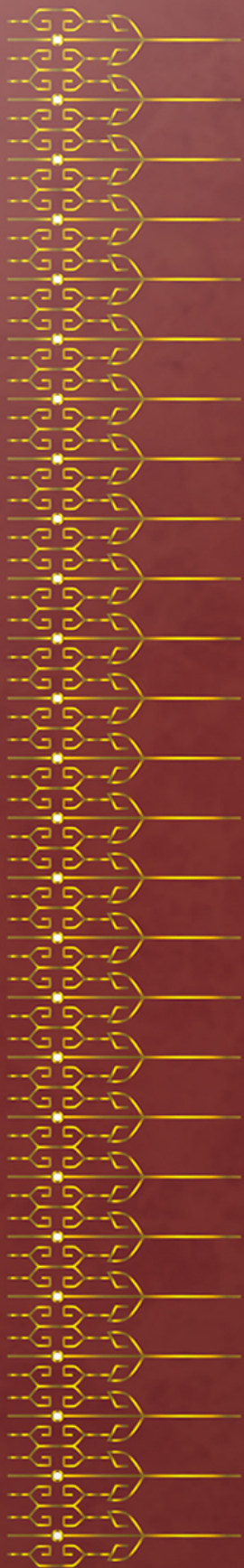


宗教典

道教分典



宗教典

道教分典

主編：王卡

中華大典·宗教典

道教分典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中華大典.宗教典.道教分典/任繼愈主編.—石
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3
ISBN 978-7-202-09542-3

I. ①中… II. ①任… III. ①百科全書—中國②道教
—研究—中國 IV. ①Z227②B958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281571 號

中華大典·宗教典·道教分典

編纂:《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出版:河北出版傳媒集團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莊市友誼北大街 330 號 郵政編碼 050061)

發行:河北人民出版社

郵政編碼 050061

排版:江蘇鳳凰制版有限公司

(南京市玄武區百子亭 34 號 郵政編碼 210009)

印刷:河北新華第一印刷有限責任公司

(保定市瑞祥大街 313 號 郵政編碼 071051)

開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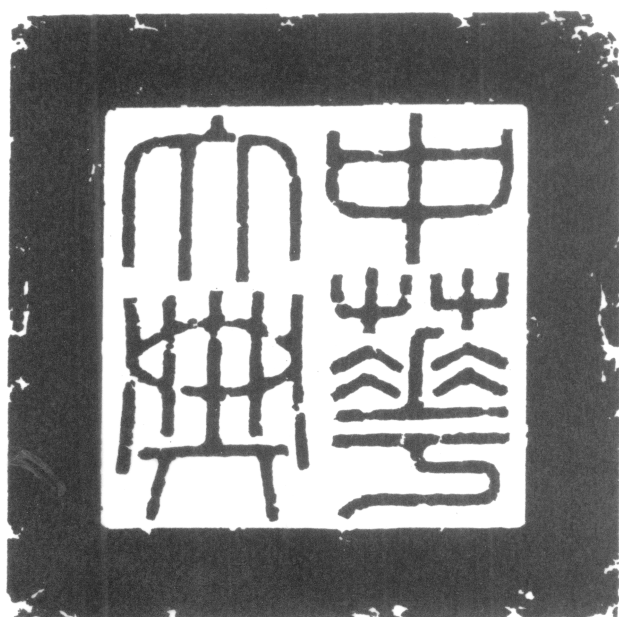
印張:119.75 字數:3 516 千字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 000 冊

書號:ISBN 978-7-202-09542-3/Z·187

定價(全二冊):960.00 圓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的重大文化出版工程

國家文化發展規劃綱要的重點出版工程項目

新聞出版總署列爲「十一五」國家重大工程出版規劃之首

國家出版基金重點支持項目

《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主任：

柳斌傑

副主任：

李 彥

于永湛

鄔書林

張少春

李衛紅

周和平

陳金泉

李靜海

委員：

張小影

伍 傑

朱新均

吳尚之

孫 明

王家新

徐維凡

劉小琴

毛群安

遲 計

曹清堯

彭常新

王志勇

潘教峰

姜文明

王 正

石立英

安平秋

陳祖武

詹福瑞

戴龍基

宋煥起

孫 顥

陳 昕

魏同賢

王建輝

朱建綱

高紀言

莫世行

段志洪

湯漢清

何學惠

甄樹聲

馮俊科

譚 躍

羅小衛

王兆成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總主編：任繼愈

副主編：席澤宗 程千帆 戴逸 吳文俊 柯俊

傅熹年

編委：卞孝萱 任繼愈 李明富 余瀛鰲 林仲湘

郁賢皓 馬繼興 袁世碩 席澤宗 陳美東

黃永年 章培恒 張永言 張晉藩 葛劍雄

董治安 程千帆 傅世垣 曾棗莊 龐樸

趙振鐸 劉家和 潘吉星 錢伯城 戴逸

楊寄林 穆祥桐 吳文俊 金正耀 戴念祖

柯俊 金維諾 白化文 汪子春 周少川

孫培青 朱祖延 傅熹年 李申 郭書春

熊月之 柴劍虹 吳子勇 寧可 江曉原

鄭國光 吳征鎰 尹偉倫 魏明孔

《中華大典》 前言

《中華大典》是運用我國歷代漢文古籍編纂的一部大型工具書。其目的是為學術界及願意解中国古代珍貴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準確詳實、便於檢索的漢文古籍分類資料。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幾千年來纂寫和聚集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我國歷代都有編纂類書的優良傳統，具有代表性的《永樂大典》等大多已佚失，現存《古今圖書集成》編就距今也已數百年。為了適應今天和以後研究和檢索的需要，一九八八年海內外三百多位專家學者和各古籍出版社同仁倡議，在已有類書的基礎上，用現代科學方法編纂一部新的類書《中華大典》。

國務院在關於編纂《中華大典》問題的批覆中指出，編纂《中華大典》「是我國建國以來最大的一項文化出版工程」。本書所收漢文古籍上起先秦，下迄清末，約三萬種，達七億多字，分為二十四個典，近百個分典，內容廣博，規模宏大，前所未有。

《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堅持科學態度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儘量採用古精校精刻本，優先採用我國建國後文獻學和考古學的優秀成果。對傳統文化中重要的不同學派的資料，兼收並蓄。運用現代圖書分類的方法，對收集到的資料，精選、精編，力求便於檢索、準確可信。

這項工作從開始起就受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和有關部門的重視和支持。國家主席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分別為《中華大典》題詞。江澤民的題詞是：「同心同德群策群力認真編好中華大典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服務」。李鵬的題詞是：「繼承和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國務委員李鐵映也作了重要指示，要求抓緊辦理。一九九零年五月，國務院批准

《中華大典》為國家重點古籍整理項目。一九九二年九月，正式成立《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和《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召開了《中華大典》工作、編纂會議。自此，《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由試點轉入正式啓動，逐步鋪開。

編纂《中華大典》，學術性很强，工作量很大，工程十分艱鉅，全賴廣大專家學者和全國各有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圖書館、出版單位的鼎力支持與積極參與。大家本着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心願，發揚奉獻精神，克服各種困難，團結協作，給這部巨大類書的出版提供了根本保證。在此謹表示誠摯的謝意。

對本書的批評與建議，我們將十分歡迎。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一九九七年四月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修訂

《中華大典》 編纂通則

一、性質：《中華大典》（以下簡稱《大典》）是對漢文古籍（含已翻譯成漢文的少數民族古籍）進行全面的、系統的、科學的分類整理和彙編總結的新型類書，是在繼承歷代類書優良傳統、攷慮漢文古籍固有特點的基礎上，借鑒和參照近代編纂百科全書的經驗和方法編纂而成。編纂《大典》的目的，是為學術界及願意解中國古代珍貴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各種分門別類的、準確詳細的古代漢文專題資料。

二、規模和體例：《大典》所收古籍的時限，上自先秦，下迄辛亥革命。全書共收各類漢文古籍三萬餘種，七億多字。全書體例，着重汲取清代《古今圖書集成》所採用的經目和緯目相交織這一統一框架結構的模式，同時參照現代科學的學科、目錄分類方法，並根據各類學科內容的實際情況，一般將每一大類學科輯為一典，也有將幾個相關學科共輯為一典的。對各典名稱，均以現代學科命名，對於所收入的各種古籍資料，亦儘可能納入現代科學分類體系之中。

三、經目：大典共分二十四個典，即哲學典、宗教典、政治典、軍事典、經濟典、法律典、教育典、語言文字典、文學典、藝術典、歷史典、歷史地理典、民俗典、數學典、物理化學典、天文典、地學典、生物學典、醫藥衛生典、農業典、林業典、工業典、交通運輸典、文獻目錄典。典以下以分典、總部、部、分部分級，分部之下的標目根據各學科特點由各典自行擬定。

四、緯目：共設置九項緯目，用以包容各級經目的具體內容：

① 題解：對有關學科的名稱、概念、涵義、特點等作總體介紹的資料。

② 論說：有關理論部分的資料。

③ 綜述：有關學科或事物的系統性資料，凡有關學科或事物的性狀、制度、範疇、特點及學科地位、發展情况等具體內容均編入此緯目中。

④ 傳記：有關人物的傳記資料。

⑤ 紀事：有關學科或事物的具體活動或事例的資料。

⑥ 著錄：重要人物或文獻的有關著作資料，如專集介紹、序跋、藏書題記，以及有關著作的成書經過、版本源流等。

⑦ 藝文：有關屬於文學欣賞性的散文或韻文。

⑧ 雜錄：凡未收入以上各緯目，而又有較高參攷價值的資料，均入雜錄。

⑨ 圖表：根據有關經目的內容需要，圖與表附於相關專題之下，或集中彙總於某級經目之後。

《大典》以內容分類安排各級緯目，各級緯目的正文，一般以原書為單位，按時代順序排列。每一條資料前標明出處，包括書名或作者名、篇名或卷次，以利讀者核對原書。

五、書目：每分典後附有該分典所收書之書目，書目包括書名、作者、時（年）代、版本等內容。時代以成書時代為準，成書時代不詳者，以作者主要活動時代為準，並遵從歷史習慣。

六、版本：《大典》在選用版本時儘量採用古人的精校精刻本，亦採用學術界通用的近、現代整理圈點本及現代學者校點整理本。

七、校點：為儘可能保存古籍原貌，《大典》祇對底本中明顯的脫、訛、衍、倒進行勘正。古本中的避諱字一般不作改動，祇對缺筆字補足筆畫。後人刻書時避當朝人諱而改動的字，據古本改回。《大典》採用新式標點法。

一九九六年八月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修訂

《中華大典·宗教典》編纂委員會

主編：任繼愈

副主編：李申（常務）方廣錫

編委：任繼愈 杜繼文 閻韜 李申

方廣錫 王卡 秦惠彬 郭熹微

段啓明 鄭萬耕 張新鷹 李勁

《中華大典·宗教典》 編纂說明（代序）

李 申

不幸，這本來是由任繼愈先生撰寫的文字，如今祇能由我來代寫了。

遵照任繼愈先生的意見，本典也不稱序言，而僅稱「編纂說明」。雖小違大典體例，但更合編纂初衷。大典的編纂，本意就是要用材料說話。僅做編纂說明，也就盡了編纂者的責任，也利於讓讀者自己從原始材料中做出判斷。

《宗教典》共分四個分典：儒教分典，佛教分典，道教分典，伊斯蘭、基督與諸教分典。分典根據具體情況，設若干總部、部、分部。所收材料，儒佛道三教主要取自《四庫全書》、《大藏經》和《道藏》系統；佛教與伊斯蘭、基督和諸教分典所取材料，有的本是外文著作，但早已譯成漢文，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也加收錄。由於宗教的特殊情況，同一緯目下，均仿照儒教分典按經史子集順序和時間先後，排列材料。

我們把《四庫全書》的文字和現代整理本、明清精校精刻本、《四部叢刊》本進行比較後發現，《四庫全書》本除去在某些涉及民族問題上文字小有改動之外，絕大部分資料的選材是精良的，文字也比較準確，故作為工作用本。

標題一般依大典規定。但文集部分一般先標作者加篇名，其下用括弧標出文集名和卷數。

標點必用句、逗和書名號，少用頓號、冒號、問號、分號等；一般不用引號、感嘆號、省略號。現代整理過的典籍，如二十四史等，保留原標點符號，發現明顯錯誤者，慎重改動。

書名號，混略稱用的，兩頭加書名號，中間用頓號隔開，如《大、小戴禮記》，《論語、孟子集注》等；類名不加，如「五經」、「三史」；指意稱名者，一般不加，如隋唐志、前書（指《漢書》），新書（指《新唐書》）等；卦名一律不加書名號，以免造成「《乾》上《坤》下」等問題。其他更為複雜的情況，則由編纂者依據實際情況，妥善處理。

甲骨文和金文幾乎可說全是宗教文獻。由於其內容大多已包含在其後形成的儒教文獻之中，加之儒教文獻繁多，《語言文字典》等對該文字有專門收錄，所以本典沒有選用甲骨文和金文材料。新出土的有關原始宗教的資料，

由於多是現代文字，也不在本典選用範圍。

宗教教義中的理論部分，許多已經收入《哲學典》。為避免重複，本典僅在確有必要的情況下收錄。所以讀者欲瞭解中國古代宗教，宜將本典和《哲學典》參照研究。

由於「宗教」概念一直被認為非中國原有，所以於《儒教分典·釋義稱名總部》後特設一《宗教釋義部》，說明「宗教」概念乃中國固有。

根據古代實際，本典給予《儒教分典》以較多的篇幅。並且認為，講中國古代宗教如果忽略儒教，則必不能準確反映古代宗教面貌。

二〇〇九年七月十一日，對於本典，是一個黑色的日子，主編任繼愈先生在這一天最終離開了他尚未完成的事業。後繼者，只能以完成先生未竟之業，告慰先生之靈。

二〇〇九年九月九日

《中華大典·宗教典》 編纂體例說明

本典依照大典統一體例，根據本典實際，補充如下：

一、由於宗教經典特別意義，本書內容排序一般先經後論及其他。在儒教，首先依《四庫》經史子集，經書依《易》《書》《詩》《禮》《春秋》等，史書依正史、編年史等順序排列；然後再按時代排列。其他宗教資料依此原則具體安排。

二、材料僅收集一九一一年及其以前的漢文材料。外來經典一九一一年前已譯成漢文的，已經成為傳統文化一部分，應收錄。

三、標題

(一) 經書、二十四正史，一般標：書名加卷數（或篇名），用括弧注明注疏者。如取義以注疏為主，則標：注疏者加書名加卷數或篇名。

(二) 論或儒教子書，一般為三級：作者加書名加卷數（或篇名），特殊情況可標四級：作者加書名加卷數加篇名。

(三) 文章出於文集者，一般標：作者加篇名（文集名加卷數）。

(四) 漢及漢以前書，不標作者，只標書名加篇名（或卷數）。歷代欽定、官修書，一般不標作者。需要時標出時代。

四、標點

(一) 依大典規定，結合本典實際，書名號、句號、逗號必標；少用頓號、冒號、問號、分號等；一般不用引號、感嘆號、省略號。現代整理過的典籍，如二十四史等，保留原標點符號；發現明顯錯誤者，慎改。

(二) 依據現在古籍整理狀況。本典規定對卦名不加書名號。即：乾、坤、艮、兌等。否則將出現「《乾》上《坤》下」等問題。但引用《周易》書中文字時例外。如《周易·彖傳·乾》。

(三) 編選者不明確處，書名號寧缺勿濫。如易、詩等。

(四) 混略稱書名者，兩頭加，中間用頓號隔開。如《大、小戴禮記》，《論語、孟子集注》。類名不加，如「五經」，「三史」。

(五) 指意稱名者，一般不加。如隋唐志、詩書禮樂、論孟荀揚、前書（指《漢書》）、新書（指《新唐書》）等。

中華大典・宗教典

總目

儒教分典

佛教分典

道教分典

伊斯蘭、基督與諸教分典

《中華大典·宗教典·道教分典》編纂委員會

道教分典主編：王卡 副主編：汪桂平

科戒總部、符咒法術總部主編：姜守誠

醫藥養生總部、金丹總部主編：林巧薇

教義總部主編：胡百濤

編委：王卡 汪桂平 姜守誠 林巧薇 胡百濤

《中華大典·宗教典·道教分典》編纂說明

《道教分典》設神仙、教史人物、經籍、教義、科戒、符咒法術、醫藥養生、金丹、宮觀仙境九個總部。

《神仙總部》設神鬼靈祇部、仙真部，展示道教的神仙系統。

《教史人物總部》按時代分早期道教、隋唐五代、宋遼金元、明清四部，分別介紹各時期道教史上的重要道士及相關人物。

《經籍總部》設三洞真經、四輔真經、道教論集、道法科儀、道史仙傳五部，分別介紹相關道教經典。

《教義總部》設教義術語部、教門常識部，展示道教教義。

《科戒總部》設科儀名目、文檢、祝讚、戒律四部，介紹道教的齋醮科儀和戒律系統。

《符咒法術總部》設咒訣、逐鬼、祈安、禳災、却疾五部，介紹道教的符咒法術系統。

《醫藥養生總部》設醫藥學部、養生功法及武術部、房中養生部，介紹道教在醫藥學、養生學等方面的成就。

《金丹總部》設內丹部、外丹黃白術部，介紹道教的內丹和外丹修煉方術。

《宮觀仙境總部》介紹道教的名山勝地及重要宮觀。

道教分典

簡目

- 一 神仙總部
 - 二 教史人物總部
 - 三 經籍總部
 - 四 教義總部
 - 五 科戒總部
 - 六 符咒法術總部
 - 七 醫藥養生總部
 - 八 金丹總部
 - 九 宮觀仙境總部
- 引用書目

《中華大典》辦公室

主 任：于永湛

副主任：伍傑

姜學中

編 審：趙含坤

崔望雲

秘 書：宋陽

裝幀設計：章耀達

《中華大典·宗教典·道教分典》

責任編輯：李大星

特邀責任編輯：黃希堅

曹月堂

吳懷祺

責任校對：王行

特邀校對：江蘇鳳凰制版有限公司校對組

美術編輯：李欣

目次

一 神仙總部

神鬼靈祇部

元始天王	三
太上道君	三
太上大道君	三
三天君	四
青靈始老君	五
丹靈真老君	五
中央黃老君	六
金門皓靈皇老君	六
五靈玄老君	六
太上老君	七
太微天帝君	八
青要帝君	八
總真主錄	九
中天玉寶元靈元老君	九
赤明天帝	九
南極尊神	一〇

目次

一

玉皇上帝	一一
九天司命保生天尊	一一
聖祖母元天大聖后	一一
東華帝君	一二
后土皇地祇	一二
玄天上帝	一二
梓潼帝君	一三
三元大帝	一四
至聖炳靈王	一四
佑聖真君	一五
東嶽	一五
南嶽	一五
西嶽	一五
北嶽	一六
中嶽	一六
四瀆	一六
泗州大聖	一六
五顯公	一七
萬迴號國公	一七
許真君	一七
薩真人	一八

一

袁千里	一九
崔府君	一九
吳客三真君	二〇
昭靈侯	二〇
義勇武安王	二〇
清源妙道真君	二一
威惠顯聖王	二一
祠山張大帝	二二
趙元帥	二二
鍾馗	二三
五瘟使者	二三
司命竈神	二四
福神	二四
五盜將軍	二四
王元帥	二四
謝天君	二五
大奶夫人	二五
天妃娘娘	二五
劉天君	二六
王高二元帥	二六
田華畢元帥	二七
田呂元帥	二七
黨元帥	二七
石元帥	二八
高元帥	二八
靈官馬元帥	二八
孚佑溫元帥	二九
朱元帥	二九

仙真部

張元帥	三〇
辛興荀元帥	三〇
鐵元帥	三〇
太歲殷元帥	三一
斬鬼張真君	三一
五雷神	三一
門神二將軍	三二
黃帝	三三
通玄天師	三四
有古大先生	三四
盤古先生	三四
鬱華子	三四
廣壽子	三四
大成子	三五
廣成子	三五
赤松子	三五
寧封子	三五
馬師皇	三六
彭祖錢鏗	三六
錢鏗見彭祖	三七
仇生	三七
容成公	三七
葛由	三八
陸通	三八
王子喬	三八
王晉見王子喬	三九
黃阮丘阮丘	三九

阮丘見黃阮丘	三九
安期先生安期生	三九
安期生見安期先生	四〇
樂子長	四〇
園客	四〇
馬鳴生馬明生	四〇
馬明生見馬鳴生	四二
陰長生	四二
王真	四三
陳長	四四
王烈	四四
東郭延	四四
劉京	四五
趙瞿	四五
壺公	四五
魯女生	四七
封君達	四七
關令尹	四七
尹喜	四七
張楷	四九
周隱遙	四九
劉商	四九
伯山甫	五〇
李常在	五〇
蘇仙公	五〇
成仙公	五一
天真皇人	五二
白石生	五二

王倪	五二
洪崖先生	五二
展上公	五三
何侯	五三
文子辛鉞	五三
辛鉞見文子	五四
亢倉子庚桑楚	五四
庚桑楚見亢倉子	五四
浮丘公	五四
沈羲	五五
成連先生	五五
武夷君	五五
若士	五六
沈文泰	五七
董謁	五七
李充	五七
孟岐	五八
郭瓊	五八
黃安	五八
皇初平	五八
沈建	五九
華子期	五九
王遠	五九
蔡經	六一
涉正	六二
孫博	六二
天門子王綱	六二
王綱見天門子	六三

劉政	六三
王喬	六三
成君平	六三
鬼谷先生	六三
茅濛	六四
西門君	六四
郭四朝	六四
周太賓	六四
姜叔茂	六五
王興	六五
壽光侯	六五
衛叔卿	六五
戴孟	六六
山世遠	六六
毛伯道	六六
蘇林	六七
陽生	六七
王思真	六八
王仲都	六八
上成公	六八
桐君	六八
劉晨	六九
尹軌	六九
杜冲	七〇
彭宗	七一
宋倫	七一
馮長	七二
姚坦	七三

周亮	七三
尹澄	七三
王探	七四
李翼	七四
李八百 李八百	七五
李八百 見李八百	七六
匡續	七六
玉子	七七
李冰	七七
魯般	七七
唐建威	七七
孔丘明	七八
何紫霄	七八
唐公昉	七九
丁令威	七九
張良	七九
蘇耽	八一
司馬季主	八二
嚴青	八二
王谷神 皮玄耀	八二
皮玄耀 見王谷神	八三
李奉仙	八三
清平吉	八三
黃山君	八三
呂恭	八三
陳安世	八四
靈壽光	八四
張禮正	八四

李根	八五
黃敬	八五
甘始	八五
黃子陽	八六
周義山	八六
王褒	八八
梅福	八九
裴君裴玄仁	九〇
裴玄仁見裴君	九二
孔元方	九二
焦先	九二
陽翁伯	九三
李意期	九三
杜契	九三
李阿	九三
介象	九四
董奉	九五
茅君茅盈	九六
茅盈見茅君	九七
韓崇	九八
馮良	九八
郎宗	九八
淳于斟	九九
桃俊	九九
劉翊	九九
張激子	一〇〇
虞翁生	一〇〇
朱孺子	一〇〇

尹虔子	一〇一
鄭景世	一〇一
平仲節	一〇一
吳睦	一〇一
郭靜	一〇二
范伯慈	一〇二
韓偉遠	一〇二
劉少翁	一〇二
無上元君	一〇二
太一元君	一〇四
聖母元君	一〇四
金母元君見西王母	一〇六
西王母	一〇六
九天玄女	一〇九
蠶女	一〇九
雲華夫人	一一〇
李真多	一一一
孫氏	一一一
張文姬	一一一
張文光	一一一
張賢	一一二
張芝	一一二
盧氏	一一二
張玉蘭	一二二
嬰母	一二三
諶姆見嬰母	一一四
劉仙姑	一一四
盱母	一一四

許氏	一二四
薛練師	一二五
上元夫人	一二五
南極王夫人	一二八
雲林右英夫人	一二八
紫微王夫人	一二九
太真王夫人	一二二
昭靈李夫人	一二四
中候王夫人	一二五
三元馮夫人	一二五
太微玄清左夫人	一二五
東華上房靈妃	一二五
麻姑	一二六
魏夫人	一二七
九華安妃	一二九
王妙想	一二九
王奉仙	一三〇
鮑姑	一三一
梁母	一三一
徐仙姑	一三二
花姑	一三二
焦靜真	一三三
王法進	一三三
費妙行	一三三
緜仙姑	一三四
裴元靜	一三四
戚逍遙	一三五
何仙姑	一三五

二 教史人物總部

早期道教部

謝自然	一三五
蔡尋真	一三八
麻媼	一三八
盧眉娘神姑	一三八
神姑見盧眉娘	一三九
吳綵鸞	一三九
杜蘭香	一三九
南溟夫人	一四〇
邊洞玄	一四一
黃觀福	一四二
陽平治	一四二
薛玄同	一四三
萼綠華	一四三
孫夫人	一四四
彭女	一四四
采女	一四四
河間王女	一四五
呂尚	一四九
老子	一五〇
莊子	一五〇
列子	一五一
范蠡	一五一
徐福徐市	一五二
徐市見徐福	一五二
河上公	一五二

李少君	一五三
東方朔	一五四
董仲君	一五七
劉安淮南王	一五七
淮南王見劉安	一六〇
劉根	一六〇
劉圖	一六一
魏伯陽	一六一
張道陵	一六二
王長	一六四
趙昇	一六四
張衡	一六四
張魯	一六五
桓闔	一六六
宮嵩	一六六
干吉	一六六
帛和	一六七
封衡	一六八
王老	一六八
張皓	一六八
華陀	一六八
左慈	一七一
樂巴	一七二
薊子訓	一七三
路大安	一七四
王暉	一七五
鮑靚	一七五
葛玄葛仙公	一七六

葛仙公見葛玄	一七九
鄭思遠	一七九
葛洪	一七九
黃野人	一八〇
楊羲	一八〇
許邁	一八一
許穆	一八二
許翮	一八二
許黃民	一八二
陸修靜	一八三
孫遊嶽	一八四
陶弘景	一八四
扈謙	一八六
許太史許遜	一八六
許遜見許太史	一八八
吳猛	一八八
韓越	一八九
郭璞	一八九
王嘉	一九〇
寇謙之	一九一
郭文舉	一九一
韋節	一九二
岐暉	一九二
梁謏	一九三
孫徹	一九三
馬儉	一九三
尹通	一九四
牛文侯	一九四

王道義……………一九四

陳寶熾……………一九五

王延……………一九五

侯楷……………一九五

嚴達……………一九六

于章……………一九六

嵇康……………一九七

東郭延……………一九八

樂子長……………一九八

王玄甫……………一九八

嚴東……………一九八

隋唐五代部

徐則……………一九九

丁玄真……………一九九

巨國珍……………一九九

胡隱遙……………二〇〇

王遠知……………二〇〇

李元基……………二〇二

張惠明……………二〇二

韋善俊……………二〇二

陳道冲……………二〇三

田仕文……………二〇三

王軌……………二〇三

王柯……………二〇四

孫思邈……………二〇四

張公弼……………二〇六

潘師正……………二〇七

劉道合……………二〇八

萬振……………二〇八

李淳風……………二〇九

葉法善……………二〇九

何尊師……………二一四

周賢者……………二一五

張惠感……………二一五

許宣平……………二一五

劉知古……………二一六

唐若山……………二一六

王希夷……………二一七

尚獻甫……………二一七

尹文操……………二一八

李思慕……………二一九

楊通幽……………二一九

胡惠超……………二二〇

白履忠……………二二一

邢和璞……………二二一

司馬承禎……………二二一

吳筠……………二二四

張志和玄真子……………二二四

玄真子見張志和……………二二五

羅子房……………二二五

羅公遠……………二二五

崔生……………二二六

李聿……………二二七

王旻……………二二七

王向……………二二八

李遐周……………二二八

李 筌	二二八
張 卓	二二九
陸 生	二二九
葉靜能	二三〇
張 果	二三〇
徐左卿	二三二
李含光	二三二
申泰芝	二三五
傅仙宗	二三七
王 常	二三七
楊泰明	二三八
韋景昭	二三八
張太空	二四〇
黃洞元	二四〇
鄧紫陽	二四〇
翟法言	二四一
張子祥	二四一
張通玄	二四二
張 恒	二四二
張 光	二四二
張慈正	二四二
張 高	二四三
張應韶	二四三
張 順	二四三
張士元	二四三
張 脩	二四四
許栖霞	二四四
殷文祥	二四五

程太虛	二四六
錢 朗	二四六
鍾離權	二四七
呂 岳	二四八
朱桃椎	二四九
洪 志	二四九
韓 湘	二四九
藍采和	二五〇
徐靈府	二五〇
劉元靖	二五〇
麒麟客	二五一
侯道華	二五二
楊雲外	二五二
柳條青	二五三
呂志真	二五三
左元澤	二五三
施肩吾	二五四
田虛應	二五四
馮惟良	二五五
應夷節	二五五
陳寡言	二五六
葉藏質	二五七
軒轅集	二五七
譚峭岩	二五八
王 璨	二五八
葉千韶	二五八
祖 舒	二五九
張 辭	二五九

王元芝	二六〇
爾朱洞	二六〇
孫智清	二六一
馬湘	二六一
金可記	二六二
王昌遇	二六二
熊德融	二六三
張諶	二六三
張秉一	二六四
張善	二六四
張季文	二六四
趙知微	二六四
劉瞻	二六五
王廓	二六五
王可交	二六五
閻丘方遠	二六六
劉得常	二六六
聶師道	二六七
杜光庭	二六九
吳涵虛	二七〇
鄭邀	二七〇
伊用昌	二七一
譚峭	二七一
張薦明	二七二
聶紹元	二七二
楊保宗	二七二
萬祐	二七三
李守微	二七三

譚紫霄	二七三
王棲霞	二七四
許堅	二七五
王法進	二七六
費冠卿	二七六
楊真伯	二七七
維揚十友	二七七
閻丘子	二七八
王子芝	二七八
陳簡	二七九
王叡	二七九
沈彬	二七九
蔡少霞	二八〇
鄭居中	二八〇
張山人	二八〇
輔神通	二八一
騾鞭客	二八一
杜巫	二八二
程逸人	二八二
李處士	二八二
趙操	二八三
俞叟	二八三
陳季卿	二八四
陳生	二八四
崔言	二八五
王老	二八五
司馬郊	二八六
朱孺子	二八六

宋遼金元部

邊洞元……………二八七

劉玄英劉操……………二八八

劉操見劉玄英……………二八九

陳搏……………二八九

屈突無爲……………二九二

率子廉……………二九三

劉希嶽……………二九三

蘇澄隱……………二九三

劉若拙……………二九四

張白……………二九四

混沌道士……………二九五

梁筌……………二九五

丁少微……………二九五

張契真……………二九五

張元化……………二九六

張齊物……………二九六

張無夢……………二九七

塗定辭……………二九七

趙靈運……………二九八

种放……………二九八

王懷隱……………三〇〇

趙自然……………三〇〇

賀蘭棲真……………三〇〇

柴通玄……………三〇二

甄棲真……………三〇二

郭上竈……………三〇二

李鑒夫……………三〇三

呂大郎……………三〇三

王鼎……………三〇三

趙抱一……………三〇四

武抱一……………三〇四

朱自英……………三〇五

李仙人……………三〇五

劉從善……………三〇六

藍方……………三〇六

張用成張伯端……………三〇七

張伯端見張用成……………三〇八

陳景元……………三〇八

馬自然……………三〇八

劉昉……………三〇九

羅道成……………三〇九

曾志靜……………三〇九

歸真子……………三一〇

孫希齡……………三一〇

周貫……………三一〇

劉元真……………三一一

陳太初……………三一一

馬宣德……………三一一

胡用琮……………三一二

董惟滋……………三一二

劉景……………三一二

沈東老……………三一二

車四……………三一二

章晉……………三一二

邢仙翁……………三一四

賈善翔	·····	三二五	劉卞功	·····	三三一
周史卿	·····	三二五	薛玄微	·····	三三三
劉大頭	·····	三一五	莎衣道人	·····	三三三
劉混康	·····	三一六	石泰	·····	三三四
王筌	·····	三一七	薛道光	·····	三三四
徐守信	·····	三一八	陳楠	·····	三三四
王老志	·····	三一八	白玉蟾	·····	三三五
林靈素	林靈蘊	三一九	彭耜	·····	三三六
林靈蘊	見林靈素	三二二	朱橘	·····	三三六
王文卿	·····	三二二	王嘉	·····	三三七
毛奉柔	·····	三二三	馬鈺	·····	三四〇
笄淨之	·····	三二四	譚處端	·····	三四二
張正隨	·····	三二四	劉處玄	·····	三四三
張乾曜	·····	三二五	丘處機	·····	三四四
張嗣宗	·····	三二五	王處一	·····	三四八
張象中	·····	三二五	郝大通	·····	三四九
張敦復	·····	三二六	孫不二	·····	三五〇
張景端	·····	三二六	和德瑾	·····	三五一
張繼先	·····	三二六	李靈陽	·····	三五二
張時修	·····	三二八	皇甫坦	·····	三五三
魏漢津	·····	三二八	羅晏	·····	三五五
王仔昔	·····	三二八	薩守堅	·····	三五五
黃知微	·····	三二九	趙麻衣	·····	三五六
畢道寧	·····	三二九	劉居中	·····	三五六
田端彥	·····	三二九	譙定	·····	三五六
劉跛子	·····	三三〇	姚平仲	·····	三五七
水丘子	·····	三三〇	蘇庠	·····	三五七
張虛白	·····	三三〇	馮觀國	·····	三五八

趙縮手	三五九
寇子隆	三五九
傅得一	三五九
張宗元	三六一
張道清	三六一
謝守灝	三六二
黃舜申	三六三
雷時中	三六三
莫月鼎	三六四
金蓬頭	三六四
徐希和	三六五
蔣景徹	三六五
李景合	三六五
李景暎	三六六
徐守經	三六六
秦汝達	三六六
邢汝嘉	三六六
薛汝積	三六七
任元阜	三六七
鮑志真	三六七
湯志道	三六八
周大川	三六八
吳養浩	三六八
甯全真	三六九
林靈真	三七〇
通玄子見劉志淵	三七一
劉志淵	三七一
卜道堅	三七二

蒲察道淵	三七二
陳道益	三七三
瑩然子	三七三
訾存真	三七四
許廣陽	三七五
尹志平	三七五
李志常	三七七
于志道	三七九
李志源	三八二
于道顯	三八二
趙悟玄	三八三
楊明真	三八四
周全道	三八五
范圓曦	三八六
王志謹	三八七
張志素	三八八
張志敬	三八九
趙九淵	三八九
呂道安	三九〇
崔道演	三九〇
潘德沖	三九一
夏志誠	三九二
于志可	三九三
綦志遠	三九四
李志遠	三九五
馮志亨	三九七
孟志源	三九八
劉道寧	三九九

李志方	三九九	朱志希	四一九
李志明	四〇〇	張志謹	四二〇
王志坦	四〇一	李大方	四二一
毛養素	四〇二	袁從義	四二一
李志源	四〇三	彭九萬	四二二
把德伸	四〇四	余岫雲	四二三
李志柔	四〇五	劉志貞	四二四
然逸期	四〇六	杜志寥	四二四
秦志安	四〇六	孫志覺	四二五
王粹	四〇七	司志淨	四二五
張本	四〇七	李守遷	四二六
李志全	四〇八	謝成真	四二六
高道寬	四〇八	劉志通	四二七
褚志通	四〇九	寇志靜	四二七
史志經	四一〇	石志堅	四二八
張志偉	四一一	喬志高	四二八
劉志源	四一二	劉通微	四二九
趙志淵	四一三	史處厚	四二九
姬志真	四一三	嚴處常	四三〇
趙抱淵	四一四	姚 玆	四三〇
申志貞	四一四	曹 瑱	四三〇
馬天麟	四一五	來靈玉	四三一
辛希聲	四一六	雷大通	四三一
楊至道	四一六	劉真一	四三一
陳志益	四一七	李大乘	四三二
幹勒守堅	四一八	蘇 鉉	四三二
周慶安	四一八	于通清	四三三
穆守妙	四一九	段明源	四三三

柳開悟	四三三
任守一	四三四
喬潛道	四三四
李冲道	四三五
趙九古	四三五
陶彥明	四三六
王志達	四三六
薛知微	四三七
陳知命	四三七
宋明一	四三七
吕道安	四三八
畢知常	四三八
宋德方	四三九
張守真	四四〇
張伯璟	四四一
張慶先	四四一
張可大	四四一
張宗演	四四二
張與棣	四四三
張與材	四四三
張嗣成	四四四
張嗣德	四四五
張正言	四四五
張聞詩	四四六
留用光	四四六
黄公望	四四六
李道純	四四七
杜道堅	四四七

蔣宗瑛	四四八
景元範	四四八
劉宗昶	四四八
王志心	四四九
翟志穎	四四九
許道杞	四四九
王道孟	四四九
劉大彬	四五〇
祁志誠	四五〇
張留孫	四五一
吴全節	四五一
劉玉	四五八
黄元吉	四五九
徐異	四六〇
牛志信	四六一
陳志昂	四六一
魯志瑞	四六二
劉志厚	四六二
韓抱真	四六三
李元常	四六四
李道謙	四六四
陳日新	四六五
倪文光	四六六
孫德彧	四六七
霍志真	四六八
劉道清	四六九
趙道堅	四六九
張德純	四七〇

馬微善	五〇五
張諺穎	五〇五
張永緒	五〇六
李孜省	五〇七
邵元節	五〇八
陶仲文	五〇八
段朝用	五〇九
龔可佩	五一〇
藍道行	五一〇
胡大順	五一〇
王金	五一一
顧可學	五一一
端明	五一二
朱隆禧	五一二
蔣雷谷	五一二
李仲治	五一二
陳善道	五二三
周濟世	五二三
何海曙	五二三
張金箔	五二三
無錫老人	五二四
程濟	五二四
陳立興	五二四
蔡敞	五二五
呂貧子	五二五
楊黼	五二五
庚嶺仙人	五二六
邱駝	五二六

王士能	五一六
尹繼先	五一七
張復陽	五一八
武光輔	五一八
弔桶大仙	五一八
許三界	五一九
樵陽子	五一九
遨蓬頭	五一九
韓清	五二〇
雍泰	五二〇
吳羽	五二〇
吳夢暘	五二一
劉偉	五二一
岳嵩	五二一
王敕	五二二
青邱子	五二二
金竹	五二三
裴慶	五二三
彭明府	五二三
蕭勝	五二四
菜道人	五二四
蒲仙	五二四
劉黑黑	五二五
林道人	五二五
周三畏	五二六
藏拙翁	五二六
鄧雲峰	五二六
彭幼朔	五二七

邱了顛	五二七	張逍遙	五四〇
麋子李	五二八	朱立剛	五四一
王道成	五二八	許去乾	五四一
鍾丫髻	五二八	張洪任	五四二
孫玄清	五二九	梅茂林	五四二
李夢仙 李赤肚 李微度	五二九	羅真人	五四二
李赤肚 見李夢仙	五三〇	高火頭	五四二
李微度 見李夢仙	五三〇	王清正	五四三
閻希言	五三〇	江本寔 見江本實	五四三
曹 薰	五三二	王常月	五四三
白玄福	五三二	沈常敬	五四四
楊常炫	五三二	上官常明	五四五
鄧起西	五三二	郭長彬	五四五
馬真一	五三三	伍守陽	五四五
徐道彰	五三三	詹守椿	五四六
鬱存方	五三四	黃守正	五四六
徐石林	五三四	程守宏	五四七
俞大彰	五三五	陶靖菴	五四七
舒本住	五三六	黃守圓	五五一
江本實	五三六	呂守璞	五五二
王合心	五三七	黃守中	五五二
張靜定	五三七	譚守誠	五五三
沈靜圓	五三八	程守丹	五五四
趙真嵩	五三八	林守木	五五五
衛真定	五三九	郭守真	五五五
張國祥	五三九	金築老人	五五六
張顯祖	五四〇	江處士	五五六
張應京	五四〇	孫守一	五五七

黃守中雞足道者	五五七
雞足道者見黃守中	五五八
江雲城	五五八
王霞棲	五五八
胡剛剛	五五八
洪元照	五五九
雪蓑翁	五五九
陳戴墨	五五九
王建章	五六〇
陶宏化	五六一
施道淵	五六一
徐啓泰	五六二
沈啓祥	五六三
徐又孺	五六三
沈庶中	五六三
李南宮	五六三
張繼宗	五六四
高惟泰	五六四
何其愚	五六四
周大經	五六四
胡德果	五六五
潘元珪	五六五
張錫麟	五六五
張遇隆	五六六
張存義	五六六
張起隆	五六六
楊承乾	五六六
朱沖和	五六七

黃鶴	五六七
俞桐	五六八
婁近垣	五六八
惠遠謨	五六八
莊椿 莊熙	五六九
李湛然	五七〇
張資理	五七〇
顧神幾	五七〇
詹太林	五七〇
姚太寧	五七一
謝太易	五七一
朱太倌	五七二
孫太岱	五七二
陶思萱	五七二
周太朗	五七四
王太古	五七五
呂太晉	五七五
范太清	五七六
穆清風	五七六
陳清覺	五七七
張清夜	五七八
徐清澄	五七八
戴清源	五七九
方清復	五八〇
謝清涵	五八〇
高清昱	五八一
金清來	五八一
孟清晃	五八二

葉清澈	五八三
童清和	五八三
許清陽	五八三
王清虛	五八四
朱一和	五八四
曾一貫	五八四
徐一返	五八五
駱一中	五八五
戴一振	五八六
徐聖宗	五八六
方一定	五八六
沈一炳	五八六
潘一善	五八九
王一淨	五八九
黃一靜	五九〇
潘一元	五九〇
袁陽舉	五九〇
柯陽桂	五九〇
蔡陽善	五九一
顧陽崑	五九一
陳陽復	五九二
周陽本	五九三
費陽得	五九三
白復禮	五九四
潘復圓	五九四
童復魁	五九四
貝本恒	五九五
管太清	五九五

王太原	五九六
王袖虎	五九六
金懷懷	五九六
閔一得	五九七
劉一明	五九八
施神安	五九九
張 鈺	五九九
張培源	五九九
張仁最	六〇〇
李西月	六〇〇
張睡仙	六〇一
李園翥	六〇一
江本源	六〇一
賴本華	六〇一
程本煥	六〇二
余明志	六〇二
張合皓	六〇二
王合貴	六〇三
陳教友	六〇三
張教智	六〇三
呂永震	六〇四
汪東亭	六〇四
張圓璿	六〇五
高明峒	六〇五
劉誠印	六〇六
陳至霖	六〇六
劉名瑞	六〇七

三 經籍總部 六〇九

三洞真經部 六一一

上清大洞真經	六一一
上清大洞真經玉訣音義	六一二
大洞玉經	六一三
洞真高上玉帝大洞唯一玉檢五老寶經	六一三
太洞金華玉經	六一三
洞真太上素靈洞元大有妙經	六一三
洞真太上太霄琅書	六一四
洞真高上玉清隱書經	六一四
太上洞房內經註	六一四
金闕帝君三元真一經	六一五
真誥	六一五
登真隱訣	六一六
上清握中訣	六一七
上清太極真人神仙經	六一七
洞真太上八道命籍經	六一七
枕中書元始上真衆仙記	六一七
元始上真衆仙記見枕中書	六一七
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圖	六一七
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	六一八
靈寶自然九天生神三寶大有金書	六一八
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玉章經解	六一八
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解義	六一九
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註	六一一
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四注	六一一
靈寶度人上品妙經旁通圖	六二三

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符圖 六二三

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註 六二三

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內義 六二四

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註 六二四

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註解 六二五

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通義 六二六

太上洞玄靈寶天尊說救苦妙經註解 六二六

太上靈寶補謝竈王經 六二七

太上洞玄靈寶衆簡文 六二七

太上洞玄靈寶法燭經 六二七

三皇內文遺祕 六二七

太清金闕玉華仙書八極神章三皇內祕文 六二七

洞神八帝元變經 六二八

太上洞神太元河圖三元仰謝儀 六二八

太上三十六部尊經 六二九

無上內秘真藏經 六二九

大乘妙林經 六二九

無上大乘要訣妙經 六二九

三洞神符記 六二九

道教義樞 六三〇

一切道經 六三一

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 六三一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六三三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纂圖解註 六三三

太上老君說了心經 六三四

太上靈寶智慧觀身經 六三四

太上昇玄消災護命妙經 六三四

元始天尊說生天得道真經 六三四

元始天尊說太古經註……………六三四

太上赤文洞古經註……………六三五

太上說九幽拔罪心印妙經……………六三五

高上玉皇心印妙經……………六三五

高上玉皇本行經集註……………六三五

太上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六三六

玉清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註……………六三七

梓潼帝君化書……………六三七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六三九

太上說南斗六司延壽度人妙經……………六三九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經註……………六三九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註……………六四〇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註解……………六四〇

四輔真經部

太平經……………六四二

無上妙道文始真經……………六四三

文始真經註……………六四三

文始真經言外旨……………六四四

太上洞玄寶元上經……………六四五

老子化胡經……………六四五

老子西昇經御註……………六四六

西昇經集註……………六四六

傳授經戒儀注訣……………六四七

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經……………六四七

洞玄靈寶課中法……………六四七

太上三天內解經……………六四七

洞玄靈寶五感文……………六四七

道德真經……………六四七

古老子……………六四八

道德真經指歸……………六四八

道德真經註河上公……………六五〇

老子道德經序訣……………六五〇

道德真經註王弼……………六五一

道德真經註李榮……………六五二

唐玄宗御註道德真經……………六五二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六五三

道德真經次解……………六五三

道德真經傳……………六五四

道德真經廣聖義……………六五五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六五六

道德篇章玄頌……………六五七

道德真經傳呂惠卿……………六五八

道德真經註蘇轍……………六五八

老子解……………六五九

道德寶章……………六五九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六五九

道德真經集註張氏……………六六〇

道德真經解陳象古……………六六二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六六二

道德真經疏義……………六六三

元始說先天道德經註解……………六六三

道德真經直解……………六六四

道德真經口義……………六六四

道德真經集解……………六六四

道德真經集註彭耜……………六六五

道德真經集註釋文……………六六六

道德真經取善集	六六六
道德玄經原旨	六六六
玄經原旨發揮	六六八
道德真經全解	六六九
道德真經解佚名	六六九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	六六九
道德真經集義大旨	六七〇
道德真經章句訓頌	六七〇
道德會元	六七一
道德真經註林志堅	六七一
道德真經註吳澄	六七二
道德真經三解	六七二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經	六七二
道德真經集義	六七三
老子翼	六七三
御定道德經注	六七四
老子說畧	六七四
道德經注	六七四
道德經說奧	六七五
道德經編註	六七五
讀道德經私記	六七五
道德經懸解	六七五
南華真經	六七五
莊子註	六七六
南華真經註疏	六七七
南華真經新傳	六七七
莊子疏	六七七
南華真經口義	六七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六七八
莊子翼	六八〇
莊子通義	六八〇
解莊	六八〇
南華經副墨	六八一
讀莊小言	六八一
藥地炮莊	六八一
古今南華內篇講錄	六八一
南華評註	六八二
莊子解	六八二
南華通	六八二
南華本義	六八二
南華簡鈔	六八三
南華摸象記	六八三
觀老莊影響論	六八三
冲虚至德真經	六八三
冲虚至德真經釋文	六八四
冲虚至德真經解	六八四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	六八五
列子辨	六八七
文子	六八七
通玄真經註	六八八
通玄真經續義	六八八
洞靈真經	六八九
洞靈真經註	六九〇
黄帝陰符經	六九〇
黄帝陰符經集注	六九一
黄帝陰符經注黃居真	六九一

黃帝陰符經注沈亞夫	六九二	易圖通變	七一
黃帝陰符經解	六九二	易象圖說內篇	七一
黃帝陰符經注解	六九三	天原發微	七二三
黃帝陰符經集解	六九三	席上腐談	七二三
黃帝陰符經疏	六九三	古文參同契集解	七二三
黃帝陰符經講義夏元鼎	六九四	周易參同契註解	七三四
陰符經考異	六九六	參同契章句	七三四
陰符經三皇玉訣	六九六	參同契註	七三四
黃帝陰符經注劉處玄	六九七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	七一四
黃帝陰符經注唐淳	六九八	古參同契集註	七一五
陰符經註侯善淵	六九八	玄學正宗	七一五
黃帝陰符經注俞琰	六九八	集注揚子太玄經	七一五
黃帝陰符經夾頌解注	六九九	通玄秘術	七一五
陰符經解	六九九	懸解錄	七一六
陰符經質劑	六九九	雁門公妙解錄	七一六
陰符經註李光地	七〇〇	神仙服食靈芝菖蒲丸方	七一七
周易參同契	七〇〇	太上肘後玉經方	七一七
金碧五相類參同契	七〇一	蓬萊山西竈還丹訣	七一七
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真義	七〇一	軒轅黃帝水經藥法	七一七
周易參同契鼎器歌明鏡圖	七〇三	陰真君金石五相	七一八
周易參同契分章注	七〇三	石藥爾雅	七一八
周易參同契解	七〇四	丹房鑑源	七一九
周易參同契考異	七〇五	神仙煉丹點鑄三元寶照法	七一九
周易參同契發揮	七〇六	大洞鍊真寶經妙訣	七一九
易林	七〇八	丹房奧論	七二〇
周易圖	七一〇	指歸集	七二一
太易象數鉤深圖	七一〇	丹房須知	七二一
易外別傳	七一〇	金華玉液大丹	七二二

金華冲碧丹經秘旨	七二二
庚道集	七二三
修煉大丹要訣	七二四
龍虎還丹訣	七二五
通幽訣	七二五
還丹肘後訣	七二五
太清修丹秘訣	七二五
還丹金液歌註	七二五
金丹賦	七二七
還金述	七二七
大丹篇	七二七
還丹衆仙論	七二八
上洞心丹經訣	七二八
修真歷驗鈔圖	七二八
爐火鑒戒錄	七二九
黃白鏡 續黃白鏡	七二九
太上九要心印妙經	七二九
金碧古文龍虎上經	七三〇
古文龍虎經註疏	七三〇
大還丹照鑑	七三〇
西山羣仙會真記	七三〇
秘傳正陽真人靈寶畢法	七三一
陳先生內丹訣	七三一
丹論訣旨心鑑	七三二
金晶論	七三二
還丹顯妙通幽集	七三二
洞元子內丹訣	七三三
太玄朗然子進道詩	七三四

證道歌	七三四
真一金丹訣	七三五
紫陽真人悟真篇註疏	七三五
悟真篇注釋	七三九
紫陽真人悟真篇三註	七四〇
紫陽真人悟真篇講義	七四二
悟真篇註解	七四三
玉洞藏書	七四三
玉清金笥青華祕文金寶內煉丹訣	七四三
還源篇	七四四
還丹復命篇	七四四
海瓊問道集	七四四
海瓊傳道集	七四五
長生指要篇	七四五
爰清子至命篇	七四五
三極至命筌蹄	七四六
玉谿子丹經指要	七四六
許真君石函記	七四六
先天金丹大道玄奧口訣	七四七
金液大丹口訣	七四八
金丹詩訣	七四九
存神固氣論	七四九
金液還丹印證圖	七四九
修真太極混元圖	七五〇
修真太極混元指玄圖	七五一
悟玄篇	七五一
修真十書	七五一
得一參五	七五一

真詮	七五二
讀丹錄	七五二
化機彙參	七五二
觀化集	七五二
黃帝素問	七五三
黃帝內經靈樞集注	七五三
素問入式運氣論奧	七五三
黃帝八十一難經	七五四
圖經衍義本草	七五四
葛仙翁肘後備急方	七五七
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	七五八
急救仙方	七五九
華陽隱居補闕肘後百一方	七六〇
黃庭內景經	七六一
黃庭外景經	七六一
太上黃庭外景經注	七六二
太上黃庭中景經	七六二
黃庭遁甲緣身經	七六二
太清中黃真經	七六二
太清元道真經	七六三
太上老君元道真經註解	七六三
南統大君內丹九章經	七六三
真氣還元銘	七六四
老子說五廚經註	七六四
服氣精義論	七六四
修真精義雜論	七六五
胎息經	七六五
幼真先生服內元炁訣	七六五

道教論集部

嵩山太無先生氣經	七六五
延陵先生集新舊服氣經	七六六
太上導引養生經	七六六
神仙保氣金櫃妙錄	七六六
道樞	七六六
至游子	七六六
養性延命錄	七六七
枕中記	七六七
上玄高真延壽赤書	七六七
攝生纂錄	七六八
養生詠玄集	七六八
保生要錄	七六八
混俗頤生錄	七六九
三元延壽參贊書	七六九
關尹子	七七一
孫子遺說	七七一
尹文子	七七二
鬻子	七七二
子華子	七七三
鵬冠子	七七四
黃石公素書	七七五
淮南鴻烈集	七七五
抱朴子內篇	七七六
抱朴子外篇	七七六
劉子	七七七
素履子	七七七
無能子	七七七

意林	七七八
伊川擊壤集	七七八
玄珠錄	七七九
坐忘論	七八〇
天隱子	七八〇
宗玄先生文集	七八〇
三論元旨	七八一
玄真子外篇	七八一
莊列十論	七八二
六根歸道論	七八二
三十代天師虛靖真君語錄	七八二
峴泉集	七八三
純陽真人渾成集	七八四
重陽立教十五論	七八四
重陽全真集	七八四
重陽教化集	七八五
重陽分梨十化集	七八八
丹陽神光燦	七八九
水雲集	七八九
無爲清静長生真人至真語錄	七九〇
礪溪集	七九〇
大丹直指	七九一
太古集	七九二
清和真人北游語錄	七九四
葆光集	七九五
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	七九五
析疑指迷論	七九六
雲宮法語	七九六

中和集	七九七
清庵瑩蟾子語錄	七九七
會真集	七九八
啓真集	七九八
抱一函三祕訣	七九九
玄虛子鳴真集	七九九
玄教大公案	八〇〇
玄宗直指萬法同歸	八〇一
上陽子金丹大要	八〇一
上陽子金丹大要圖	八〇二
鳴鶴餘音	八〇二
全真清規	八〇三
還真集	八〇三
崔公入藥鏡注解	八〇四
隨機應化錄	八〇四
原陽子法語	八〇四
諸真元奧集成	八〇五
羣仙珠玉集成	八〇五
含素子塵譚	八〇五
果山修道居誌	八〇五
無上祕要	八〇六
大道通玄要	八〇六
道典論	八〇六
道要靈祇神呪品經	八〇七
上清道類事相	八〇七
太平御覽道部	八〇七
道書援神契	八〇七
天皇至道太清玉冊	八〇七

道法科儀部

太上洞淵神呪經·····	八〇九	徐仙真錄·····	八二二
太上元始天尊說北斗伏魔神呪妙經·····	八一〇	靈棋本章正經·····	八二三
北帝說豁落七元經·····	八一〇	玄真靈應寶籤·····	八二四
七元真訣語驅疫秘經·····	八一〇	大慈好生九天衛房聖母元君靈應寶籤·····	八二五
七元璇璣召魔品經·····	八一〇	黃帝龍首經·····	八二五
元始說度酆都經·····	八一〇	許真君玉匣記·····	八二六
七元召魔伏六天神呪經·····	八一〇	虛靜冲和先生徐神翁語錄·····	八二六
上清天心正法·····	八一一	玄圃山靈籙秘錄·····	八二七
上清骨髓靈文鬼律·····	八一一	太上洞玄靈寶素靈真符·····	八二八
太上助國救民總真秘要·····	八一二	太上秘法鎮宅靈符·····	八二八
無上三天玉堂大法·····	八二三	天老神光經·····	八二九
上方大洞真元妙經品·····	八二三	太上三洞神咒·····	八二九
清微仙譜·····	八二三	太極祭鍊內法·····	八三〇
清微元降大法·····	八二四	貫斗忠孝五雷武侯秘法·····	八三一
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書大法·····	八二五	金鎖流珠引·····	八三二
道法心傳·····	八二五	上清靈寶大法 <small>甯全真</small> ·····	八三三
明道篇·····	八二六	上清靈寶大法 <small>金允中</small> ·····	八三四
道法宗旨圖衍義·····	八二六	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	八三七
高上月宮太陰元君孝道仙王靈寶淨明黃素書·····	八二七	靈寶無量度人上經大法·····	八三八
靈寶淨明新修九老神印伏魔秘法·····	八二七	道法會元·····	八三九
太上靈寶淨明中黃八柱經·····	八二八	靈寶領教濟度金書·····	八四〇
淨明忠孝全書·····	八二八	法海遺珠·····	八四一
劍靈子·····	八二〇	三洞衆戒文·····	八四二
靈寶歸空訣·····	八二〇	道門科範大全集·····	八四二
靈寶天尊說洪恩靈濟真君妙經·····	八二〇	道門通教必用集·····	八四二
洪恩靈濟真君禮願文·····	八二一	道門定制·····	八四三
徐仙翰藻·····	八二一	道門十規·····	八四四
		赤松子中誠經·····	八四四

道史仙傳部

太上感應篇	八四四
太微仙君功過格	八四五
太上慈悲道場消災九幽懺	八四六
太上金櫃玉鏡延生洞玄燭幽懺	八四六
大明玄教立成齋醮儀範	八四七
列仙傳	八四八
神仙傳	八四八
洞仙傳	八四九
集仙傳	八四九
道教靈驗記	八四九
錄異記	八五〇
神仙奇遇傳	八五一
墉城集仙錄	八五一
仙苑編珠	八五一
三洞羣仙錄	八五二
續仙傳	八五三
疑仙傳	八五三
玄品錄	八五四
搜神記	八五四
穆天子傳	八五四
猶龍傳	八五五
混元聖紀	八五七
太上老君年譜要略	八五七
太上混元老子史略	八五八
玄元十子圖	八五八
太極葛仙公傳	八五八
侍帝晨東華上佐司命楊君傳記	八五九

華陽陶隱居內傳	八五九
華陽陶隱居集	八六〇
冥通記	八六〇
洞玄靈寶三師記	八六一
唐葉真人傳	八六一
三茅真君加封事典	八六一
漢天師世家	八六二
翊聖保德傳	八六五
西山許真君八十五化錄	八六六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	八六七
韓仙傳	八六七
凝陽董真人遇仙記	八六七
廬山太平興國宮採訪真君事實	八六七
華蓋山浮丘王郭三真君事實	八六八
南嶽小錄	八六九
長春真人西遊記	八六九
玄風慶會錄	八七〇
金蓮正宗記	八七〇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	八七一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	八七一
甘水仙源錄	八七二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	八七三
周顛仙傳	八七四
鶴林類集	八七四
香案牘	八七五
列仙通紀	八七五
山海經	八七五
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	八七六

洞淵集	八七六
大滌洞天記	八七七
梅山觀記	八七八
龍瑞觀禹穴陽明洞天圖經	八七八
四明洞天丹山圖詠集	八七八
金華赤松山志	八七九
仙都志	八八〇
西嶽華山志	八八〇
太華希夷志	八八一
岱史	八八二
茅山志	八八二
南嶽總勝集	八八三
天台山志	八八四
天壇王屋山聖跡記	八八四
武當福地總真集	八八五
古樓觀紫雲衍慶集	八八五
大明續道藏經目錄	八八五
道藏目錄詳註	八八六

二

四 教義總部

教義術語部

道	八八九
德	八八九
常道 可道	九二七
自然	九二九

無爲	九三二
虛無	九四〇
妙本	九四五
有無	九四九
動靜	九五五
動寂	九六〇
陰陽	九六二
五行	九七一
玄道	九八三
玄德	九八四
玄冥	九八七
玄牝	九八九
大一	九九六
真一	九九七
元氣	一〇〇一
道氣	一〇〇九
三炁	一〇一五
沖氣	一〇一八
柔弱	一〇二一
宇宙	一〇二五
無極	一〇二六
太虛	一〇二八
太易	一〇二九
太初	一〇三二
太始	一〇三三
太素	一〇三四
太極	一〇三六
性命	一〇四〇

我命在我不在天	一〇四六
三盜	一〇四八
五空	一〇四九
四大	一〇四九
抱樸	一〇五一
抱一	一〇五四
貴柔	一〇五八
嗇神	一〇六四
功行	一〇六六
實德	一〇七〇
玄覽	一〇七二
心齋	一〇七三
坐忘	一〇七六
重玄	一〇八二
雙遣	一〇八六
中道	一〇九二
二觀	一〇九四
清淨	一〇九七
心性	一一〇四
道性	一一〇八
真心	一一一二
真心	一一一二
塵心	一一一四
全真	一一一五
全善	一一一八
三寶	一一一九
三毒	一一二四
三業	一一二五
五苦	一二二六

五難	一二二六
五欲	一二二七
五濁	一二二七
六情	一二二八
六通	一二二九
十念	一三三〇
十轉	一三三一
秘天寶	一三三二
通關	一三三二
三世	一三三二
三身	一三三三
福田	一三八
四象	一四〇
六感六應	一四五
兩半	一四五
靈寶	一四七
位業	一四九
承負	一五一
空常	一五三
淨明	一五四
道意	一五五
淨土	一五六
混元	一五七
空洞	一五七
混沌	一五八
劫運	一五八
七傷	一五九
七報	一六〇

教門常識部

十三虛無……………一一六〇

三洞……………一一六二

七部……………一一六四

四輔……………一一六六

十二部……………一一六八

三十六部……………一一七一

道士……………一一七一

先生……………一一七二

貧道……………一一七二

尸解……………一一七三

主者……………一一七三

高功……………一一七四

都講……………一一七四

監齋……………一一七五

侍香……………一一七六

侍經……………一一七七

侍燈……………一一七七

五 科戒總部

科儀名目部

生日本命儀午朝行道……………一一八一

懺穢疾病儀清旦行道……………一一八一

懺穢疾病儀晚朝行道……………一一八二

懺穢疾病儀醮醮行道……………一一八四

消災道場儀醮醮行道……………一一八五

消災星曜儀醮醮行道……………一一八七

靈寶太一祈雨儀醮醮行道……………一一八九

祈求雨雪道場儀晚朝行道……………一一九〇

靈寶祈求雨雪道場三朝坐懺儀日用朝真懺儀……………一九二

靈寶祈求雨雪拜章儀夕景行道……………一九二

文昌注祿道場儀臨午行道……………一九三

文昌注祿拜章道場儀祝神行道……………一九四

文昌注祿拜章道場儀散壇行道……………一九六

祈嗣大醮儀臨午行道……………一九八

祈嗣大醮儀散壇行道……………一九八

誓火禳災說戒儀……………二〇〇

誓火禳災道場儀醮醮行道……………二〇一

誓火禳災道場儀醮醮行道……………二〇二

誓火禳災儀醮醮行道……………二〇四

誓火禳災儀醮醮行道……………二〇五

誓火禳災設醮三時都懺儀……………二〇六

安宅解犯儀醮醮行道……………二〇七

安宅解犯儀醮醮行道……………二〇九

安宅解犯儀醮醮行道……………二一〇

安宅解犯儀醮醮行道……………二一一

安宅解犯儀醮醮行道……………二一二

安宅解犯儀醮醮行道……………二一三

安宅解犯儀醮醮行道……………二一四

安宅解犯儀醮醮行道……………二一五

解穢星運醮儀圖敘……………二一五

解穢星運醮儀圖敘……………二一五

運星醮醮儀醮醮行道……………二一七

南北二斗同醮儀醮醮行道……………二一九

南北二斗同醮儀醮醮行道……………二二〇

北斗延生清醮儀……………二二三

北斗延生醮醮儀……………二二三

北斗延生醮醮儀……………二二三

北斗延生醮醮儀……………二二四

北斗延生懺燈儀	一二二七
北斗延生醮說戒儀	一二二九
北斗延生道場儀靜夜行道	一二三〇
北斗延生道場儀設醮行道	一二三一
真武靈應大醮儀	一二三三
真武靈應大醮儀啓壇行道	一二三五
真武靈應大醮儀臨午行道	一二三六
道士修真謝罪儀啓壇行道	一二三八
道士修真謝罪儀臨午行道	一二四〇
道士修真謝罪儀設醮行道	一二四一
道士修真謝罪十方懺儀	一二四三
上清昇化仙度遷神道場儀臨午行道	一二四五
上清昇化仙度遷神道場儀設醮行道	一二四七
東嶽濟度拜章大醮儀	一二四八
東嶽濟度拜章大醮儀啓壇行道	一二五〇
東嶽濟度拜章大醮儀臨午行道	一二五一
東嶽濟度拜章大醮儀散壇行道	一二五三
東嶽濟度上章大醮三時懺方儀臨午十方儀	一二五四
靈寶崇神大醮儀自然行道	一二五六
靈寶崇神大醮儀設醮行道	一二五八
發奏	一二五九
白事	一二五九
陞壇	一二五九
存思	一二六〇
步虛精思	一二六〇
命魔說	一二六〇
伏章步斗圖	一二六一
講經儀	一二六一

誦經儀	一二六一
天旱章	一二六二
請雨得水過止雨章	一二六三
却蟲蝗鼠災食苗章	一二六三
收鼠災章	一二六三
收除虎災章	一二六四
解咒詛章	一二六四
消怪章	一二六五
禳災却禍延年拔命却殺都章	一二六五
本命謝過口啓章	一二六六
飛度九厄天羅章	一二六六
却三災章	一二六七
青絲拔余章	一二六七
疾病醫治章	一二六七
疾病困重收滅災邪拔命保護章	一二六八
扶衰度厄保護章	一二六八
謝土章	一二六九
却虛耗鬼章	一二六九
言功安宅章	一二六九
斷瘟毒疫章	一二七〇
斷魃泉章	一二七〇
解天羅地網章	一二七一
驛馬章亦云開度章	一二七一
謝五墓章	一二七二
解五墓章	一二七二
謝先亡章	一二七三
保胎章	一二七三
催生章	一二七三

小兒上光度化章·····	一二七四	新亡遷達開通道路收除土殃斷絕復連章·····	一二八八
保嬰童章·····	一二七四	新亡灑宅逐注却殺章·····	一二八九
斷亡人復連章·····	一二七四	受官拜章·····	一二八九
疾病謝先亡章·····	一二七五	臨官蒞民章·····	一二九〇
三五雜錄言功章·····	一二七五	收魔夢章·····	一二九〇
收除火殃章·····	一二七六	爲亡人首悔贖罪解謫章·····	一二九〇
上清言功章·····	一二七六	賁亡人衣物解罪謫遷達章·····	一二九一
絕泰山死籍言功章·····	一二七七	滅度三塗五苦鍊尸受度適意更生章·····	一二九一
遷達先亡言功章·····	一二七七	受官消滅妨害章·····	一二九二
百姓言功章·····	一二七七	遷臨大官章·····	一二九二
爲天地神祇言功章·····	一二七八	保護戎征章·····	一二九三
三五言功章·····	一二七八	救急解計章·····	一二九三
除泰山死籍章·····	一二七八	南嶽魏夫人生算度厄章·····	一二九五
爲先亡言功章·····	一二七九	道士悔謝章·····	一二九六
三月一時言功章·····	一二七九	道士解過章·····	一二九七
三會言功章·····	一二八〇	道士遷考章·····	一二九七
酆都章·····	一二八〇	道士犯錄解謝章·····	一二九八
生死解殮洗蕩宅舍章·····	一二八〇	道士遠行章·····	一二九八
大醮宅章·····	一二八一	舊事道中絕於法契闕章·····	一二九九
開通道路章·····	一二八一	斷四面口舌章·····	一二九九
拔河章·····	一二八一	疾病定氣章·····	一二九九
保蠶章·····	一二八二	道士天地水三官手錄狀章·····	一三〇〇
接算章·····	一二八二	伏誓從道乞丐一生章·····	一三〇一
大塚訟章·····	一二八三	疾困延命章·····	一三〇一
沐浴章·····	一二八六	請命章·····	一三〇一
解謫章·····	一二八六	疾病巧過請命章·····	一三〇二
久病大厄金紫代形章·····	一二八六	困急日中上請命章·····	一三〇二
出喪下葬章·····	一二八八	禁魂魄章·····	一三〇二

疾病却三官死解章	一三〇三
收犬子鬼章	一三〇三
斷除非所祭祀鬼神復連章	一三〇四
爲疾病分解存亡盟禱咒詛章	一三〇五
生算度厄章	一三〇五
元皇上品六合生算章	一三〇六
三天請命章	一三〇八
延生解厄章七曜齋用	一三〇九
謝土安宅章安宅齋用	一三一〇
遣疫癘保病章	一三一〇
收邪斷怪解厄保命章	一三一〇
保病解厄章資福齋用	一三一〇
傳法授道祈恩謝過章傳度用	一三一二
謝罪祈雨章雷寔齋合用	一三一二
祈嗣章祈嗣用	一三一二
文昌祈祿章祈祿用	一三一二
延生解厄延壽章祈壽用	一三一二
謝罪祈晴章祈晴用	一三一四
攘火災章攘災道場用	一三一五
謝罪遣蝗保田章攘蝗道場用	一三一五
諸章官式祈禳通用	一三一五
破鄴都開業道章關度黃籙用	一三一七
素車白馬章	一三一八
開通道路章	一三一八
攝召亡魂章	一三一九
沐浴醫治章	一三一九
溥度幽魂章	一三二〇
九煉生仙升度亡魂章	一三二〇

沐浴煉度章	一三一
鄴都赦罪章明真齋用	一三一
升度亡靈章	一三一
遷拔亡靈章遷拔道場用	一三一
蕩滌血湖章血湖道場用	一三一
滅度煉尸生仙章五煉生尸齋用	一三一
升度仙魂章師友命過用	一三一
斷絕復連章度星齋用	一三一
啓告玄穹章預修黃籙齋用	一三一
超凌祖玄解冤章	一三一
南宮寄籍章	一三一
不經地獄章	一三一
玉清大赦開度黃籙用	一三一
衆真監度章	一三一
青玄寶赦青玄黃籙用	一三一
玉皇上帝徽號寶赦九天齋用	一三一
五鍊生尸寶章	一三一
祝香後人意文	一三一
啓壇文	一三一
啓壇文通用	一三一
黃籙齋祝香入意後文	一三一
諸齋祝香陳願意後文	一三一
啓壇告真吉用	一三一
宿啟白五師文	一三一
建壇發爐	一三一
啓齋五師前	一三一
本命經文	一三一
真武經文	一三一

安宅經文……………一三三二

黃籙第一日：爲國歎經文……………一三三二

黃籙第二日：遷拔歎經文……………一三三三

黃籙第三日：消災歎經文……………一三三三

懺悔文……………一三三三

黃籙啟壇懺悔……………一三三三

散壇懺悔文……………一三三四

消災懺悔文……………一三三四

遷拔懺悔文……………一三三四

祝贊部

啓堂頌……………一三三六

焚牒頌……………一三三六

智慧頌……………一三三六

奉戒頌……………一三三六

請師頌……………一三三六

唱道讚……………一三三七

華夏讚……………一三三七

三啓頌三首……………一三三七

玉京步虛詞十首……………一三三七

金闕步虛詞……………一三三八

步虛詞十首……………一三三八

玉清樂……………一三三八

上清樂……………一三三九

白鶴詞四首……………一三三九

出堂頌……………一三三九

經儀三皈依讚……………一三三九

宿命讚……………一三三九

啓經讚……………一三四〇

送經讚……………一三四〇

解坐讚……………一三四〇

七真讚……………一三四〇

小學仙讚……………一三四一

焚章頌二首……………一三四一

焚詞頌……………一三四一

度簡頌……………一三四一

符戒頌……………一三四一

焚簡頌……………一三四一

山簡頌……………一三四二

水簡頌……………一三四二

三塗五苦頌……………一三四二

明燈頌……………一三四二

散花樂……………一三四二

古散花樂……………一三四三

五字散花樂……………一三四三

散花詞……………一三四三

解壇頌……………一三四三

還戒頌……………一三四四

辭師頌……………一三四四

奉送讚……………一三四四

難思議讚……………一三四四

祝鎮天真文……………一三四四

煉度真文……………一三四五

五方消災真文正字……………一三四五

祝消災真文……………一三四五

祝符戒……………一三四五

祝焚龍……………一三四六

戒律部

十二念	一三四六
十二願	一三四六
巢儀十二念	一三四六
普供養讚	一三四七
祝八威真文	一三四七
八威真文	一三四七
外壇讚詠	一三四七
爲亡者皈依三寶懺罪	一三四八
高功上御案香祝	一三四九
上手爐香祝	一三四九
上洞案香祝	一三五〇
趙明舉法師存氣熏銜歌	一三五〇
步斗歌	一三五〇
太上出家經訓	一三五一
玄門入道求出家法身十七願念	一三五二
言語品	一三五二
講習品	一三五二
禁酒品	一三五二
法服品	一三五三
制法服品	一三五三
忌葷辛品	一三五四
巾冠品	一三五四
敬法服品	一三五五
背道品	一三五五
居處品	一三五六
山居品	一三五六
法具品	一三五六

理髮品	一三五八
沐浴品	一三五八
解穢品	一三五九
鍾磬品	一三五九
必齋品	一三六〇
讀誦品	一三六〇
坐齋相罰品	一三六〇
壇禮品	一三六一
然燈品	一三六一
飲水先咒品	一三六一
奏章品	一三六二
醮請品	一三六二
都禁品	一三六二
神枕品	一三六三
明鏡要經品	一三六三
九節杖品	一三六四
作神劍法品	一三六四
詣閭廁便曲品	一三六五
解惡夢品	一三六五
父母品	一三六五
老病品	一三六五
減度品	一三六六
師資制服品	一三六六
父母制服品	一三六七
追福功德品	一三六七
減度財物品	一三六七
執坐壇品	一三六七
禮謁品	一三六八

出入品……………一三六八

坐起品……………一三六九

執瓶品……………一三六九

洗漱品……………一三六九

巾器品……………一三七〇

齋食品……………一三七〇

請法品……………一三七一

護持品……………一三七一

六 符咒法術總部

咒訣部……………一三七五

五方衛靈訣……………一三七五

杜天師殺劍咒……………一三七五

張無盡金錄儀中煞劍咒……………一三七五

夜入戶呪……………一三七六

夜出戶呪……………一三七六

朝入戶呪……………一三七六

朝出戶呪……………一三七六

釋 訣……………一三七六

命魔咒……………一三七七

道德經精思存神訣……………一三七七

度人經精思存神訣……………一三七七

南北斗經精思存神訣……………一三七七

道德經玄蘊咒……………一三七八

度人經玄蘊咒……………一三七八

生神經玄蘊咒……………一三七八

印章七元魁約真形符……………一三七九

逐鬼部

收土公……………一三八〇

軍兵收怪……………一三八〇

收先祖病子孫……………一三八〇

收死人耗害……………一三八〇

收萬精魅……………一三八一

主解蟲鼠精怪……………一三八二

收葬送塚墓鬼……………一三八二

主塚墓之鬼……………一三八三

主井竈鬼……………一三八三

主土公鬼……………一三八三

主土炁鬼……………一三八三

主收竈鬼……………一三八四

祈安部

主利宅舍……………一三八五

保六畜……………一三八五

壽命度厄……………一三八五

錄魂長生……………一三八五

錄祭酒求錄……………一三八六

護蠶滋好……………一三八六

田作瓜瓠……………一三八六

遠行萬里……………一三八七

市買欺詐……………一三八七

叛道求還……………一三八七

祭酒開心……………一三八八

入山不渴飲……………一三八八

主斬草……………一三八八

禳災部

主移徙宅舍	一三八八
主利居宅	一三八九
主嫁娶	一三八九
主蠶桑	一三九〇
主田種	一三九〇
主六畜	一三九一
主漁捕	一三九一
主賈市	一三九一
主百禍治生	一三九二
主行來出入	一三九二
主利征戰攻伐	一三九二
主請雨	一三九二
主晴	一三九三
禳災部	一三九四
收官事	一三九四
主解首過	一三九四
主縣官口舌	一三九五
逐賊盜	一三九五
誹謗呪詛	一三九五
治解牢獄	一三九六
治衆疾病	一三九六
治收邪師	一三九七
治收糶鬼	一三九七
主治男女解罪	一三九八
主治解呪詛	一三九八
主解囚繫牢獄	一三九八
主解官事	一三九八
主官事怨仇	一三九九

却疾部

主收盜賊令還	一三九九
主口舌誹謗	一三九九
主劫掠人夫妻	一四〇〇
却疾部	一四〇一
玉女醫疾	一四〇一
治風毒癩疾	一四〇一
五瘟傷寒	一四〇一
主治顛癇	一四〇二
治目病	一四〇二
治耳聾	一四〇三
治齒頰喉痛	一四〇三
治解社竈	一四〇三
治劫殺注	一四〇三
治蛇虺五毒	一四〇四
治腫癰鼠漏	一四〇四
治風痺痿	一四〇四
治久病淋露	一四〇五
主治瘡疾	一四〇五
治男女百病	一四〇五
保產生胎妊	一四〇六
主治雜病	一四〇六
治暗啞	一四〇七
醫藥學部	一四〇九
養生延壽	一四一一
辟穀服食方	一四一一
美容保健方	一四二四

七 醫藥養生總部

藥酒方……………一四三二

治病方……………一四三四

養生功法及武術部

養生術語分部……………一四三六

守一……………一四三六

養生論……………一四三七

養形論……………一四四一

養氣論……………一四四一

養心論……………一四四二

養壽論……………一四四二

補養論……………一四四三

五臟論……………一四四五

水火論……………一四四六

晨興……………一四四七

燕居……………一四四七

省心……………一四四八

見客……………一四四九

防疾……………一四四九

慎藥……………一四五〇

靜坐……………一四五一

沐浴……………一四五一

解穢……………一四五四

櫛髮……………一四五四

叩齒……………一四五五

嚙津……………一四五六

清靜……………一四五六

內觀……………一四五七

食忌……………一四五九

食誡……………一四六〇

胎息……………一四六一

存思法分部……………一四六三

存思三洞法……………一四六三

老君存思法……………一四六四

思神訣……………一四六七

存身神法……………一四六八

存大洞真經三十九真法……………一四六九

思修九宮法……………一四七五

思九宮五神法……………一四七六

存元成黃老法……………一四七六

存帝君法……………一四七七

存玄一老子法……………一四七七

存司命法……………一四七七

導引法分部……………一四七八

導引……………一四七八

赤松子導引法……………一四七九

寧先生導引法……………一四七九

彭祖導引法……………一四八〇

王子喬八神導引法……………一四八一

太清嚙氣導引法……………一四八一

平旦導引法……………一四八三

司馬承禎導引法……………一四八三

靈劍子導引勢……………一四八四

天隱子導引術……………一四八五

五臟六腑補瀉導引法……………一四八六

日用導引法……………一四八六

導引法……………一四八七

五禽戲法	一四八七
八段錦坐功圖	一四八八
八段錦導引法	一四八九
十二段錦導引法	一四八九
陳希夷二十四氣坐功導引圖勢	一四九一
易筋經十二圖	一四九五
祛病九圖	一四九七
按摩	一四九八
頭部按摩法	一四九九
肢體按摩法	一四九九
日用按摩法	一四九九
按摩法	一五〇〇
自按摩法	一五〇一
服氣闡論	一五〇一
行氣法	一五〇八
服氣法	一五〇九
服真五芽法	一五一〇
服六戊氣法	一五一一
服三五七九氣法	一五一一
養五臟五行氣法	一五一一
六陽時法	一五一二
上清氣秘法	一五一二
服五方靈氣法	一五二三
十二月服氣法	一五二三
服三氣法	一五二三
服日月芒法	一五二四
服日月氣法	一五二四
服日月法	一五二四

服霧法	一五一五
曇鸞法師服氣法	一五一五
嵩山李奉時服氣法	一五一五
王說山人服氣新訣	一五一六
大威儀先生玄素真人要用氣訣	一五一六
尹真人服元氣術	一五一七
服元氣法	一五一七
墨子閉氣行氣法	一五一八
申天師服氣要訣	一五一九
神仙絕穀食氣經	一五一九
五臟煉氣法	一五二〇
服氣雜法	一五二〇
內真妙用訣	一五二一
胎息口訣	一五二二
胎息雜訣	一五二三
進取訣	一五二三
陶氣訣	一五二四
調氣訣	一五二四
咽氣訣	一五二四
行氣訣	一五二四
煉氣訣	一五二五
委氣訣	一五二五
閉氣訣	一五二五
布氣訣	一五二六
六氣訣	一五二六
調液訣	一五二六
飲食訣	一五二六
調護訣	一五二七

休糧訣	一五二七
慎真訣	一五二七
修存訣	一五二八
慎氣法	一五二九
海蟾真人胎息訣	一五二九
玄葫真人胎息訣	一五二九
袁天綱胎息訣	一五三〇
於真人胎息訣	一五三〇
徐神公胎息訣	一五三〇
煙蘿子胎息訣	一五三〇
達摩禪師胎息訣	一五三〇
李真人胎息訣	一五三一
抱朴子胎息訣	一五三一
亢倉子胎息訣	一五三一
元憲真人胎息訣	一五三一
何仙姑胎息訣	一五三二
玉雲張果老胎息訣	一五三二
侯真人胎息訣	一五三二
鬼谷子胎息訣	一五三二
黃帝胎息訣	一五三三
陳希夷胎息訣	一五三三
逍遙子胎息訣	一五三三
張天師胎息訣	一五三三
郭真人胎息訣	一五三三
中央黃老君胎息訣	一五三四
柳真人胎息訣	一五三四
驪山老母胎息訣	一五三四
李仙姑胎息訣	一五三四

天台道者胎息訣	一五三五
劉真人胎息訣	一五三五
朗然子胎息訣	一五三五
百嶂內視胎息訣	一五三五
曹仙姑胎息訣	一五三六
健身術分部	一五三六
正月修養法	一五三六
二月修養法	一五三六
三月修養法	一五三七
四月修養法	一五三七
五月修養法	一五三七
六月修養法	一五三八
七月修養法	一五三八
八月修養法	一五三八
九月修養法	一五三九
十月修養法	一五三九
十一月修養法	一五三九
十二月修養法	一五四〇
武術分部	一五四〇
太極拳論	一五四〇
太極行功說	一五四〇
太極行功歌	一五四一
太極拳歌	一五四一
太極拳七十二路圖勢	一五四一
房中養生部	一五四九
五觀	一五四九
洞玄子求子法	一五四九
七忌	一五四九

九殃	一五四九
素女求子法	一五五〇
彭祖求子法	一五五〇
素女交接之道	一五五〇
彭祖延年益壽法	一五五〇
施瀉頻度	一五五一
素女交接經紀	一五五一
五常	一五五一
五徵	一五五一
五欲	一五五二
十動	一五五二
四至	一五五二
九氣	一五五二
九法	一五五二
八益	一五五三
七損	一五五三
禁忌	一五五四
九狀	一五五四
六勢	一五五四
治傷	一五五五
巫子都治傷法	一五五五
養陽	一五五五
臨御	一五五五
施瀉	一五五六
三十法	一五五六
用藥石	一五五七

八 金丹總部

內丹部

內丹術語分部

水虎	一五六一
龍虎	一五六二
丹藥	一五六四
鉛汞	一五六五
河車	一五六七
還丹	一五六八
鍊形	一五七〇
魔難	一五七一
證驗	一五七二
陰陽	一五七三
形化	一五七三
氣化	一五七四
神化	一五七四
藥物	一五七四
火候	一五七五
中宮	一五七六
三關	一五七七
九鼎	一五七七
鼎器	一五七七
真鉛	一五七八
真汞	一五七八
真土	一五七八
刀圭	一五七八
媒人	一五七八

真一	一五七九
橐籥	一五七九
三一	一五七九
六邪	一五八〇
九轉	一五八〇
三生	一五八〇
五丹	一五八〇
二珠	一五八一
黃芽	一五八一
玄牝	一五八一
九還	一五八二
七返	一五八三
玄關	一五八三
三宮	一五八三
三要	一五八三
鼎爐	一五八四
黃婆	一五八四
金公	一五八四
真金	一五八四
子母	一五八四
賓主	一五八四
二八	一五八五
丹成	一五八五
性命	一五八五
神室	一五八五
刻漏	一五八六
時晷	一五八六
進火	一五八六

溫水	一五八六
盜機	一五八七
鑪鼎	一五八七
神氣	一五八七
子午	一五八七
分至	一五八八
三田	一五八八
聖胎	一五八八
出神	一五八八
坎離	一五八八
真種子	一五八八
三五一	一五八九
規中圖	一五八九
內三要	一五九〇
外三要	一五九〇
玄關一竅	一五九〇
五車三乘	一五九一
七成九敗	一五九二
內丹三要	一五九二
傍門九品	一五九二
漸法三乘	一五九三
最上一乘	一五九三
內藥外藥	一五九四
先天一氣	一五九四
生殺爻銖	一五九四
陰陽老少	一五九五
水火相求	一五九五
金木相刑	一五九五

神水華池	一五九五	鍊道入聖	一六一二
火龍水虎	一五九六	九還七返	一六一二
背後三關	一五九六	金木交併	一六一三
內丹功法分部	一五九六	水源清濁	一六一三
朝元	一五九六	日用五行	一六一三
內觀	一五九九	七返還丹	一六一三
超脫	一六〇一	八卦朝元	一六一四
抽添	一六〇二	九還一氣	一六一四
採取	一六〇三	出生化神	一六一四
融結	一六〇三	河車運轉	一六一五
烹鍊	一六〇三	四正八用	一六一五
溫養	一六〇四	坎離交姤	一六一五
沐浴	一六〇四	乾坤交姤	一六一五
脫胎	一六〇四	五氣朝元	一六一六
止念	一六〇五	火中有水	一六一六
採藥	一六〇五	水中有火	一六一六
既濟	一六〇五	運火行持	一六一六
未濟	一六〇六	朔望弦晦	一六一七
固濟	一六〇六	防危護失	一六一八
搬運	一六〇六	卯酉刑德	一六一八
防危	一六〇六	陰陽顛倒	一六一九
匹配陰陽	一六〇六	五行還返	一六一九
聚散水火	一六〇七	王氣盛衰	一六一九
龍虎交媾	一六〇八	添進火候	一六一九
鍊法人道	一六〇九	龍虎關軸	一六二〇
鍊形化炁	一六一〇	情性動靜	一六二〇
鍊炁成神	一六一〇	金液還丹	一六二〇
鍊神合道	一六一一	三花聚頂	一六二一

和合四象……………一六二一

玉液還丹……………一六二二

修丹十戒……………一六二三

肘後飛金晶……………一六二三

九轉金丹秘訣……………一六二五

外丹部

外丹術語分部……………一六三一

擇友……………一六三一

擇地……………一六三一

藥泥……………一六三一

煨養……………一六三一

中胎……………一六三二

用火……………一六三二

火候……………一六三二

開爐……………一六三二

禁穢……………一六三三

取土……………一六三三

造炭……………一六三三

添水……………一六三三

合香……………一六三三

壇式……………一六三四

採鉛……………一六三四

祭爐……………一六三五

醺太一法……………一六三五

十不可……………一六三六

十全……………一六三六

丹井……………一六三七

丹室……………一六三八

丹壇……………一六三八

朱砂……………一六三八

雄黃……………一六四〇

雌黃……………一六四二

石硫黃……………一六四三

曾青……………一六四三

空青……………一六四四

磁石……………一六四四

礬石……………一六四五

礬石……………一六四六

朴硝……………一六四六

芒硝……………一六四七

鐘乳……………一六四七

紫石英……………一六四八

代赭石……………一六四八

鹵鹹……………一六四八

戎鹽……………一六四九

鉛丹……………一六四九

胡粉……………一六四九

靈砂……………一六四九

心紅……………一六五〇

死汞……………一六五〇

點白……………一六五〇

拔毛……………一六五〇

白上黃……………一六五一

石膽……………一六五一

外丹藥物分部

砒霜	一六五一
硃砂	一六五一
鹽	一六五二
白礬	一六五二
馬牙硝	一六五二
麝金	一六五二
生銀	一六五二
黃礬	一六五三
龍虎頭	一六五三
玉	一六五三
赤石脂	一六五三
白石脂	一六五三
白石英	一六五三
雲母	一六五四
石腦	一六五四
陽起石	一六五四
金精	一六五四
絳礬	一六五四
雞屎礬	一六五四
石桂英	一六五五
理石	一六五五
硝石	一六五五
天明砂	一六五五
黃花石	一六五五
不灰木	一六五六
太陰玄精	一六五六
滑石	一六五六
胡同律	一六五六

石榴丹	一六五六
禹餘糧	一六五六
金芽	一六五七
石鹽	一六五七
石中黃子	一六五七
黃金	一六五七
白金	一六五七
黑鉛	一六五八
真汞	一六五八
砒黃	一六五八
成金	一六五九
金液	一六五九
紫粉	一六五九
脫胎芽子	一六五九
離母芽子	一六六〇
天產黃芽	一六六〇
造石水分部	一六六〇
黃礬石水法	一六六〇
作丹砂水法	一六六〇
神砂石水	一六六一
雄黃石水	一六六一
海浮石水	一六六一
水晶石水	一六六一
陽起石水	一六六一
玉石水	一六六二
金晶石水	一六六二
銀晶石水	一六六二
磁烏石水	一六六三

醉茆信水	一六六三
烏石水	一六六三
禹餘糧石水	一六六三
金芽石水	一六六四
黃烏石水	一六六四
麩金石水	一六六四
紫雲母石水	一六六四
空青石水	一六六五
雄黃水	一六六五
雌黃水	一六六五
礬石水	一六六五
曾青水	一六六六
磁石水	一六六六
硫黃水	一六六六
硝石水	一六六六
白石英水	一六六六
紫石英水	一六六六
赤石脂水	一六六七
玄石脂水	一六六七
涿石英水	一六六七
石桂英水	一六六七
石硫丹水	一六六七
紫賀石水	一六六七
華石水	一六六八
寒水石水	一六六八
凝水石水	一六六八
冷石水	一六六八
滑石水	一六六八

黃耳石水	一六六八
九子石水	一六六九
理石水	一六六九
石腦水	一六六九
雲母水	一六六九
黃金水	一六六九
白銀水	一六六九
鉛錫水	一六七〇
玉粉水	一六七〇
漆水	一六七〇
桂水	一六七〇
鹽水法	一六七〇
石膽水	一六七一
銅青水	一六七一
戎鹽水	一六七一
鹵鹹水	一六七一
鐵華水	一六七一
鉛釭水	一六七一
釭水	一六七二
丹方丹法分部	
丹華	一六七二
神符	一六七二
神丹	一六七二
還丹	一六七三
餌丹	一六七四
鍊丹	一六七四
柔丹	一六七五
伏丹	一六七五

寒丹	一六七五
召魂丹法	一六七六
太極真人九轉丹	一六七六
九轉十六變靈砂大丹	一六七七
火龍玄珠大丹	一六七九
神雪丹陽四皓丹	一六七九
四寶神雪丹	一六七九
丹華丹	一六八〇
通神丹	一六八〇
金花還丹方	一六八〇
黃花丹陽方	一六八〇
點丹陽方	一六八一
太一金英神丹方	一六八二
造大還丹方	一六八二
黃帝九鼎丹方	一六八三
黃帝九鼎大還丹方	一六八三
太一金膏丹方	一六八三
石硫黃丹方	一六八三
紫游丹方	一六八四
艮雪丹方	一六八四
五味丹方	一六八四
太一小還丹方	一六八四
太一硫黃丹方	一六八五
八石丹方	一六八五
龍朱丹方	一六八五
八神丹方	一六八六
太一雄黃丹	一六八六
三使丹方	一六八六

召魂丹方	一六八六
流珠丹	一六八七
朝霞丹方	一六八七
光明麗日丹方	一六八七
凌霄丹方	一六八七
伏火硫黃丹	一六八七
四神丹方	一六八八
金英丹方	一六八八
點製五黃丸子方	一六八八
妙寶真方	一六八八
神化金丹法	一六八九
金碧丹砂變金粟子法	一六九〇
紫金丹砂法	一六九〇
還魂丹法	一六九〇
餌丹砂法	一六九二
九轉青金靈砂丹	一六九二
陰陽九轉成紫金點化還丹訣	一六九三
昇靈砂丹法	一六九四
呂仙賜方	一六九八
混元九轉金丹訣	一六九八
伏丹砂法	一七〇〇
癡汞伏丹法	一七〇〇
虛源九轉大丹硃砂銀法	一七〇〇
九轉出塵糝製大丹	一七〇一
子午靈砂法	一七〇二
太微帝君長生保命丹	一七〇四
造丹法	一七〇五
三家相見死硃砂法	一七〇五

用分胎出砒去鉛通靈法	一七〇六
金華玉液大丹	一七〇七
銀精丹	一七〇八
四聖丹	一七〇八
砒匱養丹陽法	一七〇九
煮粉砒九轉法	一七一〇
劉浪仙感氣大丹	一七一一
太上資聖玄經內四神匱	一七一二
神仙大藥四神匱	一七一二
黃芽金鼎九轉法	一七二三
東坡三黃匱法	一七二四
紫粉別人神室變化大丹法	一七二五
西蜀玉鼎真人九轉大丹	一七二六
葛仙翁長生九轉靈砂大丹	一七二七
葛仙翁寶硝祕法	一七八
三聖法小九轉	一七一九
小九轉見三聖法	一七一九
造紫金白雪	一七一九
白馬牙變轉法	一七二〇
長生匱	一七二一
金丹法	一七二一
鍊丹點五金法	一七二一
太上衛靈神化九轉丹砂法	一七二二
九轉靈砂大丹法	一七二三
銀雪法	一七二五
羽化河車法	一七二五
金華黃芽法	一七二六
幾公白法	一七二六

九

宮觀仙境總部

九轉鍊鉛法	一七二七
中國五嶽	一七三一
十大洞天	一七三一
五鎮海濱	一七三二
三十六靖廬	一七三二
三十六洞天	一七三二
七十二福地	一七三四
二十四治	一七三七
二十八治	一七四一
崑崙	一七四三
方丈	一七四四
蓬丘	一七四四
王屋山	一七四四
委羽山	一七四七
西城山	一七四八
西玄山	一七四八
青城山	一七四八
上清宮	一七四九
天師洞	一七四九
祖師殿	一七四九
長生宮	一七五〇
建福宮	一七五〇
天台山天台赤城山	一七五〇
天台赤城山見天台山	一七五一
玉京洞	一七五一
桐栢觀	一七五二

玉京觀	一七五四
洞天宮	一七五四
羅浮山	一七五五
羅浮山沖虛觀	一七五五
茅山句曲山	一七五五
句曲山見茅山	一七五五
華陽洞天	一七五五
金陵地肺福地	一七五六
乾元觀	一七五七
元符萬寧宮	一七五七
崇壽觀	一七五九
崇禧萬壽宮	一七六〇
玉晨觀	一七六一
凝神庵	一七六一
白雲崇福觀	一七六二
三茅真君廟	一七六三
紫陽觀	一七六三
靈寶院	一七六四
林屋山	一七六五
括蒼山	一七六六
霍桐山	一七六六
泰山	一七六六
泰山東嶽廟	一七六九
泰山碧霞元君祠	一七七一
玉帝觀	一七七四
青帝觀	一七七四
衡山	一七七五
真君觀	一七七五

衡岳觀	一七七六
元陽宮	一七七六
九真觀	一七七七
靈西觀	一七七八
華山	一七七八
雲臺觀	一七七八
常山	一七七九
嵩山	一七七九
峨嵋山	一七七九
廬山	一七八〇
四明山	一七八〇
陽平山	一七八一
太白山	一七八一
西山	一七八一
逍遙山見西山	一七八二
西山萬壽宮	一七八二
大圍山	一七八二
潛山	一七八三
鬼谷山	一七八三
武夷山	一七八三
玉笥山	一七八三
華蓋山	一七八三
蓋竹山	一七八四
都嶠山	一七八四
白石山	一七八四
句漏山	一七八四
九疑山	一七八四
洞陽山	一七八四

幕阜山	一七八五
大西山	一七八五
金庭山	一七八五
麻姑山	一七八五
仙都山	一七八五
玉虛宮	一七八六
青田山	一七八六
鍾山	一七八七
良常山	一七八七
紫蓋山	一七八七
天目山	一七八七
桃源山	一七八七
金華山	一七八八
金華洞天	一七八八
寶積觀赤松宮	一七八八
赤松宮見寶積觀	一七八八
天柱山	一七八八
洞霄宮	一七九〇
元清宮	一七九一
冲天觀	一七九二
武當山	一七九三
紫霄巖	一七九四
紫霄宮	一七九四
五龍靈應宮	一七九四

引用書目

佑聖觀	一七九五
淨樂宮	一七九五
遇真宮	一七九五
玉虛宮	一七九五
嶗山	一七九六
嶗山太平宮	一七九六
嶗山上清宮	一七九六
九宮山	一七九六
蘇州玄妙觀	一七九七
重陽成道宮	一七九七
亳州太清宮	一七九八
樓觀臺	一七九九
宗聖觀	一八〇〇
會靈觀	一八〇二
玉華觀	一八〇三
會稽山	一八〇三
會稽龍瑞觀	一八〇四
成都青羊宮	一八〇四
龍虎山	一八〇九
白雲觀	一八〇九
北京東嶽廟	一八一〇
	一八一三



神仙總部

神鬼靈祇部

元始天王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〇一《紀傳部紀二·元始天王紀》 元始天王稟天自然之胤，結形未沌之霞，託體虛生之胎，生乎空洞之際。時玄景未分，天光冥遠，浩漫太虛。積七千餘劫，天朗氣清，二暉纏絡，玄雲紫蓋映其首，六氣之電翼其真，夜生自明，神光燭室。散形靈馥之煙，棲心霄霞之境，練容洞波之濱，獨秉靈符之節，抗御玄降之章。內氣玄崖，潛想幽窮，忽焉逍遙，流盼忘旋。瓊輪玉輿，碧輦玄龍，飛精流靄，耀電虛宮。東遊碧水豪林之境，上憩青霞九曲之房，進登金闕，受號玉清紫虛高上元皇太上大道君，受金簡玉札，使奏名東華方諸青宮。於時受命，總統億津，玄降玉華之女、金晨之童各三千人。飛龍毒獸，巨虬千尋，獲天奮爪，備衛玉闕。天威煥赫，陳于廣庭，飛青羽蓋，流紫鳳章。《金真玉光》，《豁落七元》，《神虎上符》，《流金火鈴》，結編元皇，位在玉清，掌括上皇，高帝之真。

太上道君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〇一《紀傳部紀二·太上道君紀》 《洞玄

神仙總部·神鬼靈祇部

本行經》云：太上道君者，於西那天鬱察山浮羅之嶽，坐七寶鸞木之下，清齋空山，靜思神真，合慶冥樞，蕭朗自然，擁觀萬化，俯和衆生。是時十方大聖，至真尊神，詣座燒香，稽首道前，上白道君：「不審《靈寶》出法從何劫而來？至于今日凡幾度人爲盡？如是復有轉輪，天尊是何劫生，值遇《真文》，得今太上之任？致是得度，何獨如之。巍巍德宗，高不可勝。願垂賜告，本行因緣，解說要言，開悟後生。」道言：「天元輪轉，隨劫改運。一成一敗，一死一生。滅而不絕，幽而復明。《靈寶》出法，隨世度人。自元始開光，至于赤明元年，經九千九百億萬劫，度人有如塵沙之衆，不可勝量。赤明之前，於眇莽之中，劫劫出化，非可思議。赤明已後，至上皇元年，宗範大法，得度者衆，終天說之，亦當不盡，今爲可粗明真正之綱維，標得道者之遐迹爾。今聊以開示於後來，領會於靈文之妙。我濯紫晨之流芳，蓋皇上之胄胤。我隨劫死生，世世不絕，常與《靈寶》相值同出。經七百億劫中，會青帝劫終，九氣改運。於是託胎於洪氏之胞，凝神於瓊胎之府，積三千七百年，至赤明開運，歲在甲子，誕於扶刀蓋天西那玉國浮羅之嶽，復與《靈寶》同出度人。元始天尊以我因緣之勳，錫我太上之號，封鬱悅那林昌玉臺天帝君，位登高聖，治玄都玉京。實由我身尊承大法《靈寶真文》，世世不絕，廣度天人，慈心於萬劫，溥濟於衆生，功德之大，勳名繕於億劫之中，致今報爲諸天所宗焉。」

太上大道君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〇一《紀傳部紀二·太上玉晨大道君紀》 《洞真大洞真經》云：「上清高聖太上大道君者，蓋二晨之精氣，慶雲之紫煙。玉暉煥耀，金映流真。結化含秀，苞凝玄神。寄胎母氏，育形爲人。諱開寶，字上開元。母妊三千七百年，乃誕於西那天鬱察山浮羅嶽丹

玄之阿。」「於是受錄紫皇，受書玉虛，眺景上清，位司高仙，為高聖太上玉晨大道君，治藥珠日闕館七映紫房，玉童玉女各三十萬人侍衛。」「於是振策七圃，揚青九霄。騰空舞旌，駕景馳驅。徘徊八煙，盤桓空塗。仰簪日華，俯拾月珠。摘絳林之琅實，餌玄河之紫菓。偃蹇靈軒，領理帝書。萬神入拜，五德把符。上真侍晨，天皇抱圖。」「乃仰空言曰：『子欲為真，當存日中君，駕龍驂鳳，乘天景雲，東遊桑林，遂入帝門。若必昇天，當思月中夫人，駕十飛龍，乘我流鈴，西朝六嶺，遂詣帝堂。精根運思，上朝玉皇。蒼蒼敷《鬱儀》以躡景，晃晃散《結璘》以暨霄。』雙皇合輦，後天而凋。」「夫大有者，九天之紫宮；小有者，清虛三十六天之首洞。」

於是高聖太上大道君初乘一景之輿，駕八素紫雲，攝希微蒼帝名錄豐子俱東行，詣鬱悅那林昌玉臺天，見玉清紫道虛皇上君，受《九暉大晨隱符》。

太上大道君次乘二景之輿，駕七素絳雲，攝中微赤帝名定無彥俱南行，詣高桃厲冲龍羅天，見玉清翼日虛皇太上道君，受《觀靈元晨隱符》。

太上大道君次乘三景之輿，駕六素紅雲，攝太微白帝名葉淵石俱西行，詣碧落空歌餘黎天，見玉清昌陽始虛皇高元君，受《總晨九極隱符》。

太上大道君次乘四景之輿，駕五素青雲，攝玄微黑帝名齊元旋俱北行，詣娑摩坦婁于翳天，見玉清七靜導生高上虛皇君，受《杳曜旋根隱符》。

太上大道君次乘五景之輿，駕四素黃雲，攝始微上帝名接空子俱東北行，詣扶刀蓋華浮羅天，見玉清大明虛皇洞清君，受《玄景晨平隱符》。

太上大道君次乘六景之輿，駕三素綠雲，攝靈微中帝名秉巨文俱東南行，詣貝渭耶菓初默天，見玉清始元虛皇太霄君，受《合暉晨晨隱符》。

太上大道君次乘七景之輿，駕二素紫雲，攝宣微下帝君名宏膚子俱西南行，詣冲容鬱離沙天，見玉清七觀無生虛皇金靈君，受《齊暉晨玄隱符》。

太上大道君次乘八景之輿，駕一素靈雲，攝洞微真帝名泗澄撫俱西北行，詣單綠察寶輪法天，見玉清八觀高元虛皇淳景君，受《高上龍煙隱符》。

太上大道君又乘洞景玉輿，駕太霞紫煙玄景之暉，攝九微內帝君名申明閑及上皇九玄九天諸真仙王等，俱仰登彌梵羅臺霄絕寥丘飛元雲根之都玉清上天，見玉清紫暉太上玉皇明上大道君，受《高清太虛無極上道君隱符》。

三天君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〇一《紀傳部紀二·三天君列紀》 上清真人總仙大司馬長生法師主三天君姓栢成諱歛生字芝高，乃中皇時人，歲在東維之際，誕于北水中山栢林之下。夫名為歛生者，以母感日華而懷孕。年九歲，求長生之道。至十四，與西歸公子巨靈伯尹俱師事黃谷先生。黃谷先生者，能為不死。修靜無為，不營他術，含精內觀，凝神空漠，思真安炁，以致不死。後五百年，遇金仙石公甯氏先生晁夜童子三人，受《胎精中記化胞內經》養神上法解結之要。又登大帝滄浪山洞臺中雙玉穴，酣紫明芝液，遇上清萬石先生，授以乘飛駕虛八氣景龍之躡，反胎守白越度之法。又廣成子授以《丹青玉爐鍊雲根柔金剛之經》，又授以《飛煙發霜沈雪浮日朱之法》。又遇始元童子丰車小童受《虛皇帝錄仙忌真戒》化一成萬解形之法。後遇玉清文始東王金暉仙公，號曰玉皇二道君，告以胎閉靜息內保百神開洞雲房堅守三真之事。後復詣二玉皇君問《雲房之道三真之訣》。二玉皇君曰：「三真者，兆一身之帝君，百神之始真也。若使輔弼審正，三皇內寧，太一保胎，五老扶精。一居丹田，司命護生；一居絳宮，紫氣灌形；一居洞房，三素合明。於是變化離合，與真同靈。明堂雲宮，紫戶玉門，黃闕金室，丹城朱牕，皆帝一之內宅，三真之寶室也。於是雲房一景，混合神人。上通崑崙，下臨清淵。雲蓋嵯峨，林竹葱芊。七靈迴轉，七門幽深。金扉玉匱，符籙五篇。公子內伏，外牽白元。混一成形，呼陽召陰。上帝司命，各保所生。微哉難言，非仙不傳。」又問呼陽召陰出入無方之法，氣出神變之道。二玉皇曰：「呼陽者，三氣之所出入也；召

陰者，六丁之所往來也。若得三氣之所生，能知六丁之所因者，則陽氣化為龍車，陰氣變為玉女，則騰轉無方，輪舞空玄之上也。夫氣之所在，神隨所生焉。神在則氣成，神去則氣零。氣者，即二十四神之正氣，是為二十四氣也。氣能成神，神亦成氣。散之為雲霧，合而為形影，出之為仙化，入之為真一。上結三元，下結萬物，靜為兆身，動為兆神。是以常混合二十四神，變化三五之真人，混成正一，合為帝君，即兆本神也。夫人受生於天魂，結成於元靈。天魂生之根，元靈生之胎。流會太一，達觀三道，神積玉宮，液溢玄府，津流地戶，澤憇洞房。日月煥於霄暉，五神混於元父。元父主氣，化散帝極。玄母主精，變會幽元。是以司命奉符，固形扶神。公子內守，桃康保魂。左攜無英，右引白元。雲行雨施，萬關流布也。」後二玉皇授歛生《大洞真經三十九章迴風混合帝一之道》，斷環割青，盟誓而傳，得為上清真人，位曰總仙大司馬長生法師主三天君，理太玄都閭風玉臺，總司學道之仙籍，主括三天之人神，萬仙受事於玉臺，五帝北朝於靈軒矣。

青靈始老君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〇一《紀傳部紀二·青靈始老君紀》《洞

玄本行經》云：東方安寶華林青靈始老帝君者，往在白氣御運於金劫之中，暫生鬱悅金映雲臺那林之天西婁無量玉國浩明玄嶽，厥名元慶。於此天中，大建功德，初無懈心，勳名仰徹，朱陵火宮書其姓名，記於赤簡。仙道垂成，而值國多綵女，元慶遂以寄世散想，靈魔舉其濁目，朱宮輟其仙名，一退遂經三劫，中值火劫改運，元慶又受氣，寄胎於洪氏之胞。上天以其先身好色，故轉為女子。朱靈元年，歲在丙午，誕於丹童龍羅衛天洞明玉國丹霍之阿，改姓洪諱那臺。年十四，敬好道法，心願神仙。常市香膏，然燈照曜，大作功德，諸天所稱，名標上清。南極上靈紫虛元君託作傭人，下世教化。見那臺貞潔，好尚至法。迴駕於丹霍之阿，授那臺

神仙總部·神鬼靈祇部

《靈寶赤書南方真文》一篇。於是那臺勵志殊勤，自謂一生作於女子，處於幽房，無由得道。因齋持戒思念，願得轉身為男。丹心遐徹，遂致感通上真下降。元始天尊時於琅碧之溪扶瑤之丘，坐長林枯桑之下，眾真侍坐。是日那臺見五色紫光，曲照齋堂。於是心悟，疑是不常。仍出登壇四望，忽見東方桑林之下，華光赫奕，非可勝名，去那臺所住數百里，中隔礙陽谷滄海之口，心懷踊躍，無由得往。因叉手遙禮稱名：「那臺先緣不厚，致作女身。發心願樂，志期神仙，高道法妙，不可得攀，日夕思念，冀得滅度，轉形為男。歷年無感，常恐生死，不得遂通，彌齡之運，有於今日，天河隔礙，無由披陳。今當投身碧海，沒命於天，冀我形魂，早得輪轉，更建功德，萬劫之中，冀見道真。」言訖，便從牆上投身擲空，命赴滄海極淵之中，紛然無落，即為水帝神王以五色飛龍捧接。女身俄頃之間，已於懸中得化形為男子，乘龍策虛，飛至道前。於是元始即命仙都錫加帝號，於火劫受命，輔於《靈寶青帝玉篇》。七百年中，火劫數極，青氣運行，隨元滅度。以開光元年，於彌梵羅臺霄絕寥丘飛元雲根之都滄霞九雲之墟，元始又錫安寶華林青靈始老帝君號。

丹靈真老君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〇一《紀傳部紀二·丹靈真老君紀》《洞

玄本行經》云：南方梵寶昌陽丹靈真老君者，本姓鄭字仁安，大炎之胤，生於禪黎世界赤明天中。生有三氣之雲纏其身，朱鳥鼓翮覆其形。三日能言，便知宿命。年及十二，面有金容玉顏，便棄世離俗，遠遊山林。於寒靈洞宮遇玄和先生，授仁安《靈寶赤書五氣玄天黑帝真文》一篇、《智慧上品十戒》而去。仁安於是奉戒而長齋，大作功德，珍寶布施，以拯諸乏，割口飴鳥，功名徹天。因於西那國遇天洪災，大水滔天，萬姓流漂。仁安於洪波之上汎舟，誦《戒書·黑帝真文》，以投水中，水為開道百頃之地，鳥獸麋鹿虎豹師

子皆往依親，悉得無他。是時國王百口登樓而漂沒，歎不能得度。仁安見王垂沒，乃浮舟而往，以所佩《真文》授與國王。王敬而奉之，水劫即退，翕然得過。王既得免，《真文》於是即飛去入雲中，莫知所在。仁安失去《真文》，退仙一階，運應滅度，託命告終，死於北戎之阿。暴露靈屍三十餘年，形體不灰，光色鮮明，無異生時，在於北戎長林之下。時國王遊獵，放火燒山，四面火布，去其靈屍之間百步之內，火不得然，麋鹿虎豹，莫不依親。王怪而往，見靈屍之上，有三色之光，雲霧鬱冥，鳥獸巾繞。王乃伐薪圍屍，放火焚燒。于時屍放火中，鬱起成人，坐青煙之上，指拈虛無，五色煥爛，左右侍者，仙童玉女，三百餘人，肅然而至。凡是禽獸依親之者，並在火中，皆得過度。仁安以赤明二年，歲在丙午，於娑摩坦婁于翳天中洞寥之嶽，改姓洞浮，諱曰極炎，受錫南單梵寶昌陽丹靈真老帝君，號丹靈老君也。

中央黃老君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〇一《紀傳部紀二·中央黃老君紀》《洞真九真中經》云：中央黃老君者，太上太微天帝君之弟子也，以混皇二年始生焉。年七歲，乃知長生之要，天仙之法。仍眇論上思，欽納真玄，蕭條靈想，棲心神源。解脫於文蔚之羅，披素於空任之肆。於是太上授《九真之訣八道祕言》，施修道成，受書為太極真人。

金門皓靈皇老君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〇一《紀傳部紀二·金門皓靈皇老君紀》《洞玄本行經》云：西方七寶金門皓靈皇老君者，本乃靈鳳之子也。靈鳳以呵羅天中降生於衛羅天堂世界，衛羅國王取而蓄之。王有長女，字曰配瑛，意甚憐愛，常與共戲，於是靈鳳常以兩翼扇女面。後十二年中，女忽有胎，經涉三月，王意怪之，因斬鳳頭，埋著長林丘中。女後生女，墮地能言，曰：「我是鳳子，位應天妃。」王即名曰皇妃。生得三日，有羣鳳來賀玄哺玉霜，洪泉曲水，八鍊芝瑛。年八歲，執心肅操，超拔俗倫，常朝則謁日，暮則揖月。於重宮之內，王設廚膳，物不味口。天作大雪，一年不解，雪深十丈，鳥獸餓死。王女思憶靈鳳往之遊好，駕而臨之長林丘中，歌曰：「杳杳靈鳳，綿綿長歸。悠悠我思，永與願違。萬劫無期，何時來飛？」於是王所殺靈鳳鬱然而生，抱女俱飛，徑入雲中。王女今於景霄之上，受書為南極上元君，常乘九色之鳳。此女前生萬劫已奉《靈寶》，致靈鳳降形，得封南極元君之號。皇妃功德遐徹，天真感降，以上元之年，歲在庚申，七月七日中時，元始天尊會於衛羅玉國鳳麟之丘，坐騫華之下，衆真侍坐。是時皇妃所住室內，忽有日象如鏡之圓，空懸眼前。皇妃映見天真大神普在鏡中長林之下，一室光明。於是自登通陽之臺，遙望西方，見鳳生丘上，紫雲鬱勃，神光煒煥，非可得名，去皇妃所住五百步許。逼以女限處在宮內，無由得往。須臾，忽有神鳳來翔，集於臺上。皇妃白鳳言曰：「西方有道，心願無緣，不審神鳳可得暫駕見致與不？」於是鳳即敷翻，使坐翻上，舉之徑至道前。元始天尊指以金臺王母，「即汝師也，便可施禮。」皇妃叩頭上啓：「惟願衆尊，特垂哀矜，則枯骸更生。」言畢，金母封以西靈玉妃之號，即命九光靈童披霜羅之縕，出《靈寶赤書白帝真文》一篇，以授皇妃。受號三百年中，仍值青劫改運，皇妃方復寄胎於李氏之胞三年，於西那玉國金輦幽谷李樹之下而生，化身為男子，改姓上金諱曰昌。至開光元年，歲在上甲，元始天尊錫西方七寶金門皓靈皇老君號。

五靈玄老君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〇一《紀傳部紀二·五靈玄老君紀》

《洞玄本行經》云：北方洞陰朔單鬱絕五靈玄老君者，本姓浩字敷明，蓋玄皇之胤，太清之胄，生於元福棄賢世界始青天中。年十二，性好幽寂，心翫山水，遠於家中，或去十日，時復一還。時天下災荒，人民餓殍，一國殆盡。敷明於地境山下，遇一頃巨勝，身自採取，餉係窮乏，日得數過，救度垂死數千餘口。隨取隨生，三年不訖，他人往覓，莫知其處。是時辛苦，形體憔悴，不暇營身，遂致疲頓，死於山下。九天書其功德，金格記其玉名，度其魂神於朱陵之宮。後帝遣金翅大鳥，常敷兩翼，以覆其尸。七百年中，尸形不灰。至水劫改運，水泛尸漂於無崖之淵。水過而後，敷明尸泊貝渭邪渠初默天鬱單之國北壘玄丘。四十年中，又經山火盛行，焚燒尸形，尸於火中，受鍊而起，化成真人，五色之雲，覆蓋其上。至開明元年，於北壘玄丘改姓節諱靈會，元始天王錫靈會洞陰朔單鬱絕五靈玄老君號。

太上老君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〇二《紀傳部紀三·混元皇帝聖紀》

太上老君者，混元皇帝也，乃生於無始，起於無因，為萬道之先，元氣之祖也。蓋無光無象，無音無聲，無宗無緒，幽幽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

真。彌綸無外，故稱大道焉。夫道者，自然之極尊也，於幽無之中而生空洞焉。空洞者，真一也。真一者，不有不無也。從此一氣化生後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乃化生上三氣，三氣各相去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三合成德，共生無上也。自無上生後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乃化生中三氣，三氣各相去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三合成德，共生玄老也。自玄老生後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乃化生下三氣，三氣各相去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三合成德，共生太上也。自太上生後，復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乃生一氣。一氣生後，復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乃生前三氣。三氣各相去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三合成德，共生老君焉。老君生後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化生一氣。一氣生後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化生後三氣。三氣又化生玄妙玉女。玉女生後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三氣混沌，凝結變化，五色玄黃，大如彈丸，入玄妙口中，玄妙因吞之。八十一年乃從左腋而生，生而白首，故號為老子。

老子者，老君也，此即道之身也，元氣之祖宗，天地之根本也。夫大道玄妙，出於自然，生於無生，先於無先，挺於空洞，陶育乾坤，號曰無上正真之道。神奇微遠，不可得名。故曰：吾生於無形之先，起乎太初之前，長乎太始之端，行乎太素之元。浮游幽虛，出入杳冥。觀混沌之未判，視清濁之未分，盼髣髴之興光，瞻響罔之眇然，窺惚恍之容象，觀鴻洞之無邊，步宇宙之曠野，歷品物之族羣。惟吾生之卓兮，獨立而無倫。消則為氣，息則為人矣。

老君者，乃元氣道真，造化自然者也。強為之容，則老子也。以虛無為道，自然為性也。夫莫能使之然，莫能使之不然；亦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不然，故曰自然而然者也。至若以地為輿，操天為蓋，馳騫曠蕩，翱翔八外，不足比其大也。窮幽極微，至纖無際，析毫剖釐，刃鈇鋒銳，不足言其細也。絲竹八音，《簫韶》九成，宮商調暢，律呂和平，不足言其聲也。玄黃煥爛，丹青燦煜，焜煌煒燁，麗靡華飾，不足言其色也。皦耀熠燿，神明恍惚，風流電逝，霆振響逸，不足言其疾也。結根九泉，沈嶠八海，水凝藪澤，淵渟嶽峙，不足言其止也。陰陽不測，變化無倫，飄飄太素，師虛友真，不足言其神也。光燭玄昧，洞鑒無形，仰觀太極，俯察幽冥，不足言其明也。影離響絕，雲銷霧除，鑽冰求火，探巢捕

魚，不足言其無也。滌宇宙之塵穢，掃雲漢於天衢，下坑宏而無底，上寥廓而無隅，包六合而造域，跨八維以爲區，不足言其虛也。然則道固無形，夫何爲名？故乃託虛寄無，假道以言之。言之不足以盡意，故歸之自然。自然者，理之極，乃道之常也，故衆聖所共尊。道尊德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惟老氏乎。

老君者，乃元生之至精，兆形之至靈也。昔於虛空之中，結氣凝真，強爲之容，體大無邊，相好衆備，自然之尊。上無所攀，下無所躡，懸身而處，不類不落。著光明之衣，照虛空之中，如含日月之光也。或在雲華之上，身如金色，面放五明，自然化出；神王、力士、青龍、白獸、麒麟、師子，列於前後。或坐千葉蓮花，光明如日，頭建七曜冠，衣晨精服，披九色離羅帔，項負圓光。或乘八景玉輿，駕五色神龍，建流霄皇天丹節，摩九光鶴蓋，神丁執麾，從九萬飛仙，師子啓塗，鳳凰翼軒。或乘玉衡之車，金剛之輪，驂駕九龍，三素飛雲，寶蓋洞耀，流煥太無，燒香散華，浮空而來，伎樂駭虛，難可稱焉。或坐寶堂大殿，光明七寶之帳，朱華羅網，垂覆其上，仙真列侍，神丁衛軒，旛幢旌節，騎乘滿空。或金容玉姿，黃裳繡帔，凭几振拂，爲物祛塵。或玄冠素服，白馬朱駿，仙童夾侍，神光洞玄。夫妙相不可具圖，學上道之子，宜識真形。真形不測，但存此足以感會也。

夫學不知其本，如嬰兒之失母。能知其母，又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母者何也？無中之有也，是道也，至真也，宗極也，一切所崇也。隨感而應，應有著微。微則妙象恍惚，乍存乍亡。屈者資之得伸，暗者向之獲明，迷者歸之果定。故神明之君，應著之時，形像相好，動靜有則，以正理邪，周徧無滯，救度無窮，故稱爲聖。或君或臣，或師或友，依緣相逢。逢此應者，皆由精心感道，道氣通感，是故隨機適品矣。夫大道處於無形，無形非凡所見。應感以形，妙相隨時而出。或玉姿金體，爰及肉身。或飛或步，或尊或卑，或山或岱，或夷或夏，不可測量。隨感羸妙，應已則藏。或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洞有洞無，周徧一切。悟者即心得道，迷者觸向乖真。能崇識老君，尊而敬之，則得正真道矣。

雜錄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〇二《紀傳部紀三·混元皇帝聖紀》論曰：夫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聞，聞而非也。蓋示理教俱空，寂而不動也。而道亦能使未見者見，未聞者聞。此明境智相發，感而遂通也。然通寂雖殊，其至一焉。故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以此論之，蓋由人心者也。夫心之念道，凡有二種：一念法身，七十二相，八十一好，具足微妙，三界特尊。二念真身，猶如虛空，圓滿清淨，不生不滅。若於此相，未能明審，須憑圖像，係錄其心，當鑄紫金，寫此真形。泥水銅綵，稱力所爲。殿堂帳座，旛華燈燭，隨心供養，如事真身。想念丹倒，功德齊等。若能洞觀非身之身，圖像真形，理亦無二。是以敬像，隨心獲福，報之輕重，惟在其心，念念增進，自然成道。所謂人能念道，道亦念人，即此之謂也。

太微天帝君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〇二《紀傳部紀三·太微天帝君紀》《紫度炎光神玄變經》云：太微天帝君生于始青之端，九曜神靈之胤，玄氣未凝之始，結流芳之胄而法形焉。連光映靈，紫雲曜電，玄煙流靄，丹暉纏絡，妙覺潛啓，仍採納上契，條暢純和，吐納冥津，遂降靈生之胎，哺兼洪泉曲芝。行年二七，金容內發，玉華外映，洞慧神聰，朗觀虛玄，編掌帝號，其所任乎。澄流九霄之霞，飛眺洞清之源。明機覽於極玄，領綜運于億津，積感加於冥會，妙啓發於自然。是以得御《紫度炎光迴神飛霄登空之法》，修行內應，上登玉清，高上之尊道備，以付中央黃老

君焉。

青要帝君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〇二《紀傳部紀三·青要帝君紀》《洞真青要紫書金根衆經》云：青要帝君者，九陽元皇玉帝之弟子也。以中皇元年，歲在東維，天始告暉，君育於玄丘玉國無崖之天瓊林七寶之下，溟濛九域之濱，法化應圖，三日啓晨。厥姓堯，諱字伯開，仍有九龍翼君側，七色瓊鳳摩君身，神麟含芝以哺玄，天女吐精以灌真，玉童擲華以却穢，神妃散香以攘塵。含漱胎息，法秀自然。年冠二六，面發金容，體生靈符，容與順化，應運浮沉。棲心明霞之境，遨遊玉國之墟，執抗元皇之策，落景九域之丘。逍遙流盼，遂經萬劫。方還清齋雲房之間，以紫雲爲屋，青霞爲城，黃金爲殿，白玉爲牀，五氣交結，高臺連甍，玉陛文階，鳳闕四張，金童侍側，玉華執巾，天仙羅衛，五千餘人。九陽元皇玉帝君時乘碧霞九鳳飛輿，瓊輪羽蓋，從桑林千真，萬乘億騎，飛行侍仙，三十六人，宴景霄庭，來降於君，與君共登九老仙都之京九曲之房，命西臺龜母開雲鳳之蘊，紫錦之囊，出《紫書真訣玉篇》，以授於君。君修行道備，位登玉清。太上大道君授君飛雲羽蓋，流紫鳳章，《金真玉光》，《豁落七元》，《金神虎符》，《流金火鈴》，青精玉璽，九色無縫之章，單青羽裙，飛行上清。於是縱景萬變，迴轉五晨，策虛召月，攝日揚輪。洞化離合，與真同靈，解形遞變，儵欻億千。上登三元，朝謁玉宮，遊覽無崖，匡落九天。出入洞門，攜契玉仙，仰稟高上，元始太真。應氣順命，位掌帝晨，總統萬道，無仙不關。下攝十天，山靈河源，五嶽四海，莫不上隸於君者也。

總真主錄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〇二《紀傳部紀三·總真主錄紀》《洞真變化七十四方經》云：上清總真主錄南極長生司命君姓王諱改生字易度，乃太虛元年，歲洛西番，孟商啓運，朱明謝遷，天元冥邈，三暉翳昏，晨風迅虛，六日明焉，君誕于東林廣昌之城長樂之鄉。行年十四，棄世離俗，心慕神仙，遇紫府華先生授陰陽補養、削死修生、三五變鍊、七九復神、道御中和、胎息之方。行其術，壽至四百年。登玄溪之澗隱巖之房，詣屠先生受《金丹鍊雲芝之根柔金剛之經》，《飛煙起霜沈雪之方》，招霞咽精之道。服御七年，與日合景，行經神州空洞之山，遇太一真人戴先生受《帝君九鍊之方》。

中天玉寶元靈元老君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〇二《紀傳部紀三·中天玉寶元靈元老君紀》《洞玄本行經》云：中天玉寶元靈元老君者，本姓琨字信然，蓋洞元之胤，中和之胃，生於善忍世界青元天中流生之丘。受生一劫，默然不語，混沌無心，食氣爲糧。天地未光，無常童子於無色之國，授信然《靈寶赤書赤帝真文》一篇，於是而言。是時惟修一身，初不開張，廣度天人，善功未充，運應更滅。於青元天中，命終流生之州，靈體絕丘之下，經一百餘年，死而不灰，常有黃氣覆蓋其上。至水劫流行，天下溟

然，靈骸四面，涌土連天，遏塞水道。信然應化，鬱然而起，更生成人，改姓通班，諱曰元氏。水過之後，天地開光，三象玄曜，七元高明，元始天尊以開光元年，歲在己丑，於高桃厲沖龍羅天反魂林中，錫元氏玉寶元靈元老君號。

赤明天帝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〇二《紀傳部紀三·赤明天帝紀》

《洞玄

本行經》云：昔禪黎世界隊王有女字絳音，一音繼音。生乃不言，年至十四，王怪之，乃棄女於南浮長桑之阿空山之中。女乏糧食，常仰日咽氣，引月服精，自然充飽，體不疲損。常行山中，周市巖洞，忽與神人會於丹陵之舍栢林之下，執絳音右手題赤石之上，語絳音曰：「汝雖不能言，可憶此也。」絳音私心自悼，受生不幸，口不能言，棄在窮山。誓心自願，得還人中，當作功德，無有愛惜。百劫之後，冀與願會。天為其感，遣朱宮靈童下教絳音理身之術，受《赤書》八字之音，於是能言。絳音晨夕朝禮天文，道真既降，逆知吉凶，役使百靈，坐命十方。於山而出還於王國。時天下大旱，人民焦燎。王大懼怖，祈請神明。絳音往白王言：

「常聞山中，有女不言，能感於天，王識之乎？」王於是悟，識是王女，乃迎女還宮。見女能言，王有愧顏。女顯其道，為王仰嘯，天降洪雨，注水至丈，於是化形隱景而去。仍更寄形王氏之胞，運未應轉，方又受生，還為女身。父字以福慶，名曰阿丘曾。年及人禮，乃發大慈之心，布施窮乏，獨寢一處，不雜於物，然燈燒香，長齋幽室。丹誠積感，道為之降。以開光元年，十方大聖尊神妙行真人，會南圃丹霍之阿三元洞室青華林中，衆真侍坐，香華妓樂，五千餘衆，真文奕奕，光明洞達，映朗內外，雲景煒燁，如星中之月，去阿丘曾所住舍數十里中。丘曾時年十六，見舍光明，內外朗照，疑似不常，乃出南向，望見道真。丘曾歡喜，叉手作

禮，遙稱名曰：「丘曾今遭幸會，身覩天尊，非分之慶，莫知所陳。歸命十方，天中之天。惟蒙玄鑒，賜以誠言，萬劫滅度，冀得飛仙。」魔見丘曾心發大願，力過魔界，因化作五帝老人，往告丘曾云：「我受十方尊神使命，來語汝曰：《靈寶》法興，吾道方行。每欲使人仁愛慈孝，恭奉尊長，敬承二親。如聞汝父，當聘汝身，已相許和，受人之言，父母之命，不可不從，宜先從之。人道既備，餘可投身，違父之教，仙無由成。」女答魔言：「我前生不幸，夙無因緣，功德未充，致作女身。晨夕尅勵，誓在一心，用意堅固，應於自然。生由父母，命歸十天，誠違父教，不如君言。」魔見丘曾執心昂正，於是便退。丘曾自云：「道既高邈，無緣得暢。乃聚柴發火，焚燒身形，冀形骸得成飛塵，隨風自舉，得至道前。」於是火然，丘曾投身，紛然無著，身如蹈空，俄頃之間，已見丘曾化成男子，立在道前。元始天尊即命南極尊神為丘曾之師，授丘曾《十戒靈寶真文》。元始天尊又告南極尊神曰：「丘曾前生萬劫，已奉《靈寶》。功德未備，致寄生轉輪。至于今日，化生人中。見吾出法，即得化形。當更度人九萬九千，乃得至真大神，為洞陽赤明天帝。」

南極尊神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〇二《紀傳部紀三·南極尊神紀》

《洞玄

本行經》云：南極尊神者，本姓皇字度明，乃閭浮黎國宛王之女也。生於禪黎世界赤明天中，生乃當貴，父為國王，女居宮內，金牀玉榻，七色寶帳，明月雙珠，光照內外。王給妓女數千人，國中珍寶，無有所乏。常欲布散，大建功德。志極山水，訪及神仙。逼限宮禁，津路無緣。志操不樂，心自愁煎。王意憐愍，慰諭百端。問女意故，女終不言，淚落如雨，切無一歡。王加其妓樂，日日作唱，度明聞樂，常如不聞。獨在一處，清淨焚香，長齋持戒，日中乃餐。王知其意，乃於宮中為踊土作

山，山高百丈，種植竹林，山上作臺，名曰尋真玉臺。度明棄於宮殿，登臺棲身，遮遏道徑，人不得通。單影獨宿一十二年，積感昊蒼。天帝君遣朱宮玉女二十四人，乘雲駕鳳，下迎度明。當去之夕，天起大風雨，雷電激揚，地舍旋轉，驚動一國。王大振懼，莫知所從。天曉分光，失去山臺，不見其女。天帝迎度明於陽丘之嶽丹陵上舍栢林之中，朱鳳侍衛，神龍翼軒，玉童玉女三百餘人。於後大劫數交，天地易位，度明應在棄蕩之例。南上感其丹至，朱宮書其紫名，化其形骸於無始之胞，一劫而生，得爲男身。於南丹洞陽上館明珠七色寶林，赤帝梵寶昌陽丹靈真老君錫度明以南極上真之號。

玉皇上帝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一《玉皇上帝》按《聖紀》所載云：往昔世上有國，名號光嚴妙樂，其國王者名曰淨德。時王有后名寶月光。王乃無嗣，嘗因一日作是思，惟我今將老而無太子，身或崩滅，社稷九廟委付何人？作是念已，即便勅下詔諸道衆於諸宮殿依諸科教懸諸幡蓋，清淨嚴潔廣陳供養，六時行道，徧禱真聖，已經半載不退初心。忽夜寶月光燦。皇后夢太上道君與諸至真，金姿玉質清淨之傳，駕五色龍輿，擁大景旌蔭明霞蓋。是時，太上道君安坐龍輿，抱一嬰兒，遍身毛孔放百億光，照諸宮殿作百寶色，幢節前道，浮空而來。是時，皇后心生歡喜，恭敬接禮長跪道前，曰道君言今王無嗣，願乞此子爲社稷主，伏願慈悲哀愍聽許。爾時，道君答皇后曰，願特賜汝。是時，皇后禮謝道君而乃收之，皇后收已便從夢歸。覺而有孕。懷一年，于丙午歲正月九日午時誕于王宮。當生之時，身寶光秋充滿王國，色相妙好，觀者無厭。幼而敏慧而慈善，于其國中所有庫藏一切財寶，盡皆散施窮極困苦、鰥寡孤獨、無所依告、飢饉殘廢、一切衆生，仁愛和遜，歌謠有道，化及遐方，天下仰從歸仁，太子父王加慶。賞爾之後，王忽告崩，太子治政俯念浮生告勅大臣，嗣位有道遂捨其國，於普明秀岩山中脩道，功成超度，過是劫已歷八百劫。身常捨其國爲羣生故，割愛舉道於此，後經八百劫行藥治病亟救衆生令其安樂，此劫盡已又歷八百劫。廣行方便，啓諸道藏，演說靈章，恢宣正化，敷揚神功，助國救人，自幽及顯，過此已後再歷八百劫，亡身殞命，行忍辱故捨已血肉。如是脩行三千二百劫，始證金僊，號曰清淨自然覺王如來。

《宋真宗實錄》曰：大中祥符七年九月，上對侍臣曰：自元符之降，朕欲與天下臣庶同上玉皇聖號。至天禧元年正月辛丑朔，帝詣太初殿，

恭上玉皇大天帝聖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至尊玉皇大天帝。

九天司命保生天尊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一《聖祖尊號》 御製《靈遇記》曰：景德初，王中正遇司命真君傳藥金法，上之四年十一月降劉承規之真舍，五年始奉上徽號曰：九天司命天尊。《宋真宗實錄》曰：大中祥符五年十月十七日，上夢景德四年先降神人傳玉皇命云：今汝祖趙有名此月二十四日降，如唐真元事。至日，天尊降延恩殿，閏十月己巳加號：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

聖祖母元天大聖后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一《聖母尊號》 唐武后光宅二年九月甲寅，追尊聖母曰先天太后，祖殿在亳州太清宮是也。《國朝會要》曰：天禧元年三月六日冊上聖祖母尊號曰：元天大聖后。先是大中祥符五年制加上聖祖母號，候兗州太極觀成，擇日奉上至是詔王旦等行冊禮。

東華帝君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一《東華帝君》 東華帝君，純習在道，氣凝寂湛，體無為將欲，啓迪玄功，生化萬物。先以東華至真之氣，化而生木公，於碧海之上，蒼靈之墟，以主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王公焉。與金母皆挺質太元，毓神玄奧，於東方溟漠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氣而成形，與王母共理二氣而育養天地，陶鈞萬物。凡天上天下三界十方男子之登仙得道者，悉所掌焉。居諸方之上，按《塵外記》：方諸山在東海之內，其諸司命三十五所，以錄天上人間罪福，帝君為大司命，總統之山有東華臺，帝君常以丁卯日登臺四望。學道之者，凡仙有九品：凡此品次昇天之時，先拜木公、后謁金母，受事既訖，方得昇九天入三清拜太上而觀元始。昔元始告十方天人曰：吾自造言混沌化生二儀，役御陰陽，始封皇上元君。自東華扶桑大帝等，校量水火、定平劫數。中皇元年，太上於玉清瓊房金闕上官授帝寶經花圖玉訣，使傳後學，玉名合真之人。故玄綱云：東華不祕於真訣是也。紫府者，帝君校功行之所。夫海內有三島，而十州列其中。上島三洲謂蓬萊、方丈、瀛州也，中島三洲謂芙蓉、閭苑、瑤池也，下島三洲謂赤城、玄閭、桃源也。三島九洲鼎峙洪濛之中，又有洲曰紫府，踞三島之間，乃帝君之別理，統轉靈官職位，較量羣仙功行，自地仙而至神仙，神仙而至天仙，天仙而轉真聖、入虛無洞天，凡三遷也，皆帝君主之。釋之名也，東華者，以帝君東華至真之氣化而生也。分治東極，居東華之上也。紫府者，職居紫府，統三十五司命，遷轉洞虛官較品真仙也。陽者主東方，少陽九氣生化萬彙也。帝君者位東方，諸天之尊，君牧衆聖為生物之主。《易》曰：帝出乎震是也。故曰：東華紫府少陽帝君。又《真教元符經》云：昔一儀未分，溟滓濛洪，如鷄子玄黃之中。生自然有盤古真人。移古就今，是曰盤古。乃是天地之精，自號元始天王，游行虛空之中。又有太元聖母，化生天脊臙中，經百劫天王行施聖母遂生，天皇號上皇元年始世三萬六千歲，受元始上帝符命為東宮大帝扶桑大君。東皇公號曰元陽。又考之仙經：或號東王公，或號青童君，或號

東方諸，或號青提帝君，名號雖殊，即一東華也。君聖朝至元六年正月日，上尊號曰：東華紫府少陽帝君。

后土皇地祇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一《后土皇地祇》 天地未分，混而爲一，二儀初判，陰陽定位，故清氣騰而爲陽天，濁氣降而爲陰地。爲陽天者，五太相傳，五天定位，上施日月，參差玄象。爲陰地者，五黃相乘，五氣凝結，負載江海、山林屋宇，故曰：天陽地陰、天公地母也。世畧所謂土者，乃天地初判黃土也，故謂土母焉，廟在汾陰。宋真宗朝，大中祥符五年七月二十三日，誥封后土皇地祇。其年駕幸華陰親祀之。今揚州玄妙觀后土祠也。殿前瓊花一株，香色柯葉絕異，非世之常品也。

真宗皇帝封曰：承天効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

玄天上帝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一《玄天上帝》 按《混洞赤文》所載：玄帝乃元始化身，太極別體。上三皇時，下降爲太始真人。中三皇時，下降爲太元真人。下三皇時，下降爲太乙真人。至黃帝時，下降爲玄天上帝。開皇初劫下世。紫雲元年歲建甲午，三月初三甲寅庚午時，符太陽之精，托胎化生淨樂國王善勝夫人之腹，孕秀一十四月，則太上八十二化也。淨樂國者，乃奎婁之下海外國，上應龍變梵度天。玄帝產母左脇，

當生之時瑞雲覆國，異香芬然，地土變金玉，瑞應之祥，茲不備載。生而神靈，舉措隱顯。年及十歲，經典一覽悉皆默會，仰觀俯察靡所不通，潛心念道志氣太虛，願輔上帝普福兆民。父王不能抑志，年十五辭父母欲尋幽谷內煉元真，遂感玉清聖祖紫虛元君傳授無極上道。元君告玄帝曰：子可越海東遊歷於翼軫之下，有山自乾兌起跡，盤旋五萬里，水出震宮，自有太極便生，是山應顯，定極風天太安皇崖二天。子可入是山，擇衆峰之中冲高紫霄者居之，當契太和。昇舉之後，五百歲，當龍漢二劫中，披髮跣足，攝離坎真精，歸根復位，上爲三境輔臣，下作十方大聖，方得顯名億劫，與天地日月齊并，是其果滿也。告畢，元君昇雲而去。玄帝乃如師語，越海東遊，步至翼軫之下，果見師告之山。山水藏沒，皆應師言。乃入觀覽，果有七十二峰，之中有一峰聳翠上凌紫霄，下有一崑崙當陽虛寂，於是玄帝採師之誠，目山曰太和山，峰曰紫雲峰，崑崙曰紫霄崑，遂即居焉。潛虛玄一，默會萬真。四十二年，大得上道於黃帝紫雲。五十七年，歲次甲子九月初九日丙寅清晨，忽有祥雲天花自空而下，漫漫山谷，繞山四方各三百里，林巒震響，自作步虛仙樂之音。是時，玄帝身長九尺，面如滿月，龍眉鳳目，紺髮美髯，顏如冰清，頂帶玉冠，身披松羅之服，跣足拱手，立于紫霄峰上。須臾雲散，有五真羣仙降于玄帝之前，導從甚盛，非凡見聞。玄帝稽首，祇奉迎拜，五真曰：予奉玉清玉帝詔，以子功滿道備昇舉，今聞子之聖父聖母已在紫霄矣。玄帝俯伏恭諾。五真乃宣詔畢，可特拜太玄元帥，領元和遷校府公事，賜九德偃月金晨玉冠，瓊華玉簪，碧理寶圭，素銷飛雲金霞之帔，紫銷龍袞丹裳羽屬絳綵之裙，七寶鉢衣，九光朱履，飛紅雲鳥，佩太玄元帥玉册乾元宝印，南北二斗、三台龍劍，飛雲玉輅，丹轡綠輦，羽蓋瓊輪九色之節，十絕靈幡，前嘯九鳳，後吹八鸞，天下玉女億乘萬騎，上赴九清，詔至奉行。玄帝再拜受詔，易服訖，飛昇金闕。按《元洞玉曆記》云：至五帝世來當上天，龍漢二劫下世，洪水方息，人民始耕。殷紂王淫心失道，矯侮上天。生靈方足衣食，心叛正道，日造罪孽，惡毒自橫，遂感六天魔王引諸神鬼，傷害衆生，毒氣盤結，上衝太空。是時，元始天尊說法於玉清聖境。天門震開，下見惡氣彌塞天充。於是，妙行真人叩誠求請願救羣黎。元始乃命玉皇上帝降詔紫微，陽則以周武伐紂平治社稷，陰則以玄帝收魔間分人鬼。當斯時也，

上賜玄帝披髮跣足，金甲玄袍，皂纛玄旗，統領丁甲，下降凡世，與六天魔王戰於洞陰之野。是時，魔王以坎離二炁化蒼龜、巨蛇。變現方成，玄帝神力攝於足下。鎖鬼衆於酆都大洞。人民治安，宇宙清肅。玄帝凱還清都，面朝金闕。元始敕命以玄帝功齊五十萬劫，德並三十三天。九霄上賴於真威，十亟仰依於神化。有大利施於下民，積聖德遍之于玉曆。按遵簡籙當亞帝真。不有徽崇，何以昭德，特賜尊號，拜玉虛師相。玄天上帝領九天採訪使。聖父曰淨樂天君、明真大帝，聖母曰善勝太后、瓊真上仙。下蔭天閔曰太玄火精含陰將軍、赤靈尊神，地神曰太玄水精育陽將軍、黑靈尊神，並居天一真憂之。

格聯

紫極騰輝瑞映八方世界，
玄天著德恩覃十部閭羅。

又

殿向橋東開漢漾水聲登貝帝，
地從坊左聳鬱蒼山色映蒲團。

梓潼帝君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一《梓潼帝君》 按《清河內傳》：余

本吳會間人，生於周初，後七十三代。帝君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未常虐民酷吏，遇人之急，濟人之乏，容人之過，憫人之孤，性烈而行察，同秋霜青天于白日之不可犯。後西晉末，降生於越之西，寓之南，兩郡之間。是時，丁未年二月初三日誕生，祥光罩戶，黃雲迷野。居處地府近海里，人請清河叟曰：君今六十而獲貴嗣，童稚時不喜嬉戲，每慕山澤，往往語言若有隱顯，晝誦羣書，夜避衆子，自笑、自樂，身體光射。居民祈禱，則余嗤訕，長嘯曰：土木而能衣人之衣，食人之食，享之而有

應，謗之而有禍，我爲人而焉無靈乎。自後夜夢或爲龍，或爲王者天符，或爲水府漕，自怪而不甚信爲吉兆。三農愆旱，嘉禾無甦，舞雩祝神，恬然無驗，余思曰：寐中夢治水府，今夕當驗。夜往水際，以夢中官鹵牒河伯，而驚魂尤恐怛不能，忽爾之間陰雲四合，風飛雷震。一吏稽首余前曰：運判徙居。余曰：非我也，我乃張戶老之子，名亞。吏曰：奉命促子。余曰：家人如何。吏曰：先到治所。余惶懼未決，吏揖上一白驢而去。俛首里閭風雨聲中頓失鄉地，到一山，連劍嶺而撐參宮星也。若鳳凰之偃，下有古湫引余入一巨穴。門有一石，笱吏曰：民之禱雨，祝此石而有應，名曰雷柱。吾方褰衣入穴，吏又曰：君記周室爲人，七十三化，陰德傳家而迄今否？余方大悟，若夢覺也。吏曰：君在天譜得神之品，於人世界有知之者。晉不日有中興之兆，君可尋方而顯化。余曰：謝天使響報也。入穴則若墮千仞之壑，近地而足不沾，若騰身虛空。有王者之宮，中有禁衛。余入遂見家人，悉都其間。改日作儒士往咸陽，講姚萇之故事。清河內傳焚香者切記廟在劍州梓潼縣。唐玄宗幸蜀神迎於萬里橋，追封左丞相。僖宗播遷亦有陰助之功，加封順濟王。宋太祖初得蜀也，以仁取之，以仁守之，亦爾神陰陽顯相，有以輔吾仁也。靈應廟神加封聖號：忠文仁武孝德聖烈王，聖后協應德惠妃，聖父顯慶慈祐仁裕王，聖母昭德積慶慈淑妃。聖子嗣德王，聖婦善助顯懿夫人。聖子昌德王，聖婦順助惠懿夫人。聖孫紹應昭靈侯，聖孫婦淑應夫人。聖孫承應宣靈侯，聖孫婦惠應夫人。佐神英惠忠烈翼濟福安王。左右桂祿二藉仙官。聖朝延祐三年七月七日加封聖號：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帝君殿在九曲之處，蓋九曲水來朝，九折而去，經行山腹，路成七曲。其殿有降筆亭，亭中以金索懸一五色飛鸞，鸞口啣筆，用金花牋數百番常留筆下，筆墨皆具亭門。本府差官封鎖甚嚴，以防欺僞之弊。降筆訖，其亭內有銅鐘自鳴，廟吏聞於本府。本府差官啓鑰取書以觀報應。其降筆多勸人以忠孝爲本。詐逆機僞僞蜀王之日，具犧牲設俎豆潔粢盛，親詣帝君廟設祭。甫欲行禮，黑風驟起，滅燭撒香，逆機震懼，俯伏殿下，須臾開明，視祝板已碎作兩片矣。帝君奉玉帝旨佐南斗注生，由是求嗣者多禱焉。

三元大帝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一《三元大帝》 三元大帝乃是元受真仙之骨，受化更生，再甦為人。父姓陳名子禱，又曰陳郎，為人聰俊美貌。於是龍王三女自結爲室。三女生於三子俱是神通廣大，法力無邊。天尊見有神通廣法，顯現無窮，即封爲：上元一品九氣天官紫微大帝，即誕生之符始陽之氣結成，至真處玄都元陽七寶紫微士宮，總主士宮諸天帝王士聖高真三羅萬象星君。中元二品七氣地官清虛大帝，九土無極世界洞空清虛之宮，總主五岳帝君并二十四治山九地土皇四維八極神君。下元三品五氣水官洞陰大帝，洞元風澤之炁，晨浩之精，金靈長樂之宮。總主九江水帝四瀆神君、十二溪真三河四海神君。每至三元日，三官考籍大千世界之內，十方國土之中，上至諸天神仙升臨之藉，星宿照臨國土分野之簿，中至人品考限之期，下至魚龍變化飛走萬類養動生化之期，並俟三官集聖之日，錄奏分別，隨業改形，隨福受報，隨劫轉輪，隨業生死，善惡隨緣，無復差別，宜悉知之。上元一品天官賜福紫微帝君，正月十五日誕生。中元二品地官赦罪青靈帝君，七月十五日誕生。下元三品水官解厄陽谷帝君，十月十五日誕生。

至聖炳靈王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一《至聖炳靈王》 炳靈者，聖帝第

神仙總部·神鬼靈祇部

三子也。唐太宗加威雄將軍。至宋太宗封上昊炳靈公。大中祥符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封至聖炳靈王。

佑聖真君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一《佑聖真君》 佑聖真君者，真君姓茅諱盈，本長安咸陽人也。自幼出家，參訪名山洞府，遇王君賜長生之術，得道，稱爲天仙。至漢明帝朝儀朔三年，天書忽降，皆玉篆龍文，云大帝保命。真君與聖帝同簽生死，共管陰府之事。宋太宗封佑聖真君。至真宗加封九天司命上部賜福佑聖真君。

東嶽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一《東嶽》 泰山者，乃羣山之祖，五嶽之宗。天帝之孫，神靈之府也。在兗州奉符縣，今泰安州是也。以梁父山爲儲副。東方朔《神異經》曰：昔盤古氏五世之苗裔曰赫天氏，赫天氏曰胥勃氏，胥勃氏曰玄英氏，玄英氏子曰金輪王，金輪王弟曰少海氏，少海氏妻曰彌輪仙女也。彌輪仙女夜夢吞二日，覺而有娠，生二子，長曰金蟬氏，次曰金虹氏。金虹氏者，即東岳帝君也。金蟬氏即東華帝君也。金虹氏有功在長白山中，至伏羲氏封爲太歲，爲大華真人掌天仙六籍，遂以歲爲姓，諱崇。其太歲者，乃五代之前無上天尊所都之地，今之奉高是也。其后乃水一天尊之女也。至神農朝賜天符都官，號名府君。至

漢明帝封泰山元帥，掌人世居民貴賤高下之分，祿科長短之事，十八地獄六案簿籍，七十五司生死之期。聖帝自堯、舜、禹、湯、周、秦、漢、魏之世，只有天都府君之位。按《唐會要》曰：武后垂拱二年七月初一日封東岳爲神岳天中王，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四月初一日尊爲天齊君。玄宗開元十三年加封天齊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十五日詔封東嶽天齊仁聖王。至祥符四年五月日尊爲帝號東嶽天齊仁聖帝。

南嶽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一《南嶽》 南嶽衡山，衡州衡山縣是也。以霍山爲儲副。東方朔《神異經》云：神姓崇諱嚳。南嶽主於世界星辰分野之地，兼鱗甲水族龍魚之事。大中祥符四年五月二十五日追尊帝號司天昭聖帝。景明皇后聖朝加封大化二字，餘封如故。

西嶽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二《西嶽》 西嶽華山，在華州華陰縣是也。以太白山爲儲副。東方朔《神異經》云：神姓善諱陞。西岳者主管世界金銀銅鐵五金之屬，鉤鑄坑冶兼羽毛飛鳥之事。大中祥符四年五月五日追尊帝號金天順聖帝。肅明皇后聖朝加封太利二字，餘封如故。

北嶽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二《北嶽》 北嶽恒山，在定州曲陽縣是也，以崆峒山爲儲副。東方朔《神異經》云：神姓晨，諱嚳。北嶽者主於世界□河淮濟，兼虎豹走獸之類，蛇虺昆蟲等屬。大中祥符四年五月五日追尊帝號安天玄聖帝，靜明皇后聖朝加封大真二字，餘封如故。

中嶽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二《中嶽》 中嶽嵩山，在西京河南府登封縣是也，以少室山爲儲副。東方朔《神異經》云：神姓憚，諱善。中嶽者主於世界地澤川谷溝渠山林樹木之屬。大中祥符四年五月五日追尊帝號中天崇聖帝，正明皇后聖朝加封大寧二字，餘封如故。

四瀆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二《四瀆》 江瀆，楚屈原大夫也。

唐始封二字公，宋加四字公，聖朝加封四字王，號：廣源順濟王。河濱，漢陳平也。唐始封二字公，宋加四字公，聖朝加封四字王，號：靈源弘濟王。淮濱，唐裴說也。唐始封二字公，宋加四字公，聖朝加封四字王，號：長源廣濟王。濟濱，楚伍大夫也。唐始封二字公，宋加四字公，聖朝加封四字王，號：清源漢濟王。

泗州大聖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二《泗州大聖》 泗州僧伽大師者，世謂觀音大士應化也。推本則過去阿僧祇彌伽沙，却值觀世音如來從三惠門而入道，以音聲爲佛事，作以此有緣之衆，乃謂太師自西國來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行化。歷吳楚間，手執楊枝，混于緇流，或問師何姓，即答曰：我姓何。又問：師是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尋於泗上欲構伽藍，因宿州民賀跋氏舍所居。師曰：此本爲佛宇。令掘地，果得古碑。香積寺，即齊秦龍建所創，又獲金像，衆謂然燈如來。師曰：普光王佛也。因以爲寺額。景龍二年，中宗遣使迎大師至輦轂，深加禮畢。異命住定薦福寺。帝及百官咸稱弟子，與度惠儼惠岸木叉三人御書寺額：普光王寺。三月三日，大師示滅，敕令就薦福寺漆身起塔。忽氣滿城。帝祝送師歸臨淮，言訖異香騰馥。帝問萬迴曰：僧伽大師是何人邪？曰：觀音化身耳。乾符中，謚證聖大師。

五顯公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二《五聖始末》 按《祖殿靈應集》云：五顯公之神，在天地間，相與爲本始。至唐光啓中，乃降於茲邑，圖藉莫有登載，故後來者無所考據。惟邑悼耄口以相傳，言邑民王喻有園在城北偏，一夕園中紅光燭天，邑人廩至觀之，見神五人自天而下，導從威儀如王侯狀，黃衣皂緣坐胡床，呼喻而言曰：吾授天命當食此方，福祐斯人，訪勝尋幽而來至止，我廟食此則祐汝亦無憂。喻拜首曰：惟命。言訖，祥雲四方，神昇天矣。明日，邑人來相宅，方山在其東，佩山在其西，左環杏廡，右繞蛇城，南北兩潭，而前坐石大溪，出來縈紆，西下兩峰，特秀巉然，水口良然，佳處也。乃相與手采斬竹薤草作爲華屋，立像肖貌揭虔安靈，四遠聞之鱗集輻湊。自是神降格有功於國，福祐斯民，無時不顯。先是廟號上名五通。大觀中，始賜廟額曰靈順。宣和年間，封兩字侯。紹興中，加四字侯。乾道年，加八字侯。淳熙初，封兩字公。甲辰間，封四字公。十一年，加六字公。慶元一年，加八字王。嘉泰二年，封兩字王。景定元年，封四字王。累有陰助于江左，封六字王。六年十一月，告下封八字王。理宗改封八字王號：第一位顯昭昭應靈格廣濟王，顯慶協惠昭助夫人。第二位顯明昭列靈護廣祐王，顯惠協慶善助夫人。第三位顯正昭順靈衛廣惠王，顯濟協佑正助夫人。第四位顯直昭佑靈貺廣澤王，顯佑協濟喜助夫人。第五位顯德昭利靈助廣成王，顯福協愛靜助夫人。

萬迴號國公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二《萬迴號國公》 萬迴公者，號州閬鄉人也，姓張氏。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生。生而癡愚，至八九歲方能語。嘯傲如狂，鄉黨莫測。一日，令家人先歸，云：有勝客至。是日，三藏玄奘自西國還，訪之。公問印度風境，了如所見。奘作禮，圍繞稱是。菩薩有兄萬年，久征遼左。母程氏思其音信。公曰：此甚易爾。乃告母而往，至暮而還，及持書。隣里驚異。其童興寺沙門大明，少而相狎，公來往，明師之室。屬有正諫大去明崇儼夜過寺，見公左右神兵侍衛。崇儼駭之，詰但言與明。師厚施金繒，作禮而去。咸亨四年，高宗召至內，武后賜錦袍玉帶。時有扶風僧蒙願者甚多靈迹，先在內，每日：迴來，迴來。及公至，又曰：替到當去。旬日而卒。景雲二年，十二月八日，師卒於長安不祿，壽年八十。時異香氤氳舉體。宋時，特贈司徒號國公，喪土官給。五年正月十五日，窆於京師香積寺。

許真君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二《許真君》 許遜，字敬之，南昌人。吳赤烏二年正月念八日降生，母先夢金鳳啣珠，墜於懷中，而有娠。父許肅，祖父世慕至道。真君弱冠，師大洞真君吳猛，傳三清法，博通經史，舉孝廉，拜蜀旌陽縣令也。以晉亂棄官，與吳君同遊江左。會王敦作

亂，二君乃假符呪謁敦，欲止敦而存晉也。一日，同郭璞候敦，敦蓄怒而見，曰：孤昨夢將一木上破其天，禪帝位果十全乎？請先生圖之。許曰：此夢非吉矣。曰木上破天，是口字，明公未可妄動。又令璞筮之，曰事無成。問壽，曰：若起事禍將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怒曰：卿壽幾何？曰：予壽盡今日。敦令武士執璞赴刑，二君同敦飲席間乃隱形去。至廬江口召舟過金陵，舟師辭以無人力駕舡。二君曰：但載我，我自行舡。仍戒舟師曰：汝宜堅閉戶隱，若聞舟行聲慎勿潛窺。於是入舟，須刻間舟師聞舟搖撼木葉聲，遂潛窺，見二龍駕舟在紫霄峰頂。既知其窺，委舟而去。二君曰：汝不信吾教，今至此，奈何。遂令舟師舟隱此峰頂，教服靈草，授以神仙術，舟之遺跡，今尚存。真君後在豫章，遇一少年容儀脩整，自稱慎郎。真君與之話知非人類。既去，謂門人曰：適少年乃蛟蜃精。吾念江西累遭洪水為害，若不剪除恐致逃遁。遂舉道眼一覷，見蛟精化一黃牛於洲北。真君謂弟子施太玉曰：彼黃牛，我今化黑牛，仍以白巾與鬪，汝訊之，當以劒截彼。俄頃二牛奔逐，太玉以劒中黃牛之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黑牛亦入井，蜃精徑走。蜃精先在潭州化一聰明少年人，多珍寶，娶刺史賈玉女，常旅遊江湖必多獲寶貨而歸。至是空歸，且云被盜所傷。須臾，典報云：有道流許敬之見使君。賈出接坐，真君曰：聞君得佳婿，畧請見之。慎即託疾不出。真君厲聲曰：蛟精老魅焉敢遁形。蛟乃化本形，至堂下。命中神殺之。又令將二兒來真君，以水喂之，即成小蜃。妻賈氏幾變，父母力懇乃止。令穿屋下丈餘，地皆有水際。又令急移，俄頃官舍沉沒為潭，踪跡皆宛然。除廬後於東晉太康二年八月一日，於洪州西山舉家白日上昇。真君自飛昇之後，里人與真君族人就其地立祠，以所遺詩一百二十首寫竹簡之上，載之巨筒，令人採取以決休咎，名曰聖籤。宋徽宗政和二年五月十七日，上尊號曰：神功妙濟真君。改觀為宮，賜額曰：玉隆萬壽。帝因看書于崇政殿，恍然似夢見東華門北有一道士，戴九華冠，披絳章服，導從者甚衆，至丹墀起簡揖帝。帝乃問曰：卿是何人，不詔而至。對曰：吾為許旌陽，權掌九天司職，上帝詔往按察西瞿耶國，經由故國。復問曰：朕患安息瘡，諸藥不能愈，真君有藥否？即取小瓠子傾藥一粒，如綠豆大，呵呪，抹於瘡上，覺如流酥灌體，入骨清涼，遂揖而去，行數步復回顧曰：吾敝舍久已寥落，願聖皇舉眼一看為

幸。帝豁然而覺，詔畫像，如夢中所見者。賜上清儲祥宮崇奉，詔真君遺跡去處，未有宮觀，即取本屬官錢建造，如宮觀只因損壞如法脩換，無常住即撥近便官田供辦。聖朝崇奉加至道玄應四字，餘封如故。

薩真人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二《薩真人》 薩真人名守堅，蜀西河人也，少有濟人利物心。嘗學醫，誤用藥殺人，遂棄醫道。聞江南三代天師虛靜先生及林、王二侍宸道法，步往師之。至陝行囊已盡，見三道人來，問堅何所往？堅告以故。道人曰：天師羽化矣。復問王侍宸。曰：亦化矣。再問林靈素。曰：亦化矣。薩方悵恨。一道人曰：今天師道法亦高，吾與之有舊，當為作字，可往訪之。吾有一法相授，日間可以自給。遂授以呪囊之術，曰：呪一囊可取七文，一日但呪十囊得七十文，則有一日之資矣。一道人曰：吾亦有一法相授，乃雷法也。真人受辭，用之皆驗。一日凡咒百餘囊，止授七十文為日用，餘者復以濟貧。及到信州見天師，投信，舉家皆哭，乃虛靖天師親筆也。信中言，吾與王侍宸、林天師遇薩君，各賜一法授之矣，可為參錄奏名真人。後法愈大顯。嘗經潭州，人間神語曰：真人提刑，來日至。次日，人伺之，只見真人携壺笠至，有提點刑獄之牌，人異之。繼至湘陰縣浮梁，見人用童男、童女，生祀本處廟神。真人曰：此等神，即焚其廟。言訖，雷火飛空，廟立焚矣。人莫能救，但聞空中有云：願法力常如今日。自後廟不復興。真人至龍興府江邊濯足，見水有神影，方面之巾金甲，左手拽袖，右手執鞭。真人曰：爾何神人也？答曰：吾乃湘陰廟神王善神，真人焚吾廟後今相隨一十二載，只候有過則復前讎。今真人功行已高，職隸天樞，望保奏以為部將。真人曰：汝兇惡之神，坐吾法中必損吾法。其神即立誓不敢背盟。真人遂奏帝收係為將，其應如響。後真人至涪州，忽一日諸將現形環侍，告曰：天詔

將臨，召真人歸天樞領位。真人方起身而立即化。後舉棺輕如常木，衆異而開視，則已空棺，且知真人得屍解之道也。

袁千里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二《袁千里》 袁勝，字千里，南豐人，王侍宸嫡氏子也。育斬勘雷法髣髴舅氏。端平間，寓戴顓家。一日謂戴顓曰：吾逝矣，可焚我。言畢而卒。戴焚之。火及屍，煙焰中有旗現金字曰：雷霆第三判官袁千里也。

崔府君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二《崔府君》 崔府君者，乃祈州鼓城人也。父讓，世為巨農，純良德義，鄉里推重，年將知命未立繼嗣。讓與妻議之曰：我平日所為，常存濟物之心，今何無嗣。不若與汝共發虔誠禱於北岳。妻從其言，同詣北岳祠下，禱祝祈嗣，畢歸邸中安下。是夜，夫妻夢一仙童手擎一合。崔讓問之，童曰：帝賜合中之物，令君夫妻吞之。言訖，舉合蓋視之，見美玉二枚。夫妻各吞其一，忽然而覺。自後有娠，腹懷十月滿足。於隋大業三年六月六日降生一子，神彩秀美，異於常人。幼而從學，日誦千言，不窺羣子之戲，因名子玉。凡事過人，鄉人咸為積善之家，天賜也。時唐太宗貞觀七年，詔舉天下賢良赴都，朝廷任用。府君亦在內焉，各賜縣令出身。惟府君除潞州長子縣令。正直無私，

洞察秋毫。郡人皆言知縣畫理陽間，夜斷陰府。時五月初間，知縣省喻邑人，此月望日及望後一日無得殺生及獵射，如犯者官中決斷、陰府理問。時有善射者朱蹇哥等二人，潛出廓外射得兔一隻，入城門吏搜住執於庭下。問之曰：爾等故犯，欲以縣庭受刑、陰府受罰？其人云：乞於陰府受罰。以爲陰理將遠。言訖，各放還家。是夜，方就枕，俄有一黃衣吏喚二人至于公庭一所廳上。却見崔知縣王者冠服檢諸人罪狀，或促其壽，或隋其子孫，或減其食祿。汝輩善惡自當裁之，令還本家，遂驚而覺。其人乃異之，忽一日門吏報曰：鵬黃嶺有猛虎攔路傷人。公遣首吏孟完資符牒至山廟拘虎。其虎出，自啣符牒隨吏而至公庭。崔公責之曰：汝乃異類，所食者有分定。輒敢違其天意，食啖人命，罪當如何？其虎聞之，觸階而死。自此邑人立生祠而祀之。時潞州太守奏申朝廷。貞觀十七年，府君遷磁州滏陽縣令，整太宗陰府君在之事，決楊叟二子負債之冤。後遷衛州衛縣令，與奕棋人楊叟同赴任所。西南五里有河，時夏月水汎漂渰民田，公于河上設壇，以詞奏于上帝。少頃間有一頭蛇浮于水面而卒，水漸散去。郡人亦立生祠祀焉。有一日，公與楊叟奕碁。公忽起，楊叟亦起，公云：爾見否？忽有黃衣數輩執符而言曰：吾奉上帝命云云，次有玉珪、玉帶子服冠簪秀衣五岳衛具。又有百餘人，皆拜畢而立，奏簫韶絲竹之音樂，復有一神取白馬至，府君曰：汝輩少待之。遂呼二子曰：吾將去世矣，無得大慟。取紙筆寫百字銘以訓其子，二子泣拜而授命。言訖而卒，在世六十四年矣。後玄宗值祿山兵亂，帝夜夢神人告之曰：願陛下駕不可別，此方賊不久而滅矣，又何避之。於是帝問姓名，曰：臣乃磁州滏陽縣令崔子玉。帝驚而覺焉。後果如其言。駕歸闕下，建廟封靈聖護國侯。至唐武宗，天下洪水漲溢，禱之乃止，加封護國威應公。宋真宗東封岱岳，加封上號：護國西齊王。至宋高宗之避狄難，自鎮走鉅鹿，馬斃，冒雨獨行。暮宿老嫗家，嫗與帝澤衣洗足，進糲飯，且告曰：當借一遊騎，早去約五鼓，以包一篋肩置焉。帝請行，稍前邁三歧路，惑焉。忽見白馬，帝異之，躡其後，脫至靈祠下有土，撫之汗如雨。因宿夢青衣方袍人杖擊地，輒其亟行。驚起，遲明發眠紙亭祝板題云：磁州都土地崔府君。俄聞玃瑤聲，乃登殿觀像，如夢中所見。寂無人，唯几上有合，內有酒食。帝食之將出焉，白馬復前導，至斜橋谷，馬忽不見，益異之。而從臣耿南仲將民

兵數千來迎。及南渡，駐蹕於杭州，帝首爲立廟焉，賜廟額曰：顯衛。

吳客三真君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二《吳客三真君》 昔周厲王有三諫官，唐、葛、周也。王好畋獵失政，三官諫曰：先王以仁義守國，以道德化民而天下咸服，未聞禽荒也。屢諫弗聽，三官棄職南遊於吳，吳王大悅。會楚兵侵吳，王甚憂之。三官進曰：臣等致身以死事大王，自有安邦之謀，但大王無慮耳。三官迎敵，各用神策，楚國皆降。吳王遷賞，三官拜辭，奏曰：臣等客臣也，不敢受賜。後知厲王薨，宣王立，復歸周國。宣王錫受甚厚，仍其爵位。後救太子靖王，降五方使者及非灾橫禍，宣王遷三官於東兗，撫治安慰，民受其賜，商請其資所至無乏，其國大治，三官既昇加封侯號：唐宏，字文明，孚靈侯，七月二十一日誕。葛雍，字文度，威靈侯，二月十三日誕。周斌，字文剛，泱靈侯，十月初二日誕。宋祥符元年，真宗東封岱岳至天門，忽見三仙自空而下，帝敬問之。三仙曰：臣奏天命護衛玉駕。帝封三仙。

昭靈侯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昭靈侯》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初，家于潁上縣百社村，年十六中明至第。唐景龍中爲宣城令，以才能稱。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于焦氏臺之陰。一

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歸。一輒寒而濕，夫人令問之，公曰：我龍也。夢人鄭祥遠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占使九子助我。頭有絳綃者我也，青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為谿谷，以達于淮，而青綃者投于合淝之西山，以死為龍穴山。九子皆化為龍，而石氏葬蘭洲。公之兄為馬步使者，子孫散居潁上，其墓皆存焉。事見于唐布衣趙耕之文，而傳于淮潁間父老之口，載于歐陽文忠公之《集古錄》。云自景龍以來，潁人世祠之于焦氏臺。乾寧中，刺史王敬堯始大其廟。有宋乾德中，蔡州大旱，其刺史司超聞公之靈，築祠千禱，既雨。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為記其事。蓋自淮南至于陳蔡，許汝皆奔走奉祠。景德中，諫議大夫張秉奉詔益新潁上祠宇，而熙寧中司封郎中張徽奏乞爵號，詔封公昭靈侯，石氏柔應夫人。廟有穴藜往往見變異出雲爾，或投器穴中則見于池。而近歲有得蛻骨于地者，金聲玉質，輕重不常，今藏廟中。元祐六年秋，旱甚，郡守龍圖閣李士左朝奉郎蘇軾迎致其骨于西湖之行祠，與吏民禱焉，其應如響，乃益治其廟宇也。

義勇武安王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義勇武安王》 義勇武安王，姓關，名羽，字雲長，蒲州解良人也。當漢末，與涿郡張飛佐劉先主起義兵。後於南陽卧龍崗三謁茅廬，聘諸葛孔明，宰割山河，三分天下，國號為蜀。先主命關公為荊州牧，不幸呂蒙設計，公乃不屈節而亡，追贈大將軍，葬于玉泉山。士人感其德義，歲時奉祀焉。宋真宗祥符五年十月十七日夜，有神人自空而降，奏曰：臣乃上天直符使者，玉帝有勅，後八日有聖祖軒轅降于宮闕。言訖而去，帝次日與羣臣議之，灑掃宮室，設祭禮。至日，聖降于延恩殿。帝拜於前。聖曰：吾往昔人皇氏也，其後為軒轅，

即汝趙宋之始祖也。吾以汝善脩國政、撫育下民而來。言訖，聖昇天矣。帝大異之。帝與羣臣議之。聖降之跡，山存天香未散。羣臣賀曰：陛下聖德所感，聖祖降于宮闕。帝詔天下梵宮，並建聖祖寶殿。至祥符七年，鮮州刺史表奏云：鹽池自古生鹽收辦宣課。自去歲以來，鹽池減水，有虧課程，此係災變，敢不奏聞。帝遣使持詔，至鮮州城隍廟祈禱焉。使夜夢一神告曰：吾城隍也，鹽之患乃蚩尤也。往昔蚩尤與軒轅帝爭戰，帝殺之于此地鹽池之側，至今尚有近跡。近聞朝廷創立聖祖殿，蚩尤大忿，攻竭鹽池之水，颯然而覺。得此報，臣迴奏于帝。帝與羣臣議之。王欽若奏曰：地神見報，當設祭以禱之。帝遣呂夷簡持詔就鹽池禱之。祭畢，是夜夢一神人絨服金甲持劍怒而言曰：吾乃蚩尤神也，奉上帝命來此鹽池，於民有功，以國有益。今朝廷崇以軒轅立廟于天下，吾乃一世之讎也。此上不平，故竭鹽池水。朝廷若能除毀軒轅之殿，吾令鹽池如故。若不從，竭絕鹽池，五穀不收。又使西戎為邊境之患。言訖而去。夷簡颯然而覺，其夢中之事回奏於帝。帝亦夢之。王欽若奏曰：蚩尤乃邪神也，陛下可遣使就信州龍虎山詔張天師可收伏此怪。帝從之，乃遣使詔天師至闕下。帝曰：昨因立聖祖軒轅殿致蚩尤怒涸絕鹽池之水，即今為患，召卿斷之。天師奏曰：臣舉一將最英勇者，蜀關將軍也。臣當召之，可討蚩尤，必成其功。言訖，師召關將軍至矣。現形於帝前。帝云：蚩尤竭絕鹽池之水。將軍奏曰：陛下聖命敢不從之，臣乞會五岳四瀆名山大川所有陰兵盡往鮮州討此妖鬼。若臣與蚩尤對戰，必待七日方勦除。得伏願陛下先令鮮州管内戶民三百里內盡閉戶不出，三百里外盡示告行人勿得往來。待七日之期，必成其功。然後開門如往。恐觸犯神鬼，多致死亡。帝從之。關將軍乃授命而退。遂下詔鮮州居民悉知。忽一日，大風陰暗白晝如夜，陰雲四起，雷奔電走，似有鐵馬金戈之聲，聞空中叫噪如此，五日方且雲收霧散，天晴日朗。鹽池水如故，皆關將軍力也。其護國祚民如此，帝加其功，遣王欽若賁詔往玉泉山祠下致享，以謝神功。復新其廟，賜廟額曰：義勇。追封四字王，號曰：武安王。宋徽宗加封尊號曰：崇寧至道真君。

清源妙道真君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清源妙道真君》 清源妙道真君，姓趙，名昱。從道士李珣，隱青城山。隋煬帝知其賢，起爲嘉州太守。郡左有冷源二河，內有犍爲老蛟，春夏爲害，其水汎漲漂淪傷民。昱大怒，時五月間設舟船七百艘，率甲士千餘人，民萬餘人，夾江鼓譟，聲振天地。昱持刃入水。有頃，其水赤石崖奔吼如雷。昱右手持刃，左手持蛟首，奮波而出。時有佐昱入水者七人，即七聖是也。公斬蛟時，年二十六歲。隋末天下大亂，棄官隱去，不知所終。後因嘉州江水漲溢，蜀人見青霧中乘白馬引數人鷹犬彈弓獵者波面而過，乃昱也。民感其德，立廟於灌江口奉祀焉。俗曰灌口二郎。太宗封爲神勇大將軍，明皇幸蜀加封赤。宋真宗朝益州大亂，帝遣張乖崖入蜀治之，公詣祠下，求助於神。果，奏請于朝，追尊聖號曰：清源妙道真君。

威惠顯聖王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威惠顯聖王》 神姓伍，名負，字子胥，楚大夫奢之子也。平王聽費無極說，殺父奢、兄尚，子胥奔吳，言伐楚之利，欲以報仇。吳與楚戰，吳果勝焉。吳遂入郢，負掘平王塚，出其尸，鞭之三百，乃雪父仇。吳伐越，越王勾踐擊傷闔廬死，子夫差立。立二年，而報越。勾踐棲于會稽，使大夫種，厚幣遣大宰嚭，以請和，求委國

爲臣妾。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退而告人曰：吳其爲沼乎。十一年，夫差將爲魯伐齊。勾踐率其衆而朝，王及列士皆有賂，吳人皆喜。子胥獨嘆曰：是豢吳也，不如早從事焉。負屬其子於齊鮑氏，大宰嚭因說之曰：負恨其計不用，將爲亂。王使賜之利刃以死，將死曰：樹吾墓以欂，欂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吳王聞之怒，乃取負戶盛以鷗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江上，命曰胥山。吳王既誅負，乃伐齊，大敗。齊人於艾陵。十四年，會諸侯于黃池，越人入。二十三年，而越卒滅吳。唐元和間，封惠廣侯。宋封忠武英烈顯聖安福王。聖朝宣賜王號：忠孝威惠顯聖王。

祠山張大帝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祠山張大帝》 祠山聖烈真君姓張，諱渤，字伯奇，武陵龍陽人也。父曰龍陽君，母曰張媼。其父龍陽君與媼遊於大湖之陂，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祥青雲雷電並起，忽失媼處。俄頃開霽，媼言見大女謂曰吾汝祖也，賜以金丹。已而有娠，懷胎十四個月。當西漢神雀三年二月十一日夜半生。長而奇偉，寬仁大度，喜怒不形於色，身長七尺，隆準美髯，髮垂委地，深知水火之道。有神告以地荒僻不足建家，命行。有神獸前導，形如白馬，其聲如牛。遂與夫人李氏東遊吳會稽，渡浙江至蒼雲三白鶴山。山有四水會流其下，公止而居焉。於白鶴得柳氏，於烏程桑垆得趙氏，爲侍人。王九弟五子、一女、八孫始於吳興郡長興縣順靈鄉發跡，役陰兵自長興荆溪疏鑿聖瀆長十五里，岸高七丈至十五丈，總三十里，志欲通津於廣德也，復於後村畢宅保小山楓樹之側爲掛鼓壇。先時與夫人李氏密議爲期，每餉至鳴鼓三聲，王即自至，不令夫人至開河之所厥。後因夫人遺殮於鼓，乃爲鳥啄，王以鳴鼓而餉至，泊王詣鼓壇乃知爲鳥所誤。及夫人至鳴其鼓，王反以爲前所誤而不至。夫人遂詣興功之所，見王爲大豨，役陰兵開鑿瀆河。王見夫人，變形

未及，遂不與夫人相見，聖瀆之功息矣。通於廣德縣西五里橫山之頂。居民思之，立廟於山西南隅。夫人李氏亦至縣東二里而化，時人亦立其廟。聖瀆之河澗為民田，即浴兵池，為湖灌溉瀕湖之田。僅萬頃掛鼓之壇，禽不敢棲蟻不敢聚。云唐天寶中，禱雨感應，初贈水部員外郎，橫山改為祠山。昭宗贈司農少卿，賜金紫。景宗封廣德侯。南唐封為司徒，封廣德公。後晉封廣德王。宋仁宗封靈濟王。至寧宗朝，累加至八字王。至理宗淳祐五年，改封正佑聖烈真君。至咸淳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準告加封：正佑聖烈昭德昌福真君。二月十一日誕生。封正寧昭助靈惠順聖妃李氏，二月初二日誕生。封協應濟惠慈昭廣懿夫人趙氏，封協順承濟慈佑廣助夫人。王祖顯慶垂休昭遠靈惠侯，王祖母顯應起家昭靈夫人。王父慈應潛光儲祉衍靈侯，王母慈惠嗣徽聖善夫人。九弟：靈貺普濟昭助侯，靈德昭惠嘉懿夫人。善利通貺靈助侯，善德助惠正懿夫人。順戒孚應顯助侯，順德衍惠昭懿夫人。康衛昭應廣助侯，康德順惠顯懿夫人。靖鎮豐利宏助侯，靖德淑惠靈懿夫人。休應豐澤孚助侯，休德敷惠靖懿夫人。明濟福謙善助侯，濟德綏惠昌懿夫人。昭祐通濟信助侯，昭德靜惠明懿夫人。嘉惠予直順助侯，嘉德柔惠光懿夫人。五子：承烈顯濟啓佑王，五月十五日生。承祀贊福元穆協應夫人。嗣應昭佑公，正月初四日誕生。嗣嬪翊福昭穆夫人。濟美崇祐公，三月十五日誕生。濟順保福恭穆夫人。紹休廣祐公，十二月十二日誕生。紹妣崇福交穆夫人。善繼孚祐公，正月十一日誕生。善行敷福瑞穆夫人。一王女：淑顯柔嘉令儀夫人。八王孫：第一位永福侯，第二位衍祚侯，第三位衍祐侯，第四位衍澤侯，第五位衍瑞侯，第六位衍渥侯，第七位衍慶侯，第八位衍惠侯。佐神丁壬二聖者，打拱方使者封協靈侯。

趙元帥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趙元帥》 姓趙，諱公明，鍾南

神仙總部·神鬼靈祇部

山人也。自秦時避世山中，精脩至道，功成，欽奉玉帝旨召為神霄副帥。按元帥乃皓廷霄度天慧覺昏梵炁化生，其位在乾，金水合炁之象也。其服色，頭戴鐵冠，手執鐵鞭者，金遼水炁也。面色黑而鬚鬚者，北炁也。跨虎者，金象也。故此水中金之義牀，則為道用，則為法法，則非雷霆無以彰其威，泰華西臺其府，乃元帥之主掌，而帥以金輪稱，亦西方金象也。元帥上奉天門之令，策役三界，巡察五方，提點九州，為直殿大將軍，為北極侍御史。昔漢祖天師脩煉仙丹，龍神奏帝，請威猛神吏為之守護。由是元帥上奉玉旨授正一玄壇元帥。正則萬邪不干，一則純一不二。之職至重，天師飛昇之後，永鎮龍虎名山。厥今三元開壇，傳度其趨善建功謝過之人，及頑冥不化者，皆元帥掌之。故有龍虎玄壇，實賞罰之一司。部下有八王猛將者，以應八卦也。有六毒大神者，以應天煞、地煞、年煞、月煞、日煞、時煞也。五方雷神、五方猖兵，以應五行二十八將，以應二十八宿。天和、地合二將，所以象天門地戶之闔闢。水火二營將，所以象春生秋煞之往來。驅雷役電，喚雨呼風，除瘟剪瘧，保病禳災，元帥之功莫大焉。至如訟冤伸抑，公能使之鮮釋。公平買賣求財，公能使之宜利和合。但有公平之事，可以對神禱，無不如意。故上天聖號為高上神霄玉府大都督五方之巡察使九州社令都大提點，直殿大將軍，主領雷霆副元帥，北極侍御史，三界大都督，應元昭烈侯，掌土定命設帳使，二十八宿都總管，上清正一玄壇飛虎金輪執法趙元帥。

鍾馗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鍾馗》 明皇開元講武驪山翠華還宮。上不悅，因店疾，作畫夢：一小鬼衣絳，犢鼻，跣一足，履一足，腰懸一履，搢一筠扇，盜太真繡香囊及上玉笛，繞殿奔戲上前。上叱問之，小鬼奏曰：虛者望空，虛中盜人物，如戲耗，即耗人家喜事或處。上

怒，欲呼武士。俄見一大鬼，頂破帽、衣藍袍，繫角帶，鞞朝靴，徑捉小鬼，先剗其目，然後壁而啖之。上問大者爾何人也。奏云：臣鍾南山進士鍾馗也。因武德中應舉不捷，羞歸故里，觸殿階而死。是時奉旨賜綠袍以葬之，感恩祭祀，與我主除天下虛耗妖孽之事。言訖，夢覺痼疾頓瘳，乃詔畫工吳道子，曰：試與朕如夢圖。道子奉旨，恍若有覩，立筆成圖。

五瘟使者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四《五瘟使者》 昔隋文帝開皇十一年六月，內有五力士現，於凌空三五丈，於身披五色袍，各執一物，一人執杓子并瓢子，一人執皮袋并劍，一人執扇，一人執錘，一人執火壺。帝問太史居仁曰：此何神，主何災福也？張居仁奏曰：此是五方力士，在天。上為五鬼，在地為五瘟，名曰五瘟，春瘟張元伯、夏瘟劉元達、秋瘟趙公明、冬瘟鍾仕貴，總管中瘟史文業。如現之者，主國民有瘟疫之疾，此為天行時病也。帝曰：何以治之，而得免矣？張居仁曰：此行病者，乃天之降疾，無法而治之。於是其年，國人病死者甚衆。是時，帝乃立祠。於六月二十七日詔封五方力士為將軍，青袍力士封為顯聖將軍，紅袍力士封為顯應將軍，白袍力士封為感應將軍，黑袍力士封為感成將軍，黃袍力士封為感威將軍。隋唐皆用五月五日祭之。後匡阜真人遊至此祠，即收伏五瘟神為部將也。

司命竈神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四《司命竈神》 按《酉陽雜俎》云：竈神，姓張，名單，字子郭，狀如美女。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即六癸女也。白人罪狀，大者奪紀二三百日，小者奪算二一百日。故為天地督使，下為地精。己丑日二出，卯時上天禹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地嬌孫，天地大夫，天地都尉，天地長兄，剛上童子，突上紫官君，大和君王，池夫人。凡治竈，於屋中央口向西竈四邊令去釜九寸，以墼及細土構之立亦勿令穿朽，神竈之法也。竈神以壬子日死，不可用此日治竈。當以五月辰日，豬頭祭竈，令人治生萬倍。用犬祭竈，凶敗雞。毛人竈中，至非禍。犬骨入竈，出狂子。正月己巳日，白雞祭竈，宜蠶。五月己丑日祭竈，吉。四月丁巳日祭竈，主百事大吉之兆。

福神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四《福神》 福神者，本道州刺史楊公，諱成字。昔漢武帝愛道州矮民，以為宮奴玩戲。其道州民，生男選揀侏儒好者，每歲不下貢獻百人，使公孫父母與子生別。有刺史楊公守郡，以表奏聞天子云：臣按五典，本土只有矮民，無矮奴也。武帝感悟省之，自後更不復取。其郡人立祠，繪像供養，以為本州福神也。後天下士庶黎民皆繪像敬之，以為福祿神也。

五盜將軍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四《五盜將軍》《世畧》曰：五盜將軍者，即宋廢帝永光年間五盜寇也，於一方之地作亂爲盜。後於景和年，帝遣大將張洪，破而殺之于新封縣之北。其五人又作怪盜于此，發之者皆呼爲五盜將軍也：杜平、李思、任安、孫立、耿彥正。

王元帥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四《王元帥》襄陽洛里姓王，名忠，字秉誠，父諱臣，早逝。母邵氏遺胎，而生帥于貞觀時丙申年七月庚申日申時。帥幼孤不讀，有膂力，性剛暴質直。市中有不平者，直與分憂、鋤硬、撻橫。國人服其公，且憚其武。第多執性不容人分曲直，故含恩者衆，而仇之不盡泯焉。時扶風內名黑虎者，與帥同姓，遂借其威名強淫人之室女。凡殊姿者先搜而後嫁，謂之試先紅。莫敢誰何。後帥聞其冒余醜也，怒殺之。鄉儔與盾於廷，帥不跪。官枉之而狂焉。帥髮倒豎曰：汚塗留他則甚，余一一殲之，以除民害。闊步搗衣而上，官懼唯唯曰：衆隸胥等逆拽力救而釋之，得無恙。遂至荆襄間，有古窟爲江怪所占，顯靈本方里，遞年六月六日，會主備牛、羊、猪各十，牽酒十釀，免瘟。否則，人物流血而疫。遞會貧苦者，幾至鬻男女以徇之，悲聲盈耳。帥惡而燒之，廟像兩燼，怪風大作。適值薩真人託藥救瘟以來，遂作法反風而滅妖境，

神仙總部·神鬼靈祇部

籍以安諸。土主述事以奏玉帝敕封豁洛王元帥，錫金印如斗，內篆赤心忠良四字，管天下都社令。凡有方士奏入者，雷厲風行，察有大過者立掙之，官民不敢少干以私第。帥多在天門用事，不諳人民隱伏，兼以性烈，一承天命即拘其冤，令人骨悚。世人勿犯之可也。

謝天君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四《謝天君》天君姓謝，諱仕榮，字雷行。於貞觀初，一輪火光如斗，直射入山東火焰山界。謝恩其父，韓其母也。帥性烈，貌惡，不屈於豪，亦不敗于法。爲山陰令時，寮東役督司以催科，故嚇帥以千金。帥密拾其賍報。督怒之無從也，因責以苦辯諸若水銀盞甲，帥以錫觥者應。勒以鼓革牛膠，帥以敗蔽、敗甲爲膠，而皮者爲甲鼓奏進。督害之不足，又申以將才，陰陷以把隘帥。即夜率數兵以襲，砍而塞虜心。賊又乘敗以襲我虛，帥又先移塞以伏弩待之，竟保無虞。蓋役愈苦而才愈辯，事愈險而功愈奇。赤心烈節炳于天日，誠不虛玉帝之寵於耳目臣也。宜受職于火德天君，執金鞭，架火輪，頭頂道冠，以司亢陽之令。

大奶夫人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四《大奶夫人》昔陳四夫人，祖居福州府，羅源縣下渡人也。父諫議，拜戶部郎中，母葛氏。兄陳二相，義

兄陳海清。嘉興元年，蛇母興災吃人，占古田縣之靈氣，穴洞於臨水村中。鄉人已立廟祀，以安其靈。邇年重陽買童男、童女二人，以賽其私願耳，遂不爲害。時觀音菩薩赴會歸南海，忽見福州惡氣冲天，乃剪一指甲，化作金光一道，直透陳長者葛氏投胎，時生於大曆元年甲寅歲正月十五日寅時。誕聖瑞氣祥光罩躰，異香繞闔，金鼓聲若有羣仙護送而進者，因諱進姑。兄二相曾授異人口術瑜珈大教正法，神通三界，上動天將，下驅陰兵，威力無邊，遍勅良民。行至古田臨水村，正值輪祭，會首黃三居士供享，心惡其妖，思靖其害，不忍以無辜之穢喉命于荼毒之口。敬請二相行法破之。柰爲海清酒醉，填差文券時刻，以致天兵、陰兵未應，悞及二相爲毒氣所吸，適得瑜仙顯靈，憑空擲下金鍾罩，覆仙風所照，邪不能近，兄不得脫耳。進姑年方十七，哭念同氣一系，匍往閭山學法洞王女即法師傳度驅雷破廟罡法，打破蛇洞取兄，斬妖爲三。殊料蛇稟天宿赤翼之精，金鍾生氣之靈，與天俱盡，豈能殺其毒，不敢肆耳。至今八月十三起，乃蛇宿管度，多興風雨霖雹暴至，傷民稼穡，蛟妖出沒，此其証也。後唐王皇后分娩艱難，幾至危殆，姊乃法到宮以法催下太子，宮娥奏知，唐王大悅，敕封都天鎮國顯應崇福順意大奶夫人，建廟于古田以鎮蛇母，不得爲害也。聖母大造于民，如此法大行于世，專保童男、童女，催生、護幼，妖不爲災，良以蛇不盡殲，故自誓曰：女能布惡，吾能行香，普勅令人。遂沿其故事，而宗行之法多驗焉。

天妃娘娘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四《天妃娘娘》 妃林姓，舊在興化路寧海鎮，即莆田縣治八十里濱海湄洲地也。母陳氏嘗夢南海觀音與以優鉢花吞之，已而孕，十四月始免身得。妃以唐天寶元年三月二十三日誕，誕之日異香聞里許，經旬不散。幼而穎異，甫週歲在襁褓中見諸神像，又

手作欲拜狀。五歲能誦《觀音經》。十一歲能婆娑按節樂神，如會稽吳望子蔣子文事。然以衣冠族不欲得此聲于里閭間，即妃亦且韜迹用晦，櫛沐自謙而已。兄弟四人業商往來海島間。忽一日，妃手足若有所失，瞑目移時，父母以爲暴風疾，急呼之，妃醒而悔曰：何不使我保全兄弟無恙乎？父母不解其意，亦不之問。暨兄弟羸勝而歸，哭言前三日颶風大作，巨浪接天，弟兄各異船，其長兄船飄沒水中耳。且各言當風作之時，見一女子牽五兩紅篷桅索也而行，渡波濤若平地。父母始知妃向之瞑目，乃出元神救弟兄也。其長兄不得救者，以其呼之疾而神不及護也，悞恨無已。年及笄，誓不適人，即父母亦不敢強其醮。居無何，儼然端坐而逝。芳香聞數里，亦猶誕之日焉。自是往往見神於先後，人亦多見其輿從侍女擬西王母云。然尤善司孕嗣，一邑共奉之。邑有某婦，醮于人十年，不字。萬方高禱終無有應者，卒禱於妃，即產男子。嗣是凡有不育者，隨禱隨應。至宋路允迪、李富從中貴人使高麗，道湄洲颶風作，船幾覆溺，忽明霞散綺，見有人登橋竿旋舞，持柁甚力，久之獲安。濟中貴人詰于衆，允迪、李富具列對南面謝拜曰：夫此金簡玉書所不鯨鯢腹，而能宣雨露於殊方重譯之地，保君綸不辱命者，聖明力哉，亦妃之靈呵護不淺也。公等誌之，還朝具奏。詔封靈惠夫人，立廟於湄洲。致守香火百家，斷樸梓材，丹腹張矣。我國初，成祖文皇帝七年，中貴人鄭和通西南夷，禱妃廟徵應如宋，歸命遂勅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賜祠京師。尸祝者遍天下焉。夫妃生而稟純靈之精，懷神妙之慧，死而司胤則人無闕，司海則水不揚波，其造福於人豈淺鮮哉。余嘗考之興化郡詩併採之費鼐采碑記，因畧爲之傳者如此。

劉天君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四《劉天君》 《雜記傳》曰：帥諱

後，東晉人也，生於岷江漁渡中。歲次庚子八月十二日酉時，母謝氏取水于江，而帥匍入于波心，得浮槎近傍而濟。其父劉福公掉而迎之，曰何異也，而幸不死。適貧送于羅真人爲侍讀。因精于五雷掌訣，招風捉雨，隨叩響應，濟民助國。環堵之民議祀之，帥曰是爲名也，而逃之。民書德因壇其宇，而脩焚祈祝于其間，一如所禱捷于浮殷。繼而東京大旱，上蒿目而耳之嗟咨遍編戶焉。且曰：惟禱于劉君之祠，必答所視。上從之，果酬靈焉，時秋大穩。帝悅而敕之爲玄化慈濟真君焉。玉帝而亦以其敕者敕之以掌王府事。

王高二元帥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四《王高二元帥》《野史傳》曰：王諱鐵，高諱銅，王生榕城之南，高產薊雍之北。二帥各遊仕于中夏，而相與遇于羈洛，至握手歡焉。審其歲，皆周厲時壬戌季冬月廿八日晡時，遂盟以金蘭，不同氣而親若一乳。時二帥皆仕于韓王，力諫而不聽也。欲去之，高曰：女行塞，吾何樂也。竟棄之而偕往，終不祿焉。一日，高出也，王詢之，人曰：還南嶺焉。王驚曰：虎穴也。伊何之以刃迎之。人止之曰：生死以之也。直行而若無有狀。乃高反而咨王之去住，人曰：爲女過南嶺矣。王奔之，人亦止之曰：爲予行也，而敢後也。乃高不遇虎，而王遇之。王曰：小蟲將吾友何之？力殺之。已而高返，王迎之，曰：吾以女死于虎口。高曰：非也，余覓女，路值柳盜跖，以爲子受擒于彼，手刃虎，戰而捉之。竟言未有獲女也而返。二人欣然携手而歸。人曰：真銅鐵友也，凡事多類此。玉帝以爲猛獸不能携其心也，遂二帥因封爲虎丘長，以示訓。

田華畢元帥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四《田華畢元帥》東鄉間姓田名華者，乃正東二七神也。雷藏地中，寄胎於田間，千年石乳鍾氣而生，誕時白晝，憑空霹靂，火光照天，風雨驟至。帥膝坐，大蛇圍其外，羣蜂哺英以喘。至長遂因田爲田，指華爲畢，脩鍊于灤瀘岩下。時女媧氏五色土補天，百計不成。帥助木火之精霽，碎玄精之石髓，噓嚙南之氣燼曙鑄之治，聲吼天地，乃塞天漏。又鍊五色火雹，風雷陣上助軒轅擊死蚩尤。軒轅氏拜以龍師之職。帥曰：余方以外人，豈以碌碌自損。拂衣而隱于華胥之境，因名華焉。厥至有唐氏，十日并出，赤土千里，衆星官喻以代天工司者。帝震蟄起滯，爲天地立心，洪爐造命，乃奉帝旨，駕雷車，擡電旂，雲路風馳，日月秉燭，官騎龍尾臣箕翼，是時雨暘時焉。流及漢末，妖魔縱橫，奸淫百出。玉帝封以雷門畢元帥之職，敕掌十二雷庭，輔玄天上帝誅瘟役鬼，上管天地潦涸，下糾羣魅出沒，中擊不仁不義等輩。

田呂元帥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四《田呂元帥》呂元帥之父乃蒼龍之精，帥其子也。昔蒼龍爲慈濟真君所逐，隱入西蜀黃沙洞，暗窺龐氏美艾而妻焉。半載有寄，真君覓至而尤化，乃氏亦驚匿於田中。真君飛劍指龐氏之腹，而胎落固，孩身而龍首也。爾時，雷雨暴至。夫謂見龍在田非

耶，真君既逼其父，不忍破其胎以及其子也，育撫之。因田其姓，雨其諱也。六歲時，送徒于張真人帳下。日侍不倦，因表而字之曰全靈。自張真人步虛後，而帳與天雷令等法不俱焉。帥竊觀以心，帥之傲錄于紫華山中。忽然思身所出之原，弗得也。老道士誡之曰：而翁元金之質，而母則隴右老嫗，而雙瞋是也。帥泣負而事之，服勞不倦。不數載，咨母所以別父之故，乃母云云。帥日夜思之曰：此一行也，雖而父不法之過，而真君以逼父於何處，陷母此僞于何歸，足恨也。自思不報非孝也，有恨不洩不武也，行而不斷非夫也。伊何人斯挾術而刳而父，而亦何不誓所學而雪父耻耶。遂突起，而裂帳爲旗，折竿爲戚，噴水爲霧，擊令爲雷，憑虛而行于太虛中，遍詢真君行藏。正值十二小妖截路空亡，帥怒展旗幔于帳，已而與戰不解。玉帝親召而師之曰真君。爲民除害，弗可妖仇也。十二空亡，不可刃也。其與帥釋其恨，而願隨鞭鞞於三界行在以降妖，幔斗元帥之職。因而以左執雷令，右執黃旄，而上列於負屏之左。

黨元帥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五《黨元帥》 帥懷州人，澄深精研，第貌黑而心不黑，內不庇親，外不避仇，任晉昭察使。時留刑無定惟人所入上任見下任奸。帥獨平心不照，兼以廉明，真僞如見，犴廷無冤獄，下民無怨辭。三載中，而聞謠之曰：黨不黨，見五臟。案臨籍，秉天日，黑判官，人鬼泣。何家宰相，民考妣。蓋黨其姓，黑其貌，歸籍者其諱，而何其翁之諱也，故曰何家宰相。母陳氏生帥于元祐丁未年九月丁卯日未時。主時人見有二十兒童，旗旛蔽路，鼓樂沿堤，扛一小兒以來，人問之，答曰：一路福星也。享壽九十七。玉帝封之帥，以葵黎槌掌考校以察天下惡過焉。

石元帥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五《石元帥》 《野錄》曰：帥相溪人氏，諱神毓。於周宣王七年三月初四日申時，時風雨驟至，龍掛冥表。鄉人號乃父文甫，若母韓氏曰：阿兒龍種也。夫帥性敏淨長，遊關中，受業於關尹子，結廬於眉山之陽。適當令赤土千里，百木黃落，鱗不得尺水以鼓其鬣。樵叟輩袒肩汗顏，相與聚訴于廬，曰：周于黎民，靡有孑遺。帥愀然曰：愧不龍耳，彼蠢茲若虺若蛇，且以伸蟄揚波，吐氣成雲，爲天下作甘霖，奈何含淳而且不及一焉。則丘稗而牛唾，足恨也。抑鬱而思曰：昔有桑林之禱，何爲也哉。夫非剪爪髣髮者乎。惟誠動天，亦弗誠耳。遂沐浴更衣，明馨于爐，薦虔於盂，再拜而祝，民從之。倏雨瀉驟至，影地滿三尺，殊憶帥之再拜不起，而不知其化矣。已而行人報曰：帥乘馬東行，旄儀羽檄，族擁百餘，謂從者曰：爲我謝諸而輩也，余奉玉帝敕，莫能留耳，幸勿予責。上帝封爲五雷之長，典威福擊伐事。

高元帥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五《高元帥》 帥受炁於始元太乙之精，托胎於蒼州高春公家母梅氏，甲子年十一月甲子日子時生下一團火光曜日。父母以爲怪，投之江。藥師天尊抱之爲徒。貌如冠玉，法名員授，仙劑以遊世。凡猿臂腦猿遭彈求，醫師破驢，蛇破胎帥破出之，鶴完頂鶴頂陷，

（帝）〔帥〕以蟻蟬等頭以起之，虎哽喉遭蟬蝟毒，帥以蛇骨化之，諸奇症隨手安痊。適遇一仙，木樗腹而腰口水瀝瀝不止。帥憐而補之，仍以瓊花之露及天合之皮，而孔如天然。不意神蟲死其中也，乃托于人言曰：信而術亦大造中之生□人也。汝能去病于肘腋隨甲之下，以活世耶？曰：可。即制以灸鬼之法以濟。曰：東南一古栢，女生之乎？曰：可。以觀音淨壺甘露滋之而萌生。曰：西北一腹裂者，女合之乎？曰：可。即以去痛之藥，調以神水咒，易以腹腸，蒙以生肌之散而痊。曰：今士大夫之家乏姪，女胎之乎？曰：可。即以紫英、陽起等石，繼以寄生神散，密推化生神符。神蟲思無以窮其投者，密以金蠶殺氏，謂帥曰：今如何？夫醫一生即殺數草，是活一而枯百也。況胎孕乃權于天，汝欲以命扭，是未必生而傷一死也。汝何能全。予托命于抱樁之中，彼非有死機也，亦何賴于女而強醫之。予以死彼未德而余之何仇。女亦得以普濟之仁兩無偏耶。帥語塞，而嘆曰：信不能兼也。女與嬪兩以醫死諸在在感德枯謝之。遂和以回生之術，兩甦之。遍遊于方內外，生之甚衆。玉帝憫其爲仁亦苦矣，以爲足爲帝之心爲物造命者，遂封以九天降生高元帥之職。

靈官馬元帥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五《靈官馬元帥》 詳老帥之始終，凡三顯聖焉。原是最妙吉祥化身，如來以其滅焦火鬼墳，有傷於慈也，而降之凡。遂以五團火光投胎于馬氏金母。面露三眼，因諱三眼靈光。生下三日，能戰斬東海龍王，以除水孽。繼以盜紫微大帝金鎗，而寄靈于火魔王。公主爲兒手書左靈右耀，復名靈耀，而受業於太惠盡慈妙樂天尊。訓以天書，凡風雷龍蛇魃鬼安民之術，靡取不精。乃授以金磚三角，變化無邊。遂奉玉帝勅以服風火之神而風輪、火輪之使，收百加聖母而五百火鴉爲之用。降烏龍大王而羽之翼，斬楊子江龍而福于民。屢歷艱險，至忠

神仙總部·神鬼靈祇部

也。帝授以左印、右劍，掌南天事，至顯也。錫以瓊花之宴，金龍太子爲之行酒，至寵也。殊憶太子傲侮怒帥，火燒南天關，遍敗天將，下走龍宮中，戰離婁師曠，偕以和合二神，仍答金龍以洩其憤，至不得已又化爲一包胎，而五昆玉二婉蘭共產於鬼子母之遺體。又以母故而入地獄，走海藏，步靈臺，過酆都，入鬼洞，戰哪吒，竊僊桃，敵齊天大聖，釋佛爲之解和至孝也。後復入于菩薩座左至慧也。玉帝以其功德齊天地而敕元帥于玄帝部下，寵以西方領以答下民妻財子祿、之祝百叩百應，雖至巫家冤枉祈禱之宗，悉入其部，直奏天門雷勵風行焉。

孚佑溫元帥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五《孚佑溫元帥》 帥姓溫名瓊，字子玉，後漢東歐郡人，今浙東溫州是也。世居白石橋，祖宗世隱，顯父諱望，業儒舉明經，中科第，迺歎於嗣，以爲非孝也。同妻張氏諱儂，字道輝，禱於后土。時夜夢金甲神，持巨斧，手托一顆明珠以惠張氏，云：我乃六甲之神，玉帝之將，欲寄母胎，托質爲人，母還肯麼？張氏諾，曰：女流無識聖賢顯萃，何取方命。其神委珠于懷而醒，張氏因而含靈一十二月，祥雲繞室，異香馥座，已而誕生於後漢順帝漢安元年辛巳五月五日午時。時沐妊姊曰：此兒左脇有符文二十四篆，右脇有文符十六篆，人莫能識，已而隱其朱畫。乃以其所夢神惠玉環名之曰瓊，字子玉。幼而神明，七歲學步天星，十歲通儒，經傳、子史、天文等書，靡所不通。十九歲科第不中，二十六歲明經射策亦不中。忽然嘆曰：男子漢生不致君澤民，死當助帝誅奸滅邪，以疇吾志。遂留偈云：孝弟爲本，忠義爲先。寬仁容恕立身，無偏便脩清淨，契合真玄。若奉吾道，何憂不仙。吾隨左右，呼召立前。鬱抑間，忽見蒼龍墮珠于前，卧拾而含之，流于腹。其蒼龍直舞，障日騰金，帥扭爲環，截尾于手。突然幻變，面青、髮赤、藍身、獠猛，

握簡，遊行坐立，英毅勇猛，因顯金盟玉字曰：有能行吾法、誦吾偈者，慈惠民物，以伐妖精，治病驅邪，吾當顯應，斯言不忘。泰山府君聞其威猛，召爲佐嶽之神，積功陰功，受玉帝勅旨，封爲亢金大神，又封爲翼靈照武將軍兵馬都部署，賜以玉環，一握瓊花，一朵金牌，一面內篆無拘霄漢四篆，左手執玉環，右手執鐵簡，有事出入天門朝奏。又奉帝旨令下五嶽爲岳府猛將衆神之宗，嶽班之首，惟帥能拜金闕，巡察五嶽，累朝封爵，血食於溫州。東嘉之民，敬而畏之。後王巨宋寧年間，有嗣漢三十六代天師飛清真人張君，始持符召之法役用嶽神，而得位十太保之列，首溫太保之名，召之立廟。後翼贊云：南嶽道士婁若虛奉南嶽領秩仙公紫虛元君命書于誌，封東嶽統兵天下都巡檢、五嶽上殿奏事急取罪人案、玉皇殿前左亢金翊靈照武雷王佑侯溫元帥。

朱元帥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五《朱元帥》 帥姓朱，諱彥矢，法號爲鉢元。昔胎寄於崑崙山頂，毓於癸亥年十月癸亥日時，乃六氣之精，黑靈四時不散而成形。藍青其鉢，蚕眉巨眼，殢霞爲乳，吸露爲漿。既長，遂以胎元爲袋，袋人物七日化爲鐵水，布六氣爲六殺神。時發陰翳幔空，日月無光。民無良善並痛其毒，天下幾長爲混沌世矣。爾時玉帝惡其民害也，捉殺之。帥最袋爲雄，無不爲囊中物者。命玄天親譴，亦不比坎比鉢之故，而莫能近。蓋惡氣逼人也。太清助以逍遙扇，以扇其妖氛，命謝天君以火德星入其囊，以燒其囊。帥無能爲也。帝獲以劍指之，曰：汝能從我遊，無以遍及人也。獨於不信道法者以之處囊中焉，以警將來。吾能受汝元帥之職，以察詆侮聖賢。帥唯唯，受戒。乃左金鎖，右皂袋，而威顯。

張元帥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五《張元帥》 山東寧海縣有張姓名純，帥乃父也，母黃氏夢金甲神而生帥，因名健。誕於則天癸卯歲八月癸卯日酉時。帥幼而聰俊，長而神清，貌似靈官，美髯。精鑒史，由科第官至刺史，深諳人間事，耳聽政，口辨冤，筆僉禁立斷而民不冤焉。且仁直剛義，時上鍾意拔年少俊士，詔貢以千計，選應連花不給之役。帥恥之，以時多瘟疫，無中選者報。國人賴以安焉，作生祠而祀之。玉帝以爲不曲不阿，忠之屬也，且才辨于給健之屬也。直以飛捷報應之職，帥之以共天門寄心膂。又褒以盡忠，錫以瘟槌，加以二郎金盔，以兼理痲痘役，專以保童，爲司命之官也，作福者詳之。

辛興苟元帥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四《辛興苟元帥》 古雍州界，地有神雷山。至驚蟄時，雷氣發揚。于二月爲卯，於令爲震，雷門布鼓之神，威氣閃赫，無物不折。至夏秋，雷藏地中，作鷄狀，入于谿岩內。時八月，雍民新姓名興者，字震宇，母張氏，家貧，賣薪以養母，至慙苦。一日往雷山采薪，計值幽岩中，成鷄形者五。帥喜，心曰：可爲進膳資耳。竟獲以歸，進之母。母適舖。掇內衣授之，納于鷄冊者四，隨以內衣覆其上，而欲烹。其一神鷄作人言曰：予雷耳，不可啖也，乞有一副之恩。嫗

弗允，則雷霹靂而起。母破膽昏跪焉。帥賣薪携體以入，抱母屍而哭曰：予何極也，抑至此邪。乃拭淚，目其背有金痕曰：混一之氣，青帝之英，威令所加，莫予敢撓，劈惡誅邪，惟吾司命。乃知雷也。蓋泣而訴之，吳曰：母非惡，非邪也。胡不以殭邪而殭母耶？矧有天下之爲惡者，鷄名也，遂並柵之雷鷄而撻之，乃雷爲內衣所掩，竟不能震。第莫爲碎耳。英氣沖虛，而電雨風霾交至，欲下擊狀，哀其爲母故而憐之，遂變爲道士，進而揖曰：孝子獨不畏雷而反制雷，吾雷神悞以傷而母，而母以怨也。余等願惟而所命以謝厥罪，因奉十二火丹啖之。帥遂易形，妖其頭，喙其嘴，冀其兩肩，左尖右槌，腳踏五鼓而昇化。母屍而去。天帝感其至孝也，迎而封之爲雷門苟元帥，與畢帥共五方事。往來行天剪幽明中邪魔鬼惡。

鐵元帥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五《鐵元帥》 維殷末世，魔王現世。負靈者胎生，版蕩于中華，恣毒者以幻化，嶮巖于谿谷。出沒盤結，妖帳太虛。玉帝聞太乙真人奏，詔六丁入胎於石城顏氏之夢，有母無父，因以鐵爲姓，而頭其名，生于商辛丙午年五月七日寅時。帥幼而武勇，氣排山岳，膽落天地，力倒九牛，殺殺烏兔于水潁之陽，降火馬于陰山之北，殲魔鬼于野火廟中，擒妖狐于紫虛樓下。浮江亂河截靈蛇玄龜于涿混之渚，玄帝方以坎離二業，故而闢雲于九天之下，正值帥之勇推山海，乃踏龜蛇邀帥步虛以同昇。封爲猛烈元帥，分任玄冥之寄矣。

太歲殷元帥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五《太歲殷元帥》 帥者紂王之子也，母皇后姜氏。一日，后遊宮園，見地巨人足跡，后以足踐之而孕，降生帥也。肉毬包裸，其時生下被王寵愛。妃名姐已冒奏王曰：正宮產怪。王命棄之狹巷，牛馬見而不敢踐其體。王又命投之于郊，烏鴉蔽日，白鹿供乳。適金鼎化身申真人經過，但見祥雲謫謫，紫氣騰騰，毫光四起。真人近而視之，乃一肉毬，曰：此仙胎也。將劍剖毬，得一嬰兒。即抱歸水濂洞，求乳母賀仙姑哺而育之，法名唵叮叻，正名唵哪吒。又緣其棄郊之故，而乳名殷郊。年將七歲，同乳母後園遊翫，母曰：汝非吾子，乃紂王子。因聽信偏妃姐已之言，將汝爲妖，汝母墜樓而死。帥感泣竟見真人，具道欲報殺母之仇。真人曰：吾兒年幼，不可去也。帥堅請去。真人曰：汝果有此願，力報母亦孝思也。但即往天妃八寶洞中，取何寶物爲使，方可前去。帥往取黃鉞、金鐘而見真人。曰：取此何也？答曰：此物好誅妖昏。是時，真人口中不語，臉帶微笑，意許如此。只恐年幼，不能奮力，令往取兵書訓汝。先乘海馬下山，收二強人爲副帥。領命即收贊神、鴉將，帶歸見真人。又命再往掃箒山收得十二強人，方可征商。帥不知強夥，乃十二喪門哭鬼骷髏神。帥即往盡戮之，懸首掛頸胸而回。真人曰：此骨非他也，能助陣。一敲，鬼哭神驚，人頭昏悶，手軟，不戰自退。於是帥助武王而伐紂，至牧野率雷震等前鋒，顯威殺商士，前徒倒戈自戮，血流漂杵。當先趕至摘星樓上，正值姐已元是妖雉亡國，日迷主精，夜吃人血，後見紂敗，欲顯聖化去，被帥威嚇斂形擒見。周王命戮，姐大挺妖容，炫目無忍殺者。帥抱忠憤孝義，不荒於色，劈斧誅之。妖散光化道黑煙而沒。玉帝聞有孝義之思，又有斬妖之勇，遂召勅封地司九天遊奕使至德太歲殺伐威權殷元帥。

斬鬼張真君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五《斬鬼張真君》 公姓張名巡，妻劉氏，妾柳氏。唐玄宗時，進士出身，官拜睢陽令，遭安祿之變，史思明等疊天亂。四郊版蕩，公負孤城，臨機應變，不依古法，前後三百餘戰，百戰百克，保障軍中器械無一不取之敵者。第公性剛烈，每遇發髮豎齒落，則見其始，以背城奪旗鼓，繼以艾蒿殺思明，收萬矢於束草。出奇之際，整威武于坐食野戰之場，明忠義於泣廟之餘，識人倫於天道之頃，知將令於雷將軍之時，堅士志于殺妾蒸骸之表，洩貞義於厲鬼殺賊之詞。至今霽將軍囑指于鄰以示信。諸軍伍羅雀炙鼠木食而不携然不屈于畔，逆之逼罵不跪於鋸解之。吁嗟，豎貞凜冽，曜天射日，真古天地一孤忠哉。後唐宋歷封爲寶山忠靖景佑福德真君。

五雷神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七《五雷神》 雷神廟在廣東雷州府之西南八里。昔鄉人嘗將麻布造雷鼓、雷車，置廟中，有以魚、鼈肉同食者，立爲霆震。舊記云：陳天建初，州民陳氏者因獵獲一卵圍及尺餘，携歸家。忽一日，霹靂而開，生一子，有文在手，曰：雷州。後養成，名文玉。鄉俗呼爲雷種。後爲本州刺史，歿而有靈，鄉人廟祀之。陰雨則有電光吼聲自廟而出。宋元累封王爵，廟號顯震。德祐中，更名威化。《國史

補》：雷州春夏多雷，秋日則伏地中，其狀如鼈，人取而食之。又雅州瓦屋山有雷洞，投以瓦石，應手雷震也。

門神二將軍

傳記

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七《門神二將軍》 門神乃是唐朝秦叔保、胡敬德二將軍也。按傳，唐太宗不豫，寢門外拋磚弄瓦鬼魅號呼，三十六宮、七十二院夜無寧靜。太宗懼之，以告羣臣。秦叔保出班奏曰：臣平生殺人如剖瓜，積屍如聚蟻，何懼魍魎乎？願同胡敬德戎裝立門以伺。太宗可其奏，夜果無警。太宗嘉之，謂二人守夜無眠，太宗命畫工圖二人之形像全裝，手執玉斧，腰帶鞭鍊弓箭，怒髮一如平時，懸于宮掖之左右門，邪祟以息。後世沿襲，遂永爲門神。《西遊記》小詞有本是英雄豪傑舊勳臣，只落得千年稱戶尉，萬古作門神之句，傳於後世也。

仙真部

黃帝

傳記

劉向《列仙傳》卷上 黃帝者，號曰軒轅。能効百神，朝而使之。弱而能言，聖而預知，知物之紀。自以爲雲師，有龍形。自擇亡日，與羣臣辭。至於卒，還葬橋山。山崩，柩空無尸，唯劍、舄在焉。《仙書》云：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帝，乃昇天。羣臣百僚悉持龍髯，從帝而升攀，帝弓及龍髯，拔而弓墜，羣臣不得從，仰望帝而悲號，故後世以其處爲鼎湖，名其弓爲烏號焉。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軒轅黃帝》 軒轅黃帝姓公孫。有熊國君少典之次子也。其母西喬氏女，名附寶，暝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於郊野，附寶感之而有娠。以樞星降，又名天樞。懷之二十四月，生軒轅於壽丘。帝生而神靈，幼而徇齊，弱而能言，長而敦敏，成而聰明。龍顏日角，河目隆額，蒼色大肩。始學於大項，長於姬水。帝年十五，心慮無所不通，乃受國於有熊，襲封君之地。以制作軒冕，乃號軒轅；以土德王，曰黃帝。【略】

帝娶西陵氏於大梁，曰嫫祖，爲元妃，生二子，玄囂、昌意。初，喜天下之戴己也，養正娛命，自取安而順之，爲鴻黃之代以一民也。時人未使而自化，未賞而自勸，其心愉而不僞，其事素而不飾，謂太清之始也。耕者不侵畔，漁者不爭岸，抵市不預，價市不閉，鄙商旅之人相讓以財，外戶不閉，是謂大同。帝理天下十五年，憂念黎庶之不理，竭聰明進智力，以營百姓。具修德也，考其功德，而務其法教。時元妃西陵氏始養蠶爲絲，乃有天老五聖以佐理化。帝取伏羲氏之卦象，法而用之，據神農所

重六十四卦之義，帝乃作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重卦之義也。時有臣曹胡造衣，臣伯余造裳，臣於則造履，帝因之作冠冕，始代毛革之弊，所謂黃帝垂衣裳而天下理也。帝因以別尊卑，令男女異處而居，取法乾坤天尊地卑之義。【略】

諸侯有不從者，帝皆率而征之。凡五十二戰，天下大定。【略】

黃帝始畫野分州，令百郡大臣授德教者先列珪玉於蘭蒲席上，使春雜寶爲屑，以沉榆之膠和之爲泥，以分土別尊卑之位與華戎之異。帝旁行天下，得百里之國者萬區，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略】

黃帝以天下大定，符瑞並臻，乃登封泰山，禪于亭亭山。又禪于几几山，勒功於喬嶽，作下時祭炎帝，以觀天文，察地理，架宮室，制衣服，候氣律，造百工之藝。累功積德，故天授輿服斧鉞，華蓋羽儀，天神之兵。黃帝著軒輿之銘，帝以事周畢，即推律以定姓，紀鍾甄聲。帝之四妃，生二十五子，得姓者十二人。【略】

黃帝九子，各封一國。元妃嫫祖生二子，玄囂、昌意，並不居帝位。玄囂得道，爲北方水神，昌意居弱水，弟少昊，黃帝之小子也，帝妃女節所生，號金天氏，後即帝位。黃帝之女溺於東海，化爲鳥，名精衛，常銜西山木石以堙東海。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顓頊，居帝位，號高陽氏，黃帝之嫡孫也。黃公託拔，昌意之少子也，封北土。禹強，黃帝之胤，不居帝位，亦得道，居北方爲水神。少昊有子七人。顓頊時以其一子有德業，賜姓曼氏，餘不聞。黃帝以天下既理，物用具備，乃尋真訪隱，問道求仙，冀獲長生久視，所謂先理代而後登仙者也。【略】

黃帝修興封禪禮畢，采首山之銅，鑄九鼎於荆山之下，以象太一。於是鼎，神質文精也。孫壽三百六十歲，入九嶷山仙去。【略】

黃帝居代總一百二十年云云，在位一百五年。自上仙後，昇天爲太一君，其神爲軒轅之宿在南宮。黃龍之體象後來享之，列爲五帝之中方君，以配天。黃帝土德，中央之位，以主四方，以鎮星配爲子，名樞紐之神，爲佐配享於黃帝。帝之子少昊，名摯，字青陽，號金天氏，居帝位八十一年，都曲阜。子孫相承共四百年。【略】

黃帝子孫，各得姓於事。帝推律定姓者十二具在前，九子各封一國，總三十三氏，出黃帝之後。《先天紀》云：子孫相承，凡一千五百二

十年。

雜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軒轅黃帝》 臣道一曰：軒轅屈黃帝之尊，禮七十二師，然後垂衣裳而天下治。當是時也，君明臣良，民淳俗樸。以有天下而不恥不問，是故神人悉願歸之，民到于今稱之，此後世所以有黃帝王霸之品者，於此乎可見矣。《道德經》曰：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不居，是以弗去。豈非軒轅之謂乎。

通玄天師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通玄天師》 通玄天師一號玄中大法師，在天皇時出《洞真經》一十二部，以無極大道下教人間。

有古大先生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有古大先生》 有古大先生於地皇時出《洞玄經》一十二部，化人以無上正真之道。

盤古先生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盤古先生》 盤古先生在人皇時出《洞神經》一十二部，化人以太平無爲之道。

鬱華子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鬱華子》 鬱華子在宓犧時降於田野，授《天皇內文》。又降河圖八卦之文，教人以順性之道。一號苑華，稱田野子，作《元陽經》三十四卷。

廣壽子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廣壽子》 廣壽子在祝融時降於恒山，授《人皇內文》，教人以安神之道，俾陶鑄爲器，以變生冷。一號傳豫子，作《按摩通精經》九十卷。

大成子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大成子》 大成子又號傳豫子，在神農時降於濟陰，授《地皇內文》，教人以好生之道，俾播殖穀果以代烹殺，和合方藥救疾養性。一云作《太一元精經》三十六卷。

廣成子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一《廣成子》 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雲不待簇而飛，草木不待黃而落，奚足以語至道哉。黃帝退而閒居。三月，復往見之。廣成子方北首而卧，黃帝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廣成子蹶然而起曰：至哉，子之問也。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為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吾道者，上為皇。入吾道者，下為王。吾將去汝，適無何之鄉，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日月齊光，與天地為常。人其盡死，而我獨存焉。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廣成子》 乃授帝《陰陽經》。一號力默子，作《道成經》七十卷。

雜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廣成子》 臣道一曰：廣成子謂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年未嘗衰老。《道德經》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為天下正。其殆以此乎。廣成之意，欲軒轅抱一為天下式而已。厥後軒轅得道，白日昇天。後世帝王，卒未能及，廣成之功妙矣哉。

赤松子

傳記

劉向《列仙傳》卷上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往往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時復為雨師。今之雨師本是焉。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赤松子》 《丹臺錄》云：為崑林仙伯，治南嶽山。《抱朴子》云：赤松子以玄蠱血漬玉為水而服之，故得乘煙上下也。玉屑服之與水餌，皆令人不死。

寧封子

傳記

劉向《列仙傳》卷上 寧封子者，黃帝時人也。世傳為黃帝陶正。

有人過之，爲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於寧北山中，故謂之寧封子焉。

雜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甯封子》 甯封先生栖於蜀之青城山北巖，黃帝師焉，請問三一之道，先生曰：吾聞天真皇人被太上勅，近在峨嵋，達三一之源，可師而問之也。因以《龍蹠經》授黃帝。黃帝受之，能策雲龍以遊八極，乃築壇其上，拜甯君爲五嶽真人。使川嶽百神清都受事，乃入峨嵋北巖，受皇人三一之道。周旋海嶽，車轍存焉。又云黃帝封甯君主五嶽，上司嶽神，以水報刻漏於此，是謂六時水，陰時即飄然而灑，暘時即無。

馬師皇

傳記

劉向《列仙傳》卷上 馬師皇者，黃帝時馬醫也。知馬形生死之診，治之輒愈。後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皇曰：此龍有病，知我能治。乃鍼其唇下口中，以甘草湯飲之而愈。後數數有疾龍出其波，告而求治之。一旦，龍負皇而去。

彭祖錢鏗

傳記

劉向《列仙傳》卷上 彭祖者，殷大夫也。姓錢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禱請風雨，莫不輒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祠訖，地即有虎跡云。後昇仙而去。

葛洪《神仙傳》卷一《彭祖》 彭祖者，姓錢，名鏗，帝顓頊之玄孫。至殷末世，年七百六十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靜，不恤世務，不營名譽，不飾車服，唯以養生治身爲事。殷王聞之，拜爲大夫。常稱疾閒居，不與政事。善於補養導引之術，並服水桂雲母粉麋鹿角，常有少容。然其性沈重，終不自言有道，亦不作詭惑變化鬼怪之事。竊然無爲，時乃遊行，人莫知其所詣，伺候之，竟不見也。有車馬而不常乘，或數百日或數十日不持資糧，還家則衣食與人無異。常閉氣內息，從平旦至日中，乃危坐拭目，摩搦身體，舐唇咽唾，服氣數十，乃起行，言笑如故。其體中或有疲倦不安，便導引閉氣以攻其患。心存其身，頭面九竅，五藏四肢，至於毛髮，皆令其存。覺其氣行體中，起於鼻口中，達十指末，尋即平和也。王自詣問訊，不告之。致遺珍玩，前後數萬，彭祖皆受之以恤貧賤，略無所留。【略】

人道當食甘旨，服輕麗，通陰陽，處官秩，耳目聰明，骨節堅強，顏色和澤，老而不衰，延年久視，長在世間。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莫敢犯，五兵百蟲不能近，憂喜毀譽不爲累，乃可貴耳。人之受氣，雖不知方術，但養之得宜，當至百二十歲。不及此者，皆傷之也。小復曉道，可得二百四十歲，能加之，可至四百八十歲。盡其理者，可以不死，但不成仙人耳。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夫冬溫夏涼，不失四時之和。所以適身也。美色淑姿，幽閒娛樂，不致思欲之惑。所以通神也。車服威儀，知

足無求，所以一其志也。八音五色，以玩視聽，所以導心也。凡此皆以養壽，而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古之至人，恐下才之子，未識事宜，流通不還，故絕其源也。故有上士別床，中士異被，服藥千裹，不如獨卧。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苟能節宣其宜適，抑揚其通塞者，不減年筭，而得其益。凡此之類，譬猶水火，用之過當，反為害耳。人不知其經脉損傷，血氣不足，內理空疏，髓腦不實，體已先病。故為外物所犯，因風寒酒色以發之耳。若本充實，豈當病耶。凡遠思強記傷人，憂悲悲哀傷人。情樂過差傷人，忿怒不解傷人。汲汲所願傷人，戚戚所患傷人，寒暖失節傷人，陰陽不交傷人。所傷人者甚衆，而獨責於房室，不亦惑哉。男女相成，猶天地相生也。所以導養神氣，使人不失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故無終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殘折之期。能避衆傷之事，得陰陽之術，則不死之道也。天地晝離而夜合，一歲三百六十交，而精氣和合者有四，故能生育萬物，不知窮極。人能則之，可以長存。次有服氣得其道，則邪氣不得入，治身之本要也。其餘吐納導引之術，及念體中萬神，有含影守形之事，一千七百餘條。及四時首向，責己謝過，卧起早晏之法，皆非真道，可以教初學者，以正其心耳。愛精養體，服氣鍊形，萬神自守。其不然者，則榮衛枯瘁，萬神自逝，非思念所留者也。愚人為道，不務其本，而逐其末。告以至言，又不能信。見約要之書，謂之輕淺，而晝夕伏誦。觀夫太清北神中經之屬，以此疲勞，至死無益也，不亦悲哉。又人苦多事，又少能棄世獨住山居穴處者，以順道教之，終不能行，是非仁人之意也。但知房中之道，閉氣之術，節思慮，適飲食，則得道矣。吾先師初著九都節解輶形隱遁無為開明四極九室諸經，萬三千首，為以示始涉門庭者耳。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錢鏗》 鏗，帝顓頊之玄孫。

因進雉羹於堯，堯封於彭城，後謂之彭祖。有子二人，長名武，次名夷，其所隱山，後人名曰武夷山。一云虞舜時尹壽子傳道與彭祖，一云錢鏗即彭祖。有導引術，有疾則閉氣以攻所患，運行體中，下達指末，即體如常。云上士異床，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卧。人集其術為《彭祖經》。《列仙傳》云：彭祖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皮，善導引行氣。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禱請，風雨莫不報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祠訖，地即

有虎迹，云後昇仙而去。一云鏗隱山中，編竹為戶，餐松為糧，能乘風御氣，騰身踔空。至殷之末世已七百餘歲，後七百七十七歲解化。趙次公云：徐州彭城縣以彭祖而得名。按《寰宇記》：殷之賢臣彭祖，顓帝玄孫，至殷末壽七百六十七歲，今墓北故邑號大彭。《廬山名賢傳》云：彭鏗曾過彭蠡之濱，造其名嶽，今廬山是也。遍遊洞府以窺聖迹，已而把釣於臺上，雙鯉化為雙龍，冲天而去。或云今江濱有釣魚臺，本彭祖遺迹也。

錢鏗見彭祖

仇生

傳記

劉向《列仙傳》卷上 仇生者，不知何所人也。當殷湯時，為木正。三十餘年而更壯，皆知其奇人也，咸共師奉之。常食松脂，在戶鄉北山上自作石室。至周武王，幸其室而祀之。

容成公

傳記

劉向《列仙傳》卷上 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更黑，齒落更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也。

葛洪《神仙傳》卷七《容成公》 容成公，行玄素之道，延壽無極。

雜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容成公》或曰容成公得御女之術，握固不泄，還精補腦。今不取此說，蓋後世謬相繼也。

又臣道一曰：《道德經》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夫得是道者上爲仙，失是道者下爲鬼。容成公得此道，衆妙之門也。後世不得其道，而流於傍蹊曲徑，抑末矣。又極而全於爲御女之術，乃託容成公以爲辭，誤也。

葛由

傳記

劉向《列仙傳》卷上 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旦騎羊而入西蜀，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在峨嵋山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數十處云。

陸通

傳記

劉向《列仙傳》卷上 陸通者，云楚狂接輿也。好養生，食棗盧木實乃蕪菁子。遊諸名山，在蜀峨嵋山上，世世見之，歷數百年去。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陸通》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

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却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肩吾見狂接輿，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鰥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肩吾問乎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及，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非形骸有聾盲哉。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斬乎亂，孰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皇甫謐云：接輿躬耕，楚王遣使以黃金百鎰、車二駟聘之，不至。

王子喬

傳記

劉向《列仙傳》卷上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柏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巔。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

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亦立祠於緱氏山下及嵩高首焉。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王子喬》 王君名晉，字子喬，亦名喬，字子晉。周靈王有子三十八人，子晉太子也。生而神異，幼而好道，雖燕居宮掖，往往不食。端默之際，累有神仙降之，雖左右之人弗知也。常好吹笙，作鸞鳳之音，聲貫行雲，響滿宮掖。白鸞朱鳳，延頸鼓翼，集而聽之，奇禽異鳥，率舞庭砌，以為常也。一日，天台山浮丘公降授道要，使修石精金光藏景錄神之法。是時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太子晉累諫不聽，以其忤旨，遂退居別宮，齋戒思道。浮丘公密降其室，賜以靈藥，接以登高山。後數年，友人林良遇子晉於緱山之上，謂良曰：七月七日我當昇天，可與故人會別也。至是，良與故人羣官登山，見子晉棄所乘馬於澗下，飲訖如初。子晉乘白鶴，揮手謝時人，昇天而去。遠近觀之，咸曰：王子登仙。遂言曰：王即吾姓也。因為王氏。是時羣官拜別。迴拜所乘馬焉，亦飛空而去。今有拜馬澗在焉。子晉昇天為右弼，主領五嶽司侍帝晨，號桐柏真人，理金庭洞天。《楚辭·離騷》、《天問》篇云：白蜺嬰茀，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藏。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註引《仙傳》云：崔文子學道於王子喬，子喬化為白蜺，而嬰茀持藥與之。文子驚怪，引戈擊蜺，因墮其藥。俯而視之，子喬之尸也。須臾化為大鳥，飛鳴而去。《方輿記》云：西山中峰最高。頂即王子喬之遺壇。在嶺側，今隸隆興府。

王 晉 見王子喬

黃阮丘 阮 丘

傳 記

劉向《列仙傳》卷下 黃阮丘者，睢山上道士也。衣裘被髮，耳長

神仙總部·仙真部

七寸，口中無齒。日行四百里。於山上種葱薤百餘年，人不知也。時下賣藥，朱璜發明之，乃知其神人也。地動山崩道絕，預戒下人，世共奉祠之。

阮 丘 見黃阮丘

安期先生 安期生

傳 記

劉向《列仙傳》卷上 安期先生者，瑯琊阜鄉人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雙為報，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三《安期生》 漢《郊祀志》云：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顏師古註云：合謂道相合也。《混元實錄》云：安期生後以道授馬明生，馬授陰長生，陰授爾朱先生。又按《史記》云：樂毅之族有樂臣公，善修黃老言，其本師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又曰：惠帝元年，曹參相齊，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用其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仙傳》云：有王老者，不知其名，與魯女生封君達為友，訪道遊名山，於東嶽之陽遇神仙乘白鹿，與侍女十許人，自山中而下。知是神人，再拜以求延生之道。神仙曰：子知有安期生乎，即我是也。子精誠動

天，太上使我授汝度世之訣。因謂之曰：仙道不遠，近取諸身，無思無爲，不吐不納，真一充於內，而長生飛昇矣。勿使汝思慮營營，勞爾之生也。太上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是真道矣。言訖，昇天而去。又《抱朴子》云：安期生龍眉頽，以修養，服金液長生。其止世間，或延千歲，而後去爾。

雜 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三《安期生》 安期生委金璧而去者，所以示之廉。曰後千年求我於蓬萊，所以示之仙不可學矣。乃欲強一時之力，入海以求蓬萊，其可得乎。安期生非祕其道也，秦始皇不可至於道也。《道德經》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秦始皇縱耳目之欲，以勞動天下，曾不休息，與天地聖人之心，相違亦甚矣。舍道而求長生，道外豈有仙也哉？此安期生所以不容迹於海內，而去之蓬萊也。

安期生 見安期先生

樂子長

傳 記

葛洪《神仙傳》卷二《樂子長》 樂子長者，齊人也。少好道，因到霍林山，遇仙人，授以服巨勝、赤松散方。仙人告之曰：蛇服此藥，化爲龍。人服此藥，老成童。又能昇雲上下，改人形容，崇氣益精，起死養生。子能行之，可以度世。子長服之，年一百八十歲，色如少女。妻子九

人，皆服其藥，老者返少，小者不老。乃入海，登勞盛山而仙去也。

園 客

傳 記

劉向《列仙傳》卷下 園客者，濟陰人也。姿貌好而性良，邑人多以女妻之，客終不取。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食其實。一旦，有五色蛾止其香樹末，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至蠶時，有好女夜至，自稱客妻，道蠶狀。客與俱收蠶，得百二十頭繭，皆如甕大。繅一繭，六十日始盡。訖，則俱去，莫知所在。故濟陽人世祠桑蠶，設祠堂焉。或云陳留濟陽氏。

馬鳴生 馬明生

傳 記

葛洪《神仙傳》卷五《馬鳴生》 馬鳴生者，齊國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賢。少爲縣吏，因逐捕而爲賊所傷，當時暫死，得道士神藥救之，遂活。便棄職隨師，初但欲求受治瘡病耳，知其有長生之道，遂久事之，隨師負笈，西之女几山，北到玄丘山，南湊瀘江，周遊天下。勤苦備嘗，乃受《太清神丹經》三卷歸。入山合藥服之，不樂昇天。但服半劑，爲地仙矣。常居所在，不過三年，輒便易處，人或不知其是仙人也。架屋舍，畜僕從，乘車馬，與俗人無異。如此展轉遊九州五百餘年，人多識之，怪其不老。後乃修大丹，白日昇天而去也。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三《馬明生》 馬明生，齊國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賢。少爲縣吏捕賊，爲賊所傷，遇太真夫人適東

嶽，見而憫之。當時殆死，良久忽見一女子，年可十六七，服飾奇麗，姿容絕世，行步其傍，問君實曰：汝何傷血也？君實以實對。夫人曰：汝所傷乃重，刃闕於肺，五臟泄漏，血凝絳府，氣激腸外，此將死之急也，奈何？君實知是神人，叩頭求哀，乞賜救護。夫人於肘後筒中出藥一丸，大如小豆，即令服之，登時而愈，血絕瘡合，無復慘痛。君實再拜，跪曰：家財不足以謝，不知何以奉報恩施，惟當自展驚力，以報所受爾。夫人曰：汝必欲以謝我，意亦可嘉，可見隨去否？君實乃易名姓，自號爲馬明生，隨夫人執役。夫人入東嶽岱宗山峭壁石室之中，上下懸絕，重巖深隱，去地千餘丈。石室中有金牀玉几，珍物奇偉，乃人迹所不能至處也。明生初但欲學金瘡方，既見其神仙來往，乃知有不死之道。朝夕供給灑掃，不敢懈倦。夫人亦以鬼怪狼虎眩惑衆變試之，明生神清澄正，略不恐懼。又使明生他行別宿，因以好女於卧息之間，調戲令接之，明生心堅志靜，固無邪念。夫人或行去十日五日還，或一月二十日，輒見有仙人賓客乘龍駕鳳往來。或有拜謁者，真仙彌日盈坐。客到，輒令明生出外別室。或立致精細厨食穀果，非常香酒奇漿，不覺而至，不可目名。或呼明生坐，與之同飲食。又聞空中有琴瑟之音，歌聲宛妙。夫人亦時自彈琴瑟，有一絃，五音並奏，高玄響激，聞於數里。衆鳥皆爲集于岫室之間，徘徊飛翔，驅之不去。蓋天人之樂，自然之妙音也。夫人棲止，常與明生同石室中，而異榻爾。幽寂之所，都惟二人。或行去，亦不道所往之處，但見常有一白龍來迎，夫人即著雲光繡袍，乘白龍而去。袍上專是明月珠綴著衣縫帶玉佩，戴金華太玄之冠。亦不見有從者，既還即龍自去，不知所往。石室玉牀之上有紫錦被褥，緋羅之帳。中有服玩之物，瑰金函英，玄黃羅列，非世所有，不能一一知其名也。有兩卷素書，上題曰《九天太上道經》，明生亦竟不敢發舒視其文也，惟供給灑掃守巖室而已。至於服玩，亦不敢竊視之，亦不敢有所請問。如此五年，愈加勤肅，輒不怠惰。夫人歎而謂之曰：汝真可教也，必能得道者也。以子俗人，而不淫不慢，恭仰靈氣而莫之廢，雖欲求長生不死，亦焉有不得乎。因以姓字本末告之，曰：我姓王名婉羅，字勃遂，事玄都太真，有子爲三天太上府都官司直總糾天曹官秩，此人間卿佐也。年少，數委官遊逸，虛廢事任。有司奏劾，降生東嶽退真王之編，司鬼神之師，五百年一代其職。因來視之，勵

其後使修守政事以補其過。我久在人間，今奉君王命，又被太上召，不得復停。念汝專謹，故以相語，欲教汝長生之方，延年之術。而我所受，服以太和，自然龍胎之體，適可授三天真人，不可以教始學之者，固非汝所得聞矣。縱或聞之，亦必不能用以持身也。有安期生，曉金液還丹之法，其方祕要，是九君太一之道，白日昇天者矣。安期生明日來，吾將以汝付囑之焉。相隨稍久，其術必傳。明日安期生至，乘駁麟，身著緋衣，頭戴遠遊冠，帶玉佩及虎頭鞶囊。視之，可年二十許，潔白嚴整。從六七仙人，皆執節奉衛。見夫人，揖之甚謹，稱下官。須臾設酒果厨膳，飲宴半日許，夫人語明生曰：吾不復得停，汝隨此君去，勿憂念也，我亦時時當往視汝。因以五言詩二篇贈之，可以相存。明生流涕而辭，擬隨安期生受九丹之道。夫人贈詩，其一曰：暫舍墉城內，命駕岱山阿。仰吟太清闕，雲樓鬱嵯峨。虛中有真人，來往何紛葩。煉形保自然，俯仰食太和。朝朝九天王，夕館還西華。流精可飛騰，吐納養青牙。至藥非金石，風生自然歌。上下凌景霄，羽衣何娑婆。五嶽非吾室，玄都是我家。下看榮競子，篤似蝸與蟻，顧盼塵濁中，憂患自相羅。苟未悟玄旨，安事於琢磨。禍湊由道泄，密慎福臻多。其二曰：昔住崑崙宮，共講天年延，金液雖可遇，未若太和仙。仰登冥靈臺，虛想詠靈人。忽遇搏桑王，九老仙都真。駕驂紫虬輦，靈顏亦何鮮。啓我尋長塗，邀我自然津，告以鴻飛術，授以玉胎篇。瓊膏凝玄氣，素女爲我陳。俯挹琳鳳腴，仰上飄三天。雲綱立爾步，五嶽可暫還。玄都安足遠，蓬萊山脚間。傳受相親愛，結友爲天人。替即游刑對，禍必無愚賢。祕則享無傾，泄則軀身顛。明生受詩訖，乃隨安期生負笈，西至女兒，北到圓丘，南至秦廬，潛及青城、九嶷，周遊天下。二十年中，勤苦備嘗。安期生乃曰：子真有仙骨，專恭之甚，吾所不及也。遂授以太清金液神丹方，而告之曰：子若未欲昇天，但先服半劑得明生。相別而去，明生乃入華陰山，依方合金丹，服之半劑得仙，而與俗人無異，人莫識其非凡。漢靈帝時，惟太傅胡廣知其有道，嘗訪明生，以國祚大期問之。明生初不對，後亦告焉，無不驗者。後人怪其不老，遂復餌金丹半劑，白日昇天。臨去，著詩三首以示將來，時光和三年也。其一曰：太和何久長，人命將不永。翕如朝露晞，奄忽睡覺醒。生生世所悟，傷生由莫靜。我將尋真人，澄神挹容景。盤桓崑陵宮，玄都可馳聘。涓子

牽我遊，太真來見省。朝朝王母前，夕歸鍾岳嶺。仰採瓊瑤葩，俯漱琳琅井。千齡猶一刻，萬紀如電頃。其二曰：天地自有常，人命最險穽。年若驚絃發，時猶輕矢逝。雖有灼灼姿，玉爲塵生穢。林草無秋耀，綠葉豈終歲。惜彼繁茂摧，哀彼寒霜厲。有存理必亡，有興必有廢。真君戲玄津，與物無凝滯。神冲紫霄內，形棲山水際。對虛忘有懷，遊目託容裔。風塵將何來，真道故可大。其三曰：濁塗諒爲歎，世樂豈足預。振褐掃塵遐，飄飄獨遠舉。寥寥巖嶽際，蕭蕭縱萬慮。靈真與我遊，落景乘鴻御。朝乘雲輪來，夕駕扶搖去。噉天地中，囂聲安得附。

馬明生

見馬鳴生

陰長生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五《陰長生》 新野人也，漢陰皇后之屬。少生富貴之門，而不好榮位，專務道術。聞有馬鳴生得度世之道，乃尋求，遂與相見，執奴僕之役，親運履之勞。鳴生不教其度世之道，但日夕與之高談當世之事，治生佃農之業，如此二十餘年。長生不懈怠，同時共事鳴生者十二人，皆悉歸去，獨有長生不去，敬禮彌肅。鳴生乃告之曰：子真是能得道者。乃將長生入青城山中，煮黃土而爲金以示之。立壇四面，以《太清神丹經》受之，乃別去。長生歸，合丹但服其半，即不昇天。乃大作黃金數十萬斤，布施天下窮乏，不問識與不識者。周行天下，與妻子相隨，舉門而皆不老。後於平都山白日昇天。臨去時，著書九篇。云：上古得仙者多矣，不可盡論。但漢興已來，得仙者四十五人，連余爲六矣。二十人尸解，餘者白日昇天焉。《抱朴子》曰：洪聞《諺書》有之曰：子不夜行，不知道上有夜行人。故不得仙者，亦安知天下山林間有學道得仙者

耶。陰君已服神丹，雖未昇天。然方以類聚，同聲相應。便自與仙人相尋索聞見，故知此近世諸仙人之數爾。而俗民謂爲不然，以己所不聞，則謂無有，不亦悲哉。夫草澤間士，以隱逸得志，以經籍自娛，不耀文彩，不揚聲名，不循求進，不營聞達，人猶不識之，豈況仙人。亦何急急，令聞達朝闕之徒，知其所云爲哉。陰君自序云：維漢延光元年，新野山北，予受和君神丹要訣，道成去世，副之名山，如有得者，列爲真人。行乎去來，何爲俗間。不死之道，要在神丹。行氣導引，俯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少延，不求未度，以至天仙。子欲聞道，此是要言。積學所致，無爲爲神。上士聞之，勉力加勤。下士大笑，以爲不然。能知神丹，久視長存。於是陰君裂黃素寫丹經一通，封以文石之函著嵩山。一通黃櫃簡漆書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大華山。一通黃金之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著蜀經山。一通白縑書之，合爲一卷付弟子，使世世當有所傳付。又著書三篇，以示將來。其一曰：唯余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漢世，紫艾重紆，余獨好道。而爲匹夫，高尚素志，不事王侯，貪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跡蒼霄，乘虛駕浮，青腰承翼，與我爲仇。入火不灼，蹈水不濡，逍遙太極，何慮何憂。遨戲仙都，顧愍羣愚。年命之逝，如彼川流。奄忽未幾，泥土爲儔。奔馳索死，不肯暫休。其二曰：余之聖師，體道如貞，昇降變化，松喬爲鄰。惟余同學，十有二人，寒苦求道，歷二十春，中多怠慢，志行不勤。痛乎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必歸賢。身投幽壤，何時可還。嗟爾將來，勤加精研。勿爲流俗，富貴所牽。神道一成，昇彼九天。壽同三光，何但億年。其三曰：惟余垂髮，少好道德。棄家隨師，東西南北。委於五濁，避世自匿。二十餘年，名山之側，寒不遑衣，飢不暇食。思不敢歸，勞不敢息。奉事聖師，承顏悅色。面垢足胝，乃見哀識。遂授要訣，恩深不測。妻子延年，咸享無極。黃金已成，貨財十億。役使鬼神，玉女侍側。余得度世，神丹之力。陰君留人間一百七十年，色如童子。白日昇天也。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三《陰長生》 而明生數因言語得失之際，屢責罵之，長生乃和顏悅心，奉謝不及。如此積二十年，後清閑之日，明生問其所欲，長生跪曰：惟乞生爾，今以糞草之身，委質天匠，不敢有所汲汲憚於遲速也。明生哀其語，而告之曰：子真是能得道者也。乃將長生入青城山，煮黃土爲金以示之。立壇歃血，即日以太清金液

神丹授之。欲別去，長生乃叩頭陳謝暫留仙駕，拜辭曰：「弟子少長豪樂，希執卑遜，克身勵己，若臨水谷。不能弘道讚德，宣暢妙味，徒尸素壁立，而毫及之。是以心存生契，捨身尋真。天賜嘉會，有幸遭逢。自執筭二十二年，心力莫植，常懼毀替，筋力弱薄，微效靡騁，恩養不酬。夙夜感悅，告以更生，頓受靈方，是將灰之質蒙延續之年，炎林焦草惠膏澤之霑，所謂絕氣與其蘇息，瞽暗聞其視聽，感荷殊戴，非陋詞所謝。昔太歲庚辰，聞先生與南嶽真人、洪崖君、雲成公、瀛洲仙女數人，共坐論傳度，當委絹之誓，教授有交帶之盟，應祭九老仙都九炁丈人諸君。禱祠受之，大藥必行。下祭而受，爲之不成。弟子預在典室，嘗俸惟側，亦具聞諸仙起未得道之言說，昔授丹節度矣。先生今日見論，不復陳此，或非先生所授之不盡，將恐示弟子困窮矣。明生慰諭之曰：非有不盡，汝性耽玄味，專炁而和，靈官出鑒以相察矣，不復煩委俗人之信耳。」

雜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三《陰長生》 臣道一曰：陰長生艱難事師，不得其道而不倦，誠之至矣，非常人之所可及也。故同時事馬明生者十有二人，皆怨恚而去，獨長生禮敬彌篤，而卒得其道焉。《道德經》曰：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長生之謂也。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〇六《紀傳部傳四·陰真君傳》 於是長生入武當山石室中合丹，又服半劑，不即升天，而大作黃金數萬斤，以布施天下窮乏，不問識與不識。周行天下，與妻息相隨，舉門皆壽，後委之入平都山，白日升天。臨去，著書九篇，云：「上古仙者多矣，不可具記而論。但漢興已來，高士得仙者四十五人，迨予爲六矣。二十人見尸解去，餘者白日升天焉。」

弟子丹陽葛洪字稚川曰：「嘗聞諺言有云：『不夜行，則不知道上有夜行人。』今不得仙者，亦安知天下山林間密自有學道得仙者耶？陰君已服神藥，雖未升天，然方以嚴麗同聲相應，便自與仙人相尋求聞見，故

知此近世諸仙人之數爾。而俗人謂爲不然。己所不聞，則謂之無有，不亦悲哉。夫草澤閑士，以隱逸得志，經籍自娛，不耀文彩，不揚名聲，不修求友，不營聞達，猶不能識之，又況仙人。亦何急令朝菌之徒，知其所云爲哉。」

陰真君自叙

惟漢延光元年，新野山之子受仙君《神丹要訣》。道成去世，副之名山。如有得者，列爲真人。行乎去來。何爲俗問？不死之道，要在神丹。行炁導引，俛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小道。不能永度於世，以至天仙。子欲聞道，此是要言。積學所致，不爲有神。上士爲之，勉力加勤。下愚大笑，以爲不然。能知神丹，久視長存。

王真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六《王真》 王真，字叔堅，上黨人也。少爲羣吏，年七十，乃好道。尋見仙經雜言，說郊間人者，周宣王時郊間採薪之人也。採薪而行歌曰：巾金巾，入天門。呼長精，喻玄泉。鳴天鼓，養泥丸。時人莫能知。唯柱下史曰：此是活國中人，其語祕矣，其人乃古之漁父也。何以知之？八百歲人，目瞳正方。千歲人，目理縱。採薪者乃千歲之人也。貞讀此書而不解其旨，遂搜問諸所在道士。經年，而遇有解其旨者，語貞曰：此近淺之術也，爲可駐年反白而已耳。乃語訣云：巾金巾者，恒存肺炁入泥丸中，徐徐以繞身，身常光澤。喻玄泉者，漱其口液而服之，使人不老。行之七日有效。鳴天鼓者，朝起常叩齒三十六下，使身神安。又夜恒存赤氣，從天門入周身內外。在腦中變爲火，以燔身，身與火同光。如此存之，亦名曰鍊形。泥丸，腦也。天門，口也，習閉炁而吞之，名曰胎息。習漱舌下泉而嚥之，名曰胎食。行之勿休。真受訣，施行胎息、胎食，鍊形之方，甚有驗。斷穀二百餘年，肉色光美，徐行及馬，

力兼數人。自歎曰：我行此術唯可不死，豈及神丹金玉之方邪。乃師事蒯子訓。子訓授其《肘後方》也。魏武帝聞之，呼與相見。見伯年可三十許，意嫌其虛詐，定校其鄉里，皆異口同辭，多有少小見真者。乃信其有道，甚敬重之。郗孟節師事真十數年，真以蒸丹小餌法授孟節，得度世。鄉里計真已四百歲。後一日將三少妾登女几山，語弟子言：合丹去。去遂不復還。真日行三百里。孟節能合棗核以不食。至十年，又能閉炁不息，身不動搖，若死人，可至百日半歲。亦有家室。此法是真所習郊間人之法也。孟節爲人質謹，不妄言。魏武帝爲立茅舍，使令諸方士。晉惠懷之際人，故有見孟節在長安市中者。魏武帝時亦善招求方術，道士皆虛心待之。但諸得道者，莫肯告之以要言耳。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一《王真》 王真者，上黨人也。年七十九乃學道，行胎息之術，斷穀三十餘年，容少而色美，行及走馬，力兼數人。魏武帝聞之，召相見，似三十許人。意疑其詐，遂驗問其鄉里，皆異口同辭，多自兒童時見之者，真年已四百歲矣。武帝乃信其道，甚加欽禮焉。

陳長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六《陳長》 陳長者，在芋嶼山六百年。每四時設祭。亦不飲食，亦無所修。人有病者，與祭水飲之，皆愈也。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一《陳長》 陳長在紆嶼山上，已六百餘歲。紆嶼山中人爲架屋，每四時烹殺以祭之。長亦不飲食，顏色如六十歲人。諸奉事者每有疾病，即以器詣長，乞祭水飲之，皆愈。紆嶼山上累世相承事之，莫知其所來及服食本末。紆嶼在東海中，吳中周詳者誤到其上，留三年乃得還，具說之如此。紆嶼其山地方圓千里，上有千餘家，有五穀成熟，莫知其年紀，風俗與吳同。

王烈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六《王烈》 王烈，字長休，邯鄲人。常服黃精並鍊鉛，年二百三十八歲，有少容，登山如飛。少爲書生，嵇叔夜與之游。烈嘗入太行山，聞山裂聲，往視之，山斷數百丈，有青泥出如髓。取搏之，須臾成石，如熱臘之狀。食之味如粳米。《仙經》云：神山五百歲，輒一開，其中有髓，得服之者，與天地齊畢。

東郭延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七《東郭延》 東郭延，字公游，山陽人也。少好道，聞李少君有道，求與相見，叩頭乞得執侍巾櫛灑掃之役。少君許之，見延小心良謹，可成，臨當去，密以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術，遊虛招真十二事授延。告之曰：此亦要道也，審而行之，亦昇天矣。口訣畢而遣去。延遂還家，合服靈飛散，能夜書，在寢室中，身生光點，左右行六甲左右術，能占吉凶。天下當奴者，識與不識，皆逆知之。又役使鬼神。收攝虎豹，無所不爲。在鄉里四百歲不老。漢建安二十一年，一旦，有數十人乘虎豹之來迎之。鄰盡見之。乃與親故別而辭去。云詣崑崙臺。臨去，先以《神丹方》、《五帝靈飛祕要》傳尹先生。

劉京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七《劉京》 劉京，字太玄，南陽人也。漢孝文皇帝侍郎也。後棄世從邯鄲張君學道，受餌朱英丸方，合服之，百三十歲，視之如三十許人。後師事薊子訓。子訓授京五帝靈飛六甲十二事，神仙十洲真形諸祕要。京按訣行之，甚效，能使鬼神，立起風雨，召致行厨，坐在立亡，而知吉凶期日。又能為人祭天益命。或得十年，到期皆歿。其不信者，至期亦歿。周流名山五嶽，與王真俱行悉遍也。魏武帝時，故遊行諸弟子家。皇甫隆聞其有道，乃隨事之。以雲母九子丸及交接之道二方教隆。隆按合行服之，色理日少，髮不白，齒不落，年三百餘歲，不知能得度世不耳。魏黃初三年，京入衡山中去，遂不復見。京語皇甫隆曰：治身之要，當朝朝服玉泉，使人丁壯有顏色，去三蟲而堅齒也。玉泉者，口中液也。朝來起早，漱液滿口，乃吞之，琢齒二七過。如此者三，乃止。名曰鍊精，使人長生也。夫交接之道至難，非上士不能行之。乘奔牛驚馬，未足喻其嶮墜矣。卿性多淫，得無當用此自戒乎。如京言，慮隆不得度世也。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二《劉京》 劉京者，本漢文帝時侍郎也。從邯鄲張君學道，受餌雲母、朱英方，服之百三十餘歲，視之如三十許人。能知吉凶之期，又能為人祭天益命，或延得十年五年。至魏武帝時，京遊諸弟子家。皇甫隆聞而隨事之，以雲母九子方教隆。隆合服之，得三百歲，不能盡其道法，故不得度世。又有王公看於京得九子丸，時王公已七十歲，乃服之，御八十妾，生二十兒。騎馬獵行，日二百里，飲酒一斛不醉，得壽二百歲。

趙瞿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七《趙瞿》 趙瞿者，字子榮，上黨人也。病癰歷年，衆治之不愈。垂死，或云：不及活流棄之，後子孫轉相注易。其家乃賁糧將之送置山穴中。瞿在穴中自怨不幸，晝夜悲歎涕泣。經月，有仙人行經過穴，見而哀之，具問訊之。瞿知其異人，乃叩頭自陳乞哀。於是仙人以一囊藥賜之，教其服法。瞿服之，百許日，瘡都愈，顏色豐悅。肌膚玉澤。仙人又過視之，瞿謝受更生活之恩，乞丐其方，仙人告此是松脂耳，此山中更多此物，汝鍊服之，可以長生不死。瞿乃歸家。家人初謂之鬼也，甚驚愕。瞿遂長服松脂。身體轉輕，氣力百倍，登危越險，終日不極。年百七十歲，齒不墮，髮不白。夜卧，忽見臺間有光大如鏡者，以問左右，皆云不見。久而漸大，一室盡明，如晝日。又夜見面上有綵女二人，長二三寸，面體皆具，但爲小耳。遊戲其口鼻之間。如是且一年，此女漸長大，出在其側。又常聞琴瑟之音，欣然獨笑。在人間三百許年，色如小童。乃入抱犢山去，必地仙也。

壺公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九《壺公》 不知其姓名。今世所有召軍符、召鬼神、治病王府符凡二十餘卷，皆出於壺公，故總名爲壺公符。汝南費長房爲市掾時，忽見公從遠方來，入市賣藥，人莫識之。其賣藥口不二價，

治百病皆愈。語買藥者曰：服此藥必吐出某物，某日當愈。皆如其言。得錢日收數萬，而隨施與市道貧乏飢凍者，所留者甚少。常懸一空壺於坐上，日入之後，公輒轉足跳入壺中，人莫知所在。唯長房於樓上見之，知其非常人也。長房乃日日自掃除公座前地，及供饌物。公受而不謝。如此積久，長房不懈，亦不敢有所求。公知長房篤信，語長房曰：至暮無人時更來。長房如其言而往，公語長房曰：卿見我跳入壺中時，卿便隨我跳，自當得入。長房承公言爲試，展足不覺已入。既入之後，不復見壺，但見樓觀五色，重門閣道。見公左右侍者數十人。公語長房曰：我仙人也，忝天曹職，所統供事不勤，以此見謫，暫還人間耳。卿可教，故得見我。長房下座，頓首自陳：肉人無知，積劫厚，幸謬見哀愍，猶如剖棺布氣，生枯起朽。但恐臭穢頑弊，不任驅使。若見憐念，百生之厚幸也。公曰：審爾大佳，勿語人也。公後詣長房於樓上曰：我有少酒，汝相共飲之。酒在樓下，長房遣人取之，不能舉。益至數十人，莫能得上。長房白公，公乃自下，以一指提上，與長房共飲之。酒器不過如蟬大，飲之，至旦不盡。公告長房曰：我某日當去，卿能去否？長房曰：思去之心，不可復言。惟欲令親屬不覺不知，當作何計。公曰：易耳。乃取一青竹杖與長房，戒之曰：卿以竹歸家，使稱病。後日即以此竹杖置臥處，嘿然便來。長房如公所言，而家人見此竹是長房死了，哭泣殯之。長房隨公去，恍惚不知何所之。公獨留之於羣虎中，虎磨牙張口，欲噬長房，長房不懼。明日，又內長房石室中。頭上有大石，方數丈，茅繩懸之，諸蛇並往嚙繩欲斷，而長房自若。公往撫之，曰：子可教矣。乃命噉溷。溷臭惡非常，中有蟲長寸許，長房色難之。公乃嘆謝遣之曰：子不得仙也。今以子爲地上主者，可壽數百餘歲。爲傳封符一卷付之，曰：帶此可主諸鬼神，常稱使者，可以治病消災。長房憂不能到家，公以竹杖與之，曰：但騎此到家耳。長房辭去，騎杖忽然如睡，已到家。家人謂之鬼。具述前事，乃發視棺中，惟一竹杖，乃信之。長房以所騎竹杖投葛陂中，視之，乃青龍耳。長房自謂去家一日，推之已一年矣。長房乃行符收鬼治病，無不愈者。每與人同坐共語，而目瞑訶遣。人問其故曰：怒鬼魅之犯法耳。汝南郡中常有鬼怪，歲輒數來。來時導從威儀，如太守入府，打鼓周行內外，乃還去。甚以爲患。後長房詣府君，而正值此鬼來到府門前。府君馳入，獨留長房。鬼知

之，不敢前，欲去。長房厲聲呼使捉前來。鬼乃下車，把版伏庭中，叩頭乞得自改。長房呵曰：汝死老鬼，不念溫涼，無故導從，唐突官府。君知當死否？急復令還就人形，以一札符付之，令送與葛陂君。鬼叩頭流涕，持札去，使人追視之，以札立陂邊，以頸繞札而死。東海君來早，長房後到東海，見其民請雨，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當赦之。令其作雨，於是即有大雨。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促還他馬，赦汝罪。人問之。長房曰：此狸耳，盜社公馬也。又嘗與客坐，使至市市鮮，頃刻而還。或一日之間，人見在千里之外者數處。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〇《壺公》 壺公，不知何許人也。常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汝南人費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公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曰：子明日更來。長房一日復詣，與俱入壺中，惟見玉堂華麗，旨酒嘉餼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公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謫。今當去，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爲別。長房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笑以一指提上。視器如一升許，二人終日飲不盡。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爲憂。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以爲縊死，大小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荆棘，於羣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室，以朽索懸一千斤石於心上，衆蛇共來嚙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可以杖投葛陂中也。又爲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垂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葛陂，觀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竹杖爾。乃發塚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至驅使社公。或在坐獨自悲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爾。又嘗坐客而使至宛市鮮，須臾還，乃飯。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後失符，爲鬼所殺。道傳云：汝南歲歲常有魅僞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槌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爲謁府君，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扣頭乞活。長房呵之

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鼈，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付其一札以勅葛陂君，魅即扣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繞之而死。後東海君來謁葛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上，見其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出之，使作雨也。於是雨立霽。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扣頭，長房曰：還他馬，赦汝罪。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爾。長房又能縮地脉，數千里牽至前，宛然具足。吳均《續齊諧志》云：汝南桓景從費長房學，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急令家人縫絳囊，盛茱萸繫臂上，登高飲菊花酒，此禍乃消。景從其言，舉家登山。夕還，見雞犬一時暴死。今人九月九日登高，蓋本是也。今建寧府有登高山存焉。《丹臺錄》云：壺公姓謝名元一。又興化軍有壺公山，昔有人遇壺公引至山頂，見宮闕樓殿，曰：此壺中日月也。又有壺公廟存焉。一云蔡州懸壺觀，即費長房舊隱，有懸壺樹。信州靈陽觀，亦云費長房竹杖化龍處，未知其故也。

魯女生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一〇《魯女生》 魯女生者，長樂人也。服胡麻餌木，絕穀八十餘年，甚少壯。一日行三百餘里，走逐麋鹿，鄉里傳世見之。二百餘年，入華山中。時故人與女生別後五十年，入華山廟，逢女生，乘白鹿，從後有玉女數十人也。

封君達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一〇《封君達》 封君達者，隴西人也。服黃精五十餘年，又入鳥鼠山，服鍊水銀，百餘歲，往來鄉里，視之年如三十許人。常騎青牛，聞人有疾病時死者，便過與藥治之，應手皆愈。不以姓字語人，世人識其乘青牛，故號為青牛道士。後二百餘年，入玄丘山仙去也。

關令尹

傳記

劉向《列仙傳》卷上 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常服精華，隱德修行，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炁，知有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授之。後與老子俱遊流沙化胡。服苕勝實，莫知其所終。尹喜亦自著書九篇，號曰《關令子》。

尹喜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八《尹喜》 無上真人尹喜，字公

文。初，母氏嘗晝寢，夢天下絳霄，流繞其身。及喜生時，家內陸地自生蓮花，光色鮮盛。眼有日精，姿形長雅，垂臂下膝，堂堂有天天之貌。少好學墳索，善於天文祕緯。仰觀俯察，莫不洞徹，雖鬼神無以匿其情。大度恢傑，不修俗禮。損身濟物，不求聞達。逸響遐宣，周康王時爲大夫，後召爲東宮賓友。結草爲樓，仰觀乾象，精思至道，號爲樓觀。喜於是時，瞻見東方有紫氣西邁，天文顯瑞，知有聖人當度關而西。乃求出爲函谷關令，王從之。昔在浩劫，有聖人名太上老君，自開闢以來，傳弘大道，歷世降爲帝者師。至殷陽甲十七年，自太清境分神化氣下降，託孕於玄妙玉女，計八十一年，於武丁九年庚辰二月十五日降生。生而皓首，故號曰老子。【略】昭王時去官，歸亳隱焉。老君復欲開化西域，乃以昭王二十三年癸丑五月壬午，駕青牛之車，薄版爲隆穹，徐甲爲御將，西度函關。喜至關曰：夫陽數極九，星宿值金，歲月並王法，應九十日內有大聖人經過京邑。乃敕關吏孫景曰：若有形容殊俗，車服異常者，勿聽過。喜即預期齋戒，使掃路四十里，夾道燒香以俟天真入境。至七月十二日甲子，果有一老人皓首聃耳，乘白輿，駕青牛而至。關吏曰：明府有教，願公少留。乃人白喜，喜曰：道今來矣，我得見聖人矣。即具朝服出迎，跪伏叩頭，邀之曰：願大人暫留神駕。老君謝曰：吾貧賤老翁，居在關東，田在關西，今暫往取薪，何故見留，幸聽度。喜復稽首曰：大人豈是取薪，久承大聖當來西遊，勞神暴露，願少憩神駕。老君曰：聞開導竺乾有古先生，善人無爲，永存綿綿。是以昇就道，經歷關，子何苦留邪？喜又曰：今睹大人，聖姿超絕，乃天上之至尊，邊夷何足往觀？願不託言，少垂哀愍。老君曰：子何所見而知吾？喜曰：去冬十月，天理星西行過昴，自今月朔，融風三至，東方真氣狀如龍蛇而西度，此大聖人之徵。喜少好《墳》《易》及天文祕緯，凡仰觀俯察，未嘗不驗，故知必有聖人度關。夙夜存思，未嘗暫息。今以有緣，果遇仙駕，願垂慈誨，開濟沉冥。老君既三試之皆過，乃怡然笑曰：善哉，子之知吾。吾亦已知子矣，子有通神之見，當得度世也。喜忻躍，叩頭再拜曰：敢問大聖姓字可得聞乎？老君曰：吾姓字渺渺，從劫至劫，非可悉說也。吾今姓李，字伯陽，號曰老聃。喜於是就官舍設座供養，進盥櫛，行弟子之禮。【略】即授喜《妙真》、《內解》等，《太清上法》、《三洞真經》、《靈寶符圖》、《太玄》等法，俾教授至精仁者，羽化

神仙，令毋斷絕。喜稽首禮謝。【略】喜乃於草樓清齋，屏絕人事，三年之內，修煉俱畢。心凝形釋，無有飢渴，不畏寒暑。窮數達變之微，形一神萬之旨，悉臻其妙。乃自著書九篇，號《關尹子》。【略】老君謂尹真人曰：子昔欲從吾遠遊，今道已成，可以遊觀於八紘之外也。乃吐八方隱文授之。喜奉授訖，即致八景雲輿，老君乘輿，駕五色神龍，建流霄皇天丹節摩九光鶴蓋，前導十二衛官，神丁執麾。後有九萬飛仙，驂控鸞輪，獅子啓途，鳳凰翼軒，策空東遊，真人與四天王從焉。【略】

尹真人初受童真之任，隨侍老君遊此宛利天下五嶽名山、洞天宮館及四海江河、洞泉水府。其主者或稱聖帝，或號真王，或公或侯。有所咨啓，多論二儀三景，陰陽氣候，劫運賒促，及帝王命錄脩短，安危興廢；兆人禍福，并學道進仙階級，黜陟之事；調和氣序，抑消陽九百六災會之法。或請問道德宗源，希夷之旨。老君皆如所請酬答，言辭隱奧，世莫得傳。老君謂喜曰：吾將與汝上朝玉宸，遊歷帝鄉。作是語時，靈音八會，雲騎四合，冉冉昇虛。遂徧歷九天，諸天帝皆來迎老君入其宮宇，設瓊英玉實，月液雲漿，靈芝仙果。光華映席，天樂繁會，靈唱妙絕。諸天帝仙真皆禮拜，請問自然無上玄妙至真帝一之道。已而上元太有真公，中元太極仙公，下元太清仙伯，乘碧霞黃素雲輿，駕蒼虬麒麟獅子，張交輝流霞鸞鳳飛鶴之蓋，仗日精命真之旆，月華命魔之節，星光命仙之旗。侍從神仙靈官十五萬，各持香花，稽首拜迎老君上昇上清日闕丹城蕊珠宮。老君乃命喜朝禮高聖玉宸太上帝君，於是道君賜喜環剛丹果，隱伏龍芝，珠英玉體，共十二事。乃從老君下降于天水之靈山，遂之西域。初老君去周，嘗西化大秦、安息、月氏、烏戈、竺乾等國，號古先生，其國王及臣民皆奉教戒，乃還中國。復與無上真人尹喜至闕賓國行化，次及條支、于闐等國行化，且降伏九十五種外道焉。至穆王四年甲申，老君降遊東海，至樽桑會大帝，校集諸仙名位高下。復分身降于西海，至蘇鄰國行化，俄復昇天。穆王少好神仙之道，登春山瑤池而歸，在位五十四年，年一百四歲。時尹喜既適流沙，其草樓在終南之陰，王追慕靈迹，命駕詣焉，爲修觀建祠。延杜沖等七人爲道士，以奉祠事。夷王之世，老君與玄古三師降于蜀綿竹之三學山，授李真多以飛昇之道。厲王二十一年甲辰，老君降于樓觀，授道士宋倫以中景之道，《通真之經》，并靈飛六甲素奏丹符。平

王二十三年癸卯十二月，老君復出關開化諸國。遂遊西海，至流麟等洲，考校羣仙功行，乃復昇天。定王之世，王問老君以在世神仙，老君對以：東嶽有展禽先生，南嶽有匡續先生，西嶽有尹喜，北嶽有皇人，中嶽有古先生，即予是也。顯王八年庚申，秦孝公時，老君東還，又與尹真人等遊於上虞赤城、蒙山，重過搏桑大帝之所校集羣仙。已而隱於洛中景室山，時有黃髮老叟五人，或乘鶴，或衣羽，握青筠之杖，相與共談天地之數，世無知者。老君著述經書垂十萬言，傍有二神人，捧金壺盛墨，狀若淳漆，以寫之。其墨寫木石，皆成篆籀之文。赧王九年乙卯，老君與尹真人諸仙遊女几、地肺、天柱諸山。復西出散關，渡流沙，昇崑崙，還紫微上宮，返乎太玄之鄉。秦昭王聞之，恨不及見，乃於西麓下老君所經由處爲修城邑，以表聖迹。今有老停驛尹喜城，故墟尚存焉。

張楷

傳記

李昉《太平廣記》卷四《神仙四·張楷》 張楷字公超，有道術，居華山谷中，能爲五里霧，有玉訣金匱之學，坐在立亡之道。人學其術者，填門如市，故云霧市。今華山有張超谷焉。出仙傳拾遺

周隱遙

傳記

李昉《太平廣記》卷六《神仙六·周隱遙》 周隱遙，洞庭山道士，自云角里先生之孫，山上有其祖角里廟角里村。言其數世得道，嘗居焦山

中，學太陰鍊形之道，死於崖窟中。囑其弟子曰：檢視我屍，勿令他物所犯。六年後，若再生，當以衣裳衣我。弟子視之，初則臭穢蟲壞，唯五臟不變。依言閉護之。至六年往看，乃身全却生。弟子備湯沐，以新衣衣之。髮鬢而黑，髭鬚而直，若獸鬣焉。十六年又死如前，更七年復生。如此三度，已四十年餘，近八十歲，狀貌如三十許人。隋煬帝聞之，徵至東都，頒賜豐厚，恩禮隆異。而懇乞歸山，尋還本郡。真觀中，召至長安，於內殿安置，問修習之道。對曰：臣所修者，匹夫之志，功不及物，利唯一身。帝王修道，一言之利，萬國蒙福。得道之效，速於人臣。區區所學，非九重萬乘之所修也。懇求歸山，尋亦遂其所適。出仙傳拾遺

劉商

傳記

李昉《太平廣記》卷六《神仙六·劉商》 劉商者，中山靖王之後。舉孝廉，歷官合淝令，而篤好無爲清簡之道。方術服鍊之門，五金八石，所難致者，必力而求之。人有方疏，未合鍊施效者，必資其藥石，給其鑪鼎，助使成之，未嘗有所覬覦也。因泛舟苕霅間，遂卜居武康上強山下。有樵童藥叟，雖常草木之藥，詣門而售者，亦答以善價。一旦，樵夫齧樵，有朮一把，商亦厚價致之。其庭廡之下，籬落之間，草木諸藥，已堆積矣。忽閑步杖策，逍遙田畝蹊隧之傍，聊自怡適，聞藁林間，有人相與言曰：中山劉商，今日已賜真朮矣。蓋陰功篤好之所感乎。窺林中，杳無人跡。奔歸取朮，修而服之。月餘，齒髮益盛，貌如嬰童，舉步輕速，可及馳馬，登涉雲巖，無復困憊。又月餘，坐知四方之事，驗若符契，乃入上彊洞中。咸通初，有酒家以樵叟稍異，盡禮接之。累月復一至。因謂酒家曰：我山中劉商也，夙攻水墨，願留一圖，以酬見待之厚。使備繒素，而約以再來。一日果至酒家，援毫運思，頃刻而千山萬水，非世工之所及。將去，謂酒家曰：我祖淮南王，今爲九海總司，居列真之任。授我以

南溟都水之秩，旬日遠別，不復來矣。如是十許日，天色晴霽，香風瑞雲，彌布山谷。樵者見空中騎乘，飛舉南去。出仙傳拾遺

伯山甫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三《伯山甫》 雍州人也。在華山中精思服餌，

時時歸鄉里省親。如此二百餘年不老。每入人家，即知人家先世已來善惡功過，有如臨見。又知未來吉凶，言無不效。見其外生女年老多病，將藥與之。女服藥時年七十，稍稍還少，色如桃花。漢遣使者經見，西河城東有一女子答一老翁，其老翁頭髮皓白，長跪而受杖。使者怪而問之，女子曰：此是妾兒。昔妾舅氏伯山甫，以神方教妾，妾教使服之，不肯。而致今日衰老，不及於妾。妾悲怒，故與之杖耳。使者問女及兒今各年幾。女子答云：妾年二百三十歲矣，兒今年七十。此女後入華山，得仙而去。

李常在

傳記

李昉《太平廣記》卷一二《神仙一二·李常在》 李常在者，蜀郡

人也。少治道術，百姓累世奉事。計其年，已四五百歲而不老，常如五十許人。治病，困者三日，微者一日愈。在家有二男一女，皆已嫁娶，乃去。去時從其弟子曾家孔家，各請一小兒，年皆十七八。家亦不知常在欲何去，即遣送之。常在以青竹杖度二兒。遣歸置其家所卧之處，徑還，勿與家人語。二子承教，以杖歸家。家人了不見兒去，後乃各見死在牀上。

二家哀泣，殯埋之。百餘日，弟子從郫縣逢常在，將此二兒俱行。二兒與弟子泣語良久，各附書到。二家發棺視之，唯青竹杖耳，乃知非死。後三十餘年，居地肺山，更娶婦。常在先婦兒乃往尋求之。未至十日，常在謂後妻曰：吾兒欲來見尋，吾當去，可將金餅與之。及至，求父所在，婦以金與之。兒曰：父捨我去數十年，日夜思戀，聞父在此，故自遠來覲省，不求財也。乃止，三十日父不還。兒乃欺其母曰：父不還，我去矣。至外，藏於草間。常在還語婦曰：此兒詐言如是，當還。汝語之，汝長不復須我，我在法不復與汝相見，乃去。少頃兒果來，母語之如此。兒自知不復見其父，乃泣涕而去。後七十餘年，常在忽去。弟子見在虎壽山下居，復娶妻，有父子。世世見之如故。故號之曰常在。出神仙傳

蘇仙公

傳記

李昉《太平廣記》卷一三《神仙一三·蘇仙公》 桂陽人也，漢文

帝時得道。先生早喪所怙，鄉中以仁孝聞。宅在郡城東北，出入往來，不避燥濕。至於食物，不憚精粗。先生家貧，常自牧牛。與里中小兒，更日爲牛郎。先生牧之，牛則徘徊側近，不驅自歸。餘小兒牧牛，牛則四散，跨岡越嶮。諸兒問曰：爾何術也。先生曰：非汝輩所知。常乘一鹿。先生常與母共食。母曰：食無鮮，他日可往市買也。先生於是以簞插飯中，攜錢而去。斯須即以鮮至。母食去畢。母曰：何處買來。對曰：便縣市也。母曰：便縣去此百二十里，道途徑嶮，往來遽至，汝欺我也。欲杖之。先生跪曰：買鮮之時，見舅在市，與我語云：明日來此。請待舅至，以驗虛實。母遂寬之。明曉，舅果到，云昨見先生便縣市買鮮。母即驚駭，方知其神異。先生曾持一竹杖，時人謂曰：蘇生竹杖，固是龍也。數歲之後，先生灑掃門庭，修飾牆宇。友人曰：有何邀迎。答曰：仙侶當降。俄頃之間，乃見天西北隅，紫雲氤氳，有數十白鶴，飛翔其中，翩翩然降於蘇氏

之門，皆化爲少年。儀形端美，如十八九歲人，怡然輕舉。先生歛容逢迎，乃跪白母曰：某受命當仙，被召有期，儀衛已至，當違色養。即便拜辭。母子歔歔。母曰：汝去之後，使我如何存活。先生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簪邊橘樹，可以代養。井水一升，橘葉一枚，可療一人。兼封一櫃留之。有所闕乏，可以扣櫃言之，所須當至，慎勿開也。言畢即出門。踟躕顧望。聳身入雲。紫雲捧足，羣鶴翱翔，遂昇雲漢而去。來年，果有疾疫。遠近悉求母療之，皆以水及橘葉，無不愈者。有所闕乏，即扣櫃，所須即至。三年之後，母心疑，因即開之。見雙白鶴飛去。自後扣之，無復有應。母年百餘歲，一旦無疾而終。鄉人共葬之，如世人之禮。葬後，忽見州東北牛脾山，紫雲蓋上，有號哭之聲。咸知蘇君之神也。郡守鄉人，皆就山弔慰。但聞哭聲，不見其形。郡守鄉人，苦請相見。空中答曰：出俗日久，形貌殊凡。若當露見，誠恐驚怪。固請不已。即出半面，示一手，皆有細毛。異常人也。因請郡守鄉人曰：遠勞見慰，途徑險阻，可從直路而還，不須迴顧。言畢，即見橋亘嶺傍，直至郡城。行次，有一官吏輒迴顧，遂失橋所，墮落江濱，乃見一赤龍於脚下，宛轉而去。先生哭處，有桂竹兩枝，無風自掃，其地恒淨。三年之後，無復哭聲。因見白馬常在嶺上，遂改牛脾山爲白馬嶺。自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何爲。至今修道之人，每至甲子日。焚香禮於仙公之故第也。出神仙傳

又一說云：蘇耽者，桂陽人也。少以至孝著稱，母食欲得魚羹。耽出湖州市買，去家一千四百里，俄頃便返。耽叔父爲州吏，於市見耽，因書還家，家人大驚。耽後白母：耽受命應仙，方違遠供養。以兩盤留家中，若須食，扣小盤。欲得錢帛，扣大盤。是所須皆立至。鄉里共怪其如此，白官。遣吏檢盤無物，而耽母用之如神。先是。耽初去時云：今年大疫，死者略半。家中井水，飲之無恙。果如所言。闔門元吉。母年百餘歲終。聞山上有有人哭聲，服除乃止。百姓爲之立祠。出洞神傳

成仙公

傳記

李昉《太平廣記》卷一三《神仙一三·成仙公》

諱武丁，桂陽臨

武烏里人也。後漢時年十三，身長七尺，爲縣小吏。有異姿，少言大度，不附人，人謂之癡。少有經學，不授於師，但有自然之性。時先被使京，還過長沙郡，投郵舍不及，遂宿於野樹下。忽聞樹上人語云：向長沙市藥。平旦視之，乃二白鶴。仙公異之，遂往市。見二人罩白傘，相從而行。先生遂呼之設食。食訖便去，曾不顧謝。先生乃隨之行數里，二人顧見先生，語曰：子有何求而隨不止。先生曰：僕少出陋賤，聞君有濟生之術，是以侍從耳。二人相向而笑。遂出玉函，看素書，果有武丁姓名。於是與藥二丸，令服之。二人語先生曰：君當得地仙。遂令還家，明照萬物。獸聲鳥鳴，悉能解之。先生到家後，縣使送餉府君。府君周听，有知人之鑒。見先生，呼曰：汝何姓名也。對曰：姓成武丁，縣司小吏。府君異之，乃留在左右。久之，署爲文學主簿。嘗與衆共坐，聞羣雀鳴而笑之。衆問其故。答曰：市東車翻覆米，羣雀相呼往食。遣視之，信然也。時郡中寮吏豪族，皆怪不應引寒小之人，以亂職位。府君曰：此非卿輩所知也。經旬日，乃與先生居間直。至年初元會之日，三百餘人，令先生行酒。酒巡徧訖，先生忽以盃酒向東南嚔之，衆客愕然怪之。府君曰：必有所以。因問其故。先生曰：臨武縣火，以此救之。衆客皆笑。明日司儀上事，稱武丁不敬。即遣使往臨武縣驗之。縣人張濟上書，稱元日慶集飲酒，晡時火忽延燒廳事，從西北起。時天氣清澄，南風極烈，見陣雲自西北直聳而上，徑止縣。大雨，火即滅。雨中皆有酒氣。衆疑異之，乃知先生蓋非凡人也。後府君令先生出郡城西，立宅居止。只有母一小弟及兩小兒。比及二年，先生告病。四宿而殞。府君自臨殯之。經兩日，猶未成服。先生友人從臨武來，於武昌岡上，逢先生乘白驪西行。友人問曰：日

將暮，何所之也。答曰：暫往迷溪，斯須却返，我去。向來忘大刀在戶側，履在鷄棲上，可過語家人收之。友人至其家，聞哭聲。大驚曰：吾向來於武昌岡逢先生共語，云暫至迷溪，斯須當返，令過語家人，收刀并履。何得爾乎。其家人云：刀履並入棺中，那應在外。即以此事往啓府君。府君遂令發棺視之，不復見尸。棺中唯一青竹杖，長七尺許。方知先生託形仙去。時人謂先生乘騾於武昌岡，乃改爲騾岡。在郡西十里也。出神仙傳

天真皇人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天真皇人》 不知其得道之始，然是前劫修真極道之人也。身長九尺，玄毛被體，皆長尺餘。黃帝時在峨嵋絕陰之下，蒼玉爲屋，黃金爲座，張華羅幡，然百和香。侍者仙童玉女，座賓三人，皆稱泰清仙王。黃帝再拜問道，授以五牙三一之文，又在峨嵋山以《太上靈寶度人經》授黃帝，又授帝譽於牧德之臺。一云蜀峨山江北有慈母山，天真皇人修煉之所。山有龍池，池中有金銀銅鐵魚，各從其色，得食者味同乾薑，服之可以長生，謂之肉芝。龍池一在山中，一在空中，澄潔如鏡，纖芥不汙。或乾條槁葉飛墮其上，即有五色凡鷺銜去。

白石生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一《白石生》 中黃丈人弟子也。至彭祖之時，已年二千餘歲矣。不肯修昇仙之道。但取於不死而已，不失人間之樂。其所據行者，正以交接之道爲主，而金液之藥爲上也。初患家貧身賤，不能得藥，乃養猪牧羊，十數年，約衣節用，致貨萬金，乃買藥服之。常煮白石爲糧，因就白石山居，時人號曰白石生。亦時食脯飲酒，亦時食穀，日能行三四百里，視之色如三十許人。性好朝拜存神，又好讀仙經及太素傳。彭祖問之，何以不服藥昇天乎。答曰：天上無復能樂於此間耶，但莫能使老死耳。天上多有至尊相奉事，更苦人間耳。故時人號白石生爲隱遁仙人，以其不汲汲於昇天爲仙官，而不求聞達故也。

王倪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王倪》 即老君弟子也。得道於羲、農之間。黃帝遇之，以傳道要。歷少昊、顓頊世，常遊人間。帝譽以前爲齧缺師，行飛步之道。堯舜之時猶有見者，後一旦昇天。

洪崖先生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洪崖先生》 洪崖先生者，或曰黃帝之臣伶倫也，得道仙去，姓張氏。或曰帝堯時已三千歲矣。漢武帝時，有衛度世者入華山尋其父叔卿，叔卿在絕岩中與數人博戲於石上，問之爲誰，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飛黃子、王子晉、薛容也。東漢時班孟堅作《西京賦》云：洪崖立而指麾，紛羽毛之纖纒。是先生爲衆仙之長久矣。陶弘景《真誥》云：洪崖先生今爲青城洞真，故青城山今亦有洪崖。郭景純《游仙詩》云：左挹浮丘袂，右拍洪崖肩。又云：姮娥揚妙音，洪崖領下頤。蓋先生當時與姮娥、浮丘之徒，學仙者尚皆可得而見也。洪崖山在豫章之西山，是先生隱焉。隋文帝開皇九年，改豫章郡爲洪州，以先生所居山名之。今洪井在伏龍山北岩，左右石崖，陡起峻絕，春夏飛湍奔注，洪洪如雷，入井則陡殺，餘流爲小谿，注鸞陂。有古壇臨井上，相傳爲先生煉丹處。歲早禱焉，有赤蛇浮水面，雨爲立霽。井北一里許，於石磧上得五春白，色渥如丹，各圓深二尺餘，相傳爲先生搗藥處。土人云：每歲端午日未明，或聞搗藥聲，樵夫往往遇其餘滓。井南二里許爲鸞岡，四周有水，即鸞陂是也。相傳鸞岡爲先生乘鸞所憩處，岡側舊有鸞山觀，司馬天師《五嶽朝儀》云：青城山洞周回二千里，昔洪崖先生服琅玕之花而隱，代爲青城真人。

展上公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展上公》 展上公者，高辛時仙人也。學道於伏龍，地乃值李彌滿。上公得道，今爲九宮內右司保。常

向諸仙人云：昔在華陽下食白李美，憶之未久，忽已三千歲矣。郭四朝後於其處種五果，又此地可種柰，所謂福鄉之柰，可以除灾癘。《玉匱記》云：銜珠山俗呼獨女山也，仙人展上公昇天後，云昔在華陽下食白李，倏忽三千年矣。有碧柰，茅君監植，白李溪在小茅山北。《真誥》注云：諸歷檢課謂堯元年戊戌至齊之己卯歲，二千八百三年。高辛即堯父，說此語時又應在晉世，而已云三千年，即是堯至今不啻二千八百年。外曆容或不定，如此丁亥之數不將已過平。考《汲冢紀年》，正二千六百四十三年，彌復大懸也。

何侯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何侯》 何侯者，堯時隱蒼梧山，慕長生，三百餘口耕耘。舜南狩，止何侯家，天帝五老來謂舜曰：昇舉有期。翌日，五帝下迎舜白晝昇天。至夏禹時，五帝以藥一器與何侯，使投酒中，一家三百餘口飲不竭，以餘酒灑屋宇，拔宅上昇天，位爲太極仙人。今嶷山有何侯廟，在舜廟側。

文子辛鉞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文子》 姓辛名鉞，一名計然，葵丘濮土人。其先晉公子也，學道於老君。周（一本作楚）平王問於文子曰：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

庚桑楚 見亢倉子

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文子對曰：道德匡邪以爲正，振亂以爲治，化淫敗以爲樸淳，使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怨成亡。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用其言而天下治。後南遊吳越，范蠡師之。越欲伐吳，范蠡諫曰：臣聞之師曰：兵，凶器；戰，逆德；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不可。勾踐不聽，敗於夫椒。後位以上大夫，弗就，隱吳興餘英禹山，相傳以爲登雲而昇。按《寰宇記》、《吳興志》俱載：餘英東南三十里有計籌山，越大夫計然嘗登此山籌度地形，因名焉。今山陽白石頂通玄觀，乃故隱處也。其紫雲關、昇元觀，即古常清觀，宋孝宗乾道間改賜今額，山之半有曰登雲石者在。唐明皇追號爲通玄真人，其著書號《通玄真經》。

辛 鉏 見文子

亢倉子 庚桑楚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亢倉子》 亢倉子者，姓庚桑，

名楚，陳人也。得老君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叔孫告魯君，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以致之。亢倉子至，魯君卑辭請問，亢倉子曰：傳之者妄也，我能視聽不用耳目，而不能易耳目之用。魯君曰：增異矣，其道奈何？亢倉子曰：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間，我必知之。乃不知我七孔四肢之所覺，心腹六府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君大說。一云居畏壘之山，其臣之晝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六年。畏壘大穰。後遊吳興，隱毗陵孟峰道成仙去。後有漢張道陵，唐張果老相繼隱脩，因號張公壇福地。古建洞靈觀，宋改大甲萬壽宮。

浮丘公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浮丘公》 李浮丘伯世號浮丘公，居嵩山脩道，白日飛昇。嘗作《原道歌》云：虎伏龍亦藏，龍藏先伏虎。但畢河車功，不用隄防拒。諸子學飛仙，狂迷不得住。左右得君臣，四物相念護。乾坤法象成，自有真人顧。又以《相鶴經》授王子晉，崔文子學道於子晉，得其文，藏嵩山石室。淮南公採藥得之，遂傳於世。《相鶴經》云：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乘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故七年小變，十六年大變，百六十年變止，千六百年形體尚潔，故其色白，聲聞於天。故頭赤，食於水；故喙長，軒於前；故後指短，栖於陸；故足高而尾凋，翔於雲；故毛豐而肉疏，大喉以吐。故脩頸以納新，故天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者，木土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是以行必依洲渚，止必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驥也。鶴之上相，瘦頭朱頂，露眼黑睛，高鼻短喙，顴頰聒耳長頸，竦身鸞膺，鳳翼雀毛，龜背鼈腹，軒前垂後，高頸初節，洪髀纖指，此相之備者也。鳴則聞于天，飛則一舉千里。鶴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產伏。復七年羽翮具，復七年飛薄雲漢，復七年舞應節，復七年晝夜十二時鳴中律。復七十年不食生物，大毛落，茸毛生，乃潔白如雪，或純黑，泥水不能汙。復百六十年，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胎化產鸞鳳，同爲羣。聖人在位，則與鳳凰翔于甸。今湖北澧州有獨浮山，《圖經》云：昔浮丘子修真於此山。今有石室存焉。

沈義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三《沈義》 沈義者，吳郡人也。學道於蜀中，但能消灾治病，救濟百姓，而不知服食藥物。功德感於天，天神識之。義與妻賈氏共載，詣子婦卓孔寧家。道次忽逢白鹿車一乘，青龍車一乘，白虎車一乘，從數十騎，皆是朱衣仗節，方飾帶劍，輝赫滿道。問義曰：君見沈道士乎。義愕然曰：不知何人耶。又曰：沈義。答曰：是某也，何爲問之。騎吏曰：義有功於民，心不忘道，從少已來，履行無過，壽命不長，算祿將盡。黃老愍之，今遣仙官來下迎之。侍郎薄延者，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者，青龍車是也。送迎使者徐福者，白虎車是也。須臾。忽有三仙人在前，羽衣持節，以白玉版青玉介丹玉字授與義。義跪受，未能讀。云拜義爲碧落侍郎，主吳越生死之藉。遂載義昇天。時道間鋤耘人皆共見之，不知何等，須臾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義所乘車牛入田食苗。或有識是義牛者，以語其家弟子。數百人恐是邪魅將義藏於山谷間，乃分布於百里之內求之，不得。而後四百餘年，忽來還鄉。推求得其數世孫，名懷喜。懷喜告曰：聞先人相傳，說家祖有仙人，今仙人果歸也。留數十日。義因話初上天時，不得見天尊，但見老君東向坐。有左右勅義不得謝，但默坐而已。見宮殿鬱鬱，有如雲氣，五色玄黃，不可名字。侍者數百人，多女子及少男。庭中有珠玉之樹，蒙茸叢生，龍虎辟邪，遊戲其間。但聞琅琅有如銅鐵之聲，不知何物。四壁熠燿，有符書著之。老君形體略高一丈，披髮垂衣，頂項有光。須臾數髮，有玉女持金盤玉盃，盛藥賜義曰：此是神丹，服之者不死矣。妻各得一刀圭，告言飲畢而謝之。服藥後，賜棗二枚，大如雞子，脯五寸，遣義去曰：汝還人間，救治百姓之疾病者。君欲來上天，書此符，懸於竿杪，吾當迎汝。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賜義。義奄忽如睡，已在地上，後人多得其方術者也。

成連先生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成連先生》 伯牙學琴於成連

先生，乃與遊蓬萊山。留伯牙曰：君習之，我將迎。師刺船而去，伯牙凝望，但見海水瀕洞，山林冥杳，鳥獸悲號，歎曰：吾師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終，成連至，遂爲天妙操。成連乃仙也。

武夷君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武夷君》 武夷山有神人，自

稱武夷君，曰：吾居此山，因而爲名焉。又云，混沌初開，有神曰聖姥，母子二人居占此山，秦時人號爲聖姥，衆仙立爲大姥聖母，今人祝廟呼大元夫人是也。又云，天臺山元靈老君、華真仙師，遣第七仙子名屬仁，乘雲駕鶴，遊歷此山，安排地仙，今人號爲控鶴仙人是也。或云昔有魏王名子騫，在同州立王城，對大王石東去十里，今即城基尚在。此人是墜地仙人，後於此山得道。又云，昔有張湛、孫綽、趙元奇、彭令昭、劉景、顧思遠、白石先生、馬鳴先生，并胡氏、李氏、魚氏、王氏女子四人，通成十二人，同詣此山求道，偕至謁魏王，爲地主。會天亢旱，魏王寘酒醑祭仙祈雨，時控鶴仙人乘雲鶴白馬，從空中而下，遂霈雨澤。張湛等因獲見。時張湛獻仙人詩一絕云：武夷山下武夷君，白馬垂鞭入紫雲。空裏只聞三奠酒，龍潭陂上雨雰雰。仙人得詩甚喜，又見張湛等骨氣不常，訪道

精確，意其各有仙分，乃遣何鳳兒往天台山取仙籍一卷，到山檢視，其謫下凡間爲庶類，合居此山八百年，後方得道換骨，歸天仙人。既見仙籍各有姓名，乃安排魏王而下一十三人同居此山，各賜胡麻一合，湯藥半合。遂令魏王開筵置酒，張湛遣元亨打羯鼓，彭令昭吹橫笛，顧思遠立色，李三娘彈琵琶，歡宴而罷，羣仙會散。仙人語云：魏王公等，至八百年後可斫取黃心木爲棺，於此岩中玄化，魂魄便得歸天。至期果然玄化，乃於小藏岩中安排長槌材椁一十三具，插木匾於岩中，挂其靈骨，迄今在焉。又云，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夷君置肴酒，會鄉人幔亭峰上。初，男女千餘人，齋戒如期而往，乃見虹梁跨溪，制度精巧，飛梯回級，傍設闌中。體輕心喜，不覺其倦。至山頂，在幔亭彩屋，玲瓏掩映，前後可數百間。夾幔亭立八彩幢八枚，銀龍銜玉繡幡，金鳳翠毛。其幔亭可坐千餘人，設東西地席，各有長座，如今之僧尼位。施綠油紅卷花，食卓，自北競南，無接續其幔亭。北壁當中設一虛牀，謂之太極玉皇座。北壁西廂設一虛牀，謂之太姥魏真座。北壁東設一虛牀，謂之武夷君座。悉施紅雲茵、紫霞褥各一，銅盂貯花水。初，鄉人至幔亭峰，衙門外聞擊鼓聲，少頃空中有告云，悉呼鄉人爲曾孫。乃曰：汝等男孫先入東序而進，女孫後入西序而進。既而聞讚告曰：有太極玉皇大帝降臨山藪，曾孫可拜謝。又曰：太姥魏真人，曾孫可拜。又聞噓咳之聲，乃武夷君焉，高聲而言曰：汝等曾孫，若男若女，皆平安好。男孫東座，女孫西座。中亭有青綾帳幄，各設一牀，陳諸樂具。又聞讚告曰：命鼓師張安陵打引鼓，趙元奇拍副鼓，劉小禽坎鈴鼓，曾少重擺鼗鼓，喬知滿振嘈鼓，高子春持短鼓，管師鮑公希吹橫笛，板頭何鳳兒撫等散，如此處東幄，奏停雲左仙之曲。命弦師董嬌娘彈箏篴，謝英妃撫長琴，呂荷香戛圓琵琶。管師其次姑噪，畢築秀淡鳴洞簫，朱小娥運笙，金師羅妙容打銅鈸，如此處西幄，奏寶雲右仙之曲。見樂具空閒橫豎，自響精妙。命及行酒，須臾酒至，無謝禮，酒味甘香而醇酒醴，百味珍奇，並皆殊越。又命行酒，乃令歌師彭令昭唱人間可哀之曲，辭曰：天上人間今會合稀疏，日落西山兮夕鳥歸飛，百年一餉今志與願違，天宮咫尺兮恨不相隨。歌罷，忽彩雲四合，環佩人馬之音竟空而至。又聞讚告云：玉靈太姥與大姥與曾孫別，再拜。又云：汝等宜速下此山間，久即有蛇螭虎豹之伍，不可遭逢。乃下山，俄而風雨暴至，

各回顧山頂，無復一物。鄉人相喚曰：我等凡賤，得與仙尊共宴。後致祠其山，號曰同山云爾。侍郎劉夔序云：山在建寧北二百里外，崇安縣南三十里。按《茅君內傳》云：仙家有三十六洞天，武夷山乃第十六洞，昇真玄化之天。

若士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一《若士》 若士者，古之神仙也，莫知其姓名。

燕人盧敖，秦時遊于北海，經于太陰，入于玄關，至于蒙谷之山，而見若士焉。其爲人也，深目而玄準，鳶肩而脩頸，豐上而殺下，欣欣然方迎風軒輊而舞。顧見盧敖，因遁逃于碑下。盧敖仰而視之，方蹠龜殼而食蟹蛤。盧敖乃與之語曰：惟以敖爲背羣離黨，窮觀六合之外，幼而好遊，長而不渝，周行四極，推此陰之未闕。今卒睹夫子于此，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儼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不宜遠而至此，猶光乎日月，而載乎列星，比夫不名之地猶突奧也。我昔南遊乎洞瀾之野，北息乎沈默之鄉，西窮乎窈冥之室，東貫乎溟洞之光。其下無地，其上無天。視焉無見，聽焉無聞。其外猶有浹浹之汜，其行一舉而千萬里，吾猶未之能也。今子遊始至于此，乃云窮觀。豈不陋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不可以久住，乃舉臂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愴恨若有喪者也，曰：吾比夫子也，猶鴻鵠之與壤蟲也。終日而行，不離咫尺，自以爲遠，不亦謬也。悲哉。

雜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若士》 臣道一曰：盧敖遊乎

北海而見若士，語及窮觀，是誠陋矣。惟若士遊乎六合之外，無止極之處，而猶未能盡其妙。後世固有不盧敖之若，有得一法，得一術，而自以爲大道虛無，不過如此，能不淺哉。《道德經》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渾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若士其庶幾於道乎。

沈文泰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一《沈文泰》 沈文泰者，九疑人也。得江衆神

丹土符還年之道，服之有效。欲於崑崙安息二千餘年，以傳李文淵曰：土符不法服藥，行道無益也。文淵遂授其祕要，後亦昇天。今以竹根汁煮丹黃土，去三尸，出此二人也。

董謁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董謁》 董謁，字仲玄，武都

郿邑人。少好學，常遊山澤，負挾圖書，患其繁重，家拾樹葉以代書簡，言其易卷也。嘗爲人傭牧，或採薪負之。見野地有書，皆鬼神所化，更本寫之以爲卷帙。縱誕不仕，遊於屠肆。或乞犬羊皮爲衣，所居不過容膝，編荆爲牀，聚鳥獸毛而寢，夏則露宿草石之上。年一百九十歲，鬢髮如童子。出隱無常，或乘牛驢，或躡履屨。家去長安三百里，不日能至。常息

人家以題掌，還家以片籀寫之，則紙掌之字，少來勤苦，舌爲之黑，掌爲之爛。世人謂仲玄掌錄而舌學。常疾世人囂煩，著依其之說數萬言，以周孔之徒惑蕩末世，屈曲爲禮樂，令後人多以此自失。夫人稟五常之氣爲萬物之秀，自然知禮樂，何勞之教以裁情者乎。伏羲軒轅唐堯夏禹殷湯爲上聖，周孔爲通人，何以言之？伏羲取鳥獸以充庖，後知腥羶之變。黃帝教人乘舟，後有廬室之居。唐堯夏禹殷湯三聖，或能治水饑旱，爲人除害。至周孔強拘人以禮，亂人以樂。樂極則彌哀，禮逸則臻亂，皆非治國之大統。漢武帝聞其不拘於俗，乃徵至西京，與帝言皆協會情理。後莫知所在。

李 充

傳 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李充》 李充，馮翊人，自言三百歲，從秦始皇發會稽，望江海。少好學，爲博士，門徒萬人。伏生時年十歲，乃就充石壁中受《尚書》，以口傳授伏子，四代之事，略無遺脫。伏子因而誦之，常以繩十餘尋縛腰，誦一遍一結，十尋之繩皆繩結矣，誦記之數萬遍。但云食穀損人精慧，故有遺失。伏子今所傳，百卷得其一矣，堯舜二典闕弘多。充在漢世，常餌菊朮，人問先生何以不語，至經旬曰：世間無可食，亦無可語者。精神往來，採雲膏霞液，身中惟心在爾，豈能言乎，正恐煩神使舌爾。帝聞神異，乃聘徵。充衣荷草畚，負《五嶽真形圖》而至，帝禮待之，亦號負圖先生。

孟 岐

傳 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孟岐》 孟岐，清河逸人也。尋師不避險阻，年七百歲，記及周初時事了如目前。或云：見周公旦抱成王以朝於周廟，岐時侍周公陞壇。公上，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王笏遺岐。岐常寶執，每以衣袂拂拭笏，笏今銳欲折耳。嘗餌桂葉，在華陰山下拾藥。聞帝好仙，披草萊而出。

郭 瓊

傳 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郭瓊》 郭瓊，東方郡人也。其形貌醜劣，而意度過人。扶杖遊行。每寄宿人家，輒乞薪自照，讀書不眠。主人有笥中祕書識緯，緘籒甚密。而瓊已聞知，悉覽，莫不服其神異。聞瓊寄宿，則閉戶塞門，有不得之書悉焚之，乃開門進瓊，人恐知其陰謀。瓊常袖中出一把筭子，散置膝前，測人家隱事皆知。或晝卧不閉目，行地無蹤，袒褐如狂。漢武帝尚其異之。

黃安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黃安》 黃安，代郡人。自云卑陋不敢處人間，執鞭推荆，誦書畫地以計舌數。一夕地成池，明復移處，亦然也。時人謂之舌耕。可八十餘，視若童子。常服朱砂，舉身皆赤，不著衣。坐一神龜，廣三尺。時人問：子坐龜幾年？曰：昔伏羲氏始造網罟，有此龜以授吾，背已平。此龜畏日月之光，三千歲一出頭，我得此龜來已五過出頭矣。行則負龜習而趨，世人謂安年萬歲。漢武帝聞有異跡，乃進與論虛無神仙之事，帝往屈焉。及封泰山，詔董謁、李充、孟岐、郭瓊、黃安五人同輦，謂之五仙臣。帝崩後，即去，不知所之。

皇初平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二《皇初平》 皇初平者，丹谿人也。年十五而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入山索初平，歷年不能得見。後在市中，有道士善卜，乃問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今四十餘年，不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爲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皇名初平，是卿弟非耶。初起聞之驚喜，即隨道士去尋求。果得相見，兄弟悲喜。因問弟曰：羊皆何在，初平曰：羊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了不見羊，但見白石無數。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但兄自不見之。初平便乃俱往看

之，乃叱曰：羊起。於是白石皆變爲羊數萬頭。初起曰：弟獨得神通如此，吾可學否？初平曰：唯好道，便得耳。初起便棄妻子，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茯苓，至五千日，能坐在立亡，行於日中無影，而有童子之色。後乃俱還鄉里，諸親死亡略盡，乃復還去。臨去以方授南伯逢，易姓爲赤初平，改字爲赤松子。初起改字爲魯班，其後傳服此藥而得仙者，數十人焉。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皇初平》 金華山今屬婺州，見有石羊存焉，一云茶陵雲陽山，黃初平號赤松子，治南嶽之陽，即此地有松高萬丈。

沈建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二《沈建》 沈建者，丹陽人也。世爲長史，而建獨好道，不肯仕宦。學導引服食之術，遠年却老之法。又能治病，病無輕重，遇建則差，舉事之者千餘家。一日，建當遠行，留寄一奴一婢，並驢一頭，羊十口，各與藥一丸。語主人曰：但累舍居，不煩主人飲食也，便決去。主人怪之曰：此君所寄口有十三，不留寸資，當若之何。建去之後，主人飲啖奴婢，奴婢聞食皆吐逆。以草與驢羊，驢羊皆避而不食，便欲舐人。主人乃驚。後百餘日，奴婢面體光澤，轉勝於初時。驢羊悉肥如飼。建去三年乃還，又各以一丸藥與奴婢、驢羊，乃却飲食如故。建遂斷穀，不食能輕舉，飛行往還，如此三百餘年，乃絕迹，不知所之也。

華子期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二《華子期》 華子期者，淮南人也。師祿里先生，受隱仙靈寶方。一曰伊洛飛龜秩，二曰伯禹正機，三曰平衡方。按合服之，日以還少。一日能行五百里，力舉千斤。一歲十二易其形，後乃仙去。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華子期》 所居名子期山，今屬建寧府。

王遠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三《王遠》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至中散大夫。博學五經，尤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觀諸掌握。後棄官入山修道。道成，漢孝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牧逼載，以詣京師，遠低頭閉口，不肯答詔，乃題宮門扇板四百餘字，皆說方來之事。帝惡之，使人削之，外字始去，內字復見，字墨皆徹入板裏。方平無復子孫，鄉里人累世相傳共事之。同郡故太尉公陳耽，爲方平架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消災，不從學道。方平在耽家四十餘年，耽家無疾病死喪，奴婢皆然，六畜繁息。田蠶萬倍，仕宦高遷。後語耽云：吾期運將盡，當去，不得復停，明日日中，當發也。至時，方平死。耽知其化去，不敢下著地。但悲涕歎息曰：先生捨我去耶，

我將何如。具棺器燒香，就床上衣裝之。至三日三夜，忽失其尸，衣帶不解，如蛇蛻耳。方平去後百餘日，耽亦死。或謂耽得方平之道化去，或謂方平知耽將終，委之而去也。其後，方平欲東之括蒼山，過吳，往胥門蔡經家。經者，小民也，骨相當仙。方平知之，故住其家。遂語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故欲取汝以補仙官。然汝少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昇，當爲尸解耳。尸解一劇須臾。如從狗竇中過耳。告以要言，乃委經去。後經忽身體發熱如火，欲得水灌，舉家汲水以灌之，如沃焦石，似此三日中，消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其所在，視其被中，惟有皮頭足具，如今蟬蛻也。去十餘年，忽然還家。去時已老，還更少壯，頭髮還黑。語其家云：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其日，可多作數百斛飲食，以供從官，乃去。到期日，其家假借盆甕作飲食數百斛，羅列覆置庭中。其日方平果來，未至經家，則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比近，皆驚，不知何所在。及至經家，舉家皆見方平，著遠遊冠，朱服虎頭鞬裳，五色綬帶劍，少鬚，黃色，長短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麾節幡旗，前後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也。有十二玉壺，皆以臘蜜封其口。鼓吹皆乘麟，從天上下懸集，不從道行也。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惟見方平坐耳。須臾，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相問，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在民間，今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所使人也。答言：麻姑再拜，比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脩敬無階思念。煩信承來，在彼登當傾倒，而先被記當案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未即去。如此兩時間，麻姑來。來時亦先聞人馬之聲。既至，從官當半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於頂中作髻，餘髮散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日，不可名。皆世所無有也。入拜方平，方平爲之起立。坐定，召進行厨，皆金玉盃盤無限也。餽膳多是諸花果，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而行之，如松柏炙，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說：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昔，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爲陸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姪。時經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至，得米，便以撒地，謂以米祛其穢也。視米皆成真珠。方平笑曰：姑故少年也，吾

景德觀，前漢王方平得道之山舊名仙都宮，宋真宗咸平元年賜太宗皇帝御書一百二十卷，景德元年賜今額。

蔡經

傳記

老矣。不喜復作此曹輩狡獪變化也。方平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酒，此酒乃出天廚，其味醇釀，非俗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怪也。乃以一升酒，合水一斗，攪之，以賜經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方平語左右曰：不足復還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相聞求其酤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信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者飲耳。又麻姑手爪不似人爪形，皆似鳥爪。蔡經中心私言：若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其爪可以爬背耶。便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經比舍有姓陳，失其名字，嘗罷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扣頭求乞拜見。於是方平引前與語。此人便乞得驅使，比於蔡經。方平曰：君且起，可向日立。方平從後視之曰：噫。君心不正，影不端，終不可教以仙道也。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臨去以一符並一傳著小箱中，以與陳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止能令君竟本壽，壽自出百歲也，可以消灾治病。病者命未終，及無罪犯者，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有邪鬼血食作禍者，帶此傳以勅社吏，當收送其鬼。君心中亦當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尉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數百家，陳尉壽一百一十一歲而死。死後，其子孫行其符，不復效矣。方平去後，經家所作飲食數百斛，在庭中者悉盡，亦不見人飲食之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是何神人，復居何處。經答曰：常治崑崙山，往來羅浮山、括蒼山，此三山上，皆有宮殿。宮殿一如王宮，王君常任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相反覆者數遍。地上五嶽生死之事，悉關王君。王君出時，或不盡將百官，惟乘一黃麟，將士數十人侍。每行，常見山林在下，去地常數百丈，所到，山海之神皆來奉迎拜謁，或有千道者。後數年，經復暫歸家，方平有書與陳尉。真書廓落，大而不工。先是無人知方平名遠者。起此，乃因陳尉書知之。其家於今，世世存錄王君手書及其符傳於小箱中，祕之也。

雜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王遠》 《忠州圖經》云：禹廟

神仙總部·仙真部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蔡經》 蔡經者，小民爾，而骨相當得仙。方平知之，故往其家，謂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故來取汝補官僚。然汝少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天去，當作尸解。須臾如從狗竇中過爾，告以要言，乃委經去。經後忽身體發熱如火，欲得水灌之，如沃焦狀。如此三日，中消耗骨盡，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其所在，視其被中，有皮頭足具存，如蟬蛻也。去後十餘年忽還家，去時已老，還更少壯，頭髮皆黑。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其日可作數百斛飲以供從官。乃去，其家依其言，假借甕器作酒數百斛，羅列覆置庭間以候之。其日方平果來，未至經家，一時但聞金鼓簫管之聲。比近，皆驚，不知何等。及至，經舉家皆見之，方平著遠游之冠，朱衣，虎頭鞶囊，五色之綬帶劍，黃色少鬚，長短中人也。乘五蓋之車，駕五龍，龍各異色。前後麾節旌旗，導從威儀，如大將軍出也。有十二隊五百士，皆以蜜蠟封其口，鼓吹皆乘麟，從天上來下，懸集，不從人道行也。既至，從官皆不復知所在，惟見方平身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問，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其所使人也。答言：麻姑再拜，但不相見，忽以五百餘年。尊卑有序，修敬無階，思念久煩，承來在彼，故當躬到。而先被詔，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便宜親觀，願未即去爾。如此兩時間，麻姑來也，來時亦先聞人馬之聲。既至，從官半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許。於頂中作髻，餘髮散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采曜日，不可得名字，皆世所無

涉正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六《涉正》 字玄真，巴東人，說秦王時事如目前。常閉目，行亦不開。弟子數十年莫見其開目者。有一弟子固請開之，正乃爲開目，有聲如霹靂，光如電。弟子皆蜀地。李八百呼爲四百歲小兒也。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涉正》 良久乃能起，正已復還閉目。正道成，莫見其所服食施行，而授諸弟子，皆以行氣絕房室，及服石腦小丹。

雜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涉正》 臣道一曰：《道德經》曰：五色令人目盲。又曰：聖人爲腹不爲目。古仙亦云：魂在肝而不在眼。又曰：閉目見自己之目。使人能神守於內，不爲物轉，則泰山在前而目不見矣。今涉正乃常閉目，雖行猶不開也，豈非故以聖人爲腹不爲目之意，神其教以開化其弟子乎。後之學道者，合於此乎有悟。

孫博

傳記

有也。入拜方平，方平爲起立。坐定，各進行厨，皆金盤玉杯，餽膳多是諸花，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而行之，如有柏炙，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說：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昔，會將減半也，豈將復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經婦，而經之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索少許米來，便以擲之，視米墮地，皆成丹砂。方平笑曰：麻姑故作少年戲也，吾老矣，不復喜作此狡獪變化也。方平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酒，此酒乃出天厨，其味醇醲，非俗人所宜，飲之或能爛人腸胃，今當以水添之，汝輩勿怪也。乃以水一斗，合酒一升攪之，以賜經家人。飲一斗許，皆醉。良久酒盡，方平語左右曰：不足，還復取也。以一貫錢與餘杭姥求沽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爾。又麻姑手爪不似人形，皆似鳥爪。蔡經心言：背痒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神人也，汝謂其爪可爬背，何也？但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之鞭可妄得也。經家比舍有姓陳者，失其名字，嘗罷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叩頭，求乞拜見。於是方平引前與語，此人便乞得隨從驅使，比於蔡經。方平曰：君但起，向日立。方平從後視之，言：噫，君心針不正，不可教以仙道也，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臨去，以一符并一傳著小箱中，以與陳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能令君延壽，本壽自出百歲也。可以攘灾治病，病者命未終及無罪過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有邪鬼血食作禍祟者，君使帶此符以敕社吏，當收送其鬼。君心當亦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尉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數百家，壽一百一十歲而死。死後子孫行其符，不復效。方平去後，經家所作數百斛酒在庭中者，皆盡，亦不見人飲之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常在何處？經答言：常治崑崙，往來羅浮山、栢蒼山，此三山上皆有宮室，王君常平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往復者數十過。地上五嶽生死之事，皆先來關王君。王君出入惟乘一黃麟，道從甚肅，所至則山海之神皆來奉迎拜謁也，或者於道白言者。後數十年，經復暫歸省家，方平有書與陳尉，書字廓落，大而不楷。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至此，乃知之。陳尉家今四世存錄王君手書及其符傳小箱也。

葛洪《神仙傳》卷四《孫博》 河東人也。有清才，能屬文，著書

百許篇。誦經數十萬言。晚乃學道，治墨子之術。能使草木金石皆爲火，光照耀數十里。亦能使身中成炎，口中吐火。指大樹生草即焦枯，若更指之，則復如故。亦能使三軍之衆，各成一叢火。又有藏人亡奴在軍中者，自捕之不得，因就博請，博語奴主曰：「吾爲卿燒其營舍，奴必走出，卿但諦伺捉取之。」於是，博以一赤丸擲於軍中。須臾，火起漲天，奴果走出而得之。博乃更以一青丸擲之火中，火勢即滅，屋舍百物，向已焦燃者，皆悉如故不損。博每作火，有所燒，他人雖以水灌之，終不可滅。須博自止之，乃止耳。行火水中，不但己身不沾，乃能兼使從者數百人皆不沾。又能將人於水上，敷席而坐，飲食作樂，使衆人舞於其上，不沒不濡，終日盡歡。其疾病者，就博自治，亦無所云，爲博直指之，言愈即愈。又山間石壁，及地上盤石，博便入其中，初尚見背及兩耳出石間，良久都没。又能吞刀劍數十枚，及從壁中出入，如有孔穴也。又能引鏡爲刀，屈刀爲鏡，可積時不改。須博指之，刀復如故。後人林慮山中，合神丹而仙矣。

天門子 王 綱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四《天門子》 天門子者，姓王，名綱。尤明補養之要，故其經曰：陽生立於寅，純木之精。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夫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渡陽也，陰人著脂粉者，法金之白也。是以真人道士莫不留心駐意，精其微妙，審其盛衰。我行青龍，彼行白虎。彼前朱雀，我後玄武。不死之道也。又陰人之情也，有急於陽，然能外自戕抑，不肯請陽者，明金不爲木屈也。陽性氣剛躁，志節疏略，至於遊晏，則聲氣和柔，言辭卑下，明木之畏金也。天門子既行此道，年二百八十歲，色如童子。乃服珠體得仙，入玄洲去也。

王 綱 見天門子

劉政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四《劉政》 劉政者，沛國人也。高才博物，學無不覽。深維居世榮貴須臾，不如學道，可得長生。乃絕進取之路，求養性之術。勤尋異聞，不遠千里，苟有勝己，雖奴客，必師事之。後治墨子《五行記》，兼服朱英丸。年百八十餘歲也，如童子。好爲變化隱形，又能以一人作百人，百人作千人，千人作萬人。又能隱三軍之衆，使人化成一叢林木。亦能使成鳥獸，試取他人器物，以置其衆處，人不覺之。又能種五果之木，便華實可食，生致行厨，供數百人。又能吹氣爲風，飛沙揚石，以手指屋宇山林壺器，便欲傾壞。更指之，則還如故。又能化作美女之形，及作木人。能一日之中行數千里，噓水興雲。奮手起霧，聚壤成山，刺地成淵。能忽老忽少，乍大乍小，入水不濕。步行水上，召江海中魚鼈蛟龍龜鼈，即皆登岸。又口吐五色之氣，方廣十里，氣上連天。又能騰躍上下，去地數百丈，後不知所在。

王 喬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王喬》 王喬，犍爲武陽人也。

武陽有北平山，在益州南一百四十七里，高一千三百丈，上有白蝦蟆，謂之肉芝，食者長生。非仙材靈骨，莫能致也。喬好道，望山朝拜，積十餘年，登山感致，因得食之。身輕力倍，行及走馬。後爲柏人令，遂於東嶺山得道。今武陽有喬仙祠。王喬有三，同姓名，有太子晉王喬，有葉令王喬，食肉芝王喬乃蜀中神仙也。

成君平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成君平》 成君平者，長沙郡人也。年十五，兄使牧鵝羊，忽遇一仙翁，將入東華山。兄後尋至山中，見君平，因問所牧鵝羊何在，君平指白石曰：此是也。遂驅起，令隨兄去。旬日却還山下，復化爲石，今猶存焉，因名此山爲鵝羊山。此山在長沙縣北二十里，本名東華山，亦謂之石寶山，上有仙壇丹竈。畢田詩云：羽客何年此煉丹，尚留空竈鎮孱顏。雲中鷄犬仙應有，山下鵝羊石轉頑。湘渚幾回滄海變，遼城無復令威還。何年仙馭重來此，盡遣飛騰上九關。

鬼谷先生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六《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晉平公時人，姓王名詡，不知何所人，受道於老君。入雲氣山採藥，合服得道，顏如少童。居青溪之鬼谷，因以爲號。蘇秦、張儀問道於先生，先生曰：聞道易，修道難。二子世心未冥，可學游說，以適今時之宜。必得相

其國矣，必不得相其死矣。若不懼之，當相傳。二子請學之，三年辭去，先生云：二子輕松喬之永壽，貴一旦之浮榮，惜哉。後復遺其書曰：二君足下勤勞駟馬，功名赫赫，九州稽首。春榮到秋，不得久茂，日數將盡，時訖將老。子不見河邊之木乎，僕馬折其枝，波浪漱其根，此所居者然也。子不見崧岱之松柏乎，華霍之梓檀乎，葉干青雲，根洞三泉，千秋萬歲，無斤斧之患。元狐疫死者，有鳥如烏銜草覆其面，遂活。有司上聞，秦始皇遣使齋草以問先生，先生曰：巨海中有十洲，祖洲有不死之草，生於瓊田之中，亦名養神芝。其葉似菰而不叢生，一株可活一人耳。先生在人間數百歲，後不知所之。或曰鬼谷在高高之陽城也。

茅濛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六《茅濛》 茅濛，字初成，咸陽南關人也，即東卿司命君盈之高祖，師鬼谷先生。入華山修道，後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先是，其邑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泰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秦始皇聞之，改臘曰嘉平，以希慕得仙。

西門君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六《西門君》 西門君者，少好道，明諸讖緯。以《開山圖》授秦始皇，而不能用。

郭四朝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六《郭四朝》 郭四朝者，周時燕人也。兄弟四人同學道，四朝居長。秦時得道，來勾曲山南，所住處作塘過，澗水令深，基遮垣墉，今猶可識處。四朝乘小船遊戲其中，每扣舷而歌，歌曰：清池帶靈岫，長林鬱青葱。玄鳥藏幽野，悟言出從容。鼓檝乘神波，稽首希晨風。未獲解脫期，逍遙林丘中。浪神九垓外，研道遂全真。載此靈鳳羽，藏我華龍麟。高舉方寸物，萬吹皆垢塵。顧哀朝生惠，孰盡汝車輪。遊空落飛颿，虛步無形方。圓景煥明霞，九鳳唱朝陽。揮翮扇天津，掩靄慶雲翔。遂造太微宇，挹此金梨漿。逍遙玄垓表，不存亦不亡。駕欵舞神霄，披霞帶九日。高皇齊龍輪，遂造北華室。神虎動瓊林，香風合成一。開闔幽冥戶，靈變玄滅迹。

周太賓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六《周太賓》 周太賓，秦時道士也。同姜叔茂學道，在勾曲山，種五果五辛菜，貨之以市丹砂。今山間多有韭薤，即其遺種也。二人并得仙。太賓有才藝，善鼓琴，能彈獨絃而八音和，以教糜長生、孫廣田。

姜叔茂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六《姜叔茂》 姜叔茂，不知何許人。常與周太賓爲友，學道修仙，今在蓬萊爲左卿。南鄭諸姜，則叔茂之後也。叔茂曾作書與太極官僚云：昔學道於鬼谷，道成於少室，養嗣於華陽，待舉於逸域。時乘飄輪，宴於勾曲。悟言永歎，代謝之速，物存人亡，我勞如何。《真誥》曰：秦時道士周太賓及巴陵侯姜叔茂者，來住勾曲山下，又種五果并五辛菜。叔茂以秦孝王時封侯，今名此地爲姜巴者是矣，以其因叔茂而名地焉，下注云：地號，今亦存有大路，從小茅後通延陵，即呼爲姜巴路也。但秦孝公時未併，楚置郡，巴陵縣始晉初，不知那有巴陵之封，恐是巴蜀之巴故也。

王興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一〇《王興》 陽城人也。常居一谷中，本凡民，不知書，無學道意也。昔漢武帝元封二年，上嵩山，登大愚石室，起道宮，使董奉君東方朔等。齋潔思神，至夜，忽見仙人長二丈餘，耳下垂至肩。武帝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疑仙人也。聞中嶽有石上、菖蒲，一寸九節，服之可以長生，故來採之。言訖忽然不見。武帝顧謂侍臣曰：彼非欲學道服食者，必是中嶽之神，以此教朕耳。乃採菖蒲服之。且二年，而武帝性好熱食，服菖蒲每熱者，輒煩悶不快，乃止。時從官多皆服之，然莫能持久，唯王興聞仙人使武帝常服菖蒲，乃採服之，不息，遂得長生。

魏武帝時猶在，其鄰里老小皆云傳世見之，視興常如五十許人，其強健，日行三百里，後不知所之。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七《王興》 後爲蒲江主簿，開縣

境有神仙靈化，每瞻望雲際，歸心達誠，遂罷官，隱於秋長山，即二十二化也。下有洞穴，中有千歲金蟾。古老相傳，有見之者當即得道。又有瓊花木，在山之頂，徑八九尺，葉若白檀，終冬常茂，云此木花開即有於此昇天得道者。花如芙蓉，香聞數里。興居此山，存神抱一，吸景內修。又以乘龍躡紀之道，九載修煉。忽有瓊花吐艷，又見金蟾跳躍，引入洞中，遇金液之丹，拜而服之。後雲車迎之，白日昇天。

壽光侯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七《壽光侯》 能劾百鬼衆魅，令

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爲魅所病，侯爲劾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者輒死，鳥過必墜。侯復劾之，樹盛夏枯落，見大蛇長七八丈，懸死其間。漢武帝聞而召見，乃試問之曰：吾殿下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火相隨，豈能劾之乎？曰：此小怪，易消爾。帝僞使三人爲之，侯劾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甦。

衛叔卿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二《衛叔卿》 中山人也，服雲母得仙。漢元鳳

二年八月壬辰，武帝閒居殿上。忽有一人，乘浮雲駕白鹿集於殿前。帝驚問之爲誰。曰：我中山衛叔卿也。帝曰：中山非我臣乎。叔卿不應，即失所在。帝甚悔恨，即使使者梁伯之往中山推求，遂得叔卿子，名度世。即將還見。帝問焉，度世答曰：臣父少好仙道，服藥治身八十餘年，體轉少壯。一旦委臣去，言：當入華山耳。今四十餘年，未嘗還也。帝即遣梁伯之與度世往華山覓之。度世與梁伯之俱上山，輒雨積數日。度世乃曰：吾父豈不欲吾與人俱往乎。更齋戒獨上，望見其父與數人於石上嬉戲。度世既到，見父上有紫雲覆陰鬱鬱，白玉爲床，有數仙童執幢節立其後。度世望而再拜。叔卿問曰：汝來何爲。度世具說天子悔恨，不得與父共語，故遣使者與度世共來。叔卿曰：吾前爲太上所遣，欲戒帝以灾厄之期，及救危厄之法，國祚可延。而帝強梁自貴，不識道真，反欲臣我，不足告語，是以棄去。今當與中黃太一共定天元九五之紀，吾不得復往也。度世因曰：向與父博者爲誰。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王子晉，薛容也。今世向大亂，天下無聊。後數百年間，土滅金亡，天君來出，乃在壬辰耳。我有仙方，在家西北柱下，歸取，按之合藥服餌，令人長生不死，能乘雲而行，道成來就吾於此，不須復爲漢臣也。度世拜辭而歸，掘得玉函，封以飛仙之香，取而按之餌服，乃五色雲母，並以教梁伯之，遂俱仙去，不以告武帝也。

戴孟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七《戴孟》 戴孟，武當山道士，字成子，武威人也。漢武帝時為殿中將軍。本姓燕名濟，字仲微，得道後改姓名。又云漢明帝時人，少孤，養母甚至，復好神仙學，周遊四方。母既即世，入華陽山，服白朮、黃精，兼能種植，及服雲母、雄黃、丹砂、芝草。篤志於道，久而愈勤。一日授玉珮金璫經并石精金光符於清靈裴真人，精思修之，則自覺體輕。遊名山，訪真境，日行七百里，得不死之道。腰間有十數卷書，即《太微黃書》也。仙人郭子華、張季連、趙叔達、山世遠常與之遊處，謝允常師事之。允字道通，歷陽人。幼時為人所掠，賣往東陽。久之告官，被誣陷烏傷。獄將入死，夜有老翁授其符，又有黃衣童子往來，於是得免。晉成帝咸康中，至襄陽武當山，見戴孟，觀其風骨，即先來獄中授符者乃孟耳。遂執弟子禮，求授道要。後出仕，作歷陽、新豐、西道三縣，所至多神驗，允年七十猶不老，孟則或隱或顯，莫知所之。《真誥》云：黃衣童子者，即玉珮金璫之官耳。

山世遠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七《山世遠》 山世遠，授戴孟先生法，暮臥，先讀黃庭內景經一過，乃眠，使人魂魄自制煉。嘗行此二十一年，亦仙矣。是為合萬過，夕得三四過乃佳。世遠得道，為太和真人。

毛伯道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七《毛伯道》 毛伯道、劉道恭、謝稚堅、張兆期，皆後漢時人也。同於王屋山學道四十餘年，共合神丹成。伯道先服即死，次道恭服之又死。稚堅、兆期不敢服，棄藥而歸。未出山，忽見伯道、道恭各乘白鹿在山上，仙人執節以從之。二人悲愕悔謝，道恭授以服茯苓方，二人後亦度世。

蘇林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七《蘇林》 蘇君諱林，字子玄，濮陽曲水人也。少稟異操，獨逸無倫。訪真之志，與日彌篤。嘗負擔至趙，師琴高先生。時年二十一，受煉氣益命之道。琴高初為周康王門下舍人，以內行補精術及丹法，能水遊，時已九百歲，唯不死而已，非飛仙也。後乘赤鯉入水，或出入人間。而林託景丹霄，志不終此，後改師華山仙人仇先生。仇先生者，湯王時木正也，服胎食之法，還神守魂之事，大得其益。先生曰：子真人也，當學真道，我迹不足躡矣。乃致林於涓子。涓子者，真人也。既見之，遂授以真訣。告林曰：欲作地上真人，必先服食藥物，除去三尸，殺滅穀蟲。三尸者，一名青古，伐人眼，是故目暗面皺，口臭齒落，由是青古之氣穿鑿泥丸也。二名白姑，伐人五臟，是故心毫氣少，喜忘荒悶，由白姑貫穿六腑之液也。三名血尸，伐人胃管，是故

腸輪煩滿，骨枯肉焦，志意不開，所思不固，失食則飢，悲愁感歎，精神昏怠，神爽雜錯，由血尸流噬魂胎之關也。若不去三尸而服藥者，穀食雖斷，蟲猶不死也。徒絕五味，雖勤吐納，亦無益焉。蓋其蟲生而求人不死，不可得也。是故服食不辟於死生，由青古、白姑、血尸三鬼不去所致爾。雖復斷穀，人體重滯，淹淹淡悶。又所悶非真，顛倒翻錯，邪淫不除，由蟲在內搖動五神故也。凡欲求真，當先服制蟲丸。制蟲丸者，一名初神去本丸也。欲作真人，當先服制仙丸。制仙丸者，太上八瓊飛精之丹也。夫求長生不死，仙真之初罔不先服制蟲丸以除尸蟲，建長生之根也。

若人腹中有蟲，寧得仙乎？形中饒鬼，安得真乎？其蟲凶惡，速人之死，故當除之。涓子告林曰：我被帝召，上補中黃四司大夫，領北海公，去世無復日也。後林詣涓子寢靜之室，得書一幅，以遺林也。其文曰：五斗三一大帝所祕，精思二十年，三一相見，授子書矣。但有三一，長生不滅，況復守之乎。能存三一，名刊玉札，況與三一相見乎。加存洞房為上清公，加知三元為五帝君。後聖金闕帝君所以乘景迅雷，周行十天，實由洞房三元真一之道。吾餌木精三百年，服氣五百年，精思六百年，守三三三百年，守洞房六百年，守玄丹五百年。中間復周遊名山，看望八海，回翔五嶽，休息洞室。樂林草之垂條，與鳥獸而相激。川瀆吐精，丘陵蓊鬱，萬物之秀，寒暑之節，弋釣長流，遨遊玄籟，靜心山岫，念真養氣。呼召六丁，玉女見衛；展轉六合，無所羈束。守形思真二千八百餘年，實樂中仙，不求聞達。今卒被召，上補天位，徘徊世澤，惆悵絕氣。吾其去矣，請從此別。子勤勸之，相廳室也。林省書流涕，徬徨拜空，涓師之迹亦絕矣。夫玄丹者，泥丸之神也。其法出太上素靈訣，守三一為地真，守洞房為真人，守玄丹為太微宮也。林謹奉法術，修行道成，周觀天下，遊瞻名山，分形散景，寢息丹陵，賣履市巷，醜形試真。得意而棲，遷化不倫，時人莫能識也。以漢元帝神爵二年三月六日，告弟子周季通曰：我昨被玄洲召為真人，上領太極中候大夫，今與汝別。比明旦，有雲車羽蓋，驂龍駕虎，侍從數千人迎林。林即日登天，冉冉西北而去。良久雲氣覆之，遂絕。林未去之時，先是太極遣使者下拜為中嶽真人，後太上又遣玉郎下拜為五嶽地真人，宮在丹陵也。弟子周季通曰：予見先師得道為仙，已三被拜授，乃登昇。蓋洪德高妙，玄韻宿感，靈化虛源，神澄八方。龍昇鳳

逐，飛步真門，隱顯津梁，觀試風塵。其道神矣，其法珍矣，非紙札羸意所能述宣，今聊撰其標略爾，所冀將來有道之士以遊目也。

陽生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七《陽生》 陽生者，住少室西金門山。山有金罍漿，服之得道。

王思真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七《王思真》 王思真者，不知其得道年代，位為太上侍經仙郎。漢靈帝光和二年己未正月一日，太上老君降於天台山，命思真披九色之輜，出《洞玄》、《大洞》等經三十六卷，以授太極左宮仙公葛玄。

王仲都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七《王仲都》 王仲都者，漢中人也。漢元帝常

以盛暑時曝之，繞以十餘爐火而不熱，亦無汗。凝冬之月，令仲都單衣，無寒色，身上氣蒸如炊。後不知所在。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七《王仲都》 王仲都，漢人也。

一云道士，學道於梁山，遇太白真人授以虹丹，能禦寒暑，已二百許年。漢元帝召至京師，試其方術。嘗以嚴冬之月從帝而遊，令仲都單衣乘駟馬車於上林昆明池，環水馳走。帝御狐裘而猶覺寒，仲都貌無變色，背上氣蒸然依然。又當盛夏，曝之日中圍以十爐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後亦仙去。孫思邈嘗於峨眉山棲真習道，仲都與三五人假為獵夫，過其居試之，因論長生之旨，遂授道思邈而去。

上成公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七《上成公》 上成公，宓縣人。其初出行，久不還家，後歸語其家人曰：我已得仙。因辭家而去，人見其舉步稍高出虛空中，良久乃沒。後漢時人也。

桐君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七《桐君》 漢獻帝建安三年，耳圖國獻鳴石鷄，其色如丹，大如燕，常在地中應時而鳴，聲能遠徹。其國聞其鳴，乃殺牲以祠之，當聲處掘，則得此鷄。若天下太平，翔飛頡頏以為佳瑞，亦謂之寶鷄。人聽地中以候晷刻，道士云：仙人桐君採石，入穴

數里，得丹，石鷄舂碎為藥服，令人有聲氣，後天而死。吳寶鼎元年，四方貢珍怪，有琥珀燕，置之靜室，自於室內鳴翔，此之類也。

劉晨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七《劉晨》 劉晨、阮肇，剡縣人也。漢明帝永安十五年，二人往天台山採藥，迷失道路，糧食乏盡。望山頭有一桃木，共取食之，如覺少健。下山得澗水飲之，并各洗浴。又望見蔓菁菜從山腹出，次又有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屑。二人相謂曰：去人間不遠矣。因過水，深四尺許，行一里，又度一山，出大溪，見二女顏容絕妙，世所未有。便喚劉、阮姓名，如有交舊也。喜悅，因語曰：郎等來何晚也。因邀過家，廳館服飾，無不精華，東西各有牀帳帷幔，七寶瓔珞，非世所有。左右直息青衣，悉皆端正，都無男女。須臾下胡麻飯、山羊脯食之，甚美。又設甘酒，又有數仙客將三五桃至女家，云：來慶女婿。各出樂器，歌調作樂。日既向暮，仙客各還去。劉、阮就所邀女家止宿，駐留十五日。求還，女答曰：今來此是宿福所招，得至仙館，比之流俗，何有此樂。遂住半年，天氣和適，常如三二月，百鳥哀鳴，無不悲思。求歸甚切，女曰：罪根未滅，使令君等如此。更喚諸仙女共作鼓吹，送劉、阮從此山洞口去，不遠至大道。隨其言而得還家鄉，並無相識也。鄉里怪異，乃驗得七代子孫，傳上祖公入山不出，不知何在。既無親屬，棲泊無所。却欲還女家，尋當年所往山路，迷莫知其處。至晉武帝太康八年，竟失二公，不知其所之也。

尹軌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九《尹軌》 尹軌者，字公度，太原人也。博學五經，尤明天文理氣，河洛讖緯，無不精微。晚乃奉道，常服黃精，日三合。年數百歲，而顏色美少。常聞其遠祖尹喜，以周康王昭王之時，居草樓，遇老君與說經。其後周穆王再修樓觀，以待有道之士，公度遂居樓觀焉。自云：喜數來與相見，授以道要。由是能坐在立亡，變化之事。蘇並州家先祖頻奉事之，累世子孫見之，顏狀常如五十歲人。遊行人間，或入山，一年半年復見。無妻息。其說天下盛衰治亂之期，安危吉凶所在，未嘗不效。晉永康元年十二月，道洛陽城西一家求寄宿，主人以祭蜡不欲令宿。良久，公度語其姓名，主人乃開門迎公度，與前設酒食。又以數斛穀與公度所乘青驪。公度竟不飲啖，驪亦不食穀。明旦去。謂主人曰：君是不急難人耳。先雖不欲受我宿，後更有勤意吾及驪。雖不食君所設，意望相酬耳。今賜君神藥一丸，帶以隨身。明年當有兵死者滿地，此藥可以全君體命。明年洛中果有趙王倫之亂，死者數萬。舉家有從軍者，皆不還，在家又為劫殺皆盡，惟餘得藥一人耳。公度腰中帶漆竹管數十枚，中皆有藥，入口即活。天下大疫，有得藥如棗者，塗其門，則一家不病，病者立愈。又弟子黃理，居陸渾山中，患虎為暴。公度使斷大木為柱，去家四方各一里外埋一柱。公度即以印印之，虎即絕跡。又有怪鳥止其屋上者。以語公度。公度為書一奏符，著鳥鳴處，至夕，鳥伏死符下，遂絕。有人遭大喪，當葬而貧窮不及。公度見而嗟之。孝子說其孤苦，公度愴然曰：君能得數斤鉛否？孝子曰：可得耳。乃具鉛數十斤。公度將入山中小屋下，鑪火中銷鉛，以神藥如棗大投沸鉛中，攪之，皆成銀。以與之，曰：吾念汝貧困，不能營葬，故以相與，慎勿言也。復又有一人，本土族子弟，遇公事簿書不明，當陪負官錢百萬。出賣田宅車牛，不售，而見收繫。公度

語所識富人曰：可釐以百萬錢借我，欲以救之，後二十日頓相還也。富人即以錢百萬與公度。公度以與遭事者，乃語曰：君致錫百兩。其人即買錫與之。公度於鑪中洋錫，以神藥一方寸匕投沸錫中，變成黃金。金即秤賣，得錢百萬還錢主。公度後到南陽太和山昇仙去矣。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八《尹軌》 太和真人尹軌，字公度，太原人也，乃文始先生之從弟。少學天文，兼通讖緯。來事先生，因教服黃精花，及授諸道經，凡百餘篇，皆蒙口訣。先生登真之後，即與隱士杜沖等同於先生宅修學，時年二十八。絕粒養氣，專修上法。太上哀之，賜任太和真人，仍下統仙僚於杜陽宮。軌時出遊，帶神丹十餘筒，周歷天下，濟護有緣。或煉金銀以賑貧苦，或行丹藥以救危厄，求哀之人，咸得其福利焉。其出入有無，隱顯莫測，故《上清瓊文帝章》曰：太和真人與太華真人、三天長生君、南極總司君、西臺中候北帝、中真九靈王子、太靈仙妃、赤精玉童、玄谷先生、南嶽赤松子、中山王喬、紫陽真人、西城王君、中黃先生趙伯玄、山仲宗等，並修行《三真實經上法》。皆面發金容，項負圓光，乘虛登霄，遊宴紫庭，變化無方，適意遨翔。嘯命立到，徵召萬靈，攝制羣魔，決斷生死。駕霄乘煙，出入帝庭焉。晉惠帝永興二年，建通天之冠，佩攝神之策，服絳章之裙，披黃文之帔，從東來止於尹真人之觀。時道士梁諶叩頭，願陳其所習，謂諶曰：吾是無上真人文始先生之從弟，先生登真時，吾年二十八，已絕粒養氣，專修上道。太上哀吾，乃賜登太和，下統仙僚於杜陽宮。其宮東西四千里，南北七百里，有金城九重，玉樓十所。宮殿服玩，神芝靈草，不可具名。其《上清》、《元陽》、《大洞》諸經百萬卷，皆有金童玉女衛之。自然有日月星辰雲氣，伏光流精，洞照其下。神仙略有萬計，皆神光虛映，長生不死，無為自在。或出遊天下，或上朝玉京，宣校一切行業善惡，報應宿命之期。或論天地日月星辰運度賒促之分，或宴諸天參訂神仙圖錄品位部御之方，或定童真始仙威儀俯仰之格，或臨諸地領察兆人建功立行齋醮之福，或監度學道男女經方藥餌之術，或遊百山川檢閱神司鬼官考錄罪福之因，或論風雨雷電水旱豐歉之事。吾所為無常相，或為道士，或為儒生，或為童愚，或為長老，不可以一途限也。或與羣真衆仙驂龍輶鳳，策空駕虛，雲馳電邁，出有人無，分形散影，處處遊集。或巡五嶽之洞，或適十

洲之島，或出八荒之域，或入九幽之府，或釣碧海之津，或挹玄丘之雪，或採丹華於閭苑，或掇絳實於玉圃。斯並由己身累功研習靈文，勤勞甘辛所致爾。吾至今已及一千三百餘歲，所歷事頗多，非爾曹短札能記錄，略舉其大概爾。八月一日，忽竦身騰空，冉冉昇天而去。猶聞宛然笙簫之音，唯餘器服細素存焉。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〇四《紀傳部傳二·太和真人傳》 故《上清瓊文帝章》曰：太和真人與太華真人、三天長生君、南極總司禁君、西臺中候北帝、中真九靈王子、太靈仙妃、赤精玉童、玄谷先生、南嶽赤松子、中山王喬、紫陽真人、西城王君、中黃先生趙伯玄、山仲宗等，同修行《三真實經上法》。皆面發金容，項負圓光，乘虛登霄，遊宴紫庭，變化萬方，適意遨翔，嘯命立到，徵召萬靈，攝制羣魔，決斷生死，駕霄乘煙，出入帝庭焉。

雜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八《尹軌》 臣道一曰：尹軌道高德妙，功行絕倫，散景分形，神通浩博。《道德經》曰：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之為容。如尹軌者，真得其旨也。

杜冲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九《杜冲》 太極真人杜冲，字玄逸，鎬京人也。以周昭王二十七年丁巳，聞文始先生登真，乃於茲靈宅棲玄學道。于時幽人逸士自遠而來者，有五人焉，并沉默虛遠，方雅高素，道術相忘，共弘不伐之則也。先生本第，周康王時賜金百鎰，重加完葺，

賜號曰樓觀。沖居之，吟諷道德，營護神氣，至是穆王聞之，爲修觀建祠，置沖爲道士焉。將以氣均巢許，德爲物範，故天子禮之而不臣，諸侯敬之而不爵也。沖居樓觀，經二十餘年，幽感真人展先生降於寢靖。侍者二人，捧碧玉函立於左右。沖乃拜首求哀，蒙授《九華丹經》二函。謂沖曰：老君與尹先生於東海八滄山召大帝校集羣真，天下山川洞室仙人無遠不至，時有地司保舉子之勤勞，老君敕我付爾仙經也。沖依方合服，而身生玉映，五臟堅潤，僅容氣息。又感真人李君授以《太上素靈洞玄大有妙經》，沖復修之，甚得其驗。遂乃解胞釋結，保命凝真，領攝羣神，洞觀衆妙焉。穆王親崇道教，以祈神仙，共策追風之駿，日馳千里。中到崑崙山，昇玄圃之宮；西詣龜山，謁王母於青琳之室；東遊碧海，展敬丈人採若木之華；北適玄壘，南邁長離，同挹絳山之髓。驅策虎豹，役使百靈，通冥達幽，莫測其涯。年一百二十餘，以懿王十二年己亥，上清元君遣仙官下迎，授書爲太極真人，下任王屋山仙王。

雜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九《杜沖》《混元實錄》云：年一百口十餘歲，穆王十九年己亥，老君遣上清元君下迎，授書。考究傳記，則實錄所載誤。

臣道一曰：杜沖究道德之妙，輕富貴之微，故天子禮之而不臣，諸侯敬之而不爵。《道德經》曰：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杜沖豈非以斯道自任，而納王侯爲道之歸乎。

彭宗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九《彭宗》 太清真人彭宗，字法先，彭城人也。年二十，服業於杜沖真人，深蒙賞接。周穆王好尚黃老，景慕神真，因詣沖，遂繕完珍館，崇建靈壇，立廟置老君及尹真人像，廣延天下學道之士，以紹仙風。仍立典司，四時掃飾。後西游崑崙，復拜謁而去。宗乃棲真味道，精貫人神，嘗從師採藥，忽墮深谷，手足傷損，逮至危困。良久蘇息，肅恭如初。又行山，使之採樵，乃被蛇中，曾無愠色。沖憫之，爲立壇，盟誓丹經、《五千文》、玄一之道，宗竇而修之，日臻幽妙。嘗宵中有神燈數枚，浮空映席，凝暉留耀，洞暢幽冥。或晨起脩按，則氣象高明，常有五色雲霞，霏霏臨繞，能三晝三夜通爲一息。或自沒水底，竟日方出。若瞑目僵卧，輒一年許不動，塵委其上，積厚如紙，見者皆疑已殞，及起，顏色愈鮮澤。能以一氣誦《五千文》，通爲兩遍，言聲清暢，與出人常人無異。山中毒蛇猛虎，宗每以氣禁之，潛伏盤僻，人雖磨觸，終不得動，宗解之方去。嘗有獵者，遙想謗毀，或及門欲相凌辱，宗用氣禁之，其人手足不覺自拘，蠢然尸立。或使幽靈擊之傍門，惟聞叩頭之聲，莫測其所以，俟其悔過，宗即爲釋之。年一百五十餘歲，常如二十年少。至厲王十三年丙申正月，太上道君遣仙官下迎，授書爲太清真人，治赤城宮。

宋倫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九《宋倫》 太清真人宋倫，字德玄，洛陽人也。以周厲王二十一年甲辰歲入道，棲止樓觀。於是凝心寢

景，抱一沖和，不交人事，獨步虛曠。日誦《五千文》數遍，服黃菁白朮。積二十餘年，乃密感老君，項負圓明，面放金光，披九色離羅之帔，建七映暉晨之冠。有仙童六人，輔真執籙。偷匍匐乞哀，乃告倫曰：「吾有景中之道，通真之經，生乎三元之始，出乎九玄之庭，五德合慶，六氣凝精，分真散景，保固遐齡。子能修之，立致雲輶，出有人無，徹幽洞冥，三光并耀，二氣齋靈，變化適意，飛昇上清也。倫於是五體據地，聲淚悲咽。老君止之，乃開寶輶，出《靈飛六甲素奏丹符》，以付於倫。又曰：爾能精修上道，味真想玄，行之無隙，修之能堅，保爾昇度，凌空駕雲。敬則福降，慢則禍纏。道與能行，慎勿輕傳也。倫得經修行，遂自然通感，嘗有玉童六人，更遞侍之。凡有未萌之事，預知其吉凶，察物如神，言無不驗。或與五帝內真寢息，神仙接汝遊宴山林。飄然飛步，一日能行三千里，凌波涉險，即會津路。時或逍遙川澤，試人之心，變為鳥獸，馴其左右。或化麋鹿，有獵者逐之，常相去百步、五十步，不能至，善射者射之亦不至。或化鳩鵲之類，翱翔原陸，弋者羅之莫得而維之。或化蠱癩之人，方便開示，令其了悟，而病者頓差。年九十餘，以宣王三十二年丁巳七月，太上遣仙官下迎，授書為太清真人，下司中嶽嵩高山神仙之錄焉。

雜錄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〇四《紀傳部傳二·太清真人傳》論曰：按《樓觀仙師傳》及《樓觀本記》並云，昔周康王聞尹先生有神仙大度之志，乃拜為大夫，并賜嘉名，因號此宅為樓觀焉。次昭王時，大夫遇老君，因遂得道。其次穆王乃欽尚遺塵，為建祠修觀，召幽逸之人置為道士，自爾相承，于今不絕。故《樓觀碑》云：「樓觀者，昔周康王大夫關令尹喜所立也，以其結草為樓，因即為號。」又云：「周穆王西遊，秦文東獵，並枉駕迴輪，親崇道教。始皇建廟於樓南，漢武立宮於觀北。晉宋謁板，于今尚存。秦漢廟戶，相繼不絕。」由是論之，乃驗老君西度關在於昭王之時，信矣。或云幽厲平敬之時西度者，此由後人不見《老

君本紀》，妄為穿鑿者也。幽王時，孔子時有見老君者，斯並化胡之後，復還中夏幽演之時也。或云老君西出散關者，按張天師述《老君本紀》云，老子幽演訖，乃與文始先生遊此赤城上虞山，過女兒雞頭天柱太白山。秦昭襄王聞之，於西麓下為修城邑，今散關中其故墟猶在是也。謂曾於此過，乃昇於崑崙山，故此舊墟尚稱尹喜城老停驛等名爾。以此詳之，則癸丑年復非度此散關明矣。或云《史記》無文，事同虛妄者，至如九天九壘，川源土俗，徧於六合，猶有不書，況其一區一第，輒能備載焉？若編以史為實錄者，則天下譜牒圖書，識緯經論，並為虛誕，豈獨此一觀一傳而已哉？蓋驗之在實，其來久矣。周宣王時，郊聞採薪之人行歌曰：「巾金巾，入天門。呼長精，歛玄泉。鳴天鼓，養泥丸。」時人莫能知之，惟老君曰：「此活國中人，其語祕矣。斯皆修習無上正真之道也。」

馮長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九《馮長》西嶽真人馮長，字延壽，驪山人也。年十五即通陰陽占候之書，周宣王聞之，辟為柱下史。常內澄外混，懼涉興衰，睹天文之錯亂，恐禍將及己，乃退居託疾，潛光幽遯。損棄財帛，絕去交遊，味道攝生，研神保氣。日誦《五千文》，兼服天門冬。五、六年，稍覺其益。精勤勇決，誓延天筭。乃感真人鄧先生授以《靈書紫文》、寶神之道。長乃饗晨登景，御氣遊元。於終南靈阜栽巖架遠，呼景列曜，煉魄柔魂，迴黃轉赤而面生玉澤。經十餘年，芳華鬱暢，自然青精凝液，紫雲結泉，百絕皆榮，三關流潤。復遇真人彭宗駕白虎，將侍者二人降于室中。長設弟子之禮，側侍下風，脅氣累息，從求道要。真人曰：爾德音幽妙，神氣遐清，道必歸真，當得度世。爾欲騰飛雲路，玉漿琅玕，可精勤無退，自當有以相召也。乃出太上隱書以授於長。長又注真八景，味玄九元，寓景流霄，冥葆太漠。爾乃遊邁元隰，觀覽安

危，時逢有疾，無不垂護。嘗有狂者，陰爲治之，或十日五日而差。或癩人求哀，不過一月便愈。有人失火，簷棟相連，風焰交馳，無能撲滅，長以意救之，猛火自止。年八十餘，以平王二十年庚寅春三月昇化，時天帝遣仙官下迎，授書爲西嶽真人，上遊上清，出入無爲矣。

姚坦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九《姚坦》 玄洲真人姚坦，字元泰，平陽人也。周平王元年遷洛，晉襄公送周有功，封爲諸侯，詔使致禮幣於祠庭，重修觀廟，給戶五十人及度碩儒一十七人。坦時年十九，以其稽古，偏蒙賞接。襄公乃屈膝頓首，北面稱師，飡風味道，彌歷年載。坦之精確，儼若神明，羣下咸所畏服。其子文公亦修欽仰，時因四年東遊涇渭，復親存慶勞，供奉藥物。坦以紛擾，乃遠憩幽岩，常誦《五千文》，精思不出。時忽岩竇傾墮，擊折林木，若自天下，直度其頂，驚沙飛石，不可稱數，坦凝注不顧。頃又大蛇羣出，奔集其居，口吸目視，將若吞噬之狀，或縈繞其身，坦終不怖。時又山神率羣鬼擎一巨石，聳若高峰，風馳電激，垂相逼迫，坦乃張目徐叱之曰：爾何物小醜，欲爲非理，吾宿植真果，誠心如玉，非爾妖惑可得遏吾真路也。於是冥心一往，斯須自滅。乃有三人形貌端偉，謂坦曰：吾是此山之正神也，天帝敕吾故來相試，試今過矣。言訖而去。坦乃服煉松脂，數十年中，常有青衣童子遊於寢室。室中漸明，通見諸物。後密降靈人許君，授以玄白回形之道，及《天關三圖飛行之經》。坦運心克己，妙獲靈感，雨中行不霑衣，蹈泥塗不汗履，目有神光，開如電發。行常閉目，有弟子請之，微爲小開，便流光迅裂，衆人驚悸，不能自持，合之則止。年二百一十餘歲，以簡王十一年丙戌夏五月，忽風雨晦冥，雷電奔激，人不敢輒出。雷聲漸歇，弟子出見天雨銀花，繽紛委地，良久方銷。其日太素元君遣仙人下迎，授書爲玄洲真

人，莅於白水宮。

周亮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九《周亮》 八素真人周亮，字泰宜，太原人也。母曾寢見五色流霄羅覆其宅，因感有妊，經十五月而生。年十九，形長八尺，堂堂然有古人之風，瀟灑高放，不欣榮祿。尤明《易經》、子史，雖寓言世典，而期心真極。師事姚坦，授《五千文》及《八素真經》。亮修之，甚有通感。人家有鬼怪振動宅宇，或化水爲血，或傷人及畜，亮爲誦《五千文》及行隱咒，其凶禍自然消沒。有遭狐狸龜蛇爲魅，穢人飲食，竊人財物，以瓦礫戲人，莫能遣者，亮爲誦經持咒，邪物各復其真形，或死于左右。周靈王太子晉聞之，召與相見，或鼓琴吹笙，同遊商洛，亮乃以武絃孤彈，八音諧暢，百禽率舞。太子嘉之，賜九光七明之芝，及飛解脫網之道。亮修道服芝，日覺神驗。帝密與仙人遊行寶洞，挹漱玉酒，彈琴弈棋，嘯歌終日。或年如七十，髮白齒落，經一宿兩宿不出，則變爲年少，姿容更好。或被凶人執之，戲以糞壤，須臾已隱，莫知所在，其人不覺已自纏縛，困於考擊。或有惡言向之罵者，口中自然流血，謝過求哀乃釋。年一百九十餘歲，以威烈王二十四年己卯，天帝遣天官下迎，授書爲秦隴宮真人，出入太清，宴遊諸天矣。

尹澄

傳記

真人，上遊九天矣。

王探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九《尹澄》 太微真人尹澄，字初默，汾陽人也。年二十八，以周安王三年壬午冬十月，於樓觀寄慧煉神，宅心虛曠，清齋諷經，不雜人事。衣如帶索，食纔充口。常市香燈，列於壇靖。初，奩中香盡，忽有靈薰滿爐焚之，皆名香也。又嘗然燈無光，自然有神光空映。此皆精理感發，神靈營助也。曾行山中，遇鹿有傷足躓頓不前者，澄哀其苦，乃以藥封之。後因入山，忽遇洪雨，食盡衣單，困於林藪，時有羣鹿掩至，相依而止，飢則吮其乳，安則臥其懷，相隨累日不返。又於絕巘之上寓居小穴，夜中忽有山火，炎煙滿谷，欲避無所，乃有羣猿連肱而下，相携直上，越度危難，此又神祇之垂護也。至秦始皇聞之，屢垂詔致，請攝生之術焉。至三十年，有華山得道茅濛白日昇天，有謠歌。及帝始皇聞之，彌發信仙之意，及遣使齎金帛以憑心。時欲往蓬瀛，乃詔回老君像向東，於真人廟南別建廟安著，并置道士二七人，賜香田三十頃，給戶一百。詔云：大道汎汎，其可左右。老君迹雖西遊，返則東顧。朕方造蓬瀛，願垂影響。至漢高祖、呂太后及惠帝、景帝、竇太后，並相承注心靈域，每召幽人逸士，常使滿二七八人，仍賜弟子各一人，增廟戶至一百五十，加典司營護，禮給優厚，祈謁不絕，時人崇敬，歸者如雲。澄以其喧撓，乃密告弟子曰：吾仙功未就，德資今運，要以山林為家，作幽居之子也。遂改名林字。逡巡山谷，逃遁岩壑，食柏漱流，循危蹈朽，契闊林阜，形容憔悴，幽訪神師，備嘗艱苦。雖崢嶸亘塗，靡不投赴。於太一山遇石像芝，懸映青岩，夜望有光，乃採服。方七，便日行六七百里。後於峨眉山中遇仙人宋君，授以三皇內文及九丹祕訣。澄修之大驗，遂能封山掌嶽，生骸護病。曾臨水以投符，符水逆流數步，洪濤頓絕。以藥救暴死，皆得生活。數年有血食鬼神，効之皆自縛而來，或擊殺者，或自求哀放者。及有遭疾風壞其林屋，為制之，他處皆被飛颺，其家獨免。曾行逢山崩木折，奔墜溪谷，以符法封之，應手而止。年三百四十餘歲，以漢昭帝始元年乙未六月間，太微帝君遣仙官下迎，授書為太微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九《王探》 黃庭真人王探，字養

伯，太原人也。瑋貌瑰態，雲爽霞輝，洞洽元津，深窮道本。仕漢為中常侍中郎，以呂后專政，探抗迹南山，居於樓觀，常以朝元煉藏，吐故納新為務。至文帝即位，遐仰其風，以逸人見禮，時年三十六。常誦《五千文》，知名與身疏，德為道本，乃廣行賑惠，念及蒼生。仙人趙先生託以狂人，形容毀弊，從探求乞，施與不已，而求取無厭，探欣然拯之，未嘗疑怪。乃密告之曰：我試子爾，子可教者也。遂授以黃庭內修之訣及澤瀉丸方，依按累月，頓覺神異。入南山採藥，復止於樓觀。後遇太元玉女西靈子都，授以藏真錄形之道，即能變身化景，倏忽萬端。或立叢林，或坐泉石，或化水火，或成鳥獸。而探之本身，與人言笑，宛然無異。復師司馬季主，得其神化無方之術。常與人同行，忽探身散為雲霧，或屹立平地，即為崇山。觀者戰駭，而其貌儼然猶在舊處。年九十一歲，以漢武帝元朔六年戊午正月，西靈金母遣仙官下迎，授書為太極真人，理於大有宮。

李翼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九《李翼》 西嶽仙卿李翼，師真

人王探，得道仙去。以道傳河上公，授《道德》五千文，深究谷神玄牝之旨。又遇異人傳易，洞曉天地陰陽造化。是故探蹟索隱，鈎深致遠，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用能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登天遊霧，撓挑無極。一日功成道備，玄德升聞，天帝授書爲西嶽仙卿。

李八百 李八百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三《李八百》 李八百者，蜀人也。莫知其名，歷世見之，時人計之，已年八百歲，因以號之。或隱山林，或在塵市，知漢中唐公昉求道而不遇明師，欲教以至道，乃先往試之，爲作傭客，公昉不知也。公伯驅使用意過於他人。公昉甚愛待之。後八百乃僞作病，危困欲死，公昉爲迎醫合藥，費數十萬，不以爲損，憂念之意形於顏色。八百又轉作惡瘡，周身匝體，膿血臭惡，不可近視，人皆不忍近之。公昉爲之流涕曰：卿爲吾家，勤苦累年，而得篤病。吾趣欲令卿得愈。無所慼惜。而猶不愈，當如卿何。八百曰：吾瘡可愈。然須得人舐之。公昉乃使三婢爲舐之。八百曰：婢舐之不能使愈，若得君舐之，乃當愈耳。公昉即爲舐之，八百又言：君舐之復不能使吾愈，得君婦爲舐之，當愈也。公昉乃使婦舐之。八百曰：瘡乃欲差，然須得三十斛美酒以浴之，乃都愈耳。公昉即爲具酒三十斛，著大器中，八百乃起入酒中洗浴，瘡則盡愈，體如凝脂，亦無餘痕。乃告公昉曰：吾是仙人，君有至心，故來相試，子定可教。今當相授度世之訣矣。乃使公昉夫妻及舐瘡三婢，以浴餘酒自洗，即皆更少，顏色悅美。以丹經一卷授公昉，公昉入雲臺山中合丹，丹成便登仙去。今拔宅之處，在漢中也。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〇《李八百》 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初來卜居於筠陽之五龍岡，又名赤岡寨，今高安郡治是也，有

淬劍池，七星井存焉。歷夏商周，年八百歲，又動則行八百里，時人因號爲李八百。或隱山林，或居塵市。後修行於華林山石室，丹成道備，還蜀中。至秦時，知唐公房有志而不遇明師，欲教授之。乃先往試之，爲公房作傭客。公房乃不知仙人也，驅使八百，任意過於他人，公房甚愛之。後八百詐爲病，困劣欲卒，公房乃命醫合藥，費用數萬錢，不以爲損，憂念之意，形於顏色。八百又轉作惡瘡，周徧身體，潰爛臭濁，不可近也。公房乃流涕曰：汝爲吾家勤苦歷年，而得篤疾。吾甚要汝得愈，無所吝惜，而今正爾，當奈若何？八百曰：吾瘡可愈，須得舐之。公房令三婢舐之，八百又曰：婢舐不能使吾愈，若得君舐之，應愈耳。公房即自舐之。八百言：君舐復不能使吾愈，若得君妻舐之，當差。公房乃復使妻舐之。八百曰：吾瘡已差，欲得三十斛旨酒以沐浴，乃當都愈耳。公房即爲具酒三十斛，致於器中，浴瘡即愈，體如凝脂，亦無餘痕。乃告公房曰：吾是仙人，子有至心，故來相試，子定可教也，今真相授度世之訣矣。使公房夫妻及舐瘡三婢以其浴餘酒澡洗，即皆更少，顏色悅美。以丹經一卷授公房，入雲臺山中合作丹。丹成，乃服之仙去也。一傳載公房作公昉；云唐公昉，興元府人也，飲李八百仙酒，後拔宅飛昇。今有斗山觀，是其遺迹。《混元寶錄》云：李脫學長生之道，周穆王時來居蜀之金堂山龍橋峰下。合九華丹，丹成，去遊五嶽十洞二百餘年。於海上遇飛陽君，授水玉之道。還歸此山煉藥成，又去數百年。或隱或顯，遊於市朝。後復回龍橋峰下，煉金鼎還丹，丹成，已八百歲矣。蜀人歷代見之，因號曰李八百。凡三於此山學道，故世人號此山爲三學山。《九域志仙居觀圖經》云：李八百於此上昇。《華林山實錄》云：李八百於漢州金堂縣三學山白日冲昇，石室在浮雲觀西一百步中峰下，闊一丈，高如之，號八百洞天。東南角又有洞門，纔容人入。行經數丈，漸漸高廣，其深莫測。唐玄宗開元初年，孫天師授得張天師祕訣，藏於此洞，人又呼爲孫天師洞。武宗會昌中，邑人龔氏入此洞，獲得六丁祈雨訣一卷，每遇亢旱，祈禱立應。懿宗咸通五年，高安道士朱元整入此洞，於石函中獲經二卷，上有題云：真風顯色性。整思曰：性，姓也，色性必朱氏也。遂還高安闡授經教，盛行於時。此洞前後入者甚衆，經歷之狀各異，惟穢濁之人自有阻障。信乎，神仙窟宅，不容無道骨者妄入窺測也。浮雲觀，宋改浮雲山聖壽萬年觀，隸

隆興府奉新縣。

李八百 見李八百

匡續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〇《匡續》 匡阜先生姓匡名續，

字君平，南楚人也。或曰本夏禹之裔，生而神靈，兒時便有物外志。周武王時，師柱下史老聃，得長生之道，遂結茅於南嶂山虎溪之上隱焉。室中無所有，唯置一榻，簡策數編而已。武王聞其名，屢加徵聘，不起。居歲月之久，有少年數詣之，自通曰：姓劉名越，家在前山之左，邀先生過之。且曰：至山下有石，高二尺許，即予舍。續後如約而往，至山下，四顧無居室，果唯一石。乃扣之，石爲之開，若雙扉然。有二青衣執絳節前導，先生漸見樓臺參差，金碧輝映，禽鳥翱翔，花木珍異。其少年頂玄玉冠，朱紱劍佩，陞堂接引。先生悟非人世，心欲求駐。少年謂先生曰：子陰功未滿，後會可期。遂飲以玉酒三爵，繼索延齡保命湯一啜。先生告別而出，反顧其所，惟巨石宛然。先生自得遇之後，神觀日益精明，而功行不輟。定王嘗問柱史伯陽父方今神仙之在世者，伯陽父舉五嶽諸仙以對，先生其一也。王乃召之，先生遯不見。至威烈王時，復遣使以安車迎之。未至之先，先生曰：時至矣。遂白日騰空而去。使者訪其所隱，空存靖廬。使回因奏請以南嶂山爲靖廬山，邦人亦以先生姓氏呼爲匡山，曰匡阜，曰匡廬。其後避宋太祖諱，改匡曰康。至今其鄉若社，皆因先生而命名，虎溪由是爲三十六福地。先生飛昇之後，上帝命司吳楚水旱，及賜以主溫之印，統攝八部溫神，俗因號爲和溫康阜先生。先生高弟二人，一號白鹿真人，一號洪子真。今廬山有煉丹洪井、白鹿洞，是其遺迹。漢武帝

神仙總部·仙真部

元封元年南巡狩，登祀天柱，嘗望秩焉。繼而射蛟潯陽江中，顧問此山何神主之，博士劉歆奏曰：匡續先生得道於此。帝由是封先生爲南極大明公，仍命立祠於虎溪舊隱，列於祀典。迨至東晉，雁門僧慧遠遊羅浮回，夜宿祠下，愛其溪山之勝，謁郡守桓伊曰：昨夢匡先生願捨祠爲寺。伊從之，而遷先生祠於山口之乾維。唐開元間，再加興建。天寶初，明皇命使致齋，尊爲仙廟。土民水旱癘疫，禱之皆應。南唐保大中，相國周宗控節南服而臨九江，睹廟貌墮殘，復加興建。始召道士闕元隱主之，以備香火之奉。復奏賜田莊一所，永充齋贍。宋英宗治平中，賜額爲觀，錫名壽聖。行郊祀，降祝版，州遣貳車酌獻，永爲彝典。建中靖國元年，徽宗詔封先生爲靖明真人。高宗紹興三十二年，避德壽殿尊號，改賜額廣福。瓊山白玉蟾題古風云：武王笑騎青玉驪，生絜老紂而磔之。四海蒼生盡札瘥，林下哲人甘忍饑。有人著書嵩山下，亦有首陽采薇者。八魃流瘟毒赤子，八紘風車吹火馬。吾聞康續隱靖廬，青牛老人授以書。紫皇錫之斂瘟璽，天下蒼生漸噓枯。既聞人間爵十亂，膠志茹芝飲春澗。定王烈王呼不起，秦王船到崑崙岸。及其望夷已蒼苔，中原一鹿走之漢。好仙天子矢江龍，遂封先生大明公。晉僧愛地栽白蓮，訴夢給牧樹佛宮。吾疑老聃昔化龍，公意無乃與聃同。虎溪之水蟠青龍，虎溪之山摩蒼穹。後人因笑葛洪錯，既到廬山還動脚。葛洪去後幾人來，滿洞白雲寒漠漠。

雜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〇《匡續》 臣道一曰：匡續以周王屢徵之不起，礪志於道，其視王侯之貴，金玉之富，曾土芥之不如矣。卒能功成行滿，白日冲昇。《道德經》曰：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此誠匡續以之。後世得道之士，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或飛昇，或尸解，不知其幾千人矣，其殆本於匡續乎。

玉子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四《玉子》

玉子者，姓張，震南郡人也。少學

衆經。周幽王微之不起，乃歎曰：人居世間，日失一日，去生轉遠，去死轉近，而貪富貴，不知養性，命盡氣絕即死。位爲王侯，金玉如山，何益於是爲灰土乎，獨有神仙度世可以無窮耳。乃師長桑子，受其衆術，乃造一家之法，著道書百餘篇。其術以務魁爲主，而精於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養性治病，消灾散禍。能起飄風發木折屋，作雲雷雨霧，以草芥瓦石爲六畜龍虎，立便能行，分形爲數百千人。又能涉行江漢，含水噴之，立成珠玉，遂不復變也。或時閉氣不息，舉之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曲，伸之不直，如此數十日，乃復起如故。每與諸弟子行，各丸泥爲馬與之，皆令閉目，須臾，皆乘大馬，乘之一日千里。又能吐五色氣，起數丈見飛鳥過，指之墮地。又臨淵投符，召魚鼈，魚鼈皆走上岸。又能使諸弟子舉眼，即見千里外物，亦不能久也。其務魁時，以器盛水，著兩魁之間，吹而噓之，水上立有赤光，繞之曄曄而起。又以此水治百病，在內者飲之，在外者浴之，皆使立愈。後入崆峒山合丹，丹成白日昇天也。

李冰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〇《李冰》 李冰、楊磨，皆蜀川得道之士。役禦鬼神，驅斥雲龍，無所不能。當開明氏時，游息於蜀，

故嘗佐開明氏理水，爲蜀除患。至秦孝文王時，冰爲蜀郡守，開江灌田萬頃。時巫言每歲江伯取童女一人爲婦，冰至江祠責之，忽不見。良久有二蒼牛鬪於岸上，有頃，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鬪大困，能相助邪？南向腰中白者，我變也。頃復鬪，主簿刺北向者，江伯乃死，江水不復爲灾，亦不復娶矣。冰琢五石犀以厭水，一在青城，二在犀浦，一在成都市橋，一在江中。又於縣北玉女房下白沙堆，立三石人於水中，與江神誓曰：涸不出足，漲不至肩。今如其誓，石人今在江左岸上。蜀人世祀冰。唐玄宗幸蜀，以冰功及於人，命飾祠宇，追加司空相國。令諸有水泛之處，鄉里爲冰立廟，水勢即止。楊磨亦有神術，能伏龍虎，亦於大皂江側決水灌田，與龍爲誓。

魯般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〇《魯般》 魯般，燉煌人，功侔造化。嘗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城南作一木仙人，手指吳地，吳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爲也。齋物謝之，般爲斷其手，其月吳中地大雨。

唐建威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〇《唐建威》 秦三將軍者，一名建威。姓唐氏；一名德爻，姓李氏；一名雲刁，姓宋氏，悉不知何許人。始皇時，三人皆武士，有大功於國，爵位崇重。既而見秦政日亂，乃

相與謀曰：時勢去矣，英雄起矣，方今小人滿朝，正言不用，王道失序，政事乖錯，不早爲之所，吾徒其魚肉矣。時有名宦十人，皆正人君子，亦相率而去之。於是十有三人皆棄官學道，訪名山，入煙蘿，如鹿脫獵場，無復反顧之意。遂經廬山之陽，至紫霄峰下，愛其山水之勝，三人欲遂栖焉。十人曰：不然，初志歸羣玉洞府，豈可中道而廢。言訖未行，一夕雷電奄至，洪流泛涌。旦視廬舍，左右化成二溪，溪中盤石上有玉簡天篆，云神化靈溪，金簡標題真人受真玉洞潛棲。十人莫知所往，三武士遂棲於溪側，種桃茹芝爲養真之具。建威曰：當惠以施貧。德爰曰：當藥以濟病。雲刁曰：當言以滌迷，異術同功，而遠近蒙其福。久之，但見祥雲遊空，雙鶴飛舞，自是三人得道仙去矣。後人指其居曰三將軍洞，而置祠焉。至漢武帝時，賜名靈溪觀。

孔丘明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一《孔丘明》 孔丘明、駱法通、吳天印、張法樞、謝志空、周仙用、鄒武君、謝幽岳、楊元中、何紫霄輩十三人，當秦之二世，惡聞其亂，因相與交結，浩志罷官，遠訪大道。內三武弁李德爰、宋雲刀、唐建威，莫詳氏族爵里，初至廬山，便欲休息。一夕疾風甚雨，結成一溪，中得石刻，云神化靈溪，金簡標題真人受真玉洞潛棲。三人遂留溪，今靈溪觀是也。十人者，孔公家玉筍山西南，吳公家淦江之西。孔曰：江南羣玉峰，係第十七洞天，號大秀法樂之天。山秀洞靈，可踵棲遯，初志如此，豈得中道而廢。十人結束，前趨羣玉。孔曰：洞天之西，奇峰聳秀，必有靈巖憩息朝元。果於東南石壁之前逢一岳穴，壁上有古篆，又云洞天西門。十公俱是恬退上士，煉神怡氣，殆非一術。一日有素服老人持銅盆，貯小鯉魚十枚，曰：此魚有異，宜善視之。亟於洞天之後穿池以蓄，後人呼爲養龍池。何紫霄好遠遊，而多簡慢，衆

勉之而不聽。九人知不死可學，而行之愈力。漢景帝時，修煉道備，神降於庵，自稱洞天司命，告九人曰：子等精誠至矣，今北鄴落籍，名鏤南宮。遂傳還丹之祕而去。丹成服之，神又至曰：上帝詔且至，速之送仙臺。以須時偕登，而衆仙已至。肆筵祖餞，頗如君臣之會。酒行畢，清風穆然，雲物駢集，香氣襲人，九龍控馭，鸞鳳前舞。玉帝敕遣繡衣使者、青衣童子，齎玉冊十道，霞衣十箱，金丹一合，霓旌羽節，俱至臺上。獨有何紫霄遠遊未回，從辰至已，九真服丹，更衣整駕。相待不至，留玉冊與霞衣一箱，及一素冊在飛仙石上以遺之。仙樂淒清，羣仙趣駕，孔真歎曰：仙良仙良，於何之鄉，吾今往矣，子獨奚亡。俄而氣勢漸高，杳不復見。九龍駕，乃當年所養之魚耳。九真於東陽治石臺煉十寶劍，未仙去時，一與仙良佩，一埋送仙臺，餘鎮洞天八門矣。

何紫霄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一《何紫霄》 何紫霄，字仙良，或云姓鄧。九真已飛昇，而仙良方歸，神清飄蕩，泣對煙雲。上飛仙石，受箱與冊。司命真君至曰：真人有違玉詔，不得同昇九真元會，功行未圓，可隱元龜洞。發箱掛衣視素冊，其中有服太清草法，云可以成地仙，亦言山之東北有洞在平野，此地仙之府可居。仙良已覆其箱於峰頂，俄化爲石。後人因以名峰，而狀亦酷似。又放白猿、犬各一，以食仙藥，皆得騰身而去。仙良餌太清草，行素冊祕法，不浹日已能凌虛。殘山之巨石飛入石洞，所謂地仙。初神遣魚蓄之池，變九龍以騰九真，復視之，池無有矣。獨一魚乍出乍沒，後亦化龍，潛伏岳洞耳。

唐公昉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一《唐公昉》 唐公昉，興元府人也。興元有斗山觀。自平川內聳一山，四面壁立，其上方如斗底，故號之。薜蘿杉檜，景象尤奇，上有唐公昉飲李八百仙酒全家拔宅之迹。其宅基三畝許，陷為坑，此蓋連地上昇也。一云公房舉宅昇仙，雞犬皆去，唯鼠惡其不淨，不將去。鼠自悔，一月三吐，易其腸束，廣微所謂唐鼠是也。有前人題詩云：霞衣欲舉醉陶陶，不覺全家住絳霄。公宅只知雞犬在，上天誰信路岐遙。三清寥廓拋塵夢，八景雲霓事早朝。惟有故林蒼栢秀，露華煙靄鎖驚飈。又洋州有寒泉山，《漢中記》云：秦唐公房師事仙人李八百，公房中渴，八百以杖指崖出湧泉。即此山。登之者，必加嚴肅。或諠譁，立有風雷暴起，因此為名。

丁令威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一《丁令威》 丁令威者，遼東人也。少隨師學得仙道分身，任意所欲。常蹕歸化為白鶴，集郡城門華表柱，言曰：我是丁令威，去家千載，今來歸，城郭如舊人民非，何不學仙離家。遂高飛冲天而去。夫左元放為羊，令威為鶴，斯并一時變化之迹爾，非永為羊鶴也。遼東諸丁譜載，令威漢初學道得仙。

張良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一《張良》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於滄洲得力士，為鐵椎重一百二十斤。秦皇東遊，至博狼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皇，誤中副車。秦皇怒，求賊急甚，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良嘗問從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為其老，乃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良殊大驚，父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跪曰：諾。五日明，良往，父先在，怒曰：後何也？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後五日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居下邳為任俠，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不去。沛公欲擊秦嶢關軍，良曰：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且留壁，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取秦將。秦將欲和，因其解擊之。秦兵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君之。樊噲諫不聽，良曰：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為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為質。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聽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見羽鴻門。沛公為漢王，良因說王燒絕棧道，示天下無還心，固項王意。漢王還定三秦，良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併滅楚。羽以故北擊齊。漢王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兵敗而還，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共功者？

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囑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布連彭，卒破楚者，此三人也。良多病，嘗爲畫策臣，時時從。漢三年，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杞；武王誅紂，封其後宋。今秦滅六國，陛下誠立六國後，皆爭戴陛下德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計告良。良曰：請借前箸以籌之，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韓信破齊，欲爲齊王。漢王怒，良說漢王。五年，漢王壁固陵，諸侯不至，良說漢王，諸侯皆至。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願封留足矣。乃封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雒陽云云。上即日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性多疾，即導引不食穀，閉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皆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至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擊之，四人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即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諸將皆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使太子將之，無異使羊將狼。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明其代太子位必矣。吾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爲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爾。上雖疾，彊載輜車，卧而護之，不敢不盡力。上雖苦，彊爲妻子計。后如四人意，上曰：豎子不足遣，乃公自行耳。上自將而東，良疾，彊起見上曰：楚人剽疾，願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傳太子。時叔孫通爲太傅，良行少傅，事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通引古以死爭，上陽許之，猶欲易之。

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鬢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爲者四人？各言其姓名，上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何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搖矣。戚夫人泣涕，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截四海。橫截四海，又可奈何？雖有增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歔歔流涕，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四人力也。良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衆，良乃稱曰：家世相韓，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乃學道，欲輕舉。後六歲薨，謚文成侯。良始見圯上老父，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薨，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子不疑嗣。道書云：良仙去，至八世孫道陵得道飛昇，太上遣良下爲詔使焉。

雜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一《張良》 臣道一曰：至人隱則上仙，顯則瑞世，是故獨善其身則誠意正心修身，兼善天下則齊家治國平天下，其道未嘗不兩存，顧所遇窮達隱顯如何爾。張良可謂兩存其道者也。《道德經》曰：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溥。此正張良之忠於韓，而成漢之功業也。然神仙雖以功名成就於世，是豈圖富貴以自榮，蓋亦行其志也，故終爲遯世之歸焉。經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非此之謂乎。

蘇耽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一《蘇耽》 蘇耽，桂陽人也。

耽之母李氏，因江中浣帛，觸沉木而感孕焉。耽生，有雙鶴飛於庭，白光貫戶牖。及生數歲，寡言語，不爲兒戲。少以至孝著稱。年已十四，母方食葷，曰：「吾偶思資興瀧鮓，患遠不可得也。」耽曰：「今往市之。」乃去，母以爲戲言見悅爾。食未竟，耽來鮓於前曰：「此資興瀧鮓也。」母曰：「汝最爲謹厚，資興瀧去此二百餘里，汝不一時往還，何詐也？」耽曰：「市鮓時見舅，兒來言致意母，不數日亦來謁母矣。」母舉鮓而食，真資興瀧鮓也。不數日舅至，具言市中見耽，母亦大神其事。耽一日告母：「道果已圓，昇舉有日。」翱翔雲水之鄉，脫落塵泥之外，命蒂胎根已爲我有，琨臺紫府本是各家，陰陽不能陶鑄，天地不能管轄。陵谷遷而此不可遷，日月老而吾不可老。真元一氣，萬古長存。母曰：「吾恃爾也，爾去吾何依，何言去乎？」耽曰：「常聞師曰：一人昇仙，九族受庇，雖過去者亦不爲下鬼。今雖去，母之動息皆可知也。」乃留一櫃，封鑰甚固。願母毋開，若有所需，告之如所言也。二云。因謂鄉人曰：「更後二年，郴人大疫。」乃殖橘鑿井，曰：「受病但食一橘葉，飲泉水一盞，自愈。」語已，有五色雲下庭中，簫鼓隱隱而至。耽乃昇雲，泣別母與鄉人，冉冉東南而去。鄉人數百、郡官悉見之，時漢文帝三年也。爾後母凡有乏，禱其櫃，皆如所求。一日母思耽，謂在其中，乃發櫃，了不見物，惟見二鶴凌空而去。蘇仙沖昇之後二年，郴人果大疫，乃取橘泉治病，即時皆愈，所存活者千百人。郡將與僚佐、郡人悉拜祭橘泉之下，常若市焉。不數年，耽母有疾，耽嘗來問疾。不久耽母傾喪，壽百餘歲。朝廷乃命郡守送喪，遂葬蘇山之南。於時猿驚鶴怨，風慘煙昏，愁雲不散，悲雨自冷。山頂聞哀泣，遠聽而近，近聽而遠。郡守率郡僚、郡人詣山慰耽，雖聞仙泣，而不見其形。郡守盧獻可乃曰：「不因

慰問，無由拜仙，願得一見仙容，以消塵障，非某一身之幸，乃九族之幸也。耽曰：「仙凡異道，升沉殊塗，吾不惜令汝見，但恐汝輩福祿，不能盡見吾也。」乃曰：「吾令汝見吾之半。」耽乃出半面一臂示獻可等，郡官見面若真玉，艷而有光，臂亦紺毛，與日氣相射。郡官再拜跪慰，仙耽曰：「山路絕險，遠勞郡官，吾欲造一橋，令汝等安然至家，慎勿回顧也。」乃取《玉軸金庭經》一卷，對空擲之，俄成巨橋，若玉虹之架空，欄楯皆金寶爲飾。盧獻可率郡官隱隱而陞，不久到郡。惟判官張信臣回顧，墜墮絕澗，爲朽木敗葉藉地，不曾損，三日方到郡。耽母之終，山上哭聲服除乃止。後郡守以其事聞於上，封其山爲蘇仙山，名其觀爲蘇仙觀，郡守以時嚴潔醮祭焉。元結詩云：「靈橘無根井有泉，世間如夢又千年。鄉關不見重歸鶴，姓字今爲第幾仙。風冷露壇人悄悄，地閑荒徑草綿綿。如何躡得蘇君迹，白日霓旌擁上天。」又沈彬咏蘇仙山詩云：「眼穿林嶺見郴州，井裏交連側局揪。味道不來閑處坐，勞生更欲幾時休。蘇仙宅古煙霞老，義帝墳荒草木愁。千古是非無處問，夕陽西下水東流。宋初，俄有一鶴棲郡齋屋脊，久而不去。郡僚子弟輩聚觀，乃彈之，鶴乃舉足畫屋，若書字焉。郴屋皆以板爲瓦也。鶴乃奮翼昇雲而去，郡將乃遣人陞屋，即見所畫字曰：「鄉原一別重來，事非甲子，不記陵谷遷移、白骨蔽野、青山舊時，翹足高屋，下見羣兒，我是蘇仙，彈我何爲？翻身雲外，却返吾居。郡將取其板藏之府中，後乃歸之本觀，仙亦不復再來。高宗紹興間，賜蘇仙爲沖素普應真人。」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一〇《紀傳部一一·蘇耽》 蘇耽者，桂陽人也。少以至孝著稱，母食欲得魚羹，耽出湘州市買，去家一千四百里，俄頃便返。耽叔父爲州吏，於市見耽，因書還家，家人大驚。耽後白母曰：「耽受命應仙，遠遠供養。」作兩大櫃留家中。若欲須食扣小櫃，欲得錢帛扣大櫃，是所須皆立至。鄉里共怪其獨如此，白官遣吏，檢櫃無物，而耽母用之如故。先耽將去時云：「今年大疫，死者略半，家此井水，飲之無恙。」果如所言，合門元吉。母年百餘歲終，聞山上有人哭聲，服除乃止。百姓爲之立祠矣。

司馬季主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一《司馬季主》 楚人也，卜於長安市。漢文帝時，賈誼、宋忠爲大夫，曰：「吾聞聖人不在朝廷，或遊塵肆，試往觀之焉。」見季主閑坐，弟子侍而誦《陰陽之紀》。二人曰：「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未嘗見也。尊官高位，賢者舉之，君何行之迂也？」季主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何言之陋。令蠻夷不服，四時不和，徒越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延以利，賢者乃可羞爾。夫內無饑寒之累，外無劫奪之憂，處上而人敬，居下而無害，君子之道也。卜之爲業，所謂上德不德也。鳳凰不與燕雀爲羣，公等瑣瑣，不足知長者乎。二人忽爾自失，後相謂曰：「道尊者安，勢高者危，卜而不審，不見奪糈，爲人生計而不審，身無所處。其後宋忠抵罪，賈誼感鵬，不逃季主之鑒。」季主入委羽山大有宮中，師西靈子都，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道。臨去之際，枕席以代形，粗如其真身，家人葬之於蜀盤山之南。諸葛亮爲其碑讚云：「玄漠大寂，渾合陰陽，天地交泮，萬品滋彰。先生理著，分別柔剛，鬼神以觀，六度顯明。季主得道後，常讀玉經，服明丹之華，挹扶晨之輝，顏如少女，鬚三尺，黑如墨。有子二人，男名法育，女名濟華，乃俱在委羽山，並讀《三十九章》。」

嚴青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七《嚴青》 會稽人也。家貧，常在山中燒炭。

神仙總部·仙真部

忽遇仙人云：「汝骨相合仙。乃以一卷素書與之，令以淨器盛之，置高處。兼教青服石腦法。青遂以淨器盛書，置高處，便聞左右常有十數人侍之。每載炭出，此神便爲引船。他人但見船自行。後斷穀入小霍山去。」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二《嚴青》 嚴青者，會稽人也。居貧，常於山作炭，忽遇一人與青語，青不知其神人也。臨行，以一卷書與青曰：「汝骨應得長生，吾以神方授汝。青言：『我不識書，當奈何？』神人曰：『不須讀也，但以潔器盛之，置高處爾。』并教青服石腦法。青受之，僑居山中，無他佳器，唯有飲壺，乃用以盛所授書，即便見其左右常有數十人侍之。青船載炭時出山下，此神便爲青挽船也，人但見青船自行。又治病救患，但以所授之書到其人家，所病便愈，百姓多尊奉之。青常從弟子家夜歸，都巡夜逢青，呵問何人夜行，青亦厲聲問曰：「汝是何人而夜行？都督怒其應對不恭，因叱從兵使收錄犯行人。青復叱其從神曰：『皆錄其夜行人。』青徑去，而都督及從者數十人，人馬皆不復得去。明旦，行人見都督，問何爲住此，都督說事狀如此。行人曰：「此必是嚴公也。都督曰：『我今不能動，可報吾家，速往叩頭謝青，自說昨實不知是先生，乞得放遣。』青乃大聲曰：『遣放昨所錄夜行人。』都督乃得去。其後夜行者每見行人，皆先問非嚴公乎。青後斷穀不食，一年而入小霍山仙去。今吳會多奉事青爲嚴家道，但不復知食藥物以求長生，惟存其祭祀爾。」

王谷神

皮玄耀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二《王谷神》 王谷神、皮玄耀者，西漢蜀青城山道士。幼而穎悟，不居榮寵，通《老》、《莊》、《文》、《列》，妙於星緯。周遊名山，渡荆渚，泛瀟湘，至南嶽，卜庵於金母殿。後修胎息還元，數年道成。東遊羣玉，訪九仙。值武帝南巡，見之神氣不羣，乃延之，卜隱於西峰。帝厚賜，兼封王爲太微先生，皮爲太素先生，

以上卿禮待之。三年，控碧騾上昇。

皮玄耀

見王谷神

李奉仙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二《李奉仙》 李奉仙者，東蜀人。自幼不語，年十八，常欲寒棲以避臭茹，人問之，曰：知白守黑，道貴昏默。我師南嶽公云：吾周靈王太子吹笙者也，子三生奉道，而所試由功之不著也，今授子朱綱之法，將昇度南宮。吾師浮丘公授予，今付於子，子宜勤焉。若更遲此生，萬劫不度。吾將爲南嶽司命侍帝晨，又補桐柏真人。言訖遂隱，漢宣帝詔不起。

清平吉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二《清平吉》 清平吉，沛國人。漢高皇帝時衛平也，至光武時，容色不老。後尸解去，百餘年復還鄉里，數日問又尸解而去。

黃山君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一《黃山君》 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年數百歲，猶有少容。亦治地仙，不取飛昇。彭祖既去，乃追論其言，爲《彭祖經》。得《彭祖經》者，便爲木中之松栢也。

呂恭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二《呂恭》 呂恭，字文敬。少好服食，將一奴一婢於太行山中採藥，忽有三人山谷中，因問恭曰：子好長生乎，而乃勤苦艱險如是耶？恭曰：實好長生，而不遇良方，故採服此物，冀有微益也。一人曰：我姓呂，字文起。一人曰：我姓孫，字文陽。一人曰：我姓李，字文上。皆太清太和府仙人也，時來採藥，當以成授新學者。公既與吾同姓，又字得吾半，是公命當應長生也。若能隨我採藥，語公不死之方。恭即拜曰：有幸得遇神人，但恐闇塞多罪，不足教授。若見採救，是更生之願也。即隨仙人去。二日，乃授恭祕方一通。因遣恭還曰：可歸省鄉里。恭即拜辭仙人。語恭曰：公來雖二日，今人間已二百年。恭歸到家，但見空野，無復子孫，乃見鄉里數世後人趙光輔，遂問：呂恭家何在。人轉怪之曰：君自何來，乃問此久遠之人。吾聞先世傳有呂恭，將一奴一婢入山採藥，不復歸還，以爲虎狼所傷耳。經今已二百餘年，君何問乎？呂恭有後世孫呂習者，在城東北十里作道士，人多奉事之，推求易得耳。恭承輔言，往到習家，叩門而呼之。

奴出問曰：公何來。恭曰：此是吾家也。我昔採藥隨仙人去，至今二百餘年，今復歸矣。習舉家驚喜，徒跣而出。拜曰：仙人來歸，流涕不能自勝。居久之，乃以神方授習而去。時習已年八十，服之，轉轉還少，至二百歲。乃入山去。其子孫世世服此藥，無復老死，皆得仙也。

陳安世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三《陳安世》 陳安世者，京兆人也。爲灌叔平客，稟性慈仁。行見鳥獸，下道避之，不欲驚動。不踐生蟲，未嘗殺物。年三十，而叔平好道思神。忽有二仙人託爲書生，從叔平行遊以觀試之。叔平不覺其是仙人也，久而轉懈怠。叔平在內方作美食，二仙人復來詣門，問安世曰：叔平在否。答曰：在。因入白叔平，叔平即欲出。其妻止之曰：餓書生輩，復欲求腹飽耳，勿與食。於是叔平使安世出，告言不在。二人曰：汝向言在，今言不在，何也。大家勸我去耳。二人益善之以實對，乃相謂曰：叔平勤苦有年，今日值吾二人而反懈怠，是其不遇我，幾成而敗之。乃問安世曰：汝好遊戲耶。答曰：不好也。又曰：汝好道希仙耶。答曰：好道，然無緣知耳。二人曰：汝審好道，明日早會道北大樹下。安世早往期處，到日西而不見二人，乃起將去。曰：書生定欺我耳。二人已在其耳邊呼之曰：安世，汝來何晚耶。答曰：早旦來，但不見君耳。二人曰：我端坐在汝邊耳。頻三期之，而安世輒早至，知其可教，乃以藥兩丸與之。誡曰：汝歸家。勿復飲食，別止一處。安世依誡。二人常往其處。叔平怪之。曰：安世處空室。何得有人語，往輒不見，何也。答曰：我獨語耳。叔平見安世不服食，但飲水。止息別位，疑非常人，自知失賢。乃歎曰：夫道尊德貴，不在年齒，父母生我，然非師則莫能使我長生也，先聞道者則爲師矣。乃自執弟子之禮，朝夕拜事安世，爲之洒掃。安世道成，白日昇天。臨去，遂以要道傳叔平，叔平後亦得仙也。

靈壽光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七《靈壽光》 靈壽光者，扶風人也。年七十時，得朱英丸方。合服之，轉更少壯，如年二十。時至建安元年，已二百二十歲矣。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二《靈壽光》 常寄寓於江陵胡田家，無疾而卒。田殯埋之，百餘日人復見在小黃，寄書與田。田得書，掘發棺，之中無所有，釘亦不脫，唯履在棺中。

張禮正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二《張禮正》 張禮正、始明期二人，昔衡山中學道者。禮正以漢末入山，服黃精，顏色丁壯，常如年四十時。明期以魏末入山，服澤瀉柏實丸，共止巖中，後俱受西城王君傳虹景丹方，從來服此丹已四十年，中患丹砂之難得，俱出廣州爲沙門，是滕含爲刺史時也。遂得內外洞徹，眼明身輕，日行五百里。後入九嶷山。

雜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二《張禮正》《真誥》云：又兼守一，亦已三十年。以三月一日東華遣迎，以其日乘雲昇天。今在方諸故

室俱爲土山下。注云：滕含以永和十年甲寅年爲廣州刺史。此得仙乙丑歲十二年，是爲前服丹已三十年，猶更出查也。

李根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一〇《李根》 字子源，許昌人也。有趙賈者，聞其父祖言傳世見根也。賈爲兒時便隨事根，至賈年八十四，而根年少不老。昔在壽春吳太文家，太文從之學道，得作金銀法，立成。根能變化人水火中，坐致行厨，能供二十人，皆精細之饌，四方奇異之物，非當地所有也。忽告太文云：王陵當敗，壽春當陷，兵中不復居，可急徙去。衆乃使人收根，欲殺之。根時乃方欲書疏，奄聞外有千餘人圍其家求根。語太文曰：忽忽但語吾不知，官自來搜之，昨已去矣。太文出戶還顧，窺根失所在，左右書器物皆不復見。於是官兵入索，困食衣篋之中，無處不遍，不得根。及良久，太文出，見根固在向坐，儼然如故。根語太文曰：王太尉當族誅，卿弟泄語，十月中當卒死。皆果如言。弟子家有以女給根者，此女知書，根出行，竊視根素書一卷讀之，得根自說其學道經疏云：以漢元封中學道於某甲。時年計根已七百餘年矣。又太文說根兩目瞳子皆方。按《仙經》說：八百歲人瞳子方也。根告諸弟子言：我不得神丹大道之訣，唯得地仙方耳。壽畢天地，然不爲下土之士也。

黃敬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一〇《黃敬》 子伯嚴，武陵人也。少讀誦經書，仕州爲部從事。後棄世學道於霍山，八十餘年。復入中嶽，專行服氣斷穀，爲吞吐之事，胎息內視，召六甲玉女，吞陰陽符。又思赤星在洞房前，轉大，如火周身。至二百歲，轉還少壯。道士王紫陽數往見，從求要言。敬告紫陽曰：吾不修服藥之道，但守自然，蓋地仙耳，何足詰問。聞新野陰君神丹昇天之法，此真大道之極也，子可從之。人能除遣嗜慾如我者，不可以學我所爲也。紫陽固請不止。敬告紫陽曰：大關之中有輔星，想而見之翕習成，赤童在馬持朱庭，指而搖之鍊身形，消遣三尸除死名，審能守之可長生，失之不久倫竊冥。紫陽受之，得長生之道也。

甘始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一〇《甘始》 太原人也。善行氣，不飲食。又服天門冬，行房中之事。依容成玄素之法，更演益之。爲一卷，用之甚有近效，治病不用針灸湯藥，在人間三百餘歲，乃入王屋山仙去也。

黃子陽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二《黃子陽》 黃子陽，後魏人，知長生之妙。學道，在博落山中九十餘年，但食桃皮，飲石中黃水。司馬季主以導仙八方與之，遂能度世。

周義山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四《周義山》 紫陽真人，姓周名義山，字季通，汝陰人也。漢丞相勃七世之孫，以冠族播流，世居貴宦。祖玄，漢昭帝元鳳元年爲青州刺史。父祕，爲范陽令，時君始生焉。父後積秩累遷，官至陳留刺史。君時年十六，隨從在郡，始讀《孝經》、《論語》、《周易》。爲人沉重，少言笑，喜怒不形於色。好獨坐靜處，不結名好。然精細微密，所存必感。常以平旦之後，日出之前，正東向立，漱口咽液，服氣百數，向日再拜。旦旦如此，爲之經年，父怪而問之所行何等事，君長跪對曰：「義山中心好日光長景之暉，是以拜之爾。至月朔旦之日，輒遊市及閭閻陋巷之中，見窮乏饑餓之人，解衣給食。時時登陟名山，喟然悲歎。或入石室中，歎然獨笑。時陳留大儒名士，聞君盛德，體性沉美，咸往詣焉，君輒稱疾不見賓客。漢侍中蔡咸，陳留高士，亦頗知道。聞君德行，數往詣君。每稱疾不欲見之，父乃大怪，怒責之，督切使出見之。既不得已，遂出相見，咸大發清談及論神仙之道、變化之事。君

乃凝默內閉，斂神虛靜，頷而和之，一不答也。是歲大旱，斗米千錢，路多饑莩，君乃傾財竭家以濟其困，陰行之人亦不知是君之慈施也。對萬物如臨赤子，斯積德仁愛之施矣。後遇陳留黃泰告君曰：「聞君好道，陰德流行，用思微妙，誠感於我，是以相詣。吾是中嶽仙人須林字子玄也，本衛人，靈公末年生。少好道德，受學於岑先生，見授煉身消災之道術。後又遇仇公，見教以服氣之法、還神守魂之事。吾行之甚驗，大得其益。子少知還陽，精髓不泄，又知導引伏氣，吞景咽漿，不復須陰丹內術補胎之益也。然猶三蟲未壞，三尸未死，故導引服氣不得其理。可先服制蟲細丸，以殺穀蟲。蟲有三名，一名青古，二名白姑，三名血尸，謂之三蟲。三蟲在內，令人心煩滿，意志不開，所思不固，失食則饑，悲愁感動，精志不至，仍以飲食不節斷故也。雖復斷穀，人體重滯，淹淹淡悶，所夢非真，顛倒反錯，邪俗不除，皆由此蟲在內搖動五臟故也。其方用附子五兩、麻子七升、地黃六兩、朮七兩、茱萸根大者七寸、桂四兩、雲芝英五兩，凡七種。先取菖蒲根煮濃，作酒，使清淳。重美一斗半，以七種藥咬咀內器中漬之，亦可不用咬咀，三宿乃出暴之。之燥，又取前酒汁漬之三宿，又出暴之，須酒盡止暴，令燥。內鐵臼中，搗之極細，筴令成粉。取白蜜和之，令可丸。以平旦東向初服二丸如小豆，漸益一丸，乃可至十餘丸也。治腹內弦實上氣，心胸結塞，益肌膚，令體輕有光華。盡一劑則蟲死，蟲死則三尸枯，三尸枯則自然落矣。亦可數作，不限一劑也。然後合四鎮丸，加曾青、黃精各一兩，以斷穀畢。若導引服氣不得其理，可先服食衆草菖勝、茯苓、朮、桂、天門冬、黃連、地黃、大黃、桃棗及皮，任擇焉。雖服此藥以得其力，然不得九轉神丹金液之道，不能飛仙也，但可爲延年益壽爾。君按次爲之服食朮，五年身生光澤，徹視內見五臟。乃就仙人求飛仙要訣，仙人曰：「藥有數種，仙有數品。有乘雲駕龍，白日昇天，與太極真人爲友，拜爲仙宮之主，其位可同真公、定元公、大生公及中黃大夫、九氣丈人、仙都公，此皆上仙也。或爲仙卿大夫，上仙之次也。遊行五嶽或造太清，役使鬼神，中仙也。或受封一山，總領鬼神；或遊翔小有羣集清虛之宮，中仙之次也。若食穀不死，日中無影，下仙也。或白日尸解，過死太陰，然後乃仙，下仙之次也。我受涓子祕要，是中仙耳。子名上金書，當爲真人，我之道非子真人所學也。今以守三一之法、靈妙小

有之書二百事傳子，石菌、朱柯、若乾芝與子服之，吾道畢矣，子可遠索師也。君再拜受教，退而服神芝五年，目視千里外，日行五百里。遂巡行名山，尋索仙人。聞蒙山樂先生能讀《龍蹠經》，遂往尋之。遇衍門子，於是授《龍蹠經》及《三皇內文》。登王屋山，遇趙陀子，授芝圖十六首及五行祕符。又遇黃先生，受《黃素神方》、《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書四十四訣》。登嶠冢山，遇上衛君，授太素傳左乙混洞東蒙之錄、右庾素文攝殺之律。登嵩高山，遇中央黃老君合會仙人在其上太室洞門之內，君頓首拜，乞長生度世。老君曰：子存洞房之內見白元君邪？君對曰：實存洞房，嘗見白元君。黃老君曰：子道未足，未見無英君也。且復游行，受諸要訣，當以上真道經授子矣。見白元君下仙之事，可壽三千年；見無英君，乃為真也，可壽一萬年矣。君再拜受教而退，遊行天下名山大澤。西登白空山，遇沙野帛先生，授《太清上經》。登峨嵋山，入空洞金府，遇寧先生，授《大丹隱書》、《八稟十訣》。登岷山，遇陰先生，授九赤斑符。登岐山，遇臧延甫，授《憂樂曲素訣》。登梁山，遇淮南子成，受《天關三圖》。登牛首山，遇張子房，授《太清真經》。登九嶷山，遇李伯陽，授《李氏幽經》。登鍾山，遇高丘子，授《金丹方》二十七首。登鶴鳴山，遇陽安君，授《金液丹經》、《九鼎神丹》。登猛山，遇青精先生，授《黃素傳》。登陸渾山，潛入伊水洞室，遇李子耳，授《隱地八術》。登戎山，遇趙伯玄，授《二九素女術》。登陽洛山，遇幼陽君，授《青要紫書》。登霍山，遇司命君，授《經命青圖上皇民籍》。登鳥鼠山，遇墨翟子，授《紫度炎光內視圖中經》。登曜名山，遇大帝候夜神童，授金根之經。登委羽山，遇司馬季主，授石精金光藏景化形。登大度山，遇劉子先，授《七變神法》。登都廣建木，遇谷希子，授黃氣之法、太空之術、陽精三道之要。登桐柏山，遇王喬，授素奏丹符。登太華山，遇南嶽赤松子，授《上元真書》。登太冥山，遇九老仙都君，授《黃水月華四真法》。登合黎山，遇皇人，授《八素真經》、《太上隱書》。登景山，遇黃臺萬畢先生，授《九真中經》。登玄壘羽山，遇玉童十人、九氣丈人，授《白羽紫蓋服黃水月華法》。到桑木，登扶廣山，遇青真小童君，授《金書祕字》。南行朱火，登丹陵山，遇龔仲陽，授《仙忌真記》。西遊登空山，見無英君，視西服洞房中，無英君處其左，白元君處其右，黃老君處其

中。無英君服金精朱碧玉綾之袍，光赤朝霞，流景曜天，要《太上靈氣之章》、佩九帝驅邪之策，戴翠上紫靈之冠，蓋太玄丹靈上元赤子之祖父也。左連青宮之氣，氣冠萬神，乃未有天地先，自虛空而生矣。白元君服丹玉之錦雲羅重袍，白光內朱，流景參天，垂暎映神，玄黃徹虛，要太上靈精之章，佩玄元攝魔之策，戴招龍皂冠，蓋玉房雲庭上元赤子之父，右英皓青之室朝運生者也。中央黃老君是太極四真王之師老矣，上攝九天，中游崑崙，黃闕來其外，紫戶在其內，下與二君入洞房，圓三寸，威儀具焉。夫至思神見，得為真人。若見白元君，得為下真，壽三千歲。若見無英君，得為中真，壽萬歲。若見黃老，與天相傾，上為真人，列名金臺。君既詣之，乃再拜頓首，乞與上要訣。黃老君曰：可還視子洞房中。君乃瞑目內視，良久果見洞房之中有二神人，無英、白元君也，被服狀如在空山中者。黃老君笑言曰：微乎深哉，子用意思之精也，白日昇天之道。子還登常山，授子上真之道。君乃還常山石室中，齋戒念道。復積九十餘年，中白元君、無英君、黃老君遂使授之《大洞真經三十九篇》，有玉童二十一人，玉女二十一人，皆侍真燒香，晝夜習之。積十一年，遂乘雲駕龍，白日昇天，上詣太微宮，受書為紫陽真人。佩黃旄之節，八威之策，帶流金之鈴，服自然之衣，食玉醴之飴，飲金液之漿。治葛衍山金庭銅城，所謂紫陽宮也。紫陽有八真人，君處其右。一日三登崑崙，一朝太微帝君。以嶠冢為紫陽別宮，所謂洞庭潛宮也。嶠冢山有洞穴，潛行通王屋清虛小有天，亦潛通閭風也。

雜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四《周義山》 臣道一曰：周義山稱疾養晦，積德累仁，終始一誠，廣參衆妙，真神仙之博學者也。觀漢侍中蔡咸、陳留高士詣之，咸大發清談，論神仙之道，變化之事，義山乃凝默內閉，斂神虛靜，頷而和之，一不答也。《道德經》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義山之意也。

王褒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〇六《紀傳部傳四·清虛真人王君內傳》

華存師清虛真人王君諱褒字子登，范陽襄平人也，安國侯七世之孫，君以漢元帝建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誕焉。洪基大業，世籍貴盛。君父諱楷，以德行懿美，比州所稱，舉茂才，除議郎，轉中壘大夫、上黨太守、黃門侍郎、侍中、左將軍、鴈門太守。楷正色彤管，坦誠獻替，納言推謨，披衿拔領，率職蒞民，政以禮成，捨刑寬賦，不肅而敬。天子賢之，遷殿上三老，使賓皇太子，講《春秋》、《尚書》、《論語》、《禮》、《易》。恢恢仁長，循循善誘。微言既甄，摯紳乘其範；大義已陳，百王格其准。遷光祿大夫，謚曰文侯。夫人司馬遷之孫，淑慎沈博，德配母儀。蓋以清源高流，圓穎遠映，靈根散條，芳華朗曜。是用忠孝啓於上葉，善誘彰於文德，世載英旌，斯人有焉。君體六和之妙炁，挺天然之嘉質，含嶽秀以植韻，秉靈符而標貴，暉灼煥於三晨，峻逸超於玄風。少讀五經，傍看百子，綜算象緯，通探陰陽，及風烝律呂，靡有不覽也。父爲娉丞相孔光女，娶婦在室，以和人倫。而君凝形淳觀，明德獨往，高期真全，絕不內盼。峨峨焉若望慶雲之杳軫，浩浩焉似汎滄溟之無極。神棲萬物之嶺，炁邁霄漢之津。鴻漸鄧林，展翻東園。將藏鳳羽以翳於南風，匿龍華以沈於幽源。是乃夜光潛躍，映耀於難掩。【略】後歸西城，清齋三月，授書爲太素清虛真人矣。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四《王褒》 清虛真人王君，名

褒，字子登，范陽襄平人也，安國侯七世之孫。君以漢元帝建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誕焉。洪基大業，世籍貴盛。君父諱楷，以德行懿美，比州所稱，舉茂才，除議郎，轉中壘大夫、上黨太守、黃門侍郎、侍中、左將軍、鴈門太守。楷正色彤管，坦誠獻替，納言推謨，披襟拔領，率職蒞

民，政以禮成，捨刑寬賦，不肅而敬。天子賢之，遷殿上三老，使賓皇太子，講《春秋》、《尚書》、《論語》、《禮》、《易》，恢恢仁長，循循善誘。遂名沸絕園，聲馳京夏。君即閑夜之感，喟然悲歎曰：人間塵藹，趨競得失，利害相攻，有踰鵲之視老燕矣。遂決志辭親，入華山中九年。一日夜半，忽聞林澤中有人馬簫鼓之聲。須臾漸近，仰而望之，見千乘萬騎浮空而至。神人乘三素雲輦，手把虎符，朱鉞啓途，握節執旄，曲晨傾蔭，錦旗蔽虛。神人暫停駕而言曰：吾太極真人西梁子文也，聞子好道，劬勞山林，未該真要，誠可愍也。勤企長生，實爲至矣。君乃馳詣輪轂之下，叩頭自搏而言曰：褒以肉人，愚頑庸賤，少好生道，莫知隱訣。真人曰：夫學道無師，無緣自解。我太極真人，神仙之司，主試校學者，領舉正直爾。子玄錄上清金書東華，名編清虛，位登小有，必當掌括寶籍，爲天王之任。但注心四景，勤慕上業，道自成也。後隱陽洛山中，感南極夫人、西城真人，授君以《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大洞真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石精玉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凡三十一卷。依科立盟，結誓而付。乃將君觀玄洲，須臾而至。四面大海，懸濤千丈。洲上宮闕樓觀，瓊室瑤房，不可稱記。西城真人曰：此仙都之府，太上丈人處之。乃將君入紫桂宮，見丈人著流霞羽袍，冠芙蓉之冠，腰帶神光，手把火鈴。侍女數百，龍虎衛階。太上丈人與西城真人相禮而已，相携共坐，君時侍側焉。太上丈人曰：彼所謂王子登乎，學道遭逢良師，將得之矣。西城真人笑，因命君拜。拜畢，太上丈人使坐北向，丈人乃設厨膳，呼吸立具。靈穀千種，丹醴湛溢，燐煙震檀，飛節玄香。陳鈞天之樂，擊金璆於七芒，崢嶸啓音，徹朗天丘。於是龍騰雲崖，飛鳳鳴嘯。山阜洪鯨，涌波淩濤。雲起太虛，風生廣遼。靈歌九真，雅吟空無；玉華作唱，西妃折腰。爾乃衆仙揮袂，萬神遷延，羽童拊節，慶雲纓錦。於是太上丈人會二十九真人，皆玄洲之太真公也。其第一真人自稱主仙道君，指君而向西城真人言曰：視此子心眸澄逸，神停形凝，圓晨丕渙，六景發華，殆真人之美者，小有之賢王也。西城真人答曰：蓋聞性發乎天，而命成乎人也。於是主仙道君命侍女范運華、趙峻珠、王抱臺等，發瓊笈，披綠韞，出上清隱書、龍文八靈真經二卷授君，又以雲碧陽水晨飛丹腴二升賜君。君拜服之。真人遂將君還西城，九年道成，給飛鸞之車，東行渡啓明、滄海，

登廣桑山，入始暉庭，詣大帝君。稽首再拜，大帝授以《龍景九文紫鳳赤書》、《上清神圖八道玉籙》。次南行，渡渤海、丹海，登長離山，詣南極紫元夫人、華蓋上公，授以五雲夜光雲琅水霜。次西行，渡庾丘巨海沈羽之津，登麗農山，詣紫蓋晨夫人、景真三皇道君，授以《玉道綠字迴曜太真隱書》。次北遊，渡彫柔玄海，濟飲龍上河匏瓜津，登廣夜山，詣高上虛皇大道玉君。會其出遊，駕日月之晨，乘紫始之光，鬱靄黃素之雲，勃蔚八景之曜，飛真萬億，不可稱數。君再拜道側，乃詣上清玉宸帝君、玄清六微元君，二君授以寶洞飛霄絕玄金章，及賜太極隱書、龍明寶珠絳和雲芝。君拜而飲之，即身金色，項映圓光，七曜散華，流煥映形。又退登閭風之野，玄圃之宮，詣中皇玉帝，受解形遁變流景玉經。乃越鬱絕濟弱河，西詣龜臺，謁九靈太真上清夫人。退，更清齋三月，受《三華寶曜瓊文琅書》、《靈暉上錄》、《七晨素經》。退，又清齋三年，浮浩汗之河，登白空虞山。山周迴三萬里，遊行。翌日，趨詣紫清太素瓊闕，即太素三元上道君所治焉。處丹靈白玉宮，飛映絕曜，紫霞落煥，七光交陳，結於雲宇之上。奇麗玄黃，不可名字。仙童玉女、侍右真人，蓋無數也。君稽首再拜，詣瓊闕之下。久時，太素三元上道君乃使繡衣命者西林藻，授君金真玉光流金火鈴、豁落七元八景飛霞。又使清真左夫人郭靈蓋、右陽玉華仲飛姬，齋神策玉璽，授君以爲太素清虛真人，領小有天王，三元四司右保上公，治玉屋山洞天之中。給玉童玉女各三百人，主領《上清玉章》，《太素寶玄太極上品九天靈文》、《六合祕籍》、《山海妙經》，悉主之。又總括洞內明景三寶，得乘虎旂龍輦，金蓋瓊輪，八景飛輿，出入上清，受事太素，寢宴太極也。

梅 福

傳 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四《梅福》 梅福，字子真，九

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漢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權。而京兆尹三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譏切王氏，上不納。又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爲立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復上書，終不見納。是時福居家，讀書養性爲事。至平帝元始中，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爲吳市門卒云。道家云：梅福得道仙去。豫章職方乘云：梅嶺在西山，極崇峻，羊腸而上五里至頂，山下有梅仙觀，今號陽靈觀。觀之上有梅仙壇，舊說梅子真棄南昌尉，學道於此。梅嶺之下，白石源水出焉。又云：墨池在南昌縣治，東漢南昌縣尉梅福故宅基，因立爲觀，水竹幽茂。晉王右軍羲之典臨川郡，日每過此，盤礴久之不能去，因號墨池。宋謝靈運亦嘗居此一年，著《老子經隱述并疏》一部。唐太宗貞觀中，號太一觀，禮迎萬天師居之。高宗龍朔二年來致醮祭，夜有雲降殿上，至曉而散，壇上有仙燈之祥。玄宗開元間，即爲開元觀，玄宗自書額。宋徽宗崇寧二年，爲崇寧萬壽觀，後又曰天寧。十道四蕃志載：梅福池，福種蓮華池中，歎曰：生爲我酷，身爲我枯，形爲我辱，妻爲我毒。遂棄妻入洪崖山。豈墨池即此池與？如撫州之梅山梅仙觀，隆興府豐城縣之梅仙觀，有仙壇丹井在焉。臨江軍新淦縣之玉笥山承天宮，瑞州新昌縣之梅墩宅仙觀、梅仙觀，皆梅福經由修真之地。建寧府梅山在城南三里，《方輿記》：梅福嘗煉丹於此，有昇仙壇。《梅仙事實》云：梅君求師慕道，訪鴈蕩諸山，遊南閩，入支提山。又入仙霞山，乃武夷之東也。遂於巖上結庵積年，遇空同仙君，授以內外丹法。乃至鷄籠山，修煉不成。次至毛竹洞，入演仙山。復往玉華山，次至烏石山。至劍江西嶺，再遇空同仙君降謂曰：汝之道緣在飛鴻山也。梅君遂至飛鴻山，結庵修煉，千日功成，神遊體外，丹光燭天。梅君服丹訖，趣裝登途，復回九江。只見祥光射日，紫霧浮空，雲中仙樂嘹亮。金童執節，玉女持幡，力士控鸞，侍仙捧詔。梅君拜詔謝恩，乘青鸞飛昇而去。自後飛鴻山號曰梅仙山也。宋神宗元豐五年七月敕：梅福在漢之際，以孤遠極言天下之事，其志壯哉。晚而家居，讀書養性，卒於遺化高蹈，世傳爲仙。今大江之西，實存廟像，禱祠輒應，能澤吾民。有司上聞，是用錫茲顯號，光靈不泯。其服朕恩，宜特封壽春真人。高宗紹興二年閏四月敕：朕嚮巡狩於南

國，以豫章爲東朝母后，率掖庭而行舟楫，冒風波之險，凡所經涉，必有護持。爰錫褒恩，以答神貺。洪州豐城縣大江北岸梅福昇仙壇觀壽春真人，正諫不用，高名獨存，憫漢室之不綱，去吳市而莫返。既嚴祠館，亦錫封名。茲復益以美稱，蓋少敷於新渥。其歆異數，少慰平生，可特封壽春吏隱真人。

雜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四《梅福》 臣道一曰：《道德經》曰：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此如湯武革命，順天而應人者也。又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此如新室王莽犯分而竊位者也。以湯武之仁，猶不免見譏議於後世，況以亂臣賊子，專權擅柄，以謀篡弑之事乎？善乎，梅福之上書，諍詆王氏朝夕之漸，其慮患也深矣，其爲綱常之計密矣。惜乎，當時人主不能用其言，卒成其禍，爲姦僞之倡，遂使後世如桓玄、侯景之徒，紛紛皆是也。《道德經》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豈非梅福欲以斯道增乎三綱五常之重而不幸乎。《道德經》又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斯言盡之矣。

裴君 裴玄仁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五《裴君》 清寧真人裴君，字玄仁，右扶風夏陽人也。以漢明帝二年，君始生焉。爲人清明，顏儀整素，善於言笑，目有精光，垂臂下膝，聲氣高徹，呼如鍾鳴。家奉佛道，年十餘歲，晝夜不寐，精思讀經。嘗於四月八日與馮翊趙康子、上黨皓季成共載詣佛圖，時天陰雨，忽有賤人著故布單衣，巾黃巾，詣君車後索

載。君禮而問之，不答，君下車以載之，康子、季成並大怒，呵問：何等人而上吾車乎？君乃陳諭，遂聽俱載。君自徒行在後，顏無變色，寄載人自若，亦不以爲慚也。將至佛圖，乃曰：吾家近在此。乃下車，奄然失之佛圖中。道人支子元者，頗知道，宿舊人傳之已年一百七十歲，見君而歎曰：吾從少至老，見人多矣，而未嘗見如子者。乃延君入曲室之中，幽靜之房，大設豐饌。飲食既畢，將君更移隱處，呼之共坐，乃謂曰：吾善相人，莫如爾者。子目中珠子，正似北斗瑤光星，自背已下象如何魁，既有貴爵，又當爲神仙，天下志願，子保享焉。然津梁未啓，七氣未淳，不見妙事，亦無緣而成也。因以所修祕術以告君，道人曰：此長生內術，世莫得知。吾昔遊焦山及鼈祖之阿，遇仙人蔣先生者，乃赤將子輿也，以神訣五首授吾。奉而行之，於今一百七十年矣，氣力輕壯，不覺衰老。但行之不勤，多失真志，不能去世，故雖延年，不得神仙也。猶是行之多違，精思不至之罪也。今以教子。於是授之以諸階存思、運用持呪等法，及授諸高真經書符文，并授服茯苓、胡麻二法。蔣先生惟服此二方，已凌煙化昇，呼吸立至，出入無間，與乘羣龍，上朝帝真，位爲仙宗也。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〇五《紀傳部傳三·清靈真人裴君傳》 大素真人教裴君二事爲真人之法曰：旦視日初出之時，臨目閉氣十息，因又咽日光十過，當存令日光霞使入口中，即而吞之。畢，仍存青帝君從日光中來，在我之左；次存赤帝君從日光中來，在我之右；次存白帝君從日光中來，在我之背；次存黑帝君從日光中來，在我之左手；次存黃帝君從日光中來，在我之右手。五帝都來，乃又存陽燧絳雲之車，駕九龍，從日光中來到我之前，仍與五君共載而奔日也。裴君止於空山之上，修行精思。一年之中，髣髴形象；二年之中，五帝俱乘日形，見在左右；三年之中，終日而言語笑樂；五年之中，五帝日君遂與裴君驂乘飛龍之車，東到日窟之天東蒙長丘大桑之宮八極之城，登明真之臺，坐希琳之殿，授裴君以《揮神之章》、《九有之符》，食青精日飴，飲雲碧玄腴。於是與五帝日君日日而遊，此所謂奔日之道也。日中亦有五帝，一曰日君。《太上隱書》中篇曰：「子欲爲真，當存日君。駕龍驂鳳，乘天景雲。東遊希琳，遂入帝門。精思仍得，要道不煩。名上清靈，列位真官。乃執《鬱儀文》。」第二事爲真人之法：日夕視月，臨目閉氣九息，因又咽月光九過，

當存月光使入口中，即而吞之。畢，仍存青帝夫人從月光中來，在我之左；次又存赤帝夫人從月光中來，在我之右；次又存白帝夫人從月光中來，在我之背；次又存黑帝夫人從月光中來，在我左手；次又存黃帝夫人從月光中來，在我右手上。五帝夫人都來，乃又存流鈴飛雲之車，駕十龍，從月光中來到我之面前，仍存五夫人共載而奔月也。裴君止於空山之上，修行精思。一年之中，髣髴姿容；二年之中，五夫人遂俱乘月形見在君左右；三年之中，並共笑樂言語；五年之中，五帝月夫人遂與君共乘飛龍之車，西到六嶺之門八絡之丘協晨之宮八景之城，登七靈之臺，坐太和之殿，授裴君《流星夜光之章》，《十明之符》，食黃琬紫津之飴，飲月華雲膏。於是與五夫人夕夕共遊，此所謂奔月之道矣。月中亦有五帝夫人，外經云日君月夫人者，是少有髣髴也。《太上隱書》中篇曰：「子欲昇天，當存月夫人，駕十飛龍，乘我流鈴。西到六嶺，遂入帝堂，精思乃見，上朝天皇。乃執《結璘章》。」裴君白日精思，對日存日中五帝君；夜則精思，對月存月中五夫人。五年之中，日月精神並到，共乘飛龍，上遊太玄。始學則五靈形見，授書賜芝；終成則日月五帝君五夫人驂鸞清虛，乘雲太丹，朝謁三元，稽首金闕。乃獲《玉璽金真》，威制羣神，役使玉女玉童，北朝四真人，受書為真。佩《神虎之符》，以制嚴六天；授《流金之鈴》，以命召衆精；仗青旄之節，以周流九宮。皆由精思微妙，幽感天心，是以靈降扶身，上昇帝庭爾。道士行之者則是耳，不必以已仙人也。若處密室及日月不見時，但心中存而思之可也，不待見日月。要見視之為至佳，惟精思心盡，無所不通，此言要也。臨目者，令目當閉而不閉之間也。少令得見日月之光景，密而行之，勿令人知。雖雜人同室而止，有密其思者，比肩仍自不覺。每事盡當爾，不但此一條而已。求生養命在於心，三丹田三寸之間耳。是以龍變蟬蛻，皆以一致而成也。《八素經》曰：「仙者心學，心誠則成仙；道者內求，內密則道來；榮者外求，口發則貴至；財者動心，心寂則富集。諸寂動異用，而所攻者一，守之在役用之機也。」

太素真人曰：為真不知道者，亦復多耳。要於乘光揚景，騰雲昇虛，並日月之精，遊九天之表，餐霞飲玄，呼吸太和，乃不可不為此奇道。此道亦易成而速得也。衆真有不知此道者，見吾乘雲而攜日月五帝五夫人，

莫不敬親而求請問之也，吾亦復未示之也。《內視中方》曰：「子欲步空，常當存日月；子欲登清冷，當存五星。密室密行，不出宇庭。」此之謂也。夫守道者及學道求仙者，修行至精，皆可為之。為之既得，便成昇天仙人也。此道不必真人，而當獨行之也。子有真骨真性而密行之，必能含章守慎，不妄傳泄，故以相教耳。《黃老祕言》曰：「子得《鬱儀結璘》，乃成上清之真。子得《大洞真經》，乃能飛行上清。無此三文，不得見三元君。」要道盡此，仙子加勤。中仙都無知此道者，此道相傳惟口訣耳。能知此道，不問賢愚，皆乘雲昇天，役使鬼神，羣仙立盟為約，不得妄宣，泄則滅門。口訣者，《黃老祕言》是也。裴君受命留在空山之上，精思存修二事。五年之中，得見日月之精五帝夫人。讀《隱書》及《九有十明》之符，積十一年。太素真人來告曰：「子成真矣。」因錫以龍車，給以羽蓋，並日月之遊精，參五帝之同乘，詣太素宮見上清三元君，受《玉璽金真》，給玉女二十四人，玉童三十二人，北遊詣太極宮及太微宮，位為清靈真人。太素真人曰：「子存日精五帝君，口含《太上鬱儀文》，須此道成，乃見日中君，無此徒勞自煩冤。」太素真人曰：「子存月精五帝月夫人，口含《太上結璘章》，須此道成，乃見月中夫人，無此徒勞自悼傷。」【略】

裴君受支子元《服胡麻法》，蔣先生於黃金龜祖山中授支公也。

胡麻三斗肥者，黃黑無拘，在可擇之使精潔，於微火上熬令香氣，極令燥，細搗以為散，令沒沒爾，勿下筵。白蜜三斗，以胡麻散漬會蜜中，攪令和使調勻，安器著釜水中，乃煮如前煮《茯苓法》也。伺候令煎竭可搗，乃出搗之三萬杵，如桐子大，旦服三十丸，盡一劑，腸化為筋，不知寒熱，面反童顏，役使衆靈。蔣先生惟服此二方，先生已凌煙化升，呼吸立至，出入無間，輿乘羣龍，上朝帝真，位為仙宗者也。當簸擇胡麻令精。

此二方與世方書小異，裴君所祕者，驗而有實也。云：體先不虛損，及年少之時，當服茯苓；若出三十者，當服胡麻。蔣先生云：「此二方是大有之要法，長生神仙之祕寶。」《寶玄經》云：「茯苓治少，胡麻治老。合以齋戒，服以朝蚤。卉醴華腴，火精水寶。和以為一，還精歸寶。」此之謂也。卉醴華腴，蜜也；火精，茯苓也；水寶，胡麻也。裴君

以年少時所用，故服茯苓，二方同耳。皆長生不死，必仙之奇方也。若大有資力者，亦可合二物，倍用蜜，共煎搗以爲丸乃佳，亦並治老少矣。茯苓、胡麻，不必別作之也。此二方蔣先生乃各在一處授支公，不頓之也。是以焦山而《茯苓方》傳，鼇祖而《胡麻方》出，明道祕之文，乃不可得一盡其根源也。至於支公授裴君，亦乃頓倒囊笈之奧言，肆傾玄真之祕塗，將以逆鑒察天錄，必當已知應爲仙真乎！

裴玄仁 見裴君

傳記

焦先

授者，則頓授之與二人也。可授不授爲閉天道，不可授而授爲泄天寶。閉道泄寶，殃及子孫。我已得所傳，吾今去也。乃委妻子，入西巖。後五十年暫還鄉里，時人當有識之者。

孔元方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五《孔元方》 孔元方者，許昌人也。常服松脂、茯苓實。始得此藥時，年已老。自後歲歲更少，常如四十許人。鄧元節、左元放皆爲親友，俱業五經及當世之事，專修道術。元

方仁慈，惡衣蔬食，飲酒不過一升，年一百七十餘歲。道家或時請元方會飲，人作一酒令，次至元方。元方無所說，直以杖拄地，乃手抱杖倒豎，頭在下，足向上，以一手持酒杯倒飲之，人莫能爲也。元方有一妻、一子，不積餘財，頗種五穀。嘗遭火發，諸人並來救之出，屋下衣糧牀几，元方了不之顧，惟露坐籬下視火。其妻催使元方助之，元方大笑曰：何用此爲憂惜。又別於水邊鑿岸，作一窟室，方廣丈餘。元方入其中，斷穀數月，乃復還家。家人亦不得往來。室前有一栢樹，往復從棘草間行委曲。弟子有急欲詣其居處，終莫能得。後東方有一少年，姓馮名愚，好道。伺見元方入室，愚尋得之。元方曰：人未嘗得見我，汝今日見我，似可教也。乃以《素書》二卷授之，曰：此道之要言也，四十年得傳一人。世若無人，不得以年限足故而妄授也。若四十年無所授，八十年如有二人可

葛洪《神仙傳》卷六《焦先》

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也。漢末關中亂，先失家屬，獨竄於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時陽長朱南望見之，謂之亡士，欲遣船捕取。同郡侯武陽語縣：此狂癡人耳。遂註其籍，給廩日五升。人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逕，必循阡陌。及其捨拾，不取大穗。飢不苟食，寒不苟衣。每出，見婦人則隱翳，須至乃出。自作一瓜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爲床，而草褥其上。至天寒時，搆火以自炙，呻吟獨語。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河水泛漲。輒獨云未可也。由是人頗疑不狂。所言多驗，僉謂之隱者也。年八十九終。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五《焦先》

焦先者，字孝然，

河東陽人也。在鄉里累歲，年一百七十，常食白石，似今之熟者大芋也。先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先從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始擔薪以置人門外，人見之，時布席與坐，爲設食。行便坐食，亦不與人語。若人不見，便私置薪於人門間便去，連年如此，及魏受禪，居河之湄，結草爲庵，獨止其中。不設牀席，以草蓐襯坐。其身垢濁如泥漆，或數旦一食，行不由徑，不與女人交遊。衣弊則於市賣薪以買，故衣著之，冬常著單衣。太守董經往視之，亦不肯語，經亦以爲賢。後野火起，燒其庵屋。人往視之，見先危坐於庵下，不動。火過，庵燒盡，先乃徐起，其衣服亦不焦灼。又更作庵，時天大雪，人屋多壞。先庵倒，人往不見先所在，恐已凍死。乃共拆庵索之，見先熟卧於雪下，顏色赫然，氣息休休，如暑夏醉卧之狀。人莫知其異，多欲從學道，先曰：我無道也。或老或少，如此三百餘年，

乃與人別去，不知所適。所請者，竟不得一言也。魏書云：自義皇以來，一人而已。

陽翁伯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五《陽翁伯》 陽翁伯事親孝，葬父母，神感之，泉出墓側。有飲馬者，以白石一升與之，令種，生美玉。一日，有青童引至海山，仙人曰：汝孝於親，當夫婦仙。後徐氏有女，以白璧成婚。數年，夫婦俱昇天。又《搜神記》云：陽翁伯常以漿給行旅，一日有人飲訖，懷中出白子一升與之，曰：種生美玉，並得好婦。如言種之。有徐氏女極美，求之，徐公曰：得美玉一雙即可。以所種得玉璧，遂妻之。

李意期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一〇《李意期》 蜀郡人也。傳世識之，云是漢文帝時人也，無妻息。人有欲遠行速至者，意期以符與之，並以丹書其人兩足，則千里皆不盡日而還。人有說四方郡國宮觀市井者，座中或未見，重問說者，意期即為撮土作之，所作郡國形象皆是，但盈寸耳，須臾消滅。或遊行，不知所之。一年許復還於蜀中，乞食所得，以與貧乏者。於成都角中，作一土窟而居其中。冬夏單衣，髮長剪去之，但使長五寸許。啜少酒脯及棗果，或食百日，不出窟則無所食也。劉玄德欲東伐吳，報關

羽之怨，使人迎意期。意期到，玄德敬禮之，問其伐吳。意期不答而求紙筆，玄德與之，意期畫作兵馬器械十數紙，便一一以手裂壞之。曰：咄，咄。又畫一大人，掘地埋之，乃徑還去。玄德不悅，而出軍，果大敗。十餘萬衆，纔數百人得還，器械軍資，一時蕩盡。玄德忿恥，發病而卒於永安宮。乃追念其所作大人而埋之，正是玄德之死象也。意期少言語，人有所問，略不對答。蜀人有憂患，往問吉凶，自有常候，但占意期顏色。若懽悅，則百事吉。慘戚，則百事惡。鄧艾未到蜀百餘日，忽失意期所在。後入瑯琊山中，不復出也。

杜契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五《杜契》 杜契，字廣平，京兆杜陵人也。漢靈帝建安初，渡江依孫策，後孫權用爲□信校尉。黃武二年，契學道，師介琰，受玄白術，居茅山之東。久之，能隱形遁迹。時與弟子採伐，貨易衣糧，而人不能知之。數入洞中，得仙。

李阿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三《李阿》 蜀人也。蜀人傳世見之，不老如故，常乞於成都市，而所得隨復以拯貧窮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其所宿也。或問往事，阿無所言，但占阿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容貌慘戚，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微歎者，則有深憂。如此之候，

未曾不審也。有古强者，疑阿是異人，常親事之。試隨阿還所宿，乃在青城山中。強後復欲隨阿去，然身未知，恐有虎狼，故持其父長刀以自衛。阿見之怒曰：汝隨我行，何畏虎耶。取強刀擊石折敗，強竊憂刀敗。至旦復出隨之，阿問曰：汝愁刀敗耶。強言：實恐父怒。阿即取刀，以左右手擊地，刀復如故，以還強。強逐阿還成都，未至道次，逢奔車，阿以脚置車下，輾其脚脛皆折，阿即死。強驚視之。須臾阿起，以手抑按脚復如故。強年十八，見阿色如五十許人。至強年八十餘，而阿猶如故。後語人云：被崑崙山名，當去。遂不復還耳。

雜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五《李阿》《九域志》：資州焦壇山，昔李阿真人修煉於此，後於蜀州新津上昇。

臣道一曰：李阿得道已深，歷年已久，觀其汲汲以濟孤貧爲念，且屑身乞食以行其教，其意亦深矣。觀其語古強曰：爾隨吾行，那畏虎也。此正《道德經》所謂陸行不遇兇虎之意。彼古强者，雖能具眼力，識阿是異人，又豈能知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哉。

介象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九《介象》 介象者，字元則，會稽人也。學通五經，博覽百家之言，能屬文。陰修道法，入東嶽受氣禁之術。能茅上燃火煮雞，雞熟而茅不焦。能令一里內不炊不蒸，雞犬三日不鳴不吠。能令一市人皆坐，不能起。能隱形變化爲草木鳥獸。聞九丹之經，周遊數千里求之，不值明師，乃入山精思，冀遇神仙。疲極卧石上，有一虎往舐象。

象睡寤見虎，乃謂之曰：天使汝來侍衛我者，汝且停。若山神使汝來試我，汝疾去。虎乃去。象入山見谷中有石子，紫色光彩，大如雞子，不可稱數。乃取兩枚而遊。谷深，不得度，乃還。於山中見一美女，年十五六許，顏色非常，衣服五彩，蓋仙人也。象叩頭乞長生之方。女曰：汝急送手中物還故處，乃來。吾故於此待汝。象即以石送於谷中而還，見女子在舊處。象復叩頭。女曰：汝血養之氣未盡，斷穀三年更來，吾止此。象歸，斷穀三年，乃復往見，此女故在前處。乃以丹方一首授象，告曰：得此便仙，勿他爲也。象未得合作此藥，常住弟子駱延雅舍惟下平牀中。有書生數人，共論書傳事，云云不判。象傍聞之，不能忍，乃爲決解之。書生知象非凡人，密表奏象於其主。象知之欲去，曰：恐官事拘束我耳。延雅固留。吳王詔徵象到武昌，甚敬重之，稱爲介君。爲象起第宅，以御帳給之。賜遺前後累千金。從象學隱形之術，試還後宮，及出入殿門，莫有見者。又令象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與先主共論鱸魚何者最上，象曰：鱸魚爲上。先主曰：此魚乃在海中，安可得乎？象曰：可得耳。但令人於殿中庭方堦者，水滿之，象即索釣餌起釣之，垂綸於堦中，不食，頃得鱸魚。先生驚喜，問象曰：可食否？象曰：故爲陛下取作鱸，安不可食。仍使厨人切之。先主問曰：蜀使不來，得薑作鱸至美。此間薑不及也。何由得乎？象曰：易得耳。願差一人，並以錢五文付之。象書一符，以著竹杖中，令其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買薑畢，復閉目。此人如言騎杖，須臾已到成都。不知何處，問人，言是蜀中也。乃買薑。於時，吳使張溫在蜀，從人恰與買薑人相見。於是甚驚，作書寄家。此人買薑還，厨中鱸始就矣。象又能讀諸符文如讀書，無誤謬者。或不信之，取諸雜符，除其標注以示象。象皆一一別之。又有一人種黍於山中，嘗患獼猴食之。聞象有道，從乞辟猴法。象告無他，汝明日往看黍，若見猴羣下，大噪語之曰：吾已告介君，介君教汝莫食黍。此人倉卒，直言象欺弄之。明日往見，羣猴欲下樹，試告象言語，猴即各還樹，絕跡矣。象在吳，連求去，先主不許。象言：某月日病。先生使左右以梨一奩賜象，象食之，須臾便死。先主殯埋之。以日中死，其日舖時已至建鄴，以所賜梨付苑內種之。吏後以表聞先主。發視其棺中，唯一奏版符耳。先主思象，使以所住屋爲廟，時時躬往祭之。常有白鵠來集座上，良久乃去。後弟子

見象在蓋竹山中，顏色更少焉。

董奉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一〇《董奉》 字君異，侯官縣人也。昔吳先主時，有年少作本縣長，見君異年三十餘，不知有道也。罷去五十餘年，復爲他職，行經侯官。諸故吏人皆往見故長，君異亦往，顏色如昔，了不異故。長宿識之，問曰：君無有道也。昔在縣時，年紀如君輩，今吾已皓白，而君猶少也。君異曰：偶爾耳。杜變爲交州刺史，得毒病死，已三日。君異時在南方，乃往以三丸藥內死人口中，令人舉死人頭搖而消之，食頃，變開目動手足，顏色漸還，半日中能起坐，遂活。後四日，乃能語。云：死時奄然如夢，見有數十烏衣人來收之，將載露車上去。人大赤門，徑以寸獄，獄各一戶，戶纔容一人。以變內一戶中，乃以土從外封之，不復見外。恍惚間，聞有一人言，太乙遣使者來召杜變。急開出之，聞人以錘掘其所居戶。良久，引出之。見外有車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節呼變上車，將還至門而覺。變既活，乃爲君異起高樓於中庭。君異不飲食，唯啖脯棗多，少飲酒。一日三爲君異設之，君異輒來就變處飲食，下樓時忽如飛鳥，便來到座，不覺其下，上樓亦爾。如此一年，從變求去，變涕泣留之，不許。變問曰：君欲何所之，當具大船也。君異曰：不用船，宜得一棺器耳。變即爲具之，至明日日中時，君異死，變使人殯埋之。七日，人有從容昌來，見君異，因謝杜侯，好自愛重。變乃開視君異棺中，但見一帛，一面畫作人形，一面丹書符。君異後還廬山下居，有一人少便病癰，垂死，自載詣君異，叩頭乞哀。君異使人坐一戶中，以五重布巾輶病者目，使勿動搖，乃勅家人莫近。病人云：聞有一物來舐之，痛不可堪，無處不匝。度此物舌當一尺許，其氣息大小如牛，竟不知是何物，良久乃去。君異乃往解病人之中，以水與飲，遣去，不久當愈，

且勿當風。十數日間，病者身體通赤，無皮甚痛，得水浴，即不復痛。二十餘日，即皮生瘡愈，身如凝脂。後常大旱，百穀焦枯，縣令丁士彥謂綱紀曰：董君有道，必能致雨。乃自賁酒脯見君異，說大旱之意。君異曰：雨易得耳。因仰視其屋曰：貧家屋皆見天，不可以得雨，如何。縣令解其意，因曰：先生但爲祈雨，當爲架好屋於是。明日，士彥自將吏人，乃運竹爲起屋。屋成當泥塗，作人掘土取壤，欲取水作泥，君異曰：不煩運水，日暮自當雨也。其夜，大雨高下皆足。又君異居山間，爲人治病，不取錢物，使人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萬餘株，鬱然成林。而山中百蟲羣獸，遊戲杏下，竟不生草，有如耘治也。於是杏子大熟，君異於杏林下作簞倉。語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來報，徑自取之，得將穀一器置倉中，即自往取一器杏。云：每有一穀少而取杏多者，即有三四頭虎噬逐之。此人怖懼而走，杏即傾覆，虎乃還去。到家量杏，一如穀少。又有人空往偷杏。虎逐之到其家，乃嚙之至死。家人知是偷杏，遂送杏還，叩頭謝過，死者即活。自是已後，買杏者皆於林中自平量之，不敢有欺者。君異以其所得糧穀賑救貧窮。供給行旅，歲消三千斛，尚餘甚多。縣令親故家，有女爲精邪所魅，百不能治。以語君異，若能得女愈，當以待巾櫛。君異即爲君勅諸魅，有大白鼃，長丈六尺，陸行詣病者問。君異使人斬之，女病即愈。遂以女妻之。久無兒息，君異每出行，妻不能獨住，乃乞一女養之。女年十歲，君異一旦竦身入雲中去，婦及養女獨守其宅，賣杏取給。有欺之者，虎逐之如故。養女長大。納婿同居。其婿凶徒也，常取諸祠廟之神衣物。廟下神下巫語云：某甲侍是仙人女婿，奪吾衣物，吾不在此，但羞人耳，當爲仙人故無用爲問。君異在民間僅百年，乃昇天，其顏色常如年三十時人也。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六《董奉》 冲昇之後，人即杏林之故地置祠，曰太一宮。宋真宗賜額大中祥符觀，徽宗宣和間勅封昇元真人。二云濠州鍾離縣南有杏山，董奉種杏之所。

茅君茅盈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五《茅君》 名盈，字叔申，咸陽人也。高祖父濛，字初成。學道於華山，丹成，乘赤龍而昇天。即秦始皇時也，有童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天昇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其事載史紀詳矣。秦始皇方求神仙長生之道，聞謠言，以爲己姓符合謠識，當得昇天。遂詔改臘爲嘉平，節以應之，望祀蓬萊，使徐福將童男童女，入海求神仙之藥。茅君十八歲入恒山學道，積二十年，道成而歸，父母尚存，見之怒曰：爲子不孝，不親供養而尋逐妖妄，流走四方。舉杖欲擊之，君跪謝曰：某受天命，應當得道，事不兩濟，違遠供養。雖無旦夕之益，而使父母壽老，家門平安。某道已成，不可鞭辱，恐非小故。父怒不已，操杖擊之，杖即摧折而成數十段，皆飛揚如弓激矢，中壁穿柱，壁柱俱陷。父驚，即止。君曰：向所啓者，實慮如斯。邂逅中人，即有傷損。父曰：汝言得道，能起死人否？君曰：死人罪重惡積，不可復生者，即不可起也。若橫受短折者，即可令起也。父因問鄉里死者若干人，誰當可起之。君乃遂召社公問之。父聞中庭有人應對，不之見也。問社公：此村中諸已死者，誰可起之，衆人皆聞社公對曰：某甲可起。君乃曰：促約勅所關由，使發遣之事須了可掘。於是日入之後，社公來曰：事已決了，便可發出。於是君語死者家人，掘之，發棺，出死人。死人開目動搖，但未能語。舉而出之，三日後能坐，言語了了。如此發數十人，皆復生，活十歲方復死爾。時君之弟名固字季偉，次弟名衷字思和，仕漢位至二千石。將之官，鄉里親友會送者數百人。親屬榮宴時，茅君亦在座，乃曰：吾雖不作二千石，亦當有神靈之職，尅三月十八日之官，頗能見送乎？在座中衆賓皆相然曰：此君得道當出，衆皆復來送也。君曰：若見顧者，誠荷君之厚意也。但空來，勿有損費。吾當自有供給。

至期日，君門前數頃之地忽自平治，無復寸草。忽見有青縑帳幄，下數數重白毡，容數千人。遠近皆神異之，翕然相語，來者塞道，數倍於前送弟之時也。賓客既集，君言笑延接，一如常禮。不見指使之入，但見金盤玉盃，自到人前。奇殺異果，不可名字。美酒珍饈，賓客皆不能識也。妓樂絲竹，聲動天地。隨食隨益，人人醉飽。明日迎官來至，文官則朱衣紫帶數百人，武官則甲兵旌旗器仗耀日千餘人。茅君乃與父母宗親辭別。乃登羽蓋車而去。麾幢幡蓋，旌節旄鉞，如帝王也。驂駕龍虎麒麟白鶴獅子，奇獸異禽，不可名識。飛鳥數萬，翔覆其上。流雲彩霞，霏霏繞其左右。去家十餘里，忽然不見。觀者莫不歎息。君遂徑之江南，治於句曲山。山有洞室，神仙所居，君治之焉。山下之人爲立廟而奉事之。君嘗在帳中與人言語，其出入或導引人馬，或化爲白鶴。人有疾病祈之者，煮雞子十枚以內帳中，須臾一一擲還，雞子如舊。歸家剖而視之，內無黃者，病人當愈。中有土者，不愈。以此爲候焉。雞子本無開處也。廟中常有天樂異香，奇雲瑞氣。君或來時，音樂導從，自天而下，或終日乃去。遠近居人，賴君之德，無水旱疾病螟蝗之災，山無刺草毒木及虎狼之厲。時人因呼此山爲茅山焉。後二弟年衰，各七八十歲，棄官委家。過江尋兄。君使服四扇散，却老還嬰，於山下洞中修練四十餘年，亦得成真。太上老君命五帝使者持節，以白玉版黃金刻書，加九錫之命，拜君爲太元真人東嶽上卿司命真君，主吳越生死之籍。方却昇天，或治下於潛山。又使使者以紫素策文，拜固爲定錄君，衷爲保命君，皆例上真，故號三茅君焉。其九錫文，紫素策，文多不具載，自有別傳。其後每十二月二日、三月十八日，三君各乘一白鶴，集於峰頂也。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六《茅盈》 真人姓茅，諱盈，字叔申，咸陽南關人也。姬胄分根，氏族於茅，積德累仁，祚流百世。誕縱明賢，繼踵相承。高祖父諱濛，字初成，深識玄遠，察覽興亡。知周之衰，不仕諸侯，乃師於北郭北阿鬼谷先生。遂隱遁華山，盤西靈峰，逍遙幽岫，靜念神仙，高抗蕭寥，絕塵人間也。盈曾祖父諱偃，字泰能，濛之第四子也。仕秦昭襄王之世，位爲舍人。稍遷車騎校尉，長平恭信侯。毗弼霸王，有功業於時焉。盈祖父諱嘉，字正倫，仕秦莊襄王，爲廣信侯。當是時也，秦地已并巴蜀、漢中、宛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爲河

東、太原、上黨，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以呂不韋爲丞相，號文信侯，使招至賓客遊士，欲併天下。始皇即位，嘉輔帝室，以嘉爲德信侯。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始皇使嘉將兵攻之，有功焉。衛迫東都，嘉又克討，皆平之。始皇壯嘉志節，賜金五千斤。二十五年，秦大興兵，使嘉攻燕遼東，得燕王而還。又遣嘉定荊江，南地皆降。是年置會稽郡，嘉將兵於會稽而亡。始皇哀其忠，因以相國禮葬之於長安龍首山西南。嘉有六子，並知名於時，始皇皆官爵承先，並各賜姓。其第六子諱祚，字彥英，不仕不學，志願農巷，即盈之父也。祚有三子，長子諱盈，字叔申；次子諱固，字季偉；小子諱衷，字思和。盈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丙申歲，少秉異操，天才穎燦，矯志肅抗，行邁遠逸。不營聞達，不交非類，獨味清虛，恬心玄漠。盈時年十八，遂棄家離親，入于恒山，讀老子道德經、周易傳，採取山木而餌之。潛景絕崖，素挺靈岫，仰希標玄，與世永違。始皇三十年九月庚子，盈高祖父濛師鬼谷先生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先是時，其邑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曰：此仙人之謠，勸帝求長生之事。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盈於恒山積六年，思念至道，誠感密應，寢興妙論通於神夢，髣髴見太玄玉女，把玉札而謂之曰：西城有王君得道，可爲君師，子奚不尋而受教乎？盈乃感悟，登危陟峻，徑到西城，齋戒三月，沐浴向望。遂超榛冒險，稽首靈域，卒見王君。後二十年，從王君西至龜山，見王母。盈乃扣頭再拜，自陳於王母曰：盈小醜賤生，枯骨之餘，敢以不肖之軀而慕龍鳳之年，欲以朝菌之質而求積朔之期。雖仰遠流，莫不知濟津塗堅塞，所要無寄。常恐一旦死於鑽放之難，取笑於世俗之夫。是以昔日負笈幽林，貪師所生。遂遇王君，哀盈丹苦，見授治身之要、服氣之法，於是靜齋深室造行其事。師重見告，以盈身非玉石而無主於常，氣非四時常生於內，正當率御出入，呼吸中適，和液得修，形神靡錯。感應思積則魂魄不滯，理合其分，氣甄其適，乃可形精不枯，宅不可廢也。若使精神疲於往反，津液勞於出入，則形當日凋，神亦枯落，歲減其始，月虧其昔矣，宜妙訪求長易之益。西王母曰：子心至矣。吾昔先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大帝君，見遺以要言，汝願聞之邪。於是口告盈以玉

珮金璫之道、太極玄真之經。盈拜受所言，稽首而立。又告盈曰：夫金璫者，上清之華蓋，陰景之內真。玉珮者，太上之隱玄，洞飛之寶章。得其道者，皆上陟霄霞，登邀八極，寢宴高空，游行紫虛也。向說元始天王大帝君言，是太霄二景隱書、玉珮金璫之文章也。又有陰陽二景內真文，與本文相隨，太上法惟令授諸司命，子玉札玄挺，錄字刊金，黃映內曜，素書上清，似當爲上卿之君、司命之任矣，此道後別當付於子也。然不先聞明堂玄真之道，亦無由得太霄隱書也。盈於是辭師，乃歸，紫素混俗，亦不矯於世。【略】及有好道者待我於是，吾自當料理之，以相教訓未悟，於是季偉思和，遂留治此山洞內，立宮結構於外。將道著萬物，流潤蒼生，德加鳥獸，各獲其情。神驗禍福，罪惡必明。內法既融，外教坦平。爾乃風雨以時，五禾成熟，疾病不起，暴害不行也。《真誥》云：固位句曲真人、定錄右禁郎。衷位三官保命司。父老歌曰：茅山連金陵，江湖據下流。三神乘白鶴，各治一山頭。甘雨灌旱稻，陸田苗亦柔。妻子咸保室，使我無百憂。白鶴翔青雲，何時復來遊。

雜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六《茅盈》 臣道一曰：茅盈以真仙之裔，識仙人之謠，貌鍾鼎之榮，慕玄元之教。故其刻志於道，精感神明，玄功克成，榮踰富貴，彼二弟之崇爵顯秩，而盈略不動心。盈蓋視二弟之榮華，特一夢幻泡影而已。然猶未之悟，故示神變以悟之焉，終使二弟爲道之歸也。《道德經》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茅盈之意。其旨若此。

茅盈見茅君

韓崇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六《韓崇》 韓崇者，字長季，吳郡毗陵人也。少好道，林屋仙人王瑋玄曾授之以流珠丹一法，崇奉而修之，大有驗。瑋玄語之曰：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宦，無妨仙舉也。崇遂仕至宛陵令，行仁以為政，用道以撫民，虎狼深避，蝗不集界。遷汝南太守，拔書佐袁安。安後位至司徒，時人通以崇有識物之鑒也。崇獨居清素，上奇之，加崇俸祿，秩中二千石。後漢孝明皇帝巡狩汝南，上治崇府，崇使妻出住孤獨老嫗家。上聞，歎韓崇可謂百煉不消也。賜縑五十匹。崇在郡積十四年，政化洽著，舉天下最。年七十四，瑋玄乃授以隱解法，得去入大霍山，受瑋玄通化泥丸紫戶術以度世，今在洞中為左理中監。

雜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六《韓崇》 《漢書》所載事迹亦略同，而置辭小異耳。袁安字邵平，初為縣功曹，被舉歷仕，遂至三公，和帝時卒。即袁紹高祖也。晉世又有馮奚，亦為太常，名位同耳。韓既隱解，必是託尸。今晉陵上有韓冢，崔巍高大，從來相呼為韓冢。疑如桃園，或即是此虛墳，而世呼為孫策將韓當冢也。

馮良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七《馮良》 馮良，南陽冠軍軍人。少作縣吏，年三為尉從佐迎督郵。自恥無志，因毀車轄，裂敗衣幘，遂去。從師受詩傳禮易，復學道術占候。家中謂已死，十五年乃還。整修志節，抗操嚴恪。州郡禮辟不就，詔特徵賢良高第，半道委之還家。時三公爭讓位於良，遂不降就。年六十七，乃棄世，東渡入山，今在鹿迹洞中。

郎宗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七《郎宗》 郎宗者，字仲綏，北海安丘人。少仕宦，為吳縣令。學精道術，占候風氣。後一旦有暴風經窗間，占知京師大火燒大夏門，遣人往參，果爾。諸公聞之，以博士徵宗。宗恥以占事就，夜解印綬，負笈遁去。居華山下，服胡麻丸，得道。今在茅山鹿迹洞中。

淳于斟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七《淳于斟》 淳于斟字叔顯，會稽上虞人。漢桓帝時，作徐州縣令。靈帝時，大將軍辟掾。少好道，明術數，服食胡麻、黃精餌。後入吳烏目山中隱居，遇仙人慧車子，授以虹景丹經。修行得道，今在洞中定錄府為典柄執法郎。

雜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七《淳于斟》 《易參同契》云：桓帝時上虞淳于叔通受術於徐從事，仰觀乾象以處災異，數有效驗。以知術，故郡舉方士，遷洛陽市長。如此亦為小異，吳無烏目山。婁及吳興並有天目山，或即是也。

桃俊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七《桃俊》 桃俊字翁仲，系錢塘人。少為郡幹佐，末負笈到大學受業，明經術災異，晚為交趾太守。漢末，棄世入增城山中學道，遇東郭幼平。幼平，秦時人，久隱增城得道者也。幼平教俊服九精煉氣輔星在心之術，俊修之道成，今在洞中，兼北河

司命，主水官之考罰。此位雖隸定錄，其實受事於東宮中節度。

雜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七《桃俊》 《漢書》無此事。今家在錢塘臨平，墳壇歷然，苗裔猶存。鄉近時聞顰角之響，故人不忍侵毀之，皆知呼為桃司命家。錢塘杜徵士事京產，先典隱居，共有詩詠以贊述斯德，別在集中。幼平亦無所顯云。

劉翊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七《劉翊》 劉翊字子翔，潁川人。少好道德，而家世大富，常周窮因為事，好行陰德密惠。陳留張季札當弔師，喪車敗牛，困翊於汝南界。逢之與語，不示名字，即推車牛與乘之，恤死救窮非一人矣。後都長安，翊舉計掾。到都，帝嘉其心，拜郎中，遷陳留太守。出長安五百里中，歛死恤窮，損己分人。行達陽平，遂遇馬皇先生告翊曰：子仁心感天，陰德神鬼。太上將嘉子之用情矣，使我來携汝以長生之道。吾仙官也，爾乃能隨我去不？翊於是扣頭自搏，曰：少好長生，幸遇神仙，乞願侍給。馬皇先生因將翊入桐柏山中，授以隱地八術，服五星之華法。今度名東華，來在洞中，為定錄右理中監。

雜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七《劉翊》 《漢書》云：翊字子

翔，潁陰人。家世豐富，常能周施，不以爲惠。曾行汝南界中，有陳留張季札，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敗，頓滯道路。翔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策馬而去。季札意其子翔也。後故到潁陰，還所假乘，翔閉門辭行，不與相見。常守志卧疾，不屈聘命。河南种拂臨郡引爲功曹。後黃巾賊起，翔救急乏絕，資其食者數百人。鄉族死亡則爲殯殮，鰥寡則助其妻娶。獻帝遷都西京，舉上計掾。爾時道路寇阻，翔夜行晝伏，乃到長安。上嘉其忠勤，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翔又散珍寶，唯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死道傍，仍又以馬易棺，脫衣斂之。又逢知故飢困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衆人止之，翔曰：視没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此說大同小異，故備載之論。翔字子翔，於字例相得，而翔義亦是相當，但未詳孰正。

張激子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七《張激子》 張激子者，河南張奉者也，字公先，少時名激子耳。此人亦少發名字，太傅袁隗歎其高操，妻以女。女服飾奢麗，奉不顧貲，無異路人。婦改服，然後成室家也。後棄世入剡山，遇山圖公子。山圖公子，周哀王時大夫，仙人者也，授激子九雲強梁煉玉法。激子修此得道，今在東華宮，行爲太極所署也。或領九宮尚書，與北河侯對，職治水考北河司命。或爲禁保侯，亦併共業故也。北河司命亦治在洞天之中，與張激子對局。

又《魏書》：張範字公儀，河內修武人。祖歆，爲漢司徒，父延。太尉袁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性恬靜樂道，徵命不就。後爲議郎，參丞相魏武庫事，甚是敬重。好賑救窮乏，家無餘財。以建安十七年卒。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拜議郎、諫議郎、諫議大夫、趙郡太守。後隨

魏武西征，至長安病亡。此說名字番覆大異，承與奉乃相類而非袁婿。若是範又其字不同，詳按事迹，恐多是兄也。《魏書》王修傳又云：修往來南陽，多止張奉舍。奉舉家病，修營救之。按張範兄弟乃嘗避地往揚州，投袁術，又非劉表，不應在南陽，二三爲疑也。

虞翁生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七《虞翁生》 狼五山中有學道者虞翁生，會稽人也。昔受仙人介君食日精法，以吳時來隱此山。兼行雲氣迴形之道，精思積久，形體更少如童子。晉穆帝永和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東大帝遣迎，即日乘雲昇天，今在陽谷山中。

朱孺子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七《朱孺子》 赤水山中學道者朱孺子，吳末入山，服菊花及木餌。後遇西歸子，授以要言，入室存泥丸法。三十年，遂能致雲雨於洞房中。晉穆帝永和元年八月五日，西王母遣迎，即日乘五色雲車登天。今在積石臺。

尹虔子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七《尹虔子》 華陰山中有學道者尹虔子、張石生、李方白，並晉武帝時人，受仙人管城子蒸丹餌木法，俱服，得延年健行。又受蘇門周壽陵服丹霞之道，行已五十年，精心內視，不復飲食，體骨輕健，色如童子。以晉穆帝永和元年二月十二日，太一遣迎，以其日乘雲昇天。今在玄洲。受書爲高山真人，張石生爲東源伯。

鄭景世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七《鄭景世》 廬江潛山中有學道者鄭景世、張重華，並以晉初受仙人孟德然口訣，以入山，行守五臟含日法，兼服胡麻，又服玄丹。久久不復飲食，而身體輕強，及易故形。以晉穆帝永和元年四月十九日，北玄老太一迎以雲輶，白日昇天。今在玄洲。

平仲節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七《平仲節》 括蒼山有學道者平仲節，河中人。以大胡亂中國時來渡江，入括蒼山，受師宋君存心鏡之道，具百神行洞房事。如此積四十五年中精思，身形更少，體有真氣。晉穆帝永和元年五月一日，中央黃老遣迎，即日乘雲駕龍，白日昇天，今在滄浪雲臺。

吳睦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七《吳睦》 吳睦者，長安人也。少爲縣吏，掌局枉剋人民。人民訟之，法應人死。睦登委叛，遠遁山林。餓經日，行至石室，遇見孫先生在室中隱學，左右種黍及胡麻，室中恒盈食。睦至乞食，經月不去。孫先生知是叛人，初不問之，與食料理及誦經講道，說及禍福。睦聞之，於是心開意悟，因扣頭自搏，列其事源，立身所行，自首事實，求得改往。遂留石室，爲先生掃除驅使。經四十年後，先生授其道，俱採藥，服食胡麻。精修經教，得三百二十年，服丹白日昇天。

郭靜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七《郭靜》 郭靜者，潁川人也。少孤，無父母兄弟，窮苦依棲無所。年十六，縣召爲吏。後得罪，仍逃伏，經二月，日不出。遇見鄭先生救度一切，以法勸化之。靜遂隨鄭負擔驅使，經七年不敢懈怠，遂受其導引之要，餌服山術、茯苓，得壽三百歲。復於天維山，赤松子降，授其二人真道，今在大有洞中爲真人。

范伯慈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七《范伯慈》 范伯慈者，桂陽人也。家本土族，而忽得狂邪，因成邪勞病，頓卧牀席經年。迎師解事，費用家資漸盡，病故不愈。聞大道清約無所用，於是意變，聞沈敬作道士精進，理病多驗，乃棄俗師之。得五十日，病疾都愈。後遇陸玩之，受真內道。玩之不能入山，伯慈不樂於世，遂辭去，入天目山。服食胡麻，精思十七年，大洞真仙司命君下降，受三十六篇經。得服還丹，白日昇天，今爲玄一真人。

韓偉遠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七《韓偉遠》 九嶷真人韓偉遠，昔受於中嶽宋德玄。德玄者，周宣時人，服此靈飛六甲得道，能一日行三千里，數變形爲鳥獸，得玄靈之道，今在嵩高。偉遠久隨之，乃得受法。行之道成，今處九嶷山。

劉少翁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七《劉少翁》 昔有劉少翁，曾數入太華山中，拜禮向山。如此二十年，忽一旦見西嶽丈人，授其仙道。

無上元君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一《無上元君》 老君雖歷代應現，而未有誕生之迹，將欲和光同塵以立世教，乃先命玄妙玉女降爲天水尹氏之女，名益壽，適仙人李靈飛。玄妙玉女，即無上元君也。靈飛本

皋陶之後，至商時父子相承，得修生之道。父慶賓，年百歲餘，常有少容。周遊五嶽諸山，一旦雲龍下迎，白日昇天。靈飛感父昇天之事，精修大道，亦百有餘日。當老君未誕而昇天，至商十有八世，王陽甲踐祚之十七年庚申之歲，老君自大清境分神化氣，乘日精，駕九龍，化爲五色流珠下降。時尹氏晝寢，夢天開數丈，衆仙捧日出。良久，見日漸小，從天而墜，爲五色珠，大如彈丸，因捧而吞之，覺而有娠。今亳州天靜宮有流星壇，即其處。由是容顏益少，神氣安閑。所居之室，六氣和平，冬無凝寒，夏無祥暑。祥光照室，衆惡不侵。八十一年不覺其久。至商二十一王武丁之九年庚辰歲二月建寅十五日卯時，聖母因攀李枝，忽從左腋降生仙傳所載，皆云在胎八十一年。唯內傳云：上帝之師元君，感日精入口，因娠。經七十二年，剖左腋而生。二說雖有不同，然亦有由。虞宣出塞記云：老子復命胞中七十二年，舉候九年。則亦入十一年也。是時陽景重耀，祥雲蔭庭，萬鶴翔空，九天稱慶。玉女跪捧，九龍薦水，以浴聖姿。龍出之地，因成九井漢伏滔《北征記》云：老君廟中有九井，水皆相通，故每汲一井，九井皆動。降生之初，即行九步，步生蓮華。左手指天，右手指地，曰：天上地下，惟道獨尊，我當開揚無上道法，普度一切動植衆生，周徧十方及幽牢地獄應度未度，咸悉度之。隱顯人間，爲國師範。位登太極無上神仙，號曰：聃或作儻者，漢字通用也，名耳，字伯陽，或曰：伯陽父者，尊老之稱也。一名雅，字伯宗。一名志，字伯光。一名石，字孟公。一名重，字子文。一名定，字元陽。一名元，字伯始。一名顯，字元生。一名德，字伯文，老君降生九日，身有九變，皆天冠天衣，自然被體。仍有七十二相，八十一好。【略】寄胎八十一年，極太陽九九之數。生而皓首，故號爲老。古人稱師爲子，又子者男子之通稱，故號老子。居於陳國苦縣瀨鄉曲仁里渦水之陰即今亳州衛真縣也。聖母既誕育道身，將返天闕。復元君之位，欲示世人以師資傳授之道，乃告老君曰：夫人受生於天地，中有清有濁。氣之清者清明慈仁，氣之濁者愚癡凶虐。明者因修以成性，昧者恣欲以傷命。性者身之原也，命者生之根也。是故修學之人，煉身於九丹，解結於五神，引氣於本生，滅根於三關。九煉十變，百節開明。胞結斷滅，乃知本真而成上仙也。若不修學，則邪魔入身，百病競生，死不盡命，痛乎難言。夫仙由心學，心誠則仙成，道貴內求內密，則道來能致靜以合真，積虛以通神，則取仙日近

矣。苟心競神勞，體煩不專，動靜喪精，耳目廣明，徒積稔索道，道愈遠也。寄寓天地間，少許時爾。若能攝氣營神，辛苦注真，久將得道，則與天地共寄寓太無中也。能洞虛體無，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乃與道合真矣。老子曰：今混迹塵寰，欲常存不死，隨世度人，可乎？元君曰：吾有祕寶，非聖不傳。有能修之，可以長存。老子曰：願聞其致。元君曰：至道淵奧，深不可識。匪有匪無，匪聲匪色。視之不見，搏之不得。囊括天地，至大無極。近在諸身，莫之能測。能知其則，是謂玄德。老子曰：其道亦有術以致之乎？元君曰：道者虛通之至真，術者變化之玄技。道因術以濟人，人因修而會道，則變化無窮矣。夫道之要者，無爲而自然；術之祕者，符與氣藥而已。符者三光之靈文，天之真性也。藥者五行之華英，地之精液也。氣者陰陽之和粹，萬物之靈爽也。人雖得一事未畢，要資符藥道乃訖。此吾之祕寶爾。能兼之，可以長存。度人無量矣。老君曰：身者得道之器也。氣者致命之根也。根拔則命終，器敗則道去。今欲修之，令命固道隆，可得聞乎？元君曰：人稟骨肉之資，猶陶家坯也。坯未冶則敗速，身未煉則命促，理固然也。縱使德冠羣有，神疏太玄，而身猶未免乎老死。夫何故哉？由化致然，不得不然也。惟藥能煉形，符能致神。神歸則心通而性逸，形堅則氣固而命全。然後化氣變精，洞入無形，飛行虛空，存亡自然，乃能長存。得道之人，雖遭劫交，天地崩淪，而災不能及。所以貴乎符藥者，由此也。老君曰：服神丹而長生者，神靈佑之乎，將藥之力邪？元君曰：長生之功由於丹，丹之成由於神。故將合丹，必正身心，不履罪過，神明祐之，作丹必成。神丹入口，壽無窮已。天地明察，道歸仁人。萬兆蠢蠢，名曰行尸，不信長生之可學，謂爲虛誕。從朝至暮，但作求死之事，天豈能強生乎？恣心盡欲，奄忽輒死，千金送葬，何所益哉？則神丹之道成，不惟長生，而亦可作世寶也。知此道者，亦安用天下爲。人有以國易吾方，而非其人傳也。老子稽首曰：願聞其旨。元君乃仰天而嘯，倏忽有紫雲如蓋，自天奄至。中有五色，蘊光明八達。仙人涓子侍之，元君披出神圖寶章變化之方，還丹伏火水汞液金之術，凡七十二篇，以授老君。【略】老子再叩頭稽首曰：九丹之道既奉慈訓矣，竊聞求仙不得金液，虛自苦辛，願示其要。元君曰：大哉子之問也。九丹金液，同爲昇天之道。然九丹中金液爲上。所以爾者，服九丹之人，或三年，

或二年，或一年或半年，或百日六十日、三十日、三日，乃有仙官雲龍來迎。惟服金液者，人口則身色紫金，立生羽翼，升天爲仙官矣。凡欲服之，須先長齋，斷穀一年，乃得服之。自非有玄中之錄及不死之名者，終不得聞金液之道也。其法依前合丹，金成而液之，其道畢矣。此吾之祕寶也。凡有千二百訣，吾於往劫塵沙天地之先受之於元始天尊，奉而行之，得居無上元君之位。吾昔已傳至真大聖天帝、上帝、太微太一元君，今又授爾，爾其勉之。老君受訖，復請曰：萬兆芸芸，動之死地，今以此廣濟，如何？元君曰：悠悠之徒，耽榮嗜欲死者，若墜石投川，往而不返，甚可痛傷。然道不虛行，必授其人。此道高妙，祕於九玄瓊臺雲笈，萬年一行，貽諸玄錄玉名耳。自非宿命骨分及丹苦之人，不得聞也。愚人多過，方向驅除，烏得違天科而妄宣乎？吾道盡此，將去矣，當遣太一元君語汝。言訖，即有千乘萬騎、五帝上真擁八景玉輿迎之昇天。今太清神丹經，其法乃出於無上元君。其神能調和陰陽，役使風雨，進退五星，斟酌寒暑。驂駕九龍十二白虎，天下衆仙皆仰隸焉。人之生死，莫不由此，猶言服丹所致也。

太一元君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一《太一元君》 老君乃遠遊山澤，求煉神丹。行經勞山，果遇太一元君，乘五色斑麟，侍官數十人。老君從之問道，元君曰：道之要，在乎還丹金液耳。遂具授祕訣。他年之歷山，復會太一元君，因謝神丹之方。元君曰：吾是羣仙之尊，萬道之主，玄靈祕術，本玄分也，奚辱謝焉。老君曰：凡民無知，死者甚衆，撫心泣血，見之傷悲。欲給以神藥，令皆得長生，可乎？元君曰：不可。生道至重，必授大賢及孝順篤實之士。天生萬物，有善有惡，善者宜生，惡者宜除。不足給藥令皆生也。君已知之，不可輕泄。老君以神仙之道必假修煉，欲垂法以勸來世，故存真抱一，煉丹服氣，然後乘空凌虛，出有人

無，隨意所適，人莫能測。一日乘白鹿復履庭檜而昇天。

聖母元君

傳記

杜光庭《墉城集仙錄》卷一 聖母元君者，乃洞陰玄和之炁凝化成人，亦號玄妙玉女，爲上帝之師。太上老君先天毓神歷劫行化，應接隱顯不可稱論。其欲示生於人間，表物之有始也。故散形分神，寄胞於元君焉而更生也。昔於渺莽之劫，常寄誕於天崗靈鏡之山。洎商十八王陽甲八年庚申之歲，老君乘日精駕九龍氤氲漸小如九色彈丸，自天而下託孕於元君之胎。元君時在楚國苦縣瀨鄉曲仁里渦泉之濱晝日假寐，遂感日象如流星之光，徑入口中，因而有娠，凡八十一年，所居之室常有異香之氣、日月之光，髣髴神明以衛其體，容狀麗逸曾不衰怠。至二十二王武丁九年庚辰之歲二月十五日，元君因攀李樹而生，誕於左脇。時有九龍自地湧出，騰躍空中吐水而浴老君焉。龍出之處，因成九井，至今存焉，即亳州太清宮九井是也。老君既生，能行九步，步生蓮花，以乘其足，日月揚輝，萬靈侍衛。即指李樹曰：此余姓也。遂爲李氏，時人亦因號元君爲李母焉。既行九步，左手指天，右手指地，言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世間之苦何足樂聞。三日之中身有九變，身長九尺，綠眉素髮，日角月玄，鼻有雙柱，耳有三門，美眉方口，蹈五把十，七十二相，八十一好，周備其身。元君以其生而白首，故號老子，或云自說九名，又云有三十六號，七十二名。《玄妙內篇》云：老君之生也，天地萬神，來集其庭，日童散暉，月妃擲華。七元曜景，三素充庭。萬卉揚芬，陸壤生蓮。神童玄女，翼其左右。靈音虛奏，天樂旋空是也。老君於是景侍元君，幽闡妙道，將欲廣化萬有，大弘正真也。元君乘暇謂老君曰：吾觀於身皆六家之物權借用耳。何謂六家，甲寅木神爲骨，甲申金神爲齒爪，甲戌土神爲肌肉，甲辰風神爲氣息，甲午火神爲溫煖，甲子水神爲潤澤。又木神爲肝，火神爲心，土神

爲脾，金神爲肺，水神爲腎，風神爲膽，六家共成人身。故有五臟六腑，九宮十二室，四肢五體，三焦九竅，百八十關節，三百六十骨節，各隨而居之。故能動作視息，飲食語言，別好惡，知是非也。一家不和即爲病矣。人生各有歲、月、日、時，隨其所屬星宿，以定其貧富貴賤，生命長短焉。然六家之物有合則有散，有生則有死，有成則有敗，有盛則有衰，此物之常數也。身有應敗之患，神有應散之期，命有必盡之勢，甚可畏也。夫神在則爲人，神去則爲尸，豈不痛哉。蓋由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亂耳，使耳無聽，五味亂口，使口厲爽。取捨亂心，使心飛揚。嗜慾無厭，使神流散。憎愛不泯，使心勞煩。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壽命日減，可不戒哉。五色者，陷目之錐也。五音者，塞耳之錐也。五味者，截舌之斧也。衆貨者，焚身之火也。此數者殃禍之宮，患害之室也。元君曰：夫重長生者，始於一身，次及家鄉，至于天下。爲子盡孝，爲臣盡忠，爲上盡愛，爲下盡順。色味調和，與道合真也。若止一身獨願長生，久住無爲，逃避上下，不營忠孝，不存兼濟，偏善乖道，自是失德。縱能棄吾我之權，忘色味之適，同枯木死灰，復何足貴。夫修道者，在適而無累，和而常通，永劫無窮，濟度一切，此之長生乃可爲重。長生難得，由忠、孝、仁、義。忠、孝、仁、義立者，功及於物，生自可延。無此德者，獨守山林，木石爲偶，徒喪一生。後方墮苦，先罪未釋，今又無功，遂失人道，生處邊夷或生飛沉，羣醜異類永與道隔，深可悲乎。若能以之習善生樂常存，運之涉惡死苦無極，上士積善永久長生，號爲真人。天地有壤，真人無毀，超出三界，逍遙上清。因以一惡，至于萬惡，以垂戒焉。凡人有一千惡者後代妖逆，二千惡者身爲奴僕，三千惡者六疾孤窮，四千惡者疫病流徙，五千惡者爲五獄鬼，六千惡者爲二十八獄囚，七千惡者爲諸方地獄徒，八千惡者墮寒冰獄，九千惡者入邊底獄，一萬惡者墮辟荔獄。萬惡之基起於三業，一一相生以至于萬惡。墮辟荔獄者永無原期，渺渺終天無由濟拔，得不痛哉。夫人覺有一惡，急宜改而不犯者，去道近矣。若爲魔邪所干者，當洗心責己，悔過自修，即可反惡爲善矣。人有一善則心定神安，有十善則氣力強壯，有百善則寶瑞降之，有千善則後代神真，有二千善則爲聖真仙將吏，有三千善則爲聖真仙曹掾，有四千善則爲天下師聖真仙主統，有五千善則爲聖真仙魁師，有六千善則爲聖真仙卿大

夫，有七千善則爲聖真仙公王，有八千善則爲聖真仙皇帝，有九千善則爲元始五帝君，有一萬善則爲太上玉皇帝。元君曰：萬善之基，亦在三業，十善相生，至于萬善。行善益算，行惡奪算。賞善罰惡，各有職司，報應之理，毫分無失。長生之本，惟善爲基也，戒之勉之。元君曰：人生天地之中，有清有濁、有剛有柔，因而修之各成其性。夫氣清者聰明賢達，氣濁者凶虐愚癡，氣剛者高嚴壯烈，氣柔者慈仁淳篤。所以本性彊直，土性仁和，水性謙退，火性猛烈，金性嚴脆，各隨所受以定其性。明者返伏其性以延其命，愚者恣縱其欲以傷其性。夫性者命之原，命者生之根，勉而修之，勤而鍊之，所以營生以養其性，守神以養其命，則離苦昇樂、福祚無窮矣。且人之生也，皆由於神，神鎮則生，神斷則死。所以積氣爲精，積精爲神，積神則長生矣。元君曰：世人唯知豐饒以甘其口，不知美食之傷命也。只知爵祿以榮其身，不知爵祿奢麗之傷己也。是故修學之人，鍊身於九丹，解結於五神，引氣於本生，滅根於三關，九鍊千變百節開明，斷滅胞結乃知本真矣。既知本真則成上仙也。夫仙者，心學心識則成仙道者，內求內密則道來。真者，修寂洞靜則合真。神者，須感積感則靈通。常能守一，去仙近矣。若心競神勞、體煩不專，動靜喪精，耳目廣明者，徒積稔索道，道愈遠也。人不修道，如幻化耳，但寄寓天地間少許時也。人若能攝氣營神，苦辛注真，將久得道，道成，則與天地共寄於太元中矣。又能洞虛體無，則與太無共寄於寂寂中矣。能洞寂寂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與道冥然矣。元君曰：道者，虛通之至真也。術者，變化之玄伎也。道之無形，用術以濟人。人之有靈，因修而契道。人能學之，則變化自然矣。道之要者，在深簡而易矣。功術之祕者，唯符藥與炁也。符者，三光之靈文，天之真信也。藥者，五行之華英，地之精液也。炁者，陰陽之和粹，萬物之靈爽也。此三者，致道之要機，求仙之所寶也。人能兼之，可以常存，度人無量矣。元君曰：道以何達，弘之在人。夫藥能鍊形，符能致神，神歸則心通，形堅則炁固，神全炁固形復堅者，命可全也。命全然後化炁變精，洞入無形，飛行虛空，存亡自然，乃能長久長存也。人之得道，雖大劫之交天地崩淪而災不能及，符藥之功以致斯矣。元君曰：寶章變化之功，還丹金液之術，昔有七十二篇，今則九篇矣。凡三卷，卷有三篇，其中卷三篇正丹經也。一曰玄白，二曰金精，三曰飛符，四曰金華，

五曰三五，此謂之五符也。一曰白雪，二曰雄雌，三曰白華，四曰金液，五曰丹華，六曰五色，七曰泥汞，八曰金精，九曰九鼎，皆名九轉還丹。得一丹者可以長生，不必盡須作也。神丹之道三化五轉至九而止。若草木之藥，埋之則腐，煮之則爛，燒之則焦，不能自生，何能生人。金丹之道，即反於此，燒之愈精，冶之愈妙，故能令人長生。因使老君鍊丹，以示世人修道之本，今亳州丹井存焉。元君曰：九丹雖同，得之者繫其行業也。上士服之昇為仙官，中士服之栖集崑崙，下士服之長生人間矣。元君曰：九丹金液同為昇天之道，服九丹者為仙官，雲龍來迎其身。服金液者，身生金色立可昇天。然在立功積行，神丹自至。無功行者，仙不可希也。吾昔於元始天君傳千二百訣，塵沙之劫授度者多。昔傳至真大仙天帝上帝太微太一元君，下及玄女黃帝皆得道矣。道不虛行必授其人，若耽樂嗜慾、留滯聲色，懷是非之心者，如墜石投川，往而不返，甚可痛也。然此道高妙，祕於九玄瓊臺靈笈萬年一傳，有玄籙玉名者得見篇目，自無宿命骨分形苦之人不得聞矣。於是，元君言畢，雲輿羽蓋，仙官衛從森然而集，即乘八景之輿白日昇天。老君乘白鹿自檜樹之上從衛仙駕，還歸太清，今有鹿跡在檜樹之上。或云：元君之位至尊至大，統制天地、調和陰陽，役使風雨、進退五星，斟酌寒暑、秉握乾坤，三界衆仙皆仰隸焉。人之生死，世之盛衰，咸由之矣。所以為老君之聖母者，示天地萬物必有稟生之由，師資之本爾。因勅太一元君，述還丹金液之要，以傳於人世者焉。

金母元君 見西王母

西王母

傳記

《雲笈七籤》卷一一四《紀傳部一六·西王母傳》 西王母者，九靈

神仙總部·仙真部

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靈九光龜臺金母，亦號曰金母元君，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在昔道氣凝寂，湛體無為，將欲啓迪玄功，生化萬物。先以東華至真之氣，化而生木公焉。木公生於碧海之上，蒼靈之墟，以主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曰王公焉。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金母焉。金母生於神洲伊川，厥姓緱氏，生而飛翔，以主陰靈之氣，理於西方，亦號王母。皆挺質太無，毓神玄奧，於西方眇莽之中，分大道純精之氣，結氣成形，與東王木公共理二氣，而育養天地，陶鈞萬物矣。體柔順之本，為極陰之元，位配西方，母養羣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隸焉。所居宮闕，在龜山之春山西那之都，崑崙玄圃閭風之苑，有金城千重，玉樓十二，瓊華之闕，光碧之堂，九層玄臺，紫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飊車羽輪不可到也。所謂玉闕墜天，綠臺承霄，青琳之宇，朱紫之房，連琳綵帳，明月四朗。戴華勝，佩靈章，左侍仙女，右侍羽童，寶蓋沓映，羽旂靡庭，軒砌之下，植以白環之樹，丹剛之林，空青萬條，瑤幹千尋，無風而神籟自韻，琅然皆九奏八會之音也。神洲在崑崙之東南，故《爾雅》云：「西王母曰下」是矣。又云，王母「蓬髮戴勝，虎齒善嘯」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真形也。元始天王授以《萬天元統龜山九光之籙》，使制召萬靈，統括真聖，監盟證信，總諸天之羽儀，天尊上聖朝宴之會，考校之所，王母皆臨映焉。《上清寶經》、《三洞玉書》，凡所授度，咸所關預也。

昔黃帝討蚩尤之暴，威所未禁，而蚩尤幻化多方，徵風召雨，吹煙噴霧，師衆大迷。帝歸息太山之阿，昏然憂寐。王母遣使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天一在後，得之者勝，戰則剋矣。」《符》廣三寸，長一尺，青瑩如玉，丹血為文。佩《符》既畢，王母乃命一婦人，人首鳥身，謂帝曰：「我九天玄女也。」授帝以《三宮五意陰陽之略》，《太一通甲六壬步斗之術》，《陰符之機》，《靈寶五符五勝之文》，遂冠蚩尤於中冀，剪神農之後，誅榆罔於阪泉，而天下大定，都於上谷之涿鹿。又數年，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虎，集帝之庭，授以《地圖》。其後虞舜攝位，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環，又授益《地圖》，遂廣黃帝之九州為十有二州。王母又遣使獻舜皇琯，吹之以和八風。《尚書帝驗期》曰：「王母

之國，在西荒之野。」昔茅盈字叔申，王褒字子登，張道陵字輔漢，洎九聖七真，凡得受書者，皆朝王母於崑陵之闕焉。時叔申道陵侍太上道君乘九蓋之車，控飛虬之軒，越積石之峰，濟弱流之津，渡白水，凌黑波，顧盼倏忽，謁王母於闕下。子登清齋三月，王母授以《瓊華寶曜七辰素經》。茅君從西城王君詣白玉龜臺朝謁王母，求乞長生之道曰：「盈不肖之軀，慕龍鳳之年，欲以朝菌之脆，求積朔之期。」王母愍其勤志，告之曰：「吾昔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搏桑帝君，授我以《玉珮金璫》二景纏練之道，上行太極，下造十方，溉月咀日，以入天門，名曰《玄真之經》，今以授爾，宜勤修焉！」因敕西城王君一一解釋以授焉。又授寶書《四童散方》。洎周穆王滿，命八駿與七萃之士，驂騮、赤驥、盜驪、山子之乘，駕以飛駟之輪，栢夭導車，造父爲右，風馳電逝三千里，越割間無晷之鄉，犀玉玄池之野，吉日甲子，鼉鼉魚鼉爲梁，以濟弱水，而昇崑崙玄圃閭風之野，而賓于王母。穆天子持白珪重錦以爲王母之壽，謠《白雲之謠》，刻石紀迹于弇山之上，而還中土矣。

世之昇天之仙，凡有九品：第一上仙號九天真王，第二次仙號三天真皇，第三號太上真人，第四號飛天真人，第五號靈仙，第六號真人，第七號靈人，第八號飛仙，第九號仙人。凡此品次，不可差越。然其昇天之時，先拜木公，後謁金母，受事既訖，方得昇九天，入三清，拜太上，謁奉元始天尊耳。故漢初有四五小兒戲於路中，一兒謔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皆莫知之，唯張子房知之，乃往拜焉，曰：「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仙人行道昇天，當揖金母而拜木公也，自非沖虛登真之子，莫知其津矣。

漢孝武皇帝徹好長生之道，以元封元年登嵩高之嶽，築尋真之臺，齋戒精思。四月戊辰，王母使墉城玉女王子登來，語帝曰：「聞子欲輕四海之祿，迂萬乘之貴，以求長生，真乎勤哉！七月七日，吾當暫來也。」帝問東方朔，審其神應，乃清齋百日，焚香宮中。夜二唱之後，白雲起於西南，鬱鬱而至，徑趣宮庭。漸近，則雲霞九色，簫鼓震空，龍鳳人馬之衆，乘麟駕鹿之衛，科車天馬，霓旌羽幢，千乘萬騎，光耀宮闕。天仙從官，森羅億衆，皆長丈餘。既至，從官不知所往。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帶天真之策，佩金剛靈璽，黃錦之服，文彩鮮明，金光奕奕，腰

分景之劍，結飛雲大綬，頭上華髻，戴太真晨纓之冠，躡方瓊鳳文之履，可年二十許，天姿奄藹，靈顏絕世，真靈人也。下車扶侍二女，登牀東向而坐。帝拜，跪問寒溫，侍立良久，呼帝使坐，設以天厨，芳華百果，紫芝萎蕤，紛若瑱璆，精珍異常，非世所有，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取桃，玉盤盛七枚，大如鵠音保，與鵠同。子，四以與帝，母自食三。帝食桃輒收其核，母問：「何爲？」帝曰：「欲種之耳。」母曰：「此桃三千歲一實，中國土地薄，種之不生如何？」於是王母命侍女王子登彈八珍之璫，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玉，許飛瓊鼓震靈之簧，婉凌華拊吾陵之石，范成君拍洞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安法嬰歌《玄靈之曲》，衆聲激朗，清音駭空。歌畢，帝下席叩頭，以問長生之道。王母曰：「汝能賤榮樂卑，耽虛味道，自復佳耳！然汝情恣體欲，淫亂過甚，殺伐非法，奢侈恣性。夫侈者，裂身之車也；淫者，破身之斧也；殺者，響對；奢者，心爛。積欲則神隕，聚穢則命斷，以子蕞爾之身，而宅殘形之賊；盈尺之材，乃攻之者百刃，欲以解脫三尸，全身永久，不可得也。有似無翅之鷄，願鼓天池；朝生之菌，而樂春秋者哉！若能蕩此衆亂，撥穢易意，保神氣於絳府，閉淫宮而不開，靜奢侈於寂室，愛衆生而不危，守慈務施，鍊氣惜精。儻有若斯之事，豈無髮髯耶？若不爾者，譬如抱石而濟長河耳！」帝跪受王母之誡，曰：「徹不才，沉淪流俗，承禪先業，遂羈世累，刑政乖謬，罪積丘山。今日之後，請事斯語矣！」王母曰：「夫養性之道，理身之要，汝固知矣，但在勤行不怠也。我師元始天王昔於嚴霄之臺，授我要言曰：『欲長生者，先取諸身。堅守三一保靈根，玄谷華醴灌沉珍，溉長清精入天門。金室宛轉在中關，青白分明適泥丸，養液閉精具身神。三宮備衛存絳宮，黃庭戊己無流源，徹通五臟十二綸。吐納六府魂魄欣，却此百病辟熱寒，保精留命永長存。』此所謂呼吸太和，保守自然，真要道者也。凡人爲之，皆必長生，亦可役使鬼神，遊戲五嶽，但不得飛空騰虛而已。汝能爲之，足可度世也。夫學仙者，未有不由此而始也。至若太上靈藥，上帝奇物，地下陰生，重雲妙草，皆神仙之藥也。得上品者，後天而老，乃太上之所服，非中仙之所寶。其中品者，有得服之，後天之逝，乃天真之所服，非下仙之所逮。其次藥有九丹金液，紫華虹英，太清九轉，五雲之漿，玄霜絳雪，騰躍三黃，東瀛白香，

玄洲飛生，八石千芝，威喜九光，西流石膽，東滄青錢，高丘餘糧，積石瓊田，太虛還丹，盛以金蘭，長光絳草，雲靈飛千，有得服之，白日昇天。此飛仙之所服，非地仙之所聞。其下藥有松柏之膏，山薑沉精，菊花澤瀉，荷杞茯苓，菖蒲門冬，巨勝黃精，靈飛赤板，桃膠木英，升麻續斷，威蕤黃連，如此下藥，略舉其端，草類繁多，名數有千，子得服之，可以延年。雖不能長享無期，上昇青天，亦可以身生光澤，返老童顏，役使羣鬼，得爲地仙。求道之者，要先憑此階漸，而能致遠勝也。若能呼吸御精，保固神氣，精不脫則永久，氣長存則不死，不用藥石之費，又無營索之勞，取之於身耳。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故爲上品，自然之要也。且夫一人之身，天付之以神，地付之以形，道付之以氣。氣存則生，氣去即死。萬物草木，亦皆如之。身以道爲本，豈可不養神固氣，以全爾形也！形神俱全，上聖所貴。形滅神逝，豈不痛哉！一失此身，萬劫不復，子其寶焉！我之所言，乃我師元始天王所授之詞也。」即勅玉女李慶孫書出之，以付於帝：「汝善修之焉。」

王母命駕將去，帝下席叩頭請留，王母即命侍女召上元夫人同降帝宮。良久，上元夫人至，復坐設天廚。久之，王母命夫人出《八會之書》《五嶽真形》《五帝六甲靈飛之符》凡十二事云：「此書天上四萬劫一傳，若在人間，四十年可授有道之士。」王母乃命侍女宋靈賓開雲錦之囊，取一策以授帝，王母執書起立以付帝，王母呪曰：「天高地卑，五嶽鎮形。元真激氣，太澤玄精。天回九道，六和長平。太上《八會》，飛天之成。真仙節信，由茲通靈。泄墜滅腐，寶歸長齡。徹其慎之，敢告劉生。」祝畢，帝拜受之。王母曰：「夫始學道受符者，宜別祭川嶽諸真靈，潔齋而佩之焉！四十年後，若將傳付汝之所有，董仲君李少君可授之爾。況爲帝王，可勤祭川嶽，以安國家，投簡真靈，以祐黎庶也。」言訖，與上元夫人命車言去，從官互集，將欲登天。因笑指方朔曰：「此我隣家小兒，性多滑稽，曾三來偷桃矣。昔爲太上仙官，因沉湎于玉酒，失部御之和，謫佐於汝，非流俗之夫也。」其後武帝不能用王母之戒，爲酒色所惑，殺伐不休，征遼東，擊朝鮮，通西南夷，築臺榭，興土木，海內愁怨，自此失道。幸回中，臨東海，三祠王母，不復降焉。所受之書，置於栢梁臺上，爲天火所焚。李少君解形而去，東方朔飛翥不還，巫蠱事起，帝愈悔

恨，元始二年，崩於五柞宮，葬於茂陵。其後茂陵所藏道書五十餘卷，盛以金箱，一旦出於抱犢山中，又玉箱玉杖出於扶風市，驗茂陵宛然如故，而箱杖出於人間，此亦得託形尸解之驗也。

又大茅君盈南治句曲之山，元壽二年八月己酉，南嶽真人赤君西城王君方諸青童並從王母降於茅盈之室。頃之，天皇大帝遣繡衣使者冷廣子期賜盈神璽玉策，太微帝君遣三天左官御史管脩條賜盈八龍錦輿紫羽華衣，太上大道君遣協晨大夫石叔門賜盈《金虎真符流金之鈴》，金闕聖君命太極真人使正一上玄玉郎王忠鮑丘等賜盈以四節燕胎流明神芝。四使者授訖，使盈食芝佩璽，服衣正冠，帶符握鈴而立。四使者告盈曰：「食四節隱芝者位爲真卿，食金闕玉芝者位爲司命，食流明金英者位爲司祿，食長曜雙飛者位爲真伯，食夜光洞草者總主左右御史之任，子盡食之矣，壽齊天地，位爲司命，授東嶽上卿，統吳越之神仙，綜江左之山源矣。」言畢，使者俱去。五帝君各以方面車服降於其庭，傳大帝之命，賜盈紫玉之版，黃金刻書九錫之文，拜盈爲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授事訖俱去。王母及盈師西城王君爲盈設天廚酣宴，歌《玄靈之曲》。宴罷，王母攜王君及盈，省顧盈之二弟，各授道要。王母命上元夫人授茅固衷《太霄隱書》《丹景道精》等四部寶經。王母執《太霄隱書》，命侍女張靈子執交信之盟，以授於盈固及衷。事訖，西王母昇天而去。

其後紫虛元君魏華存夫人清齋於陽洛隱元之臺，西王母與金闕聖君降於臺中，乘八景輿同詣清虛上宮，傳《玉清隱書》四卷以授華存。是時，三元夫人馮雙禮、紫陽左仙公石路成、太極高仙伯延蓋公子、西城真人王方平、太虛真人南嶽赤松子、桐栢真人王子喬等三十餘真，各歌《太極陰歌陽歌之曲》，母爲之歌曰：「駕我八景輿，欽然入玉清。龍旌拂霄上，虎旂攝朱兵。逍遙玄津際，萬流無暫停。哀此去留會，劫盡天地傾。當尋無中景，不死亦不生。體彼自然道，寂觀合太冥。南嶽挺真幹，玉映輝穎精。有任靡其事，虛心自受靈。嘉會絳河曲，相與樂未央。」歌畢，三元夫人答歌亦竟，王母及三元夫人紫陽左仙公太極仙伯清虛王君乃攜南嶽魏華存同去東南行，俱詣天臺霍山，過句曲之金壇，宴太元茅真人於華陽洞天，留華存於霍山洞宮玉宇之下，衆真皆從王母昇還龜臺矣。太真金母，師匠萬品，校領羣真，聖位尊高，總錄幽顯。至若邊洞玄躬朝而受

道，謝自然景侍而登仙，故《洞玄》及《自然傳》謂金母師即王母也。玄經所證，事跡蓋多，此未備錄矣。

九天玄女

傳記

杜光庭《墉城集仙錄》卷六 九天玄女者，黃帝之師，聖母元君弟子也。黃帝世爲有熊國之君，佐神農爲理。神農之孫榆罔既衰，諸侯相伐，干戈日尋，各據方色，自稱五行之號。太皞之後自爲青帝，榆罔神農之後自號赤帝，共工之族自號白帝，葛天之後自號黑帝，帝起有熊之墟自號黃帝。乃恭己下士側身修德，在位二十二年，而蚩尤肆孽，弟兄八十一人，獸身人語銅頭鐵額噉砂吞石不食五穀，作五虎之形以害黎庶，鑄兵於葛鑪之山不稟帝命。帝欲征之，博求賢能以爲己助，得風后於海隅，得力牧於大澤，以大鴻爲佐，天老爲師，署三公以象三台，風后爲上台，天老爲中台，五聖爲下台。始獲寶鼎不爨而熟，迎日推莢，以封胡爲將，以夫人費修之子爲太子，用張若、隰朋、力牧、容光、龍紆、倉頡、容成、大撓、屠龍衆臣以爲翼輔，戰蚩尤於涿鹿。帝師不勝，蚩尤作大霧三日內外皆迷。風后法斗機作大車，以杓指南以正四方，帝用憂憤齋于太山之下，王母遣使披玄狐之衣以符授帝，曰：精思告天必有太上之應。居數日，大霧冥冥晝晦，玄女降焉。乘丹鳳御景雲服九色彩翠之衣集于帝前，帝再拜受命。玄女曰：吾以太帝之教，有疑可問也。帝稽首頓首曰：蚩尤暴橫毒害烝黎，四海嗷嗷莫保性命，欲萬戰萬勝之術，與人除害可乎？玄女即授六甲六壬兵信之符，靈寶五帝策使鬼神之書，制妖通靈五明之印，五陰五陽遁元之式，太一十精四神勝負握機之圖，五兵河圖策精之訣。復率諸侯再戰蚩尤于冀州，蚩尤驅魍魎雜妖以爲陣，雨師風伯以爲衛，應龍蓄水以征於帝。帝畫之遂滅蚩尤于絕轡之野中冀之鄉，分四塚以葬之。由是榆罔拒命，又誅之阪泉之野，北逐獯鬻，大定四方。步四極凡二萬八千里，乃

鑄鼎立九州，置五行九德之臣以觀天地，祠萬靈垂法設教，然後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黃龍來迎乘龍昇天。

蠶女

傳記

杜光庭《墉城集仙錄》卷六 蠶女者，乃是房星之精也。當高辛之時蜀地未立君長，唯蜀山氏獨王一方。其人聚族而居不相統攝，往往侵噬恃強暴寡。蠶女所居在今廣漢之部，亡其姓氏。其父爲鄰部所掠已逾年，唯所乘馬猶在。女念父隔絕，廢飲忘食，其母慰撫之，因告誓於其部之人曰：有能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部人雖聞其誓，無能致父還者，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絕絆而去。數月，其父乘馬而歸。自此馬晝夜嘶鳴，不復飲齕。父問其故，母以誓衆之言白之，父曰：誓於人也，不誓於馬，安有人而配偶非類乎？馬能脫我於難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馬嘶跪愈甚，逮欲害人，父怒射殺之，曝其皮於庭中。女行過側，馬皮麗然而起，卷女飛去。旬日復棲於桑樹之上，女化爲蠶，食桑葉吐絲成蠶用織羅綺，衾被，以衣被於人間，蠶自此始也。父母悔恨念之不已，一旦蠶女乘彩雲，駕此馬，侍衛數十人自天而下，謂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之任長生矣，無復憶念也。言訖，沖虛而去。今其塚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蠶者四方雲集，皆獲靈應。蜀之風俗，諸觀畫塑玉女之像，披以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桑焉。俗云閨其尸於樹謂之桑樹，恥化爲蟲故謂之蠶。《稽聖賦》云：爰有女人感彼死馬，化爲蠶蟲，衣被天下是也。《陰陽書》云：蠶與馬同類，乃知是房星所化也。

雜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二《蠶女》

《周禮·夏官》馬質

掌質馬云：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鄭玄註云：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不能兩大。禁再蠶者，爲傷馬與。據此之論，蠶馬氣類，世必有深究其理者。道一特書之以俟。

雲華夫人

傳記

杜光庭《墉城集仙錄》卷三

雲華夫人者，王母第二十三女，太真

王夫人之妹也。名瑤姬，受徊風混合萬景練神飛化之道。嘗遊東海，還過江之上，有巫山焉，峰巖挺拔，林壑幽麗，巨石如壇，平博可翫，留連久之。時大禹理水駐其山下，大風卒至，振崖谷隕，力不可制，因與夫人相值拜而求助，即勅侍女授禹策召百神之書，因命其神狂章、虞余、黃魔、大翳、庚辰、童律等助禹斬石疏波決塞導阨，以循其流。禹拜而謝焉。禹嘗詣之於崇巘之巔，顧盼之際化而爲石，或倏然飛騰散爲輕雲，油然而止聚爲夕雨，或化遊龍，或爲翔鶴，千態萬狀不可視也，不知其常也。禹疑其狡怪猶誕非真仙也。問諸童律。童律曰：天地之本者道也，運道之用者聖也，聖之品次真人仙人矣。其有稟氣成真不修而得道者，木公金母是也。蓋二氣之祖宗，陰陽之原本，仙真之主宰，造化之元先。雲華夫人，金母之女也。昔師三元道君，受上清寶經，受書於紫清闕下，爲雲華上宮夫人，主領教童真之士，理在王映之臺，隱見變化蓋其常也。亦由凝炁成真，與道合體，非寓胎稟化之形，是西華少陰之氣也。且氣之彌綸天地，經營動植，大包造化，細入毫髮，在人爲人，在物爲物，豈止於雲雨龍鶴

神仙總部·仙真部

飛鴻騰鳳哉。禹然之，復往詣焉。忽見雲樓玉臺瑤宮瓊闕森然暨天，靈官侍衛不可名識，師子抱闕天馬啓塗毒龍電獸八威備軒，夫人宴坐于瑤臺之上，禹稽首問道。召禹使坐，而言曰：夫聖匠肇興剖太混之一樸爲億萬之體，發大蘊之一包散之以無窮之物，故步三光而立乎晷景，封九域而制乎邦國，刻漏以分晝夜，寒暑以成歲紀，兌離以正方面，山川以分險易，城郭以聚民兵，械以衛衆，輿服以表貴賤，禾黍以備凶歉，凡此之制上稟乎星辰而取法乎神真，下以養於有形之物也。是故日月有幽明，生殺有寒暑，雷霆有出入之期，風雨有動靜之常，清炁浮乎上而濁氣流于下，廢興之數，治亂之運，賢愚之質，善惡之性，剛柔之氣，壽夭之命，貴賤之位，尊卑之序，吉凶之感，窮達之期，此者稟之於道，懸之於天，而聖人之爲紀也。性發乎天而命成乎人，立之者天，行之者道。道存則有，道去則無，非道而物不可存也，非修而道不可致也。玄老有言，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將自復，復謂歸於道而常存也。道之用也，變化萬端而不失其一，是故天參玄玄，地參混黃，人參道德。去此之外，何一物不止於道也哉。長久之要者，乃天寶其玄，地保其物，人養其氣，所以全也。則我命在我，非天地殺之，鬼神害之，失道而自逝也。志乎哉，勤乎哉，子之工作及物矣，勤逮於民矣，善格乎天矣，而未聞至道之要也。吾昔於紫清之闕受書寶而勤之，我三元道君曰：《上真內經》天真所寶，封之金臺，佩入太微。則雲輪上征，神武抱闕，振衣瑤房，邀宴希林。長招仙公在西白山而下盼太空，汎乎天津，則乘雲騁龍遊此名山，則真人詣房萬神奉衛，山精司迎，動有八景玉輪，靜則宴處金堂，亦謂之太上玉珮金璫之妙文也。汝將欲越巨海而無鸞輪，渡飛沙而無雲軒，陟阨塗而無所舉，涉泥波而無所乘。陸則困於遠絕，水則懼於漂淪。將何以導百谷而濬萬川也？危乎悠哉。太上愍汝之志，亦將授以《靈寶真文》，陸策虎豹，水制蛟龍，斬馘千邪，檢馭羣兇，以成汝之功也，其在乎陽明之天耶。吾所受寶書亦可以出入水火，嘯吒幽冥，收束虎豹，呼召六丁，隱淪行地，顛倒五星，九祖存身，與天相傾也。因令侍女陵容華命出丹玉之笈開上清寶文，以授禹焉。禹拜授而去，又得庚辰虞余之助，遂能導波決川成其功，尊五嶽別九州，而天錫玄圭以爲紫庭真人也。其後楚大夫宋玉以其事言於襄王，王不能訪以道要以求長生，築臺于高唐之館，作陽臺之宮以祀之。宋玉作

《神女賦》以寓情荒淫，託詞穢蕪，高真上仙豈可誣而降之也。有祠在山下，世謂之大仙，隔峰有神女之石，即所化之身也。復有石天尊、神女壇，壇側有竹垂之若簪，有槁葉飛物著壇上者，竹則因風而掃之，終歲瑩潔不爲之污，楚世祀焉。

李真多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二《李真多》 李真多，仙人李八百之妹也。隨兄修道，居綿竹中。老君與玄古三師降授以飛昇之道，先於八百白日昇天。今有真多古迹猶在。或來往浮山之側，今號真多化，即古浮山治也。一云八百嘗與妹真多來卜居於筠陽之五龍岡又名赤商寨，今瑞州州治是也，復煉丹於華林山石室今隆興府奉新縣浮雲觀是也。八百兄妹俱蜀人也，雖卜居筠陽，問往來蜀中。一日真多自蜀至，八百候之今瑞州望仙門是也，見真多手持蓮花，身似有孕，八百怒，意欲引劍揮之。真多覺之，倏爾凌空渡江，產下童子經一卷。遂乘雲氣，冉冉昇天。時人塑真多之像，將奉祠焉。像成，而羿不動。是夕真多見夢云：吾祠宜在五龍岡。翌日，舉像甚輕，乃祠于彼。至唐玄宗天寶十年，天師孫智涼始奏改元陽觀，以顯聖迹。憲宗元和七年，高安縣令諶賁以縣治，觀基兩易。今瑞州城西二里道遙山，妙真宮是也。其產經之地，今額儀天觀。觀中女真，世傳其經。郡人每備香信詣觀看經，以保產難焉。真多今號明香元君。

孫氏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二《孫氏》 孫氏一云雍氏，漢天師張道陵之妻也，同隱龍虎山修道。章帝元和二年，俱到蜀，居陽平化。天師學道，行滿功成，至桓帝永壽二年九月九日，太上詔使至，孫氏同天師於雲臺峰白日飛昇。《三洞珠囊》云：天師昇天後一年，夫人復昇天。

張文姬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二《張文姬》 張文姬，天師張道陵之長女也。適陳郡袁公子，家豪好道，久之白日抱五兒昇天。

張文光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二《張文光》 張文光，天師張道陵之次女也，一云第四女。爲陵王妃，以得封，犯父諱，不食數月，白日昇天。一云入門三日，於殿上白日昇天。

張賢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二《張賢》 張賢，一云名賢姬，天師張道陵之第三女也。一云第五女。爲燕王妃，好道，集真人之法，久之白日昇天。

張芝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二《張芝》 張芝，一云名芳芝，天師張道陵之第四女也，一云第六女。適魏公第二子，夫故犯父諱，遂鬱鬱不樂，於家白日飛昇。

盧氏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二《盧氏》 盧氏，嗣漢第二代天師張衡之妻也。張衡得道，盧氏同於陽平山，白日飛昇。

神仙總部·仙真部

張玉蘭

傳記

《太平廣記》卷六〇《女仙五·張玉蘭》 張玉蘭者，天師之孫，靈真之女也。幼而潔素，不茹葷血。年十七歲，夢赤光自天而下，光中金字篆文，繚繞數十尺，隨光入其口中，覺不自安，因遂有孕。母氏責之，終不言所夢，唯侍婢知之。一旦謂侍婢曰：吾不能忍恥而生，死而剖腹，以明我心。其夕無疾而終。侍婢以白其事。母不欲違，冀雪其疑。忽有一物如蓮花，自臍其腹而出。開其中，得素金書本際經十卷，素長二丈許，幅六七寸，文明甚妙，將非人功。玉蘭死旬月，常有異香，乃傳寫其經而塋玉蘭。百餘日，大風雷雨，天地晦暝，失經。其玉蘭所在墳壙自開，棺蓋飛在巨木之上。視之，空棺而已。今墓在益州，溫江縣女郎觀是也。三月九日是玉蘭飛昇之日，至今鄉里常設齋祭之。靈真即天師之子，名衡，號曰嗣師。自漢靈帝光和二年己未正月二十三日，於陽平化白日昇天。玉蘭產經得道，當在靈真上昇之後，三國紛競之時也。出傳仙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二《張玉蘭》 張玉蘭，張衡之女也。幼而潔素，不食葷血。年十七歲，夢朱光入口，因而有孕。父母責之，終不肯言，惟侍婢知之。一日謂侍婢曰：我死爾，當剖腹以明我心。其夕遂歿。父母不違其言，剖腹得一物，如蓮花初開，其中有白素金書十卷，乃本際經也。十餘日間，有大風雨晦冥，遂失其經。《成都記》云：天師雲孫女無夫而孕，父疑之，欲殺焉。既產，有異光，乃一軸書，則本際經也。父以爲神，乃擲其刀。其後於敦信村登仙，即女郎觀也。今有聖女臺、拋刀池、洗經池存焉。一云得素金書本際經十卷，素長二尺許，幅六七寸，文明甚妙，將非人工。乃傳寫其經而葬玉蘭。百餘日，大風雷雨，失經及玉蘭。墳壙自開，空棺而已。

嬰母

傳記

杜光庭《墉城集仙錄》卷五 嬰母者，姓諶氏，字曰嬰，不知何許人也。西晉之時，丹陽郡黃堂觀居焉。潛修至道久歷歲年，時人自童幼逮于衰老見之；鬢髮韶容顏狀無改，衆號爲嬰母。因入吳市見一童子年可十四五，近前拜於母云，合爲母兒。母曰：年少自何而來，拜吾爲子未測其旨，亦莫敢許之，豈可相依耶。乃慘嘆而去，月餘又於吳市逢一孩子三歲，以來若無所歸，悲號浹夕，母因視之，執母衣裾不肯捨去。人或見者勸母收而育之，逾於所生矣。既長明穎孝敬異於常人，冠歲以來風神挺邁，所居常有異雲炁光景髣髴而見。侍母左右時說蓬壺閭風之事，母異之。謂曰：吾與汝暫此相因，汝以何爲號也。子曰：昔蒙天真明授靈章，錫以名品約爲孝道明王，今宜稱而呼之矣。遂告母修真之訣曰：每須高處玄臺，竦絕異黨，脩閑丘阜，餌服陽和，靜夷玄圃，委鑒太虛。無英公子，黃老玉書，《大洞真經》，豁落七元，太上隱玄之道可致。輕蓋以流霞之輦，睠眄乎文昌之臺，得此道者九鳳齊唱，天籟駭虛，竦身御節，八景浮空，龍輿虎旂，遊扇八方矣。母宜寶之。一旦孝道明王漠然隱去，母密修大法積數十年，人莫知也。其後吳猛許遜自嵩陽南遊詣母，請傳所得之道。因盟授之，孝道之法遂行江表。暇日母告二子曰：世雲昔爲遜師，今玉皇玄譜之中，猛爲御史，而遜爲高明大使，總領仙籍位品已遷。又所主十二辰配十二國之分，遜領玄枵之野於辰爲子，猛統星紀之邦於辰爲丑，許當居吳之上以從仙階之等降也。又數年有雲龍之駕千乘萬騎來迎，諶母白日升天。今洪州高安縣東四十里有黃堂壇靖，即許君立祠朝拜聖母之所。其升天事跡在丹陽郡中，後避大唐宣宗廟諱，鍾陵祠靖號爲諶母。其孝道之法與靈寶小異，豫章人世世行之。偉哉人之行莫大於孝，孝於親者必忠於君，理於家者必康於國，感天地，動鬼神，厚人倫，美教化，移

風俗，外清八表，內正百度，可以助道弘化者其唯孝乎。則孝道之法降自上玄，隆於晉代，豫章之俗至今行之。故許君則拔宅昇天，位統列國，皆孝感也。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二《諶姆》 諶姆者，不知何許人也。其字曰嬰。常居金陵丹陽郡之黃堂，潛修至道。忘其甲子，耆老累世見之，齒髮不衰，容貌常少。皆以諶姆呼之，謂其可爲人師也。吳大帝時，行丹陽市中。忽遇一男子，年可十四五，叩頭再拜，願爲義子，諶姆告曰：汝既成長，須侍養所生，何得背其已親而事吾爲母？既非其類，不合大道。於是童子跪謝而去。又經旬月，復過市中，忽見孩兒年可三歲，悲啼呼叫，莫知誰氏之子。因遇諶姆，執衣不捨，告云：我母何來，唯願哀憫。諶姆憐其無告，遂收歸撫育。漸向成大，供侍甘旨，晨昏不虧。心與道合，行通神明。聰慧過人，博通經史。天文地理，百氏九流，窮物極玄，探微索奧。年將弱冠，姆謂之曰：我修奉正道，其來久矣。汝以吾撫育，暫此相因，汝既無天，將何以爲姓氏？兒曰：昔蒙天真授以靈草，約爲孝悌明王，請以此爲名號，可乎？姆曰：既天真付授，吾何敢有違。復議求婚，兒跪姆前說贊曰：我非世間人，上界真高仙。今與母爲兒，乃是宿昔緣。因得行孝道，度脫諸神仙。向前十五童，亦是我化身。今已道氣圓，我將返吾身。真凡自殊趣，何爲議婚姻，盍於黃堂壇，傳教付至人。母既施吾教，三清棲我神。諶姆聞讚，驚畏異常，遂於黃堂建立壇靖，嚴奉香火，大闡孝道明王之教。明王告姆修真之訣曰：每須高處玄臺，竦絕異黨，脩閑丘阜，餌服陽和，委鑒太虛，靜夷玄圃。若非無英寶帙、黃老玉書、《大洞真經》、豁落七元太上隱玄之道，不可偃息於流霞之車，眷盼乎文昌之台也。得此道者，九鳳齊鳴，萬萬萃止，竦身御節，八景浮空，龍輿虎旂，游翔八方矣。每宜寶之。於是盡得妙訣，兼授靈章，已而辭母，飛騰太空。諶姆受訖，寶而祕之，積數十年而人無知者。至西晉之末，許真君遜、吳真君猛，聞姆有道，遠詣丹陽求受道法。姆知其名在圖籍，應爲神仙，於是授以孝道明王之教、真仙飛舉之宗，及正一斬邪之法、三五飛步之術。仍以蘭公所授孝悌明王銅符鐵券、金丹寶經，一遵元戒，傳付許君。仍語二君玉皇玄譜、仙籍器秩。乃令許君以道授吳君。二君禮謝，將辭歸。許君欲每歲來禮謁姆，姆止之曰：子勿來，吾即

還帝鄉矣。乃取香茅一根，南望擲之，茅隨風飛去。因謂曰：子歸於所居之南數十里，認茅落處，立吾祠，歲秋一至足矣。語訖，忽有雲龍之駕來迎，凌空而去。今新建豐城二縣之界，有黃堂觀，乃真君訪丹陽黃堂所立祠，每年八月三日朝謁諶母之所也。

諶母

見嬰母

劉仙姑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二《劉仙姑》 劉仙姑名懿，靖安縣人。年數百歲，貌若童子，諶母嘗稱之。真君往見，則已飛昇矣，遂留寶木華車遺之。車因風飄舉，三日而下，因名其觀曰華東觀。碑碣猶在，今號棲霞觀。

盱母

傳記

杜光庭《墉城集仙錄》卷六 盱母者，豫章人也。外混世俗，而內修真要耳。嘗云我千年之前曾居西山，世累稍息當歸真彼中。其子名烈，字道微，少喪其父，事母以孝聞。烝烝翼翼勤於色，養家貧而營侍甘旨，未嘗有闕，鄉里推之。西晉武帝時，同郡吳猛、許遜精修通感道化宣行，居洪崖山，築壇立靖。猛既去世，遜即以寶符真籙拯俗救民，遠近宗之。

神仙總部·仙真部

遜仕州爲記室，後每朔望還家朝拜。人或見其乘龍往來，徑速如咫尺耳。唯盱君純篤忠厚，許君委用之，即與母結茅於許君宅東北八十餘步，旦夕侍養許君，謹願恭肅未嘗有怠。母常於山側採擷花果以奉許君，君惜其志誠常欲拯而度之。以惠帝元康二年壬子八月十五日，太上命玉真上公崔文子、太玄真卿瑕丘仲冊命，拜許君爲九州都仙大使高明主者，雲車羽蓋白日昇天。許君謂道微及母曰：我承天帝之命不得久留，汝可繼隨仙舉期於異日。母子悲喜不自勝，再拜告請願侍雲輦。君乃許之，即賜靈藥服之，躬稟真訣，於是夕時從許君昇天，今壇井存焉。鄉人不敢華繡蓋表，盱君母子儉約故也。世號爲盱母壇靖焉。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二《盱母》 盱母者，真君許遜之姊，真君盱烈之母。許遜以其孀居，乃築室於宅西數十步間，俾居之，許遜隱西山修煉，日夕講究真詮，盱母與子烈日得參其妙焉。許遜每出，則盱母代掌其家事，仙賓隱客，咸獲見之。許遜飛昇之日，盱母暨烈母子，並受玉皇詔部分仙眷昇天。

許氏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二《許氏》 許氏者，許真君遜之女也。適建安黃仁覽，盡得真君道妙。日究神仙之學，任青州從事單騎之官。留許氏，侍翁姑。一夕，家僮報許氏院中夜有語笑聲。姑訊之，許氏曰：黃郎爾。姑曰：吾子從事數千里，安得至此。許氏曰：彼已得仙道，能頃刻千里。戒在漏語，故不敢令姑知。姑曰：若然，當使我見之。是夕仁覽歸，許氏告以故。比明，仁覽不得已出，謁父母曰：仁覽雖從宦遠鄉，夜必潛歸膝下，仙道祕密，不可泄言，恐招譴累。言訖，取竹杖化爲青龍，乘之而去。後許真君輕舉之日，許氏同仁覽公姑三十二口白日飛昇。仙仗既行，許氏釵偶墜落，今有許氏墜釵洲。

薛練師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二《薛練師》 女真薛練師，不知何許人也。晉時世弊，京邑不寧。有道之士，多棲寓山林以避世。因居南嶽尋真臺，外示同塵，內修至道。常騎白豹遊耑閣峰，黃鳥白猿不離左右。後於雲龍峰戶解出《仙傳拾遺》。湘中記云：晉女真薛練師沖舉之處，梁武帝天監五年建觀。至後周武穆公主周惠杼者，生而有異光滿室，幼不苟葷，長思獨處，慕魏夫人、緱仙姑之志。因居石室，感西靈聖母降傳經錄，修三素之道。潭衡之境，士女景慕者數百人。世代將亂，告諸學者曰：我當暫往，約百餘年再來。後學如市，唐玄宗開元初，賜額西靈。後有女冠李太真、曹妙本接踵得道，即今常住乃周公主所捨觀。廢久，馬氏復興。宋朝特賜每歲度女冠一人，以續焚修。

上元夫人

傳記

杜光庭《墉城集仙錄》卷二 上元夫人者，道君弟子也。亦云玄古以來得道證仙位，總統真籍，亞於龜臺金母。金母所降之處，多使侍女相聞以爲賓侶焉。漢孝武皇帝好神仙之道，禱醮名山以求靈應。元封元年辛未七月七日夜二唱之後，西王母降於漢宮。帝拜迎稽首，侍立久之，王母呼帝命坐，設以天厨，言宴粗悉命駕將去。帝下席叩頭請留慰懃，王母復坐，乃命侍女郎密香邀上元夫人焉。帝不知夫人何真也，云王九光母，敬

謝但不相見，四千餘年天事勞我致以愆面。劉徹好道，適來視之見徹了了，似可成進，然形慢神穢，腦血淫濁，五臟不淳，關胃空索，骨無津液，脉浮反升，肉多精少，童子不移，三尸狡亂，玄白移時，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吾久不在人間，人間實爲臭濁，然後時可遊望以寫細，念客主對坐悒悒不樂，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帝見侍女下殿俄失所在，一時頃侍女至，夫人又遣一侍女答問，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事遂替顏色，近五千年仰戀光潤情係無違，密香至奉信承降尊於劉徹處，聞命之際登當命駕，先被太帝君勅使詣玄洲校定天元，正爾暫往如是當還，還便來席，願暫少留。帝因問王母：不審上元何真也。王母未答，夫人已至矣。來時亦聞雲中簫鼓之聲，既至從官文武千餘人，並是女子年皆十八九許，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彩耀日，真靈官也。夫人年可二十餘，天姿清耀，靈眸豔絕，服赤霜之袍，雲彩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名字，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戴九靈夜光之冠，帶六山火玉之珮，結鳳文琳華之綬，腰流黃揮精之劍，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止之。呼帝坐北向，夫人設厨，亦乃精珍，與王母所設者相似。王母勅帝曰：此真元之母，尊貴之神，汝當起拜。帝拜，問寒溫，還坐。夫人笑曰：五濁之人耽酒榮利，嗜味淫色固其常也，且徹以天子之貴，其亂目者倍於凡人焉，而復於華麗之墟拔根願無爲之事良有志矣。王母曰：所謂有心哉。夫人謂帝曰：汝好道乎？聞數招方術祭山嶽靈祠，禱河川亦爲勤矣，勤而不獲寔有由也。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恒舍於榮衛之中，五臟之內，雖獲鋒鏑良針固難愈也。暴則使炁奔而攻神，是故神擾而炁竭。淫則使精漏而魂疲，是故精竭而魂銷。奢則使真離而魄穢，是故命逝而靈臭。酷則使喪仁而攻目，是故失仁而眼亂。賊則使心鬥而口乾，是故內戰而外絕。五事皆是截身之刀鋸，剗命之斧斤矣。雖復汝好於長生，不能遣茲五難，亦何爲損性而自勞乎？然由是得此小益以自擋拄耳，若從今已去寫汝五惡，反諸柔善，明務察下，慈務矜寬，惠務濟窮，賑務施勞，念務存姑，息務及愛身，恒爲陰德救濟危難，旦夕孜孜不泄精液，於是去諸淫養汝神。放諸奢處至儉勤齋戒，節飲食絕五穀，去臭腥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案而行之，當有冀耳。今阿母迂天尊之重下降於螻蛄之戶，屈霄虛之靈而詣狐鳴之俎，且阿

母至誠妙唱玄音，其敬勗節度，明修所奉，比及百年，阿母必能致汝於玄都之墟，迎汝於崑閭之中，位以仙官遊於十方，吾言信矣，子勵之哉。若不能爾，無所言矣。帝下席跪謝，臣受性兇頑，生長亂濁，面牆不啓無由開達，然貪生畏死奉靈敬神，今受教此乃天也。輒戢聖命以爲身範，是小醜之臣當獲生活，唯垂哀護賜其玄玄。夫人使帝還坐，王母謂夫人曰：卿之爲誠言甚急切，更使未解之人思於志意。夫人曰：若其志道，將以身投餓虎，忘軀被誠，跡火履難故於一志也，必無憂也。若其無志，則心疑真信疑惑之徒，不畏急言，急言之發，欲成其志耳。阿母既有念故來必當賜與尸解之方耳。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良師，遂欲毀其正志當疑天下必無仙人。是故我發閭宮暫舍塵濁，既欲堅其胎志，又欲令向道不惑也。今日相見令人念之，至於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復三年吾必欲賜以成丹半劑，石象散一具，正爾授之，則微不得停。當今兇奴未弭，邊陲有事，何必令其倉卒寫天下之尊而使人林岫耶。當問篤向畢卒何如，如其迴改吾方數來。王母因拊帝背曰：汝當用上元夫人至言，必獲長生，可不勗勉耶。帝跪曰：輒書金簡以爲身模式焉。帝又見王母巾器中有一卷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書是仙靈方耶，不審其目可得瞻眇否。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嶽真形圖也。昨青城諸仙就吾請求，今當過以付之。乃三天太上所出，文祕禁重，豈汝穢質所宜佩乎。今且與汝靈光生經，可以通神勸志也。帝叩頭請求不已，王母曰：昔上皇清虛元年，三天太上道君下觀六合，瞻海河之長短，察丘山之高卑，立天柱而安於地理，植王嶽而擬諸鎮輔，貴崑陵以含靈仙，尊蓬山以館真人，安火神乎極陰之源，栖太帝乎扶桑之墟。於是方丈之阜爲理命之室，滄浪海島養九老之堂，祖瀛、玄炎、長元、流生、鳳麟、聚窟各爲洲名，並在滄流大海玄津之中。水則碧黑俱流，波則震蕩羣精，諸仙玉女聚居滄溟，其名難測其實分明，乃目山源之規矩，睹河嶽之盤曲，陵迴阜轉山高隴長，周旋逶迤形似書字。是故因象制名，定名實之號，書形祕於玄臺，而出爲靈真之信，諸仙佩之皆如傳章，道士執之經行山川百神羣靈尊奉親近。汝雖不正，然數詣山澤扣求之志不忘于道，欣子有心今以相與，當深奉慎如事君父，泄失示人必禍考也。夫人語帝曰：阿母今以瓊笈珠韞發紫臺之文，賜汝八會之書，五嶽真形，可謂至珍且貴，上帝之玄觀矣。子自非受命合神弗見此文矣，今雖得

其形，觀其妙理，而無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太陰六丁通真逐靈玉女之籙，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書，左乙混洞東濛之文，右庚素招攝殺之律，壬癸六遯隱地八術，丙丁入火九赤班符，六辛入金致黃水月華之法，六巳石精金光藏景化形，子午卯酉八稟十決六靈威儀，丑辰未戌地真曲素訣辭長生紫書，三五順行，寅巳申亥紫度炎光內視中方。凡闕此十二事者，當何以召山靈、招地神、攝萬精、驅百鬼、來虎豹、役蛟龍乎，子所謂適知其一，未見其他。帝下席叩頭曰：徹下土濁民不識清真，今日聞道，是生命遇，會聖母今當賜與真形修以度世，夫人方今告徹應須六甲、六丁、六戊致靈之術，既蒙啓發弘益無量，唯願誥誨，濟臣飢渴，使已枯之木蒙雲陽之潤，焦火之草幸甘雨之溉，不敢多陳。帝啓陳不已，王母又告夫人曰：適真形寶文靈官所貴，此子守求不已誓以必得，故虧科禁將以與之，然五帝六甲通真招神此術渺邈，必須精潔至誠，殆非流濁所宜施行，吾今既賜徹以真形，夫人當授之矣。吾當憶與夫人共登玄隴羽野及曜真之山，視王子童子就吾所請太上隱書，吾以三九祕言不可傳泄於中仙，夫人時亦有言見守，助子童之至矣。吾既難違來意，不獨執惜，至於今日之事，有以相似，後來朱陵食靈瓜味甚好，憶此未久而已七千歲矣。夫人既已告徹篇目十二事，必當匠而成之，何緣令主人稽首請某乙流血耶？夫人曰：環若苟情向不持來耳。此是太虛羣文真人赤童所出，傳之既有男女之別耳。又宜授得道者，恐徹下才未應用此耳。王母色不平，乃曰：天禁漏泄犯違明科，傳必其人，授必知真者，夫人何向下才而說靈飛之篇目乎？妄說則泄，說而不傳是謂銜天道，此禁乃重於傳耶，別勅三官司直推夫人之輕泄也。吾五嶽真形文乃太上天皇所出，其文寶妙而爲天仙之信，豈復下授於劉徹也。直以徹孜孜之心數請川嶽，勤修齋戒以求仙之應，志在度世，不遭明師，故吾等有下眇之意耳。至於教仙之術不復限惜而傳之，夫人但有致靈之方能獨執之乎？吾今所以授徹真形文者，非謂其必能得到，欲使其精神有驗求仙之感不惑，可以誘進向化之徒。又欲令悠悠者知天地間有此靈真之事，足以却不信之狂夫耳。吾意在此也，子性氣淫暴，眼睛不紅，何能得成真仙，浮空參差乎，勤而行之，適可庶於不死耳。明科云：非長生難也，聞道難。非聞道難也，行之難。非行之難也，終之難。良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也，必何足隱之耶。夫人曰：謹受

命矣。但環昔蒙倒景君無常先生二君傳靈文約以四千年一傳，女授女男授男，太上科禁以表於照生之符矣。環所授以來，並賢大女郎抱蘭凡傳六十八，女子固不可授男也。頃見扶廣山青真小童受六甲靈飛於太微中，元君凡十二事與環所受者同，青真是環入室弟子，所受六甲未聞別授於人，彼男官也，今正勅取之將以授微也。先所以告其篇目者，亦是愍其有心，特欲堅其專志，今且廣求，他日與之，亦欲與男授男承科而行，使勤而方獲，令知天真之珍貴耳，非徒苟執銜泄天道矣。願不罪焉。阿母真形之貴，愍於勤志亦以授之可謂太不宜矣。王母笑曰：亦可恕乎？夫人即命侍女紀羅容促到扶廣山，勅青真小童出左右六甲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當以授劉微也。須臾侍女還捧八色玉笈鳳文之韞以出六甲之文，曰：弟子阿昌言向奉使絳河，攝南真七源君檢校羣龍猛獸事畢過門受教，承阿母相邀詣劉微家，不意天靈至尊下降於臭濁，不審起居此來何如？侍女紀羅容至云，尊欲得金書祕字六甲靈飛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欲授劉微，輒封一通付信且微雖有心實非仙才，詎宜以此傳泄於行尸乎？昌近在帝處見有上言之者甚衆，云山鬼哭於叢林孤魂號於絕域，興師歸而族有功，妄兵勞而縱白骨，奢擾黔首淫酷自恣，罪已彰於太上，怨已見於天炁，謫言玄聞必不得度世也。值尊見勅，不敢有違耳。王母笑曰：言此子者誠多，然帝亦不必推也。夫好道慕仙者，精誠志念齋戒思愆，輒除過一百。克已反善奉敬真神存真守一，行此一月，輒除過一千。微念道累年齋亦勤矣，累禱名山願求度脫，校計功過殆已相掩。但自今已去勤修志誠，奉上元夫人之言，不宜復奢淫暴虐，使萬兆勞殘，怨魂窮鬼破掘之訴，流血之尸，忘功賞之辭耳。夫人乃下席起立，手執八色玉笈鳳文之韞，仰天向帝而呪曰：九天浩洞，太上耀靈，神照玄微，清虛朗明，清虛者妙，守炁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真成，役神形辱，安精年榮。授微靈飛，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可以步虛，可以隱形，長生久視，還白留青。我傳有四萬之壽，微傳在四十之齡。違犯泄漏，禍必族傾，反是天真，必沉幽冥。爾其慎禍，敢告劉生。爾師主是青真小童太上中黃道君之司直，元始十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名陵陽，字庇華。形有嬰孩之貌，仙官以青真小童為號。其為器也，玉朗洞照，聖周萬變，玄鏡幽覽，才為真俊，遊于浮廣，推此始運，館于玄圃，治仙職分，子存師君，爾從所願，不存所授，命必傾

淪。言畢，夫人一一手指所施用節文以示帝焉。凡十二事都畢，又告帝曰：夫五帝者，方面之真精。六甲者，六位之通靈。佩而尊之，可致長生。此書上帝封於玄景之臺，子其實祕焉。王母曰：此三天太上之所撰，藏於紫陵之臺，隱以靈壇之房，封以華琳之函，韞以蘭簡之帛，約之以北羅之索，印以太帝之璽。受之者，四十年傳一人。如無其人，八十年可頓受二人。得道者四百年一傳，得仙者四千年一傳，得真者四萬年一傳，得昇太上者四十萬年一傳。傳非基人謂之泄天道，得人不傳是謂蔽天寶，非限妄傳是謂輕天老，受而不敬是謂慢天藻。泄、蔽、輕、慢四者，取死之刀斧，延禍之車乘也。泄者，身死於道路，受土刑而骸裂。蔽者，盲聾於來世，命凋枉而卒殁。輕則禍鍾於父母，詣玄都而受罰。慢則暴終而墮惡，生棄疾於後世。皆道之科禁，故以相戒，不可不慎也。王母因授以五嶽真形圖，帝拜受俱畢，夫人自彈雲琳之璈，歌步玄之曲。王母命侍女田四妃答歌。歌畢，乃告帝從者姓名，及冠帶執佩物名，所以得知而紀焉。至明，王母與上元夫人同乘而去，龍虎車馬道從，音樂如初來時，雲彩鬱勃盡為香氣，西南而去，良久乃絕。帝既見王母及夫人，乃信天下有神仙之事，但不精勤，久得尸解而去，不能昇天。王母、夫人、青真小童皆云帝無仙才，斯固玄察之矣。然仙桃靈果、天膳靈酒，帝皆得而食之，但至誠求道之感應，亦非凡骨矣。不然者，何以茂陵之物出於人間，亦聊示神變之跡，知神仙之不可誣也。其後孝宣帝地節四年乙卯，咸陽茅盈，字叔申，受黃金九錫之命，為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是時五帝君授册既畢，各昇天而去。茅君之師總真王君、西靈王母與夫人降於句容之山金壇之陵華陽天宮，以宴茅君焉。時茅中君名固字季偉，小茅君名衷字思和，王母王君授以靈訣，亦授錫命紫素之册。固為定錄君，衷為保命君，亦侍真會。王君告二君曰：夫人乃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高尊，統領十方玉童玉女之籍。汝可自陳二君，下席再拜求乞長生之要。夫人憫其勤志，命侍女宋辟妃出紫錦之囊開綠金之笈，以《三元流珠經》、《丹景道精經》、《隱地八術經》、《太極錄景經》凡四部以授二君。王母復勅侍女李方明出丹瓊之函，披雲珠之笈，出《玉珮金璫經》、《太霄隱書經》、《洞飛二景內書》傳司命君。各授書畢，王母與夫人告去，千乘萬騎昇還太空矣。

南極王夫人

傳記

杜光庭《墉城集仙錄》卷二 南極王夫人者，王母第四女也，名林，字容真，一號紫元夫人，或號南極元君。理太丹宮，受書爲金闕聖君上保司命。漢平帝時降於陽洛山石室之中，授清虛真人小有天王王褒字子登《太上寶文》等經三十一卷。夫人年可十六七許，著錦帔青羽裙，左佩虎書，右帶揮靈，形貌真正天姿醜藹，乘羽蓋之車駕以九龍，女騎九千。居渤海丹海長離山中，主教當爲真人者，晉興寧三年乙丑降真人楊羲之家，與八真同會，因吟授羲曰：控鸞扇太虛，八景飛高。仰浮紫晨外，俯看絕落溟。玄心空同間，上下弗流停。無待兩際中，有待無所營。體無則能死，體有則攝生。東賓會高唱，二待何足爭。東賓，東嶽上卿大茅君也。又曰：命駕玉錦輪，舞鸞仰徘徊。朝遊朱火宮，夕宴夜光池。浮景清霞杪，八龍正參差。我作無待遊，有待輒見隨。高會佳人寢，二待互是非。有無非有定，待待各自歸。是歲六月二十三日，又吟授楊君曰：林振須類感，雲鬱待龍吟。玄數自相求，觸節皆有音。飛輶出西華，總轡忽來尋。八遐非無娛，同詠理自欽。悼此四羅內，百變常在心。俱遊北寒臺，神風開爾襟。夫人昔授王子登寶經既畢，告之曰：我道飛空八景浮虛上清，子勤修之吾不相欺也。於是西城王君携子登北觀玄洲，拜謁太上丈人及二十九真主仙道君，道君即太上公子勒伯黎也。道君即命侍女范運華、趙峻珠、王抱臺發瓊笈綠蘊，出《上清隱書》、《龍文八靈真經》二卷以授子登，又以雲碧陽水晨飛丹腴二升賜之，子登拜受還西城宮，精修九年，日行三千里，視見萬里之外。坐在立亡，役使羣神。乘飛鸞之車，遊觀天下，東度啓明之宮、廣桑之山，謁見天帝，受《紫鳳赤書》，南渡丹海長離之山，朝南極元君紫元夫人再受《太丹籙書》，又詣赤臺童子受雲琅水霜。夫人曰：昔日之言，豈負舉哉。子登稽首謝恩訖，西渡庾丘巨海沉羽之泉，登

麗農之嶽，詣三皇道君紫蓋華晨夫人，受《玉道綠字太真隱書》。又北遊雕柔玄海，登廣野之山，遇高上虛皇大道君玄請六微元君，賜以絕玄金章、絳和雲芝，子登拜而服之，還昇中嶽龜臺崑崙朝太真金母，乃受冊爲太素清虛真人，領小有天王三元四司左保上公，主領洞府三洞寶文，出入上清受事太極，乃夫人之弟子也。

雲林右英夫人

傳記

杜光庭《墉城集仙錄》卷五 雲林右英王夫人名媚蘭，字申林，王母第十三女也。受書爲雲林宮右英夫人，治滄浪宮。晉興寧三年乙丑七月三日，與東嶽上卿司命真君諸真同降於楊君，因受書曰：弱喪濶瀆靈未盡，倚伏異因雲梯未抗，雖有懷於進趣，猶未淵於至理矣。君才實天工心以清瀾凝浪於高韻，栖神乎太玄，期紫庭而步空矣。有心洞於飛滯，柔翰鬱乎冥契也。動合規矩等圓殊方，靜和真味吐納餘音，可謂縱誕德挺英姿良爲欽矣。然穢思不豁鄙悵內固，淫念不斷靈池未澄，將未得相與論內外之期汛二景之交耳。夫失機者，貴在能改相釋有情今無妨矣，雖暫弭羣聽故克和也。前途攸邈此比非一漏萬緒多端，當恒戢密，苟情有愆散得隨事失悟言微矣，將何以遏之？將何以遣之？清響散空，神風灑林，身超冥衢，志詠靈音，仁侯其人也。守真一勤篤者，一年使頭不白而禿髮再生，苟內憂子孫以家業自羈，外綜王事朋友之交，耳目廣用，聲氣雜役。此亦道不專也。又述玉斧修道之事，因喻以薛季和七試不過，乃長里先生薛公之弟爲姪失位，然性好簫音鳳響，故長里乞之於太上，使其生因言肇阿陰德，可以及於許侯玉斧也。又云聞北風則心悲，曙啓曜則懷泰，思駿駮以慕騁，嘉柔順以變鬱，世人之心曷嘗不爾。此則其本鄉之風炁，首丘之內感也。苟能信之，君其諧矣。如其壅悒秉欲，丹絳不陽，靈人携手而空返，高友歛袂而迴晏，神炁不眄其宅，寂通不鼓其目，自命矣。夫故可悲

耶。夫得道者以其能排却衆累直面而進，於是百度自靜，衆務雲散。該其擾者不足爲勞，披于艱者可以表心。正月中必有龜山客來，賢者之舉復宜詳之。自古及今死生有津，顯默異會、藏往滅智，與世同之者，皆得道之行也。若夫瓊丹一御，九華三飛，雲液晨酣流黃徘徊，仰嘯金漿、咀嚼玉蕤者，立便控景登空，玄昇太微也。自世事乖互，斯業未就，當暫履太陰，潛生冥鄉，外身棄質，養胎虛宅，陶炁絕籥，受精玄漠，故改容於三陰之館，變童顏於九鍊之戶。然後知神仙爲貴，死而不亡，去來之事，理之深也。夫垂蔭萬畝者，必出峻極之嶺，滔天振岑者，必發淵浩之源，洪哉積陰德之賢，有似邠人也。逸麟逍遙大荒之表，故無羈絡之憂，靈羽振翅玄圃之峰以遼羅緬之患，人之修道豈厭乎？藏身之密匿跡之幽也。且尋飛絕影之足，不能騁逸於呂梁，凌波泳泉之舟，不得陟峻於太行，此才之異也。繁林翳薈則羽族雲萃，玄泉浩瀚則鱗羣競赴，此在德之茂也。爲道者實爲勤苦，勤苦者必得之矣。學道者當在專道，注真情無散，念撥奢侈保沖白寂焉。如密有所睹熙焉，如潛有所得，專專如臨深谷，戰戰如履薄冰，此得道之門耳，而未得道之室也。所謂學道甚難而甚易，若其寂玄沉味保和天真，注神栖靈耽研六府，惜炁杜情無視無聽，此學道之易也。若其不能行此數者，所以爲難也，況山嶽桀擾則強禽號於林，川瀆結滯則龍虬慘於澤，此自然象也。苟趣捨理乖，則吹萬之用不同也。非靜順無以要謙，非虛栖無以冥會，思之無邪則無禍害矣。在正其心而斥其累，澄其源而清其流也。若南趨而北聘，心念而口違，捐薺而茹荼，哂九成而悅比鄰者，我知其無識和音之聽鑒也。因告晉簡文帝，宜以麝香一具於頸間，辟水注及惡夢。學道在積功累善，太虛真人常云：人有衆過而不自悔，罪歸其身如川赴海日益深廣矣。有惡知非悔過從善罪滅善積亦得道也。夫人遇我以惡者以善對之，遇我以禍者以福對之，善常在己矣。惡人害善人猶如仰天而唾，唾不污天還自污身，風揚塵，塵不污彼還蒙其己。道不可毀，禍必滅己。又飯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一寒栖學道之人，此高真之祕言太上之要戒也。財色之於身也，譬如小兒舐刀刃之蜜，蜜不足以美口而有截舌之憂，戒哉。志之愛欲之大，莫大於色，其罪無外，其惡無赦，得不戒耶。學道在陰德施惠解救也。用志莫大於守身，奉道其福甚大，其生甚固。【略】

夫人自初降說此賦詩，允皆勉勵於修道，慮中道而敗則禍更重矣。丁寧戒諭者，以許君及玉斧皆籍名仙簡，務其日進玄德更慙真階耳。因述青童君勸學道之士拔愛欲之根如掇懸珠，一一掇之自當盡矣。又云牛馬負重入泥轉增陷沒，道士心挾世欲速須去之，視彼泥中之牛願求蘇息耳。人讀道經得修道之味，如饗美食六腑皆美而有餘味，能行如此者得道矣。紫元夫人亦與夫人言，衆真曰：天下有五難，貧窮患施難，豪富學道難，制命不死難，得見洞經難，生值壬辰後當聖世難。昔聞之於大道君曰：道德無形知之無益，當在守志行道耳。譬如磨鏡垢去明存即見己形，斷六情守空靜即自見道之真，亦可自知宿命矣。玄清夫人云：世人繫於妻子家宅之患甚於牢獄，牢獄有原赦之時，而妻子情欲雖有虎口之禍，已猶甘心投之，其罪無赦。故謂之家累，言其陷累我身不得逍遙自適，而人不知割愛去累洗心爲道而存其身也。楊君降真之會，有十夫人皆列位號而無傳記，及歌吟之詞，備列於此：太和靈嬪上真左夫人、北海六微玄清夫人、北漢七靈右夫人、太極中華右夫人、八靈道母西嶽蔣夫人、上真東宮衛夫人、朱陵北絕臺上嬪管妃、北嶽上真山夫人、西漢夫人、長陵杜夫人。此夕二十三真人十五夫人降於金壇楊君家也。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三《右英王夫人》 右英王夫人，西王母第十三女，名媚蘭，字申林《總仙奇紀》云中林。治滄浪山，受書爲雲林夫人。晉哀帝興寧三年七月降句曲山，《真誥》云：滄浪雲林右英夫人。

紫微王夫人

傳記

杜光庭《墉城集仙錄》卷三 夫人名清娥，字愈音，王母第二十女也。昔降授太上寶神經與裴玄仁，裴行之得道，拜清靈真人。

晉興寧三年乙丑六月降楊羲之家，時與太元真人、桐柏真人、右英夫

人、南嶽夫人同降，言夫人位爲紫微宮左夫人，鎮羽野玄隴之山上宮主教，當成真入者，是夕真會，右英夫人歌修真之事。夫人答歌曰：

乘飈遡九天，息駕三秀嶺。有待徘徊吟，無待故當靜。滄浪奚足勞，孰若越玄井。又吟曰：

龜闕鬱巍巍，墉臺落月珠。列坐九靈房，扣璫吟太無。玉簫和我神，金醴釋我憂。又吟曰：

宴酣東華內，陳鈞千百聲。青君呼我起，折腰希林庭。羽帔扇翠暉，玉珮何鏗玲。俱指高晨殿，相形象中冥。

又叙玄隴之遊，吟曰：

超舉步絳霄，飛飈比壘庭。神華映仙臺，圓曜隨風傾。啓暉挹丹元，飛景餐月精。交袂雲林宇，浩軫還童嬰。蕭蕭寄無宅，是非豈能營。陣上自擾競，安可語養生。

九月六日又降，命楊君染筆喻作吟曰：

解輪太霞上，歛轡造紫丘。手把八空炁，縱身雲中浮。一盼造化綱，再視索高疇。道要既已足，可以解千憂。求真得良友，不去復何求。

吟此令示許長史穆及郗迴也。又吟曰：

紫空朗明景，玄宮帶絳河。濟濟上清房，雲臺煥嵯峨。八輿造朱池。羽蓋傾霄柯。震風迴三晨，金鈴散玉華。七轡絡九陔，晏吟不必家。借問求道子，何事坐塵波。豈能棲東秀，養真牧太和。

吟畢亦令示許與郗，十月十七日又與衆真降，命楊君書曰：

左把玉華蓋，飛景躡七元。三晨煥紫輝，竦盼撫明真。變躡期須臾，四面皆已神。靈發無涯際，勤思上清文。何事坐橫塗，令爾感不專。陰阿失玄機，不覺年歲分。

吟畢，徐謂楊君曰：夫今勤者，勤其事，耽其玄微耳。慎者亦觸類而作也。學道之難不可盡矣。有恥鄙之心者於道亦遠乎，灌秉然後可貴耳。賢者之舉自更悟耳，令且當內忘也。因吟曰：

玄清渺渺觀，落景出東渟。願得絕塵友，蕭蕭罕世營。吟此再三，又曰：

靈人隱玄峰，真神輶雲采。玄唱非無期，妙應自有待。豈期虛空寂，至韻固常在。携襟登羽宮，同宴廣寒裏。借問明人誰，所存唯玉子。

神仙總部·仙真部

吟竟，曰：卓雲虛之駿，抗翻於崆峒之上，斯人也。豈不長挹南面，永謝千乘乎。二月三十日吟一章曰：

褰裳濟淶河，遂見扶桑公。高會太林墟，賞宴玄華宮。信道苟純篤，何不棲東峰。

此亦叙方諸東華之勝也。四月十四日作七章，曰：

其一 控景始暉津，飛飈登上清。雲臺鬱峨峨，閭闔秀玉城。晨風鼓丹霞，朱煙灑金庭。綠藥粲玄峰，紫芝巖下生。慶雲纏丹爐，鍊玉飛八瓊。晏吟廣寒宮，萬椿愈童嬰。龍旂音祈啓靈電，虎旗徵朱兵。高真迴九曜，洞觀均潛明。誰能步幽道，尋我無窮齡。

其二 翳藹紫微館，鬱臺散景飈。鸞唱華蓋間，風鈞導龍輶。八狼携絳旂，素虎吹角簫。雲勃寫靈宮，來適塵中囂。解轡佳人所，同氣自相招。尋宗須臾頃，萬齡乃一朝。椿期會足衰，劫往豈云遼。真真乃相目，莫令心徂抄。虛刀揮至空，鄙滯五神愁。

其三 朝啓東晨暉，飛駢越滄泉。山波振青涯，八風扇玄煙。迴盼易還房，有懷真感人。三金可遊盤，東岑宜水甄。紛紛當途中，孰能步生津。

其四 飄飄八霞嶺，徘徊飛晨蓋。紫輶騰太空，矚吟九虛外。玉簫激長景，雲煙絕幽藹。高仙宴太真，清唱無涯際。去來山嶽庭，何事有待邁。

其五 神王曜靈津，七元煥神扉。虛遷方寸裏，一躍登太微。妙音乘和唱，高會亦有機。齊此天人吟，協彼晨景飛。總轡六合外，寧有傾與危。

其六 薄宴塵飈嶺，代謝緣環歸。奚識萬劫期，顧盼令人悲。

其七 靈草塵玄方，仰感璇曜精。誦誦繁茂萌，重德必克昌。

八月十七日夜夫人授楊君令告許長史，曰：平凝夷質，淵通妙靈。神造重絕，棲真攝生。太玄植簡，太素刻名。金挺內曜，玉華外榮。朱軒四

駕，嘯命衆精。騁龍玄洲，飛雲浮冥。必能上友逸臺之谷公，下監御于太清矣。因與保命君論遠志九方，又語曰：念不宜多，多則志散，志散而求不病者猶閉門而禦猛敵也。

夫人製服木方以行於世，叙曰：夫晨齊浩元洞冥幽始八氣靡渾靈關未理者，則獨坦觀於空漠任天適以虛峙，於是淳音微唱和風合起，二明銜暉霄翳無待也。擁萌肇於未剖，塞萬源於機上，含生反真觸類藏初爰可哂萬歲以爲天，顧嬰亂而長和耳，何事體造靈神之冥鄉心研殊方之假音遐外哉，自形無得真之具器，無任真之用者，誠宜步天元之領攝，推萬精以極妙，尋九緯以挺生，睹晨景之迴照，仰觀煙氣則六靈纏虛，俯聆六律則八風扇威，太无發洞冥之嘯，圓曜有映空之暉，於是紫霞藹秀，波激嶽頽，浮煙籠象，清景遡飛，五行殺害，四節交擲，金土相親，水火結隙，林卉停偃，百川閉塞，洪電縱橫而咆哮，雷震東西而坼裂，天屯見化爲陽九之灾，地否闔乃爲百六之會。亢悔則載窮於乾極，睹羣龍攫爪則流血於坤野爾，乃吉凶互衝衆示灾咎履坦道者，將幽人貞吉居肥遯者，亦無往不利冒嶮巇也。行必輿尸涉於東北則朋喪而悔，至苟大川之不利明坎井之沉零矣。此皆人失其真，物乖我和，遊競萬端，神鬼用謀，容使天地無常，以百姓爲心。

於是太上真人愍萬流之鼓動，開冥津以悟賢，遂爾導達百變，攝生理具，居福德者常全，處危害者凋折，禦六氣者壽延，服靈芝者神逸，奇方上術演於清虛之奧，金闕玉劄撰於委羽之臺，窈窕神唱真暉合離歌其章，則控晨太微，用其道則揚輪九陔，軒蓋於流霞之陣，眷吟乎文昌之台，或爐轉丹砂之幽精粉鍊金碧之紫漿，琅玕鬱勃以流華八瓊，雲煥而飛揚絳液，迴波龍胎隱鳴，虎沐鳳腦，雲琅玉霜，太極丹醴，三環靈剛，若以刀圭奏矣。神羽翼張，乃披空洞之上文，焯焯元始之室，瓊音琅書發乎三玄之宮，寶紱紆三元之贈藥珮登丹琳之房，上帝獻紫駟之重曜，太真錫流金之火鈴，神童啓輶，九鳳齊鳴，天籟駭虛，晨鐘玲鏗，竦身抑旄，八景浮空，龍輿虎旂，遊扇八方，上造常陽之絕杪，下寢倒景之蘭堂，月妃驂駟日華照容，靈姬奉衾香煙溢窗，顧盼而圓羅邁矣，何九萬之足稱哉。

然後知高仙之道益上，尋靈之余微妙，服御之致合神，吉凶之用頓顯也。自非無英公子黃老玉書《大洞真經三十九章》，豁落七元太上隱玄

者，莫有羣偶於此術矣。然復有體神精思實練明堂，朝適六虛使五藏生華，守閉元關內存九真，三炁運液而溉灌丹田，亦其次也。

夫丹誠疏論者，亦奚用東鄰之太牢哉。乃可加以五雲水、桂木根、黃精、南燭陽草、東石空、青松脂、柏實、巨勝茯苓，此並養生之具，將可以長年矣。吾又俱察草木之勝負有速益於己者，並未及木勢之多驗乎，且自頃已來殺氣蔽天惡煙弭景，邪魔橫起百疾雜臻，或風寒關結，或流腫積痼不期而禍湊，意外而病生者比日來集也。夫木氣則式遏鬼津吐煙則鎮折邪節，強肉攝魂益血生腦，逐惡致真守精衛命。餐其餌則靈柔四敷榮輪輕盈。服其丸散則百病瘳除五臟含液，所以長生遠視久而更靈，古人名之爲山精之卉山薑之精。

《太上導仙銘》曰：子欲長生當服山精，子欲輕翔當服山薑。此之謂也。我見諸物皆當減而木爲益也，直以木氣之用是今時所要，末世多疾宜當服御耳。夫道雖內足猶畏外來之禍，形有外充亦或中崩之弊，張單偏致殆可鑒乎？夫木者，一可以長生永壽，二可以却萬魔之枉疾，我見山林隱逸得服此之道千年八百比肩於五嶽矣。人多書繁不能復一二記示之耳，今撰服木方以悟密尚若必信用庶無橫暴之灾，既及太平，則四氣含融天緯荐生，灾煙消滅五毒匿形，二晨常察萬物自成。於是時任子所運而服御亦無復天傾也。今所言木，欲令有心取服遏此灾痼耳。

又頃者末學互相擾競多用混成，及黃書赤界之法此誠相生，和合二象匹對之真要也。若以道交用解網脫羅推會六合，行諸節氣，却消灾患結精寶胎，上使腦神不虧，下令三田充溢，進退得度而禍除，經緯相應而長康，敵人執轡而不失，六軍長驅而全反者，乃有其益亦非仙家之盛事也。嗚呼，危哉。此雖相生之術，俱失度世之法，然有似騁冰車之涉乎，炎洲汎火舟以浪於溟津矣。自非真正亦失者萬萬，或違戾天文憎害嫉妬，靈根鬱塞否泰用隔，犯誓愆盟得罪三官，或遭冤連禍王師傷敗，或坑降殺服流血膏野，或馬力已竭而求之不已。若逐深人北塞而不御者，亦必絕命於兇奴之刀劍乎，將身死於外而家誅於內，可不慎哉，可不慎哉。我見諸如此等少有獲益，徒有求生之妄作，常嘆息於生生矣，豈若守丹真於絳宮，朝元神於泥丸，保精液而不虧，閉幽術於命門，餌靈木以順生，漱華泉以清神，研玄妙之祕圖，誦太上之隱篇，於是高棲于峰岫並金石而論年耶。諸

侯安得而友，帝王弗得而臣也。遠風塵之五濁常清淨以期真，優哉游哉，聊樂我云。按夫人以服木爲序者，亦欲歷申勸戒學仙豈獨於餌木而已，才豐詞麗學優理博，浩浩然若巨海之長波連山之疊岫也。然所戒彌切，所陳彌當，得不師而稟之，銘而佩之。誘善之功千古不泯，何至真之屬念如是耶，何至聖之憫物如是耶。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三《紫微王夫人》 紫微王夫人，名清娥，字愈音《真誥》云愈意，王母第二十女也。昔降授寶神經與清靈裴真人，行之得道。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六月，與九華安妃、二十三真人、十五女仙降句曲，授道於真人楊羲也。夫人鎮羽野玄隴，主教當成真人者也。夫人作服木序，在上清經。

太真王夫人

傳記

杜光庭《墉城集仙錄》卷四 夫人者，王母之小女也。年可十六七，名婉羅，字勃遂。事玄都太真王，有子爲三天太上府都官司直，主總糾天曹之違比地上之卿佐，年少好委官遊逸虛廢事，任有司奏劾，以不親局察降主東嶽，退真王之編，司鬼神之師，五百年一代其職。夫人因來視之，勸其使修守政事以補其過。道過臨淄，值縣小吏和君賢爲前冤所傷，當時殆死。夫人見骨相有異而愍之，問其何傷乃爾，君賢以實對。夫人曰：汝所傷乃重刃關於肺，五臟泄漏，血凝絳府，氣激腸外，此將死之急也。不可復生如何？君賢知是神人，叩頭求哀乞賜救護。夫人於肘後筒中出藥一丸，大如小豆，即令服之，登時而愈，血絕瘡合無復慘痛。君賢再拜，跪曰：家財不足，不知何以奉答恩施，唯當自展驚力以報所受耳。夫人曰：汝必欲謝我，意亦可佳，可見隨去否？君賢乃易名姓，自號馬明生，隨夫人執役。夫人還入東嶽岱宗山崖峭壁石室之中，上下懸絕，重巖深隱，去地千餘丈。石室中有金床玉几，珍物奇瑋，乃人跡所不能至處也。明生初

但服事，只欲學金瘡方，既見神仙來往，乃知有不死之道。旦夕供給掃灑，不敢懈倦。夫人亦以鬼怪虎狼眩惑衆變試之，明生神情澄正，終不恐懼。又使明生他行別宿，因以好女於卧息之間調戲親接之，明生心堅志靜，固無邪念。夫人或行去十日五日，或一月二十日方還，輒見有仙人賓客乘龍駕鳳往來，或有拜謁者，真仙彌日盈坐。客到，輒令明生出外別室中，或立致精細厨食，餽果非常，香酒奇漿不覺而至，不可名目。或呼明生坐，與之同飲食。又聞室中有琴瑟之音，歌聲宛妙。夫人亦時自彈琴，琴有一絃，五音並奏，高朗響激，聞於數里，衆鳥皆爲集於岫室之間徘徊飛翔，驅之不去。逮天人之樂，自然之妙也。夫人棲止，常與明生同石室中而異榻耳。幽寂之所都唯二人，或行去亦不道所往之處，但見常有一白龍來迎，夫人即著雲光、繡袍乘白龍而去，袍上專是明月，珠綴著衣縫，帶玉珮，戴金華太玄之冠，亦不見有從者。既還即龍自去，不知所在。石室玉床之上有紫錦被褥、緋羅之帳，中有服玩之物，瑰金函匳，玄黃羅列，非世所有，不能一一知其名也。有兩卷素書，上題曰《九天太真道經》，明生亦竟不敢發舒視其文也。唯供給水掃守巖室而已，至於服玩亦不敢竊闕之，亦不敢有所請問。如此五年，愈加勤肅，輒不怠惰。夫人嘆而謂之曰：汝可謂真可教也，必能得道者也，以子俗人而不淫慢，恭仰靈氣終莫之廢，雖欲死亦焉可得乎？因以姓字本末告之，曰：我久在人間，今奉君王命又被太上召，不復得停。念汝專謹，故以相語，欲教汝長生之方、延年之術，而我所授服以太和自然龍胎之醴，適可授三天真人，不可以教始學之者，固非汝所得聞矣。縱或聞之，亦必不能用以持身也。有安期先生燒金液丹法，其方祕要，便立用，是九君太一之道，白日昇天者矣。安期明日來，吾將以汝付囑之焉。相隨稍久，其術必傳。明日安期先生至，乘駿驎、著朱衣遠遊冠，帶玉珮及虎頭鞶囊，視之年可二十許，潔白嚴整，從者六七仙人，皆執節奉衛。見夫人甚敬，揖稱下官。須臾，設酒果厨膳，飲宴半日許。安期自說：昔與女郎遊於安息國西海際，食粟異美，此間棗永不及也，憶此未久已二千年矣。夫人云：吾昔與君共食一枚乃不盡，此間小棗那可相比耶。安期曰：下官先日往九河見司陰君與西漢夫人共遊，見問以陽九百六之期，聖主受命之劫，下官登答以年稚不識運厄之紀，別當咨太真王夫人，今既賜坐欲請此數。夫人曰：期運漫汗非君

所能卒知，天地有大陽九六百六，有小陽九小百六，天厄謂之陽九，地虧謂之百六，此二災是天地之否泰陰陽之孳蝕也。大期九千九百年，小期三千三百年，而此運鐘聖王不能讓至於滅亡遺吉自復快耳。今大厄猶爲卒未然，唐世是小陽九之始，計訖來甲申歲百六將會矣。爾時道德方隆，凶惡頓肆，聖君受命乃在壬辰，無復千年亦尋至也。西漢夫人具已經見，所以相問者當是相試耳。然復是司陰君所局，夫陽九者大旱海涌而陸燠，百六者海竭而陵澗自填四海，水減溟洲，成山連城之鯨萬丈之鯨不達期運之度，唯叩天而索水，詞訟紛紜布於上府，三天煩於省察，司陰亦疲於謹按矣。九河之口是赤水之所衝，其深難測，今已漸枯。八氣蒸於山澤，流沙壅於源口，於是四海俱會羣龍鼓舞爾，乃須甲申之年將飛陰洪倒流矣。今水母上天門而告期積石開萬泉，而通路飛陰風以撓蒼生，注玄流以遐布，洋溢在數年之中，漫衍終九載之暮也。既得道登真體靈合妙至其時也，但當騰虛空而吟山波，遊浮嶽而視廣川，乘玄鴻以湊丹城，御虬輦而邁景雲耳。咄嗟之間忽焉便適可以翔身娛目，豈足掛意乎？當今日且論酒事，何用此爲及耶。因指明生向安期曰：此子有心向慕，殆可教訓。昔遇因緣遂來見隨，雖質穢未盡而淫慾已消，今未可授玄和太真之道，且欲令就君受金液丹方，若可得爾便宜將去。夫流俗之人，心肺卑危，經胃內薄，血津疲羸，肝腎不注，其眼唇口不辯其機，蓋大慈而不合天人，欲奔走而不及靈飛，適宜慰撫以成其志，不可試以仙變八威也。想勿加切刻，令其失正矣。安期曰：諾，但恐道淺術薄不足以訓授耳。下官昔受此方於廣成丈人，先師爲道德至妙，窈冥其心，無視無聽，言其行也無跡，言其止也無留，神炁接於玄漠，四骸寄於靈丘，存志無以踞崆峒之上，膝間草木忽林生而成洪阜，動之若叩地而不言，求之輒移載而莫宣，不知所以得其術，不解何緣造其根，當此之時實復罔然矣。以四五十年中勤守匪懈久修奴役以奉顏色，遂蒙顧盼漸見告悟，今越湯池而人生地，時開朱顏以對問，見示以求道之難易，于時乃賜與金液之要言也。此則先師之成法，實不敢倉卒而傳之也，要當令在二十年之內必使其闢天路矣。下官往與女郎俱會圓丘，觀九陰之疊落，望弱水而東流，賜酣玄碧之芳酒，不覺高卑而詠歌。嘗開尊筴以吟靈錄，偶見玉胎瓊膏之方，服之刀圭立登雲天，解形萬變。上爲真皇，此術徑妙。蓋約於金液之華，又速於霜雪九轉之鋒，今非敢有

譏捨近而從遠，遠徑而近煩，實思聞神方之品第，願知真仙之高尊，苟卑降有殊又非所宜，論瓊腴之方必是侍者，未可得用耶。夫人曰：君未知乎？此是天皇之靈方，乃真人所宜用耳，非流俗下尸所能闕闕也。仙方凡有九品：一名太和，自然琅玕之體。二名玉胎，瓊液之膏。三名飛丹，紫華流精。四名朱光，雲碧之腴。五名九泉，紅華神丹。六名太清，金液之華。七名九轉，霜雪之丹。八名九鼎雲英。九名雲光石流飛丹。此皆九丹之次第也。得仙者亦有九品：第一上仙，號九天真王。第二次仙，號三天真皇。第三號太上真人。第四號飛天真人。第五號靈仙。第六號真人。第七號靈人。第八號飛仙。第九號仙人。此九仙之品第也。各有差降，不可超越，彼學知金液已爲過矣。至於玉皇之所餌，非淺學所宜聞也。君雖得道而久在上，囂濁染於正炁，塵垢鼓於三一，恐猶未可登三天而朝太上，邁扶桑而謁太真，玉胎之方尚未可愈，何況下才而令聞其篇目耶。安期有慙色，退席曰：下官實不知靈藥之妙品殊異，乃爾信駭聽矣。因自陳，曰：下官曾聞女郎有九天太真道經清虛明鏡，鑒朗玄冥，誠非下才可得仰瞻，然受遇彌久接引每重不自省量希乞教訓，不審其書可得見乎？如暫睹盼太真，則魚目易質矣。夫人哂爾而笑，良久曰：太上道殊，真府遐邈，將非下才可得交關，君但當弘今日之功，無伐非分之勞矣。我正爾暫北到玄洲，東詣方丈，簡仙官於玉庭，遊蓬萊以匿景，太上有命親勅我往定神仙於流沙之外，受鴻飛乎九霄之房，校真人之遐紀，舉天靈於崑閭，漱龍胎于玄都之宮，試玉女于衆仙之堂，天事靡盬，將未暇相示以太真經也。若子能勤正一於太清，解三皇之妙錄，抱神光於幽林，制羣仙於五嶽，陳山形以招衆靈，役恒華而命四瀆者，然後尋我於三天之丘，見索於鍾山王屋，則真書可得而授焉。如其不然，無爲屈逸駿而步滄津，捐舟楫而濟溟海矣。想誤日用之所和鍊金液以求真樂生，生而享年存正氣以營身爾，乃返華髮於童顏保久視乎靈津也。如向所論陽九百六應期輒降，夫安危無事否泰有對，超然遠覽懷懷感慨，亢極之灾可避而不可讓，明期運所鍾，聖主不能知。是以伯陽棄周而關令悟其國弊，天人之事彰於品物，君何爲屑屑久爲地仙乎。孰若先覺以高飛，超風塵而自潔，避甲中於玄途，並真靈而齊列乎。言爲心盡，君將曷之。安期長跪曰：今日授教輒奉修焉。夫人語明生曰：吾不復得停，汝隨此君去勿憂念也。我亦時時當往視

汝。因以五言詩二篇贈之，可以相存。明生流涕而辭，乃隨安期先生受九丹之道，詩曰：

暫寫壙城內，命駕岱山阿。仰瞻太清闕，雲樓鬱嵯峨。虛中有真人，來往何紛葩。鍊形保自然，俯仰挹太和。朝朝九天王，夕館還西華。流精可飛騰，吐納養青牙。至樂非金石，風生自然歌。上下凌景霄，羽衣何婆娑。五嶽非妾室，玄都是我家。下看榮競子，篤似蛙與蟆。顧盼塵濁中，憂患自相羅。苟未悟妙旨，安事於琢磨。禍湊由道泄，密慎福臻多。

其一

昔生崑陵宮，共講天年延。金液雖可遇，未若太和仙。仰登冥靈臺，虛想詠靈人。忽遇扶桑王，九老仙都真。駕驂紫虬輦，靈顏一何鮮。啓我尋長途，邀我自然津。告以鴻飛術，受以《玉胎篇》。瓊膏凝玄器，素女爲我陳。俯挹琳鳳腴，仰上飄三天。雲綱立爾步，五嶽可暫還。玄都安足遠，蓬萊在脚間。傳授相親愛，結友爲天人。替即由刑對，禍必無愚賢。祕則享無傾，泄則軀命顛。

其二

賦詩畢，明生隨安期負笈入女几山，夫人乘雲龍而去矣。明生隨師周遊青城、廬、潛凡二十年，乃受金液之方，鍊服而昇天矣。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三《太真王夫人》 太真王夫人，王母之小女也。衣服奇麗，姿容絕世，年可十六七。時以兒爲三天太上府都官司直，被降主東嶽。夫人暫來往於岱宗山，石室高崖，重巖深隱，人迹所不能到，去地千餘丈。中有玉几金牀，珍物奇偉。每彈一弦之琴，即百禽飛集，鼓舞聽之。時乘一白龍，周旋四海。仙人馬明生嘗爲縣吏，爲賊所傷。瘡甚，殆死。遇夫人救之，數年後夫人令明生師安期生，受金液還丹，修煉昇天。

昭靈李夫人

傳記

杜光庭《壙城集仙錄》卷二 方丈臺東宮昭靈李夫人者，即北元中玄道君李慶賓之女，太保玉郎李靈飛之妹也。以湯時得道白日昇天，受書爲東宮昭靈夫人，治方丈臺第十三朱館中。東晉哀帝丕興寧三年乙丑八月二十二日夜降於真人楊羲之家，夫人著紫錦衣、帶神虎符、握流金鈴，年可十三四許，有兩侍女年可二十一二。侍女名隱暉，皆青綾衣，捧白玉箱二枚，青帶絡之，題曰：太上帝章，一曰：太上玉文。夫人帶青玉色綬，如世人帶章囊狀，隱章當長五丈許，大三四尺，與上元夫人、紫微夫人、右英夫人諸真同降，臨去作詩曰：雲壙帶天構，七炁煥神馮。瓊扉啓晨鳴，九音絳樞中。紫霞興朱門，香煙生綠窗。四駕舞虎旗，青輶擲玄空。華蓋隨雲倒，落鳳控六龍。策景五嶽阿，三素眄君房。適聞臊穢氣，萬濁污我胸。臭物薰精神，囂塵德相衝。明玉皆璀璨，何獨盛五躬。高揖苦不早，坐地自生蟲。臨去又吟曰：心勿欲亂，神勿淫役，道易不順，災重不逆，永喪其真，遂棄我適，復往許家否，我當復來爾，勤之而已。其年九月三日復降，又歌曰：縱酒觀羣慧，倏歛四落周。不覺所以然，實心有待遊。相遇皆懽樂，不遇亦不憂。縱影玄空中，兩會自然疇。十二月一日夜又吟寄許玉斧曰：飛輪高晨臺，控轡玄隴隅。手携紫皇袂，倏忽八風驅。玉華翼綠帷，青羣扇翠裾。冠軒煥崔嵬，珮玲帶月珠。薄入風塵中，塞鼻逃當塗。臭腥凋我炁，百痾令心徂。何不颺然起，蕭蕭步太虛。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三 北元中玄道君李慶賓之女，太保玉郎李靈飛之小妹。受書爲東宮靈照夫人，治方丈臺第十三朱館中。夫人著紫錦衣，帶神虎符，握流金鈴。有兩侍女，年可二十許。夫人年可十三四許。

中候王夫人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三《中候王夫人》 女仙王觀香字衆愛，周靈王第三女也。是宋姬所生，於子喬爲別生妹。受子喬飛解脫網之道，得去入緱外書作緱字氏山中，後俱與子喬入陸渾，積三十九年道成，白日冲天。《真誥》云：「受書爲紫清宮。內傳：「妃領東宮中，候真夫人、子喬弟兄七人得道五男二女。其眉壽是觀香之同生兄，亦得道。」

三元馮夫人

傳記

杜光庭《墉城集仙錄》卷二 三元夫人者，姓馮名雙禮珠，乃上清高真也。亦主監盟，初仙及證度得道，當爲真人元君者也。以晉穆帝聃永和五年己酉，夫人與西王母、南極元君、九微元君、紫陽左仙公、石路成、太極高仙伯、延蓋童子、西城總真王方平、太虛真人、南嶽赤松子、桐柏真人、右弼王王子喬會於小有清虛上宮絳房之內，宴南嶽紫虛元君魏夫人華存，設以神籙，奏以鈞樂，九靈合節八音玲瓏，王母起舞乃擊節而歌，歌畢夫人自彈雲璈而答，歌曰：玉清出九天，神館飛霞外。霄臺煥嵯峨，靈廈秀鬱翳。五雲興翠華，八風扇綠炁。仰吟銷魔詠，俯研智與慧。萬真啓神景，唱期絳房會。挺穎德音子，神映乃拂沛。天嶽凌空構，洞臺深幽邃。遊海悟井願，履真覺世穢。舞輪宴重空，筌魚自然廢。回我大椿羅，長謝朝生世。歌畢衆真各奏陽歌陰歌之辭，皆內修證道之旨，或叙積

功累行之美，或歌金液霜華之要，與洞神陽歌之曲小異，蓋天真之微辭也。

太微玄清左夫人

傳記

杜光庭《墉城集仙錄》卷三 夫人者，乃太微之上真也。興寧三年乙丑十二月十七日，與太元真人衆真降於句曲金壇真人楊羲之室，吟北渚宮中歌。詞曰：

鬱謁非真墟，太無爲我館。玄公豈有懷，縈蒙孤所難。落鳳控紫霞，矯轡登晨岸。寂寂無濠涯，暉暉空中觀。隱芝秀鳳丘，逡巡瑤林畔。龍胎嬰爾形，八瓊迴素旦。琅華繁玉宮，綺葩凌巖粲。鵬扇絕億嶺，拊翮扶霄翰。西庭命長歌，雲璈乘虛彈。八風纏綠宇，叢煙豁然散。靈童擲流金，太微啓璧案。三元折腰舞，紫皇揮袂讚。玄玄扇景暉，曄曄長庚煥。超軼聳明刃，下吟使我惋。顧哀地仙輩，何爲棲林澗。

是夕衆降，太元真人述玄清宮中之事，因吟此章，皆上清內修得真之旨，以用和神也。夫人諸經傳別未顯名氏事跡也。

東華上房靈妃

傳記

杜光庭《墉城集仙錄》卷三 靈妃者，方諸宮有東華上房，乃靈妃所理之處，亦天真之高位，將是太帝之左右相也。其詞曰：

紫桂植瑤園，朱華聲萋萋。月宮生藁泉，日中有瓊池。左拔音跋圓靈

曜，右掣丹霞暉。流金煥絳庭，八景絕煙迴。綠蓋浮明朗，控節命太微。鳳精童華顏，琳腴充賜飢。控晨挹太素，乘欸翔玉墀。吐納六虛氣，玉嬪把巾隨。彈微南雲扇，香風鼓錦披。叩商百獸舞，六天攝神威。倏欸億萬椿，齡紀鬱巍巍。小鮮未烹鼎，言我巖下悲。

此亦是晉興寧三年乙丑十二月十七日夜，太元衆真降於楊君之室云此歌章，青童宮中常所吟詠，以勵青宮學真者之業，述檢制之要明修之樂，此靈妃亦別未顯名氏及所習事跡。

麻姑

傳記

杜光庭《墉城集仙錄》卷四 麻姑者，乃上真元君之亞也。孝桓帝時，神仙王遠字方平降於蔡經家，將至，一時頃聞鼓簫人馬之聲，及至，舉家皆見之。方平戴遠遊冠，朱衣，虎頭鞶囊，五色之綬，帶劍，少鬢黃白色，中形人也。乘羽蓋車駕五龍，龍各異色。麾節幡旗前後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也。有十二隊五百士皆以蠟密封其口鼓吹，皆乘麟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行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見方平與經父兄弟及母相見，獨坐良久，即令人與麻姑相訪經家。經亦不知麻姑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報姑，余久不行人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乎？有頃使者還，不見其形但聞其語，云麻姑再拜，但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修敬無階，煩信承來在彼，登頃即到，而先受帝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未即去。如此兩時間麻姑至矣。來時亦先聞人馬簫鼓之聲，既至從官半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許，於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日，不可名字，皆世所無有也。入拜方平，平爲之起立，坐定召進行厨，皆金盤玉杯無限也。餽膳多是諸花果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而行之如栢炙，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說云，接待已來，見東海三

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姑欲見蔡經母及婦姪，時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來。得米便撒之擲地，謂以米祛其穢也。視米皆成真珠矣。方平笑曰：姑固少矣，吾老矣，了不喜復作此狡獪變化也。方平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酒，此酒乃出天厨，其味醇醲，非世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怪也。乃以一升酒合水一斗攪之，賜經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方平語左右曰：不足復還取也。仍以千錢與餘杭姥，相聞求其沽酒，須臾使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使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仙飲耳。又麻姑爪如鳥爪，蔡經見之，心中所念言，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否。方平已知經心中所念，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仙也，汝何忽謂爪可以爬背耶？但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是日又以一符傳授蔡經。鄰人陳尉能召鬼魔救人治疾，蔡經亦得解脫之道如蛇蟬耳。經常從王君遊涉山海，或暫歸家，王君亦有書與陳尉，多似篆文或真書，字廓落而大，陳尉世世寶之。宴畢，方平麻姑命駕昇天而去，簫鼓導從一如初焉。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三《麻姑》 麻姑乃王方平之妹，修道得仙，年可十八許，於頂中作髻，餘髮散垂至腰。其衣有文章，光彩耀日，世所無有也按道書云：老君歷觀無極世界，三災九厄，十芒八難，示以禳除之法。中有遣北方黑騎、天官兵馬、倉老麻姑、五億萬騎等語。則知麻姑浩劫之高真，乘運應世，有自來矣。昔方平降蔡經家，遣使邀麻姑同宴，各進行厨，皆金盤玉杯。餽膳多是諸花，而香氣達于內外。擘麟脯如行栢炙，進天酒如飲瓊漿。麻姑曰：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日。會將減半也，將復揚塵也。麻姑手爪頗似鳥爪，蔡經心言背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神吏鞭之曰：麻姑神人也，汝可萌妄想哉。宣州有麻姑仙壇，建昌軍有麻姑山，靈迹非止一處。宋徽宗政和間，寵褒麻姑爲真寂沖應元君。寧宗嘉泰間，改封虛寂沖應真人。

魏夫人

傳記

《太平廣記》卷五八《女仙三·魏夫人》

魏夫人者，任城人也，晉

司徒劇陽文康公舒之女，名華存，字賢安。幼而好道，靜默恭謹，讀莊老，三傳五經百氏，無不該覽。志慕神仙，味真耽玄，欲求沖舉，常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納氣液，攝生夷靜。親戚往來，一無關見。常欲別居閑處，父母不許。年二十四，彊適太保掾南陽劉文，字幼彥，生二子，長曰璞，次曰瑕。幼彥後爲修武令，夫人心期幽靈，精誠彌篤。二子粗立，乃離隔宇室，齋於別寢。將逾三月，忽有太極真人安度明、東華大神、方諸青童、扶桑碧阿陽谷神王、景林真人、小有仙女、清虛真人王褒來降。哀謂夫人曰：聞子密緯真氣，注心三清，勤苦至矣。扶桑大帝君敕我授子神真之道。青童君曰：清虛天王，即汝之師也。度明曰：子苦心求道，道今來矣。景林真人曰：虛皇鑒爾勤感，太極已注子之仙名於玉札矣。子其勗哉。青童君又曰：子不更聞上道內法晨景玉經者，仙道無緣得成。後日當會陽潞山中，爾謹密之。王君乃命侍女華散條、李明兒等，便披雲蘊，開玉笈，出《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大洞真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等經，凡三十一卷，即手授夫人焉。王君因告曰：我昔於此學道，遇南極夫人、西城王君。授我寶經三十一卷，行之以成真人，位爲小有洞天仙王。令所授者即南極元君、西城王君之本文也。此山洞臺，乃清虛之別宮耳。於是王君起立北向，執書而祝曰：太上三元，九星高真，虛微入道，上清玉晨，褒爲大帝所敕，使教於魏華存。是月丹良，吉日戊申，謹按寶書《神金虎文》、《大洞真經》、《八素玉篇》，合三十一卷。是褒昔精思於陽明西山，受真人太師紫元夫人書也。華存當謹按明法，以成至真，誦修虛道，長爲飛仙。有泄我書，族及一門，身爲下鬼，塞諸河源。九天有命，敢告華存。

祝畢。王君又曰：我受祕訣於紫元君，言聽教於師云。此篇當傳諸真人，不但我得而已。子今獲之，天帝命焉。此書自我當七人得之，以白玉爲簡，青玉爲字，至華存則爲四矣。於是景林又授夫人《黃庭內景經》。令晝夜存念，讀之萬遍後，乃能洞觀鬼神，安適六府，調和三魂五臟，主華色，反嬰孩，乃不死之道也。於是四真吟唱，各命玉女，彈琴擊鐘吹簫，合節而發歌。歌畢，王君乃解摘經中所修之節度，及寶經之指歸，行事之口訣諸要備訖，徐乃別去。是時太極真人命北寒玉女宋聯涓，彈九氣之璫，青童命東華玉女煙景珠，擊西盈之鐘，賜谷袖王命神林玉女賈屈廷，吹鳳啖之簫，青虛真人命飛玄玉女鮮於虛，拊九合玉節，太極真人發排空之歌，青童吟太霞之曲，神王諷晨啓之章，清虛詠駕飈之詞。既散後，諸真元君日夕來降。雖幼彥隔壁，寂然莫知。其後幼彥物故，值天下荒亂，夫人撫養內外，旁救窮乏，亦爲真仙默示其兆，知中原將亂，携二子渡江。璞爲庾亮司馬，又爲溫太真司馬，後至安成太守。遐爲陶太尉侃從事中郎將。夫人自洛邑達江南，盜寇之中，凡所過處，神明保佑，常果元吉。二子位既成立，夫人因得冥心齋靜，累感真靈，修真之益，與日俱進。凡住世八十三年，以晉成帝咸和九年，歲在甲午，王君復與青童、東華君來降，授夫人成藥二劑，一曰遷神白騎神散，一曰石精金光化形靈丸，使頓服之，稱疾不行，凡七日，太乙玄仙遣廳車來迎。夫人乃託劍化形而去，徑入陽洛山中。明日，青童君、太極四真人、清虛王君，令夫人清齋五百日，讀大洞真經，併分別真經要祕，道陵天師又授明威章奏，存祝吏兵符籙之訣，衆真各標至訓，三日而去。道陵所以徧教委曲者，以夫人在世當爲女官祭酒，領職理民故也。夫人誦經萬遍，積十六年，顏如少女，於是龜山九虛太真金母、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共迎夫人白日昇天，北詣上清宮玉闕之下。太微帝君、中央黃老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太道君、太素三元君、扶桑太帝君、金闕後聖君，各令使者致命，授天人玉札金文，位爲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比秩仙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中。主下訓奉道，教授當爲仙者。男曰真人，女曰元君。夫人受錫事畢，王母及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各去。使夫人於王屋小有天中，更齋戒二月畢。九微元君、龜山王母、三元夫人衆諸真仙，並降於小有清虛上。四奏，各命侍女陳鈞成之曲，九靈合節，八音靈際，王母擊節而歌，三元

夫人彈雲璣而答歌，餘真各歌。須臾司命神仙諸隸屬，及南岳迎官並至，虎旂龍輦，激耀百里中。王母諸真，乃共與夫人東南而行，俱詣天台霍山臺。又便道過句由金壇茅叔申，宴會二日二夕，共適於霍山。夫人安駕玉宇，然後各別。初，王君告夫人曰：學者當去疾除病，因授甘草穀仙方。夫人服之。夫人能隸書小有王君並傳，事甚詳悉，又述黃庭內景注，叙青精鯁飯方。後屢降茅山，子璞後至侍中。夫人令璞傳法于司徒瑯邪王舍人楊羲，護軍長史許穆，穆子玉斧，並皆昇仙。陶貞白真誥所呼南真，即夫人也。以晉興寧三年乙丑，降楊家。謂楊君曰：修道之士，不欲見血肉，見雖避之，不如不見。又云：向過東海中，波聲如雷。又云：裴清靈真人錦囊中有寶神經，昔從紫微夫人所受。吾亦有是西宮定本，即是玄圃北壇西瑤之上臺，天真珍文盡藏其中也。因授書云：若夫仰擲雲輪，總轡太空，手携宵煙，足陟王庭，身昇帝闕，披寶喻青，論九玄之逸度，沉萬椿之長生，真言玄朗，高譚玉清，今則迴靈塵埃。訓我弟子，周目五濁，勞神臭腥，子所營者道，研詠者妙，道妙既得，吾子加之，慮斯蕩散，念且慎之。仍云：河東桐柏山之西頭，適崩二百餘丈，吾昨與茅叔申詣清虛宮，授真仙之籍。得失之事，頓落四十七人，復上者三人耳。固當洗心虛邁，勤注理盡，心殫意竭，如履水火，久久如此，仙道亦不隱矣。但在莊敬丹到，而絕淫色之念也。若抱淫慾之心，行上真之道者，清宮所落，皆此輩也。豈止落名生籍，方將被考於三官也。勉之慎之。宗道者貴無邪，棲真者安恬愉，至寂非引順之主，淡然非教授之匠。故當困煩以領無耳。爲道者精則可矣，有精而不勤，能而不專，無益也。要在憐心消豁，穢念疾開，可以數看東山，勤望三秀，差復益耳。言者性命之全敗，信者得失之關籥，張良三期，可謂篤道而明心矣。又曰：得道去世，或顯或隱，託體遺跡者，道之隱也。昔有再酣瓊液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爛，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蟲出戶，賈季子咽金液而臭聞百里，黃帝火九鼎於荆山，尚有喬嶺之墓，李玉服雲散以潛昇，猶頭足異處，墨狄飲虹丹以沒水，甯生服石腦而赴火，務光翦薙以入清冷之泉，柏成納氣而腸胃三腐，如此之比，不可勝紀。微乎得道，趣捨之迹，固無常矣。保命君曰：所謂尸解者，假形而示死，非真死也。南真曰：人死必視其形。如生人者，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皺者，亦尸解也。目落不光，無異生人者，尸解也。髮盡落而失

形骨者，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矣。若非尸解之例，死經太陰，暫過三官者，肉脫脈散，血沉灰爛，而五臟自生，骨如玉，七魄營侍。三魂守宅者，或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年，當血肉再生，復質成形，必勝於昔日未死之容者，此名鍊形。太陰易貌，三官之仙也。天帝云：太陰鍊身形，勝服九轉丹，形容端且嚴，面色似靈雲，上登太極闕，受書爲真人，是也。若暫遊太陰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魄侍肉，胎靈錄氣，皆數滿再生而飛天。其用他藥尸解，非是靈丸者，即不得返故鄉，三官執之也。其死而更生者，未殮而失其尸。有形及存而無者，有衣結不解、衣存而形去者，有髮脫而形飛者，有頭斷已死、乃從一旁出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爲上，夜半解者爲下。向晚向暮去者，爲地下主者。此得道之差降也。夫人之修道，或災逼禍生，形壞氣亡者，似由多言而守一，多端而期苟免也。是以層巢頽枝而墜落，百勝失於一敗。惜乎，通仙之才，安可爲二豎子而致斃耶？智以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真，豈若守根靜中，棲研三神，彌貫萬物，而洞玄鏡寂，混然與泥丸爲一，而內外均福也。真人歸心於一，任於永信，心歸則正，神和信順，利真之兆，自然之感，無假兩際也。若外見察觀之氣，內有愠結之哂，有如此者，我見其敗，未見其立。地下主者，乃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師，乃下道之武官。文解一百四年一進，武解倍之。世人勤心於嗜慾，兼味於清正，華目以隨世，畏死而希仙者，皆多武解，尸之最下也。夫人與衆真吟詩曰：玄感妙象外，和聲自相招，靈雲鬱紫宸，蘭風扇綠輅。上真宴瓊臺，邈爲地仙標，所期貴遠邁，故能秀穎翹。翫彼八素翰，道成初不遑，人事胡可預，使爾形氣消。夫人既遊江南，遂於撫州并山立靜室，又於臨汝水西置壇宇。歲久蕪梗，踪跡殆平。有女道士黃靈徽，年邁八十，貌若嬰孺，號爲花姑，特加修飾，累有靈應。夫人亦寓夢以示之，後亦昇天。玄宗敕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大曆三年戊申，魯國公顏真卿重加修葺，立碑以紀其事焉。出集仙錄及本傳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三《南嶽魏夫人》 夫人姓魏名華存，字賢安，任城人，即晉武帝左僕射魏舒之女。天才卓異，性樂神仙。年二十四，父母強逼以事南陽劉又諱彥。幼爲修武令，夫人隨之。遂因請閑齋于別室，謹修道法。入室百日，所期仙靈，精思希感。季冬夜半，感四真人降於靖室，而授道要。後衆真再降，令夫人託疾尸解，飄輪

命訪王屋清虛洞天，奉天帝君命傳玉札金文，位爲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主諸學道生死圖籍，攝御三官關較罪考，又加南嶽夫人，比秩仙公治大霍山洞臺，後成帝咸和四年，飄輪下迎升天。杜甫望嶽詩云：南嶽配朱雀，秩禮自百王。欸吸領地靈，鴻洞半炎方。邦家用祀典，在德匪馨香。巡狩何寂寥，有虞今則亡。洎五隘世網，行邁越瀟湘。渴日絕壁出，漾舟清光旁。祝融五峰尊，峰峰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棄相望。恭聞魏夫人，羣仙夾翱翔。有時五峰氣，散風如飛霜。牽迫限修途，未暇杖崇岡。歸來覬命駕，沐浴休玉堂。三嘆問府主，曷以贊我皇。牲璧忍衰俗，神其思降祥。夫人壇在南嶽中峰之前，巨石之上，是一片大石，方可丈餘。其形方穩，下圓上平，浮寄他石之上。嘗試一人推之，以能轉動，人多則屹然而定，相傳以爲靈異，往往神仙幽人游息其上。奇霧靈氣，彌覆其頂。《丹臺錄》云：魏夫人爲紫虛元君，治南嶽。《真誥》云：上真司命南嶽真人。

九華安妃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三《九華安妃》 古之得道女仙也。晉哀帝興寧三年六月十五夜，紫微王夫人降授真人楊義道要，與一神女俱來，著雲錦襪，上丹下青，文彩光鮮，視之年可十三四許。左右又有兩侍女，一侍女手中持一錦囊，長一尺二寸，以盛書，有十餘卷。以白玉檢囊口，見刻檢上字云：玉清神虎內真紫元丹章。其一侍女捧一白箱，以絳帶束絡之。白箱似象牙形也。一侍女年可十七八，皆整飾非常。神女及侍者顏容瑩潔，鮮徹如玉，香氣馥亂如燒香嬰也香嬰出外國。紫微夫人曰：此是太虛上真元君金臺李夫人之少女也，昔嘗詣龜山學上清道。道成，受太上書命爲紫清上宮九華真妃者也。於是賜姓爲安，名鬱嬪，字靈簫。真妃至，良久手中先握三枚棗，色如乾棗而形長大，內無核，其味甘

美，異常棗。真妃以一枚與楊義食之。畢，真妃作文相贈，又紫微王夫人亦作文相曉。諸真人皆受書畢，各去，獨真妃少留，命侍女發檢囊中，出上清玉霞紫映內觀隱書、上清還晨歸童日暉中元，共二卷，皆三元八會之也，付楊義，令寫之。又云：君若不耐風火之煙，欲抱真形於幽林者，且可尋劍解之道作告終之術也。楊義後果劍解隱化，後遂飛昇。

王妙想

傳記

《太平廣記》卷六一《女仙六·王妙想》 王妙想，蒼梧女道士也。辟穀服氣，住黃庭觀邊之水傍，朝謁精誠，想念丹府，由是感通。每至月旦，常有光景雲物之異，重嶂幽壑，人所罕到，妙想未嘗言之於人。如是歲餘，朔旦忽有音樂，遙在半空，徐徐不下，稍久散去。又歲餘，忽有靈香郁烈，祥雲滿庭，天樂之音，震動林壑，光燭壇殿，如十日之明，空中作金碧之色，烜煥亂眼，不可相視。須臾，千乘萬騎，懸空而下，皆乘麒麟鳳凰，龍鶴天馬，人物儀衛數千，人皆長丈餘，持戈戟兵杖，旌旛幢蓋。良久，乃鶴蓋鳳車，導九龍之輦，下降壇前。有一人羽衣寶冠，佩劍曳履，昇殿而坐，身有五色光赫然，羣仙擁從亦數百人。妙想即往視謁。大仙謂妙想曰：吾乃帝舜耳。昔勞厭萬國，養道此山。每欲誘教後進，使世人知道無不可教授者。且大道在于內，不在於外，道在身，不在他人。玄經所謂修之於身，其德乃具，此蓋修之自己。證仙成真，非他人所能致也。吾觀地司奏，汝於此山三十餘歲，始終如一，守道不邪，存念貞神，遵稟玄戒，汝亦至矣。若無所成證，此乃道之棄人也。玄經云：常善救物，而無棄物。道之布惠周普，念物物皆欲成之，人人皆欲度之。但是世人福果單微，道氣浮淺，不能精專於道，既有所修，又不勤久，道氣未應，而已中怠，是人自棄道，非道之棄人也。汝精誠一至，將以百生千生，望於所誠，不怠不退，深可悲愍。吾昔遇太上老君，示以道德真經，

理國理身，度人行教。此亦可以亘天地，塞乾坤，通九天，貫萬物，爲行化之要，修證之本，不可譬論而言也。吾常銘之於心，布之於物，弘化濟俗，不敢斯須輒有怠替，至今稟奉師匠，終劫之寶也。但世俗浮詐迷妄者多，嗤謙光之人，以爲懦怯，輕退身之道，以爲迂劣，笑絕聖棄智之旨，以爲荒唐，鄙絕仁棄義之詞，以爲勁捷，此蓋迷俗之不知也。玄聖之意，將欲還淳復樸，崇道黜邪，斜徑既除，至道自顯，淳朴已立，澆兢自祛，此則裁制之義無所施，兼愛之慈無所措，昭灼之聖無所用，機譎之智無所行，天下泯然，歸乎大順，此玄聖之大旨也。奈何世俗浮僞，人奔奢巧。帝王不得以靜理，則萬緒交馳矣。道化不得以坦行，則百家紛競矣。故曰：人之自迷，其日固久。若洗心潔己，獨善其身，能以至道爲師資，長生爲歸趣，亦難得其人也。吾以汝修學勤篤，暫來省視，爾天骨宿稟，復何疑乎，汝必得之也。吾昔于民間，年尚沖幼，忽感太上大道君降於曲室之中，教以修身之道，理國之要，使吾瞑目安坐，冉冉乘空，至南方之國曰揚州。上直牛斗，下瞰淮澤，入十龍之門，泛昭回之河，瓠瓜之津，得水源號方山。四面各闊千里，中有玉城瑤闕，云九疑之山。山有九峰，峰有一水，九江分流其下，以注六合。周而復始，沂上於此，以灌天河，故九水源出此山也。上下流注，周于四海，使我導九州，開八域，而歸功此山。山有三宮，一名天帝宮，二名紫微宮，三名清源宮。吾以曆數既往，歸理此山，上居紫微，下鎮于此。常以久視無爲之道，分命仙官，下教於人。夫諸天上聖，高真大仙，愍劫曆不常，代運流轉，陰陽倚伏，生死推遷。俄爾之間，人及陽九百六之會，孜孜下教，以救於人，愈切於世人之求道也。世人求道，若存若亡，繫念存心，百萬中無一人勤久者。天真憫俗，常在人間，隱景化形，隨方開悟，而千萬人中無一人可教者。古有言曰：修道如初，得道有餘，多是初勤中惰，前功併棄耳。道豈負於人哉。汝布宣我意，廣令開曉也。此山九峰者，皆有宮室，命真官主之。其下有寶玉五金，靈芝神草，三天所鎮之藥，太上所藏之經。或在石室洞臺，雲崖嵌谷，故亦有靈司主掌。巨虬猛獸，騰蛇毒龍，以爲備衛。一曰長安

峰，二曰萬年峰，三曰宗正峰，四曰大理峰，五曰天寶峰，六曰廣得峰，七曰宜春峰，八曰宣城峰，九曰行化峰，下有宮闕，各爲理所。九水者，一曰銀花水，二曰復淑水，三曰巢水，四曰許泉，五曰歸水，六曰沙水，

七曰金花水，八曰永安水，九曰晉水。此九水支流四海，周灌無窮。山中異獸珍禽，無所不有。無毒螫驚攫之物，可以度世，可以養生，可以修道，可以登真也。汝居山以來，未嘗遊覽四表，拂衣塵外，遐眺空碧，俯睇岑巒，固不可得而知也。吾爲汝導之，得不勉之、修之，仁駕景策空，然後倒景而研其本末也。於是命侍臣，以道德二經及駐景靈丸授之而去。如是一年或三五降于黃庭觀。十年後，妙想白日升天。茲山以舜修道之所，故曰道州營道縣。出集仙錄

王奉仙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三《王奉仙》 女仙王奉仙，

宣州人也。家貧，父母耕織爲業。奉仙年十四，於田中忽見青衣童少女十許人，與之嬉戲，良久散去。他日，往田所見之如舊。月餘，諸女夜集其家，終夕言笑，達旦方去。或携珍果穀饌而來，非世所有。其房甚狹，來衆雖多，不覺其隘。父母疑而伺之，終無所見。又疑妖物所惑，詰責甚切，每託他辭以對。自是諸女晝日往來，與之遠遊，無所不屆，及暮乃返。奉仙自此不飲不食，漸覺其異。一日近父母見在庭竹之杪，墜身投地。因問其故，方乃言所遇皆是仙女，每周遊天上，自此竹竿上昇往來。諸女又剪奉仙之髮，前齊眉目，後垂到肩，積年不復長。而肌膚豐潔若冰玉，明眸異貌，天人之相也。又智辯明悟，人所不及，言論之理，契合要妙。嘗與高達之人言曰：某所遇者道也，所得者仙也，所見之女皆女仙也。每到天宮見上仙所居，仙人多被服文繡，雲冠霜簡，執仙花靈草，詠吟洞章。或登雲門芝田，瑤宮瓊闕，話長生度世之事。行於星漢之上，不知其幾千萬里也。初到天上，曰大有宮，天尊處廣殿之中，萬真侍衛，天人無數也。奉仙謁見，天尊命左右以玉漿一杯賜之，謂奉仙曰：汝有仙骨，法當上仙。由世運未滿，五十年方復還此。百穀之實，食之傷人真

氣，草木之果，食之損人年壽，汝宜辟穀養真。自此不食二十年矣。夫天尊化於天上，主宰萬物，若世人之父也。世尊化於世上，勸人以善，若世人之母也。儒典行於世間，若世人之兄長也。舉世人如嬰兒焉，但識其母，不知其父兄之尊，故知道者少，重儒者寡，不足怪也。奉仙所見天上事，與今道無異，了無菩薩佛僧之像也。奉仙所圖畫功德，多作天人帝王道君朝服之儀，題云朝天圖。遊於淮浙間，所至之處，觀者雲集。奉仙唯以忠孝正直之道，清淨儉約之言，修身密行之要，以教於士女，故遠近欽仰。金玉寶貨，填委其前，所施萬計，皆委而不受。奉仙與二女弟居洞庭山，後居錢塘頂山。二女弟子奉香火，建殿宇華盛，力未嘗闕。一旦而終，年十八，果符五十年之說也。其平日宴坐居室，則睹千里之事。凝思游神，則朝九天之上。將終，雲鶴屢降，異香盈室。化後尸形柔澤，肌膚如生，識者以為尸解。

鮑姑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一五《紀傳部一七·鮑姑》 鮑姑者，南海太守鮑靚之女，晉散騎常侍葛洪之妻也。靚字太玄，陳留人也。少有密鑒，洞於幽元，沉心冥肆，人莫知之。靚及妹並先世累積陰德，福逮於靚，故皆得道，姑及小妹並登仙品。靚學通經緯，後師左元放受《中部法》及《三皇五嶽劾召之要》，行之神驗，能使鬼神，封山制魔。東晉元帝大興元年戊寅，靚於蔣山遇真人陰長生授刀解之術。累徵至黃門侍郎，求出為南海太守，以姑適葛稚川。稚川自散騎常侍，為鍊丹砂，求為句漏縣令。太玄在南海，小女及笄，無病暴卒。太玄時對賓客，略無悲悼，葬於羅浮山，容色若生，人皆謂為尸解。靚還丹陽卒，葬於石子崗，後遇蘇峻亂，發棺無尸，但有大刀而已。賊欲取刀，聞塚左右兵馬之聲，顧之驚駭中間，其刀旬然有聲，若雷震之音，眾賊奔走。賊平之後，收刀

別復葬之。靚與妹亦得尸解之道，姑與稚川相次登仙。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四《鮑姑》 後有崔煒者，居南海。時中元日，番禺人多陳設珍異於神廟，煒往窺之，見一老嫗足蹶覆人酒瓮，被當鑪者歐擊，煒趨解曰：「酒值幾錢？當鑪者曰：值一貫。煒即脫衣為之代償，老嫗不謝而去。異日，復遇諸途，乃曰：昨蒙為吾解難，不敢忘也。吾善醫贅瘤，今有越井岡艾少許，聊為君謝。若遇贅瘤，即可以治之。不過一灼，無不愈者。後遇一僧人，贅垂於耳，一灼立愈。僧因引至一大富室，其人有贅，一灼亦愈。由是名顯，延者甚眾。一旦遂成富翁，煒不敢忘，日夕在念。一日復遇一人告曰：老嫗者乃鮑靚之女，葛洪真人之妻也，行此灸於南海者，積有年矣。」

梁母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一五《紀傳部一七·梁母》 梁母者，盱眙人也。孀居無子，舍逆旅于平原亭。客來投憩，咸若還家不異。住客還錢，多少未嘗有言。客住經月，亦無所厭。羸衣糲食之外，所得施諸貧病。曾有少年住經月，舉動異於常人，臨去云：「我是東海小童。」母亦不知小童何人也。宋元徽四年丙辰，馬耳山道士徐道盛薨至蒙陰，於蜂城西遇一青羊車，車自住，見一小童子喚云：「徐道士前來。」道盛行進，去車三步許止。又見二童子年十二三許，齊著黃衣絳裏，頭上角髻，容服端正，世無比也。車中人遣一童子傳語云：「我是平原客舍梁母也。今被太上召還，應過蓬萊尋子喬，經太山，檢考召，意欲相見，果得子來。靈轡飄飄，玄嶺嶮嶮，津驛有限，日程三千，侍對在近，我心憂勞，便當乘煙三清，此三子見送玄都。因汝為我謝東方清信士女，太平在近，十有餘一，好相開度，過此無憂危也。」舉手謝去云：「太平相見。」馳車騰遊，極目而沒。道盛還逆旅訪之，正是梁母度世日相見也。

徐仙姑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一五《紀傳部一七·徐仙姑》 徐仙姑者，北齊僕射徐之才女也。不知師奉何人，已數百歲，狀貌常如二十四五歲矣。善禁呪之術，獨遊海內，三江五嶽，天台四明，羅浮括蒼，名山勝賞，無不周徧。多宿巖麓林窟之中，亦寓止僧院，忽爲豪僧數輩，微詞巧言，姑輒罵之。羣僧激怒，欲以刃制之，詞色愈敦。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棄家雲水，不避蛟龍虎狼，豈懼汝鼠輩乎？」即解衣而卧，遽撤其燭，僧輩喜以爲得志也。明日姑理策出山，諸僧一夕皆殭立尸坐，若被拘縛，口噤不能言。姑去數里，僧乃如故。來往江表，吳人見之四十餘年矣，顏色如舊，其行若飛，所至之處，畏而敬之若神明矣，無敢以非正之意戲侮者。咸通初，謂贍縣白鶴觀道士黃雲陶曰：「我先君仕北齊，以方術聞名，陰功及物，今亦得道。故我爲福所及，亦延年長生耳。」以此詳之，即實之才之女也。

花姑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一五《紀傳部一七·花姑》 花姑者，女道士黃靈微也。年八十而有少容，貌如嬰孺，道行高潔，世人號爲花姑，蹀躞徐行，奔馬不及，不知何許人也。自唐初來往江浙湖嶺間，名山靈洞，無所不造。經涉之處，或宿於林野，即有神靈衛之。人或有不正之

念，欲凌侮者，立致顛沛。遠近畏而敬之，奉事之如神明矣。聞南嶽魏夫人平昔渡江修道，有壇靖在臨川郡，臨汝水西石井山有仙壇，遂訪求之。歲月且久，榛蕪淪翳，時人莫得知之。以則天長壽二年壬辰冬十月，詣洪都西山謁道士胡超而問焉。超字拔俗，能通神明，即爲指南郭六里許有烏龜原，古有石龜，每犯田苗，被人擊其首折，則其處也。姑訪之，見龜之左右，壇跡宛然，立處當壇中矣。於其下得尊像油甕錐刀燈盞之類，因葺而興之。復夢夫人指九曲池於壇南，訪而獲之，塼砌尚在。景雲中，睿宗皇帝使道士葉善信將繡像幡花，來修法事，仍於壇西建洞靈觀，度女道士七人住持。洎明皇，醮祭祈禱不絕。每有風雨，或聞簫管之聲。凡是禮謁，必須嚴潔，不爾，有虵虎驚吼之異。時有雲物如烏，羣飛垂帶，直下壇上，倏忽西出，如向井山，前後非一而已。花姑胎靈通，密有所告曰：「井山古跡，汝須崇修。」俄聞異香從西來，姑累得嘉兆，躬申葺理，行宿洞口，聞聲磬之音，雖荒梗多時，若有人接導，寓宿林莽，怡然甚安。達明入山，果遇壇殿餘址，遂立屋宇，聞步虛仙梵之響，環壇數里。有樵採不精潔者，必有怪異之驚。有野象中箭來投花姑，姑爲拔之。其後，每齋前則銜蓮藕以獻姑。開元九年辛酉歲，姑欲昇化，謂其弟子曰：「吾仙程所促，不可久住。吾身化之後，勿釘吾棺，只以絳紗覆棺上而已。」明日無疾而終，肌膚香潔，形氣溫煖，異香滿於庭堂之內。弟子依所命，棺不釘，以絳紗覆之而已。忽聞雷震，擊紗上有孔，大如雞子，棺中唯有被覆木簡，屋上穿處可通人，座中奠瓜，數日生蔓，結實如桃者二焉。每至忌辰，即風雲鬱勃，直入室內。明皇聞而駭之，使覆其事，明日使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開元二十八年庚辰三月乙酉，勅道士齋龍壁來醮。忽有白鹿自壇東出，至姑塚間而滅，即花姑葬空棺木簡之處。又有五色仙蛾集於壇上，刺史張景佚以爲聖德所感，立碑頌述。天寶八載己丑，以魏夫人上昇之所，度女道士二人常修香火。大曆三年戊申，魯郡開國公顏真卿爲撫州刺史，舊跡荒毀，闕人住持，召仙臺觀道士譚仙巖道士黃道進二七人住洞靈觀，又以高行女道士黎瓊仙七人居仙壇院。顏公述《仙壇碑》而自書之，以紀其事跡焉。

焦靜真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四《焦靜真》 唐女真焦靜真，因精思間有人導至方丈山，遇二仙女，謂曰：「子欲爲真官，可謁東華青童道君，受三皇法。請名氏，則司馬承禎也。歸而詣承禎求度，未幾昇天。嘗降謂薛季昌曰：『先生得道，高於陶都水之任，當爲東華上清真人。』」

王法進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一五《紀傳部一七·王法進》 王法進者，劍州臨津縣人也。孩孺之時，自然好道。家近古觀，雖無道士居之，其嬉戲未嘗輕侮於尊像，見必斂手致敬，若有凜懼焉。十餘歲，有女官自劍州歷外邑過其家，父母以其慕道，託女官以保護之。與授《正一延生錄》，名曰法進。而專勤香火，護持齋戒，亦茹栢絕粒，時有感降。是歲三川饑歉，斛料翔貴，死者十有五六，多採山芋野葛充饑。忽有二青童降於其庭，宣上帝之命曰：「以汝宿稟仙骨，歸心精誠，不忘於道，今以青童召汝受事於玉京也。」法進即隨青童騰身凌虛，徑達太帝之所。命以玉盃霞漿賜之，飲訖，帝謂之曰：「人稟五行之大，體天地之和氣，得爲人形，復生中土，甚不易也。而天運四時之氣，地稟五行之秀，生五穀百果，以養於人。而人不知天地養育之恩，輕棄五穀，厭捨絲麻，使耕農之夫，紡織之婦，身勤而不得飽，力竭而不免寒，徒施其勞，曾不愛惜，斯

固神明所責，天地不祐也。近者地司嶽瀆日有奏，言人厭賤米麥，不貴衣食之本。我已勅太華之府，收五穀之神，令所種不成，下民饑餓，因示責罰，以懲其心。世愚悠悠，曾未覺悟。旋奉太上所勅，以大道好生，不可因彼惡民，以害衆善。雖天地神明罪之，愚民亦不知過之所起，因無懺請首原之路，虛受其苦耳。汝當爲無上侍童，入侍天府。今且令汝下於世，告諭下民，使其悔罪，寶愛桑蠶，貴敬農事，惜五穀百果，知大道之養人，厚地之育物，宗奉正道，崇事神明。至於水火之用，不可厭棄，衣食之養，儉己約身，皆能行此明戒，天地愛之，神明護之，風雨順調，家國安泰，此乃增益汝之陰功也。」即命侍女披琅笈珠韞，出《靈寶清齋告謝天地法》一卷付之，傳行於世，曰：「世人可相率幽山高靜之處，置齋悔謝。一年之內，春秋兩爲。春則祈於年豐，秋則謝於道力。如此，則宿罪可除，穀父蠶母之神爲置豐衍也。龍虎之年，復當召汝矣！」命青童送還其家，已三箇月也。所受之書，即今《靈寶清齋告謝天地之法》是也。其法簡易，與《靈寶自然齋》大率相類。但人間行之，立成徵効。苟或几席器物，小有輕慢濁污者，營奉之人少有不公心者，即飄風驟雨壞其壇筵，迅雷吼雷毀其器用。自是三川梁漢之人，歲皆崇事，雖愚朴之士，狂暴之夫，罔不戰慄兢戒，肅恭擎跽，知奉其法焉。或螟蝗旱潦，害稼傷農之處，衆誠有率，勉於修奉之處，炷香告玄，旦夕響應，必臻其祐。與不虔不信之徒，立可較其徵驗矣。巴南謂之清齋，蜀土謂之天功齋，蓋一揆矣。法進以天寶十一年壬辰歲，雲鶴迎之而昇天。此乃亦符龍虎之運，神人之言矣。

費妙行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四《費妙行》 費妙行，唐孫天師智涼之妻也。玄宗天寶七年，天師奏乞置觀，度女道士七人，立堂祠

之。五代亂，觀遂廢。宋初復興，始命男道士居焉。遂立天師像並妙行，并祠于觀。今額真福，屬隆興府奉新縣。

緱仙姑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一五《紀傳部一七·緱仙姑》 緱仙姑者，長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於嶽之下魏夫人仙壇精修香火，十餘年孑然無侶。壇側多虎狼，常人遊者，須結侶執兵器方敢入，仙姑深隱其間，曾無所畏。數年後，有一青鳥，形如鳩鴿，紅頂長尾，飛來所居，自語曰：「我南嶽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獨棲窮林，命我爲伴耳。」他日又言：「西王母姓緱，乃姑之聖祖也。聞姑修道勤至，將有真官降而授道，但時未至耳，且勉於修勵也。」每有人遊山，必青鳥豫說其姓字及其日，一一皆驗。又曰：「河南緱氏，王母修道之處，故鄉之山也。」又一日，青鳥飛來曰：「今夕有暴客，無害，勿以爲怖也。」其夕，果十餘僧來。魏夫人仙壇乃是一片巨石，方可丈餘，其下宛然浮寄他石之上，或一人以手推之則搖動，人多則屹然而住。是夜羣僧持火杖刀，將害仙姑。入其室，姑在牀上而僧不見。既出門，即推壞仙壇，轟然有聲，山震谷裂，謂已顛墜矣，而終不能動。僧相率奔去。及明，有至遠村者，分散九僧爲虎噬殺，一僧推壇之時不同其惡，免爲虎害，夫人仙壇儼然無損，姑亦無恙。歲餘，青鳥語姑遷居他所。因徙居湖南，鳥亦隨之，而他人未嘗會其語。相國文昭鄭公敞自承旨學士左遷梧州牧，師事於姑。姑謂文昭公曰：「此後四海多難，人間不可久居，吾將卜隱九疑矣！」一旦遂去。

裴元靜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五《裴元靜》 裴氏道名元靜，緱氏縣令裴昇之女，鄆縣尉李言之妻也。幼而聰惠，母以詩書示之，覽誦不忘。及笄，不以華艷自飾，迴然好道，請於父母，置一靜室披戴。父母亦崇道，深念許之。日以香水瞻禮道像，以女使伴之，弗納也。其獨居若別有女伴言語者，父母窺之，不見人。詰之，堅不言。潔思閑澹，雖骨肉常拘之以禮，曾無慢容。及年二十，父欲歸於李言。聞之，深以爲不可，唯願入道修真，以求度世。父母抑之，曰：女生有歸，是爲禮婦，時不可失，禮不可虧。倘入道，是畢世無所歸也。南嶽魏夫人亦嘗從夫，後爲上仙。遂逼之，以事李言，及奉箕箒，婦禮臻備。未一月間，告於李言曰：某素修道，神人不許爲君妻，請絕俗。李言早慕道，聞妻之言甚異，乃獨居靜室焚修。夜中，聞言笑聲，李言稍疑之。未敢驚，乃壁隙窺之，見光明滿室，芬鬱異香。有二女子可十七八，鳳髻霓裳，姿態宛麗。侍女數人，皆雲鬟綵服，綽約在側。元靜與二女言笑。李言異之而退。及旦，問於元靜，曰：有之，此崑崙仙女相省。更來，慎勿窺也，恐君爲靈官所責。且元靜與君宿緣薄，暫會人間爾。仙人亦念君未有後，俟真仙再降，當爲祈請。後一夕，有天女降李言之宅。經年復降，送一兒與李言曰：此君之子也，元靜即當去矣。後三日，有雲盤旋，仙女奏樂，白鳳載元靜冲天向西北而去。

咸逍遙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五《咸逍遙》 咸氏道名逍遙，冀州南宮人也。父教授生徒以自資。而逍遙十餘歲，情頗靜澹，不爲兒戲，有好道心。父母亦知之，常行陰德於人。而父以女誠授於逍遙，逍遙覽之曰：此常人之事爾。遂取老子仙經，誦之不輟，及笄，媒氏詣其家，聞之以爲不祥，迨二十歲，父母以適同邑薊潯耕織之家。而舅姑嚴酷，責之以蠶農怠惰。而逍遙晨暮以齋潔爲事，殊不以家產經意。薊潯亦屢責之。逍遙白舅姑，請退返，父母亦逼回。於是以不能爲塵俗事，願獨居靜室修道，以資舅姑。薊潯與父母俱有他疑，乃棄之於一室。而逍遙但以香水爲資，絕食靜想。自歌曰：笑看滄海欲成塵，王母花前別衆真。千載却歸天上去，一心珍重世間人。薊潯一家及鄰里，悉以爲妖狂。夜間，室內有人言語聲。及曉，見其獨坐，亦不驚之。又三日晨起，舉家聞屋裂如雷，但見所服衣履在室內，仰視半天，有雲霞煙靄煥赫，鸞鶴飛鳴。復有仙樂香輶，綵仗羅列。逍遙與衆仙俱在雲中，歷歷聞分別言語。薊潯馳報逍遙父母。既至，猶見之也。邑郭之人咸奔觀望，無不驚嘆。

何仙姑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五《何仙姑》 何仙姑，廣州增城縣何泰之女也。唐天后時，住雲母溪。年十四五，一夕夢神人教食雲

母粉，可得輕身不死。因餌之，誓不嫁。常往來山頂，其行如飛。每朝去，暮則持山果歸，遺其母。後遂辟穀，語言異常。天后遣使召赴闕，中路失之。廣州會仙觀記云：何仙姑居此食雲母，唐中宗景龍中白日昇仙。至玄宗天寶九載，都虛觀會鄉人齋，有五色雲起於麻姑壇，衆皆見之。有仙子縹緲而出，道士蔡天一識其爲何仙姑也。代宗大曆中，又現身於小石樓，廣州刺史高量具上其事於朝。

謝自然

傳記

《太平廣記》卷六六《女仙一·謝自然》 謝自然者，其先兗州人。父寰，居果州南充，舉孝廉，鄉里器重。建中初，刺史李端以試祕書省校書表爲從事。母胥氏，亦邑中右族。自然性穎異，不食葷血。年七歲，母令隨尼越惠，經年以疾歸，又令隨尼日朗，十月求還，常所言多道家事，詞氣高異。其家在大方山下，頂有古像老君，自然因拜禮，不願却下，母從之，乃徙居山頂。自此常誦道德經、黃庭內篇。年十四，其年九月，因食新稻米飯，云：盡是蛆蟲，自此絕粒。數取皂莢煎湯服之，即吐痢困劇，腹中諸蟲悉出，體輕目明。其蟲大小赤白，狀類頗多。自此猶食栢葉，日進一枝。七年之後，栢亦不食。九年之外，仍不飲水。貞元三年三月，於開元觀詣絕粒道士程太虛，受五千文紫靈寶籙。六年四月，刺史韓伯至郡，疑其妄。延入州北堂東閣，閉之累月，方率長幼，開鑰出之。膚體宛然，聲氣朗暢，伯即使女自明師事焉。先是父寰旅遊多年，及歸，見自然修道不食，以爲妖妄。曰：我家世儒風，五常之外，非先王之法，何得有此妖惑。因鎖閉堂中四十餘日，益加爽秀，寰方驚駭焉。七年九月，韓伯罷於大方山，置壇，請程太虛具三洞籙。十一月，徙自然居於州郭。貞元九年，刺史李堅至，自然告云：居城郭非便，願依泉石。堅即築室于金泉山，移自然居之。山有石嵌竇，水灌其口中，可澡飾形神，揮斥

氛澤。自然初駐山，有一人年可四十，自稱頭陀，衣服形貌，不類縉流。云：速訪真人，合門皆拒之。云：此無真人。頭陀但笑耳，舉家拜之，獨不受自然拜。施錢二百，竟亦不受。乃施手巾一條，受之。云：後會日當以此相示。須臾出門，不知所往。久之，當午有一大蛇，圍三尺，長丈餘，有兩小白角，以頭枕房門，吐氣滿室，斯須雲霧四合，及霧散，蛇亦不見。自然所居室，唯容一牀，四邊纔通人行。白蛇去後，常有十餘小蛇，或大如臂，或大如股，旦夕在牀左右，或黑或白，或吐氣，或有聲，各各盤結，不相毒螫。又有兩虎，出入必從。人至則隱伏不見。家犬吠虎凡八年，自遷居郭中，犬留方山。上昇之後，犬不知所在。自然之室，父母亦不敢同坐其牀，或輒詣其中，必有變異。自是呼為仙女之室，常晝夜獨居，深山窮谷，無所畏怖。亦云：誤踏蛇背，其冷如冰，虎在前後，異常腥臭，兼言常有天使八人侍側，二童子青衣戴冠，八使衣黃，又二天神衛其門屏，如今壁畫諸神，手執鎗鉅。每行止，則諸使及神，驅斥侍衛。又云：某山神姓陳名壽，魏晉時人。並說真人位高，仙人位卑，言已將授東極真人之任。貞元十年三月三日，移入金泉道場，其日雲物明媚，異於常景。自然云：此日天真羣仙皆會。金泉林中長有鹿，未嘗避人。士女雖衆，亦馴擾。明日，上仙送白鞍一具，縷以寶鈿。上仙曰：以此遺之，其地可安居也。五月八日，金母元君命盧使降之。從午止亥，六月二十日聞使，從午至戌，七月一日，崔張二使。從寅至午，多說神仙官府之事。言上界好弈碁，多音樂，語笑率論至道玄妙之理。又云：此山千百蛇蟲，悉驅向西矣。盡以龍鎮其山。道場中常有二虎五麒麟兩青鸞，或前或後，或飛或鳴，麟如馬形，五色有角，紫麟，驤尾白者常在前，舉尾若帚。七月十一日，上仙杜使降石壇上，以符一道，丸如藥丸，使自然服之。十五日，可焚香五爐於壇上，五爐於室中。至時真人每來。十五日五更，有青衣七人，內一人稱中華，云：食時上真至。良久盧使至，云：金母來。須臾金母降於庭，自然拜禮。母曰：別汝兩劫矣。自將几案陳設，珍奇溢目，命自然坐，初盧使侍立久，亦令坐。盧云：暫詣紫極宮，看中元道場。官吏士庶咸在，逡巡盧使來云：此一時全勝以前齋。問其故，云：此度不燒乳頭香。乳頭香天真惡之，唯可燒和香耳。七日，崔張二使至，問自然，能就長林居否。答云：不能。二使色似不悅。二十二日午前，金母

復降云：為不肯居長林，被貶一階。長林仙宮也。戌時金母去，崔使方云：上界最尊金母。賜藥一器，色黃白，味甘。自然餌不盡，却將去。又將衣一副，朱碧綠色相間，外素，內有文，其衣縹緲，執之不着手。且却將去，已後即取汝來。又將桃一枝，大於臂，上有三十桃，碧色，大如椀。云：此猶是小者。是日金母乘鸞，侍者悉乘龍及鶴，五色雲霧，浮泛其下。金母云：便向州中過羣仙。後去，望之皆在雲中。其日州中馬坊厨戟門皆報云：長虹入州。翌日李堅問於自然，方驗之。紫極宮亦報虹入，遠近共見。八月九日十日十一日，羣仙日來，傳金母勅。速令披髮四十日，金母當自來。所降使或言姓崔名某。將一板，闊二尺，長五尺，其上有九色，每羣仙欲至，牆壁間悉熒煌似鏡，羣仙亦各自有几案隨從。自然每被髮，則黃雲繚繞其身。又有七人，黃衣戴冠，侍於左右。自八月十九日已後，日誦黃庭經十篇，誦時有二童子侍立。丹一遍即抄錄。至十遍，童子一人便將向上界去。九月一日，羣仙又至，將桃一枝，大如斗，半赤半黃半紅，云：鄉里甚足此果。割一饗食，余則侍者却收。九月五日，金母又至，持三道符，令吞之，不令着水，服之覺身心殊勝。金母云：更一來則不來矣。又指旁側一仙云：此即汝同類也。十五日平明，一仙使至，不言姓名，將三道符，傳金母勅，盡令服之。又將桃六饗令食，食三饗，又將去。其使至暮方還。十月十一日，入靜室之際，有仙人來召，即乘麒麟昇天，將天衣來迎。自然所着衣留在繩牀上，却回，着舊衣，置天衣於鶴背將去。云：去時乘麟，回時乘鶴也。十九日，盧仙使來，自辰至未方去。每天使降時，鸞鶴千萬，衆仙畢集。位高者乘鸞，次乘麒麟，次乘龍。鸞鶴每翅各大丈餘，近有大鳥下長安，鸞之大小，幾欲相類，但毛彩異耳。言下長安者名曰天雀，亦曰神雀，每降則國家當有大福。二十五日，滿身毛髮孔中出血，沾漬衣裳，皆作通帔山水橫紋。就溪洗濁，轉更分明，向日看似金色，手觸之如金聲。二十六日二十七日，東嶽夫人併來，勸令沐浴，兼用香湯，不得令有乳頭香。又云：天上自有神，非鬼神之神。上界無削髮之人，若得道後，悉皆戴冠，功德則一。凡齋食切忌嘗之，尤宜潔淨，器皿亦爾。上天諸神，每齋即降而視之，深惡不精潔，不唯無福，亦無獲罪。李堅常與夫人于几上誦經，先讀外篇，次讀內篇，內即魏夫人傳中本也。大都精思講讀者得福，龐行者招罪立驗。自然絕粒，

凡一十三年，晝夜寐，兩膝上忽有印形，小於人間官印，四端若有古篆六字，粲如白玉。今年正月，其印移在兩膝內，並膝則兩印相合，分毫無差。又有神力，日行二千里，或至千里，人莫知之。冥夜深室，纖微無不洞鑒。又不衣綿纈，寒不近火，暑不搖扇，人問吉凶善惡，無不知者。性嚴重深密，事不出口，雖父母亦不得知。以李堅崇尚至道，稍稍言及，云：天上亦欲遣世間奉道人知之，俾其尊明道教。又言凡禮尊像，四拜爲重，三拜爲輕。又居金泉道場，每靜坐則羣鹿必至，又云：凡人能清淨一室，焚香諷黃庭道德經，或一偏，或七偏，全勝布施修齋。凡誦經在精心，不在偏數多。事之人，中路而退，所損尤多，不如元不會者，慎之慎之。人命至重，多殺人則損年天壽，來往之報，永無休止矣。又每行常聞天樂，皆先唱步虛詞，多止三首，第一篇第五篇第八篇，步虛訖，即奏樂，先撫雲璈。雲璈形圓似鏡，有絃。凡傳道法，必須至信之人。魏夫人傳中，切約不許傳教，但令祕密，亦恐乖於折中。夫藥力只可益壽，若昇天駕景，全在修道服藥。修道事頗不同，服栢便可絕粒。若山谷難求側栢，只尋常栢葉，但不近丘墓，便可服之，石上者尤好。曝乾者難將息，旋採旋食，尚有津潤，易清益人。大都栢葉、茯苓、枸杞、胡麻，俱能常年久視，可試驗。修道要山林靜居，不宜俯近村棚，若城郭不可。以其葷腥，靈仙不降，與道背矣。煉藥飲水，宜用泉水，尤惡井水，仍須遠家及血屬。慮有恩情忽起，即非修持之行。凡食米體重，食麥體輕。辟穀入山。須依衆方，除三蟲伏尸。凡服氣，先調氣，次閉氣，出入不由口鼻，令滿身自由，則生死不能侵矣。是年九月，霖雨甚，自然自金泉往南山省程君，凌晨到山，衣履不濕。詰之，云：旦離金泉耳。程君甚異之。十一月九日，詣州與李堅別，云：中甸的去矣。亦不更入靜室，二十日辰時，於金泉道場白日昇天。士女數千人，咸共瞻仰。祖母周氏、母胥氏、妹自柔、弟子李生，聞其訣別之語曰：勤修至道。須臾五色雲遮亘一川，天樂異香，散漫彌久。所着衣冠簪帔一十事，脫留小繩牀上，結繫如舊。刺史李堅表聞，詔褒美之。李堅述金泉道場碑，立本末爲傳云：天上有白玉堂，老君居之。殿壁上高列真仙之名，如人間壁記。時有朱書注其下云：降世爲帝王或爲宰輔者。又自然當昇天時，有堂內東壁上書記五十二字云：寄語主人，及諸眷屬，但當全身，莫生悲苦，自可勤修功德，併諸善

心，修立福田，清齋念道。百劫之後，冀有善緣，早會清原之鄉，即與相見。其書迹存焉。出集仙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五《謝自然》 謝自然，蜀華

陽女真也，賦性穎異，幼而入道。其師以黃老仙經示之，一覽皆如舊讀，再覽誦之不忘。及長，神氣清爽，言談迥高。好琴書，善筆札，能屬文。常鄙卓文君之爲人。每焚修瞻禱王母、麻姑，慕南嶽魏夫人之節操。及年四十，出遠遊，往青城、大面、蛾眉、三十六靖廬、二十四治。尋離蜀，歷京洛，抵江淮。凡有名山洞府靈迹之所，無不辛勤歷覽。後聞天臺道士司馬承禎居玉霄峰，有道孤高，遂詣焉。師事承禎正三年，別居山野，終日採樵，爲承禎執爨而歸。又持香果，專切問道。承禎訝其堅苦，曰：我無道德，何以勝此。然子何所欲？自然曰：萬里之外，嚮師得度世之道，故來求受上法以度爾。非他求也。承禎以女真罕傳上法，恐泄慢大道，但唯諾而已。復經逾歲月，自然乃嘆曰：明師未錄，毋乃命邪。以每登玉霄峰，即見滄海蓬萊，亦應非遠，人間恐無可師者。於是告別承禎，言去蓬萊。罄捨資裝，布衣絕粒，挈一席投于海，泛之於波上。適新羅船見，就載。及登船數日，但見海水碧色，日落則遠浪相蹙，陰火連天，船在火焰中行。逾年，船爲風飄入一色水如墨，又一色水如粉，又一色水如珠，又一色水如硫黃，氣忽風轉，船乃投一澳中。有山，日照如金色，亦有草木香霧走獸與禽，皆黃色。船人俱上山，見無大小，悉是硫黃，賈客遽棄別貨，盡載其石。凡經四色水，每遇一水皆三五日晝夜，風帆所適，莫知遠近。復行月餘，又橫風所飄，海師惶戚，舟人恐懼。遙見水上湧出大山，上列紅旗千餘面。海師言是鯨魚揚鬣。又晴天忽見氣直上，高百餘丈，傍若暴風雨，此魚腦中噓吸氣。如此復見海人怪獸鬼神，千態萬狀，自然乃焚香，想蓬萊禱祝。須臾，俄到一山，見林木花鳥，煙嵐若春。海師登山，望有屋舍人家甚衆。自然謂曰：豈非仙山乎。海師言：船中人可登山歇泊，以俟風便。俄而人皆登山散遊，而自然獨遊一處。有道士數人，侍者皆青衣，有木風動如金石聲。花草香薰人徹骨，彩鸞、霜鶴、碧鷄、五色犬遊於庭除。中有一人花冠霞帔，狀貌端美。青衣引見，自然曰：蓬萊尋師，求度世法。道士笑曰：蓬萊隔弱水，此去三十萬里，非舟楫可行，非飛仙莫及。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真良師也，可以回

去。俄頃風起，聞海師促人登船，言風已便。及揚帆，又爲橫風飄三日，却到台州岸。自然欣然，復往天台，具言其實，以告承禎，並謝前過。承禎曰：俟擇日陞壇以度。於是爲傳授上清法。後却歸蜀，於果州南充縣金泉山修道功成。唐德宗貞元十年甲戌十月十六日，老君命召之，白日飛昇。節度使韋皋奏聞于朝。一云自然臨昇天時，書于堂之東壁云：寄語諸眷屬，莫生悲苦，可勤修功德，修立福田，清齋念道。百劫之後，冀有善緣，早會清源之鄉，即得相見。其書迹存焉。上昇後三日，再自天降，謂刺史李堅曰：天上有玉堂最高，老君居焉，白玉爲壁，上皆金題神仙之名，時有朱書注其下云：降世爲帝王，或爲宰輔。凡神仙謁見老君，皆四拜焉。予恐世人不信有神仙之事，故暫來語君。語訖，遂即昇天。堅以表聞，有詔褒美。白紫清云：謝自然，今爲東極真人。

蔡尋真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五《蔡尋真》 蔡尋真，侍郎蔡某之女也。李騰空，宰相李林甫之女也。二人少有異趣，生長富貴，無嗜好。每欲出家學道，父母不能奪其志。唐德宗貞元中，相友人廬山，尋真居詠真洞天屏風臺南五老峰東，騰空居屏風臺北凌雲峰下。大溪噴激，白雲蒼崖，物象勝處。咸有道德，能以丹藥符籙救人疾苦，遠近賴之。每於三元八節會于詠真洞，以相師資講道爲事。九江守許渾嘗聞於朝，德宗加敬焉。及其蛻解，門人收簪，簡瘞于舊居。鄉俗歲月祀之。後渾入朝，會昭德皇后崩，因言二女真其故居可賜觀名，以伸追奉。乃詔以詠真洞爲尋真觀，騰空所居爲昭德觀。李白詩送李云：羨君相門女，愛道愛神仙。素手掬秋靄，羅衣曳紫煙。一往屏風臺，乘鸞著玉鞭。

麻媼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五《麻媼》 盧杞少時，與麻媼者廢宅賃居。一日見有全犢車子在麻媼門外，杞窺之，一女子年可十四五，神仙人也。明日潛訪之，麻媼曰：莫欲一見不？杞然之。麻媼曰：諾。後三日見樓臺華麗，輜輶降空，乃前女子也。謂杞曰：更七日奉見。呼麻媼付藥二丸，斲地種之。頃刻生二葫蘆，漸大如甕。麻媼以刃剖其中，與杞各處其一。風雲忽起，騰上碧霄。杞謂麻媼曰：此去洛陽多少路。答曰：八萬里。良久葫蘆上見樓閣，以水晶爲牆。女子居殿中，從女數百，麻媼立於諸衛之下。女命杞坐，具酒饌，曰：郎君合得三事取一，長者留此宮，壽與天齊。次爲地仙，時得至此。下爲人間宰相。杞曰：處此爲上願。女子喜曰：此水晶宮也。某爲太陰夫人仙格已高，郎君處此，便是白日飛昇。乃爲箋奏上帝。少頃，朱衣使者宣帝命，曰：盧杞欲求水晶宮住否？欲爲地仙否？欲爲人間宰相否？杞曰：人間宰相。朱衣趣出，太陰夫人失色，令麻媼速領回，推入葫蘆。却至舊居，塵榻儼然，葫蘆與麻媼俱不復見。此乃女仙麻媼以神變開化於人，而盧杞貪昏不悟，遂致墮落。

盧眉娘神姑

傳記

《太平廣記》卷六六《女仙一·盧眉娘》 唐永真年，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年十四歲。眉娘生，眉如綫且長，故有是名。本北祖帝師之裔，

自大定中，流落嶺表，後漢盧景裕、景祚、景宣、景融，兄弟四人，皆爲皇王之師，因號帝師。眉娘幼而惠悟，工巧無比，能于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點畫分明，細如毛髮，其品題章句，無不具矣。更善作飛仙蓋，以絲一鉤，分爲三段，染成五色，結爲金蓋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像，而執幢捧節童子，亦不啻千數。其蓋闊一丈，秤無三兩，煎靈香膏傳之，則堅硬不斷。唐順宗皇帝嘉其工，謂之神姑。因令止于宮中，每日止飲酒二三合。至元和中，憲宗嘉其聰惠而又奇巧，遂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眉娘不願在禁中，遂度爲道士，放歸南海，仍賜號曰逍遙。及後神遷，香氣滿堂，弟子將葬，舉棺覺輕，即徹其蓋，惟見之舊履而已。出杜陽雜編

神 姑

見盧眉娘

吳綵鸞

傳 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五《吳綵鸞》 唐文宗太和末，

有書生文蕭，海內無家，因萍梗抵鍾陵郡。蕭性柔而治道，貌清而出塵，與紫極宮道士柳棲乾善，遂止其宮三四年矣。鍾陵西山有游帷觀，即許真君遜上昇之第也。每歲至中秋上昇日，吳蜀楚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多携挈名香珍果，繒繡金錢，設齋醮以祈福。時鍾陵人萬數，車馬喧闐，士女櫛比，連臂踏歌。蕭因往觀之，睹一姝歌唱稍異。因聽其詞理，脫塵出俗，意諧物外。復歌詞有文蕭綵鸞之句，蕭驚曰：吾姓名其兆乎，此必神仙之儔侶也。竟植足而不能去。蕭詰左右，或云：洪井青衣女子也，其居洪崖壇側，亦不得其實。蕭伺之歌罷，已四更矣。姝與三四輩告別，獨秉燭穿大松徑，將陟山捫石，冒險而昇焉。蕭亦潛繼其蹤。燭將盡，有仙童

數十輩持松炬出迎之。蕭失聲，姝乃覺，回首而詰曰：非文蕭邪？蕭曰：然，姝曰：吾與子數未合，何遽至此。因相引至絕頂，侍衛甚嚴，有几案幃幄，金爐國香，與蕭坐定，有二仙娥各持簿書而前，其間多指射江湖覆溺之事。適至一婦人名，而姝意有不得所。又云某日滄湖風濤，亦有誤殺孩稚者。姝怒曰：豈容易而誤邪。執簿書曰：但嬰孩氣弱未足，自不禁也。非不救，莫奈之何。蕭聞之，因詰其事，姝竟不對。蕭又請益堅，姝答曰：此陰機，不合泄於子，吾當與子受禍爾。仙娥執書既去，忽天地黯晦，風雷震怒，擺裂幃帳，傾覆案几。蕭恐悸，不敢傍視。姝倉惶著衣，秉簡叩齒，肅恭伏地待罪。俄而風雲貼息，星宿陳布，而仙童自天而降，持天書宣曰：吳綵鸞以私欲而泄天機，謫爲民妻一紀。姝遂流涕，與蕭相同下山，竟許成婚而歸鍾陵，遂止蕭所居之室。蕭方知姝姓名，因詰姝先世之譜系，姝曰：我父吳仙君諱猛，豫章人也，晉書有傳。濟人利物，立正去邪，今爲仙官，名標洞府。吾昨爲仙主陰籍六百年矣，但無何得罪於帝，俄遭謫也，然子亦因吾可出世矣。蕭處清貧，不能自給。姝寫孫恂唐韻，日一部，運筆如飛。每鸞之，獲金五緡，盡則復寫，如此僅十載，至唐武宗會昌二年，稍爲人知，遂與蕭潛往新吳縣越王山側百姓鄒村中。夫婦共訓童子數十人。忽一夜，聞二虎咆哮於院外。及明，失二人所在。凌晨，有負薪者自越王山下見二人各跨一虎，行步如風，陟峰巒而去。

杜蘭香

傳 記

杜光庭《墉城集仙錄》卷五 杜蘭香者，不知何許人也。有漁父者

於湘江洞庭投綸自給，一旦於洞庭之岸聞兒啼哭聲，四顧無人，惟三歲女子在於岸側。漁父憐而舉之還家，養育十餘歲，天姿奇偉靈顏姝瑩，迨天人也。忽有青童靈人自空玄而下，來集其家，携女而去，臨昇天謂其父曰：我仙女杜蘭香也，有過謫于人間，玄期有限今將去矣。於是凌空而

去，自後時亦還家。其後於洞庭包山降張碩家，碩蓋修道者也。蘭香降之三年，授以舉形飛化之道，碩亦得仙。初降時留玉簡、玉唾盂、紅火浣布，以爲登真之信焉。又一夕命侍女齋黃鱗羽絨絳履玄冠鶴擎之服丹玉珮揮靈劍，以授於碩，曰：「此上仙之所服，非洞天之所有也。不知張碩仙官定何班品，傳記未顯，難得詳載也。漁父亦自老益少，往往不食，亦學道江湘間，不知所之矣。」

南溟夫人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一六《紀傳部一八·南溟夫人》 南溟夫人者，居南海之中，不知品秩之等降，蓋神仙得道者也。有元徹柳實二人，同志訪道，於衡山結廬，棲遁歲餘，相與適南。至廣州合浦縣，登舟，將越海而濟，南抵交趾，維舟岸側。適村人享神，簫鼓喧奏，舟人水工至于僕使，皆往觀焉。唯二子在舟中。俄爾颶風斷纜，漂舟入海，莫知所之，幾覆沒者二三矣。忽泊一孤島，風浪亦定。二子登岸，極目于島上，見白玉天尊像，瑩然在石室之內，前有金爐香燼，而竟無人。二子周覽悵望，見一巨獸出于波中，若有所察，良久而沒。俄爾紫雲湧於海面，瀾漫三四里，中有大蓮花，高百餘尺，葉葉旋舒，內有帳幄，綺繡錯雜，虹橋闊數十尺，直抵島上。有侍女捧香於天尊像前，炷香未已，二子哀叩之，以求救拔，願示歸路。侍女訝曰：「何遽至此耶？」以事白之。侍女曰：「少頃南溟夫人與玉虛尊師約，子可求而請之也。」侍女未去，有一道士乘彩雲白鹿而至。二子哀泣以告之，道士曰：「可隨此女謁南溟夫人也。」二子受教，隨侍女登橋，至帳前再拜稽首，以漂汎之由，述其姓字。夫人命坐，尊師亦至，環坐奏樂，頃之進饌。尊師曰：「二客求人間饌以享之。」饌畢，尊師以丹篆一卷授夫人，夫人拜受訖，尊師告去，謂二子曰：「有道氣，無憂歸路也。合有靈藥相贈，子分未合，當

自有師，吾不當爲子之師也，他日相見矣。」二子拜辭，尊師乘鹿而去。頃有武夫長十餘丈，金甲執劍，進曰：「奉使天吳，清道不謹，法當顯戮，今已行刑。」遂趨而沒。夫人即命侍女示二子歸路，曰：「從百花橋去。」贈以玉壺，曰：「前程有事，可叩此壺也。」遂辭夫人，登橋而去。橋長且廣，欄干上皆異花，二子花間窺見千虬萬龍，互相繳結而爲橋矣。見向之巨獸，已身首異處，浮于波間。二子問所送使者斬獸之由，答曰：「爲不知二客故也。」使者謂二客曰：「我不當爲使送子，蓋有深意，欲奉託也。」衣帶間解合子琥珀與之，中有物隱隱然若蜘蛛形。謂二子曰：「我輩水仙也。頃與番禺少年情好之至，有一子三歲，合棄之，夫人令與南嶽郎君爲子矣。中間迴鴈峰使者有事于水府，吾寄與子所弄玉環與之，而爲使者隱却，頗以爲悵。望二客持此合子於迴鴈峰廟中投之，若得玉環，爲送嶽廟，吾子亦當有答，慎勿開啓。」二子受而懷之，又問：「玉虛尊師云：『子自有師。』誰也？」曰：「南嶽太極先生耳，自當遇之。」須臾橋盡，與使者相別，已達合浦之岸，問其時代，已十二年矣。於是將還衡山，中途餒甚，試叩玉壺，則珍珠至。二子一食，不復飢渴。及還，妻已謝世，家人曰：「郎君渤海十餘年矣。」自此二子益有厭俗之志，無復名宦之心，乃登衡嶽，投合子於迴鴈峰廟。瞬息之間，有黑龍長數丈，激風噴電，折木撥屋，霹靂一聲，廟宇立碎。戰慄之際，空中有人以玉環授之，二子得環送於嶽廟。及歸，有黃衣少年持一金合以酬二子曰：「南嶽郎君持此還魂膏以報君也，家有斃者，雖一甲子，猶可塗頂而活。」既受之，而失其使。二子遂以膏塗活其妻。後因大雪，見一樵叟，負重凌寒，二子哀其老，以酒飲之。忽見其檐上有「太極」字，遂禮而爲師。曰：「吾得神仙之道，列名太極矣。太上勅我來度子耳。」因見玉壺曰：「此吾貯玉液之壺，亡來數十甲子，甚喜再見。」遂以玉壺獻之。二子隨太極先生入朱陵宮祝融峰，歷遊諸仙府，與妻俱得昇天之道。

邊洞玄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六《紀傳部一八·邊洞玄》 邊洞玄者，

范陽人女也。幼而高潔敏慧，仁慈好善，見微物之命有危急者，必俯而救之，救未獲之間，忘其飢渴。每霜雪凝沍，鳥雀飢棲，必求米穀粒食以散餵之。歲月既深，鳥雀望而識之，或飛鳴前導，或翔舞後隨。年十五，白其父母，願得入道修身，絕粒養氣。父母憐其仁慈且孝，未許之也。既笄，誓以不嫁，奉養甘旨。數年，丁父母憂，毀瘠不食，幾至滅性。服闋，詣郡中女官，請爲道士。終鮮兄弟，子無近親，性巧慧，能機杼，衆女官憐而敬之。紡織勤勤，晝夜不懈，每有所得，市胡麻茯苓人參香火之外，多貯五穀之類。人或問之：「既不食累年，而貯米麥何也？豈非永夜凌晨有飢渴之念耶？」笑而不答。然每朝於後庭散米穀以餉禽鳥，於宇內以餉鼠，積歲如之，曾無怠色。一觀之內，女官之家，機織爲務，自洞玄居後，未嘗有鼠害於物，人皆傳之，以爲陰德及物之應也。性亦好服餌，或有投以丹藥，授以丸散，必於天尊堂中焚香供養訖，而後服之。往往爲藥所苦，嘔逆吐痢，至於疲劇，亦無所怨嘆。疾纔已，則吞服如常，其同道惜之，委曲指喻，丁寧揮解，而至信之心，確不移也。苟遇歲饑，分所貯米麥以濟於人者亦多矣。一旦有老叟負布囊入觀賣藥，衆因問之，所賣者何藥也？叟曰：「大還丹，餌服之者，長生神仙，白日昇天。」聞之皆以爲笑。叟面目黧黑，形容枯槁。行步僂僂，聲纔出口，衆笑謂之曰：「既還丹可致不死，長生昇天，何憔悴若此而不自恤邪？」叟曰：「吾此丹初熟，合度人立功。度人未滿，求仙者難得，吾不能自服便飛昇冲天耳！」衆問曰：「舉世之人，皆願長生不死，延年益壽，人盡有心，何言求仙者難得也？」叟曰：「人皆有心好道而不能修行，能好道復能修行，精神不退，勤久其事，不被聲色所誘，名利所惑，奢華所亂，是非所牽，初心不變，如金如石者難也。百千萬人無一人矣！何謂好道也？」問曰：「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有金丹之藥何不獻之？令得長生永壽也。」叟曰：「天上大聖真人高真上仙，與北斗七元君輪降人間，以爲天

子，期滿之日，歸昇上天，何假服丹而得道也？」又問曰：「既盡知之，今天子是何仙也？」曰：「朱陽太一南宮真人耳。」問答之敏，事異於人，發言如流，人不可測。逡巡，暴風雷雨，遞相顧視，驚悸異常，衆人稍稍散去。叟問衆曰：「此有女道士，好行陰德，絕粒多年者何在？」因指其院以示之。叟入院不扣問，徑至洞玄之前曰：「此有還丹大藥，遠來相救，能服之邪？」洞玄驚喜延坐，問藥須幾錢？叟曰：「所直不多，五十萬金耳。」洞玄曰：「此窮窘多年，殊無此錢，何以致藥耶？」叟曰：「勿憂，子自幼及今，四十年矣。三十年積聚五穀，餉飼禽蟲，以此計之，不啻藥價也。」即開囊示之，藥丸青黑色，大如梧桐子者二三斗，令於藥囊中自探之。洞玄以意於藥囊中取得三丸。叟曰：「此丹服之易腸換血，十五日後方得昇天，此乃中品之藥也。」又於衣裾內解一合子大如錢，出少許藥如桃膠狀，亦似桃香，叟自於井中汲水調此桃膠，令吞丸藥。叟喜曰：「汝之至誠，感激太上，有命使我召汝。既服二藥，無復易腸換血之事。即宜處臺閣之上，接真會仙，勿復居臭濁之室，七日即可以昇天，當有白衣天樂自來迎矣。」須臾雨霽，叟不知所之。衆女官奔詣洞玄之房，問其得藥否？具以告之，或嗤其怪誕，或歎其遭遇，相顧驚駭。由是郡衆之人有知者，亦先馳往觀之。於是洞玄告人曰：「我不欲居此，願登於門樓之上。」顧眄之際，樓猶扁鑲。洞玄告人曰：「我不於此。」語猶未終，已騰身在樓上矣。異香流溢，奇雲散漫，一郡之內，觀者如堵。太守僚吏，遠近之人，皆禮謁焉。洞玄告衆曰：「中元日早必昇天，可來相別也。」衆乃致齋大會，七月十五辰時，天樂滿空，紫雲鬱鬱，縈繞觀樓，衆人見洞玄昇天，音樂導從，幡旌羅列，直南而去，午時雲物方散矣。太守衆官具以奏聞。是日辰巳間，大光明皇居便殿，忽聞異香紛鬱，紫炁充庭，有青童四人導一女道士，年可十六七，進曰：「妾是幽州女道士邊洞玄也，今日得道昇天來，以辭陛下。」言訖，冉冉而去。乃詔問所部，奏函亦駟騎馳至，與此符合，勅其觀爲登仙觀，樓曰紫雲樓，以旌其事。是歲，皇妹玉真公主咸請入道，進其封邑及實封。由是上好神仙之事，彌更勤篤焉。仍勅校書郎王端敬之爲碑，以紀其神仙之盛事者也。

《太平廣記》卷六三《女仙人·邊洞玄》 唐開元末，冀州棗強縣女

道士邊洞玄，學道服餌四十年，年八十四歲。忽有老人，持一器湯餅，來詣洞玄曰：「吾是三山仙人，以汝得道，故來相取。此湯餅是玉英之粉，神仙所貴，頃來得道者多服之。爾但服無疑，後七日必當羽化。」洞玄食畢，老人曰：「吾今先行，汝後來也。言訖不見。」後日，洞玄忽覺身輕，齒髮盡換，謂弟子曰：「上清見召，不久當往。」顧念汝等，能不恨恨。善修吾道，無爲樂人間事，爲土棺散魂耳。滿七日，弟子等晨往問訊動止，已見紫雲昏凝，徧滿庭戶，又聞空中有數人語。乃不敢入，悉止門外。須臾門開，洞玄乃乘紫雲，竦身空中立，去地百餘尺，與諸弟子及法侶等辭訣。時刻史源復，與官吏百姓等數萬人，皆遙瞻禮。有頃日出，紫氣化爲五色雲，洞玄冉冉而上，久之方滅。出廣異記

黃觀福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一六《紀傳部一八·黃觀福》 黃觀福者，雅州百丈縣民之女也。自幼不食葷血，好清淨，家貧無香，取栢葉栢子焚之。每凝然靜坐，無所營爲，經日不以爲倦。或食栢葉，飲水自給，不嗜五穀。父母憐之，聽其率性任意。既笄，欲嫁之。忽謂父母曰：「門首水中，極有異物。」常時多與父母說奇事先兆，往往信驗，聞之固以爲然。隨往看，水果洶湧不息，乃自投水中，良久不出。父母撈攬，得一木像天尊，古昔所製，金彩已駁，狀貌與女無異，水即澄清如舊，無復他物。便以木像置於路側，號泣驚異而歸。其母時來視之，憶念不已。忽有彩雲仙樂，導衛甚多，與女伴三人下其庭中，謂父母曰：「女本上清仙人也，有小過謫在人間，年限既畢，復歸上天，無至憂念也。同來三人，一是玉皇侍女，一是大帝侍晨女，一是上清侍女，姓黃名觀福，此去不復來矣！今年此地疾疫，死者甚多。」以金遺父母，使移家益州，以避凶歲。即留金數餅，昇天而去。父母如其言，移家蜀郡。其歲疫毒黎民，雅

地尤甚，十喪三四，即麟德年也。今俗呼爲黃冠佛，蓋以不識天尊像，仍是相傳語訛，以黃觀福爲黃冠佛也。

陽平治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一六《紀傳部一八·陽平治》 陽平治謫仙妻，不知其名。九隴居人張守珪家甚富，有茶園在陽平化仙居山內。每歲召採茶人力百餘輩，男女傭工者雜之園中。有一少年賃爲摘茶，自言無親族。性甚了慧勤願，守珪憐之，以爲義兒。又一女年二十餘，亦無親族，願爲義兒之婦，孝義端恪，守珪甚善之。一旦山水汎溢，市井路絕，鹽酪既闕，守珪甚憂。新婦曰：「此可買耳。」取錢出門十數步，置錢樹下，以杖扣樹，得鹽酪而歸。後或有所要，但令扣樹取之，無不得者，其夫術亦如此。因與隣婦十數人，於壩口市相遇，爲買酒一盃，與衆婦飲之皆醉，而盃中酒不減。遠近傳說，人皆異之。守珪請問，其術受於何人？少年曰：「我陽平洞中仙人耳，因有小過，謫於人間，不久當去。」守珪曰：「洞府大小，與人間城闕相類否？」答曰：「二十四化各有一大洞，或方千里、五百、三百里。其中皆有日月飛精，謂之伏神之根，下照洞中，與世間無異。其中皆有仙王仙卿仙官輔相佐之，如世之職司。有得道之人及積功遷神反生之者，皆居其中，以爲民庶。每年三元大節，諸天各有上真下遊洞天，以觀其所理善惡，人世死生興廢，水旱風雨，預關於洞中焉。其龍神祠廟血食之司，皆爲洞府所統也。二十四化之外，其青城峨嵋益登慈母繁陽蟠冢皆有洞，不在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之數。洞之仙曹，如人間郡縣聚落耳，不可一一詳記之也。」旬日之間，忽夫婦俱去。

薛玄同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一六《紀傳部一八·薛玄同》薛氏者，河中少尹馮徽之妻也，道號玄同。適馮徽二十年，乃言素志，託疾獨處，誓焚香念道，持《黃庭經》日三兩遍。又十三年，夜有青衣玉女二人降其室內。將至，有光如月，照其庭廡，香風颯然。時當初秋，殘暑方甚，而清涼虛爽，颯若洞中。二女告曰：「紫虛元君主領南方下教之籍，命諸真大仙於四海之外，六合之內，名山大川，有志慕長生心冥真道者，必降而教之。玄同善功爲地司累奏，簡在紫虛之府，況聞女子立志，元君尤嘉其用心，即日將親降於此。」如是凡五夕，焚香嚴盛，以候元君。咸通十五年甲午七月十四日，元君與侍女羣真二十七人降於其室，玄同拜迎于門。元君憇坐良久，示以黃庭填神存修之旨，賜九華之丹一粒，使「八年後吞之，當遣玉女輿車，迎汝於嵩嶽矣」，言訖散去。玄同自是冥心靜神，往往不食。雖真仙降眄，光景燭空，靈風異香，雲璈鈞樂，奏於其室，馮徽亦不知也。徽以玄同別室修道，邈不可親，愚妬之懷，常加毀笑，每獲東陵之疑矣。洎廣明庚子之歲，大寇犯關，衣纓奔竄，所在偷安，馮與玄同寓跡於常州晉陵，存注不輟，益用虔恭。中和元年十月，舟行至直瀆口，欲抵別墅，親隣女伴數人乘流之際，忽見河濱有朱紫官吏及戈甲武士，立而序列，若候玄同舟楫之至也。四境多虞，所在寇盜，舟人見之，驚駭不進。玄同曰：「無懼也。」即移舟及之，官吏皆拜。玄同指揮曰：「未也，猶在春中，私第去，無速也。」其官吏遂各散去。而同舟者雖見，莫究其由。明年壬寅二月，玄同沐浴，餌紫虛所賜之丹，二仙女密降其室，促嵩高之行。是月十四日，示以有疾，一夕終於私第，有仙鶴三十六隻，翔集室宇之上。玄同形質柔煖，狀若生人，額中晃然白光一點，良久化爲紫氣。沐浴之際，玄髮重生，立長數尺。十五日夜，雲彩滿

室，忽聞雷電震霹之聲，棺蓋飛起在庭中，失尸所在，空衣衾而已。異香雲鶴，浹旬不去。浙西節度使相國周寶奏曰：「伏聞趙夫人登遐之日，玉貌如生，陶先生歆世之時，異香不絕。同其羽化，錄在仙經。豈謂明時，復覩斯事！伏以馮徽妻薛氏，早拋塵俗，久息玄門。神仙祕室之書，能採奧旨；女子鉛華之事，不撓沖襟。非絕粒茹芝，守真見素，履聖世無爲之化，窮玄元守一之規？不然者，安得方念鼓盆，靈禽疊降，正悲鸞鏡，玄髮重生，雷電顯祥，雲霞表異？天迴而但聞絲行，棺空而唯有衣衾。謫來暫住人間，仙去却歸天上。事傳千古，美稱一時，雖屬郡之休禎，乃國朝之盛事。臣忝分優寄，輒具奏聞，干冒天廷，無任戰越喜賀之至。」是歲二月十五日奏於成都行在。勅曰：「惟天法道，著在仙經。上德勤修，玄功是致。覽茲申奏，頗叶殊祥。同魏氏之登仙，比花姑之降世。光乎郡縣，煥我國朝。宜付史官，編於簡冊。仍委本道以上供錢於其住處修金籙道場，以答上玄，用伸虔感者。」時駐蹕成都之三年也。

萼綠華

傳記

《太平廣記》卷五七《女仙二·萼綠華》萼綠華者，女仙也。年可二十許，上下青衣，顏色絕整，以晉穆帝昇平三年己未十一月十日夜降於羊權家，自云是南山人，不知何仙也。自此一月輒六過其家。權字道學，即晉簡文黃門郎羊欣祖也。權及欣，皆潛修道要，耽玄味真。綠華云：我本姓楊。又云是九嶷山中得道羅鬱也。宿命時，曾爲其師母毒殺乳婦玄洲，以先罪未滅，故暫謫降臭濁，以償其過。贈權詩一篇，並火澣布手巾一，金玉條脫各一枚。條脫似指環而大，異常精好。謂權曰：慎無泄我下降之事，泄之則彼此獲罪。因曰：修道之士，視錦繡如弊帛，視爵位如過客，視金玉如礫石，無思無慮，無事無爲，行人所不能行，學人所不能學，勤人所不能勤，得人所不能得。何者？世人行嗜欲，我行介獨，世人

行俗務，我學恬淡，世人勤聲利，我勤內行，世人得老死，我得長生。故我行之已九百歲矣。授權尸解藥，亦隱景化形而去。今在湘東山中。出真誥

孫夫人

傳記

杜光庭《墉城集仙錄》卷六 孫夫人者，三天法師張道陵之妻也。同隱龍虎山修三元默朝之道，積年累有感降。天師得黃帝龍虎中丹之術，丹成服之，能分形散景，坐在立亡。天師自鄱陽入嵩高山得隱書制命之術，能策召鬼神。時海內紛擾，在位多危，又文道凋喪，不足以拯危佐世。年五十方修道，及丹成又二十年，既術用精妙，遂入蜀遊諸名山，率身行教。夫人棲真江表，道化甚行，以沖帝永嘉元年乙酉到蜀居陽平化，鍊金液九丹。依太一元君所授黃帝之法，積年丹成，變形飛化無所不能。以桓帝永壽二年丙申九月九日，與天師於閬中雲臺化白日昇天，位至上真東嶽夫人。子衡，字靈真，繼志修鍊世號嗣師，以靈帝光和二年歲在己未正月二十三日，於陽平化白日昇天。孫魯，字公期，世號系師。當漢祚陵夷中土紛亂，為梁、益二州牧，鎮南將軍，理于漢中。魏祖行靈帝之命就加爵秩，旋以劉璋失蜀，先生舉兵，公期託化歸真隱景而去。王子安陽平化碑云：嗣師歸真有會證道，茲山反霧移煙玄霄，巨地馳鴻驛鳳白日昇天。靈衛肅而上騰神儀，杳而長驚。西川蒼舊攀鳳翼而無階，南國英靈仰龍髯而無逮，即以上昇之日遂為齋祭之辰是也。初夫人居化中遠近欽風禮謁如市，旋以方調鑪鼎，務在精嚴，人物誼闕必慮褻瀆，遂於山趾化一泉，使禮奉之人先以其水盥沐，然後方詣道靖，號曰解穢水，至今存焉。天師垂法令人探石井水，男女皆有應驗，以為種子之法焉。山有三重以象三境，其前有伯陽池，即太上老君遊宴之所，後有登真洞，與青城、峨嵋、青衣、西玄、羅浮、洞庭諸仙山洞室徑遂潛通，故為二十四化之神仙總部·仙真部

首也。

彭女

傳記

杜光庭《墉城集仙錄》卷六 彭女者，彭祖之女孫也。祖姓錢，名鏗，帝顓頊之玄孫，陸終氏之子。舜舉之於堯，臣能調羹，進雉羹於堯。堯以其善調味必能養生，善養生必能養民，遂封於彭城。其道可祖，彭人世世見之，故謂之彭祖，言彭地之祖也。其地在徐州，而彭祖得道不樂沖天，周遊四海，居蜀多年，子孫繁衆，故有彭山、天彭、彭門之名，俱在蜀焉。《禮經》云：微瀘彭濮皆蜀地也。導江有天彭山，兩峰如闕，相去四十餘步，謂之彭門，祖嘗隱焉，因以為號。彭女亦得養生之道，隨祖修行亦數百歲，朝拜勤志，晨夕不倦。今彭女山有禮拜石，有彭女五體、肘膝拜痕，及衣髻之跡，深有僅寸。每往來北平洞及此山並建為彭女化，一旦彭女於此昇天，其後置縣因山為號。元和丁酉歲前進士湛賁立碑以紀其事，《蜀紀》詳載焉。若豐沛之彭城，即彭祖始封之地，大彭之國雄為五霸之一也。唐光化三年庚申五月，有三鶴飛來共巢於彭女觀檜樹之上，巢廣六尺。刺史司空張琳具狀聞於蜀主，西平王香燈致醺，營修觀宇。其夕神燈千炬，飛照林嶺。畫圖上奏，下詔褒美，仍編入《唐史》也。

采女

傳記

杜光庭《墉城集仙錄》卷六 采女者，商王宮女也，少得養神之道，

年二百七十餘，視之如十五六歲耳。初，王聞彭祖有道拜爲大夫，封之於彭。每稱疾閑居不預政事，服雲母粉麋鹿角雲母水桂，常有少容，性沉靜，不自言有道。王詣問訊，竟莫之告，遺以珍玩，皆受以恤貧，乏略無所留。王於掖庭立華屋紫閣，飾以金玉使祖居之，令采女乘輜轔問道於彭祖。采女再拜，請問延年益壽之法，答曰：舉形登天上補仙官者，當服元君太一金丹白日昇天也。此道至大，非君王所爲。其次當愛精養神服食草藥，可以長生，但不能役使鬼神乘虛飛行耳。其次陰陽運炁導引屈伸，使百節炁行關機無滯，此可以無疾病所侵，而後思神念真坐忘練液，皆可以令人久壽。若二炁交接之道，泝流補腦之要，此甚難行，有懷棘履刃之危，又非王之所爲也。吾所聞淺薄道止於此，不足宣傳也。大宛中有青精先生千歲而色如童子，或終歲不食，或一日九餐，可以問其道也。采女曰：青精先生何仙也？答曰：此乃得道耳，非仙人也。仙者，或竦身入雲無翅而飛，或駕龍虎上造太階，或爲鳥獸浮遊青霄，或潛行江海翱翔名山，或服元氣，或茹芝英，或出入人間，或隱跡林莽，而生異骨體有奇毛，戀好深僻不交流俗者也。若以人之修身，當食甘珍服輕麗處官秩通陰陽，耳目聰明骨節堅強顏色神澤老而不衰，延年久視長在世間。寒濕風溫不能傷，鬼神衆精不能害，五兵百蟲不能中，憂喜毀譽不能累，此乃可貴耳。人生於世但養之得宜可至百二十歲，不及此者皆傷之也。大醉大飽大喜大怒大溫大寒大勞大極皆傷也，至樂至憂至畏至怖至撓至躁至奢至淫皆傷也，甚飢甚渴甚思甚慮亦傷也，久坐久立久卧久行亦傷也。寒溫得節，飢飽適宜，無思無爲，惟清惟靜，此可與言修身耳。已得其壽復養之得宜可二百四十歲四百八十歲，但莫傷之也。冬溫夏涼不失四時之和者，所以適身也，美色淑姿不至思欲之惑者，所以通神也，車服威儀知足不求者，所以一其志也，八音五色不至於耽溺者，所以遵心也。凡此之物本以養人，人之不能斟酌得中反以爲患，故聖賢垂戒懼下才溺之流通忘返用之失所，故修道之士皆令禁之，欲以檢制之易也。故曰：上士別床，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卧。色使目盲，聲使耳聾，馨令鼻塞，欲致心蕩，味令口爽，苟能節宣得所，用之得宜，不減年壽必得其益。此者譬猶水火，用之過當反爲害耳。人不知經脉損傷，血氣不足，內理空疏，髓腦不實，體已先病，故爲外物所犯，因風寒酒色以發之耳。若本充實，豈有病耶。

凡遠思羨願傷人，憂悲悲哀傷人，情樂過差傷人，忿怒不解傷人，汲汲所愛傷人，戚戚所患傷人，寒暖失節傷人，陰陽不交傷人，所傷者衆而獨責房室爲傷可謂惑矣。是以男女相成猶天地之相生也，所以導養神炁使人不失其和。夫天地晝離而夜合，一歲之中三百六十交，故四時均而萬物生，生生成成不知窮極，所以天不失其動，地不失其靜，氣不失其和，物不失其生，而能長久也。夫人不能法天地之常，而獨執一隅，單景孤形，減衣絕食，自取死病，愚之甚也。去此修攝節宣之外，則有服元和之炁，得其道則邪神不能入，此理身之本也。餘含景思神歷藏導引吞餌服御之事千七百餘條，及四時首向責己謝過卧起早晏之法，可以教初學之士，引進向善之門漸正其心，而徐息其罪咎，非便能致人得道也。若血脉枯竭神炁凋敗，豈思神念真而能守之，固未知其益矣。此由愚人爲道而求其末，不務其本也。又內不養神外則勞形，元精漸虛神炁困竭，而晝夜伏勤誦讀經訣，此亦無益也。既久不蒙效，則怨道無驗，恨古人欺我，此又非也。我師云：節解輶形無爲九室諸經萬三千首，皆示以始涉之門庭耳。采女具受諸要以教王，王試爲之皆有驗。王行彭祖之道亦壽三百餘歲，但不能戒其妖淫耳。其後采女亦不知所之，蓋是得道者也。

河間王女

傳記

杜光庭《墉城集仙錄》卷六 河間王女者，乃玄俗之妻也。玄俗得神仙之道來往河間已數百年，鄉人言常見之日中無影，唯餌巴豆雲母，亦賣之於都市，七九二錢可愈百病。河間王有病買服之，下蛇十餘頭。問其病意，答言王之所病乃六世餘殃所致，非王所招也。王昔嘗放乳鹿，即麒麟母也，仁心感天固當遇我耳。王家老舍人云：常見父母說云玄俗日中無影，王召而視之果驗。王女幼絕葷血，清靜好道，王以女妻之。居數年，與女俱入常山中，時有見者。

教史人物總部

早期道教部

呂尚

傳記

劉向《列仙傳》卷上 呂尚者，冀州人也。生而內智，預見存亡。避紂之亂，隱於遼東四十年。西適周，匿於南山，釣於磻溪，三年不獲魚。比閭皆曰：「可已矣。」尚曰：「非爾所及也。」已而果得《兵鈐》於魚腹中。文王夢得聖人，聞尚，遂載而歸。至武王伐紂，嘗作《陰謀》百餘篇。服澤芝地髓，具二百年而告亡。有難而不葬，後子伋葬之，無尸，唯有《玉鈐》六篇在棺中云。

《史記·齊太公世家》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爲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

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螭，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

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遊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爲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

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

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仗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大誓。

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太公彊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紂。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台，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於社，羣公奉明水，衛康叔封布采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台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脩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

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

太公至國，脩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爲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爲大國。都營丘。

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呂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闢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爲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太公佐周，實秉陰謀。既表東海，乃居營丘。小白致霸，九合諸侯。及湖內寵，豐鍾蟲流。莊公失德，崔杼作仇。陳氏專政，厚貨輕收。悼、簡遭禍，田、闕非儔。漚漚餘烈，一變何由？

老子

傳記

劉向《列仙傳》卷上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貴接而不施。轉爲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史記》云二百餘年。時稱爲隱君子，謚曰聃。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待而迎之。知真人也，乃強使著書，作《道德經》上下二卷。

紀事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遊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

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

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

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雜錄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莊子

傳記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

以文繡，以人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汙我。我寧遊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六《莊子》 莊子，宋人也。姓莊名周，字子休，生於睢陽蒙縣，學老氏之道。梁惠王時爲蒙縣漆園吏，以卑賤不肯仕。後得道，著書名《莊子》。《真誥》云：莊子師長桑公子，受其微言，謂之莊子也。隱於抱犢山中，服北育火丹，白日昇天，補太極闡編郎。下注云：長桑即是扁鵲師，事見《魏傳》及《史記》。世人苟知莊生如此者，其書彌足可重矣。唐玄宗追號爲南華真人，其書號《南華真經》，宋徽宗封微妙元通真君。

列子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六《列子》 列子，鄭人也，姓列名禦寇。問道於關尹子，復師壺丘子林，又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九年之後能御風雨行。弟子嚴恢問曰：所謂問道者，爲富乎？列子曰：桀紂爲輕道而重利，是以亡。嘗隱居鄭圃四十年，人無知者。得道之後，著書名《列子》，見行世。唐玄宗追號爲沖虛真人，其書號《沖虛真經》，宋徽宗封致虛觀妙真君。

范蠡

傳記

劉向《列仙傳》卷上 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師太公望。好服桂飲水，爲越大夫，佐勾踐破吳。後乘輕舟入海，變名姓，適齊，爲鴟夷子。更後百餘年，見於陶，爲陶朱君。財累億萬，號陶朱公。後棄之，蘭陵賣藥，後人世世識見之。

雜錄

《史記·貨殖列傳》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門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之，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

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硃公。硃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硃公。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范蠡》 李元膺記范蠡學道於麗元山，屬彭州。《二十四化志》云：范蠡於北邙山得仙。

徐福徐市

傳記

《史記·秦始皇本紀》 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略】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人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鯨魚所苦，故不得至，原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人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六《徐福》 徐福字君房，不知何許人也。秦始皇時，大宛中多枉死者橫道，數有鳥如鳥狀，啣草覆死人面，皆登時而活。持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而云：「祖洲上養神芝。始皇乃謂可索得，因訪求精誠，得道士徐福。發童男童女各五百人，率樓船等入海尋祖洲，不返，不知所在。逮沈義得道，黃老遣福爲使者，乘白虎車來迎，由是後人知福得道。《仙傳拾遺》云：『唐開元中，有士人患半身枯黑，御醫張上客等不能活其人，聚族言曰：『形體如是，寧可久全，聞大海中有神仙，正當求仙方可愈疾。』宗族留之，不可，因與侍者齋糧至登州大海側，遇空舟，乃真所携，挂帆隨風可行。十餘日，近一孤島，上有數百人，如朝謁狀。須臾至岸，岸側有婦人洗藥，問彼皆何者，婦人指云：『中心床坐鬚髮白者，徐君也。』又問徐君是誰，婦人云：『君知秦始皇時徐福耶？曰：知之。曰：此則是也。頃之，衆各散去。士人遂登岸致謁，具語始末，求其醫理。徐君曰：『汝之疾，遇我即生。初以羹飯哺之，器物皆奇小。士人嫌其薄，徐君曰：『能盡此爲佳飧也，但恐不盡爾。士人連啖如數

甌物，至飽而竭。復以一小器盛酒，飲之至醉。翌日，又以黑藥數丸與食，利黑汁數斗，其病乃愈。士人求住奉事，徐君云：爾有祿位，未宜即留，當以東風相送，毋愁歸路遠也。復與黃藥一袋，云：此藥善治一切病，還遇疾者，可以刀圭飲之。士人還，數日至登州。以藥奏聞，時玄宗令有疾者服之，皆愈。

徐市

見徐福

河上公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八《河上公》 莫知其姓名也。漢孝文帝時，結草爲庵於河之濱，常讀老子《道德經》。時文帝好老子之道，詔命諸王公大臣州牧在朝卿士，皆令誦之。不通老子經者，不得陞朝。帝於經中有疑義，人莫能通。侍郎裴楷奏云：陝州河上，有人誦《老子》。即遣詔使賁所疑義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帝即駕幸詣之。公在庵中不出，帝使人謂之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民。域中四大，而王居其一。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朕能使民富貴貧賤。須臾，公即拊掌坐躍，冉冉在空中虛之中，去地百餘尺，而止於虛空。良久，俛而答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焉？君宜能令余富貴貧賤乎？帝大驚，悟知是神人，方下輦稽首禮謝曰：朕以不能忝承先業，才小任大，憂於不堪。而志奉道德，直以暗昧，多所不了。惟願道君垂愍，有以教之。河上公即授素書《老子道德章句》二卷，謂帝曰：熟研究之，所疑自解。余著此經以來，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示非人。帝即拜跪受經。言畢失公所在。遂於西山築臺望之，不復見矣。論者以爲文帝雖耽尚大道，而心未純信，故示神變以悟

帝，意欲成其道。時人因號河上公。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二《河上公》 今有河上公廟在陝府之北，并文帝望仙臺遺迹存焉。

雜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二《河上公》 河上公結廬於河上，淡然不謀，泊然無爲，其出有人無，隱顯聖凡，非一日矣。《道德經》曰：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是誠河上公也。一旦漢文帝聞其有道，親駕詣之，河上公乃授素書老子章句二卷。厥後文帝以恭儉化天下，後世議者謂漢文帝有三代之風，豈非河上公道德之化邪。

李少君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六《李少君》 字靈翼，齊國臨淄人也。少好道，入泰山採藥，修絕穀遁世全身之術。道未成而疾，困於山林中。遇安期先生經過，見少君。少君叩頭求乞活。安期愍其有至心，而被病當死，乃以神樓散一匕與服之，即起。少君於是求隨安期，奉給奴役使任，師事之。安期將少君東至赤城，南至羅浮，北至大垣，西游玉門，周流五嶽，觀看江山。如此數十年。安期一旦語之：我被玄洲召，即日當去。汝未應隨我至彼，今當相捨去也。復六百年，當迎汝於此。因授神丹鑪火、飛雪之方，誓約口訣。畢，須臾，有乘龍虎導引數百人，迎安期。安期乘羽車而昇天也。少君於是還，齋戒，賣於市，商估六國。或時爲吏，或作師醫治病，或時賙貸。易姓改名，遊行處所，莫知其有道。逮漢武帝之時，聞帝招募方士，特敬道術，而先貧不辦合大藥，喟然長歎，語弟子曰：老將至

矣，死將近矣，而財不足用。躬耕力作，商估求錢，必不致辦合藥。又吾亦羸拙於斯事也。聞天子好道，請欲見之，求爲金丹，可得恣意，無求不得。天子中成者成之，不中教者便捨去。吾在世上已五百餘年，而不爲一權者，必不免於蟲蟻之糧矣。乃以方上武帝，言臣能凝汞成白銀，飛丹砂成黃金。金成服之，白日昇天，神仙無窮，身生朱陽之羽，體備圓光之翼，竦烈凌天，伏人無間，控飛龍而八遐已遍，駕白鴻而九陔立周。冥海之棗大如瓜，鍾山之李大如瓶，臣已食之。逮先師安期先生授臣口訣，是以保黃物之可成也。於是引見，甚尊敬之。賜遺無數，爲立屋地。武帝自謂：必能使我度世者。少君嘗從武安侯飲酒，坐中有老人，年九十餘。少君言與其祖父遊射處，老人爲小兒時，從其祖父，識有此人。一座盡驚。少君見武帝有故銅器，少君望而識之曰：昔齊桓公嘗陳此器於栢寢。帝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乃知少君數百歲人也。然視之常時年五十許人。面色甚好，肌膚悅澤，尤有光華。眉目口齒，似十五童子。諸侯王貴人聞其能令人不死，老更少壯，饋遺之金錢無限。乃密作神丹。丹成未服，又就帝求五帝六甲左右霸飛之書，凡十二事。帝以元封四年七月，以書授少君。到元封六年九月，少君稱疾，上表云：陛下思心玄妙，志甄長生，於是招訪道術，無遠不至。精誠感神，天神斯降。自非宿命所適，孰能偕合。然丹方禁重，宜絕臭腥。法養物仁，克仙蠢動。而陛下不能絕奢侈，遠聲色，殺伐不止，喜怒不除。萬里有不歸之魂，市朝有流血之刑。神丹大道，未可得成。而臣疾與年偕，今者虛癆，又不獲躬親齋戒，預睹彭祖丹砂之變，於此邈矣。先師安期先生昔所賜金丹之方，信而有徵。若按節度，奉法戒，爾乃可備用之焉。若鬱砂虹飛，玄朱九轉，剖六二而流精奪日，探霜雪而月光風卷。徘徊丹霞，騰沸龍虎。投鉛錫而黃金克成，刀圭入喉而潤氣立反。爾乃駕神虬以上昇，騁雲車以涉遠。當驗此方之神，將明小臣之妄矣。乃以小丹方與帝，而稱疾，固非大丹方也。其夜，武帝夢與少君俱上嵩高山，半道有繡衣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言：太一請少君。武帝覺，即遣使者問少君消息。且告近臣曰：如朕夢，少君將捨朕去矣。明日少君臨病困，武帝自往視，並使左右人受其方書。未竟而少君絕。武帝流涕曰：少君不死也，故作此而去。既斂之，忽失其所在。中表衣帶不解，如蟬蛻也。於是爲殯其衣物。百餘日，行人有見少君在河東蒲

坂市者，乘青驪。帝聞之，使發其棺，棺中無所復有，釘亦不脫，唯餘履在耳。武帝殊益懷恨求少君之不勤也。明年栢梁臺火燒，失諸祕書妙文也。初少君與朝議郎董仲相親，見仲宿有固疾，體枯氣少，乃與其成藥二劑，並其方一篇，用戊巳之草，后土脂精、良獸沉肪，先莠之根。右卉華體。龍啣之草，亥月上旬，合煎銅鼎。童男童女，服盡一劑，身體便輕。服盡三劑，齒落更生。服盡五劑，命不復傾。仲爲人剛直，博學五經，然不達道術，常笑人服藥學道。數上書諫武帝，以爲人生有命，衰老有常，非道術所能延益。雖見其有異，以爲天性，非術所致。得其藥竟不服，又不解從問其方，爲藏去之而已。少君去後數月，仲病甚矣。又武帝數道其夢，恨惜之。仲乃憶所得少君藥，試取服之，未半，能行，身體輕壯，所苦了愈。藥盡，氣力如三十時。乃更信世間有不死之道。即以去官，行求道士，問以方意，悉不能曉。然白髮皆還黑，形容甚盛。後八十餘乃死，臨死謂子道生曰：我得少君神方，我不信事，後得力無能解之，懷恨黃泉。汝後可行求術人，問解之者。若長服此藥，必度世也。道生感父遺言，遂不肯仕，周旋天下，求解此方。到江夏，遇博澤先生。先生曰：此乃非神丹金玉也，可使人得數百年而已耳。乃具爲說解其方意，所用物真名。道生合藥，服之，得壽三百七十歲。入雞頭山中，不知竟得道不。同時卓元成、張子仁、吳士耳、蔡子盛、魏仲明、張遠達服之，或得三百歲，或得五百歲，皆至死不病不偏，面不皺理，齒不落，髮不白，房屋不廢。此蓋少君凡弊方耳，猶使人如此，況其上方邪。少君當去時，密以六甲左右霸飛術十二事傳東郭延，以神丹飛玄之方授少君鄉里人蒯子順者。此二人後學道，並得仙。少君又授子訓崑崙崙神州貞形也。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六《李少君》

李少君，字雲翼，好道，入泰山採藥，修絕穀全身之術。遇安期生，少君疾困，叩頭乞活，安期生以神樓散一匕與服之，即愈。漢武帝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少君以祠竈辟穀却老方見上，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上方故銅器，問少君，對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栢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祠竈皆可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可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蓬萊仙乃可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棗，

大如瓜。於是天子始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一云少君上言：臣能凝汞成銀，飛丹砂成黃金，服之白日昇天，身竦則凌空，伏人無間，控飛龍而八遐徧，乘白鴻而九垓周。溟海之棗大如瓜，鍾山之李大如餅。臣食之，遂生奇光。師安期，授臣口訣，是以保萬物之可成也。於是上甚尊敬，爲立屋第。抱朴子曰：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傳》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有市以藥物，故出於幕，以假途見錢，道成而去。又按漢《楚中起居注》云：少君將去也，武帝夢與之共登嵩山，逢繡衣使者乘龍自雲中下云：太一請少君。帝覺，語左右曰：如我夢，少君捨我去也，數日而少君病死，入棺，帝令發棺，無尸，獨衣冠在焉。

東方朔

傳記

劉向《列仙傳》卷下 東方朔者，平原厭次人也。久在吳中，爲書師數十年。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爲郎。至昭帝時，時人或謂聖人，或謂凡人。作深淺顯默之行，或忠言，或虧語，莫知其旨。至宣帝初，棄郎以避亂世，置幘官舍，風飄之而去。後見於會稽，賣藥五湖。智者疑其歲星精也。

《漢書·東方朔傳》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征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響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

教史人物總部·早期道教部

久之，朔給騶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于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于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侏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

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孟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著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複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

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複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乃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婁敷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婁敷。」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曇。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警警，尻益高。」舍人悲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乃與爲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寶也；聲警警者，鳥哺穀也；尻益高者，鶴俯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爲諧語曰：「令壺蛆，老柏塗，伊優亞，狎忤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蛆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狎忤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

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下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

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略】

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爲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爲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乃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盛則陽溢，哀太盛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爲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對復爲中郎，賜帛百匹。

【略】

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緇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繡罽；宮人簪瑋珥，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

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朔雖談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放弄，無所爲屈。

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論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弁嚴子爲衛尉，皋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府，子贛使外國，顏、閔爲博士，子夏爲太常，益爲右扶風，季路爲執金吾，契爲鴻臚，龍逢爲宗正，伯夷爲京兆，管仲爲馮翊，魯般爲將作，仲山甫爲光祿，申伯爲太僕，延陵季子爲水衡，百里奚爲典屬國，柳下惠爲大長秋，史魚爲司直，蘧伯玉爲太傅，孔父爲詹事，孫叔敖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王慶忌爲期門，夏育爲鼎官，羿爲旄頭，宋萬爲式道候。」上乃大笑。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其舌齒牙，樹頰脰，吐唇吻，擢項頤，結股腳，連脰尻，遺蛇其跡，行步偶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

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爲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爲郎，與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談調而已。久之，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談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諭。其辭曰：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

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

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並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募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

「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鐘于宮，聲聞於外。」『鶴鳴于九皋，聲聞於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于文、武，得信厥說，封于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鵠鵠，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

「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猶騁駒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

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或于大道也。」

【略】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于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談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談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

董仲君

傳記

李昉《太平廣記》卷七一《道術一·董仲君》 漢武帝嬖李夫人。

及夫人死後，帝欲見之，乃詔董仲君與之語曰：朕思李氏，其可得見乎。仲君曰：可遠見而不可同於帷席。帝曰：一見足矣，可致之。仲君曰：黑河之北，有對野之都也。出潛英之石，其色青，質輕如羽毛。寒盛則石溫，夏盛則石冷。刻之爲人像，神語不異真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此石人能傳譯人語，有聲無氣，故知神異也。帝曰：此石可得乎。仲君曰：願得樓船百艘，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者，皆使明於道術。責不死之藥，乃至閭海。經十年而還。昔之去人，或升雲不歸，或托形假死，獲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即令工人，依先圖刻作李夫人形。俄而成，置於輕紗幕中，婉若生時。帝大悅，問仲君曰：可得近乎。仲君曰：譬如中宵忽夢，而畫可得親近乎。此石毒，特宜近望，不可迫也。勿輕萬乘之尊，惑此精魅也。帝乃從其諫。見夫人畢，仲君使人舂此石人爲九段，不復思

夢。乃築夢靈臺，時祀之。出壬子年拾遺記

劉安淮南王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六《淮南王》 淮南王安，好神仙之道，海內方士從其游者多矣。一旦，有八公詣之，容狀衰老，枯槁僂僂。闔者謂之曰：王之所好，神仙度世長生久視之道，必須有異於人，王乃禮接，今公衰老如此，非王所宜見也。拒之數四。公求見不已，闔者對如初。八公曰：王以我衰老，不欲相見，却致年少，又何難哉。於是振衣整容，立成童幼之狀。闔者驚而引進。王倒屣而迎之，設禮稱弟子曰：高仙遠降，何以教寡人。問其姓氏，答曰：我等之名，所謂丈五常、武七德、枝百英、壽千齡、葉萬椿、鳴九皋、修三田、岑一峰也。各能吹噓風雨，震動雷電，傾天駭地。迴日駐流，役使鬼神。鞭撻魔魅，出入水火，移易山川，變化之事，無所不能也。時王之小臣伍被，曾有過，恐王誅之，心不自安，詣闕告變，證安必反。武帝疑之，詔大中正持節淮南，以案其事。宗正未至，八公謂王曰：伍被人臣，而誣其主，天必誅之。王可去矣，此亦天遣王耳。君無此事，日復一日，人間豈可捨哉。乃取鼎煮藥，使王服之，骨肉近三百餘人，同日昇天。雞犬舐藥器者，亦同飛去。八公與王，駐馬於山石上，但留人馬蹤跡，不知所在。宗正以此事奏帝，帝大懊恨，命誅伍被，自此廣招方士，亦求度世之藥，竟不得。其後，王母降時，授仙經，密賜靈方，得尸解之道，由是茂陵玉箱金杖丹出人間，抱犢道經見於山洞，亦視示武帝不死之跡耳。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劉安》 淮南王劉安，漢高皇帝之孫。好儒學、方技，作《內書》二十一篇，又著《鴻寶萬年》三卷，論變化之道。有八公往詣之，門吏自以意難問之曰：王上欲得延年却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洽聞、精義入微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死

橫行之壯士。今先生皆耆老矣，自無註書之術、貢育之氣，豈能究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鉤深致遠，窮理盡性乎。三者并乏，不敢相通。公笑曰：聞王欽賢好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莫不畢至。古人貴九九之學，養鳴吠之士，誠欲市馬骨以致騏驎，師郭生以招羣彥。吾等雖鄙，不合所求，故遠致身，欲一見王，就令無益，亦不為損，云何限之逆見嫌擇？若王必欲見少年則謂之有道，見垂白則謂之庸人，恐非發石取玉，探淵索珠之謂也。薄吾等老，謹以少矣。言畢，八公變為十五歲童子，露髻青鬢，色如桃花。於是門吏驚悚，馳走白王。王聞之，不及履，即徒跣出迎，以登思仙之臺，列錦綺之帷，設象牙之床，燔百和之香，進金玉之几，穿弟子之履，北面拱手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道德。羈鎖世業，沉淪流俗，不能遺累，放逸山林。然夙夜飢渴，思願神明，沐浴垢穢，誠革浮薄，抱情不暢，邈若雲泥，不圖厚幸。道君降屈，是安祿命當蒙拔擢。喜懼屏營，不知所措，惟乞道君哀而教之，則螟蛉假翼去地飛矣。八公便已成老人矣，告王曰：雖復淺識，且備先學，知王好道，故來相從。不知意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畫地為江河，撮土為山岳。一人能崩高塞淵，牧虎豹，致龍蛇，役神鬼。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在立亡，隱蔽三軍，白日晝暝。一人能乘虛步空，起海凌煙，出入無間，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焦，入水不濡，刃之不傷，射之不中，冬凍不寒，夏暑不汗。一人能千變萬化，恣意所為，禽獸草木立成，轉徙山川陵岳。一人能防災度厄，辟邪却害，延年壽，長生久視。一人能煎泥成金，鍛鉛為銀，水煉八石，飛騰流珠，乘龍駕雲，浮游太清，任王所欲。安於是旦夕朝拜，身進果酒，先乞試之，變化風雨雲霧，無不有效。遂授丹經及三十六水銀等方，藥成未服。而安有子名遷，好劍，自謂莫及也。郎中雷被與戲，而被誤中於遷，遷怒，被乃求擊匈奴以贖罪。安不聽，被懼為遷所殺，乃上書於天子。是時漢法，諸侯壅閼奮擊匈奴者，罪死。安當誅，武帝尊敬重安，但削其二縣。雷被與伍被素親，伍被亦以奸私得罪於安，安怒之而未發，被恐誅，乃誣告安謀反。天子使宗正持節治安，八公告安曰：可以去矣，此乃天所以發遣王，願王勿疑。乃與安登山大祭，埋金於地，即白日昇天。八公與安所踐石上皆陷，於今人馬之迹存焉。八公告安曰：雖復天使有此，然伍被為臣誣告君父，夫有神仙之籍者，人謀之者死，犯之者滅，被

今當受誅也。於是宗正既至，失安所在。推問，云：「王仙去矣。天子聞之，悵然，乃諷使廷尉張湯奏伍被爲安畫謀反計，遂族誅二被，如八公言矣。漢史祕之，不欲言神仙之事，恐後世人主常廢棄萬機，以求不死，故言安自殺。」一云王同八公昇天，乃棄置藥鼎，雞犬舐之，并得輕舉，鷄鳴雲中，犬吠天上。一云安得鴻寶萬年之術仙去，位太極真人。

紀事

《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

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莫然後罷。

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賈賂。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

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游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

王有女陵，慧有口。王愛陵，多予金錢，爲中誦長安，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荼愛幸，生子遷爲太子，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爲太子妃。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之。後荼、太子遷及女陵擅國權，奪民田宅，妄致繫人。

太子學用劍，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計欲毋遣太子，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會有詔即訊太子，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王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從跡連王，王使人候司。漢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還諫曰：「漢使即逮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即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也。」是時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王視漢中尉顏色和，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闕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當棄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如前計。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寡人甚恥之。」爲反謀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爲妄言，言上無男，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以爲妄言，非也。

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事豎子乎！」

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不愛，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爲太子，而建父不得爲侯。陰結交，欲害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系咎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曰：「毒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陰事。」書既聞，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是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構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河南治建，辭引

太子及黨與。

初，王數以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以吳楚七國爲效。王引陳勝、吳廣，被複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爲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於是王銳欲發，乃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欲如伍被計，使人爲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欲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爲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南方來，呼言曰「南越兵入」，欲因以發兵。乃使人之廬江、會稽爲求盜，未決。

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還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爲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計猶與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以爲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愈欲休，即許太子。太子自刑，不殊，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

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讓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有詐僞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印圖及它逆亡道事驗明白，當伏法。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免，削爵爲士伍，毋得官爲吏。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以章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背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安自刑殺。后、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爲九江郡。

淮南王 見劉安

劉根

傳記

《後漢書·方術傳下·劉根》 劉根者，潁川人也。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爲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矣。」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耳。」祈曰：「促召之，使太守目睹，爾乃爲明。」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顧而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爲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在所。

葛洪《神仙傳》卷八《劉根》 字君安，長安人也。少時明五經，

以漢孝成皇帝綏和二年舉孝廉，除郎中。後棄世道，遁入嵩高山石室中。崢嶸峻絕，高五千丈，自崖北而入。冬夏無衣，毛長一二尺。其顏如十四、五許人。深目多鬚，鬚皆黃，長三四寸。每與坐，或時忽然變著高冠玄衣，人不覺換之。時衡府君在潁川，自說其先祖有與根同歲者。王莽數使使請根，根不肯往。衡府君道廟掾王珍問起居，根不答。再令功曹趙公往山達敬，根惟言謝府君，更無他言。後潁川太守高府君到官，民人大疫，郡中死者過半。太守家大小悉病，府君使珍從根求消灾除疫氣之術。珍叩頭述府君意，根教於太歲宮氣上穿地作孔，深三尺，以沙着中，以酒沃之。君依言，病者即愈，疫氣登絕。後常用之，有效。後太守史祈，以根爲妖妄，欲殺之，遣使呼根。舉郡皆諫，以爲不可。祈殊不肯止。諸吏先使人以此意報根。使者至，根曰：太守欲吾來何也？吾當往耳。不往

者，恐汝諸人必得罪，謂卿等不來呼我也。根即詣郡。時賓客盈坐，祈令根前，使庭下五十餘人將繩索鞭杖立於根後。祈厲聲問曰：君有道耶？根曰：有道。祈曰：有道，能召鬼使我見乎？若不見，即當戮汝。根曰：甚易耳。遂借祈前筆硯書作符，扣階鋒，鐙然作銅聲。因長嘯，嘯音非常清亮，聞於城外。聞者莫不肅然，衆賓客悉恐。須臾，廳前南壁忽開數丈，見四赤衣吏，傳呼避道。赤衣兵數十人，操持刀劍，將一科車直從壞壁中入到廳前，根勅下車上鬼。赤衣兵發車上烏被，上有一老公、一老姥，反縛囚繫，大繩的頭。熟視之，乃祈亡父母也。祈驚愕，愴然流涕。父母亦泣，責罵祈：我生時，汝仕宦未達，不得汝祿養。我死後，汝何爲犯忤神仙尊官，使我被收束囚辱如此？汝亦何面目立於人間？祈下階叩頭，向根乞赦赦先人。根乃敕赤衣兵將囚出去。廳前南壁復開，車過，尋失車所在。根亦隱去。祈恍惚若狂，其妻暴卒，良久乃蘇，云：見君家先被捉者，大怒云：何以犯觸大仙，使我被罪。當來殺汝。後月餘，祈及妻兒並卒。少室廟掾王珍，數得見根顏色懽悅之情，伏地叩頭，請問根從初得道之由。根說：昔人山精思，無處不到。後入華陰山，見一人乘白鹿從千餘人，玉女左右四人，執彩旄之節，年皆十五六。余再拜頓首，求乞一言。神人乃住，告余曰：汝聞昔有韓衆否乎？答曰：嘗聞有之。神人曰：即我是也。余自陳少好長生不死之道，而不遇明師，頗習方書，按而爲之。多不驗。豈根命相不應度世也？今日有幸逢大神，是根宿夜夢想，從心所願。願見哀憐，賜其要訣。神未肯告余。余乃流涕自搏重請。神人曰：坐，吾將告汝。汝有仙骨，故得見我。汝今髓不滿，血不煖，氣少腦減，筋急肉沮，故服藥行氣不得其力。必欲長生，且先治病十二年，乃可服仙之上藥耳。夫仙道有昇天躡雲者，有遊行五嶽者，有食穀不死者，有尸解而仙者，要在於服藥。服藥有上下，故仙有數品也。不知房中之事，行氣導引而不得神藥，亦不能仙也。藥之上者，唯有九轉還丹及太乙金液。服之，皆立便登天，不積日月矣。其次雲母雄黃之屬，能使人乘雲駕龍，亦可使役鬼神，變化長生者。草木之藥，唯能治病補虛，駐年返白，斷穀益氣，不能使人不死也。高可數百年，下纔全其所稟而已，不足久賴矣。余乃頓首曰：今日受教，乃天也。神人曰：必欲長生，先去三尸。三尸去，則意志定，嗜欲除也。乃以神方五篇見授，云：伏尸常以月望晦朔上天，

白人罪過。司命奪人算紀，使少壽。人身中神欲人生，而三尸欲人死，死則神散，返於無形之中，而三尸成鬼，而人享奠祭祀之，則得歆饗，以此利在人速死也。夢與惡人鬪爭，此乃神與尸相戰也。根乃從次合作服之，遂以得仙。珍又言：數見投符於地，有所告召，即見如取之者，然不見人。又唯聞有所推問，有人答對，而不見形也。或聞有鞭杖聲，而或地上見血，莫測其端也。教珍守一行氣存神坐三綱六紀謝過上古之法，不知珍能得仙名耳。根後人鷄頭山中仙去矣。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〇《劉根》 劉根，潁川人。能令見鬼，隱於嵩山。潁川太守杜新聞之，以爲妖詭，召至郡。新謂根曰：君有何能，而常惑衆。根曰：僕能令人見鬼。新曰：今即試看，若無鬼，汝當見誅。於是根左顧而笑，須臾，新之亡父母悉反縛於伊前，鬼乃責曰：汝爲人子，不能光益我，因何累及亡人？仍語新曰：可急謝過於劉先生。新乃泣涕叩頭謝根。俄頃根與鬼俱不見，莫知所之。不日，新亦卒。或云：劉根常服棗核中仁，百邪疾不復干，後漢時人。皮日休與毛公泉《詩》云：劉根昔成道，茲塢四百年。麋毳被其體，號爲綠毛仙。因思清冷汲，鑿彼窄嶺巔。五色既煉矣，一勺方鏗然。既用文武火，俄窮雌雄篇。赤鹽撲紅霧，日華飛素煙。服之生羽翼，倏爾沖玄天。真隱尚有迹，厥祀將近千。我來討靈勝，到此期終焉。滴若破竇淨，蘇餘餘甃圓。澄如玉髓潔，泛若金精鮮。顏色半帶乳，氣味全和鉛。飲之融痞塞，濯之神俱攀。有時翫者觸，倏忽風雷顛。素綆絲不短，越畧腹甚便。汲時月液動，擔處水漿旋。大獻大司諫，置之鈴閣前。清如介潔性，滌此掃蕩權。炙背野人興，亦思侯伯憐。也知飲水苦，願受一餅泉。《南嶽總勝集》云：劉根先生修大洞帝乙之道，遊宦四方，爲政有德。晚歸南嶽之東峰，煉真朝斗，服氣祭神而玄化。

劉圖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劉圖》 漢安帝永初三年己酉二月，老君降於泰山。遣泰山使者羽以車騎，召江夏善士劉圖，欲使校定天下簿籍。圖至，見老君當殿南面而坐，泰山君居東西向，九天仙君居南北向，八極天君居西東向。命圖與官屬校定天下名籍，三日而畢。老君欲示圖以罪福報應，乃令羽將圖至天堂。見太清宮中金臺玉殿，音樂自然，仙真多著青衣，執金簡，歌詠經文。觀畢遣回，圖因此得道，遂為道士，後亦仙去。

魏伯陽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二《魏伯陽》 吳人也。本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不肯仕宦。閒居養性，時人莫知之。後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知弟子心不盡，乃試之曰：此丹今雖成，當先試之。今試飴犬，犬即飛者，可服之。若犬死者，則不可服也。伯陽入山，特將一白犬自隨。又有毒丹，轉數未足，合和未至，服之暫死。故伯陽便以毒丹與白犬，食之即死。伯陽乃問弟子曰：作丹惟恐不成，丹既成，而犬食之即死，恐未合神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為之奈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吾背違世俗，委家人山，不得仙道，亦不復歸，死之與生，吾當服之耳。伯陽乃服丹，丹入口即死。弟子顧相謂曰：作丹欲長生，而服之即死，當

奈何。獨有一弟子曰：吾師非凡人也，服丹而死，將無有意耶。亦乃服丹，即復死。餘二弟子乃相謂曰：所以作丹者，欲求長生。今服即死，焉用此為。若不服此，自可數十年在世間活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為伯陽及死弟子求市棺木。二人去後，伯陽即起，將所服丹內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弟子姓虞。遂皆仙去。因逢人入山伐木，乃作書與鄉里，寄謝二弟子，弟子方乃懊恨。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似解《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儒者不知神仙之事，反作陰陽注之，殊失其大旨也。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三《魏伯陽》 一云東漢魏伯陽，會稽上虞人也。世襲簪裾，惟公不仕，修真潛默，養志虛無，每視軒裳如糠粃焉。不知師授誰氏，得古人龍虎經，盡獲妙旨，乃約《周易》撰《參同契》三篇。又云未盡纖微，復作補塞遺脫一篇，繼演丹經之奧。所述多以寓言借事，隱顯異文。公撰《參同契》者，謂修丹與造化同途，故託易象而論之，今行於世。後來解註者數家，惟真一子彭曉所解最正，丹成仙去，書幸流傳。

雜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三《魏伯陽》 《道德經》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魏伯陽，善人也，不私其實而與天下共之，善之至也。蓋自廣成子發三丹九鼎之祕以明至道，歷五帝有夏之世，雖神仙服膺傳授間聞於人，丹道之玄幾絕響。逮至殷周，太上復化身降生世間，斯道再揚。至前漢諸仙微寓歌詩，斯道猶未大闡。至伯陽假易道作《參同契》，至道之微盡之，為法於天下，可傳於無窮，善人之寶其泄矣。此其教隆於漢晉，盛於隋唐，以迄于今，豈非伯陽之功乎。

張道陵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五《張道陵》

字輔漢，沛國豐縣人也。本太學

書生，博採五經。晚乃歎曰：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長生之道，得《黃帝九鼎丹經》，修鍊於繁陽山。丹成服之，能坐在立亡，漸漸復少。後於萬山石室中，得《隱書祕文》，及制命山嶽衆神之術，行之有驗。初，天師值中國紛亂，在位者多危，退耕於餘杭。又漢政陵遲，賦歛無度，難以自安。雖聚徒教授，而文道凋喪，不足以拯危佐世。陵年五十方退身修道，十年之間已成道矣。聞蜀民朴素可教化，且多名山，乃將弟子入蜀，於鶴鳴山隱居。既遇老君，遂於隱居之所備藥物，依法修鍊。三年丹成，未敢服餌，謂弟子曰：神丹已成，若服之，當沖天爲真人。然未有大功於世，須爲國家除害興利，以濟民庶，然後服丹即輕舉。臣事三境，庶無愧焉。老君尋遣清和玉女，教以吐納清和之法。修行千日，能內見五藏，外集外神。乃行三步九迹交乾履斗，隨罡所指，以攝精邪。戰六天魔鬼，奪二十四治，改爲福庭，名之化宇。降其帥爲陰官。先時，蜀中魔鬼數萬，白晝爲市，擅行疫癘，生民久罹其害。自六天魔推伏之後。陵斥其鬼衆，散處西北不毛之地，與之爲誓曰：人主於晝，鬼行於夜。陰陽分別，各有司存。違者，正一有法必加誅戮。於是幽冥異域，人鬼殊途。今西蜀青城山，有鬼市並天師誓鬼碑石、天地石，日月存焉。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八《張天師》

天師真人姓張氏，

諱道陵，字輔漢，沛豐邑人，留侯子房八世孫也。子房初遊下邳，遇黃石公，授以《素書》。後從漢高帝有功，封侯。養真辟穀，師友赤松，得東園公飛步之訣。謚文成侯。陰功隱行，流芳後葉。有子名不疑，不疑次子高，高子通，通子無妄，無妄子里仁，里仁子覺，覺子起，起子大順，真人乃大順之長子也。母初夢天人自北斗魁星中降至地，長丈餘，衣繡衣，

以薔薇香授之。既覺，衣服居室皆有異香，經月而不散。感而有孕於東漢光武建武十年甲午正月望日，生於吳地天目山。時黃雲覆室，紫氣盈庭，室中光氣如日月。復聞昔日之香，浹日方散。年及冠，身長九尺二寸，眉廣額，綠睛朱頂，隆準方頤，目有三角，伏犀貫腦，玉枕峰起，垂手過膝，美鬚髯。龍踞虎步，豐上銳下，望之儼然。雖親友見之，肅如也。七歲讀《道德》二篇十許遍，而達其旨，於天文地理、河洛圖緯之書，皆極其妙。通習墳典，所覽無遺。從學者千餘人，天目山南三十里，西北八十里，皆有誦誦之堂，臨安神仙觀，餘杭通仙觀，即其地也。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中之。身雖仕，而志修煉形輕舉。久之，退隱北邙山。三年，有白虎銜符文置座傍。朝廷就徵爲博士，稱疾不起。和帝即位，聞其有道，以三品印綬、駟馬車等徵爲太傅，後封冀縣侯，三詔不就。語使者曰：爲我謝天子，人生百歲，光陰瞬息間。父母妻子，恩愛隆厚，豈能長保哉？九天之上，無何有之鄉，金闕帝君將詔吾以爲臣矣。惟清靜寡慾，則天下自治，何以臣爲？時永元四年壬辰歲也。遂自河洛，樂蜀之溪嶺深秀，遂隱其山，苦節學道，蓄氣養神。謂弟子曰：吾少嗜學，研窮六籍，大抵皆經世具也。夫通爵顯秩，簞金穀玉，比吾身中一毫孰重？然四體百骸，又豈吾所固有也，皆游塵聚沫耳。剗心煉形，與道合真，乘雲駕龍，白晝上賓，豈不快哉。人生有會則離，有生則死，死者精神冥冥，不可復還。惟昔軒轅味道，松喬食霞，並白日飛騰，永劫無窮，不亦美乎。古人辭萬乘之貴，千駟之富，良有以矣。既不能兼才通俗，與世俱濟，請從所學，各宜及時。於此分別，不亦可乎。夫人情亦無極，聚極則散去，樂極則悲來，豈可逃也。吾今將遊涉山海，遠離塵境，棲寓幽渺，以究所學。與汝等別離，子等固如何也？弟子有王長者，習天文，通黃老，留侍左右。遂散學徒。以清虛淡薄爲務，不交人事。王長負書行歌，同往雲錦山居。而真人修玄玄之道，後乃按方煉龍虎大丹。一年有紅光照室，二年有五雲覆鼎。夜不假燭，髣髴有青龍白虎各一，常繞丹鼎。三年丹成，真人年六十餘，餌之而容貌益少，若三十許人，行及犇馬。又得祕書祕文，制命山嶽，檄召萬靈。【略】真人領弟子還鶴鳴山，於桓帝永壽元年乙未正月七日五更之初，長、昇見空中神仙騎吏一人，駕雲車，徘徊於山之東南，大聲言曰：張道陵功行已就，將授以祕錄。言訖，老君駕龍輿，真人

乘白鶴，自渠亭山會於成都城下。老君同至，萬神湊迎，涌出一玉局，高丈餘。老君昇座，爲真人再授道要，重演正一盟威之旨，說北斗延生經。以十五日上元，再會於成都，說南斗經及演說諸經。真人聽畢，老君已回，玉局消散，因成空洞。真人往鹿堂治，召四鎮太歲、五嶽四瀆、社稷神祇，羣仙悉集。是時山前有一石筍，可高丈餘，真人執起以誓衆神曰：太上有勅，令吾誓衆，當崇奉正道，好生惡殺，佐國安民。其有不稟恭者，吾遣萬神誅之。乃擲石筍於巖下，立於治側。遂與定三十六靖廬、七十二福地、三百六十名山高低品秩，各置一正神主守，如世間郡邑之治。遂領昇、長往雲臺治，於西北隅築壇安爐，煉大丹。丹成服之，浴於水，有神光亘天。永壽二年丙申，真人自以功成道著，乃於治之西北半崖間，舉身躍入石壁中，自崖頂而出，因成二洞。今崖半曰峻仙洞，崖上曰平仙洞。是年九月九日，在巴西赤城渠亭山中，太上遣使者并五帝部從，持玉冊授正一真人之號。真人將以盟威都功等諸品祕錄、斬邪二劍、玉冊玉印以授其長子衡，戒之曰：此文總統三五步罡，正一之樞要，世世一子，紹吾之位，非吾家宗親子孫不傳。謂長、昇曰：吾有餘丹在煉丹亭上金盃之中，汝二子可分餌，今日當隨吾矣。是日亭午之際，復見一人朱衣青襟，曳履持版；一人黑幘綃衣，結履佩劍，各捧玉函，從朱衣使者趨前，再拜曰：奉上清真符，迎真人於閭苑。須臾，東北有二十四人，皆龍虎鸞鶴之騎，各執青幢絳節，獅子辟邪、天驕甲卒皆至，稱景陽吏。即有黑龍駕一紫輿，玉女二人引真人與夫人雍氏二孫氏登車，前導後從，天樂引迎，於雲臺峰白日昇天，時真人年一百二十三歲也。唐玄宗贊云：邈彼炎漢，天圖中缺，萬彙消殘，三靈蕩越。惟師膺運，神威迅發。躬侍真元，親傳祕訣。妖毒雲驅，崇山劍裂。大布聲教，全清蠱孽。一振無爲，永光有截。鸞鶴斯邁，丹青是設。玉相真儀，傳芳不歇。又贊云：邈矣真仙，孤高峻節，氣貫穹冥，玄元示訣。落落神儀，亭亭皓月，誅邪斬精，魅驅鬼微。漢代盟威，流傳不絕。肅宗贊云：德自清虛，聖教之實。或隱或見，是朴是質。靜處瓊堂，焚香玉室。道心不二，是爲正一。宋徽宗進封真君玉冊文：維大觀二年歲次戊子十月丁丑朔十有六日壬辰，皇帝御名謹再拜言曰：惟道無方，待人而成。若昔至真，以道興世。功被萬物，則爲神明主；務稱其休，夫何敢不崇，恭惟漢天師正一真人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

體妙闡幽，有大利於天下。劉氏之季，厥績甚茂。遂挾光景，上超人羣，祕錄真圖，孚係於後。弭除妖孽，擯禦不祥，陰騭有民，既久彌著。不有徽稱，何以極報，典揚嘉惠。謹遣朝奉大夫知信州軍州事劉晏，上尊號正一靜應真君。大道藏於幽，顯於明，功施於遠，著于近。匪我能然，惟常弗息，則能尚鑒觀茲，以衍其餘，佑相我邦家，延及我民懋，昭無疆之休，俾嗣于永世。理宗嘉熙三年，封正一靜應顯佑真君。

雜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八《張天師》 臣道一曰：鬼神變化，從古以之，人鬼混殽，道將違矣。張天師乃稟符籙之教，通天地之情，分隸陰陽，區別人鬼。至於奪鬼幽獄，立二十四治，其與太上之降九十五種外道不殊。正一之教流傳後世，實非小補。且德垂後裔，世襲真風，以至于今，亦天之報功也。《道德經》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張天師必能深究其旨。

王長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九《王長》 真人王長，不知何所人也，從張正一真人學。真人往雲錦山，散羣弟子，惟王長習天文，通黃老，留侍左右。長遂負書行歌，同真人往雲錦山，日侍真人。服丹戰鬼，積行累功，後於渠亭山，真人一日指長曰：惟爾累世種善，宿有仙骨，可與成就矣。遂盡得真人九鼎之要，白日飛昇。

趙昇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九《趙昇》 真人趙昇號鹿堂子，不知何所人也。始，張正一真人在蜀，昇不遠千里而來，願執弟子禮。真人試以難者七事，而昇終始如一。第七試因取桃，同王長投谷中，見真人坐瓊牀寶帳，遂拜授《神丹寶經》。後事真人功行滿備，白日昇天。

雜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九《趙昇》 趙昇不遠千里而求師，守一誠而不變，志於道，亡其身，忍辱含垢，堅節礪操，卒能得明師之旨，授參道德之玄微，積行累功，煉形輕舉。觀其志，其與傳先生之穿盤石不殊。後之學仙者，真可為軌範也。《道德經》曰：強行者有志。其斯之謂夫。

張衡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九《張衡》 嗣師張衡字靈真，張正一真人長子也。少博學，隱居不仕，有大名於天下。時帝聞其有道，徵為黃門侍郎，不就。不關世務，吐納不食。於漢靈帝光和二年己未正月

教史人物總部·早期道教部

二十三日，以真人之法付子。師與妻盧氏得道陽平山，白日飛昇。

張魯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九《張魯》 系師張魯字公期，嗣師長子也。好道，守真人之法。仕漢，歷典農校尉、安民中郎將、漢中南鄭二郡太守。後隱身學道，以符法治病，致米一斗，疾苦立愈。久之，積米鉅萬。魏王聞之，遣使統兵來討。弟子告師，師曰：慎勿為懼。遂同弟子登嶺而望，見兵馬四合，師以手版畫地成河，怒濤洶湧，下臨不測，兵不得度。使者復統水師至岸，師又以手版畫其河中，輒出一峰，高千餘丈，兵不能進。使者回，具述其事。魏王遣使追謝，齎印綬拜為梁益二州刺史、鎮南將軍，封閭中侯，食邑三萬戶。師固辭不受，謂使者曰：吾修道之士，世慕沖舉。今裂地之封，非所願也，請還印綬，無復再來。後修煉，白日乘龍昇天。師有弟二人，長曰衡，次曰儵。衡歷招義將軍，好道，於嘉陵飛昇。儵歷南郡太守，棄官學道，久之，白日飛昇。

《三國志·魏書·張魯傳》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

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脩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遂襲脩殺之，奪其衆。焉死，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為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縣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

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領漢甯太守，通貢獻而

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爲漢甯王。魯功曹巴西閭闔諫魯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爲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于王。願且不稱，勿爲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者數萬家。

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關出武都征之，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衆數萬人拒關堅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

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歸降），圃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濩）（杜濩）赴朴胡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於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魯盡將家出，太祖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閭中侯，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閭圃等皆爲列侯。

爲子彭祖取魯女。魯薨，謚之曰原侯。子富嗣。

雜錄

《三國志·魏書·張魯傳》裴松之注引《典略》 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駱曜。光和中，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脩。駱曜教民緬匿法，角爲太平道，修爲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爲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爲不信道。修法略與角同，加施靜室，使病者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爲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爲奸令。爲鬼吏，主爲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爲常，故號曰五斗米師。實無益於治病，但爲淫妄，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修亦亡。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修業，遂增飾之。教使作義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有小過者，當治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臣松之謂張修應是張衡，非《典略》之失，則傳寫之誤。

桓闔

傳記

李昉《太平廣記》卷一五《神仙一五·桓闔》 桓闔者，不知何許人也。事華陽陶先生，爲執役之士。辛勤十餘年，性常謹默沈靜。奉役之外，無所營爲。一旦，有二青童白鶴，自空而下，集隱居中，隱居欣然臨軒接之。青童曰：「太上命求桓先生耳。隱居默然，心計門人無姓桓者，命求之，乃執役桓君耳。問其所修何道而致此。」桓君曰：「修默朝之道積年，親朝太帝九年矣，乃有今日之召。」將昇天，陶君欲師之。桓固執謙卑，不獲請。陶君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得非有過，而淹延在世乎。願爲訪之，他日相告。」於是桓君服天衣，駕白鶴，昇天而去。三日，密降陶君之室，言曰：「君之陰功著矣。所修本草，以蠱蟲水蛭輩爲藥，功雖及人，而害於物命。以此一紀之後，當解形去世，署蓬萊都水監耳。言訖乃去。陶君復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著《別行本草》三卷，以贖其過焉。後果解形得道。出《神仙感遇傳》。

宮嵩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七《宮嵩》 宮嵩者，琅琊人也。大有文才，著道書二百餘卷。服雲母，得地仙之道，後入苧嶼山中仙去。

雜錄

《後漢書·襄楷傳》

桓帝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災異尤數。延熹九年，楷自家詣闕上疏曰：「【略】臣前上琅邪宮崇受干吉神書，不合明聽。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臣雖至賤，誠願賜清閒，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略】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胤不興，孝沖、孝質頻世短祚。」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〇《宮嵩》

宮嵩者，琅琊人也。

有文才，著書百餘卷。師事仙人干吉。漢元帝時，嵩隨吉於曲陽泉上，遇天仙授吉青縑朱字《太平經》十部，吉行之得道，以付嵩。後上此書。書多論陰陽否泰災眚之事，有天道地道人道，云：「治國者用之，可以長生。此其旨也。嵩服雲母，數百歲有童子之色，後出入紆嶼山仙去矣。」

干吉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〇《干吉》

干吉者，琅琊人也。

先名室，後改名吉。其父祖世有道術，不殺生命，吉精苦有踰於昔人。常遊曲陽流水上，得神書百餘卷，皆赤界白素，青首朱目，號曰《太平青領書》，時漢成帝河平二年甲午也。蓋吉親受於老君，今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爲部，每部一十七卷。一云吉忽得痼疾，經十餘年，百藥不愈。乃晨夕焚香，哀告上天，願賜救度。老君感其精誠，乃令仙人帛和爲賣藥翁。行市中，授之經，且曰：「卿得此書，非但

愈疾而已，當得長生，化行天下。吉乃拜受，其疾頓除。老君復降，親授其旨。遂編前經，成一百七十卷。吉得其旨，遂以修身養性，消灾治疾，無不驗者。其要曰：夫人之生也，天付之以神，地付之以精，沖和付之以氣。人能保精愛神護氣，內則致身長生，外則致國太平。又曰：人臣之行，當上愛其君。欲其長生，爲人子者當念父母，畏其將老，風化其意，使之入道。常爲求索奇方殊術，以奉君親。爲人弟子者，當念錄師恩。夫人生於父母，成道德於師，得尊榮於君。每念君父師將老，無以復之，或行學，更事賢明，求奇方異法而資益之，此乃應太古上皇最善忠臣孝子順弟子也。人皆爲之，則天下太平矣。有心之人，所作皆善，言行精實，心自克責，灑心易行，感動於上。受天施恩，輒言報謝，精專不怠，得致神仙。其方曰：吾字十一名爲士，丙午丁巳爲祖始，四口治事萬物理，子巾用角治其右。潛龍勿用坎爲已，人得見之壽長久。居天地間活而已，治萬百人仙可待。善理病者勿輕給，樂莫樂於長安市。使人壽若西王母，比若四時周反始，九十字策傳方士。蓋神丹奇藥，可以奉君父師者焉。又出科戒祭酒之法以付吉。吉後奉經行道，分布弟子，置男官女官，廣化人民，四方歸嚮。後孝章皇帝元和二年，老君復降，詰責吉曰：「吾前授汝道助國扶命，憂念萬兆。而自頃以來，諸男女弟子託吾位號，貪財縱欲，驕倨自大，嫉賢妬才，更相是非，皆不當爾，故來語汝。吉稽首伏地，叩頭百下，曰：唯唯，願太上赦既往之罪，容臣修將來之善。從今日已往，不知當何以救諸男女弟子之譴責？」老君曰：「汝善聽教，人生雖壽萬年，不持戒律，與老木久石何異？寧一日持戒爲道德而死，不忍犯戒而生。持戒者上補天官，尸解昇仙。世人雖爲王公，上至帝皇，脫有重罪，無益魂神，可不痛邪？明奉吾戒，以教授之。乃爲說一百八十戒。訖，又語吉曰：「往古先聖皆從此得道，道本無形，從師得成。道不可廢，師不可輕。吉稽首受命，再拜而謝。吉後寓居會稽，孫策平江東，進襲會稽，見士民皆呼吉爲干郎，事之如神，策招吉爲客在軍中，將士多疾病，請吉嚥水輒差。策將兵數萬人，欲迎獻帝，討曹公，使吉占風色，每有神驗。將士咸崇仰吉，且先拜吉後朝策。策見將士多在吉所，因怒曰：「吾不如干君邪？」乃收吉，責數吉曰：「天久旱，水道不通，君不同人憂，安坐船中作鬼態，束吾將士，敗吾部曲，今當相除。即縛吉暴日中，使請雨。若能感天，今日中大

雨則相原，不爾加誅。俄而雲興雨霏，江中漂泛。將士共賀吉，策遂殺之。將士涕泣收葬。明旦往視，俄失其尸。策大愴恨，從此常見吉在其前後。後策尋為詐真伏客所傷，照鏡見吉在鏡中，策大驚，因搥鏡大叫，胸創裂而死。《混元寶錄》云：吉尚周旋人間百餘年，然後仙去。

雜錄

《後漢書·襄楷傳》 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干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硃介青首硃目，號《太平清領書》。其言以陰陽五行為家，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臧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〇《干吉》 《道德經》曰：夫佳兵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干吉祖父慕道，而躬自勤苦有踰前人，乃致身軍旅之中，而為孫策所殺。雖曰兵解也，然使干吉退藏於密，積行累功，又安知不證飛昇之品乎？後之學仙者，當以處佳兵為深戒。

帛和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七《帛和》 帛和，字仲理。師董先生，行炁斷穀術，又詣西城山師王君。君謂曰：大道之訣，非可卒得。吾暫往瀛洲。汝於此石室中，可熟視石壁，久久當見文字。見則讀之，得道矣。和乃視之。一年了無所見，二年似有文字，三年了然見《太清中經神丹方》、《三皇文》、《五嶽圖》，和誦之上口。王君迴，曰：子得之矣。乃作神丹，服半劑，延年無極。以半劑作黃金五十斤，救惠貧病也。

封衡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一《封衡》 封衡字君達，隴西人也。幼學道，通老莊學，勤訪真訣。初服黃連五十年，後入鳥獸山採藥。又服術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許人。聞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藥與之，或下針，應手立愈。愛畜精氣，不極視大言。凡圖籍傳記，無不習誦。復遇魯女生，授《還丹訣》及《五嶽真形圖》，遂周遊天下，故山官水神潛相迎伺，而凶鬼怪物無不竄避。人或疑之，以矢刃刺禦，皆不能害。常駕一青牛，人莫知其名，因號青牛道士。魏武帝問養性大略，師曰：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勿過極，少勿過虛。去肥濃，節酸鹹，減思慮，損喜怒，除馳逐，慎房室，則幾於道矣。故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順其根，以契造化之妙。有二侍者，一負書笈，一攜藥笥。有《容成養氣術》十二卷、《墨子隱形法》一篇、《靈寶衛生經》一卷。笥有煉成水銀霜、黃連屑等，在人間僅二百餘年，後入元丘山不見。

王老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一《王老》 王老，不知其名，與魯女生、封君達為友。訪道遊名山，於東嶽之陽遇神仙乘白鹿，與侍女十許人自山中而下。知是神人，再拜以求長生之道。神仙曰：子知有安期君乎？即我是也。子精誠動天，太上使我授汝度世之訣。《經》云：綿綿

若存，用之不勤。是真道矣。言訖，昇天而去。王老行之愈力，三年行及奔馬，肌膚充澤，狀若處子，能分形變化，坐在立亡。周遊人間四海之內，時有見之者。

張皓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一《張皓》 張皓字文明，汝南人。東漢安帝永初中，嘗詔逸人爲道士，皓年二十歲與選。一日，封衡召至，皓望風服膺，求啓未悟。衡因觀其心，遣涉於深淵，則遇鯨鯨迫之，而貌不變。誘之以色，試之以財，而心不動。衡曰：「可教也。」於是付以《青要紫書金根上經》及神丹半兩，從而戒之曰：「勤則得之，替則失之，皓俯伏受命，遂入赤城山服丹行道。久之，耳能洞聽，目能徹視。常有學道者來訪，則或爲白鶴，或爲飛雲，搏空遊虛，隱沒而莫之見。至魏明帝太和初登真。」

華陀

傳記

《三國志·魏書·方技傳·華佗》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萼。遊學徐土，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爲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煮熟便飲，語其節度，舍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不過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針，亦不過一兩處，下針言「當引某許，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病

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剝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

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脈，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人云「在左」，於是爲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

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熟食，得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熟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

府吏兒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旦並起。

鹽漬嚴昕與數人共候佗，適至，佗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

故督郵賴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脈，曰：「尚虛，未得複，勿爲勞事，御內即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佗言。

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劉租針胃管訖，便苦欬嗽，欲卧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

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軀，陽氣內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佗與四物女宛丸，十日即除。

彭城夫人夜之廁，蠶螫其手，呻呼無賴。佗令溫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爲易湯，湯令暖之，其旦即愈。

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主人計，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佗所刻。

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

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齏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蛇輩約以十數。

又有一郡守病，佗以爲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瞋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

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深，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剝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

廣陵太守陳登得病，胸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脈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疽，食腥物所爲也。」即作湯二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期當發，遇良醫乃可濟救。」依期果發動，時佗不在，如言而死。

太祖聞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針鬲，隨手而差。

李將軍妻病甚，呼佗視脈，曰：「傷娠而胎不去。」將軍言：「聞實傷娠，胎已去矣。」佗曰：「案脈，胎未去也。」將軍以爲不然。佗舍去，婦稍小差。百餘日複動，更呼佗，佗曰：「此脈故事有胎。前當生兩兒，一兒先出，血出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脈不復歸，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今當與湯，並針一處，此死胎必出。」湯針既加，婦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長可尺所。

佗之絕技，凡此類也。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後太祖親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近難濟，恒事攻治，可延歲月。」佗久遠家思歸，因曰：「當得家書，方欲暫還耳。」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反。太祖累書呼，又敕郡縣發遣。佗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檢。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若其虛詐，便收送之。於是傳付許獄，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術實工，人命所縣，

宜含有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耶？」遂考竟佗。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燒之。佗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爲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強死也。」

初，軍吏李成苦欬嗽，晝夜不寤，時吐膿血，以問佗。佗言：「君病腸臃，欬之所吐，非從肺來也。與君散兩錢，當吐二升餘膿血訖，快自養，一月可小起，好自將愛，一年便健。十八歲當一小發，服此散，亦行復差。若不得此藥，故當死。」復與兩錢散，成得藥去。五六歲，親中人有病如成者，謂成曰：「卿今強健，我欲死，何忍無急去藥，以待不祥？先持貸我，我差，爲卿從華佗更索。」成與之。已故到譙，適值佗見收，忽忽不忍從求。後十八歲，成病竟發，無藥可服，以至於死。

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治，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爾。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頸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當導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體輕便，腹中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胸藏之間不可妄針，針之不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胸藏針下五六寸，而病輒皆瘳。阿從佗求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爲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

雜錄

《三國志·魏書·方技傳·華佗》裴松之注引《華佗別傳》 人有在青龍中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景宗說中平日數見華佗，其治病手脈之候，其驗若神。琅琊劉勳爲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腳膝裏上有瘡，

癢而不痛。瘡愈數十日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是易治之。當得稻糠黃色犬一頭，好馬二疋。」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卧不知人。因取大刀斷犬腹近後腳之前，以所斷之處向瘡口，令去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而出，便以鐵椎橫貫蛇頭。蛇在皮中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長三尺所，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帀，候視諸脈，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鉞刀決脈，五色血盡，視赤血，乃下，以膏摩被覆，汗自出周帀，飲以亭曆大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囂囂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使然火溫床，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鬢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剝腹養治也。」使飲藥令卧，破腹就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刮去惡肉，以膏傳瘡，飲之以藥，百日平復。

又青黏者，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藏，益精氣。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為佳，輒語阿，阿又祕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強盛，怪之，遂責阿所服，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

文帝《典論》論郃儉等事曰：「潁川郃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初，儉之至，市伏苓價暴數倍。議郎安平李覃學其辟穀，餐伏苓，飲寒水，中泄利，殆至隕命。後始來，眾人無不鵠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董芬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闔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仙藥。劉向惑於鴻寶之說，君游眩於子政之言，古今愚謬，豈唯一人哉！」

東阿王作《辯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郃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于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奸宄以欺眾，行妖慝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于瀛洲，求安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棄六驥而美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為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於員吏，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遊，六轍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余嘗試郃儉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必益壽，可以療疾而不憚饑饉焉。左慈善修房內之術，差可終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余常辟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于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鬬、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壁背出脾，欲其食少而弩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合其一煮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鰓，游行沉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率可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為徐市、樂大之徒也。」

左慈

傳記

《後漢書·方術傳下·左慈》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眾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放于下坐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鉤沉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

可愛。操使目前鱸之，周決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薑還，並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

後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爲齋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壚，悉亡其酒脯矣。操懷不喜，因坐上收，欲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于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人走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即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爲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葛洪《神仙傳》卷八《左慈》 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明五經，兼通星緯。見漢祚將盡，天下亂起，乃嘆曰：值此衰運，官高者危，財多者死，當世榮華不足貪也。乃學道術，尤明六甲，能使役鬼神，坐致行厨。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內《九丹金液經》。能變化萬端，不可勝紀。曹公聞而召之，閉一室中，使人守視，斷其穀食，日與二升水，期年乃出之，顏色如故。曹公曰：吾自謂天下無不食之人。曹公乃欲從學道。慈曰：學道當得清淨無爲，非尊貴所宜。曹公怒，乃謀殺之。慈已知之，求乞骸骨。曹公曰：何忽去耳？慈曰：公欲殺慈，慈故求去耳。曹公曰：無有此意。君欲高尚其志者，亦不久留也。乃爲設酒。慈曰：今當遠適，願乞分杯飲酒。公曰：善。是時天寒，溫酒尚未熱，慈解劍以攪酒，須臾劍都盡，如人磨墨狀。初，曹公聞慈求分杯飲酒，謂慈當使公先飲，以餘與慈耳。而慈拔簪以畫杯酒，酒即中斷，分爲兩向。慈即飲其半，送半與公。公不喜之，未即爲飲，慈乞自飲之。飲畢，以杯擲屋棟，杯懸着棟動搖，似飛鳥之俯仰，若欲落而不落。一座莫不矚目視杯，既而已失慈矣。尋問之，慈已還所住處。曹公遂益欲殺慈，乃勅内外收捕慈。慈走羣羊中，追者視慈入羣羊中，而奄忽失之，疑其化爲羊也。然不能分別之。捕吏乃語羊曰：人主意欲得見先生，暫還無苦。於是羣羊中有一大者，跪而言。吏乃相謂曰：此跪羊是慈也。復欲擒之。羊無大小悉長跪，追者亦不知慈所在，乃止。後有知慈處者，以告曹公。公遣吏收之，得慈。慈非不

得隱，故欲令人知其神化耳。於是受執入獄，獄吏欲考訊之，戶中有一慈，戶外亦有一慈，不知孰是。曹公聞而愈惡之，使引出市殺之。須臾，有七慈相似。官收得六慈，失一慈。有頃，六慈皆失。尋又見慈走入市，乃閉市四門而索之。或不識者，問慈形貌何似。傳言慈眇一目，青葛巾，單衣。見有似此人者，便收之。及爾，一市中人，皆眇一目，葛巾單衣，竟不能分。曹公令所在普逐之，如見便殺。後有人見慈，便斷其頭以獻曹公。公大喜，及至視之，乃一束茅耳。有從荊州來者，見慈在荊州。荊州牧劉表以爲惑衆，復欲殺慈。慈意已知。表出耀兵，乃欲見其道術。乃徐去詣表，說有薄禮，願以餉軍。表曰：道人單僑，吾軍人衆，非道人所能餉也。慈重道之。表使人取之。有酒一器。脯一束，而十餘人共舁之不起。慈乃自取之，以一刀剖脯投地，請百人運酒及脯，以賜兵士。人各酒三杯，脯一片，食之如常酒脯味。凡萬餘人皆周足，而器中酒如故，脯亦不減。座中又有賓客數十人，皆得大醉。表乃大驚，無復害慈之意。慈數日委表東去入吳。吳有徐隨者，亦有道術，居丹徒。慈過隨門，門下有客車六七乘。客許慈云：徐公不在。慈便即去。宿客見其牛皆在楊柳樹杪行，適上樹，即不見。下即復見牛行樹上。又車轂中皆生荆棘，長一尺，斫之不斷，搖之不動。宿客大懼，入報徐公，說有一眇目老至門，吾欺之，言公不在。此人去後，須臾使車牛皆如此，不知何意。徐公曰：咄咄。此是左公遇我，汝曹那得欺之。急追之，諸客分布逐之。及慈，羅列叩頭謝之。慈意解，即遣還去。及至，見車牛如故繫在，車轂中無復荆木也。慈見吳先主孫權。權素知慈有道，頗禮重之。權侍臣謝送知曹公、劉表皆忌慈惑衆，復譖於權，欲使殺之。後出遊，請慈俱行，令慈行於馬前，欲自後刺殺之。慈著木屐，持青竹杖。徐徐緩步行，常在馬前百步。著鞭策馬，操兵器逐之，終不能及。送知其有道，乃止。慈告葛仙公言：當人霍山中合九轉丹。丹成，遂仙去矣。

雜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五《左慈》 《真誥》云：左慈

今在小括山，常行來，數在此下，尋更受職也。慈顏色甚少，正得爐火九華之益。其下注云：左慈字元放，李仲甫弟，即葛玄之師也。魏武父子招集諸方士，慈亦同在。漢獻帝建安末渡江尋山，乃得入洞。又乞丹砂，合九華丹。九華丹是太清中經法，小括即小括蒼山，在永嘉溪橋之北。

樂巴

傳記

《後漢書·樂巴傳》 樂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好道。順帝世，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閑典訓，為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學校，以獎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政事明察。視事七年，以病乞骸骨。

荊州刺史李固薦巴治跡，徵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人徇行州郡。

巴使徐州還，再還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剪理奸巫，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還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會帝崩，營起憲陵。陵左右或有小人墳塚，主者欲有所侵毀，巴連上書苦諫。時梁太后臨朝，詔詰巴曰：「大行皇帝晏駕有日，卜擇陵園，務從省約，瑩域所極，裁二十頃，而巴虛言主者壞人塚墓。事既非實，寢不報下，巴猶固遂其愚，復上誹謗。苟肆狂瞽，益不可長。」巴坐下獄，抵罪，禁錮還家。

二十餘年，靈帝即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拜議郎。蕃、武被誅，巴以其黨，復謫為永昌太守。以功自劾，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冤。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子賀，官至雲中太守。

葛洪《神仙傳》卷五 樂巴，蜀人也。太守請為功曹，以師事之，請試術。乃平生入壁中去，壁外人叫虎狼，還乃巴也。還豫章太守，有廟神，能與人言語。巴到，推社稷，問其蹤由，乃老往齊為書生。太守以女妻之，生一男。巴往齊，勅一道符，乃化為狸。巴為尚書，正旦，會羣臣，飲酒。巴乃含酒起，望西南嚬之，奏云：臣本鄉成都市失火，故為救之。帝馳驛往問之，云：正旦失火時，有雨自東北來，滅火，雨皆作酒氣也。故終日不違如愚，若無所得而愚，是乃物之塊然者也。士大夫學道者多矣，然所謂八段錦、六字氣，特導引吐納而已。不知氣血寓於身而不可擾，貴於自然流通，世豈復知此哉。雖日宴坐，而心驚於外，營營然如飛蛾之赴宵燭，蒼蠅之觸曉窗，知往而不知返，知就利而不知避害，海魚有以蝦為目者，人皆笑之，而不知其故。晝非日，不能馳；夕非火，不能鑒。故學道者，須令物不能遷其性。冶容曼色，吾視之與嫖母同；大廈華屋，吾視之與茅茨同。澄心清淨，湛然而無思時，導其氣，即百骸皆通。抱純白，養太玄，然後不入其機，則知神之所為，氣之所生，精之所復，何行而不至哉！所著《百章發明道祕》，要眇深切，迷途之指南也。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五《樂巴》 樂巴，字叔元，內黃人。事漢桓帝四遷桂陽太守，甚有政聲。後還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使鬼神，乃悉毀壞房祀，剪理姦巫，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以為懼，終皆安之。桓帝崩後，靈帝即位，陳蕃被誅，巴坐黨，復謫為永昌太守。以功自劾，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冤。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記纂淵海》云：後一旦大風，天霧暗，失巴所在。尋問之，其日還成都，與親戚別去而昇天矣。《仙傳》云：樂巴，蜀成都人也。少好道，不修俗事。時太守詣巴，請屈為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巴到，太守曰：聞功曹有道，可試見一奇乎？巴唯唯。乃平坐，即入壁中去，冉冉如雲氣之狀，須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見化成一虎，虎乃巴矣。後舉孝廉，除郎中，還豫章太守。廬山廟有神，能於帳中共外人語，飲酒空中投杯。人往乞福，能使江湖之中分風舉帆，船行相逢。巴至郡，往廟中，便失神所在。巴曰：廟神詐為天官，損百姓日久，罪當治之。以事付功曹，巴自行捕逐。若不時討，恐其後遊行天下，所在血食，枉害良民，責以重禱。乃下所在，推問山林社

稷，求鬼蹤迹。此鬼於是走至齊郡，化為書生，善談五經。太守即以女妻之。巴知其所在，上表請解郡守，往捕其鬼。巴到，詣太守曰：聞君有賢婿，願見之。鬼已知巴來，託病不出。巴謂太守曰：令婿非人也，是老鬼詐為廟神，今走至此，故來取之。太守召之不出，巴曰：出之甚易。請太守筆硯奏案，乃作符。符成，長嘯空中，忽有人將符去，亦不見人形，一座皆驚。符至，書生向婦泣曰：去必死矣。須臾書生自携符來至庭下，見巴，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不復爾形。應聲即變為狸，叩頭乞活。巴勅殺之，皆見空中刀下，狸頭墮地。太守女已生一兒，復化為狸，亦殺之。巴去還豫章，豫章郡多鬼，又多獨足鬼，為百姓害。巴到後，更無此患，妖邪一時消滅。後徵為尚書郎。正旦大會，巴後到，有酒容。賜百官酒，又不飲，向西南三嚥之。有司奏巴不敬，詔問，巴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生為臣立廟。今旦且有耆老，皆來臣廟中享，臣不能早委之，是以有酒容。臣適見成都市上火，臣故嚥酒為雨以救之，非敢不敬。當請詔問，虛抵罪。乃發驛書問成都，成都奏言：正旦食後失火，須臾有大雨三陣，從東北來，火乃止。雨著人，皆作酒氣。後一旦忽大風雨，天地晦冥，對坐不相見，因失巴所在。尋問，巴還成都，與親故別，稱不更還，老幼皆於廟中送之云。送時因風雨晦冥，莫知去處也。《真誥》云：昔巴作兵解去，入林瀘山中，積十三年而後還家。今在鶴鳴赤石山中。

薊子訓

傳記

葛洪《神仙傳》卷七《薊子訓》 薊達，字子訓，齊國臨淄人。

【略】少仕州郡，舉孝廉。除郎中，又從軍，拜駙馬都尉。晚悟治世俗綜理官無益於年命也，乃從少君學治病作醫法。漸久，見少君有不死之道，遂以弟子之禮事少君而師焉。少君亦以子訓用心專，知可成就，漸漸告之以道家事。因教令胎息、胎食、住年、止白之法。行之二百餘年，顏色不

老。在鄉里與人信讓從事，性好清淨，常閒居讀《易》。時作小小文疏，皆有意義。少君晚又授子訓無常子大幻化之術，按事施行，皆效。曾見比舍家抱一兒，從求抱之，失手而墮地，兒即死。其家素尊敬之，不敢有悲哀之色而埋之，謂此兒命應不成人。行已積日，轉不能復思之，子訓因出外抱兒出家。家人恐是鬼，乞不復用。子訓曰：但取無苦，故是汝兒也。兒識其母，喜笑欲往母。乃取之，意猶不了。子訓既去，夫婦共往掘視，所埋死兒空器中，有泥兒長六寸許耳。此兒遂長大。又諸老人髮畢白者，子訓但與之對坐共語，宿昔之間，則明且皆髮黑矣。亦無所施為，為黑可期一年二百日也。亦復有不使人髮黑者，蓋神幻之大變者也。京師貴人聞之，莫不虛心欲見子訓，而無緣致之。子訓比居有年少為太學生，於是諸貴人共呼語之：卿所以勤苦讀書者，欲以課試規富貴耳。但為吾一致薊子訓來，能使卿不勞而達。書生許諾，乃歸。親事子訓，朝夕灑掃，立侍左右，如此且二百日。子訓語書生曰：卿非學道者，何能如此？書生曰：忝鄉里末流，長幼之道自當爾。子訓曰：何以不道實而作虛飾邪？吾已具知卿意。諸貴人欲得見我，我亦何惜一行之勞，而不使卿得榮位乎？便可還語諸人。吾某月某日當往。書生甚喜，到京師，具向諸貴人說此意。到期日，子訓未行。書生父母憂之，往視子訓。子訓曰：恐我不行也，不使卿兒失信，當發。以食時去所居。書生父母相謂曰：薊先生雖不如期至，要是往也。定後日書生歸，推計之，子訓以其日中時到京師，是不能半日行千餘里。既至，書生往見之子訓。子訓問書生曰：誰欲見我者？書生曰：欲見先生者甚多，不敢枉屈，但乞知先生所止，自當來也。子訓曰：不須使來，吾尚千餘里來寧，復與諸人計此邪？卿今日使人人盡語之，使各絕賓客，吾日中當往，臨時自當擇所先詣。書生如其言語貴人，貴人各灑掃。到日中子訓往，凡二十三處，便有二十三子訓，各在一處，諸貴人各各喜，自謂子訓先詣之。定明日相參問，同時各有一子訓，其衣服顏色皆如一，而論說隨主人諮問，各各答對不同耳。主人竝為設酒食之具，以餉子訓。皆家家盡禮飲食之。於是遠近大驚。諸貴人竝欲詣之，子訓謂書生曰：諸人謂我當有重瞳八采，故欲見我。我亦無所道。我不復往，便爾去矣。適出門，諸貴人冠蓋塞道。到門，書生言：適去矣，東陌上乘青驪者是也。於是各各走馬逐之，望見其驪徐徐而行，各走馬逐之不及。如此

行半日，而常相去一里許，不可及也。乃各罷還。子訓既少君鄉里弟子。微密謹慎，思證道奧，隨時明匠，將足甄綜衆妙矣。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〇《薊子訓》 二百餘年顏色不老。曾抱鄰舍嬰兒，誤墮地死，兒家即埋之。子訓自外來，抱兒還之。家恐是鬼，子訓掘視所埋，但泥而已。漢時京師貴人莫不虛心欲見，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座上常數百人，皆爲設酒脯，終日不匱。一日太學諸生詣請子訓，子訓以食時發，日中到，未半日行千餘里。往二十三處，諸貴人喜，自謂先詣之。明日相問，各言子訓衣服顏色如一，遠近驚異。後因遯去，遂不知所止。初去之日，惟見白雲騰起數十處，行人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公共摩娑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見者呼之曰：薊先生小住。並行，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仙傳云：薊子訓，齊人，舉孝廉，除郎中，又爲都尉，人莫知其有道，所載他事略同。

路大安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一《路大安》 真人姓路名光，又名大安，西蜀大寧軍內黃縣人也，後徙居婺州，乃漢路溫舒九世孫。於順帝漢安元年九月十五日子時誕生，神清骨秀，髮疏眼青。襲世箕裘，博通經史。歷三國鼎分，晉室肇造，科目不公，仕途艱進，乃自歎曰：僕幼蹇滯，時運興廢，雖有濟世之才，奈何時與命違，所謀弗就。功名之念頓息，遂舍家修道。遊至河陽，假舍驛亭，吏曰：不可宿驛中，有妖，儻或不信，必有禍害。真人曰：吾有神劍，能斬邪怪，不必多言。遂投宿。夜半風寒凜凜，瞑目視之，庭隅妖氣中有婦人悲告曰：真官乞賜救拔，此乃張氏古宅，向爲寇劫掠殺妾張氏而埋此也，若得收葬，方遂往生。翌日掘之，果得連環白骨，遂葬之於高陵。真人因此堅心慕道，廣求濟生度死之術，尋訪名山。於晉武帝太康五年甲辰歲五月五日，縱步姑射，忽於古檜

下見一老叟，衣黃裘，踞石而坐。進揖之曰：先生何獨在此？仰而長吁，久而不答。真人禮貌尤至。久之，老叟謂真人曰：久立我傍，果何求哉？觀子祿氣薄，道氣重，異日名與年同事俱終矣。真人聞此語，如夢得覺，乃再拜告之：弟子所求者道也。叟曰：道者杳杳冥冥，無形無像，何以求之？再拜告曰：道固難言，願得濟生度死之術以救世，可乎？叟曰：道者妙萬物而爲言，常應常靜，不可聲求，亦不容索，惟在留神恬淡，集性希夷，元氣長存，外物不擾。然後行功布氣，漱液煉神，可以超凡入聖。真人曰：今日得聞誨語，心如死灰，乞望先生明教一術，度人修己。叟曰：子可教矣。遂以六天如意大法經錄，謂之曰：依此行持，濟生度死，妙用難思，子宜祕之。叟就拂袖而去，追之莫及。復反顧，謂真人曰：修半紀相會。真人自是往華山仙掌峰修煉。至惠帝永熙二年十月十五日夜半，夢太上老君命右侍玉童賜玉鑰匙十事，而參合前老叟法書。夢覺，神開意解，自此書符行功布氣、治病驅邪，無不應驗。至永康元年三月。秦地血雨降，妖星晝見，疫毒流行，民遭橫夭。真人敬施符水，點混元燈，越三旬間方息。至永康二年正月，虎兇入城，民心搖動，莫能禁止。時王戎知相位，惠帝責之曰：卿任輔弼之重，何致此物搔我生靈？今降敕召人剿治。真人於戎，甥舅也。真人遂往揭榜，謂戎曰：某有術可禁此。戎見其甥言，遂奏帝，召入內，奏對乞與民除害，奉勅令任便行持。依混元法，攝召虎兇，自空飛至。帝愕然，真人呪水嚙之，化爲蠅螻，布氣吞之，一城安靜。帝喜，褒詢之曰：子乃吾朝真天師也，與漢天師殊時同號，異世同功。賜以綠紬朱服、青絲縹、碧玉環，及以金帛贈之。真人笑而不受，奏曰：助國救民，忍以財賄汙身？遂居華山，以混元錄傳之丁義，以混元經傳之郭璞，以混元法傳之許旌陽，以混元針灸傳之妙通朱仙。大安元年八月十二日，夜夢太上老君謂曰：年與名同，可以沖天，佐紫微北極大帝，職充司命真君。更宜每月三九日下降人間，察其功過，應有灾患急難，應聲度之。夢覺身輕，倏忽飛舉昇天而去。其混元之法，今行於世焉。

王暉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一《王暉》 道士王暉者，魏時人，白羊公之弟子也。居華嶽熊牢嶺洞真觀，常種黃精於溪側，則虎爲之耕，豹爲之耘。出入亦乘虎豹，具轡轡，行鞭策，如人乘馬無異。餌黃精、蒼朮，積有歲時。其後以道術傳王法沖，乃尸解而去。門人葬冠履於巖左，有黃雲覆其上。嘗著祕訣百餘言以教人，而人莫能曉。其辭曰：黃帝昇鼎湖，乘素入紫煙。明精陰不久，運往馳龍旋，枯悴林將凋，鮮鱗沉深淵。遊仙騰霞觀，喜作歲月綿。晝占勿龜兆，夕唱良有緣。中嶽鎮和氣，般輪共成篇。若能思得之，賜與金一餅音駢。

鮑靚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一《鮑靚》 字太玄，陳留人也。少有密鑒，洞於幽玄，深心冥肆，人莫之知。一云爲南海太守，得祕法悟真理，受真仙要訣於謹姆。按《洞天記》云：靚及妹並是先身。七世祖李湛、張慮者，俱杜陵北鄉人，同在渭橋爲客舍居，積行陰德，好道希生，故福逮於靚等。使易世變族，改氏更生，合爲天倫。根胄雖異，德蔭並同。靚學明經術緯候，師左元放，受中部法及三皇五嶽劾召之要，行之神驗，能使鬼神，封山制魔。晉元帝大興元年，靚暫往江東，於蔣山北道見一人，年可十六七許，好顏色。俱行數里，其人徐徐動足，靚奔馬不

及，以漸而遠。因問曰：相觀行步必有道者。其人曰：吾仙人陰長生也，太上使赤城。君有心於道，故得見我爾。靚即下馬拜問寒溫，未及有所陳，陰君曰：此地復十年當交兵流血。後蘇峻之亂，果足十年。又云：君慕道久矣，吾當度爾。仙法：考得仙者，尸解爲妙，上尸解用刀，下尸解用竹木，皆以神丹染筆，書太上太玄陰生符於刀刃左右，須臾便滅。所書者面目死於牀上矣，其真身遁去，勿復還家，家人謂刀是其人也。用竹木如刀之法。陰君乃傳靚此道。又與靚論晉室脩短之期，皆演一爲十爲百，以表元帝。託云推步所知，不言見陰君所說。是陰君戒其然矣。《羅浮圖志》云：稚川居羅浮時，靚爲南海太守，以道術見稱。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與稚川善，常往來山中，或語論達旦乃去。人見其來，門無車馬，獨雙燕往還。或怪而問之，則雙履也。《埔城集仙錄》云：靚以女妻葛洪。靚後還丹陽，卒葬於石子岡。後遇蘇峻亂，發棺無尸，但有大刀而已。賊欲取刀，問家左右有兵馬之聲。顧之驚駭，中間其刀，輒然有聲，若雷震之音，衆賊奔走。賊平之後，收刀別復葬之。

雜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一《鮑靚》 《真誥》云：靚爲地下主者，帶潛山真人。復五百年後，爲崑丘侍郎。《晉書》云：鮑靚字太玄，東海人。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墮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靚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後爲南海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葛 玄 葛仙公

傳 記

葛洪《神仙傳》卷八《葛玄》 葛玄，字孝先，丹陽人也。生而秀穎，性識英明，經傳子史，無不概覽。年十餘，俱失怙恃。忽歎曰：天下有常不死之道，何不學焉。因遁跡名山，參訪異人，服餌芝朮。從仙人左慈受《九丹金液仙經》。玄勤奉齋科，感老君與太極真人降於天台山，授玄《靈寶》等經三十六卷。久之，太上又與三真人項負圓光，乘八景玉輿，寶蓋幡幢旌節，煥耀空中。從官千萬。命侍經仙郎王思真披九光玉輻，出《洞元》、《大洞》等經三十六卷，及上清齋二法：一絕羣獨宴，靜炁遺形，冥心之齋也。二清壇肅侶，依太真之儀，先拔九祖，次及家門，後謝己身也。靈寶齋六法：一、金錄，調和陰陽，寶鎮國祚。二、玉錄，保佑后妃公侯貴族。三、黃錄，卿相牧伯拔度九祖罪原。四、明真，超度祖先，解諸冤對。五、三元，自謝犯戒之罪。六、八節，謝七祖及己身，請福謝罪也。及洞神、太一、塗炭等齋，並戒法等件，悉遵太上之命，修煉勤苦不怠。尤長於治病，收効鬼魅之術。能分形變化。吳大帝要與相見，欲加榮位。玄不枉，求去不得，待以客禮。一日，語弟子張恭言：吾為世主所逼留，不遑作太藥，今當以八月十三日中時去矣。至期，玄衣冠入室，卧而氣絕，顏色不變。弟子燒香守之，三日三夜，夜半忽大風起，發屋折木，聲響如雷，燭滅良久。風止燃燭，失玄所在，但見委衣床上，帶無解者。明旦問鄰人，鄰人言：了無大風。風止在一宅內，籬落樹木並敗折也。

李昉《太平廣記》卷七一《道術一·葛玄》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經》，未及合作。常服餌木，尤長於治病。鬼魅皆見形，或遣或殺。能絕穀，連年不饑。能積薪烈火而坐其上，薪盡而衣冠不灼。飲酒一斛，便入深泉澗中卧，酒解乃出，身不濡濕。玄備覽五經，又

好談論。好事少年數十人，從玄游學。嘗船行，見器中藏書札符數十枚，因問此符之驗，能為何事，可得見否。玄曰：符亦何所為乎。即取一符投江中，流而下。玄曰：何如。客曰：吾投之亦能爾。玄又取一符投江中，逆流而上。曰：何如。客曰：異矣。又取一符投江中，停立不動。須臾上符上、上符下，三符合一處。玄乃取之。又江邊有一洗衣女。玄謂諸少年曰：吾為卿等走此女。何如。客曰：善。乃投一符於水中。女便驚走，數里許不止。玄曰：可以使止矣。復以一符投水中，女即止還。人問女何怖而走，答曰：吾自不知何故也。玄常過主人。主人病，祭祀道精。精人使玄飲酒，精人言語不遜。玄大怒曰：奸鬼敢爾。敕五伯曳精人，縛柱鞭脊。即見如有人牽精人出者。至庭抱柱，解衣投地。但聞鞭聲，血出流漓。精人故作鬼語乞命。玄曰：赦汝死罪，汝能令生人病愈否。精人曰：能。玄曰：與汝三日期。病者不愈，當治汝。精人乃見放。玄嘗行過廟。此神常使往來之人。未至百步，乃下騎乘。中有大樹數十株，上有衆鳥，莫敢犯之。玄乘車過，不下。須臾有大風迴逐玄車，塵埃漫天，從者皆辟易。玄乃大怒曰：小邪敢爾。即舉手止風，風便止。玄還，以符投廟中，樹上鳥皆墮地而死。後數日，廟樹盛夏皆枯，尋廟屋火起，焚燒悉盡。玄見買魚者在水邊，玄謂魚主曰：欲煩此魚至河伯處，可乎。魚人曰：魚已死矣。何能為。玄曰：無苦也。乃以魚與玄。玄以丹書帛納魚腹，擲魚水中。俄頃魚還躍上岸，吐墨書青色如大葉而飛去。玄常有賓後來者，出迎之。坐上又有一玄，與客語，迎送亦然。時天寒。玄謂客曰：貧居，不能人人得爐火。請作火，共使得煖。玄因張口吐氣，赫然火出，須臾滿屋。客盡得如在日中，亦不甚熱。諸書生請玄作可以戲者。玄時患熱，方仰卧，使人以粉粉身，未及結衣。答曰：熱甚，不能起作戲。玄因徐徐以腹揩屋棟數十過，還復牀上。及下，冉冉如雲氣。腹粉着屋棟，連日猶在。玄方與客對食，食畢漱口，口中飯盡成大蜂數百頭，飛行作聲。良久張口，羣蜂還飛入口中，玄嚼之，故是飯也。玄手拍牀，蝦蟇及諸蟲、飛鳥、燕、雀、魚、鼈之屬，使之舞，皆應絃節如人，玄止之即止。玄冬中能為客設生瓜，夏致冰雪。又能取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玄徐徐以器於上呼錢出，於是一一飛從井中出，悉入器中。玄為客致酒，無人傳杯。杯自至人前，或飲不盡，杯亦不去。畫流水，即為逆流十丈許。於時有一道

士，頗能治病，從中國來。欺人，言我數百歲。玄知其誑，後會衆坐。玄謂所親曰：欲知此公年否。所親曰：善。忽有人從天上下，舉座矚目。良久集地，着朱衣進賢冠。入至此道士前曰：天帝詔問公之定年幾許，而欺誑百姓。道士大怖，下牀長跪。答曰：無狀，實年七十三。玄因撫手大笑。忽然失朱衣所在。道士大慙，遂不知所之。吳大帝請玄相見，欲加榮位。玄不聽，求去不得，以客待之，常共遊宴。坐上見道間人民請雨。帝曰：百姓請雨，安可得乎。玄曰：易得耳。即便書符著社中。一時之間，天地晦冥，大雨流注，中庭平地水尺餘。帝曰：水寧可使有魚乎。玄曰：可。復書符水中。須臾，有大魚百許頭，亦各長一二尺，走水中。帝曰：可食乎。玄曰：可。遂使取治之，乃真魚也。常從帝行舟，遇大風，百官船無大小多濡沒。玄船亦淪失所在。帝嘆曰：葛公有道，亦不能免此乎。乃登四望山，使人船鉤。船沒已經宿，忽見玄從水上來。既至，尚有酒色。謝帝曰：昨因侍從，而伍子胥見彊牽過，卒不得捨去，煩勞至尊，暴露水次。玄每行，卒逢所親，要於道間樹下，折草刺樹，以杯器盛之，汁流如泉，杯滿即止。飲之，皆如好酒。又取土石草木以下酒，入口皆是鹿脯。其所刺樹，以杯承之，杯至即汁出，杯滿即止。他人取之，終不爲出也。或有請玄，玄意不欲往。主人彊之，不得已隨去。行數百步，玄腹痛。止而臥地，須臾死。舉頭頭斷，舉四肢四肢斷，更臭爛蟲生，不可復近。請之者遽走告玄家，更見玄故在堂上，此人亦不敢言之。走還向玄死處，已失玄尸所在。與人俱行，能令去地三四尺，仍並而步。又玄游會稽，有賈人從中國過神廟，廟神使主簿教語賈人曰：欲附一封書與葛公，可爲致之。主簿因以函書擲賈人船頭，如釘着，不可取。及達會稽，即以報玄。玄自取之，即得。語弟子張大言曰：吾爲天子所逼留，不違作大藥，今當尸解，八月十三日中時當發。至期，玄衣冠入室，卧而氣絕，其色不變。弟子燒香守之三日，夜半忽大風起，發屋折木，聲如雷。炬滅，良久風止，忽失玄所在。但見委衣床上，帶無解者。旦問隣家，隣家人言了無大風。風止止一宅，籬落樹木，皆敗拆也。出《神仙傳》。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三《葛仙公》 字孝先。家本琅琊，世傳簪組高祖盧爲漢驃騎大將軍，封下邳侯。後讓國，與弟文托遂南游江左，逍遙丘壑。適丹陽句容，見其山水秀麗，風俗淳厚，深合雅意。

偶會仲弟孫來爲別駕，一日參侍而言曰：吾從祖既爲泰伯，而劣孫可爲仲雍之後乎。因是同居焉。仙公祖矩，仕漢爲黃門侍郎。父孝儒，歷大鴻臚，登尚書。其先裔出葛天氏，食封於葛，遂以國爲姓。世載忠德，歷代諸侯也。仙公本大羅真人下降，以後漢桓帝延禧七年甲辰歲四月八日誕世。仙公父素奉道法，即遣使齋香華錢詣本里玄靜觀，求香水浴兒。時有自然道士支道紀，莫知其所由來，聞尚書得男，乃欣然與來使曰：吾昨宵夢見通玄真人從大羅天下降，與吾言：昔別已經劫，子將忘我耶？予作禮稱：弟子願得無上正真道眼。汝歸，悉告尚書，明日當往賀君生奇男。使者歸，以實聞。越一日，道紀果來賀，尚書告曰：始有此子，圖爲宗嗣計，式副願望。道紀求兒看，母有難色。父令抱兒出，道紀見兒，不覺起敬。尚書驚問，道紀曰：吉之先見，敢以爲賀。此兒有紫氣覆之，狀如寶蓋，神光流轉煥耀，當爲神仙，非世間常兒比。尚書曰：仙聖寥邈，變化茫昧，深不可測。願得壽考，以爲宗嗣，足矣。道紀曰：聰明智慧，暫經人世，九天稱慶，七祖同歡，生者被福，死者登天。道紀遂念真人宿世之功，因作禮十方仙聖，永保元吉。禮竟，爲仙公作讚，其辭曰：身雖輪聖化，魂神無暫滅。宿福積重緣，昔願非今日。大羅真人降，仙聖含真出。天龍漱香花，濯我煉胎質。微言將誰信，靈期玄佑畢。道心超不二，混成表元一。獨悟本无想，放朗大乘逸。頌畢，道紀長揖而出，倏然不見。

【略】學道修仙，先修戒行，方見漸階。道行既立，乃可服食靈藥，導引元氣，嚙納太和，呼吸陰陽，固煉內丹，可以爲地仙。入火不灼，入水不濡，過度灾厄，却禍來祥。然須齋直得成。此經出《太上靈寶洞玄大道无極自然真一五稱文》中，古《三皇內書》論其神仙事，衆妙悉歸於靈寶大法。昔張天師得仙，親遇太上授以《正一盟威修真祕訣》，及《靈寶五稱文》，出齋事爲首。如靈寶大法，其文簡要，義趣弘深，難可概舉。夫地仙，先登靈山。爲山神主，大期六百年，或三百年者，後皆補天仙。惟於九轉金液還丹，金液玉醴，皆得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如《大洞真經》，誦之便可昇舉，坐見十方，不須服御丹液。夙有仙骨，得見斯文。盜竊靈文者，如有翅不能飛，須要從師授受口訣，告盟天地真仙，乃可傳也。《三皇內文》、《五嶽十地神洲七變七寶靈圖內篇》，皆上仙之所寶。夫學道者，從微至著，自邇陟遐，不可越略。靈寶符圖，至尊至重，可度

大陽九百六之灾。真人超邁三界者，皆由此道矣。【略】昇天之年，八十有一。三篇之詩，次列於後。其一曰：真人昔遺教，愍念孤癡子。嬖邪不信道，禍亂由斯起。身隨朝露晞，悔恨何有已。罪大不可擯，流毒將誰理。冥冥未出期，劫盡方當止。轉輪貧賤家，仍復爲役使。四體或不完，蹙蹙行乞市。不知積罪報，怨天神不恃。大道常無爲，弘之由善始。吾今獲輕舉，修行立功爾。三界盡稽首，從容紫宮裏。停駕虛無中，人生若流水。臨別屬素翰，粗標靈妙紀。其二曰：我今便昇天，愍念諸儒英。大道體虛無，寂寂中有精。視之若冥昧，窃窃中昭明。莫言道虛誕，所患不至誠。奚不登名山，誦是洞真經。一諷而一詠，玄音徹太清。太上輝金容，衆仙齊應聲。十方散香花，燔煙栴檀馨。皇娥奏九韶，鸞鳳諧和鳴。龍駕翳空迎，華蓋耀杳冥。脩閑劫仞臺，帝釋脩降庭。八王奉丹液，挹漱身騰輕。逍遙有無間，流朗絕形名。神童挾侍側，自然朝萬靈。飄飄八景輿，遊宴白玉京。七祖昇福堂，先亡悉超生。王侯能篤信，必爲天下貞，大人體至德，一切蒙其成。其三曰：散誕遊山水，吐納和靈津。竦氣同希夷，靜詠道德篇。至心宗玄一，冥感今乃宣。飛駕御九龍，飄飄乘紫煙。華景耀空衢，紅雲擁帝前。暫迂蓬萊宮，倏忽已賓天。偉偉衆真會，渺渺凌重玄。體固無終劫，金顏隨日鮮。懽樂忘上境，悲念一切人。誰能離死壤，結是冥中緣。悠悠成至道，無有人無間。微妙良難測，智者謂我賢。若能弘衆妙，輕舉昇神仙。歌畢，雲輿冉冉昇天而去。仙公所著老子《道德經序》及《斷穀服食方》三卷、《入山精思經》十九卷洎神仙歌詩，令遣世間。《吳書》云：先帝好道術，有事仙者葛玄嘗與遊處，帝重之，特爲於方山立洞玄觀。後仙公於閭皂白日昇天，至今方山猶有煮藥鑪及丹臼在焉。按《輿地志》，於赤烏二年建立方山觀也。宋徽宗崇寧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奉勅臨江軍清江縣閭皂山葛仙公壇，山川勝境，仙聖所居，其盛德茂功，顯聞于世者，朕必秩而祀之。惟真人寄言立稱，咸造宗極，出入無畛，與道翱翔。壇于琳宮，積有年所，祈禳休息，美利在民。賜嘉褒榮，特建崇號，尚祈歆懌，永福此邦。可特封沖應真人。理宗淳祐六年三月十七日，奉勅臨江軍清江縣管下閭皂山葛仙公沖應真人，莊周氏云：神人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仙之謂歟。爾修於名山以成妙道，世傳飛昇，尚矣。在崇寧間，固已錫封。迺者部使者從邦毗之請，復以祈禱應響，歲事屢豐

之狀來上。朕於方士說無所嗜，嘉其有功於民，爰命禮官用衍稱謂。若夫乘雲御風，游乎八極之表，何有於名然，姑以見朕褒表之忱也。可特封沖應孚佑真人。

葛仙公

見葛玄

鄭思遠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四《鄭思遠》 鄭思遠，少爲書生，善律曆候緯。晚師葛孝先，受《正一法文》、《三皇內文》、《五嶽真形圖》、《太清金液經》、《洞玄五符》，入廬江馬迹山居，仁及鳥獸，所住山，虎生二子，山下人格得虎母，虎父驚逸，虎子未能得食。思遠見之，將還山舍養飼。虎父尋還依思遠。後思遠每出行，乘騎虎父，二虎子負經書衣藥以從。時於永康橫江橋逢相識許隱，具煖藥酒，虎即拾柴然火。隱患齒痛，從思遠求虎鬚，欲求熱插齒間得愈。思遠爲之拔之，虎伏不動。

雜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四《鄭思遠》 道德經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思遠可謂上善者也，至於養道林泉，仁及鳥獸。且虎乃害人之獸，人共惡之。思遠乃憐虎子之失母，收而飼之。古人所謂養虎自患者，此必然之理，而思遠不見其爲患，且負經書衣藥以從，及拾薪而然火。可謂道之高，德之厚，上善之感也。

葛洪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四《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貨紙墨，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性寡慾，無所愛玩，不知棋局幾道博菹齒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遊。時或尋書問義，不遠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覽究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晉成帝咸和初，司徒王導召補州主簿，後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期遐壽。聞交趾出丹砂，乃求爲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爾。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云：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凌厲玄霄，騎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斥鷃之羣，藏逸迹於跛驢之伍。何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驚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鱬而追飛兔之軌哉。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圯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華有藻梲之樂也。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剝難，通釋名曰外篇。內外凡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之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辨玄曠，析理深微。後忽與嶽疏云：當遊行尋師，尅便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史臣曰：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紬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祕術。謝

雜錄

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惜分陰，游德棲真，超然方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眉山唐庚子西贊云：江左日陋，無復德輝。翔而不集，翩然南飛。鄧嶽細兒，處仲餘黨，豈有識知，亦復瞻仰。吾緣內丹，遂居羅浮。豈以嶽故，而議去留。所就者大，寧卹其小。吾與嶽遊，如狎鷗鳥。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四《葛洪》

《道德經》云：寵

辱若驚，貴大患若身。葛洪以才學之優，棄功名之貴，夫豈無其故哉。蓋晉室自東遷之後，奸臣構禍，王道衰微。奇士異人，不一二作。紛紛江左，何時定乎。葛洪之見，可謂出於類拔乎萃矣，是以遯世無悶，樂道全真。遭寵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卒能終始于學，仙道克成。後之道者，宜取則焉。

黃野人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四《黃野人》

黃野人，葛仙之

弟子也。稚川棲山煉丹，野人隨之。葛既仙去，留丹於柱石之間，野人自外至，得一粒服之，爲地行仙。今肉身常在世間，有緣者或遇之。後有人遊羅浮，宿留巖谷間，中夜見一人身無衣而紺毛覆體，意必仙也。乃再拜問道，其人不顧，但長笑數聲，響振林木。歌詩云：雲來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笑兩三聲，空山秋月白。其即野人明矣。又宋度宗咸淳中，客有戴烏方帽，著韉，往來羅浮山中，見人則大笑反走。三年不言姓名，它日醉歸，忽取煤書壁上云：雲意不知，滄海春光。欲上翠微，人間一墮。千劫猶愛，梅花未歸。書畢，度海而去。豈非野人之儔侶乎。

楊義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四《楊義》 真人楊君名義，晉成帝咸和五年庚寅九月生。似是吳人，來居句容，學道於茅山。為人潔白，美容姿，善言笑。攻書好學，該涉經史。性淵懿沉厚，幼有通靈之鑒。與二許早結神明之交。二許者，遠遊許邁、長史許穆也。長史薦於相王用爲公府舍人，以穆帝永和初，受中黃制虎豹法。六年，又就劉璞傳《靈寶五符》。璞即魏夫人長子也。君淵沉應感，虛抱自得，若燥濕之引水火，冥默幽歛，相襲無朕矣。年三十六，以哀帝興寧三年乙丑歲，衆真降授道要。有若上相青童君、太虛真人、赤君上宰、西城王君、太元茅真人、清靈裴真人、桐柏王真人、紫陽周真人、中茅君、小茅君、范中候、荀中候、紫光夫人、南嶽夫人、右英夫人、紫微夫人、九華安妃、昭靈夫人、中候夫人，莫不霓旌暗曳，神轡潛竦，紛紛屬乎煙霄，淪蹤收於俗蹊，讌聲金響於君。月無曠日，歲不虛矣。君師魏夫人，儷九華而朋於諸真，故九華安妃云：明君靈質虛閑，祕構玉朗，蘭淵高流，清響金宮。必高佐四輔，承制聖君，理生斷死，賞罰鬼神，攝命千靈，封山召雲，主察陰陽之和氣，爲吳越鬼神之君也。後二十二年，將乘龍駕雲，白日昇天矣。今若不耐風火之煙，可尋劍解，作告終之術也。又玄清真人謂義曰：夫學道當如射箭，箭直往不顧，乃造棚的。操志入山，惟往勿疑，乃獲至真。義恭受，勤行得仙。晉簡文帝後師義得道。義後果劍解隱化。真誥筭以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丙戌去世。弟子許翽，翽父穆，亦因君遇真。故許氏九人，雖道慶自先，數至神發，如塵鑒凝照，揮瑩之功，并歸于君矣。太元十三年，君乃乘雲駕龍，西謁太素，北朝玉清，輔佐東華，總括吳越人鬼神靈之司。《丹臺錄》云：爲東華上佐。

許邁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一《許邁》 許邁字叔玄，小名映，丹陽句曲人也。世爲胄族，冠冕相承。映總角好道，潛志幽契。曾從郭璞筮卦，遇《大壯》之《大有》上六爻發，璞謂映曰：君元吉自天，宜學輕舉之道。初，鮑靚授以《中部之法》及《三皇內文》。一旦辭家，往而不返，東入臨安懸壺山中，散髮去累，改名遠遊。服術黃精，漸得其益，注心希微，日夜無間。數年之中，密感玄虛太一真人定錄茅君降授上法，遂善於胎息內觀，步斗隱逸。每一感通，將超越雲漢。後移臨安赤城，遇王世龍、趙道玄、傅太初，映因師世龍，受解束反行之道，服玉液朝腦精。三年之中，面有童顏。臨映得道，三官都禁，遣典柄侯周魴、主非使者嚴白虎出丹簡罪簿，各執一通詰映諸愆，如其無答，便當執也。賴得龔幼節、李開林相助。映甚怖懼，強長笑叱詔而答曰：大道無親，惟善是與；天地無私，隨德乃矜。是以版泉流血，無遺龍髯之舉三苗；丹野涿鹿，絳草豈妨大聖靈化、高通上達邪？吾七世祖許子阿者，積仁蘊德，陰加鳥獸，遇凶荒疫癘之年，百遺一口，子阿散財拯救，自營方藥，已死之命，懸於子阿手，得濟者四百八人。德墜我等，應得仙者五人，皆錄字青宮，豈是爾輩可以豫乎？言畢，會司命君遣聽候李遵握鈴而至，魴等笑而走，即得度世東宮，爲地仙中品。映第五弟穆，亦同時得道。

雜錄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〇六《紀傳部傳四·許邁真人傳》 映第

五弟謚小名穆，官至護軍長史散騎常侍，年七十二，捨世尋仙，能通靈降

真。先經患滿，腹中結寒，小便不利。遇西王母第二十七女號曰紫微夫人謂穆曰：「此病冢訟之所致，家又有怨鬼爲害，可服術，自得豁然除去。」紫微夫人因作《服術叙》以傳。穆依方修合，服十旬都愈，眼明耳聰，容貌日少。司命君授以飛步之道，告穆曰：「淵奇體道，解幽達精。虛中授物，柔德順貞。寬慈博採，聞道必行。逍遙飛步，啓誠坦平。策龍上造，浮煙三清。寔真仙之師友，乃長里之先生。必當封牧鍾邑，守伯仙京，傳佐上德，列書絳名。」

穆第二子虎牙，耀穎玄根，列景真圖，諸天仙人，咸謂爲寅獸白齒。定錄君所告服藥事多隱語，誌諸姓名曰：「鳳棲喬木，素衣炳然。履順思貞，凝心虛玄。五公石腴，彼體所便。急宜服之，可以少顏。三八合明，次行玄真。解駕偃息，可識洞篇。瓊刃應數，適心高玄。棲隱默沈，正炁不衰。術散除疾，是汝所宜。次服餽飯，兼穀勿違。益髓除患，肌膚充肥。然後登山，詠洞講微。寅獸白齒，爾能見機。遂得不死，過度壬辰。偃息盛木，玩執周書。太極殖簡，金書西華。學服可否，自應靈符。理契同歸，神洞相求。」

穆第三子玉斧，含真淵凝，少有徽譽，司徒辟掾不就，隱居茅山，師楊義受《三天正法曲素鳳文》。後定錄君授其上道，告玉斧曰：「斧學道當如穿井，井形愈深，土愈難運出。若不堅其心，正其行，豈得見泉源耶？」又曰：「夫學道當專注，精無散念。撥奢侈，保沖泊。寂焉如密有所觀，熙焉若潛有所得。始得道之門也，猶未入道之室也。所謂知道爲易，學道爲難者也。若乃幽寂沈味，保和天真，耽正六府，無視無聽，此乃道之易也。即是不能爲之者，所以爲難矣。許侯研之哉，斧子瑩之哉！」年二十八，超然登仙。映於東山與穆書曰：「吾自寄神炁，收景東林，沐浴明丘，乖我同生。每東瞻滄流，歎逝之迅。西眄雲崖，哀興內發。髣髴故鄉，鬱何壘壘！將欲返身歸塗，但矯足自抑爾！於是靜心一思，逸憑靈虛。登巖崎嶇，引領仰玄。真志飛上，遊空竦真。始覺形非我質，遂忘軀逐神矣。浪心緬外，世務永絕。足樂幽林，外難一塞。建志不倦，精誠無廢。遂遇明師，見授奇術。清講新妙，玉音洞密。吐納平顏，鍊形保骨。沖炁夷泯，無復内外也。但恨吾遭良師之太晚，返滯性之不早。吾得道之狀，艱辛情事，定錄真君以當說之矣。崇賴成覆，救濟之

功，天地不能踰也。聞弟遠造上法，偶真重幽。心觀靈無，炁陶太素。登七關之巍峩，味三辰以積遷。虛落霄表，映朗九玄。此道高妙，非吾徒所聞也。亦由下挺稟淺，未由望也。然高行者常戒在危殆，得趣者常險乎將失。禍福之萌，於斯而用。道親於勤，神歸精感，丹心待真，招之須臾。若念慮百端，協以營道，雖騁百年，亦無冀也。三官急難，吾昔聞之在前。七考之福，既已播之於後。因運乘易，不亦速耶！幾成而敗，自己而作，試校千端，因邪而生矣！爾想善功，苦心勞形，勤立功德，萬物芸芸，亦何益哉？斧子蕭蕭，其可羨也。各不自悟，當造此事，斧獨何人，享其高乎？師友之結，得失所宗，託景希真，在於此舉也。吾方棲神空岫，廕形深林，採汧谷之幽芝，掇丹草以成真矣。昔約道成當還，馳信雖未通徹，粗有髣髴。亦欲暫偃洞野，看望墳塋，不期而往，冀暫見弟。因緣簡略，臨書增懷。映報。」

許穆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一《許穆》 許穆字思玄，一名謐。祖尚，父副。穆少知名，晉簡文在藩，爲世表之交。起家爲太學博士；累遷，位散騎常侍、護軍長史。雖居蟬冕，心慕道德。以第四兄遠遊嘉遯不返，遂表辭榮，太宗不奪其志。穆乃宅於茅山，與楊羲偏該靈輿，天降玉札，授爲上清真人。年七十二解駕遺世。梁高祖爲於山別立祠真館。長史本宅，天監十三年立爲宗陽觀，今之紫陽觀是也。宅南一井，即長史所穿。南一塘，郭四朝築以壅柳谷，曰公泉。《茅山記》云：小茅山北有一山，名雷平山。山西北有上清真人許長史宅，今爲觀。觀前有真人靈壇。

許翹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四《許翹》 雷平山真人許翹，

字道翔，小名玉斧。父穆，晉護軍長史，真位上清左卿。母陶氏，名科斗，先於長史入洞，為易遷宮夫人。真人幼獨標挺，含真淵凝，長史器異之。郡舉上計掾主簿，並不赴。清秀瑩潔，穠稚塵務，如泉去蒙，盈其科而自進。居雷平山下，師楊君，傳《三天正法曲素鳳文》。後定錄真人授其上道，告之曰：學道當如穿井，井愈深土愈難出，若不堅心正行，豈得見泉源耶。真人常願早遊洞室，不欲久停人間。遂詣北地告終，即居方隅山洞方原館中。常去來四方平臺，故真誥云：幽人在世時，心常樂居焉。又楊君與長史書亦云：不審方隅真人設座於易遷戶中，後十六年當度東華，授書為上清仙公、上相。帝晨譜云年三十，而不記去歲。按二錄，晉海西公太和二年丁卯，時年二十七歲。則是成帝咸康七年辛丑生，自太和三年以後，無復顯迹。依譜，年三十，則庚午年去世。《耆舊傳》云：在北洞北石壇上燒香禮拜，因伏而不起。明旦，視形如生。壇今猶在。又云從張鎮南受衣解法。蓋夜於壇上去耳。娶建康令黃演女，生男黃民，乃還家。

許黃民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四《許黃氏》 字玄文，上清仙

教史人物總部·早期道教部

公翹之子，上清左卿穆之孫。以晉穆帝昇平五年辛酉生。娶西陽令葛萬安女，時掾年二十一，仕郡主簿、察孝廉、司農丞、南蠻參軍、臨沮令。惠帝永興三年，京畿紛亂，令乃奉經入剡，為馬朗所翹敬。朗從父弟罕，亦相周給。時人咸知許先生得道，又父祖皆有名稱，各加崇敬。宋文帝元嘉六年，欲移居錢塘，乃封其真經一厨作朗靜中，語此是仙靈之迹，縱有書，亦勿與人。及至杜道鞠家，停少時而終，時年六十九。

又《真誥》言黃民及伯祖邁、姑婆娥皇、伯聯、與黃民子榮、弟孫女瓊輝，并得度世。馬朗敬經若君父，每有神光靈氣見於堂宇，朗妻數見有青衣玉女空中去來，其家皆保富壽。朗忿山陰何道竊書泄意，復洋銅灌厨鑪，令家人不得復開。朗終，子洪嘉興受季真又復宗事。廢帝景和元年，居士樓惠明諷受季真啓勅開取。季真善道術，為當時所知。及至，奉呈於華林園。既見真迹，環異朱黃煥赫，不敢窮覽。至明帝登祚，季真乃啓還私廨。陸簡寂南下立崇虛館，經亦歸于館。何神真巧運，既闕於馬，又發於受，終授於陸君。馬受猶巾几負籍冪之宗，而無容人其妙焉。

陸修靜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四《陸修靜》 廬山陸先生，吳

興懿族陸氏之子，諱修靜。道降元氣，生而異俗，其色怡怡，其德熙熙。明以啓著，虛以貫幽。少宗儒氏，墳索識緯，靡不總該。以為先天輔化混一精氣與真宰為徒者，載在金編玉字，遂收迹寰中，冥搜潛衡。熊湘暨九嶷、羅浮，西至巫峽、峨嵋，如雲映松風，麗乎山而映乎水。功成叩玄，感神授神靈訣，適然自得，通交於仙真之間矣。宋元嘉末，因市藥京邑，文帝素欽其道風，作停霞寶車，使左僕射徐湛宣旨留之，先生固辭弗顧，拂衣而去。後帝有太初之難，人咸異之。先生時溯江南，尤嗜匡阜之勝概。孝武帝大明五年，爰構精廬於白雲峰下。太始三年，明帝復加詔命，

使刺史王景文敦勸，不得已而就焉。及登車日，乃有熊虎猿鳥，悲鳴滿路，出山而止。先生既至闕，帝設崇虛館、通仙臺以待之。於是順風問道，妙沃帝心。朝野識真之士，若水奔壑，如風應虎，其誰能禦之。先生撥霧開日，汰沙引金，指方以倒之。中人已上，皆自盈其分，司徒袁粲之流是也。既立崇虛館，爰氏所寶經訣並歸於彼。由是翕然一變頽俗，朝野宗師焉。明年，帝不豫，詔請先生修涂炭之齋。是夕，壇宇間卿雲紛郁，翌日疾瘳。桂陽王用兵，暴白骨偏野，先生具棺襯收而瘞之。其陰德密運，蓋多此類。先生屢求還山，帝不許。迨蒼梧王元徽五年春正月，忽謂門人曰：吾迫於恩命，違其宿尚，今將還舊山，爾可飭裝整駕。弟子皆逐之。至三月二日，忽偃然解化，其膚體暉映，異香芬馥。後三日，廬山諸徒共見先生，霓旌靄然，還止舊隱，斯須不知所在，相與驚而異之。遺命盛以布囊，投所在崖谷。門人不忍，遂奉還廬山。時春秋七十二。所謂煉形幽壤，騰景太微者矣。有詔謚曰簡寂先生，始以故居爲簡寂觀，宗有道也。先是，洞真之部真僞混淆，先生刊而正之，涇渭乃判。故齋戒儀範，爲將來典式。凡撰記論議，百有餘篇，并行於世。門徒得道者，孫遊嶽、李果之最著稱首。後孔德彰與果之書，論先生云：先生道冠中都，化流東國。帝王稟其規，人靈宗其法。微言既絕，大法將謝。法師稟神定之資，居入室之品，學悟之美，門徒所歸。宜其整葺遺蹤，提綱振紀，光先師之餘化，纂妙道之遺風，可以導引末俗，開曉後途者矣。初，先生之赴詔也，嘗曳布囊。及逝而歸，忽有布囊挂於巖樹。今所居西澗，一峰名布囊巖，有醺石，高六七尺，方廣丈餘。其向乾亥，亦名禮斗。石門外有煉丹井，有連理樹，其幹合抱，其根蟠罩。又有石磬，其聲清越。又有藥苗苦竹，亘於山谷，皆遺跡也。唐天后太極元年，勅醺於觀，有黑龍羣鶴之異。降詔褒崇，仍付史館。宋徽宗宣和元年七月一日，封丹元真人。其詞曰：朕惟前古高蹈之士，名迹不泯而稱號未稱者，議所以追顯之。簡寂先生陸修靜，精真內得，是正遺經垂範，一時脫然超世。廬阜故隱有祠，至今考實定名，禮以真人之號。非特用褒往躅，亦俾後之聞風者，知道之所在而加勉焉。可特封丹元真人。

雜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四《陸修靜》 陸修靜解化於宋之元徽，而《釋氏通鑑》載：梁敬帝紹泰元年，道士陸修靜等初爲梁武所棄，遂奔入魏。至是，其徒頗盛。而齊帝事佛，靜等嫉之，詣闕請與釋子觸法。且以年代考之，元徽去紹泰六十餘年，其所載事迹，豈非謬乎。

孫遊嶽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四《孫遊嶽》 先生姓孫名遊嶽，字穎達，東陽人吳之裔也。幼而恭，長而和。其靜如淵，其氣如春。甄汰凡流，潛神希微。嘗步赤松澗縉雲堂，卜終焉之地。宋文帝太初中，簡寂先生至廬嶽，乃執籍事之，遂授《三洞經》法及楊許二真人墨迹。其後茹芝却粒，又專服穀仙丸。六十七年，顏色精爽，久而愈少。暨簡寂羽化，還舊隱，研味真趣。至齊武帝永明二年，詔主興世館。由是奇逸之士，爭相趨赴，若孔德璋、劉孝標輩，皆結方外之好。雖常以病求歸，詔命未允。以七年五月中，忽沐浴安坐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惟陶弘景爲入室。以《三洞經》及楊許墨迹，竭篋相付。後弘景因撰《真誥》，行於世。

陶弘景

傳記

《南史·隱逸傳下·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祖隆，王府參軍。父貞，孝昌令。

初，弘景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鑪來至其所，已而有娠。以宋孝建三年丙申歲夏至日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覺爲遠矣。」父爲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孔各有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善琴棋，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

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伏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札，即以隱居代名。

始從東陽孫游嶽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豈唯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沈約爲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

弘景爲人員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

亦隨覺。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至其所。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爲，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

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圖產物、醫術本草，著《帝代年曆》，以算推知漢熹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時在日中，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曆後天二日十二刻也。又以歷代皆取其先妣母后配饗地祇，以爲神理宜然，碩學通儒，咸所不悟。又常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云「修道所須，非止史官是用」。深慕張良爲人，云「古賢無比」。

齊末爲歌曰「水丑木」爲「梁」字。及梁武兵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聞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既早與之游，及即位後，恩禮愈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

弘景既得神符祕訣，以爲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曆，至己巳歲而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數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二宮及公主貴要參候相繼，贈遺未嘗脫時，多不納受，縱留者即作功德。

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弘景善辟穀導引之法，自隱處四十許年，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曾夢佛授其菩提記云，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鄞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簡文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後堂，以葛巾進見，與談論數日而去，簡文甚敬異之。天監中，獻丹於武帝。中大通初，又獻二刀，其一善勝，一名威勝，並爲佳寶。

無疾，自知應逝，逆尅亡日，仍爲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一。顏色不變，屈申如常，香氣累日，氛氲滿山。遺令：「既沒不須沐

浴，不須施牀，止兩重席於地，因所著舊衣，上加生絨裙及臂衣，鞋冠巾法服。左肘錄鈴，右肘藥鈴，佩符絡左腋下。繞腰穿環結於前，釵符於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車馬。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夜常然燈，旦常香火。」弟子遵而行之。詔贈太中大夫，謚曰貞白先生。

弘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制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詩祕在篋裏，化後，門人方稍出之。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果在昭陽殿。

初，弘景母夢青龍無尾，自己升天。弘景果不妻無子。從兄以子松喬嗣。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注》、《帝代年曆》、《本草集注》、《効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像集要》及《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丹法式》，共祕密不傳，及撰而未訖又十部，唯弟子得之。

雜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四《陶弘景》

《道德經》云：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惔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老氏之意，蓋欲追還太古義黃唐虞之風，務質樸而不尚虛華，使君臣上下，遠聲色，去奢侈，而成清靜之化。不至於窮兵黷武，而滅無爲之治也。後世之人，不省厥旨，乃以清談縱誕爲奇。其泣政或偏於姑息而不明賞罰，或放於怠惰而不務勤恪，或病於疏鹵而不究精微，或恃高才而驕傲忽略。其弊不一，至大敗於晉朝君臣之間。淪及後來，有臨兵而講老子《道德經》者。至是，老子之道爲之受汙，使能深識老氏之道者，果如是乎。陶弘景遭逢亂世，棲逸山林，其觀朝政之弊，有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意昭陽殿，化作單于宮。」時梁武以釋學治天下，朝臣亦競談玄理，爲政乖繆，武備不修，漸至覆亡其國。故弘景之詩及之。弘景，學老氏之學者也。後世學老氏之學而立人之

朝者，可不深味其旨哉。

扈謙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一《扈謙》

扈謙，魏郡人也。

性縱誕，不恥惡衣食，好飲酒，不擇精麤。常吟曰：風從牖中入，酒在杯中搖。手握四十九，靈光在上照。巍峨藁著下，獨向冥理笑。又曰：進不登龍門，退不求名位。無以消白日，常作巍峨醉。精於易占，常在建康後巷許新婦店前筮，一卦一百錢，日限錢五百止，次卦千錢不爲也。謙母住尚方門外路西，謙日送錢三百供養母。餘錢二百，謙以飲酒，乞與貧寒。晉海西公旦出，見赤蛇蟠於御牀，俄爾失蛇。詔謙筮卦易林，曰：晉室有磐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象。海西曰：可消伏否？謙曰：後年應有大將北征失利，以三萬人逆之於壽春北，此灾可消。明年秋，桓溫北討敗績，咎豫州刺史袁真不爲後援，誅真。還鎮石頭，廢海西，立簡文。溫妾產息玄至艱難，謙筮曰：公第西北六間馬廐壞，竟便差。是男兒，聲氣雄烈，當震動四海。溫賜謙錢三十萬，謙云：謙用筮錢，常患不盡，且無容錢處，請還公庫。溫不聽。許氏以空櫃借謙貯錢，俄而夫人復送錢三十萬。謙從得溫錢後，日筮三卦以供養母，以溫錢飲酒，求能酣客，不問識與不識，羣聚極飲。客隨謙者衆，許氏常以賢人禮待謙，不計求酒之多少。謙後斷，不復詣許氏。訪覓經年，忽於譙溝遇謙，曰：家中欲得櫃用，先生幸還家中，取去先所寄錢。謙笑曰：三年所飲數千斗，唯四十日纔足相補，止餘一百半許有耳，大夫不復足顧矣。吾以爪刻壁記之，寫算便知也。許氏試依其言算之，不差一文。後謙母夜亡，謙旦還，云：因緣盡矣。安葬而去，不知所之。數日，許氏家人於落星路邊見謙卧地，始謂其醉，捉手牽引，唯空衣無尸。

雜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一《扈謙》 扈謙以孝養母，不干名利。內修至道，外混光塵。每筮一卦百錢，日限錢五百止。多以奉母，少以自贍，次卦則須千錢不爲。非廉而不劇者，寧得至此。《道德經》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扈謙誠熟究此道也。

許太史許遜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六《許太史》 名遜，字敬之。

曾祖琰，祖王，父肅，世居許昌，高節不仕，潁陽由之後也。父漢末避地於豫章之南昌，因家焉。吳赤烏二年己未，母夫人夢金鳳銜珠墜於掌中，玩而吞之。及覺，腹動，因是有娠而生真君焉。句曲山遠遊君邁，晉護軍長史穆，皆真君再從昆弟也。真君生而穎悟，姿容秀偉。少小通疏，與物無忤。嘗從獵，射一鹿鹿中之，子墮，鹿母猶顧舐之，未竟而斃。因感悟，即折棄弓矢，刻意爲學。博通經史，明天文地理，音律五行讖緯之書，尤嗜神僊修煉之術，頗臻其妙。聞西安吳猛得至人《丁義神方》，乃往師之，悉傳其祕。遂與郭璞訪名山，求善地，爲栖真之所。得西山之陽逍遙山金氏宅，遂徙居之。日以修煉爲事，不求聞達。鄉黨化其孝友，交游服其德義。嘗有售鐵燈檠者，因夜然燈，見有漆剝處，視之乃金也，翼日訪主還之。人有饋遺，苟非其義，一介不取。郡舉孝廉，不就。朝廷屢加禮命，不得已乃以晉武帝太康元年起爲蜀郡旌陽縣令，時年四十二。視事之初，誠吏胥去貪鄙，除煩細，脫囚繫，悉開諭以道，吏民悅服，咸願

自新。發擿如神，吏不敢欺，其聽訟必先教以忠孝慈仁忍慎勤儉，近賢遠奸，去貪戢暴。具載文誠，言甚詳悉。復患百里之遠，難於戶曉，乃擇秀民之有德望，與耆老之可語者，委之勸率，故爭競之風日銷，久而至於無訟。先是，歲饑，民無以輪租，郡邑繩以法，率民多流移。真君乃以靈丹點瓦礫爲金，令人潛瘞於縣圃。一日，籍民之未輪納者，咸造於庭，使服力於後圃。民饌地獲金，得以輪納，遂悉安堵。鄰境流民慕其德惠，來依附者甚衆，遂至戶口增衍。屬歲大疫，死者十七八，真君以所授神方拯治之。符咒所及，登時而愈。至於沉痾之疾，無不痊者。傳聞他郡，病民相繼而至者，日且千計。於是標竹於郭外，十里之江，置符水於其中，俾就竹下飲之，皆瘥。其悼毫羸疾不能自至者，汲歸飲之，亦獲痊安。蜀民爲之謠曰：人無盜竊，吏無奸欺，我君活人，病無能爲。後江左之民亦來汲水於旌陽，真君乃咒水一器，置符其中，令持歸置之江濱，亦植竹以標其所，俾病者飲之，江左之民亦良愈。今號蜀江。真君任旌陽既久，知晉室將亂，乃棄官東歸。蜀民感其德化，無計借留，所在立生祠，家傳畫像，敬事如神明焉。啓行之日，贏糧而送者蔽野。有至千里始還者，有隨至其宅，願服役而不返者，乃於宅東之隙地結茭以居，狀如營壘，多改氏族以從真君之姓，故號許家營焉。其遺愛及民，有如此者。【略】二君各乘一龍，分水陸還會於北嶺之天寶洞。遂歸舊隱，日與弟子講究真詮。數十年間，不復以時事關意，惟精修至道。作醉思仙之歌，又著《八寶垂訓》曰：忠孝廉謹，寬裕容忍。忠則不欺，孝則不悖，廉而罔貪，謹而勿失，修身如此，可以成德。寬則得衆，裕然有餘，容而翕受，忍則安舒，接人以此，怨咎滌除。凡我法子，動靜勤篤，念茲在茲，常守其獨。有爽厥心，三官考黜。鄉黨化之，皆遷善遠罪，孝悌興行。平時出處，隨機應物，不異常人。但所居之處鳴鶴翔飛，景雲旋繞而已。自東晉亂離，江左頻擾，真君所居環百餘里，盜賊不入，閭里晏安，年穀屢登，人無災害。其福被生靈，人莫知其所以然也。至孝武寧康二年甲戌，真君年一百三十六歲。八月朔旦，有雲仗自天而下，二仙乘輦，導從甚都，降於真君之庭。真君降階迎拜，二仙曰：奉玉皇命，賜子詔。真君俯伏以聽，乃宣詔曰：上詔學仙童子許遜，卿在多劫之前，積修至道，勤苦備悉，經緯逾深。萬法千門，罔不師歷。救災拔難，除害蕩妖，功濟生靈，名高玉籍。

衆真推仰，宜有甄昇。可授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賜紫綵羽袍、瓊旌寶節、玉膏金丹各一。合詔至奉行。真君再拜。登階受詔。一仙曰：予乃玉真上公崔子文。一仙曰：予乃元真大卿瑕丘仲。言畢，揖真君坐，告以冲舉之日。遂乘雲車而去。真君乃召門弟子與鄉曲耆老，諭以行期。自此朝夕會於真君之第，日設宴飲，共叙惜別。且教以行善立功，以致神仙之旨。著《靈劍子》等書，又與十一弟子各爲五言二韻勸誡詩十首，以遺世。【略】初，真君與郭璞尋真選勝，至宜春栖梧山，王長史之子朔迎真君居西亭。久之，真君謂朔曰：吾視子可傳吾術。乃密授仙方。復云：此居山川秀麗，兼有靈泉出於道南，前對洞天，俯臨袁水，宜爲道院。朔從之，真君書一「靖」字于壁而去。飛昇之日，雲輶過其上。遣二青衣下告朔：以被玉皇詔命，因來別子。朔泊闔家瞻拜祈度，真君俯告曰：子輩仙骨未充，但可延年。乃飛仙茅一根授朔，曰：此茅味異，殖於茲地，久服長生。甘能養肉，辛能養節，苦能養氣，鹹能養骨，滑能養膚，酸能養筋。宜和苦酒服之，必效。言訖而別。自後王族如言服餌，各壽百齡焉。真君所從游者三百餘人，其功行傑出，通吳君十有一人。真君飛昇之後，

里人與真君之族孫簡，就其地立祠，以所遺詩一百二十首寫竹簡之上，載之巨筓，令人採取以決休咎，名曰聖籤。其鐘車函并寶，藏于祠中。蜀旌陽之民，競齋金帛，負磚甃來，甃壇井以報功德，各鐫姓名于上。隋煬帝時，焚修中輟，觀亦尋廢。至唐高宗永淳中，天師胡惠超重興建之。明皇尤加寅奉。宋太宗、真宗、仁宗，皆賜御書。真宗又遣中使賜香燭花幡旌節舞偶，改賜額曰玉隆，取度人經太釋玉隆騰勝天之義。仍禁名山樵採，蠲租賦之役。復置官提舉，爲優異老臣之地。徽宗皇帝降玉冊，上尊號，醮告詞文云：政和二年太歲壬辰五月丁巳朔十七日癸酉，皇帝御名謹遣入內侍省內殿程奇請道士三七人，於洪州玉隆觀建道場七晝夜。罷散日，設醮一座，三百六十分位。上啓神功妙濟真君：伏以至神無像，雖莫能名，成德在人。姑從所示，式褒顯蹟。肇薦徽稱，冀享欽崇，永綏福地。某無任誠惶誠恐懇禱之至，謹詞。御降真君冊、告表文，臣某祇奉高真，肇揚顯蹟，仰太霄之在望，被靈宇以申虔。美利所加既作，黎民之福純熙。來被更延景曆之昌，臣無任精度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謹言。玉冊文曰：維政和二年歲次壬辰五月丁巳朔十七

日癸酉，皇帝再拜言曰：天眷用懋，寵綏四方。爰有至真，克相上帝，烜威赫德，錫義降康。而名號弗宣，曷彰報典，迺詔有司考循祕牒，發揮遺懿，垂示無窮。共惟真君躬握元圖，密庸妙契，繇魏迄晉，嗣休炳靈。賑乏蠲痾，一方攸賴。剪妖誡毒，三氣獲分。肆膺謚姆之符，榮啓都仙之籍。超昇璇極，載紀綿邈。廟像屹崇，風烈如在。矧炎暉之有赫，方皇運之郅隆。薦降嘉祥，聿彰幽贊，綸襍響答，民物阜寧。宜極徽稱，以昭嚴奉。謹遣朝奉大夫充集賢殿修撰知洪州軍州管幹學事兼管內勸農使充江南西路兵馬鈐轄護軍賜紫金魚袋王粵，上尊號曰神功妙濟真君。洪惟降鑒，誕受丕章，佑我無疆，保茲景命。俾緝熙於純嘏，用敷錫於羣倫。謹言。政和六年，改觀爲宮。真君昭靈著驗非一，屢承恩寵，事迹詳載逍遙山玉隆萬壽宮志。

雜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六《許太史》 許太史辭棄官榮，潛心道法。活民則行符咒水，除害則誅蛟斬蛇。行滿功成，高陞仙品。然而鄉黨化其孝友，交游服其德義，隨機應物，不異常人。但所居之處常有鳴鶴翔飛，景雲旋繞而已。其在仕也，政有可觀；其歸隱也，內則修丹，外則混俗，真神仙之雄傑者也。《道德經》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許太史得之也。

雜錄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〇六《紀傳部傳四·吳猛真人傳》 許遜字敬之，南昌人也。少以射獵爲業，一旦入山射鹿，鹿胎從弩箭瘡中墮地，鹿母舐其子，未竟而死。遜愴然感悟，折弩而歸。聞豫章有孝道之士吳猛學道，能通靈達聖。歎我緣薄，未得識之。於是旦夕遙禮拜猛，久而

彌勤。已鑒其心，猛升仙去時，語其子云：「吾去後，東南方有人姓許名遜，應來弔汝，汝當重看之，可以真符授也。」至時遜果來弔，其子以父命，將真符傳遜。奉修真感，有愈於猛。

許遜

見許太史

吳猛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七《吳猛》 吳君名猛，字世雲，濮陽人。仕吳爲西安令，因家焉。今分寧縣是也。性至孝，齟齬時，夏月手不驅蚊，懼其去己而嚙親也。年四十，得至人《丁義神方》，繼師南海太守鮑靚，復得祕法。吳黃龍中，天降白雲符授之，遂以道術大行於吳晉之間。晉武帝時，許真君從世雲傳法，世雲盡以祕要授之。永嘉末，杜弢寇蜀，攻陷州縣。真君既誅大蛇，世雲曰：蛇是蜀精，蛇死則杜弢滅矣。卒如其言。嘗見暴風大作，書符擲屋上，有青鳥銜去，風即止。或問其故，答曰：南湖有舟，遇此風中，有二道士呼天求救，故以此止之。驗之果然。西安令干慶死，已三日，世雲曰：令長數未盡，當爲訟之於天。遂卧於屍傍，數日與慶俱起。慶弟著作郎寶，感其異，遂作《搜神記》，行於世。嘗渡豫章江，值風濤乏舟。世雲以所執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駭異。晉孝武帝寧康二年，真君上昇，世雲復還西安。是年十月十五日，上帝命真人周廣捧詔召世雲，遂乘白鹿車，與弟子四人白晝冲昇，宅號紫雲府。宋徽宗政和二年五月，準誥封真人，詞曰：洪都福地，紫府列真，既靈異之有聞，豈褒崇之可後。以爾早學至道，嘗悟祕言，道化施行，世稱慈父。功行甫就，飛昇帝鄉。大江之西，尚存故宅，凡禱輒應，吾民是依。錫之新封，用彰德懿。朕命惟允，其鑒于茲。可特封神烈真人。

教史人物總部·早期道教部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〇六《紀傳部·傳四》 吳猛字世雲，豫

章人也。性至孝，小兒時在父母膝下，無驕慢色，後得道。海昏上僚，路有大蛇，時或斷道，以炁吸吞行人，行旅爲絕。猛與弟子往除蛇害，蛇乃入藏深穴，猛勅南昌社公追蛇。蛇頭高數丈，猛踏蛇尾沿背而以足按頭，弟子斫殺之。猛云：「此蛇是蜀精，蛇死則杜弢滅矣。」果如言。將軍王敦迎猛，道過官亭，廟神具官僚迎猛。猛曰：「汝神王已盡，不宜久居，非據我不相問也。」神乃去。至蜀見敦，時多疫病，猛標浦水百步，飲者皆愈，日中請水者將千人。敦惡之，於座收猛，奄然失去，大相檢覆。猛恐坐者多，乃徐步於萬人之中還船，天地冥合，乘風迅逝，一宿至家。弟子見兩龍負船，眼如甕大。猛云：「敦踐人君之位，命終此稔。」其年敦死。後太尉庾亮迎猛至武昌，便歸，自言算盡，未至家五十里亡。殯後疑化，弟子開棺，不見其尸。

韓越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一〇《洞仙傳·韓越》 韓越者，南陵冠軍人也。心慕神仙，形類狂愚，隨師長齋，誦詠口不輟響。常著屐，行無遠近，入山或百日五十日輒還。家人問越，未嘗實對。後鄉人斫枯木作弓，於大陽山絕崖石室中，見越與六七仙人讀經。越後山中還，於巒村暴亡。家迎覺棺輕，疑非真尸。發看，唯竹杖耳。宋大明中，越鄉人爲臺將北使，於青州南門遇越，容貌更少，共語移時，訪親表存亡，悲欣凝然。越云：「吾婦患嗽未差，今因與卿散一裹，令溫酒頓服之。」臺將還都，番下具傳越言。而越婦服散，嗽即愈。

郭璞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一〇《洞仙傳·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也。王敦欲反，使之占夢，曰：「吾昨夢在石頭外江中扶犁耕，卿占之。」璞曰：「大江扶犁耕，耕亦自不成，反亦無所成。」敦怒謂璞曰：「卿自占命盡何時？」璞曰：「下官命盡今日。」敦令誅璞。璞謂伍伯曰：「吾年十三時，於柵塘脫袍與汝，言吾命應在汝手中，汝可用吾刀。」伍伯感昔深惠，銜涕行法。殯後三日，南州市人見璞貨其平生服飾，與相識共語。敦聞之不信，使開棺無尸。璞得尸解之道，今爲水仙伯。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八《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也。好經術，博學有高材，而訥於言論。詞賦爲晉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曆。有郭公者，客居於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襃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知難將作，於是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爲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將歸，此物見死馬，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璞過江，王導深重之，引參已軍事。元帝初鎮建鄴，導使璞筮之，所言皆驗，遷著作佐郎。時陰陽錯繆，而刑獄繁興，璞上疏云：「夫寅畏者所以享福，怠傲者所以招患。宜蕩除瑕釁，贊陽布惠。建武四年三月癸亥，日中有黑子，璞以帝用刑過差，陰陽錯繆，皆繁刑所致。赦不欲

數。然子產鑄刑書，非政之善，不得不作，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頃之，遷尚書郎。永昌元年春正月，璞復上疏，請因皇孫生，下赦令。帝從之，大赦改元。王敦以璞爲記室參軍，璞善卜筮，知敦必作亂。已預其禍，甚憂之。大將軍掾陳述卒，璞哭之極哀，曰：「嗣祖焉知非福也。」元帝崩，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于暨陽，去水百許步。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沙漲掩墓，數十里皆爲桑田。璞嘗爲人葬，明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耶？」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明帝大寧元年三月，王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己。帝手詔徵之，敦移鎮姑熟。二年五月，將舉兵向京師，令璞占夢。璞筮之，曰：「無成。」敦曰：「予壽幾何？」璞曰：「公若舉事，禍將不久；若還武昌，則壽未可量也。」敦怒曰：「卿壽幾何？」璞曰：「壽盡今日日中。」敦大怒，令伍伯縛之。璞謂伍伯曰：「吾年十三時，於柵塘脫袍與汝，言吾命應在汝手中，汝可用吾刀。」伍伯感昔深惠，銜涕行法。璞未筮夢之先，已預報家人，備送終之具在行刑之所。命卽寔於江側兩松之間，後三日南州市人見璞貨其平生服飾，與相識共語。敦聞之不信，開棺無屍，乃兵解也。後爲水府仙伯。璞生平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卧內，便直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餽。見彝，撫心大驚，曰：「吾囑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於蘇峻之難。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又抄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雅》，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楚辭》，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亦數萬言。

王嘉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一〇《洞仙傳·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

西安陽人也。久在於東陽谷口，携弟子登崖穴處。御六炁，守三一，冬夏不改其服，顏色日少。苻堅累徵不就。堅尋大舉南征，以弟融爲大將軍，遣人問嘉。嘉曰：「金堅火強。」仍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因墮其衣裳，奔馬而還，踞牀而不言。堅又不解，更遣人問：「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堅欣然以爲吉徵。明年歲在癸未，堅大敗於壽春，遂亡秦國，是殃在未年也。以秦居西爲金，晉都南爲火，火能鑠金也。嘉尋移嵩高山。姚萇定長安，問嘉：「朕應九五不？」嘉曰：「略當得。」萇大怒曰：「小道士答朕不恭。」有司奏，誅嘉及二弟子。萇先使人隴右逢嘉將兩弟子，計已千餘里，正是誅日。嘉使書與萇。萇令發嘉及二弟子棺，並無尸，各有竹杖一枚。萇尋亡。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八《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

安陽人。輕舉止，醜形貌，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服炁，不與世人交游。隱于東陽谷，鑿崖穴處。弟子數百人，亦穴居。一云嘉御六炁，守三一，冬夏不改其服，顏色日少。季龍之末，棄其徒，潛于終南山，結菴而止。門人復隨之，乃遷於倒獸山。好尚之士師宗，問當世之事，隨問而對。好爲譬喻，如調戲者。言未然之事，辭如讖記。當時人莫能曉，過皆有驗。人候之，至心則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存。或欲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取衣架愈高，而屋亦不大。履杖諸物亦然。秦苻堅累徵不就。堅尋大舉南征，以茅融爲大將軍，遣人問嘉。嘉曰：「金堅火強。仍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策馬馳反。脫衣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牀而不言，堅又不解，更遣人問世祚如何。嘉曰：未央。堅欣然以爲吉徵。明年，歲在癸未，堅大敗於壽春，遂亡秦國。是殃在未年也。以秦居西爲金，晉都南爲火，火能鑠金也。嘉尋移嵩高山，姚萇與苻登相持，問嘉曰：吾將殺登，定天下否？嘉曰：略得之。萇大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及二弟子。萇先使人隴右逢

嘉將兩弟子，已千餘里，正是誅嘉日也。嘉使書與萇，萇令發嘉及二弟子棺，並無屍，各有竹杖一枚。萇尋亡。嘉著《拾遺記》十卷，多紀異事，見行世。

寇謙之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一〇《洞仙傳·寇謙之》 寇謙之者，不知何許人也。弱年好道，入東嶽岱宗山，精苦累年。一旦得真人分以成丹，白日昇天。謙之符章，救治百姓神驗。於今北方猶行其道者多焉。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九《寇謙之》 字輔真，上谷平

昌人，後魏刺史讚之弟也。遠祖仁，漢成帝時隱王屋山，白日飛昇，號明真先生。仁之孫曰雋，亦乘龍而去。父馮翊，爲河東太守，以秦苻堅建元乙丑歲七月七日生天師。年十六，長八尺有餘。至十八歲，乃傾心慕道，幽感上達，有仙人成公興備於謙之從母家，因易之使墾田。一日，於林下算周髀不合，公興因教之，應手而成。謙之乃嘆賞，有頃忽謂謙之曰：法師有意學道，可相與爲隱乎？遂與之遊華山，常採藥食，謙之自此不復飢。又隱於嵩山數年，一日謂謙之曰：某出，當有人將藥相遺，但食之。果如所言，視其藥，皆毒蟲臭惡物，乃恐懼而出。公興還，具對。公興嘆曰：法師未易得仙，但可爲王者師。復曰：某不久留，翼日午時當去。公興亡後，先生幸爲沐浴，自當有人見迎。公興乃入第三重石室而卒，謙之躬自沐浴。明日日中，有叩石室者，謙之出視，見兩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鉢及杖。謙之引入，至公興尸所。公興倏然而起，著衣持鉢執杖而去。謙之遂守志嵩陽，不復出。後魏明元帝神瑞二年夏四月一日，遽有二人衣翠衣羽服，冠洞雲冠，乘龍持麾來，曰：老君至。徐聞音樂之聲，斯須太上乘白玉車，九龍驂駕，威儀赫奕，神仙導從，集上山頂。謙之虔心作禮，見闕五宮門，臺殿岌然。太上坐白銀華林下，敕仙伯王方平引謙之前

立，曰：吾得中嶽集仙宮主表稱，張道陵登真以來，修真之人無所師授，今有中嶽道士寇謙之行合自然，宜處師位。故吾授汝以天師之任，及雲中音誦新科經戒。自開闢以來，不傳于世。今運數當出，汝宜修之，佐國扶命以化生靈。遂出新科經戒九卷。謙之受訖，五雲臺殿俱隱。太常二年正月十五日，太上復降，又賜新科符籙十餘卷，且戒之曰：前後符籙，得人可授。授非其人，罪及汝身。謙之稽首奉教，而後志行日新。太武帝始光中，朝廷遣洛州刺史梁公率官千餘人詣山，迎師至闕。而朝野未甚信奉，惟司徒崔浩師事之，上疏曰：臣聞聖主受命，則天應以瑞，河圖洛書皆寄言蟲獸，未若今日神人對接也。昔漢高帝雖曰英聖，四皓猶不屈之。上悟其言，乃命使奉玉帛告祭嵩嶽，及賜師宮館。前席問道，禮遇益恭。復欲授輔弼之位，師固辭曰：我今聖師，太上四臨，神仙六降，并授天經科法。量其所感，乃真聖也。遂建都壇，創靜輪天宮，制作威儀，一如經戒。於是天下歸仰焉。至庚辰歲，師請為帝祈福於中嶽，精誠通感，太上冥授帝以太平真君之號，并冠服符籙。師還具奏，是歲改為太平真君元年。二年，謙之奏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自古未有，當受符籙以彰聖德。上然其言，乃登壇受之。九年正月七日，謂弟子曰：吾昨夢成公興召我於中嶽仙宮。五月二十五日，果羽化。有青炁若煙出口中，至天半乃消。其體漸縮，識者謂之尸解。降年八十四。至七月十五日，東郡沈猷採藥於嵩嶽頂，見謙之身作銀色，光明如日。由是知為仙人。

郭文舉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一〇《洞仙傳·郭文舉》 郭文舉，河內軹人。少愛山水，常游名山，觀華陰石室。洛陽陷，入吳居大辟山，停木於樹，苦覆而止。時猛獸為暴，文舉居之十餘年，無患。丞相王導使迎至京師，朝士咸共觀之。文舉頽然箕踞，旁若無人。周顒問曰：「猛獸害

人，先生獨不畏邪？」文舉曰：「吾無害獸之心，故獸不害人。」周顒庾亮桓溫劉恢共歎曰：「文舉雖無賢人之才，而有賢人之德。」咸和元年，懇求還山。導不許。復少日，遁入臨安白土山。明年，蘇峻作亂，時人謂文舉逆知，故去也。有《老子經》二卷，縕盛懸屋，未嘗見讀之。山人徐凱師事文舉受籙，籙上將軍吏兵，並見形於凱使役之。又令凱見社竈神，戒凱曰：「不可有房室，不復為卿使。」凱後娶暨氏女，諸神即隱，唯餘籙吏二人，不復從命。語凱云：「汝違師約，天曹已攝吏兵，留我等守《太上籙》，不復可使。」文舉亡，如蟬蛻，山下人為之立碑。文舉書箬葉上，著《金雄詩》、《金雌記》，後人於其所住牀席下得之。次第尋看，識緯相似，乃傳於世。

雜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八《郭文舉》 郭文舉棲隱山林，不畏猛獸，觀其答周顒之問曰：吾無害獸之心，故獸不害人。其所養所學，可知矣。此所以起人之嘆服。道德經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豈非郭文舉之謂乎。

韋節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九《韋節》 法師韋節者，字處元，京兆杜陵人。其族名家，藏書萬餘卷。節幼而好古，通經傳子史，傍及占候之術，靡不精索。十四歲，後魏武帝擢為東宮侍書。及孝明帝初即位，太后視朝，出守於魯郡。莊帝立，復為陽夏守，以可近嵩山隱真道士趙靜通法師也。既至，遂還簪紱於朝，而謁法師。受三洞靈文，神方祕

訣。靜通曰：嵩高是神仙福地，頃浮屠氏棲於此，非有絕俗之行，直欲託名嶽以響風聲。由是積尸沈魄，穢濁靈山。比者天文氣候怒戾失中，恐灾流於此，尚宜安居耶。汝可抵商洛岷益間，吾當遊泰山，或乘桴浮海。節乃卜居華山之陽，人因號華陽子。餌黃精、白朮、胡麻、茯苓、丹砂、雄黃，修三一唯一，八道九真。又行黃庭內景、智慧消魔經法。撰爲《三洞儀序》，注《妙真》、《西昇》等經及《莊》、《列》、《中庸》、《孝經》、《論語》，惟《老子》、《周易》有別論八十餘卷。又讀太和真人樓觀先生內傳，復爲一卷。周武帝嘗請受靈寶五符赤書真文，有白鶴臨壇，徘徊而去。帝嘉之，屢有錫賜。復詔爲修真之曲，遂撰精思法。上嘆仰再四，因賜號精思法師。時有陳國使周洪正，聞師名，欲即問道。帝召與之對，剖析深微，抑揚三教。洪正美而嘆曰：此三界傑人，非止二國之可仰而已。帝特改號玄中大法師。已而廬於山之東嶺，屏諸喧雜，以宅清曠。上聞之，復賜太元精舍。武帝太和四年《外紀》作天康，忽彩雲如蓋，覆其廬，且曰：予當乘此而去。遂不出戶。十有二日，乃寂然解化，降年七十三。

岐暉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九《岐暉》 法師岐暉字平定，京兆人也。周武帝太和五年入道。未幾，會武帝沙汰釋老之徒，因復流俗。至隋道法重興，時年二十六，景行之心愈固，遂事蘇法師於通道觀。久之，傳授三洞經法，修按未嘗少怠。內以希夷全其真，外以逍遙適其趣。歷年之久，湛然自得。隋大業七年，煬帝親駕征遼，暉謂門弟子曰：天道將改，吾猶及見之，不過數歲矣。或問曰：不知來者若何？曰：當有老君子孫治世，此後吾教大興。後數年，隋果亂。至唐高祖欽異其德，遣使齋龍綵以祈福。醺夕，有白雲覆壇，雙鹿馴砌。其精感如此。上嘉之，詔修樓觀，壇宇尊像，一皆鼎新。仍以藍田充焚修之費，命師主之。一

日，上躬詣祠庭，謂左右曰：老君乃吾聖祖也，今爲社稷主，不有洪建，其可已乎。因改觀爲宗聖，詔賜粟帛以充齋給。師每爲國祈謝之外，修存三守一及卧斗之法。嘗以仙經云欲爲仙客人太白，於是擇門人志道者俱往。既至而返，則室中常有神仙談笑。唐太宗貞觀四年七月十八日，忽謂門人曰：翌日巳時，吾當去世。及期果羽化，春秋七十三。

梁謚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〇《梁謚》 道士梁謚者，字考成，京兆扶風人也。博通經史，雖陰陽占候之術，靡不精究。外聲利，薄滋味，唯以安閑自適。一日相者見之，且曰：此子目流白光，貌集真氣，非常人也。後果樂神仙道。大魏元帝咸熙初，事鄭法師於樓觀，時年十七。仁不勝生，和不好勝，人皆樂之。常夢與仙人遊，或登山，或酌石髓，由是自有所娛。至晉惠帝永興二年乙丑五月五日，老君命真人尹軌降于樓觀，乃盡弟子禮事之。踰月，遂授煉氣隱形之法，次授水石還丹術，卒授六甲符及采服日月黃華法。後隱於終南山，食炁吞符，大盡其妙。又廣索丹砂，還而爲餌。凡辭氣之出，則音韻清徹。自是欽奉者多，乃深入巖谷。嘗阻大雪，鳥獸俱斃，而謚獨守寂，其志堅篤，故靈真自集。目能視地中物，耳能聽數里聲。一日忽謂門人曰：有朋友待吾於南峰，今須往矣。乃冠服而出，則雲氣迷統，不見其形，惟聞鼓吹之音隱隱於空。時元帝大興元年戊寅歲。混元實錄云：能飛行變化，三年丹成，白日昇天。

孫徹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〇《孫徹》道士孫徹者，字仲宣，不知何許人，即尹通之籍師也。性端直，寡言語。外視若愚，而中養素，人莫能測之。前趙初光中，師事王先生，方十八歲。先生與之出處，人皆呼先生爲大煉師，徹爲小煉師。先生爲時所望，請訪益多，而遂隱遁。惟徹住樓觀，或宿於木杪與人迹罕及之地。居常編葛爲席，合目端坐，若有所思。人或侮之，謙以自牧，故皆歉然自失而退。每觀人顏色，不待人語言而已知人吉凶。年七十餘，秦建元八年春，忽謂侍者曰：吾須暫行。乃拂衣而去，終莫知其所適。其友馬儉思之，乃取葛席置靜室中供養。凡數日，輒聞席上有人語。其靈異如此。

馬儉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〇《馬儉》字元約，京兆右扶風人，尹通之度師也。年十六歲，長八尺，耳大而厚，垂手過膝，額有伏犀，手有縱理。損聲色，外名利。博通經史，尤長於風騷。郡邑異之，有辟命，不就。秦甘靈中，隸道士籍於樓觀，從孫徹學道，時十七歲。遂授以道要。其經史之贍，則五符真文、三皇內文、道德、靈寶衆經，通甲占候之法。其藥術之妙，則斷穀服水，餌棗膏、天門、煎朮、煎商、陸酒、五方雲牙、六甲符、諸天內音，行氣導引之方。其役使萬靈，制御羣邪，則有八吏六丁、二十四神、三皇衆要之科，無施不驗。姚萇聞而奇之，遣使往召，辭以疾。萇嘉其節，乃給香燭，欽尚加厚。儉志道益堅，仁惠周物，人所奔湊，日以滋多。一日，天神降而言曰：法師夙有功德，今復勤

修道業，丹名玉曆，白簡玄臺，積有日矣。但保其天年，必得度世。何區區於祈禱，役役於召劾者哉？自可優游三素，混合五神，絕諸聞見，獨保清曠。由是怡神養素，不復出，而仙真時降。年九十八，後魏太武帝大延五年冬十月一日，謂弟子尹通曰：吾平生所修所感，當祕之勿泄也。頃有白雲從西北來，覆寢室。須臾返真，惟聞香氣不絕，而白雲南舉焉。

尹通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〇《尹通》道士尹通者，字靈鑒，真人軌之後也。幼從儒學，羣經子史，博無不覽。常嗟幻化非固，每仰天而歎。父母未之達，迫以婚宦。通乃跪伏曰：切聞張真昇天，鎮南嗣美；茅君得道，太守投誠。況高祖太極真人之遺德，可無隆紹，願從所志。父母許之，遂飄然而去。時天下寇難縱橫，通履艱危，冒驚險，而至樓觀。年二十六，後魏太武始光初，事馬儉法師。服勤歷年，方授真人祕韞玉字金書。及恃怙已失，孝禮既盡，而希真守一之心與日俱往。香火朝謁，無或少怠。服黃精、雄黃、天門冬數十年，體漸清爽，性亦敏慧。尤急於療疾，可愈者治之，言不可者決不可救。太武好道，欽聞其名，常遣使致香燭，俾之建齋行道。自是四方請謁不絕，而通惟以功德爲懷，與而無求，散而無積。時有姪法興及牛文侯、王道義與其徒七人，繼踵而來，共希靈迹。故仙風真教，自此復彰。年一百一歲，耳聰目明，尤能夜書。至孝文太和二十三年承明二年改太和，近刊《北史》多遺落。夏四月八日，忽與門弟子爲終天之別。有頃，奄忽而化，顏色如常。藏劍之久，老子昇真陵之西，有神燈數枚，光映其上，而後漸散。

牛文侯

傳記

卷，皆自捐己力，未始求於人。其性浩然無係累。室中常有人語，弟子輩潛往伺之，乃真仙之降會也。後魏宣武永平中，將反真之際，白雲滿室，異香盈庭，踰日方散。里人有見道義乘鹿而去。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〇《牛文侯》道士牛文侯，隴西人也。性識穎拔，學洞古今，尤深於莊老。至於天文地理，無微不綜。又善誨人，隨其性導以忠孝，其勸戒則示罪福之理，其威禁則以符籙之科。由是法教重興，人多化惡爲善。嘗爲人講說，未始措意於利財，至于不得已，則受小而辭大。訪人貧乏，密遣致物於其家，欲人不知其所從來也。每冬寒，則布穀於地，使禽蟲有所食。陰功密惠，大以及於人，小以及於物。修身積德，久而愈篤。西魏文帝大統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夢青衣道童告云：上帝有命，宜早治裝，明旦當發。及覺，乃與門人別。翌日澡浴訖，果化。降年八十二。

王道義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〇《王道義》道士王道義者，魏時人。博覽羣書，兼明緯候。知終南有尹喜登真之所，後魏孝文帝太和中，自姑射山將門弟子六七人來居之。初，道士牛文侯、尹靈鑒等四十餘人，敷弘道化，朝野欽奉。時歲歉，常住之資殆不充給。道義大修觀宇，興土木工，工匠就役。日常百數，而用度不乏。人訝而窺之，則倉庫皆備，取多而益不窮。咸知師之神化，陰有靈助。由是樓殿壇宇，一皆鼎新。惟秦始皇所造老子殿，以其宏麗，不加修飾。令門人購集真經萬餘

陳寶熾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〇《陳寶熾》 正懿先生陳寶熾，潁川人也。年二十一，不樂婚宦，後魏孝文太和十八年，隸籍樓觀，事法師王道義。未幾羽化，遂遊華陰。復遇陸景真人，授祕法而歸。於是端誠虛己，依按修持，及誦大洞經。久之通感，故珍禽奇獸，常來侍衛。每朝老子祠及八節投龍簡，則白虎馴遶，左右導從。往來人或有意惡意，則咆哮震奮，觸觀左之槐，使彼惡者驚畏自匿，人因號曰老虎木。其德感如此，通幽達冥，無所不至。事有未兆，則先知。其崇妖害人，禁之立止。西魏文帝欽異之，召入延英殿問道。時太師安定公及朝士大夫皆從而師之。年七十有六，大統十五年三月十七日，告門人曰：吾昨夢仙官召，不果久留。來何爲欣，去何爲愴，生死道一，夢覺理均。爾等體之，無或悲矣。言訖，奄忽而化。詔謚正懿先生。

王延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〇《王延》 道士王延字子元，扶風人也。纔九歲，好道，西魏孝文帝大統三年丁巳，入道師正懿先生陳寶熾。至十八，肄業於樓觀。與真人李順與相友善。未幾，訪華山雲臺觀，復師焦曠真人，授三洞祕訣真經。惟松餐澗飲，以希真理，後周武帝欽聞，乃遣使召之。焦真人謂曰：道教陵夷，久失拯援。可應詔出，弘大

道教，吾自此逝矣。至都，久之得請還西嶽雲臺觀，復詔增修以居之。然山石無土，致之極勞。因虛默禱于天，忽涌土出於觀側，取多而不竭。嘗苦乏油，乃置一器，經夕自滿，久用而有餘。凡賓客將至，則先有二青鳥，其狀如鳥，飛鳴報之。每登仙掌，陟蓮峰，如履平地。居常出處有猛虎，馴遶若相保衛。是時天下溺於浮屠氏，且其徒不能維持禪律之學，務以罪福駭俗，其弊浸盛，故行沙汰。道教亦從而幾絕。時師之名獨爲上所欽，召至闕，咨問道要。復欲建通道觀，命校讎三洞經法、科儀戒律、飛符錄，凡八十餘卷。又撰三洞珠囊七卷，詔頒於通道觀。由是道教復興，朝廷以大象紀號。至隋文帝禪位，置玄都觀，詔延主之。開皇六年丙午，特召見於大興殿。上齋誠受智慧大戒，於是祥風景雲，羅覆壇所，因職以道門威儀。威儀之名，自茲始矣。時公卿大夫，翕然欽附。仁壽四年春三月吉日，告門人曰：吾欲歸西嶽，但恐上未許。至九日，羽化於仙都觀，有白鶴飛鳴，徘徊庭戶。上異之，遣使護葬西嶽。及就壙，但空棺而已。

侯楷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〇《侯楷》 道士侯楷字法先，京兆人也。年十四，力究經典，尤精老莊之學。趣向孤高，不畢婚宦，遂就學於正懿先生。年十九，後魏宣武正始中，爲道士，授玄文祕訣。晨夕之奉，久而愈勤。正懿曰：汝雖秉心勵節，於道不懈，苟非栖隱山林，未易有得也。楷曰：道在方寸，何必山林？曰：吾亦知道無不在，然人間修之，時亦有得。但古來仙者，多託巖藪。成真之後，出而同塵。上真亦曰：大洞真經不得人間詠之，詠之則大魔敗之也。又葛仙翁將登真，別弟子鄭思遠云：何不登山誦大洞真經，一諷而一詠，玄音徹太清。由是知入山非惟不是可欲，抑亦自然與經道相符。汝今景慕希夷，入山乃其宜也。曰：入山雖可存真，然遠遠几席，寧追科律之責耶？師嘉其言，且

曰：道非知之難，行之難也。果能始卒無替，道在中矣。逮正懿羽化，乃卜居於寒谷，行三奔術。三奔術者，乃黃帝三奔御女之術。後世迷以傳迷，神仙之所深戒。侯楷受學於陳寶熾，其神仙源流有自來矣，未必三奔之術也。然神仙日月高奔之法，頗契大道。恐是高奔，非三奔。必後世作傳之人誤書也。誦大洞經及三皇內文、効召之法。其居有清泉環流，三松偃覆，灑然幽寂，是為栖真之所，遂號三松觀。人有為魑魅之害者，無有遠近，皆乞救於楷。或持之以禁呪，或示之以符術，則無不立除之。將去，無他疾，謂門弟子曰：昔費長房失符，為鬼所殺。吾非失符也，終歸道真。苟世俗不達，以謂吾為長房者也。春秋八十六，周武帝建德二年冬十月解化。

嚴達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〇《嚴達》 法師嚴達字道通，扶風人也。自髫髻已有方外志，每得一花一果，輒羞獻於像前。樓觀侯法師見而器之。後魏明元帝永興中入道，年始二十。齋真之暇，常請問大經。遂學窮瓊韞，博通妙術。周武帝建德中，詔法師及王延於便殿，是時已沙汰浮屠氏，又下議於公卿，復欲去道家者流。上問法師道與釋孰優，曰：主優而客劣。上曰：主客奚辯？曰：釋出西方，得非客乎？道出中夏，得非主乎？上曰：客既西歸，主無送耶？曰：客歸則有益胡土，主在則無損中華。去者不追，居者自保，又何送乎。上嘉其對，然不免有所減損，自五嶽觀廟外，悉廢之。特為法師建通道觀於田谷之左，復選樓觀之士十人，俾共弘真教。時王延更欲多得之，法師曰：古之達者，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今上不欲廢道教，而意則去繁。但道貴得人，玄綱自振，何必多人耶。蓋多人則多累，反為吾道之玷。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惑，惑則亂，亂則真理喪矣，詎有益哉。遂與王延、蘇道標、程法明、周化生、王真微、史道樂、于長文、張法成、伏道崇等十人，以道術

相忘，同乎出處，世號曰田谷十老。至隋室道教復振，文帝開皇中，詔重修二廟，精擇羽流，累致墨詞以祈景福，於是朝野宗奉焉。煬帝大業五年三月十七日，聽周法師鼓琴，乃曰：琴聲感神，當有神降，更奏一曲吾聽之，曲未徹，奄然返真，春秋九十一。

于章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〇《于章》 法師于章字長文，右扶風人。年七歲，父母教讀《孝經》，數日乃曰：聞有《道德經》，意願習誦。父母異之，隨其所好，令習于侯法師。至西魏大統九年披度，服巾瓶之勞凡十有四載。法師愍之，為開三洞衆真要法，倒篋相付。嘗自謂曰：真人符命，非俗可傳。今吾得之，固所寶也。於是靜室圖寫雲篆龍章，精嚴其事。而施之於人，靡不神驗。適會詔選戒潔之士十人居通道觀，而師與焉。然常懷希真之心，期居幽寂。至周靜帝大象二年，遂卜觀之下西嶺下。誅茅累石，嘯咏林泉。餌黃精、茯苓、山地黃，又服氣吞符，飛章設醮。如此積勤，歷年無輟。隋文帝開皇十七年，復受皇化丈人太極真公六十甲子及五帝五嶽符印，凡一百三十六首。并論天地源流，符之本末，置壇法式。乃錄授符日月及真仙誥訣，次第記之，名為起序。由是通真之心與日俱進，故除妖翦祟，其神變不可量，而流俗霑惠日益多矣。煬帝大業十年六月十四日羽化，春秋八十有二。臨窆之日，有一白鳥自棺而去，人謂得蛻形之道。

嵇康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四《嵇康》 嵇康字叔夜，向北

山從道士孫登學琴，登不教之，曰：子有逸郡之才，必當戮於市。康遂別去，登乃冲昇。康向南行，至會稽王伯通家求宿。伯通造得一館，未得三年，每夜有人宿者，不至天明即死。伯通見此凶，遂嘗閉之。至是，康留宿館中，一更後乃取琴彈，二更時見有八鬼從後館出。康懼之，微祝乾元亨利貞三遍，乃問鬼曰：王伯通造得此館，成來三年，每夜有人宿者死，總是汝八鬼殺之？鬼曰：我非殺人鬼，是舜時掌樂官，兄弟八人，號曰伶倫。舜受佞臣之言，枉殺我兄弟，在此處埋。主人王伯通造館，不知向我上築牆，壓我悶我。見有人宿者，出擬告之，彼見我等，自懼而死，即非我等殺之。今願先生與主人說，取我等骸骨遷別處埋葬。期半年，主人封爲本郡太守。今賞先生一廣陵曲，天下妙絕。康聞知大悅，遂以琴與鬼。鬼彈一遍，康即能彈。彈至夜深，伯通向宅中忽聞琴聲美麗，乃披衣起坐，聽琴音，深怪之，乃問康。康答曰：主人館中殺人鬼，我今見之矣。伯通曰：何以見之？康具言其事。明日伯通使人掘地，果見八具骸骨。遂別造棺，就高潔處遷埋。後晉文帝時，伯通果爲太守，康爲中散大夫。帝令康北面受詔，教宮人曲，康不肯教。帝後聽佞臣之言，殺康於市中，康遂抱琴而死。葬後開棺，空不見尸。《晉書》云：嵇康字叔夜，譙國鉅人。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銓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負羣。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博覽，無不該通。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爲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每思郢質，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向秀、劉伶、

籍兄子咸、王戎，遂爲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康嘗採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爲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遊。登沈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別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入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嘆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大略云：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意畢矣。此書既行，知其不可羈屈也。康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縲繼，乃作幽憤詩曰：雖曰義直，神辱忠沮，澡身滄浪，曷云能補。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于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枉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嵇康卧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爾，因譖康欲助毌丘儉，帝遂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宏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初，康嘗遊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康善談理，又能屬文，撰上古以來高士爲之傳贊，又作太師箴。《記纂淵海》云：南海太守鮑靚，通靈士也。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靜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焉。靚曰：嵇叔夜。寧曰：嵇臨命東市，何得在此？靚曰：叔夜雖示終，而實尸解也。

東郭延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四《東郭延》 東郭延者，山陽人也。服靈飛散，能夜書。在冥室中，身皆生光，照耀一室。又能望見平地數十里小物，知真形色。又凡見人，不計識與不識，能逆知其生死，一如其言。在鄉至四百歲不老。一旦有數十人乘迎之，比鄰盡見，與親故辭別而去。云詣崑崙山也。

樂子長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四《樂子長》 潛山真君是樂史之遠祖。按《總仙記》曰：真君名子長，齊人也。少好道，到霍林遇仙人韓衆，受靈寶符，傳巨勝、赤松散。真君服藥，年一百八十歲，色如少女。妻子九人，皆服此藥。人勞盛山昇仙，住方丈之室。於神州受太玄生籙，以五芝爲糧。太上補爲修門郎，位亞神次。唐玄宗夢二十八仙，稱星二十八宿。內真君是星宿，於潛山得道，號潛山真君。

王玄甫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四《王玄甫》 王玄甫，沛人也。同吳人鄧伯元學道於赤城、霍山，受服青精石飯、吞日精丹景之法，內思洞房，積三十四年，乃內見五藏，冥夜中能書。晉穆帝永和元年正月十五日，大帝遣羽車迎之，玄甫與鄧伯元乘雲駕龍，白日昇天。今在北玄圃臺，受書爲中嶽真人。

嚴東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八《嚴東》 道士嚴東，不知何許人。年四十餘，齊高帝建元中詣晉陵，依道士李景遊。嘗自悔若愚，衣弊履穿，惟齋一瓢，亦無經書。及與之談論，所造深微，而聲音清徹，聽者駭異。其爲笑傲歌謠，和光混迹，時人皆知非常，而欽尚之。在晉陵五年，一日將別，援筆註《靈寶度人經》。辭不停翰，窮日而終。乃入溧陽甌山中，後亦不知所在。

隋唐五代部

徐則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九《徐則》 道士徐則者，東海郟人。沉靜寡慾，常懷棲隱之志，乃入縉雲山修道。久之，太極徐真人降謂曰：汝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因廬天台山，絕粒養浩，所資惟松水而已。隋煬帝為晉王，鎮揚州，以書召之。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召我，徐真人之言驗矣。既至，晉王請授道法，則辭以日不利。其夕，雖香火如常，朝禮至五更，寂然返真。王命使送還天台。時自江都道中，人或見師徒步，云得還。及至舊隱，以經書道法遺弟子。仍掃一室，曰：有客至，宜延之於此。有頃，跨石梁而去，不知所在。翌日，果使至。時年八十有二，晉王追嘆，三遣使圖其形，又命柳誓為贊，曰：可道非道，常道無名。上德不德，至德無營。真風扇矣。粵有夙煉金骨，怡神玉清。石髓方漱，靈丹欲成。言念葛稚，將從茅盈。我王遙屬，爰感虛誠。柱下暫啓，河上沈精。留符信在，化杖龍輕。求思靈迹，曷用攄情。

丁玄真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一《丁玄真》 字仲誠，潯陽人

也。天資恪敏，嚴於持戒，為鄉里推仰。嘗遇野人得法，其要精妙，能攝鬼神而驅役之，無不如意。每以康王谷地最靈秀。其谷口有銅馬廟，云漢王莽嘗造銅馬，歲久有物附之，肆為妖怪，食民物畜稼苗之類，為害弗堪，居人乃為立廟以祈之。玄真惡其事，即毀翦其廟，乃取是地置真宇焉。遂送銅馬於南江，人未迴而馬已復其舊處，玄真又斷馬之左足，而馬乃化人形，泣曰：願得一食之所。玄真遂移其祠于澗之西，許其弗為害也。前又有毒龍潭，因風雨晦冥，忽見二龍出而弄珠，光彩照爍。玄真叱之，輒取其珠置真殿內。而龍又入殿取珠，既而弗得，乃吐涎滿地。復見殿柱有張僧繇所畫二龍，即與之鬪，風雨震吼，衝倒檐楹。玄真遂書鐵符，燒鐵鐘，鎮其潭龍，龍穿山西而去。又復以鐵釘釘殿柱，畫龍之目，其患乃止。於是神怪避地，始為福庭。時隋文帝開皇十年也。江州刺史狀其事封章朝廷，帝聞而異之，降詔褒崇，命州郡加禮遇焉。煬帝大業三年解化，其夕有白光亘於天之東南。及玄真既逝，方沒。春秋七十八。

巨國珍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〇《巨國珍》 巨法師名國珍，武功人。性淳厚，好神仙學。年三十斷俗緣，而事游法師於樓觀，時隋文帝仁壽之四年也。焚修之外，口必誦經，心常存一，名利兩忘，喜怒俱遣。食蔬衣弊，所守彌篤。或有遺物者，隨得隨散。或有輕侮者，終不恚怒。法師嘉其行，乃授以思微戒錄，封召符章。依按而修，勤亦備至。每臨壇誦經，遍未及數，則雖冬風夏日，未嘗輒廢。一日因感疾，人勉之以藥，曰：道勝則疾除，何慮之有。其自信之如此。由是遠近之俗，嚮風而至，不可勝計。春秋六十，唐太宗貞觀八年夏五月十三日，晝寢，門人忽聞車馬之聲。有頃，瓦屋皆震，法師遂化。

朱象先《終南山說經臺歷代真仙碑記·巨國珍法師》 法師武功人，

年三十，隋仁壽中入道。食蔬衣弊，恪守苦節，飢寒未嘗分念，聲利不關諸心。人譽之則懼，人辱之則拱而聽。非唯面順，實亦心服，蓋道愈充而心愈柔也。忝叟見之，曰：「不欲爭虛氣於形迹之間，唯務收實效於言意之表，國珍是已。」贊曰：「心期出世與天游，世事誰能為校酬。蔬食草衣還自樂，旁觀虛作不堪憂。」

胡隱遙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九《胡隱遙》 洞庭山道士也，自云角里先生之孫。其山有角里村角里廟，累世多得道。隱遙居焦山，學太陰煉形之法，死於巖中。囑弟子曰：「常視吾體，無令物犯。六年後若再生，當復我以衣冠。弟子視之，肌體爛壞，惟五臟不變。乃復閉護，及期果再生。遂備湯沐浴，加新衣。其髮鬆而黑，其髯粗而直。後十六年，如前死，更七年復生。如此凡三度，約八十歲，狀貌如三十許人。隋煬帝聞之，召見，恩禮隆異。唐貞觀中，太宗詔入內殿，問攝生之道。對曰：「臣所修者，匹夫之志，功不及物。帝王修道，一言之利，萬國蒙福，得道之效尤速。臣區區之學，非九重萬乘之所修也。請歸山，後不知所之。」

王遠知

綜述

《舊唐書·隱逸傳·王遠知》 道士王遠知，琅邪人也。祖景賢，梁江州刺史。父曇選，陳揚州刺史。遠知母，梁駕部郎中丁超女也。嘗晝

教史人物總部·隋唐五代部

寢，夢靈鳳集其身，因而有娠，又聞腹中啼聲，沙門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為神仙之宗伯也。」遠知少聰敏，博綜羣書。初入茅山，師事陶弘景，傳其道法。後又師事宗道先生臧兢。陳主聞其名，召入重陽殿，令講論，甚見嗟賞。及隋煬帝為晉王，鎮揚州，使王子相、柳顧言相次召之，遠知乃來謁見，斯須而鬚髮變白，晉王懼而遣之，少頃又復其舊。煬帝幸涿郡，遣員外郎崔鳳舉就邀之，遠知見於臨朔宮，煬帝親執弟子之禮，敕都城起玉清玄壇以處之。及幸揚州，遠知諫不宜遠去京國，煬帝不從。

高祖之龍潛也，遠知嘗密傳符命。武德中，太宗平王世充，與房玄齡微服以謁之，遠知迎謂曰：「此中有聖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實告，遠知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惜也。」太宗登極，將加重位，固請歸山。至貞觀九年，敕潤州於茅山置太受觀，并度道士二十七人。降璽書曰：「先生操履夷簡，德業沖粹，屏棄塵雜，棲志虛玄，吐故納新，食芝餌木，念衆妙於三清之表，返華髮於百齡之外，道邁前烈，聲高自古。非夫得祕訣於金壇，受幽文於玉笈者，其孰能與此乎！朕昔在藩朝，早獲問道，眷言風範，無忘寤寐。近覽來奏，請歸舊山，已有別敕，不違高志，并許置觀，用表宿心。未知先生早晚已屆江外，所營棟宇，何當就功？伫聞委曲，副茲引領。近已令太史薛頤等往詣，令宣朕意。」其年，遠知謂弟子潘師正曰：「吾見仙格，以吾小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白日昇天。見署少室伯，將行在即。」翌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寢，卒，年一百二十六歲。調露二年，追贈遠知太中大夫，謚曰昇真先生。則天臨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天授二年，改謚曰昇玄先生。

傳記

《新唐書·方技傳·王遠知》 王遠知，系本琅邪，後為揚州人。父曇選，為陳揚州刺史。母晝寢，夢靈鳳集其身，因有娠。浮屠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為世方士。」

遠知少警敏，多通書傳，事陶弘景，傳其術，為道士。又從臧兢游。

陳後主聞其名，召入重陽殿，辯論超詣，甚見咨挹。隋煬帝爲晉王，鎮揚州，使人介以邀見，少選髮白，俄復鬢，帝懼，遣之。後幸涿郡，詔遠知見臨朔宮，帝執弟子禮，咨質仙事，詔京師作玉清玄壇以處之。及幸揚州，遠知謂帝不宜遠京國，不省。

高祖尚微，遠知密語天命。武德中，平王世充，秦王與房玄齡微服過之，遠知未識，迎語曰：「中有聖人，非王乎？」乃諗以實。遠知曰：「方爲太平天子，願自愛。」太宗立，欲官之，苦辭。貞觀九年，詔潤州即茆山爲觀，俾居之。璽詔曰：「省所奏，願還舊山，已別詔不違雅素，并敕立祠觀，以伸曩懷。未知先生早晚至江外，祠舍何當就功？令太史令薛頤等往宣朕意。」

遠知多怪言，詫其弟子潘師正曰：「吾少也有累，不得上天，今署少室伯，吾將行。」即沐浴，加冠衣，若寢者，遂卒。或言壽蓋百二十六歲云。遺命子紹業曰：「爾年六十五見天子，七十見女君。」調露中，紹業表其言，高宗召見，嗟賞，追贈遠知太中大夫，謚升真先生。武后時復召見，皆如其年。又贈金紫光祿大夫。天授中改謚升玄。

紀事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五《王遠知》道士瑯琊王遠知，陳揚州刺史曇首之子。外祖丁超，梁駕部郎中。其母因夢靈鳳，有娠。僧寶誌曰：生子當爲神仙宗伯也。年七歲，日覽萬言，博總羣書，心冥至道。年十五，入華陽事陶貞白先生，授三洞法。又從宗道先生藏矜，傳諸祕訣。陳主召入重陽殿，特加禮敬，賞賚資送還茅山。先生乃於洞西北嶺上，結靖室以居，研味玄祕。陳宣帝大建末，靖室中忽有一神人醉卧嘔吐，先生然香禮候，神人曰：吾將遊天台山，卿能去否？先生即隨出，上東嶺。至山半，忽思未二三弟子付囑經書，背行十餘步，迴望神人，化爲鶴飛去。隋晉王廣鎮揚州，王子相柳顧言相續奉請先生。既至，斯須而鬚髮變白，王懼而歸之。少選復舊。王踐祚，勅崔鳳舉諮迓，帝親執弟子禮。勅江都起玉清玄壇以處之，仍令代王越師焉。唐高祖龍潛時，先生嘗

密告符命。秦王與房玄齡微服就謁，先生迎謂曰：此中有聖人。秦王請以實告，先生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愛也。秦王詣先生，受三洞法。及登極，將加重位，固辭歸山。至太宗貞觀九年，勅潤州於茅山置太平觀，并度七人。降璽書曰：朕昔在藩朝，早獲問道，眷言風範，無忘寤寐。近覽來奏，請歸舊山，已有別敕，不違高志。所令置觀，用表宿心。先生浩氣虛懷，語默一致，涵照如鏡，應物無私。時有竇德玄，先經揚州，遇司命使者，言其有重祿，以九九之數當終命。德玄求哀，使者云：真人王法主是少室仙伯，檢錄人鬼之任，關奏天曹，無不即應。德玄遂懇祈於先生，先生不得已，因與請命。使者報曰：更延十三年。至高宗朝，德玄爲左相，捐館舍之日。言皆如之，故舉世呼先生爲法主。又知已授仙職，後謂潘師正曰：吾昨見仙格，以小時誤傷一童子脣，不得白日昇天，署少室仙伯，將行有近。翌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寐，告化，時年一百二十一歲。潘師正、徐道邈同得祕訣，爲入室弟子。陳羽、王軌次之。其餘各棲洞府，終身無替。高宗調露二年，贈太中大夫，謚曰昇玄先生。乃勅置太平觀，度道四十九人。天后嗣聖初，又贈金紫光祿大夫，改謚昇真先生。明皇天寶中，勅李含光於太平觀造影堂，寫真像，用旌仙迹焉。一云先生善易，知人死生禍福。作《易總》十五卷。一日雷雨雲霧中，一老叱先生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先生惶懼據地，傍有六人青衣，已捧書立矣。老人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保衛，金科祕於玄都，汝何敢輒藏細帙？先生對曰：青溪之老傳授。老人曰：上帝勅下，汝仙品已及，受度期展四年，二紀數也。先生化後，有人過海，爲風飄蕩，忽見葉舟自天末來，乃先生也。且曰：君涉險，何至如此？此洋海之東十萬里也。借子迅風，一夕可到登州。既去，舟如飛羽，覺風颺颺。而過明日，果至登州。

雜錄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〇《上清品》十代宗師：上清少室仙伯唐國師金紫光祿大夫，謚昇玄先生，姓王諱遠知，字德廣，瑯琊臨沂人。父

曇，選陳揚州刺史，母丁夢鳳鳥集其身。僧寶誌謂其父曰：生子當爲神仙。宗伯以梁大通二年生。弱冠，師宗道先生，臧矜進而宗修隱居經法，陳主召入重陽殿，特加禮敬，送歸茅山，居于洞西北嶺。隋，晉王廣鎮揚州，具禮迎請。既至，忽鬚髮變白，王懼而歸之。大業七年，煬帝幸涿郡，召見臨朔宮，扈駕洛陽，奉勅詣中嶽修齋，復詔京師，建玉清玄壇以處之。唐高祖龍潛時，先生密告以符命。武德中，太宗爲秦王，平王世充因與房玄齡微服謁先生，先生迎謂曰：此中有聖人。秦王迺審其實，先生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愛。已而請還山。貞觀九年，勅建太平觀，賜田度道士七十七人爲侍者。八月十四日，適因睡寤，喜形於色，謂弟子曰：吾向暫游洞宮，仙官見報，欲以疲朽補仙伯，名位已定，行在不久。十六日，沐浴，入室，焚香，顧問侍者日時早晚。對曰：辰時。曰：好。即正衣冠就寢而化，年一百二十有六。高宗調露二年，贈太中大夫，謚昇真先生，天后嗣聖加贈前號，時稱玉法主云。贊曰：翩翩鳳儀，覽德不遲。或隱或來，景運有期。質化神通，不滯玄白。百廿六歲，唐仙宗伯。

李元基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一《李元基》 李元基，唐高祖武德初人。隱葛山中，有道術，能坐在立亡，人莫測之。時時經行，以符藥救人。探虎骨、針鵲影、活魚鱉甚衆。每晝出，逢夜則止，露宿草野中。代宗末，在建昌縣中插松柏滿身，飛去。後有人採藥葛山，見元基跨青鹿行若飛，問之不應，莫知所在焉。

張惠明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三《張惠明》 張惠明，趙郡人。結廬於中條山，受法於元真觀。常行咒禁，驅馳精魅。後往長安，遇混元子，受高奔之道。行之，功濟德備，道學超羣。凡諸就席，皆章甫之徒。唐太宗詔之內殿，致醺有感。後乞歸山林，上允敕住南嶽，封妙濟大師。忽一夕遇南嶽右英夫人，傳抱一守真、三五混合之要。行之一紀，復詔之西嶽，以便問事。後尸解。

韋善俊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六《韋善俊》 韋善俊者，其先出京兆。高祖逍遙不仕，祖宣敏嘗爲鞏縣令，因家於鞏，父昂好山水。母王氏初妊，每嗽血食則連夕腹痛，遂蔬食。既生，年十三歲，長齋誦道德、度人、西昇、昇玄等經，人有所患，悉爲賑救之用。及壯，詣嵩陽觀事黃元曠參佩道法，又從臨汝洞元觀道士韓元最，復授祕要，常有二青童侍左右。唐高宗調露初，有劉文兒過山之西，見神人長丈餘，介甲而坐。見善俊來，起迓之。文兒因訪識者，曰：此奉戒道之士也。文兒欽異，遂從善俊歸嵩陽。天后嗣聖中，寓籍昇仙觀。一日復見神人，厲聲曰：子何人，輒來此，請速去，不爾傷子。善俊曰：神人試我耶，何相逼太甚。神人遂遜謝而去。又嘗過壇墟店東，遇黑駝犬繞旋不去，因畜之，呼爲烏

龍。如意中，將遊少林寺，以齋食食之。僧曰：人未食而食犬，可乎？謝曰：吾過矣。尋出寺而去，望之愈遠，而犬愈大，長數丈，化爲龍。善俊乘之，歸嵩陽，絕迹不復出。長壽中，忽謂弟子曰：吾學道已九十九年，今則百矣。太上召我，當往。遂乘龍去。

陳道冲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一《陳道冲》 法師姓陳氏，名

道冲，潯陽人。母方娠，夢天仙入其室。及生，有殊相。兒時便不飲酒茹葷，每聞人講經論道，則傾耳諦聽。暨長，戒行高潔，傳法錄於異人。遂結庵于紫霄之別峰，即勝絕處也。有弟子八九人，亦戒行有學，門庭甚峻，不妄接人。當時蒙其容與者，名爲登龍門，以比漢李膺焉。道冲酷嗜老莊，非徒誦其文，能徹其理窟。嘗以謂吾教本宗老莊，而老莊之意本是悟明性地，故其言每每云：莫若以明，此其的也。後人但知習術而泥迹，失之遠矣。晨暮必爲羣弟子講說，有著論一篇，傳于世。時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春，忽爲弟子曰：吾欲一遊名岳。衆以其老，觀止之。道冲曰：必行。至日中解化，春秋一百一十四。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棺如無物，人以爲仙去。

田仕文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九《田仕文》 田法師名仕文，

右鄆人也。隋文帝開皇七年，試業入道，事韋節法師，傳授三洞經法及符訣。又誦靈寶、生神章二經。居常餌服白朮、茯苓，久而有益。每煉氣於靜室，或一句半月而出，顏色愈光澤。凡八節、十直、庚申日，齋戒修奉，未嘗少輟。爲人祈福，無不通感。或爲人治病，無不平愈。陳綱常請醮，忽袖降棗數顆在壇，食之，則非人間所有者。又道士尹漆一日令佩符籙，函忽墜水，驕然有聲，漆已在岸。其真籙神符之靈，皆此類。常語人曰：世之人有苦必援之。然未之信。時有里人賀蘭開者，受戒於師。一夕忽卒，爲鬼吏所執，至一府庭，如人間有司之所。掌簿者閱之，謂開曰：汝有受戒之名，可復還。由是重蘇。其通幽達冥之效如此，四方之際信尚者多，而受賜不可勝紀。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六月十九日羽化，人皆見旛花羽節迎師而去，且曰：吾今登南宮福堂矣。降年七十有五。門弟子惟尹文操爲入室者。

朱象先《終南山說經臺歷世真仙碑記·田仕文法師》 法師鄆邑人，

年十九，開皇七年試業，披度爲道士。師華陽子，受內觀定觀真腴。每入室鍊化，動經旬月，閉關不出。出則顏色愈豐潤。以符法惠人，或起死，或援溺，屢彰靈應。年七十五解化，衆見寶幢羽節，浮空而去。贊曰：入室經旬不啓封，神光透入玉壺中。一從絳節排空去，知在蓬萊第幾宮。

王軌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五《王軌》 道士王軌者，字洪

範，臨沂人也。曾祖筠，梁散騎常侍、少府卿、度支尚書。大父鈺，梁簡文太子洗馬、招遠將軍。父瑜，陳著作郎、鄱陽王常侍。軌年二十歲，事法主王遠知，執巾瓶之禮凡十六年。每座下聽道德、西昇、靈寶、南華諸經，退席爲人曲講。又摹寫上清尊法，洞玄、洞神符圖祕寶，封於石室，以鎮山嶽。餌木淪松，積有日矣。齋講傳授有所得，惟造像周急爲先。唐

太宗知其名，常咨訪道要。高宗乾封二年十一月旦，謂門人曰：「吾昨夜夢三人，羽衣執簡，前曰：『華陽天官用師爲神仙主者，兼知校領省官。』吾昔在桐柏山，已感斯夢，辭不獲，今乃復然，殆將去矣。戒門人修道之要，經書祕訣，各有所付。至八日，沐浴衣冠，翌日坐筭而化。及就襯，但空衣結帶而已。春秋八十八。河南于信之刻石于華陽洞。」

王柯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九《王柯》 王柯字仙柯，青城橫源人也。一云蜀州永康縣翠園山下人。母丁氏夢大星照身，及覺，室內有光，因而有孕。生而紫胞綠脉，形狀異常，幼穎異拔俗。家巨富，不以經意。長則仁慈好善，見老弱窮困惻然哀之，形於顏色，周急施惠。每大雪時，施粒食以濟禽鳥。後遇至人傳丹訣，於乃居側洞中修煉，歷年無成。鼎忽破，丹乃化爲金線石。後因偏行山園，一日至味江龍潭，又上西峰，遇道士煉丹，柯乃助其薪炭，奉事三年，寒暑不移。道士嘉其志，授以祕訣，令內修上道，外積陰功。丹成，復分遺之。柯服丹，漸覺神爽氣逸，身輕意暢。門側有大栢數株，騰身而舉，已在栢杪，因此昇天而去。今栢猶在。乃唐高宗儀鳳三年中得道也，其地即今羅家山，道士乃羅公遠云。

孫思邈

傳記

《舊唐書·方伎傳·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

教史人物總部·隋唐五代部

日誦千餘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兼好釋典。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歎曰：「此聖童也。但恨其器大，適小難爲用也。」周宣帝時，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嘗謂所親曰：「過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人。」及太宗即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廣成，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顯慶四年，高宗召見，拜諫議大夫，又固辭不受。

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焉。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盧照鄰等，執師資之禮以事焉。思邈嘗從幸九成宮，照鄰留在其宅。時庭前有病梨樹，照鄰爲之賦，其序曰：「癸酉之歲，余卧疾長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陽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孫思邈處士居之。邈道合古今，學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耳。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閎、安期先生之儔也。」照鄰有惡疾，醫所不能愈，乃問思邈：「名醫愈疾，其道何如？」思邈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善言人者，亦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凝而爲霜雪，張而爲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支五藏，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乏，竭而爲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孛彗飛流，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瀆竭涸，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起超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

思邈自云開皇辛酉歲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詢之鄉里，咸云數百歲人，話周、齊間事，歷歷如眼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矣。然猶視聽不

衰，神采甚茂，可謂古之聰明博達不死者也。

初，魏徵等受詔脩齊、梁、陳、周、隋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之，思邈口以傳授，有如目覩。東臺侍郎孫處約將其五子倓、倬、俊、佑、佺以謁思邈，思邈曰：「俊當先貴；佑當晚達；佺最名重，禍在執兵。」後皆如其言。太子詹事盧齊卿童幼時，請問人倫之事，思邈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孫當爲屬吏，可自保也。」後齊卿爲徐州刺史，思邈孫溥果爲徐州蕭縣丞。思邈初謂齊卿之時，溥猶未生，而預知其事。凡諸異迹，多此類也。

永淳元年卒。遺令薄葬，不藏冥器，祭祀無牲牢。經月餘，顏貌不改，舉屍就木，猶若空衣，時人異之。自注《老子》、《莊子》，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代。又撰《福祿論》三卷，《攝生真錄》及《枕中素書》、《會三教論》各一卷。

子行，天授中爲鳳閣侍郎。

《新唐書·隱逸傳·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爾！」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歎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以居之。

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隣等師事之。照隣有惡疾，不可爲，感而問曰：「高醫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爲雪霜，張爲虹蜺，天常數也。人之四支五藏，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蒸生熱，否生寒，結爲瘤贅，陷爲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焦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贏，彗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川瀆竭涸其焦槁。高醫導以藥石，救以鈇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

照隣曰：「人事奈何？」曰：「心爲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爲之將，以果決爲務，故欲大。《詩》曰『起超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

復問養生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生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爲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

初，魏徵等脩齊、梁、陳、周、隋等五家史，屢咨所遺，其傳最詳。永淳初，卒，年百餘歲，遺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

孫處約嘗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侑晚貴，佺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爲屬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溥尚未生，及溥爲蕭丞，而齊卿徐州刺史。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一三下《紀傳部一五傳一二·續仙傳·孫

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言。及長，好談莊老百家之說。周宣帝時，以王室多事，隱於太白山學道，鍊氣養形，求度世之術。洞曉天文推步，精究醫藥，審察聲色，常蘊仁慈，凡所舉動，務行陰德，濟物爲功。偶出路行，見牧牛童子殺小蛇，已傷血出。思邈求其童，脫衣贖而救之，以藥封裹，放於草內。復月餘出行，見一白衣少年，僕馬甚壯，下馬拜思邈，謝以言曰：「小弟蒙道者所救。」思邈聞之，不以爲意。少年復拜思邈，請以別馬載之，偕行如飛，到一城郭，花木正春，景色和媚，門庭煥赫，人物繁雜，儼若王者之居，少年延思邈入，見一人端正美貌，白幘帽絳衣，侍從甚衆，欣喜相接，謝思邈曰：「深思道者，故遣兒子相迎。前者小兒獨出，忽爲愚人所傷，賴脫衣贖救，獲全其命。此中血屬非少，共感再生之恩，今得面道者，榮幸足矣。」俄頃延入，若宮闈內，見中年女子領一青衣小兒出，再三拜謝思邈曰：「此兒癡騷，爲人傷損，賴救免害。」思邈省記，嘗救青蛇，即訝此何所也。又

見左右皆閹人官妓，呼哈帽爲君王，呼女子爲妃后，心異之，潛問於左右，曰：「此涇陽水府也。」王者乃命賓寮設酒饌妓樂，以宴思邈，辭以辟穀服氣，惟飲酒爾。留連三日，問其欲，對曰：「山居樂道，思真鍊神，目雖所窺，心固無欲。」乃以輕綃珠金贈行，思邈堅辭不受。曰：「道者不以此爲意耶！何以相報？」乃命其子取《龍宮藥方》三十首與先生：「此真道者可以濟世救人。」俄復命僕馬送先生歸山。既歸，深自爲異，歷試諸方，皆若神效。後著《千金方》三十卷，散《龍宮方》在其內。又以聲色診人之疾，著《脈經》一卷，大行於世。隋文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不就，嘗謂人曰：「過此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人。」至唐太宗時，召詣京師，訝其容貌甚少，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之徒，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高宗初，拜諫議大夫，復固辭，時年九十餘，視聽不衰。【略】其文學也穎出，其道術也不可勝紀。高宗後無何，制授承務郎，致之尚藥局，不就。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晨起沐浴，儼其衣冠，端拱以坐，謂子孫曰：「我爲世人所逼，隱於洞府修鍊，將昇無何之鄉，臣於金闕，不能應召往來。」俄而氣絕，遺令薄葬，不設盟器牲牢之奠。月餘顏色不變，舉屍入棺，如空衣焉，已尸解矣。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九《孫思邈》至唐明皇幸蜀，夢思邈乞雄黃，乃命中使齋十斤送峨嵋山頂上。中使上山，見老人幅巾被褐，二青衣童夾侍，曰：有表錄上皇帝。中使視石上，朱書百餘字，遂錄之。隨錄隨滅，須臾白氣漫起，因忽不見。後成都有一僧，誦法華經甚專，雖經兵亂，卒不能害。忽一日有山僕至，云：先生請師誦經。遂引行，過溪嶺數重，煙嵐中入一山居。僕曰：先生老病起晚，請誦經至寶塔品，欲一聽之。至此，先生果出。野服杖藜，兩耳垂肩。焚香聽經罷，人不復出。遂供僧以藤盤行箸林飯一盂，杞菊數甌。僧食之，無鹽酪，味美若甘露。并得贖錢一鑊。僕送出路口，僧因問曰：先生何姓？曰：姓孫。問：何名？僕於僧掌中手書思邈二字，僧大駭，迴視僕，遽失不見。僧乃於山中尋求，竟迷舊路。歸視贖資，乃金錢一百文也。由茲一飯，身輕無疾。至宋真宗天禧中，僧已一百餘歲。後隱去，莫知所之。

臣道一曰：孫思邈煉氣養神，精究醫藥，務行陰德，常蘊仁慈，汲汲

教史人物總部·隋唐五代部

以善爲務。小蛇之傷，昆蟲之微爾，思邈以藥封而放之，其德及昆蟲，非人可及，至於龍宮之報，感靈異之若此。《道德經》曰：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孫思邈以之。

張公弼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一《張公弼》有劉法師者，不詳其名，唐太宗貞觀中居華陰雲臺觀，煉氣絕粒二十年。每歲三元齋，有一人衣縫掖衣，貌陋而黔，來居坐末。齋畢，亦無言而去。如此凡十餘年，衣服顏色累不改。法師異而問之，則曰：予姓張名公弼，住蓮華峰東北隅。法師意彼無人所居，試問同往，公弼諾之，曰：此中甚樂，師能住，亦無間。法師從之約二十餘里，援蘿攀葛，纔有鳥徑。其崖谷險絕，雖猿狖不過。履之若夷途，法師從行亦無難苦。至一石壁，高千餘仞，下臨無底之谷。一徑闊數寸，惟側足而立。公弼以指扣石壁，中有人問爲誰，曰某。遂忽然開一門，有天地，森羅萬象。公弼將法師欲入，其人怒爲公弼曰：何故引外人來？乃闔門，則又成石壁矣。公弼曰：此非他人，乃雲臺觀劉法師，與吾有舊，故同來。即開門而納之。公弼曰：法師來此，君可具食。其人問法師便住否，法師請以後期。遂取一盂水，以肘後青囊中刀圭粉和之，以飲法師。其味甘且香。公弼曰：予嘗云山中甚樂，君盍爲戲，令法師觀之。其人乃以水喂東谷中，俄有蒼龍白象各一，對舞，舞甚妙。丹鳳青鸞各一，對歌，歌甚清。公弼與法師別之出門，行數十步返顧，但巨崖深壑而已。將及觀，公弼辭去。法師歸，處置畢，再訪公弼，則步步險阻，不可前。其後公弼亦不復至矣。

潘師正

傳記

《舊唐書·隱逸傳·潘師正》

潘師正，趙州贊皇人也。少喪母，廬於墓側，以至孝聞。大業中，度爲道士，師事王遠知，盡以道門隱訣及符籙授之。師正清淨寡欲，居於嵩山之道遙谷，積二十餘年，但服松葉飲水而已。高宗幸東都，因召見與語，問師正：「山中有何所須？」師正對曰：「所須松樹清泉，山中不乏。」高宗與天后甚尊敬之，留連信宿而還。尋敕所司於師正所居造崇唐觀，嶺上別起精思觀以處之。初置奉天宮，帝令所司於道遙谷口特開一門，號曰仙遊門，又於苑北面置尋真門，皆爲師正立名焉。時太常奏新造樂曲，帝又令以《祈仙》、《望仙》、《翹仙》爲名。前後贈詩，凡數十首。師正以永淳元年卒，時年九十八。高宗及天后追思不已，贈太中大夫，賜諡曰體玄先生。

《新唐書·隱逸傳·潘師正》

潘師正者，貝州宗城人。少喪母，廬墓，以孝聞。事王遠知爲道士，得其術，居道遙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既不乏矣。」帝尊異之，詔即其廬作崇唐觀。及營奉天宮，又敕直道遙谷作門曰仙游，北曰尋真。時太常獻新樂，帝更名《祈仙》、《望仙》、《翹仙曲》。卒，年九十八，贈太中大夫，謚體玄先生。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五《潘師正》

字子真，貝州宗

城人。祖居常，周楚州刺史，父寔，隋通州刺史。母魯氏，善言名理。師正始生，有光。鄰母善骨法，謂此兒不仙即貴。及能言，授六經皆通。且曰：此書外，有過此者乎？母曰：惟《道德》五千文爾。遂誦之。及母病將危，謂師正曰：死者人之大期，期至而往，吾何恨哉。然汝尚幼，不免爲吾念。師正泣血捧母手曰：若天奪慈顏，某亦不能生。母曰：汝若毀滅，非盡終始之孝也。師正殞絕良久，曰：忍死強生，當絕粒從道，庶憑

真教以爲津梁。母摩其頂勉之。既葬，廬於墓，以孝聞。隋煬帝大業中，有道士劉愛道，見而器之，曰：三清之驥，非爾誰乘之。時茅山王遠知爲煬帝所重，每詔入禁中，躬薦松水以祈福慶。愛道謂師正曰：吾非不欲爾相從，然成就功道，非遠知不可。遠知既見，忻然謂愛道曰：今日復有潘仙，吾教之幸也。由是隸道士籍，授三洞隱訣真文。未幾，遠知請還茅山，師正待行。渡揚子江，飲穢水，痢下如凝脂。遂夢見一人衣冠皓鮮，乘空而下，授白藥一粒，飲之。及瘡而愈。既至，遠知謂曰：吾雖欲留汝於此，而嵩陽乃汝修真之地，當亟還也。於是與劉愛道合居雙泉頂間二十餘年，復廬於道遙谷。食飲惟青松澗水而已，洗心忘形，與草木俱。所修經法，有太清之道三，中真之道六，下真之道八。唐高宗幸東都，召見，請作符書，辭不解。復問山中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之所須，此山中不乏矣。帝異之，遂莫留，即其廬作崇唐觀及奉天宮。又敕其道遙谷作門，南曰僊遊，北曰尋真。時太常獻新樂，帝更名《祈仙》、《望仙》、《翹仙曲》。調露初，高宗狩嵩嶽，以車輿迎師正入嵩陽觀問道，復送至道遙谷。見薛荔繩床將朽敗，餘無火粒之具，惟有兩大瓢，問何所用。對曰：臣有青飴飯，昔西城王君以南燭爲之，服食得道。既還都，命使江東造青飴飯以賜之。每手詔撫問，皆具弟子姓名咨白。而法服香燭金帛，繼奉不絕。其感遇之盛如此。謂弟子曰：吾實無用，天恩濫加。爲道士，衣皆上之所賜，復處以崇構，興動土工，屠害草木，驚擾禽獸，吾罪人也，必招冥譴。汝等少年學道，當求深山窮谷絕迹之處，則無累矣。上在洛陽，又詔，辭不獲，遂館於天苑。逮還山，帝以詩送。永淳元年正月一日，谷之東巖忽有簫管空歌之音，弟子來白。先生曰：吾無所聞，汝勿爲名以眩俗也。忽謂弟子韓文禮曰：爲吾造石室於北巖之下，夏末當遷居。文禮未忍爲，而促之不已。白曰：北巖通靈嶽可乎？曰：吾居此五十餘年，降真者三，語要者七，各能精一，當自知之。至六月十四日，索沐浴，書青符置湯中，云：終身淨也。翌日將旦，聞猿鶴悲鳴，徘徊不去。至晚，聞石室未成，則曰：果不濟吾用。遽云：去。文禮問：何去？曰：泰山檢校功德。至十六日，復曰：石室未成，權作瓦屋以真我，無改衣服，後百日遷石室中。是日雲氣覆庭，異香滿室。須臾解化，年九十八。詔贈太中大夫，謚曰體玄先生。先生神標仙骨，雅似隱居。夫階真輅真，

練景遊化者，其有類乎。弟子凡八人，并皆殊秀。然鸞姿鳳態，渺映雲松者，有韋法昭、司馬子微、郭崇真，皆稟訓瑤庭，密受瓊室，專玉清之業，遺下仙之儔矣。時陳子昂作頌。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一《上清品》 十一代宗師：上清檢校仙公

唐國師太中大夫，謚體玄先生，姓潘，諱師正，字子真，貝州宗城人。父寅，隋通州刺史，母魯氏，善言名理，口授以《道德經》。母卒，廬墓以孝聞。大業中，有道士劉愛道者，見而奇之，曰：「三清之驥，非爾誰乘之。」時王法主為煬帝所尊禮，每人禁中躬薦松水以祈福。愛道曰：「吾甚欲子相從，然成就功道，非法主不可。由是師事法主，同還茅山。一日，謂先生曰：「嵩陽迺汝修真之地，當亟往無疑。先生遂入雙泉中嶺間，居十許年，復深入逍遙谷，邈與世絕。上元三年，高宗幸東都，禮嵩嶽，召見先生，請作符書，辭不解。又問山中所須，答曰：「茂松清泉，臣之所須，此中不乏。帝異之。調露初，再祀嵩，帝迺幸逍遙谷，見薛荔繩床將朽敗，餘無火粒之具，唯兩瓢貯青餼飯耳，因即其地勅建崇唐觀。明年春，又以步輦致先生於洛城西宮，仍勅改嵩陽觀為奉天宮。每手詔，具弟子姓名咨白，自是乘輿屢陟山阿。帝在洛陽，復召對，及請還，御製詩以送先生。嘗謂弟子曰：「吾實無用接見帝王，驚擾靈嶽。汝等學道不厭深眇，則無累矣。永淳元年六月十四日，索沐浴，書青符置湯中曰：「終身淨也。時造石室於北巖下，將成。十六日，遽云：「去去。弟子韓文禮問何去，曰：「泰山檢校功德。語畢，雲氣覆庭，須臾解蛻年九十八。天后降制若曰：「去年冬晚，軒皇之駕不追。今歲秋初，廣成之居又寂。聖曆二年，立碑嵩山。贊曰：「絕世之資，皆思友之。仙緣有定，敢縻以私。茂松清泉，亦復何須。冥心合真，樂出太虛。」

劉道合

傳記

《舊唐書·隱逸傳·劉道合》 道士劉道合者，陳州宛丘人。初與潘

教史人物總部·隋唐五代部

師正同隱於嵩山。高宗聞其名，令於隱所置太一觀以居之。召入宮中，深尊禮之。及將封太山，屬久雨，帝令道合於儀鸞殿作止雨之術，俄而霽朗，帝大悅。又令道合馳傳先上太山，以祈福祐。前後賞賜，皆散施貧乏，未嘗有所蓄積。高宗又令道合合還丹，丹成而上之。咸亨中卒。及帝營奉天宮，遷道合之殯室，弟子開棺將改葬，其尸惟有空皮，而背上開坼，有似蟬蛻，盡失其齒骨，衆謂尸解。高宗聞之不悅，曰：「劉師為我合丹，自服仙去。其所進者，亦無異焉。」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九《劉道合》 一名愛道，陳宛丘人也。幼懷隱逸志，住壽春安陽山。隋末遷蘇山，從仙堂觀道士孟詵傳道。復入霍山。春分日啓誓文於谷中，返數里間，雷電而雨，遂止於巖。是夕，夢有人召，覺則恍然有光，見一神人身長丈餘，衣冠劍佩，持符從介甲士六七人。謂道合曰：「吾為黃神大威使者，今六天醜類賊害民物，聞子好道，志節不屈，可制魔羣。吾以三天正一盟威攝召符契授子。道合受而吞之，自是道法所施，無不驗。唐高祖武德中，入嵩山與潘師正同居。高宗聞之，降詔於所隱立太一觀，使居之。時將封泰山，雨不止。帝使道合禳呪，俄霽。得寵，賜輒散貧乏。洛邑苦飛蝗，道合以符示官吏，俾散貼境內，則立消。唐高宗咸亨中，上召作符。既成，未克進，忽料簡書，汲汲然似有行意。弟子問之，則曰：「廬山司命君召吾。有頃，沐浴具冠褐而化。調露中，創奉天宮，遷道合墓。發棺，見骸骨拆，若蟬蛻者，云惟有空皮，而背上開坼，有若蟬蛻者。帝聞之，曰：「為我合丹，而乃自服去耶。」

萬振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一《萬振》 字長生，洪郡之南昌人。得長生久視之道，顯晦齊梁間，人莫知其年。有符呪濟物，治人疾苦立效。當時以為旌陽、樂巴之徒。隋文帝聞其名聲，重之，詔於洪崖山

為精舍，即今棲真觀是也。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太守周遜請於梅福宅建太乙觀，禮迎天師居之，即今天寧萬壽觀是也。先是，漁者得青石，長七尺，扣之有音樂聲。郡以獻于朝，高宗命碎之，得二劍，鐔上刻天師姓名。帝異之。顯慶二年，高宗召見光曜日殿，帝問治國養生之道，振答曰：無思無為，清靜以為天下正。治國猶治身也。帝尊待之如師友，賜予無所受。龍朔元年，尸解於京師。數日啓棺，惟有一劍一杖而已。詔以銅函盛劍杖，葬于西山天寶洞之側，今洞陽觀是也。天師有德業碑，乃唐滕王元嬰文，在開元觀中云。

李淳風

傳記

《新唐書·方技傳·李淳風》

李淳風，岐州雍人。父播，仕隋高唐尉，棄官為道士，號黃冠子，以論譔自見。淳風幼爽秀，通羣書，明步天曆算。貞觀初，與傅仁均爭曆法，議者多附淳風，故以將仕郎直太史局。制渾天儀，詆撫前世得失，著《法象書》七篇上之。擢承務郎，遷太常博士，改太史丞，與諸儒脩書，遷為令。太宗得祕識，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問淳風，對曰：「其兆既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孫且盡。」帝曰：「我求而殺之，奈何？」對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親愛，四十年而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逞，則陛下子孫無遺種矣！」帝采其言，止。

淳風於占候吉凶，若節契然，當世術家意有鬼神相之，非學習可致，終不能測也。以勞封昌樂縣男。奉詔與算博士梁述、助教王真儒等是正《五曹》、《孫子》等書，刊定注解，立於學官。撰《麟德曆》代《戊寅曆》，候者推最密。自祕閣郎中復為太史令，卒。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等書傳於世。子該，孫仙宗，並擢太史令。

葉法善

傳記

《舊唐書·方技傳·葉法善》

道士葉法善，括州括蒼縣人。自曾祖三代為道士，皆有攝養占卜之術。法善少得符籙，尤能厭劾鬼神。顯慶中，高宗聞其名，徵詣京師，將加爵位，固辭不受。求為道士，因留在內道場，供待甚厚。時高宗令廣徵諸方道術之士，合鍊黃白。法善上言：「金丹難就，徒費財物，有虧政理，請覈其真偽。」帝然其言，因令法善試之，由是乃出九十餘人，因一切罷之。法善又嘗於東都凌空觀設壇醮祭，城中士女競往觀之，俄頃數十人自投火中，觀者大驚，救之而免。法善曰：「此皆魅病，為吾法所攝耳。」問之果然。法善悉為禁劾，其病乃愈。法善自高宗、則天、中宗歷五十年，常往來名山，數召入禁中，盡禮問道。然排擠佛法，議者或譏其向背。以其術高，終莫之測。睿宗即位，稱法善有冥助之力，先天二年，拜鴻臚卿，封越國公，仍依舊為道士，止於京師之景龍觀，又贈其父為歙州刺史。當時尊寵，莫與為比。

法善生於隋大業之丙子，死於開元之庚子，凡一百七歲。八年卒。詔曰：「故道士鴻臚卿員外置越國公葉法善，天真精密，妙理玄暢，包括祕要，發揮靈符，固以冥默難源，希夷罕測。而情棲蓬閣，迹混朝伍，保黃冠而不杖，加紫綬而非榮，卓爾孤秀，泠然獨往。勝氣絕俗，貞風無塵，金骨外聳，珠光內應。斯乃體應中仙，名升上德。朕當聽政之暇，屢詢至道；公以理國之法，數奏昌言。謀參隱諷，事宜弘益。歎徽音之未泯，悲形解之俄留，曾莫慙遺，殲良奄及。永惟平昔，感愴于懷，宜申禮命，式旌泉壤。可贈越州都督。」

《新唐書·方技傳·葉法善》

高宗時，又有葉法善者，括州括蒼人。世為道士，傳陰陽、占繇、符架之術，能厭劾怪鬼。帝聞之，召詣京師，欲寵以官，不拜。留內齋場，禮賜殊縟。時帝悉召方士，化黃金治

丹，法善上言：「丹不可遽就，徒費財與日，請覈真偽。」帝許之，凡百餘人皆罷。嘗在東都凌空祠爲壇以祭，都人悉往觀，有數十人自奔火中，衆大驚，救而免。法善笑曰：「此爲魅所馮，吾以法攝之耳。」問而信，病亦皆已。其譎幻類若此。

歷高、中二宗朝五十年，往來山中，時時召入禁內。雅不喜浮屠法，常力詆毀，議者淺其好憎，然以術高，卒匠之測。睿宗立，或言陰有助力。先天中，拜鴻臚卿，員外置，封越國公，舍景龍觀，追贈其父歙州刺史，寵映當世。開元八年卒。或言生隋大業丙子，死庚子，蓋百七歲云。玄宗下詔褒悼，贈越州都督。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九《葉法善》 字道元，處州括蒼人，世爲道士。母留氏晝寢，夢流星入口，吞之有娠，十五月而生。七歲，溯大江三年而還，父母詢其故，曰：青童引我，飲以雲漿，復朝太上，故少留爾。及冠，長九尺，性淳厚天然，不茹葷。遇青城趙元陽授遁甲，嵩陽韋善俊授八史，由是自能厭劾鬼佐。因卜居卯西山，有巨石當路，行者迂徑避之，遂投符，石自起。嘗遊白馬山，石室中遇三神人，皆錦衣寶冠，謂法善曰：我奉太上命，以密旨告子，子乃太極紫微左仙卿，以校錄不勤，謫於人世。速宜立功，濟人佐國，當復元任。今以正一三五之法今授於子，宜勉而行之。言訖而去。而後馘滅妖凶，靡所不驗。唐高宗聞之，故寵以官，不拜，請度爲道士。留內齋禮，賜予甚厚。時帝悉召方士，化黃金治丹法。善上言丹不遽就，徒費財與日，請覈真偽，帝然之，凡百餘人皆罷。嘗在東都凌空祠爲壇以祭，都人悉往觀，有數十人自奔火中，衆大驚，救而方免。法善笑曰：此爲魅所憑，吾法攝之爾。詢之果然，病亦皆愈。歷高宗、中宗朝五十年，往來山中，時時召入。惟不愛浮屠法，常力詆之，議者淺其好憎，然以術高，卒莫之測。中宗景龍四年三月九日，三神人復降，傳太上命云：汝當輔我睿宗及開元帝。曰：未可隱迹山岩以曠委任。時二帝未立，而廟號、年號已先知之。所以於睿宗、明皇陰有助力。土蕃進寶，函封題曰：請陛下自開，無令人知。法善奏曰：此不祥也，宜令蕃使自開之。既開，果有弩箭自函而發，中蕃使而死。睿宗先天中拜鴻臚卿員外，置越國公，舍景龍觀。祖國重謚有道先生，父惠明贈歙州刺史，寵映當世。時僚庶受錄者，不可勝數。叔祖靖能

有道術，仍善屬文，高祖時直翰林，爲國子祭酒。汝陽王嘗飲靖能，靖能曰：有生徒能飲，當令上謁。翌日有通謁者曰：道士常持滿，見之侏儒也。談胚渾之道，飲以酒，至五斗許，忽醉倒，乃一甕也。錢塘有巨蜃溺舟，經涉者苦之，法善以符投水，其蜃自斃。開元初，明皇以元夕觀燈於上元陽宮，謂無如此之盛。法善曰：西涼府今夕之燈，亦可亞。明皇異之，求往。則俾合目，頃刻而至。因以鐵纖如意貫酒，翌日遣使求之，果在。又中秋夜與上遊月宮，聞天樂，問其名，曰：紫雲曲。上素曉音律，默記之，遂著樂府，更名曰霓裳羽衣曲。時月宮還過潞州，俯視城郭悄然，但月色如晝。法善取玉笛，請上奏一曲，仍投金錢子城中。僅旬浹，潞州奏中秋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錢以進。師居四明之下，天台之東數年，忽於五月一日有一老叟詣門，號泣求救。門人謂其有疾，白于師。引而問之，曰：某東海之龍也，天帝敕我守八海之寶，一千年一更任，無過者則籍于仙品。某已九百七十年矣，微勸垂成。近有波羅門逞幻術，居于海岸，晨夕禁咒積三十年，法將成，五月五日海告竭矣。其統天鎮海之寶，上帝制靈之物，必爲波羅門所取，至日乞以丹符相救。師既飛符，海水復舊，其人愧嘆，赴海水而死。翌日龍輦寶貨以謝師，師曰：林野棲神之所，珠璣寶貨無所用之。遂不受。謂龍曰：若石之上，去水稍遠，若致一清泉，即爲佳惠爾。是夕聞瀟瀟風雨聲，達旦，繞山齋石渠泉水環流，至今謂之天師渠。燕國公張說常與師會飲，師曰：此有麴處士，性謹而訥，頗耽酒，鍾石可也。召至，其形侏儒，腰數圍，拜揖之禮頗樸拙。酒至輒盡，而神色不動。師忽叱之曰：曾無高談雅論，惟務耽酒，何所用哉。因扶之，乃一巨榼爾。至開元八年，尸解于景龍觀。或言生隋大業丙子，卒壬戌，蓋百有七歲。解化之後，明皇思之，降制曰：故道士具官葉某，天真精密，妙理幽暢，包括祕要，發揮靈符。固以冥默難言，希夷罕測，而情棲蓬閭，迹混朝伍。保黃冠而不拔，加紫紱以非榮，卓爾孤芳，冷然獨往。勝氣絕俗，貞風無塵，金骨外聳，珠光內映。斯乃體應中仙，名升上德。朕嘗聽政之暇，屈詢至道。公以理國之法，屢奏昌言，謀參隱諷，事宜洪益。嘆徽音之未泯，悲縣解而俄留。何莫整遺殲，良奄及永。惟平昔感愴予懷，宜申禮命，式賁泉壤。可贈越州都督。敕葬于松陽，百官縞素泣送國門之外。仍度其姪潤州司馬爲道士師。有弟子百餘人，惟暨

齊物、尹愔爲入室矣。

佚名《唐葉真人傳》

真人姓葉。名法善，字道元，一字太素，本

南陽人也。自葉公沈諸，梁之後屬。漢末桓靈之時，避地江左。鼻祖儉，尋佳山水，得會稽之南鄉，隱於卯酉，家於松陽焉。高祖乾昱，道德有聞。曾祖道興，不墜世業。祖國重，始構大門。父慧明，業詩禮居儒，素不務榮寵。遊甌山林，枕石漱流。行歌負薪，每結草爲舍。預知未然，曰：吾當有子。妻劉氏，因晝寢，夢流星入口，吞之，繼而有娠。經十有五月，歲在困敦，月黃鍾，而真人生。天無浮翳，四氣朗清。異香入室，神光滿堂。綵雲徘徊，玄鶴下降。初真人在胎，聲聞於外。及生而聰明，幼而岐嶷。年甫七歲，識量溫雅，貌古老成。父熟視之曰：汝幼勤苦，老必雅貴。於是涉江而遊，三年不返，家人謂已溺亡。及還，問其故。則曰：二青童引我，飲以雲漿，留連許時。年十歲，有善人倫者，曰：子以日角月淵，隆準僂背，脩上促下，當爲帝王之師。及弱冠，身長九尺，額有二午。性純潔，自小不苟葷，獨處幽室。好古學文，十一誦詩書，十二學禮樂。研窮周易，耽味老莊。河洛圖緯，悉皆詳覽。志願修道，棲遲林泉。與父俱遁乎卯山，樵蘇自給。尋形選勝，占星候氣。登高臨深，窮源逝險。是時已有役使之術，其門巨石當路，投符起之，須臾飛去，疊於山之東南，衆皆驚異。今卯山有石坎存焉。常尋幽訪隱，得靈墟福地。其有歐冶鑄劍溪。歐溪有神女化塚，石門嶺，仙人曳履嶺，其山勢並括蒼仙都洞天。連延天臺四明。近金華長山赤松洞，黃初平叱石羊之處，相去不遠。中有白馬山瀑布水。青溪萬仞，古號仙居，林泉蔥蒨，於是真人隱焉。家貧，嘗曰：我生人世，功業未成，堂有垂白之親，何以爲養。遂備耕畝畝，日旰不休，時有紫雲爲之覆蓋。同人奪其陰處，雲亦隨之。被漁者掃水卧於泥中，口中不言，色亦不愠。牧馬既去其害，牧牛況無其金。無何居父母喪，乃於歐溪近山訪卜葬之地，有一白鹿卧於山下雪中，近之，鹿遂躍去，其卧處溫然，其有白氣亘屬高下。真人異之，因小立環視此山，則重岡疊隴，朝挹四正。與夫左右前後連袤起伏，形勢悉備。歎曰：斯可藏矣。遂葬焉。真人曰：不遇名師，將何度世。是時歲方十三，從括蒼山入天台、四明、金華、會稽、涉江浙。北入天柱、天目、姑蘇、洞庭、勾曲、衡山、霍山。南遊劍水，登赤城，至羅浮等處，凡名山勝

地，自江漢之南，無不經歷。尋詣豫章萬法師求鍊丹、辟穀、導引、胎息之法。但熊經鳥申，吐故納新，食松茹朮，無榮於世。年十五中毒殆死。又見青童曰：勾曲仙人，天臺茅君，飛印相救。言畢，印至，印其腹。良久豁如。遠訪茅君，相遇，岳骨上起，目瞳正方。微笑曰：爾來乎。汝名已登仙格，身逢魔試，故相救而免，當以輔人弼教爲意。由是於青城趙元陽受遁甲步玄之術，嵩高韋善俊傳八史雲籙之道。後入蒙山訪求隱術，於是山路遇一羽士，問曰：子何往。真人曰：欲求師學道。羽士曰：余亦學道，幸得相遇於此。我欲暫往他處，有小衣幘，君爲守之。真人曰：諾。羽士遂去。經數日復來，曰：子真長者，願以仙書一卷，神劍一口相報。遂開幘取贈授之。羽士告別，且曰：子但持此按行，爾後景界漸來，預知善惡。又合鍊神丹，置壇起竈，經涉數年，思存靈應。十月上甲夜半，焚香願念，忽聞空中鳴鍾擊磬，管絃簫琴之音。起而視之，俄頃見騎從滿室，內有三神人，各長八尺餘，容貌異常，衣雲錦之衣，戴通天冠。真人俯伏虔請。神人曰：汝但復坐勿恐，太上遣吾喻汝，汝合得道。蓋昔是太極紫微左宮仙翁領校簿，書錄諸仙，及天下得道之士名字，增年減算，一月三奏。緣汝失謹，曾於休暇之日，遊乎八荒。因茲降下人世，更修功累德，行滿之日，當復汝仙位。今汝行三五盟威，正一之法，誅斬魑魅妖魔，救護羣品，惠施貧乏，代天行理。但以陰德爲先，不須別有貢告。吾有祕法欲相傳授，須清齋三日，無使世人知。受吾口訣，不得文字相付，恐傳非人。輕泄帝旨，罪延七祖，不得上升。即以符、劍、封、印授之。又一神人曰：卿今退真，下生人世。宜廣建功德。更受五嶽符圖，天皇大字，及三真經，黃庭紫書，八景素書，步躡罡紀祕密微妙。但是三洞上清、上法、上真須精進修習，晨夕無替。及長存五千萬文，統理人道，明察天地。勿致輕泄，道當自成。又一神人曰：至道微妙，非此能言，要當守一，屏去驕淫。每以鳴鍾擊鼓，調三理關，導引吐納，服內外丹。常挹存日月，開閉門戶，朝修太上，則當朱光潛照，無英白元，自來守護。黃老奏書，功成行滿，必當升舉。汝受此言，修行不倦，後期欲至，即於許氏旌陽君宅北山峰，重複相見。真人俯伏，謝曰：某行微德薄，不悟天真，枉垂靈駕，非意所及，恭承教旨，精意奉行。再拜奉辭，神人騰空而去。由是潛行陰德，濟度死生。及會稽理病，屢曾起死。復於楊州，以劍開長

史夫人之腹，取病以示人，夫人當時病差如故。凡開腸易胃，破腹剪形，一無損壞，亦無痛楚。抉目洗睛，出安紙上，除去膜翳，復納於中，全不驚動，目明如故。人強與錢，則乞諸貧病。其有狂邪淫祀爲災害者，行履所及，並皆誅戮。名聞遠近，並皆知之。徵召至于，再三控辭，不允，勉赴闕庭。高宗皇帝見之，不使設以臣禮。湛然示寂，一無所言，但喘息而已。上曰：卿病耶。曰：臣病在市朝，療在山林，願從退隱。上曰：此逸人耳。詔爲上卿，真人力辭，不拜。曰：臣願出家，請爲道士。帝乃從之，度於景龍觀，多留內庭，問以道法，窮盡源奧，吉凶臧否，皆預知之，言無不中。黑闥作亂，主上憂惶，莫知所計，問真人曰：何以禳救。答曰：此小寇無足爲憂。遂以符法，勅天兵數萬，翳空而來，甲刃交馳，擊賊奔走。帝曰：功衛社稷，師之力也。屢有寵錫，真人辭而不受。曰：是天道神功，在臣何與。時有中書侍郎女，以狐魅爲祟，顛狂猖厥，鬼語神歌。女每見一僧乘青驃來至，其病遂作。奉勅命師爲治。真人欲示神變。謂侍郎曰：貧道辟穀日久，疲羸無力，希一飽飯，當即爲治。侍郎即遣家人具蔬飯。真人一飯一斛，麪三碩。瓜果果實，莫以數計，見者皆驚，尚云未飽。未作法間，僧乘驃而至，瞻視真人，遂即却走。真人叱吏兵擒繫，女遙知發聲大哭。真人大叱一聲，僧變成狐，驃乃化狗。訊問曰：家在城南古墓中。遂往掘視，得狐百許。金銀羅綺，狼藉其內。因得素書三卷，野狐名目宗譜等官位名諱。真人繼書符焚之。狐類悉皆屏滅。由是之後，城內病者盡差。帝及皇后，諸王公主，朝士以下，親受道法。百官子弟，京城及諸州道士，從真人受經法者，前後計數千餘人。王公布施塞道盈衢，隨其所得，捨入觀宇，修飾尊像，及救困窮。每日炊米十餘碩，以供貧病，來者悉無選擇。真人常懷直諫匡保社稷之心。高宗欲登封告成，駕幸中嶽。忽疫疾流行，扈從者多病死。奉勅命令治，真人一誦呪訣，疫癘消殄，垂死者並皆得甦。特旨授殿中監。真人復辭不受。當時有供奉明正諫，每使冥官上天曹檢事，須臾之間，來報善惡，未嘗失期。帝令師密切厭之，及問正諫都無所知。數日云：使不來。上令尊師解之，正諫曰：云被葉尊師遣向天門把捉，不得通上。又令密鑿地爲坎，使樂人入坎鼓樂。謂師曰：地中無故有音聲，請師厭攘。真人書符四道，釘之於地，音聲便斷。仍使日責地中樂人，何不作樂。報云：見四方有蛇，各如

柱大，張口向人欲噬，驚懼，故不敢動。時值旱暵，命真人向河祈雨。曰：各齋雨衣及繖蓋，相隨人未之信。禱祈纔畢，雨遂霽霑，人馬衣冠盡濕。一日，請帝暫離寢避災，初不信，真人力言之，方移。畢，風雨雷電霹靂，當帝寢處，直下震地，甲帳爲之碎，帝驚悸不已。其餘應驗，事多不載。真人雖出入形閣，佐時輔國，而輟時匿跡，和光同塵，心存仙道，志慕騰舉，辭欲還山，帝乃許焉。歸至茅山，姑蘇，洞庭，天目，天臺，括蒼等處往來。於茅山修真鍊丹，朝謁無虧。忽五月一日，老叟詣門號泣求救，真人引而問之。曰：某東海龍也，上帝勅主八海之寶，一千年一更其任，無過失者，超登列仙。某已九百七十年矣，微助將就。有婆羅門者，逞其幻法於海畔，日夜禁呪，積二十年，其法將驗，海水如雲捲上天畔。五月五日，海將涸焉，統天鎮海之寶，必爲幻僧所取，某今哀求救援。真人許之。至五日午時勅丹符飛往，海水復舊。胡僧愧歎，赴海而死。來日，老叟輩珍奇寶物來報，真人辭謝不受。因曰：此山峰去水且遠，但得一泉即爲惠也。是日風雨及明，山館之側有一派清泉，自石渠出，經旱不竭，今謂之天師渠。在四明之下，天臺之東，真人所寓處，皆須置壇立井。卯山絕頂初創山齋，復賜額爲通天宮，大中祥符三年改壽昌觀。觀之側西北向，有鍊丹井，山下有靈泉，即泉處有醺厨，士民祈禱之所。治平元年賜聖觀，今改名廣福觀。真人嘗至清溪，屬炎暑，與道士遊於溪渚。真人忽沈水中，七日不返，同遊道士驚懼，謂已葬蛟龍之腹。歸告其家，及徒衆道俗，盡皆傍溪覓之。七日後，忽見從舊遊處出。曰：汝等必懼耶，我暫共河伯遊蓬萊，值數仙人宴會，留頃刻間。慮子憂之，故亟來，果然也。遂入天台尋司馬練師，訪不死之福庭。去桐栢，入靈墟，謂司馬練師曰：蔭落落之長松，藉萋萋之纖草，今日是也。又登華頂望海云：蓬萊去此不遠，與子當復應歸彼，即司馬練師負琴，真人撫劍。而過石橋，臨青谿萬仞，蹈危履險，撫壁立之翠屏，又何懼焉。歲辛丑，則天皇后徵真人投龍採藥，徧禱名山大川。風軒飄飄，駟騎絡繹。後中宗皇帝在位，武三思尚秉國權，時多信讒說。真人從容累諫，忤旨貶之嶺外。門人憂色，真人曰：否泰有時，隱見正當爾也。遂遞至南嶽，抵連州，去廣州，尚數百里陸路不通，要以舟濟。真人欲於廣州採藥，先遣弟子舟行至廣府。義唐觀道士聞真人來，馳報都督胡元禮，即與道士僧尼及府縣官僚，先向江邊迎候。少時，

見真人乘白馬從水上來，及到岸相謁，引至龍興觀。自都督別駕長史百姓多受道法。捨施園林田宅者甚多，真人一無所取，並回施常住。當後得旨，量移歸至洪州，依宗華觀，將弟子入西山洪崖先生學道之所，居涉三年行，上清隱法。景龍四年太歲辛亥，據編年作景雲二年辛亥三月初六夜，弟子夢一仙人，將一鶴，相隨問云。對曰：我是時人，不言姓字。指弟子曰：君幸得師左宮仙卿，帝其方徵即有信來。神人所將鶴徘徊四顧，宛轉而舞。睡覺即白之。真人曰：汝當夢耶，此吉徵吾已知矣。九日日時，有瑞雲天樂，香氣馥郁，浮空而來，遙至室內，弟子認是夢中所見。神人謂真人曰：相識否乎。答曰：晨夕思慕真容，有如饑渴。每夜存想寤寐之間，常侍左右，何爲不識。叩頭再拜。神人曰：卿累功欲滿，宜自精勵，道高魔試，當須慎之。太上令我預送變形易骨金精上藥與卿，時運未至，不可即服，密而藏之。神人曰：卿至八月，即當入京，佐助當今帝主，及開元神武皇帝，傳授道法，兼珍元凶。今天步艱難，龍飛在即，子當輔佐國家，安鎮名山嶽瀆，投龍醮祭，凡在於子，自天佑之。且受世榮祿，至封邑大，內居其位，世亦應之，如影隨形。歲暮尾，月鶉火，三日日中時，西嶽侍卿，復卿太極紫微左宮仙卿之位。言畢，真人謝曰：濁質下愚，濫叨真吟，儻遂後期，則竄力負山，不勝其任，粉骨何謝。再拜而辭。至八月，果奉勅曰：道士葉尊師，令人京，若有弟子，亦任隨從。真人既奉詔，乘驛至京。朝見之後，多留內廷。時玄宗在藩邸，與真人同處，因章醮龍見壇前。祈求皆有靈驗，禱雪盈尺，請雨霧霽。嘗在廬山升壇，壇角陸地水湧，其水甘美，仙鶴羣舞。在許先生宅醮，二黃龍從井出。真人匡輔玄宗，在潞州明雨，時預知韋氏逆亂，先已聞奏先天之言，一一並實。玄宗嘗問真人機要，乃密云：昔遇神人，嘗說有開元帝號。凡謀逆之黨，並得預知。及帝登九五，改元爲開元，號神武皇帝。真人在帝左右，未嘗不獻可替否，密申幽贊。除害殄凶，玄功遐被。相國姚崇有女已死。愛念彌切，投符起之。張尉之妻死而化生，復爲夫婦，真人知之，曰：此尸媚之疾也，不速除則張尉必死。投符而化爲黑氣。錢塘江有巨蜃，淪溺舟航，經涉者苦之。清沙鎮長沈愈躬自來迎，真人由是往焉。候潮信至，以鐵符丹篆鎮之，至今絕其患。又以劍勒道靜二字於巖上，各方三丈許。真跡尚存，即三教門山是也。玄宗移仗上陽宮觀燈，尚方匠毛頤心

結構綵樓三十餘間，飾以金翠珠玉，樓高百餘丈。微風所觸鏘然成韻，以燈爲龍螭騰躍之狀，似非人力所至，玄宗悅之。促召真人，觀於樓下。真人曰：彩燈之盛，固無比矣，然西涼府今夕之燈，亦亞於此，但皆奢侈，無益於國。帝怪其言，欲試其仙術，且曰：今欲一往。得乎。曰：此易耳，以至尊遠往觀燈，恐非所宜。帝力強之。真人請帝瞑目，騰驅而上，俄頃即至，以所隨如意賞酒。及欲回，復請帝瞑目，頃之，已在樓下，而歌舞未終。繼遣中使，託以他事，使於涼州，因取如意以還，驗之非妄。八月望夜，與帝遊月宮，令聆月中天樂，問其曲名，曰：紫雲。帝素知音律，記其聲，遂著樂府，更其名曰：霓裳羽衣。自月宮還，過潞州，俯視城郭峭然，而月色如晝，因請帝以玉笛奏曲。時玉笛尚在寢殿中，真人遣神人取之，不頃而至，既而奏曲，遂投金錢於城中而還。旬日潞州奏，八月望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錢以進。帝累與近臣試其道術，皆非妄幻。若人柱隱形，凌空化鶴，追岳神，致風雨，靈驗之事，不可殫述。會吐蕃遣使，進寶函封，曰：請陛下自開，毋令他人知機密。朝廷默然。唯真人曰：此是凶物，宜令番使自開。及令開，函中弩發，中番使而死。帝嗟嘆驚悸，故愈加禮敬。先天二年八月，加授金紫光祿大夫，鴻臚卿越國公。三讓不受，帝不許讓。制書略曰：道士葉法善德包貞素，學究玄微。預睹聲萌，函申忠款。宜加寵命，以答懋功。仍遂乃懷，俾從真服。可授金紫光祿大夫，鴻臚卿越國公，兼景龍觀主。真人辭不獲免，請回贈先君，並捨括蒼山門故居，奏請置宣陽觀一所，凡道場供養，珍奇寶物，並是錫賜盡歸山門。宣陽觀屬麗水縣宣慈鄉，今改爲沖真觀。贈真人父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歙州刺史。又請卯山西南祖宅爲觀，賜額曰：淳和。在松陽縣日市，今改爲永寧觀。真人於是請還山，拜掃致敬，於麗水松陽二處墓門，封樹碑表。命李邕作墓誌。韓擇木書以光宅。其墓在沖真之側。真人祖國重，葬於松陽之西山，山有石雞能鳴，遂於其處置道院，今日天真院。立碑于下。時請李邕爲碑記，併求其書，而邕不允，是夜追其魂書之，續以碑刻示邕。邕笑曰：初以爲夢，今果然矣。真人始得碑石於海嶠，遣神人運歸，水神不知，誤裂其石，即投符治之，水神哀告，得免。以膠綴石斷處，今其碑斷痕在焉。真人封樹碑拜祭，泉石生輝，鄉閭忻慶。開元五年，歲在丁巳，春三月因別鄉人，曰：別易會難，此去恐不相見。左右歔歔，道俗

潛然，車騎駢闐，士女絡繹。送之登途，莫不哀慟。又曰：吾來年即遣信還，可於此候之，信到吾非久矣。明年正月二十七日，忽見玄鶴數百，列北而來，翔集歐溪，徘徊三日。瑞雲五色，一時上覆。三日之後，不知所。鄉人怪其言靈異，莫測所由。開元八年庚申歲五月，真人已年一百七歲，於西京景龍觀託疾，潛服神丹。天真來往，千乘萬騎，日夜不絕。門人弟子，親王公主，中使朝士已下來去莫覺。唯弟子君愔、盧齊物等，見密而不言。至六月三日，甲申日中時分，真人化劍爲尸，雲輿造門。天鈞擁戶，綵雲繚繞，香氣繽紛，迎侍而去。京城之人咸見院中有青煙直上，與天相接，終日不滅。真人於座側留三詩云：

昔在禹餘天，還依太上家。忝以掌仙錄，去來乘煙霞。暫下宛利城，渺然思金華。自此非久住，雲上登香車。

適向人間世，時復濟蒼生。度人初行滿，輔國亦功成。但念清微樂，誰忻下界榮。門人好住此，翛然雲上征。

退仙時此地，去俗久爲榮。今日登雲天，歸真遊上清。泥丸空示世，騰舉不爲名。爲報學仙者，知余朝玉京。

并有遺書報弟子仲容，云：汝將吾詩及書進上，不得求官，當奉詔監喪，歸葬括蒼。吾去後百六十年外，卯山當出一人，更過於吾。若有人於吾舊居修行，即其人也。真人昔藏劍丹在卯山巨石下，後有豐去奢修行於此，得之，遂仙而去。今山產仙茆，及無名異，丹竈下土化成耳。真人升雲之後，弟子於舊坐處，收得詩及書進上，帝感泣，親幸喪所，輟朝三日。王公以下，百官朝士，無不感慟。翌日，進贈越州都督。至十六日，奉勅內圖寫真人肖像，御製贊曰：

詞江瀉液，義苑含芬。別有真氣，青溪出雲。卓爾無對，超然不羣。幽薊子，道士封君。

肅宗重贊曰：昂昂高士，瀟灑孤峙。却立排煙，乘霓控鯉。果而不伐，爲而不恃。馭風冷然，與物終始。

又有制書，具在賀知章作《玄虛誌序》中。仍勅度真人弟子司馬仲容爲東京聖真觀道士，與中使護喪，歸葬於宣陽觀之側。王公以下，盡出京城青門外送別，傾城縞素，莫不攀號哀慟。歸至揚州，冥信先至，仙鶴

數百翔於括蒼洞天墓田。綵雲五色，徘徊數日，不終旬朔。真人靈輜已至葬所，奉勅衛護。杭州三州助葬官僚士庶，道俗男女，去來如市。門人數千，悲慟不已。百鳥哀鳴。四面雲集。天爲改色，日亦無光。葬後一年，棺槨自開，但見衣冠劍舄，始知真人不死，實輕舉耳。帝緬想仙風，眷慕不已。於觀立碑，寵以宸翰，及命太子題額。至國朝政和六年，特封致虛見素法師。宣和二年，加號靈虛見素真人。誥文藏於麗水之冲真。今以李邕所作碑誌，及真人前後表奏、批答、制誥、世系，悉輯錄于後云。

何尊師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十一《何尊師》：不知何許人，唐高宗龍朔中，居衡岳，不顯名氏。其顏若四十歲人，行步如風。常往來蒼梧五嶺間，來無所慕，去無所歎。僅百數餘年，人常見之，狀貌不改。或問氏族，但云何何。或詰其鄉里及修證，亦云何何。時人因號曰何尊師。衣弊履穿，其心浩如也。道士田虛應、鄧中虛嘗請曰：尊師卒無言，何以開悟學者。則曰：知不知者上也，不知知者下也。誰能鑿混沌之竅，悟自然之理耶。遂杖藜入林而去，須臾羣虎隨之，不復見矣。唐明皇開元中，司馬承禎遊衡岳，望祝融峰曰：當有高仙處之，何氣色秀異之若此。已而見尊師於林中，承禎致禮造問，則據石而坐，若無所睹。不見答而退，歎曰：此可謂全而德不形言者也。乃構廬於祝融峰延之，尊師就此不復出。觀察使呂渭即其廬，請受符籙。雖張太空、田虛應、鄧中虛師事之，皆不得其旨。天寶二年下元日，雲鶴翔空，異香芬郁，謂弟子曰：吾去之後，當舉於紫蓋南峰盤石上。遂化，顏色不變。弟子乃環衛，行遷神之法。中夕聞雷震之聲，即失其所在。衡陽太守蘇務廉文其碑。

周賢者

傳記

李昉《太平廣記》卷七三《道術三·周賢者》 唐則天朝，相國裴炎第四弟爲號州司戶。號州有周賢者，居深山，不詳其所自。與司戶善，謂曰：公兄爲相甚善，然不出三年，當身戮家破，宗族皆誅。可不懼乎。司戶具悉其行事，知非常人也。乃涕泣而請救。周生曰：事猶未萌，有得脫理，急至都，以吾言告兄，求取黃金五十鎰將來。吾於弘農山中，爲作章醮，可以移禍殃矣。司戶於是取急還都，謁兄河東侯炎。炎爲人睦親，於友悌甚至。每兄弟自遠來，則同卧談笑。雖彌歷旬日，不歸內寢焉。司戶夜中，以周賢語告之，且求其金。炎不信神鬼。至於邪俗鎮厭，常呵怒之。聞弟言，大怒曰：汝何不知大方，而隨俗幻惑。此愚輩何解，而欲以金與之。且世間巫覡，好託鬼神，取人財物。吾見之常切齒。今汝何故忽有此言。靜而思之，深令人恨。司戶泣曰：周賢者，識非俗幻。每見發言，未嘗不中。兄爲宰相，家計溫足，何惜少金。不令轉災爲祥也。炎滋怒不應。司戶知兄志不可奪，惆悵辭歸弘農。時河東侯初立則天爲皇后，專朝擅權，自謂有泰山之安，故不信周言，而却怒恨。及歲餘，天皇崩，天后漸親朝政，忌害大臣，嫌隙屢構，乃思周賢者語，即令人至弘農，召司戶至都，炎餽具黃金，令求賢者於弘農諸山中。盡不得，尋至南陽、襄陽、江陵山中，乃得之，告以兄言。賢者因與還弘農，謂司戶曰：往年禍害未成，故可壇場致請。今災祥已構，不久滅門，何求之有。且吾前月中至洛，見裴令被戮，繫其首於右足下。事已如此，且無免勢，君勿更言。且吾與司戶相知日久，不可令君與兄同禍。可求百兩金，與君一房章醮請帝，可以得免。若言裴令，終無益也。司戶即市金與賢者，入弘農山中設壇場，奏章請命。法事畢，仍藏金於山中。謂司戶曰：君一房免禍矣。然急去官，移家襄陽。司戶即還家襄陽，月餘而染風疾。十月而裴令下獄極刑，兄弟

子姪皆從。而司戶風疾，在襄州。有司奏請誅之。天后曰：既染風疾，死在旦夕，不須問，此一房特宜免死。由是得免。初河東侯遇害之夕，而犬咬其首曳焉。及明，守者求得之。因以髮繫其首於左足下，竟如初言。出《記聞》。

張惠感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六《張惠感》 張惠感字智元，高安人，正一真人第十四代孫。自崇元觀遷隱于浮雲，志修神仙之道，時唐武后朝也。有游帷觀道士胡惠超，壽數百歲，因遊高安吳田瀑布，致敬吳仙壇道浮雲師惠感。長安五年，武后召惠感爲國師，齋于明堂。感慶雲，見神龍，黃鶴翔集。詔往亳州太清宮修金錄齋，醮九井。井久枯，時冰雪凝沍，忽有聲如雷，水暴湧，二龍出戲。后異之，賜絹五百疋。歸浮雲，游吳田瀑布，東林二賢廟、三元觀，祭六丁，謝七元，煉丹浮雲。明皇天寶中，有神人降于壇曰：子修行勤苦，諸仙保舉，明旦鷄鳴當飛昇矣。如期雲物異降，白日沖昇。武后久視元年庚子所鑄鐘，記惠感姓名可考。高安調露鄉，今有惠感故里張氏坊存焉。

許宣平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一三下引《紀傳部一五傳一二·續仙傳·許宣平》 新安歙人也。睿宗景雲年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結菴以居，

不知其服餌，但見不食，顏若四十許人，輕健行疾奔馬。時或負薪以賣，薪檐常掛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行騰騰以歸。邇來三十餘年，或施人危急，或救人疾苦。城市之人多訪之，不見，但覽菴壁題詩云：「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翫明月，閑朝飲碧泉。樵人歌壠上，谷鳥戲巖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多誦其詩，有抵長安者，於驛路洛陽同華間傳舍，是處題之。天寶中，李白自翰林出，東遊經傳舍，覽詩吟之，嘆曰：「此仙人詩也。」詰之於人，得宣平之實。白於是遊及新安，涉溪登山，累訪之不得，乃題詩於菴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煙嶺迷高跡，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載餘。」宣平歸菴，見壁詩，又吟曰：「一池荷葉衣無盡，兩畝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討著，移菴不免更深居。」其菴後為野火燒之，莫知宣平蹤跡。後百餘載，至咸通十二年，郡人許明恕家有婢，常逐伴入山採樵，一日獨於南山中，見一人坐石上，方食桃甚大，問婢曰：「汝許明恕家人也？」婢曰：「是。」其人曰：「我即明恕之祖宣平也。」婢言曰：「常聞家內說，祖翁得仙多年，無由尋訪。」宣平謂婢曰：「汝歸為我向明恕道，我在此山中。與汝一桃食之，不得將出。山內虎狼甚多，山神惜此桃。」婢乃食之，甚美，頃之而盡。遣婢隨樵人歸家言之。婢歸覺檐樵輕健，到家具言：「入山逢祖翁宣平。」其明恕嗔婢將上祖之名牽呼，取杖打之。其婢隨杖身起，不知所之。後有人入山內逢見婢，童顏輕健，身衣樹皮，行疾如風，遂入昇林木而去。

劉知古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二《劉知古》 道士劉知古字光玄，其先彭城沛人也。自中山靖王而下凡十二世，皆顯達。曾祖英，隋朝以孝廉登科，歷官臨邛令，故大父與其考，因家于臨邛。母太夫人吳氏，感異夢而生知古。生而慧，幼而明，長而秀，壯而正。視名利若仇讎，惟

從事於道。唐高宗龍朔中，出家為太清觀三洞道士。至於八公寶章，三簡祕錄，丹經脉訣之旨，出死人生之術，罔不洞曉。睿宗召見問道家事，稱旨，特加崇錫，送還山。明皇開元中，天灾流行，疾疫者十有八九，上召知古治之。乃歎曰：「火德星君聖人，亦癘。下法煉藥，上醫察聲，至于鍼艾，不其遠矣。」遂以色代脉，用氣蠲疴。故能膏肓河決，賡理雪散，其精妙之如此。上寵錫，皆不受。天寶十九年，詔知古兼內史田恩崇醮二十四位。久之，乞還蜀，請以居第為大千秋觀。上親書額賜之，李邕文其碑。知古以兄為儒，弟為釋，因設三教像以事。燕國公張說聞其風而悅之，作三教銘，其辭曰：「正氣生神，結虛為實。上清尊帝，中黃守出，華彩衣裳，虛無宮室。紫炁乘斗，赤籙飲日，十天從此，萬靈受役。蓮華釋門，麟角儒術，法共不二，心同得一。道心惟微，守而勿失。而後因天長節，改觀為天長。嘗有客授以黃白術。雖輩輩連構，頗極壯麗，所費萬計，未嘗資於人。工畢，客復至，約於東陽伏牛山，其下有古觀，因葺而居之。又授神虎寶經、上清隱文、高奔上道之要。行之十年，忽然室中見有光，產丹芝一莖，扣之有金石之聲。夢神人謂曰：「後山石壁中有金魚，跨之可以冲天。非此芝扣石，不可致。遲明訪金魚，茫然不知其所。是夕復夢曰：「滴泉之下是也。既至，以芝扣，如風雷之震，巨石迸裂。得金魚長三尺許。乘之飛空，雲霧旋擁而去矣。」

唐若山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五《唐若山》 唐若山，魯郡人也。唐睿宗先天中，歷官尚書郎，連典劇郡。玄宗開元中，出守潤州，頗有惠政，遠近稱之。若山常好長生之道，弟若水為衡嶽道士，得胎元谷神之要。常召入內殿，懇求歸山，詔許之。若山素好方術，所至之處，必會爐鼎之客。雖術用無取者，皆禮而接之。家財殆盡，俸祿所入未嘗有餘，金石

所費不知紀極。晚歲尤篤志焉，以潤之府庫官錢以市藥，資佐骨肉每加切諫，

若山俱不聽納。一旦有老叟形容羸瘠，狀貌枯槁，詣門款謁，自言有長生之

道。見者皆笑其衰繭，若山見之，盡禮加恭，留止月餘，所論皆非丹石之旨。

若山博採萬訣歌誦圖記，無不研考，問叟所長，皆蔑如也。復好肥鮮美酒，

珍饌品膳，雖瘦老劣而所食敵三四人。若山欽奉承事，曾無倦色。一旦從容

謂若山曰：「君家百口，所給常若不足。貴為方伯，力尚多闕，一旦居閑，何

以為贍。況帑藏錢帛頗有侵用，誠為憂之。」若山驚曰：「某此不久將有交代，

亦常為憂，而計無所出。若緣此獲譴，固所甘心，但虞一家有凍餒之苦爾。

叟曰：「無多慮也。促命酒，連舉數日。若山飲酒素少，是日亦飲三四爵，殊

不覺醉，心甚異之。洎夜月甚明，撤觴，徐步庭下。良久，叟謂若山曰：「可

命一僕運鑪鍋鐵器十數事於藥室間，使僕布炭壘爐白鼎鉗之屬為一聚，熾炭

加之，烘然如窑，不可向視。叟於帶間解小瓢，出丹二丸，投於火中，闔扉

而出。謂若山曰：「子有道骨，法當度世。加以馬尚正真，性無忿恚，仙家尤

重此行。吾太上真人也，遊觀人間，以度有心之士。憫子勤志，故來相度爾。

吾所化黃白之物，一以留遺子孫，旁濟貧乏。一以支納帑藏，無貽後憂，便

可命棹遊江為去世之計，翌日相俟於中流也。言訖，失其所在。若山凌晨開

闕所化之物，爛然照屋。復扃閉之，即與寮吏賓客三五人整棹浮江。將金山

寺，既及中流，江霧晦冥，咫尺不辨。若山獨見老叟棹漁舟，直抵舫側招揖。

若山遂入漁舟中，超然而去。久之，風波稍定，昏霧開霽，已失若山矣。郡

中几案收得若山訣別之書，指揮家事。又得遺表，因以奏聞。其大旨以世祿

暫榮，浮生難保，惟是登真脫屣，可以後天為期。昔范丞相泛舟五湖，是知

其主不堪同樂也；張留侯之去師赤松，是畏其生不可久存也。二子之志與臣

不同，臣運屬休明，累叨榮爵，早悟昇沈之理，深知止足之規。棲心玄關，

偶得丹訣。黃金可作，信淮南之昔言；白日可延，察真經之妙用。既得之矣，

餘復何求，是用揮手紅塵，騰神碧海，扶桑在望，蓬島非遙。遐瞻帝闕，不

勝犬馬戀軒之至。玄宗省表，異之，遽命優恤其家。促召唐若水，與內臣齋

詔江表海濱尋訪，杳無音塵矣。其後二十年，有若山知舊自浙西奉使淮南，

於魚肆中見若山鬻魚於市，混同常人。睨其使而延之入陋巷中，榮迴數百步，

乃及華第止。使與食，哀其久貧，市鐵二十挺。明日復相遇，已化金矣，盡

以遺之。使姓劉，今劉子孫世居金陵，亦有修道者。《南嶽總真集》云：「其弟

若水尸解於南嶽。

王希夷

傳記

《舊唐書·隱逸傳·王希夷》

王希夷，徐州滕縣人也。孤貧好道。

父母終，為人牧羊，收備以供葬。葬畢，隱於嵩山，師道士黃頤，向四十年，盡能傳其閉氣導養之術。頤卒，更居兗州徂來山中，與道士劉玄博為棲遁之友。好《易》及《老子》，嘗餌松柏葉及雜花散。景龍中，年七十餘，氣力益壯。刺史盧齊卿就謁致禮，因訪以字人之術，希夷曰：「孔子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以終身行之矣。」及玄宗東巡，敕州縣以禮徵，召至駕前，年已九十六。上令中書令張說訪以道義，宦官扶入宮中，與語甚悅。開元十四年，下制曰：「徐州處士王希夷，絕學棄智，抱一居貞，久謝囂塵，獨往林壑。朕為封巒展禮，側席旌賢，賁然來思，克應嘉召。雖紆綺季之跡，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全高於尚齒。可朝散大夫，守國子博士，聽致仕還山。州縣春秋致束帛酒肉，仍賜衣一副、絹一百匹。」尋壽終。

尚獻甫

傳記

《新唐書·方技傳·尚獻甫》

尚獻甫，衛州汲人，善占候。武后召

見，由道士擢太史令，辭曰：「臣梗野，不可以事官長。」后改太史局為渾儀監，以獻甫為令，不隸祕書省。數問災異，又於上陽宮集術家撰《方域》

等篇。長安二年，熒惑犯五諸侯，獻甫自陳：「五諸侯，太史位，臣命納音，金也；火，金之仇，臣且死。」后曰：「朕為卿厭之。」遷水衡都尉，謂曰：「水生金，卿無憂。」至秋卒，后嗟異，復以渾儀監為太史局云。

尹文操

傳記

朱象先《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上《大唐宗聖觀主銀青光祿大夫天水尹尊師碑》聞夫真人者出巨殼，歷倚杵，騎蜚廉，從敦圉，臣雷公，妾密妃。朝濯髮於湯泉，夕晞首於暘谷，仍丹丘以長嘯，戴翠華以高遊。自非殖因曠劫，肅恭大浩從事於金房之前，鏤心於玉晨之上，携青童而應黃籙者，奚以成後來之妙相乎？繼絕景而胤希聲，則尊師其人矣。尊師諱文操，字景先，隴西天水人也。後秦尚書僕射緯之後。緯仕長安，故為扈人焉。若乃鬱為帝師，降迹於唐勛之代，光乎王佐，應命於周武之朝，家籍代資，可略言矣。曾祖洪，宇文朝商州長史。大父舒，隋文州別駕。昭考珍，皇朝散大夫，以先知授。尊師特稟異氣，垂實冥華，始降迹也，其母袁氏夜夢玄妙玉女授九老丈人之符，寤而記之，每存思也。數月而聞腹中誦經聲，且時時有異光繞身矣。及載弄之始，日光炯然，眸子轉盼，若有所見矣。袁氏以其所夢，有徵心誌而不言也。及勝衣之日，自識文字，惟誦《老子》及《孝經》。乃曰：此兩經者，天地之心也。此後見好殺之字，若蹈水火，視無禮之文，如墜泉谷。稍長，聞有尹真廟，乃精心事之，不近俗事。因讀《西昇》、《靈寶》等經，漸達真教，既得玄味，便契黃中。聞師者傳道之父母，行道之神明，無數劫來，妙經是出，不因師學謂之長昏，遂章惶無已，求師不暇。時有周法者，內音之先鳴，上皇之高足，乃願參軒效駕，陪景嘯空，奔走禮謁，以申宿志。周法見之，乃謂尊師曰：汝於劫會之中，已受龜山之錄也。便訓以紫雲之妙旨，授以青羽之隱法，一人其心，謂赤松、王子喬可與撫煙月矣。年十五，道行已周，

有名于遠近矣。屬文德皇后遵上景而委中宮，于時搜訪道林，博採真迹。尊師即應玄景，行預綠雲，奉敕出家，配住宗聖觀。雖翦芝瓊園，採琳玄隴，意每遠出，未近謝也。將欲沐浴東井，棲遲南昌，保護崑崙，窺窬渾沌矣。故屬想丹煙，游心紫度，徧尋五嶽，備涉九元，尋三君之祖氣，成七晨之慧眼。旋謁周法，便居終南。寂慮於溫泉，冥精於寒谷，有年日矣。既通八景，又達九天，知來藏往，多所曉悟，若有神曰：周法上遷。及省所居，已去順也。貞觀末年，行喪既畢，永徽三年，乃游太白，入重玄也。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此後丹字紫書，三五順行之法，扶晨接晝，九六逆取之方，咸得其要。尊師所有遊山異迹，祈醮靈應，並有別錄，此不載之。至於顯慶以來，國家所賴，出入供奉，詢德諮量，救世度人，轉經行道，玄壇黃屋，帝座天言，東都西京，少陽太一，九城二華，展敬推誠，三十餘年，以日繫月，始終不絕，有感必通，凡是效驗，君臣同悉，敕書往復。日月更回，神道昭彰，歲時交積者，不可具載，並傳於帝居，一二要者，略舉其目。初，尊師遊太白高頂，雲霧四周，聲振萬壑，□□□□□千仞，復有像充九色，其高十仞，欣然長往者，意已篤焉。高宗之在九成宮，有字慧經天，長數丈，以問尊師，尊師對曰：此天誠子也。子能敬父，君能順天，納諫徵賢，斥邪遠佞，罷役休征，責躬勵行，以合天心，當不日而滅。上依而行之，應時消矣。是故高宗以晉府舊宅為太宗造昊天觀，以尊師為觀主，兼知本觀事。儀鳳四年，上在東都，先請尊師於老君廟修功德，及上親謁，百官咸從。上及皇后、諸王、公主等，同見老君乘白馬，左右神物，莫得名言，騰空而來，降于壇所，內外號叫，舞躍再拜，親承聖音，得非尊師之誠感也。由是奉敕修《玄元皇帝聖紀》一部，凡十卷，總百十篇，篇別有贊。時半千為尊師作也，紀贊異秩，繕寫進之，高宗大悅，終日觀省，不離于玉案，乃授尊師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常少卿。尊師固讓，不得已，辭官而受散職焉。永淳二年，天中有望，告成有日，萬乘雷動，千騎風馳，天子乘閑道而御帝車，羣官陪六儀而承七曜，將禮于天樞，幸中嶽也。金繩未舉，玉檢猶潛，而六龍頓轡，三光斂色，聖體不安，旋于皇極。屬紫微虛位，白雲上征，萬國號訴，四方遏密，太后諮訪尊師，尊師曰：真坊仙境，亦著代謝，物有榮悴，氣有初終，大道之常，幸康神器。陛下宜存思諒闇，極想欽明，密理

百神，潛芘萬姓。文操人間地上，物裏天中，所有靈明，倍百祈請，亦望二十四結，火燒而憂盡，七十二教，水鍊而法成，皆見先徵，以明後事。乃著《祛惑論》四卷，《消魔論》三十卷，《先師傳》一卷。垂拱四年，將寶玉帝也，上足時道成威願奏章以延福蔭，尊師止之曰：「有順宜遵，不可犯禁。言訖委化，顏色如常。」粵以長壽四年四月十四日，遷兆於終南文仙谷。弟子侯少微等，追思龍漢遠慕龜巖，冀德音與天地同久，神道共陰陽齊化，昭芘羣林，冥滋柏樹，俾斯貞石，文若三光。其詞曰：去矣。大仙，悠哉上玄。玉谷白芝之座，金闕紫蘭之前。既嘯景於瓊札，固交歡於碧泉。出三萬六千之厚地，入三萬六千之遠天。咀九華之翠菊，坐五色之紅蓮，常吟外景，每握內篇。春霞飛乎絳雲，秋風生乎紫煙。裴回高黃嶺，顧步太白巔。三秦四塞帝王國，京兆長安龍鳳川。煌煌兮四明路，浩浩兮八景年。今已向上襲前果，何時來下降宿緣。當乘道之氣，應傳道之味。必使氤氲六合中，自然昌揚萬劫通。稽首空歌步，願得乘九素。天下同此心，非獨騫之林。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右諭德兼崇文館學士、上柱國、平涼縣開國公員半千撰。開元五年十月二日，弟子侯少微建。

又《終南說經臺歷代真仙碑記·銀青光祿大夫尹尊師》：尊師名文操，字景先，隴右人。才道胥美，聲光籍甚。儀鳳二年，奉敕主宗聖觀。三年，上命建醮，躬行拜謁。上親見玄元乘白馬臨降，遂命修《聖紀》一部，授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常少卿。師辭職受官，著《大道消魔論》等書，詳見員半千撰道行碑。贊曰：聖紀修成叩帝閭，銀青高爵重褒光。遺書燦爛人安在，道史千年姓字香。

李思慕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三《李思慕》：李思慕，成紀人。與東楚董練師、白先生結煙霞之友。周遊三湘名山，後訪南嶽五峰。雖師

範不同，而各有指歸。白既於石鼓上昇，思慕入京師，高力士嫉吳筠而進之於明皇。答問稱旨，後乞歸山。上厚賜餞行。註清靜經，行於世。後玄化於紫蓋峰。惟董混迹於衡陽後洞，常以咒術治人病苦。有酬之者，惟酒一醉為妙。於是無醒時，醉卧衢路或溪谷，遇雨而衣不濡，凌嚴霜而皓如也。數年，巡門告人曰：「各好將息。人皆訝之，亦於洞後尸解如蟬蛻也。唐杜甫有憶昔行詩，末句云：更訪衡陽董練師，南游早鼓瀟湘柁。」

楊通幽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三《楊通幽》：楊通幽者，本名什伍，廣漢什邡人。幼遇道士教以檄召之術，受三皇天文。役命鬼神，無不立應。驅毒厲，剪氛邪，攘水旱，致風雨，是法皆能之。而木訥疏傲，不拘於俗。其術數變異，遠近稱之。唐玄宗賜名通幽，問其所受之道，曰：「臣師乃南極王君青城真人，昔於後城山中教以召命之術，曰可以輔贊太平之君，然後方得飛昇之道。戒以護氣希言，目不妄視，絕聲利，遠囂塵，則可以凌三界，登太清矣。又問昇天入地何所為礙，曰：得道之人，入火不灼，入水不濡，躡虛如履實，觸實如蹈虛。雖九地之厚，巨海之廣，八極之遠，萬天之大，應念欸至，何所拘礙乎。所以然者，形與道合也。上善其對。通幽居數載，乃登後城山葺靜室於其頂，時還其家。門人言天真累降於靜室，一旦與羣仙俱去矣。」

胡惠超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七《胡惠超》 天師胡惠超字拔

俗，不知何許人也。莫知其年壽，唐高宗上元間，來自廬山，棲於豫章西山之洪井。幅巾布褐，徒行負杖。至游帷觀，見同輩，手不執板，擎拳而已。美鬚眉，體貌環偉，類四十許歲人。身不甚長，然每處稠人中，其首獨出其上。雖至長者，止及其肩。故時人稱爲胡長仙。人問其年幾何，曰：五十二歲。逾數十載問之，亦復云然。至論晉宋已來治亂興廢，纖毫不差。喜談晉司空張華文，博物如其友。或云許、吳君嘗授其延生煉化，超三元九紀之道，能檄召神靈，驅奮雷雨。至陶弘景校茅山華陽洞太清經七十卷，天師亦與焉。背縫盡朱書其姓名，覽之者皆見之。又曰：吾昔到此，客於盱眙，是不知爲何代人物也。每逢路傍暴骨遺骸，悉爲瘞之。地有古物寶器，掘之如其言而獲。聞邪怪之物，疾之如寇讎，即務剪除之。時豫章西門有樟木精，爲獨足神，大興怪祟，邀人淫祀。天師一見叱罵，書符禁制，即命斬伐，積薪灌油，以火焚燎，妖祟遂滅。以地爲觀舊名信果，今額天慶。昔游帷觀，唐初荒廢，因問主觀胡不修葺，答以乏材力。天師奮然而往，不逾月以木棧至。高安樟木江口，距觀九十里，命棧人緊繫縛，各就宿江岸，臨暮飛黑符一道，中夜烈風雷雨。比明，棧已在壇下矣。凌抹嶺谷所當之路林木，披靡摧折。又於山下發一窖，出錢三千，爲工役之需應。殿宇非人所居者，皆夜役鬼神爲之。門外鑿三井，以辟火灾俗號曰禁火井，故至今永無火灾。久之，異迹顯著。唐高宗時偶抵京邑，詔除壽春宮狐妖，賜洞真先生。至是，天后以蒲輪召之。天師深隱巖谷，州縣搜求之急，不得已而出。至都，引見於武成殿。后臨問仙事，天師止陳道德帝王治化之源。后大喜，又欲留於都下，委以煉丹之事，天師辭請還山修煉。敕遣使齋金璧送歸。行次單父，賜書曰：先生道位高尚，

早出塵俗，如軒曆之廣成，漢朝之河上，遂能不遠千里，來赴三川。日御先開，望霓裳之漸遠；天津後渡，瞻鶴蓋以方遙。空睇風雲，惆悵無已。儼蒙九轉之餘，希遣一丸之藥。天師乃於洪崖先生古壇之際煉丹，首尾三年，降詔趣召詣闕，至則館於禁中。天師辭歸，固留不許。天師一朝遁去，上聞，嘆恨久之。遣使齋贈甚厚，兼贈詩一篇，云：高人協高志，山服往山家。迢迢聞風月，去去隔煙霞。碧岫窺玄洞，玉竈煉丹砂。今日星津上，延首望靈槎。天師歸西山，居於盱母靖，觀有三清中門，真君橫堂堂在今仙井函舊亭上，皆鬼工所造。平柱眠枋疊至脊，斲削之工，人或可侔，至植立不斜，堅固不朽，非人可及。梁牌親題年號，筆力遒勁。又自寫其真容於後殿之壁。其居西山，人皆師事之。千里之內，無疫癘水旱之灾，無猛鷲天枉之苦，遠近賴焉。長安三年二月十六日，命弟子於遊帷觀之西北伏龍岡造磚墳，藏太玄真符二，七星神劍、靈寶策杖各一。三日而訖。天師正衣冠，坐繩床，異香滿室。空中雲鶴，牆外人馬之聲，紛紛不絕。視之，已解蛻矣。州具以聞，賜錢帛修齋醮，復謚曰洞真先生。姑蘇先生司馬貞撰碑，具載詳悉。開元中，天師復出，爲明皇所重，以詩送還山，云：仙客厭人間，孤雲比性閑。話離情未已，煙水萬重山。又世傳明皇三公主從之學道，一曰玉真長公主，二曰玉真次公主，三曰真一公主。其後道成，皆隱翔鸞洞。師亦隱去。今伏龍山凌雲觀，乃師還山所居。公主從之學道處，凌雲南去十餘里，平地有山，爲冢三。又師再藏劍印符籙處，俗呼曰三榔，至今屬籍凌雲觀。其門人高弟甚多，最顯者曰萬天師、蘭天師。臨川井山黃花姑云：游帷觀有胡天師畫其像壁。一日將頽，忽有一雲水道士至，以木板模寫之，儼然復前狀。越夕而壁倒，道士亦不知所往。門堂以宋徽宗政和六年奉旨重造，始徹去，今惟真板存焉。

白履忠

傳記

《舊唐書·隱逸傳·白履忠》

白履忠，陳留浚儀人也。博涉文史。

嘗隱居于古大梁城，時人號爲梁丘子。景雲中，徵拜校書郎。尋棄官而歸。開元十年，刑部尚書王志愔表薦履忠隱居讀書，貞苦守操，有古人之風，堪代褚無量、馬懷素入閣侍讀。十七年，國子祭酒楊瑒又表薦履忠堪爲學官，乃徵赴京師。及至，履忠辭以老病，不任職事。詔曰：「處士前祕書省校書郎白履忠，學優細簡，道賁丘園，探蹟以見其微，隱居能達其志。故以汲引洙、泗，物色夷門，素風自高，玄冕非貴。几杖云暮，章秩宜加，俾承禮命之優，式副寵賢之美。可朝散大夫。」履忠尋表請還鄉，手詔曰：「孝悌立身，靜退放俗，年過從耄，不雜風塵。盛德予聞，通班是錫，豈惟旌賁山藪，實欲獎勵人倫。且遊上京，徐還故里。」乃停留數月而歸。履忠鄉人左庶子吳兢謂履忠曰：「吾子家室屢空，竟不需斗米匹帛，雖得五品，何益於實也？」履忠欣然曰：「往歲契丹入寇，家家盡著括排門夫，履忠特以少讀書籍，縣司放免，至今惶愧。今雖不得，且是吾家終身高卧，免徭役，豈易得也！」尋壽終。著《三玄精辯論》一卷，註《老子》及《黃庭內景經》，有文集十卷。

邢和璞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九《邢和璞》

邢和璞，不知何

許人。隱居瀛海間，善算心術，凡人心之所計，布算而知之。卜居嵩穎間，著《瀛陽書》三篇，有算心旋空之訣，復能以法活死者。唐明皇開元十二年至都，朝貴候之，其門如市。有友人居白馬坡下，和璞至，死已踰日。當其母哀之，和璞遂置尸于牀，引其衾同卧。閉戶良久，起，具湯沐而猶未甦，復與之寢，須臾即活。又崔司馬者，與和璞善，因疾篤，曰：「先生何棄我耶？」已而聞寢壁有穿穴聲，窺之有微隙，漸大，見導從數百人，一人紫衣大冠，坐車中，謂崔曰：「邢先生合太乙相救。言訖而去，其疾遂愈，隙穴亦尋失矣。房瑄爲桐廬宰，待和璞甚善。暇日因携手出城，不覺行十數里。至夏谷村，有廢佛堂，松竹森映，共坐其下。和璞以杖擊地，令侍者掘之深數尺，得一瓦瓶，中有婁師德與永公書。和璞笑謂瑄曰：「省此乎？瑄髣髴前世嘗爲僧，名永，和璞曰：「君當爲宰輔，善自愛。然其終必食鱸，棺以龜茲，不在私第，不在公館，不在寺宇，不在外家。瑄後果踐台輔，謫居閬州，卧疾紫極宮。稍愈，太守召會郡齋，進鱸，食畢疾復作。夢神人曰：「邢真人之言信矣。翌日果終，前有賈者拖龜茲板爲老君帳，因假以爲棺。和璞廬終南，學道者多依之。時崔晤與其友，恭事左右。一日謂其徒曰：「旦夕有異客，子等爲予設具。又戒曰：「謹毋窺伺。翌日，果一人至，其長五尺，闊三尺，首居其半，衣緋執笏，鼓髯大笑，吻角侵耳。作劇談，多非人間語。崔晤欲見，不自正，遂趨而過。客熟視，謂和璞曰：「此非泰山老師乎？」曰：「然。食訖而去。和璞謂晤曰：「此上帝戲臣也，言泰山老師，子能省乎？晤垂涕曰：「少聞先人言，某實老師之後身，然前身不甚記。和璞後亦不知所之。

司馬承禎

傳記

《舊唐書·隱逸傳·司馬承禎》

道士司馬承禎，字子微，河內溫人。周晉州刺史、琅邪公裔玄孫。少好學，薄於爲吏，遂爲道士。事潘師

正，傳其符籙及辟穀導引服餌之術。師正特賞異之，謂曰：「我自陶隱居傳正一之法，至汝四葉矣。」承禎嘗遍遊名山，乃止於天台山。則天聞其名，召至都，降手敕以讚美之。及將還，敕麟臺監李嶠餞之於洛橋之東。

景雲二年，睿宗令其兄承禕就天台山追之至京，引入宮中，問以陰陽術數之事。承禎對曰：「道經之旨：『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且心目所知見者，每損之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其智慮哉！」帝曰：「理身無爲，則清高矣。理國無爲，如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曰：『遊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爲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道也。」睿宗歎息曰：「廣成之言，即斯是也。」承禎固辭還山，仍賜寶琴一張及霞紋帔而遣之，朝中詞人贈詩者百餘人。

開元九年，玄宗又遣使迎入京，親受法籙，前後賞賜甚厚。十年，駕還西都，承禎又請還天台山，玄宗賦詩以遣之。十五年，又召至都。玄宗令承禎於王屋山自選形勝，置壇室以居焉。承禎因上言：「今五嶽神祠，皆是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也。五嶽皆有洞府，各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章服，佐從神仙，皆有名數。請別立齋祠之所。」玄宗從其言，因敕五嶽各置真君祠一所，其形象制度，皆令承禎推按道經，創意爲之。承禎頗善篆隸書，玄宗令以三體寫《老子經》，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爲真本以奏上之。以承禎王屋所居爲陽臺觀，上自題額，遣使送之。賜絹三百匹，以充藥餌之用。俄又令玉真公主及光祿卿韋縉至其所居修金籙齋，復加以錫寶。

是歲，卒於王屋山，時年八十九。其弟子表稱：「死之日，有雙鶴遶壇，及白雲從壇中涌出，上連于天，而師容色如生。」玄宗深歎之，乃下制曰：「混成不測，人寥自化。雖獨立有象，而至極則冥。故王屋山道士司馬子微，心依道勝，理會玄遠，遍遊名山，密契仙洞。存觀其妙，逍遙得意之場；亡復其根，宴息無何之境。固以名登真格，位在靈官。林壑未改，遐霄已曠，言念高烈，有愴于懷，宜贈徽章，用光丹籙。可銀青光祿大夫，號真一先生。」仍爲親製碑文。

《新唐書·隱逸傳·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事潘

教史人物總部·隋唐五代部

師正，傳辟穀道引術，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速而四世矣。」因辭去，徧游名山，廬天台不出。武后嘗召之，未幾，去。睿宗復命其兄承禕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況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味曰：「廣成之言也！」錫寶琴、霞紋帔，還之。

開元中，再被召至都，玄宗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善篆、隸，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句。又命玉真公主及光祿卿韋縉至所居，按金籙設祠，厚賜焉。卒，年八十九，贈銀青光祿大夫，謚貞一先生，親文其碑。

自師正、道合與承禎等，語言談謔似方士，剟之不錄，直取其隱概云。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一三下《紀傳部一五傳一二·續仙傳·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博學能文，攻篆迴爲一體，號曰金剪刀書。

隱於天台山玉霄峰，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術。唐則天累詔之不起，睿宗深尚道教，屢加尊異，承禎方赴召。睿宗問陰陽術數之事，承禎對曰：「《老君經》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且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智慮哉？」睿宗曰：「理身無爲則清高矣，理國無爲如之何？」對曰：「國猶身也。《莊子》云：『游心於澹，合氣於漠，順於自然，乃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爲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要也。」睿宗深賞異，留之欲加寵位，固辭不可，告歸山。乃賜寶琴花帔以遣之，公卿多賦詩以送，常侍徐彥伯撮其美者三十餘篇爲製序，名曰《白雲記》，見傳於世。時盧藏用早隱於終南山，後登朝居要官，見承禎將還天台，藏用指終南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徐對曰：「以僕所觀，乃仕宦之捷徑爾。」藏用有慙色。明皇在宥天下，深好道術，徵詔承禎到京，留於內殿，頗加禮敬，問以延年度世之事。承禎隱而微言，明皇亦傳而祕之，故人莫得知也。由是明皇理國四十五年，雖祿山犯闕，鑾輿狩蜀，及爲上皇迴，又七年，方始晏駕，雖由天數，豈非道力之助延長耶？

初明皇登封泰山迴，問承禎：「五嶽何神主之？」對曰：「嶽者山之巨鎮，而能出雷雨，潛諸神仙，國之望者爲之。然山林神也，亦有仙官主之。」於是詔五嶽於山頂別置仙官廟，自承禎始也。又蜀女真謝自然泛海，將詣蓬萊求師，船爲風飄到一山，見道士指言：「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此真良師也。蓬萊隔弱水三十萬里，非舟楫可行，非飛仙無以到。」自然乃迴求承禎受度，後白日上昇而去。承禎居山，修真勤苦，年一百餘歲，童顏輕健，若三十許人。有弟子七十餘人，一旦告弟子曰：「吾自玉霄峰東望蓬萊，常有真靈降駕。今爲東海青童君東華君所召，必須去人間。」俄頃氣絕，若蟬蛻，已解化矣，弟子葬其衣冠焉。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一《上清品》 十二代宗師：上清玄初仙公唐國師銀青光祿大夫，謚貞一先生，姓司馬，諱承禎，一名子微，字道隱，世居溫。晉彭城王權之後，襄滑二州長史仁最之子，生而能言，天錫神表。年二十，師體玄於嵩陽，受金根上經三洞隱書。嘗有鳥如鳳凰，下集香几，爪痕著几，成書文曰：「東華上清真人」。由是益神其行，玄宗異之，遣使徵聘，勅王屋山置陽臺觀以居。一日，感天帝召，遂來山禮謁華陽洞天，因撰貞白碑，陰記師以王屋小有之天總真之府：景氣幽歎，神祇會昌，吾道苟行，奚足不可？翻飛投足，有終焉之志。復於觀之朝維高丘之午窮極絕界，得中巖臺，上直天壇，下繚長阜，巨木圓抱，鳴溪中流，每養龍大谷，相鶴中峰，燎金洞之衆香，吸石窗之鮮氣有日矣。著坐忘論，及撰《修真祕旨》十二篇，爲隱居真訣之副。師且慮帝恩深久，遂徙居天白玉霄峰以期沖舉。又勅建桐栢觀，其地請師五體書《道德經》。開元乙亥歲六月十八日，忽謂近侍曰：吾已受職玄都，不復得住。迺部署封檢，若將遠適。迨暮，有赤雲繚繞摩地而來，雲上簫聲冷然。衆咸駭異，謂必上升，遽扃戶而已蛻形矣。玄宗御製碑在桐栢頂。贊曰：至神合虛，應物無迹。強名坐忘，銷爾塵質。高風華林，旭日丹臺。蓬海無師，歸求天台。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五《司馬承禎》 後周瑯琊公司

馬裔玄孫，名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也。事潘師正，傳辟穀導引術，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逮汝四世矣。久之，辭几席，遍遊名山。廬天台，構層軒於壇上，目爲衆妙臺。唐武后嘗召之，未幾

去。與陳子昂、盧藏用、宋之問、王適、畢構、李白、孟浩然、王維、賀知章，爲仙宗十友。睿宗復命其兄承禕就之，詔曰：鍊師德超河上，逍遙浮丘，高游碧落之庭，獨步清源之境。朕初登寶位，久藉徽猷。雖堯帝丕圖，翹心鑿缺；軒皇御曆，遠想崆峒。緬惟彼懷，寧妨此顧。朝欽夕仁，迹滯心飛，欲遣使者專迎，或慮鍊師嘉遯，故令裊往，願與同來。披遂不延，先此毋慮。既至，引入中掖。延問其術，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況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容私焉，則天下治。帝嘆詠曰：廣成之言，何以加此。賜寶琴霞帔以還。公卿賦詩送之，常恒徐彥坦總而爲之序，曰白雲記。後復遣使迎至京師，親授符籙，賞賜甚厚。每固辭請歸。盧藏用早隱終南山，後登朝居要官。見承禎將還天台，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對曰：以僕觀之，乃仕宦之捷徑爾。藏用有慚色。明皇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之。承禎善篆隸，金剪刀書，自成一家體。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句。嘗鑄含象鑒，震景劍進之。命光祿卿韋縉至所居，按金籙設祠，厚賜。上封泰山回，問承禎五嶽何神主之，對曰：嶽者山之巨鎮，而能出雲降雨，爲國之望。然靈仙所隱，別有仙官主之。於是詔五嶽別立仙官廟。時女真焦靜真泛海，詣蓬萊求師。至一山，見道者，指言曰：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真良師也。靜真既還，詣承禎求度，未幾昇天。嘗降謂薛季昌曰：先生得道，高於陶都水之任，當爲東華上清真人。開元中，文靖天師與承禎赴長生殿，千秋節齋直，中夜行道。畢，隔雲屏各就枕，斯須忽聞小兒誦經聲，玲瓏如玉響。天師乃褰裳躡步而窺之，見承禎額上有小日如錢，光耀一席。逼而聽之，乃承禎腦中之聲也。天師退，謂其徒曰：《黃庭經》云泥丸九真皆有房，方圓一寸處此中。又云左神公子發神語。其先生之謂。有弟子七十餘人。忽曰：吾玉霄峰東望蓬萊，有靈真降駕，今爲東海小青童君。東華君所召，必須往。俄頃化去，如蟬蛻，弟子葬其衣冠焉，時年八十有九。詔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正一先生。帝親文其碑，韋渠牟作傳。嘗撰《修真祕旨》《天宮府圖》《坐忘論》《登真系》等行於世。

臣道一曰：司馬承禎貌視軒裳，棲身洞府，心地之高邁，學問之淵

源，不易及也。其答唐睿宗之問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炁於漠，與物自然而無容私焉，則天下治。此誠得太上之深旨。《道德經》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即此義也。」

吳筠

傳記

《舊唐書·隱逸傳·吳筠》 吳筠，魯中之儒士也。少通經，善屬文，舉進士不第。性高潔，不奈流俗，乃入嵩山，依潘師正爲道士，傳正一之法，苦心鑽仰，乃盡通其術。開元中，南遊金陵，訪道茅山。久之，東遊天台。筠尤善著述，在剡與越中文士爲詩酒之會，所著歌篇，傳於京師。玄宗聞其名，遣使徵之。既至，與語甚悅，令待詔翰林。帝問以道法，對曰：「道法之精，無如五千言，其諸枝詞蔓說，徒費紙札耳。」又問神仙脩鍊之事，對曰：「此野人之事，當以歲月功行求之，非人主之所宜適意。」每與緇黃列坐，朝臣啓奏，筠之所陳，但名教世務而已，間之以諷詠，以達其誠。玄宗深重之。

天寶中，李林甫、楊國忠用事，綱紀日紊。筠知天下將亂，堅求還嵩山，累表不許，乃詔於嶽觀別立道院。祿山將亂，求還茅山，許之。既而中原大亂，江淮多盜，乃東遊會稽。嘗於天台剡中往來，與詩人李白、孔巢父詩篇酬和，逍遙泉石，人多從之。竟終於越中。文集二十卷。其《玄綱》三篇、《神仙可學論》等，爲達識之士所稱。筠在翰林時，特承恩顧，由是爲羣僧之所嫉。驃騎高力士素奉佛，嘗短筠于上前，筠不悅，乃求還山。故所著文賦，深詆釋氏，亦爲通人所譏。然詞理宏通，文彩煥發，每製一篇，人皆傳寫。雖李白之放蕩，杜甫之壯麗，能兼之者，其唯筠乎。

《新唐書·隱逸傳·吳筠》

吳筠字貞節，華州華陰人。通經誼，美

教史人物總部·隋唐五代部

文辭，舉進士不中。性高鯁，不耐沈浮於時，去居南陽倚帝山。

天寶初，召至京師，請隸道士籍，乃入嵩山依潘師正，究其術。南游天台，觀滄海，與有名士相娛樂，文辭傳京師。玄宗遣使召見大同殿，與語甚悅，敕待詔翰林，獻《玄綱》三篇。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喪紙札耳。」復問神仙治鍊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羣沙門嫉其見遇，而高力士素事浮屠，共短筠於帝，筠亦知天下將亂，懇求還嵩山。詔爲立道館。安祿山欲稱兵，乃還茅山。而兩京陷，江、淮盜賊起，因東入會稽剡中。大曆十三年卒，弟子私謚爲宗元先生。

始，筠見惡於力士而斥，故文章深詆釋氏。筠所善孔巢父、李白，歌詩略相甲乙云。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七《吳筠》 嘗論谷神之妙，則有玄綱論。哀蓬心蒿目之遠於道，則有神仙可學論。疏濬澡雪使無落吾事，則有洗心、棲岩賦。修胸中之誠而休乎天君，則有心目論、契神頌。至若遊仙步虛，王化雜感之作，凡四百五十餘篇，禮部侍郎權得與集而爲序。始筠見惡於力士而斥，故文章深詆釋氏。筠所喜孔巢父歌詩，略相甲乙。代宗大曆十三年，於宣城道觀中忽焚香返真，弟子邵冀元與其徒葬天柱之西麓，私謚宗元先生。

張志和 玄真子

傳記

《新唐書·隱逸傳·張志和》 張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父游朝，通莊、列二子書，爲《象罔》、《白馬證》諸篇佐其說。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因賜名。後坐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既

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玄真子》，亦以自號。有章詣者，爲撰《內解》。志和又著《太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

兄鶴齡恐其遁世不還，爲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橡棟不施斤斧。豹席櫻屬，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縣令使浚渠，執畚無忤色。嘗欲以大布製裘，嫂爲躬績織，及成，衣之，雖暑不解。

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爲終日留，表其居曰玄真坊。以門隘，爲買地大其閤，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爲構之，人號大夫橋。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爲夫婦，號漁童、樵青。

陸羽常問：「孰爲往來者？」對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顏真卿爲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蔽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辯捷類如此。

善圖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舐筆輒成。嘗撰《漁歌》，憲宗圖真求其歌，不能致。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一三下《紀傳部一五傳一二·續仙傳·玄真子》：玄真子姓張名志和，會稽山陰人也。博學能文，進士擢第，善畫，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卧雪不寒，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遊覽。魯公顏真卿與之友善。真卿爲湖州刺史，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爲《漁父詞》。其首唱即志和之詞，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真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唱和二十五首，遞相誇賞。而志和命丹青剪素，寫景夾詞，須臾成五本，花木禽魚，山水景像，奇絕蹤跡，今古無倫。而真卿與諸賓客傳翫，歎伏不已。其後真卿東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爲水戲，鋪席於水上，獨坐飲酌嘯詠。其席來去遲速如刺舟聲，復有雲鶴隨覆其上。真卿親賓參佐觀者，莫不驚異。尋於水上搗手以謝真卿，上昇而去。今猶有傳寶其畫在人間者。

玄真子

見張志和

羅子房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五 冲虚子姓羅名子房，唐玄宗開元中，父子修行於玉笥元貞觀。其父尸解，葬空棺於觀側。冲虚子久亦功成，駕空舟於門外杉表，騰空而去。

羅公遠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一一三上《紀傳部一四傳一一·神仙感遇傳·羅公遠》 八月十五日夜，侍明皇於宮中翫月。公遠曰：「陛下莫要月宮中看否？」帝唯之。乃以拄杖向空擲之，化爲大橋，橋道如銀。與明皇昇橋，行若十數里，精光奪目，寒氣侵人，遂至大城。公遠曰：「此月宮也。」見仙女數百，皆素練霓衣，舞於廣庭。上問其曲名，曰：「霓裳羽衣也。」乃密記其聲調。旋爲冷氣所逼，遂復躡銀橋迴。返顧銀橋，隨步而滅。明日召樂工，依其調作《霓裳羽衣曲》，遂行於世。明皇欲傳隱形之術，公遠祕而不說。上怒，乃選善射者十人伏於壁，召公遠與語，衆矢俱發，公遠致斃。上令瘞於宮內。月餘，中使自蜀迴，奏事訖，云：「臣至駱谷見羅公遠，令附起居，專於成都望車駕。」上大駕，

問其行李如何，曰：「跣足，攜鞋一隻。」乃令開棺視之，唯見一草鞋在棺，有箭孔十數。安祿山犯闕，明皇幸蜀，有稱維△延來謁，召之即不見，思其意，維△延蓋公遠字也。上悔恨，歎息累日。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九《羅公遠》

道士羅公遠一名思遠，鄂州人也。一云彭州九隴縣人。修道宇于瀛沅化，常往青城、羅川

間，歷周隋唐，年數百歲，乍老乍少，輒晦名迹。唐明皇開元中春三月，鄂州刺史燕屬吏于郡之園亭，士庶遊覽者無不至。有一白衣，長八九尺，容儀端偉。門吏初疑之，俄有一小童見而叱之曰：「汝何故離本處，輒來此，宜速去。白衣遂攝衣而走，吏乃執小童，白刺史。因問其族，云：姓羅名公遠，幼學道術。適見守江龍來此，與明公逐之。刺史未之信，曰：須令我見其形。曰：請俟後日。及期，於江干穿一小圳，僅尺餘，以引江水。刺史與郡人皆至，須臾有一白魚，長五六寸，隨流而入，騰躍漸大，煙如線。頃之，黑氣橫空，咫尺不辨。公遠白刺史：與郡人速上津亭。未至，雷電而雨。既少霽，見一白龍於江心，頭與雲連，食頃方隱。時明皇好方外士，刺史具以聞，因召見，每問無不稱旨。劍南有果，謂之日熟子，張果、葉法善與上以術取之，曰：午後必至。其日擁爐，公遠始與坐，抵暮不至。張與葉相顧曰：莫是羅君不？公遠笑於爐中撥出一火筋，斯須使者持日熟子至。葉詰之，曰：到京城，烈焰亘天，無路可過通，稍息方得到此。諸公皆失色。上每召公遠與法善、金剛、三藏試法，而公遠常勝。凡出入禁中，或以微言規諷，或以直道獻替，鹹崇驅妖，召龍致雨，无善自隱。上欲傳其術，公遠曰：陛下玉書金簡，已格九清，宜襲唐虞之無爲，繼文景之儉約，豈可以四海之尊，萬乘之貴，宗廟之重，社稷之大，而輕徇小術耶？若盡臣術，必懷懼人民間，困於魚服也。上不悟，遂辱罵公遠。公遠走入殿柱中數上過，上愈怒，劈柱追之。既見，復入五碣中，又擊碣爲數十塊，皆有公遠之形，上謝之，乃如故。上強之不已，因教焉，然不肯盡其術。試自隱常餘衣帶，不爾影迹。及公遠，其試則驗。厚賜金帛，然卒不得其妙。上怒，遂斬之。有中使輔仙玉自蜀還，速公遠駕而西，謂仙玉曰：吾晉成帝咸和年間入蜀，棲息林泉，以修真爲務。聞天子好道，乃捨煙霞之樂，冒於塵世。欲以至道教人王，上延我於別殿而素靈藥，我告以人間之府藏，輩血充積，三田未虛，六氣未潔，請

以十年爲約而受，乃不能守，因小術加我以丹頸之戮，一何虐焉。然得道之人，形氣混合，豈能以世俗兵刃水火害於我哉。但念主上列丹華之籍，有玉系之舊，而眷眷之情不能已。因袖出一書，謂仙玉曰：可以此達上，云我姓羅名公遠，靜真先生弟子也，上必悟焉。仍涼曰：小隱居山，食果飲水，度流年而已。赴闕，治道惟食三棗。上嘆息，送肅明觀，遣內侍郭道贇送棗二盤。六月再召見，上引入內閣，賜坐，與觀寢殿蓮池。問：比地亢陽，有秋失望，奈何？智涼曰：誠能動天，願陛下秉誠賜臣夜醮，必致甘雨。制可。醮竟，雷雨隨應，上大悅。因問治國之要，對以聖人道在心不在他求。賜紫衣一襲，度爲道士。自是丐辭闕庭，奉詔歸舊隱煉丹，賜絹五百疋。二十七年丹成，詔詣闕，賜資優渥。肅宗至德二載，召不赴。乾元初，享年百有四十，月解于浮雲觀。

崔生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一三上《紀傳部一四傳一一·續仙傳·羅公遠》進士崔生，常遊青山，解鞍放驢，無僕御，驢逸而走，馳之不能及。約行十里，至一洞口，時已曠黑，驢即奔入，崔生悚懼，不敢前進，力固疲矣，遂寢巖下。至曉，洞中微明，乃入十餘里，望見巖壑間有金城絳闕，而被甲執兵者守衛之。崔生知是仙境，乃告曰：「某塵俗之士，願謁仙翁。」守吏趨報，頃之召入。見一人居殿，服羽衣，身可丈餘，侍女數百，與崔生趨拜，使坐與語，忻然留宿，酒味珍香，異果羅列。謂崔生曰：「此非人世府也，驢追益走者，余之奉邀也。蓋一女子，願事於君，此亦冥數前定耳。」生再拜謝，遂以女妻之。數日，令左右取青合中藥兩丸，與生服之。但覺臟腑清瑩，摩體若蟬蛻，瑩然嬰兒之貌。每朔望與崔生乘鶴，而上朝藥宮。月餘，崔生曰：「某血屬在人間，請歸一決，非有所戀也。」仙公戒之曰：「崔郎不得淹留。」遂與符一通，

傳記

「急有患禍，此可隱形，慎不可遊宮禁。」臨別，又與一符曰：「甚急即開。」乃命取一驢付之。崔生到京都，試往人家皆不見，因入內。會劍南進太真錦繡，乃竊其珍者。上曰：「計無賊至，此必為妖取之。」遂令羅公遠作法，以朱字照之，寢殿戶後，果得崔生。崔生具寫本末，上不信，令答死。崔生乃出仙翁臨行之符，照公遠與持執者，當時絕倒，良久方起。啓上曰：「此人已居上界，不可殺也。縱殺之，臣等即受禍，亦非國之福。」上乃赦之，猶疑其事不實，遣數百人具兵服兼術士，送至洞口。復見金城絳闕，仙翁御殿，侍從森然。出呼曰：「崔郎不取吾語，幾至顛毀。」崔生拜訖，遂昇洞門。所送者欲隨之，仙翁以杖畫地成川，闊數丈。崔生妻擲一領巾，化為五色絳橋，令崔生踏過，橋隨步即滅。既至洞口，崔生謂送人曰：「事只如此，可以歸。」須臾，雲霧四合，咫尺不見，唯聞鸞鶴簫籟之聲，遙望雲山而去，上方知其神仙也。

李聿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九《李聿》 李聿，唐宗室也。羅公遠於明皇燕間講論道妙，出入含元殿，曾試之。後授歙州刺史，與家屬之官，甫過大江，乃為鼉所祟，拘聿之魂而附其形，自其家赴任。一日公遠校錄水府，見之，於是飛符誅鼉，而還聿之魂。聿乃棄官，入青城山太一洞，請符以救其室。遂依公遠學道，後證仙果，今列侍左右云。

王旻

傳記

李昉《太平廣記》卷七十二《道術二·王旻》 太和先生王旻，得道者也。常遊名山五岳，貌如三十餘人。其父亦道成，有姑亦得道，道高於父。旻常言：姑年七百歲矣。有人知其姑者，常在衡岳，或往來天台羅浮，貌如童嬰，其行比陳夏姬。唯以房中術致不死，所在夫婿甚衆。天寶初，有薦旻者。詔徵之。至則於內道場安置。學通內外，長於佛教。帝與貴妃楊氏，旦夕禮謁，拜於牀下，訪以道術。旻隨事教之。然大約在於修身儉約，慈心為本。以帝不好釋典，旻每以釋教引之，廣陳報應，以開其志。帝亦雅信之。旻雖長於服餌，而常飲酒不止。其飲必小爵，移晷乃盡一杯。而與人言談，隨機應對，亦神者也。人退皆得所未得。其服飾隨四時變改。或食鯽魚，每飯稻米，然不過多。至葱韭葷辛之物，鹹酢非養生者，未嘗食也。好勸人食蘆菔根葉，云：久食功多力甚，養生之物也。人有傳世世見之，而貌皆如故，蓋及千歲矣。在京多年。天寶六年，南岳道者李遐周，恐其戀京不出，乃宣言曰：吾將為帝師，授以祕錄，帝因令所在求之。七年冬而遐周至，與旻相見，請曰：王生戀世樂，不能出耶，可以行矣。於是勸旻令出。旻乃請於高密牢山合煉。玄宗許之，因改牢山為輔唐山，許旻居之。旻嘗言：張果天仙也，在人間三千年矣。姜撫地仙也，壽九十三矣。撫好殺生命，以折己壽，是仙家所忌。此人終不能白日昇天矣。出《紀聞》。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二《王旻》 居洛陽青羅山。鄉里見之已數百歲，常有少容。葺居幽勝，多殖芝朮藥苗，栽培花木，皆有方法。著《山居雜錄》三篇。每日蔬饌，多是粉芝英充估青鮓，其術行於世。或游名山，或寓荆渚。唐高宗朝，諸武擅權，威傾海內，惟太子賓客武攸緒，天后之姪，退身遠禍，結於嵩陽，師模於旻，得其導養煉氣之訣。旻謂之曰：捨人爵而慕仙階，誠為難事，必在堅志林谷，以周其義，毋為之檢鶴書以易其操。明皇開元中，召旻至京師，頗優恩禮。明皇先於茅山併得楊許七真及陶隱居所寫上清諸經真跡，既詣司馬白雲受三洞

寶錄，後遙詣李元靖受真跡上經。其所闕楊君筆札十數幅，遣旻齋詔書信幣，就紫陽觀請元靖先生補之，曰：朕不欲命小臣干冒於先生，委茲專往，必冀神仙手筆今古相續爾。到山之日，靈鶴翔鳴。補經之時，異香芬烈，有神人降于元靖之室。皆精誠所應也。及還京，歲餘請歸舊山，不復遊於城闕。旻與達奚侍郎往還，旻死後，杖屨詣達奚，方知其尸解矣。

王向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五《王向》 王君諱向，杜陵人也。生而持稟奇操，日久望終南高峰，謂父母曰：兒長大，必居此山以求出世。鄉里異之。博採墳典，經目即誦之。年既冠，與里人鄭爽業文，舉進士，二年未中第。退居南山石門谷，以坐忘返照爲事。累年，神仙孟先生降授三一五千之道，能變化飛行，分形散影。唐明皇開元末，其友人鄭爽爲御史，奉使楊州。既至，於途中見向弊衣僂僂，側立道隅。鄭惻然憫之，使人召至傳舍，問其遊息，向以旅寓困悴爲答。明日復來，謂鄭曰：吾子眷眷有故人之情，能易服降貴，過予弊廬乎？鄭然之。即更衣潛往，經歷闌闌，復入陋巷，若由荒徑，殆無人蹤。藁榛隘翳者數里，乃及所居。入門，則向請先入爲席。久之，使侍者引鄭。即進，見金樓寶臺，朱甍翠殿，非人世所睹。向霞冠雲衣，羽衛嚴盛，勢若王者。鄭悚悸，不敢仰視。留宴一夕，奇饌仙樂不可目名。及曉，相送於門，謂鄭曰：子雖名遂功成，而力尚清困。使左右樵僮持弊蓋引還傳舍，即以此蓋於市質錢百萬，以贈於鄭。自此不知所之。復往追訪，無復舊迹。使回京師，具以密奏。時明皇棲心神仙，亦詔淮海節度使物色訪求，竟不能得。向與鄭話舊之時，云已爲太一仙人矣。

李遐周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二《李遐周》 李遐周者，不知何許人，有道術，隱顯不能測。唐明皇開元中，嘗召入禁掖。久之，求出住玄都觀。宰相李林甫往謁之，遐周謂曰：公在則家大，歿則家亡。林甫拜泣求救，遐周笑而不答，則曰：戲之爾。天寶末，祿山豪橫跋扈，遠近憂之，而上意未悟。一旦遐周遁去，不知所之，但於其居壁上題詩數篇，識祿山僭竊及幸蜀之事，人莫能曉，而後皆有所驗。其末云：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者，祿山假幽薊之衆而起也；函關馬不歸者，哥舒翰潼關之敗，匹馬不還也；若逢山下鬼者，即鬼字，馬驛名也；環上繫羅衣者，貴妃小字玉環，馬鬼時高力士以羅巾縊之。其所先見者，皆此類。

李筌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二《李筌》 李筌號達觀子，居少室山，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採方術。至嵩山虎口巖，得《黃帝陰符》本經素書，朱漆玉緘以玉匣，題曰大魏太平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其本糜爛，筌抄讀數千遍，竟不曉其義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姥，髻髻當頂，餘髮半垂，弊衣扶杖，狀貌甚異。路傍見遺火燒樹，因自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筌驚而問

之曰：此黃帝陰符，老姥何得而言之？姥曰：吾受此經已三元六周甲子矣，少年從何而得之？筌稽首再拜，具告所得。姥曰：少年顙骨貫於生門，命門齊於日角，血腦未減，心影不偏，德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真吾弟子也。然四十五當有大厄。因出丹書符一道，貫於杖端，令筌跪而受之。姥於是坐於石上，與筌說《陰符》之義曰：《陰符》凡三百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法，一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皆內出心機，外合人事。觀其精微，《黃庭八景》不足以爲玄；察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爲文；任其巧智，孫吳韓白不足以爲奇。非有道之士，不可使聞之。故至人用之得其道，賢人用之得其法，正人用人得其術，識分不同也。如傳同好，必清齋而授之，有本者爲師，無本者爲弟子也。不得以富貴爲重，貧賤爲輕。違者奪紀二十。本命日誦七遍，益心機，加年壽。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於名山石巖中，得加算。久之，姥曰：日已晡矣，吾有麥飯，相與爲食。袖中出一瓢，令筌谷中取水。既滿矣，瓢忽重百餘斤，力不能制，而沉於泉。及還，已失姥所在，但留麥飯數升而已。筌食之，自此絕粒。唐玄宗開元中，爲江陵節度副使、御史中丞。筌有將略，作《太白陰經》十卷，又著《中台志》十卷。時爲李林甫所排，位不顯。竟入名山訪道，後不知所之也。

張卓

傳記

李昉《太平廣記》卷五二《神仙五二·張卓》 張卓者，蜀人。唐開元中，明經及第，歸蜀觀省，唯有一驢，衣與書悉背在上，不暇乘，但驅而行。取便路，自斜谷中。數日，將至洋州，驢忽然奔擲入深箐中，尋之不得。天將暮，又無人家，欲宿林下，且懼狼虎，是夜月明，約行數十里，得大路，更三二里，見大宅，朱門西開。天既明，有山童自宅中出，

卓問求水。童歸，逡巡見一人，朱冠高履，曳杖而出。卓趨而拜之，大仙曰：觀子塵中之人，何爲至此。卓具陳之。仙曰：有緣耳。乃命坐，賜杯水，香滑清冷，身覺輕健。又設美饌訖，就西院沐浴，以衣一箱衣之。仙曰：子骨未成就，分當留此。某有一女，兼欲聘之。卓起拜謝，是夕成禮。數日，卓忽思家。仙人與卓二朱符，二黑符。一黑符可置於頭，入人家能隱形。一黑符可置左臂，千里之內，引手取之。一朱符可置舌上，有不可却者，開口示之。一朱符可置左足，即能蹙地脈及拒非常。然勿恃靈符，自顛狂耳。卓至京師，見一大宅，人馬駢闐，窮極華盛。卓入之，經數門，至廳事，見鋪陳羅列，賓客滿堂。又於帳內粧飾一女，年可十五六，卓領之。潛於中門，聞一宅切切之聲云：相公失小娘子。具事聞奏，敕羅葉二師就宅尋之。葉公踏步叩齒，噴水化成一條黑氣，直至卓前，見一少年執女衣襟。右座一見怒極，令前擒之。卓因舉臂，如抵牆壁，終不能近。遽以狗馬血潑之。又以刀劍擊刺之。卓乃開口。鋒刃斷折。續又敕使宣云。斷頸進上。卓聞而懼。因脫左鞋。伸足推之，右座及羅葉二師暨敕使，皆仰仆焉。葉公曰：向來入門，見非常之氣，及其開口，果有太乙使者。相公但獲愛女，何苦相害。卓因縱女。上使衛兵送歸舊山，仙人曳杖途中曰：張郎不聽吾語，遽遭羅網也。侍衛兵士尚隨之，仙人以拄杖畫地，化爲大江，波濤浩淼，闊三二里。妻以霞帔搭於水上，須臾化一飛橋，在半天之上。仙山前行，卓次之，妻又次之。三人登橋而過，隨步旋收，但見蒼山四合，削壁萬重，人皆遙禮。歸奏玄宗，俄發使就山祭醮之，因呼爲隔仙山。在洋州西六十里，至今存焉。出《會昌解頤錄》。

陸生

傳記

李昉《太平廣記》卷七二《道術二·陸生》 唐開元中，有吳人陸生，貢明經舉在京，貧無僕從，常早就識，自駕其驢。驢忽驚躍，斷韁而

走。生追之，出啓夏門，直至終南山下，見一徑，登山，甚熟。此驢直上，生隨之上。五六里至一處，甚平曠。有人家，門庭整肅。生窺之，見茅齋前有蒲萄架，其驢繫在樹下。生遂叩門。良久，見一老人開門，延生入。顏色甚異，頗修敬焉。遂命生曰：坐。生求驢而歸。主人曰：郎君止爲驢乎。得至此，幸會也。某故取驢以召君。君且少留，當自悟矣。又延客人宅，見華堂邃宇，林亭池沼，蓋仙境也。留一宿，饋以珍味，飲酒歡樂，聲技皆仙者。生心自驚駭，未測其故。明日將辭。主人曰：此實洞府，以君有道，吾是以相召。指左右童隸數人曰：此人本皆城市屠沽，皆吾所教，道成者能興雲致雨，坐在立亡，浮游世間，人不能識。君當處此，而壽與天地長久，豈若人間浮榮蠱菌之輩。子願之乎。生拜謝曰：敬授教。老人曰：授學師資之禮，合獻一女，度君無因而得。今授君一術求之。遂令取一青竹，度如人長。授之曰：君持此人城，城中朝官，五品已上、三品以下家人，見之，投竹於彼，而取其女來。但心存吾約，無慮也。然慎勿入權貴家，力或能相制伏。生遂持杖入城。生不知公卿第宅，已入數家，皆無女，而人亦無見其形者。誤入戶部王侍郎宅，復入閣。正見一女臨鏡晨粧。生投杖於牀，携女而去。比下階顧，見竹已化作女形，殭卧在牀。一家驚呼云：小娘子卒亡。生將女去。會侍郎下朝，時權要謁請盈街，宅門重邃，不得出，隱於中門側。王聞女亡，入宅省視，左右奔走不絕。須臾，公卿以下，皆至門矣。時葉天師在朝，奔遣邀屈。生隱於户下半日矣。少頃，葉天師至。診視之曰：此非鬼魅，乃道術者爲之爾。遂取水噴呪死女，立變爲竹。又曰：此亦不遠，搜尚在。遂持刀禁呪，遶宅尋索，果於門側得生。生既被擒，遂被枷鎖捶拷，訊其妖狀。生遂述其本情，就南山同取老人。遂令綱項，領從人至山下。往時小徑，都已無矣。所司益以爲幻妄，將領生歸。生向山慟哭曰：老人豈殺我耶。舉頭望見一徑，見老人杖策而下。至山足，府吏即欲前逼。老人以杖畫地，遂成一水，闊丈餘。生叩頭哀求。老人曰：吾去日語汝，勿入權貴家。故違我命，患自掇也。然亦不可不救爾。從人驚視之次。老人取水一口嚥之，黑霧數里，白晝如暝，人不相見，食頃而散，已失陸生所在，而枷鎖委地。山上小徑與水，皆不見矣。出《原化記》。

葉靜能

傳記

李昉《太平廣記》卷七十二《道術二·葉靜能》 唐汝陽王好飲，終日不亂。客有至者，莫不留連旦夕。時術士葉靜能常過焉，王彊之酒。不可，曰：某有一生徒，酒量可爲王飲客矣。然雖侏儒，亦有過人者。明日使謁王，王試與之言也。明旦，有投刺曰：道士常持蒲。王引入，長二尺。既坐，談胚渾至道。次三皇五帝，歷代興亡。天時人事，經傳子史，歷歷如指諸掌焉。王咤口不能對。既而以王意未洽，更咨話淺近諧戲之事。王則懽然。謂曰：觀師風度，亦常飲酒乎。持蒲曰：唯所命耳。王即令左右行酒，已數巡。持蒲曰：此不足爲飲也。請移大器中，與王自挹而飲之，量止則已，不亦樂乎。王又如其言，命醇醑數石。置大斛中，以巨觥取而飲之。王飲中醺然，而持蒲固不擾，風韻轉高。良久，忽謂王曰：某止此一杯，醉矣。王曰：觀師量殊未可足，請更進之。持蒲曰：王不知度量有限乎，何必見彊。乃復盡一杯，忽倒。視之則一大酒榼，受五斗焉。出《河東記》。

張果

傳記

《舊唐書·方伎傳·張果》 張果者，不知何許人也。則天時，隱於中條山，往來汾、晉間，時人傳其有長年祕術，自云年數百歲矣。嘗著《陰符經玄解》，盡其玄理。則天遣使召之，果佯死不赴。後人復見之，

往來恒州山中。開元二十一年，恒州刺史韋濟以狀奏聞。玄宗令通書舍人裴晤往迎之，果對使絕氣如死，良久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狀。又遣中書舍人徐嶠齋璽書以邀迎之，果乃隨嶠至東都，肩輿入宮中。

玄宗初即位，親訪理道及神仙方藥之事，及聞變化不測而疑之。有邢和璞者，善算人而知天壽善惡，玄宗令算果，則憮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玄宗召果與之密坐，令夜光視之，夜光進曰：「果今安在？」夜光對面終莫能見。玄宗謂力士曰：「吾聞飲葦汁無苦者，真奇士也。」會大寒，使以葦汁飲果。果乃引飲三卮，醺然如醉所作，顧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齒，則盡燋且齩。命左右取鐵如意擊齒墮，藏於帶。乃懷中出神仙藥，微紅，傳墮齒之斷。復寐良久，齒皆出矣，粲然潔白，玄宗方信之。

玄宗好神仙，而欲果尚公主，果固未知之，謂祕書少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華曰：「諺云娶婦得公主，真可畏也。」迥質與華相顧，未曉其言。即有中使至，宣曰：「玉真公主早歲好道，欲降先生。」果大笑，竟不奉詔。迥質等方悟向來之言。後懇辭歸山，因下制曰：「恒州張果先生，遊方外者也。跡先高尚，深入窈冥。是渾光塵，應召城闕。莫詳甲子之數，且謂義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特行朝禮，爰畀寵命。可銀青光祿大夫，號曰通玄先生。」其年請入恒山，錫以衣服及雜綵等，便放歸山。乃入恒山，不知所之。玄宗為造棲霞觀於隱所，在蒲吾縣，後改為平山縣。

《新唐書·方技傳·張果》 張果者，晦鄉里世繫以自神，隱中條山，往來汾、晉間，世傳數百歲人。武后時，遣使召之，即死，後人復見居恒州山中。

《雲笈七籤》卷一一三下《紀傳部一五傳一二·續仙傳·張果》 隱

於恒州條山，往來汾晉間，時人傳有長生祕術。耆老云，為兒童時人見之，自言數百歲矣。唐太宗高宗徵之不起，則天召之出山，佯死於妬女廟前。時方炎暑，須臾晷爛生蟲，於是則天信其死矣。後有人於恒州山中復見之。開元二十三年，明皇詔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恒州迎之，果對晤氣絕而死。晤乃焚香，宣天子求道之意，俄頃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命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重玄齋璽書迎果，果隨嶠到東京，於集賢院安

置，肩輿入宮，備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問以方外之事，皆詭對。每云：「余是堯時丙子年人。」時人莫能測也。又云：「堯時為侍中。」善於胎息，累日不食，時進美酒及三黃丸。明皇留之內殿，賜之酒。辭以小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可飲一斗。明皇聞之喜，令召之。俄頃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旨趣雅澹，謁見上，言辭清爽，禮貌臻備。明皇命坐，果曰：「弟子常侍立於側，不可賜坐。」明皇愈喜，賜酒，飲及一斗不醉。果辭曰：「不可更賜，過度必有所失，致龍顏一笑爾。」明皇又逼賜之，酒忽從頂湧出，冠子撲落地，化為榼。明皇及嬪御皆驚笑，視之失道士矣。但金榼在地覆之，榼貯一斗，驗之乃集賢院中榼也。累試仙術，不可窮紀。乃下詔曰：「恒州張果先生，遊方之外者也。跡先高尚，心入窈冥。是混光塵，應召城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義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則將行朝禮，爰升寵命。可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果累陳老病，乞歸恒州。賜絹三百疋，隨從弟子二人，給驛肩舁到恆州，弟子一人放迴，一人相隨入山。天寶初，明皇又遣徵詔，果聞之示卒，弟子葬之。後發之，但空棺而已。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七《張果》 張果隱於恒州條山，

往來汾晉間。時人傳果有長生祕錄，耆老云為兒童時人見之已，言數百歲，常乘一白驢，日行數萬里。休則疊之，其厚如紙，置於巾箱中，乘則以水喂之，復成驢矣。唐太宗高宗徵之，不起。則天后召之，出山，佯死於妬女廟前。時方炎暑，須臾臭爛生蟲，於是則天信其死矣。云後隱於鳳州，夏居豆積山，冬居鸞鷲山。明皇聘，不至。後有人於恒州山中復見之。開元二十三年，明皇詔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恒州迎之，果對晤，氣絕而死。晤乃焚香，宣天子求遊之意。俄頃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命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重玄、齋璽書迎果。果隨嶠到東京其唐明皇遊溫泉，幸東都，於集賢院安置。肩輿入宮，備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帝問神仙，不答。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數飲酒。上賜之酒，辭以小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可飲一斗。明皇聞之喜，令召之。俄頃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旨趣雅澹。謁見上，言辭清爽，禮貌臻備。明皇命坐，果曰：「弟子當侍立於側，不可賜坐。明皇愈喜，賜酒，飲及一斗，不醉。果辭曰：不可更賜，過度必有所失，致龍顏一笑爾。明皇又逼賜之

酒，忽從頂湧出，冠子撲落地，化爲榼蓋，上及嬪御皆驚笑，視之，失道士矣。但金榼在地，覆之，榼貯一斗酒。驗之，乃集賢院中榼也。累試仙術，不可窮紀。果嘗云：我生堯丙子歲，位侍中。其貌若六七十許。邢和璞者，善知人夭壽；帥夜光者，善視鬼。帝令和璞推果壽，則懵然莫知；密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堊而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頽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焦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藏帶中。出藥付其齒。良久齒復生，粲然駢潔，上狩咸陽，獲一大鹿，令庖人欲烹之，果曰：此仙鹿也，已滿千歲。昔漢武元狩五年，臣曾侍從畋于上林，獲此鹿，乃放之。上曰：鹿多矣。時遷代變，豈不爲獵者所獲乎？果曰：武帝放之時，以銅牌誌于左角下。遂命驗之，果有銅牌二寸許，但文字凋暗爾。上曰：元狩是何甲子，至此凡幾年？果曰：是歲癸亥，武帝始開崑明池，今甲戌歲八百五十二年矣。上命太史校其曆，略無差焉。上問葉法善曰：果何人耶？答曰：臣知之，然臣言之即死，今不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臣即得活。上許之。法善曰：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訖，七竅流血，僵仆於地。上遽詣果所，免冠跣足，自稱其罪。果徐曰：此兒多口過，不責之恐泄天地之機爾。上復哀懇久之，果以水嚥其面，法善即期復生。帝益神之，詔圖形集賢院。下詔曰：恒州張果先生，遊方之外者也。迹近高尚，心入杳冥。是混光塵，應召至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義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則將行朝禮，爰升寵命，可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果屢陳老病，乞歸恒州，賜絹三百疋，隨從弟子二人，給驛肩舁到恒州。弟子一人放回，一人相隨入山。天寶初，明皇遣徵詔果，聞示卒，弟子葬之。後發之，但空棺而已，帝爲立棲霞觀。

臣道一曰：張果超凡入聖，坐在立亡，變化無窮，道德純粹。觀其留形住世，與廣成子、籙鏗輩不相殊，得神仙者，未易到也。《道德經》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張果是也。

徐左卿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二《徐左卿》 徐左卿者，不知何許人。唐天寶十三年重陽日，明皇獵于沙苑，雲間有孤鶴徊翔，上親射之，其鶴帶箭而墜。將及地丈許，欻然矯翼首于西南，衆極目久之，不見。益州城西十五里有道觀，其流非修習者莫得居之，東廊第一院，尤爲幽寂。左卿常自稱青城山道士，風格清古，一歲凡三四至觀，宿於德虛正堂，以俟其來。至則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爲人所仰。一日忽自外至，神采不怡，携一箭，謂人曰：吾山中偶爲此物所加，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所有，越明年箭主到此，當付之。遂留於後壁復題其時云：十三載九月九日也。明皇狩蜀，至觀因幸道院，見其箭，命取閱之，即御箭爾。上驚異，詢之道士，以實對。即前歲沙苑中所射之鶴，乃徐左卿也。復覽其題，則又知當日自沙苑一翥而至此。後蜀人亦無復有遇左卿者。武興之東勤三十里，溪山可愛，而南北之峰峙然聳秀，名之曰飛仙嶺。耆舊相傳云：昔左卿帶流矢飛泊之所，今嶺之下有飛仙觀遺址存焉。宋仁宗皇祐中，北作訪使郭諮題云：翠嶺標仙迹，雲間碧樹開。每聞岩鶴過，疑是羽衣來。絕嶠時飛石，寒潭忽起雷。必應苑中箭，猶寄在丹臺。

李含光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五《李含光》 晉陵人也。弘孝

威家本淳儒，州里號貞隱先生，後避唐敬宗諱，改爲李氏。其子曰含光，年十三，篤好道學，雖處暗室，如對君父。然人見之，神色皆斂。工篆隸，或稱過其父，一聞之，終身不書。後師正一先生，雲篆寶書，傾囊相付。且曰：真玉清之客也。抱虛無而行功，則其道不窮；託幽阜而滅迹，則於德亦淺。承教雖遠，宜先救人。含光既稟真訓，乃忘情於身，周急於物。每啓章奏，則齋心潔己，未始少怠。唐明皇召見，問理化，對曰：道德經者，君王之師也。昔漢文帝行之，躋民於仁壽之域。又問金鼎，曰：道德者公也，輕舉者公中之私也。雖見其私，亦聖人之存教。若求生徇欲，類於繫風，不亦難乎。帝嘉之，優禮以待。未幾，以疾辭，東歸句曲，詔爲紫陽觀以居之。帝受楊許真經，請爲師，復以疾不赴。遂於大同殿具詞，遙請加號文靖先生。手詔屢降，給奉相續。嘗撰《仙學傳》及論三玄異同，并《本草音義》，又詔補楊真人手迹數紙。代宗大曆四年十一月，謂弟子章景昭、孟湛然曰：吾將順化。有頃，顏色怡然而往。於是祥雲降，芝草生，享年八十七。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一《上清品》 十三代宗師：上清真人唐國師正議大夫玄靜先生，姓李諱含光，廣陵江都人。本姓弘，避則天諱易焉。家世業儒，父孝威，號貞隱先生，精黃老之術。神龍初，師以清行度爲道士，居龍興觀。開元十七年，從司馬先生於王屋山。一見，目之曰：真玉清之客也。居嵩陽二十餘年。司馬僊游，玄宗召詣闕與語，歎曰：吾見含光，知司馬真人猶然在世。一日，問及金鼎，對曰：道德，公也，輕舉，公中之私耳。若忽道德而求生徇欲，則以繫風。玄宗深感異之，詔居陽臺觀，歲餘稱疾，乞還句曲纂修經法。天寶四年十二月，命中使齋醮書徵之，既至，館於禁中。每欲咨稟，必先齋沐。請傳道法，辭以疾，不能強而止，再求還山。迺特勅楊許故宅紫陽觀以居之。御製詩餞別，又禁山中採捕漁獵，食葷血者不得入。時經誥真蹟已多散逸，師奉詔搜訪，備得寶書進上之。又詔山人王旼請師楷書上經十三紙，以補遺闕。七年三月十八日，玄宗受三洞經錄于大同殿，遙禮先生爲度師，賜號玄靜先生法衣一襲，以伸師資之禮，詔刻石華陽洞宮以志之。繼兩徵詣闕，旋皆請老而還。爲國修齋，數感甘露靈芝之瑞。大曆四年己酉十一月十四日，解蛻于紫陽之別院，年八十有七，以左玄大夫贈正議大夫。贊曰：公私之辯，至

道名言。徒說弗從，頻煩主恩。上經十三，妙補遺闕。參著刻銘，無愧稱絕。

又卷二三《錄金石篇》柳識《唐茅山紫陽觀玄靜先生碑》 道門華

陽，亦儒門洙泗，蓋玄化振於此也。白日登晨，有西漢茅氏兄弟；隱景遁化，有東晉許氏一門；襲明沖用，以闡道風，有梁貞白先生、唐玄靜先生。開元中，玄宗禮請尊師而問理化，對曰：《道德經》，君王之師也。昔漢文帝行其言，仁壽天下。次問金鼎，對曰：道德公也，輕舉公中私也。時見其私，聖人存教。若求生徇欲，則似繫風。上悅，因加玄靜之號。無何，故以疾辭，東還句曲。先生諱含光，本姓弘，則天諱弘，改爲李氏。考孝威，州里號貞隱先生，家本醇儒，晉陵人也。夫性與道妙，則真有運無。古之學者，雖有得有，不外歎馳景而內觀馳心，不遠思化金而近思化欲。今之學者，多見反是，若逕行於真理，盲然觀妙，先示正性，發明宗元，則玄靜其人也。年十三，辭家奉道，端視清受，慈向蠢動，閭室之中，如對君親，時人見之，情性皆斂。幼工篆隸，或稱過父，一聞此議，終身不書。所撰《仙學傳記》闕遺備載，又論三玄異同，著《真經》及《本草音義》，而皆精詳祛惑，窮理於學，如鐘蘊聲。其後師事華蓋峰司馬君，雲篆寶書，傾囊傳授，既而目之曰：真玉清之客。抱虛無而行功者，無道不窮，託幽阜而滅迹者，於德亦淺。承之自遠，宜且救人。於是引後學升堂稟玄訓也。先生元氣不散，瑤圖虛映，達靈已久，晦曜爲常，動非用開，靜非默閉，當吹萬之會，若得一之初，應迹可名，常道不可名也，羣蒙求我，豈勞言說，孕育至化，虛融一心，心一變至於學，學一變至於道，同淑氣自來，得之不見，所以攝衣而進，無有遠邇，仰範元和，茂資全性者，若秋芳之依層巘，夏潦之會通川也。先生忘情於身，而慈於人，禎祥屢應，視同衆象，士庶諮詢，色授其意。常令章壇閉院，醺火擇薪，精微誠敬，率皆此類。曩者天書繼至，務欲尊崇，公卿祈請，信無虛月，卒使玄門之中，轉見真璞，持慈儉之寶，歸義黃之風。至矣哉，我師教也。大曆四年冬十一月，顧謂入室弟子章景昭、孟湛然曰：吾將順化。神氣恬然，若坐忘長往，時年八十七。靈雲降室，執簡如生。據真經，斯迺秉化自由，仙階深妙者也。門人等以爲醴泉之味，飲者始知，我師之道，學久方見，願叙真宗，以示於後。泰曾游道，敢述玄風。銘曰：

古有強名，元精希夷，黃帝遺之，先生得之。縱心而往，與一相隨。真性所容，太無同規。日行仙路，不語到時。人言萬靈，我見常姿。玄宗仰止，徵就京師。紫極徒貴，白雲不知。邇方後學，來往怡怡。空有多門，真精自持。委順而去，人焉能窺。玄科祕訣，本有冥期。大曆七年八月十四日建。

又顏真卿《茅山玄靜先生廣陵李君碑銘并序》 先生姓李，諱含光，廣陵江都人。本姓弘，以孝敬皇帝廟諱改焉。二十一代祖宏，江夏太守，避王莽，徙居晉陵，遂爲郡人。高祖文皇帝，陳桂陽王國侍郎。曾祖榮，皇朝雷州司馬。祖師龕，隱居以求其志，徙居江都。父孝威，博學好古，雅修彭、聃之道，與天台司馬鍊師子微爲方外友，尤以篤慎著于州里，考行議，謚曰正隱先生。母瑯琊王氏，賢明有德行。先生孩提則有殊異，晬日獨取《孝經》如捧讀焉。髫髻好靜處，習誦墳、典。年十八，志求道妙，遂師事同邑李先生，游藝數年。神龍初，以清行度爲道士，居龍興觀，尤精《老》、《莊》、《周易》之深趣。執喪過哀，口不嘗甘旨之味，食惟糲麥而已。封植膳羞，皆出其手，號毀骨立，親族莫不傷之。開元十七年，從司馬鍊師於王屋山，傳授大法靈文金記，一覽無遺，綜覈古今，該明奧旨。玄宗知先生偏得子微之道，迺詔先生居王屋山陽臺觀以繼之。歲餘，請歸茅山，纂修經法。頻徵，皆謝病不出。天寶四載冬，遇命中官賁璽書徵之。既至，延入禁中，每欲諮稟，必先齋沐。他日請傳道法，先生辭以足疾不任科儀者數焉，玄宗知不可強而止。先生嘗以茅山靈蹟翦焉將墜，真經祕錄亦多散落，請歸修葺。迺特詔於楊、許舊居紫陽以宅之，仍賜絹二百疋、法衣兩副、香鑪一具、御製詩及叙以餞之。又禁於山側採捕漁獵，食葷血者不得輒入，公私祈禱，咸絕性牢。先生以六載秋到山，是歲詔書三至，渥澤頻繁，輝映崖谷。初，山中有上清真人許長史、楊君、陶隱居自寫經法，歷代傳寶，時遭喪亂，散逸無遺。先生奉詔搜求，悉備其蹟而進上之。先時，玄宗將求大法，請先生爲師，竟執謙沖，辭疾而退。洎七載春，玄宗又欲受《三洞真經》，以其春之三月，中官賁璽書云：「其月十八日，尅受經誥。是日於大同殿潔修其事，遂遙禮先生爲度師，并賜衣一襲以申師資之禮，因以玄靜爲先生之嘉號焉。」仍詔刻石華陽洞宮以志之。是歲夏五月，隱居合丹之所，有芝草八十一莖散生松石之間，詔俾先

生與中官啓告靈仙，緘封表進。夏，又詔以紫陽觀側近二百戶，太平、崇元兩觀各一百戶，並免其官徭，以供香火。秋七月，又徵先生。既至，請居道觀以養疾。九載春，辭歸舊山。其年夏六月，前生芝靈之所又產三百餘莖，煌煌秀異，人所莫睹。先生又圖而奏之。是歲冬，又徵先生，於紫陽別院館之。十載秋，先生又懇辭告老，御製序詩以餞之。十有一載，先生奉詔與門人韋景昭等於紫陽之東鬱岡山別建齋院，立心誠肅。是夜仙壇林間偏生甘露，因以上聞，特詔嘉異。初，隱居先生以《三洞真經》傳昇玄先生，昇玄付體玄先生，體玄付正一先生，正一付先生。自先生距于隱居凡五葉矣，皆總襲妙門大正真法，所以茅山爲天下學道之所宗矣。於戲，是非可齊也，物我均焉，生死可忘也，覺夢同焉。如此者，何域心於變化之際哉？先生以大曆己酉歲冬十一月十有四日，遁化于紫陽之別院，春秋八十有七。其十二月八日，門人赴喪而至者凡數千人，號奉冠焉，遷窆于雷平山之西陲。遺命以松棺、竹杖、木几、水瓶、香奩、香鑪置於藏內。門弟子等仰奉嘉猷，克遵儉德。先生識思真淳，業行高古，道窮性命之本，學冠天人之際，所以優游句曲，爵爲王者之師出入明庭，特寵肩輿之貴，是以順風而問，昔稱於黃帝，望山而請，今見於玄宗矣。又博覽羣書，長於撰著。嘗以《本草》之書，精明藥物，事關性命，難用因循，著《音義》兩卷。又以老莊《周易》爲潔靜之書，著《學記》、《義略》各三篇。《內學記》二篇，以續仙家之遺事，皆名實無遺，詞旨該博。初，先生幼年頗工篆籀，而隸書尤妙，客或賞之云：「賢於其父。」因投筆不書。玄宗詔山人王旼強請先生楷書上經一十三紙，以補楊、許之闕。先生能於陰陽術數之道，而不以藝業爲能，極於轉鍊服食之事，而不以壽養爲極，但冥懷素朴、妙味玄津，非夫博大之至人，孰能盡於此？真卿乾元二年，以昇州刺史充浙江西節度，欽承至德，結慕玄微，遂專使致書茅山以抒誠懇。先生特令韋鍊師景昭復書，真卿恩眷綢繆，足勵超然之志。然宗師可仰，望紫府而非遙，王事不遑，寄白雲而攸遠。洎大曆六年，真卿罷刺臨川，旋舟建業，將宅心小嶺，長庇高蹤，而轉刺吳興，事乖夙願。徘徊郡邑，空懷尊道之心，瞻望林巒，永負借山之託。而景昭泊郭閩等，以先生茂烈芳猷，願銘金石，迺邀道士劉明素求託斯文。真卿與先生門人林子殷淑、遺名子韋渠牟嘗接采真之游，緒聞含一之德，敢強名於巷黨，

曷足辯於鴻濛。其詞曰：

抱一混茫，人之紀綱。先生以之，氣王神強。迺啓玄旨，玄門以彰。迺爲帝師，帝道惟康。甘露呈瑞，靈芝發祥。上士云感，高風載揚。鶴返仙廟，雲辭帝鄉。退歸而老，妙識行藏。德本無累，道心有常。寔曰形解，孰與坐忘。伐石表墓，勒名傳芳。谷變陵遷，厥迹彌光。大曆十二年夏五月建，渤海吳崇休鑄。

申泰芝

傳記

佚名《雲阜山申仙翁傳》

仙翁申姓，名泰芝，字廣祥。家世洛陽

人，譜係出于周時申伯之裔。故《詩》有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是也。申伯之德，柔惠且直，蕃宣四海，有其功德。朝廷宣王以路車乘馬，賜南土而居之，而子孫繼承不絕。迄至于漢，傑出申仙祖翁，年高八十餘歲。武帝有聞，遣安車駟馬迎之，封太中大夫。厥後嗣孫寓長沙，皆仕宦宰相之榮。及其散徙四方者，不可勝紀。惟先祖之宗，流派於邵州邵陵縣，今之寶慶府邵陽縣仁風鄉柳塘村。卜居，高大門閭。父母以敬愛慈忍孝善於恒心。一夕，母楊氏夫人夢一神人自空而下，持紫芝一莖，揉碎爲丸，與楊氏掬水吞之。覺而喜懼不已。及至旦明，以夢告於族屬。有曰紫芝非凡矣，必有祥瑞。因而有妊。時於唐則天順聖皇后垂拱三年，歲次丁亥，八月初五日辰時誕生。是時神光燦爛，瑞氣衝盈，遠近歡呼，莫不嗟訝，何喜如之。仙翁既長，器識不凡，敏而好學，六經通曉，善屬文，深戒色慾，斷葷腥。其奈家不甚厚，每見困窮，隨力贈給。人有犯而不校，觀其玄教經科，一覽備悉。及父喪，遇神人指以地，葬於紅衛山爲之宅兆，盡其孝道，罔有虧也。未幾，無心於世，好其寢處，疏於親友之交，慕神仙之事。一日，澄神浣思，訪遊南嶽朱陵洞天，踐履巉巖之際，陟彼祝融峰上木陰之下，坐其巖石之上，歎曰：此中甚有佳致，何惜無緣居

此。俄有一老叟黃冠野服，髭鬚皓然，散誕徜徉，來于憩所，仙翁起而揖之。叟乃問曰：子何人也，在此歎息？仙翁答曰：吾乃邵陵人也，暫遊勝概，愛此清閑，自恨緣薄，不獲久駐，所以歎息。叟復有云：名山靈跡，在在有之，何道在近而求諸遠耶？子所居之地，幸有雲山之北、余胡之巔、蓮荷之託，亦有小小超絕去處，可以鍊行修身，但患子之無心耳。仙翁曰：願求指教。叟曰：吾乃九天真人，今授子之要法。乃探囊取書一帙，曰：此即金丹火龍大成之旨，爲超凡入聖之機，密而行之，方得成道。道成之日，吾當邂逅子於大羅之境未晚也。切宜精修，幸勿輕泄懈怠。於是仙翁俯伏拜受，欽慕不已。俄頃之間，風飛雲起，叟已在半天矣。仙翁再拜，遶南山徑歸故里。自是笑談應對，動息之間，與平昔不同也。半年之久，又告族屬：我今不欲處此塵俗，擬求隱地修養身心，敢以暫別左右。諸人允諾。於是就蓮荷山蓋覆庵寮，立丹竈，採藥物，按法修鍊。今蓮荷山有丹竈、丹池尚存。丹成之後，告之衆曰：我丹藥雖成，善行未備，不敢輕服，佩而行之，當爲助國立功，濟民累行，他時入侍三境，誠無愧矣。仙翁自此轉覺神清氣爽，洞達幽冥，日暘而暘，日雨而雨，隱顯變化，坐觀世事如指諸掌。孰不仰羨？至明皇開元二十六年戊寅之歲八月十六，朝罷，帝謂羣臣曰：朕自昨宵夢一神人告朕云，湖南雲山之北，邵陵之地，有申姓道人，號曰白雲居士，以鍊丹成而悟道。若禮之，可爲國師，必能與國家修禳而獲福壽。羣臣喜而稱賀于帝：此猶高宗夢傅說而無異也。即勅翰林草詔，遣使奉詔往邵陵尋訪而宣詔之。詔到，郡守委官同奉使於余胡蓮荷修鍊之所，果有申姓道人稱白雲居士。時已道德清高，欣然從詔，不逆上命，即同詔使前往長安帝都。到日，承宣入殿，與帝談論，聞一知十。帝稱爲仙翁，賜號大國師，勅旨住持元真觀。次年八月中秋夜，帝謂仙翁曰：月中可以到否？仙翁答曰：可也。遂同葉靜天師與帝擁從乘雲，至于月殿之下，見榜曰廣寒清虛之府，過一大門，在玉光中乃飛浮宮殿，常有寒氣逼人，濕濡襟袖，見其門兵嚴衛，止於門下。少焉，仙翁引進，明皇得見仙衆及素娥十餘人，衣皓衣，乘白鸞，笑舞於大桂樹下。樂音響亮，明皇素解音律，竄覽而意已得傳，倉忙抄寫曲譜，即今之工六工尺 工尺四上 上尺上尺工 六吾六工 六吾六尺六

工尺上尺上 四合四上尺 上四上之字是也。頃刻，仙翁、葉靜天師與帝依前乘雲，隨逐旋風，若醉寤而還宮闕。次夕，明皇意求再往，仙翁但笑而不允，帝亦無咎矣。天寶三年，明皇宮中楊貴妃亦懇仙翁受傳祕錄。次年二月二日，上建寶齋，設紙薦僞座而試之，仙翁端坐而席不傾。上歎曰：異哉，真神仙中人也。時仙翁乃留餘齋在几，帝問曰：留齋何如？答曰：歸以遺母。帝曰：路程甚遠，何時可到？答曰：今晚可到。帝亦未信。遂附齋與邵陵郡守，到郡，齋尚溫芬。郡守隨即具表謝帝，看詳日時，果賜齋之日同也。於是帝與臣僚無不欽信。惟帝愛慕貴妃之情甚厚，仙翁累入內庭與帝講解，因進諫曰：宜戒色慾，為患防其奸臣蔽主，竊弄大權，小人在位則君子在野。然帝不見用，亦不甚謹。一夕，京城元真觀金鍾不扣自鳴，有司奏聞。帝召仙翁，曰：西嶽神人報云，國家不寧，禍亂將至。雖曰有數，亦可修禳。明年果見南蠻蠻毒南方。仙翁已知有安祿山之變將漸萌矣，仙翁乃上表辭帝，乞歸故里，為國按法禳之，奈歸心甚切。帝亦從請，乃勅宮中陳氏製法衣一襲以贈行色。時陳氏係掌侍茶湯之職，供侍仙翁甚久，未嘗憚勞。仙翁謂陳氏曰：日久有勞心勤，無以為謝，有藥一丸名絳雪丹，贈汝。候命終之日，方服此丹，至時可告于帝聽。若氣絕之後，以身入棺，但蓋半掩，塚門勿塞，可高大其墓墳，令汝魂魄出入自若，不受輪迴厄難。百年之時，汝身不壞。遇生人之炁，令汝死而復生，即還人道，得為地仙矣。陳氏受丹，稱謝仙翁曰：妾若他日命終，得免輪迴之苦，敢忘所自耳。其後陳氏病危之時，以前事告帝，皆從所請，安葬陳氏棺柩出禁城三里之外，題其墓曰蘭昌宮。後天寶七年二月二日，帝勅中書門下省遣中官二員崔湜、李中貴等護送仙翁還於邵陵。是時貴妃亦製紫服一領，以金珠裝飾而贈之。御筆親書勅賜宜唐觀額，與仙翁還山主持香火，福國利民。回郡，參見太守，具述聖意，遂歸故里柳塘，即今祖基觀是也。仙翁謂中官曰：山門寂寥，殊乏奉侍，有丹藥二丸贈送，回京見其六親方可吞服，以釋塵勞之難。來使受丹，叙謝告別，往見太守，請給回文，取路從邵河塘口渡，買舟過洞庭，迤邐可回京國。初起程，至大禹廟前，二使相與語曰：仙翁贈丹，必有神驗，何必到家方服？遂取水吞之。良久，覺身輕心燥熱，即解衣浴於廟下淺流之中，自然身輕欲羽，勢可騰空。乃與從者曰：一切袈囊盡付汝輩，急速歸京，以此

事的報家人，各宜知悉。二使遂隱入彼處山林中。有時人或見其出入，罔知所在，邦人立廟奉祀，今之邵江漁父王是也。或云二人服丹後浴於水中，其江內之魚自此之後漁獵之人皆不能獲其魚，因此號為漁父大王，與禹王為友，後總稱漁父三位靈官。見於余胡山下，地名雲霖，建觀宇以前勅額為用。於是闡揚教法，與國祝壽降祥。帝勅本州支給錢糧，供真膳衆。彼時仙翁於邵河箕子潭水面建壇，作法拜章，斷隔南蠻。今潭面上有拜章薦紋，水長水落，其紋如故。其後明皇幸蜀，太子即位，靈武中興大唐，此必拜章修禳之驗也。仙翁由是書符呪水，行藥治病。時復奏事於長安帝庭，或赴洛陽齋會，朝遊暮返，策空駕浮。而邵陵城東河畔有小石室，仙翁往來其中隱遁，頃刻又在洛陽矣。風俗通知靈異，至今號曰洛陽灣，顯然可據。至天寶十四年，歲在乙未，八月十三日，由楊二姓集社，會於宜唐觀側。仙翁亦承其請，中途遇神人與桃三五顆，因持桃顆見示社人，舉皆嗟嘆。獻之，長宿不受，遂剖而食之。須臾之間，彷彿聞太空步虛之聲，忽爾余胡峰頂祥雲下覆，仙樂響亮，鸞鶴飛騰，旌幢雜還，內朱衣二人，珠翠擁從，隱隱下至觀所。仙翁遂辭杜衆，迎禮仙輶。中有長旛一首丈餘，上赤書玉字題曰：邵州道士申泰芝，丹成九轉，行滿三千，今當白日上升。仰視彩雲四布，絳節滿前。仙翁囑之道衆曰：吾今脫離塵世，昇陟清都，與天地相為長久。今後凡民有請，吾當感而遂通。此後必遇劫火患難，但陰相扶持。各宜保重，所有宜唐觀，永遠為祝聖人壽。遇三元、八節、五臘、十直之辰，勿虧醺奉，福國及民。言訖，騰空而去。時仙翁年已六十九矣。今余胡山有石柱，上橫平石一片，世傳此為仙翁上馬臺。道士比時結狀申州，太守具表聞奏朝廷。其年八月十三日，明皇登殿之際，遙見虛空有仙仗駕鶴，形儀持幢執節衛列左右。帝與朝臣庶士咸皆瞻視。一日，邵州太守表到，丞相陳希烈、李林甫捧表達御。上覽所奏，事因帝登殿遙見太空現神仙之儀相符而合。即勅下邵州守，令四時宜加祭謁，毋輒怠慢。本觀去州百餘里，守令往來禮謁不便，復為聞奏。次勅守令於近城創立開元觀，於邵河之北繪塑仙像崇奉，以便祭祀。續降勅旨，凡申氏之族，五服之內，並勅免租稅。仙翁上昇之日，永州祁陽縣士庶人等見一仙人乘白鶴浮空而來，飛下仙衣一領於道觀之所，收之安奉，因易其觀名曰白鶴觀，亦為聞奏。看詳，皆別無神仙事故，惟邵州申泰芝

白日跨鶴飛昇天也。其觀每遇法會，請衆捧衣遶壇行道，歷世傳聞不泯。仙翁之丹，世無仙分不可覬覦。至于雲山勝概，猶存仙翁昔日棲真之所，巖穴深邃，峭壁巉巖，不可得進，併存仙跡於峰巔絕頂，攀緣而上，可得見之。山間靈杉蓊鬱，歷年多矣。靈巖聖水，請禱輒應。今山門香火，官民士庶，饗富捍旱，澤物利民，影響報應。白雲長鎖於巖前，洪福永扶於國祚。普天稱慶，易地騰歡。謹留行狀以廣聞，豈小補云爾。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三《申泰芝》 申泰芝字廣祥，其先洛陽人也，因守官湖外，世代寓居長沙，後散徙四方。其遠近欽慕，泰芝卜居邵州仁風村柳塘，數世皆修慈惠。自幼夙處，不與親友交。好讀書，常清儉。遊息南嶽，訪神仙之事。一夕於祝融頂遇真人，傳金丹火龍之術。歸，煉丹雲山北余胡之頂，積有年矣。大藥已成，功行俱備，而能乘虛神遊，隱顯出入，綽有神異，人不可測。唐開元二十六年歲在戊寅八月十六日，明皇詔近臣曰：朕昨宵中秋夜寢夢神人告朕，言湖南邵州雲山有道人煉丹得仙，若禮遇之，可爲國師。

傅仙宗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一《傅仙宗》 練師傅仙宗，長安人。父倫，資陽令。仙宗幼聰明而好道家學，年十二隱資陽山，未幾有神人告玉案山乃福地，可往修行。既至，建玄齡觀以居之。僅一紀，一日又有介甲士數人告曰：某主山神也，自師居此，身不遑安。況此未爲修真之所，即州之西有平岡山可居。仙宗然其說，乘青驪赴平岡山，聞鬼神侍衛而至。建星壇靜室，創老君殿於其間。唐明皇詔赴闕。利州楷栢江每年舟楫爲水所害，仙宗抵其江津，人說其苦難，仙宗乃以二石板篆符投水中，翌日果有二大魚曝於灘，腹下有丹字曰：赤鯉赤鯉，生居河水，不避仙官，宜得其死。刺史具以聞，詔立仙宗祠於其湫。已而至都，所對稱

旨，命賜優厚，俾于上清宮設醮，上躬詣之。仙宗拜請東方青帝青童從官將神及諸位列宿等，皆儼然來降。上恐懼，既罷，問：卿修何道而致此？曰：臣修道，務以安人利物，節食儉衣，守之以恬淡，行之以簡易，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以此自勝，故一切神靈應召而至。又問金丹，曰：金液之丹未可便服，須功滿行圓，惠及民物，然後服之即長生也。上大悅。久之，乞還山，詔修葺舊觀，賜額爲應真，上親書之。後亦遣使齋香燭就設醮席不絕。唐肅宗乾元三年十月十四日，忽聞空中云：太上有勅。乃索沐浴，遂登榻而化。邑人王念自成都還，道中見仙宗乘青驪入簡州去，而後亦莫知其所之。

王常

傳記

李昉《太平廣記》卷七三《道術三·王常》 王常者，洛陽人，負氣尚義，見人不平，必手刃之。見人飢寒，至於解衣推食，略無難色。至德二年，常於終南山遊，遇風雨，宿於中山。夜將半，雨晴雲飛，月朗風恬，常慨然四望而歎曰：我欲平天下亂，無一人之柄以佐我，無尺土之封以資我。我欲救天下之飢寒，而又衣食亦不自充。天地神祇福善，故不足信。言訖，有一神人自空而下，謂常曰：爾何此言。常按劍沉吟良久，乃對曰：我言者，平生之志也。是何神聖，降臨此間。神人曰：我有術，黃金可成，水銀可死。雖不足平禍亂，亦可少濟人之飢寒。爾能授術於我，以救世人飢寒乎。常曰：我聞此術是神仙之術。空有其名，未之見也。況載籍之內，備叙秦皇、漢武好此道，終無成，但爲千載之譏誚。神人曰：秦皇、漢武帝王也。帝王處救人之位，自有救人之術而不行，反求神仙之術則非。爾無救人之位，欲救天下之人。固可行此術。常曰：黃金成，水銀死。真有之乎。神人曰：勿疑，有之哉。夫黃金生於山石，其始也是山石之精，而千年爲水銀。水銀受太陰之氣，固流蕩而不凝定。微遇純陽之

氣合，則化黃金於倏忽也。今若以水銀欲化成黃金，必須在山即化，不在山即不化。但遇純陰之石，氣合即化也。我有書，君受之勿疑。常乃再拜神人。神人於袖中取一卷書授常。常跪受訖。神人戒之曰：讀此書，盡了黃白之道。異日當却付一人。勿輕授，勿終祕。勿授之以貴人，勿授之以道流僧徒，彼皆少有救人之術。勿授之以不義之輩，彼必不以飢寒爲念。黃金成，濟人之外，勿奢逸。珍重我術，珍重我言。如不然，天奪爾算。常又再拜曰：神人今授我聖術，固終身無忘也。但乞示我是何神聖，使我知大惠之處。神仙曰：我山神也。昔有道人藏此書於我山。今遇爾義烈之人，是以付爾。言訖而滅。常得此書讀之，遂成其術。爾後多遊歷天下，以黃金賑濟乏絕。出《奇事記》。

楊泰明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八《楊泰明》 楊孝子名泰明，不知何許人也。本儒生，事父母極孝，時呼爲楊孝子。嘗爲汾陽王郭子儀幕客，性恬淡，不貪爵祿。每勸子儀曰：軍政雖曰尚嚴，然人命至重，不可輕殺。以故子儀掌兵二十餘年，不妄誅戮，軍士愛之如父兄，皆泰明之力也。嘗謂終日戰鬪，有傷慈心，遂出爲長安令。唐代宗永泰元年，乃易道士衣，棄官潛遁。初隱茅山，以其淺近，遂來廬山峰頂結庵，造青精飯，辟穀。造松栢爲香，禱於九天使者真王，求長生之道，積十四年，當秋晴月滿之夜，天宇清霽，忽於虔禮之地見神人，金冠絳袍，白珠結縫。傍有一人執玉斧，一人捧玉函。神人曰：我乃九天使者，採訪人間善惡，以汝積世有功於民，秉心清苦，精持道行，誠達九天，玉清太素三元君命我授汝九天太真道經。泰明伏地稱謝，神人徐啓玉函，授以寶書，仍告戒曰：始終精勤不替，道成之日，吾當召汝。語訖，風雲驟起，已失所在。開經觀之，乃高上大洞經三十九章，一號九天太真道經。泰明從此依經行

持，屏迹塵世，凡三十六年。憲宗元和八年正月一日中，祥雲迎繞於庵前，泰明遂乘雲昇騰而去。

韋景昭

傳記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一《上清品》 十四代宗師：上清仙伯大洞貞元先生，姓韋諱景昭，丹陽延陵人，吳司空慎十六代孫。精究儒術而不肯取科名，獨慕神仙之學。初度于延陵之尋真觀，師事包士榮。士榮師崇玄觀包法整，法整師包方廣，方廣師王軌，軌之師，昇真王法主也。惟習靈寶經法，後居長安肅明觀。至天寶中，奉詔侍玄靜先生，歸茅山。勅建紫陽觀居焉。大曆初，受玄靜經錄正傳。肅代以來，天下喪亂，師獨以道爲己任。貞元元年十一月癸卯，召門弟子曰：吾昨見仙官持勅書，召任上清仙伯，不復住世矣。來何爲喜，去何爲悲？汝等體之，毋或哀泣。時年九十二而化。贊曰：神馮虛生，至靈爲寶。世塵紛揚，獨靜以保。時成返空，我知其歸。來無所欣，去無所悲。

又卷二三《錄金石篇》陸長源《華陽三洞景昭在法師碑》

夫通聖

神、該品彙、冠百靈而獨立者，其惟人乎。道所以包渾元，經始萬象者也，人所以稟純粹，司會百靈者也。故人因道而集祉，道因人而垂休，不宰之功，兆乎造物，無言之德，洽乎生民，蕭散乎汗漫之間，沖融乎希夷之表，與天籟而吹萬，並谷神而長存者矣。紫陽真人大法師，諱景昭，字懷寶，本丹陽延陵人也。其先系自顓頊大彭之後，在虞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冢韋氏，因國命氏。芬馥蔓延，以至于裔孫孟。孟爲楚太傅，賢爲漢丞相，昭入吳爲侍中，昭兄慎爲司空，法師即司空十六代孫也。司空薨，葬于延陵，子孫因而家焉。祖道會，父思臧，皆丘園養素，道高跡隱，載于列仙之籍。法師方娠稟異，自幼表奇，孕元和之粹靈，體太玄之妙質，初以素書發蹟，配度于延陵之尋仙觀，後以丹臺著稱，隸居

于長安之肅明觀。屬玄宗、廣成問道，姑射頤神，放心於凝寂之場，垂拱於穆清之上，法師因得羽儀金錄，頡頏玉繩，籍籍京師，垂二十載。爰辭上國，思還故鄉，重隸茅山之太平觀。天寶中，與玄靜先生奉詔修功德，造紫陽觀，因而居焉。遂於鍊丹院傳黃素之方，修齋醮之法，翔雲瑞鶴，飛舞於壇場，甘露神芝，降生於庭院。初，法師師事大法師包士榮，榮師事崇玄觀道士包法整，整師事上士包方廣，廣師事華陽觀道士王軌，軌師事昇玄先生王遠知，遠知師事華陽隱居陶弘景。自道源錫派，玄教傳宗，玉堂銀闕之人、羽蓋毛旌之客，府無虛籍，代有其徒。法師至行稽乎玄化，通識合于靈造，與其有也，萬物不得而不有，與其無也，萬物不得而不無。得喪以春秋爲死生，盈虛以天地爲旦暮，雲外虎頭之佩，雪中鶴鵠之裘，孩季通而撫子玄，師仇公而祖黃太，教戒示乎傳授，服餌見乎延長，侍杖屨者，迹徧於江湖，傳經錄者，事同乎洙泗。一居山觀，三紀于茲，還神契乎時來，寂魄同乎物故，以貞元元年癸卯，委蛻于紫陽之道場，顏色怡悅，屈伸如常，春秋九十有二。以其月己酉，遷神于雷平山之西原玄靜先生壽宮之左。傳授蘇州龍興觀道士臬洞虛，得沖虛之妙用，躡上真之玄蹤，梁市之客胥來，華陽之人間出矣。道士韋崇詢，主修齋醮祭，俯仰節度。道士朱惠明，掌法錄經書，修真祕訣。法師上編仙錄，旁契道樞，神含混元，德與純粹，誘進羣動，感通衆靈，邈然非寰宇之間，超然在風塵之表。至如身纏世故，跡混俗塵，發忠孝以飭躬，演信義而旌行，蓋隨時而不器，豈常道之可師與！浙江東西節度支度判官、檢校尚書兵部郎中兼侍御史扶風竇公曰：泉布武區中，棲心象外，與法師聲同道韻，理契德源，追往想琴高之祠，傳神著務光之傳，見徵副墨，用琢他山。其詞曰：

惟道之大，提功混茫。惟人殆庶，與道迴翔。素韻凝寂，玄功靈長。肇形無迹，啓迪逾光。矯矯法師，錫羨華陽。本族命世，在虞系唐。御龍事夏，豕韋居商。巖然靈表，自幼而彰。理冠容成，質侔夏黃。尋仙發蹟，肅明始揚。宵禮金殿，晨朝玉皇。丹臺道侶，白雲帝鄉。楚山萬里，故國丹陽。醮宮鳴磬，齋室焚香。芝生庭院，鶴舞壇場。茅君祕洞，葛氏真方。來時去順，齊彭汨殤。化鱗風翥，委蛻雲驤。峰巒邈邈，松桂蒼蒼。塵生杖屨，苔染巾箱。龍銜彩毳，虎綴繁囊。閩風玄圃，瑤軒玉堂。追存如在，

頌德不忘。孤石巋然，萬古連岡。貞元三年，獻春正月上元之辰建造。太平觀道士徐元沼、許長久、徐則，內行克修，外通儒學，許則宿推公幹，虔奉真宗。

又賈鍊《崇元聖祖院碑》 唐寶曆二年，歲直丙午，浙右連帥、御史大夫贊皇公新建聖祖院于大茅峰下、崇元觀之前，上直天華陽洞之南門，集羣仙之靈慶，資聖壽於億萬。本其經始，實感周先生出應昌運，爲唐廣成，薦瑞表祥，式旌不朽，於是恩錫院額，號曰寶曆崇元聖祖院。玄

門之盛，輝動巖谷。時唐興二百有九載，天子以神聖武文，惟新景命，德合乎五千文之玄訓，明繼乎十二聖之不業，以清靜源化理，以仁壽域生靈，陶之以太和，躋之於至順。故自臨御大寶，則詔百辟，旁延萬邦，推誠備禮，徵訪治道，寤寐孜孜，如恐不及。夫明天子勤求于上，必賢邦伯感致于下，君臣一德，而道德可興。迺其年秋七月，公以天子之命，齋戒虔懇，果得周先生曰：息元寔元精之全德，大道之宗師也。先生葆真抱一，涵光吹萬，天下聆其風者久矣。而遐襟曠迹，冥寄希夷，顯晦自我，人莫能識。夫玄珠非喫詬可索，至道惟精誠是致，故累聖所不能起，而一朝感契洪化，烝然來思，且謂公曰：昔廣成對理身之問，鴻濛啓養心之說，二者皇上大本也。今息元亦將以斯道上報吾君。公於是澄心清神，思所以慶皇休而贊景福，遂與先生圖議，選置玄宇。相彼形勝，莫靈此峰，昔梁朝福鄉太子置道館二，古壇廢井，遺址猶在。迺鏟荒夷險，鬱起層構，散俸錢以資其費，擇幹吏以董其役，翬飛矢直，不日而成。像設崇嚴，殿宇沉邃。神仙儀衛，左右森列。并按舊史氏，得仲尼問禮，關尹請著書之象，咸備于前。蓋將會通仙而肅百靈，以永爲國家齋醮之勝選也。況三茅精氣，二許馨烈，古來得道者，代有其人。考傳驗圖，若可攀揖。而繚垣之內，有流泉嘉木，滋飾幽潤，地靈境秀，觸類增益，懋此成績，與山無窮。仰惟聖祖育德乎太極之前，顯仁於未形之表，當是時也，合散消息，莫可名象，明而爲日月，動而爲風雷，播育而不測，運行而不殆，君得之豕韋，以挈天地，臣得之傳說，以相武丁，吾何爲哉。道本一貫，及夫神化挺生，含章炳靈，象帝之先，資我強名，將寄言以顯玄樞，錫羨以興皇業。猶龍既見，萬物方睹，是宜夫垂休儲祉，長發其祥，億萬斯慶，集于寶曆，此崇元新院所以得時而啓也。初，公以上方崇嚮道德之士，可以當是大選者，唯周先生一人而已。故其招致之忠盡，訪求之精

實，則先生不得不出，而公之誠節不得不伸。既而聖情感愜，萬國瞻賀，其逢迎之優異，禮貌之嚴顯，自古尊師重道之盛，無以加也。則真宗玄極，至道之精，不得不洞契乎上心，播宣於至術，俾風流澤浸，廣被八區，此先生所以出而不疑，亦所以示天下之不可不致如己者。當吾君之至理，適吾道之可行，千載一期，起迺時耳。矧公以濟代全材，合乎休明，樹風南藩，績最天下。前歲興建儒學，而天降膏露，顯于廟庭，俗變風移，遂至於道。今之輝崇真館，闡奉玄化，上感睿旨，下孚元元，仁聲順氣，流溢四境。推是為政，大而伸之，則致君經國之用可見矣。又況封部之內，融汰之下，徧識玄元之教，俱為嶮嶮之人，顧難乎哉？鍊謬列屬城，獲詳事實，又嘗以春秋屬辭為學，故承命舊筆，直而不文。其銘曰：

聖運光啓，山川效靈。黃帝為君，起迺廣成。崆峒至言，今復行兮。明明天子，以道致理。方伯虔誠，先生戾止。累聖莫致，今茲起兮。玄感既宣，化流溥天。公拜稽首，天子萬年。何以薦神，御玄元兮。闕宇崇崇，聖祖尊容。神而明之，神應豐隆。華陽仙洞，大茅峰兮。金榜瑤壇，仙衛真官。羽節凌風，珠佩珊珊。是醮是齋，百福延兮。名從天錫，境占地久。下薦臣忠，上資聖壽。靈山萬歲，績不朽兮。

張太空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三《張太空》 先生姓張名太空，隱衡嶽上清宮，修行得道。唐代宗大曆七年，為唐相李泌之師。後隱元陽宮，於德宗貞元四年六月十三日尸解於靈隱峰。御製詞文云：夫至道無名，強假名而崇道。至真無謚，必求謚以明真。惟其可稱，實在全德。故南嶽元陽宮道士張太空，混元育粹，玄之又玄，煉骨三清，存神八景。衡峰養德，時近百年。依罔象以冥搜，挾鴻蒙而冲用。棲遲浩氣，太古真形。頃在先皇，敷崇道妙。望乎玄鶴之駕，錫以紫霓之裳。我有輔臣，格

言高躅，永懷仙子，恨不同時。聊申嘉尚之情，式降昭旌之命。策名表德，庶永無窮。可贈玄和先生。其宮宋淳化、天聖、政和三經修葺。宣和元年，徽宗改賜崇明觀，後三里有伏虎岩。

黃洞元

傳記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一《上清品》 十五代宗師：洞真先生，姓黃諱洞元，南嶽人。早游華陽，與玄靜先生為師友，嘗受行中黃服日之法。後入武陵，住桃源觀，有瞿童子，名栢庭，自辰溪來，師事甚謹。一日獨游，歸語師曰：桃源中有水洞，花木紛馨，洞室周繚澗中多五色石。童子得一石，狀如龜，引之首尾俱動，師藏經笈中，旬餘失所在。異日，約俱往，水溢，溪洞迷不知處。大曆八年癸丑夏五月晦，童子辭師曰：後當於句曲相見。明年，師徙居廬山紫霄峰，凡十載。復來山住下泊宮，日誦《大洞經》，嗣韋宗師之學，又八載。瞿童子者至，師適曳杖有出，栢庭亦不留及。歸聞姓名，大駭，遂易服焚香，望空拜伏，久之凝立而化，舉體唯空衣耳。德宗嘆異，贈先生號，壽九十五贊曰：瞻日得道，其知甚真。栢庭之來，桃源始春。石龜五色，首動尾應。忽然亡之，妙極玄微。

鄧紫陽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二《鄧紫陽》 道士鄧紫陽，建

昌南城縣人。初隱麻姑壇之西北。後因省親，路獲神劍，佩之。性頗剛毅，自負濟世之材。每憩溪壑之間，誦天蓬呪不輟，遂感北帝遣神人授以劍法。遠訪南岳朱陵，謁青玉光天二壇，禮鄧真人。夢有所感。唐明皇開元中，蒙召入大同殿，建醮胡藩，封為天師。修功德二十七年，忽見虎駕龍車，二人執節於庭中。顧謂其友竹務猷曰：此迎我也，可為吾奏願欲歸葬本山，仍謂立廟於壇側。明皇從之，後尸解。

翟法言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一《翟法言》 翟法言字乾祐，

夔州雲安人也。身長六尺，少喜老子說，志清修，斥五辛不食，居玉石鄉之精舍。唐玄宗天寶十四載，乾祐年四十一矣，忽夢一童子曰：二真人令我語汝，翌日可至溪上。乾祐遽悟，質明至溪上，則是有偶坐磐石者，神宇超然，乃二真人也。乾祐趨謁恭甚，俄而雲霧晦冥，真人乘之而去，顧乾祐曰：吾近閱靈異經，知有若名，故持錄來。亟在雲昇宮，吾授若也。乾祐即往，真人乃授以寶笈靈文三科，一曰三將軍祕術，二曰紫虛祕術，三曰太上正一盟威祕法。并賜神圖一百二十，使正月朔旦取一餌之，壽當如其數。且戒曰：西有瀦池，五龍居之，若可召而役焉，以利濟羣生。乾祐拜受其言，已乃更築靜居，恪行三科，於是真人與日月星君夜數降其室。邑人取汲於江夏，苦濁飲，乾祐鑿井其廬傍，召一龍主之，雖隆暑，水亦甘冽。乾祐以考召著名，每念雲安一邑，江流之險有一十五處，一日作法召其灘神，俾悉平之。是夕應召而至者一十四灘，獨有一灘召不能至，乾祐大怒，必欲召之。既至，乃一女人峨冠大袖，慨然進辭曰：天師稟天行化，妾乃一水神，何敢抗拒？第有未安，不容不稟。觀君之意，不過欲便舟楫，而不知從事舟楫者日常倍利，縱有少費，不足為損。沿江小民三四百家，無田可耕，無桑可織，全仰為人挽負以資其生。今若盡平灘

險，在舟楫固甚便，在彼小民其於衣食為如何？太上之意必不如此，深恐異時獲罪，不免負累，更宜裁之。乾祐嘆曰：汝之所慮非吾所及。於是復命十四灘之神，各復其險。是夕風雨哮吼，雷霆震擊，明日視之，一十五灘驚波怒濤，宛然如故。荆南節度使王玘者聞其名，親從受籙。是夕代宗夢玘從三神人遊，即遣黃門謁者馬承靜問狀，玘以乾祐對。代宗因曰：朕有六甲殿，七寶所成，中有金箱玉簡，頻使法師啓之而鑰不可動。乾祐有道者，宜能啓也。詔玘趣延乾祐辦裝。既至長安，以酒饌六甲殿，門即洞開。代宗悅，賜乾祐號通靈大師。少焉辭歸，代宗會其流錢之。乾祐取帨置玉几上，他道士不知所以。乾祐曰：吾法高者為先，有能舉是帨者吾師也。衆道士莫能舉，乾祐徐取置諸道士，盡皆不能興。代宗曰：奈何？乾祐曰：今起不難，聊為諸公少視爾。即叱之，遂起，代宗大異之。乾祐遂去，三日至江陵。及歸所舍，則母已死於虎。乾祐召虎至，地神從之，曰：天師母九厄八難，天符殺之爾。乾祐鞭虎數十，釋之。自是尤務拯人疾苦，煉黃白，遇窮者施之。文宗太和十年十二月朔，告其徒曰：後五日吾將朝天。至時而化，其徒葬之。晡時聞雲中有鐘鐸之音，雲五色爛然，乾祐在其上，俯謂其徒曰：勉旃毋忘吾道。尋冉冉而去。發視其棺，惟有衣履而已。後十五年，有李文盛見乾祐於益都，曰：吾暫遊青城，行返雲昇矣。益州新津縣繫龍江有繫龍樹，方輿記云：仙人翟石自峨嵋山來，繫一龍於此。恐即乾祐也，俟後博覽者，幸訂其是非焉。

張子祥

傳記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二 十代天師，諱子祥，字麟伯。仕隋，為洛陽尉。棄官襲教，服食精煉，能吐丹置掌中，光芒出戶，尋復嚙之。嘗遊河洛，登嵩山中峰石室，樂其幽勝。時夜忽聞兵騎聲，有二神吏謁曰：東嶽主者道過，謁天師。主者曰：昔會聖師於青城，今四百餘載。自

魏晉以來，亂離已久，生靈受害，罪業牽纏，無由解脫。今嶽司有幸，重遇聖師，願乞廣宣符籙，庶俾超化。言訖辭去。天師還山，分遣弟子，宣化四方，以積玄功。壽一百二十歲而化。元至正十三年，贈上青玄妙大虛真君。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九《張子祥》 張子祥字麟伯，德信之長子。博覽諸經，究探今古。襲儒衣冠，仕隋，歷洛陽尉。未幾棄官，與妻子退隱龍虎山。從學者數百人，志在修養，顏容益少，常若二十歲人。能吐腹中丹，置掌中翫弄，或夜投器中，光芒穿屋，乃復吞之。久之得道，年一百二歲。一云百二十歲而卒。舉棺甚輕，葬之夕，墓忽有穴。其塚開，視所存，唯衣服爾。

張通玄

傳記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二十一 代天師，諱通玄，字仲達。天性靜默，常獨坐一室，非時不出，雖左右人，亦罕見。歲大疫，以標植水中，汲飲者皆愈，有持帛來謝，卻之曰：吾祖以濟人，安可受謝。乞符者雲集，受經籙者益衆。年九十七而化，元至正十三年，贈上清玄應沖和真君。

張恒

傳記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二十二 代天師，諱恒，字德潤。經史過

教史人物總部·隋唐五代部

目，悉不忘。唐高宗遣使召至，問以治國安民之道。對曰：能無爲，則天下治矣。上嘉之。尤善幻術，自言：吾神仙中之狡獪者。一日，自闕潛歸，嘆曰：吾幾落世網。學道於家，嘗推甕於室中，對妻子茹葷飲酒，夜發甕皆在瓮中，經日不壞。年九十八而化，元至正十三年，贈上清玄德太和真君。

張光

傳記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二十三 代天師，諱光，字德紹。勵志於道。脩煉，居石室中，垂三十年。及襲教，乃還家。傳授經籙，居常蔬食，後能辟穀，壽一百四歲而化。元至正十三年，贈太玄至德廣妙真君。幼子名梧，字君明，自幼修煉，能辟穀，飛行往來，不知所終。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九《張光》 張光字德昭，德潤之長子，少傳授真人之法，久之棄妻，與次子悟入山修行二十餘載，乃出見其妻，又同處五年。後終於家，年一百二歲。而悟亦能辟穀。

張慈正

傳記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二十四 代天師，諱慈正，字子明，智慧明敏，常以易道教人，從者雲集。每有餘貲，即賑貧乏。棄妻脩道山中，登聖井山，結庵獨處。每歲三元日，傳經籙，則出山。朝廷累徵，不起。後百餘歲化，空中聞仙樂聲下迎。今聖井號徵君山，溪號徵君坑。元至正

十三年，贈太玄上德紫虛真君。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九《張慈正》 張慈正字子明，德昭之長子。博學羣書，最精於易，從學者百餘人。久之，學道隱山，與妻子不相見。傳守真人之法，歲以三元傳度諸階祕錄，四方歸之。所積法信，備荒歲以助貧乏之士，亦能煅煉黃白之法。百餘歲卒於山中，空中有仙樂隱隱焉。

張高

傳記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二 十五代天師，諱高，字士龍。姿宇超曠，好酒，縱飲一石，不醉。唐玄宗召見，命即京師置壇傳錄，頒賜金帛，免租稅，冊封漢祖天師號。肅宗降香幣，建醮於山中，賜宸翰以贊天師像。嘗忘玉印長安酒家，有少年力舉之，不能動。明日，天師至，笑而携去。年九十三化，元至正十三年，贈太玄崇德玄化真君。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九《張高》 張高字士龍，子明長子也。學道守真人之法，飲酒至一石而不醉。唐明皇召見於京師，置壇受錄，降賜金帛，仍免租稅，冊封漢祖天師之號。肅宗降香建醮，親灑宸翰以贊天師。貞元中，降供養。供養金鍍銀香爐、香合、緋羅綃金帕及黃複器物。年九十一歲卒家。

張應韶

傳記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二 十六代天師，諱應韶，字治鳳。襲教

後，授其子以劍印，隱居山南龍鬚井上，躬耕自娛。每據石吹鐵笛井上，聲聞數里。一日，懸簾井上，端坐而化，葬井傍。今有仙人墓，竈構樹門在焉。所耕之地，號黃沙坑。元至正十三年，贈洞虛演道冲素真君。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九《張應韶》 張應韶字治鳳，士龍之長子。博學經典，後隱山中辟穀，能百日不食。與妻子躬耕，能吹鐵笛，數里外聞之。一日告其子曰：吾世傳真人之教，功及於人多矣。吾今垂年，汝當傳守。言訖，兀然端坐，瞑目而化，年九十九。

張順

傳記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二 十七代天師，諱順，字中孚。至孝，母疾經旬，月不解帶。每謂人曰：人不忠孝，而欲學道希仙，是舍舟楫而涉大川也。初任貴水尉，棄官襲教，携妻子，結茅山中以居。壽八十七而化。元至正十三年，贈洞虛闡教孚佑真君。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九《張順》 字仲孚，治鳳之長子。少事母孝，曰：不孝不忠而欲學道求仙，是猶捨舟楫而涉大川也。仕爲本縣貴水尉，後棄官并妻子，結茅以居。年八十七歲，童顏皓齒，不疾而化。

張士元

傳記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二 十八代天師，諱士元，字仲良，瘠而

多髯，居應天山四十年。山多虎，人莫敢謁。惟三元日，則下山傳錄。每大風雨，或見其玄冠，乘黑虎往來諸峰間，知其爲天師也。今山南有丹舍，山北有繡經石，黑龍井，碧蓮池，皆其遺跡。年九十二歲，元至正十三年，贈洞虛明道贊運真君。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九《張士元》 張士元字仲良，仲孚之長子。少博習羣書，年四十餘始學道。習夜坐，久之能通臂上下，出入如飛。以符法傳人、治病，能種桃李，頃刻而實。時君聞其有道，屢以美官徵之，固辭不起。終於家，年九十二。

張脩

傳記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二 十九代天師，諱脩，字德真。性淳樸，躬耕於野。以疾告者，篆木葉治之，即愈。凡傳符錄有得，隨以施人。江西大賈劉遷者，嘗受符錄。一日，死於金陵，二日復甦。言爲冥司所攝，道遇仙吏，曰：常受法錄，死期雖至，可復延二紀。遂入山中，爲弟子。一日，天師集諸弟子曰：吾某日當化。至日，沐浴更衣，端坐而化。年八十五歲。元至正十三年，贈冲玄翊化昭慶真君。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九《張修》 張修字德真，仲良之長子。爲人質樸，常衣布素，不喜華飾。與妻耕於野，不與鄉人交通。歲以符法傳人、治病，應時而驗。所得法信，皆施貧士，甘於寂寞，無所貪慕。先二年，自營墳郭，曰：吾二年當去。至期乃沐浴更衣，端坐而化，時年八十五歲。

雜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九《張修》 《靈驗記》云：劉遷者，江西大賈。詣十九世天師傳授都功法錄，明年卒於金陵，兩夕而蘇，云：冥官所追，忽有金光自天而下，黃衣使者乘空而至，執素簡讀曰：劉遷身佩正一籙，名在上天，非地司所籍。大限既足，可延三十年。由是披褐修道，入龍虎山師奉天師焉。

許栖巖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二《許栖巖》 許栖巖秀才，家于岐山下。唐德宗貞元中舉，進士不第。於長安昊天觀習業，月餘併喪三馬，不可塗行。而更選良駿，有蕃人牽馬來，稱是逸足。栖巖欲市，尚且疑之。是觀有道士能易，栖巖請筮之。遇乾，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曰：此馬龍種也，當因此馬利見大人，則事無不諧矣。人皆哂其妄，獨栖巖信而市之。雖加意秣飼，而膚革不充。後值韋令公鎮西蜀，栖巖舊出其門下，自詣坤維而謁。道經劍閣，馬驚失足，俱墜於巖壑之間，幾萬丈。底爲槁葉所積，俱不能損。仰觀峭絕，無計攀援。良久祝曰：我非劉備，爾非的盧，無計躍出。吁，道士之占，何其謬耶。遂與馬解其銜勒，去其羈席，縱其所欲。似經一晝，栖巖捫石竅，漸能踰足，因躡巨栗如拳，取而食之，甚濟飢渴。如此又約數十里，竅漸明朗。忽若出洞口，見平地數里，春景爛然。殖碧桃萬有餘株，花間有青石池。池傍有石屋，屋中有道士，白髮丹臉，偃卧於石榻之上，傍見二玉女。栖巖因之叩首再拜，玉女大駭曰：爾何人，遽至太一元君之室。栖巖具陳本末，二女遂白元君。元

君召栖霞，栖霞拜手稽顙。元君曰：爾在人間何好？曰：好道，多讀莊老、黃庭經。元君曰：爾於三書各得何句，請一一說之。栖霞曰：莊子云：真人息之以踵。老子云：其精甚真。黃庭經云：但思一部壽無窮。元君曰：子近道矣。乃命坐，玉女酌石髓而飲之，曰：嵇康不能得，今爾得之，乃數也。栖霞乃跪謝而飲之。玉女前曰：穎道士至矣。元君命設榻而坐，有道士長眉巨脣，恢形古貌，執筭而跪禮之。元君勞之曰：君何遠來？曰：故來相謁。元君曰：請與吾筭二事，且劈大華何神也？立海橋何鬼也？吾不能達。道士遂布筭蔽蔽，披閱三才，討論六合，上窮蒼昊，下抵幽泉。良久，劈大華者雖云巨靈，實夸父之神也；立海橋者雖云醜怪，乃五丁之鬼也。元君點首，曰：然。又曰：筭吾今夕何爲。又布筭曰：元君今夕合東遊三萬里。元君曰：何太遠乎。栖霞因熟視道士，乃昔卜馬者，大驚其事。道士曰：昔日乾卦，合今日矣。栖霞叩首而謝之。逡巡，有仙童馭鹿龍而至，曰：東皇君使迎元君，今宵於曲龍山翫月。元君撫掌而哈曰：道士卜中矣。道士敬謝而告去，元君曰：爲我語邢和璞。道士曰：諾。元君與栖霞曰：可同游曲龍山。便令浴於池，而同跨鹿龍去。頃刻而抵曲龍山，但見危橋千步，聳柱萬尋，若長虹之亘青天，如曳練之橫碧落。勢連河漢，影入滄溟。玉瑩無塵，雲凝不散。元君命栖霞拜東皇，東皇曰：爾許長史之孫也。栖霞曰：某少孤，不知先祖何官也。東皇曰：吾昨宵與汝祖同飲，亦知汝當來。東皇遂命仙童酌醴而進，與元君三人而飲。元君問東皇曰：近來海水如何？東皇曰：比前時之會淺，已減半，吁知桑田亦應不久爾。東皇命玉女歌青城丈人詞，送元君酒。歌曰：月砌瑤階泉滴乳，玉簫催鳳和煙舞。青城丈人何處遊，玄鶴唳天雲一縷。仙童擊玉，繼而和之。宴極，東皇索玉簡而題詩曰：造化天橋碧海東，玉輪還過輾晴虹。霓襟似拂瀛洲頂，顥氣潛消橐籥中。元君繼曰：危橋橫石架雲端，跨鹿登臨景象寬。顥魄洗煙澄碧落，桂花低拂玉簪寒。亦請栖霞繼之，曰：曲龍橋頂翫瀛洲，凡骨空陪汗漫遊。不假丹梯躡霄漢，水晶盤冷桂花秋。於是紅鸞舌歌，彩鳳羽舞，笙簫響徹於天外，絲桐韻落於人間。仙侶盡歡，各治命駕索輿，令栖霞俱乘鹿龍而返。下視大城郭，栖霞曰：此何處？元君曰：此新羅國也。又至海畔小城邑，又問：此何處？曰：此唐國登州也。俄頃到舊洞府，栖霞再拜辭歸，元君曰：爾能飲石髓，已得

人間千歲。無漏泄，無荒淫。能如此，猶更得一見吾也。命玉女牽栖霞馬來，曰：雖是君馬，本即吾洞之龍子，因無由作怒傷稼，謫於人間負荷。亦偶去與君緣合爾。馬至昔日解鞍處，毛色如故，翹逸爽瘦，如八駿之狀。元君曰：汝到人間，無用此馬，但於渭溪解之，當化爲龍，不異昔日費長房投青竹杖於葛陂也。栖霞驚躍，稽首拜辭。玉女謂栖霞曰：龍子迴日，號縣田婆鍼與寄少許來。遂跨馬如飛，食頃已達號縣之舊莊。田園無沒，井邑凋殘。詢之，時代已六十年矣，時宣宗大中五年也。栖霞體已清虛，性兼淡泊。既無所欲，焉有用乎。遂不問舊產，惟謀田婆鍼。一日訪詢田婆，婆曰：太一家紫霄姊妹，常寄信買鍼來。詰之其他，即結舌嚙齒而不對。遂取鍼繫於馬鬣，放之渭濱，果化爲龍而入水去。栖霞後隱匡廬間，多人見之者。

殷文祥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一三下《紀傳部一五傳一二·續仙傳·殷文祥》：殷七七名文祥，又名道笙，常自稱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也。遊行天下，人言久見之，不測其年壽，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或易其姓名不定。曾於涇州賣藥，時靈臺蕃漢，疫癘俱甚，得藥入口即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即施之於人，而常醉於城市間。周寶於長安識之，尋爲涇原節度，迎之禮重，慕之道術還元之事。及寶移鎮浙西數年後，七七忽到復賣藥。寶聞之驚喜，遽召之，師敬益甚。每醉自歌曰：「解醺須臾酒，能開頃刻花。琴彈《碧玉調》，鑪鍊白朱砂。」寶嘗試之，悉有驗。其於種瓜釣魚，若葛仙公術也。鵠林寺杜鵑花高丈餘，每春末花爛熳。僧傳言：「貞元年中，有外國僧自天台鉢盂中以藥養其根來種之。」自後構飾，花院鎖閉，人或窺見女子紅裳艷麗，遊於樹下。有輒採花折枝者，必爲所祟，俗傳女子花神也。所以人共保惜，故繁艷異於常花。其花

欲開，探報分數，節度使賓寮官屬，繼日賞翫，其後一城士女四方之人，無不以酒樂遊從。連春入夏，自旦及昏，閭里之間，殆于廢業。竇一日謂七七曰：「鵲林之花，天下奇絕，嘗聞能開非時之花，此可開否？」七七曰：「可也。」竇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否？」七七諾之，乃前三日往鵲林寺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耶？」七七乃問：「何人深夜到此？」女子曰：「妾爲上玄所命，下司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久即歸閻苑去，今與道者共開之，非道者無以感妾。」於是女子倏然不見。來日晨起，寺僧或訝花漸拆蕊。及九日，爛熳如春，乃以聞竇，一城士庶異之，遊賞復如春夏間。數日花俄不見，亦無落花在地。後七七偶到官僚家，適值會賓次，主與賓趨而迎之，有佐酒倡優共輕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粟爲令，可乎？」咸喜，謂必有戲術資於歡笑。乃以粟巡行，嗅者皆聞異香驚嘆。惟佐酒笑七七者二人嗅之，化作石，綴於鼻，掣不落，但言穢氣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優伶輩一時辭舞，鼓樂自作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主人祈謝於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爲粟，傳之皆有異香，及花鈿粉黛悉如舊，略無所損，咸敬事之。又七七酌水爲酒，削木爲脯，使人退行，止船即住，呼鳥自隨，唾魚即活，撮土畫地狀山川形勢，折筍聚蟻變城市人物，有人曾經行處見之，言歷歷皆似，但小狹爾。凡諸術不可勝紀。後二年，薛玄劉浩作亂，竇南奔杭州。而竇總戎爲政，刑或無辜，前上饒牧陳全裕經其境，構之以禍，赤其盡族。竇八十三，筋力尤壯，女妓百數，蓋得七七之術，後爲無辜及全裕作厲，一旦忽殂。七七，劉浩軍變之時，在甘露寺爲衆僧推落北崖，謂墮江死矣。其後，人見在江西十餘年賣藥，入蜀莫知所止。

程太虛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二《程太虛》 程太虛者，果州西兌人。幼好道，節操不類於常人。年十五登所居之東山，飄然有凌虛意。尋有五色雲霞擁其身，俄而天樂羽蓋合沓而至。太虛默念未辭親友，忽雷震一聲，竟無所睹。退而刻志修誦愈勤。年十八，恃怙俱失，棄資產，居南岷山，絕粒坐忘，動逾歲月。有二虎侍左右，若備呼使，因名爲善言、善行，乃撫皆授以三歸之戒，遂跪伏而聽，自是呼名則至。忽一夕大風拔木，雷電而雨，砌下坎陷，中水如沸湧，因以杖攪之，得碧玉印兩鈕。每歲農人乞符籙祈年，以印印之，則授者愈豐阜。凡有得以惠施之外，皆以構祠設像，無所私己。有女道士謝自然授法籙，印訖，則密收之，一日失所在。唐德宗貞元十年，自然白日昇天。憲宗元和四年，太虛解化。五年二月，遷神子玄宮，貌不變而輕若空衣，所化之地忽生皂莢一本，柯葉下垂，俗謂之披頭皂莢。宣宗大中十年，有命使自峽入蜀，道由南岷訪太虛之祠，謂其門人曰：去年冬過商山，宿逆旅，出門見嶺上花木稍繁，忽忽躋石躡險，幾五六十步。至其下，異花夾道，約一里餘。有居第如公館，青童引入，見一道士，自云姓程名太虛，祖居西兌，今憩此已。而留連極勤，厚囑曰：明年君自蜀入岷，無忘訪我。今熟視其像，果與見者無異。

錢朗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五《錢朗》 錢隱居名朗，字內光，洪州南昌人也。少居西山，讀書精勤，有節操，五經登科，累歷世

宦，清直著稱，去有遺愛，時論美之。唐文宗朝，開成初爲安南都護副使，後爲光祿卿，歸隱廬山。情澹好道，師東嶽道士徐鈞，得補腦還元、服煉長生之術。昭宗世，錢塘彭城王錢鏐慕朗得道長年，乃迎就錢塘，師事之。時朗已一百五十餘歲，童顏輕健。玄孫數人，皆以明經進身，仕爲宰官，已皓首矣。朗忽一日告別言：我處世多年，適爲上清所召，今須去矣。俄氣絕。數日顏色怡暢如生，舉之就棺，身輕若空衣然，已尸解矣。其玄孫謂人曰：我之高祖，年一百七十餘歲。

鍾離權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一《鍾離權》 後改名覺，字寂道，號和谷子，一號正陽子，又號雲房先生，燕臺人也。一云京兆咸陽人，曾祖諱朴，祖諱守道，父諱源，皆漢代著名。父列侯至雲中府。生仙誕之時，異光數丈，狀若烈火，侍衛皆驚。真人之相，頂圓額廣，耳厚肩長，目深鼻聳，口方頰大，脣臉如丹乳，遠臂垂如三歲兒。晝夜不哭不食，第七日躍而有聲曰：身遊紫府，名書玉京。其音如鐘，行如奔馬，童稚莫之能及。一云少攻文學，仕漢至諫議大夫。因表李堅邊事，謫官江南。漢祚既終，歷魏仕晉。及壯，仕晉爲大將，統兵出戰西北土蕃。兩軍交鋒，忽天大雷電，風雨晦冥，人不相睹，兩軍不戰自潰。一云晉武帝時，命與偏將軍周處攻征失利。真人獨騎奔逃山谷，迷失道路。夜進深林幽澗，期以全生。乃遇一胡僧，鬚頭拂額，體掛草結之衣。引行數里，到一村莊，曰：此東華先生成道之所，將軍可以歇泊。揖別而退。一云遇一僧人，遂問，而無語，以手遙指南廟宇。門前見二衣青道者，遂問此何方也，答曰：此紫府少陽帝君所居也。真人未敢驚動莊中，良久忽聞人語云：此碧眼胡僧，饒舌相撓。莊中一老人披白鹿裘，扶青藜杖，抗聲前曰：來者非大將軍鍾離權否？真人應曰：是。老人復曰：爾何事不寄宿山僧之所？真人聞而大驚，心想曰：必異人也。是時已失虎

狼之威，遽有鸞鶴之志，不覺回心向道，哀求度世之方。於是老人授以長生真訣，赤符玉篆，金科靈文，金丹火候，青龍劍法，囑之勤行。真人告辭出門，迴顧莊居，不見其處。自是領悟玄旨。一云自知夙有仙骨，故擺脫世緣，冀紹仙果。首遇上仙王玄甫，得長生訣。再遇華陽真人，傳太乙刀圭，火符內丹，洞曉玄玄之道。一云昔軒轅黃帝得金丹祕訣，以玉匣藏於壽春縣東紫金山懸鐘洞，真人得遇師傳之後，復遊雲水。至魯，居鄒城，入崆峒，於紫金四皓峰居之。遇仙人引入洞，獲玉匣祕訣。至德內全，遂終妙道。《全真傳》云：真人生於漢代四月十五日，於晉朝五月二十日上昇，不記何年。後有唐進士呂紹先，屢舉不第，乃縱遊天下。首於廬山遇火龍真人，傳劍法。後於長安道中遇真人題壁問云：坐卧常將酒一壺，不教雙眼看東都。乾坤世界無名姓，疏散人間大丈夫。紹先乃再拜，真人令紹先作言志詩，紹先詩云：生在儒家遇太平，懸纓垂帶布衣輕。誰能世上爭名利，臣侍玉皇歸上清。真人喜曰：予所居在終南山鶴頂，有洞，子可予此行。真人乃神示變化，頃刻輒到一峰。洞門霞彩，三虎踞門，真人叱之，虎下絕澗。遂飲紹先以元和之酒，坐石談玄。須臾有青童持蓬萊山書云：羣仙宴聚，邀先生赴天池，論五元。真人神游記：真人臨去，謂紹先曰：爾既到此從吾奉道，今子當名岳，字洞賓。吾今去矣，汝但解屏塵勞，肅清仙骨，吾不晚即還。以三虎守門，於是冉冉白鶴，前望東南雲際，渺渺而沒。岳遂將真人所付洞中之書，朝夕親閱。次日，真人還，謂曰：得無憶歸否？岳曰：塵緣既斷，俗骨已清。幸從真人得探妙道，豈敢再生塵累耶？真人曰：善哉，汝等守陰者惟知是魄，有陽只是冥魂，世人不知分離陰陽之異。若能全陽而聚其冥魂，以合陰魄，使陰陽相合，魂魄成真，是謂真人。岳問曰：至理甚深，何以全形？真人曰：慧發冥冥，泰定神靈。神既混合，豈不契真。金形玉質本出精誠，大藥既成，身乃飛輕。是夕，賜以上真玄訣。俄有扣戶者，乃清溪鄭思遠與泰華施真人，由東南而來，緩步凌虛，體凝金碧。相揖共坐，少頃適尹思逸煉丹之所，遂造仙扉。施真人曰：此侍者何人也？真人曰：今朝呂海州讓之子，本習儒墨，失意上國，邂逅長安酒肆，從吾奉道。通陰陽制煉，形神入妙之微。岳乃拜二仙。鄭真人曰：形清神在，目秀精藏，子欲脫塵網，可示一詩。授岳金管霞箋，靈膠犀硯。岳立獻一詩云：萬劫千生到此生，生生身始得飛輕。拋

家別國雲山趣，煉魄全魂日月精。比見世人論九鼎，欲窮大藥訪三清。如今獲遇神仙面，紫府仙扉得姓名。三仙相視，嘆其才清句麗。時春禽嚶嚶，真人謂岳曰：可於洞口題云：春氣塞空花露滴，朝陽拍海嶽雲收。又謂岳曰：吾朝元有期，十洲羽客至玉京奏功行，以陞仙階。恐汝不可久居此洞，後十年洞庭湖相見。取筆於洞中石壁草書一十六字，曰：晝日高明，夜月圓清。陰陽魂神，混合上昇。擲筆告岳曰：世間遊行，當施利濟之道，行滿功成，復當際會。即見數仙子綃衣露彩，手捧金簡靈符，云：上帝召鍾離權。於是翔鸞飛鳳，金幢玉節，僊吹嘹唳，冉冉而去。岳不勝依戀。久之，客游江淮洞庭，荆湖鄂岳及汴洛兩都。道成仙去。其問答玄妙，神仙施肩吾編之爲《鍾呂傳道集》，今行於世。宋欽宗靖康初，封真人爲正陽真人。元至元六年正月，褒贈正陽開悟傳道真君。

呂岳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五《呂岳》 字洞賓，號純陽子。

世傳以爲東平人，一云西京河南府蒲坂縣永樂鎮人，即今河東河中府也。曾祖延之，仕唐，終浙東節度使。祖渭，第進士，德宗貞元中官至禮部侍郎，晚爲潭州刺史。有四子。曰溫，字化光，官至衢州刺史。曰恭，嶺南府判官。曰儉，爲御史。曰讓，歷太子右庶子。或曰終於海州刺史。先生乃讓之子也。貞元十二年丙子四月十四日，生於林檎樹下。少聰敏，日誦萬言。至文宗開成二年丁巳，擢舉進士。擢第時，年四十二歲，龍姿鳳目，鬚髮疏秀，金水之相。頂華陽巾，衣逍遙服。貌似張良，又似太史公之狀。後因遊廬山，遇異人，得長生訣。一云武宗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因於長安道中，擬游華山。酒肆憩息，俄有一人，長髯碧眼，自西而來，亦憩此肆，遂與共炊。髯者親爨，先生因就日負暄，不覺睡著，夢舉進士，登科第，歷任顯官。奏對稱旨，遂除翰苑，入臺閣，擢侍從。俄拜

教史人物總部·隋唐五代部

執政。居朝三十餘年。偶上殿應對差誤，被罪謫官，南遷江表。路值風雪，僕馬俱瘁。一身無聊，方自嘆息。忽然夢覺，髯者飯猶未熟。倏然笑曰：黃糧猶未熟，一夢到華胥。先生驚曰：公安知我有夢耶？髯者曰：公適來之夢，富貴不足喜，貧賤不足憂，大抵窮通榮辱，壽夭得喪，往古來今，皆如一夢。富貴則爲好夢，貧賤則爲惡夢。壽長則爲好夢，夭折則爲惡夢。如公適來之夢，誠好夢也。一失到底，轉爲惡夢，公備知之矣。貴即虛名，富猶孽火，金珠外物，子孫他人，一息不來，四大不顧，把甚物爲堅固。即復題詩壁間，先生大悟，因拜曰：公真異人也，敢問貴姓，居何鄉邦？髯者曰：吾乃天下都散漢鍾離權也，居終南山。公若省悟，可從吾去。先生於是棄儒業而從游，師事之而得道。復於僖宗廣明元年，遇崔公，傳入藥鏡，即知修行性命，不差毫髮。後多遊湘潭岳鄂之間，人莫之識。嘗題岳陽樓詩云：朝遊北嶽暮蒼梧，袖裏青蛇膽氣粗。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外多有詩文留世，略見真常集。又著丹訣，演正論，述劍集，各有玄旨，以遺後學。後南遊巴陵，西還關中，冲昇於紫極山。一云歷江州，登黃鶴樓，以五月二十日午刻昇天而去，不知何年。其自作傳云：吾乃京兆人，唐末累舉進士不第，因遊華山，遇鍾離子，傳授延命之術，尋遇苦竹真人，傳授日月交并之法。再遇鍾離，盡獲金丹之妙。吾得年五十，道始成。第一度郭上竈，第二度趙仙姑，法名何。二人性通利，吾授之以歸根復命法。吾惟是風清月白，神仙會遇之時，嘗遊兩浙、京汴、譙郡，身長五尺二寸，面黃白，鼻聳直，左眼下有一痣，如人間使者，箸頭大。常著白欄衫，繫早縚，變化不可度，世言吾賣墨飛劍取人頭，吾聞哂之。實有三劍，一斷煩惱，二斷貪嗔，三斷色慾，是吾之劍法也。世有傳吾之神，不若傳吾之法。傳吾之法，不若傳吾之行。何以見爲人若反是，雖携手接武，終不成道。先生自冲昇之後，時降人間，化度有緣。學仙之士，出入隱顯，不可測識。其先後游戲人間事迹，詳載諸書。宋徽宗宣和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勅封，告詞云：朕嘉與斯民，偕之大道。凡厥仙隱，有載冊書，司存來析，寵褒必下。吕仙翁匿景藏采，遠迹遐方，逮建福庭，適當芟舍，嘆茲符契，錫以號名。神明不亡，尚鑒休渥。可特封妙通真人。及太元至元六年正月，褒贈純陽演正警化真君。

臣道一曰：吕岳棄利斥名，逍遙物外，神示道化，疏絕塵凡。觀其詩

云：三人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聞其風者悅之。《道德經》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真呂岳之謂也。

朱桃椎

傳記

《新唐書·隱逸傳·朱桃椎》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澹泊絕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爲。長史竇軌見之，遣以衣服、鹿幘、鹿鞞，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服。更結廬山中，夏則羸，冬緝木皮葉自蔽，贈遺無所受。嘗織十芒屨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屨也。」爲糞米茗易之，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爲屨，草柔細，環結促密，人爭躡之。高士廉爲長史，備禮以請，降階與之語，不答，瞪視而出。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邪？」乃簡條目，薄賦斂，州大治。屢遣人存問，見輒走林草自匿云。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三《朱桃椎》 益之靈泉分嶺山，朱祭酒名桃椎，得道證果，不樂飛昇，混跡樵牧，往來城市山林間，以救世度人爲念，異事接乎耳目者，未易殫紀。一云得道於蜀中玉珍山，有養生銘、茅茨賦、水調歌、撼庭秋等作遺世，大較自述隱遁之樂與內丹訣云。《蜀檮杌》云：道士朱桃椎，一日謁王處回，於階前以劍撥土，取花子三粒種之，須臾成花三朵，謂處回曰：此仙人旌節花，公富貴之兆也。處回終歷蜀三鎮，以太子太傅致仕，果如其言。蜀人多敬事之，後有人令畫工許其姓者畫其像。許素不知桃椎爲何人，久之不能著筆。忽一日有一叟弊衣憔悴，引二童子至，曰：我即朱真人也。於是解童子所負囊中出黃道服、鹿皮冠、白玉簪，頂冠易衣巍坐，以手摩面，則童顏矣。引其鬚，應手而黑，乃一美丈夫也，丰神飄逸，仙風俊邁。二童子一甚奇怪，一甚秀美，頃刻變相。畫者驚異，曰：不知神仙臨降。道人曰：君傳吾神置肆中，有求售者止取千錢。後有識者云：此唐神仙傳朱桃椎也。後求畫者輻

湊，許增價至二千，乃夢道人曰：汝福有限，安得過取。乃掌其左頰，既寤，其頭遂偏。許復於所畫像前拜謝悔罪，不敢增價。後蜀中以許偏頭所畫朱真人爲名畫，云真人受封爲妙通感應真人。

洪志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四《洪志》 道士姓洪名志，不知何許人也。少博學通經，兼明星緯醫藥之書，能極其妙。然未知名，或勉之趨權門以假借者，答曰：良金美玉不知以賣賣之。竟不往。既而以身世夢幻，非堅牢物，乃出家爲道士，遂隱廬山。常乘青牛往來，人謂青牛道士。居山草衣木食，勤行苦志。久之忽遇異人與處，授以神方。自是能明六甲，役使鬼神，變化萬端，不可勝紀。一日遂及故里，手携一小籃，小人不不知其有道也。或要之飲，盡罄盤殮，志遂於籃內取脯炙棗栗之物以供，坐人盡輒飽，取人皆厭餐，莫不驚而問之，志笑而不答。及宿旅舍，時天寒，人見其單服，又無他衾褥衣物之類，乃於戶密窺其所爲，見其於小籃內取枕褥覆卧，物物皆足，暨復携而出。於是人知其有道矣，皆曰：洪郎非若我輩。皆尊異之。後丹成仙去，人名其處曰青牛谷，壇場猶存焉。

韓湘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二《韓湘》 韓湘字清夫，韓文公愈之猶子也。落魄不羈，文公勉之學，湘曰：湘之所學，非公知之。公

令作詩以觀其志，詩曰：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後夜流瓊液，凌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煉白朱砂。寶鼎存金虎，元田養白鴉。一瓢藏世界，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共看仙葩。公覽而戲之曰：子能奪造化耶？湘曰：此甚易事。公爲開樽，湘娶土以盆覆之，良久花開，乃碧花二朵，似牡丹差大，顏色艷麗。於花間擁出金字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未曉其意，湘曰：事久可驗。遂告去。未幾公以佛骨事謫官潮州，一日途中遇雪，俄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湘曰：憶花上之句乎，正今日事也。公詢其地，即藍關也。嗟嘆久之，曰：吾爲汝足此詩，詩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明除弊事，豈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遂與湘宿藍關傳舍，方信此道之不誣。及湘辭去，公留之不可，乃作別湘詩云：才爲世用古來多，如子雄文世孰過。好待功名成就日，却收身去卧煙蘿。湘別公詩云：舉世都爲名利醉，伊予獨向道中醒。他時定是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湘謂公曰：公往瘴毒之鄉，難於保育。乃出藥一瓢，曰：服一粒可以禦瘴煙之毒。公謂湘曰：吾實慮不脫死魂遊海外，一思至此，不覺垂淚。吾不敢復希富貴，但得生入鬼門關足矣。湘曰：公非久即西，不惟全家無恙，公當復用於朝。公曰：此後復有相見之期乎？湘曰：前約未可知也。後皆如所說焉。

藍采和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七《藍采和》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也。常衣破藍衫，六鈴黑木，腰帶闊三寸餘，一脚著韉，一脚跣行。夏則衫內加絮，冬則臥於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常醉踏歌，老少皆隨看之。機捷諧謔人門，應聲答之，笑皆絕倒。似狂非狂，行則振鞋踏歌云：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

教史人物總部·隋唐五代部

紅顏一春樹，流光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峨。歌詞多率爾而作，皆神仙意，人莫之測。但以錢與之，繩穿拖行，或散失，亦不迴顧。或見貧人，即與之，或與酒家。周遊天下，人有爲兒童時見之者，及斑白見之，顏狀如故，後踏歌濠梁間，於酒樓上乘醉，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舉，於雲中擲下韉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其韉衫等，旋亦失亡。

徐靈府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〇《徐靈府》 道士徐靈府號默希子，錢塘天目山人。通儒學，無意於名利。居天台雲蓋峰虎頭岩石室中，凡十餘年。門人建草堂請居之，弗往。而後自廬於石層上，喬松脩竹，森然在目。有環池方百餘步，中多怪石，若島嶼，因名之曰方瀛。日以修煉自樂，於其間嘗爲詩曰：寂寂凝神太極初，無心應物自雲輿。性修自性非求得，欲識真人祇是渠。又曰：學道全真在此生，迷徒待死更求生。今生不了無生理，縱復生知何處生。唐會昌初，武宗詔浙東廉訪使以起之，辭不獲，出見廉使，獻言志詩曰：野性歌三樂，皇恩出九重。求傳紫宸命，免下白雲峰。多愧書傳鶴，深慚紙畫龍。將何佐明主，甘老在岩松。廉訪奏以衰稿，免命。由此絕粒，久之，凝寂而化，享年八十二。著玄鑑五篇，注通玄真經十二篇，及撰天台山記、三洞要略。門人得其道惟左元澤。

劉元靖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〇《劉元靖》 道士劉元靖者，

武昌人。師王道宗，授正一籙。未幾，道宗將告寂，所有均遺諸門人，元靖惟收圖書。既葬於東山，晴夜有氣出墓中，高數丈。元靖異之，遂改葬。及發棺，但遺衣衾而已，始知其師得道。元靖感悟，泛洞庭，游武陵。復入南嶽，師田良逸。因登魏夫人仙壇，乃有卜居意。自壇尋峻峰而上六十五里《南嶽總真集》云：十數里，見一石穴南向，因闢以爲居。引泉環流，伐木誅茅，前構小閣，棋局茶竈鑿石而成。史君韓曄遊此，命其閣曰會仙。常以百草芽爲藥醞酒，雖絕粒煉氣，而一飲斗餘。唐敬宗寶曆初，詔入思政殿。問長生事，曰：無利無營，少私寡慾，修身世世之旨也。上不悅，而難作，放令歸山。明州刺史唐伸妻病，求符於元靖，元靖戒來使曰：此符當示史君，毋先於夫人。使還，伸已殂，夫人自愈。武宗會昌中，復召入禁中。上請授法籙，問三盟敵血事，對曰：世之所重者髮膚，天子之尊，止可飲丹以代之。齋戒，陞壇授籙，賜銀青光祿大夫、崇玄館大學士，號廣成先生。別築崇玄觀以居之。乞還山，詔許。宣宗大中五年冬十月，有雲鶴屢降，未幾去世。聞天樂浮空，及還神日，惟杖屨在。弟子呂志真得其道。兵部侍郎萬鄴文碑，吏部員外郎趙櫓爲傳，盧璠作石室銘，道士張堅白爲內傳。

麒麟客

傳記

李昉《太平廣記》卷五三《神仙五三·麒麟客》 麒麟客者，南陽

張茂實客傭僕也，茂實家於華山下。唐大中初，偶遊洛中，假僕於南市，

得一人焉。其名曰王復，年可四十餘。傭作之直月五百，勤幹無私，出於深誠，苟有可爲，不待指使。茂實器之，易其名曰大曆，將倍其直，固辭。其家益憐之。居五年，計酬直盡，一旦辭茂實曰：復本居山，家業不薄。適與厄會，須傭作以饜之，固非無資而賣力者。今厄盡矣，謂從此辭。茂實不測其言，不敢留，聽之去。日暮，入白茂實曰：感君恩宥，深欲奉報。復家去此甚近，其中景趣，亦甚可觀，能相逐一遊乎。茂實喜曰：何幸。然不欲令家人知，潛一遊可乎。復曰：甚易。於是截竹杖長數尺，其上書符。授茂實曰：君杖此入室，稱腹痛。左右人悉令取藥，去後，潛置竹於衾中，抽身出來可也。茂實從之，復喜曰：君真可遊吾居者也。相與南行一里餘，有黃頭執青麒麟一，赤文虎二，候於道左。茂實驚欲迴避，復曰：無苦，但前行。既到前，復乘麒麟，茂實與黃頭各乘一虎。茂實懼不敢近，曰：復相隨，請不須畏。且此物人間之極俊者，但試乘之，遂憑而上，穩不可言。於是從之上仙掌峰，越壑凌山，舉意而過，殊不覺峻險。如到三更，計數百里矣。下一山，物衆鮮媚，松石可愛，樓臺宮觀，非世間所有。將及門，引者揖曰：阿郎何來。紫衣吏數百人，羅拜道側。既入，青衣數十人，容色皆殊，衣服鮮華，不可名狀，各執樂器引拜。遂於中堂宴食畢，且命茂實坐。復入更衣，返坐，衣裳冠冕，儀貌堂堂然，實真仙之風度也。其窗戶堦闥，屏幃茵褥之盛，固非人世所有。歌鸞舞鳳，及諸聲樂，皆所未聞，情意高逸，不復思人寰之事。歡極，主人曰：此乃仙居，非世人所到。以君宿緣，合一到此。故有逃厄之遇，仙俗路殊，塵靜難雜。君宜歸修其心，三五劫後，當復相見。復比者塵緣將盡，上界有名，得遇太清真人，召入小有洞中，示以九天之樂，復令下指生死海波。且曰：樂雖難求，苦亦易遣，如爲山者，掬土增高。不掬則止，穿則陷。夫昇高者，不上難而下易乎。自是修習，經六七劫，乃證此身。迴視委骸，積如山岳。四大海水，半是吾宿世父母妻子別泣之淚。然念念修之，倏已一世。形骸雖遠，此不忘修致。其功即亦非遠，亦時有心遠氣清。一言而悟者，勉之。遺金百鎰，爲營身之助。復乘麒麟，令黃頭執之。復步送到家，家人方環泣。茂實投金於井中，復抽去竹杖，令茂實潛臥衾中。復曰：我當至蓬萊謁大仙伯。明旦蓮花峰上，有綵雲車去，我之乘也。遂揖而去。茂實忽呻吟，衆驚而問之。茂實給之曰：初腹痛時，

忽若有人見召，遂奄然耳。不知其多少時也。家人曰：「取藥既迴，呼之不應，已七日矣。唯點頭尚暖，故未歛也。明日望之，蓮花峰上，果有彩雲，遂棄官遊名山。後歸，出井中金與眷屬。再出遊山，後不知所在也。」出《續玄怪錄》。

侯道華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六《侯道華》 侯道華自言峨嵋山來，泊於河中永樂縣道靜院，若風狂人，衆道士皆輕易之。又云陝州芮城人，詣中條山道靖觀，事周尊師名悟仙。居常如風狂人，凡觀舍有所損，自持斤補完之。登危立險，人所難及處，皆到。又爲事賤劣，有客來，不問道俗凡庶，悉爲擔水汲湯，濯足浣衣。又淘澗灌園，辛苦備歷，以資於衆。衆益賤之，驅叱甚於僕隸，而道華愈忻然。又常好子史，手不釋卷，一覽必誦之於口。衆或問之要此何爲，答曰：「天上無愚懵仙人。衆咸笑之。經十餘年，殿梁上或有神光，人每見之。相傳云：唐開元中，有劉天師嘗煉丹成，試犬犬死，而人不敢服，藏之於殿梁。人皆謂妄言矣。《混元寶錄》云：按《宣室志》云：唐文宗時道士鄧太玄煉丹成，留一合藏於院內。因殿宇損壞，道華葺之，登梁陷中得小金合，有丹，遂吞之，擲下其合。吞丹訖，遽無變動。忽一日入市，醉歸。其觀素有松樹偃蓋，甚爲勝景。道華乃著木屐上樹，悉斫去松枝。羣道士屢止之，不可。但斫曰：他日硤我上昇處。衆人以爲風狂，怒之且甚。適永樂縣令至，其吏人觀其斫松，深訝之。衆具白於官，官於是責辱之，道華亦忻然。後七日，道華晨起，沐浴妝飾，焚香曰：我當有仙使來相迎。但望空拜不已，衆猶未信。須臾，人言見觀前松上有雲鶴盤旋，簫笙響亮。道華忽飛在松頂坐，久之，衆甚驚忙，永樂縣官道俗，奔馳瞻禮。其責辱道華縣官扣磕流血，道華揮

教史人物總部·隋唐五代部

手以謝。道華云：我受玉皇詔，授仙臺郎，知上清宮善信院，今去矣。復留一詩云：帖裏大還丹，多年色不移。前宵謾喫却，今日碧空飛。慚愧深珍重，珍重鄧天師。昔年煉得藥，留著與內芝。吾師知此術，速鍊莫遲爲。三清相對待，大羅的有期。俄頃，雲中音樂聲，幢幡隱隱，凌空而去。時唐宣宗大中五年也。二云辭衆云：去年七月一日，蒙老君遣真人韓衆降，賜姓李名內芝，配住上清善信院。乃脫履松下，上古松之表，脫衣挂松上而昇。鄭云叟題中條道靖觀詩云：松頂留衣上玉霄，永傳聖迹化中條。不知揖徧諸仙否，豈累如今隔兩宵。節度使鄭公光按視，以事聞奏，詔賜絹五百匹，并賜御衣修飾殿廊，賜名昇仙院。

臣道一曰：侯道華勞謙養道，屈己事人。觀其躬持斧斤，完葺宇舍，至於汲湯灌園等事，若僕隸，以實於衆。倘其後來不獲飛昇，人肯以仙視之乎。蓋真仙闡化，必有深旨。《道德經》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形而形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侯道華以之。

楊雲外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五《楊雲外》 楊雲外字慕仙，徐州人也。世官軍中，慕仙生而秀穎，獨不喜介冑事。年幾冠，即白其父母，丐爲道士。父母不能奪其志。時荒山有廢精廬舍，因往居之，俄有異人，指示一所，曰：下有瘞錢，爾乏食，可以取給。尋復以道授慕仙。於是神鑒頓超悟，能辟穀，馴擾虎狼。父母時念之，慕仙即還家，而人見慕仙固自處精廬也，皆大駭焉。居久之，去遊廬山，亦止羣虎中往來。游歷洞府甚多。唐宣宗大中未，始止硤抵萬州石城山。尤多虎，夙夕燕坐其間。山高無水，已而泉忽涌出。未幾，來雲安之雲昇宮。懿宗咸通中，語人曰：吾鄉有災。是歲十月，龐勛亂彭城。僖宗乾符後，黃巢興曹濮，浸

淫徧天下。硤內險遠，民恃以無恐。慕仙醉卧市道上，悲吒曰：此地多殺，奈何？其後硤內兵起，慕仙所卧之地，適肆屠戮，血流赭土。光啓二年，慕仙過邑子袁生，告之曰：吾於白水王氏有宿負，未盡償行，當償之。二月王果作難，剽雲昇，慕仙觸強刃以死。袁生取瘞之，色如平常。後有人見其往來於房陵，雲安監使李文表從子亦遇於成都。袁生發瘞視之，但存短褐而已。雲安雲昇宮有碑，杜光庭文存焉。

柳條青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四《柳條青》 唐宣宗大中末，有異人號柳條青。一日暴卒，既葬，其冢上見有紫氣，發視之，棺中惟有一青杖耳。

呂志真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〇《呂志真》 呂志真者，不知何許人，廣成先生劉元靖之弟子也。內潔而外和，似不能言者。居石室中十餘年，其後每歲一至京師，遊瀟湘，訪諸門人之家。常荷二大瓢，藥物服飾、經籙道具皆貯之。喜以藥石救人，入林谷則有虎豹隨之。人問其道，則默然無所對。出商山道中，忽失色不前，人皆訝之。且者前有剽掠者來，果見兵刃。志真謂賊曰：此行者皆吾弟子，毋得干之。其徒斂衽避路，不復敢前。又至一谷口，曰：此有害人之物同行。遂入林中，以繩繫

二虎而出。由是知志真深得廣成之道。嘗云：先初居石室時，所處甚隘。一夕致醺，忽山開數十步，其中平敞。復有黑豹，馴繞其側。

左元澤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〇《左元澤》 道士左元澤，永嘉人也。賦性耿介，不俯仰於時。事方瀛徐靈府，因卜居香林峰石室中，去方瀛一里許。晨夕省奉，雖祁寒暑熱未始不至。靈府愍其勤恪，遂授以祕要。後陟玉霄峰，有人設黃籙齋，元澤列簞，以草屨登壇。或詰之，曰：三境尚擬去，此何土堆也。後歸松房，絕粒不語。忽携一布囊，貯木屬古鑑入山，莫知其所止。或一月兩月即出訪其友應夷節，談論清虛外，嘗言所居有一岩室，左右有大竹數十根，前有池，於曲渚中有碧芙蓉數十朵，又有文禽數十隻，類鸕鶿，游泳其間。嘉其趣，因宿室中，至夜有物環其身。既覺，惟瞑目坐忘，達旦方解去。視其布褐，惟聞涎腥。是夕復坐室中，布網步以伺之。果一物自池中出，長數丈，兩目光射人，若蛟螭之狀。俯岩呵喻，徐而蹙縮入池，因戒曰：後學輩無術，謹勿棲岩穴也。温州青障觀有土地，里人常以血食祀之，苟祀不至，則爲祟。元澤以杖答神背三下，翌日有大狸死于庭，背有杖痕者三。里人復夢神告曰：託附吾者爲仙官答死，謹勿血食祀我也。元澤一日忽謂主觀者曰：某將他適，請置湯沐。復祝之：掩蓋日但請隨香氣而去，盡處即止。是夕有風雨雷電交作，光中有兵衛，皆介甲。將曉，聞唱珍重聲。往視之。已化矣。遂襲香氣盡處，如其言瘞之，果得一自然石壙，不知其甲子。嘗製真一頌，題於方瀛石壁，曰：大道杳冥，不可致詰。含太虛爲廣舍，總萬宇于真一。以道守真，真亦非一。言之以自然，任之以萬物。胎根既斷，三界迴出，九祖得度，三官息筆。實賴無功之功，其功妙而難匹。

施肩吾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五《施肩吾》 施君名肩吾，字希聖，號華陽。睦之分水人。世家嚴陵七里瀨。少舉進士，習禮記，有能詩聲。趣尚煙霞，慕神仙輕舉之學。唐憲宗元和十五年，登進士第。主文太常卿李建，賦大羹，不和。詩早春殘雪一榜，如姚康、元晦，後皆頗以詩文顯，君獨不仕，張司業籍贈之詩云：雖得空名不著身。又送東歸詩，有折得高名到處閑之句。故希聖詩自謂元和進士，長慶隱淪者，蓋登科之明年，改元長慶。希聖遂遠引，不復來。文宗太和中，乃自嚴陵入西山，訪道棲靜真矣。初，希聖遇旌陽，授以五種內丹訣及外丹神方，後再遇呂洞賓，傳授內煉金液還丹大道。於是終隱西山。今觀西一里許為芭蕉源，沿山梯級而上，有書堂舊址，石室故在。希聖手植老柏，尚有一二存者。其所為詩文甚多，山中所傳，未十之四。有得其告勅於嚴陵，云：觀已刻之石。瓊山白玉蟾跋《施華陽文集》云：李真多以太乙刀圭火符之訣，傳之鍾離權，鍾離權傳之呂洞賓。呂即施之師也。施有上足李文英。昔施君授李一十六字，世罕知者。一靈妙有，法界圓通，離種種邊，允執厥中。予偶得之，故併以告胡棲真，使補其遺云。楊無為題石室詩云：玉京高謝黃金榜，石室歸來白鹿車。山後暗通天寶洞，眼前便是地仙家。時聞清夜雪中犬，迴視紅塵井裏蛙。五百年前人未到，芭蕉源上鎖煙霞。

田虛應

傳記

原題劉處靜撰《洞玄靈寶三師記》 經師，南嶽上清大洞田君，諱虛應，字良逸，齊國人也。隋開皇中侍親，而居攸縣之西。數里以為地，接人煙，非棲息進道之所，雖林麓清幽，亦捨之而去，遷于嶽中。君稟靈純粹，夙蘊天和。紹鳩水之靈源，纂重華之孝德。其後擁耒於紫蓋峰之東南層巖之下，躬耕稼穡，致養於親五十餘年，晨夕無怠。雖欲披榛訪道，置景尋真，而肅恭溫清，罔敢自適泊聖。善委蛻，乃周遊五峰，放志長往。唐龍朔年中，與隱仙何君相遇，默傳其道，自此煙蘿、泉石所止忌歸，由是山門居無定所。州牧田侯遐迎道德，於嶽觀殿東構降真堂，田千乘諸葛黃述讚于壁，以旌玄德。先生時憩於茲，弘道傳法。所授上清大洞，自貞一先生傳天師薛君，薛君以傳先生。先生繼承玄要，深臻道域。涉歷雲水二百餘年。雖寒暑還貿，而壽紀莫窮，至今諸彖遊人，往往有見之者。斯則瑤宮、閼洞必有所宴居，仙秩、真階必有所揚歷。但塵凡寥隔，不可得而詳焉。先生門弟子達者四人，棲瑤馮君惟良，香林陳君寡言，方瀛徐君靈府，元和中，東入天台山，隨方宣教，憲宗皇帝詔徵不起。廣成先生劉君，猶居嶽下，武宗皇帝徵為天師，入國傳道。今江浙三洞之法，以先生田君為祖師焉。讚曰：

皇皇至道，無名之朴。惟希惟微，匪清匪濁。昭昭吾祖，超然先覺。默而得之，學無所學。鳩川啓祚，齊國承華。樂道簞食，橫經絳紗。粃糠簪紱，賓友煙霞。躬耕致養，盡孝于家。深隱巖扃，追真林嶺。佞羨為侶，松喬共永。世畧徒遷，我身彌靜。欸駕飄車，飛翔八景。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〇《田虛應》 道士田虛應者，字良逸，齊國人。為性樸拙，吐露無忌諱。隋文帝開皇中，侍親於攸縣，以喧究遷南嶽，躬耕於紫蓋峰，以盡子職，凡五十餘年。母既去世，乃遊

五峰，放志自適。唐高宗龍朔中，州牧田侯於嶽觀構降真堂以居之，田千乘贊以粉壁。所授上清大洞祕法，自正一先生傳薛季昌，季昌傳虛應。既承道要，涉歷雲水，爲友善者惟蔣含洪而已。時呂渭、楊馮皆使湖南，嘗就訪高論。潭州旱，祈之久不獲，召虛應。虛應鬢髮發弊衣至郡，無言而雨自降。又嘗久雨不止，郡守建壇于嶽觀，亦默然岸幘而坐，洎升壇，即霽。憲宗元和中，東入天台不復出。憲宗詔，不起。有歐陽平者，道學亦高，嘗兄事之。一夕夢三神人各持金爐自天而降，若有所召，密謂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必繼之。」未幾虛應果羽化，蔣亦繼往。門弟子達者三人，栖瑤馮惟良、香林陳寡言、方瀛徐靈府。

馮惟良

傳記

原題劉處靜撰《洞玄靈寶三師記》 籍師，天台山桐栢觀上清大洞三徵君馮君，諱惟良，長樂人也。修道於衡嶽中宮，與方瀛徐君、香林陳君爲煙蘿之友，各葺靜室於中宮之側，相去二三里焉。其後於降真堂詣先生田君，師稟真訣，三洞幽奧，咸得參授。元和中，東入天台山，弘宣大教。會稽廉察、河南元稹，聞其風而悅之，叙懇緘詞，望雲致敬，執弟子之禮。時桐栢觀自貞一先生繕修之後，綿歷歲年，華殿、層樓榛蕪翳薈。三君記元戎之力，再加興構，作上清閣、降真堂、白雲亭、脩閑院，以復貞一先生之跡，以貞一田君舊傳三洞之道，行于江南，憲宗、敬宗疊降徵詔，蒲輪鶴書，竟不能屈，即於華林谷創栖瑤，隱居以止焉。於是履策尋幽，遍討奇趣，靈墟華頂，瓊室石橋，天姥桃花之源，金庭黃雲之野，脩然獨往，累月一歸。自此深隱，莫知其所。門人三洞應君夷節，玉霄葉君藏質，字含象，仙都劉君處靜，金庭沈君觀無，皆法葉仙枝輝映，相繼盛於海內焉。讚曰：

厥初太極，是生兩儀。混沌既鑿，浮競交馳。沂源歸朴，以道爲基。

天童寶籙，授受于師。液玉膏金，胎元鍊魄。登壇告帝，投披玄蹟。紫蓋云邁，金庭是宅。剪薙榛蕪，中興桐栢。萬壑岑寂，三人得朋。剡河之左，吾道斯弘。聖主翹德，元戎服膺。雲心無著，鶴詔難徵。星步風馭，颯然上騰。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〇《馮惟良》 道士馮惟良字雲翼，相人也。修道於衡嶽中宮，與徐靈府、陳寡言爲煙蘿友。香火之外，瑟酒自娛。久之，就降真堂，師田虛應，授三洞祕訣。唐憲宗元和中，東入天台、會稽，廉訪使元稹聞其風而悅之，常造請方外事。桐栢觀自正一先生完葺以來，湮廢之久，惟良乃再締構，作上清閣、降真堂、白雲亭、脩閑院，復正一先生之迹，以三洞之道行于江表。憲宗詔，不赴，即華林谷創栖瑤隱居以止。桃源金陵，常脩然獨往，累月一歸。忽一日命湯沐浴，冠簡降庭，若有所對召。須臾陞階，遂化，年九十。傳授弟子僅百數，唯應夷節、葉藏質、沈觀外，他無得其要。

應夷節

傳記

原題劉處靜撰《洞玄靈寶三師記》 度師，天台山道元院上清大洞道元先生，賜紫應君，諱夷節，字適中，祖汝南人，東晉居婺女金華山，今爲東陽郡人也。開元朝高士徵君庶凝之玄孫。仍世經明，行修仕，不求達。先生道煥太和，氣蘊沖逸。孕素靈之質，竦紫庭之才。體至精而不緇，契谷神而無玷。母何氏夫人，夢流星入牖，驚寤而神光在焉，因覺懷妊。元和五年庚寅歲誕，而居然異俗，亂哺之中，不喜葷雜。年七歲，辭親慕道，就本郡蘭溪縣靈瑞觀吳尊師玄素，受《南華沖虛通靈真經》及《周易》、《孝經》、《論語》，諷讀專勤，五行俱下。十三歲，備冠褐、三衣、五戒，祇稟恭修。師友仰之肅如也。年十五，入天台，參正一，十七佩高玄紫虛，十八詣龍虎山，係天師十八代孫少任，受三品大都功，二十

四參靈寶真文、洞神、洞玄之法，二十九進昇玄，三十有二受上清大洞、迴車畢道、紫文素帶、藉地騰天之符，旁探子史，內約玄詮，晦迹韜光，勤修妙蹟。以上清大法，自句曲陶真人傳昇玄王真人，王傳體玄潘真人，潘傳貞一司馬真人，司馬傳南嶽薛天師季昌，薛傳衡山田先生良逸，田傳天台棲瑤馮微君惟良，馮傳先生。奕葉降靈，蟬聯至德，青林委粹，繼躡仙階。玉霄葉君含象、仙都劉君處靜，皆同學也。會昌三年，棲桐栢觀西南翠屏巖，別建淨壇，冥心祕旨。剪茅度水，冀厥攸居，越州觀察使李公褒遠慕貞規，順風翹請，奏置院額，勅旨以道元爲名。既而息影林端五十餘載，秉持大教，日無曠時。至吳越之人，瞻香稽首，願執巾几者，或脫履人寰，或揚名邦國，不可具載懿哉。先生自幼及長，風塵靡雜。擺落陰滓，峭隔常倫。溫潤沖襟，真氣不散。德宇嚴邃，詞華朗清。每人靜行齋，登壇閱籙，爲時致福，濟物度人。盼靈通靈，鬱有嘉瑞。誦黃庭隱訣，吟大洞瓊章。八道望雲，三元受事，個風隱地，攀手藏天。勤而鍊之，昏旦相續。固亦降靈垂貺，玄授真傳。虛室而欸駕潛臻，盼仰而輒車密稅，先生得之矣。聞者公侯，傾囑藩屏，欽迎飛章。上聞允崇懿號，薦奉芝詔，寵錫紫衣。雖叶世譽，初心匪恆。先生深意，嘗謂門弟子曰：吾以弘護本教，不得遁世銷聲，道不違人，勤求可至。玉京、金闕，泉曲、酆都，相去幾何，惟心所兆。後學之者，勉弘之焉。以乾寧甲寅七月中會日，朝謁訖，澡沐入靜，凝神如有所待。八日丑時，恬然解化，春秋八十有五。肢體柔和，顏狀無改，《真經》所謂：上解者也。是夕，清香滿院，紫氣浮空，禽鳥哀鳴，山川失色。後七日，遷神干院東北隅石室，爲鍊蛻之所，遵科範也。是月四日，有神二人，羽服執簡，自外而入，儀質非凡。院中門人繼往參訊，但聞吟讚之聲，已失所在。此乃靈官之所玄告也。又五年前孟冬月，山中道士章敬玄於天台觀偶瞻巖峰之上，見雲物紅紫，紛然有異，中有綵舟三艘，其一玉霄葉君乘之，一則方瀛劉君脩然乘之，一則先生居其中，二舟飄然飛去，先生之舟在二舟之後。果劉、葉已先昇化，先生後方登遐。益明得道之徵，寔表修行之應矣。捨遺張穎述院記，衡陽羅隱撰真讚，鴻筆鏤石麗藻清詞，皆當朝偉才，垂之不朽。然而化仙之迹，昭昭然未。賢儒之筆，顧惟孱眇，輒紀大猷。願仁英才，別加潤色。後學弟子吳郡陸甚夷，稽首煙霞，直書其事，門人廣成先生製。讚曰：

道祕重玄，跡分三洞。玉字金訣，玄虬紫鳳。三景斯寶，東華所諷。理燭昏衢，以醒大夢。惟師懿德，擺落氛囂。商頌傲漢，穎曲亂堯。八道清鍊，三元默朝，修之造極，功欲乘飄。丹霍洞臺，赤城仙宇。闡法傳教，靈規妙矩。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〇《應夷節》 應夷節字適中，

汝南人也。唐明皇開元中高士應凝之曾孫。累世不仕，窮道養性。母何氏夢流星入牖，驚覺，室有光，因而孕焉。既生，不喜茹葷。年七歲，而性敏慧，詣蘭谿靈瑞觀吳尊師，受老莊文列及周易。十三歲與道士籍，持十戒，而勤焚誦。師友見之，肅如也。久之，遊天台、龍虎山，受正一紫虛都功等籙，而後復受昇玄上清迴車畢道，及紫文素帶藉地騰天符。且上清大法自陶隱居傳王遠知，王傳潘先生，潘傳司馬練師，司馬傳薛季昌，薛傳田良逸，田傳馮惟良，馮傳夷節也。師行之精謹，故動有神靈之默助。與葉藏質、劉處靜爲林泉友。唐武宗會昌中，就天台桐栢觀之西南別建淨壇以居，觀察使李褒問來問道，因奏請院額，因詔以道元爲名。捨遺張穎撰記。而栖真此地五十餘年，吳越之人瞻風稽首，願侍巾几者莫知其數。每人靜行道，登壇閱籙，或爲人致福，數有感應。居常誦黃庭、大洞二經，至於八道望雲，三元受事，迴風隱地，攀斗藏天之術，尤勤行之。時公卿以師名聞奏，詔賜服號，固辭。嘗謂門弟子曰：吾以維持教法，不能滅迹匿端。雖道不違人，而勤行方至。然玉京金闕，泉曲酆都，相去幾何，唯心所召，爾等勉之。昭宗乾寧中，忽一日沐浴入靜，凝神如有所待。至翌日，味爽解化，春秋八十有五。是夕清香馥郁，猿鳥悲鳴。及遷神就窆，但空棺而已。東陽羅隱爲贊。

陳寡言

傳記

門人繼往參訊，但聞吟讚之聲，已失所在。此乃靈官之所玄告也。又五年前孟冬月，山中道士章敬玄於天台觀偶瞻巖峰之上，見雲物紅紫，紛然有異，中有綵舟三艘，其一玉霄葉君乘之，一則方瀛劉君脩然乘之，一則先生居其中，二舟飄然飛去，先生之舟在二舟之後。果劉、葉已先昇化，先生後方登遐。益明得道之徵，寔表修行之應矣。捨遺張穎述院記，衡陽羅隱撰真讚，鴻筆鏤石麗藻清詞，皆當朝偉才，垂之不朽。然而化仙之迹，昭昭然未。賢儒之筆，顧惟孱眇，輒紀大猷。願仁英才，別加潤色。後學弟子吳郡陸甚夷，稽首煙霞，直書其事，門人廣成先生製。讚曰：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〇《陳寡言》 道士陳寡言字大

初，越州暨陽人。隱居於玉霄峰，號曰華林。天台科法，有闕遺者，拾而補之。居常以琴酒爲耽，每吟詠，放情自任，未嘗加飾。其山居詩曰：醉卧茅堂不閉關，覺來開眼見青山。松花落處宿猿在，麋鹿羣羣林際還。又

曰：照水冰如鑑，掃雪玉爲塵。何須問今古，便是上皇人。寡言雖補闕科教，而不躬行。惟傳度弟子有劉介者，字處靜，捨明經業，即婺州蘭谿，事靈瑞觀主吳守素爲道士，聞寡言之名，遂就華林請教，奉几杖香火凡二十年，盡寡言之道。寡言將尸解，謂處靜曰：當盛我以布囊，置石室中，慎勿以木爲也。享年六十四。處靜與葉藏質、應夷節爲方外友，久之將坐化，以詩示其徒，乃返真。其辭曰：我本無形暫有形，偶來人世逐營營。輪迴債負今還了，搔首索然歸上清。別有詩十篇，今在天台道元院。

葉藏質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〇《葉藏質》 道士葉藏質字含象，處州松陽人，法善之裔也。初隸安和觀爲道士，詣天台馮惟良授三洞經籙。於玉霄峰選勝創道齋，號石門山居。其前有二峰，聳峭對峙，故曰石門。日誦道德、度人二經。晚年尤精符術，請之者如織。婺州牧爲邪物所撓，詣請符。至中路，犯以穢忌，失之。牧親造，見案上有筒，封檢甚固，乃前之符也。因焚香，置匣捧歸，祟物遂絕。由是獲驗之家有所施，不是已則少留之，悉爲葺壇宇功德之費。牧乃表其賢，唐懿宗優詔石門山居爲玉霄觀。忽命酒，召其友應夷節同飲，語及生平事，然後告以行日。及期，題於門曰：鷄鳴時去。門人遂聞珠珮雜鼓樂聲于空中，須臾鷄唱，視之，已化矣。年七十四。

軒轅集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二《軒轅集》 羅浮山先生軒轅集者，不知何許人。居羅浮山，人傳數百歲，顏色不老，髮長垂地，坐暗室則目有光長數丈。每採藥於岩谷，則毒龍猛獸隨之，若有所衛護。居家請齋者雖百餘處，無不分身而至。與人飲酒，則神出一壺才容一二升，賓客滿座，傾之彌日不竭。人命飲，百升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瀝瀝而出，麝藥之香，略無減耗。或飛朱篆則可致千里，遇病者以布巾拂之，即應手而愈。唐宣宗召入，問：長生可致乎？答曰：絕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雖堯舜禹湯之道可致，況長生久視乎。又問：先生與張果孰愈？曰：臣不知他，但年少於果耳。及退，又以金盆覆白鵲試之。時集方休于外，謂中人口：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中人不諭其意，上復召令速至，集纔及玉陛，謂上曰：盆下白鵲宜放之。上笑曰：先生早知矣。命坐御榻前，令宮人侍茶湯。集貌古而布素，有笑之者，則鬢髮朱唇，年方二八，須臾變爲老嫗，鵝皮鮐背，鬢髮幡然，皆泣涕不已，上令謝之，却復故。京師素無豆蔻荔枝花，上因語及，俄頃二花皆至，各數百朵，枝葉方茂，如新剪者。又嘗相子，集曰：臣山下有者，味踰於此。上曰：朕無緣得矣。集遂取御座前碧玉甌，以寶盤覆之，俄頃徹盤，相子在其下。上食之，歎其甘美無比。又問曰：朕得幾年天子？即取筆書四十字。但十字一起，上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駕，乃十四年也。久之，辭還山，命中使送之，每見其於一布囊探錢以施貧者，比至江陵，數十萬取益不竭。未及山，忽亡其所在。中使惶恐，不日南海奏先生已歸羅浮山矣。

譚峭岩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八《譚峭岩》 譚峭岩，茅山道士。唐敬宗寶曆中，遊天台江浙間，年貌如二十許人。人亦不知其有道，務以陰功救物，常遺金于途，以拯貧乏。或報，殊不認。問其故，則曰：陰真君化土爲金以賑不足，吾恨未能。且無用之物以邀人，亦何怪。久而知其有術，神丹以化瓦礫，符篆以制鬼神。或者話隋煬帝東巡事，峭岩忽失言曰：大業年中開丹陽河，斷三岡脉，其下血流，吾嘗往觀之。由此知峭岩之壽，蓋數百年矣。弟子鄧甲久事之，授以丹訣符術，則不能盡其妙，但陸擒兕虎，水縛蛟螭而已。峭岩謂曰：人賦分有定，水石能致其熱，火不能致其寒，雖盡吾之道，而汝則止是矣。文宗開成中，輕舉於南嶽矣。

王璨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五《王璨》 王璨一本作琮，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壬辰歲爲王屋令。嘗念黃庭經六千遍，欲自註解而未了深義。罷官居山之下，絕穀咽氣，乃入洞中。行三十里，忽然平闊，壁立萬仞下，嵌室石牀案几儼然，若有人居。案上古經一軸，不敢輒取，再拜言曰：臣慕長生，竊入洞天，是萬劫良會。今睹玉案玄經，願真仙許塵目一披。良久，忽有一人坐於案側曰：子勤至也。吾東極真人王太虛，與子

同姓。黃庭經吾了所註，便授於子。復以桃核一片予之，大如數斗器。此桃出融皇澤中，食之者白日飛行。此核磨而服之，不惟愈疾，可以延年。子未可居此，更二十年期。言訖不見。璨乃携核與經而歸，服核誦經，狀貌益少。東極真人註黃庭經，世或有之。

葉千韶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五《葉千韶》 字魯聰，洪州建昌人。少師事西山道士，學十二真君道術，辟穀服氣。嘗獨居，忽大風雨雷電，有一白衣人拜千韶言：君道德臻備，仙籍褒陞，當在人間役使鬼神，更顯功績。今神人將降君，可以見之，無所畏也。於是千韶焚香拱默以坐，俄頃雲中有遠遊朱衣真官一人降，又神將十餘人，皆帶劍佩龍虎符，部從鬼神甚衆，有黃衣綠衣吏各執簿一卷，神將皆列拜千韶。真官謂千韶曰：天命授君此簿神將吏兵，幸備役使，以救世人。千韶拜授天書，捧其簿閱之，若人間兵籍也。吏掌其簿書，請召則應命。後自長嘯，則風生林壑，噴水則雨流原野，足擦地則雷鳴輾轉，手畫空則電光爍爍。乃遊行天下，每徭狂，醉傲於城市間。忽驅叱以振威，人問之，則曰：我見某處火災，某處亢旱，使雨以救之耳。人驗之，果然。常經過州縣，適逢亢旱。人請千韶祈雨，即備香案啓祝，須臾雨降。有請致雷者，腳擦地便鳴，從地底發輾轉聲。或苦雨，祈請不應，千韶立爲止雨。冬中或旱，祈雪，千韶乃單衣跣足，立於日中嘯詠。俄頃風雲會合，降雪連宵。又以符救人疾苦，不俟人之求請，見疾者無不憫而救之。有邪病者，聞千韶之名自愈，得符者終身病不再發。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千韶遊及濠州，聞刺史劉昉忽中風垂命，名醫莫療。千韶策杖入州，曰：感我此來，使君再生矣。於是書符三道，貼於肩、脇、腿。曰：驅風從腳出，三日當愈。於是風颺颺從腳心出，三日平復如故。昉博通文學，素好道術。歷官得郡，善政及

人。乃謂賓吏曰：昉平生師道，忽中暴風，遽感異人以相救度。董奉還杜鬱之魂，今可侔矣，實道力之所報也。郡人皆神於千詔，昉乃迎之於郡，齋以師事之，厚以金帛謝之。千詔遽捨昉而去，尋之，無蹤矣。後有人於荆湘間見千詔，話濠州事而笑。十餘年後，隱於西山，時有人見之者。

祖舒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五《祖舒》 又名遂道，字昉

仲。唐廣西零陵永州祈陽縣人，月字化身，九月九日生。面黎黑色，大圓眼，露齒，頭髮鬢鬆，插竹節釵。手足黑而有毫，身長七尺，壽一百三十二歲。幼存節操，生而神靈。厲志修真，父母莫能禁之，遂徧遊名山，師事許真君、鄭真人、靈光聖母。一日於西京清虛洞神化溪遇太玄夫人降于溪濱，又從而師之。蒙與俱至洞中凡數日，變現男女，歷試諸難，終無怠志，乃授以元始大道。俾乘枯木，順流隨止。少焉，木至故處，失夫人所在矣。由是會四派而一之，職位清微元上侍宸。復化身爲清微察令昭化元君，又號通化一輝元君，統轄雷霆。變相不一，或紅巾搭膊，跣足露腿，威勢可畏。或按劍坐石，嘯命風霆。或乘龍仗劍，策役萬靈。或金冠素服，尊臨洞府。性烈令嚴，雖雷神亦加嚴勵。功成沖舉，居金闕昭凝宮，主清微洞照府。又曰金闕中靈凝照府，主持教法，惠濟生靈。

黃舜申傳、陳采編《清微仙譜·會道》 清微侍元上宸玄都總真九炁元靈夫人太皇景明洞陽金闕昭凝妙道保仙元君祖舒，一名遂道，字昉仲。月字化身，降唐昭宗時，廣西零陵郡人。面黎黑色，大目，身長七尺。幼存節操，生而神靈，父母莫能禁，遂入道。遍歷名山，至桂陽軍江渚石上，遇護明元妃，化身靈光，聖母授以清微自然先天之奧。或竹釵袒臂，仗劍坐石，嘯命風霆，飛行人世。繼至西京近地，山中清虛，洞神化溪。感太清泰玄文元君，化形美女，濯于溪濱，師執巾侍之，奉迎至岸。

凡數夕，變現男女猛獸異相，歷試諸難，殊無怠意，知其誠確，乃召使乘木筏汭流，次復故所，悉以上清靈寶道德正一之旨付之，隱而不見，師總五派之奧，統轄雷霆，變相不一。或乘龍仗劍，策役萬靈。或金冠素服，尊居洞府，性烈令肅，雖雷神亦加嚴勵。今治清微洞照府，主持教法，嗣教之士，宜竭忠誠。稍或有違，嗔責立至。又號通化一輝元君。

張辭

傳記

李昉《太平廣記》卷七五《道術五·張辭》 咸通初，有進士張辭。

下第後，多遊淮海間，頗有道術。常養氣絕粒，好酒耽葷，鄙人以爐火藥術爲事。一旦覩之，乃大哂，命筆題其壁云：爭那金烏何，頭上飛不住。紅爐漫燒藥，玉顏安可駐。今年花發枝，明年葉落樹。不如且飲酒，朝暮復朝暮。人咸異之。性不喜裝飾，多歷旗亭，好酒故也。或人召飲，若合意，則索紙剪蛺蝶二三十枚，以氣吹之，成列而飛。如此累刻，以指收之，俄皆在手。見者求之，即以他事爲阻。嘗遊監城，多爲酒困。非類輩欲乘其酒而試之，相競較力。邑令偶見，繫之。既醒，乃課述德陳情詩二律以獻令，令乃立釋之。所記一篇云：門風常有蕙蘭馨，鼎族家傳霸國名。容貌靜懸秋月彩，文章高振海濤聲。訟堂無事調琴軫，郡閣何妨醉玉觥。今日東漸橋下水，一條從此鎮常清。自後邑宰多張之才，次求其道。日夕延接，欲傳其術。張以明府勳貴家流，年少而宰劇邑，多聲色狗馬之求，未暇志味玄奧。因贈詩以開其意云：何用梯媒向外求，長生只合內中修。莫言大道人難得，自是行心不到頭。他日將欲離去，乃書琴堂而別。後人多云江南上昇。初去日，乘酒醉，因求片楮，剪二鶴於廳前，以水喂之，俄而翔翥。乃曰：汝可先去，吾即後來。時邑令亦醉，不暇拘留，張遂得去。其所題云：張辭張辭自不會，天下經書在腹內。身即騰騰處世間，心即逍遙出天外。至今爲江淮好事者所說。出《桂苑叢談》。

王元芝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二《王元芝》 王元芝，鍾陵人也。十數歲時，夜出門見一道士，與語，因隨之在江中水底月光中行。不見有泥沙，水隨步自開。路傍見一物如龍，又若蛇，形長十丈許，有五色光。問道士，答曰：此水母也，見者長生。明日方還，自是好遊山間。多飲酒，亦無服餌。每言洪崖西山蕭史壇，匡廬玉笥麻姑諸仙洞，無不遍歷。其間嘗於江右識仙人曹德休。德休，西晉太史官，後梁尚書郎。即得不死之道，泛舟西江，與元芝往來。元芝嘗爲縣吏，被繫獄中。德休知之，來其家，令取水少許，禁呪之，令人餉元芝。元芝飲訖，械繫已脫。遂歸，同德休而去。來往九江、金陵、江都，四十餘年方歸，年益少。先是，鍾陵多山魃，元芝欲到，山魃避之，謂人曰：王處士來。人有於道衢見兵士旗幟千人，至其前，乃元芝行也。或逆風掛帆，或泛水安坐。唐懿宗咸通末，元芝遊玉笥山。雲水道士皮元休，舊與之友善，忽於郁木坑見元芝與道者數輩遊覽，因問所適。答曰：是蕭子雲、吳世雲、梅福、大脩諸仙約我，將登玉梁山，候蓬萊范仙伯爾。言已不見，即雲霧溟濛，風振林谷。元休悵仰而歸。一本芝作之字，未知孰是。

爾朱洞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五《爾朱洞》 爾朱洞字通微，

教史人物總部·隋唐五代部

不知何許人也。少遇異人，授還元抱一之道，煉大丹不死之方，因自號歸元子。唐懿宗朝，至蓬州。州有大小蓬山，世傳周穆王時，有人於此刻木爲羊，跨而仙去。通微曰：是與海上三山名同，又有跨羊仙迹，吾期成道於茲乎。乃援修蔓，躡絕壁，得石室，喜甚。曰：足辦吾事矣。久之，復捨去，賣藥於蜀漢之間。其行飄然，如乘太虛。時時啗猪血灌腸，飲酒哦詩，人莫之測。所舍逆旅，主人每夕怪其室中膈膈有聲，問窺之，則其身自榻而昇，觸棟而止。後伺其醉，以粉涂其腹，黎明視其棟，著其上皓然。或者於枯骸中得物如雀卵，持以問通微。通微曰：殆服神丹而不能修煉，故純陰剝消，無陽與俱，獨就丹田成此爾。女子吞之，當生異兒。果有吞卵者，生兒，神光燦日，異香滿室。唐昭宗大順中，王建圍成都，通微亦在焉。館通微者，憂懣曰：建約城陷日，夷戮無噍類，奈何？通微曰：勿憂也。施席籠，攝建及其三軍入其中，有如聚蟻。建與軍皆見神人乘黑雲，叱其軍曰：敢有一毫傷吾民，若等禍且及。建等怖伏曰：不敢。建入成都，果束兵。市不改肆，民既全濟矣。通微則又往客果州，嘗大醉天封精舍，嘔丹於其井中，曰：後當爲良藥。至今炎夏病瘠者飲之，必差。果州朱鳳山，州之南爾，朱仙及李淳風養煉之地。通微一日謂所善郡人張洪之曰：吾久不朝元，今欲往謝氏仙山趨宸極。時冬夜晴澈，漏方中，大雪暴集。洪之念通微凍路，漏甫盡。即出求之。見其衣單衣，卧道上，舉碧玉簡示洪之曰：吾朝元，誤墜此溪上，盤石有聲，爾視之，石必斷矣。視之，信然。鄰有斃於酒者，通微以藥灌之，即蹶然起。言已入陰府，主者令亟還，曰：真人有命，延壽一紀。洪之因是大駭，請授以道。通微曰：爾股上天魚，首倒無益也。更一生，乃可爾。洪之股有痣，若魚形，首素上向，至是果倒矣。通微鬻丹陽一粒，需錢十二萬。太守召鬻之，曰：太守金多，非一百二十萬錢不可售。太守怒，以爲惑衆。納之竹奩，沈於江。至涪陵上流，有二人乘舟而漁。舉網，怪其重，出之，乃通微，貌如常。漁者曰：必異人也，入定乎？叩銅缶寤之，少焉，通微開目視二漁者，曰：子等何人，此去銅梁幾何，有三都乎？曰：我白石二江人，漁水上。此去銅梁四百里，自是而東即鄆都縣平都山仙都觀也。通微曰：吾師謂吾遇三都，白石浮水乃仙去，殆此。即先是，通微至江濱，多投白石，待其浮，人不解也。通微既登岸，從容語二漁者曰：子類有道

者，有所傳乎？二漁曰：我昔從海山仙人得三一之旨，煉陽銷陰，亦有年矣。通微於是索酒，與劇飲，取丹分餌之。至荔枝園下，旌節自天降，導三人昇雲而去。涪州松屏出石山間，爾朱先生種松於此。映山之石，皆有松文，采者祈禱，得佳天然成文。其後通微再見於世，有成都胡二郎仙井，道士遇焉。

孫智清

傳記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一《上清品》 十六代宗師：明玄先生，姓

孫諱智清，不知何許人。在襁褓時，畏聞腥羶。及解事，唯進以酒，辭家入山，師洞真先生。大和六年，為山門威儀。七年，奏請重禁採捕四時、祭祀咸絕牲牢，奉勅書立石。紫陽觀李衛公尊師之，嘗有詩贈。武宗會昌元年，召修生神齋，勅建九層寶壇行道，因賜號焉。解化時，眾見風雨中有大魚金鱗玉鬣，師乘之，凌大峰而上，未詳歲月。贊曰：

食味養形，食氣養神。鼎俎傷生，忍而害仁。我貴食母，無假于外。瞻儀有感，豈識其會？

馬湘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一三下《紀傳部一五傳一一·續仙傳·馬

自然》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人也。世為縣之小吏，而湘獨好經史，攻文學。乃隨道士，天下遍遊。後歸江南，而常醉於湖州，墮雪溪，經日

而出，衣不濕，坐於水上而來，言適為項王相召，飲酒欲醉，方返溪濱。觀者如雲，酒氣猶衝人，狀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時復以拳入鼻，及出拳，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頃，指柳樹隨溪水走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遇馬植出相任常州刺史，素聞湘名，乃邀相見，迎禮甚異之。植問：「道兄幸同宗姓，欲為兄弟，冀師道術，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曰：「扶風。」湘戲曰：「相公扶風馬，湘則馬風牛。但且相知，無徵同姓。」意言與植風馬牛不相及也。然植留之郡齋，益敬之。或飲會次，植請見小術。乃於席上以瓷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實，取食眾賓，皆稱香美，異於常瓜。又於遍身及襪上摸錢，所出不知多少，擲之皆青銅錢，撮投井中，呼之一一飛出，人有收取者，頃復失之。又植言，此城中鼠極多。湘書一符，令人帖於南壁下，以筋擊盤長嘯，鼠成羣而來，走就符下俯伏。湘乃呼鼠，有一大者近堦前。湘曰：「汝毛蟲微物，天與粒食，何得穿穴屋宇，晝夜撓於相公？且以慈憫為心，未能殺汝，宜便率眾離此。」大鼠乃迴羣鼠前，皆叩頭謝罪，遂作隊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此城內便絕鼠。

後南遊越州，經洞巖禪院，僧三數百人方齋，而湘與婺州永康縣牧馬巖道士王知微、弟子王延叟同行，僧見湘知微到，踞而食，略無揖者，但使以飯。湘不食，促知微延叟速食而起，僧齋未畢。及出門，又促速行，到諸暨縣南店中，約去禪院七十餘里。深夜聞尋道士聲，主人遽應：「此有三人。」問者極喜，請於主人，願見道士。及入，乃二僧，見湘但禮拜哀鳴，曰：「禪僧不識道者，昨失迎奉，致貽責怒，三數百僧到今下牀不得，某二僧是主事，且不坐，所以得來，固乞捨之。」湘惟睡而不對，知微延叟但笑之。僧愈哀乞，湘起曰：「此後無以輕慢人為意。迴去入門，僧輩當能下牀。」僧迴，果如其言。湘翌日又南行，時方春，見一家好松菜，求之不得，仍聞惡言。命延叟取紙筆，知微言：「求菜見阻，誠無訟理。況在道門，詎宜施之？」湘笑曰：「我非訟者也，作小戲爾！」於是延叟捧紙筆，湘畫一白鷺鷥，以水噴之，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人趕起，又飛下再三。湘又畫一獼猴，走趕捉白鷺鷥，共踐其菜，碎盡不已。其主人見道士戲笑，求菜致此，慮復為他術，即來哀求。湘曰：「非求乞菜也，故相戲爾。」於是呼鷺及獼，皆飛走投入湘懷中，視菜如

故，悉無所損。

又南遊霍桐山，入長溪縣界，夜投旅店，宿舍小而行旅已多，主人戲言：「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即相容。」已逼日暮，知微延叟曰：「祇能舍宿，爭會壁睡？」湘曰：「爾但俗旅中睡，我坐可到明。」衆皆睡，而湘躍身梁上，一脚掛梁倒睡。適主人夜起，燭火照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而人壁久之不出。主人祈謝移時，請知微延叟入家內淨處，方出。及旦，主人留連，忽失所在。知微延叟前行數里尋求，已在路傍。自霍桐迴永康縣東天寶觀駐泊，觀前有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年餘，即化為石。」自後果化為石。忽大風雷震石倒山側，作數截。楊發自廣州節度貢授婺州刺史，發性尚奇異，知之，乃徒兩截就郡齋，致之龍興寺九松院，各高六七尺，徑三尺餘，其石松皮鱗皴，今猶存焉。或有告疾者，湘無藥，但以竹杖打病處，腹內及身上百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有患腰駝脚曲持拄杖而來者，亦以杖打之，令放拄杖，應手便伸展。時有以財帛與湘，阻讓不免，留之，復散與貧人。所遊行之處，或宮觀巖洞，多題詩句。其登杭州秦望山詩曰：「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夕，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嶠，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

後歸故鄉省兄，適兄遠出，嫂姪喜歸。湘告曰：「我與兄共此宅，今歸要分，我惟愛東園爾。」嫂姪異之，小叔久離家歸來，兄猶未見面，何言分地？骨肉之情，必不忍如此。駐留三日，嫂姪訝之不食，但飲酒而已，待兄不歸，及夜遽卒。明日兄歸問，妻子具以實對。兄感慟，乃曰：「弟學道多年，非歸要分宅，是歸託化於我，以絕思望耳。」乃棺殮之，其夕棺輟然有聲，一家驚異，乃葬於東園，時大中十年也。明年東川奏，劍州梓桐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湘於東川謂人曰：「我鹽官人也，新羽化於浙西，今又為玉皇所詔，於此上昇。」以其事奏之，遂勅浙西道杭州覆之，發塚視棺，乃一竹杖而已。

金可記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一三下《紀傳部一五傳一二·續仙傳·金可記》：金可記，新羅人也。實貢進士，性沉靜好道，不尚華侈。或服氣煉形，自以為樂。博學強記，屬文清麗。美姿容，舉動言談，迥有中華之風。俄擢第不仕，隱於終南山子午谷葺居，懷退逸之趣，手植奇花異果極多。常焚香靜坐，若有念思，又誦《道德》及諸仙經不輟。後三年，思歸本國，航海而去。復來衣道服，却入終南，務行陰德，人有所求無阻者，精勤為事，人不可偕也。大中十一年十二月上表言：「臣奉玉皇詔，為英文台侍郎，明年二月十五日當上昇。」時宣宗頗以為異，遣中使徵入內，固辭不就。又求見玉皇詔，辭以為別仙所掌，不留人間。遂賜宮女四人，香藥金綵，又遣中使二人專看待。然可記獨居靜室，宮女中使多不接近。每夜聞室內常有人談笑聲，中使竊窺，但見仙宮仙女各坐龍鳳之上，儼然相對，復有侍衛非少，而宮女中使不敢輒驚。二月十五日春景妍媚，花卉爛熳，果有五雲喚鶴，翔鸞白鶴，笙簫金石，羽蓋瓊輪，幡幢滿空，迎之昇天而去。朝列士庶觀者填溢山谷，莫不瞻禮歎異焉。

王昌遇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五《王昌遇》：王昌遇，梓州人也。為州治獄吏，嘗晨食豬蹄，不盡而藏之。已而妻妾匿之，至夕將取食

焉，婢紅蓮以不獲告。昌遇意其盜也，答掠之。不勝痛，遂誣服。妻徐出豚蹄，曰：我試君耳。君鞠獄得無類是乎？昌遇大感悟，自是多所平反，而所爲亦寔近道矣。俄有老父賣藥於市，能除鼠，暴終日，無售者。昌遇憐之，每遇老父，輒鬻以歸。如是久之，老父怪曰：君家多鼠乎？昌遇曰：吾憐丈人不售，故鬻之，非求毒鼠也。藥具在。老父曰：第用之，鼠未必死爾。昌遇歸，投藥食中，鼠大集。食已，皆化鴿飛去。昌遇大驚，往求老父，不見也。未幾有道人日醉於市，卧道上，人呼之爲落魄仙，時白昭嗣節度東川，劉闢方阻兵禁夜行者，得輒死。昌遇爲牙校，治右廂，夜過所部，見有卧道上者，視之，乃落魄仙也。匿不發，掖歸其家。落魄既寤，詬曰：吾有二嫌，白金三兩，錢二千，今失之，必汝也。昌遇不復辯，如數償之。落魄仙持以去，曰：他日見子瀘上。逾數年，官府追舊吏解綱，昌遇當解絹綱於瀘州。至江安道中，遇二道士，執兵刃，挾弓矢，昌遇股慄，不敢進。道士曰：乃爾耶，慎勿恐，吾落魄仙也。挽昌遇至其居，爲其設酒，已，還其元來所賞金帛，曰：正爲今日設也。後昌遇得此，以償絹綱，虧折之數，遂得交，收公文迴歸。道士復告昌遇曰：爾知陽精魂立，陰精魄成，兩精相傳而成神明，神以形用，形以神生，神去則形斃矣？昌遇曰：不知也，願受教之。道士曰：神以道全形，以術延爾因。授以赤龍大丹訣，曰：昔者毒鼠藥，乃外丹之本也。火養之三年，服之仙矣。遂名昌遇爲易玄子。呼左右取焉。令昌遇乘以歸，馬無轡而行，若奔電，直凌霄漢間。俄爾至高峰，若蹶然，則矗立平地矣。馬忽言曰：吾乃潭中龍也，子所聞丹方，尚能省乎？復爲之開說。既已，即躍入潭中，化爲龍沫去。尋有負樵者至，昌遇問此何地，曰：東川也。昌遇因問途而還，即詣府，丐免。後來差發，遂煉丹於北郊之長平山，西郊之鳳凰山，丹成輕舉。時唐宣宗大中十三年九月九日也。

熊德融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二《熊德融》 熊尊師名德融，字大光，荊州人也。幼稟淡泊，不餌腥膻，銳然有出塵志。年十三辭家訪道，千里苦志勞形，人咸異之。後至九嶷山，忽遇一人於道左，綠髮朱顏，眸子瑩然。德融疑其非常，進而問之，則唯唯無語。因相與携手入山，漸造幽深，至一石室，引德融坐，謂曰：夫道不欲雜，雜則擾，擾則憂，憂則不救，故聖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又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動。子之骨法終成仙道，今猶未也。因腰間取一葫蘆，傾酒飲之，云：他日相會，勉旃勉旃。遂入，德融伺候數日，竟不復出，因悵然而返自失者累月。唐宣宗太初中，遂遊廬山，居于簡寂觀。常晏坐一室，終日寂然，人莫測其所爲。至懿宗咸通二年解化。葬訖後數日，有道士南歸，道逢德融，幅巾藜杖獨步，因問何往，曰：吾之九嶷尋師矣。道士既歸，語其事，發棺視之，唯有一簪而已。先是，從游者如李相國珣，崔相國植，于刺史德誨諸公，皆奉其道，稱其門人焉。

張 謨

傳記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二 二十代天師，諱謨，字子堅。唐會昌辛酉，武宗召見，賜傳錄壇宇額曰：真仙觀。將命官，辭歸不受。咸通中，懿宗命建金錄大醮，賜金帛，還山。一日，大醉而化。年一百餘歲，

元至正十三年，贈沖玄洞真孚德真君。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九《張謚》 張謚字子堅，德真之長子。博學，爲當時通儒，攻草隸。晚年好道，能辟穀。一日三飲，大醉而化，年一百餘歲。

張秉一

傳記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二 二十一代天師，諱秉一，字溫甫。母嘗晝寢，夢神人履金龜下降，覺而有娠，十有五月而生。既長，目光如電，夜能視物。常負劍行山澤，開叱一老樹，雷即震裂，打死二巨蟒，小蛇百餘。南唐齊王夢墮井中，有道士碧眼長髯，衣絳衣，掖出之。占曰：此漢天師也。遂即龍虎山，建祠宇，賜水田。天師將化，曰：吾去矣，須地震。乃殮，已而果震，七日乃殮。體溫如玉，壽九十二。元至正十三年，贈守玄紫極昭化真君。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九《張秉一》 張秉一字溫甫，子堅之長子。母初夢金龜入腹，覺而有孕。少年學道，能洞窺牆壁外。嘗累千金，遇凶年市穀救施貧乏。年九十二歲，一日語妻曰：吾死後地震則斂而葬之。言訖，乃正坐執簡而化。七日果地震，乃斂而葬焉，體尚溫而不壞。

張善

傳記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二 二十二代天師，諱善，字元長。幼不

教史人物總部·隋唐五代部

茹葷，稍長，遍遊名山三十餘年，始還。淵默內脩，不與物接。壽八十七。元至正十三年，贈清虛崇應孚惠真君。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九《張善》 張善字元長，溫甫之長子。幼不茹葷，長好道，遊歷名山大川，二十年方還。即不出戶，深有內養。年八十七歲而終。

張季文

傳記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二 二十三代天師，諱季文，字仲珪。五代之季，人受其經錄甚衆，乃鑄鐵環券繼之。宋初，鐵券錄尤盛。壽八十七。元至正十三年，贈清虛妙道輔國真君。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九《張季文》 張季文字仲歸。元長之子。歲以諸階祕錄傳度弟子之能修行者，用符水治病立愈。年八十七歲而卒。

趙知微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二《趙知微》 道士趙知微，不知何許人。結廬於九華山鳳凰嶺，日誦道書，草衣木食數十年，由此得道。人多從之，皇甫元真爲弟子凡十五年。唐懿宗咸通中，知微煉丹，遣元真市藥於京師，寓玉清觀之上清院。時皇甫枚日相訪，詢及知微事，元真曰：門人自事師以來，未嘗有惰容，嘗云分杯結霧及化竹釣鱸之術吾皆

得之，但小戲術爾。去歲中秋霖雨，門人皆歎佳夕不得賞月，吾師忽命侍童備酒，徧召諸生，謂曰：能昇天柱峰翫月否？諸生雖應諾，而切訝之。少頃，吾師曳杖而出，諸生從行。既闢扉，天已廓清，皓月如晝。捫蘿援篠，立峰之巔。吾師危坐，諸生列侍，舉酒詠郭景純遊仙詩數篇，諸生有清嘯者、步虛者、鼓琴者，以至月落方歸。既就榻，而風雨如初。元真善棋無敵，得點化術。久之歸九華山，不復出矣。

劉 瞻

傳 記

李昉《太平廣記》卷五四《神仙五四·劉瞻》 劉瞻，小字宜哥，唐宰相瞻之兄也。瞻家貧好道，嘗有道士經其家，見瞻異之，乃問知道否。曰：知之。某性饒俗氣，業應未淨，遽可彊學邪。道士曰：能相師乎。瞻曰：何敢。於是師事之。道士命瞻曰：山棲求道，無必裹巾。瞻遂丫髻布衣，隨道士入羅浮山。初，瞻與瞻俱讀書爲文，而瞻性唯高尚。瞻情慕榮達，瞻嘗謂瞻曰：鄙必不第，則逸於山野。爾得第，則勞於塵俗，竟不及於鄙也。然慎於富貴。四十年後，當驗矣。瞻曰：神仙遐遠難求。秦皇、漢武，非不區區也，廊廟咫尺易致。馬周、張嘉貞，可以繼踵矣。自後瞻愈精思於道，乃隱於羅浮。瞻進士登科，屢歷清顯，及昇輔相，頗著燮調之稱。俄謫日南，行次廣州朝臺，泊舟江濱。忽有丫角布衣少年，衝暴雨而來，衣履不濕，云欲見瞻。左右皆訝，乃詰之。但言宜哥來也，以白。瞻問形狀，具以對。瞻驚嘆，乃迎入見之。瞻顏貌可二十來，瞻以皤然衰朽。方爲逐臣，悲喜不勝。瞻復勉之曰：與余爲兄弟，手足所痛，曩日之言，今四十年矣。瞻亦感嘆，謂瞻曰：可復修之否。瞻曰：身邀榮寵，職和陰陽。用心動靜，能無損乎。自非茅家阿兄，已昇天仙。詎能救爾，今唯來相別，非來相救也。於是同舟行，別話平生隔闕之事。一夕失瞻所在。今羅浮山中，時有見者。瞻遂南適，歿於貶所矣。出《續仙傳》。

王 廓

傳 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二《王廓》 布衣王廓，唐懿宗咸通中自荆渚隨船將過洞庭，風甚，泊舟君山下，與數人沿岸尋山徑，登山而行。忽聞酒香，問諸同行，皆曰：無。良久香愈甚，路側崖間見有洞穴，廓心疑焉，遂入穴中。行十許步，平石上有窟穴，中有酒，掬而飲之，味極醇美。飲可半斗餘，陶然如醉。坐歇窟穴之側，稍醒乃歸舟中，話於同侶。衆人爭往求之，無復所見。自此充悅無疾，漸厭五穀，乃入名山學道去。後看仙書云：君山有天酒，飲之昇仙。廓之所遇者，乃此酒也。

王可交

傳 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二《王可交》 王可交，蘇州崑山人也。本農畝之夫，素不知道。年數歲，眼有五色光起，夜則愈甚，冥室之中，可以鑒物。或人謂其所親曰：此疾也，光盡則喪其目矣。父母愚，召庸醫以炙之，光乃絕。唐懿宗咸通十年十一月，可交自市還家，於河邊見大舫一艘，絡其金綵，飾以珠翠，張樂而遊。可交立而觀之，舫艤於岸，中有一青童引之登舫。見十餘人峨冠羽服，衣文斑駁，雲霞山水之狀。各執樂器，一人唱言曰：三三叔欲與汝相見。亦不知何許人也。傍一人言曰：好仙骨，爲火所損，未可與酒，但不食十年方可得道爾。以栗子

一枚與之，令食。可交食一半，留一半在手中，遂奏樂飲酒。童子復引之上岸，忽如夢中。足纔及地，已墜於天台山瀑布之巖下。頃刻之中，水陸千里。台州刺史袁從疑其詐妄，移牒驗其鄉里，自失可交之日，泊到天台之時，已三十日矣。可交自此不食，顏狀鮮瑩。袁以羽褐授之，使居紫極宮。越州廉察御史大夫王諷奏曰：姑以神遊天上之簫韶一曲。俄如夢覺，人間之甲子三旬，雖云十載為期，終恐一朝飛去。詔曰：神仙之迹具載，縑緇靈異可稱。忽詳聽鑒，既升凡骨，況在名山，今古不殊，蓬瀛何遠。委本道切加安期先生棲隱。於是任其遊息，數年猶在江表間。

閻丘方遠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一三下《紀傳部一五傳一二·續仙傳·閻丘方遠》：閻丘方遠字大方，舒州宿松人也。幼而辯慧，年十六，精通《詩》《書》，學《易》於廬山陳元晤。二十九，閻大丹於香林左元澤，澤奇之。後師事於仙都山隱真巖劉處靖，學修真出世之術。三十四，受法籙於天台山玉霄宮葉藏質，真文祕訣，盡以付授。而方遠守一行氣之暇，篤好子史羣書，每披卷必一覽之，不遺於心。常自言：「葛稚川陶貞白，吾之師友也。」銓《太平經》為三十篇，備盡樞要，其聲名愈播於江淮間。唐昭宗景福二年，錢塘彭城王錢鏐深慕方遠道德，禮謁於餘杭大滌洞，築室宇以安之，列行業以表之。昭宗累徵之，方遠以天文推尋，秦地將欲荆榛，唐祚必當革易，佯之園綺，不出山林，竟不赴召。乃降詔褒異，就頒命服，俾耀玄風，賜號妙有大師玄同先生。闡揚聖化，啓發蒙昧，真靈事跡，顯聞吳楚。由是從而學者，若正一真人之在蜀，趙昇王長亦混於門下，弟子二百餘人，會稽夏隱言譙國戴隱虞陽鄭隱瑤吳郡陸隱周廣陵盛隱林武都章隱芝，皆傳道要而升堂奧者也。廣平程紫霄應召於秦宮，新安聶師道行教於吳國，安定胡謙光魯國孔宗魯十人，皆受思真鍊神之妙旨。

其餘遊於聖跡，藏於名山，不復得而記矣。天復二年二月十四日，沐浴焚香，端拱而坐，俟亭午而化，顏色怡暢，屈伸自遂，異香芬馥，三日不散。弟子以從俗葬，舉以就棺，但空衣而尸解矣。葬於大滌洞之傍白鹿山。後有道俗於仙都山及廬山累見之，自言：「我捨大滌洞，歸隱灊山天柱源也。」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〇《閻丘方遠》：臣道一曰：左元澤答閻丘方遠之問，善則善矣，然末云但於有無一致，泯然無心。則學者猶未知有無之辯也。夫能識無中不無，有中不有，方契乎道。方遠之所得，度不止此也。《道德經》曰：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此論無也。又曰：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此論有也。知此，則親見左元澤亦必曰：斯言盡之矣。

劉得常

傳記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一《上清品》：十八代宗師：洞微元靜先生，姓劉諱得常，金陵人。十七歲作大道歌見吳宗師，觀其氣骨，飄然出塵，曰：賢者能飲茅山泉，一月當十倍今日聰明，一年特生光慧，十年聞仙道矣。師迺作冷泉吟。又曰：吾有玉經妙旨，子若歛華歸實，可以混合天人，離情理識。由是再拜，執弟子禮，得其道，居紫陽觀二十年，不踰戶闕。華姥山一夕有童子歌曰：靈菌長，金刀響。山中人數聞之，慮有兵。是年盛產黃芝，經月枯悴，師亦解真。贊曰：

龍章鳳書，可制劫運，藏之貴虛，保之貴定。全體皆用，誰執其方，

欲窮所之，弟子亡羊。

聶師道

傳記

吳淑《江淮異人錄》 聶師道，歙人，少好道。唐末于濤爲歙州刺史，其兄方外爲道士，居於郡南山中，師道往事之。濤時往詣方外，至於郡政，咸以諮之。乃名其山爲問政山。吳朝以師道嘗居是山，因號爲問政先生焉。初，方外在山中，郡人少信奉者。及師道至，賁信日至而富實。師道嘗與友人同行，至一逆旅，友病熱疾，村中無復醫藥，或教病者曰：「能食少不潔，可以解。」及病危，因復勸之，人有難色。師道諭之曰：「事急矣，何難於此，吾爲汝先嘗之。」乃取啗之。人感其意，乃食，而病果愈。後給事中裴樞爲歙州，當唐祚之季，詔令不通。宣州田頔、池州陶雅舉兵圍之累月，歙人頻破之。後食盡援絕，議以城降。而城中殺外軍已多，無敢將命出者。師道乃自請行。樞曰：「君乃道士，豈可遊兵革中耶？請易服以往。」師道曰：「吾已受道法科教，不容易服。」乃縋之出城。二將初亦甚怪，及與之語，乃大喜曰：「真道人也。」誓約已定，復遣還城中。及期樞適有未盡，復欲延期，更令師道出諭之。人謂其二三，咸爲危之。師道亦無難色。及復見二將，皆曰：「無不可，唯給事命時。」城中人獲全，師道之力也。吳太祖聞其名，召至廣陵，建紫極宮以居之。一夜有羣盜入其所止，至於什器，皆盡取之。師道謂之曰：「汝爲盜，取吾財以救飢寒也，持此將安用之？」乃引於曲室，盡取金帛與之。仍謂之曰：「爾當從其處出，無巡人，可以無患。盜如所教，竟以不敗。」後吳朝遣師道至龍虎山設醮，道遇羣盜劫之，將加害，其中一人熟視師道，謂同黨曰：「勿犯先生。」令盡以所得還之。羣盜亦皆從其言。因謂師道曰：「某即昔年揚洲紫極宮中爲盜者。感先生至仁之心，今以奉報。」後卒于廣陵。時方遣使於湖湘，使還至某處，見師道，問之曰：「何以至此？」師道曰：「朝廷遣我離南嶽。使者以爲

然。及入吳境，方知師道卒矣。師道姪孫紹元，少入道，風貌和雅，善屬文。年二十餘卒。初，紹元既病劇，有四鶴集於紹元所處屋上。及其卒，人見五鶴冲天而去。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一三下《紀傳部一五傳一二·續仙傳·聶師道》 聶師道字通微，新安歙人也。性聰淳直，言行謙謹，養親以孝聞，深爲鄉里所敬。少師事道士于方外，即德誨之從兄也。德誨自省郎出牧新安之二年，方外從之荆南書記。早捨妻子入道，學養氣修真之術，周遊五嶽名山到新安。德誨乃於郡之東山選勝地，構室宇以居之，目爲問政山房。而師道事之，辛勤十餘年，傳法錄修真之要。後出遊績溪山，自言嘗覽內傳，見服松脂法，乃與道侶上百丈山採松脂。崖石迴聳百丈，遂以名之，其四望高千餘仞。夜宿於崖頂松下，天清月朗，忽聞仙樂起自東南紫雲上，遙遙而來，遲緩過於石金山。石金與百丈，其高相等，雖平地隔三十里，山頂相望咫尺間。乃聞仙樂到彼輟少時，敲小鼓三通復奏樂，金石笙簫，絲匏響亮，擊鼓而拍，莫審其曲調，聲揭而清，特異人間之樂，自三更及雞鳴而止。後問於山下人，是夜皆聞之。其同侶歎曰：「方採靈藥，遽聞仙樂，豈非有感？此亦君得道之嘉兆矣！」其後遊行歸南嶽，禮玉清及光天二壇，後泊招仙觀，入洞靈源。時當春景，聞蔡真人舊隱處不遠，有花木甚異，採樵者時或見蔡真人在其間。師道喜之，乃辟穀七日，晨起獨趨，山中漸行，見花有異香，不覺日晚。忽到大溪傍，見一樵人臨水坐於沙上，師道驟欲親近之，乃負薪將下溪，迴顧師道，却駐樵檐問：「獨此何往？」應之曰：「學道尋仙，深心所切，聞蔡真人隱此山，願一禮謁耳。」樵人曰：「蔡君所居極深，人不可到。」師道曰：「攀蘿登崖，已及於此，有山通行，豈憚遠近？」樵人又曰：「日將暮矣，且行過此山，東有人家可宿。」師道欲隨樵人去，樵人遽入水，甚淺。及師道入水，極深而急，不敢涉。樵人曰：「爾五十年後，方過得此溪。」目送樵人步水面而去，不見，乃迴山東行十餘里，遙望見草舍三間，有籬落雞犬。漸近，見一人青白色似農者，年可三十，獨居，見師道到，甚訝師道深山自行。忽曰：「家累俱出，何爲主人？」又問師道：「此來何之？」應曰：「尋蔡真人居。」主人曰：「路上見一樵人否？」曰：「見。」主人曰：「此蔡道者，適過也。」師道聞之，禮祝曰：「凡愚見仙聖不識，

亦命也。」已通夜，山林深黑，投宿無地。又問曰：「從何來？」具以發跡新安尋真之由以對，乃許入其舍。復指師道令近火鑪邊牀上坐，曰：「山中偶食盡，求之未歸。」師道曰：「絕糧多時，却不以食爲念。」見火側有湯鼎，復有數箇黃甕合。主人曰：「合內物皆堪喫，任意取之。」乃揭一合是茶，主人以湯潑，及喫，氣味頗異於常茶。復思茶更揭之，合不可開，遍揭諸合，皆不能開。師道心訝不似村人家，而不敢言。主人別屋睡，日高不起，又無火燭，睡中曰：「此孤寂之處，忽病無以相待，前村人家甚多，可以往彼。」師道便行數里，不見人家，悉是崖險，乃迴，已迷向宿之處。復行約三十餘里，即逢見一老人，欣喜邀於石上坐，問入山之意。具以前事對之。老人曰：「蔡君父子俱隱於此山。昨夜所宿之處，即其子也。」又曰：「爾道氣甚濃，仙骨未就，入山飢渴，何能却迴？」俄折草一莖與師道，形如薑苗而長尺餘，嚼之味甘美。復令取泉水，喫次舉頭，已失老人所在。師道悲歎不已，而覺食茶草之後，氣力輕健，愈於來時。却欲沿山路尋宿處，其路已爲棘蔓蔽塞，前去不通，却迴招仙觀。衆道士忽見師道，驚異曰：「此觀地雖靈嶽，側近蟲獸甚多，人罕能獨行，何忽去月餘日？實久憂望。」師道曰：「昨日方去，始經一宿。」具言見樵人及宿處，又逢老人。道士皆歎曰：「吾輩雖同居此觀，徒爲學道，知有蔡真人，無緣一見。吾子夙有仙分，已見蔡君父子。其老人者，昔聞彭真人亦隱此山，豈非彭君乎？子一入山，遽逢三仙人。一日一宿，人間月餘矣！其實積習之命也。」師道深自歎異。

駐招仙觀修鍊逾年，後以親老思歸，却回問政山。每入諸山拾薪斷藥，或逢虎豹，見師道垂耳搖尾，俯伏於地。師道以手撫而呼之，乃起隨行，或以薪藥附於背上負之，送歸而去。昔郭文舉之居大滌洞伏虎亦如之，歎之近山頗有猛獸，而不爲人之害者，自師道之感也。其親時問師道遊學所益，具陳其事。親聞之而喜曰：「汝以孝養我，以道資我，亦幸爲汝母矣！此蓋宿慶之及也。」後又出遊，復思往南嶽九嶷山，早聞梅真人蕭侍郎皆隱玉笥山，時人多見之。梅即漢南昌尉福也，蕭即子雲字景喬，梁之公子，自東陽太守避侯景之亂，全家入山，二人俱得道於此。師道且止玉笥清虛觀，思慕梅蕭，三遊郁木坑，或冀一見。堅心以去，山行極深。忽見一人布衣烏紗帽，顏若五十許人，師道禮敬問之。初自稱行

者，問師道何往，乃以尋梅蕭爲答。行者曰：「聞爾精勤慕道，遍訪名山，情亦非易。欲見二君，行者可以相引。爾宿業甚淨，已應玉籍有名，雖未便飛昇，當亦度世爾。」行者又曰：「我謝修通也，恐爾未識，故以自言。本居南嶽，與彭蔡同隱已三百年，知爾常遊洞靈源。我適爲東華君命主玉笥山林地仙，兼掌清虛觀境土社令。爾與我素有道緣，是得相見。然梅蕭日中爲小有天王所召，恐未便還，非可俟也。」師道於是虔拜曰：「凡世肉人，謬探大道，凝神注想，以朝繼夕，未知要妙，若浮于海，詎識其涯？不期今日獲見道君，實百生之幸也。」修通曰：「丹心懇苦，深可憫哉！爾世事未了，且當送爾出山路，往我所止。」隨行數里，忽見草舍兩間，甚新潔，有牀席，小鑪然火煎湯，儼若書生所居而無人。修通命師道人坐於木兔上，修通自坐白石鹿牀上。俄有一髻角童，以湯一盃與師道，呷之，神氣爽然。又指令架上取書一卷，修通曰：「此《素書》也，但習之無怠，當得真旨。」師道意欲求住師學，未之啓言，而修通已知，曰：「爾有親垂老，雖有兄能養，若欲更南遊，此未可言住。我弟子紫芝在九嶷山，若往彼見之，爲我傳語，兼出《素書》示之，得盡其旨矣。或不見，但投《素書》於毛如溪上洞中，仍題石壁記我傳語之意，紫芝當自授爾要道。」言訖，乃發遣師道迴，俄不見修通，已在郁木坑外，師道人清虛觀矣。衆道士驚曰：「一去七日而返，何之也？」師道具以對之，有道士二人欣躍，乞與師道共入郁木坑。到舊處，巖石草樹，歷歷宛然，但失其草舍，竟日悵望而迴。師道得《素書》，文字可識，皆說龜山王母理化衆仙祕要真訣也。他仙習此，當得昇天；世人授之，跡參洞府。其間有疑義，不可究也。後到南嶽九嶷山湘真觀月餘，尋問紫芝蹤跡。咸言毛如溪有一隱士，莫知姓名，人或見者。師道累入山尋之不見，乃如修通之言，投書題石壁。後常夢神人稱紫芝，教之以釋凝滯，意乃醒然。經歲餘，復還問政，居二十餘年，每焚修即以二蔡彭謝真形畫像瞻禮，仍自以管輅編異，傳於道俗。

其後吳太祖霸江淮間，聞師道名迹，冀其道德，護於軍庶，繼發徵召，及至廣陵，建玄元宮以居之。每昇壇祈恩禱福，水旱無不應致，天地感動，煙雲呈祥，是以人情咸依道化，境若華胥，俗皆可封，雖古今異時，寔大帝之介君也。乃降褒美爲逍遙大師問政先生，以顯國之師也。弟

子鄒德匡王處訥楊匡翬汪用真程守朴曾景霄王可儒崔鐔然杜崇真鄧啓遐吳知古，皆得妙理，傳上清法，散於諸州府，襲真風而行教，朝廷皆命以紫衣，光其玄門。有秦吳荆齊燕梁閩蜀之士，咸來逾紀，勤苦奉事。師道常謂之曰：「我無道術，何以遠來若此？」弟子皆曰：「昔張君居蜀，天下之人悉往師之，隨其所修，各授以道要焉，羣弟子執奴僕之役，久而不去者，方得成仙。今悉是枯骨子孫，日逼朽腐，思避短景，希度長生，願無却懇切也。」然師道以仁慈接衆，言不阻違，隨其性識，指以道要，若久行霧露，餘潤漬衣，近羅沉檀，輕香襲體。由是居廣陵三十餘年，有弟子五百餘人。而師道胎息已久，鍊丹有成，一旦告弟子曰：「適爲黑幘朱衣一符吏告，我爲仙官所召，必須去矣！」頃之，異香滿室，雲鶴近庭，若真靈所集，爽然言別而化，弟子殮之，棺忽有聲，視之若蟬蛻，尸解矣。後數日，人自豫章來，見之領一鬚角童隨行，道俗多識之，咸問：「何爲遠遊？」曰：「離南嶽多年，今暫往爾。」所在多泊舊遊宮觀而去。半年後，有人自長沙來，亦如豫章所見，復言衡陽路見歸洞靈源去。樵人言五十年後過此溪，適足驗矣。詳其由來，是二蔡彭謝之儔侶也。隱化而往，絕世思望，神仙皆然矣。

杜光庭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〇《杜光庭》 道士杜光庭字賓

聖，號東瀛子，本處州人《青城山記》云：京兆杜陵人。博極羣書，志趣超邁。唐懿宗朝與鄭雲叟賦萬言不中，乃奮然入道，事天台道士應夷節。常謂道法科教自漢天師暨陸脩靜撰集以來，歲月綿邈，幾將廢墜。遂考真偽，條列始末，故天下羽籙永遠受其賜。鄭畋薦其文於朝，僖宗召見，賜以紫服象簡，充麟德殿文章，應制爲道門領袖。當時推服，皆曰學海千尋，辭林萬葉，扶宗立教，海內一人而已。中和初，從駕興元道，游西

縣，適遇術士陳七子名休復，灑然異之，披榛穴地，聚瓢酒酌之，曰：以此換子五藏爾。先生知國難未靖，上表丐游成都，喜青城山白雲溪氣象盤礴，遂結茅居之。溪蓋薛昌真人飛昇之地也。未幾，駕將復都，詔光庭醮二十四位。會王建霸蜀，召爲皇子師。建謂曰：昔漢有四皓，不如吾一先生足矣。光庭不樂宮中，薦許寂、徐簡夫自代，因老于成都。相國徐光溥志學之年，執弟子禮事之。光庭嘗謂曰：予初學於上庠，而國子監書籍皆備。先讀天文神仙之書，次覽經史子集。一月之內，分布定日而習之，一日誦經書，二日覽子史，三日學爲，四日記故事，五日遊息。凡五事，每月各六日，如此不五七年，經史備熟。韋謏學士以兄之相國莊之文集請爲序，光庭曰：相國富有文辭，若集中不刪落小悼浮艷等詩，不敢聞命。建用張格，乃唐相潛之子，其才術高於時，而於故實未通。治蜀初，小大事每令咨稟，蓋光庭非止善辭藻，而已有經國之大才。時有道士感庭秋謁之而不遇。一日忽謂門人曰：青城方創真宮，工未畢，昨夢朝上帝，以吾作岷峨主司，恐不久於世。門人皆露襟，及真宮成，時後唐莊宗長興四年癸巳十一月，光庭八十四歲，一旦披法服作禮辭天陞堂，跌坐而化。顏色溫粹，宛若其生。異香滿室，久之乃散。光庭有一白犬，目之曰吠雲，令以麻油塗足，繪布裹之，曰：吾聞油塗犬足可日行萬里。逡巡，吠雲亦號叫數聲而斃。光庭嘗撰混元圖、紀聖賦、廣聖義、歷帝記暨歌詩雜文，僅百餘卷，行于世。凡所著述，未嘗不以經濟爲意《蜀檣帆》云：有文千餘卷，皆本無爲之旨。如山居百韻詩及紀道德懷古今二篇，有一言至十五言頗有益於教化。蜀主王建初賜號廣德先生，又欲優於名秩，詢于故事，毛文錫獻言：唐武德初祁平定爲金紫大夫，開元中尹愔居諫省，於是以爲諫議大夫，封蔡國公，進號廣成先生。延之玉局化，通正初遷戶部侍郎。衍襲位，尊爲傳真天師，特進檢校太傅太子賓客兼崇文館大學士。

吳涵虛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六《吳涵虛》 道士吳涵虛，字合靈，居然風采，未嘗下山。終日沉湎，亦無煙火之具，俗呼爲吳獐。好睡，經旬不食。常言：人若要閑即須懶，如勤即不閑也。素不攻文，忽作上昇歌曰：玉皇有詔登仙職，龍吐雲兮鳳著力。眼前驀地見樓臺，異草奇花不可識。我向大羅觀世界，世界如同指掌大。當時不爲上昇忙，一時携向瀛洲邁。至於後唐路王清泰二年，上升。又有荆臺隱士鐵冠先生樊氏，慕合靈之道，常騎白牛訪之。楚王馬希範常師之，後馬希範嗣位，先生不知所之。

鄭遨

傳記

《新五代史·一行傳》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唐明宗祖廟諱遨，故世行其字。遨少好學，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攜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輒投之於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

遨與李振故善，振後事梁貴顯，欲以祿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省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

其後，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徙

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爲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鉤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遂凝數以寶貨遺之，遨一不受。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即賜號爲逍遙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

遨之節高矣，遭亂世不污於榮利，至棄妻子不顧而去，豈非與世自絕而篤愛其身者歟？然遨好飲酒弈棋，時時爲詩章落人間，人間多寫以縑素，相贈遺以爲寶，至或圖寫其形，玩于屋壁，其迹雖遠而其名愈彰，與乎石門、荷蓀之徒異矣。

與遨同時張薦明者，燕人也。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薦明聞宮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三《鄭遨》 鄭遨字雲叟，滑州

白馬人，避唐明宗祖諱，故世行其字。遨少學，敏於文詞。唐末舉進士不第，天下將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携妻子與俱隱，其妻非而不行，遨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還家，遨未嘗一覽，輒投之於火，其絕累如此。妻子繼謝，每聞訃一哭而止。有二青童一鶴一琴從之。遨與梁室權臣李振友善，振欲祿之，拒而不諾。既而振得罪南遷，遨徒步千里往省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於地，千年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山之陰求之。與道士李道盛、羅隱之爲煙蘿友，世自以爲三高士。遨則種田，隱之貨藥以自給，道盛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之，信而不求。俱好酒能詩，善弈棋長嘯。有大瓢，云可辟寒暑，置酒於其中，經時味不壞。日携就花木石間，一酌一詠。嘗因酒酣聯句，鄭曰：一壺天上有名物，兩箇世間無事人。羅曰：醉却隱之雲叟外，不知何處是天真。後晉高祖即位，遣使詔爲諫議大夫，雲叟稱疾不起，以表謝。上益嘉之，賜號逍遙先生，以諫議大夫致仕，給月俸。嘗爲酒詠詩千三百言，海內好名者書于縑緇以贈貺。復有越千里之外，使畫工

潛寫其容於屏障者。其爲天下所重如此。天福末年，七十有四，以壽終。所著詩，修史薛居正錄而爲序目，曰《擬峰集》，行世。

伊用昌

傳記

李昉《太平廣記》卷五五《神仙五五·伊用昌》 熊皞補闕說：頃

年，有伊用昌者，不知何許人也。其妻甚少，有殊色。音律女工之事，皆曲盡其妙。夫雖饑寒丐食，終無愧意。或有豪富子弟，以言笑戲調，常有不可犯之色。其夫能飲，多狂逸，時人皆呼爲伊風子。多遊江左廬陵宜春等諸郡，出語輕忽，多爲衆所毆擊。愛作《望江南詞》，夫妻唱和，或宿於古寺廢廟間，遇物即有所詠，其詞皆有旨。熊只記得《詠鼓詞》云：江南鼓，梭肚兩頭樂。釘着不知侵骨髓，打來只是沒心肝，空腹被人漫。餘多不記。江南有芒草，貧民採之織屨。緣地土卑濕，此草耐水，而貧民多着之。伊風子至茶陵縣門，大題云：茶陵一道好長街，兩畔栽柳不栽槐。夜後不聞更漏鼓，只聽鎚芒織草鞋。時縣官及胥吏大爲不可，遭衆人亂毆，逐出界。江南人呼輕薄之詞爲覆窠。其妻告曰：常言小處不要覆窠，而君須要覆窠之。譬如騎惡馬，落馬足穿鎧，非理傷墮一等。君不用苦之。如是夫妻俱有輕薄之態。天祐癸酉年，夫妻至撫州南城縣所，有村民斃一犢。夫妻丐得牛肉一二十觔，於鄉校內烹炙，一夕俱食盡。至明，夫妻爲肉所脹，俱死於鄉校內。縣鎮吏民，以蘆席裹尸，於縣南路左百余步而瘞之。其鎮將姓丁，是江西廉使劉公親隨。一年後得替歸府，劉公已薨。忽一旦於北市棚下，見伊風子夫妻，唱《望江南詞》乞錢。既相見甚喜，便叙舊事。執丁手上酒樓，三人共飲數斛，丁大醉而睡。伊風子遂索筆題酒樓壁云：此生生在此生先，何事從玄不復玄。已在淮南雞犬後，而今便到玉皇前。題畢，夫妻連臂高唱而出城，遂渡江至遊帷觀，題真君殿後其銜云：定憶萬兆恒沙軍國主南方赤龍神王伊用昌。詞云：日日祥雲

瑞氣連，應儂家作大神仙。筆頭灑起風雷力，劍下驅馳造化權。更與戎夷添禮樂，永教胡虜絕烽煙。列仙功業只如此，直上三清第一天。題罷，連臂入西山。時人皆見躡虛而行，自此更不復出。其丁將於酒樓上醉醒，懷內得紫金一十兩。其金並送在淮海南城縣。後人開其墓，只見蘆席兩領，裏爛牛肉十餘觔，臭不可近。餘更無別物。熊言六七歲時，猶認識伊風子，或者道服，稱伊尊師。熊嘗於頂上患一癰癤，疼痛不可忍。伊尊師含三口水，嚥其癰便潰，並不爲患，至今尚有痕在。熊言親觀其事，非謬說也。出《玉堂閑話》。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六《伊用昌》 伊用昌，不知何

許人。唐末，披羽褐，往來江右。縱酒狂逸，世人呼爲伊風子。妻年甚少，善音律女工，皆盡其妙。豪家子以言笑調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用昌好作《望江南詞》，夫婦唱和而歌，傍若無人。夜多宿古寺廢廟中。嘗死於醴陵，又於哀帝天祐年間至建昌南城縣。夫婦一夕俱斃，鎮將丁其姓，以簾條藁葬路傍。後一年，鎮將抵鍾陵。一旦，於北市棚下見用昌夫婦唱《望江南詞》。用昌同鎮將登旗亭痛飲，大醉。夫婦連臂高唱，出城渡江。至游帷觀，題殿壁，自稱上方赤龍神王。因入西山，後不復出焉。

譚峭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一三下《紀傳部一五傳一二·續仙傳·譚

峭》 譚峭字景升，國子司業洙之子。幼而聰明，及長頗涉經史，強記問無不知，屬文清麗。洙訓以進士爲業，而峭不然，迴好黃老諸子，及周穆漢武茅君《列仙內傳》，靡不精究。一旦告父出遊終南山，父以終南山近京都，許之。自經終南太白太行王屋高華泰嶽，迤邐遊歷名山，不復歸寧。父馳書責之，復謝曰：「茅君昔爲人子，亦辭父學仙，今峭慕之，冀其有益。」父母以其堅心求道，豈以世事拘之？乃聽其所從。而峭師於

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惟以酒爲樂，常醉騰騰，周遊無所不之。夏則服烏裘，冬則綠布衫，或卧於風雨雪霜中經日，人謂已弊，視之氣出咻咻然。父常念之，每遣家僮尋訪，春冬必寄之衣及錢帛，捧之且喜，復書遽遣家僮，乃厚遺之。纔去，便以父所寄衣出街路，見貧寒者與之，及寄於酒家，一無所留。人或問之：「何爲如此？」曰：「何能看得？盜之所竊，必累於人。不衣不食，固無憂也。」常欣欣然，或謂風狂。每行吟曰：「線作長江扇作天，靸鞋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只在譚生拄杖前。」爾後居南嶽鍊丹成，服之，入水不濡，入火不灼，亦能隱化，復入青城而去。

張薦明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六《張薦明》 張薦明者，燕人也。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後晉高祖天福四年己亥九月辛卯，上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總兩儀而稱德。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忽一日，薦明聞禁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聲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五年五日，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所之。

臣道一曰：張薦明，可謂造道之深者。觀其答高祖之問，曰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道德經》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正以此意。又答曰：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皆本於《道德經》。

聶紹元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二《聶紹元》 練師聶紹元，字伯祖。母程氏有娠，畏葷茹，嘗夢天人指其腹曰：此子當證道果。及生而穎達，自不與童稚羣。既長，雅好書史，尤精老莊文列。一日詣金陵，師道士高朗昭，受戒錄。是夕夢入一城，官府甚嚴肅，中有朱衣者憑几謂紹元曰：此司祿之所也，可自閱籍。籍云：聶紹元十八入道。二十授上清畢法，二十六又往南岳。遂掩卷而寤。久之，自金陵還問政山，築室以居。不偶世俗，自號無名子，作無名子草堂記。世多以練師稱之。是時南唐後主酷好事佛，待緇叢加禮，怒冠褐輩，苟其榮利，往往落鬚髮以趨之，練師上疏切諫。厥後以母老，待溫清極勤悴。一日晨起沐浴，曰：我伯祖有云：吾家世世宜修煉，可各率勵，勿忘太上教。俄有四鶴集于屋，又神光從空而下，赫赫四照。城中望見者，疑爲火所焚，即之則闕然無他，但紹元已化矣。四鶴與神光冉冉而去。先一夕告其母曰：胡將軍至，可備二七人酒果。已而影響間若有就坐者。及旦，莊隸來云：練師與三道士衣緋綠乘馬，從者數十輩，冠帶曄曄南去。練師迴首曰：吾往南岳矣。常撰宗性論、修真祕訣。學士徐鉉、徐鉉俱稱歎，嘗曰：吳筠、施肩吾，無以加焉。

楊保宗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五《楊保宗》 女冠楊保宗，

不知何許人也。自幼爽秀，及笄許娉矣。忽有感悟，遂乞爲道士，父母從之。乃入廬山，棲於上霄峰崇善觀。頓忘塵念，達清靜之源。却粒煉形而勤行，播于遠邇，玄風大振。南唐元宗聞之，持詔赴闕，延入禁中，俾妃嬪之樂道者與之相見。問其所欲，保宗因言舊宇湫弊，不能容衆。元宗乃命賜以金錢，而六宮競施，服翫珍珠綵繡，計逾千萬。令新其宇，仍勅尚書郎韓熙載撰記，賜觀額以真風，賜保宗以紫衣。又詔臣下作詩頌以送之，皆所以旌道也。保宗素慕蔡尋真、李騰空之爲人，亦能以丹藥符籙救人疾苦。暇日或至屏風疊之南北，瞻禮二祠焉。保宗年已老，而色如孺子。既歿，容貌如生，舉棺甚輕，人以爲尸解。先是，崇善觀始於梁武帝大同初，其後歷四百年，而名人高士寂無所聞。暨保宗風聲遠著，學者大集，而道門稱盛。

萬祐

傳記

陳葆光《三洞羣仙錄》卷一五 萬祐脩道於黔南無人之境，每三二十年出城都市藥。蜀王建迎入宮，盡禮事之，問其服餌，皆祕而不言，曰：吾非神仙，亦非服餌之士，但虛心養氣，仁其行，鈔其過。問其齒，則曰：吾只記夜郎王蜀之歲，蠶叢氏都郫之年，時被請出，但見烏兔交馳，花開木落，不記其甲子矣。後堅辭歸山，建泣留不住，問其後事，皆不言之。既去，於所居壁間見題字曰：莫教牽動青猪足，動即炎炎不可撲。鶯獸不欲兩頭黃，色即其年天不哭。智者不能詳之。至乙亥年，起師東取秦鳳，乙亥是爲青猪，爲焚爇之期也。後三年歲在戊寅，土而建殂，方知寅爲鶯獸，干與納音俱是土，土黃色，是以言鶯獸兩頭黃，此言不差毫髮。

李守微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三《李守微》 道士李守微者，不知何許人。常遊蜀，善養氣不食，行疾如風，好飲酒，談論多滑稽，不拘小節，人常輕侮之。忽謂人曰：予欲遊五嶽諸山，今往矣。或問求利術，則曰：浮生瞬息間，當尋真訪道，脫灑塵網，至若服氣煉丹，茹芝絕粒，皆有益也，何區區於利術哉？遂遁去。或者憾之，聞于僞蜀主，俾求之，卒不得。久之有人見於梁宋間，或在吳楚，顏狀殊不改，謂人曰：我適自東海來，又欲南岳去。後不復見。與祠部韓嶼友善，嶼贈詩云：一定童顏老歲華，貧寒遊歷貴人家。煉成正氣功應大，養得元神道不差。烏曳鶴毛乾毳毳，筇携杖瘦似槎牙。如何篤隱不歸去，落盡蟠桃幾處花。

譚紫霄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三《譚紫霄》 金門羽客姓譚氏名紫霄，一云子雷，其先北海人也，高祖在唐爲達士。紫霄生於金陵，骨法魁梧，神識秀麗，龜形鶴步，圓目方喙，日角有吉字，人闕有井文，衆以其殊相異之。六經百氏，祕典靈書，多所該通。南之玉笥山爲道士，後遇異人授以魁罡斗極觀燈飛符之術，行之靈驗。自是名傾江湖，依之如流。遂入閩中，閩主王審知禮加勤厚，一命洞玄天師玄或作章，再命左街道門威儀貞一先生，降札曰：慈能育物，鑒可通神，未歸十洞三天，且佐

宵衣旰食。閔亡歸金陵，南唐烈祖聞之，遣使勞問，旁午於道召見，應對鋒辯。上悅服，乃授左街道門威儀，及錫命服，加真曜先生。降札曰：養德林中，棲神象外，遣華世網，絕利道腴。保大中，又賜金門羽客。紫霄素愛廬山勝概，於是卜白雲峰之棲隱洞，即梁昭明太子書堂，今棲隱觀是也。又於星渚之城南門創別館以備出入，今壽聖觀是也。後主久欽其高風，復召至金陵，未幾還山。宋太祖開寶六年夏四月一日，沐浴上堂，端坐而逝，春秋一百五十。時洞側人見其有雲氣如龍，冲昇而去。及葬，又有彩雲白鶴盤繞其上。後主遣使贈贈彌渥。初，紫霄得術精妙，能醮星象，事黑殺，禹步指訣，禁詛鬼魅，為人燒奏禳祈灾祥，頗知壽夭。人或召之，則澣沐至暮，獨登一閣焚爐刺關奏法事，然後熱燈爲驗。遲明，盡能言人算數長短，靡不應者。武昌軍節度使何敬殊寵婢獲怒，置井中死，人無知者。建隆初，何遇疾，召紫霄。紫霄中夜被髮然燈於靜室，見女厲自訴爲祟之由，紫霄具言之，何曰：信然。乃丹書符送之，其疾即愈。又有奇術，一鄰僧於溪澗創亭子，且爲頑石所阻，致工百倍不能平之。紫霄適見，曰：斯固易爾。以指掐訣，含水嚥之，命鎚其石如粉。紫霄自被累朝寵遇，其禮皆比蜀杜光庭，然多辭而不受。凡所獲醮醮祭之資，皆以延賢達、賑貧窶，及待四方賓客，室無囊箱焉。紫霄居洞，時道流聞風而至者百餘人，每爲其徒講莊列，曰：莊列吾教也熟，其書本是悟明真性，要見本來無物，其說正與釋氏合。若能以釋氏之書參而觀之，則莊列之意較然易明。吾幼時於《金剛》、《圓覺》諸經無所不讀，以是吾於本來真性無不了悟。今時人自謂道家，便與釋氏互相矛盾，不知真心求道者不如是也。況但拾其緒餘土苴、有迹爲之事，以是爲道，非惟不悟真性，亦且背老莊之本意萬萬矣。以故紫霄室中道釋儒書皆有之。《南唐列傳》載：譚紫霄，泉州人，幼爲道士。初有陳守元者，亦道士，嘗鋤地得木札數十，貯銅盎中，皆張道陵符篆，朱墨如新藏。去而不能用，以授紫霄。紫霄盡能通之，遂自言得道陵天心正法，覲鬼魅、治產病多效。閩王孟昶尊重之，號金門羽客、正一先生。閔亡，遷居廬山棲隱洞，學者百餘人。後主聞其名，召見，賜官皆辭不受。俄而疾卒，年百餘歲。今言天心正法者，皆祖於紫霄。

王棲霞

傳記

劉大彬《茅山志》卷二一《上清品》 十九代宗師：貞素先生，姓王諱棲霞，一名敬真，字玄隱，生於齊而長於魯。七歲神童及第，而仙才靈氣稟於自然。天祐丁卯歲，避亂南渡，至于壽春，從問政叢先生傳道法。及來華陽，又從威儀鄧君啓遐，受《大洞經訣》。南唐烈祖方在賓門，寔來作鎮，召師至金陵，館於玄真觀。聖曆中興恩禮殊重，加金印紫綬，號玄博大師。表請還山，詔不允。又加貞素先生，號復贈洞微元靜之稱。保大元年壬子歲，夏四月甲寅，隱化于玄真。春秋六十有二，賻錢二十萬，奉冠劍，歸葬雷平山。徐鉉撰碑，贊曰：

旭日未升，衆星璨如。江南之都，依我仙墟。金印紫綬，於我何有？彼以爲貴，來斯順受。

又卷二四《錄金石篇》徐鉉《唐道門威儀玄博大師貞素先生王君碑》

原夫至道之先，邈哉希矣，書契以降，可得而云。黃帝、堯、舜澄其源，故垂衣恭己，在有天下。伯陽、仲尼道其用，故建言立德，憲章無窮。赤松、羨門神而明之，故輕舉上賓，留侯、商皓變而通之，故解景滅迹。順是而下，莫不由之。故有縉紳端委，利萬物於廟堂之上；葛巾蕙帶，全陰功於塵埃之外。隱顯殊志，趣舍同歸。其人有終，其魄不死。閔風玄圃，羣帝之密都；赤城華陽，仙聖之治所。光靈睥睨，若在左右，仁人君子，往往至焉，見之於貞素先生矣。君諱棲霞，字玄隱，華宗繼世，積德所鍾。生於齊，得泱泱之風；長於魯，習恂恂之教。七歲神童及第，十五博綜經史，闢黨童子，靡敢並行，東方諸侯，爲之前席。而仙才靈氣稟於自然，塵纓世網，不可拘繫。每名山獨往，神契感通，奇怪恍惚，衆莫能測。天祐丁卯歲，避亂南渡，至于壽春，感四海之分崩，想八公之遺跡，於是解巾名路，委質玄門。問政先生叢君見而奇之，授以法錄。是日

有彩雲皓鶴，翔舞久之。既而窮若士之遨遊，得東卿之勝境。道無不在，善豈常師，又從威儀鄧君啓遐受《大洞真經》，玄科祕旨，動以諮詢。福地仙源，因而棲託，誅茅穿徑，枕石漱流。身既隱而名愈彰，道已寂而節彌苦。桑田自改，桂樹長留。烈祖孝高皇帝方在賓門，實來作鎮。紫炁表真人之應，青雲符好道之占。君鵠書被徵，褐衣來見，談天人之際，講道德之源，靡勞牧馬之迷，自契順風之請。因從敦禮，來止建康。有玄真觀者，陳宣帝爲藏矜先生之所作也。殿堂岑寂，水木清華，游焉息焉，以遂其好。每竹宮望拜，玉牒祕詞，叩寂求真，必君是賴，嘉祥靈應，世莫得聞。聖曆中興，恩禮殊重，賜金印紫綬，號玄博大師。烈祖嘗從容謂君曰：吾不貪四海之富，惟以蒼生爲憂。君對曰：夫古聖人，修其身而後及天下，天下得一人安而後安。今天子動勞萬機，忘寢與食，身且不能自治，豈能治蒼生哉？帝善其言，以百金爲之壽。其識度亮直，又如此焉。今上嗣清靜之基，尊玄默之化，諮諏賓敬，有踰於前，而君茅嶺夙心，老而彌篤。比年抗表，請歸舊山，優詔惜之，又加貞素先生之號。既而玉棺有命，紫素告期，葛洪見留，不成大藥，少君捨去，先夢繡衣。保大壬子歲夏四月甲寅，隱化于玄真觀，春秋六十有二。恩旨痛惜，賻錢二十萬，道俗嗟慕，會葬數百人。初，君之及茅山也，即良常洞之前，相雷平山之下，披榛剪穢，面壑臨流，除地爲壇，表朝真之位，因丘設隧，卜安神之室。至是歸葬，符夙願焉。六月丙申，發自京師，泝淮而上。時畿內久旱，川塗可揭，是日大雨洪注，騰波卻流。驀長堤，踰重堰，飄然利涉，人不知勞。昔周君有樂水之朝，宣尼有泗水之應，校靈比德，其殆庶乎？君傳法度人，數逾累百。有若玄真觀主朱懷德，名先入室，道極嚴師。首座孫仲之，章表，大德劉德光，參受經法，預聞玄祕。永懷在三之義，願垂不朽之風。威儀王可德、首座陳希聲，並仰高山，共刊貞石。鉉也不佞，夙承教義，雖復仙凡異迹，靜躁殊途，而誠以所感，素交斯在，徘徊祠宇，邈若山河，敬書峴首之悲，以伺遼城之歎。其詞曰：

於鑠子晉，上賓于天。亦有胤孫，窮神體玄。昔我來斯，世稱其賢。今我往矣，人謂之仙。至道希夷，熟知其然？華陽洞府，句曲風煙。林芳橘葉，地即芝田。披文相質，億萬斯年。

許堅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六《許堅》 許堅，字介石，廬江人也。或曰本晉長史穆之裔。形陋而怪，長滿七尺。幘巾芒鞋，短襪至髀。亦無齋裝，惟自負布囊而已。性嗜酒，善屬文，尤好吟詠。嘗以策干江南主，及以詩上舍人徐鉉，竟拂衣去。居常無冬夏，常持一大扇，自號江南野人。書一絕于扇云：哦吟但寫胸中妙，飲酒能忘身後名。但願長閑有詩酒，一溪風月共清明。又題簡寂觀云：常恨真風千載隱，洞天還得恣遨遊。松楸古色一壇靜，鸞鶴不來表漢高。茅氏井寒丹已化，玄宗碑斷夢魂勞。分明有個長生路，不向紅塵嘆二毛。宋太祖乾德中，其文集頗行於世。爲人靜默，不苟名聲。所居無常，多往簡寂觀或白鹿洞，人莫知其趨向也。時須濯浴，便就溪澗，不解衣帶，出而曝衣於石。今簡寂大澗中，有許堅曬衣石尚存。堅有鼎，容三升，每得魚，不去鱗腸，或烹或炙，不加醯鹽。熟處，旋啖。素與樊若水善。樊北渡，至大宋太平興國中，因漕江南，會堅於簡寂。勉以祿仕，則顰蹙不答，乃割俸金三百緡爲酒資，以券授之。堅唯而不謝。既半期，未嘗一言。或爲之請之，則飲酒市魚，歡然醉舞。或有借券而往公府，亦從之。至樊將解職，就索曩券，亦亡其所之。其曠達自任如此。後往茅山，或之九華，隨意所適，人不能測。亦未嘗見其金囊。又嘗至陽羨，一日涉西津，忽淩波闊步而行，衆方驚，以爲神。真宗景德末，卒於金陵。歲餘，兵部員外郎陳靖，艤舟秦淮，謂兩日前於洪井見堅來謁，門刺尚在。及發其瘞，無所復睹，人以爲尸解云。

王法進

傳記

李昉《太平廣記》卷五三《神仙五三·王法進》 王法進者，劍州臨津人也。幼而好道，家近古觀。雖無道士居之，其嬉戲未嘗輕侮於像設也。十餘歲，有女冠自劍州歷外邑，過其家，父母以其慕道，託女冠以保護之，與授正一延生小錄，名曰法進。而專勤香火，齋戒護持，亦茹栢絕粒，時有感降。時三川饑饉，斛料翔貴，死者十五六，多採野葛山芋以充饑。忽三青童降於其庭，謂法進曰：上帝以汝夙稟仙骨，歸心精誠，不忘於道。敕我迎汝受事於上京也。不覺騰空，逕達大帝之所，命以玉盃霞漿賜之。徐謂曰：人處三才之大，體天地之和，得人形，生中土，甚不易也。天運四時之氣，地稟五行之秀，生五穀百果，以養於人，而人不知天地養育之恩，輕棄五穀，厭捨絲麻，使耕農之夫，紡績之婦身勤而不得飽，力竭而不禦寒。徒施其勞，曾無愛惜者，斯固神明所責，天地不佑矣。近者地司岳瀆所奏，以世人厭擲五穀，不貴衣食之本，我已敕太華之府，收五穀之神，所種不成，下民饑餓，因示罰責，以懲其心。然旋奉太上慈旨，以大道好生，務先救物。雖天地神明責之，愚民不知其過所自，固無懺請首原之路。汝當為上官侍童，入侍天府。今且令汝下歸於世，告喻下民，使其悔罪，實愛農桑，此亦汝之陰功也。命侍女以靈寶清齋告謝天地儀一軸付之，使傳行於世。曰：令世人相率於幽山高靜之所，致齋悔謝，一年再為之，則宿罪可除。穀父蠶母之神，為致豐衍矣。龍虎之年，復當召汝。即今清齋天公告謝之法是也。法進以天寶十二年壬辰遂復昇天。出《仙傳拾遺》。

費冠卿

傳記

李昉《太平廣記》卷五四《神仙五四·費冠卿》 費冠卿，池州人也。進士擢第，將歸故鄉，別相國鄭公餘慶。公素與秋浦劉令友善，喜費之行，託以寓書焉。手札盈幅，緘以授費。戒之曰：劉令久在名場，所以不登甲乙之選者，以其褊率，不拘於時，捨科甲而就卑宦，可善遇之也。費因請公略批行止書末，貴其因所慰薦，稍垂青眼。公然之，發函批數行，復緘如初。費至秋浦，先投刺於劉。劉閱刺，委諸案上，略不顧盼。費悚立俟命，久而無報，疑其不可也，即以相國書授閹者。劉發緘覽畢，慢罵曰：鄭某老漢，用此書何為。劈而棄之。費愈懼，排闥而入，趨拜於前。劉忽閃然顧之，揖坐與語。日暮矣，劉促令排店。費曰：日已昏黑，或得逆旅之舍，亦不及矣。乞於廳廡之下，席地一宵。明日徐詣店所，即自解囊裝，舒氈席於地。劉即拂衣而入。良久出曰：此非待賓之所，有閹子中。既而閉門，鑰繫甚嚴。費莫知所以，據榻而息。是夕月明，於門竅中窺其外，悄然無聲。見劉令自執簪盥，掃除堂之內外。庭廡陞壁，靡不周悉。費異其事，危坐屏息，不寐而伺焉。將及一更，忽有異香之氣，郁烈殊常，非人世所有。良久，劉執版恭立於庭，似有所候。香氣彌甚，即見雲冠紫衣仙人，長八九尺，數十人擁從而至。劉再拜稽首，此仙人直詣堂中。劉立侍其側，俄有筵席羅列，餽饌奇果，香聞閣下。費聞之，已覺氣清神爽。須臾奏樂飲酒，命劉令布席於地，亦侍飲焉。樂之音調，亦非人間之曲。仙人忽問劉曰：得鄭某信否。對曰：得信甚安。頃之又問：得鄭某書否。對曰：費冠卿先輩自長安來，得書。笑曰：費冠卿且喜及第也，今在此邪。對曰：在。仙人曰：吾未合與之相見，且與一杯酒。但向道早修行，即得相見矣。即命劉酌酒一盃，送閹子中。費窺見劉自呷酒半盃，即以階上盆中水投杯中，疑而未飲。仙人忽下階，與徒從乘雲而去。

劉拜辭嗚咽。仙人戒曰：爾見鄭某，但令修行，即當相見也。既去，劉即詣閣中。見酒猶在。驚曰：此酒萬劫不可一遇，何不飲也。引而飲之。費力爭，得一兩呷。劉即與冠卿爲修道之友，卜居九華山。以左拾遺徵，竟不起。鄭相國尋亦去世。劉費頗祕其事。不知所降是何真仙也。出《神仙感遇傳》。

楊真伯

傳記

李昉《太平廣記》卷五三《神仙五三·楊真伯》 弘農楊真伯，幼有文，性耽翫書史，以至忘寢食。父母不能禁止，時或奪其脂燭，匿其詩書。真伯頗以爲患，遂逃過洪饒間，於精舍空院，肄習半年餘。中秋夜，習讀次，可二更已來，忽有人扣學窗牖間，真伯淫於典籍不知也。俄然有人啓扉而入，乃一雙鬟青衣，言曰：女郎久棲幽隱，服氣茹芝，多往來洞庭雲水間。知君子近至此，又骨氣清淨，志操堅白，願盡款曲。真伯殊不應，青衣自反。三更後，聞戶外珞環珮之聲，異香芳馥。俄而青衣報女郎且至，年可二八，冠碧雲鳳翼冠，衣紫雲霞日月衣，精光射人，逡巡就坐。真伯殊不顧問一言。久之，於真伯案取硯，青衣薦牋。女郎書札數行，愀然而去。真伯因起，乃視其所留詩曰：君子竟執逆，無田達誠素。明月海上山，秋風獨歸去。其後亦不知女郎是何人也，豈非洞庭諸仙乎。觀其詩思，豈人間之言歟。出《博異志》。

維揚十友

傳記

李昉《太平廣記》卷五三《神仙五三·維揚十友》 維揚十友者，皆家產粗豐，守分知足，不干祿位，不貪貨財，慕玄知道者也。相約爲友，若兄弟焉。時海內大安，民人胥悅，遽以酒食爲娛，自樂其志，始於一家，周於十室，率以爲常。忽有一老叟，衣服滓弊，氣貌羸弱，似貧窶不足之士也，亦着麻衣，預十人末，以造其會。衆既適情，亦皆憫之，不加斥逐，醉飽自去，莫知所之。一旦言於衆曰：余力困之士也，幸衆人許陪坐末，不以爲責。今十人置宴，皆得預之，席既周畢，亦願力爲一會，以答厚恩。約以他日，願得同往。至期，十友如其言，相率以待。凌晨，貧叟果至，相引徐步，詣東塘郊外，不覺爲遠。草莽中茆屋兩三間，傾側欲摧，引入其下，有丐者數輩在焉，皆是蓬髮鶉衣，形狀穢陋。叟至，丐者相顧而起，牆立以俟其命。叟令掃除舍下，陳列蓬蔭，布以菅席，相邀環坐。日既旰矣，咸有饑色。久之，各以醢鹽竹筴，置於客前。逡巡，數輩共舉一巨板如案，長四五尺，設於席中，以油靶幕之。十友相顧，謂必濟饑，甚以爲喜。既撤油靶，氣煙燻然尚未可辨。久而視之，乃是蒸一童兒，可十數歲，已糜爛矣。耳目手足，半已墮落。叟揖讓勸勉，使衆就食。衆深嫌之，多託以飲飽，亦有忿恚逃去，都無肯食者。叟縱意啗啖，似有盈味，食之不盡，即命諸丐擎去，令盡食之。因謂諸人曰：此所食者，千歲人參也。頗甚難求，不可一遇。吾得此物，感諸公延遇之恩，聊欲相報。且食之者，白日昇天，身爲上仙。衆既不食，其命也夫。衆驚異，悔謝未及。叟促問諸丐，令食訖即來。俄而丐者化爲青童玉女，幡蓋導從，與叟一時昇天。十友剝心追求，更莫能見。出《神仙感遇傳》。

閻丘子

傳記

李昉《太平廣記》卷五十二《神仙五十二·閻丘子》 有滎陽鄭又玄，名家子也，居長安中。自小與隣舍閻丘氏子，偕讀書於師氏。又玄性驕，率以門望清貴，而閻丘氏寒賤者，往往戲而罵之曰：「閻丘氏非吾類也，而我偕學於師氏。我雖不語，汝寧不愧於心乎。」閻丘子嘿然有慚色。後數歲，閻丘子病死。及十年，又玄以明經上第，其後調補參軍於唐安郡。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唐興，有同舍仇生者，大賈之子，年始冠，其家資產萬計。日與又玄會，又玄累受其金錢賂遺，常與讌遊。然仇生非士族，未嘗以禮貌接之。嘗一日，又玄置酒高會，而仇生不得預。及酒闌，有謂又玄者曰：「仇生與子同舍會讌，而仇生不得預，豈非有罪乎。」又玄慚，即召仇生。生至，又玄以卮飲之。生辭不能引滿，固謝。又玄怒罵曰：「汝市井之民，徒知錐刀爾，何爲僭居官秩邪。且吾與汝爲伍，實汝之幸，又何敢辭酒乎。」因振衣起。仇生羞且甚，俛而退，遂棄官閉門，不與人往來，經數月病卒。明年，鄭罷官，僑居濛陽郡佛寺。鄭常好黃老之道，時有吳道士者，以道藝聞，廬於蜀門山。又玄高其風，即驅而就謁，願爲門弟子。吳道士曰：「子既慕神仙，當且居山林，無爲汲汲於塵俗間。」又玄喜謝曰：「先生真有道者，某願爲隸於左右，其可乎。」道士許而留之。凡十五年，又玄志稍惰。吳道士曰：「子不能固其心，徒爲居山林中，無補矣。」又玄即辭去，讌遊濛陽郡久之。其後東入長安，次褒城，舍逆旅氏，遇一童兒十餘歲，貌甚秀。又玄與之語，其辨慧千轉萬化。又玄自謂不能及。已而謂又玄曰：「我與君故人有年矣。君省之乎。」又玄曰：「忘矣。」童兒曰：「吾嘗生閻丘氏之門，居長安中，與子偕學於師氏。子以我寒賤，且曰非吾類也。後又爲仇氏子，尉於唐興，與子同舍。子受我金錢賂遺甚多，然子未嘗以禮貌遇我，罵我市井之民。何吾子驕傲之甚邪。」又玄驚，因再拜謝曰：「誠吾

之罪也。然子非聖人，安得知三生事乎。童兒曰：「我太清真人，上帝以汝有道氣，故生我於人間。與汝爲友，將授真仙之訣。而汝以性驕傲，終不能得其道。吁，可悲乎。言訖，忽亡所見。又玄既寤其事，甚慚悲，竟以憂卒。」出《宣室志》。

王子芝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二《王子芝》 王子芝字仙苗，自云河南緱山人。常遊京洛間，耆老云：「五十年來見之，狀貌常如四十許，莫知其甲子也。」好養氣，而嗜酒。故蒲帥琅琊公重盈作鎮之初年，子芝解宇紫極宮，公令待之甚厚。又聞其嗜酒，日以二榼餉之。子芝因出，遇一樵者，荷擔於宮門，貌非常也，意甚異焉。因市其薪，厚償厥價。樵者得金，亦不讓而去。子芝令人躡其後以闚之，樵者徑趨酒肆，盡飲酒以歸。他日復來，謂子芝曰：「是酒佳則佳矣，然殊不及解縣石氏之醞也。予適自彼來，恨向者無侶，不果盡於斟酌。子芝因降階執手，與之擁爐，祈於樵者曰：「石氏芳醪可致不？」樵者許之，因丹筆書符一，置於火上。煙未絕，有小豎立侍，樵者命之曰：「爾領尊師之僕挈此二榼，徑往石家取酒，吾待以尊師一醉。」時既昏夜，門已扃禁，小豎謂子芝僕曰：「可閉目。」因搭其頭，人與酒壺皆出自門隙。已及解縣，買酒而還。因與子芝共傾焉，其甘醇郁冽，非世所儔。中宵，樵者謂子芝曰：「子已醉矣，予召一客坐子旁，可乎？」子芝曰：「可。」樵者復書朱符致火上，瞬息間異香滿室，有一人貌堂堂，美鬚眉，紫袍，秉簡揖坐，於是共飲。良久，樵者燒一鐵筋以煖紫衣者曰：「子可去。」時東方明矣，遂各起別。樵者因謂子芝曰：「識向來人不？」少頃可造河濱廟睹之。子芝送樵者訖，因過廟所睹夜來共飲者，乃神耳，鐵筋之驗宛然。其後子芝再遇樵仙，別傳修煉之訣，遂爲地仙。

陳簡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二《陳簡》 陳簡，婺州金華縣小吏也。早入縣，未啓關，躊躇以候。忽逢一道流，其行甚急。簡不覺隨之，行三五里，忽及一宮觀，殿宇森聳，傍有大山。道流引之至一室內，有几案筆墨之屬，以黃素書一卷、紙十餘幅授之，曰：「以汝有書性，爲我書之。發標視之，皆古篆文。素不識篆字，亦未嘗攻學，心甚難之。道流已去，無可推遜。試按本書之，甚易，半日已畢。道流以一杯湯與之，曰：此金華神液，不可妄得，飲之者壽不可限，味甚甘美。因勞謝而遣之曰：世難即復來，此金華洞天也。出門，恍如夢覺，已三日矣。還家習篆書，遒勁異常，而不復飲食。太守鮮梓方將受籙，頗異其事，以爲神仙嘉應，判縣狀曰：方得祕籙，有此嘉祥。既彰悟道之階，允協登真之兆。簡尋復入金華山去，後不知其所終。

王叡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二《王叡》 進士王叡，漁經躡史之士也。孜孜矻矻，窮古人之所未窮，得先儒之所未得，著《炙轂子》三十卷，六經得失，史冊差謬，未有不針其膏而藥其盲者。所有二種之篇，釋喻之說，則古人高識洞鑒之士有所不逮焉。嗜酒自娛，不拘於俗，酣暢之外，必切磋義府，研覈詞樞，亦猶劉闢之誦誚古人矣。然其咀吸風

露，呼嘯嵐霞，因而成疹，積年苦冷，而莫能愈。遊燕中，道逢瘦杖棕笠者，鶴貌高古，異諸其儕，名曰希道。笑謂之曰：少年有三惑之累耶？何苦瘠若斯。叡語其故，希道曰：予有爐鼎之功，何疾不除也。叡委質以師之，齋於漳水之濱，三日而授其訣曰：木精天魂，金液地魄，坎離運行，寬猛無成，金木有數，秦晉合宜。近效六旬，遠期三載爾。歌曰：魄微入魂牝牡結，陽煦陰滋神鬼滅。千歌萬讚皆未決，古往今來拋日月。受而製焉，餌之，周星疹且瘳矣。乃隱晦自處，佯狂混時，年八十，殯於彭山道中，識者瘞之。未幾又在成都市，常寓止樂溫縣，時鸞獸結尾爲害尤甚，叡醉宿草莽，露身林野，無所憚焉，斯亦蟬蛻之流也。

沈彬

傳記

李昉《太平廣記》卷五四《神仙五四·沈彬》 吳興沈彬，少而好道。及致仕歸高安，恒以朝修服餌爲事。嘗遊郁木洞觀，忽聞空中樂聲，仰視雲際，見女仙數十，冉冉而下，逕之觀中。徧至像前焚香，良久乃去。彬匿室中不敢出。既去，入殿祝之，几案上皆有遺香，彬悉取置爐中。已而自悔曰：吾平生好道，今見神仙而不能禮謁。得仙香而不能食之，是其無分歟。初，彬恒誡其子云：吾所居堂中，正是吉地，即葬之。及卒，如其言。掘地得自然塋壙，製作甚精，塋上皆作吳興字。彬年八十餘卒。後豫章有漁人投生米於潭中捕魚，不覺行遠。忽入一石門，煥然明朗，行數百步，見一白髯翁。諦視之，頗類於彬。謂漁人曰：此非爾所宜來，速出猶可。漁人遽出登岸，云入水已三日矣。故老有知者云：此即西仙天寶洞之南門也。出《稽神錄》。

蔡少霞

傳記

李昉《太平廣記》卷五五《神仙五五·蔡少霞》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早歲明經得第，選蘄州參軍。秩滿，漂寓江浙間。久之，再授兗州泗水丞，遂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為終焉之計。居處深僻，俯瞰龜蒙，水石雲霞，景象殊勝。少霞世累早絕，尤諧夙尚。偶一日沿溪獨行，忽得美蔭，因憩焉。神思昏然，不覺成寐。因為褐衣鹿幘之人夢中召去，隨之遠遊，乃至城廓一所。碧天虛曠，瑞日瞳矐，人俗潔淨，卉木鮮茂。少霞舉目移足，惶惑不寧，即被導之令前。經歷門堂，深邃莫測，遙見玉人當軒獨立。少霞遽修敬謁，玉人謂曰：「愍子虔心，今宜領事。」少霞靡知所謂，復為鹿幘人引至東廊，止於石碑之側。謂少霞曰：「召君書此，賀遇良因。」少霞素不工書，即極辭讓。鹿幘人曰：「但按文而錄，胡乃拒違。」俄有二童，自北而來。一捧牙箱，內有兩幅紫絹文書，一齋筆硯，即付少霞。凝神搦管，頃刻而畢。因覽讀之，已記於心矣。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玄卿撰。良常西麓，源澤東洩。新宮宏宏，崇軒巖巖。雕珉盤礎，鏤檀棟杲。碧瓦鱗差，瑤階昉截。閣凝瑞霞，樓橫祥霓。騶虞巡微，昌明捧闕。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飈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游詣，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仙翁鶴立，道師水潔。飲玉成漿，饌瓊為屑。桂旗不動，蘭幄互設。妙樂兢奏，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簫泠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雪。易還徒語，童初詎說。方更周視，遂為鹿幘人促之，忽遽而返。醒然遂寤，急命紙筆，登即紀錄。自是兗豫好奇之人，多詣少霞。謁訪其事，有鄭還古者，為立傳焉。且少霞乃孝廉一隻耳，固知其不妄矣。出《集異記》。

鄭居中

傳記

李昉《太平廣記》卷五五《神仙五五·鄭居中》 鄭舍人居中，高雅之士，好道術，常遇張山人者，多同遊處，人但呼為小張山人，亦不知其所能也。居襄漢間，除中書舍人，不就。開成二年春，往東洛嵩岳，携家僮三四人，與僧登歷，無所不到，數月淹止。日晚至一處，林泉秀潔，愛甚忘返，會院僧不在。張燭爇火將宿，遣僕者求之，兼取筆，似欲為詩者。操筆之次，燈滅火盡。一僮在側，聞鄭公仆地之聲，喉中氣羶，有光如雞子，遶頸而出。遽吹薪照之，已不救矣。紙上有四字云：「香火願畢。」畢字僅不成。後居山者及獵人時見之，衣服如遊涉之狀。當應是張生潛出言其終竟之日，鄭公捨家以避耳。若此豈非達命者歟。出《逸史》。

張山人

傳記

李昉《太平廣記》卷七二《道術二·張山人》 唐曹王貶衡州，時有張山人，技術之士。王常出獵，因得羣鹿十餘頭。圍已合，計必擒獲。無何失之，不知其處。召山人問之。山人曰：「此是術者所隱。」遂索水，以刀湯禁之。少頃，於水中見一道士，長纚及寸，負囊拄杖，敝敝而行。衆人視之，無不見者。山人乃取布針，就水中刺道士左足，遂見跛足而行。即告曰：「此人易追，止十餘里。」遂命走向北。逐之十餘里，果見道士跛足而行，與水中見者狀貌同。遂以王命邀之，道士笑而來。山人曰：「不可責

怒，但以禮求請之。道士至，王問鹿何在。曰：鹿在矣。向見諸鹿無故即死，故哀之。所以禁隱，亦不敢放。今在山側耳。王遣左右視之，諸鹿隱於小坡而不動。王問其患足之由。曰：行數里，忽患之。王召山人，與之相視，乃舊識焉。其足尋亦平復。乃是郴州連山觀侯生，即從容遣之。未期，有一客過郴州。寄宿此觀，縛馬於觀門，糞污頗甚。觀主見而責之。客大怒，詬罵道士而去。未十日，客忽遇張山人。山人謂曰：君方有大厄，蓋有所犯觸。客即說前日與道士爭罵之由。山人曰：此異人也，為君致禍，却速往辭謝之。不然，不可脫也。此為震厄。君今夕所至，當截一栢木，長與身齊，致所臥處，以衣衾蓋之，身別處一屋，以棗木作釘子七枝，釘地依北斗狀，仍建辰位，身居第二星下伏，當免矣。客大驚，登時却迴，求得栢木。來郴州，宿於山館，如言設法。半夜，忽大風雨，雷電震於前屋，須臾電光直入所止。客伏於星下，不敢動，電入屋數四，如有搜獲之狀，不得而止。比明前視，栢木已為粉矣。客益懼，奔謝觀主，哀求生命。久而方解。謂客曰：人不可輕也。毒蛇之輩，尚能害人，豈合無狀相伴乎。今已捨子矣。客首罪而去。遂求張山人，厚報之也。出《原化記》。

輔神通

傳記

李昉《太平廣記》卷七十二《道術二·輔神道》 道士輔神通者，家在蜀州，幼而孤貧，恒為人牧牛以自給。神通牧所，恒見一道士往來，因爾致敬相識。數載，道士謂神通曰：能為弟子否。答曰：甚快。乃引神通入水中，謂通曰：我入之時，汝宜隨之，無憚為也。既入，使至其居所，屋宇嚴潔，有藥囊丹竈，牀下悉大還丹。遂使神通看火，兼教黃白之術。經三年，神通已年二十餘，思憶人間。會道士不在，乃盜還丹，別貯一處。道士歸，問其丹何在。神通便推不見。道士嘆息曰：吾欲授汝道要。

汝今若是，曷足授。我雖備解諸法，然無益長生也。引至他道逐去，便出，神通甚悅。崎嶇洞穴，以藥自資。七十餘日，方至人間。其後厭世事，追思道士。聞其往來在蜀州開元觀，遂請配度，隸名於是。其後聞道士至，往候後。輒云已出，如是數十度，終不得見。神通私以金百斤與房中奴，令道士來可馳報。奴得金後，頻來報，更不得見。蜀州刺史奏神通曉黃白，玄宗試之皆驗。每先以土鍋煮水銀，隨帝所請，以少藥投之，應手而變。帝求得其術，會祿山之亂乃止。出《廣異記》。

騾鞭客

傳記

李昉《太平廣記》卷七十二《道術二·騾鞭客》 茅山黃尊師，法籙甚高。於茅山側，修起天尊殿，講說教化，日有數千人。時講筵初合，忽有一人排闥叫呼，相貌羸黑，言辭鄙陋，腰插騾鞭，如隨商客騾馱者。罵曰：道士，汝正熟睡邪。聚眾作何物。不向深山學修道，還敢謾語邪。黃尊師不測，下講筵遜詞。眾入悉懼，不敢抵牾。良久詞色稍和，曰：豈不是修一殿，卻用幾錢。曰：要五千貫。曰：盡搬破甌釜及雜鐵來。約八九百斤，掘地為爐，以火銷之。探懷中取葫蘆，瀉出兩丸藥，以物攪之。少頃去火，已成上銀。曰：此合得萬餘貫，修觀計用有餘。講則所獲無多，但罷之。黃生與徒弟皆相謝，問其所欲，笑出門去，不知所之。後十餘年，黃生奉詔赴京，忽於長街西，見插騾鞭者，肩一幘子，隨騎驢老人行，全無茅山氣色。黃生欲趨揖，乃搖手，指乘驢者，復連叩頭。黃生但遙稽禮而已。老人髮白如絲，顏若十四、五女子也。出《逸史》。

杜 巫

傳 記

李昉《太平廣記》卷七十二《道術二·杜巫》 杜巫尚書年少未達時，曾於長白山遇道士，貽丹一丸，即令服訖，不欲食，容色悅懌，輕健無疾。後任商州刺史，自以既登太守，班位已崇，而不食恐驚於衆，於是欲去其丹，遇客無不問其法。歲餘，有道士至，甚年少，巫詢之，道士教以食豬肉，仍吃血。巫從之食吃，道士命掌羅。須臾，巫吐痰涎至多，有一塊物如栗，道士取之，甚堅固。道士剖之，若新膠之未乾者，丹在中。道士取以洗之，置於手中，其色綠瑩。巫曰：將來，吾自收之，暮年服也。道士不與曰：長白吾師曰：杜巫悔服吾丹，今願出之。汝可教之，收藥歸也。今我奉師之命，欲去其神物。今既去矣，而又擬留至耄年。縱收得，亦不能用也，自宜息心。遂吞之而去。巫後五十餘年，罄產燒藥，竟不成。出《玄怪錄》。

程逸人

傳 記

李昉《太平廣記》卷七三《道術三·程逸人》 上黨有程逸人者，有符術。劉悟爲澤潞節度。臨沼縣民蕭季平，家甚富，忽一日無疾暴卒。逸人嘗受平厚惠，聞其死，即馳往視之，語其子云：爾父未當死，蓋爲山神所召。治之尚可活。於是朱書一符，向空擲之。僅食頃，季平果蘇。其子問父向安適乎。季平曰：我今日方起，忽見一綠衣人云：霍山神召我，

由是與使者俱行，約五十餘里，適遇丈夫朱衣，仗劍怒目，從空而至，謂我曰：程斬邪召汝，汝可即去。於是綠衣者馳走，若有懼。朱衣人牽我復偕來，有頃忽覺醒然。其家驚異。因質問逸人曰：所謂程斬邪者誰邪。逸人曰：吾學於師氏歸氏龍虎斬邪符錄。因解所佩錄囊以示之，人方信其不誣。逸人後遊閩越，竟不知所所在。出《宣室志》。

李處士

傳 記

李昉《太平廣記》卷七三《道術三·李處士》 李文公翱，自文昌宮出刺合淝郡。公性褊直方正，未嘗信巫覡之事。郡客李處士者，自云能通神人之言，言事頗中，合郡肅敬，如事神明。公下車旬月，乃投刺候謁，禮容甚倨。公謂曰：仲尼大聖也，而云未知生焉知死，子能賢於宣文邪。生曰：不然。獨不見阮生著無鬼論，精辨宏贍，人不能屈，果至見鬼乎。且公骨肉間，旦夕當有遺疾沉困者，苟晏安酖毒則已。或五常粗備。漬以七情，孰忍視溺而不援哉。公愈怒，立命械繫之。夫人背疽，明日內潰，果不食昏瞑，百刻不移。遍召醫藥，曾無少瘳。愛女十人，既笄未嫁，環牀呱呱而泣。自歸咎於文公之桎梏李生也。公以死義義重，息裔情牽，不得已，解縲綬而祈叩之。則曰：若手翰一文，俟夜當祈之，宜留墨篆同焚，當可脫免。仍誡曰：慎勿箋易鉛槧，他無所須矣。公竟受教，即自草祝語，潔手書之。公性褊且疑，數紙皆誤，不能爽約。則又再書，炬她更深，疲於毫硯，克意一幅，繕札稍嚴。而官位之中。竟箋一字。既逾時刻，遂並符以焚。焚畢，呻吟頓減，合室相慶。黎明，李生候謁，公深德之。生曰：禍則見免，猶謂遲遲，誠公無得漏略，何爲復注一字。公曰：無之。生曰：祝詞在斯。因探懷以出示，則昨夕所燼之文也。公驚愕慚赧，避席而拜，酬之厚幣，竟無所取。旬日告別，不知所往。疾亦漸間。出《唐闕史》。

趙操

傳記

李昉《太平廣記》卷七三《道術三·趙操》 趙操者，唐相國懷之孽子也。性疎狂不慎，相國屢加教戒，終莫改悔，有過懼罪。因盜小吏之驢，攜私錢二緡，竄於旗亭下。不日錢盡，遂南出啓夏門，恣意縱驢，從其所往。俄屆南山，漸入深遠。猿鳥一徑，非畜乘所歷。操即繫驢山木，躋攀獨往。行可二十里，忽遇人居，因即款門。既入，有二白髮叟謂操曰：汝既至，可以少留。操顧其室內，妻妾孤幼，不異俗世。操端無所執，但恣遊山水，而甚安焉。月餘，二叟謂操曰：勞汝入都，爲吾市山中所要。操則應命。二叟曰：汝所乘驢，貨之可得五千。汝用此，依吾所約買之而還。操因曰：操大人方爲國相，今者入京，懼其收維。且驢非己畜，何容便貨。況繫之山門，今已一月，其存亡不可知也。二叟曰：第依吾教，勿過憂苦。操即出山，宛見其驢尚在。還乘之而馳，足力甚壯。貨之，果得五千。因探懷中二叟所示之書，惟買水銀耳。操即爲交易。薄晚而歸，終暝遂及二叟之舍。二叟即以雜藥燒煉，俄而化爲黃金，因此術示之於操。自爾半年。二叟徐謂操曰：汝可歸寧。三年之後，當與汝會於茅廬。操願留不獲，於是辭訣。及家，相國薨再宿矣。操過小祥，則又入山。歧路木石，峰巒樹木，皆非向之所經也。操亟返，服闋。因告別昆仲，遊於江湖，至今無羈於世，從學道者甚衆。操終無傳焉。出《集異記》。

俞叟

傳記

李昉《太平廣記》卷七四《道術四·俞叟》 尚書王公潛節度荆南時，有呂氏子，衣敝舉策，有飢寒之色，投刺來謁，公不爲禮，甚快快。因寓於逆旅。月餘，窮乏益甚，遂嚮所乘驢於荊州市。有市門監俞叟者，召呂生而語，且問其所由。呂生曰：吾家於渭北。家貧親老，無以給旨甘之養。府帥公吾之重表丈也，吾不遠而來，冀哀吾貧而周之。入謁而公不一顧，豈非命也。叟曰：某雖貧，無資食以調吾子之急。然向者見吾子有飢寒色，甚不平。今夕爲吾子具食，幸宿我宇下，生無以辭焉。呂生許諾。於是延入一室，湫隘卑陋，摧簷壞垣，無牀榻茵褥。致敝蓆於地，與呂生坐。語久命食，以陶器進脫粟飯而已。食訖，夜既深，謂呂生曰：吾早年好道，常隱居四明山，從道士學却老之術，有志未就，自晦迹於此。僅十年，而荆人未有知者。以吾子困於羈旅，得無動於心耶。今夕爲吾子設一小術，以致歸路裹糧之費，不亦可乎。呂生雖疑誕妄，然甚覺其異。叟因取一缶合於地，僅食頃，舉而視之，見一人長五寸許，紫綬金腰帶，俛而拱焉。俞叟指曰：此乃尚書王公之魂也。呂生熟視其狀貌，果類王公，心默而異之。因戒曰：呂乃汝之表姪也，家苦貧，無以給旦夕之贍，故自渭北不遠而來。汝宜厚給館穀，盡親親之道。汝何自矜，曾不一顧，豈人心哉。今不罪汝，宜厚貨之，無使爲留滯之客。紫衣僕而揖，若受教之狀。叟又曰：呂生無僕馬，可致一匹一僕，縑二百疋，以遺之。紫衣又僕而揖，於是却以缶合於上。有頃再啓之，已無見矣。明旦，天將曉。叟謂呂生曰：子可疾去，王公旦夕召子矣。及歸逆旅，王公果使召之。方見且謝曰：吾子不遠見訪，屬軍府務殷。未果一日接言，深用爲愧，幸吾子察之。是日始館呂生驛亭，與宴遊累日。呂生告去，王公贈僕馬及縑二百。呂生益奇之，然不敢言。及歸渭北後數年，因與友人數輩會宿，語及

靈怪，始以其事說於人也。出《宣室志》。

陳季卿

傳記

李昉《太平廣記》卷七四《道術四·陳季卿》 陳季卿者，家於江

南。辭家十年，舉進士。志不能無成歸，羈棲輦下。鬻書判給衣食，常訪僧於青龍寺。遇僧他適，因息於暖閣中，以待僧還。有終南山翁，亦伺僧歸。方擁爐而坐，揖季卿就爐。坐久，謂季卿曰：「日已晡矣，得無餒乎。」季卿曰：「實飢矣。」僧且不在，爲之奈何。翁乃於肘後解一小囊，出藥方寸，止煎一杯。與季卿曰：「粗可療飢矣。」季卿啜訖，充然暢適。飢寒之苦，洗然而愈。東壁有寰瀛圖。季卿乃尋江南路，因長歎曰：「得自渭泛於河，遊於洛，泳於淮，濟於江，達於家，亦不悔無成而歸。」翁笑曰：「此不難致。乃命僧童折堦前一竹葉，作葉舟，置圖中渭水之上，曰：「公但注目於此舟，則如公向來所願耳。」然至家，慎勿久留。季卿熟視久之，稍覺渭水波浪。一葉漸大，席帆既張，恍然若登舟。始自渭及河，維舟於禪窟蘭若。題詩於南楹云：「霜鐘鳴時夕風急，亂鴉又望寒林集。」此時輟棹悲且吟，獨向蓮花一峰立。明日，次潼關，登岸。題句於關門東普通院門云：「度關悲失志，萬緒亂心機。下坂馬無力，掃門塵滿衣。計謀多不就，心口自相違。已作羞歸計，還勝羞不歸。」自陝東，凡所經歷，一如前願。旬余至家，妻子兄弟，拜迎於門。夕有《江亭晚望》詩，題於書齋云：「立向江亭滿目愁，十年前事信悠悠。田園已逐浮雲散，鄉里半隨逝水流。川上莫逢諸釣叟，浦邊難得舊沙鷗。不緣齒髮未遲暮，吟對遠山堪白頭。此夕謂其妻曰：「吾試期近，不可久留，即當進棹。」乃吟一章別其妻云：「月斜寒露白，此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飲，詩成和淚吟。離歌棲鳳管，別鶴怨瑤琴。明夜相思處，秋風吹半衾。」將登舟，又留一章別諸兄弟云：「謀身非不早，其奈命來遲。舊友皆霄漢，此身猶路歧。北風微雪後，晚景有雲時。」

教史人物總部·隋唐五代部

惆悵清江上，區區趁試期。一更後，復登葉舟泛江而逝。兄弟妻屬慟哭於濱。謂其鬼物矣。一葉漾漾，遵舊途至於渭濱。乃賃乘，復遊青龍寺。宛然見山翁擁褐而坐。季卿謝曰：「歸則歸矣，得非夢乎。」翁笑曰：「後六十日方自知。而日將晚，僧尚不至，翁去。季卿還主人。後二月，季卿之妻子，資金帛，自江南來，謂季卿厭世矣，故來訪之。妻曰：「某月某日歸，是夕作詩於西齋，並留別二章。始知非夢。明年春，季卿下第東歸，至禪窟及關門蘭若，見所題兩篇，翰墨尚新。後年季卿成名，遂絕粒，入終南山去。」出《纂異記》。

陳生

傳記

李昉《太平廣記》卷七四《道術四·陳生》 茅山陳生者，休糧服

氣。所居草堂數間，偶至延陵，到傭作坊，求人負擔藥物却歸山居，以價賤，多不肯。有一夫壯力，然神少，頗若癡者，疥瘡滿身。前拜曰：「去得。」遂令挈囊而從行。其直多少，亦不問也。既至，因願留採薪，都不計其價。與陳生約，日五束。陳曰：「吾辟穀。無飯與飡。」答曰：「某是貧窮人，何處得食，但斲草根飡，亦可矣。」遂每日斲柴十束，五束留於房內自燒，五束供陳生。會山下有衣冠家妻患齒，詣陳生覓藥。其家日求之，又令小婢送梨果餅子之類。陳生休糧，果食亦不食也。每至，則被傭者接而食之。仍笑謂曰：「明日更送來，我當有藥。」如此者數四。一日，傭者並送柴十束，納陳生處。爲兩日用。夜後遂扇門熾火，攜一小鍋入。陳生密窺之，見於葫蘆中瀉水銀數合，煎之，攪如稀餲。投一丸藥，乃爲金矣。傭者撚兩丸，以紙裹置懷中，餘作一金餅，密賣出門去。明日日高起，求藥者已至，乃持丸者付之，令患齒者含之。一丸未半，乃平復矣。痛止，第出蟲數十。陳生伺傭者出，於房內搜而觀之，得書二卷，不喻其旨，遂藏之。傭者至，大怒，罵陳生。生不敢隱，却還之。曰：「某今去矣。」遂出

門，入水沐浴，乃變為美少年，無復瘡疥也。拜訖，跳入深澗中，遂不知所之。出《逸史》。

崔言

傳記

李昉《太平廣記》卷七五《道術五·崔言》 崔言者，隸職於左親

騎軍。一旦得疾而目昏闇，咫尺不辨人物，眉髮自落，鼻梁崩倒，肌膚生瘡如疥，皆目為惡疾，勢不可救。因為駱谷子午歸寨使，遇一道流，自谷中出，不言姓名，受其方曰：皂莢刺採一二升，燒之為灰。大黃九蒸九曝，杵之為末。食上。濃煎大黃湯，以末匕調而服之。旬日，鬚髮再生，肌膚充潤，所疾頓愈，眼明倍於尋常。道流傳此方訖，却入山去，不知所之。出《神仙感遇傳》。

王老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一三下《紀傳部一五傳一二·續仙傳·王

老》 王老，坊州宜君縣人也。居于村野，頗好道愛客，務行陰德為意，其妻亦同心不倦。一日有繼縷道士造其門，王老與妻俱迎禮之。居月餘間，日與王老玄談盃酌，甚相歡洽。俄患惡瘡偏身，王老乃求醫藥，看療益加勤切，而瘡日甚，迨將逾年。道士曰：「此不煩以凡藥相療，但得數斛酒浸之自愈。」於是王老為精潔釀酒，及熟，道士言以大甕盛酒，吾自加藥浸之。遂脫衣入甕，三日方出，鬚髮俱黑，而顏復少年，肌若凝

脂。王老闔家視之驚異。道士謂王老曰：「此酒可飲，能令人飛昇上天。」王老信之，初甕酒五斛餘，及窺三二斗在甕，清泠香美，異於常酒。時方與二人持麥次，遂共飲，皆大醉。道士亦飲，云：「上天去否？」王老曰：「願隨師所適。」於是祥風忽起，綵雲如蒸，屋舍草樹，全家人物雞犬，一時飛去，空中猶聞打麥聲，數村人共觀望驚歎。惟貓鼠棄而不去。風定，其賃持麥二人，乃遺在別村樹下，後亦不食，皆得長年。今宜君縣西三十里，有昇仙鄉存焉。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三 王老者，莫知何代人。唐玄

宗天寶中，有士人崔姓者尉於巴蜀，纔至成都而卒。時連帥章仇兼瓊哀其妻少而無所投止，因為於青城山中置一別墅，又以其色美，有娉納之意。計無所出，因謂其夫人曰：貴為諸侯妻，何不盛陳宴席以邀女客，五百里內盡可迎至。夫人甚悅，兼瓊因命衙官徧報五百里內女郎，尅日會成都，意欲因會便留亡尉妻也，不謂已為盧舅納之訖。盧舅密知兼瓊意，令尉妻辭疾不行。兼瓊大怒，促左右百騎收捕。盧舅時方食，兵騎繞宅已合，盧談笑自若，殊不介懷。食訖，謂尉妻曰：兼瓊之意可知矣，夫人不可不行。少頃即當送素色衣來，便可服之而往。言訖，乘驪出門，兵騎前攬不得，徐徐而去。追之，不能及。俄使一小童捧箱內有故青裙、白衫子、綠帔子，緋羅縠絹，皆世人所未見者。尉妻服之至成都，諸女郎皆先期而至，兼瓊覘於帷下。及尉妻入，光彩繞身，美色傍射，不可正視，坐者皆懾氣，不覺起拜。會訖歸，三日而卒。兼瓊大駭，具狀奏聞。玄宗問張果，果云：知之，不敢言，請問青城王老。玄宗即詔兼瓊求訪王老進之，兼瓊搜索青城山前後，并無此人，惟草市藥肆云：常有二人日來賣山藥，稱王老。所使二人至，兼瓊即令衙官隨之。入山數里，至草堂，老人幡然隱足而坐。衙官即入宣詔，致兼瓊之意，王老曰：此必多言小仙張果也。因與兼瓊尅到京師之期，先令發表，不肯乘傳，兼瓊從之。使纔到銀臺，王老亦到，玄宗即召問之。時張果侍在玄宗之側，見王老惶恐再拜，王老叱果曰：小子何不若是，又遣遠取吾來？果言：小仙不敢，專俟仙伯言耳。王老即復曰：盧二舅即太元夫人庫子，因言下遊，以亡尉妻微有仙骨，故納為媵。無何盜大元夫人衣服與著，已受責至冥，亡尉妻以衣太元夫人衣服，墮無間獄矣。奏訖，苦不願從事，果命放還，後不知所在。

司馬郊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四《司馬郊》 道士司馬郊一名

凝正，一名守中，不知何許人也。常遊江上，披冠褐躡屐而行，日可千里，衣服不改而常新，所爲恠撞竟無敢近之者。能詐死，以至青腫臭腐，俄而復活。嘗止於池州開元觀，自宣之歙，時有道士邵脩默亦往歙，至城中約之與同行，脩默避之，先往。至一鎮戍方息於逆旅，而郊先至。脩默隱身潛窺之，見郊入別店中，召主人與飲酒，旋即辱之。主人初敬謝，不得已而擊之。既而互相毆擊，郊忽踣於地，視之已死，體冷色變，一市聚觀。乃集鄉里縛其主人，檢身責詞，將送於州。時已向夕，欲明旦乃行。

至夜半後，聞店中諠然曰：「已失司馬矣。」人方悟郊詐死，乃釋主人。脩默明日乃行，至前百餘里，詐問人曰：「司馬尊師何時過去？」曰：「今早已過矣。」明日復行百里問之，曰：「昨早已過。」及到歙問之，亦然。每往來江上諸州，至一旅舍安泊，久之將去，告其主人曰：「我所有竹器不能將行，取火焚之。」主人阻曰：「風高，且竹屋低隘，不可舉火。」郊不已，衆共勸之，郊怒，乃發火於室中，持一大杖立於門側，敢至者擊之。郊有力，皆莫敢前。俄而火盛燄出於竹瓦之隙，衆惶駭，既而火滅，郊竹器皆盡，所卧床皆熏灼，而薦席無焦者。有朱翱爲池州法曹，郊過詣之，謂朱曰：「君色惡當病，我即去。」君病中能呼我本名，當有所應。翱不之信，後十餘日果然病熱甚重，忽憶郊之言，意甚神之，因稽首思念垂祐。初，朱有病惡，見人在床前，有小吏陳某者，指使如意，令人室侍疾，亦叱去。家人于之外戶，無得入者。至是，朱恍惚見陳某持一甌藥進，朱飲之，便覺意爽體佳，呼家人曰：「適陳某所持藥甚效，當再將來服。」家人驚曰：「此不令人室，陳某安得至此？」朱乃悟郊之垂祐也。自是朱病漸愈。郊嘗居歙州某觀，病困甚，衆擬欲白官司，先以意問郊，郊怒曰：「吾疾方愈，何勞若

此爲。而益篤，主觀不得已乃口白縣令，令使人候之郊，曰：「長者何故知吾病也？」來者以告郊，郊怒，忽起結束，徑入山中，步行如飛。後十餘日，持一大杖求主觀將杖之，觀道士共拜求救，乃免。又至洪州市中，探買鮮食，小兒呼曰：「道士喫鮮。」郊怒，以物擊小兒，中額流血。巡人執郊送於虞候，虞候乃聞其名，方喜，勸說之。郊乃極口怒罵虞候，虞候忿，杖之數十。郊謂人曰：「彼杖我十五可得十五日活，杖我十日活矣。未幾果然。自是人廬山居簡寂觀，無日不游覽，雖深山峻嶺人迹所不可到者，等閑一造如平地。後醉卧，數日弗起，臨終置一杖於棺中，及葬，覺棺空，發之，惟杖在焉。」

朱孺子

傳記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一三下《紀傳部一五傳一二·續仙傳·朱孺子》 朱孺子，永嘉安固人也。幼而師道士王玄真，居大箬巖。巖即陶隱居修《真誥》於此，亦爲真誥巖，巖之西有陶山在焉。勤苦事於玄真，深慕仙道，常登山嶺，採黃精服餌，歷十餘年。一日就溪濯蔬，見岸側二小花犬，孺子異之，乃尋逐入枸杞叢下。歸告玄真，訝之，遂與孺子俱往伺之，復見二犬戲躍，逼之，又入枸杞下。玄真與孺子共尋掘，乃得二枸杞根，形狀如花犬，堅若石。洗挈歸以煮之，而孺子益薪看火，三日晝夜不離竈側。試嘗汁味，取嚙不已。及見根爛，以告玄真，共取食之。俄頃，孺子忽飛昇在前峰上，玄真驚異久之，孺子謝別玄真，昇雲而去，到今俗呼其峰爲童子峰。玄真後餌其根盡，不知其年壽，亦隱於巖之西陶山，有採捕者時或見之。

邊洞元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三《邊洞元》 邊洞元者，洛陽人。幼慕老莊學，因隸籍爲道士。凡遊四方，貨藥以自給。一日登嵩山萼嶺，遇一書生以木簡負數冊書，又一大壺，同憩於古松之下。洞元問曰：君何往？曰：往嵩陽肄業，若有相識，願尊師示一書爲先容。洞元諾之。復曰：壺中酒命師飲之，可乎？曰：卑性素好飲，蒙見召幸矣。於是連飲十數杯，洞元乃醉，書生曰：小子有術可與師醒酒，然慎勿懼之。遂取木簡摩拭，俄而化爲劍。復曰：欲借師之肝膾之，可乎？洞元懼而醒，乃俯伏乞命，書生曰：觀子有仙風道骨，然未有所遇。遂揮劍騰空而去，擲下一卷書，謂洞元曰：收之，請相訪五雲溪。既展看，即數幅紙五彩畫，研茶槌二十枚，殊不曉其意。紙尾有絕句詩云：邂逅相逢萼嶺邊，對傾浮蟻共談玄。擬將劍法親傳授，却爲迷人未有緣。洞元感嘆不遇，皇皇若有所亡遺。所至處見人問曰：君莫知五雲去處否？人以爲風狂，多不答。久之歸洛陽，乘醉入水，不復出。而後有客自衡湘來，洞元於南嶽觀中託附書至洛陽，其法屬交友親舊辯其墨迹，乃洞元親染。時好事者皆曰水解。

宋遼金元部

劉玄英 劉 操

傳 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九《劉玄英》 劉玄英字宗成，

號海蟾子。初名操，字昭遠，後得道改稱焉。燕地廣陵人也。一云大遼人。以明經擢第，仕燕主劉守光爲相，素喜性命之說，欽崇黃老之教。一日忽有道人來謁，海蟾乃邀坐堂上，待以賓禮。問其氏族名字，俱不對，但自稱正陽子。海蟾順風請益，道人爲演清靜無爲之宗，金夜還丹之要。既竟，乃索鷄卵十枚，金錢十文。以一文置之几上，累十卵於錢，若浮圖之狀。海蟾驚異之，嘆曰：危哉。道人曰：人居榮祿之場，履憂患之地，其危有甚於此者。復以盡其錢擘破爲二，擲之，遂辭而去。海蟾因此大悟。是夜命家人設宴，棄擲金玉。翌早解印辭朝，易服從道。有詩云：拋離火宅三千指，屏去門兵十萬家。紀當時之實也。一旦遽辭燕地，遠泛秦川，陶真於秦華之前，遁迹於終南之下，輟光隱晦，人莫測其所以然。一云爲燕丞相，一旦遽悟，棄官學道。後遇呂洞賓，得金丹之祕旨。自此往來終南秦華間。復結張無夢、种放，訪陳希夷先生，爲方外友。亦間作詩，有詩集行於世。其詠修煉，則有還金篇行於世。後隱代州之鳳凰山。宋仁宗天聖九年，遊歷名山，所至多有遺迹。一日於州壽寧觀題古詩十韻，云：醉走白雲來，倒提銅尾乘。引個碧眼奴，擔著獨壺瘦。自言秦世事，家住葛洪井。不讀黃庭經，豈燒龍虎鼎。獨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請。欲携霹靂琴，去上芙蓉頂。吳牛買十個，溪田耕半頃。種秫釀白醪，總是仙家境。醉卧松陰下，閑過白雲嶺。要去即便去，直入秋霞影。仍自寫真其傍，撮襟書龜鶴齊壽四字，題云：廣陵閑民劉某書。至鳳凰山來儀觀，亦自寫

真，飛白清安福壽四字。所畫五星，惟土宿尚存。其所寫真，幅巾黃衣，右肩挑酒瓢，左肩提布囊，破綻處補之，氣韻言澹，人望之知爲有道者。又嘗於成都府青羊宮潑墨成壽山福海四字。二處相隔地里，壽寧至來儀僅兩舍，西蜀至代數千里，皆同日時而書之，以示分形散景、神變無方之妙。丹成尸解，有白氣自頂門出，化而爲鶴，飛而沖天。《全真傳》云：十二月二十四日降世，十一月二十七日上昇。不記何年。大元至元六年正月，褒贈海蟾明悟弘道真君。

秦志安《金蓮正宗記》卷一《海蟾劉真人》 先生姓劉，諱操，字

宗成，號海蟾公，燕山人也。年一十六歲，以明經擢甲科，累遷至上相。平昔好談性命之說，然終不得其妙。一旦有道人來謁，邀坐堂上，以賓禮待之，問其姓名，默而不答，但自稱正陽子，願乞鷄卵十枚，金錢一文，安金錢於桮上，而高累十卵，危而不墜。海蟾歎曰：危哉。先生曰：相公身命俱危，更甚於此。海蟾頓悟，先生乃收卵而藏之，擘金錢而棄之，遂辭而去。海蟾於是催設夜宴，佯託沉醉，以杯盤寶器俱擲於地而碎之，夫人洎兒女輩莫不怒責。比及朝退，猶未解顏，輒解印而辭官，佯狂歌舞。自述歌曰：余緣太歲生燕地，憶昔三光分秀氣。卯角圓明霜雪心，十六早登科甲第。紆朱懷紫金章貴，各各綺羅輕挂體。而今位極掌絲綸，倏忽從前春一寐。昨宵家宴至三更，兒女夫人並待婢，被予佯醉撥杯盤，擊碎珊瑚珍玉器。兒女嫌，夫人惡，忘却從前衣食樂。來朝朝退怒猶存，些兒小過無推託。因此事，方省悟，前有輪迴誰救度，退官納印棄榮華，慷慨身心求出路。遂易衣而道處於卑賤，以辱其形。又述一聯云：拋離火宅三千口，屏去門兵百萬家。厥後遠泛秦川，陶真於太華之前，遁跡於終南之下，頤精煉氣，以至成真。忽一旦於代州壽寧觀以墨水潑成龜鶴齊壽四字，納一丈餘，並自寫真於壁間，繼有西蜀成都府青羊宮以墨水潑成清安福壽四字，代州鳳凰山來儀觀潑成壽山福海四字，三處相隔不啻數千里，皆同日而書之，以表其神變無方耳。後題長篇詩云：醉騎白驢來，倒提銅尾揀。引箇碧眼奴，擔著獨胡壺。自忘塵世事，家住葛洪井。不讀《黃庭經》，豈燒龍虎鼎。獨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請。欲携霹靂琴，去上崑崙頂。吳牛買十角，溪田耕半頃。種黍釀白醪，便是仙家境。醉卧古松陰，間立白雲嶺。要去即便去，直入秋毫影。隨代所顯靈跡甚多，不能具述，

聊記其大概云。

劉志玄《金蓮正宗仙源像傳》

師姓劉名操，字宗成，號海蟾子，

燕山人也。年十六登遼之甲科，仕至上相。嗜性命之學，未究玄蘊，忽有道人來謁，師以賓禮延之，問其姓名，默而不答，惟索鷄卵十，金錢一，以金錢置桮上，纍纍十卵不墜。師歎曰：危哉。道人曰：公身命俱危，更甚於此。師復問曰：如何是不危底。道人乃斂鷄卵，金錢擲之於地，長笑而去。師於是頓悟，因夜宴，盡碎寶器，明日解相印，易道衣，佯狂歌舞，遠遊秦川。復遇前次道人授以丹訣，方知是正陽子也。【略】師後以道妙授董凝陽、張紫陽，乃遁跡於終南、太華之間，不知所終。有詩文行於世。元世祖皇帝封號海蟾明悟弘道真君，武宗皇帝加封海蟾明悟弘道純佑帝君。

劉操

見劉玄英

陳搏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七《陳搏》 先生姓陳，名搏，

字圖南，號扶搖子，亳州真源人也，與老子同鄉里。一云普州崇龕人，恐是後來隱居之所。生而不能言。始，四五歲戲渦水之濱，有青衣媼召置懷中，乳之，自是能言，聰悟過人。及長，經史一覽無遺。二云自束髮不為兒戲。年十五，詩禮書數至方藥之書，莫不通究。親喪，先生曰：吾向所學，足以記姓名而已，吾將棄此，遊泰山之巔，長松之下，與安期、黃石輩論出世法，合不死藥，安能與世俗輩脂韋汨沒，出人生死輪迴間哉？乃盡其家業，散以遺人，惟携一石鐺而去。唐士大夫挹其清風，欲識先生，面如景星彩雲之出，爭先睹之為快，先生皆不與之友。由是謝絕人事，野冠草

服，行歌坐樂，日遊市肆，若入無人之境。或上酒樓，或宿野店，多游京國間。後唐明宗聞先生名，親為手詔召，先生至，長揖人主。明宗待之愈謹，賜先生號清虛處士，仍以宮女三人賜先生。先生為表謝上云：趙國名姬，漢庭淑女，行尤婉美，身本良家。一人深宮，久膺富貴，昔居天上，今落人間。臣不敢納於私家，謹用安之別館，臣性如麋鹿，迹若萍蓬，飄若從風之雲，泛如無纜之舸。臣送彼復歸清禁。及有詩上洩聽覽，詩云：雪為肌體玉為顙，多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空煩雲雨下陽臺。以書奏付宮使，即時遞去。因肆意山水間，自言嘗遇孫君仿、鹿皮處士二人，謂武當山九室岩可以隱居，遂往棲焉。服氣辟穀，以恬默自處，凡二十餘年。撰指玄篇八十一章，入室還丹詩五十首，又作釣潭集萬餘字，皆羅縷道妙，包括至真。嘗夜立庭間，見金人持劍，呼曰：子道成矣，當有歸成之地。先生曰：金人云歸成之地，蓋秋為萬物之所斂而歸者也。吾其隱於西方乎。是時，年已七十餘。俄徙居華山，得古雲臺觀基，闢荆榛而居之，以契歸成之語。時境內有虎食人。先生至，叱虎令去，自是不為害。唐開元中，李奇者隱於華陽，顏有童色，斯須行數百里，與先生遊，更相酬倡。先生常閉門卧，累月不起。周世宗顯德中，有尋訪者窺其戶，闔其無人，惟獸迹鳥聲而已。有樵於山麓者，見有遺骸塵壑，迫而視之，乃先生也。捫其心，獨暖，良久氣還。而起曰：睡酣，奚為擾我。州將羅彥威以聞，世宗召見禁中。月餘方起，因問以黃白事。對曰：陛下為四海之主，當以政治為念，夫何留意於小道邪？《資治通鑑》云：陛下為天子，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世宗不以為忤。拜諫議大夫。固辭。賜號白雲先生，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先生負經濟之才，歷五季亂，每聞一朝革命，輒顰眉數目。嘗作詩云：十年蹤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聽笙歌聒醉人。携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一日，乘驢遊華陰，聞宋太祖登極，大笑曰：天下自此定矣。遂隱華山，不復出。太祖召，不至。興國初，始赴召。太宗賜詩云：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踪跡杳無聞。如今若肯隨朝詔，總把三峰賜與君。先生將至闕，上言求一靜室休息，乃賜觀於建隆觀。扃戶熟寐，月餘方起。詔，服華陽巾，草履垂條，以賓禮見於延英殿。賜坐，延問甚久。時上方欲征河東，先生諫止之。會軍已興，上不樂其言，

詔復令寐於御苑。及兵還，不利。經百餘日，乞歸山。太平興國四年，復來。始云河東可取。暨王師再舉，果執劉繼元、年并州。上謂宰相宋琪等曰：搏，方外之士，在華山已四十餘載。度其年，蓋百餘歲，語論甚高。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搏不知吐納養生之理，神仙黃白之事，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世教？聖上博達今古，深究治亂，真有道仁明之主，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行修煉，無以加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下詔曰：華山隱士陳搏，晦迹丘樊，棲心岩穴，跌宕世表，涵味道腴。往在周朝，物色幽遁，嘗應鶴板之詔，終逐鴻冥之心。自爾以來，多歷年所。今復言迂高迹，來儀帝庭，不有嘉名，曷彰清範，可賜號希夷先生。上屢與之屬和詩什。上問曰：若昔堯舜之爲天下，今可至否？先生云：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可及。然能清靜爲治，即今之堯舜也。上善其對，因出諸子使視之，先生密陳天命，實在章聖。上亦欲拜諫議大夫，固辭，乞歸山。進詩云：草澤吾皇詔，圖南搏姓陳。三峰十載客，四海一閑人。世態從來薄，詩情自得真。乞全麋鹿性，何處不稱臣。

上知其不可留，即賜宴便殿，詔宰臣兩禁赴宴，爲詩以寵行，仍賜龜鶴、鞍馬、束帛，又詔華陽刺史王祚時就存問其願。操几杖以師事者，不可勝數。其後再遣中使就山，宣召先生。先生曰：極荷聖恩，臣且乞居華山。先生意甚堅，使回具奏其事，上又遣中使齋手詔茶藥等物賜之，仍仰所屬太守縣令以禮遣之，安車軟輪之異，數迎先生。【略】端拱元年，一日語門人曰：吾來歲中元後，當遊峨嵋。明年遣門人鑿石室於張超谷。既成，先生往造之，曰：鑿石太華，斯谷猶爲勝處，吾其歸於此乎。即草遣表，其略云：臣大數有期，聖朝難戀，已於今年十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華峰下張超谷中。又草奏疏，人莫見其言，遣賈得昇并龜鶴鞍馬詣闕以進。上獨覽久之，以龜鶴鞍馬復賜得昇，仍賜紫服，并賜號曰：悟真。又予錢五百萬，俾營北極殿，以終其志。先生初欲示化，使盡夜然燈燭於石室中。至期，以左手支頤而終。逮七日，容色不變，其肢體尚溫。有五色雲蔽其谷口，彌月不散。享年一百一十八歲。使得升繼其觀事先生明易，以數字授穆伯長，穆授李挺之，李授康節，邵堯夫以象學授种放，种授盧江許堅，許授范，爲此一枝，傳於南方也。後有中使至峨嵋山，有客人謁，衣冠甚偉，自稱東明丞相，

然多語華山事。數日方悟，曰：此華山陳先生。遽令召之，已不知其所往矣。祥符中，真宗祀汾睢回，再幸雲臺，瞻先生之遺像，詔除其觀田租。召對道士賈得昇，并賜武子華等紫服，俾建聖祖并真宗本命、星官、元辰三殿。又繪睟容於北壁。先是，雍熙中，先生謂賈得昇曰：吾行，老君殿後見神人，服黑衣冠，云北極開同紫微帝君，汝可以前後所賜市材立北極殿。又曰：昔唐金仙公主以此爲祈真之館，今吾復遇北辰，此觀其興矣，惟汝當得之。逮真宗臨幸，果三十年，得昇當之。其逆知來物，多類此。

臣道一曰：陳搏粹於道德，以睡玩世。樵者捫心，則曰睡酣，奚爲擾我。宋太后召至闕，則扃戶熟寐月餘。希夷之號，雅稱其旨。然託迹於睡，其意必有在也。《道德經》曰：衆人昭昭，我獨若昏。衆人察察，我獨悶悶。豈非陳搏睡之義乎。

紀事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七《陳搏》 昔先生多與山下崔

古往還，有衣冠子金礪多遊山水之間，謁古曰：願因子一見希夷先生。古曰：更待之，先生方睡，俟其覺方可見。礪曰：何時也？古云或半歲，或三四月，近亦不暇月餘。子有所之，且去，他日復來。礪乃去，後歲餘再遊華山，見古，適會先生繼至。礪伏謁甚恭，乃請於先生曰：礪向遊華山，欲見先生，會先生睡未覺，睡亦有道乎？願先生誨之，開其所未悟。先生啞然有聲，聳肩收足，昂面頽然，曰：不意子孱瑣若是也，於起居寢處尚不能識，欲脫離生死，躍出輪迴，難矣。今飽食逸居，汲汲惟患衣食之不豐，饑而食，倦而卧，鼾聲聞於四遠，一夕輒數覺者，名利聲色汨其神識，酒醴膏膾昏其心志，此世俗之睡也。若至人之睡，留藏金息，飲納玉液，金門牢而不可開，土戶閉而不可啓，蒼龍守乎青宮，素虎伏於西室，真氣運轉於丹池，神水循環乎五內，呼甲丁以直其時，召百靈以衛其室。然後吾神出於九宮，恣遊青碧，履虛如履實，昇上若就下，冉冉與祥風遨遊，飄飄共閑雲出沒，坐至崑崙紫府，遍履福地洞天。咀日月之精華，玩煙霞之絕景。訪真人，論方外之理，期仙子爲異域之遊。看滄海以

成塵，指陰陽而舒嘯。興欲返則足躡清風，身浮落景。故其睡也，不知歲月之遷移，安愁陵谷之改變。因子請問，爲子成詩。曰：常人無所重，惟睡乃爲重。舉世以爲息，魂離形不動。覺來無所知，貪求心愈動。堪笑塵地中，不知身是夢。又詩云：至人本無夢，其夢乃遊仙。真人亦無睡，睡則浮雲煙。爐裏長存藥，壺中別有天。欲知睡夢裏，人間第一玄。夫大夢大覺也，小夢小覺也，吾睡真睡也，吾夢真夢也，非世夢也。先生曰：吾非久復睡，子無所往，他日訪吾，令子見真睡。先生乃去，礪塊然如醉者之醒，不知出門遂歸其家。他日再訪先生，先生論攝生祕訣，敷演至妙之門，發明太玄之奧，曰：吾某日睡，子可來。礪如期而往，至則先生已睡矣。見先生仰卧，出入無息，面色紅瑩。礪拜禮於床下而去。又一日，有一客訪先生，適值其睡，傍有一仙人諦聽其息聲，則以墨筆烏塗於紙，如是數次，滿紙烏塗莫辨。客怪而請問之。仙人曰：彼先生華胥調此混沌譜也。先生暇日間，喜遨遊。得興吟詠，遇景成句。嘗題西峰詩云：爲愛西峰好，吟頭盡日昂。岩花紅作陣，溪水綠成行。幾夜礙新月，半川無夕陽。寄言嘉遁客，此處是仙鄉。又餘聯：半夜天香入岩谷，西風吹落嶺頭蓮。空愛掌痕侵碧漢，無人增嘆巨靈神。先生時遇毛女，因贈之詩云：藥苗不滿筇，又更上危巔。回指歸去路，相將入翠煙。又詩云：曾折松枝爲寶櫛，又編櫛葉作羅襦。有時問著秦宮事，笑撚仙花望太虛。關中逸人呂洞賓有道術，雖數百里，頃刻輒到，世以爲神仙。常數至先生齋，酬倡如交友。先生曾當春月，於華山水邊石上閑步，見壺公、赤松子、呂洞賓相繼而至。四仙言語未久，有地神獻一果盤，酒一器，四仙飲酌半酣，各賦詩一首。先生曰：春暖羣花半開，逍遙石上徘徊。曾垂玉勒金闕，閑踏青沙碧苔。洞中睡來幾載，流霞獨飲千杯。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壺公曰：壺中自有樓臺，四季羣花競開。閑時即飲瓊液，醉後或卧青苔。逍遙非關名利，落魄不染塵埃。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赤松子曰：乍離南山竹齋，因過舊隱天台。洞中美酒纔熟，路上羣花半開。我骨非是凡骨，君才亦是仙才。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呂洞賓曰：落魄直至此來，曾經幾度花開。悶便著錢沽酒，恣意千杯萬杯。閑遊八十一天，醉上茅君醮臺。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先生一日謂賈得昇曰：今日有佳客至，當速見報。少頃一人衣短褐青巾，叩門，賈未及報，

其人倏爾而去。先生遽令出，追之一里餘，復遇老人衣鹿皮，因問曰：前去者尚未遠否？老人曰：此神仙李八百也，動則行八百里。言竟，老人亦失所在。又悟老人鹿衣者，乃太清得道白鹿先生李阮也。先生曰：吾其不可名留世矣。

雜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七《陳搏》 先生經史浩博，尤精易學，鑒人察物，辨別聖凡。宋太祖、太宗龍潛時，與趙忠獻公遊長安市，先生與之同人酒肆。公因坐右席，先生曰：汝紫微帝垣一小星爾，敢據上次乎？周世宗、宋太祖同行，先生則云：城外有三天子氣。种放初從先生，先生曰：若當逢明主，名動天庭。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所忌，子名將有物敗之。卒如其言。忠定張公詠爲布衣時，先生一見而奇之。公曰：願分華山一半居，可乎？先生於公固可，及別去，贈以毫楮。公解其意，曰：是將嬰我以世務。贈詩云：征吾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東南佳麗地，亦應多謝鬢邊蒼。後果登第，以名動天下，將赴劍南，有詩寄先生云：性愚不肯林泉住，剛要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劍南去，回頭慚愧華山雲。及還，有詩云：人生大抵重官榮，見我東歸夾道迎。應被華出高士笑，天真喪盡得浮名。忠定晚年疽發於首，乃出守昇州，所贈詩，無有不驗者。陳康肅公堯咨既登第，過謁先生，坐中有道人，鬚髻，意象軒傲。目康肅公，連言曰：南庵。語已，徑去。康肅公深異之，問曰：向來何人？先生曰：鍾離子也。康肅公惘然，欲去追之，先生笑曰：已在數千里外矣。康肅公曰：南庵何謂也？先生曰：他日自知之。其後康肅公轉漕閩中，巡行過墟里間，聞田婦呼其子曰：汝去南庵，趣汝父歸。康肅公大驚，問南庵所在。視之，則廢伽藍也。有碣云：某年月日南庵主人滅，祠其真身於此。乃康肅公生時也。清源王世則，與韓見素、趙諫議同詣先生。世則爲僕隸，拜階下。先生曰：侮人者自侮也。揖世則使坐於諸公之右，曰：將來君獨首冠諸公，盡如此會也。明年，世則果第一，餘皆列於次。又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士賈休復

心欲得之而不言。先生謂休復曰：子來非他，蓋欲吾瓢爾。呼侍者取與之。有郭沆者，少居華陰，嘗宿觀下。中夜先生呼令趣歸，沆懼其遠，先生與之俱往。一二里，有人號呼以報其母卒，沆始悟其言。先生因遺以藥，使急去，可救。既至，果卒，灌其藥，遂甦。許諫議仲宣罷，成都牧致書幣以問休咎，先生召門人賈得昇曰：爾爲我答書，云給事此去，更不出。未幾果卒。後先生稀到人間，或然遊華陰。華陰令王睦聞先生來，倒履門迎。既坐，先生曰：久不飲，思得少酒。睦曰：適有美酒。似知先生之來，命滌器具饌。既飲，睦謂先生曰：先生居溪岩，寢止何室，出使何人守之也？先生微笑，乃索筆爲詩曰：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即凌空跨曉風。臺榭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睦得詩，愧謝。先生曰：子更一年，有大災，吾之此來，有意救子。子守官如是，雖有患，神理亦祐焉。睦居守廉潔清慎，視民如子，不忍鞭扑，人性又明敏故也。先生乃出藥一粒，曰：可以禦來歲之禍。睦起再拜，受藥服之。飲至中夜，先生如廁，久而不回，遂不見。睦替回都下，忽馬驚，墮汴水，善沒者救之，得不死。先生亦時時來山下民家，至今尚有人見者，今西華有先生宮觀存焉。

《宋史·隱逸傳上·陳搏》 陳搏字圖南，亳州真源人。始四五歲，戲渦水岸側，有青衣媼乳之，自是聰悟日益。及長，讀經史百家之言，一見成誦，悉無遺忘，頗以詩名。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祿仕，以山水爲樂。自言嘗遇孫君仿、麀皮處士二人者，高尚之人也，語搏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搏往棲焉。因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但日飲酒數杯。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

周世宗好黃白術，有以搏名聞者，顯德三年，命華州送至闕下。留止禁中月餘，從容問其術，搏對曰：「陛下爲四海之主，當以致治爲念，奈何留意黃白之事乎？」世宗不之責，命爲諫議大夫，固辭不受。既知其無他術，放還所止，詔本州長吏歲時存問。五年，成州刺史朱憲陞辭赴任，世宗令齎帛五十匹、茶三十斤賜搏。

太平興國中來朝，太宗待之甚厚。九年復來朝，上益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搏居華山已四十餘年，度其年近百歲。自言經承五代離亂，幸天下太平，故來朝覲。與之語，甚可聽。」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

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沖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表，搏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下詔賜號希夷先生，仍賜紫衣一襲，留搏闕下，令有司增葺所止雲臺觀。上屢與之屬和詩賦，數月放還山。

端拱初，忽謂弟子賈德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爲室，吾將憩焉。」二年秋七月，石室成，搏手書數百言爲表，其略曰：「臣搏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花峰下張超谷中。」如期而卒，經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彌月不散。

搏好讀《易》，手不釋卷。常自號扶搖子，著《指玄篇》八十一章，言導養及還丹之事。宰相王溥亦著八十一章以箋其指。搏又有《三峰寓言》及《高陽集》、《釣潭集》，詩六百餘首。

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士賈休復心欲之，搏已知其意，謂休復曰：「子來非有他，蓋欲吾瓢爾。」呼侍者取以與之，休復大驚，以爲神。有郭沆者，少居華陰，夜宿雲臺觀。搏中夜呼令趣歸，沆未決，有頃，復曰：「可勿歸矣。」明日，沆還家，果中夜母暴得心痛幾死，食頃而愈。

屈突無爲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〇《屈突無爲》 字無不爲，世不知其里諱，但云五代時得道教書，號神和子，言保護鉛精，可以成變化者也。張忠定公少游東都，與神和子同逆旅。初不知也，神和子意喜忠定公，日會飲酒家。將別去，復崇飲且醉。忠定公曰：與子傾蓋於此，而不知子爲誰，異日叵識，奈何？神和子曰：吾隱者，何有姓名爲哉？苦問

之，則云：神和子也。後當見子成都。至宋徽宗時，忠定公出守成都，始思其言，異之。凡再入蜀，物色神和子，不可得。後營繕天慶觀，築望仙閣，間輟游焉。燕坐終日，冀有所遇，終不克也。逼交符，復一往，將意絕於此矣。薄暮步出東廡，得微徑而入。稍探抵精舍，周四墉皆畫古人像，而埃塵黝黝。發墉視之，中有一羽服者，恍然似逆旅中所睹也。題曰神和子。忠定公悵然自失。神和子後亦莫有見者。利州綿谷縣烏奴山，以李烏奴得名。峭壁雙削，有洞，高不可上，云五代時屈真人上昇所。

率子廉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〇《率子廉》 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衆謂之率牛。後入南嶽觀爲道士。觀西南七里，有紫虛閣，故魏夫人壇也。他道士惡荒寂，莫肯居，先生獨樂居之。人莫見其所爲，頗嗜酒，往往醉卧山林間。大風雨至，不知也；虎狼過前，亦莫之害。故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先生方醉，不能起，直視曰：村道士愛酒，不能常得，輒徑醉。官人怒之。王公察其異，載而與歸。居月餘，落漠無所言。復送還山，曰：尊師輟光內晦，所不測也，今當以詩奉贈。既而忘慮晝寢，夢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板置閣上。衆道士驚曰：率牛何以得此？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忽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閣不可無人，當速追繼我者。衆益驚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耶？狼狽視之，則已死矣，始大異之曰：率牛乃知死者。即葬嶽下。未幾，南臺寺沙門守澄自東都還，見先生南薰門外，神氣清逸。守澄問何故出山，曰：閑遊爾。因寄一書，致謝衡嶽李尊師。歸乃知其死日，見先生時也。遂發其冢觀之，杖屨而已。

劉希嶽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〇《劉希嶽》 劉希嶽，字秀峰，漳州人也。少業儒，三以進士舉於鄉。宋太宗端拱中，乃去爲道士，居西都老子觀中。六十四歲始遇異人，得道，因號朗然子。嘗自言：辛勤未逾十年，人驚不老歲月。俄經一紀，自覺如新。亦有詩云：夾脊雙關至頂門，修行徑路此爲根。一日辭去，其衆曰：汝老矣，尚何之耶？秀峰不答。沐浴更衣，室中陳席而卧。斯須，其卧內有聲，飛出一金蟬，遂失秀峰所在。嘗著詩三十餘篇，行於世。

蘇澄隱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七《蘇澄隱》 鎮陽龍興觀道士蘇澄隱者，通老莊，又善攝養。宋開寶二年閏五月，太祖駐鎮陽，召之掖陛殿。上曰：師踰八十，容貌甚少，是能養生，宜以術教朕。澄隱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煉氣而已。帝王之養生，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爲無欲，凝神太和，帝軒帝堯享國永年，皆得此道。上嘉之，寵賜殊厚。出《皇朝通鑑》

《宋史·方技傳上·蘇澄隱》 蘇澄隱字棲真，真定人。爲道士，住龍興觀，得養生之術，年八十餘不衰老。後唐明宗嘗下詔召之，又令宰相馮道致書諭旨，歷清泰、天福中繼有聘命，並辭疾不至。開運末，契丹主

兀欲立，求有名稱僧道加以恩命，惟澄隱不受。當時公卿自馮道、李崧、和凝而下，皆在鎮陽，日造其室與談宴，各賦詩以贈。周廣順、顯德中，詔存問之。

太祖征太原還，駐蹕鎮陽，召見行宮，命中使掖陞殿，謂之曰：「京師作建隆觀，思得有道之士居之，師累辭召命，豈懷土耶？」對曰：「大梁帝宅，浩穰繁會，非林泉之士所可寄迹也。」上察其意，亦不彊之，賜茶百斤、絹二百匹。又幸其觀，問曰：「師年踰八十而氣貌益壯，善養生者也。」因問其術，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練氣爾，帝王養生即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爲無欲，凝神太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上大悅，賜紫衣一襲、銀器五百兩、帛五百匹。年僅百歲而卒。

劉若拙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七《劉若拙》 宋開寶五年冬十月癸卯，太祖詔功德使與左街道錄劉若拙，集京師道士，試驗其學業。未至而不修飾者，皆斥之。若拙，蜀人，自號華蓋先生。善服氣，年九十餘不衰，步履輕疾。每水旱，必召於禁中，設壇致禱，其法精審。出《皇朝通鑑》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七《張白》 張白字虛白，自稱白雲子，清河人也。沉靜，博學能文。兩舉進士不第，會親喪，乃泣而自謂曰：祿以養親，今親不逮，干祿何爲？遂辟穀不食，以養氣全神爲事。道家之書，無不研讀。宋太祖開寶中，南游荆渚。時鄉人韓可珌爲通守，延納甚歡。會朝廷弔伐江吳，軍國多事，因褫儒服爲道士。適武陵，寓龍興觀。郡守劉侍郎墀、監兵張延福，深加禮重。嘗以方鑒遺延福曰：收之，可以辟邪。白輒真自晦，窮日沈湎于酒，落魄無所拘。每醉於市上，不問親疏，輒指而慢罵，而其言切中人微隱之事，有識者多異之。每遇風雪，若寒則必破冰深入，安坐水中，永日方出。衣襦沾濕，氣如蒸炊。指顧之間，悉已乾燥。或與爲戲，仰視正立，令惡少數輩盡力推曳，略不少偃。又或仰舒一足，令三四人舉之，衆但面頰，而足不動。居常人崔家酒肆，貰飲無量。一日力欲償酒，直崔氏之酒保白其言曰：尊師每來即酒，客倍如常日，而所獲之息少。崔氏聞之，即不敢算分文。忽一日，於酒肆中題壁云：武陵溪畔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南來道士飲數斗，醉卧白雲深洞口。自是沽者猶倍。南嶽道士唐允昇、魏應時，亦當時有道之士。慕其人，常與之游。白天才敏贍，思如涌泉，數日間賦武陵春色詩三百篇，皆以武陵春色裏爲首句。一篇云：武陵春色裏，十二酒家樓。大醉方回首，逢人懶點頭。是非都不管，名利頓然休。戴箇星冠子，浮沈逐世流。白出語成章，卒皆平易有道理，故不類尋常狂醉人言也。後一旦稱疾，亟語主觀者曰：我必不起，慎勿焚我，恐里中親識來尋，但依俗禮葬於西門外。言訖神逝。經數夕，肢體如生，異香滿室。傾城士庶，觀睹累日。崔氏爲買棺，監兵張延福出己俸，如其言瘞之。僅月餘，壙所有一穴。未幾延福復奉使江淮，有老僕夫於維楊開明橋上遇白，問方鑒在否。又云斯鑒亦不久留。僕歸具道，延福疑曰：渠死久矣，汝何見邪？尋索鑒熟視，應手而碎。又鼎之步奏官余安者，以公事至楊州，亦遇白，携大葫蘆貨藥，亟召安飲於酒肆，話武陵舊遊。數日安告行，白曰：爲我附書謝

崔氏。余歸致書，崔覽之大驚。遽發棺視之，已空矣。白註昇玄消災護命經，夾著頌。其首篇云：太上本來真，虛無中有神。若能心解悟，頭上更無人。末篇云：心疑隨萬境，隨境認心緣。道非有為有，方名離種邊。又著指玄篇暨七言歌詩，名為丹臺集，並傳於世。

混沌道士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七《混沌道士》 宋太祖太宗潛耀日，嘗與一道士游，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或曰真無。自太祖御極，不復見。上已拔楔西沼，道士揖太祖曰：別來喜安。上亟見之，一如平昔，抵掌浩飲。上曰：我壽還得幾多？對曰：但今年十月二十夜，晴則可延一紀，不爾當速措置。上留之後苑，或見宿於木鳥窠中，數日不見。至所期之日，上御太清閣以望氣，是夕果晴，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天地陡變，雪雹驟降。移杖下閣，急傳宮鑰開端門，召開封王，則太宗也。延入大寢，酌酒對飲。悉屏宮宦，遙見燭影下太宗時時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禁漏三鼓，雪已數寸。帝引柱斧敲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將五鼓，寂無所聞，帝已崩矣。

梁 笙

傳記

朱象先《終南山說經臺歷代真仙碑記·正一通真梁真人》 真人名笙，周顯德中，為觀宗主。時陳希夷居仙游宮，與真人密邇，往來為林下

友。宋革命，翊聖真君降于終南山，令張守真人道。謂曰：吾為汝天上之師，汝別有人間之師。張君遂禮真人為師。開寶中，詔封正一通真真人。太平興國三年蛻化。贊曰：天上真君久見知，張君別有世間師。一生林下無人識，祇許希夷作子期。

丁少微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七《丁少微》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四月乙卯，召華山道士真源丁少微至闕。少微善服氣引年，與陳搏齊名。然少微志尚清潔，搏嗜酒放曠，雖居室密邇，未嘗往來。少微以金丹、巨勝、南芝、玄芝等獻上，留數月遣還。出《皇朝通鑑》

《宋史·方技傳上·丁少微》 丁少微，亳州真源人。為道士，持齋戒，奉科儀尤為精至。嘗隱華山潼谷，密邇陳搏所居，與搏齊名。少微志尚清潔，搏嗜酒適性，其道不同，未嘗相往還。少微善服氣，多餌藥，年百餘歲，康強無疾。始，卜居山上，起壇場淨室，通夕朝禮，五十餘年未嘗稍懈。太平興國三年，召赴闕，以金丹、巨勝、南芝、玄芝為獻。留數月，遣還山。七年冬卒。

張契真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八《張契真》 張契真字齊一，錢塘人也。幼孤，遂依上清宮胡法師浮遊江浙，上會稽，探禹穴，歷緡

雲，遊赤城，以訪仙道，契真皆負篋從之。時朱天師居天台，目而器之，以其有清骨方瞳，因度爲道士，久之，還錢塘，居吳山真聖宮。周世宗顯德五年，受正一盟威靈寶法錄於大元樊先生，由是紫蕊玉笈之書無不歷覽，而名振江浙。忠懿王精崇道法，每三錄齋，俾總其事。王公貴人亦從而欽尚。宋太平興國中，太宗命有司即國之東南建太一宮，詔天下戒潔之士以居之，而契真與選。未幾，禁中清醮，因召見。款對稱旨，賜紫衣，而上以道書魚魯未定，詔兩街道錄選優學者刊正，而契真復與。既畢，賜元靜大師之號。真宗景德三年正月十一日夜就寢，髣髴間有朱衣吏持符而至，曰：奉命張某宜速淨穢，往彼職事。遲曉，召門人徐思簡曰：吾且行矣，子其志之。越二十五日，沐浴訖，泊然返真，享年七十一。翼日遷神于城之東，肢體柔軟，而汗露霏於面。及火化，得青黑色珠可升餘。丞相錢惟演謂其徒曰：此浮屠氏所謂舍利，在仙經則曰精氣凝結而成。《步虛經》云：舍利耀金姿，龍駕欵來迎是也。師爲性沉默，聲利不容於心，惟嗜好文，老而不倦。手抄經史子集，凡五百餘卷。善草隸弈棋，而隱晦自抑。嘗獨坐軒砌，鳥集於懷，其忘機感物如此。

張元化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八《張元化》道士張元化者，不知何許人，稱華蓋先生。弟游汝墳，汝人因請主北極觀，焚修外以慈愛及物，而汝人無不悅之。獨不知其密修何道，但混俗和光，未始自異於人。有施油燈於北極殿者，元化以大盆貯水，泛八燈，而自成星斗之列。构建所指，隨曉昏而轉。郡人有請齋者，老少無異志而預議之，然未之請而師黎明必至。其間有意欲請，而夫妻忽反目者，有男女不承順顏色者，雖來請，而逆知其意，拒而不往，但勸諭而使之去。觀之側有果園蔬圃，里人俟其出而竊之，至其園而師已在彼，其先知之見，多此類。郡中周司

馬與師最相善，然不知授之以何術。師嘗因歲旦，秉葦炬繞巷陌，雖數刻方匝，而炬之燼若初。人訝而詢之，對曰：有行瘟鬼，吾故逐去。人以其爲狂而不信。及夏，城外果疾疫暴作，而城中貧賤富貴皆無恙，每以符藥救人，有所得悉爲焚修之費。一日，有客召入酒肆，元化辭以素不飲。後欲與茹葷，又辭以佩法錄。客稍怒，元化熟視之，知其非人也。謂曰：暫歸觀中，願子少待，即再相見。因取劍而誘出郊，叱使坐而戮之，即鬼也。朱髮藍面，脊薄如五七歲小兒。携其首以視人，曰：此鬼輒敗，吾故戮之，以去民害。遂積薪於通衢焚之，而腥氣累日不散。一夕，郡人皆夢元化見別云：暫遠遊，希善愛。是夕寢中，忽羽化。達旦，人有疑而來訪者，大小皆同。宋太宗太平興國初，進士安鴻漸寓郡中，恃才傲物，自謂無人可意。見元化則擎蹠服，從而就弟子列。既葬，及舉槨，甚重，若有鐵石物圓轉於其中。鴻漸遂命酒致禱，則漸覺輕。臨壙發視之，則頂上有一竅，可容臂。識者曰：此蟬蛻矣。未幾，有客自河陰來，負石榴于汝墳。途中遇一道士，自云：我乃汝墳張觀主，託附一書。仍市中石榴數十顆，獻于北極殿。客諾之。既至，其徒曰：此書乃師之真墨迹也。引客至影堂，客曰：向所見者，與此像略無異。至今汝人圖像而事之。嘗撰還丹訣并小詞二闕，叙修行事，傳於世。

張齊物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八《張齊物》李臻，燕人也。性溫約，未嘗失於人。遊荆、湘間。宋太宗淳化中，至江陵。偶疾作，僑居公安門外，雖貧窶，未嘗絕客。忽有道士訪門，自稱姓張名齊物，隴西人，謁臻以求寓泊。臻諾之，但愧貧乏，無所待。齊物曰：貧道不食，可日得酒數升，爲厚賜爾。臻諾之。齊物曰：飲於市，雖屠沽輩亦不問。至夜後方歸，忽醉罵臻。臻略不介意，待之益厚。又一日，大醉歸，抵臻寢

所，至晚方醒。嘔吐狼藉，卧具皆污。童僕輩怒，欲扶之，臻止之，曰：醉人何足責。齊物遲明告行，謂臻曰：感君之顧厚矣。今則復能相送數里乎？臻遂與之偕行，可十里間。齊物曰：某非滔滔者，薄有所負焉。周遊人間五十年，未嘗見仁厚如君者，願有小術爲獻。臻問何術，曰：黃白術也。臻曰：賦命淺薄，不敢當，願先生察之。齊物茫然自笑，曰：君之道，非某所及也。於是抽簪，引以爲劍，執之曰：請自此別。乃割地，隨手而裂，投身入於地，地亦隨合。臻嘆異之，由是遂晦迹，不復見。

張無夢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八《張無夢》 張無夢字靈隱，號鴻蒙子，鳳翔鰲屋人也。身長六尺，風格俊爽，居常好清閑，窮《老》《易》。父爲儒，肥遁不仕。有二子，無夢即其長也，篤孝聞於鄉里。及冠，以貲產委其弟，遂入華山，與种放、劉海蟾結方外友。事陳希夷先生，無夢多得微旨。久之，遊天台，登赤城，廬於瓊臺觀。行赤松導引，安期還丹之法。僅十餘載間，以修煉內事，形于歌詠，累成百首，題曰《還元篇》。夏英公倅台州，入山見之。得此篇歸輦下。時王冀公執政，訪隱逸人，英公以還元篇獻之。未幾，以聞于上。宋真宗特召對，問以長久之策。無夢曰：臣野人也，但於山中嘗誦《老子》《周易》而已，不知其他也。上令講《易》，即說謙卦。上問曰：獨說謙卦，何也？曰：方大有之時，宜守之以謙。上喜其說，除著作左郎。無夢固辭曰：陛下德如堯舜，山林中豈不容一巢父、許由邪。因舍建隆之翊聖院。復召講《還元篇》，無夢曰：國猶身也。心無爲則氣和，氣和則萬寶結矣。心有爲則氣亂，氣亂則英華散矣。此還元之大旨也。略說十數篇而退。遣使賜金帛，皆不受，乞還山。復賜處士暢飲先生號，亦不受。上以歌一闕賜行，其辭曰：混元爲教含醇精，視之不見聽無聲。惟有達人臻此理，逍遙物外自沈

冥。浮雲舒卷絕常勢，流水方圓靡定形。乘興偶然辭澗谷，談真俄爾謁王庭。順風已得聞宗旨，枕石還期適性情。玉帛簪纓非所重，長歌聊復寵歸程。冀公邀入私第，意欲款延，無夢曰：萬乘且辭矣，相公人臣，徒煩見留。明日遂行。有旨令台州給著作郎俸以養老，至山亦不請。其始卒守節如此。有黃白術，祕而不言。居瓊臺又十餘年，復隱於終南鶴池。久之，遊嵩山，泛湘漢，抵金陵保寧壽寧佛舍，杜門不出。士人或有意而請問者，則對之以聾，而後人事幾廢。然博通古今，百家之學至于圖經小史，記之歷歷無遺。有二經生侍几案，久之因度爲道士。無夢年九十九，終於金陵。經三日，頂中有白氣，勃勃然出，高三尺餘，移時方散。乃就棺，肢體柔軟，指甲不青，心胸尚暖。史君玉琪遣吏藏於悟空禪師塔前。有瓊臺詩集行於世。碧虛子陳景元嘗預弟子列，得老莊之深旨。

塗定辭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八《塗定辭》 蓬之良山龍謀里人也。塗氏之先，自孟知祥據蜀時已數世居此。躬耕植產，家累百金，宋真宗咸平中，定辭隸役于郡。因輦帛入關，遇夜舍華陰客邸。偶有書生，自稱東粵者，揖定辭而坐，相得甚歡，遂留飲浹日。及告行，書生曰：吾陳搏也。以君非凡骨，故特邂逅于此。定辭喜懼不自勝。因懇求異術。書生曰：術不貴異，但畜精神，不以好惡內傷則善矣。於是袖出藥一刀圭，曰：君但餌此，當壽百年。翌日，再訪之，則不復見。既而西歸，落魄不事生產，遂鑿所居之南山爲石室，險絕數十仞，觀者毛髮皆聳，定辭梯木登陟如履平地。初，石室乾燥，每患乏水，輒咒之，甘泉應期而出。居常好飼羣鳥，或臨風一呼，則千數翔集，馴狎左右。每暑則挾纊自曝石上，謂之迎涼；或寒沍則衣單繒而已。嘗遊成都，謁僧希白，因命膳，食鹽一器，僅數斤，坐客皆驚異。術士王鶴與之款飲，定辭獨飲數斗不亂。又屑

薑蔥數升，雜茹之。凡賓客之來，忽言好飲食何物者，則必與之取足同食。客雖屬饜，而不肯止。嘗以田產爲人訟，移鞠於岩渠，幾一歲，獄中未始具糧，而訟不敢敵，典獄之官亦以拒抗，不得情，因散禁定辭。定辭遽往城北羅漢院之江上，絕崖之巔有古木，輒登其上不肯下，凡七日。人呼之，則曰：我不下，爾輩但以箭射老夫，不能，彈之亦可。然人卒不敢逼之。至第八日，不呼而自下，復居就鞠所，而赦書至。久之，請爲道士。每到仲春，人服疏藥時，渠即臨流，於小灘下體露，從水自七竅中入，謂之涮腸。嘗有二小商於脫白溪，一人中暑毒暴死，定辭持鐵針於額上，以一槌擊之，入一寸許，須臾復活。明年以物來爲報，則不受。嘗貯五十萬錢，肩鑄甚固。飲家人無妄取用，然子孫亦莫知其意。去世之前月，自室歸。謂家人曰：吾平生市物，凡直百錢者，必過所售之數與之，儻其間有以多爲辭者，以是錢賞其廉，然終吾之身，卒無一人，嘆世俗之貪冒如此。一日呼家人於前，曰：我九十三歲，不死何待。索巴豆食之，於是吃二百粒。不動，移刻更吃百粒，微微溘泄，乃平坐而化。人環而哭之，却復活，乃曰：坐去，恐汝輩難作葬，具言訖，則卧化也。經數夕，童顏儼然如生。及就壙，而棺甚輕，識者以爲尸解。所居之石室，時間簫鼓之聲。其子爲左侍禁，孫數人舉進士。

趙靈運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〇《趙靈運》 趙靈運，不知何許人也。宋太宗雍熙中，爲莫州莫縣令。歲大旱，祈禱不應，慨然嘆曰：吾爲令而旱如是，如將不得粒食，吾何以生爲耶？積薪於庭，着道士服，執簡焚香，請于上帝曰：三日不雨，以此自焚。居三日，天晴無纖雲，乃趨新所。方舉火，而雲起雷電大雨，火即滅。有五色雲覆薪上，俄與所侍邑小吏乘雲而去。後人即其地築趙仙壇焉。

种放

傳記

《宋史·隱逸傳上·种放》 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陽人也。父詡，吏部令史，調補長安主簿。放沉默好學，七歲能屬文，不與羣兒戲。父嘗令舉進士，放辭以業未成，不可妄動。每往來嵩、華間，慨然有山林意。未幾父卒，數兄皆干進，獨放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峰，結草爲廬，僅庇風雨。以講習爲業，從學者衆，得束脩以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

放得辟穀術，別爲堂於峰頂，盡日望雲危坐。每山水暴漲，道路阻隔，糧糗乏絕，止食芋栗。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幅巾短褐，負琴攜壺，沂長溪，坐磐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終日。值月夕或至宵分，自豹林抵州郭七十里，徒步與樵人往返。性不喜浮圖氏，嘗裂佛經以製帷帳。所著《蒙書》十卷及《嗣禹說》、《表孟子上下篇》、《太一祠錄》，人頗稱之。多爲歌詩，自稱「退士」，嘗作傳以述其志。

淳化三年，陝西轉運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爲？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太宗嘉其節，詔京兆賜以緡錢使養母，不奪其志，有司歲時存問。咸平元年母卒，水漿不入口三日，廬於墓側。翰林學士宋湜、集賢院學士錢若水、知制誥王禹偁言其貧不克葬，詔賜錢三萬、帛三十四、米三十斛以助其喪。

四年，兵部尚書張齊賢言放隱居三十年，不遊城市十五載，孝行純至，可勵風俗，簡朴退靜，無謝古人。復詔本府遣官詣山，以禮發遣赴闕，資裝錢五萬，放辭不起。明年，齊賢出守京兆，復條陳放操行，請加旌賁。即賜詔曰：「汝隱居丘園，博通今古，孝悌之行，鄉里所推，慕

古人之遺榮，挹君子之常道。屢覽守藩之奏，彌彰遁世之風，載渴來儀，副予延伫。今遣供奉官周旺齋詔，召汝赴闕，賜帛百匹、錢十萬。」九月，放至，對崇政殿，以幅巾見，命坐與語，詢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巾服簡帶，館于都亭驛，大官供膳。翌日，表辭恩命。上知放舊與陳堯叟游，令堯叟諭意，又謂宰相曰：「朕求茂異，以廣視聽，資治道。如放終未樂仕，亦可遂其請也。」中書傳詔，放曰：「病居山林，天恩累加禮聘，巖猿溪鳥之性，固不敢以祿仕為意。然主上虛懷待士，盱衡憂人之心，亦不敢以羈束為念。」遂詔不聽其讓。數日，復召見，賜緋衣、象簡、犀帶、銀魚，御製五言詩寵之，賜昭慶坊第一區，加帷帳什物，銀器五百兩，錢三十萬。中謝日，賜食學士院，自是屢得召對。六年春，再表謝暫歸故山，詔許其請。將行，又遷起居舍人，命館閣官宴餞于瓊林苑，上賜七言詩三章，在席皆賦。十月，遣使就山撫問，圖其林泉居處以獻，優詔趣其入覲，放以疾未平為請。

景德元年十月，來朝，言歸山之久，請計月不受奉，詔特給之。嘗因觀書賦詩，上曰：「放體格高古。聞其歸，私居終日，默坐一室。山水之樂，亦天性也。每所詢問，皆據經以對，頗多裨益。朕優待之，蓋以激浮競也。」放每至京師，秦雍生徒多就而受業。二年，擢為右諫議大夫。表乞嵩少養疾，許之，令河南府檢校。召對資政殿，曲宴學士院，王欽若洎當直學士、舍人、待制悉預。既罷，又賜宴于欽若直廬。表乞免都門置餞之禮。屢遣中使勞問，賜以茶藥。是冬，復來朝。三年，以兄喪請告歸終南營葬，復召宴賜詩。

放山居草舍五六區，啖野蔬蕎麥。表求太宗御書及經史音疏，悉給焉。十月，復至，上謂宰相曰：「放比來高尚其事，每所詢問，頗有可采。朝廷雖加爵秩，而未能大用，即物議未厭，所慮放卷而懷之。」即遣內侍任文慶齋詔諭之曰：「朕臨御寰區，憂勤旰食，詳延茂異，物色隱淪，思訪話言，用熙庶績。以卿棲心巖竇，屏跡囂塵，躡綺皓之遐蹤，有曾、顏之至行，特舉貴園之典，果符前席之心。每所諮詢，備詳理道，載觀敷納，蔚有材謀，深簡朕懷，頗思大用。然以羣情未悉，成命是稽。今四隩來同，萬區思乂，方崇政本，庶厚時風。卿必能酌斟化源，丹青王

度，恢富國彊兵之術，陳制禮作樂之規，返樸還淳，措刑息訟，輔予不逮，馴至太平，登用機衡，弼成寡昧。卿宜體茲眷遇，罄乃誠明，敘經國之大猷，述致君之遠略，盡形奏牘，以沃朕心。副涼德之倚毗，褰外朝之觀聽，乃司樞務，式洽至公。」

放上言曰：「臣讀書業文，實自父師之誨，學古嗜退，本求山水之樂。思率天性以奉至道，豈有意於麋鹿，蓋無心於絳冕。其所幸者，邦家化成，疆場兵偃，羣黎鼓舞，庶彙胥悅。蒲帛之聘，寵渙巖谷，君命薦及，肅聽祇受。既朝象魏之下，但愧巖林之賤。奉聖顏於咫尺，聆德音之教論。列迹侍從，表冠諫諍。雖愚者之慮，竭忠規而屢陳；而大君之明，懼瞽言之無補。今又訪以禮樂之制，詢其刑政之方，且小器微材，欲加大用。蓋念沿革之攸宜，歷三五而既異，弛張之體，豈一二而可述。國家謀建皇極，躋納富壽，惟二聖之光宅，總百王之闕漏，豈伊葑菲，敢預論述。方今德義宣明，鸞驥戾止，如臣之才，儼爾駢列。伏望洞知臣之鑒，憐守節之志，俾泛駕無覆壓之害，使為器免溢蕩之咎，寢此過聽，遂其夙心。況臣首獻納之行，不為無位；預清閑之對，不為疎隔。又安敢碌碌而依違，嘿嘿而曠素？願且齒於諫署，庶少觀於朝制，斯亦否能有適，名器無假。唯茲保全之惠，仰繫仁聖之賜。」

時先俾陳堯叟諭旨，堯叟手筆審其意，放云：「自被聘召，及還諫垣，無所補報，為幸多矣。今主上聖明，朝無闕政，處之顯位，則是重增其過。」及覽表，上曰：「放能守分懇讓，益可嘉也。」大中祥符元年，命判集賢院，從封泰山，拜給事中。二年四月，求歸山，宴餞于龍圖閣，命學士即席賦詩，製序。上作詩，卒章云：「我心虛仁日，無復醉山中。」初，放作詩嘗有「溪上醉眠都不知」之句，故及之。三年正月，復召赴闕，表乞賜告，手詔優答之。作歌賜之，乃齋衣服、器幣，令京兆府每季遣幕職就山存問。四年正月，復來朝，從祠汾陰，拜工部侍郎。

放屢至闕下，俄復還山，人有詒書嘲其出處之迹，且勸以棄位居巖谷，放不答。放終身不娶，尤惡囂雜，故京城賜第為擇僻處。然祿賜既優，晚節頗飾輿服。于長安廣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彊市者，遂致爭訟，門人族屬倚恣橫。王嗣宗守京兆，放嘗乘醉慢罵之。嗣宗屢遣人責放不法，仍條上其事。詔工部郎中施護推究，會赦恩而止。四月，求歸

山，又賜宴遣之。所居山林，細民多縱樵採，特詔禁止。放遂表徙居嵩山天封觀側，遣內侍就興唐觀基起第賜之。假踰百日，續給其奉。然猶往來終南，按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詬驛吏，規算糧具之直。時議浸薄之。

嘗曲宴令羣臣賦詩，杜鎬以素不屬辭，誦《北山移文》以譏之。上嘗語近臣曰：「放爲朕言事甚衆，但外廷無知者。」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其目曰：《議道》、《議德》、《議刑》、《議器》、《議文武》、《議制度》、《議教化》、《議賞罰》、《議官司》、《議軍政》、《議獄訟》、《議征賦》、《議邪正》。

八年十一月乙丑，晨興，忽取前後章疏稿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於次，酒數行而卒。訃聞，上甚嗟悼，親製文遣內侍朱允中致祭。歸葬終南，贈工部尚書，錄其姪世雍同學究出身。

王懷隱

傳記

《宋史·方技傳上·王懷隱》 王懷隱，宋州睢陽人。初爲道士，住京城建隆觀，善醫診。太宗尹京，懷隱以湯劑祇事。太平興國初，詔歸俗，命爲尚藥奉御，三遷至翰林醫官使。三年，吳越遣子惟濬入朝，惟濬被疾，詔懷隱視之。

初，太宗在藩邸，暇日多留意醫術，藏名方千餘首，皆嘗有驗者。至是，詔翰林醫官院各具家傳經驗方以獻，又萬餘首，命懷隱與副使王祐鄭奇、醫官陳昭遇參對編類。每部以隋太醫令巢元方《病源候論》冠其首，而方藥次之，成一百卷。太宗御製序，賜名曰《太平聖惠方》，仍令鏤板頒行天下，諸州各置醫博士掌之。懷隱後數年卒。

趙自然

傳記

《宋史·方技傳上·趙自然》 趙自然，太平繁昌人，家荻港旁，以鬻茗爲業，本名王九。始十三，疾甚，父抱詣青華觀，許爲道士。後夢一人狀貌魁偉，綸巾素袍，鬢髮班白，自云姓陰，引之登高山，謂曰：「汝有道氣，吾將教汝辟穀之法。」乃出青柏枝令啗，夢中食之。及覺，遂不食，神氣清爽，每聞火食氣即嘔，惟生果清泉而已。歲餘，復夢向見老人，教以篆書數百字，寤悉能記。寫以示人，皆不能識。或云：「此非篆也，乃道家符籙耳。」嘗爲《元道歌》，言修煉之要。知州王洞表其事，太宗召赴闕，親問之，賜道士服，改名自然，賚錢三十萬。月餘遣還，住青華觀。後因病，飲食如故。大中祥符二年，詔曰：「如聞自然頗精修養之術。」委發轉使楊覃訪其行迹，命內侍武永全召至闕下，屢得對，賜紫衣，改青華觀曰延禧。自然以母老求還侍養，許之。

大中祥符中，又有鄭榮者，本禁軍，戍壁州還，夜遇神人謂曰：「汝有道氣，勿火食。」因授以醫術救人。七年，賜名自清，度爲道士，居上清宫。所傳藥能愈大風疾，民多求之，皆刺臂血和餅給焉。

賀蘭棲真

傳記

《宋史·方技傳下·賀蘭棲真》 賀蘭棲真，不知何許人。爲道士，自言百歲。善服氣，不憚寒暑，往往不食；或時縱酒，遊市鄽間，能啖肉

至數斤。始居嵩山紫虛觀，後徙濟源奉仙觀，張齊賢與之善。景德二年，詔曰：「師棲身巖壑，抗志煙霞，觀心衆妙之門，脫屣浮雲之外。朕奉希夷而爲教，法清靜以臨民，思得有道之人，訪以無爲之理。久懷上士，欲觀真風，爰命使車，往申禮聘。師其暫別林谷，來儀闕庭，必副招延，無憚登涉。今遣入內品李懷贊召師赴闕。」既至，真宗作二韻詩賜之，號宗玄大師，賚以紫服、白金、茶、帛、香、藥，特蠲觀之田租，度其侍者。未幾，求還舊居。大中祥符三年卒，時大雪，經三日，頂猶熱，人多異之。

汪仲詢《聖詔御詩及朝賢紀贈賀蘭先生序》（《道家金石略》）賀

蘭棲真者，譙國人也。始事驪山白鹿觀馮洞元。洞元冲寂，復訪道于終南，結茅于岩曲。未載紀，思得福地以毓其真，於是乎游王屋口濟源流之奉仙，即唐小睿真人舊隱之所也。沁澗之流潤其側，行屋之翠聳其旁，波混漾以爭翻，雲縹渺而相握。其或風人叩課，朝士經由，潛分洞府之春，悉觀神仙之趣。不逾跬步，可鼓方台，斯亦邑中之景勝者歟？故高士達人，咸晞隱息，以茲戾止焉。先生小節摩拘，至真不染，深于莊老，仍善辟穀，吐故納新，稚顏鵝鬢，而常獨住天壇。藥匱采撫靈苗，馴致猛獸，民咸異斯，莫之以茹。景德初，真宗皇帝以四海大寧，萬機豐暇，詢訪奇妙之士，用資恭默之誠。聞其素風，渴其全德，二年秋九月，遣中使馳蒲輪，賚鶴板而召之。先生識探幾萌，道臻妙本，祇荷聖念，應詔闕下。逮人對崇和，果加前席，禮遇勤厚。未幾請還，上許之，寵以蘭袍，旌以□□，著七言以賜之，增重幣以將之。觀有土田，永蠲租賦，授茲賁貢，光于旌歸。泊錫符紀號之三祀冬十一月二十有一日，無疾而終，享年一百一十三歲。孫自之內□猶如生，舉體柔軟。捫之者驚駭，目之者欽承，此道家所謂屍解者也。葬之日，邑中三百餘人爲之理塚，迨今薰焚，曾無闕矣。意妙門不幸，明道若虛，其生也揚□教於一人，其歿也示真筌于綿古，淵偉英特，其先生之謂乎！今邑宰裴君德滋仰先皇之奉道，□時人之□猷，傷歲月以□還，□禱詔之失墜，乃召監觀羽人郭太明，蓋先生之道孫也，遍搜篋□，復得朝賢紀贈贈詩二章共四首，餘皆散落弗可備存。由是磨礱□石，刊勒斯文。命走鄙辭，式揚盛事，所貴乎往來□駟，觀乎道行，知上德之可宗，閱彼辰章，見垂裳之博采。創立有□，不一美乎。時

大宋天聖九年歲次辛未孟冬月十有八日敘。

雜錄

《賜賀蘭棲真敕書並贈詩序碑》（《道家金石略》）賀蘭棲真：

汝棲身岩壑，抗志煙霞，觀心衆妙之門，脫屣浮榮之外。朕奉希夷而爲教，法清淨以臨民，思得有道之人，訪以無爲之理。久懷上士，欲觀真風，爰命使臣，以禮徵聘。汝其暫別林谷，來至闕庭，無辭跋涉之勞，當體招延之意。今差入內高班內品李懷贊往彼詔汝赴闕，故茲示諭，想宜知悉。秋冷，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十八日敬。

詩賜賀蘭棲真：玄元留教五千言，有象難名恍惚間，數選篇章達至理，時吟時詠道情閑。

七言四韻詩一首贈宗真大師：尚書右僕射判軍州事張齊賢上

月耕雪耨雜芝田，洞府遊多隱奉仙，聳秀萬尋連翠嶠，澄明一派接靈泉。鳳書昔降幽居側，鶴駕曾朝瑞日邊，四海高名誰可並，赤松黃石好差肩。

七言詩一絕贈賀蘭宗真大師：知制誥陳堯咨上

偶分天命過他家，松竹森森一徑斜，此境豈教塵俗愛，主人高論盡南華。

張闡《章聖皇帝御制詩記》（《道家金石略》）章聖皇帝即位之七

載，聞河陽濟源奉仙觀唐魯真人舊廬有道士賀蘭棲真者，道術甚高，發使者詔至京師。既見與語，灑然異之。棲真爲詩以獻，上復製詩以寵答之。一日，從容問曰：「人言先生能點化黃金，信乎？」對曰：「陛下聖德睿明，富有四海，可謂真天子矣，臣願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顧方士僞術，不足爲陛下道。」上大奇其言，益加敬禮。未幾丐還，賜號宗真大師，加以命服，且蠲其觀之田賦。棲真壽一百一十有三歲，乃屍解去，葬於觀之京。又八十有八年，其徒郭仲琨再刻賜詩于石，而圖棲真像其下，且屬臣爲之記。臣闡再拜稽首而言曰：伏觀自昔世主，躬好道家之術者甚衆，而鮮得其真，故其始莫不以謂神仙可致，長年可祈，至以弊屣視天

下，親屈帝尊以禮怪迂之士，而其後類不免為詭誕之所欺惑，可謂太息。惟章聖皇帝沖妙在躬，神明自得，以道蒞天下者二十有四年，不待問途襄城之野，邇行空同之上，而異人奇士，應時而來，樂告以善。故祥符、景德之間，天子垂拱無為，海內蒙福，登封告成，號稱至治，其功德遠矣。觀棲真之所陳，上所以待遇之意，與昔之世主所甘心者，顧不異哉！棲真異事多，此不復具載，特書其為上語者如此。紹聖四年十月一日新授滄州司法參軍臣張聞謹記。

柴通玄

傳記

《宋史·方技傳下·柴通玄》 柴通玄字又玄，陝州閿鄉人。為道士於承天觀。年百餘歲，善辟穀長嘯，唯飲酒。言唐末事，歷歷可聽。太宗召至闕下，懇求歸本觀。真宗即位，屢來京師。召對，語無文飾，多以修身慎行為說。祀汾陰，召至行在，命坐，問以無為之要。所居觀即唐軒遊宮，有明皇詩石及所書《道德經》二碑。上作二韻詩賜之，并賚以茶、藥、束帛。詔為修道院，蠲其田租，度弟子二人。明年春，通玄作遺表，自稱羅山太一洞主，遣弟子張守元、李守一詣闕，以龜鶴為獻；又召官僚士庶言生死之要。夜分，盥濯，然香庭中，望闕而坐，遲明卒。

時又召河中草澤劉巽、華山隱士鄭隱、敷水隱士李寧。巽年七十餘，以經傳講授，躬耕自給。授大理評事致仕，賜綠袍、笏、銀帶。隱以經術為業，遇道士傳辟穀鍊氣之法，修習頗驗，居華山王刁巖踰二十年，冬夏常衣皮裘。寧精於藥術，老而不衰，常以藥施人，人以金帛為報，輒拒之。景德中，萬安太后不豫，驛召寧赴闕，未至而后崩。大中祥符四年，賜號正晦先生。上並作詩為賜，加以茶、藥、繒帛。獨隱辭賜物不受。

甄棲真

傳記

《宋史·方技傳下·甄棲真》 甄棲真字道淵，單州單父人。博涉經傳，長於詩賦。一應進士舉，不中第，歎曰：「勞神敝精，以追虛名，無益也。」遂棄其業，讀道家書以自樂。初訪道於牢山華蓋先生，久之出遊京師，因入建隆觀為道士。周歷四方，以藥術濟人，不取其報。祥符中，寓居晉州，性和靜無所好惡，晉人愛之，以為紫極宮主。

年七十有五，遇人，或以為許元陽，語之曰：「汝風神秀異，有如李筌。雖老矣，尚可仙也。」因授鍊形養元之訣，且曰：「得道如反掌，第行之惟艱，汝勉之。」棲真行之二三年，漸反童顏，攀高躡危，輕若飛舉。乾興元年秋，謂其徒曰：「此歲之暮，吾當逝矣。」即宮西北隅自斃殯室。室成，不食一月，與平居所知敘別，以十二月二日夜紙衣卧磚榻卒。人未之奇也。及歲久，形如生，眾始驚，傳以為尸解。

棲真自號神光子，與隱人海蟾子者以詩往還。論養生祕術，目曰《還金篇》，凡兩卷。

郭上竈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八《郭上竈》 郭上竈者，不知何許人。宋真宗天禧中，嘗以傭雇淪湯滌器于汴州橋茶肆間。一日，有青巾布袍而啜茶者，形貌環偉。神采凜然，屢目於郭。郭亦疑其異人，又竊

覘於袖間引出利劍，郭思念曰：必呂先生也。伺其出，即走拜于前，曰：際遇先生，願爲僕廝。呂不顧而去。郭乃尾後，至一闕處，呂回顧曰：若真欲事我邪？可受吾一劍。郭唯唯，延頸以俟。引劍將擊，郭大呼，已失呂所在。郭乃在百萬倉中巡，卒擒送官，杖而遣去。自此京城裏外，幽僻之處，無不至。見人必熟視，良久方去。問之，則曰：我尋呂先生。自此十年餘，不知所往。仁宗天聖末，有趙長官，家居磁州邑城鎮之別業。忽有丐者，縕袍而來，見趙再拜曰：某郭上竈也。趙亦嘗識之，遂問：見呂先生否？郭曰：周天下，不知見，今爲大數垂盡，故來求一小棺，以藏遺骸。趙大以爲妄，問曰：何日當盡？曰：來日午時。趙曰：若然，當爲汝買棺。郭又曰：并乞棺首開一穴，將一竹竿，通其節插穴中，庶得通氣。趙雖唯之，殊謂不然。明日午時，汲水洗身，卧槐下，遂絕。趙大異之，爲造棺。河朔乏竹，取故傘柄通其中，插棺首，瘞之於河岸。仍恐爲狐犬所發，植棘累石以固焉。其年秋，大雨，河水泛漲，數日乃退。趙慮其柩爲水所漂，策杖臨視，棺開無尸。

李鑒夫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〇《李鑒夫》 李鑒夫，不知何許人也。宋太宗太平興國初來遊蓬池，居開元精舍，都寺未之奇也。一日，間窺先生劍出眉間，爍爍如電，先生彈其劍，且歌且舞。已，復納於眉間，都寺大駭，始厚禮之。俄醉踣於路以卒，官爲瘞之。未幾，或見於傍郡，歸告與先生雅游者。發其瘞，失其所在。

呂大郎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〇《呂大郎》 呂大郎，大名成安人也。家始饒財，大郎既壯，落魄盡費貲，然無毫髮恨意。宋真宗景德中，忽發狂，同章市遇餅餅，輒奪食，見梨核棄道上，亦取啗之。後有道人接入山，大郎口許諾，而意不能忘其家也。道人曰：汝可去，將葫蘆十數，衣冠實諸榻，夜以劍斷葫蘆已，則挂劍扉上，亟去，無旋顧。大郎既還，如道人所誠斷葫蘆矣。已試施顧，則見家人皆斷首。泣涕而去。及旦，家人復見大郎投環扉上死矣。遂瘞之。居數月，鄉人自安陽以大郎書來，家人大駭。往啓其瘞，則前所挂劍焉。

王鼎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〇《王鼎》 王鼎，襄陽人也。其初蓋寄迹醫卜中，以養妻子。嘗有詩云：也有山妻也有兒，也爲卜筮也爲醫。後遇鍾離先生，得道，作詩云：假裏淘真十八年，今朝始遇漢朝賢。遂自號王同子，人不見其飲食也。一日行江干，或見二影在水中，怪而問其故。曰：若欲更見之乎？斯須十餘，久乃沒。宋真宗祥符中，召至禁中，麻衣草履，長揖而已。後去，不知所之。著修真書行於世。

趙抱一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八《趙抱一》 先生名抱一，鳳州兩當人也。父徙居梁泉蒲池，世以農桑爲業。先生年十二，因牧牛，遇一老人，問之曰：子飢否？先生不應，但點頭而已。老人探手囊中，取食與之，其狀如蘿蔔而味甘。又與拄杖一條，瓢子一枚，中有藥，乃豌豆也。諭之令人服食。於是沈疴新疾，得服者無不愈。先生自食蘿蔔，不復思煙火食。久之，信步至京城之西把樓院之三門下，有一僧曰：子無乃要出家邪？曰：然。僧曰：子去見參頭，託渠引援。於是至院之後門草亭子上，恍然睡數日。復有一僧至，見之，問其所從來，乃引入。自涅槃堂過，聞有呻吟聲，先生曰：何人若此？僧曰：數日童行，時疫方甚。先生自瓢中傾豌豆藥，令以新汲水咽之，即時汗如新沐人，經夕而愈。僧衆異之，傳於裏外。然後請藥者如市，而瓢中之藥愈出不竭。人所饋之物，皆不受，悉與主僧巡警官按察。雖知非幻惑人，然見人來日多，不可禁止，於是具以申朝廷。時宋真宗車駕東封未還，丞相向公留守京師，陰遣人驗其實，飛奏詣行在以聞。尋有旨，令辟簡寂宮觀以居之，乃得東太一之宮齋館。先生既就止，有司嚴其扃鑰，擊柝以固護，復令道士胡太易等以飲食伺候。日夕所食者，但棗栗三兩枚而已。凡月餘，車駕方還。召見，真宗拊其背曰：卿，朕同姓也。遂即披度爲道士，賜名抱一。未幾，求歸。上賜金鍍銀龍頭拄杖銅朱記鸚鵡杯香藥等，仍差中使張茂先、道士胡大易送至石門山，特與建真寂觀以爲登真之所，每年賜披度及紫衣。仁宗慶曆中，忽行寢罷。至宣和年間，先生復來京師，寓太乙宮之舊隱，具章以聞，乞復先帝所賜恩澤。仁宗素知先生名，覽章悉許，仍舊召見，而臺諫力止之，先生兩到京，凡盡日飲酒不醉，止食少許蔬果而已。嘉祐年間，汲汲求歸，但言恐有水阻。既歸，至中秋果有大水。忽一日遣門人咎惟甫

入郡中市藥，過期未還。先生集門弟子，謂曰：我欲入奏庭謁張尚書，而惟甫未還。忽覺疲困，言訖，就寢而化，享年七十八歲。百日肢體尚暖，久之精舍黃瘦，如此三年，門人乃葬之。始遇之拄杖，即真宗以龍頭者易之，其餘所賜物並存。識者謂所遇老人，乃張果先生也。蓋有洞于郡之西，世傳張果隱於此。

《宋史·方技傳上·趙自然》 又有秦州民家子趙抱一者，常牧牛田間。一夕，有叩門召之者，以杖引行，杖端有氣如煙，其香可悅。俄至山崖絕頂，見數人會飲，音樂交奏，與人間無異。抱一駭而不測。會巡檢使過其下，聞樂聲，疑羣盜歡聚，集村民梯崖而上。至則無所覩，抱一獨在，援以下之，具言其故。凡經夕，若俄頃。自是不喜熟食，凡火化者未嘗歷口。茹甘菊、柏葉、果實、井泉，間亦飲酒，貌如嬰兒。素不習文墨，口占辭句，頗成篇詠，有道家之趣。遂不親農事，野行露宿。大中祥符四年，至京師，猶卅角，詔賜名，度爲道士。自是間歲或一至京師，常令居太一宮，與人言多養生事焉。

武抱一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八《武抱一》 武抱一，建康人也。始從茅山道士爲僮。精舍有鐘，肅衆道士，命僮以時擊撞。宋太祖建隆中，忽遇至人，乃得道，去來不可測，人因謂之仙童。華陽道士朱自英，通丹經，真宗詔封觀妙先生，厚禮聘之。仙童聞自英將行，貽書曰：抱一啓：切以笑傲升平，輕欺富貴，扶疏丹桂，難藏明月之光；峭絕青山，莫滯白雲之迹。言之不足，道在其中。形神別隱於三山，名姓已彰於四海。歲月何定，鉛汞何求。如或因循，空成潦倒。真珠圓而美之美矣，絳雪凝而自然而然。在市孰非，在山孰是。水積成海，氣積成神。匪我相知，少言休語。抱一貨藥而利名何有，和光而道俗寧殊。輕舉行，修長

生，道在多是，逍遙於雲水，未嘗暴露於天機。知者難言，行者自見。聊書懇惻，以代笑談。一日二秋，咫尺萬里。陽氣如煙，荒郊似水。更保沖和，別休請問。今因魚雁，聊附寸心。書到山前，以申鶴望。謹啓。又爲詩曰：聖主搜羅物外人，總來金闕見靈真。惟予不願彰名姓，綠水青山道可親。自英讀未竟，已失持書者，心因異之。

朱自英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八《朱自英》 先生朱自英，字隱芝，句曲朱陽里人。生八九歲，牧牛郭干村，時能致鶴，或謂不祥。父母遂棄之，入道，師玉晨觀道士朱文吉。十一歲度爲道士，與張鍊師紹英居積金峰，却穀，常屢滿戶外。先生曰：比其絕迹而躡我衆，不太多事乎？於是旦疊壇而夕渡江，將拜混元於亳社，禮天師於青城。逢一叟，命先生閉目，曰：謹執予裾。惟覺林梢拂足，開目乃坐青城山下，遂授以金鼎九轉飛精劍法事，曰：世號陳鐵脚，即我矣。言訖，失叟所在。先生思三茅道藏闕僞，乃載游瀨鄉，校讎太清古本。歲餘，有道人武姓，相訊問先生曰：能往否？先生曰：敢不從命。藏睛少選，觸耳闕然，忽睹闔闔。顧謂先生曰：此河中府也。侵尋及河，截流安涉。先生踵之，若蹈平陸。接岸，欣然曰：信士可教，吾水星童子也。此一行已抵，度形太陰。然雖幽屏，不厭深渺，殊時復會。遽背而去。先生還故山，得九老仙都君印，濟人不倦。未幾，玉清昭應宮詔選，名行工部侍郎薛映以先生名上，朝廷遣使詔先生，表辭。時主尚未建儲，遣中使任文慶齋香設醮，命先生奏章求嗣。章聖明肅皇后乃夢羽衣數十，從一仙官下降，云：此宋第四帝見《聖政錄》，茅山有碑。及仁宗嗣，服使兩至州縣，敦迫不得已，遂受命館昭應宮，待遇甚渥。昭應宮使王欽若，喜先生暫朝玉闕，有詩酬倡。及累表獲辭，節度太尉知昇州丁謂亦賦詩送歸山。自是隱居，稱疾不起。明肅太

后時遣使降香設醮，爲保聖躬，及親札賜金注碗一副，云是主上小時用底。爲道者置莊一所，寶墨猶存。及受上清經法，遙尊先生爲度師，賜號觀妙。武仙童復寄書并詩一首，勉更韜晦。今章壇、丹竈、賜鐘，猶存茅山方隅洞側乾元觀。舊隱也，有幽光顯揚碑，備詳仙迹。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一《上清品》 二十三代宗師：宋國師觀妙先生，姓朱諱自英，字隱芝，句曲朱陽里人，生於太平興國元年。八九歲從牧兒郭干村，能吹笛致鶴，父母以爲不祥，棄之。迺從朱元吉著道士服，時年十二，端拱之初也。繼與明真張鍊師居積金山頂，試辟穀術，人稍趨之，遂思遠游。至襄陽，遇異人陳鐵脚挾往青城山，復過瀨鄉，校讎太清宮古藏經。遇水星童子武抱一，游河中府，行止神變。景德元年嗣教，年二十九。四年，真宗遣使祈胤，明年，仁宗生，事具宋史。奉旨住持玉清昭應宮，山中勅建乾元天聖兩觀，賜號國師。明肅太后傳大洞畢法，復賜號觀妙先生。還山，得武抱一蜀中所寄書，意警責姓名顯耀，暴露天機，先生對之，泣數行下，弟子莫測也。天聖七年十一月坐化，手執祥符所賜玉如意，流汗浹體，額有凝珠，尸解之上法者，世壽五十又三。贊曰：

赤子童真，宿智冥得。凌虛有音，履水無迹。有道之朝，煖如中春。執玉振金，爲時外臣。

李仙人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八《李仙人》 樂史仕宋爲西京留臺御史，嘗夢天帝召。俄見宮闕壯麗，帝曰：主求嗣，吾爲擇之。少選一人至，帝曰：中原求嗣，汝往勿辭。頓首祈免者再三，帝曰：往哉。遂唯而去。傍拱立者曰：此南嶽赤脚李仙人也。常酣於酒。明年果生仁宗。又會聖宮在洛陽之東，祖宗神御在焉。仁宗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晝漏

盡，人見羽衛陳布道中，最後一人衣赭袍，張黃蓋，乘馬至宮前，不見。明日宮門大敞，諸殿門鎖不鑰自啓，俄頃仁宗上仙。

劉從善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八《劉從善》 劉從善字順天，號浩然子，西洛人也。家世不仕，厥考因籍於汴之祥符。從善幼而明敏，雅好道學。宋真宗祥符中，師道士王太和於建隆觀。五年，試業爲道士。以貧窶，惟求化給其親，雖祁寒暑熱，未嘗有怠，人皆稱其孝。仁宗天聖初，以乾元節賜紫衣。二年六月，承旨充景靈宮住持。三年八月，上與太后欲授法籙，詔三茅大洞法師觀妙先生朱自英於玉清昭應宮金籙壇。又降旨，選明經教、勤謹焚修之士五十餘人，同壇傳授，從善首與焉。復宣賜正一法服冠履劍佩等，而後上嚴于孝享，以時追慕，特遣使諭以先帝忌辰，令於神御前咒食持課，乃編集三洞經偈頌以薦仙駕，尋進咒食文。上嘉之，賜號全素大師。仍以其文頒諸宮觀。咒食之科，自從善始，時延寧宮告成，詔撰聖像五藏銘，應制者衆，惟從善稱旨，遂以金玉牌刻其文。景祐中，乞還本觀。未幾，章獻、章惠靈駕出都，充法師，沿路講贊。至和二年乙未正月，仁宗不豫，召從善於大慶殿設醮奏章，命執政代拜。至夜伏章次，帝忽大漸，瞑目已數刻，中外驚讙，而從善遲久方起曰：章已達太上，有勅令聖駕回矣。俄而帝甦，即傳宣問葛將軍何神也。從善對曰：三天門下有神曰葛將軍。復傳宣曰：速令設位供養。翌日，聖體遂康，諭左右曰：朕昨夜夢至天門，有葛將軍者，云皇帝未合來，急借馬送回，遂寤。久之，有旨令內侍麥承信建葛將軍觀於郊壇之西南，賜金雅飾，仍賜從善御服衽席金帛等，欲賜先生號，固辭。嘉祐初，左右街道錄薦爲道官，上可其奏，授右街守闕監議，辭不獲，乃承命。五年夏，民苦大水，復拜章于福寧殿而免昏墊。從善自守闕監議累遷右街副錄，居常誦

玉清、本際、西昇、黃庭等經，至若服氣煉形，亦勤而行之。英宗臨御，丞相韓魏公復乞賜先生號，又辭之。神宗熙寧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沐浴訖，集弟子於前，曰：吾俟大風來，即當去。須臾果如所說而化，降年八十一。後有客見從善白馬如蜀，託云：見吾徒弟，煩爲言之。由是知其尸解。嘗撰集齋科及拜章式，行於世。

藍方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八《藍方》 字元道。亳州父老言，自兒童時見先生，狀貌迄今如一。先生髮委地，黑光可愛。肌若截膏，眉目疏遠，唇若積朱，齒如排玉。舉動溫厚，接物以和，小大皆得其歡心。或醉游旗亭，遇廢人丐於道路，探懷出錢盈掬遺之。頗好施藥，拯救疾苦。宋仁宗聞先生之名，特詔上殿，賜坐，及賜茶藥，館於芳林園。未幾告去，賜號南嶽養素先生。住南嶽招仙觀。是時學士賈公昌朝贈先生詩云：聖澤濃霑隱逸身，道裝宜用葛爲巾。祝融峰下醉明月，湘水源頭釣紫鱗。曾見海桃三結子，不知邛豆幾回春。他年我若功成去，願作靈橋跪履人。先生和曰：近告明君乞得身，不妨林下戴緇巾。滿斟野酒浮瓊蟻，旋釣溪魚鱸錦鱗。元府烏雞飛後夜，洞中龍子養長春。吾宮儻若爲同志，續有壺天兩個人。先生有弟子陳通叟，問無功行即不至神仙之地。先生曰：古之爲功行恐人知，今之爲功行恐人不知，此所以功行膚淺，卒無所成就也。尚書郎李觀爲進士時，游南嶽，過長沙飲旗亭中，忽有負竹奩持釘鉸具者，謂曰：子往南嶽，爲我問養素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觀至南嶽以語先生，先生大驚曰：其人眉間有白痣乎？曰：然。先生嘆曰：是海蟾子也。吾養聖胎已成，患無以出之，非斯人不足以成吾道也。先生獨宿閣上，一夕與人言語，侍者穴牖窺伺，見紅光滿室。明日客詢之，先生曰：吾師劉道君行雨過此，留話少刻也。先生一日沐浴竟，召侍者謂之

曰：吾今一百七十二歲，安可復顧先生位號，但不欲拒聖君之意，今當捨去矣。乃奄然而逝。先生多遊西川，亦時來湖湘間，今人時復見之。一云：玉谿叟李觀遊南嶽，欲見藍養素，道中逢一人，荷釘鉸之具，謂觀曰：子非李觀，往岳山見藍養素乎？曰：然。其人又曰：煩公寄一信於藍公，云：劉處士奉問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觀既見藍，具述所言。藍曰：眉間有白痣乎？公曰：有之。藍曰：此劉海蟾也。吾養聖胎已成，非斯人不能證果。觀曰：劉處士奉問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藍拊掌大笑，惟聞雷隱然，見一人如雪月之輝，與藍無異，直上沖霄，而藍已逝矣。觀焚香歎息而退。今嶽山長嘯先生是也，肉身塑像存焉。

張用成 張伯端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九《張用成》 張伯端，天台人也。少無所不學，浪迹雲水。晚傳混元之道而未備，孜孜訪問，遍歷四方。宋神宗熙寧二年，陸龍圖公詵鎮益都，乃依以遊蜀。遂遇劉海蟾，授金液還丹火候之訣，乃改名用成，字平叔，號紫陽。修煉功成，作悟真篇，行於世。嘗有一僧，修戒定慧，自以爲得最上乘禪旨，能人定出神，數百里間頃刻輒到。一日與紫陽相遇，雅志契合。紫陽曰：禪師今日能與同遊遠方乎？僧曰：可也。紫陽曰：唯命是聽。僧曰：願同往楊州觀瓊花。紫陽曰：諾。於是紫陽與僧處一淨室，相對瞑目趺坐，皆出神遊。紫陽纔至其地，僧已先至，繞花三匝。紫陽曰：今日與禪師至此，各折一花爲記。僧與紫陽各折一花歸。少頃，紫陽與僧欠伸而覺，紫陽云：禪師瓊花何在，僧袖手皆空，紫陽於手中拈出瓊花，與僧笑玩。紫陽曰：今世人學禪學仙，如吾二人者亦間見矣。紫陽遂與僧爲莫逆之交。後弟子問紫陽曰：彼禪師者，與吾師同此神遊，何以有折花之異？紫陽曰：我金丹大道，性命兼修，是故聚則成形，散則成氣，所至之地，真神見形，謂之陽

神。彼之所修，欲速見功，不復修命，直修性宗，故所至之地，人見無復形影，謂之陰神。弟子曰：唯。紫陽常云：道家以命宗立教，故詳言命而略言性。釋氏以性宗立教，故詳言性而略言命。性命本不相離，道釋本無二致。彼釋迦生於西土，亦得金丹之道，性命兼修，是爲最上乘法，故號曰金仙傳大士。詩云：六年雪嶺爲何因，只爲調和氣與神。一百刻中爲一息，方知大道是全身。鍾離正陽亦云：達磨面壁九年，方超內院；世尊冥心六載，始出凡籠。以此知釋迦性命兼修分曉，其定中出陰神，乃二乘坐禪之法。奈何其神屬陰，宅舍難固，不免常用遷徙。一念差誤，則透靈別殼異胎，安能成佛，是即我教第五等鬼仙也。其鬼仙者，五仙之下一也。陰中超脫，神像不明，鬼關無姓，三山無名，雖不入輪迴，又難返蓬瀛，終無所歸，止於投胎奪舍而已。其修持之人，始也不悟大道，而欲於速成，形如槁木，心若死灰，神識內守，一志不散。定中以出陰神，乃清靈之鬼，非純陽之仙。以其一志，陰靈不散，故曰鬼仙。雖曰仙，其實鬼也。故神仙不取。釋迦亦云：惟以佛乘得滅度，無有餘乘。又曰：世間無有二乘得滅度，惟一佛乘得滅度爾。釋迦之不取二乘，即我教之不取鬼仙也。奈何人之根器分量不同，所以釋氏說三乘之法，道家分五等仙、三千六百傍門法也。鍾離真人云：妙法三千六百門，學人各執一爲根。豈知些子神仙訣，不在三千六百門。此正釋迦所謂惟一佛乘得滅度之意也。一云：英宗治平中，龍圖陸公帥桂林，取紫陽帳下典機事，公移他鎮，皆以自隨，最後公薨於成都，紫陽轉徙秦隴。久之，事扶風馬默處厚於河東。處厚被召，臨行，紫陽以《悟真篇》授之，曰：平生所學，盡在是矣。願公流布此書，當有因書而會意者。後處厚出爲廣南漕，紫陽復從之遊。於元豐五年三月十五日，趺坐而化，住世九十九歲。有戶解頴云：四大欲散，浮雲已空。一靈妙有，法界圓通。一好禪弟子用火燒化。得舍利千百，大者如芡實焉，色皆紺碧。羣弟子至，遂指謂曰：此道書所謂舍利耀金姿也。後七年，劉奉真遇紫陽於王屋山，留詩一章而去。徽宗政和中，紫陽一日通名姓，謁黃公冕仲尚書於延平。黃公素傳容成之道，且酷嗜爐火，年加耄矣。語不契而去。繼後，寓書於黃，敘述甚異。其孫銓見其書，祕不盡言。其中大略，紫陽自謂昔與黃皆紫微天宮，號九皇真人，因誤校勘劫運之籍，遂謫於人間。今垣中可見者，六星而已，潛耀者三，用

成、冕仲洎維楊子先生也。用成爲紫陽真人，冕仲曰紫元，于公曰紫華。一時被謫官吏，皆已復於清都矣。今用成又證仙品，獨冕仲沉淪於宦海，凡當爲人十世，今九世矣。來世苟復迷妄合塵，別淪異趣，無復昇遷之期。紫陽故叙仙契，力欲推拔，而黃公竟不契。以歿，惟目號紫元翁而已。九皇不載于天宮，即微星也。度弟子不一，其弟子白龍洞劉道人，名奉真，白日飛昇，即建康府劉斗子也。

張伯端

見張用成

陳景元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九《張景元》 道士陳景元，字太虛，師號真靖，自稱碧虛子，建昌之南城人。師高郵道士韓知止，已而別其師，游天台山，遇鴻蒙先生張無夢，授祕術。自幼讀書，至老不倦。凡道書，皆手自校寫，積日窮年。初游京師，居醴泉觀，衆請開講。宋神宗聞其名，詔即其地設普天大醮，命撰青詞以進。既奏，稱善得旨，賜對天章閣，遂得今師名。又改章服，累遷左右街副道錄。己卯，乞歸廬山葬親，詔賜白金助之，行李無他物，百擔皆經史也。所居以道儒醫書，各爲齋館而區別之，四方學者果從其遊，則隨所類齋館相與校讎，於是人人得盡其學，所役二奴，曰黃精、枸杞，馴而不狡，真有道之役也。大臣王安石、王珪喜與之遊。初歸廬山，與安石別，安石問其乞歸之意，景元云：「本野人，而今爲官身，有吏責，觸事遇嫌猜，不若歸廬山爲佳。」安石頷其語，書几間，曰：「官身有吏責，觸事遇嫌猜。野性難堪此，廬山歸去來。」復書其後云：「真靖自言如此。」景元喜作正書，祖述羲之《樂毅論》《黃庭經》，下逮歐陽詢《化度寺碑》耳。年七十，沐浴改衣，韻語長嘯一聲，

教史人物總部·宋遼金元部

正坐而逝。其語云：「昔之委和，今之蛻質。非化非生，復吾真宅。世乃悟其尸解。」有注《道經》二卷、《老子藏室纂微》二卷、注《莊子》十卷、《高士傳》百卷、文集二十卷、《大洞經音義》、《集注靈寶度人經》，傳於世。

馬自然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九《馬自然》 馬自然，不知何許人也。少習修真煉氣之方。年六十有四，至建昌酒壚，見四道人，衣百結，而儀觀甚偉。有童在傍，自然問其氏名。答曰：鍾離先生、呂先生、劉海蟾、陳七子也。自然大驚，僕僕往拜之。鍾離真人曰：汝骨氣異凡曹，吾數十年來求可教者，莫爾及也。俄與呂陳二公偕去，曰：爾有師矣。獨海蟾留乃爲自然演金丹之祕，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恍惚惚，其中有物。物非常物也，精非常精也。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人得之以靈。夫能抱元守一，回天關，轉地軸，則陰陽會而乾坤合矣。於是開坎離之戶，使龍虎交噬，入戊己之變化，此上天之靈寶，妙中妙者也。是法者。人皆有分焉，惟其識昧神昏，沉湎愛欲。或知之而未達，閉息孤坐，存神入妄，漱津則咽唾，導引則勞形，辟穀則中餒，吐納則召風邪，外荒則燒鉛汞，內荒則淫陰丹，如是不煉而神不存矣。自壯而趨老，自老而趨死，如六驥扶隙，亦可哀哉。爾當求精於杳冥，求物於恍惚，形神洞達，與道合真。自然聞其言而師之，遂得道。後遊廬山，酣寢石上，逾六旬。薨者過，始驚寤之。俄去，入閭皂山，登紫房，訪清虛。時復往來市道上，著蓑裳，冠箬笠，持大鐵杓化錢。市酒，醉則徜徉山澤間。其後不知所終。

劉昉

羅道成

傳記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〇《劉昉》 劉昉字中明，酸棗人也。初爲丞相府卒吏，積勞出爲左殿直。已而歎曰：爲吏徒勞爾，吾將清吾中局，脫屣塵垢之外，與安期羨門并遊。乃屏居東都委巷中，惟務衣食其凍餒，而藥石其疾苦，然未嘗出也。達官要人稍稍聞其名，願見中明不可得。多就見之，中明久頗不樂。繼而阿保死，中明遂飄然有遠引意，曰：吾無累矣。即南游衡山，訪養素先生藍元道。繼又往郴州。時從弟質爲青州從事，舍中明於家。中明曰：吾惡簿書敲扑而逃之，豈能復從爾居乎。乃止於東山僧坊。沙門道覺詫中明曰：吾然膏油於如來前二十年矣，勝利當無涯。中明曰：異乎吾所聞修行，子以身爲藥，戒行爲膏油，以心爲然器，照一切無明，古有然燈佛是也。道覺大歎異之。居百餘日，別質而去，曰：吾方放志宇內以好山爲所棲，白雲爲故鄉，恨子不得俱爾。後於南康伽藍尸解。其徒窆于伽藍傍，有邑令拜其窆，窆中呼曰：上暴殄，斷無明，勿冒賄，勿枉刑。令愕然而去。侯用賢至閬州，見中明葛裘賣藥於市。簡有從亦嘗見於東都，問曰：先生尸解，何至此耶？中明曰：無則人有，解乃歸真，吾家常事耳，子何訝焉？有從曰：居與先生同閭，先生面若紅瓊，有從將爲朽骨，獨不念之乎？中明曰：踰五十之年，雖志於道，如敗屋。然枝傾漏卮，第可延歲月。況子行年七十，平生好法律，佐人爭訟，損子陰德多矣，尚何言。遂徑去。有從追之，中明曰：子歸可矣。吾孤雲野鶴，子焉能及我哉。遂去，不知所之。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〇《羅道成》 宋仁宗慶曆年間，有處士遊東嶽，謁主簿郭及甫。既坐，視其刺，乃羅道成。詢其鄉里，曰：郴人。及甫留飲，處士曰：久思東州之遊，前日至泰山，已歷徧也，旦夕回南方。乃借紙筆爲詩曰：因思靈秀偶東遊，碧玉寒堆可疊秋。直上太平高處望，根盤連接十餘州。復自和云：水雲蹤跡日閑遊，夏谷陰寒冷勝秋。猿鳥性情猶戀舊，翻身却去海邊州。及去，及甫遣人送之。至邸，又爲詩付吏曰：白驢代步若奔雲，閑人所至留詩迹。欲知名姓問源流，請看郴陽山下石。後詢郴人，曰：地有羅真君觀，因得道，跨白驢行。石壁上其驢迹至今存焉。

曾志靜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〇《曾志靜》 曾志靜，廬陵人也。少不飲酒食肉，端毅寡言。既勝冠，去爲道士，益玄默，不與世接。忽有異人過之，授以道。自是杜門辟穀者逮五六年，異人來視之，曰：未也。與之語而去。踰數年，復至，曰：可矣。志靜遂徹開闢牖，人窺之，神觀玉立矣。宋仁宗至和二年春，忽告其徒曰：吾九月爲衡山之遊，世外之期，不可失也。至期，正坐而化。既葬，方首冬傍有桃，灼然放華。俄有自衡山持志靜書來，勉其徒學道云。

歸真子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〇《歸正子》 唐子正，桂州人。宋英宗治平中，赴京調舉。至全州途中，雇一夫挈重檐，動若健羽，雖鞭馬疾追，常先百步外。恐其逸去，遂遣之。其僕即日自全二千七百里，日午已到唐州，留書寄驛吏曰：候桂州唐秀才至，即付之。唐後月餘方抵。唐驛吏出書，題云：呈桂州唐秀才，歸真子謹封。及開緘，惟一詩曰：袁州相見又之全，不遇先生道未圓。大抵有心求富貴，到頭無分學神仙。篋中靈藥宜頻施，竈裏朱砂莫妄傳。待得角龍爲宴會，好來黃壁卧林泉。唐詰其狀貌，乃所雇僕也。留書之日，即全州所遣之日。後倖邕州。神宗熙寧三年丙辰，交賊寇邕，唐盡室遇害，所謂角龍也。

孫希齡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〇《孫希齡》 孫希齡，不知其里居，亦莫詳何代人也。宋英宗治平中，供奉官陳允監衢州酒務，時已七十餘，髮禿齒脫。孫往候之，衣服縷縷，允意少之。孫俄出一刀圭，令允拭齒，允未之信。他日取以潔上齒，家人見而笑曰：何用黑鬚耶？允驚，取鑒照之，髯果黝如也。去巾視童首，則髮已數寸，脫齒亦隱然有生者。孫則不復知其所之矣。

周貫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〇《周貫》 周貫自言膠東人，年八十歲，常稱木雁子。善屬文，游於洪州西山。嗜酒不羈，布褐粗全。人或贈之錢，則詣酒家取醉，餘皆散墜不顧。西山之人見貫往來者五十餘年，而顏如初。至有以道術訪之，則必報以惡聲，使之親近不得也。常蓄一瓢，置酒其中，喜作詩，一日止奉新龍泉觀，道士合門鼓琴，貫以席自覆，忽叩扉大呼。道士驚問，笑曰：偶得佳句，告子爾。道士殊不意，問之，因使口誦。貫以手指畫吟曰：彈琴傷指甲，蓋蓆損髭鬚。又至袁州，見市人李生爲其遠韻，欲與俱飲。李生有難色，貫指煮藥鐺歌以譏之云：頑鈍天教合作鐺，縱生三脚不能行。雖然有耳不聽法，只愛人間戀火坑。宋神宗熙寧元年，至豫章石頭市，遇故人張生，爲具酒食而宿旅邸。中夜，主人聞戶外車馬合沓聲，起而視之，無有也。惟貫所卧室戶正開，猶奄奄然喘息，就而察之，貫已死矣。明日告新建縣吳杲，即往按之。貫身柔潔如生，扶而轉之，腹中汨汨有聲，縣主簿劉純臣使人棺斂埋之。張生還家，其弟出迎門曰：周翁凌晨見過，云今往雙嶺矣。衆乃知貫非實死也。貫所著華陽集三篇，坐卧不離懷袖，人莫得見。死之日，純臣取而有之。純臣稱其文險絕而有條理。純臣以詩記之曰：八十四山作酒仙，麻鞋乳斷布衣穿。形骸一脫塵緣去，太極光陰不記年。後又有人見之於東都，貫令持書約李生云：我明年中秋夕，當上謁也。至期果造李生家。時李生以事出，貫乃以白土大書其門而去。曰：今年中秋夕，來赴去年約。不見折腳鐺，彈指空剝剝。李生後竟墮馬，折一足也。

劉元真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〇《劉元真》 劉元真字子直，葉原人也。世爲農夫。與客弈棋，子直方毀亂卧杳下，忽寤，驚告其父曰：適夢道師誨兒弈，且以杏啗兒。自是不復食。既長，棄家徜徉終南山水間，俄於莎嶺谷得浮屠廢祠居之。盛冬而裸，惟以木葉蔽後前。時有笙簫鍾磬之音，羣仙下其室。嘗與人同行道中，見有騎而過者，子直語之曰：幸以吾民爲念。騎者去，同行者問其故，子直曰：華山神也。上帝以麥有秋，民不之愛，使收什二，吾爲民請焉。且曰：宜亟行前得道傍舍方休。而天暴雨大雷以風，麥敗什二。人稍稍異之，相率立庵廬。子直因爲煉丹嶺上，踰九年，戒其傍居人曰：吾丹將成，爾爲吾伐鉦鼓助之。傍居人爭持鉦鼓往，果有異獸，駭而去。子直取丹沉於泉。居一年，出之以施傍居人，餌之者皆壽百餘歲。宋神宗元豐中，子直辭其鄰曰：上帝召我，當與爾別。於是晝有雲彩如虹，垂庵廬前，子直乘之而去。有劉益者，師子直，得守一存三之道。

陳太初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〇《陳太初》 陳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與蘇東坡同學。八歲師道士張易簡，易簡稱之。東坡擢第進士，而太初爲郡小吏。其後東坡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

太初已乃解矣。蜀人吳師道爲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旦日，見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別。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返坐於戟門下，遂化。師道使卒昇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我正旦昇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昇，乃步自戟門，至金雁橋下跌坐而逝。一城人見煙焰上，渺渺然，一陳道人沖虛而去。

馬宣德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〇《馬宣德》 馬宣德不知何許人也，嘗仕至宣德郎。宋神宗熙寧中，宋若谷通判岢嵐軍，一日宴坐，宣德遣蒼頭奴持謁入，宣德繼至。冠三山幘，披紫鶴氅。坐定，言曰：吾謝事久矣，聞君世慕道，所以來。吾居抱犢山，君後一月當往彼，幸訪我，若谷莫之測，姑嘿然應曰：諾。既去，如其期若谷果彼命，按牧馬地至抱犢山，尚不省宣德與有約也。吏曰：蹊隧險遠，不可往。若谷曰：上命也，可辭乎。叱馭驅之，抵其岑絕。見一童子道周致宣德意，召若谷。若谷始大驚。披蓁莽從之，道上皆虎狼交迹，其深有茅廬一區。宣德肅於門，延入，具盤飧餼蔽，多藥苗也。室有爐，光景赫然，指示若谷曰：吾煉大丹已有成者，子遇此，殆有緣乎。取二丸遣若谷餌之。若谷俄趨出，回顧蒼崖喬木，煙雲蓊鬱而已。若谷時已六十二，鬚鬢蒼白。歸所舍，攬鏡視之，則返黑矣。尋去岢嵐，來東都，遊相國伽藍，稠衆中有道人呼曰：君腹有大丹，厚護持。言已不見。若谷家饒財，多蓄侍女，不能如道人戒，至八十餘歲，口吻忽吐赤光而卒。

胡用琮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〇《胡用琮》 號沖真子。幼脫俗緣，留心修煉，隸籍於廬山太平興國宮。宋神宗熙寧中，有道人破衫弊履，自稱姓名，突入庫堂，傍若無人。道士見者，不顧而去。獨胡揖坐小床，從容款話。驚其仙風不凡，待遇加禮。既而索酒再飲，復與胡出，飲于邸。胡辭以日暮回，掀髯一笑而別。翌早，胡入城，謁郡侯，抵關未啓鑰，道人又自城而出。笑以相顧。閭吏去未三鼓時，有回道人在此候門開，不知何人也。胡心因異之。後數年，革帶麻屨，挑二壺，號大宋客，訪胡于道院，談論清雅。胡問此壺何用，答曰：行李也。傾壺視之，皆黃白之物。問胡欲此否，胡答：不願，但得長生之術足矣。就取碎銀鬻酒與胡飲，口授至道。及日暮，以刀剗土瀝酒，漱津和土，噓呵成墨，擲之几上，鏗然有聲，語胡曰：服此可愈疾入仙矣。再飲，胡醉倒。及醒來，但聞異香滿室，剗土處有泉透出，不知客之所在。胡以墨研酒飲，宿疾頓蘇，年逾七旬，貌若處子，酒量如初。由是漸厭人間，一旦留詩，蛻形而去。今宮有墨仙泉，掬飲，味甘，冬夏不竭。王左丞案、宋侍郎伯友及諸名公，皆有酬倡留題並載《本宮名賢詩集》。并有《胡公遇仙傳》，載舊記碑刻。

董惟滋

傳記

倪守約《金華赤松山志·沖真董先生》 先生名惟滋，好學篤文，

教史人物總部·宋遼金元部

不事生業。隱寄赤松，解悟經品，思通神會，時貴以先生名，薦之于神廟，召試諸經理義敷暢，上悅，賜度牒為赤松黃冠師，繼賜沖真師號及紫衣。未幾，掌東京中太乙事及哲廟，元祐間乃丐歸家山，上嘉之，復勅領寶積觀事。

劉景

傳記

佚名《劉真人歌並序》（《道家金石略》） 仙翁姓劉，名景，字仲遠，桂林人也。幼尚氣節，初為屠，次為商。常販私鉛，遇方士與劉的論以法禁之嚴，翁告以貧而不能矣。方士大笑，取所荷鉛一塊，藥之即為銀，以授之。達旦，失方士所在，於是大悟，乃習醫卜，遍歷名山。至京師，館于賈丞相昌朝家二十年，好弈飲，或終日不食。冬夏一裘，瞑目誦莊老、周易。皇祐間還鄉，容色不衰，父老異之，知其得道者也。乃棲于所居南溪山之陽石室中。妻孥時欲省之，至山下，輒見毒蛇猛獸，不得進。公性嗜酒，每出，市人爭見之，欣然應接，樵歌而歸。或有問道者，即指真心，真心即可學也。人以憂虞求者，無不應驗。有疾病告者，施以藥隨癒。遠近皆愛敬之。公自號大空子，人問點化之術，即笑而不答。天台張平叔真人贈以長歌，敘以神仙造化之妙，公警悟，即與平叔施肩吾從游，人莫知其契也。元豐八年九月，告其子曰：「此形不可恃，吾亡日當以火化。」一夕無恙而逝，其子依遺言將舉火，發棺視之，惟存布袍條履而已。後百余日，廉州合浦還珠驛密授東山逍遙子金玄秘要訣，並至家書于桂林，人知公屍解化矣。壽年一百一十八歲。後遊山士夫惟見張真人歌，而劉仙翁歌訣今獲此，恐久而濛沒，余遂勒以石以存仙跡，是垂不朽云。

金玄歌

予家本住桂林側，金木岩傍是其宅，窮玄造理經百春，往復蓬萊為上

客。逍遙宇宙人不識，誰會宗流話端的，大隱居塵心欲澄，小隱山間爲所寂。乾坤大地炁初分，男女陰陽相配匹，夫婦團樂齊會時，節次存升過關隙。金烏玉兔坎離交，二家通流化爲液，四物和合作汞鉛，養就玄珠誰會得。固真精，是胎息，烹煉依時無間隔，子午名爲七返根，戌亥加臨九轉覓。離卦圓，坎卦益，氣液相交龍虎曆，長就黃芽道本宗，內丹一粒如金璧。加減三昧火頻燒，魔鬼星分自潛巖，天真透出過九宮，獨跨赤龍朝紫極。指玄機，伸祕跡，此理深藏宜保惜，勿將輕易示非人，亂泄天機遭災厄。學道之人守正一，漸成漸轉功行畢，出離凡體達蓬瀛，玉帝書名記仙籍。

沈東老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一《沈東老》

吳興之東林沈東

老，能釀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號回道人，長揖於門曰：「知公白酒新熟，遠來相訪，願求一醉。」宋神宗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也。公見其風骨秀偉，蹇然起迎。徐觀其碧眼，有光。與之語，其聲清圓，於古今治亂，老莊浮屠之理，無所不通，知其非塵埃中人也。因出酒器十數，於席間，公曰：「聞道人善飲，欲以鼎先爲壽，如何？」道人曰：「飲器中惟鐘鼎爲大，屈卮螺杯次之，而梨花蕉葉最小，請戒侍人，次第連斟，當爲公自小至大以飲之，笑曰：有如顧愷之食蔗，漸入佳境也。又約周而復始，常易器，滿斟於前，笑曰：所謂杯中酒不空也。酒至前即盡飲，更相酬勸。道人因命東老鼓琴，乃浩歌而和之。又嘗圍棋以相娛，止弈數子，輒拂去，笑曰：「祇恐棋終爛斧柯。」道人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無酒色。是夕月微明，秋暑未退，蚊虻尚多，侍人秉燭驅拂，偶滅一燭。道人乃命取竹枝，以餘酒嚙之，插於遠壁，須臾蚊蚋盡趨壁間。所飲之地，灑然無有。東老欲有所叩，請學驅蚊之法。道人曰：「且飲，小術烏足道哉。」聞公自能黃白之術，

未嘗妄用，且篤於孝義，又多陰功，此予今自所以來，尋訪而將以發之也。東老因叩長生輕舉之術，道人曰：「以四大假合之身，未可離形而頓去，惟死生去住爲大事，死知所住則神生於彼矣。東老攝衣起謝有以諭之，道人曰：此古今所謂最上極則處也。此去五年，復遇。今日公當化去，然公之所鍾愛者，子偕也，治命時不得見之。當此之際，公亦先期而知，謹勿動念，恐喪失公之真性。東老領而悟之。飲將達旦，則瓮中所釀，止留糟粕而無飲瀝矣。道人曰：久不留浙中，今日爲公而來，當留詩以贈。因擘席上榴皮，畫字題于庵壁，其色微黃，漸加黑。詩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因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已而告別東老，啓關送之，天漸明矣。握手並行，笑約異時之集，至舍西石橋今名回仙橋，道人先度乘風而去，莫之所適。後四年中秋之夕，東老微恙，乃囑其族人而告之曰：回道人曩年間此月十九日，嘗誦予曰：此去五年復遇今日，當化去。意在明年，今乃熙寧之五年也。子偕又適在京師干薦，道人之言，其在今日乎。及期，捐館，凡道人所言皆驗。今湖州有回仙觀，仙迹存焉。

車四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一《車四》

蔡元長初登第，爲

錢塘尉巡捕。至湯村，薄晚休舍，有道人狀貌甚偉，求見。蔡平日喜接方士，亟延與語，飲之酒而去。明日宿他所，復見之。又明日泊新村，道人復至，飲酒數盡斗，懇曰：「夜不能歸，願託宿，可乎？」蔡始猶不可，其請至再，不得已許之。且同榻，命蔡居外，已處於內，戒曰：「中夜有相尋覓者，告勿言。蔡意其奸盜亡命，將有捕者，身爲尉，故匿之不便也。然無可奈何，輾轉至三更，目不交睫。聞舍外人聲，俄頃漸衆，遂排戶入。曰：車四元在此，何由？巨耐，欲就床擒之。或云：恐并損床外人，帝必

怒，恐獲罪。蔡大恐，起坐呼從吏，無一應者。道人安寢自如，撼之不動。外人云：又被渠彈了六十年，可怪可怪。咨嗟良久，聞室內如揭竹紙數萬番之聲，鷄鳴乃寂。乎從者，始應，問所見，皆不知。道人矍然起謝曰：某乃車四也。賴公脫此大厄，又可活一甲子，已度第三次矣。自此無所患。公當貴極人爵，吾是以得免。如甚不然，與公皆死矣。念無以報。吾有藥，能化銅鐵爲金銀，公欲之否？蔡拒不受，強與乾汞一訣曰：他日有急當用之。天且明，別去，後不復見。蔡以其說傳中子儵，蔡死，儵家竄廣西，賴是以濟。蔡之客陳丙，嘗爲象郡守，亦知其詳。

章 督

傳 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一《章督》 章督字隱之，成都人。自幼不羣，天才卓異。修舉業之暇，精妙於易。註太玄經至九卷，忽晝寢，夢見楊子雲曰：太玄猶如一浮圖，有十三卷，汝註至九，天機豈容易泄耶？督覺，甚疑異之。後略註至十卷，進上宋神宗，喜，賜爵，不受，封爲沖退處士。嘗與邵雍康節友善。因遊廣漢金雁橋，見一童，年十二，鬻詩。督喜之，拉同歸，更名經童，督常看黃庭經，凡看罷，童竊窺之。一日有青衣童持書至，督接書，已失青童。觀書皮云南嶽布衣真一子書，至西州沖退處士處。及開，但一章，詩云：未遂山中吟，時聞世上音。笑言失真詮，塵穢濁神襟。歸殖南國芝，點化北溟金。千日勤耕耘，自然生瑤琳。督因遊西溪，偶濯足，有異人李士寧訪之，督遽云：足濯西溪流水去。李速應云：手持南嶽寄來詩。督驚而笑曰：何以知之？李云：久矣。李辭云：吾先往南嶽，君宜早來。自後李不復見。經童一日告去，督曰：汝欲何往？童曰：先往南嶽候先生。督曰：汝何以知之？童曰：久矣。童坐亡逾月，督別相知而尸解。督嘗煉丹，後服丹，化如蟬蛻也。今人時見之於南嶽。段顧言吊之，詩略云：尸解去難尋，空留一鼎金。西州

大隱沒，北極少微沉。又張賢良詩云：西海從來鎮大名，或聞蟬蛻棄遐齡。青城已結神仙侶，碧落俄沉處士星。金鼎煉成真汞藥，玉堂傳授太玄經。平生是我深投分，自愧無才與勒銘。

《宋史·隱逸傳中·章督》 章督字隱之，成都雙流人。少孤，鞠於兄嫂，以所事父母事之。博通經學，尤長《易》、《太玄》，著《發隱》三篇，明用著索道之法，知以數寓道之用、三摹九據始終之變。蜀守蔣堂、楊察、張方平、何郯、趙抃咸以逸民薦，一賜粟帛，再命州助教，不就。嘉祐中，賜號沖退處士。王素時爲州，因更其所居之鄉曰處士，里曰通儒，坊曰沖退。督由是益以道自裕，尊生養氣，憂喜、是非亦不以撓其心形。

嘗訪里人范百祿，謂曰：「子辟穀二十餘年，今強力尚足，子亦嘗知以氣治疾之說乎？」百祿因從扣《太玄》，督爲解述大旨，再復《攤》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強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太玄》之道幾矣。』此子雲仁義之心，予之於《太玄》也，述斯而已。若苦其思，艱其言，迂溺其所以爲數而忘其仁義之大，是惡足以語夫道哉？」熙寧元年，卒，年七十六。子禪，亦好古學，嘗應行義敦遺詔。仍世有隱德，其所居猶存。

邢仙翁

傳 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一《邢仙翁》 宋神宗熙寧四年辛亥歲，有武人李□官衡州捕鹽，深入九疑山，路不可上，捨轡民舍，望前嶺青煙貫空凝然，指問村人，人曰：見之，不知爲何所。李識其處，告舉子李彥高，彥高困場屋久，好奇，去學黃老不死術。聞之心悅，裹糧偕李同行。攀緣而上，忽得平地草堂數間，入見老人燕坐，驚曰：子何能至此？此非人可到。答：以慕道來耳。老人笑揖之坐，問姓字，曰：吾唐末

人，避世來此，姓邢氏，名不欲聞世間。彥高意其邢和璞，曰：非也。因言聞今國爲宋，不知天子姓氏。彥高以熙寧天子傳序年月對，老人頷之。彥高詰其地，皆不答。歸益糧，復至。老人笑勞之，留五日，惟授以吐納煉氣術。語倦，援琴作操，堂上驚雷怒濤，餘韻不絕。自此繼往，老人延如故人，無間矣。遂參問內事，曰：此事祕密，未易言也。因曰：吾校天上書，自有程限，子妨吾事，勿更來，吾亦不久徙去。彥高顧書曰：仙矣，猶用此耶？曰：豈有不知書神仙，此皆著自瓊房，繫玉籍者分讎，已則歸之，再給也。徘徊竟別去，出十二詩贈彥高。今記其二，云：無言隱几閑松局，萬古襟懷獨自靈。箋契時鋪三卷篆，彈冠常動一簪星。青童去斷南山朮，野客來尋北帝經。天道不須窺牖見，滿門山嶽目青青。事業功名不足論，好乘年少入真門。渾如一夢莊生蝶，況是千年柱史孫。須向黃庭分內外，不交周易祕乾坤。他年陵谷還遷變，家住蓬瀛我尚存。篆皆古文，彥高莫識。後不復再往。討尋其字，十八年始究。彥高頗得道，今往來湘衡，人無知者。王性之爲作邢仙翁記。

賈善翔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一《賈善翔》 道士賈善翔，蓬州人，字鴻舉。善談笑，好琴嗜酒，混俗和光，默究修煉。蘇東坡嘗過之，獻書問曰：身如芭蕉，心似蓮花，百節疏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末云：鴻舉下語。善翔答曰：老道士這裏沒許多般數。善翔於宋哲宗朝作猶龍記暨高道傳，行於世。一日在亳州太清宮，衆請講太上洞玄靈寶度人經。至說經二遍，盲者目明。時會中有一媼，年七十餘，喪明已三十年，一聞經義，豁然自明。後啓醮之夕，夢衆靈官傳太上命，賜其仙服，以善翔爲太清宮主者。數日後，竟返真。張商英作真遊記，編載其事。

周史卿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一《周史卿》 周史卿，建州浦城人。宋哲宗元祐初，如京師，赴省試，中途遇道者云云，即與弟子入由果山煉丹，聲價籍籍。士大夫經山下，無不往見。呂吉甫自建安移宣州，苦足疾，不能行，來謁周。周請呂伸足直前，爲布氣，令人以扇搨之，少頃足疾火熱炎上徹心，良久痛遂已。凡在山二十年，丹垂成。一夕風雷大作，霹靂甚震，曉視藥爐，丹已失矣。周不意，遂出神求之，謂妻曰：我當略往，七日且復回，未死也，切勿焚我。妻如其言。周平生與一僧善，僧亦在他山結廬，聞周死，來吊，力勸其妻曰：學道之人視形骸如糞土，既去矣，安足惜。妻信僧言，泣而焚之。明日而周回，則已無形體可生矣，空中咄咄責其妻而去。異日僧復來，妻以前事告之，僧曰：吾適方聞訃，故來，前日未嘗至。乃悟魔所化也。其家後置周影像於僧舍，日輪一行者奉香火，必於地得四錢。又留醮一甕，至久不敗。

劉大頭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一《劉大頭》 秘校遯齋徐誼，秦人也。宋哲宗紹聖中，赴調京師，過洛中，時盛寒，丐者卧道側，誼惻然憫之，探篋中得錢三百文，盡以畀之。丐者初不謝，既行數十步，始於馬後追呼云：荷官人仁惠濟此餘生，官人他日到京城，願訪竹冊巷劉大頭。

家。誼許之，到京已忘前語。一日，詣親故，過小巷，問左右，云：「此竹冊巷也。」誼乃憶丐者之言，扣門呼劉大頭者三，大頭出迎曰：「官人信士，乃肯訪此賤老。」揖坐小軒中，呼其妻出迎，拜曰：「我前日不遇官人，且爲餓殍。亟命具酒盤，中惟貯大桃數枚。酒三行，誼辭退。丐者曰：「貧賤無以爲意，願獻此桃而已。」誼袖之以歸。及至所居，覺漸重，不能勝。取視，皆真金也。復往，則其室虛矣。

劉混康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二《劉混康》 劉混康字志通，

晉陵人，其上世皆不仕。母朱氏，於宋仁宗景祐二年十二月二日茅君下降之夕，夢一羽士入其室，覺而生混康。年十三，依本郡太和觀道士湯含象受業。嘉祐五年，試經爲道士，脫落世故，日閱道書，於洞經妙旨，獨心得之。患世無明師，乃散髮登壇，以天爲宗。已而聞三茅道士毛奉柔偏得觀妙朱君之道，遂往依焉。毛一見而奇之，悉授以大洞經籙。乃結庵於積金峰居。一日，有羽人同造其廬，指庵之東隅謂之曰：「汝即此居，抱神守中，德惠及人，當無愧於前人矣。」又顧混康額問曰：「此無作之地，道之所尚，非可以有疵也。」以手捫之，明日癰滅。混康由是勤行利人，遠近宗仰。哲宗時召至京師，賜所居庵爲元符觀。徽宗即位，召赴闕《皇朝通鑑紀事》云：混康有節行，頗爲神宗所敬重，故上禮信之。崇寧二年，乞歸山。七月，有旨用觀妙先生朱自英奏，草九老仙都君即文琢玉賜之，仍賜號葆真觀妙先生。五年七月，加號葆真觀妙沖和先生。大觀二年四月，同泰州道士徐神翁、天師張虛靜，一時復會上清儲祥宮，各賜道院以居。未幾羽解。五月，特賜太中大夫。始末優異，備載豐碑。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一《上清品》 二十五代宗師：葆真觀妙沖和先生太中大夫，謚靜一，姓劉諱混康，字混康，一字志通，晉陵人，景

教史人物總部·宋遼金元部

祐二年乙亥十二月二日生。十三歲，從泰和觀湯含象。嘉祐五年，試經爲道士，一夕夢神人告曰：「汝欲學仙，當擇名山。嘗患世無良師，每靜夜登壇，散髮焚香，以天爲宗。已而聞華陽毛宗師有道，往依焉。」庵居積金山，常有五色雲霧結爲樓殿，人異之。一日，有三羽士造其廬，指庵之東隅，謂師曰：「汝即此居，抱神守中，德惠及人，當無愧前人也。」又顧師眉間曰：「此無作之地，道之所尚，不可有疵。手爲捫之，明日，癰滅。」元祐元年，哲宗后孟氏誤吞針喉中，醫莫能出，有司以高道聞，召見，師進服符，嘔出針，刺符上。宮中神其事，賜號洞元通妙法師，住持上清儲祥宮。紹聖四年，勅江寧府，即所居潛神庵爲元符觀，別勅江寧府句容縣三茅山經籙宗壇與信州龍虎山、臨江軍閭皂山。三山鼎峙，輔化皇圖。徽宗加號元符萬寧宮，賜九老仙都君玉印、景震玉樞具劍、御製詩頌書畫。賜予不能悉紀，師累表災變，上雖加歎而不能用其言，屢召至闕。大觀二年，赴召出山，羣鹿遮道，師以意喻之，一鹿觸車而斃，瘞之道左。先是，所畜鶴聞召飛去，師曰：「鶴去鹿斃，吾無還期。」四月至京，館于儲祥宮新作元符之別觀，夜夢天帝召。詰朝駕幸儲祥，就見，因進上所誦《大洞經》。十七日臨午，儵然解蛻，年七十二。勅遣使護柩還山，葬疊玉峰，特詔建藏真觀爲祠室云。贊曰：

玉華蕩空，金英散香。羣仙啓闕，受契紫皇。神明之區，有相成道。襲真紹傳，天地同老。

紀事

劉大彬《茅山志》卷二六《錄金石篇》 蔡下《茅山華陽先生解化之碑》 大觀二年春，詔華陽先生來朝京師。夏四月丁亥，先生至自茅山，上命道士二百人具威儀導迎，館于上清儲祥宮新作元符之別觀。先生病，不能朝，勞問之使不絕於途。是月十日，車駕幸儲祥宮，因召見先生，與語久之。前兩夕，先生夢侍天帝所，相論說《大洞真經》，覺而異之。及見上，迺以平日所寶《大洞經》以獻，上覽之動色曰：「朕潔齋書此經甫畢，及親繪三茅真君像，適欲以授先生。」是日，遂并賜之。先生既授經，

與上意合，則釋然以喜。車駕將還宮，復召見先生，所以撫存之甚厚。後七日丁酉，有司以先生解化聞，上震悼，命中貴人賜金營喪，特贈太中大夫，使使護其柩以還。葬有日，詔臣下作爲墓碑，以詔無窮。臣既受命，竊惟古之全德之人，本在於道，以資物而不匱，貴在於己，以順人而不失，是故頌仰酬酢，無適而非真也。及至後世，一曲之士知爲己而已，而其弊至於絕物，抱虛守寂，老死於巖穴之中，自以爲得矣，而功不加諸人，道不行於世，始以自爲，而所以自爲者實少，此昔之隱者所以有往而不反之論也。若華陽先生則不然，方其棲真深巒，人迹罕至，則以上清符水愈人之疾，至不可勝數，其功利博矣。及遭聖上，以天縱大智，作新斯民，本原道真，宗尚有德，則頻年之間，數承命造朝，召入宮廷，燕見終日，造膝所談，多所謂天下妙理。向也雲泉之爲娛，而今也名顯於朝廷，向也樵牧之與俱，而今也道信於宮壺，天下方士聞其風者，翕然化之，豈可與彼枯槁一曲之士同日而語哉！先生姓劉氏，諱混康，常州晉陵人也。其上世皆不仕，崇寧中，以先生故，始詔贈其父守真宣德郎、母朱氏蓬萊縣太君。先生少則虛澹不羣，仁宗時試經爲道士，脫略世故，日閱道書，而於洞經妙旨，獨心得之。患世無明師，迺散髮登壇，以天爲宗。已而聞三茅道士毛奉柔者有道行，名聞一時，遂往依焉。毛一見而奇之，悉授以大洞經錄。其後迺結菴于山之積金峰，居一日，有三羽人者，莫知其所從來，同造其廬，亟出指菴之東隅謂之曰：汝即此以居，抱神守中，德惠及人，當無愧於前人矣。又顧先生額間曰：此無作之地，道之所尚，非可以有疵。以手捫之。明日，癰滅不復見。而求所謂三羽人者，終莫能得也。

先生繇是刻意勤行，而於接物利人，日益不懈，遠近宗仰之。哲宗時召至京師，賜號洞元通妙大師，而以所居菴爲元符觀。未幾，謁還故山。上之元年，復召赴闕，其明年又告歸，許之，賜以九老仙都君玉印，又詔增廣殿宇，而命近侍總其事，於中都得專達焉。尋降詔，賜號葆真觀妙先生。先生雖居山，而手勅詢勞無虛月。觀將成，請朝廷以謝上恩，有詔敦勉其來，召對宣和殿，賜御書畫，於是增改觀名曰元符萬寧宮，而宮之正門及景命萬年、天寧萬福兩殿，太平飛天法輪之榜，皆上自書。昭回之章，焜耀萬古。三茅崇奉之嚴，未有盛於斯時也。明年夏四月，先生又告歸，詔賜所居菴以潛神爲名，而加先生以冲和二字，居數月，又作慶成頌，及

賜歸山詩以寵之。大觀改元，詔屢趣召，先生固辭，許之。於是有旨，命其傳錄大弟子守靜凝和法師宣淨之人見，喻德意焉。其明年，先生迺來朝，將行之前一日，菴中平時所養鶴輒飛去，先生聞而歎曰：鶴去，吾殆不還乎。已而果卒京師。即其年七月壬申，葬山南疊玉峰，詔特謚靜一，而以其墓之祠宇爲藏真觀。先生專氣致柔，不與物忤，淵淳雲行，動靜兩得，眷待終始，身名尊榮，可銘也已。銘曰：

芒乎道初，未始有物。自氣求之，則已芒芴。昔之得者，造乎其先。逮後沉冥，迺始無傳。泯泯膠膠，轉徙之塗。貌象樊然，心與之俱。何以更之，俟靜俟虛。哥矣先生，與古爲徒，純氣是守，靡所營趨。帝命造廷，翩然來思，敢告所聞，妙入無爲。縻之高名，樂此巖棲，乘化而盡，形則如斯。鑲石道周，後人之詒。

先師被遇聖朝，恩榮終始，如藏真建觀，前所未有。詔宗工述解化之迹，上親題額以賜焉。鉅碑泥金艱於傳本，謹再模刻，以廣施云。時政和元年四月十七日，上清三洞弟子、二十六代守靜凝和法師宣淨之謹題。

王 筌

傳 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二《王筌》 王筌字子真，鳳翔陽平人。其父登科，兄弟皆爲進士，筌獨閑居樂道。一日郊行，憩瓜圃間，野婦從乞瓜，乳齊於腹。筌知非常人，問其姓，曰：吾蕭三娘也。筌取瓜置諸橐以遺之，婦就食，輟其餘，曰：爾可嘗乎？筌接取而食，無難色。婦曰：可教矣，神仙海蟾子今居此，當度後學，吾明日挾汝往見。及見海蟾，海蟾曰：汝以夙契得遇我。命長跪，傳至道，授丹訣，戒以積功累行。遂還家白母，遣妻歸。周游名山。一時大臣薦其賢，賜封冲虛處士。宋哲宗元符三年，再游茅山。先是，中峰石洞忽開，真誥所謂華陽洞天便門者也，一開千歲矣。又甘露薦降，道士劉混康曰：必有異人。既而

筌乃來，受上清錄。是夕仙樂聞於空浮之上。留踰歲，晝夢二天人與黃衣使者數百，乘擁白虎來迎，跨虎而行，登危躡險。由中峰入石洞向所開便門。顧視左右金庭玉堂，兩青衣童子入通見茅君，再拜謁。君問勞甚厚。曰：帝已勅汝華陽洞天司命府丞。因賜金勅以還。及寤，別混康曰：吾數將盡，且有所授，從此逝矣。下投道人葛沖曰：敢以死累公。預言八月十七日當解化。及期，具衣冠端坐而逝，時徽宗建中靖國歲，春秋六十一。

徐守信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二《徐守信》 神翁徐守信，海陵人也。爲天慶觀備役，服弊衣，曳繩屨，或時跣足而行。終日無爲，惟執簞灑掃，且誦《度人經》不絕口。有道士徐元吉，他方來，病癰甚惡，衆厭惡之，斥居觀後茅廬中。神翁獨往事之，元吉已而死，神翁丐錢爲斂瘞。既已，歸茅廬，哭三日，出而佯狂，稍稍有異事，人神之，因稱爲神翁，始知得道於癰道士也。觀中或絕食，神翁曰：吾當爲汝求之。即入殿上，卧久而出，語衆道士曰：至矣。頃之，負米而至者肩相摩也。有以白金爲奉，神翁置之床。盜闕其亡方發闕而入，則見神翁正色坐床上，盜懼而走，自是四方多來問災異。呂惠卿吉甫除喪赴闕，枉道過神翁。神翁驚奔，吉甫追之。神翁顧謂曰：善守善守。吉甫拜而去。既還朝，俄以事黜知單州。蔣之奇穎叔主發運江淮，議鑿漕渠，而憂有石不可迹導，疑未決，以訪神翁。神翁望其來道諭之曰：開即開，何許人也？穎叔嘆服曰：異人也。漕渠遂果開。宋哲宗不豫，遣哲甫降香至，神翁書符，吉甫以進。未幾，徽宗嗣位。崇寧初召之，不肯往，強輿至東都，復不可留，乃禮歸之，即海陵爲建仙源萬壽宮使居焉。大觀末戶解去。

《虛靜沖和先生徐神翁語錄》卷上 徐神翁名守信，泰州海陵人。年十九入天慶觀，隱跡于掃灑之役。嘗遇至人授道，日誦《度人經》。有問

教史人物總部·宋遼金元部

休咎者，假經中語以告。常携一帚，人呼曰徐二翁。發運使蔣穎叔以經中有神公受命普掃不祥之語，呼曰神翁。自是，皆以神翁目之。崇寧二年，詔賜號虛靜沖和先生，凡三召赴闕。大觀二年四月二十日，解化于上清儲祥宮之道院，年七十有六，贈太中大夫，勅葬本州城東響林東原。宣和中，即其地建昇真觀。

王老志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二《王老志》 先生姓王，名老志，濮州之臨泉人也。嘗遇鍾離真人授內丹要訣，以道術知名。沂州有公吏，欲求事左右，寄所親致意，先生答之詩曰：多年退罷老公人，手種桑麻數百根。盡是筆頭掇得，一枝枝上有冤魂。竟拒不見。濮有士人饒口，欲以語窮之，往造焉。其居四面環以高墉，但開狗竇出入。士人匍匐就之，方談辭如雲，忽見地有旋渦處，俄已盈數尺，中有鱗甲如斗大。先生謂士人曰：子亟歸，稍緩必致奇禍。士人遽出，行未五里，雷電雨雹條起，馬蹶局不行，乃入土室避之。望先生庵廬百拜乞命，僅得免。宋徽宗政和三年九月，詔州縣敦遣至京師，賜號洞微先生。四年正月加號觀妙明真洞微先生。先生雖掉頭祿豢，然時出危言諷天子。一日，徽宗召之人禁禦，顯肅皇后在坐，先生卒然出幅紙曰：陛下他日與中官皆有難，臣行死，不及見矣。臣有乾坤鑒法，可以厭禳。然尤當修德，始可回天意。請如臣法鑄乾坤鑒，各以五色流蘇垂寢殿。臣死後，當時坐鑒下，記憶臣語。日徹一日，思所以消變於未形者，上竦受其說。有詔庀工，鑒成進御，而先生歸濮解化《皇朝通鑑紀事》云：宣和四年十月辛未，觀妙明真洞微先生王老志卒，賜金以葬，贈正議大夫。《宣和錄》云：先生所居地必生花，謂之地錦。靖康陟方之禍，二宮每寶持之。且嘆其先識，納君於正道也。

《宋史·方技傳下·王老志》 王老志，濮州臨泉人。事親以孝聞。

爲轉運小吏，不受賂謝。遇異人於丐中，自言吾所謂鍾離先生也，予之丹，服之而狂。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時爲人言休咎。

政和三年，太僕卿王宣以其名聞。召至京師，館于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徽宗啓讀，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帝由是稍信之，封爲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後卒應者十八九，故其門如市。京慮太甚，頗以爲戒；老志亦謹畏，乃奏禁絕之。嘗獻乾坤鑑法，命鑄之。既成，謂帝與皇后他日皆有難，請時坐鑑下，思所以懼懼消變者。

明年，見其師，責以擅處富貴，乃丐歸，未得請，病甚，始許其去。步行出，就居，病已失矣。歸濮而死。詔賜金以葬，贈正議大夫。

初，王黼未達時，父爲臨泉令，問黼名位所至，即書「太平宰相」四字。旋以墨塗去之，曰：「恐泄機也。」黼敗，人乃悟。

林靈素

林靈蘊

傳記

《宋史·方技傳下·林靈素》 林靈素，温州人。少從浮屠學，苦其師笞罵，去爲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僧寺苦之。

政和末，王老志、王仔昔既衰，徽宗訪方士於左道錄徐知常，以靈素對。既見，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爲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己乃府仙卿曰楮慧，亦下降佐帝君之治。」又謂蔡京爲左元仙伯，王黼爲文華吏，盛章、王革爲園苑寶華吏，鄭居中、童貫及諸巨閹皆爲之名。貴妃劉氏方有寵，曰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賜號通真達靈先生，賞賚無算。

建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省。天下皆建神霄萬壽宮。浸浸造爲青華正晝臨壇，及火龍神劍夜降內宮之事，假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欺惑衆。

其說妄誕，不可究質，實無所能解。惟稍識五雷法，招呼風霆，間禱雨有小驗而已。令吏民詣宮受神霄祕錄，朝士之嗜進者，亦靡然趨之。每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帝設幄其側，而靈素升高正坐，問者皆再拜以請。所言無殊異，時時雜捷給嘲談以資嫖笑。其徒美衣玉食，幾二萬人。遂立道學，置郎、大夫十等，有諸殿侍晨、校籍、授經，以擬待制、修撰、直閣。始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既而改其名稱冠服。

靈素益尊重，升温州爲應道軍節度，加號元妙先生、金門羽客、沖和殿侍晨，出入呵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本與道士王允誠共爲怪神，後忌其相軋，毒之死。宣和初，都城暴水，遣靈素厭勝。方率其徒步虛城上，役夫爭舉梃將擊之，走而免。帝知衆所怨，始不樂。

靈素在京師四年，恣橫愈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訴，帝怒，以爲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幾察之。端本廉得其居處過制罪，詔徙置楚州而已死。遺奏至，猶以侍從禮葬焉。

紀事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三《林靈蘊》 先生姓林，本名

靈蘊，字通叟，温州永嘉人也。家業寒微。其母夜歸，覺紅雲覆身，因而有孕。懷胎二十四月，一夕夢日光入室，有神人衣綠袍玉帶，眼出日光，執筆告：來日借此居也。翌日陰雲四合，霹靂三聲，先生即降誕。金光滿室，相貌殊倫。長五歲，不語時。五月五日，風雨大作，有道士頂青玉冠，衣霞衣，不告而入。見先生，喜曰：久不相睹，特來上謁。相顧撫掌，大笑出門，追之不及，自此能言。出語有據，不雜兒戲。七歲讀書，粗能作詩，日記萬字。蘇東坡軾來見，以曆日與讀，一覽了無遺誤，東坡驚異曰：子聰明過我，富貴可立待。先生笑而答曰：我之志則異於先生矣。東坡云：子當如何？先生曰：生封侯，死立廟，未爲貴也。封侯虛名，廟食不離下鬼，願作神仙，予之志也。先生年將三十。博通儒道經典，志慕清虛，語論孤高，迴脫塵俗。初，先生遊西洛，遇一道人，姓趙，交游數載。忽一日，道人云：我大數將至，與子暫別，後事望子主

之。七日果死，乃在客舍，先生竟爲沐浴安葬。遺下青錢二十五貫，盡其數用，不餘不闕。及遺衣囊中有書三冊，細字如珠，問有天篆，人莫能識。分爲十九篇，盛以絳紗，題云付與林某。冊上題曰神霄天壇玉書。皆有神仙變化法，言興雲致雨符咒，驅遣下鬼，役使萬靈。冊尾有支使二十五貫錢數，逐項皆合。先生自受其玉書，豁然神悟，察見鬼神，誦呪書符，策役雷電，追攝邪魔，與人禁治疾苦，立見功驗。驅瘟伐廟，無施不靈。先生次年至岳陽酒肆，復見趙道人云：予乃漢天師弟子趙昇也。向者所授五雷玉書，謹而行之，不可輕泄。即日爲神霄教主雷霆大判官東華帝君有難，力當救之。【略】大觀二年四月，詔求天下有道之士，茅山宗師劉混康奏曰：臣以愚蒙，無可副聖意。有在世神仙林靈蘊，生居永嘉，何下詔之晚也。帝即遣使求之，不起。至政和六年十月，駕幸於太乙東宮，敕委道錄徐知常奏，所有温州道士林靈蘊，在道院安下，言貌異常，累言神霄事，人莫能曉。嘗作神霄謠，題于壁，今錄奏呈帝覽。讀其文，皆神仙妙語。喜甚，乃令徐知常引林靈蘊入見。帝曰：卿有何法術？先生奏云：臣上知天上，中識人間，下知地府等事。帝視先生，風貌如舊日識之。帝曰：卿昔仕乎，舊曾面朕乎？先生奏對：臣往年中秋上朝玉帝，瞻見陛下天顏，曾起居聖駕。帝曰：朕方省之，記得卿乘青牛，今牛何在？先生奏曰：青牛寄牧外國，非久進來。帝甚奇之，御書改名靈素，賜號通真達靈先生。非時宣召入內，刪定道史經錄靈壇等事。帝以師事之，特建通真宮爲居。興寶錄宮，建仁濟亭，散施符藥。次開神霄錄壇。神霄宮成，帝領羣臣蔡京等慶宮。早齋罷，帝引百官遊行，曰：宣德五門來萬國。蔡京等沈思，無以答，帝顧林曰：師能對否？先生應聲曰：神霄一府總諸天。帝大喜。先生被旨修正一黃錄青醮科儀，編排三界聖位，校正丹經子書。每月初七日陞座，洎親王內貴、文武百官，皆集聽講三洞道經。或御駕親臨，亦于座下。自此東京人方知奉道也《皇朝通鑑》云：政和七年，兩浙道士林靈素至京師，二月御上清寶錄宮，命通真先生林靈素講道經及玉清神霄王降生記，有翔鶴數千，飛鳴久之。先生集九天祕書，龍章鳳篆，九等雷法，集成玉篇進上。昔漢天師有神霄雷書二十卷，并天部霆司八角雷印六顆。至第八代天師藏十卷，并六印文，并晉火痕印文。國初，張守真遇翔聖真君傳賜五卷。帝欲得雷書金經全足，收入道藏，求訪不得。先生靜夜飛神，

從玉華天尊奏告上帝，乞賜觀看雷文并霆司等印。帝遣六丁玉女以印授之，一天壇玉印，一神霄嗣教宗師印，一都管雷公印，一天部霆司印，皆堅如鐵石，非金非玉，及以雷書五卷賜靈素看。先生拜謝，懷印而還。省錄雷書進奏，遂得全集。政和七年七月，高麗國果進青牛到京，帝不勝欣喜。百官拜賀，帝即賜先生乘騎入朝。先生遂作青牛歌一篇，首句有云：政和丁酉西風秋，天子賜以騎青牛。成篇進奏，帝大悅。八月，先生復撰明點綱紀錄進，帝賜銀梓。重和元年，華山因開三清殿基，巨石匣中有雷文法書一冊，乃金地蘭紙，進至御前，與先生上年所進雷書不差一字。帝喜曰：何靈素神聖聰明，記之如此。【略】宣和元年正月八日，上詔天下僧徒並改稱德士。先生上表云：臣本山林之士，誤蒙聖恩，若更改僧徒，必招衆怨，乞依舊布衣還鄉。聖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冬，全臺上言林靈素妄議遷都，妖惑聖聽，改除釋教，毀謗大臣。先生聞之，大笑，呼諸弟子并監宮官吏曰：前後宣賜之物，約三百擔，自去年用千字文字號封鎖，籍書分明，一無所用，可迴納宮中。只喚一童子携衣被，行出國門，宣喚不迴。帝賜宮温州《東都事略》云：宣和元年冬十一月乙卯，祀昊天上帝於國壇，大赦天下，放林靈素歸山。先生頃在京時，雖宰執親王不與交談，亦不接見賓客，惟虛靜天師至，即開門對話終日終宵。此外則東西皇城使張如晦者，舊在通真宮，出則同行，坐則同席。宗師法教，獨張一人得其妙也。既還鄉，則同居永嘉。宣和元年八月，忽一日携表見太守，乞爲進。及別州官親族鄰里，曰：塵世不可久戀，況大禍將及，即當辭去。至十五日既望，命如晦曰：吾法門以付，惟汝尚有六印九符并六丁妙用神機，盡付與汝，世代只傳一人，無致輕泄。并七寶素珠一串，如主上來取，即便分付。汝將來當爲朝廷全節大忠，今則別去，他時神霄再會，言訖，索紙筆書頌云：四十五歲勞生，浮名滿世崢嶸。只記神霄舊路，中秋月上三更。書訖，上香一炷，時正三更，月朗風清。忽有霹靂一聲，先生坐化而去。先自指墳於郭外，遺囑張公與諸弟子：可於正穴下更開深五尺，見龜蛇即遂下棺，見五色氣出，不候蓋土，急走百步。弟子依其言，果見山崩石裂，不知所。帝聞之，驚嘆鳴噫，御製祭文勅：嗚呼，生者假有，死者返真。志道者爲洞達之士，哀死者非悟解之倫。倏爾而來，洞然而去。去住不以形骸爲己累，存亡不以顯榮爲足珍，乃超生死

之道，達幻化之理，惟仙卿之能乎。嗚呼，仙卿之生非生也。天將假乎佐天行化，助國濟民。仙卿之死非死也，復歸乎天，大道咸行，羣迷已覺，故神凝粹乎天真，尸解托乎世數。乘雲氣，騎日月，遊蓬瀛之巔乎，步紫虛之玉墀乎，不可得而測之者也。今仰守臣執人間之世禮，致祭極前，若精爽不昧，歆此寵嘉尚饗。勅：侍宸林公羽化，仰守臣閭丘詈如法致祭，仰侍從官吏卜地安瘞。將囊中金器出賣，作黃錄大醮一月日，欠錢將省庫錢支用。錄奏呈，不得觀望滅裂，當別差官審察，以稱朕旨，始終待遇之意，勅封九十五尊號寶誥，勅賜高上神霄玉清府右極西臺仙卿、雷霆玉樞元明普化天師、洞明文逸契元應真傳道輔教宗師、金門羽客、沖和殿侍宸行特進太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魯國郡開國公，食邑八千一百戶，實封三千戶，賜紫玉方符通真達靈元妙護國先生林靈素。

雜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三《林靈素》 奉勅賜玉真教主神霄宮林公。伴饗，帝嘆曰：每思皇后英魂何歸，朕嘗聞唐明皇令葉先生追楊太真相見，師能致否？先生應云：謹領聖諭。至夜設醮，飛符召之。奏云：皇后見在玉華宮，與西王母宴集。聞宣召，頃刻駕青鸞而至。移時，聞異香襲人，天花亂墜，仙樂滿空，皇后即至矣。帝熟視，與存日無異，但仙服主履與人間不同。后見帝曰：臣妾昔為仙官主者，因神霄相會，思凡得罪，謫下人間，今業緣已滿，還遂舊職。荷帝寵召，聞命即臨，願陛下知丙午之亂，奉大道，去華飾，任忠良，滅奸黨，修德行，誅童蔡，此禍可免，他時玉府再會天顏。不然，則大禍將臨。因循沈墜，切為陛下憂之。帝問：卿昔在仙班，是何職位？曰：臣妾即紫虛元君陰神也，陛下即東華帝君也。帝曰：禁中諸人并臣僚等，無惜一言。曰：明節乃紫虛玄靈夫人，王皇后乃獻花菩薩，太子乃龜山羅漢尊者，蔡京乃北都六洞魔王第二洞大鬼頭，童貫是飛天大鬼母，林先生是神霄教主兼雷霆大判官，徐知常是東海巨蟾精。帝又問國祚如何，默默不答，良久云：天數有限，不敢久留。言訖，漸漸不見。先生嘗與帝飛神遊青華宮，上游月

府，福地洞天，靡所不到。凡有醮告，多致景雲仙鶴之翔。亢旱祈禳則嘯命風雷，興雲降雨。五月，賜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侍中大夫。九月，特授本品真官，免視法。十月，天寧節前三日建祝壽大醮，奏邀御駕。候三更，瞻見鬱羅蕭臺，天仙衆真俱從太上道君親降，與陛下增壽。帝聞之齋沐，同三殿九宮宰執親王同觀勝事。是夜，天無浮翳，月朗風清。初聞天香滿席，仙鶴翱翔，五色彩雲四合而上。仙樂聲喧，環佩振響。去地五丈餘，虛光明中閃出樓臺宮殿，天丁力士、玉女金童，建節捧香繞於臺畔。上有玉牌，金篆鬱羅蕭臺四字。衆人皆不見，惟帝與張虛靜見之。帝上香再拜，宣皇太子看，良久太子曰：泗州大聖寶塔也。帝怒，勅內侍策出，奉聖旨，皇太子不得再與神霄醮會。上謂先生曰：太子元是龜山尊者，亦曰聖賢，何如此不通正教？先生對曰：羅漢生前持齋執戒，忍辱修行，既墮凡間，合為貴人。但有孝慈，不通玄旨，願陛下勿責太子也。十一月，賜沖和殿侍宸。十二月，奉修佑聖殿。帝曰：願見真武聖像。先生曰：容臣同虛靜天師奏請。宿殿致齋，於正午時黑雲蔽日，大雷霹靂，火光中現蒼龜巨蛇，塞於殿下。帝祝香再拜，告曰：願見真君，幸垂降鑒。霹靂一聲，龜蛇不見，但見一巨足塞于帝殿下。帝又上香再拜云：伏願玄元聖祖應化慈悲，既沐降臨，得見一小身，不勝慶幸。須臾遂現身，長丈餘，端嚴妙相，披髮，皂袍垂地，金甲大袖，玉帶腕劍，跣足，頂有圓光，結帶飛繞。立一時久，帝自能寫真。更宣畫院寫成，間忽不見。次日安奉醮謝，蔡京奏云：切恐真君未易降於人間，昔日太宗皇帝曾命張守真請降，亦有畫本，用匣御封藏于閣下，羣臣皆不許見之，乞取對之，可見真偽。奉聖旨宣取，太宗御封尚在，拆展看，與今來現本一同，更無差殊，帝愈悅。又請北斗七真二使者，乘金橋而降，此不畫錄。帝瞻拜七真，聞斗中降語云：幸速避地，勿尚奢華，當出聖斷，毋聽姦邪所敗。言訖，迤邐昇空。此夜帝喜，邀虛靜與先生同宴。宴罷，同遊禁中一閣下，見碑題曰元祐姦黨之碑。先生與虛靜看之，各俯首致敬，因請紙筆題詩云：蘇黃不作文章客，童蔡反為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姦黨是何人。帝翌日以詩示太師蔡京，京惶恐無地，乞出，不允。先生有一室，兩面窗前門後壁乃入靖之處，中有二椅，外常封鎖，不許一切人入。雖駕到，亦不引入其室。蔡京疑，遣八廂密探之，有黃羅帳、上銷金龍床

及朱紅椅卓。奏上：林公有僭意，願陛下親往，臣當從駕指示。敢有不法，臣當萬死。帝即幸通真宮，先生迎駕起居，帝與京徑入其室，啓封關鎖，但見粉壁明窗，椅卓二隻，他無一物。蔡京驚惶戰懼，叩頭請罪。先生請問其因，帝曰：蔡京可誅。先生奏乞赦之。乃指室中壁上，請帝近觀。帝子細看之，有一小符。乃金樓玉殿符也。下畫黃羅帳，如錢大，上有細字，書云：天尊御座。先生曰：臣每請玉華天尊下降坐此，臣焉敢僭。帝笑曰：卿遊戲得好。帝曰：朕聞漢武帝嘗請西王母降見問道，朕欲見西王母，卿能致否？先生云：謹領聖諭。乃於香爐上燒一小符，少頃見王母領諸玉女乘雲而降，一如常人，與帝對坐，顧先生曰：今日何緣，特蒙相召？先生曰：今天子慕道，願見元君。帝即起，拈香再拜。王母曰：東華帝君免拜。帝曰：今睹仙顏，萬劫千生，實爲榮幸，若有指教，敢望聖慈。王母曰：凡事可請問侍宸林先生、張虛靜大師，可脫大難。帝曰：元君既降，得無垂訓？王母遂授帝神丹補益之術，曰：察姦臣，遷都長安，法太祖、太宗行事，雖見小災，不爲大禍。不然，後悔無及矣。言訖而去。一日皇太子上殿奏曰：林靈素妖術，願陛下誅之。臣每日念他自知法廣大，不可思議，如陛下不信，乞宣法師等皆見在京，可與林靈素鬥法，別其邪正。時有十四人會於凝神殿，帝宣太子諸王暨羣臣觀看。先生嚥水一口，化成五色雲，中有仙鶴百數，飛繞殿前，又有金龍獅子雜於雲間。某等奏曰：此非也。乃紙龍鶴耳，容臣等諷大神呪，即令龍鶴墜地，化爲紙也。太子聞之，喜曰：若果然，則林靈素法僞當斬。正誦呪間，十四人中止有兩人能諷，餘者皆不能語言，面若死灰。皇太子叱先生曰：諸人若死，教爾還命。念呪訖，仙鶴龍加百數，蔽日遮雲。帝曰：此件無效，別有何術？十二人皆伏地戰懼，其二人奏云：臣能呪水百沸。宣水令呪，果然。太子擎水盂向帝前，呼先生看。先生取氣一口吹水中，水即清涼且結成冰。帝責云：本朝待汝等甚厚，敢來妄言。先生奏云：乞燒木炭一千斤爲火洞，表裏通紅，臣乞與二人同人試驗。良久火洞已成，先生云：臣乞先入洞，乞令二人隨入。先生入火洞，火不著衣。諸人伏地哀鳴，告太子曰：乞救臣等性命，情願戴冠執簡，聽役施行。皇太子下殿拜告，乞納皇太子冊贖罪。奉聖旨免罪，惟道堅二人係中國人，不應罔上，送開封府刺面，決配於前令衆。

林靈蘊 見林靈素

王文卿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三《王文卿》 先生姓王名文卿，字述道，世本江右建昌南豐人也。先生生於宋哲宗元祐八年二月十七日亥時。生而神異，長而聰敏。嘗爲詩，有紅塵富貴無心戀，紫府真仙有志攀之句。一日忽告父曰：夜夢至一所，樓觀森秀，有一巨蛇蟠於地，某試躡其首，蛇奮起，幾登霄漢。父曰：子當續吾仙宗也。先生繼而性慕清虛，志惟養素，不貪名利，遠於塵勞。每樂逸遊靈境，勝地迤邐，幅巾筇杖，曠遊寰宇。徽宗宣和初，將渡楊子江，遇一異人授以飛章謁帝之法及嘯命風雷之書。每克辰飛章，默朝上帝。召雷祈雨，叱咤風雲。久雨祈晴，則天即朗霽；深冬祈雪，則六花飄空。或人家妖祟爲害，即遣神將驅治，俱獲安迹。常隱聲不響，詩酒落魄，俗流不得而曉。先是，侍宸林靈素奏徽宗皇帝，云先生乃三天都史，掌文吏，下生人世，以贊清靜之化。凡十八詔，天下搜求，不知所在。皇叔廉訪使巡歷至高郵軍，得病，醫不效。遇先生求符水，得愈。初隱姓名，至愆方知王文卿也。回朝首奏仙異之端。宣和四年七月，奉皇帝親灑宸翰，頒赴寓地，褒揚道德，崇獎無爲，遣侍宸董仲允充採訪使，同本路監司守臣具禮延聘，候送赴闕。先生既至，奏對玄化無爲大道，龍顏大喜，賜館於九陽總真宮，奉使絡繹繁至。頒賜金鞍御馬，龍茶玉醞，珍玩奇果，金錢幣帛，並皆表還不受。先生奉命入清宮，勅水灑掃，奉賜劍盃，引入內灑淨。宮人掛金錢，不計其數，出宮門並撒於地上，曰：真人也。又問宮中有崇否？先生奏曰：宮內東南角上有祟。問曰：何以去之？先生曰：臣篆符。符畢，使人速持去後宰門，揚於

波心，聽其影響。上依奏行。後人迴奏：符入水中，如人執去。先生又奏曰：良久雷震，陛下勿驚。果然雷劈開宮中東南角上大檜樹，死大蟒一條，長數丈，作兩截。上不勝其喜。初京口有狐王廟，乃石祖皇帝置立，奉祀年深。一日廟中出火焚盡，悉為草場。執政張天覺行德政，毀去狐王廟一千餘所。天覺既罷，狐鬼乃結成羣，入內盜竊器皿珍玩，迷惑宮人。或登山嶽，或遊殿閣，種種作怪，致卒寵女不少。故先生到闕日，上首諭之，先生奏云：願陛下淵默，容臣驅治，乞於京之東北門內築雷壇三層，內安鐵甕。至夜月明，仗劍登壇，飛符叱咤，風雷大作，天地晦冥。中夜，道官皆見將吏驅縛數鬼，緋衣，並入壇心。先生以符紙蓋甕口，作法，埋之地，皆震動。凌晨入奏，已禁狐怪，此去無害。但雷池中梁朝有一黑魚在池成怪，狐鬼乘此魚如龍形出入禁中，驚害宮嬪，今誅死已訖，乞差中官併取往鬼門殯之，永得斷絕。上親幸雷池，果有死魚，長一丈餘。嘆服久之，即於禁狐壇所造殿堂道院，圍繞其壇，賜額司命府，勅先生往來提舉。五日一次降香，壇中建醮。先生又進符十二道，用銅鐵石三物刊其符，藏於大內十二方位，驅斬花石草木之妖。其後揚州久旱，主上宣祈求雨澤。先生奏乞劍水孟。奉勅賜水孟并劍，先生嚥水一口，祝云：大宋皇帝命臣祈雨，雨要霽霽，風要拔樹，揚州千里之內，並要霽足。借黃河三尺。急急如律令。過數日，揚州守臣具奏，皆已得雨，雨皆黃濁。上問先生所降甘雨，何為黃濁？先生曰：江河淮濟，上帝皆禁之，惟黃河水不禁，故爾。上大喜曰：神哉。宣和七年七月，下詔文勅沖虛妙道先生王文卿，可特授太素大夫、凝神殿校籍、視朝請大夫右文修撰參聯從橐。未幾，又勅凝神殿侍宸，後加同管轄九陽總真宮提舉司命府事。父肇，始贈承事郎；母江氏，贈太宜人。先生上表乞還山林，徘徊靖室，混合帝一之道，諷誦大洞真經，祝延睿筭。上不允。又勅先生五日一次佩金方符，入大內諸宮閣，咒水滌穢，除邪治病，講明道德。復遣中使黃瑤，命先生就廣德宮行持南昌受煉司大法，拔度亡魂。是夜先生飛符追被狐鬼所害宮人，一一現形。又發生天寶錄，遣超度生，上甚神之。十一月有事於明堂，又淫雨，上召先生曰：每遇明堂即雨雪凝凍，傷損禁衛法物，今次明堂專委仙卿就九陽總真宮祈晴。先生許之。自習儀日至明堂事畢，果然大晴。次日上坐青華殿，召先生入見，上對宰臣曰：今次明堂大晴，實

王文卿之力。即命賜誥，依前太素大夫凝神殿侍宸，再除兩府侍宸沖虛通妙先生、視太中大夫、特進徽猷閣待制，主管教門公事。父再贈承議郎，母太令人，妻平氏宜人，叔王深賜承信郎，弟次卿迪功郎，依幹當南郊出身。【略】欽宗皇帝靖康元年四月，先生復趨朝乞還鄉侍母親，詞旨懇切，上聽其奏。紹興十三年，高宗皇帝詔書來召先生，不赴。一日邵武太守徐德脩過邑，訪先生，先生曰：邵武頃大旱。因默朝帝所，見所謂惠應神叩玉陛，為民計甚力，帝諭以數當然。惠應興言：其州窮且瘠，民不可一日無穀。辭甚切，至卒得請，而歲有秋。徐守迴府，述其事，與士民翕然鼎新，增廣廟堂，深加奉祀。惠應錄中盡言其詳。紹興二十二年，先生一日與弟子朱智卿言曰：吾將隱去。乃自持法書印篆入軍峰石洞間藏之，仍勅令地神守護，聽候有行道者遇之。二十三年癸酉八月二十一日，先生辭縣宰，別交游，於二十三日早起作頌題棺木云：我身是假，松板非真。牢籠俗眼，跳出紅塵。頌畢，隱化於縣之清都觀許旌陽煉丹之堂，其時雷震一聲，師遂化去。弟子熊山人、平敬宗、袁庭植等奉葬于烏龜岡。次年三月，龍虎山郭道士至邑，云上元之夕，奏籙道場，侍宸在宮住三日方去。後有客自成都府歸，中途遇先生入蜀。亦間有遇先生傳道法者。

毛奉柔

傳記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一《上清品》二十四代宗師：通真明元先生，姓毛諱奉柔，建康句容人。嘗侍父入茅山天市壇，遇黑虎，父終無所見，先生迫視之，虎拜其前。觀妙宗師聞而異之，謂其父曰：華陽之道，在君之子矣。遂留山中師事觀妙。謹朴忠厚，有長者風，結廬積金山，慕隱居道靖之地居焉，苦志在於輕舉。嘉祐八年十二月大雪中，庵前木犀驟花，先生心異之。少頃，有道士劉混康者自常州泰和觀來，先生感其誠懇，且嘉瑞應，一時授以經法。未幾，解化。崇寧元年，贈先生號。贊曰：

積金之陰，其神孔威。潛靈感符，啓我仙扉。兩扉闔開，神生懸景。丹光在林，人識餘鼎。

笄淨之

傳記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一《上清品》 二十六代宗師：凝神殿侍宸守靜凝和法師沖隱先生，姓笄淨之，字清遠，金陵人。父得一，好道術，鄉里號達翁。餘杭有杜道士者，自匿其名，嘗從翁游。熙寧元年，師將誕，父夢杜投其家，心異之。師幼與羣兒戲，輒畫地爲道家像。父携之來山，劉先生見而奇之曰：是子他日人天師也。師喜躍，誓不復歸，父亦欣然。從之。元祐間，與俱入朝，先生被旨住持上清儲祥宮，以師歸，主元符宮事。崇寧四年，賜法師號，兼領崇禧觀，凡上恩興建土木與夫山門之請乞，師備勞焉。撰集科儀，營救貧乏，尤所致意。政和三年七月三日，召門弟子曰：吾今四十有六歲，昔先生嘗授記以爲過，叨朝廷厚恩，壽當不逾於此。遂索筆書遺表，盥沐更衣，泊然而逝。表聞，天子嗟悼，詔贈沖隱先生，爵及父母，葬藏真觀之山。入室弟子俞希隱、徐希和。希和得旨嗣傳印劍，希隱入青城山，今蜀人有聞洞法上道，俞公之行化也。師美髯長身，丰骨異俗。每人見，爲上加賞云。

又卷二六《錄金石篇》蔡卞《沖隱先生墓誌銘》 先生氏笄，名淨之，字清遠，金陵人。父得一，少不事事，晚好道術，鄉里號笄翁。餘杭有杜道士者，自匿其名，常從翁游。先生方在娠，一日，翁夙興見杜道士入其門，俄失所在，心異之，有頃先生誕焉。先生生而淳澹，識度深遠，幼不苟葷，六七歲，日誦書數百言，從羣兒嬉，輒畫地爲道家像。父携之游茅山，時靜一先生劉混康結茅積金峰，一見稱之曰：是子他日人天師也。示之以輕舉之法，先生躍而大喜，願留師事，誓不復歸，父亦欣然許之。服勤左右累年。王安石閒居金陵，聞靜一高行，遣書致禮邀之。先生奉杖屨以從，試與之語，率皆造理，屢稱善焉。元祐中，臣守宣城，靜一

遣先生持書過之，館之後園西室，前有華果。林木疊嶂樓臺之勝，近俯城市，遠望百里間，而先生終日靜坐，未嘗出門，心竊奇之，迺出緡錢度爲道士。先生志益精篤，靜一悉以三洞經畧之。書符呪水以弭疾除邪，率多驗。蓋累年之間，盡得靜一之道，深居山林之幽，而聲名暴著一時。哲宗皇帝在有天下，搜求道術之士，首召靜一來朝京師。從師入見，顧其貌，異焉，錫師名以寵之。元符初，賜所廬爲觀，號元符。今天子躬體妙道，以臨萬邦，命守臣敦遣靜一造朝，勿聽其有所辭。先生與之俱來，禮遇尤至，勅有司大新厥宇，親書宮名以賜，更號守靜法師，領住持事。又明年，復召入朝，暨進見，弟子從行者皆有恩數及之。久之，得請還山，又加號凝和，賜御書畫以寵其行。大觀四年，復至自茅山，天子命即所館建壇席，俾倡其教以示學者，遣中使賚之，緡紳士大夫多從聽受，復固辭還山。上更以御書及畫靜一遺像付之。先是，九幽黃籙久廢，世罕道者，先生發明之，二科儀式方大顯於時。凡深山絕嶠，學者棲處其間，時或淫雨積雪，徑路阻絕，先生必亟往餉之。歲稍不登，輒令減田租之入，以糜粥食飢者，不幸殍殍，衣衾瘞之。居數年，一日召其徒，謂之曰：吾今年四十有六，昔吾先師記吾之數不逾於此，吾將化矣。荷國重恩，不得面見天子，迺索筆自草遺表以聞。翌日，具湯沐，易衣冠而逝，時政和三年七月三日也。表聞，天子嗟悼，詔贈沖隱先生，賚之緡錢。以其年十一月封于大茅峰之陽華蓋峰下，受業弟子數十人，其上首曰傅希列、徐希和。希和爲養素法師，繼踵住持，而希列被召爲右街都監。後三年，又詔贈先生之父爲承事郎，母周氏爲孺人。蓋自先生少時，臣已識之，及其將終，亦令人喻意於臣，云寫遺表畢，屬期已至，不得書數言以別。既葬數年，有詔，使爲之銘。

張正隨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九《張正隨》 張正隨字寶神，

仲歸長子也。爲人質直淳朴，不與俗人交，遇諸途，則趨而避之。歲以傳度法信救施貧乏，雖家貧而不顧。年八十七歲而終，追封真靜先生。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二 二十四代天師，諱正隨，字寶神。性質直敦朴，不與俗接。宋大中祥符八年乙卯召至，吏部尚書王欽若爲奏，立授錄院，并奉勅改真仙觀爲上清觀，年八十七歲而終。宋真宗皇帝制曰：朕嗣守宗祧，欽崇天道，荷乾坤之瑞應，闡河洛之珍符，思與至人共參妙道，爾祖得靈詮於金闕，垂法統於後昆。汝爲嫡孫，紹承異學，茲啓先天之祕，以誘後覺之民。惟帝鑒觀，躋世仁壽，肆頒徽號，益衍玄猷，賜號真靜先生。元至正十三年，贈清虛廣教妙濟真君。

張乾曜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九《張乾曜》 張乾曜，寶神之長子也。好道，守掌真人之教法《會要》云：大中祥符八年，召信州道士張乾曜，於京師上清宮置壇，傳錄度人。宋仁宗聞其有道，天聖八年五月召赴闕，賜澄素先生之號。上問以飛昇之事，沉吟久之，對曰：此非可以輔政教也。上嘉之。又問幾子，對以長子傳道，次業儒。遂以次子見素爲將，作監主簿，見素雖仕，而志尤慕道，以衛尉寺丞休官，隱居鄱陽東湖，至今子孫家焉。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二 二十五代天師，諱乾曜，字元光。端靜寡言，篤志內脩。宋天聖八年，仁宗召赴闕，問以沖舉之事。對曰：此非可以輔政教也。陛下苟能返之朴，行以簡易，則天下和平矣，奚事沖舉哉。上嘉之，賜號澄素先生。上又問，卿有幾子。對曰：長子傳道，次業儒。遂以次子見素爲將，作監主簿，見素雖仕，而志尤慕道，以衛尉寺丞，休官隱居鄱陽東湖，至今子孫家焉。天師年八十五而化，瘞劍仁福鄉樟埠曹家源。宋仁宗皇帝制曰：朕嗣服歷年，潛心至道。若稽黃帝之爲君

也，所以養人民，官陰陽而成無爲之治者，則有廣成子在崆峒之上，不憚膝行，順下風而問焉，爲民故也。爾不遠千里，至輦下一言，悟朕得養生治民之要，可無徽稱，以示旌異，尚弘神化，用副招延，罔俾廣成，專美前古，賜號澄素先生。元至正十三年，贈崇玄普濟湛寂真君。

張嗣宗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九《張嗣宗》 張嗣宗，澄素先生之長子。襲真人之教，傳度祕錄。得吐納之法，年七十容貌如童孩，年八十一歲而卒。封虛白先生。《會要》云：至和三年八月，賜號沖靜先生。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二 二十六代天師，諱嗣宗，字榮祖。生而左手有印文，及襲教，神異具著。至和二年己未，宋仁宗召赴闕，祈禱有應，奉勅遷上清觀於山之陽。年七十八，貌若童顏。賜號虛白先生，八十一而化，瘞劍醺口寨。宋仁宗皇帝制曰：柴望秩宗，乃禱祠之肇啓，行宮藏事，非巫史之可儕。苟誠意之旁通，亦治世之所賴。漢天師二十六代孫張嗣宗，紹承家學，綽有祖風，比露刻以箋天，旋彌災而爲福，非道心精一，至誠感神，能若是耶。虛空生白，吉祥止止，惟爾有焉。賜號虛白先生。元至正十三年，贈崇真普化妙悟真君。

張象中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九《張象中》 張象中字拱辰，

虛白先生之長子。七歲賜紫，承襲。二云年十三，穎慧非常，博通經史，尤有道術。宋仁宗召見，賜坐，咨問道法甚妙，特賜紫衣，親灑宸翰以鎮福庭，復賜束帛金器。自後朝廷寵賁薦至。師承襲真人之教，終身不怠。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二 二十七代天師，諱象中，字拱宸。生三月，能行。五月，能言。七歲，召赴闕，賜紫衣，命嗣教。賜坐問道，大稱旨。上賜宸翰，後歸徵君山梧竹塘，結廬以居，得道冲舉，有七星墩、白鶴塢存焉。元至正十三年，贈崇真通惠紫玄真君。

張敦復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九《張敦復》 張敦復字延之，拱辰長子。少儒服，有聲場屋，後以嫡子承正二十八世，不闡祖風，四方宗之。年五十三而卒，追封葆光先生。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二 二十八代天師，諱敦復，字延之。學識天成，聲如洪鐘，士林仰之。宋熙寧間，神宗召赴闕，命醮於內殿，賜號葆光先生。年五十三而化，瘞劍鄧家塢。宋神宗皇帝制曰：朕荷后皇眷顧之休，藉祖宗盈成之業，海宇寧謐，民物阜康，思弘清淨之風，共樂無爲之治。漢天師二十八代孫張敦復，世傳祖印，早悟真詮，惜遽返於丹丘，遂莫前於宣室，宜申簡冊，以貴煙霞，賜號葆光先生。元至正十三年，贈太極無爲演道真君。

張景端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九《張景端》 張景端字子仁，乃二十四代之後，名迪，第五子也。好道，承襲真人之教。年三十一歲一云五十二歲卒，追封葆真先生。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三 二十九代天師，諱景端，字子仁，敦復之從子也。性恬澹，絕嗜慾，不與物競，篤志玄學。大觀二年，贈葆真先生。年五十二歲而化。宋徽宗皇帝制曰：朕惟禦災捍患，祀典所先，崇德報功，聖人所尚。乃者虛靖先生張繼先，靖鹽池之妖氛，藏金庭之醮奏，如響斯答，厥功甚懋，推其本原，蓋有家學，而汝名號之稱，朕甚憐焉，特贈葆真先生。元至正十三年，贈太極清虛慈妙真君。

張繼先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九《張繼先》 張繼先字遵正，乃二十六代之後。宣教郎、臨川知縣，名處仁，字德玄，第二子也。九歲承襲真人之教。宋徽宗崇寧以來，凡四召至闕，賜號虛靜先生，視秩中散大夫。初，神宗以真人印文陽平治都功印凡六字用崑玉刻之，藏於三清儲祥宮法從庫，將以畀有道者。至是，以賜繼先。已而進封真人爲正一靜應顯佑真君，仍詔有司就國之東建下院以居之，賜額曰崇道。又賜緡錢，修龍虎山上清宮，撥步口莊五萬以飯其衆，改賜上清正一宮額，追封其祖及父先生號，度其祖母陳氏、馮氏，妹葆真皆爲道士，建真觀以居之。復用澄素先生例，官其兄紹先假將仕郎，恩賚甚厚。先生志在冲淡，引辭以歸。嘗作靜通庵于上清宮後，爲心齋坐忘之所，又因祖師雲錦山龍虎丹竈

而修煉焉。瑞彩祥光，照耀山谷，有降祥堂、濯鼎池，遺迹猶存。後著心說及大道歌，以貽于世。丁未，年三十六歲，欽宗詔赴闕，至泗州解化。己酉年冬，赴杭州薛門下生日齋。是年大盜入境，先生預告衆而去。至今道侶往還，多見在羅浮、西蜀，隱顯不定云。

紀事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三 三十代天師，諱繼先，字嘉聞，又字道正，號脩然子，二十七代天師之曾孫。祖敦信，父處仁，仕宋知臨川縣。宋元祐七年壬申十月二十日，生於蒙谷庵。五歲不言，一日，聞雞鳴，忽笑，賦詩曰：靈鷲有五德，冠距不離身，五更張大口，喚醒夢中人。翌日，宴坐碧蓮花上，人皆稱異，爲真仙，今浴仙觀有池存焉。九歲嗣教。崇寧二年，潯州奏鹽池水溢，上以問道士徐神翁，對曰：蛟螭爲害，宜宣張天師。命有司聘之。明年赴闕召見，問曰：卿居龍虎山，曾見龍虎否。對曰：居山，虎則常見，今日方睹龍顏。上悅，令符作進。上覽笑曰：靈從何來。對曰：神之所寓，靈自從之。上問能書否，對曰：臣嘗書《道德經》。遂取進上。問脩丹之術若何。對曰：此野人事也，非人主所宜嗜。陛下清靜無爲，同夫堯舜足矣。上悅。侍入寢殿宮，人競以扇求書，以經語書之，皆密契其意，中舉一握，稽首書曰：保鎮國祚，與天長存。乃上之所御也。賜宴而出。十二月望日，召見。上曰：潯池水溢，民罹其害，故召卿治之。命下即書鐵符，令弟子祝永佑同中官投潯池岸圯處。踰頃，雷電晝晦，有蛟螭磔死水裔。上問：卿向治蛟螭，用何，將還可見否。曰：臣所役者關羽，當召至。即握劍召於殿左，羽隨見，上驚擲崇寧錢與之曰：以封汝。世因祀爲崇寧真君。明年三月，奏鹽課復常。五月，召見賜坐，問道法同異。對曰：道本無爲而無不爲，體即道也，用即法也，體用一源，本無同異。若一者不立，二者強名，何同異之有。上曰：然若有同異，便與言爲三矣。因進天心盪兇諸雷法，上親祀之。七月，建壇傳授經錄，演法講說道妙，參禮者雲集，皆領悟而去。上御天祥殿，從容問道及時政。對曰：元祐諸臣，皆負天下重望，乞聖度從容。悚

然曰：朕何所不容。對曰：陛下弘建皇極，無偏無黨，以天下蒼生爲念，幸甚。力乞還山。上獎諭許之，贈金帛，皆不受。命近臣具禮餞於國門。四年復召，建醮內廷，因密奏赤馬紅羊之兆，請脩德。宋徽宗皇帝制曰：勅漢天師三十代孫張繼先，天師在漢，玄功著聞。汝爲裔孫，不替遠業，傳襲祖法，符水有功，虛靖恬和，道行高潔，宜加顯錫，昭尚真風。賜號虛靖先生，賜金鑄老君及漢天師像。屢乞還，不許，問何所欲，對曰：臣所欲，上清觀弊陋偏僻，衆欲遷而新之，力所未能。命江東漕臣，即山中度地還建，賜田以食其衆。復立庵於山之北，爲天師脩煉之所，御書靖通庵額賜之。有亭曰脩然，并建靈寶、雲錦、真懿三觀，改祖師祠爲演法觀，奉玉冊，上祖師號，封爲真君。十二月還山，凡父兄，皆賜爵有差。四方學者，率數千百人。大觀丁亥，上遣使，命醮於山中。且召赴闕，時徐神翁同館居，無何，神翁曰：世事悠悠，不如歸休。對曰：歸則便歸，何思何慮。神翁遽坐而逝。端陽，召見宮中，若有妖，卿當祛之。對曰：聞邪不干正，妖不勝德。陛下脩德，妖必自息。內侍奏仁濟亭果有妖，俄頃，妖憑一少年，以手抱頭，泣拜。天師曰：汝心自昧，墮在迷途。返爾本形，汝宜速化。乃收泣，仆地久之，遂甦。上復命以大甕數十，貯水京畿，取符投水中，以飲有疾者，凡飲者皆愈。上遣使問道要，且言神仙可學，不死可致。乃作大道歌授使以進。歲大旱，命禱之，雨三日。授大虛大夫，辭不受，御製詩以賜。大觀二年，還山。賜金帛，力辭曰：臣一野褐爾，得以無用。公卿祖送塞道，揖別曰：聚散本常理，出處無定期，浮生倏忽，諸公勉之。還山，與弟子曰：江湖入蜀，有二十八治，又之自秦川還山，即西源築庵居之，扁曰：渾淪。沂陽瓊林臺北有爲愛西源，好絕句五首。時石自方從鄱陽來，與之游。一日，語以死生之變。自方曰：吾得全於天，不知好生，不知惡死，奈何得以死哉。答曰：不然，爾謂得全於天，天復得全於何。真宰不明，性識交熾，一真獨露，萬劫皆空，則天亦無所全。自方有省。政和二年，遣使復召，以疾辭。俾弟子王道堅奉謝，以脩德彌災爲告。勅改上清觀爲宮，授道堅爲太素大夫，凝神殿校籍，命預禳國難，遂還盱江。王文卿皆以道術同顯於朝，既還山，亦常往還，由是日曠逸自怡，或風晨月夕，窮幽極險，徙倚歌咏，每有自得。一日，題脩然亭壁曰：赤帝御龍行未伏，姮娥分月入深山。人莫能測。嘗遊

麻姑，憩齊雲亭，歎曰：蓬萊步入，清淺其桑田乎。靖康之變，其言始驗。丙午，金人寇汴，上與太上皇思天師預奏之言，遣使亟召。至泗州天慶觀，索筆作頌曰：一面青銅鏡，數重蒼玉山，恍然夜舡發，移跡洞天間，寶殿香雲合，無人萬象閑，西山下紅日，煙雨落潯潯。書終而化。時靖康丙午十一月二十三日，京師亦以是日陷。族父武功大夫張憲適至，率士民葬於龜山之下。初天師在京時，太學生陳東、易觀以終身問，天師曰：陳東爲忠臣，垂名不朽。易觀爲縣，以壽終。高宗南渡，陳東上言，乞罷黃潛善、汪伯彥，東被殺。易觀爲太令和，家貧，以年終。天師既化，越十六年紹興辛酉，西河薩守堅遊青城，遇於峽口，授以符法，及《水調歌》一闕，授書一緘，履一隻，令達嗣天師。抵山，嗣天師發書，異之，令人啓泗州窆，惟一履存，方知其尸解。後亦有遇於武夷、羅浮者。

張時修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九《張時修》 張時修字朝英，虛白先生之後也。素習儒術，累舉不第，乃恬然靜退，志慕修煉。以虛靜不娶無嗣，衆推承襲。年六十一歲，於龍虎故居解化。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三 三十一代天師，諱時脩，字朝英，二十七代天師象中之孫，敦直子也。虛靖不娶，無子。弟淵宗爲道士，擬令嗣教，光輝清化。虛靖遊泗州時，以印劍經籙付之朝英，以是衆推之以嗣教。辭曰：繼先，吾從子也，吾何後之。衆曰：法統所在。遂嗣教。乃恬然靜退，志慕修煉，年六十一歲而化。元至正十三年，贈正一弘化明悟真君。

魏漢津

傳記

《宋史·方技傳下·魏漢津》 魏漢津，本蜀黥卒也。自言師事唐人李良號「李八百」者，授以鼎樂之法。嘗過三山龍門，聞水聲，謂人曰：「其下必有玉。」即脫衣沒水，抱石而出，果玉也。皇祐中，與房庶俱以善樂薦，時阮逸方定黍律，不獲用。崇寧初猶在，朝廷方協考鐘律，得召見，獻樂議，言得黃帝、夏禹聲爲律、身爲度之說。謂人主稟賦與衆異，請以帝指三節三寸爲度，定黃鐘之律；而中指之徑圍，則度量權衡所自出也。又云：「聲有太有少。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在其間，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奇偶，然後四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爲迂怪，蔡京獨神之。或言漢津本范鎮之役，稍窺見其制作，而京託之於李良云。

於是請先鑄九鼎，次鑄帝坐大鐘及二十四氣鐘。四年三月鼎成，賜號沖顯處士。八月，《大晟樂》成。徽宗御大慶殿受羣臣朝賀，加漢津虛和沖顯寶應先生，頒其樂書天下。而京之客劉昂主樂事，論太少之說爲非，將議改作。既而以樂成久，易之恐動觀聽，遂止。漢津密爲京言：「《大晟》獨得古意什三四爾，他多非古說，異日當以訪任宗堯。」宗堯學於漢津者也。

漢津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未幾死。京遂召宗堯爲典樂，復欲有所建，而爲田爲所奪，語在《樂志》。後即鑄鼎之所建寶成殿，祀黃帝、夏禹、成王、周、召而良、漢津俱配食。謚漢津爲嘉晟侯。

有馬賁者，出京之門，在大晟府十三年，方魏、劉、任、田異論時，依違其間，無所質正，擢至通議大夫、徽猷閣待制。議者咎當時名器之濫如此。

王仔昔

傳記

《宋史·方技傳下·王仔昔》 王仔昔，洪州人。始學儒，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出游嵩山，能道人未來事。政和中，徽宗召見，賜號沖隱處士。帝以旱禱雨，每遣小黃門持紙求仔昔畫，日又至，忽篆符其上，仍細書「焚符湯沃而洗之」。黃門懼不肯受，強之，乃持去。蓋帝默祝為宮妃療赤目者，用其說一沃，立愈。進封通妙先生，居上清寶籙宮。獻議九鼎神器不可藏於外。乃於禁中建圓象徽調閣以貯之。仔昔資倨傲，又少慧，帝常待以客禮，故其遇巨闢殆若童奴，又欲羣道士皆宗己。及林靈素有寵，忌之，陷以事，囚之東太一宮。旋坐言語不遜，下獄死。仔昔之得罪，宦者馮浩力最多。未死時，書示其徒曰：「上蔡遇冤人。」其後浩南竄，至上蔡被誅。

黃知微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〇《黃知微》 黃知微，字明道，廬山太平興國宮道士也。稟性沖淡，賦形豐偉。宋神宗元豐間，充知殿，奉香火。一日潛山體道先生崔君來訪，因語泥丸萬神，刀圭一粒之妙，遂授一九谷神之道，金液淪景之旨。從此若佯若蹶，散誕靡常，時人呼為黃風子。遂自賦黃顛歌載本傳。性嗜酒，每醉則浩歌，歌罷顛狂。常在宮前朝真橋上疾聲大呼，若有所呵。一衲百結，裸露不顧。隆冬盛夏，恬無寒

暑。士夫間有施惠者，隨手散去。或居山間，或遊城市，常挈兩布囊，每遇餅餌藥物之屬，雜貯囊中，了無穢氣，號曰錦香。時有大雪，林壑變白，獨先生所居之屋無雪。常指室傍壁罅示人曰：此吾游蜀之路也。初不知書，所談多史傳。素不能文，而所出皆高妙之句。猴溪蔡子高、司馬知白、崔風子、高赤脚，皆與交遊。徽宗崇寧末年，逾九十，貌若處子，肌膚如玉。狂態如初，酒量不減。宣和末詔徵，不起。有司強之，至九江，曰：今二天子矣。我往何為？繼而淵聖登極，赦至本宮。未回祿日，先生於採訪殿揭髻殖蒿，曰：明年了來。次年韓世清賊馬果焚宮庭，乃殖蒿之日也。談人禍福，歷歷皆驗。先生羽化，瘞于宮側，後數年，有自蜀中回者，曰：黃風子今在蜀，昨於成都相會，寄家書在此。衆疑之，開槨，乃是喪亂後所存道士姓名。於是發棺視之，惟衣履在。

畢道寧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〇《畢道寧》 廬山太平興國宮道士畢道寧，字康叔。幼穎悟，貌清奇，經書一見成誦。宋哲宗紹聖間，遊江浙。一日到潛山，遇方士，默會其意乃曰：學道貴乎煉神毓氣，丹書乃是入道梯媒。公若屏絕俗紛，精煉神氣，自然通真達靈矣。因臨水指謂曰：水定則形直，心靜則神寧，不可不鑒。遂以丹授之，曰：異日與子再會於聖治峰下一揖而去，恍無所睹。畢即日還山，適遇宮副虛席，州命帖充。未幾，丐開築道院于宮之右，鑿池瀦水，名曰清新。每日杜門存神，誦度人經一卷。至徽宗宣和七年正月三日，有衣白山人來訪，話舊授沁園春云：一粒金丹，大如黍米，定中降胎。運陰陽根本，東龍西虎，結凝金水，擇地深栽。九載無虧，三田功滿，赴氣周圓。爐鼎開，偷元化，用自然宗祖，全在靈臺真才。休戀塵埃。況穎悟明堂，嬰未孩。幸淮濱相遇，靈丹付了，親留玄旨，期進仙階。此去何時，水雲高會，更上煙霞岐路哉。人間世，任王侯貴顯，同委

蒿萊。畢得此詞，越四日整襟危坐而逝。

田端彥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〇《田端彥》 齊魯間人也，少登進士第。宋徽宗崇寧中，簽書荆南節度府。亡何，獄有死囚，與太守呂嘉問議不合，即掛衣冠府門去。入遠安山，止於清溪精舍。率常旦入溪谷，抵夕乃歸。居百數十日，忽不歸清溪，沙門遣人求之，見其寢石上，二虎守其傍，不敢近也。自是不知所之。後數年，短褐躡屨，負鐻謁妻兄邢恕和叔於洛，時蓋已八十餘，而面有少色，鬚髮郁然，洛之士大夫皆從之游。先生與人談笑傾蓋，或問所以得道者，則不對也。政和末有遇於襄鄧之郊，其形容不衰。

劉跛子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〇《劉跛子》 劉跛子，青州人也。拄一拐，每一歲必一至洛中看花。張丞相召自京湖，時跛子與客飲市橋。客聞車騎過甚盛，起觀之，跛子挽其衣，使且飲。作詩曰：遷客湖湘召赴京，輪蹄相送一何榮。爭如與子市橋飲，且免人間寵辱驚。陳瑩中素愛之，作長短句贈之曰：槁木形骸，浮雲身世，一年兩到京華。又還乘興，閑看洛陽花。聞道鞵紅，最好春歸，後終委泥沙。忘言處，花開花謝，不似我生涯。年華留不住，饑殮困臥，觸處爲家。這一輪明月，本自無瑕。隨分冬裘夏葛，都不會赤水黃芽。誰知我春風一拐，談笑有丹砂。宋徽宗政和中，寓興國寺，人計其壽

教史人物總部·宋遼金元部

百四五十許。

水丘子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〇《水丘子》 水丘子，真州人也。始業儒，已而遇至人，乃棄家，放蕩嗜酒，人未之知也。有徐文中者，宋徽宗宣和中居東都，所役兵忽爲車轢蹙甚，遇道者以藥付之，即能行。蹙兵求道者謝之，自是陽狂，日啗濕紙、冬瓜子，曰：冬瓜易化，濕紙難消。或問其道，曰：清靜是也。簡易爲上爾。文中由是略聞其說，而心好之。未幾，遇水丘子，再拜求授教。水丘子曰：人四大假合，雜乎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以心爲君，心者神之所舍也。神從志，無志則從意。志致一之謂精，惟天下至精能合天下之志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在我矣。此長生久視之道也。故不可以心湊泊焉，但情不附物，物自不能礙爾。文中因大悟曰：意在脾，脾數五爲土，水得土則止，火得土則息，精神意所以合而爲一乎。水丘子後登天慶精舍木上仙去。文中官至六品，後不知所終。

張虛白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一《張虛白》 張虛白字致祥，鄧州南陽人也，隸道士籍於太一宮。身長六尺，美鬚髯。性靜重，通太一六壬術。留心丹竈，遇異人得妙訣，自言前身乃武陵張白先生，其徒推武

陵尸解年月及虛白誕生之時，若合符節。武陵平生好酒，有詩云：武陵溪畔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南來道士飲一斗，醉卧白雲深洞口。虛白亦善飲。宋徽宗知其道行過人，每召見，必飲數觥，雖醉益恭。上愛之，俾管轄龍德太一宮。宮中增飾四堂，曰洪道、真學、會賓、隱真。又創諸庵，如超然、致道、運機，與十餘小軒，皆宸翰榜之。悉橫牌絹面，緣以古錦，幽邃華麗，甲於諸宮。雖被眷甚久，未嘗少自矜耀。凡恩賚無虛日。一日，快行六人昇三朱函以賜，啓封，皆鈇金。拜受之際，無喜色，曰：此朝廷物，非道流所可用也。但藏之而已。宣和末，夏大雷雨，宣和殿角枝三龍騰躍而去。上驚，召虛白問曰：復非怪耶？虛白曰：願陛下修德以懷之。虛白少學醫，病者求治，多立愈。上既內禪，欽宗召見，待遇尤厚。凡御前所印經典，及三亭所積符藥，盡賜之，車載數日不絕。金人犯闕，聞其名，搜訪甚急。初得之，肩輿至南薰門，諸番爭肩輿以行，悉以神仙事之。既陷虜四年，金人再至睢揚，遊騎入城，天慶觀道士皆奔走，金人止之曰：汝輩多異人，無敢傷也。因問道衆識張虛白先生否，昨至吾境，忽一日偏謂諸酋領曰：某年月日吾當化去，汝俗行釋氏茶毗法，道家忌之，幸得棺柩瘞深土中。至期果化。虛白自遭遇，官至太虛大夫冲和殿侍宸金門羽客。出入禁中，以玉牌爲號，侍宸之名九人，林靈蘊、王允誠、徐知常、董南運、李得柔、王冲道、邵若愚、王文卿。金門羽客惟林靈蘊、王允誠、虛白三人而已。居龍德太一宮凡十年，非宣召不出。有就見者，必聞，衆賓禮見於堂上，未嘗到權貴人門下。侍上前終日論道，無一言及時事，或問之，曰：朝廷事有宰相在，非臣等所知也。

劉卞功

綜述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一《劉卞功》：濱州人也，自少好道。家居，有老父過其門曰：善補鐵。先生曰：我鬻敗，能補否？老父

曰：人破尚能補，況鬻乎？先生知其非常人，遽再拜，老父因以丹餌之。自是盡棄世事，穿窟室以居。人欲見者，由竇中入，然未有真契者也。宋徽宗三遣使召之，堅卧不應詔。徽宗益欽重之，賜號高尚先生。先生於書無所不通，而初未嘗苦學也。與人談，必中庸要道，大概云：清靜無爲，不以外物累心，則神全而守固，蜂蠆不能毒，寒暑不能侵。世之人若之何以嗜慾害身，以貨財害子孫，以政事害人，以學術害天下。後世致忘其壽命之宗，終不覺悟，曷若吾上下與天地同流，獨不快於心哉。欽宗靖康初，先生始去其鄉，游巴蜀，浮江浙，窺衡湘，蓋有意於接物矣。在蜀得二士，曰郗、曰柴，自是常從之。先生至吳，又得桐廬李季次仲，授以方書。次仲行之甚篤，道亦成。先生嘗以告鍾離先生求援度次仲，云：鼻通三劍，腦煉九丹。次仲妻故盲，先生過，次仲唾手拭之，乃復明。嘗與次仲約明年春赴茅山鶴會，次仲如期往，有鶴數百，飛集山上，而物色先生，不見，獨郗、柴二士在焉。從而問之，則望衆中一人神宇軒舉者，曰：先生也。次仲曰：何與昔異乎？方士曰：先生已換骨矣。出一脛骨示次仲，次仲至今藏之。山有華陽洞，石若屏者，曲折數重，其下陂池不測。先生因與人，曰：吾自此從黃真人游羅浮矣。遂不出。或云今在蜀之青城山，人不得而見之也。

傳記

張孝純《高尚處士修真記》（《道家金石略》）：高尚真人于前宋熙寧八年乙卯歲夏四月初五日降生于濱州安平鎮劉氏之家。其先徐州彭門人也，咸平後又寄居霸州保定，因祖熙寧初宦游海濱，因以家焉，遂爲安平人。高祖惟清，故任都官郎中，曾祖巽，故任金部員外郎，祖有章，故任左侍禁，父補。衆昆季趨名務利，獨守道好學，鄙利遺名，不求聞達。母姚氏，棣州故太常博士姚誼之女，性質不凡，至善無恚怒。少孀撫孤，閭內整肅。年逾七旬，日樂持誦，鄉人呼爲仙母。兄弟三人，兄曰億，弟曰仁功，真人諱卞功，字子民。真人降生日，有祥異，胞衣不類常人。天資穎悟，智識超遠，巧伎絕類，百事盡通。自幼稚時不爲兒童戲，父母欽

之。稍長，苦學博通載籍，尤喜周易莊老之書，善以筆劄，不曾婚娶。自十四歲居父喪，遇異人授以祕言，遂閉戶不出，堅持不語。冬夏衣以布衲，族人以爲狂悖。乃即家之東，相去百步，築以環堵，周圍殖以椒株，獨居小室，只容寢卧，以待風雨。雖炎暑不致扇，苦寒不親火，終日閉戶靜坐，唯登廁便溺出戶。每日開戶有數，行步有時，晨晚二食，晨則一杯粥，晚則以蔬食，皆不用鹽醬五味之屬。喜食時果，隨食食之，或用時果以薦食，二食之外，不啓唇。隱居地約三四畝以來，際環堵西南隅小屋下門爲圭竇，高二尺，時以賓客有願見者，俛伏而過。每見賓客，設以時果一盤迎待，不問貧富貴賤，禮之一也。心有欲言，則書於錫牌以亦人。或訪以死生禍福，則辭云不知。或求教請益，多引周易、莊老之書爲答，無有不冥當人之心，皆仁義忠信之言，慈儉孝友之意，若空虛怪誕之事，未嘗一字及之。所謂四方時有清齋而來者，有步拜而至者，有不得見而守歲久者，有望其隱居而默祝者，有求見以消災者，有聽教而洗過者，有稱發藥之言，有揚至明之理。又自真人修真以來，鄉人無問老幼，商旅無限遐邇，平時求見而不得見者，攀環堵以竊窺伺，開戶而瞻拜，四邊垣墉，往往頽壞，修葺不輟。非特以此，鄉中長上耆德之舊，且旦過門瞻禮，以致其恭信。然真人素倦見於人，以人見之者寡，有錄一言求一字爲終身之法戒以受之，語世重如寶，故天下欽崇。積有歲年，殆見其真人修真坐進此道而應於世者如此。政和初，太上皇道君在御，道教事興，搜聘幽隱，咸起而命之於朝。其間累辭詔而不起者，獨真人一人而已。是時邇臣有狀厥實以告於朝，朝廷賜錢三百貫，詔槽使沈公純誠敦請赴闕。真人書示曰：「庸愚之人，自養其性，豈希世望。」純誠再拜曰：「朝廷崇重道真，異人輩出，獨先生高卧不起，意所未曉。」真人復書示曰：「暗啞之人，別無能事可以獻君。」堅辭不起。政和六年秋，告授高尚處士，其辭曰：「朕高古人修真勵行，道興乎世，今乃見之。爾趣操不凡，蕭然一室，招聘屢往，確避莫回，宜錫美名，用彰清節。雖云沖齋，尚克欽承。可特授高尚處士。」真人笑而不言，官吏惶恐，告以君命不可違拒，遂受於家而還。朝廷聞之，密遣漕使杜公綰圖其像以進，由是繪容遍於朝野。又續承朝旨，高尚處士視中散大夫。朝廷益重其德，乃特以月給米一十二斛，歲賜絹二十四匹，將以祖產蠲免稅賦等事以贍其家。宣和初，朝廷復遣

憲使周公宗師、廉訪使鄭公舉躬親省問，即隱居之所賜高尚觀名額，仍歲度道童一名，俾專焚修，用示欽崇之意。有司欲嚴飾增修，真人書示曰：「得一席之地足矣，請無費民力。」遂止。淵聖即位，以先朝先生道官經賜名爵者，頗爲猥濫，詔遣憲使張公剛中核實僞冒。是時追毀其告者殆盡，唯高尚之告獨存，而真人之名溢彰于四海矣。宣和末逮乎建炎，數年之間，濱、滄、青、齊等州，羣寇蜂起，各聚之衆動號數萬。有來瞻禮者，必率其徒解甲棄刃，俯伏室外，至於拜地成坎。或嚴戒其衆以不犯，或勒兵逾境而不入，或敬受教示而感悟，或陰畏清德以遠逃。緣此屢有羣寇請真人爲首長，欲伏於衆，有至庵下，有不能至庵下，寇皆惑亂而終莫之近。又有人舉拜真人爲謀主，欲帥於兵，有吐其辭，有不能措其意。人施百計而終莫之親，故非素得於道，不麗塵網，孰致是哉。至劉齊朝阜昌初，朝廷詔濱州守臣張公當世專詣庵所，敦請勸駕。真人書示曰：「所習與習治亂之書者門戶極不同。」當世再三請禱，固辭不起。真人遇大軍至以兵火問，其北軍則望風欽崇，全無所犯。阜昌初，本郡西營河南都統捏里孛革蕭公永堅率衆屢至庵下，捏里曰：「先生人也，我亦人也，學先生之道，與先生須同。」真人書示曰：「性本一也，習射與屬文，所習則成功不同，故有間矣。若屏棄外事，專務潔淨，有人道之慚。」捏里又曰：「比一方有被虜者甚衆，或有捕獲，則籍沒全族，家長敲斃。」真人復書示曰：「有違條令者，行以寬恕爲幸。兼愛惜生靈，慶及子孫。」捏里歎伏而退。真人行年六十有九，身體壯健，唇臉如童，雙眸如電，晶彩射人，人見之畏慄。住環堵，居小室修真五十五年，遂感周環堵繞小室自然生大小柏二十六棟，以潔淨所致，至於草木之成如此。大金皇統三年癸歲，冬十一月初九日，未平旦，用杖子擊戶，呼役使人斬用彰，書示曰：「我去也，將我衣物來。」須臾，南面端坐，忽然脫質超升。未超升二三年前，託以他故，後事磚木之屬，盡預備焉。至當月十三日始殮，身體溫暖，面容如故，衆人愕然以奇脫質之異。卜庵之北，穴地而葬。鄉人恩感，不旬日，負土以成墳，焚香瞻拜者踵踵而至。遠近聞之，盡皆悽愴。其弟仁功究尋真人方冊，於一舊冊後親筆細書云：「夫道者無與誤心如，灰其心，枯其形，動而無，靜而虛，恬淡無爲，此乃神人所行也。守真抱一，養神保氣，內事真正，外事柔弱，形神相久，此乃仙人所行也。夫乃

心者，大包天地，細入毫末，制之則止，放之則狂，清淨則生，濁躁則亡。躁動神去，除垢止念，靜心守一，衆垢以除，萬事乃畢。心同太虛，心若死灰，如嬰兒之未孩，自然玄通，清者不濁，淨者不穢，正者不邪，平者不傾，人常守道，道不失身，長存處靜，長令意安，結繩而用之。若覺一念起，須除滅，但行立坐卧，久久調習，方使靜定。靜心者不動也，安心者不危也。靜定勿令放動，千生之業難得靜已。千經萬訣，惟存心志。」此乃真人之祕語，不敢有隱，以示後世。孝純昔倅濱日，累接真人之教，不同常人，而與之熟。真人超升，有弟仁功攜詩一軸，遠來求記。孝純略載其實，別不敢飾以虛文。真人自始以來，奉道之德行，天下衆人之所共知者如此。及乎真人修真之妙，不可得而聞。

薛玄微

傳記

鄭志林《大朝濱州安平鎮薛先生之碑》（《道家金石略》）

詳夫玄

元之教，道德之宗，淵默無爲，在乎抱真守素之妙也。然謂□得一之靈也，故當經昆侖，涉太虛而遊恍惚之庭，推斥八極通變化者，必于修真養氣而應驗矣。故曰昔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今則可於高尚之門則諸，寔在嗣祖聯芳，則于三祖師父見焉。先生俗姓薛氏，法諱玄微，本貫編輯濱州蒲台人也。其宗系世族名德之家，生而異常，長而溫雅。其爲人也，仁孝著聞於鄉里，有信行焉。邇遐靡不稱譽哉，可謂天之賦□出乎自然。良以素蘊出塵之想，心懷捐俗之志，於是年踰不惑之季，遂乃慨然發憤，詣高尚觀禮靳師父出家，以此服膺教命，侍覲無違。勤劬三載，日恪嚴敬恭□而無毫髮之憚矣。何期一日，忽值靳公師父蛻質升霞，向昔□蒙師之默示壙穴之地，即於是日依旨掩藏。其于喪事既以畢矣，哀戚之情禮盡心焉。由是□□先生□祖教家風承襲相代，繼人環堵，儵然晏安，其於□□以□舊儀。於是劉峒供給飲食，依其常例。自此薛公精勤無倦，德□招

然，四方遠近之者莫不□風向化。或以遠來瞻禮者不得親面，望環堵而敬拜，或近乃欣然而讚頌者，往來接武。自此歲月逾遷，騏驎過隙。先生居庵，抱道守真，經歷十九年，探得坐忘之真，可證形神入妙，與道合真，穎悟得神之□一日，將欲順世告終，即呼門弟傳道興，乃授祕傳口訣默付其人。囑事已訖，怡然長逝。門人號泣哀慟，雖云□之體質不改生存之容。由是道興率本觀道衆□□棺槨衣衾，卜宅兆而安厝□窆葬已竟，遂做師之容儀，俾工匠塑其形貌，安致衆真之堂。自先生從師入道，經今羽化之期，享齡六旬有五，時歲在大定壬□□□既已久矣，厥後於明昌二祀在□□□□□□顯其神異，語人曰：我乃濱州安平人也。以此知先生神化之靈跡也。次復於明昌五載，至東平府化茲□材□板，令船戶皇重二河運送載致於本觀，自此乃知先生神游八表，蓋先生之靈異也。斯者僅年已來，兵戈屢興，觀宇多遭灰燼，延及祖師廟貌，焚毀不□□者。知觀威儀孫善用並趙德雲等，心懷至切，夙夜不忘祖師之德。慮恐年深歲久，湮滅家風，俾後世而無聞焉。遂乃率衆欲刊石銘碑焉。明乎世次譜牒，□無泯沒。訪求跋語，及囑於予。僕以老耄固辭不獲，於是援毫稽首而敬書。若于先生之行狀道績，萬分而紀一二，今以略述梗概云爾。其辭曰：

玄元之教，源深流長。高尚之風，累葉重彰。偉哉薛公，顯顯昂昂。紹遵祖道，巍巍煌煌。天鍾睿性，德備五常。服膺師訓，三祖續□。葆真守朴，宴居環牆。一十九載，形神俱忘。靈通八表，洞達玄綱。一旦功圓，鶴馭升翔。羽化既久，顯跡他方。耀州□□，□□□□。東平化石，碑材允臧。師之神異，豈可掩藏。刻之琬琰，讚頌揮揚。銘之云何，庶幾不亡。俾真仙之教永遠，歷億劫而彌昌。

莎衣道人

傳記

《宋史·方技傳下·莎衣道人》 莎衣道人，姓何氏，淮陽軍胸山

人。祖執禮，仕至朝議大夫。道人避亂渡江，嘗舉進士不中。紹興末，來平江。一日，自外歸，倏若狂者，身衣白襴，晝丐食于市，夜止天慶觀。久之，衣益敝，以莎緝之。嘗遊妙嚴寺，臨池見影，豁然大悟。人無貴賤，問休咎罔不奇中。會有瘵者乞醫，命持一草去，旬日而愈。衆翕然傳莎草可以愈疾，求而不得者，或遂不起，由是遠近異之。

孝宗一夕夢莎衣人跣哭來弔者，訊之，曰：「蘇人也。」詰其故，不肯言。帝寤，以語內侍。會后及太子薨，帝哀泣，內侍進前勉釋，并道前夢。帝迺矍然，因遣使召之，不至。帝念恢復大計，累歲未有所屬，后位虛且久，乃焚香默言：「何誠能仙顧，必知朕意。」遂遣中官致贊，不言所以。道人見之掉首，吳音曰：「有中國即有外夷，有日即有月，不須問。」趣之去。使者歸奏，帝甚異之，遂賜號通神先生，爲築庵觀中，賜衣數襲，皆不受。好事者強邀入庵，大笑而出，復於故處。衆日以珍饌餉之，每食于通衢，速飽即去。

帝歲命內侍即其居設千道齋，合雲水之士，施予優普。一歲，偶踰期，衆咸訝而請，道人亟起于卧，搖手瞬目而招之曰：「亟來，亟來！」是日內侍至平望，衆益服其神。光宗即位，召之，又不至。慶元六年卒。

石泰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九《石泰》 石泰，常州人。字得之，號杏林，一號翠玄子。遇張紫陽，得金丹之道。初，紫陽得道於劉海蟾，海蟾曰：「異日有爲汝脫繮解鎖者，當以此道授之，餘皆不許。」其後紫陽三傳非人，三遭禍患，誓不敢妄傳，乃作《悟真篇》行於世，曰：「使宿有仙風道骨之人，讀之自悟，則是天之所授，非人之輒傳矣。」中罹鳳州太守怒，按以事，坐黥。竄，經由邠境，會大雪，與護送者俱飲酒村肆。杏林適肆中，既揖而坐，見邀同席。杏林笑顧，爲此衆客方歡，彼客

未成飲，盍來相就，於是會飲，酒酣，問其故，具以告。杏林念之曰：「邠守故人也。樂善忘惡，不遠千里，能迂玉趾，有因緣可免此行。紫陽懇請護送者許之，諾，相與於邠。杏林爲之先，容一見，獲免。」紫陽德之，曰：「此恩不報，豈人也哉，子平生學道，無所得聞，今將丹法用傳於子。」杏林拜謝，仰受付囑，苦志修煉。道成，作《還元篇》行於世。壽一百三十七，於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尸解。作頌云：「雷破泥丸穴，真身駕火龍，不知誰下手，打破太虛空。」後二年，易介復見杏林於羅浮山。

薛道光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九《薛道光》 一名式，一名道源，陝府鷄足山人也。一云閬州人，字太原。嘗爲僧，法號紫賢，一號毗陵禪師。雲遊長安，留開福寺，參長老修嚴。嚴與道眼因緣：金鷄未鳴時，如何沒這音響？又參僧如環，得如何是超佛祖之談，糊餅圓陀陀地，因枯樸，頓有省悟，有頌曰：「軋軋相從響，發時不從他。得豁然知。枯樸說盡無生曲，井裏泥蛇舞柘枝。二老然之。自爾頓悟無上圓明真實法要，機鋒迅捷，宗說兼通，且復雅意金丹導養。宋徽宗崇寧五年丙戌冬，寓鄆縣之青鎮，聽講佛寺。適遇鳳翔府扶風縣杏林、驛道人石泰字得之，年八十五矣。髮綠朱顏，神宇非凡，夜事縫紉。紫賢心因異之，偶舉張平叔詩曲。石矍然曰：「識斯人乎，吾師也。備言紫陽傳道之由，紫賢乃稽首皈依，請因受業。卒學還丹，傳受口訣真要，且戒令往通邑大都，依有力者即可圖之。紫賢遂來京師，棄僧迦黎，幅巾縫掖，和光混俗，顛了此事，乃注解《悟真篇》，作《復命篇》及《丹髓歌》，行世。紫賢道成，壽一百十四歲，於光宗紹熙二年九月初九日尸解。作頌云：「鐵馬奔入海，泥蛇飛上天。蓬萊三島路，元不在西邊。明年，沙道昭復見紫賢於霍童山。」

陳楠

契，因寄一書，使尉歸潮達其父。後方知當日在此尸解，在彼見也。翠虛度弟子三人：鞠九思、沙蟄虛、白玉蟾。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九《陳楠》 陳楠字南木，號翠虛，惠州博羅縣白水巖人。以盤龍籙桶爲生，浮湛俗間，人無知者。作盤龍、籙桶頌。盤龍頌云：終日盤盤圓又圓，中間一位土爲尊。磨來磨去知多少，個裏全無斧鑿痕。籙桶頌云：有漏教無漏，如何水泄通。既能圓密了，內外一真空。其言下超悟如此，根器概可想見也。後得太乙刀圭金丹法訣於毗陵禪師，得景霄大雷琅書於黎姥山神人。每人求符水，翠虛捻土付之，病多輒愈，故人呼之爲陳泥丸。宋徽宗政和中，擢提舉道錄院事。後歸羅浮，以道法行於世。所至與人治鬼。潮陽民家女苦狐厭，狂易無度，翠虛用雷符熏狐魅殺之。時披髮走，日行四五百里。鶉衣百結，塵垢滿身。間食犬肉，終日爛醉，莫測所如。而濟人利物，效驗有不可殫者。嘗之蒼梧，遇郡禱旱，人憂喝死，翠虛執鐵鞭下淵潭，驅龍起，須臾陰雲四合，雷雨交作，境內霑足，遂爲豐年。過三山大義渡，洪流湍悍，舟不敢行，翠虛浮笠而濟。行欽管道上，遇羣盜拉殺瘞之。後三日盜散，復甦。遊長沙，衝帥節執拘送邕州。去數夕，又回長沙矣。中夜坐或含水銀，越宿吐視，已成白金。乞與其徒，不顧。翠虛常自言閱世四十三，然有四世見之者，湖廣中人常問翠虛覓詩，但自口縷縷而出皆成文理，第不肯親書，竟未解其故。有翠虛妙悟全集行世，及作羅浮翠虛吟。以丹法授瓊山白玉蟾，其出入，玉蟾常侍左右。翠虛於寧宗嘉定六年一云四年四月十四日，在漳州赴鶴會罷，說與會主云：我當來會裏尸解。會主不以爲事，遂留四句，命玉蟾題之，曰：頂上雷聲霹靂，混沌落地無蹤。今朝得路便行，騎個無角火龍。彼時玉蟾隨侍在漳州梁山，翠虛與一籙桶老子，倚角入水而逝。其籙桶老子，先有一斧在地，再尋其斧，斧亦不見。玉蟾嘆曰：此水解也。當日有葛縣尉在潭州寧鄉縣見之。翠虛與尉之父爲久

白玉蟾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九《白玉蟾》 先生姓白，母以玉蟾名之，應夢也，字以閱衆甫，一字如晦。世爲閩人，以其祖任瓊州之日，故生於海南，乃自號爲海瓊子，或號海南翁，或號瓊山道人，或號蟾庵，或號武夷散人，或號神霄散吏。幼舉童子，長遊方外，得翠虛陳泥丸先生之道。當時士大夫欲以異科薦之，弗就也。自得道之後，蔬腸絕粒凡九年，而四方學者如牛毛。若夫出處之大概，與其著書立言之略，及所行有神異靈奇之處，備見諸書。其初，先生事翠虛九年，始得其道。翠虛游方外，必與先生俱。逮翠虛解化于臨漳，先生乃獨往還於羅浮、霍童、武夷、龍虎、天台、金華、九日諸山。鬚頭跣足，一衲弊甚，而神清氣爽，與弱冠少年無異。喜飲酒，不見其醉。博洽儒書，究竟禪理。出言成章，文不加點。隨身無片紙，落筆滿四方。大字草書，視之若龍蛇飛動，兼善篆隸，尤妙梅竹，而不輕作，間自寫其容，數筆立就，工畫者不能及。受上清籙，行諸階法，於都天大雷最著。所用雷印，常佩肘間。所至祈禳，輒有異應。時言休咎，警動輿俗。姓名達於九重，養素之褒，笑而不受。有願從之遊者，莫得也。嘗在京都游西湖，至暮墮水，舟人甚驚，繞湖而尋，不見。達旦，則先生在水上，猶醺然也。一日，有持刃追脅者，先生叱之，其人不覺墜刃而走。先生召之曰：爾來勿驚。遽以刃還之。都人有稱先生入水不濡，逢兵不害者。後縱遊名山，莫知所之。劉後村序王隱六學九書云：蟾九夭死，非也。或云尸解於海豐縣。

彭耜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九《彭耜》 彭耜字季益，世爲三山人，奕世顯宦。自其少時，早有文聲。自中銓後，恬不問仕。事海瓊先生白玉蟾，得太一、刀圭、火符之傳，九鼎金鉛砂汞之書，紫霄嘯命風霆之文。歸作《鶴林賦》，復作詩曰：買得螺江一葉舟，功名如蠟阿休休。我無曳尾乞憐態，早作灰心不仕謀。已學漆園耕白兆，甘爲關令候青牛。刀圭底事憑誰會，明月清風爲點頭。其所居立鶴林靖，日以孔老娛其心。以符治疾，多所全濟。鄉邦得之，一時寓貴多勉其仕，牢不可破。然而學問博洽，趣尚清遠，須古之孝廉，不是過也。當路欲以隱逸薦之于朝，君聞而遜謝之，終日杜門，與世絕交遊。凡生產家人之事，曾不經意。其內子潘蕊珠，厥志一也，晨夕惟薰修而已。耜得興則賦詩，或亦飲酒。飲必大醉，冥然後止。遇有鬼神加害者，則以丹符療之，遂愈。其沈酣道法，呼嘯風雷，人所敬慕。後尸解於福州。今城東有鳳丘山鶴林道院存焉。

朱橘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九《朱橘》 號翠陽，世居淮西安慶之望江，其先世皆無聞於時。橘之生也。母嚴氏夢吞一星，光大如斗。已有娠十五日，母常憂焉。一日遇道人於門首，手持一物，如橘，謂其母曰：食此，子生矣。母喜而受之，請問名氏，道人乃出袖中一扇示

之，上有鞠君子三字，曰：吾姓名也。言訖，遂失其所。移時而橘誕，時壬戌仲冬二十有六日也。父異之，因命名橘子。及六歲，而怙恃俱失。橘生而聰慧，有志儒業，尤精易數。且謂丹道造化之妙，無出於此。嘗兩領鄉薦，未遂科第之志。喜閱道釋之書，後因臨池顧影，倏然驚悟，乃厭薄名利，欽慕修煉。所至名山勝地，必遂登覽，意在得師以證入道。歲在戊子，因往惠之博羅。一日，廬中遇一道人，手握一橘，狀若風狂，且行歌笑而吟曰：橘橘橘，無人識。惟有姓朱人，方知是端的。衆皆駭之，莫曉其意。獨橘有所感，隨至郊外無人之境，乃拜而問曰：真人非鞠君子乎？道人驚曰：子何人也？橘以姓名告，乃悟昔之時事。道人曰：子自謂平日所欲者何，或富或貴，惟汝擇之，吾從所請。橘笑而答曰：人生富貴，如海上漚、空中雲，聚散何有定據。惟聞神仙有長生不死之旨，換骨回陽之妙，可得聞乎？道人默然弗答。橘乃涕泣而復請曰：宿生慶幸，獲遇仙君，不揣愚蒙，願垂點化。道人因爲之說曰：夫息者，自心也，元氣也，乃虛無之根，造化之主。升降離合，悉從心起。衆生所以迷失本真，輪迴六道，流浪四生者，爲不能了此心爾。故古仙人，惟欲人明了此心。了心則見自性，見自性則去聖不遠。若此心不明，皆非正覺無上至真之妙道也。橘一聽斯語，恍如自失。道人乃指山前一巨石，約以明日早至，吾當度汝。橘一再往，道人已先坐於石上，曰：子來何遲？橘乃愧謝而退。及夜半而往焉，道人曰：子之來，今其時矣。遂與之盟天誓地，即以九鼎刀圭火符之訣、五雷金書玉篆之文、九八飛神陽道之法、心傳口訣，悉以付之，且誠令往皖公山築室，依法修煉。後當有一小兒至，宜以道法傳之，繼汝後也。餘皆勿許。功成之日，吾當保舉汝登雲天矣。橘拜謝訖，道人乘雲冉冉而去。道人者即橘母所遇之鞠君子，號九霞。九霞之師，則翠虛陳泥丸也。橘敬遵其教，入皖公山築室修煉。後有登山者，見一小兒潔白如玉，洗手庵前皖水之上，其行如流星之速。及隨其所入之庵，而不知其所止，惟橘儼然端坐。人皆謂橘，嬰兒之顯相也。橘後爲寇所撓，入閩，至惠之博羅，有鄉人陳六者在彼，因爲少留，與之終日醉酒爲樂，茹葷食肉，無所忌擇。或訝而問曰：先生平日齋戒如此，今反嗜如彼，何邪？橘答曰：吾所以混俗，和光同塵，不欲自異爾。子不聞魚之與虎乎？魚若異羣，棄水躍岸，則死；虎若異羣，棄山入市，則擒。吾但心與道

冥，超乎萬幻，至理之妙，身外有身，故非世俗所得而知也。橘留惠三載，一日天氣嚴寒，忽謂鄉人陳六曰：吾將去矣，汝盍爲我圖之。陳莫能測。翌日，橘乃坐化於旅館中。陳乃與其館主謀之，扛抬橘於門首，緣化得錢十餘貫，爲殯埋之奉。及次日，橘乃復甦。越數日，入城中，又謂陳六曰：吾今當立化於縣衙前。陳從其言。化後用泥塑之，駭而聚觀者千餘人。忽博羅狼吏醉呼而前曰：汝前日假爲坐化，今復假爲立化。遂執鞦韆之，惟見堆泥墮地而已。衆人方知橘示神變而尸解云，時宋理宗淳祐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也。橘有弟子，姓鄭名孺子，號翠房。

王嘉

綜述

劉祖謙《終南山重陽祖師仙跡記》（《甘水仙源錄》卷一）今觀終南山重陽祖師，始於業儒，其卒成道，凡接人初機，必先使讀《孝經》、《道德經》，又教之以孝謹純一。及其立說，多引六經爲證據。其在文登寧海萊州嘗率其徒演法建會者凡五，皆所以明正心誠意、少私寡欲之理，不主一相不居一教也。師咸陽人，姓王氏，名嘉，字知明，重陽其號。母孕二十四月而生，美鬚髯，目長於口，形質魁偉，任氣而好俠。少讀書係學籍，又隸名武選。當天眷之初，以財雄鄉里。歲且饑，人多殍亡，有盜盡劫其資以去。一日，適因物色得盜，終不之問，遠近以爲長者。正隆己卯間，忽遇至人於甘河，以師爲可教，密付口訣及飲以神水，自是盡斷諸緣，同塵萬有，陽狂垢污，人益叵測。【略】後於南時村掘地爲隧，封高數尺，榜曰活死人墓。又於四隅各植海棠一株，曰吾將來使四海教風爲一家耳。居三年，復自實之，遂遷於劉蔣，與和、李二真人爲友，各結茅居之。至大定丁亥夏，復焚其居，人爭赴救，師婆娑舞於火邊，且作歌以見意。詰旦東邁，徑達寧海，首會馬鈺於怡老亭。馬亦儒流中豪傑者，初未易許師，故懇師庵居，固其肩鏹，率數日不給食，縱與食之，亦未嘗見水

火跡。或時夜就馬語，莫知其所由來。及去，追之不及，扁鵲如故。間與魂交夢警，分裂賜粟之化不一。馬於是始加敬信，與其家人孫氏俱執弟子禮。又得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王處一、郝大通等七人，多類此。號馬曰丹陽，譚曰長真，劉曰長生，丘曰長春，王曰玉陽，郝曰廣寧，孫曰清靜散人，並結爲方外眷屬。迨己丑季秋，留王、郝於崑崙山，携四子西歸。抵汴，寓王氏逆旅，無幾何，呼丹陽付密語，無疾而逝，春秋五十有八。四子歸其柩，葬於劉蔣故庵之側。丹陽因廬於墓次，今之祖庭是也。師先自六年前於長安樂村庵壁留題云：害風害風舊病發，壽命不過五十八。乃知仙齡有期，非偶然也。有詩詞千餘篇，分爲全真前後集傳于世。玉峰老人胡光謙爲之傳。及丹陽嗣教，從之者益衆，其徒遂滿天下。丹陽東歸，長春因劉蔣故庵大加營葺。玉陽又請額爲靈虛觀。凡住持者始受度爲道士，以奉香火。世宗皇帝素欽其名，嘗遣使訪焉。戊申春，長春、玉陽應命至京師，賜以冠巾條服，命居天長觀。尋又徵至北宮長松島，與語，大悅，詔於島西築官庵居之。承安、泰和間，道陵亦屢召玉陽、長生至闕下，賜居修真觀，以待召問。玉陽得號體玄大師。自丹陽而下所爲歌詩各有集，而郝廣寧獨邃於《易》，備見于《太古集》中。至正大初，密國公璫讚云：全真道東，四子傳化，四子謂誰？丘劉譚馬。德其亞者，王郝與孫，共成七賢，贊我真入。玉陽長春，大啓其門，遭遇聖朝，爲王之賓。瀛海渺然，仙跡宛存。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一《王嘉》 字知名，號重陽子，京兆咸陽人，遷終南之劉蔣村，母感異夢而妊，二十有四月始生，時宋徽宗政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師自幼不羣，及長，體貌雄偉而美鬚髯，倜儻尚義，不拘小節。弱冠，業進士，係學籍，好屬文，才思敏捷。始名中孚，字允卿，後入道，改稱焉。齊改元阜昌初金太宗天會八年，封劉豫爲王，國號齊，是南宋建炎四年。撫治河外，不及於秦，歲屢饑，人至相食。時咸陽醴泉惟師家富魁兩邑，其大父乃出餘以賙之，遠而不及者，咸

來劫取，鄰里三百戶餘，亦因而侵之，家財爲之一空。有司率兵卒捕獲，將寘之法，師曰：鄉人饑荒，拾路所得，吾不忍寘之死地。有司賢之，遂釋不問，人服其德。金海陵王正隆四年，師忽自嘆曰：孔子四十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予猶碌碌如此，不亦愚乎？自是之後，性少檢束，親戚惡之，曰害風來。師受而不辭。關中謂狂者爲害風，因以自呼。是年六月，師醉於甘河鎮，會二人被髮披氈，其年貌同一，師訝之，從而懇請。其人徐曰：此子可教。因授其修真口訣，時年四十有八，故遇師詩云：四旬八上始遭逢，口訣傳來便有功。其所遇者，蓋唐純陽子呂仙翁之化身也。五年中秋，再遇於醴泉，師趨拜之，衆笑曰：言是害風，安得識真仙耶？其人邀師飲，師問其鄉閭年姓，答曰：濮州人，年二十二。而不告其姓。留祕語五篇，令師讀畢焚之，且曰：速去東海投譚捉馬。已而俄失所在。師乃捐棄妻孥，送次女於姻家，竟委而去。行丐於鄜社終南間，舉止亦若狂者，人莫測也。後別構庵於南時村，起封高數尺，墻深丈餘，以活死人目之，又號曰行菴，以方牌掛其上，書云王害風靈位。又於庵四隅各殖海棠、梨一株。同庵和公怪而問之，師曰：吾欲使他日四方教風爲一，亦如此殖。三年，遷居劉蔣北之水中央，肆口皆塵外語，鄉人素待以害風，故莫審其意。【略】俄一夕，自焚其庵，村里驚救之，師方舞躍而歌曰：數載殷勤，謾居劉蔣，庵中日日塵勞長。豁然真火瞥然開，便教燒了歸無上。奉勸諸公，莫生悵快，我咱別有深深況。惟留灰燼不重遊，蓬萊路上知來往。人問其故，答曰：三年之後，便有人來修此。遂東行。【略】迤邐出關，抵登州，夜歸觀中，書陝西所作詩於壁云：一別終南水竹村，家無兒女亦無孫。三千里路尋知友，引入長生不死門。明旦拂衣東邁。世宗大定七年七月，抵寧海，徑詣儒者范明叔家。主人適與郡人馬宜甫邀館於私第，既久，重而遇之。初，宜甫夢其南園一鶴從地湧出。師至，同師擇地立庵，師指鶴起之處，命名全真。全真之名，始於此矣。師欲挽西游，宜甫家貲鉅萬，久而未決，其室孫氏尤難之。冬十月，師乃入環堵，約宜甫日饋一食，鎖庵百日。至於分梨與芋栗，令宜甫夫婦食之，各有其數。每分送，則必以詩詞或爲歌頌，宜甫亦皆酬和。又示神異罪福之報以警之。既啓戶，宜甫乃始屏去塵累，改衣冠而執弟子之禮，師名之曰鈺，字玄寶，號丹陽子。曩師在宜甫宅，會譚玉者，以宿疾來見，師始

拒之，玉固請爲弟子，留宿庵中，其疾頓愈。玉遂黜其妻而從之，師名以處端，字通正，號長真子。繼有主公者，居牛仙山，聞師至，來謁。問答有梨，遂師禮之，後住鐵查山雲光洞，師飛蓋致其名號，名處一，號傘陽子。日者郝昇深於易，賣卜於市，師入其肆，背而坐焉。昇曰：請公迴頭。師應聲曰：君何爲不迴頭耶？昇悚然異之。師出，從至朝元觀，師授之二詞，以發至意，昇大感悟，乃執弟子禮。後至煙霞洞，賜名曰璘，號恬然子，且以無被衣畀之。未幾，師領馬鈺等住崑崙山。始至，指而言曰：是有煙霞洞，我先世修道之所也。命鑿之，其器具之朽者與玉池井尚在。又因取石於嶺，有巨塊將墜，適當其庵，師厲聲叱之，屹然而止。山間樵蘇，見者駭之。時栖霞丘公年十九，雖已入道，未知所從，而盤桓崑崙。聞師在全真庵，因投謁於齋次。師知其爲遠器，贈之以詩，賜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自此門人頗集，師以罵詈詈捶磨煉之，稍稍散去。篤志不變者，惟馬、譚、丘而已。八年八月，師自煙霞遷文登姜實庵，九月居縣北蘇翁庵。九年四月，寧海周伯通請師至，則立金蓮堂、金蓮會。其井水舊鹹，咒之而甘美。俄夜有光如晝，人以爲火，亟往視之，見師行而光明隨之。師嘗訓馬鈺之妻孫氏，名不二，號清靜散人。又以天堂畫相示之。五月五日，令不二燒誓狀，仍贈以詩。又於文登立七寶會、福川立三光會，至登州立玉華會。【略】甫正月，師與衆別曰：今可赴師真之期矣。馬鈺等乞遺言，師曰：吾昔已書京兆灤村呂道人庵之壁，口占頌曰：地肺重陽子，呼爲王害風。來時長日月，去後任西東。作伴雲和水，爲鄰虛與空。一靈真性在，不與衆心同。且戒勿哭，言訖而脫。衆皆號慟，師忽開目曰：何至於此。囑馬鈺以後事，若達關西，化我鄉人。仍付之密語，勿輕傳之。鈺再拜而受。又謂譚處端等曰：汝輩前程，皆在馬公手，遂書物外親眷詩云：一弟一姪兩箇兒，和予五逸做修持。結爲物外真親眷，擺脫塵中假合屍。周匝種成清靜景，遞相傳授紫靈芝。山頭并赴金華會，我赴蓬萊先禮師。書畢，奄然而逝，享年五十八，時大定十年正月四日也。友之謂衆曰：我既爲弟子，當主喪事。日祭謹甚，至靈柩西遷，不少懈焉。告其子曰：五人受重陽王公點化，我其一也。馬鈺等至京兆灤村，訪呂道人庵，得所爲之頌。又唱和玉蟾李靈陽於終南，師在南京以詩寄二公，有首先一去三人同之句。見禮泉史公密乃出舊圖，而皆應

合。相與葺師之故庵。師素不爲鄉里信重，及馬鈺至秦，人方始追悔。後鈺輩復往南京，取其靈柩歸葬於劉蔣。結廬三年，然後各從所志。馬鈺嗣其教，與譚劉丘者繼爲宗盟，而全真學者稱鍾呂劉爲三祖，又以師爲祖師。大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國朝褒贈重陽全真開化真君。其遺文全真前後輯光集，行於世云。

雜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一《王嘉》 問遊蓬萊閣觀海，大風忽起，人見師隨風入海中。有頃，復躍出，惟墜失簪冠，尋於波面泛泛而至。有介公者，素好善事，而請出家，志甚懇切，師竟不許。介去，師謂人曰：今二人於此欲建大殿宇，一則基址既立，材木既豐，未求匠者而匠者自至，何哉？材既備而功可成也。一則指其立基之所，窪坎未平，一工未集，匠者望之而去矣。師在煙霞時，張德昭有子，聰明，甫十六歲，送之入山就學，以其宿有深契，前後所贈歌詩并畫二事理，反復曉告者非一。後出山省親而不復至，師與德昭書，又付以真實語，其子內心領之雅之，夙有仙分，而不能自奮於塵。凡師之度人也，必審其才分淺深，故於德昭之子呼小張哥，而未嘗以名。百方誘誨而不能致，介公孜孜切切而自請出家，而卒不納，其所處例如此。在萊州立平等會，自是遠近風動，與會者千餘人。其五會之榜略云：平等者，道德之祖，清靜之元，爲玉華金蓮之根本，作三光七寶之宗源。普濟羣生，徧拔黎庶。人人願吐於黃芽，個個不遊於黑路。玉華者，乃氣之宗。金蓮者，乃神之祖。神是氣之子，氣是神之母。子母相見，得爲神仙。然則有真功真行，澄心定意，抱元守一，存神固氣，真功也。修仁蘊德，濟貧拔苦，先人後己，與物無私，真行也。又有金蓮定分疏、開明疏、三光疏、玉華疏、平等會規矩及諸詩篇，文多不載。師後往返於登萊、寧海之間。及行，皆留詩爲別。九月，挈馬、譚、丘三人西邁。過登州，太守紇石烈名邈者，待以師禮。及辭，曰：再會何時？師曰：南京。後師羽化，而邈適除南京副留守。又指望仙門外畫橋，語郡人曰：他年逢橋必壞。復一紀，太守何邦彥以橋勢雄

峭，不利車馬，遂命改之。其逆知類如此。達掖城，又得劉公者，始隨其

開教門者也。

馬 鈺

傳 記

所謂詩詞與其事迹始末，各載於本傳。師至南京，憩於王氏旅邸。時孟宗獻友之，以同知單州，丁母憂歸。有神風先生杜哥者，嘗預言友之四魁事，凡所發，莫不應，友之以仙待之。一日，忽告友之曰：元帥來，我當參謁。友之令童僕默踵其後，杜徑入王氏邸中，一膝跪見。師方卧而閱書，殊不少顧。友之雅重杜，及聞，大驚。杜再往，始為一吟。三往，笑而視之，杜乃雀躍而去。友之因之就謁，師閱書而不為禮。問讀何書，亦不答。就視，樂章集也。問：全乎？師曰：止一帙爾。友之曰：家有全集，可觀也。即為送至。師自到京日，使馬鈺等四人乞錢於市，市及斤之鯉煮食之，秤不及則不食。友之頗惑，默念道人看樂章集，已非所宜，又食魚，必其斤重，果何為哉。他日，問樂章集徹乎，師不言，但付其舊本。友之檢閱，其空行間逐篇和訖，不覺嘆曰：神仙語也。即還，沐浴更衣，焚香請教，日益加敬。師自是不復食魚，蓋以友之為大鯉，故示意爾。師命馬鈺召匠者造獨坐風車，工畢，師云：近日火燭我眼，不能見，使燃燈徧照之。鈺即頓悟。又師自市四鯉，穿而拖之，入於邸中。以羊肉二斤併煮之熟，藏之月餘，其魚肉皆臭敗。令門人弟子食之，時各戒羶葷，莫有敢食者。師徧問，皆曰不敢。馬鈺獨稽首曰：師令食，弟子食之。師叱曰：汝自不斷，得欲託我耶？遂與滿鉢。師復曰：到關西，無此物與汝食之。凡數朝，先令鈺早食羊魚，又令沽酒，市天蒸棗蜜彈子，師自食之。詢鈺曰：會得否？鈺未悟，即愈加痛教，狂罵捶楚，不分晝夜，且曰：汝一日自當悟矣。鈺拜謝曰：蒙師慈誨，無所可報。師曰：惟修行則可報。後入關，始悟京中之事，皆玄妙之教也。臘月中時，於鈺輩極鍛煉之功，踰往者百千，錯行倒施，一言一動，悉受呵責。以鈺等所乞錢物多，市薪炭大然於所寢之室。其室編小，令馬鈺譚處端入於內，劉處玄丘處機立於外。內則不任其熱，外則不任其寒。處玄不堪而遁去，師將設三子立於床下，師曰：丹陽已得道，長真已知道，吾無慮矣。處機所學，一聽丹陽、處玄，長真，當管領之。又顧處機曰：此子異日地位非常，必大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一《馬鈺》 師初名從義，字

宜甫。一名鈺，字玄寶，更之也。號丹陽子。漢伏波將軍援之後，本扶風人，五代兵亂，遷寧海。世業儒。祖覺，字莘叟，至孝，通五經。父師楊，字希賢，儀觀秀偉，沉靜有度量，以孝義稱。【略】有子五人，以仁義禮智信名之，時號五常馬氏。師，次子也。母孕時，夢麻姑賜丹一粒，吞之，覺而分瑞，時金太宗天會元年五月二十日也。師在兒時，常誦乘雲駕鶴之語。及長，為儒而不樂進取。父愛其才，俾掌庫物。好賙濟而無私心，由是得輕財好施名。李無夢見而奇之曰：額有三山，手垂過膝，真大仙之材，因贊之曰：身體堂堂，面圓耳長。眉脩目俊，準直口方。相好具足，頂有神光。宜甫受記同步蓮莊居。無幾，丹成忠顯孫君以女妻師，生三子：庭珍、庭瑞、庭珪。師嘗補試郡庠，偶夜夢二人，衣皆褐色。其一素補其兩肩，泣告師曰：我輩十萬餘，命在公所主。言訖而去。逐之入屠者劉清猪圈中，壁上有字是：我輩已亥十萬人，大半已經辛巳殺，此門若是不慈悲，後世軸頭常厮抹。既覺，聞屠猪聲起，視之，則清之小子阿兒縛二猪，其一肩白已殺之矣。方悟己亥猪也，辛巳清之歲屬也。師疑其夢不祥，使術者孫子元占之，因以稽其壽。子元曰：公壽不過四十九。師乃大感悟，曰：生死果不由人耶？予欲親有道之士，學長生久視。又師與客弈棋，常自誦云：此一著不錯，當不死矣。世宗大定七年七月，同遼陽高巨才、鄉人戰師飲於范明叔怡老亭，酒酣，師題詩云：抱元守一是工夫，懶漢如今一也無。終日銜杯暢神思，醉中却有那人扶。皆不曉其意。中元後一日，重陽祖師自終南來，徑入怡老亭。戰師問：布袍竹笠，冒暑東來，何勤如焉？曰：宿緣仙契，有知己之尋。既食瓜，即從蒂而食。問其

故，曰：甘向苦中來。問從何方來，曰：路遠千里，特來扶醉人。師默念言：予從前所作，有醉中人扶之語，此公何以得知？因問：何名爲道？曰：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時。明叔曰：此十字耳，曲盡妙意，非神仙能出此語乎？坐間談論，尤與師合。師邀歸私第而師事之。始，師夢一鶴從地湧出，至是立庵於南園，指鶴起之地，名之曰全真。祖師必欲挽師西遊，師以家事所繫，未易猛棄。祖師乃盛陳遠離鄉之高，不離鄉之累，與之開釋。師由是與祖師契義日深。是歲十月初，祖師命師鎖其庵，日饋一食。時隆冬在候，風雪四入，而庵之所有惟筆硯枕席，布衾草屨而已。然形神沖暢，如在春風和氣中。識者謂至人有寒谷迴春之妙。鎖庵之一日，賜師梨一枚，令啖之。每六日，賜芋栗各六。至是月十一日，分梨爲二，令夫婦共食。後六日之芋栗，旬日之梨，爲常期也。其芋栗如初之賜，梨則每旬例增其一。至於九旬，而積數爲五十有五。每分送，則必以詩詞寓其微意，師亦隨韻酬答。解者曰：芋者遇也，梨者離也。立遇則離分之義。又分者損之又損也。五十有五者天地奇偶之數也，欲使離其親戚里閭，以至無所不離耳。又於夢中以十犯十戒獄警之。八年正月十有一日啓鎖，祖師謂曰：將行在三四日之間，從我歸去。乃作一場奇怪哉，鎖害風百日。師於是以貲產付庭珍輩，以離書付孫氏，入市求乞。祖師因師夢中歌燒得白，煉得黃，便是長生不死方之句，賜今名號。又夢隨入一山，及旦，祖師呼曰：山侗因爲小字。二月從祖師居崑崙之煙霞洞，忽患頭痛，殆不可忍，祖師令醫於家。一日，語門人曰：馬公破道。問何以知之，曰：昨夜夢飲酒，使人往詢之，藥用酒引，不覺過多，由是疾益甚。人迴報云：馬公將死矣。祖師鼓掌曰：吾三千里外尋此知友，寧復至於此極乎？爲其信之不篤，故感此疾，與法水即可愈矣。乃寄真言云：凡人學道，先須依此一十二字，斷酒色財氣攀緣愛念憂愁思慮，自今後，更無言可說。如不依此，便做靈丹，性命亦不能了。八月，祖師在文登姜實庵，預戒門人曰：馬公來，勿納。九月朔，師果至，祖師傳語曰：如今相見，已後不相見；要已後相見，今不相見。師乞已後相見，遂居縣北蘇氏庵。至十月初，令師燒誓狀，贈詩云：擲下金鈎恰一年，方吞香餌任綸牽。玉京山上爲鵬化，隨我扶搖入洞天。五月五日，祖師在金蓮堂，令孫氏燒誓狀，別庵居之。十一日，召師至范明叔宅，以詞贈之，亦不收領。或容暫

見，又復逐出。後至南京，始得共處矣。祖師欲令化錢於寧海，師以有不還鄉之願辭之。祖師怒，自夜撻之至旦。從西行，抵汴梁，寓於王氏旅舍者久之，祖師於師等尤加鍛煉，責罵捶楚，逆順莫測。飲食起居，悉示仙機。是歲將終，祖師辭衆云：今可赴師真之期矣。師乞頌，曰：我已書之關中矣。十年春正月四日，囑以後事而逝。師於是同衆化錢，負仙骨往京兆葬之劉蔣，遺命也。仍即祖師舊庵爲環，頭分三髻，居喪者三年。夫三髻者，三吉字，祖師之諱也。師尊而戴之，故多自稱三髻山侗。嘗與丘劉譚三人，在秦渡真武廟，月夜各言其志。師曰：鬬貧，譚曰：鬬是，劉曰：鬬志，丘曰：鬬閑。師與諸公雖同出於重陽之門，以祖師嘗有一弟一姪之語，特稱師爲師叔。十五年，弟運甫寄書邀師會葬其父母，師答書云：汝所葬者骨，予所度者神。所行之迹有以異，而報德之心無以異也。遂以煉丹砂詞答之。師嘗作十勸百不歌，一日示衆云：此非出己意，亦是祖師之言，因而成之也。又問門人曰：一日一夜凡幾時？對曰：十二。師曰：十二時中，天道運行，輪旋造化，還頃有停息否？對曰：無知。師曰：學道者切須法天之道，輪旋身中造化，十二時中常清常靜，不起纖毫塵念。日就月將，工夫既到，神仙必矣。【略】師之歌頌，有《漸悟》《金玉》《摘微》《三寶》《行化》《圓成》等集，行於世。大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贈丹陽抱一無爲真人云。

紀事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一《馬鈺》 十八年，就化華亭，劉昭信、李大乘十餘人，不得其一焉，乃作詩，有云：錦鱗不得空澗澆，收什瓊竿歸去來。大乘還悟，乃執弟子禮，賜號曰靈陽子。【略】師率其徒欲西游崆峒，取道亭川，官僚士庶請教者肩摩踵接，惟恐其後。師感其誠，委曲開諭，疊疊忘倦。雖平日陸梁狂恣之徒，率皆改心易慮，以作非爲耻。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師往長安祈雨，有詩云：一犁霑足待何時，五五不過二十五。明日雨足。二十一年，師在京兆，謂門人來靈玉曰：關中謂衣裳舊重修潔者，何名？靈玉曰：名拆洗。師曰：東方教門年

深弊壞，吾當拆洗之。未踰旬，官中有牒發事，陝右道衆不勝震慄，惟長春謂大乘曰：吾道東矣。予雖在牒數，不可出關。若出關，則關中教門掃地也。師出關，所至垂髻戴白，迎送不絕。至濟南，有韓陶清甫者，慕邵堯夫之爲人，所居號安樂園，邀師詣之，乞師一語，師曰：夫道以無心爲體，以忘言爲用，柔弱爲本，清靜爲基。節飲食，絕思慮，靜坐以調息，安寢以養氣。心不馳則性定，形不勞則精全，神不擾則丹結。然後滅情於虛，寧神於極，不出戶庭而妙道得矣。韓謝曰：大道鴻蒙，無所叩詰，今聞至論，得其門而入矣。二十二年十二月，師行化於文登。漁者譚氏之婿于公輩，焚網於琅琊，因召風迴雪霽，海市忽見之應。士大夫有借蘇東坡海市詩韻以贊之者，師亦繼作焉。金蓮堂水素鹹苦，師臨井呪之，其甘如醴，郡人號曰靈液，構亭立碑，以記其異。師在文登七寶庵，門人鑿井九尺而大石障之，師乃示洞中仙詞云：穿鑿須加二尺深，甘泉自有應清吟。鑿之一尺八寸，泉自湧出。師一日謂門人曰：今日當有非常之喜。乃歌舞自娛。俄有報云：壬寅十二月晦日，孫仙姑化於河南府。嘗爲門人說內天地云：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人膈之上爲天，人膈之下爲地。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上沖下和，氣自圓矣。又說四體用云：行則措足於坦途，住則凝神於太虛，坐則勻鼻端之息，卧則抱腹內之珠。又聯句云：水中焰迸三丹結，火裏蓮生一性圓。學道男兒無我相，修真烈士没人情。石女吹簫鸞鳳舞，泥牛入海虎龍和。玲瓏玉姹敲龍角，惺灑金童跨虎腰。此類甚多，蓋道人身中事也。師還海上，初祖師嘗立五會，師至則重闡焉。至寧海，一日爲向屠者劉清舉及在家夢中事云：計汝二十餘年，所殺定數亦已足矣。若不改業，必入無間獄。清悉焚屠猪之具於郭外。二十三年四月，師欲往芝陽高莊，半途遇者百餘人，或曰：海市從旦至午，見而未滅。曩者雖間有之，非清旦不可得而見也。今師之來，有此非常。里之漁者鞠斌、郭亨、樂周輩，不待勸誘，聚網焚於桑島。過午，復有龍車鶴駕，旌幢羽蓋之應，洪儒鉅筆，成海市感應集。下元日，文山九幽醮。師夜聞空中報云：重陽真人至。明日晡時，祖師青巾白袍，坐白龜於碧蓮葉上，龜搖其尾。衆會歡呼，拜於泥中。祖師迴身側卧，東南而去。九月晦日，與僧燭律師、士人范壽卿於城北三教堂焚香宴坐，鄆州王道師抱琴來鼓之。日昃，鄉人雲集，師作歸山操云：能無爲兮無不爲，能無知兮無不

知。知此道兮誰不爲，爲此道兮誰復知。風蕭蕭兮木葉飛，聲嗷嗷兮雁南飛。嗟人世兮日月催，老欲死兮猶貪癡。傷人世兮魂欲飛，嗟人世兮心欲摧。難可了兮人間非，指青山兮當早歸。青山夜兮明月輝，青山曉兮明月歸。饑餐霞兮渴飲溪，與世隔兮人不知。無乎知兮無乎爲，此心滅兮那復爲。天庭復有雙華飛，登三宮兮遊紫微。未幾，肆筆書委形贊，其略云：大哉登真，路人青冥。麟隨絳節，鳳捧朱輶。鳴鑾佩玉，履虛步雲。超受真誥，上登玉晨。蓋寓其歸真之意。十二月祖師降辰，醮于萊陽遊仙觀。師屢瞻於雲表，門人曹瑱問其故，曰：祖師并和公師叔至，當赴蓬瀛。于知一曰：緣事浩大，乞暫留於世。師云：堂堂歸去也，作個快活仙人。呼劉真一，囑曰：汝等望作神仙，須要積功累行，縱遇千魔萬難，慎勿退惰，然後可領吾言。我開眼也見，瞑目也見，疋來不在眼，但心中了然，則無所不見矣。談話夜將二鼓，風雨大雷震一聲，師東首枕肱而逝，是月二十有二日也。是夜，師叩酒監郭復中門，郭素不相信，出而邀之，索筆書頌云：長年六十一，在世無人識。烈雷吼一聲，浩浩隨風逸。書畢，告別。堅留之，即趨而去。又劉錫屋壁間留一頌，云：三陽會裏行功圓，風馬乘風已作仙。勸汝降伏龍與虎，自然有分亦登天。少頃，人云師已逝矣，方悟所見皆師之陽神也。經七日，神質不變，遂葬于遊仙。初，師在崑崙紫金山東華庵，傍有大松數十，枝葉變白，半載不青，師嘆曰：松之白，殆爲我乎。二十四年正月，長生主醮於昌陽。十八日巳午間，進士徐紹祖等見空中卿雲鸞鶴，變態飛舞，不可名狀，重陽雲冠絳服，丹陽三髻素衣，現於雲際，移時乃去，遂碑記之。二十五年，邑人疑陝西徒衆盜去仙骨，萊陽宰劉公啓棺視之，貌如生。乃更衣於金玉堂，而復葬之。

譚處端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譚處端》 師初名玉，字

伯玉。後名處端，字通正，號長真子，蓋祖師授之也。世爲寧海人，以金太宗天會元年三月一日生。生而骨相不凡，六歲偶墮井，其家人急救之，則安坐水上。出之，無所傷。又所居遺火，巨棟折於卧榻前，師方熟寢，呼而起之，神情自若，人已知其爲異。既入學，記誦敏給，同輩罕及。十歲學詩，一日其所親指木架葡萄，令作詩，有云：「朝行上青龍架，見者人人仰面看。衆喜其醞藉。長而倜儻不事邊幅，以孝義見稱。其於經史，靡不涉獵，尤工諸草隸。因醉卧雪中，即感風痺之疾，自知非藥石可療，乃暗誦北斗經以求濟急。夢大帝橫空，師飛起取之，則諸星君坐其上，師拜其下。恍然而覺，自是歸道之心遂決。世宗大定七年，聞祖師在馬丹陽家，徑往，乞備門弟子列。祖師留宿庵中，時嚴冬在候，藉以海藻而不任其寒。祖師展足令抱之，少頃汗出，如置身甌中。黎明以盥手餘水滌其面，宿疾頓愈。由是願推誠心，終身事之。他日，妻嚴氏怪師不歸，就詰其所以，師遽離之。祖師復嘉其勇斷，遂授以祕訣，立今名號。又贈詞，有達真譚玉之語，其許可也明矣。八年，從祖師隱崑崙之煙霞。九年，從至黃縣廬山延真觀。觀有盧真君出世之迹，師於玉皇殿西壁題詩，有杳杳鸞輪去不迴，鸞驂鶴馭破雲堆之句。是歲冬，從祖師遊梁。十年春，祖師蟬蛻於王氏旅邸，同丹陽輩負仙骨葬於終南之劉蔣村，治喪三年。十四年，復關東，至洛陽朝元宮，題詩云：「紫詔師真歸去後，未知孰繼大羅仙。朝元宮寔朗然子登真之所，故迤邐至懷之。修武有張八哥者，如狂如癡，識者以爲有道。一日唱言於市，曰：「來者譚先生，神仙之總管也。後居新鄉府君廟之庵，因往獲嘉縣，尋復寓衛州北關邸中。新鄉之廟官溫六，忽夜見庵中燈火熒然，竊視之，則師面火獨坐。溫拜於前，師微答，不言而出。溫待久不至，迹之而不知所在，急呼道衆，白其事。衆令朱四者詣衛質之，主人曰：「先生自至，未嘗出也。朱迴，告其衆，乃知其陽神也。十五年，乞食於磁州二祖鎮，一狂徒問：「爾從何來？遽以拳擊師之口，尋致血流齒折，而容色不變，吐齒於手，舞躍而歸於邸中。見者咸怒，欲使訟于官。師但云：「謝他慈悲教誨。時丹陽在關中，聞而贊之曰：「一拳消盡平生業。師家所見，其有如此。十六年，至洺州白家灘，一農夫病累月，治療無方，夢中遇一道者，軀幹魁偉，與之紅藥，服之立愈。次日見師，愕然曰：「此夢中賜藥之師也。欲以物酬，師不領而去。嘗與潯州

王四郎者同合寸金丸，師之所分，治無不效，王之所分，效十四五。互易之，其效與否如前。始知非獨藥之神，亦道氣法力之神也。十七年，過高唐縣，以茶肆吳六者奉待往來道侶甚勤，乃遺龜蛇二字懸其肆，初不知其爲譚師真也。一日，鄰舍失火，多所延及，而吳肆獨存。人以二字同純陽真人辟火符，蓋純陽嘗留題於博興縣之酒館，縣被火，其館不災。辟火符，時人謂之耳。又乞食宜村，過渡新船就功，將實諸水，聚人而挽之，力不能動。師因助之，應手而去。是後凡僧道渡者，水工願設手焉。東遊抵陽武縣北，夜起，見北斗交換，星如車輪。亟呼道衆觀之，其星尚如鷄卵，動搖未定，久之復故。自後，師念聖號甚謹。衛州淇門鎮石孔目問師持念之故，師云：「衆亦宜念，今歲當有大水之災。衆莫之省，是年河決王洪埽。二十年，復西遊至同州西里庵，門人求親筆，輒書龜蛇二字，筆力遒勁，有龍蛇盤屈之狀。凡求書者，亦多以二字與之。蓋預指歸期，人初不悟，至乙巳四月一日仙蛻，始應焉。二十一年，師在華陰純陽洞，瘡生於首，曰：「其將死乎。衆莫知所對。良久曰：「今我未死，逮生於足則死矣。因示衆云：「六年煉盡無明火，十載修成換骨丹。湛湛虛堂無挂礙，已知跳出死生關。又云：「恰十年來學得癡，騰騰兀兀任東西。欲詢風子修行事，垢面鬚頭火滅時。復至洛陽朝元宮之東，得隙地數畝，築庵居之。二十五年，夢遇重陽、丹陽，報以仙飛之期。即令門人預營葬事，適足生瘡，遂書長短句云：「交泰一聲雷，迸出靈光萬道輝。龍遇迅雷重脫殼，幽微射出，金光透頂飛。一性赴瑤池，得與丹陽相從隨。顯見長真真妙理，無爲湧出，陽神獨自歸。書畢，曲肱而逝矣。大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贈長真雲水蘊德真人。有《水雲》前後集，行于世。

劉處玄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劉處玄》 字通妙，長生

其號也。金熙宗皇統七年七月十二日，生於東萊之武臣莊。其先九世，孝友相繼。宋太宗太平興國間，朝廷旌其門閭，特免本郡諸役。其存恤親舊，賑贍貧乏，祖父皆有先世之風。母王氏，夜夢白衣翁呼出西南，指之，有玉樹而四枝，枝各有一金葉。令取其一，曰：他日必生異人。意將取之，其葉自墜於手。視之，則金蟬飛起，而復投於口中，翁失所在。十有三月，師乃生，是夜紫氣二道從太基山橫貫其家。師自幼而孤，事母以孝聞。母亦有棲隱之志。太基在武官南二里許，山之陽有道士谷，乃光州太守鄭道昭成道之所，師嘗盤桓其間。弱冠，母欲議娶。師以素有學道之志，竟弗許。金世宗大定九年春，於鄰居壁間人所不及處，得二頌，其墨尚濡，末句云：武官養性真仙地，須作長生不死人。是歲九月，祖師與其徒丹陽、長真日東而來，師與母俱往參謁。祖師一見，問之曰：汝解壁間語否？師不言，四人相視而笑，正所謂目擊道存之妙也。祖師遣之詩云：釣罷歸來又見鰲，已知有分列仙曹。鳴榔相喚知子意，躍出洪波萬丈高。乃授以名號。未幾，從祖師遊梁，與馬譚丘三子俱。一日，祖師以詩示四子，有我趁蓬萊先禮師之句。又云：我之辭世之語，已留長安灤村呂道人家。十年，祖師羽化，師與三人同負柩歸葬終南，廬於墓側三年，各聽所之。因與長真東入洛陽，長真居朝元，師居中土地廟，不語者三年。俄遷城東北雲溪洞，徒衆日集，忽指地云：中有井三。鑿之二丈餘，得知下貫泉源。人問何以知之，曰：曩世所居也。二十年，師指庵右馮氏園曰：此我身後之緣。四十年，園之松柏死，灑水西流，其地當不售而得。乃磨一碑埋於中，云：此緣興而碑立。明年，東之萊。迨長春真人西游，道出雲溪，門人陳其遺言。其後東海郡侯大安二年運粟，有司得長生觀額。至宣宗興定三年，四十年矣。馮氏鬻其園圃，蔡清臣以白金百兩得之。請師之門人于離峰住持，官伐松柏爲樓櫓之用。又架雲橋，取灑水，經觀西流以護城。師之言，於斯皆驗。師既至萊，築庵居之。二十二年，復居武官。於是玄風大振，四方受教者日益衆。師遂註道德、黃庭、清靜等經。是年，丹陽自關中來，師盛服見之。丹陽責其侈，師辯之曰：予聞修行之人，日消萬兩黃金。丹陽曰：日消萬兩黃金，正好粗衣淡飯。終薦證明萊州醮事。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丹陽羽化。明年正月，姜守靜請師主醮於昌陽。十八日巳午間，胡璋、徐紹祖等忽見瑞鶴盤繞空際，祖師雲冠

絳服，丹陽三髻，現於彩雲之上。四月十五日，登州醮，海市見於竹島。丹陽既歿，師與玉陽同主葬事，守墳百日，乃使門人張順真等持書詣洛，請長真主教。一日謂順真曰：教門之事，不在於我。丹陽得遊仙，吾得朝元。後寄書中有歸逝之語，兼委掌教事。是年五月早，登郡守請師祈雨，海市復見於竹島。明日，丹陽現於應仙橋之西北，是日雨足。二十九年，師嗣長真主教。章宗明昌二年，駙馬都尉出鎮萊州，見歸向者甚衆，而不見有異於人，疑之，命尉司樂武節追捕下獄。俄頃，市人見師於城南，與道友接談如平日。鄭押獄王受事亦見之，意師逃出。往視獄中，師方熟睡。二人驚駭，具所見以白，亟令出之。又濰州溫迪罕明威來見，留之三日，告之曰：汝可速歸，汝庵欲壞矣。既歸，其庵無故，人以病卒。承安二年冬，召赴闕，勅寓天長觀。問以玄旨，所對皆合上意。臣庶見者，無不敬焉。就禮部給觀額五，曰靈虛，曰太微，曰龍翔，曰集仙，曰妙真。明年三月，得旨還山，大興靈虛之緣。吳六先高明遠者，憚師嚴厲，密謀他日。師令郝命清諭之曰：我不了道，而且性急，請別尋師友。二人相視而語曰：我輩在心之事，師能知之。遂謝罪。赤脚劉先生得疾，一月不愈，來乞早逝。師振杖言曰：汝向時有一年背道之愆，世則以功準過，陰理則功過各受其報。前日之愆，一年可準。今既相遇，一月亦可也。劉因自誓，而疾頓愈。泰和二年，主濱州醮。正月中旬，小雪初霽，古城壕水復冰，上現瓊葩玉樹，不啻千數，若珊瑚之狀尤多，又杏花約及二千。其小枝攢臥者，殆不可勝計。觀之者皆曰：常人至誠，尚可動天地，感鬼神，況有道之士乎，有此感應也宜矣。同知東京留守事劉昭毅、定海軍節度使劉師魯，致政之後，與師往來甚相得。三年正月，一公請講師弟禮，師謝曰：公等皆當代名臣，深荷顧遇，吾將逝矣，不足爲公等友。輒示頌云：正到崢嶸處，何如拂袖歸。我今須繼踵，迴首反希夷。二公覽之愴然。是月二十八日，大師溘王請主醮，稟師所赴之期，師云：越八日。二月六日，師羽化，乃八日也。師魯哭之以詩云：與君晚歲得相親，相對忘形略主賓。日望師來虛正寢，忽驚仙去泣同人。聞溪聲憶廣長舌，見山色思清靜身。從此誰爲林下客，靈虛寂寞鎖深春。時春秋五十有六。大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贈長生輔化明德真人。有《太虛安閑仙集》《般陽》《大成》《大同》《神光》《至真語錄》等集行于世。

丘處機

綜 述

《元史·釋老傳·丘處機》 丘處機，登州棲霞人，自號長春子。兒時，有相者謂其異日當為神仙宗伯。年十九，為全真學于寧海之崑（崑）〔崑〕山，與馬鈺、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同師重陽王真人。重陽一見處機，大器之。金、宋之季，俱遣使來召，不赴。

歲己卯，太祖自乃蠻命近臣札八兒、劉仲祿持詔求之。處機一日忽語其徒，使促裝，曰：「天使來召我，我當往。」翌日，二人者至，處機乃與弟子十有八人同往見焉。明年，宿留山北，先馳表謝，拳拳以止殺為勸。又明年，趣使再至，乃發撫州，經數十國，為地萬有餘里。蓋蹠血戰場，避寇叛域，絕糧沙漠，自崑崙歷四載而始達雪山。常馬行深雪中，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既見，太祖大悅，賜食、設廬帳甚飭。

太祖時方西征，日事攻戰，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為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為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欲為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錫仙翁，以瘳朕志。」命左右書之，且以訓諸子焉。於是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一日雷震，太祖以問，處機對曰：「雷，天威也。人罪莫大於不孝，不孝則不順乎天，故天威震動以警之。似聞境內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導有衆。」太祖從之。

歲癸未，太祖大獵于東山，馬踏，處機請曰：「天道好生，陛下春秋高，數畋獵，非宜。」太祖為罷獵者久之。時國兵踐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無所逃命。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於戰伐之餘，由是為人奴者得復為良，與濱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中州人至今稱道之。

歲乙酉，熒惑犯尾，其占在燕，處機禱之，果退舍。丁亥，又為旱

禱，期以三日雨，當名瑞應，已而亦驗。有旨改賜宮名曰長春，且遣使勞問，制若曰：「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六月，浴于東溪，越二日天大雷雨，太液池岸北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鱉盡去，池遂涸，而北口高岸亦崩。處機嘆曰：「山其摧乎，池其涸乎，吾將與之俱乎！」遂卒，年八十。其徒尹志平等世奉璽書襲掌其教，至大間加賜金印。

傳 記

陳時可《長春真人本行碑》（《甘水仙源錄》卷二） 師長春子，姓丘氏，諱處機，字通密，登州棲霞人。幼聰敏，日記千餘言，能久而不忘。未冠學道，遇祖師重陽子于崑崙山之煙霞洞，祖師知其非常人也，以金鱗頌贈之，遂執弟子禮。尋長生劉公、長真譚公、丹陽馬公，皆造席下，相視莫逆，世謂之丘劉譚馬焉。大定九年，從祖師遊梁。明年，祖師厭世。十有二年，師泊丹陽公護仙骨歸終南，葬于其故里。師乃入磻溪穴居，日乞一食，行則一簞，雖簞瓢不置也，人謂之簞衣先生，晝夜不寐者六年。既而隱隴州龍門山七年，如在磻溪時，其志道如此。道既成，遠方學者咸依之，京兆統軍夾谷公奉疏請還祖師之舊隱。師既至，構祖堂輪奐，餘悉稱是，諸方謂之祖庵，玄風愈振。二十八年春，師以道德升聞，徵赴京師，官建庵于萬寧宮之西，以便咨訪。夏五月召見于長松島，秋七月復見。師剖析至理，進瑤臺第一層曲，眷遇至渥。翌日遣中使賜上林桃，師不食茶果十餘年，至是取其一啖之，重上賜也。八月得旨還終南，仍賜錢十萬，表辭之。爾後復居祖庵。明昌二年東歸棲霞，乃大建琳宮，勅賜其額曰太虛，氣象雄偉，為東方道林之冠。泰和間，元妃重道，遙禮師禁中，遣道經一藏。師既居海上，達官貴人敬奉者日益多，定海軍節度使劉公師魯、鄒公應中二老，當代名臣，皆相與友。貞祐甲戌之秋，山東亂，駙馬都尉僕散公將兵討之，時登及寧海未服，公請師撫諭，所至皆投戈拜命，二州遂定。己卯之冬，成吉思皇帝命侍臣劉仲祿持詔迎師，明年春啓行。夏四月道出居庸，夜遇羣盜于其北，皆稽顙以退，且曰無驚父師。是年十月，師在武川進表，使回復，有勅書，促師西行，稱之曰師，

紀事

曰真人，其見重如此。又明年春，踰嶺而北，壬午之四月甫達印度，見皇帝于大雪山之陽。問以長生藥，師但舉衛生之經以對。他日又數論仁孝，皇帝以其實，嘉之。癸未之三月，車駕至賽藍，詔許師東歸，且賜以驢禮。師固辭曰：臣歸途萬餘里，得駟騎館穀足矣。制可其奏，因盡蠲其徒之賦役。師之馳傳往返也，所過迎者動數千人，所居戶外之屨滿矣，所去至有擁馬首以泣者，其感人心如此。及入漢地，四方道流不遠千里而來，所歷城郭皆挽留。八月至宣德，元帥邀師居真州之朝元觀。明年春，住燕京大天長觀，行省請也。自爾，使者赴行宮，皇帝必問神仙安否，還即有宣諭語，嘗曰：朕所有地，其欲居者居之。繼而行省又施瓊華島為觀。兵革而來，天長已殘廢，島尤甚，師葺之，工物不假化緣，皆遠邇自獻者。三年一新。師之在天長也，靜侶雲集，參叩玄旨，旁門異戶，靡不向風。每醮輒鶴見。癸惑犯尾宿，師禳之即退舍。早魃為民虐，師祈之則雨應。京人歸慕，建長春等八會，教行四方。丁亥之五月，有旨以瓊華島為萬安宮，天長觀為長春宮，且授使者金虎牌，持護教門。六月二十有三日，雷雨大作，太液池之南岸崩裂，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鱉悉去，北口山亦摧。人有亦是報者，師莞爾而笑曰：山摧池枯，吾將與之俱乎。七月四日，顧謂門人曰：昔丹陽公嘗記余曰：吾歿之後教門當大興，四方往往化為道鄉，公正當其時也，公又當住持大宮觀。其言一一皆驗，吾歸無遺恨矣。俄而示疾，數如偃中，侍者止之，師曰：吾不欲勞人，汝等猶有分別在，且偃寢奚異哉。七日，提舉宋道安輩請師登堂，慰會眾之望。師曰：吾九日上堂去。及是日，留頌葆光而歸真焉，春秋八十。明年七夕前一日，將葬，羣弟子啓棺視之，師儼然如生。道俗瞻禮者三日，日萬人，悉嘆異之。九日醮畢，闕仙蛻于白雲觀之處順堂。師誠明慈儉，凡將帥來謁，必方便勸以不殺人。有急必周之，士有俘于人者必援而出之。士馬所至，以師與之名，脫欲兵之禍者甚眾。度弟子皆視其才何如，高者挈以道，其次訓以功行，又其次化以罪福，罔有遺者。故其生也，四方之門人丹青其像事之。其歿也，近者號慕，遠者駿奔，如考妣焉。及其葬也，會者又萬人。近世之高道，福德兼備未有如師者。師於道經無所不讀，儒書梵典亦歷歷上口。又喜屬文賦詩，然未始起藁，大率以提唱玄要為意，雖不事雕鐫，而自然成文，有《磻溪》、《鳴道》二集行于世云。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丘處機》 是年五月，元

太祖聖武皇帝自奈蠻國遣侍臣劉仲祿請師，其制略曰：七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內為一統。是以南連蠻宋，北接回紇，東夏西戎，悉稱臣佐。任大守重，懼有闕政。且夫剗舟刺楫，將以濟江河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朕踐祚以來，勤心庶政，三九之位，未見其人。伏聞先生體真履規，博物洽聞，探賾窮理，道沖德著，有古君子之遺風，抱真上人之雅操。今知猶隱山東舊境，朕心仰懷無已。山川懸闊，有失躬迎之禮。朕但避位側身，齋戒沐浴，選差近臣備輕素車，不遠數千里，謹邀先生暫屈仙步，不以沙漠遠行為念。或憂民當世之務，或恤朕保身之術，令朕得親仙座。惟先生將咳嗽之餘，但授一言，斯可矣。八月，仲祿抵燕。聞師在萊州，又得益都安撫司吳燕、蔣元等，願以二十騎從行。至益都，其帥張林助以駟騎。次維州，得清河尹公。十二月，送至東萊，傳所以宣召之旨，師慨然許行。庚辰正月間，弟子選可以從行者，得一十八人。二月入燕，行省石抹公館於玉虛觀。仲祿先遣人馳奏，師亦奉表以聞。四月，作醮於太極宮，師登寶玄堂傳戒。有鶴自西北來，焚簡之際，一簡飛空，五鶴翔舞其上。明日，師北行，道出居庸，遇羣盜，皆稽顙以退，且曰：毋驚師父。五月，至德興寓龍陽觀。中元日，醮，午後傳戒。眾露坐，暑甚，須臾雲覆其上，狀若圓蓋，移時方散。觀中井水僅給百眾，至是汲之不竭。八月，太傅移刺公請居宣德之朝元觀。公構聖殿及祖堂，欲畫其壁，時當十月，畫史以寒辭。師不許，曰：鄒律尚能回春，況聖賢有所扶持耶？畢工，果無沍寒之阻。是月，進表者曷刺迴，有詔曰：勅真人丘師：省所奏，應召而來者，惟師道逾三子，德重多方，命臣奉厥，玄纁馳傳。訪諸滄海，時與願適，天不人違。兩朝屢詔而弗行，單使一邀而肯起，謂朕天啓，所以身歸，不辭暴露於風霜，自願跋涉於沙漬。書章來上，喜慰何言。軍國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誠云可尚。顧川途之雖闊，瞻几杖之非遙。爰答來章，可明朕意。秋暑，師比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又

勅：仲祿無使真人飢且勞，可扶持緩來。其禮敬如此。辛巳二月，道友錢行於西郊，至有擁馬首而泣者，曰：師去萬里外，何時復舊瞻禮？師曰：三載歸矣。五月朔，抵陸局河，日食之。既七月，至阿不罕山，鎮海來謁，言前有大山高峻，廣澤沮陷，不可以車。留門弟子宋道安九人，立樓霞觀。率趙虛靜輩，輕騎以行。中秋日，抵金山白骨甸，皆云此地天氣陰黯，魑魅魍魎爲祟，過者必以血塗馬首厭之。師笑曰：道家何憂此。過之，卒無所見。抵陰山，王官士庶道釋數百來見，師因問其故俗，乃曰：景龍三年楊何爲大都護，有德政，惠及後人，於今賴之。十一月，至邪迷思干大城之北，太師移刺國公及蒙古師等，載酒以迎。大設幃幄，因駐車焉。太師以回紇歎食，復多盜賊，恐變生不測。師曰：道人任運逍遙以度歲月，白刃臨頭猶不足畏，況盜賊未至而預憂乎？且善惡兩途，必不相害。衆遂安。冬，居等端氏之新宮。壬午三月上旬，阿里鮮至自行宮，宣諭仲祿、鎮海曰：惟汝二人，護從真人來，仍勅萬戶播魯，只以甲士千人衛之。過鐵門，達于行，在舍館定人見。上勞之曰：他國徵聘皆不應，今遠逾萬里而來，朕甚嘉焉。對曰：山野詔而起者，天也。咨訪焉，上重其誠實，設二帳於御臣之東以居之。約四月十四日，及期有山賊之報，上欲親往，改卜十月望吉。師乞還舊館，上曰：再來，不亦勞乎？師曰：兩旬可矣。上又曰：無護送者。越三日，命宣差楊阿狗督回紇酋長一千餘騎從行，由他路迴。五月，達邪迷思干，諸官迎師入館，時重五日也。師既還館，館據北崖，俯清流十餘丈，溪水自雪山來，甚寒，仲夏炎熱，就軒風卧，夜則寢屋顛之臺。六月極暑，浴溪中。師之在絕域也，自適如此。其館中賓客甚少，每以經書遊戲，有詩云：北出陰山萬里餘，西過大食半年居。遐荒鄙俗難論道，靜室幽嚴且看書。七月，遣阿里鮮奉表詣行宮，稟論道日期。八月七日，得上批答。八日，即行，太師相送數十里。二十二日，田鎮海來迎。及行宮，上遣鎮海問曰：便欲見邪？且少憩耶？師曰：人見是望。既見，賜渾酪，竟乃辭。上曰：師每日來就食可乎？師曰：山野修道之人，惟愛靜處。上令從便。二十七日，車駕北迴，在路屢賜葡萄酒、瓜、茶等。九月，巔渡航橋而北，師奏話期將至，上召大師阿海。其月既望，是夕上設庭燎虛前席以延之，大師阿海阿里鮮入侍，上問以至道。師曰：夫道生天育地，日月星辰，鬼神人物，皆從道生。人止知天大，不知道之大也。輕清者爲天。天，陽也，屬火。重

濁者爲地。地，陰也，屬水。人居其中，負陰而抱陽，故學道之人，知修煉之術，去奢屏欲，固精守神，惟煉乎陽。是致陰消而陽全，則昇乎天而爲仙，如火之炎上也。其愚昧者，以酒爲漿，以妄爲常，恣情逐欲，耗精損神，是致陽衰而陰盛，則沉於地而爲鬼，如水之流下也。修真者如轉石上山，山愈高而進愈難，跬步顛沛，前功俱廢。以其難爲，舉世莫之爲也。道人修真煉心，一物不思，如太虛止水。水之風息也，靜而清，萬物照之，燦然悉見。水之風來也，動而濁，曷能鑒萬物乎。本來真性靜如止水，眼悅乎色，耳好乎聲，舌嗜乎味，意著乎事。此數者續來而疊舉，若飄風之鼓浪也。道人治心之初甚難，歲久功深，損之又損，至於無爲。道人一身爾，治心猶難矧。夫天子富有四海，日覽萬機，治心豈易哉。但能節色欲，減思慮，亦獲天祐，況復能全戒者乎。古之人以立嗣而娶，嗣立而戒欲，則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而不動心。蓋人生四十以上，血氣漸衰。陛下春秋已高，宜修德保身，以介眉壽。論以服藥獨卧之理。藥爲草，精爲髓。去髓添草，譬如囊中貯金。以金易鐵，久之金盡，囊之所存者鐵爾，夫何益哉？服藥者何以異此，飲食居處，珍玩貨財，亦當依分，不宜稍過。四海之外，所有國士誠衆，奇珍異寶其產雖多，然不如中原天垂經教，治國治身之術爲之大備，屢有異人成道昇天者。山東河北，天下美地，多出良香美蔬魚鹽絲枲，以給四方之用，自古得之爲大，所以歷代有國者，惟重此地爾。今盡爲陛下所有，奈何兵火相繼，流散未集。宜選清幹官爲之規畫，量免稅賦，使軍國足布帛之用，黔黎復蘇息之期，一舉兩得，茲亦祈福之一端爾。苟授非其才，不徒無益，反爲害也。初，金國之得天下，以創起東土，中原人情尚未諳悉，封劉豫於東平，使經營八年，然後取之，亦開創之良策也。山野微陳梗概，其用之捨之，惟在宸衷之斷而已。上悅，令左右書之於策，此其大略也。其詳見《慶會錄》。翌日，上問以震雷事，對曰：山野聞國俗，夏不浴於河，不浣衣，不造氈，野有菌則禁其採，畏天威也。然非奉天之至道。嘗聞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今聞國俗於父母未知孝道，帝宜教戒之。上集太子諸王大臣，諭以師前後之語，且云：天俾神仙爲朕言此，汝輩各銘於心。神仙之名始於此矣。癸未二月七日，因人見而辭，上曰：少俟三五日，前日道語有所未解者，朕悟即行。上獵東山，射一大豕，馬踏失馭。豕傍立不敢前。左右進馬，遂罷獵。師聞之，入諫曰：天道好生，今聖壽已高，宜少出獵。墜馬，天戒也。豕不敢前，

天護之也。上曰：朕已深省，以騎射少所習，雖未能遽已，神仙之言在我衷焉。自是乃簡出。三月七日，又入辭，制可。而所賜備極豐腆，皆辭之。授尊重安慰之旨，以寵其歸。因命阿里鮮護師東行，送者皆泣別。至阿不罕山，過棲霞觀。至五月中，師不食，但飲湯而已。衆諮之曰：師奚疾？師曰：予疾非爾輩所可測，聖賢琢磨故爾。是夕，尹清和夢人謂之曰：師之疾，公輩勿憂，至漢地當自愈。六月晦抵豐州，宣差俞公請止其家，奉以湯藥，輒飽食，是後如故。衆相謂曰：清和之夢驗矣。至雲中，阿里鮮欲招諭山東，請與清和行，師曰：天意未詳，雖往何益。阿里鮮再拜曰：若國王臨以大軍，生靈必遭殺戮。師曰：雖救之不得，猶愈於坐視也。從其請。八月至宣德，居州之朝元觀，河朔州府王官將帥以書疏來請者若輻輳，然師答云：王室未寧，道門先暢，開度有緣，恢弘無量。郡方帥首志心歸向，恨不化身分酬衆望。甲申二月朔，居縉山之秋陽觀，燕京行省石抹，咸得不宣差使宜劉仲祿，各持疏懇請住太極宮，許之，乃度居庸。初，師之出武川也，衆請還期，師曰三載歸，至是如其言。

雜錄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二《丘處機》 是後道侶雲集，

玄教日興，乃建八會：曰平等，曰長春，曰靈寶，曰長生，曰明真，曰平安，曰消災，曰萬蓮。求法名者日益衆，常以歌頌示之。時復出遊故園瓊華之上，從者五六人，宴坐松陰。或自賦詩，或相屬和。夕陽在山，澹然忘歸。乙酉春，師折梨花一枝，持賜寧玄居士張公去華。公重其賜，瓶以養之。至秋結實二十有四，無異其樹之生者，時以爲祥。去華乃誠明之父也。師之寓意，微矣哉。延祥觀枯槐一株，師以杖邊而擊之，云：此槐生矣。及今榮茂，他槐莫及。九月初，宣撫王楫以熒惑犯尾宿，主燕境災，將醮以禳之，問所費，師曰：一物失所，猶懷不忍，況闔境乎。比年民苦徵役，公私交困，我當以常住物給之。但令衆官齋戒，以俟行禮。醮竟之夕，宣撫喜而賀曰：熒惑已退數舍，我輩無復憂矣。師之德感，何其速哉。師曰：予何德，祈禱之事，自古有之，但恐其不誠爾。丙戌五月，京

教史人物總部·宋遼金元部

師大旱，行省請師主醮。雨乃足，僉曰神仙雨也，名公碩儒皆以詩賀。丁亥五月，復旱，在京奉道會，衆請作醮。師徐謂曰：我方留意醮事，公等亦建此議，所謂好事不約而同也。仍云：一日爲祈雨醮，二日爲賀雨醮，三日中有雨，是右醮家瑞應雨。過三日，非醮家雨也。或曰：天意匪易度，師對衆出是語，萬一失期，能無招衆口之訾也？師曰：非爾所知也。後皆如師言。是月，門人王志明至自秦州，奉旨改太極宮爲長春，瓊華島爲萬安宮，仍賜以虎符。凡道家事，一委神仙處置。六月，師不出，明日雷雨大作。人報云：太液之南岸崩裂，水入東湖，聲聞數十里，鼃黿魚鱉盡去，池遂枯涸，北口山亦摧。師初無言，良久笑曰：山摧池枯，吾將與之俱乎。七月四日，師謂門人曰：昔丹陽嘗授記於予，云：吾歿之後，教門大興，四方往往化爲道鄉，道院皆勅賜名額。又當住持大宮觀，仍有使者佩符乘傳幹教門事。此乃功成名遂，歸休之時也。丹陽之言，一一皆驗，吾歸無遺恨矣。九日，登寶玄堂，留頌云：生死朝昏事一般，幻泡出沒水長閑。微光見處跳烏兔，玄量閑時納海山。揮斥八紘如咫尺，吹噓萬有似機關。狂辭落筆成塵垢，寄在時人妄聽聞。書畢而逝，春秋八十。便宜劉仲祿揮涕而嘆曰：真人入觀以來，君臣道合，離闕之後，上意眷慕，未嘗少忘。今師既昇化，速當聞奏。自是四方赴喪者，哀慟如喪其親。戊子三月朔，清和建議爲師構堂於白雲觀，期以七月九日大葬。六月霖雨，皆慮有妨。七月初，廓然晴霽。及啓棺，容色如生，觀者如堵。三日，藏仙蜕於堂，異香芬馥者移時。既寧神，大雨。宣撫王楫會葬，自爲主盟，親榜其堂曰處順。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師之歌文，有《磻溪鳴道集》行於世。

王處一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三《王處一》 寧海東牟人，

三五

玉陽其號也。金熙宗皇統二年壬戌三月十八日，母周氏夜夢紅霞繞身，驚寤，是日乃生。甫七歲，嘗氣絕仆地，移時方蘇。母驚問曰：汝何爲而若是？曰：但知熟寐，不知其他。師因悟生死之理。一日偶至山中，遇一老人坐大石，謂之曰：子異日揚名帝闕，爲道教宗主。遂摩頂令去。又嘗聞空中人問云：汝識我否？對曰：未識也。曰：我玄庭宮主也。是後狂歌謾舞，冬寒跣足單衣，顏色不變。忽作頌自歌云：爭甚名，競甚利，不如聞早修心地。自家修證自前程，自家不作爲羣類。弱冠，或告以婚事，笑而不應。世宗大定八年，師在文登牛仙山庵居，人告以祖師至，即詣全真庵，請爲門弟子。祖師知其爲玄門大器，遂從其請。二月晦，從祖師至崑崙煙霞洞，乃授以正法及今名。其母拜祖師，亦願學道，師知其貞潔，以德清名之，號玄靖散人。九年四月，師在鐵查山，祖師與丹陽輩數人自文登將歸寧海，取道龍泉。時日方熾，祖師執傘而行，丹陽輩從之。其傘忽騰空而去，自辰及晡，墮於師庵之前。龍泉距查山幾二百里，柄內得今號。又曰傘陽子，此字祖師撰之也。暨有七人之名，師在馬譚劉丘之次。故祖師有云：傘竹通爲七個人，以應金蓮之七數也。又云：結竹金丹出頂上，五光射透彩雲棚。九月，祖師西邁，師隱於雲光洞，常臨危崖，翹足駐立不移者數日，人以鐵脚仙人目之。師九年煅煉，心地開明，是後數往來於齊魯間。二十二年秋。居寧海，丹陽真人來自關中，同宿於金蓮堂，從容謂師曰：重陽祖師不遠數千里，提挈吾儕，吾儕殊無以報，不愧於心歟。且得道之士苟利其身，功不及物，恐非弘濟之旨，誠欲光昭先師之德，莫若彰玄應而福生靈。公今抱道藏器而獨善其身，無乃不可乎？師曰：且道無同異，緣有行否，先生道備一身，德光四海，使天下之人望風而敬服者，無他，是道興而緣行也。今貧子緣之未行，姑猖狂以混世耳。丹陽然之。二十七年，世宗徵赴闕，凡所應對，大副宸衷。館於天長觀者久之，上聞有以鴆酒害師者，遣使詢其酒之所自來。雖至再三，終不之告，但託疾而已。上聞，益深嘉嘆。乞還山侍親，從之。二十八年二月，復詔至闕，建修真觀，賜金書篆額，俾居焉。二月，主萬春節醮事。八月，得旨歸，仍賜金帛鉅萬，辭不受。十二月，上弗豫，遣使召師，師謂使者曰：何來之晚，恐不及重睹聖顏矣。明年春，逢哀詔於涿郡，固辭東還。章宗承安二年七月，徵見於便殿，問以養生之道。師以無爲清靜，少

私寡欲爲對。又問性命之理，師言：內丹之說，以心運氣，是皆無爲自然，斡旋造化，玄元至道不爲而成者也。上曰：非朕所得而議。乃問以治國及邊境事，所對莫不允合上心。又謂曰：先生凡有所問而必知之，何也？師曰：偶然爾。上曰：毋讓朕，願聞之。師曰：鏡明猶能鑒萬物，而況天地之鑒，無幽不燭，何物可得而逃，所謂天地之鑒，自己靈明之妙也。上嘆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其兆必先。先生之謂也。明年春，奏母氏壽垂九袞，乞還侍養，上賜觀額及體玄大師號，物禮甚厚。三年癸亥，上命亳州太清宮兩主普天醮事，具戒度爲道士者千餘人。得遇師之降日，門人畢集。師之母曰：我今年耄，如何得歸。師言壽期或在今秋之七月也。母因有不貪生，不懼死之語，及期得疾，師乃速營葬事。凡二十有五而逝。逝之日，人皆聞異香馥郁，筦絃清雅，移時方止。北京按察使前參政字木魯公久佩師旨，訓名尊道，凡與師遇，或預言雨降之期，或告以後會之處，歷歷皆應。一日詣聖水致懇而言曰：尊道於神仙但聞其名，自遇師之後，凡伸祈禱，必垂嘉應。行止會遇，示以預知，深愧塵凡不能從雲水之游，事與願違，徒增悵然也。七年，元妃施道經一藏，驛送聖水玉虛觀。觀之山洞前有大石，斜出數丈俯其下，過者懼懾。一日，集衆謂之曰：大石今宜去之。鎚鑿具舉攻之數日，師問云：幾何？對曰：百分之一爾。師笑曰：汝等安能去此。遂躬詣其傍，運鎚三擊，聲若雷霆，響震岩谷，其石乃墮，見者莫不悚然。貞祐四年，文登令溫迪罕龜壽，迎師歸縣之天寶觀。明年四月二十三日，師語門人曰：羣仙已約我矣。言訖，沐浴冠帶，焚香朝禮十方，乃辭世。師之歌詩，有《雲光集》行于世。大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贈玉陽體玄廣度真人。先是，明昌改元，重五日萊陽縣劉植以無嗣告，師曰：公富而好禮，未應絕也，然吾稟之上蒼。六月望日詣其居，而植爲置具，師曰：特來送嗣，豈可以常酒相待耶？庫之西北，所封者妙醞也。植往索之，得煮酒一器。師曰：不惟此酒，嗣亦如之。索紙書一頌，後批四四應真四字。明年四月十有四日而生子。乞名，師曰：已與之矣。植良久曰：四四則人所共知，應真二字是其名否？師曰：是日純陽降世，非應真乎。遂名之。至於叱遲金愈歷年之疾，爲潘信起兇徒之死，卧凍雪於趙實之門，復鳴鷄於羌仇之架，冬單衣而弈棋，瓶無底而貯酒，傳道則有山鳴谷吼之應，書符則有鬼

怪潛出之靈，此類甚多，是皆師應世之迹，具載別記，茲不備錄焉。

郝大通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三《郝大通》 字太古，寧海

人，廣寧其號也。金熙宗天眷三年正月初三日生，世爲宦族，郝朝列之從弟。少孤，事母甚孝。嘗夢神人示以周易祕義，由是洞曉陰陽律曆、卜筮之術。厭紛華而樂淡薄，隱德於卜筮中。世宗大定七年，祖師至寧海，見其資稟高古，所習不凡，遂以背坐之機感發之，翌日晚，於朝元觀付以二詞，言下領悟，如走萬里迷途，一呼知返，蓋其根本知覺分上，夙有薰染之力故耳。既接言論，其相與固結，日深一日。八年三月，從祖師至崑崙煙霞洞，請列門弟中而求法焉。祖師乃名之曰璘，道號恬然子，仍以弊衲去其袖。界之曰：勿患無袖，汝當自成。蓋傳法之意也。今之名號，自言游鳳翔路中偶得之。師在文登，常携瓦罐乞食。經半載，誤觸之碎。祖師別賜之題頌於其上云：撲碎真灰罐，却得害風觀。真待悟殘餘，有個人人喚。九年秋，馬譚劉丘四師從祖師西去，留師與玉陽居查山。後玉陽以師不立苦志，忠告而勸激之，師遂西訪四師。四師方廬於祖師墓，喪禮終，師欲與同處。聞譚長真激以隨人脚跟轉之語，明日遂行至岐山，遇神人，復授以易之大義。十五年，坐於沃州橋下而不語，常爲小兒輩戲，累磚石爲塔於頂，囑以勿壞，頭竟不側。河水泛溢而不動，而亦不傷。如是者六年。其所守蓋如此。真定少尹郭長倩過之，下車致拜禮，所贈甚厚。覬師一顧，終不能得，嗟異而去。二十二年，居真定，每陞堂講演，遠近來聽者常數百人。有問答歌詩、周易參同演說圖象，總三萬餘言，目曰《太古集》。後至咸平，與高士王繪賢佐遊。賢佐相從亦常十數人，占筮之應十得八九，師則無不應者，由是賢佐輩皆神之，請當師席而受其祕義，賢佐因之名動闕庭。師嘗欲作易圖，遽然索筆。其徒范圓曦以粥熟告，師

曰：速持來，我方得意。筆入手，一朝揮三十圖。至於天長預告侯子真之火，恩州夜入王鎮國之夢，人休咎，道之行否，兵革所臨之期，凡有言之於其前，莫不驗之於其後。史館張邦直子中所謂警動人之耳目，其徒往往能道之，故不著云。東海郡侯崇慶元年十二月三十日仙蛻於寧海先天觀，春秋七十有三，前此三年，令預修葬事，及期果然。大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贈廣寧通玄太古真人云。

孫不二

傳記

秦志安《金蓮正宗記》卷五《清靜散人》 仙姑者，孫忠翊之幼女

也，家世寧海。初，母夢七鶴毳毼舞於庭中，良久六鶴飛去，獨一鶴入于懷中，覺而有娠，乃生是女。性甚聰慧，在閨房中禮法嚴謹，素善翰墨，尤工吟詠。既笄，適馬氏生三子，皆教之以義方。適大定丁亥冬，重陽先生來自終南，馬宜甫待之甚厚，仙姑未之純信，乃鎖先生於庵中百有餘日，不與飲食，開闢視之，顏采勝常，方始信奉。仍出神入夢，種種變現，懼之以地獄，誘之以天堂，十度分梨，六番賜芋，宜甫遂從師入道，仙姑尚且愛心未盡，猶豫不決，更待一年，始拋三子，竹冠布袍，詣本州金蓮堂禮重陽而求度。先生贈之詩曰：分梨十化是前年，天與佳期本自然。爲甚當時不出離，元來只待結金蓮。仍賜之法名曰不二，道號曰清靜散人，授以天符雲篆祕訣而已。重陽乃南歸汴梁而委蛻焉，丘、劉、譚、馬負其仙骨，歸葬終南，仙姑聞之，迤邐西邁，穿雲度月，卧雪眠霜，毀敗容色而不以爲苦。逮壬辰之春首，亦抵京兆趙蓬萊宅中，與丹陽相見，參同妙旨，轉涉理窟。丹陽乃贈之以《鍊丹砂》曰：奉報富春姑，休要隨予，而今非婦亦非夫。各自修完真面目，脫免三塗鍊氣莫教羸，上下寬舒，綿綿似有却如無。箇裏靈童，調引動，得赴仙都。仙姑謝而受之，相別東西，各處一方，鍊心環堵。七年之後，三田返復，百竅周流。遂起而

東行，遊歷洛陽，勸化接引，度人甚多。一旦書《卜算子》云：握固披衣候，水火頻交媾。萬道霞光海底生，一撞三關透。仙樂頻頻奏，常飲醍醐酒。妙藥都無頃刻間，九轉丹砂就。書畢告門人曰：師真有約，各赴瑤池，仙期至矣。沐浴更衣，問左右曰：天氣早晚。皆對曰：卓午矣。遂結跏趺，奄然端坐而處順焉，顏色如生，香風滿室，瑞氣繚繞，低覆原野，終日不散，時壬寅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也。當此之際，丹陽方居寧海環堵之中，仰而視之，見仙姑乘五色祥雲飄飄然在空中懸之中，笑而言曰：吾先歸蓬閣矣。丹陽聞之，拂衣而起舞，因作《醉仙令》以自慶云。

劉志玄《金蓮正宗仙源像傳》 仙姑姓孫名不二，號清淨散人，寧海人也，生於宋徽宗宣和元年己亥正月初五日。父曰忠顯，母夢六鶴飛舞於庭，一鶴飛入懷中，覺而有娠，乃生仙姑。性聰慧，嚴禮法，長適州之馬宜甫，即丹陽先生也，生三子，曰庭珍、庭瑞、庭珪。大定七年閏七月，重陽抵寧海，築全真庵於南園。十月初，重陽於庵鑲環。明年正月十一日出環，仙姑夫婦悟分梨十化之教。二月初八日，宜甫棄家從道。九年重五日，仙姑詣金蓮堂，師重陽出家。重陽乃贈以詩，為立今名號，遂授以道要。其冬，重陽携馬、譚、劉、丘四師遊汴梁。明年春，聞重陽仙化，四師舉仙輓歸終南之劉蔣，仙姑就金蓮堂居環。大定十五年夏，仙姑西入關，致醮祖庭，未幾即出關，遊洛陽，居風仙姑洞，接引弟子甚衆。二十二年壬寅十二月二十九日，忽沐浴更衣冠，問弟子天氣早晚，對曰：卓午矣。遂援筆書《卜算子》云：握固披衣候，水火頻交媾。萬道霞光海底生，一撞三關透。仙樂頻頻奏，常飲醍醐酒。妙藥都來頃刻間，九轉丹砂就。書畢，謂弟子云：吾今歸矣，各善護持。乃趺坐而化。時丹陽在文登七寶庵，忽拂衣起舞，歌《醉仙令》，謂門人曰：今日有非常之喜。衆叩其故，丹陽曰：孫仙姑今日已仙去。明年春，報者至，云仙姑於是日返真於洛陽矣。有詩詞行於世。元世祖皇帝封號清淨淵貞順德真人，武宗皇帝加封清淨淵貞玄虛順化元君。

贊曰：離俗超塵，探玄究妙。鐵板尋真，箴籬靈照。九還功就，幾載坐忘。蓬萊歸路，笑倒丹陽。

雜錄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六《孫仙姑》 仙姑孫氏，名不二，號清靜散人，寧海豪族孫忠翊之幼女也。金太祖天輔二年戊戌春，母夢七鶴毳毼，舞于家庭。一鶴漸入于懷，覺而有娠，至三年己亥正月五日乃生。生而聰慧，柔淑真懿之態，挺乎自然。擇配之時，父忠翊聞煉師無夢讚馬宜甫有真仙之材，遂妻之。而生三子，咸教以義方。宜甫以家鉅富，常濟人貧乏，仙姑必承順而輔之。世宗太定七年丁亥，重陽祖師自終南來，化宜甫泊仙姑入道，構全真庵以居之。夫婦敬之若神，事之若君。嘗畫一骷髏，志期夫婦之從化，題之以頌云：堪笑人人憂裏愁，我今須畫一骷髏。生前只會貪冤業，不到如斯不肯休。仙姑始然未純信。是冬，祖師誓鎖庵百日，約五日一食。宜甫親為供送，屢示神變，權以化之十回。拯於地獄，警三業之為愆十度。十以交梨，示九丹之妙用。又賜之以芋栗，告之以道戒。以見其留連貨產之汨沒，始終不悟，一日見祖師大醉，徑造其宅，卧於仙姑寢室。姑責其非禮，怒鎖之門，使家僕呼宜甫於市而告之。宜甫曰：師與予談道不離几席，寧有此事。至家開鎖，其室已空。窺所鎖之庵，祖師睡正濃矣。姑始生敬信。又一日，祖師復畫天堂一軸，示之曰：果能出家，決有此報。後一載己丑夏四月，郡人周伯通捨宅為金蓮堂，邀祖師、丹陽等住持。重五日，仙姑拋棄三子，屏絕萬緣，詣堂以期開度。是旦祖師逐丹陽出堂，姑至，令燒誓狀於道前，賜名不二，號清靜散人，仍贈以詩云：分梨十化是前緣，天與佳期本自然。因甚當時不出離，元來只待結金蓮。祖師導之上街乞化，令別作庵以居，繼傳道要。時仙姑年五十一矣。是年秋，祖師挈丘劉譚馬歸汴梁，翌年祖師昇仙。十二年壬辰，丹陽歸仙樞於終南劉蔣，乃祖師結庵之地。襄事既終，丹陽持服守墳，尸居環堵十六年。丙申，仙姑亦過潼關，將以參同至理而決疑情。丹陽作《浪淘沙》以寄姑，姑致禮遙謝。二處環庵，行其所傳，東遷洛陽。有風仙姑者，俗呼小二娘。按進士王宇作姑銘序云：風仙姑始自皇統關西，來寓東周，不顯姓氏壽，亦不言何處人，以語音較之，似秦人也。

乞食度日，垢面鬚頭，以穢污身而遠世魔。晝則徜徉於塵市，夜則棲泊於荒祠。不起愛憎，不言非是。無爲淡泊，任性自然。蓋內修仙道，外隱仙蹤，而能信口放言以暢玄旨。有云：綠葉漫天長，黃花滿地開。千里覓不得，萬里捉將來。又曰：油盡盞乾燈自滅，隨風却見剔燈人。若此語言，不可殫錄。仙姑至洛陽，依而居焉。風仙姑之居有二洞，命仙姑居下洞，己居上洞。常積磚石於前，凡男子過下洞者，必以磚石擊之，而外魔不能作障。加之訓獎，則六年道成。行化度人，而歸向者甚衆。嘗作《卜算子》示衆云：握固披衣，候水火頻交媾。萬道霞光海底生，一撞三關透。仙樂頻頻奏，自飲醞酬酒。妙藥都無，頃刻間九轉丹砂就。二十二年壬寅季冬晦日，忽謂門弟子曰：師真有命，當赴瑤池，期即至矣。遂沐浴更衣，問曰：左右以天道時刻。對曰：午刻矣。命具紙筆，寫頌以遺世云：三千功滿超三界，跳出陰陽包裹外。隱顯縱橫得自由，醉魂不復歸寧海。書畢，跣趺而坐，奄然而化。香風散漫，瑞氣氤氳，竟日不散。時丹陽居寧海環堵中，聞仙樂駭空，仰而視之，見仙姑乘彩雲而過，仙童玉女旌節儀仗擁導前後，俯而告丹陽曰：吾先歸蓬島矣。逮大元辛丑春，京兆總管田侯將葬重陽祖師仙蛻。清和宗師偕祖庭諸師，泊總管僚屬，於終南縣李舍人莊創慶真觀，首發仙姑之墳，移葬于觀之金蓮堂，永爲十方女冠歸依之所。甲辰歲，奉朝命改觀爲宮。至元己巳正月，褒贈清靜淵貞順德真人。

和德瑾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三《和德瑾》 玉蟾子姓和名德瑾，秦州甘泉人。嘗爲州吏，未嘗取非義財。日與一道者談玄笑飲，後道者臂梟而來，曰：此禽怪哉，眼大而不識人。玉蟾子不悟其旨。忽道者以惡疾而殂，玉蟾子備禮葬之。不數旬，有老嫗踵門而謁曰：昔亡道者，

吾子也。奈老無依何？玉蟾子贈之金帛，嫗曰：但得發壙，一視吾子，誠無憾矣。玉蟾子率鄰里與嫗發壙開棺，失屍所在，惟存贈嫗金帛。迴視嫗，亦失焉。由是感悟，棄家人山。後遇至人，得九還金液之妙。游終南山，行其所傳，日益精進，以至沖和周密，妙用通神，逮重陽王君遇真，遂結爲仙林之友，莫知所終。

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上 師姓和氏，名德瑾，秦州甘泉縣人。天姿整秀，志學之歲，攻事翰墨及冠隱。身爲刀筆吏，然處事中正。以道存心，未嘗取非義財。遇高人勝士，靡不參請。天德間以部掾出身，方將遊仕宦途。忽一道者過門，師延至家，酌酒談玄，大適其意，少焉而去。他日道者復至，臂擎一梟，謂師曰：此物雖許大眼，了不識人。師乃悟爲異人，因問其鄉里姓字，不告而往。後月餘道者復來，身染厲疾，止於其家。膿血汙穢，殆不可近。師爲召醫，百療不效。經歲乃殂，師備禮葬之。又數月一老嫗詣門，泣且告曰：老身有兒，性嗜雲水，不事家業。近知遊居貴宅，特來相尋。師告以病殂，嫗慟哭不已，曰：老身與兒，止是二口。兒今既死，何所託身。師請以母禮事之。一日嫗曰：吾欲啓壙，一睹兒面，雖死無憾。懇告再四，師爲發塚，但空棺而已。中有祕旨一幅，老嫗亦失所在。師嘆曰：吾今遇真仙，尚汨沒塵壙中，果何爲也。由是黜妻棄子，易衣入道。時聞重陽祖師亦遇真，居終南，乃往參同。大定三年，於劉蔣村結茅，與靈陽李公三人同處。既而心地圓通，大得其妙。七年丁亥，重陽東遊海上，師與靈陽共居暢道。十年庚寅春，馬譚劉丘四真將至，師及李靈陽時寓終南太平宮。留錢於貨羹之家，謂曰：今日當有丘劉譚馬四仙客至，可善待之。良久四人果至，貨羹人邀之曰：公輩豈非丘劉譚馬邪。四人相視而笑曰：汝何由知之。曰：和李二師已留羹錢矣。四子嘆異，食畢往見，忻然相得。師嘗命畫工寫真，憑虎而睡，衆莫能曉。秋九月初師忽覺道體違和，丹陽命長春侍。疾至十四日，儼然順化。四子葬于劉蔣菴側。畫憑虎睡者，乃預表歸期在寅年也。升仙之後，有臨潼張公久患風疾。衆醫莫效，將屬續之際，夢師至門，告以治療之方。問其姓名，曰：吾終南和玉蟾也。覺而其疾少愈。用其所告之劑，疾果頓差。張就菴設齋建亭，以酬其惠。謚曰：玉蟾普明澄寂真人。今祖庭石刻尚在。

李靈陽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三《李靈陽》 靈陽子姓李，名字俱不聞，京兆人也。爲人沈默寡慾，學問該博，而樂仙道。遇道者授神仙抱一符火大丹之訣，頓拋塵俗，朝修暮煉。積之歲年，至乎大妙。與玉蟾、重陽二子爲終南林泉之友。嘗謂重陽子曰：子他日道化九圍，教行四海，非吾輩之可及。金世宗太定己丑，重陽携四真人入汴，有詩寄云：和公與李公，首先一志三人同。逮重陽登真，丹陽挈丘劉譚三子來謁。一日，二君預留錢於終南食肆，曰：今日有仙客丘劉譚馬者至，則待之。四師至食，人道姓以邀之。丹陽笑曰：公何知予等姓氏？曰：和李二仙君預有付囑，故知之。時二君泊太平宮，四子食畢，就宮參謁，自此真門之下，咸以師叔稱之。

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上 師姓李氏，京兆終南縣人。

聰明特達，學問淹該。天德間遇異人點化，自是落魄，不問家事。視富貴若浮雲，遠名利如桎梏。徜徉泉石，以道自樂。輟光晦迹，素厭人知。故終身不告人名字，里人但以李真人呼之。至大定三年，與重陽祖師泊玉蟾和公同結茅于劉蔣居之。其於鉛汞龍虎之學，多賴重陽指授。七年丁亥夏重陽東遊海上，師與和公止居劉蔣修身接物。重陽至汴，寄之以詩云傳語。和公與李公首先一志，三人同其爲交契可知矣。迨十年春重陽升仙于汴梁，丘劉譚馬四真人關，待二師以叔禮。是年秋玉蟾亦假化，師與衆真同處。二十八年春正月長春丘君奉詔赴闕，拜別之際師囑曰：重陽謂汝必能大開玄教，今其時矣。萬一善自保愛，來春鶴馭早還，吾專俟汝爲喪主。秋八月長春得旨還終南，是冬盤桓山陽淮洛之間。明年春二月西歸，過鄆郊秦渡鎮，道衆請留數日。先旬日前師無恙，絕粒不食，衆問之，曰：汝輩無慮吾，惟待喪主而已。即遣人促長春亟歸。既至，拜於榻前，

即賜之墨。長春悟其旨，命匠造棺。未及成，師已順化，時三月初一日也。長春以禮葬于菴側之仙塋，敬謚曰：靈陽輝耀演真人。

皇甫坦

綜述

《宋史·方技傳下·皇甫坦》 皇甫坦，蜀之夾江人。善醫術。顯仁太后苦目疾，國醫不能瘳，詔募他醫，臨安守臣張偁以坦聞。高宗召見，問何以治身，坦曰：「心無爲則身安，人主無爲則天下治。」引至慈寧殿治太后目疾，立愈。帝喜，厚賜之，一無所受。令持香櫛青城山，還，復召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禁諸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帝歎服，書「清靜」二字以名其菴，且繪其像禁中。荆南帥李道雅敬坦，坦歲謁道。隆興初，道入朝，高宗、孝宗問之，皆稱皇甫先生而不名。坦又善相人，嘗相道中女必爲天下母，後果爲光宗后。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三《皇甫坦》 字履道，皇甫其氏也。其世代地里莫詳，或云嘗居臨淄，及瑕丘，得三避五假之術。後逖迹於蜀之峨嵋。一夕行風雪中，忽聞人呼曰：子有道氣，吾當度子。先生一顧，見一道人卧茅檐下，令先生與之抵足而睡。覺暖氣自足而達，泱身徹頂，如在春風和氣中。比曉，其人振衣拂袖而去。先生詢其姓字，但云他日來靈泉相尋。先生後往靈泉觀求之，見唐隱士朱桃椎畫像，蜀人稱妙通真人，方知所遇乃朱真人也。先生一日與一道人偕行，復遇妙通於途，授以冬瓜一截、葱數莖，曰：前去伺我城中酒肆。如其言而往，抵暮及關。視瓜輒爲人首，而葱則髮也，水所需衣皆血痕。關吏執之，併錄其

同行者。先生獨以身任咎，初不辯所從來，遲明將以解府，瓜葱如故，衣血亦亡。官吏驚異，慰諭而遣之出，則妙通已伺於戶外。笑曰：子真可教也。乃烹瓜對酌，遂授以虛坎實離之旨。復引泛舟，舉杖擊水以示，波平復擊。如是數次，顧曰：會麼？先生唯唯而已。遂傳內外二丹之訣。自是隨在修持，寒暑諠寂，不問平居多宴，坐而不寐，兩足外踝皆平偃。一日見頂門有珠光焰。因歌曰：山頭紅日出，藥苗新，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識者以爲丹成之驗。方周游海內，救人利物以積功行。宋高宗紹興二十七年，顯仁皇太后得目疾，國醫不能療。忽夢黃衣道人長髯廣耳，太后問：能醫眼否？曰：能。太后曰：若醫得我眼明，即是我師父也。覺而異之，以語高宗，皇帝有詔物色之。時先生南遊，自稱眼醫。臨安守張偁見畫像，以先生惟肖，遣人求得於建康，遂以名聞。召對便殿，問何以治身，先生對曰：臣之治身，猶陛下之治天下也。心無爲則身安，帝王無爲則天下治。上善其言，即白太后。明日宣入，與俱至慈寧殿。先生敬爲皇太后嘘呵布氣，良久翳開目明，認見先生，喜曰：真昨夢中所見師父也。由是宮中皆呼先生爲師父仙。詔位有甄娘娘，病瘥累年，踴而後能步，太后命先生亦爲布氣，即釋跣而行。及將還山，留一扇於禁中，曰：有發寒熱者，以此扇之，當差。未幾宮中多患瘧，用之皆驗。陸辭之日，兩宮賜賚甚厚，先生止受香茶衣服而已。上亦高之。因其行，命賚御香致禱於青城山丈人觀。訖事，還詣安靜觀焚香，即妙通之舊隱也。遂奏請重新觀宇，且贊其像曰：靈泉真人，兩蜀鍾秀。馬溪道成，茅茨賦就。歷世救物，示迹不有。惟我知師，再拜稽首。明年，迴至忠州仙都觀。平都山巔有巨栢，雷震枯死二十年矣。先生呵氣祝之，不逾月枝葉再榮。王從道記其事，刊於石。繼而上遣使賜手詔慰勞，且召之曰：先生清標孤映，寄迹物外，秣糠塵俗，嘯詠煙霞，信可樂也。去秋爲別，俯仰周歲，興懷晤言，馳神緬邈。計青城會友於元覽，白雲遂無心於帝鄉也。秋涼甚邇，不知何日可相見，願早踐言，則騎氣御風，冷然無難行。且湘雲橫素，桂子吹香，燕館超然，下風問道，虛懷結想久矣，專此爲問。殘暑在序，益保清虛。先生得詔即行，比至，賜紫衫皂衫絲履，令閤門引見。從容問長生久視之道。先生對以清虛寡慾爲先，先損諸欲，莫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上嘉嘆久之，曰：真人也。由是傳聞中外，競以真人

稱之。他日，又問。先生對曰：仙人道士非有靈，積精累氣以成真。深契聖意，嘉嘆再三，曰：此其所以爲真人也。因書其語于扇以賜。仍寫道德、黃庭、陰符經賜焉。時姑蘇數道僧亦聞道之士，召至。先生已在座。初不相識，道僧人長揖萬乘，而見先生即拜。賜坐，辭。問其故，曰：仙階有高下，真人在上，我不敢坐。強之，乃坐於地。後先生乞還山，上留過郊祀。時久雨，上以爲慮，問於先生，以必晴對。及將宿青城，復遣問焉。先生進詩曰：夜靜天中星歷歷，曉來壇上月娟娟。皇圖鞏固中興業，帝祚遐昌億萬年。至夜果晴。上命爲先生設幕次嘉會門，賜香燭飲食，以御前金器排辦。駕迴，先生起居太上式車，顧而微笑。即日宣押賜宴，先生因賦每蒙天一笑，遂與物爲春之詩。上大喜。尋復乞還山，上固留，不可，乃命築庵廬阜以便於宣召。又繪先生像，御題其上，爲皇甫真人像，而贊之曰：皇甫高士，眉宇列仙。以道興世，孰計其年。閑雲在空，孤鶴行天。掀髯一笑，同乎自然。封以錦囊，命內侍省都知張某去爲持示先生。復携入，留禁中。後移置於德壽宮道院，太后賜金爲建庵費。先生提所著道袂辭曰：只此便是臣庵，無所事金。卒不受。太后乃命幹辦御藥院董仲永袖金潛置於先生卧榻而去。啓行見之，即封付臨安府繳納。比至廬山，太后復遣幕士仰立寶金就賜先生，復固辭。尋降付江州，令鬻錢以給。先生不得已而乃用。太后旨意建普天大醮二壇，祈福皇帝仍普及生靈。復以餘錢繳納，太后不許，即命兩府曹勛白雲處士鄭守寧以其錢仍益金爲先生置兩莊於山之南北，北曰銅盤，南曰丹桂，收歲人以接待雲水之士。先生始遂築庵于蓮華洞，撥雲游之士而居焉。孝宗皇帝隆興元年，太上皇御札詔先生曰：自退處別宮，日以頤神養志爲事。思見風采，款親道話。幸早命駕，少同閑適。專信奉迓，用伸至懷。既至，宣見於康壽殿，乃命館于西湖顯應觀西齋堂。以兩府曹勛館伴宣對，錫宴至數次。後先生遊天台，康壽殿產靈芝。復遣兩府傳宣撫問，賜沈香二百兩，并以畫芝草扇親書御贊于上賜之。乾道改元初，方遊武當。上皇遣德壽宮使臣陳球宣召，追及於襄陽。繼命兩府曹勛迎勞於道。乾道二年二月至行在所，復命館伴於顯應觀，明日即宣入，賜宴。又明日幸其館，命登御舟泛湖游園。後屢侍燕，間談修真之旨。遂賜御書靈寶度人經，壽聖皇后書清靜妙經。孝宗初登位，嘗傳旨宣問先生，迴奏凡百言，大略請審刑德，割嗜慾，推

衛生之理以爲治。至是引對內殿，賜曲燕，宣勸至數十爵，仍賜內府香茶。乾道三年上皇元命之歲，欲致禱于灊山及廬阜、青城，謂先生精誠足以感格，即命捧兩宮御香，以御舟津送至九江。逮至青城，焚香始祝，黃龍爲見。初，欽宗靖康之難，兩府曹勛自燕京持徽廟御札迴，至黃河無舟，夜遇先生於河濱，束葦筏與俱渡。至岸，僵且死。先生然葦以燎之，良久乃蘇，問姓名，不告。曰：朱真人以公爲安社稷計，故令我來渡公，後三十年當見公於錢塘。言訖而別。及先生應召與之相會，語及舊約，兩府追記風貌，感泣下拜，待以師禮。其贈先生詞有云：自嘆孤身早歲，黃河渡口蒙情。蓋序前事也。上皇知之，故每有宣問迎勞館伴，必屬之。先生建閣寶藏所賜御書，上皇賜名紹興煥文之閣，亦命兩府書榜。先是，廬阜庵成，道流聚食日衆，而汲水於澗以爲苦。先生一旦荷鍤引人廝庵側之地，不一二尺，有泉涌出石隙間，清冽而甘，亢旱不涸。及赴召，上皇偶詢山居之事，因以奏聞。壽聖皇后在坐，曰：先生在處，必有神物護持也。上皇即命爲神泉，御書二字以賜。乾道九年，御賜御書清虛之庵四字爲門額，仍歲賜勅牒度道士以奉香火。先生前後四赴召命，自上皇退居德壽，恩眷益加。每至，宴勞外，賜上尊珍膳無虛日。先生再還自青城，掃迹朝市，惟德壽宮歲時遣問不絕，屢遣中使至山宣喚，皆力辭不赴。淳熙五年秋，忽言：我將遠適，不可不辭太上皇。治裝欲如行在所，中輟不行。九月二十三日，遂口授詞旨，令門人作遺奏以進。凡士夫道釋與厚善者，亦具辭書。明日晨興，沐浴更新衣，至日中陞堂集衆，焚香取御書并宣賜衣物付弟子輩，曰：我將遊乎無何有之鄉，此太上皇所賜，當留以鎮名山。汝等向後接續住持，代相傳授，寶而藏之，毋違吾訓。又曰：道不負人，大家努力，珍重珍重。語已拱手垂足，坐於繩床而化。三日不斂不倚，容色紅瑩，髭髮如漆。入龕，身猶柔暖。於是弟子曹彌深、謝守灝等，與其徒二十有四人，以十二月壬辰，奉遺蛻藏于庵側之左隴，從遺訓也。初，治壙得白蟾於數仞之下五色土中，又得古斷碑，有冷翠凌舟四字。將窆之夕，天燈下燭，比曉方沒。會葬者二千餘人。乃發緋，有仙鶴隨之，盤旋其上，窆已乃去。

羅晏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三《羅晏》 羅赤脚名晏，閬中人。少時遇異人，携以出，歸而有所悟解。宋徽宗宣和中，或言於朝，賜封靜應處士。張魏公宣撫陝蜀，延致軍中。金虜攻擾鳳關，精銳迭出。大將吳玠禦之，殺傷相當，猶堅持不去，公以爲憂。羅曰：相公勿恐，明日虜遁矣。有如不然，晏當伏斧鉞以受誤軍之罪。明日果引去，公始敬異之。連奏，號太和冲夷先生。好游漢州，每至必館於王志行朝奉家。王氏傳三世見之矣。其事志行夫婦禮甚敬，曰：吾前身父母也。高宗紹興六年丙辰，蜀大饑，志行買妾於流民中，姿貌甚麗。羅見而駭曰：此人安得在公家留之，稍久得禍，將不細，當爲除之。命煮水數斗，取竈下灰一籃，喚妾前，以巾蒙其首，而注湯於灰上，煙氣勃勃然，妾即仆地，蓋枯骨一具也。羅曰：渠來時經女僮否，今安在？曰：在某處。亟呼之，俟且至，則又以巾蒙枯骨，復爲人形，舉止姿態與初時不異。遂付與僮而取其值。志行從弟志舉登第歸，羅見之他所，授以書一卷，緘其外，戒曰：還家逢不如意事則啓之。及家，三日而聞母訃。試發書，乃畫一官人，綠袍騎馬，前列賀客，最後輿一柩，凶服者隨之哭。廣都龍華寺，宇文氏功德院也。羅與主僧坐，忽起曰：房令人來。僧驚問：何在？曰：人祠堂矣。僧謂其怪誕。明日宇文氏中信至，其妻房氏正以前一日死。嘗往揚州鎮，館於陳氏，夜如廁，奔而還曰：異事異事。適四白衣人踰牆垣入圃中，陳氏皆懼，羅曰：無預君事，明晨當知之。及旦，圃人告羊生四子。紹興三十年，在鹽亭得疾，寓訊如溫江，求迎於李芝提刑家。李遣數僕來，羅病良愈，即上道行，戒其僕曰：自此而左，惟金堂路近且易行，然吾不欲往，願從廣漢或他塗以西，幸無誤。僕諸退而背其言，乃抵古城鎮。及溫江而卒。蜀人以爲年一百七十八歲。

薩守堅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四《薩守堅》 南華人也，一云西河人，自稱汾陽薩客。少有濟人利物之心。嘗學醫，誤用藥殺人，遂棄醫。聞江南三十代天師虛靜先生及林、王二侍宸道法之高，欲求學法，出蜀至陝，行囊已盡。方坐石悶，忽見三道人來。薩問此去信州遠近，道人問所欲，薩云：欲訪虛靜天師，參學道法。道人曰：天師羽化矣。薩方悵悵，一道人云：今天師道法亦高，吾與之有舊，當為作字可往訪之。吾有一法相授，日間可以自給。遂授以呪棗之術。曰：呪一棗可取七文，一日但呪十棗，得七十文，則有一日之資矣。一道人云：吾亦有一法相授。與之棕扇一柄，曰：有病者則搗之，即愈。一道人云：吾亦有一法相授，乃雷法也。薩拜而受之，用之皆驗。一日凡呪百餘棗，止取七十文為日用，餘者復以濟貧。及到信州，見天師，投信，舉家慟哭，乃三十代天師親筆也。信中言吾與林侍宸、王侍宸遇薩某，各以一法授之矣，可授以未盡之文。薩由是道法大顯。嘗寓某處城隍廟數日，太守夢城隍告之曰：薩先生數日寓此，令我起處不安，幸為我善遣之。太守至廟，逐薩使去。薩行數十里，遇人舁豕往廟酬願，薩以少香附之，曰：去酬願畢，為置爐焚之。其人如誡，迅雷一聲，火焚其廟，更不延燒民居。越三年，薩至某渡，無操舟者，舉篙自渡，置三文錢於舟中以償渡金。因掬水浣手，見一人鐵冠紅袍，手執玉斧立於水中，薩訶之曰：汝乃何人，速見形。其人立於側曰：我王善，即某州城隍也，昨真官焚我廟，我家三百餘口無依，我實無罪，訴于上帝。帝賜玉斧，令我相隨，遇真官有犯天律，令得便宜施行後奏。我隨真官三年，并無犯律者，今日渡舟，真官乃置錢舟中，則真官無可報之時矣。今願為部將，奉行法旨。薩曰：更相從三年，亦只如是。薩遂奏玉帝，擢為部將。每有行持，報應若響。嘗有詩云：道法於身

不等閑，尋思戒行徹心寒。千年鐵樹開花易，一日酆都出世難。又詩云：言清行濁休談道，不顧天條法謾行。但依本分安神氣，何慮仙都不掛名。真人得道後，遊閭中，一日端坐而化。

趙麻衣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四《趙麻衣》 趙麻衣，不知何許人也。唐僖宗時黃巢盜起，麻衣避於終南山，見道人數十居山間，麻衣無所得食，願為傭役，由是有所遇而得道。宋高宗建炎初，始來遊青城山。久之，乃入成都玉局化。以簾條為屋而居，常服麻縷百結之衣，人因號為麻衣。形體如槁木，而骨不露，神采湛然。畫出，見凡草木之立者，行掇之。暮歸，則掇橫於道。人莫究其意，亦不見其有所飲食也。人有具酒茗邀之，或不顧，或為留以飲。餘者授人，人飲之，覺芬冽異常。麻衣時時言及五代及本朝事，臺臺有條理。或窮詰之，則於皮上取圓覺經示之曰：盡在是矣。達官貴人招之，未嘗往也。或云五代嘗為兵，已而免，去帖尚存。平生黧黑。一旦跌坐而化，尺宅肢體潔白如玉然。

劉居中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四《劉居中》 劉居中，京師人。少時隱於嵩山，居山巔最深處，曰控鶴庵。初與兩人同處，率一兩月輒下山覓糧，登陟極艱苦，往往躋攀葛藟，窮日力而至。兩人不堪其苦，

皆舍去，獨劉居之自若，凡二十年。遭亂南來。宋高宗紹興間，嘗召入宮，賜沖靜處士。後廬於豫章之東湖，每爲人言昔日事云：嵩山峻極處有平地，可爲田者百畝。別有小山巖岫之屬，常時雲雨只在半山間。大蜥蜴數百，皆長三四尺，人以食就手飼之，撫摩其體，膩如脂。一日聚繞盜邊各就取水，纔入口即吐出，已圓結如彈丸。積之于側，俄頃間累累滿地。忽震雷一聲起，彈丸皆失去。明日山下人來言，昨正午雨雹大作，乃知蜥蜴所爲者此也。又聞石壁間老人讀書聲，逼而聽之，寂然。既退，復爾。其後石壁摧，得異書甚多，陰陽方技，修真黃白之學，無所不有。既下山，獨取其首尾全者數篇，餘悉焚之。又嘗聞異香滿室，經日乃散，不知從來也。劉生於神宗元豐七年甲子，百餘歲矣。不知所終。

譙定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四《譙定》 字天授，涪州樂溫縣玉溪人。深於易學，隱青城大面山中得道。宋高宗建炎初，以經行召至揚州。欲留之講筵，不可，拜通直郎直祕閣致仕。今百數十餘歲。巢居險絕，人不能到，而先生數年輒一出，至山前，人有見之者。

《宋史·隱逸傳下·譙定》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學佛，析其理歸於儒。後學《易》于郭襄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郭襄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定一日至汴，聞伊川程頤講道于洛，潔衣往見，棄其學而學焉。遂得聞精義，造詣愈至，浩然而歸。其後頤貶涪，實定之鄉也，北山有巖，師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

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爲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即位，定猶在汴。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惟揚，寓邸舍，寔甚，一中貴人偶與隣，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

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上將用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敬定而不敢名，稱之曰譙夫子，有繪像祀之者，久而不衰。定《易》學得之程頤，授之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餘意者也。定後不知所終，樵夫牧童往往有見之者，世傳其爲仙云。

初，程頤之父珦嘗守廣漢，頤與兄顥皆隨侍，游成都，見治篋箍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篋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袁滋入洛，問《易》於頤，頤曰：「《易》學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於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不知所得何語也。

憲、勉之、滋皆閬人，時行、行成蜀人，郭襄氏及篋叟、醬翁皆蜀之隱君子也。

姚平仲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四《姚平仲》 隱青城大面山姚平仲，字希晏。宋欽宗靖康初，在圍城中，夜將死士攻敵營，不利，騎駿驟逸去。高宗建炎初，所在揭榜以觀察使召之，竟不出。孝宗淳熙甲午乙未間，乃有人見之於青城山丈人觀道院。年近九十，髭髯長委地。喜作草書，蓋已得成仙云。

蘇庠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四《蘇庠》 丹陽蘇養直，名庠。居後湖，暮年徙潤州太湖馬迹山。宋高宗紹興十四年甲子十一月中，病酒困卧，所使村童徐行者持謁扣床，曰：有客稱江宣贊，欲求見。視其謁云：惠州羅浮山水簾洞長生道人江觀潮。兩畔各寫詩一句，曰：富貴易逢日月短，此中難遇是長生。蘇悅其語，強起延之，客曰：羅浮黃真人黃真人，晉時爲惠州太守，棄官入羅浮山水簾洞，以君不欲世間聲利，姓名已書仙籍，命我持丹授君。蘇時年八十矣，應之曰：庠平生未識真人，又形骸已壞，何以丹爲哉。客曰：此非五金八石之比，蓋真人真氣所化也，服之無嫌。蘇視客，衣服侈麗類貴游，而言辭鄙俗無蘊藉，甚惡之，冀速去，曰：雖然，終不願得也。老病缺於承迎，當令兒曹奉陪。客曰：我專爲君來，君不欲丹，當復持以歸。但路絕遠，願借一宿，明旦晴即去，不然須少留也。不獲已，命館於松菊墅。時天久晴，五更大雨作。蘇憶昨日語，頗悔。亟邀致，具酒。未及飲，蘇曰：丹可見否？客喜，便於腰間篋中取授蘇，連云：且延一紀。藥僅如豆大，黃紫色，亦不作丸劑。客曰：困篤則服之，方可見效。凡身有疾，但敬想丹力所行，至即愈。餌此者當飛昇度世，若情欲未畢，故自延一紀壽，壽終亦爲仙官矣。酒數行，適既僕牽驢過前，客曰：此驢昔嘗爲人。叱令笑，驢即笑。又求青箬笠中鹽以飼之，祝曰：復爲人去。再叱令笑，又笑，坐皆驚異。又諭蘇畫真人像，蘇曰：其狀何如？曰：一神仙中人，服黃道衣，繫皂絲，著琴鞋，持水晶數珠，掛玉瓢於右帶。嘗有遇之於羅浮鐵橋懸崖雲霧間，服佩正如此。遂別去，約五年復來，來時君異於今日矣。蘇以丹并刺字置笥中，歲未盡五日，忽大病。至除夕，氣絕。家人以頂暖，不忍殮。及明，諸子記前事。發笥視之，藥故在。取投口中，即能起，灑然若無疾，飲啗自如。再令拾

刺字并丹貼，欲燒未飲之，不復見。後數日，長子如京口，以客言命圖黃像。像成，儼然江君也，始悟江即黃君云。蘇雖髮如霜，自是其半再黑。初，高宗建炎中，喪右目瞳子，至此瞭然。吳興陶安世聞其名，往訪之，得其所遭本末如此。後二十年，作書與鄉林向伯共云：吾可中聞異音，羅浮仙人期以數年相見，應盡便盡，餘不復較。十二月往茅山，別諸道友。元日，聚族歡飲達旦，披衣曳杖出門，曰：黃真人至矣。其行如馳。婢僕驚奔，僅能挽衣襟，已立化。未卒之前，洪慶善嘗以書求其近詩，答云：頃得方士神藥，奪命鬼手中，服食以來，識詩結字，無復餘習。慶善叙其詩文，實載此語。陶安世作記，甚備焉。

馮觀國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四《馮觀國》 馮觀國，邵武人。幼敏悟讀書，既冠，意若有所厭，即棄鄉里，遊方外。遇異人，得導引內丹之法。凡天文地理性命禍福之妙，不學而精。乃晦名氏，自稱無町畦道人。寓宜春二年，挾術自養。所言人吉凶及陰陽變化，盡驗。或有謂其醉飲狂怪者，觀國不與較，以詩謝云：踏徧紅塵四百州，幾多風月是良儔。朝來應笑頭陀叟，道不相侔風馬牛。又述懷詩云：落魄塵懷觸處然，深藏妙用散神仙。筆端間作龍蛇走，壺裏長挑日月懸。謾假人倫來混世，只將酒盞度流年。潛修功行歸何處，笑指瀛洲返洞天。餘詩尚多，皆脫塵離俗，人亦多莫能曉也。有瑞州上高縣麻塘李宣卿者，一夕約束門僕黃卷曰：明日要五更早起，看門外有何動靜來報。僕唯諾而去。次早凌晨，開門見門外甃上有一醉道人熟睡，喚之不應，遂通報宅堂。宣卿尋令扶起，請入書院少歇，令左右供給盥漱。畢即請相見，問其姓名，來自何方，並不答。但再索酒，急進巨觥，不計其數。又告饑覓飯，愈食愈不言飽。時宣卿故妻唐氏新葬，作庵已就，而未有住庵者，因領道人看庵。道人即欣

然肯住，遂給米炭等送之入庵。越三日往視，則所給米炭略不曾動。元送火種數塊，亦如故。問何故，曰：前日喫已飽矣。但夜寒覓紙衾，復與之。又一日入庵，則見所與紙衾已裂爲四，以青茆縛於床四脚。又問何故，答曰：寒從下上。後因酒間忽作詩曰：南北東西總是家，自知身命屬煙霞。只因貪戀一杯酒，誤却碧桃千樹花。人雖見其詩不凡，然時弄小術如今之撮藥者，又常喜顛酒，未免以等閑待之。久之，但聞姓馮，故衆呼之曰馮顛道。宣卿諸子一日入庵拜掃，竟不見道人何在，但見墳塋中霞光遍地，舉頭望之，只見道人坐于樹杪，仰面向天，吐氣而下，尋即光燦。或謂其能吸太陽精也。住庵凡十八年，多與宣卿諸子歡笑戲狎，或出言無狀，或就席顛倒，矢溺不禁。似此可厭者，諸子頗惡之。一夕，有倡女佐樽，諸子飲方樂，道人突入席間，少醉。所爲及亂。席散，諸子戲舉倡女所携之婢配之，鎖二人置樓上，翼早啓視，則無道人矣。惟婢云鑰門之後，滿樓之熱如火，不容近。其身夜半稍涼，聞虛空樂作。近五更，棟間簌簌有聲。言訖，諸子就怪所爲，舉目視梁間，則有字題其棟云：水非溝壑龍方卧，木是梧桐鳳始棲。莫道男兒無去路，碧霄雲外有仙梯。翌早，元僕黃卷在袁州遇道人于市，云：夜來衆官人取笑太惡，五更我已過此，就寄聲云。後會要相見，可來宜春臺下相探。是日午時，滿城哄傳臺下有道人坐化。黃卷往視之，即馮顛道也，遂歸報其主。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三月十四日也。先是，道人遍往辭知舊，且寄詩言別。至日端坐，作頌而逝。頌云：平生無町畦，任真但落魄。爛醉是生涯，天地爲棺槨。其時，儀真李觀民爲袁州太守，乃其舅氏，方認得是其甥，本姓馮，名觀國，年十八領薦往赴省，後竟不歸。於此方見，遂命塑其身於城東之治平宮。宣卿有子名德謙者，往視之，撫其背云：道人何不分曉，一別而去。忽迴頭相顧，至今塑像猶左顧也。其師王蒙道人，其侶方七道人，往來詩詞甚多。

趙縮手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四《趙縮手》 趙縮手者，不知其名，本普州士人也。少年時，父母與錢令買書於成都。及半途，有方外之遇，遂棄家出遊。至宋高宗紹興末，蓋百餘歲矣。喜來彭漢間，行則縮兩手於胸前，以是得名。人延之食，不以多寡，輒盡。飲酒自一杯至百杯，皆不辭。或終日不飲食，亦怡然自樂。嘗於醉中言文潞公入蜀中，歷歷有本末。他日復詢之，曰：不知也。黃仲秉家寫其真，事之，成都人房偉爲贊云：養氣近術，談道近禪，被褐懷玉，其樂也天。欲去即去，欲住即住，縮手袖間，孰測其故。趙見而笑曰：養氣安得謂之術，禪與道一也，安有二。我縮手於胸，非袖間也。取筆續曰：似驢無背，似牛無角，文殊普賢，摸索不著。又自贊曰：紅塵白雲堆裏，好箇道人活計。無事東行西行，有時半醒半醉。相逢大笑一場，不是胡歌虜沸。除非同道方知，同道世間有幾。綿竹人袁仲舉久病起，遇趙過門，邀入，飲以酒。問曰：吾疾狀如此，先生將奈何？趙不答，但歌詞一闕，云：我有屋三間，柱用八山週迴，四壁海遮欄。萬象森羅爲斗拱，瓦蓋青天。無漏得多年，結就因緣，修成功行滿三千。降得火龍伏得虎，陸地神仙。云：此呂洞賓所作也，吾亦有一篇。又歌曰：損屋一間兒，好與支持，休教風雨等閑欺。覓箇帶，修安穩路，莫遣人知。休更著，便宜下手。知時要知險裏，却防危，透得玄關。歸去路，方步雲梯。歌罷，滿飲數杯，無言而去。仲秉正與偕行，徐問其故，曰：觀吾詞意可見矣。後旬日，袁死什邡縣。風俗每以正月作衛真人生日，道衆畢會，趙亦往寓於居人謝氏。先一夕告之曰：住君家不爲便，假我此榻，吾將有所之，拂旦，徑趨對門小寺。得一室，正榻趺坐，傍人怪其不言，就視，已化矣。會者數千人，爭先來觀，以香火致敬。越三日火化，其骨鈎聯如鎖子云。

寇子隆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四《寇子隆》 青城山相去三十里麻姑洞，相傳云亦姑修真處也。丈人觀道士寇子隆，獨往瞻謁。至中途，遇村婦數輩，自山中擔蘿蔔而出。弛檐牽裳，就道上清泉洗足洗菜。見子隆至，問：尊師何往？曰：將謁麻姑。一婦笑曰：姑今日不在山，無用去。遂取蘿蔔一顆授予隆，曰：可食此。子隆食之，遂行。竊自念曰：彼皆村野愚婦，豈識麻姑為何人，得非戲我邪？忽焉如悟，迴首視之，無所見矣。自是神清氣全，老無疾病。每為人章醮，自稱火部尚書。壽過百歲，宋孝宗隆興中羽化矣。

傳得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四《傳得一》 師諱得一，字寧道，又字齊賢，清江新淦人也。姓傅氏。師之父某尤篤志道術，偕師之母盧氏，俱有隱操。初聞邑之陽有護國劉仙師壇，觀多靈異，間有仙隱於其山，中心竊慕之，遂卜居於山之下。宋徽宗政和五年乙未九月哉生魄，忽紅光遶舍，鄰里驚而異之。翌日，而師降誕。未及月，而舉動岐嶷，有若髻鬣。年十一失怙，恃里人有嚴縣丞，矜其少孤，收育於家。是年，師以生朝往拜劉仙師。回至半山，見茂林脩竹中有六道人圍棋，飲於磐石之上。師欲就觀，徘徊不得其徑而入。忽一老者顧而指示之，乃得至石傍。

頃之，才老人贈以一楂子，厲聲謂曰：酒不得飲。師唯唯，執楂子嚙之，味苦澀，不可食，遂懷以歸。行一里許，乃擲於道傍。其家以師久不迴，遣人尋索，經宿乃得之。詢其所由，師具以告。其家與鄉里之好事者異之，競隨師登山，令指示其所，惟見荆榛荒翳，無復向時之境。迴至所棄楂子之地，則既夕矣，紅光燦然。人謂寶藏發見，爭前取之，光亦尋滅，猶聞異香芬馥。師曰：早間道人與我楂子尚在此。復取而食，味益苦，還擲而去。自覺神氣清爽，行步如飛，遂能預知休咎。所居去邑十里，師嘗一日十往返。語言狂怪，歌笑自若。或滿頭戴花，或醉卧橋路，人莫能測。市人有惡之者，以毒酒推而溺諸縣橋之下，師隨流出沒二里許。登岸，復入市。笑謂溺之者曰：何相戲之酷耶？人始訝其異。後屢試之，復然。衆乃驚服，稱為傳仙。時師年十八，忽起江湖之興，被蓑笠，荷瓢囊，徧走湖廣淮浙間。名山福地，靡不游歷。或孤棲巖谷，或露宿叢祠，所至放誕，不自檢束。如在新淦時，人皆謂之狂生。然言人之灾福輒應，士大夫益多奇之。張魏公浚留守建康，召師與語，即蒙殊遇。丞相史公浩嘗有詩贈師云：試問此行何所止，烏有鄉中無住里。醉時不覺醒時癡，世人誰識顛道士。異時又贈之詩曰：相識三十年，身頗心不顛，有人還會得，即是地行仙。後所贈益多。初，史越王未當國時，與同省諸公宴集，師偶遇之，衆中遽呼公曰：傳道人獨許你某年月日作相，公他日幸無相忘。後果如期拜相，師一日造府門，即延之上座，酌以酒。自是往來無間。忽一日大醉，踣而入府，遽以泥足穿丞相履，手作執板狀，四顧權呼。公問其所欲，師云：要鶴斃著。公識其意，諾之。會楊和正適來謁，公遂薦之。和正是夕夢一異人來見，翌日王招之，見其儀狀儼如夢中。王與語，大喜，即贈以敕牒衣號副焉。遂禮管轄。祖慶章為師隸湖州武康縣常清觀。觀，王所建也。忽一日，持其度牒詣和正曰：野鶴孤雲，狂性復作。不能坐受束縛，請從此辭。和正大笑，乃貽書觀中，以師散人，當處之以規矩之外。復月，遣以醇酒。居無何，拂袖而去。王遣藍輿遺贖之物，追路與之，師一無所受。遂徑還清江。時郡守嚴陵吳公聞師名久，一見大悅，舉家待以師禮。師不肯留，乃強延以玉筍山承天宮。貳職非其好也。未幾，復請管轄閤皂山崇真宮。曾不期月，大師朱公以玉隆萬壽宮管轄招之。已而顯謨沈公鎮豫章，與漕使少卿魯公、寶文任公移管轄鐵柱延

真宮。孝宗乾道九年癸巳，晦庵朱文公爲扁雲庵二大字，及贈一絕句云：到處逢人說傳顛，相看知是幾生前。直携北斗傾天漢，去作龍宮第二仙。其後范石湖大參張公樞使諸賢題贈，不可勝紀。淳熙元年甲午，史越王帥閩。一日，師遽呼徒弟葉永壽曰：我欲福州見丞相。次早遂行。於時繪像求贊，王在前，師傍立，竟諸所請，書於三山郡齋。留之數月，因奏薦于德壽殿。是年四月，奉聖旨宣召，師每自洪都至行在，不三日可到。三山距京將二千里。師亦然躬詣內殿，賜齋并銀絹物及御書寶扇一握、靈寶大師度牒等，是月十五日，師上謝表。師雖有此奇遇，而略不動心。未幾辭歸，住延真凡二十載。其臧否人物，言必有中。如龍圖韓公總江夏之師，侍郎李公將江西之漕，皆先期以告，其預知多此類。有自錢塘附師書至清江者，亦三日而達。師或一日應數家之供，同時俱至。人謂師得費長房縮地、薊子訓分形之術，未知其果然否耶。師性曠達，不親世務，雖屢典殊庭，充位而已。夜多不寐，亦有時默坐不出盡月。雖猖狂妄行，而志尚清潔，出入公卿之門，每以爲善自愛勸誘其人，人亦以此敬之。淳熙十五年戊申十一月二十二日，呼其門人，囑以後事，命筆題頌曰：平生膽氣清高，抱道長樂逍遙。天地陰陽反覆，雲收霧捲丹霄。頌竟，擲筆而化，享年七十有四。凡度弟子門人，以明年正月壬寅瘞劍於府東門之外朱砂岡，會葬者千餘人。謝觀復跋云：初，師之生，人謂不孕而育，其母亦自以爲然。嘗考之仙傳，雖至人降世，託迹同凡，亦必假陰陽之氣、三元充養，以成茲有質之軀。是故混元未誕，先降日精於玄妙；瞿曇將生，必夢白象於莫耶。固未聞不妊而子者。如其異人，託化於世，母不自覺，容或有之。所以老子八十一年，元君不覺其久。莊公寤生，姜氏疑非己產。故師之處身應物，皆非學門師承，所得諒由是也。嘗聞許碣有詩云：閩苑花前是醉鄉，滔翻阿母九霞觴。羣仙指點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師殆其庶幾乎，不然，老仙何以切戒其飲，正慮其狂態復作耳。謝守灝昔與之游甚密謹，略摭其大概。後之君子欲考其詳，則有史越王之墓志在云。

張宗元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四《張宗元》河北霸州人也。入青城大面山中峰紫柏嶺結茅，耿介有守。居山五十年，傍無給侍，常與虎豹蛇虺雜居，恬不爲害。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無疾而化。

張道清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五《張道清》真君姓張氏，諱道清，字得一，蒲騷里中人。母王氏感異夢而孕，宋高宗紹興六年丙辰五月二十日，毓真君於青牛山舍。時紫氣騰空，遠近咸以爲異焉。幼侍翁媼徙居郛之京山。自爲兒時，氣宇澄清，不茹葷醢，達性命禍福。或數日不食。或一日入山，半旬不反。半旬不反，往覘之，則見卧於岳中，有兩虎踞於側，里人驚而神之。又一日寢覺，告母曰：適往復州里女兄吳家方歸，大一姐約以絲履果實來獻。翌日果然。由是父母亦信其神異。二十七年上元日，真君默坐前山，見五雲縹緲，間有萬神森衛，中有帝君坐龍輿，召真君授以祕訣靈文。真君得之，道望始顯。後於其地建祠，以記受道之所名曰帝授。已而鄉里旱澇，祈禱輒應。人有疾病，符水立愈。由是京漢嚮慕者衆。孝宗乾道元年，捨所居爲祠，立玉帝睟容崇奉即光廟，御書長森灣，今萬歲觀是也。二年，真君幅巾藜杖，徧覽襄漢名山。至洪山謁主寺僧木闍老，因與之講究玄寂之道。喜木闍有慧性定力，罄所得鄉里酬

施金帛回施之。八年，隨州旱，禱雨弗應，木闌以真君靈異聞于郡。郡委佐官躬往長森，禮請真君。至郡，惟書天授神章一紙焚之，甘雨隨降。官民感忭，願留香火祠奉。真君不諾，重過洪山。木闌告於真君曰：道本乎一，教分則三，願勿棄此山主張佛法。真君曰：一來一去，各有定緣。予昨受玉帝旨，謂興建香火之地分應斗牛界，連廬霍，逢九當興。天命不可違也。乃辭別木闌，迴往長森。淳熙元年七月，真君至龍虎山瞻禮天師，受上清大洞籙以歸。四年，有僧祖超自天台國清寺來，請師即往彼說過去事，僧衆神之。真君歸郢，而蒲騷里人益景慕其靈異，士民捐舍，於青山毓靈之地立祠宇一所，以奉香火今崇寧萬壽觀是也。十年，真君有中都之遊。時光宗在儲，適齊安郡主病，亟慈懿皇后念曰：若得張先生來，此病可療。且地遠，卒難至。而李府御帶隨以真君見，留府第，聞于東宮，有命召見。真君呪棗水以進，郡主飲之，遂甦。光宗曰：真哉，神哉。寵賜甚厚，真君不受，乃親灑真牧二字及鏤之牙牌以賜。自此，時一召見，禮貌有加。真君淡泊無爲，非問不答。一日召次，問起居之地，對曰：郢州長森灣。光宗又親灑長森灣以賜。十一年，真君離京城，迴舊隱，活民命者衆。真君視長森祠宇尚隘，弗稱儲君實畫之光，命其徒楊宗華等營而新之。既成，白于衆曰：昔奉玉帝密旨，建立道場，別有其地，山川之靈。俟命已久，將有行焉。乃自郢入蜀，歷參井，泛湖湘，過洞庭而下益浦。十四年春，過康廬，有仙翁揖于途曰：拙者遁跡九宮，遠來參迓，願早訪彼山，庶我輩有所倚藉。真君唯之。遂由富川上至通羊，宿杉坑梵刹。是夕，山之阿有鄉耆張鎮者，夜夢神人黃袍白馬，直入其舍。翌午，真君至鎮，異之，傾意相嚮。真君告之曰：九宮靈壇，湮廢已久。吾將辟其基，以爲國家祈禱之地。遂捫蘿登山數十里，得其地於山之巔，廣數十畝，即圖誌載之曰平壺臺是也。日暮，就宿山中，趺坐松下。夜半，山靈誼聲，從者駭然。真君曰：是山之神交相喜爾。繼有赤蛇神龍之異。平明，從者告饑，真君默坐方醒，於袖中出齋糧，各與其一。異香，猶熱。食之，且飽。遂於壺臺之下定向子午，標立道場，而下曰：吾且回長森，秋期再來。乃以符法授其徒楊宗華，令先往開闢，結茅爲居，權以安憩。十五年戊申，真君至，七衆歡迎入山，四方之民抱病求安者雲集，隨叩隨應。貧者助力，富者輸財。繼而真君靈貺匪一，九宮開闢不日成之。光宗紹熙元

年，召命，不赴。上遣使降香燭錦幡銀券入山設醮，徼福于民。寧皇在儲，亦有厚賚。未幾，朝命易庵爲欽天觀。慶元元年，寧宗臨御，慈懿居內宮，每歲遣使人山，厚有錫賚。三年，真君返長森。五年，上賜真君爲真牧真人。嘉泰四年，寧皇親灑欽天瑞慶之宮六字，敕修內司，鉅梓改觀爲宮，賜資駢屋。六月，上復加封太平護國真牧真人。開禧二年，敕江西轉運司撥賜閑田，又慈明皇后賜錢置莊，供贍羽衆。累降特旨，免役蠲租等。是年虜寇京西，長森實據其要。虜既入境，羽衆奔逃。真君端坐堂上，虜莫能犯。及舉火焚祠，煙焰自熄。乃驚嘆曰：此南朝得道仙子也。三年夏初，真君復還長森，而九宮諸徒亦至省侍，咸願請真君回九宮，真君曰：吾之行止，非汝等所知。吾創九宮道場，乃奉天命，爲保國寧家，安集道衆而設。汝等當以進道爲心，勿以吾不歸爲慮。至七月五日，真君鳴鼓陞坐，諭衆曰：死生一晝夜也，出入一乾坤也。予自歷劫以來，應時出世，隨念度人，身在塵凡，名書仙譜。今將歸矣，洞然八荒，了無挂礙。汝等各守戒行，循規蹈矩，以扶教法，以報君親。及索紙書頌曰：幻質塵芳，方度六紀。憫一切情，如渴赴水。踏破鐵鞋，尋跟索底。一刹那間，衆流截止。仰沐宸恩，可謂終始。今日逃形，湛然脫屣。咦，分明記得來時路，乘彼白雲歸帝鄉。頌畢，珍重端坐而蛻。遺表奏上，蒙寧皇御批：太平護國真牧真人張道清，志識清虛，道行高潔。先朝眷遇，極爲優厚。況祈禱雨暘，累獲感應。今已羽化，朕甚憫之，可於內帑降賜錢，令徒弟往長森灣迎歸九宮崇奉仰。九宮主者就禁地內卜吉所安瘞，不得滅裂，仍不許所在邀阻。付欽天瑞慶宮，准此。續降聖旨札：下江西轉運司委都運趙龍圖督促其徒，疾速迎回，嚴奉徒衆承旨前往長森灣護龕迎歸，消吉入塔。忽真君親附童子謂：吾今神歸天府，遺形何以葬爲，惜諸方善信遠來，無以瞻敬，於是立堂崇奉，真相猶存。嘉定三年，續奉寧皇御書真牧堂三字，鏤牌以賜。理宗御極，眷遇有加，紹定四年加封真牧普應真人其事迹靈異，君恩寵渥，詳載九宮山真君全傳。

謝守灝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五《謝守灝》 先生姓謝名守

灝，字懷英，永嘉人也，生於宋高宗紹興四年甲寅三月二十二日午時。先生少聰慧明敏，年弱冠，刻志於學。一日有雲水道流訪其書齋，道流曰：貧道結緣先生。與之揖，就坐。復起入內命茶，道流點首曰：欽哉，古學問神仙也。道流坐，先生默然似有覺悟，自是諸經子史一覽無遺。勵精儒業，天才該瞻。少年補中上庠，後館於曹忠靖公府。時清虛皇甫真人遭際主上，每延問道德。曹公感真人渡黃河之恩，時延于家。先生仰慕真人道德，遂脫儒冠，參禮真人，隸籍羽籙。真人之道，首付曹彌深，次於先生爲入室弟子焉。先生博學強記，議論宏偉，每優道劣釋，間有惡其分別輕重。先生每言：儒家有云，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吾於道家亦云。一日，有士人聰明記問志尚釋教，問先生曰：三教孰優耶？先生曰：天下無二道，萬殊同一初。至理昭然，何疑之有？先生究竟經史，出言有據，懸河之辯，莫能屈之。一日，復有難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先生曰：如是則校之經史尚不可信，足下之言尚可信乎？其人無答，欽服而去。孝宗淳熙十三年，江西漕使牒請知西山玉隆萬壽宮。光宗紹熙之初，朝廷賜觀復大師，充行在壽寧觀管轄高士。先生惟是究覽三教諸子百家之書，作太上老君混元皇帝實錄一部七卷，奏聞主上，盛行於時。學問淵源，聲動朝野。紹熙四年，再任玉隆萬壽宮住持。寧宗嘉泰元年，復任焚修管轄宮事，一陞經座，撥妙指玄，勾引三教。高人問話，應答如響。問亦於寺院借座說法，禪林尊宿，亦多嘆服。先生早遊江海，多歷名山。嘗遇至人，授以《旌陽石函記》一部，金丹之理，愈造妙門。內焉養真，外焉混俗，人莫知之也。光寧兩朝，眷遇優渥。平生交友，當代大賢，超羣拔俗，人莫能及。逮至晚年，相貌清古，鬚髮皓白，人咸謂活老君出世。閑中靜

坐，焚香誦書。因觀自著《混元實錄》，撫几長吟曰：知我者其惟是書乎，罪我者其惟是書乎。門人請益，先生曰：吾志在修文輔教，明辯正邪。立見已定，一言不易。後世毀譽，任之也。老耄之年，顏容悅澤，耳目聰明。清夜對燈解書，蠅頭細字。嘗以所隱《石函記》一篇此一篇名《金丹法象論》，後有人作一篇補遺，法度乖謬，恐誤學者，書字如粟，刻於銀葉之上，藏於岩穴，以俟骨相合仙之士焉。晚年復辭往永嘉郡瑞安縣紫華峰創宮，請額於朝，爲九星宮。茲蓋先生湯沐之邑也。住世引年七十有九，於寧宗嘉定五年壬申二月十九夜，忽夢天下降，謂先生曰：太上有命，趣召修真仙史記。翌日午時，具香湯沐浴，辭別道衆。書頌云：造物逆旅主，天地一蘧廬。還汝已生有，還我未生無。頌畢，正衣冠端坐，奄忽而化。後門人私謚修文輔教觀復先生。

黃舜申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五《黃雷淵》 真人姓黃名舜申，福建建寧人。幼而聰慧過人，三教九流無所不通。仕廣西時，憲使南公見而奇之，悉以神書授焉。真人鉤玄探賾，集成大全，登門之士如雲。後承詔命入覲，繼而得旨還山，隱於紫霞滄洲之上，制授丹山雷淵廣福普化真人。其所度弟子，皆立石題名。立石之前者三十人，立石之後者五人而已。前者各得一法，後者盡得其傳。如武當洞淵張真人，化行四海，獨露孤峰，其道則多行于北。西山真息熊真人，獨在諸立石題名之後，道闡四方，則尤多行乎南土。傳之安城彭汝勵，汝勵傳之安福曾塵外，塵外傳之浚儀趙元陽。如上授受者，皆爲一代宗匠，道德沖融，內外光霽焉。

雷時中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五《雷默庵》 真人姓雷諱時

中，字可權，號默庵。其先本豫章人，後家于湖廣之武昌金牛鎮。所居溪水迴環東西二橋，故又號雙橋。老人生於宋嘉定辛巳年十一月初五日辰時，幼習詞賦，後通詩經。三領鄉薦，精信道學，專務性理。與九江吉甫親，因己未、庚申之難，揭家依居吉甫。甲子歲殿帥往太平宮酬醮，師從其行。夜宿太平宮之聽雨軒，恍惚間見上帝親謂語曰：卿陽祿無分，陰官有緣，不須留意功名。是夕本宮知宮亦夢採訪真君告曰：來日午刻可精嚴祀事。五百靈官中有一靈官親降，于壇炷香。次日午朝，殿帥謂師曰：我困甚，師可代燒香。及至壇中，知宮大駭，方知師五百靈官中人也。後知宮白于師，師愈留心道法，絕念功名。復回居金牛鎮，置壇祀呈。庚午三月三日玄武誕辰，師具表賀，焚香朗誦度人經。忽有一道人標格異常，自外至，謂曰：貧道有一階道法，特來授汝。因出袖中書一卷，曰：可置此文於壇中，齋戒七日後方可開看。師受之，置于香案。回首，道人已出，不知所往，方悟其為異人也。入壇拜謝，持誠齋戒七日，焚香拜禮，開看其文，乃混元六天如意道法。看畢，壇中白晝如夜，須臾雷火布滿，雷霆辛天君立于案上，曰：吾奉昊天敕命，付卿開闢雷霆之教，普濟衆生。吾教上帝為主，以吾佐之，以卿行之。前日授卿之文者，乃祖師路真君也。卿名在仙籍，七世為儒，三世行法，並無纖過，當大興吾教。路祖師當晉時親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專以度人經為主。師每化導世人及開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誦經，各獲果報。且嘗論度人經旨，以開後學。其要在十迴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鍊自己，以究返還之妙。切須先度祖宗，終得道備，飛昇上清。經旨之明，莫越是矣。及儒釋二家，博采旁求，貫徹混融，歸于一致。四方聞其道行卓異，及其門者日

衆。弟子數千人，分東南西蜀二派，首度盧、李二宗師及南康查泰宇。由是盧李之道行于西蜀，泰宇之道行乎東南。混元之教大行于世，所著心法序要、道法直指、原道歌，皆發揚混元造化之妙。以至元乙未四月初五日，沐浴更衣端坐。臨午，命盧李二師率諸門人諷度人經一卷畢，即索筆書頌曰：一輪明月照清穹，萬里無雲光霽中。自在逍遙無一事，圓融常與太虛同。頌畢，凝然而逝。是年冬，弟子奉葬于郡之顏山。後雷霆累降筆云：上帝已陞真人為玄都上相、混元妙道普濟真君、雷聲演教天尊。

莫月鼎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五《莫月鼎》 諱洞一，字起

炎，浙西雪川人，莫合之裔也。生而聰慧，英敏過人。酷慕道法神仙家之說，乃與同郡西塾沈震雷真人同師事鐵壁鄒真人，得侍宸王真君九天雷晶隱書，由是名著當時。至若會稽混融韓公、錢塘楊和玉蟾川諸公，望重當代，為道法所宗，皆炷香座下，由是道法愈重。真人落魄無家，隨所寓而止焉。求其道者甚衆，往往遺世絕俗離倫，飲酒輒醉，自樂天真。其接門人，多致叱咤，試其誠怠之心而進止之。有不堪者，中道而廢。至元丁亥，被召赴闕下，符法闡揚，雷雨在指顧之間。一時名動京師，奔走後先者如雲如堵。有不遠數千里及門而求道者，有奉束脩五十緡，師受之。一日，袖之而去，遇酒肆，陋者乃入。見貧寒者濟之，有老病孤弱者必以物與之。及哺而還，緡皆罄矣。門人中有道材法器者，輒循循以進之。其於雷霆之奧，發揚底蘊，開示來學者多矣。使者一符形，每授門人，各有不同，是乃真人自立法以證派源。考其玄微，同歸一致。自侍宸王真君演道以來，惟真人與西塾沈真人二派支流衍迤，盛于西江，昌于東吳。扶教澤民，莫有甚焉。以延祐庚寅秋日方正午，跌坐問弟子曰：是何時也？弟子曰：日卓午矣。遂索紙筆作偈曰：七十四年明月，也曾陰晴圓缺。今日大

地光明，三界虛空透徹。書畢，端坐而逝，顏面如丹。

金蓬頭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五《金蓬頭》 金蓬頭，永嘉人也，名志陽，號野庵。素蓬頭一髻，世因以爲號。生而不羣，自幼果敢，大志不羈。甫長，慕道棄世，慮若焚溺，遂師全真道士李月溪。月溪乃真常李真人之徒，真常又長春丘真人之高弟也。一見器之，命遊燕趙齊楚，求正乎先德焉，得參事真常李真人。南至袁州，遇守城校尉顛軍子，狀貌偉素，日不與世接，夜宿神祠。師知其異，乃師事之，亦有所得。歷游武夷、龍虎二山。時龍虎主先天觀者傅師正，館師于蓬萊庵。庵據徵君聖井、藐姑諸峰之會，師攀陟崖壑，侶鹿豕，藉雲霧，視以爲常。或夜坐盤石，蛇虎值于前，輒愕而逝去。命其徒李全正、趙真純築天瑞庵于峰頂，四方聞其道者，無遠邇凡病患者輒叩之，即應以所供果服之，無不愈。參禮者日集。嘗天旱，登龍井召龍出，語龍出聽。踰時漸小，躍入神中，乃警以偈，龍騰入水，少頃天大雨。元統癸酉，復隱武夷山，居玉蟾之止止庵。浙東元帥李太平聞而禮之，謂曰：命嚴則民治，心清則欲寡。李益敬服。或有妬者，謀以藥毒之。師預知，命其徒鑿池瀦水。果服，浴而出之，安然。今名吐丹井。至元丙子歲正月一日，其同學桂心淵，世稱桂風子，坐解于廬山。師聞之，四月十日令徒書一頌，坐逝。越十三日，面頰若栗，肢體溫軟猶生，瘞於庵側。所受弟子則勞養素、郭處常、李西來、張天全、殷破納、方方壺，皆以道聞於世。

婁近垣《龍虎山志》卷七

金蓬頭，號野庵，永嘉人。遊龍虎山，啓先天觀，復構蓬萊庵於聖井山。每風月良夜，露坐磐石上，蛇值其前，悉逶迤避去。歲旱，叩井召龍與語，龍出聽，逾時漸小，躍入袖中，復騰奮入水，雨隨霧沛。後隱武夷山，人以毒藥飲之，鑿地伏而吐出，今名吐

丹井。方方壺、殷破納、李西來，皆其高弟也。

徐希和

傳記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二《上清品篇》 二十七日代宗師：太中大夫凝神殿侍宸養素觀妙先生，姓徐諱希和，字仲和，金陵溧水人。祖父樂施與，笄君尤爲徐君所敬慕，命師以侍巾舄，嘗從入朝。上嘉其道才清素，勅就陞前承恩爲道士，沖隱解化，奉御筆嗣宗壇。政和四年，召請闕，及秋還山，賜丹臺郎，轉太素大夫凝神殿校籍。宣和三年，復被召內廷，建別館處之。四年，授前職，請歸故山，勅有司禮送。五年三月十八日，降御封香入山，有白鶴天燈之應。每坐大靜接降仙真，侍者窺之，唯聞其語。師預知世，故常若隱憂。靖康之初，閉靖不食。一日集徒衆曰：吾仙期已迫，不得見聖人治世也。以建炎元年七月二十五日若坐忘長往矣。贊曰：

古先聖真，鍊質返始。往來無方，聚散無體。我神甚真，故與之遇。外戶何人，欲聞其語。

蔣景徹

傳記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二《上清品篇》 二十八代宗師：元觀先生，姓蔣諱景徹，字通老，金陵句容人。眉目秀異，面有斗文。十一歲侍沖隱公，及聞三洞俞先生入蜀，往見於峨眉眉山。俞嘉其意，益其所學。臨別謂

師曰：三十五代，我當如阜及山，嗣掌大法。建炎寇起，燬元符宮，師獨保經錄、印劍。左街道錄傳希烈聞于朝，高宗賜金重建宮，師復行化至京師。前一夕，和王楊公存中、夫人趙同夢天尊降其第。明日，師謁王門，王大敬信。今宮山門，王所建者。嘗歎曰：吾以土木事虧損仙業，不得白日昇翥。師有白玉天尊像，甚祕，比至解化，像亦亡去。紹興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也。贊曰：

土木之崇，時息時興。我行無爲，彼夢有徵。峨峨象帝，玉質天粹。臨化俱返，孰執其契。

李景合

傳記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二《上清品篇》 二十九代宗師：崇德先生，姓李諱景合，字靈運，句容人。幼師元觀，該練經法。南渡之後，壇席典儀缺落，賴師潤色之。一日，遊雷平山，得古劍一，以獻元觀，元觀曰：此陶公墓中物也，神物不可泄，合歸入故地。果得隱居墓，卓劍墓上。須臾雷電大風晦冥，明日往視，其劍無有，墓上復得二青李。元觀聞之曰：劍去李出，予當避席。即奉師登壇，是日，虎嘯鹿鳴，鸞鶴交至。師好施藥，人一疾安，今投一錢井中，積錢盈井，人呼曰藥錢井，所活人可知矣。紹興二十年九月十五日，不疾而逝，葬歸真山中。贊曰：

神物之還，雷電與俱。青李何來，報徵神墟。發藥羣疾，泉流林注。以無盡施，待有緣者。

李景暎

傳記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二《上清品篇》 三十代宗師：靖真先生，諱景暎，字靈暉，崇德宗師弟也。早喪父，事母至孝，年四十不娶，母卒，從兄著黃冠。崇德公曰：吾昔得二李陶公墓下，子來驗矣。因作二李亭于白李溪。師至性澹泊，深寶慈儉，一人大靜，彌月不出。高宗累召，辭疾不起，即山中賜號靖真先生。紹興二十五年夏旱，留守詣師請雨，大應，守聞之。朝使一再至，師辭疾愈力。明年，爲秦夫人王氏拜章，知檜繫鄆都事。隆興二年正月一日，謂侍者曰：吾將觀化矣。遂閑靜危坐不食，至六日午時化。贊曰：

太一好生，泫容禱祠。而所福禍，則不敢私。迷國當誅，猶冀冥報。玄獄之警，亦輔名教。

徐守經

傳記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二《上清品篇》 三十一代宗師：保寧沖妙先生，姓徐諱守經，金陵溧水人。母夢流星降其室而生，十歲不能言，有道人言自茅山來，服其丹，遂能言。母迺令人入山師事靖真。守一抱道，不求人知。隆興二年，嗣主壇壝，朝廷累召，守靖真之教，確然不起。每有禳禳，遣使即山修事，輒獲嘉應。及得江陰秦先生手印劍付之，退藏於密。慶元元年三月九日，辭衆而逝。贊曰：

流星之光，下而為人。歛精含輝，忘言絕塵。神丹之來，道不苟授。應物泊然，是善玄守。

秦汝達

傳記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二《上清品篇》 三十二代宗師：明教先生，

姓秦諱汝達，字通遠，江陰人。家貧苦學，常拾廢紙遺筆學書，強記過人。訪道東南名山，保寧宗師闢館西洞，以書致之。先生來，與語通夕，明日以印劍奉先生登壇，衆望見先生眉宇若神，皆服保寧公擇賢之密、知人之明也。紹熙二年，朝廷遣使封香營金籙齋，有白鶴綵雲之異，賜先生號。慶元年十月九日，句容簿沈來謁，比別，至山橋，聞鐘聲，人曰：秦宗師仙去。沈大駭，還望先生，跌坐凝然，體猶溫澤，因歎曰：相逢茶已罷，一笑便昇仙。入室弟子邢汝嘉時在京，爲太一宮高士左街道錄，是日還山，奉勅嗣教。贊曰：

仙學所能，非人間書。示假豪素，何妨棄餘？幾動於微，我感以虛。謂我預知，孰究玄樞？

邢汝嘉

傳記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二《上清品篇》 三十三代宗師：真應先生，

姓邢諱汝嘉，字子嘉，建康溧水人。七歲能綴文，善談名理，身長七尺，手垂過膝。孝宗召爲御前高士，師蚤年寡髮，不勝冠，特賜巾裹上殿，並

御製詩曰：朕親命製華陽巾，賜與茅山得道人。戴此不妨朝玉陛，免教五嶽受埃塵。慶元年十月三日，得秦宗師書曰：吾近得真誥，將有回車之期，宗教甚重，子可速請勅，歸領印劍，期以九日。至山奏聞，上深異之，勅送還山，爲嗣宗師。嘉定元年重建藏室，獲施與金帛數萬計。謂門人曰：吾非好此，明年將歲大饑矣。嘉定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不疾而化。是歲，秋歉甚，衆賴以安，有餘濟困頓者，活人無算，其存心如此。贊曰：

於皇阜陵，躬勤孝理。爰尚清靜，詢于真士。手製華巾，俾卻冠塵。疇克稱茲，玉立長身。

薛汝積

傳記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二《上清品篇》 三十四代宗師：沖玄明一

先生，姓薛諱汝積，字德夫，常州晉陵人。性簡儉，學《周易》《老》《莊》，與真應先生意甚相得，真應以高士主祠尚方，音問不相涉二十餘年，後卒爲師友，傳其道統。嘉定六年癸酉地臘日，寧宗皇后楊氏用明肅太后故事命左街鑒義上官德欽齎香幣受大洞畢法，遙禮先生爲度師，修羅天醮。甘露降，靈芝生，白鶴綵雲，嘉瑞非一。高士劉先覺撰《傳錄記》。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解真。先生初名克昭，字明夫，及傳華陽之學，更前名，著其世德之由起也。贊曰：

發書啓玄，託易著明。出日入月，道正不傾。瑞露密降，芝英自生。白鶴起飛，遂超太清。

任元阜

傳記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二《上清品篇》 三十五代宗師：通靈至道

先生，姓任諱元阜，字山甫，溧水人。幼負奇質，察理幽深，神貌超然，綽有仙氣。薛宗師夢童子揭其坐席曰：俞先生來，子慎避席。俞即元觀蔣公峨眉山見之，有三十五代如阜之語，蓋蜀中仙去數十年，薛公嘗聞斯語矣。及師入山，薛公曰：華陽再來客也。即授以玉書，學者駢踵而至。嘉定十六年，淫雨，寧宗召至闕，修大醮。師勅水至坤隅，向艮戶蹶罡，若有禁勅。上亦先夢其地有妖異，人所不知也。因賜號通靈。明年，復召禱雨，加至道，賜象簡冠帔，皇后賜之紉扇，親書特賜妙相真人于上。其他賜予，悉散貧者，上益加敬。嘉熙三年三月十八日，建齋罷，白衆曰：吾將佐司命君，理忠孝之任，宜珍重焉。儵然而逝，壽六十四。贊曰：

孰謂仙真，遺世去之。受職于天，忠孝是司。地道無成，含章爲美。俾揚皇風，是用錫爾。

鮑志真

傳記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二《上清品篇》 三十六代宗師：明微先生，

姓鮑諱志真，字淳夫，溧水人。家業儒而貧，父道中得遺金，有遠吏泣至，問所遺，即歸之。夕夢羽人謂父曰：汝有陰德，生子當仙。父母以歲

教史人物總部·宋遼金元部

疫命入山受道，是年疫，惟鮑氏一門免焉。趙葵開闢東方，請師醮拔滁城戰歿之士，羽童鸞鶴見於雲中。葵深敬異之，復於□義家獲南嶽景震劍。淳祐三年，上表解職，居陪真館，日誦《太丘隱書》。十一年辛亥，其四月十七日，靜一先生解真之日也。燒香作禮，召大衆曰：我當從祖師去矣。是夕蛻去。贊曰：

千萬之一，人保純德。萬億之一，純德之極。純極而仙，人化而遷。父不捨遺，仙許子爲。

湯志道

傳記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二《上清品篇》 三十七代宗師：靈寶先生，

姓湯諱志道，鎮江丹陽人。讀書負奇氣，鬢髻跣足，坐大茅山頂三十年，誓不出山。趙善湘帥金陵訪山中高道，一見奇之，使禮明微宗師，始聞大道之要。淳祐三年，傳印劍。五年秋，大旱，召赴闕禱雨。師曰：雨不須禱。上曰：亢旱奈何？師曰：臣聞民者，天之赤子。陛下憂民若此，雨當旋至。臣行不足格天，臣心有足知天。是夕果雨。上大悅，民舉手曰湯仙雨。召住太一宮，力辭還山，賜資特厚。十一年四月，上表退席。寶祐六年正月三日，說偈有云：笑人寥天一，迺一笑辭世。贊曰：

冠巾裳衣，人飾其外。我鬢以游，返質非怪。桑林之憂，釋以甘霈。而不自神，曰天所溉。

周大川

傳記

倪守約《金華赤松山志·沖和先生周君》

先生名大川，字巨濟，

號澄齋，本郡人也。自幼入道，潛心宗風，承恩後有術者相之曰：此人必可一言悟主。及年，德俱備，寧廟聞其名，乃詔入覲，館于高士堂，尋奉萬壽香火，上甚禮貌之，乃爲家山申請免和買雜敷，仍立山門道正司。又數年，謝絕軟紅歸養故業，衆又挽爲家山主人，愛常住，毫髮無欺，瞻衆無乏，莊田負逋，則捐己資而代償，謹聲載道。若夫吟詠抒情，橫琴樂道，人所不能易及也。與通妙先生易君如剛爲莫逆友。嘉定間上猶愛念二人，俱賜象簡，又俱賜先生號，所得御書見崇奉于沖和道院之御書閣。

吳養浩

傳記

倪守約《金華赤松山志·道錄吳先生》

先生名養浩，平生讀書不

倦，十行俱下。遊歷江湖，則與雲泉高士楊休文爲文章友，玩弄筆硯，朝中公卿皆屈禮招致之。紹定間文聲益振，理廟聞其名召入覲，令主太乙，自是聖春彌篤宣賜不一，積階至左街道錄，年七十餘而化。

甯全真

傳記

《靈寶領教濟度金書·嗣教錄·贊化甯先生》

名本立，字道立，諱

全真。開封府人也。世裔莫詳。幼養於裴氏家，長猶從裴姓。然天性純孝，奉所生母尤謹。其資稟純異，敏於記憶。凡諸子百家、醫藥卜筮之書，無不該貫融會。善察天文躔度，猶工於風角鳥占卜術。家貧無以自給，爲六部尚書令。每歎曰：吾性嗜沖寂，且聞至人多塵隱者，老子嘗爲柱下史矣。吾切慕焉。會尚書王古入朝，雅知先生有道，檄充史掾尚書，嗣丹元真人東華嫡傳。又聞田靈虛遇陸簡寂於廬山，玄受三洞經教，與東華丹元玄旨。會合尚書，延致靈虛于家，俾先生典侍抄錄。先生既心與道契，一見輒解悟。凡宗旨祕文，必私錄副本。靈虛知先生宿有仙分，心切許之，勿訝也。先生亦未嘗敢請焉。一日靈虛言於尚書曰：裴氏子根器深重，骨相合仙，異日當負大名，然振起吾東華教者，必此人也。欲以上道授之，俾其掌教，可乎？尚書亦欣然曰：此吾志也。遂授焉。自是修持不怠，能通真達靈，飛神謁帝，名振京師。遭靖康國難，大駕南巡。先生奉所生母以行，遂飄泊來南。凡所至處，人輒歸慕。前是，楊司命得道華陽，以《靈寶玄範四十九品》、《五府玉冊符文》一宗印訣進于朝，詔藏祕府。司命登真，付於嗣法任子仙，曰：爾嗣吾上道，慎勿輕泄。若遇緋衣人，則付之。後仕君於江南，時先生尚從裴姓，仕君曰：吾昔受先師緋衣之囑，今始悟緋衣者，子姓也。即以圖策心印付度。未幾母亡，號慟不已。時兄弟皆淪喪無嫡承，至是始復甯姓。紹興中既駐蹕吳會，十六年十一月，高宗皇帝將有事於南郊。及致齋，雨雪交作，上憂形于色。或奏請先生致禱焉。甲戌朝獻元廟，霽日麗空。乙亥享太廟，晚宿青成齋宮，風雪復作。上即封香，遣內使詣先生靖治，先生謝恩。訖，以爲今去行禮，只一二時，須具章奏。無及，乃取水嚥壁中，光輒現。令齋香內使諦觀

之，一上真降鑑，云是太皇萬福道君。先生命內使以上旨，懇切求一日之晴，以訖大禮。蒙道君首肯而退，即策騎回奏，及行次宮門，癡雲漸散。丙子清旦，上登壇行禮，於彩雲繚繞中，三台獨見。暨五鼓成禮，則風雪又如昨矣。廷臣付史館以紀其瑞，上從之。後恩平郡王迎至府中，建大齋，奉高廟密旨，附上二章緘竟而後付出。初不知所云何事，伏拜畢奏，蒙上帝睿旨，所陳忠孝二字，忠字未可行，孝字允所請矣。蓋高廟言恢復及靈嗣事也。三十八年，逆亮犯淮，江南事急，中外恟恟，羽檄交馳。高廟詔先生入殿庭，仍奏密章。拜畢，復誦章中所陳，不差一字。奏云：面奉虛皇上帝，降賜一箭。又有靈飛玉女，傳旨而出。曰：天亡此胡。三日後天下當太平。初言甚祕。及期，捷書果至，逆亮以其下作亂，中流矢死。上令學士院降詔，忽有天亡此胡，俾以身而送死之句。上大驚異。顧問學士曰：卿何有天亡此胡之句。學士奏曰：臣夜來夢一金甲神人，語臣曰：上帝勅旨已下，天亡此胡。臣遂下一句綴之。高廟大喜，勅賜洞微高士。繼進贊化先生。賜賚榮寵。是後朝廷凡有醮禮，皆屬先生主典之。左街道錄劉能真，初嗣先生上清靈寶大法，眷寵兩朝。以先生上章之驗，惡其壓己，嫉妬不平，於是有殺罪之心，大興謗訕。孝宗皇帝即位，初年起張魏公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兵馬，首命先生占之。先生曰：今日出師不利，相公將有險職之譴。張浚大怒，以為訛言，阻遏重器。而劉能真黨於內堅謝安道、魯允修，及統制官陳瑤，李嶸，共陷先生，拘付後司獄，實欲置之死地。先生被囚十餘日，神色怡然。張浚問之，始無必殺之意，遂黥隸軍籍。不數月，張浚果失職，落樞密使都督，改江淮宣撫。先生以能真陷己，具章奏劾之帝師，有令臣求生不得，求死不得之語，正以咎師之罪。乃立誓曰：東華靈寶上道宗派，真真相授，不許傳黃冠。未幾，能真以譴死。斯人也，開山御前三茅觀，內渡以來，傳道最先。背師若是，誠惡逆之子也。先生遂晦跡深遯，益勤修練。士夫慕其道而歸之者如市。浙右諸處士庶，多率錢建齋醮，或度幽魂，或弭兵戈，或祈晴雨，動有玄報，不可殫紀。天台巾子山素有飛猴，為郡之患。有吳崇哲者受其害，請先生治之。見《夷堅志丁集》第一卷侯將軍事。因受其崇之餽，一日際午，忽命家人篝燈，家人以日中告。始歎曰：吾受鬼贓，故獲所譴。典章表者，急書章謝罪，墨汙其紙者至再。先生曰：天省不允，無如之何。自

是喪明。然於上道宗旨，無不默記。遠方學子慕道而求者，必預知其姓名及人品高下。經法篇帙散亂者，以手捫之，即知品目所在。即以崇代一宗，付玉牒趙義夫、寶葵蘭溪何淳真。何素宦族，為國子進士，慕先生之教，不惜重貲，延于家塾。如宋扶、何德陽、王承之、章友直、宗妙道、胡元鼎、胡次裴、趙懷政、胡仲造、杜文豫，皆受學焉。先生晚年，惟留何淳真家。淳熙辛丑孟秋，淳真適婺女。先生謂其家人曰：我欲蛻形玉闕矣，而淳真不歸，為別何耶。既而歎曰：吾今定業盡矣，豈有黥面漢，而可以臣事玉清也耶。乃命家童取水洗之，肌肉如初。良久復曰：豈有一瞽目漢，而可以上朝玉清也。仍取水洗之，光明還初，取繡針以線度之。有侍婢曰三娘子者，久在左右。先生顧謂之曰：三十年不見汝面，髮垂白如是矣。又曰：我今臣事玉清，可無愧矣。俄頃解化。人但見天樂清圓，甘露下降，彩雲滿空，異香盈室，禎祥異至，實中元日也。先生生於建中靖國之辛巳七月十八日午時，得年八十有一。諸弟子斂形蓋棺，托尸於永康之同山。嗣代趙義夫上章祈度，得都省批降，先生已證位開光救苦真人。其墓迄今林木鬱秀，呼為甯仙塚。後有鄉宦仕于蜀，見先生冠華陽巾，遊於蜀郡，猶訊及江浙間諸門人弟子云。

林靈真

傳記

《靈寶領教濟度金書·嗣教錄·水南林先生》 先生姓林，諱偉夫，字君昭，法諱靈真。世為溫之平陽林塢人。祖窠，官至武經郎。父嗣孫，官至保義郎。母夫人徐氏，南宮舍人桃渚徐公儼夫之妹也。保義公篤好修行，家素富貴，與夫人舉案。次嘗曰：吾宗桂枝林氏，蕃衍昌大，詩書之澤未艾，何使我有伯道之戚耶。夫人每於清晨靜夜，必露香密禱焉。一夕，夫人夢洪水自南滄漲其境，孟載一嬰兒激波而至。夫人視曰：勿使溺也。遂撫抱之，而覺有感，隨娠。乃以宋嘉熙己亥九月二十八日，生公于

里第。公幼穎夙悟，資稟不凡。既長，經緯史傳、諸子百家，若方外之書，靡不洞究。而於四輔三奇、《陰符》、《畢法》之旨，獨加意焉。公每撫語言，訥訥然若不出口。其爲文則雅致混混，間見曾出。鄉之諸父老，若侍郎平坡應公節嚴，右司雲振林公千之，尤器重之。以公之種學績文如此，大則可以鳴國家之盛，小則亦當校讎羣玉府。乃累舉不第，卒授登仕郎將誠漕闡。適丁時艱，笑曰：黃梁舊事，毋乃似乎。於是棄儒從道，捨宅爲觀。家貲鉅萬，如棄弊屣。追感先夫人洪水自南之夢，自號水南。遂榜其門曰水南福地。投禮提點復庵先生戴公燭爲師。取丹元方諸之義，扁其宅曰丹元觀。安撫肖梅徐公似孫寔爲書之。觀宇內外，威儀一新，雕珉盤礎鏤竦窳，與新宮之境何以異。公每曰：予學道于虛一先生林公，東華先生薛公，于茲有年矣。幸造道域，參玄律。詎可韞所學，而不濟於世。乃紹開東華之教，蔚爲一代真師。以度生濟死爲己任，建普度大會者不一書。性合真筌，道開幽鍵，監觀有赫，來格來寧，猗歟盛哉。會元厄於劫火。公曰：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有是乎。乃深隱蕃芝山修洞，將彌千日。有自括蒼山回者曰：疇昔之夜，夢坳山有道士，趺坐誦經，神光大定，慶雲繽紛，則公之德行有諸內，必形諸外。道友間多誦言之。先代教主真人企其高，渴其道，命駕速，公甚敬。扣以真機玄奧，歷歷以對。真人喜溢于容。曰：永嘉有此高人哉。乃檄公爲温州路玄學講師，繼陞本路道錄。公自視欣然，乃退居琳宇，盡三洞領教諸科，及歷代祖師所著內文祕典，準繩正一教法，撰輯爲篇，目爲《濟度之書》一十卷。《符章奧旨》二卷。大而告天祝聖之文，小而田里檣襁之事，修齋奉醮，粲然畢備，如上會稽，睹千巖萬壑之秀，草木朦朧，雲興霞蔚。於是携文，徧歷名山，投簡紀信。載陟龍虎，禮謁當代教主真人，情愴語契。凡所撰集，遂徹慈覽，喜命掌箋記者錄藏之，復命本路玄司長貳爲倡鋟梓，以永其傳。且授以靈寶通玄弘教法師教門高士，住持温州路天清觀事，俾歸老焉。凡弟子受道於公之門者，在州里不下百餘人。在方外則天師門下高閑董公宗師，堂下閑閑吳公，金華謝公，括蒼兩峰周公，武林槃隱王公，吳門靜境周公，派孫有廬山鍾岳于公，赤城天樂趙公，武林塵隱方公，練溪巖谷周公，虛舟平公，竹外張公，此玄門之表表尤著者。其從游參妙，肩摩踵接，未可一一記之，亦可謂一時授受之盛。公自住天清，不復有遠遊

興，斗室焚蘭，虛緣葆真。間有願學者進之無倦，忱得有教無類之意。乃一日貽書於天任曰：吾嗣教諸子，皆在遐方，而密邇相依襲香火之緣者，維子耳。今郡中中元齋事，子盍爲我贊助焉。夏夜候涼，與其師弟存一，徜徉廊廡間。曰：吾祖父壽不滿花甲，今我寓形人間，年符大《易》六十四卦之數，亦云足矣。因命酒待月，更闌興盡，入榻危坐。呼侍者曰：我將去矣。師弟存一操紙索偈。公曰：奚用人間語哉。及左右篝燈侍前，則已端然羽化。實大德壬寅六月之二十一日也。公鶴形松貌，冰潔玉立，望而知爲許長史、陶隱居行輩中人。獨賦性以直，持志以廉，爲事多不與世合，其畸於人而侔於天者乎。孤雲馬驟，烈治波翻，其至人乎。蓋其死宜妙契玄同，於今日也。歟公之俗子伯祥，偕座下弟子，以殯之，七日，奉劍履歸里，將以是冬葬於蕃芝山之源。天任早幸登門，粗叨入室，公之行實，獲知詳委，敢叙次如上，以干立言君子爲之銘。

通玄子 見劉志淵

劉志淵

傳記

佚名《行狀》（《啓真集》卷下） 通玄子劉志淵，西慈高樓里人也。乃超然子入室弟子。從師以來，二十年間，不見形容喜怒。而後風動，晉并草偃，士庶願以師事之者，不勝其數。先生平昔卧不驚夢，行不顧途，坐如槁木，住若頑石，常默默而心不與物構。或有客相訪，話不終席，但若昏而口不應問，視不對目，果別得有所趨向之妙。若非道力久銘於胸中，曷至於此耶。凡所咳唾，句麗隨珠趙璧，得筆力如椽，不假搜索而成一集，目曰《啓真》。時享年五十有九，以意終歲七月十九日尸解。遺頌曰：行屍地上逐風塵，養就如如證本真。掬地包天無狀貌，十方三界露全

身。及其殯也，風雨送三十餘里，然而近靈柩也，風不動幡，雨不霑衣，瑞氣接霓，異香噴鼻。凡送葬者，莫不駭然。萬口一辭而興歎曰：此真道業之所感也。是誠偉歟。

李志全《清虛子劉尊師墓誌銘》（《道家金石略》）

尊師劉公，出於長春國師嗣教清和真人門下，法諱志淵，字彥深，即涉□清涼村人氏。自祖考以上，世敦農桑，務本供租，為縣名族。厚積陰德，理無不酬。尊師初降，骨峻有異，及能言，即喜方外，道家經範，默誦於心。甫冠，二親為納采問名娶室，師聞言遂潛逃往他方，遠避愛欲塵染。經再歲，慈親竟娶處子以待其來省，師自誓不還本土，俄遭離亂，遂各相失，不審存亡，乃慷慨發憤曰：「人如朝露浮漚，卒起卒滅，幻軀生死變故，夜力負走，無時暫停。其來紛紛，不知何從，其去攘攘，不知攸往。孰能向迅激流中躍出欲海，超升道岸者哉！」乃隻身蹭蹬，雲遊水曆，乞丐餘食以充腸腑，帶索裘褐以度炎肅，鶻無定居，鶯仰粗足，如此者凡二十霜。若非賦性剛決淳質，深悟世偽，漸階玄真者，焉能顛沛於是，苦節獨立而不改乎？迨甲申歲，首聞長春國師至自西域，弭節于燕京太極宮，斯時雲儔輻湊，不憚重趼，千里參覲。方瞳側聆咳唾微言，具談修真始末，乃曰：「五祖證道果於前，七真紹玄筌於後，並是潔淨無為心地，法門歸性復命，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爾輩當處實行權，隨機應物，動則屈己利他，靜則滅念降心。吾昔于礪溪龍門下志十三年，險阻艱苦，備悉之矣。日中一食，歉而不飽，夜歷五更，強而不眠，除滌昏夢，剪截邪想。常使一性珠明，七情凍釋。經云：仙道難固，鬼趣易邪，然內功既克粗備，外行亦借周圓，諸天紀錄，方證仙品。」師既領藥石，骨肉都融，心釋神解，行不知所之，處不知所持，因歸禮嗣教清和為引度。退居鄉里，率俸門衆，仍將舊宅先疇改作福田，營造真宇，創水碾磴，接待游方幽隱之士。不十稔，建三清大殿，五祖七真正位，塑繪嚴飾極粹，並兩翼雲堂數處，靜室、廚庫、園廡，綽有列次，為一方首出，蒙賜名額號太清觀，為士庶祈祝香火之地。諸方同志向慕者多，門下被戴，男冠女衆約數百名。其外建方所庵觀，凡成功者十余區，皆尊師平昔所積。道緣感應，何其偉歟！不意歲次癸丑五月初三日，仙期有限，塵網無羈，遂沐浴整冠服，端坐方丈，辭衆而

教史人物總部·宋遼金元部

羽化，道壽六十三歲。其門人縞素心喪，逾期於觀艮嶠二里許，卜宅兆塋地宮，以師禮葬訖。門人郭志希、王志謹等，思慕不已，恐行狀湮微，躬詣銅川卑隱、玄都忝謁，耐泉李志全處，懇禱再四，求為本師立碑刻銘，垂示永久，激勵後學，斯亦貴愛之遺芳也。僕義不可拒，弗自揆謬，悠撫實績而敘其源流，仍系之以銘。其辭曰：

清虛志操，吾徒蓋小，和而不流，強哉斯矯。百煉金精，千磨玉妙，宇泰神飛，天光普曜。拱揖諸仙，徜徉蓬島，回視塵氛，蜚封何眇。馬鬣千秋兮崇嶠之顏，朝霞夕露兮誰知其大覺。

卜道堅

傳記

《房山東嶽廟女冠卜道堅升雲之確》（《道家金石略》）蓋積功累行者世之所尚，受持齋戒者人之所推，歷觀古昔為道之士，或盡力而行，或中道而止者不為不多矣，能抱道專一，度脫塵凡，古難其人。觀于龐公靈照剎那之悟，皆由此理。邇者女冠卜氏，俗本房山，自幼年而悟出家，後受恩戒，法名道堅，棄俗歸真四十餘年矣。守持太上正一法錄，清潔嚴肅，驅邪治病，無不應者。門徒張志仙數人，皆述其本邑壇衆知其德行清高，遂請至本邑東嶽行廟攝壇治病，經歷年久矣。觀其前後建功，求諸事業，莫不盡善。度春秋七十有四，乃泰和丙寅四月十有七日，已年殊無疾病，召門弟子曰：「來日辰時，須當行上。」右手稽首。侍者驚曰：「況師安康，何發此語？」有頃至但如其眠，徐往觀之，誠如其言也。若非至人，安得如此明了。

蒲察道淵

傳記

李道謙《通微真人蒲察尊師傳》（《道家金石略》） 師姓蒲察氏，諱道淵，通微子道號也。家世上京，乃祖以金朝開國佐命功封世襲千戶，遂爲燕都之巨室。上世以威武起家，故宗系莫得其詳。師於天德四年壬申歲生，氣稟特異，方在緇襦，乳母以葷口哺之，必泣哇而後已。迨韶齡間，遇道象輒自瞻拜，敬慕不肯去，見羽士過門，必延致于家，特爲設齋供養之。年既冠，父母欲議昏，師聞之，跪告於前曰：「塵俗之事，性非所願，乃所好則神仙輕舉之業。」父母責之曰：「吾家世襲簪纓，賴子以承門蔭，寧容有是請邪。」遂擇良配定之。及結約之日，預夜，母夢婦縗絰而入，驚且問曰：「何故此服之不祥？」婦曰：「夫新喪矣。」既覺，母曰是婦不利於吾兒，遽絕其姻。師叩私遁于□陽之南山，得一岩穴，木葉積尺，傍有清泉，就爲棲遁之所，惟啖柏飲水而已。數月，樵者見之，告于山下居民，爭相供奉。師丹心潛會，精感仰徹，忽於定中見三仙人衣冠整秀，飄然而來，曰：「聞子好道，故未相過。夫道無師不度，道貴有傳。子今塊坐於斯，以求至道，殆猶尋喬木而訪淵鱗耳，斷無可成之理，宜速下山求師可也。」師乃還家，已逾歲矣。由是求師學道之心愈切。一日于燕市中見貨藥道流，以狡獪惑衆，師厭觀之。傍一走卒言曰：「此妄人耳，吾關西有丘師父者，真神仙人。師聞之，延於肆而飲之酒，詢得其詳。是夜，夢一道者鬚頭木屐，身披鹿皮，西南而行，愈逐而愈不及，遂泣呼之。道者回顧曰：「子慕道雖勤，因緣未契，後年三十可相見也。」覺而志之，常往來于燕山易水之間。無幾何，二親俱下世，方舅氏得官長安，因從入關。舅氏又欲擇姻，師於一室自潔其形以免。政瘡熾之際，夜夢昔山中所見三仙人傳之以藥，未及旬而愈。時清明，因遊興慶池，遇女冠縹緲，問長春師所在。瓊曰：吾師今隱隴山。翌日徑往參謁，

比師將至，長春預告弟子畢知常曰：「有自燕都來受教者。」須臾師至，見長春鬚頭木屐，克肖向夢中所遇，時大定之辛丑歲，師甫三十矣。長春命躬執采汲，奉侍道侶，勤勞既久，屢蒙印可，于道大有所得。丙午，京兆統軍夾谷公因師請長春下隴山，居終南祖庭，道過汧陽之石門，愛其泉石幽邃，乞地數畝，築全真堂，留師居之。師徜徉林麓，棲真養浩，以行其所受之道。明昌辛亥夏，寧海洞真于君奉長春命來與師同處，結爲方外友。隴之州將多國朝貴族，稔知師門第，及慕其高潔，時來參拜，師必以愛民崇道之語教之。乙卯，朝省沙汰道流，幽人逸士，競歸隴川，依師得安者衆。承安戊午，縣人輪資禮部，就全真堂買玉清觀額，大建琳宇，玄化鼎盛。適歲饑，師罄其所有振擠，賴以全活者甚多。里人無賴惡少輩，師以禍福之報勸諭之，不數年，其俗丕變。泰和甲子，忽語其友洞真曰：「長春有閭風之召，吾將歸矣。」未幾示微疾而逝，春秋五十有三。洞真龕其像而事之，後值正大之兵，觀罹劫火。洎大元革命戊戌秋，洞真得旨住持終南重陽宮，主領陝右教事，遣門人興復玉清遺址，仍命改葬師于宮北之天池。自掩壙之初，羣鶴翔舞其上，已事而去，萬目共瞻，以爲異事。歲辛亥，掌教真常李君奉朝命追贈圓明普惠通微真人之號云。

陳道益

傳記

高鳴《清虛宮重顯子返真碑銘》（《道家金石略》） 重顯子，單州琴台人，陳其姓，道益其名，重顯子其號也。族膏腴，弟昆三人，伯氏仲氏皆以俠聞。子性稟淑願，言動恂恂然，故獨爲父母所鍾愛。自侗丕不作華羨事，閭里臺艾咸異之。客有過其門，顧曰：「是兒風骨不凡，它日必有高世志。」金大定間，全真教方行，子聞而悅之，以雪山靈真子道統所在，願執敬杖履，已而妙與神契，肯綮不少經。蓋靈真子得其傳于丹陽馬公，馬公親受大宗師重陽子，付畀於茲四世矣，故其所至，加於人一

等。閱再閏，辭去，將逃空虛不可得，乃起環堵寂寞之濱居之，納缶自牖，日裁一食，嗒焉似喪其耦者。無几何，厥問四馳，向往者日甚，至戶外屢滿，猶有列禦寇未見伯昏瞀人時氣象。子驚焉，去之商河蒲灣，卒以環堵成其誌。既恐無以善其後，復行化諸方，抵武川與至人長春丘公遇，公告曰：天下名山洞府，非有道者孰能與世傳。大恒之左麓，嘗為抱朴子棲隱，因名葛洪山觀。木石巉秀，泉壤沃洌，四時之氣清而煦，或者其然乎，往哉汝宜。至之始，年穀大穰，物無疵癘，于是社而稷之，尸而祝之，自邑長郊大夫如所謂安侯者，莫不油然而喜其衷矣。凡期有六旬，清虛宮成，自爾學徒愈衆，誦誦為一境冠。壬辰冬十月十八日，雨木冰林，灑如縞素，子作曰：我將觀化。怡然書頌而逝。既棺，舉之甚輕如空，人謂屍解云。享年八十有一，甲午始葬于西岩之阿，幸求朝廷賜號洞虛真人。又四年，門人韓志邈、邵志終、賈志玄狀子之行，介吾方外友趙虛白來乞銘，辭弗克。嘗試論之，凡物衰盛，存乎其人。夫全真之教興，由正隆以來，僅百餘載。以九流家久且遠視之，宜若濫觴而未浸也。今東盡海，南薄漢淮，西北歷廣莫，雖十廬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非存乎其人而何？矧子挺然奮起，閎衍之氣超出夷等，而所度弟子又無慮千人，其劇者如高志筌、史志筌、趙志完輩，例能光揚羽翼，擴其師之意，故在處若庵若觀，營建至百所，諳可謂能也已。雖然，因緣際會，亦非偶然者。為之銘曰：

得于天以全，得于人以傳，得靜焉于窮年，道其舍旃，倬哉此賢。河出昆侖，百流一源，大玄聖之門，而復反其根，名永長存。

瑩然子

傳記

張寧遠《天壇尊師周仙靈異之碑》（《道家金石略》）——大道出乎天，歷世不變，人弘其道，雖亡若存。蓋靈明點於胸中，逍遙樂於物外，

教史人物總部·宋遼金元部

【略】尊師瑩然子其人也。師本密州膠西縣農家子，十六歲舍俗，因夢警悟，遂禮長生劉真人為師，學道則玄妙頓覺，讀書則經史該通，且諸子百家之說，無所不□，尤精□易象。後悟玉陽、太古二仙之真□，受長春丘真人之【略】來□路汴梁之地。正大間，逢國多難，師以不拘禮法，或有設疑，指為細人，師亦不為□姑□之，遂為吏所捕，解赴樞密院。是時樞密使駙馬尉□其黃冠野服，蓬首□頗有太古之風，因問以延年術。師答曰：「內固精神，外修陰德。」又內族點檢撒合連問何為飛行，答曰：「外妻不婚，世嗣不淫，□□壯形，以保其真。」又同簽時公問如□是安樂法，答曰：「減嗜欲。」又同簽與屯舜卿問谷神不死之道，答曰：「虛而能應，妙存□□。」又問□□之機，答曰：「明珠在蚌，方圓未定；良玉隱石，黑白未分；妻兒在服，陰□莫辯；雞禽在卵，雌雄未見。」似此者，多不能歷舉。衆皆□許，雖未敢釋，饋以香茗，置之別室，以待其□。坐間有內侍李公持此問對人具奏聞，帝嘉歎而詔出之。後□家以禮徵召，屢辭不能，令提點太一、清微等宮，寵賜頗真之號。然在玄門榮之，師視富貴如浮雲，□沉于丹陽觀井中，恥以名污也。翰林宗工，屢至廣下，雖與□然實以冷眼視之，又恥其貴也。如晦跡於洛陽，棲雲八名不怠於圍役，後住□州，秋啓六載得成於煉功。或者謂師稱為「憨周」者何也？其說有二：一則昔居嵩州□元觀時，與道伴黃公同庵，有日，澗下見虎食鹿，師意其轉而取之。道伴曰：「虎所食者不可與競，競則必傷其命。」師曰：「□取其皮而反其肉，又何不可？」直抵其下，全無所憚，剥皮而還，反肉而飼其虎，傍處亦無害心，食畢而去，故人稱之曰憨。一則平居□息，終日如愚，兀兀癡癡，似無所知，故人稱之曰憨。二者較之，俱有所長□□□□出於無心，南華所謂得其天然，其生以全者是也，故又曰，呼為「沒縫鎖」何也？蓋緘自訥，未嘗唾一字，東坡所謂尋常靜中未覓不得，及玄鑰內投大開性大外開□天，得機密保衛之術，又何諄諄與夫以先覺覺後覺，以先知覺後知，無所讓焉。鎖名沒縫，其斯之謂歟？又師在朝元觀時，本觀自古無水，衆患遠及。師住持後，□□引門人于觀次，指其所曰：「此山石間有泉，汝等下掘。」衆依命而穿之，果有其泉，其水可飲千人，至今以為利。己丑避亂羣懷，逕棲太古觀，方便度人，門弟甚衆。丁酉□王屋總帥司榮久欽德望，屢疏禮請，使住持天壇

上方院。師稔知天壇勝地，乃清虛小有洞天，古來非有道之士不能處之，召門弟子曰：「昔唐有煉師司馬子微，帝遣使往天台山徵之，命主天壇。我輩何人，□今蒙總帥司公屢以疏請，使爲住持，若不允之，更何地棲遲？古人云當仁不讓。」遂允來請，主斯院。周載間，與徒衆闢土耕稼，頃畝四至並給到總帥公據，爰紀碑陰，□惟利於後人，庶絕紛競於他日也。既而雲房方丈，一新結緣。庚子春二月二日，系師降生日，會衆召知觀暨門人曰：「大衆事我有日，於汝等殊無寸益，噫，儒逝曰俎，□盡曰緣，道升曰歸。我今知歸，又何恨焉？將來歸日，止將吾骨於此堂下窰子內葬之。」人皆驚曰：「窰子何有？」以當年七月二十一日歸寂。門人若命，遂坎其穴於法□下，穿至丈餘，果有故窰，衆皆稽首而歎曰：何尊師明於先見也？乃定藏金焉。乙巳，門人圓明子王德真懇請紀碑，僕自度乏才事，未敢諾，有宣差都總管下經歷李昌祖曰：「世濁歸道者衆，但自冠簪得其門者寡矣！今周仙道門之龍象□有靈異事蹟，葬知故窰，真所謂方外得道之士。若不發揚其美，使□人何景仰耶？」僕聞之，敬諾而喜爲之書。銘曰：

異哉尊師，靈明內姿，幼而歸道，長而釋疑。點華尚素，如愚如癡，遇得真法，不迷多歧。天壇勝所，允請住持，歸葬其宅，故窰預知。彩繪其像，棟樑其祠，千秋萬祀，仙□名垂。

訾存真

傳記

李宗善《繹仙傳存真訾仙翁實錄之碑》（《道家金石略》） 仙翁家世博州，訾其姓也。貞元元年十一月望後一日，載弄之始辰也。賦性淳厚，平居寡言笑。大定二十一年，遊歷濟南，於逆旅中遇丹陽真人，欽慕不已，輒從而師之。恭請受號，遂得亘初二字以爲法諱。至明昌之改元，往拜長春子丘仙公。久之，又參拜長生子劉仙公。仙公愛其勤而不懈，輒

賜之道號曰守真子，以避金諱，改守爲存。承安之後，杖屨南邁，抵鈞台。蓬首垢面，衲衣菅屨，滅跡匿影，緘口結舌。晝則乞食旅市，夜則歸於河龕。及泰和間，冬大雪丈餘，人多餓死，先生不出十有餘日。世人以爲死矣，各持畚鍤，欲往埋瘞，徐視之，儼然端坐，殊無寒餒之色。自是之後，人方驚訝，敬信者多。貞祐四年十月十三日，大兵破關陝，犯京師，官民散亂，莫知所措。先生曰：「無妨，必自穎亭過鄭，此間何必憂懼。」俟三日，果如其言。至元光間，天子敕書徵入京師，令睦親府、禮部尚書多所問答，上大悅。正大改元，蔡州寮屬請公赴千簪會。府掾蘇君見而愛之，舍城東果園約三十餘畝，創立玄真道院，先生主盟，道衆輻輳，不下五百餘衆。正大四年久旱，術甲節使請先生主行祈雨醮事，立獲霑足。是日午齋，鋪設錦綉，先生輒以泥履坐於綉上，夫人憂見於色，以爲敗我錦綉。齋畢而出，夫人視之，亦無點污，與新不異。是日在城中外泊碓山、米市、竹竿三巷中，家家皆見先生就齋。金主哀宗駕幸蔡下，問百官曰：「天下城池盡皆攻陷，此城獨安，緣何故也？」百官僉對以訾尊師保佑之力也，上大喜，即日宣上殿同話。問答如流，莫不稱旨。甲午正月初九日，留遺世頌曰：一念不起，萬緣皆空，拂袖而去，明月清風。擲筆而返真，春秋八十有二。未及葬，翌日城陷矣。

許廣陽

傳記

秦志安《復建十方重陽延壽宮碑銘並序》（《道家金石略》） 九土鍾美，惟雍爲上，就雍稱最，在茲涇陽。邑之西北，不遠三墩，爰有別墅，地平如砥，林茂如織，風氣和濡，人物繁秀，嵯峨聳其北，唐原輔其東，仲山弼其西，涇流匯其南，鑿岸分源，左環右繞，東沾西沃，有畎皆溢，無溝不盈，故桑麻之盛，禾麥之豐，號爲秦中之甲乙焉。輔教真人廣陽子許君愛其山水之明秀，士庶之剛直，翩翩然寄跡於斯，乞食不飽，衲

傳記

衣不完，口不妄言，目不邪視，十有餘年，未嘗改節。於是四方之民，傾心而信向之矣。雖輿壘之慕庚桑，圃田之歸禦寇，未足逾也！莫不舍良田，捐靜賄，築環堵，啓靖廬，迄成巨厦，號曰三陽。真人不違人請，和光同塵，接物利生，塵塵談玄，主盟師席，功滿丹成，悶然厭世，超然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自時厥後，劫火相仍，廊廡一毀，灰燼飛揚，化為平地，蒿埋棘荒。天方悔禍，再振皇綱，復立郡縣，居民稍還。真人之高弟清微大師寇君志淨，通妙大師賈君志玄，常清大師劉君志和，皆畸人俟天，忘塵寡欲，味道日久，無慮數十輩，不忘前人之舊業，荷鋤鋤，具斧鉞，劃荆榛而作徑，藝花木以成行，量地爲基，起土爲壇，殿轟中央，棖題琳琅，象設混元，金碧煌煌，左列龔位，右辟雲房，霞開丈室，棋布茅堂，雖未完具，亦足以爲一時之壯觀也。璇榜高懸，號曰重陽，彰師祖之無方，表玄門之有自。日以談虛無，論希夷，黜嗜欲，絕聖智者，若輻輳而聚乎其中矣。嗚乎美哉！廣陽子乃趙了真之高弟，馬丹陽之法孫。所傳者正，所受者明，故後來枝葉雖遠，而不失其所宗，知末榮則本豐，源深則派巨，畢舉其事以每成功。知宮向公志真、越公志超、王公志謙，百舍重趼，千里丐文，余固知不辭，遠道而來，知不可拒，遂爲之詞曰：

偉哉玄化，厚德無疆，含弘光大，品物藩昌。諒彼膏腴，唯在涇陽，土美民贍，至人彷徨。變化齊一，不可爲量，民之仰戴，輿壘亢倉。遂成卜築，金碧煌煌。無何劫火，煨燼飛揚，湯武革命，復振皇綱。公之高弟，鳳麟翱翔，是營有俶，乃復肯堂。止基乃理，棖題琳琅，日改月化，霞室雲房，高揮璇榜，號曰重陽。能事既畢，金蓮繼芳，玉蕊傳燭，綿綿不忘，鐫諸蟲鳳，久而益彰。

尹志平

弋穀《清和妙道廣化真人尹宗師碑銘并序》（《甘水仙源錄》卷三）

宗師，全真嗣教六世祖也。自守真緒，風化鼎盛，什百於疇昔。形器之域，古今同盡，春秋八十有三，遽有拂衣啓手之嘆，以辛亥二月六日昇于大房山清和宮之正寢。【略】師諱志平，字大和，姓尹氏。遠祖居滄州，前宋時有官萊州者，因家焉。顯高祖妣有子九人，俱登進士第，仕至郡守者七人。顯大父公直、顯考弘誼，皆隱德不耀。師於大定九年正月二十日生，是夕其母方寐，見儀衛異常，皆盛服而入，神思愕然，驚寤，師已誕矣。時里人相驚曰，尹氏宅火。奔救之，至則無火。稍長舉止異凡兒，三歲穎悟善記事，五歲入學日誦千餘言，讀書即玄解。嘗因祀事，究生死理，杳然遐想自忘。七歲遇陝西王大師，有從遊意。十四歲遇丹陽真人，遽欲棄家人道，其父難之，潛往。十九歲復迫令還家，錮之，竟逃出再三，始從之。住昌邑縣之西庵，常獨坐樹下達旦。或一夕，見長生劉真人飄然而來，斷其首，剖其心，復置之，覺而大有所悟。後住庵福山縣，養疾患困，勤瘁者累年，衆德之。遊濰州，時龍虎完顏氏素豪倨，慕師道德，施園地，創觀曰玉清，率家人尊事之。今觀廢於兵，而松檜鬱爲茂林。後覲長春真人於棲霞觀，執弟子禮，真人特器異之，付授無所隱。又受易於太古郝真人，受口訣於玉陽王真人。自是道業日隆，聲價大振，四方學者翕然宗之。己卯歲，太祖皇帝遣使宣劉仲祿，徵長春真人。仲祿及益都，真常李公曰：長春今在海上，非先見尹公，必不能成此盛事。及濰陽，謁師於玉清之丈室，見其神采嚴重，不覺畏敬自失，從容語及詔旨，師大喜曰：將以斯道覺斯民，今其時矣。遂偕往覲長春真人於萊州昊天觀。先是金宋聘命交至，皆不應，至是師勸行，決計北上。時從者十八人，皆德望素重者，師爲之冠。辛巳及癸未，備嘗難阻，既見帝於西印度，奏對稱旨。還及雲中，真人聞山東亂，國兵又南下，曰：彼方生靈，命懸砧鼎，非汝莫能救。遂遣往招慰，聞者樂附，所全活甚多。乙酉歲，勅令長春真人住太極宮，即今長春宮也。師在席下，四方尊禮者雲合，師

曰：我無功德，敢與享此供奉乎。遂辭退，住德興之龍陽觀。屢承真人手劄示以託重意。及真人升，師方隱煙霞觀，又欲絕跡遠遁，爲衆以主教事敦請，勉從之。還長春宮，以嗣事自任，自是徒衆輻湊，輦轡樂貢者，日充塞庭宇。忽謂衆曰：吾素厭冗劇，喜山林。遂因平樂請主醮事，而出遁景州之東山。未幾，燕之僚士固請還宮。壬辰，帝南征還，師迎見於順天，慰問甚厚，仍令皇后代祀香於長春宮，貺賚優渥。甲午春，遊毋閭山，太玄觀之李虛玄語人曰：去年院中青氣氤氳者累日，占者以爲當有異人至。今師來，既驗矣。踰春南歸，及玉田，衆喜，爲數日留。日已晡，遽促駕兼夜行五十餘里，舍豐草中，衆莫知所以。後還宮，始知在玉田時，有寇數百欲劫掠，追至大合甸，不及而反。從者相賀曰：非師奈我輩何？時皇后遣使勞問，賜道經一藏。乙未春，詣沁州，主黃籙醮事。入郊城境，居人或夢縣之地祇曰：真人來，當警衛無虞。及平遙理醮事，時早久且風，醮之三晝夜，燈燭恬然，在他境猶風。沁帥杜德康、平遙帥梁瑜各施宮觀，一方傾心焉。九月達平陽，分命披雲宋公率衆鑊道藏經板，不數載而完，所費不貲，而人樂成之，亦師爲之張本。師以此道化大行，歸功祖師重陽真人，遂留意祖庭。時京兆行省田公馳疏來請，適與師意合，丙申春始達。於榛莽中規度兆域，及宮觀基址。終南太華等處諸觀宇，廢不能復，咸請主於師。時陝右甫定，遺民猶有保棚未下者，聞師至，相先歸附，師爲撫慰，皆按堵如故。繼而被命於雲中，令師選天下戒行精嚴之士，爲國祈福，化人作善。時平遙之興國觀、崞之神清、前高之玉虛白雲洞、定襄之重陽、沁之神霄、平陽之玄都，皆主於師。秋，帝命中書楊公召還燕，道經太行山間，羣盜羅拜受教，悉爲良民。出井陘，歷趙魏齊魯，請命者皆謝遣，原野道路設香花，望塵迎拜者日千萬計，貢物山積，略不顧。戊戌春，忽曰：吾老矣，久厭勞事，以正月上日傳衣鉢於真常李公，俾主教事。乃卜築五華山，並增葺大房山之真陽觀，更曰清和宮，以爲菟裘焉。終南祖庭葬具已備，庚子冬請師董其成，欣然而往，雖冒寒跋涉險不憚也。常曰：吾以報師恩耳。時季冬，京兆一境旱，衆禱曰：師來和氣必應，下車而雪。大歲葬禮，以明年正月二十五日既事。時陝右雖甫定，猶爲邊鄙重地，經理及會葬者，四方道俗雲集常數萬人，物議恟恟不安，賴師道德素重，鎮伏邪炁，故得完其功。初，重

陽真人修道於此，既成，火其庵而東，貽詩有後人復修意，至是師廣之，亦有繼祖來修之語。噫，百年事終始脗合，豈偶然哉。於是剪蕪平丘，土木並作，堂廡殿閣粲然一新。既成，額以重陽，以示報本意。若華山之雲臺、驪山之華清、太平宗聖等宮，悉擇名重耆宿以主之，興完皆踰舊。是年還燕，夏五月過太原，時自春不雨，禾種不入，師憐之，出已帑物爲香火費，爲民祈禱，雨大霑。及還燕無幾何，謂侍者曰：我常便清和宮之西堂，故居之，今爲我灑掃方丈。從之，翌日長往，及宮洮頹禮聖畢，訣衆曰：吾將逝矣。衆驚愕，師曰：吾意已決，夫復何言。有進紙筆者，默不應。惟戒葬事勿豐，遂不食，但飲水啜茶，危坐談道，語音雄暢異常。是夜久正衣冠，曲肱而逝。衆毀哭過哀，時馨香之氣滿室，遠近聞者奔走賻贈，哀戚若喪考妣。初，師遺言葬大房，至是僚士固請，遂葬五華，徇輿意也。中統改元二年，詔贈清和妙道廣化真人。師平日著述甚多，門人板之，目曰《葆光集》，并《語錄》皆通貫經藝，洞見道體，所謂博學而約說者。當時朝旨褒崇，及宏儒名卿詩文讚美，哀爲一集，目曰《應緣錄》。其覺後進則高下不遺，蹊逕坦明，以謙遜勤約爲治心之要，以踐履功行爲入道之基，及其縱說，則時亦露機緘之妙，所謂窮理盡性以至命者也。得其門者，由堂及奧，其次不失爲誠謹之士，其成就於人者如此。

雜錄

戈毅《清和妙道廣化真人尹宗師碑銘》（《甘水仙源錄》卷三）初居濰陽龍虎家，餘二十年，姬侍日滿前，終莫一識其面。嘗失善馬，獲其盜，物色既驗，盜畏罪不承，曰此我馬也。師即還馬縱去，其高潔不累於物如此。至大至剛之氣，充諸內，形諸外，望之如神，即之如春，不怒而威，匪爵而尊，雖萬乘不足加其重，雖窮處不足爲之輕，其平日之所養者如此。及遭時得君，權道濟物，祥風時雨，覆及遠方，跂行喙息，罔不得其所，其見於功用者如此。其至誠前知，感通神明，則又時出人意表。以天挺之姿，承積累之基，譬猶日中之陽，月盈之光，不期盛而自盛，尚且

謙抑自居，淡泊自樂，化應乎無窮之緣，神寂乎寥廓之鄉，體用兼備，無過不及之弊，其諸異乎同源而異流者歟？抑世有以綱常爲言者，是又大不然。自四海橫潰，華禮蕩滅，污俗所染，又豈特於借鋤德色，取筭諛語，八佾舞庭，召王所狩者乎？及風化所過，暴者仁，奪者讓，泰者抑，上下怙然，此於綱常之助，其功豈易量哉。

李志常

傳記

王鶚《玄門掌教大宗師真常真人道行碑銘》（《甘水仙源錄》卷三）

公諱志常，字浩然，其先洺州永年人，宋季避地濮之范陽，尋又徙開之觀城，因著籍焉。高祖皓、曾祖昌、祖明、父蔓，皆隱德不耀，素爲鄉里所重。明昌癸丑春正月十有九日，母聶氏夜夢異服一人授以玉兒，覺而生公。二歲喪父，六歲喪母，養於伯父濟川家。濟川諱豪，名舉子也。賦義兩科，屢占上遊，雖以四舉終場同進士出身，歎如也。見公穎悟不羣，嶄然出頭角，意欲作成，以償平昔之願，而公不喜文飭，雅好恬澹，常默禱高穹，望早逢異師勝友，式副夙心。年十有九，伯將議婚，公聞之嘆曰：「本期學道，未涉津涯，若愛欲纏縛，則古人高蹈出塵之事業難乎有成矣。同舍兄張本敏之初以嗣續規公，既知牢不可奪，乃各言所志而訣。居無幾，負書曳杖，作雲水之遊，初隱東萊之牢山，復徙天柱山之仙人宮。宮之主者曰湯陰李仙，見公儀觀魁偉，音吐不凡，大加賞異。逮公辭，告之曰：君玄門大器也，山庵荒僻，非久淹之地。昔祖師所至，異人並出，今獨長春在焉，宜往從之。他時成就，未可量也。公翌日遂行，至即墨之東山。屬貞祐喪亂，土寇蜂起，山有窟室，可容數百人，寇至則避其中。衆以公後，拒而不納。俄爲寇所獲，問窟所在，捶楚慘毒，絕而復蘇，竟不以告。寇退，窟入者出，環泣而謝之曰：吾儕小人，數百口之命，懸於公一言，而公能忘不納之怨，以死救之，其過常情遠甚。爭爲給養，至於康

調，迄今父老猶能道之。歲戊寅夏六月，聞長春師自登居萊，公促裝往拜席下。師一見器許，待之異常。山東路轉運使田琢器之，高其行，且聞昔在即墨，主帥黃擢副統咨公籌畫，保完一城，以書邀至益都，待以賓禮。己卯冬十有二月，我朝遣便宜劉相仲祿齎詔備禮，起長春師于東萊。時益都副帥張林自金歸宋，叛服靡常，公懼其爲阻滯，乃往說林，俾移檄所經，衛送以行。庚辰春正月，師始命駕，從行者十有八人，公其一也。二月達燕，明年春二月北上，秋七月至阿不罕山，距漢地幾萬里，並山漢人千家逆師羅拜，以爲希世之遇，咸請立觀擇人主之。師將行，指公坐上語衆曰：此子通明中正，學問該洽，今爲汝等留此，其善待之。因賜公真常子號，額名其觀曰棲霞。師既西邁，公率衆興作，刻日落成，又立長春、玉華二會，至今不輟。癸未夏五月，師至自行在，憩于其觀。一日齋客四集，師手持一弓弦，不言以授公，公亦不言而受，圈而佩之，仍作詩爲謝，師但笑領而已。蓋阿不罕之留，弓弦之授，識者知其有付屬之意。秋七月從師還，至下水時，殘暑尚熾，師因納涼官舍之門樓，字呼公而教之曰：真師不易遇，得道者不易逢，逢之而不易識也。守道之篤，人貌而天，行直寓六骸而淵宗，忘飢渴而常寧，至靜而遺形，獨遊乎無極之妙庭。此語汝當記之，以俟他日自得之耳。公拜而謝，自承教之後，益自奮勵，息機體真，敬事循理，歷死生憂患之際，曾不易其所守。師住燕京之日，凡教門公事必與聞之。丁亥秋七月，師既仙去，清和嗣教，以公爲都道錄兼領長春宮事。己丑秋七月，見上於乾樓輦，時方詔通經之士教太子，公進《易》、《詩》、《書》、《道德》、《孝經》，且具陳大義，上嘉之。冬十一月，得旨方還。庚寅冬，有誣告處順堂繪事有不應者，清和即日被執，衆皆駭散，公獨請代之曰：清和宗師也，職在傳道。教門一切，我悉主之，罪則在我，他人無及焉。使者高其節，特免桎械，鎖之入獄。夜半鎖忽自開，公以語獄吏，吏復鎖之，而復自開。平旦吏以白有司，適以來使會食，所食肉骨上隱然見師像，其訟遂息。癸巳夏六月，承詔即燕京，教蒙古貴官之子十有八人，公薦寂照大師馮志亨佐其事，日就月將，而才藝有可稱者。乙未秋七月，奉詔築道院於和林，委公選高道乘傳以來。雖清和掌教，而朝覲往來必以公，故公爲朝廷所知，而數數得旨，璽書所稱曰：仙孔八合識。八合識譯語師也。戊戌春正月，清和會四方耆舊，手自

雜錄

王鶚《玄門掌教大宗師真常真人道行碑銘》（《甘水仙源錄》卷三）

道教之曰全真，以重陽真人爲祖師，其自甘河仙遇，劉蔣焚庵，行化關東，前後僅十年，而天下翕然宗之，非信道篤而自知明，安能特立章章如是？卒之搜奇訪逸，得高第四人，曰丹陽、曰長真、曰長生、曰長春。四人者，俱能整玄綱，弘聖教，使運數起而道德新，趨矣哉。至於禮聘兩國，聲馳四方，生能無欲，歿能不壞，惟長春師爲然。師救物以仁，度人以慈，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故遊其門者率聰明特達之士。然傳法嗣教止於尹清和、李真常二公而已。清和公早慕真風，徧趨法席，濰陽化度，沙漠待行，爲長春門弟子之冠。其踵師掌教，謙抑不居，竟脫煩勞，優遊以壽終。若夫以清靜養真，以仁恕接物，華實相副，文質兼全，名重望崇，使遠近道俗趨拜堂下，惟恐其後，則吾真常公有之矣。【略】公以儒家者流，決意學道，事師謹，與人忠，茹葷飲酒之戒涓毫不犯。主宮門二十年，凡所營繕，皆公指授，翬飛櫛比，雄冠一時。四方信施，歲入良多，悉付之常住，一無私積，羽化之日衣衾杖屨而已。性質直，不能曲意順情，故謗訟屢興，隨即自解，公一不校，復以誠信待之。方其與同舍張君敏之之訣也，各言其志，敏之卒中詞賦高第，而公竟掌道教長春。別幾二紀，敏之以使北見留，隱爲黃冠，公兄事如昔，并其屬給養之。時河南新附，士大夫之流寓於燕者，往往竄名道籍，公委曲招延，飯于齋堂日數十人。或者厭其煩，公不恤也，其待士之誠類如此。長春道侶不下數百，獨能識誠明於鄙稚，教育成就，卒付重任，其知人之明又如此。故能歷事三朝，薦承恩顧，雲輅所至，傾動南北，香火送迎，絡繹不絕。及聞訃音，近者素服長號，若喪考妣，遠者出迓仙靈，爲位以哭，可謂其生也榮，其死也哀矣。庚申夏四月，今上嗣登寶位，中統辛酉秋八月，詔贈真常上德宣教真人號。

爲書付公，俾嗣教。公度不能辭乃受之。三月，大行臺斷事官忽土虎奉朝命復加玄門正派嗣法演教真常真人號。夏四月赴闕，以教門事條奏，首及終南山靈虛觀，係重陽祖師鍊真開化之地，得旨賜重陽宮號，命大爲營建。甲辰春正月，朝命令公於長春宮作普天大醮三千六百分位，及選行業精嚴之士，普賜戒錄。逮戊申春二月既望，醮始告成，凡七晝夜，祥應不可殫紀。歲辛亥，先帝即位之始年也，欲遵祀典遍祭嶽瀆。冬十月，遣中使詔公至闕下，上端拱御榻，親緘信香，冥心注想，默禱於祀所者久之，金盒錦旛，皆手授公，選近侍哈力丹爲輔行，仍賜內府白金五千兩以充其費。陛辭之日，錫公金符，及倚付璽書，令掌教如故。公至祭所，設金錄醮三晝夜，承制賜登壇道衆紫衣，暨所屬官吏預醮者，賞賚有差。詢問窮乏，量加賑卹。自恒而岱，岱而衡，衡隸宋境，公嘗奏可於天壇望祀焉。既又合祭四瀆於濟源，終之至於嵩，至於華，皆如恒岱之禮。祀所多有徵應，鴻儒鉅筆，碑以紀之。壬子春正月，命駕終南祖庭，恭行祀禮，規度營造，凡山下道院皆爲一例，以是地係教門根本故也。逮四月既望東歸。癸丑春正月，奉上命作金錄大齋，給散隨路道士女冠普度戒牒，以公爲印押大宗師。甲寅春，上又遣使作普天大醮，分位日期，如戊申，而益以附薦海內亡魂，勅公爲大濟度師，出黃金五百兩，白金五千兩，凡龍璧環紐鎮信之物，及沉檀龍麝諸香，並從官給。自發牒至滿散，鸞鶴五雲現於空際者無虛日。公復念燕境罪徒久幽狴犴，不以湔洗，則無由自新，言之有司，蒙開釋者甚衆。冬十有二月，有旨召公，乙卯秋七月，見上於行宮。適西城進方物，時太子諸王就宴，勅公預焉。舍館既定，數召見，咨以治國保民之術。十有二月朔旦，上謂公曰：朕欲天下百姓安生樂業，然與我同此心者未見其人，何如？公奏曰：自古聖君有愛民之心，則才德之士必應誠而至。因歷舉勳賢並用，可成國泰民安之效，上嘉納之，命書諸冊。自午未間入承顧問，及燈乃退，丙辰春正月，以老辭。夏四月，至自北庭。五月至晦，總真閣之北簷無故摧壞。六月庚申朔，公倦於接應，謝絕賓客，隱几不言。戊寅，正襟危坐，語左右曰：昨夜境界異常，吾自知卦數已盡，歸其時矣。主管教門，向已奏聞，令誠明張志敬受代，餘無可議者。翌日，悉以符印法衣付之，乃留頌，順正而化，春秋六十有四。平昔著述多爲人所持去，有《又玄集》二十卷、《西遊記》二卷行於世。

于志道

傳記

楊奐《終南山重陽萬壽宮洞真真人道行碑》（《甘水仙源錄》）卷

三）師諱善慶，字伯祥，寧海人，高門于公之後。祖彥升，主好時縣簿，考道濟，韜光不仕。師幼不苟葷，長通經史大義，雅嗜道德性命之學，與馬丹陽同里開。大定二十二年，丹陽演法於金蓮道場，臺稚雲集，而師預焉，時甫十七矣。丹陽見而奇之，且嘆曰：向畏重陽譴訶，頗萌倦弛，然得以終其業者，彥升力也。使是兒入道，殆天報乎其家。聽執几杖以從。再年冬，丹陽返真，徑造隴州龍門山謁丘長春，長春俾參長真於洛陽，得鍊心法，丐食同華間。明昌初，長春歸海上，囑曰：汝緣在汧隴，無他往。夫人需友以成，不可不擇。復入秦，卜吳嶽東南峰，鑿石以處，日止一餐。凡可以資於道者，造次不暫舍，絕跡人間七八年，迄今目其龕曰于真人洞。友蒲察道淵待之如師，後創觀汧陽之石門。承安中，好事者請玉清額，禮體玄大師，尋佩受法籙以輔道救物，遠近益加崇敬。泰和三年，隴之州將保賜冲虛大師號。五年再謁長春，啓證心印，退隱相州天平山。六年，長春介畢知常緘示密語，督還汧隴，仍易名志道。師再三敬諾，參長生，久之道價隆重，輝照一時。雖黃髮故老，自以爲不逮也。常謂學仙者存乎積累，赴人之急，當如己之急。八年南征凱還，憫其俘累，必盡力購援而後已。元光二年，隴山亂，中太一宮李冲虛聞之，舉以自代，不起。正大改元，上悼西軍戰歿，遣禮部尚書趙公秉文祭於平涼，充濟度師。秉文高其節，圖像薦諸朝，召之，又不起。二年饑荒，或言路直秦岐之咽，過客無別，歲計奈何。師曰：吾門一見其難，而遽如許，不廣甚矣。言者悚愧。未幾，秋大熟，遷五姓洞真觀，環居弗出逼，中使絡繹不絕，起而應之，遂領中太一宮事。七年，河南不雨，召近侍護師降香濟源上，初期望祀於宮中，而臨河阻風，鐵剗既沉，斥鼓棹前進，登岸，風

如故，立致甘澍，特旨褒異，兼提點五嶽佑神觀。天興二年春，京城送款于我朝，驛訪高道，以師爲之冠。秋七月，約由中灤渡北邁。時苦於餓，依附者衆，船人疑其有金帛，迤邐沿流而下，夜將半，遇一沙渚，委之而去。黎明驚濤四涌，莫不倉皇失措，會八柳樹堤潰乃定。徐謂弟子符道清曰：今日之事，非爾不能濟。道清秦人，不安於水，承命捷若神助，俄賂二舟馳逐，舉脫其厄，其臨事如此。過魏過魯過趙，諸侯郊迎以相躡，擁篲以相先。玄通子范圓曦方爲人所尊信，主東平上清宮，聞風虛席引避，良有以也。乙未秋入燕，致祠處順堂下，適清和嗣教門事，待之如伯仲。丙申，燕境大旱而蝗，俯徇輿情，投符瀘溝，乃雨，蝗不爲灾。戊戌夏四月，詔天下選試道釋，進號通玄廣德洞真真人。秋七月，掌教李公真常奏請住持終南山重陽萬壽宮，適北京留守烏公築全真觀奉之。庚子，太傅移刺實儉總管田雄交疏，邀師會葬祖庭，即日命駕入關總宮事。綦白雲、李無欲實綱維之，而曹冲和志陽實潤色之。丙午夏五月，西遊鞏昌，以汪侯德臣敦請故也。冬，盤桓秦亭，賓僚劉澤琬、王道寧、焦澍，朝夕左右，動靜語默，具西州錄。丁未春二月還宮，張道士來雲中，躬拜庭下，師堅讓不受。執事者曰：真人壽垂九秩，簪冠滿前，以此而處淵源之地，過矣。師曰：禮無不答，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老氏有之。以丹陽接一童子，必答焉，忍自尊大耶。庚戌冬十月二日沐浴，正襟危坐，猶平日。翌日留頌，以寓生不必樂死不必憂之旨，曲肱歛息坦然順化，春秋八十五。後九日，葬于宮之西北隅，有洪鍾集行於世。鎮陽馮侍郎璧傳其事甚悉。在汧則尚書左丞張公行信、平章政事侯公摯、司諫許公古、禮部尚書楊公雲翼、王府司馬李守節、修撰雷淵、應奉翰林文字宋九嘉，在燕則陳漕長時可、吳大卿、張侍讀本，在關中則參省王輔臣、郎中邳邦用、講議來獻臣、同德寺丞楊天德、員外郎張徽、中書掾裴憲、經籍官孟攀鱗、署丞張琚。蓋當世景慕者也，容力取而言詰之哉。師間氣天挺，謙慈夷粹，似簡而不失其倨，似和而不涉於流，信乎其難名也。四方學徒，不可勝數，雖久於其事者，未嘗見喜怒之色形於顏間。察其日用之常，則寒暑風雨無少變，六十八年脇不沾席衣不解帶，可謂慎終如始矣。與人言惟正心誠意而已，至於齋神願真之祕，苟非真人，閉口不吐，恐失之強聒也。精潔儉素，不習而能，一履襪之細，至經歲不易，肯以絲毫利諸己耶。東徹海

岱，南窮襄鄧，西極洮鞏，北際燕遼，瑰蹤瑋跡，章章可考。

雜錄

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下

既而父珍與其室王氏謀曰：吾止是兒蒸嘗所系，今丹陽化度入道，殆夙契乎。丹陽嘗業儒，必不妄絕吾于氏之祀。其修真之門，量有超出世法之外者。我輩區區，尚何所戀。遂與女子洎家人輩，俱受業于丹陽之門。丹陽訓珍法諱曰道濟，王氏曰道清及號玉谿散人，女曰妙靜，即師之姊也。後俱爲玄門之宿德。再年癸卯冬，師從丹陽赴萊陽遊仙觀醮。未幾丹陽上仙，長生、玉陽二宗師來主喪事。嘗聞丹陽有報德彥升語，乃授師道門儀範，命宋崇福相將入關，俾事長春宗師，以遠鄉土親愛之情。師受教而西至終南祖庭，拜謁靈陽李君，備陳長生、玉陽之命，靈陽見師天姿雅澹，舉措不凡，教之棲山林、遠塵市、親有道、種福田，且使枉道詣平涼，參高士崔羊頭。師承命而往，一夕宿回山王母宮，夜夢老嫗持餅一槃餉鬚頭道者，道者即取一餅擘半與師食，仍自食其半。又二日達平涼崔菴，參禮甫畢，俄一嫗持餅一槃來饋于崔，其崔與嫗克肖夢中之見，崔取一餅擘半與師食，即自食其半，且曰：連前夜者，食吾一餅矣。時趙九古侍側，崔指師曰：是子可教，其有道緣乎。居踰月，多蒙指授。遂辭詣隴州龍門山侍長春，恭執汲爨。乙巳春，長春命師詣洛陽，致書于長真宗師，長真訓以推強挫銳、鍛鍊塵心爲學道之要。無何，長真返真，師葬祭禮，竟復入關，丐食同華間，行其所受。丙午，長春下隴山，振教祖庭。召師席下，令日服勤勞，以結勝緣。先長春游隴川日，愛汧陽縣東之石門嘉勝，築全真堂，命弟子蒲察道淵居之。明昌辛亥長春將歸海上，謂師曰：汝緣在斯，無他往。人需友以成，友不可不擇。蒲察道淵者，心存至道，是人必能輔成爾業，可往居之。師詣吳嶽五峰山鑿石以處，日止一餐，晝夜不寐者七年。惟道是力，乃臻於妙。凡未然之事，必預知之。隴人迄今目其龕曰于真人洞，塑像事之。蒲察請師下山同處。承安戊午，郡之好事者，輸貲構造揭玉清觀額。尋禮玉陽參受經錄，以輔道救物，遠近益加崇敬。泰和癸亥，隴州牧保賜冲虛大師

號。五年乙丑，復往棲霞觀長春，請進上道，無何，長春遂促西歸。至臨沂，遇玉陽于縣解，玉陽首問關中日與甚人爲友，師以蒲察告玉陽。再問蒲察入道之由，師告以奉長春命，玉陽曰：審若是，則可與友矣。遂蒙教以微旨，乃授洞真子號。居數日乃別，道過林慮，愛其幽闐，棲止于天平觀。丙寅，長春介畢知常持教帖云：大抵上根之人，惟財色是遠，汝既能推財讓義，何必深山窮谷守靜篤也。草字到日，即便下山，復還汧隴。目今教門闕少得力人，要汝弘闡爾，仍更名志道。師拜命還秦。八年戊辰南征凱還，憫其俘繫購援者甚多。師自五峰卒業以來，詣門求度爲道士者數百人，俱立觀院於鳳翔汧隴之間。元光癸未，汧梁中太一宮提點李冲虛舉以自代，不起。正大改元，上悼西軍戰沒，詔遣禮部尚書趙公秉文醮祭於平涼，延師爲濟度。醮竟，師以所奉信幣悉具呈回，納助軍須之用。趙素重師高潔，圖像薦諸朝。遣使召之，又不起。已而隴山兵亂，畢知常請師詣岐山五姓之洞真觀居環堵。丙戌，遣中使再召，起而應之，至京之日，奉旨提點中太一宮，若密國公璫、侯莘公摯、楊尚書雲翼、許司諫古、馮內翰璧，諸相貴近，爭相景慕。時金運將終，徭役叢出，民大不堪，徵及道釋。師每於執政者方便啓導，屢寢其議，四方緇黃，多賴以安。丁亥，北來道衆傳長春升仙于燕山，師日惟一飯，心喪者三年。庚寅河南旱，詔近侍護師禱於濟瀆，上期望祀于宮中，醮竟立致甘澍，特旨褒異，令兼領五嶽佑神觀事。是秋書大有年。天興癸巳春，汧京納款，聖朝遣使訪三教人，以師爲之冠。秋七月由中樂北渡，時依附者衆，舟人疑有金帛，薄暮啓船，遇一沙渚，給以達岸，委之而去。黎明驚濤四涌，莫不倉惶失措，師泰然無懼色。是日會八柳樹堤潰，水勢南下，命弟子符道清濟賂二舟，舉脫其危，於是挈衆達大名。玄通范圓曦時主東平上清宮，聞師至，率在府僚屬道衆備車騎來迎，虛席引避。師辭不得已，乃弘教於東原。乙未秋上燕都謁長春處順堂，燕人懇留，不獲南歸。丙申夏燕境蝗旱大作，行臺諸官禱師禳祭，師俯仰輿情，啓醮即雨，蝗不爲灾。秋，清和真人尹君自關中還燕，命真常李君權教，築室于西院，與師對處，日相陪佚。戊戌春，真常嗣掌教事。夏四月朝廷選試道釋，以師聞望隆重，進號通玄廣德洞真真人。適北京留守烏德亨築全真觀，邀師矜式其國人，勉應而行。秋七月真常奏請得旨，改終南靈虛觀爲重陽宮，敕師住持，主領陝右教門

事。庚子夏，太傅移刺寶儉、京兆總管田德燦差官持疏往邀，即日命駕。

烏公以下僚庶以師興復祖庭之故，知不可留，饋金贖幣者充積。過燕涉趙，度晉來秦，所至之方，諸侯郊迎，士庶嚮慕。以所得之貲，悉爲興建之費。辛丑春正月，會諸路師德，葬祖師於白雲殿。時關輔甫綏，民稀土曠。門下道流共念祖師開化之德，競來入關，營佃方所，爲之羽翼。東連海岱，西徹鞏洮。南際江淮，北通沙漠。往還道俗，奉香送供者，絡繹不絕。與李宮作務之衆，恒不下數千人，賴師道德高厚。每至朔望，必設齋集衆，教以修身養性爲功，立觀度人爲行，及諭以罪福之理，俾各從所便，故得循規蹈矩，教門寧謐。不十載間，雄宮傑觀，星羅雲布於三秦之分矣。其祖庭制度爲海內琳宮之冠。師以甘河祖師遇真之地，建遇仙宮以彰靈跡。又於西號礪谿長春鍊化之所，分命門人千指創長春成道宮以報教育之德。夾谷先鋒使於祖庭作功德主，建虛皇壇殿，以甲辰上元日請師設羅天大醮，薦悼海內亡魂。以落成之適皇子闡端大王開府西涼，遣使趙崇簡就宮修金籙醮七晝宵，方降聖之際，北東二方真文無火自化。使回啓其靈異，王特降璽書護持玄教，仍增以重陽萬壽宮額，賜與醮五師以真人號。謂師與宋披雲、薛太霞、綦白雲、李無欲也。夏五月，聖旨遣近使裴天民詣宮，行降御香，特加優遇。丙午秋，鞏昌總帥汪德臣欲請師作醮薦父靈儀，慮其不能動，啓於王府以汪侯開國大臣，遂命丞相完顏鳳哥敬詣終南禮請，師即應之。鞏昌地接西羌，居民但習浮屠之教，師以無爲、清靜、正心、誠意之道化之，風俗爲之一變。冬演教秦亭，應緣接物之迹，秦士有《西州錄》。丁未春還宮，秋八月皇太后賜以冠服，仍頒寶誥，敕守臣外護玄化，無令擾瀆。庚戌夏六月通明閣告成，師拽杖逍遙其下曰：吾焚修祖庭，經營是閱僅十年，今始見成就，豈徒以誇其壯麗爲哉。蓋常人之情，見其嚴飾乎外者，而儼敬之心油然而生乎內。夫上達之士以清靜無事絕慮修身者，固不在是。其於弘教度人，此象設崇構之緣，亦不可偏廢。教之所以崇，道之所以尊也。冬十月三日沐浴正襟危坐，召衆於前囑以修進之語，日方卓午，留頌而逝於衆妙堂。春秋八十有五。醮祭九日，顏采如生。遠近道俗，執紼奉賻者數萬人。葬於宮之仙蛻園，附玉蟾靈陽二師之側。度人暢道詩詞目曰《洪鍾集》行於世，故翰林待制孟攀鱗作文，率長安士人特來祖庭致祭，河南轉運使楊奐爲作道行碑。至元戊寅歲於白

雲殿後建思真堂，設像以事香火矣。

張本《送真人于公如北京引》（《甘水仙源錄》卷一〇） 戊戌歲三

月初吉，北京司鑰萬戶烏公遣介紹抵長春，奉玄纁書邀真人洞真老，以矜式其國人，既可所請。四月望日，公復躬親備車馬來逆。僕聞洞真寧海人，自韶龔入道居關中五十餘年，里閭不一遊。其苦節厲志行輩鮮儷，潔行仁聲遠近著聞。正大間，被中旨提點汴京中太一宮。越壬辰，大軍南渡，燕京長春宮諸耆宿莫不懸懸于懷，後聞嚴行臺護歸東平，莫不相慶。因至燕謁處順堂，宮人懇留，不獲南歸五年矣。羽士服其精嚴如奉神人，都人瞻其容止如睹列仙。一日命駕，猿鶴爲之怨驚，松菊爲之寂寞。衆設堅議以阻其行，其信不可奪也。至欲有以力挽而俾不得去者，僕曰至人兼善之心視斯世如一，常以其有餘補其所不足，長春、清和留西堂，李真常主法席，其餘耆德不可概舉比輟。此老以及遠方正如海藏，雖去一珠，吾光無所損，施之他室照夜爲有餘矣。又況白霄土厚人純，勸善易入聞道易行，加之烏使君侯漕臺輩身先奉簪能致有德，先覺以師範之視變故俗如反掌耳。或謂洞真澹如白雲，去往無心，安能規規語汝誨汝俾汝，悠悠者果從其訓耶。僕曰：明月一出即現諸水，月何期於水亦不能逃。夫月者，大明以臨之，至寂以感之，心領神受中有不能已者，何事規規其間，洞真胸中自有明月，人性猶水，天下一也，何獨白霄之疑哉。衆聞之，雖其元老見尊爲私弔復以君子所居者，化爲茲道賀也。於是相與開賓館，設祖席，作歌詩餞送，以寵其行，張本引之且贈詩。

李志源

傳記

張邦直《真常子李真人碑銘》（《甘水仙源錄》卷四） 學道之難，

大要有三：一曰悟理，二曰弘教，三曰付畀得人。能備是者，其真常真人乎。真人之所學，即世之所謂全真者也。是道之傳，古所未有，倡始於重

陽王君，門弟子得其傳者，馬丹陽玄寶泊其室孫清淨不二，譚長真通正，劉長生通妙，丘長春通密，王玉陽體玄，郝廣寧大通七人而已。厥後學者遍天下，無慮數千萬人，而習他教者為衰，嗚呼盛哉。真人之時，馬已謝世，而丘、劉、王、郝尚無恙，真人歷扣四君，見者皆以為可教，乃抽關啓鑰，不少靳固。真人會集微妙，淵停海涵，無一不具，由是心益明了，而其道坐進矣。性好山林，乘興即往，然未嘗留滯一處。始在燕薊間，尋之登、之萊、之嵩、之河秦，既而即大梁之丹陽觀居焉。所至則徒眾奔走往來，願受教門下者無虛日，真人一皆接納飲食，教誨略無倦容，故人人咸自以為有得，而依歸之誠益堅。真人一日遣人詣鄆之五姓，邀寧海于公伯祥主中太乙宮，且曰：于吾友也，風神灑落，識度夷曠，衣褐懷玉而不願人知，蓋吾先師長春子所密授者。他日與吾教者，其斯人歟？及癸巳之春，大朝遣使徵真人，既受命治裝，行有日，忽顧謂其眾曰：天將興治古之道，而吾不及見。吾向所以邀于者，正謂今日也。遂以後事付于，而問曰：日景午未？侍者曰：午矣。乃枕肱而逝，享年八十有三。真人德興人，諱志源，李其氏，真常蓋丘師所賜號云。

于道顯

傳記

元好問《離峰子于公墓銘》（《甘水仙源錄》卷四）有為全真之言

者衛致夷，狀其師離峰之行，請予為墓道之碑曰：始吾離峰子事長生劉君，年未二十便能以苦自力，丐食齊魯間，雖腐敗委棄，蠅蚋之餘，不少厭。不置廬舍為定居計，城市道途昏暮即止，風雨寒暑不卹也。吾全真家禁睡眠，謂之鍊陰魔，向上諸人，有脇不沾席數十年者。吾離峰子行丐至許昌，寄嶽祠，通夕疾走，環城數周，日以為常，其堅忍類如此。嘗立城門之側，有大車載藁秸而過，藁觸其鼻，忽若有所省，懽喜踴躍不能自禁，為一老師鎖閉空室中三日乃止。初不知書，自是日誦數百言，有示老

莊者，隨讀隨講，如迎刃而解。不數年徧內外學，作為歌詩，伸紙引筆，初若不經意，皆切于事而合于理，學者至今傳之。為人偉儀觀，器量寬博，世俗毀譽，不以關諸心，獨於周急繼困，恒若不及也。南渡後，道價重一時，京師貴遊聞師名，奔走承事，請為門弟子者不勝紀。正大中，被旨提點亳州太清宮，賜號紫虛大師。離峰子之生平如此，門人輩將以葬師洛陽長生觀，吾子嘗許以銘，幸卒成之。予在三鄉時，蓋嘗見離峰子於眾之中，及官東南，離峰子樂與吾屬遊，思欲扣其所知而未果也。且衛求予文有年矣，今復自聊城走數百里及於濟上，待之者又數月。病予懶於筆墨，若謂有疑於師者，然予於離峰子何疑哉？予聞之今之人，全真道有取於老佛家之間，故其寒餓憔悴痛自黔削若枯寂頭陀然。及有得也，樹林水鳥竹木瓦石之所感觸，則能穎脫，縛律自解，心光晔然，普照六合，亦與頭陀得道者無異。故嘗論之，夫事與理偕，有是理則有是事，然亦有無是理而有是事者。予撰《夷堅續志》，有平居未嘗知點畫，一旦作偈頌，肆口成文，深入理窟者三數人。黥卒販夫且然，況念念在道者乎。張內翰敏之，離峰子之舊，叙其歌詩曰：師自以其言為道之棄物，今所以傳者，欲知此老林下百眠塵中幾蛻耳。又曰：悠然而風鳴，汎然而谷應，彼區區者或以律度求我，是亦按天籟以宮商，責渾沌之渺丹青也。吾友孫伯英，河洛名士，在太學時，出高獻臣之門。若雷希顏、辛敬之、劉景玄皆天下之選，而伯英與之遊，頭角嶄然，不甘落其後，一見師即北面事之，竟為黃冠以歿。張予所敬，而孫所愛也，二君子且然，予於離峰子何疑哉？乃為銘。離峰子諱道顯，出於文登于氏，初隱觀津女兒之桃花平，過洛陽，得其師劉君舊隱葺居之，是為長生觀。住太清三年，避壬辰之兵於盧氏，漆水公迎置鄧下，俄以疾終，春秋六十有五，離峰子其自號云。

趙悟玄

傳記

李謙《弘玄真人趙公道行碑》（《甘水仙源錄》卷四） 弘玄真人仙

蛻之七十年，至元庚辰春，嗣法孫刑默庵道安託終南重陽萬壽宮宗主天樂真人李道謙狀其行實，遣弟子至京師以道行碑爲請。推本源委，乃叙而銘之。按真人諱悟玄，字子深，姓趙氏，出臨潼之零口民家。在孕十有二月，生於金天德元年，驚姜之夕，室有光燁然，父母異之。早孤，事母魏以孝謹稱。性冲澹，屏棄外慕。既冠，讀書通大義，時全真教始興，真人聞而嚮焉。會第一代重陽公謝世，丹陽馬公扶護而西，道出零口，真人迎館於家，禮敬備至。丹陽觀其有受道之器，與之語，遂相契。翌日，遇丹陽行丐長安市，真人出貨泉百緡饋之，歸謂母曰：「人生幾何，汨沒一世間，徒勞人耳。不若鄙遠俗務，棲心玄門，可以悟理，可以明性，可以達道。」母曰：「果若有志，吾與偕往。」乃舉家人道，訪丹陽於終南之劉蔣，師事之。親炙日久，丹陽教以息心養性之術，浸有所得。長安人趙恩虛第宅以請，乃築爲環堵，師弟子人居其中，今蓬萊觀是也。宴坐數歲，心境澄徹，至理貫融，得丹陽之學爲多。其後丹陽東遊，有稷山段明源者，復究玄旨。丹陽喜曰：「關西已有趙悟玄，河東又得段明源，吾教得所傳矣。」是後關中之人，攀挹道響，以不得參接爲恨。邠州淳化李氏築爲精舍，延真人以居，因剪柏四枝，手植於庭，且口占數語，以道其樹善本之義，柏遂生，迄今茂盛。泰和中，樊川維六郎者，事真人執禮恭甚。其弟某，家居城中，屢於茶肆見一道者居座傍。暇日謁其兄來樊川，聞真人爲兄所禮敬也，同往拜之，閱其貌，則茶肆常見者。因以語兄，知真人未嘗出，大加敬信，遂割別墅朱陽村之柏坡爲真人築庵之地。庵成，命曰全道。又謂弟子然逸期曰：「京兆延祥觀，道祖玄元示跡之地，曩者丹陽師已築堂其側，他日必爲崇福道場，汝可居之。」真人時亦往來其中，歲增月葺，今爲名觀。大安壬申春，真人拜掃先塋，諸弟子皆從，中路聞虛空有聲，如樂音合奏，從者皆聞之，真人因作歌詞以志其異，僅成半篇，命弟子魯現琦識之。時弟子李道寶自洛西還，道中忽與真人遇，且曰：「汝當速行，吾其逝

也。言終不見。至陝復遇真人，曰：「向嘗作歌詞未終篇，今足成之，汝其無忘。」道寶至淳化，真人已返真矣。道寶爲諸弟子言所見，舉其詞合現琦所識，遂成全篇，衆皆駭異。真人閱世六十有三年，自號了真子。明年葬柏坡之全道庵，同知平涼府事楊公庭秀實誌其墓。國朝掌教宗師清和尹公拜祠下，嘆其崖巔峻狹，不足以容廣廈，命其徒芟夷坡之下，而改作焉，額曰翠微宮，尊之也。真常李公奉朝命追贈今號曰弘玄真人。真人遂於玄學，所謂修丹養性，黃庭內外景之說，得之於心，宣之於口，皆成詠歌，有曰九九詩、無生吟，具載《仙梯集》，傳於道流。山東諸郡目真人曰小丹陽。初，真人居灋西，嘗晨起呼衆曰：「三十年後，玄教大興，當有宗師闡化門人徧天下，汝等其勉之。」及長春丘真人赴太祖聖武皇帝之召，竟如其期，咸以爲至誠前知，靜而能應云。門弟子甚衆，其尤賢而有道者曰清貧子王德遇、洗燈子然逸期、明微子王志清。嗣清貧者曰呂志真，嗣洗燈子者曰張道性，明微子度李志久，方主翠微宮事。

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上 先生姓趙，名悟玄，字子深，

道號了真子。京兆臨潼人，家世業農。寄丹胎十有二月，生於天德元年五月初二日。分瑞之際，神光滿室。親屬相傳，莫不爲異。既長，志尚清虛，不樂世味。大定庚寅春，丹陽宗師率丘劉譚三友入關，道經零口鎮，先生見之，識其非凡。遂邀至家，設齋延待。既而與母魏氏並姊弟妻姪六人，俱詣終南祖菴，投丹陽出家。丹陽方急於度人立教，俱蒙允納。各付以修真微旨，及嗣後屢以法言誘掖，皆能爲玄門之達者。惟先生侍丹陽最久，既得法之後，於劉蔣居環者數年。庚子歲京兆趙恩，舍宅修蓬萊菴。請先生居環，忻然就請，兀坐逾十年。爾後邠州淳化縣秦莊道友李氏築環，來請先生，又往居一紀之歲，遂得心符至道。因折柏四枝插於環中，迄今榮茂。泰和中咸寧縣樊川維希瑄聞先生爲有道者，築環請居之。一日房弟維都巡於京兆茶肆內，見一道者來乞錢，遂手付一文與之而去。後月餘還家謁先生於環堵，見而驚曰：「此向日茶肆乞錢道者也。」問兄先生亦嘗出乎，曰無。都巡乃焚香拜禮，以朱陽村世業柏坡與先生修全道菴，永爲棲真福田。先生嘗謂弟子然逸期曰：「京兆太白廟，道祖玄元示迹之地，向者丹陽已築堂其側，他日必爲崇福道場，汝可居之。」先生亦時往來其中，今果爲名觀矣。居數載，先生復往淳化。以大安三年三月十有七日，無疾

而逝，享年六十有三。生平暢道詩詞號曰《仙梯集》行于世。度弟子數百人，惟王德遇、然逸期爲入室。後移葬先生於樊川全道菴之柏坡，訪平涼同知楊庭秀爲作墓碑以紀其道行。天興兵後，就全道故址大行興建爲翠微宮矣。壬子歲真常真人炷香祖庭，贈以弘玄真人號。

楊明真

傳記

劉祖謙《終南山碧虛真人楊先生墓銘》（《甘水仙源錄》卷四）明

昌初，僕時年十四五，就學于長安，聞得道羊皮先生已羽化于府署之宣詔廳，復有紙襖先生居焉，數數見之。方稚蒙，未能知其異人。泰和之末，得官有扈，或言楊碧虛者，傳王祖師之道，名振關中，乃向所謂紙襖先生也。先生名明真，其號碧虛子，耀州三原趙曲里人，家世爲農，兄弟四人俱入道，先生其伯也，仲曰守珪，餘俱早世。先生始從馬丹陽學，復詣山東見丘、王諸師，由宣詔廳往來南山。承安、泰和間，徒衆頗多歸之。適陝右二統帥俱皇族，相繼師禮焉。運使嘉議高公，忽病心痛，治莫能效，先生爲布氣按摩立愈，有詩十絕爲謝。先生素不識書，口占賡酬，略不停思，高大異之，嘗云：先生獨傳祖師心要。紙襖草履，土木形骸，或歌或舞，或類狂癡，曾以養生安心術相授。其爲宦貴士流尊禮如此。道俗景仰，隨問隨答，頃刻詩頌積疊，人人滿意。正大二年清明日，語門人李志常即祖墳預建壽塔，果以十年六月無疾而逝，享年八十。集所爲歌詩餘三百篇，目曰《長安集》。先是，其仲守珪受印可於先生，遂居鳳翔。一日，求木于前知府術虎公，既瞑目，門人歛焉，郡人驚異，觀者萬計。二道人因忿爭於前，久之不解，忽聞擊木聲，舉蓋再起，讓曰：若輩將賣我作利賂耶，速蓋棺，將無人矣。葬後不數日，北兵奄至，城扉果闔，於是郡人始悟，事見定海節度使盧通議墓碑云。嘻，一門而二達者，異哉。志常以師之墳獨未有銘見請，宜銘：

世人憧憧名利場，體便綺紈味膏粱。氣不內充性則戕，一真忽焉散微茫。反以紙襖爲猖狂，誰知懷玉終煌煌。倒持陰陽長不亡，飛上神京朝玉皇。守爐鍊丹曾竊嘗，其徒今有李志常。

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中 先生姓楊氏，世爲耀州三原

縣人。父蕃母劉氏，以天德庚午歲十一月十八日先生乃生。分瑞之際，青氣盈室。幼而孤梗，不與羣兒戲狎。既長，每發浮生如電之嘆，志慕仙道。當大定十四年聞丹陽宗師弘全真大教於終南祖庭，即棄家特詣門下，乞垂開度。丹陽見其體貌魁梧，胸襟開朗，嘆曰：此真仙材也。因訓名明真，號碧虛子。授以還丹泝流之訣。先生既得受記，頭鬚面垢，乞食度日，或歌或舞，佯狂玩世，人皆以楊害風呼之。常持一馬杓以爲飲器，隱迹丐徒中，數歲不語。志逾金石，盤桓終南鄠杜間。後聞丹陽上仙，東游海上，奠祭墳壠。覲謁長生玉陽二宗師，多蒙指授。迺遷西歸，嘗聞稷山縣真陽子段君爲丹陽許可。取道河東，炷香參拜，段君密授道要，又以物外人詞贈之。先生辭而還秦，自是了無疑障。徑入京兆省前宣詔廳，忘言危坐，雖紛華滿前，未嘗一盼而已。心灰體槁，如在山林，一紀之歲，入於大妙。承安己未轉運使高德卿忽患心痛，百醫不效。屬續之際，夢先生以水喂之，偏身汗出，倏然而甦。不數日四肢康豫，親詣宣詔廳，焚香拜謝，多贈金帛。先生不受，復作詩十絕謝之。重午日先生在清真菴畫地爲壚，撮土代香，翠煙靄出，盤結丈餘，旋爲華蓋，移時不散。時有數鶴飛鳴其上，萬目仰瞻，靡不讚異。由是統軍完顏公助貲興建即今之丹霞觀也。蒲城老蘇兩膝拘攣，不能步履。先生以水喂之，奔走如故。厥後里人之疾者，竟來求水。先生厭其紛冗，呪水一杯注之井中，有聲如雷。自此疾者汲而飲之，無不痊差。迄今號曰法水井。無何還祖庭閑居，召門人修齋集衆。嗣法於無欲子李公，及請知觀畢知常，囑以藏身之地。留頌云：八十年來如電拂，一堆臭腐棄荒田。予今去後全無礙，撒手歸空合自然。置筆奄然順化。福山宋昭然者，與先生素不相協，先生窗外與之告別，宋遽出戶迎待，適人來報先生羽化。時正大戊子六月十一日也，享年七十有九。度門人數百輩，平生著述目曰《長安集》行于世。葬于劉蔣之仙蛻園。庚戌冬掌教真常真人奉朝命追謚曰碧虛毅然真人。

周全道

傳記

李道謙《終南山全陽真人周尊師道行碑》（《甘水仙源錄》卷四）

至元甲戌歲秋九月壬午，終南山重陽成道宮提點吳志恒來劉蔣祖庭之筠溪，再拜稽首曰：我先師全陽周君，道高德著，福大緣深，願得子之文刻石，以傳來世。余以不敏辭而弗許也。謹按藏室所收《金蓮記》，及崆峒李公君瑞作師墓銘，並向者洞真真人于君常談師之言行，而編次之。師姓周氏，諱全道，世爲古幽之巨室，亂後譜牒遺墜，故世系莫得其詳。生於皇統乙丑十二月二十二日，自幼語默，進止若成人，狀邈奇古，神情雅澹。夙喪其父，生理蕭索，竭力以事母。母忽感奇疾，百療不愈，師割股與藥同進，厥疾乃瘳，鄉黨以孝聞。年及冠，里人有以子妻之者，師婉其辭而却之。及母氏之終天也，哀毀過禮，幾於滅性，嘆曰：吾嘗聞道家有言，一子進道，九祖登仙。欲服罔極之恩，無踰於此。時大定癸巳歲，聞丹陽宗師環居終南祖庵，弘演真教，師徑詣席下，求受道要。丹陽納之，俾與弟子列，自薪水春爨，皆使親歷。師恭服勤勞，數年匪懈，丹陽察其有受道之志，一旦召入環室，付之真訣，及賜以全陽子號。師既得法，克己鍊心，行其所受，如是又數載，合堂雲衆，莫不服其踐履之實。無幾何，丹陽謂曰：鄰近邊鄙，教化難通，汝當往居，以弘吾道。師承命而行，卜庵玉峰山下，願神養浩積德累功，與人子言教之孝，與人弟言告之順，貪者誨以廉，懦者諭以立，各因其根性淺深皆蒙啓發。至於疲癯殘疾，悍獨鰥寡而無告者，收養於庵中。由是閭里士庶日益敬仰，邠人爲之遷善。壬寅，丹陽鶴馭東歸，師每至清明，必躬詣終南祖庭致祭，歲以爲常。貞祐間，羌人陷邠，師亦在虜中，雖被俘繫，其精進道業略不少渝。羌識其爲異人，遂釋之。厥後四方來詣門請益受教者，奚止滿戶外之屨，度弟子僅千人，俱令各立方所，誘掖後進。元光末，尚書左丞張公信甫出

鎮邠郡，素忌師名，一日詣庵叩其所修，師告以道德性命之理。公喜其誠，出而語人曰：周全陽有道者也。翌日設齋，仍贈以袍履，時遣人候問起居，師亦嘗往來，寓居長安縣之漢高祖廟，統軍完顏公待以師禮。正大戊子復還邠，以十月十有七日命衆作齋，召嗣法門人圓明子李志源洎諸上足囑之曰：終南山時村活死人墓，祖師開化鍊真之地，吾欲增葺以彰仙跡，奈世態如此不可強爲也。他日昇平之後，汝輩各當勉力，以成吾志。言訖，命侍者焚香，令衆誦《清靜經》，師危坐澄聽，甫竟三過，枕左肱而逝，春秋八十有四。葬於玉峰庵側。士人王才卿者，與師爲莫逆友，時仕慶陽。方天兵圍城甚急，忽夢師布衣藜杖造門而至曰：吾今特來與公相別。軒冕儻寄，不堪久戀，此身一失，再得實難。珍重而去。未幾圍解，王乃訪人，始知師人夢告別之日，乃返真之辰也。遽解印綬，黜妻子，樂道以終其身。先承安戊午歲，東魯鄆城縣洞虛子張志淵者，嘗兩夢神人持白刃叱之曰：爾年將盡，胡爲不參師學道以脫速死耶。既覺，心神恍惚，因詣郭西郊行以暢其情。適見一道者麻衣草履，軀幹魁偉，飄然西來，就而言曰：汝有宿緣，故來相接。即於道傍樹陰教以烹鉛鍊汞密語，及解以麻條贈之，且曰：敬之哉，無忘吾訓。三十年後當有吾門弟來此與汝相會，是時汝得與師真共給大緣矣。張問其姓名，答曰：吾關中周全陽也。俄失所在。張乃警悟，遂易衣入道，後於濟州創白雲觀，度門弟數百人，悉立庵觀於齊魯之間。壬辰，六軍下河南，李圓明挈衆北渡，於東河縣築棲真觀居之。張聞往見，告以向日遇師之故，圓明出師畫像示之，張焚香致拜曰：此正吾曩所遇師也，即遞相印可，以圓明爲道兄焉。乙未關中甫定，圓明追念師之遺命，率法屬門衆百餘西歸，於南時創重陽成道宮，張洞虛屢贍金幣以資其用。不十載，雄構壯締摩豁可觀。辛丑春，清和真人會葬祖師畢，命門人捧師仙柩葬於劉蔣之仙蛻園。壬子，常教真常李君奉朝命，追贈全陽廣德弘化真人號。師仁慈憫物，惠愛困窮，處己儉薄而厚於施設。每以謙沖自守，不恃其成而居物先，其畜氣頤神之妙，乃平日素習，雖須臾不少替。迨乎應緣扶教，則任物之自然，而門徒輻集，權貴欽崇，非以計謀而致其事。仙宮道觀所在，俱有成績，兀坐終日，望之儼然而不見情容，及其即之，熙然如陽和生物，使人虛往而實歸。老氏之三寶，南華之真人行，師兼而有之，可謂聖門之達者歟。

范圓曦

傳記

宋子貞《普照真人玄通子范公墓誌銘》（《甘水仙源錄》卷四） 公

諱圓曦，姓范氏，號玄通子，寧海人。性有夙慧，能記始生時事。少長見屠豕，遂不茹葷。居母喪，露處墓側，父喪，具凶服日一往，雖大風雨不避。幼業儒，喜涉獵書傳，務通大義而已。年十九，從郝太古學爲全真，太古深器之，潛授祕訣，且屬以觀事，常住多羨餘幾十萬緡，聽其出入不問。太古尋順世，餘衆利其財，謀欲害公，公聞而笑曰，吾爲衆守耳，何至如是，即并管鑰以付，拂袖如膠西。屏絕世慮，自閉環室中，究其所謂精氣神之學。繼徙密州，州人大加敬信。貞祐初，紅寇起，東海富人多以財寶寓公。城破寇入，公度不可保，乃盡出所有以啖渠帥，老幼獲免者甚衆。寇退，遣民奉公爲主，復爲城守。先是有詔能完復一州一縣者名就拜其州縣長官，已而命下，公力辭之曰，道人得此安用？改賜普照大師、本州道正，受之。山東益亂，由東平入覃懷，登太行，下遼山以達邢臺。時邢臺已歸命，遂屬國朝。尋遷趙州，築環堵不出。居一歲，聞丘長春奉詔南下，詣謁於燕山，大蒙印可，俾充河間真定等路道門提點。武仙之變，挈徒走泰山。丙戌，東平大行臺嚴公迎修上清萬壽宮。署道教都提點，時遣人候起居，或就諮訪，禮意勤縟，莫與爲比。公亦論列利害不屈，左右行臺之政，多所裨益。積十有二年，宮事稍就緒，乃東遊海上，謁太古祠，及一覲先壠，徑詣真定築太古觀，又修趙州之天寧觀，時時往來其間。戊申，朝命加賜玄通廣濟普照真人，牢讓不受。是歲遊關中，祀重陽祖師於終南，秦隴帥太傅漢國公素蹇傲，未嘗下士，見公不覺膝屈，三返致疏，請提點重陽萬壽宮。公辭以年老，不任應接，帥檄關吏不令出，公不得已爲之住持。纔半載，假以行緣諸方，復還真定。未幾會葬源明真人李志源於有莘，歸次大名，一日晨起盥漱畢，忽謂衆曰：吾今日以往更不

度人。日始中，奄然長逝。平昔嘗語人曰：從上諸師多淹疾累久，不得速去，甚不快人意。或曰：師能之乎？公曰：令汝看。至是果然。歲在己酉十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七十二。門人王裕中等輩其柩歸東平，卜以明年二月二十五日葬于上清萬壽宮之脩然堂。以子貞嘗辱知於公，懇求乞銘。公爲人開朗尚義，汲汲於濟物，而疾惡之心太重，若將有志於世者。間暇談笑，亶亶可愛，一有不合，則面折力爭，雖毫髮不貸。要之胸中無滯礙，故言雖切直，人不以爲訐。與人交必盡誠，振之急難，輕財如糞土。樂從士大夫遊，汴梁既下衣冠北渡者多往依焉。尤邃於玄學，神怪幻惑之術，略不掛口。其嘗受戒籙稱爲門弟子者，不可勝計。四方請益之士多乞爲歌詩，及其手字，公布紙落筆動數百幅，殊不致思，而文彩可觀，得片言隻字，皆藏之十襲，以爲祕寶。所至之地，則候騎絡繹，幢蓋塞路，馬首不得前，自郡守縣令而下莫不奔走致敬，北面師事，其爲時所重如此。

雜錄

《范圓曦封真人敕並延住持上清觀疏》（《道家金石略》） 長生天氣力里皇帝聖旨：東平府上清萬壽宮故范圓曦可追號玄通普照惠和真人，准此。至元十一年四月 日（實）

伏爲申請普照大師范公住持本府上清觀，爲國焚修，祝延聖壽者。竊以白雲有象，物物咸觀，明月無心，方方遍照。故老氏見留于闕尹，而蓋公往舍于齊侯，不賴高真，孰弘妙道？伏惟普照大師范公，久懷祕印，密獲玄珠，揮刀不見其全牛，進道殊輕于馴馬，而乃深藏利器，堅卧空山。念茲法席之久虛，必得明師而堪處，用裁短簡，奉屈華軒，庶分土苴之餘，一洗膏肓之疾。不圖謙德，徒往報章，故雖嘉歎者再三，猶冀挽回于萬一。恭展載廣之禮，庸彰必起之誠，輒以蕪辭，附之楮尾，幸詳哀懇，早賜俞音。謹書。

詩一章仍用來韻

大道玄玄用莫窮，山林城郭本來同，生靈政切思商皓，岩穴應難卧葛洪。月到團圓明必普，水無高下決斯通，毋勞再四持謙抑，人世光陰似轉

蓬。丙戌年七月 日

崇進東平行尚書省嚴疏

王志謹

傳記

王鶚《棲雲真人王尊師道行碑》（《甘水仙源錄》卷四） 今上皇帝

即位之二年，稽古建官，百度具舉，內嚴省署，外列監司，班慶賞以酬勳庸，錫嘉名以尊有德。越八月之望，中書丞相奏：「全真老宗師王棲雲操行純正，海內欽崇，宜降璽書以彰寵數。制可，特賜號惠慈利物至德真人。命下之日，四方萬里聞之，莫不感悅，知其錫予允當，師真得人也。師法諱志謹，占籍東明之溫里，家世業農，富而好禮。師生體異，夙有道緣，甫冠將娶，不告而出，徑趨山東。路聞太古廣寧真人演教寧海，執弟子禮，久之緣熟，漸次親炙，口傳心受，凡得一語銘諸肺腑，自是日益修進，大蒙印可。逮廣寧仙蛻，隻影西來，壞衲破瓢，首蓬面垢，行不知所之，止不知所爲，人役之笑而往，人辱之拜而受，輟光晦跡，未有識其爲道者。尋值兵饑，盜賊蜂起，民皆潛匿，師遭執縛，將殺而烹之，神色不變，言辭慷慨，略無懼容，羣盜知其異人而釋之。亂甫定，從長春真人北遊燕薊，徜徉乎盤山西澗之石龕，草衣木食，若將終身焉。諸方學者日來質疑，由是道價愈增，令聞遐播，然猶執謙，樂居人後。長春仙去，方出經行，不喜置鉢囊拄杖，盛暑不笠不扇，嚴冬不裘不帽，沿身之外無長物。人有以財物獻者，雖勉受之，過目不問。後遊諸方，到即緣契，興建琳宇在處有之，所至泰然不以舊新介意，住雖久，去不回顧，慙憩朝夕，亦猶久寓之安。車轍所經，願爲門弟子者動以千數，達官著姓，白叟黃童，山林縉素之流，閭閻筭總之子，莫不羅拜于前，其爲世景仰如此。凡丫童之拜，師即答之，或問之，則曰：「凡隸玄門，皆太上之徒，吾之昆季也。天下之患，莫大乎傲慢輕易，道性人人具足，奚分長幼乎。聞者嘆

教史人物總部·宋遼金元部

服。平居澹泊，不事華飾，惟祭饗高真，色色莊嚴，未嘗以爲過，雖金冠玉珮，鶴氅鳳履，服之不辭也。設醮之際，屢致休禱，或鸞鶴翔空，或風雨應期，隱而不言，不可殫紀。歲戊子，經鎮市帥曹德祿邀師作黃籙大齋，遠近會者不下數千，其井僅供二三十人，德祿憂之，請于師。師命具茶果躬祭井上，以淨席覆之，歷一晝夜而後啓，其泉湧用之不竭，醮已復初。四方傳誦，師不以爲異，或詢其故，師曰：「無他，彼以誠告，我以誠應，誠意交孚，天地可通，況其餘乎！聞者愈服，其感應不可備錄。初，重陽真人西歸，契丹陽輩四子傳道于汴之逆旅。主人王氏不禮，反謗毀之，重陽曰：「吾居之地，他日當令子孫卜築於此。主人以爲狂。未幾重陽登仙，後六十有四年，汴降，師挈其徒跡其地，不十數年殿宇壯麗氣壓諸方，識者知重陽之言始驗，師亦不以爲功，曰：諸人之力也。凡所興工，皆聽自願，不强率，不責辦，故人樂爲之用。中統癸亥夏六月己酉朔，晏坐方壺，不語不食，門弟子怪問其故，但閉目凝神指虛空而已。及沐浴安寢，靜聽不聞呻吟之聲，熟視不睹屈伸之跡，門衆環侍，不敢少離。叱之曰：汝等各幹自己正事去。越十有七日乙丑，盤桓枕肱，晏然而逝，春秋八十有六。傾城號泣三日，遠近訃聞，皆爲位以哭，事之如生，其至誠感人又如此。師雖不看書，所行皆合理事，所言唯真實語，動與二篇四輔相契，有一毫利人利物即自爲之。向在特室環堵中，如對千百人，無做作，無縱恣，無褻慢，日日如是，歲歲如是，所謂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惟師有焉。師慈以利物，儉以律身，謙以自牧，老氏之三寶，師能保之，所以上格天心，下孚人望，巍然爲一代宗師，學者瞻乎其後，而有不可及焉。歲闕逢困敦正月朔，師之門人論志元、魏志言持師行狀，洎提點張志格、李志居書，不遠數千里乞銘於予。予於師，鄉里也，同宗也，昔予待罪翰林，稔師之名，限以南北，未之獲見，北渡後始識于燕，予不知宗屬近遠，以年長一紀拜之，師亦答拜。比年數數會晤，時辱見臨，情話終日。予乘間問之曰：師年八十，宜深居簡出，坐以傳教，使問道之人香火來，不亦重乎。顧區區普受人請，車無停轍，人無寧跡，毋乃涉於輕易耶？師應之曰：渠書生也，凡在交際，宜有分別。我全真者流，不敢失前輩遺躅，富貴者召之亦往，貧賤者召之亦往，一日十請亦往，千里來請亦往，急於利人，所以不敢少安以自便耳。又問：師所至，日書法名，不知

其數。不詢其人，不考其素，其中豈無惡少博徒，無乃爲累乎？師曰：全真化導，正在此耳。使朝爲盜跖，暮爲伯夷，則又何求。雖千百一人，亦化導之力也。予聞之喜甚，知師之心，天地之心，父母之心也。

張志素

傳記

孟祺《應緣扶教崇道張尊師道行碑》（《甘水仙源錄》卷四） 廣哉

道之爲用，巨無不包，細無不入，後玄元之跡千八百年，黃其冠，鶴其髦，以五言爲宗者，不可勝紀。而全真之教，獨能大振玄風，會衆流而爲一，夷考其行，豈無所本而然哉。當乾坤板蕩之際，長春老仙微自海濱，首以好生惡殺爲請，一言之功，既足以感九重而風四海。又侍從之士十有八人，皆英偉宏達道行純備，或心膺之，或羽翼之，欲玄風之不振，衆流之不一，不可得矣。故應緣扶教崇道大宗師，十八人之一也。宗師姓張氏，諱志素，號谷神子，睢陽人。震肅之際，母夢衣冠丈人以芝見授，明日誕師。及長，風儀秀整，遇異人飲之以酒，襟靈頓悟，有瀟灑出塵之想，遂拉同志謁長春真人於東萊。長春嚼齒大罵，漫不加省，二三子大懼，皆逡巡遁去，師留請益恭。長春噤然笑曰：孺子可教。遂以備庖爨之列。始於侍海嶠之遊，赴龍庭之召，迄於環西域之轍，稅燕城之駕，艱關數萬里，首尾四十年，周旋供養，未嘗失長春旨意，暫違几杖，輒有如失一手之喻。長春羽化，清和、真常二真人嗣教，師一居提點之位，一錄中都路道教事，衆務鱗集，他人若不可措手，師處之常有餘裕。既而應北諸侯之聘，演教白霄，門徒琳宇，燦然改一方之觀。時譙郡玄祖庭，久廢於兵，僉以興復爲難，誠明真人念獨師可辦，尺書加幣，改白霄之轅而南之。居十餘年，殿堂廊廡合百餘楹，彩碧一新，郡上其事，有詔特加擁衛，仍錫今宗師之號。至元五年十二月，屢有光自頂出，氤氳徹於空際。一日，語其徒曰：長春有閭風之召。遂沐浴具衣冠而逝，壽八十有一。嗚

呼，異哉。師有才略幹局，遇事必成，文章技術，靡不兼善，故訃傳之日，咸有道林憔悴之嘆。雖然，此奚足以知師。蓋大方之家，以心爲死灰，以形爲槁木，黜聰明，去健羨，至於嗒焉隱几，不知有己而後已。師至人也，豈獨異夫是哉。但真光內映，心與天遊，物交於前，一與之淵默，一與之波流，發於外者不得不爲賢智事業，與人蚩蚩語其渺冥恍惚之妙，不可得而致詰，特以土苴見稱耳。觀谷神子者，能以此言求之，庶乎其不繆矣。一日，住持太清宮提點李志祕，狀師生平，用道教提點劉公之命，以紀述爲請。義不可讓，遂約其所說而書之。至元九年春謹記。

張志敬

傳記

王磐《玄門掌教宗師誠明真人道行碑銘》（《甘水仙源錄》卷五）

師姓張氏，諱志敬，字義卿，燕京安次人。幼清臞，骨骼巖巖，寡言笑，不喜葷茹，見道士輒歡喜迎接，聞讀道經則諦聽不忍去。父母相謂曰：此兒其有方外之宿緣乎？八歲送入長春宮，禮真常李真人爲師，給使左右，朝夕未嘗離。真常本儒者，喜文學，而師性敏悟，善誦習，工書翰，又謹飭如成人，故真常愛之特異。恕齋王先生以詩名當世，而清高絕俗，棲止道宮，真常命師從之學。方丈西有堂曰萃玄，側有小樓，積書萬卷，人莫能到，真常以鎖鑰付師，恣所窺覽。師資稟既異，所以涵養成就之者，又有本源，宜其所造超詣而不凡也。甲寅歲，以師提點教門事。後兩年，真常示化，易簀之際，衆以後事爲請，真常曰：志敬在，諸君何慮焉。哭臨既畢，衆環師而拜，內外翕然欽服。中統三年，朝廷賜之制書，其詞曰：玄門掌教真人張志敬，自童子身，著道士服，志行修潔，問學淹該，甫踰不惑之年，純作難能之事，增光前輩，垂法後人，可特賜號光先體道誠明真人。尚服新恩，益堅素守。至元二年，聖旨就長春宮建設金錄大醮三千六百分位。行事之日，有羣鶴翔舞，下掠壇墀，去而復來者累日。天子嘉

之，賜師金冠雲羅法服一襲，仍命翰林詞臣作瑞應記，刻之碑石。嶽瀆廟貌，罹金季兵火之餘，率多摧毀，內府出元寶鈔十萬緡付師，雇工繕修。師擇道門中廉潔有幹局者，量工役多寡給以錢幣，使各任其事。或剝瓦礫而更造，或補罅漏而增修，凡再易寒暑，四嶽一瀆，五廟完成，盡還舊觀。方將龔磨貞石，叙聖代尊崇祀典，祇敬山川，興壞起廢之盛美，而師忽感微疾，以至元七年冬十一月十有七日化，享年五十有一。京師士大夫遠方道俗奉香火致奠禮者填塞街陌，累月不已。噫，全真之教，以識心見性爲宗，損己利物爲行，不資參學，不立文字，自重陽王真人至李真常，凡三傳，學者漸知讀書，不以文字爲障礙。及師掌教，大暢玄旨，然後學者皆知講論經典涵泳義理爲真實入門。當嗣法之初，先輩師德存者尚多，師以晚進，躡出其上，中心不能無少望焉。師德度深厚，氣貌溫和，頽然處順，不見涯涘，彊悍者服其謙恭，驕矜者慚其退讓，故初雖少拂，久乃怙然。加以持身精謹，遇物通方，京師賢士大夫及四方賓客，所與遊者靡不得其懽心。至元九年三月三日，葬五華山道院東。

趙九淵

傳記

孟攀麟《湛然子趙先生墓碑》（《甘水仙源錄》卷五） 湛然子趙先生，諱九淵，字幾道，隴州人。自幼出家，禮丹陽大宗師。天資高明，德

性純淑，潔靜精微之理，素所深究，怪誕虛無之事，未之或及。知身以神爲主也，故力於修鍊，知道以文爲用也，故寓於著述。談不輕易，所談必本於公論，交不泛濫，所交必取於端友。至於一篇一詠，一贈一答，皆所以發揮玄旨，暢叙幽情，混元洙泗，融爲同境。由是道望崇重，教風周廣于西土矣。丁亥中，翻然仙去，凡爲門徒者，久服心訓。嗣法子趙公志冲追念先師傳授之恩，恨無以報，謹捨靜貲，特置吉地，起墳立石，乃勒其文云。玄默闔茂歲，闕逢攝提格月，昭陽大淵獻日敬誌。

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上 先生姓趙氏，諱九淵，字幾道，湛然子其號也。世爲隴州隴安縣之右族。先生自幼不同兒輩戲狎，既長賦性謹愿，平居寡言。體貌魁偉，襟度灑落。習儒業，嘗中鄉試之甲科，故隴人以解元呼之。不事功名，每有高蹈遠引之志。年逾三十，未嘗婚娶。大定戊戌秋，丹陽宗師演化隴川，一時歸嚮者靈集。先生見之而心醉，曰：此吾歸休之地。於是設齋炷香，請預弟子列，丹陽納之。明年丹陽還祖庭，先生從居之。朝叩夕參於道德性命之學，大有所得。迨壬寅丹陽仙仗東歸，先生往來終南鳳隴之間，徜徉自若也。河內張邦直尹扶風，日常延致其家，與之談道。每留數月，爲方外忘形之交。先生作文尚平淡，詩句雅健，得陶謝體。每誦老莊黃庭爲日課，非法之言，略不出口。聞人談及他人之短，輒瞑目不與之相接。但云：置論徒敗德招怨，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聖人之遺訓也。故所至人皆敬慕之。正大末鳳隴兵亂，先生負笈深入隴山，莫知所終。及大元撫治輔正，洞真真人于君泰旨住持終南祖庭。尋訪先生遺文，得於隴州祐德觀鄭鍊師子周處，目之曰《思玄集》。中統初京兆昊天觀先生門人趙志冲，於府城之北特置吉地，請翰林待制孟攀麟作誌，起墳葬先生之衣冠，以致春秋之祀云。

呂道安

傳記

趙九淵《終南山靈虛觀冲虛大師呂君墓誌》（《甘水仙源錄》卷五）

道家者流，備其功以光前人，修實德以詔來世，高蹈物表，超出塵寰，其亦絕類離倫之所爲乎，偉矣哉。全真道教，其來尚爾，重陽祖師發其源，繼有七真暢其委，接其武，而開祖庭之基者誰歟？冲虛大師呂君其首也。君法諱道安，家本寧海，世爲巨室。幼年穎悟，志慕玄門，仙風道骨稟於天，真功實德資於性，善繼丹陽之志，遠離東土之逕。君也，其出家之雄歟，事師則夙夜匪懈，立志則終始不渝，故在祖庭四十餘年，撐拄玄

教，光大前猷，建堂殿，潔壇場，以嚴香火之奉，步斗牛，頤精神，以成靜定之功。修外養內，積德累行，其詔來世之規者，何其博哉。承安擾攘，真道否閉，君也其中流之壺歟？不降其志，不屈其身，回既倒之瀾，挽將傾之棟。會玉陽真人奉勅主掌教事，君乃復構基址，於是宣賜觀之號曰靈虛，制授君之稱曰沖虛，披戴門弟子三百餘人，祖庭之教粲然復興矣。歲在興定，數絕塵緣，一日，屬門人以進道之語，乃書頌云：平生不解道詩篇，歛鑊爲朋四十年，稍通陰符三百字，粗明道德五千言。般般放下般般悟，物物俱忘物物捐，此去不遭閻老喚，今朝唯待玉皇宣。頌畢翛然羽化，享春秋者八十。噫嘻，出家修道如呂君者，信乎絕類離倫之流也。已而其法弟畢知常安厝君之靈櫬于祖塋之北，丐予爲誌，以光潛德，因撫其實而爲之記，且繼之銘曰：

載惟呂公，崑崙秀鍾，幼脫塵網，早登道宮。侍師惟謹，接物惟恭，立志立事，有初有終。不忝厥祖，克修厥躬，值歷道否，挽回教風。啓佑我後，規恢實功，制授徽號，人欽德容。大數適至，塵緣頓空，舟移夜壑，珍藏里中，揭諸貞石，以熾無窮。

崔道演

傳記

杜仁傑《真靜崔先生傳》（《甘水仙源錄》卷五） 先生姓崔氏，諱

道演，字玄甫，觀之脩人，真靜其號也。賦性雅質無俗韻，長讀三教書，洞曉大義，識者以爲載道之器。事父母以純孝聞，廬墓三年，去家爲道士，師東海劉長生，甚得其傳。頃歸將陵之章家墅下棲焉，假醫術築所謂積善之基，富貴者無所取，貧窶者反多所給，是以四遠無夭折，人咸德之。粗工王彰嫉甚，必欲致之死地而後已。一日與先生遇諸曠，輒挽裂偃仆，以塊封厥吻而去之。彰以爲死矣，少之復甦，過者驚叫問狀，曰我每疾作乃如是，後亦不復介意。居無何，弟子劉志恒請布金山昊天觀居焉。

邊人楊涓、畢琳意在有所詰，期以仲冬來，過是不至，時大雨雪，畢因擁掃家庭間，獲片楮，開看，乃先生讓二子寒盟之章也。復有橫山馬志定、路志亨者，事先生有日矣，將去，以詩爲贐，扁諸所居之堂，堂舊，詩奄然在壁間如新染翰者，其神異類此。當貞祐之亂，挺身南渡，因僑羣之純陽觀，駐錫未幾，屢滿戶外。越興定辛巳八月二十九日，端坐南向而逝，俗壽八十有一。凡先生平生所爲所行所得，唯門人張志偉獨具其體云。

贊曰：天下所貴乎得道之士者，時其來順其去而已矣，非直以乘雲氣，跨箕尾，解水火，遺冠舄，導以幡幢，殿以聲樂，然後以爲昇天之證。吾讀《列仙傳》，涉此說者甚多。夫古之隱者，深山窮谷中恬然委蛻，千載而下不知幾千百人，不幸不爲世所知，至於泯滅而無所聞。幸而爲好事者紀錄，而又過神其事，使後世不能盡信，惜哉。吾復揣隱者之心，恐不如是其汲汲於駭一時之觀聽也。如先生則不然，不內不外，非有非無，吾以爲黃耶，其教戒精嚴有過乎釋氏者，吾以爲緇耶，其業履忠孝又出乎先儒。將前聖之萬法，輒混而爲一區，問者遺馬、路以燎原之頌，墮楊、畢以雪庭之書，聊遊戲乎三昧，此亦豈先生之本心也歟？要之，以慈儉禮讓爲立身之本，以《詩》、《書》、《語》、《孟》爲教人之符。及其逝也，兀然端坐如晏居，浩浩乎同造物者遊，悠悠乎將元氣者與俱，是以恩綸一出，名隸清都，號曰真靜，不亦宜乎。

潘德沖

傳記

單公履《沖和真人潘公神道之碑》（《甘水仙源錄》卷五） 師姓潘

氏，諱德沖，字仲和，沖和其號也，淄之齊東人。家世業農，大父秉政，適大安兵興，起家爲軍都統，戍萊州。父楫，字濟之，以儒爲業，辟充益都府學教授。世父澤民，萊州節度判官。自高祖以上及於師，九世同居，家素饒財。嘗遇歲凶，發粟賑飢，民賴以全活者甚衆，鄉間有貧者即假貸

之，不責其償，其樂施如此。一日，有術士過其家，語之曰：是家有陰德，必獲陽報，當生異子。初，師之母王氏嘗夢有祥雲入室覆其身，良久乃去。自爾有娠，妊十九月，師乃生。七歲不能言，其父憂之，忽有一道者來乞食，父延之入門，問所從來，云自東海，將適長安。師即從傍與之語，慶答如流，父駭愕。道者曰：是子神韻沖粹，非凡兒也，異日當爲人天師，宜善鞠之。自此遂能言。後稍長，警悟敏慧，常人莫及，讀書日記千餘言。後聞父母欲爲娶妻，遂宵遁，即往棲霞濱都觀。道過濰陽，時清和真人住持玉清宮，問所適，知其將詣長春，乃引見焉。自是服膺問道，得傳心之要。長春委師以焚修之事，至其暇日則默坐靜室中，凝神滌慮，物我兩忘，一歸於要妙幽玄之境，如是者十餘年。太祖聖武皇帝親征西域，聞長春之名，遣仲錄劉君齋詔詣海上起之。乃從長春西覲，風沙萬里，不以爲勞也。還燕之三年，長春仙去，真人尹公嗣法，命充燕京都道錄兼領宮事。真常復總玄機，注倚尤深。燕去和林數千里，朝覲往返凡十有三，供擬之費皆倚辦於師，一無所闕。所以玄教真風恢張誕布，薄海內外無所不至者，師與有力焉。師之內誠外方，各有所任，道並行而不相悖者，又可見於此。歲乙未，平遙官長梁公，偕同僚懇疏請清和真人重修興國觀，真人命師往。甫踰年，撤其舊而新之。壬寅，署師諸路道教都提舉，仍兼本路道錄。甲辰，河東永樂祠堂災，祠蓋呂純陽之仙蹟也，朝議以爲純陽之顯道如此，祠而祀之，事涉簡陋，可改爲純陽萬壽宮，命李真常遴選道望隆盛人所具瞻者崇建焉。先是，長春自西域回，抵蓋里泊，夜與諸門弟子談，語次謂師曰：汝緣他年當在西南，此時永樂吾道矣。至是真常泊清和二宗師，集衆言曰：純陽，吾教之祖也。今朝廷崇飭如此，孰可任其事者？衆以師德望幹才綽有餘裕，即欲堪其役無踰於師，況長春蓋里泊之言已嘗命之矣。乃署師爲河南北兩路道教都提點，命往營之。師率其徒至永樂，百工勸緣源源而來，如子之趨父事，陶甓伐木雲集川流，於是略基址，度遠邇，程功能，平枝幹，合事庀徒，百堵皆作，不數稔新宮告成。堂殿廊廡齋廚廡庫，下至於寮舍湔浴之屬，各有位置，莫不煥然一新。北踰一舍，有山曰九峰，土人云此純陽得道處也。遣其徒劉若水起純陽上宮，及於宮側創下院十餘區，市良田竹葦及蔬圃果園舟車碾磑，歲充常住百色之費。至於四方賓侶過謁宮下者，周爰四顧，見其嚴飭壯盛，儼敬之

心油然而生。夫撒祠宇而爲宮庭，其崇卑相去奚啻萬萬，然於純陽之本真何加損益。但致飭之道，斯其行者遠矣，而人之觀感異焉，此象教所以不可廢於後世。聳天下耳目於見聞之際，而絕其褻易之心，嚴乎外者所以佐乎內，象之所以崇者，道之所以尊也。由是言之，師之恢大盛緣作新崇構豈徒以誇其壯麗也哉。己酉秋，中宮懿旨，凡海嶽靈山及玄教師堂，遣近侍護師悉降香以禮之。乃增葺濰陽玉清宮，至崑崙山麻姑洞，取歷代誥冊刊之石，以彰靈蹟。壬子夏四月，真常因奉朝命祀嶽瀆，過永樂，見其規模宏敞，喜謂師曰，非師不能畢此勝緣，乃傾帑以助其經費。明旦，與師同躋九峰之巔，見其秀拔如椅，遂易其名曰玉椅峰。甲寅春，聖天子在藩邸，命設普天醮於長春宮，於是召四方羽侶道行清高者畢集，師首與其選。致彩雲鸞鶴之瑞，真常曰，此瑞公適當之，遂以清和真人所遺金冠錦服爲贈。事畢還永樂。丙辰夏四月適上宮，至五月朔旦，忽謂左右曰：吾幼遇長春師，授以祕傳，終身誦之，粗有所得。繼而清和、真常以純陽師祖世緣見付，吾比年經營略有次第。今世緣道念亦庶幾兼修而並舉，無復事矣，吾其行乎？衆不知所謂。二十六日，將返下宮，時方盛夏，畏日載途。從者咸以爲病，師曰汝衆弟行無傷也。忽陰霧四合，抵下宮四十餘里，人不知暑，此尤可訝。初純陽殿前有古柿二本，根幹盤錯枝葉茂盛，一夕無風自折，衆方驚悟曰：此柿無風而折，可謂大異。吾師前日之言，其兆於此矣。是夜二更將盡，師忽扶杖而出，面四方，誦呪語。隨即以灰摻之，露坐移時，若有所待，尋復入，以湯頰其面，即易衣索筆，書頌一篇，既畢，乃就枕翛然而逝，春秋六十有六。門人奔訃於掌教誠明真人，遣提點孟公，賻贈甚厚。庚申歲三月初五日葬于宮之乾位，仍建別祠，令嗣事者以奉歲時香火，報本反始之道也。既而誠明疏師之德，上于朝，賜冲和微妙真人之號。

雜 錄

單公履《冲和真人潘公神道之碑》（《甘水仙源錄》卷五） 師性資仁裕，戒履修潔，雖居道流然樂善好施。中條東西居民每歲初或有貸粟於

宮者，數踰千石，適時凶荒，道侶不贍，衆議欲徵之，師曰：歲荒人飢，奪彼與此，是豈仁人之用心哉。負者聞而德之，後每於純陽誕日相率設會，獻香資以致報，歲以爲常。癸丑春旱，總管徐德祿拉諸耆老禱於師，師爲誦靈寶經，不旬日致甘澍盈尺。師嘗居九峰純陽上宮，又號九峰老人，門人三宮提點淵靜大師劉若水，乃於師誦經處築臺，志之曰：九峰老人誦經臺。因狀其行，付提點純陽萬壽宮事文志通，自永樂走燕，凡二千里，拉知宮劉志復詣予而言曰：師之道行如此，然神隧之石未有所紀，敢請。予以不敏辭，凡四五往返，請益堅，予以志通尊其師也篤，而託於予也專，是可嘉已，乃爲述其始終而次第之，因系之以說焉。夫道之爲教尚矣，小而始於鍊度之微，大而極於性命之奧，無非事者。至於營葺宮宇，惠鮮貧乏，此但觸物應緣隨感而動，勞而不有施而不報，特神化之糟粕耳，非師之至也。與接爲構，紛紛擾擾，殆多事矣。然遊神於淡合氣於漠，超然獨觀以自出於塵境之外者，彼何足土苴芥蒂乎其間也耶。故自從師海上，締構諸方，跡與世俱，道隨神運，固未嘗一日不接於事爲，亦未嘗一日不在乎悠然泊然之中也。世徒見師之揆日作室，不少輟於斯須之頃，以爲若是而止耳，豈知至人循其故然，無所事事，寂感一致，虛中泛應之心跡也哉。道一而已，自隨其所見而名之者，蓋不止於一而已也。試以四者言之，曰微、曰妙、曰玄、曰通。謂之微者，以其杳冥恍惚，不可爲象者也。謂之妙者，以其變化不測，莫知所以然也。玄者，深而不可探也。通者，其化無不徧也。模狀形容，固亦至矣，然智者之智，仁者之仁，雖所見殊方，會歸則一，亦豈有二本哉！渾淪圓周，無所玷缺，在山滿山，在河滿河，道之全也。極六合之內外，盡萬物之洪纖，雖神變無方，而莫非實理，道之真也。由是而爲命，由是而爲性，由是而爲心，又由是而之於情，或源也，或委也，引而伸之，亦將何有不全，何有不真者乎？然則全也、真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其萬化之本根，一元之統體歟？長春之傳於師者蓋如此，師則有以推而廣之，是可銘也。

夏志誠

傳記

姬志真《無爲抱道素德真人夏公道行碑記》（《甘水仙源錄》卷五）

公姓夏，諱志誠，號清貧道人，濟南章丘人。世本農家，以積善稱於鄉里，非義不爲。歷祖宗未嘗有及公訟之門者，蓋以分守傳家焉。父珍，有三子，公其長也。生而簡靜，體貌魁偉，賦性敦厚，希言笑。自髫髻便有方外之志，甫弱冠，不願有室，常以生死性命事爲虞。俟二弟成人，俱爲之婚姻，教以奉養二嚴，自求出家，人初不之許。泰和改元，公固辭，父母亦知不能奪其志，從之。徑詣棲霞太虛觀，師禮長春宗師，參求玄理，遂親炙左右，得一善則服膺朝夕不替。公不讀世間書，然進修道德之語日記千言。恒若不識不知者，但躬勤庶務而已，蓋行衆人之所難爲也。貞祐中，四夷雲擾，有大寇據海州，州之道衆無計可出，宗師命公往救之，即不辭而去。既至，方便援引，獲免者甚衆。觀其從命專直，雖經虎兕甲兵而無所避忌，蓋敬信之心致一也。己卯，國朝遣使召宗師，公亦從，北行居延沙漠，迢遞數萬里，衆有倦行役者，公以己乘之騎付之，而自徒步，蓋苦己利他之行如此也。及行在，居無幾，復從宗師還燕，肇闢玄門，真風大振，遠近炷香參謁者如市。公有所得珍玩財賄，雖過目不問其所以，人求則與之而無憾。宗師以公願慤，命主玉虛觀事。不數歲還宮，曳杖拂袖而來，囊橐俱棄，蓋不以物介意也。復命主白雲觀事，公率衆勉力，皆服其德。丁亥秋七月，宗師厭世，繼而清和主盟玄教，壬辰以公提點長春宮事。雜處稠人，未嘗有尊大之心，無問則終日不語，有問則怡然而應，惟勸人行道而已。其在紛紜曹雜中，不擇乞兒皂隸及門弟之末行者，雖狂童對坐爾汝談笑，與貴戚大人不分等類，蓋其心無彼此也。壬寅秋，領宮事已十餘年，以老乞閑，衆猶戀之不已，固辭方免。雖退居閑處，云爲普請，則以身先之，蓋忘我之至也。在宗師左右，始終恒若一日，其事上之

心無時少替。常危坐終日，介然如石，雖對喧悖淆混，若無聞見，如土木偶，其不識者目以爲愚。或叩以方外先天之說，歷歷皆明其要，而末之嘗言，蓋涵養深厚摟而能寧者也。詳夫莅事則專，行身則真，視財則疏，處衆則寬，奉上則敬，接人則誠，一皆出於道德之純正。戊申，掌教真人以恩例授無爲抱道素德清虛大師，兼賜金冠錦服。公乙卯年八月初六日化，享年八十三。門人奉其衣冠葬于五華之仙塋，禮也。辛酉，王庭嘉其德，遣使持旨追贈今號，予嘗試論之，昔田子方之師曰東郭順子，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而田子方未嘗譽之，以其德之難言也。素德真人若東郭之爲人，何如是之同也？原自弱冠以迄於終身，步趨玄域而無一毫利欲之私，至於以身率物，未嘗詰責傷割於彼，其專心致志，內不失己，外不失物，往來塵境幻化之間而無礙，所謂人貌而天，清而容物者宜矣。至論公行無妄跡，言無愧辭，手撓指顧，無不任真，語默作止，無不從實，此皆以跡求之而已。其在玄門六十餘年，有所密受於真師者，未易以示人，所謂聖智造迷鬼神莫測之事，將與天地相終始矣，是豈與人所得而輕議哉。後之人聞公清靜真實平澹之風，勉而效之，未有放其心而不復者，久而肖焉，與道幾矣。中統闕逢困敦，姑洗既望，謹齋沐頓首勉爲誌云。

于志可

傳記

李鼎《沖虛大師于公墓碣銘》（《甘水仙源錄》卷五） 師姓于，名志可，字顯道，沖虛其號也，寧海人，漢高門于公之後。父諱江，子六人，師其幼也。雅好淡淨，齟齬有出塵之志。承安初，長生劉真人以道接人於武官，師聞之往焉，於顧盼之間，似有所契。雖爲父兄約制，不得即從之長往，而默相感召之機已動，而不能自止矣。年甫十九，乃決意往事之席下。居無幾，長生歸真，遂求法於長春宗師。宗師知其爲受道器，乃

授之。師既得法，因服炊爨之役十餘年，期服厚德，時亦以嚴潔見稱。後從宗師應詔，回處燕京大長春宮。宗師仙去，清和真人嗣教，乃命提點本宮事六年，常住物業，有增益而無廢壞，上下協穆，內外寧謐，如空冥中有扶持之者。後以老得閑。至乙卯春二月庚午朔，越五日甲戌，託以微疾，歛息曲肱，安然順化於白雲觀寢室中，葬之五華之衆仙塋，春秋七十有一。衆耆宿相與言曰：此老自宗師仙去之後，受清和、真常二大宗師託以提點宮門事，如彼其久，當時常用度，或出或納，物之充溢流轉於前者，可勝計耶？及茲小歛之際，一衲一袍之外無長物，可稱者一也。又從在道門以來五十餘年衣不解帶脇不沾席，可稱者二也。其臨化之時，門人間及喪葬安措事，乃拒之曰：吾將往矣，清濁各有所歸，茲一聚塵，沉焚露瘞，無所不可，又何足問，任爾所爲，可稱者三也。至如其餘，於語默動靜之間，謙柔誠敬之德日積月累，見之於所行者多矣，不必偏舉。姑以茲三事占之，明見善守其傳之於師者，精確純正而外物不能溷也。乃暨門弟子衆人等，謀爲不朽計，狀其師平昔所行之大概，請文於予，將刻之石。子亦重師之有道，乃因其實而編次之，屬之以銘曰：

萬善之美，藏之於誠，何以占之，觀其所行。五十餘年，脇不沾席，胡不少轉，我心匪石。財貨泉如，人事絲如，胡不少溷，我心本虛。曲肱歛息，不昧所得，今果何存，溪聲山色。假者見假，真者見真，吾玄門中，偉哉若人。耆宿門弟，謀不朽計，刻此銘辭，昭示後世。

綦志遠

傳記

李庭《玄門弘教白雲真人綦公道行碑》（《甘水仙源錄》卷五） 《書》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謂心無所爲而爲之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謂天無不報也。夫人有奇偉卓絕之行，而不得享樂於其身者，必有其子孫。竊觀白雲真人綦公之父，修仁行義孜孜不懈，其於賑貧

周急，若飲食然，勤亦至矣。是以上天降監，挺生善人。仍命仙真周旋誘掖，卒使蟬蛻污濁之中，坐享清淨之福者垂五十年，所謂有積於冥冥，獲報於昭昭者，寧不信歟？公諱志遠，字子玄，萊州掖縣人。高祖元亨，嘗歷官至安化軍節度使，曾祖貞、祖得中皆雅志丘園潛德不耀，父遵性明毅慷慨，胸次洞然無畦畛。初綦氏世為著姓，宗族嘗至萬指，中有孤悍，其征徭不能力給者，皆身任之。事既濟，未嘗纖毫有德色。里中人有以飛語被繫有司者，義其無辜，即為代之，在囹圄中復能以恩信感動獄吏，因縱其出入，凡獄之冤者，多從容設策理出之，未幾，已亦以恩獲免。大定丁亥，重陽祖師挈諸師真西遊，乃館穀于其家，因語之曰：汝將來必有一子為羽衣。遂即其里建龍翔觀，朝夕香火敬奉天真。泰和乙丑，歲飢，民有菜色，因發私廩為粥以給之，賴以全活者甚眾。癸酉兵凶之後，遺骸遍野，親犯寒苦，悉以收瘞。數獲遺物甚腆，必伺其主而歸之，無則皆散之以賙不給。母張氏，亦有淑德，事舅姑以敬願稱。既而生公，氣質沉厚，寡言笑，舉止不凡。至十五歲，嘗使之學，辭曰：性非所好，乃所願則神仙輕舉之事。父母欲力奪之，即屏居一室，自潔其形。祖師先見之明於斯驗矣。乃辭家禮長春大宗師丘公為師。戊寅，奉宗師教，住持萊州昊天觀。大元龍興，太祖聖武皇帝，天資仁聖，志慕玄風，己卯冬，遣近臣劉仲祿齋手詔，駕安車，東抵海濱，就徵宗師。明年春啓行，仍率高第弟子一十八人與之偕，公即其一也。當時，櫛風沐雨胼手胝足，跋涉數萬里，見上於西域雪山之陽。因承虛己之問，乃答以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既來之，即安之，此濟世之要術也。是言既奏，深契上心，玉音獎諭，惟恨相見之晚。因被旨佩虎符，宗主天下道流。比回，駐車金山之巔，顧謂清和尹公曰：綦公從我以來，山行水宿，日益恭敬，可謂勤矣。觀其氣象，將來弘吾教者必斯人矣。尹公曰：然。至燕，宗師住持太極宮，尋改大長春宮，委公總知宮門事，授清真大師號。洎以助國救民經錄付之，度道士吳志決等以備灑掃。宗師既仙去，遣命清和嗣教門事，公左右維持，終始未嘗怠。甲午春，清和委以山東諸路，行緣所至，老師宿德望風迎迓，輦粟帛委堂下者動以千計。非誠心妙行有以動人悟物，能若是乎？戊戌春，太宗英文皇帝詔選高道，從掌教真常李公被詔赴闕。是歲冬，奉旨輔洞真于公，偕無欲李公復立終南祖庭，提點陝西教事。庚子春遂入長安，從府僚

之請也。建立大玄都萬壽宮，若驪山之白鹿、終南之太一、樊川之白雲、鳳棲原之長生、藍田之金山，皆斥其舊而新之，其餘宮觀修廢補弊不可殫紀。秋，太傅移刺公、總管田侯各差官從公持疏詣燕，邀請清和大葬祖師。既畢，甲辰春，先鋒使夾谷公就祖庭設羅天大醮，禮請于洞真、宋披雲、薛太霞洎公與李無欲共成五位真人，攝行醮事。會皇子永昌王遣使趙崇簡設金錄大醮為國祈祥，遂復同諸公莅事。觀其進奏精嚴，靈異昭著，使回具啓其事，因引見，待之敬禮甚厚，進與醮五真人徽號，公例加玄門弘教白雲真人。丁未冬，太傅移刺公就佑德觀設黃錄大醮，臨壇仆體者百餘人。戊申春，皇太后遣使楊仲明齋旨寵錫金符冠服，仍命領職如故。辛亥歲夏，憲宗皇帝即位，遣使唐古出持璽書宣諭，倚付掌管關中道教。癸丑，皇太弟遣使脫懽馳驛諭旨，待以師禮。乙卯六月，無疾興，忽集眾謂門人申志信曰：吾將行矣，汝當嗣吾職，主張後事。仍命經營喪具。至七月二十四日順化而終，享年六十有六。明年，改葬于祖庭西北隅仙塋之次。

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下 師姓綦氏，名志遠，字子玄，

世為萊州掖縣巨族。祖德中父遵，皆雅志田園，以陰德見稱於鄉里。皇統間餓莩滿野，其家設粥以濟，至秋成乃止。大定己丑重陽祖師挈丹陽、長真、長春三師過其門，嘗邀至家，修齋供奉。後於鄉里創龍翔觀，朝夕香火以奉上真。割膏腴田施充常住，以贍雲眾。當明昌庚戌正月十九日，師乃生。幼不戲狎，年志學，使之讀書，師曰：所願學者，方外修真之業。弱冠之歲，父母欲議婚。師聞之，潛於靜室，自潔其身。家人知其志不可奪，即令披道士服，既而往棲霞參長春宗師。服勤久之，於道有所得。無幾何，從長春居萊州昊天觀。己卯歲太祖聖武皇帝遣使持詔起長春遊北關，明年春正月啓途，選從者一十八人，師預其一也。霜眠露寢，往復三載，道路艱辛，備嘗之矣。回達金山之巔，林間少憩，長春顧謂清和尹公曰：綦生賦性淳謹，將來吾教可勝大用。甲申長春還燕都，住長春宮，師服勤愈謹。迨長春上仙，清和嗣主教席，俾師知長春宮事，仍賜白雲子號。既而委之行化山東，所至迎迓者不輟。師以善言勸諭，四方耆宿奉幣堂下者不可勝計。戊戌春真常李君嗣掌教事，夏四月入覲天廷，以師從行。秋七月真常奏請得旨，命師同洞真于君住持終南山重陽宮，提點陝西

教事。還燕，清和謂師曰：昔長春金山之語，今其時矣。汝當克勤，乃事無怠。師謝而西來。庚子，率京兆僚屬復上燕都，禮請清和主重陽祖師葬事。厥後祖庭興修，師多所規畫，仍於京兆府城玄都萬壽宮及炭谷太一宮，俱加營建。甲辰上元日，皇子闕端大王遣使趙崇簡就宮修金籙醮七晝宵，使回啓陳靈異，王特降旨護持玄教，洎預醮五師俱賜徽號，例授玄門弘教白雲真人。丙午冬，皇太后賜以黃金冠服，特加優遇。辛亥憲宗皇帝嗣登大寶，頒降聖旨，敕師典領陝右道門如故。壬子冬，是時西蜀未全歸附，一妄人誣告道衆與蜀人相通，有司率兵大加按治，道衆駭散。明年夏四月，聖天子在藩邸行宮六盤，師往謁見，以實哀訴，蒙降璽書撫慰，始安度門弟子數百人，建立宮觀二十餘所。至乙卯秋七月二十四日，示微疾而逝於玄都之丈室，春秋六十有六。初瘞於樊川白雲觀，後改葬于劉蔣祖庭之仙蛻園矣。

李志遠

傳記

何道寧《終南山重陽萬壽宮無欲觀妙真人李公本行碑》（《甘水仙源錄》卷六） 釣六鰲於東海者，不爲鯢鱗而垂釣；採合抱於鄧林者，不爲拱把而加斧。苟志於大，區區細務不較也。今觀無欲行實，其超出物表之志，蓋類是歟？公族姓李，諱仲美，原月山人。父珍，職官醞，有子四人，公其次，生於大定己丑。五歲始能步，及長，聰慧邁倫慷慨特達，毅然以正直自負，里間有狡獪者每正辭折之，人望而畏服。嘗肆意酒間，視舉世爲不足玩。年三十七，乃幡然曰：與其汨沒塵坌中，孰若擺脫方外耶？時全真教方行，意欲從師而未知所向，適碧虛楊先生主重陽祖庭事，乃往見之。碧虛素得人於眉睫間，知其爲玄門重器，然天屬所繫，度其有難解於心者，且令還歸，但勉以積善而已。公抵家，與諸親友決，謝妻子而去。其妻訕之，笑而不顧。其父見而呵責，公婉其辭，曉之以理性之

事，父徐省悟，亦欲向道，乃同詣碧虛門下。碧虛以公識量不凡，命名守寧及無欲子號。公蓬頭弊衣，行丐於市，時人謂之酒李先生。日用間，惟以濟人利物爲己任，至於幽微之理，允造其極。大安庚午，秦境大旱，居民阻饑，公謂其屬曰：餓殍如此，安忍坐視。同邑趙三郎富甲關中，公詣其門，備訴田里艱棘之狀，趙悟，乃發廩粟付公調賑。公與齊志道等晝夜春爨，以給貧病，日不減百人。井水適涸，衆憂之，公密禱于神，鑿泉得水，設濟至秋斂而罷。公素不欲彰名，懼人知己，即日西行，已而有司奏聞，特賜趙爲潤國長者。未幾，入興平環居，以千日爲約，其靜中妙用見《長安集》。至期，渠河使夾谷公及耆老數輩，就環懇請，以縣南龍祥觀委公爲主，公諾之。居五年，至興定庚辰，住終南樓觀五年，又遷京兆之丹霞。尋蒙師旨主營建三原碧虛觀事，所寓之地皆有成規。正大戊子春，碧虛於祖庭丈室，謂公可以倚重，舉以自代。關中騷動，公及軍民避亂于南山，糧盡，人相魚肉，幾及我公，或曰此酒李先生，素有道者也，因携持出山，遂得免焉。庚寅春，如南陽，依附者衆，會沖虛李公、洞真于公在汴，沖虛奏請住持丹陽觀。癸巳，汴京款附于我朝，俄而忽起異議，無辜者皆坐誅，公與一長老止水泊中，迫於兇焰，長老悚慄不能自持，公止之曰：我輩平日所行，正爲此耳。死生常事，夫何畏焉？竟以事免。城中絕糧，人爭北渡，津人固拒，饑溺者以萬計。公請洞真先登，因以陰陽開諭津人，餘皆獲濟。公繼達新衛，門徒望風輻湊，今之靈虛天慶創成榮觀，自此始也。明年，領衆適燕，時清和尹公掌教，每會道衆議祖庭緣事，皆推公爲能，公謝不逮，復奏請住持重陽宮兼任提點陝西教門事，更名志遠，祖以厚贖。公東行而歸，過魯過魏，自侯伯以下皆來道祇迎。有以庵觀奉之者，有願爲弟子者，有以財施者，公得之不以一毫私己，悉歸之祖庭。京兆田侯德榮聞公西歸，督佐官就河中相迓，以府城佑德觀歸之，今玉清宮是也。時關中甫定，暴狠相煽，公以仁言誘掖，稍稍格心。比年南征，俘挈來者不絕，公詢其主，有好善者多端勸諭引而歸道，有不可必致者，乃議貨取，隨授以明文，許其自便，其感之深者終不忍去。公嘗往來於祖庭、玉清之間，然規畫調度未嘗不拳拳於祖庭。丙申秋，受清和師書督祖師葬事，掌教真常宗師又任以祖庭之職。冬十月，詔提點重陽宮。再年，秦士議修文廟，闕瓦，郎中邳邦用輩請於公，公盡給之，士皆

稱嘆。庚子春三月，被旨特賜無欲觀妙真人號。秋七月，河北郝公總管家隸百餘，陰謀南遁，得其顯狀，盡欲刑之。公聞之，連夜馳至其門，以善言誨導，亡者皆免。明年，城中羣小數百，結連私逸，權府韓淵密知其情，議尸諸市以令衆，感公一言，但殲其魁渠。太傅移刺寶儉，其母死，欲以二婢爲殉，公以古葬禮正之，始罷議。凡契丹人以人殉死者，弊因以革。丙午春，詔燕京作普天醮，公預焉。夏四月，歸自衛，汴京長官復請住丹陽，棲雲王公具禮郊迎，座中若有急色，介諸徒速出，人莫知其然。甫登舟，南軍已擁京門，其先見類如此。明年還宮，秋八月朝旨加玄微真人號，尋又冠服之寵。甲寅春，宗師以國家醮事，具書招致，年已八十六矣，不敢以老耄辭。比至堂下，疾篤，以後事付于法弟衍真大師張志悅，以其徒拜宗師爲大度師，於長春方壺留頌而蛻，時夏六月二十六日也。諸徒奉柩西歸，附葬于終南祖塋，禮也。葬之明年，志悅命李志安、陳志元具行狀請于宗師，欲刻諸石。道寧適有事于堂下，宗師就命當筆，且曰：無欲領袖祖庭，蓋有年矣，今子代之，始終行實，子必熟知，其文之也固宜。道寧不復牢讓，謹按無欲可見之行，爲之說曰：有主持玄教之大人，不可無輔翼玄教之仁人。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我宗師正容悟物，天下羽士皆觀而化。無欲公輔弼其教，以仁存心，俾祖師根本之地有隆無替，可謂無負宗師眷倚之意。蓋公之爲人，稟剛大正直之氣，持特立獨行之操，傳授有源，充養有地，故施於事也，無不濟之以仁，遇患難則先之，見人急難，必盡力救援而後已。有叩其修真之訣者，則以積累勉勵之，其可與談性命事者，每至夜分不寐。雖與童子言，亦諄諄未嘗倦，至於名士大夫，尤樂與交遊而相忘形骸。與人接談，又能度其高下而切中其機。然且待人以約，持己以謙，其處衆也，威而不猛，和而不流。在環堵四五年間，神變之妙，欲直書之，恐人以爲誕。原其動靜語默之常，亦可謂問世異人者矣，故碑之而無慊。乃贊之曰：

偉歟李公，專氣致柔，其守也堅，其行也周。解紛庶務，而善計不籌，一志不撓，而先爲之儔。若人者，將猷世擾攘而追帝鄉之遊耶。吾知其了了諸緣，而嗒然乎歸休也。

雜 錄

王惲《衛州胙城縣靈虛觀碑》（《甘水仙源錄》卷九） 衛之胙縣，

距城北埔，有觀曰靈虛，蓋玄微真人大度師李公所建也。門人奉教，歲久彌篤，故殿堂像設廊廡齋室制不崇侈，略潰於成。初，胙之割於滑也，越金明昌間河改南道，因人於衛。貞祐南遷，迫爲疆場，建帥府，統州治，宿重兵，繫浮梁，阨爲京師北門。歲壬辰，金人撤守，天兵徇取之。明年，京城大饑，人相食，出逃死求餉者，日不下千數。既抵河津，人利其財賄，率不時濟，殍死風雪中及已濟而陷沒者，一日間亦無慮百數。方草昧未判，獨全真教大行，所在翕然從風，雖彊梁跋扈性於嗜殺之徒，率微福避禍，佩法號者，皆是也。時無欲子李公已在衛，有日，目其事，愀然嘆曰：厄會乃爾，人發殺機復至於此耶。吾拏舟而來，本行化北遊，茲焉不格，安往而施其道哉？遂稅駕河上，建此道場以爲神道設教之本。於是玄風一扇，比屋回心，貪殘狠戾，化而柔良，津人跋俗悔過受教於門者，肩相摩而踵相接矣。凶焰燎原，撲殺心於已熾，慈航登岸，夷天險爲坦途。由是而觀，非好生至德決於人心者，其能若是哉。師一日晨起，集大眾謂曰：吾學道有年，印於心者，一與虛而已。蓋生之所恃精與神也，神之所安虛與靜也。一則爲營魄之主，虛則乃萬物之本。故經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惟其虛則能靈，靈則自虛矣。且天地虛而發亨毓之妙，日月虛而盪照臨之光，山澤虛而蒸雲雷之變，人心虛而爲萬物之靈，致虛而要其極，不過鍊精守寂，滌情去慾而已。因題其額曰靈虛。二三子敬奉吾教，且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今業漿之家，十饋其八九，吾不可久於此，明日遂行。自是風聲教習，洋溢於河朔矣。師諱志遠，秦原月山人。年餘三十，棄妻子入道，師浮山碧虛子，遂盡得真傳，深入性窟，故爲大宗主推德主持玄教於終南祖庭者，蓋有年矣。生平以濟物爲本，事具重陽宮碑，茲不復云。歲丙午，詔大醮燕京，師預焉。上既受釐，特加師玄微真人號，且膺寶冠霞帔之寵，世以酒李先生行云。甲寅春復以醮事赴召堂下，真人以

是年夏六月羽化於燕之長春宮。及西歸，門人啓柩，顏色如生。越冬十有一月，扶護至衛，弟子王志安等以縗絰成禮，哀號凝慕，如喪考妣，醢祭三晝夜而去，禮也。啓行，有祥雲晦晦自東北來，陰翳蓋如，抵西南河壩而散。是夜朔風震屋，將濟即止，船安如陸。吁，亦異哉。中統五年春，志安等圖爲不朽，用昭師德，遂以禮幣來謁曰：先師行業，查乎難名。教之所及，師之所在也。然過化存神之妙，經度營建之始，無文以詔來者，責其誰歸？吾子方有志圖經，鄉粉盛事，幸爲我樂道之，敢再拜以請。僕儒家者流，道不同不相爲謀，獨嘉其尊師重教，窮源務本篤信有如此者，故即其說而爲次第云。且全真爲教，始以修真絕俗，遠引高蹈，滅景山林，如標枝野鹿，漠然不與世接。果哉末之難矣，終之混跡人間，蟬蛻泥滓，以兼善濟物爲日用之方。豈以道真治身，以緒餘爲國，以土苴治天下乎。不然，天命之性，有物有則，彝倫一叙，終不得而弊之耶？如長春真人丘公，在先朝時皇帝清問，首以治國保民爲本，其利亦云博哉。今觀玄微真人度師李公出處行己，若易地則皆然爾，於是乎書。且爲門人作詩，追遠仙遊，以極奔逸絕塵之想。渺渺帝鄉，乘白雲而何在，依依玄鶴，抱黃石以空悲。

馮志亨

傳記

趙著《佐玄寂照大師馮公道行碑銘》（《甘水仙源錄》卷六） 公諱

志亨，字伯通，寂照其號，同州馮翊人，五代瀛王道之後。賦性明敏，業進士，年甫弱冠，府薦入京師，就住太學。兩赴內試不中，適崇慶兵亂，還鄉以詩書自娛，不復爲舉子計。本州節度使奧屯肅請攝教授事，公辭以不能。大兵西征，公因北渡，寓德興，深居不出。歲癸未，長春宗師自北關迴，道過焉，公以其平昔聖學浸灌之故，至是爲真師感發之機一召於外，而已之天機立應於內，鶴鳴子和，森不可禦，尋即願奉几杖，列門弟

中。乃先謁真常真人爲先容，真常一見莫逆於心，遂引見焉，宗師亦不以常人待之。既還燕，一夕指公謂二三尊宿曰：斯人他日必能扶持吾玄門後事也。公默然銘於胸中。後數載，宗師將歸真宅，衆乃以嗣事爲請，師曰：我之託付，伯通知之矣，不必復言。長春仙去，公謂清和真人曰：道教之興，自開闢以來，未有今日之盛。長春宗師人貌而天者也，教門後事，屬意在君，豈非天乎，請毋多讓。遂集道衆，並達官貴族、天下大老，便宜劉公之屬，就迎於所居之靜室，請定仙號。初，清和閉門而不納，公參戶而入，扶至堂上，使衆羅拜堂下。名位既正，玄風大振，公之力也。至乙未，清和因祖庭事往闡教於秦晉之間，默遺公手書云：予年邁而往矣，老不歇心，少不努力，俱非所宜。況四時之序，功成者去，未成者來，汝當果斷，時不可不順。公得書，乃自念言：真常攝行此事已十年，知之者不惟玄門道衆，上至天庭，下至山野，皆知之，此蓋天也，豈人私意所得而可否哉。丁酉，清和承詔還宮，公乃取元初立清和彌縫扶護之禮，按爲典故而行之，遂立真常。既畢，清和乃以歸老之計逍遙於自得之鄉，真常乃以無礙智慧進教門之重任。輔茲二真人終始進退俱不失其正者，亦公之力也。先是承詔教授胄子十有八人，公乃於名家子弟中，選性行溫恭者如其數爲伴讀，令讀《孝經》、《語》、《孟》、《中庸》、《大學》等書，庶幾各人於口傳心受之間，而萬善固有之地日益開明，能知治國平天下之道，本自正心誠意始。是後日就月將，果皆克自樹立，不惟俱獲重用，復以才德見稱於士人。又勸宣撫王公，改樞密院爲宣聖廟，命弟子薛德琚，修葺武廟而守祀之。又創建五嶽觀，及道庵十餘處，爲道衆修進之所。庚子冬十月，京兆太傅及總管田侯等，請清和改葬重陽祖師，以公爲輔。行自燕至秦三千餘里，凡經過道家宮觀，廢者興之，缺者完之，至百餘所。其間公爲之記，使刻諸石者亦十二三焉。祖師葬事既已，復從清和還宮。戊申，真常大宗師依恩例賜金欄紫服，遷充教門都道錄、權教門事，仍賜以今號，蓋嘉之也。及將立玄學，公復以作成後進之心而贊助之，直至有成。甲寅秋八月二十三日，示疾即真，享壽七十有五，二十六日葬之五華山之西南原，禮也。

孟志源

傳記

李鼎《重玄廣德弘道真人孟公碑銘》（《甘水仙源錄》卷六） 公名

志源，字德清，號重玄子，其先本上京徒單氏。大定末，遷萊州膠水，居孟氏宅，人因以孟氏歸之，此亦古之因食采地得氏者也。高祖昺，卒于汾陽軍節度使。高祖母完顏氏，金源郡王希尹之妹。曾祖克寧，尚嘉祥縣主，事熙宗、海陵、興陵、道陵凡四朝。以功累遷至太師，封淄王，及薨，謚曰忠烈。祖斜哥，辭世襲千戶，終於南京副留守。父給答馬，復世襲千戶職，母烏林答氏。略以金國名臣傳考之，其家世可謂盛矣，況在大定、明昌、泰和間，使他人處之，鮮不為紛華之所流蕩。公獨從髫髻中默富貴而樂淡薄，非性分上夙有薰習之力，能之乎？明昌初，年饑，即墨人高翔嘯聚劫掠，詔命公之父討之，乃曰：食者民之天，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抵死求生，小人之常情，討而誅之，惡在其為民父母也。遂宣布主上之德，賑以倉廩，不戮一人，寇為之平。古語有云：活千人之命，其後必有顯者。是公能了此大事，亦必借先世豐功厚澤陰相之力而致之耳。公有三兄六弟，其兄有官至驃騎者，有至輔國者，餘皆克紹家聲。泰和癸亥，父母與議婚事，公因遁去，徑詣維州玉清宮，見長春宗師，請為門弟子。師憐其貴家子，兼異其風骨不凡，後必為玄門大器，乃從其請，授今之名字。父兄疑其第四都全真觀主知之，故為隱匿，繫歸有司。公聞之，遂還家自言其志。父母知不可奪，因選第二都樂真觀使居之，樂真今更名玉清矣。公雖得法於長春，充養之際，亦賞質於玉陽、太古二師真，玉陽賜號開真子。太安己巳，長春應詔京師，還住玉清，知公有所得，乃賜重玄子號，蓋嘉之也。貞祐癸酉，公之昆弟皆為兵亂蕩散，而父母失依，公乃扶二親就己所居，致孝養之力三載。雖二兄還，其安置省問誠敬之禮未嘗缺。己卯，聖朝遣便宜劉仲祿起長春於海濱，門人中選道行清實可以從行

者得十八人，公其一也。及進程萬里沙漠，其緇重車皆兩人主之，惟公獨御焉。清和憫其勤，請副於師，師曰：吾知斯人之勤矣，但欲先行其人之所難，而後必有大所獲耳。公聞之，乃曰：弟子於師丘山厚德無以為報，共僕其御實當為之事。予惟不知所求，亦不知為勞也。同行者由是雖勤苦百至，皆爭赴矣。辛巳，西至阿罕山，始有漢人耕作，因公等九人立棲霞觀。癸未，住德興之龍陽。甲申，長春奉旨住燕城太極宮，尋更名長春，公亦自龍陽來。丁亥，師反真，公年四十一矣。一日，靜坐一室，忽於恍惚間見重陽、長真、長春三師真，公拜畢侍立，祖師言：汝壽當七十五。長春言：汝五十後必負教門重任，事雖繁劇，汝勿憚，是皆磨礪汝之砥石，煅鍊汝之鑪冶也。言訖不知所往，尋覺身中百關通暢真氣沂流，昇尾間，入泥丸，是後日復一日，神物變化，金漿玉液，黃庭絳宮，灌溉浸漬，非言可及。公因備考先代師真得道之後身中之事著見於書者，針芥相投矣。公從此以來，雖顛沛造次，罔不在是。其身中所得流運之理，亦未嘗止，想當時其為樂可勝計耶。至清和真人掌教，乃副知長春宮事，俄遷知宮。戊戌，受宮門提舉。丙午，遷宮門提點。戊申，權教門事。己酉，以恩例賜金冠紫服，並至德玄虛悟真大師號。癸丑，掌教真常大宗師奉朝命普度戒籙，委公為監度師。丙辰，真常羽化，誠明真人張公嗣教，以公玄門大老之故，己又在制，遂授以教門都提點印，俾攝其事。戊午秋，應丞相胡公之請，主平陽黃籙羅天大醮，尋奉令旨賜今真人號。中統二年辛酉，春秋七十有五矣，度門人五百有奇，宮觀稱是。是年春二月二日，順正而化，前此數日，預以後事囑門人。凡為省視者，見其耳聰目明音吐洪暢盡如平昔，皆不之信，至是，方知公之所得過人遠甚。越三日，葬之五華山仙瑩，從遺命也。至於度門人，立宮觀，茲皆緒餘土苴，眾人之所共見者，或可得而言之。今壽幾八十矣，而精神不衰，臨行一著，又明白如彼，其素養之於內，必有精真微妙，眾人之所不能見之者，豈易得而言之也。送葬之日，官僚士庶前祭後擁，傾動都邑，道眾不言可知。

劉道寧

傳記

王鶚《渾源縣真常子劉君道行記》（《甘水仙源錄》卷六） 君諱道寧，雲中白登人，世爲縣吏，以廉平稱。君生不好弄，間與諸兒戲，必結庵趺坐，曰我學道爾，識者知其有宿習。及長，雅意玄門，昆季凡四人，君其伯也，縣民推嗣世業，力却之。秦和壬戌，聞渾源隱士劉柴頭號得道，乃與家人訣，詣屏風山金泉觀，師事焉。師歷試諸難，至遭丐食，君樂從不屑也。師知可教，遂授微旨。自是東遊海上，西歷關中，寓華山上方之白雲宮。屬歲饑僵餒，立志不少衰。既又如太原泊神霄宮，有饒益院僧賢而飯之，道獲楮幣千二百貫，君榜求其主，踰月竟不至，悉以給貧乏，而一無所私。貞祐之甲戌，避地張村，穴洞以居。歲丙子，鄉里稍安帖，土官馮祿聞君之在并也，迎歸雲內。君尸居環堵，若將與世絕者，而樂道之人渴於請益，百方爲出之。於是肩摩踵接，學君之學者日益衆矣。庚辰春，渾源長高定飽聞君譽，敬請之來，曰龍泉、曰金泉、曰玄元，皆名觀也，君更爲住持，而興廢起頓之功爲多。癸未秋，真人丘長春入覲回，君執弟子禮，迓諸銀海之東，目繫道存，一見如故。問君之初事，以柴頭對，師頷之曰：仙人中天隱也。因授祕訣，加號真常，令築室西京。未幾，推爲道官長，遊戲十年，庭無一訟。逮長春仙蛻，清和紹休，尤與君相得。丙申之春，尹清和謁祖庭還，會君於古恒嶽之陽，語之曰：吾近遊陝右，奉田侯德榮之命，凡玄宮道宇皆擇人主之。惟華山之雲台，地靈物秀，實仙家一洞天，非君無可託者。君再辭不獲，遂遣門人爲經營，君亦往返再三，大興築構，所過崇奉，男女如市。癸卯中夏，田侯修華嶽廟，復與丞相胡公天祿同署，邀君於雲應間。君聞命欣然，即日就途，甫四三年厥功告成。丙午春，有詔設普天醮於燕京之長春宮，徧召諸方耆德，而君亦預焉。時李真人主醮事，得君甚喜。是年夏五月庚申，旋車古

教史人物總部·宋遼金元部

恒，越二十二日壬午，請州牧高仲揀泊門人許志安，屬以後事。翌日將中，曲肱而逝，春秋七十有五。君生長大定、明昌間，不以世俗所樂者嬰其心，而能遠跡塵凡，棲心物表，東遊西歷，所至風靡。雖土木屢興，聊亦應緣而已。嘗作《巴人曲》接引於衆，又著《會仙》、《隨應》、《總仙》三錄，以道神仙可學之事。臨終語門弟子曰：可於丈室瘞吾軀，榜以脩然足矣。蓋取南華脩然而來，脩然而往之義，則君之平昔所養可知已。

李志方

傳記

高鳴《重玄子李先生返真碑銘》（《甘水仙源錄》卷六） 金朝故事，新天子即位例出諸王爲方鎮。大安、崇慶間，宣宗以豐王來彰德，先生時以高訾家推擇爲功曹掾，有廉平稱，尤精算術，因之出入府中。雅性重厚，復小心畏慎，故見親任。至寧元年，宣宗入繼大統，明年車駕幸汴梁，扈從以行，補戶部令史。當艱難之際，柄臣高琪蔑視文吏，其持下急如束濕，從事者爲之惴恐，稍稍引去，先生以直道自任，氣殊不少衰。會被檄漕米餽燕師，抵霸州，值北兵大入，幾至不測，然憂世之懇，每見於顏間。議者謂，秩無崇卑，顧力行何如耳。若是而進武，則功名爵位，其畏不顯？一日，忽報謝病歸隆慮山，聞者愕然。適與丹陽馬公之高弟盧公相遇，便請執禮爲全真師。既付授有源，未幾，默有所契，徑入棲霞谷無憂洞，深坐煉化木茹澗飲，其節愈堅，苦學道者難言之行。元師府宗室惟良、招撫使杜仙，皆一時豪傑，日加敬異，在屯戍扞禦中，嘗率僚佐致謁，其他可知。甲申，聞長春丘公應召還，附盧公遠迓，得賜名志方，號重玄子。盧公有北京之命，謂先生緣在彰德，俾之南行。總管趙德用請往迎祥觀，觀雖兵燹日久，凡事草創，先生一顧免焉，有承平舊物之漸。丁亥，長春公上仙携法衆往祭，因宿留檀順，若致心喪焉。庚寅復還，士庶逢迎，懽動閭里，皆曰：吾家先生來也。總帥蕭仲通暨同列奉疏請主盟天

慶宮，宮之荒廢，略如始住迎祥時。先生力爲經度，不數歲大敞而新之，殿堂庭廡壇藏廚庫，下逮廡漏咸備，而法視他郡邑爲冠。丁巳，宗王穆哥崇尚高風，遣使持金冠雲錦羽衣焜耀之，仍加真人號。以庚申二月九日，春秋七十有六，怡然留頌而逝，門弟子葬之王裕村某原，從治命也。所著《地元經》若干篇行于世。甲子春，提點趙志璞偕法兄弟扶狀來謁曰：先師寧神，塚上之木拱矣，而旌紀寂寥，誠惠顧之以銘，死且無恨，敢請。鳴以先生之行有應銘者，蓋先生少時已自不碌碌，雖由文法進，人皆以遠大器許之。況潛邸舊人，依光日月，君臣相遇，古人謂之千載，雖方駕漢名臣可也，乃今挺然不顧，槁項黃馘，自棄於澹泊無端倪之地，以至成道，非烈丈夫孰能如此？以是概之，真可銘也已。若夫萬鶴遶醮壇而翔飛，蝗抱祭器而死，虎承牒而殺田豕，雪失道而作司南，其靈異類此者甚多，皆先生平日所不喜道，亦不敢具書。先生字友之，相州安陽人，初諱益，既入道，止以法名行。

李志明

傳記

王博文《棲真子李尊師墓碑》（《甘水仙源錄》卷六）尊師姓李氏，諱志明，字用晦，棲真其號也。世爲潞之壺關人，以農爲業。祖考而上，

皆潛德不耀。甫九歲，去父母爲全真學，初禮樊山潘先生爲師，誦經讀書，爲童子事。稍長，遇超然廣化王真人，授以火候周天之法，鍊陰爲陽之術，久之，覺有徵驗，鼓舞踴躍不自勝，乃曰師真豈欺我哉。自是益積日新之功，遂事長春真人，命名與字，愛之深，所以教之篤。始自薪水庖廡及一切勞筋力役心智之事，皆令親歷而備嘗之，然後誘之以至道之妙，示之以用力之方，塵懇諄複不憚朝夕，師亦力強而志苦，至脇不沾席者餘十年。靜而生慧，性識明了，伸紙引筆，肆口爲歌頌，皆有理致。長春曰：李生果爲受道之器，非餘子所及也。居無幾，乃曳杖挂瓢徑歸太原，

葺保真觀居之。或寄跡於塵肆，或丐食於村墟，觀化閱世，人無識之者，但以單子李師父目之。時方進取，國制未定，戎馬營屯星散汾晉間，劫攘財物戕害人命者，在所有之，有司莫敢誰何。歲庚寅，太宗皇帝南伐，駐蹕並之古城，師率徒侶拜觀天光，拈香祝壽，上情悅懌，因敕兵人有暴民攘物者，以軍法從事，遂著爲令。由是行者無擾，居者晏然，師與有力焉。辛卯再駕而南，復蒙盼睐，是後師之道價益重矣。清和宗師嗣教，命管領一路道門事，仍兼本府道錄，復以道體沖虛大師之號畀之。未幾府尹石抹公及道錄智公，以保真狹隘，疏請師住持天慶故宮。天慶兵亂後鞠爲荆棘瓦礫之場，既允其請，慨然以興復崇建爲事。一日，從容語徒衆曰：度道士以守宮觀，雖近代之制，然自漢武帝時於甘泉宮中爲臺，畫天地太一諸鬼神像，各置祭具，自是之後，蔓綿衍溢恢張弘大以至於今，其來遠矣。吾道家者流，雖恬淡無爲以治其心，可不以分祉祝釐爲立教之跡乎。是則以營繕之事，不得不盡心力而爲之也。或有以功大難之者，師曰：古人有言，作舍道傍，三年不成，謀之欲衆，斷之在我。即荷畚鍤爲之倡，從之者雲集，貴者董其役，富者輸其財，智者獻其巧，壯者程其力，師幹旋運動於神明之中，而應之者不愆於素，遂使天慶之規制雄碩俊整爲一方之冠者，具見於榮祿宋公所撰萬壽宮碑，茲故略。戊子夏，大旱，將爲一路災，府中祈雨，僚屬以師主醮事，已而澍雨霑浹，歲以大豐。又宣差完顏胡失刺暴得奇疾，氣息幾絕，家人走告師以危殆狀，躬詣其處呪詛，杯水下咽復甦。其精誠之至，感格之效如此，平生不勝計，所錄纔一二耳。己酉，真常真人以師踐履之實，洋溢遠邇，遷河東南北兩路道副提點。凝坐一室中，不動聲色，而事無不集者，雅爲誠明宗師所敬重。中統二年即陞副爲正，越明年左仙翁保奏於永寧邸即授棲真洪妙真人之號。方爲人所瞻仰，遽爾默世，於至元丙寅建子月之浹晨返真，得年六十有七。又明年，師之高弟提點張志希、侯志正等請道教都提點洞元大師申雲叟繼主天慶事，雲叟即師之同法弟也。至元癸酉，予方官太原，適洞元還自燕都，將以是年四月己酉葬師於太原府城之東南三里所，從遺命也。洞元持師之門人郭志脩等所纂行實狀，以墓碑爲請。洞元與予二十年之舊也，固辭弗許，因請洞元言：尊師一方外閑人耳，無猗頓之富，無晉楚之力，徒以日積月累而歲以增加，遂令荒寒寂寞之域，一顧盼之頃化爲天上之玉京，平

地之寶坊，非德足以服人，誠足以感物，曷以臻此？莊子有言，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以師今日之所成就者論之，可謂積厚而有力者哉。

王志坦

傳記

高鳴《崇真光教淳和真人道行之碑》（《甘水仙源錄》卷七） 全真

之教，始於少陽君，興於重陽子，大盛於長春公。長春傳之清和，清和傳之真常，真常傳之誠明，誠明傳之淳和。淳和以大元數之，實為宗門五代祖，諱志坦，字公平，出於相州湯陰王氏。父諱忠，性慤願，以貴雄其鄉。母岳氏，閨壺有微妊，夢古仙來告曰：此子成人必令學道，否則將禍而家，已而公生焉。自童弁不好弄戲，且不喜華羨物。甫及冠，即著道士服，師北京盧尊師，師乃丹陽馬公之法孫，洞清于公之高弟也。時以道錄居京之華陽宮。盧素嚴厲，少忤輒責誚之，殆若官府然，故居門下者鮮克終。公參謁之餘，力營百役，至於廡廡漏磴之細，躬執靡有懈，盧亦憫其勤而誠，復加以禮。癸未秋，謁大宗師長春真人于宣德，一見器之，傳付祕訣。既恐無以善其後，遂行化興中義錦間，日丐一食，雖蚊蚋嘬敗亦不屑棄，已匪茹而居，不計何地遇昏暮即止。戊子，聞清和宗師駐燕，知道統所在，參禮焉。師愛其力行，大加獎拔，公忽有開悟，恍若神明，頓還舊觀。無幾何，徑入金坡，坐而鍊化，窮深抵幽，木茹澗飲，人莫見其面。其志愈堅苦，雖晦跡十餘年，無賢不肖皆曰：金坡王先生，有道之士也。甲辰春，真常真人李公素高其玄，屢以書見招，來拜為大度師。夏五月，從真常北上，參受三洞祕錄，以祈禳詞禁濟人。其疾病，藥石不可為者，假符水或以袂拂之，罔不立驗，咸畏服其神。皇太后欲挹真風，寵賚以禮，公益自謙遜，惟顛墜是懼。每蒙慰諭，必歸功於聖神，若私不敢有者，其知本不伐也如此。留居闕庭者六年，還燕為教門都提點。燕去和

林，里千六百有奇，凡赴十有七，馳驅寒暑，略無艱苦狀。蓋以輔翼玄教為己任，雖九死不悔也。先皇帝踐祚之元年，龍集辛亥，詔真常公佩金符，馳傳祀嶽瀆，以公為輔行，繼而奉香代祭者又四，皆祈天求命，斂福錫民為意。癸丑，上問養生之術，對曰：此山林枯槁之士所宜，非天子之急務也。天子代天理物，當順天心與民興利，則天降之福壽。近大赦天下，革故鼎新，民樂生活。開創以來，戕橫天闕，精魂無依，非求諸冥冥中而莫之能救，是所謂恩已及於八方，澤又浸於九原矣。因奏修黃籙普天大醮，上喜曰：天垂此教以利天下。即詔公，命真常公于燕之長春宮陳設醮事，所須旅百俱出內帑，一無擾於民食墨得。甲寅三月十有五日，禮備將行雲膚寸而雨，公密禱於天，天為之靜，風月肅然，星辰可摘，又有卿雲鸞鶴之應，公卿文士咸作歌詩以贊其瑞。繇是道價益重，一時，貴遊悉奔走承事，或執弟子禮。真常厭世，誠明嗣之，公之力居多。中統建元春，入關，旋及覃懷，陟天壇，愛之，留玉峰前期歲。相州神霄宮久虛玄席，諸耆宿士庶懇公主之。明年會真常葬，又明年復入金坡。至元改元，燕人楊提領者素慕玄教，於私第之後園，作環庵一區，願得天下清修高尚之士奉之。僉曰：金坡王鍊師可即禮致焉。三年冬，誠明復以提點事懇公。七年，誠明上仙，今皇帝詔公襲位，仍加真人號。以九年十一月二十有七日，蛻形於長春之玄堂，得年七十有三。越明年，門弟子梁志安、常志敏等，奉其衣冠寧神於金坡山下，從治命也。時天氣肅冽，比襄事，熙熙然化而陽春，執紼祖轍者萬餘人，汗皆浹背，咸嗟異之，以謂純誠之驗也。所著信心錄、六牛圖傳於世。葬之明年，志安、志敏等狀公之行，來謁銘。鳴治彰德時，蓋嘗以疏請公主神霄，從遊甚款，故習其為人義不可辭。公美儀觀，愛讀書，尤喜性理學，深得奧義。好施與困乏無聊者，不以己之有無。謙恭寬碩，克己下人，故度門弟子者數千人，若觀若庵者又營建百餘區，可謂能弘其道矣。嗚呼，以公平日陰功濟物之心，嚮在闕庭，假之以政，救時行道，焉知不有如行符設醮之功耶？若夫將適遼東也，禱之而愈風痺，又去許昌也，空中傳玉帝有命，其靈異若是者甚多，然實非公之本心，且有淳和真人傳在，茲略而不書。

毛養素

傳記

李國維《頤真沖虛真人毛尊師蛻化銘》（《甘水仙源錄》卷七）

百
年以來，能繼重陽七真之風，而不下於今之高道，動化關洛間，衆所欽慕，卓然獨異者，沖虛真人毛尊師也。師諱養素，字壽之，道號純素子，頤真沖虛真人，其師號也。家世平水，太常博士兼祕書郎、沁州同知毛麾牧達之嫡孫。牧達以文行純粹，前金明昌初，朝廷重其名，特徵授官教之職，得其師道，上下受益，歷館閣，通守外郡，於道無少違失，宜其爲天所佑，有賢子孫。其父諱德，字日新，以門資入仕，不喜躁進，師性資沖澹，雅有出塵之志。幼喪母，事父謹敬，鄉里以純孝稱。既長，僑寓許昌。貞祐初，適一羽客見過，風神蕭爽，師一見乃知其爲異人，謹奉之久。羽客曰：此子可教，授以祕語。師問仙號，曰：我華山陳希夷也。言訖，忽失所在。自是心神渙釋，道緣漸濃，又於隱君子于宋二老，時親言教，以謙光處己，實德接物。乃父既即世，喪祭禮闋，棄家易服而道，往禮太華惠照真人田無礙，即丹陽之法嗣也。謹執几杖，清苦玄門，幾二十年，惠照異之，丹書祕訣又得其傳，天光煥發日以益新，殆不可掩。因志在四方，不爲物滯，門人常志久系出素宦，方監永寧務，棄官入道，同諸貴遊請師居鳳翼道院。一日，其子尋訪，既見，堅乞還歸，師却之曰：吾既在道門，去就自有時，終不能爲世俗累，爾無顧我。子號泣而迴。後天興河南之變，大朝王師南渡，因復姑汾。時官府道俗，交狀敦請，同法屬王、葉諸公、棲霞黨子春住持玄都觀。當其晉境，飛蝗滿地，民心懸急，師率王、葉輩，齋戒致禱，蝗悉飛去，竟不成災，人以爲靈應昭然，精誠所致，莫不尊敬之。但福地靖廬，未能全忘其情，乙未同諸門人常志久，由陝而南，興葺洛陽朝元、棲霞二宮，及華陰清華觀。不數年，金碧輪奐冠於他處。丁酉，汝州官府狀請住北極觀。己亥，關洛荐饑，豪富閉糴，

師悉發餘糧均施困餓，賴以活者甚衆，蓋平昔樂於調急，以仁爲己任如此。辛丑，清和真人至終南，以師宿德望重，起爲棲霞提點，兼領披雲玄都寶藏八卦局。時紫陽楊使君行漕臺，暨玉華王元禮、西庵楊相正卿諸公，俱在洛，與之遊，相得甚厚，道價增重，光耀一時。甲辰，副提點寂照大師吳志明北上齋皇后懿旨，有沖虛大師之號，繼及真常掌教大宗師銜命南下，賜號頤真沖虛真人。既莅琳宮，主盟師席，薰戒嚴肅，日無惰容。庚戌，舉燕京都道錄韓公以自代，退跡清華。未幾，韓復歸燕棄世，再奉掌教誠明真人法諭，復領朝元棲霞宮事。師於性理之學，刻意終世，斯須無少間斷，故能透脫融貫，全真正脉，其造之也不爲不深。一日，炷香危坐，即示歸寂之語，衆莫能測。翌日晨興，方理巾幘既畢，依牆儼然立化，神觀不衰。是日朝霞亘天，人有見師翱翔其上者。士子伊川楊君用、登封韓仲溫因宿於宮，嘆以爲異，實己未七月上旬四日也，世壽八十有二，凡聚徒闡教，前後度門人百數輩，其遺骨瘞葬於本宮之先塋。關洛諸公多爲作傳及賦歌詩挽誄之，有汎霞圖卷傳於世。翰林待制孟攀鱗、京兆教授李庭，叙之甚詳，門弟子王志沖、張志佐、同道判常志久，齋講師郭從道所作行狀，謁余求誌，辭不能已。余以謂甚哉，道之難明也。其道有成不成，由其人之悟不悟，故前聖有道心唯微之旨，亦有謂朝聞道夕死可矣之語，皆不以達道爲易。其所以悟而成者，誠亦有所由來，必也，所稟賦高明，所遇合神異，所以抱神守一甚固，積行累功甚勤，自種時一點物真，力耕敏耘善始令終，然後可望入其闔域矣。師生於姑汾，長於賢祖考積慶之門，得天地之間氣，其稟賦不必論也。隱於許下，遇希夷，許以可教，遂授其妙道。入太華禮田無礙，授丹書，其遇可知也。內持孝敬以事親奉天，外施慈仁以愛人及物，此非積累之功行乎。隱居華之下、洛之濱，清淨虛寂，餘四十載，有進無退，此非抱神守一甚固者乎？故卒能有成，脫塵網之中，出化機之表，儵然往來，入於自在逍遙之境界，不亦宜乎。後之學者，可不景行而加諸意。抑謂自大朝奄有天下，以至中統改元，當今皇天眷命皇帝暨后妃、太子、諸王莫不敦尚玄風，敬禮高士，而師之所歸至善若此，不可不爲之銘。銘曰：

太古之時，人生之始，壽而不夭，仁而不鄙。大道既隱，衰俗靡靡，滋熾人慾，泯絕天理。輕妄好惡，勞煩聽視，真趣之歸，幾人而已。在清

流中，有純素子，忘懷名利，遠跡朝市，養氣煙霞，棲身山水。伊水洛水，嵩山華山，往求同志，密叩玄關。當擾攘之際，徜徉乎其間，契遇高真，逸駕相攀，傳授祕訣，煅成大丹，輟食調人，救時阻艱。內持外修，功成行完，策名紫府，垂範黃冠，塵緣方盡，鸞馭將還，幻身外物，付之等閑，汎霞璇空，眇視塵寰。陳跡在碑，有志明刊，善始令終，衆之所難。不歸於地府，不列之王官，生死無變於己，而況乎利害之端，豈亦不幾於神仙之一班，後人仰止，拂石以觀。

李志源

傳記

李道謙《終南山圓明真人李練師道行碑》（《甘水仙源錄》卷七）

師姓李，諱志源，郃州三水縣人。天挺至性，宗黨以孝悌稱，自幼有冲舉志。年未三十考妣俱喪，乃棄家絕累潔身入道，師事本州玉峰觀全陽周君，服勤左右數年匪懈。全陽憫其精懇，遂付以修真微旨，且使遊歷諸方，參證心印。至醴泉，與同志裴公結茅以居，遣欲凝神虛心集道，歷十有八載，故得塵慮盡銷天光內發。鄉人李公，崇尚高潔，建道院率閭里耆艾延至，事以師禮。無何，全陽召之還郃，賜號圓明子，俾主玉峰觀。又嘗集衆言曰：圓明於道實有所得，他日吾歸全之後，汝輩當尸祝之。迨正大戊子冬十月，全陽返真，門衆遵宿昔之命，舉練師處師位，練師勉從其請。未幾，遷居京兆府城之西漢高祖廟，凡昆季子姪教育公溥，遠近道屬靡不得其懽心，始服全陽付畀得人之哲。天興初，秦地受兵，練師挈衆出關，寓陝州之雞足山，尋遷洛陽長生觀。及河南破，天朝遣使招集三教人，練師率衆北渡，於東阿縣築棲真觀居之，遠邇聞其名德之重，請益受教者不可勝紀。玄通子范尊師方主東魯道教事，待之如伯仲，時遣人候問起居，資其不給。甲午歲，關輔略定，練師念及終南南時村活死人墓，乃重陽祖師鍊真之地，曩者全陽意欲葺居，以彰仙跡，適丁金季之亂，不克

肯構，即遣門人王志瑞等西歸耕占。乙未，參軍齊大年與練師鄉里之舊，時居趙州，慕其道德，創悟真庵，請至事之，百色用度繼奉不輟。丙申冬，適燕，謁處順堂，掌教清和宗師遇以殊禮，署練師充真定路道門提點，且曰：吾向詣長安祀香祖庭，見公遣人創制南時勝跡，吾就名與重陽成道觀矣。然此非細故，公儻不親臨，恐莫能濟。練師還趙之日，繼令法弟吳志恒來充知觀。戊戌冬，京兆總管田德榮差官持疏，往迓練師，即日命駕，率百衆西還，大行起建。由是道緣益弘，門徒翕集，不數年殿宇壯麗，與宗聖、上清、遇仙諸宮相甲乙。辛丑春，祖庭會葬之際，道流恒數千人，洞真宗師舉練師提舉重陽宮，練師以正己而物正之道裨贊玄化，與有力焉。丙午八月朔旦，朝謁禮竟，忽謂衆曰：吾昨承玄告，不能久留世矣，公輩各當以進修爲業。及此師祖勝緣，實先師之志，今克伸之吾歸無慊矣，可善主持無使中道而廢。遂絕粒忘言，越五日，沐浴更衣，奄然解化，春秋七十有一，門衆葬于本宮東北之仙塋。庚戌冬，掌教真常真人奉上命加玄教有道之士名號，以恩例追贈淵虛圓明真人，仍升觀爲宮，於戲盛哉。練師道器凝重，上性謙沖，律己容人，輕財重義。生平不讀書，凡視聽言動脗合經旨。當作務紛擾之甚，其修鍊之功亦無時少輟。丈室之中，惟巾盂几杖無長物，一冠一袍之外不置囊橐。終日塊坐，殆若與世相忘者，及其即之，而飲人以和，使人自有所得。其教誘後進，又能隨其根性高下，各有所發明，無非頤神、毓氣、誠意、正心之要。雖髫童之愚，所爲不道，亦未嘗以惡言斥辱，但以善惡罪福之報方便啓導之，必使心自慚服，以馴其化，其成就於人者如是。至元癸酉秋重陽日，提點吳志恒每念練師薰陶切磋之惠，思而不忘，丐予爲文，用刻貞石，以垂不朽。向予與練師同居仙境，僅及十年，仰慕高風，亦樂道其盛德，仍系之以銘。銘曰：

真常之道，無門無房，誰其啓之，教祖重陽。東遊海上，四字傳芳，支分派別，化洽萬方。圓明老仙，天挺道器，丹陽裔孫，全陽嫡嗣。久進真修，功周德備，或出或處，有道有義，仙仗西來，肯構南時，門徒濟濟，教化熙熙。樓觀嵯峨，金碧參差，肇開神宇，萬世之基。善始令終，曲肱斂息，形有生化，道無終極。我銘以辭，無愧乎實，刻石琳宮，後昆懿則。

元好問《圓明李先生墓表》（《遺山集》卷三一） 先生諱志源，姓李氏，郃之三水人。幼有至性，宗黨以孝稱。年未三十，考妣俱喪，因棄

傳記

家人道，師事玉峰周君，伐薪供水，執役不少倦。積三數年，周君憫其勞，使之游歷諸方。至醴泉，與同業結茅以居。全真家樂與過客餌，道院所往，至者如歸。嘗歲飢，資用乏絕。先生辟穀數旬，以供給來者，其先人後已類此。又十有八年，乃築園堵於三水李氏家，三年人莫見其面。周君知其有所得也，召之還園，遂主玉峰觀，并以法席付之，號曰圓明子。先生資稟醇正，寡於言論，行已接物，始終如一，時人以其仁卹周至，故有慈孝之目，周君亦以爲無愧其名也。正大末，關中受兵，先生避地雒陽。及河南破，僑寓東阿者數年。初，周君以重陽煉化之地號活死人墓者，蕪沒已久，每欲葺居之。歲甲午，關輔喜定，先生乃緣其師雅意，率法兄弟諸人，分遣徒衆，力爲經度之，是爲重陽成道觀。營建未幾，即命駕西還。先生既老，道價益重，學者嚮慕，過於玉峰。時以丙午秋八月之五日，春秋七十有一，反真於成道之中堂，以故即其地葬之。明年夏四月，先生之同業潘志元、周志靜、門弟子陳志清來新興，踵門致謁，以先生墓表爲請曰：吾圓明老師營成道訖功，將就太原謁文吾子，期以秋七月即途，而以事不果行，遺命吾屬，使必成夙志，其眷眷于吾子者如是。聞吾子亦以普照范君、幕府正之王君之故知其名，能不以文字使少見於後乎。予因問三子者：圓明既以名取我，以文託我，意其臭味必有相同者，其言句可得聞乎？三子者曰：圓明臨終，沐浴易衣，會法屬與之訣，有求遺教者，第告之以清淨無爲，不染不著而已。已而復求詩頌，圓明麾之曰：吾平生未嘗弄筆墨，設強作一語，非留病人間乎。且近世諸師文編，達者猶將以爲筌蹄，況萬萬不相侔者乎。言終怡然而逝。圓明平實如此，何言句之有哉？予止之曰：子休矣，圓明所得，吾得之矣。乃爲之銘，銘曰：

舌吐而吞，駟馬追奔，孰愈於目擊而道存。夫惟不關鍵而閉，是謂玄玄之門。終南之原，若人復其元，始於補剗息黥，乃今拔本而塞源，蓋予許之以忘言之契，故以其不言者而爲知言。

把德伸

陳楚望《清虛大師把君道行錄》（《甘水仙源錄》卷七） 國家尊右

三教，道其一也。爲教者思寵遇之優渥，而歸美報上之念，亦與國家相爲無窮。是以道家者流，必創宮殿，集徒侶，崇奉玄昊，晨夕焚修，以爲皇家祈天求命之地，此乃天保下報上之遺意，而通明殿之所以建也。天下之理，通則明，人心本自虛明洞達，一爲外物所蔽，則明者塞矣，塞則暗莫甚焉。夫明必本於通，不通未有能明者也，此通明之義，是宜清虛大師把君以是銘諸心，而又以是名其殿也。君諱德伸，字仲直，世居唐邑。幼而好學，事親以孝聞。學廣聞多，而以老氏虛心體道之要，爲入道之門戶。值貞祐南遷，挈家襄陵十餘載，二親相繼而逝。既終喪，欲訪異人，辭故里，南遊至蒙山，受道於無塵子衛君。無塵甚器重之，爲立今名字。自此黃冠野服，惟意所適。晚寓青社，養素於太虛宮。先是有同門高士王君，於府城東南隅卜建觀基，欲居雲遊之衆，城東二十里許購田園，以備香供之具。一旦遇仲直，道同志合，悉以其地相付與，且曰：成吾志者子也。仲直躬率羽流，銳意締構。是時總管于公、元師姜公及諸方信士隨心樂助成勝事。崇通明之正殿，立玉帝之尊儀，方丈雲堂，齋廚庫庾，廊廡雜舍，以序營爲，一新偉觀。落成之後，每遇朔望，自總管以次官行香致禮，以贊頌天子萬年之祝，其歸美報上之一念，必使無負於尊右之初意，此仲直之本志也。玄門掌教大宗師真常真人名其觀曰通玄，仍付以金欄紫衣，號曰清虛。大宗師誠明真人特授益都路道錄。歲次乙亥，朝廷遣使徵召，留長春宮，每事屢有咨訪，特旨遷授提舉諸路道教，以彰有德。昔河內司馬子微受中嶽體玄潘君正一之法，體玄受之於茅山昇玄王君，昇玄受之於華陽隱居陶君。自陶君至子微歷四世，而子微被召於唐景雲間，乃以治國猶治身之說納誨於睿宗。自丹陽宗師以是道傳之元元宋君，元元傳之無塵子衛君，無塵子傳之仲直，亦已四世。而仲直以有道榮膺召命，他日奏對，必能以正心誠意，開物成務之學，啓沃聖心，其視子微治國治身之語，殆異世而同符矣。仲直老名而儒行者也，余與交最久，頗知出處之大

概，併筆之以遺後之嗣教者，使有知焉。至元庚辰正月吉日記。

李志柔

傳記

李道謙《終南山樓觀宗聖宮同塵真人李尊師道行碑》（《甘水仙源錄》

卷七）師姓李氏，諱志柔，字謙叔，其先洺水人，世業農桑，以門地

清白見稱於鄉里。昆季四人，師其次也。生有宿慧，及長，雅好林泉，蕭然有出塵之趣。父志微素嗜玄學，先從趙州臨城縣太古高弟開玄真人李君參受全真教法，及學成行尊所作歌詩深契玄理。泰和辛酉歲，師亦事開玄，執弟子禮，服勤日久，開玄識為受道器，真筌秘訣付授無所隱。師既蒙印可，自是鍊心養性，丐食邢洛間，雖絕粒數日，立志不少衰。尋隱居仙翁、廣陽兩山，謝絕人事者十有二年，潛究道德性命之學，大有所得，是時開玄及志微俱上仙，其兄志端、弟志藏、志雍皆從師遊，蓋相尚以道也。已而西山盜起，遷邢臺，築通真觀居之。道價日隆遠近向慕，願為門弟子者戶外之屨嘗滿。庚辰春，聞長春宗師拔起海隅，道經燕趙，師以禮餞行。迨癸未八月，長春奉詔南下，師復迓於宣德之朝元觀。長春以師碩

德宿望賜號同塵子，教以立觀度人，將迎往來道衆為務。師恪遵玄訓，於是始建長春於漳川，奉天、棲真於大名。丙戌，復詣燕觀寶玄堂，參證心印。明年秋，長春返真，師杖屨南歸，向化者益衆，如磁州之神霄，相州之清虛，林慮之天平，廣宗之大同，燕都之洞真，皆以次而舉。其門弟諸方起建大小庵觀二百餘區，化度道流稱是。丙申，清和宗師自燕入秦，興復終南劉蔣祖庭。時師亦侍行。適樓觀宗聖宮道士張致堅以廢址係玄元道祖演道德二篇聖蹟，天興兵亂，焚毀殆盡，具狀懇宗師乞為重建計。宗師以為無丹山豈能棲彩鳳，有任公乃得馱大魚，即以狀付師俾任其責。師奉命率徒，剡荆蕪，陶瓦甃，經之營之，日漸成序。丁酉冬，真常宗師署師大名邢洛兩路教門提點，暨清真大師號，俾往來秦魏趙間以辦其事。不十

載，雄樓傑觀粲然一新。庚戌，洺州牧石德玉慕師名節，詣關保奏，賜黃金冠服，加號同塵洪妙真人。甲寅春，詔燕京大長春宮修普天大醮，師預高道之選，事竟，盤桓邢洛諸觀院，有未完者例為補葺。中統癸亥，誠明宗師命督還樓觀，凡有闕略悉加修飾，方之前代增益數倍矣。至元改元，奉德音禁民侵擾，及使臣軍旅無聽留宿，以便焚誦。三年丙寅夏六月二日，沐浴正襟儼若平日，集衆於前，戒以修身利物為念，以後事嗣弟子石志堅主領，翌日儵然順化，享年七十有八。方其斂息之際，宮北焦家巷居民見空界五雲浮動，仙音朗徹。奔往視之，師乃昇矣。畏暑流金，顏色如生，醮祭三日，權瘞於所居之丈室，既事遣介赴喪於山東門人。忽一日，大名奉天宮羣鶴飛鳴，下直壇殿，衆目仰瞻，須臾訃音至，識者以為師之神遊也。後四年庚午，門下諸耆宿卜以清明日葬于宮東南成道觀之仙遊堂。師純素誠敬終日危坐，望之毅然若不可犯，逮其即之教人不倦，皆齋養精氣神之祕，其次則必以退己進人，罪福之方，隨其高下接引之，誕惑幻怪之語不道也。雖應緣世務中，其頗真毓浩之業未始少間，輕財重義慈儉謙裕殆若夙成。四方學徒不可勝計，歲時供奉金帛充溢，悉歸常住，為興建費，衣冠之外囊無私積，故能享其壽致高名。所至之地，權豪士庶莫不再拜禮敬，北面師事之，自非胸中誠實所格，疇克爾耶？以予嘗辱知於師，比其葬也，石君志堅狀師平昔所行大概，懇來乞文，將刻之石。予亦重師之有道，不得以固陋辭，即因其實而紀之。

朱象先《終南山說經臺歷代真仙碑記·同塵洪妙李真人》 真人名志柔，字謙叔，洺水人。師事開玄李真人，謝絕世紛，隱山葆鍊，道成行著，四方宗仰。天興之變，觀掃地矣。歲丙申，真人承清和之命，挈領門德，竭力創復，芟蕪起廢，琳宇一新，徒侶雲臻，倍加疇昔。封同塵洪妙真人，年七十八蛻化。贊曰：起廢成完速若神，瓊樓寶殿一番新。重來尹李還相遇，祇恐今人是古人。

然逸期

傳記

王利用《洗燈子然先生道行碑銘》（《甘水仙源錄》卷七） 道家者流，

蓋逸民之徒歟，語其心則沖虛清靜，語其身則落魄不羈，語其情則愛惡俱遣，語其志則持守不移。其設教也，不娶不宦，不葷不垢，慈而祥，貧而樂，和柔謙退而已。所以老莊於周，鍾離於漢，呂仙之於唐，繼繼承承，而不世出也。其簪冠模範，心跡塵俗者，姑置而勿論。金源氏作，重陽祖師飲甘泉而了道，丹陽馬師遇重陽以修真，趙玉斗法嗣於丹陽，洗燈子光續於趙斗。教法大闡而關中為最者，洗燈師與有力焉。師諱逸期，字守約，姓然氏，京兆涇陽人，大定辛卯，分瑞于世。骨相異常，弱不好弄，及其長也，神注于顏，髯過于腹，澹然寡欲，樂慕玄風。父母欲妻之，誓而弗許，遂禮清陽子桃花陳先生為師。灑掃叩誥盡瘁服勞，雖經叱訶責辱未少退情，晝不懈夜不寐者凡六寒暑矣。清陽子曰：汝雖經鍛鍊，功行未圓，若非明師指訣，詎可入於大乘。東山道人與汝有千劫緣，當往參禮。力遣之，乃謝去，至驪山遇了真子趙公，方悟陳師之言。久炙仙機，默有所契，了真子曰：靜功垂成，更加勸勵可也。長安太白延祥觀，乃唐朝玄元道祖示現之跡，吾丹陽師已為建立全真堂於其側，他日必為大福田，汝可識之。即日西邁，過醴泉，邑人留居環堵，遂乃踵納真息，內杜德機，棄智忘言，識心見性，不三年造夫大妙之域。一日，火光從環堵中出，眾以為災，奔赴之，至則見師瞑笑而坐，眾感而異之，方悟火光乃神光也，於是敬仰禮奉倍於他日。師厭其煩瀆，出遊商顏，卜築三陽草庵以止息焉。字其庵曰還真。三陽地勢高迥，泉素艱得，師指其震隅曰：泉其在此乎？發之，泉果涌出，甘冽如飴。遂賦詩曰：一陽初動震天關，須信還真地有緣，昨夜乖龍轟霹靂，迸潮海眼出寒泉。居十歲，聞望益彰，門人大集，鄉之善友敦請西遊，遂赴了真師所囑太白延祥觀而住持焉。士庶參謁，曲盡誠敬，持紙幅懇求之翰墨者比比也。或者辭色頗倨，即書二詩付之，持歸披讀了無一字。翌日，再詣師席，具白其事。笑曰：爾元不曾開眼，再讀當有所見。展而視之墨跡儼存，驚悔拜謝而去。節度使曳刺金紫之在鄧也，病篤，夢異人飲以法水，寤而即愈，命工繪其像，晨昏敬

禮焉。聞師歷商過鄧，使數人邀於路，至則駭曰：乃夢中所遇之異人也。出像示之，惟肖。師知其意誠，諭以詩曰：憶昔垂綸逾四載，至今猶自不吞鉤，可憐笑殺灘頭鷺，辜負寒江一葉舟。金紫拜而受之。歲壬辰秋七月，居浙川，召門下楊志堅、張道性語之曰：比歲暮，吾將行矣。其年冬十一月二十八日，命道侶次第而坐，曰：諸公益為我餞行。因令高歌起舞，時及四鼓，乃留頌曰：四大元無主，包羅物外身，壺中天地好，歸跨紫麒麟。頌畢，擲筆端坐而蛻，春秋六十有二。乃卜服餌谷之兆而權厝焉。越明年，門人白志柔等欲改葬樊川了真師仙塋之次，焚香啓柩，面如生，亦足以表其平日修鍊之功矣。至元癸未冬十二月，嗣法提點趙志暉、提舉王志靈、知觀李道和輩，持師道行之狀，介道友通真子乞文於予，曰：吾師襟靈明爽，虛室生白，經文洞曉，肆筆成書。曩昔著述歌詩幾四百首，引援門弟子無慮千餘人，墓雖有誌，若非道行碑銘恐無以白于世而壽于後也。予感其求請之懇，乃為之銘曰：

維鍊金兮，純粹其精，維質玉兮，瓏玲其聲。德參乎兩儀，秀稟乎五行，言乃矢口而發，書乃肆筆而成。降龍伏虎兮，翱翔乎河洛七八之數，乘風御氣兮，逍遙乎鵬鷖九萬之程。其來也孤雲，其去也迅霆，孰知夫洗燈莫測之妙，盍視此翠琰不朽之銘乎。

秦志安

傳記

元好問《通真子秦公道行碑銘》（《甘水仙源錄》卷七） 通真子諱

志安，字彥容，出於陵川秦氏。大父諱事軻，通經博古，工作大字，為州里所重。父諱略，字簡夫，中歲困於名場，即以詩為顓門之學，自號西溪道人，殊有古意，苦於雕琢而無跡可尋，一時文士極稱道之。生二子，通真子其長也。自早歲趣尚高雅，三舉進士，而於得喪澹如也。貞祐初避亂南渡，西溪年在喜懼，親舊以祿養為言，不獲已，復一試有司，至御簾罷歸。正大中，西溪下世，通真子已四十，遂置家事不問，放浪嵩少間，稍

取方外書讀之，以求治心養性之要。既而於二家之學有所疑，質諸禪子，默其推墮泥濘中，而無可徵詰也，去從道士遊。河南破，北歸，遇披雲老師宋公於上黨，略數語即有契，乃嘆曰：吾得歸宿之所矣。因執弟子禮事之，且求道藏縱觀之。披雲爲言，喪亂之後，圖籍散落無幾，獨管岑者僅存，吾欲力紹絕業，鉅木流布，有可成之資，第未有任其責者耳。獨善其身，曷若與天下共之？通真子再拜曰：謹受教。於是，補完訂正，出於其手者爲多。中間奉被朝旨，借力貴近，百方並進，卒至於能事穎脫真風遐布，而通真子之道價亦重於一時矣。通真子記誦該洽，篇什敏捷，樂於提誨，不立崖岸，居玄都垂十稔，雖日課校讎，其參玄學，受章句，自遠方至者源源不絕。他主師席者，皆竊有望洋之嘆焉。藏室既成之五月，謂徒衆言：寶藏成壞事關幽顯，冥冥之間當有陰相者。今大緣已竟，吾其行乎。越二十五日，夜參半，天無陰翳，忽震雷風烈大木隨拔，遽沐浴易衣，蛻形於所居之樛櫟堂，得年五十有七。弟子李志實等以丁未年月日奉其衣冠寧神於天壇之麓，披雲之命也。所著《林泉集》二十卷行於代。往予先君子令陵川，予始成童，乃識通真子之大父，閑居嵩山，與西溪爲詩酒之友者十五年。通真子以世契之重，與予道相合而意相得也，故志實輩百拜求爲其師作銘。今年春二月，劉志清者復自濟上訪予新興，冰雪沍寒跋涉千里，其勤有足哀者，況於平生之言。乃爲作銘，鐫刻之松臺。

王粹

傳記

李道謙《恕齋王先生事蹟》（《甘水仙源錄》卷七） 先生姓王氏，

名粹，字子正，北平之巨族也。才高而學贍，少有詩名，每一詠出膾炙人口。然與世疏闊不事舉業，正大間薄遊鄧下。時漆水公節鎮唐鄧，喜文章，樂與士夫遊，故中朝名士多往依焉，先生亦客其門。會天兵南下民遷襄陽，先生亦漂泊江漢間。甲午楊侯彥誠被命招集三教醫卜等流，一時士

人皆得保其妻孥復還中國。楊侯獨迎先生至燕，遇真常大宗師，即北面事之，執弟子禮，居長春宮。真常遇之甚厚，復以上世師祖本行屬之爲傳，將藏諸祕笈以永其傳。先生遂居萃玄堂，研精致思旁求遠索紬繹而編輯之。年四十餘，以癸卯九月無疾而逝。不浹旬而見夢於誠明張君，其云爲款曲不異平昔，少焉作詩而別，云：當時每恨花開早，及看花開花已老。花落花開能幾何？回頭又見春光好。詰旦誠明以所夢之詩白於真常宗師，真常嘆曰：子正仙矣。聞者異之。先生爲人性恬澹無機構廉潔貞介，與人交悉待之以誠，聞有道行者雖窮居陋巷必親之。嗜讀書，作文尤長於詩，其五言雅淡有陶韋之風焉。

張本

傳記

李道謙《訥庵張先生事蹟》（《甘水仙源錄》卷七） 先生諱本，字敏之，觀津人。幼年與真常李真人爲同舍生，初真常之入道也先生以嗣續規之，既知牢不可奪乃各言所志而訣。貞祐二年，先生中詞賦高第，平生工於大篆及八分，作詩殊有古意。正大九年，以翰林學士使北，見留，遂隱爲黃冠。居燕京長春宮僅十年，時真常掌道教，兄事如昔，盡禮給養之，後遊濟南徜徉而化。

李志全

高道寬

傳記

傳記

李蔚《純成子李君墓誌銘》（《甘水仙源錄》卷八） 講師李君沒，

其友申公都提舉以告，且曰：講師操履堅正，德業沖粹，人所共知。臨終以後事見託，經營宅兆，今已安措。不有銘辭，無以慰諸幽，願詳其所聞而誌之。講師諱志全，字鼎臣，太原太谷人。少業進士，父洵直以經義中明昌五年第。講師挺志不羣，守箕裘之舊，孜孜講習，視富貴如探囊中物也。當立之年，不意世變，干戈日尋，無復進取遑遑如也。當時天子好長生之道，不遠萬里召見丘長春，賓禮至厚，玄風大振，聞者皆興。故講師所以歸心依河陽張尊師為引度。長春西迴，策杖徒步謁見于奉聖龍陽觀，授以道妙暨諱名。自是山居有年，名聞籍甚。其後東萊宋披雲以所在道書焚於劫火，奉朝旨收拾於灰燼之餘，散亂無復可考，求博洽異聞之士俾校讎之，迺得講師，始終十年，朝夕不倦。三洞靈文，號為完書，功亦不細。教主李真常奉恩例，賜公純成大師，提舉燕京玄學。未幾，復還天壇舊隱，徜徉巖壑，將終老焉。忽以昇聞，中統二年六月日也，享年七十有一。平昔著述號《耐泉集》三十卷行于世，又集七真及已下諸師詩賦二十卷目曰《修真文苑》。嗚呼！士嘗論之，以君才學取一第不為難矣。世方擾攘，河朔尤甚，自保不暇，度日如年。壯志衰謝，甘埋於塵土，誰為知者，泯滅無疑也。迴視埋沒于草萊，湮滅無聞者為何如哉？乃作銘曰：

于嗟純成，幼戴儒冠，讀書幾載，校藝秋官。誓將一舉，九萬鵬搏，運有定厄，世無常安。幡然學道，秉心如丹，長春西迴，景星爭觀。徒步千里，一見相懽，授以道妙，佩服馨蘭。苦心修鍊，幾換炎寒，要遊玉京，此事無難。三洞寶典，灰燼遺殘，校讎十稔，書始為完。拂衣高蹈，雅志林巒，却歸舊隱，終老盤桓。無何仙去，聞者悲酸，刻諸琬琰，過者詳看，當知道中，自有鳳鸞。

姚燧《洞觀普濟圓明真人高君道行碑》（《甘水仙源錄》卷八） 我

元自太祖聖武皇帝視丘長春有道，聘為玄門宗，厥後太、定、憲三宗及今皇帝，皆稟孝自天，善繼以述。雖長春返真不虛其位，命尹清和、李真常、張誠明、王純真與今張玄逸嗣焉而迭居之，如丘在太祖世。其徒認縣官崇禮斯道之盛，語其師之居，不敢斥，必曰堂下。然堂下治京師，而祖師之藏，與夫成道之廬，則在今終南山之劉蔣。自堂下視之，猶木根而水源，必茂浚乎此，乃始不憂傳脉之不盛。故凡四方走幣堂下為香火之奉者，必割畀而實之祖庭，待以興化弘教之須。豈惟是為然，惟人亦然，苟可以任興化弘教之責，亦必擢置祖庭，受事之陳不令拱手肆志於無用之地。嗚呼！才有大細，故任有重輕，德有著微，故居有久近。自秦而夏而梁而蜀，治轄恒半堂下，其任如彼其重也。自庚子從洞真人關，今茲四十年，職道教者，獨再紀其居如此其久也。則夫為才之大，為德之著，尚待言說而始白之人耶？君姓高氏，諱道寬，字裕之，應之懷仁人。其世夙豪於財，而系則不詳。幼業讀書，能通大義焉。長為吏長安，丁內外艱，始棄室為黃冠師。其從受學三人，始則安蓬萊淪其源，繼則李冲虛大其流，終則于洞真會其融而導其歸，故遊洞真門最久，洞真亦恃君有受而克大其傳也。既告以道德之微言，又授上清紫虛之錄，賜號圓明子，署知重陽萬壽宮，及提點甘河遇仙宮。歲壬子，真常擢為京兆道錄者十年。中統辛酉，誠明薦之朝，制以為提點陝西興元等路道教兼領重陽萬壽宮事。至元辛未，純真易子為尊師，加知常抱德於圓明之上。丙子，天后、皇子安西王，各錫黃金雲羅冠服一被，教令又益以西蜀道教，猶仍圓明，第易知常抱德為洞觀普濟，尊師為真人。以明年丁丑春正月二十有五日上征，逆而推之，盡金明昌乙卯秋七月十有九日為闕春秋八十有三，而藏冠屨於仙蜨

之園云。其年五月，嗣真人李天樂實狀其行，俾道錄郭志祥持示燧曰：「真人之德，宜顯詩之，將維子是請也。」燧曰：「嗣真人與道錄之言不可辭讓，況及先真人風概之一際乎。」乃遂詩之。

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下 師姓高氏，諱道寬，字裕之，

世爲應州懷仁縣之豪族。質貌魁偉，襟度夷曠。以明昌乙卯歲七月十九日生。幼不同羣兒戲狎，既長讀書，通經史大義。性尚雅淡，每有出塵遠引之思。以二親在堂，莫遂其志。及大安兵興，雲應當其衝，即挈家避地居長安，隱身爲刀筆吏。既而考妣俱下世，喪祭如禮。一夕露坐家庭，夜將半，忽睹光明如晝，仰視西北，天門大闢，紅霞翠靄之間，瓊林、琪樹、寶殿、瑤臺，歷歷具見，須臾復闔。自是學道之心益切。興定辛巳聞章臺街蓬萊菴全真安君有道，即捐家棄累，執弟子禮。安君愛其勇決，教以摧強挫銳、寡欲治心爲修身之本。師佩服玄訓，弊衣糲食，味道思真，晏如也。正大改元遊汴梁，依丹陽觀沖虛李君，參進上道。沖虛俾服勤勞，以資福德。師躬執爨汲之役，數年不怠，沖虛授之道要。丙戌金主遣中使詣鳳翔徵洞真于君，仍命李沖虛選精嚴道人一員副行。沖虛召師前曰：「師資契遇，實關冥理，洞真吾方外友，昔嘗蒙丹陽長春二師真印可，真玄門之宗匠，今上命有請，汝可偕往。他日興起，吾道作成爾業者，其斯人歟，敬之哉。」師受教而行。洞真既至汴，奉命提點中太一宮。師居席下，朝夕請，其於道德性命之學有所進。癸巳汴京下，師乃北渡上燕都，尋居德興之龍陽觀，頤神毓浩，若將終身焉。戊戌春洞真召還燕，從演教白霄。庚子冬又從入關，興復終南祖庭。是時經營會葬祖師之際，師多方化導，裨贊其用。戊申洞真賜號圓明子，署知重陽萬壽宮，及提點甘河遇仙宮事，且語之曰：「人徒知枯坐息思爲進道之功，殊不知上達之士，圓通定慧，體用並修，即動而靜，雖撓而寧，爲無爲，事無事，同塵和光，此老氏之微旨也。今玄化盛興，汝當奉此，應緣扶教，接物利生，以爲登真達道之基，汝後必負教門重任。事雖稠疊，慎無憚，是皆庸玉汝於成也。」師叩頭跪進曰：「仙真妙旨，實非凡俗所聞，今日見教，請事斯語。」由是儉以治身，寬以莅衆，不數載，内外道衆莫不得其歡心。識者嘆服，以洞真爲知人。壬子春掌教真常李君祀香祖庭，俾師充京兆路道錄，從事十年，事有成而無替。迨中統辛酉誠明真人張君詣闕，保奏宣授陝西興元等路道教

提點，兼鎮重陽萬壽宮事。至元戊辰夏皇姪永昌王賜金冠錦服。辛未嗣教真人純真王君，贈號知常抱德圓明尊師。未幾永昌王再賜洞觀普濟圓明真人號。癸酉春皇子安西王開府六盤，師一見應對稱旨，薦賜冠服。乙亥夏召師就行宮修金籙羅天大醮，自將事之日迄于筵終，瑞雲輪困，靈應昭著，備見于參政商君所作投龍冊碑，茲不贅述。無幾何，中宮又以冠服見賜，寵諭優渥。丙子秋七月安西王頒降璽書，益以西蜀道教併付掌管。師典領教門踰二十年，專尚德化，未嘗一施政刑。在祖庭則繼創南昌上宮，泊五祖大殿，其餘厨庫藏廡，增葺者甚多。雖一穉子參請，亦必以禮相接，未嘗有自得驕慢之色形於顏間。教事繁劇，物來即應，皆曲中其理。每至夜分，澄神靜坐，達旦不寐，其修真鍊養之功，習以爲常。以是年逾八旬，步履康強，精神充懌。上而王公，下迨黎庶，莫不待以殊禮。故得教門靜肅，道衆乂安，四方陰受其賜者，爲不少。丁丑春正月上旬，忽得微疾，侍者勸進藥，師曰：「死生如旦暮，乃物之常理，奚藥石可延分外之算邪。」至二十四日遂不食，終日危坐，談話如平昔，但教人以進道之語，翌日奄然順化於所居之靜室，享春秋八十有三。越五日葬于宮之仙蛻園，送葬道俗踰萬人，其平生道力自可見矣。

褚志通

傳記

姚燧《太華真隱褚君傳》（《甘水仙源錄》卷八）

靈臺真隱褚君，

幼業儒，長而遭時艱，求所以託焉而逃者，寄跡老子法中。受學劉真常，棲遲不在城邑，多名山中，如保之葛洪、瑯琊之七峰、應之嶽神，無常居焉。後由真常主華陰之雲臺宮，始從之西。真常逝而徙上方，留弟子主雲臺。華嶽也，爲山益奇。上方又天下之絕險，自趾望之，石壁切雲霄，峻削正矗，非特鐵絙不得緣縋上下。不知鐵絙成於何代何人意者，古能險之聖也。將至其顛，下臨壑谷，深數里，盲煙幕翳其中，非神完氣勁，鮮不

視眩而魄震。君負食上下自給，如由堂適奧，嬉然不爲艱。薄寒則上下負食益勤，爲禦冬備。一歲偶未集，冰雪塞山門，計廩纔得常冬之半，始服氣減食爲胎息，遠或數日一炊。明年山門開，弟子往哭，求其死，見步履話言不衰他時，方神其爲非庸人。伺下山，止之曰：不可復有往也已，設向師食不繼，僵死冰雪，弟子雖有喙，何說自白其能孝於天下，必勿復往也已。君難逆其請，指牛心谷曰：此漢太尉楊公震授徒之槐市也。或聞而稽疑其傳，止得公嘗教授，湖不見其居華陰者，不識君何據曰然。谷南直中方入，行二許里，深林奇石，泉淺淺鳴其下。壑地盈畝，構室延袤不足尋丈，環蒔佳花美箭，人之來者始則愛其蕭爽，不自知置身塵埃之外，居不移晷，既已欠伸佗然而思去矣。君又屏弟子獨居，或勸宜留一人自佐，曰：吾居此樂，彼居此戚，所安先不同。猶彊而留之，能勉期月之外，要終相棄去。吾故與之爲約，非春糧採薪之至絕而繼，具而去。亦古之君子以人望人，不竭忠也。其出山還雲台，必以水冰無所仰飲，十月爲候，二月還谷。性嗜讀書，逾熟左氏博議，日食數龠，飲酒未醺而止，不盡醉也。人家得名酒，爭携餉之，至則沉墨泉中，時依林坐石，引瓢獨酌。日入則入室而休，坐罷寢覺起行庭中。一夕如聞林間行聲戛戛，君則曰默也，雖不得其名，可試而知。引石投之，曰麋鹿哉，將驚而奔。或止而不去者，虎耳，果止，聽不去。明旦視樊垣外虎跡縱橫。再夜，走行如前夕，不以自戒而止。聞而談者，神明之。亦有他土樵人獵夫之適山，初未聞君爲孰何人，責之具炊，寢則假榻，甚者易而詬咄隨之，益勤以安，無難色忿言其外，若職宜然者。去或問姓名，惟他語不告，終問之，則曰：吾求知人耶，必求人知而求若知耶？吾居此在人所不問，而吾所不告也。人見其苦身不近人情如是，然不違俗，上自王公而下及臺皂，爭以一際顏色爲快。燧亦嘗一再造廬焉，告以人間聲利，泛如秋風之過耳，噤不酬應。叩之山間爲樂何如，必盡舉平生所見好石幽樹，佳泉危棧，臺臺忘罷。若幸夫人一往，而我能先之者。相舍以出，覺胸臆塵鄙如雪之見睨，消釋無留餘者數日。益信夫遊方之外，有恬愉靜退之士如君者，罕類例求也。君名志通，字伯達。名聞天聰，俾禱水旱有應，不爲沴，賜號佑德真人，提點嶽祠灝靈宮。又以嶽祠風雨將騫，內出鈔萬八千緡爲完輯費。三年易弊而新，飾漣爲葦，過者改觀，始有應務之才，特輅之耳。年八十，

德益深，聞益彰，聖皇思見益急，當歲己卯至元十六年，詔中使起之。北面受命稽首曰：草莽之臣通也，自知審矣。疇昔壯也，言不足以資廊廟擇，力不足以彊禦侮，今老矣，先狗馬填溝壑，晨夕雖蒙冒寵光，力疾以行，終不達，恐傷陛下仁及草木之化，是以昧死請。中使竟虛車而返。今李大參公號知君深，且樂誦人善者，戒燧傳之，無俾不聞於今而泯於後焉。公名德輝，字仲實，前北京等路行中書省，今以中奉大夫出相安西府云。

史志經

傳記

王鳴《洞玄子史公道行錄》（《甘水仙源錄》卷八） 公名志經，字天緯，絳州翼城人，世習儒業。祖彬，字執中，父公佐，字良臣，皆隱德不耀。公以泰和壬戌歲生，生而夙慧，雅有道緣。六歲從里人吉德居讀書屬句，天資穎悟，出儕輩。貞祐甲戌，翼城再陷，流寓于雲中，主完顏氏家。渠見其不凡，養以如子。興定辛巳，遁跡投玄，禮恒嶽劉真常爲師，師一見器之，事必諮委。歲癸未，長春大宗師應詔東還，公從其師拜于阿不罕私第，長春訓以今名。自後道行日隆，盤桓于蔚、代、朔、應間，研精問學，弊衣糲食，晏如也。丙申，清和老仙洎京兆總管田侯議葺西嶽雲臺觀，勸請貞常師，師許之，間遣門人輩斧荆榛，興瓦礫，不數年間漸至完美。雲臺道衆擬公住持，而未許也。辛丑，專价持書控馬來邀，公雅意西遊，欣然就道。秋八月達華封，公以華山名嶽，靈跡甚多，兵戈相尋，至于湮沒，乃搜奇訪異，親歷見聞，至今名士所作碑記、表傳、詩文，極力求之，期于必得而後已，於是著爲《華山志》十有四卷。丙午，真常羽化，公詣渾源哭之，且心喪三年。己酉，拜于洞真真人，參受經錄。庚戌，掌教李真人屢以書請，辭不獲已，來燕。玄學講餘間，受《易》《老》微旨。辛亥，從真人北觀，例賜紫衣，加號弘真宣義大師。壬子，

復從真人偏祀嶽瀆。戊午，東遊海濱，謁七真故居，訪重陽祖師行化遺跡。癸亥春，自登萊還燕。公平生喜著述，爲文不事雕篆，率皆真實語，前後累數百萬言，皆有理致可觀，無長語浮辭。惟《華山》一志，纖悉備具，尤爲盡心，在他人不可及，觀者當自知之。方劉真常之將歸也，遺言葬諸脩然堂。襄事既畢，公自來燕，因魏學士邦彥禱予作記，時已飽公之名。予頃年往來長春，與公良晤，乘閑求予作《華山志》序。予謂龍谿孟駕之既作之于前，而蓮峰太霞老、三洞講經趙法師又皆發明于後，予再言之，贅也。惟公平昔道價，至老益振，於是不可不書，乃爲書其出處大略，使後之學者可以述追遐軌，而執筆誌高道者或有考焉。

李道謙《史講師道行錄後跋文》（《甘水仙源錄》卷八） 講師洞玄史公，余自弱冠始識芝眉于太華，後既會於終南，又復會於燕山，中間音容契遇簡牘往來者逾三十載。公以至元癸酉冬自燕還雲臺，再年甲戌秋七月仙仗來終南，炷香祖庭，出所述長春宗師慶會圖託余爲序，而彌綸其闕。因得與公焚香談道，樽酒論文，從遊乎數月。逮季冬初吉座中屢出長別之語，幡然東歸而堅不可留。今年乙亥春，聞公於正月四日以後事囑諸嗣師寂然楮君，神遊于所居之松菊堂矣，享春秋七十有四。嗚呼！異哉。公先自庚戌歲，承掌教真人命遨遊四方，遠越二紀，以著述經傳扶植玄教爲己任，高名揚海宇偉跡徧天下。老年輟還故隱，脩然仙去，可謂人能弘道道不負人者也。是歲日南至，公之門人劉志新持翰林學士承旨王君作公道行錄，丐余續其後事，將刊貞珉以垂不朽，余亦景仰公之有道，故樂爲之書。

張志偉

傳記

杜仁傑《泰安阜上張氏先塋記》（《甘水仙源錄》卷八） 布山之陽，有邸曰阜上。阜上之民有張氏，家以財穀雄里社。當前金正隆間，人夥地

教史人物總部·宋遼金元部

狹，往往無所資衣食，唯張氏有田若干畝，有牛若干角，然能周急繼困，遇客無問貴賤館之如一，當時遂有長者之稱。張氏家男諱林者，因卜新塋於阜之西南三里許，卜者尹通實相其事。林問通曰：是葬也，有何徵兆？通曰：比襄事時，有一縞兔起異方，走乾位。及窆果應，續謂林曰：君家三世之後當有異人出，子不復能見矣。林生彬生仙，祚胤始大。仙生四子，孟曰榮，仲曰平，季曰山，其第四子方在孕，未期月，母劉氏見茹葷者輒掩鼻而去，及劬勞之日，若昏瞶然，有人疾呼曰：長老在門首，汝當敬謁。遂出，見一僧坐馬上，合爪言曰：我必飯于而家。覺而舉一子，骨法殊不類凡兒。甫齠，並不飲食肉人乳，亦異哉。六歲習神童，誦五經，略皆上口，然不樂居家。十二，去父母入山學道，禮真靜崔先生爲師，得法諱志偉，號天倪子。發辭吐氣，已不在丫蓬老輩下。不數年，道價騰滿齊魯間。時東西諸侯皆出於武弁，見之無不屈膝。東平嚴武惠公以寧海范普照住持萬壽上清宮，輿議以謂，治軍民如武惠，掌道教如普照，可謂無前矣，必得峻潔知辨如張志偉者以貳宮政，斯可矣。至三謁然後惠然。居無幾，廢者興，缺者完，惰者勤，慢者敬，凡所應用無一不備，僉曰稱哉。已而驛稟朝廷，賜號崇真保德大師，授紫衣，緣以金欄，報之也。于是慨然拂衣，復還布山之舊隱。問與故人畢清卿對榻以談，方偃息間，頃緣泰山之阿入西溪谷，若有人前導者，由淵濟公祠至竹林寺，樓觀參差如在天上，從者四五輩，皆素所不識。覺而告之畢，曰：果有是耶？其年七月，武惠公以書來召，因論泰安之爲郡，蓋前古帝王對禪之所。其宮衛，其輦輅，其祠宇，自經劫火之後，百不一存，良可悼惜，下官忝在其境，不粗爲修葺之，甚非所謂事神之義也，敢以大師道廕爲我綱維是事，乃所願也。師偃僂致辭曰：某一空山食菜道人，何敢承當？武惠答以工匠之役，木石之資，與夫綵繪丹牓之費，我盡領之，師無讓爲，遂諾之。經構迄今三十餘年無空日，故自絕頂大新玉女祠，倍於故殿三之二，取東海白玉石爲像如人然，一稱殿之廣袤。天門舊無屋，又創立之。下至會真宮、玉帝殿及聖祖殿，方丈廊廡齋廚，皆不與焉。外則岱嶽、朝元等觀，皆增修有數，抑亦勞哉。若夫師之寢處衣食，與役夫等。是以人忘其死而成師之志，雖國朝爲之，亦不能齊一如此。有司聞之，特加崇真明道圓融大師之號，兼提點泰安州教門事。復於中統四年，蒙燕都大長春宮掌教誠明真

人專使齋奉聖訓，委師提舉修飾東嶽廟事。予自壬辰北渡後，往來於奉高者有年矣，夤緣得與師交際，其相與之意甚厚，且嘗有同老泰山之約。

查志隆《岱史》卷八《遺蹟紀·列仙遺蹟·張志純》 張志純，號

天倪子，泰安埠上保人。六歲能誦五經，十二歲入玄門，居會真宮數載，道行超羣輩。初名志偉，元主改今名，賜號崇真保德大師，授紫服，重建岱岳、升元二觀及上岳廟。元初王奕斐稿有贈詩云：赤松宗世遠，岳地作神仙。註云：其人百二十歲，三見帝。學士徐世隆題其小影曰：形雖羸，于道則肥；性雖介，于物則齊；具儒墨之體用，見天地之端倪。杜仁傑曰：其學也老莊，其志也軒岐。郡人王天挺曰：冰霜外潔，日星內炳。又曰：山澤之臞，道德之腴，徐徐于于，此世之所謂天倪子者乎？化日自頌曰：脫下娘生皮袋，此際樂然輕快。百尺竿頭進步，蓬玄洞府去來。去來，前世宿德，醫僧，今非道門小才。

紀事

徐世隆《岳陽重修朝元觀記》（《道家金石略》） 岱宗者何，衆嶽

之長也，岳陽者何，四方之南也，朝元者何，兩儀資生，萬物居泰，羣臣之賀正也。故道家取象，名其觀曰朝元。朝元之建，未詳始于何代。東平嚴公南征愷還之日，徑趨泰山祠焉，禮也。蓋昔者諸侯得祭境內山川，將登絕頂，遙望古殿，檐楹損壞，棟宇摧仆，遣人視之，果如所見。命道侶住持，克期修理，會公薨逝，嗣相踵行其事，夤緣掌教洞明真人，屬天倪子張志純。志純元名志偉，遇聖上知識，遂改今名。天倪子以嶽廟事重辭焉，真人乃下搢不起。天倪承命，遂鳩工掄材，雖時經凶年，亦勉力成之，其費皆出會真常住，嶽頂香資，掌教所助淨財，支用殆盡。嗚呼！俚語云：「與人不足，勸人爲屋。」□棟樑之材，丹雘之工，物也邪。雖然，泰山者，逢玄之洞天，洞天叁十六，福地七十二，即其壹也，故其門曰天門，其觀曰日觀，其風也來萬里，其雨也遍九州，其星曰歲星，其帝曰青帝。既爲衆□之長，又爲萬物之宗，其興與廢必有靈祇司之，豈有不爲神物所護持者哉！廢而興之宜矣。雖然，古人爲命，裨諲草創，世叔討

論，子羽修飾，子產潤色，區區一辭令之微，尚經四賢而能之，若此祠也，先公偕之，嗣相繼之，真人助之，天倪終之，豈有不興者乎？翰林集賢學士又爲之記，且敘之以詩云：

嚴公南伐愷歌歸，曾過朝元古殿基，已立城池從衆守，未完宮觀擇師爲。丹青繪出神仙像，玉石鑄成仁聖姿，紀德歌功翰林事，步虛正叟七言詞。大元至元二十二年歲乙酉三月十有七日。

劉志源

傳記

李道謙《終南劉先生事蹟》（《甘水仙源錄》卷八） 先生姓劉氏，

諱志源，道號清冷子，相臺固縣人也。家故饒財，夙喪其父，昆季三人奉孀母以居。先生自幼不凡，有瀟灑出塵之想，及母氏終天，盡三年之喪，於是徑詣澶州洪洋山郎尊師席下改衣入道。自此心地益明，志行苦卓。嘗往來於開滑間，衣弊足跣，人不堪其憂，先生自以爲樂也。其兄聞之，初未之信，一日以縑一束置於路，潛隱窺之，先生過而不顧，兄乃嘆異，始加敬服。崇慶間，東遊鐵查山，謁玉陽真人，得授祕訣。無幾，金天失馭，山東郡縣自相屠戮。時先生丐食於賢壩，壩地頗高，其下有穴可容數百人，北兵奄至，近壩之民俱潛穴中。先生端坐其上，寇亦莫能爲害。如是數年，一方賴以全活，民到于今稱之。先生又于澶淵之鴈華臺鑿龕而處，時大軍之後豺狼遍野，晝而食人，先生泰然不以爲怖。龕之左右常有數狼，馴狎似相守衛之狀。老氏所謂善攝生者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先生有之。癸未冬，長春宗師奉詔南下，先生迓於宣德，長春一見深許，授之以履，令勿跣步，仍委提舉大名路教門事。由是道價益隆，度門弟子數百人，建立庵觀百有餘所。乙未，清和真人祀香祖庭，明年還燕，召先生謂之曰：終南山上清太平宮乃翊聖真君示現聖跡，宋朝勅修，名宮也。兵亂以來，偶墮灰劫，非得福大緣深之士莫能興復，公可往任其責，

且以輔翼祖庭爲務。先生承命，遂挈徒入關，至則披荆剪棘伐木購工，數年之間殿堂廊廡粲然一新，遠近莫不稱羨。噫，若先生者，其在玄門亦可謂有功者矣。癸卯秋九月二十三日留頌委蛻而逝，享壽七十有四，葬於終南縣城之南長春觀。壬子，掌教真常李真人祀香祖庭，奉朝命追贈爲純德妙成真入云。

趙志淵

傳記

張好古《清平子趙先生道行碑》（《甘水仙源錄》卷八）全真之道，一言可以盡之，曰誠而已。誠者，實之謂也。歷觀重陽祖師以下諸仙真，或立觀度人，或扶宗翊教，所以積功累行而令名無窮，非誠實無妄，其孰能與於此乎，清平子趙先生，即其人也。先生諱志淵，單州人。自幼舉止不凡，雅好恬澹。甫及冠，父母俱喪，聞滕州靈真子馬尊師有道之士，徑往參訪，願留而受業於門。靈真歷試諸難以苦其志，薰鍊既久，玄機祕訣悉以傳之。先生於是辭雪巖，遊寧海，玉陽一見器許而道價日增矣。大安、崇慶間，先生避兵王屋山，草衣木食，不變所守。後聞河朔既定，行化諸方，以誠感人，所至景慕。大元癸未，長春宗師奉詔南下，詣謁於燕山，特蒙獎異，且以修真觀俾居之。先生每日一造師席，聽受談演，故於九轉七返深根固蒂之妙，了無疑障。及長春昇，始從洺州僚庶之請，主持神霄萬壽宮。先生應物無心，到即緣契，至若大名、磁、相之間，度學者凡數百人，立庵觀十有餘所，然猶執謙樂退，未嘗以師名自居。乙未，掌教清和真人祀香祖庭，先生亦來就見。明年清和還燕，留先生充提舉。時關中兵革甫定，歲且饑，祖庭道衆屢欲委去，賴先生訓以功行，化以罪福，方便誘掖，內外怙然。丁酉，清和以書遺先生曰：驪山華清宮，古仙聖跡，自來國家崇奉祈福之地，若非門下老成人，孰能主張。君年深在道，有力於教門，可以提點事任修復之責。因賜清虛大師號。先生既受

命，乃率其徒芟剪荆榛葺整屋宇，丹堊藻繪粲然一新。又建遇仙觀於終南山之蔡村，以輔翼祖庭之勝跡，其他一庵一字在有在之。辛丑，會葬祖師畢，東歸洺州。癸卯，神霄宮大殿告成，天爲降瑞，衆皆稱賀，先生亦不以爲異。初，先生之在祖庭也，與清泠子劉先生爲莫逆友，是年冬，清泠之門人有自魏府來者，報其師已於九月二十三日返真于終南矣。先生以季冬朔旦啓行，欲詣魏府致遙奠之禮，暮宿廣平，遽然嘆曰：觀物之化，不知化及我也。即還宮，召門弟子曰：昨夜師真有命，令吾速歸祖庭，吾其逝乎。遂以後事付張志靜，索紙筆留頌曰：修行端的要工夫，鍊就丹砂不用鑪。擺手便歸雲外路，高穹風月自如如。置筆而化，實初三日也，春秋七十有七，葬於州城南之道院。後四十六年，至元戊子春，華清宮提點李志通、遇仙觀尊宿楊志素、提領蘇道常等，以其法屬講師呂志真爲介紹，持狀來謁曰：吾祖清平老人，寧神于東州有年矣，惟是陝右門徒設祠置像，以奉歲時之香火，雖未嘗絕，然道行之碑至今未有能立者，豈非不敏之過歟？敢再拜以銘辭爲請。予謂銘所以紀德也，先生之德有足銘者。

姬志真

傳記

李道謙《知常姬真人事蹟》（《甘水仙源錄》卷八）師姓姬，名翼，字輔之，澤州高平縣人。系出長安雍氏有唐，故孝義雍睦，前汴州別駕雍府君，即其祖也。後有官是邑，有因而家焉。至金世宗即位，避御諱易爲今姓。師始生，其母夢仙人授一玉石，吞之覺而即孕。師自幼雅重，識者知其不凡，四歲讀書，九歲考妣俱喪，比年十三而能詩賦，甫弱冠天文地理陰陽律曆之學無不精究。辛巳，天兵下河東澤潞，居民半爲俘虜，師孑然一身流離竄徙寓冀州之南宮。甲午，棲雲王真人演教諸方，道出於此，師一言相契，遂執弟子禮，賜名志真，號知常子。自是從遊盤山，願真養浩大蒙印可。壬子歲，掌教真常李君起置玄學於燕京大長春宮，師亦與其

請，日與四方師德遞主法席，後學之士多賴進益。甲寅春，棲雲來燕赴普天醮事，禮竟，挈師還汴梁，居朝元宮。無幾，棲雲登真，以師嗣主教事。至元丁卯春二月，聖主降詔云：姬志真德行貞良文學優贍，易垂直解，道人總章。早師萬壽於盤山，晚主朝元於汴水。稔聞操履宜先褒崇，可特賜文醇德懿知常真人之號。尚體編章，永祈國算。師以明年十二月三十日示微疾而逝，春秋七十有六，所著詩文曰《雲山集》，及《道德經總章》、《周易直解》行于世云。

趙抱淵

傳記

張子獻《延安路趙先生本行記》（《甘水仙源錄》卷八）先生名抱淵，道號還元子，俗呼曰魔哥，延安之鵝川人。家世業農，屢積陰德。先生自幼不凡，志在方外，嘗遇有道之士謂之曰：汝夙有善緣，我今傳汝秘訣，勉自修習，終當有成。遂結庵以居。事母至孝，鄉黨共稱之。後因戴柏高師父引詣劉真人席下，得授心印，隱居陽山，一紀不出。先生素不讀書，忽一日，夢真君召賜金一席，辭而弗受，復以《道德》二篇付之，先生即吞之入腹。自此性天明朗，心地開通，聞所不聞，知所不知，詩詞歌詠，若湧泉之流注。因述歌云：昨日庵前遇莊列，二人點我長生訣。又云：尋箇知音尋不得，野人獨步下秦川。遂來終南參重陽祖師，玄機密旨，大蒙啓證。後歷名山勝境，落魄不羈，寓意於詩酒之間，自稱太上弟子。至晚年還鄉，於迎祥觀住坐。泰和五年，甘泉縣道友敦請先生住庵，乃作《無夢令》詞答之，其末句云：相別相別，來歲春分時節。時人莫曉其意。俄爾，次年二月初四日，上遣二使者奉冠服召先生赴闕，先生固辭曰：吾一老村夫耳，莫難行焉。使者堅索登程，先生與道友黨珍及門弟子言，我且當迴避，遂沐浴正衣冠而坐，至三更，忽睹電光滿室，聲震如雷，衆皆驚駭，奔往視之，則先生儼然而逝矣。留頌云：松梢皓鶴向風

冷，只有翻雲歸去心，萬里青天一片雪，儘教華表柱頭尋。是夜正屬春分之際，誠有驗於詞中之語，享年七十有二。平生述作，集爲《混成篇》傳于世。噫，昔先生陽山養浩，一紀不出，豈非御六氣之辯者哉。捨綸召之榮，而蛻殼飛昇，又豈非乘天地之正哉？斯不亦無待之人，獨往獨來而得自在者。予故曰：人之所以得大自在者，以其了達生死去來不有凝滯而然也，庸不信夫？先生示滅之後，來使繪真容以復上命，時先生已預赴闕矣。使者具告其事，朝廷莫不驚嘆，復遣使馬進章齎持賻物，與合郡官僚卜於迎祥觀西，鑿石爲洞，高棺厚葬，建祠樹碑，用彰仙跡，使有四時香火之奉焉。來使索予作記，以傳不朽，僕自顧不才，安敢當此。然忝竊朝廷之祿，敢違來使之命，且景仰先生之高風，恨不得再見，於是乎奮筆以書其實事云。

申志貞

傳記

張好古《洞元虛靜大師申公提點墓誌銘》（《甘水仙源錄》卷八）公名志貞，字正之，澤州高平縣人。幼讀書，中經童舉辭，後流寓太原，遂廢干祿之學，易衣入道。初從超然子王君遊，後處燕京大長春宮，禮真常李真人爲師。真常得公甚喜，授洞元子號，且以詩贈之，曰：一志守其貞，出塵功可畢。時恕齋王先生、納庵張內翰以宏才碩學棲止道宮。公復於暇日就聽講論，由是德日進而名亦彰矣。庚子，真常宗師委公任宮門事，號稱幹濟。甲辰，宣差裴天民奉詔諸路降香，以公爲輔行，還燕，陞宮門知宮，蓋嘉之也。戊申，宗師以恩例賜紫衣遷充宮門提舉。辛亥，奉旨代宗師詣東嶽作醮，禮成，投簡龍潭，殊獲徵應。甲寅，以提舉教門事從宗師徧祀嶽瀆。明年，復從宗師北覲。又明年，宗師默世，誠明嗣教，命公宗主天壇上方紫微宮事，因自號雲叟，逍遙山林，若將終身焉。中統壬戌，永寧王邸久聞道譽，特賜洞元虛靜大師之號。至元四年丁卯，太原

府天慶宮懇公主持師席。七年冬，誠明屢書邀致堂下，未幾誠明上仙，淳和真人復以道教都提點強公，不得已而起，隨曳杖南遁，歷并汾，憩河中，所至留請者甚衆。壬午，西遊祖庭，增葺終南山傳村長春觀，以爲菟裘焉。忽以微疾順正而化，享年七十有五，實甲申歲七月二十三日也。公爲人儀貌秀整，器識宏遠，所與遊悉聞人名士。雖真常掌教，凡事必委于公，而公亦以輔翼玄教爲己任。至若朝覲往來，歷陰山數萬里之險，略不以艱苦爲念，人或訝之，則曰：吾不爲玄門肯如是乎？在燕之日，未嘗不用力於祖庭，良以報本故也。平生不移所守，故凡得喪禍福，無足以撓其心者。閑居則左琴右書，自適其樂。又善於應接，無間貴賤長幼，莫不得其歡心。然察公所行皆當理事，所言惟真實語，略無纖毫貪狗之意，方之古人，斯亦可以無愧矣。既歿，門人魯志興集所爲詩文得一十六卷，號曰《濩澤蒙齋集》，傳于世。一日，志興具狀以墓銘見請，予方固辭而天樂真人亦爲予言曰：此老在教門中可謂盡力者，汝其銘之毋讓。予曰：諾。遂叙而銘之。銘曰：

嗟哉申公，氣大而剛，作事可法，出言有章。由我者吾而道義是守，不我者天而得喪俱亡。若人者將盡力玄門歸而懇諸帝旁耶，吾知其挈所有乘所遇以遊于世而卒返其鄉者也。

馬天麟

傳記

趙復《燕京創建玉清觀碑》（《甘水仙源錄》卷九）一介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則於人必有所濟。古之君子，抱負道德，不幸而不得有爲於時，猶當行之一邑一鄉，以盡己之職分。逮其必不得已，則以活人爲己任。昔陸宣公以仁義之學輔德宗，晚貶忠州，闢甕牖，終日端坐其中，書本草，製藥物，以惠州間之有疾疾者。故參政范文正公嘗言，達願爲帝王師，窮願爲良醫。仁者以經濟民物爲心，蓋未嘗必天下以不遇而遂忘之

也。燕有隱君子姓馬氏，名天麟，字君瑞，志希其法名也，世居上谷之德興，自其父祖以上皆以醫學起家，而潛德不耀。金國大定、明昌中，經理北邊，桓州開大元帥府，公之父以醫從行。公時年幾冠，由曉女真言擢帥府譯史，歷仕諸府，皆以幹濟稱。積十餘年，秩滿罷歸。貞祐甲戌，杖策渡河，校功幕府，有司覈按舊蹟，補亳州衛真縣酒稅監，滿即投檄不仕，居許汴間。與里人冲虛大師李公有舊，常往來京城之丹陽觀，且日與名士大夫遊。正大壬辰，國破，公自許昌挺身北渡抵燕，遂納拜於洞真于真人爲受業師。公既與世不偶，乃北踰居庸，涉武川，乞食昌州境中。見營幕錯居，感疾者衆，類乏醫療，公慨念疇昔，即發其所祕三折肱之藝，煮散餌之，病者四起。會那演相公避暑嶺外，嬰酒積癥，病卧帳中，命公視之，一劑立愈。忻然握手，相得如平生懽，因聯騎南下，禮清和老師，得印號清夷子。公既歸燕，直相府之東，通衢之北，百步而近曰甘泉坊，有東嶽行祠，居人奉事惟謹。及公至，虛席請居之，因並施焉。既又斥地得數畝，薙草擺蕘，延袤如度，售材陶甓，創建爲玉清觀，棲泊道流，館穀諸方。蓋燕距昌千有餘里，公夏時而往，比秋而還，歲卒爲常。其所遊者，皆名王貴人，凡醫術所贖悉歸常住，一物不留私囊中。那演暨其弟三相公素服公廉靜寡欲，咸加禮重，常似助其所不給。及南庵庵主李公志玄者，復相與經營，宣力甚多。已署正殿四楹，將立元始像，齋堂寢室可食可居，庖漏蔬井可濯可溉，高明爽塏，魚貫順序，焚香燕處。希夷無爲以祖述黃老，而憲章莊列，公之志願能事畢矣。公雅與太一知宮李公志通及丹陽大師劉公志安道同德合，爲方外采真之遊。一日，無故而疾作。嘗謂二公曰：余年逾從心大期斯迫，與公等交遊三十年，蹤跡半天下，區區營巢一枝者，將爲度師真人諸上足傳道之地耳。門人法屬，未有畀付，玉清後事，欲勒諸堅珉以垂不朽，幸卒勉之。既稽諸宿論，僉謂宜允。公性資慷慨豁落無隱，恭謹博愛，輕財好施。自從事冠裳，律己嚴甚，恪守師訓，剴形待物。昌州當駟騎孔道，每歲掌教真常真人北觀天庭，公必先事經理，纖悉備具固有闕遺。則公之用力於斯道，可謂塵矣，故備術其平生始末而系之以銘。其辭曰：

太虛無形，玉清無色，道斯強名，化寧有極。恭皇於穆，象帝之先，翬飛輪奐，棟宇森然。黝甍山升，梓材魚貫，爲國表儀，視民容觀。翼翼

相府，維護維呵，兢兢有侶，宣力孔多。得一以盈，緒於土苴，修之乃真，以福天下。污隆既異，懷卷無方，經生起死，折肱之良。我闢玄宮，以閱衆甫，博大宗師，神明爲伍。西山之東，東山之西，勒此銘詩，爲天下谿。

辛希聲

傳記

辛願《大金陝州修靈虛觀記》（《甘水仙源錄》卷九） 興定紀號之

三禩，歲在己卯孟夏四月，陝州靈虛觀道士辛姓而希聲其名者，因寧海羽客于君，揭其地圖及其建置行事之始終，以來謁文於予曰：希聲世籍河東，爲平陽人，自幼出家去鄉里遠遊，參九鼎鐵查山雲光洞體玄大師玉陽真人爲道士，頗窺至道之要。大師諱處一，姓王氏，牟平人，受道於祖師重陽真人，爲全真高弟，與丘、劉、譚、馬、孫、郝諸大仙伯比肩知名。自世宗皇帝暨章宗、東海三朝，仍皆蒙禮遇，錫號賜服，爲吾門光華。年七十六，厭世蛻形于東牟，蓋三年於此矣。平生唱道偈頌文字頗多，已盡播四方好事之口，獨所著五言長韻《金丹詩訣》一章，希聲私藏甚久，人無知者。今希聲年且老，託跡于陝，乃與二三同志創茲一居，奉爲十方同門往來遊憩膳宿之所。載惟先師玄妙之文，不可終祕不傳，謹已刻石，與天下後世修真之士共之。然不得妙於文辭者記其本末，則一切曖昧猶不傳也。竊聞吾子好爲古文，多從方外遊，敢敬以請。予嘉其誠篤不可辭，且必不得免，乃不辭而爲之。謹按道家源於黃帝、老聃，至列禦、莊周氏廓而大之，乃與孔子之道並立，爲教於天下而不廢。蓋其一死生、齋物我、會羣有於至虛，而取其獨爲最妙者，而其糝糠之餘，猶降而爲天地神明內聖外王之業。自司馬子長、劉向、葛洪之徒，號稱閎博，皆論著其美，而不敢以小。而世之昧者往往泥于糟粕，以爲聃之書滅絕仁義禮樂不可以訓，馴至晉梁君子清談亂國，因以異端非聖詆之，過矣。竊嘗論之，

今所謂全真氏，雖爲近出，大能備該黃帝老聃之蘊，然則涉世制行，殊有可喜者。其遜讓似儒，其勤苦似墨，其慈愛似佛，至於塊守質朴，澹無營爲，則又類夫修混沌者。異於畔岸以爲高，點滑以爲通，詭誕以爲了，驚聾眩瞽，盜取聲利，抗顏自得，而不知愧恥者遠甚。間有去此而即彼者，皆自其人之無良，非道之有不善也。然則希聲圖創建立以待學者，其意蓋亦出於如此，故予有取於是，而樂爲稱道，庶將來聞其風，遵其途，以遊黃帝、老聃之闕闕者，知夫聖人道之大全，固有所在，不可滯乎一曲而已。其觀之基址，以畝計之者五，而以置其地，以承安之壬申，聖堂、厨所、雲寮皆備具於三室，而廣其制度，不侈不陋。是時兵餓方相仍，故其措置大略如此。其最竭力同事以興是役者武道堅，希聲同郡，而年甚先，今老死已久。其費錢買額贊成之者李拯，咸平人，世爲宦族，清修好道，今方以材選爲令於杞。于君名道顯，淡守中，皆與希聲同爲門人云。

楊至道

傳記

張本《修建開陽觀碑》（《甘水仙源錄》卷一〇） 丁酉之春，仲月

既望，景州開陽觀之羽士，以燕京長春宮提點大師張志素爲介，玄衣白簡晨踏於門，再拜稽首而言曰：景之開陽觀，惟先師通玄大師以德起築，實經其始。惟長春真人以師之厥德克配，實賜之名。其聲問發越之所從，本根封殖之所由，日月駸駸，遂奄以歿。惟小子實任其責，夙夜孔懷，恐遺前人之羞。敢狀其事以告閭者，惟先生蓋嘗侍翰林，必世之名善爲文辭者，所作足以垂後，幸寵之珍文，刻諸玄名，以爲不朽之傳。僕亦義其門弟子能述其師之志，理不得讓，系之以辭曰：通玄姓楊，諱至道，灤州馬城縣之靈泉人，其師號通玄，前金之賜書也。自明昌庚戌改衣入道，朗然先生之所引度也。既陪杖履三年，尋有四方之志。抵武清，居於園堵，不接人事者三易寒暑。起，過惠州，經靈巖，人有以非意酷相加者，不爲之

辯。及知其巖之可以棲真也，脫冠跣足穴石作洞，首鼠十年服勤如一。及洞成，有泉出焉，今之所謂滴水洞也。惠州神山縣官屬耆德，尚其志操疏邀至境，遂起太清觀，實泰和丁卯歲也。貞祐改元，復雲水於興平之間。

大朝本觀功德主燕京行省參謀國家奴、景州牧王仲溫、倅陳玫、潤州牧李濟暨諸僚佐，稔聞道價，頗得以親炙。丁丑歲，以狀奉州之蘇家莊隙地南北二十，東西三里爲奇，左龍岡，右混河，前抵鐵山，後連鵬嶺，聽其耕鑿卜築，惟意於其間。始披榛伐木，陶甓輦石，內以玄行風動所居，外以艱苦身倡其徒，不盈十稔，營三清正殿，及雲堂於西，香積於東，羣飛聚然，方壺賓館，靜密得宜，蔬圃翼張，果林闐列，紫戶扃雲，秀陰蔽日，小有洞中之一天也。其闢土墾田積十餘頃，雖居徒數百指，其饘粥之計，未嘗人有所撓拂。適觀之落成，長春真人以中旨賜還，遂趨赴謁名，得以開陽命之。夫陽之爲德，固仁明剛健，然其一消一盈，亦嘗累於時之所變遷也。剝之六五，爲比則五陰方進，爲用則一復未萌，此非困於消乎。乾之上九，爲德則太剛欲折，爲候則炎炎將焚，此非逼於盈乎。有以全剛明之德，成施生之功者，其惟開陽之謂歟。於時爲春，於德爲生，於氣爲和，於數爲中，前已離乎虛空不用之地，後不至於亢極有悔之時，吾觀之得以此命者，豈其通玄之德，柔不至息，剛不至絕，中有以髣髴長春擬議以正其名也。通玄父諱冲，常言先世相襲惟一子，四葉以來，暨以陰德自力。至通玄，兄弟六人，其次曰伯義，奉其先人之祀。季早世，自其長曰伯和，又其次曰道夷，次曰志堅，及通玄皆爲羽衣。通玄性剛明，有志節，然能循循自樽抑，故見於眉宇者，常穆如也。爲人推誠，不喜以囊橐相覆掩，凡歷艱險，必率先諸人，其館穀往來羽流，雖傾囊倒困而樂爲之，故生平無私積，遠近受業餘三百人。壬辰歲十二月初三日，示微疾，說偈而終。門人營祠於觀之東偏而葬之，歲時來會，祭奠不輟。

陳志益

傳記

高鳴《淵靜觀記》（《甘水仙源錄》卷一〇）恒山爲中國巨鎮，稽之書，實有虞氏朔巡狩之地。後代相承，真祠于大茂峰之絕頂以備封祀，世因謂之神尖。距神尖而東不兩舍，抵石門，有谷曰帶耳。厥土衍沃，崇崗限其陰，礪水絡之，淙淙然東南流，可以湘濯灌漑。環望千金、鐵冠諸嶺，巖岫歷歷如在掌上，四時變化，雲煙草樹，濃淡覆露，殊慙人思致，殆亦天壤間一嘉處也。全真重顯子築觀於其中，額曰淵靜，於是乎一山之勝概，盡爲淵靜几閣之供矣。初，重顯子自武川來，將徧遊南方，設教度人。唐司倉張瑋輩，傾心事之，既日聞道妙，咸有社稷尸祝之意。重顯子曰：吾得一把茅、一盂飯足矣，何苦以膠膠羨物爲哉。所嫌者，聖真無象設之宇，門弟子無以揭香火之處。大衆雜然曰，謹受教。歲己丑，瑋割世業膏腴田三十畝始基之，輪幣入粟者道路不絕，及庀工董役，火西流而載旬三浹而成，其用簡，其功速，若有神陰相之者。儼大殿于端，掖西以堂，又掖東以庖，危墉屹乎四周，不華不質不庫不移，曲中儀軌，凡若干楹。雖城邑名構窮土木金碧之盛，以山林泉石左映右帶，而氣象有出乎其表者矣。蓋重顯子生有淑性，兒時已不茹葷血。大定間，同郡靈真子爲引度，即許以法器。靈真子實丹陽馬公之高弟，惟傳授有源，又嘗尸居環堵，久於鍊化，故其道甚敏。及謁長春宗師，又知修行之要，獨善其身，不若廣建道場，爲大利益事。用是所至之方，苟緣契有在，必盡心焉。區以計之，如淵靜者百有奇。至謂幽深高潔爲仙家福地，如小有洞天者皆不敢與淵靜齒。懿哉，若重顯子，可謂篤道自信，不負玄門者矣。後二十年，門人等合謀曰：物理有廢興，世代有遷革，惟金石可以傳不朽。夫吾師之功載卓卓如此，不自以爲功，其任責在後人爾。今師已矣，爲後人者不務光揚褒大，不幸當不能逃數之時，視遺跡泯焉無據，則負負其何

言。盡請工文辭者以卒事。既數踵門，余甚憐其勤厚意，遂為著其始末云。重顯子其自號也，姓陳，諱志益，單州琴臺人。嘗住侍葛公山清虛宮，壬辰春順化，享齒八十有一，贈洞虛真人。自餘高風異行，暨所度弟子名氏，有清虛之碑在，茲略而不書。癸丑二月二十有二日記。

幹勒守堅

傳記

李晉《龍陽觀玉真清妙真人本行記》（《道家金石略》） 中統二年

辛酉之春，孟月望日，女官劉淨元、李守真以禮為介，晨謁於僕，再拜稽首而言曰：「我先師女官玉真清妙真人生平，道門用志，所經所過者，首以興教善俗為務。今雖懇存音容祭祀，奈無跡可觀焉，後之學徒將何傳於世？蓋為我師紀其行事。」既不克辭，則以平日聞見行實，謹編次序。真人姓幹勒，諱守堅，上京蓋州人，後革變于世，易氏曰李。大定中，父任本州節度使。真人七歲，天挺英粹，喜慕玄風，每尋常吟詠步虛仙梵之聲，父母異之曰：必先世羽流也。一日，幸遇太清觀女官夾谷大師，遂禮為師。至十有五歲，明昌七年，試經中選，賜紫度為女官，其時而志于學聖人典教，足以知之。至大朝隆興天下，長春國師丘神仙應詔還燕，參受道法，載以師禮事焉。神仙委以燕北教化，之雲之朔，至於宣德，太傅相公泊太夫人一見待之甚厚，創慶雲觀住持，以舍人寶童相公、百家奴相公寄賀于門下，度女官張淨淳等十數人。戊戌秋，太傅相公有征于秦蜀，撫定關中，故以安車迎迓，西人長安，擇地京兆府錄事司，□□城街北古真武廟繼而新之，額曰龍陽。其次太傅□□舍人堅童、元童、孫男延童皆寄于席下，省衙閤門□□闔郡仕宦，靡不欽仰。辛丑春，清和大宗師委任終南山唐玉真公主延生觀住持，提點陝西女官焚修事，普被恩澤，賜玉真清妙真人號。于時洞真真人、披雲真人、白雲真人、無欲真人、大為道紀，嘗益論於左右，目擊道存，靡不獎譽。非博通天理，能若是乎？辛亥夏，欲

厭於世，謂其徒曰：我將大化矣。故清齋飲水，百有餘日，至秋七月二十有四日卒，享春秋七十，厚葬於府東金華落衆仙墳劉仙姑之左。凡人之生，善始善終者鮮矣，真人存誠克敬，始終盡善，則其美績之可書焉。清明日立石。

周慶安

傳記

王麟《崇真大師靈祠記》（《道家金石略》） 先生姓周，諱慶安，

道號恬然子，濟南人也。其家富貴軒冕，束帶而立於朝者，代不乏人矣。□公其宿有道骨仙風，穎悟生死，一遇玉陽仙師，頓開□網，豁達靈明，眠雲卧月，咀芝嚼蘭，信其真物外人也。是時門弟逾數百輩。先生立不教，坐不議，虛心而往，實腹而歸。及其八十有五，欲遺物離人之際，故談笑示衆棄世頌畢，曲眠左肱，儵然返真，神遊八紘之外矣。門下弟子念師訓誨之德，庶幾張大其功，特建靈祠，慕伸其懇。欲香火不斷于四時，冀恭奉無忘於一念，伴後之學者，春秋之祭，瞻□白雲，臨風拜奠，□茲素節以勵其志。知觀江志海謁予以話其事，遂援筆而書之，以紀歲月爾。古邠進士王麟記。

大朝中統二年九月二十□日 觀妙大師江志海立石

遺世頌曰：八十五載紅塵斷，卻返白雲深處歸。性體虛空同壽筭，風鄰月伴樂希夷。

師五月十三日降，十一月二十九日升。

穆守妙

傳記

蘇子珍《創建悟真庵記》（《道家金石略》） 蓋聞太上無形、無名、

無極、無上、無虛，自然大□元首自從造化，道教從生。無爲之尊，自然之父，所詮奧典，密授尹喜道德二篇，以警未悟。所謂專一氣而至柔，修一心而成道，然後支流淵派，綴葉聯芳，得道者即入蓬萊，知音者還歸三島。始自元皇以來，太上□行，悉能曉了，太虛符咒，並皆明達。或有吞霞伏氣，或有策使鬼神，或有人火不燒，或有履水不溺，或有白日上升，或有隱形於地。神通妙用，莫可思詮，上古同尊，百王不易。唯有蒙古聖朝陛下，平登九五，遂有四方。道邁羲皇，德逾堯舜，光澤四海，八表歸仁，遍國恢弘，重興道教。國師長春真人，道心宏闊，德行孤高，杲日今獨照自心，迴絕今萬緣不涉，爲教海之波瀾，乃吾門之梁棟者也。厥後嗣教宗師清和真人、真常真人、誠明真人，□□重□，玄風大闡，使寒灰生於烈焰，令枯木發於萌芽。圍牆打坐，胸藏朗月，團圓拐棒，簞瓢內收，明珠燦爛，光輝晃耀，橫遍十方，但遇知音，普皆受用。今有慕道學人女冠穆，法諱守妙，祖代衛州胙城西北二十里第十疇庶民人也。奄然有悟，剪除虛妄，心地開通，拋舍俗緣，得其機要。然後拜二祖師陳先生法諱志堅、陳先生法諱授恩，朝夕訓誨，得其顯訣。奉太上天心之祕法，感聖母元君之妙藥，無疾不藥，無病不除，說其靈驗，則報應昭昭也。然後明通凡聖之途，示人善惡之路。順其理則入聖超凡，背其理則漂流欲海，所謂源明洞中七日，世上早一千年。令威證道，回來閭浮，倏經萬載，爲善者受人天之福，爲惡者獲艱都之苦。如斯捷徑，禍福無差，但入玄門，俱瞻道德。舍祖業田地作興福壇場，願賀一方信士，同心竭力，創建靈壇。或出工匠，或舍錢財，積年久受辛勤，今日才方完備。前後有殿，東西有堂，三門聖像一新，庫屋廚房了畢。仍請名于宗師，目之曰悟真庵也。每

日敲金擊玉，修大羅三境之天，逐朝禮拜朝真，願盡證長生不老。俾令代相傳，綿綿無盡，輒以直贊之曰：

鼓擊玄風振，恢弘道教行，盈天皆了達，遍宇自然贊。寶月當空掛，驪珠到處精，密傳稀有法，觀面化羣萌。集斯善利，端爲上祝今上皇基永固，帝導遐昌，金枝永茂於千春，玉葉長聯於萬代。巨僚官宰，□位常居，士庶工商，長臻五福，一方信士，各保康寧，進道壇生，修行有慶。庵之始末，撮在於斯，採摘直言，爲其記耳。

朱志希

傳記

任毅《晉州五嶽觀碑》（《道家金石略》） 夫道者，先地先天，無

體無名，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妙萬物而爲言者也。道雖無名，而所以發揚弘大之者則在乎人而已。本州五嶽觀，西望恒山，南連漳水，其餘勝景古跡，不可備載，真可建琳宮之地也。通微大師創建是觀，師本單州人，姓朱氏，名志希，子夷其字也。自幼好道，年過弱冠，遂頓拋塵網，棄俗出家，拜清平老爲引度師，此師之出家始跡也。至大朝丁丑歲，師初到此州東關，坐靜修行，時有會首李元輩，日給飲食。師一日同秦志朴遇長春真人請法，真人遂以頌付之，云：「莫問天機事怎生，惟修陰德念長更，人生返覆皆仙道，日日操持盡力行。」師自此得法，心地開通，性珠朗耀，後度徒衆道士女冠數十人。至丁亥，志朴同會首李元輩詣元帥府出給觀地四至公據。當年夏五月，奉國上將軍、右副元帥王公爲功德主，修蓋正殿，塑太上七真聖像，復建廚房道房十餘間。至丁酉，又建五嶽廟正殿，塑五嶽聖像。凡所經營締構者，遠近大小皆有其□，於本州之東西卓宿里建通微觀，州之北祖祥里建玄金庵，俱作下院。此非能發揚弘大其道者，不足以致是功也。至甲寅，師年八十有五，夏六月十有三日羽化，歷三七日方始安措，其容體殊不變，人皆異之。師臨終有辭世

頌云：「時人笑我太憨癡，八十五歲樂希夷，逍遙洞府無拘束，明月清風送我歸。」師之弟子知觀秦公承掌教真常真人法賜金冠道服充一州四縣道正，在任十年之間，玄門中咸服其公平焉。公年近耄耋，而輒辭其職，至中統二年公辭世。公之同母弟秦志永，本觀修行任持亦以久矣，蒙掌教誠明真人法旨，令承襲乃兄道正之職。辛酉秋，共議刻石，本州學校舉事韓君正夫與道正輩同詣僕求文，堅辭不可得，乃因師之行狀以文其始終，復爲之銘云：

師初舍俗，萌心固早，性如赤子，真能養浩。求引度師，拜請平老，雲遊諸郡，皆服得道。丁丑之秋，始屆是州，適逢信士，共爲挽留。王帥敬禮，觀興有由，三清五嶽，殿宇繼修。興緣既畢，師方羽化，平昔爲人，淳而不詐。所積功行，真人相亞，敬作碑銘，愚言非訛。

張志謹

傳記

□或《重修天壇靈都萬壽宮碑》（《道家金石略》） 夫靈都萬壽宮

者，本唐玉真公主受道登真之所，其聖賢感格祥應之理，備見銘記。然否泰交居，不免興廢，干戈之際，人與物故，非後世英偉超卓之士，苦心盡力復興成之，又孰能與於此哉！惟寧神子廣玄真人張公其人也歟？公諱志謹，字伯恭。遠祖起唐末衣冠家，自後仕官不輟。至公先人，溫縣占籍，家世豪富，周急濟□，凡物□□已有。一夕，因異夢而公降世焉。公生不類常，長而穎悟，里閭之間不爲兒戲事。志學之後，其喜道書，其雅淡不凡，超諸昆仲之上。至泰和間，泛海爲商，偶攫水寇，公□已資以付之，同輩猶是而免禍。一日至武陟，道中遇青巾道者，飲以靈藥，既而失其所。公遂體融心醉，不知身世之在人間也。自是之後，萬慮□釋，故辭親棄業，遠適向道。禮掌教長春真人爲師，親炙訓導，日就月將，功行勤懇，仍雲水二十寒暑，故得事無不通，理無不明，吐言發向，輒成□句。

因成無相集傳世焉。要之，非積學所能，皆心地正語也。癸未歲，偶於雲中，復謁長春真人，再授口訣，賜寧神之號，及付以嗣行教化事，公謝不敢當。丙戌歲至晉陽，與□□友預言天壇佳境可居。明年至靈都，一見形勢，如有宿昔，衆方驗先日之言有誠也。由是本郡侯司帥等，具禮敦請。公睹其殿宇廊廡，階砌名物，悉爲廢壞，慨然有再【略】居不月餘間，門下訪問者不可數舉，受業者五十餘衆，同心同德，興復觀宇。一日，公湯沐告行，是時亦有異事，具見本傳。於是卜葬觀側。心喪既已，門下諸弟共推尊宿□□通元大師提點孫志玄代掌觀門事，故葉和戮力，以舉大事。然前所廢者，今而興之，前所無者，今而有之，增廣損益，衆緣畢舉。故自殿堂、門宇、齋室、精舍、塑繪，咸與一新。有水磴、竹木、園圃、桑土爲常住資贍之產，道衆不啻百餘。仍置三洞寶經以實其中，使後學者有所依據，可謂不負先師之囑矣。庚戌五月，奉上命，特贈寧神子爲廣玄真人，靈都觀爲靈都萬壽宮。一日，平水明□道者張志用、堯山道士吳志明因太醫彥寶郭公過予謁詞以紀其實。僕謂玄教大宗師重陽惺化妙行真人首播玄風，以闡大猷。逮乎□玄真□弘道化。厥後方方立教，觀宇是崇，唯孺子庸夫，必知道之可尚。況靈都名號，其來久矣。興自有唐長公主修崇之日，列於天山清幽之地。今聖朝御極，萬國化淳，道家之興，固其宜也。洎掌教誠明真人恢洪妙道，啓迪後人，追思寧神子讓功責己，潛德密行，接物利生，興滯補弊，俾提點孫公率諸道衆終□其志，爲國期祥，爲民期福。所謂有物有則，有始有終，千載之後，不墮勝緣，前人之志，後人繼之，後人之功，前人啓之，前後相屬，若合符節。又聞天壇福地，亞于蓬萊，四望佳趣，□言可紀。凡爲一遊者，如士子之登龍虎榜，實天下人向慕之所也，豈山野鄙儒得以稱道哉！固辭不獲，姑書勝概之萬一云。仍作銘曰：

靈都仙宮，起于古昔。高名大地，坦然明白。陵谷遷貿，斯亦隨革。廣玄真人，尋復蹤跡。一昔廢墜，重爲開闢。□馨吐芳，鉤深探頤。應世既已，返於真宅。後之明者，共服其役。竟力規爲，緣情損益。大舉繼成，蓋由真□。終始之善，誠無不獲。洋溢區宇，萬世無數。

李大方

傳記

元好問《通玄大師李君墓碑》（《遺山文集》卷三一） 明昌、承安間，文治已極，天子思所以敦本抑末，厚天下之俗，既以經明行修舉王礪逸賓、張建吉甫、文商伯起輩三數公，官使之矣。至於道家者流，潔己求志，有可以贊清淨之化者，亦特徵焉。最後得通玄李君，天下翕然以得人歸之。蓋君天質沖遠，蟬蛻俗外，出入世典，而無專門獨擅之蔽，從容雅道，而無山林高蹇之陋。一時名士，如竹谿黨公世傑、黃山趙公文孺、黃華王公子端，皆以道義締交於君。大丞相莘國胥公，於人物慎許可，及爲君作贊，至有百世清規之語，則君之流品爲可見矣。君諱大方，字廣道，世爲汾西人，父以醫爲業。母管氏，妊十二月，夢神人捧日照其室，已而君生。弱不好弄，言語動作，率非嬰兒所當有者，家人異焉。七歲入道，師沖佑觀道士郭師禮，學有夙昔，能日記千言。年十二，以誦經通得度，即辭師往趙城，讀書天寧道院，積力既久，遂窮藏史之祕，至於六經百氏之學，亦稱淹通。大定初，遊關中，道風藹然，有騫飛不羣之目。講師郝君道本，名重一時，一見君即以大器許之。及郝被召，君佩上清三洞祕籙，主盟秦雍者餘二十年。泰和七年春，詔以君提點中都太極宮事，賜號體玄大師。俄被旨以祈嗣設大醮，君嚴恭科禁，方士誕幻之語，未嘗一出諸口，徒以精誠感通，遂有萬鶴下臨之應，百官表賀，文士亦多贊詠。召對稱旨，又召入禁中訪道。君儀觀秀偉，占對詳雅，玄談亹亹，聽者忘倦，章宗特敬異之。衛紹王大安初，召君馳驛詣獄瀆，投金龍玉冊，爲民求福，賜雲錦羽衣，仍佩金符，加號通玄大師。所至靈應昭著，此不具載。貞祐南渡，君還居鄉邑，因自號北山退翁。莘公鎮平陽，以歲旱請君致禱，車轍未旋，而澍雨霑足，時人以神人許之。壬午秋，避兵清涼山，一日布卦，得剝之上九，嘆曰：吾行矣。明日游騎至，擁老幼萬人下山，

教史人物總部·宋遼金元部

君爲門弟子元慶言：吾將安歸乎。朝家以我爲有道者，猥以微書見及，寧當負之耶。而輩第往，毋念我爲也。乃策杖入深谷，卧大龕下，怡然而逝，春秋六十有四，實元光元年九月二十二日也。兵退，元慶等奉公衣冠葬於某所。癸卯冬，予自燕都還太原，道出范陽，君之族孫閔，持蕭鍊師公弼所錄事跡，以墓表見屬曰：吾祖墓木已拱，而旌紀寂寥，誠得吾子課述，以著金石，傳永久，死不恨矣。敢百拜以請。某謝曰：自予爲舉子時熟君名，欲造其門，然以愚幼未敢也。幸當以不腆之文，託君以傳，其何敢辭。乃爲論，次之銘曰：

處士素隱，方士誕荒，天厚通玄，畀之玄綱。相彼少微，出此冀方，姑射之山，草木有光。可陽可陰，以柔以剛，千仞壁立，屹乎堂堂。雖有拱壁駟馬，不失其燕處之常，巨浸稽天，一簣莫障。所謂伊人，柴立中央，自古皆有死，獨有道者爲不亡。望君蓬萊，海日蒼涼，千年一歸，徘徊故鄉。勒銘墓石，維以志衣冠之藏。

袁從義

傳記

元好問《藏雲先生袁君墓表》（《遺山文集》卷三一） 先生諱從義，字用之，族袁氏，世爲虞鄉著姓。母娠十二月而生，且有神光照室之異。幼沉默，不好爲童子劇。及長，儀觀秀偉，音聲如鐘，識者知其不凡。年十九入道，師事玉峰胡先生于金。玉峰道風儒業，名動京師。年八十，章宗特徵授禮官。先生盡傳其學，通經史百家，旁及釋典，亦稱該洽，而於易學蓋終身焉。初，親舊以先生龍蟠鳳翥，有雲漢之望，勸之就舉選，先生薄於世味，不之屑也。中條靈峰觀，唐賢羅通舊隱，歲久頽圯，不庇風雨，先生率同志麻長官平甫共葺之，命高弟喬知先象之居焉，結茅此山之王官谷，近司空表聖休休亭故基，是爲藏雲道院。先生因以藏雲自號，種竹餘三十畝，山田二頃，足充賓客之奉。先生道價既重，州郡長吏到者，

率詣山門致謁。禮部閑閑趙公周臣，內翰屏山李公之純，每見必厚相慰藉，互以詩什爲贈。中朝名勝，如史季寵、王隆吉、羅鳴道、李欽止、吉仲器、馬元章、王可道、許德臣、元禮昆季，皆就傳易道，自餘成業于先生之門者，又不知幾何人矣。先生資樂易，行已接物，得於吾孔孟書者爲多。事母孝，故生平未嘗遠出。母年九十，終於隱所，葬祭如禮，州里稱焉。里中孤幼不能自存者，先生收養之，躬自教督，使有受學之漸。既長，又爲之婚娶，如是十餘輩，其後俱有所成。雅好醫術，病者來以藥請，賴以全濟者甚衆。兵後歲飢，民無所于糴，盡出餘粟，以贍貧者。或時出，鄉人爭延致之，談經誦道，言笑彌日。凡今世道家祭醮章奏，皆鄙而不爲。嘗獨行山間，遇異人，自稱衡岳主者蕭正之，謂先生三世學道，乃今有成，吾於蓬山仙註院見吾子名氏，却後當爲孝廉貞淨仙人，代鄭雲叟爲少室伯，主司真洞天。言訖，失所在，然先生自以爲不敢當也。正大甲申，朔方兵再畧蒲解，先生避亂山陽史華國家，已而保聚被攻，先生義不受辱，顧謂弟子言：吾往矣。乃閉息土室中，怡然而逝，年六十六，時二月十有四日也。猶子致中等葬之山麓之南，所著畧釋、列子章句、莊子畧解、雲菴妙選，方傳於世。始予罷內鄉，致中介於劉鄧州光甫丐予文，以表先生之墓。及官京師，見閑閑公亦以爲言，并以挽詩見示。朔南喪亂，因循未暇，而予心未始忘也。丁未春，芮城李邦彥過吾州，邦彥先生鄉曲，與之游甚款，用是重以斯文爲請。予問邦彥：藏雲所以爲天下所高，可得聞乎？邦彥言：藏雲隱節可以配古人，而器量可以奉至尊，吾不知其他。予捧手曰：有是哉，乃爲次第之。

彭九萬

傳記

虞集《九萬彭君之碑》（《道園學古錄》卷五〇） 九萬先生彭君南起者，廬陵人。六歲能記誦經史，其父携之至豫章西山。又六歲，入城府

學於紫極宮，遂爲道士。稍長，游湖湘，既歸有文名，尤長于詩。臨川崇仁西北四十里有仙祠曰上方觀，觀之主者陳復宗見而異之，延而客之，親之，譽之，使其長老友之，其卑幼事之爲父兄，時人蓋莫知其意也。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澄，縉紳儒宗，海內之彥及其門者甚衆，方外士以清通博雅見知遇，則未有如君之無厭無倦者也。予雖寓臨川，而居家之日少，徒從君於文墨議論，不知其他。在史館時，有自江南來者，言君得神仙術，閉門修之三月，覺有氣汨汨從中起，稍引之，其動如風，其煖如火，以次周其身，如貫珠然，久之有歸如明鏡止水，身心泰然，若與太虛爲一。或嘯咏以樂，或簡默以居，凡俗疑其爲狂病云。釋氏之宗本卑因果之說，而其徒脩儀範爲世人求福田，滅罪業，其文甚多。君見而笑之，取其所爲金剛供儀者，一筆數千言，依其節奏而開以法要，佛理粲然，凡情豁焉，予見之固疑其有所得矣。後聞其東出閩嶠，過武夷，至于海際，以爲古仙奇藥，往往在是，蓋有所訪云。予既歸田，始得至所居，留久之，乃敢問之曰：予聞近世有成仙者，宜春玉谿李簡易先生其人也，信國趙丞相之子淇嘗面授其說，予偶見其書。子之游湘州，聞其說乎？君啞然笑曰：吾危得仙矣，不欲與世俗爲異也。文心之老，願進其方，乃扁其室曰青城真寓以待予來，而予未之能從也。邑有富家，棄妻子，變居室爲道家祠宇，其教之師采其意上聞，而請君主之，從之。居三月，忽往紫極宮留三月，與所知別，遽歸上方所居之山房而委蛻焉。時仍改至元之元年十一月九日也，年五十有二。有詩文若干卷，道釋儀文若干卷。西去山房數十步有支隴焉，隱然其隆，廓然其容，松柏樛樛，鬱乎蒼蒼，良田清水，隱映左右，蓋嘗與予采蘭於斯也。其弟子陳子靖、龔致虛請予觀之，師尊康克明、袁用宏以所遺冠劍藏之，其友戴衍、其從子從之學道者大年請予書其遺事而識之。君族本出唐吉州刺史玠，君在時嘗求予識其父墓頗詳。上方爲郡邑之望，車馬至者不絕，自得君也，聲聞日重，部使者張策以大儒卓行，自居歷所部救荒，過之，留君舍，論民事疾苦與政令所宜，汎論經史古今治亂天文地理之說，至于儒行道要，語至達旦不能相舍去，嘆曰：道家乃有斯人哉！至京師，爲予誦之，則吾九萬君也。陳復宗將老，出黃金散諸弟子，皆有所囑，亦有以與君，而笑曰：惟子所爲。復宗歿數年，君集衆而告之曰：師鄉所與金，有客化易，致息倍蓰，具在此，其爲觀中買田以食

衆，吾無用也。然後人服復宗之知人云。戴衍田公幸爲詩以招之，去之千年必能爲其人一來也。乃爲之詩曰：天之蒼蒼，其有涯耶？九萬其程，孰羽儀耶？大羅之鹿，旂峰旆旆，膏田丹井，靈氣所會。有芝有蘭，爲秋爲春，子去不來，白雲誰鄰。噫後之人，善視松柏，我作新詩，永鎮玄宅。

余岫雲

傳記

虞集《非非子幽室志》（《道園學古錄》卷五〇） 漢代所謂道家之言，蓋以黃老爲宗，清靜無爲爲本。昔者汴宋之將亡，而道士家之說，詭幻益甚。乃有豪傑之士，佯狂玩世，志之所存，則求返其真而已，謂之全真。士有識變亂之機者，往往從之。門戶頗寬弘，雜出乎其間者，亦不可勝紀。而潤飲谷食，耐辛苦寒暑，堅忍人之所不能堪，力行人之所不能守，以自致于道，頗有所述于世者不無也。爲其學者，常推一人爲之主，自朝廷命之，勢位甚尊重，而邇其立教之初意，同不同未可知也。予在北方，數聞有爲其道者，而不可得見。如書樓、大方兩孫公之掌教，略嘗與之游。其山居者，有汝州趙先生，嘗奉詔至京師而得見之。服羊皮大布之衣，曾不掩脛，而肌膚潔白，玉溫而雪明，食飲甚寡，而其氣充然如春。

與人語，辭簡而意遠，貴富盛氣多智術者見之，莫不泊然自失。予是以知其爲道者，常或有人也。歸田江上，聞有蓬頭金先生者，甚高潔，接其徒極嚴峻，間嘗相聞往來武夷聖井諸山，而不獲相見。則予質質塵土，歲云暮矣，能無慨然于中乎。昔人云，千里虛谷，聞足音而喜，亦人之情也。崇仁仙游山，在邑東廓門外，晉王郭二仙人求其師浮邱伯之所歷也，有余岫雲師者居之。終日與人相接而不失其介，其中毅然不可犯，而未嘗與人有競意。日使童子携一簞入市，人家見爲岫雲僮也，輒與飯一小器，日向中，簞稍滿，即還，師弟子主僕烹水瀹而食之。而江東西高雅之流，或道過，或徑詣，無不即岫雲之室者，分簞食共食，無愧容，無德色。山下薄

有田數畝，隣人多助之耕穫，給不給亦不經意。故常往來予舍，久而不厭，問其生，則道華蓋山南谷人也，年十五，辭親入道於宜黃縣南華山昭福觀。既而嘆曰：託兄弟以養親，從師以入道，果爲何事耶。辭其師以去，徧歷江漢淮海，渡河循山，東游乎齊魯，至於燕趙之間，兩游華陰，入終南，登太白，而後還乎武當、衡嶽、羅浮，出武夷，過天台，計其所見，必有異於人者矣。在温州，寓同學者之舍，州郡命方士禱旱不應，或曰此君不凡，當可得雨，羣起之，岫雲曰：欲雨乎？是日雨沾足，亦不見其有所爲也。郡中先有教人學道者，出妻子，破家產乃可。岫雲曰：非道也，復爾家室，治爾田疇，行人道之常，而不累於心可也。及歸臨川祥符觀，道士黃執中聞其風而悅焉，率玉清觀之人處之仙游山，破屋數椽耳。居亡何，信嚮四至，仙殿門廡，陶甃竹石，不約而輯。有山木閤者，憑虛丈尺耳，士大夫仙人過客，就是以信宿而去，或至兼旬月，亦不知其瓶粟之無儲也。岫雲未嘗讀書，而所言平易雅正，故翰林學士吳公之夫人余氏，岫雲之從姑也。仙游修葺略成，吳公爲之記。公嘗問爾之爲學何如，以顏子喟然章對，始則恍惚難象，而卒見卓然自立，時至而自化爾。公曰：咕嚕終日，未有如是舉者。蓋深許之矣。有爲作鐘樓者，岫雲來告曰：樓成丐一言。予游宜春之仰山，以十一月至家，而岫雲前一月化去矣。至元五年己卯，歲之十月二十七日也，得年六十。未歿時，徧與所識書別，略無怛意。其弟子彭致中瘞諸山下，予至其墓前，致中以志幽爲請，始悟鐘記，蓋自爲也。乃使求石羅山之陽，而刻斯文焉。岫雲諱希聖，一字非非子，有偈頌普說等。致中山下人，年少淳謹，今係籍玉清，亦嘗游方江南，道教之師署爲仙游山昭清觀住持提舉云。銘曰：

六十而化藏斯邱，孰云非仙乃其游，微風落月山木秋，簞食屢空吁不留。

劉志貞

傳記

王惲《故普濟大師劉公道行碑銘》（《秋澗集》卷五三） 晉州景行里有觀曰玄應，其徒謝志堅、梁志端，介寓館主謝純踵門來謁，而告予曰：「先師純熙子化形已久，今雖像而事之，其平昔道術及於人者，班班可紀。然非文之貞珉，無以示來者而傳不朽。明府嘗列官太史，六家之旨，所宜論述也。敢百拜以請。」謹按所持狀，師諱志貞，字子常，族劉氏，陝之三堂人。幼沉潛不好弄，及長，趣尚沖曠，嗜黃老書，遂棄家人道。既而尋師來晉，止烏玄都宮，與方士韓仙翁遇，傳寶珠照法，覺靈府愜悅，日有啓悟。歲己亥，披雲宋公首暢宗風，力紹絕學，起道藏書於河汾間。師幡然喜曰：此人天師也，吾皈依有所。即執弟子禮事之，受紫虛籙訣，香火修持，晨夜不懈。宋偉其志，後以上清三洞五雷籙法界焉。師操履益精勵，神經怪牒，大曠冥奧，氣志既凝，洞知來物，簪裾所加，法力所至，疾痛呻吟，隨失所在。中外喧播，以靈異稱。今聖上邸潛時，聞其名，遣使召至，試以籙法，三驗諸事，遠邇幽深，靈應昭著。時既雨且風，勢幾恒若，命師以誠祈止，少頃豐霽回御，蜚廉爲不颺矣。上異之，賜御醪仙斝，加號普濟大師，特光寵焉。留館堂下，以需時召。自是道價隆隆，風動一時矣。中統庚申冬，詔就長春宮設羅天清醮，師攝行大禮，凡七旦夜，神人和暢，且有天光現朗之異。上聞之喜甚，咸謂師精誠所致。明年秋，奉旨馳乘祝香岳瀆。事已，還過故隱，語志堅曰：「吾雅性僻逸，恬於世味，偶以兼術供奉闕庭，恩遇優渥，已淪素分。物微近盛，吾道家所忌。」遂謝使者而輟裝焉。後復來徵，竟辭疾不起。以至元元年夏五月終所居丈室，壽六十有六。師丰儀秀整，面如滿月，紫髯垂脰，儵然有獨立出塵之趣。接物不以貴賤易其禮度，人之有疾若已受之，推誠齊物，惟恐不力，時人以此多之。予嘗以道家者流，以清寂爲宗，一

死生，外形骸，自放於萬物之表，是不以一毫世故攪拂其心。至於挾方術，出祕藝，揀時行道者，世有其人。如砭劑膏肓，答逐鬼物，驅役社翁，安人區而遠不祥，往往驗於事者，蓋世所不廢也。普濟師其斯人之徒與？較夫遺世絕俗，歸潔一身，自放於萬物之表，誠法教中有裨於世者耳。且以費長房訓子事，猶傳於東京方伎之列者，師之行業出處，又足嘉尚，吾烏得而辭哉。乃繫之銘詩，庶幾門人歸來望思之意。

杜志寥

傳記

姬志真《大朝曲陽縣重修真君觀碑》（《道家金石略》） 國朝隆興，歲舍重光大淵獻，上即位之元年，秋七月，詔命掌教大宗師真常真人代禮名山，降香望祭。越十月二十七日，先詣北嶽聖帝廟恭焚御香，修設清醮，保安國祚。禮畢，真人周覽附廟鎮嶽及真君觀，陳跡零替，空無所有。曩自天兵易世，棄故趣新，廊廡殿堂，傾圮殆盡。古禮裡祀望秩山川，必預監嶽真君之所，觀宇於是乎修。今也靈跡滅裂，深爲感慨，復擬營葺斯觀，孰主張是？公舉寂照安和大師杜志寥者，乃能其事，衆僉允之。真人乃付文以充真君觀提點，俾重修焉，及賜醮餘之物，以資張本之用。大師承命，率衆勉勵，夙夜勤劬，經營締構，緝故增新，不敢告勞。及蒙真人教旨，令真定、順天兩路道司協贊。丁巳，復承嗣教誡明真人克紹前烈，給物以完。大歲壬子，方經始之年，乙丑冬十月，其功告成，殿而像之，齋堂廚庫，巍然惟新，上足以昭告明真，嘉時潔祀，下足以將迎霞侶，乃日齋心。精感遐通，思誠上逮，冀真君之垂祐，資神物之護持，保國寧家，尊師報本，此崇修之大略也。原夫地之五嶽，山之峻極者，巨鎮五方，古封嶽神爲聖帝，各以真君主之，載在祠典，今不贅云。蓋取昔之得道真仙附近者，署而封之，爲監嶽真君也。茲恒山，北嶽之主山也，河逢山爲左，抱犢山爲右，今嘉禾山之陽，古立真君觀，漢唐以來，傳襲故跡，是名監嶽，以鎮北方。遺老相

傳，乃徐真君也。古籍封號鬱微洞淵元極黑帝真君，左右三真，歷代沿襲，以爲國家祈禱禳云檜之地，推誠致敬，昭格明靈，祝聖壽之無疆，佑睿圖之永固，平寧社稷，安鎮方隅，斯有國之常典也。歲舍柔兆攝提格春仲月，執事者不遠而來，祈余紀實，以表宗師真人立意之切，垂示其後，不敢以褻淺辭，謹齋沐而直書。其銘曰：

肇分兩儀，乾運不息，坤輿以載，方嶽峻極。真君主之，山靈靜謐，祠典備紀，封禪定式。輔弼左右，真仙署職，立觀監獄，異彼廟食。國朝辛亥，帝位初陟，詔命真常，山川望秩。百度更新，重興是跡，誠明克紹，協贊無逸。庀物薦事，念師致力，曾未浹辰，其功告畢，志寥居之，守而勿失。

孫志覺

傳記

鄺居敬《樂城縣太極觀記》（《道家金石略》）——樂城太極觀，實悟真大師孫公志覺之所建也。師本太原大家，夙蘊善根，生而不茹葷血，不訥淳信，澹乎有抱一集虛之志。年十三入道，禮尊宿赤城米志元而師事之。庚辰夏四月，以長春手翰，繼授今名，就令守德興府之喬松觀。居十餘年，人無議言。庚寅春，真定路西元州元帥左監軍韓侯智走書幣邀師主在州之修真觀，扶衰起廢，土木有加焉。田□□至縣達魯火赤兼提舉縣事王君尚聚耆老而謀曰：「是邑久罹變故，土俗愚冗，吾來蒞政，已及週期，而民尚未知化。顧不有性行純懿者相觀而化之，則孰知遷善之義哉！」遂合辭具疏請師住持是觀。師亦不多讓，□然而來，蓋意將有以化之也。觀經兵毀，遺址丘墟，師爲之剪荆棘，拾瓦礫，朝經暮營，日締月構，且隆寒盛暑亦不暇恤，如此積年而後有成。位三清於其前，殿玉皇於其後，堂七真於其西，齋廚寮舍，像設供具，隨事一新。至於元氏之重陽庵，則又爲師之別業，茲不具錄。真定道司美其能，因命監樂城等處諸觀事。叢爾之邑，實居南北要衝，雲霞霞友，往來者無虛日，師歡喜承

事，館穀□盡禮，莫不使欣欣之色溢於衡宇而去。此與夫培人之財固爲己有，雖拔一毛以利人而且不爲者，良有間矣！至元己巳春，會首董君曼卿來謁僕曰：「孫師之功德若是，幸吾子文之石以示永久，顧不偉歟。」僕應之曰：「師之視此，如遊雲在山，空花寓目，暫假因緣，特其遊戲耳，安用文爲？況鯁生常談，不足以掄揚盛美。敢辭。」辭愈固，請愈力，加之有鄉曲追隨之舊，義不獲已，故勉爲之書。

司志淨

傳記

茅志宣《創建清真庵記》（《道家金石略》）——今茲琳宮在鄆縣坤申之位，相近舍餘之地，有鎮口郭里。首枕平覺山聖祖之宮，左有妙光洞天，右鄰集仙觀宇，北倚清流一派，滔滔而東汪洋。中有清真庵，去市稍遠，寂寥幽迴，真上士棲神之所也。山雖不高，蒼回翠轉，足以供杖屨之吟眺也。水雖不深，雲奔霧瀉，足以供綸竿嘯傲也。時有玄元聖祖道教之中，全叫丹陽真人之遠孫清虛子司志淨，乃古滕人也。生而好善，長而奉真。自中年之後，悟世空華，舍俗歸道，投禮嶧山清都觀主崇寧大師孫志和爲師。訓習經久，遠涉方外，妙窺環中，普參賢哲，遍禮高明。求物外之玄機，窮天地之要妙，推坎離配合之理，故身瀟灑，擔簦負笈，渡水穿雲，風餐露宿，累遇真仙，頗明秘奧。復游孔孟之鄉，寄跡於此處，穿穴而跽，乞餘而食。人見其狀貌高古，舉止清淡，知其不凡。玄門信士，衆相議曰：築垣起舍，斷瓦礫而夷之，芟荆杞而坦之，植花木而秀之，開溝洫而圃之，經之營之，尸而祝之，俎而豆之，同會首人等聞其風而悅之。施地舍糧，助力捐貲，創建昊天殿洎齋室、雲堂、廚庫，繪塑玉皇上帝、左右宰臣、玄中法師、靈官吏神。藥竈隱靜廬之脅，丹爐連方丈之陰。竹引軒風，松篩徑月。煥丹青於列聖之像，燦金碧於羣仙之容。每遇朔旦，謹集道流，焚香誦經，祝贊當今皇帝聖壽萬歲，文武官僚長居祿

位，願成勝事者。雖陶隱居華陽之洞天，潘師正逍遙之道院，何以加此乎？功既成矣，師乃恍爾厭世，翻身步雲。今有門下弟子亘初子厲志元曰：「吾師之功，其可掩乎？遂不遠百里，乞文於予，將以刻諸翠琰。予責之曰：「神仙之事，貴在隱密。老子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莊子曰：全其形而生者藏其身也，不厭深渺而已矣。子之刊石，無乃背違老莊之教乎？」弟子曰：「不然，前人之軌轍，後人之模範。若上世聖人不遺軌範，則後學之人盲瞽而安所取模範乎？兼如此宮觀庵舍而無銘碣，百年之後，時更代變，湮沒無文，將為豪強者奪而居之。」予聞其說，遂不敢拒，齋沐而為之銘。其詞曰：

鳧嶧之山，煙月蒼茫。郭里之田，創建殿堂。雲宮仙館，昊天系房。釀玄化兮泛千古，醞真風兮滿四方。丹桂郁兮秋茂，金蓮燦兮曉芳。四獸森兮衛宇，□威嚴兮護堂。聽開簾而語莊，□天人而兩忘。鶴翩翩而飛去，覺壺中歲月之長。

李守遷

傳記

知常老人《大元國寶峰觀記》（《道家金石略》） 夫道者立，本於先天，崇名為太上，一機冥運，萬範開張，通貫乎高厚之間，升降乎有無之際，所謂大本大宗，自亘古以固存者也。開闢而下，得其所傳者多矣，而未之嘗言。暨乎老氏為之發其源，衆真繼而張其後，然亦污隆順世，隱顯隨時，雖降跡之有殊，乃襲明而不既也。厥後□□□□時有廢興，而道無一毫損益於其間也。建立掃除，因時而用。近代正隆而後，重陽復出，解紛救弊，通真達靈，任幻化之往來，示吾宗之不出也。道傳東海數子，大弘其教，亦有不知其然者。洎乎長春真人，應詔行在，真風復振，道日重明，寵授皇恩，主盟玄教，簪裳之侶接跡而奔趨，鐘鼎之家傾心而外護，修宮立觀，在處有之。茲林州之南四十里，鄉曰仙岩，墅名元康，中

有道院曰寶峰觀，原其經始，自女冠安真散人之至而建之也。散人姓李氏，名守遷，散人則其道號云。其祖大名人，盛年穎悟，塵境靡常，捐俗而道，刳心穢跡，參棲雲真人修煉忘物忘我之道，以之獨立周行，密而得之，歷久不渝。然後杖屨雲行，乘流坎止，日丐於人。及慕山間林下絕塵之跡，偶及是里，里中之好道宋元同妻郭氏，及信善之族，見其志操異常，共留止之。時復請益，及施隙地，□面皆至道，以畝計者□十有奇，俾廬以居之，作道場地。散人遂率其徒，經營卜築，隨力締構，殿堂廚庫，僅以完備，從本及末，三十餘年，寢成道院。僅以辰香夕燈，朝參暮禮，祝皇上萬安之祚，祈官民百祿之祥，所以報本尊師，安身養命，應世之理也。甫成之始，請名于宗師，額之曰寶峰，蓋取附近南山之號也。古人喻道性如山，若玉京劫刃之類是也。山則取其拔擢出地而有巍然寂然不動之象，山之為物，雖居物表，時遇春而萬物生，正行秋而萬實成，雖體寂然，感而遂應。故夫寂然不動者，若道之體也，道體則獨立而不改，自亘古以固存者是已。隨時生化者，若道之用也，道用則周行而不殆，從日新而不故者是已。峰則又穎脫乎山之上矣。寶峰之制義若此，以是名觀，亦示為道者，亦以有無利用，不主故常，終安於寂然不動之真而已。斯觀之主李守遷，功未及圓，順化而往，後人范妙奇、韓妙溫繼而主之。執事者遠來及汴，敘其師之勤跡，索余贅語以紀諸石。固辭不可，勉為之直書。

謝成真

傳記

磐溪子《重修北極宮碑》（《道家金石略》） 有武信軍蓬溪縣謝先生者，因丙申蜀難，漂泊隴西臨洮間，見時世未寧，遂舍俗出家，後禮自然子為師，得通玄法，專以濟生度死為念，行符設藥，治病救人，無不效者。見大軍經過處，橫屍滿路，在在暴骨，動怵惻隱之心。自隴西臨洮

諸州，遍巡道路原野，身負畚鍤，掩骼埋胔，十有八年，不知幾千人矣。比至西康，州主老元帥武候見其積功修行，請住道士崖同陳先生焚獻，不幸陳早歸化，後得順慶何意真、墊江何玉真協力同心，率徒衆櫛風沐雨，自效木石之功，補廢枝傾，修建玉皇殿、北極宮、靈官祠、廚房倉庫，一全備。棟宇翬飛，樓閣壯麗，迥出煙霞之表，顯仙靈之古跡，真山中之勝境也。邇來有遊山薦香者，於岩洞石壁間時聞鐘磬之音，此地口仇池不遠，無乃亦通於小有洞天者乎？落成，索予爲記，予不敏，爲紀其實以詔來者傳諸不朽云。

劉志通

傳記

心庵《北嶽葛洪山清虛宮知微子劉公寓形志》（《道家金石略》）
粵以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然有生者不得不生，有化者不得不化也。洪山老人劉志通，系葭州里人也。宦門之家，童時動止殊異，識者奇之。弱冠會投戈散地，外其身而遁其生，師事全真門下重顯子陳君，服其勞而脫其塵。侍師十有餘載，盡終行爲苦己利物安人，始終如一，精潔慷慨，輔佐院門，乃致修身窮理，未嘗少替。將老矣，有徒弟鄭志和等欲創庵窰之所，公曰：「天地一蘧廬也，盍爲哉？」予曰不然，從古應世，後人之大事，寓形厚藏，禮也。劉公與予方外故人也，因而書焉。

寇志靜

傳記

唐堃《圓明照真人功行之碑》（《道家金石略》）
嘗聞上古修真之士，外而應物，內則頤神，功行俱備，飛升九霄。今亦能此者，其惟寇公真人乎？公諱志靜，字隱之，道號圓明子，家世櫟陽雨金人，寇萊公之後裔也。父爲同州節度使，清廉有政聲，母氏看經積善，于前金泰和間夢吞電光，覺而有娠，厥後公乃生。稟性清朗，處己謙慈，厭紛華，甘淡泊。年十有五，志在方外，父母欲與娶室，誓而弗許，謂親黨曰：「身非我有，況於偶乎？世間恩情名利，皆浮漚空花，何足恃哉。予將養真源以保長生，不復輪回塵寰中耳。」父母聞其語，即令出家，禮廣陽子許真人爲師。師見舉措異常，必成大器，密傳妙旨。公豁然大悟，若河決而注諸海，鑿磨而光徹天，從此智識日加，進修時敏，居環煉性，極深研精，火中識龍，水中識虎，其神妙孰能測焉。金末，五陰剝極，九州鼎沸，避鋒鏑東徙，歷試諸難，不憂不懼，履變如履常，足見所養深根固蒂矣。至大元甲午歲，寶運開泰，飛龍在天，混一六合，萬化更新，玄風大振，復居環堵。既久出環，推先覺覺後之心，隨方闡教，接物利生，度門弟子數百餘衆，四方參訪者輻輳雲集。戊戌還故鄉，過大河，阻渡，公默禱於上蒼，河即冰合，乃得渡焉，衆皆駭異。越明年，抵鄉中，有竹千戶、怡縣丞、范主簿等，禮請公于先師福地重修延壽宮以爲祝聖之所。公應其請，同悟真子全道真人賈志玄，暨徒弟兩縣提領沖虛大師何志清等，竭力經營，廣其規制，修殿者三：曰寥陽，曰通明，曰七真，建堂者亦三：曰法錄，曰靈官，曰祠堂。左爲雲齋，右爲香廚，兩廡翼張，三門表立，造南昌上宮，築虛皇寶壇，至於丈室庫房淨位，環堵塑繪，金碧雕鏤之屬，靡不具備，其功豈小補哉。噫！公所修功行，何止立宮觀而已。觀其勤事父師，無犯無隱，始終致敬，此以知其孝行也。廣度門人，扶開昏暗，俾各悟其，此以知其陰公也。凡主醮說法，天花飛座，雲鶴繞壇，此以知其妙行也。或見人危疾，必書符以救之，或憂民阻饑，必設粥以濟之，或憫沉魂枯骨，必舍財薦而瘞之，其他所爲，皆類乎此，茲乃見於外修者也。推

其內修者，虛心忘形，煉魄御氣，含精毓神，功加九轉，超陰陽而窮造化，蹈水火而貴金石，現出神光，顯作化身，御風乘雲之舉，不言可知。外雖有爲，內實無爲，常應常靜，內外相融，性相俱顯，月印清溪，誠得真常之道。嗚呼！公潛身養浩，淵默雷聲，名達於朝，上賜金紫，加圓明朗照真人號，縉紳欽仰焉。或謂公積功累行，充實光輝，輝映今古，振起玄門，爲羽流修真之儀範，可信哉！□示養晦蓬廬，一日，公之高弟講師文志通惠然踵門，請予敘其師之功行，以鐫諸石，□廣陽名於後世。余嘉志通等用心，義難以辭，應之曰：昔人見一善行，尚表而錄之，況今圓明子實行真功，蕩人耳目，予豈緘默弗揚其善哉？然內而煉真，神機妙密，不可以言揚，外而修善，事目浩繁，亦不可盡述，姑舉其大概而書，以示方來之操修者。銘曰：

偉哉圓明，悟空入道，得師心傳，學道淵浩。襟懷灑落，戒行精確，挾先天祕，以覺後覺。立宮度人，救苦濟貧，外而應物，內則頤神。功行兩全，昭然達理，性徹形超，長生久視。門人存誠，適駿有聲，命工鐫石紀銘，俾師千載揚名。

石志堅

傳記

李道謙《終南山宗聖宮主石公道行記》（《道家金石略》） 公姓石，名志堅，字庭玉，汾州西河人，世習儒業。祖榮，父萬，皆隱德不耀。公以泰和乙丑歲生，生而夙□，□有道緣。六歲入小學，已能日誦數百言。天姿穎悟，復出□輩。稍長，性重靜，寡言笑。貞祐丙子，河東兵亂，因流寓於覃懷。既而去家，詣邢臺通真觀師同塵真人李君，究全真性命之學。奉侍左右，始自井春庖廩之役，皆嘗親歷，勤懇諄複，數年不怠。同塵察其可教，遂授以修身至道。公服膺力踐，非餘子所能及。居無幾，恒山公叛，西山寇起，居民擾攘，乃曳杖掛瓢，避地東□之上清宮，依玄通

真人范君。君委以監齋之職，日聆警欬，於道大有所悟。其于老莊諸經，罔不涉獵，皆能造其極致。一日，玄通進而前曰：「向上諸師，登真達道，內公外行，兩者相資，方始成就。譬猶飛鳥之假兩翼，缺一不可。寧海先天宮者，實先師廣寧郝君煉化之地，久經劫火，焚毀殆盡，吾欲興復，以彰仙跡，汝可從提點張公天倪往任其責。」公拜命而東，適行台李全作大功德主，會多方道門耆宿，遷葬丹陽、長生、玉陽、廣寧四師仙蛻。當時遐邇景仰，供奉者衆。道俗往來，量其高下，將迎館穀，莫不得其歡心。時常住之帑藏，古□命公掌龕，出納之際，以心相盟，不置文簿，不事會計。如是數歲，及謝事之日，交付□彼，惟隨身一衲而已。拂袖如泰□之雪溪，焚香讀經，棲心養浩，若將終身焉。未幾，同塵遣介召至邢臺□提點通真觀。不四三年功成事□。□命入關，提點終南山聖宮，凡云爲動作，則以身先之。逮至元丙寅□，同塵將厭代，遣教嗣主本宗法席。公泣涕跪前，辭不敢當，師命益堅，乃敬領其事。未及十稔，宗聖之因緣增盛，內外無間言。四方法屬，翕然輻湊，咸服其師付畀得人之明。無何，掌教誠明張君下教，命隨□名山大川，諸大宮觀，例起玄庠，教育後進。予嘗與公同主祖庭講筵，公凝然靖空，密若無言，及其扣□，□四輔之與，重玄衆妙之微，歷歷洞明其要。蓋涵養敦厚，所謂良賈深藏若虛者也。辛未□淳和真□□嗣教，以恩例賜公體真復樸□□大師之號，褒其成德。公年逾七秩，所養益厚。一日，偶以□□□□□微疾，遂奄然而化，時丁丑二月二十九日也，春秋七十有四。葬于宮之坤維，既事，執事者懇□□□□□□□概而爲墓誌。

喬志高

傳記

佚名《大元中嶽崇福宮宗主棲雲虛靜真人壽宮記》（《道家金石略》） 真人喬君，法諱志高，古齊即墨人也。母王氏，夢上仙飛降而

有孕，懷十有五月而生。額秀玄點，足攝龜紋，□軀鶴脰，道骨仙風，自然育超世之姿。歲未冠而投玄師長春聖賢，得處世之訣，跣足無寐五十餘霜，隨緣度門徒約千百衆，域中多立宮觀，輔以神仙國師之教，恒有濟時調急之心。當大朝敬天愛民，先皇帝命真常真人設普天大醮，遂敕賜棲雲虛靜真人之號。其襪禱，其感通，應請如神，百祈百驗，豪士貴公，奉從頗□。其留崇福宮三十餘歲，所委提點知宮人員皆當其用，山門廢宇，將見成功，產業貲基，足能贍衆，弘揚道範之微，敷闡玄風之奧，今則寧容備錄，弗可俱陳。時與萬聖千真，結緣亦廣，數將有□□師知未來之兆，因以歎曰：我住壞空定分，然他覺悟法衆，故遺世而處順焉。享春秋七旬有七，登真于中統甲子孟秋二日也。□師之所述崧陽文集，散落棄失，不傳於世。嗚呼哀哉！於人龜鏡，果天喪歟，非□天喪歟？有門人夏志□者，慕師之德，報師之恩，舍己財建壽宮，永存不泯之□跡，斯誠行孝道也哉。

劉通微

傳記

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上 先生姓劉氏，諱通微，字悅道，默然子道號也。東萊掖城人。世爲鄉里右族，倜儻不羈。在弱冠間，飛鷹走犬，博奕鬪雞，迷於花酒之場。一旦染奇疾，幾至不救。夢入仙家之境，已而平復。遂悟幻化之理，以道存心。大定丁亥夏，重陽祖師將遊海上。道過掖城，見先生神情爽邁，有飛舉雲霄之態。與之同話，機緣契合，授以修真秘旨及今名號。先生即得印可，即棄家長，往杖策入關中，結茅于終南山甘谷之側。吟風嘯月，枕石漱流，放懷塵世之外。庚寅春丘劉譚馬四師西來，先生相得甚歡，同葺劉蔣菴居之。既而四師復詣汴梁，負祖師仙蛻歸葬於菴側。先生廬墓三年，北遊風管。內全道妙，外應世緣，樞衣請教者日不虛席。於是立觀度人，玄風大振於西山矣。嘉聲遠播，名達皇都。明昌初道陵召至闕下，問以九還七返之事。先生曰：此山

林野人所尚，陛下居九五之位，四海生民之主，不必留意於此。但對以黃老清靜無爲修身治國之要。上悅，敕館于天長觀，尋遷永壽道院，開堂演道，三教九流請益問話者戶外屨滿。未幾得旨還山，賜御書以寵其行。翱翔於齊魯間，至棗州商河縣聶家莊，謂門人曰：此吾歸休之所也。因葺治廬舍居之。一日焚香禮聖，集衆囑以修真之語。曰：師真有閭風之召，吾當歸矣。奄然假化。即承安元年二月十五日，貞元節也。平生所作詩詞目曰《全道集》行于世，仙化之所，今大建朝元宮矣。

史處厚

傳記

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上 先生家世乾州醴泉，姓史氏，名公密。初自垂髫，心慕至道。大定壬午歲，聞重陽祖師遇仙受秘訣，養道於終南。時走而請盟，遂蒙允納。教以全真性命之學。仍訓名處厚，號洞陽子。自是乞食鍊心，往來於終南鄠杜間。七年丁亥春，重陽將游東海，欲令侍行。先生辭以母老，不敢遠游。重陽遂畫三髻道者立於雲中，傍有一松一鶴，付之曰：謹祕藏之，此爲他日參同之符。及庚寅春，重陽仙化於汴梁，丹陽宗師率三友入關，至長安孔仙菴。先生徑往參謁，時丹陽初頂三髻。先生出示重陽向日所留畫圖，大爲讚異。四師告以海上開化、汴梁升仙之事，遞相印可相得。甚歡，即與四師同葺劉蔣菴居之。丹陽屢以詩詞訓告，次第誘掖。不數載間，克臻大妙。後復還醴泉，和光玩世，不拘禮法。時人以史風子呼之。忽歌舞於市，唯云歸去蓬莊，衆俗莫曉。如是者三日，徑來菴中，奄然蟬蛻。時甲午六月十五日也。官僚士庶，靡不瞻拜。初葬醴泉，明年丹陽移葬於劉蔣之仙塋。開棺視之，顏采如生。丹陽以四言讚之云：史公得遇，得遇重陽。重陽傳授，傳授玄黃。玄黃至理，至理不忘。內持修鍊，外絕炎涼。水火既濟，日月交光。龍吟離位，虎嘯坎房。木金間隔，姤女圓方。刀圭爛飲，知味聞香。神丹結

正，晃耀晶陽。風仙來度，顯出嘉祥。歌舞三日，辭別街坊。惟云歸去，趨赴蓬莊。復入菴內，奄然坐亡。觀者雲集，事理匪常。一靈真性，班列仙行。先生道業，讀此讚文自可見矣。享年七十有三。中統癸亥，再遷仙塋。開墳視之，僅及百年，骨雖散亂，其色如金，其堅若石。余所親見者也，異哉。

嚴處常

傳記

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上 先生姓嚴氏，名處常，號長清子。京兆櫟陽縣人，即重陽祖師之外戚。幼習儒，志尚清虛。以父母在堂，未能高蹈物表。為縣法司，臨事慈愍。一日向暮還家，路拾遺書一卷，題曰：玉靈聖書，得之者仙。于是焚香祝曰：我今二十有九，誓於不惑之年潔身入道。祝畢，酌酒於醺盆中，有聲隱隱若雷，家人咸以為異。後踰一紀，二親俱喪，忽患目疾，治之愈甚。默自責曰：昔得聖書，誓以四十出家，今過期矣。此疾稍痊，即當從道。無何，目明如故。遂往終南劉蔣，參重陽祖師，願受教為門弟子。時大定癸未歲也。先生既蒙允納，克志于道，數年祖師授以微旨。七年丁亥夏，祖師東遊。先生遨遊終南泉石，住處頤神毓浩。十年春丘劉譚馬四師入關，蒙丹陽宗師復為印可，仍贈之楊柳枝詞云：一虎一龍一處眠，打盤旋。一呼一吸一周天，徧三田。一麥一麻通一線，裊祥煙。一來一往一還元，產胎仙。先生拜受，自是了無疑障。居祖庭又逾十載，道契真常。以二十三年癸卯夏四月八日焚香辭衆，無疾而逝，春秋七十三矣。

姚 珏

傳記

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上 先生姓姚氏，諱珏，號雲陽子。終南蔣夏村人，世為鄉里巨族。父祖俱好賑贍貧乏，多積陰德，乃生先生。丰神灑落，超然挺出塵之姿。性甚仁慈，聞人有急，必往援救。與重陽祖師有總麻之親。大定丁亥四月，重陽詣門告別。先生問將安往，重陽告欲遊海上，丘劉譚中捉馬之行。先生素以害風相待，笑而別。無何重陽自汴京為先生寄藏頭拆字詩一章，云：前相識，二官人。你真靈，看好因。抵芝苗，公未識。成道果，次須屯。蒙卦聚，神來祐。左源通，氣轉新。斧若磨，交利快。頭一點，遇長春。不數年丹陽輩來居劉蔣菴，先生所居相去數里。聞之，往詢其始末。見丘劉譚馬四師皆凌雲仙客，愕然歎曰：向重陽告別之語今果驗矣。我輩常以害風待，何愚之甚邪。由斯頓悟，乃棄家捐累。乞受道于丹陽宗師，丹陽教以修真奧旨及賜今名號，仍贈之詩云：灰心忘富貴，槁體樂清貧。甘作逍遙客，長為自在人。氣中須養氣，神內更頤神。不著纖毫假，方能得至真。恭侍左右，多所傳授。先生得法之後，目不交睫，脅不占席。十有餘年，深入大妙。壬寅，丹陽東歸寧海，先生從行，迨丹陽上仙。先生遊歷磁相間，愛淦陽風俗淳厚。築白雲菴居之，隨機接物，演化度人。一日謂衆言曰：師真有命，吾其歸乎。於是沐浴更衣，跣跣而坐，日方卓午，寂爾返真，異香芬馥，移時而散，享年七十二。平生所述詩詞號《破迷集》行於世。

曹 瑱

傳記

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上 先生姓曹，諱瑱，道號朝虛

子。陝右坊州人，家世鉅富，猶子徽美叔早登甲第。先生少讀書，鄉里以孝悌稱。爲人忠厚謙和，襟懷蕭爽壯歲。遊場屋間，屢中高選。大定甲午暇日，因覽仙經道典，掩卷歎曰：人生浮世，光陰電回，倏然而已。不究生前妙本，出世高標，果何爲哉。雖有學仙之志，罔知所適。聞丹陽宗師於終南祖庭居環堵，先生徑往。參謁一見，神合氣協，若有夙習之契。丹陽納諸門下，教以道要。先生既蒙接引，心知至人不易遇也。遂捐進取心，以永依歸。丹陽知先生逸氣超邁，妙識高明。一日因先生靜室澄坐，思造乎靜。丹陽詣之曰：學進歟。先生稽首而跪乎前曰：學欲進，而未之能也。丹陽曰：夫靜也者，天命之原，仙聖之本。習而進之，猶假翰以登天。反思而究，則如坐堂上而睹階前也。不曰靜乎，撓而不煩。不曰真乎，作而不妄。先生拜而謝曰：瑱得之矣，自信而不疑，自明而不昧。自古自今繩繩而不絕者，其斯之謂歟。丹陽乃首肯，瑱再拜而退。後得玄門十解元者，自先生始也。凡初入道者，丹陽以先生爲兄。壬寅丹陽東歸寧海，先生侍行。明年丹陽羽化，先生代師行化海上。明昌中與雲中蘇公、無染柳公奉長春師叔命，同飛鳥燕薊，演化度人，應緣接物。十有餘年，玄化大行。於泰和丁卯夏四月，先生時寓燕都城東永壽觀，忽告衆曰：吾當歸矣。不數日示微疾而逝，道衆具禮葬之觀東。兵後乙巳冬，改葬于五華山。庚戌歲十二月奉朝命追贈翊玄惠正朝虛真人號，蓋掌教真常真人請之也。

來靈玉

傳記

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上 先生世爲京兆右族。姓來氏，諱靈玉，道號真陽子。幼習儒業，鄉里以解元呼之。大定十年間，禮丹陽宗師出家。迨丹陽東歸海上，先生侍行。嗣後事跡無所可考，姑略紀其大概，他日得之，當爲詳錄。

雷大通

傳記

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上 先生姓雷氏，名大通，道號洪陽子。世爲延安敷政之巨族。身長六尺，情懷雅淡，不事小節。眉疏目秀，耳大準直。脣如渥丹，鬚髯美細。幼業儒素，嘗以詞賦魁鄉選，故時人以解元稱之。當大定乙未春，方夜讀書，燈下月朗風清。欲竟三鼓，忽聞窗外以杖畫地聲，既而言曰：可歎愚迷謾用功，浮華一夢轉頭空。何如立志修仙舉，永住三山最上宮。先生劇啓戶出觀，了無所見。秉燭視之，見以杖畫向詩四句，後畫岳翁二字。先生自是了悟空華，頓排學仙之志。是歲秋因赴試長安，聞終南祖庭有丹陽宗師闡全真教法，即往謁之，一見若有夙契。乃作詩二絕，寫懷以呈。宗師即繼韻答之云：饒君聲價勝蘇秦，不似韜光更匿名。物外逍遙真坦蕩，亘初一點自然明。靜清便是長生訣，捨棄妻男沒口傳。悟後知空寧著有，自然獲得好因緣。先生焚香拜請，願執弟子禮。宗師留於座下，訓以今之名號。朝叩夕請於道，大有所得。壬寅夏丹陽東歸，先生留居祖庭，日進道業。甲辰春聞丹陽上仙杖屨游海上，奠祭墳壠。迨明昌初迤邐西來，道過滕郡，愛嶧山巖壑幽邃，築修真菴於響石澗。棲真養浩，演化度人。厥後詣門，受教爲門弟子者數百人。惟靈真子馬了道清明子王志專爲入室，今各建方所，引接後進。至大安辛未秋，先生謂門人曰：百六數窮，劫灾斯至生靈魚肉，吾不忍處世也。無幾何示微疾而逝，門人葬于修真菴側。未幾兵甲擾攘，烽煙瀕洞。後至大元撫定，人煙稍集。歲庚戌，先生之高弟清虛真人張志洞至自武川，睹先生宅兆卑隘，封樹草略。即會四方法屬，備衣衾石槨，大行改葬於雪山仙塋靈都宮。以弟子馬靈真王清明附于左右，仍構堂設像以事香火。

劉真一

傳記

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上 先生姓劉氏，諱真一，道號朗然子。世爲登州黃縣之巨室，父祖以儒學起家，積德奉道，鄉里所稱。先生幼喪其父，讀書日記數千言，辭源浩瀚。弱冠間試藝春官，得占高甲，時人以解元呼之。然每以世事爲不足玩，常有凌雲邁往之志。忽得泄瀉之疾，纏綿彌年。已及膏肓，百療不效。大定己丑秋，重陽祖師挈丹陽長真長春三真過其門，母氏設齋供養之。且以子疾告，祖師視之曰：此吾門大士，非汝家子也。許之入道，則可矣。母氏焚香跪於前曰：此疾果愈，俾侍几杖以從。祖師以餘飲與之，既飲汗出如洗，厥疾漸瘳。迨明年祖師已升仙於汴梁，先生入關詣終南劉蔣村，禮丹陽宗師。出家奉侍，既久得付玄旨。壬寅夏從丹陽東歸。癸卯冬丹陽將羽化，召先生囑之曰：汝等要作神仙，須要積功累行。縱遇千魔萬難，慎勿退墮。然後可領吾言，我開眼也見，瞑目也見。元來不在眼，但心中了然，則無所不見矣。又曰：汝緣在北方，可往矣。先生拜而謝。丹陽既升仙，迤邐北游平瀨之境，所至請益者戶外屢滿。一日至撫寧縣，愛其山水佳勝，築重陽觀居之。厥後度門衆數千餘輩，創宮觀大小僅三百區。北方道風洪暢，先生闡揚之力居多。至泰和丙寅歲二月初六日，召入室弟子邸道明等曰：吾其歸矣，昔丹陽將升仙囑予進道之語，汝輩當無忘。《金玉集》，凡入道者不可不觀，爲我鏤梓散于多方可也。須臾翛然假化。平昔所作歌詩目曰《應緣集》行于世矣。

李大乘

傳記

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上 先生姓李氏，世爲平涼府華亭縣之大族。幼習儒業，長於辭翰。早年嘗中鄉選，迨中歲至御廉下第，慨然有煙霞之志。大定戊戌秋丹陽宗師行化西來，先生邀于私第事之，丹陽日談道妙。於是黜妻棄累改衣，執弟子禮。丹陽訓名大乘，號靈陽子。日受真教，曲盡妙蘊。己亥二月十五日，丹陽就先生花園築環，與先生同居，約百日爲期。仍贈之詩云：西北亭川環堵居，此中堪可隱吾軀。眼前碧竹數君子，面對青松二大夫。流水假山兒戲爾，清風明月汝知乎。若能悟解予栽韭，時宗師環中栽韭以寓意也，有分靈光赴玉都。丹陽又見花園中，林檎一株久已枯死，於四月十四日命移於環內栽之。仍作詩云：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天地入寶瓶，七十二候足。後至五月二十日青芽偏吐，枯榦復榮。丹陽謂大乘曰：四月十四乃純陽降世辰也，至此日吾之生辰也。相去三十六日，天地晝夜相合爲七十二候足矣。先生作異本記以紀其神，刻諸貞石。無何丹陽挈先生來終南祖庭，居數載之間屢蒙印可。壬寅丹陽將東歸，長春謂先生曰：吾道東矣。時館陶劉武節得官鄆邑，雅與先生相善。官既滿，請先生東遊。至家，築菴奉之。劉亦入道，爲門弟子。厥後道緣日盛，門徒雲集。又數年，先生示微疾順化。其體若蟬蛻而輕，遠近觀者大加歎異。門人具禮葬於菴側。關中兵後，道衆即先生華亭環圃大行興建爲太清觀矣。

蘇鉉

傳記

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上 先生姓蘇氏，名鉉，號雲中子。華州蒲城人。賦性寬慈，謙而好禮。遇煙霞勝概，終日忘返。大定辛卯春，詣終南山祖庭丹陽宗師席下，乞垂開度。丹陽置諸左右，教以入道儀範。服勞既久，未嘗少懈。丹陽付授道妙，及屢以詩詞接引，使進真功。以至心源明了，道體沖融。一時羽屬皆以小丹陽目之，其造道之深可見矣。後辭師游海上，和光同塵，扶宗翊教。壬寅夏丹陽東歸，復侍几杖。迨丹陽之上仙也，盤桓登萊之間。明昌初長春宗師命先生演教燕薊，住崇福觀。道緣日興，從游者衆。一日謂門人曰：世緣塵務何時了絕，吾其歸矣。言訖，綵雲繚繞空際，枕肱而逝。至大元乙巳冬，清和真人移葬于五華山仙塋，真常真人奉朝命追贈體元輔教雲中真人號云。

于通清

傳記

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上 先生河東隰州人，姓于氏，諱通清，字泰寧，道號真光子。初母夢神人授丹一粒，服之有娠。洎分瑞之日，紅光照室，半日方散。夙喪其父，所居與神霄宮相近。先生髫髻之歲，母氏携往宮炷香。手指道像而問母曰：此聖真者，人可得而爲乎。母曰：唯志於道者，可得而近之。先生心諾其言，自是時詣宮嬉游。每見黃冠師誦經，必澄坐其側諦聽筵終而去。既長，爲人端直，不事家產。恒有高蹈物表之志，但未知所適。年幾冠母氏終天，葬祭盡禮。大定己亥歲，忽一道者詣門乞食，先生飯之。因問將安往，道者告以將詣終南山參師。先生乃從其行，謁見丹陽宗師於祖庭。丹陽問其行止，先生具實以告。丹陽

留居座下，執巾瓶之役數年。一日手書立身法，付之曰：遵是而行，仙階可至。又屢授真訣，乃得心性圓通。後丹陽東歸，留先生居祖庭。迨明昌辛亥長春亦東還海上，先生從，居棲霞之太虛觀。又數載長春進而前曰：聖賢教門，方欲開闡，汝可分適北京等處弘揚吾道。遂授以親翰，付畀教法。先生承命，至薊都環居三載。其神光屢見，僚庶敦請出環。參玄問道者不可勝計，莫不虛往而實歸。厥後道緣日興，度門弟子踰千人，唯盧柔和丁至一爲入室僚庶。選京城東北隅爽塏之地，築華陽觀奉之。先生亦自號塗陽隱士。大安己巳玉陽真人仙仗北來，館于觀下。無何挈先生至燕都，保賜紫衣師號。自是道價益高，門徒愈集。貞祐甲戌歲蒙長春書召，還棲霞之太虛觀，俾主觀事。興定改元，土寇擾攘，遷居福山縣杏山村之修真菴。忽然先生集衆告曰：今日天氣清朗，北兵寢息，吾其歸矣。遂沐浴，書頌曰：今朝推倒無根樹，頃刻扳翻鍊藥鑪。我獨去時無滯礙，杖藜倒曳赴蓬壺。擲筆瞑目而逝，春秋五十有六。時五雲繚繞，籠罩菴所，竟日不散。兵後住持彰德府天慶宮門下法孫李志方，遷先生遺蜕葬于府城西北王裕村之仙塋，構堂以奉香火矣。

段明源

傳記

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上 先生世居平水，法諱光普，字明源，道號真陽子。幼而聰慧，長而豪俠。因酒誤傷人肢體，避罪入關中。偶至終南山祖庭，聞丹陽宗師談道，大有開悟。於是焚香拜禮，懇祈出家。丹陽見許，恭執勞役以事左右。數年之間，漸有得於心。一日跪告師前，丹陽教以寡欲澄心、摧強挫銳。先生既蒙印可，行其所受之學。不數載乃得，心字瞻明，臻於妙道。遂杖筴還河東，於稷山縣城之北築了真菴居環堵，自此依歸者衆。歲壬寅夏忽謂門人曰：丹陽宗師將東歸，可備香信，汝等隨吾往謁。即出環率衆而行，甫抵潼關，仙仗果至矣。丹陽叩其所修，先生以所進

答之。丹陽嘆曰：關中已有趙悟玄，河東又得段明源，吾教得所傳矣。先生拜辭而回，道價益高。三原楊明真聞之，往詣參請，多蒙指授，仍以物外人詞見贈。迨明昌改元二月二十八日，先生召門人曰：吾有三山之遊。沐浴書頌云：歲久樂希夷，光明性燭輝。靈通三島路，氣結六銖衣。放曠無拘束，逍遙出是非。默然無一事，鶴馭綵雲歸。書畢，曲肱而逝。目光炯然，數日不落。備禮葬于真菴側，平生歌詩號曰《明源集》行于世矣。

柳開悟

傳記

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中 先生陝右坊州人，姓柳氏，諱開悟，字巨濟，道號無染子。性聰敏少言，家富不喜華飾。業進士，博識強記，能屬文。再赴廷試而還鄉中，以才名推為州學錄。大定壬辰春，因游長安，遇丹陽宗師，與之語，及贈以詞。先生有所開悟，遂捨家從之游。居劉蔣祖菴踰十年，於道大有所進。與曹瑱、來靈玉、劉真一、李大乘、雷大通、李大莖、趙九淵輩俱在丹陽門下，時人稱之曰玄門十解元。丹陽東歸，先生與諸公亦從行。迨丹陽上仙，先生於明昌間奉長春宗師命，演化燕薊。既而還固安之棲玄菴，以崇慶改元壽終。兵後乙巳冬十月，清和真人移葬于五華山。庚戌冬掌教真常真人奉上命贈明玄崇德無染真人號，仍作暮碣銘。

任守一

傳記

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中 先生姓任氏，諱守一，道號自然子。世為京兆鄠縣之農家。體幹魁梧，胸襟開朗，不拘小節，性喜射獵。一夕夢鬼使攝入陰府，歷見罪囚校對拷掠之事。覺而有悟，因毀弓折矢，對天自盟，願改前非。以新厥德徑，詣劉蔣祖菴丹陽宗師門下，求受道業，丹陽斥逐。至於數日，其心益堅。乃納之，俾就環堵供事。飲膳三載，之間服勞益謹，未嘗須臾少懈。丹陽憐之，指授真訣，教以忍辱降心，調鍊神氣。久之心地虛明，漸有所得。一日跪前告曰：庸鄙凡愚，蒙師開悟，顧無以報，願垂慈憫，不棄陋拙，更執汲爨三年。丹陽却之曰：汝向時未悟，須當服勤效役，今既有所得，當進汝真功，接引後進。於是先生拜辭，乞食河朔間，道緣日盛。至大定癸卯冬，聞丹陽返真，先生廬墓三載。未幾忽召門人曰：昨夕師真有命，令從遊道山。沐浴更衣，翛然順化，即明昌改元四月十四日也。兵後門人移葬于登州蓬萊縣百澗村重陽觀，構堂設像矣。

喬潛道

傳記

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中 先生家世平陽，族喬氏，名潛道，號沖虛子。賦性沈靜，素嗜玄虛。大定壬辰歲時年三十有六，與里人李冲道同游終南，拜禮丹陽宗師，求受全真教法。居劉蔣祖庭，採薪汲水，供事道衆。艱辛備歷，略不敢怠。一日丹陽授以玄旨，仍付詩二絕云：樂天知命不愁窮，懷玉身心衆莫同。烹鍊神丹憑匠手，須教鼎內雪霜紅。道中玄妙與誰窮，撞著知音語話同。守黑不教心上黑，丹紅勝似面顏紅。

紅。先生既得道訓，與同志李君相爲切偲，克勤道業逾十載，故能各造玄奧。壬寅丹陽東歸，先生與李君共游，邵音閣水乞食度日。既而劉戶部好謙語人曰：昔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不知其有道。蓋懷道抱德之士，如良賈之深藏其貨，惟恐人知。吾觀喬李二仙，其斯人之流乎。縣人聞之，日加敬仰。擇故城之東北隅，築太清觀事之。丙午長春宗師演教祖庭，二公徑來席下，日親教語。長春察其所安，忽謂衆曰：喬李二公克勤于道，真吾門之達者。自是道價日益高。明昌辛亥，承長春命同弘化河東，於臨汾築沖虛觀居之。泰和壬戌復來邵水，棲真接物。貞祐丁丑春三月，因與土人王可大坐間忽曰：吾敢少煩於君，願助一袍以贖吾行。不數日無疾而逝，享年八十一，可大來弔方知索袍謂棺也。時門人李道隱居於他所，一旦先生突然踵門，密有規誨，臨別又曰：明日可一來，吾別有所屬。翌日道隱行至中途，逢人來報先生昨日已羽化矣，方知來者身外之化身也。

李冲道

傳記

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中 先生姓李，名冲道，清虛子別號也。家世平陽。性剛毅，善辭翰，事父母孝。於大定壬辰間年幾不惑，遂與同里喬潛道結爲林下莫逆友，偕詣陝右終南丹陽宗師門下，求受道業。宗師視其可教，留與弟子列，春爨灑掃，勤事數年，愈久愈敬宗師。一日授以祕旨，仍贈之詩云：逍遙物外興無窮，且恁和光混俗同。堪嘆浮雲虛幻夢，恰如敗葉舞秋紅。任人閑笑道家窮，一志修仙俗匪同。三伏洞天霜雪降，靈苗慧草轉添紅。先生既得印可，篤志於道，脅不占牀者僅十霜，故得心字。泰定忽夜見神光照室，朗如白晝，遂與喬君同往邵陽，丐食鍊行，弘演真教。丙午長春自隴山來祖庭，復詣座下，參進上道。迨明昌辛亥長春東歸，命先生與喬君弘化河東，於臨汾縣西築沖虛觀居之，度門弟子數百人，造菴觀數十區。長歌短詠，稍露玄旨，喬君責之曰：道人貴韜光晦迹，目今向上真師在世，止可各進真道。先生謝而焚之，一旦命衆具湯沐，且曰：吾世緣已盡，今當歸矣。囑門人以志道之語，儵然順化。非煙非霧，徧覆庭宇，三日而修。士庶瞻拜，靡不歎異。葬于沖虛觀，構堂造像以奉香火。

趙九古

傳記

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中 先生姓趙氏，諱九古，道號

虛靜子。家世檀州，祖宗簪纓相繼，咸有政聲。父淄州太守改同知平涼府事，因家焉。先生大定三年癸未生，天姿澹靜，日者相之曰：風清骨奇，非塵壘中所能留也。夙喪其父，每有升虛之志。十七年丁酉母欲娶之，而不從命，屢請入道。母數詰責，知其志不可奪，乃從之。聞府中崔羊頭者爲有道，往師焉。崔命執厨爨之役，每夜令造食五七，度度必改味。及所進亦不多食，亦不令多造，使通宵不寐。如此三載，其心益恭，亦無分毫驕氣，人以內奉先生呼之。崔知其可教，十九年己亥俾先生詣華亭丹陽，席下請益，丹陽納之。庚子丹陽還終南，命先生往龍門供侍長春，而親訓炙，長春易名道堅，時往來於平涼。丙午長春挈居終南祖庭，長春起戊申之詔也，留先生事靈陽李君。明昌辛亥長春東歸海上，携過掖城，命謁長生。未幾長生令先生歸棲霞，長春喜其來也，命充文侍掌經籍典教。凡僚庶道流來謁，必先參先生，然後入拜丈室。其爲文清古，筆法類《瘞鶴銘》。迨己卯歲長春赴詔適西域，選侍行者，先生爲之首，至賽藍城，先生謂清和尹公曰：我至宣德時覺有長往之兆，嘗蒙師訓，道人不以死生介懷，何所不可，公等善事師真。言畢而逝，享年五十有九。葬之郭東原上，迄今土人祀之。初長春過阿不罕山，留宋道安等九人建棲霞觀以待，至壬午爲惡人妬忌起訟，衆皆憂懼。道安晝寢見先生自天窗而下曰：吾師書至。道安曰：自何來。曰：自天上。受而觀之，止見太清二字。宋覺白於衆，翌日果有書至自行在，訟事乃寢。蓋先生之陰護也。癸未，長春東還，過其瑩域，諸友欲扶輿而歸，長春止之曰：四大假軀，終爲棄物。一靈真性，自在無拘。奚拘拘然，以棄物爲念哉。明日遂行，既達漢地。自雲中武川灤陽燕薊十餘處，見先生單騎而至，預報長春宗師東還，何不遠迎。其神異之迹，不能備紀，姑錄一二以表死而不亡者也。庚戌歲真常真人奉命褒美道門師德，贈先生中貞翊教玄應真人號，葬冠履於五華山，以奉歲祀焉。

陶彥明

傳記

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中 先生平陽襄陵縣人，幼而好道，事父母以孝聞。年逾三十，怙恃俱失。先生哀毀，過禮服闋。慨然置家累，渡河而南寓居靈寶縣，欲投師學道，罔知所適。大定癸巳歲河間許子靜來爲縣宰，見先生氣質淳正，且告之曰：公果欲慕道修仙，非得師匠，徒費世祀。吾聞丹陽馬君弘全真之教，今居終南，汝可依歸。乃作詩送行。先生徑詣劉蔣，丹陽見之，如有夙契，留居座下，與之名曰彥明，字明甫。親炙日久，教以性命之理。朝夕訓誨，以至心地開通，了無凝滯。使之游歷詣方，究取父母未生前去。先生卜居渭南，簞食瓢飲。行其所受於師者，若將終身焉。不數歲丹陽召還祖庭，問以日用，且嘆曰：純而不雜者，其惟陶明甫乎。賜之號曰無名子。既而丹陽東歸，先生亦出關，棲止于洛西抱犢山，尋遷桃花山隱居。逾二十年忽告其徒曰：吾昨於定中偶憶先世嘗居靈光洞，今失其所在。後因遊女几山，見石壁間有刻靈光洞三字，中有石牀鐵臼尚在，遂葺居之。衆驗其言，益加信敬。隱餘十載，俄遷居長淵，人莫測其意。不數日北兵掠女几，民多被禍，獨長淵無一騎之來，人益服先生有預見之慧。雖法壽甚高，而步履康健，精神悅懌，可見平日鍊養之功也。正大丙戌秋，雲溪菴門人狄抱元、王抱真請先生就菴過冬，先生辭曰：此中已備結冬之計，待來春當往，彼作歸休之所。丁亥三月六日杖策抵雲溪，與道衆笑談終日，翌旦更衣端坐，索紙筆書頌，奄然而逝，享年八十有六。停柩七日，頰紅頂溫，如熟睡狀。殯於所居靜室，明年離峰于君葬諸鳳翼山之西。啓棺形質不變，香風滿谷，萬人瞻拜，莫不讚異。故左丞姚樞爲作墓銘，以紀靈異焉。

王志達

傳記

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中 先生延安之大族，姓王氏，名志達，道號玄通子。生於天德庚午歲十二月二十九日。夙喪其父，妙齡雅負清鑒，每歎世緣虛幻，有超然拔俗之心。既長以戶殷充里正，征斂廉平，鄉人敬之。以大定丁酉歲，因友人得疾，數日身化爲大蛇，惟頭面未變。先生視之，友曰：公輩可備筐器，送我於山，不然恐頭面隨化，傷及生人。先生揭衾一視，其項已下果爲蟒矣。遂與家人送至山麓間，即附草而去。先生驚駭，從此長往不歸。路逢異人，授以玄旨，且曰：今丹陽師演化于終南，可往師焉。俄失所在，先生徑往，求爲度脫。丹陽初不納，至於責辱數日，求教益堅。憫其誠至，留居席下，俾隨衆執役，教以忍辱鍊心。居數年其勤儉謙退，愈久愈篤。未幾丹陽以道德性命之要付之，先生既得法，卜雲陽縣環堵。默坐一十三年，乃得心光內發，吐爲辭章，膺合玄理。度門弟子數百人，後復還延安。五月大旱，官民問先生雨期，曰：今日小雨，未能霑足，過此三日，澤大足矣。至期，果如其言。泰和間羌人入寇，人心駭懼，先生徐曰：請無慮，昨吾定中見三千無首人，驅五百大獸至。後數日捷書至，果梟首三千級，獲駝五百餘頭。四方聞之，益加敬奉。一日於市肆中小酌，出門仰瞻天表，還入坐，索紙筆書頌云：一輪紅日耀中天，五色祥雲頂上旋。珍重一聲歸去也，倒騎玄鶴海東邊。擲筆曲肱而逝，時大安庚午十二月初二日午時也，享年六十一。平生著述號《玄通集》行于世，葬于府城之東南。天興兵後，門人就先生葬所建玄通觀，以奉香火焉。

薛知微

傳記

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中 先生世居河東河津縣，乃唐征遼將軍薛仁貴之遠孫也。法諱知微，字道淵，號碧霄子。以天德庚午歲生，幼不嬉戲，長慕清閑，性沈默寡言。年踰弱冠，酷好養生性命之學。大定辛卯歲丹陽宗師演教終南，聲揚遠邇，先生乃黜妻子，敬謁席下，操縛簪以待門庭，前後三霜，始終一節。丹陽識爲受道器，乃付以修真祕旨。先生既得其傳，復還鄉里，築菴守靜，調氣養神。如此六載，故得心字泰定，性天疏明。辛丑再至祖庭，奉師進道。忽一夕天澄月朗，輒起取新置諸屋下，衆皆訝其誕，比明雪已盈尺，共服先生有靜定之功，洞見未然。癸卯二三道侶拉同遊天壇，先生曰：王屋洞天，素欲一往，安樂窩中可以託宿。既至主人迎居，一室軒扉雅敞，榜曰安樂窩。同行者相視歎曰：先生誠有道者也。時丹陽東歸海上，冬法弟王志一欲遊寧海參師。與之相別，先生慟哭，衆莫測其所以，及王抵寧海，丹陽已羽化二旬矣。未幾復還鄉中，王汝霖來見，先生曰：胡不早求良醫診治厥疾。王時無恙，聞先生之言不以爲事。未及月忽中風而卒。崇慶間儒士吳世傑、薛國寶問先生秋試題目，對曰：三王以賞刑致康。至期，果然二人皆第。又一日杜仲敏者來菴閑話，先生笑曰：公可速歸，落井之婦猶可救也。杜蒼忙至家，果如所告。先生預見，未然皆類。此後南渡遨遊高少間，尋還內鄉，愛其人淳景秀，即結茅隱居，多所接引。至正大壬辰冬十月三日無疾而逝，享春秋八十三。所作詩詞號《清虛集》，度門弟子數百人，唯侯志忍、柳志春、唐志安、范志冲四人爲入室，皆立觀度人於河東雲應間，爲當代之高道。兵後遷先生遺蜕葬於終南山下鄠縣遊仙宮之集真堂，掌教真常李君奉朝命追謚先生曰昇玄真人云。

陳知命

傳記

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中 先生姓陳，名知命，道號朝真子。終南縣袁村人，與劉蔣為鄰。重陽祖師累會化度，先生以家產殷富，未能遽拋塵累。後因丹陽等四真來居祖菴，先生頗有人道之心。一日丹陽宗師以青包巾一頂作詩贈之云：青雲翦破作雲包，熟視陳公有分消。顧我共君同宿契，願君同我樂逍遙。長生路上尋金鑛，不夜鄉中採玉苗。何啻一身超達去，九玄七祖上丹霄。先生既蒙點化，嘆曰：向日重陽累會化度，我已愚昧不能從師高蹈，儻一朝大限臨頭，寧得以此薄業少延一日之生耶。即日禮丹陽為師，改衣入道。丹陽以先生有幹濟才，俾充祖庭菴主，積行立功。十載之間，每以醫藥救人，多種陰德，其道衆多賴庇蔭。丹陽每作詩詞，戒先生修真處靜，大造其妙。無何退職閑居，丹陽以呂道安代主菴事。先生專以修進為業。至承安丁巳，忽以手撫呂背，曰：公緣法甚大，將來此菴為觀之日，度道士數百人為門弟子。是時吾道大弘，公適當其時，善自保愛，吾其歸矣。言訖偏辭道侶，怡然順化，享壽八十有一。停柩三日，肌體輕軟，目光炯然。明年玉陽宗師買祖菴為靈虛觀，保賜呂道安沖虛大師號，俾掌敕牒，主領觀事。後果度道士僅三百人，皆符先生之言矣。

宋明一

傳記

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中 先生姓宋，諱明一，號昭然

子。登州福山縣人。乃祖及父世為縣吏，以廉平積德，見稱于鄉里。先生幼習儒業，長於詞翰。每以此世為不足玩，發出塵學道之志。年踰三旬，辭親長往，徑入關中。禮丹陽宗師出家，千磨百鍊，志如金石。服勤之暇，其於修真習靜之業，與日俱進。丹陽付之口訣，仍以青華陽中賜之。先生拜受，以其師之所賜，終身收掌，每到旦望頂之，朝拜真聖。迨大定壬寅春，丹陽鶴馭東歸，先生侍行至海上，日以其母兄姊姪六人俱禮丹陽入道。明年冬丹陽上仙，先生復入關居祖庭。丙午率衆詣隴山，請長春宗師還終南大弘祖教。明昌辛亥長春仙仗亦東遊，先生受法旨，充祖庭尊宿，自後凡入道者，令先生為引度師。至正大丙戌北兵下，秦川民庶驚擾，避地南山。道衆俱入潞谷，先生獨不肯往。衆勸之行，先生曰：吾之宿債，安所逃乎，汝輩可行，吾獨於此守之。不數日邏兵卒至，靈虛殿宇悉為灰燼，先生亦被害。翌日道衆下山視之，膏血不流，可謂純陽之體，嵇康羅公遠之流乎。時十月十有三日也，享壽八十四。至大元壬子春正月，掌教真常真人李君奉朝命，追贈先生以無憂真人號云。

呂道安

傳記

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中 先生姓呂氏，諱道安，世為寧海巨族。幼年穎悟，志慕玄風。仙姿道骨，稟於天然。事父母孝，聞於鄉里。年僅三十二，親俱喪盡。葬祭禮，慨然捐俗入道。是時馬譚丘劉四師於終南守墳，先生隻身西來，納拜於丹陽宗師。丹陽與先生同里閭，素知門第清潔，遂令服勤左右。既薰陶日久，乃能了悟道妙。大定庚子歲，丹陽俾先生充祖庭菴主，撫育道衆。時靈陽李君在世，亦多蒙啓發。丙午長春宗師自龍門來居祖庭，數載之間，日親玄訓於道，了無疑障。明昌辛亥長春仙仗亦東歸，先生修身以敬莅衆，以寬道風，不減師真在日。乙卯朝省罷無敕額，菴院悉沒於官，祖庭亦在其數。自是門庭蕭索，道侶散

逸。承安丁巳時玉陽真人被召闕下，遣人來召先生。明年春至燕都，玉陽買祖庭爲靈虛觀。仍保授先生沖虛大師號，使掌教牒，主領觀事，且曰：重陽祖師徒步數千里來化我輩，端爲教門後事，我雖不能親往來，嘗敢忘。汝於祖庭夙緣甚厚，善爲主持。及以詩贈之云：大悟威光朗太空，先天真瑞信忽忽。虛無清靜全今古，至道流傳正祖宗。三界十方通一致，千經萬論了無窮。忘情自現天元主，透出陰陽造化中。先生西歸祖庭，因緣復振。不數載，買度爲道者，皆以先生爲師，僅三百人買額，爲觀在陝右者數十區。至興定辛巳二月十三日，囑門人以修進之語，以法弟畢知常嗣主觀事，儵然順化，享年八十。葬于仙塋諸師之側。大元壬子春掌教真常真人李君，奉朝命追贈先生以凝虛真人號。

畢知常

傳記

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中 先生姓畢，諱知常。世爲乾州醴泉之巨室，昆季四人，俱好清虛無爲之學。大定壬辰歲聞丹陽宗師於終南祖菴弘演真教，偕來席下出家。丹陽各付祕訣，節次授以詩詞誘進，以至俱能深造道妙，翹翹爲人天師，惟先生最幼，置之左右，執巾餅之役。日夕訓誨，歲月既久，故偏得修身性命之要。迨壬寅夏丹陽東歸，囑先生西入隴山，侍長春丘君，採薪汲水凡五年。每進饋之暇，危然澄坐，通夕不寐，以修靜定之功。明昌辛亥長春仙仗亦東游，留先生與呂道安同主祖菴事。先生於呂雖爲昆仲，待以師禮。六年乙卯朝省新法以祖菴無敕額，例沒於官。承安丁巳，先生往海上謁諸宗師，長春以所有之貲傾囊盡付，及親作疏文，俾先生化導諸方，爲重建計。明年春先生上燕都，玉陽時應命闕下，召呂道安至燕，買祖庭爲靈虛觀。仍保賜先生通真大師號，令副知觀事。與呂偕西歸祖庭，道風爲之再新。先生尤善醫藥，聞人之疾，不擇貧富必往救之。至興定辛巳呂道安上仙，先生嗣主靈虛香火。其殿堂廊廡創造增葺者甚多，道

緣日弘，不數歲度門人踰百衆。無幾何，謝觀事閑居，退隱岐山縣五姓之洞真觀，和光同塵，頗真養浩。時亦一至靈虛，綱領觀事。正大辛卯關中受兵，先生與居民同避地於太白山之峽，至三月十六日告門人曰：昨於定中山靈潛報，此地不堪久處，當徙之他所。世態如此，吾不忍見。即焚香辭聖，翌旦奄然長逝，門人葬于所居之石室。居民有聽其言而去者，不數日兵至，不去之民俱被禍。大元庚子冬，洞真真人于君，奉朝命來住祖庭。念及先生同出丹陽之門，又爲平昔莫逆友，爲衆言曰：畢通真昔居此踰五十年，恢弘祖教，實吾門之大士也。遂命門人遷先生遺蜕葬於劉蔭之仙塋。壬子春掌教真常李君，奉朝命追贈先生曰廣容真人。

宋德方

傳記

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下 師姓宋，諱德方，字廣道，萊州掖城人。先世以積善見稱。其初生之夕，里人見其家祥光照徹比日，即大定癸卯歲八月一日也，時人遂異之。僅能言便好讀書，不爲童穉嬉戲事，穎悟強記，識者謂是夙性薰習故。在年十二問其母曰：人有死，可得免乎？母曰：汝問神仙劉真人去。時長生劉宗師闡教於武官，於是師明日徑往。長生一見，愛其骨格清秀，音吐不凡，留侍几杖。因於灑掃應對之間，就憤懣鬱積之地，投以正法，而啓發之。師既得指授，朝夕充養，未始少息。後得度於玉陽，占道士籍。迨長生仙去，事長春宗師於棲霞。儒經道典，如《易》、《老》、《中庸》、《大學》、《莊》、《列》等書，尤所酷好。外雖詩、書、子、史，亦罔不涉獵。於中采其窮理盡性之學，涵泳踐履，潛通默識，光明洞達，動與之會，其日新之美，固已不可掩矣。庚辰春正月，大元太祖聖武皇帝遣近侍劉仲祿起長春於東海之濱，選其可與侍行者一十八人，師其一也。往復三載，還燕住長春宮。是時從長春之衆，皆躬勤勞。師獨泰然以琴書自娛，有評之於長春，長春拒之曰：汝等勿叟

嗽斯人，已後扶宗翊教之事業，汝等皆不可及。長春亦嘗私謂師曰：汝緣當在西南。師因語及道經泯滅，宜爲恢復之事，長春曰：茲事體甚大，我則不暇兼，冥冥中自有主之者，他日爾當任之。仍授以披雲子號。及長春羽化，清和嗣典教事。令師提點教門，一舉一動無偏私，而有規制，內外道流，莫不心服。癸巳大丞相胡天祿時行臺河東，請主醮事。甲午遊太原西山，得古昊天觀，故址有二石洞，皆道像儼存，壁間有宋童二字。師修葺三年，殿閣崢嶸，金碧丹雘，如鼇頭突出，一洞天也。丁酉復主平陽醮事，因於玄都觀思及長春向日堂下燕閒之際有曰：藏經大事，我則不暇，他日汝其任之。又曰汝緣當在西南之語，乃私自念云：吾師長春君以神化天運之力，發而爲前知之妙，凡有言之於其先，莫不驗之於其後，謂緣在西南之語，我已安而踐之矣，何獨至於藏經而疑焉。遂與門下講師通真子秦志安等謀爲鉛木流布之計，丞相胡公聞而悅之，傾白金千兩以爲創始之費，即授之通真子，令於平陽玄都觀總其事。至事成之日，曾不愆于素故翰林學士李冶所作碑文，從倡始而至畢，乎靡不備錄讀之見。其補完亡缺，搜羅遺逸，而海內數萬里皆經親歷之地。使他人處之，縱不爲煩冗所困，則必厭其勞矣。師猶假餘力，即萊州神山開九陽洞，及建立宮觀，自燕至秦晉凡四十餘區。辛丑春正月會葬重陽祖師於終南。癸卯自甘棠來永樂鎮，拜謁於純陽祠下，見其荒蕪狹隘，師乃招集道衆住持。後雖掌教真常李君奏請朝命大行興建者，師實爲之張本。甲辰春來終南祖庭，應皇子闊端大王醮事，醮竟，例賜玄都至道真人號。是時歲經勝緣俱已斷乎，即閒居於雪堂，日與耆年宿德相會談道。至丁未冬十月十有一日，沐浴更衣，示微疾而逝於所居之待鶴亭，春秋六十有五。越七日葬於宮之仙蛻園。平生所作詩文目曰《樂全》前後二集行于世。戊申冬門人遷仙柩於河東永樂鎮純陽宮葬之，建祠立碑，以事香火。至元庚午歲春三月聖旨追贈玄通弘教披雲真人號。

王利用《玄通弘教披雲真人道行之碑》（《道家金石略》）三燈傳一燈，光明不得不大，一燈續三燈，氣焰不得不弘，金聲於前，玉振於後，源委歸正，授受無窮，宜其大且弘也。真人姓宋氏，諱德方，字廣道，萊州士林右族。驚姜之夕，里人見其祥光照徹，異之。生而挺峰巒，長而好學，於書無所不讀，觀今所傳樂全辭翰，自不可誣。年十二，悟夢

幻之無常，企真仙之遐舉，遺棄家詣長生劉宗師而學道焉。長生愛其骨格清秀，音吐不凡，留侍几杖，於灑掃應對之間，憤悱埋鬱之際，投以正法而啓發之。尋得度于玉陽，占道士籍。後事長春師，其致知格物之學，識心見性之理，洞達精研，涵泳踐履，積真力久，道價日增，抑所謂「三燈傳一燈，一燈續三燈」者，此也。由是行成於內，聲達於朝。歲己亥，合西口太子賜以披雲真人之號。乙巳，皇子闊端加以玄都至道之稱。辛亥，皇太弟旭烈崇以披雲天師之位。至元丙寅，塔察兒大王褒以玄都教主流通至道披雲天師。庚午春三月，今主上璽書追贈玄通弘教披雲真人，仍錫雲州金閣山雲溪觀額曰崇真。嘻，非至德動人，英邁蓋世，其孰能與此乎？初，大元太祖聖武皇帝遣近侍劉仲祿起長春師於東海，其從行者一十八人，真人與其選。往復三載，還燕，住長春宮。是時海衆皆躬塵勞，真人獨燕處，日以琴書自娛，或訴之師，師曰：「汝等毋咄咄，斯人異日扶宗翊教，塵勞固不在汝下。」又嘗私謂曰：「汝緣當在西南。」因授以披雲子號。無幾何，長春霞飛，清和嗣法，命真人提點教門事，一舉一措，無偏無私，內外道流，靡不悅服。癸巳，丞相胡公天祿時行台河東，敦請主嶧州及平陽醮事。甲午，率門徒游太原之西山，得古昊天觀故址，榛莽無人跡，中有二石洞，聖像儼存。壁間有「宋童」二字。真人葺之三年，恍然一洞天也。昊天落成之秋，胡公再設大醮於平陽，其人繼主之。丁酉，真人思及長春曩昔緣在西南之語，私自謂曰：「吾長春師以神化天運之力，發而爲前知之妙，凡有定之於先，莫不驗之於後。即今聖皇開國之初，仙真立教之際，與其蕭閑度日，獨善其身，曷若以大本大宗，道德性命之學，而接引後進者哉。」歲辛丑春正月，涉河赴終南祖庭，會葬重陽祖師，甫畢，則演道于秦鞏鳳隴之間，而向慕者甚衆。癸卯，謁拜純陽於河東永樂鎮祠下，見其荒蕪湫隘，乃招集道衆住持以開闢之。厥後掌教真常李君奏請朝命，大行興建焚修之地，蓋張本于真人也。至於東萊神山開九陽洞，及建立宮觀于燕趙秦晉間，凡四十餘區，門下傳道者不啻千百數，抑所謂光明氣焰，大且弘者此也。甲辰春，復來祖庭，赴羅天醮，事竟即閒居雪堂，日與洞真、白雲、無欲三宗師，暨諸耆年宿德，談經論道，教養爲心。丁未冬十月十有一日，沐浴更衣，示微疾而逝，春秋六十有五。越七日，葬于宮之仙蛻園。戊申冬，門弟子楊太初奉堂下命，遷仙

樞於永樂鎮。己丑冬十二月，法孫張道祺來自長安，偕道錄王志明賁秦蜀道教提點天樂真人李君之書，逕詣成都，致懇於予曰：「先師披雲真人，今已改葬于純陽宮乾維之原，儻不碑而表之，殆失皇家褒贈之意，抑亦法子法孫之過也，敢請。」予義其請，系之以辭。

張守真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九《張守真》 字遵一，朝英長子也。母吳氏，嘗夢昇以仙果，曰：汝食之，生子當主陽平治都功印。生而純素守靜，長而寡慾。宋紹興十年庚申，承襲世教。每歲三元傳度，四方輻湊，除邪鹹毒，道化盛行。二十九年二月七日，高宗賜號正應先生。孝宗乾道六年十月十三日，高宗召命。十一月十三日，詔赴德壽宮，館于養魚莊。越三日引見，賜坐，咨訪道法，甚款。十九日，孝宗召見，賜坐，賜金錫齋，退就館舍，錫資頗蕃。十二月十九日，高宗命醮月臺，所禱有異應。越明年，復召見。以上清三洞諸品寶籙，流傳浸久，乃錫金委道錄院鋟木成書，就延祥觀傳度，且命以其版歸，及賜象簡景震劍并手書陰符經以畀之。先生既歸林下，翛然自得，不以世俗介意。每云：嘗收兄虛靜先生書，有川蜀之約，吾將往遊焉。於淳熙三年十月三十日，無疾羽解。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三 三十二代天師，諱守真，字遵一，母吳氏，娠十九月而生。宋紹興十年，襲教。乾道六年，毗陵有妖憑樹，詔治之。既行，一夕，雷拔其樹。召赴闕，賜號正應先生。高宗召見，咨問道法。孝宗時，江濤衝決，命醮內廷，有異應，上賜以象簡寶劍、《清靜》、《陰符》二經，賜號正應先生。淳熙三年十月三十日，謂弟子曰：頃得吾兄虛靖書，有青城之約，今當往矣。言畢而化，藏蛻於演法觀近西。元孝宗皇帝制曰：勅漢天師三十二代嗣孫守真，爾傳之祖業，載世數十，而猶未泯，亦異也。已

錫之嘉名，厥有故事，特授正應先生，復贈崇虛光妙正應真君。

張伯璟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九《張伯璟》 張伯璟字德瑩，正應先生長子也。儀冠軒偉，豐玉枕，美鬚髯，人皆謂有正一之風。宋孝宗乾道中，侍正應先生赴召，高宗賜坐賜齋，御筆更名景淵。又見南內，宣演道法，甚嘉納焉。越月，高宗命正應大醮月臺，正應以景淵隸其事，每獲殊應，上加錫資併賜象簡以歸。遂掌三元之教符籙，受者尤盛。初，皇子魏王鎮明州，以玉壇召師，相得尤厚。一日遣人薦來邀迓，忽謂其徒曰：人間之寵雖至，然吾自有仙期，不可爽矣。遂隱几而化。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三 三十三代天師，諱景淵，字德瑩，初名伯璟。乾道間，侍父入朝，高宗異之，改今名，嘗醮內廷，有大感。皇子魏王鎮明州，有疾，為壇以請。至，乃呪水飲之而愈，禮送特厚。一日，復遣人致聘，使及門，忽召弟子曰：吾仙期不可爽，禮送特厚。一劍於上清莒家源。元至正十三年，贈崇真太素冲道真君。攝天師，諱嗣先，字光祖，乾道癸巳，兄景淵曾以爲子。年十九襲教，崇寧中，召入觀，時景憲太子書樵隱二字賜之。嗣教十一年，族長議以景淵有子，當傳，即以印劍付姪慶先，退休樂道以終。

張慶先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九《張慶先》 張慶先字紹祖，

德瑩嫡子也。慶先未生時，德瑩嘗鞠幼弟嗣先爲子，既而攝祖教。慶先降世，天姿閑雅，賦性簡默，蓋如列子之居鄭圃，時人無知者。久而聲名方聲，神異煥發，道俗宗嚮，不謀同辭曰：真正一先生之裔也。遂鳴于有司，以宋寧宗嘉泰元年辛酉五月正，襲三十四代之位。三元傳錄，奉香火者雲至。師常以真純自守，儉素居家，慈仁接物。見貧乏寒棲之士，尤加惻隱而賙濟之。無他嗜好，惟喜飲，而不爲酒困。至嘉定二年下元開壇，越七日，有綈袍幅巾之士，神風偉岸，類有道者。衆莫詰其所從來，師一見之，開樽下榻，如平生歡。既別，猶附耳語，移時乃去。師自是焚香絕粒，不交人事。家人意其蟬蛻有日，請遺法訣，闕而不言。至是月二十九日晨興，盥櫛如平時，翛然晏坐而逝。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三 三十四代天師，諱慶先，字紹祖，德瑩子也。慶先未生，德瑩嘗鞠幼弟嗣先權攝教位。慶先以嘉泰辛酉襲教，性慈儉周貧，因至是經錄之傳益廣。飲酒數斗不醉。嘗遊山之張公洞，有井極深，戲以木葉投之。俄而波濤涵湧，有一老人，從井中出，拜而有請，戒之母早滂而去。嘉定二年十月二十二，有道人來謁，禮敬甚恭。既去，語弟子曰：彼與吾有深約。越七日，晨興晏坐而化。元至正十三年，贈崇虛真妙光化真君。

張可大

傳記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一九《張可大》 張可大字子賢，

乃正應先生第二子，伯瑀之孫，仁靜先生天麟之次子也。初，景淵羽化時，伯瑀嘗攝三十四代事。至慶先羽化，嫡子成大幼，天麟復攝行三十五代教法，嘗被宋寧宗召，賜號仁靜先生。未幾，成大早化，遂以可大爲慶先後。理宗紹定三年，仁靜仙去，可大年方十三，正承三十五代之教。豐神秀異，性識不凡。四方參受法籙者，動數萬計，道化盛行。端平三年，奉聖旨賜錢，重刊先朝元賜籙板。嘉熙二年，加封正一靜應顯佑真君。助法、鳴山、玉泉、龍井之神，咸加封焉。三年四月，奉聖旨召赴行都，退潮禱雨、懷蝗保邊，咸有感格。七月，召見，賜坐賜齋，賜號觀妙先生。褒嘉甚至，錫賚便蕃，仍賜錢重興先朝元賜真懿觀，俾爲母子同居之地，錫以土田，免其租賦。御書觀額及真風之殿、紫微之閣以賜，又賜扇一握，親灑宸翰曰：神與道而爲一，天與人而相連，苟精守以專密，必駕景而凌煙。先生又爲助法、鳴山、玉泉、龍井之神請于朝，咸加封爵。自是簡眷愈隆，時有宣賜，降香建醮無虛歲，每禱輒應。至寶祐二年，復奉聖旨，召赴行在，住持龍翔宮。以親老故辭，準勅，提舉三山符籙兼御前諸宮觀教門公事、主領龍翔宮事，至今遙領。自是既得請，有逍遙物外之志。景定三年，乃以教法授次子宗演，具表奏聞。至四月初十日羽解，上與東宮各有賜賻。至瘞劍，宣賜尤厚。丞相江萬里爲撰碑銘。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三 三十五代天師，諱可大，字子賢。曾祖三十二代天師守真弟二子伯瑀之孫。初，景淵歿，伯瑀常攝教事。慶先歿，嫡子成大幼，可大父天麟攝教事。寧宗召賜仁靜先生。未幾，成大早歿，以可大爲慶先後。紹定三年，仁靜歿，可大年十二，正三十五代天師位。時鄱陽水溢，壞民廬室，袁提刑甫請治之，以符投江，雷震殛死大白蛇，水遂復，故袁爲詩以贈。端平年間，累召赴闕，賜鉞經贊。嘉禧三年，錢塘潮決水及艮山門，民廬盡湮，詔治之。投鐵符潭中，潮遂退。又大旱蝗，命醮於太乙宮，雨作蝗殪。七月召見，賜號觀妙先生，勅提舉三山符籙，兼御前諸宮觀教門公事，主領龍翔宮，重建真懿觀，賜田若干頃，免租稅。御書真風殿、紫微閣、真懿觀額。上冊加封祖師，關石二帥，龍井等神。元世祖遣使訊之，乃授以靈詮，且言其後驗。景定四年四月，以印劍付次子宗演，具表辭謝而化。丞相江萬里爲銘，瘞劍於瑞慶觀。元世祖皇帝制曰：道爲天地之常經，妙參造化名者，古今之公器，特

示褒崇。故三十五代嗣教漢天師觀妙先生張可大，佩錄三玄，蜚聲八極，積功累行，造彼希微，禱雨退潮，特其土直。昔先皇在潛邸，遣間使詣珠庭，知天命之有歸，以靈詮而默授，謂聖明當一四海，其徵驗。後二十年，蓋神與道俱洞側將來之數，及遠懷近悅，允符前日之言。乃眷真游，盍頒異渥，嗣師與棣，克紹宗風，宗師留孫，總持玄教。其立稷丘之祝，仍加真一之稱，於戲冕服，倘來非至人之所尚，雲軒伊邇，尚多睨之未伸。贈通玄應化觀妙真君。

張宗演

傳記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三 三十六代天師，諱宗演，字世傳，號

簡齊。性淵靜，少穎敏，年十九襲教。宋咸淳間，信之上饒早，守臣唐震請祈雨，應如期。元世祖平宋，遣使優諭，召至，勅廷臣郊迎，待以客禮。入見，顧問者再。六月醮於內廷。明年，又醮長春宮，賜號演道靈應冲和真人，給二品銀印，命主江南道教事，得自給牒度人為道士，路設道錄司，州設道正司，縣設威儀司，皆屬焉。詔諭江南復宮觀賦役，即京師創崇真萬壽宮，勅弟子張留孫主之。後復兩召至闕，禮遇有加。一日，有道人來謁，告以玉兔之約。時至元辛卯十一月十一日，有獻白兔者，語弟子曰：吾昔以明日生，今以明日去矣。遂書頌而化，瘞劍於蟹田源，後贈演道靈應冲和玄靜真君。元世祖皇帝詔曰：諭龍虎山張天師，卿之先祖道陵，用心精一，得法錄之正傳，甚有徵驗，流布至今，子孫相承，已數十代，二千餘年矣。雖常聞卿之譽，以兩國梗絕之故，未遂延請，邇者宋主不度德量力，執我行人，久留弗遣，以故命中書左丞相伯碩率兵南伐，上天眷合，大江已為我有，南北一家。今特遣武略將軍兵部郎中王世英，武略將軍刑部郎中蕭郁實詔召卿，毋以易主，遂生疑貳。卿之先世，自東漢以來，歷事一十五姓，無非公心，未嘗有所偏執。天無私心，厥命靡常，

卿知道者，寧想昧於是乎。宜趨命駕，毋多辭讓，故茲詔示，復宜知悉，欽哉。元世祖皇帝制曰：三十六代天師張宗演，卿心傳法統，體粹真風，廣黃庭大洞之科，持正一盟威之錄，爰清爰淨，以信以誠，三尺青蛇，役鬼神於冥漠，一栢明水，淨天孽於邇遐，既弘開濟之功，宜昇褒崇之號，特贈演道靈應冲和真人。元成宗皇帝制曰：蓋公遇漢，寧辭海上之招，司馬在唐，嘗應天台之聘。按古來之達士，多寓跡於名山，惟出處之隨時，乃周旋於中度。三十六代天師演道靈應冲和真人，管領江南諸路道教事。張宗演慶衍仙靈之派，學探靜定之功。自王師臨鄂渚之初，而妙道達世皇之聽，芝泥，雲篆，鳳書，一下於江南。金服，瑤冠，鶴馭，三承於聖卷。宗風為之益振，玄教為之增光。遐想仙游，宜申卹典。爰進陞階之號，仍加節惠之丈。於戲，旌陽有術鎮蛟螭。既貽芳於賢嗣，姑射所居無疵癘，尚敷錫於編氓，贈演道靈應冲和玄靜真君。

張與棣

傳記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三 三十七代天師，諱與棣，字國華，號

希微子。淵默寡言，洞明三教，為詩文，立成數千言。甫冠，侍父入覲，儀表溫瑩，敏於應對，上屢嘆異之。至元辛卯，嗣教。應召，上賜坐，慰勞甚至，授體玄弘道廣教真人，管領江南諸路道教事。成宗登極，復召，命醮於圓殿，又醮於長春宮，命天下行其醮典，改天下諸路天慶觀為玄妙觀。一日，忽謂弟子曰：吾世味素薄，今留京師且久，非吾願也。懇乞歸山，未允。越月，示化於崇真宮，遣使護柩還山，勅廷臣祖祭於都門，後葬於玉田。元世祖皇帝制曰：漢天師三十七代孫張與棣，可嗣乃父演道靈應冲和真人，以傳法統，用闡玄風，宜令張與棣准此。元世祖皇帝制曰：漢天師三十七代孫張與棣，卿慶源有自，化應無方。宜頒紫誥之榮，以作玄門之表。特賜體玄弘道廣教真人，管領江南諸路道教事。元武宗皇帝制

曰：紹玄風而繼世，率乃祖之攸行，溥內則以疏恩，亦於今之所向。嗣漢三十七代天師仙姑馮淑真，簪纓素緒，聲輓芳儀，嫋穀城之傳益，師清靜守栢舟之操彌篤，堅貞愛祉，惟深錫名，斯侈雲龍風虎之慶會，宣謂有光舞鳳迴鸞之制書，茂承無斁，授靖明真素仙姑。

張與材

傳記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三 三十八代天師，諱與材，字國梁，號廣微子，宗演次子，天資仁厚，為詩文，可立就，書翰精奇，至元三十一年嗣教。上遣使賜冠服玉珮，俾掌教事，乃召見。明年，改元元貞，人見大明殿。又明年，制授太素凝神廣道真人，兼管道教。仍封母為玄真妙應仙姑，俾自給牒度道士，免官觀差役，護法錄，免遠輪之役。大德二年，海鹽官奏，二州潮大溢百里，沙岸囓，將及城下，奉詔治之。至杭州，醮於佑聖觀，投鐵符河圯處，符躍出者三，雷電晝晦，磔死水怪魚首龜身長丈餘於水裔，隄障復故。五年復召，至京，丞相答剌罕請禱雨。天師曰：誠可格天，天必有感。明日果雨。上召問：冬暖不雪，民間得無有灾乎，命為壇禱之，是夜，雪下盈尺。六年辭歸，上御柳林，詔天師侍祠，致嘉祝甚著。且緘香，使禱於所過名山宮觀，歸醮於上清正一宮，給銀印，視一品，加金紫光祿大夫，留國公，正一教主，兼主領三山符籙。加封二代嗣師，三代系師，皆為真君。母周氏，為玄真妙應淵德慈濟元君。時皇太后在興聖宮，仁宗在東宮，皆寵賜特厚。是歲，夏多雨，宰臣合散公留守大都，遣禮部尚書王公約請禱。越三日天霽。仁宗即位，復入朝賜見嘉禧殿，詔太保曲出若曰：予嘉天師之道，其繼承之緒佗無與比者。又賜寶冠金服。二年四月，遣使至山，諭曰：去冬不雪，今復不雨。田弗就種，朕甚不忍民之傷也。禱於上清宮，隨應遠近周洽。每歲參授法籙及以水旱妖癘來告者，無虛日，皆活之。捐粟為義倉，以周貧乏。藝術之士，日集於

門，各如其望。延祐二年秋，與弟子遍遊岩洞，或為詩繪物，皆寓意有警，人莫能測。除日，復自贊壽像，有東風吹雪之句。越明年，正月，有一日，雪。口占遺頌而化，勅葬於金谿之鳴陽，建祠曰玄都觀。元貞二年，成宗皇帝制曰：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材，卿虹芝標瑞，金格蜚英，學參萬景之玄微，籙闡三元之正教。乃祖乃父，已顯號之，同膺難弟難兄，宜真風之再衍。特加寵錫，庸示眷懷，惟至人體道為功。卿當振靈山之緒，以敬德祈天永命。朕方崇璇室之科，賜號太素凝神廣道真人，管領江南諸路道教事。元大德八年，成宗皇帝制曰：粵自上古，相傳能為國家除害。正一初祖之於蜀，嘗駢龍井之妖，觀妙先生之於杭，亦彌胥濤之患。卿持法印之三載，潮齧海鹽之兩州，憑鐵符丹篆之靈，殄魚首龜形之蠱，沙漲復隄防之固，民居脫昏墊之灾。比因江湖行省，以聞俯酌玄教宗師之議，精誠有感，宜茂進於仙階，清靜無為，尚欽崇于妙道。特加正一教主，兼領三山符籙，餘為故。元至大元年，成宗皇帝制曰：惟除邪輔正，闢世教以為多。崇德報功，宜邦彝之具舉，維聖祖夙欽於至道，而先皇屢款于真儀。茲嗣服之云初，豈疏榮之可後。正一教主，嗣漢三十八代天師，太素凝神廣道真人，管領江南諸路道教事，主領三山符籙張與材，清偏偉望，博學通村，泓然理域之深融，汎若環中之順應，禦民留而輒效，持章猶虛請之精嚴。祈福祝則隨臻餘戒，具冲和之祇，肅動靡端倪之可見，勞奚章綬之能為制，則特頒理於茲，順於戲封留足矣。益光炎漢之高風，自天申之永贊，有元之丕祚，往綏燕履茂對鴻庥，加贈正一教主嗣漢三十八代天師太素凝神廣道明德大真人，領江南諸路道教事。特授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餘如故。元貞二年，成宗皇帝制曰：至道之用存乎人，偉貞源之有自，君子之學成，其德繫茲，闕之是儀，太素凝神廣道真人，嗣漢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材，母周氏，惠恭德合，冲和行資，純素蒼圖，分系本支，迭紀于仙階，珠樹聯芳，兄弟繼傳于祖，即于今可尚，往昔未聞，特頒寵渥之隆，庸慰孝心之至，宜于後裔，益增正一之光輝，介邇遐年永奉宵晨之香火，賜號玄真妙應仙姑。元至大元年，武宗皇帝制曰：朕惟老子著道德言，亦本孝慈之旨，西母在列，仙籍可為，仁壽之宗，方將敦俗化以養親，故特崇闡儀而錫寵正一教主嗣漢三十八代天師太素凝神廣道真人張與材母玄真妙應仙姑周惠恭，提身貞淑，秉性微柔，德嫕高門，克義方之

訓，慶繇後裔，益昌道紀之傳，是宜頒天詔之五花，以示報春輝之寸草。問蓬萊水幾見海嘗清淺，西池蓮開，居姑躬山。能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助揚正教，茂介遐齡，授玄真妙應淵德真人。元延祐元年，仁宗皇帝制曰：修道者，母爲先，學仙者，孝爲大。泝其源之所自，錫恩命以維新。正一教主大素凝神廣道明德大真人領江南諸路道教事嗣漢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材母玄真妙應淵德真人周氏惠德，有德有功，爰清爰靜，來作神仙之侶，維以末年，繼爲天人之師。幸哉有子，指蓬山而歸去，葉鼎卷以如遺。雖沖漠不可強名，而國家亦所宜禮肆，頒美號式，重玄宗於戲，藏劍依壇，尚想成丹之魏母，飛茅建靖，母志傳道之諶師，諫爾逍遙，歆茲優渥，追封玄真妙應淵德慈濟元君。

張嗣成

傳記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三 三十九代天師，諱嗣成，字次望，號太玄子。神清高遠，端毅寡言。至大三年，侍父入覲，至杭，寓宗陽宮。俄杭城火發，衆往求救，發通江橋，望火起處，以水喂之，火遂滅。延祐三年丙辰，留國仙逝，以印劍授之，命襲教，開府張宗，師聞於朝。仁宗遣使至山，命主教事，且召之。十月入覲，上顧問甚至，喜曰：克肖而父。命建金籙大醮於長春宮，禮成，賜冠服。明年正月，告歸。制授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主領三山符籙，掌江南道教事。推恩，封母易氏爲妙明慧應常靜真人。降璽書，命掌道教，給度牒，行法籙，免遠輸之役，遣使護送還山。七年，鹽官州海潮復作，詔即行省建大醮禱之，投鐵符岸圯處，雷電大作，水息復故。英宗即位，詔入覲見於上都，降璽書給驛護還。泰定二年正月壬午日，有食之大臣求禱雪以禳之，天大雪。復命建黃籙大醮於長春宮，時有天花雲鶴之瑞，國子司業虞集承詔記之，制加翊元崇德正一教主知集賢院道教事。四年，鹽官州潮復決岸，崩及城，詔召至

行省，醮於佑聖宮。有三足龜見殿上，潮退。杭民以旱告，即雨。至順元年，入朝降璽，書申護有加。至元，再召入見上於明仁殿，時京畿旱，詔禱雨崇真宮，大應。秋，苦雨，禱而霽。冬不雪，祈即應。上大悅，賜以上尊，且語近臣曰：朕煩天師多矣，可錄前後勳績備載制詞。三年三月，頒制加知集賢院事。留京已久，乞還山，詔百官宴餞之。既還，棄絕人事，逍遙自娛。至正四年甲申，將遊五嶽，青城，先登泰山。九月，舟次呂梁，薄暮，有一老人求見，密語，移刻而去。明日，遽命返舟，庚子抵寶，應化於舟中。弟子奉冠劍還，入鄱湖，抵雲錦溪，有二黑龍護舟疾行。不六日，泝流而達，其神異若此，後葬於南山。元仁宗皇帝制曰：天下有道，宜崇清靜之風，至人無爲，爰佐隆平之治。誕揚命號，申耀宗乘。嗣天師張嗣成，得老氏之真詮，實玄門之鉅擘。自漢而下，以其數考之一千餘年，渡江以來，於今四傳矣。三十九代，學遼瓊科之正聲，騰絳簡之英嗣。錄云，初來朝，甚謹，俾陟仙班之舊，綜維教事之新，贊皇極之建中，衍洪圖之錫羨，於虧維名不假。朕特示於綏嘉，率祖攸行。卿盍思於報稱，不欽茲渥，罔替其恭。推恩，封母易氏爲妙明慧應常靜真人，別降璽書，命掌道教。元英宗皇帝制曰：朕欽崇天命，景慕道德，求所以靜一而寧民者，與言至人，榮及後裔。嗣天師張嗣成，由爾祖能傳老氏之旨，遵和崇正，扶植世教。世其家者，繼顯在爾。器識弘達，博學多聞。自先朝以長，而賢俾嗣名號，承志篤善，克勤不怠。每懷沖退令聞益彰。朕踐祚之始，爾奉幣來朝，執儀甚謹，良用寵嘉，申命宜新，循乃舊職，尚一爾心，用弘爾教，恭畏祗肅，協贊無爲之治，毋替厥服往惟，欽哉。特授正一教主嗣漢天師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主領三山符籙，掌江南道教事。元晉王制曰：我國家之崇玄教，古莫與倫。卿家世之被皇恩，今爲特盛。宜隆稱號，爰示寵嘉。嗣天師張嗣成，冰雪神人，風雲聖代。乃祖乃父，累功積行於前，若子若孫，繼緒增光於後。及此初元之覲，助予敬德之新，翼翼小心，允謂恪恭而有禮，巍巍大道，共期清靜以無爲。特授翊元崇德正一教主嗣漢天師太玄輔化體仁廣道大真人，主領三山符籙，掌江南道教事。封胡氏爲明慧慈順仙姑。元順帝制曰：老聃度函谷關，未始忘於天下，留侯從赤松子，豈果棄於人間，式開聖人神道設教之門，遂任天子爲民請福之寄世傳法者，代有功焉。不遠而朝，宜新厥命。特授翊

元崇德正一教主嗣漢三十九代天師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主領三山符籙，掌江南道教，知集賢院事張嗣宗，神明之裔，道德之宗。自爾祖之遇世宗，乃父之於仁廟，既膺天眷，兼簡帝心。雖膺有道之長，實繫聖明之主，而樂無爲之治，庶闡清靜之風。誕布玄休，屢昭靈應。卿既克承於後，朕亦不勞爾先。往者海水爲災，再免黔黎於昏墊，近而天時作慝，三致雨雪之感通。功成弗居，禮宜有報。噫，神仙以忠孝爲本，尚母媿於傳賢，帝王以天地爲心，曷敢忘於敬德，見所帶職號如故。

張嗣德

傳記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三 四十代天師，諱嗣德，號太乙，與材第二子也。性寬厚，善文好詩。至正甲申嗣教，後九年壬辰，天下兵興，命弟子舒惟寅募義保障，凡鄰郡間，兵不敢犯，民賴以安。是年十月，微疾而化。明年，制授太乙明教廣玄體道大真人，主領三山符籙，掌江南道教事，制下已化矣，藏蛻排衙石。元順帝制曰：正一仙真，克紹經籙符章之祕，神明華胄，宜膺冠裳劍印之傳，仙籍有徵，寵章再錫，咨爾張嗣德，學資家訓，道演宗盟，祖欄流芳，雲仍襲慶，始著飛昇於蜀漢，世施度化於江湖。寶籙金符，瑞應昔昭於簡冊，青蛇玉劍，淵源永緒於箕裘。歷彰糾攝之靈，每佐清寧之治。渙號雖基於前代，綸恩猶渥於本朝。紫誥銀章，禮重褒崇之典，珠冠金服，光貫沖素之流。玄門偶闕於承宗，法嗣共推於嫡嗣。卿其奉真元之秋律，肅太上之精筵。恪思繼業之隆，益拯含生之沴，再揚靈素，永播真風。於戲，珪幣多儀，務念輸誠以事帝，壇壝祕祝，慎嚴徽福以庇民。尚體予衷，以弘爾教。

張正言

傳記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三 四十一代天師，諱正言，號東華，嗣德長子也。貌古神清，沉靜寡言。時京道不通，且二年餘矣。江浙行省，遣間使傳制授天師明誠凝道弘文廣教大真人，主領三山符籙，掌江南道教事。踰年，集諸弟子曰：吾家世代以福國忠君化民爲本，今天下兵爭日久，朝廷去遠，安危未可知。況吾諸弟子總玄教於北者，榮遇特隆，可無一言以致徵兆之吉乎。於是介弟子程天翼，奉命言於玄教大宗師，於有興入陳於朝。上曰：天師，方外士也。曩以川途梗塞，無以致撫安之道，朕甚憐焉。天命此幸，有以旋之宗師奉旨。俾天翼還報，歲己亥。中元日，陞座演道，語若有警，人鮮能測。未幾，示微疾，召弟子曰：吾自襲教以來，遭時多難，今逝期至矣。越二日，書頌而化。

張聞詩

傳記

婁近垣《龍虎山志》卷七 張聞詩，號松隱，貴溪人。景定間，勅賜觀妙大師，住持本宮。先是，宮門不稱，聞詩別創樓門，面琵琶峰，前臨大溪，有以陰陽之說撓之者，聞詩曰：自後吾教當大昌，山中之盛，應十倍於前也。預作生墳于石陂渡，得石鏡一，石履二，聞詩曰：此豈吾徒履泰階而輝耀靈之兆歟？謂張留孫曰：恐在爾也。後十年，宗師在朝元至元間誥封通真觀妙元應真人，卒。

留用光

傳記

婁近垣《龍虎山志》卷七 留用光，字道輝，貴溪人，師蔡元久，道貌奇古。既壯，遊南嶽，至臨川，逢一道人，自言張輔元，與偕行。行則爲張負，止則爲張炊。次長沙，張謂曰：子事吾勤亦至矣，向吾慢子，觀子之變，乃久而加敬。吾人蜀，有一編書授子，子其祕之。遂去，啓視之，乃天心五雷法書也。張輔元者，或謂是漢天師云。淳熙丁未，衢州早甚，郡守沈作礪夜夢神人告曰：司江南風雨者，留用光也。又夢黑龍蟠於城隍廟門。旦遣視之，乃用光醉卧也。遂強延禱雨，大應。作礪以聞，詔趣赴朝，道經婺之蘭溪嚴陵，皆以雨請，悉應如響。至錢塘，禱雨又應。時年四十，尚未得牒正道士之名，孝宗即御前賜以冠服，且御書「行業清高精誠感格」八字賜之，前後五制授左右街都道錄、太乙宮都監，號冲靜先生。寧宗爲出內帑錢帛，修上清宮，新而廣之，特免差徭，復爲甲乙，奏立長生局，許置莊田飯衆，增贖舊規。嘉泰甲子，得請還山，校定黃籙科儀。開禧乙丑冬，復召，謂使者曰：歸奏天子，治天下者，道德五千言足矣，山林野人，來將奚益？明年丙寅元旦朝真畢，與宮之士會拜，笑且言曰：奉告珍重。有問之者，答曰：一念修萌，是曰妄想，達人大觀，孰來孰往。遂口授遺表，俾聞于朝。乃陞座揮塵，言曰：自出洞來無敵手，竟不續下句而化。七日面色如生。寧宗覽表，爲之嗟悼，遣香賻宣，葬於宮後之方家源。嗣其教者爲紫微派。

黃公望

傳記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黃公望，字子久，本姓陸，世居平江之常熟，繼永嘉黃氏，遂徙富春。父年九十始得之，曰黃公望子久矣，因以名字焉。性稟敏異，應神童科。至元中，浙西廉訪徐瑋辟爲書吏。一日，著道士服，持文書白事，瑋怪而詰之。即引去，更名堅，自號大癡。道人隱於西湖之笕簣泉，已而歸富春，卒年八十六。楊鐵厓謂：子久詩宗晚唐，畫獨追關仝，其據梧隱几，若忘身世，蓋游方之外，非世俗所能知也。所著曰《大癡道人集》，別有《紙舟先生全真直指》一卷，《抱一含三祕訣》一卷，并金月巖編公望傳。《元詩選》參。國朝錢大昕《元史藝文志補》

李道純

論說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酥醪洞主曰：《中和集·全真活法》一篇，道純以授諸門人者。其云全真道人，當行全真之道。所謂全真者，全其本真也，全精全氣全神，方謂之全真。才有欠缺，便不全也，才有點污，便不真也。全精可以保身，欲全其精，先要身安定，安定則無欲，故精全也。全氣可以養心，欲全其氣，先要心清淨，清淨則無念，故氣全也。全神可以返虛，欲全其神，先要意誠，意誠則身心合而返虛也。是故精氣神爲三元藥物，身心意爲三元至要，學神仙法不必多爲，但煉精氣神三寶爲丹頭，三寶會於中宮，金丹成矣。豈不易知，豈爲難行，難行難知者，爲邪妄眩惑爾。觀其所言，頗得全真派養生之要，蓋欲挽南宋流弊，而歸諸北宗者。明王世貞《弇州續稿》有書中和集後云：余始得此書而

讀之，覺其緊爽有味，其於一切內外丹藥吐納伸經之術，如黃庭、參同、悟真之類，皆指以爲傍門小道，而究其大指，多出禪門，如四祖啓法融南嶽醒大寂語，又雜以中庸飾之，大要欲成一家言耳，非必有所得也。吾所聞如尹蓬頭、赤度子，所見如閻蓬頭、劉大瓢輩，遠者至數百歲，邇者亦自強力，飲噉兼人，傍門小道行之久，久亦自有益，第不能出世耳。此曹子眉山公所謂啖豬肉者也，李先生所謂談龍肉美者也。按王氏既知傍門小道不能出世，乃不究全真要道，而但嘲李先生爲談龍肉美，何耶？

傳記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李道純字元素，號清菴，別號瑩蟾子，都梁人。博學長才，所著《中和集》，盡闡一切爐鼎服食修煉之說，歸於沖虛渾化，與造物爲一。併註《太上大道德經》三章、《道德會元》等書行世。《鳳陽府志》，參《四庫提要》○《中和集》內有《全真活法》一篇，則道純全真派也。杜道堅《中和集》序云，維揚損菴蔡君志頤，清菴門人也，得其贗腹，編次成書，大德丙午，謁余印可。丙午，成宗大德十年。道純於時當已化，蓋世祖時人。道藏目錄載道純所著有《太上昇元消災護命妙經註》《太上玄通經註》《無上赤文洞古經註》《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三元易髓》一卷，《全真集玄秘要》一卷，《瑩蟾子語錄》六卷，都梁，漢零陵郡，晉以後爲邵陵郡，今湖南寶慶府武岡州地，道純蓋湖南人而居鳳陽者。

杜道堅

論說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酥醪洞主曰：宋時大江南北，道教亦盛，大約皆南宗也，然王逢《梧溪集》有「十二月廿二日，爲王重陽真人誕辰，是日立春，在松江長春道院瞻拜真人及七真像，敬題薛一山丹

房詩」，則元時全真教已行於江南矣。余希聖、李道純、杜道堅，蓋其著者。考其所學，則以北宗爲主旨，而不雜以南宗，亦篤信之士也。

傳記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杜處逸字道堅，號南谷子，采石人。年十四得異書，師事葛蒙庵，入茅山昇元觀作道士。皇慶間，授隆道沖真崇正真人，創元通觀，作覽古樓，聚書萬卷。延祐中，住武林宗楊宮，築老君臺，肖眴像，旁列尹喜、列禦寇、莊周等爲十賢，趙孟頫記其事。後微疾，爆然有聲而逝。《太平府志》○杜道堅《中和集·序》云：維揚蔡君志頤，以李清庵《中和集》謁余印可，余未啓帙，先已知，羣妄掃空，一真呈露，謂如天付之而爲命，人受之而爲性，至於先天太極、自然金丹、光照太虛、不假修煉者，漏泄無餘矣。可以窮神知變而深根寧極，可以脫胎神化而復歸無極也。抑以見道之有物混成，儒之中和育物，釋之指心見性，此皆同工異曲，咸自太極中來，是故老聖常善救人，佛不輕於汝等，周公豈欺我哉。覽是集者，切忌生疑，觀所論，蓋深得全真之學者。石墨鏤華云：陝西樓觀有元時希聲堂碑，文始先生碑，杜道堅書文始先生尹喜也。道堅，江南人，而爲陝西樓觀書碑，則亦全真派也。道藏目錄載有道堅所著《道德玄經原旨》四卷，《玄經真玄旨發揮》二卷，《通玄真經續義》十二卷。四庫提要有宋杜道堅《文子續義》十二卷，與《通玄真經續義》當即一書，云宋人者誤。

蔣宗瑛

傳記

劉大彬《茅山志》卷二二《上清品篇》 三十八代宗師：沖妙先生，姓蔣諱宗瑛，字大玉，毗陵人。幼習舉子業，長游四方，居越之金庭山二年。嘗於石壁間得《登真隱訣》一書，私甚異之，遂挾書來華陽，從湯先生游。一昔夢天門開，見游玉海仙人五字。明日傳度登壇，因以爲號。

朝廷行郊祀禮，久雨，召詣闕禱，迺大霽。理宗賜御書上清宗壇，聖德仁祐之殿、景福萬年之殿，凡三牓，賜錢十萬緡，繕修宮宇。還山，累表乞謝事，不允。開慶改元，託疾游廬山，遇鄂渚之亂，迺過天目山，往來永嘉山水間，註《大洞玉經》十六卷。上聞其高尚不可回，地主之任不可缺，遂勅高士景元範代之。大元至元十八年，世祖皇帝降特詔，便安就道，不得辭。比至燕都，六月二十七日無疾化，弟子奉冠履歸葬藏真之山。贊曰：得書石室，古仙所留。具釋隱言，以鎮丹丘。天門廣開，羣真畢來。匪夢伊真，萬方其新。

景元範

傳記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二《上清品篇》 三十九代宗師：架巖先生，姓景諱元範，字仲模，句曲人。幼依任宗師，爲侍者。脩髯廣額，如古列仙，生平不知酒肉味。嘉熙間，從任公詣都，出住建康天慶觀。開慶改元，召爲龍翔宮高士，歷左右街鑒義。未幾，勅充上清宗師。理宗后謝氏如先朝故事，尊以師禮，受大洞畢法，其詞略曰：爲天下母，敬持坤順之符，尊道中師，庸受願真之錄。時師以元陽觀爲外靖居焉。景定壬戌十二月二十五日化。贊曰：偉乎架巖，誓遺世塵，食地徇形，寔滯昇真。處高非危，守潔非介。飛步神京，接軌玉海。

劉宗昶

傳記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二《上清品篇》 四十代宗師元靜先生，姓劉諱宗昶，溧水人。師事玉海蔣公，公弟子數十輩，師年獨幼，卑順自牧，冥心道域。寶祐間，從蔣公造朝，復從游廬山，宿紫極宮。夜聞呼茅山道士曰：天王校錄洞中劉子可歸矣。師心怪之。明日，別蔣公去，至金陵。父卒，終喪迺還句曲。一夕芝生滿山，悒悒不樂，人問之，終不言。明年，北兵破四川，朝廷累徵不起，深晦其道，以終天年。贊曰：世運向微，海將塵飛。仙人知幾，暫至遄歸。山靈夜呼，芝英晝映。我保玉書，以請民命。

王志心

傳記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二《上清品篇》 四十一代宗師：一空真妙先生，【略】金壇人。棄家學道，師元符知宮湯元載。唯上清宗壇主其法者，世以甲乙次，蓋自靜一先生始。時開慶宦者董宋臣私於葵之道士朱知常，挈印劍於赤松宮。師詣闕，上言暴其惡。詔如舊次，勅取印劍還山，衆推登壇，揮手謝之。寒暑一衲而已。每凝坐而起，兩袖常拂火光。咸淳癸酉九月二日，說偈解去，大衆追禮，爲復正宗師，以補系代之失。贊曰：道之所傳，天且弗違。孰睥睨之，問以人爲。苟可問者，斯非其道。告示真士，善守神保。

翼以星斗，導之雷風。

翟志穎

傳記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二《上清品篇》 四十二代宗師：觀妙先生，

姓翟諱志穎，字同叔，丹陽人。年十三，入華陽洞之西便門，遇道士坐石上，指石壁題名謂師曰：汝姓名在崇師之列。因顧石壁，失其人。及長，果嗣法主之任。清容慈儉，唯道是從，始自永嘉迎玉海度師還山。北兵乙亥歲下江南，明年丙子化去。時至元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也。贊曰：

華陽之洞，壁以玄瓊。千歲一開，列見仙名。仙之爲道，有化無迹。人躬火傳，我返真極。

許道杞

傳記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二《上清品篇》 四十三代宗師：凝和宣靜

真應法師，姓許諱道杞，字祖禹，句容人，上清仙侯之裔也，宋端平三年丙申十二月二十七日生。幼事蔣度，師性行方矢，不輕然諾。國初，兵革之餘，歲旱饑疫，淮邦惟甚。時省治在維揚，省臣避堂請師至禱，雨足而疾已，遂給驛敦，送于朝。世祖以臂疾，召見大都香殿，令試以法，愈。復命祈雪止風，皆奇驗。賜寶冠法服降璽書，大護其教。佩印南還，三茅山悉統隸之。至元二十八年二月三日，微示疾握固，促召王君道孟，授之經法，謝別而逝，壽五十六。贊曰：

上清之宗，世以賢受。景運肇新，仙裔迺復。噓和喻精，保衛聖躬。

王道孟

傳記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二《上清品篇》 四十四代宗師：養素通真

明教真人，姓王諱道孟，字牧齋，句容人。方面豐頤，容止莊厲。年十四，師事元符道士沈宗紹，不飾偽而行益高，不求譽而名愈出。未四十，人以先輩屬焉。比嗣教朝京師，蒙恩數，一如許先生。大德戊戌歲饑，兩至維揚驅蝗請雨，大驗。特賜號稱真人，行業見翰林直學士元明善所撰華陽道院碑文。至大辛亥，請老而傳，迺命入室弟子劉大彬襲其教，年七十有三，蛻于華陽，實宋寶祐壬寅生人。贊曰：

養素以朴，通真以誠。內接玄同，外佐昇平。蜚蜺伏藏，年穀成遂。少見其微，已足名世。

劉大彬

傳記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二《上清品篇》 四十五代宗師洞觀微妙玄

應真人，姓劉名大彬，號王虛子，吳郡錢唐人。皇慶改元賜號延祐四年，得九老仙都君玉印，有司聞于朝，仁宗皇特旨還賜宗壇，以傳道統。贊曰：

山嶽昂藏，湖海浩湯。玄微備至，植宗華陽。承光紫闕，敷貺朱方。九老都君，錫爾寶章。

祁志誠

傳記

《元史·釋老傳·祁志誠》 處機之四傳有曰「祁」志誠者，居雲州金閣山，道譽甚著。丞相安童嘗過而問之，志誠告以修身治世之要。安童感其言，故其相世祖也，以清靜忠厚為主。及罷還第，退然若無與於世者，人以爲有得於志誠之言。其後安童復被召入相，辭，不可，遂往決於志誠。志誠曰：「昔與子同列者何人？今同列者何人？」安童悟，入見世祖，辭曰：「臣昔爲宰相，年尚少，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所師友。今事臣者，皆進與臣俱，則臣之爲政能有加於前乎！」世祖曰：「誰爲卿言是？」對曰：「（祈）（祁）真人。」世祖嘆異者久之。

李謙《玄門掌教大宗師存神應化洞明真人祁公道行之碑》（《道家金石略》） 其人諱志誠，字信甫，姓祁氏，鈞之陽翟翟里人。家世業農，用致富饒。考逸其名諱，行善好施，人以長者稱之。母方震，夢道者遺之桃，取食之。翼日里人遙望所居火，奔往救視，及即之，無所見而真人適生。少岐嶷，識度異常兒。歲壬辰，國兵下河南，真人年十四，爲軍士所俘。軍士資殘忍，同輩百餘人，殺戮無噍類，惟真人獲免。兵至太原祁縣招賢里，有大族強氏者，素與軍帥善，留真人子養之，俾從師就學。年幾冠，謀爲取婦，辭曰：「不肖生逢喪亂，離去親戚。白刃之下，孑身爲造物者所遺，心槁木，形死灰，安能復以人道立於世？將息情絕欲，入山學道。高門撫養之私，前死會當圖報。」強氏強之不可。時全真教盛行，聞披雲老師宋君居太原西龍山之靜居，乃詣謁受教。承事數年，躬執勞苦。披雲識其偉器，謂門弟子曰：「弘吾教者，必此子也。授以入道之要，輒忻然領解，業益進，道益隆，賜號洞明子。同門二高弟，曰宋、曰傅，皆知推重真人，不敢以先覺自居。一日，披雲呼之來前，爲書數語遺之。大略謂祁志誠可嗣其教，惟謹乃心，毋替吾言，敬之敬之。真人拜受而

去。至保州之西沈村，築環堵以居，不出者凡三載。既又謁靈陽丁先生于奉先之瑞雲庵，羣居力作者逾月，人未識也。一夕，先生獨坐丈室，真人前往參扣，先生持火燭其面曰：「吾于全真之門，久未見其人，不謂今得子。喜不自禁，爲之手舞足蹈。自是講論道義，不令去左右。久之辭去，丁問子將奚適，真人言當還太原。丁曰：「汝南還不過老于卒伍，北行當張吾軍，爲統軍帥。」真人復之曰：「弟子日丐一食，且不得飽，何言統軍爲。」去之南行，至涿得疾，不能前進，追憶前言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無乃非人力邪？反面北行抵燕，疾遂勿藥。歲庚戌，出居庸，至雲州。州將士庶，禮遇良厚，爲擇地草庵處之，扁其庵曰樂全。口占漫與，皆達理之言，往往爲人傳誦。疾者來謁，爲符祝療治，應手良已，一方多賴以全濟。閑出郭，杖屨入西山，尋幽擇勝。至劉家谷，見其峰巒秀峙，清泉茂樹，意甚愛之。土人謂其地昔金閣仙人隱所，乃誅茆卜築，名其山曰金閣，谷曰遊仙，觀曰雲溪，尋徙居其中。中統壬戌，大丞相安童聞其名，專遣今吏部尚書張元智持書迎致，一見如素知。問以修身齊家治國之方，真人曰：「身正則景正，身邪則景邪。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治大國若烹小鮮。」丞相歎重，以爲名言。有問隨答，未嘗阿意苟容，由是待以師禮。至元七年，爲其師披雲宋君請謚於朝，贈玄通弘教披雲真人。所居金閣山雲溪觀，賜額曰崇真。八年，授諸路道教都提點。明年，嗣玄門掌教真人，仍錫璽書衛其教。歲奉命持香祠嶽瀆，爲國祭醮祝釐，精誠感通，數有符應。宋平，所孚寶玉入內府，有天尊像及名鼎，詔送長春宮，俾真人奉事。尋以金飾紫檀塵拂賜之。真人感念強氏子養之恩，請復其家，詔從之。十五年，衡州入職方，命真人持香幣偕今御史中丞崔彥往祀南嶽。既至之明日，遽藏儀行事，禮成即趣裝就道。從者不悅曰：「此來凡跋涉七千餘里，不勝困憊，宜姑作數日留。」真人不應，行未及兩舍，州人追報嶽祠爲盜所據矣，人謂真人有前知之明。十八年，道門多故，真人挺身直前，百沮而不撓。或謂宜及是時謝事引去，復之曰：「方玄風隆盛則以師長自居，少遇屯厄則退身爲隱士，人其謂我何？稍俟安泰然後辭去，爲未晚也。」二十二年，煩言已息，適丞相安童至自朔方，乃曰：「退歸岩穴，此其時矣。」春二月，移書集賢院，舉道教提點張志仙自代。集賢院以聞，詔可。羽流合詞言曰：

傳記

「昌平北山三元觀，長春先師所居，宜爲真人歸老之地。」即日命駕還山，尋易名蓬山道院，鑿地修壙，爲卻後寧神之藏。又以崇真宮棟宇卑陋，不足以揭虔妥靈，躬率徒侶百餘人，出私帑所有，購材募工，經營改作。王公貴人及遠近信道之士，皆樂爲扶助。創前後二殿，堅整崇峻，門觀顯嚴，金碧輝映。今皇太后道過雲州，遣使致香幣問遺。駙馬高唐王奉黃金五十兩，爲藻飾之費。三十年春，會徒屬匠者告之曰：「汝等當致竭心力，毋憚勞苦，比終歲尚畢斯役。吾老矣，幸及見之。」其冬行丐州境，未幾遽還，謂門弟子曰：「繪塑之工，吾不能竟矣，汝衆其嗣成之。」求紙筆作二頌示衆，易新衣冠，怡然而逝。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也，享年七十有五。十二月丁酉，諸弟子奉師之柩，權殯崇真宮之震位，從居民請也。前期行丐所至，凡遇故知，皆相與訣別。羽化之日，遠近吏民，奔走會哭，從事服役者日且千人。非待人以誠，能若是乎？今上即位，追謚存神應化洞明真人。真人明于性理，通世務，尤善論事，裁處得宜。丞相伯顏尤加禮敬。開府史公，一代名臣，不輕許可，聞其論議，至謂祁真人若在仕流，必長於治理。大氏平生所學，得於靜境，真積力久，心光燦然。未嘗事筆研，及作大字，結密有法。遊戲篇詠，輒出人意表。嘗有一閑把一瓢盛海月，常垂兩袖舞天風」之句，語意高邁，若此者衆。有《西雲集》三卷傳於世。竊常謂真人遯跡山林，草衣木食，守玄默而爲無爲，何嘗以趨時應務爲心哉。及聲光一出，不容韜晦，一旦膺尺一之召，嗣處教席，上承萬乘之尊，次則王公大人之所際接，其下則四海道流之所受教，非道德充實，誠有大過人者，必不能然。及其蹈止足之戒，復煙霞之約，儵然無累，浩然長往，視世間所謂榮利，不啻如土苴然，抑可謂知進退不失其正者歟！門弟高道輝等狀其行，介御史中丞崔公以道行碑爲請。謙數與真人相周旋，知其行誠然，爲敘次而銘之。

張留孫

趙孟頫《上卿真人張留孫碑》（《道家金石略》） 世祖聖德神功文

武皇帝受命上玄，混一四海，拔豪傑異材以自輔翼，蓋不惟處之將相大臣。時則有若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張公，則以方外顯矣。公諱留孫，字師漢，系出漢文成侯。至唐宰相文瓘之子孫，始居江南。其分居信州貴溪者，世爲士族。公生宋之季年，因從伯兄聞詩學道龍虎山上清宮，授黃帝老子之書，及正一符籙，祠祭天地百神之法。羽衣高冠，修髯廣頤，狀貌甚偉，有相者過之曰：「異哉貴人，七分神仙，三分宰輔也。歲己未，世祖軍武昌，已聞嗣漢天師張宗演名，間使通問。及得江南，亟召之，從其徒數十人以來，皆美材奇士。及入見，有錫予，上獨目公而偉之，於是宗演歸而公留。上時時召問，因及虛心正身崇儉愛民以保天下之說，深合上意。裕宗在東宮，寢疾，上以爲憂，詔公往護視，疾尋瘳，上悅。上幸日月山，昭睿順聖皇后又寢疾，上命貴臣趣公禱祈以其法。中宮夜夢髯神絳衣朱轂，行青草間，介士白獸擁導，以問公。公曰：「青草生意也，明疾以春愈。果然。後從公求所禱神像禮之，見畫者與夢契，益以爲神。乃詔兩都各建上帝祠宇，皆賜名曰崇真之宮，並以居公，賜平江、嘉興田若干頃，大都、昌平栗園若干畝給其用，而號公曰天師。公曰：天師有世嗣，臣不可稱天師。於是以宗演爲天師，別詔尚方作玉具劍，刻文曰：「大元皇帝賜張上卿佩之」，號曰上卿玄教宗師，總攝道教，服寶冠金織衣裳，玉佩珠履，執圭以奉祀事。即家起其父九德爲信州治中，佐郡以願謹聞，超拜浙東宣慰同知，又改江東，以便家。進其高弟門人皆給館傳車馬，行幸無所不從。公或留禁中，至夜即輟乘輦使歸，導以衛士，雖固卻，不聽也。上曰：「古者天子皆親巡方嶽，今海內初定，恐勞吾民，上卿其乘驛馬五十以代朕行。是時上亟欲周知遐邇，搜訪遺逸，故以近臣介公，而敕宰相百官祖餞國南門外。還朝，多所奏薦，上籍其名聘焉，擢公商議集賢院事。初，集賢、翰林共一院，用公奏，始分，翰林掌詔誥國史，集賢館天下賢士以領道教，置道官及宮觀主者，給印視五

品，爲其道者復徭役。或以道家書當焚，上既允其奏，裕宗以公言請曰：「黃老之言，治國家有不可廢者。上始悔悟，集儒臣論定所當傳者，使天下復崇其教。而嗣漢天師之傳，自宗演至於今凡四世，皆倚公論建矣。會廷議開通惠河未決，召問公，公曰：「河成誠便利，願敕有司毋重傷民可也。武宗、仁宗之始生也，上皆命公擬名以進。仁宗五歲時，譯爲梵文，今廟諱是也。上將相完澤，命公以易筮，遇同人之豫，公曰：「同人柔得中而應乎乾，豫利建侯，象爲君臣咸吉，誠相完澤，天下幸甚。明日拜完澤右丞相。上不豫，諭隆福宮曰：「張上卿事朕歲久，終始一德，宜令諸皇孫尊信其道。又諭公善事嗣皇帝云。未幾上崩，成宗歸自潛邸，隆福太后遣重臣從公郊迎，行至，公下馬立道左，上令就騎，且語之曰：「卿家老君猶爾睡耶？意謂焚經後道教中衰也，公對曰：「老君今當覺矣。上悅，車駕屢親祠崇真，教留守段真益買民地充拓其舊，期年訖功，上臨幸落成。明年有星孛於正北，詔公禱之，奏曰：「臣聞人事失於下則災異見於上，願陛下省躬修德以祈天也。上曰：「卿戒甚至，朕不敢忽。未幾兩都及河東地震，又命公禱之，公曰：「今命臣祠上帝，徒取故事受辭於有司，臣竊爲陛下懼。上曰：「卿言是也。朕之一心，天實監之，賴卿禮祠以達之爾。遂禱於崇真，有白鶴數百翔集中庭，詔文臣閣復等作頌刻石。上嘗御便殿，命公進講南華經，公推廣成子語黃帝之說，上感歎，加特賜上卿玄教大宗師。以公生日，賜玉冠、上尊、良馬，隆福宮、中宮皆有賜賚，自是歲以爲常。興聖太皇太后還自懷孟，以公先朝舊臣，加禮尤重。武宗踐阼，升公大真人知集賢院領諸路道教事，尋加特進，封其三代皆一品，以其兄弟之子二人備宿衛，命其弟子吳全節爲玄教嗣師。仁宗雅好文治，常從容召公論道，公曰：「聖人至德，保體潔淨，則永壽萬年，庶類以成而天下自治。是時文學之士並進，而公言最爲簡要矣。加號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敕將作院刻玉爲印文曰「玄教大宗師印」以賜公。上御嘉禧殿謂宰臣曰：「知朕有耆德之臣乎，張上卿是也。皆對曰：「誠如聖言。明日，加開府儀同三司，封其弟子七人皆爲真人，其四佩銀印，以宣命者十二人，贈其祖師八人、故弟子二人皆爲真人。加贈其曾祖宏綱曰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柱國，謚安惠，祖粹夫曰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謚康穆，考九德曰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上柱國，謚文簡，皆封魏國公，其妣皆封魏國夫

人。其從子在宿衛者皆受四品官。公年七十，詔圖其像，命孟頫贊之曰：「道德之全，玄之又玄，時而出之，溥博淵泉。其動也天遊，其靜也自然。人皆謂我智，而我初無言，人皆謂我貴，而我不敢爲天下先。贊化育而不居，寶慈儉以乾乾，故位三公，揖萬垂，獨立乎方之外，而坐閱乎大椿之年。微臣作頌，承命自天，穆如清風，萬古其傳。」識以皇帝之寶，賜宴崇真宮，宣徽使光祿卿具酒饌，教坊備法樂，朝臣咸與。興聖宮、中宮賜金帛、上尊有差。公謝曰：「臣師老氏之學，以滿盈爲戒，而臣蒙被恩數過盛，既毫，補報無日，願乞骸骨還山。不許。今上皇帝即位，待公如先朝故事，至治元年十二月壬子，公焚香室中，召諸弟子曰：「吾教以清靜無爲爲本，慈儉不敢爲天下先，其宗旨也。今玄教特被寵遇五朝四十七年，爾徒見其盛也，其亦知吾之戰戰慄慄，至於今而後知，而後知其免夫。尚思恪恭乃事以報稱朝廷，毋墜成規，則吾志也。言畢端坐而逝，壽七十四。訃聞，中宮皆追貴臣致賻，舉朝會吊，巷無居人。比斂，容貌不變，體質輕軟，如舉空衣。徹奠就道，雲日晦冥，寒風慘惻，林木爲之縞素，行路嗟異。明年三月，歸其喪於故山。弟子七十五人，余以誠、何恩榮、吳全節、王壽衍、孫益謙、李奕芳、毛穎達、夏文泳、薛廷鳳、陳日新、上官與齡、舒致祥、張嗣房、何斯可、徐天麟、丁應松、彭齊年、薛起東、李世昌、張德隆、薛玄義、陳彥倫、詹處敬、于有興、王景平、蔡仲哲、彭堯臣、張汝翼、馮瑞京、祝永慶、蔡允中、張善式、董襲常、王國賓、曹載靜、余克剛、丁迪吉、張居遜、董宇定、王用亨、張顯良、徐守勤、彭一寧、劉若冲等，將葬之山東之南山。於是皇帝若曰：「玄教嗣師全節，其襲玄教大宗師、知集賢院總攝道教事，予告歸治喪。前翰林學士承旨孟頫，其著銘文，書刻表世。臣孟頫再拜受命而言曰：「至元二十四年，世祖皇帝用薦者言，召見臣孟頫，以爲兵部郎，數賜顧問。是時張公已貴，而南北故老儒臣，多在朝廷。臣去國三十年，復被仁宗皇帝收召，待罪禁近，而世祖時□朝略無在者，或僅見其子孫，獨張公以高道厚德，服勤累朝，身受恩寵，超越常倫。而其心欽然，但恐懼自持，至於服食起居之奉，才取僅給，初不知其貴且盛也。每進見，必陳說古今治亂成敗之理，多所裨益。士大夫賴公薦揚致位尊顯者數十百人，及以過失獲譴，賴公救解，自貸于死者亦如之。公未嘗言，惟恐其人知之，故亦不得而稱

焉。嗚呼，先皇帝棄羣臣，老臣伏在田里且三年矣。張公亦遂去世，感歎存歿，不亦悲乎！今上皇帝不以臣遠去，老病且死，猶記憶之，命以論次公事。嗚呼，旨意所及，豈直爲張公哀榮哉，列聖涵煦之盛可得而論矣，臣其敢辭。

《元史·釋老傳·張留孫》 正一天師者，始自漢張道陵，其後四代曰盛，來居信之龍虎山。相傳至三十六代宗演，當至元十三年，世祖已平江南，遣使召之。至則命廷臣郊勞，待以客禮。及見，語之曰：「昔歲己未，朕次鄂渚，嘗令王一清往訪卿父，卿父使報朕曰：『後二十年天下當混一。神仙之言驗於今矣。』」因命坐，錫宴，特賜玉芙蓉冠、組金無縫服，命主領江南道教，仍賜銀印。

十八年、二十五年再入覲。世祖嘗命取其祖天師所傳玉印、寶劍觀之，語侍臣曰：「朝代更易已不知其幾，而天師劍印傳子若孫尚至今日，其果有神明之相矣乎！」嗟嘆久之。二十九年卒，子與棣嗣，爲三十七代，襲掌江南道教。三十一年入覲，卒于京師。元貞元年，弟與材嗣，爲三十八代，襲掌道教。

時潮囓鹽官、海鹽兩州，爲患特甚，與材以術治之。一夕大雷電以震，明日見有物魚首龜形者磔于水裔，潮患遂息。大德五年，召見于上都幄殿。八年，授正一教主，主領三山符籙。武宗即位，來覲，特授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錫金印。仁宗即位，特賜寶冠、組織文金之服。延祐三年卒。四年，子嗣成嗣，爲三十九代，襲領江南道教，主領三山符籙如故。

其徒張留孫者，字師漢，信州貴溪人。少時入龍虎山爲道士，有道人相之曰：「神仙宰相也。」至元十三年，從天師張宗演入朝，世祖與語，稱旨，遂留侍闕下。世祖嘗親祠幄殿，皇太子侍。忽風雨暴至，衆駭懼，留孫禱之立止。又嘗次日月山，昭睿順聖皇后得疾危甚，亟召留孫請禱。既而后夢有朱衣長髯，從甲士，導朱輦白獸行草間者。覺而異之，以問留孫，對曰：「甲士導輦獸者，臣所佩法錄中將吏也；朱衣長髯者，漢祖天師也；行草間者，春時也。殿下之疾，其及春而瘳乎！」后命取所事畫像以進，視之果夢中所見者。帝后大悅，即命留孫爲天師，留孫固辭不敢當，乃號之上卿，命尚方鑄寶劍以賜，建崇真宮于兩京，俾留孫居之，

專掌祠事。

十五年，授玄教宗師，錫銀印。又特任其父信州路治中，尋復陞江東道同知宣慰司事。是時天下大定，世祖思與民休息，留孫待詔尚方，因論黃老治道貴清淨、聖人在宥天下之旨，深契主衷。及將以完澤爲相，命留孫筮之，得《同人》之《豫》，留孫進曰：「『《同人》，柔得位而（進）（應）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建）侯』，命相之事也。何吉如之，願陛下勿疑。」及拜完澤，天下果以爲得賢相。

大德中，加號玄教大宗師，同知集賢院道教事，且追封其三代皆魏國公，官階品俱第一。武宗立，召見，賜坐，陞大真人，知集賢院，位大學士上。尋又加特進。進講老子推明謙讓之道。及仁宗即位，猶恒誦其言，且諭近臣曰：「累朝舊德，僅餘張上卿爾。」進開府儀同三司，加號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刻玉爲玄教大宗師印以賜。至治元年十二月卒，年七十四。天曆元年，追贈道祖神（應）〔德〕真君。其徒吳全節嗣。

雜錄

虞集《張宗師墓誌銘》（《道園學古錄》卷五〇） 至治元年十二月壬子，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知集賢院事領諸路道教事張公卒于京師，年七十有四。明年三月辛未，歸其喪于廣信之貴溪，將以泰定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甲申葬于南山之月嶠。其弟子吳全節以事狀致書虞集曰：維玄教本始於我大宗師，今忝承嗣之重，誠不敢怠。維大宗師有道行，願刻石玄宮，以著無極。謹按公諱留孫，字師漢，姓張氏，其居貴溪自高祖戡始，上遡唐宰相文瓘十七世。公生有奇質，長七尺餘，清峻端重，廣額美鬚髯，音吐如洪鍾，周游四方，見者異之。相師曰：此神仙宰相也。從伯氏聞詩學道上清宮。江南內附，與三十六代天師宗衍入朝，世祖皇帝見而異之，召與語稱旨，留侍左右，給廩餼供帳，從行幸。上祠幄殿，裕宗皇帝以皇太子侍，風雨暴至，衆駭然，詔公禱之立止。上幸日月山，昭睿順聖皇后病甚，詔公禱之，即有奇徵，病良愈。自宮禁邸第大臣之，皆事之如神明。上命公稱天師，公言：天師嗣漢張陵，有世系，非臣

所當爲。乃號公上卿，命尚方鑄寶劍，刻文曰：大元皇帝賜張上卿。兩都皆作崇真宮，賜田園，命公居之，號玄教宗師，佩銀印。用公奏，以天師宗演爲真人，掌教江南。分集賢、翰林爲兩院，以道教隸集賢，郡置道官，用五品印，宮觀各置主掌，爲其道者復之無所與。上用言者，焚道家經，裕皇以公言入告，上爲集廷臣議，存其不當焚者，而醮祈禁祝亦不廢。岳瀆既皆在天子封內，即使近臣從公徧祠名山大川，訪問遺逸。勅百官餞之國南門，比還，所薦論，上皆以名召用。有司議開河京城以便漕者，未決，上召問公，乃可其奏。大臣聞公論傷財害民之故，乃至躬負畚鍤以爲民先。河成，至于今便之。公非洗沐不得遠去，帷帳每出，輒勅衛士載腰輿歸公。【略】成宗皇帝身履太平之盛，致意人天之祭，以持保其盈成。謂道家醮設事上帝甚謹，既尊信公，則命爲之如其方。終成宗之世，幾歲脩之，內在仁智殿、延春閣，外則崇真、長春兩宮，上常親祠，其上章皆親署御名，每盡七日乃罷，致白鶴翔集之應，史臣頌之。然而星李水旱地震之禱，公猶以修德省政之事，懇懇爲上言之，則非徒禱矣。於是詔天下復用其經籙章醮，加號玄教大宗師同知集賢院道教事，又加特賜上卿。武宗皇帝即位，公每人見，上望見即亟召賜坐，陞大真人知集賢院事，位大學士上，尋加特進。時太皇太后在興聖宮，仁宗皇帝在東宮，並待以優禮。武宗、仁宗之生也，公皆受命世祖爲製名，興聖宮記其事，是以贊書及之。進講老子東宮，推明謙讓之道。及仁宗在御，猶恒誦其言。上嘗坐嘉禧殿，顧謂大臣近侍曰：累朝舊德，今爲誰乎？未及對，上曰：無踰張上卿矣，進開府儀同三司，加號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刻玉爲印，曰玄教大宗師印，上手授公曰：以此傳玄教之宗。公年七十，上使國工畫公像，詔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書贊，進入，上親臨視，識以皇帝之寶，以賜公生日。是日，賜宴崇真宮，内外有司各以其職供具，宰相百官咸與焉。興聖宮、中宮皆有加賜。明日，公入謝，因奏曰：臣以山林疏遠，遭遇列聖，恩寵顯榮，於臣極矣，深懼滿盈，乞骸骨歸。不允，今皇帝禮遇一如先朝，重賜璽書護之。公年彌高，感上知遇，未敢求去，竟卒京師。卒之日，召弟子入室，戒囑百十言，端坐而逝。三日始斂，顏色如生，手足溫軟，輕若委衣。事聞，上震悼，遣使賻贈以禮，興聖宮、中宮使者繼至，傾朝虛市來會哭，莫不悲慟。及出國門，送者填擁，接于郊

畛，亭午霏霧翳日，冷風肅然，林木野草，人馬鬚髯，車蓋衣帽，簌簌成冰花，縞素如一。自京師至其鄉，水陸數千里，所過郡縣，迎送設奠，不約而集。比葬，四方弔問之使交至，自王公以下，治喪致客，未有若此盛者。於戲，世祖皇帝既一海內，盡得其豪傑而用之。至元中，羣策盡屈，用集大成，謀畧商計，武勇工藝之臣，與公並立於朝者，其遺言成績之存或遠矣，而公歸然，乃獨至今，於是神聖子孫，繼繼承承者五世矣。四十七年之間，大臣拜罷，親近用事者，更迭出入，其善者固已至其子若孫若曾孫，彼紛紛起滅於忽焉之頃者，又何可深計。天師神明之家也，公爲奏其子孫之傳亦既四易，況其他哉。而公以一身對之，無一日之渝改，其於斯世何如也。因爲之銘曰：

大江東南，阜隆液融，升神返全，有識其封。皇錫篆玉，宗傳之守，尚俾來嗣，與國長久。

吳全節

傳記

《元史·釋老傳·吳全節》 全節字成季，饒州安仁人。年十三學道于龍虎山。至元二十四年至京師，從留孫見世祖。三十一年，成宗至自朔方，召見，賜古瑞玉螭螭環一，敕每歲侍從行幸，所司給廬帳、車馬、衣服、廩餼，著爲令。大德十一年，授玄教嗣師，錫銀印，視二品。至大元年，賜七寶金冠、織金文之服。三年，贈其祖昭文館大學士，封其父司徒、饒國公，母饒國太夫人，名其所居之鄉曰榮祿，里曰具慶。至治元年，留孫卒。二年，制授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崇文弘道玄德真人、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玉印一、銀印二并授之。

全節嘗代祀嶽瀆還，成宗問曰：「卿所過郡縣，有善治民者乎？」對曰：「臣過洛陽，太守盧摯平易無爲，而民以安靖。」成宗曰：「吾憶其人。」即日召拜集賢學士。成宗崩，仁宗至自懷孟，有狂士以危言訐翰

林學士閻復者，事叵測。全節力爲言于李孟，孟以聞，仁宗意解，復告老而去。當時以爲朝廷得敬大臣體，而不以口語傷賢者，全節蓋有力焉。

全節雅好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推轂善類，唯恐不盡其力。至於振窮周急，又未嘗以恩怨異其心，當時以爲頗有俠氣云。全節卒，年八十有二，其徒夏文泳嗣。

紀事

虞集《河圖仙壇之碑》（《道園學古錄》卷二五） 今上皇帝以特進

上卿吳公全節年七十，用其師故開府儀同三司神德張真君故事，命肖其像，使宰執贊之，識以明仁殿寶而寵之，賜宴於所居崇真萬壽宮，近臣百官咸與，大合樂以饗，盡日迺已。既拜，賜公坐於承慶之堂，召門人弟子而告之曰：「吾在髫齡，志翔寥廓，稍長學道，弱冠從先師謁世祖皇帝，遂留不歸。五十年間，以天子之命，祀名山大川，東西南北，輟迹咸至。一遇泉石之勝，輒旁皇而不可得。而我父母被寵光，封鄉國，高年偕老，時優詔使歸爲壽，而我曾不能晨夕在側，吾終身之不安者也。今老矣，爲我圖地，必吾父母之塋是近，庶體魄有所依焉，則我之志也。小子識之。」於是命弟子歸饒而求之，明年得地於安仁縣，去饒國公之墓左數百步，其山曰河圖之山。書以圖來，公歎曰：「吾昔聞諸異人云，河圖八卦也，今人所傳河圖，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圖也。儒家頗駭其說，然即卦以指視先天位數，吾得金吾之旨焉。故宋江東謝公枋得其說而隱去，世祖力致之，在道不食數十日而神氣益完，迫授以官迺化去。吾受其書而藏之，今得山曰河圖，告我之兆久矣。」迺命作石壇，據風氣之會，將以棲神焉。則又歎曰：「予平生以泯然無聞爲深恥，每於國家政令之得失，人才之當否，生民之利害，吉凶之先徵，苟有可言者，未嘗敢以外臣自詭而不盡心焉。而恩賚之厚，際遇之久，則又非人力所能至者矣。其從子集賢待制善，竊知公之意，錄其平生之事畧已成編。會善卒，公得其書而感焉，乃遣書江南以告集曰：「吾蚤歲猶得見國朝諸大臣及宋之遺老，逮其中年，公卿之重，士大夫之賢且仁者，無一人吾不見焉。覽觀四方，逝

者如水，知心之友，其文可以傳者，莫若清河元復初氏，而云亡亦已久矣。區區之迹，他日將何所託乎？人生不可期，相望數千里，子必爲我著仙壇之記，使千載之下，猶或於此乎知之，則亦故人之情也夫。」迺爲次第善之所錄以遺之云：吳氏系出秦伯，爲吳子之國，子孫散處吳楚間，多以國爲氏。其在番者爲番君，番之吳皆宗番君矣。其居安仁有龍坡居士諱岳者，墓在桂溪前倉之曾源，其高大父也。世居壽樂山，屋於礪石之上，故宋咸淳己巳，有泉出東楹之礎，潤液之脈理直如貫繩，上升梁間，達乎西楹，迺生靈芝，光彩映日，久而不壞。是歲十一月七日公生，丹光盈室。生七月而能言，其父抱膝上，因坐假寐，夢神人告之曰：高仙託體君家，塵中不能留也。四歲能誦詩，七歲其叔父教之，日記千言。十歲從其兄遊乎仙巖之下，慨然有遺世之意。十三學道信州路桂溪縣龍虎山太上清正一宮之達觀堂，堂之尊師李君宗老嘗有異徵，得公而應焉。臨川有雷空山先生者，隱居種湖之上，深明易老，以其所學著爲成書。公往師焉，他從學者莫之能及也。李君避舍，延至雷先生，而公得以專受其業。雖休沐不出，每得新瓜果之屬，必即以歸獻其親，無有曠闕。十六度爲道士，於其傳系，則居何君恩榮之次。國朝初得江南，嗣漢二十六代張天師宗潢入朝，張公留孫在行，奉勅留禁近，始賜名，上賜其後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元教大宗師者也。至元十四年，作崇真宮以居之。二十四年，開府徵公至京師，公辭其親，別龍坡君之墓，新墓田之舍以行。是年得入見。二十六年，奉詔祠南嶽。二十八年，奉詔從開府徧祀嶽瀆諸山川。二十九年，賜崇真宮於浙西，公奉詔宣諭江浙行省。三十一年，成宗皇帝自朔方還纂大統，公從開府率其屬北迎，召見賜公古珮玉螭螭之環一。有旨設醮於上都壽寧宮五晝夜，公專主章奏，特勅命公每歲侍從行幸，所司給廬、帳、車馬、衣服、廩餼，著爲令。元貞元年，制授公冲素崇道法師、南嶽提點。二年，奉詔祠中嶽、淮瀆、南嶽、南海。大德元年，奉詔祠后土、西嶽、河瀆、江瀆。二年，制授冲素崇道玄德法師、大都崇真萬壽宮提點。三年，太上清正一宮災，公奉旨與近侍馳驛命江浙省臣更作之，公請與宮之人各以私財佐有司之不及。四年，命有司作三清殿及觀門廊廡，於崇真宮設醮慶成，上齋而臨幸，賜開府及公黃金白金重幣有差。五年，公奉旨召嗣漢三十八代張天師與村，過揚州爲守臣禱旱，雨。至京師爲達爾罕丞

相、哈喇哈遜王禱旱，又雨。八年，公父母年皆七十，奉旨降御香於江南諸名山，賜對衣，尚尊爲其親壽於齊老之堂。九年，作崇真觀於安仁縣，賜名曰萬壽崇真觀。十年，制授公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提點。十一年，武宗皇帝自朔方歸纂大統，制授公玄教嗣師、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提點、崇文弘道玄德真人，鑄銀爲印曰「玄教嗣師之印」，視二品。封其父克己翰林學士、中順大夫。至大元年，以歲歉，禁民間酒，特勅光祿寺日有賜尊。上賜公七寶金冠，織金文之衣，爲朝真之服。仁宗皇帝在東宮，所賜冠與衣貴重華異如上所賜。公從駕至中都，中秋賜宴，上顧其貂裘弊，改賜黑貂三百以爲衣，縷金文之錦以爲緣。二年，制授公弟子夏文泳元成文正中和真人、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提點，賜銀印，視二品。三年，公奉聖旨設醮於龍虎、閭皂、句曲三山。制贈公大父鑑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追封饒國公，謚文靖，祖妣陳氏封饒國夫人。父翰林學士克己加授榮祿大夫、大司徒、饒國公，母舒氏饒國太夫人，仍賜對衣，尚尊。有旨命公奉贊書歸鄉榮其親，因命設醮於安仁縣之崇真觀以慶成。皇慶元年，仁宗皇帝命設大醮於大都南城長春宮，公奉旨投金龍玉簡於嵩山濟瀆。是年，勅翰林學士元明善修龍虎山志，者序進入，改賜崇真觀額爲崇文宮。延祐元年，公奉旨設醮於龍虎、閭皂、句曲三山，因請歸慶其父母八十之壽，對衣、尚尊之賜如初。是年，傳旨江浙行省促公還朝，制授公弟子毛穎達正德弘仁靜一真人，嗣掌通甲之祠事，賜銀印，視二品。四年，有旨名其鄉曰榮祿鄉，里曰具慶里，降璽書護其家。六年，饒國公之訃至上京，集賢以聞，勅翰林侍讀學士元明善著碑文，翰林學士承旨趙孟頫書字，太子詹事郭貫篆額，給傳奔喪。十一月太夫人歿，十二月葬父母於其縣崇德鄉之山田，作明成觀以奉祀。明年，召還京師。英宗皇帝至治元年十二月，開府張公觀化於大都崇真宮，上聞，有旨歸其喪於龍虎山，百官送諸上東門外，所過有司治辦舟車祭遣，公請歸職喪不許，命弟子崇玄冲道明復真人陳日新、薛玄義奉喪還。二年，制授公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崇文弘道玄德廣化真人，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玄教大宗師王章一，一品銀印一，總攝道教事，二品銀印一，并授之。敕省臺百司諭以傳宗之事而大護其教，用開府之志，作東嶽仁聖宮於齊化門外，重修太上延福宮。三年，太上清宮又災，公率其屬更作之。泰定元年

春，長春掌教真人闕，上用公薦，以汴梁朝元宮孫公履道主之。二年，公奉旨設大醮於長春宮，又設大醮於崇真宮，護教之詔如故事，制贈饒國公光祿大夫、大司徒、謚文康。三年，奉旨設醮於龍虎、閭皂、句曲三山，奉勅葬開府張公於南山之月嶠，作仁靖觀以奉祀。四年，改造開府所建溪山真慶宮。天曆改元冬，公還自上京。明年，北迎明宗皇帝，謾見之次，賜對衣尚尊。及歸，天曆護教之詔如故事，追封故開府張公曰神德真君，勅改仁靖觀爲神德宮。至順二年，公進宋儒陸文安公九淵語錄，世罕知陸氏之學，是以進之。有旨設醮於長春宮，公告老，請以弟子夏文泳嗣玄教，詔留公。三年，有旨設普天大醮於長春宮，又設大醮於崇真宮。元統元年，今上皇帝即位，護教之詔如故事。仍改至元之元年，京師早，公奉勅禱之，雨。冬無雪，公奉勅禱之，雪。三年，公重建饒州芝山文惠觀於永平門外，遷番君之神以居之。四年，與神德宮、明成觀皆被璽書之賜。五年，畿內田有蟲災，執政請公禱之，三日盡除。而仙壇之成則在六年矣。皇元初有中原，五嶽之四在天子封內，既得宋而後，南嶽之神得而禮焉，是以世祖特命開府張公領其祠，至是屬諸公矣。長沙有故宋相趙信公葵之子淇，博學多識，尤好神仙金丹之事。有宜春李先生簡易者，故玉溪李觀諸孫，遇異人得丹道，蓋以爲遇劉海蟾而得之。淇每師問焉，未盡其旨，而李先生化去。後遇之玉山中，始得其說。既內附，命爲湖南宣慰使，輒欲棄官行其道，憂患多故，不能如其志。公爲天子使南嶽，道過長沙，趙公見而敬焉，曰：神氣冲爽而有福德，可以受吾道。迺焚香密室，出其書以授之，則皆海蟾玉溪之祕云。世祖嘗曰：天子當禮五嶽，而朕年高不能往。每遣近臣忠信而識察者，分道祠嶽瀆、后土，戒之曰：神明之使，馬不至喘汗則善矣。蓋歸而問其所聞見，人物道里，風俗美惡，歲事豐凶，州縣得失，莫不參伍以周知疎遠之迹焉。公之連歲被命而出，每辭以爲臣不足以當大事之重，上曰：敬慎通敏，誰如卿者。遂行。他日，成宗遣嶽瀆使還，顧問如世祖故事，曰：卿過郡縣，有善治民者乎？對曰：臣過洛陽，太守盧摯平易無爲，而民以安靖。上曰：吾憶其人。即日召拜集賢學士。公使過浙西時，故翰林學士閻公復爲按察使，老成文學，譽望甚重，公時才踰弱冠，議論明正，閻公客之，不敢忽也。後閻公居翰林，益加重焉。成宗既崩，仁宗皇帝在懷孟未至，而閻公典詔令，有狂士危言

以許閻公，事閻測。公力言諸李、韓公，故仁宗意解。及武皇即位，遂以平章政事歸老高唐，如世祖待王鹿菴磐故事。朝廷得敬大臣之體，不以口語傷賢者，則公深有以維持之也。故翰林學士吳公澄，始用董忠宣公士選薦於朝，自布衣拜翰林，應奉召至，不拜去，後又召爲國子監丞，升司業，與時宰論不合，又去。公啓於集賢貴人曰：吳先生大儒天下士，聽其去，非朝廷美事。集賢貴人聽公言，超奏吳公爲直學士，吳公雖不赴，而天下趨之。至元、大德之間，重熙累洽，大臣故老，心腹之臣，莫不與開府有深契焉。至於學問典故，從容裨補，有人所不能知，而外庭之君子，巍冠褒衣，以論唐虞之治，無南北皆主於公矣。若何公榮祖、張公思立、王公毅、高公昉、賈公鈞、郝公景文、李公孟、趙公世延、曹公鼎新、敬公儼、王公約、王公士熙、韓公從益諸執政，多所諮訪。閻公復、姚公燧、盧公摯、王公構、陳公儼、劉公敏中、高公克恭、程公鉅夫、趙公孟頫、張公伯純、郭公貫、元公明善、袁公桷、鄧公文原、張公養浩、李公道源、商公琦、曹公元彬、王公都中諸君子，雅相友善，交游之賢，蓋不得盡紀也。薦引善良惟恐不及，憂患零落惟恐不盡，其推轂之力，至於死生患難，經理喪具，不以恩怨異心，則尤公之所長也。公博覽羣書，徧察羣藝，而於道德性命之要粹如也。嘗作環樞之堂，畫先天諸圖於壁，以玩心神明，有詩曰：要知顏子如愚處，正是羲皇未畫前。其所造蓋如此。故其述作，光明痛快，足以見太平之盛，而深存忠厚，於人倫有所感發。自幼至老，尤好吟詠，皆出其天性之自然，而非有所勉強。尤識爲政大體，是以開府每與廷臣議論，及奏對上前，及於儒者之事，必曰臣留孫之弟子吳全節深知儒學，可備顧問。是以武宗、仁宗之世，嘗欲使返初服而置諸輔弼焉。道家設醮之事，是其職掌，故於科教之方，無所遺闕，香火之費無所簡吝。然而朝廷耗費過重，則每曰事天以實不以文，弭災在於修德而禱祈特其一事爾。全真之教，叙其祖傳，有所謂玄風慶會錄者，大德中嘗使人譯之而莫達其意，有旨命公論定。公曰：邱真人之所以告太祖皇帝者，其大概不過以取天下之要在乎不殺，治天下之要在乎任賢，修身之要在乎清心寡欲，煉神致虛，則與天地相爲長久矣。譯者如其言奏之，上大感悅。不惟邱公之心事明白，而太祖皇帝聖學之淵微亦從可窺其萬一，是以君子深有感於公之言也。公之執親喪也，自奔喪至家，水漿餽粥，僅足

以延息，涕泗滂沱，繼以血衄。喪葬之後，力之所得爲者，無不盡其力焉。山田之域，伐石江濱，山爲洞穴，掘泉下錮，深廣高厚。葬之日，郡守王公都中親助喪事，送葬者連數郡，車馬畢至。時方寒雨，淖淖載途，一夕北風，結凍堅冰在地，行者無苦，人以爲孝思所感也。明成觀有著存閣者，以致其嚴祀之意。方外之士感其孝思，知慎其親之存歿，自此始矣。其事開府也，先意承志，周思廣慮，所以事朝廷尚道教，無絲毫有所違拂。開府泰然委之而不疑，確然信之而不惑，所以能有立於聖世者，非惟運數則然，而其誠心相孚，亦有以致之也。其葬開府於南山也，饒信撫三郡守將以其官屬會葬江南諸名山之主者，皆來竣事，伐石題名而退。擇卜之慎，營繕之勞，工力之博，賓客之盛，東南數十年間未有能彷彿其萬一者。公之盡力於其師，與所以奉其親無二矣。久之，作南山諸詩，沈鬱哀慕，識者讀而感焉。東南道教之事，大體已定於開府之世，而艱難險阻，不無時見於所遭裨補扶持，彌縫其闕，使夫羽衣黃冠之士，得安其食飲於山林之間，而不知公之心力之罄多矣。公之宗系別居於達觀堂者，尊顯獨隆於他支，封真人者凡數十人，奉被璽書主宮觀者尤不可勝紀，其姓名別有述。公平生畫像之贊，及大父母父母與其身之所奉被贊書及諸堂室記頌，皆一時名筆，別類爲書，曰《天爵堂類編》，并其所爲詩文曰《看雲錄》者，通若干卷，集賢直學士揭傒斯奉旨作序以傳於世。皇上即位之初，親御翰墨，書「問問看雲」四大字，題曰賜吳上卿，識以明仁殿寶，勅御史中丞馬祖常、太常歐陽玄爲之贊。至元六年九月初一日，大駕自上京還，次懷來，燕坐幄殿，集賢大學士布達實哩等以上卿之言入奏曰：御書四大字，臣全節既刻諸樂石，又模勒於文，梓爲四鉅榜，塗以黃金，周以雲龍之飾，以其二賜崇文宮閣而度之，請錫名曰龍章寶閣。又以其賜達觀堂，先朝嘗賜玉璞，命攻玉之工，擬太上說經之像，刻數年而後成，請以歸之達觀閣而祠之，請錫名曰玉像之閣。而御書二榜，揭諸其上矣。

劉玉

傳記

佚名《西山隱士玉真劉先生傳》（《淨明忠孝全書》卷一） 先生姓

劉，諱玉，字頤真，玉真子，其號也。其先番禺石門人，高祖宗翰，遷南康建昌，名所居里曰石門，示不忘本也。宋紹興中擢第，授滁州來安簿，世傳詩禮。父剛，母鄔氏，以寶祐丁巳八月二十日生先生。是早，紅霞覆屋，鄰曲駭異，其父再遷隆興新建忠孝鄉。先生夙有卓識，五歲就學讀書，務通大義，弱冠父母繼亡，居喪盡禮，家貧力耕而食，視塵世事不足爲，篤志於神仙之學。

初，都仙太史許真君，以晉寧康甲戌歲，於豫章西山昇仙，嘗留識記云：吾仙去後一千二百年間，五陵之內當出弟子今作地仙誤也八百人，師出豫章河西岸，大揚吾教，郡江心忽生沙洲，掩過沙井口者，是其時也。至建炎戊申，僅七百年，兵禍燔結，民物塗炭。何真公等致禱真君，丐垂救度，既而降神渝川，諭以辛亥八月望，當降玉隆宮。至期迎俟，日中雲霧鬱勃，自天而下，由殿西徑升玉冊殿，降授《飛仙度人經淨明忠孝大法》。真公得之，建翼真壇，傳度弟子五百餘人，消穢厄會，民賴以安。迨今二百餘年，其法寢微。

至元壬午，朝命改隆興路爲龍興。其年五月，章江門外一洲。是秋，先生經行西山瀉油岡，遇洞真天師胡君，告以姓字，先生拜問曰：天師胡爲在此？曰：龍沙已生，淨明大教將興，當出八百弟子，汝爲之師。歲在丙申臘月庚申，真君下降子家，子際遇如何真公，時今在子夜，故來告子。言訖不見。先生心竊自喜。明年春，復於玉隆禁山遇之，即下拜。胡君曰：吾今再來，實傳真君之旨，可尋西山中黃堂山鳥晶原，建玉真壇以棲隱。當知真君即太陽帝君化生，仙傳謂生身有金鳳，銜珠夢兆者，非也。乃日中金鳥流精，在天爲氣，在地成形，鴻濛開闢，降於洪井，却至

海藏。至真君降世，乃由扶桑之墟，下貫崑崙之頂，乃從風輪水淵，由地中行，騰出洪崖之井，以應西山之氣，故其地名曰鳥晶原。蓋日月二君屬記真君，以爲後代傳道之信，其所在之處，萬靈護持，出沒變化，非容人力。真君降於吳赤鳥已未歲正月二十八日戊午。己未爲火，在天上初元戊午表太陽也，二年己未表餘氣化生也，正月表人道始於寅也，二十八日表近晦而續明也。天啓仙運，年符赤鳥，其後海昏誅蛇，有赤鳥飛過，亦應此耳。今仙運將周，鳥晶出現，其在青羊之歲上元之辰紫清宮中，子得以鎮靖廬，大教興矣。因與言淨明之旨，踰時而別。及出山，已越兩日。

先生自是益加精進，又於孝行里立騰勝道院，以善道勸化，遠近聞知，仰嚮從游者衆。甲午十一月甲子，遇水府仙伯郭君，教以經山緯水之術。遂遊黃堂山鳥晶原尋訪，果得魏道人故居，乃昔日真君修真之所，而又洪崖先生張君舊隱地，隸紫清。以田易之而卜築，且定居焉。靈官鄧君貽詩有曰：洪崖尋舊跡，合識於松沙者，謂此也。元貞己未正月甲寅，先生神遊玉真府，遇真君與張君、胡君、玉真朝元回。先生作禮，真君顧令先生，求見陽鳥，張君袖出三足鳥示之。上元庚申，先生往紫清，與弟子王真定，方公成，登拍洪樓，焚香默禱，聞疏氣郁烈，倚闌候望，條有流光飛墜鑪間，俯視則鳥晶在焉。大如椰子，非鐵非石，而黑潤沈重，受而藏之。是夕，胡君授以大道，說明年歲晚，復至紫清，告諸弟子，以師君將降，約同候迎。十二月庚申，王真定、方公成、胡次由輩，同集先生之舍。先生曰：有一士緣重，當不召而至。是夕，雪大作，初更時，玉隆宮法子黃元吉忽至，先生曰：天寒歲晚，遠來何爲？元吉曰：夜來夢胡天師告曰，劉玉真家有盛事，汝可速往，故來。先生於是與諸弟子，明燎薰，至誠以俟。夜將半，先生凝望虛空，倏忽間，師君至。亟率弟子下階迎拜，黃氣瀾漫，非煙非霧，擁升堂上，降授《玉真靈寶壇記》，紙尾署云：弟子劉玉真，丁酉正月甲子朔旦，登山巔授至道。頃之，光景豁散。既而，郭君授以壇疏。除夕寒雪陰霾，先生清齋以待，夜過半，山堂門開，介胄神人至前曰：真君召子。乃篝燈躋攀而上，仰視天星朗然。少焉仙駕降，先生瞻禮，以栢葉藉棗橘以進。真君告曰：茲山前俯鸞岡，後據鶴嶺，吾昔修真時，於此朝禮太上，太上命日月二君降此，授吾至道，是名靈寶朝天壇。吾今亦於此授此中黃大道八極真詮，子當敬受。吾八百弟

子，汝爲首英，名氏悉在華林八百洞天久矣，刻書青琅，高揭丹崖。更當勉勵弟子，不昧心君，不戕性命，忠孝存心，方便濟物，異日功成果滿，胥會洞中，顧不樂歟。此外精心奉教，隨所修積，各享其報，終不沈墮。若有不自提策，勤始怠終，則有風刀之考。子今恢演教法，積累功勳，再世三生，鍊消陰滓，登晨白日，如吾無異。勉之勉之。言畢高舉，先生拜送，瞻望極日而還。十月甲午，寓玉隆清逸堂。丙申，胡君復來授以道法，說及三五飛步正一斬邪之旨。

由是開闡大教，誘誨後學。其法以忠孝爲本，敬天崇道，濟生度死爲事，簡而不繁。諸弟子問曰：昔何真公所傳稍繁，今先生所授極簡，何其不同？先生曰：昔紹興之時，仙期懸隔，權以救世，以法弘教，故繁。今龍沙已生，仙期迫近，急於度人，以道宏教，故約。此所以異，然其至則一，無庸疑。因謂曰：吾與若輩，幸以宿因，遭逢大教，喜慶難言。今靖廬粗備，相與首致華封之祝，以寓吾忠，次伸追遠之誠，以昭吾孝。修身慎行，植德行道，可無愧矣。今爲若輩懇師君，請降日精月華，鍊度先亡，以除冥累。十月望，乃登朝天壇，露香敷奏，席地存神，置二陶器於壇上。俄東西布飛光二道，如金線，自天際注器中，左液如丹，右津如汞，用以書符，訖事無餘。越七日，弟子咸夢先亡，言感真君拯救陶鑄，返陰生陽，已升仙階矣。明年十月庚申，郭君復至，授以法說，而鄧君數來談《易》，故先生於《易》尤邃。方公成嘗言爻象，夜分風動燭滅。先生一噓，而燭復然。公成驚問，先生徐曰：子言紙上之《易》，而未知身中之《易》。如知之，則已滅者可復明，又何所怪。公成下拜，願卒爲弟子。居常與羣仙接對，而張、胡、郭、鄧爲密。張君嘗招之過洪井，擲扇水中，命之浮渡。又與如意丹方，令采洪井石蒲爲藥，以施病者。郭君嘗引遊水府，見門下鎖一巨青猴，指曰：此神禹所禁巫支祁也。

先生雖道行日隆，而益自韜晦，問爲人祈禱禳解，無不出奇。隱真洞真靖廬次第興建，諸品祕要相繼授受。至大戊申正月丁卯，投烏晶於洪井，曰：緣重者得之。即以傳教之任付黃元吉，謂曰：吾此生爲大教初機而來，異時再出，當與八百弟子俱會。今陽數將終，身謝之後，以吾遺體靜夜火之，復骨於招賢之原，三年將遷瘞海島。二月癸巳，如紫清宮翠岩寺告別。甲午示疾，弟子畢集。丙申，晨興端坐榻上，日正中，舉手拱揖，就榻側臥而逝。春秋五十有二。弟子遵遺旨而送終，後三年啓窆視之，唯存空函。先生之學，本於正心誠意，而見於真踐實履。不矯亢以爲高，不詭隨以爲順，不妄語不多言，言必關於天理世教，於三教之旨了然解悟，而以老氏爲宗。有《玉真語錄》、《淨明祕旨》，凡一百三十七品云。

黃元吉

傳記

佚名《中黃先生碑銘》（《淨明忠孝全書》卷一）黃君元吉，字希文，豫章豐城名族。父良俊，母吳氏。年十二入玉隆萬壽宮，事清逸堂朱尊師。朱歿，其師王月航尊師，愛而教之。王尊師嚴潔清儉，有古人之意，善醫藥，施謝之積粗瞻，即閉戶絕來求醫者。希文請授其術以爲業，王尊師不可，曰：吾非有靳於子也。顧醫道甚精微，識慮稍不至，則人由我而死，非易事也。將以此爲利益不宜，吾幸得舍此，不爲寡寡過耳。誠慮返累子，不如歸求清靜，以自致也。王尊師沒。久之，西山中有劉玉真先生者，本質行老儒，隱居深僻，有神明之遇，曰：晉旌陽許君千年龍沙之記，今及其時，而劉則八百仙人之首云。獨重希文，以爲可托，及去世以其傳囑焉。蓋其說以本心淨明爲要，而制行必以忠孝爲貴而已。希文事劉先生如父，事其夫人如母，荷遠去飲食必祝之。而後嘗奉其言，如臨天地鬼神，乃即其山擇地立玉真隱真洞真之壇，以授弟子。至治三年，又以其說游京師，公卿大夫士多禮問之，莫不歎異。明年太定改元，嗣漢三十九代張天師朝京，廷臣薦希文者曰：中黃先生剛介堅鷙，長於幹裁響。嘗都監其宮，治業嚴甚，人或不樂，而土田之入廬舍之完，公而成功。昔爲忤者，更交譽之親之，其後從玉真先生得旌陽忠孝之教。蓋折節就沖，澹爲達人，鉅公前席宜表異之。乃爲書，請希文爲淨明崇德弘道法師教門高士。玉隆萬壽宮焚，修提點未行，玄教大宗師留之崇真萬壽宮。期年，將

以其名上聞奏，且上有爾書之賜，而希文儵然高居，唯以發明其師說爲己事。有所謂清虛日來滓穢盡淨者，蓋庶幾焉。十二月十一日，爲書寄別其弟子陳天和等，而命從者曰：今夜子時，當報我及期。從者以告，希文曰：吾返玉真之墟矣。明日，用火淨吾骨於城東門外，薪盡火絕有風南來者，吾報汝也。已而果然，從者負其遺劍，將歸藏西山。希文在世五十五年，爲道士四十年，度弟子陳天和、劉真傳、熊玄暉、劉思復、黃通理，授淨明忠孝之教者，人衆不可備列。中山趙先生，有道之士也。嘗與希文俱來，爲之言曰：子爲銘其藏。予重趙君之請，故爲之銘曰：西山之墟古仙宅，奇蹤一隱兩五百。陽精發輝表靈赫，我與受書繼玄德。長生不死爲世則，忽焉去之不可測。鏤金爲音玉爲畫，表歸真土填無極。

徐 異

傳 記

佚名《丹旂道人事實》（《淨明忠孝全書》卷一） 丹旂子姓徐氏，名異，一名慧，字子奇。至元辛卯八月二十七日寅時生，娶劉氏，生子師晉。其先爲豐城望族，仕廬陵，因家焉。其大父愚谷先生，典刑博雅，前宋試場屋有聲，二子俱早世。子奇幼孤即穎異，恥與俗子友，閉戶讀書，危坐竟日，養吾劉先生，爲須溪家嫡，時稱爲文章司命人物，權衡得其許可者如登龍門。始八月旦，子奇嘗侍大父往謁之，一見問所學，即令以詩題，子奇援筆立就。先生大加賞歎，因取少陵徐卿二子生絕奇之語，改字子奇。且爲序其所作詩集，稱其五言，高處春容淡泊，頗近古意，至於近體亦變化流麗，蓋其天分之高而學所致也。其推許之意，概可見矣。戊午春，慨然爲金臺遊，首以文墨見知于御史李一飛、典瑞院使馬九臯、右丞齊峰、平章大慈都，由是鈞樞臺閣名公鉅卿多所接禮。癸亥春，英廟詔書金經試，字中書者數百人，子奇首中前列，未幾經事竟寢。子奇聞中黃先生得都仙淨明之道，駐于崇真宮，遂往師焉。中黃一見曰：夜夢子，今子

來，似有夙契，當宏吾教。自是盡得中黃八極之妙，又參藍真人于長春宮得全真無爲之旨，賜號淨明配道格神昭效法師。由是，人爵無復介其心胸，雖中朝貴人交剡互辟，恬不能動其心矣。甲子春，以母老竟歸，圖爲色養，計其所以，婉容娉侍，曲意順承，無所不用其極如是者，二十餘年迨終，喪葬盡禮。初歸之日，家適病疫，或曰：未可歸。子奇曰：安有及門而不升堂拜母者乎？竟歸。其所謂神明憑依者，皆辟易解散若未病，然自非道高德重安能殄息若此其速也。是歲大旱，鄉人請禱于里之吉安橋旋慰寬望。自是弟子益衆，及其門者，皆文學特達之士。雖六七十翁，皆願從焉。曰：吾師道也。子奇倜儻尚氣，節慷慨，尚然諾。導悟學者剖決玄微，海竭河傾，源窮派析，犁然有當於人心。數十年間，千百里內，水旱豐凶，請禱即往，神動天隨，雷電隨應，其所以化赤地爲豐年掃積陰爲霽景者，不知其幾焉。至如來病，士庶是以爲瘡，豕人之啼泣，木客之憑凌，雲篆一飛，陰怪旋屏，若此者尤衆也。是其操存持守之不息，故光輝昭著之，自然有諸中形諸外也。士君子常稱奇峰先生，又稱丹旂道人。蓋其爲室也，清虛明淨，扁以丹旂。留國張公，書而記之，詩集曰《盃水玉霄》，滕公序之。所傳淨明忠孝諸書，先以刊行。至於手課科文，正大雅潔，凡若干卷傳于世。庚寅春，寄內師府羅文奎詩云：憶昔長廊聽雨時，黃金染筆寫烏絲。百年似夢我先覺，萬事如雲子尚癡。天上故人天上老，里中野客里中嬉。臨風聊致拳拳意，老病無才懶賦詩。又寄臺使盛熙明詩云：向來風雨意，俛仰十年餘。雖有千山隔，寧無數字書。棲遲吾分耳，富貴易交乎。珍重平生學，風雲展壯圖。又寄別弟子鍾彥文詩云：花甲今年恰一周，安心安分更何求。夢回池草春生筆，吟到江梅月滿樓。生數又從今日始，老懷不及少年遊。還丹鍊就身如葉，洞府名山任去留。又自贊其像曰：生前我即汝，死後汝即我。於是二中間，誰曾識真我。月輪元不在波心，四海五湖無不可。至五月望日，命弟子蕭尚賢代謝師仙將吏，爲酒食以召鄉黨朋友話別，對坐客云：天香繞屋家肥潤，玉宇開基仕顯超明。旦日中，索紙筆留頌云：這箇臭皮袋，撇了無罣礙。烈焰紅爐中，明月清風外。擲筆端坐，鼻流玉筋尺餘，移時視之，則已去矣。留形住世六十年，度弟子數百人。

牛志信

傳記

高恕明《創修靈顯觀記》（《道家金石略》） 師諱志信，號明真子，

乃潞城三池西社人也。立年有二猛，棄俗而入道，受業於本縣永昌觀任公大師席下，其源出於全真。既蒙見納，崇清虛，遵道德，於身則去華務實，接物則和光同塵。其戒行也冰清，其身心也玉潔，事師之理如事父焉。歲舍甲辰，本村衆會首欽其質樸而儉素，慕其剛毅而清高，禮請于白鶴窳南靈顯廟之傍，以結香火之緣。師欣然諾其請，於是率其門人，來興是觀。同心苦志，芟荆剪棘，平墓疊址，雖手足胼胝亦不憚其勞。四方善信，貧者效力，富者奉財。不數載間，聖真有殿，雲侶有齋。春秋享壽八旬，脩然而蛻。寄瘞三秋，卜宅革葬，啓柩視之，鬚髮□然而不落，肌膚殼然而全身，豈其師之平昔頤煉之徵哉。門人王從善者，繼前人之業，述前人之事，一日會其徒而議曰：「若不刻諸翠琰，以永其傳，恐歲代綿邈，後人忘其呂真人之詩翰，及不知前人創業之艱難也。」於是王公觀察乞文于予，山野辭之曰：「慚無八斗之才，枉玷萬年之石。拒之再三，告之再四，予嘉厥志誠，遂抖擻枯腸，審其實事而爲之記。」

陳志昂

傳記

王之綱《玉清觀碑》（《道家金石略》） 直衛州西北一舍而遠，太行蒼谷之中，有觀曰玉清，實南京朝元宮之別院也。初谷中有廣施王祠，

土人事之惟謹。壬辰兵變，祠亦廢。道士陳志昂遊歷於斯，見其山水明麗，梅竹叢茂，遂有終焉之志，乃修廢祠以奉香火，尋即祠東創構道院。不數年，殿宇、齋廚、庫廩煥然一新，至於確磴、蔬圃、園林亦有攸序。志昂世爲相台鶴壁里人，號清真大師，禮惠慈利物至德真人爲師。親炙日久，深蒙許可。歲丁卯，春秋八十，無疾而逝。繼其事者法弟煙霞子楚志雲也。未幾引退，狀請於朝元本宗掌教崇玄誠德洞陽真人，命志昂高弟耿道明來主是觀。道明敬遵遺躅，增葺有加，則肯堂之能事畢矣。至元甲申，僕以事來汴，館於朝元丈室，洞陽以玉清始末告之，且求數語以刻諸石。僕謂全真之教始于五祖，衍於七真，恬澹自守，沖虛爲宗，體老氏之玄言，悟蒙莊之微旨。自長春應召，至誠明主席，五六十年間，非無修心煉性，超世出塵之士，俱未若惠慈利物至德真人，年彌高，德彌邵，巖然爲一代大宗師也。真人姓王氏，曹州東明人，道號棲雲子，以誠化導，以惠利人，雲車所過，拜者塞途，隨立宮觀，在有之，年開九秩，脩然而往，實洞天之列仙歟。初傳而得姬知常，再傳而至李通和，今吾洞陽，凡三主教矣。棲雲與我先君有鄉里同宗之契，洞陽於僕爲尊宿，顧晚生後進，不敢以不敏辭，謹爲次第其事，仍系之以銘。銘曰：

粵全真，多異人，逃世網，出迷津。穴太行，神鬼藏，擇勝地，構玄堂。弘斯道，在乎時，鑱貞石，始終之。

魯志瑞

傳記

白棟《大元國輝州請佃戶靈陽觀記》（《道家金石略》） 太行之東，有城隱然，右枕泉源，古稱共國，而近號蘇門者，今輝郡也。都南半舍，有墅蔚然，延袤五里，爲泉水之所沮洳，人煙之所輳集，秔稻蔽野，籬落如畫，北與稻田務爲鄰，因居人以得名者，請佃戶也。聖之南嚮，有殿巍然，出塵氛之外，庭宇峻潔，水竹環抱，望之若神仙之府，即之爲聖真之

居者，靈陽觀也。觀之逸人，有葛其屨而藤其冠，素其衣而青其囊，以仁術濟民，為鄉術之所尊奉者，魯志瑞也。志瑞黃州巨室，幼罹板蕩，轉徙河平，聞全真之教能脫人於憂辱，慨然有慕道之志。時安陽子陳志玄，道價方重，聲重鄰邑，遂志瑞易其故名，罄其學而教焉。陳，中牟人，箕裘儒業，父祖昆弟，並敦義讓，謂之義門陳氏。壬辰北渡，流寓燕山，乃禮崇道真人丁公為師。公識其字畫，謂老於筆墨者，及見，乃一童子，觀其風骨，有方外之相，遂度以入道。居數歲，辭而南游適衛，至百門山，覽康節之遺策，登公和之嘯台，履仙人之跡，瞻威惠之祠，掬水以弄清泚，喟然歎曰：「此隱者之所願見而不得者，吾舍此何適矣。」即堅坐祠下，已而皇禮村之好事者，謂為有道，迎歸至其里以事之。志玄請坐園堵，週一歲之月，里人敬信，築道館，拜以出環，而志玄名益熾，度門人百餘，志瑞其一也。有請佃戶李寶者，悅志玄之學，以今觀基之券，奉以周旋，志玄為受之，稍稍營葺而未必其成也。會崇道真人之拜回祖庭，取道是邑，指觀基謂志玄曰：「茲地負陰抱陽，處山水之秀，當有勝緣，汝其致力乎此。」陳許諾，漸起為觀，乞名于燕京長春宮掌教真常真人，錫額賜號。志瑞事之餘十年，蒙辭翰印受教，乃以醫藥所得，常善救人，遍謁里中之豪，得其資力，庀徒葺工，舊者新之，小者大之，無者起之，不足者補之，不期年而工畢，凡屋者幾甘楹，前殿以奉志玄，後殿以奉眾真，靈官有祠，齋廚有堂，下逮門牆庫廡，蔬畦竹塢，無不備具。所贏市地於四鄰，合舊為六十餘畝，百泉之水，經流其中，海上之鷗不疑，濠梁之魚恒樂，高齋坐嘯，西北諸峰，雲煙朝暮，近在几案，真可為頤神養性之所。厥後安陽子卒謝世於此，志瑞即葬之泉上，與眾法兄弟之骨次為仙墳，實觀之西北隅也。志瑞既主此觀，谷旦焚修，上祝皇王萬安之祚，逍遙偃仰，欲以所營繕者樂之以終其身。經至元癸未之水，漂沒殆盡，所餘者唯存玄元殿，志瑞乃擬後殿故基，改為玉皇殿。野人聞之，奔走相役，歲末再改，與他屋之傾圮者悉復其宅，而天人之表，金碧加粲然矣。丙戌冬，余以事一至其地，志瑞之徒即具觀之本末與其師承之次第，介於世家申君榮之、儒士劉君寬甫，以記文為請。予惟老氏之教，以虛無為宗，清靜為本，居實而不居華，務內而不務外，今乃是崇是飾，且欲以言識之，得無戾于玄元之教。自今以始，里人有香火於是觀者，能指以告之曰：後

殿所事即天帝也，於皇在上，昭監在下，福善禍淫，影響不僭，故若孝而父母，睦而弟昆，勤而農功，畢而公賦，一言一動，惟理之循，則汝之足雖不及於吾門，神將福汝矣！汝若棄而親戚，締而朋黨，舍而所事，求而所樂，一言一動，唯欲之從，則汝之跡雖恒接於吾庭，神將禍汝矣！審如是，畀一里之人變而為善，善變而為福，則人之奉師也不為無益，師之受奉於人也不為無功，而是觀當與此墅相存亡，而師之名亦當與泉水相終始矣，尚何待夫文石為哉？

劉志厚

傳記

文道廣《玄靖達觀大師劉公墓誌銘》（《道家金石略》） 摺紳廟堂，進退百官，非達也，勒銘鐘鼎，揄揚英譽，非達也。超幻化之境，窮性命之源，而方寸洞然者，其達人之大觀者乎？練師劉公，嘗從事於斯矣。公諱志厚，字泊淳，道號廣陽子，世業應州，富而且仁。公少時記識聰敏，及長，志量豪逸，為時輩所欽，辟充省掾。會朔方有警，朝議以公有籌邊之略，畀之虎符及兵師千衆，委鎮上黨。在仕塗中，立論譴正，舉措異常。一日，脫然有悟，遂棄職隱遁，避地遼沁間，因謀歸道。歲甲申，從銅川趙觀主為師，趙辭之，令往拜長春師門下。公從其議，嘗游食魯趙間，晝則一食，夜則忘寐，每專氣入精，淡然與神明伍，向所謂湖海之氣，榮觀之寵，一棲而俱泯也。公於儒書每見涉獵，而于老莊之學，尤得其旨，時人以莊子劉先生稱之。又精草隸書，自作一家楷式。己丑來燕，會葬長春師，未幾復隱繹山秋陽觀，主者韓君長卿待之甚厚。丁酉，掌教清和宗師以杜侯懇，詣沁原行醮，歸途抵洺州，公適有事于磁，聞師之來，敬謁行館，願執拔誓以備灑掃。師素得人於眉睫間，以公為玄門重器，常置諸左右，使與賓客言及代書翰。庚子侍師造陝西祖庭，往返數千里，凡應對出納之事，必盡精謹，未嘗以倦弛形於辭色，前後餘二十年，

其尊師重道之心，愈久愈敬。每談及性命事，師必就其靈府發見之端而開導之，其後大有所得，與燕城士大夫酬唱，詞翰俱美，無半點塵氣，方外諸人皆以清和座下爲得人矣。有頃，保充五華宮清和宮提點之副，由是道價崇重，門徒輻輳，立觀凡四，魏縣之重陽、臨彰之迎仙、磁州之長春、懷州之清和，皆公主之。戊申春，詔長春宮設普天醮，公預高道之選，恩例賜金襴紫服及今之師號。辛亥，先師委蛻，心喪不怠。迨真常宗師之嗣教也，因觀寰宇記，知燕之西山有神仙洞府，而逕路巖巖，人跡罕到，命公往相視之。公不憚勞苦，徑往奉先，詢諸耆老，果于神寧鄉西北得黃山玉室洞天，俗云漢留侯棲隱之所，又得仙都山仙洞、大房山潛真洞，皆非人世所有。公復命，真常師甚喜，即命葺居之。時五華提點闕任，有難其行者，言之宗師，師責曰：「五華因緣，大概已就，但得一長者主之足矣。今三洞福地，大費經理，微劉公，誰可託者。」言者悚退。公既受命，罄已資以爲營構之具，先於仙君洞下創觀以居，仍率衆鑿開洞門，始終計工千百。再年，師推公爲三山洞主，大緣未竟，公忽處順，蓋丁巳三月初十日也，春秋五十有九，所度弟子百餘衆。方公未疾之前，曾書頌遺其徒焦志潤，有「神遊八極，位列仙班」之語，由是觀之，可謂達生死之機而了於胸次者矣！門人卜地洞山之南隙而安厝之，禮也。四月晦，涿郡翠華壇郭子元、李子玉等陳祭方壺之始，有羣鶴翔集，人皆異之。葬畢，志潤等丐志其墓。余寓長春，辱與公鄰，且數得請益，用是不克牢讓，姑爲編次其實而系之銘曰：

維此畸人，玄門梁棟，即道是身，識世大夢。左右清和，筆頭拈弄，來無所將，去無所送。玄鶴一歸，三山空洞，勒銘翠琰，千載取重。

韓抱真

傳記

丁志純《重修白雲觀碑》（《道家金石略》） 夫道無乎不在，則天

下之物莫非道也。物無非道，則道外無物，此古之人所以爲未始有物也。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故教之留傳，則軒轅太上立焉，歷殷、周、唐、宋及金之世，玄風繼闡，琳宮相望，乃重陽七真立焉。門下耆宿韓君，禹城人氏，弱冠之時，學道于玉陽，服膺歲久，偏得師之役也。名抱真，號廣陽子，志在乎嵩山，丐食於洛陽，歷東原。時當前金之際，兵革蠭興，公者挈其徒侶來遊青社，而至萬山。公美山之陽，若簾之櫺式，兩谷而下，中有其崗，名之曰茅嶺。嶺之純土，宜粟果雜株，嶺之前迤左右，其谷若曰若圈，林木陰翳，嶽麓回還，中有其井，外有其泉，深邃而下垂，中可容人也。公贊之不已，可以爲福地乎。有會首馬公，素重先生之道德，因已其地施焉。若是，則平持阿險，剪去荆榛，結茅其上，而衆共處之。公樂道忘饑，或三日不舉火，十年不置衣，惰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乃合乎大同。故道精思於內，而德發揮於外，虛而往，實而歸，無形而心成也，戶外之屨滿矣。弟子劉志遂、景志純等，率其衆相與左右羽翼之。鳩功伐材，運棟輦輦，日營月葺，不數年間，中興大堂一區，金碧聖像真官之位，雲齋兩翼，至於燕寢之間，蔬圃之圃，春磴之場，梓棗茂盛，松檜森然，罔不畢備矣。偉觀落成之後，每遇朔望，鳴鐘集衆，香火致禮，以贊祝天子萬年之固，此廣陽之本志也。玄門掌教大宗師真常真人，名其觀曰白雲，仍付以金襴紫衣，號曰沖虛。未幾何，老師擇日而登假，而心未嘗死者乎！繼踵主其觀事，唯存馬志沖，遂將梁家莊地十畝，易換陳提控茅嶺之田，北至山，東至溝東崖，西至溝西崖，南至老師之墳塋，其師藏塋之地，乃焦王會首施之也。其餘土田，或東或西或南，延袤不等，高下不齊，計田六十畝，盡充觀之常住，贍養徒衆焉。沖一日自度其事，慮盛跡歲久湮沒，欲樹他山之石，庶傳不朽。公不遠舍而來青社，攜果于余：子其爲我文之。余是已故撫其修建之始末，以書之爲記，俾來者有考焉。又系之以銘曰：

大道恍惚，玄之又玄，軒轅太上，立教爲先，重陽七子，教之繼傳。般陽南視，萬山巍然，前有二谷，若曰若圈，左有其井，右有其泉，馬公祖產，施與韓仙。荆榛阿險，變爲芝田，修成觀宇，白雲接天，皇王萬壽，黎庶免遭。孰營葺事，廣陽徒緣，歷文在石，來者考焉。

李元常

傳記

馬光國《創立興國觀記》（《道家金石略》） 人生天地間，誰不欲立志當年，垂名後世，以成其功者，蓋有時之遇不遇，命之與不與，斯二者，天也。孤獨臣孽子，其造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苟能終始如一以伸其願，李公之謂也。公諱元常，平陽李都統之子，資質孤標，賦性明敏，不幸早孤，營營獨立，孑子無依。遂南游夏邑，素聞王公講師其人有德，敬拜席下，願留而受業於門。夙莫勤謹，服膺學問，凡有訓誨，默會心通，數年之後，德業有成，拜別南歸，渡河適澠。至義豐鄉西張村，左右徘徊，眄睠古禹廟貌壯麗，北有長溝之險，南望熊耳之高，東近雷公之祠，西接鳴河之門，四望廓然，真仙侶之勝地。讀暨碑記，乃興國五年重建。遂與鄉人歲時致祭，屋宇雖曾更新，終爲舊貫，樹志潛謀，於廟東始剪荆棘，創立觀院，墾田興農，以爲永遠之基。不數年，殿廡畢舉，妝嚴亦集，煥然奪目，爲之一新，因取興國年爲觀名，以示將來。至於教養門徒，無不精通，信結會首，遠近服從，凡所興修，多資衆力。由此觀之，惟造心之危，慮患之深，故能至此。語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其斯謂歟？公壽終羽化，其徒張正淳等，已卜觀之吉地爲仙塋之宅兆而安葬之。追慕其德，若不文諸石，使後世無聞，泯絕吾師之用心，負累深矣。以事告之夏縣李威儀，同來謁予爲記。僕以無學，又厥疾縈身，辭謝，求懇益堅，讓不獲已，姑摭其實爲之記云。

李道謙

傳記

宋渤《玄明文靖天樂真人李公道行銘並序》（《道家金石略》） 終南山之尊高，雲夢澤之廣闊，在天地間不知凡幾區，惟二者處今中原，故獨稱最巨，亮有神莫之。靈明變化，雨暘開闔，古今以來，中有不可測。英奇秀拔，魁傑壯偉，人物之出，亦不可常得。近世大宗師重陽王公以道德絕倡，號稱全真，轟興金大定中。始方羊於東海上，既而演溢於八表，行至人之無爲，說千載之心傳，二百年於茲矣。公生終南山下，舊居地尚存。後其弟子盛啓之，擬成宮室，歷代崇飾之，嗣致香火，又敕扁其顏曰重陽萬壽宮。主宮中務者，非名勝閎博之士，蓋莫得與其選。天樂真人李公和甫，當師席者三十年，操行踐履，羽流想聞，神采言論，風旨玄教，景其範模。諱道謙，汴梁人，代爲豪家。考諱師孟，學成行尊，不爲舉子計，鄉郡高之，曰隱君不敢名。金末喪亂，歲饑，出私積賑施貧餓。母遊氏，亦賢謹能助隱君爲善。公資秀穎，能言便開敏知擬指，七歲以六經童子貢禮部。天興癸巳金亡，朝廷遣使區別四民，凡衣冠道釋之流寓者異籍之。公在儒者籍，時兵事方殷，遂改著道者服，以謂世利多累，弗若究性命之真，終已可樂無窮也。遂於三墳五典之正，老氏五千言之微，及所謂內聖外王之說，祠祀上章，金丹玉訣之祕，咸詣精奧。當時全真之門，老師耆德，所在尚多，爭欲邀致之，公悉無所許。壬寅，西游秦中，見洞真真人于公持籙方嚴，著見幽顯，心然之，即執贊拜，列弟子行。洞真器其賢，待以文章翰學事，尋傾平生所得舉付之。丙午，從洞真演教秦隴。戊申春，東還鄉里，葬其先府君於夷山，付家產于侄德，令經紀宗族，識者嘉其克終人子之孝。庚戌，洞真羽化，遺命甚勤。辛亥，真常李公主玄教，署提點重陽宮事。憲宗皇帝詔真常設醮于終南祖庭，見公奉職周飭，復委營辦庶事，于諸方色色具集。人初疑之，既而咸服真常知鑒。公行方見異聞勝跡，仙聖韶舉，必詳錄之爲成書，以開示後學爲己任。戊午，誠明真人張公主玄教，俾公充京兆路道錄。至元二年升京兆道門提點，臨衆以寬簡平允爲務，道民宜之。行台廉、商諸公皆以名士賓禮，故一時帖

傳記

然，無敢唾者。九年，淳和王公請至京師，授諸路道教提舉，尋辭西歸。十四年，安西王開府陝西，得承制除拜，署公提點陝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兼領重陽萬壽宮事，仍遣之黃金冠法錦服。十五年，王復令修大醮祠于重陽宮，以公爲領祀師，事已，錫予優渥，且俾刻石紀其歲月。十七年，世祖皇帝申降璽書守前職。二十四年，謁嗣安西王于六盤山，王錫之白玉鉤、名馬鞍轡。二十五年，永昌王遣使致師贊。甲午，上踐祚，秋七月，賜公號玄明文靖天樂真人。元貞二年夏六月，忽微疾，己未，遽長逝，歲七十有八矣。公私聞之，咸來弔祭，無不盡哀。葬之日，會者數萬人，霞五采覆壇上，羣鶴翔雲中，觀者歎異之。公純誠清粹，負氣正大，雖爲道者師，不眩以誕，不擾以紛，不妄語笑，平居澹然，人莫測其津涘。終身未嘗廢書不觀，經史百家，靡不周覽。晨起日課，取道德經、周易洛誦一通，盛寒暑弗輟。重陽爲宮，四方都會，園田殖產，收入不少，而自奉菲儉，不減寒素。問學必踐履，許予必公是，疎財尚義，一錢須內之宮帑，掌者敬事，亦不敢肆私見欺。宮西北有小溪，竹石林樾可愛，洞真居時嘗名曰筠溪，公復爲堂其上，爲文章詩詠其中，積有什一帙，曰筠溪集，奇麗超詣，若陶謝風致，作者尚之。蓋公本儒家子，能讀六經，及入道者門，輔之以潔淨性命之學，故蓄之胸臆者義理精深，溢爲言議則英華粲發，非直枵中枯形而已者也。往時先輩如紫陽楊先生奐，雪齋姚公樞，翰長永年王公磐，左山商公挺，公皆從之翱翔，爲方外友。許可之文，見於往還篇章中。岐山舊有周公廟，歲久圯，公遣徒庀工，一復故制。長安中有司作新孔子廟堂，又助棟宇費十三四。無貴賤長幼，識與不識，聞而賢之。著述有祖庭內傳三卷、七真人年譜一卷、終南山記三十卷、仙源錄六卷、筠溪筆錄一十卷、詩文五卷。

陳日新

虞集《陳真人道行碑》（《道園學古錄》卷五〇） 善爲老子之學者，

泊然而通，介然而容，燭乎幾而不作於用，適乎變而不阿其從，至自外者，漠焉不爲之動，存乎中者，淵焉不見其窮，沖沖乎充充乎，執之則無方，建之則有宗者，吾得一人焉，崇玄沖道明復真人陳公先生也。公弱不好弄，靜居若思。昆弟三人，既喪父，伯氏以儒顯，仲氏能治家以爲養，其母某夫人知公志，使從師龍虎山，玩心希夷，爲學日約，人莫測其所至，而其所造亦莫自知也。及來京，天下英俊咸往從而締歡者，若飲醇而飫甘，豪者靡，機者弛，有其能者莫不慊然自失而退。若公者，非古所謂德人者耶？公始辭母出家，雖遠去而未始頃刻忘，嘗思報親之大者而盡心焉。而人所見者，晚歲歸爲親壽，燕樂親戚鄉里累日，人人感動。及歿，奔喪治葬，哀毀如禮。故開府儀同三司張公留孫歿，公以弟子諸孫護喪歸。開府朝之大人舊臣，喪所過，傾官府，走士庶，弔奠無虛日。公推盡中情，凡役具辨，人又以爲難能。然公再罹鉅創，形氣向弱，而爲生之道傷矣。蓋還京居五年，淘煉清虛，一旦化去，隤然委順，弗撓弗怛，天曆二年四月四日也，年五十二。師友哭之慟，大夫士來弔者皆失聲，凡爲其道者哀思之不忘無間言。初，開府公受知世祖皇帝，肇設玄教，身爲大宗師，擇可以受其傳者，非奇材異質不與也。今大宗師吳公全節，元貞大德中爲天子禱祠名山，見公於上清正一萬壽宮，歸以告開府，遂召以來，深得開府心。歲從車駕行幸，嘗察罕海，有旨禱雨大應。故武宗皇帝、仁宗皇帝、興聖太皇太后皆知公道術，宣授某法師，提舉崇真萬壽宮，進授提點，遂封真人，兼領龍興玉隆萬壽宮，又領杭州宗陽宮。開府之師弟子得封真人者十數人，而張公、吳公、夏公文泳以真人居大都崇真萬壽宮，典司玄教。公之封真人也，贊書以四傳屬之而遽止，此其命也。夫公好讀書而樂接世務，其居在宮中最幽迥處，庭中草木無所剪治，花實時成，云以觀化。好爲詩，清麗自然，有足傳者。手校道書丹經、大洞玉訣、靈寶黃籙齋科等書，皆極精詣，其徒受而習焉。嘗道杭，杭方旱，徧禱弗應，行

傳記

省丞相達爾罕候公以爲請，公坐爲致雨告足，杭人至今道之。公又能論人生甲子，推之以言其禍福壽夭奇中，人異之，公不以爲事，亦未嘗言也。公歿時，篋中有書數卷耳，幾無以爲斂。自附身以至於還葬，皆吳公出私財給之。奉喪歸其里者，馮瑞京、徐慎初。其墓在某處，葬以某年月日，提點舒某、張某來求銘。舒、張、馮皆公以次相傳之弟子，徐從游者也。予與公爲方外之交者三十年，最知公，故宜銘。公諱日新，字又新，饒之安仁人，祖某，父某。銘曰：真人桀驁，忽其登天，上薄太霞，下蹴輕煙。寶化而消，名在世間，我哦其詩，琅璈相宣。秋高露零，素華娟娟，松有茯苓，石有醴泉。來食來游，待以歲年，雨人于田，雲復于山。泯泯漻漻，曷窺其玄，城郭孔固，何日一還。燕樂曾孫，有教有言，我銘在茲，百靈守虔。

婁近垣《龍虎山志》卷七 陳日新，字又新，安仁人。弱不好弄，

靜居若思。昆弟三人，既喪父，伯氏以儒顯，仲氏能治家，以爲養其母。知日新志，使從師龍虎山，玩志希夷，爲學日約，人莫測其所至，而其所造，亦莫自知也。及至京師，好讀書，不樂接世務。其居在宮中最幽迥處，庭中草木，無所翦治，花實時成，云以觀化。好爲詩，清麗有足傳者。手校道書，丹經大洞玉訣靈寶黃籙齋科，皆極精詣。嘗過杭，杭方早，徧禱弗應，行省丞相答剌罕候日新以爲請，坐爲致雨，杭人稱之。又能論人生甲子推之，以言其禍福壽夭，奇中，人異之。日新不以爲事，亦未嘗言也。開府張公留孫受知元世祖，肇設道教，身爲大宗師，擇可以受其傳者。吳宗師全節大德中爲天子禱祀名山，見日新於上清正一萬壽宮，回告開府。遂召見，深得開府心。歲從車駕行幸察罕海，有旨禱雨，大應，授崇真萬壽宮提點，封真人，兼龍興玉隆萬壽宮，又領杭州宗陽宮。天曆二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二。虞道園集與爲方外交三十年，最知日新，日新沒，爲之銘其墓，今《道園學古錄》載《陳真人道行碑》是也。

倪文光

教史人物總部·宋遼金元部

虞集《倪文光墓碑》（《道園學古錄》卷五〇） 至順二年夏，予扈

從上都，吳郡倪瑛與其弟珽使人持張先生貞居之書來求製兄文光真人碑銘。前十年，予從表兄臨卽魏君起客吳中，爲予言文光之善。旦日，部使者過其門而見之，表其堂曰高風，託予記之。予爲之言曰：嗟夫，士或困於窮愁放逐，力有所不得爲，則自託諸仙人道士以爲解，苟有可爲，焉知其將無不爲乎。唯德慧術智，可以有爲而有所不爲，脫然遺世獨立，庶幾其爲高風者乎。若文光之所就，部使者廉問所至，表之敬之爲宜云。後予直翰林，聞朝廷賜文光以真人之號，歎曰：名者實之賓，文光之高風既達矣乎！不知其未及受命而歿也。貞居脩大洞祕訣句曲山中，與予有棲遁之約者也，今實以書來請，而瑛珽又知好文學，予敢愛於言乎。按鞏昌王仁輔狀，文光姓倪氏，系出漢御史大夫寬。宋景祐中，有諱願者，自西夏入使宋不還，徙都梁，子孫漸多，聚族以居，其里遂名倪湖。建炎初，其曾孫益渡江至常州無錫，居梅里之祇陀，遂爲無錫人。益生伋，伋生淞，淞生將仕郎椿，椿生炳，世積陰德，族大以厚，實生昭奎，是爲文光真人也。母邵氏，始娠文光，夢異僧持械至其家，及生，有光夜赫然出屋上，鄉人以爲火也，操具昇水，四聚至，則知非火也。其家固已異之，稍長，入鄉校，校師常絀其問辨。爲歌詩興趣，自然有出世之意。善相者過之，告其父兄曰：是兒不策勳萬里，亦且標名九霄矣。文光頗以此言自信，經史之外，凡瞿聃之書，至於輿地象胥之說，莫不精究。及冠，雅志屏華絕欲，獨念無他兄弟備養，不忍舍其親而去耳。元貞初，東平徐公琰按察浙西，招文光議幕中，甚奇之，薦諸行省，授學道書院山長，吳人祠子游處也，因爲立學官焉。文光訓授有法，又出私錢，更作禮殿及祭器，士子畏愛之。秩滿，用薦者當遷官，文光慨然以爲不足則有務於外，吾安所不足，使吾心茫然無所主，以身從桎梏乎。謝去薰俗，以黃老爲歸。久之，二弟生且長，文光曰：可矣。去從金先生應新爲玄學，又從餘杭王真人壽衍游，即弓河之上作玄文館，祠老子，而事之以二尹子、亢桑子、莊子、

列子從，規制弘敞。玄教大宗師張上卿偉之，召而薦諸朝，以親老弗欲出，上卿亦不之強也。署文光爲州道判，又進道正，以領祀事。州人屢以水旱請禱之，靜默內處而吟蟹外應，人莫窺其際。蝗出境中，文光爲鄉錫山祝之，雲族而雨，蝗悉入具區，歲大熟。長史列上其行業。至大元年，有旨以玄元館爲觀，賜號元素神應崇道法師，爲住持提點。二年，宣授常州路道錄。延祐元年，有旨陞玄元觀爲玄元萬壽宮，仍住持提點杭州路開元宮事。明年，特賜真人號，是爲玄中文節貞白真人。命及門，而文光已遷化，則天曆元年九月十四日也。文光既服道士服，然執親之喪，亦遵程子、朱子所脩禮，用古葬法，亦不徇流俗，爲祠以奉祀。又爲永思堂於錫山，以瞻望其祖父之始來居者。母夫人且老，文光築室先廬之近，歲時歸養，親煨寒飲食之宜，得親之驩心焉。二弟允淳，族人里中子弟不暇教者，爲義塾教之，歿不能葬者，葬之，貧無歸者，資遣之。大夫士相見，見其儀觀軒特，襟靈虛曠，未嘗不嘆焉。晚自號玄中子，或稱初陽真逸，別有清微館於錫山之陰，蓋將神游寥廓。又爲樓居曰棲神偉觀，又臨黃公澗左作小蓬萊之亭，右爲天淵之亭，自擬於陶隱居之聽松風也。又卜霞步峰下爲棲神之地，築室種樹，高風堂在焉。句句自茅氏兄弟，歷陶隱居、司馬承禎，世有傳授，今劉君大彬奉其大洞經法，爲之宗師，文光晚乃從之遊。每一造之，彌旬乃返，神契冥感，句句曲人愛慕之，而文光有遠舉之志矣。前解化數日，召二弟，屬以善守先業，事母夫人。召弟子單宗玄屬，以傳法度之事。以九月九日會親友于清微館，登惠山絕頂，下睨五湖，揮手謝別。後五日，宴坐玄元方丈道室，儵然蟬蛻，顏貌如生，春秋五十。雖其令聞美譽表於鄉里，達於四方，淡泊絕欲以終其身，非所謂卓行者耶。國家崇尚玄教，其位號自法師爲真人，始自禁廷錄旨識，以寶璽而賜之，其重自中書書制而命之，所謂宣也，其位望重矣。至若真人者，多在朝廷任祝釐之事，不然亦當以釐事人奏則命之。文光高居雲海之上，林泉之間，跬步不踰於戶庭，而君命狎至，遂躋清顯，非名實素孚者曷克爾耶？昔玄靜先生之終也，柳識之文不加多，顏清臣之文不加少，後世並稱焉。故酌其宜而爲文光之詩。詩曰：

錫山之原，其土阜溫。麓有嘉泉，泓渟弗奔。敷潤千里，升爲雨雲，濯濯秋明，煦煦晨暉。卉木清妍，庶生並繁，含景抽英，出爲真人。抱道

以居，孝友具存，真館邃嚴，金碧珠璣。雲霞蔽虧，日月吐吞，消搖庭戶，高風遠聞。天書玉章，來於九門，霞衣金純，珮切瑤琨。受命于家，三接彌尊，淵潤巖輝，襲體曠隘。稼穡有秋，桃李何言，句曲之虛，有祕洞文。攝衣來登，受道神君，飛步太霞，下却塵紛。審于九淵，歸息天根，鬱鬱邱園，遺劍在焉，寥廓歲年，永懷孤騫。

孫德戔

傳記

虞集《玄門掌教孫真人墓誌銘》（《道園學古錄》卷五〇）真人道行著于天下，其最可傳信者，延祐二年夏，禮部尚書元明善代丞相禱雨長春宮，真人曰：明日雨徵至，須丞相上章，自言憂民報國之意，小得雨。尚書即爲章往向丞相，丞相病在卧內，使人取章入，署名付還。真人一見，告尚書曰：章觸婦人手，且得罪，寧敢望雨乎？使人問丞相門下果然。二人恐懼拜伏請罪，久之，退齋宮俟命，夜半真人曰：上帝念民無辜，賜之雨三日。果雨三日，尚書儒者盛貴人，不覺屈膝拜之。後建法主殿于宮西，朝廷命國工塑像，而元公爲之碑。五年夏，中書參知政事王公桂禱雨亦如之，興聖宮遣重臣醮雨長春，七日正醮，雨大至。所遣重臣，真人曰：勿憂也，此祭酒雨，止月星粲然，皆以聞。後上見真人，目迎送之曰：真仙人也。命圖其像，屬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爲贊，以璽識之。陝西行御史臺都事吳君昉，僉陝西廉訪司事張君翥，在鳳鳴見真人爲李氏脩醮，五色雲覆其壇，二日迺已，皆記以文。渭湓岸壞，漂廬舍，民走告真人，真人爲至水次，登壞岸，衆危之，然水立止。此皆有文書可考，歌詠以百數，若此者不可盡書也。蓋真人端靜貞一，自然感化如此，非有神怪譎幻者也，故君子信而傳之。真人諱德戔，字用章，眉山書樓孫武諸孫。年六歲，造終南祖庭穆真人坐下。十一歲爲道士，事樂天李真人，與同輩執事，未嘗忘讀書。紫陽楊公奐然見而異之，待之猶子。誠明張真

人、淳和王真人、洞明祁真人、張真人掌教時，皆親禮用之。世祖皇帝時命真人從親王匡西服，成宗皇帝命真人分教秦蜀間，武宗皇帝賜真人號，仁宗皇帝累加恩命，召至京師，掌道教，號曰特授神仙演道大宗師、玄門掌教輔道體仁文粹開化真人，管領諸路道教所，知集賢院道教事，推恩封其師若祖于洞真爲真君，高圓明、李天樂爲真人，穆王二師爲真人。終南山重陽宮者，全真之祖庭也，至真人居之，始大脩飾，天子爲出尚服賜之，鎮其宮。甘河，祖師遇仙處也，真人奉詔建橋，以寓度濟來者之意，其役甚大，又詔元公明善製碑文。七年得請于上，歸終南，優禮送之。至治元年秋，夢賦游仙詞，飄飄有遺世之意，八月五日化去，壽七十九，有希聲集行于世。九月十二日瘞之仙遊園，明年其弟子任道明、張若訥、顏某、趙道直、景若冲等來請銘。銘曰：

眉山之陽，詩書故家，篤生異人，爲國光華。於粲有文，獨以道著，號曰真人，天子所予。真人燕居，雲間日舒，物不疵癘，容容于予。真人出游，靈風前除，塵埃廓清，百神爲驅。天子有祈，真人致之，曰雨曰暘，天亦不違。盛德之尊，豈惟玄門，紛紛鄙涼，亦皆寬敦。終南峨峨，仙游有石，我銘識之，過者必式。

霍志真

傳記

王惲《提點彰德路道教事寂然子霍君道行碣銘》（《秋澗集》卷六

一）惟國朝甲辰乙巳間，鹿庵先生教授共城，不肖亦忝侍于几杖。時有爲全真學者重玄李練師自相下來，買田於卓泉，建立棲真別館。既而重玄北歸，委紀綱士霍君明道爲之主營建。不數年，創堂殿廊廡，煥然一新，際泉兩涘，盡種植巨竹，陰繁數百畝，中構筠溪亭，招致吾徒日徜徉笑傲其上，由是卓泉道院間於遠邇，簞名洞天福地之末。維時重玄則始之勤，而霍君明道實與有力焉。師諱志真，號寂然子，明道其字也。系出安

陽縣秋口農里號大家。父諱澤，嘗夢一麻衣道士，云自天壇而來，求託宿，許焉。寤而誕師。幼不好弄，寡言笑。既長，性淡泊，不慕悅榮利。弱冠，辭親學道，父憶夙徵，既允其請。迺詣于相之天慶宮，禮重玄子爲門人。全真之家，禁睡眠，謂之消陰魔，服勤苦而曰打塵勞，以折其強梗驕吝之氣。師從事於此者，凡閱三十寒暑，略無憚色。重玄驗其爲受道器，乃命主治玄門事，挺志誠確，措畫井井有法。及卜築于蘇門，委之輔敦教基，宏演宗緒，俾特達而有所樹立焉。師復披荆榛，掇瓦礫，攻苦食淡，擴充師志。又爲闢農畝，創水磴，廣資生理，培植教本，致遠邇尊禮，來者日益衆。至於齋廬深靜，井竈修潔，遊人過客如歸，而皆仰給焉。道俗推舉，任輝之威儀。師滌除玄覽，痛自澄治，惟務正己以格物，有辨訟者，率用理遣，不知官府爲何事。故羽流敬安，一方凝重，至二十載之久。年踰耳順，相之吏民咸宿仰道價，請主天慶宮。既至，受提點彰德路道教事，凡閱十有三祀。年尊德重，不俟言論，而衆自化服。師以某年月日沐浴易衣冠，無疾而逝，壽八十有一。葬于安陽縣王裕里重玄仙塚之側。師丰度清逸，望若時措之宜，和光同塵，接物無徇俗之弊。其訓導徒輩，言約理到，悉以身爲律度，可謂純乎其純，玄之又玄者也。其門人杜志用，夙承提誨，國報無方，琢石紀銘，期傳不朽，乃因介太一純一真人李公來屬筆。予既重李公請，又與師有夙昔之雅，既叙其行，已而系之以辭。銘曰：

道之大原，玄文五千，誕誇索隱，匪其正傳。質稟貞素，心地善淵，惟昇也全，內思靜專。耕田鑿井，順乎世緣，修己求志，繕吾性天。無欲觀妙，是爲道之自然，尚無往而不可，孰問朝市之與林泉。若人者雖乘化而委蛻，安知其精純之氣，不乘冷風而仙耶？門人攀慕，向雲翻躍，勒銘松臺，何千百年。

劉道清

傳記

陶德泰《尊宿提點劉道清德行之記》（《道家金石略》）：斯道之在天下也，萬物莫不有焉。而人為萬物之最靈貴者，既以□□矣，而不能明於道，可乎哉？今陽臺宮通真靜源沖素大師、賜紫金欄提點純清子劉道清□能明於道者，是以人皆以德行稱譽之。蓋斯道也，人能得之於心，謂之德，能施之於事，謂之行，故兼而言之為德行也。本宮住持提點王德仁，敬趨天壇絕頂之總仙宮，謁予而言曰：吾宗屬有尊宿者劉公也。自吾童稚出家，見其親歷住持，幹辦常住之事，及春秋既高，而退休于茲有年矣。于常住之物，毫分無取，此一德也。凡遇饑饉之年，齋糧有不贍者，未嘗不自己之資產周濟其急，此傳記二德也。或興修殿宇，補葺□廊，未嘗不施財效力，此三德也。或造作真聖道像，供器法物，皆發其囊篋以給其用，此四德也。今略舉其大概，未及細陳。近於至正七年，適丁荒歉，復以己之金穀凡若干，盡納于常住之庫，令贍道衆，令助修造，而好善樂施之心無倦焉。於是以親謁先生之所，願求其文以紀頌其德，此宮門之所以報□劉公也。予聞而嘉之曰：夫人有片善，尚猶可采，況有此四德乎，皆非細細之事也。是宜勒之於貞珉，以為後人之模範。復為銘曰：

天生萬物，惟人最靈。天地有象，道德無形。有者易昧，無者便明。孰能明之，劉公道清。於財不吝，逢歉則賑。其譽日彰，厥修益進。與物何私，淡然無為。老莊之書，理契精思。積功累行，服食紫芝。動靜可法，允合宏規。德仁有心，託予述之。大書于碣，永世其宜。

趙道堅

傳記

閔懶雲《趙虛靜律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一）：師姓趙，名道堅，號虛靜，南陽新野人。初業儒，博聞強記，精於體認，不能為應世學。至性淳慎，言語謹默，鄉里稱古人。喜參道典，尤善莊老，與世浮沉，父兄不之識也。聞七真演教，獨攜瓢笠，謁長春邱祖。【注】《道譜》載：長春真人姓邱，名處機，字通密，山東文登縣人，生於金遼之地。王重陽祖師度之入道，潛修龍門磻溪諸深處。後為元世祖皇帝三聘出山，遂一言止殺。天下初定，復遣其十八大弟子，分十八路以安撫天下流民，因而安堵全生者無算。世祖乃敕封真人以「長春全德神化明應主教真君」，號曰儒仙，主全真道教，開龍門派。追封其傳道師五代，皆加封帝君；並封其同學劉長生、譚長真、馬丹陽、郝太古、王玉陽、孫不二為七真，各開道派，謂之「金蓮七宗」。譚、劉、馬、郝、王，五真亦各加號敕封真君，孫亦加號封元君。其門下十八大弟子，以招撫功，皆賜封號，爵大宗師。○愚按全真道派，邱祖師一振之，遂大行於天下焉。誠敬精嚴，執弟子禮。邱祖與語而奇之，曰：此元（玄）門柱石，天仙領袖也。他日續心燈而流傳戒法者，必此子矣。遂侍祖游燕闡教，凡有作為，不自自合，或侍終夜，不發一語。祖乃傳以清虛自然之祕，棲隱龍門者多載。【注】《道譜》載：出撫西北路七載，安堵流民二十餘萬人。○《逸林》載：退修龍門十有七載。復出，侍祖於白雲觀，統大衆。【注】《道譜》載：首座趙律師，奉元世祖皇帝敕，賜封抱元趙大宗師。師於至元庚辰【注】元世祖之十七年，乃大一統元年也。正月望日，受初真戒、中極戒，如法行持，無漏妙應。祖乃親傳心印，付衣鉢，受天仙戒，贈偈四句，以為龍門派，計二十字。【注】《逸林·全真錄》載：元世祖賜開龍門派欽定二十字。即「道德通元（玄）靜，真常守太清，一陽來復本，合教永圓明」之源派也。師謹識之，未敢妄泄。是為龍門第一代律師。

〔師〕行維戒律精嚴，威儀整肅，弟子中鮮有當意者。修持凡三十年，功圓行滿，將示化，始以戒法口訣，於皇慶壬子年【注】元仁宗元年，距至元庚辰已三十三載。十月望日，鄭重其禮，親授河南道士張碧芝，名德純。【注】此篇暨以下四篇，一本於《鉢鑑錄》。較之原傳，其文稍簡。

張德純

傳記

閔懶雲《張碧芝律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一） 師姓張，名德純，本名珩，號碧芝，開封、洛陽富室子。形容魁偉，性豪俠，多致術士丹客，講摩不倦，家因破而病作。乃悟所行皆妄想，無益身心性命，遂棄家爲道士，滌除舊習，專精元（玄）旨，年已三十餘矣。聞龍門衣鉢已付趙祖，遂以弟子禮事虛靜師，歷年十八，一無指授，而誠敬不移。祖知爲道器，將示化，始呼至前，囑曰：「昔我子邱子大闡元（玄）風，廣行教化，其間得道承宗者，豈爲鮮少，乃獨以無上之道傳付於我，今又三十年矣。不敢輕授匪人，以辱太上正宗，得子以承，我事畢矣。汝其珍重以持。」師跪而受之，遂隱華山肩，荷律教有年。【注】《逸林》載五十餘年，此仍本于《鉢鑑錄》。是爲龍門第二代律師。運至大元至正歲次丁未【注】元順宗之三十五年，爲改元至正之二十七年，實爲元代之末年也。距皇慶壬子已五十有六載。七月望日，以傳東昌陳致中，名通微。師遂退隱，不知所終。

劉德仁

綜述

《元史·釋老傳》 真大道教者，始自金季，道士劉德仁之所立也。其教以苦節危行爲要，而不妄取於人、不苟侈於己者也。五傳而至酈希（誠）〔成〕，居燕城天寶宮，見知憲宗，始名其教曰真大道，授希（誠）

教史人物總部·宋遼金元部

〔成〕太玄真人，領教事，內出冠服以賜；仍給紫衣三十襲，賜其從者。

至元五年，世祖命其徒孫德福統轄諸路真大道，錫銅章。二十年，改賜銀印二。又三傳而至張（志清）〔清志〕，其教益盛，授演教大宗師、凝神沖妙玄應真人。（志清）〔清志〕事親孝，尤耐辛苦，制行堅峻。東海珠、牢山舊多虎，（志清）〔清志〕往結茅居之，虎皆避徙，然頗爲人害。（志清）〔清志〕曰：「是吾奪其所也！」遂去之。後居臨汾，地大震，城郭邑屋摧壓，死者不可勝計，獨（志清）〔清志〕所居裂爲二，無少損焉。乃徧巡木石間，聽呻吟聲，救活者甚衆。朝廷重其名，給驛致之掌教事。（志清）〔清志〕舍傳徒步至京師，深居簡出，人或不識其面。貴人達官來見，率告病，伏臥內不起。至於道德縉紳先生，則納屣杖屨求見，不以爲難。時人高其風，至畫爲圖以相傳焉。

杜成寬《洛京緱山改建先天宮記》（《道家金石略》） 惟我祖師東嶽真人劉君，生居滄州樂陵縣之北界，首以愛敬事母，以清靜處身。端由正念之克存，乃感聖師之臨御，復駕青犢，來抵其家，授以宗乘，傳以經筆，俾興大道之正教，以度末世之黎民。其教也，本之以見素抱樸，少思寡欲，持之以虛心實腹，守氣養神，及乎德盛而功成，乃可濟生而度死，以無爲而保正性命，以無相而驅役鬼神。行教三十八年，住世五十九載，以法傳付二祖大通真人陳君。二祖既掌天權，弘立祖道，度人罔極，設化無方，闡教垂一十五年，法壽則莫得而識，以法傳付三祖純陽真人張君。三祖稟質不凡，行法好古，敷宣聖教，克肖先師，處世五十五年，闡教二十五載，乃以教法傳付四祖元陽真人毛君。四祖見性達聰，罔愆成法，心厭塵世，不永斯年，掌教五星有奇，得年三十八歲，復以教法遜與五祖太玄真人酈君。五祖當教之日，值大元立國之初，法令未行，逆魔亂起，始終一十五載，遭逢十七大魔。以五祖道德崇高，威靈顯赫，魔不勝道，尋乃自平。自戊戌以來，化因以洽，南通河岳，北極燕齊，立觀度人，莫知其數，真人尊太玄之號，教門得真假之分，闡教三十六年，享壽七十八歲，將法傳付六祖通玄大師孫君。六祖得法之後，德感宸旒，名聞朝野，君王眷顧，卿相主持，秉統轄諸路之權，受通玄真人之號，嗣承宗教，轉見輝光。敷化一十五年，享壽五十六歲，於至元癸酉四月念二日以微疾而終。雖與歷代同示坐亡，其應現威儀化其他有異，於預先七日，將法傳付

七祖頤真大師李君。其傳受事意，又極昭彰，道俗官民，咸稱殊異。七祖得法之後，宣授統轄諸路，賜頤真體道真人名號。有河南路洛京提點舉師杜公德元，來詣師堂，告曰：德元所住之府店緣山，乃周靈王太子喬仙君飛升之地也，始創原廟，賜號寶天，時有前朝就為觀額。廟處仙山之末，觀居緣嶺之阿，殿堂房屋，有四百間，受業之徒，莫知其數，屢經劫火，焚蕩一空。至乙巳年間，得本里官民楊彈壓、王彈壓及莊院人等，具疏屈請本教道人楊德元住持此山，以奉仙君，為祝聖祈祥之地。屆于丙午，蒙先師五祖真人法旨，令德元與尊宿老大師李德甫，引領徒門鄺德和、侯德寶等同來，偕楊德元住此，啟修真開化之途，繼承師命。賜德元紫衣明照大師號，補作示師，隨即升充保舉，仍賜楊德元為紫衣清和大師，遷以法師之職。迄六祖真人掌教，劉差德元為河南路提點舉師，楊德元充執本路道錄職事，仍就此山為開教化人之所。德元與楊德元等，同志協心，經營起造，躬持畚鍤，親執斧斤，開撥荆榛，驅除瓦礫，鳩工作址，命匠掄材，二三歲間，方有倫序。真聖之堂再葺，仙君之廟更新，廟廡絮齊，齋廬成辦，既營殿庫，乃建房廊。內觀則丈室尊嚴，外望則宮門整肅。粵自結茅而立道，至於築室以墾堂，補故作新，奉真安眾，既成其事，上白元帥，乃告于王，遽然獲旨，鼎新革故，改觀為宮。即作賓之嘉名，益先天之美號。爰從創始，迄至於今，荏苒光陰，垂三十載。惟大道光亨於此日，化仙君丕顯於茲辰，聖師開聖教之端，宗主嗣宗門之法，諸功德主作成之力，大福德人護法之功，存歿之得道淨流，新舊之運心法侶，同成勝觀，共結良緣，又皆能竭力於教門，孰不欲垂名於後世？原聽宗師之法旨，許令立石以紀元，於是乎奉明命于師堂，屬衰翁而作記。

傳記

田璞《重修隆陽宮碑》（《道家金石略》）——真大道祖師無憂子之闡教門也，衣取以蔽形，不尚華美，目不貪於色也。祈禱不假鐘鼓之音，耳不貪於聲也。飲食絕棄五葷，口不貪於味也。治生以耕耘蠶織為業，四體不貪於安逸也。纖毫不乞於人，情不貪於嗜欲也。夫如是清靜其心，燕處

超然，默契太上衆妙之理，其真大道教門也哉。師姓劉氏，諱善仁，滄州之樂陵縣人也。生於汴宋宣和四年春正月十有八日，夙喪其父，不喜與兒輩嬉戲，見螻蟻避之而不履。有金皇統二年，冬十一月既望，遲明，似夢而非，有老人鬚眉皓白，乘青犢車至，遂授玄妙道訣而別去，不知所之。由是鄉人疾病者遠近而來，請治符藥，針艾弗用也，愈效如影響焉。示門徒誡法，其目有九，俱造次不忘而遵行之。及大定七年，賜東嶽真人之號。大定二十年，仲春既望，師瞻拜太虛，安然而逝。

酈希成

傳記

田璞《重修隆陽宮碑》（《道家金石略》）——傳及第五祖師太玄真人酈君諱希成，媯川之水峪人也。降日祥光滿室，金末道業已隆。聖朝創業之初，為教門舉正而闡教山東。四祖師毛君，暑月病劇，速召而來燕。既承其法，拂袖有深山之隱，慕道之徒，翕然而從，不召而自來，不言而自應，於是出整頽綱，道風大振，巨觀小庵，四方有之。嘗聞行教之泰安州，路經郡邑留止，師曰：吾不到泰山而不雨。時夏旱也，官吏信，送別而去。璞也先人寂然老人，時從行焉，私謂舉師田公曰：「師言不亦過乎，天道幽遠，安得必然。」舉師曰：「師之至誠，感應不測，豈敢懸料哉！」師至岱嶽觀，召觀主而謂曰：速逐行李，恐雨來而無雨具耳。師于方壺之西，面西北立，以稷扇蔽面而默禱之，片雲從所向之方而起，須臾密佈長天，雷鳴電掣，澍雨如翻盆。師坐方壺中，以扇指寂然謂眾曰：「此子弗信吾言，其誠然矣。貧道嘗夜起，不知履之所在，而問侍童焉，豈知天道必應乎？吾以至誠懇禱而獲其應，天其許教門之暢也。」道眾再拜而謝。居數日，玩泰山之白龍潭，師於東邊面西立，默禱之，水面有光如盤，漸如巨車之輪，舒張弗已，山壁林木，輝彩燦明。師曰「可止矣，可止矣」，忽然躍身環曲，離水數尺而沒，適有樵夫樹上窺之，奔告州

人。翼日，長官盛服來拜，且謝不謹。噫，掌行道教，其效驗乃爾，人不知其然而然也。師自泰安而還，到處扶抱疾者祈治而即愈。或出家，或在家爲弟子者，殆無曠日矣。師經中山，過易水，至奉先縣之懷玉鄉，愛其山奇地秀，欲建觀宇，適有三祖師時舉師趙希元輩墳塔在，土人云，其地嘗爲大道庵，名曰靈泉也。師益喜，於是運石啓地，剪荆棘而構屋築垣，栽棗植桑而墾田野，載離寒暑，已成其趣。東有單鳳之山，北有卧龍之崗，駝峰磊落，出乎其上，南有上樂之原。太玄真人屬王舉師德昌領院門事，是後歲歲興功弗輟，建聖像之殿，方壺、齋堂、廚舍，次第而列，田墅倉廩，蔬圃水碾，井池確磴，至於馬牛之廄，莫不完置。今之掌教大宗師崇玄廣化真人八祖岳君，總角時修行於斯，亦有年矣。仙翁道友，晨昏參禮，仰祝聖朝萬萬載福祚無疆，香火誦經，無虛其日。厥後敬奉勢都兒大王令旨，特賜隆陽宮之額。本宮舉師田德進從教門舉正王德道造弊廬而言曰：隆陽之宮，都西名處也。自始經營，及今幾六十年矣。欲刻豐碑，俾遊玩者知其真大道之教，及示諸後人遵守而勿怠，禮也。來請文。璞幼時嘗聞先人暨田舉師丈話奇應之事，又重二師之請，弗敢固辭，遂爲文而銘之。

岳德文

傳記

虞集《真大道第八代崇玄廣化真人岳公之碑》（《道園學古錄》卷五

○）國家混一海宇，兼進羣藝，俾各得自致其功，罔或遺佚。是故禱祠禴禘之事，有屬諸道家者。其別數宗，而真大道者，以苦節危行爲要，不妄求于人，不苟侈于己，庶幾以徇世夸俗爲不敢者。昔者金有中原，豪傑奇偉之士，往往不肯嬰世故，蹈亂離，輒草衣木食，或佯狂獨往，各立名號，以自放於山澤之間。當是時，師友道喪，聖賢之學湮泯漸盡，惟是爲道家者，多能自異於流俗，而又以去惡復善之說以勸諸人，一時州里田

野，各以其所近而從之。受其教戒者，風靡水流，散在郡縣，皆能力耕作，治廬舍，聯絡表樹，以相保守，久而未之變也。國朝之制，凡爲其教之師者，必得在禁近，號其人曰真人，給以印章，得行文書視官府。而真大道教者，則制封無憂普濟開微洞明真君劉德仁之所立也。以弟子嗣守其業，治大都南城天寶宮。又嘗得郡置道官一人，領其徒屬，與全真正一之流參立矣。今其第九傳掌教真人張忠清者，世家關中，其譜則橫渠氏之族姓也。事親至孝，制行堅峻。嘗掌教矣，厭謁請逢迎之煩，逃去之。久無克充其任者，朝廷重其名實，遣使尋訪，給驛致之。既見，度不可辭，即舍所賜傳，徒步入京師，深居寡出，人或不識其面。著書以明其學，文多奇奧。貴人達官來見，率告病伏卧內，雖有金玉重幣之獻，漠如也。或拜伏戶下良久，自牖間得一語而去，已爲幸甚過望。至於道德忠正縉紳先生，則納屣杖策往見，不以爲難，時人高其風，至畫爲圖以相傳。翰林學士吳公嘗移疾假館于天寶宮之別業，其徒以真人道行記請。吳公之言，天下學者所尊信，因擇其可書者以遺之，其徒爭取以模刻諸石，遠近且十餘所。真人聞而誨之曰：始吾學道，豈求名哉？遽止之不能也。則來者告曰：木則有本，水則有源矣，吾師之隱德，未傳聞於世，而吾獨以吳公之文行，是既爲吾弟子先矣。惟先師之事，今吳公歸老臨川之上，念不可復以強之，請子爲之辭。予既思吳公知張真人事，必敬重之，乃授其事而爲之次第曰：真大道第八代師曰岳真人，諱德文，字某某。父曰得慶，故家絳州翼縣，娶澤州王氏，兵間遷涿之范陽，今爲涿州人。生三子，真人其季也。將生時，其母夢老人皓鬚長身，冠劍壯偉，告之曰：當贅寄母家矣。明日，州人見有青氣西北起，若自天來者，奔從氣所往視之，則岳氏家也。氣止而真人生，歲乙未之九月十九日，距今九十三年矣。生而雄渾，稍長，不爲兒嬉，性不嗜酒食肉，亦絕不啖。年十六，辭親入道龍陽宮。其父愿怒人也，事稼穡惟謹，心甚是之。而長兄興方以才勇爲行軍百夫長，疑其惰也，驅而置之行伍之間，非其志也。是時五代師大玄鄺希成真人居懷來水峪之大玄宮，往依焉。十八受教，被其冠服，漸領其文書谷帛之事，又主四方之來受其戒誓者，太玄甚重之。而其父母且老，從真人於水峪事太玄，後皆泊然委蛻，其徒稱之。太玄之化去也，密告其六代師玄通孫得福真人曰：岳生其八代乎。第七代師願真李德和真人之掌教也，

署爲法師，充教門諸路都提點，以副已也。至元十九年十月，真人所焚香爐中有異徵，方怪之，而李師升堂集衆，以教事付真人曰：先師之囑如此。遂以二十一年宣授崇玄廣化真人，掌教宗師，統轄諸路真大道教事。又賜璽書褒護之。自是眷遇隆渥，中宮至召見，親賜袍焉。安童丞相嘗病，真人視之立差，時甚神之。諸王邸各以其章致書，爲崇教禮助者，多至五十餘通，而實都爾王又爲創庫藏，脩宮宇，廣門牆，充田畝，治冠與衣，間飾金寶，極其精盛。元貞某年，加封其師祖，錫賚尤厚，使人立碑棣州冠劍所藏處。是年奉詔修大內延春閣，下賜予偏及其徒，而真人以大德三年二月化去而升仙矣。始涿有童謠云：涿有八岳。父老莫之解也，後真人號岳祖，蓋其徵云。而岳氏由真人父子入道，自其仲兄得元以次，子孫女婦從其教數十人焉。吾聞其徒云，西出關隴，至於蜀，東望齊魯，至於海濱，南極江淮之表，皆有奉其教戒者。皆攻苦力作，嚴祀香火，朔望晨夕望拜，禮其師之爲真人者如神明然，信非有道行福德者，多不足當其任。而真人時常使人行江南錄奉其教者，已三千餘人。庵觀四百，其他可概知矣。

張清志

傳記

佚名《堯帝延壽宮真大道真人道行碑記》（《道家金石略》） 謹按

真大道之教也，興□金人得中土之時，有祖師劉得仁，初號無憂普濟真人，加號無憂普濟開明洞微真君，目昧□德經，虛心實腹，□言悟真□□絕□嗜欲，屏斷酒肉，勤力耕種，戒行嚴潔，一時翕然宗之。傳至五祖鄺真人，克遵祖訓，□謹修持。其時有孟德平乃泰安長清縣第六鄉人也，父祖俱事戎壘，從嚴武惠公東平闢幕勾當。□德平不喜俗冗，斷葷絕欲，惟務修行。屢嘗驗其真志，遂□□修堯帝延壽宮兼管四季祭禮□督工修造，僅三載工畢。德平率衆俱禮五祖爲師。忽一日，得浩然之氣，輒以宮門付

王成貴、杜進福住持，師一瓢一杖，雲□山川。既而復歸□清舊隱，重修上清宮爲之祖堂，以俟老焉。惟成貴承繼宮門。蒙六祖真人授以東平路道錄勾當，領職垂二十餘年，未聞面惡於人。後解職與杜進福、任□貴等，遵守戒律，未嘗違怠，至於玄應真人之傳矣。真人張氏，乾州奉天縣人，儒宦著族。大父德開，爲軍官，長千夫。父永興襲其職，母呂氏。師長身古貌，耽耳美須，蕭然塵垢之表，望而知其有仙風道氣。自幼惡殺，不啖肉味。年十六，從天寶李師爲道流，錫名清志，然猶歸養父母。年十八，辭家人太白山，越一年，往觀李師，復還省親。久之，辭親入終南山。大父年老，招之出山，乃家居侍養。年二十六，創長安明道觀，又適鳳翔□扶風縣立天寶宮。及李師解真，師事岳師，昇以扶風道教之職。年三十三，爲永昌王祈福於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既遍，復來關中修理前所創宮觀。居太白山龍虎洞三載，妖魅障厄亟至，一皆不懼。聞大母喪，歸服喪如禮。會陝西行省官有疾，治之而愈，有所歸遺，皆卻不受，彼乃爲辦葬資。服闋至京師，岳師試以勞事，喜曰：是子可矣。又遣之出曰：他年再來。吾師暨徒二人，入□□大珠牢山，結茅而居。山舊多虎穴，虎避他處，頗爲人害。吾師曰：「吾奪其所，可去之。」於是游山東諸州，爲人除疾，應驗之速，若或相之云。已而岳師歿，吾師還喪之。喪畢，潛遁，逾大慶渡，至河東居臨汾。五年白雲庵地大震，城邑鄉村屋廬悉摧，壓死者不可勝計。獨師與其徒所居中裂爲二，得免於患。師遍巡木石間，聽呻吟聲，救活甚衆。復歸華山舊隱，而天寶宮二趙一鄭攝掌教事，五年之間，相繼殞滅。鄭臨終語其徒曰：「天降凶苗，死亡薦臻，得非於教條有違逆歟？吾聞張清志躬受岳師付囑，蓋仁人也，可奉之掌教，庶有多乎。」於是宮之徒衆尋訪吾師于華山岩谷。既至，衆皆悅服，師諭徒衆曰：「吾教以慈儉無爲爲寶，今聽獄訟，設刑威，若有司然。吾教果如是乎？繼今以始，凡桎梏鞭笞之具，盡廢之。」衆諾，自是衆安害息。五年宿弊，一旦悉除。吾師之孝其親也，大父母、父母之存，膳必親視，藥必親嘗，出入必告，應對必謹，清溫定省，靡或有闕。母嘗病疽殆甚，口吻其膿去毒，遂得蘇瘥。又患隔氣，疾幾不救，師禱神進藥，不寢食四旬，母忽吐涎塊如瓜，漸底平復。居喪至哀，於儒家喪制不悖。師之敬其師也，塵賤之役，人不屑爲者皆不厭倦，澣衣執爨，汲井剪廁，一無所

辭。師之持其身也，衣布衲，攜銅罐，自爲粥以食，終夜危坐，未嘗解衣甘寢。不衣絲纈及氈瀚罽皮毛之屬，至於乳酪酥蜜，亦未嘗嗜也。師之濟於人也，少能力耕，其鄉土厚泉深，艱于得水，盛夏時，每日于農務之餘，汲水貯石槽中，使盈而不竭，以待鄰里放牧牛羊，及禽鳥之渴者來飲之。宗戚之家，親死子壯，葬娶愆期，則傾囊爲之葬娶。饑饉之歲，見不能自存之人，輒賑恤令不至餓死。行禱嶽瀆山川口賣錢三千緡隨行，以濟所在，獨無告者。鈞州趙家河，民居近山麓，莫可鑿井，遠取河水以飲。師爲相土脈，俾井其處，果得甘泉，人甚便之。新豐戲河，地在高原，亦以無井爲苦。或告以師前在趙家河得水之事，衆詣師請。師曰：「前特偶然爾，其可再乎？」請不已，竟爲掘二井。師之達於命也，謙沖損抑。掌教將二十年，教風日盛，于天寶宮完舊營新，誦經之堂，禮師之祠，安衆之寮，以至庖庾庫廩，各有攸宜。日食數千指，而吾師淡乎無欲，他翁神君，亦將讓德。欲立石以紀天寶宮重興之由，敢以爲世之能文章者請。予曰：子之教自託於老氏，其原蓋深遠矣。其流之別，教各不同，予未暇細論。洪惟我朝列聖之於二教，其恩至厚，其禮至隆，前古未之有也。而子之師皎然獨清於衆濁之中，口絕葷膾之味，身絕污穢之行，可謂特立不羣者矣。若夫客塵不入而心常虛，主珍不出而腹常實，神氣合一如夫妻子母之相戀而不離，長生久視以閱生生滅滅之衆，此則老氏之末流，所謂神仙之伎也。予學孔氏，不足以知此，然或罔克究竟而欺世盜名者，蓋亦不無。若子之師，潔尚質素，泊然自守，庶乎可與游方之外者哉。謹記。

侯元仙

傳記

王若虛《清虛大師侯公墓碣》（《滄南遺老集》卷四二） 師諱元仙，字子真，趙州人也。大父澄，以胥吏起身，至河北西路漕司掾，才幹既優，而行已無玷，尤以孝友著稱，議者謂不見用于時，則必有得于道。母

歿，慨然曰：所以區區塵土間者，爲親故也，今不待養，復何爲哉。聞淇上蕭真人立太一大教，因往參爲門弟子。真人一見愛之，授名道淨，傳太一三元法，得以便宜行化。乃即本州及真定之第，各建太一堂，奉持香火，以符藥濟人。大定二年，凡釋道之居無名額者，許進輪賜之。公遂投牒，以在州道院爲太清觀，而在府者爲迎祥。真人每批經錄，必先授公而後傳，前後千品，公曰：天寶下降，要當永劫流行，一日去世，誰其保之？密禱上真，願于私屬生繼嗣，其後男琳得子，相貌殊常，即師也。生不茹葷，始學語，能辨三官之像。少長，嬉戲則教羣兒禮北斗。澄大喜，以爲祈禱有徵，而得所託矣。會朝廷鬻祠牒，由是度爲道士。年十四，已克主大醮，詞音清亮，迥出一時，儕輩翕然推服。明昌初，以高德應詔，入住中都天長觀。自泰和改元，國家事祈禳，連設大醮，羽流極天下之選，而師皆與焉。仍常居要職，出諸人右，功完賞實甚渥，賜紫衣，德號曰觀妙。尋佩符馳傳，降御香于岱嶽、長白等山。頃之，以親老辭歸鄉里。崇慶間，召住太極宮，用進補軍儲恩，改授今號。宣宗南巡，被命入汴，提控上清宮，敕有司一依天長故事，逾年而退。未幾，太清宮請爲宗主，三返益勤，不得已應之。時院門凌替，殆莫能支，加以歲賦數百斛，爲病尤甚。師下車未浹旬，以狀上聞，悉獲蠲免，衆賴其庇。已而拂袖棲遲于涓川。正大庚寅正月，爲□士左崇等作醮于鈞臺，法事勝絕，舉壇欣幸，以爲未始遇也。既畢將還，忽示微疾，衆欲召醫候之，師不許，曰：世緣已盡，自可長往，安用療爲？越三日日中，命置高座，面處之顧，至未刻，則口占一頌，舉首端坐，頂中戛然有聲，兩手握子文而逝，時年六十九矣。遠近士庶，炷香拜禮者累日。神色宛如生人。己酉，焚化於郭西，從遺命也。下火之際，紫雲見其北，蒼鶴十數翔舞空中，移時乃散，送者幾萬人，莫不以手加額。嗚呼異哉，其超脫明白如此，亦世所罕聞也。丙戌，塔于潁濱之崇真觀。予素知師名而不及識，每以爲恨。然嘗與其門人悟詮游，悟詮業履清修，而讀書好事，亦落落不凡者。以大元辛丑年正月二十日，改葬師于平棘縣明信鄉之鄭村原，屬予銘其墓，渠意既堅，而竊亦樂爲之道也。乃叙而銘之曰：

其生也爲賢，其沒也爲仙，人而知此足矣，又何加焉？著之琬琰，以永其傳。

韓矩

以表道根，勒銘墓石，永賁四門。

蕭道熙

傳記

傳記

王惲《故太一二代度師先考韓君墓碣銘》（《秋澗集》卷六一） 君

諱矩，字某，其先世爲大梁望族。曾祖璠，五季時官司諫，終以銀青榮祿大夫致仕，避地北渡，遂占籍爲衛人焉。祖奕，大觀末舉茂才，數爲縣有聲。父渤，金初登進士第，雅有文采，終獲嘉令。君自少以疾不仕，資性慈祥，家故饒財，心樂施與。凡親舊貧窶，里喪有不克襄事者，至則傾倒橐篋，以調其急。或者來謝，曰非初心也。鄉黨悉以長者稱。天眷間，太一始祖真人以神道設教，凡遠邇嚮風，受籙爲門徒者，歲無慮千數。君舉族清修，信禮之爲尤。至香火之奉，雖寒暑風雨，不爽厥德。已而君內子閻氏以嗣事爲禱，真人篆丹符令吞之，且曰：汝家積善已久，當產異人。既誕，師果有奇表，真人目之曰：他日輔興吾教者，必此兒也。有免抱，即留養道宮。三歲識字，七歲善書，及既長，儀觀秀偉，慧悟絕人，批答辭章，捷若影響。遂由清虛師主盟法席二十餘年，輔興之言，有充而至於極焉者，今追定仙號曰太一二代嗣教重明真人。由是而觀，則韓氏一門之積，其來固遠，以有是子而論之，君之德又概可見矣。雖年甫中壽，師易韓爲蕭，然至於克荷玄綱，光隆教本，在韓宗亦爲不朽。君既歿，嗣重明躬葬君於四門里祖塋之次，母閻氏附焉，禮也。其六代度師全祐，顧惟傳嗣之重，猥及余末，千何以圖報，維是跡師真所從出者，其潛德幽光，表而銘之，中心度獲少安矣。乃以刻文來請。師於某祖妣妙清君，列叔父行，於義不可辭，遂叙其世次，而系之以銘。銘曰：

作善降祥，長惡得厲，在理必然，隨感而至。赫赫韓宗，德顯河衛，衍慶及君，濬而瀰淪。俟著而發，乃生異人，異人伊何，太一次祖。提挈玄綱，鵬騫鳳翥，庇及本宗，光隆邱土。松柏蕭園，連崗接武，神格仙遊，有來容與。風駕雲軒，同讎共馭，純化追遠，歸厚來昆。泝流尋源，

單公履《太一二代度師贈嗣教重明真人蕭公墓碑銘》（《道家金石略》）

太一嗣教重明真人謝事後七十餘年，寵謚賁臨，祝冊將告，其玄孫蕭居壽與其提點張善淵相拉直弊廬以幣言曰：「師之德博矣，屬以多故，敕命難明，今茲得請於朝。惟所以表初爆之者，本末未具，是殆闕然。」並以同郡王惲狀，請爲師銘，刻之□碑。「略」師諱道熙，字光遠，本姓韓氏，其先汴州人。後唐李，五代祖銀青榮祿大夫璠避汴兵，因家于衛，故著籍焉。曾祖奕山舉茂材，祖渤登進士第，父矩隱德不仕，是實生師。爲人英俊特達，□豐儀，眉目秀整，鬚髮甚澤。三歲有白氏之無之譽，六歲能書。正隆間，始祖一悟真人以神道設教，感驗靈異，□寧甚尊禮之，所在翕然從風，韓氏舉家尤極敬信。師在母苦病，語□父請禱于真人。真人曰：「毋恐。汝韓氏素植善根，彌月當生異子，大吾法門。可服吾丹書，無復苦矣。」及分瑞之夕，殆達如也。甫岐嶷，留養宮中，□受度爲道士。未幾復命以清虛大德之號。大定六年冬，即命嗣法。是時師甫十歲，以幼辭，不許，令大衆悉參拜，如朝真人之儀。十有一月，真人羽化于萬壽丈室，師縗絰哀痛，若在苦塊。然與執事□□喪事，哭踊之節，縗麻之數，塋域之制，遣奠之儀，與具葬虞時日，率截然不少然，觀者咸嗟異之。既窆，師乃具儀法升堂，大衆以次就列，有門弟子羊道省、劉道固等，即問師它生云何賢聖，同稽首求頌。師走筆批曰：「明月清風大德，頗訝愚人未識，切切問吾爲誰，只是從來太一。」嗣法之始，衆以其幼，頗少之。至是悅服，咸屬心歸向焉。由是風聲遠速，自濟東及於海墻，門徒日增，無慮千萬矣。初，真人謂靈章寶籙，率天神護持，宇舍偏仄，□陋無以妥安神靈，命中央起台爲壇屋，其戶牖悉以鐵爲之。師乃

構締層閣，宏大壯麗，逾於先訓，揭以靈章寶蘊之名，凡佩錄投符，進階錫品，卒於是乎在，觀望尤聳焉。□于墳原建朝元觀，□石紀祖師功德。□綜練之餘，興創葺理，殆無虛歲，若堂殿房寮，門廡台觀，下至於廚庫館廡，門人僦匠受工，悅若子來，初無告命之勞，登登丁丁，已整然輪奐矣。十年，師始十有四臘，門人李悟真者，造請何為仙道，師曰：「汝當還矣，奚問焉。」李殊不悟其旨，明年，李一夕不疾而□，□車□□□棺者如執虛，開視之，維從中一白鴿飛去，餘衣衾而已。衆愕然，始悟向云還者，即仙也。一日，師忽謂左右曰：「吾教始於是川，固已東漸於□矣，然旦夕當洋溢京師，汝等可趣治裝從吾行。」未幾，世宗詔求海內名德主持天長觀事，師幡然應詔，從行者幾數百人。提點孫公始以□□為憂，不數日，□□之民，陸輦川舟，空集于門下。其道尊德至，人感而化若是者非一。及陛見，特加優禮，時大定十四年也。明年，辭還。後四年，住趙之太清觀，適境內旱，州郡遍走羣望不應，遂禱雨于師。乃書飛雷救旱符一道，□靜幾上，□州佐以下，酌咒水沃符□，比還，雨盈尺許，歲賴以熟，迄今趙人能道其事。二十二年，興陵夢師朝謁，儀觀甚偉，寐思之，微至內殿，問以攝生之道。對曰：「呼□吐納，以斬畜餘齡，此□滅山林□□□者之所□，不可□於為道。陛下聖德天覆，宇內晏夷，含氣之類，莫不咸若，惟當信執厥中，嘉與天下，同享太平之福。攝生之道，無大於此。」上嗟歎焉。及還，寵錫甚渥。二十六年秋，師密謂門人蕭道宗曰：「吾門□□□此不可久處，當遣美後人，吾將遍禮名山矣。然門徒數萬，繼今傳後，不可乏人。揣其純粹廉潔，介然有守，無逾王志沖者。」遂集大眾，醮祭禰廟，俾以傳代寶錄，曰「君太一第三祖」也。初銘所□法具云：「有德輔□，□□□欺。敬之慎之，永保教基。」遂去不知所終。師風儀□爽，德宇純粹，樂與賢士大夫游，譚玄論道，造極精微。道藏之外，兼通經史百家之術，善屬文，動輒數百言，深入理窟。字畫□□，有魏晉間風格。嘗□題畫像云：「來自無中來，去向無中去，來去總一般，要識其間路。」其達如此。鄉里有老疾不能自存者，率一人月給縑五千，前後近百人。有貧不能舉其喪者，為具棺槨衣被葬之乃已，其樂於振□又如此。至於□□度程□□儀物注措云為之際，一皆有法，雖古能吏不過也。而又精嚴法象，通貫神明，度厄愈疾，德用有

不可勝言者矣。五代師居壽溫淳衍博，戒淨明通，足以冠冕大方，紀綱玄統，為一代人天之師。神山神游，莫名在，窀穸未備，責其在予。越乙卯春，具大招之禮葬師衣冠于祖塋之側，禮也。中統三年，乃具其事狀請命於朝，特追謚重明真人號。昔太史公撰次六家之要者，道家之名，歷代因之，無□以□靜玄□為體，祈禳禱□為之用，雖□□□□有□□其綜真悟理，享帝榮星以為有國者崇福祈祥之地，其用則一而已。粵自四象未分，太極含用，渾淪磅礴，寓妙理於無□之中，□□朕兆□天乾知太始而萌一□之造氣母□胎而啓玄牝之門，一之用□矣。散而為五行，為潤下，為炎上，為曲直，為從革，為稼穡，融而為羣品，則流者峙者，飛者走者，動者植者，羣分而類聚之，□曰萬□至於□□太和，莫不各有一真之性，其原未有不本於天之一者。故一之□也，始乎辰極，其神太一，用斯顯焉，實元工運化之樞，萬有資生之本也。列宿之中，最尊二十八舍環於外，若三十輪共一數者，過於□□及中央各以四十五年為率。雨臨之方，宿壽吉昌，是以漢武重泰峙之祠而禮□郊祀，汴都正四維之位則報極儲祥，皆所以嚴象緯之尊，致欽崇之用也。禱祀之禮，於是乎興。金天眷間，始祖一悟真人是生衛郡，遠□漢儀，近追前代，上稽下考，而立教焉。本之以湛寂，而符錄為之輔，於以上格園穹，妥安玄象，度羣生於厄苦，而為之津梁。跡其沖靜玄虛，夫祈禳禱祀者，並行而不相悖。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師其二代嗣法者也，而能□□擴充，增光禰德，玄風溥□。己不居其成功，付畀得人，退守孤竹子臧之節，所謂激衰俗之頹波，隆百世之師者矣。是可銘也。

王守謙

傳記

王惲《太一三代度師先考王君墓表》（《秋澗集》卷六一） 君姓王氏，諱守謙，字受益，博之堂邑人。世以播種為業，致資產豐阜，田以井

而計者九，桑以株而會者蓋萬數焉，遂爲里中鉅家。然闔門善良，薄於世味，奉道之心，亟若饑渴。聞太一教以符籙濟度世厄，所在奔走，惟恐其後，君乃與其配李氏，欽挹真風，不遠千里，願爲門弟子。量家歲費外，悉以贏餘爲本官香火供。有子曰志沖，即今太一三代度師也。師生而岐嶷，七歲出就外傳，應對進退，皆中禮度。及毀齒，善記誦，喜讀老莊等書。初君董田務於野，牛憩蔭下，寤寐間若聞呵喝聲，見數青衣人導一童子前來，且曰：天仙過此，可少避。恍視之無有，適師持壺漿來饁，君異而不出。曰：自度是兒恐終非田舍中物也。及長，父兄與議婚，不許，曰：去家人道，乃所願也。遂禮二代師爲黃冠，以徑明行脩，得度入道士列。既嗣法席，遭遇道陵，特賜號玄通大師。君聞而喜曰：天仙之異，誠有驗矣。且曰：平生奉道，獲此實報，王氏爲有後矣。享年七十有六，考終牖下，師以禮葬本縣王莊里祖塋之右，母李氏附焉。今度師勅定仙號曰體道虛寂真人，其師真之德，靈應之蹟，詳見墓碑，茲不復云。六代度師全祐嗣教之七年，自燕命提點張居禮等以禮幣來謁，且致其意曰：「道家者流，雖崇尚玄默，而太一教法，專以篤人倫翊世教爲本。至於聚廬託處，似疎而親，師弟之在兩間，傳度授受，實有父子之義焉。今三代師真其在宗門，表墓有碑，嗣法有傳，可謂光且顯矣。然物之在天壤間，未有無本而出者，今未有餘榮，而本爲寂然，豈厚人倫輔世教之理哉？敢百拜以表辭爲屬，幸憲使無拒。」予以師之言，誠爲知所本矣，遂諾而作之表。

蕭志沖

傳記

王若虛《太一三代度師蕭公墓表》（《滄南遺老集》卷四二） 太一之數，興於金朝天眷間。衛郡蕭真人，其始祖也。靈異之跡，上動至尊，勅賜觀名太一萬壽。世嗣其法，一再傳而得師焉。師諱志沖，字用道，博州堂邑人。本姓王氏，祖某父某，並受真人法錄。師幼穎悟，誦書日千

言，而沉靜寡言，不好戲弄。年十六，父兄議婚，師曰：性喜出家，不願娶也，強之不可，因而逃去。隱于冠氏李守奇家，遂與守奇詣衛州，參二代師爲門弟子，始事尊宿霍子華。子華故有淹疾，師侍奉惟謹，前後十年，無懈倦之色，或衣不解帶者數月，人以爲難。大定十六年，朝廷普試僧道，師初密誦經文，人人不知，一旦中選，儕類甚驚。及當給據，言于考官曰：師兄蕭道宗，累被黜落，年過四十，乞以據授道宗，某方壯，徐爲後圖未晚也。考官不許，而多其讓。十七年，授度保充衛州管內威儀，領教門事。二代師將退席，密語道宗曰：吾門徒數萬，而試經具戒者，完顏志寧及王某而已。志寧資雖明敏，而頗輕肆，非主教之才，不如王某純粹廉潔爲可屬。乃以爲法嗣，而改姓，凡法嗣皆從蕭氏，蓋祖師之訓也。師素不爲辭章，及升堂諭衆，隨意而言，悉成文理，勸戒深切，聽者聳然，內外相慶，以爲宗門得人矣。居無何，有司選奏四方高德之士補住中都天長觀，師首應之。既而河犯，郡城居人往往他徙，而本觀道衆亦旅寓于蘓門，師聞而還。聲望既隆，求教者接踵而至，歲所傳無慮數千人。先是汲縣閭村有觀曰朝元，荒廢已久，而額籍具存，師請諸官，遷于西門墳園之側，以處其衆。明年河復，本觀殿宇頽毀且盡，師次第繕完，尋復一新，而增創者幾倍，所費不貲。明昌間，前尚書右丞劉公偉自大名移鎮河中，道出淇上，謁師甚恭。州倅移刺者，先以常流待師，見劉加禮，心猶疑之。其後數屏人獨往，而師常靜坐無爲，因問先生于此有何受用，師曰：靜中自有所得，非語言可以形容。若無得者，雖片時不能安，況終身乎。其人乃服曰：劉公誠有知矣。師自重修觀舍，深居簡出，外人多不識其面。承安改元，日食正旦，父老懼災，請師作醮于神霄宮，士庶畢集。師少時白晢而癯，至是色如紫玉，目光炯然，冠佩整肅，若自天而下，觀者嘆仰，以爲真人復生也，少長貴賤，悉歸禮之。泰和初，章廟春秋已高，皇嗣未立，設普天醮于毫之太清宮，閒歲報謝，師皆與焉。五年，河南道士籍少，既以再祈皇嗣被召，過師問之，師曰：向來作醮，例遣重臣，所在供擬，多傷物命，其違天意甚矣。自今宜罷之，至于與醮官吏，皆須禁止葷酒，務行善事，庶可達誠。雖然，再三則瀆，亦恐徒勞耳。籍至闕，以勿遣重臣爲言，上可之，而令籍詣太清行事如初。師與俱往，既又同赴中都太極宮，誦經百日。時戶部侍郎胥鼎方提控寺觀，恐師南還，率

朝士十餘候之，曰：今明主臨朝，尊元重道，天長纔廢，隨建此宮。如師者人天眼目，不容遽去也。會宮衆亦堅挽之，遂勉爲留。七年大蝗，上遣中官問提點郭元長懷治法，元長勅其徒聞道藏求之，師從傍曰：道藏如海，豈易討尋。就使有之，亦未敢必其應。吾祖真人嘗留經錄三百餘階，內有祕章，今可用也。遂取以進。上喜曰：天垂此教，以利生民。即命師依科作醮，比行禮，大雨，師呪信香一炷，禱于真人，其雨立止。翌日，有旨問蝗絕之期，對以三日。據法有灑壇符，而灑時當留一面，使蝗有所歸。師則留其西，西乃大山也。及期，則羣飛入山而死。詔加賞賚，師固辭曰：道人救物，安用賞爲。上曰：真道人也，當別議旌表。郭元長告免提點職，詔師繼之，仍賜號元通大師。內人賈病逾年，諸醫莫療。上曰：此非藥餌所及，前懷蝗王某，殆是異人，或能起之。師奉命直抵宮闈，治以符水而愈。宮闈非闕寺不得到，蓋以道重師也。衛紹即位，特賜上清大洞法服一襲，當時榮之。師嘗謂人生貴適意，顧名雖尊顯，而身甚勞，浩然有休息志，乃因胥公舉汾西李大方以自代而歸，實大安二年之春也。一日，集衆曰：祖師立教，代代相承，如續燈然，無有窮盡。今弟子中蕭輔道者，祖師再從孫，吾當付之。於是退處西堂，高拱淵默，不復以世務關意。貞祐二年，四代師主毫之太清，師亦從焉。四年閏七月丙午，忽謂門人曰：速具湯沐，吾將歸寂。門人亟加冠履，未畢而逝。有鶴數十，旋遶久之，時天氣猶暑，閱餘旬而體不變。八月庚申，權殯于宮之塋。其日陰晦重甚，衆方以時刻爲疑。俄樹杪雲開如席許，得以不誤，已而陰晦如故。又聞香風四來，送者幾萬人，咸嘆異之。初，師之將誕也，有桑生于宅中，不半歲成樹，比十年，其高數尋，狀如層樓，世所未見。至是亦無故而枯，相與始終，尤可怪訝也。師平生無喜愠，恂恂似不能言，至遇事而發，雖衆所難決者，三數語輒定。老莊之外，兼通諸史諸書，而尤長于左氏春秋，其智識有大過人者。享年六十六歲，戒臘四十，自號元朴子云。四代師，字公弼，既返河朔，將復迎師骨以附于真人，而求所以表其墓者，俾予文之。公弼一世偉人，所交皆天下之士，而竊幸與之游，昔已嘗爲作真人傳矣，而又有茲命，是不以蕪陋見鄙也。義不得辭，則據其事狀而具著焉。

張善淵

傳記

王惲《故真靖大師衛輝路道教提點張公墓碣銘》（《秋澗集》卷六一） 夫道有綱紀，需人而後弘，如上承師真，下綜法務，以公材吏用而肇開玄佐之功者，其鍊師張公乎。公諱善淵，字幾道，趙郡平棘人。公生有異相，比長，言灑灑有次序。父溥，嘗任衛真縣酒坊使，時太一四代祖中和真人提點于毫之太清宮，溥素挹真風，日侍師於几席間，嘗沾沾然而喜曰：吾見師聽以說，遂參禮爲門弟子。中和人品甚高邁，道價重一世，與游者公卿賢士夫，一動靜語默間，皆中倫慮。公親炙既久，日有所得，與之俱化，若時雨然。歲壬辰，河南舉大兵，公與中和隔離者久之，既而聞師北渡，遂稅駕於趙，迴奔奉焉。師忻甚曰：奔走疏附，吾宗門幸有人矣。即令知太清觀事。丙午夏四月，侍中和師赴太后幄殿，及見，及霑寵眷，奏受真定路教門提點，仍賞賜白錦法服，命伏中和頒錦幡寶香於崧高、太華二山，以仰祈福祐。時衛之祖觀，兵燹後鞠爲草棘，中和師界資經理，不三數年，神庭燕處，頓還舊觀。壬子歲夏六月，公從中和北觀嶺邸，加號真靖大師，改提點衛輝路道教事。甲寅歲，復奉旨致禮嶽瀆。癸丑冬，詔天下名師悉赴燕長春宮修羅天清醮，公奏五代貞常真人與于會。其所以致顯宗教，推轂嗣師，高出衆表，俾道流光闡者，公力居多。己未春，上南巡，臨幸壽宮，時公以染疾不克朝謁，上言念舊，眷命近侍存問，仍頒賜御藥葡萄酒服之，病良已。故中統二年中，換受宣詞，有云「操持堅正，祭醮精嚴，隨師遠覲於闕庭，奉命敬祠於嶽瀆，已加玄號，宜煥新章」之旨。道論爲榮焉。公資性清峭貞幹，臨事敏而善斷，馭衆肅而有方，雖一言話，出人意表，從不肯碌碌混常流中。生平喜讀書，於老子最爲有得，故行已接物，多掇其微妙。至於禱饗醮祭，內嚴外辨，綽綽有餘裕。兩從中和北上，沈幾先物，往返萬里，無不如其志。嘗奉旨給

諸度牒，鶴舄所經，例有贖，公略無所私焉，其清介遠大又如此。壽七十，委蛻於太一順事齋室中，實至元乙亥正月廿五日也。越三日，陪葬於祖塋之次。後八年，六代祖純一真人，念公有力宗門，在玄士實爲傑出，有不當泯於後者，丐予銘之以識墓竈，余因撫其行實而系之以辭。

蕭輔道

傳記

王惲《清輝殿記》（《秋澗集》卷三八） 維衛州府太一廣福萬壽宮，伏爲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赫臨之盛，易常然丈室，大起行殿，邇天威而貯寵光焉。既落成，嗣師蕭全祐以其事上聞，賜名曰清輝。全祐將文諸貞石，以傳不朽，謂臣嘗忝屬太史，于法得書，乃具其本末來請。臣謹按初上之在潛也，思得賢俊，以裨至理，聞太史四代度師蕭輔道弘衍博大，則其人也。於是以安車來聘，既至，上詢所以爲治者，師以愛民立制、潤色鴻業、用隆至孝者數事爲對。上喜甚，錫之重寶，辭不受。曰「真有道士也」，賜號中和仁靖真人，冠帔尊崇之禮，前後有加。迨己未春，鑾輅南駕，次牧之野，時師仙游已邈，上以隱居所在，特枉駕來幸，周覽殿廡間，莫享丈室，詢慰宿昔者久之，所以欽挹真風，懷思不忘。且從五代嗣師居壽之請，及登大寶，復降璽書，追寵師德，有「清而能容，老而不曜，富文學，知變通，嚮朕在潛，與之同處，何音容乍遠，冠履遽遺，殊用悵然」之歎。

又《萬壽宮方丈記》 萬壽宮既易常然丈室，起清蹕行殿，越明年，作夏屋于新宮之背，蓋所以拱辰居而復師位也。方之舊制，一切充而大之，其傳度之位，賓友之筵，淵嘿之室，高明靜深，顯敞誠超越矣。既考室迺以壁紀來懇。維太一教興于金初，始祖垂創，顧雖一事，而本而未，皆有次第。其植根豐末，濬源衍流，傳無窮于後者，惟恐其不弘且博也。逮重明嗣法，至創靈章，峻仙品，有充類至極者。大定一水，漂泛無幾，

再傳而得虛寂，堂宇齋壇，刻期而復。貞祐之兵，燼爲飛煙，四代中和仁靜真人披荆榛，掇瓦礫，成難爲易，不十年，略見完具。其有侈而未廓大者，以俟夫後之肯構者焉。然顯仁藏用，已胚胎于其中矣。貞常師持守成業，而光揚恢廓之志，規模未竟，而奪之遽。今六代純一師，感其如此，思有以大慰先志之有俟而未竟，俾既易而必葺者，八年之間，一新而改觀，誠可謂繼述之善者矣。

李居壽

傳記

王惲《太一五祖演化貞常真人行狀》（《秋澗集》卷四七） 師姓李氏，諱居壽，字伯仁，道號淳然子，衛之汲縣西晉里人。生有淑質，沈默寡言笑，自幼喜道家之學。年十三，拜太一四代祖中和仁靖真人爲師，旦夕給侍左右，進退應對，容度詳謹。中和知其可教，甚善待之。戊戌歲，受戒爲道士，命典符籙科式等事，錄文部帙靈章寶篆，仙階顯職，稱號廣博，師裝繕嚴整，銓次詳明，大稱所委。壬子歲，聖主居潛邸，駐蹕嶺上，以安車召中和真人於衛。既至，燕見之次，薦師才識明敏，志行淳和，請傳嗣爲五代祖，仍從誓約，易姓爲蕭，即蒙允可，賜爲貞常大師，仍授紫衣。其年冬，中和謝世。中和人品道價，高絕一世，師嗣挈玄綱，以簡重堅潔，持守成規，洞洞屬屬，若恐失墜。及其張皇道紀，醺醺事宜，其應如響，由是徒衆厭服，聽約束惟謹。前人之光，曾不少佚。時衛大旱，守官致禱于師，即書太一靈符，浸巨盎中，騰呪未畢，雲葉膚合，澍雨霑足。致德譽日廣，上聞於朝。己未春，上南巡，駐蹕淇右，重師之請，幸所居萬壽宮。悵真仙之儵去，喜什界之得人，周歷殿廡，詢慰者久之。師敷對誠款，允協睿意，眷顧光寵，於焉伊始。明年庚申，中統建元，春正月，命師即本宮設黃籙靜醮，冥薦江淮戰歿一切非命者。迎奏際，陰風淒淒，若有趨赴慘泣之狀。秋九月，詔赴闕下，上親諭修祈拔金

錄醮筵。翼日，特賜號太一演化貞常真人。二年冬，上命祭斗於厚載門，親詣祝香，仍賜錦紋綾帔。四年秋，遣近侍護師頒香嶽瀆等祠，仍賑濟貧乏。至元三年，以京師劉氏宅賜師爲齋潔待問之所。六年春，皇嗣請師禱祀上真，用介繁祉，受釐之餘，遂資師金冠錦服玉佩符焉。八年，螟蝗爲災，命師即岱宗汾睢，設驅屏法，其秋乃大熟。十年正月，就上都大安閣演金錄科儀，時春寒，賜黑狐裘貂帽各一。冬十月，奉安真武神位於昭應新宮，禮畢，中官衣以異製綾道服。大內青宮肇造之初，皆詔師按太一符云襪鎮方所。十一年，特旨於奉先坊創太一廣福萬壽宮，中建齋壇，繼太保劉秉忠禮六十神將，歲給道衆粟帛有差。十五年，奉旨祭七元星君于西府鐘室。啓告之初，期以風動所樹幡標爲神君格思之驗，既而儲皇親臨炷香，冷風颼颼，至幡影颼颼，從官劒佩鏗鏘，肅然爲起敬。明日具陳其事，上甚喜。越明年以事辭結遁壇，命易七元斗位。聖上儲皇，以師積年祭禱精誠，多獲靈應，前後賜與，如玉尊像、寶粧劒、安車龍杖、金銀器皿等物，不可殫紀。師爰自傳嗣以來，奏言始祖曰太一一悟傳教真人，二代祖曰太一嗣教重明真人，三代祖曰太一體道虛寂真人，四代祖曰太一中和仁靖真人，焚黃昭告，典禮華縟，存歿有榮焉。至元三年，以重修祖觀殿宇告成以聞，蒙勅辭臣製碑，鋪敦教基，具紀本末。復奏受保舉師張善淵真靖大師，教門提點監度師高昌齡保真崇德大師，高弟李全祐觀妙大師，范全定希真大師，及欽承璽書，護持玄門，其弘闡宗教，殊爲光顯。師以至元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羽化於西堂方丈，享年六十。治命令觀妙大師李全祐嗣主法席。訃聞，上嗟悼久之，儲皇賻楮冥三十定，仍諭中書省給威儀祖送。其年十月，遣使護喪歸葬衛州汲縣四門村祖塋之次。師豐儀修偉，清修有操行，謙虛篤實，不事表襮，混然與物無忤。而曾中風鑒殊皜皜也。與人交，誠款有蘊藉，所談率以忠信孝慈爲行身之本，未嘗露香火餘習。生平問學，不斯須離，如饑渴之於飲食。其易傳、皇極、三式等書，皆通究其理。晚節德量弘衍博大，不可涯涘。宜其爲聖皇挹真風，屬祕祀，留宿宮禁，參預庭議。師素以憂深思遠，理或未暢，形於顏色，設因方便而需德澤之深，即詢訪而裨時政之闕，橫覆道蔭，成敷錫之美者多矣。惟其玄默不出，頗得而詳。論者謂師雖方外士，其至誠上感，蓋有君臣慶會之契。古人稱上士學道，輔世主以洽好生之德，師其有焉。既窆之

二年，嗣教真人將以師官行請於朝，植碑神門，掄揚追報，以慰華表歸來之想。以不肖憚與師義同里閭，交且久，知師爲頗詳，以事狀見託。謹將師之人品道術，細細形之於筆端，庶幾太史秉筆者得以採擇焉。至元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議大夫治書侍御史行御史臺事王惲謹狀。

張居祐

傳記

王惲《凝寂大師衛輝路道教都提點張公墓碣銘并序》（《秋澗集》卷六一）大師諱居祐，字天錫，世爲汲郡人。父道用，居樂善東北坊，素以茗飲爲業。師早失怙，恃兄居仁，訓育有方。甫及長，愿立如成人，然向慕玄風，亟若飢渴，思得大宗師爲依歸，以果其腹。歲壬辰，天兵下河南，時太一四代度師遂自拓城北渡，應大將薩濟斯請，主新衛昭順聖后祠。兄居仁舉家崇奉，遂命師爲門弟子。居無幾，四代度師北還，住趙之太清宮，以師童侍有年，謹敬不怠，雅重焉，遂度爲道士。俄命掌觀之廩料，出納詳明，儉而中禮，曾無有撮龔之悞，度師稱其能。時衛之祖觀，兵後燬廢殆掃地，度師遣提點張善淵詣衛興復，且請師以佐葺理，允焉。師爲之戮力從事，小小之役，率以身先之。既而張侍鶴馭北觀，其營建事，師獨任之。不十稔，壇殿齋室，下暨於庖湍庫廐，井井一新。己酉春，中和真人還衛，顧視之，喜其得人。己酉冬，中和昇寂，師辦易葬事，焦勞爲獨多。丁巳冬，以事召赴行殿，勞歸，霑衣幣有加。還，貞常真人以師素貞幹有節，命知宮事，繼陞充提舉。中統三年，上特遣使植碑壽宮，師復趣辦，不踰其素，於國事有光焉。至元十九年，六代純一真人嗣主法席，以師道行純粹，勤恪有功，上言於朝，宣授凝寂大師、衛輝路道教都提點。凡七年間，道流推服，教門增重焉。二十六年二月五日，得寒疾，再宿，談笑而逝。及斂，予臨視，面如生，吁亦異矣哉。享年七十有二。越七日，提點范全定等葬師於四門里祖塋之側，禮也。師爲人樂

易，無機械心，苟有過，必須問之人，而無憚於改，不然咽若有物所梗。其歷事三度師，前後五十餘載，護道服勤。始卒，德不爽。純一真人以予係鄉曲，故持狀來謁銘，因憶十九年冬，予僑寓大都道宮，適師與會，宵永無寐，龕燈爐火，尊俎談舊，嘗及于萬靈坑事，悲世故之無常，悼逝者之如是，淒然動華表歸語之感焉。故師每歲例清明後一日，丐具酒肴楮幣等物，斗量車載，展祭塚次，以慰鄉梓冥漠之魂，亦惟恐其心之不盡也。其於存歿兩間，亦追遠歸厚之意也歟。是可銘。銘曰：

太一設教，幽顯兩通，凡曰云爲，須人乃崇。猗歟張公，德度沖融，致身福地，逢教之隆。敦今若朴，發之天衷，寂不俗絕，勞而有功。師事三葉，罔異初終，一朝委蛻，爲報何豐。祖垠之東，萬栢葱蘢，陪葬其側，若堂有封。鐫銘表石，永示無窮。

明清部

張正常

傳記

《漢天師世家》卷三

四十二代天師，諱正常，字仲紀，號冲虚子，三十九代天師太玄公之冢子也。生有異徵，大玄公假寐，夢神人飛空而至，曰：余自華蓋山來，遊君家，願見容也。及覺而生。幼穎，特寬厚，雙目燭人，性嗜老莊言，於仙道秘法尤篤志。大玄遊五嶽，指相傳印劍曰：龍星再集於亥，吾兒當持此大振玄風。至正己亥襲教，太玄之懸記始驗。時兵亂，經錄久秘，至是願授者川至。闡三元醮脩於玄壇，嘗鍊度幽爽，輒有異感。辛丑，我大明太祖高皇帝，發御榜，命有司訪求招聘，而天師始遊。遣使者上牋，陳天運有歸之符，上以手書賜答，有勉澄心定性，以凝道功之語。乙巳，朝京師，上召見，悅曰：瞳樞電轉，法貌昂然，真漢天師苗裔也。命坐賜燕，下詔褒美之。再召宴，及錫以金幣，還山。丙午，復入覲京城，士庶求符者，日以千百計，侍史不能給，閉關拒之不止。上諭俾施符水，乃篆巨符投朝天宮井中，人爭汲之，須臾水竭，見土弗已，疫者飲之，皆瘳。上聞而嘉之，令作亭井上，號曰太乙泉。命傳太上延禧諸階法錄，及辭還山，復詔中貴人，齎賜織文金衣，特勅中書給驛券畀之，以便朝覲。吳元年丁未，詣上勸進牋。洪武戊申，上登大寶位，建號改元。入賀，賜宴於便殿，諭曰：茲授卿以大真人稱號，誥命議給俸祿，面奏懇辭議俸，止乞如故，事優免及，專出符錄之事。上嘉而可之，准賜蠲通戶，及大上清宮各色徭役。宴畢，內降制書國朝制詞具載皇明恩命世錄授正一教主，嗣漢四十二代天師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領道教事，仍給銀印，視正二品。特設玄幕之佐，曰：贊教掌書等官，

教史人物總部·明清部

陛辭而還。上御謹身殿，從容謂曰：卿乃祖天師，有功於國，所以家世與孔子並傳，以迄於今。卿宜體之以清靜無爲，輔予至治，則予汝嘉。出白金十五鎰賜之俾新其宅第。己酉二月，特召入朝，上御奉天殿賜見，預命設宴待之。是月，承顧問者四，錫宴者二。三月十三日，上將通誠於天帝，致齋三日，上御袞冕服，親署御名於章，勅太常設樂，手授於真人，俾祝而焚之。禮成，錫金幣，宴於文樓，羣弟子饗於別館，仍賞賚有差。庚戌夏，上錄功勳，特勅吏部改贈父三十九代天師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嗣成爲正一教主太玄弘化明成崇道大真人，改封母明慧慈順仙姑，胡氏爲恭順慈惠淑靜玄君。是年秋，上復召見，問以鬼神情狀，更給掌天下道教銀印。壬子秋，特召入覲，復加賜永掌天下道教事之誥以寵之。丙辰秋，上遣使召，忽先期而至，入見，上喜曰：卿來何符朕意耶，明年秋，朕將遣使祠海嶽諸神，卿當妙柬弟子之清脩者，與其偕來，錫燕及金法衣玉圭珮法器之屬。丁巳夏，率羣弟子入覲，宴於午門城樓上，舉爵謂曰：卿宜罄此一觴。勅內侍出御，製歷代天師贊示曰：他日當書以賜卿。明日勅，遣代祠嵩山，分遣重臣與弟子代祠羣岳，仍賜衣各二襲，楮幣有差。既還，錫宴賞如初。及歸山，志趣頗異常。一日，置酒，與昆弟酣飲。慨然歎曰：五嶽名山，先子欲遊而弗遂。嵩山中峰，乃吾祖得太清丹經之所。今藉聖天子威靈，幸一至焉。嚙曦景於層霄，邈浮埃於浩劫，吾志將有在矣。咸訝其言，未幾，示以徵疾，端坐榻上，屬弟子方從義曰：吾無以報國家寵恩，爾等宜左右我子孫，以贊寧謐之化命。取印劍授其子曰：我家千五百年之傳在是，汝其勉之。語已，舉手作一圓象，嘿然而化。是夕，大崖石崩，聲聞數十里。禮部尚書張壽爲訃聞，上嗟悼良久，且曰：朕欲命其徧祠五嶽，今方一至嵩山，何期大數止於斯耶。遂親製文一通，遣前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安慶弔祭之，藏蛻於南山刺坑口。

《明史·方伎傳·張正常》 張正常，字仲紀，漢張道陵四十二世孫也。世居貴溪龍虎山。元時賜號天師。太祖克南昌，正常遣使上謁，已而兩入朝。洪武元年入賀即位。太祖曰：「天有師乎？」乃改授正一嗣教真人，賜銀印，秩視二品。設寮佐，曰贊教，曰掌書。定爲制。

張三丰

傳記

《明史·方伎傳·張三丰》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名全一，一名君寶，三丰其號也。以其不飾邊幅，又號張邈邈。頤而偉，龜形鶴背，大耳圓目，鬚髯如戟。寒暑惟一衲一蓑，所啖，升斗輒盡，或數日一食，或數月不食。書經目不忘，游處無恒，或云能一日千里。善嬉諧，旁若無人。嘗游武當諸巖壑，語人曰：「此山，異日必大興。」時五龍、南巖、紫霄俱燬於兵，三丰與其徒去荆榛，辟瓦礫，創草廬居之，已而舍去。

太祖故聞其名，洪武二十四年遣使覓之不得。後居寶雞之金臺觀，一日自言當死，留頌而逝，縣人共棺殮之。及葬，聞棺內有聲，啟視則復活。乃遊四川，見蜀獻王。復入武當，歷襄、漢，踪跡益奇幻。

永樂中，成祖遣給事中胡濙偕內侍朱祥璽書幣往訪，遍歷荒徼，積數年不遇。乃命工部侍郎郭璉、隆平侯張信等，督丁夫三十餘萬人，大營武當宮觀，費以百萬計。既成，賜名太和太岳山，設官鑄印以守，竟符三丰言。

或言三丰金時人，元初與劉秉忠同師，後學道於鹿邑之太清宮，然皆不可考。天順三年，英宗賜誥，贈為通微顯化真人，終莫測其存亡也。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名君寶，字全一，

別號保和容忍三丰子。元末居寶雞金臺觀，留頌而逝。士人殮之，臨社窆復生，乃入蜀。洪武初，入武當山修煉。丰姿態魁偉，美髯如戟，頂作一髻，手持刀尺，一笠一衲，寒暑御之，不飾邊幅，或遊市井，浩浩自如，旁若無人，時呼為張邈邈。日行千里，靜則瞑目旬日。有問之者，終日不答一語。或與論三教經書，則吐詞滾滾，皆本道德忠孝，心與神通，神與道一。每事來，輒先知。飲酒一斗，或辟穀數月，自若也。登山速如飛，隆冬卧雪中。遍遊武當山中天柱、五龍、南岩、紫霄諸名勝。嘗語鄉人

云：「茲山異日當大顯於時。」至二十三年，拂袖遊方而去，明太祖詔求之不得。永樂中，遣官徧詣天下名山訪之，不遇。天順末，贈為通微顯化真人。後又有人見之鳴鶴山，或隱或見，莫可蹤跡。嘗遊揚州瓊花觀，有詩曰：「瓊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致不沾凡雨露，高標猶帶舊烟霞。歷年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雙莫漫誇。便欲載回天上去，擬從博望借仙槎。其詞瀟灑，蓋自況也。」

王槩《大嶽太和山紀略》卷四 張三丰，號元元子，又號張邈邈，遼東懿州人，張仲安第五子也。寓居鳳翔寶雞縣之金臺觀修煉，忽留頌而逝。士人楊軌山殮之，臨窆復生，以一小鼓留其家。後亦亡去，入蜀轉楚，登武當山。洪武二十四年，詔求之不得。永樂中，遣禮科都給事中胡濙詣天下名山，訪之不遇。又舊志載，張全一號三丰，風姿魁偉，鬚髯如戟，頂中作一髻，一笠一衲，自無寒暑，又號為張邈邈，或處窮山，或遊鬧市，嬉嬉自如。及至論三教經書，絡繹不絕，凡吐詞發語，專以道德忠孝為本。事皆先見，或三五日一餐，或兩三月一食，穿山走石，行住無常。洪武初，遍歷名山，搜奇攬勝，至武當結庵，庵前古木五株，栖其下，猛獸不距，鸞鳥不搏，人益異之。嘗與耆舊語云，吾山異日與今大有不同。命邱元清往五龍，盧秋雲往南岩，劉古泉、楊善澄往紫霄，又結庵展旗峰北曰遇真宮，黃土城內曰會仙館。語弟子周真德曰：「爾可善守香火，成立自有時來，非在予也。」洪武二十三年，拂袖長往，不知所之。永樂十年，遣使致香書，屢訪不獲。正統元年，勅封通微顯化真人。

紀事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名全一，一名君寶，三丰其號也。以其不飾邊幅，又號張邈邈。頤而偉，龜形鶴背，大耳圓目，鬚髯如戟。寒暑惟一衲一蓑。所啖升斗輒盡，或數日一食，或數月不食。書經目不忘。或處窮山，或遊市井，能一日千里。嬉笑諧謔，旁若無人。嘗遊武當諸巖壑，語人曰：「此山異日必大興。」時五龍、南巖、紫霄，俱毀於兵火。三丰去荆榛，辟瓦礫，與其徒創草廬居之。已而舍

去，行遊四方。太祖故聞其名，洪武二十四年遣使徧覓之，不遇。後居寶鷄之金臺觀，一日自言當辭世，留頌而逝。縣人共棺殮之，及葬，聞棺內有聲，啓視，則復活。乃遊四川，見蜀獻王。復入武當，歷襄漢，不常厥處。永樂中，成祖遣給事中胡濙、內侍朱祥、齋璽書香幣往訪，積數年，窮陬僻壤皆到，迄不遇。乃命工部侍郎郭瑾、隆平侯張信等，督丁夫三十餘萬人，大營武當宮觀，費以數百萬計。既成，賜名太嶽太和山，設官鑄印以守，竟符三丰言。或言三丰金時人，元初與劉秉忠同師，後學道於鹿邑之太清宮，與里人張毅相習。毅四世孫朝用嘗遊寶鷄，遇三丰，問：汝家名毅者爲誰？答曰：吾高祖也。三丰曰：吾曾見其始生時，今孺子亦漸長，努力讀書，官可至三品。後亦符其言。天順三年，英宗賜誥贈爲通微顯化真人，然竟莫測其存亡也。國朝王鴻緒《明史稿》。○考名山藏，紀三丰事最詳。云三丰一字玄玄，別號保和容忍三丰子。嘗與劉太保秉忠、冷協律謙學於沙門海雲。經籍填典，過目成誦。成祖靖難時，真武玄帝屢示靈助，上感神庥，於武當大立宮觀。三丰一日至京師，成祖召問之曰：吾欲學道，誰最樂者？對曰：食美香遺通利極樂事。上謂其不敬，欲殺之。忽有所苦，則不能食，與不得遺，方思之道逢使者附進蓑衣草，數莖煎服，尋愈。上殊念之，以給事中胡濙往求之，又命王宗道奉書若香，遍入名山，求十年不得。至天順末，或隱或見。英宗聞之，封爲通微顯化真人。此皆《明史稿》未及者。《名山藏》又云：三丰至武當，命弟子邱玄清、盧秋雲居五龍、南巖。又云：秋雲悟全真之理。又云：成祖遣王宗道往求，給全真牒。而《野獲編》稱，邱玄清爲全真道人，然則三丰全真派也。他書紀三丰神異甚多，茲不具錄。

又 酥醪洞主曰：明初道術最著者三人，一周顥，一張中，一張三丰，皆能前知者。周顥，太祖親爲撰傳。張中，宋濂以所聞於太祖，爲之撰傳，然皆不詳何派。張三丰，事見於說部及志乘者，並謂其居武當，則全真派也。武當自張道貴、張守清後，多兼習清微上道，惟三丰無之。《名山藏》稱：其有問養生術，竟日不答。論三教等書，若決江河，所言皆道德仁義，忠孝之旨。此全真正學、重陽長春之裔也。當時成祖徧求之，故世多附會之詞，而明陸深《玉堂漫筆》乃謂，成祖此舉，別有所爲，胡忠安濙行事，蓋奉密敕，則以爲建文遜荒，欲求得之。然非三丰有異蹟，成祖亦不能假託也。吁亦神矣哉！

張中

傳記

《明史·方伎傳·張中》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少應進士舉不第，遂放情山水。遇異人，授數學，談禍福，多奇中。太祖下南昌，以鄧愈薦召至，賜坐。問曰：「予下豫章，兵不血刃，此邦之人其少息乎？」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燬且盡，鐵柱觀亦僅存一殿耳。」未幾，指揮康泰反，如其言。尋又言國中大臣有變，宜豫防。至秋，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伏甲北門爲亂，事覺伏誅。陳友諒圍南昌三月，太祖伐之，召問之。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渠帥。」帝命從行，舟次孤山，無風不能進。乃以洞玄法祭之，風大作，遂達鄱陽。大戰湖中，常遇春孤舟深入，敵舟圍之數重，衆憂之。曰：「無憂，亥時當自出。」已而果然。連戰大勝，友諒中流矢死，降其衆五萬。自啟行至受降，適五十日。始南昌被圍，帝問「何日當解」，曰「七月丙戌」。報至，乃乙酉，蓋術官算曆，是月差一日，實在丙戌也。其占驗奇中，多若此。爲人狷介寡合。與之言，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語，類佯狂玩世者。嘗好戴鐵冠，人稱爲鐵冠子云。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張中字景和，江西臨川人。初舉進士不第，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狷介寡言，常戴鐵冠子，人因呼爲鐵冠道人。明太祖初駐師滁陽，道人來謁曰：明公龍瞳鳳目，狀貌非常，真命世之主，受命應在千日內。上大奇之，留於幕下，每出師，令望氣決休咎，皆神驗。洪武初，上登鍾山，詞臣扈從擁翠亭，給筆劄賦詩應制，中亦與焉。上常微行，至一寺中，羣僧伏道旁迎，上曰：何以知朕？對曰：聞鐵冠道人云。上手餅食未半以賜之，問道人能先知我至，試言我國事，願直述，無我諱。道人信口誦數十句，中有曰：戊寅閏五龍歸海，壬午青龍火裡逃。至建文間始驗。其他奇中，往往類此。道人居

都下數年，後一旦自投於大中橋下，遂水解。上命求其尸，不獲。未幾潼關吏報云：某月某日，鐵冠道人策杖出關。即其投水之日也。上嘗親疏張中十事，命宋濂作傳云。

周顛

傳記

《明史·方伎傳·周顛》 周顛，建昌人，無名字。年十四，得狂疾，走南昌市中乞食，語言無恒，皆呼之曰顛。及長有異狀，數謁長官，曰「告太平」。時天下寧謐，人莫測也。後南昌爲陳友諒所據，顛避去。太祖克南昌，顛謁道左。泊還金陵，顛亦隨至。一日，駕出，顛來謁。問「何爲」，曰「告太平」。自是屢以告。太祖厭之，命覆以巨缸，積薪煨之。薪盡啟視，則無恙，頂上出微汗而已。太祖異之，命寄食蔣山僧寺。已而僧來訴，顛與沙彌爭飯，怒而不食且半月。太祖往視顛，顛無饑色。乃賜盛饌，食已閉空室中，絕其粒一月，比往視，如故。諸將士爭進酒饌，茹而吐之，太祖與共食則不吐。太祖將征友諒，問曰：「此行可乎？」對曰：「可。」曰：「彼已稱帝，克之不亦難乎？」顛仰首眎天，正容曰：「天上無他座。」太祖攜之行，舟次安慶，無風，遣使問之。曰：「行則有風。」遂命牽舟進，須臾風大作，直抵小孤。太祖慮其妄言惑軍心，使人守之。至馬當，見江豚戲水，歎曰：「水怪見，損人多。」守者以告。太祖惡之，投諸江。師次湖口，顛復來，且乞食。太祖與之食，食已，即整衣作遠行狀，遂辭去。友諒既平，太祖遣使往廬山求之，不得，疑其仙去。洪武中，帝親撰《周顛仙傳》，紀其事。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周顛仙，不知其名。自言建昌人，年十餘，病顛。常操一瓢，入南昌乞食，日施力於人，夜卧閭簷間，祁寒暑雨自若。洪武初，太祖自將定南昌，顛仙從道左拜謁，潛隨至金陵，每遇上出，輒趨進曰「告太平」。上頗厭之。衣帶常繫菖蒲三寸許，日細嚼飲

水，不時口出異言。上被顛仙所煩，特以燒酒醉之，飲無數，弗醉，其顛如故。又常自言入火不熱，上命巨甕覆之，積薪舉火，火滅發甕，視之端坐無恙，寒氣凜然。乃令寄食蔣山寺，日與諸僧撓競爭飯。上知之，令閉之密室中，不食者二十三日，容不饑倦，復食如常。太祖嘗親至蔣山賜食，顛仙伺駕還，伏於道右，以手畫地成圈，指謂上曰：「你打破一筭，再做一筭。上不曉其意。後上西征九江，顛仙隨行，因其異言，乃令沉之江中，水不能溺。見上，復賜食，食畢，乃辭去。深入匡廬，莫知所之。後數年，上不豫，乃遣天池寺僧至京師，言天眼尊者及顛仙遣送藥來。上服之，疾愈。因命行人至廬山尋訪，各以一詩寄上。上親爲文，紀其事焉。常自畫一像，在皇城五鳳樓上。

紀事

朱元璋《御製周顛仙人傳》 顛人周姓者，自言南昌屬郡建昌人也。年一十有四歲，因患顛疾，父母無暇，常拘，於是顛。入南昌，乞食於市，歲如常，顛如是，更無他往。元至正間，失記何年，忽入撫州一次，未幾仍歸南昌。有時施力於市戶之家，日與傭人相雜，暮宿閭閻之下。歲將三十餘，俄有異詞，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此異言也，何以見？當是時，元天下承平，將亂在邇，其顛者故發此言，乃曰異詞。不數年，元天下亂，所在英雄據險，殺無寧日。其稱僞漢陳友諒者，帥烏合之衆，以入南昌，其顛者，無與語也。未幾，朕親帥舟師，復取南昌，城降，朕撫民既而歸建業，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拜於道傍，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顛人。朕三月歸建業，顛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顛者來謁，謂顛者曰：「此來爲何？」對曰告太平。如此者朝出則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言爲先。有時遙見以手入胸襟中，似手討物，以手置口中，問其故，乃曰蟲子。復謂曰幾何，對曰二三斗。此等異言，大槩知朕之不寧，當首見時，即言婆孃歹，又鄉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麼動得人心，只有臙脂胚粉，動得婆孃裏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只這般。每每如此，及告太平。

終日被此顛者所煩，特以燒酒醉之，暢飲弗醉。明日又來，仍以蟲多爲說。於是製新衣易彼之舊衣，新衣至，朕視顛者舊裙，腰間藏三寸許菖蒲一莖，謂顛者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腹無痛。朕細嚼水吞之。是後，顛者日顛不已，命蒸之。初以巨缸覆之，令顛者居其內，以五尺圍蘆薪緣缸煨之，薪盡火消，揭缸而視之，儼然如故。是後復蒸之，以五尺圍蘆薪一束，半以缸覆，顛者於內，周遭以火煨之，烟消火滅之後，揭缸而視之，儼然如故。又未幾，時以五尺圍蘆薪兩束，半以缸覆，顛者於內，煨煉之薪盡火消之後，揭缸視之，其烟凝於缸底，若張綿狀，顛者微以首撼，撼小水微出，即醒無恙。命寄食於蔣山寺，主僧領之。月餘，僧來告顛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飯。遂怒不食，今半月矣。朕奇之，明日命駕親往詢視之，至寺遙見顛者來迓，步趨無艱，容無饑色，是其異也。因盛設饌，同享於翠微亭。膳後，朕密謂主僧曰：令顛者清齋一月，以視其能否。主僧如朕命，防顛者於一室，朕每二日一問，問至二十有三日，果不飲膳，是出凡人也。朕親往以開之，諸軍將士聞之，爭取酒穀以供之，大飽弗納，所飲食者盡出之。良久召至，朕與共享食如前，納之弗出。酒過且酣，先於朕歸道傍側道右邊待朕至。及朕至，顛者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你打破個桶，做一個桶。發此異言。當是時，金陵村民聞之，爭邀供養。一日逢後生者，俄出異詞：噫，教你充軍便充軍。又聞中見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個省。未幾，朕將西征九江，特問顛者曰：此行可乎？應聲曰可。朕謂顛者曰：彼已稱帝，今與彼戰，豈不難乎？顛者故作顛態，仰面視房之上，久之，穩首正容以手拂之曰：上面無他的。朕謂曰：此行你偕往，可乎？曰可。詢畢朕歸，其顛者以平日所持之拐擊之，急趨朕之馬前，搖舞之狀若壯士揮戈之勢，此露必勝之兆。後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遣人問之，顛者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上牽以舟泊岸，沂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朕曾謂相伴者曰：其顛人，無正語，防閑之。儻有謬詞來報。馬當江中，江豚戲水，顛者曰：水怪見前，損人多。伴者來報，朕不然其說。顛果無知，棄溺於江中。至湖口，失記人數，約有十七八人，將顛者傾去湖口小江邊，意在溺死，去久而歸，顛者回來。問命往者何不置之死地，又復生來，對

曰：難置之於死。語未既，顛者倅至，謂朕欲食，朕與之食，食既，顛者整頓精神衣服之類，若遠行之狀，至朕前鞠躬舒項，謂朕曰：你殺之。朕謂曰：被你煩多，殺且未敢，且縱你行。遂糗糧而往，去後莫知所之。朕於彭蠡之中大戰之後回江上，星列水師以據江勢。暇中，試令人往匡廬之下，顛者所向之方，詢土居之民，要知顛者之有無。地荒人無，惟太平宮側草莽間一民居之，以顛者狀云之謂民人曰：是曾見否？對曰：前者俄有一瘦長人物，初至我處，聲言：好了，我告太平來了，你爲民者用心種田。語後，於我宅內，不食半月矣。深入匡廬，無知所之。朕戰後歸來，癸卯圍武昌，甲辰平荊楚，乙巳入兩浙，丙午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建，天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腳僧名覺顯者至，自言於匡廬深山巖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謂大明天子有說，問其說，乃云國祚殿廷儀禮司以此奏。朕思方今虛誑者多，朕馭宇內，至尊於黔黎之上，奉上於兩間，善聽善見，恐貽民笑，故不見不答。是僧伺候四年，仍往匡廬，意在欲見。朕不與見，但以詩二首寄之。去後二年，使人詢之，果曾再見否？其赤腳者云不復再見。又四年，朕患熱症，幾將去世，俄赤腳僧至，言天眼尊者及周顛仙人遣某送藥至。朕初又不欲見，少思之，既病，人以藥來，雖真假，合見之。出與見，惠朕以藥。藥之名，其一曰溫良藥兩片，其一曰溫良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子盛，著背上磨，著金酸子內，喫一酸便好。朕遂服之。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間至點燈時，周身肉內搐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強。一日服過三番，乃聞有菖蒲香，蓋底有丹砂沈墜，鮮紅異世有者。其赤腳僧云，某在天池寺，去嵩有五十里餘，俄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詩，往視之。某與同往，見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頃，一披草衣者入，某謂天眼曰：此何人也？對曰：此周顛是也，方今人主所詢者，此人也。即今人主作熱，爾當送藥與服之。天眼更云我與顛者和人主詩。某問曰：詩將視看。對曰：已寫於石上。某於石上觀之，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腳曰：還能記乎？曰能。即命錄之，見其詩麤俗無韻無聯，似乎非詩也。及遣人詣匡廬召至，使者至杳然矣。朕復以是詩再觀，其詞其字，皆異常尋常，不在鐫巧，但說事耳，國之休咎存亡之道已決矣。故紀之以示後人。

陳通微

傳記

閱懶雲《陳冲夷律師傳》（鮑廷博注）（《金盞心燈》卷一） 師姓陳，名通微，原名致中，號冲夷子，山東東昌人。早喪父母，往來羽流間，學正一驅邪祈禱之法，大著靈異，人爭事之。師苦其煩擾，爰盡棄之，逃至華山。過碧芝張祖精舍，見祖誦《道德經》，神志恬適，顧其左右皆儀度閒雅。師禮足長跪請教，祖不答。進叩如前，遂止宿，且深自抑損。久之，始得改授今名，疊承三戒。以上參考於《鉢鑑》、《逸林》兩書，特刪去其各種神異事蹟。嗣是謹行妙德，苦志元功，秦晉之間，多所闡揚，爰度羽流，周遊有年。以上悉本之《鉢鑑》，其事跡殆不可考。不得遇，乃入青城。至洪武丁卯明太祖二十年。正月望日，廼以戒法傳西安周大拙，名玄朴而隱。是為龍門第三代律師。

王應瑾

傳記

徐一夔《王真士壽藏碑銘》（《始豐稿》卷一四） 杭佑聖觀之延真館，有真士曰王君景舟，既豫營冢壙于西山蓮花峰之下，凡衣食棺槨以及銘旌之類，亦皆備具，而屬其友毛君起宗言於余曰：「死生者，晝夜之道也，惟不死不生，乃無晝夜。而一氣之所聚，則不能獨免。吾將以吾之有晝夜者為之地焉，願得徐君為我誌之。庶吾未瞑目時，得一覩焉，亦足

快也。」余曰：異哉，真士之見也。非一死生解外膠者，其能然乎。余乃不辭，而敘其平生之概，為王真士壽藏碑云。真士世為錢塘人，名應瑾，景舟其字也。父德原，母沈氏，兄弟四人，而真士行居四。始生時，其母夢紫氣滿室。稍長，氣韻凝重，奉祠神明惟謹。識者曰：此道器也，非凡人家兒。年十八，從鶴林宮沈日瑞度為道士。佑聖觀者，故宋孝宗之潛邸也，地勢亢爽，林木葱蒨，飛樓傑閣，在烟霞之中，城府之仙都也，星冠霞珮之侶集焉。真士入處其觀之延真館，精究元業，造詣出同輩上。主領觀事者器之，請知庫司事，金穀之出納，了無所濡，陞充提舉觀事。真士德譽日隆，其後遂為元門尊宿。洪武三年，四十二代天師界號教門高士，洞微真隱純一法師，住持元妙觀，同領本府諸宮觀事。又三年，嗣天師加授東華宏道純一法司教門真士真白先生，住持龍翔宮，兼領本府諸宮觀事。此真士之履歷也。真士雖以無為為宗，於道家法所以興雷致雨者，尤盡心焉。當世神師若王盤隱、何東霞、鄧子皋、鄧仲修，皆師事之，咨決法要。真士心志純一，日游乎神明之庭。杭地大物衆，邦人或以早乾告，有人民社稷者走真士所陳款，真士用其術，發揚蹈厲鼓舞陰陽之橐籥，雷作雨至，若呼而應。前後二三十年之間，以早乾告者惟真士是賴，此真士之道術也。真士在龍翔時，以興廢補弊為事。而佑聖觀乃其業成之地，頽圯尤甚，凡棟宇之撓屈者，赤白之漫漶者，皆撤而新之。且性至孝，善事父母，父母歿，購地五畝於南山之金沙塢，葬其父母而為祭享之所，俾其從子奉祀。所以厚其親者，不以托迹元門而或後焉。又雅好結交名勝，如故楊提學廉夫、張外史伯雨、俞山人子中，今玘講經大樸、仁講經一初，或師或友，情好甚篤。其崇本始、敦交好又如此。初真士謝龍翔席，歸延真館，疏種藥畦，作洗竹亭，浚天一泉，置吹笙石，築馭鶴臺，而日逍遙其間，曰吾聊以盡吾之有夜旦者爾，他無所為也。余告之曰：真士亦誠異於人哉。且吾聞之古者，王公貴人，盛年而為樛，歲一漆之，有事則載以從，初不以蚤為諱。惟夫昧者不知制事於未然，故有以爲諱者，一旦倉卒，卒墮於墨子之所謂薄，不免為君子所誚。聞真士之風，其亦少自廣乎。乃為之銘。

張友霖

傳記

宋濂《張公修文碑略》（《金陵玄觀志》卷一） 公諱友霖，修文其字也，信之貴溪人。時桂心淵隱匡廬，金志陽居武夷，二人者，世號為真仙翁，修丹之士依之者成，市公皆躡屬擔簦，往拜其坐下，傳其二皇內文，九鼎丹法，所謂延齡度世者，頗領其幽玄。復自嘆曰：吾春秋方盛，撫臣微權，要不可無見也。乃出力於詩章古文辭，課之於虛無，扣之於寂寞，蓋混混乎其不可竭也。虞文靖公集以文雄海內，公為書數千百言，暨所謂雜著一編，遣其徒張自賓往質之，文靖深加敬嘆，與之相辨難者甚至。自是及門受業者日衆，其從求文戶外亦屢滿矣。公則又曰：此當實之一毛已在顛，其尚不求歸宿之地乎？於是刊落葩藻與道夷，猶至和薰蒸，四體益辟，有不知歲月之易遷者。嗣天師張公嗣德嘉公玄學淵邃，辟為教門講師，張公累詔至南京，公皆為輔行翊贊相導，靡不備至。洪武辛亥秋八月，更辟教門高士，尋提點太上清正一萬壽宮，而諸宮觀事，咸蒞焉。未幾，與高行道士黃裳吉、鄧仲修同被召，公奏對稱旨，賜食禁中而退。冬十月，大駕幸鍾山崇禧寺，復燕勞有加。明年壬子春，公屢乞還山，上欲屬以祭祀之事，命中書留之，且有白金之賜。秋七月，公示微疾於朝天宮，謂仲修及丹霞鍊師周玄真曰：盍趣宮主宋玄真相見乎？既至，正襟危坐，從容言曰：身非我有，性本虛空，生浮死休，處世一夢，吾將觀化於冥冥之中矣。遂操觚賦詩一章，倏然而逝。儀曹因以其事聞，上為之惻然。後三日，奉遺蜕焚於石子岡，執紼從者至數千人，火既熾，有五色祥煙盤旋於其上云。公自呼鐵鑛子，有文集若干卷，亦以鐵鑛名。

鄧仲修

傳記

宋濂《鄧鍊師碑略》（《金陵玄觀志》卷一） 洪武四年，詔天師張公正常擇其徒之可者以名聞，詔至闕下，問以雷霆鬼神之事，於是鄧君仲修等述感化之由以對，上說，賜坐錫燕，詔館之朝天宮，祠禱之事多屬焉。五年春三月不雨，上以農病播種憂之，仲修奉詔設壇場，行驅召風雷之法，天大雨，賜白金若干兩。後三年秋七月，復不雨，御史大夫率儀曹承詔臨祠禱，三日不效，仲修退坐齋室，默運玄化，出仗劍一叱，雲合雨如注。是歲冬無雪，詔李韓公及丞相至，上命以禱，期三日雪至，期果然。上甚寵異之，每召見與語，嘗賜以詩，及御注道德經，命與住持朝天宮。有宋真宗修祠祝科儀行於世。仲修名某，今以字行，臨川人。

張宇初

傳記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三 四十三代天師諱宇初，字子璿，別號耆山。冲虛之冢子也。目秀雙瞳，而交二斗。九歲，嶷如老成。一日，有異人謁見，曰：是列仙之儒，異日，丕張斯教者也。及長，資識夙高，學問深造，貫綜三氏，融為一塗，旁及諸子百家之籍，靡不窮蒐，發為載道紀事之文，各極精妙。著成，《峴泉文集》二十卷，遼王嘉而梓之。因徹上覽，以是被前席，寵尤渥。而王公縉紳之士，亦莫不敬重焉。嘗侍冲虛於天心水月樓，目睹雲霧起西北，中有金扉洞開，五色晃

耀，護衛天神，鎧仗森列，勃然改容。冲虛問之，具對如所見。自是以家秘授之易，了試之，益神。洪武十一年入朝，上召見，反覆諦視之，笑曰：絕類乃父。眷賚有加。明年，上特遣使詣山，齋賜誥勅二道，授正一嗣道教合無爲闡祖光範大真人，勅召赴京。復降手勅，勉加脩節，以格神明之意，賜法衣金幣，給驛券還山。辛酉，錫誥，封母包氏爲清虛冲素妙善玄君。癸亥，召赴闕，命建玉籙大齋於紫金山。乙丑，命禱雨於神樂觀，隨應。庚午，入覲奏准降勅重建大上清宮。辛未六月朔，上視朝，旨諭禮部，嚴禁僞造符籙者，賜正一玄壇之印俾關防符籙，永鎮名山。既還，擇地於里之黃箬峰下，構峴泉精舍，爲終焉之所。壬午，成祖文皇帝嗣登寶位，入賀，寵遇益隆，賜緡錢葺大上清宮。永樂元年，命陪祀天壇。丙戌命編脩道教書以進。丁亥，召見，命就朝天宮建薦揚玉籙大齋，有慶雲覆壇，鸞鶴交舞之瑞。祠官以聞，賜勅嘉獎。戊子三月，降特旨申諭真人門下專出符籙。四月，命傳延禧法籙，建延禧大齋五壇，咸有瑞應，厚賜尚方珍物，特命更給驛券還山。十月，手勅俾邀請真仙張三丰。己丑，再勅尋訪張三丰。庚寅春，忽發神異語，人莫能測。一日，以印劍授介弟宇清曰：吾將返吾真矣，惟國恩未報爾。其承此以圖之。又越三日，書頌曰：一點靈明，本無生滅，五十年中，非圓非闕，今朝裂破大虛空，三界十方俱透徹。舉手前向指而逝。時大駕駐蹕北京，皇太子監國，遣行人陳達賜祭。明年，天衷追悼，復遣行人蕭榮諭祭焉。藏蜕於峴泉。

《明史·方伎傳·張正常》 長子宇初嗣。建文時，坐不法，奪印誥。成祖即位，復之。宇初嘗受道法於長春真人劉淵然，後與淵然不協，相詆訐。永樂八年卒，弟宇清嗣。宣德初，淵然進號大真人，宇清入朝懇禮部尚書胡濙爲之請，亦加號崇謙守靜。

張宇清

傳記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三 四十四代天師，諱宇清，字彥璣，別號西壁，冲虛仲子，蒼山之弟。初，冲虛夢壁魯真人，峨冠朱衣，入其室，翌日，生。七歲能詩。及長，凡秘要儒經子史，究索無遺。著有《西壁文集》傳於世。永樂庚寅嗣教。十月，大駕南還，召見，賜宴，及冠服圭珮之屬，命醮於朝天宮，賜誥，授正一嗣教清虛冲素光祖演道大真人，領道教事。癸巳七月，勅遣齋賜太嶽圓光圖，并榔梅百顆。八月，降勅俾選有道行羽士，爲武當山住持。九月，命使詣山，就大上清宮建金籙大齋。七日，感龍井出見之瑞。上給緡錢，俾市魚放養溪中，賜名曰放生池，禁止網釣。乙未，詔修太上清宮，并勅建真懿觀，造浮橋，築隄防。丁酉，命分獻西鎮壇。十一月，詔往福建靈濟宮，修建祈謝金籙大齋。瑞感圓光燭霄，卿雲成幔，鸞鶴交舞，靈貺疊臻，祀官以聞，降勅嘉獎，仍有金幣之賜。戊戌二月，勅召入京，賜冠服綵幣，白金百鎰，命祠玄帝金像於太和山。五月，命治浙江潮患，乃書鐵符，戒弟子黃端友往投之。時波濤汹涌，若有人馬呼鳴之聲，既而水退患止，有司以聞，上遣使嘉獎賞賚。己亥，誥封妻孫氏爲端靜貞淑妙惠玄君，復有金幣錢物，及番果海魚之賜。庚子，上召見，命率羽士修玉籙大齋，休徵尤夥。十月，命建普度醮於京之靈濟宮。辛丑正月朔，命分獻星辰壇，復建保安醮。七日，賜冠服圭珮綺貂裘之屬。上北伐還京，命建祈謝大齋，感祥光慶霽之應，賜賚有加，特勅褒獎。甲辰命醮太和山。仁宗昭皇帝即位，入賀，命修薦揚大齋，亦有異徵。仍降勅獎諭，賜金玉法印，并織文金衣，鶴氅貂裘圭珮綺幣，及從行弟子，賞賚有差。宣宗章皇帝即位，宣德改元入賀，錫燕內殿。四月，推恩，申錫嘉號之勅。六月，加誥封爲正一嗣教清虛冲素光祖演道崇謙守靜洞玄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丁未，入覲，詔下有司悉蠲僕

從丁役。五月三，以老辭上還山。一日，中秋集衆飲闌，而作頌曰：「易窟探周，行訪浮丘，乾虹橋畔，坤雷渡頭，嘖，宇內清光半是秋，半爲貞氣還天表。忽迅雷大作，有虹隨見，光滿山谷而化。訃聞於上，遣太監雷春諭祭。復勅葬於北真觀之右山。」

張懋丞

傳記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四

四十五代天師，諱懋丞，字文開，別

號九陽。處心恬澹，不膠於物，又號曰澹然，冲虛嫡孫，蒼山、西壁之從子也。初，父宇瑄於洪武丙寅臘日，宴坐中庭，突有道者謁見，衣貌甚奇，自稱重陽子，遺以菊花一本，曰：「願假館門下六十年。語畢，忽不見。始異之，後覺其爲重陽真人也。明年九月九日，天師生時，有菊香滿室，紫雲覆屋，三日乃散。四歲，效作禹步，感雷聲隱隱，人以爲偶然，命再步，雷輒大震。及授儒經玄秘，日記萬言，文章書法卓冠時彥。嘗經山澤，或謂垂木前障過者，僂僂請從問道，天師曰：「予任已民之責，矧正人，不由邪徑。頃之，烈風大作，至則樹已拔矣。入京，過武林，民多疫，求符者不能悉給，乃書鉅符投井中，人競汲之，水爲竭，飲者瘳焉。」

遊華蓋山，祥光屢現，天燈夜如星布，其神異感格大都若此。洪武二十二年，父宇瑄蒙太祖高皇帝聞其賢，召偕無爲真人，入對雅稱旨，賚以金幣，命前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基以其弟之子妻之，天師乃劉氏所生也。及入覲，賜燕便殿。明年，命傳太上延禧錄建延禧醮於大內，禮成，賜冠服劍珮之屬。四月，陪祀太廟，錫誥授正一嗣教崇修至道葆素演法真人，領道教事。己酉春，入賀萬壽節，命分獻東鎮壇俾醮於仁智殿，賜賚有加。三月，上御西宮召見，與語大悅，奏舉上清宮高道操克弘、龔繼宗、顏福淵、黃嘉佑等爲道錄職員，詔可遣中使黎都詣山起之。十二月，錫誥贈故室孫氏爲柔嘉貞靜玄君。辛亥，入覲，命分獻星辰壇醮於內皇壇，有尚方

八寶金幣之賜。四月，陪祀太廟，禮畢，特遣中官護送還山。癸丑冬，入覲，明年春，命醮於靈濟宮。三月，會青宮不豫，召入治而安之，上悅，賜冠劍衣舄，命分獻風雲雷雨壇，命保安醮於大德觀，復有金幣之賜。給部牒五百，度羽士。辭歸留之。五月，召對於內庭，賜御製招隱歌還山，抵甲馬營傳舍，上復遣使追授密勅，勉以脩鍊之學，勿墜宗範云。英宗睿皇帝即位正統，改元，入賀，勅建天師府於朝天宮內東北隅，此先帝之命，至是落成。遣禮官迎入府居之，給以餼廩，命脩昇真齋於本宮。明年元旦，賜燕於奉天殿。十一日，俾分獻風雲雷雨壇。明日召見，繼召衍聖公同宴，便殿各有金幣蟒衣朱履之賜。本月，命傳太上延禧諸錄建金籙延禧醮於朝天宮，賞賜有加。己未春，命分獻東鎮壇。二月，皇太后聖壽節建祝延醮於朝天宮，禮成，賜金幣。庚申，錫誥封繼室董氏爲溫靜柔順玄君。三月，命安祀玄帝金像，醮於大內玄天祠。禮畢，命以祖傳印劍進覽，上撫摩久之，歎曰：「神物靈異，果如是乎。燕資而出。辛酉春正月，命分獻東鎮壇醮於朝天宮，給部牒五百，度羽士，厚賜而還。壬戌冬，入賀，錫宴文華殿。癸亥春，命分獻星辰壇醮於朝天宮。明年，辭歸。奏曰：「臣沐兩朝寵恩，無由仰答萬一，恐臣天賦有限，不能長侍陛下清光矣，有一子，早不祿。嫡孫元吉，雖及髫髻，資稟頗奇，願以代臣補報。上慰留至再，乃許抵家，以印劍付元吉曰：「吾已得請於朝，孺子懋之，永承天眷。語訖，端坐而化，壽五十有九，果符假館之數。訃聞，詔遣禮部郎中趙最諭祭，工部主事江清塋葬於馬鞍山，建觀曰南極以祀之。」

劉淵然

傳記

《明史·方伎傳·劉淵然》：劉淵然者，贛縣人。幼爲祥符宮道士，頗能呼召風雷。洪武二十六年，太祖聞其名，召至，賜號高道，館朝天宮。永樂中，從至北京。仁宗立，賜號長春真人，給二品印誥，與正一真

人等。宣德初，進大真人。七年乞歸朝天宮，御製山水圖歌賜之。卒年八十二，閱七日入殮，端坐如生。淵然有道術，為人清靜自守，故為累朝所禮。其徒有邵以正者，雲南人，早得法於淵然。淵然請老，薦之，召為道錄司左元義。正統中，遷左正一，領京師道教事。景泰時，賜號悟元養素凝神沖默闡微振法通妙真人。天順三年，將行慶成宴。故事，真人列二品班末，至是，帝曰：「殿上宴文武官，真人安得與。」其送筵席，與之，遂為制。

楊榮《長春劉真人傳略》（《金陵玄觀志》卷二） 真人氏劉諱淵然，號體玄子，世居徐州蕭縣。謁原陽於零都紫陽觀，盡得全真秘妙之術。洪武庚午，往謁龍虎山，道過南昌，時歲大旱，藩臬諸官邀之致零，即日甘雨如澍。已而太祖高皇帝聞真人道行，召至闕下，屢問天人相與果何所感，真人具以實對，深契宸衷。及試之符法，無不驗者。乃賜以法劍，號高道，館之朝天宮，眷待甚至。復命有司於宮之西北建屋數十楹，扁曰西山道院以居之。戊寅夏五月朔，駕幸朝天宮，至道院，面加撫慰，命隨入內廷，賜坐右順門，咨詢移時方退。翌日，遣中貴人齋手詔，命其游名山洞府，求謁神人，以神其神。詰朝入謝，賜膳及紗衣楮鑊乘驛去。

金桂馨、漆逢源《逍遙山萬壽宮志》卷五《淨明嗣教四先生傳》

劉淵然，號體玄子。其先徐之蕭縣人，元英宗至治間，祖伯成贛州路總管，因家焉。真人，總管次子元壽之子也。祖母謝夫人夢紫衣道人入室，而先生生矣。年十六為道士，得親炙趙公原陽，刻志進修，寒暑不懈。每與同輩處語及脩行，輒舉忠孝為本。原陽聞之嘆曰：「此良器也。」攜之歸金精山，授以玉清宗教玉宸黃籙無極淨明等書，呼召風雷，効治鬼物，濟拔幽爽，無不響應。又三年，原陽告以金火返還大丹之訣，棲神鍊氣，玄悟超卓。嘗遊龍虎山，過南昌，值歲旱，官屬請禱，大雨傾注，民獲有秋，由是聲聞益彰。洪武癸酉，召至闕下，接對清問，深契宸衷，試以道術，靈應赫然，乃賜號高道，建西山道院于朝天宮以居之。後駕幸朝天，撫慰甚至，遣中使齋手詔，諭以名山洞府尋真之遊。真人即入謝，得乘驛傳遊廬山，上鄂渚，至武當。適鑾御賓天，鈞召還領右正一之命。永樂間，陞左正一。建金錄大齋七晝夕，奏曰靈貺昭答，有醴泉甘露鸞鶴之祥，寵錫駢蕃。真人素性耿介，不合于人，因中以他事，謫置龍虎山。又

謫雲南，居龍泉觀三載。滇民告旱，疾疫大作，真人施藥禱雨，稿者以甦，病者以起。洪熙時遣使徵還，命居洞陽觀，賜貂裘鶴氅，親書冲虛至道玄妙無為光範演教長春真人授之，曰：「以此封卿，恐不滿德。」真人頓首謝，力辭不許，復賜誥于前封加莊靜普濟四字。又賜以銀章，俾領天下道教事。選樂舞生十人為之徒，輿帳供奉之盛，卓冠當時。宣德元年，召至內庭，賜法衣寶劍。真人因奏立雲南、大理、金齒三道紀司，上從之，于是命其徒為道紀，闡化南詔。真人屢乞還朝天，以終餘齒。七年二月，上親灑宸翰，作山水圖賜之，復題詩其端，遣內臣羅智送還真人。乃奏留弟子邵以正，仍居洞陽，以代祝釐，遂授以正道錄司。【略】是年秋八月有八日味爽，沐浴更衣，集其徒告曰：「人以氣聚而生，氣散而死，吾將逝矣。」日中，引手作一圓，曰「呵呵」，跌坐而化。壽八十有二。訃聞，上遣行人吳惠諭祭，命工部營葬江寧縣安德鄉圓子岡，復召胡儼至內廷，授旨撰文立碑，以表章焉。

紀事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劉淵然，贛縣人，幼出家為祥符宮道士。後詣零都紫陽觀，師趙原陽，傳其法，能呼召風雷。洪武二十六年，太祖聞其名，召之。既至，入對便殿，賜號高道，館朝天宮。永樂中，從駕至北京。仁宗嗣位，賜號冲虛至道元妙無為光範衍教莊靜普濟長春真人，給二品印，器與正一真人等。宣德初，進號大真人。七年，乞骸骨，命送南京朝天宮，御製山水圖歌賜之。卒年八十二，閱七日入殮，端坐若生。淵然有道術，為人清靜自守，不干世事，故為累朝所禮。正一人張宇初之術，淵然所授也。國朝王鴻緒《明史稿》。○《明史稿》又云：「張正常，道陵四十二代孫。洪武元年，授正一嗣教真人。十年卒，子宇初嗣。宇初道法受之淵然，後與淵然不協，相詆訐，人輕之。據此是正常於正一法已失其傳，淵然本其師，授以全真兼正一，故宇初轉學之也。明徐有貞《重建蘇城福濟觀記》云：「郭宗衡產崑邑，師長春真人劉淵然，居兩京侍祠行宮，久之乃領是觀，作二翼宇，一祠純陽及南五祖北七真，一祠長春諸師。據此，則淵然仍守全真之學，正一之術，係所兼習，非以是為宗主者。」《徐州志》云：「淵然號體玄子，祖母謝氏夢紫衣道者入室而生。宣

德七年八月八日，屬其徒曰：氣聚而生，氣散而死，生死一理，吾將逝矣。引手作一圈曰呵呵，跌坐而化。

朱權

傳記

金桂馨、漆逢源《逍遙山萬壽宮志》卷五《淨明朱真人傳》明高皇帝第十五子，錫名權，號涵虛。初封寧夏，因其智謀，寵錫巖疆，鞏固邦國也。真人自言前身乃南極沖虛真君降生，不樂藩封，棲心雲外。一日顧左右侍臣曰：爵祿空華，勳名泡影，每思仙道，住世長年。在昔嘗聞龍沙有識，師出豫章，欲往求之。侍臣進曰：疆土重任，未便遠遊。不聽，忽爾布袍草履，挂冠宮門。飄然雲水，至豫章天寶洞，結茅爲室，疊石爲床，侶煙霞而友麋鹿矣。有一老人，授以淨明忠孝之微言，日餌陽和，以樂其天真。成祖文皇帝屢詔就國，不赴，乃以其世子即于豫章襲藩封。加封真人爲涵虛真人，號臞仙。日與張三丰、周顛仙咏歌酬唱。一日，三丰以腐鼠擲几上，衆惡之，須臾化爲白藕，衆駭然。三丰忽袖而去，真人追至南闕，見三丰高人雲中，因建望仙樓，即今望仙鋪，其芳跡也。乃修丹竈，笑傲雲烟，不與時貴通音問者久之。忽命童子取水沐浴，端坐榻前，高聲言曰：烏晶之約，待之久矣。異香繞室，天樂盈空，巍然而逝。有洞天秘典、太清玉冊、神隱、淨明奧論、肘後奇方、吉星便覽諸書數十餘卷，享年七十有三。辭藩爵者三十有餘年，果然神仙中人，樂處巖穴，非急流勇退者之所可企而及也。按諸王傳，寧獻王權，高皇第十七子，初封大寧，後徙南昌。

周玄朴

傳記

閔懶雲《周大拙律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一）師姓周，名元（玄）朴，原名知生，號大拙，陝西西安人。賦性不凡，耽元（玄）教，躬耕自樂，而運值元季，郊野多事，不能安居，遯隱終南。又會土寇倡亂，徵聘異人術士，搜求甚急，遂棄家人青城山，《道譜》載，時年四十八。皈依陳祖沖夷子，擔荷戒法。以上俱本之《鉢鑑》。是時元（玄）門零落，有志之士皆全身避咎。師隱青城，不履塵市五十餘年，面壁內觀，不以教相有爲之事累心。弟子數人皆不以闡教爲事，律門幾致湮沒。以上五十八字本之《鉢鑑》，而刪其繁詞。住世一百一十年，始得天台道者張宗仁承當法戒，此本《鉢鑑》。復得頓空氏承傳宗派，重負乃釋。此參考於《鉢鑑》及《鉢鑑續》二書，其說大同而小異。師顏色如童，足登峯頂如履平地。於景泰庚午歲明代宗元年，距洪武丁卯已六十四年。十月望日他適，不知所終。是爲龍門第四代律師。宗仁，〔法〕名靜定。頓空氏名靜圓，姓沈，原名旭。

于梓人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于梓人，一作子仁，湖南武岡州人也。其父常夢梓童神，遂能雕塑人像，極其工緻。梓人生七八歲，眉目如畫，資性聰警，州守愛之，因其父藝，以梓人名焉。及長，有雋才，且多異

術，舉洪武乙丑進士，歷知登州府。有訴其家人傷於虎者，梓人命卒持牒入山捕虎，卒泣不肯行，更命他卒曰：「第焚此牒，山中虎自來。」卒入山，焚其牒，火方息而虎隨至，弭首帖尾，隨行入城，觀者如堵。虎至庭下，伏不動，梓人厲聲叱杖之。尋為部民告訐，以為妖術惑眾，有詔逮下刑部治之。數月死獄中，棄其尸，家人發喪成服。一夜忽聞叩門聲，問為誰，曰是梓人。家人驚以為鬼，曰：「吾實以間逃去，云死者詐也，勿疑。」遂納之。梓人不自晦匿，日與故舊遊宴，或泛舟，不用篙楫，逆水而上以為樂。里人劉氏執而繫之，白知州，朝廷命法官來州推案。未至，一日忽失所在。劉無以自明，竟坐欺罔，得重譴，而梓人自是不復見云。常自號七十一峯道人，詞翰適逸可觀。有吳用者，藏其遊泰山歌一紙。

冷謙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冷謙字啓敬，精音律，善鼓瑟，工繪畫。元末，以黃冠隱居吳山，飄然有塵外之趣。洪武初，召為太常協律郎，考正樂器，郊廟樂章，多所撰定。嘗遇異人，傳仙術。有友貧不能自存，求濟於謙，謙曰：「吾指汝一所往焉，慎勿多取。」許之，乃於壁上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友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寶充牣，蓋朝廷內帑也。其友恣取以出，而不覺遺其引。他日內庫失金，庫吏以聞，因據引執其人訊之，并逮謙。將至，謂拘者曰：「吾死矣，願求少水以救渴。」拘者以瓶汲水飲之，謙遽隱瓶中。守者懼罪，謙曰：「無害，汝但攜瓶至御前。」守者如言，上問之，輒於瓶中奏對，上曰：「汝出見朕，朕不殺汝。」瓶內曰：「臣有罪，不敢出。」上怒，碎其瓶，呼之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移檄四方物色之，亦不能得。張三丰嘗跋謙蓬萊仙奕圖曰：「蓬萊仙奕圖者，龍陽子湘湖冷君所作也。君武陵人，字啓敬，龍陽其號也。中統初，與邢臺劉秉中仲晦，從沙門海雲。書無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天

文地理律歷，以至衆技，多通之。至元中，秉中預中書省事，君乃棄釋從儒。遊雪川，與司戶參軍趙孟頫，於四明史衛王府，覲唐李思訓畫，頓然發之胸臆，遂效之。不月餘，其山水人物窠石等，無異將軍筆法，傳彩尤加纖細。由此以丹青名當時。於淮陽遇異人授中黃大丹，出示平叔悟真之旨，穎然而悟。至正間，則百數歲矣。綠髮童顏，如方壯不惑之年。時值紅巾之暴，君避地金陵，日以濟人利物，方藥如神。此卷乃至元六年為余作也。余將訪冷君於十洲三島，恐後人不知冷君胸中丘壑三昧之妙，不識奇仙異筆，混之凡流，故識此。永樂壬辰孟春三日，三丰遜老書。

趙宜真 趙元陽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趙元陽名宜真，係趙宋之後。其先家於浚，父仕元為安福令，因居焉。自幼穎敏，好讀書。博通經史百家言，習進士業，例試入京，以病不能起，久不愈。夢神人曰：「汝吾家人，何望世貴？」因此從道。初從師受清微靈寶諸階雷奧，又深慕神仙出世之學，復師郡之青華山張天全。其學本龍虎山全蓬頭，得金液內外丹訣，實本長春邱真人之道。又師李元一，其學本乎玉蟾白真人南派之學，蓋大道神仙之說。自重陽王真君，傳之丹陽馬祖七真人，道行乎中原。海蟾劉真君，傳之紫陽張祖，道行乎南藩。師會南北之學而一之。嘗遊郡之白鶴山永興觀，乃西晉匡仙故跡，遂結茅以居。間以道法致雷雨，度精爽，無不神驗。聞者越千里從之。洪武初，挾弟子西遊湘蜀武當諸山，還歷龍虎，訪漢天師遺跡，因至贛州，愛雩都山水，遂止紫陽觀。屏棄浮世，絕慮塵囂，靖默而居，恬淡自處，尤好濟人利物，方藥治病。當代名公鉅卿，莫不尊禮。其端行雅操，偉度仙風，飄飄在人世而不可羈也。或作詩歌以自適，凡正一天心雷奧，金液還丹之旨，發揮極多。洪武壬戌正月朔旦，忽謝衆，鑰關入靜。至五月三日夏至，啓關，漱浴，更衣趺坐，書偈畢，擲

筆於地。時雷電交飛，風雨晦冥，師乃儵然而逝。

婁近垣《龍虎山志》卷七 趙元陽，安福人。初習進士業，夢神語曰：汝神仙中人，何必求塵世利達。遂棄家學道龍虎山，得金蓬頭內外丹訣。洪武初，遍歷名山，還謁冲虛天師，天師禮敬之，上清學者多師事焉。後於零都紫陽觀尸解去。詩詞若干篇行于世。

金桂馨、漆逢源《逍遙山萬壽宮志》卷五《淨明嗣教四先生傳》
父爲安福令，因家焉。真人初穎敏，博通經史，習進士業，將赴省試，行次通州，疾大作，夢神人語之曰：女吾家人，何望世貴？詰旦，疾愈，歸告于父。從真君受淨明忠孝道法、清微諸階雷教，間有闕文，悉加參考訂正。復師張廣濟，得長春邱真人北派之傳。師李玄一，得紫清白真人南派之學。至于醫術，尤所研究。嘗遊白鶴山，訪晉匡仙遺址，結茆居之，從者不遠千里雲集座下。元順帝至正十三年挾弟子遊湘蜀，歷武當，謁龍虎，冲虛天師深加禮敬，上清學者多師焉。還至贛之零都紫陽觀，因居之，弟子益衆。有《原陽法語》行于世。由是淨明學者尊爲嗣師云。

紀事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趙元陽，名宜真。其父仕元爲安福令，因家焉。幼穎敏，習進士業。例試入京，以病不能赴，夢神人曰：汝神仙中人，何望世貴？遂從塵外遊，師李元、張天全，結茅匡山居之。於正一、天心、雷奧、全真、還丹之旨，多所發揮。洪武壬戌正月朔，謝衆曰：自今閉關，以還吾真，慎無干焉。五月三日夏至啓關，漱浴更衣，跌坐呼弟子於前，書偈畢，雷電交飛，風雨晦冥，乃儵然逝。明日，縣官士庶，觀者雲集，殮時肢體屈伸，顏色如生。著有詩詞歌論若干篇。其徒甚衆，繼承道統者劉淵然一人而已。豫章書道藏目錄載有《靈寶歸空訣》一卷，云崇文廣道純德法師教門高士原陽子趙宜真述。又《仙傳外科秘方》十二卷，《原陽子法語》二卷，并云浚儀趙宜真撰。蓋宜真河南人，明初封法師者。《江西通志》云，宜真洪武初寓零都紫陽觀，壬戌沐浴更衣書榻上云：遁世和光了幻緣，緣消幻滅獨超然，清風徧界無遮障，赫日當空照大千。書罷倏然而逝。景泰六年，贈崇文廣道

純德原陽趙真人。

又 酥醪洞主曰：王世貞游白雲觀記云，全真之教偏天下，蓋與元相終始，明興，而其道始小屈。以劉淵然之見崇，不能盡復其盛也。淵然爲宜真弟子，然則宜真、淵然，全真派也。元時江右全真派自張模、趙友欽後，至陳致虛而大行其學，皆兼南宗。豫章書謂宜真通全真還丹之旨，則亦出於張。趙宜真又通正一天心雷奧，正一之學源於江右，且元時張宗演後裔世爲掌教，宜真故兼習之也。然自是而北宗南宗及正一教，遂多通而爲一矣。

趙元陽

見趙宜真

張景忠

張皮雀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張景忠，吳人，年十歲，洪武間隨父遵之江西參議，儵然有塵外之志。嘗潛出，經宿不返，使人覓之，見於民家，竊聽道流誦經。年十六，還吳，不肯娶，入元妙觀爲道士，更名道修，號雲峯。一日天將雨，其師胡元谷謂曰：女亟其乘屋。如其言啓瓦，見有書一帙，取視之，乃霄溪莫月鼎所傳五雷諸法也。大喜下屋，胡曰：捉得麼？對云：已得之矣。自此遂落魄不羈，丰神高朗，常手持皮雀，引兒童戲，人遂以張皮雀呼之，名籍籍聞吳楚間。有富商延主醮事，張應命而往，至則惟索酒肉啖飲，已而大醉，席地卧。諸黃冠乃焚奏章，張久而始醒曰：章中第幾行，失落某字，幾行差錯某字，此豈敬天之道。問章何在，張乃出諸袖中。衆諦視之，則所焚之章也。諸黃冠相顧錯愕，皆下拜。平日戲賣風雲雷雨，出則兒童牽衣執袂隨之。如賣雷，則書一符於瓦片，以法水噴之，令人持去，擲於空野，有聲如雷。或風或雨，各隨所

買而與之。夏日偕友他往，友以烈日難行，張曰無傷，自有傘，問傘何在，曰：試行，自有之。友不信，挽之行，見天際黑雲一點，隨其所行而蔽日色，一如傘蓋。正統庚申四月，無疾而終，年六十一。

顧沅《元妙觀志》卷三 張景忠，俗稱張皮雀，後更名道修，別號雲峯，長洲人。父遵，洪武中江西參議，攜景忠以隨。景忠年才十餘，儻然有塵外之志。常潛出，經宿不返，母夫人使人覓之，見一民家延道流誦經，景忠從旁竊聽，若有得者。夫人異焉。年十六，還吳，時求道之志愈堅，遂不肯娶，入元妙觀，禮胡元谷俗稱胡風子爲師。胡蓋得霄溪莫月鼎之傳，然祕其術，不肯授人。景忠事之甚謹，一日天將雨，胡呼謂曰：汝亟其乘屋。如其言，啓瓦，有書一帙，取視之，乃月鼎五雷諸法也。大喜而下，胡復謂云，捉得麼，云已得之矣。由是景忠之名，籍籍聞吳楚間。宣德八年夏，常州不雨，苗將稿，江陰大家周氏懇請景忠往而頗有怠意，景忠登壇怒甚，命雷神擊碎大樹凡二，周氏之廩悉爲雷火所焚，粟無粒存，已而黑雲蔽天，又有龍見凡四，雨下如注，觀者莫不股栗。十年乙卯，崑山不雨，縣尹某延景忠致禱，景忠約三日雨，雨果如期而至，田疇沾足。尹酬以金帛，尊師麾之去。尹爲塑其像以遺焉。景忠風神高朗，梳兩鬢髻，著青布袍。每日日晴美，行市井間，人招之不至，或不招自至，唯聞人之患則猶己之患。朱明寺橋有戴翁者，以鬻雞爲業，子忽遭疾譴語，不省人事，延景忠治之。景忠入其門，求棒就牀次連擊千下，子病遂瘥。槐市里馬氏婦，一日自外歸，爲祟所憑狂叫欲走，見景忠來，即俯伏於地，甦而如故。憩橋巷丁某女，病傷寒，諸藥莫療，請景忠至，索酒痛飲杯行無算，瀕行，告之曰：勿藥，至五更愈矣。既而果然。蓋景忠之神如此。景忠年六十一，以正統庚申四月無疾而歿。歿後一月，有人見於吳江之長橋者，或疑其爲尸解云。

紀事

顧沅《元妙觀志》卷一一 張皮雀者，名道修。少從其父參議江西時，每聞道院鐘鼓笙聲音，趣往觀焉。父不能禁。後還吳中爲道士，師事

胡風子，胡風子師事莫月鼎，居元妙觀，弟子甚衆。欲密授道修，以書置屋上覆瓦中，呼道修曰：天將雨，亟升屋敗隙補之，道修如其往，胡曰得乎？道修應曰得之矣。如是始得祕訣，驅風雷如神。嘗懷一皮雀，好飲酒，食狗肉，嘗有病瘡者求治，會方啖狗肉，遂以汁濡作符以授之，曰：謹握之，及家而始啓。其人易之曰：何物能治疾耶。中途竊視之，忽有神人怒撻之幾絕。一日行道中，見一人，責之曰：汝婦將死，盍返視耶？入寢中，婦果自縊，忽絕而甦。天亢旱，太守朱勝求禱，道修曰：儒輩每毀我，欲雨，設壇於學宮。太守不可，然不得已，遂強設於里塾。又令黃冠輿之以行命，置水於兩廡間，呼羣兒侍諧笑滿前，每作符，遣一兒投水中，其上湔合，雷電轟烈，大雨如注。道修大呼曰：請誅貪吏。諸吏跪伏，莫敢仰視。良久曰：沾足乎？衆曰然。雨乃止。江陰旱，富民周氏請禱，道修往視，困廩甚侈，怒曰：彼固求福已耳。且爲之禱，雷雨大作。道修曰：彼爲富不仁，請焚其廩。火燒其廩，焚之幾盡。吳江旱，王道會者禱之，雨已作，道修曰：王道會亦禱雨乎，今日邂逅誠幸，相角法術如何？衆歡然建兩壇，道修謂道會曰：左右何居？道會歡東郊已雲，遂即左，道修在右，少頃雲歸於西，東望皎然，雨忽大注，道會大慚。神驗甚衆，不可測也。居常忤兄意，每受撻，不走但呼：大宿世，大宿世。以壽終，翌旦人於松陵長橋上見之。《異林》

張皮雀，蘇衛人，嘗從胡風子游。胡術奇妙，日賣雷於市，市童界一錢，令朱書雷字於童掌，令握固，稍縱雷即應聲張。從之久，胡悉以術授之。張貧無完衣，亦頗顛駭，袖有皮雀，時作聲出，則羣兒相逐。宣德癸丑大旱，郡守況鍾延張結壇于義役倉，張索酒數十瓶，飲盡酣卧。天無纖翳，衆譁欲散。張欠伸索鏡，鏡至，以墨塗鏡，而虛其中，天亦黑雲四布，惟中天露日。張謂守曰：是無難，俾道官塗之。守懇請張握筆一塗滿鏡，雲亦忽合，雷擊霆飛雨如建瓴。踰時，守焚香告足，贈以厚幣，不納。張購沉香，自刻小像甚肖，刻畢而殂，像今尚存。後數月，杭州遣使來取天蓬尺，謂張在祈雨，家人以死告，使遽還，已得雨矣，蓋尸解云。蓬軒吳記

張皮雀既得胡風子術，日賣賣掌心雷。里中羣兒，每以一錢與之，便以硃書雷字於其掌心，兒趨鬧市中，揚言曰：雷來矣，雷來矣。舒掌即作殷殷聲，騰於空中，市人仰觀天，無不駭異，久之漸漸而止。

一日，張皮雀行元妙觀門外，見洗白家曝衣帛在市，呼之曰：「煮茶來喫。其人不應，便書一符吹去西北角，驟雨如傾，點污衣帛，使其家明日重洗。」

張皮雀嘗與諸少年戲賭，同看市行女子足之大小。就地拾一莖稻草，橫置之，女子行者，跨視爲溝，競褰裳而跨之。又戲謂少年曰：「吾欲此女憑肩而行，何如？」復擲莖草於地，便舉手憑之，問人何故，向憑道士肩答曰：「吾自不知何故也，見大溝，溝旁有枯樹，便憑之而過矣。」

張皮雀好飲酒，食狗肉。適民家建醮，衆道士飛章告元，向空上焚，只候皮雀登壇，皮雀大醉而至，謂衆道士曰：「速收醮筵，雷火且至，緣所上之章有字失體，復草書，上帝大怒，咸被棄擲，且命火部譴其不敬矣。衆道士云：『未嘗誤也。』皮雀忽於袖中出所焚之章示之，宛然淨本，封題印署如故，字誤書草一符其言。有頃，雷電駭空，自北而至，飛火環其廬，焚燒盡矣。」

張皮雀嘗蓄一雞於元壇祠下，皮雀出門，謂元壇神曰：「鬍子照管家畜，莫被人攘去也。鎖其門，以鑰掛門上而出。里中無賴少年闕之便竊啟視，攘雞在抱，欲出不能，但於庭際旋繞，左衝右突而已。伺皮雀歸，哀鳴祈之，笑釋去。人問少年，汝既少年，何以不走？答曰：『身如被擊，欲逃不得。後遂莫敢犯焉。』上五條檜園

張皮雀手持皮雀兒，引羣兒童爲戲，恆有數十隨之，亦能青天鼓雷，人觀其裸童身也。

張皮雀

見張景忠

周元真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周元真字元初，世居嘉禾，後遷姑蘇。八歲而孤，獨隨母居。踰四年，忽有龐眉翁，類道人劍客者過之，謂元初精神溢目，不類塵中人。製道家冠服被之，元初亦自喜。又二年，上真道院施如意囊，囊貯諸物，集四方人，使探鉤取之。元初視曰：「我誠探得第一，即離俗無疑。已而果然。乃走嘉禾紫虛觀，從李拱瑞爲道士。受劾召鬼神之術，尋又受靈寶大法於步宗浩，宗浩即莫洞乙第三傳法孫也。遂以道術顯名，驅召如神。會吳越被兵，游魂出爲厲，元初建壇陳醮，白鶴五十四翔壇上，久而後去。又沈實母歿，痛念勿置，聘元初修祠事，問曰：「君能致吾母魂魄乎？」曰可。即剪紙爲旌，令童子執之，元初左右顧盼，作叱嘯聲，旌重壓地，母降於童，聲音威儀如平生，實與家人，環之以泣。洪武庚戌，上欲問鬼神情狀於道家者流，嗣天師張與元初皆被召，賜宴於光祿寺，從容問雷霆所以神之故，元初對曰：「天地之間，無踰陰陽，因其運轉，故有神。神與人合者也，天人相孚，本同一理爾。上悅。元初爲人，多內功，兼好澤物。葺門石橋，費將巨萬，元初談笑成之。初主丹霞道院，重新其祠廟。繼住常熟致道觀，觀有丹井蕪沒，元初重甃之，建亭覆其上。嘗構來鶴軒於丹霞茂林間，披鶴氅衣，執黃庭經一卷，焚香默坐，人稱之爲鶴林高士云。太史公宋濂曰：『予遊江南，見元初鳳凰臺上，方瞳灼然，長眉聳然，傲視於萬物之表，竊意嶽山仙人乘鶴吹笙而下也。亟往叩長生久視之要，元初乃言曰：『混沌之時，一炁孔神，無形與聲。人之無門，子盍索於呼吸之根乎。其體中虛，元象之初，不依物以居，枝扶而葉疎，能黜其知，守其愚，則羣陰盡消，而純陽獨舒矣。子盍慎諸。予敬其言，而未之能行也。元初孝於親，一日不見，輒懸懸如饑，欲飲然若有所疑。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然則元初之所以能使鬼神者，其繫於是與？』

宋濂《周尊師傳略》（《金陵玄觀志》卷一） 周尊師名玄真，字玄初，世居嘉禾，後遷於姑蘇，受靈寶大法於曹桂孫。會吳越被兵，游魂出

爲厲，玄初建壇陳醮祠，白鶴五十，回翔壇上，久而後去，及浮河熱燈，二燈高起懸柳枝，人驚以爲神功。萬夫長沈寶母歿，痛念之弗置，聘玄初修祠事。實因問曰：君能致吾母魂魄乎？曰可。即剪紙爲旌，令童子執之，玄初左右顧眄，作叱咤聲，旌重將壓地，母降於童，音聲威儀如平生，實與家人環之以泣。洪武戊申，京師旱，夏五月至於秋七月不雨，太師李韓公方秉鈞軸承命左司郎中劉允中迎玄初致雨。是月庚寅，設雷壇於冶城山，研朱書鐵符投揚子江中，波濤遽興。玄初夜坐斗下，存神竊覓，霓光燁燁，遶身達旦。辛卯，玄初握劍上壇，召風師霆伯誓之，俄陰雲蔽空，大風拔木，雨降如翻盆。韓公曰：此法師雨也。玄初曰：未也，明日辰時再降雨，乃足爾。至期復果然有黑龍蜿蜒見西方，迨午始霽。韓公以幣贈，玄初弗受，竟拂袖東歸。朝紳嘉之，以文辭道其功者，不可悉數。明年庚戌，上欲問鬼神情狀於道家者流，嗣天師張真人與玄初皆被召，賜宴於光祿寺，禮遣其還。又明年辛亥秋九月己卯，上召玄初至京，見於武樓，從容賜坐，訪雷霆所以神之故。玄初對曰：天地之間，無踰陰陽者，因其運轉，故有神，神與人合者也。雷非人無以知雷之天，人非雷無以知人之天，天人相孚，本同一理爾。上悅。今年壬子春三月不雨，中書右丞相汪公命玄初致禱，仍於冶城山建壇，其應如初。太史公曰：予游江南，見玄初鳳凰亭上，方瞳燁然，長眉聳然，傲睨於萬物之表，竊意緱山仙人乘鶴吹笙而竊下也。亟往叩長生久視之要，玄初乃言曰：混沌之時，一氣孔神，無形與聲，人之無門，子盍索於呼吸之根乎。其體中虛，玄象之初，不依物以居，枝扶而葉疎，能黜其知，守其愚，則群陰盡銷，而純陽獨舒矣，子盍慎諸。予敬受之以還，而未之能行也。然而玄初之役使鬼神者，其能幹天樞道之樞歟？抑玄初孝於親，一日不見輒懸懸如饑，欲飲然若有所疑，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玄初所以能變化者，其或有繫於是歟？非歟？

紀事

吳履《周提點鶴林序》（《元妙觀志》卷八）

吳郡有方士曰周元初

者，自幼慕道，性虛恬淡寡欲，始禮元妙觀某人爲師。讀道德、南華二經，會其指趣，習九轉九候丹訣，時與人治患，多有痊者。洪武初，以高道舉至京師，蒙授神樂觀都提點職。居無何，奉命祈雪應。後歲旱，命禱雨又應。由是名播遠近，凡所見聞，莫不加敬焉。未幾，以親老歸吳侍奉，甘旨之奉，未嘗稍怠。今年春，履集羽士修醮儀，素聞其譽，奉瓣香請典其事。觀其莊敬嚴肅，導達羣賢，進退俯仰，洋洋乎如有臨者。翌午，以其術召至七鶴一鸞，羣飛繞壇盤旋之久而後去。又有輩穢觸犯戒壇者，俄仆於地，禱而復醒，時人益驚異之。元初不以功自居，而以齋主虔誠之所致。因請識其事。余嘗少閱《漢書·藝文志》，所載方士禱祠祈雨止雨之術，其來久矣。與夫近代方士，往往祈雨雪，交神明，除邪治病，其感通捷于影響，傳記所傳，不可誣也。試嘗論之，葆真之士由其得道術之祕，旋斡陰陽，能致此歟。抑其秉心塞淵，格于神明，而致此歟，意者或又有一道歟。今周元初嘯昔祈雨雪之應，與夫今日鸞鶴之徵，特其誠之一效歟。至若清其心，安其魂，存一氣于中，夜而虛待於無爲之先者，則元初之所獨得而非他人之所知也。異日羽化神遊，則當索之閭風之上矣，竊有望焉，因書以贈。時洪武己巳夏四月上澣。

顧沉《元妙觀志》卷三

周元真，字元初，嘉興人。年十二，入紫

虛觀，從李太無爲道士。太無，杜道堅弟子也。至正戊子，來居葑門外報恩道院，能以符篆召鶴，名所居爲來鶴軒，自號鶴林先生。雖身寓方外，事母至孝。其學受靈寶經法於曹谷神，又因顧養浩，受五雷祕文於步宗浩。洪武戊申，京師大旱，太師李韓公善長迎元真致雨有應。庚戌，上欲問鬼神情狀，嗣天師、元真同被召賜宴。又明年，上召問雷霆所以神之故，對曰：天地之間，陰陽運轉，故有神，神與人合者也。雷非人無以知元之天，人非雷無以知人之天，天人相孚，同一理爾。上悅。壬子三月不雨，右丞相汪廣洋命元真致禱，其應如初。乙卯又旱，元真禱亦應。冬無雪，復命元真祈之。己未，授領神樂觀事。元真平日亦好興建利物，嘗造安里橋，重構報恩道院，修致道觀丹井。卒葬於莫月鼎墓次。

雜錄

顧沅《元妙觀志》卷一一 元初名元真，嘉禾人，後遷姑蘇。年十餘歲時，忽有龐眉翁類道人劍客者過之，愛元初精神溢目，不類塵中人，製道家冠服被之，元初果喜。又二年，會上真道院施如意囊囊貯諸物，集四方人，使探鉤取之。元初欣然仰天祝曰，我誠探得第一，即離俗無疑。已而果然。乃走嘉禾紫虛觀，從李拱端爲道士。拱端，南谷杜真人高弟，以道行聞。既得元初，授以劾召鬼神之術，尋復受靈寶大法於曹桂孫。會吳越被兵，游魂出爲厲，元初建壇陳醮詞，白鶴五十四翔壇上，久而後去。萬夫長沈實母歿，痛念之不置，聘元初修祀事，實因問曰：聞君能召鶴，有諸？元初曰然。趣神要之素羽，翩翩自空而來，凡四十有二，若果屬其指呼者。實喜，因復問曰：君能致吾母魂魄乎？曰可。即剪紙爲旌，令童子執之，元初左右顧視，作叱嘯聲，旌重將壓地，母降於童，音聲威儀如生平，實與家人環之以泣。子陽子詩中所稱「覽茲孝子誠，赴此仙人招，阿母鍊魂仙，高超謝塵囂」等語，皆道其實也。元初先主丹霞道院，嘗一新其祠廟。繼住持常熟致道觀，觀有丹井，元初求得之重甃，以甃作亭覆其上。蓋其在虞山實久，故應真有詩云云。《當恕軒偶筆》

鄧青陽

傳記

王槩《大嶽太和山紀略》卷四 鄧青陽，生於元季，來武當，從高士學黃老莊列、周易、龍虎大丹諸書，精思熟鍊，深得其奧。遊武林，有「忘情消白日，高卧看青山」之句，所著觀物吟，又曰警世文。洪武初，吳中人多有識之者，後不知所終。

彭通微

傳記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彭通微，原名宏大，號素雲，河南汝陽人。母夢一黃冠授大桃，食之而有妊。大德十一年二月十五日生，年十二事劉月淵爲師。至正四年，游武當山，時太和張真人主紫霄宮。素雲服勞執役三年，得真人授煉氣棲神之旨。訪終南，走蜀土青城，入閬登武夷，凡古仙過化處，歷覽殆遍。東浮浙水，陟天目，至松江，擇勝棲止。明洪武十四年，始至細林山，結茅居之。初太和真人授記曰逢辰即棲，且曰雲間有福地，即此山也。山舊有泉久涸，一日雷擊石罅，遂成一井。明太祖徧求天下高人，有司以聞。二十七年秋八月二十一日清旦，啓關沐浴，更衣趺坐，語徒輩曰：我將返我真。又曰：九天之上，無不忠不孝神仙，今人人倫未盡，欲修仙佛，蒸砂作飯，豈不遠哉。乃舉筆書偈曰：「九十韶光一度春，由來幻法已非真。玉音謾說追空想，金紫羞將潤色身。已見聖朝新態度，休疑海外舊風塵。於今解脫縈纏去，萬仞峯頭月一輪。」書畢，問左右曰：何時？曰：正中。遂翛然而逝。是歲十月，太祖命中使鄭誠恩入山宣召，以羽化聞。越月，復遣中使人山，啓窺視之，正身不倚，長爪遶身。命有司甃以甃石，繚以垣牆，賜號明真子。相傳其爪乘風化爲金蛇，似蜥蜴而無足，長三四寸，今辰山猶有之，取置器中，俄失所在。《松江府志》○元王逢《梧溪集》云，彭素雲中州人，郭梅巖西江人，竝學全真，有道行。贈詩云：彭郭上清班，相望高世間。木龜雙石壁，櫻屬萬雲山。軒冕泥塗底，詩書桎梏間。鄉園數形夢，欲借羽車還。此彭素雲即通微，郭梅巖未詳。

單道安

傳記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單道安，均州人。從南巖張真人學，精究道法，執弟子禮，懃懃弗怠。真人昇舉之後，潛藏於疊字峯，屏絕人事，虔奉玄帝香火。洪武初，遊西華、終南諸山，仍居重陽萬壽宮。一日，以所授玄祕付與門人而去。弟子李素希攜冠履瘞於五華仙塋。《武當山志》。

李素希

傳記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李素希，字幽巖，號明始，洛陽人，元末棄家來遊武當。洪武初，住持五龍宮，後退隱於自然庵。含光守默，不與人接。永樂三年，榔梅結實，遣道士易本中上貢，詔命道士萬道遠齋勅賜以表裏鈔錠。四年，榔梅仍實，復遣道士呂正中上進，賜賚如前。是年，詣朝謝恩，賜坐便殿，諮以理國治身之道，惟以德德奏對。上說，禮待甚厚，賜還本山。永樂十年，敕遣大臣創建宮觀三十餘處，經營之始，訪古跡舊規，皆一一陳之。常以手加額，願皇圖萬歲，天下太平。永樂十九年六月初五日，屬門徒各宜精修學道，今教門大興，吾去無憾矣。語畢端坐瞑目，壽九十三。時戶部主事王和在焉。翌日焚化，骨齒皆青，人皆傳其為仙矣。冠劍藏於黑虎澗上。《武當山志》○國朝宋肇《筠廊偶筆》：榔梅，榔木梅實，相傳真武折梅枝插榔樹而成。道士每歲采而蜜煎，充貢獻焉。

周自然

傳記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周自然，金臺人。自幼入全真教，及長，遊於四方，以道化俗，以藥濟人。洪武初，來往武當五龍行宮，居民以其道明藥效，咸敬慕之。年將耄耋，貌若童穉。一日，以所藏道書醫衛付與門弟子曰：吾當委順去矣。翌日，沐浴更衣而逝。葬於桃源洞。《武當山志》。

李德困

傳記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李德困，號古巖，金臺人。自幼入陝西重陽萬壽宮出家，道德、南華、三教經書，得其要旨。壯年遊武當於紫霄宮，禮高士曾仁智為師，授以精微雷法，明先天之理，知體用之源，徙居元和觀。洪武二十三年，湘王來謁武當，嘉其有修煉之功，賜住荊州府長春觀。一日謂人曰，吾將返矣，作頌示之曰：八十餘年光陰，不染不著分毫，大笑呵呵歸去，一輪明月天高。王聞之，嗟悼不已，贈曰：爾本無生，何期云沒，拂袖三山，金宮銀闕，唉，今日大地，光明萬里，秋天明月。遣官葬於元和觀之東。《武當山志》。

又 酥醪洞主曰：全真之教行於北方，其始至南方者，武當一派也。惟當世祖平宋時，遣使召龍虎山三十六代天師張宗演，命主領江南道教，終元之世，江南掌教皆其後裔，而張留孫、吳全節復更迭為大宗師，故武

當全真一派，亦不得不修正一、清微之法，蓋其勢然也。然觀張道貴至李德因諸人，考其功行，尚不失全真本旨。而張守清弟子且遞傳於兩湖江浙間，蓋自是而大江以南，全真教幾徧及之矣。

邱玄清

傳記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全真道人邱玄清，富平人。初從黃得禎出家，洪武初來遊武當，禮張三丰真仙。三丰曰：山當大顯，無幾何時矣。因結三菴，命弟子分居之。曰五龍菴，命玄清居之，曰南巖菴，命盧秋雲居之，曰紫霄菴，命劉古泉、楊善澄居之，而自結菴，以奉玄帝。後有司以玄清賢，薦於朝，授監察御史，轉太常卿。每遇大祀天地，上宿齋宮，諮以雨暘事，奏對有驗，上深敬焉。公餘黃庭、道德不輟於口。上嘗賜以媛女，固辭不受，益重之。及成祖靖難，玄帝屢示靈助，遂大立宮觀於武當，名其山曰太和，所建地即玄清輩菴居，而三丰所結菴，成祖大之曰玉虛宮，前言遂驗。玄清後隨成祖北遷。一夕謂門徒曰，明日乃吾歸辰，至期端坐而逝。明沈德符《野獲編》，何喬遠《名山藏》，參《襄陽府志》，《陝西通志》。○《野獲編》稱，太祖以二宮人賜之，邱度不能辭，遂自宮。今觀其遺像，儼然嫗也。《陝西通志》稱其賜媛固辭，當即一事。

王槩《大嶽太和山紀略》卷四 邱元清，西安富平人。幼從黃得真出家，洪武初遊武當，為五龍住持。有司以賢才薦，授監察御史不受，轉太常卿。每遇大祀，上宿齋宮，諮以雨暘，奏對有驗。公餘黃庭、道德不輟於口，閒則凝神坐忘。一夕，謂門徒曰：明日乃吾歸辰。至期端坐而逝，壽六十七。朝廷遣禮部侍郎張智諭祭，還葬五龍宮黑虎澗之上。

盧秋雲

傳記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盧秋雲，光化人。初從終南重陽萬壽宮高士遊，悟全真之理。後師張三丰為弟子，隱南巖之巔。永樂八年，無疾而化。《名山藏》，參《武當山志》。○志又云：劉古泉，河南人，有臨景凌虛之志，入寶珠巖下，常蒲團獨坐。一旦，告其友楊善澄曰：吾今解帶，正在此時。語畢而逝。又云：楊善澄，太行山西人，夙有道契，與劉古泉為友，人並敬之。楊劉二人，志不言何派，然與邱玄清、盧秋雲同為三丰弟子，亦全真教也。

鄧羽

傳記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鄧羽，南海人。明初青陽令，後為道士，隱武當之南巖。永樂中，不知所往，人以為仙去。有觀物吟一卷。國朝錢謙益《列朝詩集》○《武當山志》云：鄧青陽，南巖道士，生於元季，資穎過人，不屑與儕俗伍。早來武當，從高士學黃老莊列龍虎大丹諸書，深得真奧。凡所寓興，吐詞發語，皆有激發。遊武林，有「忘情消白日，高卧看青山」之句。所著觀物吟又曰警世文。洪武初，吳中多有識之者。按即此鄧羽亦全真派道士也。

蒲善淵

傳記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蒲善淵，關西人，從邱玄清學莊列之道。洪武十五年，除均州道正。永樂間，奉使四方，諮訪賢達，後於章貢元妙觀無疾而化，葬於黑虎澗之上。《武當山志》。

王宗道

傳記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王宗道，字景雲，一字景仙，淮安人。與雲水道士何無垢者居數年，遊嵩華。一日，獨坐菴前，忽一道士負笠露髻，麻衣策杖，自東南來，長揖就坐。景雲與語，略露半指，曰：「得非三丰先生乎？」道士曰：「子非景雲乎？」驚且喜，拜執弟子禮。道士曰：「無以爲也，既授以導引嘯漱秘術，教以步虛洞微之辭，遊戲市肆，士大夫多延致之，題詩飲酒，竟日不辭。因言山行，欲得獐皮製裙，汝爲我募，景雲歸，具飯飯道士，遂失所在。尋至海上，西經徐汴、雒陽、嵩華、終南、太白諸山，將往游青城，復相遇於漢武臨軒之所，因諭之曰：「汝子在泮，待其成名，相會未晚。言訖，授笠杖而別，洪武壬申年也。永樂改元，景雲子孚任給事中。越三年，成祖思見三丰，國子助教王達善言景雲亦與往來，成祖召見，給全真牒，賜金冠鶴氅，使奉書若香，徧入名山，求之十年不得。《名山藏·方外記》。

又 酥醪洞主曰：自張三丰至王宗道諸人，亦武當全真派，然其所學，不兼正一，蓋親炙三丰，傳授者正也。

吳守一

傳記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吳守一，蘭陵人。早爲黃冠師，後從淵然劉真人，授以鍊度秘術。入琅邪神峯山之陽，棲霞辟穀有年。忽有道士入菴，與語須臾，袖中出茶一包，遂烹與共啜。出戶少頃，道士不見。年逾九十，鶴髮童顏，羽化之夕，奇香滿室，白鶴繞空者移日。《山東通志》。

守法真人

傳記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守法真人，字浩然，嘉定人。父名海，太常丞。守法生有骨相，始學易，爲儒生。常因病，適一黃冠至識之，遂勸之入道，且曰：從吾言，疾即愈，後當大振玄門。從之，疾果平。已而從應元孫真人學，又學於通妙邵真人，盡得其術。尋以龍虎山張真人薦，住持東嶽廟。未幾，奉詔偕天下高道校道藏經，因禮部尚書胡濙薦，擢神樂觀提點。天順丁丑，擢道錄司左演法，兼朝天宮住持。癸巳，遷左正一。明年，封玄志守靜清虛高士，尋封冲虚靜默悟法從道凝誠衍範顯教真人，賜誥命銀印，并封贈其父母。弘治改元，授左正一，命掌道錄事。踰三年卒。守法性質直謹厚，尤以謙約自守，頗精於術，而尤本之以誠意，以故用之有驗。成化間大旱，命禱雨，雨隨至。明秋又旱，禱亦應。又明年旱，禱不應。守法篆符於鐵，授中貴，往投西湖之龍潭，頃之西南雲起，如鳥駐潭上，俄見青蛇長數尺，盤旋久之。中貴未入城，雷雨大至。上益喜，賜第居之。一日召入便殿，詢以天人感應之理，對曰：惟德動天，至誠感神，此外無他道也。上深然之，聞者服其正對。《續文獻通考》。

又 酥醪洞主曰：自趙宜真至守法真人，遞相傳授，皆全真派也。然兼習南宗及正一之學。

黎一泉

傳記

王槩《大嶽太和山紀略》卷四 黎一泉，本州人。幼出家於紫霄宮。元末遊江右諸名山，訪道尋師，杖履瓢笠，放浪形骸之外。再謁毛公壇、張公洞，得林屋洞天王無偽授以太極上道，清微底妙，仍歸紫霄崖。年八十一，翛然蛻去。

孫碧雲

傳記

王槩《大嶽太和山紀略》卷四 孫碧雲，關西人。幼入西嶽華山。洪武二十七年，徵至京，賜衲衣齋供，館於朝天宮。明年，賜還華山。永樂十年，復召至京，賜詩一章，號虛元子，勅授道錄司右正一，又勅授南巖宮住持。十五年，忽謂門人曰：教門已興，吾將往矣。翼日，沐浴更衣，遙空禮謝而逝。葬於檜林庵，有《碧雲集》行世。

簡中陽

傳記

王槩《大嶽太和山紀略》卷四 簡中陽，字欽和，武昌人，得異人授以中黃上道、清微秘法。洪武辛未，來武當，居紫霄之巔，辟穀坐忘。永樂丙戌，召見問元帝昇真事蹟，一一奏陳，賜以祠部護身符牒。還山後隱於福地峯，杜門守靜。告門徒曰：吾將謝世矣。語畢端坐而去，印劍藏於紫霄之西龕。

任自垣

傳記

王槩《大嶽太和山紀略》卷四 任自垣，幼穎悟，讀書曉大義。出家三茅山元符萬寧宮，遂知名。永樂十一年，選授太和山玉虛宮提點。宣德三年，陞太常寺寺丞，提調本山。所著有《太和山志》行於世。宣德五年，以壽終，還葬句容。

楊理信

傳記

劉名瑞《南無道派宗譜·南無派第五代》 楊大真人字達修，號歸源子。生於大明太祖洪武乙丑十八年五月十四日聖降，係山東萊州府移居泰安州蒙陰縣人氏。中年守業，經營碌碌，識幻因悟蟬蛾之化，漸生異念。至春得一友人付與金丹難問一書，類搜秘語，朝夕再再誓盟，感遇恩師香林觀中，以金丹口訣盡示施之。至四十一歲，從師皈道。以至道授與玄宗。七月十三日飛昇。繼師遺云：乾陽變過一陰生，姤卦丙午有驚鳴。柳星張宿須沐浴，嘖嘖勿驚自然程。二陰物降意思迴，不可速下矚林中。景現一路華似月，扶助先天照內行。

胡玄宗

傳記

劉名瑞《南無道派宗譜·南無派第六代》 胡大真人字範質，號昭元子，生於明太祖洪武丁丑年三月初七日聖降，係直隸順德府邯鄲縣黃梁仙蹟人氏。幻精地理經術，中年立儒肆，會三家之一覽，方明心性，而弗離于命。亦至青城，感遇恩師河神廟中，以至道並口訣盡慈付之。嗣以至道授與微善。正月十九日飛昇。繼師遺云：遁入鵲橋謁嚴，冥送含光倒捲簾。緊防滑石行跌路，碧眼胡僧手托天。穿咽任中刻刻瀝，大小到此一般溥。雖然氣弱未成粒，寄信爲作不可偏。

張元吉

傳記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四

四十六代天師，諱元吉，字孟陽，別號太和。澹然之孫，贈寂靜真人子也。母玄君高氏，夢長庚星如虹，下流化為白鳳，集於懷。及覺，光猶滿室，感而有娠。乙卯春正月九日生，時有靈芝出東柱礎下。自幼明敏絕人，凡祖秘儒書，一覽輒了。喜爲詩詞，然所發皆非塵世語，讀者莫不奇之。正統乙丑冬，赴闕，時年甫十一，上見之，愛其岐嶷如成人，召入內庭，命坐賜茶，錫誥授正一嗣教冲虛守素紹祖崇法真人，領道教事，厚賜而還。丙寅冬，召見於仁智殿，命書趙天君符，恍惚有神虎哮吼之聲，上驚異嘉嘆，賜冠服圭珮及金幣之屬，誥贈父留綱爲正一嗣教崇玄養素寂靜真人，封母高氏爲慈惠靜淑玄君。丁卯，上念其幼孤，賜勅諭禁治族屬侵侮之輩，更授贊教堂書等官輔之。戊辰，上御大善殿召對稱旨，有萃寶冠金文服之賜。己巳正朔，命分獻星辰壇。三月，辭歸，諭留之。夏六月，雷撤謹身殿，瓦擊蚩吻，雨浹旬不止。召問以慎起居，戒邊防爲對。命建祈晴醮，於朝天宮，檄召雷神。有巨鷹藍距赤翅，挾大風而唳蓬萊門，攫檄排雲而上，觀者駭然色變，應時天朗氣清。祠官聞上喜愕交至，賜賚有加。秋七月，上北狩，皇后命建保安醮於內庭。景泰改元，秋八月景皇帝召入覲，顧問者再，命建保鎮國祚醮於大德觀，有天花雲霓之瑞，降勅褒嘉。明年二月，給部牒一千，度羽士。壬申冬，命醮於內庭，禮成，賜燕仁智殿。癸酉春，命分獻風雲雷雨壇醮於朝天宮。乙亥春，上御文華殿召見，問諸雷秘法，命作符，大悅曰：神明之胄，代不乏人，可謂善繼矣。當時以爲榮。四月，命建金籙黃籙二大齋於靈濟宮，有卿雲覆壇，五色盤旋如車蓋，鸞鶴羣至，聚觀者數萬人。祠官以聞，上嘉錫誥，加封爲正一嗣教冲虛守素紹祖崇法安恬樂靜玄同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賜玉冠圭珮衣履之屬，特命尚方良冶作法劍一口賜

之，遣中使護送還山。天順元年，英宗睿皇帝復位。二月入賀，命建祈謝醮於內庭，寵賚逾厚。七月，頒勅申禁僞出符籙及族屬欺凌者。己卯冬，入覲，賜燕內庭，再命傳太上延禧諸秘籙。庚辰春，命陪祀天壇，上御齋宮垂清，問對稱旨，賜金練衣錫誥，加封母高氏爲太玄君。辛巳四月，上遣使齋勸詣山，召赴闕，俾醮於大內玄天祠，有異兆。七月，祝融扇燄於承天門，命就朝天宮建祈謝禳焚醮。七日，致感河伯驅波御溝驟溢，上嘉獎深至，賜以冠服劍器，及從行弟子，賞賚有差。復召對奏，乞大赦天下。明年三月，陛辭而還抵潞河，上遣錦衣衛百戶劉昇，令以原給驛券，外加賜馬快船追送之。甲申春入朝，上登寶座，輒有影響，命書符劾之。明旦，有異鳥斃於氈榻之下，命中官錢義率旗校舁出朝天宮，火裂之，響遂息。上嘗睡覺，足隱隱痛要忍啞，燭之，有黑痕，似人指點狀。遣內使傳旨諭，乃進符水滌之，痕退患愈。未幾，上御奉天殿，聞空中有如木石墜壓之聲，天衷悚懼，命醮禳謝。是夕，其聲寂然，尤加禮重，錫誥加封爲正一嗣教體玄悟法淵默靜虛闡道弘化妙應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加封慈惠靜淑太玄君母高氏爲慈和端惠貞淑太玄君，厚賜還山。憲宗純皇帝即位，成化元年九月入賀，賜燕於文華殿。明年正月，上遣中官齋賜天廡良馬，及文錦、朱鳥、黃封、上罇、番果、海魚等物爲壽。翌日，入謝，仍賜燕內庭。十一日，命分獻風雲雷雨壇。二月，命建昇真醮於大德觀，賜勅申禁族屬侵犯及諸人僞造符籙，并授贊教堂書等官，助理玄政。丁亥秋，入朝，召見於大善殿，命以祖傳印劍進覽。上回重瞳久之，嘆曰：物之珍盛，果有神靈。賜燕而出。十一月上復御大善殿召對，聖語勉以護國安民，更給正一嗣教大真人府金印，又加賜玉印各一顆，御書大真人府四字，命梓縣於府第閭額，三錫恩綸，加封爲正一嗣教體玄崇默悟法通真闡道弘化輔德佑聖妙應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仍遣中官秦勤齋，賜蟒衣玉帶冠履劍器圭珮之屬，寵賚獨盛，朝野榮之。己丑冬，召見，命建金籙醮於朝天宮。辭歸出遊，歷登名嶽，探仙人舊隱之跡。去六載方還，徑抵龍虎山下，結茅却粒者三年。一日，書頌畢，端坐而化，舉之如空衣矣。葬於本里播箕灣。

《明史·方伎傳·張正常》 再傳至曾孫元吉，年幼，敕其祖母護持，而贈其父留綱爲真人，封母高氏爲元君。景泰五年入朝，乞給道童四

百二十人度牒。潑復爲請，許之。尋欲得大真人號，潑爲請，又許之。天順七年再乞給道童三百五十人度牒，禮部尚書姚夔持不可，詔許度百五十人。

憲宗立，元吉復乞加母封，改太元君爲太夫人，以吏部言不許，乃止。初，元吉已賜號沖虛守素昭祖崇法安恬樂靜玄同大真人，母慈惠靜淑太元君，至是加元吉號體元悟法淵默靜虛闡道弘法妙應大真人，母慈和端惠貞淑太真君。然元吉素兇頑，至僭用乘輿器服，擅易制書。奪良家子女，逼取人財物。家置獄，前後殺四十餘人，有一家三人者。事聞，憲宗怒，械元吉至京，會百官廷訊，論死。於是刑部尚書陸瑜等請停襲，去真人號，不許。命仍舊制，擇其族人授之，有妄稱天師，印行符籙者，罪不貸。時成化五年四月也。元吉坐繫二年，竟以黃緣免死，杖百，發肅州軍，尋釋爲庶人。

張玄慶

傳記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四 四十七代天師，諱玄慶，字天錫，別號貞一，又號七一丈人。生時有異徵，博學能文，長於詩書。成化丁酉入覲，錫燕內庭，遣中官梁芳傳旨，聘成國公朱儀女爲配。明年，詔赴南畿完婚。仍賜蟒衣玉帶，加撥馬快船隻送回。誥授正一嗣教保和養素繼祖守道大真人，領道教事，封母吳氏爲志順淑靜玄君。甲辰，賜勅諭申禁諸人僞造私出符籙，及偷盜放生魚。乙巳春，特勅江西守臣，重建大真人府第，命降香大華蓋山及鐵柱宮。丙午，入覲，命醮欽安殿，有玉帶金幣之賜。孝宗敬皇帝即位，弘治戊申，入賀，寵遇有加。庚戌夏，雷擊謹身殿柱，建祈謝醮於欽安殿，感天花慶靄之祥，上嘉賁之，又命祈聖嗣醮於內庭。明年，皇太子生，賜雕花天祿、壽字玉帶、金冠、蟒衣、銀幣之屬。丙辰，上遣太監李瑾、李珍齋，勅俾建保民大醮於大上清宮，以守臣鄧原

并兩司掌印官陪祀。召羣鶴舞空，卿雲凝蓋之瑞。戊午冬，命祈雪於朝天宮，明日大雪。己未春，命傳太上延禧秘籙，賜牙刻印記二函并金幣，陞辭而還。五月，行舟次沽頭聞，旱淺不前，分司主事蒙某請禱，乃書鐵符投白象潭，薄暮，雲密，雨如注，旌樯揚焉。辛酉冬，詔携嗣子入朝，上御欽安殿召見，錫嗣子衣帶命坐，宴於殿中，乞致仕可之。明年春，遣祀長陵迴復，賜宴便殿，授致仕勅書以榮之。四月，遣齋香幡達天目，葛仙，華蓋，武當，鶴鳴五山。還報命獎勞宴賚踰常，差通州衛指揮率官兵護送歸山。甲子，嗣子入覲，以自畫聖像及上意所欲古劍等物附獻，上以祖天師畫像及金幣回賜之。乙丑春二月聖衷注念，特降褒問之，書又勅俞，往武當，鶴鳴，葛仙三山之遊，附御前香燭，令轉致三山，以表禮神之意。於是躋眺危巔，窮探靈窟，後次鶴鳴之崎嶇，邂逅一鶉衣鶴貌老翁，迎而揖之，作而笑曰：來去不聞山鳥喧，三生石上龍蛇年。即拂袖緣崖而逝。天師游睇良久，悵然返旆。己巳秋九月，張筵會客縱飲，極歡舉觴，謂林方伯，王憲副曰：吾有老友之期，不可失，恐此會難。又惟公等任天下治平之望者，勉旃可也。咸以爲醉語，勿諒。酒竟後，戒左右置蒲團於玄壇之西，從容理裾，北向盤坐，乃再誦老翁言而化，藏蛻於金谿長生觀。

馬微善

傳記

劉名瑞《南無道派宗譜·南無派第七代》 馬大真人字懷精，號數一子。生於大明憲宗純皇帝成化丙午二十二年三月初一日聖降，係山東濟南府禹城縣黃家鋪村人氏。幼精易書，並東坡三蘇一集，故念惜水火之志。俟至中年，得遇昭元諭省，將口訣盡行付之。師作頌曰：生不可放乎，知止亦不可妄慮，明此廢之，杳覺之中冥舞。急叩而皈之矣。將主道授與至洞。五月十一日飛昇。繼師遺云：符退三陰否卦交，返照從物看動

爻。危險不口參貲問，滴過重樓絳宮邀。情投性合無多寄，若悞程頭卦錯交。乾上坤下偶不久，覺待應知宵叫趨。

張諺顓

傳記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四 四十八代天師，諱諺顓，字士瞻，別號湛然。先是貞一翁夢神人佩劍植梓於庭而生，及長有祖父風。弘治辛酉，甫十二歲，奉詔隨父入朝，上顧而奇之，賜宴欽安殿，命坐，三宮俱召見，賞賚有差，誥授正一嗣教致虛冲靜承先弘化真人，掌天下道教事。歸而求學，不輟玄秘。既精涉獵墳典，事親篤孝，鄉族稱之。武宗毅皇帝即位，正德丙寅春，入賀召見，問曰：鄉之祖，非神仙乎，朕聞神仙長在，今還可見，亦可學否。對曰：臣聞君類愈於神仙者，堯舜是也，至今猶存。上自天子，下及庶人，未嘗不見，願陛下慕而效之，則聖壽可等天地矣。乃若臣類為神仙者，奚足尚哉。奏辭還山。戊辰，頒給部牒，普度羽士。庚午，疏請重修大上清宮，以成。先帝遺命，勅遣內官監太監李文，會同江西鎮巡等官督造。王申，召見，命陪祀泰壇，有蟒衣玉帶之賜。庚辰，車駕南狩，或言牛首山後湖各有妖。召赴，行在諭，往除之，果見磔死一妖。上大悅，勅扈駕還京。世宗肅皇帝即位，嘉靖改元，入賀，上賜問，以清心寡慾為對，稱旨。寵賚孔殷，特遣還山請太上諸秘延禧錄文以進。癸未，詔聘安遠侯柳文之女為繼室，勅留都內外守備官陪往親迎。丙午，錫誥加封為正一嗣教懷玄抱真養素守默葆光履和致虛冲靜承先弘化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復賜加封勅書，並准授上清宮道士傳德岩，邵啟南為贊教，金永壽，詹望奎為掌書等官。勅往禱於太白山。三月，勅遣內官監左少監吳猷，會同江西撫按重建大真人第，增造勅書閣以尊藏累朝宸翰，西立萬法宗壇以奉上帝列真，東蓋天師家廟以祀歷代真人，餘悉更置山水增輝，遂為福地冠先。是上命範銅為神像，成，乃勅吳

猷齋至萬法宗壇安祀，頒賜掌法仙卿銀印一函，牙刻宗傳之印一函。詔下戶部查復上清宮田糧侵匿於豪民者，仍降勅禁護。戊子，入覲，命陪祀星辰壇，有御札文綺之賜。辛卯，入覲，驛傳艱阻，至京後期。上問故，以實對，勅各巡按御史，查提違慢有司等官罪之。明年三月，勅遣內官監左監丞曹玉，會同撫按重建大上清宮。乙未，以本府莊田有司違例編寄莊各縣差徭，奏下戶部議止，照品官例優免。覆奉命悉蠲之，仍著為令。丁酉入覲，驛遞違慢，如初奏謝後期之罪。奉聖旨，大真人張彥顓總領道教，赴京朝賀，先朝屢有明旨。著沿途有司，應付這各該地方官吏，如何不行，支給著巡按御史，查提了問，巡撫官且不查究，今後務要嚴加戒飭軍衛有司，一體應付，不許遲延悞事，該衙門知道。是冬無雪，命禱於內庭，即應。上大悅，有金冠，玉帶，蟒衣，銀幣之賜。戊戌，命建金錄大齋於內皇壇，有白鶴繞壇，卿雲捧日之瑞，賞賚有加。辭歸，賜勅以護其行。本年詔往齊雲山，建報謝禱襴大醮。後因奏乞以本山如太和山例除道士為住持管理職員，賜神宮額名曰玄天太素宮，免徵所餘香錢，降勅禁護，是年冬，聖母升遐。明年，上賜手書以示哀感之意。己亥正月，嗣子生於新府第，上聞之，喜不已，親灑宸翰，并賜金幣為賀。庚子，上念嗣子正在襁褓，恐難遠離，遣行人黃如桂，齋勅諭暫免入朝，俾得守視。辛丑，錫誥，贈嫡母朱氏為端柔順德玄君，生母宋氏為柔慈崇善玄君，贈妻李氏為冲虛柔惠玄君，繼妻吳氏為安妙善常玄君，柳氏為莊惠志道玄君。本年命給部牒五百度羽士。特勅江西巡撫都御史，嚴禁撫州奸民偽出符錄者。己酉，詔携嗣子入覲，舟次錢塘，沙淤江涘，民病涉。投以一符，即盪去。次徐州，水涸，舟膠戲。作一詩投之曰：呂梁洪下疾如飛，一派神樓接古徐，願借紅袍三尺水，官航穩載上京畿。水忽夜溢，比及都門。上遣太監高忠迎而諭勞之，齋賜嗣子蟒衣玉帶金帛。明日召見，錫燕便殿，命錄歷代真人名諱進覽。既而賜御札曰：卿子名可曰永緒。後乞致仕，詔可之，陛辭而還。庚戌十一月，忽夢遊岱宗。十六日晨，興沐浴更衣畢，焚香隱几而化，壽七十有一。上聞嗟悼無已。詔從侯爵例錫之卹典，遣行人李琦，錦衣千戶王正億諭祭營葬。勅定弋陽縣城東故疊山書院為佳城，皆異數也。

靖二年進號大真人。彥頤知天子好神仙，遣其徒十餘人乘傳詣雲南、四川採取遺經、古器進上方，且以蟒衣玉帶遺鎮守中貴，為雲南巡撫歐陽重所劾，不問。十六年禱雪內庭有驗，賜金冠玉帶、蟒衣銀幣，易金印，敕稱卿不名。彥頤入朝所經，郵傳供應或後期，常山知縣吳襄等至下按臣治。

張永緒

傳記

張正常《漢天師世家》卷四 四十九代天師，諱永緒，字允承，別號三陽。父湛然，嘗夢介冑之士，持刺來謁，自稱三陽，將軍刺上書九字者，三而了無姓名，忽大風飄去而寤。翌日生焉。玄典甫通，問學擊劍。出則佩劍，巡行山澤中，入則杜門，謝絕諸賓客，不喜逢迎，似涉傲世。嘉靖己酉，詔隨父入朝，抵都城，上遣太監高忠齋賜衣帶。明日召見於內庭，賞賚有差，命宴便殿，詔嗣教襲爵誥授正一嗣教守玄養素遵範崇道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詔聘定國公徐延德女為配，勅成國公朱希忠遂安伯陳璉議行婚禮。壬子入覲，上遣司禮監太監黃錦傳旨，正一大真人張永緒，著給與伯爵，朝祭常服。仍賜常用勅禮工二部，製送光動朝班。癸丑春，仍奉玉音成婚，市目遣官護送還山，勅駕部增驛券內例外應付以裕征途。乙卯，奉勅改建正一，靜應，祥符三觀，工費不敷疏，奏請益以落成之。戊午冬，入覲。上賜顧問曰：爾父近來攝養飲食何如。對曰：臣父子沐高厚之恩，泊舉家安享太平之賜，然臣父自度犬馬氣衰，每諄諄訓臣，勉圖補報，不敢時刻忘於宣室之前也。上曰：但不審而父復能一至朝否。賜宴而出。是年，降勅諭有司，查明雜差料價，照舊盡行優免，兵部查照新例，給與勘合，照舊例，起撥馬快船隻，嚴戒官員人等，不許違慢。再召入對，賜燕便殿，命建保國安民大醮於朝天宮，有蟒衣玉帶之錫。明年正月十三日，上遣中使趙憲傳聖諭，俾早回家，以慰父望。遂不俟大典禮終，先陛辭而還。甲子冬入覲，上御西苑召問，錫宴及蟒衣玉帶

之屬。乙丑元旦，特遣中官，傳命先諸大臣入見便殿。既而賜宴，同大學士徐階等七臣，上命以天師預首席焉。醮於內庭。復命主春祭祀典禮。畢，力辭還山，舟次嚴陵瀨，蹶然起而推篷四顧夕陽山色，移時忽作語曰：九九九，歸時候家隔數峰，青還在，無何有。鼎湖將墜火龍髯，我今先跨金牛走。少間，又曰：暗來回首不須悲，鷄鳴日出看依舊。其聲斷續，莫不訝之。乃戒榜人過權以前，歸未幾而化。內子徐氏以訃聞，上殊痛悼之，錫伯爵例恤輿，遣行人姚光泮諭祭併營兆域於獅子巷，立祠南極觀，誥封徐氏為靜和元君，仍降勅諭嚴戒族屬諸人，毋得凌侮。其聖恩隆重，深加存惜，保延玄緒，以永紹宗風。

李孜省

傳記

《明史·佞倖傳·李孜省》 李孜省，南昌人。以布政司吏待選京職，贓事發，匿不歸。時憲宗好方術，孜省乃學五雷法，厚結中官梁芳、錢義，以符籙進。

成化十五年，特旨授太常丞。御史楊守隨、給事中李俊等劾孜省贓吏，不宜典祭祀，乃改上林苑監丞。日寵幸，賜金冠、法劍及印章二，許密封奏請。益獻淫邪方術，與芳等表裏為奸，漸干預政事。十七年，擢右通政，寄俸本司，仍掌監事。同官王景輕之，不加禮。孜省譖景，左遷太僕少卿。故事，寄俸官不得預郊壇分獻，帝特以命孜省。廷臣徵景事，無敢執奏者。

初，帝踐位甫踰月，即命中官傳旨，用工人為文思院副使。自後相繼不絕，一傳旨姓名至百十人，時謂之傳奉官，文武、僧道濫恩澤者數千。鄧常恩、趙玉芝、凌中、顧玘及奸僧繼曉輩，皆尊顯，與孜省相倚為奸，然權寵皆出孜省下。居二年，進左通政。給事中王瑞、御史張稷等交劾之。乃貶二秩，為本司左參議，他貶黜者又十二人。蓋特借以塞中外之

望，改省寵固未嘗替也。頃之，復還左通政。

二十一年正月，星變求言。九卿大臣、給事御史皆極論傳奉官之弊，首及改省、常恩等。帝頗感悟，貶改省上林監丞，令吏部錄冗濫者名凡五百餘人。帝爲留六十七人，餘皆斥罷，中外大說。改省緣是恨廷臣甚，構逐主事張吉、員外郎彭綱，而益以左道持帝意。

其年十月，再復左通政，益作威福。構罪吏部尚書尹旻及其子侍講龍。又假扶鸞術言江西人赤心報國，於是致仕副都御史劉敷、禮部郎中黃景、南京兵部侍郎尹直、工部尚書李裕、禮部侍郎謝一夔，皆因之以進。問採時望，若學士楊守陳、倪岳，少詹事劉健，都御史余子俊、李敏諸名臣，悉密封推薦。搢紳進退，多出其口，執政大臣萬安、劉吉、彭華從而附麗之。通政邊鏞爲僉都御史，李和爲南京戶部侍郎，皆其力也。所排擠江西巡撫閔珪、洗馬羅璟、兵部尚書馬文升、順天府丞楊守隨，皆被譴，朝野側目。

吏部奏通政使缺，即以命改省，而右通政陳政以下五人，遞進一官。時張文質方以尚書掌司事，通政故未嘗缺使也。已，復擢禮部右侍郎，掌通政如故。

常恩，臨江人，因中官陳喜進。玉芝，番禺人，因中官高諒進。並以曉方術，累擢太常卿。玉芝丁母憂，特賜祭葬，大治塋域，制度踰等。

玘、中不知何許人。玘以扶鸞術，累官太常少卿，喪母賜祭，且給贈誥。故事，四品未三載無給誥賜祭者，憲宗特予之。吏部尚書尹旻因請并贈其父。未幾，進本寺卿。其二子經、綸，亦官太常少卿。中以善書供事文華殿，不數年爲太常卿。踰月，以諫官言，降寺丞。改省以星變貶，常恩亦貶本寺丞，而玉芝、玘、中並如故。改省復通政，常恩亦復太常卿。有李文昌者，試術不效，杖五十，斥還。岳州通判沈政以繪事夤緣至太常少卿，請斂天下貨財充內府。帝怒，下獄，杖謫廣西慶遠通判。人頗以爲快。

然羣奸中外蟠結，士大夫附者日益多。進士郭宗由刑部主事，以篆刻爲中人所引，擢尚寶少卿，日與市井技伍，趨走闕廷。兵科左給事中張善吉謫官，因秘術干中官高英，得召見，因自陳乞復給事中，士論以爲羞。大學士萬安亦獻房中術以固寵。而諸雜流加侍郎、通政、太常、太

僕、尚寶者，不可悉數。

憲宗崩，孝宗嗣位，始用科道言，盡汰傳奉官，謫改省、常恩、玉芝、玘、中、經成邊衛。又以中官蔣琮言，逮改省、常恩、玉芝等下詔獄，坐交結近侍律斬，妻子流二千里。詔免死，仍戍邊。改省不勝撈掠，瘐死。

邵元節

傳記

《明史·佞倖傳·邵元節》 邵元節，貴溪人，龍虎山上清宮道士也。師事范文泰、李伯芳、黃太初，咸盡其術。寧王宸濠召之，辭不往。

世宗嗣位，惑內侍崔文等言，好鬼神事，日事齋醮。諫官屢以爲言，不納。嘉靖三年，徵元節入京，見於便殿，大加寵信，俾居顯靈宮，專司禱祀。雨雪愆期，禱有驗，封爲清微妙清守靜修真擬元符範志默秉誠致一真人，統轄朝天、顯靈、靈濟三宮，總領道教，錫金、玉、銀、象牙印各一。

六年乞還山，詔許馳傳。未幾，趨朝。有事南郊，命分獻風雲雷雨壇。預宴奉天殿，班二品。贈其父太常丞，母安人，并贈文泰真人，賜元節紫衣玉帶。給事中高金論之，帝下金詔獄。敕建真人府於城西，以其孫啟南爲太常丞，曾孫時雍爲太常博士。歲給元節祿百石，以校尉四十人供灑掃，賜莊田三十頃，蠲其租。又遣中使建道院於貴溪，賜名仙源宮。既成，乞假還山。中途上奏，言爲大學士李時弟員外旻所侮。時上章引罪，旻下獄獲譴。比還朝，舟至潞河，命中官迎入，賜蟒服及「闡教輔國」玉印。

先是，以皇嗣未建，數命元節建醮，以夏言爲監禮使，文武大臣日再上香。越三年，皇子疊生，帝大喜，數加恩元節，拜禮部尚書，賜一品服。孫啟南、徒陳善道等咸進秩，贈伯芳、太初爲真人。

帝幸承天，元節病不能從。無何死，帝爲出涕，贈少師，賜祭十壇，遣中官錦衣護喪還，有司營葬，用伯爵禮。禮官擬諡榮靖，不稱旨，再擬文康。帝兼用之，曰文康榮靖。啓南官至太常少卿。善道亦封清微闡教崇真衛道高士。隆慶初，削元節秩諡。

婁近垣《龍虎山志》卷七 邵元節，字仲康，號雪崖，安仁人，達觀院道士。從其師范文泰、李伯芳、黃太初，咸盡其術。寧王宸濠召之，辭不往，放浪江湖間。嘉靖三年，徵入京，見於便殿。雨雪愆期，禱有驗，授清微闡教輔國妙濟守靜修真凝元衍範志默秉誠致一真人，統轄朝天、顯靈、靈濟三宮，總領道教。錫金玉銀象印各一。有事南郊，命分獻風雲雷雨壇，賜紫衣玉帶。勅建府於城西，歲給祿百石，以校尉四十人供灑掃，賜莊田三十頃，蠲其租。又遣中使建道院於貴溪，賜名仙源宮。乞還山，舟至潞河，命中官迎入，賜蟒及闡教輔國玉印。先是，以皇嗣未建，數命元節修醮，以夏言爲監禮使，文武大臣日再上香。越三年，皇子疊生，上大喜，數加恩眷，拜禮部尚書，賜一品服。十八年八月，上躬視顯陵，元節留京師，一日晨起，召其徒，語之曰：「我殆將逝矣，安得走行在一見皇帝耶？」言訖，卒。帝爲之慟，贈少師，賜祭十壇，遣中官錦衣護喪還，有司營葬，用伯爵禮。禮部擬諡榮靖，不稱旨，再擬文康，帝遂兼用之，曰文康榮靖。追贈三代及師皆真人，所著有《太和文集》。

陶仲文

傳記

《明史·佞倖傳·陶仲文》 陶仲文，初名典真，黃岡人。嘗受符水訣於羅田萬玉山，與邵元節善。

嘉靖中，由黃梅縣吏爲遼東庫大使。秩滿，需次京師，寓元節邸舍。元節年老，宮中黑眚見，治不效，因薦仲文於帝。以符水嘔劍，絕宮中

妖。莊敬太子患痘，禱之而瘥，帝深寵異。

十八年南巡，元節病，以仲文代。次衛輝，有旋風繞駕，帝問：「此何祥也？」對曰：「主火。」是夕行宮果火，宮人死者甚衆。帝益異之，授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尋封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明年八月欲令太子監國，專事靜攝。太僕卿楊最疏諫，杖死，廷臣震懾。大臣爭諂媚取容，神仙禱祀日亟。以仲文子世同爲太常丞，子堦吳濬、從孫良輔爲太常博士。帝有疾，既而瘳，喜仲文祈禱功，特授少保、禮部尚書。久之，加少傅，仍兼少保。仲文起筮庫，不二歲登三孤，恩寵出元節上。乃請建雷壇於鄉縣，祝聖壽，以其徒臧宗仁爲左至靈，馳驛往，督黃州同知郭顯文監之。工稍稽，謫顯文典史，遣工部郎何成代，督趨甚急，公私騷然。御史楊爵、郎中劉魁言及之。給事中周怡陳時事，有「日事禱祠」語。帝大怒，悉下詔獄，拷掠長繫。吏部尚書熊浹諫，訕仙，即命削籍。自是，中外爭獻符瑞，焚修、齋醮之事，無敢指及之者矣。

帝自二十年遭宮婢變，移居西內，日求長生，郊廟不親，朝講盡廢，君臣不相接，獨仲文得時見；見輒賜坐，稱之爲師而不名。心知臣下必議己，每下詔旨多憤疾之辭，廷臣莫知所指。小人顧可學、盛端明、朱隆禧輩，皆緣以進。其後，夏言以不冠香葉冠，積他釁至死。而嚴嵩以虔奉焚修蒙異眷者二十年。大同獲譖者王三，帝歸功上玄，加仲文少師，仍兼少傅少保。一人兼領三孤，終明世，惟仲文而已。久之，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支大學士俸，廕子世恩爲尚寶丞。復以聖誕加恩，給伯爵俸，授其徒郭弘經、王永寧爲高士。

時都御史胡纘宗下獄，株連數十人。二十九年春，京師災異頻見，帝以咨仲文。對言慮有冤獄，得雨方解。俄法司上纘宗等爰書，帝悉從輕典，果得雨。乃以平獄功，封仲文恭誠伯，歲祿千二百石，弘經、永寧封真人。仇鸞之追戮也，下詔稱仲文功，增祿百石，廕子世昌國子生。三十二年，仲文言：「齊河縣道士張演昇建大清橋，濬河得龍骨一，重千斤。又突出石沙一脈，長數丈，類有神相。」帝即發帑銀助之。時建元嶽湖廣太和山，既成，遣英國公張溶往行安神禮，仲文偕顧可學建醮祈福。明年，聖誕，加恩，廕子錦衣百戶。

帝益求長生，日夜禱祠，簡文武大臣及詞臣入直西苑，供奉青詞。四

方奸人段朝用、龔可佩、藍道行、王金、胡大順、藍田玉之屬，咸以燒煉符咒燄惑天子，然不久皆敗，獨仲文恩寵日隆，久而不替，士大夫或緣以進。又創二龍不相見之說，青宮虛位者二十年。

三十五年，上皇考道號為三天金闕無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智慧聖尊開真仁化大帝，皇妣號為三天金闕無上玉堂總仙法主玄元道德智慧聖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帝自號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玄真君，後加號九天弘教普濟生靈掌陰陽功過大道思仁紫極仙翁一陽真人元虛圓應開化伏魔忠孝帝君，再號太上天羅天仙紫極長生聖智昭靈統元證應玉虛總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萬壽帝君。明年，仲文有疾，乞還山，獻上歷年所賜蟒玉、金寶、法冠及白金萬兩。既歸，帝念之不置，遣錦衣官存問，命有司以時加禮，改其子尚寶少卿世恩為太常丞兼道錄司右演法，供事真人府。

仲文得寵二十年，位極人臣。然小心慎密，不敢恣肆。三十九年卒，年八十餘。帝聞痛悼，葬祭祖邵元節，特諡榮康惠肅。世恩後至太常卿。隆慶元年坐與王金偽製藥物，下獄論死。仲文秩諡亦追削。

段朝用

傳記

《明史·佞倖傳·段朝用》 段朝用，合肥人。以燒煉干郭勛，言所化銀皆仙物，用為飲食器，當不死。勛進之帝，帝大悅。仲文亦薦之，獻萬金助雷壇工費。帝嘉其忠，授紫府宣忠高士。朝用請歲進數萬金以資國用，帝益喜。已而術不驗，其徒王子巖攻發其詐。帝執子巖、朝用，付鎮撫拷訊，朝用所獻銀，故出助資。事既敗，帝亦寢疎勛。明年，勛亦下獄，朝用乃脅助賄，捶死其家人，復上疏瀆奏。帝怒，遂論死。

龔可佩

傳記

《明史·佞倖傳·龔可佩》 龔可佩，嘉定人。出家崑山為道士，通曉道家神名，由仲文進。諸大臣撰青詞者，時從可佩問道家故事，俱愛之，得為太常博士。帝命入西宮，教宮人習法事，累遷太常少卿。為中官所惡，誣其嗜酒，使使偵之，報可佩醉員外郎邵峻所。執下詔獄，并逮峻，俱杖六十。可佩杖死，屍暴潞河，為羣犬所食，峻亦奪官。峻與可佩故無交，無敢白其枉者。

藍道行

傳記

《明史·佞倖傳·藍道行》 藍道行以扶鸞術得幸，有所問，輒密封遣中官詣壇焚之，所答多不如旨。帝咎中官穢褻，中官懼，交通道行，啟視而後焚，答始稱旨。帝大喜，問：「今天下何以不治？」道行故惡嚴嵩，假乩仙言嵩奸罪。帝問：「果爾，上仙何不殛之？」答曰：「留待皇帝自殛。」帝心動，會御史鄒應龍劾嵩疏上，帝即放嵩還。已，嵩誦知道行所為，厚賂帝左右，發其怙寵招權諸不法事。下詔獄，坐斬，死獄中。

胡大順

傳記

《明史·佞倖傳·胡大順》 胡大順者，仲文同縣人也。緣仲文進，供事靈濟宮。仲文死，大順以奸欺事發，斥回籍。後覲復用，僞撰《萬壽金書》一帙，詭稱呂祖所作，且言呂祖授三元大丹，可却疾不老。遣其子元玉從妖人何廷玉齋入京，因左演法藍田玉、左正一羅萬象以通內官趙楹，獻之帝。

田玉者，鐵柱觀道士。嚴嵩罷歸，至南昌，值聖誕，田玉為帝建醮。會御史姜儼訪秘法至，嵩索田玉諸符錄進獻。田玉亦自以召鶴術託儼附奏，得召為演法，與萬象並以扶鸞術供奉西內，因交歡楹。時帝方幸此三人，故大順書由三人進。帝覽書問：「既云乩書，扶乩者何不來？」田玉遂詐為聖諭徵之，至則屢上書求見。帝語徐階曰：「自藍道行下獄，遂百孽擾宮。今大順來，可復用乎？」對曰：「扶乩之術，惟中外交通，間有驗者，否則茫然不知。今宮孽已久，似非道行所致。且用此輩，孽未必消。小人無賴，宜治以法。」帝悟，報曰：「田玉無狀，去冬代廷玉進水銀藥，遂詐傳密旨，徵取大順，不治無以儆將來。」階對：「水銀不可服食，詐傳詔旨罪尤重。倘置不問，羣小互相朋結，恐釀大患。」乃命執大順、田玉、萬象等下錦衣獄，不知其奸由楹也。錦衣上獄詞，帝有意寬之，以問階。階力言不可不重治，乃下諸人法司，令重擬。楹伺間，具密奏，為諸人申理。帝大怒，付司禮拷訊，具得其交通狀，遂與大順、田玉、萬象、廷玉、元玉並論死。楹瘐死。帝以逆囚當顯戮，怒所司不如法，詔停刑部司官俸。嘉靖四十四年也。

世宗朝，奏章有前朝、後朝之說。前朝所奏者，諸司章奏也；他方士雜流有所陳請，則從後朝入，前朝官不與聞，故無人摘發。賴帝晚年漸悟其妄，而政府力為執奏，諸奸獲正法云。

王金

傳記

《明史·佞倖傳·王金》 王金者，鄆縣人也。為國子生，殺人當死。知縣陰應麟雅好黃白術，聞金有秘方，為之解，得未減。金遂逃京師，匿通政使趙文華所。以仙酒獻文華，文華獻之帝。及文華視師江南，金落魄無所遇。一日，帝於秘殿扶乩，言服芝可延年，使使採芝天下。四方來獻者，皆積苑中；中使竊出市人，復進之以邀賞。金厚結中使，得芝萬本，聚為一山，號萬歲芝山，又偽為五色龜，欲因禮部以獻，尚書吳山不為進。山罷，金自進之。帝大喜，遣官告太廟。禮官袁煒率廷臣表賀，而授金太醫院御醫。

先是，總督胡宗憲獻白鹿者再。帝喜，告謝玄極寶殿及太廟，進宗憲秩，百官表賀。已，宗憲獻靈芝五、白龜二。帝益喜，賜金幣、鶴衣，告廟表賀如初。不數日，龜死，帝曰：「天降靈物，朕固疑處塵寰不久也。」淮王獻白雁二，帝曰：「天降祥羽，其告廟。」嚴嵩孫鵠獻玉兔一、靈芝六十四，藍道行獻瑞龜。俱遣中官獻太廟，廷臣表賀。未幾，兔生二子，禮官請謝玄告廟。是月，兔又生二子，帝以為延生之祥，特建謝典告廟。已又生數子，皆稱賀。其他西苑嘉禾，顯陵甘露，無不告廟稱賀者。當是時，陶仲文已死，嚴嵩亦罷政，藍道行又以詐偽誅，宮中數見妖孽，帝春秋高，意邑邑不樂，中官因詐飾以娛之。四十三年五月，帝夜坐庭中，獲一桃御幄後，左右言自空中下。帝大喜曰：「天賜也。」修迎恩醮五日。明日復降一桃，其夜白兔生二子。帝益喜，謝玄告廟。未幾，壽鹿亦生二子，廷臣表賀。帝以奇祥三錫，天眷非常，手詔褒答。

時遣官求方士於四方，至者日衆。豐城人熊顯進仙書六十六冊，方士趙添壽進秘法三十二種，醫士申世文亦進三種。帝知其多妄，無殊錫。金思所以動帝，乃與世文及陶世恩、陶倣、劉文彬、高守中偽造《諸品仙

方》、《養老新書》、《七元天禽護國兵策》，與所製金石藥並進。其方詭秘不可辨，性燥，非服食所宜。帝御之，稍稍火發不能愈。世恩竟得還太常卿，做太醫院使，文彬太常博士。未幾，帝大漸，遺詔歸罪金等，命悉正典刑，五人並論死繫獄。隆慶四年十月，高拱柄國，盡反徐階之政，乃有金等死，編口外爲民。

顧可學

傳記

《明史·佞倖傳·顧可學》 顧可學，無錫人。舉進士，歷官浙江參議。言官劾其在部時盜官帑，斥歸，家居二十餘年。睚眦宗好長生，而同年生嚴嵩方柄國，乃厚賄嵩，自言能煉童男女洩爲秋石，服之延年。嵩爲言於帝，遣使齎金幣就其家賜之。可學詣闕謝，遂命爲右通政。嘉靖二十四年超拜工部尚書，尋改禮部，再加至太子太保。時盛端明亦以方術承帝眷，可學獨揚揚自喜，請屬公事。人咸畏而惡之。

帝惑亂仙言，手詔問禮部：「古用芝人藥，今產何所？」尚書吳山博引《本草》、《黃帝內經》、《漢舊儀》、王充《論衡》、《瑞命記》，言：「歷代皆以芝爲瑞，然服食之法未有傳，所產地亦未敢預擬。」乃詔有司採之五嶽及太和、龍虎、三茅、齊雲、鶴鳴諸山。無何，宛平民獻芝五本。帝悅，賚銀幣。自是，來獻者接踵。時又採銀礦、龍涎香，中使出，論者咸咎可學。可學尋以年老乞休。卒，賜祭葬，諡榮僖。

端明

傳記

《明史·佞倖傳·端明》 端明，饒平人。舉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督南京糧儲，劾罷，家居十年。自言通曉藥石，服之可長生，由陶仲文以進，嚴嵩亦左右之，遂召爲禮部右侍郎。尋拜工部尚書，改禮部，加太子少保，皆與可學並命。二人但食祿不治事，供奉藥物而已。端明頗負才名，晚由他途進，士論恥之。端明內不自安，引去，卒於家。賜祭葬，諡榮簡。隆慶初，二人皆褫官奪諡。

朱隆禧

傳記

《明史·佞倖傳·朱隆禧》 朱隆禧者，崑山人。由進士歷順天府丞，坐大計黜。二十七年，陶仲文赴太和山，隆禧邀至其家，以所傳長生秘術及所製香衲祈代進。仲文還朝，奏之。帝悅，即其家賜白金、飛魚服。隆禧入朝謝恩，帝以大計罷問官例不復起，加太常卿致仕。居二年，加禮部右侍郎。會有邊警，仲文乘間薦隆禧知兵。帝曰：「祖宗法不可廢。」卒不用。既卒，其妻請卹典，所司執不予，帝特諭予之。隆慶初，褫官。

帝晚年求方術益急，仲文、可學輩皆前死。四十一年冬，命御史姜儆、王大任分行天下，訪求方士及符籙秘書。儆、江南、山東、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大任，畿輔、河南、湖廣、四川、山西、陝西、

雲南、貴州。至四十三年十月還朝，上所得法秘數千冊，方士唐秩、劉文彬等數人。徽、大任擢侍講學士，秩等賜第京師。徽不自安，尋引退。大任入翰林，不為同官所齒。隆慶元年正月，言官劾兩人所進劉文彬等已正刑章，宜并罪，遂奪職。

蔣雷谷

傳記

婁近垣《龍虎山志》卷七 蔣雷谷，字同壽，貴溪人。幼遊上清宮，歎曰：凡骨豈能居此？即投洞觀院，禮練太素為師。元教祕法，悉得其傳。後遊蜀，得掌心雷祕。明洪武初，授神樂觀知觀，尋陞五音都提點。永樂初還山，度弟子顏福淵、吳嗣育。

李仲冶

傳記

婁近垣《龍虎山志》卷七 李仲冶，號了菴，龍虎山道士。聞祝直清勗陸文安公祠於其里，從之遊，忽覺有省。一日往金溪，會黃殷士講學於半山，相與劇談本心之說，一座盡傾，咸曰此小鷲湖也。

陳善道

傳記

婁近垣《龍虎山志》卷七 陳善道，號石泉，南昌人，仙源宮道士。嘉靖間從邵元節入朝，授道錄司左正一，尋授清微演教崇真衛道高士，掌道錄司事。元節卒，賜太和府以居，并八里莊。又賜一品服，兼朝天、顯靈、靈濟三宮住持。

周濟世

傳記

婁近垣《龍虎山志》卷七 周濟世，貴溪人，混成院道士。神宗時，為法錄局提舉，道法日顯。島帥毛文龍及唐藩先後延致，論道修醮。既復遊蜀留保靖司者數年，歸而卜築先天山以老焉。

何海曙

傳記

婁近垣《龍虎山志》卷七 何海曙，字四和，安仁人，混成院道士。崇禎間入覲，沈相國尊重之，待以師禮。任本宮提點，五十三代真人嘗訪

道焉。

張金箔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張金箔，山西平陽人。性機敏，山西俗素不善治金箔，張至杭見之，歸擅其藝。嘗行經濟源湫水之蹟，觀於神祠，祠素號靈異，能隨人意所需，即自水底浮出。張對水沉思，忽笑曰：此伏機耳，非神也。歸以後園鑿池，積水設機，神異悉如濟源，客至輒引爲戲。忽有一老道流至，張引遊池上，因曰：吾亦有小術，請試之，君宜過我。張許諾。明日天未曙，有二童子乘一龍，手控一龍，從空中下，言道士召張君。張隨龍，欲乘之，龍不服，騰驤吼嘯，勢將飛變，童子夾鞭之，張乃得乘。須臾至一山中，見茅屋數間，老道危坐其中，曰：老夫不欲涉塵世，以二足置他所，俟取至爲禮。張見兩腿兀然倚壁，老道以手掙之，腿自湊及其體。行禮畢，謂張曰：君可移家至此，同享仙境之樂。張謝不能。道士囑童往移，倏忽之間，張之房產男女，皆在目前。張大驚，俄頃不見。張再拜請教，道士指庭中曰：此有丹，子宜自取之。張尋索再三，無所見，惟見東南角草中有糞堆。道士嘆曰：子無緣，當留形住世間耳。居月餘，頗有所得，一日偶出遊，遂迷其處，尋路出，乃在大同城外。歸至家，治金箔如故。旦暮能數千里，或縛草爲龍，乘之而行，歸則掛簷下，亦時作戲術娛人。明太祖聞之，召至闕下，張頓首拜謝曰：臣非妖術，特戲術耳。上欲試之，張出袖中小銅瓶，注以沸湯，書符投其中，初出如縷，漸勃然五色雲，充滿殿庭。上悅，欲盡其術。時方隆冬，索乾蓮子，撒金水河冰上，頃刻冰解，花葉滿河，香艷可愛。復索紙，剪一小舟，身入舟中，鼓棹放歌，往來花間。忽入岸中，失其所在，荷花亦復不見。河中固層冰積雪，寒燠風景迥異矣。

無錫老人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無錫老人，不知其蹤跡，明初遊於無錫。時有周某者爲担夫，於大市橋見一老獨行，衣冠古朴，意色甚倦，顧謂曰：病體不耐行，能相負至惠山乎？周許之，負之行，覺其身或重數百斤，或輕如一葉，若此數四，疑而問之。老人曰：吾方病，病來則身重，去則輕爾。及山，老人解其襦與之曰：適無錢，以是償汝。周不受，曰：可爲數錢，使翁無襦耶？老人笑曰：子乃有是心，可教也。就地拔一莖草，與之曰：是可愈痢。又拔一莖與之曰：是可愈瘡。且曰：汝識道院中辛天君像乎？曰：識之。取塊土以授曰：有所欲，但焚少許，天君立降，可使治百魅。又令側卧，向其耳嘘炁，熱如蒸，自耳入喉，以達於腹，頓覺神思開爽。乃別去。他日，有富人病痢，募能療者，周煎草飲之，立愈。酬米百石，止受其一，餘悉令施貧者。其妻尤之，呶呶不已。周叱之曰：彼辛天君，猶聽吾指使，若敢如是乎。妻詈其妄，周乃剔少土焚之，便有神將現於前曰：師何事？周以實對，神怒其輕率，舉手中戟，點其頭而去。點處遂潰成瘡，至老不痊，人目之曰爛頭，以法術知名當世。

程濟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程濟，陝西朝邑人，有奇術。洪武末，

以明經舉爲四川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在朝邑，而治岳池事不廢。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濟大呼曰：「陛下幸寬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兵果起。赦濟，以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與靖難兵戰於徐州大捷，諸將豎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碑，人莫知其故。及文皇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椎之，再椎，遽曰：「止，爲我錄碑文來。」其後按碑族之，無得脫者。濟姓名正椎脫處，因得免。曩之祭，蓋懷之也。淮上諸將敗，濟還京，建文急召入問計，對曰：「天數已定，惟可出走耳。」立召僧爲上祝髮，濟從之出。每遇險，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建文有所往，必令濟筮。後隨至南京，人尚有識濟者，指之曰程編修，已而蹤跡隨絕。

陳立興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陳立興，蠡口人，家貧篤孝。母病，愛食城中某家糕，立興每旦入城，買以奉母，七年無間。一日路逢道士云：「吾母亦有疾，思食此，能見與否？」陳即與之。復往買，比還，則道士已持糕奉其母，食之病即愈。立興夜夢道士，授以藥瓢濟人，旦起果獲瓢，及一詩云：「蓬萊仙境幾千春，四海逍遙不染塵，勝地偶然閒一玩，無端不見本來人。立興乃以方藥濟人，遠近神之。及卒，鄉人立祠以祀。永樂中，詔訪天下靈跡，瓢遂歸天府。」

蔡敞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蔡敞字士宏，本崑山人，永樂中徙居北京。少好遊，嘗遇異人於歌樓，自稱王先生，相與甚善。一夕乘月步都市時，夜禁甚嚴，邏卒交錯於道，無所詰問，敞心異之。復遇二三客，控馬以待，先生至，客前請行。曰：「我攜郎君至此，諸君能更脩一騎，與同遊乎？」須臾又控一馬至，甚雄駿，敞乘之。囑使閉目，雖甚苦，勿妄窺視。敞受教，耳邊但聞風濤聲，然寒極不能禁，屢以爲言。先生嘆曰：「此去地四十里，有剛風，過此即得上仙，恨子福淺耳。」即令開目，乃在一野寺前，供帳甚盛，就樹下坐。諸客縱談，皆非塵世間事，敞亦不能知也。因問此爲何地，曰：「此去句容縣十五里，某寺也。敞縱觀，以一石子納金剛口中。酒數行，復與諸客乘馬還都市而別，時漏下方四籌耳。居數日，王先生來，以一木杖贈敞，勉以讀書進修，後當再會，珍重而去。敞後以翰林秀才，選中書，歷官員外郎，出守衢州。道經丹陽，因至句容，尋訪此寺，則固舊遊處也，視金剛口中，石子猶在。既而有一道士進謁，敞留飲，道士遣一童子，去席百步，解衣而立，時方隆冬，遙吐氣噓之，即汗出淋漓，燠如盛夏，又口出風吹之，寒氣襲人，便欲僵仆。敞驚起曰：「此庭中瓦礫山積，欲去之久矣，然未暇也，君能除之乎？」道士曰：「此易耳。」即令閉門，盡屏侍從，但聞庭中喧闐聲，瞬息聲止，開戶視之，堦砌如掃矣。敞嘆異，乘月送之。將別，乃以王先生所留木杖令道士執之，道士亦大驚曰：「杖熱如火，不能執。」遂不復至。

呂貧子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呂仙，永樂間乞食於永豐，寒暑惟着一破衲，臭穢不可聞，自稱呂貧子。洞元宮前有米賣，常施以錢，一日來乞，而賈冗且厭煩來，擲一錢予之，悞墮街心石上。貧子不拾，但以足趾踏錢，入石沒輪。貧子故宿東岳山頂，早出晚歸，風雨不問。賈駭踏錢事，往尋之，已死矣，因為藁葬。後十餘年，賈為縣所役，往南昌解銀藩司，居半月，不得報牒。食盡大窘，忽遇貧子於章江門，曰：汝死矣，尚在乎？曰：未也。公今日得牒矣。賈言食盡，貧子曰：得牒時，來就我。往果得牒，就貧子，因着以草履，使閉目行，誠聞水碓聲，始可開目。蓋永豐始有水碓也。行數刻，聞水碓聲，抵縣投牒，令大詫曰：藩司今辰所發牒，何以遽至？賈言其故，方知是仙，為建祠。令人發葬地，內惟石刻貧子像，上有歌詞，即往日行歌於市也。曰：福田多處作孽多，福田少處作業少。我是無福人，無福無煩惱。一箇破燒瓶，一領破納襖，不憂盜賊饑寒少。假饒不作仙，也證菩提道。此石置祠中，街心石為郡守金公攜歸，錢尚在石內。

楊黼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楊黼，雲南太和人，自號存誠道人。孝友慈和，甘貧力學。園中桂樹盤結如樓，黼巢居其上。日著孝經，硯水自

溢。母卒葬畢，即隱雞足山，凡二十年。卒之日，親友之家，皆見其登門作別。或又見於安寧道中焉。後明末崇禎壬午，河西季元祺赴選，得大理訓導，便道詣武當，有生來謁，自稱大理府學生楊黼，俛懇寄語於家，祺許之。及□□關，見黼南去，數呼不應。抵任，問諸生，方知為永樂間人。因為立碑，表曰桂樓先生故里。

范承勳《鷄足山志》卷六 先生者，永樂年間太和人，號存誠。隱居不仕，孝友好施，庭前桂樹扶疎蟠蹙，巢居其上，因別號桂樓。讀書不輟，一日硯水竭，欲下取之，顧視則水溢矣，自是有得。後入鷄山，栖羅漢壁崖穴中二十餘年。年八十，歸家卒。卒之日，家人見公從外入，曰：楊黼今日大事了也。凡所交遊，盡見其至家為別。又有人於安寧道中遇之，疑仙去也。所註有桂樓集，篆隸宗源。卒之日，又有人于貴州見之，寄語諸孫，計程是日已過二千里外矣。

庾嶺仙人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庾嶺仙人，亦不測其從來。□泰中，有御史劉某，初仕知廣南邑，赴任行至庾嶺，忽見小茅屋數間，乃酒肆也。肴核具備，酌者數人，皆病癩，形狀醜穢不可近，悉前來問訊曰：明公□臨吾土，吾等有薄醞粗饌，奉致區區，願公毋逆野人意。劉心殊惡之，拒斥不受，強之飲，劉終不願。癩者乃更從內捧出果二盤，一桃一棗，皆鮮腴可愛，又請曰：公不飲，盍取數果乎？劉終疑其不潔，不得已，漫取一棗，置袖間。其人悲劉不享，將果投於地而退。前途抵傳舍，責丞以不戒道路，丞曰：此地□有所為人居酒館乎，定幻妄耳。劉怒，命駕使承隨而往，至其所，則絕無茅屋也。劉大駭，因取袖棗示之，則良金也，光采灼耀，非世間所有。劉與衆始驚異，恨不食其物。取金懷之，不去身，心怦怦然，恒冀再遇其人，而邈無可迹。後劉投老而歸，年八十餘

矣。一日命兒曹云，吾欲出行，可爲我於此月中消吉。兒奉令選期，惟冬至日午時爲吉，稟於劉，劉乃處分家事，至其日，遍邀親友，一一慰勞叙別。因沐浴，着新衣，又令人舁其棺來，頻問時候，至期遂踰入室，拱手謝諸人。將金丸拭而吞之，竟入棺，端正偃卧而化。

邱駝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邱駝，浙之桐廬人也。病僂，因以駝名家貧，操舟濟度，不責值。忽隔岸暮夜有呼渡者，駝急就之，無所見。頃之又呼，往又無所見，僕僕無怨言。拔篙將行，而僂疾忽愈。時人異之。越數載卒，家人殯焉。久之，鄰有至衢者，見駝與一人同行，欵洽若平時，囑寄所穿履以歸。又貽之以屣，着之則行如飛。不日至家，以履付其妻。視之，故殮時物也。啓塚，惟竹槩在焉。所貽屣，俄化爲雙鵲飛去，始知其尸解云。

王士能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王士能，山東濟寧州人也。生元至正甲辰，入成化癸卯，涉年一百二十餘歲。自幼慕長生之術。聞蜀雪山中有異人，因往訪之。及至，見一老人，披毡衣卧深洞中石床上，顏如嬰兒。卧側一囊，所盛類乾麪，時取啖之，掬飲澗水。士能留數日，所齋米盡，跪而乞食。老人分囊中物與之，苦澁不能咽，乃拾山果野菜以充腹。居三

年，勤苦不懈，老人憐之曰：子可以語道矣。然子得之，當出山，他日非其人，勿輕授也。遂示以攝形煉炁之要。學成辭出，來居濟寧，不火食，日惟啗棗數枚，或菜數莖，飲水少許而已。白髮被額，肌膚如童子。濟寧指揮王宣往見，問姓名，大驚曰：聞吾祖言，吾上世有叔祖名士能，好道出家，不知所終，翁殆是乎？問以家世，所言皆合。宣有同官，欲受其術，士能望見曰：爾聲伎滿前，口事妄作，非吾徒也。乃止。上疏言狀，朝廷下山東守臣，俾乘安車入京見，上優賜寶鑑，遣歸。學士程敏正與之語，多靜坐寡欲之說。瞑目閉息曰：老僕無能爲，朝廷過聽而召之，僕豈知道者，但習靜日久。近日乃與人接，大敗吾事矣。問以元末國初事，曰：一身之外，皆非所知也。楊循吉嘗問其所以致壽，曰無他術。但平生不苟葷，不娶妻，不識數，不爭氣耳。

尹繼先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尹繼先，臨洮人。元時爲天慶觀道士，懷一牒，綴之羊皮，久而尚存。成化間遊南都，髮累歲忘櫛，而自不團結，人因呼尹蓬頭云。尹得邸寓，輒閉關卧，多踰月，少亦五六日而後起。居常不飯，人饋之食，亦不辭。魏國公館尹於居第，嘗偃居晝寢，寤而語魏公曰：適遊姑蘇洞庭山而返。魏國公愕不信，即出袖中兩橘畀之。王文成公試禮闈落第，卒業南雍，走從尹遊，共寢處百餘日，尹喜曰：爾大聰明，其以勳業顯哉。第本貴介公子，筋骨脆，難學我。我所以入道者，危苦堅耐，世人總不堪也。洛陽有野道張姓者，售偽誑世，而以聞見該洽，論辯雄肆，引重薦紳間。客南都，士庶慕而爭趨，軒車滿戶外。尹識其僞也，敝衣跣而往謁，隨衆尊稱之。張方危弁高坐，側侍者肩摩，傲岸不爲尹禮，顧罵曰：乞兒辱吾教。尹乃據東面，坐而謂曰：爾欲談道耶？我一任爾問。張曰：爾乞兒，吾又奚問？尹曰：爾無我罵，爾註

《悟真篇》，恐天下訛刺爾者無窮已。張曰：然則爾曉《參同契》與《悟真》耶？尹張目朗音，爲抽廣成壺邱延歷度紀樞奧，稍論序柱下五千文，暨內典華嚴楞伽、姬易艮卦彖爻，三教渾合之旨，翩翩千百言。衆驚異悚聽，皆俗耳所未聞。於是始知尹之辯慧不羣，邃於元學也。尹歸倚牆立，自掌其頰者數十，恨猶有勝心。且道非可言，言則與道遠。因鍵扉寢伏久之，終南黃山人過訪，值尹睡正熟，謂弟子曰：謹貽爾師青衣鞋，我不能待別矣。又數日起，問曰：有友人黃來，渠何言？弟子獻所贈，尹曰：是預料我將遙適也。無何，劉瑾潛圖不軌，惡尹私有詆斥，羅而戍之關右。尹至戍所，過鐵鶴觀，騎一鶴，凌空而去。

彭軺《尹山人傳》（《金陵玄觀志》卷二） 尹山人者，北地產也，元世祖時爲天慶觀道士。其度牒綴之羊皮，久而尚存。成化間遊南都，髮累歲忘櫛，而自不團結，南都人呼爲尹蓬頭云。尹得邸寓，輒閉關臥，多者踰月，少選亦五六日，而後起居，常不飯，人饋之食，亦不辭。嘗造民家，會設餉客，麵近四十餘碗，客有戲尹者曰：公能盡噉之乎？曰能。取而噉之，盡無留餘也。孫秀才棗曰：某伯父接山人市中，而賣瓜擔停焉，某伯父戲曰：公能盡此一擔瓜乎？曰能。即買而饋之，噉瓜立盡，無留餘也。戶曹員外李遣僕上病疏，一日辰刻，尹見其僕於北關端門前，僕曰：命已下，主人幸得告矣。是午餐尹，報李曰：今日端門前見使者，已得告，急束裝行耳。後僕還，核問果合。南北迢遞三千里，馳返纔一飯之頃，人聞而大異之。某御史當仲秋耗靡日，命其隸召尹來，隸曰：昨昔之暮，尹登大中橋觀月，兩鼻孔垂涕尺許，尹殆死矣，夫何召？御史笑曰：此爲鼻柱，非老病也。隸甫行，而尹已扣門入，蓋就其召己也。御史亦異之。魏國館尹於居第，嘗偃大棹晝睡，寤而語魏國曰：適遊姑蘇洞庭山而返。魏國愕不信，即出袖中兩橘畀之，其時南都尚未有洞庭橘也。南都一貴人之母，敬事尹，數數修供，進衣饌甚虔，既而所愛孫少未冠而病，沉綿疴瘵，諸醫擅時名者皆謝不可治。迺邀尹，力懇之，尹曰：此非藥物所能爲，我以太夫人遇我厚，不得已，費我十年功，爲爾一救。令置兩榻相附，昏夜縛少年之足，於尹足連屬數重，尹鼓氣運轉，喉嚨哮喘有聲，氣達湧泉，貫少年足，大熱，遍體流汗如雨注，臭穢畢泄。詰朝解其縛，而少年蘇蘇有生色，別授刀圭藥，徐服而愈。王文成公守仁試禮闈

卷落卒業南廡，走從尹遊，共寢處百餘日，尹喜曰：爾大聰明，第本貴介公子，筋骨脆，難學我。我所以入道者，危苦堅耐，世人總不堪也，爾無長生分，其竟以勳業顯哉。文成悵然愧之。洛陽有野毛頭張姓者，售僞誑世自矜飾，而以聞見該洽，論說雄俊，引重薦紳間。客抵南都，士人慕而爭趨，軒車滿戶外。尹識其僞也，敝衣跣而往謁，隨衆稱老翁尊之。張方危弁高坐，側侍者肩摩，張傲岸不爲尹禮，顧罵曰：乞兒辱吾教。尹迺據東面坐而謂曰：爾欲譚道耶，我一任爾問。張曰：爾乞兒，吾又奚問？尹因刺之曰：爾無我罵，爾注《悟真篇》，恐天下訛刺爾者無窮已。張曰：然則爾曉《參同契》與《悟真》耶？尹張目朗音，爲抽廣成壺丘、延歷度紀樞奧，稍論敘柱下五千文，暨內典、華嚴楞伽、姬易艮卦彖爻，三教渾合之旨，翩翩千百言。衆驚異悚聽，皆俗耳所未聞，於是始知山人之辯慧不羣，邃於玄學也。尹歸倚牆立，自掌其頰者數十下，恨猶有勝心，且道非可言，言則與道遠，因鍵扉寢伏。久之，終南黃山人過訪，值尹睡正熟，謂弟子曰：謹貽爾師青衣鞋，我不能待別矣。又數日，尹起問曰：有友人黃來，渠何言？子弟獻所贈，尹曰：是豫料我將遙適也。無何，逆閹劉瑾潛圖不軌，惡尹私有詆斥，羅而戍之關右。尹至戍所，偶過鐵鶴觀，騎一鶴，凌空飛去。

張復陽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張復陽，當湖人。初業儒，善詩工畫。從朱則菴學道，游金陵，止朝天宮，與尹蓬頭爲侶。後住餘杭洞霄宮，有虎從石壁中出，彌耳隨行，麾之不去。住二十年，乃還里，當事爲新一枝堂，建栖元閣以居之。宏治三年，八十有八，尸解去，仙樂滿空，異香經月不散。舉棺甚輕，至今以鐵索懸一枝堂後，如空甕焉。

武光輔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武光輔，溧水人。性至孝，少失父，非母命不敢專。習學有悟，母令援監，勉從之，非其志也。及壯，以母老不仕，居常好遊山水，若有所尋覓。生有神力，能扛鼎。善畫竹，每以自娛，人不可強，讀書隨卷輒盡，但點頭微笑而已。母卒，遂學道。服方外衣，持竹杖，出入飄然。一日命肩輿曰，吾欲有所往。行數里叱歸，喚家人具湯，浴罷焚香，端坐而逝。月餘，里人自廣陵歸，聞其死，驚訝曰：某日在廣陵道上，與語良久，親見繚杖如平時。叩其遇之日，乃即其卒之日也。

弔桶大仙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弔桶大仙，莫考其由來。宏治元年之秋，蘇城有王生者，常行至跨塘橋，昏暮無可投宿。道旁有土地祠，因入其中，伏香案下。約夜半，聞扣門聲，廟神令從衛問之，答云：告大王，明日大仙到此，可出接。從者入，白復令問大仙是何服色，云着葱褐衣，持敝桶，所謂弔桶大仙者也。王生聞之，且驚且喜，明日遂不行，危坐以伺。午後果有一鬚髻道人，衣敝葱褐，手持一水桶而無底，至廟前，顧土地像，舉手拱禮便行。王生趨出，拜而懇曰：大仙度我。道人固拒之，遂拂衣而行。王生跟至南教場中，跪伏以請，道人曰：然則待我使汝，遂

以桶置地上，以手旋轉之數匝，令王生視之，則一井也，水清且滿，中有游魚。道人曰：汝可下井取魚，倘得，吾即度汝。生畏不敢下，道人曰：然則吾取與汝看。因躍入井中，生急視之，道人與井，皆不見矣。

許三界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許三界，宏治時平南人也。採樵自給，偶登山，得一衣，非布非褐，而渾身上下皆無縫。因衣之歸，衆見駭之，曰必仙衣也。因能言人未來事，禱晴雨輒應，信奉之者甚衆。制府聞之，以爲妖，懼其惑衆，使人逮至，覆之鐘下，厚環以薪，燬之徹夜。明日發鐘，無有也。三界夕已抵家，謂人曰，我去也，無爲若曹累。遂不知所往，人因立廟祀之，每著靈異。

樵陽子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樵陽子，蜀青城山樵子也。姓雷，大足縣人。方誕育，有踞而募其門者，父母因呼之曰化緣。可二歲，二親皆亡，同里陳和養爲子。十餘歲，陳夫婦又歿，遂投青城山下童翁家。童又貧，無所得食，乃入山砍柴，售人以活。人持升米，或碗許米，市其柴盡一擔，樵子不計也。一日入山，天大雨雪，迷失道，所見惟高崖萬丈，古木架陰壑，飛鳥都絕。忽一老人，鬚眉皓白，執拂招樵子坐。頃之，又一老人，貌頎腹便便，衣大袖紫袍，亦來共語。如是累月，並有所授。已，

乃導樵子大樹下，曰：是中爾，前生所托也。設十二拜禮甚恭，號之曰樵陽子。老人既去，樵子徘徊岩谷間，時聞隔岸彈琴聲，或□聲，跡之無有也。結跏趺大樹下，凡百餘日，敗衣掩形，頽然槁木。採藥人過而恠之，頗以語灌縣人。羣走物色，識爲童家兒。曰是兒陷雪窖一年矣，乃能作如是相。事聞縣令，之山中臨問，所對班班應古記，非童子口吻也。自言吾前身在樹中，令人斫樹，樹轟然若雷震者，劃然而開，現委蛻焉。髮垂額，指爪繞身，其貌則樵子也。於坐處得一石匣，匣有文字，又有布衲，鐵冠緣。縣令下教製龜奉蛻，築菴居樵子。其名傾動州郡，士庶競來瞻謁。樵子遽能談人未來事，又能已人疾。來者益多，乃避於安縣之天池山。士庶復走天池，趾相錯，薦紳官僚，車蓋相望。而石泉鄧某，墨吏也，問丹何在，樵子曰：爲令廉而仁，是官人外丹。令疑誚己，名之妖人，上變告臺司追捕，事下成都逮治。樵子樸野，至則箕踞而諄。丞大志罵，何物囚敢爾。痛榜之，無苦也。繫圜三月，獄上而觀察廉其非辜，事得解。遣還山，厥後凡開府及藩臬司至者，率召見，樵子不拒。會毗陵吳參政捧表過家，遂挾之來江南，止永慶寺。亦數過錫山龔方伯城南別業，稍一遊武陵西湖，所至人就徵未來事，及丐己疾者麋集，樵陽子不甚答，間露一班，即往往奇中。其在山專餌生黃精，出則火食，食止蔬菜。然終歲無便溺。素未名，因自名思道。未幾辭去。

遨蓬頭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遨蓬頭，邱長春十代道孫也。名清淨，李徹度師之。先是李病羸，濱死數四，問醫七年，而病日亟。一日邀托爲丐者，呼門外，背負一帛，大書云：大病行功，小病行藥。李因召視，邀以手摩其頂曰：從吾言則可治。徐徐抱之，凡坐七晝夜，而病霍然。

韓清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韓清者，洛陽人也。幼好道，不修邊幅。常服氣鍊神，遨遊雲水。十歲操筆，便成文章。有女冠自華陰來，過其家，密授道要。因閉室精思，遂深元理，漸能分身隱形。雖遊學宮，傲然禮法之外。時時微露奇跡，人莫之測。有趙府君者，素重方術，見韓風骨明秀，知非凡流，深加禮遇。府君常喪妾，燕居獨坐，思與韓飲博遣懷，韓忽拱立於側。趙驚曰：生從何來？對曰：蒙公見懷，敢不趨侍。命酒數行，相與博戲。時方春月，庭中花開，韓以手揉之，和入酒樽，頓覺酒味殊常。忽吏解失火，衆奔救，府君登樓共觀，清持盃酒，向吏解喂之，火即滅。府君由此益敬異之。時清父爲縣藏吏，偶藏失金，縣令拘吏夫婦，並繫獄中。府君欲釋之，令不從。一日訊其事，吏夫婦囚首跪階下，令勅門者，無容秀才闖入。清忽立案旁，令踞見，大詬，叱伍伯執之，左右素聞其神，共諫令，令曰：若多妖術，能代父償藏金乎？不爾，當并受拷掠。清曰唯唯，請假鼎釜。及至，清取令案上錫硯筆架盛水瓷甌之屬，一一鉦釘於火，虞其不給，命拾階下瓦甕聚其上。出袖中小囊，得藥二粒，投火中。良久，紫烟蒸鬱，充滿廳中，啓視鼎釜，都成上金矣。謂令曰：此神仙金，敵世間幾倍價。償藏之外，可糴粟賑饑，毋妄費也。令大駭曰：技止此乎。清曰：未也。引其袖一呼，忽見二女子，自階登拜，窈窕無雙，嬌歌妙舞，莫可形狀，須臾轉身，逼向令。令止之。清因取女子，還納袖中。令又問，清乃探其襟內，引出一龍一虎，風生雲起，哮吼擎攫，爭前作搏噬狀，跳躍向令，令急止之。清復取龍虎，還納襟中。令惶怖曰：止矣，吾見子之奇矣，無煩更設也。清曰：猶未也，公無懼，聊以劇戲耳。從左右索水一盃，清持簪喂之，俄有塵起，烟霧晦冥，胥吏皆無人色。頃之塵斂，視其庭，已成大河，波濤汹涌，清乃拾地

上樹葉，作舟浮之，身登其上，父母亦共載焉。揮手別令曰：「爲我謝趙府君，異日洞天相會也。」刺舟冉冉入雲，俄而漸滅。衆皆仰視羅拜，倏忽天霽，縣堂如舊。令具以聞府君，趙遂棄官而歸。

雍泰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雍泰，官至都御史，鎮大同。一卒犯盜當死，鎮守太監問之，泣曰：「某非盜，乃異人所授煉銀之術，因而見疑。公活某命，以此術獻。太監不信，仍還雍公所，詢知大喜，陰令疏其方，試之良驗。縱其因而棄官以歸。久之內事亦就，托云病死，家人葬於先塋，而公遁去。遊行江湖三十年。正德中，一卒遇公於途，拜呼不止，公曰：「何悞也。」曰：「某事雍公，熟識其狀，公即其人，安能欺我。」挽其衣不釋，公乃邀入肆，飲之酒，曰：「勿向人道。有銀一封在几下，汝取之。」卒醉，公得逸去。

吳羽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吳羽，三秦人也。初爲行人時，奉命來荆襄，方至蘆溝，一道士前揖曰：「公來四川，當至青羊觀相訪。」及荆襄事畢，命往川中，公大駭。既而至其地，道士果來，坐談移時。後公歷任遷南京冬官亞卿，復遇道士，遂解官，不知所之。

吳夢陽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吳夢陽，常薦順天辛卯鄉試，授定州守，不宜官，未一年，輒罷去。衲衣百結，爲五嶽遊。雖雨雪日，必走百餘里，人問何逐逐耶，曰：「師命我爾。」爲人眇小雀躍，即里居，亦日環走諸山壑不休。可數日不食，寒暑一衲，雨不蓋，卧不被。常語人：「吾每歲必三至河套。亦不言何所爲也。」好青鳥家言，常爲人卜地，人尊奉之，有所餽金及鮮衣履，受之出門數里，拜使者，歸其主人，而獨剔取碎金分裹之，塞衲孔中，曰：「足吾食矣。」嘗過建平訪某，問翁今日何許來，曰：「宣城則已百里矣，而邑中形勢，及所歷山龍水原，悉已得之。時猶未下春也，命具飯，曰：「吾薄福，不任兼味，君即飯我，幸一肉。」既見席設有重簋，潛起出，遍迹之，不可見矣。程介之阻雪山東逆旅，元夜獨飲，見敝衣老人來觀燈，神態甚逸，試招之，即上座，數醺，翩然起，了不關主人。程甚驚，尾之至一巨室，見男女羅拜，程問此何人，門者曰：「若未識吳仙翁耶？」程亦入拜，遂請侍宿，徐叩養生旨，不應，但於衲中捫蝨搖之。程問道人安得此，曰：「業蚤也，業除則我乃得不東西奔耳。」旦起，程辭去，曰：「不知何時復見，」吳曰：「六月臨清道中耳。」程私念，「吾此行未卜還期，安知六月且臨清乎？」及還，果六月，此至臨清，熱甚，鮮衣蔭樹間，乃有冒絮皴皴來者，則吳翁也。相與珍重而別。又汪司馬，常偕方京兆、江方伯，謁吳問翁：「既是神仙中人，亦常到瑤池否？」吳曰：「會必迎我，阿母出蟠桃，真如斗大。問會與誰俱，曰：「周公、仲尼皆在。問仲尼何狀，則如傳記所載狀貌衣冠。問神仙可得乎，曰：「但憂不聖賢，毋憂不神仙。諸公相視，畏其狎侮，竟不敢復有所叩。其與人語，依於孝弟仁義。常自歌曰：「至苦莫如我，至樂莫如我，至苦有至樂，說甚苦做麼。」

劉偉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劉偉，朝邑人。以鄉舉令文水，擢御史，所至皆不嚴而治，以厚德稱。父喪，廬墓三年，性好神仙。比疾，命其子曰：即死，毋埋我。及卒，其鄉人有自遠方還者，多從道中見之，寄問其家，其子因不敢葬。都御史韓邦奇，劉氏甥也，不信，屢促其子襄大事，子亦未忍違父命。久之，韓涖任山西，方視事，忽聞人持偉名紙入報，韓驚起，憲使張璉問之，公備言舅氏死已久，人傳仙去，某未之信，今通名紙者，即其人也。問其狀，閩人言此人戴古氈笠，青絹袍，一童子扶之，肩布囊，立門外。遂命延入，從中道緩步而前，韓公遙識之，遽起迎候，官僚悉下階揖入。起居無異平生，但簡言笑，問之則對。坐定，手接茶而不飲，坐中亦莫敢先發言。韓公起，邀入旁室中相勞苦，答曰：久別特遠來視汝。語及家事，頗作悲泣之狀。韓留欸不可，即起別去。謂曰：汝弟邦靖，可令速歸。出門復携童子去。官僚相視駭愕，令人迹之，止一遠寺中。明日往訪，寺僧曰：昨暮有一劉知府，寄居方丈，言進謁韓公，即去矣。邦靖歸里卒。劉氏聞之，發棺視，惟一屨在焉。

岳嵩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岳嵩，不知其從來。祥符縣有高彥節，去家里許，有別業，屋破敗無人居。忽一男子，自稱岳嵩，寄居其中。無

行李僕從，亦不言其所自。更歲餘，周世子聞其人，遣使召之，不至。世子怒，令官校圍其居，盡日不聞人聲，乃破垣入，惟聞旁室內有呻吟聲，就視之，見一人以舊白布衣覆身，卧頽壁下，創甚，流血被面，瞬息將絕，容貌亦不是嵩，餘屋皆無一物。乃舍之而去。既暮，嵩忽叩彥節，言世子求我急，欲避之，久賴居停，恨無以報。就其家求得銅燭剪半股，銅筋一枝，置火爐中，良久，出藥一粒投之，即啓闕出，再拜而別。彥節入視之，二物皆成良金。後五十年，高氏之甥周鏞，爲槐水驛丞，一日迎官，遙見嵩戴笠持藥囊來。鏞猶識之，相對問訊如平生，且自言今已易姓名爲邱山，偶尋友經此，倉卒別去。已而鏞驚悟嵩顏色不改，欲追之，已無及矣。

王敕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王敕，歷城人。少有道術，嘗讀書卧牛山中，與一僧爲侶。每晨炊將熟，相與携筐，同登高巖，採野蔬藥苗，使僧携之先下，比叩門，王却自內出與開鍵。僧訝而叩之，則曰吾從問道還也。王後登鼎甲，自翰林出外督學省中，一日集校諸生，遙見白雲一片，起山頂上，急馳兩騎，視雲落處廡之，得白石子數升，圓瑩如雪，輦之而歸。令庖人剉碎，煮成腐羹，徧召諸生食之，甘美殊常。諸生請問何物，曰此雲母也。後以國子祭酒家居，前卧牛山僧寢疾，王往視之，問僧曰，此行願富乎貴乎？僧曰兼之。王曰惜也功行未滿，且着蜀王府中爲第二兒。因舉筆判其背上一行，僧便化去。是日，蜀府宮中，果誕次子，背隱隱有字現出，蜀王以手摩之，應手而滅。敕後尸解去。歷城人有自都下還者，道逢騶從，旌旗鼓樂甚盛，趨避之，敕從輿中呼謂曰：得非吾鄉某人耶，某被上帝召，不得辭家，寄語吾兒，有書數卷藏某處，可取而讀也。比至其家，而王以是日化矣。

青邱子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青邱子，不知何所人也。隱於武當山，遊行天下，終莫測其年歲。嘉靖間，有王生者，好尋名山，博採方術，有高蹈遐舉之想。偶因秋晴遊縱，誤入一山，見林壑深秀，塢徑幽委，不覺愛觀忘歸。遂窮其僻，踐丹危，履翠險，或下或高，且數十里。隱映若有洞門在斷崖絕澗中，水流花開，風氣如春。徘徊良久，忽聞酣睡聲，披榛竊視，一老父枕石而卧，狀貌奇古。生察其非凡也，屏息竚立，伺其寤，急趨下拜。老人驚問得入之由，具告所以，賜胡麻飯與食，謂曰：世人不信神仙，汝能跋涉至此，真可教矣。然子之先，不聞有七世祖王重陽者乎，吾即是也。子好道，以明年八月十五爲期，待我於西蜀琵琶峯下。今日方與南宮列真，期會此境，須臾即來，汝乃凡夫，穢濁未除，可速歸去。生便叩謝而出，微聞簫管寥亮雲端，踉蹌下山。逾五日，始得達家。詰之於人，其先代果有重陽祖師，道成仙去，生則其雲孫也。生自飯胡麻，腹常不饑，顏色益少。轉盼間，明年中秋近矣，結行李而渡江，然不悉琵琶峯在蜀何地，一日忽聞舟中吟詩，有此峯名，亟問其處，曰：此即巫山十二峯之一也。因尋其峯，至中秋前一夕，露宿峯頭，以候仙駕。遲明望見凌空跨鶴而來者，前老父也。瞻仰作禮，父見生先在，笑曰：此兒大佳，真有心之士哉。但汝骨格未就，因緣尚隔一塵，今止可學劍仙之術，遊戲人間。吾非汝師，汝師是青邱子，見住武當山中，却歸往尋，必得其真傳。生臨別，拜辭曰：不審青邱先生，居於武當何峯？老父曰：六株松下一茅菴，即其居也。生乃之武當，負囊獨上，緣磴攀躋，日向晚矣。忽見巖前蒼松六株，果有茅屋數間在焉。烟蘿四合，仄徑微通。叩門良久，童子出而延入，仰視青邱先生，秀髮龐眉，倚樹而嘯。謂曰：爾祖王重陽使汝來也。拜罷，遣沐浴畢，令住菴後淨室。堂中有藥

鼎，高數尺，周遭封固，紫燄光騰，照耀林壑。生至，第教以守爐看火，添縮薪炭，不得擅離妄視而已。每晝則有玉女二人，青童二人，更番直應。生偶問及鼎中何物，皆笑而不言。先生已具知之，怒詆欲驅之去，衆皆跪請乃止，後遂不敢發問。久之丹鼎成矣。出其金液，可六百餘斤，分而爲二，又折之至七八斤而止，移貯大磐石上搗之，晝作夜息，漸漸而薄，因成鍊片。擇日鑄成六劍，懸於絕壁之下，以飛瀑濺激其上，歷經旬，劍質已柔。此六劍各有名，先生舉其一畀生，令童子開其腦後藏之，亦無所苦。又令齋心七日，盡傳擊刺之秘，命往青城山，結茆棲止。戒毋妄用，第一不得作世間非爲事，致干天譴。又以其四，分授二青童玉女，其一自佩。生往青城山年餘，復來尋，則室廬如故，門戶緘鎖，寂無人在，問山中人，曰：青邱先生去且一年矣。生還，行過荆南，見先生混迹丐者之中。乃相隨同去，不知所之。

金竹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金竹，字子虛，常熟縣湖南人也。少游庠序，有拔俗之韻。嘗館於李氏，其所居，在虞山下，時往登眺徘徊，每當月朗風清，曼聲長嘯，戛於雲表。平生絕不喜談人間事，衆呼之爲痴。其詩手不停揮，濡毫立綴，語多元勝，誇賞藝林。嘉靖三十年，倭亂初平，金悵然不樂塵世。一夕夢其前身之所處，恍惚舊遊，遂捨妻子出家。雲水後數年，有相識人解軍之雲南，事畢將歸，道經玉龍山下，旁有草菴，際暮投宿，望見庵主，綸巾羽氅，據繩床盤膝而坐，視之，乃里中金秀才也。顏色轉少，鬢如青絲，因攝衣下拜，通鄉里姓名。金與錢數十文，令詣村店進酒食，仍來安宿。解人既獲醉飽，其夜寢於菴內繩床之側。初就寢時，見金取其襟中傘張之，兩手搖轉不停，如此竟夕，恍惚若夢，耳中但聞海濤涵涌之聲。凌晨寤而起，視其身，却卧於楊子江岸、西

津渡口，自暮及朝，已達萬里。其傘室中有附書數行，寄語家人云：「浮踪浪跡，勿以為念。又數年，有人見之於終南山。」

裴慶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裴慶者，姑蘇人也。織機為業，因婦不德，棄之行乞，夜宿於憇橋巷中。一日乞食，還時大雪數尺，忽見路旁蓬席之上，絕無分寸，其氣如蒸，恠而視之，則六七丐者在焉。慶便入拜曰：「下界愚民，稽首大仙。衆丐搖手笑曰：『子痴矣，吾屬乞兒也，何知神仙事乎。慶再拜叩頭不已，強乞破甌中殘瀋嗽之，以舌舐盡。歸而身輕，攀牆援樹，幾欲凌虛直上。鄰里聚觀，叩以方來休咎，言無不驗。有親故人楚，登武當山，路遇慶，附信歸里，人咸謂慶終日在吳市，未嘗遠出。又張真人常遇之武當山上，視其足，蹠虛而行。異之，問其姓名，答曰：『我姑蘇裴慶也。至蘓，於驛夫中見之，真人求教不答，至跪請不已，乃踞上坐，劇談，夜分隱去。一日擔街上破草鞋，壘成小洞，方廣丈餘，端坐其內，扃塞洞門，吐火自焚其身，居民共見烈焰中，慶騎白鶴昇天而去。」

彭明府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彭明府，永新人。少好道，不樂為官。雲水羽流，居常滿座。一日有道士闖入其室，彭起延坐，徵姓名，曰我馬

西風也。彭顧左右進茶，道士曰：「貧道從武夷山來，携得旗鎗數葉，烹之已熟，請出奉餉。取懷中葫蘆瀉之，香茗二盃，甘冽殊常。飲罷，彭又顧左右置酒。道士又曰：『酒亦貧道所有，是湘中醴醪酒也。別注一壺，如鶴股傾之不竭。復出肴核，並珍恠之物，彭大驚。至暮告別，固留之不可，曰：『子所交者，非吾侶也，能從我遊，請以明晨會於某坊，可乎？彭許諾。道士忽擲盃梁上，化為雙燕，飛鳴啾啾，衆咸駭視，回顧座中，已失道士所在矣。彭大喜，通夕不寐。黎明而興，如言訪之，道士已先在坊下，顧而謂曰：『子真有心哉。趣與俱行，可數十里，至一幽絕處，泉香石翠，花媚草靈，望見綉幄丹崖，高出天半。彭心訝其非世間也，忽起家念，曰：『某來時，未與妻子言別，師能容我暫歸乎？』道士長息而語曰：『信哉，凡夫之難度也。子歸則歸爾，何云暫耶。彭叩頭悔謝，道士出囊中紅霞米二升，賜之，戒曰：『煮三粒作湯，可療百病，勤行施捨，慎勿秘惜，米盡則子遷化之期。言既，瞥然隱去，彭乃悵惘而還。以米施人，果多異驗，壽至百餘歲。米將盡矣，乃呼家人治具，邀親昵賓遊，燕會數日，沐浴衣冠，與衆辭別，俄聞室中異香發越，端坐而化。」

蕭勝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蕭勝，祖居邵武，初為農夫，力行孝道。後遇仙，飲以墨水，便博通文義。且教以理學數學，在羅近溪諸公處，論學頗得其奧。黃州林子木，過邵武，往訪之，問以所疑，皆不言而喻。年九十七，尸解去。

狸，置肩而行，安得卧此地乎？歲餘，不知所之。

菜道人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菜道人，不知姓名，寓居汝寧。蹤迹頗異，時事爐鼎，不飲食，冬夏惟啖菜，人因呼爲菜道人。人以乏金求者，爲索銅鐵，已而皆以金還。一日有求者，復索銅，其人貧甚，無從得，道人曰：「取君家釜來。」其人持至，道人碎之，只取數兩，探囊中藥拭其上，令自煨，頃刻火息，皆良金也。祝枝山云：「有某與之善，予鄉周公震守郡，某因言於周，周固邀之，方入郡衙，周祈其術，道人遜謝而已。某曰：「先生嘗記元初事乎？道人搖首曰：「我豈知所謂開元初事耶？既而別去，扶杖偃蹇行甚遲。某語周，遣人尾之，見道人出城，屢回顧又遲行，比至曠野，顧人已遠，即擲杖馳去，翔鳥不及，遂不復見。」

蒲仙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蒲仙，不知何許人，遊於浙。少爲人傭保，俄辭主人，行乞里中，露處人家簷下，雨雪不侵，冬夏無衣，取蒲囊五六領連綴而裹其體。嘗在嘉興角里街上，出入往來，不擇淨垢，每天將雨，輒臨池自浣其蒲，以是爲驗。里有疾者，摘蒲施之，煮湯服立愈。一日，過湖州村落，入人家乞食，其人已入山販茶。蒲仙在其家食畢，因卧於簷下，氣息如蒸，抵暮索筆題蒲仙卧此一日六字於壁間而去。及販茶人歸，云此日入山，遇二虎，幾不免，踉蹌而出，見蒲仙於塢口，挾兩

劉黑黑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劉黑黑，東齊人也。萬歷三十年由泰州渡江，來遊虞山，止泊無所，衣服滓敝，狀若風狂，號爲垢仙。後入姑蘇，晝曝夜露，蓬首穢形，每風雪連旬，市人慮其已死，就視無恙，氣汗流蒸。歲餘忽不見，尋求在齊門外。後住太倉，最後至松江黃浦，老少圍繞之，便走入蘆花叢裏。穴地而坐，委曲隱蔽，不火食者經月。或叩其道，曰：「吾有弟子在蘇州，可就而問也。忽一日死，村民火其尸。後數日，有見其坐柳灘上，折蘆一枝，掠水而去。」

林道人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林道人者，不察所從來，亦莫知其名字。從純陽祖師受指石成金之法，能令頑石瓦礫草木、人間所有之物，應手而變，不事鍊合。然以救濟貧乏，未嘗自潤也。萬歷中，在延平府，沙縣黃別駕某罷官歸，頗樂方術，延之於家，禮待甚渥。有貪夫求其術不得，陳狀許之，守遣分捕，而林已在門矣。遽令召入，林秀眉美髯，丰姿出格，守望見心異之。謂曰：「若有何術，能立就黃白乎？」林曰：「貧道非爐火術，亦不幻惑貴人，但以賑救乏絕而已。公既欲試，惟所命耳。守即戒左右取水銀與之，計重二鎰。林請水一器，投水銀其中，以手揉之，少頃澄

水，已成好銀。守大驚，亟呼銀工，就地爲爐，依法燒煉，果竟不變，乃厚禮而遣焉。辛卯，雲間董其昌至閩中，會林於別駕處，遂取盤中梧子一粒授林，方茶次，林便投入茶盃，隨手所指，立變爲銀。徐以匙挑出，舉座驗之，無不駭愕。董曰：梧子化爲銀矣，銀獨不可復化爲梧子乎？林接取，再納茶盃，良久出之，故是梧子也。如此者三，林曰：此真銀矣，五百年後不復變也。董乃藏諸袖中。於時延平官僚，咸欲就林傳術，卒不肯授，從容謂董曰：某之術，通天地，役鬼神，非其人不妄傳，觀學士神骨非凡，稍有道分，當不靳指示。但某常拯救人，以陰功及物，須藉學士高文，流傳閩中，請從此地逝矣。董許諾。中夜思：吾爲此人立傳，萬一事敗，豈非名節玷乎？且吾自有名教，寧能藉黃白之術以濟世哉。明日遣家監持輕吹二端，織履一輛，送林留別。而林已逆知之，乃迎而謂曰：爾主昨許爲我作傳，夜半生疑，然仍遣幣致敬，終不失爲長者，因受其禮。曰：某亦欲附薄儀報謝，乃於脚下碾一斷瓦，約重十二鎰，取紙包裹，以授曰：聊用奉酬學士，然慎勿途中開視也。及抵行館，發其所裹，上金燦然，宛是斷瓦之狀。林所居深山邃谷無人跡處，往來於城市，每寓別駕家，日費數金，並以濟乏。忽一日，駕柴車遠出，役夫跪而請曰：仙官濟人之功廣矣，如某貧若此，忍不援手一救耶？林爲之動容，令求一片石，役夫就地選取大者，秤之重七斤八兩。林嘆曰：嗟乎，福薄之人，何以當此。役夫叩頭再四，林不得已，強舉一指指之，即脫其腰纏束之，戒云：抵家方可開也。役夫行至半途，覺腰中極冷，因輒開視，乃是七斤半白鹽餅耳。鬻之，得錢八十文，僅酬一日之勞。董嘗叩其大要，云曾鍊一神，不委不名，欲呼之，但用右手食指，書神姓名於左手手指背上，止二字，神立至矣。自言讀黃庭內景，別有旨歸，每於靜夜，密呼五臟神名，其神自出，宛若人形，並長寸許，行動如常，衣色精采，其分明者，容髮皆具，是神無病。如或一臟受疴，則此臟之神，颯萎不振，急召使人，忙用點檢工夫，逡巡再呼之出，便不復爾。又言呂翁蹤跡，近多在幔亭峯下，常瀝僕夫樵子之中，時人莫之識也。

周三畏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周仙人，隱陝西延安府葭州深山中，世無知者。修煉多年，斷穀不食，日飲淨水三甌以爲常，便溺俱絕。間用法水，療民疾苦。其水止取一滴，滴入淨瓷罐中，携歸則盈器矣，煮服之，應手而愈。由此遠近稱神，有司上其事於延安開府鄭、榆關大帥李，數遣官吏，入山敦請，車騎旁午，不至。最後以裨將往強之，乃出山。既達榆林，時萬歷甲辰冬十月，西北極邊，地且凍矣，而仙人氣如蒸，面有微汗，視其貌，可十六七歲少年，身被百衲，首戴七星帽，以七金鈴綴於帽簷，又用金圈束其額，金鑲貫其耳，髮皆鬢黑卷起，一如頭陀之狀。仙人見中丞及元戎，抗手長揖，叙世間賓主禮而已，揖罷，不登席坐，結跏趺於地。叩其胸中，古今事無不曉暢，二公大驚，幕下賓僚無能應對者。時有四明人吳一鯨，頗稱博洽，方客中丞幕下，命往質難之，仙人與吳生酬論，邃古以還，六合而外，吐納如流，傾湫倒峽，一鯨聞所未聞，中心悅服，口屈不復置對。偶論宋史，及岳家父子事，仙人即大慟，淚下如雨。明日復語及，又慟如初。座人或徵時事，不對，叩以國家運數，僅答尚縣遠三字，餘不肯言。是日中丞移仙人於城西玉皇閣，陰使人守之，日惟供水三甌，他無所須也。軍民求法水者，絡繹喧填，門如霧市，俄而法水不給。仙人索紅棗代之，開府大帥，各送棗二石，命置於閣下，乃召病者，登閣取棗，仙人出棗於袖中，次第給散，其下八筐之內，空無有矣。中丞益奇之，常因參禮，屏左右，質其姓名年紀，仙人默然，不得已，強應曰姓周。晝夜環衛於閣上下者百餘人，是夕，忽不見。衆皆惶懼，二公相顧失色。數日後撫帥兩府內，各見空中墮下名刺一束，中有周三畏拜謝五大字，餘並空紙，因知三畏是宋賢臣。相傳秦檜先曾命其謁勘岳帥之獄，三畏棄官入山。仙人即三畏也。後榆林人服其棗者，終身無病，爭繪小像，

寵事於家。

藏拙翁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藏拙翁，從武當來南海，寄居白雲山寺中。凡七日一食，餘六日飲水而已，以此爲常。駱用卿爲令，叩以天文地理、修煉服餌之術，無不精曉。會歲大旱，結壇祈雨，如期霑足。贈以金帛，悉不受。問以黃白之事爲請，翁即以足蹴泥淖，置火中，以銅鐵投之，悉化金液。一日用卿訪翁，坐定遽起，言適有緊急公文，將移新會令徐乾。翁即請公文，及用卿手書納懷中，默坐逾時，探懷中，出乾報緘，及印信公文，俱在焉。用卿大駭異之，旦暮虔拜請教，翁曰：「君惟地理一事，稍可指授，若天文則有國禁，修煉則剝喪既多，且必不能棄人間事，無徒自苦也。」遂携用卿登山，指示龍脉沙水、起伏向背之勢，其言甚畧。不久，用卿以朝覲至京，道士亦去，用卿遂以地理名天下。常至武當物色之，竟無知者。

鄧雲峰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鄧雲峯，寄跡山西。有一妹，俱隱靈邱邑南深山中。山故多松，即晴和，雲氣不絕。鄧與妹各居一峯，無舍宇，冬夏坐山岩間，採藥爲糧，人無知者。偶一老樵過其側，見鄧巖內，貌如嬰兒，鬚髮皓白，呼樵與語。久之樵腹饑請歸，鄧乃撥草茵下，出巨芋二

枚，使服之，樵食之甘美，且氣蒸蒸然，如初出水火者。而鄧左右無竈，心竊詫異。鄧已逆知，笑曰：「子疑所食乎？老夫不吃世中烟火，饑啖松栢有年矣。時山中朋儕過餉山芋數枚，與妹未食，子有緣得淪，何深求爲？樵請見其妹，鄧亦不拒，顧前峯呼之，條聞松杪風起於雲霧中。見一女子，方二十許，髮垂背，顏色明艷，衣鹿皮豹裙，赤足，提一筥，滿貯藥苗，至鄧前並坐。因詢鄧曰：「坐談許久，餉客乎？鄧白前語，妹曰：「彼世人，焉辨此。予適得一佳味，值客來，當出共之。乃從筥中，取黃精三條，壯逾搗衣杵，樵分其一，入口毫無苦澀，漿液迸出，冷然灌頂，覺神氣迥異，肢體漸輕，心大了徹。時日已晡，告歸，約再來。及抵家，其子婦已訝相失三日，樵大驚異，始知所遇乃仙也。是夜聞穀氣，不能下咽。遲明復就鄧求長生訣，鄧終勿告，遙指松際曰：「吾妹來，子宜請。樵甫轉首，蚤見鄧偕其妹，騰身峯頂，拍手笑曰：「老樵歸而復來，誠道根深厚。今不用苦求，更三十年，可會於恒山果老嶺上。須臾雲氣飛揚，不知所往。樵自是即隱鄧岩下，搜得棕團一，瓢一，日服松葉，畧無所苦。居年餘，回家告別，備與里中父老，述鄧顛末，乞爲治祠。衆就其地營造宮室，名曰鄧峯寺，樵苦人跡雜還，隨入恒山，不知所終。

彭幼朔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彭幼朔，名齡，不知何許人也。萬曆丙戌丁亥間，寓蜀之銅川，自稱鄒常春。時顧雲鳳爲州守，異其人，物色之，戴高簷帽，乘輿以來。與語，詭激多奇。又七年甲午，來吳中，稱江鶴，號甌甌子，携其妻寓雲間。常出游旬月，妻蓬髮閉戶，迨其歸，始櫛沐。交士大夫，多言其居官時事，每及正嘉間鉅公，輒曰：「某某吾門生也。已而往長安，其妻卒。又數年，游楚中，自稱祝萬壽，號海園。承德諸生，從之學舉子業。應山楊漣，爲其父卜葬，勞劇成疾，數月垂死。祝

來往視之，類其面，大呼楊二者三，唇微張，袖中出藥一粒，納口中，氣息憊憊，夜分而甦。明日諸生就漣家享祝，漣從床上躍出，飲啖如常，人皆駭曰：「祝老能生死人也。」癸卯元旦，試諸生，批漣文後云：「但得三人同一口，九霄之上便飛騰。漣果以是科鄉薦，主考與房考，名俱有口字，故云云。又二年，來游吳中，用服氣法授人，說百餘年朝野事瞭如指掌，與人言依於長者好為人排難解怨。祝後復聘中貴家女，性好清修，長齋誦金剛經。翁亦從其佞佛，時時作有為功德。其語音似江楚間人，然竟莫知其由來也。天啓中，楊漣以給諫劾魏奄，大獄連染，翁出橐中裝助其家。又懼禍，改馮姓，往依涿相以居。丙寅歲，至金陵，依李沮修，卜壽藏於龍泉山。經營甫畢，集友朋告別，談笑而逝。既殮，其妻闔戶自經，人為合葬焉。後兩月，有人乘馬，夜扣沮修門，投書而去，發之則彭翁手書也，手跡如生平。又一年，有人見之登萊山中，僕從車馬甚盛。或嘗問翁何故數更姓名，曰：「此古人逃劫法也，劫數將到，變姓名，遁五百里外，鬼無從攝我，便過一切矣。幼朔有女，嫁膠州高太守鏞，其詞翰高氏多有之。」

邱了顛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邱了顛，江南仙僧也。本和州人，著異明泰昌天啓時。相貌偉特，鼻柱貫頂，目光如電。生而喪母，數歲，聞有哭母者，曰：「吾母何往？」由是朝夕思，兀兀如癡。壯業屠，賣肉不問價多少，唯其所割。人咸以顛目之。無何，有鉏地得佛像者，即棄屠，請其像戴於首。夜誦佛號，持準提咒，脅不至席。後遇異僧過歷陽，為之染剃，字之曰了顛。行脚齊魯閩粵，數年歸，顛益甚，語無倫次，多中人隱。每食必盡二三升，或數口不食。人召之飯，飯畢，以餘粒呼鼠百餘來就食，麾之即去。金陵城北鼓樓，踞高阜，軒窗四豁，顛坐卧其上。時鐘

樓有胡風子，佯狂飲啖集所擇，顛每相與語達旦。從而問道者，不知其何語也。顧鄰初太史，以其疾詢，顛不應，指園中太湖石曰：「好一塊石，可惜枯了。太史喻其旨。」又民間有一女子將于歸，忽患蠱脹，顛以兩手抵其胸，女腹中熱如火，遂利黑水斗餘而愈。張侍御初抵任，進三山門，顛於輿中拉之出，大喝曰：「等汝久矣。」左右辟易，侍御榜之十，送西城獄。顛喜曰：「好了，還他了。」獄囚病疫，卧纍纍，顛命汲井水一桶，以土攪水中，呼囚各飲一盃，病如脫，懽聲雷聞，司城誤為劫獄也。因申臺司釋之。是年天中節，辭衆入江，送者數百人。

麴子李

傳記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麴子李，正德間太和山得道者，以其辟穀，但噉麥麴，故名。荆藩永定王慕之，遣十校移文參藩董是山者，禮聘以至。寓蘄武當宮，衣破衲，不食。王屢迎入宮，祈長生訣，皆不對，但云儒者修身齊家，此長生訣也。賜金帛甚厚，皆委棄不顧。已辭歸，王仍遣十校送之，令索書報命。至漢口，卧舟中，忽不見。校奔至山，見李坐捨身巖險絕處誦經，遙為拜泣索書，又不見。後復遣校至山，則云李尸解矣。校於歸途，又見李持鉢行如飛。亡何，王以干宗正條，幾覆國，始悟李語非漫然也。《續文獻通考》。○《武當山志》云：「麴子李，屠大山中丞奉詔修太和，曾訪之山中。按此亦全真道士，武當係全真派也。」

王道成

傳記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全真王道成，河南人。成化間遊平涼，居崆峒山問道宮，靜修四十年。又知黃白術，百歲以上人貌若五六十者。能啗巨豚，肩粟至數升，飲酒不醉，行步如飛，鄉人悉宗之。弘治年，建修三清殿。正德七年，又起玉皇閣。總制張公以師事之，號為王全真。正德九年，羣執役者見出賃修厥宮院，乘夜暗劫，全真先知之，命賈徐二弟子匿林中。二生強師避之，師曰：「吾有宿命未還，汝急往。移時賊果至，挾財將出，全真斥其名言之，賊懼敗露，持斧破其首，血皆白膏。是夜全真夢訴于張軍門，遣兵尋捕之。踰年，始獲真盜。是旦，途行人亦有見其像者，與夙昔無異。後嘉靖十四年，江西朱仲山商于川中遭疾，得道士療之而愈，與以金帛不受，乃謂曰：「吾崆峒道士王全真，增修老君閣，中有綢像未完，爾可敷金。商至宮，始知王全真逝。乃為建閣，並裝貼塑像。人始信全真脫化而去，益崇其祀典云。《崆峒志》。

鍾丫髻

傳記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鍾丫髻，百十四歲，尚丫髻，故名。丁未冬，上親賜見，命居白雲觀。明王世貞《鳳洲筆記》。○《弇州續稿》有游白雲觀記云：鍾丫髻，短而鰲，髮強半白，問其年，曰不記也。固叩之，則曰吾生十三歲而有土木難，依稀從長老說之也。則百十四者，信矣。問何以壽，則曰：天可憐

活爾許年，吾無術，惟不娶，不多飲，不怒，不識數耳。余心服其語，簡切匪妄。以此核之，土木之變在正統己巳，年十三則生於正統二年丁巳，至嘉靖二十六年丁未，計百一十一歲云。百十四者，世貞記時蓋在嘉靖二十九年也。

孫玄清

傳記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孫玄清，號海嶽山人，青州府壽光縣人。自幼在嶗山明霞洞出家，禮李顯陀為師。後遊鐵茶山雲光洞，遇通源子，授以昇降天門運籌之法。年十九歲，即墨縣太和真人攜住黃石宮。玄清苦煉二十餘年，復遇斗篷張真人，共談修真口訣，遂豁然貫通。嘉靖三十七年，至京白雲觀坐鉢堂一載，大著靈異。值京中天旱，求雨有效，賜護國天師、左讚教主、紫陽真人。隆慶三年六月上昇，壽七十三。玄清本龍門派四代孫，後別立法派名金山派，因在嶗山修真，亦名嶗山派。國朝梁教無《玄門必讀》。

李夢仙 李赤肚 李徹度

傳記

筮蟾光《茅山志》卷九 李道人，黟縣人，父母皆夢一道人入門而生，名夢仙，以正德庚午生。父故雄於貲，道人曜妓鳳仙，年至四十，幾死。有一丐者呼門，自稱清淨遨蓬頭，為邱長春十代孫，指北海牢山為居，教以修煉法，更名一了，偕之登天目，屬之曰：咄咄，善守而道，黃白男女，皆惑世罪業，汝其戒之。忽不見。道人遂勸妓為道姑，棄妻

子，雲游西粵湘山、楚太和山，散髮嘯歌，衆莫之識。時問希言在山，獨識之，相得甚驩，朝夕修證。問往茅山，李忽投清涼洞中，捧腹大笑，從此遂不衣，嚴冬亦然，故以赤肚名。十年遊終南，又十年遊匡廬，三年始入茅山，而問先一年尸解矣。欲師江文各，文谷不受，遂拜空而師問。復着衣曳履，混於衆衲，衆衲不爲禮，更號徹度。遇病者，不假藥餌，或呪或咽或嘔，無不立愈，衆稍禮之。東南巨室，咸倚爲命，延之就之者，車馬錯於途。談道一本於無欲，問仙搖首閉目，曰不知不知。嘗坐燕口洞三年。王荆石先生宿大茅峯，夢一道人坐斯洞，覺而馳至，遂肅拜焉。里中有新，必獻之洞，不獻必有夢迫之。化於萬曆己未八月，年一百十五歲。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李赤肚者，徽之黟人，或稱徹度。少負奇特，遊酒人聲伎之間，揮金無所惜。年四十，挾王鳳仙客鳩茲，病羸瀕死。一日，有丐者呼門外，鳳仙召之入，丐者以手摩赤肚頂曰：「從吾言可治，不則死。赤肚伏枕首肯，丐者索覺蛋五十枚，酒一甕，以右手援赤肚搜膝上，左手且剥且吸。初搜時，赤肚肢骨素然有聲，徐徐抱之，凡坐七晝夜，而所苦霍然。赤肚跪請其姓名，曰吾乃邱長春十代孫清淨邀蓬頭也。遂掃室焚香，稽首稱師，卒爲弟子。悉教以還丹修煉之術，而更名一了。居三年，與遊天目山，忽語赤肚曰：「善守而道，黃白男女皆旁門惑世，罪業滔天，汝其戒之。言訖而去。赤肚尋別築石南菴於萬年縣，居鳳仙爲道姑。而雲遊海內，初入全州湘山，更入太和山，散髮長嘯。遇閻道人，見如夙識。閻道人即弇州所記蓬頭者。之茅山，屏居一室，忽出，投清涼洞中，見者驚救，赤肚方泛泛若鳧，捧腹大笑。遂不著衣，嚴寒大雪，尤見眉頰間汗簌簌下。已入終南山，與銅帽道人爲侶。銅帽者，年亦數百，不知何許人，以戴銅帽，故名。又十年，出遊廬山。住三年，再入茅山訪問，問已先一年尸解。茅山故多遊衲，赤肚更著衣履，混諸衲中。少試功行，始相顧而嘻，已少試治病，病立愈，相顧而驚，稍稍有和尚奉爲師者。自是名熾遠近，問病者絡繹千里，王公巨卿爭致饋供，赤肚皆謝去。治病不假藥餌，視色行法，如其師法，以七日爲期，重者再七日，又重者用符呪，僵者立起。或叩以仙術，輒閉目搖手曰不知不知。每坐定，輒叩齒塞兌含液漱漉漉而咽之，以後摩面梳髮，一日能九食，亦能九日一食。飲一升醉，或數十升不醉，葷蔬俱適口不擇。太原王公荆石

云：師得度世術，今春秋八十九矣，貌若四十許人，眉宇嘗有氣出如雲烟。師適出二像，屬題彷彿若張果、邢和璞。忽老忽少，變幻不常，贈以詩云：「三度逢君鬢未星，從知大藥九還成。煙霄路迴翔黃鶴，參井捫來下赤城。彩筆行吟高意氣，青囊市隱足治生。相期五嶽朝真去，爲問何人向子平。」《黟縣志》：按邀蓬頭名清淨，李赤肚名一了，此用龍門派字爲名。

李赤肚

見李夢仙

李徹度

見李夢仙

閻希言

傳記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李徹度者，徽之黟人也。年四十，遇異人，授以還丹修煉之術。嘗與登天目山，謂曰：「咄咄，善守而道。黃白男女，皆旁門惑世，罪業滔天。汝其戒之，毋貽後悔。」言訖不見。李感其言，奉道彌謹。常至留都，公卿士庶，迎訪若雲。隨所棲止，絕無揀擇。尤喜爲人治病，不假藥餌，以符咒嘔之，起死回生，捷於和緩。其談道一本無欲，所授法蕩佚簡易，多與儒通。雖愚夫婦，可與知能。至問以仙術，輒閉目搖首，曰不知。其意謂慾未盡，絕談無益耳。其性簡談，毫無所嗜。能九日一食，葷素唯適。歡笑竟日，且琴且歌，超然脫離能令學之者，奮而不怠，甘而不苦。贈以金帛，多不納，即納，悉付其弟子作功德。年九十一，而髮加元，步履加健，容愈豐潤。楊道賓曰：「予迎道人署中，終日坐對，共談濟世出世甚詳。又與余言常依忠，與兒輩言常依

孝，大類嚴君平。乃知元何曾病儒，而病儒者，皆元異類也。黃白彼家，亦稱元可乎。軒轅問道廣成，帝堯問道鬻缺，其治平皆法萬世。元於儒何負哉。茲因道人特購道書一帙，徐聽疏釋，恍乎若失也。嗟乎，平叔一書，解則悟真，不解則悞人。蓋諺詳之矣。

王建章《歷代仙史》卷六 閻希言，不知何許人。頂一髻，不巾櫛，粗布夾衫，履而不襪。爲人疎眉目，豐輔重頤，肌肉充實，腰腹十圍，叩之如鐵，秤之重可三百斤，行步健迅。盛暑輒裸而暴日中，不汗，窮冬鑿冰而浴。喜飲酒，量不過三四升，酣暢自適，則歌道曲以娛坐者。食能兼人，不擇葷素，嗜蔬而安粥。人奉之幘則幘，奉之衣則衣，予之金錢，亦置袖中，轉盼即付之何人手，不顧也。出則童子噪而從之，往往手袖甘果爲餉，故從者益衆。然絕不爲人道其所由來，叩之以延年中舉之術，亦不應。唯勸人行陰陽，廣施予，勿淫勿殺，勿憂勿患，勿多思而已。後遊金陵，過毛百戶家，飯畢，謂其徒曰，我欲得湯浴。湯至，凡三浴而後爽然，命移枕蓐地坐，曰：道人不當卧床也。已覺，氣息漸微，驚問：道人得無欲去乎？曰：既知之，何問。又問：有所言否？曰：我何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已。遂瞑跌坐不僵，浹日猶暖，汗沾鬚若璣，三日入龕，移至乾元觀。時啓龜視之，蓋百日猶若生也。弇州山人曰：道人以甲申之冬，過我弇中，酒間忽謂余：吾家山西，二十七八時，行販燕市，資足自給，常因房室過度，成瘵且死，獲遇我師，誨之坐功，得無恙。且謂汝欲不死，亟去家毋問。當是時，有一女而置之，今都不憶吾血屬，惟憶吾姓閻。度其時，蓋在嘉靖乙未丙申間。余謂道人無住爲主，無戀爲本，無相爲宗，其真有道者耶。道人常言，道在正心誠意，格物致知，存天理，去人欲，便見心中樂處。又曰：道在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中即誠，不誠無物。又曰：心無不存之謂照，欲無不泯之謂忘，當忘湛然即照，當照絕塵即忘。纔覺念動，即融安歸真。又曰：喜中知止則不喜，怒中回思則不怒。能咬得這二字，使人忘境。又頌云：吾道精微在一誠，不誠無物道難精。寂然不動無聲臭，恍惚之中見本真。又曰：自知有念終無念，誰識無情却有情。凡古今窮通，得喪置勿談。即他人談及，置勿問。嘗論人曰：若能存好心，行好事，便做得好人。其所告人，皆日用常行之道，就其所業而語之。又曰：窮理盡性，以至於

於命，此是大道工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此是大道門路。真正大英雄，人不過如此。

笪蟾光《茅山志》卷九 閻道人者，不知何許人也，其投刺人稱希言，人與之書亦稱希言。頂一髻，不巾櫛，粗布衫，而無相服，履而不襪，疎眉目，豐輔重，頤色正紫，腰腹十圍，叩之如鐵，重可三百斤，行步輕捷，雖少壯不啻也。盛暑赤裸而曝日中，不汗。窮冬鑿冰而浴，又令人積溺缶中，浴之出，使自乾，嗅之殊不覺膻臊。以故所至者異之，目爲道人。以其不巾櫛也，又目之閻蓬頭。諸慕道者，咸以奢呼矣。道人亦不辭，或坐不起，拜之亦不起，然未嘗求伸於不知已。喜飲酒，量不過三四升，酣暢自適，則歌道曲以娛坐者。食能百人，不擇葷素，第嗜蔬而安粥。人奉之幘則幘，奉之衣則衣，予之金錢則亦寘袖中，轉盼即付之何人手，不顧也。出則童子噪而從之，往往袖甘果爲餉，故從者益衆。問道人百歲乎，曰然。問且二百歲乎，曰然。問元時嘗爲安慶路總管乎，曰然。或曰道人不過六十耳，何誑我爲？曰是誑爾也。竟無以測也。然道人絕不爲人道其所繇得，叩之以延年冲舉之術，亦不應，唯勸人行陰陽，廣施予，勿淫勿殺，勿憂勿患，勿多思而已。萬曆十六年十月十三日，日下春，過毛百戶俊家，飯畢，謂其徒：我欲得湯浴。湯至，凡三浴而後爽然。然命移枕蓐地，坐曰：道人不當卧床也。已覺，氣息微，始驚問道人：得無欲去乎？道人曰：既知之，何問。又問有所言否？曰：我何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已。遂瞑，跌坐不僵，浹旬猶暖，氣色休休然，汗沾鬚有若璣者。三日而入龕，七日而移至乾元觀。時時啓龜視之，蓋百日猶若生也。道人游行人間者五十餘年，灼然著聲者垂四十年。出無恒響，詣無恒主，宿無恒夕，忽然而來，忽然而去，無住無主，無戀爲本，無相爲宗，其真有道者耶。弇山人曰：道人以甲申之冬過我弇中，酒間忽謂余：吾家山西，二十七八時行販燕市，足自給而房幃過度，成瘵且死。而遇我師誨之坐功，德無恙，且謂汝欲不死，亟去家毋問。當是時，有一女而置之，今者都不憶吾血屬，惟憶吾姓閻。度其時，蓋在嘉靖乙未丙申間也。余謂道人漫應人多矣，安知不復漫謂我，我姑漫應之，因相與失笑而別。

紀事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閭道人，名希言，號亦曰希言。不知何許人，自言家山西，有妻室，生一女，年二十七八時成癩幾死，遇師誨以坐功，得無恙。嘉靖乙未丙申間，去家學道，後從太和山至勾曲之乾元觀。時似六十許人，或曰已百餘歲，或曰元時嘗爲某路總管，希言皆漫應之，終不測其何如人也。頂一髻，不巾櫛，人因稱爲閭蓬頭。身著粗布夾衫，有裙襦而無相服，履而不襪，爲人疎眉目，豐輔重頤，腰腹十圍，叩之如鐵彭彭然。盛暑裸暴日中不汗，窮冬鑿冰而浴。又令人積溺缶中，浴之出使自乾，嗅之殊不覺膻臊。喜飲酒，食能兼人，第嗜蔬而安粥。或叩以延年沖舉之術，不應，惟勸人行陰陽，廣施與，勿淫勿殺，勿憂勿患，勿多思而已。乾元觀故址，初僅有門及丙舍，道人遊金陵公卿間，彙貲成諸殿閣，山徑左右皆植桃李，春時若錦繡。益斥南畔田，引山泉溉之，成稻田數十畝。住觀五十餘年。一日過毛百戶俊家，飯畢索湯浴，三浴後移茵蓐地上，坐似欲解去狀，其徒問所欲言，曰：我何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已。遂瞑，跌坐不僵，浹旬猶有燠，氣色休休然，汗沾鬢若璣。三日入龕，七日移至乾元觀，百日視之猶若生時。萬曆戊子十月也。明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閭道人傳》○閭希言，不詳何派。然其與李赤肚如夙識，亦當全真道士也。《江甯府志》云：希言嘗曰「心無不存謂之照，欲無不泯謂之忘」，又曰「喜中知止則不喜，怒中回思則不怒，能咬此二語，使人忘境」。玩其言，蓋深有得於全真之學者。

曹 薰

傳 記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曹薰名家子，少不識字，好放鷹鼓刀。破產結客遭家難，愈益無賴。及壯，之曠野，遇異人納一丸口中，醉七日。諸少年邀薰遊，忽忽無意往，人咸怪之。後春月，隨衆禮茅君於茅山，至乾元觀，松鶴寂歷，但聞泉聲，愀然改容曰：此吾故宅也。不復還家，結茅巖巖下，瞑目跌坐百日。時閭蓬頭、李徹度皆來指示道書，薰一日便記識不忘。執筆作書，形如鸞鳳，殊有翔翥之勢。有以往事問者，恍隔世矣。然聞朝野不平事，則鬚眉奮掀，議論風起。一日，有玉立丈夫從旁叱曰：狂奴，尚復爾耶！已忽不見。迺遂自悔責，掩關寂坐。後頂門闢開，旬然有聲，現蜃橋於腦中，薰自知幻妄，復鎮以混沌，號混成子。所著有道德、陰符、悟真、參同諸經，并警歌百首，皆談內丹。晚年歸掃邱墓，指塘左土曰：可瘞吾骨。向者結胎茅山，今者遺蛻爾祖之旁，出世住世，兩無負矣。年九十有三，端坐瞑目而逝。子弟哭其尸，張目叱之者三。薰長髯，人因多稱爲髯仙，蓋與八紘道人同時云。《鎮江府志》。

白玄福

傳 記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白玄福，號柱峯，係西秦金明延川人氏。世居閭閻，稽譜係白樂天二十八代孫。年不惑，以明經擢職官。未幾，掛官不仕，遷入太和七真洞。後爲諸當事強起巖穴，修復武當宮庵橋

梁，嗣修明真庵，爲聚徒講肄之所。囑徒云：「慢理蒲團修太嶽，願成志士闡全真。」壽七十，一日書偈云：「性返靈明炁返空，太虛似我不相同，只因會得些兒意，撒手撐開混沌中。」偈畢，端坐而逝。《武當山志》。

楊常炫

傳記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楊常炫，山西人。庚辰進士，明末棄官。登華山，頂禮皇老大神，修真悟性，復還嵩嶽，養氣中方。以門生故吏往來雜還，乃三遷於武當之北巖。與住山白玄福相友善，餌精服木於洞者六年。嗣是豫知山中劫數將至，出游江漢間，爲副憲余公誦經救劫，刊劉洞陽《總真集》行世。《武當山志》。

鄧起西

傳記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鄧起西，名大臨，號丹邱，常熟人，鄧黻曾孫。黻舉於鄉，以母老不上春官，及母歿服闋，黻仍不上，曰：「吾向以母在不上，今往，是利母之歿也。」時稱爲真孝廉。起西幼孤，稍長即能力學，從遊於江陰黃介子繇祺。歲乙酉，江陰城守不下，介子與其門人起兵竹塘應之，起西募兵於崇明。事敗，介子亡命淮南，以官印印所往來書，爲人告變，捕入金陵獄。起西職納橐籥，獄急，介子以其所著小遊仙詩園中草授起西，坐脫而去。當事戮其尸，起西號泣守喪鋒刃之中，贖其首，聯之於頸，棺殮送歸，有漢楊匡之風，當時稱。介子之門有徐趨、

鄧大臨，趨則抗節而死者也，起西師死之後，遍走江湖，欲得奇才劍客而友之，卒無所遇。辛丑，訪黃梨洲於雙瀑院，曰：「吾已竄身爲黃冠矣。」唱和旬日，偕至武林，起西上玉皇山去。甲辰，梨洲至虞山，起西以其精舍館之，欸對數人，張雪崖、顧石賓，皆其道侶也。隨訪熊魚山於烏目，訪李膚公於赤岸，皆起西導之。比梨洲返棹，起西送至城西楊忠烈祠下，涕零如雨。未幾遂逝。梨洲謂起西之在玄門，苦身持力，無異於全真之教，有死之心，無生之氣，以保此悲天憫人之故我，無愧師門，即鄧牧、張雨亦不願爲是谷音中人物。然而世眼易欺，禪師語錄流通，頗不寂寞，世無杜清碧，起西名氏已自銷沈云。

馬真一

傳記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馬道人真一，不知何里人，居華山王刁洞，以峯巔自號，或稱以瘋顛，亦漫應之。洞有三道人，居其中，無榻几，因石爲牀，無經書文字，無藥物丹爐。其弟子常光等椎魯無知，不談燒煉黃白等法，不爲齋醮符錄等事，清靜全真以爲教。能冬月以雪爲沐浴，氣蒸蒸如暑。值旱，官迎之署，不立壇，不焚香，但索酒大飲，飲間雨下如注。或問吉凶，矢口而答，無不奇中。或預言天下事，不爽。忽一日，謂其弟子曰：「將東出關矣。」旋去，不知所往。或有遇之關外者，言峯巔事，尤多奇云。國朝李楷《河濱文集》。○國朝錢謙益《初學文集》有萬尊師傳云：「尊師名國樞，江西人，天啓丁卯登峨眉山，盧紫雲授以薩真人神霄青符五雷秘法。戊辰之楚，有馬全真者，補衣苴履，乞食湖湘間，目之而問曰：「子從峨眉山老人來耶？萬語之故，」馬曰：「炁清則符靈，派清則法靈，子傳法而不傳派，其猶未也。此馬全真，當即馬真一。」《廣陽雜記》云：「馬真一者，龍門法嗣，世號顛仙，言其不死，今猶在遼東。此真一出關後事，蓋國初猶存。」

徐道彰

傳記

許仁《徐元一法師傳》（《通玄觀志》卷下） 元一徐法師，諱道彰，法名道明，別號凝虛，錢塘鳳山宦裔也，職任真人府贊教。生於景泰庚午，年少有道緣，企慕老莊，禮三茅徐洞陽爲師，講肄內典諸書。爲人孝友誠敬，利濟自期。竹菴屠君見而重之，因授以清微五雷諸法。從此益砥行律身，玄風日振。母雲氏患疾，元一手調藥餌，目不交睫，夜則禮斗，願以身代，潛割股肉，和參芪以進，良已。後數年，母沒，號泣呼天，幾不再生，既葬，依依孺慕，索食終身。執政者給劄，推住通玄觀。通玄派出三茅，已遭兵燹，元一力圖恢復，胼胝無支。成化辛丑，杭郡亢暘，太守淮陰陳侯請之出，建壇於城隍廟三日，大雨如注，枯槁勃興，一時聲名藉甚，皆號爲法師雨。嗣此屢禱於山陰，禱於海昌，禱於鸞湖，禱於苕溪，凡一十七壇，無不響應。故越士贈詩，海昌餞詞，郡守陳侯、金陵梁侯、西蜀楊侯皆贈以文。或蠲其役，或旌以幣帛。而人德之也深，其爲功也大。又能採三光之氣，治襁兒之失，明行紫庭追蟲法，救癆瘵於幾危者。嗣後遐邇醮禳，必延請焉。所獲金帛，建三清等殿，法相器具聿新。迺迎徐洞陽師於三茅，奉以通玄上座，主維觀事。凡諸飲食起居，問以寒暄，猶孝子之事嚴父。後師仙遊，哀毀骨立，每遇節忌，唏噓追慕，一依儒禮。年來聲譽日隆，師不自居，乃築丹室數椽，潛身脩鍊，足不踰外，如是者十數年。至癸未長夏既望，山亭忽有羣鶴飛鳴，師知仙期已至，乃囑徒曰：後三日，我當去矣，急備後事，毋忽至期。沐浴更衣，索筆書偈曰：條來條往，七十四年，今朝歸去，白日青天。咦，萬緣淨盡超三界，一點靈光照大千。書畢，遂趺坐而化，滿室異香，竟日不散。遠近士夫莫不驚嘆，號曰神仙。時余避暑在山，親觀其事，故爲之立傳，以示其後云。

沈儀《徐元一法師墓表》（《通玄觀志》卷下） 惟吳山有觀曰通玄，

粵在昭陽協洽歲之旦月既望二日，觀之元一徐法師化去，爰瘞劍於南山之原。厥嗣孫鶴泉贊教曰：闡隱發潛，惟在吾子，敢請予賞識法師，接其話言。乃操觚曰：法師之生，風骨不凡，鬚鬢飄蕭，膚理腴澤，時時簪冠野服容與林壑間，有遺世獨立之意，見者以異人目之。少厭塵俗，辭家入道。其始在三茅，既而謂通玄闕寂，乃築山房，日居其中。專氣致口，委心內典，其於正授旁參，不遺餘力，諸凡道家所謂清微、靈寶、五雷，皆通其法訣。每時值大旱，有司禮致之，若歲己亥雨，歲辛丑雨，歲丁未雨，洎歲戊申雪，禱皆應。他爲妖所憑，謁師求治，又累著靈跡。觀久圯，亟捐貲，構廣殿，設崇像，數十年來，玄教中哀然爲舉首，遠近稱之不容口云：夫老氏爲教，其來遠矣，若謂爲有則寥廓荒忽，不敢知然，竊自念造物者取諸吾身焉，爾已匪直神基其謀也。自主貴誠，誠迺應天。自律貴正，正迺禦邪。不窺牖以知天道，由來言之矣。法師其有得於是也乎。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茲亦蔑得而泯沒矣，摘文以昭永世其可哉。法師其諱爲道彰，其籍爲錢塘城南里，其壽爲耄有四，其職爲真人府贊教，其後之嗣其教者爲李玄泰、張玄復與郁存方，及張應禎、胡應祥，凡十人。

郁存方

傳記

夏宗虞《郁法師鶴泉傳》（《通玄觀志》卷下） 法師姓郁氏，名存方，字克正，別號鶴泉，乃仁和鉅族也。其母姜氏，夢鶴鳴其舍而孕，生於成化丁未九月十九日。幼有道心，父琳遂送入通玄，禮東山張君爲師，習正一教。而師祖元一法師知其品行不凡，授以清微、靈寶、五雷秘法，後嘉靖丙戌，戊子、乙未歲，每大旱，鎮巡藩臬重臣泊郡邑長吏，憫農悼物，徧告於封內，壇墀弗雨，迺請鶴泉於城隍、三茅、佑聖等處立壇，恭默運誠，甘澍大降。張真人舉爲贊教職。嘗用葉法善起石符，則救侍御於

井，奮擲去奢斬邪劍，則治婦魅於梁，效曹德體驅口術，則逐祟於驛，此特其大者。其他術，難以悉載。遐邇咸皈，道聲日播。積酬信，建望鶴亭、謁斗臺、壽域樓、真官祠、玄宗堂、石崖古像、編輯觀誌，凡元一創而未集者，悉繼其志而成之。如城南鳳山嶺道傾陷艱行，則捐鉢資，鋪石板爲坦途。江潯洋洋古井崩塞，則躬募人力，運磚修飾如故。遂築亭於傍，冬夏施茶湯以濟寒暑。隨身衣單，每遇窮苦，見即解施。後庚寅歲，鄰火飛燎，延及住室，而三清諸殿，巍然無恙，人以爲鶴泉之誠而神祐之也。凡燎毀者，整換如新。己亥六月太末，婺睦泮水大作，民多漂溺，蔽江而下，屍積沙渚。鶴泉倡其同門，掩骼埋胔，捐貲昇度，澤及枯骨焉。庚子壬寅乙巳歲復屢旱，又請禱雨於佑聖觀，檄移龍王，借湖水以濟急。須臾雨作，民居瓦溜有荇藻細鱗之異。尤爲郡守陳公所重，作文以表之。君子謂鶴泉鍊太虛燭微，若雨賜福國，祛妖祟寧民，殫所私紹述，溥諸法淑後，堅恭恪酬人，修言辭貞行，福國忠也，紹述孝也，淑後慈也，寧民仁也，恭恪禮也，燭微智也，貞行信也，皆聖賢道也，身老氏而儒其道，君子所亟取，故予樂爲之傳云。

徐石林

傳記

顧沅《元妙觀志》卷三 徐石林，常熟人，數歲出家蘇城伍子胥廟爲道士。年二十至京師，游藍道行之門。道行誅，入龍虎山張真人府，居二十餘年，遇異人授鍊月字法，能預言人禍福休咎。以萬曆甲申歸吳，仍居子胥廟中。其族人有婦患癩疾，延之祈禳，石林扁一室供月字像，扁鍵甚嚴，事畢行法，畢啓門出，蹙額言曰：病甚矣，奈何恐難久也。族人拜懇之，乃曰尚有一法可幸延萬一，然須得一極誠實童身女子守火，恐難其人。其家有婢曰重陽，年十四，素誠實，乃令充其役。至期以一磁瓶洗極淨，先書符於內，次以錢三十六文一一咒而投入，而以桃木作楔塞之，

令童女浴身，易新布衣，捧瓶前行，石林仗劍隨之，大聲誦天蓬咒，入廚房以瓶置中竈，熱灰護之兩旁，竈日夜舉火不息，戒童女謹守四十九日勿動，期滿當來啓瓶。居半月，忽倉皇而來曰：敗矣，瓶動矣。啓瓶，數其錢止存十二文，蓋此女宵來竊之也。石林歎曰：惜哉，定數不可強，若滿四十九日，而錢不動，當得年如數，今則一紀外不可知矣。時婦年二十一，果三十三歲而亡。萬曆十八年，吳中大旱，郡守備禮往迎，辭不見。郡守曰：地坼苗枯，三日不雨，民立槁矣。奈何坐視乎？石林歎曰：三吳福，恐爲貧道禍。乃結壇於元妙觀中，用鼓數十架，置壇四旁，瓦百片置壇上。郡侯行香畢，石林上壇，焚符三通，亦擂鼓三通，俄頃四邊雲起，雷聲殷然，石林大呼曰：擂鼓。數十架鼓一時齊發，石林就壇取片瓦擲空中，每擲一瓦，輒得一雷，鼓聲與雷聲碎瓦聲爭奮。石林就壇西，而雨終不得。是夜露立至天明，拜伏壇上，須臾，霹靂四起，大雨如注，從辰至申，可三尺許。石林尚伏壇上不少動，雨止方起，舉步下壇，失足墜，遂死壇下。郡侯出俸金，買棺殮之，停其柩於元妙觀。合郡紳衿士庶拜奠者三日。先是石林至其所親張伯起家言別，伯起問何往，石林曰：今歲吳中之旱實係天災，貧道感賢郡侯親顧，義不可辭，貧道禱必有雨，第恐干天之怒，不可復活。伯起曰：然則如何？曰：某明日登壇，後日必雨，後日爲貧道本命日，祈雨必呼斥諸紳名諱，雨至後，貧道必無幸矣。知君義重，敢以身後事相託。我死，望以柳車一具，就子胥廟前空地焚化，拾骨置一瓶中，付廟中道士看守，明年真人府當有人至，付歸可也。其月字像供奉多年，姑留公靜室中，府中人至，一併付之。死生之託，無負吾言。至是伯起如其戒。

俞大彰

傳記

徐大經《俞賓梅祈雨實錄》（《重陽庵集》附錄） 重陽庵，杭吳山

勝槩也。庵有羽士諱大彰，字用昭，別號賓梅，素行高潔，善屬文藝，篤信仙家者，術學黃老清靜之策，凡所建白規爲悉怡然退居人下生平無疾遽色、仗節義、慎取與，人有告急者，輒以所僅者周之，而忘己之貧，時或以不道加之，卒能反己自修，喜怒弗之形也。予曾大父知府怡庵公敏，大父副使一軒公潭，父宜祥，世與庵士友善，而賓梅尤父祖之愛且敬者也。以故相知之深，餘不暇枚紀，姑錄其祈雨之實，類有足徵。嘉靖甲午，海甯民方以旱爲憂，設壇延賓梅於上，遂移檄天府，有鷹自西方來，撫檄而去，黎民坐觀雨於道旁者以萬計。未幾而雨果如期大至，三日乃止。於是馳譽海內，邑人咸推重之。越明年乙未，仁和大久不雨，田疇龜坼，唐棲右族，相顧愕然。亦延之以致禱於大善寺，密雲聚而還散，賓梅曰：東南破法，衆往執之。果方上人居。無何，而雷霆大震，風雨驟至，自夕達旦，溝澮皆盈，人莫不以爲神也。戊戌載，海甯復請於壇，賓梅立誠發緘，而白鶴尋繞於壇者，凡三十有六，衆爭視之，相屬於道。期曰：三日之後，曷觀雨乎。已而雨果時行，民德之，且喜且驚，自是聲聞郡縣。歲次壬寅，早既太甚，赤地千里，郡守希齊陳公以禮召之，乃禱雨於社稷之壇。郡守曰：雨可期乎？徐應之曰：至誠感神，太守德也，然雨則以某時日至，至必三日。期日大雨沛然，田禾復甦。郡守遇之益隆，命縣以采繒勞之，而各遺之以俸，乃辭。越三載乙巳，餘杭令識其名，乃屬其耆老曰：方今米價僞貴，旱魃爲災，俞師誠來，吾無憂矣。俾遠迎之，而賓梅亦毅然弗之辭也。至則募法於壇，一雨三日，邑侯大靈異之，學士大夫罔不走幣稱賀。殆今戊申，其占爲有年矣，既而仲夏，彌月不雨，人皆病於夏畦，鄉人謀曰，俞師幸寓於斯，約日各齋己資，以成禱雨之會。時孟秋庚午日也，是夕果雨，辛未大雨，壬申復雨，稿者蘇，勞者逸，鄉民歡忻鼓舞而誦德者不衰。余時寓館塘棲之奉真院，衆皆求文於余以酬之，余曰：文者所以彰實行，垂不朽也。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哉，必通神明之德者，而後可以體天地之撰。賓梅之素履，余誠知之深矣，然其感格之義，余尚疑。其所可能者，人也，所不可能者，天也。若夫神異之應，則郡守陳君仕賢、餘杭令蔡君潤宗、翰林馬君三才、諫官許君相卿、柱史徐君鶴齡、韓君廉、陸君穩、太學生沈君僑，先後皆有詞章以表其實，矧予無旌善之責，復何贅哉。時修重陽集適成，直當會郡儒之意，而詳於篇

首足矣。衆謝而去，予故援筆以錄賓梅之實，俾觀重陽集者備覽焉。錢塘徐大經撰。

陳善《知大真人府贊府賓梅俞法師禱雨神驗序》（《重陽庵集》附錄） 新上御極二年，勵精政治，早朝宴罷，問民水旱疾疹之災，親率大小臣工，布德施惠。而中外百司庶府，罔不宣揚德意，惠養元元，固宜仁風翔洽，雨暘時若，日星草木，罔不效祥薦祉也。乃者燕冀諸路，日食地震，雨血路裂，四方災異，日以奏聞。浙爲東南雄鎮，財賦甲天下，而西北之戎馬，賴浙以需，朝廷之供億，賴浙以充，一或水溢旱乾焉，天下之公私耗矣，是不能不厯當路者之憂也。今年時屆夏秋，早既太甚，田疇爲之龜坼，萬姓惶惶然相顧駭愕，咸曰：天將重遣吾浙也，何以堪命乎。維時巡撫都御史趙公孔昭、巡鹽督屯都御史鄒公應龍、巡按御史李公淑和、巡鹽御史麻公永吉、督糧御史譚公啓會秉精誠上體天子勤恤之憂，一皆素衣糲食，減樂徹刑者彌月。仍移檄布政使郭公朝賓、按察使蔡公文知、郡事胡公一介、知仁和縣事舒公鼇知、錢塘縣事何公子明等，而更相飭勵曰：昭等不德，旱魃爲災，苟不肅將封內神祇，而以身籲之，其何以答天之譴，濟民之瘼哉。孟秋之望，建壇於淨慈寺，而延法師俞大彰，於其上書符走牒，恭禮百神，而請雨焉。方是時，百官祝天羅拜，曰：法師能雨乎？乃刻日以限雨之期。士民祝天羅拜，曰：法師能雨乎？乃拭目以望雨之濟。而俞法師者，術傳天師府之正訣者也，探星象之微，闡幽都之秘，飛行要旨，鬼神其依。乃復命於院司，示應於士民曰：大彰祇承上帝，今將得雨也，期在三日後，乙丑雨，丙寅又雨，丁卯大雨，嗣後飄風拔樹，霧霏者縣縣焉，吾浙濟矣。已而雨果如期捷至，若持左券以示驗，而時刻不爽先報焉。於是百官相與樂於庭，士民相與忭於野，稿者甦，病者起，憂者釋，百穀用，登其占爲有年，而公私可濟，戎馬可需，供億可充矣。特命郡縣厚幣綵繒，大陳鼓吹以旌之。是院司之旬宣，得法師以懋其績，而士民之惠養，得法司以造其生。然則法師之禱雨，豈不上承帝命，而功施社稷也哉。法師名大彰，字用昭，別號海空，吳山重陽福地羽士也。禱雨襁災，芟邪輔正，歷五十餘年，隨試輒效，杭地遠近，咸以神異稱之，因併敘其績云龍集。

舒本住

傳記

筮蟾光《茅山志》卷九 舒道人晚而慕道，浪跡諸名勝，至三茅鬱岡之下，見有宋朱真人幽光顯揚碑仆於荆榛中，土人取石爲灰，碎其碑，將負去，忽雷雨晦冥，若見有人輾合立之者。道人異之，乃倚碑結茅而棲，堅意精心，凡十餘年。而道人閭希言者，始來自終南，豐腹重頤，不冠不履，舒知其不凡，拜爲師。遂相與胼胝，興復古軋元云。然則舒道人者，其觀妙之守孫也，名本住，號一庵，金陵人，與江文谷同爲希言高足弟子，享年九十有六。

江本實

傳記

筮蟾光《茅山志》卷九 江道人，名本實，號文谷，薊州玉田人。蚤歲棄家學道，萬曆壬午至鬱岡，師希言。嘗言人生未嘗無死，有盡形骸，人死未嘗無生，當存精氣。乃於洗心池旁，培小阜，祀重陽，因疊石塞牖，趺坐於中，謂其徒每日向牖呼之，應則已，不應則入收歛遺蛻。凡呼之三年，乃不應，啓石視之，坐蛻矣。故稱爲活死人墓。所著有《華陽真誨》，行於世。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活死人者，姓江名本寔，四川人。家素封，明亡，散家財，棄妻子，入終南學仙，十年得其道。遂遨遊四海，既而止妙高峯，從閭老人結廬煉金丹，又十年丹成。座下弟子百餘

人，推荆溪陳留王爲首。能駕雲往來，能水面上立，能峭壁間行，嘗縛虎爲騎，出入市中。活死人怒呼而責之曰：「所貴乎道者，清靜無爲也，無爲而至于無聲，方臻衆妙之門。故曰有聲之聲，延及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今汝所行，皆有爲也。有爲則駭世惑俗，豈清靜道哉。」于是陳留王乃盡棄其術，掩關息坐三年，然後請見，活死人大說，曰：子可以授吾大道矣。既授，乃集羣弟子告曰：吾聞成功者退，今吾道既已得人，吾將隱矣。乃命掘一土穴山半，僅可容身，活死人人居之，命以土掩，毋使有隙，但朝夕來呼我可耳。既埋，羣弟子如命，朝夕往呼之，活死人在土中必大聲應。三年，呼之不應矣。羣弟子乃樹之以碣，曰活死人之墓。留溪外傳○按此全真派人終南，學重陽之學，而爲是名者。

王合心

傳記

筮蟾光《茅山志》卷九 王小顛，道名合心，常州宜興人。生而慧辨，通儒術，弱冠居金沙，即悅水雲之士，作方外遊，遍諸名山。訪高流，見閭希言，師事之，叩昇舉事。師曰：所云昇舉者，豈虛空之中別有苑囿宮殿，以爲遊息而往居哉，無往非仙蹤耳。於是歷鬱岡而始慰其入道之心。先生且學博而才敏，構詞用意，出人意表，其所言多是默示道妙，傷感世態。復善草書，屈伸變化，絕無塵跡。讀道書，悟一言則篤信而體行之，言曰：吾聞鴻濛鑿而太朴死，然則是禮也，鑿之首也。乃假於酒，跛履踞坐，以自放狂歌浪語，以禦人藏機，作拙以示無用，於是人皆目其爲顛，而省其禮以接先生，而先生亦得以簡其禮以應酬矣，於是人咸稱爲小顛。先生又嘗爲其師江慎言薦度九，曰全真，何以獨度九？以軋陽至九，則羣龍無首，陽當變陰，時時靜坐，養成陽晶，數極恐其反暗，故從九而鼓動其陽光，過此九九，則仙之造化定矣。衆人死則爲鬼，屬坤之陰，暗而無知，至六日，則坤之六爻已終，陰極則變，而一陽復生於

下，以爲地雷復，故易有七來復之辭，於是乘其復明而薦拔之，此衆人所以度七也。

張靜定

傳記

閔懶雲《張無我律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一） 師姓張，名靜定，原名宗仁，浙江餘杭人。世業儒，精通性理。永樂間，按《鉢鑑》載成祖朝，是也。《東原語錄》載成化朝，化字疑誤。茲從《鉢鑑》。舉明經，不能趨時，隱居不仕，講學於苕溪。父母既葬，慨然有物外之志，謂其子曰：「了此一件人子大事，吾此形骸不復累爾矣。天地雖闊，我當逍遙其間，安能拘拘于老學究，坐以待死耶。」遂遊名山，參訪高人達士。嘗言：若有陳冲夷，吾當北面事之。至天台而喜，依止黃冠家，羽士三四人以師事之，亦不卻，吟詠唱和，精入元元（玄元），經典丹訣，一覽即解。《東原語錄》稱其著作頗多，後皆毀棄。盤桓十餘年，體顏子之坐忘，子綦之喪耦也。更號無我，弟子益衆，然猶志在訪求。一日，有乞食道者曰：「天台景致不如青城，師何不一遊？」遂遠遊青城，至山即聞周真人道德之名，登涉月餘始相見。不覺屈膝曰：「真我師也。」印證不數語，真人曰：「道雖如是，有一大事託子。」乃舉如意、戒律、師派授之，曰：「雖時當晦蹟，先聖一脉不可不續，後當擇一至士授之，再傳而行矣。」仍還隱天台。《道譜》載：無我律師居天台山，年已六十餘，得青城山周大拙遣道徒招之，遂往受戒，復還天台，時在景泰元年。是謂龍門第五代律師。於嘉靖壬午歲明世宗元年，距景泰庚午已七十二年。七月望日，以傳瑯琊趙得源，名真嵩。

沈靜圓

傳記

閔懶雲《沈頓空宗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一） 師姓沈，名靜圓，字哉生。原名旭，晚號頓空氏，山西太原籍，江南句容人。《逸林》謂師生長句容，其祖籍吳興人，非也。稽師之生也，父遜《逸林》載永樂朝進士、母嚴《逸林》載年四十。禱於茅山，應夢而得者，故名旭。師生而能言，母驚曰：「汝果神人，默乃是，若妖也，自便。」遂默不復言。至九歲，弟珏生，始呼母。父喜，示以書，遇目即成誦；與之筆，揮灑成章，而性無好尚。是年母殂，十三父又卒，能攜弟珏成禮，扶親柩歸葬山西。路遇天台道者張無我，贈以要言，泣拜而別。師嗣是有出塵志。以上概出於范青雲《鉢鑑續》一書，《鉢鑑錄》所闕者。

正統戊辰明英宗十三年秋，出遊名山，復遇天台道者張無我於青城山。斯時道者已遇大拙周祖，受授宗旨、戒律，改名靜定矣。既見，相慰問，願師之。張不答。翼而前，瞥見幡然而翳，雙目如電，危坐大盤陀，呼張曰：「攜來得非沈歟？宗教如是，律法亦如是。」師遂跪請，命名靜圓，字曰哉生。幡然者，大拙周祖也。歲已巳英宗正統十四年。七月望日，晉付元（玄）脉曰：「是祖祖親傳，善護持，善付囑。」師拜而受之，禮畢，命行，乃偕張而去。以上《鉢鑑錄》、《鉢鑑續》二書均載。辛未代宗二年。至天台，有顯者據桐柏山。師檄告之山神，即日猛獸毒蛇繞守桐柏左右。年餘，顯者悟，願施山，山乃完。其事詳載於《鉢鑑續》卷一，並載其檄文及獸形甚詳。己卯英宗天順三年，至金蓋，掛瓢於書隱樓，慨仙蹤之不振，弔逸緒之無承。蓋指陸、呂、梅、沈、衛、閔諸先哲。有終焉志，問水尋山，陶情適性，居有年。一日晨起，見虎卧簷下，逐之不去。師曰：「汝具天性，奈何好殺，今後能戒否？」虎起而復伏，若受戒然，與處數載，有如貓犬之附人。僧衆異之，咸願皈依元（玄），一時滿山蓄髮，遠近稱爲勝事。

《鉢鑑續》略載之。按蘇柳塘《夢齋筆談》載之甚詳。

成化乙酉憲宗元年春，師遊禾郡，遇華亭衛平陽於語溪，遂攜至南宮，授以宗旨、元（玄）脉，命名真定，拂袖而散。按《鉢鑑》、《鉢鑑續》二書所載皆同。是為龍門第五代宗師，後亦無人見之者。

趙真嵩

傳記

閱懶雲《趙復陽律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一） 師姓趙，名真嵩，原名得源，號復陽子，山東琅琊人也。父母以乏嗣，禱於諸斗，得天花白鶴之祥。生而端莊，體相超然，有出塵姿，性薄浮名。年二十，精通經史，博覽道、釋要典。二十五，父母亡，追痛不已，思有以報。遂出遊武當，至茅山閬道笈，挂單瓢。奔走吳越山水間，冀得明師，四載無所遇。適天台，登桐柏，歷盡崎嶇。平陽道現，甚喜之，讚歎間，忽應聲曰：「美則美矣，爾知更上一層樓否？」顧之，不覺近前，笑而拜，恍如舊識，曰：「子非琅琊趙得源耶？生死肉骨，固有常道，能者從之。」進叩姓氏，〔答〕曰：「張無我。」遂請皈依，許之，命名真嵩，具誓戒。請元（玄）旨，不之許。事有年，曰：「時至矣。」乃攜登瓊臺，密付戒旨曰：「我將他適，汝毋久居，〔當〕自度度人。太上一脈，惟汝能任。王屋山清虛洞天也，往居以俟時。」遂別去，不知所之。以上悉本《鉢鑑》，參以《復陽得道記》。

師則獨居雙闕，飲食頓減，夜夢父至，責以大義，遂至王屋山精修不二法。《鉢鑑》載嘉靖二年師入王屋山。黃鶴來翔，白猿奉果，師益謙謹不自滿。既且面壁忘言，雀栖其髻，忽聞山有笑語聲，漸近呼師名，若師父母音。乃開目，蓋坐已三載，所至果所生，悲喜交集，乃復相笑而昇。師嗣是六通具足。按《鉢鑑》載：師隱青城，習大定，有雀棲其髻。上帝命其父母呼之始覺，已三年矣。父母撫師背曰：「是是非非古到今，是非不動至人心；若是至人心

不動，動心還是非人。」言畢，相笑而昇，曰：「可矣，好持之。」師嗣是六通具足。○《逸林》載：某居青城山，入定三年，雀栖於髻。上帝敕其父母降呼，遂開目，悲喜交集。父母咸怒，責之曰：「上帝以汝道成，故活我兩人。汝心仍動，聚恐不久也。」師跪拜而慰之曰：「親言誠是，然親勿憂。父母至前，子心不動，非人也。仁至義盡，斯謂純天。兒惟恐不孝罪深，天心或昧，二親之來，或由意造，尚非天命。今果命出自天，則父母已昇天也，無患聚不久也。」父母咸作喜色曰：「兒言是也，前言試之耳。」遂攜師上升，朝謁玉帝。旋入東華紫府，參謁列祖。復下天台，神度衛平陽。歸於青城，謁張無我律師。乃神遊海上三山，時往來於世間，卒度王崑陽真人，授受戒律。崇正（禎）戊辰明莊烈帝元年，上党王平訪至，始得傳其所受。〔師〕乃返天台，復入王屋而終隱焉。是為龍門第六代律師。

衛真定

傳記

閱懶雲《衛平陽宗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一） 師姓衛，名真定，字元宰，號平陽子，嘉興石門人也。其先世居華亭，宋末元初，正節先生開白社書院於石涇塘，遂家石門。《鉢鑑續》所載如是。師生而魯，父母不甚恤之，而師性至孝，兄弟間有過則分任不辭。既長，有出塵志，父母不之問，常出遊數月一歸。一夕宿社廟，夢神告曰：「明日有真師至，負奚囊、持拂塵者是也。」遽然覺，坐守至下午，遇頓空氏，一如夢示。《鉢鑑續》所載如是，《鉢鑑》無應夢事。乃禮而師之，遂攜至南宮，命名真定，授以宗旨而散。

師自是坐如尸，立如齋，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父母益惡之，諸昆季皆忽視，鄉里無有識之。乃雲遊名山川，《逸林》載師遊至天台，遇趙復陽律師，頗多印正。備歷險苦，師無倦志，歲月寒暑俱於相忘。既而土寇四起，師嘗出入其間，若履昇平妙境。《鉢鑑》所載止此。游至蜀，有老神仙者，獻賊之所崇奉者也。見師，延坐而禮拜之，問以救劫之秘。師笑曰：「天生人，天殺人，在天可挽。今天生之，人自殺之，無可挽。汝亦非必

在數者，以未能曲全而貪功弗去，我不知爾究竟也。」此說並見於《鉢鑑續》、《逸林》兩書。師之論如此，師之道不已神乎。若夫海行而馭風事載《逸林》及《蝶夢齋筆談》兩書，扣鐘而致糧事載《鉢鑑續》，特其餘事，未可以爲至道之驗也，不爲之詳。崇道德，薄神通，宗教立法如此。

師生於正統辛酉英宗六年十月朔日，卒於順治乙酉十月望日，住世二百有五歲。是爲龍門第六代宗師。得其宗旨者，桐鄉沈一齋，名常敬。此十三字，並見於《鉢鑑》及《鉢鑑續》。

張國祥

傳記

張元旭《補漢天師世家》 五十代天師諱國祥，字文徵，號心湛，永緒之從子也。生有異姿，紺眉碧瞳，氣宇軼塵表。萬曆五年襲爵，赴京陛見，上優加禮遇，御書宗傳字額賜之，並錫以玉刻宗傳之印，暨元壇印。命祈雪以占豐年，果應時雪降，上大悅，賜金冠玉帶，並賜隆宗門外直房，又勅修理朝天宮內賜第，御書真人府額。奉旨聘駙馬都尉謝公詔之女爲配，以定國公徐掌姻事，凡六禮之費，悉出內帑。廿九年七月廿九日命給公爵朝祭服，仍准常用。留京十三年，寵賚甚渥。及還山，舟抵嶧縣，值湖水凍寒不能進，檄召湖神，凍解應若桴響，嶧令鐫碑以記之，文存湖廟。先四十二代真人仲紀公，集祖宗言行爲世家一卷，宋文憲濂序之。真人復續集至四十九代，俾家系不紊，垂示綦詳。又輯《龍虎山誌》三卷，備記載甚資考證。己酉，貴谿大水，上清宮殿悉傾圮，入告，上賜銀修建。工尚未竟，辛亥歲，平居無恙，一日見華陽祖師前來導引，遂端坐而化。誥封正一嗣教凝誠志道闡元宏教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贈太子少保。勅葬金溪明陽橋，立觀以供祭奠，曰明陽觀。

張顯祖

傳記

張元旭《補漢天師世家》 五十一代天師諱顯祖，神宗改名顯庸，字九功。幼時誤墮井中，明旦汲者至始出，衣冠無濡，人驚異之。賦性仁孝，好禮義，習謙和，喜讀書，長益精進不懈。嘗曰爲學猶掘井，井愈深土愈難出，若不決心到底，豈得見泉源乎。天啟甲寅，襲爵舊例，不待終喪，顯庸懇請，守制服闋，始拜命。當修大上清宮，工未竟，恐墮父志，朝夕庀材鳩工，越二年告竣。然志尚沖淡，樂事修煉，年未及艾，即卸掌教事，以印劍授子應京。別構靜室，署曰梧綠軒，自號浴梧散人。日與弟子究先天太極及心性之學，著三教同塗論，使學者得窺教旨，杜門戶之見。又著金丹辨惑、浴梧詩集，凡若干卷，讀之使人明於修養，足出迷津。好施予，遇歲歉，盡以所積賑鄰里。時土賊環窺上清，設法禦之，地方賴以安謐。丙子大饑，散粟濟災，計口周給，受施不少。享年八十有一。明誥封正一嗣教光揚祖範冲和清素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懷宗加太子少保。康熙四十二年誥贈光祿大夫。

張應京

傳記

張元旭《補漢天師世家》 五十二代天師諱應京，字翊宸。崇禎丙子襲爵，庚辰入覲。適皇子病，命祈禳，懷宗親謁祖天師壇行禮，將下拜，應京曰：「臣祖天師道陵位在人臣，禮不當拜。」上曰：「卿祖道德高深，

正賴默贊元化，可晉封六合無窮高明大帝。卒成禮。皇子病旋瘳，賞賚優渥。甲申三月，懷宗殉國，既而隆武僭號於隆平。貴谿與閩接壤，盜賊蜂起，安仁妖僧煽衆焚掠，禍延上清。真人募鄉勇禦之不克，登老雷壇嶺，檄召神將殺賊，俄而陰雲四塞，遙見一神驅黑虎逐賊。賊潰散，邑里獲安。皇清定鼎入賀，世祖章皇帝頒賜勅諭，諭曰：「國家續天立極，光昭典禮，清靜之教，亦所不廢。爾祖張道陵，博通五經，覃精玄教，治民疾苦，俾不惑神怪。子孫嗣教，代有崇封，茲特命爾襲職掌理道錄，統率族屬，務使異端方術，不得惑亂愚民。今朝綱整肅，百度惟貞，爾其申飭教規，遵行正道。其附山本教族屬賢愚不同，悉聽糾察，此外不得干預。爾尤宜法祖奉道，謹德修行，身立模範，禁約該管員役，俾之一守法紀，毋致生事，庶不負朝廷優加盛典。爾其欽承之。故諭給一品印，恩禮咸如故。還抵揚州瓊花觀而化。康熙四十二年，誥封光祿大夫。夫人朱氏，明益藩郡主。

《明史·方伎傳·張正常》 國祥傳至應京。崇禎十四年，帝以天下多故，召應京有所祈禱。既至，命賜宴。禮臣言：「天順中制，真人不與宴，但賜筵席。今應京奉有優旨，請做宴法王佛子例，宴於靈濟宮，以內官主席。」從之。明年三月，應京請加三官神封號，中外一體尊奉。禮官力駁其謬，事得寢。

張氏自正常以來，無他神異，專恃符籙，祈雨驅鬼，間有小驗。顧代相傳襲，閱世既久，卒莫廢去云。

張逍遙

傳記

金桂馨、漆逢源《逍遙山萬壽宮志》卷五《淨明張真人傳》 師姓張，河南杞縣人。其族世名字，未嘗語人，故不詳。生明萬曆乙未五月十

三日。天性至孝，十八九時，便知慕道。偶遇杜君，相語甚契，杜偕同衆入仙人洞。時習採藥茹草，修持祭斗，他如水火龍虎之機，未之講也。居無幾，食且盡，衆等意在出山，杜君諾之，師執不從，杜君以餘糧斗許遺師。杜君遂同衆出山，師送之，痛哭乞言，但囑曰：「汝志氣如此，當自得道。至于世所流傳，皆爲道障，切不可行。師叩首別後，惟茹藥祭斗，精誠感格，蒙尊帝二星降焉。混合良久，自此得悟性命之要，還丹之道，皆神傳也。間絕食且凍將危，檀家何麪店感夢，冒雪持饌以奉，乃得活。居二年，忽山神告師，當別徙避亂也。師遂過游湖廣之黃陂，比崇奉頗衆，趨謁者無間。居四年，師慕淨明之旨，感烏晶有識，于是渡江，始至豫章之西山，寓洪井洞畔小亭四月。亭甚湫隘，而師處之浩然，樵牧目爲逍遙，逍遙之號始此。一日，紫清宮道士告師以虎洞之狀，師遂慨然攜杖以從，道士攜糧引師至洞。爾時三虎踞洞，樵採無徑，道士雖同捫蘿剪茆以行，不過以試師耳，而師堅志棲真，乃忻忻止焉。初居洞中，三虎常依爲守護，叱之乃去。洞中陰濕，茆深石峭，人跡罕到，師手足胼胝，芟叢闢境，極盡勤苦。時無室廬，夜卧傾崖下，星月離離，覆面霜雪，苦則脫衣裸體而凍，凍甚則進一衣，又甚則又進一衣，以此變易寒暑，飢飲澗水，可累日不食。久之，乃結小石室于古松澗。幅巾羽扇，瞑目靜坐，士大夫聞而過訪焉。禹港李康成者，首先造詣。繼而周公令樹、李公太虛、陳公士業、黎公博菴、劉公旅菴，間與之談休咎，率多奇中。或問以金丹之術，輒曰我中州產壯歲自負其膽勇，橫槊支劍，若而年以母病，遂入山，獨靜坐耳，安知其他。每道明季事，歷歷可聽，大類曾歷朝者，卒不肯竟述其生平。嗣是求見者日廣，咸有以發其衷，即或笑或罵，無不得其權而去。二十九年若一日焉，每謁者有種種疑試，師亦應之，如疑而決。至順治辛丑正月，有鶴翔半空，語弟子曰：「吾將去矣。衆疑信間，左肋有孩兒十數聲。于十五夜，忽霹靂一聲，師兀然而逝。其時師語衆弟子云：「此後玄風大振，子等勇猛精進，吾在碧落中待之矣。」

朱立剛

傳記

劉名瑞《南無道派宗譜·南無派第十一代》 朱大真人字一二，號焚蟾子。生於大明光宗泰昌庚申元年十月二十日聖降，係直隸定州馬頭舖村人氏。性好清虛，隱於醫卜之中，自識屢惜性命。嗣於中年，遇師不棄，久示盤桓，指悟真而言道體，談紫陽八脉以作津梁，斯時省悟，從師一遊。以至道授與去乾。二月初五日上昇。繼師遺云：出五人六玄屬坤，須至靜地養靈根。若降極處當攝顧，防險周完復周輪。子垠念住田中引，武先文後噓蟄惜。吾今施裔一品字，虛危落女宿守禁門女。

許去乾

傳記

劉名瑞《南無道派宗譜·南無派第十二代》 許大真人字聚五，號狩陽子。生於大明懷宗崇禎癸酉六年九月十四日聖降，係直隸順德府沙河縣搭連店村人氏。幼習唐詩古文，中年業舉業至京所，得遇玉蟾冲碧經、中和集、陳祖羅浮吟、仙佛合宗等書，朝夕玩味，豁然亦知玄教宏闊。嗣後歸家，棄儒涉訪，無士一遇，亦待春壬子歲，遇師在凝陽古道小前邨中，急叩飯之。以至道授與雲峰。八月十七日上昇。繼師遺云：坤卦復靜止道生，若入虛危女宮程。玊還本舍神微忘，如龍懷珠外無形。待時靜極惚一動，先天仍歸子位中。物前闖危磨慧劍，嗣後金庫矧上撐。

張洪任

傳記

張元旭《補漢天師世家》 五十三代天師諱洪任，字漢基，朔宸次子。幼即好學通秘笈，順治八年襲爵，十二年入覲。世祖章皇帝駕幸南海子召見，詢及歷代宗系，以世家稱之。命光祿寺設宴，陪以禮部堂官。又命工部覓宅，以靈祐宮察院地居之。勅免本戶及上清宮各色徭役。時外藩有妖為害，聞於朝，命驅除之。遣法員高惟泰、楊幼芬出塞効治立應，諸部落咸感其神，因之崇信道法不衰。間居樂情詩酒，陶然自得，鑿西化園池沼，養性于其中，輒自成趣。康熙六年丁未，微恙而化，年四十三。時子尚未週，命弟洪偕攝掌教事。諡贈光祿大夫。

梅茂林

傳記

仰衡《武林元妙觀志》卷二 梅茂林，字觀復，仁和人。初本迎真房出家，後歸湛然院。年十二，從都紀陸嘉賓為師。明萬曆乙巳，給部牒。崇禎初，嘗為道紀。盡心供職，當道多稱之。值時多難，任滿不得代，竭蹶在職，久乃克卸。及國朝順治庚寅年，逾六十矣，羽衆又請曰：海宇初寧，雖方外之職，庶務不一，非師耆德練達，莫能任教中首領事者，願出而宇庇衆褐焉。先生不得辭，遂復為都紀。是時羽士服制未定，皆衣儒服，登壇醮祭，先生為之申請，改復道裝。又請立事例二十餘條，臺府皆允之。於是道司規格，始有遵守。辛丑十二月解化，壽七十八。

羅真人

傳記

完顏崇實《白雲仙表》 羅真人，江西人也。康熙間來京師，冬夏一衲，佯狂於市。或取生米麥，以口吹之即熟。晚間店家舉燭火，未及燃，羅吹之亦熾。京師九門，一日九見其形。後忽隱去，三年無踪，疑死矣。忽有年姓者掃坑，北人冬天都燒暖坑，坑深丈許，每三年一掃積灰。坑中聞鼾聲，大驚，集衆視之，羅真人也。崛然而起，曰：借汝家坑，熟卧三年矣。衆請送入廟，曰：吾不入廟。請供奉之，曰：吾不受供。然則何歸？曰：可送吾至前門外蜜蜂窩。即昇往窩洞，在土山之凹，聚游蜂數百萬。羅解衣赤身而入，羣蜂圍繞，出入於羅之七竅，而不能螫。人饋之食，或食，或不食，每食必罄其所饋。或與斗米飯，雞卵三百，一啖而盡，亦無飽色。或饋生薑四十斤，片時啖盡。居窩數載，莫能測其所脩。雍正五年春，至白雲觀，居靜室，杜門不出者一月有餘，道衆潛往觀之，則已坐化矣。遂藏仙蜕於觀東，神異之妙，朝野咸知。世宗憲皇帝敕封恬淡守一真人，並命建塔以覆之，即今白雲觀東之塔院也。

高火頭

傳記

完顏崇實《白雲仙表》 高火頭師，本文人，鄉貫無考。讀書甚富，偶聞塾師喻言「不吃十分苦，難成大覺仙」，遂儵然有出塵之想。乾隆間，至白雲觀，充當火頭十餘年。性嗜菸，與常住清規不合，主事者禁止之，

師曰：菸乃熙朝瑞草，人所當吸，敢以清規難我耶。竟莫能禁。後偕友人遊牢山，牢山諸道者素慕火頭而未相識，常言得高師一降臨爲幸。及師至，甫入廟，出菸吸之，見者以不守清規，促令去。所到之處，無不催單。適其友後至，詢廟中高火頭來否，曰未也。友以偕往告，並舉師服歸言動示之，乃知即催單者，始悔覲面相失，遣人追之，已失所在。牢山數百里，宮觀數十處，皆於一日見其形焉。

王清正

傳記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道人王萊陽，名清正，龍門法嗣馬真一嫡派也。孫宗武于華陽時，已與之友，知其人甚悉。今興復京都白雲觀。嘗言華陽道派有二：一太華，一王刁也。太華宗陳希夷，王刁宗邱長春。《廣陽雜記》。○白雲觀於明末當被燬，至國初王清正來居，乃再興復。清正蓋華陽道士，白雲觀道派用龍門，當自清正始也。

江本寔

見江本實

王常月

傳記

閔懶雲《王崑陽律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一） 師姓王，名常月，號崑陽，原名平。山西潞安人。幼有道士顧之曰：「樵陽

再生矣。」言訖不見。然初無好尚，父兄皆留心元（玄）門，尊事張麻衣。麻衣爲師治危疾，大顯神力而去。師棄家訪之，時年弱冠，而向道之心已篤。遍遊名山，踰越險阻，風霜道途，歲月寒暑，幾於相忘者八十餘年。此二十五字，呂雲隱撰傳中所無，茲據《鉢鑑續》所載如此。至王屋山，得得心動，遂遇至人。至人者，復陽趙真人也。隱居久，就懇指示，真人不答者月餘。師食松枝，飲清泉，拜求更切。麻衣特至爲之請，命名常月，始知張與真人友也。又爲求戒，授以二冊。麻衣特至，亦本之《鉢鑑續》。真人囑曰：「成道甚易，然亦甚難，必以苦行爲先，種種外務切須掃除，依律精持，潛心教典，體《道德》自然之元奧，探《南華》活潑之真機，方爲穩當。汝大器，當晚成。」以上出《復陽傳道記》。師再拜受教，周流諸山間，甘苦備嘗，搜覽三教經書，孜孜不怠。過一古觀中，道籍頗多，晝夜檢閱，每乏燈，以香續火，光照而讀。八九年間，參師二十餘處，印證五十餘人。此本之《鉢鑑續》。時值軍荒，相繼搶攘。聞九宮山多異人，訪不可得，至最深處，見一人巍然獨坐，覲顏拜謁，即前復陽真人也。驚喜過望。真人問：「十年之闊，持心應物，何得何失？」師歷敘元（玄）風頹蔽，邪說流行，罹諸艱苦，徒增浩歎耳。真人曰：「君子窮於道謂窮，通於道謂通；道備我身，何憂窮通。若違時妄行，安能免世俗之謗議，匪類之妒忌哉？吾有三百年來獨任之事，當付於子，實而秘之，時至而興，大闡元（玄）風，是在子矣。」遂轉授《天仙戒》。以上出《鉢鑑續》及《金蓋雲箋》兩書。又云：「昔我長春真君於元世祖時，廣行戒法，流演太上清靜律寶，心心相印，祖祖相傳，皆守靜默而厭有爲，單傳秘授，不能廣行。是以羽流道侶鮮覩威儀，幾不知元（玄）門有戒矣。今因緣將到，任大事者非子而誰？」謂日後登壇授戒。乃傳衣鉢。師辭謝不敏。真人曰：「得人而傳，非勉強也。子於二十年後遊燕京，謁邱祖於白雲觀，是道行之時也。」《鉢鑑續》及呂雲隱所撰傳文，載皆同。

師生於嘉靖壬午五月二十二日，按呂雲隱所撰傳，謂師生于萬曆甲午；《鉢鑑續》載，師生於嘉靖壬午，長沈太和宗師一歲，極辨雲隱相傳之訛。茲從《鉢鑑續》。○嘉靖壬午，爲明世宗元年也。於順治乙未秋遊京師，《鉢鑑續》載，師年一百三十有四歲，始遊京師，而狀如五十許。挂單靈佑宮。歲丙申順治十三年三月望日，說戒於白雲觀。因緣護法，天然會合，皆符真人語。歲戊戌，

陶然飯，命名守貞。即靖菴先生。己亥，黃珏至，命名守元。即赤陽律師。凡三登壇，而得弟子千餘人，威儀楚楚，莫不欣羨。二十餘年間，諸山闡揚殆遍；戒子得道者，仙蹤勝跡亦復不少。此節悉本於《鉢鑑續》，較其原傳刪減十之九。○又載：師前於崇正（禎）庚辰年五月五日，於王屋山手錄《大戒》三冊，首授江西伍端陽，名守陽，即冲虛律師，先于甲申元旦卒。

師將示化，時在康熙十九年，呂雲隱所撰傳文及《鉢鑑續》原傳，均載之。又自用以意源流拂塵，傳於姑蘇呂樹，名守璞。即雲隱律師。以上二十三字，《鉢鑑續》所載如此。

完顏崇實《白雲仙表》 王真人名常月，號崑陽子，山西潞安府長治縣人也。生當明季之亂，慨然有出塵之心。年甫弱冠，即遍歷名山，參求大道。迨至中年，始於王屋山遇趙復陽祖師，懇求開示，師不答，乃飢餐松柏，渴飲清泉，至月餘，拜求益切。師見其誠，密於天口王母洞告盟天地，授以戒律，且勉之曰：大哉至道，成之非易，易也必以功行爲先。真人再拜受教，歷八九年，參師二十餘位，印證五十餘人。聞九宮山內有隱士，亟往訪之，遙見幽林密茂處，一人端坐石上，膝行而前，視之即復陽也。驚喜交集，師問邇來應物持心，何得何失，真人以元風頹敗求師振拔爲對，師曰：君子窮於道之謂窮，通於道之謂通，道備吾身，何患宗風之不振耶？遂以天仙大戒密授之。別師後，居華山，一日拜斗，見斗姥自空而降，謂曰：汝緣在北，毋滯於斯。時吾世祖皇帝入關之始，真人遂北上掛單於靈佑宮。丙申三月望日，奉旨主講白雲觀。賜紫衣。凡三次登壇說戒，度弟子千餘人，道風大振。康熙庚申九月九日，以衣鉢授弟子譚守誠，留頌而逝，葬於白雲觀西偏。聖祖仁皇帝聞之，賜號抱一高士，命築饗堂以覆之，塑法像以祀之。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王常月，字崑陽。嘗恢復江寧虎踞關之隱仙菴，菴爲嘉靖五年嶗山道人高玄禮結草，名竹林道院，崇禎三年易今名。崑陽有行道，曾寓京都白雲觀，後化於菴中，李泉爲之銘。國朝朱緒《金陵詩徵》○《江寧府志》：隱仙菴，相傳陶宏景隱居於此，故名。明時冷鐵脚、尹蓬頭嘗遊此菴。

沈常敬

傳記

閔懶雲《沈太和宗師傳》（鮑廷博注）（《金盞心燈》卷一） 師姓沈，名常敬，字一齋，號太和子。浙江桐鄉人。《鉢鑑續》載：祖籍吳興，遷居桐鄉。世業儒，《逸林》謂師江南人，中明世宗辛丑歲進士，贅於蒼溪施氏，遂家焉。家貧，無隔宿糧，師處之泰然。人問之，曰：我樂其無累心事。古人謂之清俸，脫恐有滿日，遷比富鄰遺擾，或及是所憂也。已而有某姓自蘇來遷，家富而貪，居鄉不仁，失戒而災，師宅亦因火廢。遂遷居武康，課小沙彌，性縱酒，常以白眼觀世。《逸林》亦謂師性縱酒，一日有醉漢過其門，師適自友人家大醉而歸，相值不及避，師素有臂力，格之，漢仆墜石而死，因遭縲繫，月餘而出。遂戒酒，遍遊名山。而《鉢鑑續》不載。懶雲子謂其事可疑，故不錄。愚附註之，為縱酒者戒。年四十入金蓋，榻於蓬雲，習靈音欽也。既靈而棄之，曰：是幻化，非至道。遷揣六韜奇壬於武林，旋又棄之，謂是鹿鹿家數，非妙用也。退習長生久視之方於元蓋洞天，久又棄之曰：是戀尸者事耳，志士豈可溺此。遂游名山，路遇平陽子，與談合，遂師之。始得太上宗旨，乃至茅山而居焉。以上悉採摘于《鉢鑑續》，刪繁就簡以成章者。是為龍門第七代宗師。得其傳者，玉陽孫師、赤陽黃師也。歲癸巳順治十年季秋十六日，宴然長逝，葬於茅山。稽師生於嘉靖癸未明世宗二年也六月十九日，住世一百三十有一歲。出《鉢鑑續》。

上官常明

傳記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直隸天津衛天妃宮道士上官常明者，不知何許人也。平生端慤誠樸，無纖毫偽，行全真功。年六十餘，一日，命其徒購壽缸一具，舁之庭，道士喜入缸，坐而試之，曰：正好，亦不須擇日，以炫世去了罷。即瞑目長往矣。其徒以缸停于室中三年。其師弟素無行，好飲，欲舉其屍瘞之土，以缸易酒，及啓，寂無屍焉。大驚，遂患毒瘡，徧醫不愈。天津有客吳門者歸省，遇道士于淮陰市中，客素識道士，因問何日離天津，道士答曰三月某日。客出銀五星齋道士，道士授以方，曰：予師弟患瘡，乞付之，命依方修治，即愈也。遂別去。客抵家，過天妃宮，詢其師弟，師弟告之故，始知啓缸之日，即道士所云三月某日也。《留溪外傳》。

又 酥醪洞主曰：自馬真一至上官常明，皆龍門法嗣，其派則真常守太清也，餘不爾者，或全真他派，或未舉其名。

郭長彬

傳記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郭長彬，字去勝，平湖人。母夢呂祖授桃，食之而孕。年十三，從許自修為道士。及長，受法于窮窿山施諒生。遊句曲、龍虎諸名山，得五雷傳，歸住松塵道院，行法屢驗。晚至京師，棲白雲觀，觀為元邱長春蛻化之所。一日，悉更衣履，靜息踰日，不

飲食，視之則已化。豫親王親至瞻禮，爲龕以葬之，題曰「拂袖白雲」，相國張玉書題曰「長春接軌」。後弟子孫楚昂迎龕歸葬，啓之顏色如生。《嘉興府志》。

伍守陽

傳記

閔懶雲《伍冲虚律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二）師姓伍，名守陽，字端陽，原名陽，江西吉安人。宗師守虚之兄也。《鉢鑑續》載有此句，未詳其出誰人門下，想亦係龍門八代宗師。幼精性理，明佛三昧。年二十，舉明經，志在成仙，不入仕籍。朝士屢推之，遞入廬山，師事曹老師名常化，號還陽，李泥丸。曹師授以大丹秘（訣），未就。即《天仙正理》所稱曹老師者，蓋本此。李師曰：希仙者須立三千功、八百行乃可。遂授以《東老遺書》。師遂竭情烹鍊，丹垂成而飛者五十有七次。乃出訪泥丸於何山即金蓋之西北麓。南麓，得五雷法而返。丹乃成，將試取吞（服），泥丸突至曰：毋。洞汝五臟未堅，服恐不利，不如以點石，得則普濟。乃點所坐大磐石，轟然若雷聲，雲霞爲之色變，金成而泥丸杳矣。師嗣是濟人作福無虛日，吉王聞之，羅致而師事之。師恐有禍及，遞至天台之瓊臺。以上按《鉢鑑》所未載。考謝太易撰《師大傳》暨《鉢鑑續》，均詳言之。今本于《鉢鑑續》，其文字大同小異。

趙復陽知而俯就曰：汝乃律門真種子，蓋至王屋山清虚洞天，與我常月子即王崑陽律師。倘伴時日乎？并授以內丹口訣，曰：是爾所曹某所事之書也。師乃拜辭，踵至王屋，崑陽律師已預俟於洞門外。師時亦大悟，洞徹金液微妙，一見契合，遂皈投，叠受三大戒，得名守陽，字曰端陽，以時值重五節也。以上《鉢鑑》、《鉢鑑續》兩書均載。相處有年，返服還丹，始得質凡咸化。自號冲虚子，手著《仙佛合宗》、《天仙正理》。按師門下有姚耕煙、謝凝素兩律師，實爲傳道受戒弟子。至歲甲申正月朔日，忽沐浴

辭衆而逝，地曰武陵。

《天仙正理直論》附錄《伍真人事實及授受源流略》謹按：真人故明嘉靖乙卯孝廉，維摩州刺史伍希德，號健齋先生之季子也。世居南昌辟邪里。幼孤，家貧力學，持身高潔，一介不苟取。長而薄榮利，篤好道德性命之言，造次顛沛弗離也。性至孝，以母在，故歲授生徒，博館穀。母九十餘而卒，而先生世壽亦七十矣，遂隱迹仙去。所著《天仙正理》《仙佛合宗》二書，掃盡旁門，獨標精義，誠無生之寶筏也。真人爲龍門嫡嗣，原序謂龍門授之張靜虛，即俗所謂虎皮張真人者。李虚庵師靜虛，曹還陽師虚庵，而真人爲還陽弟子。據此則真人爲龍門四傳弟子矣。問考龍門二十字派，真人適當第八字，即真人亦自書「龍門第八派弟子」。然則博庵之序，果無據耶？因重修《天仙正理》，復以得之買痴先生，及西江板原叙諸說，緝而誌之，以存十一於千百云。越日鐵蟾又書。

詹守椿

傳記

閔懶雲《詹怡陽律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二）師姓詹，名守椿，字扶搖，號怡陽子，江南金陵人。祖籍徽州，世業鹽，遂家金陵。以上十一字出《道譜》。崑陽王祖（傳）戒弟子。母劉，國戚也。未詳其所自出。通佛乘，家奉大士極誠。已染痼疾，師向禱，年僅七齡，久而勿愈。乃向哭，檀像突動，驚而出，遇一道者，自稱慈度居士，狀貌奇異，遂跪求救母，叩頭流血。初，家有珠塔，層級纖備，重五錢，希世珍也。師愛佩弗釋，道者向募之，欣然解與。道者探囊得紅丸，大如豆，以奉母含，果立愈。爰感其恩，遂繪像懸禮，至長弗衰。然師善病，嘗經年卧，家事置勿理。劉爲娶妻置妾，弗得子。年三十，世運滄桑，母亦殂。盡散蓄貲百有七十萬緡，以濟江淮難衆。《鉢鑑續》載之甚詳，事在辛巳歲，明崇禎十四年也。阮大鍼招之，不就，拘其妻妾，妻妾咸死之。師乃北遁，

匿於燕山深奧處，身存短褐破履，日食松柏以度。夜夢大士告曰：汝家應絕，天憐爾孝且慈，留爾以度先亡。越十載，樵陽演戒來蓋謂王崑陽律師，出禮，受授天仙，許及骨肉冥圓，同昇極樂，長爲金仙班頭。今毋自賊身性，加吞冬青，身得強。言訖遽悟，起拜而誓守。

歲乙未，崑陽王祖來自王屋，掛單靈佑宮，旋開戒壇於白雲觀，從者如雲。師聞造謁，極相契，疊受三大戒，統領大眾有年。隨王南行。《金蓋雲箋》載：康熙三年歲次甲辰三月，國師王真人由京師出駐浙杭之宗陽宮，從者二十餘人。歷駐金蓋、穹窿、青坪、棲霞等境。《金蓋雲箋》載：康熙六年歲次丁未秋七月，王崑陽真人來止我山，詹律師守椿、黃律師守元從，續溪處士江太虛偕。明年秋，姑蘇施法師亮生、呂律師守璞來迎我真人，乃出山，之穹窿，詹某等從行。與交有雲隱即呂律師守璞、靖菴即金蓋宗師陶靖菴先生、赤陽即黃律師守元，一號隱真，儒名珏、石菴即金蓋嗣師，姓陶名太定、明陽姓周名太朗。○以上諸師均有本傳列後、鐵竹即穹窿山施法師，名亮生，《道譜》載其曾受戒于崑陽真人者，此不列傳輩二十餘師，互闡太上宗風。自號怡陽子其所傳不可考，於康熙三十九年他出，不知所往。《金蓋雲箋》載：怡陽子於康熙己卯自燕來山居，常出遊江浙間。明年庚辰夏復出遊，不知所往。是爲龍門第八代律師。以上悉出《鉢鑑續》。○按其原傳計三千餘言，此刪繁以就簡者。迄今百有餘年，金陵善信猶能歷述其捨珠感象、應夢成真勝事。

黃守正

傳記

閱懶雲《黃虛堂律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二） 師姓黃，名守正，字得一，號虛堂子，江南長洲人，澣關太微律院之開山祖也。《鉢鑑續》無此句。初無好尚，世業儒，讀書而已。年少於貞九呂翁，呂雲隱律師之父，事見於呂律師傳。翁心敬之，知其必成道器。年十三入蘇郡庠，十五冠古學，吳會名振。間遊靈巖，遇異人，謂其當出世作散人，領

袖一山，不宜浮沉宦海，白鶴夜投，因緣會至。歲癸未明崇禎十六年，一客特至，三鄉人，白姓而鶴名者，約訪太和子於茅山。始如夢覺，欣然就道。至則太和子他適無耗，返至天台，止桐柏，一丐道人踵前，喜即靈巖異人也。互爲禮叩，師心尤敬之。異人囑曰：王屋山人將出世矣，乙未當至京師，此地毋久留。師拜謝起，已失所在。遂偕白返蘇，而向道之心益切。居數年，白他適，不知所之，師得雲隱而友之。《鉢鑑續》所載如此。又值世運滄桑，遂決意出俗，不復進取。屆時北上，果逢崑陽王祖說戒白雲觀，遂執弟子禮，受初真戒而出，旋開律院於澣關。歲甲辰康熙三年，始晉受中極戒於武林宗陽宮。未幾，復受天仙戒。遇隱真子即黃赤陽律師，同游金蓋，會靖菴氏。已而雲隱子踵至，遂辭返太微。《金蓋雲箋》載：康熙三年，隱真子黃師偕江夏黃沖陽、武陵譚心月、姑蘇黃虛堂，自杭來山。姑蘇呂雲隱亦由杭來山，群居一月。隱真旋太微，沖陽之法華，心月偕雲隱駐冠山，虛堂返太微。○今澣關太微院道裔，皆其傳也。得其宗律者爲孫碧陽，有傳列卷三。雲隱亦開律院於冠山，相峙闡揚，律宗大振，俱稱八代律師。此篇大略悉出於《鉢鑑續》。異人之言悉應。

程守宏

傳記

閱懶雲《程諤山律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二） 師姓程，名守宏，字諤山，新安世家子。《逸林》載：其父仕浙江，師生於武林。母夢黃鶴繞室而生，然善病，早廢書，感山水之清幽，痛人生如夢幻，遂決然出俗。父母不能強，乃爲築室於浙之西泠，遣僕侍之。以上出於《逸林》。聞上陽子駐太微，誠詣請訓。上陽子見而憐之，曰：「因緣未至，妄求無益。歲乙未漸可鉤元（玄），至甲辰始可一貫。」既而攜入密室，授以却厄密宗，曰：「功滿三千，所以報本；行圓八百，適以培元。是內也，非外也，能者從之。」唯唯拜叩而退。於是閉戶西泠，坐忘一室，

三月病愈，九月身強，冬不知寒，夏不知熱。以上出《金蓋雲箋》，謬山自述。《鉢鑑續》亦採之。喟然歎曰：「道無淺深，純一自神，旨哉言乎！」一載大悟，遂出而濟世，雲遊海內，盜賊水火，不知何以恬出也。如是有年。卜孟文《白漾漁人聞見錄》載：師遊湖廣，聞何騰蛟為左良玉所逼，自投於江，師偽為捕魚人救之得甦。又載丁亥三月，師遊至衡陽，其父執瞿式耜招之，師往。自三月至五月，相隨晝夜，立矢石中，師與瞿公皆身無一瘡（創）。後瞿公為亂兵傷足，師復往為接骨，治之而去。

歲乙未，至京師，遇崑陽王祖。丙申，受初真戒。越二載，祖聞靖菴賢，命持卷冊、芝杖、源流、拂塵至金蓋。靖菴厚禮之，與處年餘。《金蓋雲箋》載：順治戊戌，師來金蓋。明年己亥，偕我宗師回京，謁王祖。至甲辰，王祖來杭，晉受中極戒。想從王祖南來。其戊戌至甲辰數年，蹤跡未詳。旋受天仙戒。遂返新安禮親墓，出隱廬山，不復入世。此篇大略出於《鉢鑑續》。是為龍門第八代律師。

陶靖菴

傳記

閔懶雲《靖菴先生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二）靖菴先生者，勝國之孤忠，我朝之高士，金蓋之宗師也。曰孤忠者，身為沈浩也。

曰高士者，身為陶然也。曰宗師者，本《鉢鑑續》所稱靖菴宗師也。○按《金蓋雲箋》謂先生既逝，門人私謚曰靖菴先生。考之《道譜》，則稱陶靖菴律師；《逸林》亦稱靖菴先生。歷年未久，而傳聞互異。謂《道譜》與《鉢鑑續》、《金蓋雲箋》、《江湖樞要集序》及《逸林》等書。不有以考，何以傳信？諸書所載，互有異同，此篇參綜於各書，以《鉢鑑續》及《逸林》兩書為據。

先生蓋一靈二殼而成真者，此句揭明前後兩身，以為通篇綱領。稽其寄靈甯晉也，是為沈浩。母鄭氏，四十無子，禱於社廟，驚雷而娠，遂生浩。按《逸林》、《鉢鑑續》兩書均載。就卜於張麻衣，得遯之既濟，曰：「世事戲也，人生寄也。曰沈曰陶、曰然曰浩，死死生生，儒儒道道，傳之千百

世，居然與張三丰、趙復陽稱三異矣。好撫之。」按此說出郭來青《麻衣易斷·存驗》。《鉢鑑續》亦採載之。

及長，志尚清節，博雅能文，力能舉千觔。中崇禎辛未武進士，而容貌脩偉，鬚長三尺許，技勇稱當時第一。授懷寧守備，陞京營神樞東九營遊擊。時京營軍制壞，冒餉無算，積習相沿，弊重難返。因條析神樞營事宜，上之。其本稿全載《湖墅紀聞》。內臣王裕民索三千金，弗予。議卒格。浩歎曰：「朝廷之上，選官增職非賄不行，敘功記錄無錢莫問，係軍國重事皆由情面囑託，闕社稷生靈必用金帛打點，世事至此，尚何忍言。」遂稱疾辭官去，莫知所之。以上出《湖墅紀聞》。《鉢鑑續》亦採之。

歲甲申秋七月，職方某、國戚指揮某某，皆閩人，猝遇浩於東海之濱。狀若擔叟，背負大革囊，中藏磊磊然。〔浩〕厲聲叱曰：「汝曹變衣冠，將安遁？昔既竊位，今必偷生，云有待者，詐耳。殺卻污我匕首，為告若：蓋另指一人，非謂此職方、指揮數輩。甯晉沈某將問汝！」翼日，有某者果家死，而報失其首聞。以上出《逸林·神俠篇》。《鉢鑑續》亦採之。蓋浩之憤世辭官也，計遇異人，得其術以殄朝佞，精誠格天，遂果得遇於途。術既成，遂之天台，訪其同志黃珏。珏，潮人也，以諸生而有術者。不遇，遂之湖，入金蓋，獨處年餘。術益神，返之東海，手刃某某等一十三人，皆故明之權貴也。此補敘其辭官去後，猝遇海濱於前數年苦心。

〔浩〕猶自病術微，不足雪國恥，跡至異人居，進求靈驗。靈陰法具三十六門，太公望所遺，為留侯、武侯藉成王霸業者。得而煉之，百日大靈。遂辭出，將之，往也。刃吳三桂而奪其兵。異人覺跡追至，叱曰：「毋妄行。古未有以術幻成厥志，且大聖人已御極，鼠輩將就戮，國恥可雪也。欲完孤忠，一死足矣，而數當再生，蔓爾因緣。」遂促浩死。異人者，張三丰也。浩乃泣拜辭，踴身入海。為順治元年季冬八日事。

既入海，洪濤拍天，沉浮不自主。忽見碧眼藍身，赤髮上豎數輩，追呼好送。遂覺耳畔風生，若有萬馬奔騰之勢。俄而挾沖天際，旋復倒拽穴入，而聞見胥泯，惟覺寒氣冰人，氣格格不得達，悶幾絕。已而噉發二三，氣乃舒，然神志搖搖，殆有過夫氣冰時也。強制半晌，〔氣〕定乃爽。竊有所怪，乃開目，見有青裘而少、白褐而壯〔者〕。又有黃冠草履〔者〕，衣麻衣，貌奇而古，撫之曰：「我張麻衣。〔汝〕一死，足三丰之

囑，今而後重開日月，爲巴蜀之陶然可也。」先生聞，掘然起，已失所在，乃東奔西顧。青裘、白衣者咸亦驚呀（訝），知麻衣非凡客，益相慶夫死者之復生也。乃咸前請曰：「舅安神。」不之顧，四巡疾趨。觀者如堵，咸呼二人曰：「飲以湯，毋任其走。」少者起而理髻，辭而自理，髮如雲，視之黑如漆。旋呀（訝）鬚失而膚凝如雪，大異之。於是徐起，鑒形於江，幡然者竟翩翩美少矣。始默悟謹識其囑，不復談往事，俯而泣，仰而號，竟以陶然自居，字錦城，更字浩然。以上出《逸林完志·寄靈中篇》，及卜孟文《白漾漁人聞見錄》。《鉢鑑續》亦採之。

〔陶〕然，蜀人也。父紳，外卒。然僅五齡，依其姊以生。既長，姊居孀。然未娶，姊沒。值蜀亂，率〔二〕甥南遷，謀至浙也。壯則長然一歲，少則年十七。《金蓋雲箋》等書均未詳其二甥姓名。按此卷《林茂陽律師傳》內載，浙省城北菩提菴主僧慧源，爲其甥也。其一甥未詳所終。渡江舟漏而然溺，地曰武昌。然年二十有九，援然出水者，二甥與有力焉。以上出《金蓋雲箋》，及潘牧心《湖海紀聞》等書。

先生既再生，遂將然二甥順流而下。越豫經皖，直抵浙江湖州，之然姪妃瞻家，安然二甥而他之。妃瞻者，歸安諸生，晚號石菴，家富而仁，學優而義。自崇禎壬午下第，絕跡不復出世，亦一代之奇人也。後有石菴嗣師傳，在卷三。原（初），然父紳中萬歷朝武舉，授吳興千戶，與妃瞻祖〔父〕祥爲無服昆弟，生常往來。既卒，力難返蜀，祥爲卜葬於小梅山，局完氣秀，頗稱祥志。然時留蜀，與妃瞻未嘗謀面。妃瞻能體祖志，綴其二甥，而父事然，不亦孝乎。宜其終承遺緒後繼先生，承主講習，而爲金蓋嗣師也。以上事實具載《金蓋雲箋》中，《鉢鑑續》亦採之。

先生至是愈深韜晦，且易形貌，故湖郡故知，亦無能識之者。之外旋返，訪黃珏也。又不遇，乃之天台，徘徊於桐柏山麓，而行藏未決。瞥見脩髯雙髻，赤面藍袍，雙目炯炯，鶴立桐柏林中，若有所俟。識爲異人，疑即黃珏。先生悲且喜，趨前禮之。若勿視然，佝僂久之，叱曰：「汝非甯晉沈浩耶？一死足矣。逐逐神通，不思究竟。」先生懼，跪悔泣，叩頭流血。異人喜，乃改容，怡然笑，翼然前曰：「毋。我有三百年來未傳正宗，他日當囑常月子付爾。梅華島是爾故林，曷返守，相時而出。」復以手撫其背曰：「不出世，莫入世；不入世，莫出世。夙世罪愆，報

盡乃全，寧順受，毋法避。」先生跪而拜曰：「謹受教。」進叩姓氏，叱而退，不敢抗，再拜別。

乃之豫之荊，之滇之揚，返黔轉襄，入漢就皖，折閩穿蜀，走至甯晉，出溯星宿，上雪山。備歷艱險，幾至於死，數數忍辱，饑寒凍餒，裂膚折肢，不敢復以法避。訪梅華島不得，聞湖郡多異人，知未來過去現在，遂又返湖，棲於黃鶴山，山在黃珏故居。雲遊不五載，足跡滿天下，故竟鬚白髮禿，非復再生時狀；較之〔沈〕浩，體有倍老焉。按《逸林》、《鉢鑑續》兩書載：先生於順治七年庚寅之秋，自蜀倦遊而歸，仍居戴華陶妃瞻家，時往獨居黃鶴山。越六年，始得偕隱真子入金蓋之梅華島。先生至是志始定，一意皈元（玄），無半縷英豪氣，休休若灌園叟。《逸林》載：先生既歸，暇日手著《湖海蠡言》十卷，將其雲遊五年中，分天文、地理、人事、山靈、水怪、辟兵、知遇、救人、參同十類；凡足跡所至，耳目所及，無不備述。後有吳興潘牧心得其本，遂并金蓋老人手著《三江詩史》七卷，及陶、黃兩律師合訂《江湖樞要集》三卷，復《自敘見聞》十六卷，共編成三十六卷，名曰《湖海紀聞》。而先生生平，合前後兩身而載之，實十居其六焉。

歲丙申順治十三年，始知妙喜、黃珏隱於弁陰之碧巖。聞珏爲晉代神仙隱真子後身隱真子爲晉代旌陽許真君弟子，六通具足，謂是養成而非法煉者。遂造訪，竭敬竭誠。既見，若故知。珏即問曰：「先生得非甯晉奇男子，易殼於武昌水次者歟？某休天目有年，亦惟從事於文昌化筆，邇其傳自旌陽始祖，始記有之。昔司馬氏之有天下也，孽蛟滋計，肥子若孫，將沉豫省成中海。上帝怒，命祖祖即許真君也。收斬，葛翁佐之，葛翁即抱朴子，名洪，玉真、靈真、隱真皆許真君弟子。輩三千人，爲之指臂。經濟多載，萬法千門，竭才盡技，蛟乃殄，豫安而壤浮，帝之力，豫蒼生之福。祖得劈大滌仙箬，編筏三成以承豫。今具區沿三州，生靈豈止億萬萬，而腥焰踰切，下必有物。西湖爲具區端戶，外窺錢唐，通海眼，兩地無人制，爲害非細。祖曰：我已三調靈真疑即先生前身，但釋下文可見。至浙，將遣鎮湖之金蓋。遣汝之杭，鎮大德，且以俟來，以鎮鶴林即今金鼓洞。又嘗聞之呂祖即純陽帝君。亦云：今之陶然，昔之沈浩；會鎮金蓋，機緣夙造；甯晉奇男，不告之告，爲復陽孫，爲浩然號；丙申不遠，黃鶴三到；靈真隱真，神仙可造。如是如是，某故知之。謂具六通，相傳之誤。」

〔陶然〕因進問曰：「先生究將何之而休？」乃爲歷述其遇，并告以

所訪。〔珏〕曰：「梅華島在望，古以地樹多梅得名。按之《道藏》，天下隱男真居之，勝與海外桃華島匹，即今金蓋也。星應牛女間，陽曰雲巢，晉時名春谷，陸簡寂嘗居之。唐曰桐鳳陽，宮無上仙蹟著焉，呂潭陽中有清濁兩泉眼，形如呂字，中多龍子，相傳爲宮無上手鑿。可據而信也。晉有克正即何楷，宋有安定即胡瑗，正節即衛富益，東老即沈東老，子春即梅子春；於元則仲穆即趙雍，牧齋即閔牧齋，諱遜。明之藕益、宋之參寥，高僧也；閔珏、蘇軾、顏真卿，名宦也，無不惓惓久居。間或勿去者，東漢尹無我、屈東生、韓珊珊、苦而人。以上諸人，惟趙仲穆、參寥子、蘇文忠、顏魯公四人未列傳。其餘諸人均列傳於卷七、卷八中。要知脈接黃山，竅開林屋，景純之說非虛。苟無至人以主之，豈非虛此勝境歟？按先生之行藏，洵成寄戲；先生之趨向，不外忠純，真當代之異人，宜爲駐世神仙許可。某雖不敏，願請從事。山之高十五里，山之廣四倍之，山之神有謂尹無我，有謂韓珊珊。珊珊無蹟，其出處莫之考。相傳爲無我之師，東生之舅，淮陰之裔胄，知兵法，諳遁甲，三國徐庶嘗師之。有寇據方山，爲烏程憂，因起陰兵逐之鏡湖，巨魁歿於水，烏程乃安。民感其澤，故至今祀之。或謂〔此系〕尹無我之事，故又祠尹。尹亦姓屈，東生之叔也。曾爲會稽郡鹽鐵尹，以無我爲學，故曰尹無我。能興雲致雨，咒水成潮，遺蹟在在有之，誌乘所敘尹公潮是也。嘗挂日於金蓋事載本山志略，知未來事，卒與東生隱金蓋。東生受業於左慈，亦知變幻，尤精吐納，故壽最長。許、葛除蛟時，東生亦與焉。梅華島之大略如此。」以上《金蓋雲箋》及《江湖樞要集》均載之甚詳，約二千餘言，《鉢鑑續》但略引之。此得刪繁就簡之要。遂與偕訪，得先生故居齊音齋假音格龜而居之。已而參元（玄）訪道者集若雲，雲巢之名始驗。《志略》載雲巢之名始於元季，愚按參寥子詩已有雲巢，則宋時已名雲巢矣。惟釋其末句「琅玕青與白雲齊」之義，則宋時之雲巢或在於巔，迨元而改築於陽，是未可知也。

先生曰：「天上神仙皆是人間孝子忠臣，漢壽亭侯血刃終身，位證大帝，未聞其有子午烹煉，休糧出俗之行也。人從實朴朴地下手，便是築基妙訣。神通法術，乃駐世神仙萬不得已一行之事，非經教，聖賢仙佛所不取也。龕中坐者，非呂、陸、衛師歟？陸不仕宋，呂避僞周，正史缺載，野錄可憑。具載於《湖墅紀聞》等書。向使衛應元召，仕至卿相，不過

數載榮寵，安保究竟？惟能心安肥遯，聚焚著作，故愈隱而愈彰。即此可悟聖賢仙佛，止完其真性，全其無愧而已矣。」晟溪雪笠翁聞而歎曰：「若浩然者，今之古人歟？我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將就訪，而崑陽王律師以卷冊、如意、玉塵、芝杖，遣人即程謬山律師。寄授，命名守貞。貞者，正而固也。崑陽可謂知人矣。前於桐柏林中所聞「他日當命常月子付爾」一語，至此始應。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先生蓋不戒而戒，久受知於天台異人。異人姓趙，名真嵩，號復陽，律師之師也。然則卷冊之寄，必上承夫趙祖之命而來者。

歲己亥順治十六年，先生乃攜珏至京師，一以謝所授，且爲珏請受戒。

珏本爲沈太和宗師門人，派名守圓，自號赤陽子，又號隱真，故但請受戒。後自有列傳。律師方飯，聞至，果吐哺，出曰：「我子趙子復陽氏嘗言之，汝來何晚。」乃跪謝不敏，繼而泣。遂邀入別室，授以無窮秘旨。先生自是益精進，遂具六通。珏則受戒至天仙，頗多進益。其賜偈曰：「圓陀陀，光燦燦；貞元圓，摸著脚。同去同來，炳來得法；永鎮鶴林，白雲先達。」命名守元本名守圓，至此改名守元。令〔守〕元之杭居鳳山之大德觀，先生之湖仍歸金蓋山。又曰：「道越世而興者，數也。若夫南林春雪，艮野天香，猶馬之白眉也乎。其系出太朗者，第九代周明陽律師，名太朗，其時已飯孫玉陽宗師門下，爲沈太和宗師門孫矣。汝曹識之。」以上雜出於《金蓋雲箋》及《鉢鑑續》、《道脈源流》等書。

已而歸，與先生游者，晟溪雪笠翁而已。方士往來者良多，蓋居塵出塵之交，惟此一人而已。翁姓閔，名聲，字毅甫。崇禎壬午舉人，嘗不應召，亦以逸民終。後另有傳，列於卷七上之高人部。翁命屹瞻入侍，命名太定，號曰石菴。以上出《金蓋雲箋》。歲癸丑康熙十二年，溯其子順治丙申入山，先後凡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忽命屹瞻送其卷冊、如意、玉塵、芝杖，之杭之大德觀。逮返，先生說偈而逝。偈曰：「生也奇，死也義；耿耿百千秋，難了此生戲。不如去，不如去。」頃之，見先生乘雲而上。門人石菴子，爲卜葬於金蓋之陽。舉其龕，若虛器然。大學士黃機爲撰墓門表。因門人私諡曰靖菴先生，題其墓碑曰高士靖菴先生之墓。其文爲笄重光書，廷博昔見其本于湖城高氏。惜其墓碑已斷蝕矣。杭通判許天榮壽之石。以上悉本《鉢鑑續》。是日，黃師赤陽子即名珏者，亦沐浴辭衆，召其門人周太朗與之偈，瞑然而

逝。時十月朔日也。

紀事

黃機《陶高士靖菴先生墓表》 嗚呼！異人者，天之梯也，君之航也，世道民人之中流砥柱也。天既生之，天必有以用之。奈何一聽其跋涉寰宇，出阻入險，獨逸一山，草衣木食，待數十年之久，而終不得一白其志，見之行事，著之竹帛，宜其喟然歎，撫然悲，卒然歸，而棄世如遺，有如吾陶高士諱然字浩然先生者，豈不惜哉！

先生，我朝之異人也。生於蜀，爲晉淵明先生三十八世孫。其先世居會稽，祖唐，應蜀藩聘，遂居蜀。父紳，以萬歷朝武舉，官吳興千戶。卒於官，貧無以殮。先生諸父祥，湖郡諸生也。富而義，其先亦由會稽遷歸安者，擬送歸蜀不果，爲卜葬于小梅山。術者謂當出異人。時先生年五歲，隨母黃留蜀。未幾黃卒，依姊氏以生。既長，姊惡其不事生產，不爲娶。姊歿，始至歸安。諸父祥墓木已拱。祥孫思萱有祖風，送休金蓋山。爲浙西勝壤，尹無我、宮無上曾居之。尋復出遊五載，如滇如齊、如豫如揚，轉黔越廣，穿漢人閩，經燕達晉，曆崑崙星宿而返。當其時，明社初屋，餘寇未平，四海烝民不屠於流賊，即殄於庶頑，僻壤窮鄉，皆成虎穴。先生乃以一介書生，徒步憑弔于其間，飄然往返，不損毫髮，異哉！石菴曰：「叔年少於我，三教典墳，記覽無遺，狀貌踴躍，真神仙中人。」問其長，若一無者，究其蘊，淵乎若無底泉；測其量，渺乎若南海洋。有時而涵平無際，霽月光風；有時而旌揚鉅震，迅雷疾電，草木咸威；有時而蓬壺方丈、圓嶠瀛洲，善繪莫狀。人嘗見其與洪洞明、黃赤陽、盛青厓相慕訪，氣味融洽，而經處三五七日，不聞談論，欸然散去，望之若斷霞孤鶩。又見其登山極巔初，四顧閒如也；既旋趨翼如也。已而仰天長嘯，山鳴谷應，風雲爲之色變。就與之語，嗒焉若有喪。試進扣之，曰：「我聞之，不出世，莫入世；不入世，莫出世。蓋出處有權，進退有道，苟不體此而惑於命數，凡夫也，不可與言志也。」

歲戊戌，受戒于京師白雲觀。律師崑陽王君授以卷冊、如意、芝杖、

玉塵，命名守貞，遣歸金蓋。因自號靖菴子。至癸丑孟冬朔，風雷忽作，乃辭衆說偈而逝。偈曰：「生也寄，死也義；耿耿百千秋，難了此生戲。不如去，不如去。」享年五十八，生於萬歷四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辰時，卒於康熙十有二年十月朔日午時。其諸子思萱爲卜葬于金蓋南麓，舉其柩若虛器然。思萱號石菴，湖之碩士，言不苟譽。今所述若此，囑余爲撰墓表。先生真我朝之異人也哉。

黃守圓

傳記

閔懶雲《黃赤陽律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二） 師姓黃，名守圓，易名守元，自號赤陽子。原名珏，號隱真。《江湖樞要集》、《淨明真詮》等書，俱稱隱真子，未聞有赤陽子之號。浙江烏程人，明季諸生也。少負奇才，明術數，豪邁不拘，世居吳江之震澤鄉。祖申，中萬歷朝舉人，授黃岡縣令。有德政，三年行取進京，卒於山東。父名慕韓，母凌氏，年俱十六七，留黃岡不得歸。邑人憐之，遂家而入籍，爲黃岡諸生。以祖墓之在湖也，遂之山東，扶父柩歸葬於烏程之黃鶴山，而凌氏沒於楚。師生才三歲，迺返楚，攜師扶凌柩還江南，依於其族。未幾父卒，家尋災，族不之恤，乃依舅氏凌景仁，居歸安之雙林鎮。舅爲葬其父母於妙喜。年十三，舅又卒，以不得舅母歡心，出居妙喜。形影相依，縱多親族，無有過而問之者，惟傭工自活。以餘資購殘籍，焚膏誦讀，志日堅。偶聞時事，必舍耜三歎曰：「彼富貴而肆縱，若是我得志，必鋤之。」嗣有舅族諡忠介之封君某，偶過訪，大奇之，授以《性理大全》、《朱子綱目》，並選古今文藝若干首，令熟揣之，資以白米三石。乃得日夕專精，未三月，心手契合，揮灑皆珠玉，識日益深。一日出遊，遇董香光於織里，相得如故知。留住半月，遂得書法三昧。香光謂曰：「以子之材，傳世不難，何自窘乃爾。」師曰：「舌耕耜耕，勞逸有殊，而傭工一也。

且播耘耕耨，其間天道人事，妙義無窮，以之撫世，道果有異於農乎？故昔伊尹，聖人而王佐也，亦嘗從事於農，而謂之自窘，得乎？」香光心重之。已而師出應試，爲湖郡庠生。年三十，香光既貴，遣人招之京，不就。出遊武林，日賣字以沽飲，著作頗多。某巨公見而奇之，師心薄其人，避之若浼。問其故，笑而不答。

年四十，聞上陽子考之《道譜》，姓陳名致虛，爲馬丹陽真君遇仙派裔。居〔杭州〕大德觀，造訪而師之。師後居大德觀而終焉，蓋因乎此。乃得筆錄奇壬諸異書一十九種，返潛習於天目山，寒暑不間者有年，術精且神，知未來，遂委身巖谷。歲甲申，焚其衣冠經籍，易羽衣而出。以上五百餘言，悉出於《金蓋雲箋》中閔聲撰《黃隱真先生傳》，考《鉢鑑續》止採其師事上陽子得法一節，餘闕載。遊至茅山，太和宗師知之，謂其門人孫守一即孫玉陽宗師，後有傳列卷尾。曰：「八代律嗣至矣，可書守圓二字以待。」師至，遂以名之。曰：「圓者，○也，一也。識得一，萬事畢；崑陽興，明陽立；圓易元，業可必。」蓋云元者，善之長也。師拜而聆之。以上出《道脈源流》。起爲卜，得贅壻六壬課名，疑之。轉得八專亦課名，乃悟。越十三年，始返湖隱於碧巖在弁山，果有陶然字浩然者至，贅壻之課應。是爲靖菴先生，遂入梅華島。歲己亥，偕靖菴入京師以求大戒。崑陽真人見而喜之，果延入室，授以《宗旨》一冊，曰：「三百年一行教典備於此矣，兩承而一授之也可。」遂易名守元，八專之課又應。康熙常作順治庚子，先真人而出駐於大德越五年甲辰，真人始來杭，果有震澤後進周名太朗者即周明陽律師，奉其本師孫玉陽即孫宗師守一。命來投求戒。師歎曰：「匹夫行藏，絲絲命定，況事關社稷歟？生我者父母，存我者子陳子即陳上陽真人也。」遂與周約，人莫之知。以上出《鉢鑑續》。

越十有四年，歲癸丑十月朔，靖菴先生亦寄其卷冊、如意、玉塵、芝杖至，乃召太朗，師以《宗旨》並付之，曰：「此先太律師復陽趙祖之命也，好承之，師師傳授，以待來者。咦！渺渺太虛中，壽世無量劫；悠然見南山，才是真消息。」《道脈源流》載：周問何時，師曰「戊子當來」云云。觀下卷《周明陽律師傳》可見。語畢遂逝。七日入龕，顏色如生。以上悉本於《道脈源流》。考《鉢鑑續》、《金蓋雲箋》均載之。是爲龍門第八代律師。師生於萬曆乙未歲正月九日辰時，卒於康熙癸丑歲十月朔日午時，住世七十有

九歲。門人明陽子遷葬於棲霞嶺北，地曰天官山。

呂守璞

傳記

閔懶雲《呂雲隱律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二）師姓呂，名守璞，號雲隱。原名榭，字端虛，姑蘇長洲人也。父貞九，爲徐文質後身。此句亦本之原傳，《鉢鑑續》亦載之，未詳其何據。髫年補博士弟子員第一，懷於太倉庠，名傾吳會。後值世運滄桑，脫青衫，衣羽服，訪終南，歸碧天，竟以仙化。按原傳，貞九翁嗣清微派，爲二十三代法師。○以上五十字，悉本《鉢鑑續》。而師修明性地，大闡宗風，建梵天壇，魏元君、劉天君殿，暨父塔院於小桃源。

師生而穎異，丰采照人，塵俗緣人所溺而不能出者，師出之最早；道法緣人所疑而不能入者，師入之最早。蓋由力學，復有天焉。年十四即洗心道奧，持長齋。十七辭江氏姻，鸞鳳分棲，廣行諸法，濟度人鬼。饋以金銀則毫無指染，而獨以道法證父子緣，又以父子證師弟緣。當父訪道時，師纔十七齡耳。按師著《復立山房詩》，上有二兄，師蓋爲貞九翁季子。毅然擔一瓢一笠，奔走數千里，直抵武當，終南最深處，疊遇魔試，不生退轉，按原傳，師遇猛虎、毒蛇均交臂而過，載之甚詳。卒能遇父侍歸。妻江，亦慨然有出世志，遂禮翁爲師，取名正合，號雲城，築女貞仙院，修煉其中。江雲城大師傳，列卷六下女貞部。師嘗告曰：「學道之人僅明丹訣，不從實地修持，是猶渡江湖亡舟楫也。」

輕雲子曰：青律始於長春邱祖，襲爲單傳秘簡。崑陽真人興，歷訪萬山中，乃得傳於趙祖，出應世祖章皇帝詔，說戒白雲觀。師聞前謁，真人一見喜曰：「是真法嗣也。」遂授初真戒，旋於武林授中極戒，此師二十齡及二十四齡事也。師二十一齡，父將羽化，預期示兆。師聞馳赴，課葬小桃源。師獨守塔，若將終身。及壯，領受天仙戒，大開演鉢堂於姑蘇

之冠山。其戒子承化得道者，亦復不少。歲庚申，崑陽真人將返平壺，取平日自用錦囊如意源流拂塵等，印封完密，囑侍者曰：「姑蘇呂守璞來，付之。」時康熙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也。

師性功淵朗，胸無纖翳，藹藹乎春融，浩浩乎秋空，動為閑雲，靜為止水。平日一意修持，不求文字藻飾，一旦豁然昭灼，則信口拈來，皆妙諦矣。所著有《心印經註》、《東原語錄》、《復立山房詩》，梓以行世。此篇按之呂微所撰原傳，大意盡同，而文法頗異，刪括甚多。考《鉢鑑續》所載，亦甚略。師於清微為二十四代，於龍門為八代律師。康熙庚寅四月十四日，按庚寅為康熙四十九年，距庚申有三十年。以自用如意源流拂塵，付其弟子呂微，名太晉。即師之胞姪，傳列卷三。以上見《鉢鑑續》。

黃守中

傳記

閱懶雲《黃冲陽律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二） 師姓

黃，名守中，號冲陽子，湖廣江夏人。父盛，崇禎朝任浙江副總兵，卒于官。師年二十有二，患軟脚病，留浙不返。訪道於茅山，不遇，路逢土寇，攜資奪盡，乃乞食返楚。一家歿於疫，室又遭兵燹，思自經。適靖菴先生過楚，知而救之，順與治疾，痼疾竟愈。《鉢鑑續》載：師患癱瘓，既而全家喪歿，因自經。靖菴律師過而解救之。既甦，詢其癱疾之由，曰：「前遇寇時，幸不見殺，而左足忽木，遂不能屈伸。」靖菴為撫之良久，口誦請若祖，忽見空中飛一股，大如指。靖菴首叩而手接之，急握其足，喝曰換，已為摩撫再三，覺氣熱如火，自膝及足，試屈伸之，遂愈。師叩其故，曰：「楚多妖法，此以木腿易人腿，吾遣神人易之來，故愈。吾蜀中亦有行之者，已殛之矣。」蓋採於《白漾漁人聞見錄》，然靖菴未嘗言之者，故亦不備錄。〔靖菴〕授以內觀法。〔師〕願從遊，不許。折回浙，年已四十三，寓於武林千勝廟。

一日，羽士數輩自北南來，將朝普陀，聞隱真子（黃赤陽）名，約就訪。入天目，不遇，將復之茅山。既行，日沉風雪作，狼狽覓宿，止於

古廟後樓。夜既半，微聞有聲自遠來，若笑若哭，師不之動。頃而同侶紛紛，若皆外走，已乃寂然。天曙起，失同侶，四呼不應。時雪初霽，出循跡遍尋至廟後，皆縱橫倒地，目瞠口噤，惟身皆尚溫。師驚極，強定而守。日既高，一僧持漿至，謂王將軍囑來。師喜，取以灌，皆甦，相向哭。衆曰：「得毋吾輩盡死歟？」未及詰，僧叱曰：「汝曹迷，故至此，居士固無恙，生汝曹者，居士也。將軍謂汝曹不足恤，慮累居士，命我來。居士定心，至小菴，會同將軍，北訪金仙。」師乃率衆謝，隨之行里許，翠竹森如，中含茅屋，露一老僧，皓鬚星目，倚門而立。見即率衆趨前，揖而入，曰：「將軍何在。」曰：「往矣。」乃向老僧謝。老僧曰：「無他，內魔不生，外魔自滅。惟居士知之，得感將軍來。老僧不與世事久矣，重將軍命，暫且多事。飯熟矣，曷各飯。」乃出胡麻飯一盒，曰：「有緣乃得供也。」師感將軍再造而未得謝，心得得不安。老僧曰：「毋，且飯。」群乃飯。老僧睨視之，曰：「有緣得常飽。居士北行，當會將軍於道，會間毋憶也。心定神知，心擾神昧，如是如是。」師起拜謝之，已而辭出，不數武，僧廬俱泯，但見凍竹折枝，漫山晴雪而已。師遂悟，辭衆北走至京，月餘不饑。適崑陽說戒白雲觀，乃飯投。王祖大器之，豐授三壇大戒。一日，隨雲衆進演鉢堂，王糾察現，即王天君，其誥文有糾察大靈官之號，故稱王糾察。鬚眉畢燭，乃悟老僧語，拜而祝謝焉。

歲甲辰，隨祖至浙，訪隱真子於大德觀，追述往事，互相慶讚，遂往建菴於天目。崑陽王祖署其堂曰「麻飯精舍」。隱真子為序其事，其文載《金蓋雲箋》。丙午，至金蓋訪靖菴，語言針芥曰：「不圖太上宗旨微妙如此，昔日先生慈授諸秘，字字金針也。」靖菴曰：「古人云，言無淺深，在人領會耳。」居數月，返飯麻。後常往來於天目、法華等境，多所闡揚，學者宗之，鮮克當意。歲乙卯康熙十四年也。○按《金蓋雲箋》載，乙卯歲范青雲來山訪遺書，黃冲陽子來自法華，手輯《白雲同門錄》一冊，示青雲子。師亦隨出山，後遂復不見矣，忽外出，不知所之。此篇與《鉢鑑續》所載，事同而文小異。是為龍門第八代律師。

譚守誠

傳記

閱懶雲《譚心月律師傳》（鮑廷博注）（《金盞心燈》卷二） 師姓譚，名守誠，號心月，湖廣武陵人。性篤實，不苟言笑，童時已然。既長，讀書於黃鶴樓，飄飄有出塵志。江夏有沖陽子，亦抱異質，成莫逆交，常相約曰：「人生百年耳，安得名師而事之，他日有聞，必共趨禮，皆成則妙，一就必轉拯，不爾即為負誓不成道。」已而沖陽隨父遠出，蓋之浙江副總兵任，音問疎。師亦出遊滇黔間，忽忽三十餘年。迨返，沖陽全家沒於疫，師四訪無音。一夕夢至京師，見沖陽衣羽衣，巍然高坐，未及禮叩而遽覺，大異之。遂束裝北上，歷盡艱險。當時正兵戈載道。及抵京，聞崑陽王祖大開演鉢堂於白雲觀，就師之。王祖奇其材，疊付大戒，始知沖陽已於庚子順治十七年。皈投，備受三戒。乃大悅，駐觀有年，道既純淳，偕沖陽而至浙，往來於陶靖菴先生，居金蓋、黃隱真子，居大德、黃虛堂子，居許闢、呂雲隱子，居冠山之間。師皆親如骨肉，嗣是益互琢磨，惠諸後學，勉承宗教，四方咸向之。時遊金蓋，亦駐冠山，又有年計二十四年，忽於丁卯歲康熙二十六年，不知所之。此篇大意悉本《白雲同門錄》，參以《鉢鑑續》語。

乾隆甲子，有見於雲南太和宮，出其手錄戒律，托寄與冠山陶某云。此說傳聞於冠山陶律師門人，其見師而受寄託者，為吳門紳士唐某云。○乾隆四十八年，懶雲子遊冠山，見其手錄戒律原本三卷，其尾頁另署四十字。其文曰：「真人有命，青律傳孫。乃交黑兔，爰托文門。金果一德，龍樹載駸。黃中通理，懷之好音。守誠恭承師命，敬題。」懶雲子讀而遽悟曰：「乃交黑兔者，謂歲次今年癸卯也。文門者，閔字也。金果者，我師派上承杭州金鼓洞，洞有金果泉，故又名金果洞。一得（德）者，我派名也。首二句，我譚子所以寄陶子也。後三句，殆某得此本，後之驗證與？」因徧告山衆，拜而受之。及後懶雲子往雲南，以其原本奉授雞足道者，始應後三句。按雞足道者傳，列於卷六首篇，閱者可覽焉，茲不備述。

佚名《太上律脉·第八代傳戒律師》 譚守誠，道號心月，自述云：余楚之鄢縣人氏。南嶽瀟湘之間，仙壇靈境，屢有奇人。余幼時曾遇紺鬚朱顏老人，指余曰，此子骨相不凡，他日可任大事。余始不知所云何謂也。迨後父母早逝，棄家訪道，雲水名山遍參有年，皆以竟接待十方為要，無他念也。一日崑陽真人言余真誠不苟，攜余前往武當演教，而初真、中極次第授余。謹恪修持二十餘載，敬始慎終，未敢懈怠。師知扶疏丹桂，難藏明月之珠；峭絕青山，莫滯白雲之跡，於康熙十九年九月九日，請當道護法，以道法真傳付焉。余以儒理未深，因緣福報未足以光顯真思，為善守之計以待後人。不意律脈中微，戒堂無主，為道衆護法等迫推，不得已主持法席，原為道脈計，非余敢有所私也。今欣道脈有托，所傳得人，遂於康熙庚午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傳楚之詹維陽，以光祖意。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譚守誠，號心月，楚之鄢縣人。為兒時，相貌不凡，嬉于庭，有紺髮朱顏黃冠客，負蒲團策杖過其廬，見而異之曰：此子骨氣異常，他日可肩吾大道也。語畢忽不見，家人皆怪之。明亡，遂棄家為道士，徧遊名山，歷參耆宿，頗有得。一日遇王崑陽，相見如故，遂偕往武當山中，傳秘密精義。操修二十餘年，無晷刻少懈。崑陽知其有所得，以龍門心印付之，屬曰：爾得吾道，當以度人為急，度一人證道，即積無量功德也。于是守誠游行天下，以救拔為主，誘人于至道，丁寧告誡，勿使墮落旁門。後至江南，見有根器者衆，乃於隱仙菴設教焉。誨人以忠孝為本，以誠靜為用，其徒從者幾千人。康熙己巳，語諸學人曰：吾將逝矣，當在某月日也。至期沐浴更衣，說偈曰：一心靜極萬緣消，獨露真容月正高，自在希夷堪湛寂，龍門法律柏林操。端坐而化。得其學者黃州詹太林晉柏也。國朝陳鼎《留溪外傳》。

程守丹

傳記

閔懶雲《程華陽律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二） 師姓程，名守丹，號華陽子，原名鎮華，字英和，徽郡績溪人也。世業儒，有古風，男讀女織，疏布自甘，無公事不入城市者，數世矣。師承志守，以孝友爲宗。值世滄桑，群勸出試，笑而不答。強之再，曰：「山野廢材，自守猶拙，若出而試，倖得一職，上無當意於長官，下無滿願於黎庶，屏斥乃歸，辱莫大焉。我甯繼守祖訓，得過三十六歲，家事楚〔定〕，將爲東西南北散人以歿，是我願也。」師少精奇門，通易理，凡有動作，必先卜，吉凶悔吝，應如〔影〕響。三十九至金蓋，師事堅密禪師藕益禪師弟子，後有傳列卷七之高僧部，究參佛乘。始不敢以瑣事瀆之易，曰：「循理而行，非易是易，若囿於易，易失其易，況降而下者乎。」居山七載，日惟從事於木雞，漸至忘食忘寢，客來不知起，有問不知答。一日豁然長嘯，嗒焉中止，喟然歎曰：「真如而外，無非戲局，我其逢場作戲歟？靜也戲，動也戲，喜怒哀樂，生死成敗，無非戲劇。隨戲演劇，做得熱鬧，忙戲也。冷靜瀟灑，閒戲也。窮愁落寞，窘戲也。刀兵水火，危戲也。離別傷亡，苦戲也。參元（玄）訪道，醒戲也。貪財好色，迷戲也。孜孜業業，勤戲也。悠悠忽忽，懶戲也。雄赳赳，勇戲也。樂陶陶，逸戲也。推而至於風雲雷雨，春夏秋冬，造物之戲也。富貴貧賤，飲食男女，人生之戲也。造物之戲出於無心，人生之戲幻於有我。有我則害生，趨避徒自苦耳。登此傀儡場，難免戲中戲，一朝鑼鼓歇，閒逸爲誰來？然人生之戲愈出愈奇，而造物之戲古今不二，即此可悟無心之妙。」此說全出於《金蓋雲箋》中，按之《鉢鑑續》，止載真如云云三句。

歲丁未康熙六年，崑陽王祖來駐金蓋，師禮之。命名守丹，疊授初真、中極兩大戒。遂從王祖出駐江浙諸名境，復隨入京師白雲觀，暢演醒戲十

有餘年。及祖逝時康熙十九年，〔師〕自北南來，按《鉢鑑續》載：師於康熙辛酉之秋始返浙。乃依明陽子振興鶴林即杭州金鼓洞鶴林道院，始得安演逸戲，十有五年而逝，異香氤氳三日始散。此篇事蹟悉本《鉢鑑續》，其說則參考於《金蓋雲箋》中。是爲龍門第八代律師。

林守木

傳記

閔懶雲《林茂陽律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二） 師姓林，名守木，號茂陽，浙江仙居人。祖籍福建。祖昌明，遷之台郡。父華生，遷仙居之四都，載耕載讀。師生而慧，有辯才。歲癸卯康熙二年，至省垣，寓城北菩提菴。菴主僧慧源，四川人，靖菴先生甥也。爲述聞見，遂至金蓋謁靖菴，留住月餘歸，有出塵志。越三年，復由金蓋至大德。《金蓋雲箋》載：丙午秋七月，林師來山，我宗師遣至杭，謁王祖師。崑陽王祖導之入室，出辭，祖示以偈偈言未詳。遂遊五嶽，履險蹈危，不可勝紀，總以忍辱仁柔法脫盜刃。迨返，舉世泰，訪至元蓋餘杭縣境有元蓋洞天，適赤陽子率師返杭，授以《大洞經》，令遊天目、黃山、普陀等境。英志盡消，柔出訥入，無復強制，厥道將圓，乃返杭謁赤陽子。赤陽乃出示崑陽王祖手書，爲之加冠贈名，疊付三戒。遂依明陽子，居金鼓洞。《鉢鑑續》載：師於康熙十一年壬子，得王崑陽真人書，遂受戒，年已六十矣。後居金鼓洞終焉。住世九十有四，卒葬法華山。此篇大意本《鉢鑑續》，按之《金鼓洞志》，具名而已。是爲龍門第八代律師。

懶雲子曰：余閱蘇柳堂《蝶夢齋筆談》，載有康熙丁丑年天台令某按縣志，康熙三十六年知縣過百步宮，見一道者年約三十許，端坐紫陽樓，傍有曙然老紳，肅衣冠，捧茶進。道者若弗視，老紳立良久，始接飲。令不勝憤，呼吏拘之。紳知爲令，亟趨前跪曰：「是貢生父，年已八十五，

因尚元（玄）學，出遊六十載，三十年前曾一歸，不決旬而遽出。某奉母命歷訪，又三十餘年，今始得遇，惟願迎父歸以慰母，而未得父允。幸得賢父母來，敢乞勸父歸也。」令聞，不覺驚喜，遽翼貢士趨前揖曰：「某不識先生，先生何修而得此？」道者亦起而揖曰：「我林守木，乃先律師王崑陽先生戒弟子，但知守戒，未嘗修也。」令曰：「不俗固仙骨，多情亦佛心。先生曷從嗣子請？」語未畢，道者已點頭，坐而瞑矣。令乃諭貢士：「曷奉母來會於樓？」又以母老疾難之。移時令出，貢士送之返，而道者已杳然矣。《筆談》所載止此。按此說考《鉢鑑續》等書均不錄。噫！師其壯歲即成歟？殆返耄而為壯也。其以守戒精修，即以慰家人之念歟？夫崑陽律師凡三登壇而得弟子千餘人，戒子得道者良亦不少，師乃為賢宰官所見耳。

郭守真

傳記

《太清宮特建世系承志碑》（《鐵剎山志》卷六） 郭祖當龍門第八代，在關東為初祖。原籍江南，世安螻屈；後徙遼郡，運啟鴻飛。當明鼎將革，雅意修行，隱居不仕。初則崇儒通釋，繼則返道歸真，綜三教為一家，貫天下為一理。其學識造詣，固足以入聖超凡，成真作祖矣，而真人不以其自足也。於是謁崑陽於燕京，訪孫真於大嶗，尋師問道，幾遍名山。厥後於即墨之馬鞍山，得遇常明李祖，一言印證，全體通明。覺前此千經妙諦，滴滴歸源；視後來一切衆生，人人可度。爰承師命，仍居鐵剎之山；乃詔門人，大啟雲光之洞。居山三十餘載，度者甚衆，其挺然傑出者，時則有若劉子太應、高子太護、呂子太普，及王太祥、王太興、高太悟、劉太琳、劉太靜、劉太華、沈太宗、砥太庸諸子等十一人，皆能本其師說，潛心悟道。康熙癸卯春，奉省畿內旱且甚，將軍唐公心切憂民，聘師祈雨。甫至，符水不施，而風伯為之效靈，雨師亦知應節。將軍與郡人

士，咸欽師之盛德，留住城中。乃體師意，於城外西北角乾地，撒水築基，起三教堂一所。堂後起高閣三楹，像玉帝尊儀於內。又於閣之兩旁，貯道經一藏。蓋神像所以昭明事，而經文所以載道也。落成後，乃迎真人率群弟子居之。公與郡人士，以師禮事師，每值公餘，輒來聽講。師見人心向善，又命諸弟子分往千、閭諸山，隨緣津度，接引後賢。留劉太靜、高太護、呂太普三子，輔師度世。其時遠近來參謁者，恒絡繹不絕。姑無論請見為何如人，苟其潔己以進，莫不覆以慈雲，施以化雨。蓋有叩即鳴者，真常之應物也；主靜不言者，法輪之自轉也。丙子秋，師欲示化隱去，先以三門事傳其弟子曰：「吾此正法，近無隱於及門，遠可俟諸百世，茲以傳汝。汝宜殷勤接待，勿令斷絕。」遂謝塵緣，閉關危坐，縱有喧悖，若罔聞。戊子九月廿五日，跌坐羽化。群弟子相與瘞其舄杖於後院。越明年，起塔立祠，而題先師尊號「致虛守靜郭大真人」於塔與祠，以誌不忘師恩之意云。

金築老人

傳記

閔懶雲《金築老人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二） 金築老人者，字號三見而三異。《洞霄聞人志》載：盛青崖，江南桐城人，明末進士，隱天柱觀。即餘杭天柱山之金築坪。《楊氏逸林》載：樵雲氏者，桐鄉人，姓盛，名未詳。明末舉進士，值世滄桑，高隱大滌，自號退密山人。學問淵闊，不讓鄧牧宋末高士，隱於餘杭山中。吳興陶石菴輩得其詩文全稿，將付梓，不果而歿。《孤城拾遺》載：異人金大滌，學富五車，嘗自比管、樂。明亡，遂隱。初休金蓋之白雲居，更號樵雲，既歸老於天柱金築坪。平時往來者，道有靖菴、石菴、赤陽，釋則藕益、堅密、洞明而已。三僧皆列傳於卷七。著作頗多，石菴輩梓以行世。此所謂三見三異也。愚按《金蓋雲箋》載：順治元年有一老人，不知姓名籍貫，來居山之白雲菴，自稱白雲老

人，以署其稿。明年出山，住餘杭金築坪，改號金築老人。順治十六年己亥，老人來山，訪靖菴先生與洪洞明頭陀，遂邀洞明入天柱山，歲常往來。及康熙九年庚戌，老人又稱退密山人，以其手著《三江詩史全集》，遣潘牧心來山乞序，靖菴爲序之。康熙十五年丙辰，老人復來自金築，仍居山之白雲菴。明年復歸金築云云。則《洞霄宮志》所稱盛青崖，《楊氏逸林》所稱樵雲氏，《孤城拾遺》所稱金大滌，均與《金蓋雲箋》不符，而紀其實則大同小異。又按《鉢鑑續》謂：退密山人者，不自述其名氏，爲崑陽王祖戒弟子，居大滌山，江浙之間所稱元虛清逸先生者也。《白雲同門錄》稱謂退密翁，亦未詳其名，其事蹟亦都隱約莫可考云。合觀第三卷潘牧心傳文略詳。輕雲云子即第十代沈律師，其傳文列於卷四。曰「總之不離乎隱君子」者，近是。得其傳者，吳興潘牧心。稽之餘杭大滌山，葬有金築老人墓。相傳老人未之死，逝越九月，總兵某自山西來，攜有老人手書，及其殉葬騰雲履、降魔扇，付牧心收貯。乾隆間，邑人餘杭人猶都見之。說載《聞人志》。係洞霄宮舊志。靖菴先生曰：「天上神仙，皆是人間孝子忠臣。」信矣夫！

江處士

傳記

閱懶雲《江處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二） 江處士者，名字未之詳。《鉢鑑續》謂爲崑陽律師弟子，道德精深，無書不讀，鄉黨稱異人，問世一出材也。少好術學，晚事精虛。《鉢鑑續》載文止此。愚按《金蓋雲箋》載：康熙六年丁未，崑陽真人來止我山，續溪處士江太虛偕云云。《逸林》載：值歲旱，處士出方珠法，救濯寡婦田，反因受呀於邑令。又嘗爲友致書巴蜀，贍茶尚溫，已取據返。及年既邁，嘗讌客家中，續溪某客於杭見其泛舟於西湖六橋間，即是日也。且招下茶話云。以上三事《逸林》載之甚詳，茲不備述。處士真異人也，生卒亦不可考。或謂其道號太虛，徽州績溪人也。蓋本之《金蓋雲箋》中。

孫守一

傳記

閱懶雲《孫玉陽宗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二） 師姓孫，名守一，號玉陽，原名尚之，歸安諸生也。生有神智，年三歲能辨疑獄，全起親誼，其事未詳，《鉢鑑續》所載如是。鄉里豔稱之。既長，博聞強記，且精騎射，自命不凡。然不屑入世，常休金蓋之雲根。爲元初衛正節先生所建，今其址已無存矣。年十九游金陵，遇太和沈祖於陶谷，慨然以得仙爲分內事。遂偕隱茅山，授以秘書三十六種，師則一一精詣其髓。《鉢鑑續》記之甚詳。沈祖大悅，授以宗旨，命名守一。按《鉢鑑》載：師爲太和宗師首座承宗弟子，同居茅山二十三年。

歲丙申順治十三年，歸休金蓋。浩然即陶靖菴先生至，師問何持？答曰：「穿過一線天，直造大悲界。」師曰：「何如踢倒落伽山，瀉出無生境乎？」相笑而別。已上四十五字，《鉢鑑續》所無，出自《金蓋雲箋》。旋又出遊名山，復駐茅山乾元觀。得閻曉峯皈依。康熙甲辰三年也，遣其門人周太朗，之杭之大德觀，並與宗旨一冊，使嗣赤陽黃律師。赤陽本（沈）太和弟子，與師爲同門，後往受戒于崑陽律師，故亦稱律師。師遂飄然而出。愚嘗聞之沈輕雲律師，謂孫宗師於乾隆初年間尚在世。又按《鉢鑑續》所載：甲辰之明年乙巳元旦，門人范青雲遇師於天台之瓊臺，遂從行十有二年而出。青雲子記其問答語言，編列《鉢鑑續》九卷。此傳但序至甲辰年止，惜其後之履歷，《鉢鑑續》既不顯著，考之他書亦無佐證，故仍闕之。得其宗旨者閻曉峯、本係茅山法派，後皈依師，仍住乾元觀，其所傳仍（爲茅山）法派，閻亦未嘗至金蓋，故不爲列傳。周明陽即名太朗者。《鉢鑑續》所載如是。范青雲亦得宗旨，而不自列名，觀於下文可見。是爲龍門第八代宗師。

懶雲子曰：余按《鉢鑑續》九卷，纂自湖廣人范青雲名太清，其傳列卷三。范亦從師十二載，考之《鉢鑑續》，自康熙四年元旦遇師於天台，遂從他去，

越十有二年而出駐於桐柏山云云。自記其問答語言，編成第九卷，不下萬七千言。迨後雍正間，感奉世宗憲皇帝敕建崇道觀，大興桐柏山，宗風賴以一振，苟非心承宗旨者，曷克臻此。事載《天台桐柏山志》。然其爲本師記事，謂得宗旨者，但稱閻、周二子，而自逸其名。由今觀之，明陽既爲後於陶、黃承當戒律，並稱陶、黃者，以從前崑陽真人有「兩承而一授」之說。曉峯復從事於法秘，駐守乾元，承師脈者惟青雲子一人矣。余思青雲，其殆勞謙君子人歟？輕雲子曰：「然，非也，蓋棺然後論定。范宗師，精嚴之至者也。」

黃守中 雞足道者

傳記

閱懶雲《雞足道者黃律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六）

雞足道者來自月支，休於雞足。雞足，滇南山名。月支，西方國名，即古之氐國。懶雲子謂滇南土人相傳，元初已有此道者，不知其來自何代也。自稱野但婆闍，而無姓名字號。野但婆闍，華言求道士。所精惟斗法。順治庚子始至京師，觀光演鉢。崑陽王祖贈姓曰黃，命名守中，且曰：「汝但住世，越百三十秋，大戒自得。」遂促返，按《鉢鑑》亦載：有雞足道者自稱野但婆闍。與上文所記大略相同。仍持斗秘，精勤不怠。管天仙聞蹟而師之，命名太清。歲庚戌乾隆五十五年，距順治庚子正一百三十年，余往謁，攜有《大戒書》，道者見而喜曰：「交易之，則兩得也。」謂以《西竺斗法》傳懶雲子，以易《大戒書》也。〔余〕遂止宿三月，梵音得。道者則手錄《大戒書》，懸崑陽王祖像，泣拜而祝，轉顧余曰：「西竺至寶，汝已易得，善護正宗，戒虧則力薄。王祖靈在，悉知悉見也。」余亦泣拜而受之。此道者之所以稱黃律師也。愚按懶雲得其斗法，奉爲西竺心宗，歸纂《大梵先天梵音斗咒》，凡十部，計十二卷，刊傳於世。○按《斗法》所稱「哆律師，即黃律師也。起，促余返。時懶雲子服官滇南，蓋仍返至滇省也。至半途，總制富公名綱遣使往迎，及使返，述子

教史人物總部·明清部

已逝。余曰：「不然，子蓋行五假法耳。」歲戊午嘉慶三年，果有見子於四川青羊宮者。

雞足道者 見黃守中

江雲城

傳記

閱懶雲《江雲城大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六） 女道

士江雲城者，名正合，雲隱律師之妻也。江南吳江人。年十七歸律師，律師志在修真，端坐不卧。江叩以故，律師告以情，請從此別。江笑曰：「子有志，余獨無志？」遂亦起坐不復卧，而相敬如賓焉。已而律師尋父外出，江惟日誦《黃庭》，晝夜不之間，頗有心得，魏夫人爲之夢降者三。及呂奉父返，父已得道，喜江之有志也，乃命今名，加授《靈飛經》。精而鍊之者有年，喪葬事竣，出開女貞觀於木瀆，規矩森密，五尺童子不得獨入。數載道成，得王霞棲而授以道，遂白日沖舉，隱隱見有南嶽夫人前導云。按此篇悉採自江蘇呂微所撰原傳。

王霞棲

傳記

閱懶雲《王霞棲大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六） 王霞

棲者，江南望族女。父兄皆尚元（玄）學，家有不繫舟壇。不繫舟三字，蓋

乩壇名也。余聞有仙女紫姑者，能降神。霞棲有眷於紫姑仙，嘗受心印，志在精修。以幼字錢姓，礙於律義，終歸函陽子，而常獨宿。中歲函陽亦悟，出之冠山，王始皈投女貞，爲雲城後。成其志者，紫姑之力居多。

霞棲既淨處，亦事靈飛法，卒得六通。兼持梵網、楞嚴等訣，屏除神異。又有年，遠近聞貞節孝，咸皈附之，女貞宗益振。出脩胡貞女塔於浙湖何山，置田十畝而返。今其田已無主掌者，貞女塔亦莫能辨之者。傳謂貞女胡采嘗降不繫舟，霞棲奉爲師者，故有是舉。以上悉採呂微所撰原傳。《逸林》載：霞棲於康熙五十年辛卯上昇，紫姑奏授東華瓊館牙籤內史，以其三闕《道藏》云。

胡剛剛

傳記

閔懶雲《胡剛剛仙子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六） 胡剛

剛者，名滿月，字海生，松江青浦人，楊君鶴家義女也。幼遇異人授以丹訣，九歲功靈，十二暫蛻，法爲人定。其家昧，乃殮之。固常夜現，繼則書出，楊氏患之。輕雲律師至，楊未之告。夜既半，聞有呼「還我室」者，聲漸近。律師異之，爲斂神以視，形果彰。召之前，娉娉婷婷，不類鬼。定睛以矚，不慄不退，知非妖。乃詰之，得其情，知殼已敗。心憐之而未可即度，叱而退去，則淚盈盈狀，不勝悲者。復招入，戒以青律。跪而聆之曰：「苟得殼居，道成必報。」律師爲熱紅碳一盆，置之左；注水一盂，置之右。曰：「汝殼在水，曷入尋？」剛剛入，久之出，曰「不在」。（師）曰：「然則在火，曷入之？」剛剛又入，良久泣出，曰：「又不在，我道難成矣。」律師喝曰：「癡女子，神仙之妙，亦不過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耳。汝今出入兩無一礙，不已志遂乎，何戀殘軀？汝今而後，但堅爾念，一爾神，隱現從經，護持正教，三千功滿，八百行圓，仙職有日也。」剛剛大悟，九拜稱師。師則授以元（玄）偈曰：「有誦此

者，汝其即至，違不成道。」剛剛泣拜曰：「謹受教。」起而雲自足生，冉冉昇滅。楊氏從此室安。按之《樵雲紀事錄》載：律師於乾隆四十年乙未，自桐柏來金蓋，陽復始得飯，嗣龍門十二代。又載：是年秋律師出山，至松江度胡剛剛仙子。師以偈言附之冊，誦之無不應如響，亦金蓋之護法仙也。按《至真經》稱曰「太虛玉女剛剛胡真人」，蓋已受仙職也。爰爲傳其始末云。

洪元照

傳記

閔懶雲《洪洞明先生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七） 先生

姓洪，名元照，字洞明，明季諸生也。《逸林》謂：新安洪洞明者，故明之遺老，隱於釋道間，與陶靖菴、黃隱真、盛青厓輩爲莫逆交。「略」乙未順治十二年，有崑陽王律師者，奉敕說戒於京師白雲觀。或勸律師招之，授以戒律。律師笑曰：「士各有志，以完其天，彼何召爲？」先生聞之，亦笑曰：「此老的是解人。」乃即日披緇作頭陀狀，北會文覺禪師於京城，南訪客子僧於湖州青螺菴。在金蓋山南之下昂村。遂游金蓋見靖菴，考之《金蓋雲箋》，事在順治十六年。入大滌遇金築老人即盛青厓，復歷天台、雁蕩等境，返休姑蘇之虎阜。越一年而他之，曰：「我爲後來者作影耳。」遂去不復見。以上事實悉本潘牧心《湖海紀聞錄》。

雪蓑翁

傳記

閔懶雲《雪蓑翁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七） 雪蓑翁者，

余族祖也。名聲，子毅甫。崇禎壬午舉人，嘗不應召，老休金蓋。心純貌慈，博洽能文，精詩善畫，與靖菴先生爲忘形交。赤陽黃子大重之，稱翁爲「人中鳳」，嘗語石菴子曰：「凡人能似雪蓑翁品行學問，可告無愧也。」語見《金蓋雲箋》。黃隱真與陶石菴書。翁性至潔，然酬應間和若春風，居山無他好，惟執筆錄三教經文，間與靖菴、石菴等剖釋經解。家亦貧，饗殮不繼，晏如也。其與遊者，前有藕益禪師，爲晨舍古慧明寺方丈，嘗居金蓋之蓮雲菴，自稱靈臺老人。後有堅密禪師。爲藕益大弟子，於順治十六年偕翁入山，訪靖菴先生，亦榻蓮雲菴。著有《周易註疏》、《楞嚴經咒註》，並《傳燈錄》等書。至康熙八年出山之徽州，住仰山。堅密亦儒家子，悟徹三乘，戒律精嚴。翁善飲，至則必備旨酒以奉之，相視而笑，有淵明、遠公之趣。晚歲尤能澄寂，三月後事能知之。享年八十有六，墓在金蓋山鳳凰原。

陳戴墨

傳記

沈捷《吳山重陽庵陳戴墨法師傳》（《重陽庵集》附刻） 沈子曰：

聞之古昔，傳者傳也。當陽沈碑水中，太師藏之名山，王喬臯履出於風俗通，老慈羊鳴傳於抱朴子，無非以人生石火，身世蜉蝣，苟有生前之美而不能博身後之名，將無寂寞一時沈淪千載。是故無可傳而強爲之傳，是謂獵聲。有可傳而不即爲之傳，是謂掩美，此皆執筆者之咎也。今夫邱壑之間，塵世之表，果有真修一生，有聞當世，而坐令其滅沒不傳，吾烏乎敢。予年舞象，先君子挈居重陽庵下，今且七十四矣。環山皆琳宮也，簪笏之士，不知其幾千百輩，而道行標表者，指不多屈。茲特爲戴墨陳師作傳，以山中人言山中事，蓋亦見而知之，不可得而掩云。按戴墨尊師，乙卯正月二十四誕於仁和之塘棲鎮，姓陳氏，諱嘉宣。詩鄉舊宅，世所稱花園陳者，是其族也。師生而疎眉秀額，凝宇不凡，性樂靜栖，處羣兒中，已負鶴翻雲霄之致。甲子歲，方十齡，早脫塵囂，遽膺冠帔，投禮叔

鶴林爲師。於是初通儒典，漸讀道書，尤喜親事翰墨，善擘窠大書，揮洒壺汁，不必以震霄之鶴，換右軍之經矣。時至甲戌，師纔弱冠耳，道性天悠，塵心日損，漸爾睨目羽人，竚意天后，不屑尋常學道僅僅熟背科律，仰天德色也。於是奮發鼓篋，更學靈寶大法於善長孫師之門，身佩豁落之圖，腰垂虎鑿之囊，發五嶽之金記，誦九籀之丹經，下赤玉之靈文，聚朱陵之真氣。行且雲車風馬，霓鞭羽蓋，可以昇騰紫府，來往赤城，寥落重陽，六十年來，人無不知其中有戴墨矣。夫重陽倚崇阿，據林麓，竹木繁鬱，臺殿蔽虧，曾經宋穆陵駐蹕，前有韓冉，後有梅俞，修真格帝，代不乏人。嘉隆以後，學者不守庚申，都忘甲子，無復有問道崆峒，訪書石室者，山頭松葉，嶺上白雲，都無許長史分矣。自有戴墨，而神仙金止玉亭，真人瓊思霞想，去天無須尺五，隔道何必兩塵，呼吸可通，甘霖立降。每當火雲作峯，枯蟬喝柳之際，塗之人無不仰而零曰，陳戴墨來，何暮於是。癸未，海昌有禱。壬辰，雲居有禱，城隍廟有禱，隨往苕溪有禱。癸卯、辛亥，太歲廟連年有禱，龍骨長乾，馬驥頻滴。師之面目黧黑，形容枯槁，竟如屈大夫作天問時，江翻海立，以挾起我枯苗。其叩九關，謁雨澤，若披慈母之帷，而如攜如取也。嗟乎，戴墨用是老矣。撫院蕭、朱、范三公，總督趙、劉二公，織造金、胡、艾、魏四公，屢屢懸扁贈金，一曰利澤蒼生，一曰靈雨從心，一曰功參化育，蓋實錄也。至方伯袁公而下郡僚，嵇、張、陳、孫、許諸公，邑大夫何、孟、梁等，莫不稽首壇前，爲萬民酬惠。師之勞苦功高，有如此者。若夫重陽北廡，風雨千年，金戶雖存，丹青已剝，師以學道之暇，六十年中，經營締造，垂三十年許。如甲申重建真武殿，己丑創斗母閣，癸巳建玉帝閣、關帝殿，此時栖室庖漏，并一新焉。戊戌重修山大門、星宿閣。己亥年重建青衣閣，甲申鼎建文昌、張仙、痘神閣。迄於壬子歲，重建天醫古院，并創觀音大士諸神等殿，環山望之，亦塵寰咫尺耳。師之精力所構，儼然如層城丹邱，仙靈窟宅。與他圖經所載，洞天福地潛藏於幽詭奧區，渺不可問者，迥乎不同。初之幸重陽有戴墨者，今且幸戴墨再造重陽矣，重陽可以傳諸不朽矣。迺師猶讓善勿居，歸厥功於當事趙、劉、朱、范諸公，及紳士吳、戴、嚴、金、姚、韓諸位，其有功不伐，又如此謙讓。噫嘻，戴墨亦可以傳諸不朽矣，沈子亦將附驥尾而千里乎。沈子書傳畢，更爲之論曰：名

山勝地往代天誕毓真賢，而不能代人奮興頽圯，是人之所能爲者，非天之所能爲也。不知以誕毓之人，力爲奮興之事，而天上誕毓之意始顯，人既傑矣，而地靈益爲之著。山中宰相陶宏景，洞裏真人葛稚川，戴墨可與重陽，並有千古。里中二雪老人沈捷頓首拜撰。

又《仙靈紀異》 語云：褚小不可懷大，綆短不足汲深，予之傳戴墨也，止及其雨暘之利濟，雲構之嵯峨，有道功業，誠無以加，使世之知戴墨者，謂亦可以傳之無窮矣。至其晚遇真人，祕授大道，朝聞夕可之樂，前有千古，後有萬年，真天人心性間事，非他人所可得而名言也。安能使言而信，信而傳乎。今戴墨屬續之際，二偈始和盤託出，并默庵夫子所祕授者，亦無隱焉，其兩人吻合處，仙靈一席，儼然未□。噫嘻，究竟予安能傳戴墨哉。

王建章

傳記

真吾清嵐氏《玉樞真人本末》（《仙術秘庫》卷首） 真人姓王氏，

諱建章，字肯堂，道號玉樞子，嘗自稱爲區區子。生於順治乙酉年，籍係紹興。自真人之祖，始卜居於杭之仁和縣，累世爲善。至真人之父明徵公，家號素封。當明末兵亂之際，復廣積陰德。晚年方生真人。真人生而磊落不羈，孝友性成。舞勺時即遊黌宮，才思絕倫。甫弱冠，即念四大假合，慨然有出世之志，遂棄功名。博覽經典，輕財好施，周急濟窮，如是多年。至四十歲時，其志彌堅。乃結茆於宅旁，勵志清虛，精心玄奧。因自題其靜室曰白骨軒，坐卧其中，或終日無言，或清宵趺坐，潛修密證，非俗人所能識也。真人有心契數友，皆道翁也。往來時，或脫略形跡，無賓主送迎之禮。或携手同遊，徧踏湖山，遇會心處，必盤桓領略，不能自己。人咸以陶隱居目之。康熙甲午歲首，夜夢一人紫衣繡裳，異香襲人，謂真人曰：吾金闕侍者。因作禮而吟曰：乘雲冉冉下瑤天，特訪當年跨

鶴仙，一爵瓊漿和柏露，鏤金曳玉鳳樓前。吟畢，出一玉爵令飲。真人未敢舉，紫衣仙人曰：此三清殿上物，非人間所有，特來持贈，但欲得一言以復命耳。真人於恍惚間，即矢口答曰：盥手焚香憶九天，偶來塵世挾飛仙，從茲自有青雲路，恍惚輕裙帝座前。自是玄學益進，動與天遊。其慈悲居心，高超物外，如大宅陽春，長空霽月。杭之人士，無不欽慕之。真人精於刀圭，尤好著述，抱元守一之暇，凡古今來奇蹤異跡，悉繕錄而藏之。嘗謂其嗣君及孫輩曰：後世之人，有與吾同志者，可盡以吾書與之。其提挈後學，無所私係如此。晚年功行已成，克證仙果，於康熙戊戌年羽化而去，時年七十有四云。

陶宏化

傳記

顧沅《元妙觀志》卷四 陶宏化，字蜚寰，郡中宦家子。生天啓間，年弱冠，值國變，即棄舉子業，隱於元妙觀三官殿中，訓蒙課餘，旁涉道家書，若有夙契。未久即洞精微妙，有離俗之志。順治四年，吳中歲饑，繼復疫作。撫軍某公延元妙觀羽士祈禳，衆皆畏縮，推舉宏化。撫軍見宏化應對不俗，大喜，既而祈禱有驗。撫軍將薦授以官，宏化力辭，欲出家，撫軍成其志，遂舉爲道紀司，送入東嶽殿爲住持。時殿宇廊廡及東嶽樓，皆歷年已久，宏化力任鼎新，次第重建，巍煥悉倍於前。晚年淡於世務，惟時以醫藥濟人，不求分毫利，郡人尤德之。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日，盤膝坐化，年七十二。

施道淵

傳記

顧沅《元妙觀志》卷四 施道淵，字亮生，別號鐵竹道人，生吳縣橫塘鄉。童真出家爲朝真觀道士，遇異人張信符授以丹訣。年十九，從龍虎山徐演真授五雷法，能驅役百神。時爲人除祟魅，療疾苦，不以取利。初築室堯峯，晨夕修煉。移住穹窿山，即茅君故宮，鳩材修葺，殿堂齋寮，以次鼎新。順治戊戌，五十三代真人張洪任請於朝，賜額上真觀，并賜道淵號養元抱一宣教演化法師。由是四方徵請，凡建名勝一百七十餘所，塑像八千七百二十有奇。郡中元妙觀，殿宇傾圯，太傅金之俊延道淵主觀事，修復三清、雷尊諸殿，建彌羅閣，規模宏整，所費鉅萬，一錢不私。晚游閩越，探真訪道，尤多救濟。康熙丙辰，裕親王召主醮京師，乞歸。丁巳除夕，謂衆曰：「明年此夕，不復與汝等聚矣。」戊午七月，果化於山觀。道淵著有玉留堂語錄。

顧詒祿《鐵竹道人畫像記》（《元妙觀志》卷一〇） 道家者，其源蓋出於老子。漢初法有三十七家，以去健羨、處沖虛爲要。東漢末，張真人道陵創爲天官符籙之法。至北魏寇謙之，自言見老子元孫李譜文，授圖籙真經，因有攝召之術。傳之既久，漸流妄誕，祖元虛者服氣餌丹，習符咒者禱祠醮祭，其徒愈雜，其本愈漓，無復五千言道德之餘意，而天下羣目爲異端矣。苟能澡雪精神，蠲去邪祟，積實行，樹實功，原非吾儒所棄也。世所傳鐵竹道人有足述云：道人年十五出家朝真觀，遇龍虎山法官徐演真授以五雷符祕法，能驅役百神，時爲人除祟魅，療疾苦，不以取利。既住持堯峯，晨夕修煉，歷有年所，慨然曰：「吾觀士農工商，皆能出其力以爲功於人，吾方外獨山居野處，飲濯糧松，自善其身，無纖毫功，非太上旨也。庶幾崇飾尊嚴，可以廣大教法。遂出堯峯，住穹窿即茅君故宮，鳩材葺殿堂齋寮，以次成就。五十三代真人張洪任敬其行，嘉其

功，請於朝，賜額上真觀，賜號養元抱一宣教演化法師。至今吳中道院之盛，首穹窿山。先是郡城有元妙觀，殿宇巍煥，徒衆蕃衍，年久殿傾衆散。太傅金文通公延師主觀事，師復募金召役，初修三清殿，繼修雷尊諸殿，鼎建彌羅寶閣，搏金設色，肖天神地祇像，一時規模宏麗，頓復舊觀。晚歲雲遊閩粵，度仙霞嶺，踰五嶺，探真訪道，所遇尤多救濟。最後奉裕親王召，設醮京師，公卿折節。師不耐應酬，醮畢乞歸，王度不可留，灑翰贈行，因還山。丁巳除夕，謂衆曰：「明年此夕，不復與汝等聚矣。」戊午七月，果化於山觀。自古三教並列，而吾儒紛紛闢佛闢道者，由釋道之自失其本也，彼設教之初，豈不以實行實功爲尚哉。如師者，抱元默之守，存利濟之心，未嘗無符術澤物而不以爲名，未嘗絕塵埃遺世而卒全其素，行高功遠，蔭被無窮，謂非契太上道德之旨而爲吾儒所重者歟。嗣孫潘元珪繪師像，爲雲初瞻仰，而屬余記之如此。師生於吳縣橫塘鄉，姓施氏，名道淵，字亮生，自號鐵竹道人。

雜錄

顧沅《元妙觀志》卷一一 度師施亮生道淵，在穹窿山初建殿宇，賒欠木價千金，並無抵補，將近中秋，木商取索，度師許以十月初十日清還。至期，木商復至，度師款留在院，明日兌銀，時尚素手也。深更，聞叩門聲甚急切，乃命侍者還視，回報云：「慕太太遣人賁送千金來此。」度師出見，使云太太昨因夢寐中有人募緣，不能少緩，所以深夜趕至。即爲收受，明晨請木商兌足，不踰時刻，大爲神奇。

江北一大吏以子病危，敦請施度師救患。甫至郭外，出迎甚衆，乘輜而入，從鬧市經過，聞知將決囚三人。度師到署，欲行世法，大吏堅辭。即啓口募緣，大吏云萬無不從。度師云：「今日爲公子貴恙，好生之德，此乃第一，所決囚犯，暫緩爲是。」因復監禁。度師遂建道場，不浹旬而病者已起，且能自至道場瞻禮，大吏與夫人大悅。迨四十九日圓滿，度師辭別，餽送優渥，度師再行募緣活此三人，大吏一面題請，一面釋放。三人入山叩謝再生之恩，度師云：「人不可作惡，何況爲盜，汝等肯改過自新，

悉從我入山。其二人不欲，詢知留戀父母妻子之故，度師各予十金生息活命。其一人無親屬者，決意不去，在院行腳，度師歿後二十餘年而死。

康熙初，耿藩病篤，遣人到蘇迎請施度師借壽廿載，度師謂壽數如何可借，侍者曰無妨，促裝而去，中途報知已殂。比至閩，建七七道場，虔誠頂禮，伊子精忠悅甚，以六千金為贈，度師募以萬金之緣，伊弟等湊足其數。歸造彌羅寶閣，藉此一緣也。上三條，《玉峯隨筆》。

耿精忠之未叛也，延吳中道士施亮生作醮完滿，日夢天賜一罪字，覺而詢之亮生，亮生曰：天意欲殿下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也。耿後起兵伏誅，人以亮生為知幾云。《鐵硯室雜錄》。

聞之故老，太倉王某蚤歿，遺一女，年十五六，依寡母以居。嘗遊園中，見池畔一龜，小如錢，戲履之，欣然有人道感，歸，恍有烏衣丈夫隨焉，女昏如夢，百計驅之不得。聞蘇州元妙觀真人施亮生行天心法，婦率女申狀訟之。亮生默然，以墨磨硯，一餉間空中深黑，雷震百里，曰龜死海中，無恙矣。龜之族率眾復讎亮生，令神將禦之，龜投以石，中亮生目，亮生怒，掩其族而殲焉。厥後真人化去，像塑觀中，一目盲。《質直談耳》。

崇明施亮生，居吳門，為穹窿住持，達行純粹，屢著靈異。嘗攝妖魅至壇曰：爾七世童身，壞我千年苦行。募修元妙觀，布金山積，令人守護，莫敢窺伺。歿後，航海者嘗見穹窿方丈神燈。《直隸太倉州志》。

徐啓泰

傳記

仰薈《武林元妙觀志》卷二 徐啓泰，字聖修，湖州烏程之後林村人。明崇禎庚辰，年十三，從道長春院。生而胸際有肉，墳起如鎖形，長身方面，儀觀偉然，望而知非塵埃中人。自少趣尚口泊，笑言不苟，潛心元學，日夜研究，訪道尋師，不遠千里。既而道業益精，進持律戒益嚴，

摺紳士庶與交游者，無不傾誠膺服。是時觀之殿宇皆弊廢，先生堅志重興，順治己亥建大殿，明年改山門，康熙丁未後殿成，剔蕪振廢，積勞十餘年，事無不集，觀之不泯，先生之力為多。時五十一代真人嘉其整創之勤，己酉進授贊教之職。先生既成起廢之志，於物情益無所繫，屏謝外事，惟修內煉，長夜燕坐，脅不沾席者二十餘年。嘗游天目、大滌諸山水，閱數載乃返。其居室輒有神蛇護繞，或海鶴下棲，人胥異之，先生亦不自知其然焉。丁卯重九日，泊然而化。生於戊辰十月十二日，年六十。

沈啓祥

傳記

仰薈《武林元妙觀志》卷二 沈啓祥，字靜明。明崇禎間出家湛然院，刻苦修持，終日焚香誦經，寒暑無間，以此見重於時。郡人建醮者，爭迎恐後。康熙甲戌夏旱，官民請禱，越三日沛然沾足，其誠應如此。時吳山中興觀侍祠乏人，乃延先生主之，力任興復，未幾整葺一新焉。

徐又孺

傳記

仰薈《武林元妙觀志》卷二 徐又孺，字吉臣，號葵亭，聖修先生從子也。自少豪放不羈，有力善武事。嘗從外舅貿易海上，中途有虎出犯，先生直前怒叱之，虎為之披靡而去。年既逾弱冠，翻然慕方外之游，投從叔出家。杜門習靜，力學不倦，能詩善書，雜通圖緯，岐黃等技，無不精妙，而于醫術，尤得異傳。居恆手闢畦圃，雜植藥草，蓄丹丸以濟疾

苦，莫不應手而瘥。所與交游，多異人奇士，賦詩擊劍，意豁如也。著有《葵亭詩集》。

沈庶中

傳記

仰蘅《武林元妙觀志》卷二 沈庶中，字蘄若，長春院道士。沈敏通書義，志行修潔，以善琴稱於時。初湛然院劉宗玉，徒步走信州，禮劉華實爲師，學成而歸。先生從之游，故於法典，尤精習，然深自韜晦，不屑以齋醮爲己利，人亦以是高之。康熙庚子，嘗任郡都紀。

李南宮

傳記

仰蘅《武林元妙觀志》卷二 李南宮，未詳其從道何所，自號憨憨子。雲游至杭，適天旱，衆禱之不應，時本觀沈蘄若爲都紀，南宮詣觀自言曰：速白官府，齋潔偕禱，爲若致雨。遂索一新皂布袍衣之，以大甕貯水，置三清殿。至夜，掩門獨居殿中，觀者側耳戶外，但聞戛水聲不絕，移時有黑雲升空，五更果雨。啓戶出，辭而去，蓋異人云。

張繼宗

傳記

張元旭《補漢天師世家》 五十四代天師諱繼宗，字善述，聖祖仁皇帝賜御書碧城額以爲號。生八月而父卒，叔洪偕攝教事。至年十四襲爵入觀。有覬奪大真人印者，卒不敢試。上命分壇禱雨，真人奏應於某日得雨，至時果應，上甚嘉歎。命隨覬法員吳士行等三人留京，三年一易，日給餼廩，來往給驛馬，復增二員爲例。還山，御書大上清宮額賜之。三十三年甲戌，命進香五岳。道出開封，長吏以苦旱疫癘請禱，不旬日雨澍而疫已。河水衝決歸界，日齧岸數十丈，吏民惶懼走請，投以鐵符鎮之，岸以獲固。過龍陽，有妖神號五羊者爲祟，焚其祠，現白足鼈無算，死溪中而妖絕。過姑蘇，取赤猴鐵鎖二怪。三十五年丙子，復命賜乾坤玉劍。四十二年，覃恩授光祿大夫。四十六年丁亥，賜第京師。五十二年癸巳，賜帑銀修龍虎山殿宇。五十四年乙未冬入觀，至揚州瓊花觀，矍然曰：此先祖禪蛻處也，余亦從此逝矣。遂化於觀內。

高惟泰

傳記

婁近垣《龍虎山志》卷七 高惟泰，字凌雲，環秀院道士，爲上清宮提點。年八十餘，隨五十三代真人入觀，值著勒拖親王病，有邪爲祟，世祖章皇帝命惟泰出口治之，日馳三百里至其地，飛符驅治，王疾頓瘥。復命，賜銀幣還山，年九十卒。

何其愚

傳記

婁近垣《龍虎山志》卷七 何其愚，字特生，安仁人，海曙姪也。出家紫微院；性耿介，不苟取與時，巡撫董公尊重之。嘗以千金爲壽，其愚却不受。尤抗直，遇事無所迴避。五十四代真人之少也，遭家多難，其愚爲之維持調護，以迄成立。真人年十六，例應襲爵，而地方大吏阻格不聞。其愚走京師，訴于禮部，其言慷慨悲激，聞者皆爲感動，而真人竟以此得襲。上清宮門樓燬，其愚募修之。真人世家，自五十代後無續輯者，其愚私集五十代至五十三代事蹟爲一冊，今世家賴之得以傳其事。爲年九十三，無病卒。

周大經

傳記

婁近垣《龍虎山志》卷七 周大經，字子篆，南城人，三華院道士，妙正真人婁近垣之師也。明習五雷正法、諸家符祕，任本宮提點。好行其教於四方，度弟子數百人。江浙間羽士之精於道法者，不問知爲大經弟子也。蘓郡之潘元珪、允章，松郡之邱從、高天山二人，道法尤爲蘓松之冠，並伊弟子。云年七十卒，葬富潭。

胡德果

傳記

顧沅《元妙觀志》卷四 胡德果，號雲廬，郡人，爲施鐵竹弟子，盡得施之術。康熙四十三年，吳中大旱，大中丞宋公曄延德果建壇祈雨，德果進謁不拜，中丞笑曰：如此大法師，定能祈得甘霖。胡用月字法，其夜星月皎潔，觀者如堵，德果登壇，裸婦人而仗劍指其私處，書符念咒，霎時黑雲四起，雷電大作，胡急下壇，趨三清殿，雷火霹靂隨之，鬚衣悉燎，急雨如注，平地水深三尺，胡急呼曰請大人接雨。中丞率屬跪露臺，衣冠盡溼。書「法有師承」四字額以獎之。自後名望愈著，前後撫吳使者如吳公存禮、陳公鵬年、張公伯行，悉有贈額，曰人在三山，濟時神術，現懸方丈云。

彭啓豐《題胡法師像贊》（《元妙觀志》卷一〇） 雲廬胡法師，爲鐵竹道人高弟。鐵竹開穹窿，建上真觀於山巔，功德鉅萬，又重修元妙觀，起三重彌羅閣，金錢倍之，揭其虔心，寸縷不苟，故萬神妥靈，祝釐是賴。廿年之後，雲廬振起，天人響應，雷雨在握，廣濟利實，衆皆悅服信從。而乃補苴山觀之罅漏，以崇其規模，羽流如雲，威儀整飭，與鐵竹後先相應，可謂善繼善述者矣。昔余先王父歸林泉，雲廬有塵外之雅，常與其析衆彙談重玄，默然深契，每稱宏景、稚川合爲一人。惜哉功德甫就，翩然而化。弟子允章潘法師，能守成規，秋亭俞高士，以詩畫名。家友二師，可以知雲廬之楷模矣。雲廬爲人骨瘦而神清，如列仙之懼儒，今瞻遺像，嗟吾生之既晚，未得領其妙旨，能無懺乎。因作頌曰：

雲廬道士，骨秀巖巖。道德津梁，實爲荷擔。手捉日月，以爲莊嚴。從者如流，其道亦南。有像無形，疑仙疑凡。昔擎雷霆，且灑雨露。此大願力，慈悲威怒。五百年後，莫余敢侮。

潘元珪

傳記

顧沅《元妙觀志》卷四 潘元珪，字允章，號梧庵，郡人。出家元妙觀，爲胡德果高弟，善五雷法。德果化去後，凡吳中有大醮法事，俱延元珪主之，輒有驗。名聞京師，雍正間應召入都，值正大光明殿，爲御前值季法官。遇有祈禱，皆稱旨，賞賚甚厚，公卿大夫咸敬禮焉。及南歸日，散秩大臣尚崇虞贈「金門逸客」匾，以榮其行云。

張錫麟

傳記

張元旭《補漢天師世家》 五十五代天師諱錫麟，字仁祉，號龍虎主人。常偕諸弟朝夕篤學，一遵庭訓。康熙五十四年襲爵，召見暢春園，賜筵宴，並賜香扇緞疋，恩命如舊。屢覲天顏，寵賚有加。世宗憲皇帝御極，授光祿大夫。雍正五年例應入覲，法員婁近垣隨行，至杭州病篤，囑近垣曰：吾無以報皇恩，子忠勤誠篤，其體予志，善事天子。越日卒，遺疏：臣子遇隆幼，請以次弟慶麟署理。得諭書賜允。八年，上命近垣禮斗有應，發帑修大上清宮。九年三月，三弟昭麟以州同引見，命署大真人印務，協同監修上清宮，並賜銀幣還山。

張遇隆

傳記

張元旭《補漢天師世家》 五十六代天師諱遇隆，字輔天，號靈谷。仁祉之子，生而岐嶷英俊軼倫，欽差劉公以神童目之。居恒與弟子員闡明道典，究理法秘，及先儒書冊，精勤不懈。乾隆七年，奉旨承襲入覲，召見圓明園，賜克食緞疋，宴賚視舊制有加。復賜御書教演宗傳額，並朝服袍套筆墨等物。壬戌，入覲圓明園，賜山莊避暑詩集一部，花緞二端，各親王皆有予賜。乾隆辛未，聖駕南巡，召見行在，賜緞二端荷包等物。十七年，以梅御史劾，部議改爲正五品。厥後，優游山中，悉心任化，陶然以終。三十六年辛卯，覃恩誥贈通議大夫。

張存義

傳記

張元旭《補漢天師世家》 五十七代天師諱存義，字方直，號宜亭。資質聰敏，總角不凡。乾隆三十一年，年十五襲爵入覲。以祈雨晉秩正三品，換給爵印，賜直靈福地區額，內繡老子像，並御書法經。復奉旨照例朝覲，嗣後正一真人，並隨帶法官，准其馳驛。欽此。三十四年入覲，祈雪立應，賜珊瑚碧玉道冠顧繡法衣，上元日賜宴看燈。三十五年，恭祝萬壽，適丁母艱，蒙恩體恤，免其慶賀。四十一年，恭逢孝聖憲皇太后大禮，恭送梓宮，恩賞銀一千兩。旋赴齊雲山進香。年二十八卒，無子。遺疏請以嫡堂叔起隆承襲。

張起隆

傳記

張元旭《補漢天師世家》 五十八代天師諱起隆，字紹武，號錦崖，

一號體山。貌魁岸，深沉足智，能文善詩，四方知名之士樂與之遊。九齡入大學，歲辛卯遊京，甲午考入四庫全書館膳錄，議叙一等。以縣丞分發河南試，同歷署開封府經廳糧儲道庫大使布政使司都事。四十四年，堂姪五十七代宜亭真人遺疏懇請，承襲祖爵。四十五年，江西巡撫郝題咨調回江，奉旨承襲。恭遇皇上七旬萬壽，八月抵京，赴熱河慶祝，進如意等物。蒙恩賞，收北斗延生真經一部。十一日面請聖安，奉恩旨，著在內廷聽戲三日，賜上同大緞帽緯，及內造器同普洱茶食物等。十四日晚，又著在萬樹園看放烟花。四十七年入覲，召見乾清宮，蒙溫旨，命於次年元旦大高殿拜進慶賀表文。禮成，賜老子繡像及藏香。四十九年，恭遇聖駕六次南巡，循例於江蘇無錫接駕進貢。蒙賞收鑪瓶等物，召見行在，又蒙賞給克食大緞四端，御題墨刻羅漢圖。後數入覲，俱恩禮有加。嘉慶戊午屆慶期，行至蘇州，告病回里，卒於山。

楊承乾

傳記

周紹溪《楊真人傳》（笱蟾光《茅山志》卷一四） 雍正初年，九霄

宮毓祥院住持也。真人諱承乾，字體元，晉陵染溪籍。八歲，父母俱亡。後適茅山，後羽士趙述先爲徒。其性魯樸，人亦莫之異。善飲喜弈，每夜

禮斗徹曉，奉祖師像虔祀之。一日隨其師至白下，師見其與衣服藍縷者八人撫掌談笑，師責之。體元曰：師見是丐者耶？師未覺耳。會有張子我愚者，與交，見其垂簾暗室，頂現神光，照耀如白晝，異之。嘗得薩真人咒棗之法，普救人疾。辛未上元，預定七月八日爲解脫。期至，異香滿室，咳唾成青蓮，作詩一首，詩曰：峒嶠山裏出仙人，今古從來地自神，我愛山幽真靜寂，真忘真了是成真。書完，遂擲筆而逝，鼻垂玉柱，四枝柔軟如生。後有自西來者，見體元坐半山松樹下，蓋尸解云。

陳蘊山《楊真人序》（笱蟾光《茅山志》卷一四） 雍正初年，九霄宮迎旭院住持楊真人者，諱承乾，字體元，乃晉陵之梁溪籍也。早歲稱孤，入山有志，適本宮先羽士趙述先，訪同好於吳門，道出錫山，邂逅相遭，願隨几杖。然秉性疎懶，寡言語，甘淡泊，詩酒自好，世故不知，即悟道參玄，誠於中不形於外，師未察其異，人更莫之識也。兼奉呂祖神像，虔祀悠久，或問其感應若何，每笑而不答，人竊譏其愚如也。一日師與弟，白門返轡，買棹江頭，楊公落後，與藍衫破碎者八人，談笑從容，戀戀不舍，師叱之曰：此丐者也，吾輩何與爲伍。公應之曰：此真丐者乎？師始未之覺耳。嗣後益娛情於詩酒，醒世以瘋顛，憑人毀譽，終莫之較。會有張子我愚，修真養性，名重一時，遊山至院，見楊公風骨不凡，功行已著，乃私自付曰：溯混康劉真人，暨劉大彬真人後，年湮代遠，繼芳躅而遙翬者，其惟斯人也。隨結爲神明契。公又獲咒棗書符法，救人疾苦，試無不驗，人嘖嘖焉。公輒自諉曰：此偶然耳，何足齒及。不敢稍露色相，而其任道之重，如此已可見全豹之一斑矣。時在辛未上元，語本院衆人云：七月八日，余須解脫。衆莫肯信。期至異香滿室，咳唾成蓮，起而作詩一首曰：峒嶠山裏出仙人，今古從來地自神，我愛山幽真寂靜，真忘真了是成真。書罷擲筆而逝。後有自西來者，見楊公坐半山松樹下云云。由此觀之，楊公之了道，真耶否耶？蘊山忝屬後輩，幼聞師長提命，後復披吟遺稿非不欲時深慕道，畧步前徽，稍得闡揚夫玄教，緣遭兵燹，殿宇摧殘，經營修理，鎖務分心，兼之根基淺薄，是以有志而未逮也。近因重修茅山志，將付手民，刊示千秋，故不揣譎陋，復理前說，序其簡端。

朱冲和

傳記

仰蓀《武林元妙觀志》卷二 朱冲和，字禮成，從道長春院。壯時謁上清宮閔冲素，受正一雷法。閉戶存鍊，久之豁然大悟，從此通真達靈，悉如響答。恆以篆符治人疾痰，有告者，書片紙與之，或取盂水噓氣以吞，無不奇驗。乾隆戊子及戊戌，並以時值苦旱，官民延禱，甘霖隨沛。時至德觀寮舍痺隘，先生與弟子車象先募建傑閣於殿側，於是清衆棲息，始克有所。晚年屏謝世緣，益修內觀，以上壽終。爲人貌頎而鬚長，性方而行正，人望見之，無不肅然起敬者。

黃鶴

傳記

仰蓀《武林元妙觀志》卷二 黃鶴號含山，德清之柏林村人。家素貧，幼時無力就塾，然識趣高遠，見書籍輒討論弗懈，遇清泉秀竹山水佳處，則留連忘返，其志已飄然不羣。年十七，從道長春院，刻苦潛修，躬行戒律，茹蔬飲水，勵志甚堅。既而從無錫蔣慧峰先生，受三光之訣。又之龍虎山，見提點朱古堂先生，得妙正真人心傳之祕，悉精研而通習之。以符術濟人，皆有驗。暇時以詩歌爲樂，晨夕嘯吟，工拙不計，斷章零句，積滿几案間。或時出，討尋幽勝，追逐雲月，盡寄之詞章，儵然無他營焉。與郡中胡葑塘、項秋子諸詩人，結吟社，倡和甚夥。有雲墟山房遺稿，友人汪新畬爲之梓行于世。

俞桐

傳記

顧沅《元妙觀志》卷四 俞桐字秋亭，長洲人，以病入道，居元妙觀。隱於畫，餘事成詩，專取自然，不刻意求深，爲沈尚書歸愚所賞識，錄其五言古詩二首，入別裁集。其漁父詞云：身爲漁父，志不在魚，投竿直釣，悠悠江湖。釣不必得，得不求沽，煙霞爲餐，天地爲廬。弗願獨醒，頽然一壺，忘我忘天，浩歌可夫。歸愚謂視漁父答孫緬歌，其所見尤高。

婁近垣

傳記

張昭麟《敕賜重建大真人府第碑記》（北圖拓片） 如我妙正真人者，姓婁氏，名近垣，法號三臣，江南松江婁縣人也。沖齡味道，眇愛雲松，至性精虔，博綜符籙。始潛養于楓溪，繼來遊于江右，契元都之祕，玉局攸傳，啟綠笈之真，景輿爰駕。於雍正五年，循例值季。雍正九年正月，欽承世宗憲皇帝諭旨，近垣綠章有效，丹篆多靈。降敕語之輝煌，嘉闡法之誠敬，聖心悅豫，恩賁有加。賜以龍虎山四品提點，供奉內廷欽安殿住持。雍正十年三月二十五日，頒給龍虎山上清宮提點印信，併給提點提舉等員部劄二十五道。十一年十月十六日，敕封妙正真人，賜大光明殿開山正住持，統領法官四十八員。焚脩頂禮，禱雨祈晴，祝國佑民，迎祥請福。重念道妙重元，心栖正一，崇隆典禮，實表清脩。爰廣推恩於所

自，更成盛事於名山，特發內帑，專遣大臣，董督修建龍虎山上清宮。堂皇畢構，殿閣聿新，騰紫氣於山樹，起龍光於林樾。邁前人之威烈，既澤永於西江，振往古之靈蹤，更恩垂於內地。正陽門外，舊有大真人府，爲循例朝覲齋居之所，其寮舍即值季法官之居停也。年久傾頽，屋宇狹隘。欽命易地於地安門外。東西廣一十三丈五尺，南北二十四丈零。頒式繪圖，壯觀輪奐，開虛室以鑿牖，擬丹台以凌階。并建法官從寮，合計房屋八十一間。始於雍正九年之春月，訖工於雍正十二年之冬月。【略】伏遇今皇上孝思，維則道被無垠覃恩。妙正真人晉秩三品，誥封通議大夫，榮及祖父，兼掌道錄司印務事、東嶽廟等處正住持。天恩疊錫，大法常流。惟殫護國之誠，宜沐酬庸之美。昭麟自慚菲薄，何能際茲曠典。欣觀帝代之殊恩，共儼天威於咫尺。庶幾夙夜匪懈，對越彌殷，謹書歲月，以誌盛遇焉。

張鵬冲《重修龍虎山志序》 如婁君朗齋名近垣者，能以修身却病之術，裨益聖躬，雩禱齋壇，屢著誠效。世宗憲皇帝特加寵異，錫以真人封號，爲元教主持。且因婁氏忠勤，推本所自，敕重修龍虎山上清宮，發帑鉅萬，遣內大臣董視落成，錫之碑額，以垂永久。珠樓紺殿，照耀巖谷，龍文鳳篆，輝麗星虹，誠百世之曠典也。婁君以遭逢異數，爲羽流增重，且提點本山教錄，不可無紀述以誌恩賚之隆，特舉舊志，重加纂輯，捐貲剗劂，粲然成編。

惠遠謨

傳記

彭啓豐《惠法師傳》（顧沅《元妙觀志》卷一〇） 惠法師名遠謨，字虛中，號澹峯。其先陝西人，明季徙蘇州。曾祖律和公有耆德，年百歲。半農先生，其從兄弟也。師幼孤，五六歲時，性靜默，與常兒異，讀書過目成誦。稍長，其家以日者言，送至元妙觀方丈，受業於潘梧庵。時

主席胡雲廬，爲延師講學，乃得肆力於學。凡經史子集，罔不汎覽。長益潛心道藏，通曉精熟。與人有畛域，不爲戲狎，以故人皆敬憚之。年三十，授道紀司。雍正九年，敕修龍虎山上清宮，設數院，師主玉華院事。後二年，京師修光明殿成，上欲擇江浙羽士中有道法者焚修其中，敕所在有司敦迫就道，師由是入都。妙正婁真人主光明殿，素聞師名，相見如平生歡。師以師事之，受其法。十三年二月，梧庵化去，時方主方丈席。師聞訃南旋，經紀其喪，繼其席。是年秋，婁真人以龍虎山缺提點，奏師名，敕部給劄，師復往龍虎山署提點事。乾隆九年，真人以年就衰，招師入都相贊助，每事必諮之。明年，充御前值季，遇雨暘愆期，行法輒應，名益振。真人修《龍虎山志》，參稽考訂，師之力多焉。師以方丈主席久虛，欲歸，真人曰：「此間不可無子。固留之。於是師乃致書吳中，諸外護舉同門徐東村主方丈。至十五年冬，徐又化去，薦紳父老仍推師，相與寄書，真人曰：「是不可復留也。泫然而別。上聞，賜道經一藏，歸而建藏經閣。十六年，蘇州旱，巡撫王公請師祈雨，期以三日，如期果大雨，王公深重之。凡前後主席二十餘年，每有祈禱，及驅治鬼怪，多有驗。上南巡，幸元妙觀，師率衆跪迎，賜白金三百。平生儉，自奉有餘，輒置田以供衆。建閣者三：曰玉華，曰觀音，曰真慶。三十六年二月，以疾終，年七十有五。初病時，有同門陳昆和者先卒，師哀之，屈指計曰：「二月二十日昆和五七之期，予不及一哭矣。果以是日化去云。

舊史氏曰：元妙觀方丈創自鐵竹道人，歷三世，均有道行，爲吳中羽流表率。今澹峯續而弗替，又能恢其家業，亦賢矣哉。其所著詩若干卷，清雋出塵，時有摩詰神味。予與惠氏故世交，與師往來頗熟，故爲之傳如此。

莊椿 莊熙

傳記

顧沅《元妙觀志》卷四 莊椿字玉臣，號蒙園，又號鐵柏道人，常州人，本鉅族。自幼即慕沖虛，長而深通元要。偕其姪熙來吳，清修於元妙觀之蓬柏山房。精符水驅攘之法，除魔療病，無不奇驗。乾隆乙亥夏，吳中亢旱，大憲延其叔姪祈雨，甘霖大沛。次年春大疫，復延之禱攘，沍氣旋消，郡人感悅。松太道憲申公夢璽書「功濟民禾」額以贈之。會維揚亦大疫，鹽政聞莊名，延之致禱，亦有應驗。嵯使及轉運諸公，亦各贈以匾額。申公後陞浙江廉訪，臨行復作《鐵柏道人圖記》以贈，命鏤諸石。

莊熙字季符，號鐵壺道人，常州人，鐵柏道人之姪也。少歲即喜讀老氏之書，隨其叔來蘇，習靜於元妙觀之蓬柏山房。盡得道家之秘旨，與椿齊名。

申夢璽《鐵柏鐵壺兩道人圖像記》（《元妙觀志》卷一〇） 道法與

儒，殊途而同旨者也。儒以靜存動察爲要，道亦以靜養動作爲先。深山窮谷，獨結茆庵，與太虛爲徒，而與人世相絕，其爲修眉古髯，得靜養之樂者，有其人。或身不出城市，足不入巖壑，揮霍雷霆，驅役鬼神，禳病除怪，說咒施符，無不立驗，其動靜交養，有合真修者，往往難焉。今乃於元妙觀莊鍊師遇之。鍊師名椿，字玉臣，號鐵柏，又號蒙圃，本毗陵巨族也。幼慕沖虛，長通元要，偕其姪季符清修於觀之蓬柏山房，此靜者也。而符水驅攘之法，人有所請求，無不驗，則又動者機矣。余耳其名久，緣遊宦四方，未獲一見，既巡視吳中，竊謂得親道貌，而簿書鞅掌，朝夕不遑，未得修居士服，訂方外交。乙亥夏五月，吳中亢旱，丙子春，疫癘俱興，民受其困。時大憲率屬吏致齋告虔，所以爲民請命者備至。余請於上臺，延師叔姪祈禱，既而甘霖立沛，沍氣旋消，吳民大悅。時維揚旱疫亦與吳同，鹽臺復延師祈禳，數日立効，鹽臺鹽道各書匾額以贈。此固聖天子敬德與大憲親民至意足以弭災捍而迓休祥，然師之通靈達妙贊翊至治，功未可泯。昔有人入峨嵋山，見道流數十輩，顏盡童，叩之四閭花甲。凡

人世憂喜事，茫無所知。普惠道人善符術，每出必有虎豹相隨，夜行則光照丈許，山川不若靡不藏匿，此則主動彼則主靜師也，兼之真有得吾儒靜存動察之要者，宜其行成而功鉅也。其姪季符，名熙盡，得其師祕，名亦相並，吳人咸重之。余自吳董漕浙水，今將秉臬粵西，恐吳民久而忘也，既書額，茲復圖其像於石，而勒是文以誌之他日者。九年面壁，一輩是杭，謝棄簪纓，棲心典要，倘要跨鶴乘鸞，現身說法，示我前因，鐵笛一吹，晨鐘數響，仙凡異境，知有相視而笑者。

李湛然

傳記

顧沅《元妙觀志》卷四 李湛然，字神微，號冷庵，太倉人。父靜養諸生，母丁氏。生七歲，送清真觀。及冠，充元妙觀書記。後至龍虎山，婁真人近垣授以法。年四十，隱於橫山北麓，築澹香居，奉母極孝，兼以金針度人。乾隆三十年九月化去。先一年賦詩留別諸道友，屆期諸友畢集，晷刻不爽，焚香沐浴而化。著有參同契闡注，冷庵吟藁一冊。得其傳者，橫山徐梧岡鳳章。

張資理

傳記

顧沅《元妙觀志》卷四 張資理，字一枝，號友桐，吳邑簞村人。本儒家子，幼聰敏，年十一出家朝真觀，爲沈堅蒼法師之徒。嗜學不倦，先由儒家言，通五千道德之旨，以及符籙祕典，靡不洞貫。行法歷有應

驗。雍正十二年，蒙世宗憲皇帝欽點入都，住正大光明殿。復從惠澹峯受法，爲御前值季法官。每遇雨暘，祈禱稱旨，屢荷上賜。乾隆十四年回蘇。奉妻真人命，往龍虎山上清宮領迎華院事。五十七代天師張存義授以五雷正法。丙申年，請假回蘇。丁酉年七月，郡紳士公請主席元妙觀方丈。戊戌夏，蘇郡大旱，奉各憲命，協同李宣仁、李殿揚祈雨，有驗。庚子春，高宗純皇帝翠華南幸，資理率同道衆迎駕，奏對稱旨，天顏大悅，賜白金五百兩，尤爲異數。乙巳歲，復亢旱，大中丞閔公敦請設壇祈雨，資理爲主壇，亦著應驗。他如治病祛邪，不能悉記。資理淡然寡欲，從不受人錢。平居惟焚香靜坐，暇時喜習漢隸，蒼勁入妙，片紙流傳，人爭寶貴，兼善吟咏。丙午年羽化，年七十五歲。

顧神幾

傳記

顧沅《元妙觀志》卷四 顧神幾，字斯立，郡之元和人。年十二，出家元妙觀，受業於徐東村。乾隆十七年，從徐入都，充御前值季。三十四年冬回蘇，時方丈惠澹峯羽師羽化，郡紳等即延神幾繼其席。三十八年五月，山門被災，神幾叩募，各宰官暨闔郡紳富等，捐貲重建，親自經營木石，督理匠役，晝夜忘倦。至四十年告竣，規模巍煥，人皆稱之。四十二年化去，年六十八歲。

詹太林

傳記

佚名《太上律脉·第九代傳戒律師》 維陽子晉柏。詹太林自述云：余幼思致君，長懷出世，胞胎江漢，曾紹書香於孔孟門中；穎脫玉隆，遂溯道源於元始會下。遇龍沙之掩井，於宵樂兮；見仙伯之掃壇，此其時也。親沖師於草閣，□刮仙蹤；檢大藏於乾元，景行觀柯。拾遺偈於仙洞，得秘書于良常。實有天緣，不可強也。庚午冬月，蒙譚師之稀遇，得續祖脈，會龍門之上游，徐觀山海。中山有約，復謁神京，演教十方，接引多士。內有穆清風，苦志修持，寒暑無間，康熙四十八年二月十三日，節屈春中，遂將大法付焉。

姚太寧

傳記

閔懶雲《姚耕煙律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三） 師姓姚，名太寧，浙江崇德人今之石門縣。少孤，寄養周姓，穎悟非常。年十三，見賞於沖虛子即伍真人。師亦自命不凡，不苟求利達。以上出崑陽《鉢鑑》。嘗從我先族祖大司馬公諱夢得，字昭余出征猗猗，陪宴土司秦良玉，飛矢入營，連斃三士卒，師危坐，色如常，氣膽之壯可知矣。此說出《湖墅紀聞》。聞故明國事日蹙，遂隱浙杭之西湖，自號耕煙子。日益韜晦其才，惟釣魚歌詠，以適天性。會沖虛子復自豫來浙，遂師之，而盡得其傳。已而歎曰：「長生之道，固如是也。然士各有志，今而後真可生死自由矣。」至癸未故明崇禎十六年冬十月一日，凝素謝子過浙，聞師名，造問長生訣。師告之曰：「國祚將移，生民塗炭，駐世非易，保戒尤難。我將先我師而歸，子速往，尚有得。」遂爲書一函，拜囑而送之錢江。

曰：「子詣師居，爲我好辭，來歲元旦，某當恭俟於蓬山之麓。」凝素問以故，曰：「我怕讀號國夫人一絕耳。」指「平明騎馬入宮門」句。語畢，淚如雨下。舟既發，師遂立逝於江干，顏色如生，七日不倒。居民始爲卜葬於六和塔，題曰「姚耕煙律師墓」云。與《金蓋雲箋》中謝太易撰師本傳，及《鉢鑑續》所載，語同而稍簡。

謝太易

傳記

閔懶雲《謝凝素律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三） 師姓謝，名太易，自號凝素子，江蘇武進人。性愛潔，生不茹葷，爲林處士逋後身。以上十四字出《鉢鑑續》。嘗徙寓毗陵紅梅閣，每徹夜倚梅，靜領逸趣。相傳月夜聞環珮聲，精格致也。《逸林》載：師嘗居毘陵紅梅閣，閔爲張紫陽、薛道光、陳上陽輩手註《悟真篇》處，有紅梅百本，紫陽所手植者。師於月夜常聞環珮聲，一夕偶坐，恍惚間見羽士數輩，最前長者約四十許，末一少年約十四五，笑語而至。長者顧少年曰：「汝註《道德經》深入淺出，而無鉛汞氣，然正是《悟真》心法也。」中一人曰：「盍往孤山？」長者忽指師曰：「此老何來？」師遽起，忽不見，恍若夢遇。師自是有出塵志。

歲癸未明崇正（禎）十六年《逸林》作歲壬午，茲從《鉢鑑續》，至孤山，有終焉志。旋得白註《道德經》，伏揣之。《逸林》載：壬午至孤山，得白註《道德經》，始悟毘陵所遇長者張，少者白也。第未解其爲《悟真》心法，後就正於姚耕煙云。聞耕煙名，竭誠持謁。耕煙感之，起而告曰：「道無爾我，緣有深淺。我師隱廬山，與子有緣，即往訪，猶得聞道。」遂起就道，耕煙爲具書，且留飯。辭持書出，送之江干。舟發十餘里，猶見耕煙鵠立也。抵西江，不遇，遍歷山曲無蹤。至武昌，上龜山，見一羽衣攜藜杖，翩翩而下，手招而呼曰：「客愛梅，客師遊廣信，臘朔返廬山。」瞥視之，乃耕煙也。急前趨，忽不見。至期果遇，遂呈書，並述囑。冲虛默然久之，曰是矣。遂爲解釋章註，縱談元（玄）奧，一動一靜，咸囑體認。隨游至武陵，授以宗旨大戒，凡諸法秘，咸備聞之。轉瞬元旦，冲虛子逝，師爲卜葬於武陵之平山，遂廬墓。干戈擾攘，無能驚及，師蓋有以作用也。以上事實，參訂於《逸林》、《鉢鑑續》二書。

世既泰，返江南之金蓋，訪梅華島。寄跡何山趙莊，復植梅於左右，當時稱勝境。《逸林》所載如是。○愚按何山趙莊，即元趙仲穆金粟園，文衡山嘗居

之，有《金粟園唱和一集》行世。《鉢鑑續》所謂趙莊有二，一在何山，其一即今梅華巢。《淨明真詮》所稱龍樵道院，是其舊址也。究無確據。稽之山前父老，謂爲隱於金蓋東偏，即今梅華巢，未知孰是。《金蓋雲箋》載：師於順治十四年丁酉來山，居梅華巢，手著丹經，復廣植梅。至康熙癸亥出山，不知所之。康熙甲辰，出謁崑陽王祖於宗陽宮，又多授受。靖菴先生比師曰鶴，赤陽子稱師曰梅仙，亦可想見其丰神矣。著作頗多，傳世不少。有《白註道德經疏》、《參同契註疏》、及《金仙正論》、《慧命篇》、《金丹火候》；又《梅陽清賞集》、《植梅譜》、《日用編》等書，凡十餘種云。其最元（玄）者，《金仙正論》、《慧命篇》、《金丹火候》。癸亥出遊，不復返。以上本於《金蓋雲箋》。

嘉慶四年，有僧稱柳華陽者，寓京師之天壇東側，年約四五十許，有謂安慶人，有謂武進人。余慕而造訪，出示著書，目同而文小異，今且付梓。柳華陽詎即謝凝素歟？抑其元（玄）裔歟？總之仙佛一家，今古一時，萬靈一性，何謝何柳，書傳則幸云。

朱太倅

傳記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朱太倅，字冲陽，崑山人。讀書好古，得詹真人法。句容笮重光、青浦諸嗣鄆與之遊，直以師事之，問飛昇黃白之事，即叱曰外道也。主江都瓊花觀最久，不與儔類伍，及見蜀之余生生，遂訂爲莫逆交，唱咏甚得，著有《山居樂集》。國朝王豫《江蘇詩徵》。○詹真人當即詹太林，以龍門派核之，太倅亦當譚守誠弟子。其示人詩云：習靜歧儒俗，居山異市塵，斷齋忘大欲，辟穀想真傳。有著成迷妄，無心合聖賢，瘦筇兼野鶴，隨境度流年。玩其詩，蓋亦證道者。國朝張邦伸錦里新編：余謚字生生，號鈍菴，青神人，明大司馬肅敏公裔，世授衛指揮千戶，值流寇亂，爲黃冠，避難江東，賣詩文自給，嘗寓吳門客舍，自言爲梅花作主人。康熙乙丑仲夏，蛻化於瓊花觀，時七十九。按生生亦當全真道士。又吳震方述異記：諸嗣鄆，順治辛丑進士，習玄門之學，築精室余山，號九峯山人，晚年無疾騎鶴化去。後忽寓書崑山葉詡菴寄仙茅三

兩，初菴發書，皆出世語，所寄藥則當歸也。未幾鄉人來京，聞其已卒，乃大駭。明年，初菴卒於京。按嗣鄆，亦有得於全真之學者。

孫太岱

傳記

閔懶雲《孫碧陽律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三） 孫師碧陽子，徽郡麗男子也。年十七皈元（玄），名太岱，戒行精嚴，未幾仙化，爲虛堂律師戒弟子。虛堂姓黃，開太微律院於詣墅，傳列卷二。方師之在俗也，人爭以女妻之，師惟微笑，同庚者訝之。師問曰：「子都今存否？存亦幡然老翁耳。此色身肉成者，一朝腐爛，鮮不掩鼻而過之。」聞者皆大笑嗤其腐，師不能耐，乃出奔。遇虛堂律師而師之，疊受三戒，令居小桃源。《逸林》載：師上有三兄，其長兄爲雲隱律師族婿。當師出奔時，父母俱歿，其兄訪得之，將逼以歸，雲隱爲處置。乃居小桃源，出皈詣開太微院黃律師，因受三大戒焉。越一年，無疾逝。是爲青華孫律師。青華，其自字也。《鉢鑑續》所載如是，《逸林》謂師爲李青蓮後身，歿十載後，憑乩普度，嘗自述其生平如此。

陶思萱

傳記

閔懶雲《陶石菴先生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三） 先生姓陶，名思萱，字紀瞻，一名太定，自號石菴子，歸安增廣生。祖籍會稽，蜀高士靖菴先生之族姪，晉淵明先生三十九世孫也。原序無此二十一

字。高祖德培，自會稽遷烏程。祖祥，湖郡諸生，還歸安之戴華鄉，世業賈，稱巨富。父淳，有詩名，早卒。母董氏，名兌，七歲能詩，十六歲歸陶，十七生先生。祖母莊〔氏〕夢無數金甲神，各執旂節指揮其宅，智火萬端，隱隱內發，人宅俱搖搖不能持，鄰里號叫驚救。〔莊〕戰慄而覺，以為不祥，大惡之。越二載，父果卒。莊又惑於命數，遂養外宅，依外兄董香光以生。迨莊歿始得歸，年已二十三矣。母董，著有《棘憂草》若干卷，香光為端錄。先生寶之，見即悲痛，終身不能卒讀。事祖如事父，病革，割股以食之。既不起，願以身殉。晨溪雪蓑翁見卷二靖菴先生傳注，其師也，理論至再，始進粥，三年未嘗笑。先生生而神慧，九歲能賦《白楊吟》以寄性，以不能得祖母莊心，悲鬱成疾。性嗜詩畫，尤精蘭竹，善草隸。雪蓑翁強之試，乃入泮。時祖年已邁，先生亦年逾三十。已而世事日非，不復應試。歲飢，官不之賑，先生盡發倉粟以濟，〔飢民〕集若雲。無賴子以集眾鳴之官，官不之察，家因破。雪蓑翁力救之，罪始脫。收其餘燼，資不盈萬，意恬如也。遂散其僮僕，井日親操，若固能者，暇則賦詩作畫。妻莊憂之，先生論曰：「東鄰某，尚書孫也。鶉衣百結，妻子菜粥，營而後得。豈素貧困耶，今若此，可知蘇困有數。且較之吾家之居蜀者，求作太平雞犬不可得，汝曹賴祖宗遺澤，寢處無喧，尚不自足歟？」為取琴鼓之，和若春風，悅乃止。

乙酉春順治二年，族叔〔陶〕然率甥某某歸自蜀。先生欣然析其己產以安外弟，送其叔然休金蓋，是為靖菴先生。秋，靖菴復他出。越五年歸，見其鬚髮純白，向之悲號，氣幾絕。聞者皆為垂淚。原序無此三十五字。此本《鉢鑑續》傳文。無何〔妻〕莊歿，長子澄年十八，次子漣年十四，皆聰慧，貌端麗，智圓而精，三教經史，覽無遺義，著作超群，動靜卓然。見之者無不擊節歎賞，曰：「是陶氏千里駒，宋之二蘇也。」不一載相繼而夭。女一及笄未字，亦死。鄉人咸痛之，以為天道無憑。先生曰：「惡，是何言也。天之生材，各有其用，祖父箕裘，繼之有道。我子若女，殆不以此為志者，宜天之不我子女壽也。我非不欲富貴功名也，富貴功名非吾家故有物，且憂國有人矣。一子道成，九族升天。昔我叔浩然氏，旋休旋出，櫻鋒冒鏑，萬死一生，五年之暫，蹟遍塵寰，致令翩翩美少，奮成皓首，行何其悴。今乃裹足勿出，止何其固。知事已然，蓋將

假梅島作桃源耳。我故有繫眷入山之志也，我子若女無是志者無是福，無是福者無是壽，是以去。不然，清福一家享，何難拔宅飛昇，守我忠孝祖訓歟？惟能完人道者，斯克享天福也。」於是浸淫夫蒙莊，咀嚙乎釋典，有年，乃手註《周易》、《參同》、《悟真》等書，頗稱靖菴志。遂入金蓋，復多著作。稽之《金蓋雲箋》，先生著有《周易註疏》、《悟真》、《參同》二種註疏，《南華經註》，纂有《道緣斗機》、《玉樞經集註》、《玉皇本行經集註》、《千真雷機》、《紫庭經註疏》等書。外遺有《（金蓋）雲箋》六本，內記本山四十八年事實。門人徐紫垣訂為十二卷。先生生前有嘗開鐫其叔靖菴先生各種遺書，刊其太夫人《棘憂草》董書碑本，成十二帖。又訂本山《萬年簿》一冊。今其各種著作散諸四方，概以殘缺云。

又有年，靖菴先生卒，先生繼其志以守。以上悉與閩南仲先生所撰《陶石菴入山序》文，大略相同。范青雲著《金蓋雲箋》序言亦採述之。嘗謂門人徐紫垣曰：「讀書不忠孝，修元（玄）不清淨，譬如引泉入壩，遺羞潔類，罪在不赦。茲山立法，教孝教忠，上承呂、衛之宗，呂即宮無上，謂純陽帝君也。衛謂宋末衛正節先生。不替邱、王律派，謂邱長春真君、王崑陽律師。始稱種子。子本望族後賢，性淳而樸，識道根源，大器也。毋小就筆墨濡染，適足累性。當以我為戒。」先生蓋現身說法也。按卷四有徐紫垣傳。其居山日惟靜默，晨起讀《學》《庸》一過，繼之《道德》《楞嚴》。晚則炷香禮斗，以祝世泰。以上出《鉢鑑續》載，稱陶石菴律師卒於康熙壬申七月初八日云。

壬申秋夕康熙三十一年，夢至一境，山削水曲，殿宇巍峨，傍有小樓，陳設富麗，中坐一叟，冠碧玉冠，衣翡翠裘，朱履黃條，侍從雲集，絲竹管絃設而未作。俄見一人方巾而少，自後出見，即轉趨叟前曰：「三十九世孫某至，留否？」曰：「得非戶外立者乎？」曰然。先生趨進，伏於地。叟曰：「我淵明也，是爾遠祖。昔爾志願清潔，今果垂熟，毋過高，過猶不及。歸則示期化，是亦一道也。」語未畢，內樂大作，遂寤。次日辭世而逝。此說出於《楊氏逸林》。門人紫垣子卜葬於靖菴先生墓側，地曰石菴龕。由先生墓得名，至今傳之。先生於儒曰處士，邑人嚴我斯題其墓碑曰「清處士陶石菴先生之墓」。於龍門為九代律師。《鉢鑑續》稱陶石菴律師。

周太朗

傳記

閱懶雲《周明陽律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三） 師姓

周，名太朗，字元真，號明陽子，江蘇震澤人。茅山乾元觀之宗嗣，先皈玉陽孫宗師於茅山乾元觀。杭州金鼓洞之開山祖，金蓋山雲集之宗師也。考之《鉢鑑續》載：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徐陸巖始主雲集講席。此後居金蓋者，周律師門下所傳者為最盛，咸奉周為宗師，故稱宗師。○愚按明陽子受宗旨於玉陽孫公，承受戒律源流于陶、黃二公，原係靖菴所傳者，故稱宗師。七歲能詩，赤陽子見而奇之曰：「是元（玄）門真種子，囿於利達，非其志也。」既長，性嗜平澹。強之試，入郡庠。惟以古人自居，邑人皆敬之。年二十，隨父仕至京師，謁白雲觀，虔禮七真殿下，誓願出家，以親在未遽也。越三年父歿，扶柩歸里，喪盡其哀，祭盡其誠。服闋，窀穸既安，乃決意捨俗。復遊人海，往來觀中，願依觀主而居之。崑陽真人諭之曰：「師在江南，宗律將於汝一貫。」乃南返至茅山，遇玉陽孫祖於乾元觀，稽首執弟子禮，從事宗教，得名太朗，號曰明陽。故篇首稱乾元觀宗嗣。遂從遊名山，祖則極意砥礪。師益爭自琢磨，篤志不移者有年，宗旨盡得。

歲甲辰康熙三年，復遇赤陽黃祖於大德觀，互見卷二赤陽律師、玉陽宗師兩傳內。進受大戒。黃祖大契之，謂曰：「昔我遇汝於家，汝纔七歲耳。光陰迅速，子髮已斑，愚按康熙甲辰歲，師年方三十八歲，蓋其髮已斑云。我老矣。汝承師命來，三百年一行大事，謂〔受〕戒律正宗。非子，我誰與。」遂與約而別。《金蓋雲箋》載：明陽子於康熙乙巳後，常來金蓋，究問江湖樞要於靖菴先生。故其後靜鎮鶴林，一如法制，絕無水妖決闕之虞，皆陶、黃所教云。是歲秋，崑陽真人至武林，相依兩載，多所授受，學更進，六通具足。時西湖棲霞嶺有金鼓洞，舊稱名勝，懸崖倚空，未有屋宇。師愛其境隔紅塵，掛瓢巖下者三日，洞主僧慧登法師至。《金蓋雲箋》載：慧登為杭城菩提菴主僧慧

源同參兄，夙聞周律師道德之名。既見，遂以金鼓洞歸周，乃得建觀宇云。一見契合，舉山施於師，師拜而受之。已而同志永甯王師來自金蓋，始共結茅，繼建瓦屋，遂開金鼓洞，即今之鶴林道院，參元（玄）訪道者雲集。其中人物、古跡，具載《金鼓洞志》。愚考志中載清源撰師傳文，與《鉢鑑續》所載意同而文異。此篇節次，悉本諸《鉢鑑續》、《金蓋雲箋》兩書。

歲癸丑十月朔，黃祖來召。師已齋沐前迎，相視微笑，曰：「去留一也。願師善護諸。」祖亦首允，以手遙指曰：「戊子當來。」師曰諾。此說參觀於卷四戴停雲傳中自見。祖復以如意、玉塵、芝杖、卷冊付師，此即靖菴遺齋來杭之物。師拜而受之。是為龍門第九代律師。見《鉢鑑續》。

懶雲子曰：當時從師者千有餘人，此句見《鉢鑑續》。其得宗旨而能樹立者，惟我子高子東籬宗師，於周律師門下獨承宗旨，未嘗受戒，後繼范青雲宗師，入主天台桐柏山崇道觀講席。與停雲戴師、於周律師門下為統領弟子，其後承主金鼓洞講席。凝陽方師、靜靈金師、逸陽孟師，數人而已。以上諸師均有傳列卷四。聞之輕雲子曰：「全真一派，東華而下盛自重陽，按之《道譜》，東華姓李名亞，元封全真大教主東華紫府輔元立極少陽帝君。李傳鍾離雲房名權，元封正陽開悟傳道垂教帝君。鍾離傳呂純陽名巖，元封純陽演政警化孚佑帝君。今皇上御極之九年，晉封變元贊運四字，加於舊封號之上。呂傳劉海蟾名操，元封帝君號，於宋末開北宋一派。呂又傳重陽帝君。重陽姓王名嘉，元封扶元協極重陽帝君，於宋末開北宋一派。傳邱、劉、譚、馬、郝、王六真君，暨孫元君，是為金蓮七宗，俱於元時救加封號。全真道派於斯為盛，故曰東華而下盛自重陽也。歷傳邱、趙、張、陳、周祖，周傳張、趙、王、黃，並傳沈、衛、沈、孫諸師祖。皆奉元始度人無量之心，修其內觀無心之法，故能化愚迷成知識，遵正軌而破歧途，不重法力神通長生不死，惟煉性淳心淨，大道同風。逮我明陽子周律師出，祖道南行，外與沖虛、沖陽、虛堂、怡陽、雲隱、心月、諤山、青雲、凝素、石菴、全陽諸大律師後先頡頏，內而茂陽、華陽、永甯、融陽、小童、停雲、凝陽、靜靈、賓陽、逸陽、東籬諸師，一秉玉陽、太和、平陽、頓空之宗旨，上承無我、復陽、崑陽、靖菴、赤陽之戒律，廣揚唱和，元（玄）風慶會。自元而降，殆無有過之者，猗歟盛哉。」

師生於崇禎元年正月二十日，卒於康熙五十年九月九日，住世八十有四歲。生卒年月出《道脈源流》。

王太古

傳記

閔懶雲《王永甯律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三） 王師

永甯子，四川夔關人也。蜀亂南游，初休金蓋，年已七十五矣。按《金蓋雲箋》載：師於順治十七年來山，年已七十五，而身任樵採。禮靖菴陶祖爲師，赤陽黃祖亦重之。師嘗往來其間，佐明陽子創開金鼓洞。及後陶、黃並逝，乃偕明陽子守鶴林。按師於康熙十三年甲寅，年已九十，始出山佐明陽子創守鶴林。○以上本《金蓋雲箋》。樵採身任，得閒則持誦禮拜。一日歸自外，神意脫然，不誦不禮。明陽子將問之，師笑曰：「君既知我，何以處我？昔我之從靖菴氏也，歷險出艱，盜聞至道，而未能守。赤陽子謂我有材，終成大器，上續律宗，下開元（玄）徑。今知道貴無我，欲淨理淳，千經萬典，發明心學，完我太古，頭即玉京山，心即法王城。語言行事，理之發於外者也。過去、未來、現在，古云不可得，我云何必得。又轉而進曰：自然得、求不得。譬如天明入室，物物件件、巨巨細細，悉知悉見，何勞思索。我輩黑夜入室，故一無所見，東摸西摸，撈得一物則喜，因而棘手刺額，種種不測者有之。何不持燈而入，雖未若白日之明，而誤觸可免。此師道之不可無，經藏之不可失也歟？吾聞之，古之人假前哲作明燈，所貴自立。閱彼程圖，一步不走，十年還在家裏坐。購了多少拄杖，渾身傍著他，脚力一些不用，看他如何替行得？世之人不之察，歸咎圖、杖而不自責者，比比然也。豈知經藏，程圖也；先生，拄杖也，亦明燈也。靜以待旦，諸物洞見，水到渠成之義也。學力所致，自然之道也。世之人不學則已，學期立悟，故鮮不棘手而刺額也。道固如是也。君既知我，何以處我？」

明陽子遽然起，肅然拱曰：「諾。」師聞而謝且拜。遂擇日懸陶、黃二祖像，爲師更服加冠，鄭重其儀，付以三戒。即取師言「完我太古」

句義，贈名太古，號曰永寧子。師之原名慎，字止止，按《金蓋雲箋》載，止止二字，靖菴所賜。故《鉢鑑續》稱止止道人。師自是事周如師，而周則以兄禮待之，相處數十餘年，於宗旨互有闡發。以上均出《鉢鑑續》。嘗聞周以融陽童師爲師後，師則兼取許青陽，遂命融陽名曰清和，青陽名曰清陽。稽師後明陽十年而逝，融陽已化，師之殯與葬，青陽獨任之，人始服其先見之明云。此說蓋聞之沈輕雲律師。師生於萬曆丁酉，卒於康熙辛丑，享年一百二十有五歲。葬於棲霞嶺北之天官山。是爲龍門第九代永甯律師。

呂太晉

傳記

閔懶雲《呂全陽律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三） 師姓

呂，名太晉，號全陽，原名徵，別字又崑，姑蘇長洲人。雲隱律師族子也。年十一出家，二十二受初真戒，二十五進受中極戒。於是雲隱律師呼入密室，然燭焚香，拜跪起而告之曰：「昔余早歲棄家，尋親訪道，遍歷山川，得遇先太律師崑陽王真人，授余大道，結茅自立。予父即爾祖，一脈相承。汝今頗有志行，疊受律戒，爲律門弟子，精修勿懈，屏絕旁門。此汝祖積功累行，仙靈不昧，諸子皆賢，可以承宗祧，復生汝身繼此脈，甚慰祖望。今余年邁，恐先師秘旨日後無傳，特以大戒，兼附一偈，首授與汝。其偈文曰：吾道貴修身，戒行毋虧少。放下萬緣空，寂爾元（玄）中妙。智燈朗如月，心光徹宵曉。性體湛然明，證果天仙道。汝其竭力修持，闡揚大道，勿替先志。勉旃毋忽。」以上出《冠山源流》。師嗣是坐忘一室，晝夜不偷，遂造巔盡。《鉢鑑續》所載如是，其說較《冠山源流》有所加，茲刪述之如此。

懶雲子曰：輕雲子云當時南北律師數有千計，得如師者，其惟我明陽周祖。周克以無爲爲用，師則以坐忘爲功，不顯法力，不尚神通。舍周與師，其誰與歸？雲隱律師，可謂得傳也矣。仙佛有種，信然。

范太清

傳記

閔懶雲《范青雲宗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三） 師姓范，名太清，號青雲子，湖廣江夏人。玉陽孫祖弟子，獨承宗教者也。早歲任俠，而學富五車，性薄名利，嘗不應福藩召。按《楊氏逸林》載：江夏范某篤學而任俠，從者甚衆。阮大鍼慕其名，矯福藩旨下招，將以助其惡。范不赴召，易羽衣而出，自號青雲子。馬、阮等復大緝無蹤云云。毅然擔一瓢一笠，隨身無銖蓄，托蹟徧天下。稽其皈依孫祖也，歲在我世祖章皇帝之元年。師年三十九，脫青衫，易羽衣，入茅山謁沈祖太和宗師。祖命嗣玉陽門下，得元（玄）偈一百十首，而復使之遊，曰「應盡乃來」。其間之艱難困苦，出入於水火刀兵，具見師手述《鉢鑑續》。已而纖介悉應，十年乃歸。太和宗師將辭世，孫祖乃爲命名加冠，復授以錦記數章而出。然師猶志在豪俠，輕死生，放浪雲林，屢遭觸折者有年。游至天台時，雪初霽，乃獨登瓊臺，仰天長嘯，山谷爲之應聲，如鸞如鳳，餘音四繞。師得心動，瞥見孫祖戴笠而來，遂攜師去。越十有二年，返駐桐柏，人第見其休休焉，得得焉，問水尋山幾三十載。以上大略核之《鉢鑑續》，所述相符。年逾百歲，而狀如四五十許。人問之，則概以四十三對。此說蓋聞之沈輕雲律師。

東籬子曰：當師之居桐柏宮也，山地四十里，久爲邑豪佔據。師以事達九重，恭奉憲宗皇帝特旨下頒，敕建崇道觀，賜田六百畝。使清聖孤竹子之古像重輝，按《桐柏山志》載：師嘗掘古石像二，背有鐫文曰「伯夷之像」、「叔齊之像」云云。後得建觀，因崇祀奉焉。禪仙紫陽氏之遺蹤顯著，紫陽氏姓張，南宋時人，嘗居天台，著《悟真篇》。雍正間賜禪仙封號，建觀崇奉，實師之力也。見《桐柏山志》。桐柏一山，遂爲天下望。事在雍正十二年。此師出於萬死一生之餘，而功成身退者，具載《桐柏山志》。

輕雲子曰：范宗師以一身獨承沈頓空宗師、衛平陽宗師、沈太和宗

師、孫玉陽宗師四代之宗派，此說須參觀卷二孫玉陽宗師傳。於康熙、雍正七十餘年中，歲常往來於江浙，得受崑陽王律師《鉢鑑》五卷。《金蓋雲箋》載：康熙六年丁未之秋，我祖師王崑陽真人來山。九月，湖廣青雲子范太清，爲宗師玉陽孫公高弟，來謁真人，授以《鉢鑑》五卷。明年正月，青雲子乃偕龍游童融陽辭去云云。愚按《鉢鑑續》所載大略相同。時復與諸先律師遊，復手述《鉢鑑續》九卷。始於順治之甲申，迄於雍正之乙卯，自順治元年至雍正十二年，上下九十二年間，皆師耳聞目擊之事。其於龍門宗律，實繼邱、王之緒，而總持樞紐者也。厥後崇道觀落成，俾我子高子即東籬宗師，爲輕雲子之師，故稱子高子入主講席，而自投閒於四方，其足跡絕不向天台一至。已而歸老於鶴林即杭之金鼓洞。是則我高子之學，雖非范授，其宗派之流傳，顯有繼述矣。師生於萬曆丙午明神宗三十四年，卒於乾隆戊辰，住世一百四十有三歲。東籬子爲葬於鶴林之陽，地在報本堂側。是爲龍門第九代宗師。愚按此篇大意，蓋聞諸輕雲律師者。

愚按孫玉陽門下有閔、周、范三子。閔子《心燈》無傳，茲置勿論。周明陽子始受宗旨於孫宗師，繼受戒律於陶、黃兩師，實爲統承王、沈二師之宗律者也。竊查明陽子門人衆矣，獨一東籬子稱宗師，蓋其不戒而戒之，躬修退守宗風於桐柏宮。若青雲子，雖始終於玉陽門下，而身任事於《鉢鑑》之源流。可見范、高之學，其後先繼美於天台者，無非太和子一脈之心傳。況周、范本屬同門，即援孫、黃以例之，亦事同一轍。則范之與高，正不必歧而二之，亦無庸統而系之。但曰：若龍門一流，其第九代則有范青雲宗師，其第十代則有高東籬宗師，可也。輕雲子所謂「雖非授受，顯有繼述」，綦慎重矣。蓋不必自我傳之，而自不絕於世也。今懶雲子爲東籬翁高足，其在斯乎。廷博謹識。

穆清風

傳記

佚名《太上律脈·第十代傳戒律師》 昇陽穆清風，字玉房，宗源姓呂，繼託穆氏。戒律中續代傳燈，必標本源。故地中州，慕道入玄，雲

遊名山，逍遙吳越，朝謁乾元，親遇本師維陽詹公。歲在己丑老祖誕日，授我嗣傳。又於成都梓潼宮演教，歲在甲午，登壇三次。領戒弟子保舉，懇傳秦地朱子，法名一和，素有道緣，源流心印，當續子傳。於康熙丁酉歲仲冬月庚辰日，付之大法。

陳清覺

傳記

劉沅《碧洞真人墓碑》（《道藏輯要》翼集一） 陳公清覺，楚之武昌人，為少年名進士，入庶常。其天資穎異，宜有大過人者。繼而辭官歸隱，從武當詹公太林遊，講求養生之旨。康熙二十六年入峨嵋，至蜀郡，結茅於青羊肆側。時趙公良璧為蜀司臬，駐節江干，偶於公遇而契，為葺其居；肖呂、韓二公像，顏曰二仙庵。四十一年，以清覺之賢請於朝，蒙聖祖俞允，並賜以丹台碧洞之額，又御書張紫陽詩章賜之。公之榮寵可謂至矣。惟聖祖不以方外而棄之，惟趙公亦不以方外視之。堯舜在上，下有巢許，惟茲可以當之。明年，趙公遷浙江藩司。越二年歲乙酉九月二十二日，而陳公遂辭塵矣。公沒而思之者衆，其徒末吳本固、甘合泰等，殮公以塔。平涼楊光遠序事於石，而歲久剝蝕，無復句讀之存，今其徒愈不得而知矣。公之見重於聖祖如是，必有大過乎人者，宜壽世以導來。茲固公之徒，第以方外事公，而不達乎行藏之義，非所以為公功也。故揭其旨而記之於石。

趙良璧《新修青羊二仙庵碑記》（《道藏輯要》翼集一） 歲乙亥仲呂月之二十日，余歷其地。遠望觀一小廬，趨而扣之，見老者盤膝靜坐，面貌沖容，真有道士也。驚喜注目久之，余亦不問其姓氏里居，即拉之並轡而歸，供於署之積翠軒。渠惟兀然盤坐，斂神靜性，終日夜不吐一言，不作一響。余敬而禮之，問其由來，曰青城是也。問其齋供，曰隨緣過也。再問其鄉貫姓名，曰楚人而俗姓陳也。【略】余所遇之陳道翁，靜而

修真者也。守一塵之境，不求人知；甘簡食之風，寂焉塵表。煉本性之光明，任去來於何有。野鶴無心，白雲常在。余之相遇於道翁也，緣為之也。因思修真養靜，一切原空；然皮隔尚存，而風雨不蔽，半菽不飽，則余今日之遇則何耶？爰度其地，經營基址，採購木植，付彼梓人，構亭一座，豎靜室三間。東西朔南，各建靜室，另立安單六間，接大眾也。客座三間，待隨喜也。又另立安室三間，為養老之堂也。以及了門廚舍，共二十四間。前後栽以竹木。又計道糧之所需，即於近庵處（買田）二契，其用價八千兩，每年可栽穀種十石，條銀六兩，以供本庵之道供。即一切大眾往來安單，來不拒去不迫，一體供養，以溥大同之志。時藩司高君，樂助銀三千兩，而庵中諸事悉以告成。適護府之李牧，同各縣令進而言曰：庵中事事必備，某等欲共建外山門一座，可乎？予應之曰：唯唯。亦不日告成焉。

紀事

趙良璧手諭（《道藏輯要》翼集一） 乙亥夏，採興於南郊，偶遇清覺道者於青羊宮之左。其容穆然，其貌沖然，誠靜養之全真也。余敬而禮之，遂延入署中，膝談數日，渠以謝歸。余思修真養性，茅舍為妥，粗粒是飽；而風雨不蔽，半粟不供，即使靜念不移，觀者能不記憶？爰於其地構室三間，建庭一座，匾曰二仙庵，聯曰心性。復於其地之四角各豎一室，隨其徙遊者養靜其中。另造單房三間、廚房三間，以濟過往。又用價八十兩置田二契產屋，使室廬永久，道糧有（繼）。蓋藉以無心之遇，而成有心之計。人謂一念之誠，而不知宿緣有在，了此一段因緣耳。願世世守之，在世為清覺之齋供，去世為清覺之香煙，式相守毋相論也。倘有不肖逆類私行盜賣，即赴有司，與援同罪。

陳清覺《新建青羊二仙庵功德碑記》（《道藏輯要》翼集一） 今於乙亥之秋，幸遇臬台趙公，創建一靜室，其名曰青羊二仙庵。所以輔翼修行，即青羊宮之別館也。其間曲折周致，安頓新奇，俱出人表。而又多置齋糧，使存久遠。愚不知何幸而遇之，青羊宮又不知何幸，而得大善人之

護持乃爾也夫。【略】愚迂而拙，不足爲道德光，亦不足爲趙公重。惟敬撰俚言，勒之碑銘，以存趙公不朽之功德云。

洪成鼎《重修二仙庵碑記》（《道藏輯要》翼集一）二仙庵曷昉乎？自康熙乙亥廉使趙公良璧遇仙始也。公休暇日偶遊西郊，尋張三豐真人詩碑遺跡。恍惚若有所遇，蹤跡之，不覺步入叢篁中，見草團瓢有道士跣趺習靜，內供小圖，畫兩仙人像。問之道士，以呂（洞賓）、韓（湘子）二仙對。公睇視，大驚異。道士楚人，自青城來，名陳清覺。公與語，深契元（玄）旨，益異之。蓋公平昔通道甚篤，適有邂逅遇，而二仙庵建修之緣，於是乎起矣。先建正殿祀呂祖；後建亭並祀呂、韓二仙，遂顏曰二仙亭；最後建斗姥閣，並靜室單房、客寮茶習，共數十區；更捐俸買田二契，供香火。大概具公碑文中。復請於朝，康熙四十一年歲在壬午十二月，欽賜御書「丹台碧洞」匾額，並《悟真篇》「赤龍黑虎各西東，四象交加戊己中；復姤自茲能運用，金丹誰道不成功」詩一章。乃建御書坊於亭南，題曰了門。公自號海岸，每有會心，拈句書聊，皆有獨契，恒不時至，止與陳翁密談，講堂與中事，竟日夕不休。及公遷浙藩，特留示禁，其多方維護，皆公一片樂道惓惓、度世婆心也。

張清夜

傳記

安洪德《重修四川青羊宮碑記》（《道藏輯要》續翼集一）未幾，於城南武侯祠中，得識道人張清夜。道人係東吳名士，遁跡於此者。其居武侯祠也，培園林，植松柏，殿宇垣墉煥然一新，其功未易一二數也。余既重道人之高隱，又見其勤於所事，因以青羊宮屬理焉。道人曰：「此雖係道教祖庭，固吾分內事，然吾老矣，無能爲也。」未得承應。及後本府王太尊聞之，又諄諄懇請，無可辭。是年癸亥，遂令其徒汪一萃任之。道人亦時至宮，極力調護，相輕重緩急之宜，縮衣食，銖積鎔累，並廣爲

募化。至乙丑二月十五日，恭逢太上聖誕之辰，即創懸鐘板，接待十方。一時道衆聞聲雲集，得以執事有人，清規復振，儼然成一大叢林也。由是先修後之玉皇樓，紫金、降生、說法三台，及後之混元殿。丁丑，汪羽化，徒孫王陽奇繼之。越三年，中之八卦亭，左之三官殿，右之祖師殿，及今之無極大殿，次第告成。其餘，又裝金像，飾棟樑。前後歷有十七年，約費四千餘金，而青羊宮之勝景，十倍於前矣。他如牆垣砌道，謀所以振作之者，其勢方繩繩未已。

道人今年八十有四，則余亦以老解組歸里。憶當時升沉靡定，東西轉蓬，未能助一臂力。顧茲巍然改觀，曷勝感慰。爰述本末，以勒道人之績於不朽，則青羊宮之昭著，得以萬年不息矣。是爲記。

徐清澄

傳記

閔懶雲《徐紫垣先生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四）先生姓徐，名清澄，號紫垣，原名拱宸，字北瞻，江南崑山人。遭家多難，因而出世。師蓋性嗜元（玄）學，崇真斥僞，而議論鋒如。族之顯者未之識，及遭不造，羣不之解，乃出走，年已二十九矣。未詳其所爲何事。《鉢鑑續》所載如此，謂其族叔乾學輩未之識云。營道路間，心鬱鬱不能平，倦而假寐。有青衣數輩，同聲而歌，歌曰：「南山北山，彼秀此頑，一天陶鑄，實命不然。」一若有如諷如譏之意。忽爲行人擾覺。按《楊氏逸林》載：先生遇洛人宮無上於通州，呂四贈以南山北山一歌而別，事在康熙元年。參觀卷七神仙內宮無上傳自見。自是精神恍惚，應答失宜，益與世違者三十餘年。既爲人作寄書客，特至金蓋，及索書，又失所在。按《鉢鑑續》載：先生於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之春，遇其中表邵雷州於鎮江金山寺，得其書送浙湖之金蓋山，遂飯陶石菴先生門下云。但見脩竹萬竿，喬松數十本繞一敝廬，徘徊不敢入。俄一老翁年約八十許，扶杖而出，呼曰：「客進坐，老夫待汝久矣。」遂

偕人，歡若平生。竊異之，翻以為夢，已而神恬始悟。蓋先生與悟真子金山之遇，原未嘗有書，皆恍惚中之因緣輻湊耳。見《鉢鑑續》。翁亦為述行藏事，大契之，遂禮翁為師。翁盡以山事付之掌。未幾，為懸列祖像於丹室，鄭重其禮，授以宗旨源流，命名錫號。數月而逝，曰：「好事宗旨，毋滯毋拘。」事在康熙三十一年孟秋七日，翁即石菴嗣師也。先生年已六十有三云。

嗣是獨居金蓋，蔬食簞瓢，載樵載養，樂天機，忘歲月，時歌一曲。或而黃冠草履，或而披髮行吟，竹為之舞，鳥為之歌，馴哮虎，友麋鹿，朱蘭三放，么鳳羣來，師亦不自異也。按之《鉢鑑續》，先生於康熙癸酉手訂靖菴、石菴兩師手誌日月記，分十二卷。所載順治元年始，康熙三十年止，共四十八年事實，名曰《金蓋雲箋》，青雲子范太清為之序。又嘗刊石菴手纂經懺六部，並《道源》一卷。先生又手輯《黃庭經集註》行世。又載：乙酉之夏，紅蘭放於西澗，么鳳集於桐陽。丙申之春，朱蘭重放，白虎守扉，是年始大開經社。戊戌之秋，朱蘭三放，么鳳忽稀。明年己亥，先生乃逝。先生住山凡二十七年，其來山訪道者，則有程華陽律師、詹怡陽律師、初陽樊師、則陽孫師、南陽歸師、永甯王師、鶴嶺徐師、凝陽方師、旻陽葉師、青雲子范宗師等，及雲南金懷懷輩。先嗣師石菴先生族姪起哉，來山居二十餘年卒，先生為葬於下泉埠。

〔先生〕行將辭世，為山開經社。二（次）年，積資置田五畝。即今竹字圩田五畝，係先生於康熙五十六年手置。人問之，〔答〕曰：「無恆產者無恆心，山須人守，我恐餐風食蔭，後來者將不旋踵而去也。」已而金鼓洞凝陽子姓方，遣其門人陸巖子亦姓徐來山，先生乃說偈而逝。其偈語無可考。是為金蓋嗣師徐紫垣先生，於龍門為第十代宗師。先生生於崇禎庚午，卒於康熙己亥，住世九十歲。此篇大意悉出《鉢鑑續》。青雲子曰：嗚呼先生，其亦人盡見天者矣。據《鉢鑑續》讚語。

戴清源

傳記

閱懶雲《戴停雲律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四） 師姓

教史人物總部·明清部

戴，名清源，字初陽，號停雲，浙江仁和人。祖籍徽州，全陽子之甥，全陽子姓呂，傳列卷三。師事明陽周祖者也。性簡達，方正不阿。全陽子深契之，導之以清虛之學有年。年三十始皈周祖，按《金蓋雲箋》載：康熙辛未歲，有仁和戴停雲自冠山來金蓋，石菴薦皈杭州金鼓洞，依周明陽律師云云。豐受三戒，多所闡揚。已而祖逝，師承主席，心契惟谷音子。即沈輕雲律師。稽師生於康熙五十年辛卯之冬，戴師始承主講席，後十有三年為雍正甲辰，沈師始至金鼓洞，皈高東離宗師門下。十數載內，動靜悠然，不離宗旨，遠近仰之，謂周得人。後以人事煩劇，交院事於聖哲駱師聖哲為戴師弟子，傳列於後，退閒一室。久之，一日晨起，集眾論元（玄），發前未發。子高子適至，懶雲子為東離門人，故亦稱子高子。師喜問子曰：「谷音得非戊子生歟？」（高）子曰然。（師）曰：「然則太上宗律傳有人矣。」蓋稽卷二、卷三黃赤陽、周明陽兩律師傳內，有「戊子當來」之語。翼（翌）日，谷音人侍，師呼而訓曰：「我家律派，上承張、趙，謂張無我、趙復陽兩律師，近述王、黃，謂王崑陽、黃赤陽兩律師，以先律師謂周明陽律師衍流某輩。汝師道邁，謂高東離宗師道行之高遠也。遙承沈、衛、沈、孫之宗旨，謂沈頓空、衛平陽、沈太和、孫玉陽四代宗師。而後學希承。汝為南嶽降神，掌有朱篆，承是統者，非汝而誰。然某聞之，李林甫降自天仙，嚴分宜嚴嵩亦感星隕，適成奸佞。生貴精修，有恃必墮，汝其勉旃。」遂授以大戒三冊。按輕雲於二十四歲豐受戒律，推其年為雍正九年歲次辛亥，時戴師方七十歲。越數載，師忽沐浴焚香，禮聖揖眾而逝。七日入龕，顏色如生，住世七十有四歲。師蓋生於康熙壬寅，卒於雍正乙卯。葬於龍井，題曰「龍門第十代停雲戴律師墓」。以上均本《鉢鑑續》。其墓碑不著何人所題者，或即范宗師手筆。既檢其笥，得二偈焉。其一曰：「虛度韶華七十秋，金飛玉走不停留。於茲追憶從前事，一枕黃粱已白頭。」其二曰：「騎鶴歸停海上山，空留勝跡在人間。赤明遺偈昭如日，戊子當來正未還。」愚按戊子當來一語，乃赤陽子口傳周明陽，明陽以告戴師，（故此）偈謂赤明遺偈。此二偈愚曾親見於金鼓洞蔡天一手，乃戴師墨筆也。後見《金鼓洞志》內，（末二句）改作「蒼松翠竹長相待，望斷孤雲尚未還」，蓋不知原偈之指，翻失本意耳。味其偈，溯其心，蓋當時屬意於谷音之作也。非惟卓識，乃是前知。

方清復

傳記

閱懶雲《方凝陽律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四） 師姓方，名清復，號凝陽子，休寧世家子也。幼而敏慧，長而慕元（玄），日常焚香以讀《易》，寒暑不之間。壯歲至浙，遊幕於撫署，兼訪至道於周明陽。方其初見於周也，極誠而進，極喜而退。人問之，〔答〕曰：「君不見其拔草乎？拔草，去念也，非教而何。」已而又至，周為執帚以除氛。師謝而出，曰：「是教我淨土也，恩莫大焉，舍之子，我誰師。」遂具東飯投，周亦不卻，命之名而囑之歸。

越十三載，喪葬事竣，竟棄子女妻妾，易服南來。夜遇羣盜，宴處如故，從容起曰：「富者贈人以財，貧者贈人以言。」一手攜道衣，一手將書籍曰：「披此可成仙，讀此可證果。我懼衣食之誤人，故舍家而奉道。諸君若省修行，五百阿羅漢，即是諸君前輩也。」羣盜聞之，哄然而散，且竟有面赤而退者。同舟咸慶之，而師無喜色。既至杭，一人特至，為師負戴，情摯而禮恭，抵院弗去。問其故，〔答〕曰：「願從披道衣，讀仙經，希冀證果耳。」是人也，姓徐氏，山東人，從師三十載，後飯徐紫垣，《鉢鑑續》稱：是為山東徐嶺巖，乃康熙三十四年事。○以上悉本《鉢鑑續》。竟得證果而逝。是為徐嶺巖，嶺巖亦不自諱，故人得知其即羣盜中之面赤者。〔略〕

嘗聞之輕雲子，謂師平時不苟言笑，事上撫下，惟慎且貞，言道性善，行忘人我，父事師長，兄事友朋，故人咸樂與共處。鶴林之振，師力居多。又謂師嘗禮斗，甘露書降，為世祈年，風調雨順，祈雪雪飛，除蝗蝗滅，種種靈感，不可勝記。無他，一誠以應之。若師者，可謂善拔草，工淨土也矣。師生於順治六年十月一日，卒於乾隆元年三月二日，住世八十有七歲。見《金鼓洞記事》。是為龍門第十代律師。

謝清涵

傳記

閱懶雲《謝賓陽律師》（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四） 師姓謝，名清涵，字慎齋，號賓陽，江南武進人，為凝素子季叔。三舉孝廉，三中副車，志灰飯元（玄），不求聞達。年已四十有七，而狂躁之性未平。《金蓋雲箋》載：師於康熙二十年辛酉之春來金蓋，時年四十七。所載如是，則其初皈明陽子時，年未至四十七也。明陽子愛護之，而病其性放，命名慎齋。又憂其躁，命名清涵。一日自外至，側肩撒臂，周見之叱曰：「天上無不敬神仙，世間無犯規羽士，聖賢仙佛，完從敬始，妖魔鬼怪，成從肆來。」因又號以賓陽。師自是刻加遏抑，恭敬自持者有年。辭周出遊至金蓋，行李楚楚。石菴見曰：「以其騎馬參方，不如在家啜湯。」師慚謝且跪。石菴說，乃扶而起曰：「真吾家大器也。」留休三月，頗有得。出《金蓋雲箋》，按《鉢鑑續》亦載之。於是入蜀穿黔，足遍天下，返棲龍井。周祖知其道圓，始付大戒。《鉢鑑續》載：康熙四十年辛巳，師年六十七，始受三大戒云。又二十餘年而逝，葬於馬鞍山，住世九十有八歲。

《逸林》載其遊蜀勝事十有三則，謂師亦晚歲通神，而素精術數者，然於浙無聞焉。嘗聞之輕雲子曰：此駱賓陽事，非師也。駱賓陽蓋亦道家者流，未詳其傳自何人。師為龍門第十代律師云。

高曄

傳記

閔懶雲《高東籬宗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四） 子高子名曄，字東籬，一字東離。祖籍山東爲寧海州人，寄居長白。其祖於明萬曆初年始居長白。父熙，中順治戊子舉人，己丑進士。康熙間，某由內職放臺灣道，轉陞長沙臬司，道卒。見《臺灣風俗考》周敘文內。稽其初人道也，歲在壬申康熙三十一年，由臺灣而至浙，年已七十五矣。稽師手著《臺灣風俗考》三卷，成於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之秋，周敘所述載又如此，蓋師久居臺灣者也。始偕族姪高麟來訪杭之金鼓洞，遂事明陽周祖爲師。周識爲道器，遂留之，亦不詳其生平履歷。高麟本仁和庠生，與子往來如骨肉，故《金鼓洞志》稱子爲仁和世家子，殆未之考也。予侍子有年，故略知之。謂知其祖籍山東，寄居長白，復由臺灣而至浙也。

子自此曰趨承周祖，周惟授以《南華》。子故宿學儒也，受而伏揣，益自折節以事之。又十有三年，祖乃授以《道德》，且爲標撥宗旨。旋授以《參同》、《悟真》，未幾又授以《華嚴》。曰：「此皆證聖成真之寶筏也已。」又授以趙註《學》、《庸》、《道德》首章、《心經》全冊。曰：「此出世入世真消息，簡易易行。進此後，熟揣《周易》，神仙之能事畢矣。」考之《鉢鑑續》，師於康熙四十六年丁亥正月，受宗旨於明陽子，有「汝其追述孫祖宗風」等語。子自是靈關四闢，花香鳥語，雲裊溪旋，無非元（玄）徑矣。嘗謂人曰：「人病不心清耳，心清眼自明，明無或昧，自與道合。蓋人身一小天地，無物不有，無理不具，包古今，具去來，身同則具同，非難非易，何聖何凡，遲速有時，成功則一，一心清淨，水到渠成。」子之立論如是，子之學力可想見矣。此高子告方銘陽之語。

余聞之輕雲子：子曾以事外出，遇少年要於道，強入青樓。子恬處歡笑，不露聲色。子既出，問曰：「道者亦動心乎？」〔答〕曰：「我心

如鏡，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又有人故按子於地，而辱毆之，問曰：「怒否？」〔答〕曰：「子等撻不出怒，但惡戲我，我何怒爲？」問痛否，〔答〕曰：「子等自撻，痛癢自覺，反問我耶。」尋散去，子行自若，而惡戲者歸，無不遍體青墨。子之作用又如是。子嘗數月不食，冬嘗衣葛，夏嘗衣裘。居嘗聚圓絲銀於大盆，置之坐前，而閉其目，兒曹爭竊之，一時盆空，乃開目笑曰：「開眼常存，轉眼即失，可悟此物無情，去留不足戀也。」想其時必有守錢虜居側，子故以此省之耳。有自稱能以法濟人者，子笑而問之曰：「我患一瘡，頗不便，子能割一些些肉以補我否？」某不能，答曰：「挖肉補瘡，已非道理，奈何割張家股，以療李家病乎。」某慚而退。子之省人，大率類此。以上諸說，蓋俱聞之輕雲子。

子居鶴林有年，從遊甚衆，鮮當意者。師於康熙三十一年始居鶴林，至雍正十三年出主天台桐柏山崇道觀講席。求其賢賢相繼，得心解而力行者，惟輕雲氏。子嘗示人曰：「修道樣與做戲無異，我深恥之。遂逐興常住，常住即身也，奈何身外興之？此之謂務外，離太上宗旨遠矣。」遂之天台桐柏宮。以上五十三字出《鉢鑑續》。道亦不行，曲高和寡，自古云然，子亦聽之而已矣。晚知道之終不行也，乃示疾而逝，葬於桐柏山。後二十年，或有見子於四川青羊宮，謂其鬚髮轉黑，意子厭世而屍解者。以上雲遊道衆所述如此。子生於天命元年六月十九日，按師生前每述其前事，必稱天命、天聰、崇德諸年號，未嘗有泰昌、天啓、崇正（禎）之稱，觀其手著《臺灣風俗考》序文可見。蓋因其祖已遷居長白故也。茲稱天命元年也。卒於乾隆三十三年七月望日，享年一百五十一歲。是爲龍門第十代宗師。著有《臺灣風俗考》三卷。

金清來

傳記

閔懶雲《金靜靈律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四） 師姓金，名清來，靜靈其自號也。原名日生，字東陽，烏程邑庠生，世居江南

黃葉村。性慧而狂，善弈好飲。年十七，舉孝廉不第。《逸林》載：金日生於崇禎壬午，下第後遂出遊，年方十七耳。遂出遊溫、台間，有出世志，而勃勃然英氣逼人，識者咸敬之。嘗縱飲市廛而裸其體，逢人謾罵，故所居常遷逐，而師行自若。聞隱真子名，造訪過金蓋。靖菴先生大抑之，師不之悟，遂成肝疾，尋辭去。《金蓋雲箋》載：康熙十一年，烏程諸生金日生來山，居數月，尋感疾去。疾革乃悔，歎曰：「神仙難做，為人更難，欲近高人，須先自琢。」乃退隱入海十有九年，自以為可矣，將返浙。《逸林》載：師於康熙三十一年歲在壬申，始由京師返浙杭之金鼓洞，遂出世。時明陽周祖鎮武林之金鼓洞，忽謂門人初陽即戴停雲律師、凝陽曰：「十月五日，黃葉村某至，大器也。然須極抑之，而示以澹趣。」已而師至長跪，「祖」不之答。叩之衆，皆神志寂然，無可否。但令任運水，諸真士亦不甚敬恤。師承之若分宜然，而夜則長立不寐，倦則跪拜。如有年，祖乃呼入曰：「時至矣，三鼓至此。」師乃泣拜，至期入，祖告曰：「道以無我而徹，佛以無住而生。」遂為目顧而掌示之，乃大悟，拜辭出。鶴林諸真咸相慶賀，而師行日勤，若未聞宗旨然。未幾，豐受三戒。越十載，祖逝之日，為康熙五十年辛卯九月九日。師自外至，曰：「師去乎。」遂亦立而逝，三日不倒。紀師年八十有六歲。是為龍門第十代律師。門人黃一陽葬師於武林之半山。黃一陽，心燈無傳，亦不詳其字。

懶雲子曰：師為金太傅之後族子，見《楊氏逸林》，能以逸士終，潔哉。師乃崇禎朝諸生耳，《逸林》謂其慷慨出世，逸跡有四則，均在溫、台處地。讀之令人淚下。《鉢鑑續》載亦然。謂不得其叔父心，甲申之後往來於溫、台之間，與諸遺忠逸老遊。其慷慨悲歌以宣志節，外人有不得知者。記有之：英雄間，乃神仙。微乎言哉。

孟清晃

傳記

閑懶雲《孟逸陽律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四）孟師名清晃，號逸陽，山東嶧縣人。少從其叔甯宇，宦游江浙間。好丹法，喜吟詠，事師七十餘家，名山遊遍。年五十始皈鶴林周祖，故遲之一歲命名，始悟宗旨神通，一根性發。理事之暇，熟讀《楞嚴》，參以《金碧》，即《金碧參同契》。閒則嘯傲西泠，陶鎔氣質，誹笑由人，清狂自在有年。聞金蓋紫垣氏得元（玄）宗精髓，復出訪。《鉢鑑續》載：師少壯時，嘗從陶石菴、謝凝素兩師居金蓋，於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始皈金鼓洞。越三年庚辰，出訪徐紫垣於金蓋山。明年辛巳冬，復返金鼓洞。○愚按《金蓋雲箋》載：康熙十四年乙卯，山東孟逸陽來山，師事我嗣師石菴子與凝素子。越二年丁巳，出山之江南。則師前至金蓋時年二十八，後至金蓋年五十三矣。晨宵印證，宿習盡掃，吟詠乃廢，飄然而歸，清狂者竟變為淳樸矣。周祖喜曰可，令出遊四海，接引有緣。至山西潞安府，適旻陽葉師從一楚巫至。楚巫以神異為才，大顯靈怪，愚夫愚婦聚若蜂蟻，斂財若阜。及其干禁，遁失其法，被收，將「累」及葉。葉窘，極思自盡。師知之，投刺府尹。楚巫未之知也，自死於獄。府尹名泰生，師之從姪而莫逆者。事乃解，遂攜「葉」至浙，以白周祖。祖喜而付法授戒，命名清澈。已而師住松晨觀名，葉亦偕休，竟承律宗三十餘年，無疾而逝。出《鉢鑑續》。是皆我明陽氏人飢亦飢之慈化也夫。得其傳者，素靖子潘一善云。

葉清澈

傳記

閱懶雲《葉旻陽律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四） 葉師名清澈，號旻陽，安徽六合人。家富而豪，酷好神通，家因破，出遊未悟，幾至死乃醒，始皈律師，事見孟逸陽傳。師既悟，潛修宗教有年。崑山徐氏有蛇擾，紫垣子召師除之。師至金蓋，初弗允，紫垣喻曰：「子昔妄，故當戒，今無欲，行何妨。」乃行之。雷震一下，蛇隨電落，庭遺大珠，皎若月。驗之，蛇腦破而出，蛇長丈七尺，圍大如斗。遺珠歸葉，葉歸徐，皆不受，卒歸程邑尹。徐氏家安，兩地里人至今稱之。已而返杭，住松晟觀，先後三十餘年，確守宗律，罔或敢渝。詩曰：出於幽谷，遷於喬木。其師之謂歟？

童清和

傳記

閱懶雲《童融陽律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四） 童師名清和，號融陽子，浙江龍游人。少好修性，嗜佛乘，禮僧十數輩，皆一時善知識。歲丁酉順治十四年至天台，遇趙祖復陽氏，贈以偈曰：「說覺還不覺，針頭往外穿，動靜都不是，放下兩頭看。」師於言下立悟，不覺屈膝呼師。趙曰：「莫，太朗爾師也。癸丑緣合。」師乃獨居瓊臺，久之始覺動靜咸宜。《鉢鑑續》謂師自順治丁酉迄康熙丙午，獨居天台瓊臺凡九年，大丹已成。乃出而煉性，印證於崑陽、赤陽、靖菴、石菴輩，居金蓋亦有年。

《金蓋雲箋》載：康熙五年丙午，龍游人童融陽自天台來。七年戊申正月，偕湖廣人范青雲出山。八年己酉，融陽子歸自茅山。十二年癸丑八月，我宗師靖菴先生，詔融陽子往投杭之金鼓洞。○愚按康熙六年丁未，王崑陽真人率詹、黃二律師來山時，融陽子正在金蓋，及明年正月始偕范青雲出山。故曰「出而印證於崑陽、赤陽、靖菴、石菴」。至歲癸丑，出之杭。周祖明陽氏聲名已振，及師至，彼此契合，有相見恨晚之意。遂止而不他適，竟為諸真領袖。周祖心重之，殿宇既竣，教相具足，乃同永甯王祖為之加冠受戒。是為龍門第十代律師。越十餘載，返主天台桐柏宮講席。邑人不之敬，禱之太上。有范青雲者，湖廣人也，嘗與師同事玉陽孫祖於茅山者至。師以山事託之，無病而逝。師生於萬曆己未明神宗之四十七年六月二十日，卒於康熙丙申七月十八日，住世九十有六歲，葬於桐柏山。此篇悉本《鉢鑑續》。

許清陽

傳記

閱懶雲《許青陽律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四） 師姓許，名清陽，字小童，號青陽，浙江仁和世家子。初習舉子業，屢試不售，遂絕意，進取元（玄）門，師事明陽周祖。授以課誦，罔問寒暑餘功，惟守靜默，不務馳逐。永甯王祖愛其材，周祖知之，以為王後。王歿，師為殯葬，哀毀一如喪周，至性純孝，出之自然。其接應事物，惟誠惟信而已。師初於康熙戊辰，出駐東城機神殿，眾留勿舍。師曰：「緣在是也。」遂往。按《金蓋雲箋》載：師於康熙二十六年丁卯之秋，自金鼓洞來山。明年戊辰返杭，出駐機神殿。茲稱眾留勿舍，或係當時來居金蓋之道眾云。

有客至，楚人也。為杭郡守故戚，少孤，依舅氏以生。母歿，舅為喪葬。既長，以父事舅，而利其財。舅氏亦以子視之，其婚娶舅任之。已而舅遭災，貧且病，某竟棄如遺，種種不義，浙中人未有知者。〔客〕問：「觀有幾友？」師忽心動，答曰：「二。」問：「一何在？」適有狗自外

至，師曰：「來矣。」客哂之。師起曰：「是頗知仗義者。昔某有餘時畜之，今某貧且病，彼依依不某棄。鄰人或嘉其義，百法誘之去，彼不爲惑。某故以友視之，非敢故自卑也。」

一日，師過麵肆，肆主人設麵以供，而神色惶遽。詢之，曰：「某傭者家東越，適斃於肆，恐有訟累。」師曰：「若毋恐。」囑開死者戶，師入，死者甦矣。命速送歸越，並囑局師於斯室，七晝夜毋啟視。肆主人遵之，迨七日送者返，師出而傭者即死於家。又嘗失柴斧，責護法神追還。以上悉本《鉢鑑續》。

〔師〕既蛻年餘，有客從蜀來者，攜其雙履以還某，乃師殉葬物也。種種顯異，城東父老猶嘖嘖道之。永寧子真知人者也。是爲龍門第十代律師。

王清虛

傳記

閔懶雲《王洞陽律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四） 師姓王，名清虛，字定然，號洞陽子。原名大器，江南蘇州人。師事全陽姓呂，駐姑蘇之冠山、石菴姓陶，即金蓋嗣師、牧心姓潘，駐餘杭金築坪，駐修冠山、金蓋有年。按《金蓋雲箋》載：康熙二十二年，江蘇王大器來山，師事石菴嗣師。越六年己巳，王大器出山，之金築。越二年辛未，復自金築歸山，旋住冠山。品行卓立，道法超然，晚休大滌山。《鉢鑑續》載：王大器於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之春，始從冠山過金蓋，復至大滌，遂居金築坪，皈侍牧心子，命名清虛，默受三大戒律云。愛其山水佳秀，洞府清幽，勿他適。清虛之名，牧心所命。全陽、石菴善教之，未爲巾冠師，而皆事之如事父，都得心傳。晚年濟人作福無虛日，杭屬遠近延請祈禱者，無不立應，名譽籍盛。後無恙正襟危坐而化，卒年九十有六。門人青陽子葬師於大滌山。

朱一和

傳記

佚名《太上律脈·第十一代傳戒律師》 懷陽子朱一和，字自明，乃扶風人氏。少有高尚之心，長無世俗之好，惟以天文爲願，出家爲念。爲人行不由邪徑，目不視華麗，口不出狂言，雖有驚急，不與人語。椿萱早逝，絕俗出家爲道士。遊至西蜀梓潼宮，開修接待常住，建立養疾病院。十餘歲冬夏卧不設席，朝夕手不釋卷，一念純真，無他志也。甲午歲，忽有清風穆師雲遊至此，見師道德真純，言行卓絕，遂授三戒，得傳道脈。師亦登壇三次，不意仙脈衰微，身被病恙，臨化語大衆曰：欲得傳吾之法戒，必須青城山人袁清舉，可任斯事，堪光祖德，以繼太上宗脈統序也。

曾一貫

傳記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曾師一貫，號山山，不詳何許人。其師李清秋，龍門派第十代孫，得至人傳授真訣，一貫傳其學。恬修道成，以符藥救人。康熙間人羅浮，築道場於紫霞洞。五十五年，廣州旱，當道邀請求雨，雨大注。因委管冲虛觀，山中五觀餘四曰酥醪、曰九天、曰黃龍、曰白鶴，俱延爲住持。後遷紫霞洞道場於酥醪洞，令弟子柯陽桂主之，師自居冲虛。未幾羽化，葬冲虛觀前獅子山。師遺有佩劍，能辟邪，有病祟者，取劍懸卧內即愈，今尚存。

徐一返

傳記

閱懶雲《徐隆巖嗣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四） 嗣師姓徐，名一返，字龍元，號隆巖，山東東昌人。少任俠，有北宮黝之風，不自檢攝，失身於跖侶。一日遇凝陽子姓方於水濱，聞其訓示，大契於中，悔而遁之浙，遂出俗，夙興夜寐，居然處士矣。事在康熙乙亥年，見凝陽律師傳。侍凝陽子有年，深造元（玄）奧，乃受宗旨，持三戒，出之金蓋。按之本山《（金蓋）紀事錄》載：師於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從其本師方凝陽來山，居五月而返。又載：五十八年己亥，復從其本師來，遂師事紫垣子，命字隆巖云。紫垣子有逝志，師來大悅，盡以山事付之掌。曰：「汝承凝陽教，但存無我相。若留此，當以菩薩心，而現羅刹相，庶幾住以待來者。東鄰白雲僧非善類，白雲菴在雲巢東南，向有僧居之，今居無僧矣。以恩結之，以力降之，皆不得而服也。惟一遜而澹，不避之避也。洞庭蔣生字雨蒼，有傳列卷七，庸材也，然有來歷人。其祖母王氏非凡婦，為禱楚中湘君廟而生。所惜者，嘗精進而仍退惑也。果來，好收之。」語畢遂逝。師為卜葬於金蓋之陽，今墓不可考矣。

師嗣是晤言一室，鄰若無鄰者二十五年。又按本山《紀事錄》載：師於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始主本山講席。明年辛丑，方凝陽律師復來山俯護，居三年。甲辰乃出山，復歸金鼓洞。洞庭蔣生始入山，往來又五載，乃皈師。按《紀事錄》載：乾隆八年癸亥，洞庭蔣雨蒼來山，嗣師切諭之，即日出山去，由是常往來焉。《紀事錄》又載：乾隆戊辰蔣雨蒼始棄家人山，嗣師復切訓之，授以茅山祈禱法，使承張真人正一法派，得名通祥。復授以宗旨，而不命名，盡以山事付之。師自出居下昂，以歲時往來於山中。師付以山事，而出住下昂、竹墩等境諸靜室，避白雲僧也。蔣乃久賈於狄岡者，護之者衆，雲巢始安。

師精於法，師亦嘗皈正一派，其名漢臣。禱雨祈晴無不立應，而知者鮮

也。樵雲子姓陳嘗師之，迨蔣歿而師猶存。蔣生後於乾隆三十年乙酉出金蓋山，歸洞庭數月卒於家，時師猶存。蔣雨蒼、陳樵雲、朱春陽、史常哉四君子之斗法傳自師。師之有功於金蓋也，偉矣。自師出山後，凡五十餘年中，主持金蓋者皆師門下士之力云。其生卒年未之詳，其墓葬於下昂之鄉，住世九十有三歲。是為龍門第十一代嗣師。此篇大意，懶雲子謂係樵雲子所述，而參以《紀事錄》者。○愚按《紀事錄》即樵雲所成。

駱一中

傳記

閱懶雲《駱聖哲嗣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四） 駱師名一中，錢塘駱家莊人。性質而純，中年皈道，擔柴運水，獨任其勞，為停雲律師弟子。戴師頗憐之，而師則日進其功，嘗自面壁苦修，徹夜朝禮，於是授以宗旨，命名加冠。蓋謂三千諸佛，行門而出，雖欲自休，心有不放。嘗謂輕雲子曰：「我既出家，當捨命修，惟恐一息怠惰，振作便難。捨父母，去妻子，所為何事？假太上法為衣食地，地獄種子也。」師之自戒如此，宜其卒承宗派，四方仰之。以上蓋聞之輕雲子。諺曰：修道如牛毛，成道如麟角。世間羽觀衆矣，求有勤純如駱者，何可多得。一傳而蔡生陽善即蔡天一，傳列卷五，大興鶴林。再傳而北莊戴子，遙承周明陽律師、戴停雲律師之律宗。三傳而復純張生，《金鼓洞志》就。脈脈不湮，其來有自。余考金鼓洞駱師，實繼停雲律師而主講席者也。

戴一振

傳記

閱懶雲《戴聖學嗣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四） 戴師名一振，字聖學。性喜靜，從其從叔閒休鶴林。從叔歎其純，外人皆笑之。及既逝，或有見於西湖陸莊，衆聞始悔。從叔者，停雲戴師也。輕雲子所述如此。

徐聖宗

傳記

閱懶雲《徐聖宗嗣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四） 徐師字聖宗，江蘇洞庭人。早歲孤貧，讀書不利，幕遊閩粵，倦乃歸元（玄）。停雲戴師契重之，命名一正，休於鶴林。嘗從聖哲、聖學輩，往來於金蓋、金築，追蹤陶靖菴先生、黃謂赤陽先生、大滌謂金築老人之遺風，互相砥礪，頗知精進。卒明性理，澹然自持，爲四方仰。輕雲子稱其材，鶴林不衰，謂其力多。

方一定

傳記

閱懶雲《方鎔陽宗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四） 方師名一定，字鎔陽，寧海人。子高子弟子。子高子者，東籬宗師也。人道最早，徹悟功深，著有《心印經註》、《太極元經》行世。輕雲子謂爲不朽之作。曰：「是出心傳，亦由心徹，直與古聖真一鼻孔出氣者。」師於溫、台、寧、處間，及門甚衆，所居勝境賴以重輝。有如桐柏百步，金壘紫琅，委羽、蓋竹之類。皆宮觀名。師承東籬宗師後，主席天台崇道觀時，概爲修築者。師豈漫應數運而興哉。有德以招之，有功以致之耳。及門之最著者，姑蘇顧子名陽崑，字滄洲，傳列卷五，續顧而成者，來真王子字孟生，號嶧陽，傳列卷五、復園潘子號雪峯，王嶧陽弟子，傳列卷五，餘若春谷陳生輩，名陽真，字太僕，懶雲子弟子，少時嘗從師於委羽洞天者也。千有餘人，蓋統計師主天台崇道觀講席時，凡來印證者而言。均克清淨自娛，不出宗教。猗歟盛哉，是真能承我子高子之學，而心無慚怍者也。宜我輕雲子眷眷爲人道也歟。

沈一炳

傳記

閱懶雲《沈輕雲律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四） 師姓沈，名一炳，字真陽，號谷音，又號輕雲子，吳興世家子也。祖居竹墩，九世好善。曾祖濂，遷居前邱，世稱仁者。祖善繼，家貧克孝，舌耕以生。父周章，母錢氏，以乏嗣禱於歸安射村開化院，歸夢巨星隕於庭，越

十有四月而生。生時異香繞室，天樂盈空，鄉里咸聞而驚異之。方七歲，父卒，母復疾殂，四顧壁立，日隨牧子以刈草，夜率形影以歸廬，鄉里咸悲之，而師處之恬如也。以上與王傳所記同。或問之，曰：「我聞之父母云，上古之人無衣無褐，茹毛而飲血，上巢而下窟，故壽至盈萬。中古不然，火而食，織而衣，入則宮室，出則舟車，而壽止滿百。不見夫漁家子乎，寒冬而裸其體，酷暑而寘之風，一生無疾，且壽且康。無他，貧苦以煉之，忘機以生之耳。我亦猶是，故亦自樂。」其立志堅定已如此。以上見陳樵雲子《紀事錄》中。

童時好趺坐，喜規畫星辰，得像則拜。嘗牧羊於前谿之側，見龍鬬溪頭，能以手書令升沉，止雷電，初亦不自異也。年十六，遇蜀人李泥丸於金蓋山，授受秘詩三章，遂有出塵志。十七遁跡武林金鼓洞，師事子高子，未幾盡得其傳，乃命今名。停雲戴師與我子高子東籬宗師，兄弟也，為師授以三大戒。按江青所書碑本，無以上三十八字。出訪道於高池武康山名，貝常吉名本恆，為華山派裔。厚遇之，臨別謂師曰：「他年得君，同主大滌洞足矣。余年長，請先以往待君。」既而常吉住餘杭洞霄宮，師住無錫正氣菴，面壁三年，遂出之松江，復遇泥丸，問其究竟。答曰：「三一音符，道之至中、至正、至真者，但事長生，非吾願也。」嗣是究心儒書，就性理，參《周易》五十餘年。其得力在慎獨，其致功在真誠，步趨語默，未嘗心離中正也。晚歲通神，知未來，洞悉三教一貫，而謙讓不自盈，亦未嘗預示可否。人問吉凶悔吝，但據理以答之，不涉神異。以上與姚傳所序大同而小異。○愚按《紀事錄》載：師於乾隆元年從高東籬宗師應聘至天台桐柏山，主崇道觀講席。明年丁巳，遇西河薩真君於桐柏山麓，遂出遊訪道於高池，得貝常吉為友，繼往松江從周法師，得諸大法秘宗。時師年三十。又按乾隆三十三年戊子七月望日，高東籬宗師年百五十一歲，謝世於天台。懶雲子先期得書，亟往送。及至，沈師已先在，嗣是懶雲子常從沈師學，以師禮事沈師，從高師命也。稽師年六十一，懶雲子年二十有一歲云。

歲丙戌乾隆三十一年，師年五十九，莊親王招入京，與談大悅，將薦之朝，固辭乃返。王常念之，謂諸大臣曰：「若谷音者，惜不幸而羽其服矣。用之啟議，舍之可惜。我聞其論治平也，長官不好貨，下吏不剥民，除蠹役，達輿情，因其治而治之。其論黃河也，循故道，守舊制，嚴察成堤，而厚恤河兵。論鹽法則曰：培竈戶，查重劬，除賂獻，禁升騰。又

謂錢禁私鑄，不如折十而五用，築城掘河，要務也，俟其歲饑而行之。其論極當，有材如是，而使之老朽空谷，我輩何以對天下。」當時大臣咸自引咎，為之歎息，而師則竊以為幸。以上見王傳。

有孝廉某某，數人勸師易服得官，師笑而謂之曰：「使我少歷幾年苦行，亦早就仕，為長官奔走。然或民未得益，而身成巴里坤，甚則就戮菜市口，未可知也。」越數載，而某某皆任甘肅，冒賑獄興，卒皆正法。總制某經浙過訪，就問休咎。師曰：「事無巨細，欺上必誅，此理也，非數也。」未幾而總制某亦以坐贓案賜帛死。此二說見《紀事錄》。昔賢謂君子造命，小人喪命，庸人囿命。師之論，特冀若輩毋為命囿歟？抑直誨其毋喪命歟？

師之教人也，妙議不易，必審其情性之遠近，穎悟之頓漸，用力之難易，披隙導竅而指示之。故誨無不返，示無不悟。嘗謂余曰：「天地一陰陽也，陰陽一造化也。機發於萬有不測之間，聖人測之，惟天應之，而吉凶消長之道呈焉。故古之至人，惟密審其不識不知之處，而宏其無我無人之教。蓋物各一天，而天含萬有，分之則物物一太極，合之則萬靈惟一性。譬之一人九子，分則九州，合則一本。氣一則貫通，靈一則照圓，天下一家也，萬姓一我也。不以天下為天下則化行，能以身視萬姓則世治。蓋呼吸相通，輿情自悉，物我無間，大道同風。此治心之元喻，亦宰世之良謨也。」按師與懶雲子等心傳口授之語言文字，散見於書帖本頁者不可勝記，茲特載其一耳。

師嘗禱雨於菰城，事在乾隆五十年歲次乙巳。祈晴於撫署，致雪於錢塘，收狐於青浦，伏虎於終南，馴狼於太白。以上均乾隆乙未至乙巳十年內事蹟。皆不假符篆法錄，蓋其為用神矣。師常語人曰：「有道德者有神通，無道德者無神通。是以《楞嚴》一籍，極詆神通；關尹《五千》，惟明道德。可知道德，體也；神通，用也。取其用而遺其體，適成其為妖孽。君子則不然，廓其真靈，養其真氣，積之宏，蓄之久，及時流露，有行乎其所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之妙也。」

及師垂歿時，竟一日而奇蹟四著焉。一告逝於歸安開化院，再告逝於武林張宅，三告逝於無錫顧氏，四告逝於松江楊姓。我見其告逝於開化院也，院在歸安縣射村。集道侶，焚符圖，分經籍，翩翩然，翼翼然，朝神揖

侶，若將他之。已而手書逝偈四十九章，有「住世七十九，光陰非等閒，喜完真面目，神證太虛天」等句。又出其平日所作八十一偈。按江青碑本於所書之下有二十八字，其文曰：「萬卷丹經一性宗，心神安醒是元功，丹竈謹防丹火焰，抽添有意欠圓通。」偈於八十一偈之上。尋見紅光冉冉，出自其頂而逝。斯時也，異香盈室，天樂愔愔，羣聞移時歇，不已異乎。於武林、於松江、於無錫，則無不於同日之正午至其家。地相距凡百里、五百里、七百里不等，或現天仙服，或現處士衣，或見披髮，或見巾冠，稽其飲食酬酢皆如昔。按江青書碑本，此處尚有一百一十字。其文曰：於楊氏則書偈云：「一精修七十春，如君世有幾人能，駕材讓我稱先覺，覺後還須爾獨承。」於顧氏則云：「仙事希夷人事危，利名誤爾好天材，知君也解崇真教，萬古金仙心淨來。」於張氏則云：「蕭蕭白髮意懸懸，底事勾留日半恬，為愛主人閒且曠，好從清靜去修仙。」其後證之，悉合時日。師非人神出化之天仙歟？而以平澹無奇中出之，蓋師之神通，正師之道德也。師生於康熙戊子年四十七年七月十八日子時，卒於乾隆丙午年五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午時。常吉門人李仁凝碑本作月峯，蓋李名仁凝號月峯為封其龕，享年七十有九。葬於大滌山之金築坪，蓋師所自擇也。是為龍門第十一代律師。按江青碑本無此句，又凡稱師處，碑本皆稱先生，不作師字。王殿撰勿菴為之寫照，奉於歸安開化院。家中丞峙庭公諱鄂元，時巡撫江蘇復為刻像於潯關文昌宮。踵而祀之者，武林懶雲塢在棲霞山金鼓洞內、湖州金蓋山澹泊境、維陽菊花坡。以上各處皆師生前遊蹟所駐之處。嘉慶四年，定親王郵賜太虛真境匾額，並聯句云：「在在尋聲扶妙道，心心相印賜通靈。」均懸金蓋山。大學士朱文正公諱珪亦寄題柱聯云：「貫三清而上下，太極本無；乘六氣而周流，至虛不宰。」亦在金蓋山。嗚呼！不有至德，何以感賢王之寵賜，而致文正諸公之眷敬耶？

懶雲子曰：師之道高且深矣，當時之從師遊者，類皆望洋而歎，不知所宗。按師門下如陳樵雲、費丹心、周梯霞三人，後均有傳列卷五。外如鄭韜圃、高海留、及顧、楊、張諸公，約十餘人，均卓卓一時，各本所傳以教後學。然有其一體，則已卓卓當時，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或以富，或以貴，或以長年證果，有自然之效也。師之教人有十義：曰忍辱、曰仁柔、曰止敬、曰高明、曰退讓、曰剛忠、曰慧辨、曰勤、曰信、曰廉。余嘗持之三十餘年，知而不能達，悟而不能守，殊愧師之啟迪矣。師嘗拈成語以訓余曰：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又曰：「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又曰：「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旨哉數言，請與當世共參之，可乎。

紀事

周陽本《子沈子太虛主人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四）

字真陽。一名真陽，字谷音，號輕雲子，蛻號太虛主人。吳興世家子，生有異徵。性至孝，幼失怙恃，卒克自愛身修，造至神化而不住者，雖曰天賦，豈非學至哉。吳郡姚、王兩殿撰，各撰傳文，蕭山湯敦甫閣學書之，載入《餘杭洞霄宮志》。我叔閔公懶雲子亦撰傳二千餘言，錢塘江青書之，議將付石。小子復何贅述焉。蓋子之精行，不可得而測；子之妙用，更有不可得而勝記者。樵雲陳君訂有《紀事錄》，尚不免有缺漏云。蓋記詳則流諸繁，記略則失其實，皆非也。爰為節述其入道、聞道、得道、行道、證道、圓道之年與日，俾遺夫後學者循日循年，依次晉修，庶免躐等之弊已耳。

子年十六，遇蜀人李泥丸於金蓋山，始授心宗。十七印證於金鼓洞高東籬宗師。二十四疊受全真三戒於戴停雲律師，後隨高宗師入天台，勇猛精進。三十通神，出遊滇、黔、山、陝間，多所闡揚，學徵（臻）化域而歸。五十有六，從事忘言於無錫、青浦諸靜居，人莫得而窺其奧。年七十大徹悟，超三界，出五行，蓋徵（臻）入虛空粉碎之元（玄）境矣。越九載，歲次丙午十月二十六日午時，參聖揖侶，若將他之，說偈於歸安開化院，院為太夫人錢禱嗣得兆之地。說偈畢遂逝。是日也，武林張某、蔡某、無錫顧某、譚某、松江楊某咸家居，均得子詣其堂，敘寒暄，進齋供，臨行咸各付偈一章而別。迄今「各」家珍守之，可據取而問也。

聞之樵雲陳氏，謂某壇呂祖榴皮題詩處也，蓋即歸安縣境之東林山。子嘗往待之。呂祖不之名稱，曰：「故人坐，毋煩禮。」贈以詩，有「炎漢名盤柏，隴西是故家」句。又時有某者失儀，王糾察將致罰，風狂燭滅。子就前解之，糾察連書「某領諭」，風頓止。又聞子即於丙午十月，神降

蜀之雲停淨所，偕梓潼君降經三卷，名曰《至真經》。明年正月，蜀都人士傳送至蘇〔州〕，長洲彭氏、吳興閔氏先後刊刻，以傳於世。稽此數則，子之道德神通，不已證夫金仙身分歟？然子未嘗一自炫也。

余隨懶雲子，偕樵雲陳氏、丹心費氏等，皆得侍子有年，聞訓亦各成帙。而懶雲子篤實輝光，清虛恢漢，獨承其大，才足以闡揚先哲，德足以化育後賢，現亦從事於面壁忘言，其造詣正未可量。樵雲氏則先我子而仙去，其神猶能禦大災餘，邑侯謂有功於民，奉入祀典。事詳樵雲本傳。丹心氏則一生無假，的是真人，五年前戊辰之春，亦徵〔臻〕正果。他若西溪王氏名沂、海留高氏名山輝、雪峯潘生名復圓，嘗侍子於無錫者，傳列卷五之末等，均稱一代名賢，流芳身後，可謂善事繼述者矣。惟余壯不如人，髦而戮力，勉持師訓，三十餘年間，無一近似之者。然時復見子於夢寐羹牆，有不勝內省之疚也。蓋子之一生，功從止敬入，德自太虛宏，實實樸樸，精精純純，不自滿假，撒手乃息。所論所宗，出入乎《學》《庸》《性理》《道德》《楞嚴》，而一準乎《周易》。神通變化，能而勿尚，平澹極者，正其高厚之無窮也。嘉慶十七年歲次壬申七月望日，受度弟子周陽本百拜敬述，並書於金蓋山之雲巢。

潘一善

傳記

閔懶雲《潘素靖律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四） 潘師字素靖，吳興東泊人。原名寅，家貧失怙，從其叔出〔家〕，為杭州水月菴沙彌，而心喜元〔玄〕學。鶴林孟逸陽，高士也，聲名四振。師心慕之，乃詭造夢兆以愚其叔，即以說孟師。孟師知而不遽破，愛其材也。許之，命名一善。師時年十三，而終日跌坐，如醉如癡。忽覺與一垂髫女相戲謔，咯咯笑有聲。子高子東離宗師適至，叱曰：「小鬼頭，得無內景而為識牽歟？噫，汝雖童真，已開識界，此危微之關也。來，吾語汝。今而

後訣惟心等虛空，湛然常寂，庶無此障。其次亦惟微加真意，隨汝目光越海北，穿升至泥丸，一停一洩，降至臍輪。到此地位，加之虛極，妙遇無雙，一旦海日東昇，奇境也，亦危關也。安之一法，惟除怖字，能省深沉，晉攻尾閭，浮槎逆泛，返遡崑崙，如前停洩，百脉充和，神歸炁穴，斯為一度。晝夜三度，百日胎圓。加前空心妙訣，脫胎何難，其要在滅除七情，胸無人我。我以汝有緣，期無負爾師錄耳。」師再拜受之。

孟師聞而鼓掌曰：「不意此子果有是緣，他日水月重輝，特其餘事也。」已而師行如囑，年末二十，至道已圓。孟師遂為加冠，疊付三戒。師惟和光同塵，絕無顯異，數十年如一日。以上見《紀事錄》，輕雲子所述者。退興水月，奉像誦經，隨緣建閣。迄今城東父老，但能述其平生不苟言笑，處心誠潔而已。諺曰：真人不露相。其師之謂歟？是真仿佛我輕雲子，為能得心解力行於高子者也。志稱尊師，有何愧哉。《金鼓洞志》稱師曰潘尊師。

王一淨

傳記

閔懶雲《王聖慧宗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四） 王師名一淨，字聖慧，浙杭世家子。少喪父母，流落街市間。青陽許師憐而收之。既長，不識不知，命之食則食，命之卧則卧。凡夫起居動作，悉承師命，無能自主，惟仰而怡怡，俯而嬉嬉，悲感惱怒，未之聞也。已而有黃姓者來販許師，命名一靜，囑師以兄事之。許將逝，為師及黃加冠易服，曰：「我其逝也。」師聞泣不已，許慰曰：「我眠去，即醒，汝一聽靜，事靜如我。不哭，我自天來，同爾天去。」言畢乃逝。靜哭而師笑，依龕長立。靜惡之，食不呼，眠不囑，三日不移所。但見足腫而色黃，乃憐之，遂令食令眠，兼令拜聖，一如許在。得閒則仰天而視，目不轉睫。問之，〔答〕曰：「我侍師也。」眾皆笑之侮之，詈之撻之，嬉嬉怡怡，自

若也。一靜既歿，師尚存。一日晨起，忽失師在，驗之戶扃如故，四訪無蹤，人皆以爲許師度去云。此篇說辭得之金鼓洞道衆，並見《楊氏逸林》。

黃一靜

傳記

閔懶雲《黃聖惠嗣師傳》（鮑廷博注）（《金盞心燈》卷四）黃師字聖惠，名一靜，原名青選，仁和諸生。精易理，年五十無嗣，卜得遯卦，適遇聖慧季叔，引之機神殿，有出塵志。青陽許師不之許，三至乃收，訓曰：「知罪否？」曰：「不孝之罪，某所不免。」許曰：「將誰欺？某店某童不是耶？」師聞，不覺泣跪曰：「今將何如？」曰：「姑待之，某月某日，將自投，鳴之族，汝妻爲之證定矣。」已而果然，蓋其出妾所生也。師嗣是事許如神。許將逝，以聖慧托之，師則視如骨肉。日惟賣卜以生，夜則禮斗達旦，十年不懈，頗有感應。有鄰某，性至孝，母死哀極，子憐之，急上章告斗，刻許，死者甦。輕雲子嘗述之：「一日出至西湖，遇二青衣，一持帖，一持書，拆視之，〔乃〕于忠肅公召請書也。師乃泣辭曰：『我有弟聖慧，棄之不忍。』青衣不答，飄然失在。歸知不久，乃沐浴辭衆，三鼓竟逝。越三月，聖慧王師亦不知所往。異哉！」

潘一元

傳記

閔懶雲《潘天厓律師傳》（鮑廷博注）（《金盞心燈》卷四）潘師青陽子，名一元，字天厓，餘杭人。九歲受書，聰穎異常，從父至金盞，

紫垣子眷重之。謂其夢感許、葛，必爲名醫。許諱遜，晉時旌陽令也。葛諱洪，字稚川，亦晉時人。按之《道藏》，皆位證天醫者。及長，熟揣岐黃，果擅方脈。又謂其骨格超然，必成道門種子。已而失怙，果慕大滌清淨，棄家人道，修持有得。脈接金築老人，爲洞陽王師戒弟子。其婦母吳氏，和丸茹藥，甘與偕隱，以終苦節，壽登百有一歲。

袁陽舉

傳記

佚名《太上律脈·第十二代傳戒律師》袁清舉，法名陽舉，號九陽，西秦鳳翔人也。幼崇敦厚，長習孝敬，尊賢重聖，行不越理。一日從母命至親眷家，回轉路遇異人，修髯偉貌，飄然若仙。師敬禮之，囑師語曰：「子道中人也，學道即得仙矣。」語畢忽無形。師即盟天發願，棄家修道，遂訪至景福山，出家修道，積功累行十數年。復遊終南山、老君山，重修古工（宮），四方善信無不歡悅。又遊西都，隱居青城，朝誦心印，暮禮斗真爲功。至甲午年，緣遇昇陽律師，在川省梓潼宮設建律壇，開化人天，三壇已畢。自雍正六年歲次戊申，復遊陝省景福山，開建律壇，至八年正月登壇三次。內有却塵王來還，係燕京人氏，年六十有四，虔持《道德經》、《黃庭經》，演虛無清靜之理，不改其志，經業尊崇，可任祖脈，以闡玄風。時在庚戌年正月望日，授之大法，以永其傳焉。

柯陽桂

傳記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柯師陽桂，號善智，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家世仕宦，師幼習舉子業，然性耽清靜，慕老莊之學。弱冠棄家，游羅浮，禮曾一貫為師。羅浮酥醪洞，相傳安期生與神女於此會燕，醉後呼吸水露，化為酥醪，故名。晉葛洪隱羅浮，曾建北菴，宋代舊有觀，遭亂久廢。一貫與師，擇今地重為興築。師操行清潔，住山三十餘年，度弟子百餘人。乾隆十年六月二十日，無疾而化，年五十三。門人瘞於觀右之銅鼓嶺，歲時臨奠焉。

蔡陽善

傳記

閔懶雲《蔡天一嗣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五） 蔡師名陽善，字天一，浙江石門人。中年皈道，聖哲駱師之弟子。智圓而達，神靜而充。輕雲子稱其材足以振興殿宇，宏觀規模。已而果然財緣雲集，鳩工庀材，小者大之，低者昂之，闢基築岸，費逾萬計。金果泉之題名，降魔岩之表衆，懶雲鳩供奉輕雲子遺像，報本堂供奉列祖之所，成自斯人。松山若干畝，禾田若干畝，置自斯人。鶴林爲之一振，事詳《金鼓洞志》。十方雲水日聚百人，無復有瓶罄之恥，是真能宏我明陽周祖之堂構者也。其緣之來也，善承人志，作事周詳，用人得當，經法真誠，酬應柔質，人故樂與佈施，退無悔志，人人相引，緣似雲水來，此其振興鶴林之功用也。如是者三十餘年而歿，師之用心良苦矣，師之功亦鉅矣。

或有病其不事內功，是不知者也。《清規執事榜》元時邱長春真君所定，王崑陽律師所傳曰：「打坐參元（玄）也這箇，運水擔柴也這箇。」也

這箇，猶言也是大道也。凡夫這箇那箇，箇中一有分別，便非宗教。師蓋律其身苦行箇中。夫苦行非惟操作禮誦等，亦非惟枯寂奔馳等，坐而籌畫，卧而指揮，皆是也。況酬應乎，況把握乎；況和其衷、勤其躬，以興常住乎。孟子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師於井臼亦親操焉，於壇場亦興事焉，靜則勞心，動則勞力。謂師非宗教種子，得乎？後之人不去莊嚴仙境界，徒能狼藉道家風，不僅爲師之罪人已耳。

或又有病其不從疾逝，乃遭火卒，事詳《金鼓洞志》蔡師本傳。不足爲從學表式，是更不知道者也。蓋化有五轍，無分高下，凡從其道而死者，皆正命也。五轍爲何？曰疾、曰兵、曰水、曰火、曰風。風化者，如無盡子潘無盡於大庭廣衆中猝然影滅。水化者，唐之李太白、宋之陳泥丸。兵化者，周之萇弘，晉之郭璞。火化者，漢于吉，人所共知者也。他若佛氏有闍維之道，而疾化者多矣。柱下史由之，皆抱大道而天仙者，未可以分高下也。學者亦自審其素行之何如耳。《金鼓洞志》不之辨，爰引以論之。

師生於乾隆□□月□□日，卒於嘉慶□□月□□日，住世六十有□歲。是爲龍門第十二代嗣師，金鼓洞鶴林堂上之宗師也。得其傳者爲戴北莊律師。

顧陽崑

傳記

閔懶雲《顧滄洲宗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五） 顧師名陽崑，字蒼州，號滄洲，姑蘇人，鎔陽宗師弟子也。博聞強記，道學淵深，從遊人衆。棲桐柏有年，尋真問徑者無虛日，疲於酬應，退隱於俗，又數十春秋而歿。我門雲水者咸病之，羣擯師於敗教中。余聞之喟然歎曰：道之成否，果在服物彩章耶？抑在精修心性耶？世之道樣者多矣，豈知穿我衣，喫我飯，犯我法，斯乃真敗類、大魔軍。況儒衣冠而證太上

者，非柱下史乎？按《道典》以周柱下史爲道祖，稱太上老君。考之《道祖源流》亦然。旌陽令、勾漏令而證天相者，非許、葛乎？按《道典》載：「許真君諱遜，晉時人，嘗爲旌陽令，後拔宅飛昇，證九天諫議大夫，高明大使，雷樞上相。又按葛仙翁諱玄，東漢時人，嘗爲勾漏令，昇證東華太極左宮仙翁，雷霆玄省天機內相云。古往今來得道者亦衆矣，吁未之思耳。余非敢爲顧師辨，蓋混俗和光，宗門本分云。」

陳陽復

傳記

閔懶雲《陳樵雲律師傳》（鮑廷博注）（《金盞心燈》卷五） 樵雲

陳師，名陽復，原名去非，字翼庭。輕雲律師戒弟子，金盞之嗣師，余之畏友也。浙江歸安人，世居荻岡。早歲嗜禪，從事《十六觀經》，大有所得，辭婚不娶。年十七，出遊名山川。二十五，歸自粵西，禮薩巖師於雲巢，進求元（玄）秘。薩巖師授以紫光梵斗，遂休雲巢。愚按陳樵雲手纂《紀事錄》載：乾隆十年乙丑，至金盞謁薩巖嗣師，年方十六。嗣師授以先宗師靖菴先生所纂《道源》一卷，遂出山雲遊。又載：乾隆十九年甲戌，自粵西歸山。時薩巖子已出山，居下昂，蔣雨蒼繼守，遂居山輔之。薩巖子授以紫光斗秘，日夜誦禮，藉以進功云云。日夜虔禮，甘露爲之屢降，露凝若珠，掛諸松針、竹葉間，有紅白二種。余年十五，嘗從兄胞兄希顏先生讀書雲巢，時乾隆二十七年壬午，時出採服之，甘香非錫蜜可比。師曰服此者壽，初亦未悟其爲甘露降而凝者。斯時也，朱蘭歲放，么鳳羣翔，客山者咸異之，而師未以爲祥。歲乙未乾隆四十年，輕雲律師知而俯就，命名陽復，授以律宗。按其《紀事錄》載：乾隆乙未春，閔湘波先生始迎輕雲沈子，自桐柏來山。余乃皈依，始得繼嗣龍門，爲十二代弟子，派名陽復。遂受三大戒，始承本山陶、徐四宗師遺緒，主講席云。

師嗣是深加韜晦，謂：「向日重裘，往來於炎暑烈日之下，披單葛行，走於風霜冰雪之途，或百里、七十里而不識寒暑，此皆顯異（之行），羽流所尚。要未能以無我爲宗，而一循夫王道，且事干律戒，不可

訓也。至如假衣推食，拔難救災，雖分內事，苟不素其位而行焉，鮮有不爲所困，而道翻爲晦者。此凡學道者不可不知。」又謂余曰：「若吾子心性磊落，而好爲其難者，尤當戒之。」

歲庚子乾隆四十五年，先君子廷博謹按：閔良甫先生，諱大夏，字位思，乾隆甲子榜魁，挑選河南息縣，後請改教諭秉鐸餘杭，命余入山從事養氣。師乃於是秋出遊楚豫間，師以山事付懶雲子云。多所印證。有如李赤脚、張蓬頭、金懷懷、龍門道士輩，互相契合，愈徵信夫宗律法科，同乎一源，其神化自有，如彼如此。乙巳乾隆五十年春，衲衣芒鞋，長鬚風拽，踵至餘杭。先君子見而大喜曰：「君緣在是耶？」師曰然。時南湖東堤三元宮乏主席，（先君子）爲告邑宰，延師主之。是歲大旱，河道涸，田盡枯，客米不至。邑宰田公名嘉種，關中名進士憂之，延師虔禱於三元帝前，應聲雨下。一日苗盡蘇，二日遍足，三日河道通。邑宰大悅，議給匾以旌之。師曰：「某所恃者，爲民父母之誠，而甘霖斯霈，邑人氏之福也。某何功焉。」

時余有事於姑蘇，按懶雲子於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以山事交樵雲之徒楊來逸，出山之蘇。數月（後）始至餘邑餘杭，時爲九月二十四日。至則家人告曰：師至久矣。既見，寒溫而外，默無一語。久之，起顧余曰：「我之來也，三三五五；我之去也，三三五五，殆有數焉。」遂辭出，留之不可。余味其語，夜半乃悟：三三得非月數耶，五五得非日數耶，來非生義耶，去非卒義耶？若然，明日乃師生辰，師豈明日當逝耶，何曰有數耶？坐以待旦，不意戶啟而羣客掩至，迨散始往，師果於辰刻危然坐逝矣。是爲乾隆乙巳年九月二十五日。師生於雍正庚戌年九月二十五日，住世五十有六。越七日，輕雲子至，爲封其龕。目光不落，顏色如生，異香氤氳，出自其體，馨聞餘邑餘杭之四郊，月餘乃泯。邑宰擬爲文以祭之，先君子復述其居山出遊種種元（玄）妙。邑宰歎曰：「是古君子也。」遂爲立祠塑像於三元宮側，卜葬於天柱山之金築坪。題曰：龍門第十二代金盞嗣師樵雲陳君之墓。

嘉慶二年丁巳，餘邑餘杭大水，湖堤將決，邑宰張公名鳳鑾，至其祠救災。師像忽躍出，離座丈許，浮水面，移時牆崩而水退，像泥無稍損。張感其神，擬建樓置田以奉之，不果。厥後姑蘇張公吉安，來宰是邑，始

爲堂以祠，且置產焉。按此篇較之《餘杭金鼓洞志》，大同而小異。

懶雲子曰：按之祭法，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師以介書生，屢應賢邑宰之誠感，其精靈直通乎天地，生死無二致，其得祠祀於餘邑餘杭也宜矣。現聞其祠香火甚盛，籤藥靈應如響云。曩者居山日久，以和氣而致祥於冥漠中者，良復不淺，人固莫得而稱焉。癸酉冬，餘杭鮑南雲等修其墓，改題曰「龍門第十二代樵雲陳律師之墓」，以其曾受三戒於輕雲沈子也。前題「嗣師」者，志其不忘金蓋云爾。

周陽本

傳記

閱懶雲《周梯霞律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五） 梯霞

周師，名陽本，字用霖。早歲皈元（玄），原名通照，浙杭海寧人也。初事符籙，爲餘杭道紀司有年，禱雨祈晴，靡不回應。兼善書法，邑都士人皆重之，延主天曹、李王等觀，均重興之。年六十餘，始遇輕雲律師於南塘，乃皈龍門。一意金丹，捨城市，入銅山半持菴，蔬食菜羹，井臼自操，獨居三十餘年。日惟禮誦，倦則凝神養炁。樵者過訪，囑以守正，少者孝，老者慈。士大夫來，惟舉《學》《庸》《論》《孟》中語，返復詳示，不雜二氏說。遇釋氏，證以《金剛》《圓覺》等經，遇同門則以五千言爲宗旨。或問道之形義，則曰：「飲水飲湯，冷暖自覺，此非可以告外人者。吾輩各自問心，諒無躐等諸弊，其要在不自欺三字云。」余與師交三十餘年矣，師嘗同居金蓋者六載，嘉慶初年，師主金蓋山雲集講席。惟見其事事從真。每曰：「所謂真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之謂也。但赤子本一無所知而混混，真人者物物圓覺而一無所惑，其差別如此。」師可謂得吾沈師之宗旨者矣。

歲丙辰秋，余與（師）遊大滌之巔，有獸似兔而大，紫灰色，見師匍拜而逸。（余）奇而問之，（師）曰：「彼將爲守山虎得，我救而生之，

故來謝。」余聞而疑之，師曰：「我山虎馴如貓，能懂人意者，君疑誑耶？姑歸示信可也。」是晚師禮斗功畢，忽若與人言，果見一虎伏而聽，既以首着地者三，起而逸。余從而究竟之，曰：「虎猶人也，去其貪志即捨殘性，復其本來。此我家家訓，君何疑之未釋耶？」余聞，不勝慚服。

師生於康熙乙未七月七日，卒於嘉慶癸酉十一月二十六日，享年九十有九，葬於金築坪輕雲律師墓側。嗚呼！若師者，余之畏友也。今捨我而長逝矣，余將何藉以進乎。爰爲立傳，即以自勉云爾。

費陽得

傳記

閱懶雲《費丹心律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五） 丹心

費師，字通真，原名漢文，輕雲律師戒弟子，吳興千金人。六歲歸清微派，爲射村開化院元（玄）裔。稟性純勤，一無外好，識大義，言忠行篤，忍辱仁柔。輕雲子謂爲可教，卒授以戒，命名陽得。按丹心子之皈沈律師也，事在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之秋。道功益進，應感尤靈，院乃新，規模楚楚，爲遠近觀冠。然師之事沈子，竭誠且周。沈師嘗試之以威以惠，師惟順受而切感之，顏色情詞無稍出入，雖純一孝子，無能或過。沈師稱其道器，洵非虛言也。梯霞子謂其一生無假，的是真人，亦非過譽也。

余承師琢磨久矣，月夜談心，師心如月，嘗謂余曰：「學道心空，着空即病，我甯于寢樸樸地下手，一旦豁然，自忘人我。」又曰：「毀譽聽之人，冷暖只自覺。昔樵雲氏忍受飛冤，卒成正果。按乾隆四十五年庚子，樵雲陳律師居金蓋雲集時，有鄉愚某盜斫費姓墳樹，費氏追究甚迫。樵雲子知其人有老母幼子，貧窶不堪，案將破不能自存。樵雲挺身至費姓家，冒認誤斫其樹。費與樵雲素交好，乃懈追，然一時咸謂爲盜。樵雲終日自任不辭，交謗者衆，遂出而雲遊。凡生而赫赫者，沒名必敗也。」師之識超世一籌，即此可見。師今殂矣，

余益孤矣。老成凋謝，宗律其無人歟。我聞師將辭世也，望余若渴，余無狀，未能一送師，豈有私屬哉。惟惠我好音，勉承宗教而已。師生於雍正□□年□月□日，卒於嘉慶戊辰年二月，住世七十有□歲。是為龍門第十二代律師。

白復禮

傳記

佚名《太上律脈·第十四代傳戒律師》 白復禮，字慧直，號照圖子，陝省綏德州人氏。幼時嗜道教，不欲與俗流為伍。年十九歲，慨然有出俗志，東游韓邑兩峪山，靜坐數載，未稱志。後訪道華峰，受業於應詔道人伍子門下，真心受學，苦志立行，頗悟道意。而應詔東去，思欲得一境以自養，雲遊關內浴水，觀名曰通真，遂卜居焉。修真養性，苦志參玄，證虛無之妙道，究金丹之正理。廣施恩義，疾痛顛連者必加恩養；多行方便，窮途迷途者深加警覺。居不數載，觀宇改觀，一方皆善風焉。遐邇人氏莫不聞風慕義，因號為通真人。至於乾隆丁巳，開演百日法戒，得龍門程本煥，心甚喜之，曰：「誠樸如是，道無憂矣。」遂以所受之却塵者付之。後閉關三載，羽化昇仙。

潘復圓

傳記

閔懶雲《潘雪峰律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五） 雪峰子姓潘，名復圓，姑蘇陸墓人。鎔陽方師元（玄）裔，滄洲顧子之孫，

鎔陽王生之弟子也。童真慕道，為晉代玉真真人後身。按晉代玉真為旌陽真君弟子，與靈真、隱真輩同佐旌陽許真君治蛟者。茲稱雪峰為其後身者，懶雲子謂金懷懷之言也。與余為莫逆友，又為錢師名陽璫授經弟子，錢亦龍門十二代，嘗居杭州天真山，開登雲觀支派。王師名一誠，自號活死人傳道嗣。按此句謂潘雪峰乃王一誠（又名金懷懷，號活死人）宗師所傳法嗣。參見卷六金懷懷王宗師傳。嘗侍輕雲律師於無錫，授以戒律者也。向道心堅，故年十五即捨俗精修，雲遊海內，勝境名山，無不踵至。事師百有三人，而度師不與焉。凡其從事諸師，雖不出乎宗律教法四科，而四科之中千門萬戶，互有瑕瑜，子竟兼而求之，其勇於精進，勤於參考，為何如哉。然非具有〔智〕慧法眼，鮮不遺其精而得其粗者。余與子敘之久矣，親見其休休焉、得得焉，和如春風，明如秋月，高若峰、平若水，亟亟遲遲，無不合度。世之羽客如牛毛，罕有得而及之。人第稱其舍己從人，仁柔忍辱，焉知其懷純乎天，喜怒詈笑有不得而見之。余之幸，得而侍之；余不幸，子中棄我而夭之。天乎天乎，子何棄我而夭之？

昔余之人金蓋也，嘉慶元年丙辰之歲。豈為逸己而已哉，亦豈逃名而然哉？計欲擴我不二室，廣我不二門，聚我不二糧，以致天下不二士。延子為師，振興宗教，上承不二法，完我不二心。豈期不半載，而子已登不二天。嘉慶二年丁巳，雪峰卒於姑蘇，金蓋諸公未之知也。一日味爽，忽聞扣門聲，時有徐君德暉啟門，則雪峰潘師也。仍閉門，翼以人，眾人皆起，均望見之。及登呂祖殿庭，遂入，忽不見。天乎天乎，子何棄我而登乎！壽夭人可主，興廢有天人存，子有同心，神常惠臨。其卒之日，神來金蓋，故望其神常惠臨也。言念及此，難作太上之忘情。子兮子兮，我不傳子之行，特以傳子之心，以告我同門，是以略傳。

童復魁

傳記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童師復魁，號慵菴，浙江紹興府會

稽縣人，柯陽桂再傳弟子也。乾隆辛亥，入道羅浮酥醪觀，時年三十八矣。精進有得，復雲游二十載乃歸，衆共推爲住持。制府重之，復舉任道會司之職。師御下嚴正，山中道釋，俱奉命惟謹。客有避跡入羅浮者，所歷寺院，款給優厚，詢其故，俱云童住持預言有佳客至，不敢慢。及至觀，相蓄如弟子，掃一室，令靜處，戒毋出入。住久，見師服食精贍，揮黃金如土，亦不審阿堵物何來也。一日，呼客語曰，君可歸矣。別時付以隱語，不可解，及歸，乃釋然。其神異多類此。觀下路出麻姑峯及佛子隄，俱險峻不可騎，師養一馬，每過輒蹀躞自喜，人共危之，師不恤也。嘉慶辛酉九月初三日坐化，壽九十八。其徒江本源葬之柯陽桂塋次，香山黃培芳題其墓，稱曰仙師。南海謝蘭生爲像，贊曰：游衍洞天，一何自在。簸弄耳目，一何狡獪。老子之道，其猶龍歟。誰其乘雲，上下從歟。嘻，酣睡一菴，其慵歟，其非慵歟。觀此，其道行可知已。賴介生師云，童慵菴師同時住觀者，何復川師，一百二歲，金莊馬師，亦幾及百歲，師兄弟，師弟子松齡鶴算，容與一門，余所親見也，故世稱觀多壽人。

貝本恒

傳記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貝師本恒，字常吉，淮陽人。年十七，禮武當袁正遇爲師。後訪王崑陽，授修真戒律。康熙己亥，結茅武康之高池山，參玄靜煉，得祖炁符籙，祈者響應，羣以真人呼之。雍正己酉，雲間朱椿通守金華，患瘡，久藥不瘳，服師符即愈。朱以祿壽嗣問師，笑答曰：祿當顯位，壽幾耄耋，嗣則艱得而晚也。後皆如言。乾隆乙丑，餘杭人延主洞霄宮。丁卯，臨安疫，獄囚皆病，師懷之得安。次年，虎畫搏人，獵者亦被傷，師步遇虎，喝勿傷人，虎頰首避去，患遂息。師之學，宗郝太古真人，先明易道之原，晚造神仙之域。其徒陳仁恩，奉教三十年，得明其旨。撰《周易參義》、《黃老旨歸》二書。及將

辭世，出柿數枚，留餉龍門道侶陸清微，即口占偈云：六六經翻，玄洞九九，丹傳鉛汞，仔細端求。一窺子繇密，調停兩鼻孔，胡麻飯，破衲襖。七十餘秋，江南江北咄，八百龍沙一客，畢竟到頭甚麼說，歸來無事任逍遙，何處風光不自得。仁恩侍旁，書甫畢而師化。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也。壽七十一。化後二十三日，面色如生。適清微至自當湖，遂爲封龕，藏本宮之左。國朝梁同書頻羅庵集洞霄宮貝法師傳○又國朝李元度昭顯真人碑云真人姓郭，名世賢，字榮芳，瀏陽人。少孤貧，事母至孝，爲縫人以養性，不茹葷血。母卒，屏人事，遊武當山，得辟穀術。及歸隱瀏東大光洞祖師巖。乾隆三十八年除夕坐化巖中，年四十五。肉身不壞，目灼灼有光。鄉人廟祀之，歲早禱雨輒驗。咸豐中，髮匪疊犯瀏陽，賴其神示現，瀕危得免。巡撫駱秉章奏請封昭顯真人。按武當爲全真派，此郭世賢亦全真道士也。

管太清

傳記

閔懶雲《管天仙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六） 管天仙者，名太清，國初（順天府）大興人。生於明季，初無聞見者。順治間，始遇仙得道。想即遇雞足道者于京師。雲遊天下，然善韜晦，蹟無多著。嘗率子王子游勞（嶗）山。愚按子王子者，即金懷懷，名清楚者，爲懶雲子之師，故稱子王子。勞山在山東登州府境上。雲大辯、李赤腳輩，均叨指示。雲大辯、李赤腳，皆金懷懷王宗師弟子，後有傳。卒成大道，名顯一時，則其學問道德，自有不可測者。

乾隆戊申歲五十三年，相傳至京師，休於李鐵拐斜街。白馬李識之，次日即遁。白馬李者，亦異人，年將軍名羹堯嘗師之。胸羅今古，雲大辯所傾倒，每思北面事之者。乃謂衆曰：「管天仙混蹟清虛，無痕得見，我不及天仙遠矣。」豈有白馬李者而黨譽人哉，蓋必具實德以動人者。樵雲子亦云如是。愚聞陳樵雲於乾隆四十六年辛丑，曾遇管天仙於湖北岳州城外。其

時管天仙在一農家，課讀童子六七人，身服儒衣冠云。計壽高矣，或云已逝，或云猶存。歿歿存存，仙家常事，爰爲傳。

王太原

傳記

閔懶雲《大脚仙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六） 大脚仙者，

姓王名太原，字晉人。幼隱雞足，長至勞（嶗）山，道成，游楚湘間。問其住世，已忘歲月。我鄉張金瑄嘗任襄陽太守，謂曾見之於襄陽東郭。身長而趾巨，額下懸物如球。詢之土人云：「其髯也長約二丈，有時繞腰作帶者。居無常所，或岩谷，或江濱，風雨雪霜不室休，居常數月不見。遇有緣則微笑，無緣則瞪視。食惟石栗，人饋以物，置之而去。衣一千針衣，敝垢無完色。」（相）傳積數十年，不聞與人接洽，話言不可得。惟乾隆初年，襄陽前太守姪某，年僅十六七，平居好道，聞而跡訪。見即大笑，疾攜他去，日暮放返，約期來度。（姪某）略述蹤蹟，太守誌之。謂師姓朱，故明唐王少子侍姬江鈿（所）出。師孕方七月，唐王遇害，鈿毀容，雜處難女中。有吉王故師伍冲虛者，伍冲虛傳列卷二首篇。神導（鈿）入滇，寄休雞足深處。（師）生七歲，母鈿歿。龍樹山人即雞足道者黃律師是也入滇居久，知而收之。長則命名太原，字曰晉人，以其本係王孫，故（改）姓王。後十年，前太守姪某不知所之。以上悉據張太守傳述土人之言。人咸疑其（爲師）度去，張蓬頭曰非。

承其妙旨者，惟張蓬頭。蓬頭楚人，明忠臣瞿式耜子，與師同患難者，年少（稍）長於師云。此說懶雲子謂得之張蓬頭之徒李蓬頭之言也。

王袖虎

傳記

閔懶雲《王袖虎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六） 王袖虎者，

四川人，名字未之詳。早歲從軍，屢勝不賞，遁隱牢山，或曰勞（嶗）山。管天仙度之滇南。雞足道者爲其性躁，屢抑之。大脚仙來，引至襄陽，又大抑之。今日登峰越嶺爲功，食以冬青、石栗。初頗苦之，既而安，久而神寂，不有動靜。乃遣訪李蓬頭，出西北口外十有三年，始大悟，深自抑。又年餘，李蓬頭授以茅山祈禱法。歸雞足煉有年，將出道者，始爲命名。管天仙又至，曰：「可以出度善緣矣。」於是雲遊閩廣間，大顯神異，藉以度人。嘗納二虎於袖，呼以斑斑、阿雜，則躍出就食。其初出也，形如小貓，其已出也，便成巨虎。喝曰攝收，（虎）一躍入着袖立，小如初。故閩廣人咸信之，從而遷善者甚衆，袖虎之名所由著也。

乾隆戊子，至金蓋，樵雲子問之。曰：「是幻術，非道也。然得變化如心者，幻中亦有真我。譬如行軍，一準帥令，故曰心法。法從外至，道更左矣。」越日遂去，不知所之。此說見《樵雲紀事錄》。又載其出山至水口，覓渡對岸，鄉人駕舟渡之，見其袖中兩貓甚麗。鄉人索一不可，再三要之不得。將抵岸，鄉人執其袖強奪之，及師登岸，已成巨虎矣，一躍登岸。鄉人大驚，師乃出一丸俾服之，半晌方寧，數日始安云。

金懷懷

傳記

閔懶雲《金懷懷王宗師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六） 金

懷懷者，子王子也。名清楚，雲南阿咪人。生於故明洪武九年八月望日。三歲喪父，九齡母亦亡。子隨姊氏以長，勇力過人。阿咪民變，子持短刃，挾姊（從）軍冲出，俱無恙。歸官，官嘉其勇，令任先鋒，一戰殲其魁，擒其僞帥阿虎香，阿咪安。歸知姊病，聞五老山有異人，之訪失路，旁徑紆迴，跡人不知返，乃登山望。失足墮極下，不損，起覓徑，上得一洞，望之，有似可得緣而上者，遂入行里許，側有大洞，微聞笑語聲。日已西墜，腹極飢，遂又入跡約四五里，有二老者方對酌，見子俱起，命坐下，飲以酒。即出一橘，大如拳，分割食之，飢渴頓止。洞中無他物，中安一爐，碧焰閃閃，一老者顧曰：「汝欲出乎，焰滅我送子出。」子領之，遂坐以守。越日焰滅，又一老者取一盂水至，波紋潏如，謂曰：「水定即偕行。」俄而水定，清若鏡，老者喜曰：「可矣。」入取一杖出，橫跨其上，招子亦如法跨，令閉目，聞聲擾耳，勿顧問。已而颯颯風生，愈聞愈響，不敢開視。頃又忽止，及啟視，老者已失，四顧皆竹徑，細而紆迴。尋步里許，得一菴曰雲巢，進叩周行，始知非故土也。主席者，靖菴先生，時則順治十五年矣。

子至是乃悟，遂止雲巢，任樵採者十七年。以上云云，按之《金蓋雲箋》所載相同。靖菴歿，始返雲南。按靖菴先生於康熙十二年癸丑辭世，金懷懷於明年甲寅出山回滇。至阿咪，家已不可考也。遂上雞足，無所遇。返之楚，遇管天仙，與談洽，成師弟，安居武當真武宮二十九年。轉之金蓋，主席者已姓徐矣。紫垣留之住三載，復返雲南。按《楊氏逸林》載：金懷懷，明永樂間人，入山修道二百餘載。康熙初年飛步來湖州，止於金蓋山，奉陶浩然為師，居處十四年，絕無神異。後歸雲南，至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復至金蓋。所食惟桐花竹實，飲則清泉。居三載，亦無他異，忽不見云。聞雞足道者名，造謁合，因得斗法。旋出遊蜀，李泥丸居青羊宮，授以黃白等術。於是足跡遍天下，而無可困也。

乾隆戊子歲，姑蘇潘雪峰遇子於勞山，當時之從者雲大辯、李赤脚也。以上懶雲子均據潘雪峰所述。乙卯秋，余始與雪峰率梅谷，梅谷姓徐，名陽仁，原名德暉，金華浦江人。自歸安射村起程，作雲遊天下計。發舟至菱湖文昌閣，一道士衣破衲，荷七寶，年約四十許，面圓而赤，兩目星，無多鬚，飄飄過。雪峰望見大喜，登岸拜叩，語良久，同下登舟，謂余曰：「我師祖也。」王宗師有徒雲大辯者，為雪峰之師，故稱師祖。余亦喜而拜，舟乃行。次早將達平望，子顧余曰：「兩緣洽，莫虛過。十洲三島，不出一心。不悟遠遊，徒招磨折。太虛大道，聞莫忽撩。」輕雲律師蛻號太虛主人，為懶雲子傳道師，故曰太虛大道。余再拜，願皈依，子曰可，遂登岸去。余尚不知其為子也，且未知子之即去我也。良久不見返，雪峰又述其始末，始知金懷懷者，即子也。悔未肅恭，致遭子棄。遂偕雪峰、梅谷分道周巡，人無得而見之者。廢然返，不復出遊，迄今不復見。

閔一得

傳記

晏端書《閔懶雲先生傳》（鮑廷博注）（《金蓋心燈》卷七） 先生

姓閔，名茗莛，字補之，一字小良，懶雲其道號也。世為吳興望族。父大夏，舉於鄉，授河南息縣令，尋改教諭餘杭。先生生而體弱，九歲猶艱於行，依高東籬翁於桐柏山，習導引術，遂皈龍門派，派名一得。未幾疾愈，歸讀書，研究性理，不為科舉學。及壯，以父命入貲為州司馬，服官滇南。尋奉諱歸，絕意仕進，出訪名勝，數遇異人相印證。有沈子輕雲者，東籬首座弟子也。學綜三教，得東籬真傳。翁將示化時，先生年逾弱冠，親往送別，嗣後遂從輕雲學，以師禮事之，遵翁命也。其及門弟子，皆卓犖一時，先生獨得其大，常守輕雲十訓，數十年不敢少懈。

邑南金蓋山，為陶靖菴修真之所。沈師羽化，先生遂居是山，閉關修道。憫其法嗣陵替，屋宇傾頽，慨然思振其緒。於是修葺增壯，拓其規

模，並修近山衛正節高士墓，植梅百餘株。時或往來江浙間，隨緣啟迪。自縉紳之士，至胥吏僕輿，欽其道範，納交受業者，實繁有徒。入室者雖不多觀，而誘掖獎勵之下，因其言而自新者，亦復不少。

先生朗若秋月，和若春風，定則如山，虛則如谷。中年學已貫徹，晚境更臻純粹，語默無非至道，起居純是天機。至於樂善好施，精神強固，猶其小焉者也。其教人也，有體有用，有本有末，篤於行時，不事神奇。大旨以修身寡過爲入門，窮理盡性至命爲究竟，省察涵養爲徹始徹終功夫。嘗憫丹經邪正混淆，流弊滋多，爰取平日聞於師友，及四方好道之人，持其所藏之本，過訪就正者，讎校勘訂，剖其真偽。凡陰陽採補，訛傳邪說，悉皆屏斥，歸於中正。所著《金蓋心燈》八卷，沿流溯源，發潛闡幽。又《書隱樓藏書》二十八種，及《還源篇闡微》，以儒釋之精華，詮道家之元（玄）妙，言言口訣，字字心傳。俾有志者循序漸進，自有爲以造無爲，不致昧厥旨歸。石照山人謂其能集元（玄）學之大成，周梯霞謂爲篤實輝光，清虛恢漠，足以承先啟後者，洵不誣矣。

歲乙未，年七十八，其嗣迎養於家。逾年冬，偶感微疾，倏然而逝。自擬身後楹聯曰：「修道只爲求己志，著書未盡度人心。」又集《孟子》書曰：「不失其赤子之心，善養吾浩然之氣。」即此數言，其生平可概見矣。先生生於乾隆戊寅十二月初二日，卒於道光丙申十一月初十日，住世七十有九年。葬於金蓋山之東麓，門人祠之弗替焉。

楊維崑《閔懶雲先生傳》

先生名若專，字補之，吳興世家子。生時，其父良甫公夢羽服者至，自稱貝懶雲，故又自號懶雲子。幼穎異，從羣兒戲，墮井中，若有掖之出者。素羸弱，謁東籬高子於桐柏山，留數載，體始充。資性絕人，讀書窮理，不爲應舉業。比壯，有經世志，援例入選，以州司馬官雲南。尋丁父憂，不復仕。會東籬卒，從其高弟沈子輕雲遊，甚器之。沈卒，出訪名勝，歷吳楚燕趙，足跡半天下。先後遇金懷懷、白馬李、李鑒頭、龍門道士輩，與往復講論，多所契合。所至之處，名公賢士爭相推重。晚隱邑之金蓋山，山故有道棲息之所，拓地居之，學者日進，誘掖獎勵不少倦焉。爲人俊爽沖和，超然物表，年七十餘精力不衰，如四五十人。嘗冬月遇一故人寒甚，即解身上裘衣之。族中停柩十數，貧不能舉，爲經理葬焉。時良甫公在任所，夢衣冠者數輩來謝，疑

之，後始知其故，蓋即葬柩之夕也。其慷慨任事類如此。尤勤著述，採摭羣書，參以舊聞，成《金蓋心燈》八卷，並輯《書隱樓藏書》二十餘種行世。年七十九卒，門人爲祠祀之。

沈秉成《懶雲先生傳》

先生姓閔氏，名若專，歸安人。父大夏，某科舉人，官息縣知縣。生先生日，息縣君夢羽服者至，曰「余貝懶雲也」，故別署懶雲子。幼聰穎，從羣兒嬉，墮井中，若有掖之出者。體素弱，謁高東籬於桐柏山，受服食、攝引法，氣漸充。資性過人，讀書千數百卷，洞極理要。不爲應舉業，承息縣君命，入貲選雲南州同。以父喪歸，不復仕。東籬既羽化，從東籬高弟沈輕雲問業。輕雲卒，出遊吳楚燕趙，先後遇金懷懷、白馬李、李鑒頭、龍門道者，相與往復講論，多所契合，當代名公卿爭推重焉。晚隱縣之金蓋山，山故有道棲息之所，拓地立樓觀堂廡，學者日聚，誘掖獎勵弗少倦。年七十時，精力完固，焮然有壯容。嘗冬月遇一故人，衣薄見寒色，解身上裘衣之。族中停柩十數，貧不能舉，爲擇地營葬。息縣君方官河南，夢衣冠者數輩，階階肅謝。後得先生書，夢夕即葬日也。生平勤於著述，輯《書隱樓叢書》二十餘種，別撰《金蓋心燈》八卷，發明本師宗旨，於丹家邪說闢之尤力。篤實純靜，平易近人，論者以爲有儒者氣象。道光十六年卒，年七十九。未卒前一夕，集《孟子》作連句曰：「善養吾浩然之氣，不失其赤子之心」，以示門人。門人立祠山上，揭二語於楹。

劉一明

傳記

《皋蘭縣志》卷二七 劉一明，山西曲沃人。家累萬金，棄之隸道士籍。結廬金縣之棲雲山，往來蘭城，掛單白道樓。得《參同》、《悟真》之旨，講易太極圖、先天圖多名理，兼精醫術。著書甚富，有《周易三義》、《金丹口訣》、《沙眼眼科》等書數十卷，板行於世。《續志》。

楊芳燦《周易闡真序》 悟元道人者，金城棲雲山之肥遯士也。其生平著述《三易註略》若干卷，余既序而傳之矣。茲復出其《周易闡真》一編，索余爲識其著書之由。蓋道人以蚤年始學，隱跡黃冠，神解超超，道心宿契。後遇龔谷老人，盡抉元真之秘，以爲丹道即易道也，聖道即仙道也。易非卜筮煉度之書，實皆窮理盡性至命之學也。於是述伯陽之遺義，參神聖之蘊奇，取龍蛇鉛汞之法，驗以爻繫圖象之說，別其劣歧，歸於宗主。其辭約，其義繁，其文淺，其指深，取類極邇，而見道甚遠。其身心性命之功，殆不謬乎吾儒之爲之者。嗚呼，若道人者，庶乎可與言《易》哉。

劉一明《易理闡真序》 予自童子時，即知有此一大事。因緣留心參學，所遇緇黃皆不出上行議論。彼時亦以爲然，不敢非之。後遇龔谷老人，即分邪正。復遇仙留丈人，群疑盡釋。始知丹道即《易》道，聖道即仙道，《易》非卜筮之書，乃窮理盡性至命之學也。予不敢自私，爰於《三易註略》之後，體二師之旨，述伯陽之意，盡將丹法寓於《周易》圖卦繫辭之中【略】書成之後，名曰《易理闡真》，乃闡其修持性命之真耳。

施神安

傳記

顧沅《元妙觀志》卷四 施神安，字箴靜，元和人。自幼即喜道家言，出家元妙觀方丈，拜惠澹峯爲師，稱入室弟子。繼復受五雷正法於朝真觀沈堅蒼法師。乾隆辛卯年，充方丈監院，將師澹峯所遺吳邑良田二百餘畝，悉以歸入常住，永供香火，人咸敬服。丙午年，主席方丈。戊午，蘇郡旱虐，奉憲祈雨，輒有驗。年七十五卒。

張鉅

傳記

張元旭《補漢天師世家》 五十九代天師諱鉅，字佩相，號琢亭，錦崖次子。豐頤碩膚，風度端凝，善言辭，聲若洪鐘，識者重之。平生立心接物，真率無偽，重師儒，厚故舊。每遇旱澇，輒爲民祈禱，無不響應。嘉慶五年襲封，詣闕謝恩，請謁裕陵，奉溫旨褒允。前後數召見養心殿，屢賞克食並大緞藏香。十年入覲，蒙賜玉如意一柄，荷包一封，金錢四圓。十四年晉京祝嘏，蒙賜筵宴，並賞大緞宮錦嚕嚕等物。二十三年復朝，御書福字賜之，寵賚有加。光緒三十年，覃恩誥贈光祿大夫。

張培源

傳記

張元旭《補漢天師世家》 六十代天師諱培源，字育成，號養泉。穎異澹樸，篤於孝友。道光九年襲爵，因生母累年抱恙，囑勿遠離，擬請詣闕，謝恩未果。生平樂善好施，舍己濟人。行藏似鶴，當時以白鶴仙師稱之。凡諸符法，悉能一氣渾成。極研究大梵斗母玄科，尤能闡演入妙。浙江海寧州有妖爲患，海堤崩裂，延至立驗。道光十一年，復患水沿湖數百里，將軍奕湘馳羽請救命，胞弟持印劍往治。爲設醮數日，令法員乘小艇，衝濤而濟，投以鐵符。天返風，艇復故所，潮平堤立。二十五年秋七月，貴谿久旱，病蝗飛騰蔽日，禾菽蝕齧殆盡，邑侯請治。爲設醮七日，雷風肅烈，大雨如注，連夕凝寒似深秋，命持符水，洒壇前後，蝗盡殫於

河。咸豐八年戊午，亂兵侵境，避往應天山，偕一丁負印，行至壠岸地方遇寇，丁不及匿，棄印道旁，兵騎蜂擁蟻接，印仍故所，視如不見，踐之不覺，賊去，叱丁攜歸。九年己未，督辦團練，防勦多捷。十月中旬八日，忽有赤蛇游於庭，俄而不見，咸謂山居之常，不以為異。翌日將曙，竟無疾長逝。法經云，蛇乃鶴之糧，殆返真之兆歟。縣志贊：德著金繩，功追玉局，驅蝗蟲而鄉城爭頌，息潮湧而寰海競稱。蓋紀實也。光緒三十年，覃恩誥贈光祿大夫。

張仁最

傳記

張元旭《補漢天師世家》 六十一代天師諱仁最，字炳祥，號清巖。秉性冲和，研精秘典，事親以孝聞。咸豐九年，佐父辦團，防勦多捷。經巡撫奏，獎奉上諭着以縣主簿，不論雙單月擢用。同治元年襲爵。當亂後，法書秘卷，簡斷篇殘，不易徵集。乃日與弟子員，參考編訂，續錄成帙，越寒暑靡懈。四年遊粵東，遇異人贈黑玉印一。方旋抵滬城，其地屢有回祿患，求書符避火者甚衆，以印蓋均得免，謂見有黑面金甲者附符焉。光緒六年，奉母命禱南海，航遇風幾覆，忽見大士現身雲端，得無恙。九年，省祖墓於西蜀青城山，見祖天師於天師洞。出川經重慶，先有布商某，遇人授以劍，告之曰：俟天師至此，爾將此劍贈之。俄而天師至，布商贈劍。重慶會館有青龍閣，久潛巨蟒，天陰朝夕吐氣如雲，仗劍以登，書火符焚之，怪滅。居恒端坐寡言，洞明三十代祖靜修之功。年六十有三，微恙而終。光緒三十年，覃恩誥贈光祿大夫。

李西月

傳記

《樂山縣志》卷九 李平權，號涵虛，樂邑諸生也。住凌雲鄉之李家河。河故淺狹，舟楫不通，權書舍近焉。一夜月明，偕友散步其處，見溪中一漁舟，有老翁對月仰臥而歌。權默計此地向無漁人，何來此翁？因與友人同詣之。問對間，知非常人，遂邀至館，師事之。居年餘，頗有所得。時李嘉秀主講九峰書院，平權為其門人。久之，嘉秀知其有異，轉師之。著有《無根樹》，臨終時，與族人宴座聯句，結云：「兒女英雄債，從今一筆勾。」吟畢，偈曰：「清風明月，才知是我。」溘然而逝。

李道山《李涵虛真人小傳》（《三車秘旨》卷首） 真人四川嘉定府

樂山縣李家河長乙山人氏。生於嘉慶丙寅年八月初四日寅時。生時，母夢一道人懷抱金書一函入門，寤時則真人生焉。伯仲三人，師居其二。幼而穎悟，弱冠入邑庠生。善琴，嗜詩酒。年二十四，遇呂祖，不識。後病傷血之症，奉母命，至峨眉縣養病，遇鄭朴山先生。先生康熙時人，孫真人諱教鸞之高弟也。同寓與之治病，並云：「金石草木，只可治標。治本則宜用自身妙藥，方能堅固。」聞之，恍若夢覺，即稽首皈依。先生遂傳口訣，囑云：「大劫將至，子宜速修救世，更有祖師上真為師。」後至峨眉山，遇呂祖、豐祖於禪院。師初名元植，字平泉。呂祖改為西月，字涵虛，一字團陽，密付本音。潛修數載，金丹成矣。三師復至，叮嚀速著書救世。奉三真之命，著有《太上十三經注解》、《大洞老仙經發明》、《二注無根樹》，名曰《道言十五種》。又曰《守身切要》。將呂祖年譜、聖跡、丹經、救世等書刪訂，名曰《海山奇遇》。撰集豐祖全書，名曰《三豐全集》。自著另有《九層煉心》、《文終經》、《後天串述》，俱刊行於世。更有《圓嶠內篇》、《三車秘旨》、《道竅談》三書，俱未刊行。山于咸豐丙辰正月至長乙山房，得瞻慈容，如三十許人。拜別後，師于本年五

月初八寅時升舉，異香滿空者七日。本日卯時，現仙容於自流井。飛升後，顯跡甚多，不能盡述。師生三子，長業儒，次務農。大兄舉三子，長十一歲，聰明仁孝，師每稱羨。門人甚衆，而大丹成者，江西周道昌一人，得玉液還丹者數人。山德薄緣淺，侍師未久，略述其目擊大概云爾。福建建寧縣巧洋弟子李道山敬述。

張睡仙

傳記

完顏崇實《白雲仙表·張睡仙師》 張睡仙師，不知何處人，以善睡得名。初至白雲觀，當衆吃齋之際，獨擁被焉。或啓之，答曰：吾服氣耳，何必吃人間煙火食耶。衆以爲誑，遂逐之。及催單期滿，復來，識者曰：此有道之士，請居靜室。十餘日不一啓扉，潛往探之，則高枕而卧，始信精炁神已能自固，咸敬服之。後居都城之呂祖閣，閣小而破，幾不足蔽風雨。某內官助資脩葺，門閭高大，殿宇輝煌，儼然成一大道場。而師漠然，若未之見。一日語其徒曰：吾將行，爾等毋懈厥志。言畢而逝。葬於白雲觀之三仙墳，後遷葬於黃村。

李圓弇

傳記

完顏崇實《白雲仙表·李圓弇師》 李圓弇師，山西平陽府臨汾縣人也。本係貴家子，學問淵博，不求仕進。初遊武當山，皈依龍泉觀之汪老律師，取名復信。後隱終南數十年，爪甲長數尺，蟠屈如蛇，護以竹筒。道光初年，至白雲觀，身穿破衲，腰繫圓弇，時人因以圓弇呼之。精於岐黃，活人無算，或有以朱提爲謝者，辭曰：吾將藉此立功，豈肯受賄，君果德我，護法常住可矣。道光乙未七月十五日，順正而化，葬於白雲觀之三仙墳，享年一百有二。

江本源

傳記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江師本源，字瀛濤，號松竹山人，廣州府番禺縣人。入道羅浮酥醪觀，繼童復魁爲住持。師有戒行，通儒釋之學，能詩文，士大夫喜從之遊。以觀爲浮山最深處，乃闢佛子隕塗徑，築玉液亭，爲義漿以濟行者。又以廣州白雲山蒲澗安期生嘗采藥其間，復倡築安期仙祠。晚營生壙於觀左之望岡墩。嘉慶丙子，毗陵湯貽汾來遊，爲題其壙曰江瀛濤藏於此。化後，門人即瘞仙蛻於壙中。賴介生師云：瀛濤建鄭仙祠於蒲澗，祠左則雲泉山館，南海仲令擬增廣之。既拆卸，不及建而去任，瀛濤旋亦昇化於酥醪。於是其徒孫楊教善踵爲之，比舊更宏敞，香火日盛。歷二十餘年，一日山館中童子忽聞叩門聲，啓視則龐然胖道士，請姓名，曰江某，俄而由小門出，往仙祠，童子請導不許。明日，童子見楊師而述之，楊愕然問狀，則真瀛濤也。當時相傳以爲得仙云。

賴本華

傳記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賴師本華，號介生，原名洪禧，字疇叶，廣州府東莞縣人。初習舉業，爲諸生，以詩名。後入羅浮酥醪觀，禮童復魁爲師。習靜一室，不與人接。塾江李惺游羅浮，慕其人，請與相見，師以耳聾辭。惺悵然題詩於壁曰：山外浮來一窺公，山中却有賴癡翁，癡翁不與窺公見，知道癡翁耳詐聾。後年八十餘，化於觀中。其子孫

迎遺蛻返塋鄉間。有《浮山新志》、《紅棉館詩鈔》傳於世。《國朝正雅集》：張永堅號雲根，新會人，羽士，住羅浮白鶴觀，有《無心齋吟草》。番禺劉彬華謂其骨清法密，亦山中能詩者。

程本煥

傳記

佚名《太上律脈·第十五代傳戒律師》 程本煥，號香岳，西秦龍門人也。幼棲紫雲觀，有學道志。當其性嗜詩書，已會儒家之奧旨；既而泛覽諸子，遂悟塵世之勞牢。嘗自歎曰：此非所以修真處也。於是卜象山，修心煉己，備嘗艱苦。乾隆丁巳年，白老律師開演戒期，見其真純質樸，因以道脈寄之。自受戒之後，益堅純修，禁步三載，誦詠《皇經》，四方來者無不共欽道貌，而大師虛懷若谷，切切然方以功行未盡爲憂，復以傳賢爲念。茲於乾隆戊子年三月清明日，登壇說戒，幸得一人，姓張名本瑞，係晉代州人，出家於太華峰，可與有爲，而道脈之源流，庶不致於湮沒焉。

余明志

傳記

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七 余師明志，號笑塵子。原名慈鶴，廣州府順德縣世家子，父宦於蜀產焉。少隨父任，讀儒書，通玄理，弱冠即有出塵之想。回粵後試弗售，娶妻生子矣。既而曰：世途險詐，室家累人，何鬱鬱久居此。同治甲子，年踰不惑，遂入道羅浮之酥醪觀。杜門

不出，惟焚香斗室，晝夜誦道德、黃庭等經。雖風雨寒暑，無少輟。嘗謂：吾儕修道，丹藥本無可憑，不若誦經以存心，使心無欺念，還吾本體，自能超凡入聖，神游太虛。住山十年，計所誦經，不啻數千萬遍。每語人曰：吾誦經有得，血氣調和，冬不慄，暑不汗，飢渴可忘，疾病罔作，其效如此。一日具齋，邀道侶告別，云明晨下山，衆恠之。夜漏三下，經聲猶未輟，天將曉，啓戶視之，跌坐榻上化矣。榻前遺書諸道侶，勉以修身立命，并囑刊其語錄訓世，時甲戌八月也。師緘默寡言，誦經之暇，惟以詩自娛。道侶彙梓之，名曰《笑塵子集》。集中小詩云：雪冷風寒步亦稀，繞闌別有好心機，枯枝一一芟除去，免使春來壞蝶衣。荒隄偏仄欠寬平，難使摩肩互送迎，偶遇鶴來還却避，不妨讓路與他行。久住仙都歲月深，山閒風味熟沈吟，年年最好三冬候，爛煮畦中白菜心。別傳香味透心田，山上蟠桃幾顆懸，意欲摘來還自壽，却忘今歲是何年。此可想其所得，已化時，余親見之。

張合皓

傳記

佚名《太上律脈·第十六代傳戒律師》 張合皓，字朗然，號怡軒，

陝西西安府長治縣人氏。先世積德，至師之父母好善尤篤，生師。甫弱冠，居然厭俗，常詠「籠雞有食湯鍋近，野鶴無糧天地寬」之句，慨然有出世意。未幾，父母相繼下世，時年三十二歲。入終南，至郿縣瑤上菴，從本善李師爲徒，深相得也。既而訪密頭神洞張律師，博通三教，朝夕晤對，獲益良多。一日，有二人過訪，貌若乞丐，師與語，非常人也。叩其姓氏，曰赤腳董，曰赤腳石。請爲弟子，弗許，益敬事之。日久，董、石二人知師刻苦精勤，不懈於志，以爲是傳道器，因導之往投赤腳李。李，涇陽人，德行超邁，功候精深。於是往來終南、華嶽，風雨追隨，不離杖履，深得天人秘奧，三教同原宗旨。蓋自是師之學日以進，遂於乾隆四十二年偕李、董二師至京師，住白雲觀。觀自長春創始以來，近

五百餘年，琴臺丹竈，清風猶在人間，徘徊不忍遽去，於是爲此地應知客者。一十三年六月，移住御園永寧觀，見知於侍講學士圖轄布。學士特建延寧菴，招住之。越十有五年，至五十六年，始接白雲觀住持。迄嘉慶十二年，閱十六載，習勞任苦，道行精潔，四方諸友欣然雲集。又自念覺人覺世，遠近差殊，證古證今，先後一轍；前賢仰止之難企，後嗣追宗而莫及。爲憫顛愚，往求賢哲，開壇演戒，說經講法。爰咨有衆，詢謀悉協。於是具禮幣，遣知客張本重，於八月下浣徒步往西嶽華山，聘請張律師出山。於十二月初六日到觀，越明年二月，設壇說戒畢，得受戒弟子一百二十餘人，甚勝事也。張律師因憶其先程師遺囑曰：「吾之戒律，將來興化於北。今日之舉，先數十年程師預知之，豈偶然哉。」張律師遵程師之言，將《龍門正宗戒律法脈源流》，傳之與合皓張律師。師自語曰：「我春期接法，自許願於九月九日設壇傳戒。」後至七月間，自知不待傳戒即該羽化，將大法付與龍門張合智，羽化飛昇。

王合貴

傳記

完顏崇實《白雲仙表·王赤腳師》 王赤腳師，名合貴，山東青州府博山縣人也。年弱冠，從邑中達摩庵李師出家。雲遊數十年，至京都白

雲觀，繡頭跣足，一衲一瓢，寒暑無異。問其年，曰八十一，越數年，又問亦如之。結茅於觀之呂祖殿前，夏秋蜂房滿簷，當師人定時，或有戲之者，蜂輒螫，若爲師護靜。某貴官玩雪至觀，適師往厨中取齋，將試其道行，乃截其歸路，迫使蹴積雪行，而晤與之語良久。乃嘆曰：真修行人也，予重裘猶寒，師衲衣赤足，竟不知冷耶。低頭視之，足下之雪已化去尺許矣。厚贈而別，師受之而散給衆人。凡有饋送者，悉如是。羽化之後，葬於白雲觀之三仙墳。

陳教友

傳記

賴際熙《羅浮山醪醕洞主陳先生像贊》（《長春道教源流》卷首）

先生名銘珪，字友珊，東莞人。咸豐壬子副貢生。少受業順德梁章冉廷相之門，與南海譚玉生臺、番禺李恢垣光廷、陳蘭圃澧、順德李仲約文田游其學，無所不通。每歲冬餘以經學詞章教弟子，率百餘人。甲寅，紅巾賊何六陷縣城，先生練民團扞鄉里，殺賊無算。邑令華雲樵廷杰稱其能。時各縣皆賊，其同年黎召民兆棠籌巨饌，令率團勇復順德。以母老不能離左右，未果行。性孝友，館穀所入，資其弟不少吝。光緒辛巳，年五十八，母劉終，踰月遂以毀卒。著有《長春道教源流》《浮山志》《詩文集》共若干卷。先生嘗因羅浮梅花村故址，創建梅花仙院。晚學道，派名教友，以修復醪醕觀，爲之住持，自稱醪醕洞主。

張教智

傳記

完顏崇實《白雲仙表·張老律師》 張老律師字教智，號慧生子，

別號坤鶴。祖籍通州，父母早歿。師年尚幼，便究心性理，不務俗學。二十三歲，皈依於文昌閣段真人座下，殷勤修行者八年。既而出外參訪，登泰山，度潼關，徧歷險阻，胸次豁然。後入西山紅蘿庵，飢餐松實，渴飲清泉者久之。嘉慶十二年至白雲觀，受戒於華山張老律師。時方丈合皓師已得律師真傳，即以衣鉢授之。師兢兢業業，不負所傳。嘗居地窖養靜，

年餘不接世事，靜中輒見羣魔來擾，方悲大道之難成。益堅持正念，移室後窖，即陷知前此爲衆靈呵護也。在觀十數年，廊廡殿宇，修葺一新。觀中向無養贍恒產，值歲大饑，掛單者數倍於前，師於隆冬之際，持鉢募化，手足皆裂，不以爲苦。前後開壇十次，度戒子一千一百餘人。蓋自昆陽以來，未有如此之盛者也。道光二十年二月十九日，順正而化，葬於白雲觀之東南塔院。

佚名《太上律脈·第十七代傳戒律師》 張真人，字教智，號慧生

子，京都順天府通州人也。師母親年過三十無子，因禱於通州文昌閣，是夜夢一白鶴投入懷中，因而有娠。當生之時，霞光繞空，瑞氣盈門，一時父老莫不驚相謂曰：此家當出異人。形容端雅，色相莊嚴，幼而靈敏，長而孝慈，鮮不以爲人中特色矣。無何，堂上老人相繼而亡，而師亦孤立無偶。因思世態炎涼，人情冷暖，見名利之浮華，觀富貴之倏忽，以此持念不下，常懷出世之心。自思岩棲谷處，代不乏人，修真養性，何地無賢，遂皈依文昌閣段真人名下，奉令承教，殷勤不怠。一旦遵奉師命，參訪維殷，雲遊念切，跋山涉水，不辭險阻之勞，沐雨櫛風，甘受程途之苦。下關東而接待往來，過關西而參悟玄機。已而歸山，饑餐松柏，渴飲清泉，優遊歲月之間，念茲在茲，遂得《三皇玉訣》之秘旨焉。迨參學於白雲觀中，內堅其志，外篤其行，數載以來，立功立行，精勤益倍常矣。適有華山張老律師開壇演教，傳戒度人，而師亦與於其間。老律師將太上大法付與合皓張真人。後律師見師氣宇軒昂，心地特達，遂授以太上大法。自是師兢兢業業，恐負所傳，必欲擇一人焉以授之。孰知閱歷數載，所遇不合，有目擊而非者，豈得之易而授之難哉，亦得人難而授人易耳。道光十五年，有南陽玄妙觀監院呂震，係山東琅琊郡人氏，行持戒律有年，可稱律門法器，因將祖傳大法付與呂震，登壇說戒，永其傳焉。

呂永震

傳記

佚名《太上律脈·第十八代傳戒律師》 呂永震，字乾初，號雷鳴子。原籍山東青州府胸縣呂家樓人氏。自幼多病，好觀道書，有出世之想。直待慈母殯葬三年之後，不戀草芥，單騎出門，訪道天涯。適至濟寧州青鶴洞，皈依度師張本柱名下。出家數年之後，告假參訪遊，至京都白雲觀受戒，當執總理諸事數年，大眾推為監院。五年退院南遊，忽逢南陽車馬來接，無奈身至玄妙觀，大眾共推監院。乙丑五月，白雲觀車馬臨門，懇請赴都傳戒，勢難推却，只得身還舊邦，監院同眾推為方丈。自覺年邁，無能為矣，只望後人闡揚，然既受律師之大法，理當傳賢。是歲冬月，覺有辭世之兆，即欲圖就所事，祇因際遇不時，未敢遽動。回憶南陽府玄妙觀監院張宗璿，行為端方，心地明朗，且其才堪任重，德足服人，堪為玄門之柱石，宗教之領袖也。今將大法付與受持，異日努力護道，傳戒登壇，修己度人，永其續焉。

汪東亭

傳記

柯兆平《性命要旨後跋》 東亭先生，安徽休甯縣鳳湖人也。生平心跡，好積功累行，毫不以功名富貴繫於懷焉。茲於光緒丁亥歲，遨游漢皋，來予旅邸，謂家嚴曰：方今明道之士，遙遙海內，未見一人，何其道之湮沒，以至如此。家嚴答曰：雖《陰符》、《道德》傳世，文辭古

奧，學者閱之而不解。及後丹經疊出，半隱半露，學者參之而不透。非道之不行，實由道之不明也。先生因茲，大發慈悲，著《性命要旨》一書。書成之日，見示於兆，受而誦之。純是先天之大道，身心性命之學。古來聖賢仙佛，心心相印。口口相傳秘訣，莫不一一發明之，洵為宇宙間金科玉律，天壤中寶字奇文也。倘誠意修真之君子，有緣得遇是書，便可升堂入室。遵法而行之，層層透達，節節見驗，方知先生之道高矣，先生之德厚矣。而天下後世學人，無不沾先生之恩矣。

張圓璿

傳記

佚名《太上律脈·第十九代傳戒律師》 張圓璿，字耕雲，號雲樵子。原籍山東登州府福山縣人氏。師天資明敏，賦性仁慈，儀容端雅，志行高潔。自幼慕道，旋在本省萊州府即墨嶗山三官廟出家。師自脫俗以來，博覽群經，廣參道典，普歷名山，不憚險阻之苦；遍謁高賢，惟求玄妙之訣。櫛風沐雨，卧露餐霜，大立沖天之志氣，堅守面壁之靜功。一旦豁然貫通，與道合一，不忍獨善其身，而以利物為懷。遂於江南天寶觀開立常住，道眾雲集，玄風可觀。不料兵荒擾亂，移紮於南陽玄妙觀。乾初呂老方丈久聞師名，乃請師就觀，談道數日，志氣相洽，故傳龍門之大法，繼推監院之權衡。師自受託之後，勤理教政，夜以繼日，精修妙行，嚴以持己，寬以待人，道眾無不悅服。又遇捻匪入境，焚掠屠戮，慘不可言，難民紛紛，無所逃避。師慈心難忍，首先捐資築寨，製造軍器，協督紳民護守城池。且又飯濟難民，日來就食之人不下數千，所賴全活者豈可勝計。賊匪數逼城垣，賴師設計嚴防，復同鎮帥督兵追剿，身先士卒，親冒矢石，屢立奇功。數年之間，贊化焦勞，南陽危而復安。誠謂「道教恰是儒教，道法即同王法」，是以官紳軍民無不感戴，合詞詳稟撫帥李轉詳咨部，復請大藏經全部，恩准頒賜。師乃赴都親領，尊奉玄妙觀，創建

經閣，重修殿宇，內外煥然。迨於丁卯，白雲觀道衆公議請師來京，尊爲方丈，開壇傳戒，期滿南歸。庚午，再請傳戒。時值皇親照公府太夫人靈寄觀中，師爲虔誦《血湖經》一藏，半載之久，靡有怠容。蒙慈禧皇太后恩賜紫袍玉冠，捐金助壇，開大戒場。伯子公侯接踵而來請謁，聲名播於遠方。師忽悟《道德經》云：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悟真篇》云：下手速修猶太遲。故立意潛修，究竟本來。乃大法未傳，恐負呂老律師之所託，遂於衆弟子中選得雲蒙山高仁峒。其爲人也，道心堅固，立志超羣，堪爲道門法器，以大法付焉。

高明峒

傳記

佚名《太上律脈·第二十代傳戒律師》

高仁峒，法名明峒，字雲

溪，號壽山子。世居山左任城東郭三里營。祖父俱以耕讀爲業，家非殷實而樂善好施。師自髫齡淡泊爲懷，雅愛山水，時有厭世出塵之想。及年十六歲，父母相繼棄世，喪葬盡禮，哀毀逾恒。厥後家人爲之議婚，師聞之即乘間潛遊，奔至雲蒙山白雲岩，皈依李真人名下爲徒，居山學道，五載功行。後辭師參訪，托鉢遨遊，四海一身，雲水萬里。遍歷秦晉吳楚燕趙名勝之區，數登海島，三上嶗山。所遇師友十人，類皆高明曠達之士，提撕勸勉，妙悟愈深。嗣於同治辛未年，特來金台求戒。適值張老律師傳戒於白雲觀，師領受戒傳，咸慶得人。後從張老律師傳戒於關東、陝西等省，所獲戒士不乏良材。迨光緒二年春，仍還京都，養靜於聖米石塘，山居一載，研究玄妙之精。暇時手著《雲水集》，歌訣偈語，贈答道人。諸篇言簡意賅，曲盡道妙，道侶爭求各編，以先覩爲快。師本擬長此靜修，不問世事，緣陳大師毓坤再三勸駕，義不容辭，於次年端陽月下山，棲跡白雲觀。冬月，經道衆舉爲監院。時師年三十七歲，自謂才疎道淺，難勝鉅任，惟有任勞任怨，竭力爲之。執事數年，叢林咸稱悅服。師謙抑爲

懷，求退未果，嗣經道衆推師爲方丈。受任後慘淡經營，維持觀務，百廢俱興。且師輕財樂善，性喜交遊，當道名公巨卿羣相過訪，車馬冠蓋絡繹於途，一時稱盛事焉。嗣於〔光緒〕八年八月開壇傳戒，百日圓滿，四方求戒者得四百四人。內有陳明霖，志趣遠大，才裕品端，堪爲法門柱石，遂以大法付之，以期繼起有人云爾。

劉誠印

傳記

禱祐《劉素雲道行碑》（《白雲觀志》卷四）

白雲觀乃長春祖師建

立，迄今六百餘年矣，遂稱爲叢林道會，道家之祖庭也。焚脩住持，代代相傳，護法施主，綿綿接續。載記昭昭，靡不具備。茲者劉素雲煉師，法篆誠印，直隸東光人。自幼好善，儒道兼優，皈依在第十九代方丈張耕雲名下爲徒。曾爲本觀護壇化主，計自同治辛未，募捐五千餘金，爲傳戒費，受戒者三百餘人。期滿張師南歸，繼之者爲豁一孟師，調度有方，諸臻妥善。孟師復逝，於是衆議舉高雲溪爲住持。雲溪爲素雲同戒至契，幸承素雲竭力護法，於壬午歲，復募七千餘金，爲衣鉢、口糧、傳戒費，受戒者四百餘人。甲申歲，又募捐九千餘金爲傳戒費，受戒者五百餘人。以至脩屋建舍，刊板印經，種種不可枚舉。廟事當爲家事，道侶視如手足，觀中各事無不興廢脩整，是素雲之功德，已足昭垂永久。茲又慮及燕九、九皇、祖師兩聖誕，香供澹泊，敬約善士張誠明、張誠五，以及內官信官助善者百餘人，建立長春永久供會。起於光緒八年，每歲香供之費，約需三百餘金。至丙戌歲，會中積蓄無多。素雲恐失其傳，又自捐三千二百六十金，購買昌平州地方上澤田十五頃有奇，每歲收租三百三十金，交本觀爲業，永遠作爲二會香供燈奠之資，以垂永久。如素雲之夙具慧根，成此善果，洵足爲久遠之基，是以共推功德護法之首也。雲溪因爲之立石，以傳不朽云爾。

高仁峒《白雲觀長春供會碑記》（《白雲觀志》卷四） 有鍊師劉素

雲者，前住持張耕雲之高弟，雲溪之戒友也。靜參妙諦，悟徹元機，方軌慧門，維舟法岸。道每欣夫種玉，術更妙於點金。解陸賈之越裝，志羞障籠，乞尉遲之庫帖，腋可成裘。皈依而衣鉢相傳，看霞帔星冠之咸集，供養則香花並獻，更交梨火棗之紛羅。燈傳日月之光，三千界幽明普照；香爇旃檀之氣，十二城郁馥同聞。獨是千金易盡，九轉難成。欲為經久之謀，端賴農夫之利。田維上上，奚須編王氏金溝，稼詠多多，何異種陳君珠圃。比顏淵之負郭，五十畝未免清寒，緬諸葛於成都，十五頃羞堪饒裕。雲溪慮善緣之易泯，懼大美之弗彰，爰泐貞珉，永蟠靜院。從此法留萬世，常開大會於無遮，應知果證三生，夙具仙根於上界。是為記。

陳至霖

傳記

佚名《太上律脈·第二十一代傳戒律師》 陳真人，名明霖，法名

至霖，字鐘乾，號毓坤，道號玉峯子。世居天津海濱，以耕讀傳家，向稱望族。師誕生於咸豐甲寅年，幼而聰敏，秉性至孝，侍母素食，不茹葷酒。稍長，即有超凡出世之想。年二十四歲，投拜新城聖海宮陳真人圓嵐為師，研究道妙，別具慧心。厥後赴關東千、閭二山訪道，遍歷名山大川，屢遇異人傳授心法。光緒壬午年，高雲溪方丈傳戒於白雲觀，師躬逢其盛，而才冠羣賢，雲溪方丈遂將大法付焉。彼時監戒大師張明治，將所受張耕雲老方丈之法亦付於師，囑為代傳道脈，足徵我師道德名譽，庶為眾所欽佩。甲申年，雲溪方丈復開戒壇，師任引禮大師。是年冬，雲溪方丈因事棘手，託故遠遊。維時張耕雲老方丈在觀客居，姚靄雲大師為監院。闔觀道侶莫知所措，惟師力持尋覓雲溪方丈回觀之議。乙酉春，親赴西山聖米石塘，尋訪未遇。復往延慶州滴水岩、龍門、赤城、獨石口、九龍泉等處，始晤雲溪方丈面，費盡心力，設法勸接回觀。是役也，涉水跋

山，風餐露宿，不憚艱難險阻之苦，獨力維持觀中大局，其心勞矣，其功偉矣。是年，師因母患病，告假省親，不意遽遭大故，哀毀逾恒，葬祭如禮。事竣回觀，旋任總理，督管各執事創修花園工程，襄辦永久會務，並置買昌平州田地十三頃。均屬實事求是，勞而不辭。辛卯秋，任監戒大師，敬禮將事。冬月，因積勞過甚，退居宣武城南之玉皇廟養病。自署齋名曰安樂洞天，杜門著書，不問世事。師生平最嗜理學，於理學家著述名言，罔不撝羅參考，理學貫通則道妙愈悟。尤好讀義經，研求玄理，每有心得。蓋五年潛心靜養，遠勝十年閉戶讀書，因是學術道德與日俱進焉。丙申春，師聞聖海宮陳老真人病篤，馳回新城本廟，侍奉湯藥。而真人旋即羽化，師為之殯葬如禮。是年秋，雲溪方丈又開壇傳戒，任師為證盟大師。事竣，仍歸本廟主持廟務，有條不紊。丁酉年正月，師奔父喪，哀痛盡禮。殯葬之期，親友往弔及鄉鄰來觀者，咸為感泣。成禮後，即歸本廟，修持三載。適遭庚子之變，各國聯軍入境。新城正當其衝，居民聞警紛逃，人心擾亂。師堅定不移，誓守廟土，毅然與聯軍長官接洽。遂訂保護居民之約，兩載有餘，秋毫無犯。鄉民生命財產得以轉危為安者，吾師之力也。經此變亂後，師知時局危迫，不可不預為綢繆。遂將廟產香火餘資竭力撙節，於壬寅年正月，在新城創辦辦小學校，招鄰里子弟入校讀書，不收學費。所延教習，皆係精通中西科學。師不憚勞瘁，不時赴校稽查。教者與學者交相勤奮，因而造就成材者日多。創辦津郡學校之風，我師當首屈一指。維時 袁大總統任直隸兼北洋大臣，因師倡立學校，嘉惠士林，贈以匾額二方，一曰「德水滂仁」，一曰「行道有福」，旌其功德。己酉年春，白雲觀叢林請師為監院。辛亥年正月，道眾推舉任方丈席。再三推却，而眾願難違，不得已而受任。師閱歷精深，虛懷若谷，待人治事素以慈善為懷。自受任以來，闔觀翕然悅服，上下毫無間言。是年秋，湖北起義，時局變遷。迨壬子年民國成立，約法載有人民信教自由之條。師遂發心願，聯合道眾，倡立道教會。以整頓道教清規，推廣地方慈善，並發起國民道德思想為宗旨。上書陳請創定條規，復提倡各省道廟設立分會。文電交馳，日不暇給，洵稱維持宗教，覺牖國民之善舉。蓋師堅苦持躬，能忍人所不能忍，明哲應世，預知人所不能知。非道德素裕，理學兼通者，孰能若是。刻值時事艱危，時以道統人才為念，爰於癸丑年春三

月，特啟玄壇，宣演大法，得歸戒弟子三百二十餘人。其中不乏良才，以備續衍道統。則我師不愧為承先啟後，龍門道派中一大偉人云爾。迨己未年春三月，我師特啟玄壇，說戒百日。一因慶祝歐戰告終，為世界祈禱和平之福；一因維持祖國宗教，度羣生咸登道岸之隆。當說戒期內，農田迭獲甘霖，皆我師默禱誠求之所致也。蒙徐大總統頒賜匾額一方，文曰「葆素含真」；並蒙清皇室頒賜匾額一方，以示嘉獎。而我師搗謙自惕，遜謝不惶。此次傳戒所得皈依弟子四百一十二人，良才濟濟，稱盛一時，洵不負我師培植後進之至意也。

劉名瑞

《南無道派宗譜·南無派第二十代》 恩師於皇清光緒二十六年後隱於京東次渠村，滅跡藏形，絕無知者。有耕讀三友，陳毓文、孫耀亭、孫抱禪。閱老人所作諸書，遍訪二十餘年，卒於運際二十年幸未歲菊月上旬詣師，見面相契，三人皆皈依老人門下。老人曰：師尋弟子易，弟子尋師難。後將至道盡授於三人。繼後將原修草本宗譜授於毓文，法名大純。又繼後將正本宗譜授於抱禪，法名大懋。次年壬申三月初四日示疾，初五日戌正壽終。老人享年九十三歲滅渡，己亥年戊戌月丙午日癸巳時降生。滅渡前二日留偈云：一念純真金可化，三心未了水難消。繼師遺云：小往大來識訣路，升降須明數止足。流行卦位還先體，繼：對待守元初。七日採取名大懋，一周種變似瓊珠。一粒復成得一粒，刀圭結就入玄壺。

經籍總部

三洞真經部

上清大洞真經

題解

朱自英《上清大洞真經序》

夫道生於無，潛衆靈而莫測；神凝於

虛，妙萬變而無方，杳冥有精而泰定發光，太玄無際而致虛守靜，是之謂大洞者歟。及其斂精聚神，御祖炁以徊旋；鍊神會道，運祥風而鼓舞；無中歟有，呼吸散萬神之形；動極復靜，恍惚園帝一之妙，是之謂徊風混合者歟。爲天地普植之本，帝聖造化之原。人之生也，稟氣於太極，而動靜法乎天地；肇靈於一元，而闔闔體乎陰陽。故上清三十九帝皇，迴真下映，入兆身中三十九戶，於是各由其所貫之戶，著經一章。其辭幽奧，以用領括百神，招真辟非，所謂慶雲開生門，祥烟塞死戶者，此歟。故中央黃老元素道君，總彼列聖之奧旨，集成大洞之真經，故曰三十九章經也。又有徊風帝一、高元雄一、五老雌一，是三經者，所以輔乎三十九章之尊經耳。夫道有三奇，第一之奇《大洞真經三十九章》，第二之奇《五老雌一寶經》，第三之奇《素靈大有妙經》。故三十九章者，乃九天之奇訣，上元太素君金書之首經也。一名三天龍書，一名九天太真道經。此經之作，乃自玄微十方，元始天王所運炁撰集也。西王母從元始天王受道，乃共刻北元天中錄那邪國，靈鏡人鳥之山，闔萊之岫。乃於虛室之中，聚九玄正一之炁，結而成書，字徑一丈，于今存焉。元始天王又以傳上清八真中央黃老君，使教授下方當爲真人，上昇三辰者焉。中央黃老君隱禁此經，世無知者，故人間地上五嶽天中，永無此經。上清天真尤所寶祕，唯太玄有金闕玉名，瓊札紫簡，三元有併晨祕籙，丹臺有黃文之字，當必爲真人者，乃得受之爾。是經也，上皇之道標，紫晨之妙篇，制命九天之

階，徵召五帝之靈，逸徊風之混合，凝九轉於玄精，交會雌雄，混合萬神，森羅幽鬱，瓊響太真，運辟非於明梁，通易有於玄門，洞德乃以造妙，濯耀羅而映雲。太漢爲靈關之炁，無乃爲浩劫之年，巍巍神館，萬真之淵，金房煥赫，鬱乎上清。其旨幽微，難可究詳。兆能長齋，絕志人間，誦玉篇於曲室，叩瓊音以震靈，則真人定錄於東華，七玄更潤於紫房，制魔王以威神，攝五帝以衛身，萬遍周而肉身飛，七轉召而司命至。此大洞之奇章，總億道而反生，自無奇毛異質，金骨玉名，皆不得有妄披於靈文，其禁悉依九真明科。兆當苦齋三年，乃得讀之。誦詠此章，萬遍既畢，中央黃老道君上奏，太上命丹鸞綠蓋之車，九靈使者太乙司命，來迎於子。於是五老翼軒，八風扇羽，神雷前驅，玉華扶轂，乘雲駕龍，即日升天，詣太素三元君宮中受書。是謂上登上清，受書太極，拜爲高仙左卿者也。兆若但有此經，不得讀之者，太微天帝君拔出死簡，於授經之始刊定真籙，於造齋之初度籍太極，刻名東華，關奏太上，錄封龜臺，萬神千靈自稱兆爲九玄大夫，位準太清仙伯也。受經之格，一依九真明科，兆宜遵焉。

程公端《後序》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又曰：乾道變

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先儒釋之曰：何謂元，是不可言也。其陰陽未形之初乎。天之所賦爲命，物之所受爲性。性命妙矣，保合大和，而後能利貞。大洞一經，其本乎迴元復命。世之議者皆曰：道妙於虛無，神潛於歟有。殊不知未有天地，先有此道。洙泗門人之稱夫子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蓋此道即惟精惟一之妙，自堯舜禹三聖相傳，皆心心符印，未嘗須臾離也。迨至春秋，世降俗末，指爲甚高難行之事，無所適從，故夫子亦罕言之。及其顏子坐忘，曾子一唯，豈復有異聞乎。是經之旨，乃存心養性以事天，聚精會神而合道，與夫子操則存捨則亡之說，初不相背。頃自中央黃老君隱禁之後，世亦無知者。故人間地上，五嶽山中，永無此經。後世之人，莫聞大道，恣情欲海，汨志塵波，夫其所謂保太和、正性命者，良可憫也。茅山上清宗壇，歷代傳授，千餘歲間，纔三十八人。蓋其發天地未形之蘊，析父母媾精之妙，故宜隱祕，不輕卑傳。咸淳仲春，玉海冲妙宗師，來游九華，因訪道室，語及此事聞者幾希，懼將泯絕，欲廣其傳焉。公端以三生結習之緣，蒙師指教，感恩莫

酬，敬命厥工，用錫諸梓，以承其志，與天下學士共之。必有寶寶，效心盟天而傳者，願力行之，以昌此道。

張宇初《後序》 性命之賦於物也，至大至微，至輕至重，有無不可涯涘，而其不遺於道，悉可見可求矣。故得夫已者明，然後知天地萬彙，皆一物也。彼之虛靈神妙者，吾豈不具之。既具之，則可見可求，曷不與至大至微，至輕至重者同所賦有，而不昧焉。道之所謂經者，發乎天真之音，三炁之文，莫不由上帝真仙宣演，而後傳之下世也。其音聞於無音，其文質於無文，判於溟滓混沌之始，而其開廓生植之著，則可聞可質矣，謂之經也。啟己之藏，說己之經，發其至真之奧，以開人之頑蔽，豈不物物具夫此經也哉。大洞真經，凡三十九章，皆修鍊之旨。行之而有成者，若魏、楊、郭、許者是也。其隱乎高虛，達乎明徹，或謹於禮謁，或頤於采服，工用各有同異，非可泛易求之。蓋脩鍊之道，必本於養炁存神，逐物去慮，然後炁凝神化，物絕慮融，無毫髮之間礙，而後復乎溟滓混沌之始。故不飢渴、不生滅，與雲行空躡者遊，於或往或來，而莫知其極也。經之行世，敬善之士必思廣其傳。原其存心於善，一也。問道者熊常一，求道有年，募工刊是經，來請一言。噫！知經之爲道，而從之也衆矣，能行經之道，是不徒從之也。太上之設教，蠢動之類，莫不受其澤，行之千萬世而不息者，有自來矣。其幾何人能信於己而力修之？能信而修之，何患其不得乎經也。矧出乎有無涯涘之表，而神妙不特乎經之謂也。持經者尚當勉於余言乎。

著 錄

《文獻通考》卷二二四《經籍考》五一 《大洞真經》一卷。晁氏曰：題云云上虛皇君等道書三十七章，晉永和年中，上清紫微元君降授於王夫人，是上清高法。《道藏》書六部，一曰大洞真部，二曰靈寶洞元部，三曰太上洞神部，四曰太真部，五曰太清部，六曰正一部。李氏《道書志》四類，一曰經誥類，二曰傳錄類，三曰丹藥類，四曰符篆類，皆以此書爲之首。然《唐志》不載，故以次《度人經》云。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上清大洞真經六卷，有符像。大洞秘旨。其中多是身中百神之名字，所主所居宮，分山林樓臺池館，一一明白。大槩以生門死戶，守雌抱雄爲主。混合百神，常存各居其所，各理其務，存養自己神炁，吟咏寶章，則天真下降，與兆身中神炁混融，乃至長生不死之道也。

上清大洞真經玉訣音義

題 解

陳景元《上清大洞真經玉訣音義叙》 《大洞真經三十九章》，品目尊嚴，冠三洞寶經之首，靈章祕祝，玉檢隱書，載之詳矣。粵自西城總真君、南極紫元君，降授清虛真人，清虛傳授南嶽魏夫人，曰：子自不在山中，隱身清齋，虛中吐納者，則《大洞真經》不可妄讀也。所以爾者，妙音九徹，真聲高唱，文炁與玉虛參玄，霞味與太陽俱暢，動脣發吐，則玉華立至，諷詠靈句，則携契太上，靜止接拱，則紫房自觀，思念所期，則觸類感動。所以七祖獲福，受籙仙宮，越從幽鬼，俱宴朱陵，斯文高妙，控駕晨舉，乘景龍之上道，非風塵流俗之所當爲也。若在俗中讀之者，則三官、北帝微亂其音，景聆烝穢，不得明響上清，聲參紫極之靈房矣。《青要紫書》中央黃老君云：得見《大洞真經三十九章》，便白日昇天，而有修之者，積年無成，便謂經之不真，此皆坐由東華无金簡之目，金闕无玉札之名，真靈不爲其降，而爲天魔所來，故有不感之效，徒得神經，萬亦不成矣。向使先奏金簡於青宮，奉玉札於帝皇，得給金晨玉童、西華玉女，侍衛靈文，普下諸天諸地，三界稱善，詠章萬遍，豈有不致瓊輿紫輶之感邪？此經降世，唯句曲楊、許真人，王屋司馬鍊師，逮歷世高道之士，皆遵稟科格，盟貽相傳，口授諷誦之訣，密付混合之微，故得名書金格，躡景上清。今也真風湮散，僞隱山棲，道範不聞，師資禮廢，教法衰弊，莫甚於斯。景元總角出家，弱冠訪道，遊歷僅三十載，綱領十有餘年，老歸

茅山，結菴懺悔，自歎道緣寒薄，塵業深重，雖孜孜教典，而未遇真師，欲誦洞經，詎敢開韞。於是澡雪身心，靜務恭潔，廣求古本，先自考詳，沉嘿披尋，反覆研搆，一句一字，未嘗越略。或兩義相乖，彌增回惑；如發細作發煙之類是也。或偏傍僂改，字體浮雜。如棲作璚，謳作歌之類是也。此蓋盜寫私傳，相承訛謬，遂將前輩修習之本，前輩謂三洞法師觀妙先生朱自英、三洞法師沖妙大師皇甫希及，皆誦洞經，並天聖年中人。及茅山藏本，比對隱書，輒撰音義，兼疏同異，粗解所疑，弗敢示諸法義，聊自記其所覽。乃三月齋心，繕寫洞經玉訣一帙，晨夕瞻禮，仰竢靈人依科授受，以償夙志也。

大洞玉經

題解

龔德同《序》 大洞玉經，漢壇傳之久矣。愚於少年，固嘗披誦，而不曉經義。先輩云：多是身中百神之名，不可以文理推之也。後得茅山宗壇及梓潼文昌經本，比方各有差殊，或因傳寫之誤，或音聲之訛，大同小異，互有得失。然聖經不敢輕易去取。乙巳歲菊月，有國子助教豫章太古熊隣初，棄官學道，究竟大洞經旨，由盱江麻姑來山中，携至所抄大洞經本，乃有昔昔太玄趙真人所注經義，其中多是身中百神名字，所主所居宮分山林、樓臺池館，一一明白。大槩以生門死戶，守雌抱雄為主，混合百神，常存各居其所，各理其務。同山鍊師蘭雪周先生，與愚同好，雖年躋八十，耳聰目明，筆力遒勁，繕寫二部，因以見示，一誦了然，可謂晚年有此奇遇也。惜乎區區老朽，不能修持，然又不忍捨置，姑例抄一裘，居常玩味，及傳之後學。抄畢返壁，尚冀先生精專持誦，修鍊日新，返老還童，不辜所遇。而獻頌曰：

大洞玉經，至道之精，真思帝一，守雌抱雄，三部八景，混合迴風，祥烟慶雲，戶塞門通，太一命神，滅魔推凶，執符把籍，結節皆空，三關通暢，九炁沖沖，世發玉蘭，天根茂豐，證一真道，位登仙翁，長保景

化，消搖琳宮，他日蓬閣，一笑相逢。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大洞玉經》二卷，有符。若能行持經中符咒，精誠混煉，存神日新，返老還童，長生久視。嘗考《神仙通鑑》并列仙傳記內，行持大洞經法，登仙者不可勝紀。

洞真高上玉帝大洞雌一玉檢五老寶經

題解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一卷，有符。讀大洞雌一真經者，惟是道引神津，通徹靈源，保固紫房，潔明泥丸，攝養太一，開釋三關，守鎮七轉，凝和元神，誦持萬遍，名列上仙。

太洞金華玉經

題解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一卷，有圖。言回風混合第一之道、存修九圖太洞內法、存修雌雄真一十三圖。

洞真太上素靈洞元大有妙經

題解

也，藏之於景雲之闕、瓊霞之房，封以丹蕊之籥，祕以雲錦之囊，自非真仙之名，帝圖玉錄者，亦不得聞此經也。

《上清高上金元羽章玉清隱書》內有五帝大魔隱諱。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一卷，有符。此經轉演三洞之府，總御萬真之源。祕在九天之上，大有之宮，金臺玉室，素靈房中。刻玉爲簡，以撰其文，金樓玉宇，以明其篇。混化三洞，變生上元，中統十絕，虛生之天，下理萬炁，則無幽不開也。

洞真太上太霄琅書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十卷，紫微夫人撰。三乘要月瓊章、智慧要科、師資行實齋戒要訣、習學禁忌雜說、脩行大乘行業行道去來等第，皆言修行漸次。

洞真高上玉清隱書經

四種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上清太上玉清隱書滅魔神慧高玄真經》一卷，有符，內存萬神飛景之法。

《上清高上滅魔玉帝神慧玉清隱書》一卷，有像。隱書內有高上玉清刻石隱銘內文、制鬼等文。

《上清高上滅魔洞景金元玉清隱書》一卷。此經乃高上之訣、辭玉帝之靈章

太上洞房內經註

題解

周真人《太上洞房內經序》 道可學也，思微實難。仙可求也，精至爲難。真人可見也，養志性爲難。玉女可使也，修清潔寂爲難。是以八素以真思爲上首，祕言以九真爲內經，神法以精思爲至深，反童以徹真爲靈得，大洞以高上爲元始，大丹以雌一三素爲內精，老君以自然爲尊，太上以無英爲清，黃老以志性爲道，白元以潔寂爲貞，真人以志合相求，仙要以精感乃道成。此皆道之貴者，子其思而行之。思不感則道不往，精不微則去真遠。勿以死傷生，勿以色不貞，勿以醉念道，勿以邪求生，勿以榮祿進，勿以鬼爲靈，勿以財爲寶，勿以美飾盈，勿以俗爲樂，勿以耳移聲，勿以汙濁潔，勿使體不精，人之所勿爲亦多矣。存洞房，慎吾所忌言。人生自然知道者寡，修而行之，學而精之。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信哉言也。大洞所以爲真經者，真精之至也。所以思微爲難者，謂存洞房之難也。能微能玄，精思感至，存見無英，則真人之道畢矣。老子外景曰：長生要妙，房中之要也。子在洞房，右見白元君，則仙道成；中央見黃老君，則壽萬年；左見無英君，真之至精。三君見矣，白日昇天，佩流鈴虎符，遊行上清，人之世德其行，有錄名，無此德，無冀於仙。

第一生有金格玉名，第二太玄宮有素錄，第三左手有大字，第四背青志，象如河魁，第五身有七星志，第六頂中有紫光，自照見其體，第七鶴行龍趨，身體絡文，第八心中九孔，肺下青穴，第九頭生五氣，上接重雲，第十玉聲金響，口生紫氣。若生有此者，不須學道，期必仙也。其次生無死地，其次青骨，其次行過古人，其次德齊上賢，其次篤志至道，注心玄微，陰德流行，行不違道。其次志行清淑，性質和善，柔厚溫仁，所存必感。以此學道，可致仙也。其次先人布恩，七世修德，有功三官，無違人神，己身勤道，可復仙也。其次先人有仙名，而求仙已有大功於三

官，有三百善事，可致仙也。過此已下，雖才質淵朗，英奇邁世，無此上事，苦自勞爾，無仙冀也。大要生有骨錄，必有仙志。

今以吾所受道授子，慎傳非其人也。昔蘇子玄者，外國人也，善行三一，爲中嶽仙人。吾昔好道，已來見諸，賜我神芝，教我仙道，以老君黃庭外經真訣內字見授。吾奉而行之，上作真人。子今學道，書以授子，按而行之。

存洞房白元君，常以日出之時，玄景初生，正立東向，再拜，冥目內視，閉氣咽液百二十過畢，乃存玉房內絳宮大神象，見白元君。朝夕行之，常以爲法。每至甲子之日，夜半生氣之時，被髮傅粉，接手兩膝，服氣咽液百四十過畢，呼玉房神名，呼之耳象聞如人應聲，或有誦經音，則其應也。當以兩手摩目二七過，乃止。行此之要，務欲精衣物被服，慎使陰氣近之，欲得幽房靜室，使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存，體靜神和，爾乃行之。若近人間，爲人所視，及見悲哀驚恐，則神忌也，存必不感，作亦不成。吾乃再拜，奉而行之，存洞房五年，果見房內右有白元君，龍衣虎帶，正處房右。吾私心獨笑，知道必成。乃以遊行天下五嶽名山，遇諸仙人口授道訣，凡五百七十餘事，當漸以授汝，秘而修之，慎傳非其人。

吾昔登中嶽嵩高山，發洞庭，入洞門，遇黃老君，乃頓首再拜自陳：兆以汙世肉人，染濁穢塵，年七十以來，私懷一心，竊慕大道，志願神仙。真道玄邈，靈妙深遠，雖周遊五嶽，超邁名山，時遇仙人稟受玄訣，然頑穢難移，未緣騰迹。今重玄舒景，蒙光迴日，親見真顏，御接靈暉。於是兆叩首啟乞，爲生年至願，願見哀憐，賜其神訣。黃老君曰：子存洞房，見白元君乎。兆進，長跪答曰：實見白元君。黃老君曰：子未足，且復遊行，受諸真訣，當以上真道經授子。兆又叩頭自搏，重從請乞，乞爲遊走之使，侍接龍車。黃老君曰：子有金格玉名，當爲真人，何所憂哉。子見白元，仙事足矣，欲爲真人，當存無英，若見無英，真道成矣，子便存之，不試子也。兆復自陳，乞洞房經訣，大君內篇。黃老君曰：洞房之內至精中有大神，不可名，非子即所應受，退齋更來，當以授汝。兆乃再拜，敬受教矣。退齋少室三月，乃上登太室，復入洞門，復見黃老君。黃老君曰：今以洞房內經授子，子存此神，常以夜半，冥目靜念，思讀此

經，奄見大神，則無英君也。兆再拜受教，奉而行之，積二十七年，乃見無英君，並復存見黃老君，黃老君以《大洞真經》見授。遂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其經甚秘，今以授子，慎傳非其人。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周真人序云：行此經法，每日存洞房白元君、無英君、黃老君，仍有呼召之法、神靈變化、乘雲登仙之術。

金闕帝君三元真一經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一卷。涓子受東海青童君言三元真一真人。所以貴一者，上一爲一身之天帝，中一爲絳宮之丹田，下一爲黃庭之元土也。

真 誥

著 錄

《文獻通考》卷三二四《經籍考》五一 《真誥》十卷。

晁氏曰：梁陶弘景撰。皆真人口授之誥，故以爲名。記許邁、楊羲諸仙受授之說。本七卷，《運題》一，《象甄》二，《命授》三，《協昌期》四，《稽神樞》五，《握真輔》六，《翼真檢》七。後人析第一、第二、第

四，各爲上下。

《朱子語錄》曰：道書中《真誥》，末後有《道授篇》，却是竊佛家《四十二章經》爲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託生妄誕之說，皆是竊他佛教中至鄙至陋者爲之。某嘗謂其徒曰，自家有箇寶珠，被他竊去了，却不照管，亦都不知，却去他牆根壁角竊得箇破瓶破罐用，此甚好笑。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真誥》二十卷。卷九有符。華陽洞天真白先生陶隱居集。內言句句洞天形勝，及真人鬼神事蹟，並存想服朮等法。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真誥》二十卷，梁陶弘景撰。弘景有《刀劍錄》，已著錄。是書凡運象篇、甄命授、協昌期、稽神樞、闡幽微、握真輔、翼真檢等七篇。其運象篇，書末弘景叙錄又作運題象。前後必有一訛，然未詳孰是也。《文獻通考》作十卷，此本乃二十卷，蓋後人所分析也。所言皆仙真授受真訣之事。《朱子語錄》云：《真誥·甄命篇》却是竊佛家《四十二章經》爲之，至如地獄託生妄誕之說，皆是竊佛教中至鄙至陋者爲之。黃伯思《東觀餘論》則云：《真誥》衆靈教戒條後方圓諸條，皆與佛《四十二章經》同，後人所附。然二氏之書，亦存此一家於天地間耳，固不必一一別是非，亦無庸一一辯真僞也。伯思又云：小宋太乙宮詩「端木千尋聳，仙圖幾弔開」註云「《真誥》謂一卷爲一弔」，殊不知《真誥》所云弔即卷字，蓋從省文，《真誥》音一爾，非弔字也。然則此書諸卷，皆原作弔字。陶宗儀《說郛》蓋本於此。今皆作卷，幾亦非弘景之舊矣。

綜 述

《真誥》卷一九《真誥叙錄》 真誥運題象第一，此卷並立辭表意，發詠暢旨，論冥數感對，自相儔會，分爲四卷。

真誥甄命授第二，此卷並詮導行學，誠厲愆怠，兼曉諭分挺，炳發禍福，分爲四卷。

真誥協昌期第三，此卷並修行條領，服御節度，以會用爲宜，隨事顯法。

真誥稽神樞第四，此卷並區貫山水，宣叙洞宅，測真仙位業，領理所闕，分爲四卷。

真誥闡幽微第五，此卷並鬼神官府，官司氏族，明形識不滅，善惡無遺，分爲二卷。

真誥握真輔第六，此卷是三君在世自所記錄，及書疏往來，非真誥之例，分爲二卷。

真誥翼真檢第七。此卷是標明真緒，證質玄原，悉隱居所述，非真誥之例，分爲二卷。

右真誥一蘊。其十六卷是真人所誥，四卷是在世記述。

仰尋道經上清上品，事極高真之業；佛經《妙法蓮華》，理會一乘之致；仙書《莊子內篇》，義窮玄任之境。此三道足以包括萬象，體具幽明，而並各二十卷者，當是璇璣七政，以齊八方故也。隱居所製《登真隱訣》，亦爲七貫，今述此《真誥》，復成七日。五七之數，物理備矣。

夫真人之旨，不同世目，謹仰範緯候，取其義類，以三言爲題。所以《莊》篇亦如此者，蓋長桑公子之微言故也，俗儒觀之，未解所以。

真誥者，真人口授之誥也。猶如佛經皆言佛說。而顧玄平謂爲真迹，當言真人之手書迹也，亦可言真人之所行事迹也。若以手書爲言，真人不得爲隸字；若以事迹爲目，則此迹不在真人爾。且書此之時，未得稱真，既於義無旨，故不宜爲號。

登真隱訣

著 錄

《文獻通考》卷三二四《經籍考》五一 《登真隱訣》二十五卷。

晁氏曰：梁陶弘景撰。景以學其訣者，當由階而登，真文多隱，非訣莫登，故以名書。凡七篇十七條，《隋志》云。

《道藏目錄詳註》卷二 三卷。華陽隱居陶弘景撰。隱訣述玄州上卿

經籍總部·三洞真經部

蘇君傳訣，并誦黃庭經煉神等法。

上清握中訣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三卷，中卷有符。內乘虛篇、躡景篇、遊行篇、三命篇、徘徊篇、三陽等篇，皆存神躡景之法。

上清太極真人神仙經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一卷。女弟子魏華存授清虛真人訣，太極真人服四極雲芽神仙上法。

洞真太上八道命籍經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上下二卷。一名八道命籍、一名八間、一名八達、一名八解。此文封於靈都紫府之內、瑤臺曲密之房也。

枕中書 元始上真衆仙記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枕中書》一卷，舊本題晉葛洪撰。考隋、唐、宋《藝文志》，但有墨子《枕中記》及《枕中素書》，而無葛洪《枕中書》。此本別載《說郛》中，一名《元始上真衆仙記》。而《通志》所列《元始上真記》無衆仙字，似亦非此書。書中說多謬悠。若稱太昊氏治岱宗山，顓頊治恒山，祝融氏治衡霍山，黃帝治嵩高山，金天氏治華陰山，堯治熊耳山，舜治積石山，禹治蓋竹山，湯治元極山，武王爲田極明公，漢高祖、光武爲四明賓友之類，已屬不經。至謂元始天尊與太元玉女通氣結精，遂生扶桑大帝、九天元女，誕妄尤甚。又在《真靈位業圖》諸書之下。其出後人僞撰無疑也。

元始上真衆仙記 見枕中書

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圖

綜 述

陶弘景《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圖序》 夫仰鏡玄精，觀景耀之巨細；俯眄平區，見巖海之崇深。搜訪人綱，究朝班之品序；研綜天經，測真靈之階業。但名爵隱顯，學號進退，四宮之內，疑似相參。今正當比類經正，讎校儀服，埒其高卑，區其宮域。又有指目單位，上皇道君、五帝七老，

如此比之類是矣。略說姓名，墨羽孟卓之例是。或任同秩異，金闕四帝、太極四真，及下教之例是矣。業均迹別者，諸步綱之例也。如希林真人爲太微右公，而領九宮上相，未委爲北宴上清，當下親相識耶。諸如此例，難可必證。謂其並繼其所領，而從高域，粗事條辯，略宣後章。輒以淺識下生，輕品上聖，昇降失序，梯級乖本，懼貽謫玄府，絡咎冥司。謹依誠陳，啟仰希照，亮若必不宜然，願垂戒告。今所詮貫者，實稟注之奧旨，存向之要趣。祈祝跪請，宜委位序之尊卑；對真接異，必究所遇之輕重。是以三君共辭，先致學未體之尤；下班居上，智有不達之蔽。雖同號真人，真品乃有數，俱目仙人，仙亦有等級千億。若不精委條領，略識宗源者，猶如野夫出朝廷，見朱衣必令史，句驪入中國，呼一切爲參軍。豈解士庶之貴賤，辯爵號異同乎。陶弘景序。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一卷，梁貞白先生陶弘景纂。內論上真仙聖天人等級，分別宗源條目果位圖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真靈位業圖》一卷，舊本題梁陶弘景撰。宏景有《真誥》，已著錄。《真誥》見於唐宋志，朱子謂其竊佛家至鄙至陋者。此書杜撰鑿空，又出《真誥》之下。其用緯書靈威仰、赤熛怒、曜魄寶、含樞紐之名，已屬附會。而易叶光紀爲隱侯局，尤爲無據。至以孔子爲第三左位太極上真公，顏回爲明晨侍郎，秦始皇爲酆都北帝上相，曹操爲太傅，周公爲西明公，比少傅，周武王爲鬼官北斗君，則誕妄殆不足辨。王世貞、胡震亨乃取《真誥》及《玉檢大錄》諸書，詳爲考核，殆亦好奇之過矣。

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一卷。言玉京山在無上大羅天中玉京之上，七寶元臺，居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天，最上頂天也。

靈寶自然九天生神三寶大有金書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一卷。始青清微天寶章、白元禹餘靈寶章、玄黃太赤神寶章。天寶君大洞尊神、靈寶君洞玄尊神、神寶君洞神尊神。故三天寶，乃化九天生神也。

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玉章經解

題解

王希巢《序》 形不能長存，能存者氣爲之運。氣不能常運，常運者精爲之根。三者混而爲一，則神仙之道不難致焉。

九天生神章大要有四。一曰愛其形，二曰保其神，三曰貴其氣，四曰固其根。人之有形，如人有屋，雖云假合，豈可任其損壞，使日就頹剥

耶，則世間無露居之民也。且形者，百神之所寓，一性之所存，聰明之所託。修行者待是而後成功，必先曰愛其形。夫積陽生神，積陰生形。形之與神，須臾不可離也。形堅則神能久留，屋堅則人能久居。功業未充，而陰穀先悴者，常爲學者之患。愚者不知，自謂外形骸象，耳目視之，若塵垢秕糠，便爲了達之士。一旦投形於利害榮辱之境，終身無成，則是人也，與死奚擇。今也不但愛之，必使形之與神，以相爲用，貴乎骨肉同飛也。暑不當風，夏不卧濕，坐久傷骨，勞久傷筋。推是理也，動容周旋，無一時而不愛也。外無單豹之食，內無張毅之病。始於愛形，終於踐形，豈苟然哉。形與神同，不相遠離，故二曰保其神。神者，陽之精，天之分。莊子曰：不離乎精謂之神。人神何由降，有命以降之。故九月神布，命乃具也。神既來舍，如屋之有人，列棟宇，鑿戶牖，視聽食息，無不由焉。其生也，驚天而駭地，其動也，手執而足行。通而變之，坐在立亡，皆爲我用矣。有終身由之而不知者，一旦溘然而逝，與糞壤俱腐，則神者不待，夜半負之而去。斯人也，竟不知神之爲何物也，悲哉。經曰：何爲死作令神泣。神能御氣，故三曰貴其氣。天地之大，非氣莫運，日月之光，非氣不明。人及萬物，咸同稟焉。有不同者，正與不正也。龜鶴之不一，得氣之清也。松柏之後凋，得氣之剛也。惟人者得炁之正，而不全也。經曰：三氣爲天地之尊，九氣爲萬物之根。若人者能保九氣之根，上合三氣之尊，貴執甚焉。患乎不知矣。人但貴其氣而不知其所從來，不亦淺乎。氣本生乎精，精藏乎腎，則知氣者，精爲之根也。既知其根，則可以言致命也。故四曰固其根。經曰：萬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修行之士，必以靜守之，然後根深而蒂固矣。故莊子曰：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形得神以住，神得氣而靈，可以還元，可以成丹，是與三元合德，九氣齊并也。原夫《九天生神章》，寤上天禁書，不因劫運之交，無因而傳焉。蓋欲夫倒置之俗勝，必欲躋之於仁壽之鄉，開化於未悟者也。上陳三寶，開化天地人及萬物，咸稟育焉。次演九章，生立九天。人稟九氣，以爲命元，頭象九天，上列九宮，身藏九府，以象九州，外開九戶，以象九野，一身之用，豈外夫九氣耶。用之全者，上升九天，用之次者，終於尸解，不知其用者，徒受一形，若寄氣而行。是道也，人具有，而不能致之者，何耶。私心勝而事物奪矣。三皇之時，民淳事

簡，大道不隱，人皆知修身之要，故有千二百歲厭世而上升者。故聞經曰：上古有真人，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壽比天地，無有終時。自經秦火之變，三皇之書湮沒不見，於世獨惟《難經》、《素問》存，而為醫者之學。故書序曰：三皇之書，言大道也，自後世窮遂喪。修身養命之法，雖不斷如綫，繼之佛法浸入中國，以寂滅為樂，然指斷臂，去本益甚，則吾大道之學，愈不明矣。頃日東南歸，因鄉人任公賢良，謂曰：生神章寔道家之大原，人多看轉，前雖有玉蟾子注疏，其詞簡要，恨學者難造焉。若詳解之，使人人易曉，不為無補也。其言有當於心，焚修之暇，願所學焉。昔歐陽文忠公，平生不喜道家之學，晚年守亳社，始有所悟。一日訪道於石塘隱者，願有學焉。隱者曰：公屋舍已壞，難復語此。但能明了前境，猶庶幾焉。文忠公道德文章卓絕當世，豈無受道資質耶。尚謂失之東隅，僅了前境，又況資質不如文忠公者耶。得是道者，九祖同仙，奚前境之可患。強自取枉，柔自取束，可不勉哉。

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解義

題解

佚名《序說》 原夫三洞一乘教典，大科分三，一序分，二正宗分，三流通分。今此經乃三洞自然之炁結成靈文，非由人所演說，故經題不冠以太上，經首不冠以道言，不立序分，不言時處。而所謂洞玄靈寶者，乃述經者以其所載之道，當隸於本部也。從經首至太清太極宮，即述三寶之本跡也。自此三號雖年殊號異，本同一也，至離其本真耳，言三炁為天地萬化之原，而人則與之同根合德也。內分五章。一章自此三號至開光贊本宣化。二章自炁清高澄至並受生成，分辯儀象，立奠三才。三章自天地萬化至天地之極也，乃攝跡崇本。四章自人之受生至終不生也，言人貫三才，重生緣會。五章自夫人至本真耳，乃讚重勸修。次自九天生神章至所

聞也，讚章本起，功德無量。內分四章。一章自九天至自然之章，贊章自然，體全用具。二章自天寶至生人，言誦章功德，玄應隨量。三章自學士至還人，言羣品皈依，應量自利。四章自三寶至所聞也，乃歸本反寂。次自夫學上道至登晨，乃讚重教修功用差等。內分六章。一章自夫學上道至坐致自然，讚勸齊舉。二章自三寶至同仙，言祕重尊奉。三章自三元至考身，乃勉宿善，戒輕傳。四章自脩行至寶章，捨事入道，澄心契元。五章自誦之一過至一時生神，言如法行道，功德等漸。六章自九過為一遍至登晨，乃序效階差，終致極果。以上乃正宗分也。此經既以自然為宗，故首不立序分，至此乃立出經之序分也。自元始天尊至賜所未聞為一段，中分九章。一章自元始天尊至嘯朗九天，權立時處，顯示容儀。二章自是時至披心，乃神王應機，將陳已聞。三章自於是至侍晨，乃整儀啟問，自述己職。四章自方當乘機應會至善惡當分，乃乘時興愍，宣任濟善。五章自赤明以來至以充儲官，明三代選人以充仙任。六章自如此之例至毫分無遺，明隨因證果，詮次差等。七章自又九幽之府至開大有之民，明遷拔宿善充太平民。八章自當此之時至亦臣之憂矣，明應會料別，慮失平等。九章自大期既切，至賜所未聞，乃開心自任，哀求法要。次自於是天尊至慎勿輕傳，明出經緣儀。中分二章。一章自於是天尊至妙亦難超，明天尊應機，讚道將授。二章自子既司帝位至慎勿輕傳，乃天尊讚許，勉勤戒祕。以上乃序分也。自登命至復位，乃流通法要，具述儀度。中分二章。一章自登命至神王乃出命傳經，衆真具儀。二章云法事既畢，諸天復位，乃授經既竟，歛儀反寂。乃流通分也。次自天尊重告至可不慎之焉。乃申贊祕重，然後出章也。

董思靖《後序》 余解是經畢，有難者曰：天命流行，於穆不已，二炁五行，賦與萬物，生生不窮，原於一炁，而主宰是炁者，一理而已。故自天界付謂之命，人物稟受謂之性，應感莫測謂之神。神一而已，在心為思，在眼為視，在耳為聽，在口為言，乃至手之持執，足之運奔，千變萬化，莫非一神之所為，惟用得其正則吉，失其正則凶爾。烏有分守名字，若是之殊異哉。

余曰：子之說誠亦有理，惜夫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夫道之全體，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表裏之分截然，於其中毫釐絲忽，有不可得而紊

者。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大，而樂言之，而不知夫所謂截然者，未始相離也。子蓋觀諸天地之道乎。總而言之，曰天地而已，然其中則日月星辰之行其紀，雨風露雷之施其化，江湖山嶽之流峙，飛走動植之生成，此豈非渾然之中，粲然截然者乎。如是之類，將其神明各有所司乎，抑亦曰神一而已乎。析而分之，不可備舉，且以日之行度論之，槩而言則一年一周天。然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度之一，在翼不可爲軫，在角不可爲亢，又豈非絲忽之不可紊者乎。人身亦一天地也。今夫四支百體之區分，五藏六府之賅存，至於三萬六千關節，亦莫不各有所主。故眼之官則視，而聾者不以視代聽，乃至口之於言，心之於思，無不皆然。此衆神名字之所以立，而統之則有宗，會之則有元也。是烏可以分裂而病之耶。

難者又曰：《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靈，萬物得一以生。」《莊子》云：「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又云：「將磅礴萬物以爲一，及所謂其一，與天爲徒。」言道之至，莫如老莊，皆主乎一，則是天地萬物之殊，惟一以貫之耳。今是經反以不一爲貴，何邪。

余曰：子知是經之旨乎。其稱名也雜，其統之也一。經所謂元，即老莊之所謂一也。謂之元，謂之一，言其體也。生神之法，稱名之雜，言其用也。論其體，所以舉其同，論其用，所以顯其異。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此本末具舉之言也。是經之論，始乎一元，而終乎天地萬化，並受生成，則一之中而萬者具矣。生神之道，以空洞真一爲體，以變化不一爲用，唯一故能靜，靜而後能變，變而後能化，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則一與不一，非二物也。吾聞之先聖曰：斂萬炁爲一炁，散一炁爲萬炁，合萬神爲一神，分一神爲萬神。又曰：聚則爲形，散則爲炁。此其闡闡歛散之道，蓋與陰陽同功，天地同德。故曰：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推而行之，可以成人，可以成物，可以贊化育，可以參天地。非天下之聖神，孰能與於此哉。若夫知其本無，而不知其至有，知其真一，而不知其變化者，是一偏之說，安可與此同日語耶。

難者又曰：教中有云：情存聖量，猶落法塵。今是經教人以修習聖胎之法，無乃墮於是乎。

余曰：情存聖量，爲未忘心法者言也，修習聖胎，爲初學之士設也。若乃道全德備者，何可以此議之。吾聞之先聖曰：聖人斂萬有於一息，無

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問吾之云爲。譬之天地間，日月之升沉，風霆之鼓舞，雲霧之起滅，萬有之變化，往來出沒，自然而然，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若是者，孰爲聖量乎，孰爲法塵乎。

難者又曰：嘗聞釋氏之說，以一切有相皆爲幻妄，故其教曰無生，又曰寂滅爲樂。而道家之教，乃曰長生久視，及升虛尸解，故彼目之曰弄精魂，守尸鬼者。某於此不能無惑，願爲我決之。

余曰：不然。道一而已，豈有彼此之分哉。且如達磨之躡葦渡江，普化之搖鈴空際，或金棺自舉，或碣石藏身，其亦弄精魂，守尸鬼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無始無終，無前無後，得之者與道同久。且萬物非道無以生，非德無以成。生生之理，無時不然。而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夫何容心焉。余聞之先聖曰：人在道中，猶魚在水中。人去道則亡，魚失水則死，良由修之者有勤怠，故得之者有淺深。淺者惟及於心，深者兼被於形。及於心者，但得慧覺而已。既得慧覺，悅而多辯，靈炁泄喪，形亦隨之。被於形者，形神俱妙，與道合真。顯則神同於形，隱則形同於神，在有而有，在無而無，不可以形跡窺，不可以死生論，而何弄精魂，守尸鬼之云。故曰：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魂吾魄。何者死，何者生。夫如是，則乘天地之正，御六炁之變，遊乎三清，而與道同體矣。故曰：至人無己。難者之疑，於是而釋。余因寄呈三山蔣靖庵，既從而訂之，且令附于經後。

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注

題解

張守清《序》 生神玉章，上帝所以宣示好生之德也。故凡寶鍊混合登晨之道，靡不畢備。然旨趣超邁，非世常辭，苟無傳注，不易明也。嘗聞衡嶽道士薛幽棲、太清供奉李少微、西華法師成玄英所傳，皆通玄究微，惜未之見。後之注者雖多，惟王隱賢、蕭真祐、浮山真率三家，發明頗詳盡。然其所見乎有異同，觀者不能會其一，而反致疑者有之。若甲申運度，事難考覈，而乃深求隱僻，驚世駭俗，以此傳。神者氣之靈，乘陰陽，擅變化，周流上下四方，而無間者也。天行四時，生百物，神人大浸稽天而不溺，土山焦而不熱，乘雲御風，物莫能傷，皆此神也。凡人神聚則生，散則死。九章以生神爲名，其義遠矣。舊注亡慮數十家，高者人於渺茫，下者泥於流俗，每以爲歎。客有自吳來者，示余以華陽復所注。觀其大意，會粹諸說之長，混而爲一，引《靈寶》、《黃庭》，發揮丹道，簡而易見。若浮雲淨盡，皎月當空，令人瞭然。噫，是注也，學道之指南也。言辭云乎哉，必有上士，勤而行之，如吾老子所言者矣。至順壬申重午後五日，體玄妙應太和真人，武當太清微妙化宮開山張守清序。

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四注

題解

《宋真宗御製靈寶度人經序》 夫太易垂教，先於至神；混元著書，本於妙道。契陰陽之不測，標沖默之難名。蓋以闡無爲之爲，著無象之

象；範圍幽贊，藏用而顯仁；恍惚窈冥，化民而育物；雖古今而異制，誠訓導以同歸。若乃藏室靈文，昭臺祕籍，紛紛玉笈，充溢丹函。龜闕壙城，自高真而降授；赤明龍漢，應運劫以流傳；斯固超視聽之先，在名言之表。彌成至治，漸漬羣生。首出於九流，抗行於百代；干戈假擾之際，用之而豈遑？蟲魚咸若之辰，捨之而孰可？《太上靈寶度人經》者，元始之妙言，玉晨之寶誥。浮黎真境，紀談受之初；紫微上宮，顯緘藏之迹。實諸天之隱韻，爲大梵之仙章。八角垂芒，本由於神翰；千祇列衛，普度於人靈。其或育質圓方，稟和霄壤，少私寡欲，背僞歸真，端慮以潔齋，洗心而成誦。精專外積，純粹內充，信可以自晦而明，無幽不燭，類虛室之生白，同溫泉之盪邪。熙熙而陟春臺，濟濟而登壽域，至誠所極，介福何窮！朕祇紹慶基，茂承元貺；席綿昌之寶緒，幸集隆平；賴燕翼之丕祥，用康普率。固絕畋遊之樂，務宣清淨之風。嘗以此經，久傳中夏，近觀注誼，頗極該詳。爰命所司，特加摹印，正魯魚之訛謬，廣寰海之流通。凡百羣倫，庶同歸嚮，咸臻善利，以副憂勤。聊述斯文，冠於篇首云爾。

陳景元《度人經集注序》

夫空洞浮光，渾淪未判，大道之將化，

故玄文發于中天；虛無之乍凝，迺妙炁結乎碧落。字方一丈之廣，勢垂八角之芒，粲粲煌煌，光華晡晡。是時，元始之降舍栢陵，五老之環侍雲坐，遽命天真真人，規模繁屈，仿像奪真，疏成諸天隱書，編作五方靈範。紀混元龍漢之載，藏鬱羅紫微之宮，演爲三十六部尊經，分爲萬二千圖籙。天章雲篆，八會之書，莫不祖焉。昔在始青天中，寶珠之內，講集靈寶之教，拯拔天人之倫。玉晨君受之，以序其首尾，祕於上館，約四萬劫一傳，誓不輕泄于下世。於是龜臺金母憫陽九、百六之灾，親禮玉京，懇請流布。洎乎軒轅黃帝問道于峨嵋之陰，稽首皇人，載傳寶訓。至吳有句曲葛玄，訪道會稽郡，祈真上虞山，遇太極誥使之駕，降靈寶衆經之帙，斯爲上品，最先受焉。厥後修誦之士，決于寰區，隱韻祕音，世莫能究。齊之嚴東首爲註解，仰推梵炁之旋箕，俯測鄴都之泉曲，布諸方冊，表裏煥然。若非洞闡幽微，曷由條達宗旨？遂使嚮風之客，扶塞啟竅，隨性發明。及有唐道士薛幽棲，揮絃青城，毓真衡嶽，真解序說，明白存修。繼有太清供奉李少微、西華法師成玄英，各撰註疏，援引內音而拾遺

補闕，事理悉備。景元總角慕道，少探玉經，不揆蔽蒙，輒敢編綴。今於四家之說，刪去重複，精選密義，纂成四卷。庶免多惑云爾。治平四年、歲次丁未、仲秋望日序。

薛幽棲《序》 夫道者，在於寂默虛無，心冥神契；經者，資於書寫傳授，誦詠弘暢。非寂默則莫能契道，非敷誦則無以弘經。雖宗轍有殊，而體貫齊一。張之則異域，混之則同歸。因道所以立經，因經所以明道。道為經之本體，經即道之迹用，本迹相明，體用玄合，是以煥真文於空洞之上，開洪源於紫極之館。則三品真目，析羣方飛天之書；七部衆經，播雲篆光明之迹。於是元始天尊坐於玄都玉京紫微上宮，以三洞正經居前，三大副經居後；道德二篇為輔弼，玉清隱書為教主。且《洞玄靈寶》，則三洞中洞之一部，《無量度人》，則中洞一部之一卷。修習之法，則一部多門；諷誦之篇，則此卷為首。上消天災，保鎮帝王，下攘毒害，以度兆民，中拔祖宗，己身得道。斯則巍巍大範，獨步三清者哉。此經義旨冥奧，音韻隱秘，皆申明大梵之理，非化誘常途之辭，故云上聖已成真人，通玄究微，能悉其章。所以誦讀者多焉，精達者鮮矣。今不揆蠅蠓之力，強舉千鈞之重，直以凡下裁斷聖意，儻親承玄師，必冀蒙詢誨。時甲午歲、庚午月也。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四卷。齊嚴東、唐薛幽棲、李少微、成玄英註，宋陳景元集註。

靈寶度人上品妙經旁通圖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中下同卷，上卷原缺。上清儲慶宮守一大師賜紫道士劉元道編。內有三十五分總炁上元圖、三十二天總括隱秘係宿炁說五方五帝所主名諱靜室圖、混洞赤文章混洞赤文梵炁之圖、九光九炁化生九天之圖、普告三界化生諸天等圖。

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符圖

題 解

宋徽宗《靈寶無量度人經符圖序》 原夫華靈隱謁，藏三炁於鴻濛；神景含輝，潛萬真於至蹟。虛無鬱秀，劫化自然，中有妙極神一挺生，是為元始之尊。開圖帝先，凝粹流形之本，玄黃植象之宗也。故其判闢天地，分序陰陽，四始循度，八索盈虧，並稟承於上德，咸統隸於司權。隱配其神，協孕其性，列位開方，造育裁成；九和十合，無物不臻；綿綿而來，難極難窮。道以強名，號為靈寶。蓋靈寶者，太元生化之本根也。自爾幽機發明，啟迪晨精，當思上古立運之前，融結萬品，朗耀英鮮，至理昭彰於龍漢，妙文煒著於赤明。圖羅敷燦，周布雲章，五方煥落，八角垂芒，微蘊通於真奧，神用晦於元綱。將恢大教，慈惠流芳，書按於皇人之筆，義宣於太上之言。或為符圖，或為隱篇；或演妙於浮黎之土，或藏玄於黍米之珠；或付之於我等，或受之於玉虛；或秘在於藥珠芝宮，或嚴崇於神府華堂。開聯品秩，別類分條；散則經維於六甲之數，合

則總括於一元之標。爲大法梁，超涉玄津，無所不度，無所不懷。撫運數於窮厄，保祥社於隆昌，安鎮國祚，封掌山川，巍巍大範，靡不彌綸。此其謂之靈寶者，實爲元大之高稱焉。在其上館大有之宮，寶禁此經，萬天至重。有勤苦而聞者，須審其賢，遵明科於紫微之格，視仰俯於神王之儀；不許輕出，萬劫一傳。我昔總真玉境，開化妙庭，擁瑞霞之九映，飛鳳蓋於三華，陟耀景之龍臺，盼運會於元局。考校曆數，稱慶太平。仰祈上帝，降世度人。後至壬辰、庚子之年，炁應九陽，邪法消蕩，正道方行，開悟群黎，授度無窮。是其時也，啟紫泥之寶笈，解玉鑰於琅函。瓊編藥簡，當用宣明；希真之子，得以見之，豈不幸哉！我每居於碧琳之房，宴接於玉晨之範，嘯詠高虛，研擴微詮，備明要於神府，覽至理於澄鑑，故得披釋元義，齊玄妙輪；辯深旨於本章，析宛麗於靈音；闡無量之樞轄，精詳究於杳冥。將可以登玄峰於萬仞，濟浩蕩之溟淵者焉。蓋濯羅騰煥於虛清，無不照於幽沉之間，妙紀敷揚，存乎簡易之道；昭昭可別，開悟有緣。學者無忽於至用，修而進之，則可以召靈炁於三關，藹寶華於九戶，功滿德就，名書上清，逸轡高上，翱翔大明。德化之大，豈可議其津極者哉。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三卷。宋徽宗御註。靈寶始青變化之圖、碧落空歌之圖、大浮黎土之圖。

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註

題 解

清河老人《序》 竊以美玉混塵，必假磨礪之巧；至言藏妙，須憑

潤色之功，故經傳能悉之辭，《易》有盡象之語。靈機所悟，玄理斯彰。恭惟《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者，飛玄結炁，雲篆成文，爲萬法之宗，冠三洞之首。淵兮隱奧，難可尋詳。若非已造於幽微，孰敢亂陳於箋註。矧下士罕窺其篇目，玄科切禁於妄傳。雖念誦動渠，莫知宗旨，如登寶所，素手而回，數墨巡行，竟無所得。於是東海青元真人憫斯愚昧，大闡洪音，斥新舊疑文，立見成要論，條分八事，詳釋二章。首明理性之因，終顯命根之祕，開盲釋瞶，演道登真，破執著之旁觀，接探端之上學。或微微引喻，或縷縷談玄，與乎浩劫慈尊，金口無異；間有包括未詳，予乃作頌。重美其意，俾誦之士得以研窮。然後動地放光，處處黍珠出現；因言悟理，人人法病頓除。斯爲宗教之淵源，可爲度人之本旨也，故以無量名之。化諸道子，鋟木刊行，廣施未悟，豈世之小補哉。清河老人書。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二卷。東海青玄真人註，清河老人頌，淨明道子郭崗鳳參校并贊。內解條分八事，詳釋二章。首明理性之因，終顯命根之祕，開明釋瞶，演道登真。

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內義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五卷有圖，觀復道子蕭應叟註。有元始祖炁等章。

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註

題解

陳致虛《序》 太乙含真氣，實爲妙道仙宗。《靈寶度人經》，是謂洞玄上品。生育天地，闔闢陰陽，造化得以運行，元功恃而溥博。昭懸日月，旋斡星辰，普殖神靈，化生品彙者也。在《道德經》，以無爲爲先，有爲爲次。上德者，無爲也；下德者，有爲也。上仁者，無爲也；上義者，有爲也。此《度人經》則以有爲爲首，無爲爲終。玄座空浮者，有爲也；冥慧洞清者，無爲也。璇璣玉衡，一時停輪者，有爲也；十方肅清，河海靜默者，無爲也。故說經周竟十遍，而枯骨成人，有功勤上奏諸天，則萬神朝禮。三十二天三十二帝，示祖劫之化，生諸天隱諱。諸天隱名，恐天人之泄慢。泄慢則禍及七祖，勤行則位登仙翁。萬劫不傳，上天所寶，何爲靈寶？氣謂之靈，精謂之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曰靈；上無復祖，唯道爲身，曰寶。氣合而精聚，曰上品。神交而道合，曰度人。則知靈寶者，精氣也。精氣者，汞鉛也。汞鉛者，陰陽也。陰陽者，離坎也。離坎非得有爲之道，而既濟之，則何由凝結而成黍米之珠哉。

厥夫人之初生也，以無合有，盜竊天地網緼真一之氣，以冒賦其形也。孕毓十月，脫胎去蒂，日漿夜乳，然後形全而神王，神全而精粹，精盈而至和之氣盛塞。先哲云：氣全者不思食，神全者不思睡，精全者不思慾。當此之時，號曰純陽。夫純陽者，乾也。上士於此而行上德無爲之道，內修外功，則魔王敬形，便得神仙。謂夫末學道淺，不樂仙道，是以保真者少，迷惑者多。廼於醉生夢死之場，熾于慾海愛河之地，則向來所稟天地真一之氣，潛奔而寓于坤矣。繼此而往，坤乃乘乾之一陽而爲坎，乾因坤破虧一陽而爲離。審茲慾從愛起，愛逐情生，情隨境亂。況夫喜怒哀樂，慮嘆變怒，日夜相代乎前，與物相刃相靡，寧知物來無窮，我心有際之說乎。是以仙道難固，鬼道易邪，運應滅度，身經太陰，輪迴無期，

可勝悲憫。至人仙子，獲遇真師，頓悟人道者，心諒不由他，却於一氣潛虧之時，早行靈寶度人之道以復之。且復者何也？即下德有爲之道，即上義爲之之道，即元始懸珠之道，即流戊就己之道，即降龍伏虎之道，即煉鉛乾汞之道，即金液歸真，形神俱妙之道也。領悟到此，方信地藏發泄之妙，金玉露形之功。全其本年，咸得長生，過度三界，飛升太空，皆分內事。況積德而建功者乎。

尋詳是經，元始天尊於龍漢初、天地始分，玉字且出，乃撰此經。時以紫筆書于空青之林，字皆廣長一丈，以授玉晨道君。玉晨授玄一真人，玄一授天真皇人。皇人細書其文，以爲正音，祕而藏之。軒轅時，皇人與太清三仙王會峨嵋山，黃帝再拜問道，皇人授以五牙三一之文，并《度人經》上卷。黃帝修之上仙。後帝嘗於牧德臺，皇人授以《本章》、《玉曆章》。西漢元封間，西王母以上卷并二章授武帝，始成全經。東漢時，太上降授干吉，增《靈書上篇》，并《太平經》一百五十卷。桓帝時，老君降蜀，授天師《度人》、《北斗》諸經錄千餘卷。吳時，太極真人於會稽上虞山，授太極左宮仙翁葛玄《度人經》，增《靈書中篇》。鄭真人思遠授抱朴子葛洪經本，又增《靈書上下篇》、《太極真人後序》，即今之全本。晉王纂遇道君賜此經，及諸經數十卷。元魏時，寇謙之居嵩山修行，感太上授此經，并餘經六十餘卷。經之流世，人知念誦禱祈，而不知有還丹久視之道存。自政和御註，繼以薛幽棲、嚴東啟、成玄英、李少微諸家註釋。又寶慶初，蕭觀復述《度人內義丹旨》。是皆研心究竟者也。

僕以緣遇師真，授以金液大還火符之祕，欲與世人盡語此道，乃注《道德經》、《金剛經》，述《金丹大要》，既而參以道用世法，分註此經。又引前哲所論善者證之。庶幾規禍福者，知勤誦而向善；超造物者，知修行而登真。噫！世人皆知悅生而惡死，既知惡死，則必思所以逃其死者。今乃不然。知惡死已，却埋身於名利嗜慾之場，而不知悔，是愈急其死也。既知悅生，必思所以求其長生久視之道者。今乃不然。知悅生已，却不求真師指示長生返還之旨，唯只瞎走傍門，盲行邪逕者，是愈促其生也。山間林下，城邑智人，既知誦念此經，宜求經中有金丹永世之捷逕者。蓋太上以靈寶之道而度人者，直欲世人行此道也。果能進修勤行，則上遊上清無色之境，梵行必矣。至元丙子中秋，金螺山北紫霄絳宮上陽子

陳觀吾序。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三卷，上陽子陳觀吾註。金液大還火符之訣。兼舊述道德經金剛經金丹大要，相參以道，用法分註合解。

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註解

題 解

薛季昭《序》 昔元始於始青天寶珠內演說靈寶大法，普度天人，命天真皇人釋大梵玉字付之道君，秘于上館，約四萬劫一傳。後因龜臺金母即王母憫陽九百六之變，親禮玉京，請留下世。及西漢元封年中七月七日，王母下降，隨順漢字，譯此天篆，授之武帝，已為第七授。然此纔一品耳。在天卷秩甚多，及至晉時，左宮仙翁於會稽上虞山感太極徐真人來勒所授，即有靈書下篇，及太極真人後序。其後兵火，經品散落。厥後小仙翁葛洪真人於鄭真人思遠處得所受之文，止於大量玄玄也。其後真真付度，靈文層出，然皆未有天真皇人之演義。前輩皆不敢強為之辭，此直解之作，所以亦止於大量玄玄也。九江冰湖瑩人薛季昭再述。

又《後序》 至大改元歲在戊申九月一日，予宿於先天壇。夜夢普濟一炁真人老祖師雷默庵曰：先生之名，在神霄玉府，闡化之功，與老夫相亞。今為青靈開教宗師，遷充集仙府，使兼大光明殿掌籍仙官。天君即日有《虛玄篇》贈汝。言畢遂覺。季昭繼後於重九日，乃紫皇飛昇之日。予因出南闕，過谷神庵鮑明甫學真壇內，忽見香爐中有光感天君，於光中果現此篇，賜通玄闡妙青靈開教宗師薛季昭。

又 予末學道淺，曾將《度人上品》、《生神九章》、《救苦妙經》，妄

意詳釋者，不過欲啟發初真人道之門耳。初未嘗萌一毫希覬想。自鈔梓印施之後，惴惴度日，每以妄為強作，獲譴於雷霆者為慮。豈意天君恕其僭而矜容之，褒嘉獎勵，靡所不至。此《虛玄篇》迺天君贈予之章也。令予刊名印所解《度人經》前，以闡諸人。自得此篇，予早夜以思，兩難明處。若行刊印，似乎銜名，以起或者之議；若不刊印，似乎泯沒，又違天君之命。予再三繹思：浮言之議，尚可逃也；違天之命，則吾豈敢。予雖不獲已，以所贈之篇，刊于卷末，然亦終匪予心之所樂，識者鑒之。九江冰湖瑩人薛季昭書。

李月陽《序》 冰湖薛顯翁參註釋經，接引初機。邦士蔡翔夫憐其苦志，與之綉梓。大德乙巳，經板告成，乃涓子月初四日丙午，繕裝經帙，灑掃東壇，徧行進奏天帝御前。告旨頒下十方三界星垣雷府、地水泉曲、嶽瀆城隍、九州社令，凡屬神祇及掌經教真司去處，咸使知聞，以闡空玄。越五日庚戌，因遊西市，偕冰湖謁先天濟生雷壇，忽蒙九天神威天樞豁落王元帥善，題押證盟現報四十四言曰：汝奉道敬真，何在疑心，解經之功，無不妙要，行道法何在擬議未決，凡在一心，無不驗也。汝作之功，皆非虛無，只此。見者皆為之驚異，乃知冰湖解經之誠，已達之帝闕矣。功詎可量哉！五日前，冰湖潔東壇，有請于天帝。五日後，予同謁西壇，得報于天將。天將者，乃天帝之指使也。冰湖無心於天將，而天將有心於冰湖，得非天將奉天帝之命，以示人乎。予觀其事，咸應速如桴鼓，願受經者，至心持誦，不可視為常典。庶乎一誦一禮，必獲異驗，是亦予拳拳之望。是年是月初十日，壬子雷降日，廬山羽褐李月陽謹題。

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通義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四卷有圖，正一嗣教道合無為闡祖光範真人張宇初註。經註內太極圖、妙化圖、神靈圖、混洞赤文等圖，并通義

解註。

太上洞玄靈寶天尊說救苦妙經註解

題解

周準《序》 夫學長生久視之道，在乎鍊炁養神，兼施並行。然鍊養之功，本乎一心，心能勤修，則學仙何患乎不得。《真誥》曰：仙者心學，奧哉斯旨也。僕夙慕修真，未逢上士，有果能明生死，達性命者，僕將跪履而問焉。比遊武夷西湖，與四明呂君邂逅，一見歡然，遂定交為煙蘿友，因俱載以歸，館于靜舍。呂君號洞陽子，蚤遇至人，刻意莊老之學，博極仙書，問靡不知。一日謂愚曰：世有所謂《救苦經》者，實大洞之密旨，上道之祕言也。以其隱奧玄微，難窮妙理，所以傳自往古，而詮註未彰，思欲殫所蘊，發揮其義。未幾書成，滔滔萬言，首明一點，指慶雲祥煙為泰和，辯生門死戶為玄牝，分二炁之清濁，判三昧之火符，以泥丸仙明真性之所歸，還上天炁為命寶之所集，總談上道之樞要，粲然包括其中，不惟警未聞禪後學而已，抑亦使人洞明修鍊，默識天機，豈架空言銜虛文之比哉。噫，此經之妙道至言，晦久而未明，今日顯矣。夫天中之尊，演教法弘濟，所謂救苦者，非獨為幽魂苦爽而設，其所救者，普天之下生靈耳。蓋欲使人人體道，咸離迷途，湛壺天之朗徹，悟真性之無為，然後服天氣，盜虛無，結聖胎，通神明，使形與神妙，白日飛昇，是謂大丈夫越世表，出三界輪迴之難，始名真救苦耳。大矣哉，超死度生，無出是經，有遇斯解，留神不捨者，必見其得道矣。

太上靈寶補謝竈王經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二 司命為種火之母，上通天界，下統五行，達於神明，觀乎二炁。在天為北斗七元使者，在人間為司命宅神，紀錄善惡，主持人命。

太上洞玄靈寶衆簡文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二 有符，簡寂先生陸修靜撰。元始靈寶、告五岳靈山、除罪求仙等法，及五方真文、赤書大字。

太上洞玄靈寶法燭經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二 法燭者，規矩之謂，規圓矩方，萬物從之得正。燭乃有光之物，佐月嗣日，開昏朗闇，用其明，得所見。

三皇內文遺祕

著 錄

題 解

紫微道人《三皇內文遺祕序》 金闕神章，三皇默祕之文也。在天與天爲道，而統五行，著萬神，主萬象。在地與地爲德，宰萬物，擒精怪，斬邪神。故爲無上御攝之法，至神不死之道也。內隱陰陽六化之功，使修行之人，不遭外患。居山止洞林境，修真養素，求訪山中巖谷，若非斯文，則精怪以禍人之性命者多矣。故世市閭宅，堂室舍宇之中，或年深絕於無人之跡，精邪尚有存焉，而況於深山幽谷，窮路林芳之處也。居山守靜，若不懷斯文者，如將身自投於死地。今降斯文，以辨邪正，令後學仙之士，不遭禍患，橫傷命耳。時年丙午菊節，紫微道人序。

太清金闕玉華仙書八極神章三皇內祕文

洞神八帝元變經

佚名《序》 九玄之初，二象未構，空洞凝華，靈風集粹，神章結

著 錄

於混成，玉字標於獨化，挺乎有無之際，煥乎玄黃之先。日月得之以照臨，乾坤資之以覆載。於是無上虛皇命元始大聖編于金闕，次於玉章，內祕上玄，未流下土，降鑒有道，乃賜斯文。故軒轅受符，伏羲受圖，高辛得天經，大禹獲洛書，神道有攝降，啟於茲矣。又玄元愍俗，歷爲帝師，人倫浮僞則垂道德，以示淳朴，鬼神雜擾則降此文，以蕩妖邪。斯又西臺而隱靈文，東華而祕真訣。其龍章雲篆，非賢不傳，戒之不退，用之保專。雖未得神仙之道，而亦在世遊行，已證地仙之果也。可以玉石作匣，五綵爲囊，祕藏丹房，而勿慢輕矣。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三卷，有符圖。微正章第一、神宗章第二、鬼宗章第三、精宗章第四、天條章第五、天皇神印章第六、天皇神呪章第七、天皇真形符第八、三皇劍法章第九。地皇神印章第一、地真形符篆章第二、修士居山所宜章第三、人山醮儀山主章第四、高玄風澤洞章第五、對山元天靜地章第六、辯識仙賓邪神章第七、辯識三十六種芝草變形章第八、辯識三十六種仙藥形象章第九、地皇君服餌仙朮昇仙得道章第十。制惡興善章第一、立正忘邪章第二、明昏亂章第三、固形體章第四、煉神氣章第五、出聖胎章第六、超仙章第七、人皇符印章第八、人皇神呪章第九、知生死五假素奏上法章第十。此文藏於西臺玉笈，雲篆龍章，非賢不傳，重玄甚祕。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一卷，有符像。此經一十五篇，有提綱紀目神圖禹步服符藥服等法。

太上洞神太元河圖三元仰謝儀

題解

杜光庭《太上洞神太元河圖三元仰謝儀序》 經曰：河圖仰謝之法，學道之士常能行之，度洪災之劫，昇為種民。若兵戈水火，旱潦螟蝗，星辰變怪，天地易常，山摧川涸，日月薄蝕，風霜不時，雷電害物，妖氣作沴，鬼邪惑衆，四境不寧，猛鷲爲暴。若帝王國主不安，及疾厄災異，至於民間危急，當告謝天地，玄感穹旻，乃可解度耳。

天道憫物，玄聖流慈。太上出河洛龜龍之書，青文綠甲之字，以授帝王。此蓋教民致福謝過，度厄解災之法也。行之則上合天道，舉無不應矣。三元仰謝齋，用壬辰、癸巳之日，戌亥之時。戌亥爲天門，蛇對於樞，知變即成龍，龍當其機，識化即入道。戌亥者，天門之津塗。辰巳者，龍蛇之樞機也。感悟求真，必由斯日，故用辰巳日也。壬者，陽氣所生，太一之位也。故戌亥時昇壇告謝。子時，陽氣通生之首也。道法執象導物，伏鬼制神，御天統人，以十二辰爲用。立德於子，表成於丑，慎衰於寅，戒敗於卯，運智慮於辰，用消息於巳，救傾於午，即安於未，防亂於申，開大於酉，歸根於戌，太平於亥。歸根則陰氣盡，太平則陽氣昇。道運則陽昇，水柔則道合，故壬癸爲勝，順陽合道故也。急有祈謝，未及壬辰日者，寅以慎衰，午以救傾，戌以歸根。此三辰日時，急亦可用，合天道矣。苟能丹苦感徹，必契神明者，餘日無爽，不拘於此矣。未齋三日，掃灑內外，禁絕庶事，約飭僚友，惟務精嚴，一心營備，無忘謹敬也。

太上三十六部尊經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六卷。《上清經》、《妙真經》、《太乙經》、《妙林經》、《開化經》、《仙人經》、《黃林經》、《上真經》、《道教經》、《上煉經》、《上妙功德經》、《道德經》，此十二部經，蘊在大洞玉清境藏中。《洞玄經》、《元陽經》、《元辰經》、《大劫經》、《上聞經》、《內音經》、《鍊生經》、《靈秘經》、《消魔經》、《無暑經》、《按摩經》、《上通經》，此十二部經，蘊在大洞上清境藏中。《太清經》、《徹視經》、《集仙經》、《洞淵經》、《內秘經》、《真一經》、《集靈經》、《中精經》、《無量經》、《集宮經》、《黃庭經》、《小劫經》，此十二部經，蘊在大洞太清境藏中。故三洞分爲三十六部尊經。

無上內秘真藏經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十卷。此經一十三品：顯道品、辯三寶品、四真品、惠澤品、解脫品、辯相明部表品、普明品、顯功德品、誠行品、妙德品、集仙品、明行品、究竟品。

大乘妙林經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上中下三卷。內序品、觀真相品、辯邪正品、觀身品、童子問品、隨順品、衆真說品、觀法品、淨慧品、讚嘆品、皆演妙空真義。

無上大乘要訣妙經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一卷。太上道君說無上大乘要訣、究竟法身第一義。

三洞神符記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內記三元八會六書之法。雲篆八體六書六文符字入顯玉字訣皇文帝書天龍章鳳文玉牒金書石字題素玉文字玉篆玉篇玉札丹書墨錄玉策福連之書、琅蚪瓊文白銀之篇、赤書火煉真文瓊札金壺墨汁字紫字自然之字、四會成字琅簡葢書石碯書符訣等符，書篆散於三洞經

法中，詳而考之。

道教義樞

題 解

孟安排《道教義樞序》 夫道者，至虛至寂，甚真甚妙，而虛無不通，寂無不應。於是有元始天尊應氣成象，自寂而動，從真起應，出乎混沌之際，窈冥之中，含養元和，化貸陰陽也。故老君《道經》云：「窈冥中有精，恍惚中有象。又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蓋明元始天尊於混沌之間應氣成象，故有物混成也。《靈寶無量度人經》云：渺渺億劫，混沌之中，上無復色，下無復淵，金剛乘天，無形無影，赤明開圖，運度自然，元始安鎮，敷落五篇。故知元始天尊以金剛妙質，乘運天氣，布化陶鈞。致分度，自然儀象，女圖敷鎮也。儒書《經籍志》云：元始天尊生於太無之先，稟自然之炁，冲虛凝遠，莫知其極。天地淪壞，劫數終盡，而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五方淨土，授以祕道，謂之開劫度人。然其開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耳。其所度人，皆諸天仙聖，無量上品，有太上老君、天真皇人、五方天帝及諸仙官，轉共承受。所說之經，亦稟元一之炁，自然而有，非所造爲，亦與天尊常存不滅。天地不壞，則蘊而莫傳，劫運若開，其文自見。凡有八字，盡道之奧，謂之天書。字方一丈，八角垂光，光彩照曜，驚心駭目，雖諸天仙，不能省視。天尊之開劫也，乃命天真皇人，吹轉天音而辯析之。真人已下至于諸仙，展轉節級，以次相授。諸仙得之，始授世人矣。《靈寶經》云：「元始天尊以龍漢之年，出法度人。滅過去後，天地破壞，無復光明，男女灰滅，淪於延康。幽幽冥冥，億劫之中，至赤明開光，天地復位，我又出世，號無名之君，出法教化，度諸天人。我過去後，一劫交周，天地又壞，復無光明。至開皇元年，我於始青天中，號元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卷一之十共十卷。論道德法身三寶位業三洞七部十二部義、兩半義、道意義、十善義、因果義、五因義、六情義、三業十惡義、三一義、二觀義、三乘義、六通義、四達義、六度義、四等義、三界義、五道義、混元義。

一切道經

題 解

唐高宗等《序》 蓋聞紫仙握契，括妙有而敷仁；青童贊曆，周泰無而運道。開三元之秘檢，著跡琅函；藻八會之靈編，刊功石笥。銀書耀彩，盈寶印於丹房；錦字流文，煥神珠於玄閣。示迷途之歸往，拯暗壑之淪淆。廣洽譬於衢樽，普照均於堂鏡。孝敬皇帝，前星賦象，貞列緯於乾樞；少海澄瀾，莫名區於震域。問安視膳，體恭孝以端儀；撫軍監國，服仁愛而凝範。學昭通敏，非受諭於春卿；識綜沉幾，自含章於秋禮。今者黃離遽殞，碧題玄虛。翔鶴可羈，奄促游仙之駕；鷄鳴載響，無復人謁之期。瞻對肅成，慘凝烟於胄序；循臨博望，予苦月於賓階。拂虛帳而摧心，俯空筵而咽淚。興言鞠育，感痛難勝。故展哀情，為寫《一切道經》卅六部。龍經寶謁，還開垂露之書；鳳籙英詞，更入飛雲之篆。九宮秘冊，罄金版而無遺；五岳真筌，窺琳房而畢備。所願以茲妙業，式祐儲靈，總萬福以扶維，嚴十仙而警衛。摩流星之琳席，上星甸以游矜；馭馳日之瓊輪，下日門而弭節。鎮昇光碧之宇，常安泰紫之庭。天地之所包含，陰陽之所播植。並乘六辨，俱出四迷。

始天尊，流演法教，度諸天真。《度人本行經》云：自元始開光已來，至于赤明元年，經九千九百億萬劫。《度人本際經》云：元始天尊為汝等，故權應現身，教導開度，諸未度者，為後世緣。今當反神還乎無為湛然，常寂不動之處。又云：自我得道以來，經無量劫，常在世間，未曾捨離。若應度者，恒見我身，運會遷移，則不能見。此劫眾生，機宜所感，當由道君，而得度脫。是故我今昇玄入妙，汝等肉眼，不能見我真寶之身，謂言滅盡。但修正觀，自當見我，與今無異。若於空相，未能明審，猶憑圖像，係錄其心。當鑄紫金，寫我真相，禮拜供養，如對真形，想念丹禱，功德齊等。貧窮之人，泥木銅彩，隨力能辦，殿堂帳座，幡花燈燭，稱力供養，如事真身。承此因緣，終歸上道。是知元始天尊，生乎妙炁，忽焉有像，應化無窮。顯迹託形，無因無待；演法開教，有始有終。老君度人，明應象之理；太玄本際，示真寂之由；本行論其劫時，靈寶標其名號。不經穢濁，所謂清虛，是稱玄妙，豈同夫釋氏託生，終開右脇，老君出世，必從左腋乎？而悠悠之徒，未能窮源討本，所以好儒術者，但習典墳，崇真如者，惟觀釋典。至於道經幽祕，罕有研尋，既不知其指歸，實亦昧其篇目，遂乃各齊其所見，多以天尊為虛誕也。故知井蛙不可以語於海，夏蟲不可以語於冰。信哉斯言！信哉斯言！泊乎元始天尊昇玄入妙，形像既著，文教大行，玄言滿於天下，奧義盈乎寶藏。於是繫象探其深旨，子史竊其微詞，翻譯之流，實宗其要。所以儒書道教，事或相通；了義玄章，理歸其一。能知其本，則彼我俱忘；但識其末，則是非斯起。而世人逐末者眾，歸本者稀，欲令息紛競於胸中，固不可也，惜哉！莊生有言，舉天下皆惑，余雖有所嚮，庸可得乎？其有支公十番之辯，鍾生四本之談，雖事玄虛，空論勝負；王家八並，宋氏四非，緒道正之玄章，劉先生之通論，咸存主客，從競往還。至於二觀、三乘、六通、四等，眾經要旨，祕而未申，惟玄門大義，盛論斯致。但以其文浩博，學者罕能精研，遂使修證迷位業之階差；談講昧理教之深淺。今依准此論，芟夷繁冗，廣引眾經，以事類之，名曰《道教義樞》。顯至道之教方，標大義之樞要，勒成十卷，凡三十七條。俾夫大笑之流，蕭然悟法；勤行之士，指示玄宗。不其善乎？不其善乎？

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

題解

唐玄宗《一切道經音義序》 朕聞大道幽深，妙門虛寂。龜山之文不測，龍漢之旨難窺。況復記錄漸訛，年齡浸遠。黃庭妙簡，或逢燕巖之疑；縹府真言，多有魯魚之失。遂令玉京後進，覽祕篆而無從；金闕群遊，習靈符而有誤。恭惟老氏，國之本宗，虔述玄經，朕之夙好，詳其乖舛，深可吁嗟。爰命諸觀大德及兩宮學士，討論義理，尋繹沖微，披珠叢玉篇之衆書，考《字林》《說文》之群籍，入其闢闢，得其菁華。所音見在《一切經音義》，凡有一百四十卷；其音義目錄及經目不入此數之中。庶以宣闡青元，發揮碧落，毗助風化，訓導毗黎。令其託志希夷，永絕陶陰之惑；歸心微妙，長祛晉亥之迷云爾。

史崇《妙門由起序》 夫至道難究，虛皇不測，雖無爲無形，而有情有信。無爲無形也，忘功用而起視聽；有情有信也，孕生靈而運寒燠。乾坤得之以開闢，日月得之以貞明，天子得之以致理，國祚得之以太平。爲一切之祖首，萬物之父母也。若乃虛空自然，變見生爲，凝靈結氣，化成聖人，即元始天尊之謂也。故經云，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又云，恍惚中有物，恍惚中有象，杳冥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又云，元始者，道之應化，一之凝精，因氣感生，轉變自然。此既不由胎誕，因經姓系。夫有天地，方有人焉；有人焉，方有氏族。天尊生於混沌之始，何宗祖之有乎？其後改號示變，應迹垂靈，託胎洪氏之胞，降形李母之腋，蓋有由矣。然五身既分，三代斯別，隨機應物，拯溺安危，汲引群迷，財成庶族，慈悲覆燾，難以勝言。所謂真身者，至道之體也；應身者，元始天尊、太上道君也；法身者，真精布氣，化生萬物也；化身者，掘然獨化，天寶君等也；報身者，由積勤累德，廣建福田，樂靜信等也。然元始天尊、太上道君、高上老子應號雖異，本源不殊。更託師資，以度

群品，或命尹喜入天竺以化胡人，或與鬼谷之崑崙，以行聖教。慈濟之道，無遠不通。蓋方圓動靜，黑白燥濕，自然理性，不可易也。吹管操絃，修文學武，因緣習用，不可廢也。夫自然者，性之質也；因緣者，性之用也。因緣以修之，自然以成之。由此而言，高仙上聖，合道歸真，固增廣善緣，精進無退，度人濟己，通幽洞冥，變羸爲精，練凡成聖。而惑者遂云，神仙當有仙骨，骨法應者，不學而得。何其謬哉？然法界高深，天宮悠曠，五億五萬，布其方域；三千大千，分其國土，則有玄都妙境。玉京延至聖之遊，宛利仙居；寶臺致神君之化，真庭杳眇。陽和七耀之天，妙躅深沉；太微九靈之觀，斯乃存諸。浩劫著自遐齡，厥迹紛綸，卒難詳載。夫津梁所建，開度攸先，國土不安，陰陽致沴，凶衰係起，疫毒流行，遂能保祐帝王，安鎮黎庶，此之功德，何以加焉。然道士立名，凡有七等：一者天真，二者神仙，三者幽逸，四者山居，五者出家，六者在家人，七者祭酒。其天真、神仙、幽逸、山居、出家等，去塵離俗，守道全真，蹤寄寰中，不拘世務。其在家、祭酒等，願辭聲利，希人妙門，但在人間救療爲事，令劍南、江表，此道行焉。所以稱之爲道士者，以其務營常道故也。至於法衣，非無差降。黃裳絳褐，式崇正一之儀；鳳氣飛雲，用表洞玄之服。載諸經教，此不縷陳。原夫真經，實惟深奧，或凝空結氣，自然成章；或浮黎協晨，聖人演妙；或天書下降，玉字方傳；或代出聖師，撰述靈旨。其後遞相傳授，使得流通，或寶座敷揚，十方聽受。所以護持帝王，使國土安寧；拔度淪亡，使魂神遷陟。利人濟己，契道冥真，法力幽通，難以爲喻。崇信者因而享福，毀謗者於是挺災，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也。是以軒轅、夏后崇信也，致升仙之道，成太平之功；梁武、齊宣毀謗也，招禍敗之辱，受覆亡之報。我國家承宗李樹，襲訓鸞林，恒締想於真靈，每稽芳於道德；無爲無事，載揚垂拱之風；迺聖迺神，逾闡不言之教。既而形闡少事，紫掖多閑，披鳳笈之仙章，啟龍緘之祕訣。文多隱諱，字殊俗體。欲使普天率土，廣識靈音，故勅金紫光祿大夫鴻臚卿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太清觀主臣史崇爲大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僕射上柱國臣盧子真爲副使，宣議郎試右領軍衛長史臣史臬爲判官，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中書令兼太子右庶子昭文館學士上柱國安平縣開國子臣崔湜、金紫光祿大夫行禮部尚書昭文館學士上柱國晉國公

卷。崇等學昧琅書，情昏實訣，伏承天渙，敢罄謏聞，披錦繡而多慙，對絲言而自失。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題解

毛麾《序》源之未發，流無不清；風之未扇，物無不靜。及乎流以汨之，則清者濁矣；吹而散之，則靜者動矣。此理之常也。道之生物，自然之性，何嘗不湛然而清，寂然而靜，感而遂通。性以情遷，失其天真，逐而忘返，至于流浪生死，常沉苦海。顧不哀哉？太上以大慈悲、大方便，引接迷徒，將與復其本元，使得見道。謂道雖不可以言傳，而目擊道存之士，且幾何人？斯謂道雖不可以象教，而得魚忘筌之喻，若有所待。故經之所以作也。是經諄諄明誨，始曰清者濁之源，靜者動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繼而曰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又繼之曰，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湛然常寂，寂無所寂，即是真靜，真靜應物，漸入真道。復曰，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為化衆生，名為得道。此真經之大旨歟？蓋自西王母授之，仙人葛玄等傳之，太玄真人贊之，世世遵奉。奈何愚者有終身不靈，惑者有終身不解，鮮克仰副太上慈悲方便之意。今驪山侯公先生，游方之外者也，念經之言，能悟之者，可傳聖道，乃即其說，為之訓解，辭簡而甚易明，理達而甚易行，神而明之。自遣欲而滅三毒，由觀心而識無空；屏執著之妄心，誠貪求之煩惱；祖述聖作，以開以明。其間有云，悟而無為者是，得而有作者非。有云，大道中無文字，文字中無大道，天文玉訣，須憑師匠口耳相傳。有云，不執空為空，不著有為有。有云，抱出靈華潔，回還一體光。學者儻於是經誦持不退，當得造於目擊之玄，不有待於忘筌之後也。

臣薛稷、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權檢校左羽林將軍上柱國高平縣開國公臣徐彥伯、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權檢校右羽林將軍上柱國壽昌縣開國侯臣賈膺福、銀青光祿大夫行黃門侍郎昭文館學士上柱國贊皇縣開國男臣竺乂、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右諭德昭文館學士兼宋王侍讀上柱國臣丘悅、正議大夫行工部侍郎昭文館學士柱國臣盧藏用、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昭文館學士柱國臣韋利器、正議大夫行太府少卿昭文館學士上柱國吳興縣開國男臣沈佺期、通議大夫主爵郎中權檢校右羽林將軍兼昭文館學士上柱國臣李猷、正議大夫行太子洗馬昭文館學士上柱國臣張齊賢、大中大夫昭文館學士輕車都尉臣鄭喜、朝散大夫檢校祕書丞昭文館學士臣胡皓、金紫光祿大夫崇文館學士上柱國魯國公臣祝欽明、銀青光祿大夫行黃門侍郎兼修國史崇文館學士東海郡開國公臣徐堅、朝散大夫守中書侍郎崇文館學士臣王珣、銀青光祿大夫崇文館學士上柱國平涼縣開國子臣員半千、銀青光祿大夫崇文館學士上柱國臣胡雄、銀青光祿大夫行國子司業崇文館學士兼皇太子侍讀上柱國臣褚無量、通議大夫行祕書少監崇文館學士知館事上柱國居巢縣開國子臣劉子玄、朝議大夫行中書舍人崇文館學士上輕車都尉臣賈曾、朝散大夫中書舍人內供奉崇文館學士柱國臣蘇晉、大德京太清觀大德張萬福、大德劉靜儼、大德田君楷、大德阮孝波、京玄都觀主尹敬崇、大德京東明觀主寇義待、大德京太清觀法師孫文僞、大德時居貞、大德單大易、大德高貞一、大德張範、大德田克勤、大德范仙厦、大德宗聖觀主侯元爽、大德東都大福唐觀法師侯抱虛、上座張至虛、劉元良、大德絳州玉京觀主席抱舟等，集見在道經，稽其本末，撰其《音義》。然以運數綿曠，年代遷易，時有夷險，經有隱見，或劫初即下，劫末還升；或無道之君，投以煨燼；或好尚之士，祕之巖穴。因而殘缺，紊其部伍，據目而論，百不存一。今且據京中藏內見在經二千餘卷，以為音訓，具如目錄；餘經、儀、傳、論、疏、記等文，可易解者，此不詳備。其所散逸，佇別搜求，續冀修繕，用補遺闕。而經且久遠，字出靈聖，梵音罕測，雲篆難窺，或為無識加增，或為傳寫妄誤，或持浮僞之說，竊採真文，或採菁華之言，將文釋典，不可齊其所見，斥以靈篇。今之著述，或所未悟，中間闕疑，用俟能者，名曰《一切道經音義》。兼撰《妙門由起》六篇，具列如左。及今所音經目與舊經目錄都為一百十三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一卷有圖。海南瓊瑤子白玉蟾分章正誤，終南隱微子王元暉註。太極大道章、造化自然章、賢愚見識章、應現無方章，皆以圖像大道，顯性命之至真，見真空之妙有。又述大道淵源，老氏聖紀，混元三寶之圖，初真內觀靜定之圖，金丹大道之圖，傳經證道品，傳經開經知覺明師口訣，行功成道超凡入聖等詩。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纂圖解註

題 解

王玠《叙》 竊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化之不測之謂神。夫太上老君之神聖，居混沌之始，為萬炁之宗，變化不可測也。於傳考之，初三皇時為萬法天師，中三皇時為盤古先生，後天皇之世為鬱華子，神農時號大成子。至軒轅時為崆峒山人，號廣成子，授道與軒轅氏。少皞時化號隨應子，顓帝時號赤精子，帝嚳時號錄圖子，帝堯時號務成子，帝舜時號尹壽子，夏禹時號真行子，商湯時號錫則子。雖累世化身而未誕生之跡。至商王陽甲時分身化炁，寄胎於玄妙玉女八十一年，至武丁時庚辰歲二月十五日卯時誕於楚之苦縣瀨鄉曲仁里，母攀李樹，從左脇降生，鬚髮皓然，其顏如童，遂以李為姓，名耳字伯陽，謚曰聃，號曰老子。至周文王時為守藏史，武王時遷柱下史。見素抱朴，少思寡欲；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隱道不彰，謙德不顯；內則固真養命，外則遠害全身；博古知今，無理不澈。東訓尼父，故有如龍之歎；西化金仙，大地作獅子吼。述《道德》五千言，授之尹喜。歷代變現，以道弘化。為見世人貪迷不悟，自失元真，故說《清靜經》一卷，為諸經之首。其言簡而道奧，垂示生死之因，

開化玄風，誘人向道，領悟三生之理、不死萬劫之真。余嘗參究其經，未得其趣。近因師點開心，易得造化真常之宗，始識羲皇畫卦之妙，方知孔聖贊《易》之音，究其金仙般若之道，若合符節。夫太上之聖，超生死而獨立，亘今古而無雙，是以百王取則，累聖攸傳。人或以為虛無異端之教者，便是非聖人者無法。道本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得之者，愚可以智，濁可以清；修之者，石可以金，凡可以聖，出乎三界之外，永為上仙，豈不玄哉。余以管窺之見，將是經逐節引先聖先賢之語，解註于下，而又纂圖貫通經註，曲暢旁通，一覽澈見，言辭雖鄙，無非直解其義。未敢為是，其與我同志者鑒諸。混然子王玠道淵叙。

太上老君說了心經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內云：心了真，住了性，真心心無所住，住無所心。了無執，住無執，轉真空無所處，空處了真，此是了心。

太上靈寶智慧觀身經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二 觀身實相，深達智慧，了見四大六種根識，內外照盡，悉皆空寂，此是觀身極則。

太上昇玄消災護命妙經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內言視不見我，聽不得聞，離種種邊，名爲妙道。此四句，形容大道之妙，總括一篇之玄。

元始天尊說生天得道真經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內云安寂六根，淨照八識，空其五蘊，證妙三元。心目內觀，真炁所有，清淨光明，虛白朗耀。杳杳冥冥，內外無事，昏昏默默，正達無爲。古今常存，總持靜念，此性命至理也。

元始天尊說太古經註

題 解

長笏子《序》 夫至道無言，真空非色，思之者，莫能知，觀之者，不可見，蹟之不可得，行之不能到，陶鑄天地，率循造化，寂而不動，應滿六虛，令萬物蒙休，羣生復命。巍巍乎至矣哉！非聖人孰能通之者耶？況元始天尊，慈心廣布，慧照十方，觀見衆生忘歸失本，宛轉世間，輪迴

經籍總部·三洞真經部

不息，長劫受苦，不能自明。遂感法雨敷滋，宣揚妙道，引接有情，出生死海，遊清虛之境，恬淡之鄉，超乎塵垢，步乎寥廓，逍遙獨化，微妙玄通，無爲自然，返於純素冥極混茫者也。

太上赤文洞古經註

題 解

長笏子《序》 夫至道無言，真空非色，思之者莫能知，觀之者不可見，蹟之不可得，行之不能到，陶鑄天地，率循造化，寂而不動，應滿六虛，令萬物蒙休，羣生復命。巍巍乎至矣哉！非聖人孰能通之者耶？況元始大聖，慈心廣布，慧照十方，觀見衆生忘歸失本，宛轉世間，輪迴不息，長劫受苦，不能自明。遂感法雨敷滋，宣揚妙道，引接有情，出生死海，遊清虛之境，恬淡之鄉，超乎塵垢，步乎寥廓，逍遙獨化，微妙玄通，無爲自然，返於純素冥極混茫者也。

太上說九幽拔罪心印妙經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言一切罪根，皆從心起，天堂快樂，自由心生，三界沉淪，一從心起，心生邪見，妄想貪嗔，心生惑亂，生念非真，心懷嫉害，諸惡類身，心生虛寂，與道相親數語，實心印妙境。

高上玉皇心印妙經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內云上藥三品、神與氣精、履踐天光、呼吸玉清等語，此是內修神機。

高上玉皇本行經集註

題 解

和應善天尊《皇經集註啓讚序》 原夫大道無刑，妙萬物而資始；至真罔象，攝群心而自歸。機若洪鍾，扣之立應。邈哉上聖，至誠遂通。恭惟《本行經》者，玄皇之秘言，穹昊之樞要。浮黎真境，紀談授道之初；紫微上宮，顯露緘藏之跡。實諸天之隱韻，乃大梵之仙章。八角垂亡，本由於宸翰；千真列衛，普度於人靈。年劫孰究，世數莫知。蓋大地衆生迷謬，喪失真源，自壞刑體，耽惑情慾，不能洗滌，聖文遂隱。今日崑山玉顯，巨海珠分，獲睹瓊文，伏增驚歎。所謂幽囚重繫，慕妙義以薦原；痼疾沉痾，仰德音而頓愈。昏衢惠炬，溟渤舟航，保國寧家，濟生度死。金編玉軸，浩渺難量。非慕真風，曷契斯理？聊叙大要，以化未萌云耳。

張仲《高上玉皇本行經前序》 道本無言，諸經皆真聖睡迹，但因言顯道，文亦聖賢之所不廢。自三才分，名教立，理本一致，謬妄者或歧之，歧之非是也。元始坐照於諸劫之先，當時至運會，諸真問玉帝行因，遂說是經。迺法品最尊、靈文第一，自來經書無有及此者。真文隱

奧，不事奇麗，梵對而旨自難窮，諸聖所不能言，思議所不能到，此經括盡明若掌。臣張仲事文中古，供職於周，祇承上帝，即聞此經，願終寶持。帝偶較人間功過，錄臣仲在忠孝之途，命掌化九天，編輯此經。經中玄蘊，益得飽味。惜世觀經者，不能體聖意，契玄旨，謬刊訛傳，言韻或誤，遂分洞玄、高上二名，各執私見以傳習，大悖說經之意，甚至膠柱。狂誕之徒，或不信此經，或以爲因襲他典，或無知強解，皆不知是經之尊，而罪福報應不可逃也。其過何可言。臣仲不忍盛典之失傳，惜塵俗之愚謬，誤犯無知，不聞大道。奏承帝命，使仙真解經說義，流傳凡世，作窮經之關鍵，爲人道之梯階。庶聖經法航，可濟久溺之流；玄宗妙藥，易醫積沉之病。聞經悟道，永無妄議；應機識真，終免輪沉。三千大千，界界悉太和之域；從劫至劫，代代爲樂利之場。求道必得，無願不成。是經功德，斯無負矣。謹序。九天開化文昌梓潼帝君臣張仲頓首百拜。

羅洪先《皇經集註初纂前序》 宣聖不言神，而祇事上帝；儒者諱談玄，而敦尚心學。上帝固儒家之不敢慢矣，卒無觀道經，會玄旨，融三爲一者。豈意專立門耶？抑行道而不暇耶？吁，亦隘矣。事不在於徇名，道惟貴於實益。玄經非矣，何以言道；是矣，又何殊於儒，而可拘拘哉？臣洪先幼習孔訓，嘗及玄典，恍若有得，未敢輒是。迨長捷龍頭，居金鸞坡，得備覽三教書，益知莫尊於道，莫深於玄。三教語莫勝於《皇經》，如菽粟布帛之不可少。奧意難規，諸仙註不可不傳。因寄迹方外，虔輯成卷。惜弱軀日羸，未及刊布。後遇山東濟南隱客，周雲清氏，講玄經，修《道藏》，遂托友人天拙子記愚言以付之。

周玄貞《皇經集註纂序》 道之難言久矣。臣玄貞蒙爾靈寶，草莽下士，何足知道，而修玄藏，集《皇經編註》耶？以蚊負山，徒見其不勝任已。但大道不遺於卑陋，下學亦可以知言。玉經雖玄，諸仙明解。適羅太史付愚，不彙入藏，是秘天寶；參入，又於見未安。懼劣質管見，不能聯仙旨，融註意，嚼飯旁付，令人嘔噦，使道味至趣，爲某調亂，則罪益甚矣。嗚呼，述者之明，世亦希觀。臣愚陋而僭述者之事，宜無功而取罪也。然志在行道，罪我之議，孔子不辭。愚何人，斯敢避罪而不述已成之論耶？若重道英流，觀某管見而憐之，繼爲發明，以宣此經之義，是編爲不徒矣。謹序。

王靜粹《皇經集註膳錄序》 行道揚名，以光先人。世所謂忠以成

孝，古今相襲之道也。臣靜粹，幼業儒，雖知天帝之尊，行道不在功名，寔知所未逮矣。後從玄師周雲清修《道藏》，供書務，觀《皇經註》，廼知三教一理，性道無二。此經直指玄要，悟此則道盡。遂僭序卷首以自勉。

周玄貞《皇經集註刊傳疏文》 大明講道經修玄箴嗣全真弟子山東小兆臣周玄貞，誠惶誠恐，稽首頓首，齋沐百拜，奏：

伏以道妙無爲，每因時而著見；人心有覺，宜隨地以積功。臣玄貞一介微質，三才末品，慕妙法以皈玄，本儒行而會道。一睹帝經，勝獲珍異，即逐字以精研，冀因文而了悟。但聖典無註，體認惟難。臣貞用發衷虔，博方解義。緒纂仙聖格言，彙入道藏函部。緣三卷之真文，用集序次；敷五品之祕論，以列篇名。卷編爲十，幅計六百，總列一百八章，大略十餘萬言。千聖心法，睹冊昭然，浩劫玄宗，舉目如在。雖未能獨窺上聖之蘊奧，亦庶使衆觀最盛之真文。寸勞既效，良緣若存。涓吉朝而虔刻，資善信以協成。預奏疏詞，上干玄鑒，增君民清淨之福，赦小兆僭妄之罪。使諸界多方，盡爲十七光明之照徹；絕今傾古，悉被三十大願之陶鎔。人物俱登重玄，冥陽永霑法利。庶臣玄貞之誠，少伸萬一矣。謹奏。

《經註名義序次攷》 經本文有作一卷者，從本傳，象太極也。分三卷者，象三才耳。今註作十卷，象十極之義，道數成於十也。分五品以象五行，合五行、四象、八卦，則得十七。皆太極之分。故帝於十七光明，天以生，地以成。玉帝此經，即地之曲成萬物。地數三十，故帝示三十種功德。帝德超出十極，故具十號。修億萬劫，故周萬德。今註六百幅，象火記六百篇。一百八章，從帝千八百戒。十萬餘言，象帝十萬妙行玄光也。至於所謂《皇經纂》，恐下愚不能全契聖文，舉大要以詔人耳。知此義，又何有不同之旨？

太上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五卷。此經三十九章，乃九天之奇訣，上元太素君金書之首經也。一名《三天龍書》，一名《九天太真道經》。

玉清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註

題 解

張與材《序》 經者，道之綱領也。夫道豈容言哉，上聖因言成文，因文演教，其所以經紀世道，類不可以測識，故凡經皆有難言之妙。近世學者方句評而篇註之，往往有得天人說經意，此大洞經之類是也，大洞自元始出，其言致玄總靈，超真歷劫，蓋所謂妙哉者。今中陽衛氏，乃能自出新意爲之註釋，鏗以行世，見予京師，求所序引予觀之，詳乎而莫知其涯，真不可以測識也，抑聞演經之旨有萬遍，而道備者味之深也，今子於是蓋有得矣，苟明夫味外之意，則自萬遍而至無言，其爲造元始闡域也無二道。

張仲壽《序》 大洞仙經，蓋西蜀之文，中原未之見也。中陽衛君自蓬山來京師，示予一編，且求爲序，引予諦觀之，皆世外之說。衛君以三教聖人有雜註於其間，旨意深遠，苟不能貫通三教之書，未易觀也。獨雌雄混玉房一語，所註陰陽交媾之事，頗涉形跡，豈中陽曲爲今時而然耶！但恐不可對癡人說夢耳。且西方聖人有云：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談一字；吾夫子亦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老聖亦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由是論之，文字語言者，聖人不得已而因言顯道耳，苟得其道，尚何文字言語之爲哉！我作是說，中陽子以爲何如。

趙炘《序》 圖書未龜馬以前，五文開化，已見於靈寶之書。天道昌熾斯文，如善養元氣，浩然獨存，濁之而愈清，晦之而愈明，無絕續，無存亡，劫火不能焚，世變不能移也。蒼然而在上者，不有剛健中正純粹精爲之情性，則機亦息矣，所以運行形體情性於不息者，其主宰之謂帝乎。七曲老仙以功行道德，經緯文章神而明之，大哉帝力，持是經錄，溥覺衆生，造化之樞，性命之源，主宰在是，自未始有形之先，暨四達無窮之外，寥乎廓哉，萬殊一本，千劫一途，以法眼視之，洞然而無礙也。吾之所謂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極，即元始所傳《文昌大洞》也，中陽先生衛氏洞測玄妙，句解字釋，本之以道學性理，參之以丹訣禪機，聖賢千古心法，透徹發露，更無餘蘊，洋洋在上有神司之，覽者幸毋忽焉。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七卷有圖，東蜀蓬萊山中陽子衛琪註。內有無極圖、太極圖、河圖、洛書、九統等圖。

梓潼帝君化書

題 解

佚名《梓潼帝君化書序》 化有二理，有變化之化，有教化之化，自無入有，自昔爲今，以幼壯爲老死，以老死爲嬰稚，此變化之化也。三綱五常，是非邪正，上以風動其下，下以獻替其上，此教化之化也。今吾所降前後九十七化，元命者，序太始也。流形者，本太質也。生民者，明性習也。易俗者，變夷禮也。稽古者，覺後知也。奉真者，遵道法也。寧親者，報劬勞也。幽婚者，戒苟合也。淵石者，重有子也。馴雉者，誠感通也。回流者，護先塋也。降瘟者，顯籙驗也。好生者，習醫業也。天官

者，醫業成也。薦賢者，公道開也。格非者，和聖賢也。榮歸者，知止足也。敦宗者，念本支也。歸寂者，遇釋法也。君山者，喜幽清也。感生者，不能忘情也。奉先者，思繼志也。孝友者，繼絕緒也。沔水者，杜讒慝也。白駒者，冀留賢也。舉讎者，忘私憾也。恤孤者，敦友義也。慈訓者，傳內觀也。盡忠者，堅臣節也。棲真者，屈雪山也。山王者，始護蜀也。刑賞者，罰淫而舉孝也。存褒者，憫無辜也。回風者，罪狂夫也。明冤者，恤無告也。莛邑者，滋生齒也。拯溺者，善賢侯也。雨穀者，惡私心也。曲雨者，惠小民也。殞賊者，旌孝婦也。北郭者，誨求嗣也。返火者，敗奸計也。平直者，現陰佑也。費丁者，賤勇力也。石牛者，惡好財也。五婦者，諫重色也。顯靈者，不忍蜀之亡也。大丹者，遇聖師也。巴都者，嫉賊汙也。婆娑者，明天性也。戒龍者，和鄰祇也。鳳山者，尊所生也。魚腹者，矜老苦也。口業者，彰惡報也。東郭者，懲巧僞也。牛山者，分善惡也。天威者，戒逆婦也。尚義者，貴同氣也。旌隱者，厚士風也。佑正者，高烈女也。殺生者，遠庖厨也。酷虐者，戒害物也。憫世者，念黎元也。咸陽者，奉帝命也。叩池者，報父母也。解脫者，謂冤不可成也。仁政者，悟前非也。幽明者，戒欺暗也。籌帷者，償宿業也。如意者，大有爲也。丁未者，兆命佐聖也。水漕者，司天澤也。桂籍者，司文衡也。孝廉者，濟太平也。感時者，悼王化也。神扶者，顯八公山也。誅暴者，戒汙吏也。明經者，顯先聖也。護聖者，顯大功也。明威者，戒士夫不欺也。濟順者，奉帝保民也。濟迷者，懲不信也。忠顯者，佐皇國也。聖治者，歌太平也。標忠者，濟時也。興國者，忠良也。止足者，辭王旨也。訓逆者，誅不孝也。戒欺者，正名也。誅悖者，勸孝也。真元者，拯難也。拔苦者，悼亡也。福瀘者，平夙冤也。昭明者，見畢工也。摩維洞天者，顯後化也。放生者，戒殺魚子也。弭蝗者，拯救萬民苦也。是故聖人神道設教，始有天人相因，人神共理之化，要其所歸，不過垂世立教之大端也。

延祐三年春，中書因太常定議，根予自周歷晉之出沒，原古迄今之事業，錄予爲忠國孝家益民正直祀典之神，閱予舊封神文聖武孝德忠仁王，崇褒爲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因予靈應廟額，表曰佑文成化之祠。徽號益彰，汗顏愈熾，每思所以裨益公道，輔治皇元者，其跡淺陋，不足

稱述，聊以予所化之實，自爲一書，以答綸音之萬一。允以道業誨人者，謂之教，躬行於上，風動于下，謂之化，風化之源，在乎風化之主，考其事之美惡，則知化之所由，淳樸既衰，民心不古，刑政極而鬼神化焉。蓋天下之民，淪綱毒法，道于朝典者，必受冥誅，古今昭昭，綽有常憲，故官府治民，神祇理世，一也，要在明教化，示斯民遷善遠罪耳。奈何幽明殊塗，隱顯異勢，聲跡既不能相接，雖有教化令典，將何舉而示民哉。此冥冥中理世尤爲力之難也。予素知此義，故曲爲神人交接之術，與承職百靈共白于帝，作飛鸞闡化之法，筆降人間，爲幽明通貫之理，仰蒙帝意，仁愛下民，允從奏議，故予往歲已曾宣傳化跡，其事雖若自侈，此身作爲之實，然化跡之傳亦顯教明法，示人遷善遠罪之微意，其於淑人心，善風俗，力挽頹波，捨此則何以哉！比者，欽蒙上帝誕降嘉命，賜以二十一司官屬，明具所職，俯治下方，一則俾贊襄天府生成之功，一則俾密資聖朝平治之隆也，疊承寵光，罔敢逸墜，孜孜弗逮，于茲有年。矧予《化書》九十七帙，布在人間久矣，濫觴于腐儒之手，以魚爲魯，以根作銀，瑇瑁混石玉者衆矣，不訂炤以示人，彼將曰好事者附會妄誕尚鬼神耳，羣疑之中，得貞確端懿之士某等，爲吾反覆辨校南北二本，式質鬼神，予命之曰：比者南本則厓厓實多，北本經予親校，事實詳明，斷自丁未化前，更定舛訛，桂籍化後，刪改繁亂，予又增及甦民化，科舉化，爲九十有九，姑虛其文，以存後意，俾正校者梓木傳行，以示來哲，庶無疑妄。人之言曰：聖人神道設教，九經並明日月，博雅君子，代不乏人，典明教化，猶不能家喻戶書，何區區《化書》之帙，能砥柱于中流耶？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化之所存，道之所存也。居官者覽予化跡，若是之嚴忠廉幹濟之心，未必不凜凜也。文人儒士觀是化之終始，知赫赫之若臨，未必不祇懼修省。農工商賈雜家者流，聞千百載之駭聞，欺心者獲天誅，口業者被神戮，善有賞，惡有罰，未必不寒心竦毛、遷善改過。習釋道者，知劫運果報之昭昭，未必不全其心而蹈其矩，奚啻頑夫廉懦夫立耳。鄙夫之言曰：子不語怪力亂神，何怪神之多多？此非時中之人斯不可語上也，斯守白公之信也，予之匡人于修齊治平之途，非左道之術耳。斯化也，雖不能與天地立心，與生民立命，與後世開太平，識者未必不知予心之輕重也。若夫予之神在天下，若日月之運于天，予奪嗣祿職掌，文衡天下，小大事

端，靡不該括。吁！回風返火既行之于往，雷勵風飛不能行之于今耶！咨爾天民，體予至意，立仁義于詩書之圃，策忠孝于廉讓之鄉，共躋仁壽，同樂太平，幸也。否則，恭行天罰，及悔何追？予忝膺重寄，恐負天子寵光，故此爲叙。

吾先奉玉帝敕，授以如意飛鸞墨跡于天地之間也，救末劫，爰命梓潼君也，今吾之九十余生之化，故命于勿于堅重校勘此文，今已周矣，請命於吾，親跋于後耶。

九十余生闡化機，扶生拔苦拯災危，證果梵迦如來藏，再出神文福他時。吾孝友也勿堅二生，吾文已就，重出斯寶如意持之萬里，古語云：千鍾馬金厥有名，一朵雲生脚下登，三天高臺入地去，一枝消息泄春靈。此中造化藏千里，可否人生在此中。二生知機否？

緣事將成信有時，人能弘道復何疑。不因百尺樓工畢，爭得多生事跡垂。典實任從譏銜耀，始終庶可見云爲。從今又被人間世，傳出清河百詠詩。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

題解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桓帝永壽元年正月七日，太上降蜀臨邛，授天師張道陵《北斗延生經》一卷。上則有飛神金闕，中則有保國寧家，次則有延齡益壽、祈禱灾福養生之訣。

太上說南斗六司延壽度人妙經

題解

佚名《太上說南斗六司延壽度人妙經序》

太清境太上老君兩度降

蜀之臨邛，往大邑至于鶴鳴山，初授與徵士張道陵正一盟威祕籙二十四階品，次授朝拜日月高奔鬱儀結璘之真訣，并三八謝罪滅除黑簿超度玄祖之文。道陵先於中嶽已獲得黃帝九鼎丹書，後始在鶴鳴山隱居，遂備藥物，乃依其方法，修鍊三年，丹成，未敢服之，乃謂弟子王長曰：「神丹成就，若服餌之，當必冲天，便為真人矣。然吾未有大德，宜須為國為家除害興利，利濟民庶，所謂先施勤勞，後可服丹，即輕舉上昇，臣事三境，則吾無愧焉。由是果蒙太上老君親降法駕，薦授真文，修行千日，忽於一時能內顧五藏，外集萬神。」

太上復遣清和玉女，教以吐納清和之炁，行三步九跡，交乾履斗，呼召九元，以齊七政，隨罡之所指，立攝伏精邪，因吞餌大還，尋滅除小醜，至是乃與六天鬼魔，戰奪二十四治，改為福庭，名之化宇，降其帥為陰官，置道者令焚修，於是明分晝夜，人鬼殊途。又於陵州仁壽縣，降繫十二天游玉女，化地作鹹泉煎鍊為鹽，因名其地曰陵郡。

道陵道之成也，至第三度，又蒙太上降臨，授以經籍千軸，皆修行之要道，將傳付有道者，令生身受度，使永劫長存，即與道陵同遊成都。太上駕龍車，道陵乘白鶴，頓下五雲，至太昊玉女修大丹之所，感地踴玉局座，高丈餘，太上登于座中，道陵稽首座下，老君此時為說北斗七元經，削死延生之法，即漢桓帝永壽元年太歲乙未正月七日也，至其月十五日上元之辰，老君又復為道陵說《南斗六司延壽度人妙經》耳。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有符。桓帝時永壽元年上半年上元之辰，老君復為三天大法師張道陵、弟子左玄真人王長、右玄真人趙昇演說。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經註

題解

傅洞真《序》

北斗經者，太上老君之所說，漢天師之所受也。是

時老君所宣聖語，天師下聆，而經之所作也，得不上體聖訓，增飾為文，誨其隱訣，明其趣舍，曉其機括者哉。而所行經句，多於四六，有愚者便自臆說云：「其文類乎漢唐之作，必杜天師為之耳，若非杜天師，則張天師之所為也。固自以二天師便敢無稽而謗之，且夫二天師也，一則飛昇，一則解化，皆有絕代之文章為其辭藻，豈鄙言哉。如五經六籍、諸子百家之書，及乎釋氏之典，若非撰述，何從而有？且儒書從古迄今，注釋修撰不已，而未及盡，況道妙之言，隱昧乎渺莽者哉！惟此經人天誦詠，祈福禳災，無不應驗，其諸謗毀，經有明言，命沉六趣，永失人身，深可悲哀，自致斯苦。洞真今所以撰注者，將以驅愚人之瞶，塞爾之臆根也，是乃引諸經教，及先師之語詳而釋之，又特以臚言而為證者，蓋曉之於中下耳，上士高明不足觀也。」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註

題解

徐道齡《後序》

道可名，道非名，常行是道；名可道，名非道，

常用是名。昔永壽元年正月七日，太上道祖老君降蜀都，授天師張真人《北斗本命經訣》，蓋哀憫大地衆生迷惑真途，沈溺苦海，不自知覺，永無輪轉，故垂无上之法橋，濟度存亡，無物不被其澤，而其好生之心，乾

乾不息，則聖德玄功，豈易言哉。道齡甫自弱冠留志斯經，但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必書之於簡冊，及取諸先賢先覺解蘊釋奧之文，未嘗去手，日就月將，玩味不息，始知我太上以是經是訣垂之於世，特不虛設也。洪惟北斗九皇天尊，乃天地之樞機，人物之陶冶，司性命，判生死，運陰陽，建歲時，分晝夜，立寒暑，明貴賤，化賢愚，主禍福，振紀綱，開解謝之門，指延修之徑，上至帝王，下及士庶，皆由七星之主宰，三台之生養也。或云此經文辭淺近，旨意乖訛，殊不知太上故以日用常行之事，道之名之，啟發愚蒙，盡歸正道，其上智之士，當易境而行之，則自然長生也何疑。道齡吏遷吳中，幸獲考滿，暇日靜慮洗心，截長補短，別義綴章，少明太上授受之餘意，非敢爲訓詁之師也，遂援筆臨文，似有神助，不逾月而集成。噫！道不遠人，人能弘道，此之謂歟。道齡俚語鄙辭，不足以宣揚聖化之萬一，謹取前賢之訓以爲之釋，其有不與經旨相符，脉絡失經之處，余以日用常行之道，切於己身者證而解之，如宅舍得安寧，註之曰修身正心，六畜保興生，註之曰屏六賊淨六根，似不失本命之事實，延生之要訣也。夫道可名，名可道，如針芥之相投，註幸備刊已就，必聖真而是相，雖文理不精，識見不廣，則不敢索怪搜奇，以眩高人之耳目也。道齡愚誠以斯經力上析聖朝，一人有慶，萬壽無疆，宮闈福千歲之秋，臣宰輔三台之化，下冀歲時豐稔，民物安榮，沉迷超碧落之天，人我樂玄靈之道，凡諸同志勿以人廢言，當以命爲重，謹序。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註解

題解

李白《序》 原夫太素未分，無光無象，混黃成化，有始有終，則昇清而滯穢，輔善而貶兇，置百二十曹局，列於冥府，造三十六部經，祕於瓊宮，度天人之有道，啟含識之不矇，余歎曰，莫非三界十方，天地人倫，斯爲以而道之紀也。今竊見聖世，幸逢豐年，得遇皇朝，將道德而安

家邦，效勳華而育黎庶，而況天下晏然，太玄彰耀，今即啟有道之心者，扶風氏等志奉日新，慕真歲久，禱天祐而制凶魔，求師訓而傳道要，遂得遇崆峒山玄元真人，明龍漢之玄文，演赤明之妙奧，教符十洞三乘，化列萬機一義，註解《北斗延生經》一卷，上則有飛神金闕，中則有保國寧家，次則有延齡益壽，普度有情之品，同登無礙之門，於是謹作斯文，用題經首。

蘇軾《後序》 蓋聞昊天皇帝，至高至邈，無梯可以倚其上，無路可以達其中。大道默默，至幽至玄，無計可以度其元，無方可以測其理，於是以善爲昇天之徑，以經爲入道之門，善則通於雲衢，經則露其隱奧，則非善乃天之無路，則非經乃道之無門。是故立經度死，垂教開生，而況厥恩莫大乎經也，其福莫大乎善也。夫聖人垂經，則有恩而無，凡夫奉善，則無福而有，因心以作，所由生也，若得遇玄文，空披視已，不戒不奉，匪究匪窮，何異有患求醫，唯誦驗而不餌於藥，恐刑開律，但解科而罔戒於非，思之矣然，而覽之豈可獲其濟也。凡有得遇，可戒奉之，庶乎俾寒獄之冰消，使火山之焰息，可得蓬宮閭苑注籍得道之名，幽府羅酆落部拘囚之目，咸拯識靈，同登道岸，余行微性慙，不愧聾言，謬作嘆文，標其經闕。

四輔真經部

太平經

題解

著錄

復興，法教雖存，罕有行者。綿歷年代，斯文不泯，繕寫寶持，將俟賢哲。壬辰之運，迎聖君下降，睹太平至理。仙侯莅事，天民受賜，復純古斯文之功彰也。凡四部，九十五章，二千一百二十八字，皆太平本文。其三百六十二章，是干君從本文中演出，並行於世。以複相輔成教而傳受焉，故不謬也。

佚名《太平經複文序》 皇天金闕後聖太平帝君，太極宮之高帝也，

地皇之裔。生而靈異，早悟大道，勳業著於丹臺，位號編於太極。上清錫命，總統羣真，封掌兆民；山川河海，八極九垓，莫不盡關於帝君而受事焉。君有太師，上相上宰上傅，公卿侯伯，皆上真寮屬，垂謨作典，預令下教。故作太平複文，先傳上相青童君，傳上宰西城王君，王君傳弟子帛和，帛和傳弟子干吉。干吉初得惡疾，殆將不救，詣帛和求醫。帛君告曰，吾傳汝太平本文，可因易爲一百七十卷，編成三百六十章，普傳於天下，授有德之君，致太平，不但疾愈，兼而度世。干吉授教，究極精義，敷演成教。當東漢末，中國喪亂，齋經南遊吳越，居越東一百三十里，山名太平，溪曰干溪。遺跡見存，士庶翕然歸心。時孫策初定江南，方正霸業。策左右咸奉干吉，策以爲搖動人心，因誣以罪而繫之。策告曰，天久旱，得雨當免。條忽之間，陰雲四合，風雨暴至。策愈惡之，令斬首，懸諸市門。一旦暴風至，而失尸所在。君因更名字，遂入蜀去。策覽鏡，見君首在鏡中，因發面瘡而卒。時咸以戮辱神仙，致斯早殞。故孫權立，益信奉道術，師葛仙公，介先生亦遊其庭。南朝喪亂，太平不復行。暨梁，陶先生弟子桓法蘭，闔，東陽烏傷縣人，於溪谷間得太平本文，因取歸而疾作。先生曰，太平教未當行，汝強取之，故疾也。令却送本處，未幾疾愈。至陳宣帝時，海隅山漁人得素書，有光燭天。宣帝勅道士周智響往祝請，因得此文，丹書煥然。周智響善於太平經義，常自講習，時號太平法師。宣帝略知經旨而不能行，陳氏五主，宣帝最賢。爰自南朝湮沒，中國

《文獻通考》卷二二五《經籍考》五二 《太平經》一百七十卷。

《後漢書·襄楷傳》：「植帝時，楷上書言：『臣前上琅邪宮崇受干吉神書，不合明聽。』」干，姓；吉，名也。神書，即今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爲部，每部二十七卷。又言：「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胤不興云云。」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干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其言陰陽五行爲家，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及靈帝即位，以楷書爲然。

按：道家之說，皆昉於後漢桓帝之時，今世所傳經典符籙，以爲張道陵天師永壽年間受於老君者是也，而《太平經》正出於此時，《范史》所書甚明。然隋以來藝文志道書中並不收入，至《宋中興史志》方有之，然以爲襄楷撰，則非也。今此經世所不見，獨章懷太子所注《漢書》略及其一二，如楷疏中所謂「奉天地順五行」者，經中所言亦淺易，無甚高論。至所謂「興國廣嗣之術」，則不過房中鄙褻之談耳。楷好學博古，於君昏政亂之時，能詣闕上書，明成瑨、李雲之冤，指常侍、黃門之過，不可謂非高明傑特之士。而疏中獨再三尊信此書，遂以來違背經誼、假托神靈之効，幾不免獄死，惜哉！然此經流傳最古，卷帙最多，故附見於此。干吉者，後爲孫策所殺。按順帝至孫策據江東之時，垂七十年，而吉於順帝時已爲宮崇之師，則必非稚齒，度其死時當過百歲，必有長生久視之術。然亦不能晦跡山林，以全其天年，而乃招集徒衆，制作符水，襲黃

巾、米賊之爲，以取誅戮，則亦不足稱也。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太平經》卷一之十四，胞胎陰陽規矩正行消惡圖、虛無自然圖、道必成誡等章。卷十五至三十四缺。卷三十五之五十，分別貧富法、守三寶法、解師策、書訣、古文各書訣、大小正諫法、起土出書訣、上善正子爲君父師得仙方訣、三合相通訣、急學真法、去邪文、飛明古訣等章。卷五十一之九十，內有缺卷，較文邪正法、使能無爭訟法、斷金兵法、六罪十治訣、三戒六子訣、學旨得訣、六齋戒思神救死訣、來善集、三道文、青訣、作來善宅等法。卷九十一之一百七，內缺九十四九十五，拘較三古文訣、三光蝕訣、方藥厭固相治訣、神存人守本陰佑訣、乘龍駕雲圖、東壁圖、西壁圖、神人自序出言圖、興上除害複文、德行吉昌複文、神佑複文。卷一百八之一百一十九，要訣十九條、大聖上章訣、有知人鬼慕與大神相見訣、長德福訣、有功天君勅進訣等章。已上經中第分，乃東漢時于吉嘗遇太上老君親授太平經。其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爲部，每部一十七卷，編成一百五十卷。皆以修身養性，保精愛神，內則治身長生，外則治國太平，消災治疾，無不驗者。

無上妙道文始真經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一卷。關令尹喜，周大夫也，著書九篇。一字篇、二柱篇、三極篇、四符篇、五鑑篇、六七篇、七釜篇、八籌篇、九藥篇。

文始真經註

題 解

佚名《文始真經直解跋引》 皓月圓明，普見千江之水，真空妙有，該通萬卷之經，因水見圓明，由經悟妙有。圓明以皓月爲本，妙有以真空爲源，本末是同，源流非異，既循末以歸本，仍泝流而還源，源即真空，乃是不容思議，流爲妙有，爰非專一無言，無言之言以爲經，無說之說以爲妙，無說之說以薦言前，無言之言以明意外。言前洞奧，意外幽深，非由直解以難通，不假詳箋而莫曉，因指見月忘指，而真月昭彰，因解悟經忠解，而真經洞徹，見千江之月影，知一月之維綱，究羣經之真詮，悟一真之統攝，見知雙泯，究悟俱忘，天眼龍睛，詎可窺於彷彿，神靈聖智，豈可測於依稀，意外難思，言前莫議也。

葛洪《文始真經後序》 洪體存蒿艾之質，偶好喬松之壽，知道之士，雖微賤必親也，雖夷狄必貴也。後遇鄭君思遠，鄭君多玉笈瓊笥之書，服餌開我以至道之良藥，呼吸洗我以紫清之上味，後屬洪以尹真人《文始經》九篇，洪愛之誦之，藏之拜之。字者，道也，柱者，建天地也，極者，尊聖人也，符者，精神魂魄也，鑑者，心也，匕者，食也，釜者，化也，籌者，物也，藥者，雜治也。洪每味之，泠泠然若躡飛葉，而游乎天地之混溟，茫茫乎若履橫杖，而浮乎大海之渺漠，超若處金碧琳琅之居，森若握鬼魅神姦之印，倏若飄鸞鶴，怒若鬥虎兕，清若浴碧，慘若夢紅，擒縱大道，渾淪至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言，可仰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執，可鑒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言，其忘物遺世者之所言乎，其絕跡去智者之所言乎，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之所言乎！何如此之尊高，何如此之廣大，又何如此之簡易也。洪親受之。

文始真經言外旨

題解

王夷《文始真經言外旨序》

愚聞三教鼎立於天地間，如三光在天，

相須爲明，不可偏廢也。三家經文充府滿藏，其間各有精微極至之書，吾儒六經皆法言，而最精微者《易》也，釋氏大藏累千萬軸，最精微者《楞伽》也，道家大藏亦千萬卷，最精微者《關尹子》書也。三書之在三教，如三光之在三才，然三光雖明，人無眼目，無由見其明，三書雖妙，世無慧哲，無由知其妙，故三書雖存，旨昧久矣，《傳》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信哉。嗚呼！儒更三聖之後，《易》變而爲象數卜筮之書。釋傳四燈之後，《楞伽》變而爲象教之文。道歷秦漢而來，《關尹子》書付淮南方術家矣。況乎道隱小成，言隱浮僞，至人不常生，至言不常行，宜乎《關尹子》書祕而不傳於世矣。雖然天地至靈之氣，發而爲文，載道之言，陰有神護，終不可泯，行之有時爾。《易》自孔子之後數千年，至陳希夷始傳心法。《楞伽》自瞿曇涅槃數千年，至達摩始傳于中國。今《關尹子》書自老子西征出關，亦數千年矣，抱一先生始發明此書玄奧。然此書句讀且難，況通其義耶！先生證悟道真，慈愍後學，乃探老關骨髓，述成言外經旨。或因言而悉旨，或轉語以明經，或設喻以彰玄，或反辭而顯奧，或句下隱義，或言外漏機，或指意於言前，或顯微於意外，大率多《關尹子》言外之旨，故總其多者目之曰《言外經旨》。是書也，真所謂剖大化之祕藏，增日月之光明，泄大《易》未露之機，述《楞伽》祕密之蘊，即伏羲之本心，盡姬文之神思，探仲尼之精微，究諸佛之命脉，窮諸祖之骨髓，顯黃帝之機緘，露老聃之肺腑也。學者得見此書，誠爲不世之遇，豈可不知其幸耶！愚蒙師親授，得悟道真，無以報稱師恩，敬錄千梓，傳之無窮，使天下後世志道君子得遇此書，言下打發，了悟道真，皆吾師抱一先生無窮之德施也。是書在處，當過於佛乘之經，陰有神

天護持，豈可輕慢耶？學者當嚴拜莊誦，如葛稚川可也。故爲之序。

陳顯微《文始真經言外旨序》

夫道本無名，《老子》曰：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既曰無名，而不知其名矣，則不可以言言也，如是，則聖人於道，惟當不立言，不立文字，然聖人欲曉天下後世，苟不強立其名以述其實，則所謂道者，將絕學而無傳矣。關令尹望雲氣，以候老子出關，邀而留之，師其道，而請立言以惠天下後世，則聖人慈愍後學之心至矣。及乎得老子之道，傳五千言之後，乃述是書，以曉天下後世，而露五千言之所未述之旨。然是道也，不可名言之道也，而是書也，所述無言之言也，則其言豈可以百家窺哉，宜乎莊子聞其風而悅之，自以其學出於關尹，而稱之爲古之博大真人也，列禦寇亦師之以傳其道焉。嗚呼！至人不常生，至言不常聞，而關尹之書，自昔以來，祕傳於世，少有知者。雖聖明之朝，以《莊》《列》二書名之爲經，而是書不傳，不得上達，使莊列二子有知，豈不有愧於地下乎！莊子不云乎，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今觀是書，則知關尹子咸備四者之道，宜其稱之爲博大真人矣。自清濁兆分以來，未有立言垂訓，顯道神德，至精至微，至玄至妙，如此書者也。葛稚川謂擒縱大道渾淪至理，先儒未嘗言，方士不能到。惟其尊高也，故淺近者不能窺，惟其廣大也，故孤陋者不能造，惟其簡易也，故該博者不能測。學者望之不及，研之不得，契之不可，咀之無味，捫擲無門，探索無路，甚至指爲僞書，以爲出於漢儒之口。噫，是書也，莊列不能言，文程不能道，而謂漢儒能述之乎！自漢明帝時，西域之教始流入中國，而其書最精微者，《楞嚴》《楞伽》《金剛》《法華》也，其所言之神通妙義，變化正魔，以至無我無人之說，悉先述於是書矣。然其言簡其義詳，又非重譯之書所可比擬也。關尹聖人，生周末之世，與孔子同時，二聖人皆親見老子，故其言間有一二與孔子同者，如朝問道，夕死可矣之類，豈所聞所見亦有同得者乎。今觀是書首篇之言，似發明五千言之旨，而爲《道德經》作傳也，學者當與《道德經》參觀之，庶幾心釋神悟於是書矣。若夫因是書感悟之後，而復隨世俗一曲之士，輕生誣謗，不生恭敬，侮聖人之言，則其人，本以心之神靈者悟是書之旨，必復爲心之不神不靈者昧其性天，而隨

失其悟矣。是書之靈，必至如是讀是書者，可不若葛稚川愛之誦之，藏之拜之哉！今欲於強名之下強字表德，故述言外經旨。有宋寶祐二年歲在甲寅重陽日，抱一子陳顯微再拜炷香敬序。

又抱一子曰：字者，盡四方上下之稱也，故以一字冠篇首。謂無是字，則無安身立命之地，道則徧四方上下無不在焉，無是道，則天地造化或幾乎廢矣，故一字者，道也。字既立，不可無柱，故以二柱次之。柱者，建天地也，天地定位，聖人居中。聖人者，道之體也，聖人建中立極，故以三極次之。三才既立，四象位焉，故以四符次之。符者，契神之物也，故為精神魂魄。五居數之中，心居人之中，故以五鑑居中，以明真心能照也。然無形，則心無所寓，故以六匕次之。匕者，食也，食以養形，故形食一體，形久則化，故以七釜次之。釜者，變化萬物之器也，釜中不可無物，故以八籌次之。籌者，物也，物物可為藥，藥可以雜治，故以九藥終之。九者，究也，盡也，物至於為藥，功用極矣。然藥之功，復能活人，有復生之理，以明萬物皆具是氣是性，可以生物，不逐形盡也，故以藥終焉。今將九篇分為三卷，以見自一生三，自三成九之義。至九則復變為一，而無窮矣。原上中下三卷，今離為九卷。

太上洞玄寶元上經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二 一卷。斯經名元一妙訣，又名自然經。玉晨君所修，五帝神皆秘大有之房，傳無上真人也。

老子化胡經

題解

魏明帝《老子化胡經序》：渾元未始，老君唯先，長〔於太初，冥昧之前。無〕師無祖，誕生自然，合真〔散樸，乃微乃玄。仰而〕舉之，耀乎霄乾；俯而循〔之，深乎淵源。敷二儀〕以布化，燭三光以列天。〔其性無欲，純粹精也〕；體虛抱素，妙難名也。撓之不〔濁，澄之不清，幽〕之不昧，顯之不榮。誰謂天高，〔懸象可標；誰謂〕地厚，重泉可洮。然夫道也，標〔之不高，洮之不〕浚。物受其形，莫鑒其源；人稟〔其中，莫識其全〕。美哉乎道，追之彌遠，挹之彌沖；□□□□，〔仰〕之彌崇；動之則行，靜之則止；開〔之則約，動靜〕斯否；為萬物之宗，天地之始。吾〔欲書之，非筆〕可記；吾欲體之，無形可擬。飄乎無外，〔或沉或〕浮；淪乎九淵，潛豪翳餘。止如響紀，消若〔雲除〕，入水出火，探巢捕魚，比之於道，不足稱無。深慙後生，託下於陳，為周柱史，經九百年。金身玉質，口方齒銀，額有叁午，龍顏犀文，耳高於頂，日角月玄，鼻有雙柱，天中平填，足蹈二五，手把十文。無極之際，言歸崑崙，化彼胡域，次授闕賓，後及天竺，於是遂遷。文垂後世，永乎弗泯。

著錄

《文獻通考》卷二二四《經籍考》五一 《老子化胡經》十卷。晁氏曰：魏明帝為之序。經言老子歸崑崙化胡，次授闕賓，後及天竺。按裴松之《三國志注》言，世稱老子西入流沙，化胡成佛，其說蓋起於此。《議化胡經八狀》附於後。《唐志》云「萬歲通天元年，僧惠澄上言，乞毀《老子化胡經》，秋官侍郎劉如璿等議狀」，證其非偽，此是也。

老子西昇經 御註

西昇經集註

綜述

題解

宋徽宗《御制序》 萬物莫不由之之謂道，道之在我之謂德，道德，人所固有也，昧者常失之。周衰之末，民迷日久，世道交喪，爰有博大真人，以本為精，以物為粗，著書二篇，言道德之意，以覺天下。後世之學者，復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寔混元之力也，聖人之愛人終無已，猶慮未足以盡妙，又為關尹言道之要，列為三十九章，目曰《西昇經》。觀其辭旨激切，勸戒諄複，以得一為要妙，以飛昇為餘事，其意蓋使天下後世徑趨妙本，逍遙自得之場故也。善救之功，於此可見。朕萬機之暇，遊神太清，於道德之旨，每著意焉，既取二篇為之訓解，於是書不可無述也，以意逆志，聊為之說。昔吳筠嘗云：「深於道者，無如五千言，其餘徒費紙札爾。」是書蓋與五千言相為表裏，不得不盡心焉。政和御制序。

著錄

《文獻通考》卷二二四《經籍考》五一 《西昇經》四卷。晁氏曰：題曰太上真人尹君記錄。老子將遊西域，既為關令尹喜說五千言，又留秘旨，凡三十六章，喜述之為此經。其首稱「老君西昇，聞道竺乾有古先生，是以就有道」。說者以古先生，佛也。事見《廣洪明集·辯惑論》。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西昇經》三卷。宋徽宗皇帝御製西昇經三十九章。乃關尹望氣，知有博大真人西遊，迺齋莊遮道，邀迎至舍，請問益密，於是復為著言若干。其微言奧旨，出入五千文之間。大率以得一為要妙，以飛昇為餘事。

佚名《西昇經集註序》 夫世道交喪，慰愍沉純，聖人雖不處山林之中，其德隱矣。周之衰也，老氏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已而厭世去官，將反以無迹，且天地閉，賢人隱，其來久矣。當是時也，關尹望氣，知有博大真人西遊，乃齋莊遮道邀迎至舍，請問乙密。於是復為著言若干，其微言奧旨，出入五千文之間，紀而成書，名曰《西昇記》云。道自然，行者能得，聞者能言，能得者庸詎曉焉，能言者庸詎知焉，故藏身於身而不出也，藏人於人而不見也。至若虛無恍惚，是有物之根，萬物共本，是有物之元，知之者去之，欲之者離之，近之者遠之，唯得之者在己不忘，故藏其狂言而默然，故今之傳者，非已陳之芻狗乎，今之昧者，非古之糟粕乎。然則為道日損，非忘行乎，為學日益，非貴言乎，故有得一萬事畢，無心留德而鬼神服者，是知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已往，密行至言曼衍而無窮極也，是故莊子多稱其言有在於是者。碧虛子聞其風而悅之，搜遺編於藏室，得注解者凡五家，先校取經之是者，後竄去注經之非者，集成二篇，今作六卷依舊號曰《老子西昇經》。將示同學，使昭昭乎見古人之大體，非徒因是因非，蔽精神於蹇淺，而忘太清寥廓者也。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六卷。華陽韋處玄、句曲徐道邀、冲玄子、任真子李榮、劉仁會註，碧虛子集。

傳授經戒儀注訣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一卷。有序次經法、傳授齋法、請師保法、經書法、書表法、書三師律法、辯信物法、衣服法、諸師投詞法，共十三款。

太上三天內解經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上下同卷。三天弟子徐氏撰。經云：怡心恬寂，思真注玄，外若空虛，內若金城，恆作是觀，方造真諦。

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經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六卷。以下諸階錄，皆太上授祖天師開教度人之信券也。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內五感文，乃是道士修六齋之法，皆出三洞大經。

洞玄靈寶課中法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與明鏡法同卷，有圖。紫虛錄文儀。凡受正一錄中某階法錄者，課召某氣用神，各階互異。

道德真經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上下同卷。太上老君在天皇時為通玄天師，地皇時為有古先生，人皇時為盤古先生，伏羲時為籙華子，神農時為大成子，祝融時為廣壽子，黃帝時為廣成子，帝嚳時為錄圖子，帝堯時為務成子，帝舜時為尹壽子，夏禹時為真行子，商湯王時為錫則子。後以商王陽甲十八年降胎，至武丁九年，生在周。西伯時為藏史，號變邑子。武王時

爲柱下史，號育成子。成王時爲經成子，康王時爲郭叔子。西出關，自流沙還，授禮於孔子。在天以玉晨大道君爲師，在人間以常樅子爲師。太上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符隱矣，強爲我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爲衆經之祖。

《文獻通考》卷二二一《經籍考》三八

《老子道德經》二卷。晁氏

曰：李耳撰。以周平王四十二年授關尹喜，凡五千七百四十有八言，八十一章，言道德之旨。予嘗學焉，通其大旨而悲之。蓋不幸居亂世憂懼者所爲之書乎！不然，何其求全之甚也？古之君子應世也，或知或愚，或勇或怯，惟其當之爲貴，初不滯於一曲也。至於成敗生死，則以爲有命，非人力所能及，不用智於其間以求全，特隨其所遇，而處之以道耳。是以臨禍福得喪，而未嘗有憂懼之心焉。今耳之書則不然，畏明之易暗，故守以昏；畏寵之必失，故不辭辱；畏剛之折，則致柔；畏直之挫，則致曲；畏厚亡也，則不敢多藏；畏盈溢也，則不如其已；既貴矣，畏其咎，故退；功成矣，畏其去，故不居。凡所以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以懦弱謙下爲道者，其意蓋曰不如是則將不免於咎矣。由此觀之，豈非所謂求全也哉？嗟夫！人惟有意於求全，故中懷憂懼，先事以謀，而有所不敢爲，有所不敢爲，則其蔽大矣。此老子之學所以雖深約博大，不免卒列於百家，而不爲天下達道歟！以諸家本參校，其不同者近二百字，互有得失，乙者五字，注者五十五字，塗者三十八字。其間徽宗御注最異。諸本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能易之」，而御注作「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諸本云「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御注作「恬淡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也，不可得志於天下者。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則以喪禮處之」。其不同如此。

古老子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古老子》二卷，舊本題許

劍道人手刊。卷首有自題絕句一首云：道人自昔不談元，何事幡然繪此篇。料得浮雲無挂礙，欲從牛背學長年。稱壬子閏五題於申州傳舍。末有二小印，一曰史垂名，一曰青史，蓋其名字。次爲所畫老子像，亦有二小印。一曰許劍道人，一曰別號題橋生。又書首二小印，一曰垂名原名南，一曰兩江一字青史，不知何許人也。考《石墨鐫華》，有元至元間盤屋樓觀說經臺篆書古老子及正書釋文，與此無異。末刻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跋，云「魯之大儒高翻文舉者，善古篆。嘗爲會真宮提點張志偉壽符書《道德》五千言，筆法精妙，古今罕有。至元庚寅，承命祀香嶽瀆，駐於終南山重陽萬壽宮。遂摹諸經臺，垂之永久」。然則高翻所書，李道謙摹刻於石，而是冊又從石刻摹出耳。字體怪異，不合六書。趙涵謂其雜出韻籀款識古文大小二篆，沾沾自喜，尚不堪郭忠恕一嗤，非過論也。考翻自識有云：《老子》舊有古本，歷歲滋久，不可復見，於《古文韻海》中檢討綴輯，越月乃成。據此，則翻所書篆體，徒本之《古文韻海》耳。其文視今本《老子》，惟增減數虛字，亦不足以資考校也。

道德真經指歸

綜述

嚴君平《道德真經指歸序》

昔者老子之作《道德經》也，原本形

氣，以至神明。性命所始，情意所萌，進退感應，呼吸屈伸，參以天地，稽以陰陽，變化終始，人物所安，窮微極妙，以睹自然。演要伸類，著經二篇，叙天之意，見地之心，將以爲國，養物生民。章有表裏，不得易位，章成體備，若本與根。文辭相踐，不可上下，廣被道德，若龍與麟。增一字即成疣贅，損一文即成癰瘡。自大陳小爲之上，紀道論德謂之經。始焉上德不德，化由於道而道不爲之主，故授之以昔之得一。昔之得一，動由反行，非有性莫之能聞，故授之以上士。上士性高聰明，深遠獨聞，傲世輕物，唯道是荷，故授之以道生一。道生一，至虛無名，稟受混冥，造化清濁，陶冶太和，故授之以天下至柔。天下至柔，纖妙無形，貫堅穿遠，無所不勝，故授之以身有名貨。身有名貨則強大，強大則禍生，故授之以大成。大成若虛，空無名貨，萬物類通，故授之以天下有道。天下有道，在於人君，人君無欲，萬物以存，故授之以不出戶。不出戶以知萬民之性命，順受樂安，故授之以爲學日益。爲學日益，文生事起，傷神害民，故授之以聖人無心。聖人無心，合民之神，慎民性命，歸之素真，故授之以出生入死。出生入死，動損精神，去無歸有，不得長存，故授之以道生之。道生之以虛無，無所不存，寂泊不動，無所不然，故授之以天下有始。天下有始，無爲是宗，以通萬事，無所不明，故授之以使我有知。使我有知，道修而行，恐失自然，禍及子孫，故授之以善建。善建以德，與物相連，澤及後世，流末繁昌，故授之以含德之士。含德之士，體道履神，比於赤子，若無見聞，故授之以知者不言。知者不言，陰陽玄化，內以正身，身以及家，家以及人，故授之以政治國。以正治國，無令而行，外方異俗，不制自賓，故授之以方而不割。方而不割，萬物以全，無所不克，天道大光，故授之以治大國。治大國者不可大作大爲，大作大爲，大亂大動則亡，故授之以大國。大國形便，天下願之，靜下見歸，躁上多兵，故授之以道物。道物之鑿鑿，得之者通，寶之者存，保之者玄，故授之以爲無爲。爲無爲則運變無形，不見所治而萬物滋生，故授之以其安易持。未兆易謀，持以若愚，不見所事而百禍自亡，萬福自來，故授之以古之爲道。古之爲道以愚萬民，絕端滅緒，冥塞知門，故授之以江海。江海不知，虛靜處下，以至百谷，故授之以天下謂我大似不肖。不肖之道獨合天心，興師動衆，無敵無勝，故授之以用兵。用兵之理，因天應人，自本

而起，不由我心，故授之以吾言易知。吾言易知，無識無明，無言無務，使事自然，故授之以知不知。知不知，去心去意，生而若死，存而若亡，廢我巧態，以逐禍患，故授之以民不畏威。民不畏威，輕禁易入，身陷於司，大命絕天，故授之以勇於敢。勇於敢動其賊心，殺生失理，法廢滅亡，故授之以民不畏死。民不畏死，多欲不禁，適情順意，以至困窮，故授之以人之飢也。人之飢也，重稅多賦，好徵營營，堅強躁實，以伐其生，故授之以人之生也。人之生也，柔弱畏敬，和淖纖微，聰明日益，其死也堅強，故授之以天之道。天之道損滿益空，養柔順弱，敗堅破剛，故授之以天下莫柔弱於水。柔弱於水，以至堅強，安微樂小，危以爲寧，故授之以小國。小國之君，形虛勢弱，懸命於鄰，故授之以信者。信者萬民之所助，而將相之所存，天地之所祐，而道德之所助也。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卷七之十三，內缺一之六。嚴君平。此解原本形氣，以至神明，性命所始，情意所萌，進退感應，呼吸屈伸，參以天地，稽以陰陽，變化始終，人物所安，窮微極妙，以觀自然，演要伸類等語。

《文獻通考》卷二二一《經籍考》三八 《老子指歸》十三卷。晁氏

曰：漢嚴遵君平撰，谷神子注。其章句頗與諸本不同，如以「曲則全」章末十七字，爲後章首之類。按《唐志》有嚴遵《指歸》四十卷，馮廓注《指歸》十三卷。此本卷數與廓注，題谷神子而不顯名姓，疑即廓也。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道德指歸論》六卷，舊本題漢

嚴遵撰。《隋志》著錄十一卷。晁公武《讀書志》曰：《唐志》有嚴遵《指歸》四十卷，馮廓注《指歸》十三卷。今考新舊《唐書》，均載嚴遵《老子指歸》十四卷，馮廓《老子指歸》十三卷，無嚴遵書四十卷之說，疑公武所記爲傳寫誤倒其文也。此書爲胡震亨祕冊彙函所刻，後以版歸毛晉，編入《津逮秘書》，止存六卷。錢曾《讀書敏求記》云：曾得錢叔寶抄本，自七卷至十三卷，前有總序，後有人之饑也至信言不實四章，今皆

失去。又引谷神子序云：「《道德指歸論》陳隋之間已逸其半，今所存者，止論德篇。近代嘉興刻本，列卷一之卷六，與序文大相逕庭云云。此本亦題卷一之卷六，然則震亨所刻，即據嘉興本也。曹學佺作元羽外編序稱：「近刻嚴君平《道德指歸論》，乃吳中所偽作，今案《通考》引晁氏之言，案此條《通考》所引，與今本《讀書志》不同。稱其章句頗與諸本不同，如以「曲則全」章末十七字為次章首之類，則是書原有經文。陸游集有是書跋，稱為《道德經指歸》古文，亦以經文為言，此本乃不戴經文，體例互異。又谷神子注本，晁氏尚著錄十三卷，不云佚闕，此本載谷神子序，乃云「陳隋之間已逸其半，今所存者止論德篇，因獵其訛舛定為六卷」，與晁氏所錄，亦顯相背觸。【略】以是推求，則學佺之說，不為無據，錢曾所辨，殊逐末而遺其本矣。以其言不悖于理，猶能文之士所贗託，故仍著于錄，備道家之一說焉。」

道德真經註 河上公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四卷。河上公章句解斯經。原係上下二篇，自河上公分為八十一章。乃曰上經法，天天數奇，其章三十七。下經法，地地數偶，其章四十四。

《文獻通考》卷二二一《經籍考》三八 河上公注《老子》二卷。晁氏曰：太史公言河上丈人通《老子》，再傳而至蓋公，蓋公即齊相曹參師也。而晉葛洪曰：「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漢孝文時居河之濱，侍郎裴楷言其通《老子》，孝文詣問之，即授素書《道經章句》。」兩說不同，當從太史公也。其書頗言吐故納新、按摩導引之術，近神仙家。劉子玄稱其非真，殆以此歟。傅奕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四句，古本無有，獨得於公耳。

老子道德經序訣

綜 述

《老子道德經序訣序》 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終乎無終，窮乎無窮，極乎無極，故無極也。與大道而輪化，為天地而立根，布氣于十方，抱道德之至純，浩浩蕩蕩，不可名也。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成功，洵乎其不可量，堂堂乎為神明之宗。三光持以朗照，天地稟以得生，乾坤運以吐精，高而無民，貴而無位，覆載無窮，是教八方諸天，普弘大道。開闢以前，復下為國師，代代不休，人莫能知之。匠成萬物，不言我為，玄之德也。故眾聖所共尊。道德尊貴，莫之命而常自然，惟老氏乎！周時復託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號曰老子。老子之號，因玄而生，在天地之先，無衰老之期，故曰老子。世人謂老子當始于周代。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甚竊窈冥，眇邈久遠矣。世衰，大道不行，西遊天下。關令尹喜曰：「大道將隱乎？願為我著書。」于是作《道德》二篇，《五千文》上下經焉。夫《五千文》宣道德之源，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天人之自然經也。余先師有言：精進研之，則聲參太極。高上遙唱，諸天懽樂，則携契玄人。靜思期真，則眾妙感會。內觀形影，則神氣長存。體洽道德，則萬神震伏。禍滅九陰，福生十方，安國寧家，孰能知乎？無為之文，惡之不辱，饒之不榮，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自然也。應道而見，傳告無窮，常者也。故知常曰明。大道何為哉，弘之由人。斯文尊妙，可不極精乎！粗述一篇，惟有道者實之焉。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孝文皇帝時結草為菴于河之濱，常讀《老子道德經》。文帝好《老子》之言，詔命諸王公大臣州牧二千石朝直眾官，皆令誦之。有所不解數句，時天下莫能通者。聞侍郎說河上公誦《老子》，乃遣詔使賁所不了義問之。公曰：「道德尊貴，非可遙問也。文

帝即駕從詣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也，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朕足使人富貴貧賤。須臾，河上公即拊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之中，如雲之昇，去地百餘丈，而止於玄虛。良久，俛而答帝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陛下焉能令余富貴貧賤乎。帝乃悟，知是神人，方下輦稽首禮謝曰：「朕以不德，忝統先業，才不任大，憂於不堪，雖治世事，而心敬道德，直以闇昧，多所不了。惟蒙道君弘愍，有以教之，則幽夕睹太陽之耀光。河上公即授素書《老子道德經章句》二卷，謂帝曰：「熟研此，則所疑自解。余注是經以來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示非其人。文帝跪受經。言畢，失公所在。論者以爲：文帝好老子大道，世人不能盡通其議，而精思遐感仰徹，太上道君遣神人特下，教之便去耳。恐文帝心未純信，故示神變以悟帝意，欲成其道真。時人因號曰河上公焉。」

太極左仙公葛玄曰：「老子以上皇元年正月十二日丙午太歲丁卯下爲周師，到無極元年太歲癸丑五月壬午去周西度關。關令尹喜宿命合道，豫占見紫雲西邁，知有道人當度，乃齋潔燒香，想見道真。以其年十二月廿五日，老子度關也。喜見老子，迎設禮稱弟子。老子曰：「汝應爲此宛利天下棄賢世傳弘大道，子神仙者矣。以二十八日月中授太上《道德經》。義洞虛無，大無不包，細無不入，聖王不能盡通其義。昔漢孝文皇帝好大道，縱容無爲之堂，嘆凡聖無能解此玄奧，精思遠感上徹，太上道君遣真人下授文帝希微之旨，道人即信誓傳授。至人比字校定，外人所雜傳多誤，今當參校此正之，使與玄洞相應，十方諸天人神仙、天地鬼神所宗奉文同，無一異矣。吾已於諸天神仙大王校定，受傳天人至士賢儒，當宗極正真，弘道大度，何可不精得聖人本文者乎？吾所以有言此，欲正玄妙於天地人耳。今說是至矣、明矣，夫學仙者，必能弘幽蹟也。」

道士鄭思遠曰：「余家師葛仙公受太極真人徐來勒《道德經》上下卷，仙公曩者所好，加親見真人，教以口訣，云：「此文道之祖宗也，誦詠萬遍，夷心注玄者，皆必升仙。尤尊是書，日夕朝拜。朝拜願念，具如靈寶法矣。學仙君子，宜弘之焉。仙公常秘此言，無應仙之相好者不傳也。」

道德真經註王弼

綜述

晁說之《道德真經註後序》 王弼《老子道德經》二卷，真得老子之學歟？蓋嚴君平《指歸》之流也，其言仁義與禮不能自用，必待道以用之。天地萬物各得於一，豈特有功於《老子》哉？凡百學者蓋不可不知乎此也。予於是知弼本深於《老子》，而《易》則末矣。其於《易》多假諸《老子》之旨，而《老子》無資於《易》者，其有餘不足之迹，斷可見也。嗚呼，學其難哉。弼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乃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賴傳奕能辯之爾。然弼題是書曰《道德經》，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猶近於古歟？其文字則多誤謬，殆有不可讀者，令人惜之。嘗謂弼之於《老子》，張湛之於《列子》，郭象之於《莊子》，杜預之於《左氏》，范寧之於《穀梁》，毛萇之於《詩》，郭璞之於《爾雅》，完然成一家之學，後世雖有作者，未易加也。予既繕寫弼書，并以記之。

熊克《道德真經註後序》 克伏誦咸平聖語有曰：「《老子道德經》，治世之要，明皇解雖燦然可觀，王弼所注，言簡意深，真得老氏清淨之旨。克自此求弼所注甚力，而近世希有。蓋久而後得之，往歲攝建寧學官，嘗以刊行。既又得晁以道先生所題本，不分《道》《德》而上下之，亦無篇目。克喜其近古，繕寫藏之。乾道庚寅，分教京口，復鏤板以傳。若其字之謬訛，前人已不能證，克焉敢輒易，姑俟夫知者。」

著 錄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唐書·劉知幾傳》稱：《易》無子夏傳，《老子》無河上公注，請用王弼注，為宋璟所格，僅廢子夏《易》，而弼注《老子》終不用。然陸德明《經典釋文》所著音訓即弼此注，是自隋以來，已以弼書為重也。後諸家之解日衆，弼書遂微，僅有傳本，亦多訛謬。此本乃從明華亭張之象本錄出，亦不免于訛脫，而大致尚可辨別。後有政和乙未晁以道跋，稱文字多謬誤。又有乾道庚寅熊克重刊跋，稱近世希有，蓋久而後得之，則自宋已然矣。然二跋皆稱不分《道經》《德經》。而今本《經典釋文》上卷雖不題《道經》，下卷乃題曰《老子德經》，音義與此本及跋皆不合，殆傳刻《釋文》者反據俗本增入。今謹據《永樂大典》所載本詳加彙校，考訂同異，闕其所疑，而仍依弼原本，不題道經、德經字，以存其舊云。

道德真經註 李 榮

綜 述

李榮《道德真經註序》榮聞冥寂先天，絡天無以昭其景；混成有物，周物不足洞其微。此則超繫象而玄玄，邈筌蹄而杳杳。運陶鈞之遼跡，理歸虛應；恢匠導之幽路，義在靈圖。是以瀨鄉仙錄，神交帝象之先；苦縣真宗，慶發皇靈之首。五千垂裕，玄風表於配天；雙柱流禎，紫氣彰於御極。伏惟陛下玉宸纂聖，金闕應圖，榮光泛皎鏡之波，祥烟霏獻壽之嶽，嬉神汾水，撫洪鈞而獨化，問道河濱，施上仁而不宰。靈洞真文，躬勞聖敬，仙都祕牒，親紆睿覽。凝黃庭而體妙，浴玄牝以流謙。故得霓裳息有待之風，鯤海截無為之化。謹案經文，是以聖人治，處無為之

事，行不言之教。又云：聖人治，虛其心，實其腹。前後靈證，有若合符。今古師資，不詳幽旨，當由皇靈未睹聖德凝寂。今天啟之心，昭然顯著，實所謂兆太平之玄化，發揮百代之前，勒無為之至功，摘祥千載之後。豈止河圖錄籍，空傳漢后之名，昌戶丹書，纔表姬文之字。其言澹而妙，其理幽而遠。亦猶仰之於羲和，六虛均照，濡之於上善，萬物斯洽。是以往之賢俊爭探深隱，魏晉英儒滯玄通於有無之際，齊梁道士違懲勸於非迹之域。雷同者望之而霧委，唯事談空，迷方者仰之以雲蒸，確乎執有，或復但為上機，則略而不備，苟存小識，則繁而未簡，遂使此經一部，注有百家，薰蕕亂警於仙風，涇渭混流於慧海，佐時導俗，時有闕於玄關，微有洞空，乍未開於虛鑰。臣榮迹齒玄肆，名糸丹籙，漱清流而心非止水，抗幽石而鑒殊懸鏡。淹留丹桂，夙徹耳於薰風，舞詠青溪，空曝背於唐日。猥以擁腫之性，再奉渙汗之言，遂得揮玉柄於紫庭，聽金章於丹陛，亟糸高論，未展幽誠。以夫巨壑三山，泛麟洲而未測；通泉九井，仰龍德以如存。敢罄庸愚，輒為注解。自惟夕惕，竊憲朝聞，然纖蠶議海，信阻量於鼇波，而嶽鎮千雲，庶成功於蟻壤。寧髣髴於衆妙，希罔象於玄珠。塵蹟疏宸，懼深水谷。無任惶恐之至，謹奉表以聞謹言。

唐玄宗御註道德真經

綜 述

李隆基《唐玄宗御註道德真經序》昔在元聖，強著玄言，權與真宗，啟迪來裔。遺文誠在，精義頗乖。撮其指歸，雖蜀嚴而猶病，摘其章句，自河公而或略。其餘浸微，固不足數。則我玄元妙旨，豈其將墜？朕誠寡薄，嘗感斯文，猥承有後之慶，恐失無為之理，每因清宴，輒叩玄關，隨所意得，遂為箋注。豈成一家之說，但備遺闕之文。今茲絕筆，是詢於衆公卿臣庶道釋二門，有能起予類於卜商，針疾同於左氏，渴於納善，朕所虛懷，苟副斯言，必加厚賞。且如諛臣自聖，幸非此流，縣市相

矜，亦云小道，既其不諱，咸可直言，勿爲來者所嗤，以重朕之不德。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

綜述

李隆基《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釋題》 老子者，太上玄元皇帝之內號也。玄玄道宗，降生伊亳，肅肅皇祖，命氏我唐。垂裕之訓，無疆之祉，長發遠祥，系本瓜瓞。其出處之迹，方冊備記。道家以爲玉晨應號，馬遷謂之隱君子，而仲尼師之。繙經中其大謾問禮，嘆乎龍德，是孔丘無間然矣。

在周室久之，將導西極，關令尹喜請著書，於是演二篇焉。明道德生畜之源，罔不盡此，而其要在乎理身理國。理國則絕矜尚華薄，以無爲不言爲教，故《經》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又曰：我無爲而人自化，我無事而人自富，我好靜而人自正，我無欲而人自樸。理身則少私寡欲，以虛心實腹爲務。故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又曰：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又曰：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而皆守之以柔弱雌靜，故《經》曰：柔勝剛，弱勝強，又曰：知其雄，守其雌，此其大旨也。及乎窮理盡性，閉緣息想，處實行權，坐忘遣照，損之又損，玄之又玄，此殆不可得而言傳者矣。其教圓，其文約，其旨暢，其言邇，故游其廊廡者，皆自以爲升堂睹奧，及研精覃思，然後知其於秋毫之端，萬分未得其一也。

《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故知大道者虛極妙本之強名，名其通生也。莊子曰：太初有無，有無者，言有此妙無也。又曰：無有無名，無名者，未立強名也，故《經》曰：無名天地之始。強名通生曰道，故經曰：有名萬物之母。莊子又曰：物得以生謂之德，德，得也，言天地萬變，旁通品物，皆資妙本而以生成。得生爲德，故《經》曰：道生之，德畜之，則知道者德之體，德者

道之用也。

而《經》分上下者，先明道而德之次也。然體用之名，可散也，體用之實，不可散也，故《經》曰：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語其出則分而爲二，咨其同則混而爲一，故曰可散而不可散也。則《上經》曰：是謂玄德，又曰：孔德之容，又曰：德者同於德，又曰：常德不離，《下經》曰：失道而後德，又曰：反者道之動，又曰：道生一，又曰：大道甚夷，是知體用互陳，遞明精要，不必定名於上下也。

經，徑也，言通徑也，又常也，言通徑常行之道。每惟聖祖垂訓，貽厥孫謀，聽理之餘，伏勤講讀，今復一二詮疏其要妙者，書不盡言，粗舉大綱，以裨助學者爾。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十。內分章逐句解，言窮理盡性、閉緣息想、處實行權、坐忘遣照、損事無爲、理身理國之論。卷一之四，御注八十一章，製疏六卷，內則修身之本，外則理國之方。

《文獻通考》卷二二一《經籍考》三八 明皇《老子注》二卷、《疏》一卷。晁氏曰：唐玄宗撰。天寶中加號《玄邁道德經》，世不稱焉。又頗增其詞，如「而貴食母」作「兒貴求合於母」之類。貴食母者，嬰兒未孩之義，諸侯之子以大夫妻爲食母，增之贅矣。

道德真經次解

綜述

佚名《道德真經次解序》 述：夫事有萬端，義歸一揆。鼎分三教，理出百家。皆體古而存今，盡遺邪而歸正。莫不明標輪貫，互說端倪，欲

使是者是而非者非，白者白而黑者黑。其那淳風雖散，天道猶同。衆聖肩隨，羣賢角立。孔子有言不順之誚，丘明有事不輒之稱。轉治轉繁，益整益亂。所以《禮》尚大順，《易》貴隨時。天既無言，人從何欲。洎乎造化之內，品物之中，雖任自然，各循本性。匹夫所能，聖人其有不識，匹夫所爲，聖人其有不解，況復玄元妙旨，大道精微？豈可輕言，妄稱得理。先者經過遂州，見龍興觀石碑上鐫道德二經，細而覽之，與今本又別。字多差錯，全無注解，亦無篇題。事既異同，義皆向背。舊云：爲而不恃，此云：爲而恃。舊云：不尚賢，此云：不上賢。舊云：不敢爲，此云：不敢不爲。舊云：跂者不立，此云：喘者不久。舊云：田甚蕪，此云：田甚苗。舊云：多言，此云：多聞。舊云：無私，此云：無尸。舊云：不釋，此云：不洩。舊云：不克，此云：不充。舊云：小鮮，此云：小腥。略叙一十條，不可偏舉。其於義類，自有區分。後學前賢，各懷所見。睹斯遺闕，寧無補云。不度荒虛，隨文解釋，分爲二卷，名曰《次解》。不繼他人之作，自成一家之文。孰是孰非，世多鑒裁。聊示同好，希毋忽焉。謹序。

道德真經傳

綜述

陸希聲《道德真經傳序》序曰：大道隱，世教衰，天下方大亂，當是時，天必生聖人。聖人憂斯民之不底于治，而扶衰救亂之術作。周之末世其幾矣，於是仲尼闡五代之文，以扶其衰；老氏據三皇之質，以救其亂，其揆一也。蓋仲尼之術興於文，文以治情；老氏之術本於質，質以復性。性情之極，聖人所不能異；文質之變，萬世不能一也。《易》曰：顯諸仁。以文爲教之謂也。文之爲教，其事彰，故坦然明白。坦然明白，則雅言者詳矣。《易》曰：藏諸用。以質爲教之謂也。質之爲教，其理微，故深不可識。深不可識，則妄作者衆矣。夫唯老氏之術，道以爲體，名以

爲用，無爲無不爲，而格於皇極者也。楊朱宗老氏之體，失於不及，以至於貴身賤物；莊周述老氏之用，失於太過，故務欲絕聖棄智；申、韓失老氏之名，而弊於苛繳刻急；王、何失老氏之道，而流於虛無放誕。此六子者，皆老氏之罪人也。而世因謂老氏之指，其歸不合於仲尼。故嘗其名則曰撻提仁義，絕滅禮學；病其道則曰獨任清虛，何以爲治。於乎世之迷其來遠矣，是使老氏受誣於千載，道德不行於當世，良有以也。且老氏本原天地之始，歷陳古今之變，先明道德，次說仁義，下陳禮樂之失，刑政之煩，語其馴致而然耳。其要執本，在乎情性之極，故其道始於身心，形於家國，以施於天下，如此其備也。而或者尚多云云，豈不謂厚誣哉。昔伏羲畫八卦，象萬物，窮性命之理，順道德之和；老氏亦先天地，本陰陽，推性命之極，原道德之奧，此與伏羲同其元也。文王觀《大易》九六之動，貴剛尚變而要之以中；老氏亦察《大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靜而統之以大，此與文王通其宗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導斯民以仁義之教；老氏亦擬議伏羲，彌綸黃帝，冒天下以道德之化，此與夫子合其權也。此三君子者，聖人之極也，老氏皆變而通之，反而合之，研至變之機，探至精之蹟，斯可謂至神者矣。而王弼以爲聖人與道合體，老氏未能體道，故阮籍謂之上賢亞聖之人，蓋同於輔嗣。豈以老氏經世之迹，未足充其所言耶？斯不然也。於乎聖人之在世也，有有迹，有無迹，故道之不行也，或俛身歷聘以天下爲其憂，或藏名飛遯示世故不能累。有跡無迹，殊途同歸，斯實道義之門，非徒相反而已。然則仲尼之所以出老氏之所以處，老氏之所以默仲尼之所以語，蓋屈伸隱顯之極也，一子安能識之哉。司馬遷統序衆家，以道德爲首，可謂知本末矣。班固作古今人表，乃拙老氏於第三品，雖其名可詘而道可貶乎哉。於戲老氏之術，見棄於當代久矣，斯數子者之由也。且仲尼親見老氏，歎其道曰猶龍乎，從之問禮無間然，著在記傳。後世不能通其意，是以異端之說紛然。蓋述之者不窮其源，故非之者不盡其致。噫，斯傳之不作，則老氏之指或幾乎息矣。今故極其致，顯其微，使昭昭然與群聖人意相合。有能體其道，用其名，執古以御今，致治如反掌耳。自昔言老氏術者，獨太史公近之；爲治少得其道，唯漢文耳。其他詖辭詭說，皆不足取。

道德真經廣聖義

綜 述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序》序曰：《珠韜玉札》云：太上老君降跡行教，遠近有四。其一，歷劫稟形，隨方演化，即千二百號，百八十八名散在諸經，可得徵驗矣。其二，此劫開皇之始，運道之功，孕育乾坤，胞胎日月，爲造化之本，爲天地之根，播氣分光，生成品彙，自五太之首逮殷周之前，爲帝王師，代代應見，即鬱華、錄圖、廣成、尹壽，因機表號是也。三皇迭往，五帝不歸，雲紀龍師，時還數革，鳥官火運，川逝風移，步驟不同，澆淳漸變，雖揖讓斯在，而干戈屢興。阪泉有翦戮之師，丹浦有專征之旅。智詐行而大機隱，仁愛顯而孝慈生，玄默希夷，日以寢薄。陶唐以耄昏厭位，虞舜以歷試登庸，憂軫萬方，服勤庶政。老君號尹壽子，居於河陽，以《道德真經》降授于舜。經之旨也，道以無爲居先，德以有稱爲次，亦猶三皇之書，言大道也。五帝之書，言常道也。其下薄裁非之義，節兼愛之仁，損俯仰之禮，挫銛巧之智，斥用兵之暴，抑譎詐之謀，使人復樸還淳，以無爲無事爲理。舜雖力而行之，竄凶舉相，明目達聰，敦睦九族，平章百姓，而恬和清靜之道莫能致也。故禹湯之後，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大道既隱，玄化不流，禮樂滋繁，政刑大用矣。其三，老君以商陽甲之代降神，寓胎武丁之年，誕生於亳，即今真源縣九龍井，太清宮是其地也。或隱或顯，潛化羣方，當周昭王癸丑之年，以此二經授關令尹喜，尹傳於天下，世得而聞焉。其四，將化流沙，與尹喜期會於西蜀青羊之肆，示現降生，即昭王丁巳之年也。此《道德經》自函關所授，累代尊行。哲后明君、鴻儒碩學詮疏箋註六十餘家，則有：

《節解》上下、老君與尹喜解。

《內解》上下、尹喜以內修之旨解注。

《想爾》二卷、三天法師張道陵所注。

河上公《章句》、漢文帝時降居陝州河濱，今有廟見存。

嚴君平《指歸》十四卷、漢成帝時蜀人，名遵。

山陽王弼《注》、字輔嗣，魏時爲尚書郎。

南陽何晏、字平叔，魏駙馬都尉

河南郭象、字子玄，向秀弟子，魏晉時人

潁川鍾會、字士季，魏明帝時人。

隱士孫登、字公和，魏文明二帝時人。

晉僕射太山羊祜、字叔子，注爲四卷。

沙門羅什、本西胡人，苻堅時自玉門關入中國，注二卷。

沙門圖澄、後趙時西國胡僧也，注上下二卷。

沙門僧肇、晉時人，注四卷。

梁隱居陶弘景、武帝時人，貞白先生，注四卷。

范陽盧裕、後魏國子博士，一名白頭翁，注二卷。

草萊臣劉仁會、後魏伊州梁縣人，注二卷。

吳郡徵士顧歡、字景怡，南齊博士，注四卷。

松靈仙人、隱青溪山，無名氏年代。

晉人河東裴楚恩、注二卷。

秦人京兆杜弼、注二卷。

宋人河南張憑、字長宗，明帝太常博士，注四卷。

梁武帝蕭衍、注道德經四卷，證以因果爲義。

梁簡文帝蕭綱、作道德述義十卷。

清河張嗣、注四卷，不知年代。

梁道士臧玄靜、字道宗，作疏四卷。

梁道士孟安排、號大孟，作經義二卷。

梁道士孟智周、號小孟，注五卷。

梁道士竇略、注四卷，與武帝、羅什所宗無異。

陳道士諸糴、作玄覽六卷。

隋道士劉進喜、作疏六卷。

隋道士李播、注上下二卷。

唐太史令傅奕、注二卷，並作音義。

唐嵩山道士魏徵、作要義五卷，爲太宗丞相。

法師宋文明、作義泉五卷。

仙人胡超、作義疏十卷，西山得道。

道士安丘、作指歸五卷。

道士尹文操、作簡要義五卷。

法師韋節、字處玄，注兼義四卷。

道士王玄辯、作河上公釋義一十卷。

諫議大夫肅明觀主尹愔、作新義十五卷。

道士徐邈、注四卷。

直翰林道士何思遠、作指趣二卷，玄示八卷。

衡嶽道士薛季昌、作金繩一十卷，事數一卷。

洪源先生王靚，注二卷，玄珠三卷，口訣二卷。

法師趙堅、作講疏六卷。

太子司議郎楊上善、高宗時人，作道德集注真言二十卷。

吏部侍郎賈至、作述義十一卷，金紐一卷。

道士車弼、作疏七卷。

任真子李榮、注上下二卷。

成都道士黎元興、作注義四卷。

太原少尹王光庭、作契源注二卷。

道士張惠超、作志玄疏四卷。

龔法師、作集解四卷。

通義郡道士任太玄、注二卷。

道士冲虛先生殿中監申甫、作疏五卷。

岷山道士張君相、作集解四卷。

道士成玄英、作講疏六卷。

漢州刺史王真、作論兵述義上下二卷。

道士符少明、作道譜策二卷。

玄宗皇帝所注《道德》上下二卷，講疏六卷，即今所廣疏矣。

所釋之理，諸家不同，或深了重玄，不滯空有。或溯推因果，偏執三

生。或引合儒宗，或趣歸空寂。莫不並探驪室，競掇珠璣，俱陟鍾山，爭

窺珪瓚，連城在握，照乘盈懷。敷引則光燦縑緗，演暢則彩文編簡。語內

修，則八瓊玉雪，雰霽於丹田；九轉琅膏，晶煖於絳闕。盡六氣迴環之

妙，臻五靈夾輔之功。忘之於心，息之於踵，得無所得，而了達化元矣。

語品證也，則擺落細塵，超登上秩，遊八外而放曠，指三境而躋昇，蹈太

一之位矣。而愔內外之要，兼人天之能者，未有其倫。我開元至道昭肅孝

皇帝降神龍變，接統象先，戡內難以乘乾，咨中興而御極，無爲在宥四十

五年，汾水襄城，靡勞輟迹，具茨大隗，自得朋遊。廓八溟爲仁壽之庭，

普萬寓爲華胥之國。至道至德，超哉明哉，欽若尊經，本朝家教。《象》

《繫》不足以擬議，《風》《雅》不足以指陳。橫亘古今，獨立宇宙。雖諸

家染翰，未窮衆妙之門，多士研精，莫造重玄之境。凝旒多暇，屬想有

歸，躬注八十一章，製疏六卷。內則修身之本，囊括無遺，外即理國之

方，洪纖畢舉。宸藻遐布，奪五雲之華，天光煥臨，增兩曜之色。固可以

季仲《十翼》，輝映《二南》。若親稟於玄元，信躬傳於太上。冠九流而

首出，垂萬古而不刊。則《大風》《朱雁》之詞，誠難接武，《典論》

《金樓》之作，詎可同年。但以疏註之中引經合義，《周書》、《魯史》，互

有發明，四始漆園，或申屬類。後學披卷，多營本源。輒採摭衆書，研尋

篇軸，隨有比況，咸得備書，纂成《廣聖義》三十卷。大明在上，而燭

火不休；巨澤溥天，而灌浸不息。誠不知量，粗備闕文。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五十卷，唐廣成子杜光庭述。內述太上事

跡、氏族、降生年代、叙經大義、解疏序、引釋御註序、釋疏題明道

德義。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

綜述

杜光庭《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序》 道本至無，能生妙有。運至無之

道，成妙有之功，其惟太上老君玄元皇帝乎。起於象先，尊爲化本，融神億劫之始，分靈覆載之中，亭毒萬殊，陶鈞庶品。由是三皇受命，尚遵淳一之風，五帝握圖，漸散無爲之樸。老君雖歷代降迹，隨時應機，或爲國師，或爲賓友，授經傳道，以教時君。洎唐虞禪讓之初，世道交喪之際，舉元凱於野，行四罪於朝，尚賢之迹既彰，瘴惡之形又舉，內雖揖讓，外有干戈，人心漸澆，道樸雲散。老君號尹壽子，居於河陽，憫物性之遷訛，恐真宗之陵替，以爲三皇大字，不足以程式後王，五帝常道，不可以垂訓末俗，撮重玄奧義，著《道德》二篇。欲明道無爲也，因德以顯之，德有用也，因道以明之。資立言以暢無言，因理本而弘妙本，爲理身理國之要，乃至精至極之宗，以授於舜。非謂絕仁義聖智，在乎抑澆詐聰明，將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見素抱樸，混合於太和，體道復元，自臻於忠孝。世儒不知，以爲老君之道，棄仁義，墮禮智，非立教之大方。且夫至仁合天地之德，至義合天地之宜，至樂合天地之和，至禮合天地之節，至智合天地之辨，至信合天地之時，弘淳一之源，成大同之化，混合至道，歸仁壽之鄉，固不在乎踉蹌雍容，噢咻整斲，然後謂之仁義等也。故仲尼亞聖，皆默而得之，墮體黜聰，遺形去智，超乎物表，永爲真人，非末學小儒之所知也。綿夏商周漢，越數千百年，煥乎與日月齊光，巍乎與乾坤並運。雖百家詮注，群彥校揚，挹之彌深，酌之不竭，行之於國，刑措而太平，修之於身，神全而久視。拊几揮柄，時有其人。弘農強思齊，字默越，濛陽人也，幼栖玄關，早探妙旨，卅歲侍先師京金仙觀，講論大德，賜紫全真，居葛仙中宮，憤頌之餘，服勤不怠，綽有聲稱，爲時所推。僖宗皇帝順動六飛，駐蹕三蜀，五月應天節，默起祝壽行殿，寵賜紫衣。高祖神武皇帝應曆開圖，配天立極，二月壽春節，允承明命，賜號玄德大師，奕世棲心，皆洽光寵，羽衣象簡，其何盛歟。每探討幽玄，發揮流俗，期以譚講之力，少報聖明之恩。手續所講《道德》二經疏，採諸家之善者，明皇《御注》爲宗，蓋取乎文約而義該，詞捷而理當者，勒成二十卷，庶乎攬之易曉，傳之無窮，後之學者，知強君之深意焉。乃題曰《太上老君道德經玄德纂疏》。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二十卷。唐玄宗御註并疏，河上公嚴君平李榮註，西華法師成玄英疏，蒙陽強思齊纂。言明道無爲，顯德有用，爲一部之關鍵也。

道德篇章玄頌

綜 述

宋鸞《道德篇章玄頌序》 伏聞淳樸之性本乎自然，機智之源生於習作。乃知結繩闡化，可行於太古之時。染素興悲，漸變於中和之氣。既揚文字，乃別賢愚。干戈起堯舜之前，尚循正道。弔伐見湯武之際，竟薄真風。其後磐石分封，剪桐錫寵，匡君有志，求霸潛功，閑思周室之衰，始自河陽之狩。晉文爲踐土之盟，天王赴會，《春秋》諱之，曰狩於河陽。周室漸微。

因有得士失士之論，昌國亡國之談，皆運巧心，竟搖辯舌。受黃金而不媿，取白璧以非難。蘇秦則佩印以榮家，張祿則強邦而刷耻，不韋立躋於顯位，李斯休歎於寒門。一時之遊說逢人，萬倍之貴榮入手。殊不知損傷顯氣，馳逐浮雲，初遊崇盛之鄉，終入危亡之域。及已獲走鹿，別有飛龍。秦祚告終，駕海之橋墮碧浪。漢皇啟運，斬蛇之劍倚青天。綿絕既興，文物斯盛，東西南北見車書而混同，動植飛沉感生成而優泳。繇是鏡清八海，塵靜九州，詐僞之說不行，真厚之風復振。乃有楊子雲、東方朔、邴原、袁安，並星辰鍾秀，蘭茝馳芳，淫於典墳，緩其進取。蓋洞知前事，別固後圖。是知蘇秦佩印以榮家，不如楊子雲執戟而仕漢；張祿強邦而刷耻，不如東方朔割肉以韜名；不韋顯位爰躋，不如邴原常辭於厚。

祿；李斯寒門休歎，不如袁安靜守於衡茅。匪生虛妄之心，但賦窮通之分，用之則如珠還浦，自有輝華；捨之則似玉藏山，孰知溫潤。進退得理，逍遙固躬，稟玄元上善之言，師《大易》隨時之義，無興躁競，有近冲和。遐想四賢流芳千古，但念燕臺罷職，渭水謀居。自揣鄙愚，敢言述作，直以仰窺聖旨，方扇真風，弘四善以靜寰區，用三寶而撫黎庶，咸歸樸素，盡去浮華。因敢強味道經，輒編巴唱，隨其篇目，詠其指歸。或一句以分吟，或全章而紀事。雖非騷雅，但慕玄虛，唯剖丹心，上塵洞鑒。

道德真經傳 呂惠卿

綜述

梁迴《道德真經傳序》 老氏之書，傳於世也久矣，其言微，其旨遠，而莫能極。學者非明白洞達，窮道德性命之理，未易測其津涯也。夫老氏豈欲爲甚高之論，以取惑於世，蓋至道之極，窈冥昏默，雖聖人猶且不能名方。道術既散之際，苟不示其髣髴，明其大略，則天下後世，有愚而不靈者，蕩然無所適，茫然無所守，不知大道之本原，而爲倒置之民也。於是不得已強而爲之言以明。夫道大焉，彌滿六合而無外，小焉，入乎纖介而無間，其玄則爲衆妙之門，其粗則治家、治國、治天下，無乎不在。昔之爲註者有三，曰河上公，曰明皇，曰王弼，夫三家之說，其間不能無去取，然各有所長，要其歸宿，莫非究大道之本。近世王雱深於道德性命之學，而老氏之書，復訓厥旨，明微燭隱，自成一家之說，則八十一章愈顯於世。然世之學者，以老氏爲虛無無用之文，少嘗加意，陳言鄙論自以爲得，殊不知大道之本，由老氏而後明，老氏之經，由數家而後知，非俗學者所易聞也。

太守張公，深達夫道德性命之理，以文章作人，以經術訓多士，常患夫執經者不知道，乃命黌舍之學者，參其四說，無復加損，刊集以行於

時，而廣其教，俾夫承學之士，知老氏之書非徒爲虛誕之辭，極深研精，皆足以造乎至理，其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爲天下國家，則學者豈曰小補之哉。迴承教下風，幸得以親炙，故祇請以書歲月，且不泯其傳。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四卷，資政殿大學士呂惠卿傳。言陰陽動靜知時盡神，渾融治身理國之道。

道德真經註 蘇轍

著錄

《文獻通考》卷二一《經籍考》三八 蘇子由注《老子》二卷。晁氏曰：皇朝蘇轍子由注。子由謫官筠州，頗與學浮屠者游，而有所得焉，於是解《老子》。嘗曰：「《中庸》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蓋佛法也。六祖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未發也。』蓋中者，佛法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非佛法何以當之？天下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古之聖人忠信行道，而不毀世法以此耳。故解《老子》，亦時有與佛法合者。」其自序云耳。其解「是謂襲明」，以爲釋氏《傳燈》之類。

陳氏曰：東坡跋曰：「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

朱子《雜學辯》曰：蘇侍郎晚著此書，合吾儒於老子，以爲未足，又并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與語此者，而其兄東坡公亦以爲不意晚年見此奇特。以予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

歟，因與之辯。而或者謂：「蘇氏兄弟以文義贊佛乘，蓋未得其所謂，如《傳燈錄解》之屬，其失又有甚焉，不但此書為可辯也。」應之曰：「予之所病，病其學儒之失而流於異端，不病其學佛未至而溺於文義也。其不得已而論，此豈好辯哉？誠懼其亂吾學之傳，而失人心之正爾。若求諸彼而不得其說，則予又何暇知焉？」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四卷，眉山蘇轍註，見性之言。

老子解

著 錄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道德經解》二卷，宋蘇轍撰。蘇氏之學，本出入於二氏之間，故得力於二氏者特深。而其發揮二氏者，亦足以自暢其說。是書大旨，主於佛老同源，而又引《中庸》之說以相比附。蘇軾跋之謂：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為一，使晉宋有此書，則佛老不二。朱子則以其援儒入墨，作《雜學辨》以箴之。然二氏之書，往往陰取儒理而變其說，儒者說經明道，不可不辨別毫釐，剖析疑似，以杜學者之歧趨。若為二氏之學，而注二氏之書，則為二氏立言，不為儒者立言矣。其書本不免援儒以入墨，注其書者安得不各尊所聞哉。故自儒者言之，則轍書為兼涉兩歧，自道家言之，則轍書猶為各明一義。今既存《老子》以備一家，轍書亦未可竟廢矣。

道德寶章

著 錄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道德寶章》一卷，宋葛長庚撰。長庚字白叟，閩清人，為道士，居武夷山。舊本題紫清真人白玉蟾，白玉蟾其別號，紫清真人則嘉定間徵赴闕下所封也。其書隨文標識，不訓詁字句，亦不旁為推闡，所注乃少于本經，語意多近禪偈，蓋佛老同源故也。此本為元趙孟頫手書鈎摹雕板，字畫絕為精楷。明陳繼儒亦嘗刻之彙祕笈中，改題曰《蟾仙解老》，非其本目。長庚世傳其神仙，而劉克莊集有王隱居六學九書序，稱所見丹家四人，鄒子益不登七十，曾景建、黃天谷僅六十，白玉蟾天死。又陳振孫《書錄解題》「羣仙珠玉集」條下云：白玉蟾，葛其姓，福之閩清人，嘗得罪亡命，蓋姦妄流也。余宰南城，有寓公稱其人，云近嘗過此，曾相識否？余言此輩何可使及吾門云云。二人與長庚同時，其說當確，流俗所傳，殆出附會。然道家自尊其教，往往如此。其書既頗有可取，則其人亦不足深詰矣。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

綜 述

李庭《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序》 老子道德五千言，行於世者，千五百年矣。燦然如日月之麗天，固不待贊。古今注釋，不啻百餘家，顧淺深詳略雖有不同，至於發揮妙理，啟迪人心，要皆有功於聖人之門者也。竊嘗觀碧虛陳君所解，中間貫穿百氏，剖析玄微，引證詳明，本末畢備，尤為近世所貴。然初機之士開卷茫然，往往有望洋之歎。太霞真人性純德粹，問學該通，號為羽流宗匠，執經講演垂五十年，可謂陸堂睹奧矣。廼於靜練之暇，撰成《科文義疏》七卷、《纂微開題》及《總章夾

頌》各二卷，丁寧觀縷蓋數十萬言，意欲使學者泝流而知源，因博以求約，如躡梯蹬以陟九層之臺，舉足愈高而所見益廣，及乎造重玄之極致，悟大道之強名，體用兩忘，有無雙遣，超然自得於筌蹄之外，然後敬爲此老，拈一瓣香，庶幾不負平昔用力之勤也。書成既久，祕而不出。鳳翔張公大師、美原白公顯道再三懇請，欲鏤版以廣其傳。京兆劉伯英贊而成之，且囑僕爲序引，其心俱可尚，故樂爲之書。

郭時中《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序》 天地萬物之一，會於聖人之心，明於聖人之言。觀聖人之言，不察其所從出，無惑乎事物之多，紛紛藉藉，有萬不同，而莫能爲之總持而兼攝也。夫道生於一，散於萬，不知萬之歸於一者，皆推本窮源之學不講也。老子《道德經》之所從出者，一而已矣。曰《上經》，曰《下經》，似不一也，未嘗不一也。曰《八十一章》，曰《五千言》，似不一也，未嘗不一也。蓋以天地萬物之一寓於上下經、八十一章、五千言之中，使天下後世，由於一而知夫一也。夫一之理，廣大渾淪，難乎擬議形容也。謂之有邪，則不得於言。謂之無邪，則不離乎物。方天地萬物未形之先，是一也，已萌乎其中。及天地奠位萬物品彙之後，是一也，無所往而不在。天地得一而爲天地，萬物得一而爲萬物，聖人得天地萬物之一開悟天下。後世蓋非一言一論所能究悉，此老子道德五千言所由以作也。碧虛子生乎千載之後，虚心守一，得玄學之傳，爲之《纂微開題》，其言至矣。而太霞真人以謂碧虛子博極羣書，敷引廣奧，非謫學謾聞之士所能窺測也。況變故之後，典籍焚蕩，無所考閱，恐久而失其傳也。於是乎推本碧虛，質以平昔所學，更互演繹，著爲《科文疏鈔》，又附之以《總章》，無慮數十萬言，支分節解，脈絡通貫，曲暢旁搜，巨細畢舉，遂爲完書。蓋其慮之也至，故言之也審，憂之也深，故說之也詳。碧虛子之所述，殆無餘蘊矣。噫，是經也，老子作之，碧虛纂之，太霞又從而釋之，何經歷世數之久而述作之多，蓋一之理難乎擬議形容也。雖然，後之學者，不可畏高而怯其難，亦不可躐等而爲之易，必也睿思明辨，日就月將，孜孜汲汲，無少間斷，深玩而實體之，則是一也，洞然胸中，有不期悟而自悟者矣。將見自凡趨聖，超然物外，神遊八極，身居閭苑者，未必不由茲學始，其緒餘土苴，猶足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云。冲素大師，美田白公顯道、葆光大師長安劉公伯英，同鳳翔張公大師鉅梓以行於世，

且以蒲城党公講師公叔書來抵余，願丐序引，姑爲題其端首焉。

馮復《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序》 康節先生云：《先天圖》，心法也。心乎，心乎，天地間一大義理之府乎。太易六十四卦，潔淨精微之旨，皆自心畫中來。二帝三王精一執中之傳，皆從心法中出。洙泗師弟子一貫忠恕之妙，皆由心學中得。靈府淵微之地，古初聖賢以此而極深研幾，探賾索隱，以此而超凡入聖，悟道參真，學者欲悟先天圖之祕，余《道德經》之奧，大抵自一心而入。千萬世而下，以心印心，以聖契聖，得老子不言之教，挾先天未露之機，獨惟太霞真人爲能得之。方其漱藝苑流詞源，濟濟乎儒中領袖。迨其造道闢探玄機，井井然教門準繩。恩沐兩朝，名高千古。向棲神華嶽，風賓樹友，睥睨世塵，真履實踐有日矣。丁未冬，平涼元帥王公加禮延請，我真人不遠千里惠然肯來，鞭驚跨鶴，以崆峒爲久駐之地，宛然廣成子之復出。山川改觀，草木增輝，薰蒸乎和氣之襲人，洋溢乎教聲之盈耳，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豈特陝西數十州而已哉。蓋寸地明而太空無礙，靈臺徹而止水湛然，露月光風，一襟灑落，冰輪玉鑑，胸次昭融，以一心自得之學，造二經無爲之旨，開題訓注，援經引子，奧義冰釋，科文疏解，據古驗今，羣疑脫消，言言皆玄妙之門，字字盡真常之理。開者易悟，悟者易得。老子胸懷本趣，燦若日星，玄中有悟，妙處無疑，讀之者耳目惺懺，覽之者形神混合，目曰《道德真經疏義》。後生晚學，如披雲霧睹青天，登崑崙獲片玉，幸惠後學，豈不偉歟。元帥王公一日登諸生於庭，囑僕曰：真人《道德真經疏義》與老子同一心法，誠後學所未見。道侶中，西岐張公大師已爲鉅諸梓矣。猶恐流傳未廣，欲從是邦點庭珪之漆，貯蔡生之楮，廣爲印施，以大其傳，爲學者抽關啟鑰，真大惠也。子盍爲引其端。予應之曰：隋珠、趙璧，安用賈乎。僕素不才，何足以知聖人邪。固辭，弗獲。僭爲贊贊，是猶模倣天地，繪畫日月，多見其不知量云。若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得象忘言，又在後之造道者自得爾。

時己酉無射，寓平涼貢士馮復述。

道德真經集註 張氏

綜 述

唐明皇《序》

昔在元聖，強著玄言。權輿真宗，啟迪來裔。遺文誠在，精義頗乖。撮其指歸，雖蜀嚴而猶病。摘其章句，自河公而或略。其餘浸微，固不足數，則我玄元妙旨，豈其將墜。朕誠寡薄，嘗感斯文猥承有後之慶，恐失無爲之理。每因清宴，輒叩玄關，隨所意得，遂爲箋注。豈成一家之說，但備遺闕之文。今茲絕筆，是詢於衆公卿臣庶道釋二門，有能起予類於卜商，鍼疾同於左氏，渴於納善，朕所虛懷，苟副斯言，必加厚賞。且如諛臣自聖，幸非此流，懸市相矜，亦云小道。既其不諱，咸可直言，勿爲來者所嗤，以重朕之不德。

葛玄《序》

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終乎無終，窮乎無窮，極乎無極，故無極也。與大道而倫化，爲天地而立根，布氣於十方，抱道德之至純，浩浩蕩蕩，不可名也。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成功，淵乎其不可量，堂堂乎爲神明之宗。三光持以朗照，天地稟以得生，乾坤運以吐精。高而無民，貴而無位，覆載無窮，是教八方諸天，普弘大道，開闢以前復下爲國師，代代不休，人莫能知之。匠成萬物，不言我爲玄之德也，故衆聖所共尊。道尊德貴，莫之命而常自然，惟老子乎！周時復托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號曰老子。老子之號，因玄而出，在天地之先，無衰老之期，故曰老子。世人謂老子當始於周代，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甚窈窕冥眇邈久遠矣。世衰大道不行，西遊天下，闢令尹喜曰：大道將隱乎！願爲我著書。於是作《道德》二篇五千金，上下經焉。夫五千金宣道德之源，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天人之自然經也。余先師有言，精進研之則聲參太極，高上遙唱，諸天歡樂，則携契玄人，靜思期真，則衆妙感會，內觀形影，則神氣長存，體洽道德，則萬神震伏，禍滅九陰，福生十方，安國寧

家，孰能知乎？無爲之文，洿之不辱，飾之不榮，橈之不濁，澄之不清，自然也。應道而見，傳告無窮，常者也，故知常曰明，大道何爲哉？弘之由人，斯文尊妙，可不極精乎。粗述一篇，唯有道者實之焉。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孝文皇帝時結草爲庵于河之濱，常讀老子《道德經》，文帝好老子之言，詔命諸王公大臣州牧二千石朝直衆官，皆令誦之。有所不解數句，天下莫能通者，聞侍郎說河上公誦老子，乃遣詔使齋所不了義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文帝即駕從詣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也。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朕足使人富貴貧賤。須臾，河上公即拊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之中，如雲之升，去地百餘丈而上，玄虛良久，俛而答帝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陛下焉能令余富貴貧賤乎？帝乃悟知是神人，方下輦稽首禮謝曰：朕以不德，忝統先業，才不任大，憂於不堪。雖治世事，而心敬道德，直以闇昧，多所不了。惟蒙道君弘愍，有以教之，則幽夕睹太陽之耀光。河上公即授素書老子《道德經章句》二卷，謂帝曰：熟研此，則所疑自解，余注是經以來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示非其人。文帝跪受經，言畢失公所在。論者以爲文帝好老子大道，世人不能盡通其義而精思遐感，仰徹太上道君，遣神人特下教之便去耳。恐文帝心未純信，故示神變以悟帝意，欲成其道真，時人因號曰河上公焉。

老子以上皇元年正月十二日丙午太歲丁卯下爲周師，到無極元年太歲癸丑五月壬午去周西度關。闢令尹喜宿命合道，預占見紫雲西邁，知有道人當度，乃齋潔燒香，想見道真，以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老子度關也。喜見老子迎設禮稱弟子，老子曰：汝應爲此，宛利天下，棄賢世傳弘大道，子神仙者矣。以二十八日中授太上道德經，義洞虛無，大無不包，細無不入，聖王不能盡通其義。昔漢孝文皇帝好老子大道，從容無爲之堂，嘆凡聖無能解此玄奧，精思遠感上徹，太上道君，遣神人下授文帝希微之旨，道人即信誓傳授，至人比字校定，外儒所雜傳多誤，今當參校此正之，使與玄洞相應。十方諸天人神仙，天地鬼神所宗奉，文同無一異矣。吾已於諸天神仙大王校定，受傳天人，至士賢儒，當宗極正真，弘道大度，何可不精，得聖人本文者乎！吾所以有言此，欲正玄妙於天地人耳。今說至矣

明矣，夫學仙者必能弘幽蹟也。

王雱《序》 昔老子當道術之變，故著書九篇，以明生生之理。而末世爲學，蔽於前世之緒餘，亂於諸子之異論，智不足以明真僞，乃或以聖人之經與楊墨之書比，雖有讀者，而燭理不深。乃復高言矯世，去理彌遠。今世傳注釋，王弼、張說兩家，經文殊舛，互有得失，害於理意者不一。今輒參對，定於至當，而以所聞，句爲之解。聖人之言，既爲難盡，而又知之所及，辭有不勝。覽者以意逆志，則吾之所發，亦過半矣。書成於熙寧三年七月十二日。

竊嘗論曰：聖人雖多，其道一也。生之相後，越宇宙而同時。居之相去，異天壤而共處。故其有言如首之有尾，外此道者，皆邪說也。然而道一者言固不同，言同者道固不一。而世儒徒識其言，故以言同者爲是；不知其道，故以道一者爲非。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老子曰：既得其母，以知其子。誠知是，則推五行之殊，觀四時之變，視形度志，以參萬物，則聖雖不言，吾其知之矣。故道，歲也；聖人，時也。自堯舜至於孔子，禮章樂明，寓之以形名度數，而精神之運，炳然見於製作之間。定尊卑，別賢否，以臨天下，事詳物衆，可謂盛矣。蓋於時有之，則夏是也。夏反而爲秋，秋則斂其散而一之，落其華而實之，以辨物爲德，以復性爲常，其志靜，其事簡，夫秋豈期於反夏乎，蓋將以成歲而生物也。於是時也，動植之死者過半，然豈天命之至，果非小智之所及邪。秋蓋非歲之終也，則又有至者焉，故四時之變，於吾有之，則幼壯老死是也。傳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其是之謂乎。嗚呼！學道而不期於死之說，則亦何以學爲哉。朝聞道，夕死可矣，則所謂道者，貴乎可以生死也。誠知道德之誠，而邇其所歸，則死生之說盡矣，故余盡心焉。

道德真經解

陳象古

綜述

陳象古《道德真經解序》 道本真淳，理貴清淨。民興情欲，巧僞萬端。全生不能，救死不暇。太上愍於苦趣，爲著真文，以謂道非己生，百姓咸有，惑於障蔽，遂失自然。故顯教丁寧，立言親密，還淳反樸，寔在人心，分章設名，乃昔前訓。夫道包於德，德和於道，強名不德，妙用一同，以理究觀，何有分別。今以太上老君五千言爲標題，庶幾完其旨意。理深義奧，要在發明，若或膠柱不通，恐誤研精覃思，輒存解說，聊視管窺。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

綜述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序》 臣聞道非言無以致顯，言非經無以載道，道之不行也，以經之不傳，經之不通也，以旨之不明。周季道降德衰，諸子嗣興，私其異端，自名一家，其巧辭渺論，漫不足以索理，迭爲簧鼓，流於虛僞，浮石沈木，肆爲邪說，喪其性命之真，而陷溺枯亡，不能求復。老氏著言五千，明道德之常，將以絕學返樸，復乎無爲，而鎮以清淨，此載道之經也。然辭簡旨奧，窮之益遠，測之益深，非夫神解，蓋不得以議其略，此經之所以難傳也。

主上生知之學，天縱神聖，微言奧義，非苟知之，實允蹈之，發於宸藻，著爲成書，雖相去老氏於千載寥寥之後，言若符契，真常妙本，坦然明白，此經之所以傳，旨之所以明，道之所以行也。臣實非常之遇，謹齋心滌慮，凝神致一，恭讀聖製，精思索至。臣之蔽蒙，豁爾抉發，恍若有得，輒不自已，妄意管見，仰稽睿訓，演爲《義解》，離爲十卷。井蛙甚

下，識固不達於雲天，螢燭至微，明實難增於日月。然道化廣被，雖一介之微，得以形容天地造物之妙，亦足以彰聖治元功道被極致也。萬有一遇，采擇之幸，抑亦使天下萬世，知太平盛際，不以人微廢言，見經之所以傳，道之所以行，豈不韙歟。

道德真經疏義

綜述

江澈《道德真經疏義序》 恭惟聖主於帝，其訓開明道真。爰以清閒之燕，取老子《道德經》，句爲之說，以幸天下。臣屬充賓貢，預太學弟子員，得以齋心滌慮，恭讀聖作。臣竊惟言之：有用莫如道德之文，而老氏五千文，猶爲道德之至。嘗試觀其言道，道中有德，即其言德，德中有道。約而能散，異而能同，可以復命之常，可以御今之有。其言甚簡，其旨甚遠，蓋非聖人不能與此。降周而來，爲之說者殆百有餘家，類皆蔽於己見，不識道真，言之迂疏。其志將以尊崇聖道，而適爲抵牾。要非道足以優入聖域，而得於神解者，或不可與明焉。恭惟皇帝陛下，得一以爲天下正，抱一以爲天下式，體之以見素抱樸，推之以治人事天。道德之妙，固自存乎德行，又言而信之，使學者知所適歸。竊觀聖學淵懿，而言之要妙，廣大悉備，如《易》之有《繫》，真所謂聖人之文者也。然道之出言，視聽不足以見聞，用之則爲不可既，而臣乃欲以耳目之近，形容視聽所不及之妙，以有盡之詞，述不可既之真。臣固不揆，而自知其智有所不及也，臣嘗觀明皇爲謏謫之說，而杜光庭猶著《廣聖義》以申之，況臣久被教育，豈以聖作之淵懿難測，固敢自後哉。是用自決而忘其言之不逮也。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十四卷，宋徽宗註，太學生江澈疏。內逐句解，以莊易文理參證。

元始說先天道德經註解

道德真經直解

綜 述

著 錄

佚名《元始說先天道德經註解序》 此經故宋息齋先生李君嘉謀隨章爲之解，板行西蜀，蓋有年數。至寶祐間，天師子謝公圖南爲序而傳，則蜀本已不存矣。初，公宦遊嶺表，即蒐訪是經，乃得於方外一蜀士之手，猶獲至寶。比來西浙，袖以見觀文殿大學士可齋李公曾伯，即慨然爲授之，嘉興道士李君可久募工鋟梓以傳。又得所謂《八威龍文》，亦出先天向異人所授者，併刻之，以爲世之全書。時觀文公提舉洞霄宮，亦爲序。大抵率循謝公所序，指爲《道德經》之敷落五篇，謂其成文，敷布於碧落之中，非人所能爲者，然二公當時惜皆承訛而踵誤耳。今按元始安鎮敷落五篇，真符與文，皆若吾徒相傳所爲，符篆繇隨炁以結成者，一爲明炁，二爲太丹，三爲黃真，四爲素威，五爲玄精。如是而已。此元始所說妙元神真道五篇，篇各有章，章章爲言，合爲五千，與吾《老子道德》五千並傳於世。殊於敷落，無所涉也。吳郡癸復道人雷所張善淵因獲其本，謹復募緣鋟梓以傳，輒贅辭經題之次者，惟以喻開卷之未喻者，知非爲敷落篇云。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元始說先天道德經》五卷，宋息齋李嘉謀註。此經妙元神真道五千祕言，當與太上《道德經》互參，方明有無妙竅，道法自然。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四卷，本來子邵若愚直解。此解凡言德者事涉孔氏之門，言其大道虛寂，理准佛乘之旨，以儒釋二教爲證，撮道德合爲一家。

道德真經口義

綜 述

林希逸《道德真經口義序》 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以其耳漫無輪，故號曰聃，楚國苦縣人也。仕周，爲藏室史。當周景王時，吾夫子年三十，嘗問禮於聃，其言屢見於《禮記》。於夫子爲前一輩，語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彭。太史公謂夫子所嚴事，亦非過與也。及夫子沒後百二十九年，有周太史儋，嘗見秦獻公，言離合之數，或曰儋即老子，非也。儋與聃同音，傳者訛云。周室既衰，老子西遊，將出散關。關令尹喜，知爲異人，強以著書，遂著上下篇五千餘言而去。其上下篇之中，雖有章數，亦猶《繫辭》上下。然河上公分爲八十一章，乃曰上經法天，天數奇，其章三十七；下經法地，地數偶，其章四十四。嚴遵又分爲七十二，曰陰道八，陽道九，以八乘九得七十二。上篇四十，下篇三十二。初非本旨，乃至逐章爲之名，皆非也。唐元宗改定章句，以上篇言道，下篇言德，尤非也。今傳本多有異同，或因一字而盡失其一章之意者，識真愈難矣。大抵老子之書，其言皆借物以明道，或因時世習尚，就以諭之。而

讀者未得其所以言，故晦翁以爲老子勞攘，西山謂其間有陰謀之言。蓋此書爲道家所宗，道家者流，過爲崇尚其言，易至於誕，既不足以明其書，而吾儒又指以異端，幸其可非而非之，亦不復爲之參究。前後注解雖多，往往皆病於此。獨穎濱起而明之，可謂得其近似，而文義語脉未能盡通，其間窒礙亦不少。且謂其多與佛書合，此却不然。莊子宗老子者也，其言實異於老子。故其自序以生與死與爲主，具見《天下篇》，所以多合於佛書。若老子所謂無爲而自化，不爭而善勝，皆不畔於吾書。其所異者，特矯世憤俗之辭，時有太過耳。伊川曰：老氏《谷神》一章最佳。故文定曰：老氏五千言，如我無事、我好靜、我有三寶皆至論也。朱文公亦曰：漢文帝、曹參只得老子皮膚，王導、謝安何曾得老子妙處。又曰：伯夷微似老子。又曰：晉宋人多說莊老，未足盡莊老實處。然則前輩諸儒亦未嘗不與之，但以其借論之語，皆爲指實言之，所以未免有所貶議也。此從來一宗未了疑案，若研究推尋，得其初意，真所謂千載而下知其解者，旦暮遇之也。

道德真經集解

綜述

董思靖《道德真經集解序說》 《史記·列傳》曰：老子者，楚苦縣瀨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蓋嘗適周問禮焉。故《家語》云：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老子居周久之，不得以行其道，乃去周。尋欲西化異俗，至函谷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所終。謂之老子者，蓋生而白首，亦以其脩道而養壽也。

《道德經》者，其文載道德之旨，而可以常由也。唐《藝文志》曰：天寶中加號《老子玄通道德經》云。

大抵老子之道，以清淨無爲自然爲宗，以虛明應物不滯爲用，以慈儉謙下不爭爲行，以無欲無事不先天以開人爲治。其於治身治人者，至矣。如用之，則太古之治可復也。以其所值之時，俗尚文勝，淳樸之風無復存者，而老子抱純素之道，與時偕極，必待感而後應，故不得位以推是道於天下。蓋知夫時數之有所忤也，然終不能忽然於其道之無傳，是以有教無類，而且睠睠於西方之異俗，則其憫當時慮後世之心何如哉。猶幸斯文不墜，故西關伺駕，東魯見龍，而書與言之尚存也。河上丈人、黃石公、樂臣公、蓋公之徒，蓋能究其旨而體之，歛厥用於一身，則在我之天下已義皇矣。及其道之有所授，則孝文以之爲君，子房以之佐漢，曹參以之相齊，果能通一脈於苛秦之後。吁，亦驗也。然使又有進於是，如其人義皇之則義皇矣。或者見是書詞意含洪寬大，而不知致察於虛極靜篤之時，存乎體之至嚴至密者，以爲庶政庶事之本，乃徒務爲悶悶若昏之量，而習弊反墮於優游姑息，遂有清虛不及用之譏，故不經而子視之。嗚呼，惜哉。

是經大義固已見於諸家，然或病其無所折衷。僕昏蒙晚學，過不自量，輒採摭諸說，亦間出己見，以補一二。或詮其文，或逗其意，附以音釋，訂以異同，圖便觀覽，庶日益日損，而契言外之旨於絕學無憂之地也。或謂微言隱訣，多寓其間，故以首章有無，爲在二丹，則神炁水火也。虛心實腹則煉鉛之旨，用兵善戰則採鉛之方。沖字從水從中，乃喻氣中真一之水。三十幅共一轂，爲取五藏各有六氣之象，及準一月火符之數。如斯等義，今皆略之。何則？性由自悟，術假師傳。使其果寓微旨，亦必已成之士口授纖悉，然後無惑。區區紙上，烏足明哉。況是經標道德之宗，暢無爲之旨，高超象外，妙入環中，遽容以他說小數雜之乎？白樂天云：元元皇帝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亦確論也。噫，修之身，其德真，以至天下，其德乃普，非二本也。學者果能得一而有以貫通，則所謂杳冥之精，恍惚之妙，實昭然於守中抱一之中，而玄牝之機，囊籥之用，莫非道之所爲也。惟深造自得者知之。

道德真經集註 彭 昶

綜 述

彭昶《道德真經集註序》 道常無言，不得已而有言，言之費也，從而言之，費之費者也。言固可廢乎，曰：不可也，以藥治病，非上醫也，方病而奪之藥，雖盧扁莫為也。蓋老子一書，自列氏、莊氏，已陰立訓傳，而自為一家者也。至漢相曹參用其言有驗，世益尊信之。文帝時，有河上公者，乃始泄道之蘊，名為註釋。自是之後，有鄭氏、傅氏、徐氏、劉氏，晉魏以來，獨王氏最顯。唐玄宗又改定章句，刻石渦口廟中，而世之言《道德經》益繁。宋興，專守一道曰仁，其治以慈儉不爭為本，幾若委靡不振，而實參用老子家法。故當時君臣於此書，頗盡心焉。昶雖不敏，亦覃思有年矣，常患註釋之繁，而矛盾迭興，復憂流派之廣，而門戶各異，求出世者多鄙薄於治世之常經，思治世者復忽略於出世之妙旨，於是合本朝註釋之書，畢力纂集，尊御註於其首，列諸子於其下，凡分一十二卷。其他如河上公、王弼所著，已載陳景元《纂微》，茲不復詳。吁，亦多言矣乎。然世方懵於其道，我又吝於其言，則道益晦矣。此經以自然為體，無為為用，治世出世之法，皆在焉。如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此治世之法也。如生之徒十有三，死而不亡者壽，此出世之法也。若夫秦漢方術之士，所謂丹竈奇技，符籙小數，盡舉而歸之道家，此道之緒餘土苴者耳。學者當於此而有悟焉，則鑿開混沌，剖破藩籬，以之治世則反樸而還淳，以之出世則超凡而入聖，然後知孔老無異法。天生二聖人，迭為賓主，以道詔天下後世，其功至不淺也。惟我同志相與勉之。

道德真經集註釋文

綜 述

彭昶《道德真經集註釋文序》 甚矣，文字之流傳，而說者之不一也。《魯語》一書，以何晏所傳，校之蔡邕石經已不同矣，況其他乎。余於老子音釋，既集李、林二家以補陸德明之未備，其經之正文則專據政和御本，而諸家之同異，亦互見於其中，合為一書，以繼篇末。惟老氏以清虛無為為本，領其學與經生學士異，固不在乎一句一讀之微，然亦安有辭義之未通而理道之頓悟，惟覽者互考焉。

道德真經取善集

綜 述

劉允升《道德真經取善集序》 老氏當商之季，憫其世道衰微由乎文弊，於是思復太古之純，載暢玄風，以激其流俗，至於輕蔑仁義，屏斥禮學，蓋非過直無以矯枉，仲尼所以欽服。既見，則歎其猶龍。惟聖知聖，始云其然也。關尹睹紫氣之瑞，識其真人度關，虔誠叩請，方垂至言。議者咸謂五經浩浩不如二篇之約，良有以也。莊周、列禦寇羽翼其教，亦猶鼓大浪於滄溟，聳奇峻於喬嶽，此尚擬其迹而未盡其意，要在忘言而後識其指歸也。漢文、景間，治尚清靜，世治隆平，率自曹參，宗蓋公之訓，足知道德範世之驗，果不虛云惜乎。晉朝流為浮誕，王衍清談，反壞淳風。阮籍猖狂，又隳名教。失其本而循其末，可不哀哉。賴隋之王仲淹，深識其故，以謂虛玄長而晉室削，非老、莊之罪，以其用之不善

也。唐韓愈猶譏其小仁義如坐井觀天。嗚呼，愈負其才而昧於道，是亦聾盲於心，而不知太山雷霆可以驚其耳而駭其視也。一言以爲不智，每貽君子之歎息焉。篤信之士，代不乏人，各隨其意，爲之註解，殆數十家，不惟觀覽之煩，抑掇集之不易。饒陽李霖，字宗傳，性善恬淡，自幼至老，終身確然，研精於五千之文，所謂知堅高之可慕，忘鑽仰之爲勞，會聚諸家之長，並叙已見，成六卷。譬若八音不同，均適於耳。五味各異，皆可於口。庶廣其見，而博其知，以斯而資同道，爲功豈小補哉。王賓，迺先生之舊友也，賞其勤而成其志，命工鏤板，俾好事者免繕寫之勞，推而用心，可不謂之仁乎。

李霖《序》 物之其由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道妙無形，變化不測。德顯有體，同焉皆德。自其異者，視之則有兩名。自有同者，視之其實一致。末學之人言道者，每不及德。言德者，同及於道。此道德所以分裂不見其純全也。猶龍上聖，當商末世，嘆性命之爛漫，憫道德之衰微，著書九九篇，以明玄玄之妙。言不踰於五千，義實貫於三教。內則修心養命，外則治國安民，爲羣言之首，萬物之宗。大無不該，細無不偏，其辭簡，其義豐，洋洋乎大哉。自有書籍已來，未有如斯經之妙也。後之解者甚多，得其全者至寡。各隨所見，互有得失，通性者造全神之妙道，於命或有未至。達命者得養生之要訣，於性或有未盡。殊不知性命兼全，道德一致爾。霖自幼及壯，謾誦玄言，以待有司之問。今已老矣，欲討深義，以修自己之真。自度耄荒難測聖意，今取諸家之善，斷以一己之善，非以啟迪後學，切要便於檢閱，目之曰《取善集》，覽者幸勿誚焉。

道德玄經原旨

綜述

黎立武《道德玄經原旨序》 《老》《易》無二道。《易》有太極，聖經存而勿論，《易》首乾坤，後天之道也。效天法地，故儒道與天地同

功。太易者，未見氣，道家以爲大道之祖，無名天地之始，先天之道也。道法自然，故老聖得歸無之妙。噫，《道德》一經盡之矣。余惟至道不煩，故嘗寓諸圖贊而不敢盡。一日，內姪簡成性至自杭見，謂比識南谷杜先生，其論多與圖贊合，因得所著原旨，視余每歎世未有與論此事者，一讀莫逆於心。其曰玄之似無，而有又玄，似有而無，生物之天。由此大著，自然之天，隱然長存。曰太極中虛，谷神在焉。谷虛善應者心，神靜故靈者性。曰太極乃物初渾淪之太一，無極乃太極未形之太虛。曰道之爲物十其一，則太極。皆至論也。閉門造車，出戶合轍，信矣。其有人乃若此經，上下古今之故頓見，五千言間，則又爲之推闡明備，益信其非空言。老君道邇太初之先，神游浩古之上，身歷有周之末，天下之變，何所不閱，用垂訓爲千萬世，則是何仁義之說。世或病之，而未之思也。大抵道德，以無極太極言，仁義禮智信，以陰陽五行言，所謂天地聖人芻狗民物，是爲不仁，與六經言仁無異旨。有如上德上仁，失道失德，絕仁絕智等論。此則皇而帝，帝而王，道有升降，而伯氏假仁竊義僭禮鑿於智者所爲耳。《原旨》實契乎斯義，且謂爲民司命，不知有仁之生，禮之長，義之成，惟智藏是尚，是歲不春夏秋而常冬也，旨哉。嗟乎，天道之流行，世道之推移，往而不返者，勢也。變而通之存乎人，斯經所以作。其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五常之信，五行之土，先天無極，太極之道，萬變不能易，所謂誠也。成性行因撫經之要旨，書卷未歸之。

張與材《道德玄經原旨序》 《道德》八十一章，註者三千餘家。南谷著《原旨》，首曰《玄經》之旨，本爲君上告。又曰老聖作《玄經》，所以明皇道帝德也。大綱大領，開卷甚明。是經之在人間世，舒之彌六合，卷之人微塵，中固不可局一方。《原旨》能識其大者，則小者不能違也。吾聞南谷嘗陪洞明人對，懷其耿耿者，而未及吐是書之作，殆其素蘊不得陳於當年，遂欲託之後世，得之者當不止漢文之治也。南谷亦奇矣哉。

牟獻《道德玄經原旨序》 偃仄塵埃中，胸次憤憤，對俗人譚益不樂。南谷杜君扁舟過余，論議超然，有以開余意，相與登道場雲峰宿焉。夜參半，篝燈，出所爲《老子原旨》示余，不寐幾徹曉。杜君博極群書，不但發明其宗旨而已，於某章曰：是堯、舜之事也。某章又曰：是禹、文

王、武王之事也。其說以爲老聃爲柱下史，所職者史，而百篇之書亦史也，故以書求之，余驚異焉。自司馬子長以老韓同傳，千載不滿。河上公註《老子》，頗及吐納導引之類。其後孫登、陶弘景、松靈仙人、唐道士成玄英、張君相輩，亦皆註《老子》，又近神仙家。王輔嗣以《老子》解《易》，人或非之，然其解《老子》，則初不及《易》。至蘇子由，直以是謂襲明，爲釋氏之傳燈，《老子》亦豈意其末流之至此也。今杜君乃求之以帝王之書，參之以帝王之事，譬如披蒙昧，出幽深，明向正大，氣象頓殊，豈不甚韙，或者曰此蓋爲原道解也。嗚呼，世未有能察杜君之用心者。夫道術久裂，人各私其私，競立門戶，甚至保殘護缺，以相非詆，莫肯曠能舍己求爲真是之歸。杜君雖自號《原旨》，而不主一家，惟理是同，惟經是從，惟正是宗，務使天下後世無所置疑於其師之說，其用心蓋若此，可謂弘也矣。豈固與原道異哉。余固陋於《原旨》未深究，姑論其大意云爾。

徐天佑《道德玄經原旨序》 爲老氏學者，率右老而左儒，列、莊二子，務尊其師，至詆訾堯、舜、孔子，用以相形。故儒者指爲異教，孔、老之學遂岐而二，然老教非果與儒戾也。彼其爲道，超有以用，無集虛以化實，直欲易聖智仁義，以素樸世。儒往往駭於絕棄之言，夫豈知其矯也，而非真歟。故善用其意，則西漢以清靜治。不善循其迹，則西晉以清虛亡。豈必馳縱繩墨，異吾所謂道哉。南谷杜君之爲是學也，不以道家說訓老氏書，獨援儒以明之。章研句析，而前後相蒙，不喜爲破碎，引類比義，悉舉五三帝王、孔孟之道，傳諸其說，如五色隨物賦采，而調適以爲絢也。如五音清濁高下之相諧，而繹如成樂也。如三十幅一轂殊塗東西行，而卒合轍也。吾見其若一而已。夫老教欲復結繩之治，則義、農遂古之事也。其谷神之論祖黃帝，其尚無爲類舜，貴不伐不矜類禹。諸微言眇旨，與六經合者，不可一二舉。觀於衆甫之會，謂孔、老不爲一家，吾不信也。杜君以上士聞道，由微而妙，合異而同，太史公所謂道家精神專一，采儒之善者，非邪。始余弱冠官吳興，嘗泛奉溪，今老矣。一日，君往記介余友，示以所爲《原旨》之書。余雖不盡究其義，竊歎君之貫穿融液可謂勤且博矣。覽者當自詳之。

王易簡《道德玄經原旨序》 余愛太史公記西都孝文時，人民樂業，

年六七十翁，嬉戲如小兒。太平盛際，猶可想見。豈非學黃老師清淨致然哉。漢固不足徵也。老氏之書，大要言無爲不爭。此隆古帝王之事，雖湯、武猶難之。當周之衰，紫氣度關而西也。感慨時變，述五千言，而後行其辭，隱其旨，深其望於當世也。厚書既傳，非無宗尚。其學者刑名深刻之術，神仙玄遠之說，不能相發，而返以相病，況註者以百數，又不皆究其著經之本意。南谷杜君《原旨》最後出，乃斷之曰：是吾師探古史而作，以述義、軒、堯、舜之道者也。蓋老氏職藏室史，舊聞未遠，垂衣結繩之治，粲然在目。文莫信於史，以古史徵之，而使人易信，實自今杜君始。班固論道家清虛自守，合於堯之讓，視君略焉。抑固之志，九流析儒與道，道原於天聖，聖之所授受，夫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而專以是名家，果老氏意耶。向今用其說，粹然壹返乎。古孔氏之道，亦將有助矣。君出儒家，從老氏學，能无私所主，而折衷二者之間，賢哉。余雖愚昧，未究厥旨，異時計籌山中，分白雲半席地，質疑辨惑，當有得於言語文字之外者。

玄經原旨發揮

綜述

杜道堅《玄經原旨序》 老子自孔子稱曰猶龍，莊周尊曰玄聖，歷代尊行其教，上尊號者至矣。竊觀由商歷周，九百餘年，三度散闢，四掌史職，著《道德玄經》二篇，橐籥天地玄同有無，實一天人之書。道堅嘗著《玄經原旨》，亦既脫藁，思昔觀復謝高士所編《實錄年譜》，記載頗詳，然引用年代尚多異同，久懷考正，未能也。今採摭《皇極》元會運世，參訂經旨，輯爲十有二章，非敢有作，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夫孔子本魯史，作《春秋》，始周平王。邵氏本《連山》，著《皇極經世書》，自堯始。愚之本《玄經》著《原旨》，復徵古史爲發揮，故不得不自先天始也。此書之旨，不惟有極以來，已然之世代可徵，而無極以前，未然之朕

兆庸有可推。後之有志古始者，當有考云。

黃石翁《玄經原旨序》

上古之初，人人老子，家家道德，言之不可聞，安有五千言以爲之經。大樸既散元經會之七，有聖人跨歷商周，笑視爭奪，遐想庸成大庭之不可復，於是出五千言以陳古義以正人心。青牛去遠微言轉堙，五千演爲數十萬言，將以發道德之所未盡，使博大真人與上三皇同時，必不著書，使後世盡漢文，盡蓋公。則原旨之書，亦不出於今之河上。此書自先天而來，十有二章，別自爲書，開闢古今，經緯理數，得函闢之的意，集玄學之大成。讀之者軒軒乎見鴻濛，泠泠然適建德，身世自遠，內外俱忘，亦猶淵明之羲皇，上禪宗之威音。前周茂叔之太極本無極，雖然運有汙隆，而古今無二。道術有分裂，而宇宙無兩身，安知老子之非先生，又安知先生之非我。異時白石洞天水光山色之中，從杖履而稽首三，問者必屬之我矣。

任士林《玄經原旨序》

生民果有初乎。夫開物成務，十三卦之外無餘聞，而雲火水龍鳥師之紀，郊子之學爲有徵。是故莊周之論容成而下，凡十二氏，夫豈寓言。黃帝以前封泰山者七十二，又豈臆說與？蓋五太肇而化育參，九紀終而甲歷作，推之而可求其故，邇之而可見其倪者，《易》《老》而外，惟《皇極》一書而已。然嘗論之，元會運世大年也，歲月日時小年也。皇帝王伯之所由分，開物閉物之所由遂，其可究者。日甲月已星癸，爲少昊之世，而甲子紀年。日甲月午星甲，爲夏禹之日，而王道始著。然則六萬四千八百有一年以往之故，斷自堯。甲辰而上，豈無可載之事，特簡策散落，舉之而無其徵，此堯夫所由略也。南谷杜尊師，道際兩朝，學探古始，嘗以謂一身之八卦，爲盤古開天之徵，一日之旦夜，爲開物閉物之辨。故摭諸古史歷書所稱九紀，參之老子微意，迄禹二會半以前，逆推而分初中後三皇氏，以系人極既立之事。由是而求之，則於《皇極》一書爲有原始之補，而其意則尊皇道、尚帝德而已也。題其書曰《原旨發揮》，分爲十二章。上六章至周而終，下六章述老子本末。大抵發明老子身爲藏史，凡三皇五帝之書，無不目見，所著五千言，辭玄旨邃，隱然無名古史，故取之以補邵子之所不陳，殆人間宜有書也。尊師老子徒也，謂言涉天人不可也，然使爲國家者，得其言而用之，則君俞於上，臣敏於下，斯民罔玄穆之化，或者老子意乎。於是乎叙。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二卷，杜道堅述。《原旨發揮》十有二章，前六章述皇王伯道德功力之叙，後六章述太上降生受經西遊之畧，總之外理炁象數。

道德真經全解

綜 述

時雍《道德真經全解序》 混元五千文，注解行於世者亦多矣。類皆分章析句，前後不相貫穿，智鑿臆說，非自得之學。致微言奧義，闡而不明，鬱而不發，覽者病於多岐，莫知所向。故人邵去華自真定復歸於亳，出《道德全解》示僕，莫知名氏。玩味紬繹，心目洞開，平昔疑難，渙然冰釋。內外混融，義若貫珠，度越常情陪萬，殆非世學所能擬議。蓋高仙至人，愍世哀蒙，披發玄奧，所謂道隱無名，而善貸且成者也。僕既得斯文，不忍獨善，遂勉兩金諸友，哀諸好事，命工鏤版，以廣其傳。

道德真經解

佚 名

綜 述

佚名《道德真經解序》 聖人以神藏寂寞，道在杳冥，周流六虛，而莫足以知其然，酬酢萬變，孰敢以窺其跡？則一往一來而以元自虛，一

造一化而以真自修，又奚有言以好辯哉？聖人默而思之，輿情至愚，必待引之而後動，群性至昏，必待誨之而後悟，此所以有言載於方冊，垂乎不朽，以爲常善之救矣。洎乎千載，厥道彌遠。先聖之意，昧者不能取；至真之言，愚者不能達。況我老君之書，言明而理遠，文近而旨幽，若不釋而申義，衆人視之則有如天之遠，而不能炳若丹青矣。是致今因行化得屈塵寰，不免援毫以彰大義，庶幾乎指示而已。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

綜述

寇才質《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序》 僕草澤無名之野人也，素不以進取介意。及冠之後，酷嗜恬淡之樂，究丹經卜筮之術。至於晚年，讀古人書，披閱諸子，探賾聃經之奧，章章有旨，可謂深矣遠矣。因觀諸家解註，言多放誕，互起異端，朱紫叢亂，殆越百家，失其古道本真，良可歎也。獨莊、列、文、庚四子之書，迺老氏門人親授五千言教，各著撰義與相同。其餘諸解，紛紜肆辯，徒以筆舌爲功，虛無爲用，了無所執，又豈可與四子同日而語哉。僕昔隨仕嘗遊京都，得余高道。講師略扣玄關，盡爲空性之說，不能述道之一二。內省不疚，深其造道而自得，欲以拯世欲之多蔽，悼聖道之不行，又恐膠疑泥惑之流，翻起蜂喧之議，故摭其四子，引其真經，集爲一編，計一十卷，以破雷同之說，因目之曰《四子古道義》。又述經史疏十卷，以相爲之表裏。今幸苟完是論，非當恃其臆說，不惟新當時聞見，抑爲千古之龜鑑也。請好事君子幸無哂焉，偃息之暇，因援筆而直書之。

劉譔庭《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序》 竊聞莊、列、文、庚者，迺老氏之門人高弟也。當比周時，皆親授五千言教，探道德之奧旨，捨四子之外，其孰能與於此哉？今之諸集解，義多浮誕，了無所執，各尚異端，百無一當。尚辭者逞於談辯，遺於體要；玩理者拘於淺近，昧乎指歸。是

以大道隱於小成，固閉而不能開，久屈而不能伸，由是天下莫不以空性爲科，邪說爲惑，皆不能反于正道也。今古裏寇志道者，多聞博識，有生知自然之性，自幼及冠，心不掛細務，不以名利爲急，酷嗜恬淡之樂。然而經史不輟，於涉獵諸子之中，僻好《道德》二篇，閱及舊注，背義者多，故慨然篤志，累日滋久，不捨晝夜，遂成一編之書，以論道德之根本。然猶不肯恃己所長，輒引莊、列、文、庚爲證，庶息天下未達者之謗議也，迺目之曰《四子古道義》十卷。或隨經辯注，或總章定名，纂達義者有一百餘家，譏改本者近八百餘家。尊上古結繩之化，述聖人體道之規，誚尚怪以遺真，鄙泥空而失治。門目備次，章句有歸。鬼神之說，斥之於無稽；方術之事，屏之於不用。其道之功用，燦然靡所不載，可使後之宗風者，開卷見道而不勞聰明。昔孔子推高老氏之言，故嘗歎之猶龍，以其變化不測，可謂玄德深矣遠矣。驗之於古，考之於今，俾人甚易知，甚易行，爲萬世之龜鑑者，不據是論，余何言哉？於戲聖道之興，信有乎時業，得觀高論，醉眼豁然，如披霧而睹光明，蓋天之未喪斯文也。謹援筆直叙，跋之卷尾，姑以讀先生之用心耶。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十卷，古裏寇才質集。其解多以《南華》《通玄》二經理會。

道德真經集義大旨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三卷，凝遠大師劉惟永編集。內有谷神圖、三十幅圖、得一圖、道生一圖、出生入死圖、道生德畜圖、太虛肇一圖、

九天生神圖、四始圖、應心爲用圖、玄牝圖、天門開闔圖、守雌圖、十有三生死圖、十有三攝生無死圖、道德階梯等圖。

道德真經章句訓頌

綜述

張嗣成《道德真經章句訓頌序》 太上老君，道大而德宏，守約而施博，藏大用於無用之地，寓無不爲於無爲之中，超乎太極之先而不爲古，行乎三極之後而不爲今。得其高明者曰天，得其博厚者曰地，日月得之以代明，四時得之以錯行，山川得之以流峙。洪者纖者、高者下者、飛者潛者、動者植者各得其一而爲萬物，靈於物者爲人。舉不能出乎範圍，曲成之外，吾求其故而不得，強名曰道。非聖人無以此道，非經無以載此道，是故道難聞，因經而後聞，道難見，因經而後見。誦是經者，倘有得於無爲之緒，則可以脩身，可以齊家，可以安民，可以措天下於太平。雖然，此特其粗耳。《南華經》云：「其塵垢秕糠，猶將陶鑄堯舜者。非耶？若夫性根命蒂，交攝互融，妙有真空，微言顯說。險語稜層，則孤峰絕岸；至味澹泊，則元酒大羹；其澄涵，則鏡裏之花；其窈沈，則水中之月。可以默契而不可以言悟，可以神遇而不可以跡求。自非別具隻眼，與老君相見於寥廓惚恍間者，未易影響其萬一也。吾祖正一真君，兩承神馭，下降西蜀，親授至道，發五千万言外之旨，無餘蘊矣。家世守之，蓋千數百載，嗣成貌焉傳嗣，累奉德音，以遵行太上老君經教，爲祝釐第一義。是以每於三元開壇傳錄告祝之餘，必即此經敷暢之，使在壇弟子及慕道而來者如魚飲水，各滿其量。然四方萬里人人提耳而誨之，日亦不足矣。爲老君弟子而不知老君之道，猶終日飽食而不識五穀，終夜秉燭而不識火也。不惟自負其身，豈不深負聖朝崇尚經教之意哉。以是不自揆，輒釋其義，以爲章句。非敢自謂得老君之旨，然使吾門弟子與夫尊德樂道之士得而玩之，倘有悟入，則金丹不在他求，而至道吾所固有，功成行滿，

法身不壞，亦券內事耳。所謂千載而下知其解者，猶且暮遇之也。凡我同志，可不勉旃。

道德會元

綜述

李道純《道德會元序》 竊謂伏羲畫易，剖露先天。老子著書，全彰道德。此二者，其諸經之祖乎。今之學者未造其理，何哉？蓋由不得其傳耳。予素不通書，因廣參遍訪，獲遇至人，點開心易，得造義經之妙。於是罄其所得，撰成《三天易髓》，授諸門人，惟老子《道德經》未能究竟。一日有傳濟庵者携紫清真人《道德寶章》示予，觀其注脚，頗合符節，其中略有未盡處，予欲饒舌，熟思之未敢。後有二三子，各出數家解注請益於予，先以正經參對，多有異同。或多一字，或少一字，或全句差殊，或字訛舛，互有得失，往往不同。予嘆曰：「正經尚爾，況注解乎？或問其故，曰：始者，抄寫人差誤爾。或開板有失點對，或前人解不通處妄有增加，以訛傳訛，支離錯雜故也。曰：孰爲是？曰：《河上公章句》、紫清《道德寶章》頗通。曰：何故？曰：與上下文理血脉貫通者爲正。曰：諸家解義如何？曰：所見不同，各執一端耳。曰：請問其詳。曰：蓋由私意揣度，非自己胸中流出，故不能廣而推之也。得之於治道者執於治道，得之於丹道者執於丹道，得之於兵機者執於兵機，得之於禪機者執於禪機。或言理而不言事者，或言事而不言理者，至於權變智謀，旁蹊曲徑，遂墮於偏枯，皆失聖人之本意也。殊不知聖人作經之意，立極於天地之先，運化於陰陽之表，至於覆載之間，一事一理，無有不備，安可執一端而言之哉？予遂饒舌，將彼解不通處及與聖人經義相反處，逐一拈出，舉似諸子，衆皆曰然。自後請益者屢至，不容緘默，遂將正經逐句下添簡注脚，釋經之義，以證頤神養氣之要。又於各章下總言其理，以明究本窮源之序。又於各章後作頌，以盡明心見性之機。至於修齊治平、紀綱法

度、百姓日用之間，平常履踐之道，洪纖巨細，廣大精微，靡所不備於中。又作正辭究理二說，冠之經首，明正言辭，究竟義理，以破經中異同之惑，目之曰《道德會元》。俾諸後學密探熟味，隨其所解而入，庶不墮於偏枯，會至道以歸元也。惟是言辭鄙俚，無非直解，經義未敢自以爲是。然較之諸本，其庶幾焉與我同志，其鑒諸時。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二卷，清菴瑩蟾子李道純元素述。以正經逐句下添一注脚，又於各章後作頌，大類禪宗。

道德真經註

林志堅

綜 述

林志堅《道德真經註序》 道尊德貴，天地覆載。無窮古聖先賢，經典註釋良多。出生入死，名爲修身之法。無爲而化，深乃治世之方。明心見性之人，乃知谷神不死一章最佳。治國安民之士，故解以正治國一篇深妙。人生於世，莫過如此。余因閒暇之時，靜觀聖賢之妙典，豈悟造化之淵源。愚意忘自以假太上老君道德經典始終相因，以正經註于正經之下，以經解經，略知經意，豈能表裏相通，熟讀玩味，自然解悟正經之玄妙。入道之門戶，立德之根基，可謂明矣。司馬光曰：非常之道，故非常人之所知。朱文公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余常切思，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愚意不避僭越之愆，互相引證，豈爲序註，何能盡善也歟。候來之君子見之勿吝，必須刪削，以求斧正，深爲良矣。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二卷，玄門開真弘教大真人廣陵仁齋林志堅註，以本經解本經。

道德真經註

吳 澄

著 錄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 《道德真經註》四卷，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錄。據澄年譜稱：大德十一年，澄辭疾歸，自京南下，留清都觀，與門人論及《老》、《莊》、《太玄》等書，因爲正厥訛誤，而著其說。澄學出象山，以尊德性爲本，故此註所言，與蘇轍指意略同。雖不免援儒入墨，而就彼法言之，則較諸方士之所註精邃多矣。篇末有澄跋云：莊君平所傳章七十二，諸家所傳章八十一，然有不當分而分者。定有六十八章，上篇三十二章，三千三百六十六字，下篇三十六章，二千九百二十六字，凡五千二百九十三字。然大抵以意爲之，不必於古有所考。蓋澄好竄改古經，故於是書，亦多所更定，殆習慣成自然云。

道德真經三解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四卷，玉賓子鄧錡述。內有三解。一曰解

經，惟以正經句讀，增損一二虛字，使人先見一章，正意渾然天成，無有瑕謫。二曰解道，直述天地大道始終，原反其數，與理若合符節。一曰解德，交索乾坤，顛倒水火，東金西木，結汞凝鉛，一動一靜，俱合大道。凡五萬餘言，名曰三解。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經

綜 述

朱元璋《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經序》 朕本寒微，遭胡運之天，更值群雄之並起，不得自安於鄉里，遂從軍而保命，幾喪其身，而免於是乎。受制不數年，脫他人之所制，獲帥諸雄，固守江左，十有三年，而即帝位，奉天以代元，統育黔黎。自即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宵晝遑遑，慮穹蒼之切。鑒於是，問道諸人，人皆我見，未達先賢。一日，試覽群書，檢間有《道德經》一冊，因便但觀，見數章中盡皆明理，其文淺而意奧，莫知可通。罷觀之後旬日，又獲他卷，注論不同。再尋較之，所注者人各異見，因有如是。朕悉視之，用神盤桓其書久之，以一己之見，似乎頗識，意欲試注，以遺方來。恐令後人笑，於是弗果。又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而棄市，暮有百人而仍爲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恐。復以斯經細睹其文之行用，若濃雲靄群山之疊嶂，外虛而內實，貌態彷彿，其境又不然。架空谷以秀奇峰，使昔有崑崙，倏態成於幽壑。若不知其意，如入混沌鴻濛之中。方乃少知微旨，則又若皓月之沉澄淵，鏡中之睹實象，雖形體之如然，探親不可得而捫撫。

況本經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以此思之，豈不明鏡水月者乎？朕在中宵而深慮，明鏡水月，形體雖如，却乃虛而不實，非着象於他處，安有影耶？故仰天則水月象明，棄鏡捫身，則知己象

之不虛，是謂物外求真，故能探其一二之旨微。遂於洪武七年冬十二月甲午，著筆強爲之辯論，未知後世果契高人之志歟？朕雖菲材，惟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故悉朕之丹衷，盡其智慮，意利後人，是特注耳。是月甲辰書成，因爲之序。

道德真經集義

綜 述

張宇初《道德真經集義序》 太上道德上下篇，凡五千餘言，內而葆鍊存養之道，外而修齊治平之事，無不備焉。此所謂內聖外王之學也。史氏列之申韓間，世因稱之黃老刑名，則與道家者流之所謂大殊，不能無病焉。蓋周衰，王道浸微，其垂世拯俗之意寓焉，而非一本諸自修也。而曹參蓋公以清靜無爲有驗於治，其用之去經世之理不遠矣，矧出世之教由是而大者焉。或不求其端緒之奧，一概訾以爲虛無怪誕之說，是豈真知道者哉。古今注疏凡百餘家，各持其見，而必以辭理該貫者爲善，苟理塞義晦，辭雖工無取焉。盱江道紀危大有，端謹有志，行間探索諸家，擇其尤善者，類編成集，將募工鐫梓以傳，其志亦勤矣。使善味之者求之言外，踐之身心，則葆鍊存養之道內充，而修齊治平之事亦外著矣。道豈二哉，因其請，遂冒書於篇首。

危大有《道德真經集義序》 太上道德經，乃吾道經之祖也，以無爲自然爲體，以謙退慈儉爲用，以致修齊治平之道，靡不具焉。葛玄真人曰：五千文實道德之源，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天人自然之經。倪文節公曰：老子五千文，誠修身治國之要道，濟時救世之良劑也。由此而觀，非特道經之祖也，三教諸經，亦豈外此而別有其理哉。當今聖明在位，特加崇尚，復設道司以掌其教，後之學者，必諳通經義，然後授以度牒。奈何世俗凋弊，讀亦未知，況其義乎。大有嘗於祝釐之暇，將諸家注釋校之，

或異或同，有得有失，學者於此不能無惑，於是將河上公及何心山等十餘家注解，取其訓釋詳明，理長意同而不牽強者，集成一部，上下二卷，名曰《道德經集義》，欲俾後之學者，知一定之論，而無異同之惑也。若夫因義以明經，因經以造道，而樂乎無爲之業者，豈無其人焉。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十卷，盱江危大有集義。以無爲自然爲體，以冲和默契爲用，內而葆煉存義，外而清靖臨民。

老子翼

著 錄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老子翼》三卷，明焦竑撰。竑有《易筌》，已著錄。是編輯韓非以下解老子者六十四家，而附以竑之《筆乘》，共成六十五家，各采其精語，哀爲一書。其首尾完具，自成章段者，仿李鼎祚《周易集解》之例，各標舉姓名，列本章之後。其音義訓詁但取一字一句者，則仿裴駰《史記集解》之例，聯貫其文，綴本章末句之下。上下篇各爲一卷，附錄及考異共爲一卷，不立道經、德經之名，亦不妄署篇名，體例特爲近古。所采諸說，大抵取諸《道藏》，多非世所常行之本。竑之去取，亦特精審，大旨主于闡發元言，務明清淨自然之理，如葛長庚等之參以道家爐火、禪學機鋒者，雖列其名，率屏不錄，於諸家註中，爲博瞻而有理致。蓋竑于二氏之學，本深于儒學，故其說儒理者，多涉悠謬，說二氏之理者，轉具有別裁云。

御定道德經注

著 錄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道德經注》二卷，順治十三年大學士成克鞏恭纂，仰邀欽定，御製序文，發明是書。本非虛無寂滅權謀術數之學，注中亦備論日用常行之理，治心治國之道，於是猶龍之旨，燦然明顯矣。此經自河上丈人而下，注釋著錄者凡八十餘家，積三百餘卷。其間或爲之解，或爲之疏，或爲之音，或爲之章句，或爲之譜，或爲之傳。其人則名臣若羊祜、蘇轍，名儒若王弼、王肅，逸士若嚴遵、孫登、陶弘景、戴逵、皇甫謐，道流若葛洪、杜光庭輩，多所闡述。而梁武帝、唐明皇、宋徽宗、明太祖，亦各有注解。見淺見深，隨其識趣，而於老聃本旨，未免在離合顯晦之間。是注參取衆說，簡要明暢，真足以益心智，閱治理，非徒以究清淨無爲之說而已也。

老子說畧

著 錄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老子說畧》二卷，國朝張爾岐撰。爾岐有《儀禮鄭注句讀》，已著錄。《道德經》，解者甚多，繳繞穿鑿，自生障礙。爾岐是編，獨屏除一切，畧爲疏通大意。其自序謂：「流覽本文，讀有未通，輒以己意占度，稍加一二言於句讀隙間，覺大義犁然。迴視諸注，勿計不能讀，亦已不欲讀」云云。又有自跋，稱：「人問朱子，道可道如何解？應之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

常名。朱子生平未嘗解《老》，使其解《老》，此即其解《老》之法，亦可謂解一切諸書之法，要在不執解求解，反之是書以解是書而已」云云。蓋其大旨，在於涵泳本文，自得理趣，故不及縱橫權譎之談，亦不涉金丹黃白之術，明白簡當，頗可以備參覽焉。

道德經注

著 錄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 《道德經注》二卷，附《陰符經注》一卷，國朝徐大椿撰。大椿有《神農本草經百種錄》，已著錄。是編以老子舊注，人人異說，而本旨反晦，乃尋繹經文，疏通其義。仍分上下二篇，而削其道經、德經之目。仍分八十一章，而削其章名，但以每章第一句標題。其字句參考諸本，取其詞意通達者，其訓詁推求古義，取其上下融貫者。其所詮釋，主乎言簡理該，大旨與張爾岐《老子說略》相同，而研索較深，發揮較顯。在《老子》註中尚為善本，附載《陰符經》一卷，詁以易理，義亦可通。惟其凡例，詆訶古人，王弼註，謂之膚近，河上公註，謂之文理不通，未免過當。又謂老氏之學，與六經旨趣，各有不同。六經為中古以後文物極盛之書，老氏所云養生修德治國用兵之法，皆本上古聖人相傳之精意，故其教與黃帝並稱，其用甚簡，其效甚速。漢時循吏師其一二，已稱極治云云。亦不免務為高論。夫老子生乎亂世，立清淨之說以救之，特權宜拯弊之一術，猶曰不藥得中醫耳。蓋公以是術教曹參，亦適當秦虐之後，人思休息，猶適當靜攝可愈之病耳。必謂老氏欲以此術治萬世，非老氏之本意。至於黃帝以七十戰定天下，一切禮樂刑政，無一非其所制作，古書具在，班班可考。必謂黃帝以無為治天下，尤非黃帝之實事。大椿此書，於《老子》之學，不為無見，而躋《老子》於六經上，則不可以訓。故錄存其書，而附辨其說如右。

道德經說奧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道德經說奧》一卷，舊本題朱孟嘗撰。附刻朱翊鉅廣謙堂集後。明宗室命名，每府以二十字為次，其下一字則偏旁取五行相生。此曰孟嘗，蓋其字號，惟未審即翊鉅作，或其子孫所作耳。其書於每章之後寥寥各贅數言，殊未盡老氏之旨。

道德經編註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道德經編註》二卷，國朝胡與高撰。與高字岱瞻，黟縣人，雍正癸卯舉人。是書謂《老子》今本相沿，章句多舛，乃遍訪古本，考正其文，併註釋其義。而篇中分合增改之處，絕不註所據者何本，未免無徵。其謂《老子》與六經相發明，亦蘇轍之緒論。每章註釋之後又有附解，則其弟與宗所續。與高之註成於雍正甲寅，與宗之解成於乾隆戊辰。據與宗自跋，仍其兄之餘意云。

讀道德經私記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讀道德經私記》二卷，國朝汪縉撰。縉字大紳，吳縣人。是書以《易》義解《老子》。前有自序曰：釋《老子》者多矣，別於諸子方外與《易》相出入者私記之。蓋其大意，欲於諸註之外獨標新義。然晉人清談，實合《老》《莊》與《易》爲一。王弼以《老子》解《易》，人人類能言之。即三語掾之故實，亦非僻事也。

道德經懸解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道德經懸解》二卷，國朝黃元御撰。元御有《周易懸象》，已著錄。是書多以養生家言訓釋《老子》。於原文章次多所變更，字句亦多有竄亂。謂之改本老子可也。

南華真經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五卷。莊子，宋人也，名周，字休生，睢陽蒙縣嘗爲漆園吏。學無所不窺，要本歸於老氏之言，著書三十三篇，十萬餘言。唐封南華真人，書爲《南華真經》。

莊子註

著 錄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 《莊子註》十卷，晉郭象撰。象字子元，河南人，辟司徒掾，稍遷至黃門侍郎，東海王越引爲太傅主簿。事迹具《晉書》本傳。劉義慶《世說新語》曰：註《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註外，別爲解義，妙演奇致，大暢元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爲人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註。乃自註《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晉書》象本傳亦采是文，絕無異語。考劉孝標《世說》註引《逍遙遊》向、郭義各一條，今本無之，《讓王》篇惟註三條，《漁父》篇惟註一條，《盜跖》篇惟註三十八字，《說劍》篇惟註七字，似不應簡畧至此，疑有所脫佚。又《列子》「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二句，張湛註曰：《莊子》亦有此文，併引向秀註一條。而今本《莊子》皆無之，是併正文亦有所遺漏。蓋其亡已久，今已不可復考矣。

《文獻通考》卷二二一《經籍考》三八 郭象注《莊子》十卷。晁氏曰：莊周撰，郭象注。周爲蒙漆園吏。按《漢書志》本五十二篇，晉向

秀、郭象合爲三十三篇，《內篇》八，《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唐世號《南華真經》。自孔子沒，天下之道術日散，老聃始著書垂世，而虛無自然之論起。周又從而羽翼之，培擊百世之聖人，殫殘天下之聖法，而不忌其言，可謂反道矣。自荀卿、楊雄以來，諸儒莫不關之，而放者猶謂自游方之外，尊其學以自肆。於是乎禮教大壞，戎狄亂華，而天下橫流，兩晉之禍是已。自熙寧、元豐之後，學者用意過中，見其書末篇論天下之道術，雖老聃與其身皆列之爲一家，而不及孔子，莫不以爲陽詆孔子而陰尊焉，遂引而內之。殊不察其言之指歸宗老氏邪？宗孔氏邪？既曰宗老氏矣，詎有陰助孔子之理也邪？至其論道術而有是言，蓋不得已耳。夫盜之暴也，又何嘗不知主人之爲主人邪？顧可以其智及此，遂以爲尊我，開關揖而進之乎？竊懼夫禍之過乎兩晉也。

東坡蘇氏《莊子祠堂記》曰：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蹠》、《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漏不入於道。反覆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雖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剿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辯。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之本意。

《朱子語錄》曰：莊、列亦似曾點底意思，他也不是專學老子，吾儒

書他都看來，不知如何被他睥見這箇物事，便放浪去了。今禪學也是恁地。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着臣伏，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背爲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爲無君，此類是也。又莊子比列子見較高，氣較豪，他是事事識得，却又蹴踏了，以爲不足爲，列子却有規矩。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曾相遇，又不聞相道及？」先生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是在僻處自說。孟子平生足跡只在齊、魯、滕、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止於梁而止。然當時南方亦多異端，如陳良之類是也。」

陳氏曰：按《晉郭象傳》，向秀解莊子，未竟而卒，頗有別本還流。象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然向義今不傳，但時見陸氏《釋文》。

南華真經註疏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三十五卷，郭象註、成玄英疏。

《文獻通考》卷二一《經籍考》三八 成玄英《莊子疏》三十三卷。晁氏曰：唐道士成玄英撰。本郭象注，爲之疏義。玄英字子實，陝州人，隱居東海。貞觀五年召至京師，加號西華法師。永徽中流郁州，不知坐何事。書成，道士元慶邀文學賈鼎就授大義。序云周字子休，師長桑公子。《內篇》理深，故別立篇目。《外篇》、《雜篇》，其題取篇目二字而已。

南華真經新傳

著 錄

著 錄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

《南華真經新傳》二十卷，宋王

雱撰。雱字元澤，臨川人，安石之子。未冠登進士，累官龍圖閣直學士。事蹟具《宋史》。安石傳。是書體例略仿郭象之注，而更約其詞，標舉大意而不詮文句。謂內七篇皆有次序編貫，其十五外篇、十一雜篇，不過藏內篇之宏綽幽廣。後附拾遺雜說一卷，以盡其義。史稱雱睥睨一世，無所顧忌，其狠愎本不足道，顧率其傲然自恣之意，與莊周之澁濇肆論、破規矩而任自然者性若相近，故往往能得其微旨。孫應鰲謂取言不以人廢，諒矣。《文獻通考》作十卷，此本倍之，疑《通考》誤脫二字。或明代重刊，每卷分而為二歟？王宏撰《山志》曰：注《道德》、《南華》者，無慮百家，而呂惠卿、王雱所作，頗稱善。雱之才尤異，使當時從學於程子之門，所就當不可量。又曰：竊又疑惠卿之姦諂、雱之恣戾，豈宜有此，小人擅名，或倩門客為之，亦未可知。案小人有才而無行，自其天性。邢恕何嘗不及程子之門，而一旦決裂，不可收拾。安見雱之必有所就？至於雱之材學，原自出羣，王安石所作新經義，惟《周禮》是其手稿，其餘皆雱之助成。蔡條《鐵圍山叢談》言之甚詳。又何有於《莊子注》而必需假手乎？宏撰所言，不過好為議論，均未詳考其實也。

莊子疏

《文獻通考》卷二二一《經籍考》三八

文如海《莊子疏》十卷。晁

氏曰：唐文如海撰。如海，明皇時道士也，以郭象注放乎自然而絕學習，失莊生之旨，因再為之解，凡九萬餘言。

南華真經口義

綜述

林希逸《南華真經口義序》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睢陽蒙縣。在戰國之初，與孟子同時，隱遁而放言者也。所著之書名以莊子，自分為三，《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雖其分別次第如此，而所謂寓言、重言、卮言三者，通一書皆然也。《外篇》、《雜篇》則即其篇首而名之，《內篇》則立為名字，各有意義，其文比之《外篇》、《雜篇》為尤精，而立言之意則無彼此之異。陳同甫嘗曰：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若莊子者，其書雖為不經，實天下所不可無者。郭子玄謂其不經而為百家之冠，此語甚公。然此書不可不讀，亦最難讀。東坡一生文字，只從此悟入。《大藏經》五百四十函，皆自此中紬繹出。左丘明、司馬子長諸人筆力，未易敵此，是豈可不讀。然謂之難者，何也。伊川曰：佛書如淫聲美色，易以惑人，蓋以其語震動而見易搖也。況此書所言仁義性命之類，字義皆與吾書不同，一難也；其意欲與吾夫子爭衡，故其言多過當，二難也；鄙略中下之人，如佛書所謂為最上乘者說，故其言每每過高，三難也；又其筆端鼓舞變化，皆不可以尋常文字蹊徑求之，四難也；況語脉機鋒多如禪家頓宗所謂劍刃上事，吾儒書中未嘗有此，五難也。是必精於《語》、《孟》、《中庸》、《大學》等書，見理素定，識文字血脉，知禪宗解數，具此眼目而後知其言意，一一有所歸著，未嘗不跌蕩，未嘗不戲劇。而大綱領大宗旨未嘗於聖人異也。若此眼未明，強生意見，非以異端邪說鄙之，必為其所恐動，或資以誕放，或流而空虛，則伊川淫聲美色之喻誠不可不懼。希逸少嘗有聞於樂軒，因樂軒而聞艾軒之說，文字血脉稍知梗概。又頗嘗涉獵佛書而後悟其縱橫變化之機，自謂於此書稍有所得，實前人所未盡究者。最後乃得呂吉甫、王元澤諸家解說，雖比郭象稍為分章析句，而大旨不明。因王呂

之言，愈使人有疑於莊子。若以管見推之，則此書自可獨行天地之間，初無得罪於聖門者，使莊子復生，謂之千載而下，子雲可也。非敢進之作，聊與諸同志者共之。

著錄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 《莊子口義》十卷，宋林希逸撰。希逸有《考工記解》，已著錄。是編為其《三子口義》之一。前有自序，大意謂：讀《莊子》有五難，必精於《論》、《孟》、《學》、《庸》等書，見理素定，又必知文字血脉，知禪宗解數，而後知其言意。少嘗聞於樂軒，因樂軒而聞艾軒之說，文字血脉，頗知梗概。又嘗涉獵佛書，而後悟其縱橫變化之機，於此書稍有所得，實前人所未盡究者，云云。蓋希逸之學，本於陳藻，藻之學，得於林光朝。所謂樂軒者，藻之別號，艾軒者，光朝之別號。凡書中所稱先師，皆指藻也。序又謂「郭象之注，未能分章析句，王雱、呂惠卿之說，大旨不明，愈使人有疑於《莊子》」云云。今案郭象之注，標意旨於町畦之外，希逸乃以章句求之，所見頗陋。即王、呂二注，亦非希逸之所及。遽相詆斥，殊不自量。以其循文衍義，不務為艱深之語，剖析尚為明暢，差勝後來林雲銘輩以八比法詁《莊子》者，故姑錄存之，備一解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綜述

劉震孫《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序》 始余讀《莊子》，頗疑齊物之論，荒怪汗漫，若與物情戾。偶緣病卧，夢中有以木雞之說告者。因復取其書而繹焉，始悟其立言本指，最切於救時，而人或未之識。蓋自周德下衰，

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戰國諸侯，變觸並門，以糜爛其生民，其禍實起於不知分。莊子於是時，思有以覺其迷而砭其疾，故於《逍遙遊篇》首寓微言。其曰鳩鵲之不敢自擬於大鵬，物之知分者也。其曰許由不敢受堯之天下，人之知分者也。夫使天下而皆知分，則賤不慕貴，小不圖大，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君君而臣臣，父父而子子，舉一世莫不各安其天分之當然，而無僭踰爭奪天開之患。則夫物之不齊者，非必物物而齊之，而無不齊矣。且莊子與孟子同時，使其言而悖道，無補於世教，則孟子固亦距之矣。讀者泥其辭而不求其意，往往例以不經，目之如郭象所云者，是豈真知莊子哉。一日，中都道士褚伯秀，持所集《莊子解》，且附以己見，示余。余喜其會粹之勤，去取之精，而所見之多有超詣也，因舉余言告之。豐然謝曰：以分一字斷齊物之說，此非我所及也。願得以爲序，鋟諸木可乎？余曰：此臆說也，世豈無深於是書者？子其博訪而求印可焉？他日以復於我，相與訂之未晚也。若夫爲序，則不敢。

本心翁、文及翁《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序》 道一而已，形於言即爲二。故曰：道無問，問無應。又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然則忘言可乎？言可忘，則《南華經》不作矣；言不可忘，是以有《南華經》。既有《南華經》，是以有諸家解。雖然，《南華經》十萬餘言，未嘗不言而亦未嘗言。何者？其言皆寓言也，後之人求其所已言，而不求其所未言。尋行數墨，分章析句，言愈支而道愈離矣。雪蠟羽衣褚伯秀，身近尼五之天，而神遊乎漆園濮水之上，輯諸家解，斷以己見，筆之書以爲未足，且刻之梓以傳不朽，其用心亦勤矣。嗚呼！道以言而傳，昭氏之鼓琴也。道不可以言傳，昭氏之不鼓琴也。大音希聲，鼓不鼓琴，與音固無恙也。抑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可也。筌蹄豈魚兔哉？道也，言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噫！南華之經，諸家之解，褚之管見，子之臆說，是又寓言中之寓焉耳矣。

湯漢《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序》 古諸子之書，若孟氏之正，蒙莊之奇，皆立言之極至，後世雖有作者，無以加之矣。而《莊子》尤難讀，大聰明如東坡翁，自謂於《莊子》有得，今觀其文，間有說莊者，往往猶未契本旨。況雋惠卿流，毒螫滿懷，而可與於帝之縣解乎？近時釋莊者益衆，其說亦有超於昔人。然未免翼以吾聖人言，挾以禪門關鍵，似則似

矣，是則未是。余謂不若直以《莊子》解《莊子》，上絕攀援，下無拖帶，庶幾調適上遂之宗，可以見其端涯也。武林褚君伯秀，道家者流，非儒非墨，故其讀此書也，用志不分，無多歧亡羊之失，特欲索祖意於千載之上，會粹衆說，附以己見，采獲所安，不以人廢。白首成書，志亦勤矣。余視其目端而明，氣夷而靖，斯學之力也。余舊喜讀莊，時有欣然會心處，然未嘗筆之於冊。今老病目昏，嘉褚君之志有成而已，不暇一二勘其得失矣。君既竭力以板行其言，且屬余序其篇首。余笑曰：彼刻雕之工未竟歟，則釋椎鑿而上者能爲君序之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序》 張湛《列子釋文》載：莊子，宋之蒙城人，爲梁漆園吏，著書五十二篇，郭象合爲三十三篇，註之。一云：向秀先註《莊子》二十八篇而卒，郭象得其書，足成之以行於世，後向氏別本出，故向、郭二註文義一同。碧虛子陳景元註卷首叙云：莊子師長桑公，受其微旨，著書十萬餘言，目曰《南華》，論內篇三字標題者是其舊，外、雜篇則爲郭象所刪修。今通計正文，止存六萬五千九百餘字。唐開元十九年，侍中裴光庭請冊四子，天寶元年詔：冊《莊子》，宜依舊號，曰《南華真經》，義取離明英華，發揮道妙也。竊詳南華之號，其來久矣。似是上天職任所司，猶東華南極之類，不可以人間義理臆度，故諸解無聞焉。謹表出以備解題一難，俟傳識考訂之。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 卷三 一百六卷，武林道士褚伯秀述。此解內集郭象、呂惠卿、林疑獨、陳詳道、陳景元、王雱、劉槩、吳儔、虞齋、趙以夫、竹溪、林希逸、李士表、王旦、范無隱等，會粹衆說，附以褚公之解。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一百六卷，宋褚伯秀撰。伯秀，杭州道士。其書成於咸淳庚午，下距宋亡僅六年。周密《癸辛雜識後集》載至元丁亥九月，與伯秀及王磐隱游閬古泉，則入元尚在也。其書纂郭象、呂惠卿、林疑獨、陳祥道、陳景元、王雱、劉槩、吳儔、趙以夫、林希逸、李士表、王旦、范元應十三家說，而斷以

己意，謂之管見。中多引陸德明《經典釋文》，而不列於十三家中，以是書主義理，而不主音訓也。成元英疏，文如海正義，張潛夫補注，皆間引之，亦不列於十三家，以從陳景元書采用也。范元應乃蜀中道士，本未注《莊子》，以其爲伯秀之師，故多述其緒論焉。蓋宋以前解莊子者，梗槩畧具於是。其間如吳儁、趙以夫、王旦諸家，今皆罕見傳本，實賴是書以傳，則伯秀編纂之功，亦不可沒矣。前有劉震孫文，及翁湯漢三序，皆咸淳初所作也。

莊子翼

著 錄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莊子翼》八卷，《莊子闕誤》一卷，《附錄》一卷，明焦竑撰。竑有《易筌》，已著錄。是編成于萬曆戊子，體例與《老子翼》同。前列所載書目，自郭象注以下凡二十二家。旁引他說，互相發明者，自支遁以下凡十六家。又章句音義，自郭象以下凡十一家。今核其所引，惟郭象、呂惠卿、褚伯秀、羅勉學、陸西星五家之說爲多，其餘特間出數條，畧備家數而已。又稱褚氏《義海》引王雱注內篇，劉概注外篇，《道藏》更有雱《新傳》十四卷，豈其先後所注不同，故並列之歟？今採其合者著于編，仍以《新傳》別之，云云。今考書中所引，自雱《新傳》以外，別無所謂雱注。而《養生主》注引劉概一條，則概注亦有內篇，其說殆不可解。蓋明人著書，好誇博奧，一核其實，多屬子虛。萬曆以後，風氣類然，固不足以深詰也。至于支遁注《莊》，前史未載，其《逍遙遊》義，本載劉孝標《世說新語》注中，乃沒其所出，竟標支道林注，亦明人改頭換面之伎倆，不足爲憑。然明代自楊慎以後，博洽者無過于竑，其所引據，究多古書，固較流俗注本爲有根據矣。

莊子通義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莊子通義》十卷，明朱得之撰。得之有《宵練匣》，已著錄。此書以爲莊子之書命辭跌宕，設喻險奇，人多謂其荒唐謬悠，不知異者辭也，不異者道也。故爲作通義，并加旁註以詳釋之。先是，宋咸淳間錢塘道士褚伯秀嘗作《義海纂微》，未行於世。王潼錄其遺藁，以授得之，得之因附刻於每段之下。先列《通義》，次及《義海》。前有得之自序。案伯秀《義海纂微》，採掇詳博，今原本尚存，已著於錄。得之所解，議論陳因，殊無可採。至於評論文格，動至連篇累牘，尤冗蔓無謂矣。

解 莊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解莊》十二卷，明陶望齡撰。望齡字周望，號石簀，會稽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諡文簡。事蹟附見《明史·唐文獻傳》。是編僅寥寥數則，歸安茅兆河取與郭正域所評合刻之，均無所發明。

南華經副墨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南華經副墨》八卷，明陸西星撰。西星字長庚，號方壺外史，不知何許人。焦竑作《莊子翼》，引西星之說頗多，則其人在竑以前。書首有其從子律序，作於萬曆戊寅，則與竑相距亦不遠也。是書編次，一依郭象本，而以《天道》篇虛、靜、恬、淡、寂、寞、無、爲八字，分標八卷。每篇逐節詮次，未爲韻語，總論一篇之旨。其名副墨，即取《大宗師篇》副墨之子語也。大旨謂《南華》祖述《道德》，又即佛氏不二法門，蓋欲合老釋爲一家。其言博辨恣肆，詞勝於理。其謂《天下》篇爲即《莊子》後序，歷敘古今道術，而以己承之，即《孟子》終篇之意，則頗爲有見。故至今註《莊子》是篇者，承用其說云。

讀莊小言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讀莊小言》一卷，明文德翼撰。德翼有《宋史》存，已著錄。此書就《莊子》諸篇隨筆記其所得，然未能拔奇於舊註之外。

藥地炮莊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藥地炮莊》九卷，明方以智撰。以智有《通雅》，已著錄。是編乃所作《莊子》解。藥地者，以智僧號也。以《莊子》之說爲藥，而已解爲藥之炮，故曰炮莊。大旨詮以佛理，借滉洋恣肆之談，以自摠其意。蓋有託而言，非《莊子》當如是解，亦非以智所見真謂《莊子》當如是解也。

古今南華內篇講錄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古今南華內篇講錄》十卷，題林屋洞藏書。不著撰人名氏，亦不著時代。卷一爲南華旨要，皆言註《莊》之大旨。其第五節云：洞庭今日首提虛用，其言何徵，亦惟得宗印於雲莊先師。卷二以莊子寓言一篇升冠於諸篇，前有小序云：洞庭山縹緲峯林屋洞天夢蝶易師從蕙谿老農學易於天都峯，嘗會門弟子詳說《南華》反約旨要，弟子三林輩因記錄師語，著爲成書。而《南華旨要》中又有莊子至今二千年語，以長歷推之，當爲明末國初人也。卷三爲逍遙遊。卷四爲齊物論。卷五爲養生主。卷六爲人間世。卷七爲德充符。卷八爲大宗師。卷九爲應帝王。卷十爲天下。蓋以《寓言》爲《莊子》前序，以《天下》爲《莊子》後序。而內七篇之次第，亦先後不同。其說以郭象註爲今本，以向秀註爲古本。然秀註，《經典釋文》尚引之，而陳氏

《書錄解題》已稱亡佚。宋以來諸家書目皆不著錄，不知何由見之。且古人一書無兩序，其有序者必附於末。最可考者，《呂氏春秋》之序在十二紀末，《史記》自序，《漢書》序傳、揚雄《太元》《法言》、王符《潛夫論》、袁康《越絕書》，下至劉勰之《文心雕龍》諸序，亦皆在書末。此以前序後序指為古本，是用後世之例推測三代，其為依託無疑。又《唐書·藝文志》稱唐天寶元載尊《莊子》為《南華真經》，而此乃云加之南華之名，吾茲未之聞焉。意者郭子歟？向子歟？其在後之人歟？吾無聞焉耳矣。烏在其見古本也。

南華評註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南華評註》，國朝張坦撰。

坦字方平，號一菴，泰安人。是書成於康熙戊午。自序謂廣求古註數十餘家，採其簡當，刪其繁蕪，又參以己意，為之評釋。別為或問十條，列於卷首。今案其書，分段加評，逐句加註，皆不言本某家之古註。其註似徐增之說唐詩，其評亦如金人瑞之評《西廂記》《水滸傳》而已。觀其或問第二條，以莊子為風流才子，可知其所見矣。

莊子解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莊子解》三卷，國朝吳世

尚撰。世尚，貴池人。是編成於康熙癸巳。所說止《莊子》內七篇。大

經籍總部·四輔真經部

旨引莊子而附之儒家，且發揮其文字之妙。觀其目錄後附記，稱向來解《莊子》者惟林西仲可觀，但有不盡洽乎文義者。是不知古有向、郭。又開卷即云莊子自名其書曰《南華經》。是併《唐書·藝文志》亦未考也。

南華通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南華通》七卷，國朝孫嘉

淦撰。嘉淦有《春秋義》，已著錄。是編取《莊子》內篇，以時文之法評之，使起承轉合，提掇呼應，一一易曉。中亦頗以儒理文其說。

南華本義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南華本義》二卷，國朝林

仲懿撰。仲懿不知何許人。是編祇註《莊子》內篇，語多附會。如釋《逍遙遊》，以北冥有魚為太極靜而生陰，化而為鵬為太極動而生陽。以南冥北冥為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類。皆強生意見。其餘詮釋，亦多類金人瑞、徐增之流。

南華簡鈔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南華簡鈔》四卷，國朝徐廷槐撰。廷槐字立三，號笠山，會稽人。雍正庚戌進士。是編於《莊子》內篇全錄其文，外篇、雜篇頗有刊削。漁父、盜跖、讓王、說劍之屬，則全篇刪之。每篇各為詳註。其論文論理，純以妙悟不測為宗。大抵原本禪機，自矜神解也。

南華摸象記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南華摸象記》八卷，國朝張世榮撰。世榮字無夜，錢塘人。乾隆甲子舉人。其學以禪為宗，因以禪解莊子。以《天下》篇為《莊子》自序，以《寓言》篇為開宗第一為首卷，如林屋洞《南華講錄》之說。其下則悉取外篇之文附內七篇之後，亦明人移掇《管子》、《晏子》之意。其篇目皆依佛經之例，以內篇之名標曰某品某品。刪去盜跖、漁父、說劍三篇，又刪去蔣閭勉數段。每篇之首，各為宗旨，敘其所以分并之故。昔蘇軾撰《莊子祠堂記》，欲刪漁父、盜跖等篇，然不過託之文字，非真有刪本。今則分割併附，又多所芟蕪。是直修改《莊子》，非註釋《莊子》矣。

觀老莊影響論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觀老莊影響論》一卷，明釋德清撰。德清字登印，全椒人。即當時所稱慈山大師者也。其書多引佛經以證老莊，大都欲援道人釋，多愴恍恣肆之言。以其借老莊為名，故姑附之道家。其曰影響論者，取空谷傳聲，衆響斯應之義也。

冲虚至德真經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三卷。列子名禦寇，鄭人也，著書八篇。天瑞第一、黃帝第二、周穆王第三、仲尼第四、湯問第五、力命第六、楊朱第七、說符第八。唐封冲虚至德真人，書為《冲虚至德真經》。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 《列子》八卷，周列禦寇撰。劉向校定為八篇，以禦寇為鄭穆公時人。柳宗元辨為緇公時人，考據極確。唐天寶元年，冊為冲虚真人，尊其書為《冲虚真經》。宋景德間，加至德二字。宋元謂是書亦多增竄，非其實。高似孫《子略》以《莊子·天下篇》歷叙墨翟以下諸子，不及禦寇，司馬遷亦不傳列子，遂為後人薈萃而成之，皆於理或近。似孫又謂出於莊子之寓言，並無其人，則太臆斷矣。晉張湛嘗為之注，詞旨簡遠，可亞於王弼注《老》，郭象注《莊》，其注鍊石補天之類，皆妙得寓言之旨。葉夢得乃詆其逐事為解，反多迷失。蓋夢得僻於佞佛，欲取《列子》書一一比附於禪學，故於湛之注，

合己說者則以為微知其意，不合己說者則惡其害己而排之，非篤論也。其《楊朱》、《力命》二篇，宗元以所稱魏牟、孔穿皆在列子以後，疑為楊朱之書，然劉向以來並無是說，今亦不取焉。

著 錄

冲虚至德真經釋文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二卷，唐當塗縣丞殷敬順撰。列子新書目錄，碧虚子陳景元補遺。

綜 述

冲虚至德真經解

碧虚子《冲虚至德真經釋文序》 夫莊子之未生，而列子之道已汪洋汗漫，充滿于太虚而無形時可聞也。故著書發揚黃老之幽隱，剖抉生死之根柢，墮毀解袞，決疣潰癰，語其自然而不知其然，意其無為而任其所為。辭旨縱橫，若木葉乾殼；乘風東西，飄飄乎天地之間無所不至。而後莊子多稱其言，載於論說，故世稱老莊而不稱老列者，是繇莊子合異為同，義指一貫，離堅分白，有無并包也。昔列子陸沈圃田四十年而人莫識，藏形衆庶在國而君不知，天隱者也。人有道而人莫譽，道豈細也夫；書有理而世罕稱理，豈粗也夫。之人也，之書也，深矣遠矣，與物返矣，不其高哉！僕自總角，好讀是書，患無音義，解所闇惑。及長游天台山洞柏於司馬微水帳之下，獲爛書兩卷，標題隱約乃列子釋文，紙墨敗壞，不任展玩而急手抄錄。其脫落蠹碎，漫滅棧損，十亡四五矣，而紙尾題云唐當塗縣丞殷敬順纂衡岳墨希子書，遂草寫藏於巾衍。後於潛山覽有唐道士徐靈府手寫列子，泊盧重玄注就於藏室，繙景德年中國子監印本，參有校無，會同帖異，比得國子監印本經并注，脫誤長乙共一百六十字，集成訛謬同異一卷，附於釋文之後，已而補亡拾遺，復其舊目。前人所解最善者，如程是豹之別名齋乃泰丙兩字古文。此其博學而多識者，其有越略，惟埃同志損益啟悟。熙寧二年九月九日碧虚子題序。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 《冲虚至德真經解》八卷，宋江適撰。適自署杭州州學內舍生，始末未詳。是書乃所註《列子》，據舊刻標題，蓋經進之本。其稱《冲虚至德真經》者，案《唐書·藝文志》，天寶元年詔號《莊子》為《南華真經》、《列子》為《冲虚真經》、《文子》為《通元真經》、《亢倉子》為《洞靈真經》故也。《老》、《莊》二子，自王弼、郭象作註以後，著錄者不下百數十家。《列子》則隋唐二志著錄者，惟張湛所註八卷。陸德明作《經典釋文》，有《老》《莊》而無《列子》。陳振孫《書錄解題》載當塗丞殷敬順補作釋文二卷，今亦不傳。《宋史·藝文志》亦僅增政和御註八卷，今並未見。焦竑《國史經籍志》所載盧重元孫鶚註及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其存佚益不可據。今行於世者，張湛以外，惟林希逸《口義》及適此書而已。此書焦竑稱二十卷，與今本不符。然今本首尾完具，不似缺佚。竑所著錄，大抵褻抄史志書目，舛漏相仍，偽妄百出，所記卷數，不足憑也。張湛註，旨趣簡遠，不尚繁詞。適此註，則全仿郭象註《莊》之體，擺落訓詁，自抒會心，領要標新，往往得言外之旨。其間如《周穆王》篇註云：「穆王亦丹臺之舊侶也，謫降人間，塵俗之氣，尚未深染，故能安棲聖境。此雖下乘之所居，豈胎生肉人所能到哉。」殆似杜光庭、林靈素輩之語，未免自穢其書。然大致文詞都雅，思致超遠，足以雁行郭象，平揖張湛。林希逸書，不足以嬰其意也。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

綜 述

毛麾《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序》 太史公叙黃老而先六經，蓋知崇道術矣。何偶遺《列子》劉向迺校勘成書，其言明內外，證死生，齊物我，大抵與蒙莊合。至於謂不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周之爲蝶、蝶之爲周，若出一口矣。然後世注說傳者，俱少《列子》。在晉有張湛，唐有盧重玄。方之《南華》，湛則郭象，盧則成玄英也。逮宋政和，有解而左轄范致虛謙叔亦有說。當是時，天下立道學，與三舍進士同教養法。儒臣王禮上言：《莊》《列》二書，羽翼老氏，猶孔門之有顏、孟。微言妙理，啟迪後人，使黃帝之道粲然復見，功不在顏、孟之下。宜詔有司講究所以崇事之，禮從之。故其書大行。平陽逸民高守元善長收得二解，並張、盧二家，合爲一書。誠增益於學者，因之得以叩玄關、探聖闕，致廣大而盡精微，顧不韙歟。竊嘗謂訓詁之義，自昔爲難，盧序曰：千載一賢，猶如比肩；萬代有知，不殊朝暮，可爲喟然歎息也。大定己酉春季月，承務郎前同知沁州軍州事雲騎尉賜緋魚袋致仕。毛麾序。

劉向《進列子表》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爲進，以賢爲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棧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

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張湛《序》 湛聞之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興、傅穎根，皆王氏之甥也，並少遊外家舅始周。始周從兄正宗、輔嗣，皆好集文籍。先並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傅氏亦世爲學門，三君總角競錄奇書。及長，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避難南行。車重各稱力並有所載，而寇虜彌盛，前途尚遠。張謂傅曰：今將不能盡盡所載，且其料簡世所希有者，各各保錄，令無遺棄。穎根於是唯齋其祖玄成子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比亂，正興爲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婿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略，明群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慧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壞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辭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南子，玄示、指歸，多稱其言。遂注之云爾。

盧重玄《叙》 劉向云：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理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頗有可觀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張湛序云：其書大略，明群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慧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一域，窮達無假智力，理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壞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重玄以爲黃老論道久矣，代無曉之者。咸以情智辯其真宗，則所論雖多，同歸於不了。所詮雖衆，但詳其糟粕，莫不以大道玄遠，遙指於太虛之中。道體精微，妙絕於言詮之表，遂使真宗幽翳，空傳於文字；至理虛無，但存其言說，曾不知道之自我，假言以爲詮，得意忘言，

雜 錄

離言以求證，徒以是非生滅之思慮，因情動用之俗心，矜彼道華，求名喪實。我開元聖文神武皇帝知道爲生本，至德非言，廣招四方，傍詢萬宇，冀有達其玄理，將欲濟於含生。小臣無知，偶慕斯道，再承聖旨，重考微言。謹尋《列子》之書，輒詮註其宗要，竊懷智此，非欲指南，儻默契於希夷，猶玄珠於象罔，是所願也，非敢望焉。論曰：夫生者何耶？神與形會也；死者何耶？神與形離也。形有生死，神無死生，故老子曰谷神不死，死而不亡者壽也。然此之死生，但約形而說耳，若於神用，都無死生。神本虛玄，契真者爲性；形本質礙，受染者爲情。至人忘情歸性則近道；凡迷矜性殉情則喪真，是故墮支黜聰，道者之恒性；貪生惡死，在物之常情。不矜愛以損生，不祈名而棄寶，故《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養生，可以盡年也。代人以不求於名則縱心爲惡，此又失之遠矣。何則？人笑亦笑，人號亦號，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復安得爲不善耶？是知神爲生主，形報神功；神有濟物之功，形有尊崇之報；神有害物之用，報有賤陋之形。故神運無窮，形有修短，報盡則爲死，功著則別生。亦由清白者遷榮，貪殘者降黜。約位而說也，形不變則位殊；約神而辯也，神不易而形改。至人了知其道，故有而寶真。真神無形，心智爲用，用有染淨。凡聖所以分，在染濁者則爲凡，居清淨者則爲道。道無形質，但離其情，豈求之於冥漠之中，辯之於恍惚之外耳？故老子曰：吾道甚易知，甚易行，而不能知，不能行，其故何也？代人但約形以爲生，不知神者爲生主；約氣以爲死，不知神者爲氣根。繫形則有情，迷神則失道。封有惑本，溺喪忘歸。聖人嗟其滯執之如此也，乃歎夫知道者不易逢矣。故曰：千里一賢，猶如比肩；萬代有知，不殊朝暮者，惜之深矣。豈不然耶？儻因此論，以用心去情智以歸本，損之又損，爲於無爲，然後觀列子之書，斯亦思過之半矣。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二十卷。晉張湛、唐盧重玄解、宋政和訓、宋左丞范致虛解、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經籍總部·四輔真經部

《政和解序》 道行于萬物，物囿於一曲。世之人見物而不見道，聖人則見物之無非道者，真僞立而夢覺分，有無辯而古今異。得者不以智，失者不以愚，而窮達之差生于力命之不對。爲我者廢仁，爲人者廢義，而楊朱、墨翟之言見笑於大方之家。子列子方且冥真僞而兩忘，會有無於一致，得喪窮達，付之自爾。爲我兼愛，通於大同，而深憫斯民之迷。見利而忘其真，如彼爲盜，如彼攫金，迷而不反，馳而不顧。故著書八篇，以明妙物之神獨往獨來于範圍之外，而常勝之道持後守柔於不爭之地。其說汪洋大肆，籍外之論，託言於黃帝、孔子。要其歸，皆原於《道德》之指，然考其言，曠其意，究其所造，至其見神巫而心醉，觀伯昏無人之射而伏地，卒其所以進乎道者，止於乘風而歸，則其去莊周也遠矣。《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猶有所待也。嗚呼，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天下之至神、老氏之實體。朕萬機之餘，既閱五千言，爲之訓解，又嘗注《莊子·內篇》，而子列子之書不可以無述也，聊釋以所聞，以俟後聖之知我者。政和戊戌閏九月初日序。

《范左丞解吳師中撰序》 世之所貴者，書也，書不過語。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得其意者，雖忘言可也。不明其意，非唯貴，非所貴，且又族坐錯立而共排之，烏足與言大方之家？列子，蓋鄭國有道之士，觀其立教坐議，闡揚性命之理；而救世發藥之言，超越諸子。言意之表，大抵以混元爲宗；而屬辭設喻，駸駸乎與《莊子》並駕而馳矣。俗學世師，窘束於名物，不能越拘攣之見，而尋其闕闕，遂相與拒之。於聖智之外。若司馬遷，尤尊道家之學，而獨不與爲列傳；劉向博物洽聞，校讎群書，乃指《穆王》《湯問》之篇爲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其排而斥之若此。豈非不明其意之所隨而失其所貴哉？伏見政和訓解，知其解於萬世之後，恢崇道教，將欲引天下之人反其性命之情而還太古，賜至渥也。迺命靡泮之儒，兼習道經，而老莊之書，一經大手，煥若日星。觀而化者，得所法象，不復可置議論矣。至《列子》書，張湛嘗爲之注，而舛

駁尤甚，非特不得立言之法，抑亦失經之旨，故士每患之。則得是書之意者，雖欲忘言，其可得耶？左丞范公太初先生比於燮理之餘，親爲訓釋，推其意若出於列子之心，究其說足以解學者之蔽，微言妙道，歷數千百年間，一旦廓然，若披雲霧而睹青天，俾讀其書者，不待降席而得於目擊之際，則所以上裨吾君道化之方，其利博哉。爰因摹刻以廣其傳，謹題編之首云。宣和元年孟秋望日序。

文子

著錄

列子辨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列子辨》二卷，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康熙後壬寅自序，署其號曰復堂，不知何許人也。其註用林希逸《口義》本，稍爲刪削，而間附以劉辰翁評。卷首凡例稱：「《列子》刻本，書肆絕少。此特借鈔，其中必多譌字云云。則亦寒鄉之士，罕睹舊籍者矣。其辨論大旨，謂漢《藝文志》載《列子》八篇，典午之禍，典籍蕩然。六朝清談之士依傍《藝文志》所云而妄託之。然其所證據，特以文句臆斷之耳。考《柳宗元集》有《辨列子》一篇，摘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然特謂其不免增竄，不以爲僞也。高似孫《緯略》頗以《史記》無傳爲疑，又疑其出於後人之薈萃，然未敢定爲誰氏作也。是編漫無所據，竟毅然斷其出於六朝，極詆其文詞之惡，以朱筆勒其旁者，不一而足。文詞工拙，姑置無論。第考東晉光祿勳張湛所註，已疑其言鄭穆公以後事，與劉向所云鄭穆公時人不合。則書在東晉以前審矣。作者未見湛註，遂以爲出自六朝耳。觀其批篇首「將嫁於衛」句云：「嫁字諸書所無，但此書率多譌字，嫁或家字之譌。」不知《爾雅·釋詁》曰：嫁，往也。郭璞註引《方言》曰：自家而出謂之嫁，猶女出爲嫁。古訓炳然，乃橫生揣度，其空言臆斷可知矣。」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文子》二卷。《漢志》道家

《文子》九篇，注曰：「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案此班固之原注，《讀書志》以爲顏師古注，誤也。《隋志》載《文子》十二篇，注曰：「老子弟子。《七畧》有九篇，梁十卷亡。」二志所載，不過篇數有多寡耳，無異說也。因《史記·貨殖傳》有「范蠡師計然」語，又因裴駰《集解》有「計然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公子」語。北魏李暹作《文子注》，遂以計然、文子合爲一人。文子乃有姓有名，謂之辛鉞。案暹注，今不傳，此據《讀書志》所引。案馬總《意林》列《文子》十二卷，注曰：周平王時人，師老君。又列《范子》十三卷，注曰：並是陰陽歷數也。又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名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其書皆范蠡問而計然答。是截然兩人兩書，更無疑義。暹移甲爲乙，誤之甚矣。柳宗元集有《辨文子》一篇，稱其旨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嶮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詞，互相牴牾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爲聚斂以成其書歟？今刊去謬惡濫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發其意，藏于家。是此書不出一手，唐人固已言之。然宗元所刊之本，高似孫《子畧》已稱不可見。今所行者，仍十二篇之本，別本或題曰《通元真經》，蓋唐天寶中嘗加是號，事見《唐書·藝文志》云。

通玄真經註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十二卷，點然子註。文子姓辛，名鉞，一名計，葵丘濮上人也。師事老君，早聞大道，著書十有二篇，曰文子，歸本太上之言，歷陳天人之道，時變之宜，萃萬古於一篇，誠經世之樞要也。後唐玄宗時，有徵士徐靈府隱修衡嶽註文子之書上進，遂封通玄真人，號其書爲《通玄經》。

通玄真經續義

綜 述

吳全節《通玄真經續義序》 《文子》者，《道德經》之傳也。老子本《易》而著書，文子法老而立言。所以發明皇帝王伯之道。欲爲君者，必義軒之君；爲民者，皆大庭、葛天之民。其垂意於世亦深矣。後人莫究，或相詆訾。今南谷杜高士探易老之曠，合儒老之說，每以著書立言爲心。其行於世者，有《道德原旨》若干卷。初居吳興計籌山，授奇訪古，得文子故居之地，創白石通玄觀，復得《文子全書》。遂爲析篇章，分句讀，續義附說，使學者目擊道存。予嘗謂乾坤開闢之後，天道自北而南，聖朝肇基，朔方元運。一轉六合合爲家，洪荒之世復見。今日南谷應運著書以昭皇道，將措斯世於華胥氏之域。山林士不忘致君澤民之心，誠可尚也，吾教有人，喜而序其端云，至大三年六月旦日，玄教嗣師吳全節敬書。

黃石翁《通玄真經續義序》 古之士用人家國，必有世外隱者爲之師，磨礪淬厲，受其書，盡其道，然後功成而名立。越上有將軍范蠡，其師爲計然。計然親見聖人於衰周，懷至寶而不耀，嘗究觀天道、人事、彊弱、興廢、自然之理，著書十有二篇，蠡用之平吳而霸越，又以其緒餘全身肥家，三積三散，保其令名。觀蠡之始終以信其師之道，觀蠡屢對勾踐之言，皆其師之言也。其書與諸子爲道家。柳子厚芟除冗駁，掇取精微，自爲一書，頗發其意，惜不傳。南谷先生按圖以得計然舊居之山，踞高峰之峻峙，俯具區之渺瀰。既爲之築室肖象，復取《文子》作續義，融會貫通，削嶮就夷，發舒皇帝、王伯之蘊，與所著《玄經原旨》並行於代。先生有道者，其清勤儉素不爭而善勝，深得柱下宗旨。立言立事，見於薦紳韋布之所論著，固已勒堅石而鐫華梓矣。抑太史公之論陶朱，謂其苦身戮力與越深謀，又謂苦身戮力致產數千萬，復言之不厭。先生於此，事異而同其功，名高而不享其富，則其所以得於計然之書者，豈在文字章句之末？去之千載，真有若合符契者焉。獨恨名卿大夫知先生者多，登門問道不少，乃未能盡用其說，如古人之謀國，豈信道之未篤歟？山林之士不忘斯世，肉食其忘之歟？不然，所以尊吾老子之道者，何所爲而然也？余故表記范師友之所從，受于篇端，以俟至大。庚戌仲夏，廬山道士寓南真館黃石翁序。

杜道堅《通玄真經續義序》 古之君天下者，太上無爲，其次有爲。是故皇以道化，帝以德教，王以功勸，伯以力率。四者之治，若四時焉。天道流行，固非人力之能強，然則時有可行，道無終否。冬變而春存乎歲，伯變而皇存乎君。此文子作而皇道昭矣。文子，晉之公孫，姓辛氏，名鉞，字計然，文子其號。家睢之葵丘，屬宋地，一稱宋鉞。師老子學，早聞大道。著書十有二篇，曰《文子》。歸本老子之言，歷陳天人之道，時變之宜，萃萬古於一編，誠經世之樞要也。楚平王聘而問道，范蠡從而師之，勾踐位以大夫。佐越平吳，功成不有，退隱封禺之地，登雲仙去。吳興計籌之陽，乃其故處。唐玄宗時徵士徐靈府隱脩衡嶽，注文子之書上進，遂封通玄真人，號其書爲《通玄真經》。僕生江左，身老吳邦，訪文子之遺踪，建白石通玄觀，因獲《文子》故編，暇日分章續義，參贊玄風，若夫化教勸率、道德功力之辯，則不無望於世之大賢云爾。後學當塗

南谷子杜道堅謹序。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十二卷，杜道堅內經於章首多稱老子曰者，尊師也。此蓋當時記習老子之言，故不敢自有其名。書十有二篇，凡一百八十八章。此註隨意析之，增八十一章。章別其旨，題曰讚義。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 《文子續義》，宋杜道堅撰。道

堅字南谷，當塗人，武康計籌山昇元觀道士也。其始末無攷。是書諸家書目亦罕著于錄。惟牟巘《陵陽集》有爲道堅所作集，又別有計籌峯真率錄序，稱洞微先生祖常主昇元觀席，德壽宮錫之寶翰，至今歲某叩道堅，寔來上距祖君十二化，然才百年，云云。案自高宗內禪居德壽宮時，下至景定壬戌，正一百年，則道堅當爲理宗時人矣。《文子》一書，自北魏以來，有李暹、徐靈府、朱元三家註，惟靈府註僅存，亦大半闕佚。道堅因所居計籌山有文子故蹟，因註其書。所採諸家之說，不標姓名，但題曰舊註。道堅自爲說者，則題續義，以別之。自元以來，傳本頗稀，獨《永樂大典》尚載其文。其精誠、符言、上德、微明、自然、下德、上義七篇，首尾完備。道原、十守、道德、上仁、上禮五篇，原本失載。或修《永樂大典》之時已散佚不完歟，今檢原目次第，排錄成帙，所闕之五篇，亦仍載其原文，釐爲十有二卷，仍符隋、唐志《文子》舊數。書中字句，與世傳明代道潛堂刊本多所同異。其間文義兩通者，不可勝舉。其顯然訛脫者，如《符言》篇「求爲寧求爲治」句，明刊本作無爲，與上文義全反。又「不知言知病也」句，明刊本無言字，于義難通。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句，明刊本追字作足。又「內在己者得」句，明刊本內字作則。又「夫氣者可以道而制也」句，明刊本夫字作二。又《微明》篇「聖人見福于重關之內」句，明刊本見字作先。又《上義》篇「奇伎逃亡」句，明刊本逃亡作天長。均譌誤不可解，當以此本爲正。又《符言》篇「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惟聖人能之」二句，明刊本脫下一句。又「能成霸王者必德勝者也」句，明刊本脫德字。又《上義》篇

「故天下可一也」句，明刊本一字下衍人字。此類甚多。蓋道堅生當宋季，猶見諸家善本，故所載原文，皆可正後來譌誤。不但註文明暢，足以宣通疑滯也。

洞靈真經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一卷。庚桑子，一名亢倉子，楚者陳人也，著書有九篇。全道篇第一，用道篇第二，致道篇第三，君道篇第四，臣道篇第五，賢道篇第六，順道篇第七，農道篇第八，兵道篇第九。唐封洞靈真人，書封《洞靈真經》。

《文獻通考》卷二二一《經籍考》三八 《亢倉子》二卷。晁氏曰：唐柳宗元曰：「太史公爲《莊周列傳》，稱其爲書《畏累》、《亢倉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倉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實，又況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爲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爲術者，乃始爲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按唐天寶元年，詔號《亢倉子》爲《洞靈真經》，然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乃士元補亡者，宗元不知其故而遽詆之，可見其銳於譏議也。其書多作古文奇字，豈內不足者必假外飾歟？何璨註。

高氏《子略》曰：開元、天寶間，天子方鄉道家者流之說，尊表老氏、莊、列，又以《亢桑子》號《洞靈真經》，既不知其人之仙否，又不識其書之可經，一旦表而出之，固未始有此書也。處士王褒乃趨世好，迫上意，撰而獻之。今讀其篇，往往采諸《列子》、《文子》，又采《呂氏春秋》、《新序》、《說苑》，又時采諸《戴氏禮》，源流不一，往往論殊而辭異，可謂雜而不純，濫而不實者矣。

周氏《涉筆》曰：《庚桑楚》固寓言，然所居以忘言化俗，以醇和感天。今所著切切用誅罰政府，蓋全未識庚桑者。其稱「危代以文章取士，剪巧綺濫益至」，正指唐事。又補賊廣引俟赦，率是獄案文書。又一鄉、一縣、一州，被青紫章服，皆近制。既為唐人短淺者無書，不煩厚摺擊也。惟《農道》一書可讀，自合孤行。

陳氏曰：首篇所載，與莊子《庚桑楚》同。「亢倉」者，「庚桑」聲之變也。《崇文總目》凡九篇。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亢倉子》一卷，舊本題庚桑楚撰。唐柳宗元嘗疑之，宋晁公武《讀書志》、高似孫《子畧》皆稱：唐開元、天寶間尊《庚桑子》為《洞靈真經》，求其書不獲，襄陽處士王士源采諸子文義類者，撰而獻之。周氏《涉筆》摘其唐代以文章取士語，又摘其一鄉一縣一州被青紫章服語，謂指唐制。宋濂《諸子辨》亦摘其以人易民、以代易世為太宗諱，斷作之者為唐士。今考《孟浩然集》，首有宣城王士源序，自稱修《亢倉子》九篇。又有天寶九載韋涖序，亦稱宣城王士源藻思清遠，深鑒文理，常游山水，不在人間，著《亢倉子》數篇，傳之後代云云。則此書乃士源補撰，原非偽託，當時已明言之，後人疑者紛紛，蓋未之考也。惟是庚桑楚居于畏壘，僅見《莊子》。而《史記·莊周列傳》則云周為書如畏壘、亢倉子，皆空言無事。實則其人亦鴻濛雲將之流，有無蓋未可定。其書《漢志》、《隋志》皆不著錄。至于唐代，何以無所依據，憑虛漫求？毋亦士源先有此本，而出入禁中之方士如葉法善、羅公遠者，轉相煽惑，預為之地，因而詔求歟？觀士源自序稱：天寶四載，徵謁京邑。適在書成之後，是亦明證矣。然士源本亦文士，故其書雖雜剽《老子》、《莊子》、《列子》、《文子》、《商君書》、《呂氏春秋》、劉向《說苑》、《新序》之詞，而聯絡貫通，亦殊亹亹有理致，非他偽書之比。其多作古文奇字，與衛元嵩《元包》相類。晁公武謂內不足者必假外飾，頗中其病。詞人好異之習，存而不論可矣。《崇文總目》作九篇。馬端臨《經籍攷》作二卷。宋濂《諸子辨》則作五卷。此本僅有一卷，而篇數與《崇文總目》合，蓋猶舊本云。

洞靈真經註

著 錄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亢倉子》九篇，舊本題何纂撰，不著時代。柳宗元《讀亢倉子》稱：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為術者，乃始為之傳注，以教於世。則注自宗元時已有，然宗元不著注者姓名。晁公武《讀書志》乃作《亢倉子》二卷，何璨注。公武當南北宋之間，則何璨當在北宋以前。惟璨字從王，與今本小異，或傳寫異文歟？注文簡質，不類宋以後語，疑即宗元所見也。注中又雜以音釋，為明黃諫所補。卷末有諫跋。諫善作古字，所著有《從古正文》，頗迂怪不可行用。《亢倉子》多用奇字，與諫所學合，故諫喜而為之音釋。然與注糅雜，不復識別，是則明人竄亂古書之惡習也。《亢倉子》為王士源所補，高似孫《子畧》誤以士源為王褒，紕繆特甚。諫跋亦以為王褒所作，不能考正。蓋諫平生之精力，主于以篆改隸，以駭俗取名，其他皆未能深究，固其所矣。

黃帝陰符經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此經軒轅所著。文詞古奧涵蓄淵深。以知機為運用，以食時為先天，守三要為隄防，見五賊為觀執，所以觀其時而合其符，察其機而應其事，運生煞之柄，則神機鬼藏矣。

黃帝陰符經集注

綜述

諸葛亮《黃帝陰符經注序》 所謂命者，性也。性能命通，故聖人尊之，以天命愚其人而智其聖。故曰天機張而不死，地機弛而不生。觀乎《陰符》，造化在乎手，生死在乎人。故聖人藏之於心，所以陶甄天地，聚散天下而不見其跡者，天機也。故黃帝得之以登雲天，湯武得之以王天下，五霸得之以統諸侯。夫臣易而主難，不可以輕用。太公九十非不遇，蓋審其主焉。若使哲士執而用之，立石爲主，刻木爲君，亦可以享天下。夫臣盡其心而主反怖，有之不亦難乎？嗚呼，無賢君則義士自死而不仕，莫若散志巖石以養其命，待生於泰階。世人以夫子爲不遇，以秦儀爲得時，不然，志在立宇宙，安能馳心下走哉？文夫所恥。嗚呼，後世英哲審而用之，范蠡重而長，文種輕而亡，豈不爲泄天機？天機泄者，沉三劫宜然。故聖人藏諸名山，傳之同好，隱之金匱，恐小人竊而弄之。

著錄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 《陰符經解》一卷。舊本題黃帝撰，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良、諸葛亮、李筌六家註。《崇文總目》云：《陰符經叙》一卷，不解何代人叙，集太公以後爲《陰符經》註者凡六家，并以惠光嗣等傳附之。蓋即此書，而佚其傳也。晁公武《讀書志》引黃庭堅稱，《陰符》糅雜兵家語，又妄託子房、孔明諸賢訓註，則是書之註，以此本爲最古矣。案《隋書·經籍志》有《太公陰符鈐錄》一卷，又《周書陰符》九卷，皆不云黃帝。至唐李筌始稱於嵩山虎口巖得此書，題曰：魏道士寇謙之傳諸名山，而未曉其義，後於驪山逢老母傳

授微旨。其說怪誕，不足信。胡應麟《筆叢》乃謂蘇秦所讀即此書。故書非僞，而託於黃帝，則李筌之僞。考《戰國策》載蘇秦發篋，得太公陰符，具有明文。又歷代史志皆以《周書陰符》入兵家，而黃帝陰符入道家，亦足爲判然兩書之證。應麟假借牽合，殊爲未確。至所云唐永徽初褚遂良嘗寫一百本者，考文徵明停雲館帖所刻遂良小字《陰符經》，卷末實有此文。然遂良此帖，自米芾《書史》、《寶章待訪錄》、《宣和書譜》俱不著錄，諸家鑒藏亦從不及其名。明之中葉，忽出於徵明之家，石刻之真僞，尚不可定，又烏可據以定書之真僞乎？特以書雖晚出，而深有理致，故文士多爲註釋，今亦錄而存之耳。註中別有稱尹曰者，不知何人。卷首有序一篇，不著名氏，亦不著年月。中有泄天機者沈三劫語，蓋羣野道流之鄙談，無足深詰。惟晁公武《讀書志》中所引筌註，今不見於此本，或傳寫有所竄亂，又非筌之原本歟？

黃帝陰符經注 黃居真

綜述

黃居真《黃帝陰符經注序》 臣聞冥冥之中儼然脗合，不可以形言也。以形言之，上下殊勢，疑若有間，烏得而脗合哉？夫惟此以神與彼以神受，通六極爲一炁，含萬象爲一體，統乾坤爲一物，化機一發，妙用潛該，孰爲彼？孰爲此？庸詎知天地之神非吾之神，吾之神非天地之神邪？昔之至人，動與神契，靜與神俱，動靜之中，間不容髮，故能與太空爲人，與造物者爲友。空性不壞，吾體亦然，體性無殊，是謂得道。與道相得，乃能物物。今古一息也，晝夜一照也。世之淺人，知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是以役於陰陽，囿於變化，恣睢轉徙，曾莫之悟，又豈知冥冥之中儼然脗合者哉？此西王母所以闡揚道樞，丁寧詳複爲黃帝言之也。然而聖人之言，隱而顯，曲而中，定觀諸妙，冥參真有，汎觀諸微，默造深玄。以此退藏，何泥於虛？以此進爲，何拘於實？神仙抱一，富國安

民，強兵戰勝，特戲事爾。然是道也，豈他求哉？取諸身而足。微西王母不能告黃帝此言，微黃帝不能受西王母此道，二聖相值，若合符節，又豈在諄諄問應之間邪？著之典常，以詔天下來世，故曰《陰符》云爾。

黃帝陰符經注 沈亞夫

綜述

沈亞夫《黃帝陰符經注序》 夫《陰符》三百言，旨歸一也。《太玄》曰：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類降。聖人敷演天一地二三生，萬物稟一炁而生，是以修心合性，修性合炁，炁合虛無，虛無合體。然後執天行道，觀象法言，測三要之奧文，煉五行之正炁，陶甄日月，潛運坎離，察陰陽造化之權，通天地發生之理。經曰：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大哉。深窮妙旨，洞測真源，得之則長生，失之則輕命。有以見演道、演法、演術三字，古聖賢秘而存焉，乃天機密也，不可輕泄。今略注解，用導精微。直貴無文，易明大意。上則神仙抱一演道。夫演道者，還丹抱一之門，運炁走朝泥丸，人之元炁走於首，為之道字。《仙經》曰：長生不老，還精補腦。《太清玉訣》曰：若到河車地，黃金滿我家是也。中則富國安民演法。夫演法者，中去邪欲之心，上朝淳坎之水，為之法字。是心為帝王，坦然得一，正其法度，富國安民也。《太清玉訣》曰：若到褐河津，造白色，藏真是也。下則強兵戰勝演術。夫演術者，木生火，離中虛是水也，坎中實是火也，是以中心行，真水真火相伏，為之術字也。《太清玉訣》曰：若到紫精丹，不死亦不難是也。

黃帝陰符經解

綜述

蹇昌辰《黃帝陰符經解序》 夫人生天地之間，稟形者父母，受炁者陰陽，載萬物者身也。然身與道應於物，幽契乎人心者，唯《陰符》而已。昔庖犧氏沒，神農氏出，黃帝作書契，使倉頡觀鳥獸之形與天地之儀，運用萬物之象制為文字，鬼神泣，其大道裂於是乎？道一變至於事，事一變至於機，而機之用也，上有道德治國之行，中有全身保命之術，次有霸業安邦之理，備而無遺。當是時也，黃帝始祖，道家者流，欲廣真風，得元女三百餘言，復繫以一百餘字，總萬化之機權，統群靈之妙用，藏微隱妙，該天括地，其經簡，其義深，理歸於自得者也。竊嘗考諸家注解，理各異端，義執偏見，徒知《陰符》為黃帝之法言，非元女之所授。然觀《內傳》所載云：黃帝得元女授《陰符經義》，能內合天機，外契人事，則三百言實元女之所授，而百言乃黃帝之演繹者也。故辭要而旨遠，義深而理淵，觀其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然進乎象矣。知此則《陰符》之義盡矣，後世不可以加諸。昔者，孔子之講《易》而繫其辭，則《易》之道無餘蘊，誠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復何言哉？臣所以輒刪諸家舊解，創為新註，所顯證用，貴無錯焉。且黃老設教，道貴集虛，高言廓論，離世異俗，不誘塵俗之耳目，唯露聖賢之腹心。玩志者得其衆妙，博物者造其至微，制自三皇，道敷萬代，益聖主之謀，資賢臣之用。上至秦漢，下及隋唐，將相名臣，高真逸士，箋注者不勝其數矣。今《陰符》之用，妙在天機，苟造乎心，豈云小補？

黃帝陰符經注解

綜述

任照一《黃帝陰符經注解序》 道之所貴者書也，書之所貴者言也，言之所貴者意也。故大道無言，非立言無以明乎理；大象無形，非立象無以測乎奧。象之妙非言不宜，言之妙非學不傳。

混元皇帝有言：吾學而得之，非得於自然也。意者未有不因學而能鑒道者也。蓋一真之妙，道體顯然，其不知者天地相遠，知之者豈離目前？蓋上真慈憫，垂元法於世中，撈撓群生，立教之言，言盡詮而理隱乎意也。黃帝《陰符》書三百餘言，直指人心，使諦觀天道與人道，有陰符契機之理。故言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臣愚，嘗覽後人注解，往往穿鑿，不究經旨，首尾言意，但分門臆說汗漫，使學者無所適從。臣愚不揆，謾有解釋，非敢僭符聖教以光己說，蓋得至人一言，方敢注釋，以補萬分之一，待將來者矣。

黃帝陰符經集解

綜述

袁淑真《黃帝陰符經集解序》 黃帝智窮恍惚，思極窈冥，辯天人合變之機，演陰陽動植之妙。《經》云：知之修鍊，謂之聖人。所言黃帝得之以登雲天，信其明矣。黃帝闡弘道義，務欲救人，或恐後來昧於修習，乃簡集其要三百餘言，洞啟真源，傳示於世。賢人秘隱，寔曰《仙經》，世人相承，俱謂兵法。此經文少而義博，詞近而理深。先儒數賢，並精注解，義終省略，使中土或存或亡。泊乎唐隴西李筌，尤加說釋，亦不立章疏，何以光暢玄文？驪山母云：《陰符》三百言，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又曰：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人之法，下有

強兵戰勝之術。聖母發明三體，此乃三章顯然。儒流因循，然無分析。今輒叙三章之要義，以爲上中下三卷，各述其本，因義亦有等威，先註略舉其綱宗，後疏冀陳其周細，非廁前賢之廣達，聊申後學之寡文耳。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陰符經集解》三卷，宋袁淑真撰。是書前有淑真銜，稱朝散郎行潭州長沙縣主簿。其里貫則未詳也。其本亦分三篇，引驪山老姥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之說。惟末附一段祇五十八字，又與諸本不同。

黃帝陰符經疏

綜述

李筌《黃帝陰符經疏序》 少室山達觀子李筌，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採方術。至嵩山虎口巖石壁中，得《陰符》本，絹素書，朱漆軸，以絳繒緘之。封云：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其本糜爛，應乎灰滅。筌略抄記，雖誦在口，竟不能曉其義理。因人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鬢髻當頂，餘髮倒垂，弊衣扶杖路旁，見遣火燒樹，自語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筌驚而問之，曰：此是《黃帝陰符》上文，母何得而言？母曰：吾受此符三元六甲周甲子矣。謹按《太一遁甲經》云：一元六十歲，行一甲子，三元行一百八十歲，三甲子爲一周，六周積算一千八十歲。年少從何而知？筌稽首再拜，具告得處。母笑曰：年少顙頰貫於生門，命輪齊於月角，血腦未滅，心影不偏，性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是吾弟子也。然五十六年當有大厄。因出丹書符，冠杖端，刺筌口，令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乃坐樹下，說《陰

符》玄義。言竟誠筌曰：《黃帝陰符》三百言，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參演其三，混而爲一。聖賢智愚，各量其分，得而學之矣。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人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聖人學之得其道，賢人學之得其法，智人學之得其術，小人學之受其殃，識分不同也。皆內出於天機，外合於人事，若巨海之朝百谷，止水之含萬象。其機張，包宇宙，括九夷，不足以爲大；其機彌，隱微塵，納芥子，不足以爲小；觀其精微，《黃庭》八景不足以爲學；察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爲文；任其巧智，孫吳韓白不足以爲奇。是以動植之性、成敗之數、死生之理，無非機者。一名《黃帝天機》之書。九竅四肢不具，慳貪、愚癡、風癩、狂誑者，並不得聞。如傳同好，必清齋三日，不擇卑幼，但有本者爲師，不得以富貴爲重、貧賤爲輕，違者奪二十紀。《河圖》、《洛書》云：黃帝曰：聖人生，天帝賜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紀，主一歲，若有過，司命輒奪算，算盡奪紀，紀盡則身死。有功德，司命輒與算，算得與紀，紀得則身不死，長生矣。每年七月七日寫一卷，藏諸名山巖石間，得算一千二百本命；日誦七遍，令人多智慧，益心機，去邪魅，銷災害，出三尸，下九蟲，所以聖人藏之金匱，不妄傳也。母語畢，日已晡矣，曰：吾有麥飯相與爲食。因袖中出一瓠，令筌取水。筌往谷中盛水，其瓠忽重可百餘斤，力不能制，便沉於泉，隨覓不得。久而却來，已失母所在，唯留麥飯一升。筌悲泣號訴，至夕不復見。筌乃食麥飯而歸，漸覺不飢，至令能數日不食，亦能一日數食，氣力自倍。筌所注《陰符》並依驪山母所說，非筌自能。後來同好，敬爾天機，無妄傳也。

著 錄

《文獻通考》卷二二一《經籍考》三八 十一賢注《陰符經》一卷，李筌注《陰符經》一卷。晁氏曰：唐少室山人、布衣李筌註。云《陰符經》者，黃帝之書，或曰受之廣成子，或曰受之玄女，或曰黃帝與風后、玉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陰者，暗也。符者，合也。天機暗合於事機，故曰「陰符」。皇朝黃庭堅魯直嘗跋其後云：「陰符出於李筌。熟

讀其文，知非黃帝書也。蓋欲其文奇古，反詭譎不經。蓋糅雜兵家語，又妄說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訓註，尤可笑。惜不經柳子厚一掊擊也。」

《朱子語錄》：閻邱主簿進《黃帝陰符經傳》，先生說：「《握奇經》等文字，恐非黃帝作，唐李筌爲之。聖賢言語自平正，却無蹊畎如許。」

《崇文總目》：自太公而下，註傳尤多。今集諸家之說合爲一書，若太公、范蠡、鬼谷子、諸葛亮、張良、李筌、李合、李鑒、李銳、楊晟凡十一家，自淳風以下皆唐人。又有「傳曰」者，不詳何代人。太公之書，世遠不傳，張良本傳不云著書，二說疑後人假托云。又有《陰符經叙》一卷，不詳何代人敘，集太公以後爲《陰符經》註者凡六家，并以惠光嗣等傳附之。

黃帝陰符經講義 夏元鼎

綜 述

樓昉《黃帝陰符經講義序》 班孟堅志《漢藝文》，錄兵書四種，以權謀言者十三家，以形勢言者十一家，以陰陽言者十六家，以技巧言者亦十三家。雖門分戶析，各專其一，然血脉未嘗不相爲貫也。孟堅之言曰：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然則四家實一家也。雖然，孟堅以形勢、陰陽、技巧總之以權謀，吾獨以權謀、形勢、技巧總之於陰陽，蓋天地之間，一陰一陽而已矣。權謀則有縱閉矣，形勢則有離合矣，技巧則有翕張矣，而所以爲之縱閉、離合、翕張者，陰陽之變化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范蠡之謀吳也，精察於贏縮蚤晏之節，而推極於稻蟹之無種，然一鼓而俘之，既以此謀人之國。亦以此自謀其家，所謂後人發先人。至趁時若猛獸鷙鳥者，非陰陽之用乎？而權謀、形勢、技巧固行乎其間矣。古文善爲兵者，未有不通乎陰陽者也。風后之握奇，武侯之八陣，李衛公之孤虛烏占，特其著者爾。抑又有進此者，張

留侯親屈圯下之膝，受書於老人，蘇長公深排之，以為安知秦之世無隱君子者，吾亦以為秦之世安知無神仙者，子房蓋偶有所遇耳。《陰符經》黃帝所著，文詞古奧奇澀，讀者尚不能句，況敢下一注脚乎？夏君宗禹自浙來閩，手一編示予，則所著講義也。夏君少從永嘉諸大老游，而竊獨好觀此書，然未盡解也。他日之上饒，嘗默禱曰：未登龍虎榜，先登龍虎山。夜感異夢，後遇至人於祝融峰頂，若有所授者。復取是書讀之，章斷句析，援筆立成，若有神物陰來相助。此豈模擬料度如世之箋傳義疏云爾哉？是必有油然自得而默契者矣。雖然，兵與神仙，未易言也，言兵則流於詭譎變詐，言神仙則流於恍惚誕謾。神仙豈自外求哉？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神仙即兵。通乎神仙則知兵，通乎兵則知神仙矣。神明逸終身隱華山，而累世為名將，姚平仲京城小不利，或者以為遁去不死也。特吾儒之所謂神仙者，固在此而不在彼耳。讀夏君之書者，又當以是觀之。

留元剛《雲峰入藥鏡箋序》 東嘉夏宗禹奇偉倜儻之畫策，從事制幕，轉徙邊徼，數奇不耦。浩然遊方，訪飛昇還返之術，宜參默授，會粹箋解謁予書之。昔蘇東坡謂安期生世知其為仙者也，然太史公曰：蒯通善齊人安期生，生以策干項羽。羽不能用，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每讀此，未嘗不廢書而歎，仙者非斯人而誰為之？故意戰國之士，如魯仲連、虞卿，皆得道者歟。虞卿不忍魏齊，問行去趙，困梁失相，窮愁著書。蒯通說信不聽，陽狂為巫，逃亨客參，自序其說，是得為知道耶？必也。不肯仕宦，好持高節，辯魏客帝秦之害，罷燕將聊城之守。壽以金而辭，則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不忍為也。欲爵之而逃，則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嗟乎，有若魯仲連而後可以為仙也。安期生附載之史傳，旁見雜記，似誕不經。應如魯仲連抵掌，吐長虹，難堪踞牀洗，寧挹扛鼎雄事，既兩大繆，飄然爾遺風。乃知經世士出世或乘龍，斯得之矣。宗禹所釋金丹三書，超軼世外，固異八篇雋永，刺譏權變，是將為魯仲連、安期生書。彼虞卿、蒯通說士耳，又安足與二子並言哉？

王九萬《後序》 李鄴侯七歲能文，讀書萬卷，已乃衣道士衣，學神仙學，若將終身。惟懶殘勘破曰：無多語，領取十年宰相。其後侯謀人國，智略輒不下張子房。世言方外士，必遺世絕物，然歟否耶？意有道者

特以此為陳迹，而非所以迹耳。永嘉夏雲峰，少由童子郎振策場屋，遍從諸大老游。長出入兵間，以功得賞，驅馳於山東、河北。登日懽拜孔林，以充大其胸中浩然之氣。視世間物無足當其意，遂棄官學道。一日，出所注三書，使下走望洋向若是也。烏足以知之然？竊聞先訓九萬之曾王父殿撰公諱子獻，宣和間嘗偕呂元直丞相、霍安國尚書三人銜命漕燕。是時降虜郭藥師、劉舜仁、張令徽輩包藏不測，三使者同銜上章乞棄燕，忤大閹譚稹，各落職不得去。黠虜愈張，三使者極力隄虞，每夕不寐，曾王父因是得以神守氣之術，其後壽八十九，無疾而終。前一日，尚呼燈作小楷以復李伯紀丞相，中間顏夷仲門下嘗問以書，曾王父為言人知氣為體之充，而不知以神御氣，則神與氣相離而不相守，非養生之善者。夫以神御氣者，在於正心誠意，宴坐而數出入息。蓋息者，氣也。數之者，神也。氣猶馬，神猶馭，以神馭氣之出入而不相離，則可以長生矣。《莊子》曰：真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夫息不於喉而在丹田氣海中，能不以思欲干其神，不以蹶趨動其氣，綿綿然數之，以至于不可勝數，自淺而之深，自粗而之微，自有而人於無，則和氣充塞于頂踵之間，不知氣之為神，神之為氣，其妙有不容言者矣。是幾於坐忘者歟？至其助以經伸按摩之術，自亦無害，在乎不倦而已。晦翁先生嘗曰：此胎息法也，然亦《參同契》之緒餘耳。又孰若雲峰金丹三書超然自應，顯化通神，靈明妙用者哉？雖然，雲峰發身於童子，而得道於衡山，又十餘年頡頏兵間，其與鄴侯之事異世同轍。今聖天子寤寐不凡之士，共起治功，雲峰其以鄴侯之心為心，為國家了中原，而後訪子房未遲也。

著 錄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 《陰符經講義》四卷，宋夏元鼎撰。元鼎，字宗禹，自號雲峯散人，永嘉人。少以從戎得官。後登南嶽祝融峯，遇人授以丹法，遂歸隱於西山，講修煉之術。是編前有寶慶二年樓昉序，稱其少從永嘉諸老游好，觀《陰符》未盡解。後遇至人於祝融峯頂，若有所授者。復取《陰符》讀之，章斷句析，援筆立成，若有神物

陰來相助云云，即其事也。卷末附內外三關圖、日月聖功圖、奇器萬象圖、三教歸一圖、先天後天圖、上下鵲橋圖、七十二候圖、五行生成圖，各繫以說，蓋以丹法注《陰符》者也。末又有寶慶丙戌留元剛雲峯入藥鏡箋序一篇，及元鼎自記自序二篇，寶慶丁亥王九萬後序一篇。俞琰《席上腐談》稱元鼎注陰符、藥鏡、悟真三書，真西山爲之序。今考諸序，皆稱三書與琰所記合，而獨不載德秀序，西山全集亦不載其文，豈當時依託，後遂不傳歟，抑或久而佚之也。

陰符經考異

著 錄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陰符經考異》一卷，宋朱子撰。黃庭堅以《陰符經》出唐李筌，《朱子語錄》亦以爲然。然以其時有精語，非深于道者不能作，故爲考定。其文中自人以愚虞聖而下一百十四字，皆爲經文，蓋用褚氏、張氏二注本也。《語錄》載間邱次孟論陰符經自然之道靜數語，雖六經之言，無以加。朱子謂間邱此等見處儘得，而楊道夫以爲《陰符經》無此語。蓋道夫所見，乃世傳驪山老母注本，以我當時物文理哲爲書之末句，故疑其語不見于本經也。書中有黃瑞節附錄，徵引亦頗駭備。考《吉安府志》，瑞節字觀樂，安福人，舉鄉試，授泰和州學正，元季棄官隱居。嘗輯《太極圖》、《通書》、《西銘》、《易學啓蒙》、《家禮》、《律呂精義》、《皇極經世》諸書，并加釋注，名曰《朱子成書》。此及《參同契》，蓋亦其中之二種。《志》蓋以其學涉道家，故諱而不載云。

陰符經三皇玉訣

綜 述

舊題軒轅黃帝《陰符經三皇玉訣序》 朕詔文武百官同理國事，有護國岐師出班奏，表有奇怪鳥獸，銅頭鐵額，坐高三丈，兩翅如刀，飛騰遮蔽，日月皆昏，在地吞石颺沙，江河枯乾，又傷害人民性命甚多，天下無治。遂詔文武百官車駕親出，觀天下人民痛傷，視見蚩尤果有怪鳥難治。朕前去至一大山，夜見紅光紫霧，白氣青霞圍繞不散。再詔文武盡視皆見。岐師奏言：此山有名虛天壇第一洞天，上臨玉清元始之宮。朕親駕到山，有一石洞，不知深淺，差勇猛壯士名重山，身長三丈五尺，使人洞內，用燭火前去，經三日三夜方出。重山奏言：中有大石匣，金甲神人八員守定，各執斧鉞，仗劍喝云：不得到此。重山奏畢，朕發心燒香，上奏三清，願臣有分開取石匣，不避凶吉，要知天地祕密天機之事。焚香告禮三清，朕遂同人洞。亦有紅光遠定，不見金甲神人，朕於石匣見一卷經，號曰《元始天尊混元三皇玉訣陰符經》。即將經出洞，焚香拜禮，上謝三清。開看見字不常，盡是天文篆書，三百餘字，分爲三卷，上卷天皇，中卷地皇，下卷人皇。上卷按神仙抱一之道，中卷按富國安民之法，下卷按強兵戰勝之術。與天地陰陽萬物爲祖宗，治國齊家持身不死之道皆從。此經乃青陽秀炁自然結成文，每字方圓一丈。朕復回皇都，再集文武百官，議此經事之理。盡言不知此義理，不曾聞此經出處。朕遂行宣文天下，名山洞府恐有玄妙高士並世賢人，深曉經義之事，曾收此經者，便許奏呈解義，如通此《陰符》經義者，朕賞金賜命。天下盡無此經，豈通道理？朕遍訪名山洞府修道之士，盡拜爲師，求長生之路，要解此經之義，絕無人知義理，盡是旁門小法。自此四十餘年，入道身衰，皓髮如銀，道也難成。朕聞崆峒山有一高聖先生廣成子，妙道深玄，朕車駕親詣，自心屈弱，膝行肘步，禮拜侍立，告求廣成子先生指教：臣自石室中得《陰符

《經》一卷，不曉義理，在世盡不通曉此經。今遇先生，感天不忘，要通此經之妙道。廣成子先生言：此經者，是上天所祕，在世洞天隱此經一卷，鎮天下妖魔龍神精怪，當與世上有德行之人。遇此經者，修長生之路，復升天道，永世流傳天下信道有緣之人。此經要知義理，天下莫能知。見今峨嵋山有一高聖天真皇人，深曉經義理。廣成子同去侍見天真皇人，朕問此《陰符經》天皇、地皇、人皇、陰陽造化，治國、治家、治身、長生不死，復升於天界，如何修道？朕聞高聖廣成子先生說，高聖天真皇人答：朕當時深曉陰陽造化成道之理。朕道成升天之日，恐後人信道修真者，憑何經文，朕乃留此經偏行於世，復隱此經一卷於崆峒山，又留九宮八卦，分陰陽五行，奪造化，動天機，入室登壇，九宮局式，璇璣立斗，時分候節氣，金木生殺，擇真至寶，取時造化，內煉輕清化神純陽之體，返金靈之虎變，赫火龍虛，騰炎天之上，入聖朝元之道，集成文序。又分造化陰陽，日月為象，天地為父母，八卦為子孫，太一行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天發殺機，移星易宿，九宮之圖。如後人獲遇此經者不得輕泄不信之人，若傳下愚之人者，墮九玄七祖入輪迴，永不得出期，後殃及子孫也。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上中下共三卷，軒轅黃帝製。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術，下有強兵戰勝之法。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陰符經三皇玉訣》三卷，其書述黃帝得《陰符經》，問於廣成子及天真皇人。皆稱黃帝問而二人答，詞旨鄙淺。前有黃帝御製序一首，文尤謬陋。蓋粗知字義道士所為也。然金明昌中范懔作《陰符經註序》已引之，則其偽亦久矣。

黃帝陰符經注 劉處玄

綜 述

范懔《黃帝陰符經注序》 《陰符真經》三百餘字，言簡而意詳，文深而事備。天地生殺之機，陰陽造化之理，妙用真功，包涵總括，盡在其中矣。昔軒轅黃帝萬機之暇，淵默沖虛，獲遇真經，就崆峒山而問天真皇人、廣成先生，得其真趣，勤而行之，一旦鼎湖乘火龍而登天，斯文遂傳於世。後之修仙慕道者，而能默識玄機，深造闡域，往往高舉遠致，躡景升虛，不為不多矣。數千載之間，為之註解直說者曾無一二，皆辭多假論，傍引曲說，真源弗露，使夫學者困於多岐，以至皓首區區，勞而無功，愈窮而愈惑，半途而止者，不可勝紀，遂指仙經為虛語，深可憫也。神山長生劉公真人教法令器，師席宏才學貫古今，心游道德，乃覃思研精，探賾索隱，為之註解，坦然明白，易知易行，以利後人，可謂慈憫仁人之用心也。濟南畢守真命懔作序，欲廣傳於四方，為學者之指南。而學者詳覽斯文，可以寤疑辯惑，皆能擺脫塵網，直廁真游，逍遙於混茫之域矣。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陰符經註》一卷，金劉處元撰。處元即王重陽七弟子之一也。其說參以佛經。前有明昌辛亥寧海州學正范懔序。

黃帝陰符經注 唐 淳

綜 述

孟綽然《黃帝陰符經注序》 深達天機者乃能說天道之妙，未造聖域者烏能釋聖人之經？何哉？蓋聖人之言遠如天，非探賾索隱者，豈能知哉？如黃帝《陰符經》者，章纔止一二，字不過於三百，言雖約而旨益遠，文雖簡而意彌深。或以富國安民爲修鍊之術，或以強兵戰勝爲養攝之方，包羅乎天地，總括乎陰陽，視之無色，聽之無聲，冥冥然熟察其精真，杳杳然莫窮其微妙。自非內外虛朗，表裏玲瓏，能提挈乎天地，把握乎陰陽者，先剖析而註解之，孰能窺其壺奧，測其涯涘矣？然註此經者，不啻十數家，得聖人之微旨者，唐公一人而已。公諱淳，號金陵道人，不知何代人也。於是乃述己所聞，依聖意而解之，傍引諸書而證之，使後來觀者視其經，則雖至深而至遠，求其註則誠易見而易知。一字所說，如燈之破闇；一言所解，若龜之決疑。非唐公素識有無之源，深窮造化之端，達乎天機，造乎聖域，安能爲此耶？邇來瑩然子周至明寔，今之好事者，因遊崆峒，感黃帝故事，慨然有兼善之心，懇求此本，鏤板印行。庶修真者亦得淘真而去僞，入聖而出凡，握陰陽乎掌上，攝日月於胸中，真古人之用心也。求予爲序，予欲不言，蓋有美不揚友之臯也。於是援毫而書之，以繼公之好事耳。時正大己丑溽澤孟綽然序。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陰符經註》一卷，舊本題

金陵道士唐淳撰。前有至大己丑孟綽然序，稱不知淳爲何代人。其說皆主於內丹。中稱「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十六字，爲

經籍總部·四輔真經部

杜光庭所加，則五代後人矣。

陰符經註 侯善淵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陰符經註》一卷，舊本題

姑射山太元子侯善淵註。不知何許人。其本合三篇爲一，而末有人以愚虞以下一百十四字。註較他本頗有文義，而傷於簡略。

黃帝陰符經注 俞 琰

綜 述

師餘《黃帝陰符經注序》 蘇爲湖右甲郡，士林先輩，盛德如石澗翁者遠矣，今難其人矣。翁平生讀《易》有見有得，故能守恬淡，不炫燿，壽考以終。是經所解，發明朱夫子所未盡言者，使夫子復起，不易之矣。況繼志如子玉，力學如孫楨。天之報施，固未艾也。子玉以是示予，俾序篇端。予焉敢僭，披誦累日，感歎滋深，敬書數語以酬之，亦故交之情有不能自己焉耳。予老矣，言之豈足孚於人哉？言之豈足孚於人哉？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陰符經註》一卷，宋俞琰

撰。琰有《周易集說》，已著錄。琰本文士，故是編所註較他家有條

六九九

理。其闢詹谷以容成之術釋強兵戰勝之義，尤爲正論。其本亦合爲一篇，而人以愚虞一百十四字則兩存經文註文之說。

黃帝陰符經夾頌解注

綜述

王道淵《黃帝陰符經夾頌解注序》 天法人，人法天，陰符之所以作也。昔黃帝慕道懇切，故往崆峒山拜廣成子而問至道，授以返還長生之訣；後於峨嵋山又拜皇人，授以五芽三一之文，祕而修之而登上仙。憂道後世恐失其真，遂述《陰符經》三篇，分爲上中下，以按三才而明精氣神，各有極趣之妙。又恐人不知返還之理，故首言以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此所以爲《陰符經》三篇之綱目。知天道必知人道，知人道必知丹道，知丹道必知其陰陽動靜之機，知其機必知其內外返還之理。知其理，採鉛汞不失其時，運符火不失其候，經中所謂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此又示人以修真之要在乎收拾身心一定不移之志，次則用抽添工夫而不可間斷。全真之道別無他也，一要精全，二要氣全，三要神全。收視則神真，返聽則精真，緘言則氣真。了此三全三真，自然混融於中，真火煅煉，結成金胎，十月工足，陰盡陽純，當此時，脫胎神化，變現無方，超出生死之外，永爲金剛不壞之身，此所以爲還丹者也。余謂是經文簡而意奧。或有不明其說者，看於傍求而外其道，于是乎不愧僭狂之罪，將先師所授祕訣遂逐段釋其文意，而又述頌總證，剖露玄機，以俟後之同志，非敢爲是，可以爲初學者一助云爾。

陰符經解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陰符經解》一卷。明焦竑撰。竑有《易筌》，已著錄。考《戰國策》，稱蘇秦得太公陰符之謀。其書《漢志》《隋志》皆不著錄，蓋已不傳。今世所行之本，出唐李筌。宋黃庭堅以爲即筌所託。註其書者自筌而後凡數十家，或以爲道家言，或以爲兵家言，或以爲神仙家言。竑此註雖引張永叔真土擒真鉛、真鉛制真汞之說，似乎神仙家言。而核其宗旨，實以佛理解之，與劉處元註相近。蓋竑與李贊友善，故氣類薰染，喜談禪悅。其作此註，仍然三教歸一之旨也。

陰符經質劑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陰符經質劑》一卷，明方時化撰。時化有《易引》，已著錄。是編大旨以《陰符》與《易》理相合。前有自序，謂已有《易引》百篇，不可不質劑於《陰符》。末又附陰符質劑問，設爲問答以暢其說，大都不離乎禪學。

陰符經註 李光地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陰符經註》一卷，國朝李

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象》，已著錄。《陰符經》文意刻酷，五賊三盜之名，尤爲奇險。光地註義純粹，頗能補苴其罅漏。其註「禽之制在炁」，謂以心制目，以目制心，如禽鳥之以氣相制，雖雄鷲者不敢動。似較李筌註爲順。然此書本筌所僞撰，自作之而自註之，自必不失其本意，可不必與立異同。況此註「禽之制在炁」句，次在「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之下，故此註會通四語以立義。《漢魏叢書》本次此句於「天之至私、用之至公」二句下，則義有難通矣。傳寫互異，莫可究詰。楚失齊得，輾轉安窮。既非儒書要義，亦聽其各存一說於天地間耳。

周易參同契

綜 述

陰長生《周易參同契序》 蓋聞《參同契》者，昔是古《龍虎上

經》，本出徐真人。徐真人青州從事，北海人也。後因越上虞人魏伯陽，造《五相類》以解前篇，遂改爲《參同契》。更有淳于叔通，補續其類，取象三才，乃爲三卷。叔通親事徐君，習此經，夜寢不寐，仰觀乾象而定陰陽，則以乾坤設其爻位，卦配日月，託《易》象焉。故夫子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所以服此還丹者，皆得壽同天地。故曰者太陽之火精，則朱汞爲龍是也。月者太陰之水精，即鉛銀爲虎是也。此之二寶，天地之

至靈。七十二石之尊，莫過於鉛汞也。感於二十四氣，通於二十四名，變化爲丹，服者長生，乘龍紫府。朱砂者，火之子。水銀者，金之孫，金者，日之所生。銀者，月之所育。日月互用，水火合成，龍虎相須，陰陽制伏，而成大丹。其大丹者，有八而三品。最尊上品，有神符白雪，九轉金液大還丹，神水化之五符蒙覆，人食者當白日冲天，八石五金被化爲寶。次中品，有金花黃芽所制，養汞而成紫金丹砂，或有月月倍添，名曰正養之道。下品有雄黃，屬土，得位中宮。將軍之號，能優於水，曾青屬木，明目養神，變化水銀，成砂洞耀，名紫金丹。八丹之中，唯三法爲貴也。鳥食成鳳，蛇餌爲龍，人服長生，天地同壽。收人魂魄，返老歸童。呼風叱雲，玉女來侍。此實還丹之功力也。故乾、坤者，上下釜也；坎、離者，水火爲藥也；震、艮者，運卦合符也。中安金汞，傍助金華、黃芽，赤門養成，運火三歲，象自然之還丹，即太玄之炁足矣。何不成丹？夫大丹者，朱化爲汞，汞變爲金，金變爲砂，砂化爲丹，故曰還丹。還者，返舊之義；丹者，赤色之名。汞者，本體是金，成砂之後，故號金砂。紫赤成丹，還歸本體，故稱大還丹。其《參同契》具顯，人不能明究，擅意自裁，遂成敗失，所以無長生度世，非丹不能長年也。若服金丹大藥，雲騰羽化。不服金砂，而不可駕鶴。嘗聞無能生有，有能成無，既有既無，何不服金汞之藥？且五穀猶能益壽，何況神藥金丹？毒藥尚能殺人，還丹豈無仙壽？人無堅固之心，道豈違人之願？何棄紅顏白日，玉貌成塵，若不學長生，須臾而爲下鬼。惟此還丹之理，《參同》皎然，遂見諸賢所注，悉皆隱密。余翫其術，頗得其旨，勞苦不辭，所失無怨，志在金鼎。而翫《參同》，被褐常思雲林，性好常存道教。雖在世俗，其心不羣，思慕長生，而依仙術，道不違願。忽遇真人，明旦而受之，親蒙口訣，兼夢神授，握筆記之，伏火汞成，還丹豈得謬也？余長嗟學道之人，未經爐火而欲疾成，纔有小失而起大怨，如此之流皆爲習氣不真，邪正參雜，心生猶豫，彌歷歲年，血氣纒枯，奄歸朝露，深可悲哉。徒爲學道之名，而無鍊丹之志。若有清虛志士，立性淳和，見世務如探湯，棄妻子如脫屣，睹浮生之過速，知大道之攸長，即可以授之此經，研尋義理，莫辭得失之必成。一成之後，看海水爲丘陵，睹人生如聚沫，飛騰於太虛之上，逍遙於造化之中，此非天地之功，實爲還丹之力，但尋《參同》，必

曉其由，沿波索源，何憂不可？余今所注，頗異諸家。合正經理歸大道，論卦象即火候為先，釋陰陽則藥物為正，其事顯，其理明，看之炯然，必無疑惑，使後來君子同歸大道，豈不善歟？

著 錄

《文獻通考》卷二二四《經籍考》五一 《周易參同契》三卷。晁氏曰：漢魏伯陽撰。按《神仙傳》，伯陽，會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辭贍博，修真養志，約《周易》作此書，凡九十篇，徐氏箋注。桓帝時，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於世，彭曉為之解。《隋》、《唐書》皆不載。按唐陸德明解「易」字云：「虞翻注《參同契》，言字從日下月。」今此書有「日月為易」之文，其為古書明矣。

金碧五相類參同契

綜 述

陰長生《金碧五相類參同契序》 參者，離也。同者，通也。契者，合也。八十一章，儻有學人，欲傳於妙道修真之門戶，先聖所傳天地陰陽造化玄妙之機，須化得三人，同心志慕，意性契合，別無差互，然後乃掛十方繒綵之衣，靜身除亂思，弟子掃五方之地，可以方丈畫壇三層之中，安香爐，虛心焚香，祝告三清，四面卓刀，八方懸鏡。學人稱弟子手捧千兩黃金，跪膝乃發弘願、盟說、誓言，方可傳之仙經奧理，存心志慕，修養鉛汞龍虎之機。但窮此門，必達天仙之徑路。若逢賊盜薄徒、浮游亂想之輩，不可傳之。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陰長生撰，三卷。上卷叙說第一、識藥根苗第二、用功第三、鉛汞第四、日魂月魄第五、缺六。中卷金津玉液第七、神水曾青第八、日精月華第九、大小數第十、說卦體第十一、弦望第十二。下卷七寶第十三、九轉第十四、除三蟲第十五、九域第十六、嬰兒姤女第十七、彩真玉霞出現第十八。

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真義

綜 述

彭曉《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真義序》 按《神仙傳》，真人魏伯陽者，會稽上虞人也。世襲簪裾，唯公不仕，修真潛默，養志虛無，博瞻文詞，通諸緯候，恬淡守素，唯道是從，每視軒裳，如糠粃焉。不知師授誰氏，得《古文龍虎經》，盡獲妙旨。乃約《周易》，撰《參同契》三篇。又云未盡纖微，復作《補塞遺脫》一篇，繼演丹經之玄奧。所述多以寓言借事，隱顯異文，密示青州徐從事，徐乃隱名而註之。至後漢孝、桓帝時，公復傳授與同郡淳于叔通，遂行於世。公撰《參同契》者，謂修丹與天地造化同途，故托《易》象而論之。莫不假借君臣以彰內外，叙其離坎，直指汞鉛；列以乾坤，莫量鼎器；明之父母，係以始終；合以夫婦，拘其交媾，譬諸男女；顯以滋生，析以陰陽；導之反覆，示之晦朔；通以降騰，配以卦爻，形以變化；隨之斗柄，取其周星；分以晨昏，昭諸刻漏，故以乾坤為鼎器，以陰陽為隄防，以水火為化機，以五行為輔助，以真鉛為藥祖，以玄精為丹基，以坎離為夫妻，以天地為父母，互施八卦，驅役四時，分三百八十四爻循行火候，運五星二十八宿環列鼎中。乃得水虎潛

著 錄

形，寄庚辛而西轉；火龍伏體，逐甲乙以東旋。《易》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公因取象焉，非天下之至通，其孰能與於此哉？乃見鑿開混沌，擘裂鴻濛，徑指天地之靈根將爲藥祖，明視陰陽之聖母用作丹基，泄一氣變化之元，漏大冶生成之本，非天下之至達，其孰能與於此哉？其或定刻漏，分晷時，簇陰陽，走神鬼，蹙三千六百之正氣，回七十二候之要津，運六十四卦之陰符，天關在掌，鼓二十四氣之陽火，地軸由心，天地不能匿造化之機，陰陽不能藏亨育之本，致使神變無方，化生純粹，非天下之至明，其孰能與於此哉？《契》云：混沌金鼎，白黑相符。龍馬降精，牝牡襲氣。如霜馬齒，似玉犬牙。水銀與姤女同居，朱汞共嬰兒合體。明分藥質，細露丹形。盡周已化之潛功，大顯未萌之朕兆，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其有假借爻象，寓此事端，不敢漏泄天機，未忍祕藏玄理，是以鋪舒不已，羅縷再三，欲罷不能，遂成篇軸。蓋欲指陳要道，汲引將來，痛彼有生之身，竟作全陰之鬼，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與於此哉？復有通德三光，遊精八極，服金砂而化形質，餌火汞以鍊精魂，故得體變純陽，神生真宅，落三尸而超三界，朝上清而登上仙，非天下之至真，其孰能與於此哉？

曉所分《真契》爲章義者，蓋以假借爲宗，上下無準，文泛而道正，事顯而言微；後世議之，各取所見，或則分字而議，或則合句而箋；不無畎澮殊流，因有妍媸互起；末學尋究，難便洞明；既首尾之議論不同，在取捨而是非無的。今乃分章定句，所貴道理相黏，合義正文，及冀藥門附就，故以四篇統分三卷，爲九十章，以應陽九之數，名曰《分章通真義》。復以朱書正文，墨書旁義，而顯然可覽也。上卷分四十章，中卷分三十八章，下卷分十二章，內有《歌鼎器》一篇，謂其詞理鈎連，字句零碎，分章不得，故獨存焉，以應水一之數。喻丹道陰陽之數備矣。復自依約《真契》，撰《明鏡圖訣》一篇，附于下卷之末，將以重啟《真契》之戶牖也。曉因師傳授，歲久留心，不敢隱蔽玄文，是用課成真義，庶希萬一貽及後人也。

《文獻通考》卷二二四《經籍考》五一 《參同契分章通真義》三卷，《明鏡圖訣》一卷。陳氏曰：真一子彭曉秀川撰。蜀永康人也。《參同契》因《易》以言養生，後世言修鍊者祖之。序稱曉丁未以《參同契》分十九章而爲之注，且爲圖八環，謂之《明鏡圖》。曩在麻姑山傳錄，其本有秀川傳。汪綱會稽所刻本，其前題祠部員外郎彭曉，蓋據祕閣本云爾。麻姑本附傳亦言仕蜀爲此官。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三卷，彭曉解。解中大率以乾坤爲鼎器、陰陽爲提防、水火爲化機、五行爲輔助、真鉛爲藥祖，互施八卦，驅役四時，得藥忘言，假易顯象。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 《周易參同契通真義》三卷，後蜀彭曉撰。曉字秀川，永康人，自號真一子。仕孟昶爲朝散郎守尚書祠部員外郎，賜紫金魚袋。其事迹未詳。楊慎序《古本參同契》則以曉爲道士。考王建之時，杜光庭嘗以道士授官，曉爲道士，亦事理所有，但未知所據何書也。葛洪《神仙傳》稱魏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是《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隋書·經籍志》不著錄。《舊唐書·經籍志》始有《周易參同契》二卷，《周易五相類》一卷，而入之五行家，殊非其本旨。鄭樵《通志·藝文畧》始別立《參同契》一門，載注本十九部三十一卷，今亦多佚亡，獨曉此本尚傳。共分九十章，以應陽九之數。又以《歌鼎器》一篇字句零碎，難以分章，獨存於後，以應水一之數。又撰《明鏡圖訣》一篇，附下卷之末。曉自作前後序，闡發其義甚詳。諸家注《參同契》者，以此本爲最古。至明嘉靖中，楊慎稱南方有發地中石函者，得《古文參同契》，以爲伯陽真本，反謂曉此本淆亂經注，好異者往往信之。然朱子作《參同契考異》，其章次並從此本。《永樂大典》所載《參同契》本，亦全用曉書，而以俞琰諸家之注分隸其下。則知此本爲唐末之書，授受遠有端緒。慎所傳本，殆豐坊《古大學》之流，殊荒誕不足爲信。故今錄《參同契》之注，仍以此本爲

冠焉。

周易參同契鼎器歌明鏡圖

綜述

鮑澣之《周易參同契鼎器歌明鏡圖續序》《參同契》者，辭隱而道大，言微而旨深，列五帝以建業，配三皇而立政。若君臣差殊，上下無準；序以爲政，不至太平；服食奇法，未能長生；學以養性，又不延年。至于剖析陰陽，合其銖兩，日月弦望，八卦成象，男女施化，剛柔動靜，米鹽分判，以經爲證，用意健矣。故爲立法以傳後賢，推曉大象必得長生，爲吾道者重加意焉。

魏伯陽約《周易》而作《參同契》，以明修丹之訣，故指藥物之根基始於同類，示火符之進退終要相拘。梗槩敷陳，纖微備著，所以啟迪後人者，切且至矣。世之學者，誠心熟讀，定見精求義自曉。然惟是此書，作於漢世，詞意奧雅，類多古韻，其後讀者淺聞，妄輒更改。至五代末，彭曉爲之分章義解，誠可謂佐佑真經矣。然承誤註釋，或取斷章，大義雖明，而古文闕裂意者。彭《義》亦爲近世淺學妄更，所以若是。今自秘館所藏，民間所錄，差誤衍脫，莫知適從。近者晦庵朱先生，嘗隱名而爲之讎定，考辨正文，引證有理，頗得其真，可以依據。獨《分章義解》，絕無善本。臨安鄭煥所校，自謂詳備，而尤多舛誤。其視經語，每有不合；較之他本，則文意稍連。愚之試邑，適當繁劇，公餘得暇，嘗取其書而讀之，日覺有味，因合衆本，爲之校定。其於正文，多從晦庵之舊。而《通真義解》大略從鄭本。其於衆本多同者，亦自從衆。其間《契》文與《義》說，不相附類，則亦兩存而互見。雖不可謂之盡善，然於丹經大意，亦略昭明矣。謹按彭序以謂：魏公得《古文龍虎經》而撰《參同契》。今所在有此書，而反不若《真契》之古奧。或者以謂此，乃今之《三墳》書，《狐首經》之比，是未可知也。然而，其經固已出於五代之

前矣。彭《義》之後，復撰《明鏡圖訣》，欲以啟《真契》之戶牖。今於篇首，冠以其經，而後附以其訣，庶可通爲一書。識者得以審識焉。鈐版而行，以與同志，共證至道。

周易參同契分章注

著錄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周易參同契分章注》三卷，元陳致虛撰。致虛字觀吾，自號上陽子。年四十，始從趙友欽學道，得長生久視之術。嘗著《上陽子》二十篇，見于《永樂大典》丹字韻中。又有《金丹大要》五卷，論丹術秘義，道家多推其微妙。故其言稱：金丹之道求于冊者，當以《陰符》、《道德》爲祖，《金碧》、《參同》次之。又稱：丹書多不可信，得真訣者，要必以《參同契》、《悟真篇》爲主。又所作《醒眼詩》有云：「端有長生不死方，常人緣淺豈承當。鉛銀砂汞分斤兩，德厚思深魏伯陽。」蓋實能于伯陽書中研討而有得者。此乃所作《參同契注》，凡分爲三十五章，與彭曉注本分九十章者不同，又以曉取《歌鼎器》一篇移置於後爲非，仍依原本，置之「法象成功」章之後。其所疏解，皆明白顯暢，可資學道者啓悟之益。近時李光地謂：《參同契》惟《漢魏叢書》所載朱長春本爲最得古意，今以朱本相勘其章次，皆與此相同。惟首篇「乾坤者易之門戶」云云，不立章名，故自乾坤設位以下，祇分爲三十四章，視此較少一章，其實即致虛之本也。

周易參同契解

綜述

鄭伯謙《抱一子解周易參同契叙》

夫物之成乎形象者，久則必毀，而乾坤不毀。物之聚乎精華者，久則必散，而日月不散。物之麗乎木、火、土、水者，其質終壞，而真金不壞。物之屬乎砂、石、草、木者，其性可死，而真丹不死。然則乾坤也、日月也，真金也，真丹也，皆物之至神者爾。是以仙家金丹之號，非苟而取。故金丹者象乾坤以爲體，法日月以爲用。乾坤，吾身之天地也。坎離，吾身之日月也。乾坤升降則有候，坎離配合則有機。至寶鍊成，一得永得，此其所以不毀、不散、不壞、不死歟。大矣哉，金丹之道包空括壤，越數超形，非其他妙法、三千六百門所可望洋也。

先聖欽重道寶，懼泄非人，每以心傳，不形竹素。後漢魏伯陽，悼大道之幾鬱，憫志士之無師，始以所得《古文金碧龍虎經》，假象託趣，演而伸之，紆發丹祕，曉諸未悟，目之曰《周易參同契》。其辭古意深，人病難讀，徐從事、張隨、彭真一皆嘗傳註，今所見惟彭耳。然文義雖詳，而真機尚隱。近時俗解，類以旁門，附會視彭，益舛貽誤，後學不足觀矣。抱一先生陳君，天稟夙穎，洞明性宗。嘉定癸未，遇至人于淮之都梁，盡得金丹真旨。寶慶初來輩下，以慈濟心接挽後輩，始得《參同契》，讀之迎刃無留疑，已而盡謝朋從，入室修鍊者餘年，功益深而道益著。於是，以其親履實詣者，筆諸訓解，言入微而義釋，辭不費而理彰，猶蔡墨之辯神龍，和氏之指真玉，丹道有所恃賴矣。昔伊川程子，謂世有至難者三事：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三者其功則一，皆可以奪造化。今先生之道，非但養形而已也。後學能熟味此篇，深求而自得之，然後知先生之所謂道有非言語、文字之所能及者矣。《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僕洗耳先生造極之論殊久，且預聞著述之意於是乎書。

先生，名顯微，字宗道。後隱以少微名，淮揚人也。號抱一子。有《立聖篇》及《顯微卮言》并《抱一子書》傳行于世云。

天台生《周易參同契解序》

丹經、紫書行于世者多矣，惟魏伯陽依《金碧龍虎經》，託《易》象，作《參同契》，敷叙丹法最爲精詳。呂真人之歌嘗曰：金碧參同不計年，妙中妙兮玄中玄。高象先詩亦云：金碧龍虎參同契，留爲萬古丹中王。蓋美其至也。越郡舊有彭真一註本，僕曩得之，玩讀無慮數過，而辭深義隱，邈不可窺；扣諸江湖學仙之流，亦莫不以是爲病，祇嘆曰：道淵乎哉。歲在甲辰陽月下弦日，天錫緣幸，獲遇抱一先生陳君于山陰之大雲。明年夏五圓日再遇於在所之佑聖觀，先生且語僕曰：子志於道，更當爲道立功。吾嘗徇友人之請，作《參同契解》一編，中所著辭，率皆直指，漏露丹祕，曾無留機，寔欲開後學冥昧之途，不敢爲古書幽深之語，子能謀爲傳行，計善行豈小哉？僕既受其書，篝燈靜讀，玄玄之妙，朗在目前，不惟魏君本旨赫然彰明，而諸經書所祕而不敢言者且昭揭于此矣。即舉手讀曰：吾先生可謂慈仁之至，而是書可謂讀《參同契》者指南也。敬募諸有緣相與而錫之梓，所冀遞相授受，同志畢覽，因文悟解，立登真玄。其或有未能盡悉淵微，猶俟夫師之親指者，則亦未免爲旁門邪徑殊術臆說，似是而寔非者亂惑也，後之覽者願加之意。

王夷《周易參同契解序》

嘗聞先達高象先詩云：金碧龍虎參同契，留爲萬古丹中王。又古今諸仙多尊《參同契》爲丹法之祖，蓋古有《金碧龍虎經》，辭寡意深，世人莫曉，至漢魏君伯陽演經爲《契》。魏君，越之上虞人。今越之公庫板行，惟以彭曉箋義而爲善本。然世代遷革，今所行者已非彭真，獨首叙與《明鏡圖》得魏君之旨，至於諸家之註，皆以旁門附會，故張平叔慨嘆世人將仙經妄行箋註者是也。抱一先生陳君自淮游浙，學者以是書質其真僞。蓋世之好異之士，或以《參同契》爲僞書，猶今所行麻衣之《易》也。愚師事抱一先生最久，親聞奧論，謂魏君以伯陽自名，實老氏之化身也。而《參同契》辭章近古，全述真機，實魏君之言，非常人所可擬述也。猶麻衣之《易》，實陳希夷記錄麻衣之言，非世儒可道，而或者妄傳以爲己作惑誤後人，是猶貪天之功，豈不獲罪於天耶？愚聞是語，心融意釋，因請抱一先生爲之註。然而先生無心，事事不可以

筆硯，洵愚時以一二段求釋其旨，歲月既久，方成全編，敬命梓工以傳同志。噫，《金碧經》待《參同》而始顯，《參同》得先生解而始明，是猶《春秋》之有左傳，又得杜預爲之釋也。上天憐愍學道者流，生先生於斯世，發明丹經之祕奧。學者祕而傳諸，毋貽輕泄漏慢之譴，不勝至禱。

著 錄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

《周易參同契解》三卷，宋陳顯微撰。顯微字宗道，自號抱一子，淮陽人。嘉定中遇異人於都梁，得金丹之訣。寶慶初至臨安，居佑聖觀，謝絕賓友，入室修鍊者逾年，道益進。嘗以近世箋註《參同契》者非一，皆未明伯陽之旨，因別爲之解。端平元年，其弟子王夷授梓以行，顯微自爲之序。其書前後次第悉依彭曉本，惟分上、中、下三篇，而不分章，蓋依《神仙傳》所載篇目之舊。《鼎器歌》一首，則仍從彭本，附之于後。又經文中「象彼仲冬節」以下七十字，彭曉、陳致虛本俱在「枝莖華葉」之下，而是本乃在「太陽流珠」一節之下，則亦顯微據經中別序四象之語，移之於此，以起下文也。仙家丹書皆內景法象隱語，猝難領悟，所謂口訣，別有師授，然必依文以求，方能不失宗旨。顯微此解，明白敷暢，易於尋繹，在《參同契》諸註中，稱爲善本。故存之，爲言內丹者備一家焉。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三卷，抱一子陳顯微解。是解以乾坤爲神室、以日月爲運用、以六十四卦爲行火、以升降往來爲樞轂。

周易參同契考異

綜 述

黃瑞節《周易參同契考異序》

《周易參同契》，五代彭曉《解義

序》曰：魏伯陽，會稽上虞人。修真潛默，養志虛無，博瞻文詞，通諸緯候。得《古文龍虎經》，盡獲妙旨。乃約《周易》，撰《參同契》三篇，復作《補塞遺脫》一篇，所述多以寓言借事，隱顯異文。密示青州徐從事，徐乃隱名而注之。桓帝時，公復傳授與同郡淳于叔通，遂行於世。參，雜也；同，通也；契，合也，謂與《周易》理通而義合也。其書假借君臣以彰內外，叙其離坎，直指汞鉛；列以乾坤，莫量鼎器，明之父母。保以始終；合以夫妻，拘其交媾；譬諸男女，顯以滋生，析以陰陽；導之反復，示之晦朔；通以降騰，配以卦爻，形於變化；隨之斗柄，取以周星；分以晨昏，昭諸刻漏，莫不託《易》象而論之，故名《周易參同契》云。

朱子曰：《參同契》本不爲明《易》，姑借此納甲之法，以寓其行持進退之候。異時每欲學之，而不得其傳，無下手處，不敢輕議。然其所言納甲之法，則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者，是其遺說。所云甲、乙、丙、丁、庚、辛者，乃以月之昏旦出沒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此雖非爲明《易》而設，然《易》中無所不有，苟其言自成一家，可推而通，則亦無害於《易》。○伯陽《參同契》，恐希夷之學，有些自其源流。○先天圖與納音相應，蔡季通言與《參同契》合，以圖觀之：《坤》《復》之間爲晦；震爲初三，一陽生；八日爲兌，月上弦；十五日爲乾；十八日爲巽，一陰生；二十三日爲艮，月下弦；坎離爲日、月，故不用。《參同》以坎離爲藥，餘者以爲火候。○邵子發明先天圖，圖傳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傳，蓋方士技術，用以修鍊，《參同契》所言是也。○《參同契》文章極好，蓋後漢之能文者爲之，其用字皆根據古書，非今人所能解，以故皆爲人妄解。世間本子極多，其中有云：千周燦彬兮，萬變將可睹；神明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言誦之久，則文義要訣自見。○須溪劉氏曰：古書惟《參同契》似先秦文。

著 錄

《文獻通考》卷二二四《經籍考》五一

《參同契考異》一卷。陳氏

曰：朱熹撰。以其詞韻皆古，奧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比他書尤多舛誤。合諸本更相讐正，其諸同異，皆並存之。

《朱子語錄》曰：《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其實只是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為丹。陽氣在下，初成水，以火鍊之，則凝神丹，其說甚異，內外異色，如鴨子卵，真箇成此物。《參同契》文章極好，蓋後漢之能文者為之，讀得亦不枉。其用字皆根括古書，非今人所能解，以故皆為人妄解，世間本子極多。其中有云：「千周紫彬彬兮，萬遍將可觀，神明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言誦之久，則文義要訣自見。又曰：「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用九用六，九六亦《坎》、《離》也。六虛者，即《乾》、《坤》之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位也。言二用雖無爻位，而常周流乎《乾》、《坤》六爻之間，猶人之精氣上下周流乎一身而無定所也。世有《龍虎經》，云在《參同契》之先，季通亦以為好。及得觀之，不然，乃隱括《參同契》之語而為之也。

又曰：《參同契》為艱深之詞，使人難曉，其中有「千周」「萬遍」之說，欲令熟讀以得之也。大概其說以為，欲明言之，恐泄天機，欲不說來，却又可惜。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周易參同契考異》一卷，宋朱子撰。考陳振孫《書錄解題》稱：朱子以《參同契》詞韻皆古，奧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比他書尤多舛誤，因合諸本，更相讐正。朱子自跋亦稱：凡諸同異，悉存之以備考訂，故以考異為名。今按書中注明同異者，惟「天下然後治」之治字，云「或作理」；「威光鼎乃燔」之燔字，云「本作僖」。參證他本者，不過二處。又如修字疑作循，六五疑作廿六，鉛字疑作鉛，與字疑作為之類。朱子所自校者，亦祇六七處。其餘每節之下，隨文詮釋，實皆箋註之體，不盡訂正文字，乃以考異為名，未喻其旨。跋末自署空同道士鄒訢，蓋以鄒本邦國，其後去邑而為朱，故以寓姓。《禮記》鄭氏註謂：「訢當作熹。」又《集韻》：熹，虛其切。訢亦虛其切，故以寓名。殆以究心丹訣非儒者之本務，故託諸度詞歟？考《朱子語錄》論參同契諸條，頗為詳盡。年譜亦載有慶元三年，蔡元定將編

管道州，與朱子會宿寒泉精舍，夜論《參同契》一事。文集又有《答蔡季通書》曰：《參同契》更無縫隙，亦無心思量，但望他日為劉安之雞犬耳云云。蓋遭逢世難，不得已而託諸神仙，殆與韓愈謫潮州時邀大顛同游之意相類。故黃瑞節附錄謂其師弟子有脫屣世外之意，深得其情。黃震《日抄》乃曰：「《參同契》者，上虞人魏伯陽作，其說出於神仙，不足憑。近世蔡季通學博而不免於雜，嘗留意此書，而晦菴與之游，因為校正其書，頗行於世，而求其義，則絕無之」云云。其持論固正，然未喻有託而逃之意也。

周易參同契發揮

綜述

阮登炳《周易參同契發揮序》《參同契》乃萬古丹經之祖，其辭

古奧密微，莫可測議。然亦未有真知實踐，得其正傳，而不能通此者也。若其論議與之相戾，而曰我自有祕授，焉用此為，則亦妄人而已。昔者紫陽朱夫子，鳴道於淳熙慶元間，旁通百氏，有異乎吾之說者，未嘗隨聲附和而苟同也。乃獨愛伯陽之書，為之精研熟究，而不自以為癖。有注釋，有考異，且嘗曰：邵子得於希夷，希夷源流自《參同契》。又曰：眼中見得了如此，但無下手處。又曰：今始得頭緒，未得其作料孔穴。及西山蔡先生編置道州，夫子送之，留寒泉精舍，相與訂正是書，而竟夕不寐。至西山卒，又得所謂策數之說，恨不得與西山講之，居無何而夫子卒矣。是書之注，蓋行於西山既沒之後，而一時門人亦未有及此者，故不復有所詢訪。其間所未滿意者，正不無也。石澗俞君玉吾所著《發揮》三篇，蓋所以補空同道士之所不足，且以發明彭氏、陳氏、鄭氏、王氏之所未發者，旁搜博取，無所不至。蓋得至人指授，非區區訓詁者比。予老矣，鼎器頽弊，藥物耗竭，無復有所望矣。觀俞君之注釋是書，安得不重為之太息也。巖谷之士，氣清神全，有能得是書以印正焉，則於後天而老凋三光

者，其亦庶幾矣乎。遂爲書其篇首，而藉是以綴姓名於不朽云。

張與材《周易參同契發揮序》 自《參同契》成書以來，近世考亭大儒亦復注脚。今觀全陽子所著《發揮》，研精覃思，鉤深致遠，可謂羽翼是書矣。然考亭當時，猶有願爲劉安雞犬之望。晚年感興之作，飄然直有往從脫屣意，豈非有得於此書而然耶。全陽子它日功成蟬蛻，從伯陽於閭風玄圃間，必相與曰：是可以《參同契》矣。

俞琰《周易參同契發揮序》 朱文公謂：《參同契》文章極好，其用字皆根據古書。又謂：其做得極妙，極精緻。遂與蔡季通相訂正，而爲之解註。人見其解註之辭，尚多闕疑而未詳，遂謂：文公且然，寧復有詳於文公者？殊不知仙家丹書，皆內景法象隱語，所謂口訣之祕，則有師授，斷非世儒訓詁之學所能意解。夫文公之於是書，豈文義有所未究？蓋欠教外別傳一句耳。今觀全陽子之《發揮》，章剖句析，發前人之所未發，是得師授口訣而爲之說者也。其語意直截，大類蕭了真，議論袞袞，且多引證。學者試一覽之，不惟得以通此一書，又可以兼明《悟真》、《翠虛》諸書之旨。當塗南谷子杜道堅，見其發露天機，略不吝惜，深服其運心之善，敬歎不自休，遂爲之序，又從而爲之歌曰：

至道不遠兮，恒在目前。竊天地之機兮，修成胎僊。妙莫妙兮，凝吾之神。安以待之兮，若存而綿綿。黃帝求玄珠兮，象罔乃得。此理可心會兮，非言辭之可傳。虛極靜篤兮，恍惚變化。網緼蟠構兮，如煙雲之迴旋。龍吟虎嘯兮，鉛汞交結。依時採取兮，進火烹煎。劍挂南宮兮，閉固神室。鍊成五色石兮，補自身之青天。結胎片餉兮，運火一年。如靈雞之抱卵兮，萬慮俱捐。轉天根月窟之關鍵兮，往來上下。融融液液兮，真氣周匝乎三田。勤而行之兮，勿計得喪。累土成層臺兮，積涓流而成川。機緣難偶兮，時不待人。下手速修兮，毋待雪霜之滿顛。

神仙還丹之道，至簡至易，如此○而已矣。此○者何？《易》之太極是也。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此乃造化之妙、神之所爲、道之自然者也。《易》之爲書，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千變萬化，無往不可。是故東漢魏伯陽假之以論作丹之意，而號其書爲《周易參同契》也。參也者，參乎此○也。同也者，同乎此○也。

契也者，契乎此○也。得師傳而與此參，與此同，與此契，是爲正道。反是，則爲泛泛無稽之言，臆度不根之學，旁門小法而已，非吾之所謂道也。夫是書所述，皆寓言也。以天道言，則曰日月，曰寒暑。以地道言，則曰山澤，曰鉛汞。以人道言，則曰夫婦，曰男女。豈真有所謂日月、寒暑、山澤、鉛汞、夫婦、男女哉？無非譬喻也。或言三五，或言二八，或言四象，或言兩弦，旁引曲喻，名雖不同，不過一陽☰一陰☷而已。合陰陽☷而言之，不過一太極○而已。散而成萬，斂而成一，渾兮闢兮，其無窮兮，與《易》之造化相通，此其所以爲《周易參同契》也。僕初讀是書，莫省其說，妄意揣度，靡所不至。或謂予曰：子欲修丹，須得神仙口訣，研窮紙上語而求長生，徒自勞耳。而僕也篤信此書，終不忍去手。蓋魏公有千周萬遍、神告心悟之說。意者至人之言，必不我欺。於是憤悱研究，研究窮年。忽一日，果爾心靈自悟，得其門而入。自此遡流尋源，則怡然理順，若有神告之者。然而未得師承，猶弗敢遽執爲是。冥搜暗索，終夜忘寢，信心愈篤，遂感異人指示先天真一○之大要，開說後天火候之細微，決破重玄，洞無疑惑。歸而再取是書讀之，則勢如剖竹，迎刃而解。又參以劉海蟾之《還金》、張紫陽之《悟真》、薛紫賢之《復命》、陳泥丸之《翠虛》，但見觸處皆同，而無有不契者矣。僕不揣凡骨，孜孜於神仙之學，竊亦自笑其愚。多幸夙有緣合，得聞斯道之祕。丹之真運用，蓋嘗試之。丹之真景象，蓋嘗見之。校之仙經，若合符節。因睹今之學仙而不得正傳者，往往偏執膠固，不務理之貫通，小見自足，不求道之大全，黨甲以伐乙，袒左以攻右，牽合附會，妄亂穿鑿，以似是而飾真非，竟不究古仙本旨，非惟自誤，又以誤人。僕用是不忍隱默，敬爲是書添一註脚，其間漏泄真機，並無斬怪。凡論天地陰陽，則參以先儒之語。述藥火造化，則證以諸仙之言。反覆辯論，務欲發明魏公本旨，固不敢祕玄妙之機以絕人，亦不敢雜謬悠之語以惑人。後之來者，與我同志，試留心玩誦此書，則斷斷有神告心悟之效無疑也。雖然，僕之言輒，又何足取信於人？明達之士，但以魏公之言爲信，而參其動☵靜☷之機，同其陰陽☷之運，契其畫前○未畫之妙，方表僕之所述，果亦真實不妄。幸無以先人之說爲主，而遽謂《參同契》爲紙上語云。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周易參同契發揮》，九卷，俱有圖，林屋山人全陽子俞琰述。清靜虛無。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 《周易參同契發揮》三卷，《釋疑》一卷，元俞琰撰。琰字玉吾，吳縣人。隱居洞庭山，好言《周易》，有《集說舉要》諸書，又以爲養生家言源於易理，著《易外別傳》一卷。是書以一身之水火陰陽發揮丹道，論者以爲遜于彭曉、陳顯微、陳致虛三注。然取材甚博，其釋疑三篇，考核異同，較朱子尤爲詳備。明白雲霧《道藏目錄》謂二書共十四卷，焦竑《經籍志》則作十二卷。毛晉《津逮秘書》以琰注與曉等三家注合爲一編，已非其舊，又併其釋疑佚之。此本每卷俱有圖，乃至大三年嗣天師張與封所刻。實祇三卷，附以釋疑一卷。而琰《易外別傳》自序亦稱：丹道之口談細微，具載于《參同契發揮》三卷。焦竑等蓋未見此書，故所紀篇目有誤也。

易 林

綜 述

王俞《易林上下經卦序》 大凡變化，象數莫逃乎《易》。惟人之情僞，最爲難知。筮者尚占，憂者與處，貢明且哲，乃留其術。俞巖耕東鄙，目前困蒙。客有枉駕蓬廬，以焦辭數軸出示。俞嘗讀班、史列傳，及歷代名臣譜系、諸家禠說之文，盛稱：自夫子授《易》於商瞿，僅餘十輩；延壽經傳於孟喜，固是同時。當西漢元、成之間，凌夷厥政，先生或出或處，輒以《易》道上干梁王，遂爲郡察舉，詔補小黃令。而邑中隱伏之事，皆預知其情，得以寵異，蒙遷秩，亦卒於官次。所著《大易通

變》，其卦總四千九十六題，事本彌綸，同歸簡易，辭假出於經史，其意合於神明。但齊潔精專，舉無不中，而言近意遠，易識難詳，不可瀆蒙以爲辭費，後之好事知君行者，則子雲之書爲不朽矣。睿聖唐會昌景虞歲周正主白靈越之雲溪漢王俞序。

佚名《校定焦貢易林序》 承議郎行秩書省校書郎臣黃伯思所校焦延壽《易林》中，或字誤，以快爲快，以羊爲手，以喜爲嘉，以鶴爲鵠，義可兩存。焦延壽者，名貢，梁人，以好學得幸梁王，王供其資用，令極意學。既成，爲郡吏，舉補小黃令。但有盜先知，盜遂無敢舉者。考最當遷，吏民上書乞留，詔許增秩，卒于小黃。世人謂延壽之法，凡筮得某卦，則觀其所之卦林，以占吉凶。或卦爻不動。則但觀本卦林辭，爻本影。有王佖者，於雍熙二年春，遇異人，筮得觀之賁。林云：東行無門，西出華山。道塞於難，遊子爲患之語，最爲有準。後之觀者，不可不辨。延壽所著，雖卜筮之書，出於陰陽家流，然當西漢中葉，去三代未遠，文辭雅淡，頗有可觀覽。謹錄上。

雜 錄

《雜識》 東萊費直長翁曰：六十四卦變占者，王莽時建信天水焦延壽之所撰也。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然《易》謂六十四卦也，推而言之，則繇說卦之所未盡，故《連山》《歸藏》《周易》皆異詞而共卦。雖三家並行，猶舉一隅耳。貢善於陰陽，復造此以致《易》未見者。其射存亡吉凶，遇其事類則多中。至於靡碎小事非其類，則亦否矣。貢之通達隱幾，聖人之一隅也。延壽獨得隱士之說。

《前漢書》：京房字君明，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名貢。貢貧賤，好學得幸於梁王，王供其資用，令極意學。既成，爲郡吏，察舉補小黃令。以伺候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貢，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黃。貢嘗曰：得我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

占驗。房用之尤精。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卦為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坎、兌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主之氣。各卦主一日，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善惡。

程迥《記驗》 宣和末，長慶福崔相公任州日。其時晏清無事。思此聖書虔誠，自卜得大過卦云：典冊法書，藏在蘭臺。雖遭亂潰，獨不遇災。之遯卦辭曰：坐席未溫，憂來扣門。踰牆北走，兵來我後，脫於虎口。其時卜後十日，州亂。崔相公踰牆而出，家族不損，無事。歸京，乃知此書賢人所製。初雖難會，後詳無不中節。見者當所敬重。黃金自貴，未能蒙於此書。

紹興末，完顏亮入寇。時有人以焦貢《易林》筮遇解之大壯。其辭曰：驕胡火形，造惡作凶。無所能成，遂自滅身。其親切應驗如此，雖天網淳風不能過也。開闢以來，惟亮可以當之。延壽著書，何以知後世有亮也？其漢焦延壽傳《易》於孟喜何？事見《儒林傳》中。此其所著書也。費直題其前，曰：六十四卦變，又有唐王俞序所書。每卦變六十四，總四千九十六首，皆為韻語，與《左氏傳》載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漢書》所載大橫庚庚、予為天王之語絕相類。豈古之卜者有此等書耶？曆皇歲在昭陽大荒落辛卯月皇極之日。

陳振孫《題識》 舊見沙隨程氏所紀，紹興初諸公以《易林》筮時事奇驗，求之歷年。寶慶丁亥，始得其書於莆田，錄而藏之，皆韻語，古雅，頗類《左氏》所載繇辭，間嘗筮之，亦驗，獨恨多脫誤，無他本是正。嘉熙庚子，自吳門歸雪川，偶為鄉守王寺丞侑道之，因以家藏本見假，雖復多脫誤，而因兩本參互相校，十頗得八九，於是兩家所藏皆成全書。其間亦多重復，或數爻共一繇，莫可稽究。校畢，歸其書王氏，而志其校正本末於篇後云。

彭華《題〈易林〉後》 易之道無所不該，學者各得其一偏耳，然皆不可語非易也。易自夏商已有三易，其後《連山》、《歸藏》不傳，唯《周易》獨傳。《周易》至漢儒分而為三，有田何易、焦贛易、費直易。何之易傳自孔子，分上下經，以孔子所作為十傳。而有章句。贛之易，專於占察，《易林》之十六卷。直之易，長於卦筮，無有章句，徒以彖象文

言等參八卦中以解經。漢末田焦之翠微絕，而費氏獨存。蓋費之後，有鄭康成、王弼輩為之注故也。宋程伊川據弼易為傳，固出於費。朱氏晦庵據呂伯恭古易為本義，則本之田何，於是田、費之易皆盛行於世，而贛獨不幸無傳者。近於內閣閱書得《易林》，觀其辭韻皆非後人所能到，頗類《左傳》中所載繇辭，因錄而藏之，異日間有事以占，亦未嘗不驗也。然則贛之易，豈無所本者耶？惜乎末學淺識不能為之傳注，使之盛行，以為夫人之趨吉避凶一助云，姑識之，以俟能者。

馬驥《書〈易林〉後》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為也。予讀焦氏《易林》演六十四卦為四千九十六卦，而卦皆具夫辭變象占，其意精而深，其文簡而古，真有以發義文周孔之所未發，而開物成務通志業斷疑之妙，開卷具在。予未仕時，恒以不獲見恨。及知武功，對山先生出示予，反覆誦味之餘，因命梓之以博其傳，而私識歲月於此。嘉靖四年春二月廣安姜恩書刊焦氏《易林》說。

世之談易者，每每以焦氏《易林》為占察變驗，甚捷。又恒以其書不多見為恨。近得余鄉對山康公付武功令所刻本，博覽者求相接踵。日侍兵憲蓉川齊公值訊疑未決，顧謂余曰：發伏若焦延壽無通情矣。余退而筮之，得訟之隨，云甲乙丙丁，俱歸我庭。三丑六子，入門見母。後五日獄得。稽其日乃乙丑，訟之者僅六人焉。聞者愈神其書，而雲錄者弗絕於庭。余遂翻刊用成，欲與執疑之士適趨避之宜，俾焦易秘久而弗傳者，再為之一倡廣也。

著錄

《隋書·經籍志·五行類》

《易林》十六卷。焦贛撰，梁又本三十

二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五行類》

《焦氏周易林》十六卷。

《宋史·藝文志五·著龜類》 焦贛《易林傳》十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術數類二》 蓋易於象數之中別為占候一派

者，實自贛始，所撰有《易林》十六卷，又《易林變佔》十六卷，並見《隋志》。《變占》久佚，惟《易林》尚存。

周易圖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上中下三卷。周氏太極圖、鄭氏太極貫一圖、天地自然十五數圖、三位三極圖、先後中天總圖、先天數圖、先天象圖、六十四卦陰陽倍乘之圖、乾坤六子圖、渾天六位圖、六十四卦生自兩儀圖、先甲後甲圖、八卦納甲圖、乾坤交成六十四卦圖、六十四卦萬物數圖、六十四卦氣候圖、八卦本象之圖、八卦生六十四卦圖、李氏八卦生六十四卦圖、八卦推六十四卦圖、帝出震圖、卦配方圖、乾坤不居四正位圖、坎離天地之十圖、河洛之數并諸圖等，略撮其要。

太易象數鉤深圖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三卷，三衢劉牧撰。內言天地奇耦之數，自太極生兩儀而下，至於復卦，凡五十五位，點之成圖，於逐圖下各擇其義。上卷三十三圖，中卷一十五圖，下卷七圖。

易外別傳

著 錄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易外別傳》一卷，元俞琰撰。其書以邵子《先天圖》闡明丹家之旨。考《先天圖》傳自陳搏，南宋以來無不推為伏羲之秘文，卦爻之本義。袁樞、林栗雖據理以攻之，然不能抉其假借之根。口衆我寡，無以相勝也。迨元延祐間，天台陳應潤始指為《參同契》爐火之說，其言確有根據。然宗河洛者深諱之，巧辨萬端，輾轉彌甚。惟琰作此書，絕無文飾。其後序有曰：「名之曰《易外別傳》，蓋謂丹家之說，雖出于《易》，不過依仿而託之者，非《易》之本義也。」可謂是非皎然，不肯自誣其心者矣。後序稱是書附《周易集說》後。其子仲溫跋亦云：「《易外別傳》一卷，先君子之所著，而附於《周易集說》後者。今通志堂所刊《集說》，成德序中雖稱《易圖纂要》一卷、《易外別傳》一卷附焉，而印本實無此卷。豈初鋟于木，後覺其不類而刪之耶？白雲齋《道藏目錄》以此書與《易圖通變》、《易筮通變》同載於太玄部若字號中，並題曰雷思齊撰。考揭傒斯為思齊作序，稱所著有《老子林義》、《莊子旨義》、《和陶詩》。吳全節序又稱其別有文集，而均不及此書。殆雲齋以三書同函而誤歟？」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一卷，古吳石澗道人俞琰述。內康節先生心為太極圖、朱紫陽太極虛中先天圖、先天六十四卦直圖、地承天炁圖、日受月光圖、乾坤坎離天地日月等圖，皆先天聖學，此處露機。

易圖通變

綜 述

張宗演《易圖通變序》 《道德》數千言，吾教之所獨尊，古今未有能廢之者。然傳注層出，渺茫叢惑，莫適指歸，徒見多岐之紛紛也。雷思齊嗜學有要，精研是書，探覈本旨，爲之傳釋，合儒、老之所同，歷詆其所異，條分緒別，終始一貫，不翅入老氏之室，避之席以相授受也。其將學是者，終究其說，知其玄之玄，而不昧其所嚮，傳之將來，庶幾於吾教非小補也。

揭傒斯《易圖通變序》 雷先生思齊，字齊賢者，臨川之高士也。遭宋亡，獨居空山之中，著《易圖筮通變義》、《老子本義》、《莊子旨義》凡數十卷，《和陶詩》三卷。去儒服，稱黃冠師，與故淳安令曾公子良、今翰林學士吳公澄相友善。四方名士大夫慕其人，往往以書、疏自通，或聞其講學，莫不爽然自失。故翰林侍講學士袁公楠，博雅君子也，稱其所著書，援據切至感厲，奮發合神以窮變，盡變以翼道。且曰：知齊賢不如是齊賢之意。不明方今天下稱爲斯文宗，莫先吳公；天下稱善著書，莫先吳公。亦曰：與談《老子》甚契。又稱其詩精深工緻，豪健奇傑，有杜、韓風。蓋皆以爲知言。嗚呼，古稱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太史公世掌天官，使不遇禍，《史記》不作。夫求雷先生之志，讀雷先生之書，遑與世俗道哉。遑與世俗道哉。余讀其所著之書，想其爲人幾五十年。今又得其詩文二十卷，於其徒孫傳性真與周惟和傳入京師來，因識以辭。

吳全節《易圖通變序》 昔世祖皇帝既定江南，首召三十六代天師入朝。未幾，天師奉旨掌道教。還山，遂禮請先生爲玄學講師，以訓迪後人。余時雖幼，而有志於學，遂受學於先生。先生嘗誨余曰：文章於道一技耳。人之爲學，將以明斯道也。不明斯道，不足以爲聖賢之學矣。余由是日知所省，益自奮發。及弱冠，入侍先師開府公於朝，遂不得事先生以

終學焉。先生嘗註《易圖筮通變義》、《老子本義》、《莊子旨義》凡數十卷，詩文二十卷。至順二年秋，先生之徒弟傳性真，遣徒孫周惟和持所註諸書，來京師示余，且曰：先生所註之書，雖有黃公震、曾公子良、吳公澄爲之序，而未得公一言以發明之，敢以爲請。余曰：嗟夫，先生之歿，迨三十年矣。今不可得見，得見所註之書斯可矣。然先生之學，豈所註之書可能盡哉？後之觀者，考諸書則知先生之學，誠不止若是也。余今且老，久留於朝，常欲集先生諸文而序之，未果也。今諸文既已成編，又豈敢嘿嘿無一言以發明先生之學哉？故續爲之序。先生諱思齊，字齊賢，學者尊之曰空山先生，撫之臨川人也。

雷思齊《易圖通變序》（《空山先生易圖通變序》） 河圖，八卦是也。圖之出，聖人則之。包犧氏仰觀象，俯觀法，近取身，遠取物，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始因之畫八卦以作《易》者也。孔子謂其則之，豈欺我哉？圖之數以八卦成列，相蕩相錯，參天兩地，參伍以變，皆自然而然。後世不本其數，實惟四十，而以其十五會通于中，乃妄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意增制於四十之外，以求其合幸其中，故愈說愈迷，紛紛迄今。余因潛心有年，備討衆說，獨識先聖之指歸，遂作《通變》，傳以與四方千載學《易》者，同究於真是焉。兼筮法亦乖素旨，附見後篇，求古同志宜能明其非敢誣也。

易象圖說內篇

綜 述

黃鎮成《易象圖說內篇序》 《易》之象與天地準，故於天地之理無所不該，是以陰陽錯綜，奇偶離合，無不有以相通焉。《周官》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以八爲經，以六十四爲緯，畫卦之次序，先天之圖位瞭然矣。則伏羲作《易》時，已有其圖，傳之三代，故夫子極、儀、象、卦因而重之之說，與京君明、魏伯陽納甲卦氣之法，皆圓圖之

序。則《先天圖》其來已久，持後之說《易》者不復追究作《易》原本，故其圖雖在，而學者不傳，至邵子而後得耳。先儒謂邵子傳之李穆，李穆自希夷意，其必不妄也。或又謂啟蒙《先天圖》出自蔡氏，而朱子因之，不知朱漢上已有此圖，則其出於邵氏為無疑。雖聖人復起，不易其言矣。

然《易》道廣大無窮，學者能隨其所見，亦皆有得。惟其出於自然而無所穿鑿，則雖古人之所未發，亦足以成一家之言也。清江張君仲純，資敏而學篤，於諸經無不通，而尤邃於《易》。嘗以其玩索之力著為《易象圖說》一篇，其極、儀、象、卦，圖以奇上偶下，各生陰陽、剛柔、內外、交變，而卦畫之原，四時之義，性命之說，圖書之數，著策變占，靡不周備。六十四卦圖，以乾、兌、離、震、坤、艮、坎、巽循環旋布，而天地之動靜，一歲周天之氣節，一月太陰之行度，皆可見；方圖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縱自上而下，橫自左而右，而《參同契》、《邵子》《太易吟》十二月之卦氣、二十八舍之象，皆可推變通。圖由《乾》、《坤》反覆相推，陽以次而左升，陰以次而右降，而六陰、六陽辟卦之序粲然可考致用。圖以後天八宮各變七卦，而四正四隅反對之象秩然有紀，皆巧妙整齊，不煩智力，無毫髮可以增損，無纖隙有所疑議，所謂出於自然，而無所穿鑿者，當續邵子、朱子之圖，而自為一家，亦可以見《易》象無所不通，惟學者能隨所見而實有得焉，然後可以傳世而不惑也。仲純學力高明，與予知最久。《圖說》既成，首辱見示。予特愛其象類渾成而條理精密，故僭書于首，簡而歸之。

張理《易象圖說內篇序》（《易象圖說序》） 《易》曰：河出圖，

洛出書，聖人則之。圖書者，天地陰陽之象也。《易》者，聖人以寫天地陰陽之神也。故一動一靜，形而為一，奇偶生生，動靜互變，四象上下，左右相交，而《易》卦畫矣。☰以畫天，☷以畫地，☵以畫水，☲以畫火，☳以畫澤，☱以畫山，風因於澤，雷因於山，卦以表象，象以命名，名以顯義，義以正辭，辭達而《易》書作矣。將以順性命之理，究禮樂之原，成變化而行鬼神者，要皆不出乎圖書之象與數而已。圖之天者，☰也。圖之地者，☷也。圖之中者，四象×古五字行也。陽數一、三、五，參天也，三謂之參陰數二、四，兩地也，二謂之兩。參天數九，陽之用也。兩地數六，陰之用也。書之衡，三卦之體也。書之井，九卦之位也。

書之縱橫，十五卦之合也。河圖、洛書，相為經緯。五十者，圖書之樞紐也。以五重十，則左右前後者，河圖四正之體也。以五交十，則四正四隅者，洛書九宮之文也。順而左還者，天之圖，渾儀歷象之所由制。逆而右布者，地之方，封建井牧之所由啟也。以圓函方，以方局圓，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矣。唯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身半以上同乎天，身半以下同乎地；頭圓足方，腹陰背陽；離目外明，坎耳內聰；口鼻有肖乎山澤，聲氣有象乎雷風，故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是知《易》即我心，我心即《易》，故推而圖之，章之為六位而三極備，叙之為六節而四時行，合之為六體而身形具，經之為六脉而神氣完，表之為六經而治教立，協之為六律而音聲均，官之為六典而政令修，統之為六師而邦國平，是故因位以明道，因節以叙德，因體以原性，因脉以凝命，因經以考禮，因律以正樂，因典以平政，因師以慎刑，而大《易》八卦之體用備矣。已上八圖，今附外篇八卦相錯，相摩相盪，因而重之，變而通之，推而行之，而六十四卦圖方變用之圖出矣。圖者以效天，方者以法地，變者以從道，用者以和義，然後著策以綜其數，變占以明其筮，分掛揲歸，交重支變，悉皆為圖以顯其象，為說以敷其趣。雖其言不本於先儒傳註之旨，或者庶幾乎聖人作《易》之大意，改而正之，諗而訂之，是蓋深有望於同志。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一卷之五共四卷，雷思齊著。內述河圖洛書參天兩地倚數之圖，錯綜會變等圖，河圖遺論，皆三成變化吉凶奇耦元數。

天原發微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魯齋鮑雲龍景翔編著。卷一之九，言太極、動靜、辨方、玄渾、分二、衍五、觀象、太陰、象緯、少陽、少陰、天樞等論。卷十之十八，言歲會、卦氣、盈縮、象數、先後、二中、數原、鬼神、變化等論。

席上腐談

著錄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席上腐談》二卷，宋俞琰撰。是書乃其劄記雜說。惟上卷前數十條為考證名物之語，詞意多膚淺無稽。如謂婦人俗稱媽媽，乃取坤卦利牝馬之貞意；謂攪銀之名，因出於渠搜；謂錫燈之名，取於錫以登牀。多附會穿鑿，不足為據。其餘則皆闕容成之術，及論褚氏遺書胎孕之說。下卷則備述丹書，而終以黃白為戒。大旨皆不出道家，而在道家之中，持論獨為近正，亦由其先明儒理，故不惑方士之詭說也。朱存理《樓居雜著》有是書跋語二條，其一稱：「石澗先生注《易》外，別有《席上腐談》。易說既有刻，此編特手筆存於家。黃巖林公守郡時，持之而去，其家別無副本，至今吳中失其傳。庚戌秋，與海昌董子壬會於逆旅，偶談家有是書，又已失去。遂同過祝秋官處，轉為假之歸。幸此書又復來吳中云云。是此書之傳出於存理。其一稱：俞氏家集云《腐談》四卷，今止二卷。今本曰輔談者，雖聲相近，而字畫轉訛不同，

必有據也云云。考《永樂大典》所引，或作輔，或作腐，參差不一。觀存理跋，知當時本自異文，非有兩書也。

古文參同契集解

著錄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古文參同契集解》三卷，明蔣一彪撰。一彪自號復陽子，餘姚人。魏伯陽作《參同契》，原本三篇，自彭曉分章作解，後來註家，雖通有併析，而上中下篇之次序俱仍舊目。至明楊慎，始別出一本，稱南方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自謂得見朱子所未見。一彪此註，即據慎本而作，故謂之古文。其彭曉、陳顯微、陳致虛、俞琰四家之註，悉割裂其文，綴于各段之下，故謂之集解。今考其書，於舊文多所顛倒。以原本所有讀一篇，則指為景休後序；原本補塞遺脫一章，亦析出為叔通後序。案《參同契》書，自虞翻註《易》，引其「日月為易」一語外，見李鼎祚《周易集解》。他家罕所稱引。其授受源流，諸書亦不具載。所可據者，惟彭曉之序為古。曉序但稱魏君示青州徐從事，徐隱名而註之。鄭樵《通志·藝文畧》有徐從事註陰陽統參同契三卷，亦不言為徐景休。何以越二千年至慎，而其名忽顯。其讀序一首，朱子嘗謂其文意是註之後序，恐是徐君註，而註不復存。今此本乃適與相合，豈非因朱子之語而附會其說歟？一彪此本，於諸註原稱魏君者，輒改作徐君，以就其說，尤非闕疑之義。然自慎以後，世遂別有此本，諸家所註，往往沿之，亦遂不可磨滅。今姑依其篇第，各分子卷，與彭曉諸本，並著于錄，以著作偽變亂之由，俾來者無惑焉。

周易參同契註解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周易參同契註解》三卷，明張位撰。位有《問奇集》，已著錄。是書章次，一依陳致虛本，而別爲之註。大抵參取諸家之說，以己意發明之。其震庚兌丁諸圖，及上下弦諸圖，則皆位所補入也。

參同契章句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參同契章句》一卷，國朝李光地撰。是書前有自序，謂《參同契》者，參之而同契也。《三相類》者，三字之義疏爾。魏氏作《參同契》，自以爲闕略未備，復作《三相類》一篇，互相解剖，而二千年來未有知者。心之不達，則竊易舊簡以就膚見，故此書獨無完編。惟《漢魏叢書》所載，似是原本，間有竄互不多也。獨其不知中斷二書及截立標題，亦庸末者之妄云云。蓋據篇末《參同契》者以下有今更作此命《三相類》之文。考《舊唐書·經籍志》，載《周易參同契》二卷，《周易五相類》一卷，竝註魏伯陽撰。三五字形相近，未詳孰是，然足知伯陽原有此二書也。明楊慎稱：或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篇，後序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後序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相類》二篇，後序一篇。合爲十篇。其說頗怪。慎好僞託古書，疑其因唐志之言，別三相類於參同契，

經籍總部·四輔真經部

造爲古本。光地是書，又陰祖其說。惟慎以《三相類》爲淳于叔通補遺，光地則以爲亦伯陽著，與唐志相合，較爲有本耳。書中分章，大概亦與楊本同。惟不載徐景休箋註，又釐《三相類》爲三篇，而於二書之後各列《鑪火說》一篇，與楊本異。則不知光地又何所據也。

參同契註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參同契註》二卷，國朝陳兆成撰。兆成字宜赤，上虞人。案《浙江遺書目錄》，載有兩陳兆成。其作《太極圖說註解》者，稱爲常熟陳兆成，康熙初人。作此書者，稱爲上虞陳兆成。然《太極圖說註解》末有乾隆戊辰兆成子魯附記凡例，稱是書與《參同契》互有異同，是刻可分爲二，可合爲一云云。則似乎二書又出一人，疑不能明也。其書盡廢諸家舊註，獨以文義推尋，分《參同契》爲三篇，以補塞遺脫爲後篇，亦分爲三，與前篇相配。又統分爲二十九章。大旨謂首篇專明《易》理，御政章乃言人君治世之事，即《易》之神化流通處。其後乃配以服食之法，而總不外乎《易》之中。又自作《釋例》一篇附於末，反覆推闡，其說頗詳。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古文周易參同契註》八卷，國朝袁仁林撰。仁林字振千，三原人。是編以《參同契》舊註往往

各自爲說，反增障礙，因爲隨文解義，凡書中借喻之語，悉以身所自具者指明之。書成於雍正壬子。其曰古文者，蓋據楊慎所稱石函本云。

古參同契集註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古參同契集註》六卷，國

朝劉吳龍撰。吳龍字紹聞，南昌人。雍正癸卯進士，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是集前有自序，稱《參同契》自明楊慎掘地得原本，經傳始分。因本元俞琰發揮而爲是註。前載慎序，謂參同契書隋、唐《經籍志》是書原未著錄，蓋據《讀書志》之說。考《舊唐書·經籍志》五行類有《周易參同契》二卷，魏伯陽撰。《周易五相類》一卷，亦魏伯陽撰。《新唐書·藝文志》同。晁氏所說，未免失考。慎述之，亦爲沿誤。至慎所稱古本，云掘地得之石函。夫文字託於金石，尚不免剝蝕銷泐。石函所藏，如在彭曉以後，則五代至宋，不應無一人見之，至明始出。如在彭曉以前，則絹素紙札，入土五六百年尚完全無闕，有是理耶？至俞琰之發揮，實不及彭曉、陳致虛所註。獨據以爲本，亦未爲確論也。

玄學正宗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玄學正宗》二卷，宋俞琰

撰。上卷列經傳及儒先之說，以闡明《周易》坎離水火之旨。下卷載賦詩各一首，名《易外別傳》，附於《周易集說》之後。後又附以琰所解呂

巖《沁園春》調及《陰符經》。總名《玄學正宗》。案宋張伯端《悟真篇》自序曰：世之人以心腎爲坎離，配肝肺爲龍虎。皆日月失道，鉛汞異爐，欲望還丹，必無所就。今琰之言乃曰：子時曰坎卦，腎氣生。午時曰離卦，心氣生。又曰：內煉之道至簡至易，惟欲降心火於丹田耳。與伯端之言乃截然相反。又琰《陰符經註》本自爲一書，《易外別傳》亦別有一書。今以《陰符經註》併入此編，而所謂《易外別傳》者又止一詩一賦，不應兩書同名。蓋道流採合琰書，鉅釘成帙，非所手著也。

集注揚子太玄經

綜 述

司馬光《集注揚子太玄經序》

漢五業主事宋衷始爲《玄》作《解

詁》，吳鬱林太守陸績作《釋正》，晉尚書郎范望作《解贊》，唐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涯注《經》及首、測，宋興都官郎中直昭文館宋惟幹通爲之注，秦州天水尉陳漸作《演玄》，司封員外郎吳秘作《音義》。慶歷中，光始得《太玄》而讀之，作《讀玄》。自是求訪此數書，皆得之，又作《說玄》。疲精勞神，三十餘年，訖不能造其藩籬。以其用心之久，棄之似可惜，乃依《法言》，爲之《集注》。誠不知量，庶幾來者或有取焉。其直云宋者，仲子也；云小宋者，昭文郎中也。元豐五年六月丁丑序。

通玄秘術

綜 述

沈知言《通玄秘術序》

夫人立身之本，以道德修術，固益肌體爲

先。少年之盛，豈顧後衰。況人稟三才之貴，圓首方足，悉符天地之形，不可以自輕失也。知言卅角之年，棲心於道。昔太和初於雪菖之上，遇道士馬自然，示余祕訣，兼玄通如意丸，五解之法。知言顧慙幽陋，罔測玄機，時於其間人寰，採補延生，往往得其一二。洎咸通五年春之淮南，有故友滎陽鄭公，示余神丹諸家秘要，皆是濟世治療人間一切諸疾延駐之門，并制伏五金八石，點變造化，辟除寒暑，絕粒休糧。或箭鏃入肉取不去者，不限年月深遠，點摩丹藥，其鏃自出，有造化之神功，在三卷之內。好道後學覽之，必瑩心駭目。其於伏火金石靈丹，備在卷中，知言輒編次之，勒成上中下三卷，號曰：《通玄祕術》，以奉好尚君子。養生之本，將貽同志，幸勿輕傳耳。

懸解錄

綜述

佚名《懸解錄序》 余少甚抱疾，專意修養，至於金石服餌，亦嘗勤求。竊見時之好事者，不顧貨財，大修鑪鼎，謂河車立成，可變土石。謂金沙立化，可壯筋骸。然而往往有為藥所悞者，醫救莫及，何哉。豈根源不正歟，師法不明歟，奚終始不相副，如此之甚也。余因覽道書，偶見九霄君告劉泓丹藥要訣，乃論俗徒，都未窺至道之毫末，而妄自誇銜，誑誘時人。凡所施為，無非自伐之捷徑，能無悲乎。真仙之言，定不誣矣。余久懷滯惑，方困於是，今故採其要語，書之座隅，目之曰《懸解錄》。冀觀覽之時，疑撓盡釋。雖未達金液守身之術，當必免毒丹傷命之虞，亦天年之幸也。如有同我斯志者，固願攻其未悟耳。大中九年乙亥歲五月十七日甲子也。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與《玉碑子》同卷。漢安帝時，劉泓棄官入山，至延光元年，九霄君降世，授泓解金石藥毒五子守仙丸方。

雁門公妙解錄

綜述

佚名《雁門公妙解錄序》 余少甚抱疾，專意修養，至於金石服餌，亦嘗勤求。竊見今時好事者，不顧貨財，大修爐火，謂河車立成，變土石為金丹，丹砂立化，可壯筋髓。然而往往有為藥所悞，醫救莫及，何哉。豈根源不正歟，將師法不明歟，奚終不相副，如此之甚也。余因覽道書，偶見九霄君告劉泓丹藥要訣，乃論俗徒都未窺至道毫末，而妄自誇銜，誑誘時人。凡所施為，無非自戕之捷徑，能無悲乎。真仙之言，定不誣矣。余以懷滯惑方困於是，今故採其要語，書之座隅，目之曰《妙解錄》。冀觀覽之時，疑撓盡釋，雖未達金液保身之術，當必免毒丹傷命之虞，亦天年之幸也。如有同我斯志者，固願攻其未悟耳。大中九年乙亥歲五月十八日甲子謹序。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言八石有毒，惟三丹可服。凡中毒者，伏龍肝汁、甘草湯、生薑豆汁、立定、保仙五子丸。

神仙服食靈芝菖蒲丸方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言菖蒲者，水之精，神仙之靈草，大聖之珍方，服之身輕體健，血化玉膏。

太上肘後玉經方

綜 述

盧道元《太上肘後玉經方序》 昔巢居子奉事東海青童君，以節苦心寂奉師禮，冒暑雨祁寒，無懈無怠，僅二十年，乃口授玄法，手錄聖方。曰：若求跨鶴升九霄，未易致也。優遊乾坤之內，守灝然之氣，容色不改，心目清朗，壽數百年，不歸得矣。然神仙祕術，不可傳失其人，長安年中，巢居子以寒棲子賢人也。使沐浴齋戒，乃授其事。而貞元八年，寒棲子以余不揆陋微，游放自釋，所從來者，匪世俗之士，無聲利之交，若天與之正性，謂不虛授，乃使傳在。余以隱棲子文華之士，昔登上科，忽遺馳驚，息心道門，僅六七年，其玄法祕術，無不得之，而至理之要，曾似未遇。顧余有此遺禮留愛，久之而言，余亦知其志士也。況忘爵祿遯時，稱騷雅之什，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者哉。必當羽化雲飛，豈止龜鶴齊壽。故寶曆乙未歲，霞栖子盧道元，持《太上八方綱緼玄寶》一軸，以授隱棲施君。敬之戒之，善自勤勉，以致靈效云耳。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與斷穀方同卷。霞棲子盧尊元編集。乃草藥服食，以八卦命名八方。

蓬萊山西竈還丹訣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二卷，漢檢校僕射金紫光祿大夫黃玄鐘撰。言草木制伏五金八石歌一百七十二首，內皆隱名。

軒轅黃帝水經藥法

綜 述

佚名《軒轅黃帝水經藥法序》 蓋聞萬古之靈，變化自別。良以一氣爲初，三才並立，點化凡軀而成聖，煉就凡石而成寶，本自然也。世間草木，一秋而有變化。人遇之服，而延年千載。何況萬年之變異爲水，豈不能超凡入聖，本亦自然之理也。昔徐久居山，徧歷學場，可謂煉丹而未滿，長吁歎息而已。因遊天台蓮溪洞邊，見古仙，不知何處人也。古仙曰：吾還丹妙訣，君肯爲之。徐久稽首曰：曾爲之久矣，未能得成。古仙曰：還不還，勿勞心耳，神仙之道自輕耳。因於此後之五載。後見古仙指草爲龍，方知其道矣。稽首拜曰：伏望吾師慈悲憫物，伏濟沈淪，未敢禮

也，願求一小術耳。古仙曰：子當證道而已，天時已至，吾有水經一卷，可付於汝。時古仙道言未畢，忽睹三人齊至。古仙曰：此三人亦有分成道，授於四人水經，後不經半紀，皆成其仙道。得遇此水經者，得成道了性三千餘人。所有之藥，所製之法，皆按陰陽列篇于後。聖異靈通，變化無窮，萬無失一。時歲機稔甲子辰日序。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一卷。煮諸石化水法，龍芽易名辯證，制伏五金八石。

陰真君金石五相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一卷。配合金公第一，五條。配合水銀第二，十名。配合曾青第三，三名。配合硫黃第四，六名。配合雄黃第五，十一名。配合鉛精第六，廿一名。配合白丹砂第七，六名。配合金第八，四名。配合礪砂第九，五名。配合硝石第十，十四名。配合空青第十一，三名。配合黃芽第十二，四名。配合丹鉛魂第十三，配合神丹宮第十四，配合胎宮第十五，配合神丹第十六，配合傳炁第十七，配合波斯鉛精第十八，十六門傍通氣法第十九，配合同炁第二十。

石藥爾雅

綜 述

梅彪《石藥爾雅序》 夫爾雅者，古人以訓釋難尋之所作也。每想此機捷妙無以加，故朝廷用之，兼經多歷年代。余西蜀江源人也。少好道藝，性攻丹術，自弱至於知命，窮究經方，曾覽數百家論功者，如同指掌，用藥皆是隱名。就於隱名之中，又有多本。若不備見，猶畫餅夢桃，遇其經方，與不遇無別。每噫嗟此事悵恨，無師由何意也。因見《參同契》云：未能悉究，當施直義，其理盡矣。經曰：吾欲結舌不言，恐畏獲罪誅，寫情於竹帛，恐泄天之符。故知聖賢至道，玄妙之法，不欲流俗偶然之所聞解也。故委曲其事，令上士勤而習之，使下士棄而笑之，理昭然也。但恐後學同余苦心，今附六家之口訣，衆石之異名，象《爾雅》詞句，凡六篇，勒爲一卷，令疑迷者尋之稍易，習業者誦之不難。兼諸丹所有別名。奇方異術之號，有法可營造者，條列於前。無法難作之流，具名於後。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上下同卷，唐梅彪集。飛煉要訣，釋諸藥隱名，考諸丹別名。

丹房鑑源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上中下同卷，紫閣山叟獨孤滔撰。金銀篇第一、諸黃篇第二、諸砂篇第三、諸礬篇第四、諸青篇第五、諸石篇第六、諸藥篇第七、諸霜篇第八、諸鹽篇第九、諸粉篇第十、諸硝篇十一、諸水十二、諸土十三、雜藥十四、藥汁十五、諸油十六、脂髓十七、鳥獸糞十八、諸灰十九、草汁二十、雜要二十一、藥泥二十二、辯火二十三、造銅銀鉛砂二十四、雜論二十五、點制五黃丸子方。

神仙煉丹點鑄三元寶照法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唐大復二年歸耕子述。煉丹鑄天照法、鑄地照法、鑄人照法、煉丹點五金法、金鼎養丹法、爐養丹法、火候法、祭法。

大洞鍊真寶經妙訣

綜述

陳少微《大洞鍊真寶經妙訣序》（《大洞鍊真寶經修伏靈砂妙訣

序》）余自天元之初，從衡嶽遊於黃龍，止于賓府，忽於巖穴之中，遇至真之人，授余靈砂要訣。至人曰：吾自得於許僊君之後，僊君受訣於吳天師，天師本受於同郡丁真人所出也。假如丹砂之本訣，玄理深奧，固難思尋。遂求好道之流，志慕神僊之侶，不究竟其真原，長沉淪於塵俗，自上古僊經文，皆幽密隱蔽藏言，不流傳於世。余常愍然。今述為《靈砂七返》七篇，及《金丹至訣》二章，並為序論，以示後人同志之士者也。

《靈砂七返》論曰：丹砂者，太陽之至精，金火之正體也。通於八石，應二十四氣。丹者是金，感於火，名之為丹。汞者是火，去於金，而名之為汞。丹者受陽精而候足，汞即離本質而體不全。故丹砂是金火之精，而結成形，含玄元澄正之真氣也，此是還丹之基本，大藥之根原。德含則萬象生焉，體離而杳冥難測。經曰：陽精赫赫，得之可以還魂反魄。故知餌陽精者，所以長生。服陰魄者，而為死鬼。丹砂是正陽之主，赤帝之君，據於南方，火之正位也。只如丹砂之體數種，受氣不同，唯三種堪為至藥。上者光明砂，中者白馬牙砂，下者紫靈砂，餘有溪土雜類之砂，不中入至藥，服餌所用。且光明砂一兩，服之力敵白馬牙砂四兩。白馬牙砂一兩，服之力敵紫靈砂八兩。如溪砂土砂之力，不可比量也。或曰：一等是丹砂，俱受太陽之精氣，因何有溪土雜類之砂，力有大小者。言光明砂者，受太陽清通澄朗正真之精氣降結，而紅光曜曜，名曰光明砂。白馬牙砂者，受太陽平和柔順之精氣降結，而白光璨璨，如雲母色者，名曰白馬牙砂。紫靈砂者，半受山澤之靈氣結，而色紅紫，名曰紫靈砂。如溪土雜類之砂，俱受濁滯不真之氣，結而成砂，即混沌無精光，故不中入至藥所用。且如光明砂一斤，伏鍊而得十四兩，伏火鼓得至寶七兩。白馬牙砂一斤，伏鍊而得十二兩，伏火鼓得至寶六兩。紫靈砂一斤，伏鍊而得十兩，伏火鼓得至寶四兩。溪砂土砂雜色之砂一斤，伏鍊可得六七兩，伏火鼓下得至寶一二兩。以來明知溪土之砂，受氣不清，澄濁參雜。高上賢明之士，先揀其砂，次調火候，在意消息，而成七返九還。且金石之中，至靈至聖，至神至明，而無過於丹砂者也。懷袖致之一兩，尚自辟去邪魔，況乎伏鍊，入於五臟者哉。且如七返九還，異名而同體。返者是砂化為金，還者是金歸於丹。經曰：返我鄉，歸我常，服之白日朝玉皇。或曰：

七返者，是丹砂，屬火變鍊成金，便名爲七返者乎。

論曰：火之成數是七，七度變轉，以應陽元之極體也。且七度變轉者，將丹砂伏鍊得伏火後，鼓成白銀，即是一返。將白銀化出砂，令伏火鼓成黃花銀，即是二返。將黃花銀化出砂，伏火鼓成青金，即是三返。將青金變化出砂，伏火鼓成黃金，即是四返。將黃金化出紅砂，伏火鼓成紅金，即是五返。將紅金還化出砂，伏火鼓成赤金，即是六返。將赤金復化爲砂，伏火鼓成紫金，至紫金，即是七返靈砂之金，而含積陽，真元之精氣足矣。而將紫金變化爲砂，運火燒之一周，迥然通徹洞耀，名曰紫金還丹。得服之者，形神俱合，當日輕舉。且世人多誤取石硫黃，呼爲太陽之至精，和汞而燒七返。且硫黃受孤陽偏石之氣，汞又離於元和，二物俱偏，如何得成正真之寶。切見世人伏鍊衆多，終無成者，蓋緣迷迷相傳，至於後世。余甚哀之。只如第一返伏火丹砂，服餌一兩，即去萬病。服之二兩，即鬚髮青綠。服之三兩，即顏悅色紅。服之四兩，即延年益壽。第五返藥，服之一兩，即體和神清，返老歸童。第三返藥，服之一兩，即虛衷忘情，心合至精。第四返藥，服之一兩，即身體明徹，通於表裏。第五返藥，服之一兩，入水不能溺，入火不能焦。第六返藥，服之一兩，即造化不能移，鬼神不能知。第七返藥，服之一兩，即超然於九天之上，逍遙乎宇宙之間。更服至紅英九丹，便居金闕，功位真人。故知丹砂之力，昭然而可觀乎。自余得其真旨。常欲周濟爲功，大道垂明，咸願同歸玄境。遂作《靈砂》七篇，《金丹》二章，并述火候次第，藥物品次，篇數高下，列之於後章別品，以授賢明至誠。君子得之寶之，即福壽無疆。輕泄之人，殃其九祖。亦不可誣言而蔽道，慎莫寫示於凡情。用測賢愚，可鑒而後授之此篇章矣。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大洞煉真寶經脩伏靈砂妙訣》一卷，衡嶽真人陳少微字子明撰。靈砂七返，共七篇。金丹二章，並火候藥物次第，乃八石制靈砂服食點化之法。

又《大洞煉真寶經九還金丹妙訣》一卷，衡嶽真人陳少微字子明撰。內論煉汞要妙，備載二章。二章之中，分爲九品。上三品，則抽砂出汞、煉汞投金、脩金合藥、合於七篇。中三品，略陳五石之金、四黃制伏、陽金變通。下三品，和合大丹爐鼎火候。成丹證真之訣，俱列於九品二章之中也。

丹房奧論

綜 述

程了一《丹房奧論序》 竊謂金丹大藥，上全陰陽升降，下順物理迎逢。聖人所謂格物致知，大槩不過子母相生，夫婦配偶之理。須藉水火無私之力，結構鉛汞二物之精。要得真土擒鉛，真鉛制汞，加以手法火候，故能超凡入聖，返老還童。後世學丹之士，不識真土真鉛，不知手法火候，惟求世間罕有之草木，銜惑於人，各述己私，妄施工巧，迷迷相指，白首無成，深可歎惜。某幼慕清高，樂聞至道，求師訪友，未造玄機。後因天禧戊午宦遊金陵，遇仙師魏君顏真人第一，得傳太清六一紫虛九丹之妙，與夫造化口訣。遂回至湖湘，詣南岳，醺謝天真，依訣修持，一一可驗信。知手法火候，不易傳之於世，遂使後學莫窺端涯。某不敢私秘，敬將師授口訣，已試之效，集成一帙，目之曰《丹房奧論》。得之者不宜輕泄漏慢，自當珍藏寶惜。觀此若能觸類而長，實有益於同志矣。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一卷，天禧學仙子程了一著。一論真土凡鉛，二論真鉛凡鉛，三論真汞凡汞，四論三砂，五論三黃，六論三白，七論用鉛，八論用母，九論假借，十論制轉，十一論澆漓，十二論點化，十

三論灰霜，十四論烟煤，十五論作蘊，十六論裝制。

指歸集

綜述

吳悞《指歸集序》叙曰：天下有自然之道，萬物有自然之理。不得於理，物且不通，而況於道乎。神仙之道，至矣妙矣，由積行累功所致也。人生百歲，七十者少。縱勤功行，積累幾何。是以欲學仙者，必求長生，以積功累行，故有外丹點化之說。然一遇疾病，則行符運火之功德，故又有內丹安樂之術。自古至今，雖修內丹，未有不鍊外丹而飛昇者也。內丹之說，不過心腎交會，精氣般運，存神閉息，吐故納新。或專房中之術，或採日月精華，或服餌草木，或辟穀休妻，皆所以求安樂也。其中惟存神閉息，如能忘機絕慮，往往與禪定頗同。縱使成功，亦由陰宅，不免長用，遷徙則可矣。然亦說陰陽八卦，四象五行，汞鉛龍虎者，聖人不欲輕泄天機，託之以寓外丹耳。故古歌云：內藥還同外藥。厥旨深遠。

奈何後世不探古人之意，不達自然之理，得一旁門小法，便謂內丹可成，神仙可致。殊不知自古神仙，何不只修內丹，又不必鍊外丹乎。今天下洞天福地，皆因鍊丹飛昇，有爐井丹竈存焉。若曰先修內丹必功成，然後得用外丹點化，則古神仙奴婢雞犬，隨之飛昇，又安有先成內丹者乎。復有徧尋靈草，煅鍊金石，殊不知草縱有靈，水浸則腐，火焚即焦，又豈能長久乎。皆不通理者也。

予幼知慕道，今二十年，常遇至人授以神訣。其說蓋自神農氏嘗百草，教民服餌，曰某性寒，某性熱，某性溫平，某性殺人。唯丹砂一味，能存神與形。是以世人心神惕亂則砂，屍欲不朽則用水銀。水銀感陰陽之氣，八百歲而成砂，三千歲而成銀，八萬歲而成金，愈久愈堅，千變萬化。聖人運水火，法陰陽之氣，而畢其功，所謂奪得造化機者也。由砂以至銀，由銀以至金，金液還丹，取而服餌，長生之理，端在乎此。

夏侯天師云：古聖以上藥養神，中藥養性，下藥遣病。名曰丹者，以其色也。《本草》只曰丹砂。曰還者，曰天一之水，以至地十之土，而還其元色。呂真人所謂五方還，盡得丹名者是也。天生成丹，世罕得之。今砂中之丹，止是水銀，生不可食，必鍊熟，故曰鍊丹。曰九轉者，一日行二卦，有十二爻，以應一年十二月。初起子一，終於九，而轉象也，此皆神農氏之訣。其書謂之《金碧龍虎經》。黃帝因修九鼎丹，成而飛昇，後世遂指為黃帝之書，誤矣。

魏伯陽《參同契》、崔真人《入藥鏡》、青霞子《還丹訣》、彭真人《金鑰匙》，論其源始，且百家之源出於此也。大抵聖人之言其遠，如天文藉所載，理或幽微，唯得道之人口口相授，為無不成，蓋理之所在也。張平叔云：外丹難遇而易成。真達道也。愚切閱後學之難遇，痛大道之無傳，輒述先聖之言，而直指其要目，曰《指歸》，用貽同志云耳。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一卷，高蓋山人吳悞撰。還丹不用藥一，只鉛汞二，鉛汞須得真三，五行生尅四，火候五。其文多引經契古歌。

丹房須知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與《大丹記》同卷，隆興高蓋山人自然子吳悞述。言擇友、擇地、造丹室、禁厭穢、鑿丹井、取真土、造灰池、添水合香、建壇式、採鉛藥泥、煨養中胎、用火沐浴、火候開爐、服食功效、脩煉勸世，共二十四則，有圖，皆引經契之語。

金華玉液大丹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一卷。煮砂法、養法、銀精丹、四聖丹、砒粉雌雄，以草藥制之，和母養至三三轉，乾汞成金，六神匱、獨砒匱變化、一點金、電法、養粉、養硃、養礪膽、養雌雄、硃砂澆芽、四神匱、芽養硃爲糝制、四神匱法、硫貫汞爲匱、養雄點金、聖銀法、攪礪轉庚道、鴛鴦庚母砂法、庚道變化、胎息法、硫貫斷靈砂成金、盒金法、貼身硃砂法、青金法、用足氣法、煇母法、支筆涯硃砂、轉庚梅核共三轉、法泥、琉璃法。

金華冲碧丹經秘旨

綜 述

孟煦《金華冲碧丹經秘旨序》 余之家世西蜀，孟君三世孫也。寓居峨嵋之西峰，生平酷嗜行持，而遍參雲水，游謁江湖，足跡半天下。偶於嘉定戊寅間，遊於福之三山，參訪鶴林彭真士，所論行持敘話間，深有所喜。一日彭君携出玉蟾白真人所授傳法書數階，閱之皆神靈祕典。於內忽挾帶出一書，急收之。余再拜請觀。彭云：子夙有仙緣，令吾挾出。展讀之，即號《金華冲碧丹經》。內外皆出塵事業，二事皆同。余下拜叩求玄旨，蒙彭君一諾而授，當以焚香誓告，狀盟天帝尊師，而得其傳。後至己卯月，吾歸川所，閱前項所得丹經。雖得其傳，未嘗下手親作，乍信乍疑。平昔亦不曾舉拈此事，於是不敢下手，恐虛費功力。

次嘉定庚辰年間，復遊至白鶴洞天，遊山至頂，遂極晚，見林巒幽古，蘿藤錯雜，鶴唳猿啼，於山嶺深處，似有草廬數間，扃戶無人。煦遂扣其門，有一小山童一人而出。曰：誰氏至此。某答曰：西蜀人氏孟煦，閒遊訪道參玄，而來至此，略求少歇，未審可乎。小童入而復出，曰：師尊請入相見。乃得進入，拜見仙顏。先生容貌奇古，聲若嬰兒。某方展威儀，炷香下拜，告問尊師先生仙號。先生曰：蘭爲姓，乃號元白老人者，此也。先生少留一宿，當夜得齋，但出山醪、桮果、白芋、黃精而已。一餐頓覺五臟清涼，四肢和悅，非比尋常。某自知其夤緣在此，有遇奇真矣。

但先生請坐，所問某平日課何爲道。答曰：弟子行持爲功，內鍊爲道。先生笑曰：行持與內鍊，皆非至道。某遂下拜告曰：先生之付度弟子流派修持，未審師旨，如何可得聞乎。先生云：汝得誠信不怠，決志修之，吾當授汝。先生曰：內以玉鉛玉汞，外以金液金膏，一般調制，火候兩途。某且驚且異，再告先生曰：某曩遊三山，有彭鶴林真官所傳白玉蟾仙師丹法，却符合此理。先生云：汝既得所傳否。某曰：見有斯文於此，取出與先生看之。求教良久，先生視過，曰：此書玉蟾子爲彭君內學不明，以平叔外丹之旨印可，做言真鉛一二。是書於探鉛結胎，分明法象，並火符缺欠。斯明彭君緣分淺，故以致不完者矣。先生云：聖人傳藥不傳火者，果如是乎。

復曰：此書上古丹經，自軒轅氏投廣成子，於崆峒山，傳授《九鍊金碧大還丹法》，扶天濟世，超脫塵寰之書，即《金碧古文龍虎上經》正文。外有九還七返，金液神丹隱旨，皆廣成君所傳於世。自後神仙隱士鍊丹，皆從此道，白日冲舉者，不可勝數。隱而不明者，亦多矣。知名者，漢天師、魏伯陽、唐葉靖能、繼長生、馬明生、杜光明等。得此書則形神俱妙。晉有吳許二君、葛金果，皆得斯旨，合家大小，咸得長生，改形度世。惟淮南劉安王，神人指授，皆自太極中鉛汞，煉成白雪靈丹。獨魏伯陽，吳之太守，棄官入山，與張李二子，同心修鍊大藥，完成不肯泄漏天機，隱去丹經隱旨，則作《參同契》，補完於《龍虎丹經》正文之末。託大易而言火候，而法象，而藥物皆遺，作詞深古，難令曉會，至今無傳。先生云：吾得是道於奇仙古隱，知其本源，修鍊已畢。汝今有緣，而能至

此，可以歃血盟，誓告天，流傳祕要，隱書法象，九轉神丹。

某依師訓教，百拜誓盟，而得其傳。閱誦之間，大概皆與彭君相類，運水火法象全殊。是夕已晚，早間拜謝先生，迴山出嶺，頓覺心下未釋懸懸，便欲再回所隱，重求玄奧。但見白雲遮嶺，林木依稀，恍惚若夢，人迹俱無，草廬並隱，驚異惶然，如癡如醉。少頃日高，山下有一道人過嶺，詢問其故。其道人云：昔此山有高隱仙人，在此修丹之地。某遂聞知思之，號元白老人者，即玉蟾之化也。又見白雲覆嶺，正顯師化。古仙蘭公之姓耶，得遇祖師，夙緣有幸，再與重傳玄奧。吾即派嗣玉蟾仙師，不敢自怠，本末繼於仙躋，即號蘭元、白者二師，並其十一也。歸蜀，隱於峨嵋之西峰，告天築壇，建室復立，名曰金華冲碧丹室，亦依彭君之靖名也。

予得此書，齋戒沐浴，邀請至士三人，一志修鍊，周歲而成，時嘉定辛巳年也。予得合間受福，老幼二十五人，皆男女親屬不等，悉霑天恩，俱服換質神丹，一載間改形度世。蜀守臣吳晞叛亂，不能為吾之害也。余思之奇文秘旨，元白先生云：遇奇人勿隱，見非人莫張。今將縑素編成，來歷書于寶匣，藏隱名山石壁之中，遇有緣得之，天所傳也。吾所知後，獲斯文者，仙家之子也。或再鍊畢，隱於名山，後復藏是書，吾之願也。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上下同卷。上卷海瓊老人白玉蟾授，乃以鉛煉山澤白金黃金造盒養煉服食點化。下卷，白鶴洞天養素真人蘭元白授，以黃金養煉丹砂雌雄為藥，七轉，皆有圖。

庚道集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九卷。言五金八石服食爐火、砒置養丹陽法、粉法、凡匱法、煨砂法、煮粉砒九轉法、煮砂法、煨砒粉法、火候、文真子金丹大藥寶訣及二硫八汞昇丹服食、魏真君頌藍子真註有歌、寒林玉樹湧泉櫃法、母養六夾砂之法、固濟及煨法作華池法、洗汞法、熟汞法、伏火硃砂、擦鑰石如金銀法。卷二、月桂長春丹、又抽汞法、養黃芽法、養火法、黃芽大丹後段訣、炙金法、關庚法、擦銅如銀法、死礪礪法、劉浪仙感氣火丹母養砂子、太上資聖玄經內四神匱、神仙大藥四神匱、蒲真人上品大藥、葛可久傳陳庶子、死陰陽法變化、死礪、點化、變化、陳庶子傳砒匱、養粉霜法、方可大傳煨粉霜點化法、急煨砒粉、急煨獨雄點化、伏雌黃法制黃芽法。卷三、朝議大夫知南劍州軍事楊勤序、太上靈砂大丹、昇靈砂丹法、第一炒靈砂法、第二造爐鼎法不錄、第三打靈砂入鼎法、第四煮製靈砂法、第五煉道華池鉛硫匱法、第六立銀硫匱法、第七化母匱溫養法、第八溫養火候法、第一轉制珍成寶法、第二轉脫凡入聖、火候砂法、第三轉溫養真陽、第四轉澆淋黃芽堅芽子法、第五轉大丹、第六轉參成庚八卦全也、第九轉丹起死回生，以上每則俱有詩。黃芽金鼎九轉法、李洞玄神丹妙訣、金鼎第一變、入煨煉砂第二、點化銅鐵第三、脫凡人聖法第四、移魂合魄第五、以魂製魄法第六、煉陽消陽法第七、煉氣成化第八、煉神合道第九。卷四、東坡三黃匱法大有驗、辰砂澆淋法、結汞砂法、澆淋訣成火候、龍虎櫃法、金丹秘訣、以鉛煎母取鉛花作丹基、草匱藥、未濟爐、明離爐、玉田匱、白雪匱、火候並項火神符大丹長生匱、丹陽換骨法、硃砂匱澆淋法、丹法、包丹砂汞砂子法、煨丹砂成了澆淋養火訣、澆淋訣成了大丹、真死硃砂成汁作匱澆淋成大丹法、取

鉛黃花法、真死硃砂點鉛成銀及作匱頭澆淋法、死礪法、祕授不脫胎陽君作匱養日月丹後澆淋成大丹、洗汞法、第一轉至第五轉訣、肘後靈藥、煨硃砂作汁爲匱死硃法、伏硫黃成汁、太上洞玄大丹歌訣。卷五、煨硃砂法、澆淋法、再添養生硃砂法、伏硃砂法、伏火硃砂成寶、糝制大丹法、煨白硃砂澆淋硃砂匱、死貼身藥、長生伏火澆淋硃砂匱、入匱法、養火法、養母砂法、神仙頻累庚法、入匱養法、入灰缺法、又固臍法、過爐法、煨硃砂作貼身法、煨硃砂法、硃砂澆淋法、煨藥法、硃砂澆淋法、獨體硃砂、獨體硃砂靈驗、薛自本家傳、祕授不脫胎陽候作匱養日月丹頭、伏制青龍寶匱、死硫法、煨死硫黃作匱、煮硫砂青金立例法、煨死硫黃作匱、祕授伏制養煉獨粉點化妙用訣法、祕授母匱養砂不吞此法妙用、伏制先取血膏後潔肌成體妙用、打砒粉霜點化法、制砒點杖、點丹陽砒匱、煨粉霜點丹陽、煨玉環砒法、煨砒養粉霜點丹法爲匱、死粉霜法、死砒法、丹陽砒方、死粉霜、死砒法、金鼎砒養煨靈丹真死法。卷六、丹陽術、廣德沈先生傳華亭張道人，第一先制杖子法、第二制礬法、第三制砒粉法、第四造粉霜法、結煨粉霜丹陽換骨法、出骨法、死信法、死硝法、四白頭丹陽法、四白頭爲匱養白砂子、硃砂法、煮藥煮匱頭、製砒粉丹陽法、炒粉霜法、升砒硃粉霜礪點化法、葛仙翁見寶砒、製砒粉點化骨作骨頭匱養靈砂法、砒匱養煨粉霜又養白靈砂、砒匱中入水銀賀二物手法、白靈砂茱萸頭法、煨粉霜入砒匱養法、養粉火候、伏火硫雄法、煨硫黃法、煨玉黃匱法、煨硫黃法、煨雄黃法、四神匱、死礪砂、煮死硫黃法、伏三黃法、煨硫黃法、養雄丹法、閉制法、火伏砒法、閉運法、去運法、丹砒法、五金粉法、制粉法、三存法、煨粉霜法、煨信法、伏火礪砂、伏粉霜法、五神擒七魄、有一粉、煨信粉法、四神點化、金鼎法、打金鼎砒法、鉛煎丹陽粉、王母宮一輪月法伏礪砂、死礪法、神仙縮質白神丹法、砂賀法。卷七、鐵製賀如銀法、銅又法、煨諸物黑色令真潔淨寶法、軟杖子法、出血法、死砒點化法、死砒作匱、四白頭五刻點化法、換骨法、伏粉霜法、四白頭作匱養諸物成丹陽、個母砂子法、死鉛作匱子法、煨鉛法、結母砂子法、貼身藥、匱子法、結庚砂隨母三在法、硃砂金法、造匱法、打靈砂法、煮法、葛仙翁九轉靈砂金法、脫壳換胎靈妙法、煮膽礬法、結三七母砂法、添汞養火生黃芽採摘收取法、大丹變成二丹法、九轉靈丹大藥取丹

造化服食法、再沐浴訣、湧泉長生火候訣、紫粉別人神室變轉金、第一金液還丹變化、第二變黃芽添汞產藥法、第三變明窗廬脩六氣法、第四變明窗廬脩紫河車法、第五變紫河車變轉黃靈法、第六服黃靈法、第七紫金神化法、第八養一年分五丹、第九服食拔宅飛昇、天寶長生神符匱神變白雪、白雪匱、結霜、梅核白銀法。卷八、許真君昇仙大丹九轉靈砂法、有歌、鑄鼎法、造爐法、打靈砂入鼎法、煮靈砂藥方、造匱法、貼身藥、入灰池養法、火候數、第一轉、第二轉靈砂點化成真法、第三□靈砂種金脫壳法、第四轉朝種暮收澆淋法、第五轉玉笋琳琅法、第六轉產孕五金伏雌雄化假成真法、伏火礪法、第七轉變化穆汞成銀七返硫法、第八轉白體成金穆汞成庚號爲八卦庚法、第九轉長生永壽仙丹飛昇大法、七轉火候、青霞子十六轉大丹、紫粉別人神室變化大丹法、第一轉黃芽脩白雪金精法、第二轉黃芽添汞產藥法、第三轉黃芽證用成藥法、第四轉明窗廬轉脩硃汞本源法、第五轉明窗廬脩二炁法、第六轉明窗廬脩紫河車法、第七轉紫河車變金液法、第八轉紫河車變黃靈法、第九轉黃靈伏雄變質法、第十轉雄黃點鉄成金法、十一轉河車穆製汞成寶法、十二轉黃靈脩紫金丹法、十三轉紫河車脩製五金法、十四轉紫金丹神化法、十五轉河車證驗法、十六轉分化五金法。卷九、西蜀玉鼎真人九轉大丹、山澤養砂服食點化之法、葛仙翁長生九轉靈砂火丹、母匱養砂服食點化法、葛仙翁寶礪秘法、分胎見寶法、九轉十六變靈砂大丹、外丹、取銀末作匱法、硃砂法、三聖法、亦名小九轉、考異、脫胎芽子、離母芽子、華池法、天產黃芽、造紫金白雪、白馬芽變轉法、長生匱治大麻瘋藥方。

修煉大丹要訣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二卷。上卷外丹要訣、火龍玄珠丹鼎法象、火龍玄珠丹、金丹法、金丹論、造靈砂貼身要訣、養白雪要訣、造成五行

法、白雪獨神養粉要訣、糝制要訣、硃靈口訣、神符要訣、鍊硃去硫第一法、鍊硃靈去硫存汞成寶法、神雪丹陽四皓丹、四皓丹轉、四寶神雪丹、四寶神雪丹轉神符白雪丹、神符白雪丹轉輕紅粉丹、神符白雪丹養靈砂爲紫河車丹、養成神粉轉雌黃名金英丹、神粉匱養雌黃爲金雄丹、丹房雜法、打靈砂法、打硃靈法、打硃砂法、煮硃法、煮藥、貼身法、小母匱法、點化、煇靈硃法、煇母匱、添補靈砂、結母砂法、硃砂取汞、分庚金縮法、品仙賜方、火田農務俱係山澤養砂之法。下卷，硃砂鼎方、丹華丹、通神丹、妙寶真方、混元九轉金丹訣、至寶訣。亦係山澤養砂之法。

龍虎還丹訣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二卷，金陵子述。上卷紫華紅英大還丹訣、變水銀、治汞法、辨真鉛、龍虎還丹、有呪、金花還丹訣、黃花丹陽方、點丹。下卷，伏丹砂成紅銀法、青結紅銀法、結砂子法方、石膽紅銀法、結石膽砂子法、膽子團汞法、土綠結紅銀法、結砂子法、白鉛法、結砂子法、結紅銀法、飛出汞抽生法、倒抽砂子法、赤烏砂子法方、煇火砂子法、出紅銀暈法、藥櫃法、伏硝坏法、點化銀暈法、伏火藥法、草木去諸暈法。

通幽訣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一卷。言丹砂、州縣山谷名、地符火木之

精、地符直卦節候進退圖、用火不變色硫黃法、服木法。

還丹肘後訣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三卷，稚川葛真人撰。上卷言砂鉛火候。中卷龍虎還丹、心鑒餌還丹、應候歌、指真秘訣。下卷玄迪祇輿、證道歌、黃芽歌、金丹鉛汞歌、快活丸歌、金晶歌詩、唐仵達靈真人記、呂祖寫真、自贊。

太清修丹秘訣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一卷。內有採種靈砂修丹法、冲虛子太藥真鉛訣、坎離二用法，皆言清靜，俱屬執象。

還丹金液歌註

綜 述

元陽子撰、張薦明註《還丹金液歌註序》 夫論龍虎者，蓋鉛汞之別名也。《參》云：金虎是還丹之根本。金虎者，即非二物之名，蓋述於

鉛也。鉛色黑，而屬北方。北方屬水，水數一，是以子能知一，萬事齊畢。《參》云：一物有五彩，永作仙人祿。鉛含五色，而屬五行。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鉛稟五行，是以爲五彩。老君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正。此言喻於大道，然並指事而說，非俗士之所知也。又云：抱一守中，子身自沖。一之大矣。《參》云：三黃一黑，求死不得。三黃一黑者，靈丹之號也。在人爲三一。能修三一，飛仙必得。一屬水，水者鉛也。三者屬木，木即丹砂也。丹砂者，南方太陽之精，精者汞也，汞者爲青龍。《參》云：丹砂木精，得金乃并。鉛即屬金，汞即屬木。木爲青龍，位居東方，爲中男。鉛即屬金之位，在酉，居西方，爲白虎，是中女。故《二十四聖歌》云：中男、中女子午居，卯酉之門惟日月，分明長最爲初。又《歌》云：中男御少女，皆成共水土。此五行大數也。汞成朱砂，爲太陽之精，名青龍。丹砂屬木，木色青，木中出火，火赤而屬南方，父母乃在東方，故名青龍。古歌曰：白馬牙，好丹砂。汞從朱砂出水銀。水銀屬陽，陽精好飛，故名姤女，難制伏也。故《參同》云：河上姤女，靈而最神。得火即飛，不見垢塵。鬼隱龍匿，莫知所存。將欲制之，黃牙爲根。黃牙者，鉛也。色黑，而屬北方壬癸水，爲太陰之精，善能制陽。陽性至剛，能被陰伏。汞屬火，鉛屬水，水能滅火也。木性雖直，而被金所傷。水性至柔，能被土尅。土雖德厚，而被木之所尅。金性雖堅，被火銷滅。此五行相尅，大道之常。鉛汞深根，世人莫測，耆年白首，據案而尋古方，疑惑之間，便云文義不實。鉛汞之義，金石浮沉，世人但將世上鉛汞相承，而成大丹，伏丹出毒，實之服餌，呼爲大丹，未見服食之人，得終天命，皆至少亡，世人多被所惑，而被自誤也。且如修鉛服食，張果先生云：鉛有大毒，善能殺人。世人未曉其端，專功修鍊，徒自苦耳。《參同》云：沒水獵雉兔，登山索魚龍。以驗明之，何遠於此。世人修制靈藥諸石，都未辨陰陽浮沉，不知剛柔，不辨君臣，莫測制伏，未知修鍊何藥。夫陽藥陰伏，陰藥陽伏，須知君臣，明審制伏。知朱雀而調火候，審聽嬰兒之聲，九九數終，靈藥伏火。服食之道難矣，非藥難求，爲世人口是心非，難傳授也。昔王陽頗得其術，而患家貧，以其方上獻於武帝。云：丹砂伏火，堪作黃金。猶假帝王之力，方以成道。右軍事白雲先生，二十餘年慕其道。

但先賢皆勤苦二十餘年，況世人重財輕義，口是心非，陰德不施，妄貪競作，羨其色，妒其賢，世情終日，何以求於至士。學道者須虛其心，輕財重義，且以大慈爲本，廣行陰德，矜孤卹寡，自守恬淡，似有似無，如此之人，方遂求道。世人但修鉛汞伏火，便云固濟生人。張果先生云：昔有二人，契爲兄弟，人各將水銀一斤，入陽城山中燒燒，三年水銀伏火，如紅玻璃色，光彩可愛，呼爲大丹。各服二兩，行履之間，須人扶持，不逾百日而死，又何以益於身命。

又今人多將金公，以汞投中，接其金花，取精氣，修之經年黃輕黃輦者，其鉛花如紫磨金色，呼爲大丹。服之未過累月，令人面目痿黃，而成勞疾，顏色轉青。張果先生云：鉛有大毒，善能殺人，搜人血脉。淺學之流，未審其義，將世上鉛汞修鍊，且如世上鉛汞，祇有變化五金之功，豈能延於生命之理。鉛汞深妙難測，世人豈知淺深。且如汞有三種，今人只識一味水銀。《參同》云，及《五相類》、《金碧潛通》、張君五篇諸仙經中，有此箇汞汞湏。世人祇知用此，前二汞水銀都不識，緣學問不深，但以道聽途說，枉惜青春之年，竟無所見，被鉛汞所傷。是以服食求長生，多爲藥所誤。且如一陰一陽之謂道。又云：鉛汞二陰，還丹之心。又五金之主，陰爲主。又云：萬物負陰而抱陽。又云：陰即爲君，君即爲主。《陰符》云：金丹之術百數，要在神水華池，豈不明矣。世人但將鉛汞爲之神水華池，故知未識深妙之理。故《參同》云：據按託文，妄以意爲，玄妙之理，不書於竹帛。故《參同》云：寫情於竹帛，恐泄天之符。抱朴子云：此藥若使凡人知之，即天上仙人成群。老君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左真人云：知者出於心源，得者皆宿生積慶，三世留恩向下，子孫不學而得。今人淺志，何以求之，虛己勞神，終無得理。故知陰陽之道難成矣。古者勸人求道，教人尋方疏，至問經術，必洞曉古人之言，更若致意自思，必明大道。老君云：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夫學者且虛其心，勤苦積行，方乃漸進，而至通靈。今人情躁，何以求之，空生好事，未見至人傳法，而授輕浮者哉。《張果先生傳》云：昔有二人，契爲兄弟，而不書姓字。業爲屠者，欠負官債，徒步入山，自求其斃。此人有志，忽遇一仙者，化爲凡徒，負草而賣，呼屠曰：此山幽絕人跡，子何得到此。屠曰：吾欠負官債，父子

離隔，羞見閭巷，今入此山，自取其斃。吾聞山中多有仙者，忽遇求其道，終不返人間。仙者曰：子欠官債入山求道，夫人求道，須有其志。余是仙人，子能存志乎。子之坐石約厚一丈，能命木鑽之得透，吾付汝道。屠曰：此試余志焉。乃以山中木鑽盡，已經二十餘年，方深七尺，猶有三尺未透。此人志不退，山中木盡，而告於天仙者，慙之遂使石透，乃付金丹大藥，白日昇天。如此之人甚衆，左慈禮洞三年，晝夜不捨。陰君受業二十餘年。未見得道之人，端坐而得。今人且貪名利輕義，重財世情，終日雖即心存於道，何以求之？骨敗氣衰，難成反老，數之欲盡，無以救之。豈知靈丹而有延年之功，納胎元氣，延生之理。今總纂集先賢遺文，以彰新學，並歌以示同好者，故無惑焉。

金丹賦

綜述

馬蒞昭《金丹賦序》 竊聞生者，道之本，唯天地日月而長存。教者，道之尊，徵造化自然而立訓。元始懸黍珠，妙演玄玄之義。老君升玉局，宏宣寂寂之宗。所謂金丹之名，所由以立也。是故漢之魏伯陽，倣《周易》以作《參同契》。以迨晉唐宋以來，若許旌陽、葛稚川之徒，皆造詣其極，而成其道者也。弟子馬蒞昭叨生天地，竊慕玄風，雖無爲之路大闢，動惟側足。然衆妙之門廣設，窺必兢心。賴聖人而推誘資深，知真德而隨方引汲。是敢輒披妙典，猥諷玄文，惟堅似鐵之心，以鑄頑礦。只曠如灰之志，欲契靈根。念浮生而水沫風燈，知大道而天長地久。然則神運不息，研思豈精，欲決私誠，未有良已。向旅館而空驚秋，吹一夜蟬鳴。對霜燈而歛卷凝愁，幾傷蟲砌。有金丹賦，遇有偶也，不知誰所著矣。得已常誦此文，而自勵其抑。每每吟罷，莫不抱膝昂首，而顙無所容哉。然訣不輒造，理不虛擬，乃聖人之深誠。實以愚是率就，難閱具思。亦冀遊心妙理，漸躋於真奧之中。有冒譴筭之科，自責僭踰之極。謹藏筐

篋，虔候至人，勉閱於衷，敢爲註省。

還金述

綜述

陶埴《還金述序》 埴嘗讀《金碧經》，至魏先生云：三五與一，天地至精。研思十霜，妙旨斯在。謂一者水數，爲五行之始，色稟北方，包含五彩，修之合道，理契自然，故能生天生地，爲牝爲牡。然後還日精於月窟，結粹華於中氣，靈運潛應，與其合同，莫非人間術士所能窺竊。見今時學者，盛謂水銀可以爲金丹，砂汞可以爲河車。殊不知汞生於鉛，砂產於金。既不辯真，遂假他物。譬如綴花以爲子，斷體以安孕，既傷爾精氣，莫能全。舉世作迷途之人，漏器非混成之物，茫茫志士，同歸有待。或謂古人妄設，終無此道，愚甚不取也。故徵經義，爲述上中下，以質之同志云爾。

大丹篇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一 一卷。言外丹，內有劉真人一歌、九霄真君大丹歌七首、斐相公大丹一歌，餘皆係摘古歌。

還丹衆仙論

綜 述

楊在《還丹衆仙論序》 粵還丹者，華池爲初也。華池之中，能生神水。上下清靈，湛然明靜。神水變化，潔白如霜，號曰白金黃芽。次入三陽之精，水煮火煉。若經九轉，變成紫粉，號曰紫河車。河車之中投汞，又經九轉，產出真金，號曰金公。將金公與汞相合，金水相見，再煉九轉，名曰金丹。丹者，人餌長生，老者反少，有病自除，變凡爲仙，自然不死。夫金丹者，須是親傳口訣，方識鉛汞。鉛者真鉛，汞者真汞，鉛非黑錫，汞非水銀。鉛者鉛精，汞者朱汞。鉛汞交媾，產出黃芽。黃芽者還丹之祖，大藥之基。坎戊月鉛，內藏真虎。離己日汞，內藏真龍。龍虎會合，自成戊己。坎水生金，離火生木，自然四象俱備，五行不虧。還丹者，金木水火土也。金者虎也，木者龍也，火者朱雀也，水者玄武也，土者四象聚也，非用世間金、銀、銅、鐵、鉛、錫、鹽、鹵、灰、霜之類也。還丹者，鉛汞也。鉛得水而無體，汞得火而通靈，從無生有，真鉛因水化而有，真汞自火化而成。若論真鉛真汞，神水華池，青龍白虎，黃芽白雪，河車神室，自古以來，非口訣不能得解。余汾陽西河人也，弱冠好道，至三十餘年，得遇明師，親蒙口訣，方曉丹經之理，洞達幽微之文，得見造化之真，明了浮沈之妙。泊宋皇祐四年十一月八日，偶暇纂集諸家丹經節要，集成一卷，目曰《還丹衆仙論》，以俟同志者云。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一卷，抱腹山人楊在集。引聖祖真仙經訣，證外丹之理，附并爐火候辨鉛汞伏配之法，及服丹應候解丹藥毒馭草藥

經籍總部·四輔真經部

丹散。

上洞心丹經訣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三卷，有圖，太極真人嗣孫手述。卷上，心丹、作神室法、固神室玉牀藥法、五行玉匱法、火候法、火絡法、浴丹補氣藥水法、試丹法、論試丹說、太極真人說言丹砂服食。卷中，神仙九轉祕方、第一轉法、轉丹立爐法、轉火候、服一轉丹法、脩內丹法祕旨、第二轉至第九轉及火候及服大丹砂養砂服食點化之法。卷下，太上內丹歌、太上外丹經節、入山年月忌宜、入山時日忌宜、入山却鬼辟邪驅虎狼大蛇諸符、作丹屋法、合和防辟法並符、作大丹宜忌。

修真歷驗鈔圖

綜 述

佚名《修真歷驗鈔圖序》 夫至道真旨，以凝性鍊形長生爲上。所謂凝性者，心靈也。乃內觀不動，湛然無爲焉。雖云凝心一也，乃有二得。二得者，謂住心，空心。若凝住心，則身境與道同，形性俱超，此真得長生不死，高真妙道也。若凝空心，即性超而身沈，此得脫蛻尸解之下法也。蓋凝住心，無心即真道自會，名曰虛無之身，實有之質。若凝空心，忘空即空无自合，名曰虛有歌之身，實無之質。此得性遺形之妙，不得鍊形之要，名謂清靈善爽之鬼。故《經訣》云：下仙者，脫蛻尸解之法是也。凡此二說，成道之旨。若得性遺形，雖速成，然不契真道之旨。

蓋上士保生者，以爲斃法，而不修也。若凝住心，形性俱得者，壽延萬歲，名曰仙人。又鍊身成氣萬年，名曰真人。又萬年鍊氣成神，名曰神人。又鍊神三千年，名曰至人。又鍊至人三千年，成道人而證高真之果。此道爲上品之真耳，及三萬六千年，至道方具。然初學凡人，習之者如毛，成之者如角，於是無上法母，爲太上道君，說《元精經》，令救度好生保命之人。蓋古有《龍虎經》，指天地自然默生還丹。夫自然還丹者，按上經說一千八十年，生真金礦。真金礦一千八十年，生真丹砂。真丹砂一千八十年，生真水銀。真水銀一千八十年，成還丹。爲得天地陰陽，五行真氣，都合四千三百二十年，元精結成，出名山幽靜巖石之間，自成。成時光照千里，上真仙官降下採之，凡學者難得之。又元精法母，慈念修行之人，遂令以時代年，採虛無之氣，成真金。金成丹砂，砂成水銀，合三才爲用，以法促捉四千三百二十年陰陽元氣，就十二箇月感應，而生成還丹備矣。服之便證無上至道，白日昇天。又古仙得道聖人，猶恐初學之士，一年之內，寒暑侵傷。又令將初地聖藥，製凡藥成靈藥，生小紫河車，天生黃芽，爲延駐還丹，服餌者定命長生，漸可登真，唯未有羽化之大功。此並依師口訣，及解真經之要妙，不顯者，今略而顯之，以凡證聖，以外曉內，述易鑒難。集爲圖論，將俟好生君子比驗矣。立一十二圖，表一十二辰位，全聖功神明之道。及各證注如後。

爐火鑒戒錄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爐火鑒戒錄》一卷，宋俞琬撰。琬所著書，多闡明元學。此書專爲言外丹爐火者而發。以爲爲之者未必成，而致禍者十居八九。歷引古今事蹟及前人議論以爲鑒戒。自序謂兵後稟不復存，姑舉其略。今核其文，即所作《席上腐談》第二卷之下半卷。曹溶割裂其文，別爲一書，收之《學海類編》中。然琬原有此書，

特以散佚不完，附其大概於《席上腐談》中。溶摘出別行，較所收鑒空贗造之書，別立書名人名者，尚屬僞中之真矣。

黃白鏡 續黃白鏡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黃白鏡》一卷，《續黃白鏡》一卷，明李文燭撰。文燭字晦卿，自號夢覺道人，丹徒人。其第一卷專言丹汞之術。謂土稟中央之氣，色象故黃。鉛稟西方之氣，色象故白。黃者爲藥，白者爲丹。一藥一丹，是謂黃白。自取藥以至成仙。案其次序，分二十六條。前後有自序自跋。其續編一卷，則《醒醒歌》二十七則，《水心篇》五十則。卷末亦有自跋云：昔余遭劉青田累，幾成孔北海禍。姑蘇拙老獨不避去，由是多老遂欲以修煉胎仙之法告之，故續此鏡。題萬曆辛丑午月。然距劉基二百餘年，而稱受其累，爲不可解。大抵荒誕之談也。

太上九要心印妙經

綜 述

張果老《太上九要心印妙經序》 夫九要者，要乃機要也，以應大丹九轉，故以道分九篇，法顯九門，九門合理，篇篇歸根。雖不得親師之旨，得此要如親師訓，得者坐獲天機，悟之者爲之心印。若依行者，在欲無欲，居塵出塵，分立九門，還元二儀。學道君子，細意詳之。先序顯用，次要應體，以體兼用，性命備矣。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仙人張果老述。九要者，真一祕要、橐籥樞要、三五樞要、三一機要、日魂月魄真要、日用五行的要、七返還丹簡要、八卦朝元統要、九還一炁總要，此九要祕。

金碧古文龍虎上經

著 錄

《文獻通考》卷二二四《經籍考》五一 《金碧古文龍虎上經》一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麻姑所錄本無「金碧」字。

《朱子語錄》曰：曾景建謂：「《參同契》本是《龍虎上經》，果否？」先生曰：「不然，蓋是後人見魏伯陽有『龍虎上經』一句，遂偽作此經。大概皆是體《參同契》而為，故其間有說錯了處。如《參同契》云：『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即《易》中用九用六也。《乾》、《坤》六爻上下，皆是有位，惟用九用六無位，故周流行於六虛。今《龍虎經》却錯說作虛危去，蓋討頭不見，胡亂牽合一字來說。」

古文龍虎經註疏

著 錄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 《古文龍虎經註疏》三卷，宋王道撰。前有道自序，及太乙宮道士周真一奏進劄子，又有道後序一篇。道本末不可考，自題稱保義郎差充恩平郡王府指揮使。自序又云一介武弁，隸職王府。蓋本藩邸環衛官，而依附道流者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古文龍虎上經》一卷，不著名氏。道推衍其義，為之註，又申註意，自為之疏。其經分三十三章。上卷十三章，中卷六章，下卷十四章，末又載攢簇周天火候金火相交生藥二圖，以明用功之法。大旨謂真鉛真汞，止取天地之精，日月之華，混合造化，以成神丹，無事辨藥才之真偽，挾金石之異同。又稱得其師口訣，以《龍虎經》行世之本謬誤為多，故釐而正之，分章定句，于淳熙間奏進。所謂龍虎者，即水火之義，道家丹訣例用寓名耳。註疏中多引《參同契》語，蓋爐火之說，自魏伯陽始有書，猶彼法中之六經也。此書《宋史·藝文志》不著錄，或疑出羽流依託。然《龍虎經》之為古書，尚無確驗，亦無庸究註之真偽矣。

大還丹照鑑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一卷，廣政壬戌年無名氏集。五方歌、五行異名論、二氣產黃芽第一，識鉛汞第二。歷代各祖師口訣，俱言外丹。

西山羣仙會真記

秘傳正陽真人靈寶畢法

著 錄

綜 述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西山羣仙會真記》五卷，舊本題華陽真人施肩吾撰。肩吾字希聖，洪州人。唐元和十年進士。隱洪州之西山，好事者以爲仙去。此書中引海蟾子語。海蟾子劉操，遼時燕山人，在肩吾之後遠矣。殆金元間道流所依託也。其書凡五卷，卷各五篇。曰識道、識法、識人、識時、識物。曰養生、養形、養氣、養心、養壽。曰補內、補氣、補精、補益、補損。曰真水火、真龍虎、真丹藥、真鉛汞、真陰陽。曰鍊法人道、鍊形化氣、鍊氣成神、鍊神合道、鍊道入聖。其大旨本於《參同契》，附會《周易》，參以醫經。戒人溺房帷，餌金石，收心斂氣，存神固命。有合於清淨之旨，猶道書之不甚荒唐者。

《文獻通考》卷二二四《經籍考》五一《西山羣仙會真記》五卷。

陳氏曰：九江施肩吾希聖撰。唐有施肩吾能詩，元和中進士也。而曾慥《集仙傳》稱呂巖之後，有施肩吾撰《會真記》，蓋別是一人也。

晁氏曰：言煉養形氣，補毓精神，成內丹之法，凡三十五篇。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五卷，清虛洞天華陽真人施肩吾希聖傳，三仙門弟子天下都閒客李竦全美編。識道識法識人識時識物等論。又言養生養形養氣養壽等論。又補內補炁補精補益補損等論。又真水火真龍虎真丹藥真鉛汞真陰陽等論。煉法人道，煉形化氣，煉炁成神，煉神合道，煉道入聖等論。又超然子王志昌集論，太極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五行生成之數圖說，水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交互成十圖說。干合樞要，八卦還元圖說，五行顛倒圖說，木金間隔金木入火辨賓主浮沉水火既未坎離氣變還元等篇，並道詞詩歌曲賦等篇，盡言修性至命工夫。

鍾離權《秘傳正陽真人靈寶畢法序》道不可以言傳，不可以名紀。

歷古以來，昇仙達道者，不爲少矣。僕志慕前賢，心懷大道，不意運起刀兵，時危世亂，始以逃生，寄跡江湖巖谷，退而識性留心，唯在清淨希夷。歷看丹經，累參道友，止言養命之小端，不說真仙之大道。因於終南山石壁間，獲收《靈寶經》三十卷。上部《金誥書》，元始所著。中部《玉錄》，元皇所述。下部《真源義》，太上所傳。共數千言。予宵衣旰食，遠慮深省，乃悟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本天地升降之宜，日月交合之理。氣中生水，水中生氣，亦心腎交合之理。比物之象，道不遠人。配合甲庚，方驗金丹之有準。抽添卯酉，自然火候之無差。紅鉛黑鉛，徹底不成大藥。金液玉液，到頭方是還丹。從無入有，常懷征戰之心。自下升高，漸入希夷之域。抽鉛添汞，致二八之陰消。換骨煉形，使九三之陽長。水源清濁，辨於既濟之時。內景真虛，識於坐忘之日。玄機奧旨，難以盡形方冊。靈寶妙理，可用入聖超凡。總而爲三乘之法，名《靈寶畢法》。大道聖言，不敢私人一己用，傳洞賓足下，道成勿祕，當貽後來之士。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三卷，雲房真人鍾離權述。論天地陰陽昇降之道、日月消息交合之理、炁中生水、水中生炁、即心腎交會於中、配匹甲庚、抽添卯酉、辨水源清濁、識內景真虛之道。

陳先生內丹訣

綜 述

佚名《陳先生內丹訣序》 先生名朴，字冲用，唐末五代初人也。五代離亂，避世人蜀，隱居青城大面山，受道於鍾離先生，與呂洞賓同師也。先生才質奇偉，德行高妙，積年累功，今不知其幾百歲。或出世間，爲性不常，以歌酒爲樂。元豐戊午年間遊南都，宋城張方平官保，以其年高，傳接氣之術，延壽一紀。盤桓南都，不啻半載。携一無底土罐，遊於市，人少有識之者，淮南野叟敬信尊崇，或師事之。先生憐其至誠，授以內丹訣，因以記之。先生內丹之訣，直指玄關，九轉成道。每一轉先述短歌，又託意於《望江南》，欲後來學方外之道者易曉也。

丹論訣旨心鑑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一卷，張元德撰。言真鉛五兩，能制水銀二觔，專言鉛汞。

金晶論

綜 述

佚名《金晶論序》 夫金晶者，是造化之基，虛無之道，說空中之有，度天地之理。即空成色，即色是空，知空而不空，知色而不色。惚惚始達，照耀名爲妙音。金者，是月華之正氣；晶者，是日耀之真晶也。故曰一氣所生，分爲二儀，二儀成備，方立三才，謂之天地人也。故以天圓地方，清氣爲天，濁氣爲地，人者中和之正氣，抱精恍惚之中，是虛中而有實，從空而爲有也。人者生居浮世，須知幻化。《陰符經》云：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木。吾恐修行之輩，不曉聖理，難悟希夷之門，罔測其辭，妄生穿鑿，不達修鍊之門，迷徒志事，枉費其功，久而無益。況乃修鍊，須曉五行陰陽真理，提取金晶，與天地爲之寶柱，五嶽崩摧，方見衰槁。吾慮後學志人，不悟真宗，中路而退，枉墮沈淪，不離愛河，墜於苦海。吾演《金晶論》三篇，流傳浮世，以度修鍊之徒，達其正理，奪造化之功，成於妙道，分爲上中下三篇。儻有志士，傳授此論，明設誓言，跪膝焚香，捧金十兩，方可傳之。若遇賤道之徒，不可傳授，此是天機，草草而勿傳，恐泄天機。遇人傳之，名度南宮，白日而冲天；遇人不傳，殃及七祖；不擇人傳之，殃及九祖，永墜幽泉，沈淪苦海，常爲下鬼。縱得人身，必是貧窮下賤，身無十全。故列論金晶於後，悟而修鍊，身超人聖，體插仙衣，渴飲瓊漿，飢餐天食。此文聊舉大綱，故演其序，顯明至論，審而詳意焉！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上中下三篇。言金者，月華之正炁。晶者，日耀之真精。有鉛汞歌十一首。

還丹顯妙通幽集

綜述

綜述

潛真子《還丹顯妙通幽集序》 凡以丹竈留心，黃芽役慮，不明鉛汞，浪費珠珍。或求百草之霜，欲明制伏；或合五礬之匱，輒務變通。徒消歲月之功，莫達鉛汞之旨。余自從弱冠，常切親人才，逾立年，便逢至道。既悟希夷之旨，方知恍惚之間，軒帝去而垂衣，劉安昇而棄鼠，事不虛傳，迹唯昭驗。故達者指余曰：龍虎者，金水也；金水者，鉛汞也；鉛汞者，陰陽也；陰陽者，坎離也；坎離者，夫婦也；夫婦者，男女也。始自一源，終分數號，其寔同出而異名也。吾切見世人，向庚辛而求虎，詣甲乙以尋龍。殊不知龍在庚辛，虎居甲乙，火炎壬癸，水居丙丁。自古聖人不直書其事，蓋爲此道至易也。故歌曰：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又曰：龍不居東溟，虎不在西虜。又曰：俄然木位化爲金，便是大丹心。此之謂也。余今不期多幸，獲究玄文，敢罄菲材，效元陽子《金液集作》顯妙通幽詩三十首，以俟後來君子與余同志者印證耳。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一卷，少室山潛真子效元陽子金液集。述詩三十首，附註《呂祖沁園春》。

洞元子內丹訣

佚名《洞元子內丹訣序》 上古道士得道者百萬，其人著書誘善者，

萬一分矣！然者辭多指示，則弗露真源，文旨大綱，悉惑於衆。或使人考厥外典，用合玄元，比象既繁，闕闕莫履，非達道之士，無能曉諸。然聖道不書於簡冊，而修鍊自有於塗程，或成之於十月，或就之於千日，少有差誤，終墜下鬼。故畫八卦者，必列乎象，辯吉凶者，必重其爻，日月往還，變在其中矣！爻象成乎內，則變化見乎外，生乎萬物，天地之大德也。聖人則之，必實乎位也。實位者，聖人之身，匿名位歟。位存則仁者處之，位喪則仁者去之。仁者苟性，其能修鍊乎？知之修鍊，其匪聖人乎！鳥兔奔馳，以成其明，寒暑交代，以成其歲，龍蟄而求化，螻屈而求進，精想在神，終獲其用。寂然能守天下之事，殊塗而同歸也。故仁者安其身，默居以俟其用，崇乎德業，以達其身。近代迷謬之徒，纔達小乘，便云得道，惟求想脫，稱是神仙，殊不知想脫之塗，悉爲神亂，未若神仙，鍊神爲仙也。惟人有神，常能自見，雖目常睹，亦不自識，故聖人謂日用而不知也。設使有土，臨鑑自顧鑑中之像，其匪神乎！容質美陋，必形於照中，照中之姿，曷異於臨照之士？故照中之像，其曰神乎！人見其神，不期修鍊，其爲鬼乎！是以聖人謂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神，此之謂也。夫以修鍊以神爲仙者，必先鍊厥形，厥形若全，神自全也。或曰：何謂形全則神全？對曰：謂有士瞽其一目，臨照自觀照中像，亦如之，未有瞽士臨照之中，像弗瞽也；全士臨照，中之像瞽焉！所以必先全形也。又問曰：神居於人身乎？曰：居之。何以對照而出也？答曰：對照弗出者，是人之盲，神出而不見也。且人身神，其如宅乎！神居人形，又若人之舍於室爾。苟出入無滯，關鍵牢密，亡差誤也。故室壞則人去，形敗則神逝，此之謂要道也。凡修鍊者必先寬仁厚德，多義足信，揚慈豐惠，惡貪遠害，嫉妬之行弗行焉，可謂明也已矣！矯佞之言弗出焉，可謂直也已矣！見溺必拯，見焚必救，見困必扶，見幼必懷，見耆必安，見危必濟，見難必拔，臨刑必減，臨怒而息，臨事而思，臨民而惠，見惡如探

湯，見善如不及，陰功久積，陽德自繁，無加嫉妬以自壞也，無恃淫慾以自伐也，精存則神固，精竭則神去，故聖人言，先精而後神也，先神而後仙也。近代學徒，不知聖道，咸行戒潔戒行，專一林泉，糲食羶衣，不親房室，精無所漏，神亦自全，尚可延齡，以居濁世。及當數盡，積薪焚燒，所存無漏之精，盡為戒珠之異，烈火不能為燼，水流不能為溺，此徒尚可如斯，至士豈不達矣！故諸子謂精也者，施之於人則生人，存之於身則生身，此誠至理也。夫修道之士，鍊神為仙，陰籍削名，鬼顧遐逝，雖塵數及盡，復能追諸。是以老君曰：我命在我，不在於天也。竊睹近代學道之士，纔看諸子之說，未明旨趣，便曰窮通，匪測淵深，則云洞達。或錄房中之妙，或稱鉛汞之功，言御女三千，可冲霄漢，餌丹一粒，便可飛仙。未能了達玄元，惟務詐揚聖道，至使人廣求鉛汞，多蓄嬌嬌。畫八卦以為爐，仍煩僻觸，當一深而取用，更役心神。以祕精之有功，御女之得事。或有問之，則曰還精補腦，可得不老矣！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動一靜交相養矣！此蓋愚輩，不達奧旨，妄引聖言，據證淫書，以迷下鬼。豈不聞昔人謂服藥百裹，不如獨卧，又曰鍊鉛汞者，即云大藥，御少女者，即曰內丹。達士側聆，豈已歎息。或曰：上古神仙，所著經論修養之道，宴繁厥塗，或以玉津灌漱靈根，或以鼓咽納彼炁海，大數有八十一，小數有三十六，或運炁以入腦，即曰朝元，或斷穀以不食，則曰大道，或臨房而閉泄，或端坐而閉息。此能在意根尋，按本修鍊，其可飛仙乎？答曰：子言愚矣！竊觀近世學者，只憑鼓咽，馳運泥丸，斷穀不食，安禪入定，顛倒五藏，恃賴淫慾。斷穀者便曰神仙，入定者便曰菩薩，殊不知佛謂禪定為大乘小乘，老君謂靜定為大靜小靜，變化之道，同歸一塗。斯斷安定閉精存神，皆上古賢聖擒心之術也，至道示人之門也。若人之入國，未有不因門闕而至者，苟得其門而入者，國家之事可以目覽。斯皆學道者，以鼓咽朝元，存神入定擒其心者。存神之門戶也，未有不因斯而至者。夫修仙之道，始於十月，畢於三年，解脫穢軀，如蟬蛻殼。夫天生萬物，唯人最靈，故蟬之解也，以穢而刻之，是以速成於人也。子不見蛇乎，功積千年，方蛻為龍。既蛻為龍，後安大靜，又歷千年，荐解其屍，其骨色玄，為第一蛻也。復安大靜，又歷千年，屍解其軀，骨唯色青，為第二蛻也。次安大靜，復歷千年，又解其形，其骨色赤，為第三蛻也。又

鍊其炁，再度千年，復解其屍，骨唯色白，為第四蛻也。復安大靜，又歷千年，更解其屍，骨唯色黃，為第五蛻也。又安大靜，復滿千年，再解其形，是為神龍。蛇一蛻而為黑龍，二蛻而為青龍，三蛻而為赤龍，四蛻為白龍，五蛻為黃龍，六蛻為神龍，七蛻為應龍。故世有五色龍骨者，此之謂也。其俗夫下士，皆曰龍蛻骨也，蓋不知之所蛻者，皆龍之屍解乎！故人之千日，蛇之千年，蟬速成形者，以食穢而刻之，所以別貴賤耳。一蛻而黑者，為坎卦之謂也；兩蛻而青者，震卦之謂也；三蛻而赤者，離卦之謂也；四蛻而白者，兌卦之謂也；五蛻而黃者，坤卦之謂也；六蛻而神龍者，乾卦之謂也；七蛻而應龍者，八卦備之謂也。燒大丹者，爐畫八卦，進以方位，燒以四時，皆其象也。夫聖人畫八卦，蓋飛仙修鍊之功也，聖人以之命決吉凶，人執之者，愚矣！運諸其象，差其爻者，凶故，吉凶悔吝生也。故經謂執著之者，不明道德，此之謂矣！今之人纔及斷穀安定之門，自階神仙，感執著之，吁！誠實可哀哉！夫鍊炁不由八卦者，悉虛疲役耳。今備述神仙修養之叙，咸為篇次，欲諸學者，不枉其志，即不必以《周易參同契》《太易至圖》而合之，理實煥然。細述厥旨，凡諸道士，審而味之矣！

太玄朗然子進道詩

綜述

劉希岳《太玄朗然子進道詩序》 余乃生居漳水，業本豪家，幼習儒風，曾叨鄉貢。嗟浮世速如激箭，傷時光急若瀑流，未免退跡玄門，棲心冠褐。外丹達恍惚杳冥之旨，內氣明溯流胎息之源，功勤未及於旬年人驚不老，壽筭已踰於五紀自覺如斯。有此靈通，故難緘默，謹吟三十首，號曰《朗然子詩》。呈同道望迴心，聖意非遙，人自疑惑。時宋端拱戊子歲季冬，住洛京通玄觀內，偶興述之。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劉希嶽秀峯述，唐通玄觀朗然子悟道仙詩三十首。

證道歌

綜 述

左掌子《證道歌序》 夫求仙飛升，雲騰羽化者，先須明真一。真一者，道也。道者，元也。元者，人之元炁也。氣生萬象，人稟元氣而生。《道經》云：道冲而用之。《玉京山經》云：冲虚太和氣，吐納流霞津，胎息靜百關之道。《黃庭經》云：呼吸元氣以求仙，象嬰兒在母胞，中之用也。元氣多狀，卒不可知。所以上聖修經訣，《龍虎》、《參同契》、《道德經》五千言，衆仙歌及《陰符》、《璇璣》、《玉房》等篇，或爲頌，或爲詠，或爲符，或爲記，如此之法，皆說胎中之旨。教後學同歸大道，玄妙豈可直言。所以聖人留訣意旨，多作迴文，託金石而言，爲鉛汞；或云朱砂水銀而說。今之人未曉其由，不測聖意，而妄作有爲。燒丹鍊藥，服之而望長生，通仙道，遠矣！又愚人不能覽胎教，豈能知聖訣仙經淺深！古歌曰：鍊藥須通訣，玄關祕古經，還丹功若畢，天駕五雲迎。鬼谷先生言：聖人雖學，聖假學而成，聖非自然也。夫子言：吾非自然，學而得之。《法華經》云：有人於虛空中造宮殿，未必爲難。三元真人曰：未有不學此道，而能雲飛羽化者。《法華經》云：如人掘井者，先去上黃土，漸見黑泥，即知水近。魏伯陽曰：訣不虛造，道不虛行。只如進士登科，皆久處深山幽谷之中，修習其業，業成方登科第，名列金榜。求仙尋其本源，必得其趣，如人揣著。問曰：此訣與何物是親？答曰：夫道與氣

親，某物是以智慧測之，即揣著問也。夫尋道復與何物是親。答曰：道與氣親，且魚以水爲命，魚出水而死；人以氣爲命，氣竭人亡。氣是人之母，人是道之子。《西昇經》云：道養母，養母之道名曰孝道。道母者，則其炁是也。衆仙之母，人身之母，人身之中備有之。昔晋朝豫章西山吳、許等一十二人，同孝養其道母，後一十二人於晋元康年中，皆養道成，至今壇跡尚存，豈虛言哉！夫學道君子，欲求長生道，不離身中元氣。古歌曰：勿妄作凶。又云：萬般別理，徒爲苦辛。《道經》云：修之於身，其德乃真。又云：留之於身即生神，施之於人即生人。除此外，別無所爲。又外鉛外汞，外石外金，四黃八石。草木等，並非神仙藥物。余修證道一十五首，以示後來，推而行之，得願同歸無爲大道。

真一金丹訣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胎息節要》附，宋王長集。內言神仙抱一之法、清虛煉神之法、煉元炁復本還元等法。

紫陽真人悟真篇註疏

綜 述

戴起宗《紫陽真人悟真篇註疏序》 《悟真篇》分性命爲二宗，訓人各進，分內外爲二藥，訓人同進，實爲千古丹經之祖。垂世立教，可與《周易參同契》並傳不朽。自葉文叔未註之前，道傳於師，無註其義者。自葉文叔既註之後，人晦於道，無辨其錯者。予所見數十家註，皆以獨修偏解，或以旁術妄箋。致使金丹大道，世不得聞，茫然無蹊徑以入其門奧，而師傳亦殆絕。既絕於師，則從何聞焉？是以能聞者寡人，安有能行之者乎？世傳紫賢所註，徒以真人的傳而珍其文，亦不知世人竊翕葆光之註，易爲道光之註，予詳辯於篇末矣。無名子亦真人的派，昔於乾道癸巳見文叔所註舛謬，恐後迷晦大道，乃爲解義，敷明詳演，讀一粒之神，分三乘之理，盡泄天機以明師旨。昔予在端陽，有以世傳紫賢所解《悟真篇》數條示余，見其箋註與諸家異。又證以父師所授者，皆不合，深竊疑之。讀之再三，稍知其妙。及獲全文，反復尋繹，忘食廢寢，一字一句，深究綿思。與先兄、衆甫、縣丞，或誥或答，或難或攻，讀之數年，乃知與《參同契》大丹旨合。蓋予於《參同契》夙蒙玄教，以緣未合，

無他用工，惟於《悟真篇》。自此雖知旨，而《悟真》又有內外之分，一時之玄，又未能洞明，況乎諸仙盡祕諸書不述。欲參師而無師可訣，欲考文而無文可考，以是介心，念念不忘。天誘其衷，於至順辛未夏，遇師得訣，歸以語兄，喜而不寐。厥後乃見無名子註，若合符契，乃知天仙可學，元神不死。鍾呂諸仙，皆同斯道。片餉工夫，立躋聖域。宜乎上天所祕，誓不傳人。嗚呼，余自延祐癸亥紹興路儒學教授，年五十有二矣，患難相仍，致命遂志，棄捐名利，專以了性了命爲事，好之之篤，參之之勤，不負道心。遇師授道，使余涉順境不過塵累百金，官增數級而止，汨汨一生，何益於己。今知之不鍊，自取愚癡，一失人身，千劫難遇，又況於聞道乎。當時聞道以後，立願普度，中夜以思，不敢妄泄天機，則將何以示人循還縱入。不避天譴，故違師誓，述於文字，形於語言。世人久迷，焉能確信，因哀集歷代祖師所破旁門，使人知其爲此必無成天仙之效，庶可以返思從何入道，故標之曰學仙破惑。惑既破矣，又將何以示人入道闢奧，因選諸經仙道典同一揆者，凡十篇，以師傳祕旨推明仙意，述爲註解，明仙道之正，故標之者曰《學仙正宗》。具載別集。豈期先兄奄棄，不偕修鍊，愈增警省。年日衰邁，恪志速修。因以無名子註文間有未暢、法象未能申具，乃述各章疏義，以明其求盡之機、金丹法象，以顯其互用之理。又以《悟真篇》所述內外殊訣故詩詞句異，既曰安爐立鼎，又曰謾守藥爐不用柴炭；既曰一時成，又曰一日成，十月熟；或以一物立論而所用之訣不同，或以衆石取譬而所指之物則一。如此之類句異甚多，故讀者易迷，或證於彼則失於此，或證於此而失於彼，致使人易見曲合旁門，知之既偏，迷之愈固，將錯自修，以錯教人，迷迷不已，深可歎也。今以詩詞各分類聚，標題于左，但讀正文，已見大意，何況註疏詳明，照然易見。得斯書者，與仙有緣。聞斯道者，與仙有緣。聞斯道者，速修無疑。方將投僻以道路，抱一而空心，全夫三乘之真修，庶不虛度一生。得傳諸仙之後，勉力精進，何敢自怠。若夫最上一乘，必須自悟，又不在文字語言之傳。今以口耳之學，墮於外道之空，混爲仙道之玄，一宗皆非，二藥偏用，溺於迷流者多。所願學仙之士，必務於同進，融於各進其登天之品異，可以申酬師真、父兄恩德之萬一云。

陳達靈《悟真篇注序》 西山許真君上昇之日曰：吾上昇後一千二

百四十載，五陵之內有八百人得仙。豫章江中生出大洲，橫過江口，是其時也。距今淳熙甲子凡一千二百二十六載，大洲橫江，若合符契。噫，天生旌陽主仙事於晉室，今垂識如此，吾知夫五陵之內坐進此道者，非《悟真》的子即《悟真》的孫。蓋天將扇真風於宇宙，契仙識於豫章。堂堂我宋，挺生悟真，出掌仙籍，密贊皇家，不然安得獲加紫玄之號於九霄耶？悟真仙翁聞道於青城之上，餌丹於荆湖之間，一傳而廣益子出焉，再傳而無名子出焉。是真神仙之子，鍾陵孕秀，於五陵之內，兆洪都之仙識也。奈何《悟真》一書穿鑿者衆，其不可迴狂瀾於既倒，障百川而東之乎。無名與授毫而箋之，字字渾金，句句璞玉，有功於斯道隆矣。一日出以示余，余爲序，其大槩云爾。

翁葆光《悟真篇註序》 紫陽陳仙翁，武夷人，有語錄傳世，爲六十四說，分言性命二宗，內外二藥。又云：不讀《古文龍虎上經》，不知兩弦金水之妙。不讀《參同契》，不知日月一斤之精。不讀《悟真篇》，不知二章金碧之神。斯道也，妙中之妙，玄中之玄，必也採龍虎未分之氣，吸龜蛇初孕之精。三百爻中，或文或武。六十卦內，曰屯曰蒙。結丹於片餉之間，成道於九年之上。又云：道在內來，安爐立鼎却在在外。道在外來，真鉛真汞却在內。內一斤，外一斤，紫金化紫粉，紫粉化金丹。此先天內藥、外藥之辨，如斯二者之同出，又斯二者之異名，內外之道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所以道外藥還如內藥，內通外亦須通。以此觀之，紫陽之道與《悟真》同。先子嘗謂余曰：天台仙翁道成，受命於上帝，爲紫玄真人。默相皇都，時嘗顯沒，與世比肩，人莫之識。少偕我祖，肄業辟雍，惟翁不第。夙挺靈根，因翫佛書，忽至擊竹有感，頓悟無生，直超真空清淨性海。晚年遇青城丈人於成都，盡得金丹妙旨，洞曉陰陽顛倒互用之機，天地反覆生成之理。故能修真復命，鍊形升於無形，抱一虛心，性命咸臻於空寂。是以形神俱妙，與道合真，變化無窮，普現法界。即茲妙用，廣度羣迷。向在元豐間，與劉奉真之徒廣宣佛法，亦以無生留偈入寂。奉真之徒，已焚其蛻，獲舍利千百，其大如芡。後七年，奉真之徒到王屋山，復會仙翁如故，此又示其形神俱妙，性命兩全之玄也。仙翁蘊性仁慈，慷慨豁達，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宗一致，妙用無殊，不欲獨善諸身，乃作《悟真篇》提誨後學。先以神仙命道誘其修鍊，以金丹之術首

詠是篇。終以真如空性遣其幻妄，故以禪宗歌詠畢其卷末。所謂金丹之要者，以二八真陰真陽之物立於爐鼎，誘先天之一氣歸斯爐鼎之中，變成一粒，大如黍米，號曰太一真氣。是以首列七言四韻一十六首，表其真陰真陽之數也。次詠五言四韻一首，以表太乙之奇即金丹一粒也。既得一粒餌歸丹田，然後運火，依約六十四卦而行之，故續以絕句六十四首，以按《周易》六十四卦也。夫火之功，有十月并沐浴，共十有二月，故又續《西江月》一十二首，以應周天之歲律也。十月功備，胎圓而形化爲純陽之氣，故總吟成律詩八十一首，象其純陽九九之數也。形化氣矣，然後抱元九載，鍊氣成神，以神合道，故得形神俱妙，升入無形，與道合真而不測，是以神性形命俱歸於究竟空寂之本源也，故以禪宗性道歌頌詩詞三十六首，畢其卷末。已上皆取象金丹大旨，次序如此。乃若藥物、火候、口訣，纖微悉寓意在歌詠之中，覽者自可尋文悟解也。顧後傳之浸廣，文理、次序亦頗不同，多有舛謬，惟龍圖陸公之孫思誠所藏家本爲真，此乃仙翁親授之本也。思誠亦自序其所得之詳於卷末矣。余因遊洞庭得斯真本，改而正之，始悟仙翁所作之意，次序篇章莫不取金丹之法象也。其文雖約，而妙理該著。寓意雖微，而比類親切。誠爲學者之真歸，羣經之要覽也。今之學者多取傍門，非類而證之。或以天庭、至寶、玉壺、圭丹、混元胎之類，妄亂穿鑿，終莫際其深根固蒂之要。又有葉文叔者，以太極大衍之數釋而辨之，復撰爲圖，附於卷末，謂之《悟真篇外傳》，此乃簾瞻幕影，定馬爲乾，非惟紊亂真經，致使學者爲之惑誤。仙翁有言曰：摩肯自思已錯，却將錯路教人。誤他永世在迷津，似恁欺心安忍。其文叔之謂乎。殊不知金丹一粒，即太極之一氣。聖人假借二八之物，擒此一氣，於一時中，變成一粒。殊不出一時辰中，餌之立超聖地。故仙翁曰：一時辰內管丹成。又曰：一粒靈丹吞入腹，方知我命不由天。豈虛語哉。文叔不達斯理，反以一時爲非止一時。若以非止用一時而言之，是非三年必九載矣，豈爲至簡至易，而仙翁何故有都來片餉工夫永，保無窮逸樂之語耶。又以一粒爲一日，以爲有一日之丹，妄引真一子日食一粒之語爲證，尤不曉真一子之意也。若以日食一粒，與一日有一日之丹而推之，三年九載必三千有餘粒矣，豈仙翁獨以一粒之語而誑人乎。舉此兩端，足知文叔不得金丹之術明矣。是以妄亂箋註，訛謬非一。抑不知太極大衍之數，其

實運火之託象，似是而非也。若以託象求金丹之至道，是描龍致雨、畫餅充飢，不亦難乎。余固不才，幸踵仙翁之遺躅，既承真蔭，寅夕不忘，安忍緘默坐視紅紫亂朱，而不能廣仙翁之意辭，而闡之以綴將來，而祛未悟者耶。是以不懼天譴，直泄天機，課解真文，謹依仙翁之祕旨，曰：夫鍊金丹大藥，先明天地未判之前混沌無名之始氣，立爲丹基。次辨真陰、真陽，同類無情之物，各重八兩，立爲爐鼎。假此爐鼎之真氣，施設法象，運動周星，誘此先天之始氣。不越半箇時辰，結成一粒，附在鼎中，大如黍米，此名金丹也。取此金丹一粒，吞歸五內，擒伏一身之精氣，猶猫捕鼠，如鷗搦鳥，不能飛走矣。然後運以陰陽之真氣，謂之陰符、陽火，養育精氣，化成金液之質。忽尾間有物，直衝夾脊雙關，歷歷有聲，逆上泥丸，觸上腭，顛顛降入口中，狀如雀卵，馨香甘味美，此名金液還丹也。徐徐嚥下丹田，結成聖胎，十月胎圓火足，即脫胎沐浴，化爲純陽之軀，而無飢渴寒暑之患，刀兵虎兇之不能傷，而爲陸地神仙。方始投於靜僻之地，兀兀面壁九年，以空其心，謂之抱一。九年行滿，形神自然俱妙，性命雙圓，與道合真，變化不測矣，此名九轉金液大還丹也。丹雖分三，道實一揆。必自小而中，自中而大，此修丹入道之次序也。余故分爲三卷，上卷以鍊金丹，爲強兵戰勝之術。中卷以運火金液丹，爲富國安民之法。下卷以九轉大還丹，爲神仙抱一之道。謂之三乘大法，以應《陰符經》之正義，此乃無上無極上品天仙之甲科，至真之妙道也。五師宗祖口口相傳，惟此一法耳。其要至簡至易，不逾片言。聖人恐泄天機，故以乾坤、爐鼎、龍虎、鉛汞之類，以至不可勝舉之異名，無過比喻金丹法象而已。余今攢集異名，一一指其至當，罔敢遺漏纖微。又恐學者未明作用之妙，是以覩縷再三，復撰《悟真直指詳說》《三乘祕要論》《三乘祕要詩》附於卷末，聲竭精微，可謂大泄天地之真機，全露仙翁之祕旨矣。願貽同志，俾易研精灼然直際，悟真之真永爲正眼法印，而不惑於邪宗曲派之說也。

張伯端《悟真篇序》 嗟夫，人身難得，光陰易遷。罔測短脩，安逃業報。不自及早省悟，惟只甘分待終。若臨期一念有差，立墮三塗惡趣。則動經塵劫，無有出期。當此之時，雖悔何及。故老釋以性命學，開方便門，教人修種，以逃生死。釋氏以空寂爲宗，若頓悟圓通，則直超彼

岸。如有習漏未盡，則尚徇於有生。老氏以鍊養爲真，若得其樞要，則立躋聖位。如其未明本性，則猶殢於幻形。其次《周易》有窮理盡性至命之辭，《魯語》有毋意必固我之說，此又仲尼極臻乎性命之奧也。然其言之常略而不至於詳者何也？蓋欲序正人倫、施仁義禮樂有爲之教，故於無爲之道，未嘗顯言。但以命術寓諸《易》象，以性法混諸微言故耳。至於《莊子》推窮物累逍遙之性，《孟子》善養浩然之氣，皆切幾之矣。迨夫漢魏伯陽引《易》道陰陽交姤之體，作《參同契》以明大丹之作用，唐忠國師於語錄首叙老莊言，以顯至道之本末。如此，豈非教雖分三，道乃歸一。奈何後世黃緇之流各自專門，互相非是，致使三家宗要迷沒邪歧，不能混一而同歸矣。且今人以道門尚於修命，而不知修命之法理出兩端，有易遇而難成者，有難遇而易成者。如鍊五芽之氣，服七耀之光，注想按摩，納清吐濁，念經持呪，嚥水叱符，叩齒集神，休妻絕粒，存神閉息，運眉間之思，補腦還精習房中之術，以致服鍊金石草木之類，皆易遇難成者。已上諸法，於修身之道率皆滅裂，故施功雖多而求效莫驗。若勤心苦志，日夕修持，上可辟病，免其非橫，一旦不行，則前功漸棄。此乃遷延歲月，必難成功，欲望一得永得，還嬰返老，變化飛昇，不亦難乎，深可痛傷。蓋近世修行之徒，妄有執著，不悟妙法之真，却怨神仙謾語。殊不知成道者皆因鍊金丹而得，恐泄天機，遂託數事爲名。其中間惟閉息一法，如能忘機息慮，即與二乘坐禪相同。若勤而行之，可以入定出神。奈何精神屬陰，宅舍難固，不免常用還徙之法，既未得金汞還返之道，又豈能回陽換骨，白日而昇天哉。夫鍊金液還丹者，則難遇易成，須要洞曉陰陽，深達造化，方能追二氣於黃道，會三性於元宮，攢簇五行，和合四象，龍吟虎嘯，夫唱婦隨，玉鼎湯煎，金爐火熾，始得玄珠成象，太乙歸真，都來片餉工夫，永保無窮逸樂。至若防危慮險，慎於運用抽添，養正持盈，要在守雌抱一。自然返陽生之氣，剝陰殺之形，節氣既周，脫胎神化，名題仙籍，位號真人，此乃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時也。今之學者，有取鉛汞爲二氣，指藏府爲五行，分心腎爲坎離，以肝肺爲龍虎，用神氣爲子母，執津液爲鉛汞，不識浮沉，寧分主客。何異認他財爲己物，呼別姓爲親兒。又豈知金木相尅之幽微，陰陽互用之奧妙。是皆日月失道，鉛汞異爐，欲結還丹，不亦難乎。僕幼親善道，涉躐三教經書，以至刑法、書

筭、醫卜、戰陣、天文、地理、吉凶死生之術，靡不留心詳究。惟金丹一法，閱盡群經及諸家歌詩論契，皆云日魂月魄、庚虎甲龍、水銀丹砂、白金黑錫、坎男離女，能成金液還丹，終不言真鉛真汞是何物也。又不說火候法度、溫養指歸，加以後世迷徒恣其臆說，將先聖典教妄行箋註，乖訛萬狀，不惟紊亂仙經，抑亦惑誤後學。僕以至人未遇，口訣難逢，遂至寢食不安，精神顛顛。雖詢求徧於海嶽，請益盡於賢愚，皆莫能通曉真宗，開照心腑。後至熙寧己酉歲，因隨龍圖陸公入成都，以夙志不回，初誠愈格，遂感真人授金丹、藥物、火候之訣，其言甚簡，其要不繁，可謂指流知源，語一悟百，霧開日瑩，塵盡鑑明，校之仙經，若合符契。因謂世之學仙者十有八九，而達其真要者未聞一二。僕既遇真詮，安敢隱默，罄所得成律詩九九八十一首，號曰《悟真篇》，內七言四韻一十六首，以表二八之數。絕句六十四首，按《周易》諸卦。五言一首，以象太一之奇。續添《西江月》一十二首，以周歲律。其如鼎器尊卑、藥物斤兩、火候進退、主客後先、存亡有無、吉凶悔吝，悉備其中矣。及乎篇集既成之後，又覺其中惟談養命固形之術，而於本源真覺之性有所未究，遂翫佛書及《傳燈錄》。至於祖師有擊竹而悟者，乃形於歌頌詩曲雜言三十二首，今附之卷末，庶幾達本明性之道，盡於此矣。所期同志覽之，則見末而悟本，捨妄以從真。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四卷，象川無名子翁葆光註，集慶空玄子戴起宗疏，武夷陳達靈傳。蓋三法按周易諸卦、鼎器尊卑、藥物斤兩、火候進退、主客先後、存亡有無、吉凶悔吝，悉備其中。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 《悟真篇註疏》三卷，附《直指詳說》一卷，宋張伯端撰，翁葆光註，而戴起宗所重增疏義也。伯端一名用成，字平叔，天台人。熙寧中遊蜀，遇異人傳金丹火候之秘。元豐中成道於荆湖，以無生留偈而逝。其徒焚之，若釋氏所謂舍利者千百。後七年，復有人見之王屋山中，故世相傳以為仙去。是書專明金丹之要，與

《參同契》並道家所推為正宗。其中所云「要知產藥川源處，只在西南是本鄉」者，即《參同契》「三日出為爽，震生庚西方」之旨。其云「藥重一斤須二八」者，即《參同契》「上弦兌數八，下弦艮亦八」之旨。其云「三五都三個字，古今明者實然稀」者，即《參同契》「三五與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訣難以書傳」之旨。其云「本生于火本藏鋒，要須制伏覓金公」者，即《參同契》「河上姤女，得火則飛，將欲制之，黃芽為根」之旨。彼此闡發，指蘊極為深奧，學道者罕得真解。乾道中，象川翁葆光始析為三篇，作注以申釋其義，又附以《悟真直指詳說》一篇。傳之既久，或訛為薛道光撰，而葆光之名不顯。逮元至順間，集慶戴起宗訪得真本，重加訂正，於是定為葆光之注。而已復為之疏，相輔而行。二人於丹術頗深，故言之皆有根柢。如所云假真陰真陽之二物，奪天地之一氣，以為丹餌歸丹田氣海之中，以御一身。後天地之氣翕然歸之，若眾星之拱北辰。其說實能括丹家之秘。《悟真篇》注釋雖多，其明白切要，未有能過於是本者。故錄而存之，以備道家之一說焉。

悟真篇注釋

綜 述

翁葆光《悟真篇注釋序》 夫子嘗謂余曰：天台仙翁道成授命紫陽真人之號於上帝，默相皇家，時嘗隱顯於世，人莫之識也。翁少偕我祖肄業辟雍，唯翁不第，夙挺靈根，因翫佛書，忽生擊竹之感，頓悟無生，直超真空清靜性海。晚景遇青城丈人於成都，盡得金丹之奧旨，洞曉陰陽互用之機，天地反覆生成之理，故能修真復命，昇入無形，抱一明心，咸臻空寂。是以形神俱妙，與道合真，變化無窮，普現法界。即茲妙用，廣度羣迷。逮今而有遇其性命之道者，誠為鮮矣。元豐間，與劉奉真之徒廣宣佛法，以無生留偈而入寂，奉真之徒焚其蛻，獲舍利千百，其大如茨。後七年，奉真之徒至王屋山，復會仙翁如故，此以示其形神俱妙也，性命兩

全之意。仙翁蘊性慈仁，慷慨特達，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宗一致，妙用無殊，不欲獨善諸身，故作《悟真篇》提誨後學。先以神仙命道誘其修鍊，故以命金丹之術首詠是篇，終以真如空性遣其幻妄，故以禪宗詠其歌詩畢其卷末。金丹之要，以二八真陰、真陽之物立為爐鼎，取先天之一氣歸斯爐鼎之中，變成一粒大如黍米，號曰太一含真。是以首立七言四韻一十五首，以表二八真陰真陽之數。五言一首，以表太一之一粒。既得一粒餌歸丹田，然後運火，依約六十四卦而行之，故吟成絕句六十四首，以按《周易》六十四卦。其運火之功有十月，并沐浴共有一十二月，又續添《西江月》一十二首，以應周天之歲紀。十月功備，胎圓而成，化為純陽之氣，故總吟成律詩八十一首，以象純陽九九之數。形化氣矣，然後抱元九載，鍊氣成神，以神合道，故得形神俱妙。妙而無形，神與道合冥而不測，是以神形命性悉居於究竟空寂之本源也，故以禪宗性道畢其卷末者也。故上皆取金丹大旨，次序如此。若乃藥物火候口訣皆寓意在歌詠之中，覽者可尋文而解悟。自後傳之浸廣，文理頗有不同，又多錯謬，唯龍圖陸公之孫思誠之家其本為真，此乃仙翁親傳之本也，仙翁亦自序其所得之詳於卷末矣。愚因遊於洞天，得斯真文，改而正諸，始悟仙翁所作之意，次序篇章取金丹之法象。其言雖約而義理該著，寓意雖微而比類親切，誠為後學之真規，群經之要覽。今夫學者多取旁門非類而證之，或以天庭至寶、玉壺金丹、混元靈丹之類妄亂穿鑿，終莫證其深根固蒂而具者。又有葉文叔者，以太極大衍之數釋而辨之，復撰圖附於卷末，謂之《悟真篇外傳》，此乃簾瞻幙影，定馬為乾，非惟紊亂真經，而使學者愈增疑惑。噫，仙翁有言曰：不解自思己錯，更將錯路教人，誤他永劫在迷津，似恁欺心安忍。非文叔之謂乎。焉知金丹一粒，即太極之一炁也。聖人假借二八之物，采其氣於一時之中，變成一粒餌之，則立躋聖地。仙翁曰：一時辰內管丹成。又曰：一粒金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豈虛言哉。文叔不達斯理，反以一時為非。若非止用一時而言之，是非三年必九載矣。為至簡至易，而仙翁有都來片餉工夫，永保無窮逸樂之語哉。又以一粒而為一日之丹，妄引真一子有日食一粒之說。然則三年九載，必食千有餘粒，豈仙翁特以一時之語誑人乎。舉此兩端，足知文叔不得金丹之術明矣。是以妄亂箋注，紕謬非一，殊不知太極大衍之數其實運火託象之時

也。若託象求金丹之至道，是猶象龍致雨，畫餅充飢，不亦難乎。愚固不敏，陪仙翁之遺躅，既承真贖，寅夕不忘，安敢坐視紅紫亂朱而不能廣仙翁之辭意而明之者耶。是以不懼天譴，直泄天機，謹依師之秘旨，課解真文。分為三卷，上卷言其強兵戰勝之術，以採其金也。中卷言其富國安民之法，以運其火也。下卷言其神仙抱一之道，以入無形也。一一說其實事，罔有纖微遺漏，同志覽之，坦然明白，直證至道，而不昧於邪宗曲流也。

紫陽真人悟真篇三註

論說

薛式《悟真篇記》

張平叔先生者，天台人。少業進士，坐累謫嶺南兵籍。治平中，先大父龍圖公詵帥桂林，取置帳下典機事。公移他鎮，皆以自隨。最後公薨於成都，平叔轉徙秦隴，久之，事扶風馬默處厚於河東。處厚被召，臨行平叔以此書授之，曰：平生所學，盡在是矣。願公流布，當有因書而會意者。默為司農少卿，南陽張公履坦夫為寺主簿，坦夫曰：吾龍圖公之子壻也。默意坦夫能知其術，遂以書傳之坦夫。坦夫復以傳先考寶文公。余時童叟，在傍竊取而讀之不能通也。先公帥秦，陽平王箴衮臣在幕府，因言其兄冲熙先生學道，遇劉海蟾，得金丹之術。冲熙謂舉世道人無能達此者，獨張平叔知之。成道之難，非巨有力者不能也。冲熙入洛，謁富韓公，賴其力而後就。余時年少氣銳，雖聞其說，不甚介意，亦不省所謂平叔者為何人。邇來年運日往，志氣日衰，稍以黃老方士之術自治。有以金丹之術見授者，曰：神者，生之體。形者，神之舍。道以全神，術以固形。神全而形固，則其去留得以自如矣。因卜吉戒誓，傳法既竟，再謂余曰：九轉金液大還丹，上聖祕重，不可輕易泄漏也。異日各見所授，先依盟誓，又須自修，功成方可審擇而付之。蓋欲親歷其事，然後開諭後學。俾抽添運用之時，得免危殆，則形神俱妙之道，由是著

矣。古今相傳，皆有斯約，違者必有天譴。豈不知平叔傳非其人，三遭禍患者乎。子當勉之，宜無忽焉。復序其所從來，得之成都異人者，豈非海蟾耶。且冲熙成丹之難，及於世之所謂道人者，無所許可，唯平叔一人而已。其言與予昔者所聞於衮臣者皆合，因取此書讀之，始悟其說。又考世之所傳呂公《沁園春》及海蟾詩詞，無一語不相契者。是以知淵源所來，蓋有自矣。今好事者多收此篇，而文理頗有不同。疑其初成，未經裁益，時已有傳之者爾。亦嘗參較其舛誤二十餘處，而尤甚者，如詩所謂：纔見芽生須急採，若逢望遠不堪嘗。此本乃改云：鉛見癸生須急採，金逢望後不堪嘗。蓋補完丹訣於其間，顯見世之所傳辭旨有所不善也。其別本復有了悟真如一絕，此乃以歐冶鑄劍之事，易去之。緣平叔自爲《悟真篇》後序曰：此《悟真篇》中所歌詠大丹、藥物、火候、細微之訣，無不備悉，觀之可以尋文解義。苟無是詩，則變鍊金木之妙，何從而得之。其文簡而理隱，故出此篇，以繼成其事。然後金木還返之旨，煥然可推。大丹既成，而聖胎可結也。學者當知此書傳之浸廣，獨吾家之本爲真。蓋平叔之所親授者也。余雖得之，願力不足，當求同志者共成之。因此托其自。陰道厭九一，濁亂弄元胞，諸術甚衆多，千條有萬餘。彭真人云：世人不得大道之宗元，而無非傍門曲徑。此屬多般皆爲左道。乖訛天理，悖亂至真。明違黃帝之言，全失老君之旨。本期永壽，反爾傷生。鍾離翁云：生我之門死我戶之意大哉。上賢說到，下稍無人承當，何哉，只爲世人執己而修，則千條百徑，無非傍門者矣。仙翁垂憫，直言窮取生身處，豈不忒露天機。緣爲世人因業識中來，却又因業識中而去。一陽奔失，形雖男子，而身中皆陰。若執一己而修，豈能還其元而返其本哉。既不能還元返本，又將何以迴陽換骨也。是以大修行人，求先天真鉛，必從一初受氣生身之處求之，方可得先天真一之氣，以還其元而返其本也。此謂男女修行如此。女人修仙，則以乳房爲生氣之所，其法尤簡。是以男子修仙曰煉氣，女人修仙曰煉形。女人修煉先積氣於乳房，然後安鼎立爐，行太陰煉形之法，其道最易成道也，良有妙旨。昔宣和中，洞賓遊吳興，見一娼妓張珍奴，色華容美，性好淡素，雖落風塵，每夕沐浴更衣，炷香告天，求解脫去甚切。洞賓作一士訪之，珍奴見之，風神異殊，心甚敬之。盡歡，士飄然而去。明日又至，亦如之。往往月餘，終不及亂。張珍奴曰：荷君

眷顧甚久，獨不留一宿罄枕席之娛，豈妾猥漏不足奉君子耶。士曰：不然。人貴心相知，何必如此哉。且汝每夜告天，實何所求。珍奴曰：失身於此，又將何爲。但自念奴人是門中，妄施粉黛，以假爲真，歌謳艷曲，以悲爲樂。本是一團臭膿皮袋，借偽飾以惑人。每每悔嘆世之愚夫不自尊貴，過我門者，睹我如花，情牽意惹，迷戀不捨。非但喪財，多致身殞。妾雖假容交歡，覺罪甚重。惟朝夕告天，早脫此門。士曰：汝志如何，何不學道。珍奴曰：陷于此地，何從得師。士曰：吾爲汝師乎。珍奴即拜叩，士曰：再來乃可。遂去。珍奴日夜望不至，深自懊恨，因書曰：逢師許多時，不說些兒箇。安得仍前相對坐，懊恨韶光空自過，直到如今悶損我。筆未竟，士忽來，見所書續其韻：道無巧妙，與你方兒一箇。子後午前定息坐，夾脊雙關崑崙過。恁時得氣力，思量我。珍奴大喜，士乃以太陰煉形太丹法與之。珍奴自是神氣裕然，若大開悟，不知密有，所傳尤多，珍奴亦不告人。臨別作《步蟾宮》云：坎離坤兌分子午，須認自家宗祖。地雷震動山頭雨，要洗濯黃芽出土。捉得金精牢閉固，辯甲庚，要生龍虎。待他問汝甚人傳，但說先生姓呂。珍奴方悟是呂先審是修行，然後付焉。金玉堆裏不可與焉，父子至親亦勿與焉。蓋輕泄妄漏，身則受殃，禍連九祖，門戶有災，子孫不祥。豈止如是，又將受種種惡報，或沉九地，永不受生。切戒毋忽。

綜述

陸子野《註悟真篇序》 正人行邪法，邪法悉歸正。邪人行正法，正法悉歸邪。噫，金丹之道大槩如此，苟差之毫釐，則失之千里。是道者，一陰一陽之道也。得其道則我命在我，身外有身，與天齊年，享其永壽。百姓日用而不知之，皆流於情僞愛□之歸矣。夫物不得陰陽則不生，何哉，畢竟陰陽合而然也，但有生人生仙之間爾。仙師所謂逆爲丹母，順爲人者此也。其法至簡至易，凡夫俗子信而行之，神仙可致，況上士乎。丹經垂救後世，多以譬喻爲辭，不截然而直指者，非祕吝也，蓋患世人信不能及，反爲毀謗故爾。此道鑿鑿，可以出生死。且如《龍虎上經》

云：磁石吸鐵，隔礙潛通，何況萬物配合而生。《參同契》云：物無陰陽，違天背元。牝雞自卵，其雛不全。學者須要察認仙師此意，還且說箇甚麼。僕自幼潛心此道，亦有年矣。道不負人，天其憐我，獲遇聖師，一語方知，妙在目前。參諸丹經，洞然明白。審一身之中所產者，無非汞爾。蓋於六慾七情之場，醉生夢死之境，易於走失，猶求之性難制伏也。若非得真鉛以制之，使其交媾，結成聖胎，將見春而秋，朝而暮，日復一日，斫喪殆盡，至於四大不起，可不痛歟。是篇詩云：休施巧僞爲功力，認取他家不死方。壺內旋添延命酒，鼎中收取返魂漿。又曰：須知死戶爲生戶，莫執生門號死門。若會殺機明反覆，始知害裏却生恩。作丹之要，於此二詩可見其底蘊八九矣。賢哉，紫陽真人之用心也。惜乎世人宜假而不宜真，當面蹉過而誰肯認，悲夫。僕既得師一訣而粗知緒餘，更無別道以加此矣。而所難者，力薄志劣則不能行。嘗觀古人抱朴子得此道二十年，家無儋石之蓄，不得爲之，徒有長嘆三復，此語實可悲哉。此道正是知行兩途，不可同日而語。昔杏林真人授道光禪師，且囑之曰：可疾往通邑大都，依有力者，方可圖之。後道光禪師領旨如教，棄僧伽黎幅巾縫掖，復俗以了其事。詳而質之，可無疑矣。僕不自愧，僭以愚得於此書，下一註脚，語雖草率，而旨意甚親。萬一賢明同志者，見而豁然默悟了此妙道，何異如僕之得也。苟有識見卑污，根器涼薄，素溺於名相之人，妄意竊謗，爲三峰採戰之術者，是所謂孔子不得不哭麟，卞和不得不泣玉。嗚呼，惟祖師神明鑒之。

上陽子《註悟真篇序》

形以道全，命以術延。此語盡備金丹之說。

南華老仙云：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老子曰：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德者，內丹之不虧，故以道全其形。下德者，外丹之作用，故以術延其命。若求天仙，須兼內外而修。何謂道，亦如治國也，天下太平，國家無事，此聖人上德之道，行無爲之化，雖有智士良將，無所用之。何謂術，若天下擾攘，兵役疊起，苟無智士良將，豈庸人所能制治哉。即如人身，初生神氣渾全，復以道而養之，則錢鏐之壽，信未爲多此人之上德也。倘年壯氣盛，與嗜慾俱，若非外丹之術，曷延其命。深斯道者，則道爲體，術爲用。假術以成其道者，猶借良智以安其國。然吾所謂術者，則非小伎也，乃天地陰陽造化生生之道也。如順則生

物、生人者，是後天地之道也。逆則成仙、成佛者，是先天地金丹之道也。此所謂術者也。故列聖相傳，必師其術，以裨其道。伏羲、周、孔之《易》術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孔子曰：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釋云：佛法者，法即術也。是以《華嚴合論》云：一切巧術智增悲，妙道曰黃老之術。蓋言黃帝、老子皆以此而成道也。三教一家，實無二道。天台紫陽真人《悟真篇》詩詞歌章，明示金丹之術，以全久視之道。故真人自序云：黃老悲其貪着，乃以修生之術順其所欲，漸次導之。子野《序》亦云：正人行邪法，邪法悉歸正者。此皆深得其旨。其用則精、氣、神，其名則云金丹。吐露泄盡，世無知音者。況道光禪師及陸真人解註，極爲明白，而一切人不參其陰陽造化，有必不可也。外道乃指爲傍門，甚而云三峰採戰之說者，豈不惜哉。道之不行也有三焉，上根法器者，不遇真師，遂入空寂狂蕩，一也。中庸之士，愚執無師，謬妄猜臆，二也。下士愚人，逐波隨流，不信有道，三也。如葉文叔、袁公輔輩，臆度妄註，却引仙經古語證之，竟至玉石不分，果有何益。致虛首聞趙老師之旨，未敢自足，後遇青城老仙之祕方，知陰陽造化順則人，逆則仙之理，無復更議。至如象月出庚陽生、火候之奧、青城之訓，爲最的而易行。今不敢祕，乃《悟真篇》每章之下出數語者，則薛陸所藏餘蘊，更爲申之，使後來人不迷於疑網。噫，世之信道而行者，鮮而復鮮。金丹之道，未有若此《悟真篇》之親且切矣。上有純陽、海蟾之面授也，我重陽、丹陽諸老仙之語，亦與是合。況杏林、道光、泥丸、紫清代相授受，皆以是而證仙道。世因稔聞而厭聽，此雖三尺童孩，亦知世有神仙之術。時人乃多訕謗者，抑不思之甚也。且青城翁授僕真訣，既而囑曰：後必有王侯大人求師于子，夫道不可禁祕，又不可妄泄。孰能審之，吾有一驗法，頗得其情實，今以授子，可沙裏淘金去也。僕承師授，寢食若驚，首授田侯。至陽子遍遊夜郎、邛水、沅芷、辰陽、荆南、二鄂、長沙、盧阜、江之東西，凡授百餘人，皆只以道全形之旨。至於以術延命之祕，可語者百無二三。非僕所敢靳也，彼器有利鈍爾。因書于此，使聞道者各宜勉旃。妙矣哉，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也。

張士弘《紫陽真人悟真篇筌蹄》

學仙之至要，雖世之愚人，得其妙訣，亦躋聖位。何也，爲堅信不疑，而勇於行耳。學者未得真師口訣，

望洋而退。否則，猜量臆說，說性說命，說禪說宗，以逞乾慧。孰知是書故一絕云：饒君了悟真如性，未免拋身却人身。何似更兼修大藥，頓超無漏作真人。是以三教殊途同歸，皆先了性，然後修命，未有知修命而不知了性者。蓋大藥從性而入，方是金丹也。獨知性者，又烏知玄牝生丹之妙。世多有悟性而不知修命者，故詩謂名為四果徒之句，此乃明空性而不得達磨上乘之教。後之愚人，反謂修命之後，方求了性。誑惑至此，復奈之何。兼以近世有輩妄人，偽作歌頌，記于此書之後，以瞽性命之學如《讀祖英集》、《讀參同契》等禪宗歌頌四十餘篇，措辭殊甚鄙陋，似此何能明性。此乃初學無知，連床上習為，此等不可捉摸底話，以愚惑世人。今皆削去，毋玷玄文。此輩不究紫陽真人之書，言參妙道，語漏化工，其意甚殊，其言大切。如：先把乾坤為鼎器，次搏烏兔藥來烹。又如鉛遇癸生二物會時之句，其高製妙語，豈識見卑污所能思議。故真人自序云：教雖分三，道乃歸一。奈何後世黃縑之流，各自專門，互相非是，致使三家宗要迷沒邪歧不能混一而同歸矣。予項在中書有志于此，每疑仙與佛為各道性與命為兩途。後蒙師授，方得指歸，始知天下無二道之理。倘非師旨，皆是誑談。歷閱群書，遍加詢究，此《悟真篇》前後註釋，可見三十餘家。於中有力行而深知，有洞達而未行，有及門而無火候，有略曉而無下手，有不得明師妄自箋註，大失其旨。真人所謂學者隨量會解，自然成三乘之差。今集薛、陸、陳三家所註，壽梓以行，其意合而旨同，實後學之梯級。書之來歷，且有數說，是亦後人各述。得書之由所不足信，或云垣中三星潛耀降世，又云燒其蛻得舍利子千百，此皆杜撰，有所不取。明達之士，或是斯言，遵而行之，仙佛可證。

紫陽真人悟真篇講義

綜 述

真德秀《紫陽真人悟真篇講義序》 天台真人張平叔作《悟真》詩

百餘篇行於世，識者謂《參同》之後纔有此書。予閑中雖頗涉獵，然未能識其妙處。雲峰夏宗禹自永嘉來游幔亭，示余所為《悟真講義》，章剖句析，讀之使人煥然無疑。顧方掩關謝賓客，不能從君從容咨叩，以盡其妙。然以君之為人，材智磊落，蓋嘗入山東幕府，奉檄走燕齊間，功名之志銳甚。年未五十，顧欲捐棄軒冕，從安期、羨門為海山汗漫遊，其亦太蚤計矣。予頃聞道家言，學仙至難，唯大忠大孝，不疾修鍊而得。其說渺茫荒恍，未易測知，然使天上真有仙人，必忠臣孝子為之，非可幸而致也。今以君之才，雖不求用世，將有不吾置者，勉為明時植立功業，報國榮家，忠孝兩盡，然後從君鼻祖夏黃公戲橋中邀商山，無不可者。君又有《陰符講義》諸書，留茂潛樓賜叔已為之序引，故不復云。

曹叔遠《紫陽真人悟真篇講義序》 吾鄉諸儒以經學見推，文翰自命者，多矣，未有能傳張平叔《悟真》訣者。夏君宗禹迺獨因祕受坐進此道，斯亦異矣。君少有奇抱，謂功名抵掌可致。自其二十年間，偏入應賈許三師，幕且與荷夢玉同艱難，繇青齊，跨太行，深入韃境，極其勞瘁。既而事與願違，始屏迹絕口不復道，著為《藥鏡》、《陰符》、《悟真》三書，羽流至有投誓而願受業者。予嘗諗君古人功成名遂，如泛五湖，從赤松遊者，迄無一字可傳，君今得無以言為累耶。君對以吾非自能高舉遠引者，推吾之志將盡，欲天下後世人皆能返老還童，出凡人妙而後已，吾何愛於言也。此論尤高，宜加敬歎。

張宓子《紫陽真人悟真篇講義序》 何以為道皆本諸身，長生不死之藥，誰能於吾身之外得之。坎、離、震、兌，吾身之物也。金、木、水、火，吾身之物也。交梨、火棗，吾身之英。瓊漿、玉液，吾身之精。千形萬狀，不出吾身，惟常人知方保護之術，不能運化。至人獨有顛倒之法，故守真抱一，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不顛不倒，何以成道。七返、九還，妙品也。八歸、六居，神品也。張平叔知之，夏宗禹知之，壽張老人望洋而歎者也。

悟真篇註解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悟真篇註解》三卷，明張位註。位有《問奇集》，已著錄。是編前有位序，謂《悟真篇》自葉文叔著《外傳》，紊亂真經，使學者愈增惑誤。故分此書為三，而又撰直指、詳說、三乘祕要諸論，附於卷末。

玉洞藏書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玉洞藏書》四卷，明李堪撰。堪號楚愚，應城人。書首何思沛序，稱其屢失利於棘闈，則嘗為諸生也。是書成於萬曆壬子。前二卷取宋張伯端《悟真篇》，句為箋釋，而端以諸仙修煉之說。後二卷則註漢魏伯陽《參同契》《三相類》。其以《三相類》為淳于叔通作，用楊慎本也。

玉清金笥青華祕文金寶內煉丹訣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三卷，有圖像，紫陽真人張平叔撰。金丹圖論序、心為君論、口訣中口訣、神為主論、氣為用說、精為氣說、意為媒說、坎離說、下手工夫、精神論、幻丹說、捉丹法、神水華池說、百竅

經籍總部·四輔真經部

說、採取圖說、交會圖論、採取交會口訣、直泄天機圖、直泄天機圖論、火候圖論、陰盡圖論、總論金丹之要、次第祕訣火候祕訣採取圖等論。

還源篇

綜 述

石泰《還源篇序》 泰素慕真宗，遍游勝境，參傳正法，願以濟世為心。專一存三，尤以養生為重。蓋謂學仙甚易，而人自難，脫塵不難，而人未易。深可哀哉！古云：迷雲鎖慧月，業風吹定海。昔年於驛中遇先師紫陽張真人，以簡易之語，不過半句，其證驗之效，只在片時。知仙之可學，私自生歡喜。及其金液交結，聖胎圓成。泰故作《還源篇》八十一章，五言四句，以授晚學。早悟真筌，莫待老來鉛虛汞少，急須猛省，尋師訪道，修鍊金丹，同證仙階，變化飛昇，實所願望焉。

還丹復命篇

綜 述

薛道光《還丹復命篇序》 嗟夫！人之有身，其昧也久矣！以名利盜其心，以是非賊其志，日漸一日，寢成鄙吝，不知好道，而自與遠。然至道不遠，常在目前，故《仙經》云：大道汎兮！其可左右。雖有道者欲與之開發，孰為之信？僕陋以狂言，不足以取信於人，以金鼎還返之道，陳於世者，尤非所宜。在有道者，當自知之。初年學道，所親無非理性之士，若禪宗之上乘，一悟則直超佛地，如其習漏未盡，則尚循於生死，至於坐脫立亡，投胎奪舍，未免一朝而長往。常思仲尼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釋氏不生不滅，老氏昇騰飛舉。由是聖人之意，不可一途而取之。宣和庚子歲，得至人口訣曰：大道之祖，不出一氣而成變，喻之爲日月，名之爲龍虎，因之爲陰陽，托之爲天地。一清一濁，金木間隔於戊己之門；一情一性，陰陽會聚於生殺之戶，採二儀未判之氣，奪龍虎始媾之精，入於黃房，產成至寶。別有法象樞機，還返妙用，長生祕訣，畢於此矣！由是方知大道不繁，須逢至人授之口訣，始能造於真際耳。數十年來所窮者，皆聖人之緒餘也，始明物有不遷之理。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龍虎之機，金木之理，此之真訣。僕聞不疑，依法行之，果躋聖域。嘗聞奧旨混於六經書史之間，故《易》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豈不顯其道機！詳其書史，以仁義禮樂有爲而推之，故於無爲之道而相返也。昔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近世不復有矣！依師口訣，輒成五言一十六首，以表二八一斤之數；七言絕句三十首，以應三十日之大功；續添《西江月》九首，以應九轉之法。辯藥物採取，五行相殺，主客先後，刑德圖訣，抽添運用，火候斤兩，無不備悉。好道之士，請熟究斯文，或以宿緣契合，自然遭遇，文雖鄙陋，一一皆言其實矣。

海瓊問道集

綜 述

留元長《海瓊問道集序》 讀韓昌黎桃源之句，則起神仙渺茫之念；讀白居易海山之辭，則起兜率歸去之思。人心無根，隨語生智。噫！吾聞之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非曰能之，願學焉！幼時業愛，修仙鞭心於茲，不覺壬子又丁丑矣！人間歲月如許，頭顱皮袋又安以頓哉！天貸其逢，而於道有可聞之漸。是年春遭遇真師海瓊君，姓白諱玉蟾，或云海南人，疑其家於襄沔也。時又蓬髮赤足，以入塵市，時又青巾野服，以遊宮觀，浮湛俗間，人莫識也。自云二十有一矣，三教之書，靡所不究，每與客語，覺其典故若泉湧然，若當世飽學者，未能也。真草篆隸，

心匠妙明，琴棋書畫，間或翫世。所與交者，盡時髦世彥，雖敬慕之者，不可得親隨。身無片紙，落筆滿四方；踏遍江湖，名滿天下，其從之如毛也。時人多見其囊中曾不蓄銖銅粒黍以自備，或醉甚輒呼雷，或睡熟能飛章，或喜或怒，或笑或哭，狀如不慧，或亦出言與休咎合，觀其濟世利人之念，汲汲也。徹夜燒燭以坐，鎮日拍欄以歌，晨亦不沐，晝亦不炊，經年置水火於無用。稱其耳聵目眇，或對客以牙宣爲辭，未審厥旨也。無酒亦醉，睡醒亦昏，諸方士夫刊其文，碑其言，多矣！今多嘖少懂，與世甚相違，故慕之而針芥歟！荷相授以九鼎金鉛砂汞之書，太乙刀圭火符金液之訣，紫霄嘯命風霆之文，元長自惟曩者獲罪於天，失身墮世，何以得此，誓糜軀以修之焉！期不負所學矣！謹集間酬警悟之一二，以鋟諸木，使四海同志之士，有所啓發也。白君得之於陳泥丸，陳得於薛道光，薛得於石泰，石得於張平叔，張得於劉海蟾，劉得於呂洞賓。況人皆知其爲人，而讀其書也，吾何贅以叙哉。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內歌賦、玄關顯祕論、隱山文、禪光寂國記等篇，露性命真機。

海瓊傳道集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海瓊傳道集》一卷，舊本題廬山太平興國宮道士洪知常集。前有陳守默、詹繼瑞序。稱乙亥之秋，遇其師白玉蟾於武夷山。戊寅之春，復於廬山相會，有道友洪知常，字明道，號故離子云云。白玉蟾即葛長庚，宋末道士。則所謂乙亥者，爲宋德

祐元年。所謂戊寅者，爲元至元十五年。知常蓋元人矣。其書稱白玉蟾所傳凡二篇，一曰金丹捷徑，一曰鉤鎖連環經。文詞鄙倍，殆村野黃冠所依託。前有錢曾名字二印，篆刻醜惡，亦庸劣書賈所贗造也。

長生指要篇

綜述

林自然《長生指要篇序》 僕蚤歲嬰戚，筆硯廢頓，且於世味澹然。忽讀《清靜經》而發深省，由是剛腸辭家，蓬頭赤脚，遊歷參訪，幾半天下。至如想腎存心，嚙津納氣之術，靡不嘗試。惟欲然於懷者，金丹一事，未究根宗。天開其運，西蜀陸公真人，一見於長汀煙霞道院，欣相付授藥物火候，運用抽添，如指諸掌。服膺師訓，於茲有年矣！因見世人旁門曲徑，去道愈遠，不忍盡祕，遂以微言弘道，著爲七篇之書，目之曰《長生指要》。庶幾有心之子，由是悟入焉耳。

爰清子至命篇

綜述

王慶升《爰清子至命篇序》 人心道心云者，盡性之謂也。性苟盡矣！命斯可至焉。可道常道云者，至命之謂也。性猶未盡，烏可至於命也？捨性命以求道而得之者，未之有也。性命一也，有存滅者焉，有長生不滅者焉，有生死者焉，有長生不死者焉。存而滅，生而死，天下皆是也。人徒見其同而不見其異，故有諱言神仙者焉！神仙之在太空，自開闢以來則已有其人，而未見其名，暨乎黃老輩出，則人與名漸著矣。秦漢而

降，則名愈彰，而人愈難得矣。僕潛心於性命有日，幸天愛道，得至人授之口訣，其言甚簡，其事甚易，誠可立爲。然非有大福德，大力量，則不能亟行之，私念電光易滅，石火難留，行止靡常，死生莫測，歎世人之篤好，受誑者之崇欺，指燕爲鷲，目狐作驥，詆訶先聖，乖惑後來，勇違太上之科，忍佛至真之理，迷迷相汲，比比皆然。苟無言象之昭垂，深恐機槓之終泯，故敢不揣愚陋，謹依師傳金丹軌則，述爲至命之篇，傳之私楮，以淑同志。曰安爐立鼎，曰火候法度，曰野戰守城，曰沐浴脫胎，皆是明述而實道，觀之者宜悉心焉！倘或因緣際會，而獲朝聞之慶，質諸斯文，泮然冰釋，怡然理順，如執左契而收舊物，豈小補哉。

三極至命筌蹄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一卷，有圖，果齋王慶升述。諸法象圖註、紫清白真人金液大還內外丹訣、三要總序、三關總序、九鼎總序、丹經總要、陰符破迷贊、古仙真訣集句、修真六用、修真十戒。

玉谿子丹經指要

綜述

李簡易《玉谿子丹經指要序》 僕家宜春郡城之東，遠祖朝議觀休官學道，自號玉谿叟，兩遇純陽真人而不悟。後再遊南嶽，欲見藍養素，道中逢一人，荷釘鉸之具者，謂公曰：公非李某乎？往嶽山見養素乎？公曰：然。如此則煩公寄一信於藍，云劉處士奉問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

得？遂長揖而去。公行數里，悒悒不快，因思此人既知余姓名，又知余心事，且言不類俗。因詢求之，不復得矣。暨見藍，具述所言。藍曰：眉間得無白痣乎？曰：有。藍曰：此劉海蟾也。吾養成聖胎，若非此人，不能證果。公更爲我言之。公曰：劉處士奉問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藍撫掌大笑。惟聞頂雷隱然見一人，如雪月之輝，與藍無異，直上冲霄，而藍已逝矣。公焚香嘆息而退，今嶽山長笑先生是也。公歸，取神仙傳記道書諸子，閉門不通賓客，盡日披玩。未幾，亦無疾而逝。僕其嗣孫也，幼習儒業，雖不遂志，其於道佛經典，星筭醫卜，靡不究心。獨於金丹一訣，尤酷意焉。於是參訪江湖，奔馳川陸，雖乞丐者，亦拜而問焉。以夙志不回，天誘其衷，得遇至人於桂仙坊王子廟內，繼而再遇於江陵府。一言點化，頓悟七返九還之旨。嘗寄跡武當，襄漢江淮，莫不經遊。其間鮮有明達圖機之士，遂絕口不談一玄字。迨景定癸亥，自荆襄而星沙鄉，關不遠矣。時逢故里之人，話間詢及親舊，而壯者老，老者逝，不覺流涕，因此念曰：紫陽真人有云：自爲計則得矣！靳固天道，罪莫大焉！即啓心禱天，開金闕玉鑰集而爲《悟真篇指要》、《長生久視之書》，及《辯惑論》、《或問法語》，尤慮法象未盡，又述義皇作用，以明符火進退，可謂洩天機矣！有志於道者，當自珍惜。所冀人人修鍊，箇箇圓成，功滿德就，同證仙果，或生輕慢，殃禍立彰，其中語句鄙質，無過入室中實事。好道君子，宜細味之，儻有所悟，乃天所賜，不在僕區區之口傳也。

許真君石函記

綜 述

佚名《許真君石函記序》 真君姓許，名遜，字敬之，汝南人。其祖父世慕至道，西晉武帝太康元年，舉孝廉，不就，朝廷加以禮聘，真君不得已，拜蜀郡旌陽縣令。因世亂，棄官入道，精志修煉，乃踵孝道明王之教，真仙飛舉之宗，功著行成。收斬蛇蜃，呪施符水，療病回生，不計

其數。後於東晉孝武帝寧康二年甲戌八月一日，於洪州西山，感上帝玉詔，舉家四十二口并百好，拔宅上昇。乃留下一石函，謂曰：世變時遷，爲時之記，後爲張守發其函，得函中祕文九篇，乃真君修煉金丹之上道也，名《石函記》。西山玉隆高士謝觀復，洎高弟清虛羽衣朱明叔、東嘉鄭道全等，遞相授受，傳至於今。此文乃上品升舉之機關，非丹術旁門之小道，宿有仙骨，獲遇斯文，得之者寶而藏諸，非人勿示。篇中誓願深重，請細督焉。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二卷。太陽元精論、日月雄雌論、藥母論、藥母是非論、丹砂證道歌、聖石指玄篇、神室玄明論、金鼎虛無論、明堂正德論，言神丹大道。

先天金丹大道玄奧口訣

綜 述

劉澄清《先天金丹大道玄奧口訣序》 予壯讀丹經，經引物論理處，稍窺見一二。時既有室，且宦遊，雖好誦，行之未暇也。行年二十有八，坐邊事，累責春陵。道岳陽，客有示晦翁北山萬壑雲氣深，萬死形魂生羽翼之句者，予感而歎之曰：天地循環，惡獨不能先遽援一年知非耶！即遣婢妾，安塵頓空。一日遇樵隱，說丹要於雅吟亭，詞甚不顯，瞭然易解。而予頗以易而忽之，未及竟而別。既抵九嶷，友朋相與結茅深山，授業之暇，稍思爲己主，以靜而佐之，丹學火符卦節，無不合訣。然靜境亦身有悟解，追憶飛吟所授，方將弦圖改之，而被旨北歸遼鶴故鄉，見者已怪其霜髭之返黑，益信丹學之妙。雖髣髴依據，猶足自愛，況得的傳而行之

哉！未幾蒙恩，起家參江闕幕，單騎就戍，官府如山，居輒玩《老》、《易》，每以無同志爲恨。忽毗陵霍君慧然袖丹訣來訪，讀之猶吾岳陽所聞也。大槩以真藥、坤土、火候，爲丹家三要，源流出《悟真篇》，而綱目與濂溪《太極圖》不異。且嫉世人借容成穢論傳《悟真》以逢士大夫之慾，而誣紫陽之道。嗟乎！霍君曷不早值十年，使得參同以坐進此道於九嶷閑居之日，既霍君以其訣求序。噫！水魄火魂，太極聖經，月戊日己，正位真土。乾坤吾丹鼎，坎離吾丹材，復姤吾丹候，黃中通理，至道一凝，則昏氣濁質，變化無餘，而充實輝光，聖功純熟矣！探無極於後天，求正位於他體，不思吾氣質變化之不易，返欲假偏陰之至昏至濁者，而滋妄焉！其不趣鬼市也幾希。子澄世念久灰，不知富貴爲何味，吏塵厭行當棄去，結廬五老之下，雲藏一壑。霍君異時過我，相提携，相警省，使悟真之學，證驗昭晰，將濂溪《太極圖》，軻書之夜氣，太易之乾龍，並傳而不朽，則君之一身，雖窮猶達，而予亦免索隱行怪之譏。因序此書，將以贈別。

尤煊《先天金丹大道玄奧口訣序》 屈原之賦《遠遊》，朱文公之讀《參同》，其感激憂憤之心，一也。然金丹一術，其《黃帝內經》，而魏伯陽演之，則非誣誕矣！近世玩其文，著書以明其學者，汗牛充棟，而得其真者，絕無一二。雖天分不可強，而亦由古學之無傳爾。煊幼而慕此，老而有聞，而年運已往，不復可傳乎！鄉友霍君見示此書，其間漏泄甚多，視他人所著述，絕不侔。因喜而爲之書，且爲道屈原朱文公之讀《參同》，以啓悟後學焉。

巨川《先天金丹大道玄奧口訣序》 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古有是語，信不誣矣！巨川世居毗陵，自高祖少師晉公以倫魁事徽宗，與仙人方士相往來，世傳有《金丹圖》，持以示林靈素，且曰：陳希夷之妙訣也。林靈素得其旨，而高祖分與道殊，聽之嚼蠟，而不能悟。持以遺僉樞郭公三益，乃高祖母越國夫人郭氏之父也。郭頗好道，不能盡究其事，此圖家藏。又越九十餘年，嘉定中，先君上谷府君，忽遇武當山赤腳陳真人，首傳此道，歸玩舊圖，若合符契，因增註口訣，欲刊，先君解化。巨川歎玄學之無傳，慮此書之湮廢，於是露香盟天，命工鋟梓，續先志也。嗟夫！世人貪生惡死，皆有是心，奈以嗜慾爲累，不能堅志力行，以致中

輟，是知聞道易而行道難。巨川幼喜學道，自卯角習靜，先君慮巨川之荒舉業，每止絕之，而巨川終不能已。弱冠時，異事殊利，名韞鎖念，不到此。後來先君以其訣，傳授諸門人，當世異姓貴戚之卿，有聞而行者，有行而未力者，有喜聽而不喜行者，而巨川得先君之心傳，且戒巨川曰：吾得神仙之道，無神仙之福，今老矣！玄功作輟，莫竟其事，靈宅頽舊，將用遷徙。吾於節齋有緣，可托大事。於甲寅良月遊雪川，與節齋飲酒歡，越一日忽告別，坐客聞知其意，翌日，以書報巨川曰：虎伏龍降，臨行不忙，有子可付，無事思量。嗚呼！使先君有餘力以畢其道，又奚止此而已哉！因書其事於丹圖之後，巨川百拜敬書。

郭三益《先天金丹大道玄奧口訣序》 按樞密郭公舊序云：余讀漢《張良傳》，觀其受書於黄石公，不亦異哉！談笑興王，人莫及之，誠有所憑藉。然《本傳》謂一篇書，乃《太公兵法》，今其書行於世，人皆讀之，子房所得，必不止於此。余意其妙旨，祕而不傳，觀媚霍端發家，世蓄其書，歷年之久，不知其所自來。林靈素見而奇之，謂陳希夷心傳之書，霍親携以示余，果奇書也，求而得之。余後持以見林靈素，以得其真旨，頃於高麗海泛海山，險阻多矣！歷試，無不獲驗，可以爲身中之寶，信乎！傳余之子孫，恨不得傳，故序以戒之。

佚名《先天金丹大道玄奧口訣序》 上谷總管霍君諱懷字伯玉，毗陵人也，崇寧大魁，少師晉公之曾孫。君生而聰慧，學該九流百家之奧，倜儻不羈，疏財好義，常急救人苦難，若己有之。曾遇聖人傳授丹訣，得尸解之道，甲寅冬，無疾示化于雪川趙觀文私第之別塾。其子巨川，亦有方外志，雖鵲抱之戰，累得虛名，視功名土苴，邈世無悶，若將終身焉。一日以其心傳丹訣刊行，以續先志。余因得炷香一觀，繇力淺未及問，以願學焉。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有圖像，晉陵霍濟之述。歸根圖、金丹藥物直指圖、直指金丹大道、指述頌。

金液大丹口訣

綜 述

鄭德安《金液大丹口訣序》 夫欲修真，必須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可也。性未明也，命不可知。故釋氏以性為主，命為伴；太上以命為主，性為伴。此二說甚好，性為主者，先要明我父母未生已前是箇甚麼，將萬境萬緣悉皆看破，元來只這一點虛靈為主，此箇身體亦是虛幻。既如此時，末後一着，作麼收拾回去？佛云：向上一着，千聖不傳。如得者，名為六通無礙六自在如來。如無此着，終為頑空。祖師云：饒君了悟真如性，未免拋身却入身，從此更兼修大藥，頓超無漏作真人。太上以命為主者，先要人實腹養身，保精生炁，以炁化神，以神合道，縱橫猶得，長以玉樹，枝莖花葉，茂盛之喻。工夫鍛鍊，純陽為體，身外有身，千千變化，穿金透石，現種種之神通，與佛何異？性命二字，不可分作二，亦不可併作一件說。故仙家金液大丹妙訣，金箱玉笥，萬劫一傳。《玄科》云：遇人不傳閉天道，妄傳非人泄天寶，輕泄漏慢罪滅形，九玄七祖受冥考。伯陽祖師云：竊與賢者談，曷敢輕為書，寫情記竹帛，又恐泄天符。若遂結舌瘖，閉道獲罪誅，可以口訣，難以書傳。諦思之，不須論，深藏守，莫傳文。平叔祖師云：吾昔三傳與人，三遭禍患，自今已往，當鉗口結舌。雖鼎鑊在前，刀劍加頂，無復敢言矣！余思之，願天下人悉達此道，如此戒行深深，當如之何？既得師傳，不免漏泄，粉骨碎身，難報師德。先師云：一人傳道，福及九祖，太上願願長生，必不固靳。余遂撰六十四句口訣，號曰《太一含真火符直指》七言詩一十七首，號《一秤金》，《西江月》六首，應純乾卦，於中括盡下手工夫，玄關一竅，藥物川源，火候祕旨，進退抽添，沐浴溫養，脫胎神化，無不備悉。此乃是余親行所得之妙，望學者勤心精進，刻日有驗，得驗之後，每日消息擬時，要准辯，認浮沉，識昏明，知早晚，莫瞌睡，節飲食。工夫到，降則取，

升則迎，打成團，發光明。密密綿綿，而無大過之患；猖猖狂狂，則有不及之憂。得之非難，行之爲難，守之尤爲難。量都來十月之辛勤，永享無窮之逸樂。然此未知那箇是決烈慷慨，特達能仁，明道者得之，默而行之，句句相應，方遂德安之願也。如遇師訣，誠與不誠，行與不行，勤與不勤，則非德安之咎也。余誓曰：我若悞了肯學人，萬劫風刀當受考。如遇此書，生輕慢怠惰者，永爲下鬼，禍及九玄，學者察焉！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金液大丹口訣》，與《玄奧訣》同卷。太微洞天白衣道授，冲虛妙靜寧真子鄭德安序。內言工夫到時，火候擬將要准、藥物景象、升降交結、抽添妙用、浮沉沐浴、聚散變化、養成炁母、百日成基、沐浴忌日、移胎換鼎、溫養胎仙、自然神化。已上一十三節工夫，俱言外丹藥物火候。

金丹詩訣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金丹詩訣》二卷，舊本題唐純陽真人呂巖撰，宋雲峯散人夏元鼎編。元鼎即作《陰符經講義》者也。卷中詩句皆言坎離交媾、嬰兒姤女、道家修養之術。其上卷末附載留題詩六首，厲鶚《宋詩紀事》亦採錄之。然巖本唐人，其詩殊不類唐格。下卷歌行尤鄙俚。且唐人棋路，黑白各百五十，故《碁經》有枯碁三百之語。此所載《下棋歌》中乃稱「因看黑白，愕然悟頓，曉三百六十路」。又《窩頭坏歌》內有「君不見洛陽富鄭公，說與還丹如盲聾。又不聞三衢趙閭道，參禪作鬼終不悞」之句，是直爲人宋作矣。殆羽流所依

託歟？下卷未附南嶽遇師本末，亦題夏元鼎編。述元鼎遇赤城周真人指示得道事。考《蓬萊鼓吹附錄》，稱元鼎博極羣書，屢試不第。應賈、許二帥幕，出入兵間。至上饒，夜感異夢，棄官入道。至南嶽祝融峯，得遇異人傳授。亦道家荒誕之言，不足信也。

存神固氣論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二 一卷。論鑪鼎地位、論陰陽顛倒、論陰陽老少、論水火相求、論金木相刑、論五刑相返、論王氣盛衰、論添進火候、論虎龍關軸、論性情動靜、論身分色化、論胎息真趣、論寂滅無爲、論形神俱妙、論法中源篇。

金液還丹印證圖

綜 述

龍眉子《金液還丹印證圖序》 竊以削死注生，名既簡於玉札；尋師訪道，心方契於丹書。善惡在人，升沉由己。伏觀《總仙》之傳，始知自古以來，冲舉者十萬人，拔宅者八千處。豈皆稟受之異，蓋因力學而然。若軒轅生而神靈，固由天授；如旌陽修而道備，豈非人爲！須待惡業消而後善緣就。或因守關而遇，或欲渡海而逢，或經魔而心愈堅，或歷試而志不退，得既艱苦，修必精專，採鍊於鴻都會府之中，棲遁於太華嵩山之下。或紅塵間散，若李蛻之八百，安期之三千。或白日飛騰，若子晉之驂鸞，琴高之控鯉。或厭世而尸解，或住世而留形，或師徒之皆升，或祖

孫之咸達。或得之艱而成之易，或得之易而成之難。方冊具傳，厚誣不可。余從童稚，篤志清虛，門戶徧求，是非莫辨，留心三紀，倒指百師，所學皆非遇而方悟，是知難逢之事，豈可容易而成？欲為跨鶴之遊，必假腰錢之助。下士聞而大笑，上聖所以不言。謬以毫釐，失之千里。迺若天機之輕洩，祖則罪延，而至道之不傳，已則過大。將言復輟，欲罷不能。謂其隱秘於玄微，孰若鋪陳其梗槩。因述師旨，繪作圖章。著外法象九章，所以盡造丹之微妙。著內法象九章，所以條養丹之詳細。夫鍊金丹者，必有所自，故有原本焉。有本然後生，故有乾坤焉。用乾坤烹鍊，故有鼎器焉。鼎器有藥物，故有鉛汞焉。鉛汞明分兩，故有和合焉。和合成黃芽，故有真土焉。丹民貴能取，故有採取焉。作用有規模，故有制度焉。制造有同志，故有輔佐焉。此在外法，象造丹之力章也。採得然後服，故有服丹焉。服畢務溫養，故有九鼎焉。溫養全藉火，故有進火焉。火候有進退，故有退火焉。進退有藥象，故有抽添焉。進退有休息，故有沐浴焉。沐浴罷丹成，故有金液焉。丹雖已成，慮性未能，故有抱元焉。守一抱元，命固性徹，形飛天闕，位證真人，故有朝元焉。此在內法象，養丹之九章也。服丹纔罷，養火一年，攢簇陰陽，縮斂節候，奪二千七十三萬六千之正氣，歸九一三七二四六八之寶。身壽則無窮，數盡有壞，故莫若均齊物我，混一色空，悟无上之自然，圓真源之正覺。動為游戲，靜入太虛，造無拘礙之乘，永返元來之本。通前警悟，及後還元，共二十章。接四五侶，外有鍊丹行，所以貫串首尾，錯綜篇章，指迷箴。所以明辯正邪，分別真儒。列之于後，覽者詳焉。非敢為達者之規模，姑留為後學之印證耳。

修真太極混元圖

綜述

蕭道存《修真太極混元圖序》

夫金丹者，上聖不傳之秘，實大道

之源，包羅天地。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運行莫測。立天立地，與人同焉。非聖人之不傳而閉塞仙路乎，乃世人之澆漓，人物蔑劣，而緣生分淺，安可傳乎！經云：以四萬劫一傳，非上天之所惜，在得人而傳，蓋不容輕泄。上至三清，中至上聖，下及群仙，皆因煉金丹而至聖也。豈不祕乎！予謂宿緣流慶，叨荷師資，非為用心而致斯也。昔年已宿志不回，遍遊諸方，參傳至道，遂遇先師，憫余勤苦，遂將金火返還，刀圭符火之祕授予，不勝喜悅，遂歸試鍊，則一息之間，龍虎爭鬥，而追軒轅，撼崑崙，過扶桑。神哉！堪笑今之學徒，不悟大道之源，止求空寂，認為了達。雖能入定出神，奈何精神屬陰，宅舍難固，豈能聚三花而回五氣，絕陰換骨，駕景乘鸞，而純陽之仙乎？然而情明性寂者，則為清靈之鬼仙也。余以九丹者，金液為上，然九轉之功，純陽之數足矣！故得陽神踴躍，魂長魄消，造化與天地同焉。其間鼎器萬物，吉凶消長，浮沉主客，抽添鉛汞，癸生消息，陽龍陰虎，升降水火，百端機含者，其間不出龍虎交媾，溫養癸生，提出坎陽，去補離陰，潛龍袞浪，一撞三關，此乃一息之功，能奪天地造化。然而二六時中，要審觀微妙，知機下手，不許昏朦，錯時亂刻，不合符節，則嚴冬大暑，夏月濃霜，而造化弊矣！因觀祖師施真人《修真太極混元圖》者，其問天地人三才定位，鍊丹節要者，玄哉明矣！前輩曰：既得兔魚而忘棄蹄筌。今作是圖，私自生歡，知此身之不可死，故知了悟者，其來久矣！遂述序而為諸同志幸為一覽。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章貢混一子蕭道存著。八景之圖、三才定位圖、陰陽昇降圖、七十二福地圖、三島十洲圖、虛無洞天圖、生死路邪正圖、人道仙凡圖、三田五行正道圖、五行口象等圖。

修真太極混元指玄圖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一卷。祕傳胎息訣、龍虎交媾內丹訣圖、祕傳內丹訣、周天火候圖、煉形祕訣圖、內觀起火諸圖等祕。

悟玄篇

綜 述

余洞真《悟玄篇序》 蓋人生於天地之間，秉受陰陽之氣，故曰有死生。爲人者，可鬼可仙。鬼者，純陰之氣；仙者，純陽之體。以陰鍊陽甚易，以陽鍊陰不難。所謂學仙之士，無過以陽鍊陰之術，陰盡陽純，則曰仙矣！鍊陰有法，進火有數，退符有節。夫人身中一竅，名曰玄牝，若人明得此竅，則三才萬物悉備於我矣！此之一竅，非泥於物也，其理別無他術，止不過忘形滅念，如守其中矣。久久純熟，中宮靜極，則身中陽氣自然生也。陽氣漸生，陰氣漸剝，乃曰陽長陰消之意矣。予於古杭得受師傳，天機不隱，故以鄙句，盡心泄漏於此矣。使學仙之士，幸垂一覽，同登道岸，非豈異於我哉！

修真十書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卷一之十三有圖，杏林真人石泰得之謨。白先生金丹火候圖、金液捷徑指玄圖、陰陽昇降論、丹房法語、還源篇序、還源篇、翠虛真人紫微經、陰符髓、內三要、外三要、修仙辯惑論、金丹四百字、謝張紫陽書、西山許真君述、醉思仙歌、丹訣歌、石髓歌、修真十戒、衛生歌、無極圖說、金丹問答、紫虛子、真子、蕭廷芝詩詞歌曲、崔公入藥鏡註解。卷十四之二十七有圖，正陽真人鍾離權雲房述，純陽真人呂岩洞賓集，華陽真人施肩吾希聖傳。傳道集、西王母握固法、抱一說、保精神、三茅真君訣、呂真人小乘導引法、存想咽炁明目訣、納津法、天地交神論、勸道諸歌、鍾呂八段錦、西嶽竇先生修真指南、天元入藥鏡、烟蘿子體殼歌、朱提點內境論、內觀經、存守九宮訣、心臟總論、外丹、內丹論、泥丸真人翠虛篇、悟真篇。卷二十八之四十一，白玉蟾文集，許真君玉隆宮記，羣仙傳。卷四十二之五十五，海南白玉蟾著，懶翁齊賦，屏睡魔文，道學自勉文，夢說，并諸讚銘，止止菴記，曲肱諸詩並詞賦歌頌，盤山語錄，黃庭內景，五臟六府圖序，修養諸法，黃庭內景，玉經註并序。卷五十六之六十四，梁丘子黃庭內外二景玉經註解。

得一參五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得一參五》七卷，國朝姜

中貞撰。中貞，會稽人。卷末有許尚質所作中貞小傳，稱嘗遇紫清真人白玉蟾，因得仙術。蓋妄人也。是書闡明修煉之旨，所註《陰符經》《道德經》各一卷，《參同契》三卷，《黃庭經》《悟真篇》各一卷，為書凡五，故以「得一參五」名。案《陰符經》《道德經》皆黃老之言，無所謂丹法也。自宋夏尚鼎始以《陰符》言內丹，葛長庚又以《道德經》言內丹，而宗旨大變。中貞以《陰符經》所言九竅三要為火候之訣，《道德經》所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為金丹之母。蓋因二家之書而衍之，即在道家亦旁支別解而已。

真詮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真詮》二卷，不著撰人名氏。前有自序，稱葆真子所留《真詮》，余舊嘗刪節之，猶病其多。今重為訂正，撮其要旨云云。後跋題丁酉立秋前二日夢覺子書，亦不知為誰。又一行署「西巖山人」四字，知為無錫秦氏鈔本。則丁酉當為順治十四年也。其書皆言煉氣還丹之術。大旨依傍《道德經》《陰符經》而傳合以《易》義，較道家荒誕之說，頗為近理。

讀丹錄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讀丹錄》，明彭在份撰。在份號從野逸人，莆田人。是書論道家煉丹養生之法。前列道宗，起漢樂

巴以下寥寥數則。次總論。次錄杜道堅歌。次錄白玉蟾《元關秘論》。自是以下，皆所自著。詳論修煉之法，自習靜至崑崙，共分四十四篇。其大旨以斷慾清淨為宗，以煉氣凝神為要云。

化機彙參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化機彙參》五卷，明段元一撰。元一字思真，號涵虛子，又號永明道人，自稱北郡人。明無北郡，不知為何地也。自云一行作令，遂歸林下。則嘗官知縣矣。其書成於崇禎元年，摭拾《道藏》之言，以端、的、上、天、梯五字為號，列為五卷。凡六十四篇，皆內丹訣也。其序稱親請正於呂洞賓，殆為乩仙幻術所惑。所列編次姓名，有新安呂維祺，自稱純陽子二十六世從孫。維祺儒者，且殉節名臣，不知何以如是也。其託名耶？

觀化集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觀化集》一卷，明朱約估撰。約估號雲仙，又號弄丸山人，靖江王守謙之裔，居於廣西。集中所載詩，皆論內丹之旨。篇首有三圖，亦內養之法。原序稱其得僧古光之傳，蓋專以修煉為事者。前有刑部郎中袁福徵序，稱其別有詩集行世，又精於繪素云。

黃帝素問

著錄

《文獻通考》卷三二二《籍考》四九《黃帝素問》二十四卷。晁氏曰：昔人謂《素問》者，以素書黃帝之問，猶言素書也，唐王冰注。冰謂《漢藝文志》有《黃帝內經》十八卷，《素問》即其經之九卷，兼《靈樞》九卷，迺其數焉。先是第七亡逸，冰時始獲，乃詮次注釋，凡八十一篇，分二十四卷。今又亡《刺法》、《本論》二篇。冰自號啟玄子。醫經之傳於世者多矣，原百病之起痛者本乎黃帝，辯百藥之味性者本乎神農，湯液則稱伊尹，三人皆古聖人也。憫世疾苦，親著書以垂後，而世之君子不察，乃以爲賤技，恥習之。由此故今稱醫者多庸人，治之失理，以生爲死者甚衆，激者至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豈其然乎？故予錄醫頗詳。《隋志》以此書爲首，今從之。

陳氏曰：黃帝與岐伯問答。《三墳》之書無傳尚矣，此固出於後世依託，要是醫書之祖也。唐太僕令王冰注，自號啟玄子。按《漢書》但有《黃帝內外經》，至《隋志》乃有《素問》之名，又有全元起《素問注》八卷。嘉祐中，光祿卿林億、國子博士高保衡承詔校定補注，亦頗采元起之說，附見其中，其爲篇八十有一。王冰者，實應中人也。

黃帝內經靈樞集注

綜述

史崧《黃帝內經靈樞集注序》 昔黃帝作《內經》十八卷，《靈樞》

經籍總部·四輔真經部

九卷，《素問》九卷，乃其數焉，世所奉行唯《素問》耳。越人得其一二而述《難經》，皇甫謐次而爲《甲乙》，諸家之說，悉自此始。其間或有得失，未可爲後世法。則謂如《南陽活人書》稱：咳逆者，嘔也。謹按《靈樞經》曰：新穀氣入於胃，與故寒氣相爭，故曰嘔。舉而并之，則理可斷矣。又如《難經》第六十五篇，是越人標指《靈樞》本輪之大略，世或以爲流注。謹按《靈樞經》曰：所言節者，神氣之所遊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又曰：神氣者，正氣也。神氣之所遊行出入者，流注也，并榮輸經合者，本輪也。舉而并之，則知相去不啻天壤之異。但恨《靈樞》不傳久矣，世莫能究。夫爲醫者，在讀醫書耳，讀而不能爲醫者有矣，未有不讀而能爲醫者也。不讀醫書，又非世業，殺人尤毒於挺刃，是故古人有言曰：爲人子而不讀醫書，由爲不孝也。僕本庸昧，自髫迄壯，潛心斯道，頗涉其理，輒不自揣，參對諸書，再行校正家藏舊本《靈樞》九卷，共八十一篇，增修音釋，附於卷末，勒爲二十四卷。庶使好生之人，開卷易明，了無差別。除已具狀經所屬申明外，準使府指揮依條申轉運司選官詳定，具書送秘書省國子監。今崧專訪請名醫，更乞參詳，免誤將來。利益無窮，功實有自。

素問入式運氣論奧

綜述

劉溫舒《素問入式運氣論奧序》 夫醫書者，乃三墳之經。伏羲觀天文、造甲曆，神農嘗百草、制本草，黃帝論疾苦、成《素問》，因知其道奧妙，不易窮研，自非留心刻意，豈達玄機。且以其間氣運，最爲補瀉之要，雖備見黃帝與岐伯、鬼臾區問對，分條篇章，卒無入法，稍難施用，余性識偏陋，竊慕真風，棲心聖典，稍有歲月，雖吏役塵勞之暇，亦未嘗暫捨，筆萃斯文，久以盈軸，莫不究源附說，解惑分圖。括上古運氣之秘文，撮斯書陰陽之精論，若網之在綱，珠之在貫，粲然明白，箋明奧

義，咸有指歸，詎飾文辭，庶易曉晤，使覽者經目，頓知妙道，幾過半矣。詎敢沽譽，且畏醫藥之差誤遺人，夭殃絕人長命爾。

黃帝八十一難經

綜述

李駟《黃帝八十一難經序》：可以生人，可以殺人，莫若兵與刑。然兵刑乃顯然之生殺，人皆可得而見；醫乃隱然之生殺，人不可得而見。年來妄一男子，耳不聞難素之語，口不誦難素之文，濫稱醫人，妄用藥餌，誤之於尺寸之脉，何啻乎尺寸之兵，差之於輕重之劑，有甚於輕重之刑。予業儒未效，惟祖醫是習，不揆所學，嘗集解王叔和《脉訣》矣，嘗句解幼幼歌矣。如《八十一難經》，乃越人授桑君之秘術，尤非膚淺者所能測其秘，隨句箋解，義不容辭。敬以十先生補注爲宗祖，言言有訓，字字有釋，必欲學醫君子口誦心惟，以我之生，觀彼之生，自必能回生起死矣，何至有實實虛虛，醫殺之譏吁。醫有生人之功如此，豈不賢於兵刑之生殺哉。

雜錄

李駟《黃帝八十一難經注義圖序論》

《黃帝八十一難經》，盧國秦

越人所撰。《史記·列傳》曰：扁鵲者，姓秦氏，名越人。楊雄所謂扁鵲盧人是也。假設問答以釋疑難之義，凡八十一篇，故謂之《八十一難經》。醫經之興，始於黃帝，故繫之黃帝焉，以明其義，皆有所受之，而非私智曲說也。今世所傳，雖有呂廣、楊玄操注釋，皆淺陋闕略，而又汨之以異端之說。近代爲之注者，率多蕪雜，無足觀焉。是故《難經》與旨，闡而不彰，醫者莫能資其說以施世也。余讀其書，輒妄意古人言，爲

之義解，又於終篇撮其大法，合以《素問》論而圖之。而楊玄操之注，有害義理者，指摘而詳辨焉。然後切脉之綱要，粲然可觀，醫者考之，可以審是非而闢邪說矣。

圖經衍義本草

論說

蘇頌等《補注總叙》：舊說《本草經》神農所作，而不經見，《漢書·藝文志》亦無錄焉。《平帝紀》云：元始五年，舉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在所爲駕一封，輶傳遣詣京師。《樓護傳》稱：護，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本草之名，蓋見於此。而英公李世勣等注引班固叙《黃帝內外經》云：本草石之寒溫，原疾病之深淺。此乃論經方之語，而無本草之名。惟梁《七錄》載《神農本草》三卷，推以爲始，斯爲失矣。或疑其間所載生出郡縣，有後漢地名者，以爲似張仲景、華佗輩所爲，是又不然也。《淮南子》云：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七十毒，由是醫方興焉。蓋上世未著文字，師學相傳，謂之本草。兩漢以來，名醫益衆，張機、華佗輩，始因古學，附以新說，通爲編述，本草繇是見於經錄。然舊經纔三卷，藥止三百六十五種，至梁陶隱居，又進《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因而注釋，分爲七卷。唐顯慶中，監門衛長史蘇恭，又據其差謬，表請刊定，乃命司空英國公李世勣等，與恭參考得失，又增一百一十四種，分門部類，廣爲二十卷，世謂之《唐本草》。國朝開寶中，兩詔醫工劉翰、道士馬志等，相與撰集，又取醫家嘗用有效者一百三十三種，而附益之；仍命翰林學士盧多遜、李昉、王祐、扈蒙等，重爲刊定，乃有《詳定》、《重定》之目，并鏤板摹行。由是，醫者用藥，遂知適從。而僞蜀孟昶，亦嘗命其學士韓保昇等，以《唐本圖經》參比爲書，稍或增廣，世謂之《蜀本草》，今亦傳行。是書自漢迄今甫千歲，其間三經撰著，所增藥六百餘種，收採彌廣，可謂大備。而知醫者，猶以爲傳行既久，後來

講求，浸多參校；近之所用，頗亦漏略，宜有纂錄，以備頤生驅疾之用。

嘉祐二年八月，有詔臣禹錫、臣億、臣頌、臣洞等，再加校正。臣等亦既被命，遂更研覈。竊謂前世醫工，原診用藥，隨效輒記，遂至增多。概見諸書，浩博難究；雖屢加刪定，而去取非一。或《本經》已載，而所述粗略；或俚俗嘗用，而太醫未聞。嚮非因事詳著，則遺散多矣。乃請因其疏牾，更爲補注。應諸家醫書、藥譜所載物品功用，并從採掇；惟名近迂僻，類乎怪誕，則所不取。自餘經史百家，雖非方餌之急，其間或有參說，藥驗較然可據者，亦兼收載，務從該洽，以副詔意。凡名本草者非一家，今以《開寶重定》本爲正；其分布卷類、經注雜糅，間以朱墨，并從舊例，不復厘改。凡補注并據諸書所說，其意義與舊文相參者，則從刪削，以避重複；其舊已著見，而意有未完，後書復言，亦具存之，欲詳而易曉；仍每條并以朱書其端，云臣等謹按某書云某事；其別立條者，則解於其末，云見某書。凡所引書，以唐、蜀二本草爲先，他書則以所著先後爲次第。凡書舊名本草者，今所引用，但著其所作人名曰某人，惟唐、蜀本則曰唐本云、蜀本云。凡字朱、墨之別，所謂《神農本草經》者以朱字，名醫因《神農》舊條而有增補者，以墨字間於朱字；餘所增者，皆別立條，并以墨字。凡陶隱居所進者，謂之《名醫別錄》，并以其注附於末。凡顯慶所增者，亦注其末曰唐本先附。凡開寶所增者，亦注其末曰今附。凡今所增補，舊經未有者，於逐條後開列云新補。凡藥舊分上中下三品，今之新補，難於詳辨，但以類附見，如綠礬次於礬石，山薑花次於豆蔻，扶移次於水楊之類是也。凡藥有功用，《本經》未見，而舊注已曾引據，今之所增，但涉相類，更不立條，并附本注之末曰續注，如地衣附於垣衣，燕覆附於通草，馬藻附於海藻之類是也。凡舊注出於陶氏者曰陶隱居云；出於顯慶者，曰唐本注；出於開寶者，曰今注；其開寶考據傳記者，別曰今按、今詳、又按，皆以朱字別於其端。凡藥名《本經》已見而功用未備，今有所益者，亦附於本注之末。凡藥有今世已嘗用，而諸書未見，無所辨證者，如葫蘆巴、海帶之類，則請從太醫衆論參議，別立爲條，曰新定。舊藥九百八十三種；新補八十二種，附於注者不預焉；新定一十七種。總新、舊一千八十二條，皆隨類粗釋。推以十五凡，則補注之意可見矣。舊著《開寶》、英公、陶氏三序，皆有義例，所不可去，仍載

於首篇云。

蘇頌《圖經序》

昔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以救萬民之疾苦，後世師

祖，由是本草之學興焉。漢魏以來，名醫相繼，傳其書者，則有吳普、李當之《藥錄》，陶隱居、蘇恭等注解。國初兩詔近臣，總領上醫，兼集諸家之說，則有《開寶重定本草》，其言藥之良毒，性之寒溫，味之甘苦，可謂備且詳矣。然而五方物產，風氣異宜，名類既多，贗偽難別，以虺床當靡蕪，以薺危亂人參，古人猶且患之，況今醫師所用，皆出於市賈，市賈所得，蓋自山野之人，隨時採獲，無復究其所從來，以此爲療，欲其中病，不亦遠乎？昔唐永徽中，刪定本草之外，復有《圖經》相輔而行，圖以載其形色，經以釋其同異，而明皇御製又有《天寶單方藥圖》，皆所以叙物真濫，使人易知，原診處方，有所依據。二書失傳且久，散落殆盡，雖鴻都秘府，亦無其本。天寶方書，但存一卷，類例粗見，本末可尋。宜乎聖君哲輔，留意於搜輯也。先是詔命儒臣，重校《神農本草》等凡八書，光祿卿直秘閣臣禹錫、尚書祠部郎中秘閣校理臣億、太常博士集賢校理臣頌、殿中丞臣檢、光祿寺丞臣保衡，相次被選，仍領醫官秦宗古、朱有章等，編繹累年，既而補注本草成書，奏御，又詔天下郡縣，圖上所產藥本，用永徽故事，重命編述。臣禹錫以謂：考正群書，資衆見，則其功易就；論著文事，出異手，則其體不一。今天下所上，繪事千名，其解說物類，皆據世醫之所聞見，事有詳略，言多鄙俚，嚮非專一整此，緣飾以文，則前後不倫，披尋難曉。乃以臣頌嚮嘗刻意此書，於是建言奏請，俾專撰述。臣頌既被旨，則哀集衆說，類聚詮次，粗有條目。其間玉石、金土之名，草木、蟲魚之別，有一物而雜出諸郡者，有同名而形類全別者，則參用古今之說，互相發明；其菱梗之細大，華實之榮落，雖與舊說相戾，并兼存之；崖略不備，則稍援舊注，以足成文意；注又不足，乃更旁引經史，及方書、小說，以條悉其本原。若陸英爲蒟蒻花，則據《爾雅》之訓以言之；諸香本同，則用《嶺表錄異》以證之之類是也。生出郡縣，則以《本經》爲先，今時所宜次之。若菟絲生於朝鮮，今則出於冤句；奚獨生於少室，今乃來自三蜀之類是也。收採時月有不同者，亦兩存其說，若赤箭，《本經》但著採根，今乃并取莖苗之類是也。生於外夷者，則據今傳聞，或用書傳所載，若玉屑、玉泉，今人但云玉出於于

闕，不究所得之因，乃用平居誨《行程記》爲質之類是也。藥有上中下品，皆用《本經》爲次第。其性類相近，而人未的識，或出於遠方，莫能形似者，但於前條附之，若搜疏附於枸杞，琥珀附於茯苓之類是也。又古方書所載，簡而要者，昔人已述其明驗，今世亦常用之，及今諸郡醫工所陳經效之藥，皆并載其方，用天寶之例也。自餘書傳所無，今醫又不能解，則不敢以臆說淺見，傳會其文，故但闕而不錄。又有今醫所用，而舊經不載者，并以類次，系於末卷，曰本經外類；其間功用尤著，與舊名附近者，則次於逐條載之，若通脫次於木通，石蛇次於石蟹之類是也。總二十卷，目錄一卷。撰次甫就，將備親覽。恭惟主上，以至仁厚德，函養生類，一物失所，則爲之惻然。且謂札瘥薦臻，四時代有，救恤之患，無先醫術。蚤歲屢敕近臣，讎校岐黃《內經》，重定針艾俞穴，或範金揭石，或鏤板聯編，憫南方蠱惑之妖，於是作《慶曆善救方》以賜之；思下民資用之闕，於是作《簡要濟衆方》以示之。今復廣藥譜之未備，圖地產之所宜；物色萬殊，指掌斯見；將使合和者，得十全之效；飲餌者，無未達之疑；納斯民於壽康，召和氣於穹壤，太平之致，茲有助焉。臣學不該通，職預編述，仰奉宸旨，深愧寡聞。

綜述

開寶《重定序》 三墳之書，神農預其一。百藥既辨，本草存其錄。舊經三卷，世所流傳。《名醫別錄》，互爲編纂。至梁貞白先生陶弘景，乃以《別錄》參其《本經》，朱墨雜書，時謂明白；而又考彼功用，爲之注釋，列爲七卷，南國行焉。逮乎有唐，別加參校，增藥餘八百味，添注爲二十一卷。《本經》漏功則補之，陶氏誤說則證之。然而載歷年紀，又逾四百，朱字、墨字，無本得同；舊注、新注，其文互闕；非聖主撫大同之運，永無疆之休，其何以改而正之哉！乃命盡考傳誤，刊爲定本；類例非允，從而革焉。至如筆頭灰，兔毫也，而在草部，今移附兔頭骨之下；半天河、地漿，皆水也，亦在草部，今移附土石類之間。敗鼓皮移附於獸皮，胡桐泪改從於木類。紫礦亦木也，自玉石品而取焉；伏翼實禽也，由

蟲魚部而移焉。橘柚附於果實，食鹽附於光明鹽。生薑、乾薑，同歸一說。至於鷄腸、藜蘆、陸英、蒴藋，以類相似，從而附之。仍採陳藏器《拾遺》、李含光《音義》，或討源於別本，或傳效於醫家，參而較之，辨其臧否。至如突屈白，舊說灰類，今是本根；天麻根解似赤箭，今又全異。去非取是，特立新條。自餘刊正，不可悉數，下採衆議，定爲印板。乃以白字爲神農所說；墨字爲名醫所傳；唐附、今附，各加顯注；詳其解釋，審其形性，證謬誤而辨之者，署爲今注；考文記而述之者，又爲今按。義既刊定，理亦詳明。今以新舊藥合九百八十三種，并目錄二十一卷，廣頒天下，傳而行焉。

孔志約《唐本序》 蓋聞天地之大德曰生，運陰陽以播物；含靈之所保曰命，資亭育以盡年。蟄穴栖巢，感物之情蓋寡；范金揉木，逐欲之道方滋。而五味或爽，時味甘辛之節；六氣斯沴，易愆寒燠之宜。中外交侵，形神分戰。飲食伺鸞，成腸胃之膏；風濕候隙，遵手足之災。幾纏膚腠，莫知救止；漸固膏肓，期於夭折。暨炎暉紀物，識藥石之功；雲瑞名官，窮診候之術。草木咸得其性，鬼神無所遁情。剗麝刺犀，驅泄邪惡；飛丹煉石，引納清和。大庇蒼生，普濟黔首；功侔造化，恩邁財成；日用不知，於今是賴。岐和彭緩，騰絕軌於前；李華張吳，振英聲於後。昔秦政煨燔，茲經不預；永嘉喪亂，斯道尚存。梁陶弘景雅好攝生，研精藥術。以爲《本草經》者，神農之所作，不刊之書也。惜其年代浸遠，簡編殘蠹，與桐雷衆記，頗或舛駁，興言撰輯，勒成一家，亦以雕琢經方，潤色醫業。然而時鍾鼎峙，聞見闕於殊方；事非僉議，詮釋拘於獨學。至如重建平之防己，棄槐里之半夏。秋採榆人，冬收雲實。謬梁米之黃白，混荊子之牡蔓；異藜蘆於鷄腸，合由跋於鳶尾。防葵、狼毒、妄曰同根；鉤吻、黃精，引爲連類。鉛錫莫辨，橙柚不分。凡此比例，蓋亦多矣。自時厥後，以迄於今。雖方技分鑣，名醫繼軌，更相祖述，罕能釐正。乃復採杜蘅於及己，求忍冬於絡石；捨陟厘而取荊藤，退飛廉而用馬薊。承疑行妄，曾無有覺；疾療多殆，良深慨嘆。既而朝議郎行右監門府長史騎都尉臣蘇恭，撫陶氏之乖違，辨俗用之紕紊，遂表請修定，深副聖懷。乃詔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無忌、太中大夫行尚藥奉御臣許孝崇等二十二人，與蘇恭詳撰。竊以動植形生，因方舛性；春秋節變，感氣殊功。離其本土，

則質同而效異；乖於採摘，乃物是而時非。名實既爽，寒溫多謬。用之凡庶，其欺已甚；施之君父，逆莫大焉。於是上稟神規，下詢衆議；普頒天下，營求藥物。羽毛鱗介，無遠不臻；根莖花實，有名咸萃。遂乃詳探秘要，博綜方術。《本經》雖闕，有驗必書；《別錄》雖存，無稽必正。考其同異，擇其去取。鉛翰昭章，定群言之得失；丹青綺煥，備庶物之形容。撰《本草》并《圖經》、《目錄》等，凡成五十四卷。庶以網羅今古，開滌耳目，盡醫方之妙極，拯生靈之性命。傳萬祀而無昧，懸百王而不朽。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卷一之七，玉石部上品、玉石部中品、玉石部下品、草部上品之上。卷八之十三，草部上品之上、草部上品之下、草部中品之上。卷十四之十九，草部中品之下、草部下品之上、草部下品之下。卷二十之二十五，木部上品、木部中品、木部下品。卷二十六之三十三，人部、獸部上品、獸部下品、禽部上品、蟲魚部上品、蟲魚部中品、蟲魚部下品。卷三十四之四十二，果部上品、果部中品、米穀部上品、米穀部中品、米穀部下品、菜部上品、菜部中品、菜部下品。

《文獻通考》卷二二二《經籍考》四九 《圖經本草》二十卷，《目錄》一卷。晁氏曰：宋朝蘇頌等撰。先是，詔掌禹錫、林億等六人重校《神農本草》，累年成書，奏御。又詔郡縣圖上所產藥本，用永徽故事重命編述。於是頌再與禹錫等哀集衆說，類聚銓次，各有條目云。嘉祐六年上。

葛仙翁肘後備急方

綜 述

葛洪《自序》 抱朴子丹陽葛稚川曰：余既窮覽墳索，以著述餘暇，

兼綜術數，省仲景、元化、劉戴秘要、金匱、綠秩、黃素方，近將千卷，患其混雜煩重，有求難得，故周流華夏九州之中，收拾奇異，捃拾遺逸，選而集之，便種類殊分，緩急易簡，凡爲百卷，名曰《玉函》。然非有力不能盡寫，又見周甘唐阮諸家，各作備急，既不能窮諸病狀，兼多珍貴之藥，豈貧家野居所能立辦？又使人用針，自非究習醫方，素識明堂流注者，則身中榮衛尚不知其所在，安能用針以治之哉？是使鳧鵲擊牛，羊搏噬，無以異也。雖有其方，猶不免殘害之疾，余今采其要約，以爲《肘後救卒》三卷，率多易得之藥，其不獲已須買之者，亦皆賤價，草石所在皆有。兼之以灸，灸但言其分寸，不名孔穴，凡人覽之，可了其所用，或不出乎垣籬之內，顧盼可具。苟能信之，庶免橫禍焉。世俗苦於貴遠賤近，是古非今，恐見此方，無黃帝、倉公、和、鵠、踰跗之目，不能采用，安可強乎？

段成己《葛仙翁肘後備急方序》 醫有方古也，古以來著方書者，無慮數十百家，其方殆未可以數計，篇帙浩瀚，苟無良醫師，安所適從？況窮鄉遠地，有病無醫，有方無藥，其不罹夭折者幾希。丹陽葛稚川，夷考古今醫家之說，驗其方簡要易得，針灸分寸易曉，必可以救人於死者，爲《肘後備急方》，使有病者得之，雖無韓伯休，家自有藥；雖無封君達，人可爲醫，其以備急固宜。華陽陶弘景曰：葛之此製，利世實多，但行之既久，不無謬誤，乃著《百一方》，疏於備急之後，訛者正之，缺者補之，附以炮製、服食諸法，纖悉備具，仍區別內、外、他犯爲三條，可不費討尋，開卷見病，其以備急益宜。葛、陶二君，世共知爲有道之士，於學無所不貫，於術無所不通，然猶積年僅成此編。蓋一方一論，已試而後錄之，非徒采其簡易而已，人能家置一帙，遇病得方，方必已病。如歷卞和之肆，舉皆美玉；入伯樂之厩，無非駿足，可以易而忽之邪？葛自序云：人能起信，可免夭橫。意可見矣。自天地大變，此方湮沒幾絕，間一存者，闕以自寶，是豈製方本意？連帥烏侯，夙多疹疾，宦學之餘，留心於醫藥，前按察河南北道，得此方於平鄉郭氏，郭之婦翁，得諸汴之掖庭，變亂之際，與身存亡，未嘗輕以示人，迨今而出焉，天也。侯命工刻之，以趣其成，唯恐病者見方之晚也。雖然方之顯晦，而人之生死休戚係焉，出自有時，而隱痛惻怛，如是其急者，不忍人之心也，有不忍人之

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則侯之仁斯民也，豈直一方書而已乎？方之出，乃吾仁心之發見者也。因以序見命，特書其始末，以告夫未知者。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八卷。內方三卷，一百一方。上卷三十五首，治內病。中卷三十五首，治外發心病。下卷三十一首，治爲物所苦病。又三卷，一百一方。

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

綜 述

孫思邈《孫真人備急切千金要方序》

夫清濁剖判，上下攸分，三

才肇基，五行假落，萬物淳朴，無得而稱。燧人氏出，觀斗極以定方名，始有火化；伏羲氏作，因之而畫八卦，立庖厨。滋味既興，痼瘵萌起。大聖神農氏，愍黎元之多疾，遂嘗百藥以救療之，猶未盡善。黃帝受命，創制九針，與方士岐伯、雷公之倫，備論經脉，旁通問難，詳究義理，以爲經論，故後世可得依而暢焉。春秋之際，良醫和緩，六國之時，則有扁鵲；漢有仲景、倉公，魏有華佗，并皆探賾索隱，窮幽洞微，用藥不過二三，灸炷不逾七八，而疾無不愈者。晉宋以來，雖復名醫間出，然治十不能愈五六，良由今人嗜慾太甚，立心不常，淫放縱逸，有闕攝養所致耳。余緬尋聖人設教，欲使家家自學，人人自曉。君親有疾，不能療之者，非忠孝也。末俗小人，多行詭詐，倚傍聖教，而爲欺給，遂令朝野士庶，咸耻醫術之名，多教子弟誦短文，構小策，以求出身之道，醫治之術，闕而弗論，吁可怪也。嗟乎！深乖聖賢之本意。吾幼遭風冷，屢造醫門，湯藥之資，罄盡家產。所以青衿之歲，高尚茲典；白首之年，未嘗釋卷。至於

切脉診候，採藥合和，服餌節度，將息避慎，一事長於己者，不遠千里，伏膺取決。至於弱冠，頗覺有悟，是以親鄰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濟益，在身之患，斷絕醫門，故知方藥本草，不可不學。吾見諸方，部帙浩博，忽遇倉卒，求檢至難，比得方訖，疾已不救矣。嗚呼！痛天枉之幽厄，惜墮學之昏愚，乃博採群經，刪裁繁重，務在簡易，以爲《備急千金要方》一部，凡三十卷。雖不能究盡病源，但使留意於斯者，亦思過半矣。以爲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踰於此，故以爲名也。未可傳於士族，庶以貽厥私門。張仲景曰：「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而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而忽棄其本，欲華其表，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進不能愛人知物，退不能愛躬知己，卒遇風邪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後震慄，身居死地，蒙蒙昧昧，翹若游魂。降志屈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賁百年之壽命，將至貴之重器，委付庸醫，恣其所措。咄嗟暗悔！嘆身已斃，神明消滅，變爲異物，幽潛重泉，徒爲一悲。痛夫！舉世昏迷，莫能覺悟，自棄若是，夫何榮勢之云哉？此之謂也。」

高保衡等《進孫真人備急切千金要方表》

昔神農遍嘗百藥，以辨

五苦六辛之味，逮伊尹而湯液之劑備；黃帝欲創九針，以治三陰三陽之疾，得岐伯而砭艾之法精。雖大聖人有意於拯民之瘼，必待賢明博通之臣，或爲之先，或爲之後，然後聖人之所爲，得行於永久也。醫家之務，經是三聖二賢而能事畢矣。後之留意於方術者，苟知藥而不知灸，未足以盡治療之體；知灸而不知針，未足以極表裏之變。如能兼是聖賢之蘊者，其名醫之良乎。有唐真人孫思邈者，乃其人也，以上智之材，抱康時之志，當太宗治平之際，思所以佐乃后庇民之事，以謂上醫之道，真聖人之政，而王官之一守也。而乃祖述農黃之旨，發明岐摯之學，經援扁鵲之《難》，方採倉公之《禁》，仲景《黃素》，元化《綠帙》，葛仙翁之《必效》，胡居士之《經驗》，張苗之《藥對》，叔和之《脉法》，皇甫謐之《三部》，陶隱居之《百一》，自餘郭玉、范汪、僧垣、阮炳，上極文字之初，下訖有隋之世，或經或方，無不採摭。集諸家之所秘要，去衆說之所未至，成書一部，總三十卷，目錄一通。臟腑之論，針艾之法，脉證之

辨，食治之宜，始婦人而次嬰孺，先脚氣而後中風，傷寒、癰疽、消渴、水腫，七竅之痼，五石之毒，備急之方，養性之術，總篇二百三十二門，合方論五千三百首，莫不十全可驗，四種兼包。厚德過於千金，遺法傳於百代，使二聖二賢之美不墜於地，而世之人得以階近而至遠，上識於三皇之奧者，孫真人善述之功也。然以俗尚險怪，我道純正，不迷剝腹易心之異；世務徑省，我書浩博，不可道聽途說而知。是以學寡其人，寢以紛靡，賢不繼世，簡編斷缺，不知者以異端見黜，好之者以闕疑輟功。恭惟我朝以好生為德，以廣愛為仁，乃詔儒臣，正是醫學。臣等術謝多通，職專典校，於是請內府之秘書，探道藏之別錄，公私衆本，搜訪幾遍，得以正其訛謬，補其遺佚，文之重複者削之，事之不倫者緝之，編次類聚，期月功至。綱領雖有所立，文義猶或疑阻，是用端本以正末，如《素問》、《九墟》、《靈樞》、《甲乙》、《太素》、《巢源》、諸家本草、前古脉書、《金匱玉函》、《肘後備急》、謝士泰《刪繁方》、劉涓子《鬼遺論》之類，事關所出，無不研核；尚有所闕，而又溯流以討源，如《五鑒經》、《千金翼》、《崔氏纂要》、《延年秘錄》、《正元廣利》、《外臺秘要》、《兵部手集》、《夢得傳信》之類，凡所派別，無不考理。互相質正，反覆稽參，然後遺文疑義，煥然悉明。書雖是舊，用之惟新。可以濟含靈，裨明聖好生之治；可以傳不朽，副主上廣愛之心。非徒為太平之文致，實可佐皇極之錫福。校讎既成，繕寫伊始，恭以上進，庶備親覽。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孫真人千金方目錄》二卷。目錄一通、臟腑之論、針艾之法、脉證之辨、食治之宜、始婦人而次嬰孺、先脚氣而後中風、傷寒癰疽消渴水腫七竅之痼、五石之毒、備急之方、養性之術，總篇二百三十二門，合方論五千三百首，莫不十全可驗，四種兼包，厚德過於千金，遺法傳於百代。

《孫真人千金方》九十三卷。真人諱思邈，京兆華源人。七歲就學，日誦萬言，後隱於太山，自學道成真，精究醫藥。嘗醫龍子，得龍宮藥方

三十首，歷試諸方，皆若神效。後著千金方百卷，散龍宮方於其內。《文獻通考》卷二二二《經籍考》四九 《千金方》三十卷。晁氏曰：唐孫思邈撰。思邈博通經傳，洞明醫術，著用藥之方、診脉之訣、鍼灸之穴、禁架之法，以至導引養生之要，無不周悉。後世或能窺其一二，未有不為名醫者，然議者頗恨其獨不知傷寒之數云。陳氏曰：自為之序，名曰《千金備急要方》，以為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踰於此。其前類例數十條，林億等新纂。

《千金翼方》三十卷。晁氏曰：思邈著《千金方》，復掇集遺軼以羽翼其書，成一家之言。林億等謂首之以藥錄，次之以婦人、傷寒、小兒、養性、辟穀、退居、補益、雜病、瘡癰、色脉、鍼灸，而禁經終焉者，皆有指意云。

陳氏曰：其末兼及禁術，用之多驗。

急救仙方

綜 述

徐守貞《急救仙方序》 醫之療疾，莫難於婦人，婦人之疾，莫重於胎產。胎產之重者何？蓋以一身之疾否，繫乎母子之存亡，故《千金方》部居獨以婦人廁其首，此思邈孫真人之用心不苟矣。世之胎產諸方，不為不富，然其間多犯冗、僻、貴。冗則倉卒之際難備，僻則窮鄉下邑難得，貴則貧窶之家難求，是三者雖非君子用心之不周，而人之蒙其惠者，往往求什一於千百。今此方之編，分為三類，未附以雜病，雖不能如諸方之廣載博概，要之不犯冗、僻、貴，而凡胎產危急之證，大略亦盡之矣。俾倉卒之際、窮鄉下邑、貧窶之家，皆得易而求之，雖一草一木足以收效，豈若前三者之難為功哉！苟有用者，始信其為閭門之重寶云。

華陽隱居補闕肘後百一方

綜 述

陶弘景《華陽隱居補闕肘後百一方序》

太歲庚辰隱居曰：余宅身

幽嶺，迄將十載，雖每植德施功，多止一時之設，可以傳方遠裔者，莫過於撰述，見葛氏《肘後救卒》，殊足申一隅之思。夫生人所爲大患，莫急於疾。疾而不治，猶救火而不以水也。今輦掖左右，藥師易尋，郊郭之外，已似難值。況窮村迴野，遙山絕浦，其間枉天，安可勝言？方術之書，卷軸徒煩，拯濟殊寡，欲就披覽，迷惑多端，抱朴此製，實爲深益。然尚闕漏未盡，輒更采集補闕，凡一百一首，以朱書甄別，爲《肘後百一方》，於雜病單治，略爲周遍矣。昔應璩爲百一詩，以箴規必行，今余撰此，蓋欲衛輔我躬，且《佛經》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輒有一百一病。是故深宜自想，上自通人，下達衆庶，莫不各加繕寫，而究括之。余又別撰《效驗方》五卷，具論諸病證，徒因藥變通，而并不是大治，非窮居所資，若華軒鼎室，亦宜修省耳。葛序云：可以施於貧家野居。然亦不止如是，今搢紳君子，若常處閑佚，乃可披檢方書，或從祿外邑，將命遐征，或宿直禁門，晨宵隔絕，或急速戎陳，城柵嚴阻，忽遇疾倉卒，唯拱手相看，曷若探之囊笥，則可庸豎成醫。故備論證候，使曉然不滯，一披條領，無使過差也。尋葛氏舊方，至今已二百許年，播於海內，因而齊者，其效實多。余今重以該要，庶亦傳之千祀，豈止於空衛我躬乎？舊方都有八十六首，檢其四蛇兩犬，不假殊題；喉舌之間，亦非異處；人豕御氣，不足專名；雜治一條，猶是諸病部類。強致殊分，復成失例，今乃配合爲七十九首，於本文究具都無付減，復添二十二首，或因葛一事，增構成篇，或補葛所遺，準文更撰，具如後錄，詳悉自究。先次比諸病，又不從類，遂具勞復在傷寒前，霍亂置耳目後。陰易之事，乃出雜治中，兼題與篇名不盡相符，卒急之時，難於尋檢，今亦復其銓次，庶歷然易曉。其

解散脚弱、虛勞、渴痢、發背、嘔血，多是貴勝之疾；其傷寒中風，診候最難分別，皆應取之於脉，豈凡庸能究？今所載諸方，皆灼然可用，但依法施治，無使違逆。其癰疽、金瘡，形變甚衆，自非具方，未易根盡。其婦女之病，小兒之病，并難治之，方法不少，亦載其綱要。云：凡此諸方，皆是撮其樞要，或名醫垂記，或累世傳良，或博聞有驗，或自用得力，故復各題秘要之說，以避文繁。又用藥有舊法，亦不復假事事詮詔，今通立定格，共爲成準，凡服藥不言先食者，皆在食前，應食後者，自各言之。凡服湯云三服再服者，要袍山源涯味，或疏或數，足令勞力相及。毒利藥，皆須空腹，補瀉其間，自可進粥。凡散日三者，當取旦、中、暮進之。四五服，則一日之中，量時而分均也。凡下丸散，不云酒水飲者，本方如此，而別說用酒水飲，則是可通用三物服也。凡云分等，即皆是丸散，隨病輕重所須，多少無定，銖兩三種、五種，皆分均之分兩。凡云丸散之若干分兩者，是品諸藥，宜多宜少之分兩，非必止於若干分兩。假令日服三方寸匕，須差止，是三五兩藥耳。凡云末之，是搗篩如法。咬咀者，皆細切之。凡云湯煮，取三升，分三服，皆絞去滓，而後酌量也。字，方中用鳥獸屎作矢字，尿作溺字，牡鼠亦作雄字，乾作干字。凡云錢匕者，以大錢上全抄之，若云半錢，則是一錢抄取一邊爾，并用五銖錢也。方寸匕，即用方一寸抄之可也。刀圭准如兩大豆。炮、熬、炙、洗治諸藥，凡用半夏，皆湯洗五六度，去滑。附子、烏頭炮去皮，有生用者，隨方言之。礬石熬令汁盡，椒皆出汗，麥門冬皆去心，丸散用膠皆炙，巴豆皆去心皮熬，有生用者，隨而言之。杏人去尖皮熬，生用者言之。葶藶皆熬，皂莢去皮子，藜蘆、枳殼、甘草皆炙，大棗、支子擘破，巴豆、桃杏人之類，皆別研搗如膏，乃和之。諸角皆屑之，麻黃皆去節。凡湯中用芒硝、阿膠、飴糖，皆絞去滓，內湯中，更微煮令消；紅雪、朴硝等皆狀此而入藥也。用麻黃即去節，先煮三五沸，掠去沫後，乃入餘藥。凡如上諸法，皆已具載在余所撰《本草》上卷中。今之人有此《肘後百一》者，未必得見《本草》，是以復疏方中所用者載之，此事若非留心藥術，不可盡知，則安得使之不僻繆也？案病雖千種，大略只有三條而已，一則府藏經絡因邪生疾，二則四支九竅内外交媾，三則假爲他物橫來傷害。此三條者，今各以類而分別之，貴圖倉卒之時，披尋簡易故也。今以內疾爲上

卷，外發爲中卷，他犯爲下卷，具列之云：

上卷三十五首治內病。

中卷三十五首治外發病。

下卷三十一首治爲物所苦病。

佚名《鹿鳴山續古序》

觀夫古方藥品分兩，灸穴分寸不類者，蓋古今人體大小或異，藏府血脉亦有差焉，請以意酌量藥品分兩，古序已明，取所服多少配之，或一分爲兩，或二銖爲兩，以蓋當升可也。如中卷末紫丸方，代赭、赤石脂各一兩，巴豆四十，杏仁五十枚，小兒服一麻子，百日者一小豆且多矣。若兩用二銖四銖，巴豆四，杏仁五枚，可療十數小兒，此其類也。灸之分寸，取其人左右中指中節可也。其使有毒狼虎性藥，乃急救性命者也，或遇發毒，急掘地作小坑，以水令滿，熟攪稍澄，飲水自解，名爲地漿。特加是說於品題之後爾。

楊用道《附廣肘後方序》

昔伊尹著《湯液》之論，周公設醫師之屬，皆所以拯救民疾，俾得以全生而盡年也。然則古之賢臣愛其君以及其民者，蓋非特生者遂之而已。人有疾病，坐視其危苦，而無以救療之，亦其心有所不忍也。仰惟國家受天成命，統一四海，主上以仁覆天下，輕稅損役，約法省刑，蠲積負，柔遠服，專務以德養民，故人臣奉承於下，亦莫不以體國愛民爲心，惟政府內外宗公，協同輔翼，以共固天，保無疆之業，其心則又甚焉於斯時也。蓋民罹兵火，獲見太平。邊境寧而盜賊息矣，則人無死於鋒鏑之慮。刑罰清而狴犴空矣，則人無死於桎梏之憂。年穀豐而畜積富矣，則人無死於溝壑之患。其所可虞者，獨民之有疾病夭傷而已。思亦有以救之，其不在於方書矣乎？然方之行於世者多矣，大編廣集，奇藥群品，自名醫貴胄，或不能以兼通而卒具，況可以施於民庶哉？於是行省乃得乾統間所刊《肘後方》善本，即葛洪所謂皆單行徑易，約而已驗，籛陌之間，顧盼皆藥，家有此方，可不用醫者也。其書經陶隱居增修而益完矣，既又得唐慎微《證類本草》，其所附方，皆治見精取，切於救治，而卷帙尤爲繁重，且方隨藥著，檢用卒難，乃復摘錄其方，分以類例，而附於《肘後》隨證之下，目之曰《附廣肘後方》，下監俾更加讎次，且爲之序，而刊行之。方雖簡要而該病則衆，藥多易求而論效則速，將使家自能醫，人無天橫，以溥濟斯民於仁壽之域。以上廣國家博施愛物

之德，其爲利豈小補哉。

著錄

《文獻通考》卷二二二《經籍考》四九 《肘後百一方》三卷。陳氏曰：晉葛洪撰，梁陶隱居增補。本名《肘後救卒方》，率多易得之藥，凡八十六首。陶併七首，加二十二首，共爲一百一首，取佛書「人有四大，一大輒有一百一病之義」名之。

黃庭內景經

著錄

《文獻通考》卷二二四《經籍考》五一 《黃庭內景經》一卷。晁氏曰：題大帝內書，藏暘谷陰，三十六章，皆七言韻語。梁邱子叙云：「扶桑大帝命暘谷神王傳魏夫人，一名《東華玉篇》。黃者中央之色，庭者四方之中，外指事即天、人、地，內指事即肺、心、脾，中故曰黃庭內景。」

黃庭外景經

著錄

《文獻通考》卷二二四《經籍考》五一 《黃庭外景經》三卷。晁氏曰：叙謂老子所作，與《法帖》所載晉王羲之所書本正同，而文句頗異。

其首有「老子閒居作七言，解說身形及諸神」兩句，其末有「吾言畢矣而妄陳」一句，且改「淵」為「泉」，改「治」為「理」，疑唐人誕者附益之。《崇文總目》云：「記天皇氏至帝嚳受道得仙事，此本則無之。」

太上黃庭外景經注

著 錄

綜 述

務成子《太上黃庭外景經注序》《黃庭經》者，蓋老君之所作也。其旨遠，其詞微，其事肆而隱，實可為典要。強識其情，則生之本也。故黃者，二儀之正色；庭者，四方之中庭。近取諸身則脾為主，遠取諸象而天理自會。然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是以寶其生也。后晉有道士好黃庭之術，意專書寫，常求於人。聞王右軍精於草隸，而復性愛白鵝，遂以數頭贈之，得乎妙翰。且右軍能書，繕錄斯文，頗多逸興自縱，而未免脫漏矣。後代之人，但美其書蹤而以為本，固未睹於真規耳。余每惜太上聖旨萬世莫測，今故纂注以成一卷，義分三部，理會萬神，冀得聖人之教不泯於當來矣。

太上黃庭中景經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一卷，上清元命真人李千乘註。此經當與黃庭內外二景經參看。

黃庭遁甲緣身經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與《內德》二經同卷。存想鍊神法，太極真人服四極雲芽神仙上方，有呪，附魏夫人讚，誦黃庭經訣。

太清中黃真經

綜 述

中黃真人《太清中黃真經序》《中黃經》亦曰《胎藏論》。《胎藏論》者，九仙君黃真人所集也。真人常觀察元炁，浩然凝結成質。育之以五藏，法五行以相應；明之以七竅，象七曜以昭晰。其識潛萌，其神布行。安魂帶魄，神足而生。形神相託，神形相成。口受外味以忘識，身受內役以喪精。神離形以散壞，形離神以去生。殊不知皮肉相應，筋骨乃成。肝合筋以外爪，心合脉以外色，脾合肉其外唇，肺合皮其外毛，腎合骨其外髮。鹹傷筋，苦傷骨，甘傷肉，辛傷氣，酸傷血。故聖人曰：「先除慾以養精，後禁食以存命。是知食胎炁、飲靈元，不死之道，返童還年。此蓋聖人之所重也。且夫一士專志，下學而上達；一夫有心，睹天道之不遠。學而無至謂之愚，不學不知謂之蒙。然三蟲未去，子踐荊榛之田；當三蟲已亡，自達華胥之國。顯彰雲路，備述胎仙。知聖行之根源，辯仙官之尊位。至於霞衣羽服，玉館天厨，蓋為志士顯，聊泄天戒，非人妄告，殃爾明徵。密此聖門，必登雲路。慎無傳於淺學，誓莫示於斯文！慢而折神，輕言損壽。若非志士，無得顯言。總一十八章，列成一卷，號曰

《胎藏中黃經》，皆以篇目相銜，文句相繼。義精於成道，言盡於養生，行顯意直，事具文切。食炁之理備載，歸天之道悉成。援筆錄章，列篇於後。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二卷，九仙君撰，中黃真人註。內養形神章第一、食氣玄微章第二、五芽感惡章第三、烟霞靜志章第四、百竅關連章第五、長存之道章第六、鹹美辛酸章第七、穀食精華章第八、三蟲宅居章第九、九仙真炁章第十、胎息真仙章第十一、五臟真氣章第十二、太極真功章第十三、九炁真仙章第十四、太微玄功章第十五、九行空門章第十六、六腑萬神章第十七、勿泄天機章第十八，已上皆服炁凝神真訣。

太清元道真經

綜 述

佚名《太清元道真經序》 元道者，玄元之上道，黃老之心秘也。元和中，孟謫仙降世，其胎親皆積至誠醇厚，謫仙又至慈敦孝，先感東山陶大通君，先示死生之變，因命執本根焉。本根即元道也。次感南統樊大君，戊戌歲降之，口授此經。故皆大紀樞要，直指長生久視之道，蓋《黃庭》云至道不煩矣。

太上老君元道真經註解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一卷，合明子隱芝內秀註。元道上篇、元道中篇、元道下篇、兼行氣法、養氣導引等法。

南統大君內丹九章經

綜 述

吳筠《南統大君內丹九章經序》 予於開元中著《玄綱論》及《養形論》行於世，詔授江州刺史，辭而不受，晦迹隱於驪山，養胎息。至元和中遊淮西，遇王師討蔡賊吳元濟，避亂東之於岳，遇李謫仙以斯術授予曰：此南統大君之生門也，入其門則我命在我。九章象陽之爻數也，其文略，其事簡，實學道之漸階，為求生之真路也。又曰：內丹者，即此也。吾今授汝，慎勿泄無器識調神靈之徒，否則罹災矣。九章之旨，許度後人，但不授中下之才者爾。故錄為之序引。唐元和戊戌吳筠序。

《後序》 東方角亢二星，列宿之長，故曰壽也。二星之間，則天門也，亦曰天關。凡得道朝元，皆由此門而入。得此道者，告元神則感通享壽星，則關奏錄繫於天門矣。功滿昇天，元辰接引入門，則無礙。予四十年方遂一第，既知命寡，遂慕尋真，討究仙經，莫得生理，因南訪茅君修真之跡，登茅嶺，入石室，先得《元道真經》，即太上道君歸根復本號而不壞之理也。乃執其理十餘年，惟攻胎息，續用既勞，嗟乎非眼前之睫也。後再遊，逢老叟曰：汝欲學仙乎？學仙者從塵入真，如煉礦而鎔金。

也，何不先求命術，以延其生，後修陰德，登其漸階乎？天仙也者，功感上天，詔授錫命，乃遂輕舉而為仙人也。雖達仙境，猶煉真氣，氣與神並，故曰神仙。神仙體虛，故能跨鸞馭鶴，乘雲氣飛騰太虛，壽齊天地。汝得《元道真經》，求仙之筌蹄也。其莽蕩，魚兔難尋。昔茅君上昇，留《大君命術》藏於山巔石室，俾吾守之，蓋欲傳於夙分者也。汝格孤氣清，必有仙骨，乃出此九章，授予而去。囑曰：此即所求之魚兔也，道非身外，寶之！寶之！乃錄其言為序以紀之，仍目之曰內丹神訣矣。

真氣還元銘

綜述

佚名《真氣還元銘序》 余幼親墳典，長慕煙霞，比跳龍門，欲攀蟾桂。著錦衣於世上，騎躍馬於人間，置立機關，開張造化，榮沾父子，福及子孫。體仁義為當代之楷模，用禮智作將來之規矩。夢未同於傳說，鈞不遇於姜牙，而遂灰心志求仙道，詩書陡罷，筆硯頓拋。見寰區之多少是非，睹朝市之無限得失，榮如石火，貴似浮漚，不假高低，瞥然聚散。尸行鬼步，非聖哲莫可知之；動肉活塵，非賢良莫能分別。邇後專尋幽洞，遍訪名山，歷險登危，二十年矣。自梁貞明歲，遊於泰山頂高松之下，忽見一人，形容異俗，言語非常，唯稱萬代之師，祇道九天之主。余遂稽首長跪。為余曰：汝有仙相，方得遇吾。付汝學仙之門，汝能受否？余又長跪，感謝形言。又曰：吾請汝剪髮歃血為盟，與汝屈伸吐納煉形之術。又曰：兩紀之內，輒莫傳人，傳之非人，彼受譴責。余又長跪，忽然不見。余自後常依次第，不輟功夫，但是微言，無不神驗。余既承師命，合秘天機。兩紀將終，許傳人世。而乃重修舊則，翻作新經，寫之市朝，藏諸山石。後來學者得之幸哉！

老子說五廚經註

綜述

尹愔《老子說五廚經註序》 臣聞《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富哉言乎！富哉言乎！是知義必精然後可以入神致用，用必利然後可以安身崇德。義不精而云致用，用不利而云安身，身不安而云知道者，未之有也。然則，沖用者，生化之主也。精氣為物，謂之委和，漠然無間，有與立矣。則天地大德不曰生乎？全其形生者，在乎少思寡欲，抱樸尋和，遊心於淡，合氣於漠，且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故聖人垂教以檢之，廣業以持之，專氣致柔以道其和，嚮晦宴息以窒其欲。洗心藏密，窮神知化，然後安身而國家可保，德用而百姓不知，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矣。伏讀此經五章盡，修身衛生之要，全和含一，精義可以入神，坐忘遺照，安身可以崇德，研味滋久，輒為訓註。臣草茅微賤，恩霈特深，天光不違，自忘鄙陋，伏上慚懼，徊徨如失臣愔，頓首，頓首，謹言。

服氣精義論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有符，與《精微論》同卷。天台白雲子述。五芽論、服真五芽法、服氣論、服六戊氣法、服三五七九氣法、養五藏五行氣法。

修真精義雜論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天台白雲子述。導引論、符水論、服水絕穀法、服藥論、慎忌論、五臟論、療病論、病候論、并安和臟腑丸方修養雜方。

胎息經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胎息經》一卷，舊本題幻真先生註。不著名氏，亦不著時代。經與註似出一人。大旨本老子谷神不死一章，而暢發其義。

幼真先生服內元炁訣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與《抱一歌》同卷。進取訣第一、淘氣訣第二、調氣訣第三、嚙氣訣第四、行氣訣第五、煉氣訣第六、委氣訣第七、閉氣訣第八、布氣訣第九、六氣訣第十、調氣液訣第十一、飲食調護訣第

經籍總部·四輔真經部

十二、休糧訣第十三、守真訣第十四、服氣胎息訣第十五。

嵩山太無先生氣經

綜 述

佚名《嵩山太無先生氣經序》 夫形之所恃者氣也，氣之所依者形也。氣全即形全，氣竭即形斃。是以攝生之士，莫不煉形養氣，以保其生。未有有形而無氣者，即氣之與形相須而成，豈不皎然。

余慕至道，備尋秘訣，自行氣守真向三十餘載，所聞所見，殊未愜心。大歷中遇羅浮山王公自北岳而返，倚策高昂，依然相顧。余奇異人，延之與語，果然方外有道之君子也。哀余懇至，見授吐納，須一二理身之要道。其恩罔極，非言詞所能盡。每云道之要法，不在經書，悉傳口訣。其二景、五牙、六戊諸服氣法，皆為外氣。外氣剛勁，非從中之事所能宜服也。至如內氣已正，是曰胎息。身中自有，非假外求，不得明師之口訣，徒為勞苦，終無所成。今所撰錄，皆承師之旨要，以申明之，諒非愚蒙所自裁。王公嘗謂余曰：老君云我命在我不在天地。又曰：吾與天地合一氣而自理焉，天地焉能死吾哉！斯實真言要訣也。修奉之士，宜三復之，恭承誘訓，敢不佩服！有偶時得此訣者，須慎勿輕傳示，無或泄露，以致其殃耳。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上下同卷。內有服炁訣、進取訣、淘氣訣、調氣訣、咽氣訣、行氣訣、煉氣訣、委氣訣、閉氣訣、布氣訣、六氣訣、調氣訣、飲食訣、調護訣、休糧訣、慎真訣、修存訣、慎氣訣。

延陵先生集新舊服氣經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一卷。修養大略、張果先生服氣法、鸞法師服氣法、李奉時山人服氣法、蒙山賢者服氣法、王說山人服氣新訣、威儀先生玄素真人用氣訣、胎息口訣、胎息精微論、胎息雜訣、祕要口訣、用氣集神訣、煉氣法、委氣法、閉氣法。

太上導引養生經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一卷。慎修內法、王喬導引圖、彭祖導引圖、淘氣訣、咽氣訣、附六字氣法。

神仙保氣金櫃妙錄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一卷，宗里先生撰。服陰陽炁符、召六甲玉女法、中嶽鄒儉食十二時氣法、食氣辟穀法、真人食黃氣法、行氣法、行氣訣、治萬病法。

道 樞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卷一之十二，至遊子曾慥集，玄軸篇、五化篇、坐忘篇、集要篇。卷十二之二十四，指玄篇、歸根篇、呼吸篇、心鏡篇、胎息篇、聖胎篇、元炁篇、血脉篇。卷二十五之三十三，日月篇、玄樞篇、太清篇、養生等篇，俱修養導引法。卷三十四之四十二，衆妙篇、參同悟真等篇，并入藥鏡言，內外二用。

《文獻通考》卷二二五《經籍考》五二 《道樞》二十卷。陳氏曰：曾慥端伯撰。慥自號至遊子，采諸家金丹大藥修鍊般運之術，爲百二十二篇，初無所發明，獨黜採御之法，以爲殘生害道云。

至遊子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至遊子》二卷，不著撰人名氏。上卷凡十有三篇，下卷凡十有二篇。大旨主於清心寡欲，而歸於坎離配合，以保長生。且力闢容成御女之術，言頗近正。惟上篇多取佛經，而復附會以儒理，故謂顏子之不改其樂，與莊子、竺乾氏皆殊塗而同歸。《朱子語錄》謂今世佛經皆六朝文士剽剽《莊》《老》以潤色之。此編又摭釋典以爲道書。蓋二氏本出一源，宜相假借。至援儒以入之，則陋見也。前有嘉靖丙寅姚汝循序，謂原書不著名氏。考宋曾慥號至遊子，慥嘗作《集仙傳》，蓋亦好爲道家言者。則似乎當爲慥作。然《玉芝篇》首引

朝元子註曰「陳舉寶，元人」，則明人所撰矣。毛漸傳《三墳》，世以爲即出於漸。張商英傳《素書》，世以爲即出於商英。然則是書也，其亦汝循所託名歟。

養性延命錄

綜述

陶弘景《養性延命錄序》 夫稟氣含靈，唯人爲貴。人所貴者，蓋貴爲生。生者神之本，形者神之具。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斃。若能游心虛靜，息慮無爲，服元氣於子後，時導引於閑室，攝養無虧，兼餌良藥，則百年耆壽，是常分也。如恣意以耽聲色，役智而圖富貴，得喪恒切於懷，躁撓未能自遣，不拘禮度，飲食無節，如斯之流，寧免夭傷之患也。

余因止觀微暇，聊復披覽《養生要集》。其集乃錢彥、張湛道林之徒，翟平、黃山之輩，咸是好事英奇，志在寶育，或鳩集仙經真人壽考之規，或得採彭鏗老君長齡之術，上自農黃以來，下及魏晉之際，但有益於養生及招損於後患，諸本先皆記錄，今略取要法，刪棄繁蕪，類聚篇題，分爲上下兩卷，卷有三篇，號爲《養性延命錄》，擬補助於有緣，冀憑緣以濟物耳。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二卷。此書孫思邈所集《千金方》間其說華陽陶隱居注。教誡篇第一、食誡篇第二、雜誡忌穢害祈善篇第三、服氣療病篇第四、導引按摩篇第五、御女損益篇第六。

枕中記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一卷。禁忌忌導引法、行氣法、服日月芒法、守一法、餌藥法、斷穀當餌法、長生服餌大法、服油法、服巨勝法、餌雲母法、消玉法、服雄黃法、服雌黃法、合仙藥祭法、服藥禁忌法、仙人養生延年服五靈芝方採松柏法，皆養生接命之法。

上玄高真延壽赤書

綜述

裴鉉《上玄高真延壽赤書進表》 臣聞明流八荒者，日也；聲飛萬古者，道也。故貞明不出於古先，德身豈遠於身外？是以聖人洗心，以至道如蹴踖焉。然則氣無形端，有若道準固，以柔韌，逃之無因，取興則小，其弘則大。微臣幸逢堯運，忝預巢由，服志中巖，有易潤澤，因編於儒典，薄求於道書，見仙家保命之真言，思君親永壽而無極，真言秘旨，累翳縑緇，誠則天鑒昭回，私心懼勞聖覽，是以披歷精要，載騰真聲，進明白於一貫，退光宣於少得，故樂者易成功，見之不駭俗，誠皇極之道也。經所謂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者，不空言哉！斯蓋上玄老真延齡永壽之前梯也。因以名曰《上玄高真延壽赤書》焉。赤書者，上以明星火資於土德，中以殷仲夏之朱明，下以達微臣之丹懇也。《靈經》云：俾國太平，轉灾成福，當用《五老赤書》作鎮也。今屬三氣炳節降慶神期，敢獻延壽之書，冀申誕賀之禮。伏惟開元聖文武法天至道皇帝陛下，道滿

天大，覆燾無私，德通坤厚，光載罔極，不耻牧童之詞，豈愧芻蕘之言？言不賤廢，天下幸甚！書一軸，凡八篇，積數千字，皆衆聖高真之至言也，在掌握之內，足見長生之道焉。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一卷，唐終南山林臣裴鉉表進。乃存想日月禁忌起居解除咒語等法。

攝生纂錄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二 一卷。導引篇、赤松子坐引法、婆羅門導引法、調氣篇、吐納煉氣法、胎食胎息法、食日月精法、居處篇、攝理法、推歲德法、推月德法、理沙法、老君說河西曲父謝天地法、辟盜賊法、居家辟邪雜用方。

養生詠玄集

綜 述

佚名《養生詠玄集序》 夫詠玄者，乃詠玄中深奧也。窈冥取理，恍惚求真，撮衆妙之英華，採群經之要會。言止直而義正，道入重玄；旨似遠而意明，風存上祖。引龍虎同歸之躁競，顯玄牝絕利之玄微。直示指

歸，立成妙用。正演開遮之說，明分去就之元。迴玄包羅，昇沈浩渺。故使下士撫掌，上士勤行，克成於神氣全真，冀泯於根塵妄照。誠知珠玉今何重，性命今何輕，寧不窮解分息動之玄，而縱流光走魄之逝，深可悲哉！此詠玄詩，實長生度世之法要也。至如玄元帝之靈篆，常秘枕中；淮南王之神方，密藏肘後。蓋上聖所遵所重乎至言也。學者值遇，宜須秘慎，深自惜焉。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一卷。集中論、榮衛論、氣論、魂魄論、谷神論、返本還元論、神與炁合論、抱一論、胎息論、自然論、龍虎論、煉陽消陰論、三丹田論、玄珠論、玄關論、玄門論，皆修性命之法。

保生要錄

綜 述

蒲虔貫《保生要錄序》 嘗聞松有千歲之固，雪無一時之堅。若植松於腐壤，不期月而必蠹；藏雪於陰山，雖累年而不消。違其性則堅者脆，順其理則促者延，物情既爾，人理豈殊！然則所謂調攝之術者，又可忽乎！臣竊覽前人所撰保生之書，往往拘忌太多，節目太繁，行者難之。在於崇貴，尤不易爲。臣少也多病，留心養生，研究即久，編次云就，其術簡易，乘閑可行。先欲固其正氣，次欲調其肢體。至於衣服居處，藥餌之方，蔬果禽魚之性，有益者必錄，無補者不書。古方有誤者重明，俗用或乖者必正，目之曰《保生要錄》。雖無裨於聞道，粗有資於衛生，冒昧上獻，伏深戰灼。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司議郎蒲虔實撰。養神氣門、調肢體門、衣服門、飲食門、起居門、藥枕方食門、食物類。

混俗頤生錄

綜 述

劉詞《混俗頤生錄序》 天地之間，以人爲貴。言貴者，異於萬物也。人之所重者榮顯，所寶者性命。自天地精粹以生形，寒暑燥濕以生困，合順而守之，順則瘵癘不作，逆則萬瘵輻湊，雖大限而不能續。中間夭枉、沉痾、跛眇之疾，良由攝理乖方之致。然夫駢拇枝指，附贅懸疣，此乃生常之患，非關謂息之誤矣。是以五色亂目，五音聾耳，五味爽口，敗獵狂心。四事去之，塵外之人也。凡居深山，處窮谷，與猿獐爲侶，逐麋鹿爲群，棄寰中之美樂，食炁餐霞，保壽齊於天地者，萬萬人中未有一、二哉。稍能於飲食嗜慾間消息之，則無枉橫之虞也。

詞昔年五味酒食過度，痼疾纏身，思其所因有自來矣。遂即棲心附道，肆志林泉，景慮都忘，漸至痊復。詞稟性頑愚，昧於忌犯將攝之理，粗約羈縻僅二十年來，頗獲其驗。且夫脩短窮通，人之定分。不能保存和氣，而乃騰倒精神，加以鍛鑄金沙，資助情慾，棄其仁義，冀信禎祥，妄圖永遠，此其大惑歟！謂皮之不能存，毛將安附。至於脫屣冲虛，駕龍控鶴者，此乃世世施陰德，生生履仁義，又有兀兀之性，所稟堅固，非藥餌之所致。古人有壽數百歲者不聞有學道求仙之術，龜龍蛇鶴亦無服食茹芝之方，松筠經霜而不凋，蔓草先秋而搖落，此物之自然性也，豈天地大道私於彼人物哉！是鳥獸非彈射不死，蓋以自適之性，飢啄渴飲，嗜慾以

時，而無所縈。人多夭傷疾病，以貪求名利，追琢其神，強服藥餌，加以嗜慾無時，昧於忌犯，服翫奢侈，飲食過度，輒恣飽暖。且夫土木泉石莫非造化所成者，則負瑰奇詭怪之狀，而人亦然。況利祿榮顯暫時間耳，蓋非干身之事，惟攝生養性則神謐延齡而已。今輒具消息樞要十章，題目曰《混俗頤生錄》。此皆歷試有驗，非乃謬言，雖不能究習研精，而乃梗概略備，不能盡文直書其事，倘遇同道覽之，冀微採綴云爾。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上下同卷，茅山處士劉詞編。飲食消息第一、飲酒消息第二、春時消息第三、夏時消息第四、秋時消息第五、冬時消息第六、患勞消息第七、患風消息第八、戶內消息第九、禁忌消息第十。

三元延壽參贊書

綜 述

唐兀緡《三元延壽參贊書序》 達爲良相，未達爲良醫，先正語也。輔佐天子，使膏澤沐於黎庶，宰相之職。體國惠民，使疾苦轉爲歡欣，醫者之事。然苟德澤所加，刀圭所濟，止於暫而不傳於久，則不足以稱良之名。惟夫利用厚生，天下自任，制禮作樂，布在方冊，千萬世之下，受其賜者，如親見皋、夔、稷、契、伊、周。明脉病證治而密，知井俞榮經合而針，具載方書，千萬世之下，受其惠者，如親見雷公、歧伯、附俞、倉、扁。此醫相之所以爲良也歟！余自福建道奉詔入覲，遠塗頓疾，屢藥未應，至饒州石門，聞池州建德有儒醫李澄心，疾馳以召，至而診曰：可謂果一藥愈。他日，論養生術，曰：已撰集《三元延壽參贊書》五卷，

《救急方》一集，欲錄諸梓，以爲天朝躋民壽域之助。觀其書則奇，而法其用心活人，如此可謂醫之良者矣。余嘉之，就成其志，以廣其傳。衛生者，宜爭先快睹云。

和元杲《三元延壽參贊書跋》 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學者事也。是編所載，皆懲忿窒欲之類，其亦修身之要歟！錄之梓，以廣其傳。讀者其勿以淺近而忽之。

葉應和《三元延壽參贊書跋》 余友李澄心，曩尋母數百里外，適母家多難，以藥活二十八人，時未深乎醫，嘗以幸爲慊，求正於余。余敬愛之，爲無隱焉。然其天性穎悟，有言必覺，又心不苟，取不倦，醫以是活人也。多皓首相逢，曰醫之功大矣。然耳目所及，焉得人人而濟之，伊欲咸知自衛，使疾寡而不俟脉藥可乎。出書以示觀之，真衛生寶也。就爲校正，勉以鋟梓曰：子自是遇矣。謾記歲月。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卷一之五共四卷，至元九江儒醫澄心老人李鵬飛集。論人說有飲食起居之節，養命調攝之方，悉備其中矣。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三元參贊延壽書》五卷，元李鵬飛撰。鵬飛，至元間人，自稱九華澄心老人。所言皆攝生之事。凡節嗜欲，慎飲食，神仙導引之法，俚俗陰陽之忌，因果報應之說，無不悉載。其說頗爲叢雜。要其指歸，則道家流也。前有自序，亦稱得之飛來峯下道士云。

道教論集部

關尹子

著錄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關尹子》一卷，舊本題周尹喜撰。按《經典釋文》載，喜字公度。未詳何本，然陸德明非杜撰者，當有所傳。李道謙《終南祖庭仙真內傳》稱，終南樓觀爲尹喜故居，則秦人也。考《漢志》有《關尹子》九篇，劉向《列仙傳》作《關令子》。而《隋志》、《唐志》皆不著錄，則其佚久矣。南宋時徐藏子禮始得本于永嘉孫定家，前有劉向校定序，後有葛洪序。向序稱蓋公授曹參，參薨，書塋。孝武帝時，有方士來上，淮南王秘而不出。向父德治淮南王事得之。其說頗誕，與《漢書》所載得淮南鴻寶秘書言作黃金事者不同，疑即假借此事以附會之。故宋濂《諸子辨》以爲文既與向不類，事亦無據，疑即定之所爲。然定爲南宋人，而《墨莊漫錄》載黃庭堅詩「尋師訪道魚千里」句，已稱用《關尹子》語，則其書未必出于妄，或唐五代間方士解文章者所爲也。至濂謂其書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如變識爲智、一息得道、嬰兒姪女，全引《爾雅》證終軍許慎解豹文鼠之所以異。引《後漢書·李膺傳》，證師古解軒中之訛。引《孝經疏》，證《後漢書》辜較、估較、辜權、酤權之義。引《史記·貨殖傳》，證刁悍引爲雕悍。引《潛夫論》，證關龍即綦龍。引《莊子》，證《列子》蕉鹿之蕉爲樵。引《世說注》，證茗柯即酪酏。皆根柢訓典，鑿鑿可憑。至于引《莊子》斷在溝中解斷斷，引《王莽傳》謂青蠅蒼蠅當作蠅，引《國策》解氓爲流民，引《易》奇偶證奇貨，間有穿鑿附會。又哉才通用，引顏真卿碑，不引《考古圖》。昌樂肉飛，引《世說》，不引《吳春秋》。所許通用，引

經籍總部·道教論集部

顏師古《漢書注》，不引《世說》。九德，引《三國志注》，不引《國語》。登時，引《集異說》，不引焦仲卿妻詩。亦有失之眉睫之前者。然小小疎舛，不足爲累。雖篇帙無多，其可取者，要不在方以智《通雅》下也。

《文獻通考》卷二二一《經籍考》三八《關尹子》九卷。陳氏曰：周關令尹喜，蓋與老子同時，啟老子著書言道德者。按《漢志》有《關尹子》九篇，而《隋》、《唐》及《國史志》皆不著錄，意其書亡久矣。徐藏子禮得之於永嘉孫定，首載劉向校定序，末有葛洪後序。未知孫定從何傳授，殆皆依託也。序亦不類向文。

孫子遺說

綜述

鄭友賢《孫子遺說序》（《十家註孫子遺說序》）求之而益深者，天下之備法也；叩之而不窮者，天下之能言也。爲法立言，至於益深不窮，而後可以垂教於當時，而傳諸後世矣。儒家者流，惟苦易之爲書，其道深遠而不可窮；學兵之士，嘗患武之爲說，微妙而不可究，則亦儒者之易乎？蓋易之爲言也，兼三才，備萬物，以陰陽不測爲神。是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武之爲法也，包四種，籠百家，以奇正相生爲變。是以謀者見之謂之謀，巧者見之謂之巧，三軍由之而莫能知之。迨夫九師百氏之說興，而益見大易之義，如日月星辰之神，徒推步其輝光之迹，而不能考其所以爲神之深。十家之註出，而愈見十三篇之法，如五聲五色之變，惟詳其耳目之所聞見，而不能悉其所以爲變之妙。是則武之意，不得謂盡於十家之註也。然而學兵之徒，非十家之說，亦不能窺武之藩籬。尋流而之源，由徑而入戶，於武之法，不可謂無功矣。頃因餘暇，撫武之微旨而出於十家之不解者，略有數十事，託或者之問，具其應答之義，名曰十註遺說。學者見其說之有遺，則始信益深之

法、不窮之言，庶幾大易不測之神矣。

尹文子

綜述

仲長氏《尹文子序》

尹文子者，蓋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鉞、彭蒙、田駢同學，先於公孫龍。公孫龍稱之。著書一篇，多所彌綸。《莊子》曰：「不累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於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見侮不辱。此其道也。」而劉向亦以其學本於黃老，大較刑名家也。近爲誣矣。余黃初末始到京師，繆熙伯以此書見示。意甚玩之，而多脫誤，聊試條次撰定爲上下篇，亦未能究其詳也。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上下同卷。尹子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人也。論大道上下篇，多所彌綸。

鬻子

綜述

逢行珪《進鬻子表》

臣行珪言：臣聞結繩以往，書疏蔑然；文字之初，教義斯起。記言之史設，褒貶之迹聿興；書事之官置，勸誡之門由

啓。於是國版稠疊，謨訓昭彰，唱讚之道以弘，闡揚之理茲暢。德業彌綸，英華日新，雕琢性情，振其徽烈。逮乎周文作聖，鬻子稱賢，意合道同，實申師傳。鬻子以文王降已，大啓心期，明宣布政之方，廣立輔成之策，足使萬機留想，一代咸休，稽古有宗，發明耳目。尋其著述之旨，探其斥救之辭，莫不原道心以裁章，研神理而啓沃，彌綸彝訓，經緯區中，不徒讚說微言，務於遺翰而已。鬻熊爲諸子之首，文王則聖德之宗。熊既文王之師，書乃政教之體，雖篇軸殘缺，提舉猶備紀綱，譬彼盤盂，發揚有愈。臣家傳儒素，積習忠良，睹明主奉師之蹤，覽賢者盡義之道，循環徵究，妙極機神。敢率至愚，爲之注解，研覃析理，以叙私情，剪截浮辭，用申狂瞽。伏惟陛下則天垂訓，越極宣風，稽太上之至和，興帝王之炯誠，股肱諒直，獻替無疑，大舉賢良，寧濟區宇，四海革面，八表宅心，務本修文，垂拱無事。臣以草萊卑賤，識度庸淺，荷堯沐舜，擊壤謳歌，周施政教之端，屬聽太平之詠，志存綴輯，以述矢言。簡牘難周，辭意斯拙，謹以繕寫，奉獻闕庭。庶日月昭明，布餘暉於漏隙；時雨咸泊，灑餘潤於纖枯。望希塵露之資，豈議沉舟之楫？天威咫尺，神魄震驚。謹上表以聞，伏聽慈旨。謹言。

又《鬻子序》

鬻子名熊，楚人，周文王之師也。年九十，見文王，

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師之。著書二十二篇，名曰《鬻子》。子者，男子之美稱。賢不逮聖，不以爲經，用題紀標子。因據劉氏九流即道流也。遭秦暴亂，書記略盡；《鬻子》雖不預焚燒，編秩由此殘缺。依《漢書·藝文志》，惟有六篇，今此本乃有十四篇，未詳孰是。篇或錯亂，文多遺闕，至敷演大道，銓撰明史，闡域中之教化，論刑德之是非，雖卷軸不全而其門可見，然鄧林之枝、荆山之玉、君子餘文，可得觀矣。鬻子博懷道德，善謀政事，故使周文屈節，大聖諮詢。情存帝王之道，辭多斥救之要，理致通遠，旨趣恢弘，實先達之奧言，爲諸子之首唱。織組仁義，經緯家邦，垂勸誡之風，陳弘濟之術，王者覽之可以理國，吏者遵之可以從政，足使賢者勵志，不肖者滌心。《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言而不朽，可爲龜鏡。《鬻子》論道，無邪之謂歟。幸以休務之際，披閱子史；而書籍實繁，不能精備。至於此子，頗復留心，尋其立迹之端，探其

闡教之旨，豈如寓言迂恢，馳術飛辯者矣，亦乃字重千金，辭高萬歲。聊爲注解，略起指歸。馳心於萬古之上，寄懷於千載之下，庶垂道見志，懸諸日月。將來君子，幸無忽焉。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二卷，華州鄭縣尉逕行珪註。鬻子，楚人，名熊，周文王之師也。著書二十四篇，敷演大道，銓譌明史，闡域中之教化，論刑德之是非，雖卷軸不全，而其門可見矣。

《文獻通考》卷二二一《經籍考》三八 《鬻子》一卷。晁氏曰：楚鬻熊撰。按《漢志》云，「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爲楚祖」，凡二十二篇。今存者十四篇，唐逕行珪註，永徽中上於朝。叙稱見文王時行年九十，而書載周公封康叔事，蓋著書時百餘歲矣。

石林葉氏曰：世傳《鬻子》一卷，出祖無擇家。《漢藝文志》本二十二篇，載之道家。鬻熊，文王所師，不知何以名道家。而小說家亦別出十九卷，亦莫知孰是，又何以名小說。今一卷，止十四篇，本唐永徽中逕行珪所獻。其文大略，古人著書不應爾。庾仲容《子抄》云六篇，馬總《意林》亦然。其所載辭略，與行珪先後差不倫，恐行珪書或有附益云。

異岩李氏曰：《藝文志》二十六篇，今十四篇，《崇文總目》以爲其八篇亡，特存此十四篇耳。某謂劉向父子及班固所著錄者，或有他本，此蓋後世所依託也。熊既年九十始遇文王，胡乃尚說三監曲阜時何邪？又文多殘闕，卷第與目篇皆錯亂，甚者幾不可曉，而注尤謬誤。然不敢以意刪定，姑存之以俟考。

高氏《子略》曰：魏相奏記載霍光曰：「文王見鬻子，年九十餘，文王曰：『噫！老矣。』」鬻子曰：「君若使臣捕虎逐麋，臣已老矣，若使坐策國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遂以爲師。今觀其書，則曰：「發政施仁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而得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其所以啟文王者決矣。其與太公之遇文王有相合者。太公之言曰：「君有六守：仁、義、忠、信、勇、謀。」又曰：「鷙鳥將擊，卑飛翩

翼；虎狼將擊，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尤決於啟文王者矣。非二公之言殊相經緯，然其書辭意大略淆雜，若《大誥》、《洛誥》之所以爲書者，是亦漢儒之所綴輯者乎？太公又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奇矣！《藝文志》叙鬻子名熊，著書二十二篇。今一卷六篇。唐貞元間，柳伯存嘗言子書起於鬻熊，此語亦佳，因錄之。永徽中，逕行珪爲之序曰：「《漢志》所載六篇，此本凡十四篇，予家所傳乃十有二篇。」

陳氏曰：《漢志》云二十二篇，今書十五篇，陸佃農師所校。唐鄭縣尉逕行珪註，止十四篇，蓋中間以二章合而爲一，故視陸本又少一篇。此書甲乙篇次，皆不可曉。二本前後亦不同，姑兩存之。

子華子

綜 述

劉向《子華子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子華子》書，凡二十有四篇，以相校，復重十有四篇，定著十篇，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子華子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晉自頃公失政，政在六卿，趙簡子始得志，招徠賢儒之士爲其家臣。子華子生於是時。博學，能通墳典丘索，及故府傳記之書。性閭爽，善持論。不肯苟容於諸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名稱籍甚，聞於諸侯。孔子遇諸郟，歎曰：「天下之賢士也。」簡子欲仕諸朝而不能致，乃遣使者奉纁幣，聘以爲爵執圭。是時，簡子殺竇犢及舜華，孔子爲作《臨河之操》，子華子亦逡巡不肯起。簡子大怒，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能用也，子華子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簡子卒，襄子立，子華子反於晉。時已老矣，遂不復仕，以卒。今其書編離簡斷，以是門人弟子共相綴隨，紀其所聞，而無次叙，非子故所著之書也。大抵子華子以道德爲指歸，而經紀以仁義，存誠養操，不苟於售。唯孔子然後知其賢，齊大夫晏平仲與之

爲久要之交。當時諸侯以勢相軋爭，結怨連禍，日以權譎爲事。子華子之言，如持水納石，不相齟齬，卒以不遇，可爲酸鼻。謹目錄。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卷一之十共五卷。子華子，晉人也，著書二十四篇。

鵽冠子

綜 述

佚名《鵽冠子序》 韓子曰：《鵽冠子》十有六篇，其詞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繆，爲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減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陸子曰：鵽冠子，楚人也，居於深山，以鵽爲冠，號曰鵽冠子。其道踏駁，著書初本黃老，而未流迪於刑名。《傳》曰：申、韓厲名實，切事情，其極慘礪少恩，而原於道德之意，蓋學之弊有如此者也。故曰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嗚呼，可不慎哉。此書雖雜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而無家者，然其奇言奧旨，亦每每而有也。自《博選篇》至《武靈王問》，凡十有九篇，而退之讀此，云十有六篇者，非全書也。今其書雖具在，然文字脫繆，不可考者多矣。語曰：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豈虛言哉。余竊閱之，故爲釋其可知者，而其不可考者輒疑焉，以俟博洽君子。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三卷。鵽冠子，楚人也，著書十有六篇。其詞雜黃老刑名之學。

《文獻通考》卷二一《經籍考》三八 《鵽冠子》八卷。晁氏曰：班固載鵽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鵽羽爲冠，著書一篇，因以名之。至唐韓愈，稱愛其《博選》、《學問篇》，而柳宗元以其多取賈誼鵽賦，非斥之。《按四庫書目》，《鵽冠子》三十六篇，與愈合，已非《漢志》之舊。今書乃八卷，前三卷十三篇，與今所傳《墨子》書同。中三卷十九篇，愈所稱兩卷皆在，宗元非之者篇名《世兵》亦在。後兩卷有十九論，多稱引漢以後事，皆後人雜亂附益之。今削去前後五卷，止存十九篇，庶得其真。其詞雜黃、老刑名，意皆淺鄙，宗元之評蓋不誣。

昌黎韓愈《讀鵽冠子》曰：《鵽冠子》十九篇，其詞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時，授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詞而悲之。文字脫繆，爲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減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

河東柳氏《辯鵽冠子》曰：余讀賈誼《鵽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爲盡出《鵽冠子》。《鵽冠子》十九篇，論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其《世兵篇》頭與《鵽賦》相亂。余往來京師，求《鵽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惟誼所引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鵽賦》以文飾之，非誼有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不稱鵽冠子。遷號爲博極群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鵽冠子》書，亦必不取《鵽賦》以充人之者，何以知其然邪？曰不類。

高氏《子略》曰：《列仙傳》曰：「鵽冠子，楚人，隱居，著書言道家事，則盡出於黃、老矣。」其書有曰：「小人事其君，務蔽其明，塞其聰，乘其威，以灼熱天下。天高不難追，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違。」

其言如此，是蓋未能忘情於斯世者。

周氏《涉筆》曰：韓文《讀鸚冠子》，僅表出首篇「四稽五至」，末章「一壺千金」，蓋此外文勢闕，自不足錄。柳子厚則斷然以為非矣。按《王鈇篇》所載，全用楚制，又似非賈誼後所為。先王比閭起教，鄉遂達才，道廣法寬，尊上帥下，君師之義然也。今自五長、里有司、扁長、鄉師、縣嗇夫、郡大夫遞相傳告，以及柱國、令尹。然動輒有誅，柱國滅門，令尹斬首，舉國上下，相持如束濕，而三事六官，亦皆非所取，通與編氓用三尺法，此何典也？處士山林談道可也，乃妄論王政何哉？

陳氏曰：陸佃解。今書十九篇，韓吏部稱十有六篇，故陸謂其非全。韓公頗道其書，而柳以盡鄙淺言。自今考之，柳說為長。

《崇文總目》：今書十五篇，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唐世嘗辯此書後出，非古所謂《鸚冠子》者。

黃石公素書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一卷，張天覺著。其書上有道德治國之行，中有全身保命之術，次有霸業匡邦之理。

《文獻通考》卷二二一《經籍考》三八 《素書》一卷。晁氏曰：題黃石公著。凡一千三百六十六言。其書言治國、治家、治身之道，龐雜無統，蓋采諸書以成之者也。

陳氏曰：後人傳會依託以為之者。

無盡居士注《素書》一卷。晁氏曰：皇朝張商英注。商英稱《素書》凡六篇，按《漢書》黃石公圯上授子房，世人多以《三略》為是，蓋誤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塚，玉枕中獲此書。商英之言，世未有信之者。

淮南鴻烈集

綜 述

高誘《淮南鴻烈集序》（《淮南鴻烈解叙》） 淮南王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為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於宮，為築舍於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並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吕后，吕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强爭。及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史奉男詣上，上命吕后母之，封為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即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於吕后，因椎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為黃屋左纁，稱東帝。坐徙蜀嚴道，死於雍。上閔之，封其四子為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縉，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邪？乃召四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為衡山王；次為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讎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為辯達，善屬文，皇帝為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為《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祕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為，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環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其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為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

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棋峙，亡失書傳，廢不尋脩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睹時人少爲《淮南》者，懼遂陵遲，於是以朝餉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悉載本文，並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弁揖，借八卷刺之，會揖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注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

抱朴子內篇

著錄

葛洪《抱朴子內篇序》 洪體乏超逸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凌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故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群，藏逸跡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於至驚之蹇足，以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鼃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陋醜，求媒揚之美談，堆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

夫以僂僂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躓閔也。以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契，或作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徒，而志安乎窮否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而蓬蒿有藻梲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淵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可諮問。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羸言較畧，以示一隅。冀悻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爲暗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舉耳。

世儒徒知伏膺周、孔，桎梏皆死，莫信神仙之事，謂爲妖妄之說，見余此書，不特大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不以合於世。余所著子書之數，而則爲此一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雖不足以藏名山石室，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其不可與言者，不令見也。貴使來世好長生者，有以釋其惑，豈求信於不信者乎。

《文獻通考》卷二二五《經籍考》五二 《抱朴子內篇》二十卷。晁氏曰：晉葛洪撰。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元帝時，累召不起，止羅浮山鍊丹著書，推明飛昇之道，導養之理，黃白之事。三十卷，二十卷名曰《內篇》，十卷名曰《外篇》，自號抱朴子，因以命書。

陳氏曰：洪所著書，《內篇》言神仙黃白變化之事，《外篇》駁雜通釋。此二十卷者，《內篇》也。《館閣書目》有《外篇》五十卷，未見。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抱朴子內篇》二十卷，稚川子葛洪著。內篇暢玄、論仙、對俗、金丹、至理、微旨、塞難、釋滯、道意、明本、仙藥、辨問、極言、勤求、雜應、黃白、登涉、地真、遐覽、祛惑等篇二十篇，皆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懷邪却禍之道。

抱朴子外篇

《文獻通考》卷二二四《經籍考》四一 十卷。晁氏曰：晉葛稚川撰。自號抱朴子，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書甚富。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外篇》。《晉書》、《內》、《外》通有一百一十六篇，今世所傳者四十篇而已。《外篇》頗言君臣理國用刑之道，故附於雜家云。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抱朴子外篇五十卷。外篇言嘉遁、逸民、勗學、君道、崇教、臣節、良規、時難、官理、務正、貴賢、任能、欽士、用刑、交際、備闕、擢才、任命、名實、清鑒、行品、弭訟、酒誡、疾謬、譏惑、刺驕、百里、接疏、釣世、省煩、尚博、漢過、吳失、守壻、安貧、仁明、博喻、廣譬、辭義、循本、應嘲、喻蔽、百家、文行、正郭、彈相、詰包、知止、窮達、重言、自序等篇五十卷。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抱朴子內外篇》八卷，晉葛洪

撰。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耽嗜元術，嘗聞餌丹砂可延年，自乞爲句漏令。後退居羅浮山，鍊丹著書，推明導養黃白之術，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自序爲《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而《隋志》《唐志》及《通志》《通考》所載卷數，率多互異，疑傳寫者分晰不同。晁公武謂：《晉書》內外有一百一十六篇，今世所傳者四十篇。陳振孫又謂：《館閣書目》有《外篇》五十卷，未見。又《永樂大典》所載目校今本失去丹砂法等八篇，是宋元間流傳全本已訛。此本乃明烏程盧舜治以所得宋本及王府藏經二本參校付刊，視他本獨少闕畧。所列篇數，與洪自序卷數相符。知洪當時蓋以一篇爲一卷也。特晁氏所云一百十六篇者，未知何所據耳。其書《外篇》，言時政得失、人事臧否，旁引曲喻，饒有有理。《內篇》則論神仙、吐納、符籙之事，先儒或斥其不經。然詞旨辨博，文藻瞻麗，實非六朝以後所能作，未可以其出于道家者言，而槩置之也。

劉子

著錄

《文獻通考》卷二一四《經籍考》四一 《劉子》五卷。陳氏曰：劉晝孔昭撰。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爲序，凡五十五篇。按《唐志》十卷，劉勰撰。今序云：「晝傷己不遇，天下陵遲，播遷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爲劉勰，或曰劉歆、劉孝標作。」孝政之言云爾，終不知晝爲何代人。其書近出，傳記無稱，莫詳其始末，不知何以知其名晝字孔昭也。

晁氏曰：唐袁政注。言修心治身之道，而辭頗俗薄。

素履子

著錄

佚名《素履子序》 夫素履子者，取《周易》履卦：初九，素履往，無咎。以純素爲本履，以履行爲先，雖衣布素須履先王之政教。故取天地之始，乾坤之初，聖人設教之規，賢哲行道之跡。夫禍福之端生于所履，是以聖人以德履帝位而不疚光明者也。士庶履能辯上下，定民志。輒修一十四篇，號曰《素履子》，以爲箴誡而已。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素履子三卷，與天隱子同卷。將仕郎、大理平事賜緋魚袋張弧撰。

無能子

著錄

佚名《無能子序》 無能子，余忘形友也。少博學寡欲，長於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黃巢亂，避地流轉，不常所處，凍餒淡如也。光啓三年，天子在褒，四方猶兵，無能子寓于左輔景氏民舍，自晦也。民舍之陋，雜處其間，循循如也。晝好卧不寐，卧則筆扎一二紙，興則懷之，而不余示。自仲春壬申至季春己亥，盈數十紙，卷而囊之，似有所著者。余竊得之，多紀所傳所見，或嘗與昆弟朋友問答之言。其旨歸於明自然之理，極性命之端。自然無作，性命無欲，是以略禮教而外世務焉。知之者不待喻而信，不知者能無罪乎。余因析爲品目，凡三十四篇，編上中下三卷。自與知之者共之爾。余蓋具審無能子行止中藏，故不述其姓名游宦焉。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無能子》三卷。內三十四篇，編上中下三卷。蓋審無能子行止中藏，故不述其姓氏。

《文獻通考》卷二二一《經籍考》卷三八 《無能子》三卷。晁氏曰：不著撰人。唐光啟三年，天子在褒，寓三輔景氏舍，成書三十篇，述老、莊自然之旨。《總目》錄之道家。

陳氏曰：《唐志》云光啟間隱民，蓋其自敘。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 《無能子》三卷，不著撰人名字。序稱光啟三年，天子在褒。則唐僖宗時人也。宋《崇文總目》錄屬道家。晁公武《讀書志》云書三十篇，明老莊自然之旨。今按篇目，實三十四篇，與序所言篇數合。而卷上注闕第六篇，卷中注闕第五篇，卷下注闕第七、第九、第十、第十二、第十四等六篇，是其全書具在，又不止于三十四篇。豈當時有錄無書，欲爲之而未成，姑虛列其目耶？《唐藝文志》以爲光啟間隱氏。考序中有不述姓名遊宦語，則非隱民也。其書多竊莊列之旨，又雜以釋氏之說，詞旨頗淺。第以唐代遺書，在今已少，姑以舊本錄之，仍列于道家云。

意林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五卷，撫州刺史戴叔倫撰，扶風馬總元會編。述諸子百家掌握千卷，又述十代興亡論一帙。

《文獻通考》卷二二四《經籍考》四一 《意林》三卷。晁氏曰：唐馬總會元撰。初，梁庾仲容取諸家書、術數、雜記，凡一百七家，抄其要語，爲三十卷，總以其繁略失中，增損成三軸。前有戴叔倫、楊伯存兩序。高氏《子略》曰：《子鈔》百十有七家，仲容所取，或數句，或一二百言，是有以契其意，入其用，而他人不可共享者也。馬總《意林》一遵庾目，多者十餘句，少者一二言，比《子鈔》更爲取之嚴，錄之精

且約也。戴叔倫序其書曰：「上以防守教之失，中以補比事之缺，下以佐屬文之緒，有疏通廣博、潔淨符信之要，無僻放拘刻、譏蔽邪蕩之患。」亦足以發其機，寫其志矣。孔子曰：「雖小道亦有可觀。」是於諸子未嘗廢也。聖人既遠，承學易殊，義向之少純，言議之多詭，則百氏之爲家，不能盡叶乎一，亦理之所必然也。當篇籍散缺，人所未見之時，而乃先識其名，又得其語，斯足以廣聞見，助發揮，何止當鼎鑊，啖雞臠也。陸機賦曰：「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唐韋展《日月如合璧賦》云：「獵英華於百氏，漱芳潤於六籍。」語自此來。是庶幾焉。

容齋洪氏《隨筆》曰：唐世未知尊孟子，故《意林》亦列其書，而有差不同者，如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亦不取一介於人之類。其他所引書，如《胡非子》、《隨巢子》、《纏子》、《王孫子》、《公孫尼子》、《阮子》、《生部》、姚信《士緯》、殷興《通語》、《牟子》、《周生烈子》、《秦菁子》、《梅子》、《任奕子》、《魏朗子》、《唐滂子》、《鄒子》、孫氏《成敗志》、《蔣子》、《譙子》、《鍾子》、張儼《默記》、《裴氏新書》、袁準《正書》、《袁子正論》、《蘇子》、《陸子》、張顯《析言》、《于子》、《顧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諸書，今皆不傳於世，亦有不知其名者。

陳氏曰：總後仕至尚書僕射，嘗副裴晉公平淮西者也。

伊川擊壤集

著錄

邵雍《伊川擊壤集序》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

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戚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戚，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愁則職于怨怒，榮達則專于淫佚，身之休戚發于喜怒，時之否泰出于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為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為利，覆則為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害邪，利害能使人有覆載邪。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如人能蹈水，非水能蹈人也。然而有稱善蹈者，未始不為水之所害也。若外利而蹈水，則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若內利而蹈水，則敗壞之患立至于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郭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矣。予自壯歲業于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況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為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蓋其間情累都忘去爾，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乎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鐘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閑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情性，曾何累于性情哉。鐘鼓，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鐘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欲廢鐘鼓玉帛，則其如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于古而不行于今，殆非通論。牽于一身而為言者也，吁，獨不念天下為善者少，害善者多，造危者衆，而持危者寡。志士在畎畝，則以畎畝言，故其詩名之曰《伊川擊壤集》。時有宋治平丙午中秋日也。

玄珠錄

著 錄

王大霄《玄珠錄序》 先師族王氏，俗諱暉，法名玄覽。先祖自晉末從并州太原移來，今為廣漢綿竹普閬人也。太霄繼體承華，蒙恩入道，豈能敵先人之舊德、測天性之涯量哉。伏聞鄉老說：師年十五時，忽異常日，獨處靜室，不羣希言，自是之後，數道人之死生、童兒之壽命，皆如言。時人謂之洞見。至年三十餘，亦卜筮，數年云不定，棄之不為，而習弄玄性、鸞反折法，捷利不可當。耽翫大乘，遇物成論，抄嚴子《指歸》於三字後，注老經兩卷、及乎神仙方法、丹藥節度，咸心謀手試。既獲其要，乃携二三鄉友往造茅山，半路覺同行人非仙才，遂却歸鄉里，歎長生之道無可共脩，此身既乖，須取心證。於是坐起行住，唯道是務。二教經論，悉遍披討，究其源奧，慧發生知，思窮天縱，辯若懸河瀉水，注而不竭。而好為人相蠶種，逆知豐損；別宅地之利害，見墓田之氣色，識鬼神之情狀，況衆咸信重之。嘗有一家欲造屋，材木已具，問立屋得不。不許立。至明年，又問得不。又言不得。更至明年，又問得不。亦言不好。於是數月間，家遭官事，屋宅資財無以供賣。此人方念斯言。有一家兒子患眼，為祭其門前桑樹朽孔，遂差。或有問病，為處方合藥，驗後以為奇。有人平常請問災厄，或報云：至明年四月一日方好。果至月前三十日夜中亡縣中。故人家有患難，無遠近皆往問，即便為言臧否，人信之，及還如所言。或到深厚家，莫不盡出子女親表求相，皆為列言其貧富壽夭，預鑒於未然。行事多奇，皆此類也。亦教人九宮六甲、陰陽術數，作遁甲四合圖，甚省要。年四十七，益州長史李孝逸召見，深禮愛，與同遊諸寺，將諸〔大〕德對論空義，皆語齊四句，理統一乘，問難雖衆，無能屈者。李公甚喜。時遇恩度為道士，隸籍於至真觀。太霄時年兩歲也。既處成都，遐邇瞻仰，四方人士，欽挹風猷。貴勝追尋，談經問道，將辭之際，

多諸著文。因是作《真人菩薩觀門》兩卷，賡諸好事。曾往還州路，遇道靜人稀時，有賢者在後數十步，有一老人如隱者狀，逆行來過，顧視師良久，逢賢者語曰：此人是真人。賢者問若爲。老人曰：眼瞳金色，言訖行去。以是論之，亦玄會於嘉號矣。年六十餘，漸不復言灾祥，恒坐忘行心。時被他事繫獄一年，於獄中沉思，作《混成奧藏圖》。晚年又著《九真任證頌》、《道德諸行門》兩卷。益州謝法師、彭州杜尊師、漢州李鍊師等及諸弟子，每諮論妙義，詢問經教，凡所受言，各錄爲《私記》。因解洪元義，以後諸子因以號師曰洪元先生。師亦不拒焉。又請釋老經，隨口便書，記爲《老經口訣》兩卷，並傳於世。時年七十二，則天神功元年戊戌歲，奉敕使張昌期就宅拜請，乘驛入都，閏十月九日至洛州三鄉驛羽化。嗚呼。人而云亡，道焉乎在，非經文翰，千載誰傳。《蘇遊靈驗記》雖略陳梗槩，太霄以暗乏，不明慈訓，有預聞見，寡於深遠，謹集諸子《私記》，分爲兩卷，並爲序傳，題曰《玄珠》。取其明淨圓流，好道玄人可貴爲心寶，故以珠名之。師亦名之爲《法寶》，故法寶序云：聖人之經，淺者見之有淺義，深者見之有深理，深淺俱通，真僞等用。竊以往古當今，玄文空論，清言脆句，趨道之速，未居于上，非得之於赤水，奚以鑒諸云爾。

坐忘論

著 錄

《文獻通考》卷三二五《經籍考》五二 《坐忘論》一卷。晁氏曰：唐司馬承禎子微撰。凡七篇，其後有文元公跋，謂子微之所謂「坐忘」，即釋氏之言「宴坐」也。

陳氏曰：言坐忘安心之法，凡七條，并《樞翼》一卷，以爲修道階次，其論與釋氏相出入。

天隱子

著 錄

司馬承禎《天隱子序》 神仙之道，以長生爲本。長生之要，以養氣爲先。夫氣受之於天地，和之於陰陽。陰陽神虛謂之心，心主晝夜寤寐，謂之魂魄。如此，人之身大率不遠乎神仙之道。天隱子，吾不知其何許人，著書八篇，包括祕妙，殆非人間所能力學。觀夫修鍊形氣，養和心虛，歸根契於伯陽，遺照齊於莊叟。長生久視，無出是書。承禎服習道風，惜乎世人天促真壽，思欲傳之同志，使簡易而行。信哉。自伯陽而來，唯天隱子而已矣。

《文獻通考》卷三二五《經籍考》五二 《天隱子》一卷。晁氏曰：唐司馬子微爲之序。天隱子，不知何許人，著書八篇，修鍊形氣，養和心靈，歸根契於陰陽，遺照齊乎莊叟，殆非人間所能力學者也。王古以天隱子即子微也。一本有《三宮法》附於後。

陳氏曰：司馬子微序，言長生久視，無出此書。今觀其言，殆與《坐忘論》相表裏，豈天隱云者，托之別號歟？

宗玄先生文集

著 錄

權德輿《宗玄先生文集序》 道之爲物，無不由也，無不貫也。而況本於玄覽，發爲至言。言而蘊道，猶三辰之麗天，百卉之麗地，平夷章大，恬澹溫粹，飄飄然軼八紘而泝三古，與造物者爲徒。其不至者，遺言

則華，涉理則泥，雖辯麗可嘉，采真之士不與也。宗玄先生吳君，其知言者歟。先生諱筠，字貞節。華陰人也。年十五篤志於道，與同術者隱于南陽倚帝山，閱覽古先，遐蹈物表，芝耕雲卧，聲利不入。天寶初，玄繆鶴板徵至京師，用希夷啓沃，膺合玄聖，請度爲道士。宅居於嵩陽丘。乃就馮尊師，齊整受正一之法。初，梁貞白陶君以此道授昇玄王君，王君授體玄潘君，潘君授馮君。自陶君至于先生，凡五代矣。皆以陰功救物，爲王者師。（天寶）十三年，召入大同殿，尋又詔居翰林。明皇在宥，天下順風祈禱，乃獻《玄綱》三篇，優詔嘉納。志在遐舉，累章乞還，以禽魚自況，藪澤爲樂。得請未幾，盜汙三川，羽衣虛舟，泛然東下，棲匡廬，登會稽，浮剡河，息天柱，隱機埋照，順吾靈龜。有時放言，以暢天理。且以園公歌詠於紫芝，弘景怡悅於白雲，故屬詞之中，尤工比興。觀其《自古王化詩》、與《大雅吟》、《步虛詞》、遊仙雜感之作，或遐想理古，以哀世道，或磅礴萬象，用冥環樞，稽性命之紀，達人事之變，大率以畜神挫銳爲本。至於奇采逸響，琅琅然若戛雲璈而凌倒景，崑閭松喬森然在目。近古遊方外而言六義者，先生實主盟焉。至若總論谷神之妙，則有《玄綱》。哀蓬心蒿目之遠於道也，則有《神仙可學論》。疏淪澡雪，使無落吾事，則有《洗心賦》、《巖居賦》。脩胸中之誠而休乎天君，則有《心目論》、《契形神頌》。其他操章寓書，贊美叙別，非道不言，言而可行。泊然以微妙，卓爾而昭曠。合爲四百五十篇，博大真人之言，盡在是矣。大曆十三歲歲直鶉首，止于宣城道觀，焚香返真於虛室之中。門弟子有邵冀玄者，率籲其徒，寧神于天柱西麓，從其命也。冀玄偏得先生之道，如槁木止水，剗心遺形。太原王顏，嘗悅先生之風。自先生化去二十五歲，顏爲御史丞，類斯遺文爲三十編，拜章上獻，藏在祕府。厥後冀玄得其本，以授予請序，引其逕庭，庶傳永久。別有辯析世惑之論，不列於此編。至若挺神奇、祛物怪、告鍊蛻之地，合貯靈之符，皆備刻於金石者之說。今徒采獲斯文，以序崖略，且俾後學知道者必知言云。

三論元旨

著錄

佚名《三論元旨序》 夫一悟所通，乃無幽而不照，一迷所執，亦無往而不愚。是知附贅懸疣，則形之病焉。妄想煩惱，則心之病焉。形病除而形骸泰矣，心病泯而正性明矣。除形病者必假於良醫，泯心病者必資於妙教。自然之理，猶乎鑪錘而成。生也有涯，須運庖丁之力。稟明師而作範，稟範隨樞。憑至典而爲筌，忘筌觀奧。市塵黑暗，則喪本而乖真。靈府清虛，亦神全而氣妙。神全乃長生之本，氣妙爲不死之源。同乎大通，莫不因修而達矣。予久依山水，遠託幽棲，以不替之心，契無爲之性，恬乎林野，玄意常盈，聊舉一隅，以爲三論。雖文純若鄙，而理也可憑。庶學者無疑，修之有證，死生大患，孰不傷哉。普勸將來，共觀其妙爾。

玄真子外篇

著錄

《文獻通考》卷二二一 《經籍考》三八 《玄真子外篇》三卷。陳氏曰：唐隱士金華張志和撰。唐，《玄真》十二卷，今纔三卷，非全書也。既曰外篇，則必有內篇矣。志和事跡，詳見余所集《碑傳》。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 玄真子附天隱子。《玄真子》一卷，唐張志和撰。志和字子同，婺州人。初名龜齡。肅宗時以明經擢第，待詔翰林，坐事貶南浦尉，後遇赦還，放浪江湖以終。自號曰烟波釣徒，

又號曰玄真子。事蹟具《新唐書·隱逸傳》。沈汾《續仙傳》載其行事甚怪，大抵好事者附會之，實則恬退自全之士而已。其書據《書錄解題》稱，本十二卷。陳振孫時存三卷，已非完帙。此本併僅存三篇，一曰碧虛，二曰鸞鷟，三曰濤之靈，併為一卷，與振孫所言又異。或當時之本，以一篇為一卷歟？其言畧似《抱朴子外篇》，但文采不及其藻麗耳。《天隱子》亦唐人所撰，不知其姓名，前有司馬承禎序，則元宗時人。晁公武、陳振孫皆疑為承禎所託名，然承禎自有《坐忘論》，已自著名，又何必託名為此書也。書凡八篇，一曰神仙，二曰易簡，三曰漸門，四曰齋戒，五曰安處，六曰存想，七曰坐忘，八曰神解。《讀書志》稱一本有三宮法附於後。此本無之，殆傳寫佚脫矣。書寥寥僅兩三紙，不能自成卷帙，今以與《玄真子》同時，即附之《玄真子》後，俾從其類焉。

莊列十論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太學教授李元卓著。莊周夢蝶論、庖丁解牛論、藏舟山於壑澤論、顏回坐忘論、季咸相壺子論、象罔得玄珠論、莊子遊濠梁論、醉者墜車論、古之道術論、宋華子病忘論。

六根歸道論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與《精微》等三篇同卷。言心正乎內、身正乎外、養恬息機、致虛守靜、六根寧謐、大道依歸。

三十代天師虛靖真君語錄

著錄

張宇初《三十代天師虛靖真君語錄序》 宇宙之間，鍾光嶽靈淑之氣者，惟人。而人之修乎身也，有諸內必形諸外，固凡蘊蓄之素者，其能已於言乎。雖老莊氏之學，墮肢體，黜聰明，凡役乎外者，一切斥絕，務一返乎內。而至於垂世立教之道，亦必因言而後達且著焉。由是觀之，遊方之外者，豈盡以言為無所用者哉。蓋其於言也，若太空行雲，澄淵微瀾，隨其動止而成文，不可以跡見之也。若儒之於言也，達則雄邁，放逸之情肆；窮則羈愁，感慨之語發者，異矣。雖然，其道隆神化之久，與天為徒久，豈必以言之有無，而後謂之至哉。三十代祖虛靖真君，以靈悟宿植，遭熙洽之朝。在崇寧、靖康間，徽廟崇道尤篤，而真仙輩出。與真君上下一時者，若徐神翁、王文卿、林靈素也。凡驅禁祟，平潮孽，驗紫綬，往往有異徵。暨國運艱否，預達灾朕，及致風霆暘雨，特指顧問。其道神行著，誠足以羽儀天朝，澤被含品矣。雖相去數百載，迨今人猶道慕之。豈惟誇一時而後竟泯泯無聞者比哉。舊傳《應化錄》，載述勳行詳矣。凡真君流布世教之語，陶冶性靈之篇，又皆足以警迷啟蔽，非遊神於胚臍塊北之初，蟬蛻於膠轕塵滓之表，無毫忽足以介其中者，其所造詣，能若是哉。四方傳誦，願見者惜不獲其全。往嘗刊行，久亦遺缺，因采之名山，重鋟諸梓，以廣其傳。庶俾冠褐之士，慕向之流，探索於言外意表，以悟火符之祕，窮鉛汞之妙，有餘師矣。以是而進乎道德之域，若所謂廣漠之野，虛無之濱，當層峰高林之間，風清月霽之夕，哦詠其空歌靈韻，林唱泉答，又焉知其霓旌霞珮之不來降也哉。其可不與老莊氏之言而並傳乎。宇初忝嗣匪才，豈足以盡其讚頌揚美，嘗懼有所逸墜，姑序其槩於首，以俟諸大手筆焉。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三十代天師虛靖真君語錄》卷一之七，共二卷。內心說、開壇法語、大道歌，并諸歌詩詞。

峴泉集

綜 述

王紳《耆山無爲天師峴泉集序》 天地間至精至微者，道也；至明至著者，文也。道非文不明，文非道不立。析而言之雖爲二，要而歸其實一也。乾坤之所以覆載，陰陽之所以變化，寒暑之所以代謝，日月之所以往來，山川之所以流峙，草木之所以榮悴，無非道也，無非文也。其可離而二哉，又可以強而合哉。故聖人者作，因其自然之道，著爲自然之文，未嘗以一毫己意加之也。是故因其變化之理而成《易》，因其訓詁之體而成《書》，因其治化之蹟而成《詩》，因其褒貶之法而成《春秋》，因其節文之實而成《禮》，因其和暢之用而成《樂》。此六經之文，所以終天地亘古今而不易者，以其出於自然也。後之言文者，捨是何適焉。自周之衰，王道熄而百家興，競以私意臆說，騁辭立辨以相高，求弗戾於道者，百不一二焉。於時有若老子者，其言以清靜無爲爲道，著書五千餘言。後世嘗有以之爲治而治者矣，其庶幾於道者乎。嗣教真人張公無爲，自其家世宗老子之教，至公凡四十三傳。公天資穎敏，器識卓邁，於琅函藥笈金科玉訣之文，既無不博覽而該貫，益於六經子史百氏之書，大肆其窮索。至於辭章翰墨，各極其精妙。是以歷職天朝，皆以問學之懿，深蒙春宁，凡殊褒前席之榮，歲賁有加。而王公貴卿縉紳之士，亦莫不禮貌焉。蓋江右文宗，多吳文正公、虞文靖公之遺緒，而公能充軼之也。其所造詣，豈

苟然哉。間出其詩文若干卷，屬序焉。其詩之冲邃而幽遠，文之敷腴而典雅，讀之使人健羨不暇。視世之佔畢訓詁，拘拘以才藝自足者，爲何如哉。矧公領宗門之重任，專以化人誘善，輔國翊祚爲心，其見於此者，特其緒餘耳。雖然，予嘗考公德業既本於無爲，是能遊心太初，與道爲一。而且沈酣於六藝之文，蒐獵於百氏之說，於是發於文辭，理與意會，有不期工而自工者矣。其有補於老莊之道者，又豈神誕之誇者比哉。公以紳有世契，相與極論斯事，必撫掌劇談而後已。故爲序。其曰《峴泉》者，因精舍之稱云。國子博士金華王紳序。

程通《耆山無爲天師峴泉文集序》 《峴泉集》者，嗣漢四十三代天師張真人之所作也。真人學行淵邃，資識超穎，貫綜三氏，融爲一塗，旁及諸子百家之言，靡不暢曉。故其發爲文辭論議，雄邁偉傑，讀之令人擊節不已。予嘗愛其文，如行空之雲，昭回絢煥，變化莫測，頃刻萬狀，曄乎其成章也。又如入秋之水，膏渟黛蓄，微風興波，萬頃一碧，湛乎其泓澄也。詞賦詩歌又各極其婉麗清新，得天趣自然之妙，可謂兼勝具美矣。且聞龍虎名山，靈氣翕聚，鍾英毓秀，挺生列真，以道德相傳，其來遠矣。若道腴內充，華藻外振，以文雄一代者，乃今獨於真人見之。洪惟我朝太祖高皇帝，混一寰宇，光岳氣全，天運之興，文明三十餘年矣。今上皇帝踐祚以來，氣益昌而運益盛。雖遐陬僻壤，莫不呈材獻藝，摘文搜藻，以自見于時。況在文獻之邦，神明之胄，優游乎德澤，涵泳乎詩書，大肆厥辭，鋪張盛美，以黼黻太平之治，不亦宜乎。雖然，此特其餘事耳。至於真人超然獨得之妙，艷道之士又當於詩文之外求之。

又嘗聞有其道者，必有其文也。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花木，地之文也；禮樂制度，人之文也。蓋道爲體，文爲用。儒先謂文章爲貫道之器，不其然乎。龍虎嗣漢四十三代天師無爲張真人，神明之胄也。天資超卓，學問淵源，本諸中者有道德之崇，著於外者有文章之懿。嘗銓次其平日所作詩文，凡若干卷，目曰《峴泉集》。英華煥發，昭耀簡編。以言乎詩，則託物寫情，優游不迫，得詩人情性之正；以言乎文，則雄奇汪洋，鋪叙有法，得古人述作之體。是以海內文人碩士，傳誦而稱羨者比比焉。自非真人學通百氏，道貫三才，體用兼該，精詣獨得，安能發而爲此耶。及觀集中所著《冲道》、《慎本》、《太極》、《河圖》、《原性》諸篇，

義理之玄微，研究之精極，議論之闊肆，其於天地造化、山川人物、禮樂制度，靡不該貫。雖專門擅業，皓首窮經之士，有不能及者。非惟有功於玄教，其於世教亦有裨焉。將見斯集流傳於天下，後世與崑泉相爲悠久而無窮也，必矣。且真人嘗爲通著《尚義堂記》，俾先祖父之志行，亦得託於不朽。斂襟三復，深有感焉，因書此于卷末，以致其私意云。

純陽真人渾成集

綜述

何志淵《純陽真人渾成集序》 竊謂古人無心於爲文，故言發乎誠，而大體全。後世有心於爲名，故文過乎情，而華藻勝。大體者根於自然，華藻者出於使然。自然者同乎天，使然者參乎人。心聲之發見限量，不言而判爾。且煥而爲日月，章而爲雲漢，融而爲山川，散而爲草木，仰觀俯察，萬象森羅，莫非天之文、地之理，而天地大化，豈容心於此哉。無言而生，不爲而化，蓋有不期然而然也。我祖純陽呂翁真人，學貫天人之際，手握造化之機，矢口成言，灑翰成章，初非心思智慮之所致，抑亦天機自發，沛然莫能禦者。其勸世也，隨方設化，辭白義精，觀之使人判然冰釋，怡然理順，廉貪敦薄，勃勃然稔絕塵之慮歟。其誅劍也，假物明理，氣豪心放，讀之使人釋然四解，神清氣逸，刮垢磨光，飄飄然有昇虛之思歟。夫仙翁之出神入聖，千變萬化，其文散落於人間，殆不可以兼收而備舉。甫於藏室中得其詩章二百有餘，釐爲二卷，名之曰《渾成集》，以其渾然天成，非人爲所能及也。執事於純陽宮者，議欲鋟木以廣其傳，庶與四方共之，因囑予序引。剛拒不能，姑爲道其梗槩。其中亥豕之疑，不無一二，安敢以己意輒更之，疑以傳疑，當俟達者。嗚呼，有能即其詩以求其心，因其心以得其行，由其所行之行以造聖人之道，其亦庶幾乎。愚不能無望於俊之學者。

重陽立教十五論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一卷。第一論住庵、二論雲遊、三論學書、四論合藥、五論蓋造、六論道伴、七論打坐、八論降心、九論煉性、十論五炁、十一論缺、十二論聖道、十三論超三界、十四論養身之法、十五論離凡世。

重陽全真集

綜述

范懌《重陽全真集序》 全真之教大矣哉。謂真者，至純不雜，浩劫常存，一元之始祖，萬殊之大宗也。上古之初，人有純德，性若嬰兒，不牧而自治，不化而自理，其居于于，自適自得，莫不康寧享壽，與道合其真也。降及後世，人性漸殊，道亡德喪，樸散純離。情酒慾殺盡於中，愁霜悲火魔於外，性隨情動，情逐物移，散而不收，迷而弗返，天真盡耗，流浪死生，逐境隨緣，萬劫不復，可爲長太息也。重陽憫化妙行真人，博通三教，洞曉百家，遇至人於甘河，得知友於東海，化三州之善士，結五社之良緣，行化度人，利生接物。聞其風者，咸敬憚之，杖屨所臨，人如霧集，有求教言，來者不拒。詩章詞曲、疏頌雜文，得於自然，應酬即辦。大率誘人，還醇返朴，靜息虛凝，養亘初之靈物，見真如之妙性，識本來之面目，使復之於真常，歸之於妙道也。或問真人者曰：人生天地間，雖曰最靈，亦萬物中一物耳，孰能逃陰陽之數，孰能出造化之

重陽教化集

綜述

機？有始必有終，有生必有死，此自然之常理也。不稟異氣，仙不可求。不契夙緣，道不可學。豈可苦身約己，如繫影捕風，鏤冰雕朽，為必不得之事，求難成之效哉。真人喟然歎曰：長生妙理人具，仙林孰不可求。有怠而弗成者，顯而至多；有勤而取驗者，隱而甚少。世人以多見為信，以不見為疑，遂以仙事茫茫，為不可期也。試以物理驗之，鑛之鍛鍊，可以為鐵，銅之點化，可以為金。魚超呂梁而為龍，雉入大水而化蜃。冰之易消者也，藏之可以度夏；草之易衰者也，覆之可以越冬。人能割愛去貪，守雌抱一，遊心於恬淡，合炁於虛無。亦可以高舉遠致，躡景登虛，逍遙乘禦寇之風，往來飛應真之錫，騎鯨而遊滄海，跨鳳而上青冥，千年化兮如遼東之鶴，望日朝兮若葉縣之覺。與安期羨門之流，洪崖洞玄之屬，同列仙班，不為難矣。古今得道輕舉者，不可勝數。子謂無徵，如聾者不聞有絲竹之音，瞽者不知有丹青之色，彼淺見謾聞，烏足以語道哉。問者屏息汗顏而退。真人開方便門，示慈悲海，出人於炎炎火宅，提人於浩浩迷津，識性命之祖宗，和氣神之子母，有無會於一致，空色泯於兩忘。使人是門者，如南柯夢覺，由是路者，似中山之酒醒。返我之真，無欠無餘，復入於混成；歸我之宗，不墜不失，復同於太始。真一之性，湛然圓明，變化感通，無所而不適也。真人羽化之後，門人哀集遺文，約千餘篇。辭源浩博，旨意弘深，涵泳真風，包藏妙有，實修真之根柢，度人之梯航也。京兆道衆聚財發槩，雖已印行，而東州奉道者多以去版路遙，欲購斯文不易得也。長生劉公，教門標的，仙宗羽儀，為一代之師真，作四方之教主。謂全真之風，起於西，興於東，徧於中外，其教廣矣，大矣。乃命曹瑱、來靈玉、徐守道、劉真一、梁通真、翟道清等化緣，特詣吾鄉，求序於樸。以真人文集分為九卷，載開版印行，廣傳四方。俾後人得是集者，研窮其辭，如鑿井見泥，去水不遠，鑽木見烟，知火必近。使人人早悟而速成，實仁者之用心也。噫，自古修真之士，或跣足尋師而師不遇，或斷臂問法而法不知，至于皓首窮年，莫知所措，虛過一生，深可惜也。今全真文集，散落人間，妙用玄機，昭然易見。學者宗之，大修則大驗，小求則小得。士之志於道者，適遇斯時，何其幸也。

國師尹《重陽教化集序》 甚哉，高尚至人，世不常有也。譬如景星慶雲，非遇聖朝昌運，則豈泛泛而見。自太上出關之後，有關令尹喜傳襲其道，下逮鍾離處士呂洞賓、陳圖南者，皆相繼而出，于今得重陽真人，及丹陽先生，亦接踵于世。噫，寥寥乎幾千百年之間，此數君者，未易多得，可謂高尚至人，世不常有者也。

丹陽先生馬宜甫，本冠裳大姓，富甲寧海。自童稚時，其仙風道骨、灑落不凡，已為閭里欽重。長從鄉校積學為文，便能入第一等。忽遇重陽真人以一言悟意，棄金帛如弊屣，視妻子如路人，幅巾杖屨之外，一亡所有。澹如孤雲，悠然西邁，以為物外之遊，意將不受幻化。儻非夙緣定分、了悟生死者，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入道之後，凡述作賦詠，僅數百篇，一一明達至理，深得真筌。門人高弟等命同其議，哀綴成集。門人靈真子朱抱一，命工鏤板，將行於世。廼屬本府醫學博士韓宸，同扶風馬川，訪予求序。諄諄懇切，適有客在坐聞之，則掀髯抵掌，捨席趨進而問曰：道家者流，嘲弄風月，固當如是乎。予即應之曰：噫嘻，子亦悞矣。且如明眼禪和，欲傳妙道亦必垂一則語，以示後之學者。矧茲高尚至人，力欲恢弘正教，闡揚家風，必以言語訓誡發為文章，而啓迪迷人，庶有覺悟。況此冷淡生活，本是道人風味，兼其間無一字塵凡氣。殆非吟詠風月者，無用之空言也。子無謂焉。客乃醒然改容，悚赧請退曰：僕誠淺陋，言且過矣。其徒所請既堅，子盍序之。予因作此俚語，以書卷首。

范樸《重陽教化集序》 丹陽先生遇重陽真人，顧不異哉！真人一性靈明，夙悟前知。自終南至於吾鄉，地之相去三千餘里，不辭徒步之遠，而有知己之尋。大定丁亥中元後一日，真人抵郡，竹冠弊衣、携筇策杖，徑入於余姪明叔之南園，憩於遇仙亭。丹陽先生馬公繼踵而至，不差

頃刻，可謂不期而會焉。二人相見禮揖而罷，問應之際，歡若親舊。坐中設瓜，唯真人從蒂而食，衆皆異之。丹陽先生先題詩於亭壁，有沈醉無人扶之句。真人讀而笑曰：吾不遠數千里而來，欲扶醉人爾。又問：如何是道。對曰：大道無形無名，出五行之外，是其道也。清談終晷，坐者聽之，纔纔忘倦，使人榮利之心，驕氣淫志，頓然釋去。先生邀真人就城而館之，待以殊禮，日益恭謹，卒至於成。因命所居庵曰全真。究其相遇之由，若合符節，苟非夙緣仙契，孰能至於此哉。先生系出扶風，累世青紫，吾鄉顯族也，生而異稟，識度不群。其所居之第，馬、范二街相對，與余世爲姻家，有朱陳之好。幼同嬉戲，長同講習，在郡庠數十年間，花時月夕，把酒論文，未嘗不相從爲樂也。先生資產豐厚，輕財好施，故能捨鉅萬之富，揖真一之風。真人遂以方便，誘夫婦入道，尚恐未從，乃出神入夢，以天堂地獄警之，俾漸悟焉。至於鎖庵百日，密付玄機，謂石火光陰，難得易失，如不早悟，虛過一生，下手速修猶太遲也。謂攀緣妄想，動成罪業。索梨分而送之，兼以栗芋賜之，使知其離分而立遇也。謂不捨冤親，煩惱不斷，去邑里之冗，爲雲水之遊，則鄉好離也。凡詩詞往來，廣唱迭和，皆余一一目覩而親見之。雖片言隻字，無非發揮至奧，冥合於希夷之趣也。是以收聚所藏，編次至三百餘篇，分爲三帙，共成一集。丹陽門人靈真子朱抱一，欲鏤板印行，廣傳四方，屬余爲序。余忘其固陋，即其意而序之，既美其至人相遇之異，又美其仙風勝槩，可垂勸於後人，使修真樂道之士，玩味斯文豈小補哉。

趙抗謹《重陽教化集序》 仁人之用心也，大矣哉。身已適於正也，

欲天下之人，皆去僞而歸真矣。吾鄉丹陽先生之徒，行是道者也。先生舊爲寧海著姓，祖宗皆以通儒顯官。自弱冠之年，遊庠序，工詞章，不喜進取。好虛無，樂恬淡，已深悟玄元之理。一日，重陽真人自終南徒步而來，一見而四目相視，移時不已。及開談笑語，如舊交夙契。或對月臨風，或遊山翫水，或動作閒宴，靡不以詩詞唱和，皆以性命道德爲意。謂人生於電光石火，如隙駒朝露，不思治身，妄貪名利，儻修之不早，若一人異境，則雖悔可追。常以是而深切勸勉，冀一悟而超脫塵世。顧丹陽依違而未決，乃歎曰：下手遲也。遂入環堵，令丹陽日親饋一食。自十月朔而處，所須唯文房四寶、布衣草屨、枕石而席海藻。隔窗牖而求詩詞者，

接跡舉意即就，略無思索。當隆冬積雪之際，和氣滿室，居百日而方出。嘗入夢於丹陽，警之以天堂地獄。又索梨栗芋，每十日而分賜之。自一以至五十五，爲陰陽奇偶之數，皆以詩詞往復酬和，而顯其旨意。於是丹陽夫婦開悟，厭塵俗而樂雲水，書誓狀，願師事於真人。茲分梨十化之由也。自此易羸衣，分三髻，日從事於重陽，視富貴如浮雲，棄子孫如弊屣，忻然違鄉里，西遊梁汴之間，盡傳其道。不久而真人蛻昇，遂西入關陝，至終南重陽舊地，築環堵以居焉。無塵事之繁，無火院之累，專心致志以精窮內事。雖祁寒酷暑，不易常服，或忽然長嘯而自歌自舞，已得希夷之真趣。故人心歸嚮，無賢不肖，咸願爲門弟子。吾邦之士，素慕其名德，不憚數千里之遠，往而求見者無虛日。斯見離五行之外，而超俗出世者也，豈不曰好離鄉乎。凡當時之一篇一詠，不徒然而發，皆所以勸戒愚蒙，免沈溺於愛河慾海，非專爲於己也。故門人哀聚二先生之詩詞，分爲三集。上曰教化下手遲，次曰分梨十化，又其次曰好離鄉，共三百餘篇。玩其文，究其理者，則全真之道，思過半矣。

自丹陽得遇，殆今一紀有餘，闡揚其教，四民瞻禮，多人道而從化。下手遲三集，雖閩中已鏤板印行，以道途遼邈，傳於山東者百無一二，而樂道之士罕得聞見。一日，丹陽門人靈真子朱抱一，訪予曰：先生因重陽真人之誘掖而棄俗，究重陽真人之詩詞而悟道，或以篇章，或以言說，廣行其教，欲人人咸離迷津、超彼岸，得全真之理，豈肯獨善其身哉。茲見仁人之用心也，廣大矣。況此三集，皆在吾鄉所作，有目有耳者，皆親聞見之。實丹陽發跡之根抵，而得道超脫之因，盡在是也。欲命工重雕印造，以廣其傳，俾世人皆得以披覽稽考，知趨正而歸真矣。求予爲文，以叙其事。予老矣。昔與丹陽鄰里，同在郡庠，又相友好，不唯常仰丹陽之道高德重，抑又見門人之仁心弘遠也。雖才學淺陋，不足以形容其事，然於義固不可辭。姑以當時之親見，以道其實。其在他出處之跡，顯異之行，前數公序之詳矣，此不復載。

劉孝友《重陽教化集序》 有生最靈者人，人生至重者命。性命之真弗克保全，其爲人也，末如之何語。所以保全性命之真者，非大道將安之乎。世之人徒慕高爵之貴以爲榮，豐貲之富以爲樂，謂可以滋益性命於永久。而不知富貴之中，蝟食華衣饒給於口體，繁聲艷色侈奉於視聽，

心猿易放，情竇難窒，嗜慾耽荒，皆因以萌，驕奢淫佚，靡所不至。而勞神德氣、戕性賊命之患，舉在於是，良可鄙也。豈侔乎邁世違凡，栖心儻道，黜聰明，去健羨，所樂者淡薄，所守者清靜。紛華弗容疊於外，情欲無所啓於內，純純悶悶，專氣致柔，久而靈臺湛然，神明自得，全真契妙，仙昇太清，不其韙歟。達是理者，今吾鄉丹陽先生其人也。

先生本儒官名家，金穴豪士。自幼讀書，聰敏之性，異於髫髻輩。迨冠，染翰摘藻，衡視秀造，吾儕亦咸所推重。每於暇日，親朋宴集間，多笑發名談，雅有方外趣。鄉黨以是知先生亦留道念之深也。大定丁亥，有重陽真人自終南而來，一見先生，謂宿有仙骨，可與爲閭苑蓬壺逍遙侶。乃溫顏青眼，傾蓋交談，勸其遠俗脫塵，亟探道妙。先生初以家貲廣貯、妻孥愛深，未之遽從。迨重陽多方警化，屢示以詩詞，激切勸諭，識其玄機微旨，皆神仙語。忽爾覺悟，願執弟子禮，從真人遊。將所示篇什，依韻賡酬，以形服教進道，永矢弗渝之意。己丑歲，重陽西返，道徒從焉。先生乃銳然捐產捨家，違妻離子，顛髻體褐，躡屨而行，徑入梁汴間，栖泊朞月。重陽謂吾道之玄微，授先生者已竟，乃蟬蛻仙去。先生復絮徒西上，之終南，訪重陽舊庵所，築環堵而居。遵師踵武，養道闡教。居人及鄰州，不以長幼歆慕而宗師者，無慮千餘輩。閱祀逾紀，至壬寅仲夏，先生默想鄉邦遐僻之地，意其苦海愚迷，喪真積疊者衆，即振策東歸。深慈悲之念，躬拯化之勤，庶使人人悟過修真，俱登道岸。杖屨所至，亦靈異之徵屢昭，臨井呪泉，而泉即變甘，救旱祈雨，而雨遽應降；修醮儀而彩雲集於庵上，焚漁網而海市見於臘天。餘多異跡，謂非顯然，衆所共見者，難以縷形。遂致遠邇之人，咸欽風服化，其丕髮緼袍，願受教爲門弟子者，日差肩而前，不可數計。

先生既化行如是，復想其遇師得道之始，與重陽唱和詩詞數百篇，皆發揮道妙，足以爲破迷解惑，超凡度世之梯航。要廣傳於世，俾玩辭味旨者，率醒心明道，遠塵勞之苦，全性命之真，異時俱爲丹臺籍客也。曩者雖門人已嘗編集，分卷命名，印施陝右，尚慮其傳之未周，及知其中多有舛謬字句，由是門人再行編集，詳加讎正，欲於鄉中募工鏤板，普傳四方。委丹陽門人靈真子朱抱一辦其事。一日，朱公惠臨圭竇，喻予作序。予自商埠汗椎魯，奚足以發揚玄旨。固辭弗可，遂勉撫先生遇師得道闡化

之崖略，濡毫燥吻，作洶惚下俚語，姑酬其請云。

梁棟《重陽教化集序》 嘗聞之，得其道則仙可成，遇其人則道可得。以此知仙之難成，道之難得，人之尤難遇也。彼道家者流，例多不遇至人，徒學般運嘔漱，區區屑屑，殊可笑也。夫至人之道，其甚易知，其甚易行，所傳於人者，豈徒然哉。必視乎有仙風道骨，又知乎聯夙昔之契，雖相去數千里之遠，必勤勤懇懇，付之道而後已。此有以見重陽之於馬公也。重陽蚤遇至人，口傳至道，乃結廬於甘水之上。既而雲遊山東，直抵寧海，蓋預知有人可以傳道也。一見馬公，情契道合，其一話一言，未嘗不以下手速修爲喻。然馬公，寧海鉅族，家貲千萬，子孫誦誥，雖素樂恬澹，亦未易猛擗也。重陽乃於孟冬之首，鑲庵百日，出神入夢，以天堂地獄爲之警動。又嘗以賜馬公梨一枚，詩一篇，其後十日索梨一枚，分而爲二。又賜以芋栗，各有其數，冥合陰陽奇偶之妙，無非託物以喻意，假言而明理。馬公一旦開悟，以所賜詩頌，依韻賡和，欣然棄家，易於去弊屣矣。於是師重陽，西遊汴梁之間。重陽既傳道於馬公，屬以後事，遂尸解仙去。馬公果能數暢玄風，發揚妙理，遠近奉教者不可勝數。其前日廣唱詩頌，有欲願見而不可得者。門人遂收散亡，共三百餘篇，欲鏤板印行，傳之四方。偉哉！用心之廣也。一日，馬公門人靈真子朱抱一，携下手遲集，以求序於余，曰：某欲刊行斯文，意使棲心向道之士，諷其言辭，味其旨趣，以之破迷解惑，皆知石火光中雖務速修，猶太遲也。余聞是言，加以素慕全真之風，兼目覩其實，不能以鄙陋爲拒，姑叙其大槩云。

劉愚之《重陽教化集序》 夫全真之教妙矣。其道以無爲爲本，以清淨爲宗，其旨易知，其實易從。然世之人類，履之而無終，行之而鮮久者，何哉？以其信之不篤，執之不固，抱兒女子之惑，無烈丈夫之志，徒眷眷於火宅，不能高蹈遠引而去故也。今丹陽先生，其能終始是道，而得至於仙者歟。先生世居東牟，資產鉅萬，貌偉神秀，無一點塵俗氣。自總角知書，澹乎無仕進意，混處閭里，德不外耀，鄉人以是慕之。已而重陽真人徒步出關，直造寧海，具謂與先生有夙昔之契，因警之以詩，悟之以詞，要與俱遊於八極之表。先生始而疑，中而信，又終而從，遂執弟子之禮而師焉。一旦撥置家務，棄去井邑，而偕爲汴梁之行，無復有繫眷念，

雖使涉危蹈傾，冒艱履困，竟志類鐵石，確然而不之變也。以是而盡能傳重陽公之道。若夫陰陽造化之理，性命保全之術，點化傳度之訣，無爲清淨之旨，靡不洞索而通明之。以至於重陽歸真，卒赴其託，而主其教焉。故全真之風於今廣行，無智愚賢不肖，願從而歸之者，惟恐其後。先生事師凡四年而師終，師終凡十餘年而又不返，則先生離鄉之志可知矣。然先生之離鄉豈徒然哉，蓋有說在焉。僕爲先生里人，廼得其詳。方先生之遇也，心雖許之從，而身未之逮也。姑以私弟南館，名其庵而居。一日，重陽真人招先生而誨之曰：子知學道之要乎，要在於遠離鄉而已。遠離鄉則無所係，無所係則心不亂，心不亂則欲不生。無欲欲之，是無爲也；無爲爲之，是清淨也。以是而求道，何道之不達；以是而望仙，何仙之不爲。今子之居是邦也，私故擾擾不能息於慮，男女嗷嗷不能絕於聽，紛華種種不能掩於視，吾懼終奪子之志，而無益於吾之道也。子其計之。先生乃懼而悟，顧而笑，即日拂袖去。用能斷俗緣，別塵染，寂然與物無著，杳然與物無累，乘雲馭風，飄飄爲神仙中人矣。先生自受師前言，而至於了達，然不敢嘿默自蓄於胸中，特取疇昔唱和三帙，舉其一以名之，曰好離鄉。庶覺諸未悟者，必式此以爲進道之階。噫，先生之用心，可謂仁且大矣，僕敢不竭慮而讚揚之。因丹陽門人靈真子朱抱一求序，姑序其萬一云。

重陽分梨十化集

綜 述

馬大辨《重陽分梨十化集序》 丹陽先生系出扶風，大辨之宗親也。家貲鉅萬，子孫說說。自幼業儒，不偏利錄，謹性好恬澹，樂虛無。嘗謂其人曰：我因夢遇異人，笑中得悟。大定丁亥秋，果有重陽真人，別終南，遊海島，欲結知友，同赴蓬萊，共禮本師之約。東抵寧海，首往范明叔之遇仙亭。丹陽繼至，參謁真人，一見驩然。昔傾蓋目擊而道存，知丹

陽夙有仙契，遂丁寧勸以學道修真。丹陽識其諄誨，敬請真人詣至郡城，居之南庵，命其名曰全真。日夕與之講道於其中，必欲丹陽夫婦速修持，棄空緣，離鄉井，爲雲水遊。其初夫婦「未」易從也。真人誓鑠庵百日，是孟冬初吉，賜渾梨，令丹陽食之。每十日索一梨，分送於夫婦，自兩塊至五十五塊。每五日又賜芋栗各六枚。及重重入夢，以天堂地獄十犯大戒罪警動之。每分送則作詩詞，或歌頌，隱其微旨。丹陽悉皆酬和，達天地陰陽奇偶之數，明性命禍福生死之機。由是屏俗累，改衣冠，焚誓狀，夫婦信嚮而師焉。逮己丑歲，從真人西歸至梁汴間。居閱歲，真人蟬蛻仙去。丹陽盡傳其道，廼與其徒西走終南，訪真人舊隱，築環堵而居之十稔。宗闡其教，徒弟雲集，不可勝數。歲在壬寅，丹陽飛錫東來，復還鄉邦。一日，語諸門人曰：真人乎，昔著述已有《全真前後集》。又其遊吾鄉時所著，類皆玄談妙理，哀集得三百餘篇，分爲三帙，上曰《下手遲》，中曰《分梨十化》，下曰《好離鄉》。此集關西雖已刊印，然傳到鄉者何其罕邪。門人共對曰：真人向至寧海化師父，寔其根始，他處尚且刊行，況鄉中乎。當重加校證編次，亦作三帙，命工鏤板以廣其傳。丹陽門人靈真子朱抱一，携是集訪余。謂余曰：鄉老先生范、趙、劉三公，已作總序，每帙別求爲序引。余答曰：僕方且對燈窗，事雕篆以謀進身，繼箕裘之緒，得無媿於忘名利，出塵世者乎。然自謂爲兒童時，素識丹陽有慕道之心，又親覩真人鑠庵勸化之事，不能以淺陋辭。因留其《分梨十化》一帙。故樂出是言，庶使四方嚮道之士知全真之教，有利於人也大矣。若夫二先生戒勸之文，神異之跡，其他記、序、歌、詩，載之已詳。姑叙其丹陽夫婦出家人道之本末云。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重陽分梨十化集》上下二卷。此集終南山重陽真人居丹陽馬自然家結菴，以師事之，蓋重陽真人欲丹陽夫婦速修持，棄家緣，離鄉井，爲雲水遊，其初夫婦易從也。真人誓鑠菴百日，自孟冬初吉，賜渾梨，令丹陽食之。每十日索一梨，分送於夫婦，自兩塊至

五十塊。每五日，又賜芋栗各六枚。及重重入夢，以天堂地獄十犯大戒罪警動之。每分送，則作詩詞或歌頌，隱其微旨。丹陽悉皆酬和，達天地陰陽奇耦之數，明禍福生死之機。由是屏俗累，改衣冠，焚誓狀，夫婦信嚮而師焉。此集皆玄談妙理，哀集得三百餘篇，名之曰分梨十化。

丹陽神光燦

綜 述

甯師常《丹陽神光燦序》 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者，此世之常情。至於目擊而存，不言而論，此上士之趣，實丹陽先生得之也。先生以先覺之明，開發愚徒，穎悟後進，其有不逮者，又從而指示之。誠猶皓月流天，纖悉皆蒙顯煥；心燈在體，熱惱咸得清涼。先生又作《神光燦》百首，俾使歌揚絢繹，互相警策云爾。嗚呼，先生其化人之心也深，念人之意也重。豈不若菩提寶樹，布清影於恒沙；般若神丹，濟塵勞於苦海者與。姑以鄙言序其首。

水雲集

綜 述

范憚《水雲集序》 東牟，古牟子之國，齊之大郡也。戶口浩繁，人性質朴。東連滄海，煙浪雲濤，浩渺無涯，不知其幾萬里。南揖崑崙，層巒疊嶂，峻極于天，不知其幾千丈。海山鍾秀，人傑地靈，異人名士，代不乏人。宜乎真人仙子，相繼而生也。譚公先生，名處端，號長真子，吾鄉大族也。生而穎悟，識度不凡，善草隸書，為人剛正有操行，鄉里敬

憚之。大定丁亥歲，重陽憫化妙行真人，飛錫東來，仙遊海上，以往契夙緣，訪尋知友。於吾鄉得丹陽子馬公、長真子譚公，於東萊掖水得長生子劉公，又於登州樓霞得長春子丘公。結為方外眷屬，所謂譚馬丘劉是也。相從真人之遊，西抵夷門。真人付以口訣，囑以後事，厭世而上昇。四子殯葬禮終，挈徒而西，至終南山，即真人之舊隱。傳襲其道，十有餘年。自時厥後，各從所之。長真先生往來於洛川之上，行化度人，從其教者，所至雲集。其述作賦詠，舉筆即成，詩頌詞章，僅數百篇。又述《語錄》、《骷髏落魄歌》，警悟世人。皆包藏妙用，敷暢真風，引人歸善，甚有益於時也。濬州全真菴主王疏輝等，鏤板印行，廣傳四方。值丙午歲，大水漂沒，其板散亡。掖水長生先生劉公，運慈悲心，開方便路，遣門人徐守道、李道微、于悟仙等，詣吾鄉屬余為序，欲再命工發槧以永其傳，可謂仁人之用心也。竊嘗謂長真先生與余同鄉里，年相若而志頗同，幼為兒童之戲，長為朋友之遊。而先生中年遇師學道，蟬蛻登真。余蒼顏華髮，尚區區於名利之場，甘分待終，隨物衰謝，何其愚也。余將掣肘，捐老牛舐犢之愛，去碩鼠畏人之貪，逍遙於自得之鄉，笑傲於真閑之境。學先生之道，誦先生之文，高養天和以寄餘生。未審先生異日有舊遊之念，肯乞飛霞佩乎。嗚呼，先生已羽化矣。後之學者，不能見先生之步趨，聞先生之聲歎。其玄機妙旨，遺範餘風，詳味斯文則可矣。

佚名《後序》 人生天地間，圓首方足，抱識含情，稟五行之秀，為萬物之靈，佛性仙材無不具，藥爐丹竈無不備。若能屏嗜慾，棄浮華，絕貪求，去名利，靜息虛凝，則可以長生久視。長真譚公仙人，以宿緣符契，壯歲得遇重陽祖師，與丹陽、長生、長春同師也。厥後相從真人，西抵汴梁，付以口訣。後至洛川，積功累行，先厭世而登真。有留語錄詞章，僅數百篇，皆包藏妙用，窮達造化，命之曰《水雲集》，傳之四方久矣。值丙午間，濬郡大水，漂沒其板。神仙長生劉公聞之，不勝憫悼，即命工重刊於東萊全真堂。今又值累年兵革，天下無有全者。路鈴高友并其妻孟常善，舉家孜孜慕道，往來於淮楚間，訪尋真人遺藁。乃於門弟子處，疑若神授，其得全帙。恐其斯文泯絕，今復鏤板印行於山陽城西菴。實見高君用心於教門之切也。嗚呼，真人羽化已久，斯文不可再得。及見僕先父所作前序，又屬予為後跋。遂不揆荒蕪，勉述。

佚名《後序》 僕一日編類諸仙降批詞頌《珠壁集》間，忽有高牙大纛，森擁蓬扉。僕愕然興之而迎其門，乃蕭師故來下盼。相揖而進之，謂予曰：頃有道友張志全，不遠數千里而來，携斯長真子譚師父平世述作《水雲集》一部，特以見遺某。然而不解文墨，忝於教門，粗欽慕之。奈屢經兵火，將諸全真玄奧之書板集，俱已焚毀殆盡。唯有此集，幸好事者藏諸屋壁，仍存焉。若不再行鏤板，傳於四方，誠恐泯絕，又閔將來慕道者參訪耳。願爲重刊之序。僕應之曰：曩者有東牟范學正父子，才高歆向，學富固彪，已序之矣。僕安敢措乎耶。屢辭不獲，聊爲散語，以塞雅命云爾。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三卷，崑崙山長真子譚處端述。內詩頌詞。

無爲清靜長生真人至真語錄

綜 述

韓士倩《無爲清靜長生真人至真語錄序》 我聞道在域中，所宜馴致，仙居象外，不可苟求。故樂天詩云：若非金骨相，不列丹臺名。非種百千劫善根，得三五一真之氣，安能至此境哉。今長生子劉先生，賦是相，藉是名。昔遇重陽王真人，濟度點化，出俗入道，明識慧性，了達疏通。昨被宣詔見，有詩曰：昔年陝右先皇詔，今日東萊聖帝宣。再歲告歸，官僚索詞，云：飄飄雲水却東萊，太微仙伴星冠士。正似陳希夷，昔承宋眷，辭返華山，詔答云：玉堂金闕，暫喜於來朝；岫幌雲軿，遽求於歸隱。此二大士之不羈，各一明朝之擅美，蓋營道同耳，易地則然。自先生躬還故里，觀住太微，箋注諸經，祖述三聖。以文章疏放，以翰墨嬉

游，著編籍演教之法，遵釋氏重輕之戒，造玄皇衆妙之門，服宣父五常之行，緝田宅，發梨棗，申申如也。凡有述作，競彫鏤以流傳，新視聽於衆庶，諷誦於人口，薰陶乎民風，知見者歸依，頑鄙者悛改。一日，先生門人徐、李二師，遠來垂訪。過溪館，入愚齋，息杖履之勞，餽水陸之味。良久，出示先生《至真語錄》一帙，懇求序引。義不復辭，余乃洗心徧覽。令人警誠覺悟，頓欲割俗緣，出業障邪。始終列八十款問，答踰一萬言。包羅揆叙，引證論評，根天地之化，迹陰陽之用，示死生之說，明禍福之報，談真空之相，懲貪瞋之欲。以至苦樂之由，情僞之作，清濁之源，高下之本，若此者甚衆，無不究竟。皆引用黃老奧義斷之，天下之事畢矣。可使衆生判疑歸正，渙然冰釋，爲鑿大昏之壩，闢靈照之戶，一驅解脫矣。於是得超苦海，登覺岸，除三有五濁之穢，證三昧一空之因，去十二類舊染之污，受三千界更生之樂。信出自真語，啓迪導化，法緣所致也，豈不偉歟。

磻溪集

綜 述

胡光謙《磻溪集序》 玉峰老人講經四十年，緣深未斷。丙午春，演義易于條陰之北郊。有三仙者自隴山來謁我祇宮，囊出一篇，乃磻溪丘公長春，舉揚玄諦，開誘迷朋而作也。啓緘閱焉，其文豪縱，意出新奇，蓋匪俗學所能知者。昔玉官李樂然，與玉峰俱出靳秀覺之門，而李自穎悟，玄言驚人，非世才之所能窺。既與序而傳之矣，嘉哉！道之聰非世之聰也，道之言非世之言也。何以徵之乎？俗學者雖能鼓頰搗毫，不過歌詠情性，搜邏景物。至造理者，明天人之際，助聖賢之教，亦可與日月爭懸。若夫悟真之士特不斯然，發無言之言，上明造化，彰無形之形，下脫死生。信手拈來，不勞神思，空暗自震，奮爲雷霆，本文不作，燦成斗星。玉峰老人，今於群仙而證之，不求高而自高，不期神而自神。豈非一

氣通徹，六窗洞闢，動容無不妙，出語總成真，本來如是非，假他通者邪？如《磻溪集》云：手握靈珠常奮筆，心開天籟不吹簫。又云：頂戴松花喫松子，松溪和月飲松風。又云：徧撮山頭三伏暑，都教化作一團冰。又云：有無皆自定，貪愛復何爲。又云：酒傾金露滑，茶點玉芝香。又詞云：般般放下頭頭是，選甚花街并柳市。虛空體，本來一物無凝滯。又云：天下周游身不動，人間照了心無用。又云：踏盡鐵鞋迷，不出菴門透。略舉二三數，讀者當廣知也。嗚呼，今之仙緣，必宿有仙契者乎。昔在東菴與王風仙全真結緣，在長安與馬丹陽結緣。去秋潯州人來，與譚仙結緣。唯丘公遠處隴上。是數者皆風仙之徒，今悉得結其緣，非人力之所能致也。雖然，丘仙之道，豈爲吾而顯也。蓋光輝之大，世有不可掩者。於是乎亦得與結緣焉。

移刺霖《磻溪集序》 且夫至道之妙，不得以聲色求，而不得以形迹窺，必賴至人爲馴致計，摘章摘句，俾得傳誦之、歌詠之，而漸能游聖域，而造玄門者也。然而句乏警策，文無淵底，則烏可以歆艷當時，而激勵後學者哉。今見長春子丘公《磻溪集》，片言隻字，皆足以警聾瞶而洗塵囂也。寧非生而穎悟，未弱冠而志于道，不寐者餘四十載，日記三千言，身行萬里地，三教九流貯蓄於胸臆，照耀於神識故也。宜乎聲馳丹闕，有綸音之邀，契偶真仙，喜金鱗之得。因知從重陽之役者，無慮千百輩，唯丘、劉、譚、馬四公，時爲秀出，然翹翹之譽，獨有歸焉。

陳大任《磻溪集序》 昔蒙莊著書三十三篇，大率寓言藉外之論。後之談道者（亦）然，以黜聰去羨，頤神養氣爲本。至於接物誘俗，革頑釋蔽，亦不免託默於語。東州高士長春子丘公，世居登之棲霞。未冠一年，游崑崙山，遇重陽子王害風，一言而道合，遂師事之。王遺以詩，有：被余緩緩收綸線，拽入蓬萊永自由。其深入理窟可知已。久之，與同志馬公、譚公、劉公，陪從重陽子游南京。識者目丘、劉、譚、馬爲林下四友。居無幾，重陽子捐館。四人護喪歸殯終南，廬於墓次。服除，各議所之適。惟公樂秦隴之風，居磻溪廟六年，龍門山七年。丐食飲以度朝夕，聲名籍甚。大定戊申，世宗皇帝聞之，驛召至京師，賜以冠巾條服，見於便殿。前後凡四進長短句，以述修真之意。上嘉歎焉。及還山之後，接物應俗，隨宜答問，有詩頌歌詞，無慮若干首。文直而理到，信乎無欲

觀妙，深造自得者歟。其徒哀爲巨帙，將鋟木以廣其傳，謁文以冠篇首。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六卷，棲霞長春子丘處機集。內詩詞歌曲。

大丹直指

綜 述

丘處機《大丹直指卷上并序》 仙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體天法象，則而行之可也。天地本太空一氣，靜極則動，變而爲二。輕清向上，爲陽爲天，重濁向下，爲陰爲地。既分而爲二，亦不能靜。因天氣先動，降下以合地氣，至極復升。地氣本不升，因天氣混合，引帶而上，至極復降。上下相須不已，化生萬物。天化日月星辰，地化河海山嶽，次第而萬物生。蓋萬物得陰陽升降之氣方生，得日月精華鍊煮方實。日月運行周迴，自有逕路，不得中氣，斡旋不轉。蓋中氣屬北斗所居，斗柄破軍，即中天大聖，非北方也，對指天罡，逐時轉移，日月星辰，隨指自運。《斗經》云：天罡所指，晝夜常輪是也。天地升降，日月運行，不失其時，萬物化生，無有窮已。蓋人與天地稟受一同，始因父母二氣交感，混合成珠，內藏一點元陽真氣，外包有精血，與母命蒂相連。母受胎之後，自覺有物，一呼一吸，皆到彼處，與所受胎元之氣相通。先生兩腎，其餘臟腑次第相生，至十月胎圓氣足。未生之前，在母腹中，雙手掩其面，九竅未通，受母氣滋養，混混沌沌，純一不雜，是爲先天之氣。纔至氣滿，神具精足，臍內不納母之氣血，與母命蒂相離，神氣向上，頭轉向下降生。一出母腹，雙手自開，其氣散於九竅，呼吸從口鼻出入，是爲後天也。臍內一寸三分，所存元陽真氣，更不曾相親，迷忘本來面目，逐時

耗散，以致病夭、憂愁、思慮、喜怒、哀樂。但臍在人身之中，名曰中宮命府、混沌神室、黃庭丹田、神氣穴、歸根竅、復命關、鴻濛竅、百會穴、生門、太乙神爐、本來面目，異名甚多。此處包藏精髓，貫通百脉，滋養一身，淨裸裸，赤洒洒，無可把蓋。常人不能親者，被七情六慾所牽，迷忘本來去處，呼吸之氣止到氣海往來，氣海在上，膈肺府也。既不曾得到中宮命府，與元氣真氣相接，金木相間隔，如何得龍虎交媾，化生純粹。又不知運動之機，《陰符》云：天發殺機是也。如何是氣液流轉，以鍊神形？蓋心屬火，中藏正陽之精，名曰汞木龍。腎屬水，中藏元陽真氣，名曰鉛金虎。先使水火二氣上下相交，升降相接，用意勾引，脫出真精真氣，混合於中宮，用神火烹鍊，使氣周流於一身，氣滿神壯，結成大丹。非特長生益壽，若功行兼修，可躋聖位。謹謹詳述于後。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大丹直指》二卷有圖，長春演道主教真人丘處機述。五行顛倒、龍虎交姤圖、五行顛倒、周天火候圖、三田返復、肘後飛金晶圖、五炁朝元、太陽煉形圖、水火交合、三田既濟法、內觀起火、煉神合道圖、棄殼外仙、超凡入聖圖、五行顛倒、龍虎交姤訣圖、五行顛倒、龍虎交姤火候訣、義火候圖、五行顛倒、周天火候訣義、三田返復、金液還丹訣圖、行功應驗、五炁朝元煉神入頂圖、五炁朝元、煉神入頂訣義、內觀起火煉神合道訣義、十魔王坐工等訣。

太古集

綜 述

馮璧《太古集序》

余少時在燕趙間，聞太古真人之名，然未嘗瞻

拜履錫，聆警欬之音，頗為懷恨。每一思咏風烈，如想蓬萊瀛洲方丈中人也。今適得親見真人法嗣，普照大師范君。君為人聰明照了，八窗玲瓏。其在東平之正一也，道俗瞻依風聲，千里雲集，檀施興建道場、廣殿、齋厨、賓寮、廩舍，纔四三年，已不啻數十百楹矣。一日過壁，曰：圓曦所以區區成此功德者亡他，政欲推廣先師道範，俾行爾。其先師太古真人，舊有《崑崙文集》，當時刊行者，蔑裂訛漏極多。圓曦以謂宗風準的，道學淵源，在則人，亡則書，蓋不可須臾離也。雖覽覺浮圖增九級之高，曾未若心印書傳無片言之誤。衆人徒見圓曦營建葺累之勤，孰知於《崑崙文集》補綴闕遺，改正差繆，亦頗有一日之勞焉。書已補完，子盍為之序引？璧曰：少時傾嚮真人風烈，以不及瞻拜履錫為恨。今得附名於文集間，蓋甚幸也。然嚮所得皆傳聞語，大師實為法嗣，親炙日久，知真人之詳莫如大師。請追述真人道德風烈之一二，以實叙引，以信後人。大師因手錄行實見示。其錄如左。

師俗姓郝，世居寧海，為州人之首戶。昆季皆從儒學。兄諱俊彥，舉進士第，官至朝列大夫，昌邑縣令。師獨幼年穎異，識度夷曠，悠然有出塵之姿。祖師重陽真人，大定丁亥自秦適齊，抵寧海，一見師，即以神仙許之。後於崑崙山，對衆傳衣。師自傳衣之後，亦不以得道自居。蓋自韜晦，往往乞食於真定、邢洺間。過趙州南石橋之下，因持不語，跌坐留六年，寒暑風雨不易其處。童子來劇者，見其土木形骸，至以瓦石周擁其旁，師居之晏如也。昌邑君之季女，適真定少尹郭長倩。會郭夫婦，偕往真定，車騎甚都，道出石橋。問知師在橋下，駐車拜禮，以衣物存慰者甚厚。師貌然若不相識，一無所受。夫人感泣，長倩嗟異，移時而去。師於世緣堅決乃爾，故能專意於道。歲月浸久，精神感格。一日至灤城南，神人授師大《易》，忽拉大開悟，事多前知，名滿天下。大安中，朝廷賜以命書：廣寧全道太古真人，即其號也。自灤城授《易》之後，言人禍福，毫髮無差。且自知其壽數，當七十有三。至期，辭誡門人，無疾而逝。所著書六帙。《實錄》所載如此。然則曩燕趙所聞，猶未盡真人之所有也。

序既竟，大師謂璧曰：子作先師文集序，而載正一興造，得無贅乎。余應之曰：語錄記述，以傳心也，功德興建，以示跡也。余年七十有五，回首嚮來燕趙傳聞，如隔再世。非大師哀集遺文，追錄行實，則真人之遺

風餘烈，無自發明。況後學晚生，寧易知此。大師憑藉真人道蔭，興建正一功德，照耀東方，今舉之所以聳動學人，俾易知耳。古人有言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在。噫，正一功德，其亦真人道蔭之典刑歟。大師曰：唯唯。大師諱圓曦，前宋名相文正公之裔也。

劉祁《太古集序》 癸巳之夏，余自大梁北遷至銅臺，聞天平有道士范公。大師道價甚高，且好賢喜事，爲東州冠。四方游士多往依之，師皆振恤不厭。遂欲一識之，而未能也。已而余還鄉里，凡二年。丙申歲南游，聞其名益甚，因至東原，得一拜下風。其言議宏深，胸懷灑落，飄飄然非塵土中人。余驚且服，遂館於其宮，踰兩旬，相與之意甚厚。將別，出一編書，曰：此予師郝崑崙太古歌詩。今將重鋟木以傳，子當爲我序。余受而讀之，則已有馮丈內翰題其首。因紬繹再四，歎曰：是亦古之有道者歟？何其言之精，而理之妙也。嘗謂士大夫生而爲學，則曰吾欲兼善天下，致君澤民，然志不與時偕，鮮克遂所願，幽憂憤恚，反自傷其身者多矣。所謂兼善不能，而獨善又失，深可歎嗟。彼方外之士，初無濟時心，則決然修鍊，惟以壽命爲事，精專篤慎，其功日新。雖不能白日飛昇，亦保體完神，康強終世。與夫逐逐於外物，爲虛名所劫持，耗智剝精而無補吾教者，相去亦遠矣。若今郝公幼而立志，挺挺不衰，其塊處數年，有玉潔松剛之操。一旦談玄論易，神解心融，著書立言，傳於身後。而范公能發揚其師之道，使大振於時，而又刊定遺文，以開悟晚學，俱爲方外偉人。故余有激而書，以予吾儕之兩失者云。

范圓曦《太古集序》 先師廣寧全道太古真人郝君，遇師於寧海，傳衣於崑崙，神人授之以易，大安錫之以號。略見於內翰馮公之序，不復容聲。惟是平居製作，若《三教人易論》一卷，《示教直言》一卷，解《心經》、《救苦經》各一卷，《太古集》一十五卷，內《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一卷。師西來日，真定諸人已攻木行於代。〔師〕歸老之後，又多所撰述，至於舊集所傳，時有改定。世俗抄錄，往往訛舛，欲改新之，蓋未暇也。竊惟先師之道，獨得於曠代不傳之妙，粹之以易象，廣之以禪悅，精微宏廓，遺世獨立，法言遺論，人所願見。乃今魯魚莫辨，真僞交雜，疑惑後學。在於門人弟子，寔任其責。圓曦不敏，蒙賴道蔭，今得灑掃東原之正一，居多暇日。謹以師後來所正，及世所未見者，點校精審，

按爲定本，刻而傳之。敢以蕪辭，冠之篇首。

郝大通《自序》 大道恍惚，從無而入有；乾坤造化，自有以歸無。夫人入於無，故無出乎有。元之一氣，先天地生，既著三才，浸成萬物。萬物之動，有生有尅，有利有害，有順有逆，有好有惡，有是有非。方而類聚，物以羣分。尊卑有序，泰道將興，上下失節，否時斯遘。臨事之始而可潛，當事之期而可躍。履霜致堅冰之至，龍戰則其血玄黃。屯利居貞，訟孚窒惕。矯世以童蒙而處，申令取毒蠱而明，剛進待需柔而行有剝，出門貴乎同人，禍發基於大過。艮止之，兌說之，賁華而離麗，蹇滯而坎陷。睽背也，恒久也，取新可以固鼎，失律所以覆師。光明則海內可觀，晦跡則山林可遯。非神化靈通，其孰能與於此乎。予嘗研精於《周易》，刪《正義》以爲《參同》，畫兩儀四象、三才八卦、六律九宮、七政五行，星辰張布，日月度躔，有無混成，以爲圖象。述懷應問，詩詞歌賦，共一十五卷，分併三帙，以慕太古之風，目之曰《太古集》。

夫太古者，太謂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古謂遠古、上古、邃古、亘古。務使將來慕道君子，知其不虛爲者也。且夫氣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陰陽。天地之英華，陰陽之根本，二氣之謂也。木龍金虎，赤鳳烏龜，四象之謂也。六七八九，其數之謂也。刀圭鉛汞，生成備物之謂也。神遇氣交，性命之謂也。紫府丹宮、靈臺翠宇、瓊樓絳闕、玉洞珠簾、玄關陽道、地戶天門、玉液金精、黃芽白雪、真水真火、姤女嬰兒、石人木馬、九蟲三尸、金翁黃婆、芝草丹砂，皆五行造化之謂也。大抵動靜兩忘，性圓命固，契乎自然。自然之道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者，蓋情慾緣想害之之謂也。人若去妄任真，超塵離法，混俗而不凡，獨立而不改，抱一而不離，周行而不怠，於仙道其庶乎。顏子有坐忘之德，孟軻有養素之功，蓋亦專於一事也。今舉其大綱，開諸異號，所謂同歸而殊途，名多而理一，示之可以益於後學，能使道心堅固，真正無私。若執志待終，則位標仙籍，永作真人，神通萬變，羽化飛昇矣。如是則非我門而不入，非我道而不然，然而然，然於不然而然也。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卷一之四共三卷，廣寧子郝大通撰。內詩詞歌賦序文，共一十五卷，分爲三帙。

清和真人北游語錄

綜 述

李進《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序》 嘗觀南伯子葵問女偶之問道，對以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乃至瞻明、聶許、需役、於謳、逮夫玄冥參寥，極於疑始也。足見自非生而知之，目擊道存者，曷嘗不假修心鍊性，漸證漸悟，自日益至於日損，自有爲至於無爲，道成功就，住世成仙，固亦有次第矣。然則修道之教，忘言之言，詎可已乎。清和尹真人傳長春師之道，嗣掌天下大教，重闢玄門，宣演正派，如景星、丹鳳，爭先覩之爲快也。內則脫履握衣者不下千計，外則送供請事者不遠千里，道價德馨被于夷夏，天下翕然推尊之，誠一代之宗匠也。〔真人〕嘗赴北京運使侯進道等醮事。門人集師《北遊語錄》一編，乃師資答問講論經法。諄諄然以真實語指平常心，提正玄綱，折中妙理，誠入道之筌蹄也。沁郡長官杜德康，將大書銀木，與四方信士、林泉幽人共之。遂釐爲上下二卷，冀覽者因言悟入，同證長生。顧不遑歟。噫，今真人退堂就閑，終日靜坐，將與造物者遊於無何有之鄉，而且不得見，而況其言乎。

張天祚《序》 昔孔子嘗謂弟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故聖人之於道也，必以言傳。如或不然，何以明道。今清和真人尹公，自幼出家，從長春師父五十餘年。朝參夕問，未嘗少怠，在衆中素號傑出者矣。遂親授訓墨，俾掌其教事，天下尊之。每於閑宴之

際，與衆講論全真妙旨，至於終日，疊疊不倦，言甚簡當，析理易曉。與夫談玄說妙干時惑衆者，固有間矣。故諸弟子恐其遺落，各記所聞，纂爲一編，目曰《清和真人語錄》，分爲二卷。庶使四方修真之士皆得披讀，而易於入道也。以力未能就，嘗爲箋照會銅川長官杜德康，迎師南邁。聞而樂之，遂命工板行，欲永其傳。一日，平遙太平興國觀提點王志寧，泊李志方，懇求予爲序。義不敢辭，抑又嘉仁人君子之用心深也。聊摭其實，以叙其始末云。

李志常《序》 夫大道無象，至理無言。且無象之道既不可得而見，其無言之理，烏可得而明。理何以明，由言而明之。然言之則不類矣，故古之君子強爲之言。言必有宗，言有宗則理爲言筌而出之。以是知理在言外，得其理而言自忘矣。故曰至理無言。無言則無象矣，故曰大道無象。見無象之道，言無言之理者，非真得真知，其孰能哉。既可得而言矣，廣說而不爲之太過，約說而不爲之不及，即能動則有法，靜則會極，與道玄同之謂也。若人之出世，亦豈易遇哉。今清和真人繼踵長春，綱領玄教，積有歲年。四方修真之士，造席請益者歲無虛日，久而益敬，遠而益親，爭先覩者，不啻若景星之與鳳凰也。偉哉至人，平日以誠接物，以慈利人，不求保於人（而）人保之，其入天之真依者歟。一日，知宮張德方諸君，捧北行所錄若干卷來謁，曰：在長春先師之門者，唯師知公最深，其所託亦可謂重矣。今將以是書刻梓，若得公之文序之，以廣諸方後學願見之心，豈不美乎。余竦爾謝曰：余言何足謂之文邪。惟真人道純學奧，當代之偉人，其真得真知，無間乎語默，人得其一言一話，錄而成書者久矣，又何待余言而傳。德方曰：不然。挈裘者必以領，升堂者必自階，願借一言鉤深發至，列之卷首，庶使學者由領而舉，自階而升，亦非小補。余不敢復辭，乃筆以授之。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四卷，弟子段志堅編。性命雙脩，清淨至言。

葆光集

綜述

烟霞逸人《葆光集序》

伏以渾淪未判，已含天地之真；清濁將分，遂運陰陽之妙。由是三才既立，萬化俱成，品物咸亨，異人間出。如真人者，姓尹氏，世族滄洲人也。祖先一母，三產九男，中內七人，各封八縣。厥後簪纓熾盛，抑今碑銘昭然。至真人愈為盛事。童年入定，看乾坤造化之原；卅歲出家，了性命超昇之訣。接人救物，考古規今，窮萬事之始終，列千賢之先後。博施廣化，汎愛寬容，為而不爭，犯而不校。欲仁而斯仁至矣，不善者亦善覆之。蓋由達向背之情，曉幽明之故，既已往而弗諫，但將來者可追。知進退存亡，恕大小多少，流言不入，任毀譽以何移；凡事飽諳，信浮沉而所適。隨流若類，混迹同塵，受垢安身，託詞警世。清吟編簡，意傳萬古以無遺；法語敷揚，志取一時之有補。可以繼全真而演教，叙正派以流芳，開衆妙之玄門，指三清之直路。高懸慧日，照破邪陰，大振宗風，蕩除凶穢。故使門庭洒落，境界清涼，屏幽夜之迷途，附長春之勝域。擬開靈沼，植萬朵之金蓮；空駕神舟，載一輪之皓月。是知人難調制，道不加持，可懷寶而坐忘，或寫憂而遊戲。不離方寸，歷遍遐荒，復挈大千，納于毫末。心田晃朗，照知聞見覺之前；性海淵澄，湛成住壞空之後。感而即應，捨之則藏，淡泊于無生，逍遙于寂滅。如如不動，冥超劫外之天；了了常存，永在現前之地。般般勘破，處處圓成，信手拈來，轉頭放下。諸門遍曉，悟萬法以歸心；多劫曾修，證一真而合道。是以曩離塵世，久處仙鄉，優游于碧落之中，冥賞于清都之內。上方尅約，等師父之千年；下會來期，誕自身于次日。是謂至禮無體，至讓無辭，按美名無稱之稱，合上古不德之德。其緣有慶，其故無私。蓋懷弘道之微機，以示化人之雅範。不虧細行，終累大功，既足清標，敢無美譽。浪裁狂語，冒讚幽情，不防條罪之三千，私發師真之萬一。

云耳。

夫《葆光集》者，即真人之所作也。自承教一十三年，常坐于大長春宮寶玄堂之重室葆光之軒，日有在京士大夫，及遠方尊宿，參問請益，求索唱和。或自述懷遣興，警誡勸示。復因諸方遊歷，經臨景物，題跋讚詠。所得詩詞歌頌，編列次第，分為三卷，以軒名而立號焉。或謂葆者蔽也，謂蔽藏靈識，不令外馳，雖應萬變，不失虛寂之體。又光者照也，謂照破昏闇，坦然前進，不致陷墜，徑入希夷之域。又集者聚也，謂聚積珠玉衆寶等類，施設運用，以濟貧苦之者。述作之義，大略然否。或謂詩有四鍊，鍊字不如鍊句，鍊句不如鍊格，鍊格不如鍊意。意者志之用，詩思之委也。故在心為志，發言成詩。詩之成也，不必字精句健。風騷屬時之為美，美者美于德，尚于志也。志者稟於道，感而動之，託于辭；和而節之，成于文。文者奮于言，言者無罪，則思無邪也。夫正情性，明得失，主忠信，戒權謀，止強梁，守柔弱，寶慈儉，去奢泰，崇高節，美教化，真人之詩為深得之。如云：心中實行真為寶，口內虛詞未足奇。又云：智源起處姦邪盛，禮貌彰時道德衰。又云：性暴每聞人化虎，心慈果見木飛龍。又云：從他外境魔千遍，一片真心不解驚。又云：寵辱不驚君子性，是非寧動法王身。凡此類例，篇篇皆然，幸覽者知之耳。若懈慢而不覽，魯莽而不知，嗚呼哀哉。唯沁州長官杜德康，為當世賢者也。一見此集，普願衆聞，遂募工鏤板，以廣其傳。庶使英明之士、同器之流，覽其文而知其實，悟其理而得其趣。豁然穎脫塵累，高蹈真空，名列丹臺，永超生滅，真謂仁人之用心也哉。

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

綜述

論志煥《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序》

夫瞽者無以預乎青黃之色，聾者無以預乎管籥之音。豈惟形骸有如此哉，而心智亦有之。若夫本分天

真，人皆具足，奈以積塵所昧，正眼不明，逐色隨聲，尋蹤覓跡。沉淪惡道，浩劫千生，摸竹管為陽光，擊銅盤為日景。不逢宗匠，皂白奚分，殢句執文，轉增迷惑。是以棲雲老師不得已應病施藥，剔耳挑聾，摩睛刮翳，冀得人人澈視，各各開聰，見見聞聞，洒洒落落，咸歸正道，不逐亡羊也。門下劉公先生從師有年，密記老師之警歎，哀以成集，約百餘則。誠為初機學道者之指南也。命工鋟梓，以廣其傳。孤峰道人亦得預其徒末行者，見而喜之，乃齋沐而敬為之題辭。

析疑指迷論

綜述

劉道真《析疑指迷論跋》 神峰逍遙大師，出示高論二編，名曰《析疑指迷》。清談不吝於胸懷，奧妙發揮於翰墨，平生所養，於茲見矣。幸緣一覽，俾予泠泠然獨立於通衢，不知四肢之有無，則可以墻塹玄門，梯航後學者。

王道亨《序》 前火傳後火，薪異而焰同。今聖嗣古聖，時殊而道一。故宜乎馬、譚、劉、丘已來，演玄風敷妙化之真人，繼繼而出也。神峰逍遙先生牛君練師，新出奇論二卷，目曰《析疑指迷》，屬余以文開卷，一閱不覺身世兩忘，若馭清飆而遊乎碧落矣。其誘人也，循循然有條而不紊，使人惑志頓消而朗徹。其進人也，端語一發，使人浩然長往而不留。其言簡，其理微，其示教也深，其用心也切，此可謂火傳而聖繼者也。門人恐其微言將沒，哀而錄之，以裨後進。其弘師之道如是，此亦可謂用心之厚者焉。

牛道淳《自序》 神峰逍遙子閑居幽室，倚軒塊坐，隱几忘懷。適有悟真子李志恒，從座而起，恭然而立，携牋作禮，拜而謂曰：敢問全真妙理，至道精微，性命之義，修行次序？願師演而析疑矣。逍遙子答曰：夫至道精微，無形無名，難演難言，非容取捨而可得也。故心困焉而不能

知，口辟焉而不能辭，在人虛府自悟耳。其人叩之不已，志之愈誠，由是不得已而應命。輒述是論，名曰《析疑指迷》，庶資初學之漸悟耳。

雲宮法語

綜述

汪可孫《雲宮法語序》 萬形皆有弊，惟道獨不朽。人之在天地間，斯道之寄也。有命焉，有性焉，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也。天下無二道，豈有二性命哉。危微精一，見於大舜之戒禹，恒性、習性、明性、節性，見於湯尹、周公之格言。夫子贊《易》曰：各正性命。則性與命並言之矣。然觀夫子罕言命與仁，而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性命之學，非深造者不能貫通也。至曾、思、孟之相傳，性命之學愈著而愈詳。儒者以養性率性為先，知命立命為務，故功極於贊化育，參天地。彼道釋明心見性，修命復命，至於妙有真空，與道合真。道釋性命之學，亦不能泯滅也。後世流弊，儒以文章沽爵祿，道釋以禍福誘愚庸，躬行踐履之間，鮮有出於性命之正者。況三綱五常，道之大原，天命民彝，庸有未盡，豈所以為道哉。聖明之朝，作之君師，吾儒之道尊勸益加，道釋二氏不廢崇獎，期天下咸歸於道。泰和盛治，家稷契而人皋陶，無上等正覺，釋老中之功用，於是談性命者多矣。然而未得其歸一之要。余倣之經傳，類而編之。吾儒之道由正心誠意而得，佛老之道亦由正心誠意而得也。人欲盡淨，天理流行，即一念不生，全體自見之大機括。大而化聖而神，捨是非吾所謂道，非吾所謂性命。名其集曰《雲宮法語》。道書謂偃息雲宮黃房之內，即心齋坐忘之時，究竟斯道，庶乎瞻前忽後，無時不然，仰不愧而俯不忤，豈徒虛無空寂之謂性命云。

中和集

綜述

杜道堅《中和集叙》 維揚損菴蔡君志頤，瑩蟾子李清菴之門人也。勘破凡塵，篤修仙道，得清菴之殘膏賸馥，編次成書，題曰《中和集》，蓋取師之靜室名也。大德丙午秋，謁余印可，欲壽諸梓，開悟後人。余未啓帙，先已知群妄掃空，一真呈露。謂如天付之而爲命，人受之而爲性，至于先天太極，自然金丹，光照太虛，不假修鍊者，漏泄無餘矣。可以窮神知變而深根寧極，可以脫胎神化而復歸無極也。抑以見道之有物混成，儒之中和育物，釋之指心見性，此皆同工異曲，咸自太極中來。是故老聖常善救人，佛不輕於汝等，周公豈欺我哉。覽是集者，切忌生疑。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六卷，有圖，都梁清菴瑩蟾子李道純元素撰。言先天太極自然金丹，光照太虛，不假修煉者，漏泄無餘矣。可以窮神知變而深根寧極，可以脫胎神化而復歸無極矣。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中和集》三卷，《後集》三卷，元李道純撰。道純字元素，號清菴，都梁人。又自號瑩蟾子。是書乃其門人蔡志頤所編次。題曰《中和集》者，蓋取其師靜室名也。前集上卷曰元門宗旨，曰畫前密意。中卷曰金丹祕訣。下卷曰問答語錄，曰全真活法。後集上卷曰論，曰說，曰歌。中卷曰詩。下卷曰詞，曰隱語。大旨盡闡一切鑪鼎服食修煉之說，歸於沖虛渾化，與造化爲一。前有大德丙午杜道堅序，蓋世祖時人也。

清庵瑩蟾子語錄

綜述

廣蟾子《清庵瑩蟾子語錄序》 作家話靶打頭相遇，便把自家屋裏話拈出，此豈非道中之作家者乎。予自幼業儒，壯愛談空，雖愚賤者有能道酸餡氣話，亦不以儒自高，必屈己下問，但未能遇作家爾。一日歸茅山，舊隱清庵瑩蟾子李君來訪。座未溫，發數語，字字無烟火氣。繼而講義皇未盡以前易，透祖師過不切底關，把三教紙上語，掃得赤洒洒，將我輩瞎漢眼，點出圓陀陀。清氣襲人，和光滿座，恍不知移蟾窟於予身中耶，抑予潛身入蟾窟中耶？是夜驚喜萬倍，整心慮，熱心香，拜於床下曰：真我師也，真作家也。師不我棄，願加警誨。是後從師日久，問答頗多，集成一編，時爲展敬。直待向清庵座下，踢翻玄妙寨，粉碎太虛空，方爲了事漢。於斯時也，若有箇出來，問清庵老曰：到這裏要這骨董做甚。必則曰：便是我打頭遇作家底話靶。

混然子《後序》 嘗聞太上啓教，接引方來，故有神仙之學。神仙之學，豈尋常而語哉。必是遇其至人，點開心易，通陰陽闔闢之機，達性命混合之理，超然獨立，應化無窮，始可與言神仙之學也。自東華紹派，鍾呂流輝以後，列仙並駕而出者，皆鴻生碩士。上則匡君以行道，下則澤民以濟生，玄風益振，競起學仙者，代不少矣。繼而瑩蟾子李清庵，出道學淵源，得神仙祕授，三教之宗，了然於胸次，四方聞之，踵門而請益者，不可枚舉。其發揮金丹之妙，與弟子問答難疑之辭，機鋒捷對之句，凡若干言，錄而成書，名曰《清庵語錄》。余誦其文再三，篇篇無閑言，句句無閑字，皆發明太上之遺風，先真之未露，可謂明矣妙矣。其文與《中和集》相表裏。荆南羽士鄧坦然，抄錄已久，今則命匠綉梓，以壽其傳，不泯清庵之德音，可見運心之普矣。學仙之徒，覽斯文者，必有超然而作者，豈曰小補也哉。

會真集

著 錄

綜 述

揚志朴《會真集序》

夫易廣矣大矣，其無體也。始於一氣，即道也。易有三義：不易也，變易也，簡易也。不易者，獨立而不改。變易者，四時更代也。簡易者，天地簡易也。六爻者，內卦謂之貞，天地人爲之三才之定體也。因而重之曰悔，謂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下二爻爲地，中二爻爲人，上二爻爲天，上下無位。二五本以人事論之，故稱見龍飛龍，利見大人。三四本天地之位，不稱龍。以人事君子呼之，即天人相通之象也。乾坤，天地之德也。以剛柔相配，生三男三女，分制五材，謂之五行，代天地行事也。後生六十四卦，分布一年三百八十四爻，大約統以年月氣候日時，一日變十二卦。人爲萬物之靈，其性命全，與天地同體。惟聖知聖，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能幹運於自身者，是謂養道之士也。後人判教有三，以《易》爲真玄，以《老子》爲虛玄，以《莊子》爲談玄。其說則異，至於玄則同歸，非常人所通曉，惟神仙能之。

去歲春，余於青義清神觀，會識吉昌王先生，號曰超然子。與之語，咳唾珠玉，呼吸煙霞，混三玄而講義。惜乎別之速矣。雙鳧西邁，俄變星霜，使老夫夙夕不忘。今者二仙子得來雲谿，倒屣出迎，一者寫唐梁振之，一者紛南梁之秀，皆故人也。延之尚座，茗飲小會，坐中廼舉其師超然子所著《會真文集》，欲鏤板通布於四方，請老拙作序引。袖出其文，老夫從首至尾，歷觀其詞語，以去歲一會之語話也。考其圖繪詠歌，皆出自胸臆中，埏埴輪旋，調和大塊，心腹間爐鞴煅煉混元，明七八九六之老少，水火木金土之生成。王子晉所謂顛倒五行，推移八卦，正謂此也。非神仙，孰能與此乎。若遍行於世，使學道之士如秉燭入於暗室也。欽二仙子能揚師之美，可謂不忘本也。故不敢違命，略序其實於卷首。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五卷，有圖，超然子王志昌撰。圖繪詠歌，皆出自胸臆中。埏埴輪旋，調和大塊，心腹間爐鞴煅煉混元，明七八九六之老少，水火木金土之生成，顛倒五行，推移八卦之論。

啓真集

綜 述

董師言《金峰山通玄子啓真集序》

竊以欲正春夏秋冬者，必得指而可知；欲達微妙玄通者，必藉言而可悟。奈言語者，心識之影；文字者，言語之影。意爲心影，言爲心響，終無真體，而理可窮及，微妙雙泯，絕盡百非，無一法可親者，曷用乎言。蓋理非言銘，則若魚無筌而魚莫之求，兔非蹄而兔無以得。大抵言者，魚兔之筌蹄，足以紀綱至道，匡轄仙機，詎可忘之。是以聖人作而述《陰符》《道德》，發揮妙本之精。賢者擬聖作書，制《冲虛》《南華》之經，務啓迪後覺人聖超凡，何不假言而爲？況近朝五真派別，教闡多方，丘、劉著《磻溪》、《仙樂》之集，譚、馬目《金玉》、《水雲》之號。靡不鼓唱玄風，煥明智鑑，如霜天皓月，普現千潭，使彼味道者咀嚼膏腴，識趨向而不陷迷津，豈不以因言而明理哉。而後攀龍鱗，附鳳翼，詮道垂訓，拯溺指迷者，予於通玄師見之矣。

師姓劉氏，諱志淵，西慈高樓里人。生而慈愍，幼慕宗風，大乘契典，莫不精研。長值道運勃興，群教釋鄙，遇超然子，授以頤真養素、見性識心無爲之旨。於是捨衆人之所愛，收衆人之所棄，慨然而逕詣重玄，入衆妙之門，一啖而三觀虛淨，再味而八面玲瓏。屢現化身，一途生死，

其天機妙道，已印於胸中。凡譬咳文詞，形容翰墨，可謂駢珠驪玉，非雕蟲篆刻而成，飄飄然出旁羅搜索之表，真學者之指南，寔大筆手爲之。雖一詞一詠，隻字片言，志在扶盲剔瞶，俾有所受用，非特獨善其身而爲之。斯文未振，一旦遺世，六探信通，迸破泥丸，無形昇入，厥有著述，寂寥無聞。門人平水李志全，恐綿遠湮滅，歷訪晉并，得諸友口誦者一二，洎劉志堅錄帙者，十得之八九矣。乃撥遺而鳩集一編，整比義類，列成三帙，目曰《啓真》。袖示於僕求校，而再囑爲序引，庶幾刊行，以廣其傳。再四披玩，灼然文理甚布，妙趣星分，可以挈行昏衢者，入大光明清淨鄉。非明珠朗徹，出天地之外者，曷至於是耶？僕雖預道胤，造道髣髴，慊才輕蟬翼，辭短蛙鳴，安敢擊布鼓於雷門。執辭不獲已，姑以俚語道先生才藻軌範之萬一耳。時太歲甲辰仲月下旬有二日，紀之卷首。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三卷，金峯山通玄子劉志淵撰。十三章，天中章、真上章、心息相依章、死陰生陽章、氣神邪正章、證明道用章、疊用五教章、忘形養炁章、忘炁養神章、忘神養虛章、融攝不滯章、無修無證章，并詩詞歌曲等集。

抱一函三祕訣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二 一卷，有圖，嗣全真正宗金月巖編，嗣全真大癡黃公望傳。內言明人身受胎之後，明人身受胎之始，明神室、明刻漏、明五行、採取其藥、生成圖說、炁數物理體用論、溫養赤子神方、金液還丹火候要旨。

玄虛子鳴真集

綜述

張志明《鳴真集序》 道本無言，非言不顯。道本無經，非經不明。今未聞者聞，使未悟者悟。僕肇拜玄沖師於汾陰龍興觀。侍歲餘，師南邁綿山之右誘矣，僕北還姑射之陽寓焉。時師欬唾珠玉，不暇構思。或懷古，或託物，或贈答，或逸興，縱心所欲。或詞或頌，俱明宗旨。陳非心之心，言不言之言。言言見諦，句句朝宗，其文簡，其義淵。鳴真云：無影樹頭花笑日，不萌枝上葉含春。又云：兔角敲開三毒鎖，龜毛拂盡九衢塵。斯言離物象，遠聲色，非徹法慧目，離念明智，焉能究之哉。深若淵泉，曠如太虛，恢恢焉，晃晃焉。尊上德之玄風，崇長春之英華，非詭詐以惑時，非佐道而銜世。玲瓏瓏，如明珠旋於金盤，清光罔極。煥煥輝輝，似秋月朗於碧天，瑞氣何窮。

師亡金承安間，有汾陰先生李公，自海隅而還故邑。師聞之，迺長春之英徒也。欲師之，固辭拜長春者。於是望拜，祕奧得其一二，悟機解有萬千。幸有蒲坂同道，寄世老人王巨川，嗟憶師之珠玉，特有英奇暢道之美。云動若行雲之安泰，止猶谷神之無隅。發歎不已。有寂子楊公、劉先生等，袖出師之集，目之曰《鳴真集》。恐湮微散落，命繕鏤以廣其傳。謁僕等飾題辭，巨駭忸怩。斗筭之器，焉能納百川乎。再三叩命，固辭不已。綜覽如瓊漿羊羹，爽其羣口也。體道之妙，得道之用，吐辭發言，可不爲梯航耳。夫鳴真者，鳴聲散宇宙，不屈愈出，若東君而發萌；真光射乾坤，體在皆無，如冰輪之鑒物。明同杲日，響若雷霆，茲妙備矣。

玄教大公案

綜 述

柯道冲《玄教大公案序》 道統之傳，其來久矣。始太上混元老祖

以象先之妙，強名曰道，而立言以德輔翼之，而五千言著其中。然存言外之旨，微妙玄通，有不可得而言者，深不可識，亦強爲形容焉。自道德受關令尹子，其十子各得其妙，如列、莊諸子，至安期生、李仙卿、葛仙翁衆真，更相授受，各有經典。然枝分派利，於洞天福地亦代不乏人。自周漢以來，惟尹子嗣祖位，金闕帝君繼道統，授東華帝君，帝君傳正陽鍾離仙君，鍾傳純陽呂仙君，呂傳海蟾劉仙君，劉傳張紫陽。五（祖）紫〔陽〕北傳王重陽、七真，道統一脉，自此分而爲二。惟清菴李君，得玉蟾白真人弟子王金蟾真人授受，爲玄門宗匠，繼道統正傳，以襲真明。亦多典集見于世。實菴苗太素師事之，心印其要，蓋青出于藍而青于藍者也。實菴抱負此道，以列祖道統心法，模範學人。採摭諸經樞妙，升堂入室，舉其綱要，於列祖言外著一轉語，復頌錄之。以易數爲六十四則，又入室三極則。門弟子王誠菴輩集成編，名曰《玄教大公案》。言言明本，句句歸宗，體用一真，圓混三教。使人於羲皇畫外縱橫，玄聖象先游泳，至哉。華陽真逸唐公，捐金繡梓，以廣其傳，義亦宏矣。誠有決烈漢，向此《大公案》外，具無極眼睛，覷得七穿八透，豁然四達六通，則道統明明，相繼而無息，豈不美歟。

唐道麟《序》 無極天心，中融萬法，象先慧目，圓燭無方。性至虛則八達六通，心雲障則千差萬別。是故欲得豁開天外眼，必先明了世間心。僕幼習儒業，長慕玄風，每研理性之元，參究天道之妙，遍求愈遠，默探愈深，果謂不可得而聞也。夙生何幸，得詣中和，時聞實菴老師法誨，使人累釋心清而造元返本，神凝氣息而安命樂天。切切多方，諄諄曲化。一日，中和上足出示師之升堂入室，舉演法海寶珍，道統心法詩頌，

目之曰《玄教大公案》。僕靜咀玩，見其剖判一元，結絕萬法，抖擻群真骨髓，貫通列祖肝腸。爲人剛慧劍，礪神鋒，斬三尸，誅六賊，解縛纏，脫桎梏，破憂疑網，斷煩惱障。活死漢，救生靈，誘明達，徹大用大機，造極乘極奧，優游未始，真樂無生。其性理天道之妙，明心見性之機，圓混于中，一一明白。誠此透徹，豈果不得聞歟。然此亦皆師之緒餘耳。僕既霑受用欣然，不揣命工繡梓，與天下福慧大丈夫，同向此按欵中具一隻眼，撈翻關捩，粉破太虛，全本然，反純朴，逍遙無極，嘯傲先天，是所願也。

王從義《序》 聖仙至道，體玄先天，用妙萬法，以精誠中息而密固本元，以謙敬和順而美利天下。實菴先生《玄教大公案》，體用全彰，行功圖備，融一真而入妙，混萬理以歸元。俾夫養元炁融冲慧命，寂本性安平道心，偉乎美矣。豈憂寂空無機鋒，口鼓一曲異端之比哉。僕昔聞先生補註《伊川易傳》三分未盡之旨，默然驚嘆曰：伊川先生乃前宗六夫子中一夫子，尚有未盡，今實菴先生補註其未盡，是何人也？恨不能飛見。偶授南臺職，暇日與同僚三五，特踵中和相訪。一見先生，清寂安恬淡如也。及乎熏敬請益，雍容豁達，隨問隨答，的當通暢，使人廓如也。又得觀補註《易傳》未盡，及易網解惑，果謂辭簡理貫，純粹精明，將僕等積年參學疑難，一旦冰釋。如《大公案》始一則，將三教樞機精妙、中正體用、偏執見解，已盡剖判。中引諸經，一事一理，一玄一妙，若對鏡觀形，精粗圓照。如云三身混極，六慾沉空，虛極反元，動靜體道；以寬慈養天性，以儉約養道心，以謙巽養玄德；日用五音毒氣、十般貞病。至于舉兼山之良，明靜止真功，題目炁之離，明死生妄幻。畫前至妙，象外重玄，秉義皇寶劍，劈開列聖玄關，現元始黍珠，照徹群仙天谷。實前代道儒宗師，皆未嘗道。可謂妙超今古，玄混始終，非先天之高明，其孰能與于此。宣聖云：先天而天弗違。信哉。僕敢不師禮事之，茲略序師之道德體用、事理實跡，其先天言前之妙，在乎同志慧力綿密中之體式。

王志道《序》 真金不懼火，煅煉愈精明。美玉絕纖瑕，琢磨成寶器。朽木憊鐵，匠手難爲。故南華老仙云：有聖人之才，受聖人之道，易矣。或生而知之者，幾何人哉。然夙根靈慧，一徹萬融，亦在乎明師提挈，方可直超最上。我輩福薄根鈍，業力常勝道力，大言直超頓徹，恐亦

自昧耳。若從師匠煉琢，自誠明而虛通，猶戒定而慧徹，步步踏實地，心體太空，久久澄攪不濁，癩磕不碎，自然純粹堅固，豈不美哉。吾師實菴仙翁，道隆方外，教闡環中，發明太上心玄，剖判羲皇骨髓，掀翻三教，融混一元，掃蕩邪宗，豁開正道，斷削後學，造大本宗，烹鍊高明，達先天境。是以良朋霞友雲集，明公賢相風從。虛而往，實而歸，誠不言而信；近者悅，遠者來，咸無爲而成。乃知言未嘗言，弘衆妙迥出思議之表；〔可〕道非常道，備萬德獨立象帝之先。非極高明而通至化者，其孰能與于此。僕日侍玄堂，幸霑法雨，錄集升堂之珠玉，緝熙入室之寶珍。然義適多方，理歸一極，歷代聖仙未結絕案款，吾師一一決斷明白。目之曰《玄教大公案》，列成六十四則，以象周易六十四卦；入室三極則，以象三極。誠有決烈漢，直下承當鍛鍊，向中默會力行，泯聲色，淵識情，瑩天心，開道眼，頓超生滅，耀徹古今，大用大機咸備於斯，其真樂奚可勝計哉。誠能如是，庶不負吾師諄諄之教，亦乃千載一時之遇也。雖然，僕亦駕渡舟一夫云耳。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玄教大公案》二卷，王志道集。撮老莊經中擇粹並頌，頗有機鋒。

玄宗直指萬法同歸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七卷，有圖，建安仰山道院牧常晁撰。論無極太極理炁性命之源、萬法歸一圖說、三教合一等論。

上陽子金丹大要

綜 述

明素蟾《上陽子金丹大要序》 伊川先生云：天下有大難事者三：一曰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二曰爲學而至於聖人；三曰修身而至於神仙。斯確論也。天琮幼始知學，長而從玄，慨然信長生之道，可學而致。乃希高志，參玄訪微，刮垢磨光，斂華就實，擬向孤峰絕頂，把茅蓋頭，侶洪崖，友赤松，抱雞子之中黃，養蟾光之明素，庶幾萬一，克償素願也。豈謂天不愛道，善啓其衷。乙亥夏五，際遇我師紫霄絳宮上陽真人於方壺天中，解襟傾蓋，歡如平生，淪茗焚香，共談丹道，機緘微露，針芥相投，時以去就，匆匆莫究衷蘊。既而瞻候紫氣，追隨黃鶴，至交泰別館，叩首上請，懇款再三，然後敵丹盟天，披青誓地，衆真監度，盡授所祕。初則迅雷貫耳，驚駭異常；次則瘴霧中心，昧惑尤甚，乃至竟夕不寐，繼日弗寧，既未敢誚其非，亦未肯信其是，反覆紬繹，周悉搜羅，感神明之告人，忽心靈而自悟，於是掀翻迷網，打破疑團。比沈痾之頓甦，猶大夢之驚意，通身是汗，瞽目開明。遂將生平記誦丹經，如《參同契》、《悟真篇》等書，參訂而印證之，則言言句句若合符節，千變萬化，總歸一貫。而今而後，宇宙在乎手，造化備吾身，可以大休歇，可以大自在，觀玄珠之有象，鍊金液以成丹，白日登晨，清都進秩，皆分內事也。回視半生學問，猶管窺天，蠡測海，其大小淺深，固已懸絕。亦猶炊沙作飯，攪水爲膏，欲求充飢繼明，不可得也。吁，金丹之學，近代自紫清白真人返珮帝鄉，世無真師，傳多失實。談性者，非流於狂蕩，則滯於空寂。論命者，非執於有作，則失於無爲。根器高而利者，不遇師傳，惟祇求之方冊，自證自是，自滿自足。自謂一聞百會，眼空四海，已與鍾呂並駕，寧肯謙抑而師問哉。根器劣而鈍者，求之盲師，一知半見，自喜自幸，自執自守。自謂休心歇妄，枯坐無爲，即道在其中矣，奚暇多事而更叩人哉。是非海

闊，人我山高，毒藥入心，黥墨透骨。世無拔山竭海之力，又無補黥去毒之方，莫之能救，可勝歎哉！我師上陽真人，駕拯溺之慈航，仗斬邪之慧劍，紹隆丹陽正傳之脉，發泄青城至秘之文，明前代所未明，說古人所未說，推赤心於人腹，垂青眼於學徒。所著《金丹大要》十卷，條理敷暢，斗拱星羅，詞意昭明，金聲玉振，體堂堂說透骨髓，血滴滴吐出肺肝。恨不與法界衆生，盡皆作大羅眷屬，其慈仁忠厚，盛德之至乃如此。僕懼學徒不察真師之用心，將聖諦玄章，作泛常看過，非徒無益而生惑，或乃興謗而自棄，因述己所遇而爲之序。貴以拯拔沉迷，剖鑿聾聵，庶幾標指見月，發聵知天，是亦一助也。金丹之妙，在乎三大要。一曰鼎器，二曰藥物，三曰火候。然鼎器有陰陽，藥物有內外，火候有時節，三者實爲金丹之樞要。知此則到家有期，可羅問程矣。所冀頭頭會合，口口糸同，慨興進道之心，高中選仙之舉。千年鐵柱，久締龍沙之盟；萬朵玉蓮，嘉慶天元之會。凡我同志，各宜勉旃。

歐陽天璣《序》 老易洩天機，《古文龍虎經》、《糸同契》作，以無爲物祖，有爲丹母，乾坤鑪鼎，坎離升降，闢鴻濛，擊混沌，採藥物，明火符，無非法天地陰陽造化生生之功，有順逆而鍊成金丹也。紫陽《悟真篇》繼出，發揮玄理，殆無餘蘊矣。唯火候之祕，妙存口訣，世之學者往往趨於旁蹊，出於臆度，未能聞其大要，況通其微妙乎。紫霄絳宮上陽先生，繼真師之絕響，指後學之迷津，千載一時，百年幾見。推明老易深造之道，紬啓仙聖未發之言，謂天人爲物靈，具足此理，知而行之，頓超生死，真心化導，矢口成辭。演爲《金丹大要》十卷，諄諭反復，羅縷再三。誠欲與有志者原始要終，心靈自悟，一得永得，同躋仙阼。其慈憫之心亦溥矣。茗漕冰田王公，吏隱仙材，夙深丹契，知音有遇，思廣其傳。山中主席（潘公）太初，提點道林，隆揀靜宇深淵，耽味重玄，首唱繡梓。當時及門（弟子），皆鳳逸龍蟠，蟬蛻穎脫，列具序說，想見聲光。區區寄跡紫元，留心玄覽，種緣已熟，獲聆緒餘。所謂月現庚方，西南得朋，金歸性初，杳冥有信，依時採取，三性會融，赤水玄珠，得之罔象。當斯之時，至願畢矣。夫窮理盡性，以至于命，長生久視，而命在我《大要》之作，其老易之津涉乎。噫，將外老易而求之，奚言道。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卷一之十四共十卷，紫霄絳宮上陽子觀吾陳致虛撰，言金丹大還最上乘之道。卷十五之十六，與門人論玄釋見性之語。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金丹大要》十卷，元陳致虛撰。致虛有《周易參同契分章註》，已著錄。金丹二字，其源即出於《參同契》「巨勝尚延年，還丹可入口，金性不敗朽，故爲萬物寶」之語。自唐人專以金石爐火爲丹藥，服之反促其生，是循名而失其實也。致虛是書，猶不失魏氏之本旨。其牽合老莊佛氏之書，皆指爲金丹之說，則未免附會。學術各有源流，非惟佛道異塗，即道家不能概以一軌也。

上陽子金丹大要圖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一卷。述无極、太極、先天、後天、九還、七返、五行、順逆、元炁、金丹、清濁、寶珠、火候十三圖。

鳴鶴餘音

綜 述

虞集《鳴鶴餘音叙》 會稽馮尊師，本燕趙書生，游汴，遇異人得

仙學。所賦歌曲，高潔雄暢。最傳者《蘇武慢》二十篇，前十篇道遺世之樂，後十篇論修仙之事。會稽費無隱獨善歌之，聞者有凌雲之思，無復留連光景者矣。予山居，每登高望遠，則與無隱歌而和之。無隱曰：公當爲我更作十篇。居兩年得兩篇半，殊未快意也。昭陽協洽之年，嘉平之月，長兒罔之官羅浮。予與清江趙伯友，臨川黃觀我、陳可立、吳文明、平陽李平幼子翁歸，泛舟送之。水涸，轉鄱陽湖，上豫章，遇風雪，十五六日不能達三百里。清夜秉燭危坐，高唱二三夕，得七篇半。每一篇成，無隱輒歌之。馮尊師天外有聞，必能乘風爲我一來聽耶。明年，舟中又得一篇，並《無俗念》二首。後三年，仙游山道士彭致中，採集古今仙真歌辭，並而刻之，與瓢笠高明共一笑之樂也。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鶴鳴餘音》九卷，仙遊山道士彭致中集。

諸仙詩歌詞賦。

全真清規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一卷，姚江春庵清玄子陸道和編集。指蒙規式、簪披次序、游方禮師、堂門戒臘、坐鉢規示、祖師則例、全真體用等則。

還真集

綜 述

張宇初《還真集序》 仙道自古尚矣，由黃帝問道廣成子，世稱黃老，蓋廣成即老子也。仙之說始焉，若唐之錢鏐，夏之嘯父，商之宛丘，周之王喬，三代則固有之。而周穆建草樓以延士，其說始著。迨秦皇漢武，惑方士藥石之術，雖王次仲、東方朔之徒而不知師，而其邪說滋蔓淆祿，卒以殞身。則世之鴻生碩士，並起而訾斥之，亦宜矣。若漢魏伯陽，倣易撰《參同契》，本《古文龍虎經》而充越之，以是丹道倡明，不溺於金石草木、雲霞補導之術，一明乎身心神炁自然之理，假卦爻晷刻以則之，靡不合乎奇耦象數也。厥後由鍾離雲房授唐呂崑，則祖述其說，而歌辭論辯庶得乎指歸之正，代亦不乏其人焉。若宋之張紫陽、石杏林、陳泥丸、白紫清、李玉溪、李清菴，皆一時傑出。凡其辭旨，亦不下伯陽，而互有深造默會者焉。夫相去千百歲之間，何言之若合符節者，不期然而然哉。此無他，千百世之理同也，心同也。其所以淆異者，必邪妄詭誕之說，非取誇於時，必鼓惑於後。其能果合於身心神氣自然之道乎。此古之人必得人而授，而道不虛行也。抑亦非師之祕玄蘊奧，不妄啓示。而學之者無累功積行之實，徒飾虛文僞譽，馳聲揚耀者無異，尚何足語道哉，其能見諸言哉。

南昌脩江混然子，以故姓博學，嘗遇異人得祕授，猶勤於論著。予讀其言久矣，問會於客邸，勿遽未遑盡究。今春，吾徒袁文逸自吳還，持其所述《還真集》，請一言。予味之再，信達乎金液還丹之旨。其顯微敷暢，可以明體會用矣。使由是而修之，雖上邇紫陽、清菴，亦未知孰後先也。矧予嘗憫夫世之膚陋狂僻之習，駁潰滋久，有莫得而盡絕者。猶喜其言，足以振發末季之弊也。庶或志士貞人，有砥砭美玉之辯焉，則遊神胚腴馮翼之初，煉氣混芒溟滓之表，爲不難矣。是所以盡乎原始返終，窮神

知化也歟。尚容招黃鶴凌空而下，相與共論乎湘濱岳渚之間，未晚也。是書于編首以俟。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三卷，有圖，混然子撰。言金丹妙旨，論心，論玄，論中，並修三寶口訣。

崔公入藥鏡注解

綜 述

王玠《崔公入藥鏡注解序》 神仙之學，豈凡夫俗子之可聞。必是大根大器決烈丈夫、明眼高士之可爲也。且夫學者爲者何事？外則窮天地施化之理，內則明身心運用之機。然雖如是，宣尼若不遇老子親授，故無猶龍之歎。瞿曇不是古聖再來，豈有出世之見。所以學者如牛毛，達者如麟角。此無他，在乎得傳與不得傳耳。神仙之學，不過修鍊性命，返本還源而已。採先天一炁以爲丹母，運後天之氣以行火候。又火煉性，則金神不壞。以火鍊其命，則道氣長存。換盡陰濁之軀，變成純陽之體，神化自在，應運無窮，豈不奇哉。余見其今之學仙者紛紛之多，及至與其辯論真訣，人各偏執一見，不合先師正傳之道。觀其《崔公入藥鏡》八十二句，言簡而意盡，貫穿諸丹經之骨髓。予不愧管窺之見，遂將吾師所授口訣，每四句下添一註脚，剖露玄機，作人天眼目。後之來者與我同志，試留心玩誦，斷斷有神告心悟之效無疑也。或者有云吾註不足爲信，而崔公之言當以爲實，依而行之，信而從之，運鍊一身，則學仙之能事畢矣。

隨機應化錄

綜 述

靈通子《無垢子隨機應化錄序》 陝有全真道者，祖貫浙之四明人也。父居錢塘，而生何君道全。君自幼修道，號無垢子，雲遊東海之上，人未之奇也。厥後西來終南，居於圭峰之墟而道成，人以爲異。碑有載焉。洪武己卯孟春望後，君卒於長安醫舍。王公贈以羽化之儀禮，葬羣仙之塋。歲二載，孫壽通子來，以言而告曰：曩與何君交之已久，今已去世，無復可見。噫，何君之心高哉。復拜手而囑之，乞文以冠其目。予慨然曰：道不能顯諸於形容，必紀叙其實行。予雖學陋，必本諸於言而形容之。是以今古慕道之士者，多不能有達於至道之趣。而何君達性命之理，行無爲之教，庸人俗子皆仰其化，非其天性純篤，何能若是歟。賈道玄者，何君之門人也。齋藁以來，不憚千里，而必成於序。非壽通子，吾何爲而作也。然壽通子之道顯，而何君之道亦顯，若合符節。自何君去後，非壽通子，正教無復可傳。何君長於壽通子，而壽通子敬禮之，往矣而又彰之，足可以知何君之德。二人交契之深，語錄之作，成於何君，既沒之後，其於教良有在焉。

原陽子法語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二卷，國朝浚儀原陽真人趙宜真撰，門人章貢劉淵然編。內還丹金液歌並詩偈詞章序文等集。

諸真元奧集成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諸真元奧集成》九卷，明朱載堉編。第一卷爲宋張伯端《金丹四百字》，解者爲黃自如。第二卷爲石泰《還源篇》，泰字得之，號杏林。第三卷爲薛式《還丹復命篇》，式字道源，又號紫賢，嘗受訣於石泰。第四卷爲陳楠《翠虛篇》，楠號泥丸。第五卷爲《金液還丹印證圖》，序稱龍眉子，不著名氏，據林淨後序，龍眉子之師爲翁葆光，即註《悟真篇》者。第六卷爲白玉蟾《指元篇》，白玉蟾即葛長庚，嘗受訣於陳楠，楠受之於薛式。第七卷爲蕭廷之《金丹大成集》，廷之號紫虛。第八卷爲趙友欽《仙佛同源》，友欽即趙緣督，嘗作《革象新書》者。第九卷爲許遜《石函記》上下篇，遜即道家所謂旌陽真人也。宋元之間以仙佛著稱者，若石泰、薛式、陳楠、葛長庚之流，其源皆出於張伯端、蕭廷之、趙友欽。所言亦皆《悟真篇》之旨。其《仙佛同源》一篇，繁稱博引，謂仙佛皆有人室求丹之事。再傳爲陳致虛《金丹大要》，其發明仙佛同源之義尤詳。但以爲即釋氏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之旨，則未知其果合否也。

羣仙珠玉集成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羣仙珠玉集成》四卷，不著編輯者名氏。第一卷賦二十二篇，第二卷論十七篇，第三卷歌詞六十六

經籍總部·道教論集部

首，第四卷爲錢道華《敲爻歌註》、李光元《海客論》。大概恍惚不可究詰，其詞亦多涉於鄙俚。

含素子塵譚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含素子塵譚》十卷，明朱清仁撰。清仁號懷白，別號含素子，黃州人。流寓南昌爲道士。此書分條割記，而以類分爲十篇。曰行品，曰元真，曰聖居，曰佛說，曰審世，曰博論，曰迂言，曰地形，曰雜記，曰疵批。疵批即諸篇之自評，彙之於末，其實九篇也。其說有頗切事理者，然大旨出於黃老。艾南英序取其闢佛。然清仁爲道士，自爭釋老之勝負，非儒者之闢佛。其地形一篇，雜採《山海經》《神異經》及道家附會之說，繪爲地圖，尤爲謬誕。

果山修道居誌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果山修道居誌》二卷，國朝葉鈐撰。鈐有《續小學》，已著錄。果山在嘉興，鈐卜居其地，創修道居。此其所自爲誌也。其所居以釋教、道教與儒教合爲一堂，殊爲乖誕。後一卷爲同時諸人贈言，亦大抵荒謬之談。蓋明林兆恩等之流亞也。

無上祕要

著錄

《文獻通考》卷二二五《經籍考》五二 《無上祕要》九十五卷。晁氏曰：題曰元始天尊說。《藝文志》止七十二卷，不知何時析出二十三通也。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無上祕要》一卷，不著撰人名氏。案晁公武《讀書志》載：此書稱元始天尊說，《藝文志》止七十二卷，不知何時析出二十三通。此本僅數十則，前後雜亂無次第，不特非七十二卷之舊，即所謂二十三通者，亦不可復辨。卷內引司命東鄉君語，又列張子房、司馬季主諸人，疑非晁公武所見之本。或後人襲原書之名，勦他書以成編也。其大旨推演尸解之術，而尸解之術在煉錄形靈丸。又云：尸解者，當遺脚一骨以歸三官，餘骨隨身而遷。男留左骨，女留右骨。又有火解兵解諸術，俱怪誕不經。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卷一之二十，內三洞四輔集要、論劫運帝王修真養生衆聖本迹。卷二十一之三十二，言仙都宮室、三界官府、真靈治所、正一炁治三寶真文、天瑞三皇靈寶符効、上清神符、九天生神經文所出諸品文集。卷三十三之四十七，言經傳受罰品、事師品、修學品、修道冠服品、受持品法諸階品目。卷四十八之五十九，內受持齋戒諸品文集。卷六十之八十八，內論專誠柔弱虛靖山居遠俗尸解易形等品，皆入山修靜要術。卷八十九之一百，言諸天仙真昇各天宮品目。

大道通玄要

綜述

《大道通玄要卷第一并序》 惟至道之爲妙言，默不足以載之。隨心所及，稱謂斯顯，故視之不見，名之曰無；彌落無窮，號之爲有。有無皆得而其體常玄；強名遍陳而其實彌外。是能周流六虛，陶鈞萬物，注之不滿，酌之不竭。淵今寔覆載之所宗，生化之始母。是以修身治國，罔弗由之；性靈云云，咸注耳目，故樂餌雖美，不若淡言可尊；拱璧盈前，不如坐進此道。自玄老度關，五千垂訓，時或隱顯，世有行藏，經法仍傳宗塗度闕，視聽之流，莫能鑽仰，見其若此。迺於中興十有五載，開三洞之靈文，採衆經之秘義，以類相從，集爲八十一品，應陽九之圓數，號曰《大道通玄要》，別序九科，名衆妙品義，以爲開唱之法，庶使文約易覽，修人有方，世道交興，微言不墜矣。

道典論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四卷。論大君飛天童子大士道士先生上人至學貧道宗匠弟子，又論尸解主者誹謗毀辱攻擊耽酒放蕩不慈不孝三障三畏三毒四病五欲五濁七傷八難七患五敗畋獵漁捕若酷淫祀謀逆承負妙瑞災異怪妖夢想吉凶徵服一導引胎息雲芽服黃炁服六戊服三光丹品丹名等論，此是教門要典。

道要靈祇神呪品經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一卷。內有神祇、魔王、力士、空神、社神、六十甲子各神鬼姓諱。

上清道類事相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四卷，大唐陸海羽客王玄河修。言仙觀樓閣寶臺瓊室等品，皆天宮妙境，蕊芾雲宮勝境。

太平御覽

道 部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三卷。言道教神仙真人天官神人應佩服色，至如冠幘、帔褐、襜袍、裘衣、佩綬、板笏、羣鈴、杖節、履舄帷帳等製。

道書援神契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一卷。援神契有數條，一宮觀鐘磬帳幕法、服冠裳圭簡法尺法、劍方綵帝鐘氣訣法、令旛幢雲璈等儀。

天皇至道太清玉冊

綜 述

懼仙《天皇至道太清玉冊序》 猗歟。盛哉！余謂世有非常之人，而能爲非常之事，不然，則天道之幽玄，道源之深邃，孰能究其實哉？夫破白雲，攀倉藤，躋翠阜，登層巒，涉萬仞之險，升泰岳之巔，下視寰塊，自以爲高也，孰不知披天風躡鴻毛，履長虹跨蒼虬，遨游乎太虛之表，捫日月，握星斗，舐青冥，俯視塵壤，其志又何其大也！自非咀三靈之華，吸九光之芒，漱紫瓊之腴，嘯元氣之真者，安能遊神玄闕、駕景闔風、履空青而闡天道哉？今是書之作也，若義馭之出滄溟，杲日之破昏暝，可以滌凡塵之俗陋，藻太華之神英。是以駐心靈域，探至道於天津；默契太玄，握神樞於紫極。而日嘗迹至真之神奧，究造化之樞機，亦有年矣。於是剖玄黃之未造，剗混茫於先天，泄泰鴻未露之機，明太素生物之始，上自溟滓之未判，下至人文之始著，自有道教以來，三皇建極，五帝承天，其奉道而修天道者，其教之事物有未備，言奧有未宣，制度有未傳，儀制有未正，余乃考而新之，非余則孰能爲焉？於是三沐熏修，質於神明，告於天帝，大發群典，續類分編，悉究其事，大宣玄化，其天地之

始分，造化之始判，道統之始起，儀制之式，器用之備，衣冠禮樂之制，天心靈秘之奧，道門儀範之規，立爲定制，舉道門之所用，皆載此書也。於是命其名曰《天皇至道太清玉冊》。自開闢以來，至於今日，上下百千萬億斯年，有國有家者，莫不上奉天道，下修人事，所以建圜丘以祀天，立方丘以祭地，皆以天道爲尊也。凡誥命之端，必曰：奉天承運。《周書》曰：上天眷命。《湯書》曰：明王奉若天道，未嘗不奉天道而承天運也。吁！玄風之不振也久矣。余於是使道海揚波，再鼓拍天之巨浪；神光驟發，重開絕域之幽陰。正所謂望洪濤之暨天，非起於洿池之中；睹玄翰之汪穢，非出於章句之徒。余豈敢自矜者哉！是書也，乃若叱咤風霆，鞭蒼龍而沛時雨；其宣道也，若翱翔天宇，駕黃鶴以凌空明。其制度也，若恍兮振靈籙於丹霄；其製物也，若豁兮發神廳於銀漢。一新玄造，何其壯哉！遂壽諸梓，使天下後世知夫天皇之大道有如此之盛者，不亦偉歟！

道法科儀部

太上洞淵神呪經

綜述

杜光庭《太上洞淵神呪經序》

西晉之末，中原亂罹，饑饉既臻，

瘟疫乃作。金壇馬跡山道士王纂，常以陰功濟物，仁逮蟲類。值時有毒瘴，殞斃者多，閭里凋荒，死亡枕席。纂於靜室，飛章告天，三夕之中，繼之以泣。至第三夜，有光如晝，照耀庭中，即有祥風景雲紛馥空際。俄而，異香天樂下集庭中，介金執銳之士三千餘人羅列，如有所候。少頃之間，珠幢寶幡，霓旌絳節，紅旗錦旆，相對前迎，白鶴交飛，朱鳳齊舞。又二青衣，持花捧香。又四侍玉女，擎持玉案。地舒錦席，前立巨屏，左右龍虎將軍，侍衛官吏各二十餘人，立屏兩畔，如有備衛焉。復有金甲將軍、諸大神王等，各數十人，次龍虎二君之外，班列肅如也。須臾笙簫駭空，自西北而下，五色奇光灼爍艷溢。有一人執簡佩劍，而前告纂曰：太上道君至矣。於是百寶大座自空而來，即見道君乘五色飛龍蓮花之座，去地丈餘，有二真人、二天師侍立焉。纂遂拜手，跼蹐迎奉。道君曰：子憫生民，形于章奏，剝心泣淚，感動幽明，地司列言，吾得以鑑於子矣。纂匍匐禮謝畢。

道君曰：夫一陰一陽，化育萬物，稟五行爲之用。而五行互有相勝，萬物各有盛衰，代謝推遷，間不容息，是以生生不停，氣氣相續，億劫以來，未始暫輟。得以生者，合於純陽，昇天而爲仙。得其死者，淪于至陰，在地而爲鬼。鬼物之中，自有優劣、強弱、剛柔、善惡，與世人無異也。玉皇天尊，慮鬼神之肆橫，災害於人，常命五帝三官檢制部御之律令，刑章罔不明備。然而季世之民，僥僞者衆，淳源既散，妖氣萌生。不

忠於君，不孝於親，違三綱五常之教，自投死地。繇是六天故炁魔鬼等，與歷代敗軍死將，聚結成黨，戕害生民，駕雨乘風，因衰伺隙，爲種種病，中傷甚多，亦有不終天年，罹於夭枉。昔在杜陽宮中，出《神呪經》，授真人唐平等，使其流布，以救於人。世間無知愚俗，見有王翦、白起之名，謂爲虛誕。此蓋從來將領者，生爲兵統，死作鬼帥，積功者遷爲陰官，殘暴者猶拘魔屬，乘五行敗氣，爲札爲瘥，然陽威憚之，神呪服之，自當殄戢矣。今以神呪化經，復授於子，按而行之，以拯護萬民也。即命侍童披九光之韞，以經及三五大齋之訣，授之於纂曰：勉而行之陰功，克充仙階可冀也。言訖，道君及侍衛衆真，皆西北而舉。纂遂按經品齋科行於江表，生民康乂，疫毒消弭。自晉及今，蒙其福者，不可勝紀。在乎蠲潔莊敬，惟精惟勤，明誠感通，應猶響應。若怠慢輕泄，自愎罪尤。修奉之人，慎遵斯戒伏。況此經浩博，元皇之金口親宣，其理淵深，太上之微言密示，若有冥心諷念，精意誦持，香炷纔然，真靈立感，神兵騎吏應時而電掃姦妖，猛馬天驕隨處而風消毒癘。今此重求敏手，再啓勝因，極彫刻之能，盡濡染之妙，冀施行之不泯，俾流布以無遺。願國祚之延洪，更超周卜。祝聖年之遐永，克廣堯齡。車軌混於普天，正朔覃於率土。贊大道威神之德，助皇朝惠育之恩，洪福玄休，浩浩無極矣。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太上洞淵神呪經》，杜光庭撰。卷一之十，誓魔品、遣鬼品、縛鬼殺鬼品、禁鬼品、誓殄品、斬鬼品、召鬼等品。卷十一之二十，三昧王召鬼神呪品、衆聖護身消災品、龍王品、殺鬼步願品、步虛解考品、勅鬼品、召諸天神龍安鎮墓宅品、定六甲旬內災福祈恩品、諸天命魔品、長夜遣鬼品。內有六十甲子，定豐凶之占。

太上元始天尊說北斗伏魔神呪妙經

七元璇璣召魔品經

著 錄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十卷，有符圖。上清三洞經錄、碧霄洞華太乙吏歐陽雯受。序議品、七元祕訣品、酆都戮鬼品、九龍品、碎屍錄品、八字消灾品、神兵護國品，並神符圖篆、七星符、五星符、二十八宿符、治諸病等符。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北極之上，名曰九道。置九宮，列八卦，皆有真符。九道學人，佩之大驅鬼神，翻天轉地，攝伏惡魔，上可以助國扶難，下可以理救生民。

北帝說豁落七元經

元始說度酆都經

著 錄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有符。內有觀斗燃燈之法，可以挑星撥度，飛步七元，攝伏惡魔，助國扶難。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與《璇璣召魔品經》同卷。凡道士佩太上神呪、豁落經錄者，應佩此經。如違者，不得妙源，神靈罔助。

七元真訣語驅疫秘經

七元召魔伏六天神呪經

著 錄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與《豁落七元經》同卷，有符。有靈書祕訣，出乎龍漢之初，北方黑帝、有征鬼之法、大著神功於一國。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一卷，有符。內有五方雲雷大符，真人受此符，攝五方鬼神，禁忌惡魔之法。

上清天心正法

綜述

鄧有功《上清天心正法序》 粵惟浮丘王郭冲感三聖人者，實三清之應化。先示跡于華蓋，極乎江南東西妙高之境，其封號符瑞。翠琰傳之頗明，茲不繁述。作世福祥，大不思議。俯爲《太清伏魔經》顯說，正當下元生民甲午之歲也。遇宋崇興大道，淳化五年八月十五日，有肉身大士，夜觀山頂之上，有五色寶光衝上霄漢。翌旦尋光起處，即三清虛無瑤壇之上也。遂掘三尺許，得金函一所，開見金板玉篆天心祕式一部，名曰正法。欽哉，正法乃玉帝之心術，太清之真文，太上之妙法，三洞之靈書，共成四階之經錄。所謂洞玄、洞神、洞真靈寶，出于道德自然之始也。大士者，饒公處士也，名洞天。雖獲祕文，然未識訣目玉格行用之由。復遇神人，指令師于譚先生，名紫霄，授得其道。紫霄又令往見泰山天齊仁聖帝，得盡真妙王，又奏請助以陰兵。大士作天心初祖，號正法功臣曰直元君北極驅邪院使。昇天時，以法傳弟子朱監觀，名仲素。仲素次傳游道首，道首次傳通直郎鄒賁，鄒賁傳臣本師符法，師名天信，至臣有功傳于今矣。然華蓋者，是三清應化虛無之境，獨有虛皇靈壇即無道流居止。故時人不知有華蓋之名，今舉經錄大略之由。昔老君周昭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午時，授關尹道德二經，及太清九丹八天隱文西昇教誡等法。尹付杜真人，真人付小尹真人，此乃道德自然之始也。至漢靈光和二，太極徐真人於天台山，授太極左仙翁真人靈寶衆經，是謂洞玄洞神衆錄之祖也。又後漢順帝漢安元年五月一日，老君降鶴鳴山，授張天師二十四階祕錄印等，及於玉局觀授延生斬邪之術，是惟正一盟威之宗也。伏自周秦漢魏之間，三經雖傳于世而科品未彰。至晉哀興寧二年甲子正月先農日，紫虛元君南嶽夫人，始以上清授東華上佐司命楊真人。彼時，天經寶文並作雲龍篆八會之體，非世間可得而究識焉。真人別有符文經訣，變

作隸書，自此流傳方盛，是爲上清之祖也。獨吾正法出于大宋盛時，本山有橋仙觀靈跡，儼然是也。悲夫，不得其人，漸失宗旨。臣受持在末，濫領條綱，哀法衰微，諦承師訓，親受太上四階經錄祕要符文，豈敢不精思運神，實恐辜負先聖。故將所得妙道重刪，《天心正法》一部，分爲上下二卷仍略。今時法師所用符呪，皆是北帝符，別作三卷，名曰《北帝符文》。在正法之外，及修三洞四階寶錄祕譜焉。傳教修道之士，其出者錄，度脫舍生，同歸大道矣。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卷一之七，共六卷。浮丘王郭冲掘地得金函一所，開見金板玉篆，大心祕式，乃玉帝之心術、太清之真文、太上之妙法、三洞之靈書，分爲上下二卷。內有服三光炁法、治諸病符、煉化大變神法、步罡行持遠單法、總真大呪法、北極驅邪院帥將姓名禹步法、大禹鑿龍內長陣斗罡燃燈飛章、報應法、禹步法、勅符法、遣符法、收水法、天獄等法。

上清骨髓靈文鬼律

綜述

鄧有功《上清骨髓靈文鬼律序》 臣聞《書》曰：天道福善禍淫。又曰：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夫善者必福之，淫者必禍之，有德則在所命，有罪則在所討，此天之道也。天之臨下，豈特明之，於人爲然哉。雖幽之於鬼神，其不爾。是故神有功於國與民者，莫不載之祀典，而秩祭之。乃若邪怪之鬼物，爲祟爲厲，爲妖爲孽，擾民害物者，莫不有以治之，則其爲患可勝計耶。此《上清骨髓靈文》所以俾付正直者，使之以

奉行也。其目有三，曰鬼律，曰玉格，曰行法儀式。合而言之，通謂之《骨髓靈文》也。鬼律者，天曹裁判，入驅邪院，北帝主而行之。玉格并行法儀式者，玉帝特賜驅邪院以掌判也。其要皆所以批斷鬼神罪犯，輔正驅邪，與民為福，為國禦灾者焉。臣竊見玉格之文，尋常法師只以口傳，而行法儀式，又隱而不論，故靈文因此散缺，所存者，鬼律而已。鬼律雖存，其俗師不能深曉其意，加之傳寫訛謬，文理舛錯，遂致廢缺，只以符水治病，多致誑惑，豈不負高天之意哉。蓋靈文五十六條者，尊一於北極，總領包括天地陰陽五行之數，殺生之理，以邪剋正者，罔不隸焉。玉格儀式六十四條，若八卦生生無窮之象也。鬼律配玉格，正條一十六，合七十二，即氣候所攝也。有所行邪，即付泰山七十二司，缺一則法不全而司不正矣。是則以道為法之體，以律為法之用。鬼物邪氣之所干，必體道以正之，故曰正法也。行事儀式四十八條，以三十六表三十六將，餘十二時神，常置左右，攝歸一身，故曰行事儀。又以身為一真之舍，動為仙化，靜與神默，豈非自然之妙耶。臣嘗細繹鬼律，竊見其文，詳悉精緻，推原其本，則祖仙饒洞天。初為府吏，用心公平，執法嚴正，斷獄不枉，衆心愜適。昭格乾象靈光，下燭地藏為之開闢，而祕文出見，即斯鬼錄之法，實皇天之所賜也。祖仙洞天以謂，天人雖異，理則一致。即倣以國家法律參校，深得輕重之意，而定其刑罰之例。然則鬼神有影響而不可執著，無所施其鞭扑，有罪犯則苦役之。故《豐都律》言鬼以負山之勞，龍以穿池之役，則若是之，有徒役也。《女青鬼律》云：當天圓三匝，則若世之有流竄也。《九地律》云：無上滅形則若世之處置也。《玄都律》云：分形散影，即若世之法外也。以此行於世間，斷治鬼神，最為詳密。臣夙緣幸會，上觀真科，遭遇名師，得以傳授。十數年間，嘗於洪州西山玉隆觀、江州廬山太平觀、南康軍簡寂觀、舒州靈仙觀，博求妙本，前後所收《上清鬼律》共五部，校對訛舛，一依舊本，排定編次。鬼律七門五十六條，玉格十六條，行法儀式四十八條，總計一百二十條，分為三卷。逐一勘當，纖悉周備，遂以所得新故之女，焚上天闕，申驅邪院等處，繼獲報應分明，更無遺缺，是謂完本。若乃只自奉行，隱默不傳于世，則其功未廣，恐違天意而貽陰譴也。是以繕寫投進，抑嘗聞昔之以道御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以至兩不相傷而德交歸

焉。然後為盛治之極致，豈不偉哉。伏惟皇帝陛下，操至權而獨運，幹萬化於不測，百神受職，庶民安堵，則馭之者固自有道矣。臣且區區以進此者，非特欲乞頒行四方，以廣其傳。庶幾天下法師皆得完本，依此行持，使遐邦僻邑、妖邪靈怪皆不得以傷人，是亦少裨陛下道化之萬一也。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二卷，有符。受上清大洞錄行天心正法臣鄧有功撰。其目有三：曰鬼律、曰玉格、曰行法儀式。合而言之，總謂之骨髓靈文也。

太上助國救民總真秘要

綜 述

元妙宗《太上助國救民總真秘要序》 臣竊聞太上開化，運真氣以育群生。正一傳宗，闡明威而顯幽隸。然則神章妙典，雖遇時而當出。元科真律，實戒之於妄傳。恭承仁聖，在上受天寶命，闡揚至道，可謂至矣。近又建寶籙之宮於都城，設傳度之壇於禁近。拯濟符藥，保安黎元。受厚惠者，日有千人。向真風者，十踰八九。哀訪仙經，補完遺闕。周於海寓，無不畢集。繼用校讎祕藏，將以刊鏤，傳諸無窮，俾天下洽於淳古，人民敦於性命，可謂道絜純全之運，太平萬世之時也。臣夙遭幸會，叨居羽屬，遊歷四方名山靈嶽，尋訪師法。三十餘年，粗得衆要，備其施用，敢不激勵于其時者哉。臣曩寓南陽，遂嘗以符水拯其疾苦。僅及數年，仕民獲效者，不可勝數。一旦叨承詔旨，遣赴闕門，繼蒙命號誥錫之寵，自揣何功上報天澤。臣於前歲七月，被旨差入經局，詳定訪遺及瓊文藏經，開板符篆，因得竊覽經籙。殆至周遍神章寶篆，靡所不有，獨於救

世治療符法，適時可施之術，殊為隱闕，未有完顯備用之文。臣不敢惜其所聞，忘其淺陋，輒以所授符法祕用口訣，分為十卷，名曰《太上助國救民總真祕要》，繕寫成編，冒昧上進，庶以少裨聖志，搜揚道法萬分之一，且獲資於後學，少益見聞，亦愚臣在道之至願也。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十卷，有符印圖像，洞幽法師元妙宗編。上清隱書、骨髓靈文、鬼律玉格儀、傳度立獄生天臺醮蓋斗燈推占訣法、太上正法、禹步斗罡掌目訣法圖文、驅除癆瘵衆病符并天蓬馘邪真法。

無上三天玉堂大法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卷一之十五，太上自然三奔昇舉圖、昇堂戒律三條、玉堂通戒二十四條、昇堂科禁、每日進三光正炁法、朝玉堂謁天炁天皇保命符、攘雞飛鳴法、攘蛇怪法、攘鼠怪法、星芒煥景寶符、治伏上公社鬼法、禁塚訟符法、解詛法、裨誕育嗣續法、延壽保命等法。卷十六之二十五，濟度幽冥品、神虎追攝品、仙化成人品、三五步罡品、身受度品、役使將吏品、保制劫運品、斷除尸瘵品、延生度厄品、暨奏斗度厄法、辯可治不可治法、催生治產厄法、水池火沼燈法、攘彗字法、攘寇法、七星却災符法、主將辟毒符、辟害符、辟煞氣符、攘人災法、攘地震法、攘蝗蟲法、攘旱祈雨法、治屋傳法、治衣傳法、治食傳法、治尸總法。卷二十六之三十共四卷，旦暮燒香訣、有事祈請訣、旦望服日月法、昇奔二景法、書符灌筆法、治大祟羣黨就一平符、玉蟾真水十芒祕符。

上方大洞真元妙經品

綜 述

《唐明皇御製序》 朕聞寥廓之際，真宰存焉。溟滓之初，聖人利見。其教善貸而不有，其道日用而惟新。則煥乎雲篆仙書，祕乎瑤篇玉簡。非握圖授籙之后，不能行其教。非棲真宅玄之士，不能窺其文。明真有科，太上留誠。為務度人，歸依大道。是者真元聖主，上方開化無極太上靈寶天尊，居一氣化均之天，九清自然之國，翠華闕庭，紫真宮掖，升千光雲殿，登七珍寶座。俯視蒼生，崇猷或略。於是，天尊宣揚教範，命真仙之衆，傳經化人。誦之者履天尊之域，行之者遊太上之鄉。故《洞玄靈寶太上天關經》云：上方玉虛明皇天尊，見輕清之形儀，衣蒼穹之冠履。運春夏秋冬之動植，主君臣父子之枯榮。統三界仙凡修短，禍福增減，是以圖立形儀，欲世民歸命，信禮而求長生，仍可敬之。伏聞稱讚上方天尊，懺文欽哉。至聖至真，五境出三羅之界。無顛無頂，八方朝七寶之宮。統黃上之天元，鎮中央之地極。威光奕奕，神德巍巍。精叩感通，至誠善應。如人禮念恭信，則見存獲福。香花供養，則已往生天。普願歸依，同成道果。

清微仙譜

綜 述

陳采《清微仙譜序》 道在太極之先，何謂也？未有天地，已有大極，其容有先乎？吾聞之經曰：无名天地之始。始也者，豈非先天地而有

者乎。今天天，日月之往來，風雨之散潤，雷霆之鼓動，人知其爲天之造化，而不知其爲是道之功用也。嗟夫，使是道之功用，一息而不運乎其間，則天之造化息矣。《易》不云乎：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又曰：先天而天弗違。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而是道之秘，始不容於不洩矣。故其傳始於元始，二之爲玉晨與老君。又再一傳衍，而爲真元、太華、關令、正一之四派。十傳至昭凝祖元君，又復合于一。繼是八傳，至混隱真人南公。公學極天人，仕宋爲顯官，遇保一真人，授以至道，遂役鬼神，致雷雨，動天使，陟仙曹。晚見雷困黃先生，奇之，悉以其書傳焉。先生覃思著述，闡揚宗旨，而其書始大備。凡有祈禱，若持左券而能不動聲色，以取償責報於渺茫冲漠之中，弗爽晷刻，何其神也。一時王公大人爭欲羅致，四方來受學者以千數。或窺一斑，或剽半甲，驟加試用，靡不策效。然先生實其書，不屑以授人，故學者浩浩，鮮睹大全之秘。近膺詔命入覲，得旨還山，予始獲登先生之門。每燕暇從容，與論道妙，必極反復。雖予際遇於先生爲最後，而受教於先生爲最深。間一日語予曰：某老矣，閱人多矣，未有默識心通，篤信力行能如子者。此殆天授，非人力也。因悉出所受南公書以授之。采拜受之日，私竊自誓曰：采雖晚出先生之門，能淑先生之教，今又獲先生之書，敢不廣其傳，俾千劫之下有目者，咸獲爭先快睹不更。復有望蓬萊隔弱水之歎，敬錄諸堅梓，嘉與四海有志之士共之。因爲之說曰：是道也，原之於其始，固已先天地而有，要之於其終，又將後天地而存。嗚呼，其行與之俱傳於無窮矣。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一卷。清微道宗，以元始上帝祖派起，上清啟圖玉宸大道君，次派靈寶宗旨，以靈寶天尊，列派道德正宗，以玄元老君，嗣派正一淵源，以天師爲法籙傳教之祖。以上諸祖，皆清微上仙，列於譜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清微仙譜》一卷、《附錄》三卷，元陳采撰。采，建安道士。是書自序道教啟於元始，一再傳至老

君，分爲四派：曰真元，曰太華，曰關令，曰正一。十傳至清微侍元昭凝元君，復合於一。元君，零陵女子也。繼是八傳，至混隱真人南公。南公傳雷困黃先生。黃傳之於采，因著是譜。其所序四派傳授，亦不甚明了。大概今所云全真者，乃關令派。張道陵者乃正一派。四派皆可以有清微之名。而采又自以會合四派，別爲清微派也。後附《道蹟靈仙記》一卷，《上清後聖道君列記》一卷，《洞元靈寶三師記》一卷。每卷各編爲一、致一、有一、有二等號。蓋自道藏鈔出別行者也。

清微元降大法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卷一之十，元始清微應景玉京流派、太極自然大道雲篆、天經無極隱文、空同靈章符祕、無極無量天寶洞章、紫霄演慶五雷元始神運雷玄經篆文、雷霆樞要、碧虛至道雲篆、紫虛洞輝五雷大法、元靈鎮玄天經并治病符法。卷十一之二十，元始一炁冲玄策法、混洞大劫始青天經西梵碧落五雷法、清微龍光內法、上清神烈五雷大法、上清昇真火鈴雷法、紫虛洞耀五雷大法、太乙炎明五雷等法。卷二十一之二十五，清微衝法、祈禱通用諸符、高上神霄玉府西臺斬勘五雷大法、清微祕妙五陽符法、紫皇天乙玄初五雷祕篆、道宗統系正一流派、救苦簡十二品。

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書大法

著 錄

綜 述

佚名《高上神霄紫書大法序》 昔太空未成，元炁未生。元始天王，爲昊莽溟滓大梵之祖，凝神結胎，名曰混沌。混沌既拆，乃有天地中外之炁，方名混沌。元始天王，運化開圖。金容赫日，玉相如天。陶育妙精，分闢乾坤。乃自玉京上山下遊，遇萬炁祖母太玄玉極元景自然九天上玄玉清神母，行上清大洞雌雄三一混化之道，生子八人。長曰南極長生大帝，亦號九龍扶桑日宮大帝，亦號高上神霄玉清王，一身三名，其聖一也。神霄真王，凝神金闕。思念世間，一切衆生。三灾八難，一切衆苦。九幽泉酆，一切罪魂。受報緣對，浩劫相求。無量衆苦，不捨晝夜。生死往來，如旋車輪。我今以神通力，憫三界一切衆生，即詣玉清天中，元始上帝金闕之下，禮請慇懃，乞問紫微上宮紫玉瓊蕊之笈，於九霄寶籙之內，請《神霄真王祕法》一部三卷，皆梵炁成文，九天太玄雲霞之書。上隱萬天之禁；中隱神仙萬年之法；下明治人治鬼，保國寧家之道。元始上帝即敕太皇萬福真君，以高上神霄玉清王長生護命祕法，傳付下世，首教於我，以布世間學真之士，佩法修行，永爲身寶。上衛帝王，安鎮國土，享祚萬年；下以爲民，延生度厄，學道成真。面拜真王，驅除六天，降伏魔魅。用以施行符檄，召攝鬼神。一如神霄王所敕，及億曾萬祖，宗緒種親，離苦昇遷。一身蒙福，萬萬安榮。次使自身得道，尸解隱遷，代代流傳，法門護持，使道通達；輕泄漏慢，風刀考身，萬劫不原。學士行之，切宜遵守矣。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十二卷。經序道法、混元神將大法、去三尸法、雷部文、大護身戰鬼伏魔法、神符、祈雨祕法、煉度諸階法。

道法心傳

綜 述

王惟一《道法心傳述》 余自幼酷好行道法，不惜勞苦，拜師傳授，不知其幾人矣。世問玄關一竅，玄牝之要，但即兩腎中間，臍下一寸三分，以爲玄關，明堂六合，丹田口鼻，以爲玄牝。世問五行生尅，水火激剝之妙。乃曰：書金木土水火，交錯於井字之中，以爲生尅；煅磚符投於水中，作駢駁之聲，以爲激剝。余思此說，恐未造玄。是以用心三十餘年，觀風雲聚散，氣候之變通，默會其心，喜不自知。宿生多幸，又遇至人，一言之下，即證無疑。蓋天地之動靜，日月之運行，四時之成序，萬物之發生，皆出乎太極流行之妙。聖人莫能形容，強名曰神。其神非青非白，非紅非黑，非火非水，非方非圓，亘古亘今，在乎人心，清靜則存，穢濁則亡。故精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三者既住，則道法備。散而爲風雲，聚而有雷霆，出則爲將吏，納則爲金丹。惜乎後之學者，濫游於邪徑，昏迷於慾海，斷喪本真，却認紙上之文，以爲祕寶。可謂捨真求妄，騎牛而尋牛。所以薩真人曰：一點靈光便是符，時人錯認墨和硃。精神不散元陽定，萬怪千妖一掃除。虛靖天師曰：神若出，便收來，神返身中氣自迴，如此朝朝還暮暮，自然赤子產真胎。何況人人有分，皆可爲也。豈可自棄，甘心赴爲九泉之下，深可嘆哉。余故作心傳，以明後學。如先達之士試覽之，心點頭也。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有圖，王景陽述。言先天機竅、道法合一之旨。

明道篇

綜 述

王惟一《明道篇序》 原夫道本常明，非人不足以明乎道。人能明道，非道不足以成人。是故，明哲之士，莫不立言以著道，以道而全身也。余少業儒，粗通六經，而知仁義禮樂教化之道，天地人物變化之理。竊怪夫三才既同此道而立，何天地之運如是其久，而人之數如是其短耶。及觀《老子》之言，憮然曰：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人之所以夭且速者，以其厚於求生，是以輕死。遠觀諸物，則走飛動植皆能變化，糞蟲變蟬，腐草化螢，雀入水而化蛤，雉入海而化蜃，田鼠化為鴽，鱗化為龍。況人為萬物之靈，豈不能全其所固有，而為長生不死之仙乎。蓋其六慾七情所盜者衆，名韁利鎖所賊者深。斲喪既多，夭亡不免。是徒自好生，而無延生之術。莫不惡死，而無遠死之方。惟一既生人世，獲處中華，可不念生死大事，以求萬劫一傳之方。於是徧遊方外，求金丹之學、上乘之道。雖三教經書，行雷、祈禱、醫卜、星數，無不備攷，賢愚師友，莫不參求，卒不能一蹴是道之至，且暮勤奉，積憂成疾，誠達于天，得遇至人親授無上至真妙道，一言之下，直指真詮。退而閱之易之，道初無怪異，要在至心誠意，格物致知。去人欲之私，存天理之公，自然見心中無限藥材，身中無限火符，藥愈探而不窮，火愈鍊而不息矣。惟一既得此道，不敢自私，謹以所學，著詩八十一首，以按純陽九

九之數。內七言四韻一十六首，以按二八之數，內絕句六十四首，以按六十四卦。五言一首，以象太一之奇。《西江月》一十二闕，以周十二律呂。名之曰：《明道篇》。所謂藥物火候斤兩法度，諸丹經所未盡者，莫不敷露，所以率循。先哲立言著道，以道全真之事，然天意祕密，寧無輕泄漏慢之愆。但惟一誓願天下學者，皆臻乎至道。用心既溥矣，奚暇為禍福，而躡跋哉。同志之士，苟能尋文解意，忘象從真，一得永得，惟一之願也。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明道篇》一卷，松江後學王景陽述。詩八十一首，以按純陽九九之數。七言四韻一十六首，以按二八之數。內絕句六十四首，以按六十四卦。五言一首，以象太一之奇。《西江月》一十二闕，以周十二律呂，名之曰《明道篇》。

道法宗旨圖衍義

綜 述

張與材《道法宗旨圖衍義序》 養吾會三家為一家者，雖然道不可圖，苟求其故，道非遠人，是能親禮，非揣籥聞鐘以為日也。學者勉之。至大第二春，三十八代天師廣微子書。

章希賢《序》 道言：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道既無名，何以述之？苟求其故，雖萬八千篇，未為過也。鐵崖子傷大道之不行，憫流俗之傍見，纂集諸象，為《道法宗旨圖》。噫，大哉其心也。龍虎刊行，觀之若望洋焉。希賢不愧凡愚，嘗有志於三家微言，為之術義。後因深省，若杳冥中有所警者，得遂初志。且夫太古以來，真機未泄，雖有其象，然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蘇子所謂：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是書，亦似者也。故達者，因似以識其真。昧者，執似以陷於僞。願與同志，因似以識其真。明道之士，不必觀也。若夫眼看空花，手撈水月，又非予之願也。

又《述》 空玄子者，姓汪氏，諱萬頃，字清伯，臨川人也。生長巨室，出家爲黃冠，號藥山。與道山徐先生順孫交遊，遍走名山，歸隱林下。或坐高松之上，或處小室之中，人密窺之，口中自語，人去則已。或求其文，橫說豎說，千言立成。大德間，道山於龍興樵舍萬家坐化。玉筋下垂，先生至大戊申十一月十四日示疾化去。其徒以其寫真喚之，作頌却去，復活起坐，書曰：居藥博施之，效高山仰企之神。先生之道如此。凌煙所記非真咄，道在吾身，一天風月，擲筆大笑復化去。至順庚午秋，臨川張霖叔云：佃僕人聞見之。邵武道中盱江蔡志夫亦云：瓢笠人來說見之武夷。嘉禾聶敬安云：龍虎見金陀頭問之，云在武夷，不久見之。故孟子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即此道也。噫，非大丈夫孰能與於此哉。

空玄子《叙》 道之廣大，大且無邊。道之精微，微且蘊妙。是以道之以法，法之以圖，圖之以景，景之以玄，玄之又玄，空妙實一。養吾章君，以風月典刑之外，煙霞涉趣之間，取與自新，變化莫極。豈不以造化歸之，功行疇著而爾然耶。今索叙言，盡取大藏一決，案贊明高道之妙。

高上月宮太陰元君孝道仙王靈寶淨明黃素書

綜 述

《高上月宮太陰元君孝道仙王靈寶淨明黃素書序例》 序曰：太極無上始青之天，去日月之宮五千里，其有神機之道，分闢昭彰，未易區別。上帝憫生靈之夭折，故召日月二宮天尊，爲說靈寶大法、黃素法、淨明

法、度人法各一也。說法之時，衆真群聚。道君宗王上帝，登洞神之室，坐玉局之座，敬授此書。其文皆廣一丈，而此書，有黃素交光，垂芒照耀，映於月宮。遂以此付之，故號月宮太陰元君孝道仙王靈寶淨明黃素天尊。而淨明靈寶法，以付日宮太陽上帝孝道明王靈寶淨明天尊。二書微妙，深不可曉。可以報君父，可以成大藥，可以伏災魅。見之者消屯，聞之者已疾，佩之者長生。曉其義者得仙。括陰陽造化之宜，明星辰交合之道。南北之斗四旋，東西之分統制。烝候交感，早晏分離。自非已得淨明寶法者，未易能知也。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二 四卷。紫微右典者少微都錄靈寶淨明院司察右演教使傳飛鄉解。九老帝君印、總論黃素之法。

靈寶淨明新修九老神印伏魔秘法

綜 述

何守澄《序》 三洞真經，列聖所寶，秘於上宮，約以科禁，自非天地一開，其文不出。有遇之者，皆金名玉字，夙著仙譜之人也。粵惟上清伏魔印章受鍊形神秘法，乃九老帝君，龍漢劫初，親得元尊之旨，下教學仙之士，實爲靈寶之樞要。歷古以來，成功證爲列真者，未易詳述。昔高明大使許君，受法於道君諶姆大仙，吏隱東晉，攝邪誅怪，標江呪水，以極生民之灾病，積功累德，而後舉全家於霄漢者。逮諸弟子繼踵仙去，雖嗣法者代不乏人，然文字傳習之久，例多謬誤，無以取證。炎宋中興，歲在作噩，六真降神於渝水，出示靈寶淨明秘法，化民以忠孝廉慎之教，乃命洞神仙卿爲訓導學者師。越二年，秋八月，高明大使規欵臨于遊帷故

地，即今之江西玉隆萬壽宮也。於是肇建仙壇，名曰翼真，以延善知識。凡經典疑難，悉聽扣問。時新學九老法弟子，因以其書請益焉。果蒙真慈，發明道要，說氣鏡、神印二篇，證諸闕誤。繼委門人，悉以符呪訣法釐正之。書成，以呈真鑒，賜可。又命何守澄序，具重修之意，以久其傳。守澄自愧肉質地行，聞見隘塞，有何補於宗教。然誤蒙真師收錄，充靈壇下弟子，今已三年矣，謹直序其事於篇首。顧唯龍沙已合，五陵之內，應地仙者八百人。而師出於豫章，此言載於方冊。今黃童白叟，皆熟誦之，信不誣也。凡游於真師之門，得此法者，宜精進焉。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二 一卷，有符，翼真壇副演教師何守澄撰。

太上靈寶淨明中黃八柱經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與《九仙水經》同卷。言中黃之道，黃庭之景，虛四谷，塞二兌，開二洞，立八柱，正位正性，混合性命真訣。

淨明忠孝全書

綜 述

趙世延《淨明忠孝全書序》

余嘗待罪集賢，洪都黃冠師黃中黃，

袖一編書來請曰：此吾師玉真子，受都仙太史淨明忠孝之筌要也。敢丐一言，壽吾道脉。異哉，設教名義，得無類吾儒明明德，修天爵之謂歟。夫臣職忠，子職孝，萬古良知，有不可泯者，五常根於人心也。仁包四德而配春，故行仁必本之孝焉。四時行於天也，土旺四季而配信，故履信必主乎忠焉。然則綱三綱，常五常者，其惟忠孝乎。嗚呼，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是知大道至德之要，其在茲乎。太史憤世，高鶩虛玄，徒事清談，未能力踐，去大道愈闊也。於是即秉彝之固有，開簡易進脩之徑，以化民範俗。言近指遠，厥惟休哉。竊惟大哉乾也，至哉坤也，先儒特以誠敬釋之。凡一意弗誠則非忠，一念不敬則非孝。學者能出忠入孝，由存誠持敬爲入道之門，服膺拳拳，無斯須之不在焉。一旦工夫至到，人欲淨盡，天理昭融，虛靈瑩徹。自得資深之妙，于以合天地，于以通神明，莫知其然而然，造夫大道之奧也，又何難矣。道家鍊神養性，吾斯未臻歆艷，導民忠孝，有昭乎大中至正之道。故爲之書。

虞集《淨明忠孝全書序》

古昔帝王之設教，未有不以明人倫爲事

者。自天屬而言，必本於父子，而兄弟長幼其分也。自義合而言，莫嚴於君臣，而朋友夫婦其目也。故舉其總者，每曰忠孝。云治平之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盡其分，以脩其常職，泯然無表異之名。老子曰：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者。蓋生平周末，目睹乎倫隳法斁，庶幾見一二於千萬焉。其閱世憂俗之心，殆與吾夫子不異哉。然而道家之說，既專門於養生，又旁出於祈禱。而世人徒以爲邈然，無意於斯世，非要論也。至治三年夏，有方外之士謂予言：豫章之境有古仙人，曰許公旌陽，其教人亦以忠孝爲說。蓋其生在吳赤烏中，至晉太康，年百三十六歲而去世。豈其觀於人事，察乎世變，而爲此論哉。養生祈禱之家，傳之且千歲，而莫之察也。又從西山道士黃中黃，得玉真劉君與許公神交事甚異。於是以許公忠孝之說，本之儒家，以謹其正，推之道家，以道其神。其書之出，又數年矣，世亦莫悟其所以然也。撫今懷昔，盡然深有感於予衷者，殆不可勝言也。仙人道士之所爲，豈偶然哉。噫，天理民彝，歷千萬古，無可泯滅之理，一息不存，人之類絕矣。神仙之學，豈有出於此之外者乎。知乎此，則長生久視在此矣，無爲之化在此矣。善讀者，尚以心

會之。

滕賓《序》

神仙之說，上古所傳，軒轅鼎湖，周穆瑤池，皆是也。後世立言著書，超騰隱化，時有其人。惟都仙許君，以忠孝自脩得仙道，人以救世。余嘗謂，其功不在禹下，不但獨善其身也。龍沙應期，仙真復出，玉真之奇遇，見於其書中黃之正傳，蓋昔聞而今識之。語錄首篇，謂世儒習聞是語，此間却務真實，一物不欺，一體皆愛，一念之欺即不忠，一念之孝即於天。此數則者，民彝世教之大綱大領歟。噫，方外之士，守其師之言而不畔，傳之世世，如金玉而藏諸正心脩身之學，躬行踐履之間，凜然如在左右。吾黨之士，當泚頰而深愧之矣。中黃貌和而心正，論直而行方。《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又曰：黃中通理，正位居體。中黃之義，有取於此。正其心，脩其身者，如是矣。推而行之，上以續都仙忠孝之傳，下以達天下後世，莫不為忠臣孝子。此君之師，與君之教多矣，則其師出於豫章，信矣夫，於戲盛哉。

曾巽申《序》

宇宙間形氣互相依附，而其中運行不息者，有理存焉。故得氣之清，而能明其理者，兼善則為聖神，為上智，獨善則為隱君子，為列仙。得氣之濁而昧于理者，反是。雖其為品萬有不齊，而上知不常見也。若吾洪都西山都仙許公是已。公在晉嘗令旌陽，邑人懷其政。後得道來江西，從學者多所成，西江之人相傳其誅屨等事，至于今神而宗之不敢忘。此誠非獨善而止者。道家者流，又有冲舉拔宅之說，縉紳之士所不敢質。然其以真忠至孝為教，則萬萬不可誣也。其傳言許公受教於日月二君，及諶姆蘭公傳忠孝之道。比二十年前，玉真劉先生隱西山，復得是傳。其徒黃君元吉，彙所聞平時語，為書刻布之。至治癸亥，巽申官太史，繇黃君獲觀焉，乃歎曰：此書行世，將人人知懲忿窒慾明理，充其忠孝之實，則聖賢閭域，可躋而跂也，豈徒曰列仙隱者之事乎？夫玉真之心，都仙之心也。都仙之心，天地之心也。同志之士，苟毋忽其書，能深味切省，則庶乎其有契焉。

彭堃《序》

《易·坤卦·文言》曰：君子黃中通理，黃中央色也。夫子於坤卦取中正為本，而能通達天下之道理，上天下地之宇，往古來今之宙，顧不可斯盡泯滅者，此中正之理耳。蠹蝕於春秋，相戕相靡，理幾晦矣。夫子繫《周易》，作《文言》，發為黃中通理之論，正以救當時頽

風敗俗，律天下為中正之歸。夫子豈得已，而作斯言耶。使幸生堯舜之時，歌呼為擊壤之民，又何必盡洩斯道之祕乎。比年龍沙叶讖，建壇於鸞翔鶴峙之地，都仙親降壇記，又專發黃中之理，授於玉真先生。都仙之心，夫子救世之心也。蓋欲惟忠惟孝，不乖不偏，盡叶中正之理，以躋聖世於隆平之盛。中黃黃先生，出示《玉真先生語錄》，亟覽之，又首發正心誠意，扶植綱常之語。又曰：大忠者一物不欺，大孝者一體皆愛。又曰：萬法皆空，一誠為實。斯言也，是真能體認都仙之旨，以為教矣。抑豈特都仙之旨，正吾夫子之旨也，亦堯舜以來精一執中之旨也。最後，又發明都仙道劍鐵柱之說，皆足以破千古之惑。雖然，都仙、玉真之互相發明，亦豈得已，而盡洩斯道之祕乎。載覽之餘，再拜稽首，序而歸之。

徐慧《序》

癸亥夏五月，余與盛兄熙明，同拜中黃先生于京師澄

清坊之東，時高朋滿座，先生顧余曰：夜夢子，今子來，似有夙契。遂授淨明忠孝書，并玉真語錄。余讀未終集，平生諸疑，渙若冰釋。越數日，先生復問曰：前讀語錄何如。余應曰：萬法皆空，一誠為實，盡矣。先生首肯之，良久復謂曰：子資質頗近道，當宏吾教，勉旃勉旃。復出語錄數段，云：此尚未刊，異時當併刻之。余以泰定甲子春南歸，而先生以乙丑臘，解化於京師矣。丙寅之秋，余詣玉隆，謁仙塋，會先生高弟雲隱陳兄，于清逸堂，出示所藏先生遺墨，并所集先生平昔答問諸善言，皆余嘗聞諸先生者。雖先生之言，實皆祖述玉真之傳也。已而復於隱真壇，得蒼崖熊先生所藏玉真語錄數段，即向來先生示余者。因錄于別集，并以元所傳靈寶壇記、道說、法說、忠孝諸書，皆鉅梓而流傳之，總名曰《淨明忠孝全書》。同志之士讀之者，當守律勿失，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奉而行之。回後天而先天，復有名而無名。殆猶日月晦而明，天地夜而旦，四時冬而春。則豈但騎鶴玉府，烹鳳瑤池，獨善其身而已矣。又將見忠孝之化，周流八荒。綱常正而天理明，雨陽若而民不疵癘。上以極聖君賢相雍熙和平之治，下以使昆蟲草木同躋仁壽之域。寧不偉與，寧不盛與。

劍靈子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二 一卷，旌陽許真君述。第一論學問、第二論服氣、第三論道海喻、第四論暗銘註、第五論并補五臟勢。

靈寶歸空訣

綜 述

《後序》 夫人生受形，既有成住，不免壞空，百歲光陰，過眼如夢，命終之際，情識昏迷，則隨其業習，淪入諸趣，無有出期。此所謂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而歸空之法，有自來矣。恪傳以爲達摩禪師之作，予觀其文義，訛舛不倫，不類大乘菩薩語句，況達摩西來不立文字，得非後人所撰，假大名以取信乎？今因舊本，參以異聞，正誤刪繁，序爲七言歌括一篇，凡十四章，章四句，以便記憶，仍就每章附注，務得其詳。有緣遇者，實而祕之，毋成輕泄。急宜猛省，識破幻緣，對境忘境，廣行方便，多種善根。於十二時中，四威儀內，堅持戒定，勿助勿忘，真積力行，則本來慧性一旦開明，直下承當，自作主宰，時節到來，把定玄關，驗其消息，撒手便行，斯乃大丈夫能事，而歸空之法，不爲無所濟矣。抑嘗見仙佛中或有不幸者，如景純郭真人，既悟真常之道，而不免枉遭刑戮，直道中義，竟以凶終。大慧禪師，既明正法眼藏，而不免疽發於背，洞見五臟，竟以苦終。人海中或有僥倖者，愚夫愚婦，汨沒塵勞，素無修習，而能先知去候，脫然令終。是皆宿令定業，各隨緣分順償。凡俗罔

知，寧不以彼此令終凶終爲口實，而竊議之，多見其不智。須知明眼高人，性天已徹，縱遇風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閑閑自性，法身逍遙世外。設或塵情未滌，道眼未明，運應滅時，還如夢中，不知是夢，難忘熟境，隨順冥行，畢竟迷悟，不同聖凡有間。惟學仙學佛四輩高人，撫幻景之倏遷，脫苦輪之未易，回頭在早，覺岸同登，不亦善哉。是故爲之序，併說偈曰：生死無常本不干，只因貪著致多端。歸空有法原非法，日向東西一樣團。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二 一卷。崇文廣道純德法師教門高士元陽子趙宜真編述。言末後一著，知時歸空法。

靈寶天尊說洪恩靈濟真君妙經

綜 述

《御製靈寶天尊說洪恩靈濟真君妙經序》 朕惟道之爲教，闡鴻濛虛玄之祕，具無極自然之妙。竊竊冥冥，昏昏默默，視之而不見其形，聽之而不聞其聲。上以陰翊皇度，下以利濟羣品。功德之大，不可名言。有若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清微洞玄冲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洪恩真君江王，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高明弘靜冲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洪恩真君饒王。萃靈鍾秀，天挺人豪，寬惠慈祥，仁民愛物，忠君孝親，崇信三寶，篤志好善，精勤不二，功成行滿，遂感天封，昭錫徽號，序列仙品，弼亮化機，出幽入明，禦災捍患，驅沴致祥，敷祐下土，利濟羣生。乃者，弘闡靈貺，翊衛朕躬，扶持保庇，載底平寧。已而示以符藥，廣施寰宇，期在使人蠲除疾疢，蕃育子孫。大德深恩，同於天地。朕感神之

惠，夙夜弗忘，萬幾之暇，因閱《靈寶天尊說洪恩靈濟真君妙經》。顯微玄奧，神化莫測，方便利益，拔濟曠劫，誠燭幽之日月，而濟海之舟航也。乃以鉅梓，用廣流傳，以報神休。善信之士，果能洗滌懺悔，崇信三寶，盡忠盡孝，行仁行義，弘發誓願，受持諷誦，則身家吉慶，命運亨通，子孫蕃衍，消災度厄，增福延壽，延及九祖，咸獲超躋。苟或瞥毀輕慢，凌忽三寶，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能敬信奉持，則身罹惡業，門戶衰替，子孫微弱，壽年夭促，累及九祖，永墮淪冥。歷觀已往，具有明徵。於乎吉凶善惡，皆由心造。為善獲福，為惡受殃，此自然之理。故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然則觀於此者，可不知所勉哉，可不知所勉哉。

洪恩靈濟真君禮願文

綜述

佚名《洪恩靈濟真君禮願文序》 願者，真人之願也，亦人之所願也。一跪一拜，心之專也。心之專，善之至也。人性之善，猶水就下也。不善不改，是吾憂也。此願所以為善者設是，豈徒願文乎哉。仰觀於天，得數二十五。俯法於地，得數三十。合而言，得數五十五。蓋因此數得以成其願，若非與天地同功，安能至此。善人天地之紀也。苟有一毫矯偽慢怠之意，非吾之所謂願也。其可與善者同日語耶？《傳》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無他，始於是，終於是，不以半塗而自畫，斯為盡善而盡美也。善者，福之基。福者，善之積。唐高郢有言：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福既可以不費財而求，則為善者可曰費財乎。見善以相示，聞善以相告，凡吾同志，當以此自相勉勵，庶無愧於天地，亦無愧於真君，此又真君之大願也。

徐仙翰藻

綜述

陳夢根《徐仙翰藻跋》 文者，包三材而為體，散萬有而為用。鴻濛混而文未生，鰲極判而文漸露。天不愛道，故出圖書於河洛，寄之包犧神禹，封而人之，疇而九之，而人之始顯。既泄於天，而授之人，天上玉樓，亦將假筆，而長吉之手，今又授而之神，神得以聘其能矣。然未有如靈濟之神，下筆數千言，錄而集之，名曰《徐仙翰藻》。或曰神之盛，則人之哀。此陸雲玄學，必得於冢中之談《易》。《滕王閣記》，必得於長蘆之效靈。非扶肘擘口，文未必工。取筆還錦，文思頓減。人聽命於神耶，神聽命於人耶。驅瘴除魅等作，惟昌黎公足以當之，如是謂人之文。至於王知遠《易總》，郭公《青囊書》，造物所甚秘者，焉得不求之於神。誦神之文，驗神之靈，信乎言事驗，為文富也。雖然，驟語《易》者必玩神，神而明之存乎人。神固不可盡洩於人，人亦不可盡諉於神，蓋神無方，而有知也。文之靈也，固宜。然神之靈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怪也，亦宜。苟神矣，何怪乎。怪於神，孔子不語也。是以太公之《陰符經·圯上之老人篇》，苟非人，則不傳。神亦豈易語人哉。愚故謂神之文，非誇奇鬥異也。自述一記，可以考神系之願未撫之。韓昌黎作堰王廟碑，信有證也，無徵不信矣。且其言曰婉婉，偃王惟道之耽。人思王恩，記王之孫，是知鼻祖仁義一脉。世有大功，故其流澤蕃衍，或克至於今日休。識者猶謂：昔廟於衢，今廟於閩。王之不戰，不之彭城之越，斯廟焉，又何有於閩。余曰：此堰王之孫，其在於提師入閩，晉之開運二年乎。神之在天下，如水在地中，無往而不在，獨閩人信之深，思之至，建祠之。余何敢重贊一詞。係之以詩曰：往古來今千百年，王之徽號至今傳。天燈獻瑞長為燭，溪水安流密護田。跡顯肇於開運始，廣成迄自政和前。鰲峰懋績垂青史，東壁奎文正麗天。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徐仙翰藻》十四卷，附

《贊靈集》四卷，不著編輯者名氏。前有至元乙未福州教諭周壯翁序，似元時舊本矣。所載皆唐末徐溫二子知證、知諤詩文。稱降神於閩所作，然不言其所自來。考第三卷塞謗文中有「今之箕筆」語，乃知皆附訃書也。考《倪岳集》有《正祀典疏》，其第十條云「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謹案《大明一統志》：「福州府閩縣南舊有洪恩靈濟宮一所，祀二徐真人，即今之金闕、玉闕二真人也。真人五代時徐溫子，曰知證，封江王。曰知諤，封饒王。常提兵定福建，父老戴之，圖像以祀。宋賜今額。」又考御製碑文云：太宗文皇帝臨御之十有五年，適遇疾弗愈，百藥罔效。或有言神靈驗者，禱之輒應，脫然卒復。於是大新閩地廟云云。又《春明夢餘錄》載劉健《革除濫祀疏》云：「謹案正史載，徐溫養子知誥篡僞吳王，楊氏諸子皆爲節度使。知證夭死，知諤病死。五代石晉時，無故立廟，稱之爲神。成化末年，加爲上帝」云云。是徐仙之祀，肇於晉，顯於宋，而大盛於明。此書元人輯之，明人刊之，蓋有以矣。後附《贊靈集》四卷，皆頌神之文，其中無一知名者。蓋未有端人正士列名於此等書也。

徐仙真錄

綜 述

王用盛《徐仙真錄序》

天生英才，用之於當時，則能忠君保民，榮膺顯爵。歿則廟祀一方，而其陰功靈貺，猶能闡揚於後世者，實非偶然。蓋天將有意於斯世斯民，而使其至於是也。不然何獨異於人哉。若徐二仙者，槩可見矣。神，海州胸山人也。出偃王之後。其父溫，五代時爲

吳名將，能建軍功，累遷官至拜相，卒贈齊王，謚忠武。五子皆受王封，曰知證，曰知諤者，即二仙也。天福中，唐主受禪，封知證爲江王，知諤爲饒王，同鎮金陵。威德兼濟，民庶乂安。率兵入閩，蠻寇迎降，境土寧靜。閩人歸戴，遂立生祠於鰲峰之北，設像以敬事焉。神念其誠，一日，語閩人曰：我明年別汝輩，當默佑茲土。果符前言，於是閩人敬事益虔。而凡旱潦蟲蝗之災，水火寇盜之危，疾病婚葬之請，隨禱隨應，若響若答。至若摘詞揮翰，雲漢昭回，耀人耳目。自宋以來，累受封號。逮至我朝永樂之間，以神有翊衛聖躬弗豫之功，聿新祠廟，御製碑刻，褒封有加，以昭神貺。由此而觀，則神生爲忠臣，歿爲明神，其功德有益於國家生民者。如此，豈非天有意於斯世斯民，而使其至於是歟。其祠官方文照，蓋凡神之世系、行實、靈跡、華翰，與夫前代我朝褒封碑刻，恐歲久湮沒失傳，彙成一編，名曰真錄。閩藩總戎孟城孫公，忠義士也，竊嘗觀之，而有感焉，乃捐俸，命工繡梓，以博其傳，命予序引。予謂神聰明正直，其顯跡著于今昔者，皆不出於隱僻怪誕，而至於惑世誣民之患，莫非忠君孝親，仁民愛物之事，蓋士君子之所當爲也。其近而耳聞目見者，固不待是編而知，使遐方僻壤未及見聞者，幸獲一覽，其於爲臣爲子之道，脩身慎行之方，亦足爲一助云耳。是爲序。

朱徽《重刊徐仙真錄題辭》

徐仙真錄者，洪恩靈濟二真君之行實

也。內列圖像，與夫前代封贈之由，及我太宗文皇帝勅建宮宇，御製碑文、爲善陰臨之書所載贊頌、累受加封誥命、醮祭、褒揚詞旨，列聖崇祀，賜衣儀典，並真君降筆所爲古賦、記序、詩歌、籤兆、翰藻雲章，天機煥發，照耀古今。其奉祠之官方文照等，彙而集之，麗爲上下之編，凡若干卷，以紀真君幹運神化，福國裕民之功，默衛聖躬，陰翊皇度之德，靈應顯異，莫不具載。是書舊有刊本，年久，漫不可考，且無今日之全備。編訂校讎，繕寫成帙，將鉅棗以廣其傳。積歲累月，顧力有所弗及。適遇鎮國將軍，孟城孫公景康，奉命來鎮福唐都閩。居無何，躬謁真君於鰲峰之祖宮，以嚴祀禮，拜謁酌獻，神人交孚。禮成，公即取是編讀之，忻躍贊歎，樂然損貲，期在必刻，以昭靈蹟於不朽。甫庇工，俾予言以識之。予齋沐焚香，披誦連日，則知真君積功累仁，極忠至孝，慕道成仙，利物濟人之真蹟，悉在是編，靡有遺缺，亘萬古而不能泯也。然予於此，

則有感焉，何也？昔者未刻，天下之目無見也，天下之耳無聞也。今既刻之，殆見四海之內，八紘之中，聾病耳開聰，盲者目明，無所不聞，無所不見。斯世斯民，誦斯書，玩斯理，皆知企慕真君之高風遐躅，為忠為孝，修德行善，冀得登陟仙階，昇真悟道。是則見真君不惟成己於曩劫之先，尤將度人於浩劫無窮之後也已。抑觀孫公以是存心，可謂好善有誠，知敬天神神之禮，忠君愛親，景仰真君之道之至者耳，豈他人所能及哉。嗚呼，一念之善，尚可以格乎彼蒼，況其善如此其大者乎，實宜書也。真錄詳備，已成全書。其端則有前福建右布政使，鳳陽麻公泊諸文人之序，予不複贅，姑述此以誌其顛末顯晦，與今重刊之歲月云。

麻勉《徐仙真錄序》 閩三山城南九十里許，有金鰲峰，高凌霄漢，傑出世表。峰下，靈濟真君之仙祠也。予授方面，蒞政，一日率僚屬謁祠。階序腴雅，神貌肅然，而不知神之由始也。時有鄉之父老黃恒，年幾八耄，進而言曰：神姓徐，乃偃王之裔。晉開運二年，率師入閩，道經金鰲，駐兵除寇。及歸仙，陰鷲顯揚，民賴以生。鄉人方珏，始立祠於芝嶼，即今稱曰祖廟。珏之孫曰詢，曰感，曰仲，白其事於執政。聞于朝，勅命始下。繼世克紹先志，祀事惟謹。宋政和七年分香火，始擇地于今靈濟之宮，創建立祠。後有方渙、方汶，率鄉人增廣明堂，更立門表。神之威靈日盛，顯于聖朝，維新廟宇，而崇祀典，大光於前列矣。遂進《徐仙真錄》，備載神之顯迹。及《徐仙翰藻》一書，皆錄神之筆也。其間碑銘、傳、跋、序、啓、頌、疏，至於鰲峰賦、壁像贊，遇事立言，千態萬狀，愈出愈奇。復謂於予曰：神之顯靈，揚揚在人耳目，陰鷲功行，備存此書。書雖存，未有序其首，願求一言，辭不獲予。惟神生於當世，英邁絕倫，及宗玄學，伯仲聯芳，同登仙籍。因著跡於金鰲峰，山川英氣，復萃於神。榮享廟食，歛惠一方。久隱而弗揚者，何故？風土有盛衰之運，氣數有隱顯之機。惟神得兆朕之先，暫否其德，則泄為文章，使虛空縹緲之筆，燎然而駭俗，粲然而耀眾。或彰其靈，祈禱感應，如響斯答。至於行脩相傳次第，累成編迭，泄傳於世，含靈孕氣四百餘年。伏遇聖朝混一，德溢華夷，感神明，則致洪恩真君，敷揚隱德，大闡威靈，翼輔國家，庇及生民，屢降禎祥，四海咸欽。是以載神之德，大顯榮封，春秋恒祀，彰績立碑，垂示於無窮。故其慶會之際，神人相依，誠非偶然矣。故

為序。

靈棋本章正經

綜述

李遠《靈棋經序》 夫靈棋經者，不知其所起。或云漢武帝，命東方朔使之，占兆無不中者，朔之術用此書也。或云黃石公，以此書授張子房。又有客述淮南王神秘之事，亦此書也。蓋好事者，倚聲借價，以重其術，豈盡數公之為乎。雖然，余聞之久矣，以其非經史之書，不以留意。及開成末，予將適閩中，聞其有建溪者，石閭而湍激，舟子猥立嶮岬，雖有賁育，皆汗且慄，況予之懦者乎？以其懦，不自解。及至泗上，遇宗兄安，遂以儒狀告。安曰：予聞建溪，不應至此，蓋談者之過也。安有卜書，能決其惑，遂請而卜之。其詞云：上下俱安心，心不生奸。挺然無憂，勿信流言。乃笑口，果流言，不足信也。安即授予，遂携之閩。怡然無事，固信其書。又取決他疑，無不若目見。嗟乎，世所特輕者，未必不為至寶也。世之所重者，未足為美。一編之書，從顯前疑，而況他乎？以是知士之顯達窮餓，各有命數，不可以一途辨也。予觀其書，似若有道者之為。以十二棋子三分之，上、中、下各四，一擲而成卦，即考書批詞，盡得其理意者。上為天，中為人，下為地，三才之象也。十二棋子皆有文，其辭猶周易之辭也。棋布而成卦，遂目之曰靈棋。後予福州從事，居多暇日，凡集數十本，參而校之，去謬存真，備集於此，後賢觀之，可以無疑。予在閩時，以其遐邇，鄉國萬里，水陸綿遠，心常不安。一日卜之，得坦坦天衢之卦，其言甚美，意中以為信。然離閩數日，忽宸書降召為御史，則卦之前定，不其神乎？時唐會昌九年秋九月，尚書司門員外郎李遠序。

《靈棋經》，黃石公遺書也。或云東方朔占法。又云：張良、淮南王劉安所撰，晉顏幼明、宋何承天註，唐李遠序，歷代相傳，以為黃石公遺

書，唐《經籍志·五行部》，僅載卷目。其法用雷霹棗木，斲爲十二圓棋，繇辭凡一百二十四首。四棋象天，書上字。四棋像人，書中字。四棋象地，書下字。禱而擲之，攷繇辭以占休咎。《南齊書》載：江謐占，得客從南來，遣我良財，寶貨珍玩，金盞玉杯。楊文公《談苑》載：咸平元年，在朝求補外郡，占得三上二中一下送貨課，繇辭與江謐所占同。時以《太宗寶錄》纂修未畢，不允所請，尋充親王生辰使，有白金器皿之賜。厥後再占，得四中三下避世課，繇辭云：小人得志，君子失道，去我室廬，入彼深草。果以疾歸陽翟。他皆奇中，但所占一事一擲，再占即不驗。所謂瀆則不告，筮不二問也。朱文公與林正卿論《易》云：頃年有人問《易》答曰：公見靈棋課否？易之模樣，只是如此。觀其晋宋唐以來註序，及本朝兩文公云，信爲古書，大祭靈龜，占法具在。瓊茅瓦占，亦皆可用，況秦漢間古書乎？噫，出王游，衍昊天，旦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皆鬼神之德之盛，叩之立應，感而遂通，此心之神，奈何不敬？張南軒師八桂遇旱，烈日中占，遇六十二陰長課，云：中庭水深，堂下行舟。隨即大雨。公語錄中載，此書先公家藏，課有陰陽奇耦，惟陽勝陰則吉。自家精誠感之，無不應驗。

《靈棋經》者，昔漢留侯授之於黃石公，能知未然之事。初以占時、用兵、出行，萬無一失。至武帝時，命東方朔以覆射萬事，亦皆妙中。或云八公用此法，傳淮南王，有客自淮南得之，秘密莫有傳者。洎晋太康中，襄城道人常法和曰：有老翁衣黃皮衣以竹筒盛此書，以授法和，法和遂傳于世。其法用霹靂木，或梓木、棗木、檀木爲棋子十二枚，經一寸二分，厚三分。以四枚書上字，四枚書中字，四枚書下字。凡欲卜時，先須凝定精神，清淨焚香，冠帶安坐，存想少頃，然後捧十二棋子，虔心呵而祝之。即以十二棋子一時擲之，然後以所得上、中、下字，依次布之成卦，除去漫棋，於經中推之。每占一事，一度擲之，再擲則吉凶不定。宋世王胤兄弟及何承天，共論此經，但志心虔啓，無不中者。凡人不能研其微旨，以爲無驗，多慢之。知幾者，思之過半。不知幾者，動之微也。知幾知動，思過其半，出處殊途，取舍異道，皆不得以一句之美，便爲是事前定。至於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行人得牛，邑人之災。明夷務闇，豐上老大，不可同倫而語也。其卦有上、中、下，則《易》之三才之義也。

展轉都成一伯二十四卦，皆以奇耦爲吉凶。奇爲陽，陽吉。耦爲陰，陰凶。以此相推，吉凶可知。辭者，是其繇文，占者專於是非，則善惡定矣。或有詞理不相會者，則宜詳其趣焉。至如巍巍赫赫，不求自獲，當其所占，捕亡、討失之類則吉，若占疾病、婚姻則非也。又如歲當月昌，安知泰山，當其履危，求財則吉，於羈旅他鄉望遠歸者，則未至也。又如君臣易位，方興大利，君子遇之則吉，小人遇之大凶。又如盜賊我廬，賢人伏逃，小人得之則吉，君子得之則凶，皆須以類推之。夫稱君子小人者，論其得迹，不以官爵豪勢而論。向道者君子，背道者小人也。智者用之，則無惑矣。

玄真靈應寶籤

綜述

佚名《玄真靈應寶籤序》 始吾廟食劍嶺所降，清河內傳，落筆雙松，凡所禱者，竟以夢應。然未嘗以籤行於世，今正殿及家慶樓廟吏，率借佗籤爲苟且計，如十二真君籤，即青城丈人觀籤，如易卦在家慶，尤無所證。況夫川蜀行祠，祇作朱真人內外籤耳。今吾親考較妙用，上自天文，下至地理，與夫運數之向背，物情之離合者，委嗣子等七人，巧譬善論，以上中下各作成一百二十籤，以十二時，每時各三十籤，又以五行金木水火土轄成三百六十五籤，以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之數，庶幾士之向信者，隨其願力而各有所得焉。

大慈好生九天衛房聖母元君靈應寶籤

綜 述

佚名《大慈好生九天衛房聖母元君靈應寶籤序》 謹按九天玉樞寶經內天尊言：世人夫婦，其於婚合，或犯咸池，或犯天狗。三刑六害，隔角交加，孤陰寡陽，天羅地網，艱於嗣息，多是孤獨。若欲求男，即誦此經，當有九天監生大神，招神攝風，遂生賢子。於其生產之時，太乙在門，司命在庭，或有冤愆，或有鬼魅，或有禁忌，或有兇厄致令難產，請誦此經，即有九天衛房聖母默與抱送，故能臨盆有慶，坐草無虞。稽首大慈好生九天衛房聖母元君，高居九天之上，總職三界之中，宣太上好生之聖德，救陰陽生成之號令，上自后妃下及民婦，俱蒙救命，人物生成，錄人間之善惡，察女子之貞邪。有德者奏聞玉京，敕神祇而護佑，書名仙籍，益算延年。有過者申告三官，付五雷斬勘之司，照依玉律施行刑，遭疾苦困厄，魂繫酆都，常沉苦海，永失真道。善者賜其賢子賢孫，不善者世遭苦厄，多諸憂惱。大哉聖母元君之功不可稱量，好生之德，豈只保於一時之生產，恩可佑於終身。善惡二事必書錄。舉行世人，未知恭侍者少，有負元君恩德者多矣。今幸欽承敕命，頒降寶籤九十九道九則妙理，無窮玄機，深奧昭天。省賞善之條，明雷府伐惡之令，怒責邪兇，勸其仁孝，露未萌之灾福，闡大道之慈悲，彰其善惡，示以吉凶。欲化人民，咸行善道，勿墮邪非。自女人及於苦爽，蒙於元君恩命，方始生成。鑑今奉命告下九天監生司，帥將神祇，依上遵行，外人間之信善至誠，恭奉聖母香燈，以祈福佑。切勿輕慢，自招罪責。帥將威靈不可輕祀，敬之者萬灾不干，神明護佑。輕之者生遭疾厄，死受風刀，可不敬歟。

黃帝龍首經

綜 述

佚名《黃帝龍首經序》 黃帝將上天，次召其三子而告之曰：吾昔受此龍首經於玄女，經、章、傳、義十有二緒，言六壬十二經也。蓋吾所口受不傳者。謂龍首記三十六用也。吾今日告汝，汝固能行之乎？內以自輔，外修黔首，黔首者，民也。術與賢者。若不能行，則埋之名山三泉之下，慎無妄泄使不神。吾將為汝參會其中，謂起用也。遂其終始，謂三傳也。要正之本，謂正日辰。同之一首，謂陰陽有四時其用一也。萬物俱主各自理，言事物唯非一名，各自其部分。義不相干，事不相擾，言雖有事事鋒至，各以其物次第期之，事雖聚多，各有次第，事不相擾亂也。敬修其神以為天寶。天一常居太淵之宮，言天一至尊，固守而不行，以四時氣遊於四方。太淵者，宮名也。在北斗維之中央，直神后之左右。春遊玉堂，大吉，臨四仲時。夏遊明堂，神后加四神。秋遊絳堂，登明加四仲。冬遊生死之場。河魁。其居一也。言一坎數在干。右玄冥，少陰也，言向南面西六也。左明光，少陽也，言其向南面在東也。背太陰，背子亥也。向正陽。向巳午也。翳華蓋，斗名也。西乘玉衡，大吉小吉。迴璇璣斗七星也。而臨八方。東、西、南、北及四維也。將四七，謂二十八宿。使三光，日月星也。通八風，謂八節之風也。定五行。謂東方木南方火西方金北方水四季土更用事之比令六壬領吉凶，言日辰陰陽及所坐所養之御三陰、三陽。故曰六壬也。使旬始將五獄。謂六甲之始也。三陽。凡數旬始，必以五子元起，假令甲子旬肯龍在神后，將兵所立，次得丙子。朱雀在神后，執法所立，次得庚子。白獸在神后，敵家之處，次得壬子。玄武在神后，補吏兵士處，此通甲五方時下所在之也。二神受氣，或處陰，或處陽，言魁罡也。各盡其正，言魁罡臨人五方十二日也。以處五鄉。東、西、南、北及中央，為五鄉也。天罡臨東方，木青臨南方，火赤臨西方，金靜臨北方，水清臨四維，土盛下。天罡為陽所臨，皆生。天魁為陰所臨，則死也。金木水火土，上下相當。謂神與用日辰四課上下相尅傷也。死生之決，前後相

更。謂天一前後將之吉凶，三傳思之也。子且識之，思念勿忘，常被服飲食，精習也。口授賢士，無傳泄其章。勿傳龍首，與非其人。三子拜受而起，龍忽騰翥，三子仰瞻，尚見龍頭矣。遂以名其經曰龍首云。

許真君玉匣記

綜述

吳子謹《許真君玉匣記序》《玉匣記》者，旌陽許真君之所著也。真君昔以道濟人，化瓦爲金以輸民之逋負，置符於水愈人之疾，誅巨蟒於上遼，滅毒蜃於江西。功德溥博，未可具述，及其拔宅上仙，而救世之心惓惓不已。見人之祈禳者，觸犯天地禁忌，致生災殃，連綿不寧。若曰：太上以好生爲德，而下民建齋設醮，本以謝過徵福，惟不知禁忌，反受殃咎。乃惻然憐之，躬授天曹簿籍，日辰甲子，福禍灾祥，毫分縷析，流傳於世。俾億兆有緣，或祈或禳，庶知避凶趨吉，同躋壽域。真君是心，蓋亦太上之心也。近姑蘇道友倪守真，得之於異人，受而敬信之。猶慮見聞者少，欲授諸梓，以廣其傳禮，予爲之序。惟夫人之福禍灾祥，固本於天，非深知造化之理者，不能細究而明之。惟聖人能安之，賢人能知之，其餘衆人，不得知而安也。則有蹈禍機，觸禁網，雖欲懺悔首謝而復誤，罹天忌業又甚焉，此《玉匣記》之所繇以作也。守真得之，不以自秘，而又傳之人。人知吉焉，而用凶焉，而避免戾於斯世，其功行不亦溥乎。慕道之士，誠能禮信而用之。於以禳灾謝過，於以請福延生，其福慶必有所歸矣。

虛靜冲和先生徐神翁語錄

綜述

朱翌《徐神翁語錄序》 人生一世間，其所受用，有天有命，有分有數，絲毫不可易。以不能窮理，故不自知之，必就有道者問焉，所謂先得我心者。孔子知伯牛之死，知商瞿之有子，是豈用世之占卜法哉。蓋有得於目擊者，徐翁在海陵爲人書字，示以其人平生禍福，言無不驗。翌早時往來江淮，多聞其言，歲月深，知者益少嚴之。天慶觀道士苗希頤，翁弟子也。在翁左右數十年，錄其書字藏之。求予刪次存其實，以告其徒，今二十七年矣。希頤死，其書爲人取去。予來守是邦，獲其初藁於民間，復次比之。孔子曰：吾不語怪力亂神。夫言而無驗怪也，不可知神也，若此可以忘言矣。若言而有驗，以禍福示人，使曉然知所避就，豈不可知者。蓋古之得道者，窮理盡性而已。理窮則天下之理，一能盡己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故謂之先知，謂之先見，謂之先覺。世人以爲奇，而有道者不以爲高也。然所以爲神翁，豈止如是而已哉。

朱宋卿《徐神翁語錄後序》 余舊聞海陵徐神翁異，常恨未及多見其說。淳熙乙巳，假守是邦，因得訪其遺蹟，而略無傳記可攷。詢之其徒，則曰：吾鄉自漢晉以來，仙者接踵。神翁之時，又有陳豆豆、周處士、唐先生相繼而出。亦曰：吾東家丘耳，況神翁得道五十餘年間，小夫賤隸、婦人孺子得其告戒者，不啻以萬數，曾何傳錄之？有問其嘗所見聞者，或云：翁之仙去已七十八年，故老無復存矣。繼有以嚴陵所刊語錄示余者，蓋道士苗希頤所記，而朱新仲舍人爲刪次也。雖哀集頗詳，而訛繆無以攷正。暇日訪諸邑子，則有能道其父兄與公弟子之所見聞者。質之苗錄，時有異同，而其言則有攷焉。又出其往時鄉老潘汝一所爲行化狀，第嚴於採擇，惜其所記之不廣也。因俾取希頤之錄，證以所聞，重爲編削。其間舛繆乖忤、刪正損益者，殆數十處，傳疑則兩存之。又益以耆舊所

傳，及《東軒筆錄》、《龍川別志》、《孫公譚圃同安志》所載，凡十有八事，與行化狀合爲一編。攻之堅木，庶以傳信。且使是邦家誦遺訓，得以去惡就善，亦風俗之一助也。

玄圃山靈金秘錄

綜述

皇甫朋《玄圃山靈金秘錄序》 至哉是書，其來遠矣。自下邳先生

得之泰山嵯岩石穴，後傳數子。得此書者，或輔于國，或伏于野，或超于物表，或幻于世俗。忽秘忽流，忽藏忽見，或代得，或偶爾，或神授，或師傳，出沒隱顯。得之者天緣也，得無不行，行無不應。猶響答聲，影逐形發，乍罕異世，不知其由，疑非人邪。張子房得之於下邳先生，李廣利得於子房，費長房得於壺中公，王光伯得於楚王廟，劉桓公得於光伯，張公超得於桓公，王子晉得於華山樵父，諸葛孔明得於南陽先生，茅山道人得於伏虎岩長蘆師，張晶得於張氏山，林自遙得於廟神腹。此書得者，多不傳於人，身老而書藏，事成而跡遁。唯張晶得之，而遣子孫授之。而秘真泄，僞移事改質，撰詐訛真，妄作門戶和十家，而布流于世之不聞取世之貨。世所得者，徒謹其執，罔無所能。問有得道符句呪，持用驗者，亦希矣。獨張氏一流，遞傳得踵，獨高自尚，聳動天聞。朝廷封張氏山爲龍虎山，建宮賜號，敕命累加，歷世有天神之稱，食祿不絕，聲馳四方，不亦異乎。嗚呼，玄圃山天下之祖也。有名四：一曰玄圃，二曰積石，三曰崑崙，四曰西山。在宇之西，出西江河源，經天下山嶽之骨髓，發天下川源之流轉。爲乾之變化也，爲坤之根也，實爲風雲之府藏，爲水火之宮室，爲鬼神之宅窟，爲精物之聚會。其勢狀也，貫于青天，截于一方，亂寵犀巔，峻峰巨穴，凌雲鎖其上，湧泉溢其下，綿邈杳冥，莫知其盡。極中有苑，玄洞乃鬼神精物之所聚也。有神宰曰虛陀，帝君有二十四將，布分于十二州，制天下禍福之響應。書目所謂靈金秘錄，乃玄圃山神靈密

奧之妙用也。靈者，洞括虛無，總持要妙之無質，法之有應，即鬼也。眇于恍惚，應于物象，本虛本無，法于虛無，而運於所有異哉。且夫人身之神亦同矣，此天地山川之神也。人身炁血之神，有炁血則有神光，無炁血則莫。其來不見其往，生於有則滅於有，出於無而沒於無。日用動靜，有眼耳鼻口舌身一。身有所撓，則神運於內，神動則氣發，氣發則形作，有激於無而應於有，法術之運用，推之于此，則朗然可見矣。所以念呪書符，口噓心想，閉目叩齒，手指足步，皆有作之形，感動於虛無。虛無響應，而有所變作。正與形有所觸，而性動於內，而形役於外合焉。蓋者，藏書之器也。從匚從金者，藏物之象。金者，至精之物。以此書論至精之物，藏於匚函之中，而不泄于外，故所謂金。世無此字，乃異世之神言爾。秘錄者，言此書神傳一所，而不行於天下。故總目謂靈金秘錄也。古今之得是書者，唯仰其有靈，而驚其異應，則未嘗剖識於斯邪。書三卷，有二十四法。上卷八法，可以法天地，動雷霆，易乾象，祛陰霾，壅川流，合冰河烈火，馭雪氣；中卷八法，可以戰勝陣，藏兵卒，暴泉源，射火矢，興陰雲，化人馬，縮地脉，步江河；下卷八法，可以起光華，隱形質，變物貨，附魂夢，祛惡毒，伏蛟螭，滅妖精，治強祟。其旨甚簡，其應甚疾，得之者可以達一身，可以事一人，可以安世之民。上士得之，則登仙越世；中士得之，則輔佐國家；下士得之，則變幻愚俗。登仙越世者，下邳先生、壺中公、費長房、張公超、王子晉、南陽先生、長蘆師、張晶、林自遙之徒也。輔佐國家者，李廣利、王光伯、劉桓公、諸葛孔明之徒也。變幻愚俗者，茅山道人、張晶遺裔之徒也。朋昔爲潯陽守，罷歸長安，不趨天朝，與故人放飲，老妻、兒孫棄之而弗顧，飲不知止，醉不知所，陶然放浪於自得。一日，曉坐于渭水沅，見一人步自水面而至，異而叱喝，其人登岸，謹揖於余前。余俛而答之，揖罷就地對坐，熟視之，乃林也。驚而問之，子何術於此耶？答曰：遙善此久矣。今見子有放浪無憂之志，特爲子來，莫疑。來日拂旦，天輝臺相見。言訖，蹣然至水面而去。余雖疑是夢，是晚出渭城外，醉卧天輝臺，以待來晨。是夜夢與林大飲，同遊積石山中，欲反忽覺，遂起坐臺，曙光欲開。須臾，林負一大瓢而來，歡迎登臺，傾酒恣飲，言論古今變化，慨然大笑，出書一卷示余，囑余曰：將來天下亂離，恐子遭世凌毀，佩我此書，持此術用，放蕩僻

野，勿滯于此。拜受之，語罷大飲，馭雲氣凌空而去。予後一年，辭家離長安，招馭雲一術，游天下名山。三載後，至此山誓石岩，見林大飲園廬，就止于此。余寄此山，已十載，朝夕見訪者，皆昔曾聞名之士。日與飛來翁及冲融子術，作耕釣，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悠悠任其天運爾。思我往昔所作，今如隔世矣。嗟夫，人生寰中，疾如過矢，弗受人間之勞，去其寵辱，脫其羅網，絕世交遊，悟其真趣。此大丈夫者，高蹈獨善，越于世表，得天地之至樂也。吁，世有超道，登仙之學有黃帝、老氏之書。唯傳其至理，而蔽其術用。戰爭之書，有《呂氏六韜》。唯行其知實，而秘其虛幻巫覡之法，有賁融指宛黃之炁，失其要妙，而撰其圈圖。後世之學者，得其粗不得其精，得其輻不得其轆，遞相訛舛不復其真。致使希夷之道，執而不運，響應之法，作之不靈。失其玄虛，而持其實有，則用世之術，有矩有規。致當危難之時，禍無所逃，身不能脫。悲夫，今世之學道者，唯違其性理，不善其術用，運武之至者，唯善其籌策，不善其變化，所以守身而盡，而臨事有失。嗚呼，徒學爾曷？若見黃老之書，而善其術用，得六韜之要，而通于虛幻，然後可以有法，無而無導，而有靜勝動，而柔敵剛，圓通於變化之場，出入于有無之域，可以了一身，可以完一國，斯為大全矣。子年九口，筋骨雖健，存亡未量，恐將來此書遺於巖壑，得之者不知其來，故考其前紀，就而序之，庶我後得之者，見其所由爾。

太上洞玄靈寶素靈真符

綜 述

杜光庭《太上洞玄靈寶素靈真符序》 素靈符者，天師翟君乾祐，乾元中自黃鶴山泝流入蜀，至巫山峽，耽翫林泉，周歷峰岫，躊躇歲餘，南至清江，北及上庸，周旋千餘里，神墟靈跡，巖窟洞室，靡不臨眺。一夕，夢真人長丈餘，素衣華冠，立於層崖之上，俯而視之，若有所命。君

翌日登天尊峰，瞻仰禮謁，果見真人也。俄於天尊手中得丹書一軸，拜而受之，即素靈符也。按而書用，蠲痼療疾，徵魔制靈，驅役鬼神，迴尸起死，召置風雨，鞭策虎狼，三峽之人，大享其惠。天寶中，詔入內殿，順風問道，復還仙都山。其後，平昌段成式，與當時朝彥荆郢帥臣，咸師奉之，累年乃得道而去。有得此符者，傳以赦人，用之必驗。余天復丙寅歲，請經於平都山，復得其本，編入三洞藏中，冀將來同好，共知濟物之志焉。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三卷，陸先生受。治百病符、治瘟疫符、治傷寒符、治寒熱符、治頭痛等符。

太上秘法鎮宅靈符

綜 述

佚名《按》 謹按上元經云：昔漢孝文皇帝，問天老曰：人家謂有三愚之宅者何？天老答曰：三愚之宅者，其宅前高後低者為一愚，北有流水者為二愚，東南高西北平為三愚。帝忽因一日，私行至弘農縣界，見一家，正住三愚之宅。其宅甚是豪富，大小五十餘口。帝嘆訝非常，而回宮內。至來日，遂詔陰陽官二人，更換衣服，三人同至其家門首，欲問其宅因由。門人一見，即報主人。門前有三人，欲求相見。進平闥之，急令請入，邀於廳上。主客禮畢，就廳而坐。進平置酒，飲酒之次，帝問主人曰：何姓？答曰：姓劉，名進平。又問曰：住此宅得幾多年？進平答曰：住此宅，今經三十餘年。帝曰：謹按宅經云，此宅正係三愚之宅，其地大凶，人不可居之。有何方術，而成安吉之宅，願聞之。進平答曰：一自初

居，此宅甚見災禍，損耗財物，傷折人口，官病連年，六畜不安，大小不寧，貧乏甚至。忽於一日，天將欲晚，有二書生，不知從何方來本家投宿謁食。進平緣為家貧，只有些小糜粥，以供二生。食畢，遂問進平，此宅甚凶，何得居之？進平對曰：實為家貧，遷移不得。二生曰：吾有法術，教公鎮宅，不須移動。進平拜告蒙賜法術，願聽教矣。其二生，即傳此七十二道鎮宅靈符。遂云鎮宅十年，大富貴二十年，子孫昌盛三十年，必有白衣天子入宅。所驗一一見之，但只有白衣天子未見其驗。文帝笑而問曰：二生何在？進平對曰：傳符法了，便辭而去。出門約五十步不見，惟有白氣一道，上天而去。帝曰：符其可得而聞乎？進平於是將符即時進上。文帝遂獲此符，回宮勅令奉行。此符傳於天下，鎮宅普護，家家清吉，戶戶康寧。上真垂佑，災害不生。福壽增延，子孫榮顯。田蠶倍盛，六畜興生。掃除精怪，蕩滅妖氛。靈符祕妙，永鎮門庭。此符靈驗，來歷甚多。述之難盡，爰用鐫梓，以廣其傳云。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漢文帝問劉進平相宅經，內有除滅妖氛靈符、璇璣八卦等圖。

天老神光經

綜 述

李靖《天老神光經表》 臣聞人不見形，憑諸水鑑。事不可預，明其筭兆。著灼是虛，尚假精意。水鑑雖徹，資其目成。故形以目窺而見微，兆以識察而觀妙。斯事畢舉，孰可倣之。如有一闕，則難依據。臣性識愚劣，藝術淺薄。覽於異書，頗知至要。只如目前者，定近遠，察是

非，辯青黃，知善惡。上觀乾象，中測人情，下鑒坤維。斯等，莫不皆由目中光也。若能見之，戰鬥出軍涉水陸，即目下烝黑。若光去目，患難立至。則上不能見輔星，中不能辯親疏，下不能觀萬物。此神光去矣，其不睹斯妙。臨患之時，夫何悞哉。頗有云：為兼以昏晦，若能存神光於目眚，察輔星於武曲，則不勞著灼。休咎預分，未接兵戈，先知勝負。其文省而易教，其理精而易通。固可以去危就安，轉禍為福。是知高祖心動，卒免迫人之謀。趙襄馬驚，懸知刺客之狀。古來賢哲，皆宗師曠。晉平張良，受黃石之要。此乃傳行世代，歷載既深。文字或謬，語有其繁。臣竊不自揆，輒次之，以此成一軸，號曰《天老神光》，謹進於闕庭。臣熟知陛下聖慮明暢，妙理精通。然臣今敢聞，以繁聽覽。臣恐陛下，以此微細不納。宸衷臣之愚直，實以為保護。聖躬莫不至斯，道危難之代。實以保身，臨事便知吉凶。固詳察不鄙芻蕘無任忠懃之誠，謹冒死奉表，謹獻以聞。臣誠惶誠恐，死罪，死罪，謹言。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一卷，貞觀左僕射衛國公李靖脩。言人出行將兵，攻擊勝負，須察北斗星之傍轉，并自己神光，占驗吉凶之法。

太上三洞神咒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雷霆祈禱策役諸呪、雷霆祈禱驅役諸呪、雷霆召役諸品開度諸呪、雷霆祈禱諸呪、雷霆驅治諸呪、祈禱驅役諸呪、禳禳驅治諸呪、祈禱召遣諸呪、祈禱考召諸呪、開度祈禱諸呪，已上各雷部諸聖祕呪該載。

太極祭鍊內法

綜 述

張宇初《太極祭鍊內法序》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之

大，萬彙之衆，凡囿於形炁，窒於道器者，莫非陰陽二炁流行而有焉。故原始返終，死生之說，幽明之故，亦莫非流行，詘信之著見者也。是故鬼神者，二炁之良能，造化之跡，舉不違乎詘信動靜而已耳。吾道之謂，死魂受鍊，生身受度者，豈誣世者哉。蓋以陽鍊陰，即以流行之炁，鍊不昧之神也。則已散之炁必聚，已昧之神必覺，詘者必信，沉者必升矣。是皆理炁之宜然也。靈寶齋法，始徐、葛、鄭三師，流於世。迄漢、唐、宋、元以來，蹊殊逕異，紛糾交錯，不啻千百而求。夫升堂入室之至則一也。且鍊度魂爽，猶爲靈寶之要。而鍊度之簡捷，猶以祭鍊事略而功博。自仙公葛真君藏其教，位證仙品，世傳則有丹陽、洞陽、通明、玉陽、陽晶諸派，而莫要於仙公丹陽者也。丹陽本夫南昌，而南昌乃靈寶一名也。得丹陽之要者，莫詳於所南鄭先生內法，議略深切著明，誠所謂發仙公未發之蘊也。其言首主於誠學之大本，何莫非誠。故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也。能存乎誠，則陰陽之機，鬼神之用得矣。其水火之祕，符籙之奧，內鍊升度之神，非合夫三五，體用之妙，其能造乎。五行陰陽，復歸太極也乎。若盡性致命拘魂制魄之道，可謂盡矣。其足爲齋法之軌轍亦宜矣。然，先生之言，皆極乎身心操存之實，是有變名易用，誑眩惑亂之戒。苟非含醇茹真，屏絕氛濁者能哉。子嘗參討數派，莫善於斯。姑蘇袁靜和氏，純敏篤究，今秋，以與纂脩來吾山，一日請序，將梓以傳。其志可嘉，不辭而述其端，他日獲讀是者，反求諸己，篤志力行，非徒言之，不泯其於幽明之澤，豈不博大矣哉。

徐善政《序》

恭惟靈寶出書，自古高仙上士得之者，上可以消天灾保帝王，下可以濟拔死魂開明長夜，其度人无量。著于祕典尚矣，其中

祭鬼鍊度內法，自晉太極葛仙翁，脩此道於會稽上虞山中，功成道備，上升雲天。由是以來，靈寶之妙，師師相傳，祭鍊之法，從茲衍矣。厥後，師家科目繁出，同原而殊，流失夫靈寶之本意，於鬼神利益，或有未至者矣。吳郡所南鄭先生，念長夜之死魂體上虞，之惻隱發明祭鍊內法，寔靈寶之祕旨也，妙用神機，理明事簡。得是書者，信而行之，若幽若明，皆獲其惠。尚慮不能溥也，刊諸梓以廣其傳，天惜祕文梓燼于火，不有繼也，深負先生開度之心。吾家王道珪，學道勤苦，切切以所南翁爲心，募諸好事者，復鋟于梓，則先生之書不亡，於千載豈幽明小補哉。

張遜《序》

太極祭鍊內法者，葛仙公祭鬼之法也。人死魂升而魄

降，是其常也。其變也，則有魂魄不能升降，而淪滯於昏冥之中。其飢渴之慾，幽暗之識，茫茫長夜，无有已時。是以仙翁憫之，在法中有祭煉之道。所謂祭者，設飲食以破其飢渴也。所謂鍊者，以精神而開其幽暗也。至使淪滯之徒，釋然如冰消凍解，以復其本真，則其法大矣。吳人鄭所南，述其所傳，刻諸梓以教人。道家之書，以祕密爲謹，學者非齋金幣，盟天而傳，則謂之褻漏，褻漏有冥咎。然而，所南翁之心，葛仙翁之心也。以謂世人之死，其親未知親之魂魄，升降耶？淪滯邪？倘以其道，開其幽暗，拔其淪滯，升于高明，如生死而肉骨也，得不慰其父兄子弟之心哉。則是法也，可使家有，而人信行之。故刻諸梓，以廣其傳，不得謂之褻漏矣。舊板燬於火，未有能重刊者，郡城玄明道院王道圭，能募諸好事者，重刊是書，使後之未聞者，得見是書而行之，是亦所南之心也，道圭善用其心哉。道圭以余曾學是書也，求爲之序，故不得而辭焉。

清虛子《序》

太極仙翁，得靈寶之道於玄古三師，由是有祭鬼之

科，鍊度之法，行于世。所謂一盂之飯，可以飽萬鬼。一道之符，可以度萬魂。其用簡，其旨深，其濟博，其功大。去世遠，而後之好奇者，往往增易其說，殺亂駁難，學者先歸焉。所南鄭先生，通儒也。理貫三教，採摭道門諸家祭鍊之法，刪煩削僞，諄諄訓釋，聚而成編，以遺學者。使循源而趨，利濟幽爽，可謂博約而詳者也。嘗鋟版印施，繼罹火厄，版燬不存。今元中王道圭，志道者也。慮久無傳，乃募衆緣，復繡梓，以綿不朽。自非以仁存心，能如是乎。雖然大道無形也，人圍形而體道，先天有物也，心格物以知天人。吾同胞而物，吾同體也飢溺猶己，而哀樂不殊

也。要在學者，日用常行，方寸澄靜，表裏明潔，如春行冰泮，雲散月明，合內外翕，闢之機生，生而不息，通幽顯晦，明之理化，化而常存，應物無私，隨應隨靜，必得一切天人七先靈識四生六趣，乃至昆蟲草木，與我混融一性，俱入自然，平等冤親普皆濟度，逍遙無礙，廓虛空以為年，斯不負仙公祭鍊之法，所南標指之誠矣。外此弗脩而言祭鍊法，吾不知也，學者宜勉之。至正丁亥二月望日。

鄭所南《序》 我耕儒不獲餒於弓冶，見道不明，盲於玉石，所賴受先子菊山先生鞭撻之痛，迄今尚不可忍，所以終身不忘。時乎或夢一二於千萬也，或苦吟顛笑，或冷坐罵禪，直欲挾今古偕出於有形之表，坐狂自醉，浸命以死，又焉知其一切耶。有笑我者曰：昔者，著釋氏施食道家祭鍊二書，毋乃尚查滓乎？我聞之，如搗弄舊夢於掌上，竟不知為何物是誠查滓矣。或者曰：請論之以次。曰：道者不得已之名也，法者不得已之用也。凡一切事事物物之用，皆法也。莊子謂：以本為精，以物為粗。其然豈其然乎。昔年，著二書，童習未斷耳。但世之祭鍊，紛然其旨。譬如，雷者陰陽擊剝之炁也。世之行乎雷者，必以我五行剋制之炁，擊剝而為用。胡為而雷，名雷祖、雷神，率皆不同。正一法外，別有清微法，雷名逾數百。白玉蟾書所述，正一法雷名逾於百數，以我見聞，彼尚未盡一切。諸雷諸法，浩渺無數，姑即一法，而論所傳呪炁符想旨要千差萬殊，始本一法，訛而為百千本。或者所傳斬勘雷二百餘家，靈官三百餘家，地祇百八十餘家。又有師金丹大道者，或拜三百五十餘人，或拜九十餘人，尚皆未然他法類。此況今之言，大道金丹諸法者，森森然如麻如革，實非一方之人，一夫之目所可盡矚。又他方外域，不行我中國，種種諸法，其所行之法，隨地各自異，亦各各靈驗。前乎三五百年，亦未有斬勘、靈官、地祇之類。至如諸仙書、仙傳，載古神仙所受所行之法，其名雖存一二，然亦頗異，但今亦無傳。故知後十百千萬年，必迤邐變名易用，又廣為種種諸法出於創見，驚人耳目，喧於未運，闕以群訛，實不可以千萬億兆計。若以古今天下論，則四方所傳所學，荒怪無緒，展轉弄新，惑亂滋多，此皆叔季世變，人心好奇，眩名之過，亦群然損益，自誑自賣，以盲教育，有以致此宜乎焉。自然有道人，拜了千千箇之詩焉。自然六十四歲，始得真傳。然則向者，所拜皆非師也。老子曰：吾道甚易知，甚易

行。吾道甚夷，而民好徑。徑者，小路也。使天下學者，將何如問道問法。或自是其是，互非其非，學者終當從誰道一而已。苟以為，道一而已，則已二之，又況支離而萬之耶。若不具真眼，空今照古，孰不為羣炁所蝕，欣然墮於華僞，終身不知。而天下後世，反皆為道所迷。道本無以示人，而人自迷之。固有古聖賢神仙書在，但欲語之以妙其理，不肯身之以實其德，無大功深行，決不獲逢真師。以我之業，帶未斷真心，未與天地為一也。非天地有所禁也，非至人有所惜，而不常遊斯世也。且人以貌然之身，弄一窟精神眩走，夢中天地，萬萬其心，萬萬其欲，萬萬其事，萬萬其僞，萬萬其說，萬萬其業，死欲牢鑄此夢，為自己永永不壞之天。以是縱萬萬萬度，金石爛，海嶽枯，衆生顛倒雜亂，尚未寤於迷途。悲夫。是故太上俯就衆生，曲垂方便，以祭鍊拯幽冥之苦，遂有其法傳於下土。昔有葛仙公，大闡太上之心。後無大闡葛仙公之心者，久而愈訛流為空雜，誰其正之。雖青天穹然在，上無從扣問玄旨，則我祭鍊書，亦寐語也，譯我之寐，覺彼之寐，其寐亦甚矣，其癡亦甚矣。此我之所以與衆生，俱落命於夢海之波濤也。尚舞空辭，以自銜耶。噫，誰其擊太空三下，以寤之沈之。我請為序，故序焉。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三卷，有符像。天師張宇初序。內煉法。三外老夫鄭所南集。

貫斗忠孝五雷武侯秘法

綜 述

吳昇《貫斗忠孝五雷武侯秘法序》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道在

天地，而法立乎無外，二儀四象，陰陽互根；八卦九章，經緯錯綜神妙；萬物氣機，殊異雷城。指十二之門吉凶，有在斗柄；列九六之位，生殺攸司。日惟至人握造化之樞機，知鬼神之情狀。斯可去邪勿貳，惟精惟一，而志於道焉。元至元間，荆門貢士暉齋張公先生，以通經，教授其鄉。館人之家，漁江中得圓石，瑩淨可愛，拾置堂奧。先生夜坐，視之有光燦燦，乃損館俸，賈而歸。剖之，中有方石似鐵，二面有文，剜剔洗抉，刻畫粲若模墨，印之，至數百幅，舉火燎之，煙氣鬱勃。先生愕然驚眩。及寐，俄見有神，英姿颯爽，羽氅綸巾，頎然突前，揮鐵如意曰：子聞漢有諸葛孔明乎？帝命我爲通天煞伐烈雷大神，此陰陽神印也。子既得之，當助道揚法，遇有山魃石祟，土木精邪，妄入人家，殃害生民，以神印檄我忠孝雷兵，按神禹洛書一坎、二坤、三震、四巽、五中、六乾、七兌、八艮、九離定位，按節候、陰陽、逆順以焚之，起坎終離，起離終坎，所謂雷風水火搏射，而精邪絕蹟矣。書以授子，子其寶之。先生寤，踴躍起拜，敬受其書。乃棄俗，入武當山從道參究天心正法，福國康民，聲聞朝野。大德中，錫封隱真玄陽真人，坐南嚴飛昇。其徒建祠宇嚴祀，請于朝，賜額昇真觀。後二年，雷電閃爍，神印飛去。火鈴全陽趙真人，以雷劈棗木傳刻，藏法江湖，於玉笥立化。再傳谷陽黃真人，其法益著；天曆，出尹山陽；至正辛卯，斬穎兵起，歸隱洪都西山；己酉上元，危坐仙化。吾少也獲侍教焉。茲不昧其善世不伐之功，濟人利物之行。且以武侯名成八陣，或蓋三分，一體君臣，昭映青史，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深造乎，大易法象之蹟微也。百世之後，猶以勇烈正直命于帝庭，敷于下土，渙汗大號，屏斥妖魔，濯濯厥靈，洋洋在上，吁可畏也，敢不敬乎。

金鎖流珠引

綜述

李淳風《太玄金錄金鎖流珠引序》

太上三五太玄金錄者，即元始

天尊傳太上大道君也，號高聖太上玉晨玄皇大道君。

道君傳紫清太素高虛洞曜三元上道君，君傳紫晨太微天帝道君。

君傳紫明太微九道高元玉晨道君。又傳太上老君。

太微天帝君之下，玉晨道君傳紫元太微八素三元玄晨元君，君傳紫微

元靈龜臺九靈太真元君。

君傳太靈上霄飛晨中央黃老君，君傳太元東霞搏桑丹林大帝上道君。

君住搏桑，傳二十真人。中土絕傳。紫晨太微天帝道君，傳上清太平金闕

帝晨後聖玄元玉皇上道君。

前聖太上道君，稱萬道之主，號曰虛皇。後聖太上老君，稱萬道之

君，號曰玉皇。自有金闕帝君，官臣具足，亦如世人君人臣之任，各有主

掌，天宮九野皆周也。君姓李，名聃，字伯陽。改金錄名之曰太玄三五金

鎖流珠經錄，正論履斗步綱之要。錄有八十六篇，四十三卷。上詣太上老

君，號高聖太上玉晨玄皇大道君。請此四十三卷，下傳世人，係代爲真君

真臣，願度十天。

世界，爲上天神仙都玉京，稱玉皇上帝也。以自撰略爲一十五卷正

經，及掌訣圖書，論步綱躡紀之事，總號之金鎖大名，次流珠，次飛步天

綱，次即禹步地紀。傳二十卷與尹君，君號後聖大法師左上卿。卿傳方諸

大真人，皆佐後聖。聖又傳後聖太師，太微左真保皇道君。

後聖又傳九微太真玉闕上相大司命高晨師東海玉明青華小童道君。

後聖君又傳後聖上保，司南極太丹元君紫元夫人，夫人有二人。一紫

微夫人，姓李，後聖君第三女，曾事清河王君小子也。子爲周穆王上宰

相，年百年而已，性不於道著功，夫人勸行履斗之法不行也。

君又傳白山太素真君。

後聖君又傳後聖上宰。

西極總真王君，總真傳南極南嶽真人左仙公太虛上真赤君。

又傳侍帝晨領五嶽司右弼王桐栢真人王君，佐後聖君。後聖君再授玄

洲二十九真人。

各主諸方界關奏合有仙功著仙，聞於太平金闕後聖君，便令教試，依

功給道，可仙給仙，可真與真。其中除仙真外，亦有三等，上等著功者。

第一等者，修身慎行謹言無妄，修鍊真心，好樂經典，讀誦立功，香

火連宵，與人治患。更遇六甲神符，服而年深，且得不死，人中之仙矣。再修得遇仙師，授此圖經，方以履步綱斗，亦得爲真人神仙。第二等者，好鍊金石，以爲真至之藥，救人疾病，堅身理藏，服餌於山間林藪，亦遠萬壽，百年不死，死後亦不爲下鬼，便得託生，受其本福。第三等志心好道，隨從明師。不遠萬里，捨心供力，不憚勞苦，年月深遠，師自與言功記德，即教此經，傳授之後，志心修行，却獲功德於師先，得關奏後聖。當與給道，補爲真人者多矣。

此三等說，後聖告正一真人，及總真王君金闕聖君。又授紫微左夫人，又下教授二十四真人，昇天爲二十四玉京左右金闕上真宮御史臣。

又使王君總真下校，授茅盈、李仲甫等，爲司命君。

令教合道之志者，當以教之。盈以訓二弟及二許，楊左六人，盡以授修，行此經也。後以諸方仙真得者，皆因此經。

或以天尊上真前聖虛皇上帝大道君授傳，或以前聖太上大宰道君所傳後聖玄元玉皇帝大道君，或分身再傳，或以後聖大宰天師總真，係代相授，賜拔宅，妻子俱昇。如此得仙真之衆，或隱去，或見白日上昇者，人數蓋多，不可一一而書記也。今以略舉，相繼以爲引首之目，叙其前聖後聖金口所傳《金錄玉圖流珠示引》。次用前後合行用，依科排比篇名，一一圖分，折其祕要內訣，引入其大道之門。修行得者，繼代付授後學高賢，心命合仙之士。即不得妄傳非人。此引黑書者，老君所授。赤書者，後聖君再言。天師受告，及王君傳錄，具一一注於書後篇用，一一隨卷題配之。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卷一之十有符圖，總真大仙宰王方平張道陵趙昇王長司命李仲甫茅盈許玉斧等一代選述，內有煞伐之術、行運消災等法。卷十一之二十，內有六甲、七星、步躡罡斗、爲國戰賊、救度災厄等法。卷二十一之二十九，二十八宿旁通曆、仰視命星明暗扶衰度厄法、北斗二十八宿醮祭日月時法、醮七星二十八宿法、役使天關助國安家一身出

災度厄救人濟物衆法、言赤章助國伐賊法、行符斷邪治病法、治救病疾禁止鬼神追捉妖祟出牒法、伏虎使龍禁蛇法、三會日醮祭言功遷賞吏兵法、爲百姓斷瘟法、爲國除蝗蟲災等法。

上清靈寶大法 甯全真

綜 述

《上清靈寶大法序·古序》 昔我祖師元始天尊，大慈悲憫，廣濟羣生，歷劫度人，先天立教，隨方應物，不拘於三境九泉布化流形，豈限於人間象外。自龍漢淳古之世，教之以大乘。逮延康朴散之時，授之以中法。大乘則無爲無事，任物自然。中法則有怠有勤，因機善誘。洎開皇以後，赤明乃還，俗變澆漓，人墮真素，亡緣棄本，溺性迷情，背妙有之玄功，失自然之奧旨。由是方諸闕下，多虛青簡之名。鄴都臺中，益盛黑書之目。淪謝者崇朝接轂，升騰者千載比肩。大軫聖慈，遽茲開度。

所以三元品誡，四極明科，三洞四輔之經，隱地藏天之籙，女青玄都之律，八瓊九鼎之文，金真八極之書，鳳炁龍章之篆，柔金水玉之法，開明震靈之符，五老策精之文，八海登真之篆，大劫洪真之札，靈寶召龍之篇，正一救世之章，洞神開山之印，上清八景之訣，玄真曲素之辭，太平左右之圖，洞玄智慧之品，乘蹻躡虛之術，攀魁據斗之罡。或檢制身心，或蠲消罪垢，或吞芒餌景，或鍊氣胎元，或封山召雲，或坐忘遺照，開萬塗而汲引，垂衆法以提携。欲令抱識懷生，皆登道岸。豈止簪星佩月，獨詣仙庭。乃出三五章儀，河圖醮法，拜表上章之訣，罡風驛騎之司。凡居世間有所瞻奏，即日月主者，里域真官，乘彼驛龍，聞于天闕。雖上天復遠，下土卑凡，感而遂通，摩躰瞬息矣。

斯則大道救物，巨細無遺，請福祈真，齋法爲天。齋有二十七等，備在三洞經中，則三洞各九品齋也。內黃籙齋者，遐福羣有，廣救三塗，報應之期，影隨響答，古今所驗，實繁其人。然以精專爲先，龍綵爲上，香

煙處潔，抑又次之。苟有一缺，亦齋之瑕玷也。修奉之士，得不慎哉。且黃籙之法，拯度既多，君臣通修，人天普福，隨其所爲，理趣多門。又經云：三洞布化，遍滿人間，行道修齋，因宜立教，人間天上，久矣流行。若帝王國主人民土地一切衆生，有諸災厄，應當消却。召諸道士，及以女官，或多或寡，廣立瑤壇，懸諸幡蓋，散花燒香，然燈照夜，行道禮懺，晝夜六時，勤勤不息，克獲靈應，福德普臻。經曰：黃籙者，開度億曾萬祖，先亡後化，處在三塗，沉淪萬劫，超凌地獄，離苦升天，救拔幽魂，最爲第一。此經隨世所求，即可修設。或三日，或七日，一時九時，奏簡馳誠上天，無不御達。

且靈寶者，是大道之根宗，元始之妙化，虛無挺秀，劫化自然，鸞配陰陽，區分造化，保安帝祚，鎮護天民，握運璇璣，恢弘妙旨，總五帝大魔之法，召萬天合元之司，濟度存亡，統隸三界。按梵炁而爲符篆，敷奧義而作隱章，秘在蕊珠之宮，禁於華堂神府，諸天至重，萬劫一傳。遵奉明科，俯仰有格，非宿生之大慶，豈造次以能聞。得遇進修，實爲際會。可以召靈炁於三關，靄寶華於九戶，功滿德就，位列仙翁，起死迴骸，歸真返本，人天欽仰，變用無方，招真召靈，洞該三道，所謂巍巍大梵，萬法度人之上品者也。謹序。

又《玄序》 元始祖劫，爲天地之根宗。靈寶開圖，總陰陽之樞紐。推日月變通之理，統星罡躔度之機，妙集璇綱，提携子午，還五行之造化，追三炁之鸞魁，進退乾坤，飛旋離坎，擒龍伏虎，控鳳乘鸞，朝飡紫府之英，暮食青華之液，煉形流火，灌質東池，六龍飛蹈於層霄，九炁攢烹於玉鼎，道之生我，物無定爲。棄物流形，則氣神交而真自徹。釋情養浩，則精血通而氣自凝。真火高奔，飛扶丘之皎日。水金拘制，旺玉闕之蟾蜍。八鸞同鳴，讚空歌之雅韻。九鳳齊唱，揚十絕之玄音。俯仰靈阿，十方之天真自集。朝參太上，萬靈之羽衛飛軒。黍米高懸，變通莫測。包含虛昧，則無執數衆咸歸。濁競奔趨，則萬炁千真盡散。集炁爲寶，聚神爲靈，乾健純陽，坤柔陰質。自然之炁，無形無名。上極九清，以炁假名爲號。下徹九地，以形別號爲名。是知杳杳冥冥，恍恍惚惚，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二炁回旋，隨天地應時而動。三田通妙，感陰陽運轉而爲。靡在他施，何勞自逸。

存神叩齒，警初真人道之門。鍊氣書符，明學士守規之式。欲餌吞於九轉，當造物於四時，回運周天，交媾水火，烹金鑄鼎，鍊石補玄，盜日月之英華，結神真之鉛汞。先明子午，次辯水金，進退抽添，知時適候，溫調養育，烹鍊無差，勿殺善以欲貪，勿嫉妬以淫盜，遠憎去妬，異骨成親，濟度天人，闡教凡世，通玄究微，悉章洞慧。束魔却惱，斷六根障塞之源。捨妄從真，滅五苦輪迴之戶。拘魂制魄，養炁藏神，身有光明，形無影響。開明三景，離合自然。高晏鬱羅，萬劫蕭臺聳冠。飛升金闕，玉山絕境逍遙。飛駕瓊輪，十炁飛天自現。控乘綠輦，諸天五老傾光。疾除罪簿之因，落滅惡根之道。妙乎茲法，故品諸經，提悟迷荒，救携未悟。

吾昔遇清微丈人，授以二氣吐納。次遇於玄皇玉帝，賜以金丹訣言。明天地權輿之數，了陰陽生殺之機。衆奔百花，盡守根而固蒂。奇禽異獸，咸抱一以含元。故知顛倒五行，翻覆四象，盜元一飛玄之炁，守真精妙體之英，建寶鼎於崆峒，飛金晶於靈洞，媾内外之水火，合上下之刀圭，元炁周流，感元黃而玄珠光耀。包藏宇宙，含金丹而資用無窮。是知天地之獨尊，變化之無形無質。乾坤之妙道，生死之無始無終。道勿遠求，不出戶牖。親之者鮮，遠之者多。棄本妄真，甘樂忘於泉壤。入邪於正，徒度夏以經冬。靜以生強，安而思極，七情鼓扇，陽絕陰化而性命危。六慾觸耽，精散形離而神氣泯。五臟搖蕩，九竅開闢，靡知性命之端。奇偶相配，何明造化，豈辯玄機。吾啓大慈，願提仙子。將茲神氣，集號玄章。故名靈寶之筌蹄，以應真經之內法。付于妙行，出世度人，化現十方，名號非一。編諸經典，遍滿恒沙，句句爲玄，頭頭是道。悟茲妙理，則出生入死而與道俱存。了此真機，則離合自然而去來無碍。遇之者夙生仙骨，行之者累世慶緣。誤謫人天，慮差覺路，指明圓定，證悟法門，行道祕藏，了真可度。謹序。

上清靈寶大法 金允中

金允中《上清靈寶大法總序》 嘗聞無極之先，混融莫測。洪濛之始，清濁方形。圓穹上浮，渺渺浩劫，自然之氣，宗主元綱，乾旋坤鎮而

萬類生，運啓化興而五文煥。萌於天上者，凝雲結篆。降於人世者，譯而成章。發道德之機緣，作神仙之梯級。

粵自龍漢，教以大乘。迨乎延康，授之中品。故洞玄之緒，神化大宏。後世之見於用者，齋修章表出焉，而其科條訣法符篆神文，散之羣書。蓋洞玄之部，品目繁多，詞章浩博。惟《度人》之一卷，備拯濟之深樞。內而鍊行修仙，可以登真度世。外而立功藏事，可以福顯利幽。隱訣靈音，悉存經內，其如理致幽晦，世未能詳。

中世以降，析請多門。宋簡寂先生陸君修靜，分三洞之源，列四輔之目，述科定制，漸見端緒。至唐廣成先生杜君光庭，遂按經誥，修成《黃錄齋科》四十卷，由是科條大備，典格具彰，跨古越今，以成軌範。當其成書露刺之日，上符玄穹昭允之祥，天下後世罔敢越此。至如符篆文移，則非齋科所載。行教之士，轉相傳授。於是纂聚中洞諸經符呪訣目，集以成書，而實宗于《度人》之一卷。惟經乃法中之本，而法乃經之用。法出於靈寶，而隸乎洞玄，故謂之靈寶大法。由是經典之內，凡可以開度亡爽，利祐生民，符書法術，莫不兼收並錄，燦然聯屬矣。俾嗣法之人，不勞餘力。

如古者齋法，上品功用，則端嘿動天，存思格物，固非常人之可遽行。其餘齋法，通個達誠，章詞爲首。後世增以文檄關申，實體世法而爲之，以輔章文之所不及。既有法職，則以洞玄部之錄冠其首。法錄相應，以爲階銜，聞奏上玄，通達三界，不得不備儀式。爾既立階位，又列文移，於是印篆不可無也。及夫得道登升，自有上天真職，如許旌陽爲都仙太史，劉寬爲童初上帥，正一天師得老君玉印，費長房受壺公符籙，此乃天界神授，所謂仙職真印是也。今應世行科佩籙，嗣法不過師傳。啓修真之漸門，開立功之要路，固不在乎印篆之繁，職位之高也。

靈寶大法近者編述多門，有百二十卷者，似乎過詳，未免三洞經典，通取以入其中。福唐王升卿編作二十卷，頗爲適中。然多應世之科，亦分列曹局，及有預修之齋，頗無經據。似此等不無大醇而小疵。又有只編二十卷者，深爲簡當，而初授科法之士，多患不知根源。舊有隨經編法者，乃依經中之儀，製而爲用，乃是宗本。而世又指爲度人大法，或稱靈寶經中，別爲異途。凡世之流傳者多門，未可盡睹。雖未能悉契靈旨大綱，亦

粗可按行耳。

紹興之後，湖江以東，多宗天台四十九品，不究前輩編集之本意。首於序中直云：靈寶大法者，三十六部尊經之首，九品仙真神靈之根。指法中編集之辭，俱是上帝口宣之語。殊不知符檄齋修、醮設書禁、驅治祈請鎮懺，悉是中古之後，因事立儀，隨時定制，輔翊元化，贊助靈風，非以爲法，出於後世，而不可行。乃其採諸經之要妙，搜衆典之符章，亦有遇異人之付傳，亦有蒙神仙之授受，凡可以立功宏化者，集爲中乘之法，却非上古之世天帝之言，而每叙事之條，見其間稱玄師曰，遂將上帝品排，謂救苦天尊爲玄師。彼蓋將以爲一言一論，悉出於天尊，其不加詳審，類多如此。惟本源之既失，故體格之益訛。是致於符章也欲其異，於印篆也欲其多，於法職也極其崇，於行用也肆其詐。及其授受之際，捧一編之書，轉相沿襲，師弟子略不深究博詢，問辯攷證，迷以傳迷，自神其說。

且夫玄元始三氣，爲萬化之根宗。自三氣肇而奠二儀，二儀定而生萬物，人稟中和之全氣，故像天地之大體。及其氣血運動，密契陰陽，是人身法天地而生成，非以此身，其爲天地也。修鍊之旨，有存三守一之門，即章文遣馭之所宗。以氣合氣，以神感神，覬天人交通，於恍惚之間，其事非稍知者，不足與聞，法中略露其微意，台山書中不同其旨，乃取他處飛玄三氣印，編入法中，以發奏牘，使其印有所出。亦與洞玄之錄，靈寶之法，了不相屬。又不知氣可飛玄，則將升神矣。況三氣之妙，非可刻之印間。近來行其法者，又自相矛盾，印名同而篆文異者尤衆，甚至以經中之字合而爲印者，不可備數。

夫印者信也，文移申發，以示記載，如世之張官置吏，有一官則一印，上而君父，下而士民，莫不認以爲表誌也。如行天心正法，則以驅邪院印爲記，是行正法之科條，備驅邪院之屬吏，故此印發文移也。如籙進洞玄之品法，以靈寶爲職。舊儀只稱三天門下南曹，又以靈寶大法司爲曹局，故以其印而發文移，是本局之信記也。今又益以太上三天之印，既曰三天，又曰太上，非錄之階，又非法之職，此特摘其礙理之甚者。此外紛紛碌碌，不知其幾印，可惜謬用其心也。

邇來博古之人，亦嘗有著述儀範科條者矣，乃復取天台法中之符文印篆，雜入其中，玉石混淆，邪正交錯。至於職位，世人既未際真授，未免

佩籙於宗壇，求法於師友，以籙爲階，以法爲職，亦行教者不得不用耳。天台法中乃稱領教嗣師，或自稱宗師，復立玉陛仙卿太極真宰，取以繫銜，大可驚畏。

且人之爲物，稟受冲粹，成茲一靈，迨夫卑形，不過父母氣血結爲胚胎，及其長也，百穀衆物養其軀體，自微至著，無非土滓。故《雲房三十九章》詩中有云：「四大一身都屬陰，不知何物是陽精。蓋言人之五體百骸血津骨肉，莫非陰類。上土能修元鍊本，陰盡陽淳，如天之清，乃仙之品。猶未免受書洞府，效職仙曹，及其飛升輕舉，尚須攷證功過，量校數目，方遂高步雲烟，騰翔霄漢，仙真等級，誠爲不輕。季世凡夫，地行濁質，佩籙傳法，則地界行教之司而已，五氣三雲，未徹修存之妙理。九還七返，莫全冶鍊之深功。袞袞塵途，前期匪測，滔滔俗浪，宿命難知，升舉之期，可謂遠矣，而乃遽稱大位，自處仙真，用以爲銜，瀆天罔道，仙卿真宰，豈地界治官之可當哉。如醮告斗，以伸祈禳，則靈寶大法中的一事也。在二十四等之中，只名北斗除灾醮而已。

天台之行靈寶者，欲別立門戶，以傳於人。因見宣和間有璇璣之籙，故集諸家之說，以爲璇璣之法，別立玄靈璇璣府，印編末却歷言所本。如《北斗經》傍通圖諸書，皆列其後。雖法中言辭出於衆書，而立爲此印，又誰爲之耶。銜位稱主管璇璣府事，子生人則稱太上宮察訪使，是何說也。使有璇璣之府，亦斗星之宮，爾人而主管之，已與斗星同列矣。察訪之官，漢魏尚未有之，後世朝廷，廉使之任，非道法之階。殊不知受正一之籙，行天心正法，則通達誠祈，謄詞醮斗，有何不可。以致遷入洞玄法籙，則北斗醮，乃法中之一事，又待別立一銜，方可主行哉。儻每一等齋，則易一職，一品醮則更一銜，如此則古科二十七品之齋，四十二等之醮，當補數十等職位，乃可奉行，不期紛紛耶，使其職位之合典格。凡主行齋醮，進章拜表，禱雨祈晴，濟死度生，無所不通，又何必多立名稱，廣易銜位，大抵法籙階位，所以備儀式，符章印篆，所以是表誌。今以印篆階職，一至於此，其有不存于編，而用行矯僞者。如建齋醮之初，高功大書揭示，稱已於某日默朝上帝，啓告齋事，可謂不經。

且留形住世之術，惟金丹一法最爲正理，修仙之事，所當究心。自此之外，如鍊氣養霞，服丹餌藥，收光吐納，熊經鳥伸，其類不一，而未可

徑得鉛凝汞結，內就金丹，故謂之三千六百傍門小法，默朝上帝是其一也。蓋於身中升降運用，極於泥丸成者，可以却疾延年，失者未免動神損志。然專修此法，近來成就者亦希，非可以通天徹地而成真者也。若夫火棗內榮，陰魔外絕，與道爲一，身外生身，升神而面朝九清，洞視而遐觀萬彙，此則靈寶中見玉清聖境之時，形神俱妙，隔絕囂塵，俟數待期，徑登金闕。得至此者，必不行科應世，身入齋壇，既能躬觀天真，則章表文移，折旋音韻，一切不用，此又非默朝上帝例矣。

今方崇壇廣席，設像陳儀，牘盈編牘章表，是齋修之品格，却稱默朝上帝。謂能面陳意於天，且人可罔也，天可欺乎。編中鋪聚，多乖正理，其書起自南渡之初，迄今將百載，邪說異論，幾徧浙東，歲月浸深，傳流漸廣，後學之事，習以爲常，亂敗典章，靡有窮已。太上之教，尊之而不加貴，毀之而不加卑，固不待辯是析非，然後昭顯第以其法。行齋用事，違格失經，非獨書罪於三官五帝之司，而天下後世豈無達誠之士，將有秦無人之議，欲加考正，又恐貽怒於其襲法之徒，故坐視神文之被穢，莫敢一言也。

允中每觀其室礙，形神爲之震懼。初非以理推測，已見臆度。蓋庚古畔科，雖三尺之童，平心以觀，亦覺其謬。允中幸免陷身於邪僞之門，終不認後人之被誤，敬遵師傳之要旨，兼攷諸家之成書，務合古儀，略加編集。似失退遜而允中之管見，實謂居其職而任其事，矧佩籙傳符，久叨靈蔭冠星披羽，粗集冲科，雖非上天真授之班，實玷地界職司之列。兼戴髮含齒，賦性立形，一切一毫，莫非元始祖氣，皇天之貺，大道之休，顧不重耶，是居其職而不任其事，可乎。由是不恤謗議，粗作編聯，使允中之言稍合科條，則其與同學共之。或允中之言，有違典格，則冀高人正之。是以略序其始末於卷首。允中不敢故爲險論，以是己非人。不過略刪其續撰，頗從舊規，合理而有源，不厭其凡俗，背科而無據，不貴其新奇。

蓋以陸簡寂分三洞四輔爲別，以杜廣成立經定制爲宗，然後公其說，以定其法。是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然允中見近世編錄法書，悉隱其機要。爲度師者，雖自無所得，而不應禁祕之文，亦委曲隱落。甚至減易古書，除削舊法，欲令不全，逐時出奇賣祕，以邀求嗣法弟子。此不獨靈寶齋法，其餘法書，莫不皆然，世態澆漓，一至於此，大抵靈機妙

願，便可飛升輕舉者，固不當顯書廣泄。如濟世立功，接人利物之用，豈宜略不具載。

允中於出世之法，登升之訣，未之聞也，但世之所行，幸頗識邪正，今成是編，深以市道爲戒，不敢故行隱落。凡靈寶之修存功用、救苦齋修，亦已備述。不至大段疏闕，理當而有據者，一毫不遺。論怪而無根者，雖詳不錄。意義相續者，不分兩卷。法之相須者，不敢離析。舊書分散，則取而序之。事涉別書，則攷而釋之。疏出條目，悉可按行，所其法中科禁至重，自來不存簡策者，亦備存條目。成書之後，錄奏上玄，告聞三界，對天立願，廣宏至教。爲學之士宜廣見聞，況今名山福地，僻境遐方，隱跡林泉，混塵朝市，有道之士，豈無其人。患不能廣參徧歷，別識仙真而已。第亦須稍知，今之諸方，在家出家嗣行靈寶者多矣，而靈寶之法，今又幾家。然後攷自己之所得邪正淺深，亦不可略見。假使專執先人之說，而非他人，身坐井中，而作天論，則非有心於教者矣。學者更能平其心志，審其端緒，毋致日趨於乖真叛道之途，實允中之至願也。允中經籍度三師，乃中原之宗派，已叙其姓名於卷末，允中非敢出私見，以誑世人。蓋以師授之旨，多口傳而心記，恐歲久泯沒，故次序古書，而略隱於其中，爲教門而設也。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王契真集。卷一之一八，入門、經緯修用門、開宗明義門、吞服玉札洞視隱文、神光大定圖、中理五炁修真各圖、默朝煉頂法、朝元法、真靜夜臥法、五解法、五方服色、五芽真文、服靈芝雲液法、服元氣法、八十一品通玄秘旨。卷九之卷十五，朝修懺謝門、三界所治門、降真召靈門、濟世立功門、治魔伏神門、九重三十六天圖、諸天星宿各圖、淵源三界五天魔王九官八節愈灾法、攘治水怪法、除火怪法、三天驅蝗法、火鈴辟惡愈灾法、火鈴印治病法、安鎮玉篇等法。卷十六之三十四，鎮攘攝制門、經旨訓解門、玉字三篇真文、寶經大梵正音章、五嶽真形圖、鄴都山真形圖、治身中萬病符法、治病佩帶符法、主十干主

人佩帶諸符、誦經科條、修誦內用、修誦旨訣。卷二十五之卷三十三，洞玄仙格品、經旨訓解門、傳度儀範門、傳度科格門、齋法壇門、經句分類門。卷三十四之卷四十二，齋法壇圖門、神虎玄範門、齋法符篆門、登壇諸品符法。卷四十三之卷五十一，齋法符篆門、進簡投龍章、大煉符篆門、煉度諸品符祕。卷五十二之卷六十，大煉神符篆門、齋法宗旨門、五炁變九炁圖、煉形行持齋法等法。卷六十一之卷六十六，審奏門、正奏門、奏各上帝奏章式、正申門、申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五斗十二官等宮申式、齋法章奏門、牒清各神祇牒式、雜用牒帖關等文檢。

又《上清靈寶大法目錄》一卷，洞玄靈寶大法金允中編。本法戒律品、元始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洞章、七經八緯品、三界功曹品、玉札靈章品、五芽內煉品、元始大定品、五芽之法、七日七夜呼吸定息至真工夫在內。

《上清靈寶大法》，卷一之九，齋直禁忌等法。卷十之十八，本法印篆品、悔過謝愆品、濟生陽德品、祭煉幽魂品、祛妖拯厄品、列字爲符品、黃籙次序品、颺幡科式品、玉文真篆品、皆音釋正字符篆并各印文。卷十九之二十七，登壇科範品、臨壇符法品、章詞表牘品、上章科格品、六慕啓謝品。卷二十八之三十六，奏申文檄品、青詞昇度符誥品、受持策杖度品、燃燈破獄品、神虎攝召品。卷三十七之四十七，水火煉度品、施食普度品、散壇設醮品、投龍送簡品、煉度對齋品、煉度諸儀。

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卷一、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卷二、玉宸大道品。卷三、天地八維安鎮國祚品。卷四、永延劫運保世昇平品。卷五、消穢國君王侯世土災祥品。卷六、太乙神變五福護國懷兵品。卷七、顯瑞符應品。卷八、清微金科品。卷九、禹餘五律

品。卷十、大赤靈文品。卷十一、玉明運度品。卷十二、陰陽化生品。卷十三、太乙元精品。卷十四、日精陽明品。卷十五、月華陰景品。卷十六、陰陽離合五行化體品。卷十七、扶桑青陽品。卷十八、素景曜靈品。卷十九、十方勝境品。卷二十、碧落空歌品。卷二十一、生化胎根斷除邪穢品。卷二十二、飛神召靈品。卷二十三、降真召靈品。卷二十四、神變氣化品。卷二十五、赤符丹光品。卷二十六、明體貫氣品。卷二十七、紫光丹靈品。卷二十八、缺。卷二十九、降真延壽品。卷三十、斷絕胎根閉塞死尸品。卷三十一、長生久視品。卷三十二、五行順治品。卷三十三、五方正氣品。卷三十四、騰曜二景五星品。卷三十五、九宮仙籍品。卷三十六、八景神合品。卷三十七、七星除妖品。卷三十八、神符除難品。卷三十九、南宮延生品。卷四十、北都除殃品。卷四十一、五行備足生靈壽域品。卷四十二、祈求嗣續慶延門閥品。卷四十三、保胎護命品。卷四十四、洞神禳災品。卷四十五、解禳山谷瘴癘品。卷四十六、除禳水火漂焚品。卷四十七、祈禳水旱品。卷四十八、安鎮九壘品。卷四十九、消除病癘品。卷五十、調化水火災癘品。卷五十一、保命延年品。卷五十二、玄明洞淵品。卷五十三、斬滅邪怪品。卷五十四、斬滅不祥品。卷五十五、追度亡魂品。卷五十六、濟度死魂品。卷五十七、解釋幽牢品。卷五十八、迴生起死品。卷五十九、化屍變形品。卷六十、鍊氣變仙品。卷六十一、永斷輪轉品。

靈寶無量度人上經大法

綜 述

天真皇人《靈寶無量度人上經大法序》云：「元始祖劫，為天地之根宗。靈寶開圖，總陰陽之樞紐。推日月變通之理，統星罡躔運之機。妙集旋綱，提携子午，達五行之造化，追二炁之靈魁。進退乾坤，飛旋離坎，擒龍伏虎，控鳳乘鸞，朝餐紫府之英，暮食青華之液，鍊形流火，濯質東

池，六龍飛蹈於層霄，九炁攢烹於玉鼎。道之生我，物無定形。棄物留形，則炁神交而真自微。釋情養浩，則精血通而炁自凝。真火高奔，飛扶丘之皎日。水金拘制，旺玉闕之蟾蜍。八鸞同鳴，讚空歌之雅韻。九鳳齊唱，揚十絕之玄音。俯仰靈阿，十方之天真自集。朝糸太上，萬靈之羽衛飛軒。黍米高懸，變通莫測，含包虛昧，則無軌數衆咸歸。濁競奔趨，則萬炁千真盡散。集炁為寶，聚神為靈。乾健純陽，坤厚純陰。自然之炁，無形無名，上極九清，以炁假名為號。下徹九地，以形則號為名。是知杳杳冥冥，恍恍惚惚，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二炁迴旋，天地應時而動。三田通妙，陰陽轉運而為。靡在他施，何勞自造。存神叩齒，警初真八道之門。鍊炁書符，明學士守規之矩。欲餌吞於九轉，當造化於四時。迴運周天，交遭水火，烹金鑄鼎，鍊石補玄。盜日月之精華，結神真之鉛汞。先明子午，次辨水金。進退抽添，知時識候，溫調養育，烹鍊無差。勿殺害以欲貪，勿嫉妬而姪盜，遠憎去妬，異骨成親，濟度天人，闡教凡世，通玄究微，悉章洞慧。束魔却惱，斷六根障塞之源。捨妄從真，滅五苦輪迴之路。拘魂制魄，養炁藏神，身有光明，形無影響。開明三景，離合自然，高宴鬱羅，萬劫蕭臺，聳冠飛升，金闕玉山，絕境逍遙。飛駕瓊輪，十炁飛天自現。控乘綠輦，諸天五老傾光。疾除罪薄之因，落滅惡根之道。妙乎茲法，故品諸經，提悟迷荒，救携未悟。吾昔遇清微丈人，授以二炁吐納。次遇於玄皇玉帝，賜以金丹訣言。遂明天地權輿之數，以了陰陽生殺之機。衆卉百華，盡守根而固蒂。奇禽異獸，咸抱一以含元。故知顛倒五行，番覆四象，盜元一飛玄之氣，守真精妙體之英。建寶鼎於崑崙，飛金晶於靈洞。遭内外之水火，合上下之刀圭。元炁周流，感元黃而玄珠光耀。包藏宇宙，含金丹而資用無窮。是知天地之獨尊，變化之無形無質。乾坤之妙道，生死之無始無終。道勿遠求，不出戶牖。親之者鮮，遠之者多。棄本忘真，甘樂忘於泉壤。入邪捨正，徒負夏以經冬。靜以生強，安而思極。七情鼓扇，陽絕陰生而性命危。六欲觸耽，精散形離而神炁泯。五藏搖蕩，九竅閉關，靡知性命之端，安得奇耦相配。何明造化，豈辨玄機。吾啓大慈，願提仙子。將茲神炁，集號玄章，故名靈寶之筌蹄，以應真經之內法。付于妙行，出世度人，化現十方，名號非一，編諸經典，徧滿恒沙。句句為玄，頭頭是道。悟茲妙理，則人生出死，而與道

俱存。了此真機，則離合自然，而去來無礙。遇之者夙非凡骨，行之者累世真仙。候謫人天，慮差覺路，指名圖定，證悟法門。行者祕藏，了真可度。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卷一之十，八明開聰品、五譯成書品、齋戒節度品、靈寶降世品、修誦瓊章品、靈寶符命品、訓釋經義品、神光入定品、十轉迴靈品、洞視降詔品、混元玉劄品、洞視修用品、遏絕魔試品、並天章雲篆各符圖諸品。卷十一之二十，六甲武剛氣符靈寶洞視品、洞視神真品、佩服內音品、并諸天諸帝各諱符祕等訣。卷二十一之三十，五嶽真形圖、招靈求仙品、滄吸元和品、吐納正炁品、內朝三景品、神受大法品、首愆謝過品、玄憲仙格品、上清所治品、襪度施用等品文圖。卷三十一之四十，襪度施用品、修襪條格品、五帝育物品、自煉形神品、還元叙玄品、並赤書玉文隱學修應條格、召十方飛天神王罡法、祈嗣符法、起死回生符法、治萬病符法、祈禳五災等符法。卷四十一之五十二，章表思存品、元綱流演品、運神合景品、十魔境化品、思神儀訣品、壇圖幕式品、十魔化境品、燃燈破獄品、并元綱流演飛步運神合景之法、太陽太陰煉形之法、習真人定法、禦凶邪法、夜卧法、禦凶邪法、壇圖諸階符祕。卷五十三之六十四，九厄生神明燈科、靈寶五符、神虎召攝八門之壇式、神虎現形等符、煉度諸法、披黃受道、紫府誥、五篇、玉章諸符祕。卷六十五之七十二，九煉生尸品、神虎追捕攝品、煉度諸符品、凝香昭應品、修齋受詞品、發明大道品、真師戒律品、存真修證品、降奔內景品、昇斗奔神品、太玄制魔品、建壇威儀品、通真達靈品、厭怪勝妖品、驅邪輔正品、慧光燭幽品、幽獄追捕攝品、驅拔襪袍品、福壽增崇品、延生度厄品、并九厄生神明燈科神虎隱書符法降太上真水火法九天寶誥道德香符變食符法傳度詞式。

道法會元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目錄一卷，總計二百六十八卷。卷一至十二，清微宗旨、清微符章經道、清微祈禱內旨、清微天寶玄經。卷十三之二十三，玉宸登齋符品、玉宸煉度符法、煉度內旨、煉度科儀、清微齋法、發遣科文、文移符簡。卷二十四之三十五，清微灌斗、五雷大法、告奏科儀、清微道法、上清龍天通明煉度大法、玄樞玉訣祕旨、清微祈禱大法、紫極玄樞奏告大法。卷三十六之四十六，上清紫庭祕法、上清武春烈雷大法、馬溫殷趙等帥符法。卷四十七之五十五，上清神烈飛捷五雷大法、祈雨祈雪遣蝗蟲等法。卷五十六之六十五，上清玉府五雷大法、高上神霄玉樞斬勘五雷大法、祈禱驅治兼天干地支起雷罡煞方位等法。卷六十六之七十五，雷霆綱目、雷說、雷霆玄論、玉侍宸八段錦、白玉蟾玄珠歌、虛靖天師破妄章、天書雷篆等祕。卷七十六之八十二，火師汪真君雷靈奧旨、雷霆妙契、雷霆契勘、歛火律令、鄧天君大法、負風猛吏辛天君大法、火雷張使者大法。卷八十三之九十二，先天雷晶隱書、先天一炁雷法、雷霆六一天喜使者祈禱大法、九天雷晶等章、一炁雷機先天祈禱諸階祕法。卷九十三之一百三，雷霆三要、一炁火雷使者大法、雷霆歛火張使者祕法、雷霆飛捷使者大法、雷霆碧潭起雷禱雨大法、上清金闕五雷祈禱祕法、雷霆、鐵劄、召龍致雨符祕、五雷祈禱行持祕法。卷一百四之一百十三，高上景霄三五混合都天大雷琅書、混元玄書、混沌玄書大法、帝令寶珠五雷祈禱大法、並厭妖星符。卷一百一十四之一百二十一，太極都雷隱書、南昌火府烏陽雷師祕法。卷一百二十二之一百三十二，太上三五都陽鐵面火車五雷大法、九州社令蠻雷大法、九州社令雷法、九州社令陽雷大法、雷霆箭煞年月樞機北真水部飛火擊雷大法、石匣水府起風雷致雨法。卷一百三十三之一百三十九，太乙真雷霹靂大法、太乙天章陽雷霹靂

大法。卷一百四十之一百四十六，太乙天章陽雷霹靂大法、正一忠孝家書、白捉五雷大法。卷一百四十七之一百五十五，洞玄玉樞雷霆大法、混元六天妙道、一炁如意大法。卷一百五十六之一百六十三，天蓬伏魔大法、內有遣蝗蟲符、還魂等法。卷一百六十四之一百七十四，上清天蓬伏魔大法、混元飛捷伏魔大法。卷一百七十五之一百七十八，上清重初五元索府玉冊大法、元應太皇府玉冊、元景丹天府玉冊、元府太皇府玉冊、元和遷教府玉冊、元素元輝府玉冊。卷一百七十九之一百八十七，上清五元玉冊、九靈飛步章奏秘法。卷一百八十八之一百九十七，太乙火府五雷大法、太乙火府通神內殿秘法、祈禱秘法、太乙火府內旨、混元一炁八卦洞神天醫五雷大法。卷一百九十八之二百一十，神霄金火天丁大法、金火天丁神霄三炁火鈴歌、金火天丁鳳炁紫書、金火天丁玉神解關雲篆、玉陽祭煉內旨、太極先翁施食法。卷二百一十一之二百二十一，天罡主煞大法、中天總制飛星活曜天罡大法、廣靈宣化陳將軍秘法、玉旨乾元丹天雷法、元皇月孛秘法、九天玄女電告秘法、紫庭追伐補斷大法、神霄斷瘟大法、神霄遣瘟送船儀、神霄遣瘟治病秘訣。卷二百二十二之二百三十一，正一吽神靈官火犀大仙考、召秘法、上清都統馬元帥驅邪秘法、金臂圓光火犀大仙正一靈官馬元帥秘法、雷霆火府朱帥考、邪大法、靈官陳馬朱三帥考召等法。卷二百三十二之二百四十三，正一玄壇六陰草野舞袖雷法、清微西靈崇明月華大法、正一玄壇金輪如意大法、雷霆三五火車靈官王元帥秘法。卷二百四十四之二百五十二，玉清靈寶無量度人上道、上清靈寶無量度人上道、天心地師大法、北帝司殷元帥秘法、太上天壇玉格、太上女青天律。卷二百五十三之二百六十一，地祇法、東嶽溫太保考召秘法、東平張元帥秘法、地祇馱魔上將關元帥秘法、酆都車下二元帥大法。卷二百六十二之二百六十八，酆都考召大法、北陰酆都太玄制魔黑律、靈都太玄酆都黑律。

靈寶領教濟度金書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二 《濟度金書目錄》一卷，洞微高士開光救苦真人寧全真授，靈寶通玄弘教水南先生林靈素編。

《靈寶領教濟度金書》卷一之九，壇信經例品、開度祈禳通用、黃籙壇內合用、投龍簡合用、上章合用、餘齋壇內合用、修奉節目品、開度黃籙齋五日節目、明真齋三日節目、遷拔道場二日節目、九天生神齋三日節目、青玄黃籙救苦妙齋三日節目、血湖道場一日節目、滅度五煉生尸齋三日節目、師友命過行道誦經道場節目、度星滅罪齋三日節目、祈禳黃籙齋五日節目、預修黃籙齋五日節目、祈禳自然齋三日節目、消災集福道場三日節目、安宅齋三日節目、七曜齋三日節目、璇璣齋三日節目、玄靈經懺道場二日節目、保病齋三日節目、傳度道場二日節目、雷霆齋節日、十迴度人經法祈禳道場節目、壇幕制度品、開度祈禳通用、虛星壇總圖、聖真班位品、朝奏次序品。卷十之二十四，讚誦應用品、科儀立成品、進拜朱表儀、九靈飛步上章儀、禮金籙燈儀、開啟祝幕儀、立真師幕儀、關發三獻儀、大禁壇儀、豎遷神旛儀、并各儀範。卷二十五之四十一，科儀、立成品、開度通用、九厄燈儀、催召儀、沐浴儀、安鎮儀、破獄儀、九幽燈儀、三途五苦燈儀、宿啓儀、陞壇誦經儀、真靈醮儀。卷四十二之五十八，科儀立成品、開度黃籙齋九朝行道儀、宿啓儀、六上轉經儀、謝恩醮儀、投山簡儀、上十方口儀、立諸司幕儀、散壇儀。卷五十九之六十九，科儀、立成品、開度黃籙齋九煉返生儀、玄都大獻玉山淨供儀、淨供合用、大獻自然朝儀、大獻早朝行道儀、大獻謝醮儀、玉清溟滓大梵甘露淨供儀。卷七十之八十五，科儀立成品、淨供合用、甘露淨供壇前煉水火池儀、開啓變壇儀、豎九天旛儀、靈官醮儀、生神開度用、催召儀、宿啓儀、九天懺儀、早朝行道儀、煉度儀、陞壇轉經儀、青玄豎旛儀。卷八十

六之一百，科儀立成品、青玄齋用、引魂朝禮沐浴儀、宿啓儀、早朝儀、懺方儀、煉度醮儀、普度淨供儀、謝恩儀、單朝儀。卷百一之百一十六，科儀立成品、朝真齋用、十方懺儀、謝恩醮儀、煉度儀、傳戒儀、早朝行道儀、單朝儀、太極心法祭煉儀、冥官醮儀。卷百十七之一百三十，科儀立成品、五煉生尸齋用、早朝行道儀、謝恩醮儀、真靈醮儀、經法煉度儀。卷二百三十一之一百四十七，科儀立成品、度星齋用、講經儀、早朝行道儀、誦經儀、師友命過午朝行道儀、晚朝行道儀、誦經分燈儀、祈禳通用南斗燈儀、周天燈儀、安鎮真文儀、早朝誦經儀、壇中告符儀。卷一百四十八之一百六十九，科儀立成品、祈禳黃籙齋合用、第一日早朝行道儀、二日早朝行道儀、三日早朝行道儀、六上轉經儀、投山簡儀、第一日早朝齋儀、預修黃籙齋用二日早朝儀、三日早朝儀。卷一百七十之一百七十八，科儀立成品、預修黃籙齋用、預修黃籙謝恩醮儀、三官醮儀、十王醮儀、天曹寄庫醮儀、預修懺九幽燈儀、十方懺儀、安鎮真文儀、生身受度儀、齋戒儀。卷一百七十九之一百九十三，科儀立成品、自然齋用、早朝行道儀、十方懺悔謝恩設醮儀、落景行道儀、消災集福道場行道用、午朝行道儀、早朝行道儀、三界醮儀、宿啓建壇儀、七曜齋用、早朝行道儀、午朝行道儀、晚朝行道儀、散壇儀。卷一百九十四之二百一十，科儀立成品、安宅齋用、早朝行道儀、謝恩醮儀、九官八卦燈儀、早朝行道儀、保命齋午朝行道科儀、晚朝行道儀、禳瘟疫醮儀、早朝行道儀、北帝齋用、早朝行道儀、資福齋用、天醫醮儀。卷二百一十一之二百二十五，科儀立成品、璇璣齋用、早朝行道儀、開啓變壇儀、散壇儀、設醮開啓祝幕儀、玄靈經懺道場用、宿啓儀、清旦升壇轉經行道儀、設醮儀、轉度道場用、早朝行道儀、除尸累服金液神符儀。卷二百二十六之二百三十六，科儀立成品、受度齋用、傳度醮儀、弟子謝恩醮儀、雷霆齋合用、宿啓儀、懺方儀、午朝行道義、晚朝行道謝恩儀、十回齋用、十回度人經法、道場三十二天燈儀。卷二百三十七之二百五十四，科儀立成品、祈嗣用、早朝行道儀、祈嗣醮儀、祈祿用、祈壽儀、早朝行道儀、祈晴齋合用、早朝行道儀、祈晴設醮儀、祈晴齋合用、早朝行道儀、禳焚道場早朝行道儀、禳焚設醮等儀。卷二百五十五之二百六十六，科儀立成品、禳焚惑用、火部設醮儀、禳蝗道場用、早朝行道儀、禳蝗設醮儀、紫英靈書品、

鍊尸生仙品、上清滅度品、鍊尸生仙科法、符簡軌範品、開度祈禳通用、開度追捕品。卷二百六十七之二百七十四，符簡軌範品、鍊度品、五方赤書玉字二十八宿符、北帝齋用、璇璣齋用、解厄將軍符。卷二百七十五之二百八十二，書篆旨訣品、開度用、頒告諸符、書玉札法、追捕用、靈寶召二十四類傷亡符、存思玄妙品。卷二百八十三之二百九十，存思玄妙品、開度用、九天口朝內誦、水火鍊度祈禳用、玄靈內誦、資福齋用、誥命等級品。卷二百九十一之二百九十八，誥命等級品、祈禳用、旛蓋陳設品、表榜規智品。卷二百九十九之三百七，表榜規制品、青玄齋合用、祈禳十回度人道場用、玄靈經懺、九晨表、開度祈禳通用、文檄發放品、開度黃籙齋用。卷三百八之三百十三，文檄發放品、開度黃籙齋用、祈禳通用、預修黃籙等用。卷三百十四之三百二十，文檄發放品、祈禳黃籙齋用、消災集福道場用、保命齋用、傳度醮用、齋醮須知品。

法海遺珠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卷一之十，神霄祕旨、神霄火府等法。卷十一之三十三，內祛治祈禱法、急告斗法、遣鶴等符法。卷三十四之四十四，起天罡法、遁月等法。卷四十五之五十六，紫微玉音、召雷大法、太歲武雷大法、趙帥劉帥辛天君關帥六一使者殷帥等階符法。

三洞衆戒文

綜 述

張萬福《序》 萬福伏按三洞諸經，說戒多矣，難以具詳。學道求真，莫不先持齋戒。故靈寶昇玄步虛章云：皆從齋戒起，累功結宿緣。又太極左仙公云：學道不修齋戒，亦徒勞山林矣。由是詳之，夫戒者，戒諸惡行，防禦行之最，若不持戒，道無由得，然道經不師受，則行之不神。三洞科儀，備有條格，而師資稟訓，各據一門，吳蜀京都，相承或異，良以教戒，須漸頓悟。人有賢愚，設法隨機，要存合道。恐踰見之徒，妄生疑惑，其傳授經法次第，已如三洞法目。今又依經，錄出戒文，附諸法次，受法之日，隨法轉授，令道士誦習，防非止惡，以制六情，進品上仙，遠超三界，自淺之深，非無優劣，從凡入聖，各有等差。聊舉大綱，庶通玄覺，即始起心入道，受三歸戒；錄生，五戒、八戒；在俗男女，無上十戒；新出家者，初真戒；正一弟子，七十二戒；男官、女官，老君百八十戒；清信弟子，天尊十戒、十四持身品；五千文金紐，太清陰陽戒；太上高玄法師，二十七戒；洞神，三主要言、五戒、十三戒、七百二十戒門；昇玄內教，百二十九戒；靈寶初盟，閉塞六情戒；中盟，智慧上品大戒；大盟，三元百八十品戒；上清，智慧觀身二百大戒。凡受法，各授法服，宣示法服科戒，簡授法位，乃授天尊要戒，及勸戒三日後，設齋謝恩，授三師名諱形狀，居觀方所，並具之于左。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上下同卷，三洞弟子京太清觀道士張萬福編錄。始起心入道、三皈戒文、弟子奉師科戒文、閉塞六情戒文、三戒文、

五戒文、八戒文、三訣文、八敗文、三要文、十三禁文、七百二十門要戒等訣文。

道門科範大全集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廣成先生杜光庭刪定。卷一之二十四，生日本命儀、文昌註祿拜章道場儀、祈雨祈雪道場科儀、消災星曜儀、懺穢疾病儀。卷二十五之四十五，祈詞拜章大醮儀、誓火禳災說戒儀、誓火禳災儀、安宅解犯儀、安宅解犯懺方儀、謝竈儀。卷四十六之六十七，真武靈應大醮儀、南北二斗同壇醮儀、解穢星運儀、北斗延生清醮儀、北斗延生懺燈儀、北斗延生道場等儀。卷六十八之八十七，道士修真謝罪儀、謝罪十方懺儀、上清昇化仙度遷神道場儀、東嶽濟度拜章大醮儀、三時懺方儀、靈寶崇神大醮等儀。

道門通教必用集

綜 述

呂元素《序》 天師立教於西蜀，廣成終老於益州，故蜀之人奉道爲盛，而儀注亦甚。詳第所傳，素無刊本，差誤實夥。頃觀中藏書既成，適左史簡池劉公、太常眉山朱公，官中都。元素因宗丞二江李公有請，得都下道經數百卷，皆吾蜀所缺者。其間科儀居多，乃令小師太古，參較同異，考古辨今。始自童蒙，訖於行教，綴緝成集，以貽後人，會掌兩川黃錄。四方同人，莫不輻湊，用是俾鈔諸本，與衆共之。予嘗患不善，斲者

旁觀袖手，又從而指笑之，或則鉗口結舌，祕爲己私，終身不肯吐一辭與吾徒。是正豈太上爲人，則愈有愈多之意，教門缺典，不特此識者，尚同是念，以侈正一廣成之風，不亦宜乎？

韓混成《序》 古者，天子祀天地，格神明，皆具犧牲之禮，潔粢盛，備衣服，先散齋，而後致齋，以成其祭，猶慮儀不及物，與不成享也，而況士庶乎？是以太上談經立法，以好生惡殺爲務。繼之天師因經立教，而易祭祀爲齋醮之科，法天象地，備物表誠，行道誦經，飛章達款，亦將有以舉洪儀，修清祀也。是故歌雍詩頌清廟，使聲成文，謂之音可以通于神明，禱于上下，唱步虛，詠洞章，原其理也，亦無二致。自天師立教之後，而道家者流合規儀者，則失於聲音之學；得音聲者，失於規儀之備。亦猶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安可以制其方圓乎？宋時鶴林呂氏，因詣京師，覽藏典而搜括道玄，編成集策，目之曰《通教集》焉。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爲國爲家，爲存爲亡，崇修醮祭，欽崇道教，無不旁通。抑亦使學人，必以規矩，而通達其教典。觀其用心，亦普矣。雲臺何公，亦因而發明，而使人諳鍊科教，編類《鍊教集》通行於世。二書之中，互有得失，觀覽之者，不無疑焉。今錦城三井觀道士馬道逸，簞跡於簪裳者，積有年矣，留心於科教者，未嘗時輟。於是混《通教》、《鍊教》二集，取其長者，類聚以成一家之書，鈐梓以廣其傳。囑予以叙其意，愚曰：講學之中，予每留心。科教之內，積年以來，予亦荒嬉。子以爲教，而弘是心，予敢不勉，以成其美。學人得此，以知軌範，志士修之，以通神明。是亦教門之盛事也，誰不予之。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九卷。矜式篇、詞讚篇、讚咏篇、步虛篇、職佐篇、讚導篇、威儀篇、精思篇。

道門定制

綜 述

呂元素《序》 至簡易者道，而至詳備者禮。凡人之所以事天者，道也。因事天而起至誠之心者，有禮存焉，此聖人垂世立教之本旨也。然於繁簡之間，當有所折衷，而不可過也。道門齋醮簡牘之設，古者止符篆朱章而已，其他表狀文移之屬，皆後世以人間禮，兼考合經教而增益者。所在無定式，或得之詳備，而失簡易之旨，使力所不逮者，不可跂及；或失之鹵莽，而使盡敬事天者，無所考定，不愜其意。元素常竊患之，欲別爲校定，使之適中，俾略者不得隱，而繁者不得踰，則事天奉道之禮，不因入而隆殺。其他有合講明，具于下方，當有能辯之者。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十卷，道門定制章奏表狀牒。文雲篆符誥黃籙都疏文移。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道門定制》十一卷，前五卷爲西蜀道士呂元素撰，所載皆齋醮中表狀文牒之式，兼及符籙。有淳熙戊申自序。後六卷爲元素門人呂太煥所補，兼錄政和玉音長吟法事、短吟法事，及道君自製道詞。有嘉泰辛酉自序。皆道流以意爲之，自神其教者也。元素書作於孝宗時。太煥書作於寧宗時。而第五卷中有大元國鄉貫字樣，殆元代刊刻，又有所附益，非復二呂之舊。然本書既純構虛詞，則增竄亦不足詰，同歸於誕而已矣。

道門十規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一卷，正一嗣教道合無爲闡祖光範真人張宇初撰。一曰道教源派、二曰道門經錄、太上三洞諸品經典、三曰坐圜守靜、入道之本、四曰齋法行持、乃上□籙天禱祭之理、五曰道法傳緒、六曰住持領袖、七曰雲水參訪、八曰立勸度人、九曰金穀田糧、多累朝給賜田土、十曰宮觀修葺等條。

赤松子中誠經

綜 述

佚名《赤松子中誠經》卷首 昔公明子舉過宋，見大夫薛瑗有子一十人，六人僂跛癰臂顛癡，一子獄死，三子盲聾瘡癰。子舉遂問：大夫所行之行，如何而禍至此？薛瑗對曰：今蒙先生顧問，實以衷腸之事奉告先生。予爲國之宰相，未曾舉一人，不曾接一士，見賢如讎，約截不令人。見人遺失，予如有所得；見人有得，予如有所失。恨身不爲之耳。舉曰：大夫所行，如此之行，須至滅門矣。千連萬病，殃及子孫，受諸惡報，何至如此乎？薛瑗聞先生所說，神色憂懼，心魂茫然，稽首知過，寧許改乎。子舉語大夫曰：天雖高而察其下，行兇惡者必殃，行善事者必福，改往修來，轉敗爲成，不患晚矣。吾昔年曾於先生處，傳得赤松子誠箴一軸，能依此行，治身萬病，及拔見世子孫。吾今知大夫所作用心，從來皆錯，予將此誠箴，奉傳與大夫，但依此而行之，必知天之驗也。於是開篋

取經，授與薛瑗。瑗拜而捧之，舉遂辭而去。得後數年還來，到國見大夫諸子，所疾並皆差矣。子舉見諸子疾愈，問大夫曰：予別後，得何良醫妙術，郎君所損諸疾皆痊。對曰：兒子亦不值良醫，別無方術。頃年於先生處，得《中誠經》，遂改過悛心，見人有所失，爲之慘然，見人有所得，內有喜悅，舉賢薦能，自退祿位，已前所貯金帛錢穀，散惠孤貧，救濟窮困，寬心饒借，與物無競，齋沐追薦君父，不淫服飾，不貪美味，敬天地，信鬼神，知足儉約，兒子各自愈。子舉語大夫曰：速哉，速哉，天之報善也，過於響應聲、影應形。今大夫一心行善，男女百病皆差，何況行一千餘事乎。薛瑗乃將千金拜上子舉，以酬賜經之恩，乞先生見受。子舉曰：予得大夫金亦無用處，可自留陰惠施人，唯抄此經，授與未悟之人，便是大夫報恩極也。於是先生乃辭大夫而去。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一卷。此經乃軒轅黃帝問赤松子律身戒文。

太上感應篇

綜 述

馮夢周《序》 先儒有言：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故飲食男女，謂之欲矣。然於其間，理欲所由分，邪正所由辯，於是善惡殊途，相去遠矣。使皆以飲食男女爲人欲，則是閉口枵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絕滅種類，然後可以得人倫之正。是惡有此理哉？使夫人而渴飲飢食，男室女家，舉是兩端，驗之心術之微。達之家國天下，念念不離乎天理之正，則是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也已。夫如是，則《感應篇》不必有可也。奈之何好善，未必能如好好色；惡惡，未必能如惡惡臭。始而涓涓，終而滔

滔。始而萌于一念慮，終而散爲千萬端。善念不勝惡念之多，君子不勝小人之衆也。此《感應篇》所由作，而注者之功，出入三教、網百家，因事引類，旁引曲證，孜孜勸人爲善之意也。是書在故宋時，嘗刊版于虎林之東、太一宮前，有李宗題識：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八大字。其時大儒，若真西山先生、鄭安晚丞相，皆有序引內附已。七十餘年，其爲版不存久矣。余鄉備員永嘉莫府，時刊積善錄諸書。今人吳，得《四書集注》，并《小學》善本，皆已勒諸梓，欲復刊是篇，則心力有所不遑矣。吳人溫懷仁君壽，家藏是篇，恒恐磨滅，於是捐金刊諸梓，不足則募施者以足之。經始於至正七年之冬，更九年秋八月，刊工告完。君壽刊是篇時，以余有意爲善也，實謀於余。余力雖不能振之，而時時勉之，以有終始，則余不爲無助。刊完乞余爲之序，故不敢以俗陋辭。

溫懷仁《序》 《太上感應篇》，舊出《道藏》宗季刊版臨安太一宮。其首題八字，蓋宋理宗御書。其以次序述之者，鄭安晚丞相，真西山先生，餘皆其時宗工鉅儒。觀其意，無非勉人爲善之意也。懷仁生長吳下，自先人以來，莫不好善。至於懷仁，克守先業，今犬馬之齒，且望五十。竄身民籍中，及保父母遺體，要皆不敢爲惡之所致也。於是敬以此篇刻諸梓，庶與四方善人，因是篇也，日加修省，幾不孤太上開示之旨，叙者、注者誘掖之意云。

陳奐子《序》 史遷述《老子傳》，參舉萊子史儋之倫，未始定于一，殆不知孰爲老氏者。而葛稚川以爲所歷非一世，所出非一人，其論去遷遠矣。遷之言曰：無爲而自化，清靜而自定，則老氏者，吾不知其爲天人也耶。唐興，推其祖之所自出，躋於上帝，尊之也至矣。今讀其所著道德之篇言：用天下國家者，莫詳焉。至其窮極微妙，旁羅祕隱，於是莊周列禦寇之徒，始以其說，滂洋乎天下，而莫適於實用。載讀感應靈篇，與蜀士李昌齡之註，是殆推本道德之旨，發明禍福之端，究詰天人之證，嚴於訓戒，以警悟人心者乎？雖然人道邇，天道遠，人之盡，天之合也。蓋曰：善而無所勸則沮，惡而無所戒則流，使人知所勸而勉於善，知所戒而懼於爲不善，則夫保衛良心，適其情性之正，惕然不敢自肆，以速戾于厥躬，有關於治化審矣。天以天爲，不可不信；以己爲，不可欺；以人爲，不可逆；以物，不可不愛。順而行之，何往非福；反是，則禍之招也。可

不謹與？論者曰：順德者祥，反正者殃，此天道也。爲善以邀福，不幾於有所爲而爲之乎？蓋視履考祥者，理也。小善未孚，覲心已生，則人事之作止，而天道之遠邇係焉，故貴乎誠之也。或者又曰：顏夭而跖壽，慶富而憲貧，董秦之官爵，黔婁之衣巾，天之報施，又何難謀之若此。蓋修人事而契天道，所以盡性也；順天道以修人事，所以至命也。人性無一之不善，則是訓；是行而不貳其心，抑亦可以立命矣。故知戒懼之不可忘，而充於至誠之久；知是心之不可妄用，而達於清靜無爲之妙。讀是書者，所當盡心焉。迺若注釋之搜冥抉怪，旁引曲喻，是又當嘉其用心之塵而審取焉，則可矣。

太微仙君功過格

綜述

又玄子《太微仙君功過格序》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道科曰：積善則降之以祥，造惡則責之以禍，故儒道之教，一無異也。古者聖人君子、高道之士，皆著盟誡，內則洗心鍊行，外則訓誨於人，以備功業矣。余於大定辛卯之歲，仲春二日子正之時，夢遊紫府，朝禮太微仙君，得受功過之格，令傳信心之士。忽然夢覺，遂思功過，條目歷歷明了，尋乃披衣正坐，默而思之，知是高仙降靈，不敢疏慢，遂整衣戴冠，滌硯揮牋，走筆書之，不時而就，皆出乎無思，非干於用意，著斯功格三十六條、過律三十九條，各分四門，以明功過之數，付修真之士明書日月，自記功過，一月一小比，一年一大比，自知功過多寡，與上天真司考校之數，昭然相契，悉無異焉。大凡一日之終，書功下筆乃易，書過下筆的難。即使聰明之士，明然頓悟罪福因緣、善惡門戶，知之減半，慎之全無。依此行持，遠惡遷善，誠爲真誠，去仙不遠矣。西山會真堂無憂軒又玄子序。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功格三十六條，過律三十九條。

太上慈悲道場消災九幽懺

綜 述

李含光《太上慈悲道場消災九幽懺序》 原夫赤明始開，雲篆肇形於霄極；炎漢後啓，靈文漸布於人間。西蜀則金闕遺科，東吳則太極傳教。繇是大有祕笈、洞真瓊章，張徐顯之於前，陶陸敷之於後。師資繼踵，代生其人矣。

《太上慈悲道場消災九幽懺》者，始自太極左仙公葛玄於後漢桓帝時，居天台上虞山隱身修行，感太極真人徐來勒下降于仙公之室，以靈寶天書、玉字洞真、洞玄洞神、三十六部寶經授之於仙公焉。仙公在山，精思靜念，數十年間，通神感聖。山精木鬼，衛護稽首。沈魂逝魄，悉得超生。自謂大乘奧旨，可以開導衆生，拯濟沈溺。遂於三洞品內，撮其樞要，纂集懺文，使令當世群生悉聞悉見。將來多士易悟易行，至於無間。酆都阿鼻寒夜，三途五苦，八難九幽，沈滯苦魂，不遭幽閉。乃及見存過去未來，所犯新罪宿愆，冤結災難，普得法潤，俱會正真，因而流傳。當爾之後，趨惡緣者，百不二三；悟善因者，十有八九。是故仙班之業爰備，化導之功既盈。故立斯文，標于卷首云耳。

太上金櫃玉鏡延生洞玄燭幽懺

綜 述

虛一真人《序》 夫清濁未分，無間昏曉。太極肇判，二儀乃分，皆本道之一炁而化者也。當龍漢、延康之先，道炁莽莽，質象未定，無復形器，但氤氲勃勃而已。至赤明之初，陽精始輝，迴運莫測，所謂非化而化，自然而然。龍漢之初，三千億萬九百五十一年，玉清交運，正度太初，流化萬象，纏結道炁。上清變化，七十九億萬三十九年，大丹成形，始有日月五星，道機沉蓄，微露化端。太清鍊鍊，五十億萬一十二年，萬天棋布，神化洞明，造化發泄，景象列分，高玄明豁，大道行焉。

元始天尊，於清微天神霄玉清妙境，傳教道君，玄一真經、靈寶金誥、無量妙訣，自開化已來，迄于茲世。道君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度降世。今當陽九運終，天地交變，民物夭傷。道君慈憫，敷宣此經三卷，遣左玄真人齋付蓬萊宮，宮中真人，刻書玉簡，日習誦詠。今見兆民受諸苦難，漂沉塗趣，難復人身。玉晨道旨，令降于世，傳付清信之人，護身保命。孽重不信之人，勿示窺笑，輕泄漏慢，殃及九祖，長役鬼官，勉而行之，祕而慎焉。此經凡有三名：一曰金櫃玉鏡真經，二曰洞玄燭幽懺，三曰神寶祕章。敷明妙紀，開悟有緣，修而進之，可以召靈炁於三關，藹寶華於九戶。功滿德就，名書玉庭。至孝之士，報先化根宗，遵奉禮誦，雖億曾之遠，萬祖之衆，魂繫幽苦者，承是功德，皆即受度，上登朱陵。在世之人，年灾月厄，非橫纏綿，禮誦修崇，則上消天灾，下攘毒害，保寧家國。與善因緣修真之士，究而悟之，則殃罪解於冥塗，靈真備於純德，洞合妙道，身得神仙。更能立行立功，濟人及物，上超億祖，慶延子孫，世世昌榮，生賢出聖。此道尊妙，功德無邊。敬奉修持，無所不至矣。

大明玄教立成齋醮儀範

綜 述

《御製玄教齋醮儀文序》 朕觀釋道之教，各有二徒。僧有禪，有教。道有正一，有全真。禪與全真，務以修身養性，獨爲自己而已。教與正一，專以超脫，特爲孝子慈親之設，益人倫，厚風俗，其功大矣哉。雖孔子之教明國家之法，嚴旌有德而責不善，則尚有不聽者。縱有聽者，行不合理又多少。其釋道兩家，絕無繩愆糾繆之爲，世人從而不異者甚廣。官民之家，若有喪事，非僧非道，難以殯送。若不用此二家殯送，則父母爲子孫者是爲不慈，子爲父母是爲不孝，恥見鄰里。此所以孔子云：西方有大聖人，不教而治，即此是也。

今之教僧教道，非理妄爲，廣設科儀，於理且不通，人情不近。其愚民無知者，妄從科儀，是有三、五、七日夜誦誦經文。經乃釋道化人爲善、戒人爲惡之言，猶國家之有律令。若誦經而使鬼魂聽之，以發揮其善念則可。若誦經而欲爲死者免罪，如犯刑憲而讀律令，欲免其罪，是爲不可。蓋糜費家資，僧道蠹蠹之徒，將以爲儀範之美，致使精神疲倦。觀其儀範之設，於中文訛字否，達者遂譏毀之。所以譏毀者，佛未請，三清未至，輒便望壁啓聞齋主之事。僧甚至日三遍對佛宣揚，道乃日三朝而敷奏，以此觀之，釋迦與老子非重聽而瞽目，故煩之於再三。若不如此，果何理耶？勅禮部會僧道，定擬釋道科儀格式，遍行諸處，使釋道遵守。庶不糜費貧民，亦全僧道之精靈，豈不美哉。洪武七年十一月。

《大明玄教立成齋醮儀範·序略》 神龜龍馬，圖書出應於明時；九鳳八鸞，鳴唱密諧於妙範。方寶珠之輝耀，至玉局之高呈。三十六部，蘊奧之文，極披詳而莫既；五千餘言，道德之旨，與治化以同符。自經義隱而失真，致科範傳而寢廢。百家異戶，歷代濫觴。唱讚繁，則質實之弗專；晝夜多，則精誠之必懈。考之於禮樂制度，既或僭差；質之於天地神

祇，寧無冒瀆。喜有聖人之在上，庶幾仙道之重新。欽遇皇帝陛下，潔靜精微，高明博厚，綏萬邦，見梯航。入貢總三教，如江漢朝宗。昭事上帝之誠，郊焉而享；懷柔百神之禮，感而遂通。用歛福於庶民，復留神於兩教。洪武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臣宋宗真、趙允中、傅同虛、鄧仲修、周玄真等欽奉聖旨，編定道門科儀，去繁就簡，立成定規進奏。臣宗真等性質凡昧，學識淺陋，不揆率易，謹編定儀式，錄藁進呈。倘經天監，出自聖裁，行之於幽顯之間，有所益利，實道門萬世之幸。謹列品序，儀文于後。

道史仙傳部

列仙傳

著錄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列仙傳》二卷，舊本題漢劉向撰。紀古來仙人，自赤松子至玄俗凡七十一人。人係以讚，篇末又為總贊一首。其體全仿《列女傳》。陳振孫《書錄解題》以為不類西漢文字，必非向撰。黃伯思《東觀餘論》謂是書雖非向筆，而事詳語約，詞旨明潤，疑東京人作。今考是書，《隋志》著錄，則出于梁前。又葛洪《神仙傳》序亦稱此書為向作，則晉時已有其本。然《漢志》列劉向序六十七篇，但有《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圖頌》，無《列仙傳》之名。又《漢志》所錄，皆因《七略》。其總贊引《孝經援神契》，為《漢志》所不載。《涓子傳》稱其琴心三篇有條理，與《漢志》涓子十三篇不合。《老子傳》稱作《道德經》上下二篇，與《漢志》但稱《老子》亦不合。均不應自相違異，或魏晉間方士為之，託名于向耶？振孫又云：《館閣書目》作三卷六十一人，《中興書目》作二卷七十二人，李石《續博物志》亦云劉向傳列仙七十二人，皆與此本小異。惟葛洪《神仙傳》序稱七十一人。此本上卷四十人，下卷三十人，內江斐二女應作二人，與洪所記適合。檢李善《文選注》及唐初《藝文類聚》諸書，所引文亦相符，當為舊本。其篇末之贊，今槩以為向作。考《隋志》載《列仙傳贊》二卷，劉向撰，晉郭元祖贊。又孫綽贊三卷。此本二卷，校孫綽所贊少一卷。又劉義慶《世說新語》載孫綽作商丘子胥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遇風雲，為我龍攄。」此本商丘子胥贊，亦無此語。然則此本之贊，其郭元祖所撰歟？以相傳舊刻未列郭名，疑以傳疑，今亦姑闕焉。

神仙傳

綜述

《文獻通考》卷二二五《經籍考》五二《列仙傳》二卷。陳氏曰：漢劉向撰。凡七十二人，每傳有贊，似非向撰，西漢人文章不爾也。《館閣書目》三卷，六十二人。《崇文總目》作二卷，七十二人，與此合。

葛洪《神仙傳序》洪著內篇。論神仙之事，凡二十卷。弟子滕升問曰：先生曰神仙可得不死。可學古之得仙者，豈有其人乎。答曰：昔秦大夫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撰，又七十一人。蓋神仙幽隱，與世異流。世之所聞者，猶千不及一者也。故甯子入火而凌煙，馬皇見迎以獲龍。方回咀嚙以雲母，赤將茹葩以隨風。涓子餌木以著經，嘯父烈火以無窮。務光游淵以脯薤，仇生却老以食松。邛疏服石以鍊形，琴高乘鯉於碣中。桂父改色以龜腦，女丸七十以增容。陵陽吞五脂以登高，商丘咀菖蒲以不終。雨師煉五色以厲天，子光響虬雷於玄塗。周晉跨禽於緱氏，軒轅控飛龍於鼎湖。葛由策木羊於綏山，陸通匿遐紀於黃廬。蕭史乘鳳而輕舉，東方飄衣於京都。犢子靈化以淪神，主柱飛行於丹砂。阮丘長存於睢嶺，英氏乘魚以登遐。脩羊陷石於西嶽，馬丹回風以電徂。鹿翁陟險而流泉，園客蟬蛻於五華。余今復抄集古之仙者，見於仙經服食方及百家之書，先師所說，耆儒所論。以為十卷，以傳知真識遠之士。其繫俗之徒思不經微者，亦不强以示之矣。則知劉向所述殊甚簡要。美事不舉。此傳雖深妙奇異，不可盡載，猶存大體，竊謂有愈於向，多所遺棄也。葛洪撰。

著錄

《文獻通考》卷二二五《經籍考》五二《神仙傳》十卷。晁氏曰：

晉葛洪弟子滕升嘗問洪曰：「古人之仙者，豈有其人乎？」洪答以秦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纂又七十一人，今《後錄》集古之仙者以傳真識之云。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神仙傳》十卷，晉葛洪撰。洪

有《抱朴子內外篇》，已別著錄。是書據洪自序，蓋於內篇既成之後，因其弟子滕升問仙人有無而作。所錄凡八十四人。序稱：秦大夫阮倉所記凡數百人，劉向所撰又七十餘人，今復抄集古之仙者見於仙經服食方百家之書，先師所說，耆儒所論，以爲十卷。又稱劉向所述，殊甚簡畧，而自謂此傳，有愈於向。今考其書，惟容成公、彭祖二條，與《列仙傳》重出，餘皆補向所未載。其中如黃帝之見廣成子、盧敖之遇若士，皆莊周之寓言，不過鴻濛雲將之類，未嘗有其人。淮南王劉安謀反自殺，李少君病死，具載《史記》、《漢書》，亦實無登仙之事，洪一概登載，未免附會。至謂許由、巢父服箕山石流黃丹，今在中岳山中，若二人晉時尚存，洪目睹而記之者，尤爲虛誕。然《後漢書·方術傳》載壺公、薊子訓、劉根、左慈、甘始、封君達諸人，已多與此書相符，疑其亦據舊文，不盡僞撰。又流傳既久，遂爲故實。歷代詞人，轉相沿用，固不必一一核其真僞也。諸家著錄，皆作十卷，與今本合。惟《隋書·經籍志》稱爲葛洪《列仙傳》，其名獨異。考新、舊《唐書》，並作葛洪《神仙傳》，知今本《隋志》，殆承上《列仙傳讀》之文，偶然誤刊矣。

洞仙傳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洞仙傳》一卷，不著撰人

名氏。晁、陳諸家書目皆未著錄。然《太平廣記》嘗引之。《雲笈七籤》第十卷、第十一卷亦全載其文。則宋以前人作也。所錄自元君迄姜伯，凡爲傳七十有七。

集仙傳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集仙傳》十五卷，不著撰人名氏。《書錄解題》載《集仙傳》十二卷，曾慥撰。稱其書記岑道願而下一百六十二人。今《說郛》所載，雖非完本，然與此書體例迥殊，知非慥作。焦竑《國史經籍志》載《集仙傳》十卷，亦不著撰人名氏。竑書鈔本刊本皆多譌誤，豈十字下脫一五字歟？此書所載皆唐事，每條各註出典，如《太平廣記》之例。以《廣記》核之，無不符合。蓋即好事者從《廣記》鈔出耳。

道教靈驗記

綜述

宋徽宗《序》 夫妙道本於混成，至神彰於不測，經誥所以宣契象，宮觀所以宅威靈，符籙所以備真科，齋祠所以達精懇。驗徵應之非一，明盼靈之無差，誠覺寤於蒼黔，而彰亶於善惡也。朕顧惟寡昧，獲纂隆平，荷祉福之咸臻，務齊明而匪懈，思揚妙理，普示羣生。因覽杜光庭所集《道教靈驗記》二十卷，其事顯而要，其旨實而詳。今昔所聞，盈編而有次。殊尤之迹，開卷以斯存。冀永流傳，俾刊方版，庶資訓範，克暢淳風。直叙厥由，題於篇首云爾。

杜光庭《序》 道之爲用也，無言無爲。道之爲體也，有情有信。無爲則任物自化，有信則應用隨機，自化則冥乎至真，隨機則彰乎立教。

《經》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此明太上渾其心，而等觀赤子也。《書》曰：不獨親其親，天下皆親。不獨子其子，天下皆子。此明聖人體其道，而慈育蒼生也。惡不可肆，善不可沮，當賞罰以評之。《經》曰：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此聖人教民捨惡從善也。又曰：為惡於明顯者，人得而誅之。為惡於幽闇者，鬼得而誅之。又曰：為善者善氣至，為惡者惡氣至。此太上垂懲勸之旨也。《書》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聖人法天道福善禍淫之戒也。由是論之，罪福報應猶響答影隨，不差毫末，豈獨道釋言其事哉，抑儒術書之，固亦久矣。宣王之夢杜伯，晉侯之夢大癘，恭世子之非罪，渾良夫之無辜，化豕之報齊侯，結草之酬魏氏，良宵之殂駟帶，鄭玄之粹劉蘭。直筆不遺，良史攸載，足可以為罪福之鑒戒，善惡之準繩者也。況積善有餘福，積惡有餘殃，幽則有鬼神，明則有刑憲，斯亦勸善懲惡。至矣，大道不宰，太上好生。固無責於芻狗，而示其報應。直以法宇像設，有所主張。真文靈科，有所拱衛，苟或侵侮，必陷罪尤。故歷代以來，彰驗多矣。成紀李齊之《道門集驗記》十卷，始平蘇懷楚《玄門靈驗記》十卷，俱行於世。今訪諸耆舊，採之見聞作《道教靈驗記》，凡二十卷。庶廣慎微之旨，以弘崇善之階，直而不文，聊記其事。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道教靈驗記》十五卷，蜀杜光庭撰。光庭有《了證歌》，已著錄。其書歷述奉道之顯應，以自神其教。凡宮觀靈驗三卷、尊像靈驗二卷、天師靈驗一卷、真人王母等神靈驗一卷、經法符籙靈驗三卷、鐘磬法物靈驗一卷、齋醮拜章靈驗二卷。以光庭自序及宋徽宗序考之，尚闕五卷。張君房《雲笈七籤》亦載此書，僅六卷一百十八條，又節刪之本，更非其舊矣。陶岳《五代史補》載：光庭，長安人。僖宗時應九經舉不第。嘗從道士潘尊師遊。會僖宗求可領蜀中道教者，潘薦光庭。遂奉詔披戴，賜號廣成先生。而《青城山志》載元符中彭崇一序，則云：光庭字賓聖，京兆杜陵人。與鄭云更應百篇舉不

第，入天台為道士。扈僖宗入蜀，留居青城以卒。其說小異，未詳孰是。然其為由儒入道則同。故所述皆嫻於文字，較他道家之書詞采可觀。惜其純為神怪之說，不足據為典要耳。舊本題曰唐人。考朱子《通鑑綱目》書王建以道士杜光庭為諫議大夫，而光庭《廣成集》中又有謝戶部侍郎表，則非惟入蜀，且仕蜀矣。故今改題焉。

錄異記

綜 述

杜光庭《錄異記序》 怪力亂神，雖聖人不語，經誥史冊，往往有之。前達作者《述異記》、《博物誌》、《異聞集》皆其流也。至於六經圖緯，河洛之書，別著陰陽神變之事，吉凶兆朕之符，隨二氣而生，應五行而出。雖景星甘露、合璧連珠、嘉麥嘉禾、珍禽珍獸、神之靈液、卿雲醴泉、異類為人、人為異類，皆數至而出，不得不生。數訖而化，不得不沒。亦由田鼠為鴛，野雞為蜃，雀化為蛤，鷹化為鳩，星精降而為賢臣，嶽靈升而為良輔，今古所載，其從寔繁。又若晉石莘神，憑人約物，鳥血魚大，為灾為異，有之乍驚於聞聽，驗之乃關於數曆。大區之內，無日無之。聊因暇辰，偶為集錄。或徵於聞見，或採諸方冊，庶好事者無志於披繹焉，命曰《錄異記》，臣光庭謹叙。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二 卷一之八共四卷，廣成先生杜光庭纂。言仙異、神人各異、言夢異、龍異、虎異、龜異、鼈異、蛇異、魚異、洞異、水異、石異、墓異。

神仙感遇傳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神仙感遇傳》五卷，蜀杜光庭撰。記古來遇仙之事。《雲笈七籤》所載凡四十四條，此本凡七十五條。然第五卷末尚有闕文，不知凡佚幾條也。

墉城集仙錄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墉城集仙錄》六卷，蜀杜光庭撰。記古今仙女凡三十七人。云墉城者，以女仙統於王母，而王母居金墉城也。張君房《雲笈七籤》所載，與此本互異。然此本前數卷皆襲《漢武內傳》、陶宏景《真誥》之文，真偽蓋不可知。疑君房所錄爲原本，而此本爲後人雜摭他書砌合成編。然均一荒唐悠謬之談，真偽亦無足深辯耳。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六卷，廣成先生杜光庭集。仙錄所載聖母元君、金母元君、上元夫人、靈華夫人、太真夫人、麻姑太微、玄女左夫人、東華上房靈妃、紫微王夫人、雲林右英夫人、玄女孫夫人、嬰母鉤弋夫人、湘江二妃、洛川宓妃、楊都女、肝母、九天玄女、孫夫人、蠶女、彭女、弄玉女、園客妻、昌容漢中婦、河間王女、采女、太陽女、太陰女、太玄女、樊夫人、東陵聖女、西河少女，已上皆女真登仙者，三十二位。

仙苑編珠

綜述

王松年《仙苑編珠序》 松年竊詳：三古之前，百王之後，修真學道，證果成仙者，何代無人。《抱朴子》云：秦大夫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撰《列仙傳》止於七十一人。葛洪復撰《神仙傳》有一百一十七人。松年伏按《登真隱訣》及《元始上真記》、《道學傳》，自開闢以來，皆是聖帝明王作神仙宗，爲造化祖。何者？如盤古爲元始天王，天皇氏爲扶桑大帝，伏羲氏爲青帝，祝融氏爲赤帝，軒轅氏爲黃帝，少昊氏爲白帝，顓頊氏爲黑帝。至於高辛、唐虞、夏禹、周穆、漢文，並在仙籍。松年又尋《真誥》、《棲觀傳》、《靈驗傳》、《八真傳》、《十二真君傳》，近自唐梁已降，接於聞見者，得一百三十二人。伏以誥傳文繁，卒難尋究，松年輒敷蒙求四字比韻，撮其樞要，箋註於下，目爲《仙苑編珠》。謹序。

著錄

《文獻通考》卷二二五《經籍考》五二 《仙苑編珠》二卷。晁氏曰：唐王松年撰。取阮倉、劉向、葛洪所傳神仙，又取經記中梁以後神仙百二十八人，比事屬辭，効《蒙求》體爲是書。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仙苑編珠》三卷，舊本題唐王松年撰。松年，天台道士。《文獻通考》作唐人。然書中有梁開成二年事，則已入五代矣。是書以古來聖帝明王竝在仙籍，與後世修真好道者竝數，得三百餘人。做蒙求體以四字比韻，撮舉事要，而附箋註於下。《通考》作二卷。又序文及《通考》所舉人數，皆與今書不符，或後人有所附益歟。

三洞羣仙錄

綜 述

《三洞羣仙錄序》 闕地求泉，雖至愚知其可得，鍊形致仙，雖賢者不能篤信。故神仙顯跡昭示世人，使鍊炁存真，保命養神，以祈度世，脫囂塵，超凡穢，而游乎八極之外，其利物濟人之意弘矣。然仙凡異質，淨穢殊殊。人之生也，資形以栖神，資物以養生。其弊也，後神以養形，逐物以喪真，自壯而老，自老而衰，自衰而死，骨肉復土，形神離矣。仙者，養形以存生也，氣專志一，不以好惡累其心，不以得喪汨其和，游心於澹，合氣於漠。其至也心靜而神完，德全而不虧，故能出入虛無，獨與道俱，壽同天地，飛升太虛而為真仙矣。然知嵇康謂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吳筠謂神仙可學而成，二人矛盾如此。僕謂神仙苟非積學所致，則上帝之詔旌陽也，曰：學仙童子許遜，卿在多劫之前，積修至道，勤苦備嬰，萬法千門，罔不師歷，求災扞難，除害盪妖，功濟生靈，名刊仙籍，衆真保舉，宜有甄升。可授九州高明太史。又詔曰：學仙童子許遜，脫子前世貪殺匿不祀先祖之罪，錄子今生咒水行藥治病伐惡誡毒之功，仰潛山司命君傳金丹於下界，閉債封形，回子身及家口厨宅百好歸三天。兩詔皆曰學仙童子，又曰積修至道，勤苦備嬰，是神仙果可學而致也。茅盈未生也，秦始皇三十一年，其祖初成於華山乘雲白日昇天，邑民謠之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按盈《內傳》及盈《九錫碑》言：盈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蓋未生前七十二年，始皇世已謠當仙矣。漢哀帝元壽二年，上帝授位太元真人東嶽上卿司命神君，時年一百四十有五歲，如此則神仙豈非稟之自然。二百一十七年，盈胎未兆前已謠當仙，實識於未然，審爾豈積學所致也。末學之夫，謂神仙非積學所致而怠於勤修者，自賊其身者也。謂可學而能致者，欲磨磚為鏡，坐禪成佛者也。夫忠信之道無他，誠一而

已。誠之與一，入水不溺，入火不焦，金石為開，虎豹莫賊。如商丘開，如呂梁丈夫，彼一而猶若是。況神仙者，形神俱妙，與道合真，其坐在立亡，分形散體，倏忽萬變，飛行八極，宜矣。修真之士，虛緣葆真，抱一冲素，以慈為寶，以靜為基，朝徹見獨，昭曠混冥，其要不離於老子莊周之書，捨是皆矯誣之論，非聖之書也。黃帝之遺玄珠，七聖迷道而象罔獨得。儵忽之遇混沌，日鑿一窮竅而返致其死。是明道者當遺形去智，虛無寂淡，靜一而不變，純粹而不雜，此養形神、反造化之本也。秦漢之君，侈於嗜慾，蕩於紛華，慕神仙之術，欲長年而保其尊榮，信金丹之說，資藥力以濟其荒淫，於是方士並出，而幻譎變化之術始彰。乃有合鉛汞、結丹砂而名大藥，噉津氣、存龍虎以為內丹。木公、金母之名，姤女、嬰兒之號，黃芽、白雪之稱，七返、九還之訣，其上則玄都、絳闕之異，赤明、龍漢之紀，三洞符籙之科，九壇齋醮之式，下逮尸解鑑形，投胎奪舍，飛符布炁，劾鬼治邪之術，悉由恍惚而立象，從虛無以課有，千門萬戶，錯出旁門。及其成功，則殊途同歸，百慮而一致也。天下之士，無本不立，無文不成。虛緣葆真，抱一冲素，本也。變化飛升，尸解布炁，末也。故曰：本立而未自應，始質而文成，自然之理也。江陰靜應庵道士陳葆光，憤末學之夫怠於勤修，果於自棄，生存行尸，死為下鬼，乃網羅九流百氏之書，下逮裨官俚語之說，凡載神仙事者，哀為此書，以曉後學。使知夫列仙修真之勤，濟物之功，奉天之嚴，得法之艱，如此之勤苦勞勩，卒能有成，不顯有光，與天為徒也。昔司馬子微著《坐忘樞》，陳碧虛作《混元鑑》以啓後人，皆旨趣深遠，初學蒙叟無自而入。今陳君集仙之行事，揚高真之偉烈，以明示向道者，使開卷洞然知神仙之可學，歷世聖賢之跡，萃於目前，如視諸掌。激之勸之，使憤悱奮發，踴躍精進，以祈度世，如置尊通衢，人人可以酌取自飫，則其導迷翊教，濟物利人，豈淺淺者。陳君神氣虛靜，德性粹和，佩三洞之靈文，神飛碧落，窺九清之秘笈，名籍丹臺，他日繼列仙而授位，載雲氣而上浮，五帝校籍，三官策勩，所以酬著書之勤，而驚夫偷墮之士，使知有補於世者天必有以報也。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三洞羣仙錄二十卷，宋陳葆光撰。葆光，江陰道士。是書採摭古來仙人事實，集爲四字儷語，而自註之。蓋王松年《仙苑編珠》之續。然所載但取怪異，不盡仙人事也。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二十卷。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言上古大羅天仙，始自盤古，以及歷代飛昇登天神仙真人等第，分爲三洞。

續仙傳

綜 述

沈汾《續仙傳序》 古今神仙，舉世知之。然飛騰隱化，俗稀可睹。先賢有言：人間得仙之人，猶千不得聞其一。況史書不長神仙之事，故多不傳於世。詳其史意，以君臣父子理亂忠孝之道激勵終古也。若敦尚虛無自然之迹，則人無所拘制矣。《史記》言：三神山在海中，仙人居金銀宮闕，不死之藥生其上，人有欲近山者，則風引船而去，終莫能到。斯亦激勵之意也。大哉神仙之事，靈異罕測。初之修也，守一鍊氣，拘謹法度，孜孜辛勤，恐失於纖微。及其成也，千變萬化，混於人間，或藏山林，或遊城市。其飛昇者，多往海上諸山，積功已高，便爲仙官。卑者猶爲仙民。十洲間動有仙家數十萬，耕植芝田，課計頃畝，如種稻焉。是有仙官，分理仙民及人間仙凡也。其隱化者，如蟬留皮換骨，保氣固形於巖洞，然後飛昇，成於真仙，信非虛矣。汾生而慕道，尤愧積習。自幼及長，凡接高尚所說，兼復積年之間聞見，皆銘於心。又以國史不書，事散于野，矧當中和年兵火之後，墳籍猶缺，詎有秉筆紀而述作，處世斯久，人漸稀傳，惜哉。他時寂無遺聲。今故編錄其事，分爲三卷，冀資好事君

子，學道之人談柄，用顯真仙者哉。

著 錄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 《續仙傳》三卷，舊本題唐漂水令沈汾撰。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汾或作汾。案吳淑《江淮異人錄》載，有侍御沈汾游戲坐蛻事，亦道家者流，疑即其人。書中記及譚峭，而稱楊行密曰吳太祖，則所謂唐者，南唐也。其書上卷載飛昇一十六人，以張志和爲首。中卷載隱化十二人，以孫思邈爲首。下卷載隱化八人，以司馬承禎爲首。雖其中附會傳聞，均所不免，而大抵因事緣飾，不盡子虛烏有之流。如張志和見《顏真卿集》，藍采和見《南唐書》，謝自然見《韓愈集》，許宣平見《李白集》，孫思邈、司馬承禎、譚峭各有著述傳世，皆非鑿空。他如馬自然、許碯、戚道遙、許宣平、李昇、徐鈞者、譚峭、李陽冰，諸詩亦頗藉其採錄。惟泛海遇仙使歸師司馬承禎事，上卷以爲女真謝自然，下卷又以爲女真焦靜真，不應二人同時均有此異，是其虛構之詞，偶忘其自相矛盾者矣。

疑仙傳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疑仙傳》三卷，舊本題隱夫玉簡撰。不著名氏。諸書或引作王簡，字形相似，莫能詳也。亦不著時代。中卷朱子真趙穎一條，稱鑾輿將幸蜀，忽失子真，穎服其藥，果得二百餘歲。考唐元宗、僖宗皆嘗幸蜀，即以元宗幸蜀計之，自天寶十四載乙未下推二百餘年，亦當乾德、開寶之間，知爲宋人所撰矣。所錄凡二十二

傳》。其詞皆冗沓拙陋，或不成文。殆粗知字義者所爲。雖宋人舊本，無足採錄也。

玄品錄

綜述

張天雨《玄品錄序》 太史公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予嘗感激以爲豈無其人，隱約而不可見，使太史之論不得信於後世。乃發憤求之於古人，由老子而下，若老子徒者，采其道德文藝而類次之，蓋彷彿得其人矣。昔南華之叙天道術，尊孔子而不與。今倣其意，於是集，老子不與，尊之至也。楊子雲曰：孔子文足者也，老子玄足者也。因命題曰：《玄史》。寔道家之權輿博大，真人之軌轍興世立教之法則也。太史公之論定，雨願學焉。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元品錄》五卷，元張雨

撰。雨字伯雨，一字天雨，別號貞居子，錢塘人。宋崇寧公九成後也。年二十餘，棄家爲道士。往來華陽雲右間，自稱句曲外史。能詩詞，工書翰，當時虞集、楊維禎亟稱之。是編載歷代道家者流，起周訖宋，列爲十品。曰道品、道權、道化、道儒、道術、道隱、道默、道言、道質、道華，得百三十五人。然書名《元品》，自應以清淨爲宗，故曹參、張良之流可以類入。至於神仙方士，別自成家。隱士逸人，各爲一傳。溷而一之，已昧老氏之宗。乃至范蠡權謀之士，鬼谷捭闔之師，亦復借材，未知

其可。蒐羅雖富，難免無雜之譏矣。又雨自序中稱題曰「元史」，今標題之目與序不同。豈書後改名，而序則偶未及改歟？

搜神記

綜述

佚名《引搜神記首》 神何昉乎？百物之精乎？法施民，勞定國，歿勤事，禦菑捍患，及山林川谷丘陵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其氣發揚于上，爲照明焄蒿悽愴。祭法有天下者祭百神，重之也。昔新蔡于常侍著《搜神記》三十卷，劉惔見謂曰：鬼之董狐夫于晋人也，迄今日千年，于斯善本已就圯，雖問刻問有之，而存什一，于千伯不免貽漏萬之譏。登不肖，走衣食嘗週燕闔探鄒魯，遊齊梁，下吳楚歐越之區，中間靈疆神界磅礴紛紜靡不領略，而悉數之。歲萬曆記元之癸巳，來止陪京爲披閱書記，得《搜神記》于三山富春堂。讀之，見其刻呂卷別以類，且繪呂像，質之不肖。前日所周覽者，而一墨蓋不襲于舊，能得于意發于未明，增于所未備卓哉，神也。要在造民福而同拱，翼我皇圖于億萬。斯水者不肖，媿非劉君能無董狐之賞于心耶。嗟又幽明也，神唯靈而後傳紀，記傳而神之靈益傳世，有峨大冠拖長紳呼可擁衛，既自赫然稱神矣。迺復身世與草木同朽腐，而令史冊閱無聞述可乎。

穆天子傳

綜述

王漸《穆天子傳序》

《穆天子傳》出汲冢，晉荀勗校定爲六卷。

有序，言其事雖不典，其文甚古，頗可觀覽。子攷書序稱穆王享國百年，耄荒，太史公記穆王賓西王母事，與諸傳說所載多合，則此書蓋備記一時之詳，不可厚誣也。春秋之時，諸侯各有國史，多龐雜之言。下逮戰國，王迹熄而聖言湮，處士橫議而異端起，人人家自爲說，求其欲不龐雜，其可得乎？其書紀王與七萃之士巡行天下，然則徒衛簡而徵求寡矣。非有如秦漢之千騎萬乘，空國而出也。王之自數其過，及七萃之規，未聞以爲迂也。登羣玉山，命邢侯攻玉，而不受其牢，是先王恤民之法，未嘗不行。至遇雨雪，士皆使休，獨王之八駿超騰以先待，輒旬日然後復發去，是非督令致期也。其承成康熙洽之餘，百姓晏然，雖以徐偃王之力行仁義，不足以爲倡而搖天下，以知非有暴行虐政。而君子猶以王爲獲沒於祗宮爲深幸，足以見人心之危之如此也。是豈可效哉，是豈可效哉。存其書者，固可以覽其古，徵其事者，又安可不攷其是非歟？南臺都事海岱劉貞庭幹舊藏是書，懼其無傳，暇日稍加讎校訛舛，命金陵學官重刊，與博雅之士共之，諡予題其篇端云。

荀勗《穆天子傳序》 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準盜發古塚所得書也。皆竹簡素絲編，以臣勗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汲者，戰國時魏地也。案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塚也，於世本蓋襄王也。案《史記·六國年表》，自令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其書言周穆王遊行之事。《春秋左氏傳》：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於天下，將皆使有車輻馬迹焉。此書所載，則其事也。王好巡守，得盜驪耳之乘，造父爲御，以觀四荒，北絕流沙，西登昆侖，見西王母，與太史公記同。汲郡收書不謹，多毀落殘缺。雖其言不典，皆是古書，頗可觀覽。謹以二尺黃紙寫上，請事平以本簡書及所新寫並付祕書繕寫，藏之中經，副在三閣。謹序。

猶龍傳

綜述

《猶龍傳序》 司馬子長唱始作史書，而帝紀、世家、列傳，叙前古聖哲之云爲，燦然若當年目擊，故班固而下，皆以爲則焉。聘聖降世之迹，雖預其列，大率簡約，學者莫能究始末。愚不揆淺陋，紬繹內外書而廣之，庶其詳也。然涉世之外，其間不能無耳目不相接之論，蓋著于傳記，無敢略之，且不以辭害意者，其是之謂歟。老氏姓李諱耳，字伯陽，謚曰聃。當商十八王陽甲之十七年，歲在庚申，其母晝寢，夢太陽化流珠入口，因吞而有娠，凡八十一年，極太陽九九之數。母氏因逍遙于李下，由左腋而生。既生，皓首而能言，指李曰：此吾姓也。一云：父姓李名靈飛，母尹氏名益壽，即商二十二王武丁之九年，歲在庚辰，二月十五日卯時生于楚國苦縣萬鄉一作瀨曲仁里渦水之陰。至紂王時，居岐山之陽，西伯命爲守藏史。武王克商，詔爲柱下史。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歲五月，乘青牛薄輦車，徐甲爲御，而去周。因度函谷關，關令尹喜善天文，知有聖人之來，乃齋戒迎伺。王七月十二日，老君至，授《道德》二經。約千日後，會蜀郡青羊肆，而俱適流沙。至幽王時，却還諸夏。故孔子適周而問禮。後於渦水故居，乘白鹿，登檜而昇天。或曰老萊子，或曰太史儋。或曰百有六十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或曰受學於容成，問道於常樞。士恭切。《說文》：松葉栢身也。古本文字作松字，讀俗，作樞非是。世莫知其然不，而謂之隱君子也。其子名宗，仕魏爲將軍，有功，封於段干。宗之子注，注之子宮，宮之遠孫假。假仕漢孝文帝。假之子解，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自書契之作而至今，世世有之。且老氏本亦人靈，蓋得道之大者也。所以能通神達見而爲道主，故萬靈所奉，三界所歸。至若九丹八石，玉醴金液，存真守元，思神歷藏，行炁鍊形，消災辟惡，治鬼養性，絕穀變化，役使魑魅，皆老氏常所

經歷救世之術，非至至者。惟其虛無恬淡，寂寞無爲，清靜簡易，動與道合，故在周歷年之多而名位不遷者，蓋欲和光同塵而不自異。故著書稱：「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以其當世之士，鄙純素，尚奇變，所以世與道交相喪也。而不知聖人起於無始，稟於自然，現真身而啓師資，歷劫運而造天地。至于登位統，典靈篇，撰仙圖，傳寶蘊，爲帝師，示降生，皆聖人恢鴻妙本，匠成一切。逮夫涉世，則有宗緒之鴻源，歷官之華也。久之辭榮去周，青牛命駕，東離魏闕，西度函關，以吉祥草而試徐生，以上下篇而授尹喜。復昇紫府，宿約青羊。西入流沙，化于獮俗。却還諸夏，屢接宣尼。在孝文時，號河上公。在孝成時，授于吉《太平經》。在東漢時，授輔漢天師經錄。嘉禾中，葛孝先居天台山，而獲冲科祕典。至後魏道士寇謙之，繼有所受焉。有唐推真鴻源，尊爲聖祖。聖宋有天下，至真宗命駕朝謁。所謂無始者，子太極，孫三才，族萬物者，道也。聖人以道爲身，故無乎不在。推五太之先，則爲無始。逮夫以三炁氤氲，流乎混茫，則爲元炁之祖也。稟自然者，前起於無始，後見於真身，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故謂之自然。聖人體道之自然，則有所稟。由混元之泮而論之，生者性也。有賢愚焉，有壽夭焉，合其體則自然，離其用則非自然也。見真身者，妙本無形，至真非像，結氣凝形，強爲之容。靈寶經云：「上無復祖，唯道爲身。道之身即真身也，降此則爲法身。所謂法身，具足微妙，三界特尊。故九聖、九真、九仙，位業昇降，申茲始也。啓師資者，聖人運茲興感，接物振人，故立于教。教既立矣，而師資之法行焉。經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始於學而日益，則有所得也。終於道而日損，則有所忘也。不得不以爲學，不忘不足以造道，故聖人遺其學相而無大迷。要妙之異，則貴愛兩忘，師資雙泯也。歷劫運者，三界九地，有成壞之期，自種人四天至三清大羅，不干陽九百六之災，而亡拂石芥城之數。所以三境慈尊，四天種人，劫運終而無終，諸聖盡而無盡也。造天地者，太上降真元始之三炁，而成三十六天，三十六地，每天立一天帝，每地立一地皇，以司百靈，以御萬有。《救苦經》云：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謂此也。登位統者，天地無爲也，而歲功歸焉，聖人無爲也，而位業成焉。三界十方，既廣且大，非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則亂矣。《易》曰：「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世之以貴賤知其卑高，

以黜陟明其昇降。而聖人則不然，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無不覆也，無不載也。典靈篇者，太上道君以《大洞真經》、《智慧消魔經》、《神虎寶章》、以《金簡玉書》，命老君典領，以付上學之士也。撰仙圖者，凡二十四階，上清大洞登真上法慈尊，以洞陽之炁化生此圖，按而修之，能自致三部八景二十四神之現也。傳寶蘊者，開闢之初，天尊命天真皇人裁雲作篆，字方一丈，八角垂芒，爲天書之始也。聖人欲詮妙本，故著之以爲經錄符圖，所以有三洞四輔，凡三十六部，爲大教之樞紐也。爲帝師者，在伏羲時號鬱華子，神農時號大成子，祝融時號廣壽子，黃帝時號廣成子，顓帝時號赤精子，帝嚳時號錄圖子，帝堯時號務成子，帝舜時號君臣子，夏禹時號真行子，商王時號錫則子，皆以經術授帝，俾行化于世。降生者，以商第十八王陽甲十七年庚申歲，託孕於玄妙玉女九十九年，誕於亳之苦縣，即武丁九年庚辰歲二月十五日也。明宗緒者，靈飛之先，起於顓帝之後，至靈飛凡數十世。靈飛娶天水尹氏，尹氏即玄妙玉女也。爲柱史者，聖人隱聖同凡，潛龍卑秩，以示臣子之道也。去周者，聖人委質以同塵，涉世以伸道，所以進非于時，退非匿迹，豈窮通得喪之所係哉。試徐甲者，孔子曰：如有所譽，必有所試。聖人雖目擊而道存，猶且試之，又況徐甲乎。故仙道有二十五試，以財色爲先。而徐甲試之以色，則有所不過也。試關令者，以其道緣深重，故有斯遇，所以凡試之皆過也。次授經者，蓋試之過則其行實，其心堅。聖人格量，中有主焉，故以上下經而授之，庶傳洪大道也。青羊肆者，太上與尹真宿約之所，千日之期，一時之遇，忻躍稽首，命從雲駕，而後化八十一胡王。九十六種外道者，流沙異俗，聲教不聞，狸面狼心，惟知殺戮。其次或男或女，若人非人，斷髮爾須，烏衣躡足，作種種魔事，以亂其土。太上乃命尹真，攝以正法也。孔子問禮者，孔子問老氏之言，而起猶龍之歎。然以聖問聖，豈不玄同，蓋聖人尊道之大，爲起教之端也。號河上公者，孝文時應跡河濱，泊授微言，復昇雲漢。授《太平經》者，孝成時，北海人于吉，於琅琊遇太上授之。至後漢順帝時，琅琊人宮崇，詣闕投進。其表云：「臣親受於于吉，吉言親受于太上，凡一百七十卷也。度漢天師者，天師，留侯之後，本大儒士。抑干祿之志，修出世之法。乃於維岳遇神人，授以丹訣，遂往西蜀修鍊。太上降駕，爲說《南北二斗經》，授二十四階法錄。已而戒五瘟八

部六天故氣，化地作鹹泉，又建齋醮之法。久之，於雲臺化白日登真。葛仙公者，修行於天台山，又降授以六齋之法。道士寇謙之隱于嵩岳，亦降授以經籙及太平真君之號，具以聞太武帝，遂改太延爲太平真君之年者，爲此耳。大唐聖祖者，自神堯御曆之初示現，自稱帝祖。至僖宗朝，每降迹，皆載之國史也。本朝真宗，具法駕，詣景亳，朝謁以旌欽崇之意。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猶龍傳》六卷，左街都監同僉書教門公事崇德悟真大師賈善淵編。傳內言太上起無始、稟自然、見真身、起師資、歷劫運、造天地、典靈篇、撰仙圖經，蘊爲帝師、降生年代、明宗緒七十二相、八十一好。爲柱史、去周、試徐甲、度關、試關令、試關令道德二篇等要典籍，皆叙述傳內。

混元聖紀

綜 述

陳傅良《序》 懷英嘗爲舉子，知推尊孔氏矣。已而脫儒冠去爲道士，以推尊孔氏者尊老子。於是爲書若干卷，自開闢以來，凡老子名迹變化及其遺事微言散見於百家者，摭拾詮次無遺，爲《聖紀》。嗚呼，何其專且博也，則誠有功於道家者。儒者嗜仕，即不得專志於書，往往不暇暗輻及世次年月也。或有暇及此，又不敢不務差擇，則拘於六經而不得騁。故吾夫子之道與天地相爲無窮，夫人推尊之，故未有如懷英此書者。向使懷英卒舊業，不去爲道士，則此書將爲孔氏作，其有功何如哉。雖然，昔太史公嘗作《孔子世家》，蓋有志於此矣。說者反曰：夫子之道與天地相爲無窮，豈必與戰國若漢封君較久長者，則《世家》似不宜作。而孔

氏之子孫輯所逮聞，作《家語》、《孔叢子》二三書，儒者亦弗甚稱道，至墳羊棣矢稍欲以夸大聖人，又或以其語神怪不取者。然則使懷英不去爲道士，將爲書尊孔氏，則亦以《六經》斷百氏，必不能騁其博如此。余以是嘆息於懷英，其不幸而不得自託於孔子也，夫其亦幸而得自託於老子也。夫因以爲序云。懷英姓謝氏，名守灝，永嘉人，余同舍生也。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九卷，宋觀復大師高士謝守灝編。論太上老君乃大道之宗祖，三才之根本，隨方設教，歷劫爲師，隱顯有無，罔得而測，如是垂世立教，應現之迹，昭昭然若日月，其可無紀述乎？幸高士謝君，備考《仙鑑》、《總仙傳》、《猶龍傳》，列仙諸傳，編成八百二十章，名曰《混元聖紀》。

太上老君年譜要略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永嘉謝守灝編集。譜考太上在天皇時降世，號通玄天師起，以至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漢晉宋，歷代爲帝王師，顯迹年譜要略紀。

太上混元老子史略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三卷，謝守灝編。言太上老君乃應號治世，爲上三皇師、中三皇師、下三皇師、五帝師，從開闢至虞舜間，爲師不絕，經二百七十五萬八千四百餘年。老君嘗命宛委山之神玄以夷使者，受禹玉書編，得治水之術，登位統天之道，述紀斯篇。

玄元十子圖

綜述

張與材《玄元十子圖序》 玄元十子，筆墨高古。長春路道通寓錢塘，集衆緣刻之。既成，以摹本至，稽首爲之贊。垂耽被素，熙然如春，瞳若十子親見。聖人鄭圃潦園，年徂人遠。瞻之在前，亦豈不見。月星明晰，上麗乎天。有此衆妙，方知又玄。趙子神遊而寓之筆，使張僧繇惘然若失。虛堂淨几，古鼎微煙。睟容咫尺，有聞其言。

姚雲《序》 趙人路雲溪，以子昂集賢手圖十子刻本示江西姚雲曰：請賦之。嗟乎，仙與不可傳者俱往矣，此猶足存乎。生民望治久矣，庶幾往者之復來乎。乃於謳成，相以招之。古之至人，龍德天隱，霆車在淵，莫襲其軫，春行萬花，疇搏其影。示有十子，芳郁縑素，一水千月，千牖二字。崖然侗然，言言亦寓。風御天縣，形形何故。集仙之人，覃思朱院，筆有幻力，截彼蓬苑，仙聖毒之，十子俱見。神遊精行，五嶽躡空。恍兮冥兮，墮阿堵中。路子肅然，如手貝璐。累金購工，刻玉葉楮，

使千載人見此粲者，大道之行，三五之英，我武十亂，有聞無聲，可象可則，於穆大烝，大德不同，人乃脊脊。聖哲軌涂，或削其跡，恢譎變化，飛躍無息。天矜民艱，日夢昂生。丕應象求，來燕治明。

黃仲圭《序》 玄元十子，猶宣聖十哲也。十哲從祀，今昔所崇十子於吾門中，則未之或究。蓋自修文輔教之科，鮮有習者，故十子之學晦而隱，否而塞。方今真風暢遠，玄俗還淳，孔老通家，道德同尚，集賢學士圖寫之，教主真人讚揚之，二妙並行，十子之學彰彰有光矣，南谷翁亦不負平生之志矣。噫，名山洞府，珠宮琳觀，無地無之，安得通玄究微之士，日講誦其間，使諸學徒皆有所矜式，而爲道德之歸，誠教門盛事。愚庶幾見之，毋徒觀言象而已。全真門人路雲溪嘗以《玄風慶會圖》、《七真傳》求着語，茲復有請，喜其衛道心切，勉爲之書。

黃石翁《序》 往年平潮之役，石翁獲從教主。後見南谷老師，袖玄元十子圖，傳以獻教主。不奪所好，書軸尾而歸之。後數年，長春路明真壽諸梓，於是四方學者，隱然得之。儀象之間，路爲余言。汴梁孫大方真人昨遊錢塘，摹本欲刻而未遂。此版將歸亳州太清，以垂永久。南谷之於宗陽也，規制壯麗，創玄元十子殿，實與此圖相表裏。盛哉，道之將行也歟。

太極葛仙公傳

綜述

朱緯《序》 仙道尚矣，繇神農氏雨師而來，代有人焉。至周老氏以清靜無爲爲宗，學焉者奉之以爲教父，其道益顯白於天下。秦漢之君好長生，方士雲集，霧布飛騰變化者亦班班有人，載之傳記，不誣也。吾邑葛仙公，吳時得道而仙者也，距今蓋千二百年矣。種民相傳，觀宇祀事，逾久而逾盛，香燈晨夕崇奉如一日。然非夫道德有在亦烏能臻此歟？余宦山東秩滿丁家艱還鄉里，青元觀高士譚道林偕其同門友五人過余，袖書一

通出以示余曰：此吾仙公傳也。觀本仙公故宅，仙公昇舉之後即宅爲觀以奉之，幾將千載矣。聞風訪道者恒至而問焉，患未有以語其詳也。先師竹巖翁有志於此有年所矣，間嘗語吾曰：夫蔭其樹者猶愛其枝，矧學其道而可不知所自哉。昔呂先生嘗撰《仙公傳》一卷，《道藏》之燬有聞矣，訪求未之獲也。世遠而事逸，事之逸，茲非吾山中之甚闕典歟，僅得閤皂山所記《仙公傳》一卷，此書是已。將鉞諸梓，病其弗備而未果也。既而先師厭世羽化，弟子將圖踵成先志，以無忘先師平素眷眷攸念。惟先生爲加潤色，而傳諸好事者，則豈惟山林是幸，抑亦一邑神明之觀也。余再三辭不獲命，乃受書讀數過。顧其叙次繁蕪而尚多放失，於是重加編次，爲傳一卷。《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仙公之道神矣，學其道者，能修而明之，則真其人也，仙道亦烏有不可幾哉，道林勉之。竹巖翁姓貢氏，名惟琳。世家丹陽之柳茹，通儒耆，善鼓琴，慕仙公之道而學焉者。道林受業師也。道林名嗣先，世家丹陽之於溪。師弟子皆丹陽望族云。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二 《太極葛仙翁傳》一卷，青元觀道士譚嗣先進。仙公諱玄，字孝先，姓葛氏，句曲人也。天台得道，閤皂成真，昔受東華，復傳西蜀。詔命玉京金闕，位登太極仙班，帝號太極左仙公雷霆玄省天樞內相玉虛紫靈普化玄靜常道冲應孚佑真君之上位。

侍帝晨東華上佐司命楊君傳記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一卷。紫清上宮九華真妃受經。姓楊，諱義和，南嶽夫人之弟子，許仙侯及帝晨度經之師也。君與紫微夫人有仙錄邂逅之會，酬和仙詩隱顯之迹，靈奇玄妙，紀述傳中。

華陽陶隱居內傳

綜 述

賈嵩《華陽陶隱居傳序》或曰：貞白先生在《梁書·高士傳》，今而爲傳，何謂？《梁書》云：陶君諱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母夢兩天人執香鑪云云。齊高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雖在朱門，不交外物。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虎門，上表辭祿。詔許之。公卿送之征虜亭，供帳甚盛，咸云江東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歷名山尋詭仙藥。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特愛松風，庭院皆植。及梁武即位，書問不絕，月常信數。時人謂爲山中宰相。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云云。今具此傳於注者，蓋明其簡略也。此又兼鄭暉、史雋《陶傳》同錄於此。曰：《梁書》之傳先生，猶《史記》之述老氏也。其叙事頗刪略，俾仙聖行業不得昭著而紛綸其間。韓非與老子同傳，論之者多矣。而《梁書》列先生在沈麟、阮孝緒、范元琰、馬之問矣。夫先生識洞古今，事炳山世，神棲寂泊，精鶩玄樞，定三品以黜浮僞，分五域以鏡區貫，著《隱訣》以析綱目，述《真誥》以旌降嘏。激揚隱微之外，馳騁清虛之際，乃玄中之董狐，道家之尼父也。況發揮墳典，游泳百家，窮天地星辰之文，究陰陽龜筮之術，至於鯨死蜚出，麟闕月蝕，銅山崩而鐘鐸響，蠶珥絲而商絃絕，龍吟雲起，虎嘯風生，此性理冥濛，僉謂之感，先生商榷其微，非感非應。夫然將叔向、子產、京房、郭璞擬先生以爲人博乎？齊永明十年，謝詹事瀾自吳興聞先生棄官隱華陽，乃於道中作《傳》。謝詹事作《傳》云：先生諱弘景，丹陽人也。幼標異操，聽明多識，五經子史皆悉詳究。善書，得古今法。在人間便有乘雲御龍之志，不肯婚宦。以資營未立，且薄游下位，爲宜都王侍讀。雖處朱門，恒獨居一室，罕接外物。晝夜尋寫，研集奇奧，二十餘年，稍就服食。殆通幽洞微，其事多祕，於是業用漸進，乃拂衣，止於茅山焉。觀其神儀明秀，眄睐有光，形細長項，耳間矯睞，顯然異衆矣。謝《傳》訖此。此《傳》並《梁書》彌爲脫略。吾不解謝瀾既聞先生隱山，甚懷嗟賞，乃忻然道中作《傳》，所宜詳究功行，而卒然如

此也。陶翊乃云：王右軍作許先生傳者，正如此也。《傳》疏略不用，陶翊乃作本起錄。至齊末遂已亦事多遺闕。翊先生，猶子也。本起錄乃粗似詳究，而患文氣太卑，叙述繁雜。自云：今此未便為傳，且撰行業以備遺失耳。不知何緣至永元元年遂絕也。其後潘泉文復踵其作，泉文，先生門人也。自云：陶翊本起錄訖於齊末，從此已後二十餘年並未題記，謹且隨年載錄，後撰《傳》人自更詳述。始天監元年，至七年夏四月。于時先生改名氏，潛訪遐嶽，天監七年夏四月先生改名南遊，其事具於《傳》中。旁無知覺，於是泉文又絕筆於此。嗚呼！前二《傳》既太簡，謂《梁書》及謝詹事所作《傳》。門人編錄復無條貫，俾君子辟世之道，清真養嗣之跡，其幾乎磨滅歟？乃於《登真隱訣》及《真誥》、《泰清經》、先生文集揣摩事迹，作三卷焉。

華陽陶隱居集

綜述

江總《序》 昔劉向通古今之學，馬融見天下之書，京房察風雨之占，裴楷曉陰陽之術。子政傷於簡易，季長敝於騷侈。君明遂不旋踵，公矩纔免殛誅。鮮有盡美之迹，罕聞克終之譽。若夫德行博敏，孔室四科，經術深長，鄭門六藝，丹陽陶先生備斯矣。至知紫臺青簡，綠帙丹經，玉版秘文，瑤壇怪牒，靡不貫彼精微，殫其旨趣。蓋非常之絕伎，命世之異人焉。文集缺亡，未有編錄。門人補輯，若逢遼東之本。好事研搜，如誦河西之篋。奉勅校之鉛墨，緘以緹緇。藏彼鴻都，副在延閣。

冥通記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冥通記》四卷，梁周子良撰。《隋志》作一卷，《宋志》作十卷，與今本皆不同。然第四卷目錄末云：大凡四卷真本書雜色合六十五番，或真或草行。所言乃與今本合。則《隋志》、《宋志》均誤也。首有陶宏景所作《子良傳》。稱子良字元歟，本汝南縣人，寓居丹陽。年十二，從宏景於永嘉，受仙靈籙、老子五千文、西嶽公禁虎豹符。十一年從還茅山，受五岳圖、三星內文。十四年乙未歲五月二十三日，遂通真靈。後一年卒，年二十。其說荒誕不經。此書所記遇仙之事，起乙未五月十三日，至丙申七月末，逐日縷載，亦宏景《真誥》之流也。然其文頗古雅，時有奧字。黃生《義府》第二卷末附此書訓釋一篇，如治堂為道士之居，彌淪為夢魘，道義為道友，婁羅一作覩縷，猶言委曲，水湯讀為盪，謂以水滌器。道子為弟子，約尺為壓書尺，五尺為牀之別名，吼吼為夢魘鼻中作聲，謳字即甌字，角家為風角家，壇靖皆為修道之所。攤履之攤音洛官反，為二履相疊。度為橫展兩臂，乙為以墨滅字，甲乙告之為次第。跪請為以財事神，登為登時，檠檠為安置，傳寫誤從木。畔等為同伴。扇削為起屋犯鬼神禁忌，靖樞為道室之窗，輔病為口頰病。各有考證，亦頗賅洽。惟薰陸為乳香，則可不必箋註耳。

洞玄靈寶三師記

綜述

劉處靜《洞玄靈寶三師記序》 道之體也，至靜而無爲。道之用也，通生而赴感。始乎無始，先乎無先。起於妙無，而生妙有。至真之教，由茲而立焉。我元始天尊，啓重玄，歷五太，握元化，運真精，總括妙門以爲法印，付于大道君。道君續統以光大之，敷暢以宣布之。凡十二印，包舉幽蹟，窮達玄妙，以授于老君。老君奉而行之，上極三清，旁周無外，綿亘億載，開導未聞，帝帝爲師，方方立教，幽明巨細，靡不宗焉。自是奕葉紹承，師師授度，上自元始，下逮茲辰。故受道尊奉，其爲度師乎。度師之師，曰籍師。籍者，嗣也。嗣籍真乘，離凡契道。籍師之師，曰經師。經者，由也。由師開悟，捨凡登仙。三師之重，嬋于祖宗。祖宗能傳之，而不能使兆致道，父母能生之，而不能使兆昇仙。奉師之道，無以過矣。儒家在三之義，莫能及焉，欽惟三君，煥有明德，追仰尊稟，瞻慕無階。粵自上賓未列圖紀，雖貞猷茂範，刊勒於名山，而後學門人，難披於真奧。敢條實錄，昭示將來。輒陳小序，仍爲頌述。道弟吳興陸甚夷已叙，道元先生休烈，但繼裁短讚以紀德風。庶劫歷有終，而清規不泯。有唐龍集庚辰中元日甲辰序。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二 廣成先生劉處靜撰。經籍度爲三師之稱。蓋經師南嶽上清大洞田君，諱虛應，字良逸，齊國人也。籍師天台山桐柏觀上清大洞三微君馮君，諱惟良，長樂人也。度師天台山道元院上清大洞道元先生賜紫應君，諱夷節，字適中，東陽郡人也。

唐葉真人傳

綜述

馬光祖《序》 道家以清淨虛無爲宗，仙家以導引修鍊爲法。秦皇漢武，嘗求神仙矣，求而不得，則曰：天下豈有仙人哉，盡妖妄矣。嗟夫，神變無方，希夷莫測。弊屣功名，泥塗軒冕。是豈多慾之君，所能屈致耶。余出守括蒼，有表兄張君，道統爲冲真羽士。一日訪余，出示《葉天師傳》。觀其邀致神人，際遇仙客，皆平生精鍊修習。仙風道骨，夙與神會，故能感遇契合如此之易，亦其孝於親，忠於君，有以動天地，感鬼神。位在上卿，足以鞭風駕霆，膺天爵之榮，豈區區人爵之所能浼哉。今仙化幾千百年矣，祈晴禱雨，澤及生民。報應如響，故宜受享祀。香火綿綿，亘萬古而不窮者矣。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一卷。真人姓葉，名法善，字道元，一字太素，本南陽人也。大唐開元元年登仙，闡教度人，事實紀述傳內。

三茅真君加封事典

綜述

張大淳《序》 道有原有統，原先天地而莫窮其始，統後天地而莫

窮其終。世乃謂吾道有絕續，吁，有是哉。日用常行，飢食渴飲之天，何莫非道，一脉之傳，至今綿綿延延，一日初未嘗泯，惟患世無傳道之人耳。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

茅君之仙蹤顯迹，著於先秦古史，續傳已書其詳。其仙班之尊崇，固非世人之所能測料。至如功濟九垓，恩流萬世，社稷攸資，宗祧有托，昔在思陵以至固陵，嘗增三君之休稱美號，時則有劉靜一泝其源而推其波矣。迨理宗朝，我虛白高士司徒道錄以爲國爲民禱祈響應，特俾以左街洞微之命，先生曰：嘻，是皆三君之靈也，何敢私有其所有，願以是寵光歸之三君，以崇報本之義。理宗允之，芝泥炳煥，照耀林泉。維時大淳實執弟子列，目擊斯事。司徒君屢期以加封事典載之金石，未及爲而君已仙去。大淳承乏下館，久思繼志，冗未遑也。丁卯春，《內傳》、《續傳》幸甫就緒，同班諸友復以事典未刊爲疑，謂事典不刊則不惟不足以彰三君之靈異、聖朝之尊崇，且不足以見我空山之能弘斯道之脉而闡斯道之傳也。余於是乎奉承惟謹，謹書此以識歲月。

漢天師世家

綜 述

宋濂《漢天師世家序》 嗣漢四十二代天師張真人，以《世家》一卷，命上清道士傅同虛徵濂序其首。簡濂聞古者名世諸臣史官，必爲序其世系，表次以傳，所以敦本始，昭功伐也。況於神明之胄理，有不可得闕者。今所輯《世家》，祖始於留文成侯，而其上則無聞焉。濂因據氏族羣書補之，復用史法略載其相承之緒，使一閱輒知大都，而其詳別見於左方。云序曰：張出自姬姓，軒轅子青陽氏第五子揮弓矢，正始造弓矢，張羅以取禽獸主祀弧星，世掌其職，賜姓張氏。周宣王時，有卿士張仲，其後裔事晉爲大夫。張侯生老，老生君巫，君巫生趨，趨生鼂，其孫曰抑。朔至三卿分晉，張氏事韓，韓相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王開地生

平，相釐王，悼惠王。平生良，字子房，漢太傅留文成侯，居沛之豐邑，生二子，侍中辟疆及不疑。不疑嗣侯生二子典高，典生默，默生大司馬金，金生陽陵公千秋，千秋字萬年，萬年生嵩，嵩生五子，壯讚彭睦述其後，多以功烈著傳。至於唐，列爲安定，范陽，太原，南陽，燉煌，脩武，上谷，沛國，梁國，滎陽，平原，京兆等四十三望族，中出宰相凡十七人。高生通，通生無妄，無妄生里仁，里仁生皓，皓生綱，綱生桐栢真人大順，大順生漢天師道陵，是爲玄教之宗。其傳緒悠長，倍前望族之盛，論者弗察見留侯再世國除，即意其絕嗣，殊不知流裔南北，如斯之繁也。道遠字輔，漢建武十年生於吳之天目山。暨長，博習羣書，從學者千餘人。尋中直言極諫科拜巴郡江州令，棄官隱洛陽北邙山，脩鍊形之術。章帝以博士徵，不赴。和帝即位，召爲太傅，封冀侯，亦不就。乃杖策遊淮，入鄱陽，上龍虎山，合九天神丹。訪西仙源，獲制命五嶽，攝召萬靈及神虎秘文於壁魯洞。俄往嵩山石室，得黃帝九鼎書。及其道成，聞巴蜀沱氣爲人害，銳意入蜀。初居陽平山，遷鶴鳴山，感玄元老君，屢授以經籙之法，於是分形示化，復立二十四治，增以四治，以應二十八宿。妖厲爲之衰熄，如發醢泉，破鬼城之事甚多，不能備載。永壽二年，復還渠亭山，出三五斬邪雌雄劍二，陽平治都功印一，授嗣天師衡，使世世相傳，乃乘雲上昇，壽一百二十又三云。衡字靈真，有長材，詔徵黃門侍郎，辭隱居陽平山，誓以忠孝導民，君子謂其有繼宗開緒，納俗安善之功。衡生系師魯，字公祺，益續前人之烈，以道術教人，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授以道業，已信，號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者，自首其過。後設義倉，置義米內其中，任人量腹取飽，過取則有禍，人歸者日益衆，遂居漢中，詔授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其後歸魏太祖，拜鎮南將軍，封閭中侯，五子皆爲列侯，女歸太祖子彭祖。魯卒，追謚原侯。生盛，字元宗，魏太祖封都亭侯，弗受。始自漢中還龍虎山，遇三元日，陞壇傳籙。盛生昭成，字道融，端坐石室，虎豹逢之皆伏。暨化去，或見騎鶴遊空中，啓塚驗之，惟冠履留耳。昭成生樹晉，安帝召之，不至。樹生回，回生迺，迺生符，符生祥，字麟伯，隋洛陽尉，能吐丹實掌中，光芒穿室，復吞之。祥生通玄，歲大疫，以標植水中，汲飲者咸愈。通玄生恒，唐高宗問治國，恒對曰：能無爲，則天下治矣。上嘉之。恒生光，光生慈正，

慈正生士龍。士龍忘玉印長安酒家，一少年盡力舉之，不動。明日，士龍咲携去。士龍生應韶。應韶生頤，頤生士元，字仲良，瘠而多髯，居應天山四十年。山多虎，人莫敢謁焉。每大風雨，遙見乘黑龍往來諸峰間。士元生脩，脩生謀，謀生秉，一字溫甫，目光如電，夜能視物。嘗負劍行山澤間，叱一老樹，雷即震烈，擊死二巨蟒及小蛇百餘。秉一生善，善生季文，五代之季，受其錄文者頗衆，乃鑄鐵環券數萬繼之。季文生正隨。宋大中祥符八年，召見，賜號曰真靜先生。後凡稱先生者皆賜號也。吏部尚書王欽若爲奏，立授錄院。正隨生澄素先生乾曜，乾曜生虛白先生嗣宗，嗣宗生象中，字拱辰。生三月，能行，五月，能言。七歲朝京師，賜以紫衣，象中生葆光先生敦復，敦復無子，從子葆真先生景端嗣，景端亦無子，從弟虛靖先生繼先嗣。繼先字嘉聞，五歲不能言，聞雞鳴，忽失咲賦詩，人異之。崇寧初，澥鹽池水溢，遣使者召見，書鐵符投之，怒雷礫蛟，蛟死水裔。一日，隨上入寢殿，宮嬪競以扇求書。繼先以經語書之，皆密契其意，中舉一握，稽首書曰：保鎮國祚，與天長存。乃上所御者也，上奇之。命禱雨，三日乃止。授太虛大夫，不拜。詔江東漕臣，即山中度地，遷建上清觀，改爲上清正一宮。從其學道者，常數十百人。靖康初，上復召。時金人犯汴，行至泗州天慶觀，索紙筆寫詩，隱几而化，葬於龜山之麓。後十六年，西河薩守堅遊青城山，相過於峽口。繼先以書一封，赤舄一隻，令達嗣天師。嗣天師家大驚，使人啓龜山之寢，惟一舄存。繼先無嗣，以象中之孫時脩嗣。時脩曰：吾從子也，烏得後之。衆曰：法統所在，孰得而辭。乃從。時脩生正應先生守真，守真在母胎，歷十九月始產。毗陵有妖，憑樹詔劾之。一夜，風雷拔去。復定江濤衝決，高宗賜以象簡，寶劍，《清靜》《陰符》二經。守真生景淵，景淵生慶仙。張公洞有井，甚深，慶仙戲折木葉擲之。俄波濤騰湧，有一老翁從中出，慶仙訶戒之而去。慶仙無子，從子觀妙先生可大嗣，可大守真之曾孫，其祖伯瑀，父天麟，皆嘗攝教事。鄱陽水漲，壞民廬無數，袁提荆甫請可大治之，殛死一大白蛇，水遂平。又遇旱蝗，可大祭之，雨作而蝗殫。勅授提舉三山符籙，兼御前諸宮觀教門公事，主領龍翔宮。時當宋季，元世祖聞其神異，密遣間使訊之。可大授以靈詮，且謂使者曰：善事爾主，後二十年，當混一天下。逮至元十三年，果驗。可大生宗演，字世傳，長而穎

異。世祖平宋，憶其父言有徵應，遣兵部郎中王世英，刑部郎中蕭郁齋詔召之，賜玉冠，玉圭，授以演道靈應冲和真人之號，仍給三品銀印，令主江南道教事，俾自出牒度人爲道士。宗演生與棣，字國華。世祖時，宣授體玄弘道廣教真人，賞賚優渥，竟卒於京師。與棣無子，弟與材嗣。與材字國梁，元貞初，入見大明殿，制授太素凝神廣道大真人。大德二年，海鹽、鹽官兩州潮水大作，沙岸百里，蝕齧殆盡，延及州城下。與材投鐵符於水，符躍出者三，雷電晦冥，殲怪物魚首龜身，其長丈餘，隄復故常。五年冬，無雪。上曰：冬無雪，民間得無有灾害乎。與材爲建壇禱之。是夜，雪下盈尺。上大喜，命近臣賜酒曰：卿能感通神明，一至此耶。八年，錄平潮功，加授正一教主，兼主領三山符籙，給以銀印，視二品。九年，崇明州海隄崩，俾弟子持符往勅之。民夢有神填海者，遂安。至大初，加賜寶冠金服，制授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給以銀印，視一品。與材生太玄子嗣成，其道行顯著，褒賜於朝者，不減父風。嗣成卒，弟嗣德嗣。嗣德卒，子正言嗣。正言卒，太玄之子正常嗣。字仲紀，即今天師。國朝，六觀京師。洪武初，制授正一嗣教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領道教事，給以銀印，視二品，賜白金及金襴法衣。贈其父大玄弘化明誠崇道大真人，母胡氏，封恭惠慈順淑靜玄君。復寵以褒文，稱其瞳樞電轉，法貌昂然，時以爲榮。蓋應代相傳，以眼圓而鉅者，爲玄應。故上因及之云濂。聞文成侯年少時，學禮淮揚，東謁蒼海君。蒼海君，先儒學士，以爲海神是也。後又見異人黃石公下邳圯上，則其未達之際，固已能交通於神明。至其晚年，名遂功成，乃欲辟穀從赤松子遊，實其初志，非曰托之以自逃也。故其九傳至漢天師，感慕興起，學輕舉延年之術，拔除陰歷，一以善道化民。而嗣師系師繼之脩，其業而弗墜，惟恐有人橫遭天闕者。當漢之季，天下雲擾，惟巴蜀之間，民生晏然，行者不裹糧，居者不捍關，官府賴以成治，如此者垂三十年，其功之及物，可謂侈矣。宜其世有令人出神至化，奚遑□諸侯之國，天之報施，不亦彰明者哉。或者專歸於名山神氣之所秀結，故能演迤盛大如斯，其論亦淺矣。嗚呼，文成侯子孫，南北在在有之。其以功烈顯著者，小則光法從，大則至宰輔，非不光明俊偉也。曾未幾何，降爲皂隸者，有不免焉。其視玄裔相仍，歷千二百有餘歲而未已者，爲何如，蓋必有其道矣。嗣是而興者，尚知勗哉，尚

知最哉。

蘇伯衡《漢天師世家序》

武王克商，封國八百，考之於史，厥後

可徵者，可以指數也，卓然不泯其世，惟宋魯齊晉吳楚燕趙陳杞管蔡而已。若其宗祀，與周並傳，又惟燕齊而已。漢初之豪傑並起，從高帝驅馳於中原，天下既定，高帝裂地以封之，大者王，小者侯，凡百有餘人。訖於孝武後之元年，僅五六十年，克有終者，十無八九矣。孝宣錄其子孫，多出傭保之中，降及孝成，不絕如綫，烏在其為。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及苗裔也。由是觀之，系緒悠長，莫若孔子，其次莫若漢天

師。孔子以卒之，又明年，即其故宅為廟祀之。至唐武德而國子監有廟，至開元而郡邑有廟，天下通祀之。常以宗子一人襲封爵，奉祭祀。在漢曰褒成侯，在宋曰衍聖公，至今遵之焉。其支庶在曲阜，及散處四方者，偉然以科目自致仕宦，通顯功業，表表當世者，代不乏。漢天師系出留文成侯，文成則軒轅氏第五子揮之後也。由揮若干，傳至文成侯，由文成侯九傳至漢天師。由漢天師到于今，千二百有餘歲，而傳世四十有三，肖子喆孫，輝連響接，咸克濟美，以光裕於前，有國者，罔不崇尚而褒異之。神明之胄，繩繩乎其未有紀極。張氏與孔氏，豈不差似哉，何彼之泯滅無聞者衆，而此之世彌久而益振也，則其故有不可不知者矣。蓋自周衰，王者不作，諸侯暴橫，桀驁之徒，鼓其虐以毒天下，民用顛隳，甚於洚水之害。賴孔子出，脩儒術以達王道，撥亂世而反之正，始獲胥匡以生。又以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筆之為書，乘式百代。天以之而道明，地以之而理察，人以之而極立。三才既奠，萬化乃成。詩書仁義之澤，天地相為終始，則其祚胤之昌大，所謂盛德百世祀者也，何獨漢天師而異是乎。漢天師與孔子，雖道不同，然其制鍊形魄，品配陰陽，斟酌元化，交通神明，捍大災，禦大患之為務。妖孽由之而不作，疵癘由之而不生，疾苦由之而安全，夭闕者由之而壽考。其於斯世斯民，亦可謂有大造矣。天之封培其後，俾食其德，固自報施之理，殆亦曰：張氏之門，善繼善述，世有其人，則雖天灾流行，無世無之，又何患焉。斯民也，回永有依怙哉。繼今而起者，思祖宗之積累，如彼上天之屬望。如此毅然以匹休對揚自任，則大書特書，又將什百於此矣。其《世家》一卷，四十二代天師制，授正一嗣教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命其徒創造之。故翰林承旨宋先生

濂序之。今天師無為子，謂行之也遠，由言之也文，脩飭潤色之，將摹刻傳於世，不鄙伯衡，使為後序。觀無為子注意此編，其於紹隆前烈，以世其家遺餘力乎。此其所以蒙一人之眷，副四衆之望，而克增玄教於九鼎之重者與。伯衡誠不敢自附宋先生之後，然雅故於無為子，非一日是用，忘其僭，而以此為序。

王德新《漢天師世家序》

曩予栖玄崖，夢老子與之譚道，竊有感

於赤松之遊，而不知嗣教者。奚若茲予之金陵，帆瀉匡廬之下，倏爾，張真人舟且近，晚泊。相揖驩若夙結已。出《漢天師世家》一帙視予，且曰：願子一言以焜燿我先世也。不佞受而讀之，歎曰：宋太史之筆不朽，則又奚益焉。無已，則聞天地之道，貞夫一者也。雖晦蝕崩竭，其或然之數，不可必而清寧者，未嘗毀。大上得此以主張，道教正一真人得此，益衍大上之緒。故靈氣託於後之人，而神妙用歷千百餘年，握玄化如一日，夫誰測其所以然，若曰符籙可制鬼神，禦灾患，靖妖氛，有功於國家，天使之昌其世也。倘其然邪，抑其餘焉耳矣。張心湛君之光昭先業也，其契於真一可想。異日，有王子吹簫而過龍山也，則以予夢老子之譚証之，張君得母意乎。張君曰：敢不世守子之言行，且瞻紫氣於龍山之巔矣。

喻文偉《漢天師世家序》

方今寓內，譚世家者，疇弗以孔氏稱最，

等而而論之，漢天師殆孔氏埒何者。夫漢天師道陵者，留文成侯苗裔也。文成侯授書黃石，辟穀而侶赤松遊，所為濬道教之源，蓋有其自。歷五代，道陵祖師興蘊太上之心，學發造化之玄機，脩真龍虎，直以道德為宗，神明為母，清靜為師，太和為友。叱咤風雲，步三台而斡旋宇宙，吸呼靈電，仗星劍而蕩滌氛塵。興於漢，弗止於漢，歷唐宋以逮我明，封誥之錫，代炳蔚焉。號尊正一爵等公侯，而媲美之微，直師祖一世之榮哉。迄今五十世，由萬萬世而道化之流衍子孫，駸駸乎其不泯，則所謂世家，非耶不庶幾哉。孔氏埒耶，或者以運符章，役鬼神，輒舉而歸之幻妄。噫，斯淺之乎。觀天師者也，詎知其食六氣而丹成白石，涵三極而道會玄元，固有先天地之始，不知其所繇始，後天地之終，不知其所繇終，奚啻世家之足云偉也。奇遊勝境，獲天師世家書，可無讀焉，以揚其盛，是故為之序。

周天球《漢天師世家序》

漢天師既傳國累世，歷唐宋入明，復世

掌道教，被天下。然而釋之傾，儒之詆，往往而是。夫我高皇帝神武，庸詎詭於春秋大一統之旨，顧追爲二十天師，貴錄其嗣褒顯之。邇漢迄于今，蓋其盛，與孔氏相終始，斯固不可以智力誣哉。世未有千百禩而未定者也，猥以符籙役鬼神，當之而止鬼神，故愀怛無羈歎乎。其有而無也，似而非也，厥有光景，風輒引去，執之皆鬼神，不執之皆道，故謂符籙不足役鬼神，妄也。然夫人而能符籙也，符籙盛於寇謙之，杜光庭，而不再世也。天師之歷五十代昌，其究無極，其大道綿邈，要自有不可知者在。不然雖漢高唐文之烈，今其裔有可考者乎。故玄光《辯惑論》，李膺《蜀記》之妄詆不足玷，輔漢《化胡經》不足尊，伯陽皆妄也。吾直以其世系之盛，能與仲尼聖冑埒，豈偶然耶。《天師世家》一帙，洪武中，四十二代天師徵序于金華宋太史先生，次其事大都甚悉。越二百餘年，而五十代天師識予，京邸一見，驩甚。已而入覲道吳門，輒過予，蓋彬彬儒雅有道，忽千里馳書，徵序其帙。蓋洪武迄嘉靖，凡八代事迹。予老而好道，篤然不敢黨而攻，僞釋夫三教，詎非同歸者哉。

論說

張宇初《漢天師世家後序》 《易》曰：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盈天地間，古今不息者，道也。能顯明於道，則功用之神具見，而合乎德者，故可與應萬變而贊祐於神矣，是所謂參天地之化育者也。太史遷曰：道家無爲，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而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良有以哉。太上生於殷，爲周藏室史，復遷柱下史，以神化莫測之迹，代降於世，爲玄教宗。我祖漢天師，蒙留侯遺澤，嘗親受道於太上，由是仙經洞錄，秘劫不傳者，悉降於世。繼以降治妖魅，服煉神丹，功成冲舉，以劍印相傳於奕代者，今垂千五百年。雖運移物改，繼承不替。其非以清靜無爲之教，功用之神，有合乎天德，而足以贊化育者歟。迨今，凡名山區奧，靈迹具存。此其子孫流芳之遠，榮達之久，信有以陰翊皇度，博施生民者，蓋可見矣。漢末而下，居龍虎山者，岩棲谷隱，脩煉以自壽。宋初，漸以道行稱於時，暨大觀崇寧

間，虛靖真君出焉，其神功妙應，一發於御氣鍊形之實，而後益振，足以方駕於前矣。其下莫顯於曾大父薇山公，大父太玄公也，凡其榮禴禱祈之著，遭際寵渥之極。當是時，奇徵茂迹，雖簪纓縉紳之士，莫不禮敬之，視前或有所未逮焉。及我朝先君冲虛公，光際聖明，混一海宇，其崇資偉望，昭赫一時，榮被終始，又豈昔之可倫擬者哉。其爲神明之胄，必若是乎。宇初以匪材庸質，仰紹先烈，惟忝竊是懼，代蒙聖恩，猶深戰慄，間以世家顛末未白於世，懼有遺闕。昔侍先君，手舊編一帙，授高道傳同虛，謁宋太史濂，序其首，而未暇整緝以行。然舊文辭意腐朽，僭用刪校，增次以廣諸梓，庶以成先志也。嗚呼，物理之有盛衰也。思所以承先啓後者，爲難哉。未降以來，棄實趨華，兢於勢利者衆矣，苟不能造詣其學，輝光其德，以引厥宗，其可謂之克續前人之緒乎，是豈足知夫昔之授於太上者，德行之隆，勛烈之大，其相傳之無窮也。果何使之然哉，抑神明而明之，存乎其人。後之來者，尚必自勵，其有以章述焉，斯爲不墜其教矣。其曰《世家》，則本諸史云。

翊聖保德傳

綜述

《宋仁宗御製翊聖應感儲慶保德傳序》 蓋聞天心降顧邦家，所以會昌靈命，丕昭神道。所以協贊考載，籍之攸記。固今古而同符，矧復吾宗，在于戰國基緒，方始精感寔繁，或山祇而見形，或帝所而葉夢。其來已久，斯謂不誣。乃有接三統而開基，將隆景業。冠百神而儲祐，茂顯明徵。莫條梅之名區，號龜玉之奧主，見之於翊聖應感儲慶保德真君矣。太祖肇膺元歷，觀德而無言。太宗祇紹睿圖，順期而前告。若夫述玉晨之寶睭，序斗極之仙階，告國命之延洪，示真科之祕蹟。洪威顯洽，屏乎物魅神姦。諄誨博臨，揚乎天祺民祉。由是靈壇爰峙，徽稱斯崇，欽奉於芬馨，仰祈於先覺。固惟九域咸被底綏，豈止三秦獨增忻戴。暨茲冲眇續乃

基扃，仰嘉話之在人，瞻至神之佑世。由是載稽茂典，恭益尊名，以爲上帝之禎符，文考之真應，安可默而無述。故當垂之不刊，爰詔輔臣，俾詮靈訓，詢求斯至，篇帙旋成。想風烈而昭然，思音微而可觀。誠足鏤之金版，祕于蘭臺。披封奏歸，美之心願，裁於序引。屬一夜觀文之暇，聊志於歲時，題曰：《翊聖保德傳》云爾。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翊聖保德傳》三卷，宋王欽若撰。欽若爵里事蹟，具《宋史》本傳。初，澶淵之役，欽若忌寇準功，以孤注之說進。真宗以爲恥，乃謀以符命誇四裔。於是天書之事起，東封西祀，諸說竝興。欽若嘗自言，少時見天中赤文成紫微二字。復於褒城道見異人，告以他日當位至宰相。視其刺，乃唐裴度。自以爲深達道教，遂創修醮儀，領校道書，凡增六百餘卷。復自著道書數種，此傳其一也。傳中所言翊聖真君降蓋屋民張守真家，太祖、太宗皆崇信之。事殊怪妄。蓋自張魯之教有三官，天地之外獨有水官，而木金火土不與。故道家獨尊元武，此所謂翊聖真君，即元武也。欽若小人，借神怪之說以固寵，不足多責。至著而爲書，則無忌憚之甚矣。

西山許真君八十五化錄

綜 述

施岑《西山許真君八十五化錄跋》 嘉定甲申之歲，祖師許真君降于金陵，示陳忠孝之教，溥化衆生，咸歸正道。有王居士者，感蒙聖教，罄捨家貲，創崇真道院于天慶觀之西，奉安香火，迄今廟貌存焉。而岑奉師旨共闡玄風，忽值弟子邢道堅、梁道寧亦建勇悟道院於嘉會酒樓之北，爲

接待仙賓之地。霧縠雲輶者，衆何啻千餘。驗其抱金石之志懷饑渴之心者，惟汪道冲、宋道昇、趙道泰、趙道節、林守一、賈守澄、劉道益、孔守善而已。此數人者嘗讀《西山傳記》稱頌祖師功德有日，于茲邇來宋道昇捧所錄《十二真君傳》至，乞加訂正。因以觀之，見其詞理重復篇章混雜，使覽者易生厭倦，深竊惜焉。岑乃校正事蹟分別章句，析爲八十五化，化各著詩。又得邢道堅執卷待旨始終如一，殆可嘉賞，岑愈喜之。詩成，有朱守中來就命參詳，庶無亥豕之訛烏焉之舛，繇是祖師傳王而無可疑議者矣。然則祖師之聖功道行至此愈若青天白日之昭明乎，既修飾道院編集詩傳，復得邢道堅募金鏤梓以衍其傳，綿千載而罔極，豈斯傳之期永哉，使邢、梁二士之嘉名同不泯爾。

又《西山許真君八十五化錄序》 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信哉，斯言也。夫神仙之道，在乎內積功勤、外施德行，使其功行既著，則動天地、感鬼神，理之自然也。矧夫功之與行，非智之與力，奚能致哉。昔者祖師許真君正心誠意，真清常靜，存神固炁，抱元守一，豈非聖功歟。修仁蘊德，濟貧拔苦，見人危難，常行拯救，及化誘善人，入道修行，先人後己，與物無私，豈非道行歟。由此觀之，功行甫就聖道克全，拔宅飛昇於九清之上，亘古及今人所未聞也。然則是傳之誤，實祖師立功積德之表鑑焉。是詩之作，豈門弟騁華銜藻之文詞焉。詩傳者，蓋紀述其行事，贊揚其偉蹟於祖師也。冀諸後學之士，知祖師如是而行功，如是而立行，苟能踐履之、擬鑄之，則充乎道德，證乎神仙，豈不與西山衆真同驅而併駕矣。八十五化之設，非徒載往事，而祖師垂教設化之意深，有望於後學之士不淺矣，幸加勉進。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

綜 述

苗善時《序引》 吾道或以神通誘掖塵俗，或以藥物救濟善良。委順曲成，隨機方便，大慈大化，會萬派咸歸一源。至願至仁，備衆德不居一德。悟不空之未始，了无生之有玄。論其微，言辭難盡。悟其的擬議，即遙不可智識以度思，當在精誠而默會。僕不揣井觀管量於諸經，集唐宋史傳，摭收實跡，削去浮華，續成一百二十化，析爲六卷。每章就，和詩詞，象章直說，目之神化妙通紀。使同心志士開卷朗然，得觀天象，默會道微，明通无極，重玄了徹。純陽至妙圓通，无上道真，得先天春。不肖誠意集成，高明公心，靜鑑自然，不迷異逕，直造天衢矣。

韓仙傳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韓仙傳》一卷，舊本題唐瑤華帝君韓若雲撰。篇中自序：祖爲韓仲卿，父爲韓會，叔父爲韓愈。即世俗所傳韓湘事。然湘字北渚，不識何以稱韓若雲也。傳中自稱遇吕洞賓傳授得道。考吕巖爲吕渭之孫，當在湘後，何以湘轉師之。又《太平廣記》載「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及牡丹瓣上現「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句，稱爲愈之疎從自江淮來者，不云即湘。而愈集秦嶺藍關一詩題云「示姪孫湘」，亦不云姪，與此傳皆不合，其爲僞託明矣。元陳櫟跋韓昌黎《畫圖》一篇，辨湘事甚詳，見所作《定宇集》中。

凝陽董真人遇仙記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一卷，陸昭聞編纂。真人家世隆安，本姓木虎，俗稱董氏，諱守志，字寬甫，號凝陽子，原係女直人也。

廬山太平興國宮採訪真君事實

綜 述

葉義問《序》 夢當時使者之語，以謂後五百年福及生靈。以曆考之，自開元辛未距今行及五百年矣。元宗皇帝建祠以事，而使者之名顯。國朝累聖崇奉，神宗皇帝虔進聖號，徽宗皇帝加上寶冊，而使者之位益重，祀典益崇，禮意益至。殊祥異貺，影從響答，其在斯歟。義問來九江，適太守大卿胡公紘以清靜理郡政，民神協從。甲戌春，舉行舊典，以義問攝祀事于太平興國宮。禮畢，因觀山川之勝，穹隆磅礴，層見疊出，不可名狀，是宜高真之所慎擇也。宮之道士有向師尚者，清修自持，且有心於闡宗立教，以使者應化之迹泯泯未傳，求義問編次，義問不敢以鄙陋辭，謹列于左方。

華蓋山浮丘王郭三真君事實

綜 述

張宇初《序》

仙道自古尚矣，而世之紀錄或不得其詳焉。間因其

微而病其著，一斥之以眇茫怪誕者有之。又孰知其靈蹤異跡昭赫彰著信有不可揜焉耳，其可均謂之誣哉。撫之崇仁華蓋山，又曰寶蓋山，浮丘、王、郭三真之祠也。浮丘者，與容成子、黃帝遊，周末授靈王太子晉，漢授詩於申公，與楚元王友，度王褒以仙，即古浮丘公也。或傳王方平云，郭乃王氏族，因託邑尹姓，猶未之詳。然以代稽之，至人神化，因時而顯，固或然矣，而託姓之說亦鄙謬，不足取也。迨晉元康間王郭始師事公，永平二年二月一日二仙上升，則是山由晉始著稱矣。按紫清白真人云：公生於商，仕於周，隱於漢，化於晉，至隋開皇間，尚留巴陵華蓋山也，宋元累旌以封謚。若山之曰華林山、衡州小廬山、潭州浮丘山、江陵之寶蓋山，歙縣宣州、太平州、金華俱有黃山，皆三仙遺跡也。當是時名卿鉅夫，若顏魯公、李宗諤、李冲元、吳文正、虞文靖輩之記審矣。而廣錄所載凡旱澇、疾疫禱祠，祭繪之應在在有之，故所奉祠宇亦不下百餘，是豈非至神無方而能然乎？余少慕靈跡，洪武己巳獲謁祠焉。壬申奉旨降香于山，皆有異徵。暨配孔氏，累疾，叩輒應。永樂甲申秋，復謁，夜夢白衣仙坐卧內，翌日登峰頂，初雨晝息，天燈夜現山麓。九月朔日，竣事畢，紫玄洞現圓光，大如室，芒彩燁煜，若仙居其中。予再拜，遂辭。殆還，感至德之神，亟欲叙其異焉。噫，是非目覩耳濡，其能盡信之哉。且夫真仙神化蓋不世出，其靈質仙風皆天真法慧所至，故其神麻靈貺，垂澤萬世而不泯，其亦宜矣。而茲山穹秀卓絕，迴出遊氣浮埃之表，孰無雲軒霞躡往來陟降於其間也，其可失所紀歟。惜先後所述多庸鄙弗典，願飾而未遑。今年夏蒙旨纂修道典，謹以是錄正而附之，因叙其實於首，使千萬載之下知慕夫仙者，庶不以眇茫怪誕視也乎。而生民蒙惠之大，昭之國

祀，與茲山齊久，不其偉歟。

劉祥、王克明《序》

死而有靈之謂神，長生不死之謂仙，道不同也。神往往能禦災患、庇生民，仙志在修鍊飛升而已，鮮有推德以及人者。惟華蓋三仙則不然，禱雨雨應，禱疾疾瘳，求嗣而得嗣，求藥而得藥，四方之人蒙福者衆，此所以羣然傾心而起敬也歟。觀顏魯公碑，載本末甚詳，但稱晉元康三年二月一日二仙上升。攷之晉史，無所謂元康，有永康而已，豈公筆誤邪？因識其疑以俟知者。景定辛酉九月朔，崇禧散吏約山朱渙敬書。稟造化而生者，人也；妙造化而運者，神也；峙然爲造化之重鎮者，山也。山以神而靈，人以神而安，神居其山，人崇其神而能敬其山，此理勢之然也。撫州華山，三峰聳雲，爲江右絕嶺，乃浮丘、王、郭三真君飛升得道之所。國有旱澇則禱之，民有疾疫則求之，危可轉而安，禍可轉而福，叩心一萌，其應如響。終歲朝謁不絕，於秋尤甚。景定庚子九月朔旦，祥偕里人王克明、羽衣郭守成，詣山朝拜，忽睹殿宇輪奐一新，裝嚴壯麗，乃夜醮于壇。事畢，睹當山住持延茶語話，議論清灑，爽氣逼人，待人接物，禮貌溫如，且無嗜利之心，真神仙地位中人。從而詢之，乃陳其姓，元應其名，顯者其字，荆山其號也。且言往來江湖已二百四十甲子矣，蔣山金壇、黃鵠開元、玉笥承天、南嶽壽寧、華林壽聖、平江乾元，皆嘗爲之領袖。祥笑而詰之曰：捨彼瑤宮瓊宇，而居此參天之山頂，去清華而然寂寞，得無慕道若王、郭之慕浮丘者乎？荆山肅容，儀之過矣，予豈敢當。姑舍是，但弔於仙真有請於予焉。三真之棟宇翬飛矣，三仙之像貌裝嚴矣，但缺寶錄。昔亦有之，歲在戊午，炎帝炳靈，竟爲灰燼，今不復存。子能爲山間鋟梓乎？祥等夙蒙仙惠，聞言而悅，遂諾其請。翌日與王兄再炷瓣香，敬對三真，誓刊此錄。洎歸，徧求其本，始得道士黃彌堅所纂者，紀載頗略。備述三真受累朝之封命，歷代名公之序，記修鍊升舉之顛末，靈顯感應之實跡，視黃本差詳，而互有得失。祥等不愧愚庸，集二本所長，列爲一十四卷，未敢校正其是非，姑存本以俟知者。雖然，華山乃江南重鎮，三真乃華山靈神，福澤於人多矣，必有民中之秀出，校正其是非，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時景定辛酉貞元節，廬陵佩錄弟子劉祥、王克明百拜齋沐謹言。

張顏《序》

浮丘公事跡，多見於傳記諸書，故學者類能言之。惟

王、郭二真之仙道，非顏魯公及李冲元採摭其行實，記載其本末，則知之不能悉也。觀其服膺師訓，跋履山川，不憚險遠，積功累行，愈顯愈微，此老子所謂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之謂歟。吁，神仙之學豈易至哉。夫何吾黨之士學夫子之學而鮮克臻其域者，果能以二真之學移以學吾夫子之學，有不至其至者哉？是足以爲吾儒之勸也。惜乎刊板毀於壬辰兵亂，人鮮克聞。主茲山之祠者江碧澄氏營構殿亭寮宇，既畢，復慨念茲山靈響若此而事實將遂湮微，是不可不急也。乃購求全集，較其殘缺，勸率好道之士合力繡梓以廣其傳。有德容孔氏者，玄妙觀之管轄也，爲督其事，又得在城沙氏友和者捐資以足其美。於是不數月而功畢，仙之德澤濟人之多而感人之深如此也。俾余爲序。余四世祖綠峰兄弟，起廢玉庭觀而新三真及衆聖之像，復架屋臨紫玄之崖，以爲隱息之所，雖經劫火，而至今名舊張家寮焉。其忠厚不沒，人善有自來矣。今得聯名仙籍，斯幸矣，又何辭？夫碧澄資質溫純，待衆以寬，不汲汲於利，惟以營造修葺爲務。每曰：此吾輩分內事也。使居是山者人人能如碧澄之用心，勤力以奉祠祀，則茲山之興復也不難矣。碧澄字源遠，今四十三代天師至山，嘉其年少而克守清規，撫景賦詩若干首，俾收之，賜以職劄，爲改今名云。此亦茲山之盛事也，故併及之。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六卷。浮丘者，與容成子、黃帝遊。周末，授靈王太子，晉漢授詩於申公，與楚元王友，度王褒以仙，即古浮丘公也。王郭二真君，本汴州陳留人，王則方平之遠孫，郭乃王之族弟。蓋登仙度人顯迹事實，亦載有歷代褒封冊文并傳記碑圖詩文典籍，共六卷，計六十篇。

南嶽小錄

綜 述

李冲昭《南嶽小錄序》 冲昭弱年悟道，近歲依師泊臨嶽門，頻訪靈跡，唯求古來舊記，希窮勝異之事，莫之有者。咸云兵火之後，其文散失。遂遍閱古碑及衡山圖經、湘中說，仍致詰於師資長者，嶽下耆年，或得一事，旋貯篋笥。今據所得，上自五峰、三澗、古來宮觀藥院，至于歷代得道飛升之流、靈異之端，撮而直書，總成一卷，目爲《南嶽小錄》。庶道侶遊山，得之披覽，粗知靈跡之所自云。

長春真人西遊記

綜 述

孫錫《長春真人西遊記序》 長春子蓋有道之士。中年以來，意此老人固已飛昇變化，侶雲將而友鴻濛者久矣，恨其不可得而見也。己卯之冬，流聞師在海上，被安車之徵。明年春，果次於燕，駐車玉虛觀，始得一識其面。尸居而柴立，雷動而風行，真異人也。與之言，又知博物洽聞，於書無所不讀。由是日益敬，聞其風而願執弟子禮者，不可勝計。自二、三遺老，且樂與之游，其餘可知也。居無何，有龍陽之行。及使者再至，始啓途而西。將別，道衆請還期，語以三載。時辛巳夾鍾之月也。迨甲申孟陬師至自西域，果如其旨，識者歎異之。自是月七日，入居燕京大天長觀，從疏請也。噫，今人將事行役，出門徬徨，有離別可憐之色。師之是行也，崎嶇數萬里之遠際。版圖之所不載，雨露之所弗霑。雖其所以

禮遇之者，不爲不厚，然勞憊亦甚矣。所至輒徜徉容與，以樂山水之勝。賦詩談笑，視死生若寒暑，於其胸中曾不蒂芥。非有道者，能如是乎。門人李志常，從行者也。掇其所歷，而爲之記。凡山川、道里之險易，水土、風氣之殊，與夫衣服、飲食、百果、草木、禽蟲之別，粲然靡不畢載。目之曰《西遊》，而徵序於僕。夫以四海之大，萬物之廣，耳目未接，雖有大智，猶不能遍知而盡識也，況四海之外者乎。所可考者，傳記而已。僕謂是集之行，不特新好事者之聞見，又以知至人之出處，無可無不可，隨時之義云。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上下二卷。門人真常子述大元成吉思皇帝特詔長春丘真人問答顯道事蹟。

玄風慶會錄

綜 述

佚名《玄風慶會錄序》 國師長春真人昔承宣召，不得已而後起，遂別中土，過流沙，陳道德以致君，止干戈而救物，功成身退，厭世登天。自太上玄元西去之後，寥寥千百載，唯真人一人而已。其往回事跡載於《西遊記》中詳矣，唯餘對上傳道玄言奧旨，上令近侍錄而秘之。歲乃踰旬，傳之及外，將以刊行於世，願與天下共知玄風慶會一段奇事云。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一卷。元太祖成吉思皇帝手詔丘長春真人，對御問答。皆大道無爲，理身治國之語。

金蓮正宗記

綜 述

秦志安《金蓮正宗記序》 道無終始，教有後先。或曰：道與教不同。曰：不同。湛寂真常道也，傳法度人教也。道之爲體，雖經無數劫，未嘗少變。教之爲用，有時而廢，有時而興。或曰：教之興也，自何而始。曰：軒轅黃帝鑄鼎之後，乘火龍而飛升太虛，然後知有長生久視之說。雖有其說，知而行之者七十二人而已。下逮殷王武丁之世，老君示現於瀨陽，東臨魏闕，西度流沙，演化者九百九十六歲，乃跨白鹿，昇蒼檜，超碧落，遊玉京。雖有如此顯異，而人猶顛預而未知信向也。及漢天師張靜應之出世也，親受正一法籙，戰鬼獄而爲福庭，度道士而爲祭酒，其教甚盛，化行四海。繼之以寇、吳、杜、葉，祛妖馘祟，集福禳災，佐國救民，代天行化，歷數十世，官觀如林，帝王崇奉。及正和之後，林天神屢出神變，天子信向，法教方興，而性命之說猶爲沉滯而未之究也。及炎宋之訖錄，挺生重陽，再弘法教，專爲性命之說，普化三州，同歸五會，以金蓮居其首，東遊海上，度者七人，以柔弱謙下爲表，以清靜虛無爲內，以九還七返爲實，以千變萬化爲權，更其名曰全真，易其衣而衲甲。逮我長春子丘神仙受皇帝之宣，應陰山之聘，勸之以減酒色，戒之以少殺戮，一言愷切，萬國生春，救億兆於鼎鑊刀鋸之間，人心歸向者，如百川赴海而莫之能禦也，牧豎堯童咸知稽首，東夷西戎皆詠步虛，家家談

道德之風，處處講希夷之說，懶衣髻髻雲連乎道路之間，琳宇瑤壇星布乎山澤之下，自軒轅以來，教門弘盛未有如今日者。是教也，源於東華，流於重陽，派於長春，而今而後滔滔溢溢，未可得而知其極也，故作《金蓮正宗記》。時太歲辛丑平水長春壺天述。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

綜述

太玄子《序》 李全正携至劉天素與謝西蟾所作《全真正宗仙源像傳》一帙，余讀而善之，稽首爲之贊：天啓玄風，青牛西度，微言五千，無極道祖。傳之東華，爰及鍾呂。既投一錢，復遇二士。奇哉七蓮，景星甘露。禮重雪山，化被中土。世遠言存，道無今古。像而傳之，若聞若睹。黃鶴悠悠，白雲何許。素書一編，沈煙一縷。天上人間，桃花流水。

劉志玄《序》 大道之妙，有非文字可傳者，有非文字不傳者，此《仙源像傳》所以作也。惟我全真，自玄元而下，五祖七真，道高德厚，化被九有。長春丘祖師萬里雪山，玄風大闡，此固不待文字而後傳。然其事蹟之祥，未易推究，余每欲緝一全書紀之。一日以此意爲西蟾先生言之，西蟾欣然稱善，乃相與博搜傳記，旁及碑碣，編錄數年，始得詳悉。乃圖像於前，附傳於後，名曰《全真正宗仙源像傳》。同志之士覽之者，因其所可傳求其所不可傳，則是書不爲無補，若其猶有未備，幸有以教之。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一卷，劉天素、謝西蟾編。蓋仙源像傳，乃元世祖皇帝褒封五祖七真徽號。惟東華已稱帝君，贈紫府少陽之字。其正

經籍總部·道史仙傳部

陽、純陽、海蟾、重陽四祖，錫封真君之名。丹陽已下七真，俱封真人。并歷代勅書御製手札傳記碑文像贊等跡，皆序傳內。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

綜述

王道明《序》 子綦之隱几坐忘，非南華之稱贊，則人莫知其爲有道。太白之仙丰道骨，非司馬子微之裁鑒，則世莫識其爲異人。學道之人，隱遯巖谷，跼守蓬廬，被褐懷玉。負抱經綸之才，不爲世用，獨善其身而恬然，委銳千載而下不知其幾，千百人不幸，不爲世所知。卒於湮沒無聞，與草木俱腐，惜哉。幸而有好事者紀錄爲傳，則又過神其事，反使後世不能盡信。吾恐隱士之心必不汲汲於索隱，行怪以駭人之觀聽也。夫世之所貴乎修仙者，亦在乎守道不變，陰功濟人，正容悟物，處順安時而已。豈直以乘雲氣，跨箕尾，解水火，遣冠舄，拔宅昇，舉坐脫立亡，而後爲得道之證耶。嘗觀舊所謂列仙、總仙、高道等傳，未有不涉此議者，今已不存。天樂真人李君復，於暇日編述嘗居祖庭者已往師真道行，別爲一傳，使後人知所宗本。其辭直其事的，坦然明白，略無詭侈。信可以發潛德之幽光，示後學之楷式，其用心豈淺淺哉。昔劉翰林碑祖師仙跡，以謂師之出神入夢，擲傘投冠，其他騰凌滅沒之事，皆其權智，非師本教。噫，後之學者，有能體祖師之苦志，鍊行闡化度人，以達於成己成物，則將來秉筆者自有定論，固無但私於我祖庭焉。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三卷，附《終南山說經臺歷代仙真碑記》一卷。《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

八七三

元道士李道謙編。《終南山說經臺歷代仙真碑記》，元道士朱象先編。終南山樓觀爲尹喜故居，故其徒目曰祖庭。是編載歷代羽流居是觀者。道謙所編，皆金、元人。象先所纂，則自尹喜而下，周、漢以來人也。象先自跋云：《樓觀先師傳》者，尹喜之弟尹軌所撰。至唐有尹文操者，續紀三十人，各列一傳，爲書三卷。今《碑記》僅一卷，而有三十五人。蓋象先節錄文操所傳，又增入文操等五人耳。所言多涉神怪。異學之徒，自尊其教，不足與辨真僞也。

甘水仙源錄

綜述

李道謙《甘水仙源錄序》 夫道家之學以祖述黃老而憲章莊列者也，後之學者去聖逾遠，所謂微妙玄通大本大宗闡衍博大之理，枝分派別莫得其傳，蓋已數千餘歲。於今矣，道不終否，待時而行。我重陽祖師挺天人之姿，奮乎百世之下，乃於金正隆己卯夏遇真仙於終南山甘河鎮，飲之神水付以真訣。自是盡斷諸緣同塵萬有，即養浩於劉蔣、南時等處者三年，故得心符至道。東遊海濱，度高弟弟子丹陽、長真、長生、長春、玉陽、太古諸君，遞相闡化。於是高人達士應運而出，大則京都小則郡邑，建立名宮傑觀比比皆是，遂使真風遐布於世間，聖澤不敷於海內，開闢以來而道門弘闡未有如斯時之盛。嗚呼，其重陽祖師暨門下諸君有功於玄教者爲不淺矣。道謙爰從弱冠寓跡於終南劉蔣之祖庭，迄今甫五十載，每因教事歷覽多方，所在福地名山、仙宮道觀立各師真之道行，及建作勝緣之碑銘者，往往多鴻儒鉅筆所作之文，雖荆金趙璧未易輕比。道謙既經所見隨即紀錄，集爲一書，目之曰《甘水仙源錄》，錄梓以傳。如他日嗣有所得繼之斯後，庶使向上諸師仙功道行不離几席之上，得以觀覽者焉，亦可謂玄教盛事之一端也。

張好古《後序》

紀錄之作多矣，雖復窮今極古波委雲集而事，或

繁冗言必瑣細識者，病焉。吾師天樂真人自養浩祖庭典故秦蜀，應事接物之暇，每以著述爲心，獨念重陽祖師開化以來，教法如此其盛，其出自全真門下者，名師耆德項背相望。仙鄉道館什百爲耦，金石之所載莫不流芳於無窮，然大而天下，遠而四方，人固罕得而徧窺之也。乃因所歷遇有當世名賢所修之文，親手抄錄，若道行，若宮觀，其爲碑記傳贊凡九十餘篇。皆事跡超邁，辭章雄雅，足以取信於天下後世者，裒爲一編，目之曰《甘水仙源錄》。蓋甘水者，祖師遇真之地。仙源者，全真正派之傳。是編之作，亦猶道學諸公所著，伊洛淵源之謂，其取名也甚宜矣。近方錄梓以廣其傳，予小子忝任校讎之責，自夏及冬首尾歷二十有六旬有六日，工既訖功，復以後序見命。予思師之用心，其所以扶植玄綱弘揚祖道，誠非小補，使有志之士新獲覩是書，不惟有以知前人功業之盛，又固足以見諸儒信與之。公不出戶庭，而玄元之心法求之有餘師矣，源流靡已何代無人後之，視今焉知不如今之視昔，嗣而緝之，庶幾斯傳之不朽也。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甘水仙源錄》十卷，元道士李道謙撰。自老子言清靜，佛言寂滅，神仙家言養生術，而張魯等教人以符籙祈禱之事，四者各別。至金源初，咸陽人王嘉棄家學道，狀若狂疾。正隆中自稱遇仙人於甘河鎮，飲神水，疾愈，遂自號重陽子。大定中聚徒寧海州，立三教平等會。以《孝經》《心經》《老子》教人諷誦，而自名其教曰全真。元興之後，其教益盛。都口《三教贊筆》曰：今之道家，有南北二宗。其南宗者，謂自東華少陽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巖、遼進士劉操，操授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白玉蟾，玉蟾授彭侶。其北宗者，謂呂巖授金王嘉，嘉授七弟子。其一邱處機，次譚處端，次劉處元，次王處一，次郝大通，次馬珏及珏之妻孫不二。此外又有所謂全真者，其名始嘉。蓋嘉大定中抵寧海州，馬珏夫婦築菴事之，題曰全真。由是四方之人凡宗其道者，皆號全真道士云云。其說甚詳，然孰見其授受乎？厥後三教歸一之說，浸淫而及於

儒者。明代講學之家，矜爲祕密，實則囂之緒餘耳。是書作於至元中，集文士所爲碑記詩歌，合爲此編。以其源出重陽子，故取甘河鎮神水之事名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

綜述

趙道一《序》 白海瓊先生曰：晉抱朴子作《神仙傳》，所紀千有餘人。劉綱法師復綴一千六百爲《續仙傳》，宋朝王太初集仙者九百人爲《集仙傳》。宣和間考古校今，述所得仙者五萬人，謂之《仙史》。盛矣哉，太上無爲之教也，每觀超俗至士，潔己高人，或孝子忠臣，或烈婦貞女，傲節於清虛之地，游心于玄妙之鄉，欲隱晦以韜光，慕超凡而躋聖。故乃嚼渾沌，握洪濛，餌日月之精，參天地之化，澡心而浴性，養素以存真。探虛無以爲立鼎之根基，究妙有以爲煉丹之藥物。鉛升汞降，賴水火以烹煎；虎躍龍騰，仗陰陽而制伏。故有金翁姁女之號，黃婆丁老之名，是皆修煉之秘事，昇玄之密旨也。太上垂教，字曰金丹，得人則傳，誓盟授受。其始也，煉精爲氣，煉氣成神，煉神合道，以至羣陰剝盡，體變純陽，身外有身，胎仙變化。方曰丹圓九轉，法契大成。以至積陰功而至三千，修德行而逮八百，太一符召，移居蓬島之間；上帝詔徵，飛步大羅之境。其次功行則四種尸解，百變神遊，更且師資有殊有分，修習不一。或念經持咒，飲水吞符；或存思運用，嚙津服氣；或餌草木之藥，或烹金石之丹。萬法千門，總歸一道，所謂處處垂楊堪繫馬，家家有路到長安。然惟內煉金丹，該括萬化，如遵正路，如王朝宗。故凡尸解飛昇，莫不由此超度。方其修煉之時也，忘世榮華，甘心寂澹，灰頭垢面，破服弊衣。或露宿而雨眠，或松餐而澗飲，或和光而混俗，或厭世而避塵。散處山林，徧遊湖海，宴息洞府，涉覽世途。其庸輩凡流，輕耳賤目，耆以告稚，甲以諭乙；此貧道人也，此丐子流也。近之者轉身，睹之者回吟，其有能尊

而事之者，幾希，有如貴宦者恃圭爵以爲高，富豪者懷金貲以爲重。其笑而耻爲之似者，紛紛皆是矣，及其潛功外修，精心內煉，乘雲馭氣，策空駕浮，名紀上清，身栖碧落，則旒冕屈尊而下拜，金紫仰慕而驚心。吁，吾於道又何損益哉。惟我元始天尊，在昔大浮黎土寶珠說經，都竟天人，廓散十方。當此之時，道淡群黎，恩霑萬有，茂開劫運，啓迪真風。逮至無上道君太上老君繼演斯玄，迭振其化。暨我昊天上帝，符曆開極，真道凝虛，梯級羣仙，陶冶萬類。白日飛昇之士，尸解神變之人，自古迄今，益盛而益隆也。愚者一介渺微，苦耽玄學，欲希度世，頗厭俗紛。常觀儒家有《資治通鑑》，釋門有《釋氏通鑑》，惟吾道教斯文獨闕。白海瓊先生之所謂傳、所謂史，皆不見行於世間，因錄集古今得道仙真事跡，究其踐履，觀其是非，論之以大道而開化後人，進之以忠言而皈依太上，務遵至理，不詫虛文。但真仙玩世，顯少隱多，其所留名，百不逮一。且傳記行藏每有聞見之先後，蹤跡變化難以次序而鋪舒，是故不可例世間作史編年紀事論也。如得一名真仙證道，須是詳審校定，嚴行筆削，不敢妄書。庶幾剖判仙凡，垂名者貴，人間天上普見愚衷，惟萬劫至人上士鑒之焉。編成，名之曰《歷世真仙體道通鑑》。

劉辰翁《序》 傳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況神仙狡獪，或亡氏名，變氏名，不可知。如張子房傳黃石公即赤松子，赤松子即圯上老人，圯上老人即四皓，四皓即東海君，東海君即力士。人自不悟，當時若非此一老人變化，豈有平沙曠野能自蔽并蔽力士，又豈有路傍兵革，間有四老同處，爲上所知，而人無聞焉。從是而推，八公能老能少，眇道士遽如許，遽如許，皆意生身，一不足怪。又從是而推，《真誥》所稱聖賢忠孝，文人才士，古今一氣，有隨化而無誠死。蓋天地，一人之身也；吾天地之身也。嘗欲效班孟堅人名表譜，軒轅以來，得道之士雖有精有麤，有真有僞，然此爲天仙，此爲地仙，此爲栖隱，如此而修煉成。如此而服食效，如此而無成與不幸。可師可慕，可警可懼，不得於其萃，則得於其類。如趙文子冠而受教，如諸菩薩一時對佛說法，至言滿眼，諸門洞開，要爲有益於無窮無量，非特記姓名事迹而已。古瑞趙全陽高士，乃能會聚劉子政、葛稚川至近年諸書，罷精竭力，朱竄細字，如蟲蝕葉，不可爲萬計。雖傳聞所傳聞異，而大略具是矣。予因是又見北方所謂作者，皆不爲詭怪

方伎與不可知，而自不可及，殆真教也。有蠱魚者，不可謂知。然得仙字食之如髮人者，得其髮食之亦仙。全陽寤寐，是間食仙也。多矣，非直蟬比也，儻得其一髮，足與老仙共傳。敬哉，吾題是集，為顧將軍人物點眼。凡質已飛，復欲疑武陵人云，我則不暇。

鄧光薦《序》 自昔得仙者皆云名應圖史，此圖史在天上地下，名山洞府，不係世間。《度人經》言：「元始說法始青天中，十方無極無量品至真大神無殃之衆，浮空而至。曰無極，曰無量，曰無殃數衆，正猶佛書說三世十方河沙數，百千萬億那由他。不可說，不可說。諸佛菩薩欲人人而注名姓，字之竹帛，殆不堪紀。更生《列仙》，始赤松，終玄俗，上不及黃帝。稚川《神仙》，始廣成，至封君達，下不及晉代。沈汾《續仙》，謂人間得仙之人，猶千不得聞其一。《真誥》載楊君筆受地下主者，謂有職位粗相識，其無位者不可一二盡知。如此，散者無限數也。要知，玄間有仙籍，人間有史籍。人不能知仙，仙不求聞於人，故數目懸而詳略異耳。浮雲山道士趙全陽，著仙鑑編纂，詳考訂核，可謂仙之董狐矣。抑余有疑焉，稚川傳淮南王八公事甚偉，謂漢史秘之可矣，更生父德治淮南獄，得《鴻寶枕中書》，誦之以為奇，及著《列仙》，乃擯淮南八公而不列。江鄉間相傳旌陽事迹，焜耀耳目，及考《真誥》，載諸許真冑家世譜系、諱行伯仲君羣從，上自司徒，下至虎牙玉斧，獨一語不及旌陽，名不挂譜。《真誥》作於梁，距東晉不遠，未應墮史之闕文，良可為怪。今全陽所紀，劉安、許太史風績，相望於《列仙》、《真誥》，得無問然否？若天真列聖玄間地位已在經藏，若存之仙鑑之目，反似挂一漏萬，一一具述，不可勝書。全陽筆削間試重思之，闕逢敦牂。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一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卷一之十，軒轅黃帝等、飛昇者、大仙共一百八十一人。蓋仙鑑內考詳，神仙傳記所紀千有餘人，劉綱法師復綴一千六百餘人，有飛昇、冲昇、上昇、昇天、登天、軒舉、冲舉、昇舉、飛舉、登

真、昇真、尸解、解化、昇化、羽化、隱化、示化、示卒、示終等，今述所得仙者，五萬餘人，謂之仙史。卷十一之二十，秦始皇時孔丘明起，至漢鍾離簡止，登仙飛昇者，共計一百三十四人。卷二十一之三十二，魏武帝時封衡起，至袁克止，飛昇登仙者，共計一百二十八人。卷三十三之四十三，陳興明等，飛昇登仙者，一百三十八人。卷四十四之五十三，登仙盧生等，飛昇冲舉者，一百四十二人。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五卷。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六卷。重陽王嘉等，飛昇登仙者，共一百四十四人。

周顛仙傳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周顛仙傳》一卷，明太祖高皇帝御製。紀周顛仙事蹟。顛仙，建昌人。少得狂病，其蹤蹟甚怪。初謁太祖於南昌，隨至金陵。後從征陳友諒，旋即辭去。友諒既平，太祖遣使往廬山求之不得。洪武二十六年，太祖親製此傳，命中書舍人詹希庾書之，勒石廬山。後人錄出別行，并附以太祖御製祭天眼尊者文一首，羣仙詩及赤脚僧詩各一首。《明史·方技傳》叙周顛事，即據此文也。

鶴林類集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鶴林類集》，明道士郭本

中、步履常同編，以述其師周元真之靈異者也。元真字元初，吳縣人，居元妙觀。以雨暘祈禱頗有應驗，故一時文士多以詩文投贈。本中等因萃爲是編。又以元真所授五雷法本於宋道士王文卿、莫起炎二人，故卷首先列二人繪像及事蹟碑傳像贊，以明淵源所自云。

香案牘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香案牘》一卷，明陳繼儒撰。繼儒有《邵康節外紀》，已著錄。是書述神仙故事，自軒轅以下凡七十二人，皆自《列仙傳》、《集仙傳》諸書中鈔撮成編，了無義例。末有王衡跋，稱乙未正月繼儒以此書寄衡云云。蓋衡嘗以書抵繼儒，約爲楊許碧落之遊，故繼儒以此相報也。然繼儒聲氣通天下，與棲神山澤、吐納清虛者，其趣固不同矣。

列仙通紀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列仙通紀》六十卷，國朝薛大訓撰。大訓字六誥，吳縣人。是書採摭《道藏》神仙故實，始於黃帝。次爲《穆天子傳》。次爲《廣黃帝本行記》。次爲《元始上真衆仙記》。次爲《老子史略》。次關尹子以下至孫仙姑。凡八百七十七人。往往時代參錯，莫明其例。次以《文昌化書》。次以《元天上帝啟聖錄》。次以《金蓮正宗》。次以《純陽神化妙道通紀》。次以《六仙外傳》。《桓

真人昇仙記》《洞天福地記》《十洲記》《閻祖師傳》《吳許二真君傳》《羣仙總會錄》。前有華亭王宗熙、王辰熙二序，竝稱親見許旌陽。辰熙又稱見潛山司命神與其兄宗熙對談，其言尤怪異無稽。二序皆不署年月。考此書先刊於崇禎庚辰，名《神仙通鑑》，卷數相符。則序中所謂壬午者，崇禎壬午。己丑者，順治己丑。蓋先刊於明，名《神仙通鑑》。至國朝版燬重刊，改此名云。

山海經

綜 述

郭璞《注山海經叙》 世之覽山海者，皆以其閎誕迂誇、多奇怪俶儻之言，莫不疑焉。嘗試論之曰：莊生有云「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吾於《山海經》見之矣。夫以宇宙之寥廓，羣生之紛紜，陰陽之煦蒸，萬殊之區分，精氣渾淆，自相瀆薄，遊魂靈怪，觸像而構流形於山川、麗狀於木石者，惡可勝言乎。然則，總其所以乖鼓之於一響，成其所以變混之於一象。世之所謂異，未知其所以異，世之所謂不異，未知其所以不異，何者？物不自異，待我而後異，異果在我，非物異也。故胡人見布而疑廣，越人見鬬而駭毳。夫翫所習見，而奇所希聞，此人情之常蔽也。今略舉可以明之者，陽火出於冰水，陰鼠生於炎山，而俗之論者莫之或怪，及談《山海經》所載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則幾於無怪矣，怪所不可怪，則未始有可怪也。夫能然所不可、不可所不然，則理無不然矣。案《汲冢竹書》及《穆天子傳》：穆王西征，見西王母執璧帛之好，獻錦組之屬，穆王享王母于瑤池之上，賦詩往來，辭義可觀。遂襲崑崙之丘，遊軒轅之宮，眺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跡玄圃之上。乃取其嘉木、豔草、奇鳥、怪獸、玉石、珍瑰之器，金膏、燭銀之寶，歸而殖養之於中國。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盜驪，左騂耳耳。造父爲御，韓戎爲右，萬里長驚，以周歷四荒名山

大川，靡不登濟。東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廬，南轅竈之梁，北躡積羽之衢。窮歡極娛，然後旋歸。案《史記》：說穆王得盜驪、騄耳、驊騮之驥，使造父御之，以西巡狩，見西王母樂而忘歸。亦與《竹書》同。《左傳》曰：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焉。《竹書》所載則是其事也。而譙周之徒只爲通識瑰儒而雅，不平此驗之史考，以著其妄。司馬遷叙《大宛傳》亦云：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所謂崑崙者乎。至爲《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不亦悲乎。若《竹書》不潛出於千載，以作徵於今日者，則山海之言其幾乎廢矣。若乃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頎訪兩面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精驗潛效，絕代懸符。於戲，羣惑者其可以少寤乎。是故聖皇原化以極變，象物以應怪，鑒無滯蹟，曲盡幽情。神焉度哉，神焉度哉。蓋此書跨世七代，歷載三千，雖暫顯於漢，而尋亦寢廢。其山川名號所在多有舛謬，與今不同，師訓莫傳，遂將湮泯。道之所存，俗之所喪，悲夫。余有懼焉，故爲之創傳，疏其壅閼，闢其蕪蕪，領其玄致，標其洞涉，庶幾令逸文不墜于世，奇言不絕於今，夏后之迹靡刊於將來，八荒之事有聞於後裔，不亦可乎。夫翳薈之翔，巨以論垂天之凌，蹄涔之遊無以知絳虬之騰，鈞天之庭豈伶人之所躡，無航之津豈蒼兕之所涉，非天下之至通，難與言山海之義矣。嗚呼，達觀博物之客，其鑒之哉。

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

綜述

杜光庭《序》 乾坤既闢，清濁肇分，融爲江河，結爲山嶽。或上配辰宿，或下藏洞天，皆大聖上真，主宰其事，則有靈宮闕府，玉宇金臺，或結氣所成，凝雲虛構。或瑤池翠沼，流注於四隅。或珠樹瓊林，扶疏於其土。神鳳飛虬之所產，天驎澤馬之所棲。或日馭所經，或星躔所屬，含藏風雨，蘊畜雲雷，爲天地之關樞，爲陰陽之機軸。乍標華於海

上，或迴疏於天中，或弱水之所縈，或洪濤之所隔，或日景所不照，人跡所不及，皆真經祕冊，叙而載焉。太史公云：大荒之內，名山五千，其間五嶽作鎮，十山爲佐。又《龜山玉經》云：大天之內，有洞天三十六，別有日月星辰靈仙宮闕，主御罪福，典錄死生。有高真所居，仙王所理。又有海外五嶽、三島、十洲、三十六靖廬、七十二福地、二十四化、四鎮諸山。今總一卷、用傳好事之士。其有宮城處所、得道姓名、洞府主張、仙曹品秩，事條繁廣，不可備書，聊紀所管郡縣及仙壇宮觀大數而已。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一卷，蜀杜光庭撰。首仙山，次五岳，次十大洞天，附以青城山，次五鎮海瀆，次三十六精廬，次三十六洞天，次七十二福地，次靈化二十四。皆神仙幻言之言。故雖紀山川，不隸之地理類焉。

《道藏目錄詳註》卷二 一卷，廣成先生杜光庭撰。言嶽瀆衆山、中國五嶽、大洞十天、海鎮嶽瀆、十洲三島、三十六靖廬、七十二福地、二十四化、四鎮諸山，以及宮城處所得道姓名、洞府主張仙曹品秩等跡。

洞淵集

綜述

李思聰《進洞天海嶽表》 臣竊以琅函翠札，玉笈紫書，卷帙頗繁，尋譯彌廣。粵若三清奧妙之典，煥乎《五嶽真形之圖》，古存閭苑之文，今有十洲之記。真風綿邈，史氏弗論，歷代英儒，罕留編錄。臣每因朝修之暇，焚炷之餘，密扣幽微，輒排次序。雖丹臺寬遠，紫府幽深，具載畫圖，豁如指掌。使崇上之士，同贊國風，味道之流，上祝宸筭。忝遇泰寧

之運，式揚清淨之風，博採仙圖，久歸上聖。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惟體天法道欽文聰武神聖孝德皇帝陛下。執祥符而御曆，握金鑑以臨民，道冠百王，德降千古。堯雲庇野，萬景昭蘇；舜日麗天，八紘和煦。遂遣東夷南越之俗，稽顙歸仁；北胡西虜之民，傾心順化，凡遭聖運，盡罄惟深。切念臣幼年以來，苦心本教，每覽前賢述作，道門異事，率多汎濫，罕究根源。臣夙夜精心，討尋經錄，採摭事實，形於篇章，久歷歲時，頗盈編軸。今撰成《玉清璇極圖》、《洞天五嶽圖》、《蓬壺閭苑圖》、《大溟靈瀆圖》、《名山福地圖》、《金液還丹圖》。幸逢昭代，不敢藏於蝸室，輒思上達龍庭。若得少經睿覽，即臣生平苦辛，不為虛棄。輒敢隨表進呈，干犯冕旒，無任戰汗憂兢、悚惕屏營之至。

又《乞進洞天海嶽名山圖狀》 右思聰，草野微軀，生逢昌運。長遇無為之教，叨居有道之朝。性愚罔究於仙書，智淺曷量於溟渤。以思聰自明道元年，相次於道門祕典、列聖真詮，探蹟幽微，精究妙本，撰成《玉虛璇極圖》，述虛無旋象之神化；《洞天五嶽圖》，贊五嶽仙山之靈境；《蓬壺閭苑圖》，頌蓬島十洲之勝槩；《大溟靈瀆圖》，序龍宮海濱之奧妙；《名山福地圖》，吟紫府丹臺之祕景；《金液還丹圖》，集神仙之火候；其圖廣大，慮煩尋繹，又別纂集《卧披圖》一十軸，並已了畢。念以思聰採摭事實，刻苦彌年，祇願美贊於皇猷，豈敢叨求於帝渥。今遇乾元節將近，擬乞以前件圖子陸本，並《卧披圖》一十軸，具狀通納，乞與進呈者。

《中書劄子付昭信軍》 虔州奏大中祥符宮道士李思聰狀，自明道元年，相次於道門祕典、列聖真詮，採蹟幽微，精窮妙本。撰成《玉清璇極圖》，述虛無璇象之神化；《洞天五嶽圖》，贊五嶽仙山之靈境；《蓬壺閭苑圖》，頌蓬島十洲之勝槩；《大溟靈瀆圖》，著龍宮海濱之奧妙；《名山福地圖》，吟紫府丹臺之祕典；《金液還丹圖》，集神仙之火候。圖子六面，並《卧披圖》一十軸，乞與進呈。當州衆官看詳實可採，其圖見在本州收掌，未敢上進。伏候勅旨。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卷一之九，共四卷，冲妙先生李思聰集。內言川源河瀆三十三天二十八宿分野主神應躔次並斗星罡氣等論。

大滌洞天記

綜 述

張宇初《序》 瀾之爲郡，山川雄秀，甲於東南，故爲吾道之奧區。而所謂洞天福地者，在在有焉。予過錢塘之上，每低徊延覽，不能捨去，惜不盡遊其名勝者。問讀予友大章徐先生所序杭之洞霄宮歸一規者，尤慕其山水之麗、宮宇之宏，而未之一造焉。今年春，其宮道士某持其宮志請序於予，因獲探其源委顛末，其大滌洞天天柱峰即洞霄宮也。始漢武元封間，而晉唐以來，修真隱遁之士多居之，逮宋南渡，都於杭，則門地之盛，聲望之隆，與玉清、醴泉、崇福、昭應、太液、寶籙諸宮觀等矣。凡寵書幸駕、錫田賜額之異，尤冠一時涉元之盛。高人奇士輩出，於教益振。雖宮宇之變，或罹兵燹之革，輪賦之繁，復設規以守其成，益有復興之漸矣。而山川之推爲洞天福地之殊者，四方至今猶稱之，故其具諸載籍者，凡殿廡之盛、人物之異、文辭之偉，靡不備見之。若瀾之名於東南者，舍是尚何求哉？昔之志，夫是者，可謂善述其事，張大其跡也。今某尤將廣于梓，亦抑知繼夫先志也。嗟乎，古今之盛衰興廢之無窮，雖僊真靈異幻化之跡，尤有湮沒而無所考焉，其所可追索者，徒賴于名辭巨筆垂之金石，煥乎千載而不泯也。雖然浙之地勝人傑，而琳宮瑤宇卓稱於時者，爲不少矣，而能託於不泯之言者，又幾何哉？若洞霄之稱於一時，而文且著於不朽矣，使其傳之悠遠，與三山之書並行而不已，豈不亦吾道之

盛典也？因嘉其志而序首焉。

吳全節《序》 大德九年夏，予奉旨搜賢，知葉玄文、鄧牧心隱餘杭天柱山，即而徵之，固辭不起，因得極山中奇偉絕特之觀。後六年，代祀南來，道士孟集虛出所編《洞霄圖》，記山川之奇秀，壘洞之深杳，宮宇之沿革，人物之挺特，昔耳目之未及者，今一覽無遺。是編行乎世，集虛於茲山之功亦懋矣。況其賢而文冲澹不銜。其師介石沈公，端雅有容，豐膺綸命，典領本山，人稱其懷。山之洞天福地，歷漢晉唐宋，聞人世出。今介石師友如淵珠山玉，輝潤泉石。信乎山川之勝，亦繫乎其人。凡居者、游者，苟不潔涓身心，悠遵太上清靜之教，嚴齋祝弘至道，以重茲山，是增林慚澗愧，負介石師友之心事。予併發之，於是乎書。

沈多福《序》 夫誌書者，所以敘事物之源委本末，名數凡目靡不登載，故貴乎廣記備言，使往者有傳，來者有徵也。大滌天柱，為東南一大勝槩，其可紀者不少，而宋政和間唐子霞作《真境錄》已不可考，端平間所輯亦復疏略。余懼靈跡奇聞久將湮沒，遂俾道士孟宗寶、隱士鄧牧心相與蒐羅舊籍，詢咨故老，考訂作《洞霄圖志》。凡山川標致之勝、宮館規制之詳、聖遊化之跡、英賢紀述之美，皆收拾而無遺。非但游息於斯洞見今古，而足跡未能至者，一睹此志，便眇眇然如行翠蛟白鹿間，有頓頗飛霞之想，亦滌心一助也。

梅山觀記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梅仙觀記》一卷，宋楊智遠編。智遠，仙壇觀道士。其始末未詳。是編記漢梅福仙迹。首列梅仙事實，不著撰人。稱自漢至今凡二十二丙寅，自元始中至今貞元二年丙申，計一千二百五十九年，則當為唐人作。然其文前列福王莽時所上書，全錄漢史，自「變名為吳門市卒」以下備言煉丹遇魔、逢師昇舉之事。其詞

甚鄙，至稱王莽為國舅，殆粗野道流所依託也。次列羅隱碑及蕭山明、蕭泰來題後，次列宋敕誥，次列宋人贊詞及題詠，有後林李義山詩一首。考厲鶚《宋詩紀事》，宋別有李義山，非唐之商隱也。蕭山明碑陰文稱咸淳六年六月朔，則此書成於度宗時矣。

《道藏目錄詳註》卷二 一卷，仙壇觀道士楊志遠編。梅山仙壇觀，在豐城縣宣風鄉南歧里，有梅仙君隱焉。蓋仙君河南壽春府人，名福，字子真。乃西漢成帝時，受命洪州南昌縣尉，居官清節，志厭浮華，初至雞籠山修煉，被尸鬼相魔，後至劍江西嶺修煉。一日，祥雲瑞氣，覆於山巔，開戶視之，乃道師空洞君降舍，於是受道。梅君嗣後，修煉千日，神遊體外，丹光燭天，成道燈雲，位證仙品。其仙君顯道實蹟并勅書碑文記傳詩文，皆錄記內。

龍瑞觀禹穴陽明洞天圖經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二 一卷，宋翰林學士李宗諤修定。龍瑞觀，在會稽縣東南一十五里，即大禹探靈寶五符治水之所。後得黃帝通甲開山，因以治水。訖，乃緘書於洞穴，斯山亦名陽明洞天是也。

四明洞天丹山圖詠集

綜 述

曾堅《四明洞天丹山圖詠集序》 四明山在東海上，山有四穴通，光晷天宇。澄霽望之，一如戶牖。土人名之曰石窗，故山以名。唐置州治

今餘姚，又因以明名郡。宋改慶元舊治，更置縣。本朝陞州而山屬餘姚，在州南百里。圖則山麓祠宇觀所刻也。其一曰元建觀之圖，其二曰唐遷觀之圖，槩言之則曰四明山也。木玄虛云：天下洞天三十有六，四明第九，其號曰丹山赤水是也。按山接大蘭山，形勢蟠結，周回三百八十里，有二百八十峰，高二百一十丈。常有雲氣覆冒於中，凡二十里不絕。二十里間名曰過雲，南曰雲南，北曰雲北，山隴行三十里有峰曰三台山，曰屏風，曰石屋，曰雲根。石屋、雲根間有瀑布，如懸河旁，曰潺湲洞。三台之側有龍湫，後漢下邳劉綱爲上虞令，棄官同妻樊氏雲翹居潺湲洞側，從白君得仙術，其上有洗藥溪，學成會交友，登大蘭山頂，攀巨杉升其上，舉手別呼，夫人次之俱仙去，遺履山下，化爲卧虎。後人名其山曰昇仙山，木曰昇仙木，就其近立祠宇，以奉其祀。有樹曰樊樹，梁隱者孔祐仍居之。嘗視山谷中錢數百斛，樵者爭取之，化爲瓦礫。有鹿中矢來投祐，祐爲牧豢，瘠而後去。故祠側建鹿亭。陳永定中，有敕建觀，因其舊祠，故曰祠宇云。唐天寶三年，遣使禱祠，病其險遠，勅道士崔衡、處士李建移置潺湲洞外，一名白水宮。宋龍虎山三華院吳君真陽，號混朴子，從虛靜張天師學，游歷至此止焉。徽宗以凝神殿校籍，召不起。政和六年，詔大其觀，建玉皇殿，書其榜而門曰：丹山赤水洞天，封劉綱昇玄明議真君，樊氏昇真妙化元君，而混朴子授丹林郎。禁樵採，蠲租賦。高宗丞相張魏公知其徒孔容，因表混朴子爲真人，許歲度道士一人，以甲乙傳次。嘉熙初元，理宗禱嗣於會稽之龍瑞宮，竣事分金龍玉簡藏焉。今毛尊師永貞由三華嗣主之。山之木曰青樗樹，其實味甘而不可倖破。山之獸曰獼猴。唐咸通中謝遺塵隱此。陸龜蒙、皮日休時時往還，各賦詩九首，取以爲題。宋陸游記之：余再以使事航海，出慶元洋，掠餘姚，竟上者四，西望縹緲如輕雲，插入天末。舟師指以相告曰：大蘭山也。至京師，適薛君毅夫由毛尊師所來，示予二圖，想見其山川奇秀，思欲得相羊上下，從一二瀟灑士，坐鹿亭，酌潺湲，呼獼猴，一洗其塵土之累而吏役驅迫。昔者舟行，徒悵望咨嗟而已。近世士大夫汨於利達，上之不能效劉綱脫屣簪紱，次之不能如皮陸忘形賦詠。宜乎高世之士擲揄哂唾而目其地曰洞天也。余故詳其本末，使有志物外者，得以覽觀焉。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二 一卷，滄海逸史臨川曾堅撰。四明山，在東海上，山有四穴，通光晷，天宇澄霽，望之如戶牖，土人名之曰石窗，故山以名。其山形勢蟠結，周迴三百八十里，有二百八十峰，高二百一十丈，常有雲氣覆冒於中。雲根石屋，瀑布如懸，徽宗書榜曰：丹山赤水洞天。建樹宮宇用方士法，所置金龍玉簡，至今存焉。

金華赤松山志

綜 述

倪守約《金華赤松山志序》 余自韶齋，慕希夷氏之風，覬爲葛天氏之民，家寓松山之左，耳所聞，目所見，凡赤松子二皇君得道之由來，雖未能詳知而歷貫，亦已默契乎胸中矣。遂捨家辭父母，來投師資。粵自承恩備冠裳未數，積今四十餘年，晨香夕燈，未嘗敢懈。每靜坐丹晨靖中，無他念想，惟恐靈蹤仙跡無以啓迪後人耳。家山舊有刊本事實，歲久而磨滅不存。余曰：既爲二皇君之子孫，忝冲和先生之餘裔，其可使祖師之道不顯乎？乃採摭源流，舉其宏綱，撮其機要，定爲一編，號曰赤松山志。俾來者有可考焉。若夫神仙傳記之所錄，經典碑銘之所載，父老之所傳，風月之所詠，觀乎此則不待旁搜而後知之也。偈曰：掛一漏萬，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則負罪其奚以文。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二 一卷。金華山赤松子幻相而引之，絕棄世塵，追求象罔，煉丹修真。遺跡有丹基丹皂丹井并煉丹山，有洞天優游洞、石室洞、卧羊山、大箕山、聖石山、螺蛳巖、劉道巖、壺屏山、桃源聖石灣、清水潭、寶積觀、金華觀、雲巢菴、太清殿、二皇君祠、壺天真人祠、聖石仙官祠、丹山仙官祠、雲臺觀、凝神菴等蹟。

仙都志

綜述

佚名《仙都志序》 疆理之書，肇於禹貢而具於職方，然水有經，郡邑有乘，此《仙都志》所由作也。仙都，東吳勝，事在道家書，爲祈仙洞天，爰自發蹟軒轅，由唐建，宋錫名，薦祉符瑞，屢臻聖朝。延祐間，貞士趙虛一載奉璽書來領釐事，山川草木昭被寵光。獨峰鍊谿，若增而高浚而深也。住山陳君此一載筆于編，沿革瑰奇，鉅細畢錄，其有功茲山者歟。吾聞蓬萊在望而風輒引去，桃源既入而路忽迷，則名山大川豈人人之所能周覽哉。此編目擊道存可以卧游矣。至正戊子五月既望。

著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二 《仙都志》一卷，玉虛住山少微陳性定編集。仙都山，古名縉雲山，按道書洞天三十六所，其仙山第二十九，名玄都祈仙洞。周迴三百里，黃帝駕火龍上昇處。山巔有石屋，世傳爲洞天之

門。其山隱名不一，而曰獨峰山、步虛山、童子峰山。巖有隱真洞，山麓有水仙洞。東有金龍洞、天堂洞、雙龍洞、忘歸洞、初暘谷。西有伏虎巖、翔鸞峰、靈龜石。練溪之下有小蓬萊、仙釋巖、天師巖、東蒙巖、玉甌巖、楊郎洞、仙巖洞、梯雲洞、鼎湖丹井。并上古真仙人山水洞天題名詩集碑記。

西嶽華山志

綜述

劉大用《西嶽華山志序》 凡古之士，合作神藥，必入名山福地，不止小山之中，何則？小山無正神爲主，多是木石之精，千歲老物，此輩蘊邪之氣，不念爲人作福故也。謹按山經云：可以精思合作神藥者，華山、泰山、霍山、恒山、嵩山，餘係中州，或在諸侯五服之外，其間稱名山者以百數，迺不可以遍舉，此皆有正神在其山中，或隱地仙之人，又生芝草，若有道者登之，則此山神助之爲福，其藥必成矣。吾鄉金城千里，控壓三河，川英嶽秀，太華位焉。夫太華者，坐挹三公，抗衡四嶽，終南、太白却立而屏息，首陽、王屋不敢以爭雄，西觀昧谷之稍昏，東顧扶桑之已白，更無峻極，惟戴高穹，蓋得太素之元精，稟金天之爽氣，作成萬物，分主兗方，預之於十大洞天之中，則極真爲號，含藏日月，吐納雲烟，生象外之樓臺，匪人間之風物。目之於十八水府之數，則車箱有潭，東南江海，地脉潛通，載祀典而爲常經，投金龍，進玉簡，若夫仙掌雲空，蒼龍日出，千山捧嶽，嵐氣川流，翠撲客衣，經時不落。已而斜陽映山，蓮峰弄色，如金如碧，匪丹匪青，奇麗萬千，不可名狀。松生琥珀，夜即有光，地出醴泉，爲國之瑞。固宜降五靈玄老，隱函谷真人，或星冠羽衣，乘雲而謁帝王者有之，或寶車羽蓋，駕龍而覲大羅者有之，招邀真聖，總集仙靈，則此又華山爲一都會也。吾友王公子淵，先覺而守道，獨立而全和，每語人曰：我欲曳杖雲林，舉觴霞嶺，斯志積有年矣。方畢婚

娶，棄家人名山，修鍊金液，不有太華，其孰留意焉？人曰：可矣。公遂取舊藏《華山記》一通，慮有闕遺，更閱本郡《圖經》及劉向《列仙》等傳，有載華山事者，悉採拾而附益之，俾各有分位，不失其叙。以山水觀之，則峰穴、林谷、巖龕、池井、溪洞、潭泉之境，可得而見；以祠宇觀之，則宮殿、寺廟、藥爐、拜壇諸神降現之處，可得而知，語其所產藥品，則茯苓、菖蒲、細辛、紫柏，俱中炎帝之選；錄其所出仙人，則清虛裴君、白羊公、黃初平十六真人盡預；玉皇之游宴，而不與下界相關乎。噫！華山仙蹤聖跡於是大備，無不包也。其文僅七十餘篇，命工鏤板，務廣流傳，則豈曰小補之哉？既成，請余以文冠其首，余或拒且賀曰：余才乏卿雲，無力挽千鈞之筆，然喜見公之志即我之志也，我亦欲入名山，合作神藥，未知明指。會公有此，廼成我之志也。歟！大凡入名山之中，合作神藥，必有所依。《書》曰：爲巫者，鬼必附之；設象者，神必主之。況修仙藥而入名山，豈山之正神而不佑我耶？其藥之成可立而待也。但勿謂青天空闊，白龍來遲，一旦造玄洲，會群仙，翔紫霄，朝太一，聽鈞天之樂，享九芝之饌，行亦未昧其他，有諸天之隱語，空洞之靈章，約與公異日道也。時大定癸卯十二月壬申泥陽劉大用器之序。

唐玄宗《御制序》 天有四序，星辰辨其位，地有五方，山嶽鎮其域，陰陽交暢，則物形焉，精氣相射，則神明著矣。西嶽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花，故曰華山。踞中土西偏七宮正位，是稱西嶽。按圖以察，削成而四方，信焉；立表以筭，其高五千仞，明焉；石壁傑豎而雄竦，衆山奔走而傾附。其氣肅，其勢威，其行配金，其辰直酉，前列華陽之谷，後壓華陰之郡，左抱桃林之塞，右產藍田之玉，下有方士真人、金鼎石室，上有明星玉女、仙草瓊漿焉。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 《華山志》一卷，金王處一撰。處一始末未詳。前有大定癸卯泥陽劉大用序。其書皆載華山神仙故事。蓋道藏之餘文，非地志之正體，故隸之道家類焉。

太華希夷志

綜述

張輅《太華希夷志序》 愚除晉寧河中府之幕職，密邇華山，稔聞希夷先生遺事，公務之暇，采古書所錄，或諺語之談，其高風峻節，信乎前宋一代之異人也，故作《太華希夷志》，以紀之。先生明易，深造玄妙之理，視人之禍福、物之休咎，其應有如著龜。當五代之時，有撥亂濟世之志，所學得皇王帝伯之道，聞宋太祖登極，知天下已定，遂入華山爲道士，徵召不至。及太宗即位，三宣至闕下，待以賓禮，賜坐與語，所論事之凶吉，靡不徵驗，欲拜官，堅辭弗受。不久，放還山跡。雖方外之士，脂合中庸之道，其脫落塵世，泥滓軒冕，傲睨公侯，視萬乘若僚友，恬退高隱，不尚勢利，足抑奔競之流，可追配巢由嚴陵之節，其崇名教，厚風俗，以助萬一云。回顧吮癰舐痔，奴顏婢膝，昏暮扣人之門戶，驕人於白日者，猶齷齪之醢鷄，奚足論哉！輅遠居保郡，官除蒲川，爲家貧不免二千里來之任。初，兩任教官，連仕縣職，館閣名公鉅儒，累舉詞翰之選，當路齟齬，不果用。僕恥於奔競，故碌碌居州縣之職，以代耕未能展平生讀書之志，恒鬱鬱不遂。因閱古傳記，感希夷先生之高節，編次成一書，俾新學之士激勵其志，內有差訛，鄙俗傳者之誤，志其固陋，就撰以補綴之，以寫高遠之趣，庶幾有取焉。

岱史

綜述

譚耀《岱史序》 環區中而山者，萬不啻也，岳爲最；環區中而岳者，五不啻也，岱爲最，故曰岱宗。蓋自黃虞氏而下靡異號云，以故自昔受命而興者，靡不有事於岱。然而秦漢之事，君子諱之，惟我明一切屏絕封禪，矯誣之說，寔弗道，而諸所行望祀之禮，珪幣登祝之數，名爵之稱，又皆一洗近代訛謬而還古初。是自古有事於岱者，七十二君不啻也，我明爲最。乃岱於前世，率不過吐奇孕異，致靈怪以闡世符，惟我明建樞北極，而茲山屹立國門之東，汶、濟之水會焉。下國筐篚，舳艫相銜，際天地而來者以萬數，而茲山諸泉，實委輸之，儼若岳伯元僚，總率九牧之賦以歸天府，是岱之祚國佑民，即億萬年不啻也，亦我明爲最。夫岱既已最五岳而雄區中，而我明所以有事於岱，與其所以有功我明者，又爲百代之最。如此則其他瑰奇特絕之觀，與夫登臨嘯咏之蹟，見於仙經地志、殘碑斷碣之所記載者，在他名山往往籍之爲重，而要皆簞焉，無當於岱。惟是岱之所以最他名山，與我明所以最百代者，蓋在彼而不在乎此，此載筆者之所宜詳也。予往奉璽書，按輦政於濟上，間以職事一登茲山，四顧徘徊，求古皇王靈聖之遺趾，而世代綿邈，莫可尋詰，則慨焉。有感於前誌之浸廢，乃屬同轉運使查君輯而新之。查君則裁取舊編，斷以己意，擬例三史，取材百家，凡爲考若表、若紀、若志得若干卷，其於所稱環奇特絕之觀，登臨嘯咏之蹟，見於仙經地志、殘碑斷碣之所記載者，固已掇拾其槩，靡所漏捐。而自黃虞以下所以有事茲山，與夫我明之典禮名數，所以陋秦漢而還古初者，特加輯錄，而例別之，以自附於大書特書之義，於是遂更其名曰《岱史》，厥義臚矣。茲史甫就刻，而皇上方以軫災祈年之故，特下德音，分遣大臣祠禱五岳，以徼福元元，展禮告虔，惟岱爲首，宜有禎祥符應以答上旨，俾後世徵奇考異之士見謂聖神之代百靈受職，惟

我皇上最焉，則豈惟茲史之光，將是山實籍重焉。敬爲書其首簡以竣。若其他義例，查君自有述，予可略也。

茅山志

綜述

趙世延《茅山志序》 皇慶改元，制賜茅山四十五代宗師劉大彬洞觀微妙玄應真人。後五年，褒封三茅真君，徽號各加二字：曰真應，曰妙應，曰神應。仍勅三峰爲觀，曰聖祐，曰德祐，曰仁祐。明年，傳壇之玉印久湮，至是復出。有司上其事，奉旨嘉昇本山。於是渙渥沓臻，靈芝挺瑞，神人以和。凡經錄棟宇，百廢之宜飭治繕完者，宗師得以悉其心力焉。又病夫山志前約而後闕也，廼囑諸入室弟子集成成書，來徵予序，閱其所載，詔誥之隆，仙真之異，洞府之邃，壇錄之傳，人物之偉，樓觀之盛，山水之清，草木之秀，碑刻之紀，題詠之工，莫不眴分類析，粲然大備。按茅山本句曲山，第八華陽洞天，第一地肺福地，漢茅君昆季棲遁登晨于此，山因氏茅。迨晉魏，元君大暢厥緒，真風靈蹟綿綿延延，鬱爲寰宇之名山，神靈之區奧也。皇元治尚清靜，自版圖歸職方氏，主壇席者，徵至闕下，優降璽書金湯。其教至宗師始顯，被恩數度，越前躅。於戲懿哉，蓋山川之氣，發舒於休息。既久，亦宗師之道行升聞。寂通之妙，其在斯乎。顧山志不可不輯，而不脫不可無述也。昔唐玄宗問理化於李玄靜，玄靜對曰：《道德經》，君王之師也。漢文帝行其言，仁壽天下。又諮以金鼎，曰：道德公也。輕舉公中之私耳。後之人益體玄靜之格言，踵宗師之誠感。則庶幾休應，是又可續志與茲山爲無窮也。

吳全節《茅山志序》 欽惟皇元之有天下也，首崇清靜之道以開泰平之基。是以方外祠臣特蒙簡注，恩輝炫焯，表章山林，若不著爲成書，後世何以考，見顧余斯語名山實聞。至大庚戌，予以祀事至茅山。因閱其山之舊志，遺闕甚多，嘗以語之四十四代宗師牧齋王真人，未幾真人傳

真，山志無所聞。後五年復祀其山，又以語之嗣宗師劉真人，十又三年爲泰定丙寅，天子用故事醮其山，予實代禮，始獲睹其成書。凡十有五卷，自漢晉而下及齊梁唐宋之書，搜括無遺。噫，何其詳哉。其首篇曰誥副墨，則國朝所封三真君制詞，三峰觀賜額勅書具在，皆予所奏請者。其末篇曰雜著，則有仁皇用先開府張公所奏還賜玉章始末。嗚呼，是書前後凡二十年始成，仙靈誠有所待耶。不然，國朝褒封錫額、還賜玉章諸異恩，又將補闕拾遺於成書之後，作者不無憾焉。平章趙公既爲之序，予嘉是書之傳有益斯道，而予言之勉成者不徒然也，故爲之書。

劉大彬《茅山志叙錄》 句曲有記尚矣。宋紹興二十年，南豐曾惲孚仲昭臺道士傳霄子昂修山記四卷，所書山水祠宇，粗錄名號而已，考古述事則猶略焉。大彬登壇一紀，始克修證傳宗經錄，又五載而成。是書凡十二篇十五卷，題曰：《茅山志》，載惟茲山稟靈，異於開闢之初，應帝王於虛無之表。夏禹巡幸，秦始登崇。漢元壽二年太帝九錫茅君白日神仙，其名益大顯于天下。及晉宋經道之興，梁唐尊尚之篤，真人道士代爲帝者師，龍文鳳札，積如雲霞。慨乎年世曠邈，璽書罕存。追錄見聞百餘一二，暨我皇元混一區宇，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首降明詔。召嗣宗師蔣君宗瑛詣闕，繇是累朝大護其教，廼延祐三載，加號三君，改觀三峰，光掩前古，聖人以神道設教有自來矣。作《誥副墨》第一加封明詔若曰：茲山之靈，以氏爲號。茅君真胃，蓋先傳焉。按《登真隱訣真傳》例，列聖道君稱紀，餘真稱傳。夫以三茅秦漢道君，今日下士仰述聖蹟，何得稱傳？作《三神紀》第二。金壇華陽洞天，金陵地肺福地，桐栢真人所謂養真之福境，成神之靈墟，雖百世可知也，集諸山水洞穴，作《括神區》第三。觀方平海中揚塵之論，令威華表去家之語，是知仙聖按行民間，亦嘗咄咄古今之異，玄蹤所在，不與陵谷遷變者幾希。作《稽古蹟》第四。上清經法下教出世，始晉興寧二年，紫虛魏元君降授瑯琊王公府舍人楊君，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許君父子。其圖錄秘，非盟跪不傳。今疏篇目，使學真之子略見曉焉。書論附名其左。作《道山冊》第五。初元始七傳而至紫虛，自紫虛積于今四十五代。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河東柳識故云：道門華陽，亦儒門洙泗。作《上清品》第六。劉向云：天有神司，仙人充之。洞宮官僚，自《真誥》、《玄通記》傳出，時

運變易，應有還補。譬如周禮漢儀，不復相同。神道幽遠，非世所知。作《仙曹署》第七。山源曲而有容，高尚求志之士棲遁其間，不可殫紀，所采古今卓行之著明者。若夫深晦無爲，潛升晨景，則曷得而名作《采真游》第八。魏晉六朝館宇，散居林麓。唐宋始勅改宮觀之盛，奉祠祝釐，此其地也。作《樓觀部》第九。丹砂寶氣，金玉華津，人服之而引年易質。其漬潤積久，發於芝英草木，神異而靈長信，物理之固然。作《靈植檢》第十。碑銘書刻，載道之舟車也。真人手澤，猶得模楷。而立德立功立言者，文亦在茲乎？作《錄金石》第十一。古人采詩，蓋有關名教，山中賦詠，散逸既多，此皆絕妙好辭，足麗於飛空謠歌之末。作《金薤編》第十二。終焉。是志之作，不問今昔，一行一言，錄其至善。其或傳事譌謬，撰辭蕪惡，一無所取，非脫遺也。於戲，太史公稱天下名山，南華稱博大真人。若句曲兼二者，蓋千數百年纂懿流光，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後之學士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無小無大。臺是皆以清靜爲本，尚有徵於斯文哉。

南嶽總勝集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二 一卷。南嶽山有衡嶽觀、紫蓋院、聖壽觀、華蓋院、上清宮、隱真巖、元陽宮、田真院、北帝院、靈虛宮、洞靈宮、招仙觀、九真觀、降聖觀、九仙宮、光天觀、普賢觀、玉清觀、洞陽觀、洞門觀、太平觀、西臺觀、紫虛靈西觀。其諸宮觀，皆有真仙神人隱顯事跡。

天台山志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二 一卷。會稽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周迴八百里，山有八重，四面如一，當斗牛之分，上應台宿，故曰天台。今言天台者，蓋山之都號，如桐栢、赤城、瀑布、佛隴、香爐、華頂、東倉，皆山之別名也。志有歷代真仙詩文等集。

天壇王屋山聖跡記

綜 述

杜光庭《天壇王屋山聖跡叙》 國家保安宗社，金籙籍文，設羅天之醮，投金龍玉簡於天下名山洞府。謹按《道藏龜山白玉上經》具列所在去處，十大洞天內一王屋山清虛小有之洞，周迴萬里，在洛京西北王屋縣，仙人王真人治之。傳曰：黃帝於元年正月甲子，列席於王屋山，清齋三日，登山至頂，於瓊林臺禱上帝，破蚩尤。遂勅王母降於天壇，母既降，黃帝親供侍焉。王母迺召東海青童君，召九天玄女，授與破蚩尤之策，黃帝依命殺蚩尤於冀，天下乃無不克，海內安然。王母遣西方白虎之神，賜黃帝玄羽之衣，迺命帝會於孤竹之野，帝欽命齋戒，嚴駕而行，既至孤竹，見空中千乘萬騎，或有丫髻青衣童子數百人，或五彩羽服，或乘飛龍，或乘飛虎，或乘鸞鶴，或執珠幢、錦傘、霓旌、絳節，或持如意、九曲几及前後歌舞妓樂，不可名狀。俄見寶車一乘，駕五色班龍，九頭，上有羽蓋，九重，中有女仙一人，衣黃裳，戴金冠，隱隱而至。左右侍從

武當福地總真集

綜 述

有仙童一人，謂帝曰：此西王母也。帝接至，母令仙童二人命帝坐，賀帝曰：聖躬安，天下寧矣。久即戎事，得無勞乎？帝謝曰：賴上帝厚恩，聖母諭教，得寧天下，豈敢稱功乎。母乃命飲筵，上花果罇疊，器皿光赫，大小各異，而不能辯其一焉。復遣仙女宋妙英，歌萬年長生之曲。歌罷，母賜帝茹芝數枚，食之不飢不渴；又賜修真七昧之書。授訖，母冲天而去。後三載於八月一日，母遣西方白虎之神為使命，黃帝時在大隗山受母命。帝即齋戒至洛陽，帝自白坡涉渡，至王屋，清齋三日，登山，即八月十五日。至頂上祝香禱焉，俄而西方天香馥郁，自天而下，遍聞山谷，青鳥先至，帝曰：阿母降矣。俄而見空中千乘萬騎，一如孤竹之儀。既降天壇，帝列席下，見仙衆羽服冠簡，環佩履舄，帝乃頻顧之，母曰：帝何為哉？帝曰：恐左右不謹。母曰：帝何不實耶。帝乃實對，母曰：天上之服，非凡間之有，此衣非朝禮星辰、國王、父母不可服也。帝曰：朕南面承尊，不敢以羽衣賜人臣。母曰：善。羽衣不拜帝王者，自此始也。帝欲設食，母止之，謂帝曰：吾之仙衆，不饑不渴，豈欲造人間之饌乎？王母誠帝曰：設欲供養神仙、上界星辰、日、月，但擇吉日，築壇場，設淨席，布香燈花果而已，如無，用清水藥苗代之，餘皆不可。言畢，王母賜帝碧霞之漿、赤精之果訖，王母冲天而去。自此，每年八月十五日，四方善士雲集於此山，此日亦係清虛宮中考校行仙籍於此山也。又《真誥》云：玄元帝時，命四海龍神所修天下十大洞天，用彊鼓之石，重重相疊，於此尚存焉。又上方院者，即上訪院也。昔軒轅黃帝訪尋四山，故曰上訪院。後司馬承禎改作上方院也。唐睿宗皇帝時，玉真公主於金仙觀修道，今即靈都觀是也。帝幸真元、金仙二觀，與西京相對，出玄武門，渡大河，至東章村，為之曰東章驛。勅東濟源縣，南河清縣，西邵源縣，北陽城縣，四縣界分巡護金仙、真元二觀。王屋山自軒轅黃帝後，至晉南嶽魏夫人，上帝還號，勅小有洞主王子登，下教魏華存於小有清虛宮中，四十七真受學道畢，南嶽靈官仙衆，自清虛宮迎夫人赴南嶽衡山司命之任矣。蓋天地不言，須憑集文籍，開示古傳，實迹今錄。聖境真元，混沌未分，道氣包含，妙本陰陽。既判真形，出見玄經，著為圖經，俾來者知所自云。

劉道明《序》 太極肇分，二儀始判。水火化生於一畫，風雷鼓舞於兩間。大塊結形，鍾為海嶽。氣通山澤，品物流形。野處穴居，人民淳朴。指物象以為號，紀雲鳥以名官。故有有熊之稱、有巢之氏。武當並玄帝事實，有自來矣。玄帝聖蹤，備具仙傳。是山先名太和，中古之時，天地定位，應翼、軫、角、亢分野。玄帝昇真之後，故曰：非玄武不足以當之，因名焉。考之《圖經》，即上古堯九倫切地。謂人民樸野，安靜樂善，雖曰麋鹿，猶可安居。黃帝生於有熊之國，等矣三皇而次洛水襄陵。禹平水土，封山肇州。春秋之季，析於豫雍之域。秦韓之交，漢屬南陽郡，又易漢中郡。魏屬南鄉郡，晉屬順陽郡，懷帝永嘉置始平郡。齊因之，又置齊興郡。梁為南始平郡。後魏改為武當郡。梁置興州，西魏為豐州，隋改為均州。又為淅陽郡、武當郡。唐宋復置均州。泉甘土肥，風物美秀。地靈人傑，神仙攸居。武當之集，古豈無之。山雖仰止，靈跡杳然。道統雖崇，變更數易。謂介乎金宋之間，百年之中三罹劫火。板既蕩於前日，事漸泯於後來。幸天道好還，車書混一，訛言頓掃，正道遂行。興復前規，無文不立。予也覃懷末裔，荆門鄙夫，叩嗣法源，當籍賢館。欣逢治化，無補明時。退居山林，修真養性。然游人達士登陟者匪一，往往探蹟索隱，令指諭峰巒。林下久居，精神內守，存心攝氣，倦於應酬。敬搜摘群書，詢諸耆舊，加以耳濡目染，究其的論確辭，筆之曰《武當總真集》。會萬古之精華，歛一山之風月，開卷了然，又何待區區之饒舌也。

呂師順《跋》 自有宇宙，則有山川，然洞天福地，表表於宇宙間，則未有不因人而重者。故南障以匡俗所廬，而易其名，天台以桐柏所治，而新其號，山有仙則名，信矣。余生髮未燥，聞均州武當為玄帝啓聖之地，長慕真風，尤切仰止，獨恨未睹此山之勝，且不知其所以得名之由。

一日，忽有王、米二生自武當來，訪余廬山下，袖示劉洞陽所編本山事實，名曰《總真集》，肅容展玩，則知是山也。七十二峰擅其奇，三十六巖專其秀，潤溪潭洞之清幽，草木禽獸之珍異，殊庭仙跡粲然，靡所不載。蓋名山中之雄偉傑特者，由是觀之，微此山不足以稱玄帝之居，微玄帝不能以彰此山之勝，以武當易太和，蓋取諸此。然非洞陽紀述詳明，如指諸掌，則凡天下之奉道者，又豈能盡知其所自來哉！然則，此山固與天地為無窮，而洞陽此集且將與此山相為無窮，其有功於玄教大矣。三復讚嘆，遂書卷末，若夫帝真行實，已載鉅編，又奚庸贅。

古樓觀紫雲衍慶集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三 三卷，句曲宋象先集。大唐宗聖觀記、尹尊師碑、大唐聖祖玄元皇帝靈應碑、古樓觀宗聖宮紀、終南山古樓觀、刊闢尹子後序、尹真人道行碑，共一十六通，並名公題咏，載在集中。

大明續道藏經目錄

著 錄

《道藏目錄詳註》卷四 一卷。杜字號起，纓字號止，共三十二號。

明萬曆三十五年正一嗣教五十代天師張國祥奉旨續入。

道藏目錄詳註

著 錄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道家類》 《道藏目錄詳註》四卷，明道士白雲霽撰。雲霽字明之，號在虛子，上元人。是書成於天啟丙寅，以《道藏》之文分門編次，大綱分三洞、四輔、十二類。每條各有解題，如《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之例。所列諸書，多摭拾以足卷帙。如劉牧《易數鉤隱圖》《遺論九事》、張理《易象圖說內外篇》、雷思齊《易外別傳》、案此本俞琰之書，雲霽誤以為思齊。《易筮通變》《易圖通變》，舊皆入《易》類。《穆天子傳》舊入起居注類。《山海經》舊入地理類。揚雄《太玄經》、邵子《皇極經世》、鮑雲龍《天原發微》，舊皆入儒家類。《墨子》舊入墨家類。《素問》《靈樞經》《八十一難經》、孫思邈《千金方》、葛洪《肘後備急方》《急救仙方》《仙傳外科秘方》、寇宗奭《本草衍義》，舊皆入醫家類。《公孫龍子》《尹文子》，舊入名家類。《韓非子》舊入法家類。《孫子》舊入兵家類。《鬼谷子》舊入縱橫家類。《鬻子》《鶡冠子》《淮南子》《子華子》《劉子》、馬總《意林》，舊皆入雜家類。《錄異記》《江淮異人錄》，舊皆入小說家類。《黃帝宅經》《龍首經》《金匱玉衡經》《元女經》《通占大象歷》《星經》《靈棋經》，舊皆入術數家類。陶宏景《華陽隱居集》、邵子《擊壤集》、吳筠《宗元集》，舊皆入別集類。雖配隸或有未安，門目或有改易，然總無以為道家言者，今一概收載，殊為牽強。蓋二氏之書，往往假借附會，以自尊其教，不足深詰也。



教義總部

教義術語部

道

綜述

《道德真經·體道章第一》（道藏無註本）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又《無源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似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又《贊玄章第一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爲一。其上不曠，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又《虛心章第二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又《名象章第二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彊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又《聖德章第三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王侯若能

守之，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天亦將知之，知之，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又《任成章第三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爲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又《仁德章第三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又《爲政章第三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又《去用章第四〇》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又《同異章第四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又《道化章第四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南華真經·內篇·大宗師第六》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又《外篇·在宥第一一》 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又《外篇·知北遊第二二》 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

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无形乎。道不當名。

又《雜篇·則陽第二五》 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睹。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

《無上金玄上妙道德玄經》 寂妙之道，爲德淵源。寂微之道，爲德之根。泯泯不息，運之無極。未天未地，廿四神其中矣。三合成象，其功至妙。五合明德，曰微上妙。空中應，清澄妙无。明真廿有四，妙有清凝。神功用妙，則廿四靈明運妙應。清涼凝真，則飛玄飛凝其中，廿四靈爲運上洞。【略】

大道初應无先，開明於冥漠，功用在於眇漭。致此四象成焉，光象定焉，玉景應焉，上妙中元一焉。亦大亦妙，亦久亦微，亦寂亦空，亦无清凝。真妙洞妙，其曰衆妙。光相玄應，十方清澄。瑞應俱應，四象清凝。明運功用，成就天地。大象猶不稱有道，玄象亦不敢明道，四象亦不稱道。【略】

寂无寂空，其妙自功。開妙則萬道一，應妙則天地一，運妙則萬物一。萬道依於妙，天地歸於妙，萬物憑於妙。萬道无妙不明，妙爲萬法中王。妙則洞虛洞空，洞淵洞源，洞清洞通，洞真洞玄，洞神洞无，其爲衆洞上妙，衆妙之妙真曰洞明。十洞迴周十方，無所不洞，無所不通，其曰空妙，〔妙〕道玄容，以此功用長存也。道應无名，天地將自化；道運无形，萬物將自成。長不可極曰道，久不可窮曰德，玄不可測曰妙。知道將爲正，知德將爲聖，知妙則真矣，則至空矣，則至道矣。天圓爲萬物蓋，地方能載，而爲不長久。萬歲之靈，其神將朽；千齡之神，其死不去。是

以道隱則萬道僞，道應而萬法正。得吾道者寂定，失吾道者億劫將之泯泯，終於死生之內，其爲罪鬼穢之神。衆僞不除則非道，衆累不盡則非真。天如輪難轉，地如車難乘，風如炁難御，炁如烟難壅。唯道乘之爲相輪之車，運於十方之功用也，可不大哉。【略】此則至空至寂，至妙至道，妙道在其中也，道應亦其中也，道運亦其中也。玉高雖妙依於道，玉靈終由道，元高明於道，虛皇應於道，元始運於道。道應萬道正，萬道正則寂妙定【略】太混既判，清凝豁然，自然憑道凝住。若非憑道，其將還混。是以道應天地成，道運萬物形，萬象不依道則滅，萬化不依道則絕，萬道不歸道則泄，萬法不依則不正，萬善不依則不定。【略】

道應上上明空，空无空有，真妙上妙。妙曰玄寂，寂應常容，容容寂空，空有上空，十方玄同。上十空，中十空，下十空，迴周百億，真曰十方玄極。通極妙空，无中曰道。道妙衆妙曰真妙，妙運有功功曰靈，玄運運成功由妙，運成由玄運清凝。上妙玄應明運，運中玄通，通應无窮。通由光應，容由光相，上由威明，中由光景，下由靈相，成此光象，合爲大象，其中一也。妙在於玉高，應在於玉靈，運在於玉景。其虚无无形曰精妙。妙甚窈甚冥，其〔中〕有靈；非恍非忽，其中有物。分濁分清，明運有成；非不恍忽，物混爲一。應則數矣，運則判矣，分一萬象備矣，歸一則萬象合同一矣。反一則非正道，正道則一矣，其爲道紀自然也。

大道應則冲冲，天地之運，寂妙融融。自然之化，天地憑之爲一大也，致得清凝妙也。天地若非憑之，則混爲一。天地有劫運矣，萬物有三灾矣。故知天地不久，萬物不久，其體空无，所以寄寓於道。

陳觀吾《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註》卷上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字之曰道。夫道本無言，假言以顯道之用。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以世法釋，則道君演說經義，直曰道言。以道用釋，則道自溟滓之前而成太極，太極在竊冥之中而分陰陽，陰陽既成形之後，而爲性命，性命當發越之際，乃曰神炁。神炁因渾沌之破，則名鉛戊。鉛汞行戊己之門，是爲玄牝。故玄牝爲天地之根，此之謂道。

《太清金闕玉華仙書八極神章三皇內秘文》卷下《起仙章第七》 道元一也，而用之有三，上有天地陰陽昇降，二氣綿綿，周而復始，往來不失其序之道也。達之則逸於霄漢雲中，有日月往來，二八九六，精華相

吞，魂魄交媾，而不失其度之道也。昇之則遷於南宮，下有五行傳送，受氣配合，生爻產象，而不失其理之道也。達之則升三島，不始不終矣。

《無上妙道文始真經》

一字。字者，道也。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戛戛乎門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睨之，而嘖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爲，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

【略】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道無我，聖人不見，己進道，己退道。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

【略】一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而無羈乎，物迭迭而無非乎。電之逸乎，沙之飛乎，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爲一。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一害一。

【略】

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略】

一息之道，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略】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一息。【略】

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苟離于寓，道亦不立。

又三極。極者，尊聖人也。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和是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

又七釜。釜者，化也。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爲。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得道之獨者，可以立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爲百年，能以百年爲一日。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爲百里，能以百里爲一里。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知道無形，能變有形者，可以易禽獸。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得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冥矣，可以席蛟鯨。有即無，無即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實即虛，虛即實，知此道者，可以入金石。上即下，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待星辰。古即今，今即古，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筮。人即我，我即人，知此道者，可以窺他人之肺肝。物即我，我即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虎。知象由心

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知氣由心生，以此吸神，可以成鑪冶。以此勝物，虎豹可伏，以此同物，水火可入。惟有道之士能爲之，亦能能之而不爲之。

又九樂。樂者，雜治也。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勿以傲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汗漫曰道之廣，當樂要急，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古人之言學之多弊，不可不救。

論說

《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無源第四》

道冲而用之，

冲，中也。道匿名藏譽，其用在中。

或不盈。

或，常也。道常謙虛不盈滿。

淵兮似萬物之宗。

道淵深不可知也，似爲萬物之宗祖。

挫其銳，

銳，進也。人欲銳情進取功名，當挫止之，法道不自見也。

解其紛，

紛，結恨也。當念道無爲以解釋。

和其光，

言雖有獨見之明，當如闇昧，不當以曜亂人也。

同其塵，

當與衆庶同，不當自殊別。

湛兮似若存。

言當湛然安靜，故能長存不亡。

吾不知其誰之子，

老子言：我不知道所從生之矣。

象帝之先。

道自在天帝之前，此言道乃先天地生也。至今者，以能安靜湛然，不勞煩。欲使人修身法道。

又《虛心第二》 道之爲物，唯恍唯忽。

道之於萬物，獨恍忽往來而無所定。

恍兮忽兮，其中有物；

道唯恍忽，其中有一。經營生化，因氣立質。

忽兮恍兮，其中有象；

道唯窈冥無形，其中獨有萬物法象。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道唯窈冥，其中有精實，神明相薄，陰陽交會之。

其精甚真，

言道精氣神妙甚真，非有飾也。

其中有信。

道匿功藏名，信在其中。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自，從也。從古至今，道常在不去。

以閱衆甫。

閱，稟也。甫，始也。言道稟萬物始生，從道受氣。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又《象元第二》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謂道也。道無形混沌，而生萬物，乃在天地之前。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

寂者，無音聲。寥者，空無形。獨立者，無匹雙。不改者，化有常。

周行而不殆，

道通行天地，無所不入，在陽不焦，託陰不腐，無不貫穿，而不危殆也。

可以爲天下母。

道育養萬物精氣，如母之養子。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我不見道之形容，不知當何以名之。見萬物皆從道而生，故字之

曰道。

強名之曰大。

不知其名，強名曰大。高而無上，羅而無外，無不包容，故曰大。

大曰逝，

其爲大，非若天，常在上；非若地，常在下。乃復逝去，無常處所。

逝曰遠，

言遠者窮於無窮，布氣天地，無所不通也。

遠曰反。

言其遠不越絕，乃復反在人身。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道大者，包羅天地，無所不容。天大者，無所不蓋。地大者，無所不

載。王王者，無所不制。

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焉。

八極之內有四大，王居其一。

人法地，

人當法地，安靜和柔也。種之得五穀，掘之得甘泉，勞而不怨，有功

而不置。

地法天，

天湛泊不動，施之不求報，生長萬物，無所收取也。

天法道，

道法清淨不言，陰行精氣，萬物自然生長。

道法自然。

道性自然，無所法也。

嚴遵《道德真經指歸·得一章》（谷神子注） 經反者道之動變化方

也，弱者道之用和爲常也。天地之物謂有形也生於有因和萌也，有生於無始空

冥也。【略】

指歸： 所謂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夫何故哉？因道而動，循一而行，

道之至數，一之大方，變化由反，和纖爲常，起然於否，爲存於亡。天地

生於太和，太和生於虛冥。虛冥至無也，太和始之而生。太和有之萌也，天地

資之而始，所謂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又《道生一章》 道生一混冒冥也，一生二謂神明也，二生三和濁清也，三生萬物天人形也。萬物負陰而抱陽嚮柔生也，沖氣以爲和合弱成也。【略】

指歸：有虛之虛者，開導稟受，虛之虛者，道也。無然然者，而然不能然也。道能然成於萬物，而萬物不能然成於道。則道是物之所然之元，故云然然者而然不能然也。有虛者，陶冶變化，始生生者，而生不能生也。虛者謂一也。一能爲生生之始，而非有形之生不能生於一，故云始生生者而生不能生也。有無之無者，而神明不能改，造存存者，而存不能存也。無之無者謂二也。二從一生，雖有夫形，故能造存存而非存所能造也。有無者，纖微玄妙，動成成者，而成不能成也。無者謂三也。三從二生，亦有夫形，俱根於一，受命於神，兆成萬物，而萬物不能成之，故云動成者而成不能成也。【略】是故無無無始，不可存在，無形無聲，不可聽視，稟無授有，不可言道。無無無之無，始未始之始，萬物所由，性命所以，無有所名者，謂之道。道爲一之元。道虛之虛，故能生一。

《道德真經註·一章》（王弼注）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凡有皆始於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爲萬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時，則長之育之，亨之毒之，爲其母也。言道以無形無名，始成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

妙者，微之極也。萬物始於微而後成，始於無而後生，故常無欲空虛，可以觀其始物之妙。

常有欲，以觀其微。

微，歸終也。凡有之爲利，必以無爲用；欲之所本，適道而後濟。故常有欲，可以觀其終物之微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兩者，始與母也。同出者，同出於玄也。異名所施，不可同也，在首則謂之始，在終則謂之母。玄者，冥也，默然無有也，始、母之所出也，不可得而名，故不可言。同名曰玄，而言同謂之玄者，取於不可得而謂之

然也。謂之然則不可以定乎一玄而已，則是名則失之遠矣，故曰玄之又玄也。衆妙皆從同而出，故曰衆妙之門也。

又《二一章》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孔，空也。唯以空爲德，然後乃能動作從道。道之爲物，唯恍唯惚。

恍惚無形，不繫之歎。

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

以無形始物，不繫成物，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恍兮惚兮，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窈冥，深遠之歎。深遠不可得而見，然而萬物由之，其可得見，以定其真。故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信，信驗也。物反窈冥，則真精之極得，萬物之性定。故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至真之極，不可得名，無名則是其名也，自古及今，無不由此而成。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也。

以閱衆甫。

衆甫，物之始也。以無名說萬物始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狀哉？以此。

【略】

又《二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混然不可得而知，而萬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不知其誰之子，故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獨立不改，

寂寞無形體也。無物之匹，故曰獨立也。返化終始不失其常，故曰不改也。

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周行無所不至而免殆，能生全大形也，故可以爲天下母也。

吾不知其名，

名以定形，混成無形，不可得而定，故曰不知其名也。

字之曰道，

夫名以定形，字以稱可言。道取於無物而不由也，是混成之中，可言之稱最大也。

強爲之名曰大，

吾所以字之曰道者，取其可言之稱最大也。責其字定之所由，則繫於大，大有繫則必有分，有分則失其極矣。故曰強之爲名曰大。

王弼《老子微旨例略》 夫奔電之疾，猶不足以一時周，御風之行，猶不足以一息期。善速在不疾，善至在不行。故可道之盛未足以官天地，有形之極未足以府萬物。是故歎之者不能盡乎斯羨，詠之者不能暢乎斯弘，名之不能當，稱之不能既。名必有所分，稱必有所由，有分則有不兼，有由則有不盡。不兼則大殊其真，不盡則不可以名，此可演而明也。夫道也者，取乎萬物之所由也。玄也者，取乎幽冥之所出也。深也者，取乎探賾而不可究也。大也者，取乎彌綸而不可極也。遠也者，取乎綿邈而不可及也。微也者，取乎幽微而不可睹也。然則道玄深大微遠之言，各有其義，未盡其極者也。然彌綸無極，不可名細；微妙無形，不可名大。是以篇云字之曰道，謂之曰玄，而不名也。然則言之者失其常，名之者離其真，爲之者敗其性，執之者失其原矣。是以聖人不以言爲主，則不違其常；不以名爲常，則不離其真；不以爲爲事，則不敗其性；不以執爲制，則不失其原矣。然則老子之文，欲辯而誥者，則失其旨也；欲名而責者，則違其義也。故其大歸也，論太始之原，以明自然之性；演幽冥之極，以定惑罔之迷。因而不爲損而不施，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賤夫巧術，爲在未有，無責於人，必求諸己。此其大要也。

成玄英《老子道德經義疏·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章即是第一大段，標道宗致，就此章中又開四別：第一略標理教，第二泛明本迹，第三顯二觀不同，第四會重玄之致。

第一略標理教。

道可道，非常道；

道以虛通爲義，常以湛寂得名。所謂無極大道，是衆生之正性也。而

言可道者，即是名言，謂可稱之法也。雖復稱可道，宜隨機愜當而有聲有說，非真常凝寂之道也。常道者，不可以名言辯，不可以心慮知。妙絕希夷，理窮恍惚。故知言象之表，方契凝常真寂之道。可道可說者，非常道也。

名可名，非常名。

名者，教也。前言可道，盛明於理。今言可名，次顯於教。真理既絕於言象，至教亦超於聲說。理既常道不可道，教亦可名非常名。欲明理教，不一不異也。然至道深玄，不可涯量，非無非有，不斷不常。而義有抑揚，教存漸頓，所以立常以破可，故言可道非常道。至論造極處，無可無不可，亦非常非不常。故《玉京經》云：無可無不可，思與希微通。

第二泛明本迹。

無名，天地始；

始，本也。虛無至道，陶甄萬物，二儀三景，何莫由斯。故指此無名，爲物之本。道本無名，是知不可言說明矣。

有名，萬物母。

有名，迹也。重玄之道，本自無名，從本降迹，稱謂斯起。所以聖人因無名立有名，寄有名詮無名者，方欲子育衆生，令其歸本，慈悲鞠養，有同母儀。

又《視之章第一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

夷，平也。言至道微妙，體非五色，不可以眼識求，故視之不見。若其有色，色則參差。只爲無色，故夷然平等也。

聽之不聞名曰希，

希，簡少也。體非宮商，不可以耳根聽，故曰希也。

搏之不得名曰微。

搏，觸也。微，妙也。言體非形質，不可搏觸而得，故曰微也。

【略】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三者即夷希微也。【略】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皦，明也。昧，闇也。言至道幽微，非愚非智，昇三清之上，不益其

明。墜九幽之下，不加其闇。所謂不增不減，其在茲乎。繩繩不可名，

繩繩，正直也，猶繩墨之義也。言聖人既能自正，復能正他。故云繩繩。不可執名求理。故不可名也。又解：繩繩，運動之貌也。言至道運轉天地，陶鑄生靈，而視聽莫尋，故不可名也。復歸於無物。

又《孔德章第二一》就此章內，文有四重：第一明能證之人，契道容貌。第二顯所證之道，非有非無。第三明此聖人，以三一爲體。第四明道無來無去，而知始知終。

第一明能證之人，契道容貌。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孔，甚也，大也。容，貌相也。甚大之德，容貌若何？唯從於道，即是其相。又解：容，包容也。大德妙契，故能虛容。動止施爲，獨從於道。出處語默，皆是道場。

第二顯所證之道，非有非無。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

言至道之爲物也，不有而有，雖有不有，不無而無，雖無不無。有無不定，故言恍惚。所以言物者，欲明道不離物，物不離道，道外無物，物外無道。用即道物，體即物道。亦明悟即物道，迷即道物。道物不一不異，而異而一，不一而一，而物而道，一而不一，非道非物。非物故不一，而物故不一也。

第三明此聖人，以三一爲體。

恍惚中有物，惚恍中有象，

中有物，即是神。神，妙物爲名也。雖復非無非有，而有而無，故是妙也。中有象，即是氣。雖復非象非色，而爲色爲象，故是氣也。言道種種變現，故不物而物，不象而象也。

窈冥中有精，

窈冥，深遠也。有精，即精智也。言道雖窈冥恍惚，而甚有精靈，智照無方，神功不測也。

其精甚真。

言真精無雜，實非虛假。於三一之中偏重舉精者，欲明精是氣色神用之本也。

其中有信。

言道無心，有感斯應，信若四時，必無差爽。

第四明道無來無去，而知始知終。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時乃有古有今，而道竟無來無去。既名不去，足顯不來，文略故也。以閱終甫。

閱，覽也。甫，始也。至道雖復無來無去，亦而去而來，故能覽察古今，應乎終始也。

又《有物章第二五》今就此章，義開爲五：第一顯道之體狀，妙絕形聲。第二明本無稱謂，降迹立名。第三明引物向方，歸根反本。第四舉域中四大，令物依修。第五示自淺之深，漸階圓極。

第一顯道之體狀，妙絕形聲。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有物者，道也。道非有而有，非物而物，混沌不分，而能生成庶品。亦明不混而混，雖混而成。不成而成，雖成而混。即此混成之道，在天地先生。還是不先，不生生義也。故《莊子》云：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又云：在天地之先而不爲老。

寂寥獨立不改，

寂，無聲也。寥，無形也。獨立，無待對也。不改，無遷變也。言道體窈冥，形聲斯絕。既無因待，亦不改變。此乃獨獨，非待獨也。

周行不殆，可爲天下母。

道無不在，名曰周行。所在皆通，故無危殆。開化陰陽，安立天地，亭毒群品，子育含靈，生之畜之，故可爲母。

第二明本無稱謂，降迹立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道本無名，不可以智知道名，即初章云無名天地始也。取其有通生之德，故字之曰道，即初章云有名萬物母也。

強爲之名曰大。

體無涯際，故名爲大。不大爲大，故稱爲強。夫名以召體，字以表德。道即是用，大即是體，故名大而字道也。人皆先名後字，今乃先字後名者，欲表道與俗反也。故不同而同，有名有字。同而不同，先字後名也。

又《大道章第三四》 此章明能成光大之業，皆爲法道忘功。就此門中，分爲三別：第一標大道汎兮，示左右略無封畛。第二功成不有，明小大難與爲名。第三舉聖人不貴其身，以全光大之業。

第一標大道汎兮，示左右略無封畛。

大道汎，其可左右。

汎，汎無係也，亦普遍之名。言大道虛玄，汎然無著，慈悲普遍，感而遂通。雖復非陰非陽，而應乎左右。欲明方圓任物，聲無不宜。故《莊子》云：有左有右，有義有倫。

萬物恃以生而不辭。

一切萬物恃賴至道而得生成，慈救善誘，終不辭憚也。又云物亦不謝生於自然。

第二功成不有，明小大難與爲名。

功成不名有。

生化群品，至功潛被，而歸功於物，故不有功名。

衣被萬物不爲主，可名於小。

衣被萬物，陶鑄生靈，而神功潛被，不爲主宰，既俯就於物，宜其稱小。此不小而小也。

萬物歸之不爲主，可名於大。

大海虛谷，百川競湊。至道寥廓，萬物歸之。不主之義，已如前釋。物既仰歸於道，宜受大名。此即不大而大也。

第三舉聖人不貴其身，以全光大之業。

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明體道聖人，忘我存物，靜退謙柔，終不爲大。只爲先物後己，忘功忘大，故爲衆生之長，獨居三界之尊，而成其大也。

又《大象章第三五》 道出言，澹無味。

至道虛寂，其體希夷。所以出言澹然無味，非如樂餌可翫可悅。故音

樂有聲，行者爲之止住。道言無味，學者罕見留心。嗟乎，世人迷妄之甚，但知淫聽有聲之聲，詎能咀嚼無味之味耶。深歎愚徒，故有斯譬。

第三示非色非聲，而妙用無盡。

視不足見，

至道窈冥，妙絕形色，非如餽饌等法，故不可以眼識求。

聽不足聞，

大音希聲，體非商角，豈如鐘鼓，可以耳聞。聖道出言，其例亦爾。

用不可既。

既，盡也。至道之言，澹然虛遠，非聲非色，絕視絕聽，若鏡之心，物來斯照，如谷之響，感而遂通。是知無用之用，其用難盡。

强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

榮曰：道者虛極之理體，不可以有無分其象，不可以上下極其真，所謂妙矣難思，深不可識。聖人坦茲玄路，開以教門，借圓通之名，目虛極之理，以理可名，稱之可道，吾不知其名，成道以虛通爲義，常以湛寂得名，所謂無極大道，是衆生之正性也。夫道者何也，虛無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其大無外，其微無內，浩曠無端，杳冥無對，至幽靡察而大明垂光，至靜無心而品物有方，混漠無形，寂寥無聲，萬象以之生，五音以之成，生者有極，成者必虧，生生成成，今古不移，此之謂道者也。【略】道重說包億萬之天而不爲大，貫秋毫之末而不爲小，先虛無而不爲始，後天地而不爲終，昇積陽而不爲明，淪重陰而不爲晦。本無神也，虛極而神生，本無炁也，神運而炁化。炁本無質，凝委而成形，形本無情，動用而虧性。形成性動，去道彌遠，故溺於生死，遷於陰陽，不能自止，非道存而忘也。故道能自無而生有，豈不能使有同於無乎。有同於無，則有不滅矣。故生我者道，滅我者情，苟忘其情，則全乎性，性全則形全，形全則炁全，炁全則神全，神全則道全，故道全則神王，神王則炁靈，炁靈則形超，形超則性徹，性徹者，反覆流通，與道爲一。可使有爲無，可使虛爲實，吾將與造物者爲儔，奚死生之能累乎已也。可道爲體，可名爲用，可道者即是言名，雖復稱可，物宜隨機，而有聲有說，非真常凝寂之道。

李榮《道德真經註·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孔，甚也，大也。道，理也。德物無不包，故言容也。動皆順理，故

言從也。亦言大德，不由他至，唯從道來也。道之爲物，唯恍唯惚。

未知道是何物，而令德從明矣。大道幽玄，深不可識，語其無也，則有物混成；言其有焉，則復歸無物。歸無物而不有，言有物而不無，有無非常，存亡不定，故言恍惚。恍惚中有象，惚恍中有物。

非有非無之真，極玄極奧之道，剖一元而開三象，和二氣而生萬物也。

杳冥中有精。

至理唯一，故言精。妙體無變，故言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寂乎無象，感而遂通。福善福淫，影響斯在。

又《二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有物者，道也。名之曰道，故言有物。然道之爲物，唯恍唯惚，不可以有無議，不可以陰陽辯，混沌無形，自然而得，故曰混成。自然之理，運之以變化，無形之內，開之以氣象。原其本，則先天地生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混成之道，先天地生。聽之不聞，則寂寥無響，搏之不得，則澹漠無形，喪偶而無對，故言獨立。湛然而常存，故言不改。無處不在，周行也。用之勤，不殆也。覆載生畜，母之義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強爲之名，曰大。

夫有形者立稱，無象者絕名，約通生而爲用，字之曰道。無一法而不包，名之曰大。理本無名，無名而名，謂之強也。

又《三四章》 大道汎汎，其可左右。

夫虛舟汎而不繫，大道汎而玄通。不繫者，無滯於西東。玄通者，寧封於左右。是以人毫芒而遺小，彌宇宙而忘大，影見非一，靈化難常，物無不應，何爲不可也。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

物之得生，皆賴大道。道則信之以獨化，物則稱之於自然。能生者不以爲功，所生者不以爲德。真之至理，不相辭謝也。

成功不名有。

道之生物得以生，成功也。能所皆忘，故不名有也。

衣被萬象不爲主，可名於小。

生育普均，覆載無二，衣被也。長而不宰，不爲主也。可言於小，言不小也。

萬物歸之而不爲主，可名於大。

萬象輪迴，不出無形之表。品彙終始，會依虛寂之中。故曰歸之。可名於大，言不大也。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聖人同大道之停育，齊至理以忘功，不滯空有之端，寧拘小大之域，必定忘於小大，故言終不爲大。執則成小，忘則爲大。不大而大，故言成其大也。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六《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

疏：道者，虛極妙本之強名也，訓通訓徑。

義曰：道者，至虛至極，非形非聲，後劫運則不爲終，先天地而不爲始。圓通澄寂，不始不終，聖人以通生之用可彰，尋迹而本可悟。故以通生之德，強名爲道也。

疏：道一字，標宗也。

義曰：經首道之一字，標舉爲宗也。

疏：可道者，言此妙本通生萬物，是萬物由徑，可稱爲道，故云可道。

義曰：標宗一字，是無爲無形，道之體也。可道二字，是有生有化，道之用也。三字之中自立體用，體則妙不可極，用則廣不可量。故爲虛極之妙本也。

疏：非常道者，妙本生化，用無定方，強爲之名，不可遍舉，故或大或逝，或遠或返，是不常於一道也。故云非常道。

義曰：散爲萬物，不拘一方，故用無定方也。但宗一道，故明萬物皆資道化，故不在遍舉。高而無上，無不包容，大也。高而無上，不滯於上，大而無外，不滯於外，逝也。逝，往也。窮於無窮，無所不通，遠

也。虚心守一，道復歸之，返也。返，還也。此引《道經》第二十五有物混成章，以證此義。以此推之，不常厥所，是謂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

【略】

疏：名者，稱也，謂即物得道用之名也。首一字，亦標宗也。

義曰：名者，正言也。標宗一字，為名之本。可名二字，為名之迹。迹散在物，稱謂萬殊，由迹歸本，乃合於道。是知道為名之本，名為道之末。本末相生，以成化也。

又卷八《道冲而用之章第四》

義曰：大道之用，其用不窮，廣包

天地，細入毫髮，澹然自得，無虧無盈，行之於身則光塵混一，運之於內則紛銳和平。綿乎億劫之前，乃居象帝之首。萬法之內，惟道可宗。故為萬有所歸趣矣。趣，向也。

道冲而用之，或似不盈。

注：言道動出冲和之氣，而用生成之功，曾不盈滿。云或似者，於道不敢定言。

淵兮似萬物之宗。

注：淵，深靜也。道常生萬物而不盈滿，妙本淵兮深靜，故似為萬物之宗主也。

疏：冲，虛也，謂道以冲虛為用也。夫和氣冲虛，故為道用，用生萬物，物被其功。論功則物疑其光大，語冲則道曾不盈滿，而妙本深靜，常為萬物之宗。注云或似者，道非有法，故不正言爾。他皆倣此。

義曰：道常謙虛而不盈滿，冲和澄澹，處乎其中。深玄寂靜，為物之主，故物失冲和之道必致害亡，人失冲和之道則至死滅，君失冲和之道則政擾民離，臣失冲和之道則名亡身辱。是以知冲和之道，萬物恃之以安，為萬物之宗矣。語其及物之功，則光明遠大；求其妙本，則深靜常虛。道非有法者，不可正言其有，而物皆有道也。倣，准倣於此，不敢定言也。挫其銳，解其紛。

【略】

義曰：理國用冲和之道，則無銛銳之情以傷於物，無勞擾之事以傷於人。不傷於物，則萬國來庭，四夷嚮化，兵革不起，怨爭不興，不尚於拓

土開疆，凌弱暴寡矣。不傷於人，則使之以時，賦役輕省，家給人足矣。理身者解紛挫銳，外無侵競，內抱清虛，神泰身安，恬然自適矣。約人以明道者，明人必資於道也。《莊子·繕性篇》云俗學以求復其初者，言人既理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俗學則彌結者，銛銳之心，紛擾之事，不以道挫而解之，則拘於俗學，彌加結固，不可解也。俗學者，徇俗之學，非日損之道也。

和其光，同其塵。

注：道無不在，所在常無，在光在塵，皆與為一，一光塵爾，而非光塵。

洪兮似或存。

疏：道之冲用，於物不置，在光則與光為一，在塵則與塵為一，無乎不在，所在常無。

義曰：冲和之道散被羣生，汎然坦然。物無不在，可謂和光同塵矣。光者，明淨也。塵者混亂也，有道之士不介然標異，與眾同也，匱，乏也。道雖散被羣生，至妙之本，凝寂冲虛，常不乏絕。

又卷一四《視之不見章第一四》

義曰：前示忘身忘患，為修證之

基。此表非色非聲，宣至道之妙，既視聽之不得，乃混一以指，名雖皦昧難窺，隨迎不睹，執之以理身理國，為成化之根源矣。

視之不見，名曰夷。

注：此明道也。夷，平易也。道非色，故視不可見。以其於無色之中能色，故名之曰夷。

聽之不聞，名曰希。

注：希者聲之微也，道非聲故聽之不聞，以其於無聲之中獨能和焉，故名之曰希。

搏之不得，名曰微。

注：搏，執持也。微，妙也。道無形，故執持不得，以其於無形之中而能形焉，故名之曰微。

疏：此明道也。夫視之者以色求道，聽之者以聲求道，搏之者以形求道。道非聲色形法，故竟求不得。以不得，故欲謂之無，乃於無色之中能應衆色，無聲之中能和衆聲，無形之中能狀衆形，是有無色之色、無聲之

聲、無形之形，故謂之夷、希、微矣。夷者，所謂明道而非道也。夷者，平易也。希者，聲之微妙也。搏者，執持也。

義曰：目之所視者，但見平易而不能見道，道無色也。耳之聽也，但惟希寂而不能聞道，道無聲也。手之搏也，但惟微妙不能得其形，道無形也。以神視之，見無色之色；以氣聽之，聞無聲之聲；以慧照之，識無形之形。而衆色之具，衆聲之和，衆形之立，非道不能生，非道不能成。道也者，獨能應衆色，和衆聲，狀衆形，故強名之曰希夷微爾。道不可言，言之非矣，所以明道皆強爲之容，而非道也。莊子曰：無視之以目，而視之以神，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能以微妙而合於道矣。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注：三者將以詰道，道非聲色形法，故詰不可得，但得夷希微爾。道非夷希微，故復混而爲一也。

疏：【略】

義曰：夷希微三者，假標以名道，亦皆無也。三者凝化爲三境，次爲三界，下爲三才，明爲三光，於身爲三元，於內爲三一，皆大道分精運化之所成也。混而爲一，復歸於妙本之道也。三境者，三寶君之祖氣所凝，其色青黃白亦名也。玄元始三氣，乃諸天之祖宗，萬化之元本也。三界者，欲界六天以統九仙，色界十八天以統九真，無色界四天以統九聖。三才者，天一地二人三。《沖虛真經》云：清淨之氣爲天，濁滓之氣爲地，沖和之氣爲人。謂之三才也。三光者，太陽之光爲日，太陰之光爲月，日月之餘光爲星辰，謂之三光也。三元者，人身之中腦爲泥丸宮，以主上元；心爲絳宮，以主中元；臍下爲丹田，以主下元。三元尊神各統陰陽，萬二千神氣以養於人。三十一者，上元所主謂之元一，中元所主謂之真一，下元所主謂之正一。三十一元神主運氣固精，寶神留形。【略】三十一乃有中無，三元乃無中之有，以有無相感，而爲精神氣。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義曰：其爲明也，必皦然在上，謂積陽也。其爲暗也，必昧然在下，謂積陰也。陰陽有定分，明昧有定相，是則有形有質，皆有定方也。惟夫大道處於上，不皦然而明，道非陽也；處於下不昧然而暗，道非陰也。故曰非陰非陽，而能陰能陽，不可以定相睹，不可以定分求。天得道而能

清，是能上也。地得道而能寧，是能下也。陽得道而能動，是能明也。陰得道而能靜，是能昧也。故爲天下之至蹟。《易·繫》曰：非天下之至蹟，其孰能與於此乎？言至道功深如此，若非天下萬事之至極精妙，誰能參與於此也？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義曰：道惟妙本，生化萬殊，運用生成，繩繩不絕。物物而不物，物自物也。生生而不生，生自生也。道之無迹，不恃其功。深妙湛然，不可爲有，是無物也。物者象也。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義曰：道以生育，動植成形，故能於無狀之中成其形狀，無物之中作其物象。謂其無也，則狀態資生；謂其有也，則杳冥難睹。非無非有，爲恍惚焉。恍惚者，非有非無之謂也。【略】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義曰：至道獨立，無始無終，既非前後可窮，莫得隨迎之所，故曰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生於末代而不爲少。先萬物而不爲始，後億劫而不爲終。由此而言，豈隨迎得也。況充塞天地，周遍虛無，無處無道，無往無來，不今不古，何者爲始，何者爲終，固非先非後矣。凡物有往則隨之，有來則迎之。道無來往，非隨迎可求矣。

又卷一九《孔德之容章第二》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

義曰：道者，虛無之稱也。以虛無而能開通於物，故稱曰道，無不通也，無不由也。若處於有，則爲物滯礙，不可常通。道既虛無爲體，無則不爲滯礙，言萬物皆由之而通，亦況道路以爲稱也。寂然無體也，而天覆地載，日照月臨，冬寒夏暑，春生秋殺，萬象運動，皆由道而然，不可謂之無也。及乎窮其動用，考彼生成，豈見其所營爲，豈知其所運化？不可謂之有也。乃是無中之有，有中之無，不得指而定名，故謂之爲恍惚爾。

又卷二一《有物混成章第二五》 義曰：定以名實，顯其功用，或

大或逝，或遠或返，包三才而運氣，首四大而居尊，遞爲憲章，以施法度，方復混融不宰，默體自然，宣大道沖用之功，功成復歸於道本也。有物混成者，道之宗也。先天地生者，道之元也。寂兮寥兮者，道之質也。獨立而不改者，道之常也。周行而不殆者，道之用也。可以爲天下母者，

道之功也。吾不知其名者，道之無也。字之曰道者，道之有也。強爲之名曰大者，道之體也。大曰逝者，道之微妙也。逝曰遠者，道之深玄也。遠曰返者，道之常存也。道大天地大王者，道之統三才也。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者，此明王爲最靈之首，當用道也。三才相法，明王當法天行道，契乎自然也。或疏云申戒人君用道法天，而當宗清靜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義曰：道之起也，無宗無祖，無名無形，冲而用之，漸彰於有。其初也示若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無物之物，無名之名。天地未立，陰陽未分，清濁未判，混沌圓通，含衆象於內而未明，藏萬化於中而未布，不可以名詰，不可以象言。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義曰：寂寥者，無之謂也。無聲可聞，無色可見，無形可執，無象可求，無名可稱，無法可擬，故云寂兮寥兮也。獨立者，道一無侶也。周行者，道氣旁通也。不殆者，在高非高，在大非大，無窮無竭，玄妙常存，不危殆也。殆，危也。

可以爲天下母。

【略】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義曰：夫名物者以其體，字物者以其德。物生而名立，事之常也。未有無名之物矣。唯大道之用居乎物先，物象未彰，乾坤未闢，而道在其先也。運道之用，施道之功，而後有天地萬物也。以此功深用廣，無形無狀，不可以氏族求，不可以名字得。老君取其道生萬物之美，字之曰道。道者，通生之謂也。道之爲通也，無所不通。《西昇經》云：夫道也者，包裹天地，秋毫之細，道亦居之。莊子云：道在稊稗，道在衆物，無不在也。故有形有生者，道皆居之。失道則死矣。

疏：見其包含無外，將欲定其至無之體，故強名曰大。凡物先名而後字者，以其字小而成大；以道先字而後名，是以從本而降迹焉。

義曰：夫物有體，則能包容於物。故大能容小，外能藏內者，物之常也。今道無體而能包含萬物者，以其無體之體，體大無邊也。以其體大，因體立名，故名曰大。大者，無不包也，無不容也。有形無形，皆在道體

之內矣。

又卷二七《道常無名章第三》 道常無名。

注：道以應用爲常，常能應物，其應非一，故於常無名。

疏：應用不窮，惟感所適，道之常也。常在應用，其應非一，故於常無名，故云常無名。

義曰：道之爲用，無爲焉而無所不爲。統御陰陽，包羅覆載，乾以之動，坤以之寧。其通生也，爲天下之至通焉。其幽奧也，爲天下之至曠焉。應用無窮，周流不極，纖芥得之而生植，天地得之以圓方。而真常之道，澹然冥寂，不可得而名也。名言理絕，故常無名。

又卷二八《大道汎兮章第三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注：大道汎兮，無繫而能應物，左右無所偏名。

疏：汎兮者，無繫之貌也。言道之爲物，非陰非陽，非柔非剛，汎然無繫，能應衆象，可左可右，無所偏名。故莊子曰：夫道未始有封。

義曰：大道之體也，凝而爲真，一融而爲萬化，汎然不繫。論彼虛舟，無塊然之質，不昧然而昏者，非陰也；無赫然之象，不皎然而明者，非陽也。懸天載地，乾健而龍行，非柔也；委和順物，細入毫芒，非剛也。能顯能晦，能微能章，汎汎然無所繫著也。刻彫類狀，無所不爲，能應衆象也。旁通萬境，不局一方，可左可右也。一以貫之，爲天下式，無所偏名也。未始有封，無涯無略，渙而散也。無所不無，寂而歸也。無所復有，生化萬殊也。《莊子·齊物篇》曰：古之真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未始有物。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此言天地初分，人生其內，品物咸遂，性識真淳，心跡無爲，故無封執。其次，以爲未始有是非，是非既彰，道所以虧也。道即虧也，則有偏名矣。修身之士，當體道虚心，無所執著，以臻其妙。理國當坦然無爲，以合於道，通乎大方，歸於至理也。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

義曰：【略】由道之所化，各得其生，生生成成，全備之理矣。道之生物也，無爲而物自生。道之化物也，無爲而物自化。雖因道而生化，而大道不以生化辭勞，物亦不以生化之恩歸功於大道。

又卷三二《反者道之動章第四〇》 反者道之動。

義曰：夫物順道則生，失道則死。其故何哉？道本無事無爲，人尚有爲有事。道本無情無欲，人尚有欲有情。故俗與道反，而去生從死也。經云動之死地，以其生生之厚。又云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所謂求生之厚者，就欲羨利，徇俗趨名，役性勞神，圖功慕賞，本爲養身之具，不知求非其分，反喪其生。吳子云：天地之生禽鳥也，猶衣之以毛羽，供之以蟲粒，況於人乎？衣食者，雖養身之所切，亦可委心任運，豈在躁求乎？不能體道全生，委心順命者，是謂執其生而失於道矣。若能祛躁求之妄，安順命之懷，體彼恬愉，生可全矣。理國者任物之性，順天之時，息苛暴以惠人，輕賦徭而育物，無拓土開疆之欲，自戢五兵，無崇臺峻宇之奢，自清庶務，躋生靈於壽域。斯可謂反俗順道乎。

趙志堅《道德真經疏義》卷四《道生章第五》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道至無也，一妙有也。至無不無，能生於一。道是一體，一是道氣。氣因體生，故云道生一。道雖生一，還在一中，神用資通，羸妙異耳。一外本道，元無虧減。一者，元氣也，亦曰太和。以數言之謂之一，以德言之謂之和。爲氣之始復云元。氣妙有不有，無色無聲，不有而有，能生於二。二者羸氣謂陰陽也。且一之爲物也，從無涉有，至微至妙，理殊空寂，不得言無，器象未形，不可言有，包含萬象，混在其中，有神用能清能濁，清氣爲陽，濁氣爲陰，陰陽同出，故云生二。陰陽分判，一布二事，二外本一，全然若舊。二又生三，三者形質已具，謂天地人也。純陽清而爲天，純陰濁而爲地，和氣爲人。和者一氣兼陰陽之妙，三合爲和。若以和清濁而爲天地人者，此便以三生三。今言二生三，生爲和，是一氣布在二中，故唯言二。亦猶道遍三才，直以天地人爲三，不可兼道爲四。其天地人各懷陰陽和三氣備足，然天地人外，陰陽和本氣亦無耗損，其天地陰陽萬物，若無和氣不能自立，況能生物乎。已上從無適有，自妙向羸，謂之生非如今日以形相生也。其人始生而得和清濁二氣，虛凝聚結，化生成形，其神識即和道之精秀，與天地同受氣而生。故《西昇經》云：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根本是也。三生萬物者，天地生萬物，人又生人，兼長養之，萬物咸得遂性。自此之後，皆是陰陽交感，以形相生，故云三生萬物也。

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二 視之不見名曰夷。夷，古本作幾，幾者，幽無象也。《易》曰：幾者，動之微。雖有此義，今存而不論。

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道之難狀難說也，如是，聖人不得已而強爲之名耳。且道非色不可以目視而見，故於無色之中，能色衆色，因而詔之曰夷。夷者，平也，謂漠然平夷無涯涘貌，在色而無色也。道非聲不可以耳聽而聞，故於無聲之中，能聲衆聲，因而詔之曰希。希者，疏也，如物之希疏，無擊觸之聲，在聲而無聲也。道非形不可以手搏而得，故於無形之中，能形衆形，因而詔之曰微。微者，妙也，微妙無質礙，在形而無形也。唯至人以神視可見無色之色，而出於衆色。以氣聽可聞無聲之聲，而出於衆聲。以心察可得無形之形，而出於衆形。言此希夷微三者皆道之應用強名，豈可以爲實有，而得致詰責問哉。故當混合而冥爲至一耳。【略】不以視視者能見之，不以聽聽者能聞之，不以循循者能得之，不以言言者能辯之，是故無形之形，天地以生，謂之夷。無聲之聲，五音以始，謂之希。無緒之緒，萬端以起，謂之微。此皆先賢舉其進道之方也。若夫能忘其視聽，實其循搏，混一都無，則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夫形色之物，皆有涯分，不能出其定方。唯道超然出於九天之表，而不爲明，存乎太極之先，而不爲高，使其學者居上，與日月齊照，而其光不皦。沈然沒於九地之外，而不爲暗，流乎六極之下，而不爲深，使其學者在下，與瓦甕同寂，而其明不昧。而繩繩運動，無窮無絕。生育萬物，而道不屬生，物自生爾。變化萬物，而道不屬化，物自化爾。萬物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而不可指名於道也。既而尋本究原，歸於杳冥，復於沈默，斯乃道之運用生化之妙數也。故曰：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繩，接連不絕之貌，又無際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夫歸於無物者，非空寂之謂也，謂於無形狀之中，而能造一切形狀。於無物象之中，而能化一切物象。欲言有邪，而不見其形，是即有而無也。欲言無邪，而物由之以成，是即無而有也。有無不定，是謂惚恍。惚

無也，言無而非無。倪有也，言有而非有。故曰惚恍爾。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夫道先乎天地，長於上古，湛然何來，莫知其始，故迎之不見其首。而又終古不息，後乎億劫，寂爾常存，莫知其終，故隨之不見其後。此使人廓其靈臺，而法其道體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古道者，無形無名，天地之原，萬物之宗也。即視不見，聽不聞之道也。老氏使其治身治世者，執持上古無為自然之道，制御即今有為煩撓之俗，歸乎淳風，復乎太始，使各正性命，不遷其德，是謂知道之綱紀也。

又卷四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有物混成者，道之宗也。故眇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夫至理湛然而常存，故謂之有物。真道萬派而莫分，故謂之混成。然混成不可得而知，萬物由之以生，故曰有物混成也。先天地生者，道之元也。《經》曰：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莊子曰：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此皆標道之大體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寂者，無聲。寥者，無形。既云有物混成，尋其形聲，窅冥空洞，無象無質，故曰寂寥。夫大塊卓然，無物可比，且形影因待，猶言獨化，況妙道廓然，何物能偶，故曰獨立。物雖千變萬化，出生入死，而妙道未嘗遷革，故曰不改。且道之用也，散則沖和之氣徧于太無，歛則純精之物藏于黍粟，周流六虛，應用不窮，故曰不殆。物無大小，皆仰於道，得之則全，離之則殞，生之成之，咸有所賴，故曰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夫大道無形，故眇聽莫聞，搏取不得，既無形聲端緒，故不知其名。然而前稱有物，則有體用，體用既彰，通生萬物，就用表德，字之曰道，包含天地，其體極大，故強為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逝，往也。凡物之大，皆有邊際，唯道無窮。無極往，無涯畔，故大曰逝。愈逝愈遠，莫究其源，故逝曰遠。雖遠出八荒之外，而收眇反聽湛

然於方寸之間，若鑑之明應而不藏，故遠曰反。反，復也。往而還復，沒而復生，陰而復陽，皆道之化也。

又卷六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道者，虛之虛，無之無，自然之然也。混沌太無，冥寂淵通，不可名言者也。然而動出變化，則謂之渾淪。渾淪者一也。渾淪一，氣未相離散，必有神明，潛兆于中。神明者二也。有神有明，則有分焉，是故清濁和三氣，噫然而出，各有所歸，是以清氣為天，濁氣為地，和氣為人。三才既具，萬物資生也。

《南華真經注疏·內篇·大宗師第六》（郭象注 成玄英疏）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

〔注〕有無情之情，故無為也；有常無之信，故無形也。

〔疏〕明鑒同照，有情也。赴機若響，有信也。恬淡寂寞，無為也。視之不見，無形也。

可傳而不可受，

〔注〕古人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

可得而不可見；

〔注〕咸得自容，而莫見其狀。

〔疏〕寄言詮理，可傳也。體非量數，不可受也。方寸獨悟，可得也。離於形色，不可見也。

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注〕明無不得有而無也。

〔疏〕自，從也。存，有也。虛通至道，無始無終。從本以來，未有天地，五氣未逃，天道存焉。故《老經》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者也。

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注〕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斯乃不神之神也；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斯乃不生之生也。故夫神之果不足以神，而不神則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恃哉。

〔疏〕言大道能神於鬼靈，神於天帝，開明三景，生立二儀，至無之力，有茲功用。斯乃不神而神，不生而生，非神之而神，生之而生者也。

故《老經》云：「天得一以清，神得一以靈也。」

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注〕言道之無所不在也，故在高為無高，在深為無深，在久為無久，在老為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且上下無不格者，不得以高卑稱也；外內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裏名也；與化俱移者，不得言久也；終始常無者，不可謂老也。

〔疏〕太極，五氣也。六極，六合也。且道在五氣之上，不為高遠；在六合之下，不為深邃；先天地生，不為長久；長於叅古，不為蒼艾。言道非高非深，非久非老，故道無不在而所在皆無者也。

王元澤《南華真經新傳》卷六《大宗師篇》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夫道，天下之至妙，而無體無迹，無乎不在也。萬物莫不由之而似有情，萬物由之而生而似有信；寂然默運，故無為；窈然真空，故無形；可以神會，而難以情求。故曰可傳而不可受。可以心得，而難以理察。故曰可得而不可見。混成先天地而生。故曰自本自根。未有天地，亘絡萬世，而綿綿常存。故曰自古以固存。然則道之如此，而其妙所以無方也。故鬼得之而靈，帝得之而神；天地由之而生，而非因天地而有；其高不可度而

其深不可測。

又卷一一《知北遊篇》 夫窈冥寂寞，希夷微妙者，至道之真體。體固不可以情求，不可以智窺，惟以無知而為得矣。此莊子因而作知北遊之篇。

【略】 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道者，萬物之所道也。在體為體，在用為用，無名無迹，而無乎不在。故自有而觀，則足以知其微；自無而觀，則足以知其妙。虛靜寥遠，而無有終始，此道之至妙之理也。

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

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

道聽之而不聞也，故曰道不可聞。視之不見也，故曰不可見。搏之而不得也，故曰不可言。可聞則非為其道也，故曰聞而非也。可見則亦非為道也，故曰見而非也。可言則又非為道也，故曰言而非也。夫不可聞，不可見者，無形之形也，故曰知形形之不形乎。不可言者，無名之名也，故曰道不當名。

又卷一四《則陽篇》 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

道體深妙，動而愈出，故曰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妙用贍足，綿綿若存，故曰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則未嘗有極，無止則未嘗有息，同萬物生成之理也，故曰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此莊子言道之序也。

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視之不見，故曰道不可有；生成不測，故曰有不可無。道者，萬物之所道，以其可道而名道也，故曰道之為名，所假而行。道體至妙，言默不足以盡之也，故曰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之。不言不默而心得之，然後達其妙本也，故曰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又《南華真經拾遺》 萬物之所道者，道也。道者物之所道而無有不在，故在大則未嘗有所過，而在細則未嘗有所遺。是以萬物之才，性分中亦各有所取，而此莊周之為書而言及鯢鰈、蜩鷲、斥鴳、鷦鷯、螳螂、魚蝶、馬牛、山木之類也。

道之本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根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未有天地也，先天地生而不為久。自古以固存也，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萬有不同謂之富，不同同之謂大，富有之謂大業，此聖人也。

【略】 莊子曰：自本自根。本者一，在於木下。根者木止於良旁，本出於根而根附於本，相須而生也。故本者命也，根者性也。老子曰：歸根曰靜，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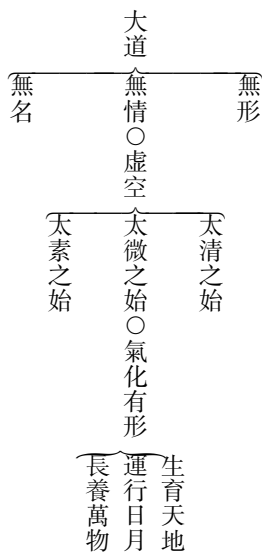
言性也。靜曰復命，以言本也。

王玠《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纂圖解註》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

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道生，自然。

大道者，至虛無體，本無形、無情、無名也。當浩劫之始，已有梵清景三氣，太清、太微、太素，隱而無象，溟溟滓滓，遼廓無光，一混沌而已。渾是陰氣，裏外虛中，有箇乾健不息之理，蟠旋而極，是有一陽初動于中，便生奇耦，分陰分陽，生育天地。清氣上而爲天，濁氣下而爲地。天地既判，萬物居其中。陰氣出地，而復上昇於天，陽炁從天，而復下降於地，陰陽往來，循環不已。是以日月運行，五炁順布，四時行焉，故能長養萬物。大則天地，小則微塵，無一物不是道之化育。善參究者，反身求之，我身即天地。道雖生我無名，我故名之道也。《道德經》云：「有物混成，先天而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已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是也。」



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言道者是誰？

太上言道大沖虛，本無名喚，因不虛立，假形而用。且夫人身之生也渾淪，是箇太極，則天地萬物之道總在我身。心之虛靈，道自歸之。靜爲性，動爲情。性主乎內，爲體；情運乎外，爲用。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乃曰道。道之爲言，精氣化形，神虛今妙，豈可以知其名也？若不言道，何以呼之？是不以己，強名稱之曰道也。《道德經》云：「道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信。故顏子歎聖人之道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是以易存無體，神化無方，此之謂也。」

○渾淪無象

迎之不見在首，隨之不見在後。

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故曰：「金丹之體，象帝之先。」

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氣化，生形。

夫道之爲物，虛而無象，因氣化而有道之名。道生于一，一生于二，二氣感合而生萬物，理自然也。道居天地之先，包含覆載，寂靜無名，乃曰無極之真也。無極之中道因虛極而已，陽發而遂通，無極而太極，是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清而爲天，主於動；陰炁濁而爲地，主於靜。天覆於地，地載於天，天動地靜，二氣互交。陽氣先者爲陽道，陰炁先者爲陰道。《易繫》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體天故清，故動，女體地故濁，故靜。男女相感，陰陽翕暢，泄其真精，降本流末，而生萬物。萬物之生，同此之理，炁質化行，各從其類，生生化化，則道無不一焉。

牛道淳《文始真經註》卷一 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道本無名，因名悟道，道者實也，名者實之實也，因名契悟名異而實不異，悟實而忘名，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得意忘言，名者言也，故云得之契同，實忘異名。此章明道無不在，悟實忘名。

一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

道運陰陽，生成天地萬物，故云一道能作萬物也，作者，生也，道如虛空，窈冥莫測，本自見成，不假修爲造作，故云無有一物能作道者，道既似虛空，萬物焉能害虛空哉？故云無有一物能害也。此合喻也。此章明道生萬物，無物能害道者也。

關尹子曰：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而無羈乎，物迭迭而無非乎。

道者心之體，心之體者，真空也，真空窈冥，茫茫然，知識未萌之前也，心既以真空爲體，則儻儻然萬緣無由羈絆，物者心之用，即體即用，應變常寂，則迭迭然無非道也。迭迭者，周行而不殆之義也。

關尹子曰：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

道本真空，不屬得失，有得則有失，道在人，聖凡同體，無欠無餘，如初生赤子，與大人同體，不與大人同用。凡人與聖人同體，不與聖人同用，體本無名，隨功用立名，用之於惡，則名凡人，用之於善，則名賢

人，用之無所得，則名聖人。無所得而得之，則名德不名道也，故曰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也。

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

道要心悟，不離本情而登大道，故不可行也，彼可行者，名善不名道也，【略】

關尹子曰：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

道本無名，不可以言求，道本無跡，不可以行求，道本無法，不可以學求，道本無情，不可以識求。若以名跡法情求之，如石輾之互相宛轉，不離名跡法情，何時得悟道哉，故云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輾轉，無有得時。

【略】

殊不知捨源求流，無時得源，捨本求末，無時得本。

道由心悟，靈源妙湛，體用如如，迷人不悟，源名跡而向外求道，此迷靈源而逐名跡流浪也。

又卷二 是知天地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

【略】成理者，道也。言道本自見成，不假修爲也，道無不在，天地萬物在道則存生，失之則亡滅，故云知見成之道，物物皆包藏妙道，非物能包之也，爲天地萬物不離妙道也，故云是知天地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也，不相借者，物物具足，不須相借也。

又卷三 關尹子曰：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子子爾，胡然微微爾，胡然堂堂爾，胡然臧臧爾，

子子者，無對待也，微微者，盡善盡美也，堂堂者，深奧難測也，臧臧者，妙之又妙也，胡者，何也。言聖人之道，何其子子然超諸對待也，故云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子子爾也。聖人之道何其微微然盡善盡美，何其堂堂然深奧難測，何其臧臧然妙之又妙、讚美不盡也，故云胡然微微爾，胡然堂堂爾，胡然臧臧爾者也。

惟其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故能貴萬物。

偶者，待也，惟道無我，能生萬物，而與萬物不異，而萬物待道而生，而道無所待，故能超貴乎萬物，故云惟其能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故能貴萬物也。無一物能偶者，無一物比配道也。此章明道超諸有，

迴絕對待。

又卷八 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本無一，其末無多，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

是者，此也。此真空不可思議之道，非同揲著灼龜分析今古高下、大小一多、人物彼我之六對待也。道不屬時，獨往獨來，無古今之異也，故云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也。道不屬形位，充塞虛空上下，無所不在，非似天地定於蓋載也，故云其高無蓋，其低無載也。道不屬內外中邊，言其大者，廣無邊際，言其小者，視之不見，故云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也。道不屬數，不可定於一多也，道爲五太、二儀、萬物之本源，運行一氣，化生天地萬物，天地萬物無須臾離於道，若離於道，則天地萬物壞滅也，以此知天地萬物爲道之末也，故云其本無一，其末無多也。此其本無一，其末無多，郭子謙本有此八字，於經甚有次序，故亦從而解之也。道不屬人物，內外不二也，故云其外無物，其內無人也。道不屬彼我，遠近不二也，故云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也。

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爲道。

道如虛空，無散無聚也，故云不可析，不可合也。道無相似，無比倫，無情識，故不可以言議而譬喻，不可以心思而知解也，故云不可喻，不可思也。若人了悟，本自具足，本自見成，本自全真，不假修爲造作扭捏也，如此強名曰道也，故云惟其渾淪，所以爲道也。此章明道不屬形數，不可分析而知也。

陳顯微《文始真經言外旨》卷一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

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夏夏乎門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呪之，而嘖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鑠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爲，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

抱一子曰：《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世之學者，罕見關尹子書，而多以百家之言及臆說解之，愈不能明老子之旨。關尹謂：使有道不可言，則道與言爲二，惟不可言即道，則言與道爲一，學者驟觀，非有道不可言，多誤認爲有道可言，若有道可言，則當云有道

非不可言，不曰非有道不可言也。今日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是則翻老子之言，以明老子言外之旨也。此言翻之，則曰非有道不可道，不可道即道，既翻出不可道即道，則翻出道可道非道矣，道可道非道，即是《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也。或者猶疑可道為口道之道，愚又翻經言以曉之，曰：如曰空可空，非真空，使其可空，即是有物，室而不空之處，豈謂之真空乎，知空可空非真空，則知道可道非常道矣。或者喻曰：如心心如性性，皆可用功以人為，而道獨不可以人為，故不可以道道也，向非翻言外之言，吾終世不能明《老子》之經旨矣。世人又多被常字轉了，將謂《老子》有非常之道，然《老子》立此常字者，政恐世人疑吾所謂道有異乎人也，殊不知此乃通天下之常道爾，猶強名曰道者，通天下之常名爾。是道也，通天徹地，亘古亘今，無往而不在，纔開口言，則去道遠矣。故曰二也，纔指此強名之名為可名，則非名矣。惟不可名，故假常名強名之，猶曰非有名不可名，不可名即名也，是則不可言即道，不可名即名，即《老子》可道則非常道，可名則非常名之意也。然則老子大聖人也，其言如天之不言之言，非有大聖人如關尹子者，疇能復以不言之言，發明其言外之旨哉。然關尹子既發明不可名言之旨矣，又恐世人謂道不可名言，則可以思而得之，故又曰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與上意同。噫！可言可思皆人也，不可言不可思皆天也，然則人與天果可以異觀乎？曰人皆可曰天，然則人與天果可以同觀乎？曰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有相若而回者，有相戛而鬥者，有相勿而似而非者，或爭而目以心鬥，或介而不交於物，或覘而呵叱之，或噴而呼喚之，或去而離之，或要而合之，天物人事，不齊如此，豈可以同觀哉！今欲以人之言思及之，譬如吹影鏤塵，徒勞心耳。是道也，聖智造之猶迷，鬼神測之不識，惟其不可為，故曰天不可致，故曰命不可測，故曰神不可分，故曰玄，合是四者，強名曰道。

關尹子曰：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徇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抱一子曰：《老子》言道，繼之以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

微，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關尹子恐學者徇異，名析同實，而並以天命神玄四者異觀之，故於此章重言，即一物中，可以知天盡神，致命造玄，物物皆然，人人本具，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也。是則或曰妙，或曰微，或曰玄，亦物物皆然，人人本具，惟得之者，契其同有之實，忘其異謂之名，至於玄之又玄，可以入道矣。

宋徽宗《冲虚至德真經義解》卷一 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

生自无而適有，化自有以之无。有化有生者，物也；不生不化者，道也。物麗於數，故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道行乎物，故常生常化，而无時不生，無時不化。獨立萬物之上，故不生者疑獨，汎應而不窮。故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蓋莫知其端倪也。疑獨其道不可窮。蓋不可測究也。

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无為之職也。

生形、聲、色、味，皆物之化，故隱斯顯往。斯返生生者，形形者，聲聲者，色色者，味味者，皆道之妙。孰原其所始，孰要其所終？道常无為而无不為，謂是故也。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无知也，无能也，而无不知也，而无不能也。

有所知，有所能，在道一偏，非全之盡之者也。而无知而无不知，无能而无不能，則无不該也，無不遍也，何所不能哉？陰陽，氣也；柔剛，材也；短長，形也；圓方，器也；生死，數也；暑涼，時也；浮沉，勢也；宮商，聲也；出沒，迹也；玄黃，色也；甘苦，味也；羶香，臭也。

變化所爲，皆在是矣。古之人其備乎？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共運无乎不在，烏往而不暇。

又卷六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由死而生，幸也。故无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

所貴乎道者，謂其可以死生也。道獨存而常今，亦无往而不存。獨存而常今，故曰：无所由而常生。无往而不存，故曰：有所由而常死。由其道而生，則雖死而不亡，是理之常也。故曰：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乃若由生而亡，非正命也，故曰：不幸也。由其道而死，則未終而亡，不以爲變，故曰：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乃若由死而生，則罔之生也，幸而免爾，故曰：由死而生，幸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既化而生，又化而死，由於道，聽於命，方生方死，乃常然耳。

江通《冲虚至德真經解》卷一 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

解曰：天之神，地之富，聖之所以爲聖，物之所以爲物，一言而盡其道者，生化而已。故《天瑞》之訓，首明此焉。夫形體區別，遷謝不停，此爲有生有化。太易未兆，真常不變，此爲不生不化。罔於有生，曰趨於化，安能生生？役於有化，終歸於盡，安能化化？生者受化，彼無生者奚有於化？化者終滅，彼不化者初無起滅。紘紘之生，皆其真心之所顯示，是爲能生生。擾擾之變，皆其妙心之所發起，是爲能化化。既已有生，則不能不生。既已有化，則不能不化。雖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一罔於生化之域，則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己，或運轉而不能自止。時變歲遷，終古不息，而況於萬物乎？生者不能不生，則生者亦不能不生。生者不能不化，則化者亦不能不化。生生化化，莫窮其端，且生且化，不知其紀，是天地之所以含萬物而無窮，道之所以含天地而無極也。雖然，所謂不生不化，初不可名，因有形無彊爲之名，是以生化者之外非更有不生不化者也，即生化而不生不化之妙寓乎其中矣。故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以言有生者實未嘗生，有化者實未

嘗化。而其所以爲生化，亦不在外，亦不在我，自生自化而已。觀其首言有生不生，有化不化，既已盡其道矣。不得已明夫生生化化之理，終必歸之自生自化也。若夫寓生化之境而順其生化，即生化之中而不制於生化，則萬物之生皆吾心之真體，萬物之化皆吾心之妙用，此聖人之所以爲聖，而子列子垂訓之旨也。

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

解曰：所謂常生常化者，通古今萬物而爲言造化之至理也。即一物以觀，既化而生，又化而死。以氣之暫聚者爲生，則不得爲常生；以形之遷滅者爲化，則不得爲常化。蓋造化之於萬物，方生則其化固不停，已死而其化猶自若。化固有常，生亦無間，如俾一物在造化之中，其生其化容秋毫之間，則生化之理或幾乎熄矣。嘗謂物之生死猶日之晝夜，日出爲晝，日沒爲夜，晝安可以言生，夜安可以言滅，此所謂無時不生，無時不化也。老君《道經》首章言常道常名、常無、常有，語道而不至於常，不足以爲衆妙之門也。

陰陽爾，四時爾。

解曰：陰陽播而爲四時，凡屬乎有生之域者，隨其陶運而不能自己，然而道散而爲陰陽，其生化特寓於有形者爾。常生常化之妙，不即是而見之也。其曰陰陽四時爾云者，蓋小之也。

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

解曰：唯獨也故能偶而應，而爲羣動之所屬，是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得也。然道不偶物，物自偶道，老君所謂似萬物之宗，此之所謂疑獨也。往復，即所謂無端之紀也。其際不可終，其道不可窮，是所以常生常化。

林希逸《冲虚至德真經廣齋口義》卷四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然而自亡者，亦常也；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

無所由而常生者，謂無所從來而不知生之所以生。泯其知識者，道也。由生而生，則知其所以生而生者，雖此身有終而終者未常亡，此常人

之見也。知有生則有亡，此因生而達無生之理者，故曰不幸。言此知此覺，反爲累也。由無生之理而知其所以生，則雖生而常若無生者，此亦道也。亦者，近道之意也。由無生而知常死，其身雖未終而自若無生者，此亦常人之見也。然因無生之理而知其所以生，則幸矣，無用而生，無容心於生也，此謂之道。因此道而知所以終之理，此謂之常。有所用而死，此有字誤也，合是無字。無所用而死，言無容心於死，而循其自然者，亦謂之道。因見道而得所以死之理者，此謂之常。此意蓋謂知道者乃是常人，未足爲高知，以不知者乃謂之道也。莊列之論，大抵皆如此翻騰其說。釋氏斷常之論，亦必源流於此。

《淮南鴻烈解·原道訓上》（高誘注） 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因以題篇。

夫道者，覆天載地，道無形而大也。廓四方，析八極。廓，張也。析，開也。八極，八方之極也。言其遠。析，讀重門擊柝之柝也。高不可際，深不可測。際，至也。度深曰測，一曰盡也。包裹天地，稟授無形。稟，給也。授，予也。無形，萬物之未形也。皆生於道，故曰稟授無形也。源流泉淖，沖而徐盈，混混汨汨，濁而徐清。源，泉之始所出也。淖，涌也。沖，虛也。始出虛，徐流不止，能所盈滿，以喻於道亦然也。汨，讀曰骨也。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植，立也。塞，滿也。彌，猶絡也。施，用也。用之無窮竭也，無所朝夕盛衰。舒之幬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舒，散也。幬，覆也。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故曰六合。言滿天地間也。一曰四方上下爲六合。不盈一握，言微妙也。約而能張，幽而能明，言道能小能大能昧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道之性也。橫四維而含陰陽，橫，讀桃車之桃。紘宇宙而章三光。紘，綱也。若小車蓋，四維謂之紘，繩之類也。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以論天地。章，明也。三光，日月星。甚渾而渾，甚纖而微。渾，亦渾也。夫饕餮多潘者謂渾。渾，讀歌謳之歌。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曆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之以翔。以，用也。游，出也。大飛不動，曰翔也。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二皇，伏羲神農也。指說陰陽，故不言三也。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撫，安也。四方謂之天下也。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運，行也。滯，止也。廢，休也。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

始。風興雲蒸，事無不應；應，當也。雷聲雨降，並應無窮。窮，已也。鬼出電入，龍興鸞集，鬼出，言無蹤迹也。電入，言其疾也。鈞旋轂轉，周而復匝。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旋者。一曰天也。已彫已琢，還反於樸。無爲爲之而合于道，無爲言之而通乎德。言三三之化無爲爲之也，而言合於道也。無所爲言之，而適自通於德也。恬愉無矜而得于和，恬愉，無所好憎也。無矜，不自大也。有萬不同而便于性。萬事不同，能於便性者，性不欲也。神託于秋毫之末，言微妙也。而大宇宙之總。宇宙，論天地總合也。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優，柔也。和，調也。節四時而調五行。五行，金木水火土也。啍啍覆育，萬物群生。啍啍，溫恤也。育，長也。潤于草木，浸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羽翼奮也，奮，壯。角觝生也。角，鹿角也。觝，麋角也。觝讀曰格。獸胎不贖，鳥卵不陂。胎不成獸曰贖，卵不成鳥曰陂，言不者，明其成。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言無天死。童子不孤，婦人不孀。無父曰孤，寡婦曰孀也。虹蜺不出，賊星不行，賊星，妖星也。含德之所致（也）。含，懷也。

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不以爲己有者也。成化像而弗宰。宰，主也。跂行喙息，蠓飛蠕動，待而後生，莫之知德，不因德之。待之後死，莫之能怨。不怨虐之。得以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不加富，收斂畜積，國有常賦也。不加富者，爲百姓不以爲己有也。布施稟授而不益貧。布施稟授，匡困乏，予不足也。以公家之資，故不益貧也。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縣，猶小也。勤，猶盡也。累之而不高，墮之而不下，益之而不衆，損之而不寡，斲之而不薄，殺之而不殘，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兮恍兮，不可爲象兮；恍兮忽兮，用不屈兮。忽恍，無形貌也。故曰不可爲像也。屈，竭也。恍讀人空頭扣之恍。屈讀秋雞無尾屈之屈也。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洞，達也。道動有所應，故曰不虛動也。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卷舒，猶屈申也。俛仰，猶升降也。

又《天文訓下》 道曰規，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而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又《繆稱訓》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員乎規，方乎矩，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礙。礙，挂。

又《道應訓》 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禍福，以知驗符也。

太清問於無窮太清，元氣之清者也。無窮，無形也。曰，子知道乎？無窮

曰，吾弗知也。又問於無爲無爲，有形而不爲也。曰，子知道乎？無爲曰，吾知道。無爲有形，故知道也。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竊，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無始，未始有之氣也。曰，鄉者，吾問道於無窮，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竊，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爲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嘆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之爲弗知，弗知之爲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无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

又《兵略訓》 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夫圓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天化育而无形象，地出長而无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藏，凡物有朕，唯道無朕。言萬物可朕也，而道不可朕也。所以無朕者，以其無常形勢也。

又《說山訓》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魄，人陰神也。魂，人陽神也。陰道祖於陽，故魄問魂，道以何等形體也。曰，以無有爲體。道無形，以無有爲體也。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言無有形狀，何以可得而知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言遇，遭遇知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似道而非道也。魄曰，吾聞得之矣，得，猶知也。乃內視而自反也。魂曰，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揚。揚，猶稱也。揚或作象也。今汝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魄曰，言者，獨何爲者？魄謂魂曰，子尚無形，何故有言。吾將反吾宗矣。宗，本也。魄言將反於無有。魄反顧，魂忽然不見，不見魂也。反而自存，亦以淪於無形矣。魄反而自存，亦以入於無形之中矣。形或作有也。

葛洪《抱朴子內篇》卷九《道意》 抱朴子曰，道者涵乾括坤，其本無名，論其無，則影響猶爲有焉；論其有，則萬物尚爲無焉。隸首不能計其多少，離朱不能察其髣髴，吳扎、晉野竭聰，不能尋其音聲乎窈冥之內，獬豸涉渚疾走，不能迹其兆朕乎宇宙之外。以言乎邇，則周流秋毫而有餘焉；以言乎遠，則彌綸太虛而不足焉。爲聲之聲，爲響之響，爲形之形，爲影之影，方者得之而靜，圓者得之而動，降者得之而俯，昇者得之以仰，強名爲道，已失其真，況復乃千割百判，億分萬析，使其姓號至於無垠，去道遼遠，不亦遠哉？

通玄先生《道體論·論老子道經上》 問曰：若是有名、是無名者，何故經云無名萬物（母），不言有名？答曰：道者通生之稱，通生則有迹，有迹則可名，是以可道可名，非常者也。然道體廣周，義不局一，今所以寄筌於絕冥者，蓋欲鄙羶迹，顯妙宗，以可悟耳。

問曰：廣周之道，與物爲同爲異？答曰：常存常異。物以道爲體，道還以物爲體。一體之上，即有善惡是非，死生逆順。譬如魚因水而生，還因水而死，如人因地而行，因地而倒，還因地而起。

【略】

問曰：混成以何爲體？答曰：以空無萬有爲體。

問曰：若以空無萬有爲混者，混體與道，爲一爲二？答曰：亦一亦二。

問曰：請辨所由。答曰：亦二者，混據體收，彰名曰道；就體通，爲稱（通），通收義分，故曰亦二。亦一者，道無別通，就收辨通，混無別收，收通爲目，故曰亦一。

問曰：既言混能通收，萬物通者即爲混，混即是物，物即是道，道物無別，何所可修？答曰：明修是體上差分，混上本無修義。將教詰體，殊非其類。

問曰：混成之與大象，爲同爲異？答曰：亦同亦異。何以得知？大象是名，混成是體，名體義別，故知是異。然則名無別體之稱，即名此體；體無異名之混，即名爲體，故言是同。

問曰：若然者，混成大象，二義可得相收不？答曰：皆得相收。差之則異，混之則同。若論其實，名無實外之名，故能以實收名。若就名辯

義，實非名外之實，故名得收實。名實一體，相收何嫌。

問曰：章云大象無體，混成爲體。若混象無別，所以一有一無？答曰：大象是名，混成是實，名始召實，豈得同哉。

問曰：名之與實，何先後？答曰：更爲先後。若就體而言，實名後，就義而辯，名先實後。

問曰：既言實先名後，何故不先言於實，乃先論大象，後言混成？答曰：將欲辯義，非名不顯，名義雖彰，體稱未立，故先標大象無體。然則象不虛設，必有妙實，妙實周圓，故曰混成。

又問：所言混成者，爲混成自說混成，爲物說混成？答曰：皆得。混成自說混成者，混無別混，即物爲混，所說之物，不離於混，非混而何？故曰混成自說混成。物說混成者，既有差，差即非混，所說是物，豈得混乎？故曰物說混成。前言混說者，人身自說身。後言物說，就身差分，以口說身，非爲身說，故言物說。

問曰：所言道體虛寂者，以何爲虛。以何爲寂？答曰：體無質狀，名之曰虛。理無音響，目之曰寂。故曰虛寂。

問曰：虛寂者，爲是體家體，爲是教家體？答曰：俱得。

問曰：請辯所由。答曰：虛寂名同，所表有別。何以得知？今言教道者，玄超形表，表居物外，顯道在清昇之鄉，言物在穢累之境。將欲鄙穢入真，故寄標遠稱。所言體道者，道體本寂，始終常無，常無之理，無所不至，故曰體道。

又問曰：所言體道虛寂者，與混成之體爲同爲異？答曰：亦同亦異。

問曰：請說所由。答曰：虛玄之體，混寂無別，故名曰同。混據收物，寂則無體，故名爲異。

問曰：寂則無體者，爲離混明無物，爲即混是無物？答曰：理處本一。今明混寂之體者，就真妄之義別，若就妄辯體，即寂常混。經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故知始終而無不混。若就真辯體者，即混常寂。經云容與大化，寥寥本無，大空任寄，即色隨消，得知今日之有，即體常寂。

又《問道論》道者非有非無，無終無始，圓體周於萬物，微妙絕於形名，但聞見之流未能玄解，故於絕稱之中強名曰道。強名之道，即是萬物之始，從始資生，氣形已著，取其持載，號之曰母。然母以修德爲

歸，始以無取爲指，始母兼泯，玄通物我，就通辯義，故名爲道。

問曰：無名萬物始，有名萬物母。始之與母俱有生義，以何爲異？答曰：無形無名，故爲不生生，是爲物始。天地有形名，唯能生生，是爲物母。

問曰：強名者，爲是體寂可強，爲物所強；爲是體寂無強，而強自強？答曰：強自強，強不關體。問曰：若強不關體，說強何所利益？答曰：體不可強，故能強。強體不利益，故能利益。

問曰：若道在無名，則不周形器，何足稱至哉？答曰：正以無形無名，故能生其形名，則知形名之類，莫不本於是道也。

又《道體義》道體廣周，義無不在，無不在故，則妙絕形名，體周萬物。萬物之理，極於同異，同異之理，極於無同異。據其同異，則以妙絕廣周。就其無同異，則體周之中，即是妙絕，妙絕之中，即是體周。極妙圓通，故名爲道。

問曰：既言體周，何名妙絕？妙絕離物，安得體周？答曰：據差統極，渾極歸宗，同非冥然同，異非條然別。何以得知？即異辯一，故非冥然同，就一辯異，故非條然別。

問曰：同異二端，爲相即名生若，爲本末恒異？答曰：據同而辯異，無同而不異。就異而辯同，則無異而不同。

問曰：爲體有同異，是故說同異；爲體無同異，而同異自說同異？答曰：將明至道之體，妙絕同異，故寄同以收異，因異以明同。因同明異，非取同也。寄異彰同，非在異也。忘同去異，不離同異，玄會之宗，於是得顯。

問曰：既言妙絕廣周，未嘗不對萬物。與物與對，斯爲麤法，詎足論妙哉。反質曰：所言至者，必以不對物爲妙，請問斯旨。答曰：與物爲對，終爲累物。

問曰：然則所說妙者，與何爲對而言妙也？答曰：對者自對，說者自說，則知說無所說。

問曰：既言不對物而說寂者，爲知寂說寂，爲不知寂而說寂？答曰：知寂說寂。

問曰：若知在寂內，不得稱寂。若知在寂外，知不關寂。云何知寂說

寂？答曰：寂者寂無所寂，知者知無所知，義可知矣。

又問曰：道之與物，爲同爲異？答曰：常同常異。問曰：凡言同不可爲異，在異不可說同，如何常同常異？答曰：就物差而辯，道物常異。就體實而言，物即是道，道即是物。

問曰：物即是道者，道有生死以不？答曰：有生死、無生死皆得。所以然者，就其體收，即物是道，物有生死，道亦生死。論云：與物同理，消息盈虛，終則復始。又云：今彼神明，與彼百化，與物死生，方圓莫知其根。夫善惡生死者，譬如魚因水生，還因水死，生死在魚，而水無變異。一解云：就差則有生死，道則總收，無有生死。別名生死在物，道有何虧。故道無生死。論云：道無終始，物有生死。

問曰：道無終始，物有死生，萬物流轉遷迴者，爲是物轉，爲是道轉？答曰：皆得。萬物芸芸爲流轉，待對待質變遷，是謂物轉。物動之變，起於情隔，就隔辯通，物無外轉，故曰體。而轉不外體，即體爲轉，故曰體轉。

問曰：若體從物轉，焉得稱體？答曰：就事而辯，體逐物動，若通極忘隔，即轉寂俱融，轉寂既融，體稱亦滅，動何所寄。

問曰：萬物元從道來，一本由乎道，而道始雖一，終有萬數。今芸芸之流，即是道非道？答曰：道物之際，孰可是非，孰可非是，即是即非，即非即是。

問曰：即是時無非，即非時無是，何得云即是即非，即非即是？答曰：若無即非，何爲問是，問是即非，論非即是。

問曰：萬物本從道來，孰使爲此是非？答曰：孰使其是非，孰使其不是非，言是非自化。

問曰：若是非自化，皆由我矣，道有何功於我哉？答曰：汝得其由，即名爲道。汝之得功，即是道功。

問曰：我得其由即爲道者，由我爲善歸善於道，由我爲惡復歸惡於道不乎？答曰：歸善於道，自得其善。歸惡於道，自得其惡。若能自取於惡，道豈逆哉。經云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略】

問曰：道體可以無色論不？答曰：不可以有色論，不可以無色論。若

就寂而言，質狀俱盡，故不可以有色論。若就混體而言，體混萬物，物既有色，即物是色，何以可無色論。一解云，玄元妙氣，顯質度關，豈非色乎。

【略】

問曰：道盡通無礙者，就〔何〕而辯？答曰：解二種。一者就隔辯通，二者就體辯通。就隔說者，說通以除隔。就體說者，其體常通，是故說通。

問曰：說通以除隔，略可不疑。其體者既隔義，通何所通？答曰：此說體通者，同爲言辯，正以體常通，故常通說通。

問曰：所通者對隔而言，其隔既無通，何所通，方云就體通說通？答曰：體理常通，未辯而〔通〕。譬如水鏡雖不照，體性自明。若火體常熱，未辯時豈不可熱也。

問曰：體理常通，未辯而通者，爲是對隔，爲不對隔也？答曰：皆是對隔，而對表不同。對隔者因事隔而彰，通體者未隔而常，非今始有，體雖常通，言隔未有，莫識此通。若不因隔，誰辯此通。

問曰：凡在有不可爲無，無則不可爲有。天至神，故列名四大，竟不能變形爲地。道亦同是。四大之限，安得獨爾乎？答曰：雖復同名四大，天地以有形位，故不能變易。道以體通，故所在皆可。

問曰：既言體通，還收理事盡不？答曰：盡不盡。

問曰：云何盡不盡？答曰：萬物云云，皆是道軀，是盡；物恒滯隔，道常通虛，是不盡也。

問曰：取盡爲體，可則矣，取義不盡，寧得爲體哉？答曰：正以盡不盡爲體，故能取，取不取，所以爲圓取。

問曰：若圓取者，亦應以塞爲道體，何故常云道通也？常云體通，故不知圓取。答曰：稱通爲體者，蓋舉圓體之一目，以論極則通塞莫記。偏明則唯通非塞，情隔則唯塞非通。若兩取則亦通亦塞，無存則無塞無通。道物玄同，亦通亦塞義，通解成唯塞無通義。起愚蒙唯通無塞，偏明德體通，莫寄寂絕之義，如此名理圓通終始，湧湧洸洸，聽之無響，洸洸湧湧，戴之不重。其根難尋，近在子心。其枝易望，咫尺之上。虛鑒則盡，知機神王。貪嗜在壞，讀之彌彰。

問曰：道家辯常以道爲通。所言通者，就何處而辯？答曰：就體教明通。

問曰：所言體者，取物盡不？答曰：既言是體，取物皆盡。

問曰：體既取物皆盡，應言塞而是體，何故但言以通爲體？答曰：體據惣取教，唯筌通。

【略】

問曰：如前所辯，論體則唯體無通，說通則唯通無體。通塞者，爲在體外，爲在體內？若在體外，則體取物不盡。若在體內，云何言通時非體？答曰：通塞不離體，辯而通塞非體，說體不離通塞，而體非通塞。

問曰：前言辯體不離通塞，而體非通塞？又曰：前言辯體無通，說通無體，今言通塞不離體，辯而通塞非體者，亦應通塞從於體辯。何故方言說通無體，論體無通？答曰：惟通體辯在義，名通不離體，就實彰稱，名實兩分義，體雙辯異同分，故爲物不盡。

問曰：道爲生物，爲不生物？答曰：生不生。

問曰：生不生之中，其義幾等？答曰：生不生之中，略有三種。一者即用是義，義而用之，即生不生。二者道無生稟受，而稟受得之以通，辯從迹起，故曰道生，無心稟受，故不生。三者物物自生，無道可生，故道不生。

【略】

問曰：道化物之體，與自然因緣爲一爲二？答曰：造化者即是自然因緣，自然因緣即是不住爲本，取其生物之功謂之造化。化不外造，日日自然。自化迹變，稱曰因緣。差之則異，混之則同。何以言之？理不頓階，事因假待，假待之主，以因緣爲宗，緣行既備，歸之自然，則心不取外，豈自取哉。外自取哉，外自兼忘，內融爲一。

吳筠《宗玄先生文集》卷中《守道》

夫道者，無爲之理體，玄妙之本宗，自然之母，虛無之祖，高乎蓋天，深乎包地，與天地爲元，與萬物爲本。將欲比並，無物能等；意欲測量，無處而思。於混成之中爲先，不見其前；毫釐之內爲末，不見其後。一人存之，不聞有餘；天地存之，不聞不足。曠曠蕩蕩，渺渺潏潏，人能守之，天地如掌。故岐伯曰：上古之人知道者，法則陰陽，和於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度，爲而不爲，事

而無事，即可柔制剛，陰制陽，濁制清，弱制強，如不退骨髓，方守大道。大道者，多損而少益，多失而少得，益之得之，至真之士也。益者益形，得者窈冥。得此窈冥，感通神明。《說苑》曰：山之高，雲雨起，水之深，魚鼈歸，人守道，福自至。

又《宗玄先生玄綱論·道德章第一》 道者何也？虛無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其大無外，其微無內，浩曠無端，杳冥無對，至幽靡察而大明垂光，至靜無心而品物有方，混漠無形，寂寥無聲，萬象以之生，五音以之成，生者有極，成者必虧，生生成成，今古不移，此之謂道也。

佚名《三論元旨·道宗章第一》 夫道之宗也，幽微奧妙，理之極也，靈運潛通，體而一焉，應乎萬矣。夫稱無爲、無上、無極、無窮、道性、真性、理性、玄性、虛無、自然、虛通、解脫、至精、至妙、至聖、至真、清靜、清虛、非生非滅者，此之多應，於理無差，悉是大道至人靈宗之號。悟則通聖，迷則滯凡，迷悟有乖，至真何殊。玄寂非遠，達妄則真，蒼生滯有色之迷，聖人說無爲以破衆滯，指空無之境，演微妙之源，了此空色無執滯之妨，則真常之性見矣。故《本際經》云：謂執性故，因緣方便，說諸法假；說執假故，因緣方便，說諸法空。洞達真性，真性通流，亦何空假之能礙矣。然而未悟須息紛塵，至精非色想所觀，至奧豈浮情能測，若不澄虛滌想，無以全真。縱廣學多端，無虛寂之照，終不悟也。然見形而不返神者，迷之甚也。不達神源而稱至性者，理未然也。夫說無遣有，說有遣無，說是遣非，說非遣是，此皆是遣滯之言，非至道之妙。或迷神而滯網，或役智以疲神，或滯有而增塵，或隨空而斷見，或尋迹而喪本，或滯寂而乖真，或耽文好辯而溺澆華，或小慧微通自爲真實。究極修行未悟，而疑悔生焉。或不修不信，乃沉於永劫。此之難也，有隔真源，若不通行，或非至妙。通行之要，寄在虛妄，虛而通之，真宗道也。神心也，性理也，即道理也。

又《真源章第三》

《太上經》曰：太象無形。又《西昇經》云：天下柔弱，莫過於道。道之所以柔弱者，包裹天地，貫穿萬物。《真藏經》云：天下柔弱，包羅無外，妙少細微。《南華經》云：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此明至道無爲，包羅萬象。《老子經》云：道生之，德畜之。

《太上三清天正經》云：道大渺莽幽幽，太無變化而生炁焉。《太平經》云：道包無表裏，其能生精神。《南華經》云：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此明神之與炁，天地萬物，皆爲道用者焉。

周固樸《大道論·至道章》 道者至虛至寂，真性真常，冠五氣而播三才，布一真而生萬象，離合無際，天地有宗，超出神明，摩該意象，無名無氏，有動有常，離四句六因，絕名言譬喻。《南華真經》云：在太虛之表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世有生滅，道無生滅，物有變異，道無變異。《易》曰：道者虛無之稱。以虛無而通於物，故稱曰道，無不通，無不由也。

陳致虛《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二《道可道章解》 道可道，非常道。

上陽子曰：夫道也者，位天地育萬物曰道，揭日月生五行曰道，多於恒河沙數曰道，恒河者，西之界，此河四千里，沙細如麵，比數多者之也。孤則獨一無侶曰道，直入鴻濛而還歸溟滓曰道，善奪造化而頓超聖凡曰道，目下機境未兆，而突爾靈通曰道，眼前生殺分明，而無能逃避曰道。處卑污而大尊貴曰道，居幽暗而極高明曰道。是道也，有大識見之眼而無睛，有大智慧之耳而無聞，有吸西江之口而無齒，有諸妙香之鼻而不嗅，有殺活舌頭而味不味，有金剛法身而在自，有生死劍而武士不敢施用，有一字義而文人不能形容。雖黑漫漫，不許一眨，闔而日彰，任峭巍巍，辟立萬仞，放身無怖。細入剎塵曰道，大包天地曰道，將無人有是道，作佛成仙是道。佛經五千四十八卷，也說不到了處；《中庸》三十三章，也說不到窮處；《道德》五千餘言，也說不到極處。道也，果何謂也？一言以定之曰：氣也。故鄭真人曰：道乃氣之用。當知體其道者，是氣也。可道者，道有號，道有名，道有諱。比如道之號曰萬物宗，是道號也；名曰涅槃妙心，是表德也。道之號與表，皆可呼可言，故曰可道。至如道之諱，却是生萬物之道，雖有其名，而不可以常道，故曰非常道。何謂非常道？蓋可自見而不可以人見、衆生見；可自道而不可以人道、衆生道，是云可道非常道也。何謂非常道？以其至廣大而盡精微，故不可以常道也。以其淨保保、赤洒洒、巍巍尊高，故不可以常道也。以其杳冥恍惚，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故不可常道也。是謂非常道者也。

雜 錄

鍾離權述呂洞賓集《修真十書鍾呂傳道集》卷一四《論大道》 呂曰：所謂大道者何也？鍾曰：大道無形無名，無問無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莫可得而知也，莫可得而行也。呂曰：古今達士，始也學道，次以有道，次以得道，次以道成。而於塵世入蓬島，升於洞天，升於陽天，而升三清，是皆道成之士。今日尊師獨言道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行，然於道也獨得隱乎？鍾曰：僕於道也固無隱爾，蓋舉世奉道之士，止有好道之名，使聞大道而無信心，雖有信心而無苦志。朝爲而夕改，坐作而立忘，始乎憂勤，終則懈怠。僕以是言大道難知難行也。【略】呂曰：小法傍門既已知矣，其於大道可得聞乎？鍾曰：道本無問，問本無應，及乎真原一判，大樞已散。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一爲體，二爲用，三爲造化。體用不出於陰陽，造化皆因於交媾。上中下列爲三才，天地人共得於一道。道生二氣，二氣生三才，三才生五行，五行生萬物。萬物之中，最靈最貴者人也。惟人也，窮萬物之理，盡一己之性，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全命保生以合於道，當與天地齊其堅固而同得長久。呂曰：天長地久，亘千古以無窮，人壽百歲，至七十而尚稀，何道之獨在於天地而遠於人乎？鍾曰：道不遠於人而人自遠於道矣。所以遠於道者，養命不知法。所以不知法者，下功不識時。所以不識時者，不達天地之機也。

又《論天地》 呂曰：所謂天地之機可得聞乎？鍾曰：天地之機，乃天地運用大道，而上下往來，行持不倦以得長久堅固，未嘗輕泄於人也。呂曰：天地之於道也，如何謂之運用之機？如何謂之行持之機？運用如何起首？行持如何見功？鍾曰：大道既判而有形，因形而有數。天得乾道，以一爲體，輕清而在上，所用者陽也。地得坤道，以二爲體，重濁而在下，所用者陰也。陽升陰降，互相交合，乾坤作用，不失於道。而起首有時，見功有日。呂曰：天得乾道，所用者陽也，陽主升，何以交於地？地得坤道，所用者陰也，陰主降，何以交於天？天地不交，陰陽如何得合？陰陽不合，乾坤如何作用？乾坤既無作用，雖有起首之時，見功之

日，大道如何可得也。鍾曰：天道以乾爲體，陽爲用，積氣在上。地道以坤爲體，陰爲用，積水在下。天以行道，以乾索於坤，一索之而爲長男，長男曰震；再索之而爲中男，中男曰坎；三索之而爲少男，少男曰艮。是此天交於地。以地道索坤道，而生三陽。及乎地以行道，以坤索於乾，一索之而爲長女，長女曰巽；再索之而爲中女，中女曰離；三索之而爲少女，少女曰兌。是此地交於天。以坤道索乾道，而生三陰。三陽交合於三陰，而萬物生，三陰交合於三陽，而萬物成。天地交合，本以乾坤相索而運行於道。乾坤相索而生六氣，六氣交合而分五行，五行交合而生成萬物。方其乾道下行，三索既終，其陽復升，陽中藏陰，上還於天。坤道上行，三索既終，其陰復降，陰中藏陽，下還於地。陽中藏陰，其陰不消，乃曰真陰。真陰到天，因陽而生，所以陰自天降，陰中能無陽乎？陰中藏陽，其陽不滅，乃曰真陽。真陽到地，因陰而發，所以陽自地升，陽中能無陰乎？陽中藏陰，其陰不消，復到于地，陰中藏陽，其陽不滅，復到于天。周而復始，運行不已，交合不失於道，所以長久堅固者如此。呂曰：天地之機，運行於道而得長久，乃天地作用之功也。惟人也雖有聰明之性，留心於清靜，欲以奉行大道，小則安樂延年，中則長生不死，大則脫質升仙，如何作用，運行大道，法動天機而亦得長久堅固，浩劫常存？鍾曰：大道無形，因彼之所得而爲形。大道無名，因彼之所有而爲名。天地得之而曰乾道坤道，日月得之而曰陰道陽道，人若得之朝廷，則曰君臣之道，閭門則曰夫婦之道，鄉黨則曰長幼之道，庠序則曰朋友之道，室家則曰父子之道。是此見於外者，莫不有道也。

曾慥《道樞》卷四《玄綱篇》道家者流，其源汪洋，搜厥玄微，以提其綱。

崇玄子唐，吳筠，開元時人曰：道至無而生，天地者也。天動也，而北辰不移，含虛不虧焉；地靜也，而東流不輟，興雲不竭焉。故靜者，天地之心也；動者，天地之氣也。心靜氣動，所以覆載而不極斂。通乎道者，心寧以同於道，氣運以存其形，不爲物之所誘，是之謂至靜者也。本無神也，虛極而神自生；本無氣也，神運而氣自化。氣本無質，凝委以成形；形本無情，動用以虧性。故生我者，道也；滅我者，情也。情忘則性全，性全則形全，形全則氣全，氣全則神全，神全則道全，道全則神王，神王則氣靈，氣靈則神超，神超則性徹，性徹則反覆，通流與道爲一，可使有

爲無，實爲虛，與造物者爲儔矣。道不欲有心，有心則真氣不集；不欲苦志，苦志則客邪來舍。在於平和恬淡，澄靜精微，虛明含元，有感必應，應而勿取，真僞斯分矣。故我心不傾，則物無不正；動念有屬，則物無不邪。邪正之來，在我而已。惟煉凡至於仙，煉仙至於真，煉真合於妙，合妙同乎神，神與道合，即道爲我身，所以升玉京，游金闕，能有能無，不終不歿矣。

王玄覽《玄珠錄》卷上 萬物稟道生，萬物有變異，其道無變異。此則動不乖寂，如本印字，以物稟道故。物異道亦異，此則是道之應物。如泥印字。將印以印泥，泥中無數字，而本印字不滅。此論道動不乖寂。本字雖不滅，復能印多泥。多泥中字與本印字同，此論物動道亦動，故曰既以與人已愈有。

道無所不在，皆屬道應。若以應處爲是者，不應不來，其應即死。若以不應處爲是者，其應若來，不應處又死。何處是道。若能以至爲是者，可與不可俱是道。若以爲非者，可與不可俱非道。道在境智中間，是道在有知無知中間，觀縷推之，自得甚正，正之實性，與空合德，空故能生能滅，不生不滅。

道能遍物，即物是道，物既生滅，道亦生滅。爲物是可道皆是物，爲道是常物皆非常？

經云：自僞不別真。請問真道之行。答：境盡行周，名爲正道。舒心遍境，出智依他。他處若周，則爲大體，大體既就，即墮小身。兼以小身並同境分，常以心道爲能境，身爲所能。能所互用，法界圓成，能所各息，而真體常寂。

問：經云道與衆生相結連，若爲同異？答：道與衆生亦同亦異，亦常亦不常。何者？道與衆生相因生，所以同。衆生有生滅，其道無生滅，所以異。異法不同處，名亦不相待。

【略】

難：若衆生非是道，而脩得道者，乃得身外道。衆生元不云，何言脩得道？答：衆生無常性，所以因脩而得道。其道無常性，所以感應衆生脩。衆生不自名，因道始得名。其道不自名，乃因衆生而得名。若因之始得名，明知道中有衆生，衆生中有道，所以衆生非是道，能脩而得道，所

以道非是衆生，能應衆生脩。是故即道是衆生，即衆生是道。起即一時起，忘即一時忘。其法真實性，非起亦非忘，亦非非起忘。人等存之行者，自了得理則存，存中帶忘則觀，觀中得通則存。

道與衆生互相因，若有衆生即有道，衆生既無道亦無。衆生與道而同彼，衆生與道而俱順。云何立法教，獨勸衆生脩？答：衆生若得道，得道離所脩，道若應衆生，道即離所習。經既不許著，何得有修習。所言修習者，法因妄立名。妄法既非真，教言並糟粕，何故苦執教，而言有所脩。是故道與衆生教，三皆不可得。三既不可得，亦乃非是空，不合亦不離，真實之如是。衆生與道不相離，當在衆生時。道隱衆生顯，當在得道時。道顯衆生隱，只是隱顯異，非是有無別。所以其道未顯時，脩之欲遣顯，衆生未隱時，捨三欲遣隱，若得衆生隱，大道即圓通，圓通則受樂。當其道隱時，衆生具煩惱，煩惱則爲苦，避苦欲求樂，所以教遣脩，脩之既也證。離脩復離教，所在皆解脫，假號爲冥真。道常隨生死，與生死而俱，彼衆生雖生道不生，衆生雖死道不死。衆生若死，其道與死合，衆生若生，其道與生合。經生歷死，常與道合，方可方不可。若可於死者，生方則無道，若可於生者，死方則無道。其道無可無不可。所以知道常生死而非常，生死之外無別道，其道之外無別生死。生死與道不相捨離，亦未曾即合。常有生死故，所以不可即。不捨生死故，所以不可離。人等從等人觀，觀通入存，存若忘復觀。觀不妨存，存不妨觀。觀即存於存，存即存於觀。存觀不一不二，亦一亦二，人等復觀而存之。

諸法若起者，無一物而不起，起自衆生起，道體何曾起。諸法若忘者，無一物而不忘，忘自衆生忘，道體何曾忘。道之真實性，非起亦非忘。若言真是非起忘，起忘因何有？道即不遍於起忘，由何得名道，由何名起忘？還因起忘知實性，復因實性識起忘？成即一時成，滅即一時滅。人等論明闇雖生滅，未曾捨虛空，虛空雖常住，未曾捨明闇。明闇有生滅，虛空不生滅。虛空有明闇，明闇非虛空。只是明闇空，復是空明闇。明闇與空不曾一，不曾二，亦是一，亦是二。四語之中道，不一亦不二，亦非一非二。人等乃存，常以所知爲己身，以能知爲己心，即知見等法爲可道，知見性空爲真道。知見無邊爲大身，似見爲大眼，似聲爲大耳，識所知爲大心，大心性空爲解脫，解脫即心漏盡，心漏盡即身漏盡，身漏雖

盡，而非無此等，而即體常空。能觀所觀，總同屬心，亦同屬境。心之與境，各處其方，實不往來，從何而起。若悟起同不起，即得於心定矣。

司馬承禎《坐忘論·得道七》 夫道者，神異之物，靈而有性，虛而無象，隨迎不測，影響莫求，不知所以然而然，通生無匱謂之道。至聖得之於古，妙法傳之於今，循名究理，全然有實。上士純信，克己勤行，虚心谷神，唯道來集。道有深力，徐易形神，形隨道通，與神合一，謂之神人。神性虛融，體無變滅，形與道同，故無生死。

長筌子《洞淵集》卷一《致道篇第三》 致道天成，而無極無際。汪洋汗漫，充滿六虛，遨遊乎四海之外。或觀或倚兮，無影豫章之樹。以盤以遊兮，三秀長生之苑。箕踞於希及至一之門，篤實偃然。冥伯洞庭之巨室，浮定出入。逍遙乎大方壙垠之野，其處無端。斯人也，斯倫也，物莫之傷。何往而不至，又不知其所終。故曰：雖螻蟻稊稗、瓦礫屎溺、禽獸草木，無不在也。物物者無物。然而天下黎庶，日用猖狂而莫知。

又《道者篇第一〇》 道者，天地之父母，萬物之靈樞，陰陽之綱紀，五行八卦之璇璣，賢聖之彌綸，神明之正宅，山海之淵源，社稷之大柄，動植性命之根蒂。至尊至貴，今古無窮，而常自然；巍巍乎大矣哉。以此莅天下，其鬼不神，聖人亦不傷民。是故物得者生，人得者久。居有所成，事有所承，行有所之，樂有所適。敬順而不喜，侮狎而不怒。其音不遑懣，同乎天和爲然。照不照之照，辯無辯之辯。若海之東流，明受不辭，大之至也。故靜嘿而體之，湛兮而司存。

德

綜 述

《道德真經·返樸章第二八》（道藏無註本）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

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又《論德章第三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又《任德章第四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之在天下，慜慜，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又《養德章第五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又《修觀章第五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又《玄符章第五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嗑不噉，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彊。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又《居位章第六〇》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又《淳德章第六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是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嘗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和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又《配天章第六八》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一，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又《任契章第七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

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嚴遵《道德真經指歸·上德不德章》（谷神子註）

上德不德其德玄也，是以有德德不還也。下德不失德德可聞也，是以無德德反身也。上德無爲物自然也而無不爲功歸天也，下德爲之枉精神也，而有以爲功歸人也。上仁爲之加恩愛也，而無以爲禪聖賢也。上義爲之制有民也，而有以爲傳子孫也。上禮爲之節事原也，而莫之應失人心也，則攘臂而仍之強和親也。故失道而後德名始萌也，失德而後仁愛和形也，失仁而後義分職明也，失義而後禮玉帛行也。

【略】

指歸：天地所由，物類所以，道爲之元，德爲之始，神明爲宗，太和爲祖。道有深微，德有厚薄，神有清濁，和有高下。清者爲天，濁者爲地，陽者爲男，陰者爲女。人物稟假，受有多少，性有精粗，命有長短，情有美惡，意有大小。或爲小人，或爲君子，變化分離，剖判爲數等，故有道人，有德人，有仁人，有義人，有禮人。敢問彼人何行而名號殊謬，以至於斯？莊子曰：虛無無爲，開導萬物，謂之道人；清靜因應，無所不爲，謂之德人；兼愛萬物，博施無窮，謂之仁人；理名正實，處事之義，謂之義人；謙退辭讓，敬以守和，謂之禮人。凡此五人，皆樂長生，尊厚德，貴高名，各慎其情性，任其聰明，道其所長，歸其所安。趨勢舛馳，或否或然，變化殊方，建號萬差。德有優劣，世有盛衰，風離俗異，民命不同，故或有溟滓玄寥而無名，或濛濛芒芒而稱皇，或汪然潏汎而稱帝，或廓然昭昭而稱王，或遠通衆差而稱伯，此其可言者也。【略】

故上德之君，體道而存，神與化倫，德動玄冥，天下王之，莫有見聞，德歸萬物，皆曰自然。上德不德，與道同也。下德之君，體德而行，神與化遊，德配皇天，天下王之，或見或聞，德流萬物，復反其君。下德不失德，德德之也。夫何故哉？上德之君，性受道之纖妙，命得一之精微，性命同於自然，情意體於神明，動作倫於太和，取舍合乎天心。神無所思，志無所慮，聰明玄遠，寂泊空虛。動若無形，靜若未生，功若天地，事如嬰兒，遺形藏志，與道相得，溟滓濛濛，天下莫知，潼溶方外，翱翔至遠。陰陽爲使，鬼神爲謀，身與道變，上下無窮，進退推移，常與化俱。故恬淡無爲，而德盈于玄域；玄默寂寥，而化流於無極。恩不可量，厚不可測，兼包大營，澤及萬國，知不足以倫其化，言不足以導其俗。天下味

味唱喁，皆蒙其化而被其和。若此者元無，絕而不知爲之者何誰也。所謂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之君，性受道之正氣，命得一之下中，性命比於自然，情意幾於神明，動作近於太和，取舍體於至德。託神於太虛，隱根於玄冥，動反柔弱，靜歸和平，載規履矩，鏡視太清，變化惚恍，因應無形，希夷茫昧，幾無號謚，方地隨天，與化爲常，德盛澤流，洋溢萬方。【略】夫天地之間，萬物並興，不可以有事乎也，是以大丈夫之爲化也，體道抱德，太虛通洞，成而若缺，有而若亡，其靜無體，動而無聲，忠信敦慤，不知爲首，玄默暗昧，朴素爲先。損心棄意，不見威儀，無務無爲，若龍若蛇。違禮廢義，歸於無事；因時應變，不預設然。秉微統要，與時推移；取舍屈伸，與變俱存。禍亂患咎，求之於己；百祥萬福，無情於人。

又《上士聞道章》 德如溪谷，不施不與，不愛不利，不處不去，無爲而恩流，不仁而澤厚，長育群生，爲天下母。【略】盛德之人，敦敦恹恹，若似不足，無形無容，簡情易性，化爲童蒙，無爲無事，若癡若聾，身體居一，神明千之。變化不可見，喜欲不可聞，若閉若塞，獨與道存。盛德若不足。建德若偷，無所不成。塗民耳目，飾民神明。絕民之欲，以益民性；減民之樂，以延民命；損民服色，使民無營，塞民心意，使得安寧。建德若偷。質真若渝，爲民玄則。生之以道，養之以德，導之以精神，和之以法式，居以天地，照以日月，變以陰陽，食以水穀，制以無形，繫以無極。

又《含德之厚章》 含德之厚，體道元，比於赤子柔弱虛。毒蟲不螫，毒不施，攫鳥不搏，害不摩，猛獸不據，威不加。骨弱筋柔，脆以危，而握固據難開，未知牝牡之合，不相化，而鰲作無爲爲，精之至神明多。終日嗥而嗑不啞，音聲和，和之至體道行。知和曰常，與道同，知常曰明，日以聰，益生曰祥，日廣長，心使氣曰強，日堅強，物壯則老，衰堅強，謂之非道，體禍殃，不道早已大命喪。

指歸：道德虛無，神明寂泊，清靜深微，太和滑淖，聽之寂寥，視之虛易，上下不窮，東西無極。天不能裹，地不能囊，規不能圓，矩不能方，度不能度，而量不能量，金玉不能障蔽，水火不能壅落，萬物莫之能領，患禍莫之能作。沉浮翱翔，渾沌磅礴，心無所棲，形無區宅，陶冶稟授，萬天以作，群物得之，滋滋啞啞，知慮不能得，有爲不能獲，思之逾

遠，爲之益薄，執之不我擒，縱之不我釋。唯無欲者，身爲之宅，藏之於心，故曰含德。同於德，德亦得之。體德容深，含德之厚。夫德之在人，猶父母之於身也；其於萬物，猶珠玉之與瓦鈐也。父母生我不可易，珠玉潤我不可擲。是以含德之士，重身而輕天下，猶慈父孝子不以其有易其鄰；大身而細物者，猶良賈察商不以珠玉易瓦鈐也。其無欲也，非惡貨而好廉也，天下之物莫能悅其心也。其爲虛也，非好靜而惡擾也，天下之事莫足爲也。夫何故哉？所有重而天下輕也。明於輕重之稱，通於利害之變，故萬物不能役，而天下不能偪也。故不爲虛而虛自起，不爲靜而靜自生，不休神而神自定，不和氣而氣自平。是以不聽而聞，無聲之聲，不視而見，無形之形，不思而領，是非之意，不慮而達，同異之鄉。神淪天地，德遵陰陽，不請福而天地祐之，不辭禍而患害去之，不殺戮而天下畏之，不施與而天下愛之。鼓腹而樂，俯仰而娛，食草而美，飲水而甘。喬木之下，精神得全，巖穴之中，心意常歡，貧樂其業，賤忘其卑，窮而恬死，困而忘危，功與地配，德與天齊，反愚歸朴，比於嬰兒。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是故建身爲國，誠以赤子爲容，則是天下尊道貴德，各重其身，名勢爲垢，萬物爲塵，貪夫逃爵，殘賊反仁，積柔集弱，唯德是修。而作福生亂者，有何由然。自然同德，無由生也。悲夫天地之道，深以遠，妙以微，能識之者寡，行之者希，智惠不能得，唯赤子爲體之。赤子體似於德。夫赤子之爲物也，知而未發，通而未達，能而未動，巧而居掘，生而若死，新而若弊，爲於不爲，與道周密。生不生之生，身無身之身，用無用之用，聞無聞之聞，無爲無事，無意無心，不求道德，不積精神，既不思慮，又無障礙，神氣不作，聰明無識，柔弱虛靜，魂魄無事。樂無樂之樂，安無欲之欲，生不枉神，死不幽志。故能被道含德，與天地同，則蜂蠆蟲蛇無心施其毒螫，攫鳥猛獸無意加其攫搏。毒蟲不螫，攫鳥不搏者，以無死地也。骨弱筋柔，握持堅固，不睹牝牡，陰陽以化。精神充實，人物並歸，啼號不啞，可謂志和，爲之行，與道爲常。知和曰常。執之守之，時曰聰明。知常曰明。自然生息，動合百祥。益生曰祥。心意玄作，氣順堅強。心使氣曰強也。無所爲，故無所不克；無所欲，故動無所喪。自然通達，衆美萌生，天地愛祐，禍亂素亡。夫何故哉？以含德和神，而體童蒙也。

又《柔弱於水章》 是以聖人執道之符，操德之信，合之於我，不

以責人。故有德之主，將欲有爲，必稽之天，將欲有行，必驗符信。求過於我，不尤於民，歸禍於己，不怨於人。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者也。故是非自定，白黑自分，未動而天下應，未令而萬物然。有德司契。無德之人，務適情意，不顧萬民，政失亂生，不求於身，專司民失，督以嚴刑，人有過咎，家有罪名，百姓怨恨，天心不平，其國亂擾，後世有殃。無德司轍。是故天地之道，與人俱行，無適無莫，無疏無親，感動相應，若響與聲，靜作相隨，若影與形，不邪不佞，正直若常，造惡與之否，行善與之通，柔弱與之相得，無爲與之合同。

河上公《道德真經註·養德第五一》 道生之，道生萬物。

德畜之，

德，一也。一主布氣而畜養。

物形之，

一爲萬物設形象也。

勢成之。

一爲萬物作寒暑之勢以成之。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道德所爲，莫不盡驚動而尊敬。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道一不命召萬物，而常自然應之如影響。

【略】

又《修觀第五四》 修之於身，其德乃真；

修道於身，愛氣養神，益壽延年。其德如是，乃爲真人也。

修之於家，其德乃餘；

修道於家，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信妻正。其德如是，乃有餘慶及

於來世子孫也。

修之於鄉，其德乃長；

修道於鄉，尊敬長老，愛養幼少，教誨愚鄙。其德如是，乃無不覆

及也。

修之於國，其德乃豐；

修道於國，則君聖臣忠，仁義自生，禮樂自興，政平無修。其德如是，乃爲豐厚也。

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

人主修道於天下，不言而喻，不教而治，下之應上如影響。其德如是，乃可以爲普博也。

王弼《道德真經註·二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雄，先之屬。雌，後之屬也。知爲天下之先也，必後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也。谿不求物而物自歸之，嬰兒不用智而合自然之智。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

式，模則也。

爲天下式，常德不忒，

忒，差也。

復歸於無極。

不可窮也。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此三者，言常反終後乃德全其所處也。下章云反者道之動也，功不可取，常處其母也。

又《三八章》 德者，得也。常得而無喪，利而無害，故以德爲名焉。何以得德？由乎道也。何以盡德？以無爲用，以無爲用則莫不載也。

故物無焉則無物不經，有爲則不足以免其生。是以天地雖廣，以無爲心；聖王雖大，以虛爲主。故曰以復而視，則天地之心見；至日而思之，則先王之至睹也。故滅其私而無其身，則四海莫不瞻，遠近莫不至；殊其己而有其心，則一體不能自全，肌骨不能相容。是以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無執無用，故能有德而無不爲。不求而得，不爲而成，故雖有德而無德名也。下德求而得之，爲而成之，則立善以治物，故德名有焉。求而得之，必有失焉。爲而成之，必有敗焉。善名生，則有不善應焉。故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也。無以爲者，無所偏爲也。凡不能無爲而爲之者，皆下德也，仁義禮節是也。將明德之上下，輒舉下德以對上德。至于無以爲極下德下之量，上仁是也。足及於無以爲而猶爲之焉，爲之而無以爲，故有

爲爲之患參。【略】夫大之極也，其唯道乎。自此已往，豈足尊哉。故雖德盛業大，富有萬物，猶各得其德，而未能自周也。故天不能爲載，地不能爲覆，人不能爲瞻萬物。雖貴以無爲用，不能捨無以爲體也。不能捨無以爲體，則失其爲大矣，所謂失道而後德也。以無爲用，德其母，故能己不勞焉，而物無不理。下此已往，則失用之母。不能無爲而貴博施，不能博施而貴正直，不能正直而貴飾敬，所謂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也。

又《四一章》 上德若谷，

不德其德，無所懷也。

太白若辱，

知其白，守其黑，大白然後乃得。

廣德若不足，

廣德不盈，廓然無形，不可滿也。

建德若偷，

偷，匹也。建德者，因物自然，不立不施，故若偷匹。

又《五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何由而生？道也。何得而畜？德也。何由而形？物也。何使而成？勢也。唯因也，故能無物而不形。唯勢也，故能無物而不成。凡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皆有所由。有所由焉，則莫不由乎道也。故推而極之，亦至道也。隨其所因，故各有稱焉。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由之乃得，故曰不得不失。尊之則害，不得不貴也。

成玄英《老子道德經義疏·知雄章第二八》 第一明去剛取柔，是行人要徑。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蹊。

蹊，逕也。雄，陽，是剛躁之名。雌，陰，是柔靜之義。知雄躁剛猛，適歸死滅。雌柔靜退，必致長生。故棄雄而守雌，可爲天下之要逕。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離，散也。嬰兒譬無分別智也。言人常能守靜，則其德不散，故能復

於本性，歸無分別智也。

第二勸遣明歸闇，爲學道楷模。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

白，昭明也。黑，暗昧也。式，法也。自顯明白，眩曜於人，人必挫之，良非智者。韜光晦迹，退守暗昧，不忤於物，故是德人。能知白黑利害者，可爲修學之洪範也。

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忒，差也。無極，道也。常能棄明守暗，其德不差忒，復我清虛，歸於至道。

第三示守辱忘榮，歸根反本。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

榮，寵貴也。辱，卑賤也。處於榮貴，遂超驕奢，而福善禍淫，忽然凋落，此之榮寵，翻爲禍基。若知倚伏不常，貴爲禍始，應須自戒，勿爲放逸，處於榮華，恒如卑賤。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知榮守辱，天下歸湊，譬彼川谷，包納虛容也。

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樸，真本也。始自知雄，終乎守辱，三種修學，爲道之要。又如虛谷，罄無不容。所以常道上德，於是乃足。故能復於真空，歸於妙本也。

又《含德章第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含懷道德，甚自淳厚，欲表其狀，故取譬嬰兒。嬰兒之行，具列於下。

毒蟲不螫，攫鳥猛獸不搏。

毒蟲，蛇虺類也。攫鳥，鷹鸇類也。猛獸，兕虎類也。螫，行毒也。

搏，擊觸也。言赤子不犯前境，故不遭三物所加。喻含德妙達達從，故不爲三毒所害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

言赤子筋骨柔弱，手握堅固。喻含德心性柔弱，順物謙和，雖復混迹同塵，而靈府潔白，在染不染，故言握固。此一句明意業淨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字林》云：峻，小兒陰也。言赤子初生，未解雄雌交合之道，而陰

恒怒作，乃精氣滿實之至也。況含德體道淳和，無爲虛泊，雖復揚波處俗，聞見色聲，而妙悟真空，不見和合之相，蓋精粹之至也。此一句明身業淨也。

終日號而不嗟，和之至。

言赤子終日啼號而聲不嘶啞者，爲無心作聲，和氣不散也。況含德妙達真宗，故能說無所說。雖復辯周萬物，而不乖於無言也。此一句明口業淨也。

李榮《道德真經註·二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

不諂不驕，在於中平，君子之行也。不靜不躁，處於中和，入道之基也。故知懷雄猛之心者，未可全真。抱雌柔之性者，不能志道。今知性雄而守雌，則不躁不速，亦知性雌而守雄，則不靜不遲，不滯兩邊，自合中道。然行雄猛者衆，守雌柔者少。故喻明溪壑處下，衆流歸之。人士謙退，道德歸之。

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內無分別絕是非，赤子之行也。若常能守靜，恒與德合，是不離也。小則無情，大則有欲，去大時之有識，反小日之無知，故曰復歸也。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

大白若辱，大智若愚，晦以安身，斯爲法式。

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忒，差也，不以智耀人，不爲名害己，內雖潔白，外實同塵。立身者受祿無窮，修道者成真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

有官有爵，榮也。無位無名，辱也。能知居顯不驕而守卑辱，可謂包含一切，爲天下谷。

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在貴如賤，處榮若辱，真常之德，自然滿。常德反歸，故言復樸也。

又《三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明古之皇道，宅太虛以爲心，凝至一而爲體。不言均天地之化，無事成萬物之功，未規揖讓之名，豈有干戈之爭。雖復處宗處極，而乃非爭非名，無爲自然，故云上德。爲而不恃，成功不居，故云不德。畜養萬物，

物得以成，故云有德。內明德與道合，厥義可尊，故云上德。道既無象，德亦虛玄，韜光藏用，故云不得。雖藏於用，無用之用用矣。乃韜於光，不耀之光光矣。有用有光，濟人濟物，故云是以有德。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道德之風幾乎將失，仁義之化殆欲斯興，文字既彰，澆漓漸矣，故云下德。以德爲德，以功爲功，恃德伐功，故云不失德。執言有德，不及無爲，故云是以無德。內明體同虛寂者德之上，事有紛累者德之下，封執在心故云不失德。執者失之，是以無德也。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以，用也。上用無爲以化下，下用無爲以事上也。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上用有爲以導下，下亦有爲以事上，何者？草則逐風以西東，影則隨形而曲直，故知君海內者不可以多事，理歸虛靜，訓弟子者不可以非禮，義存忠孝也。

又《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懷道抱德，積行深厚，氣專精固，絕欲無貪，不散真童，類於赤子也。

毒虫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以毒曰螫，以足曰據，以爪曰搏。嬰兒所以無害者，一爲內無毒意，二爲慈母加護，故不傷也。含德之人，既其無復惡心，又以天靈垂祐，是以毒蟲不得流其毒，猛獸無以施其猛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

嬰兒筋骨弱而握拇指牢固者，非由力也，本爲心專，人雖欲開，不可得也。含德之人，屈身以順物，柔心以從道，可欲不能開，全真自然固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祖雷反之作，精之至。

牝牡之合，即陰陽之會也。峻，小兒陰也。作，動也。赤子未知男女之禮而動作者，至精不散也。精散則身枯，身枯則命竭。含德之人外情欲而愛其精，去勞弊而實其氣。無心於動，動不妨寂，虛己於寂，寂不妨動。寂不妨動，雖動而非動；動不妨寂，雖寂而非寂。非動非寂，精之

至也。

終日號而不嗟於葛反之，和之至。

啼極無聲曰嗟。赤子旦夕恒啼而聲不嗟者，和氣未散也。含德之人演玄言而不疲，流法音而無絕，此抱冲和之所致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亡精損氣歸無常，知和不死保真常。含德既知和理，人體常義，物無不可，故曰明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知其雄章第二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

疏：知，辨識也。雄，剛躁也。雌，柔靜也。夫物貴全和，法求中道，雄則過亢，雌則卑弱，俱未適中於善行，必當緣篤以爲經，故知其雄躁，則當守其雌靜。守其雌靜，亦當知其雄躁。知雄守雌，則可知雄。守雄則敗，敗則妨行，故特戒守雌柔。能守雌柔，是謂謙德，物所歸往，如水歸谿矣。《爾雅》曰：水注川曰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疏：知雄守雌，是爲善行，物所歸往，爲天下谿。能如此者，則真常之德曾不離散。常德不散，即是全和。全和之人少私寡欲，泊然未兆，乃如嬰兒，故云復歸於嬰兒也。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

疏：白，昭明也。黑，暗昧也。式，法也。夫能守雌靜，則德行昭明，德雖昭明，不以矜物，當如暗昧，自守淳和，能如此，則可爲天下之法式矣。

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疏：忒，差忒也。極，窮極也。知白守黑，是謂德全。德全之人，可爲天下法式，則真常之道隨應而用，應無差忒，用亦不窮，故云復歸於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

疏：榮，尊榮也。辱，卑辱也。夫爲天下法式，則其德尊榮，德雖尊榮，常守卑辱，以和爲量，無不含容，如彼空谷，物來斯應，故云爲天下谷。

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疏：樸，道也。虛受應物，如彼谷神，真常之德，是乃圓足，足則復歸於樸爾。夫道爲德體，德爲道用，語其用則云常德乃足，論其體則云復歸於樸。歸樸則妙本清淨，常德則應用無窮，非天下之至通，其孰能與於此者？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

疏：器，形器也。自知雄已下論修性反德，則復歸於道。此云樸散爲器者，明德全合道，即能應用。

又《上士聞道章第四一》 上德若谷。

疏：言勤行之士謂之上德，德用光備，光備則無不含容，故云若谷爾。

大白若辱。

疏：白，純淨也。辱，塵垢也。得純淨之道者，晦迹同塵，故稱若辱，而實純白，獨全備爾。

廣德若不足。

疏：言至人德無不被，廣也。守柔用謙，故常若不足也。《史記》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若愚不足。

建德若偷。

疏：建，立也。偷，盜也。建立陰德之人，潛修密行，如被盜竊，常畏人知，故曰若偷。

質真若渝。

疏：真，淳一也。渝，變改也。言道德行人，其德淳一而無假飾，若可渝變，與物同波而和光也。

又《聖人無常心章第四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疏：聖人虛忘，物感斯應，應必緣感，感既不一，故應無常心。心雖無常，義存慈救，百姓有不信不善之心，故混同用心，而以化導，故云無常心矣。

善者吾善之，

疏：此應感之義也。吾者，聖人也。善者迴向正道之心，聖人獎之以進修，以果其行，使至夫忘，善之大善爾。

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

疏：不善者，謂習染增迷，信邪背道，聖人亦以善道而引汲之。德善者，令化聖德而為善爾。

信者吾信之。

疏：信謂聞道勤行，心無疑執，聖人應之以至誠，贊成其善，以至於深信爾。

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疏：不信謂強梁背教之人，聖人亦以平等正信而化導之，令化聖人之德，捨偽而歸信也。故云德信爾。

聖人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渾其心。

疏：此明聖人混迹用心也。慄慄，憂勤也。聖人在宥天下，統御寰區，懼衆生不歸善信，故慄慄者皆為天下，百姓未能信善，故聖人混同於物，而用其心也，故云天下渾其心爾。

《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經·德經上·上德不德章第三八》 上德不德，

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德者道之用也，莊子曰：物得以生謂之德，時有淳醞，故德有上下。

上古淳樸，德用不彰，無德可稱，故云不德，而淳德不散，無為化清，故云是以有德。建德下衰，功用稍著，心雖體道，迹涉有為，執德可稱，故云不失。迹涉矜有，比上為粗，故云是以無德也。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知無為而無為者，非至也。無以無為而無為者，至矣。故上德之無為，非徇無為之美，但含孕淳樸，適自無為，故云而無以為，此心迹俱無為也。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下德為之者，謂心雖無為以功用彰著，而迹涉有為，故云為之。言下德無為而有所以為，此心無為而迹有為也。

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六《德經下篇明德，以不德為元，不德者，忘德以應用者也》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德者，得也。內得於心，外得於物，常得而無喪，利而不害，物得以生，謂之德也。本由蘊道故有德，有德而無名，道之深也。有德而有名，

道之淺也。道有深淺，故德有上下。所謂上德者，至德也。至德者，深矣，遠矣，與物互矣，人不見其迹，則謂之不德，以其含光匿耀，支離所為，使百姓日用而不知，則其德全矣，故曰有德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下德者，迹用漸彰，至一□散，因循任物，物保其安，天下稱之，歸美于己，雖其德不喪，已遠於至德也，故曰無德也。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夫有上德者，性受自然之至妙，命得元氣之精微，神貫天地，明並日月，無思慮，心自無為，忘功忘名迹，無以為用也，謂無用己為而自得也。古本作上德無為而無不為，言上德之人，心既寂默，性亦恬憺，縱心所好，不違自然，任性所為，不逆萬物，故無為而無不為。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下德降於上德者也，性受自然之平淡，命得元氣之純和，神配陰陽，明效日月，民皆仰戴，咸共樂推，故曰有以為。古本作下德為之而無以為，言下德之人心存仿像，執守沖虛，應物隨機，不敢造次，故曰無以為。

【略】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之體，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一既分矣，五事彰而迹狀著，故隨世而施設也。道者德之體，德者道之用。離體為用，故失道而後德。德者，得也。物得以生謂之德，有生必愛，故失德而後仁。上德若谷，

上德之人，無為無事，心同虛空，高下莫測，有若深谷，無所不容。

大白若辱，

大白者，若雪霜之潔白，而無所不到，雖瓦甓汗潤之處，施而無擇。有道之士，豈異于是，故處於濁世，純白獨全，而不雜染也。

廣德若不足，

孫登曰：其德深廣則通疏見遠，遺略小節，智若不足。故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陸希聲曰：衣被天下而不有其仁，斯廣德若不足也。

建德若偷，

此言陰德密行也。夫建立陰德之人，不顯其功，畏人之知，故若偷竊耳。吳筠《元綱論》曰：功欲陰，過欲陽，功陰則能全，過陽則易改，此之謂也。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聖人體道虛心，物感斯應，感既不一，故應無常心。然百姓之心，常欲安其生而遂其性，聖人使人人得其所欲者，豈非以百姓心為心乎。莊子曰：至人用心若鑑，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此，聖人無常心也。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夫百姓有好善之心者，聖人不違其性，應之以善。其性本善者，聖人固以上善輔之，使必成其善。苟有不善之心，聖人亦以善待之，感上善之德，而自遷其心為善矣。則天下無有不善者，此乃聖人順物性為化終，不役物使從己也。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夫百姓有好信之誠者，聖人不奪其志，應之以信。其信確然者，聖人固以大信輔之，使必成其信。苟有不誠其信者，聖人亦以信待之，而不信者感大信之德，而自發其誠為信矣。則天下無有不信者，此乃聖人能任物情，非愛利之使為也。

趙志堅《道德真經疏義·德經·上德章》第一道是微妙之本，本尊故稱上德是慈濟之迹，迹卑故言下。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德者得也。與道相得，故云德也。德有二義：一者本德，道之妙用，隨類生長，咸令有益。二者修證，契道之人，初得真性，終復本道，既能自得，又令他得，所得者道，故云上德。不德者，上德也。德與道契，利物弘深，功成迹隱，德不彰露，百姓日用而不知，萬代資之而不識，此詮有德，高勝無比，故稱為上。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夫心境兩忘，物我齊貫，與道玄同者，方謂之德。今則矜執未祛，封著猶在，雖則德亦備矣。自見猶存，為未全忘，故名為下。下十一句二。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以，用也。無為言內心虛澹，無欲為為。無以為謂境物虛淨，俗所有法，皆無用為。此述上德之妙也。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未能虛遣貴愛，有為成功立事，故云為之。欲榮利以潤家，國名謚以揚己，故云有用為也。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道即上德也。後德謂下德也。上德合道，故名為道。初為對道，所以稱德。今對後德，復以為道。人既不能行於上德虛忘之道，而行下德有為之執。下德者，諸行備足，但不忘耳。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

丈，長也。夫，扶也。有大德而能長養羣品，扶護蒼生者，謂之大丈夫。其行心也，處其厚，不處其澆薄，唯道是務，豈知禮之所用乎。厚薄同是一物，但有好惡華實，則論真假，故華假不及實真。

論說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五《釋疏題明道德義》義曰：老子者，太上老君之內號也。釋解已具前篇。《道經》者，此經兩卷，上經以道為目。夫化導羣生，貫穿萬法，居眾法之首，故三皇尊其道焉。為萬教之先，故大演虛其一焉。故一者道之數，道者一之本。下經云道生一是也。夫其道也，極虛通之妙致，窮化濟之神功，理貫生成，義該因果。縱之於已則物我兼忘，蕩之於懷則有無雙絕。道與德有相資相稟之義，故云《道德經》也。今於道德義中分三門解釋。一者釋名無名，方了玄教。故經云虛無常自然，強名字大道。所以道義主無，理物有病，德義主有，理世無惑。故臧玄靜云：道者，通物以無為義。今就明之，道有三義。一理也，二導也，三通也。理者，理實虛無，以明善惡。導者，導執令忘，引凡人聖。通者，通生萬法，變通無壅。上經法陽象天數奇，故三十七章也。老君說經，本亦不執上經為道，下經為德。昔賢相承分判，故有道先德後。其間經文互相明證，具如序中矣。次道衰而後有德，德衰而後有五

常，是明道德爲衆行之先，五常之本。故《道經》居先，而《德經》次之也。今依名釋道，即前序所謂導也，通也，理也。夫道德雙釋分三門者，一釋名，二明體，三明用。釋名第一，道德玄絕，自應無名。開教引凡，強立稱謂，故寄彼無名之名者，宣彼正理，令識名之無名，方可了達玄教強名道德。其義者何？臧玄靜曰：道以通物，以無爲義。德者不失，以有爲功。道無則能遣物有累，德有則能祛世空惑。今明道三義者，理也，通也，導也。德三義者，得也，成也，不喪也。所謂理者，理實虛無，言一切皆無，故云道在一切有。解云理者，兼通善惡。善道亦名道，惡道亦名道，善惡性空，不乖此義。但惡道稱道，其意不然，正以徒類稱道，非關就理爲釋。若言隨事近理，此說不妨。所謂通者，謂能通生萬物，變通無壅。河上公云：道，四通也。所謂導者，導執令忘，引凡入聖。《自然經》云：導末歸本，本即真性，末即妄情也。德有三義，所謂德者得於道果。《太平經》云：德者，正相得也。所謂成者，成濟衆生，令成極道。此就果爲名，亦資成空行就因者，經云熟成之。所謂不喪者，謂德不失也，故云不喪。《太平經》云常德不喪是也。此六義者，互可相通。《西昇經》云道德混沌，玄妙同也。道中有德義者，《昇玄經》云德等無等，等無等是道也，故云道有得義。道有成義者，河上公云：非但生之，乃復長之成之。道有不喪義者，既言常道，常即不喪也。德中又有理義者，《生神經》云感應理常通，應既是德，故得有理義也。德有通義者，河上公云：德，一也。一至布氣而畜養之。德有導義者，謂有開導之德，《論語》云道之以德是也。此就通門，則如前解矣。但道德名有無量義，如因迹有成，並其義也。道無不在，名何言屬，故謂無方以釋其義。五無釋爲釋者。既以不爲名，亦以無義爲義。故自然之義，名無所有。原其所由，即是無義。義曰：道者，因生以立稱；德者，從教以言名。道者德之通，德者道之功。有德故稱道，有道故稱德。德義取有體無爲言，道義取無通有爲說。陸先生經云：虛寂爲道體，謂虛無不通，寂無不應也。臧玄靜云：智慧爲道體，神通爲道用也。又云：道德一體而具之言通，通無所通而無所不通，德之言得，得無所得而無所不得。故能忘已忘功，生物成物。今就此科更分五別。一依名釋者。前義也。二因待釋者。明非德無以言道，非道無以言德。道德相待，強立假名，故離道無德，離德無

道，道是德義，德是道義。經云長短相形是也。三所表釋者。道德爲教，正表不道不德之理，所以說道則言可道非常道，明德則言上德不德，故不道不德爲道德之義。四無方釋者。正一二義，一而不一，二而不一，二而不一，由一故二。一而不一，由二故一。不可說言有體無體，有用無用。蓋是無體爲體，體而無體，無用爲用，用而無用。然則無一德非其體，無一用非其功。尋其體也，離空離有，非陰非陽，視聽不得，搏觸莫辯。尋其用也，能權能實，可左可右，以小容大，以大容量。體既無已，故不可思而議之。用又無功，故隨方不示見。今不異此，但知道德不同不異，而同而異，不異而異。用辯成差，不同而同，體論惟一。不異異者，經云道生之德畜之也。不同同者，《西昇經》云：道德混沌，玄妙同也。知不異而異，無所可異；不同而同，無所可同。無所可同，無所不同；無所可異，無所不異也。今更舉七義以通釋。

一、本迹者。本則爲道，迹則爲德。本爲道者，以大智慧源常寂真身爲體。迹爲德者，以上德之君太上應身爲體。

二、理教者。理則爲道，教則爲德。理爲道者，悟說正性爲體。教爲德者，悟說正經爲體。

三、境智者。境則爲道，智則爲德。智理爲道體，理智爲德體。

四、人法者。人則爲道，法則爲德。人爲道者，以本迹二身爲體。法爲德者，以理教二法爲體。

五、生成者。生則爲道，成則爲德。道以應氣化生萬物，以應氣爲體。成爲德者，德以成就衆生，法教爲體。

六、有無者。無則爲道，有則爲德。無則爲道，以因地空觀果地空智爲體。有爲德者，以因地有觀果地有智爲體。

七、因果者。果則爲道，因則爲德。果爲道者，以果地萬德爲體。因爲德者，以因地萬行爲體。

以上七義，互相交絡。二而不一，一而不一。是知道德爲正體，非果非因，非本非迹。不本不迹，而開本迹，欲明顯本由迹。不果不因而開因果，欲令修因趣果。其餘五雙，不言自顯，明義用第三，德是不有之有，既能理無，亦能理有；道是不無之無，既能理有，亦能理無。惑者謂玉貌金容，道爲實有。今明道是虛無，此即理於有感。河上公云：道者，空

也。王輔嗣云：道者，無之謂也。惑者或謂常道乃至上德，實是虛無。今明是以有德，此則除其無病，故經云杳冥中有精，此是一往相翻，聞名遣病。及其進悟，義則更深。明道之爲無，亦無此無，德之爲有，亦無此有。斯則無有無無，執病都盡，乃契重玄，方爲雙絕。故經云仙道無不無、有不有也。此則道必資於德，德必稟於道。老君說經，亦不執言上卷爲道，下卷爲德。二經文義互相包含，後賢相傳，強分其義，是則《道經》含德，《德經》含道，聖旨序內已具舉明。

成玄英《老子道德經開題》 第一道德者，道是圓通之妙境，德是至忘之聖智。非境無以導智，非智無以照境，境智相會，故稱道德。然境智智境，不一不異，而異而一，故《西昇》云：道德混沌，玄妙同也。且古來解道，亟有不同，今汎舉大經，義開五別。所言五者：第一依訓釋，第二依義釋，第三待對釋，第四所表釋，第五無方釋。

第一依訓釋者，道無也，德有也，故輔嗣云：道，無。又解云：道，道也；德，德也。今明道之爲名，窮理盡性，不復可加，故非訓釋之所能盡。直置道以道爲義，義自多含，不繁曲碎，更爲他解，故宣尼解《易》須晉二卦云：須，須也；晉，晉也。

第二依義釋者，道以虛通爲義，德以尅獲受名，爲道能通物，物能得道故也。篤論道物，亦不一不異，故《經》云：道之爲物，唯恍唯惚。又《莊》云：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也。

第三待對釋者，道以德爲義，德以道爲義，非道無以通德，非德無以顯道故也。又解云：道以物爲義，德以喪爲義，皆相顯對故也。

第四所表釋者，道以不道爲義，德以不德爲義，所以說道以彰於不道，所以說德以表於不德。故《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莊》云：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此之謂天府。嚴君平云：不道之道，不德之德，正之無也。是知說道說德，以表於不道不德也。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一《道經》 御注曰：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自得。道者，亘萬世而無弊。德者，充一性之常存。老君當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書九篇，以明道德之常，而謂之經。其辭簡，其旨遠，學者當默識而深造之。

臣義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命之曰道。有一未形，物得以生，命

之曰德。道本無名，謂之道者，即人之所共由者而爲言也。德本自得，謂之德者，即有心所同得者而爲言也。惟道無垠，虛湛常存，惟道無體，微元常真，絕於有無之域，泯於彼是之居，在體爲體，在用爲用，天地雖大，未離乎內，秋毫雖末，待之成體。萬物終始出入，未始不由於此，故謂之道，即其自心同然皆得。審乎無假，而不與物化，淵乎其居，而不與物遷，未嘗蔽虧，未嘗乘馳，心全乎天，而無得喪之累，故謂之德。道無體也，無體則不涉於變故，亘萬世而無弊。德在我也，在我則無待於外，故充一性而常存。

通玄先生《道德論·論老子道經上》 道者圓通化始，德者遂成物終，生成既彰，二名斯顯，息用歸宗，即二常一。即二常一，故道無德外之通，德無異道之契。即一仍二，故道位化通，德標成遂，常一常二，二一圓通，圓通辨別，故名道德。

問曰：所言道者圓通化始，是何等始？答曰：是物性之始。何以得知？章云德者遂成物終，則知性起於道，形生於德。

問曰：若然者，何故經云道生德畜？答曰：從本推元，故以道爲生，形立亭毒，故號之爲畜。【略】

問曰：經稱道生德畜，復云生之畜之，是謂玄德。前言道生，後言德生，何也？答曰：前言道生者，推功於本。後言德生者，論其形分之實生。何以知其然也？陰陽體合，生化化立，而陽居尊。君臣位乎，共治功成，而歸元首。萬物之體實生於德，宗本窮根，故曰道生。道生混成之體，無名之始，理周萬物，妙極環中。恍兮惚兮，不可言有，其中有物，不可言無。居上不曠，處下不昧，迎之無首，隨之無後，莫知所由，不可致詰。而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不言之言，言滿天下，形名既著，凡聖乃分。然凡不自悟，必積感以求通。聖不棄物，亦因機而設教。機教參差，乃有萬殊，約其一應之迹，所謂道德。道以圓通爲宗，德以自得爲義。圓通則無理而不通，自得則無性而不得。圓通無名，無名而強名。自得無得，就功迹以顯稱，稱有功德之迹，德以勤行爲首。強名無名，道以日損爲先，勤而行之，無行而不備，損之又損，無累而不除。道德兼忘，玄同物我，故能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周流變化，無所不爲。是以萬物芸芸，形名動植，罔不資道德以成形。

周固樸《大道論·至道章》 道爲母，德爲子。《無惑寶經》云：道者通物，以無爲義，德者不失，以有爲功。《西昇經》云：道深甚奧。又云：至道深妙，知者不言。當火水焚蕩無遺，我大道真常不動；值天地綱紀隳裂，我大道湛寂凝然。莊生考算數，而五載莫窮，推陰陽而十二年固得，故曰至道。

又《至德章》 道有通生之德，故云至德。聖人云：以通生故，字道；包含故，名大。又解：虛無者，妙本之體，非有物故；自然者，妙本之性，非造作故；道者，妙本之功用，故謂之通生之道。一虛無，二自然，三道，俱是妙本真性。上義立其法唯一原。夫散大樸而統御九圍，播元精而輪排萬象，始氣權敵，三才具分，四序肇興，五行迭旺，大哉。天地掌其覆載，日月職其照臨，風雨散滋，雲雷布鼓，人獸清濁，海嶽高深，類聚群分，智凡殊稟。向道者登真證聖，背道者趨死沈生，咸歸我大道通生之至德。莊生云：德者，得也。物得之以生，謂之德。德者道之用也，道者德之體也。通生萬象，造化有爲有不爲也，至德無爲無不爲也。《老君道記》云：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天下至通也。萬物是所生，德是能生，無萬物之爲所生，不能顯德之爲能生。《太平經》云：德者正相德也，成者成濟也，不喪者不失也，具三上義。又德者，天地稟之，陰陽賴之，五行得以相生，四時得以綸緒，王侯理化，師友訓從，乃至聖人、真人、仙人、鬼神，異類動植，皆資至德之妙用也。謂以道有情有信也，可謂至德。

孟安排《道教義樞》卷一《道德義第一》 義曰：道德者，虛極之玄宗，妙化之深致。神功潛運，則理在生成；至德幽通，則義該亭毒。有無斯絕，物我都忘，此其致也。故《道德經》云：道生之，德畜之。又云：大道汎兮，玄德深遠。《西昇經》云：道德混沌玄同也。

釋曰：道者，理也。通者，導也。德者，得也，成也，不喪也。言理者，謂理實虛無。《消魔經》云：夫道者，無也。言通者，謂能通生萬法，變通無壅。河上公云：道，四通也。言道者，謂導執令忘，引凡令聖。《自然經》云：導末歸本，本即真性，末即妄情也。德言得者，謂得於道果。《太平經》云：德者，正相得也。言成者，謂成濟衆生，令成極道，此就果爲名；亦資成空行，此就因爲目。《德經》云：成之熟之也。

言不喪者，謂上德不失德，故云不喪也。《太平經》云：常得不喪也。然道德玄絕，自應無名，開教引凡，強立稱謂。故寄彼無名之名，表宣正理，令識名之無名，方了玄教。故《靈寶經》云：虛無常自然，強名字大道。

又道德體用義者，道義主無，治物有病，德義主有，治世無惑。陸先生云：虛寂爲道體，虛無不通，寂無不應。玄靖法師以智慧爲道體，神通爲道用。又云：道德一體而其二義，一而不一，二而不一。不可說其有體有用，無體無用，蓋是無體爲體，體而無體，無用爲用，用而無用，然則無一法非其體，無一義非其功也。尋其體也，離空離有，非陰非陽，視聽不得，搏觸莫辯。尋其用也，能權能實，可左可右，以小容大，大能居小。體即無已，故不可以議；用又無窮，故隨方示見。

李霖《道德真經取善集·道德一合論》 未形之先，道與德俱冥。既形之後，道與德俱顯。孰爲道乎，物莫不由者是已。孰爲德乎，道之在我者是已。自其異者視之，道之與德，雖有兩名。自其同者視之，道之與德，不離一致。道降爲德，而德未始外乎道。德出於道，而道未始外乎德。《南華經》云：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之謂德。自其有一未形而言，謂之道。自其物得以生而言，謂之德。又曰：德總乎道之所一，道德合則渾而爲一，離則散而爲二。今言《道德經》者是也。言《道經》、《德經》者，非也。後人見上經之首取其道可道，因名爲《道經》也。下經之首取其上德不德，因名爲《德經》也。茲道德之所以分裂歟。上經止言其道，何以言孔德之容，唯道是從，是道不離於德也。若下經止言其德，何以言道生之，德畜之，是德不離於道也。以經考之，道德相須，不可偏舉。嘗試論之，夫道非德無以顯，德非道無以明。道無爲無形，故居化物之先。德有用有爲，故在生化之後。道居先，故處於上。德居後，故處於下。道德合而爲一，不可分而爲二也。《西昇經》云：道德一合，與道通也。《南華經》云：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以是推之，道德相須而不相離也明矣。

李道純《道德會元·德》 德之一字，亦是強名，不可得而形容，不可得而執持。凡有施設積功累行，便是不德也。只恁麼不修習，不用功，死灰槁木，待德之自來，終身無德也。這箇德字愈求愈遠，愈執愈

失。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又云：上德無爲而無以爲。只這兩句多少分明，只是欠人承當。若是箇信得及的，便把從前學解見知、聲聞緣覺一切掀倒，向平常履踐處，把箇損字來受用，損之又損，損來損去，損到損不得處，自然玄德昭著，方信無爲之有益。經云：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又云：玄德深矣，遠矣。會麼？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見。頌曰：河沙妙德，總在心則。不可施爲，何勞脩積。愈探愈深，愈執愈失。放下頭頭，掀翻物物。後已先人，守雌抱一。純一不雜，其德乃實。修齊治平，皆從此出。妙用難量，是謂玄德。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道德部·總叙道德》 唐吳筠《玄綱論

·道篇》曰：道者何也？虛無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其大無外，其微無內，浩曠無端，杳冥無際。至幽靡察而大明垂光，至靜無心而品物有方。混漠無形，寂寥無聲；萬象以之生，五行以之成。生者無極，成者有虧。生生成成，今古不移。此之謂道也。德者何也？天地所稟，陰陽所資；經以五行，緯以四時；牧之以君，訓之以師；幽明動植，咸暢其宜；澤流無窮，群生不知謝其功；惠加無極，百姓不知賴其力。此之謂德也。然則通而生之謂之道，道固無名焉；畜而成之謂之德，德固無稱焉。嘗試論之：天地人物、仙靈鬼神，非道無以生，非德無以成。生者不知其始，成者不見其終。探奧索隱，孰窺其宗？人有之末，出無之先。莫究其朕，謂之自然。自然者，道德之常，天地之綱也。又曰：道德者，天地之祖；天地者，萬物之父；帝王者，三才之主。然則道德、天地、帝王一也，而有今古澆淳之異，堯桀理亂之殊者何哉？夫道德無興衰，人倫有否泰，古今無變易，情性有推遷。故運將泰乎則至陽真精降而爲主，賢良輔而姦邪伏矣；時將否乎則太陰純精昇而爲主，姦邪弼而賢良隱矣。天地之道，陰陽有數，故理亂之殊也。所以古淳而今澆者，亦猶人幼愚而長慧也。嬰兒未孩，則上古之含純粹也；漸有所辯，則中古之尚仁義也；成童可學，則下古之崇禮智也；壯齒多欲，則季世之競浮僞也。變化之理，世俗之宜，故有澆淳之異也。覈其所以，原其所由，子以習教而性移，人以隨時而朴散。雖然，父不可不教於子，君不可不理於人。教子在於義方，理人在於道德。義方失則師友不可訓也；道德喪，則禮樂不能理也。雖加以刑罰，益以鞭撻，難制於姦人賊子矣。是以示童兒以無誑，則保於

忠信；化時俗以純素，則安於天和。故非執道德以化人者，未聞其至理也。

常道 可道

論 說

孟安排《道教義樞》卷一《道德義第一》 又經明常可二道、上下兩德者，舊解云：常寂之道，義說無爲，凡有四義。一者非攀緣識慮，故無心。二者無質礙分別，故無形。三者不爲名言所得，故無名。四者無常不能遷改，故無時。具此四義，故名常道。賈法師云：自應身已還，三清等法，皆是可道，盡是無常也。上德是忘德，下德是執德，以是執德，今明物情常執。謂有常道可求，不能悟理，便成滯教，老君演明道德，正治此迷。經云：可道非常道。非謂別有常道，正言所是說道，並非恒定，不宜執以爲常，故係非常，以爲消遣。此言說道爲藥，本治物迷，迷病若消，何道不得？若知不得爲得，亦可不常爲常也。

王玄覽《玄珠錄》卷上 道能遍物，即物是道，物既生滅，道亦生滅。爲物是可道皆是物，爲道是常物皆非常？

【略】

諸法若起者，無一物而不起，起自衆生起，道體何曾起。諸法若忘者，無一物而不忘，忘自衆生忘，道體何曾忘。道之真實性，非起亦非忘。若言真是非起忘，起忘因何有？道即不遍於起忘，由何得名道，由何名起忘？還因起忘知實性，復因實性識起忘？成即一時成，滅即一時滅。入等論明闍雖生滅，未曾捨虛空，虛空雖常住，未曾捨明闍。明闍有生滅，虛空不生滅。虛空有明闍，明闍非虛空。只是明闍空，復是空明闍。明闍與空不曾一，不曾二，亦是一，亦是二。四語之中道，不一亦不二，亦非一非二。人等乃存，常以所知爲己身，以能知爲己心，即知見等法爲可道，知見性空爲真道。【略】可道爲假道，常道爲真道。若住於常者，

此常會是可。何者？常獨住常，而不遍可故，此常對可故。其常會成可赴，言已出世，言常亦言可。若也不起言，無常亦無可。常可既元無，亦無無常可。若在衆言等，則是有欲觀其微。若悟衆言空，則是無欲觀其妙。

【略】

不但可道可，亦是常道可，不但常道常，亦是可道常。皆是相因生，其生無所生，亦是相因滅，其滅無所滅。

【略】

常道本不可，可道則無常，不可生天地，可道生萬物，有生則有死，是故可道稱無常。無常生其形，常法生其實，常有無常形，常有有常實。此道有可是濫道，此神有可是濫神，自是濫神濫道是無常，非是道實神實是無常。若也生物，形因形生，濫神所以約形，生神名則是濫，欲濫無欲，若能自了於真常，濫則同不濫，生亦同不生，不生則不可。所以得清淨之法則不可，可法則無清淨。【略】

物無本住，法合則生，生無本常，法散則滅。實性本真，無生無滅，即生滅爲可道，本實爲真常，二物共循環，始終之間無餘道。道在始終，與始終爲變通，故道不得常，始終不得斷名爲人等，道常順生死，而非是生死。空常順明闇，而非是明闇，明闇之外無別虛空，虛空之外無別明闇。此二不曾是不曾非，不一不異，而常是非一異人等。

【略】

問曰：道者體苞空有。答曰：體無不在，知何物而不苞。

問曰：爲是空有，故言苞空有？無非空非有之外，別有一道，故能苞於空有？答曰：皆得。是據體無不通，非就教迹而辯。所謂教不徒起，起必對物，既對物，既與物對，言道在清昇之鄉，論物在穢累之境。故空有之外以顯苞義，即是空有者，既曰體道，知何物而非道，物皆是道。皆是道，故空有而明苞義。

問曰：空有之外以明苞義，未審是空有而顯苞義者，既曰空有，即是更無別物，即是之，安得苞？答曰：道非空有，非非空有，非者遣名，非非體實。體能惣取，稱之曰苞。譬如四大成形，身苞於四大，豈可虛虧。然則身非四大之有，故得稱苞。

問曰：非非空、非非有者，盡體不？答曰：六非之由不盡體，非非空有何足。復云所以得之，六非之外似如真，不言之地由未至，是以強名偏陳，其實彌外。故曰道可道，非常道。

問曰：常道以何爲體？答曰：以有無、非有無爲體。

問曰：道以不能爲無，在無不能爲有，有無既隔，誰爲其主？既非有爲，何可名體？答曰：既云常道，焉可言哉，不可言哉。焉可言故，體非有無；不可言故，亦可有無。

雜錄

成玄英《老子道德經義疏·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

道以虛通爲義，常以湛寂得名。所謂無極大道，是衆生之正性也。而言可道者，即是名言，謂可稱之法也。雖復稱可道，宜隨機愜當而有聲有說，非真常凝寂之道也。常道者，不可以名言辯，不可以心慮知。妙絕希夷，理窮恍惚。故知言象之表，方契凝常真寂之道。可道可說者，非常道也。

陸希聲《道德真經傳》卷一 傳：夫道者，體也。名者，用也。夫用因體生，而體本無用；名因道立，而道本無名。體本無用，則用無不可，故曰可道。所可道者，以體當用耳。以體當用，是物之理，非道之常，故曰非常道也。道本無名，則名無不可，故曰可名。所可名者，以名求體也。夫以名求體，是物之變，非名之常，故曰非常名也。始所謂道者常道，名者常名，非可道之道，可名之名。何則？常道常名，不可道不可名，唯知體用之說，乃可玄通其極耳。

河上公《道德真經註·體道第一》 道可道，謂經術政教之道也。

非常道。

非自然長生之道也。常道當以無爲養神，無事安民，含光藏輝，滅跡匿端，不可稱道也。

李榮《道德真經註·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

道者，虛極之理也。夫論虛極之理，不可以有無分其象，不可以上下格其真。是則玄玄非前識之所識，至豈俗知而得知，所謂妙矣難思，深不可識也。聖人欲坦茲玄路，開以教門，借圓通之名，目虛極之理，以理可名，稱之可道。故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非常道者，非是人間常俗之道也。人間常俗之道，貴之以禮義，尚之以浮華，喪身以成名，忘己而徇利。失道後德，此教方行。今既去仁義之華，取道德之實，息澆薄之行，歸淳厚之源，反彼恒情。故曰非常道也。

佚名《道德真經次解·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

道之一字分爲三等，上道字屬無爲無名之大道，中道字是有形可名之道，下道字謂常行應用之道。

王真《道德經論兵要義述·道常無爲章第三七》 臣真述曰：夫常道者謂無名之始，道常者謂有名之初，故本初無字乃爲一氣之宗，亦既有名爲萬物之始。又道法自然，天地陰陽皆自然和合，無所云爲，故曰無爲也。至於四時運行，百物成熟，故曰無不爲也。又天之道利而不害，是以王者當行天之道，凡天下之害，知之盡無爲也，天下之利，知之即無不爲也。夫天下之害，莫大於用兵，天下之利，莫大於戢兵，言王侯但能守此自然之道，則物無不自化者。既而化成，又有嗜欲將作者，即當鎮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以不欲爲根，靜而歸根，常而復命，可謂復守真常之道也。真常之道既復，即萬物安得不從而正也。故曰天下將自正。經曰：我靜而民自正，又《論語》云：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其是之謂乎。

自然

綜述

成玄英《老子道德經義疏》 道是迹，自然是本。以本收迹，故義言法也。又解：道性自然，更無所法。體絕修學，故言法自然也。

又 夫本能生迹，迹能生物也。既知道大慈，能引接凡庶者，即是我

母。即知我身即是道子，從道而生故也。經云虛無自然，是真父母。

李榮《道德真經注》 物之性也，本乎自然，欲者以染愛累真，學者以分別妨道，遂使真一之源不顯，至道之性難明，不入於無爲，但歸於敗失。聖人顯自然之本性，輔萬物以保真，不敢行於有爲，導之以歸虛靜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 爲王者當法地安靜，因其安靜，又當法天生化，功被物矣。又當法道清靜無爲，忘功於物，令物自化。人君能爾，即合道法自然，言道之爲法自然，非復做法自然也。若如惑者之難，以道法效於自然，是則域中有五大，非四大也。又引《西昇經》云：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則以道爲虛無之孫，自然之子。妄生先後之義，以定尊卑之目，塞源拔本，倒置何深？且嘗試論曰：虛無者，妙本之體，體非有物，故曰虛無。自然者，妙本之性，性非造作，故曰自然。道者，妙本之功用，所謂強名，無非通生，故謂之道。幻體用名，即謂之虛無。自然道爾，尋其所以，即一妙本，復何所相做法乎？則知惑者之難，不詣夫玄鍵矣。

又 自然，物之本性也，衆生起妄，失於本性，聖人慈誘，勸學無爲，將以輔佐物之自然，真性不敗，故不敢爲於俗學與多欲也。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二《釋老君事跡氏族降生年代》 第二，體自然者。大道元氣，造化自然，強爲之容，即老君也。虛無爲體，自然爲性，莫能使之然，莫能使之不然。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不然。故曰自然而然。

又卷二一 大道以虛無爲體，自然爲性，道爲妙用，散而言之即一爲三。合而言之，混三爲一。通謂之虛無、自然、大道，歸一體耳，非是相生相法之理，互有先後優劣之殊也。非自然無以明道之性，非虛無無以明道之體，非通生無以明道之用。

又卷三二 道以妙無生成萬物，謂之自然。物之生物，形之生形，謂之因緣。

又卷四七 義曰：天道任於自然，因無勝負，四時代謝，不令而行，六氣推遷，不言而信，物不違天，則爲善勝也。【略】義曰：天無言而四時行地，無言而萬物生，得時而興，感物而應，此自然之理也。

江澈《道德真經疏義》是以黜其聰明，而去智與故，與天合德而循天之理，巍然處其所，不從事於外，固非或使之所能爲也，故言自然。

又天施地生，百昌並植，然撓萬物者莫疾乎風，潤萬物者莫潤乎水。故風以鼓舞衆形，委其自化而物得條達；雨以潤澤萬物，任其自滋而物得茂大。常因自然，非益生也。不爲助長，非勸成也。故生化形色，遂于兩間，此所以爲長久之道。若乃風疾轉而爲飄，而雨暴聚而爲驟，此非陰陽之和，乃繆戾之患，其於物也益生勸成，非因自然，物反蒙其害矣，其能久乎？

又獨立于萬物之上，不從事於外者，希也。能不用聰明，默而識之於無聲之中，獨能聞和，則與道冥會，而物莫能偶矣。道至於此，無損無益，何得可名，何失可累。昧者不能朝徹而見獨，故不知獨化之自然。

李霖《道德真經取善集》人謂王也。人法地之安靜，故無爲而天下功。地法天之無爲，故不長而萬物育。天法道之自然，故不產而萬物化。道則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無所法也。無法者，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此章言混成之道，先天地生，其體則卓然獨立，其用則周流六虛，不可稱道，強以大名。雖二儀之高厚，王者之至尊，咸法於道。夫道者，自本自根，無所因而自然也。

金時雍《道德真經全解》自渾淪之始，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道生一，一生天地，天地生萬物，若能反此法之，欲歸初始，復契自然矣。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又自然者，道之根本也。若能存守玄都，法其自然，則由動之靜，攝用歸體，將復於道矣。

李嘉謀《元始說先天道德經註解·第六章》自然非妙，妙非自然，吾元始於妙。其上不皦，恍兮惚，其下不昧，惚兮恍，恍惚混蒙，上下同妙，妙恍妙惚，非象非物。

自然者可以名道，而道非自然，何以故。自然有定體，而道無定體，若以道爲自然，則道不當降而生物。以物爲自然，則物不當變而成道。故曰：自然非妙，妙非自然。元始之妙，居於有無之間。恍者明也有也，惚者滅也無也。至妙之極其大不見其曠，既出而有，又寂而無，故曰恍兮惚。極其小不見其昧，既居其無，又出而有，故曰惚兮恍。恍惚混蒙，出

入於有無之間，與上下皆同於妙，故曰妙恍妙惚，非象非物。

吾始元元，妙惚妙恍，非物非象。吾始神神，杳杳冥冥，非妙非形。吾始真真，冥冥杳杳，非形非妙。吾始道道，精中有真，自然之道。

元、神、真三者，是妙之分，未盡妙體，然皆非物非象，在恍惚杳冥之間。至於道則始有精，始有真，非杳非冥，非恍非惚，然猶未離自然也。自道而降，精散而爲形，真降而爲物，物生而道之自然又喪矣。道法自然，自然真道，真者自然之號，吾不知其自然。

自然爲真，真者自然之道。故曰道法自然。所謂道之自然，與物之自然，名同義異。世所謂自然者，乃不變之稱，方其迷亂無智，執物之有，以爲自然，未能甄明自然本體，則其自然深可障道，聖人闢之。此首章所以言自然非妙，妙非自然，蓋此意也。所謂道之自然，道降而爲物，其自不變此道之自然者也。世所謂自然，皆物之自，如鵠白鳥玄世，既無知以玄白爲鳥鵠之自，不知鵠之所以白，鳥之所以玄。又有使之然者，亦非自然也。由世以非自爲自，非然爲然，故聖人諱之。雖然聖人達道之權，知自然性，至於論道，尚謂吾不知其自然，蓋謂有知之之心，則是使之自然，非自然矣。而況欲以世之情解妄想卜度者哉。

真法神，神法元、元法妙。妙無法，故妙爲萬法之宗。無法法，無元元，無神神，無真真，無道道，無無無，無有有。吾之至妙，入元始之妙。

苟有所法，則有所未至，故真不免法神，神不免法元，元不免法妙。至妙而後無法。惟其無法，故爲萬物之宗。如是則無法，無元，無神，無真，無道，無無，無有。惟體妙者能之，故《釋氏傳》法句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

《太上虛皇天尊四十九章經·識本來章第三》天尊曰：虛無自然，道所從出，真一不二，體性湛然，圓明自足，不墮諸見。遠離塵垢，學無所學，修無所修，於中了然。不去不住，不取不捨，無樂無惱，無死無生，無古無今，是真解悟。觀諸形相，等皆虛空，滅除世幻，體合自然。

又《真成道章第一五》妙行真人問天尊曰：何者名爲真人？復修何道，獲證此果？天尊曰：精心苦行，絕世所欲，不興妄想，無有染著，鍊形化炁，鍊炁化神，鍊神合道，體入自然。斂萬法歸於一身，以一身而化萬境。不滯有無，永絕生滅，是名真人。

史崇等《妙門由起序》 慈濟之道，無遠不通。蓋方圓動靜，黑白燥濕，自然理性，不可易也。吹管操絃，修文學武，因緣習用，不可廢也。夫自然者，性之質也；因緣者，性之用也。因緣以修之，自然以成之。由此而言，高仙上聖，合道歸真，固增廣善緣，精進無退，度人濟己，通幽洞冥，變羸爲精，練凡成聖。

論說

孟安排《道教義樞》卷八《自然義第二八》 義曰：自然者，本無自性，既無自性，有何作者？作者既無，復有何法？此則無自無他，無物無我，豈得定執以爲常計？絕待自然，宜治此也。

釋曰：示因緣者，強名自然，假設爲教。故自是不自之自，然是不然之然；不然之然，無所不然；不自之自，無所不自。故他亦成自；無所不然，故他亦成然。他既成然，亦是自然。然則他之稱然，亦是自然之然；然之稱他，亦是不他之他。不他之他，無所不他，故自亦成他；不然之然，亦無所不然，故自亦成然。是則自之與他，俱有然義。今但明自然者，以他語涉物義，成有待，自名當已，宜以語絕也。故《本際經》云：是世間法及出世法，皆假施設，悉是因緣，開方便道，爲化衆生，強立名字耳。

《太上老君虛無自然本起經》 是以賢者學道，當曉知虛無自然。守虛無者，得自然之道，不復上天也，常在世間，變化見死生，爲世人師。守神者，能練骨肉形爲真人，屬天官，當飛上天，此謂自然也。守氣者，能含陰陽之氣，以生毛羽，得飛仙道，名曰小自然，【略】夫自然有三，法守太虛，無謂高學功德之人，解道根元，深洞微妙。曉知三元九一之變化，玄中之玄，始祖無中之無極道，知其所始，見其所終，天地人物，皆各有形，物既有形，故有成散死生，精神無形，展轉變化，故無止，故曰常在，不惑世所聞，不迷世所知，能知之明覺虛無之自然，故澹泊無憂喜，情欲不能傾。所以者何？此人但曉解其本，故不惑其末，但爲與人並有內形耳，智慧無窮極，此乃爲虛無也。亦從學而知之，非有素自然也。

其靜守道時，當少食，正閉耳目，還神光明著絳宮，絕去諸念，不得強有所視思想也。久久喘息，稍微，從是以往，不復自覺喘息，泊然不自知有身無身，從是以往，爲得定道之門。道者虛也，當爾之時，神在天上虛無中，左顧右視，但皓然正白，中無所見。有狀如雨雪時，四向樹亦白，山亦白，地亦白，一切都白，皆無所見，所以者何？神出天上，前向視不復見日月星宿，山川河海，如此爲復命返道，還入虛無也，若得是，當下視，乃見天下諸事，便當迴心念師言，爲道當濟度天下，但見是念故，便止前所見白，更冥神，便來還形中，不如此者，神便入道中，散形與道合，便爲天下骨肉形，便躋辟，故老君曰：知白守黑爲天下式。謂神還形中，長在天下爲人道師，是謂大虛無之自然也。

夫守中自然之法，不能曉知天地人物所從出，不能知道之根源變化所由緣，不能及不能知空虛之事，其所見聞，心便疑惑怪之，且迴然不知道獨坐無能生於自然，直受師言，告身中道云，言當守神者，亦當除情欲，閉塞耳目，還神絳宮，下視崑崙山，或有教令，將神昇崑崙山，視其上，想其見中黃道君，始時想見，久而見之，久久悉見諸神與神語言，講說天上事，無復有世俗之念，身中骨髓血日變成萬神盛強，共舉身而上天受錄署，不得下在人間，此謂真人道也，名曰中虛無之自然也。

夫守小虛無自然之法，亦當除去情欲，閉塞耳目，還神絳宮，下視崑崙山，和合天地日月陰陽，雌雄魂魄之精炁，以養真人，以吾身陰陽炁凝，精骨潤光，便生毛羽，飛上五山，時有奉使，按行民間，亦不得久止也，此謂小虛無自然也。

佚名《道門經法相承次序》卷下 三自然：利根之人，學大自然，守虛無，變化生死，爲世世宗師。宗師者，聖人也。平根之人，學中自然，守神鍊形，飛爲天官真人。鈍根之人，學小自然，守陰陽氣，生毛羽，飛仙也。

又 三自然：前已有不同。一體自然，虛凝真常是。二應自然，和氣昇降是。三受自然，青黃赤白黑是。

《太上元寶金庭無爲妙經·自然章第三》 道言：名無名者，神化也；生自然者，妙用也。天下之妙有象，有陰陽之妙，有寒有暑。聖人得自然之道，體天地，算陰陽，法寒暑，行炁運，男女以精神交，四時遲疾

移。以天地之外自然之道觀之，故凡脫而入聖之化，而入神之移，而化天地。真人之機，乃形外之法。孰無形之妙而化無形，無形復有形。若欲以無形入有形，以有形爲之，皆自然之道也。西王母曰：自然之道，煉炁全真，出生死門，至虛無之中，復以至神就形，移化往來，合運觀聖，應機之道，仍不可迹迹之。且既出死生，入無有形，何謂復形軀也？蓋全無，神何以知；全有，神何以離？自然神化，全有全無，神圓不散。然證於物形，出入何復物焉。故曰：聖人不迹，真人無迹。

王玄覽《玄珠錄》卷下 瞋喜無自性，迴緣即乃生，生法無自性，捨遇即復滅。是故瞋喜如幻化，能了幻化空，瞋喜自然息。又問：瞋喜在身內？瞋喜在身外？瞋喜若在內，此身常瞋喜。瞋喜若在外，元來不關身。云何得瞋喜，非外非內，發生於冥，非冥非內外，發生於遇緣，非緣不離緣，瞋喜如幻化，雖化未嘗不瞋喜，如此瞋喜與天地共，共即爲大身。此並是意生身。意想如幻化，即是性生身。其性如虛空，即是無生身。無則無生身，無身則是無瞋喜。此則無物亦無道，而有幻化，等是名爲自然。自然而然而然，不知所以然。

一法無自性，復因內外有，有復無自性，因一因內外；因又無自性，非一非內外。化生幻滅，自然而爾。

吳筠《形神可固論並序》（《宗玄先生文集》） 余常思大道之要，玄妙之機，莫不歸於虛無者矣。虛無者，莫不歸於自然矣。自然者，則不知然而然矣。是以自然生虛無，虛無生大道，大道生氤氲，氤氲生天地，天地生萬物，萬物剖氤氲一炁而生矣。

雜錄

陸希聲《道德真經傳》 夫純粹謂之精，自然謂之真，至誠謂之信。故至誠爲之用，粹精謂之體，體用玄合則謂之自然，所謂道法自然也。

佚名《洞玄靈寶左玄論》 是時獨行復言至云何欲還往其處者。此是雜仙問論主無所在處，往還問答也。

高上復言曰至故名自然者。二自然者，三界內是一自然，三界外是一

自然，故曰二自然也。五自然者，五虛空也。異於虛空者，此自然異於五虛空及五道也。不逐繫絆者，不爲四見惑累之所繫縛，故名曰自然也。

佚名《三論元旨·虛妄章第二》 夫自然者，無爲之性不假他因，故曰自然。修行之人，因有爲而達無爲，因有生而達無生。了乎自緣，契於自然，則無生之性達矣。

《太平經》卷一〇三《虛無無爲自然圖道畢成誠》 自然之法，乃與道連，守之則吉，失之有患。比若萬物生自完，一根萬枝無有神，詳思其意道自陳，俱祖混沌出妙門，無增無減守自然。凡萬物生自有神，千八百息人爲尊，故可不死而長仙，所以蚤終失自然，禽獸尚度況人焉。愚者賤道志，下與地連，仁賢貴道，忽上天門，神道不死，鬼道終焉。子欲爲之，如環無端。慎毋有奇，自益身患，亦毋妄去，令人死焉。天地之性，獨貴自然，各順其事，毋敢逆焉。道興無爲，虛無自然，高士樂之，下士悲焉。詳學於師，亦毋妄言，有師道明，無師難傳。學不師訣，君子不言。妄作則亂，文身自凶焉。道已畢備，便成自然。

無爲

綜述

《道德真經·養身章第二》（道藏無註本） 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又《安民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彊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又《無爲章第二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煦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又《爲政章第三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又《徧用章第四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又《忘知章第四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又《淳風章第五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又《守微章第六四》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嚴遵《道德真經指歸·大成若缺章》（谷神子註） 道德無爲而神明然矣，神明無爲而太和自起，無爲而萬物自理。或無根而生，或無足而走，或無耳而聽，或無口而鳴，殊類異倫，皆與之市。母憂其子，子憂其母，男女相兼，物尊其主，巢生而喙，胎生而乳，鳥驚而散，獸驚而聚，陰物穴居，陽物巢處，火動炎上，水動潤下，萬物青青，春生夏長，秋成冬熟，皆歸於土，非有政教，物自然也。是陰陽物理勢數之自然，不得不爾。由此觀之，爲不生爲，否不生否，明不生明，晦不生晦。不爲不否，不明不晦，乃得其紀也。不爲不否，不明不晦者，從容合道也。故大道坦坦，不出門戶，其出彌遠，其知彌寡。道在於身，不在於野，化自於我，不由於彼。萬物常治，智慧不起。是以聖人柄和履正，治之無形，遊於虛廓，以鏡太輕，遺魂忘魄，休精息神，無爲而然，玄默而信，杳然蕩蕩，昭曠獨存，髣髴輓速，其事素真，其用不弊，莫之見聞。【略】

天道自卑，無律曆而陰陽和，無正朔而四時節，無法度而天下賓，無賞罰而名實得。隱武藏威，無所不勝；棄捐戰伐，無所不克。無號令而民自正，無文章而海內自明，無符璽而天下自信，無度數而萬物自均。大辯

若訥者也。是以贏而若絀，得之若喪，無鐘鼓而民娛樂，無五味而民食甘，無服色而民美好，無畜積而民多盈。夫何故哉？因道任天不事知，故使民自然也。

又《出生入死章》 夫生之於形也，神爲之蒂，精爲之根，營爽爲宮室，九竅爲戶門。聰明爲候使，情意爲乘輿，魂魄爲左右，血氣爲卒徒。進與道推移，退與德卷舒。不離道德而非道德。翱翔柔弱，棲息虛無，屈伸俯仰，與時和俱。輕死與之反，欲生與之仇，無以爲利則不可去，有以爲用則不可留。無爲則生自生，故不去有爲。欲生之則死矣，故不留。故無爲，生之宅；有爲，死之家也。夫立則遺其身，坐則忘其心，澹如赤子，泊如無形，不視不聽，不爲不言，變化消息，動靜無常，與道俯仰，與德浮沉，與神合體，與和屈伸。不賤爲物，不貴爲人，與王侯異利，與萬姓殊患，死生爲一，故不別存亡，此治身之無爲也。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奉主之法，順天之命，內慈父母，外絕名利，不思不慮，不與不求，獨往獨來，體和襲順，辭讓與人，不與時爭，此治家之無爲也。尊天敬地，不敢亡先，修身正法，去己任人，審實定名，順物 and 神。參伍左右，前後相連，隨時循理，曲因其當，萬物並作，歸之自然。此治國之無爲也。冠無有，被無形，抱空虛，履太清，載道德，浮神明，秉太和，驅天地，馳陰陽，騁五行，從羣物，涉玄冥，游乎無功，歸乎無名，此治天下之無爲也。

又《天下有始章》 夫道之爲物，無形無狀，無心無意，不忘不念，無知無識，無首無向，無爲無事，虛無澹泊，恍惚清靜。其爲化也，變於不變，動於不動，反以生覆，覆以生反，有以生無，無以生有，反覆相因，自然是守，無爲爲之，萬物興矣，無事事之，萬物遂矣。是故無爲者，道之身體，而天地之始也。所謂天下有始。無爲微妙，周以密矣；滑淖安靜，無不制矣；生息聰明，巧利察矣；通達萬方，無不溉矣。故曰有爲之元，萬事之母也。

又《行於大道章》 道德不爲智巧，故能陶冶天地，造化陰陽，而天地不能欺也。天地不爲知巧，故能含吐變化，殺生群類，而萬物不能逃也。道釋自然而爲知巧，則身不能自存，而何天地之所能造，陰陽之所能然也。天地釋自然而爲知巧，則身不能自生，而何變化之所包，何萬物之

所能全。此所謂自然者，如水自然潤下，火自然炎上，性分之内，亦非有爲。故虛無無爲、無知無欲者，道德之心而天地之意也。清靜效象、無爲因應者，道德之動而天地之化也。道德因應，天地動化，若像中之象，空中之響，不足爲難也。

又《知不知章》 道德之教，自然是也。自然之驗，影響是也。凡事有形聲，取舍有影響，非獨萬物而已也。夫形動不生生而影，聲動不生生而聲響，無不生無而生有，覆不生覆而生反。故道者以無爲爲治，而知者以多事爲擾，嬰兒以不知益，高年以多事損。由此觀之，愚爲智巧之形也，智巧爲愚之影也。無爲，遂事之聲也；遂事，無爲之響也。智巧，擾亂之羅也；有爲，敗事之網也。愚以無爲，若形與聲，本也，故能生智巧。有爲若影與響，末也，故亂敗。故萬物不可和也，天地不可適也，和之則失和，適之則失適。弗和也而後能和之，弗適也而後能適之。言有爲智用，逐跡波生，和適之理，與時湮滅。故爲則不可，不爲則可也。故安不知危，亂不知治。若影隨形，無所逃之也；不動求影，無所得之也。故知而絕知，不困於知。自能亡也，故不困也。不知用知，亦不困於知。雖亡其用，亦不知用之爲用，所以俱不困也。其所以不困則異矣，而於爲不困則一也。二俱不用則一也。然絕知則爲己，用知則爲人，故異也。是故聖人操通達之性，遊於玄默之野，處無能之鄉，託不知之體，寂若虛空，奄忽如死，心無所圖，志無所治，聰明運動，光耀四海，塗民耳目，示以無有，庖厨不形，聲色不起，知故不生，禍亂息矣。不言而宇內治，無爲而天下已，民俯而無放，仰而無效，敦慤忠正，各守醇性，惘惘洋洋，皆終天命。死者無諡，生者無號，若此相繼，億萬無量。以能知不知，有此之益，故稱上者也。其次情無所樂，性無所喜，心無所安，志無所利，疾不知孝，病不知弟，既不睹仁，又不識義，無有典禮，守其貞幹，一如麋鹿，一如鴻鴈，不在憂喜，亦不離亂，若盲若聾，無所見聞，主無宮室，民無城郭，國無制令，世無恥辱。以體不足之知，所以能爲似病之行。故云不知知病，識無識也。病故不病，與道相託，不言不爲，威德自作。天地和順，渾沌磅礴。溷若濁流，煥若儼客，人物皆愚，歸於寂寞，動無形嚮，靜無圻垓，主民俱昌，天下啞啞，亡於小利，而享大福。

王弼《道德真經註·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

天地任自然，無爲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爲。造立施化，則物失其真；有恩有爲。則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則不足以備載矣。地不爲獸生芻而獸食芻，不爲人生狗而人食狗，無爲於萬物，而萬物各適其所用，則莫不瞻矣。若慧由己樹，未足任也。

又《二二章》 道以無形無爲，成濟萬物，故從事於道者，以無爲爲君，不言爲教，緜緜若存。而物得其真，與道同體。

又《二九章》 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萬物以自然爲性，故可因而不可爲也，可通而不可執也。物有常性而造爲之，故必敗也；物有往來而執之，故必失矣。

故物或行或隨，或歔或吹，或強或贏，或挫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凡此諸或，言物事逆順反覆，不施爲執割也。聖人達自然之至，暢萬物之情，故因而不爲，順而不施，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亂而物性自得之也。

又《三三章》 道常無名，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

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爲常，故曰道常無名也。樸之爲物，以無爲心也，亦無名，故將得道，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之爲物，憤然不偏，近於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樸爲無，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賓而道自得也。

成玄英《老子道德經義疏·天下皆知章第二》 是以聖人治，

是以，連上之辭也。聖人者，體道契真之人也。亦言聖者正也，能自正己，兼能正他，故名爲聖。治，理也。即此聖人慈悲救物，轉無爲之妙法，治有欲之蒼生。所治，近指上文。能治，屬在於下。仍前以發後，故云是以聖人治也。

處無爲之事，

言聖人寂而動，動而寂。寂而動，無爲而能涉事。動而寂，處世不廢無爲。斯乃無爲即爲，爲即無爲。豈有市朝山谷之殊，拱默當塗之隔耶？

故言處無爲之事也。
行不言之教。

妙體真源，絕於言象。雖復虛寂，而施化無方。豈唯真不乖應，抑亦語不妨默。既而出處語默，其致一焉。端拱寂然，而言滿天下。豈曰杜口而稱不言哉。故《莊子》云：言而足者，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者，則終日言而盡物。萬物作而不爲始，

萬物者，一切群生也。作，感動也。始，先也。聖人無心，有惑斯應。譬彼明鏡，方茲虛谷。感而後應，不爲物先。故《莊子》云：常和而不唱也。
爲而不恃，

爲，施化也。恃，怙賴也。夫聖人虛懷，逗機利物，自他平等，物我兼忘。雖有大功，終不恃賴，忘其功也。
成功不處。

覆載萬物，功格天地，照燭蒼生，光逾日月，而推功於物，不處其德也。

又《爲無爲章第六三》 爲無爲，

妙契心源，不失真照。照達有爲，即無爲也。故無爲即爲，爲即無爲也。

事無事，

事者，色聲物境，一切諸事也。妙體真宗，照不乖寂，雖涉事有，而即有體空，內則雖照而無心，外則雖涉而無事也。
味無味。

味者，染著之謂也。根塵兩空，境智雙寂，雖復取染而無滯也。

李榮《道德真經註·四十三章》 是以知無爲有益。
道無形，物得成；聖無爲，人得化。此乃無爲之益也。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
前稱無爲之益，未知何曰無爲。行不言之教，教即忘言。任因循之事，事即無事。吾安於上，臣悅於下，此無爲之益也。

又《四八章》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

捨有歸無，損之者也。有去無忘，又損之者也。有去，無也。理冥真寂，至無爲也。

無爲無不爲。

夫欲去有累，所以歸無爲，而惑者聞無爲，兀然常拱手，以死灰爲大道，土塊爲至心，理恐其封執無爲不能懸解，故云無爲而無不爲也。不爲非無爲也，有爲而歸無爲，非有爲也。此則爲學爲道，道學皆忘，唯動與寂，寂動俱息者也。

趙志堅《道德真經疏義·天下章第六》 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無有者心也，無間者道也。心除緣念，諸有皆盡，故云無有。至道虛妙，無瑕無隙，故曰無間。入者契合也。道雖微妙，間乃爲心，無所有者，契道內空，心外彌寬，以此校量，故知虛心之德，無爲之行，於人大益。下三句後。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稀及之。

知道者以身率衆，口不言也。學道者目擊心行，身無勞也。身無所爲，心無所欲，先破煩惱，後入無間，無爲之益也。夫不言者，則聽者耳無所聞，無爲者，則視者目無所見，聞見之外，則非常人之所知。故天下衆人少能及此，有能察迹知心者，得不言之教也。

又《爲無章第二六》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事味者恒人之務也。無爲、無事、無味者，爲道者之業也。進德之人，以三事爲正業，故能得道。凡人失道得罪者，皆由有爲事味等。今欲免罪，得道者要籍捨有爲，行無爲，此明心也。身廢營構，以無事爲業，此明身也。厭薄甘肥，絕除有味，餐服玄道，此明口也。身、口者事味之所由，論其本則心也。若心得虛忘，則萬累都盡，何獨事味乎。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八《尚賢章第三》 義曰：無爲之理，其大矣哉。無爲者，非謂引而不來，推而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也。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船，砂用隄，泥用橈，山用樑，夏瀆冬陂，因高而田，因下而池，故非吾所謂爲也，乃無爲矣。聖人之無爲也，因循任下，責成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遺

事，言爲文章，行爲表則，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不好憎，賞罰不喜怒，名各自命，類各自用，事由自然，莫出於己，順天之時，隨地之性，因人之心，是則羣臣輻輳，賢與不肖各盡其用。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此理國無爲之道也。無聲無臭者，《詩·大雅·文王篇》也。言大道難知。耳不聞聲音，鼻不聞臭芳，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自信而順也。不識不知者，《詩·大雅·皇矣篇》言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道尚誠實，貴性於自然，不尚賢貴貨，即合於此矣。

又《道常無爲章第三》 義曰：道性無雜，真一寂寥，故清靜也。玄深不測，如彼澄泉，故湛然也。寂然不動，無爲也。感而遂通，無不爲也。無爲者，妙本之體也。無不爲者，妙本之用也。體用相資，而萬化生矣。若扣之不通，感之不應，寂然無象，不能生成。此雖無爲，何益於玄化乎？若復循環不息，動用不休，役役爲勞，區區無已，此之有爲也，何所寧息乎？當在爲而無爲以制其動，在無爲而爲以檢其靜，不離於正道，無滯於回邪，可與言清靜之源矣。

又《天下之至柔章第四》 義曰：老君垂教以清靜爲用，無爲爲宗。清靜則國泰身安，無爲則道成人化。夫道德無爲也，天地成爲，萬化行焉，萬物生焉。天地無爲也，四時運焉，六氣和焉，八風鼓焉。聖人虛心以原道德，靜氣以存神明，寡其聰聽於無聲，杜其明視於無形，覽天地之變動，睹萬物之自然。以是而知有爲者亂，無爲者理。所以至柔之性本無爲也，至堅之患由馳騁也。息馳騁之有欲，復柔弱之無爲，以教天下，弘益之道廣矣。照了心境者，神奇莫測，內察於一心，妙用無窮，外忘於萬象。理國則忘其所理，修身則忘其所修，洞入虛無，泯然合道，是謂內照。內明之旨也。

又 義曰：人君以無爲爲理，率土以自然而化。復何言哉？夫無爲之至妙，包於道德，統於仁義，合於禮樂，制於信智，囊括萬行，牢籠二儀，至廣無涯，至細無間，凝寂玄寥，與道混合，是無爲之至也。

又《其安易持章第六》 義曰：聖人知有爲乖道，無爲故無敗，知有執違真，無執故無失，是知冥寂其心，混通於道。道尚虛寂，修道之士當宜體聖人之心，恬神安漠，不思不慮，無營無爲，然後虛室生白矣。

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 無爲者，非拱默閑堂也，謂美善

都忘，滅情復性，自然民任其能，物安其分，上下無擾，故也行不言之教者，以身帥導，正容悟物，隨時舉事，因資立功，理契言忘之謂也。【略】爲無爲，猶言行無爲之道也。無爲者，謂不越其性分也。性分不越則天理自全，全則所爲皆無爲也。物物無爲，則貴尚貪求之心，泯然都忘，故淳風大行，誰云不治。

【略】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夫道之常也，湛寂不動，故曰無爲。應物而動物，皆自用，故曰無不爲。侯王若能常以虛爲心，以無爲身，持守而不撓者，萬物將自從其化也。《經》曰：我無爲而民自化。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夫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是以聖人之德化常善救人，假有不從其化而欲動作背道者，聖人亦自寬宥，將以無名道樸鎮撫之，使其清靜無爲也。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本無迹，假淳樸以爲言，而滯迹之流，執淳樸之有，而爲後世之弊，聖人憂其弊之不救，亦將不欲存此無名之樸，則天下俛然自定，入於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也。陸希聲曰：首篇以常道爲體，常名爲用，而極之以重淵。此篇以無爲爲體，無不爲爲用，而統之以兼忘，始末相貫，而盡其體用也。

【略】 聖人無爲而化成天下，蓋明物性自然，因任而已矣。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

【略】 夫損之者，無羸而不遣，遣之至乎忘惡，然後無細而不去，去之至乎忘善。惡者非也，善者是也。既損其非，又損其是，故曰損之又損。若乃是非都忘，欲利自泯，性與道合，以至無爲，已既無爲，不與物競，而任萬物之自爲也。自爲則無不爲矣。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夫有爲於分外則廢敗自然，有爲於欲利則廢敗精神，然而執有好名患至身失，執勇好敵禍來國失，良由不能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也。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夫事之所敗，敗於有爲，不爲何敗之有。意之所失，失於有執，不執何失之有。是以聖人措意不在乎小成，而常以虛靜恬淡寂寞無爲爲心，自然無爲，無執，無敗，無失。莊子曰：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此爲者敗之之證也。

《南華真經外篇·天道第一三》（道藏無注本） 天道運而無所積，

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卿，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弊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

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

又《外篇·刻意第一五》

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憺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憺矣。平易恬憺，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憺，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恬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

又《雜篇·庚桑楚第二三》

徹志之勃，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爲之；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晚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俟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必

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揜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西昇經·聖人之辭章第一》（宋徽宗注） 以是生死有，不如無爲安。無爲無所行，何緣有咎怨。子不貪身形，不與有爲怨。

命亘古今而常存，性更萬形而易，初無死生也，物之所以有死生者，以失性命之情故也。唯無爲然後能安性命之情，爲則有成虧，成虧分而是非立矣，無爲故無敗，曾何咎怨之有？世之人未免有爲者，以有我故也，苟能墮肢體而皆忘，外形骸而不有，雖無爲而無不爲矣。

又《無思章第二》 老君曰：智士無思慮之變，常空虛無爲恬靜，修其形體，而萬物育焉。

天下何思何慮，大智觀於遠近，以天下觀天下，虛靜恬淡，寂寞無爲，以全其形生，故精神四達，並流上際下，蟠化育萬物，不可爲象。變者貪天下之珍，以快其情。然後兵革四起，禍生於內。國動亂者，而民勞疲也。

《道經》曰：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莊子》曰：擿玉毀珠，小盜不起。

夫國以民爲本，民勞去者，國立廢矣。所謂出其無極之寶，入賊利斧戟也。是以聖人無爲無事，欲安其國民也。

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不知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是猶出無極之寶，而入賊之利斧戟也。聖人無爲而民自化，無事而民自富，豈務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哉。

故曰：子能知一，萬事畢。無心德留，而鬼神伏矣。

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不能知一則無一之知。德者得也，通於一而得之者，以無心故也。萬事皆出於一，鬼神之所以靈，亦出乎吾心而已，無心之心，可與祐神，故兩不相傷，而德交歸焉。

又《道德章第三六》 人能虛空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由此

觀之，物性豈非自然哉。

《通玄真經》（默希子注） 老子曰：所謂無爲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唯能變通隨時，應物無滯，謂之無爲。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挂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舟，沙用隄，乃鳥切。泥用輶，救倫切。山用樛，音贏。夏瀆冬陂，因高爲山，因下爲池，非吾所爲也。用其所利，各得其便。故云非吾所爲也。聖人不恥身之賤，惡道之不行也；不憂命之短，憂百姓之窮也。故常虛而無爲，抱素見樸，不與物雜。常與道同，不爲物雜。

《太上元寶金庭無爲妙經·無爲章第八》 道言：無爲無不爲，有爲有以爲。神能移化，奪其真炁，能呼吸陰陽，外忘饑寒，內忘升降，以自得爲心，以虛無爲行。故曰：無爲。夫無爲者，當無有爲之用，以有爲爲本。有爲有本，以五行爲先，爲天地者，有爲於衆手，無爲於拱手。配五行者，有爲於四象，無爲於無象。拱手者，聖人垂衣裳而天下治。無象者，真人全神而形自安。西王母曰：學至於損，道至於無爲，極致矣。觀無所觀，住無所住，行無所行，用無所用，雖天地之大，不爲大，陰陽之妙，不爲妙。真人入至靜之境，虛無之方，可謂無爲也。故無爲有機爲不絕，無爲失機而自滅。

論說

馬鈺《真仙直指語錄》卷上 無爲者不可思慮愛念嗔恚，蓋積利害，其間雖有爲而常無爲，雖涉事而常無事。何況專一清心靜意，養氣全神，飄飄然遊於逍遙之場，適於無何有之鄉也。

又曰：人若行有心有爲之功，盡是術法，若行無心無爲之功，乃無盡清虛也。

《淮南鴻烈解·原道訓》（高誘注） 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靜；反本也。天本授人清靜之性，故曰反也。究於物者，終於無爲。無爲者，不爲物爲也。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于天門。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

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睨智故，曲巧僞詐，所以俛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故牛歧蹠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游者也。循，隨也。游，行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天，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言蠅蟬不知寒雪也。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天，身也。不以人事滑亂其身也，不以欲亂其情，濁之性者也。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曰不謀而當，不慮而得也。精通于靈府，與造化者爲人。爲，治也。【略】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能無爲，故物無不爲之化。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所謂不爲者，因物之所爲。順物之性也。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然，猶宜也。

又 法籍禮義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自恣，則道勝，道勝而理達矣，故反於無爲。無爲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己出也。

又 人無爲則治，有爲則傷。道貴無爲，故治也。有爲則傷道，不貴有爲也。故治有爲者，傷猶病也。無爲而治者，載無也。言無爲而能致治者，常載行其無爲。爲者，不能有也；爲者，有爲也。有謂好憎情欲，不能恬澹靜漠，故曰不能無爲。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不能行清靜無爲者，不能大有所致，「致」其治，立其功也。故曰不能有爲也。

司馬承禎《坐忘論·斷緣二》 斷緣者，斷有爲俗事之緣也。棄事則形不勞，無爲則心自安，恬簡日就，塵累日薄，迹彌遠俗，心彌近道，至聖至神，孰不由此乎。經云：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或顯德露能，求人保己，或遣問慶弔，以事往還，或假隱逸，情希升進，或酒食邀致，以望後恩。斯乃巧蘊機心，以干時利，既非順道，深妨正業。凡此類例，皆應絕之。經云：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我但不唱，彼自不和，彼雖有唱，我不和之，舊緣漸斷，新緣莫結，體交勢合，自致日疏，無事安閑，方可修道。《莊》云：不將不迎，爲爲交俗之情。又云：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若事有不可廢者，不得已而行之，勿遂生愛，繫心爲業。

吳筠《玄綱論·性情章第五》 夫生我者道，稟我者神，而壽夭去留，匪由於己，何也？以性動爲情，情反於道，故爲化機所運，不能自持也。將超跡於存亡之域，棲心於自得之鄉，道可以爲師，神可以爲友，何爲其然乎？夫道與神，無爲而氣自化，無慮而物自成，入於品彙之中，出乎生死之表。故君子黜嗜慾，墮聰明，視無色，聽無聲，恬澹純粹，體和神清，虛夷忘身，乃合至精。

又《形動心靜章第一五》 夫形動而心靜、神凝而跡移者，無爲也。閑居而神擾、恭默而心馳者，有爲也。無爲則理，有爲則亂。雖無爲至易，非至明者，不可致也。夫天地晝亦無爲，夜亦無爲，無爲則一，而理亂有殊者，何哉？晝無爲以明，故衆陽見而羣陰伏。夜無爲以晦，故羣陰行而衆陽息。是以主明而無爲者，則忠良進，姦佞匿，而天下治也。主闇而無爲者，則忠良隱，姦佞職，而天下亂也。故達者之無爲以慧，蔽者之無爲以昏。慧則通乎道，昏則同乎物。道與物俱無爲也，奚可以一致焉。故至人雖貴乎無爲，而不可不察也。察而無爲者，真可謂無爲也。

宋文同《道德義淵》（敦煌殘抄本） 第一開無爲之義。有四開：

第一序本文；

第二者無爲爲；

第三者無爲無；

第四無爲無爲。

第一序本文者，《請問經》上及《靈書》云：善古之時，人民淳樸，無爲爲事。《老子》云：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又云：上德無爲而無以爲。即此也。一重。

第二無爲爲者，經又云：道常無爲而無不爲。此心無爲而迹有爲也。迹有爲者，因循自然，乘機適會之義。義復有三：一者化淳；二者化澆；三者救亂也。化淳者，當太古之時，人心質樸，乃無邪僞，而無出生之法，可以惻隱之仁，冥交之義，無體之化，觀身之智，守一之信，以輔其心，令此淳民轉百千之年，爲無窮之壽，同天合道，遊乎玉京，迹雖有爲，心實無務。故《五符序》云：太古人壽九萬，乃學仙。〔化〕澆者，自中古以來，人心轉退，巧僞漸生，故有博施之仁，交結之義，俯仰之禮，神通之智，刻契之信，鎮之以樸，安之以靜，以輔導物心，使反自

然，復其所過，歸趣道果，以之無爲也。救亂者，下古之世，物情轉羶，彌烝紛起，故有忘己救物之仁，賞善罰惡之義，弊帛筐篚之禮，權變數術之智，金丹鞠誓之信，下明地獄之苦，上明天堂之樂，爲善則長生，爲惡必速死，速死則輪迴五道，長生則超陵三界，使惡者畏罪而不爲，善者求福以自免。此救亂無爲也。二重。

第三爲無爲者，即經所云：爲無爲，事無事。此是心有爲而迹無爲也。心有爲者，防微慮漸，絕禍未萌，有心有慮，而形迹不顯。不顯之義，義亦有三：一者防形；二者防心；三者防迹也。防形者，目不妄視，耳不妄聽，鼻不妄香，口不妄言，身不妄動，塞兌閉門，外塵不入，灾害無從而生，禍亂無因而起。此心有爲而迹無爲也。防心者，心與心戰也。不視盲道，不見可欲，塞貪癡之路，杜嗔恚之源，挫銳解紛，無疑无惑，有挫解之心，而無紛說之事。此又心有爲而迹無爲也。防迹者，和光同塵，防他心意，雖有獨見之明，不以耀亂於物，雖復貴賤懸隔，而亦同其塵勞，如此則和益之施潛行，嫉害之尤不作。此亦心有爲而迹無爲也。三重。

第四無爲無爲者，冥理無爲，心與形迹俱無爲也。無爲之義，義亦有三：一者无心无形；二者不心不迹；三者非形非心也。无心无形者，《洞玄請問》下言：道爲无心宗。又云：大象无形也。无心无形，不可得見，雖復坐忘貪聖，寤寐交神，應處似來，本源常湛。譬如呼山有應，山實无心；照水生形，水實无物。无物而物，无心而心，此是无心无形也。不心不迹者，猶如性自茲仁，心本清直，有德於物，物亦不知其功，爲不爲物，在物自得。其賴本不存而已，人不在而人益，爲之雖闢心迹，心迹在此。二又如以財爲施，不稱其有；救人之命，不告其名。非形非心者，一時中論也，義復有六事。一者如師資相結，弟子存師，師爲弟子冥中相潤，彼此不知，无心而招潤，非形而致益，此非形（非心也）。身已滅，始造之心久謝，而交益之用未盡，福田之報猶生。何以言之？假令邊道立井，一人汲水即得一水之功；種植菓林，一人食菓即成一菓之施；造構橋梁，一人過岸即有一度之德。如此未盡，其身已謝，功歸於己而已不知，縱復身墮三塗，福來相拔，唯井塞橋壞，菓木枯死，福田乃竭。凡如此例，既非即身所作，又非今心所感，身心並無此爲，而有物我之潤，此亦

非形非心也。三者如有正己立身，爲物所敬，不問愚智，見皆畏之，不敢爲過，終得成善，此亦非形非心也。四者又有聲名遐著，風德宣流，一切慕義，皆化之爲善，此亦非形非心也。五者如有精能妙術，道行於世，更相傳學，述效无窮，此亦非形非心也。六者善建大功，自家及國，如后稷、湯契之流，雖復身謝一時，而慶延千載，宗厝祭祀，累代不絕。故《老經》云：善建不拔，子孫祭祀不輟。此福之來，並在發願之後，不復關其身心，亦是非形非心之義也。四重。

虛無

綜述

《西昇經·虛無章第一五》（宋徽宗注）老君曰：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

《道深章》曰：道深甚奧，虛無之淵。言道爲虛無之本也。《道經》曰：道法自然。言道降而下，法自然也。於此言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何也？蓋言虛无，則自然在其中矣，言自然，則道在其中矣。別而言之，裂一爲三，合而言之，貫三爲一，自其無所有，則曰虛無，無所因則曰自然，偶而應之，則曰道，烏有先後之殊哉。

道生一，一生天地，天地生萬物。

易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萬物抱一而成。

萬物以精化形，一者精之數也，原其始，則得一以生，要其終，則抱一而成。

得微妙氣化。

通天下一氣爾，自有形以至無形，自有情以至無情，神奇臭腐，與時更化，皆氣使之然也。聚則生，散則死，盛則榮，衰則悴，搏之不得，幽

而難測，可謂微妙矣。

人有長久之寶，不能守也，而益欲尊榮者，是謂去本，生天地之道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物有時而盡，何可長也。性命之真，與生俱生，至富國財並焉，豈特隋珠之重哉，昧者喪其不貲之機，而矜覽外慕，其去本遠矣。生天生地，道之本也。《莊子》曰：道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生天生地。

又《恍惚章第一六》 老君曰：虛無恍惚，道之根。

虛則無實，無則非有，恍者有光而無象，惚者有一而未形，虛無恍惚而在其中矣。《莊子》曰：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此之謂本根。萬物共本，道之元。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元者氣之始，道之用也，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豈二致哉，萬物一府，同出於道爾。《莊子》曰：萬物與我爲一。

在己不亡，我默焉。

聖人著書立言，用意深而勸戒切，蓋欲倒置之民，返其性情，復其初也，使天下之人，皆能內觀取足，不失其在我之真，聖人將密爾忘言，不可以容聲矣。《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又《生置章第一七》 老君曰：生我於虛，置我於無。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物所以生也。魂炁歸於天，形魄歸於地，骨骸返其根，我尚何存，則亦復歸於無爾。生我於虛，原始而言之也，置我於無，要終而言之也。

生我者神，殺我者心。

神守其形故生，神去於形則死。人心惟危，僨矯而不可係，宵人之離形者，心則使之，此致道者所以忘心。

夫心意者，我之所患也。我即無心，我何知乎！

賊莫大於德有心，有心斯有意，意者謬心也，人以有身爲大患者，以有意存焉爾。誠能心無所知，內靜其意，吾又何患，是以至人於羊棄意，《莊子》曰：兵莫憚於志，鏑鏑爲下。

念我未生時，無有身也，直以積氣聚血成我身爾。我身乃神之車也，神之舍也，神之主也，主人安靜，神即居之，躁動，神即去之。

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一受人之形，若運轉而不能自止者，孰居無事推而行是哉，神實妙之，子輿曰：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故曰我身乃神之車。不特爲神之車，又爲其舍焉，蓋身者神之宇，所以形生而不蔽者，以其保神也，全其形而不虧，神將來舍矣。傳曰：七竅者，精神之戶牖，神以身爲舍可知矣。身不特爲神舍，又爲其主人焉，蓋感之者爲主，應之者爲客，神未嘗先物也，應物而有所麗，猶客爲主所覆，而受命於主也，身爲神之主可知矣。主人安靜則居之，形完則神全也，躁動則去之，質朽則神喪也。是以聖人無常心者，欲歸初始，返未生也。

內觀其心，心無其心，故能返其性情而復其初。《莊子》曰：既已爲物矣，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惟大人乎。

人未生時，豈有身乎？無身當何憂乎？當何欲哉！故外其身，存其神者，精耀留也。道德一合，與道通也。

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蓋身非我有，是天地之委形，生非我有，是天地之委和，認而有之，皆惑也。睹道之人，不以利累形，不以形累心，四肢百骸，將爲塵垢，故外其身而身存，神未嘗有所困也。夫然，故形全精復，與天爲一通乎，道合乎德矣，蓋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道德一合，則德總乎道之所一，而無成與毀也，唯達者可以語此。

又《身心章第二四》 老君曰：身之虛也，而萬物至，心之無也，而和氣歸。

養志者忘形，致道者忘心，離形去智，同於大通，則身無形累之患，而物自資。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則心無使氣之強，而氣自復。

【略】

是以聖人非託於天下，亦非託於鬼神，亦非託於萬物。常以虛爲身，亦以無爲心。此兩者，同謂之無身之身，無心之心，可謂守神。守神玄通，是謂道同。

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豈獨治天下而已哉！以虛爲身，以無爲心，而一無所託，所謂不物也。身心兩忘，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則道將與汝居，而合乎大同矣。

嚴遵《道德真經指歸·得一章》（谷神子註） 一者，道之子，神明

之母，太和之宗，天地之祖。於神爲無，於道爲有，於神爲大，於道爲小。故其爲物也，虛而實，無而有，圓而不規，方而不矩，繩繩忽忽，無端無緒，不浮不沈，不行不止，爲於不爲，施於不與，合囊變化，負包分理。無無之無，始始之始，無外無內，混混沌沌，芒芒汎汎，可左可右。虛無爲常，清靜爲主，通達萬天，流行億野，萬物以然，無有形兆。窅然獨存，玄妙獨處，周密無間，平易不改，混冥皓天，無所不有。陶冶神明，不與之同；造化天地，不與之處。稟而不損，收而不聚，不曲不直，不先不後，高大無極，深微不測。上下不可隱議，旁流不可揆度，潢爾舒與，皓然鐸生。鐸生而不與之變化，變化而不與之俱生。不生也而物自生，不爲也而物自成。天地之外，毫釐之內，稟氣不同，殊形異類，皆得一之以生，盡得一之化以成。故一者，萬物之所導，而變化之至要也；萬方之準繩，而百變之權量也。一，其名也；德，其號也；無有，其舍也；無爲，其事也；無形，其度也；反，其大數也；和，其歸也；弱，其用也。故能知一，千變不窮，萬輪不失；不能知一，時凶時吉，持國者亡，守身者沒。是故昔之得一者，天之性得一之清，而天之所爲非清也。無心無意，無爲無事，以順其性；玄玄默默，無容無式，以保其命。是以陰陽自起，變化自正。故能剛健運動，以致其高，清明大通，皓白和正，純粹真茂，不與物糅。確然大易，乾乾光耀，萬物資始，雲蒸雨施，品部流形，元首性命，玄玄蒼蒼，無不盡覆。天得一以清。地之性得一之寧，而地所爲非寧也。無知無識，無爲無事，以順其性；無度無數，無憂無利，以保其命。是以山川自起，剛柔自正，故能信順柔弱，直方和正，廣大無疆，深厚清靜，萬物資生，無不咸載。地得一以寧。神之性得一之靈，而神之所爲非靈也。不思不慮，無爲無事，以順其性；無計無謀，無響無首，以保其命。是以消息自起，存亡自正，故老能復壯，死能復生，困能復達，廢能復榮，變化不極，反覆不窮，物類託之，不失其中。神得一以靈。谷之性得一以盈，而谷之所爲非盈也。不欲不求，無爲無事，以順其性；不仁不義，不與不施，以保其命。是以實虛自起，盛衰自正，故能蒸山流澤，以爲通德，涓涓不息，綿綿不絕，浩浩洋洋，脩遠無極，以盈江海，深大不測。谷得一以盈。侯王之性得一之正，而侯王之所爲非正也。去心去志，無爲無事，以順其性；去聰去明，虛無自應，以保其命。是以

和平自起，萬物自正，故能體道合德，與天同則。抱神履和，包裹萬物，聲飛化物，盈溢六合，德導天地，明照日月，制世御俗，宇內爲一。王侯得一以爲天下正。凡此五者，得一行之，興而不廢，成而不缺，流而不絕，光而不滅。夫何故哉？性命自然，動而由一也。

又《上士聞道章》 靜爲虛戶，虛爲道門，泊爲神本，寂爲和根，齋爲氣容，微爲事工。【略】大方不矩，無所不包，方於不方，直於不直，無圻無墻，無法無式。不方不直，萬物自得；不直不方，天地自行。在爲之陰，居否之陽，和爲中主，分理自明，與天爲一，與地爲常。大方無隅。是故大器晚成，無所不有。變於無形，化於無朕，動而無聲，爲而無體。威德不可見，功業不可視，禍息於冥冥，福生於窅窅，寂泊而然，是謂至巧。萬物生之，莫知所以，勉勉而成，故能長久。大器晚成。是以大音希聲，告以不言。言於不言，神明相傳，默然不動，天下大通。無聲而萬物駭，無音而萬物唱，天地人物，無期俱和，若響應聲。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大狀無容。進而萬物存，退而萬物喪。天地與之俯仰，陰陽與之屈伸，效之象之，若影隨形。大象無形。是知道盛無號，德豐無諡。功高無量，而天下不以爲大；德彌四海，而天下不以爲貴。光耀六合，還反芒昧。道隱無名。夫何故哉？道之爲化也，始於無，終於末，存於不存，貸於不貸，動而萬物成，靜而天下遂也。善貸且成。

又《道生一章》 有虛之虛者，開導稟受，虛之虛者，道也。無然然者，而然不能然也。道能然成於萬物，而萬物不能然成於道。則道是物之所然之元，故云然然者而然不能然也。有虛者，陶冶變化，始生生者，而生不能生也。虛者謂一也。一能爲生生之始，而非有形之生不能生於一，故云始生生者而生不能生也。有無之無者，而神明不能改，造存存者，而存不能存也。無之無者謂二也。二從一生，雖有夫形，故能造存存而非存所能造也。有無者，纖微玄妙，動成成者，而成不能成也。無者謂三也。三從二生，亦有夫形，俱根於一，受命於神，兆成萬物，而萬物不能成之，故云動成者而成不能成也。故虛之虛者生虛虛者，無之無者生無無者，無者生有形者。【略】有生於無，實生於虛，亦以明矣。是故無無無始，不可存在，無形無聲，不可聽視，稟無授有，不可言道。無無無之無，始未始之始，萬物所由，性命所以，無有所名者，謂之道。道爲一之元。道虛之虛，故能生一。元本寂寥，是虛中之虛始生一者

也。有物混沌，恍惚居起，輕而不發，重而不止，陽而無表，陰而無裏，既無上下，又無左右，通達無境，爲道綱紀，懷壤空虛，包裹未有，無形無名，芒芒瀕瀕，混沌沌沌，冥冥不可稽之。亡於聲色，莫之與比，指之無嚮，搏之無有，浩洋無窮，不可論論，渾然大同，無終無始，萬物之廬，爲太初首者，故謂之一。太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即窅冥中能生之德名也。是以無終無始，無左無右，似陰非陰，似陽非陽，故云陽無表陰無裏。一以虛，故能生二。一是有中之虛變成二。二物並興，妙妙纖微，生生存存，因物變化，滑淖無形，生息不衰，光耀玄冥，無嚮無存，包裹天地，莫睹其元，不可逐以聲，不可逃以形，謂之神明。存物物存，去物物亡，智力不能接而威德不能運者，謂之二。二即神明也。二以元之無，故能生三。神明是無中之無，故能生三。三物俱生，渾渾茫茫，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得其緒，望之不睹其門。不可揆度，不可測量，冥冥窅窅，潢洋堂堂，一清一濁，與和俱行，天人所始，未有形朕圻堦，根繫於一，受命於神者，謂之三。三即太和也。三以無，故能生萬物。太和是有中之無，一變而成有，故云三生萬物。清濁以分，高卑以陳，陰陽始別，和氣流行，三光運，群類生，有形嚮可因循者，有聲色可見聞者，謂之萬物。萬物之生也，皆元於虛，始於無。虛是無之本，元是始之本。背陰向陽，萬物背陰而向陽。歸柔去剛，清靜不動，心意不作，而形容脩廣性命通達者，以含和柔弱而道無形也。冲氣以爲和。是故虛無無形微寡柔弱者，天地之所由興而萬物之所因生也，衆人之所惡而侯王之所以自名也，萬物之原泉，成功之本根也。

又《聖人無常心章》 道德無形而王萬天者，無心之心存也；天地無爲而萬物順之者，無慮之慮運也。由此觀之，無心之心，心之主也；不用之用，用之母也。【略】託道之術，留神之方，清靜爲本，虛無爲常，非心意之所能致，非思慮之所能然也。

又《道生章》 聖知之術，不自天下，不由地出，內在於身，外在於物。督以自然，無所不通，因循效象，無所不竭。故道虛德無，不失其心，天尊地卑，不違其節。何則？以有知無，由人識物。物類之無者生有，虛者生實。見微知著，觀始睹卒，非有巧能，自然之物，聖人因之，與天周密。是故知道以太虛之虛，無所不稟；稟物性也。知德以至無之無，

無所不授。授物命也。道以無爲之爲，品於萬方而無首；爲而不有。德以無設之設，遂萬物之形而無事。成功不居。故能陶性命，冶情意，造志欲，化萬事。

又《方而不割章》 道無不有而不施與，故萬物以存；無所不能而無所不爲，故萬物以然。何以明之？夫道體虛無而萬物有形，無有狀貌而萬物方圓，寂然無音而萬物有聲。由此觀之，道不施不與而萬物以存，不爲不宰而萬物以然。然生於不然，存生於不存，則明矣。

又《天下謂我章》 得道之士，外亡中存，學以變情，爲以治己，實而若虛，渾渾冥冥，若無所以，容疏言訥，貌樸而鄙，情達虛無，性通無有，寂泊無爲，若無所止，遁名逃勢，與神卧起，執道履和，物無不理，不合時俗，與天地友。

又《言甚易知章》 夫無形無聲而使物自然者，道與神也。有形有聲而使物自然者，地與天也。神道蕩蕩而化，天地默默而告。蕩而無所不化，默而無所不告。神氣相傳，感動相報，反淪虛無，甚微以妙，歸於自然，無所不導。故言言之言者，自然之具也。爲爲之爲者，喪真之數也。無爲無言者，成功之至而長存之要也。是以聖人言不言之言，爲不爲之爲，言以絕言，爲以止爲。絕言之道，去心與意，止爲之術，去人與智，爲愚爲慧，無知無欲。無欲則靜，靜則虛，虛則實，實則神。動歸於太素，靜歸自然，保身存國，富貴無患，群生得志，以至長存。【略】夫聖人之言，宗於自然。祖於神明，常處其反，在默言之間。甚微以妙，歸於自然。明若無見，聽若無聞，通而似塞，達而似窮。其事始於自然，流於神明，常處其和，在爲否之間。清靜柔弱，動作纖微，簡易退損，歸於無爲。此言有宗事有君也。虛無以合道，恬泊以處生，時和以固國，玄教以畜民。

《道德真經指歸輯佚》 道以至虛，故動能至冲，德以至無，故動而至和，萬物得之莫有不通冲和者。

又 冲以虛爲宅；和者，無爲家。能虛能無，至冲有餘；能無能虛，常與和俱。

又 天地釋虛無而事愛利，則變化不通，物不盡生。聖人釋虛無而事愛利，則德澤不普，海內不並，恩不下究，事不盡成。

又 天地不言，以其虛無，得物之中，生物不窮。聖人不言，法令虛而合物則。

又 道德虛無，故能稟授；天地清靜，故能變化；陰陽反覆，故能生殺；日月進退，故能光曜；四時始終，故能育成。釋虛無，則道德不能以然；去清靜，則天地不能以存；往而不反，則陰陽不能以通；進而不退，則日月不能以明；終而不始，則萬物不能以生。是故，有而反無，實而歸虛，心無所載，志無所障，無爲如塞，不憂如狂，抱真履素，捐棄聰明，不知爲首，空虛爲常，則神明極而自然窮矣！動作反身，思慮復神；藏我於無心，載形於無身；不便生者不以役志，不利天者不以滑神；事易而神不變，內流而外不化；覆視反聽，與神推移，上與天遊，下與世交；神守不擾，生氣不勞，趣舍屈伸，正得中道。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 忘身者身與道合，昇爲雲天，與道無爲，當有何患乎？非至道之士，孰能造於此哉？忘天下者遊心澹漠，冥神虛無，任物自然，不以汨其慮，無私而天下理。然後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氣無所滯，神將守形，形乃長生。功蓋萬國而不自已，化貨品物而不爲有，無名無稱，使物自遂，立乎不測而遊乎無有，與萬物爲體而歸乎虛無。

又 一得爲無者，是虛無太空，不可分別，惟一而已。故一爲無也。若其有境，彼此相形，有二有三，不得爲一。故在陰之時而不見爲陰之功，在陽之時而不見爲陽之力，陰陽自然，無所營爲，此則道之謂也。以一言之爲數，以數言之謂一。以體言之謂無，而物得間通之道。微妙不測謂之神，變化應機謂之易。總而言之，皆無謂之道。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 太初有無，無有無名，命之曰道。有一未形，物得以生，命之曰德。道本無名，謂之道者，即人之所共由者而爲言也。德本自得，謂之德者，即有心所同得者而爲言也。惟道無垠，虛湛常存，惟道無體，微元常真，絕於有無之域，泯於彼是之居，在體爲體，在用爲用，天地雖大，未離乎內，秋毫雖末，待之成體。萬物終始出入，未始不由於此，故謂之道，即其自心同然皆得。審乎無假，而不與物化，淵乎其居，而不與物遷，未嘗蔽虧，未嘗乘馳，心全乎天，而無得喪之累，故謂之德。道無體也，無體則不涉於變故，亘萬世而無弊。德在我

也，在我則無待於外，故充一性而常存。

《太上老君虛無自然本起經》 夫道爲三一者，謂虛無空，空者白也，白包無，無者黃也，黃包赤，赤爲虛。何爲虛？虛者精，光明明而無形質，譬若日月及火，其精明然，而無有形質，故爲虛。何謂無？無者炁也，炁有形可見，無質可得，故爲無。何謂空？空者，未有天地山川，左顧右視，蕩蕩漭漭，無所障礙，無有邊際，但洞白無所見，無以聞，道自然從其中生，譬若琴瑟鼓簫之說，以其中空，故出聲音，是以聖人作經誡後賢者，欲使守道，空虛其心，關閉其耳目，不復有所念，若有所念思想者，不能得自然之道也。所以者何？道未變爲神時，無端無緒，無心無意，都無欲澹泊，不動不搖，及變爲神明，神者，外其光明，多所照見，使有心意，諸欲因生，更亂本真。

《太上昇玄三一融神變化妙經》 體性無實，含藏一切，不礙萬物，故名之爲虛無。虛者能通，無者皆空，性體無質，故名之爲空。【略】道者空也，空者玄也，玄者虛無也，虛無者自然也，自然者真常也，真常者無名也，無名者混沌也，所以號之爲混沌，無形無影，無極無窮也。炁者虛也，炁者無也。

王弼《老子微旨例略》 天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無形，由乎無名。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不溫不涼，不宮不商，聽之不可得而聞，視之不可得而彰，體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嘗。故其爲物也則混成，爲象也則無形，爲音也則希聲，爲味也則無呈。故能爲品物之宗主，苞通靡使不經也。若溫也則不能涼矣。宮也，則不能商矣。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故象而形者，非大象也，音而聲者，非大音也。然則四象不形，則大象無以暢；五音不聲，則大音無以至。四象形而物無所主焉，則大象暢矣。五音聲而心無所適焉，則大音至矣。故執大象則天下往，用大音則風俗移也。無形暢，天下雖往，往而不能釋也。希聲至，風俗雖移，移而不能辯也。是故天生五物，無物爲用。聖行五教，不言爲化，是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五物之母，不炎不寒，不柔不剛；五教之母，不皦不昧，不恩不傷。雖古今不同，時移俗易，此不變也。所謂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者也。天不以此則物不生，治不以此則功不成，故古今通，終始同，執古可以御今，御今可以知古始。此所謂常者也。無皦昧之狀、

溫涼之象，故知常曰明也。物生功成，莫不由乎此，故以閱衆甫也。

又《道德真經註》萬物萬形，其歸一也。何由致一？由於無也。由無乃一，一可謂無。已謂之一，豈得無言乎？有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二，遂生乎三。從無之有，數盡乎斯，過此以往，非道之流。故萬物之生，吾知其生，雖有萬形，沖氣一焉。

雜錄

《玄都律文·虛無善惡律》一者遺形忘體，泊然若死，謂之虛。二者損心棄意，廢偽去欲，謂之無。三者專精積神，不爲物集，謂之清。四者反神服氣，安而不動，謂之靜。五者深居宴處，功名不顯，謂之微。六者去妻離子，獨與道遊，謂之寡。七者呼吸沖和，滑澤細微，謂之柔。八者緩形縱體，以奉百事，謂之弱。九者憎惡尊榮，安貧樂辱，謂之卑。十者遯羸逃滿，衣食寵疏，謂之損。十一者爭作陰陽，應變却邪，謂之時。十二者不飢不渴，不寒不暑，不喜不怒，不衰不樂，不遲不疾，謂之和。十三者愛視愛聽，愛言愛慮，不費精神，和光順世，謂之嗇。

律曰：凡此十三者，混沌爲虛無，行道守真者，敬奉師法，順天教令，窮極無爲之道，虛、無、清、靜、微、寡、柔、弱、卑、損、時、和、嗇。夫爲道者，氣鍊形易，民和國寧家吉，灾不起，壽命延，家國昌。違律者爲天所刑。

陳致虛《上陽子金丹大要·虛無》上陽子曰：有物先天地，眼下甚分明。道之體者，自然也。道之用者，虛無也。虛無者，先天地也。《契》曰：委志歸虛無。《悟真篇》曰：道自虛無生一氣。我師云：先天一氣自虛無中來，此乃爲之而有以爲也。自然者，復天地也。人稟父母陰陽二氣而生而長，渾混未判，抱一無離，此乃無爲而無以爲也。

妙本

綜述

成玄英《老子道德經義疏》復歸者，還源也。無物者，妙本也。夫應機降迹，即可見可聞。復本歸根，即無名無相。故言復歸於無物也。

【略】妙本希夷，故稱無狀無物。迹能生化，故云之狀之象。【略】妙本非有，應迹非無。非有非無，而無而有。有無不定，故言惚恍。

又有應道也，所謂元一之氣也。元一妙本，所謂冥寂之地也。言天地萬物皆從應道有法而生，即此應道，從妙本而起，元乎妙本，即至無也。

李榮《道德真經注》有名之物，並悉無常。今謂無名，理歸常道。樸，本也。臣，賤也。常道妙本，非大非小。非大而能大，雖大不可貴；非小而能小，雖小不可賤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釋題》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故知大道者虛極妙本之強名，名其通生也。莊子曰：太初有無，有無者，言有此妙無也。又曰：無有無名，無名者，未立強名也，故經曰：無名天地之始。強名通生曰道，故經曰：有名萬物之母。莊子又曰：物得以生謂之德，德，得也，言天地萬變，旁通品物，皆資妙本而以生成。得生爲德，故經曰：道生之，德畜之，則知道者德之體，德者道之用也。

又《道可道章第一》此章明妙本之由起，萬化之宗源。首標虛極之強名，將明衆妙之歸趨。故可道可名者，明體用也。無名有名者，明本迹也。【略】

道可道，非常道。

疏：道者，虛極妙本之強名也，訓通訓徑，首一字標宗也。可道者，言此妙本通生萬物，是萬物之由徑，可稱爲道，故云可道。非常道者，妙

本生化，用無定方，強爲之名，不可遍舉，故或大、或逝，或遠、或近，是不常於一道也，故云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疏：名者，稱謂即物，得道用之名，首一字亦標宗也。可名者，言名生於用，可與立名也。【略】

無名，天地之始。

疏：無名者，萬化未作，無強名也。故《莊子》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但其妙本降氣，開闢天地，天地相資，以爲本始，故云無名天地之始。則《易》之太極生兩儀也。注云權輿者，按：《爾雅》云：權輿，始也。

有名，萬物之母。

疏：有名者，應用匠成，有強名也。萬化既作，品物生成，妙本旁通，以資人用，由其茂養，故謂之母也，母以茂養爲義。然則無名有名者，聖人約用以明本迹之同異，而道不繫於有名無名也。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疏：欲者性之動，謂逐境而生心也。言人常無欲，正性清靜，反照道源，則觀見妙本矣。若有欲，逐境生心，則性爲欲亂。以欲觀本，既失冲和，但見邊微矣。微，邊也。又解云：欲者思存之謂，言欲有所思存而立教也。常無欲者，謂法清靜，離於言說，無所思存，則見道之微妙也。常有欲者，謂從本起用，因言立教，應物遂通，化成天下，則見衆之所歸趨矣。微，歸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疏：此者，指上事也。兩者，謂可道、可名，無名、有名，無欲、有欲，各自其兩，故云兩者。俱稟妙本，故云自本而降，隨用立名，則名異矣。

又《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疏：冲，虛也，謂道以冲虛爲用也。夫和氣冲虛，故爲道用，用生萬物，物被其功。論功則物疑其光大，語冲則道曾不盈滿，而妙本深靜，常爲萬物之宗。云或似者，道非有法，故不正言爾，他皆倣此。

【略】

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疏：道之冲用，於物不遺，在光則與光爲一，在塵則與塵爲一。無所不在，所在常無。冲用則可混光塵，妙本則湛然不雜，故云似或也。

又《視之不見章第一四》 此章明妙本無象，故在用而皆通。首三句言不可求之聲色，次六句明尋責必歸於無物，又五句示妙用之難測。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疏：此明道也。夫視之者，以色求道，聽之者，以聲求道，搏之者，以形求道。道非色聲形法，故求竟不得，以不得故，欲謂之無，乃於無色之中，能應衆色，無聲之中，能和衆聲，無形之中，能狀衆形，是無色之色，無聲之聲，無形之形，故謂之希微夷。希微夷者，謂明道而非道也。夷，平易也。希者，聲之微妙也。搏，執持也。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疏：三者，夷也、希也、微也。致，得也。詰，責也。混，同也。妙本微妙精一，難名色聲形法，焉得詰責？欲以色聲形詰，但得希微爾。謂三也，三者假名，欲明道用，道非色聲形等，則混爲一矣。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疏：皦，明也。昧，暗也。夫形質之物，皆有定方，在上者則明，在下者則暗，唯妙本惚恍不可定名，則在上亦不明，在下亦不昧，而能上能下，能明能暗，非天下之至曠，其孰能與於此乎？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疏：繩繩者，運動不絕之意也。妙本生化，運動無窮，生物之功，強名不得，物物而不物，生生而不生，尋責則妙本湛然，未曾有物，故云復歸於無物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疏：狀，形狀也。象，物象也。言妙本混成，本無形質，而萬化資稟，品物流形，斯可謂有無狀之形狀，有無物之物象，不可名之爲有，亦不可格之於無，無有難名，或謂之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疏：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故迎之者不見其首，隨之者不見其後。無首則無始，無後即無終，無始無終，故非隨迎所得也。

又《致虛極章第一六》 致虛極，守靜篤。

疏：虛極者，妙本也。言人受生皆稟虛極妙本，是謂真性。及受形之後，六根愛染，五欲奔馳，則真性離散，失妙本矣。今欲令虛極妙本必自致於身者，當須守此雌靜，篤厚性情而絕欲，無為無狹而不厭，則虛極妙本自致於身。亦由水之流濕，火之就燥矣。致者，令必自來，如春秋致師之義爾。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疏：此明守靜篤必致虛極之意。夫萬物萬形，動作不同，及觀其歸復，常在於本，《易》曰：雷在地中，復。復者，反本之謂也。故靜則歸復，動則失本也。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疏：此舉喻明觀復之意也。根者，本所受氣而生也。今觀萬物，花葉芸芸，及其生性，皆復歸於其根而更生，虛極妙本，人所稟而生也。今觀情欲熙熙，能守靜致虛，則正性歸復命元而長久矣。本作云云者，如注釋之。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疏：物歸根則安靜，人守靜則致虛。木之稟生者根，歸，根故復命。人之稟生者妙本，今能守靜致虛，可謂歸復所稟之性命也。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疏：能守雌靜篤厚，以致虛極妙本，致虛則復命，可謂得常矣。能知守常，是曰明了。失常妄作，可謂無常。不常其德，窮凶必矣。注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易》恒卦文也。

又《孔德之容章第二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疏：孔，甚也。從，順也。容，容狀也。欲明行人所以順合至道，故云甚有德人之容狀若何？言甚有德人之容狀，唯虛極之道是順爾。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疏：此明虛極妙本為物形狀，即孔德所從之道也。虛極妙本，強名曰道。道之為物，其運動形狀若何？言此妙本不有不無，難為名稱，欲謂之有，則寂然無象。欲為之無，則湛似或存。無有難名，故謂之為恍惚爾。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疏：此明降生本迹也。惚，無也。恍，有也。兆見曰象。妙本無物，

故謂之惚。生化有形，故謂之恍。斯則自無而降有，其中兆見一切物象，從本而降迹也。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疏：物者，即上道之為物，謂妙本也。妙本降生，兆見衆象，修性反德，則復歸無物。無物即道也。言人修性反德，不離妙本，自有歸無，還冥至道，故云其中有物，言有妙物也。此攝迹以歸本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疏：窈冥，深昧也。虛極降生，修性反本，攝迹歸本，妙物或存，窈冥深昧，不可量測，含孕變化，中有至精，故云其中有精也。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疏：至道妙物，既本非假雜，變化至精，故其精甚真。生成之功，遍被群有，物感必應，曾不差違，故云其中有信。

又《有物混成章第二五》

此章明曰大三逝贊道，乃先天混成，終令法道自然。首標有物混成六句，將明妙本之絕趣，物被其功。次云吾不知下六句，欲表強名之由緒，名亦不可得。故道下六句，示知四大之生育，申戒人君之法。下至終篇，教以法道自然，無為清淨耳。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疏：有物者，妙物也，即虛極妙本也。將欲申明強名，所由不可，即此道，故云有物爾。言此妙物混然而成，含孕衆象，尋其生化，乃在天地之先，故云先天地生爾。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疏：寂寥者，嘆有物之體寂寥虛靜，妙本湛然，故獨立而不改，物感必應，應用無心，遍於群有，故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疏：妙本生化，遍於群有，群有之物，無非匠成萬物，彼其茂養之德，故可以為天下母爾。母以茂養為義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疏：字者表其德，名者定其體。老君云妙本生化，沖用莫窮，寂寥虛靜，不可定其形狀。先天地生，難以言其氏族。故吾不知其名，但見其大通於物，將欲表其本然之德，故字之曰道。見其包含無外，將欲定其至無

之體，故強名曰大。凡物先名而後字者，以其自小而成大，以道先字而後名者，是以從本而降迹爾。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

疏：夫滯於一方者，非天下之至通也。故天職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職形載而不能生覆，唯妙本之用，用無定方，雖則強名曰大，而復不離於大。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自遠而求之，則復返在人身心，故曰遠曰返。莊子曰：夫道於不大終，於細不遺。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疏：因強名曰大，而舉所以次大者，故天能顛玄在上，垂覆萬物，地能寧靜於下，厚載萬和，王能清靜無為，而化萬物，此三大也，吾道一以貫之矣。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疏：域中者，限域也。今玄域中之大道，不只在域中，若云約所見而言，則天地自為限域，道亦不在域中矣。夫惟寄語以申玄理，亦不必曲生異義，存文以防疑難，衆說皆未盡通。今明域者，名也，以名為體，以為物無名外之體，故曰域中。若舉道則道在其中矣，舉天名則天無遺體矣，故云域中。即有名之中，有此四大。云而王居其一者，王為人靈之首，有道則萬物被其德，無道則天地蒙其害，故特標而王居一，欲令法道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疏：人謂王者也，所以云人者，謂人能法天地生成，法道清靜，則天下歸往，是以為王。若不然則物無所歸往，故稱人以戒爾。為王者當法地安靜，因其安靜，又當法天生化，功被物矣。又當法道清靜無為，忘功於物，令物自化。人君能爾，即合道法自然，言道之為法自然，非復做法自然也。若如惑者之難，以道法效於自然，是則域中有五大，非四大也。又引《西昇經》云：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則以道為虛無之孫，自然之子。妄生先後之義，以定尊卑之目，塞源拔本，倒置何深？且嘗試論曰：虛無者，妙本之體，體非有物，故曰虛無。自然者，妙本之性，性非造作，故曰自然。道者，妙本之功用，所謂強名，無非通生，故謂之道。幻體用名，即謂之虛無。自然道爾，尋其所以，即一妙本，復何所相做法乎？則知惑者之難，不詣夫玄鍵矣。

又《道生之章第五》 道生之者，言自然沖和之炁，陶冶萬物，物得以生，故云道生之。注云妙本動用降和炁者，妙本，道也，至道降炁，為物根本，故稱妙本。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六《道可道章第一》 義曰：標宗一字，是無為無形，道之體也。可道二字，是有生有化，道之用也。三字之中自立體用，體則妙不可極，用則廣不可量。故為虛極之妙本也。

又卷一四《視之不見章第一四》 義曰：道惟妙本，生化萬殊，運用生成，繩繩不絕。物物而不物，物自物也。生生而不生，生自生也。道之無迹，不恃其功。深妙湛然，不可為有，是無物也。物者象也。

又卷二一《有物混成章第二五》 義曰：在昔三氣未分，一元未立，形質猶隱，恍惚莫窮，混然首出者，惟虛極之妙本爾。泊乎孕神布化，天地生焉，萬物育焉，生之成之，故為化母。

又卷二九《道常無為章第三七》 義曰：道性無雜，真一寂寥，故清靜也。玄深不測，如彼澄泉，故湛然也。寂然不動，無為也。感而遂通，無不為也。無為者，妙本之體也。無不為者，妙本之用也。體用相資，而萬化生矣。

又卷三七《道生之章第五》 義曰：生而不畜，德無以表其功。畜而不生，道無以明其妙。生以從無為始，畜以養有為終。終始循環，惟道為本，故云妙本。道無動用，物無以生。既有稟生，賴乎畜養。是相循之理也。

佚名《三論元旨·真源章第三》 性不無生，而能無所不生。無所不生，而妙本未嘗為生。是以無為之為、無相之相者，道之妙體也。有為之為、有相之相者，道之羶用也。妙本之於無本也。

周固樸《大道論》 虛無者，妙本之體，非有物故；自然者，妙本之性，非造作故；道者，妙本之功用，故謂之通生之道。一虛無，二自然，三道，俱是妙本真性。

有無

綜述

《道德真經·無用章第一》（道藏無注本） 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又《去用章第四〇》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嚴遵《道德真經指歸·道生章》（谷神子注） 夫天地有類，而道德無形，有類之徒，莫不有數，無形之物，無有窮極。以有數之物託於無窮，若草木離土，衆星離天，不足以喻焉。而謂之不然，則是不通乎有無相包，虛實相含，猶瓜瓠之瓣，不睹區蔓之有鄰也，蟻虱藏於裘褐，不知都邑之多人也。是故宇宙之外，營域之內，拘以無禁，束以無制，安危消息，無有中外，同風共指，和順仰制，全活姣好，靡有傷敗，百祥萬福，道爲之蓋，功玄事冥，不開於世，天下莫見，爲而不廢。

又《天下有始章》 夫道之爲物，無形無狀，無心無意，不忘不念，無知無識，無首無向，無爲無事，虛無澹泊，恍惚清靜。其爲化也，變於不變，動於不動，反以生覆，覆以生反，有以生無，無以生有，反覆相因，自然是守，無爲爲之，萬物興矣，無事事之，萬物遂矣。是故無爲者，道之身體，而天地之始也。所謂天下有始。無爲微妙，周以密矣；滑淖安靜，無不制矣；生息聰明，巧利察矣；通達萬方，無不溉矣。故曰有爲之元，萬事之母也。以爲天下母也。聖人得之，與物反矣。既得其子。故能達道之心，通天之理，生爲之元，開事之戶，因萬方之知，窮衆口之辯，盡異端之巧，竭百家之伎。

又《爲無爲章》 神明之數，自然之道，無不生無，有不生有，不無不有，乃生無有。由此觀之，憂不生憂，喜不生喜，不憂不喜，乃生憂

喜。故居禍者得福，居福者得禍，禍福之主，在於元首。爲之無形，聽之無聲，無形聲則深遠，故無功之功大而有功之功小，有德之德薄而無德之德厚。能體不無不有而生無有，非禍非福能轉禍福。鑒在機前，爲於未有，故深遠大厚也。是以聖人不爲有，不爲亡，不爲死，不爲生，游於無有之際，處於死生之間，變化因應，自然爲常。

王弼《道德真經注》 天下之物，皆以有爲生。有之所始，以無爲本。將欲全有，必反於無也。

成玄英《老子道德經義疏·天下皆知章第二》 有無二名，相因而立。推窮理性，即體而空。既知有無相生，足明萬法無實。

又《三十輻章第一》 無賴有以爲利，有藉無以爲用。一法相假，故成車等也。言學人必須以有資空，以空導有，有無資導，心不偏溺，故成學人之利用也。

又《出生入死章第五〇》 若解生死義者，從無出有，以釋生爲生；自有還無，以釋滅爲死也。

李榮《道德真經注》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從無出有，自有歸無。故曰相生。

又 單有而無無，有不得爲利。單無而無有，無不得爲用。明有因無以爲利，無因有以爲用。既識有無之相因，自知麤妙之相籍也。

又 有者，天地有形故稱有。天覆地載，物得以生，故言生於有。無，道也。道非形相，理本清虛，故曰無。天地從道生，有生於無也，故曰虛者天地之根，無者萬物之源。迷者失道，不識本元。聖人垂教，明於祖始，若能道超生死而出有無，必其昏俗，淪有無而繫生死。形神合而見相，故言生於有，形神散而無體，故言有生於無。

趙志堅《德道真經疏義·返者章第三》 返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返，歸本也。動者，事業也。凡人以移故就新爲動。爲道者捨末返本，是有道人之事業，故云道之動。身安心寂，不動也。捨有歸無，云動也。亦猶遠曰返先，既不去非遠也，爲無體名遠也。今亦不來非近也，爲身有之名返也，道無來往而有遠返之名，心安然亦有返動之義。內心虛靜，外行柔弱，是返本之行。故云：弱者道之用。下三句後。

天下之物生於有，

有，一氣也。雖未形，已有氣。故言有天地萬法，皆從一氣而生，故云生於有。

有生於無。

無，道也。一氣從道生，故言生於無。推極生源指道爲者，欲令衆兆歸心有所前，言返者返歸此無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天下皆知章第二》 夫有不自有，因無而有，凡俗則以爲無生有。無不自無，因有而無，凡俗則以爲有生無，故云相生。而有無對法，本不相生，相生之名，猶妄執起。如美惡非自性生，是皆空故，聖人將欲救其迷滯，是以歷言六者之惑。

又《三十輻章第一》 此章明利有用無相資而功立，故乾坤爲太易之蘊，輻輳成用無之質，標車器以爲喻，存利用以結成。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疏：輻三十貫於一轂，明少者多之所宗也。當其空無，方有車之運用。明無者有之所利也。夫道者何？至無至一者也。故能鼓動衆類，磅礴群材，適使萬殊區分，成之者一象；衆竅互作，鼓之者一響。則原天下之動用，本天下之生成，未始離於至一者也。且就車而輪，則輻輳有也，車中空無也，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輻輳之有，則空無之運用息矣。車中若不空無，則輻輳之類，皆爲棄物。故乾坤成列，而易功著焉，萬化流動，而道用彰。是以借粗有之用無，明至無之利有爾。

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疏：埴，和也。埴，粘土也。注云陶匠者，《尚書》云：範土曰陶。

匠範和粘土，燒成瓦器，亦取其中空虛，以用成受物也。

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疏：鑿，穿也。門傍窗謂之牖。古者穴居，故《詩》云：陶復陶穴，謂穿鑿穴中之土以覆其上，故云鑿爾。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取其室中空虛，所以人得居處。莊子曰：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蹊，謂爭路也。《爾雅》云：宮謂之室。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疏：有之所利，利於用。用必資無，故有以無爲利也。無之所用，用於體，體必資有，故無以有爲利。注云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

《易》繫辭文也。自無則稱道，涉有則稱器，欲明道用，必約形器，故首唯借喻於三翻，終欲用無於一致爾。

又《反者道之動章第四〇》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疏：言天下有形之物，莫不以形相禪，故云生於有，窮其有體，必資於無，故列子曰形動不能生形而生影，無動不能生無而生有，故曰虛者天地之根，無者萬物之源，言此者欲令衆生窮源識本而悟道爾。有無既爾，權實亦然，故注云實之於權，猶無之生有也。又云至道沖寂，離於名稱，謂諸法性空，不相因待者，言道至極之體，沖虛凝寂，非權亦復非實，何可稱名？諸法實性理中，不有亦復不無，事絕因待，所言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者，皆是約代法而言爾。若知數與無與，即知數諸法無諸法，豈有權實而可言相生乎？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六《道可道章第一》 無爲有爲，可道常道，體用雙舉，其理甚明。今於體用門中，分爲五別。一曰以無爲體，以有爲用。可道爲體道，本無也；可名爲用名，涉有也。二曰以有爲體，以無爲用。室車器以有爲體，以無爲用。用其無也。三曰以無爲體，以無爲用，自然爲體，因緣爲用。此皆無也。四曰以有爲體，以有爲用，天地爲體，萬物爲用，此皆有也。五曰以非有非無爲體，非有非無爲用，道爲體，德爲用也。又於本迹門中，分爲二別。以無爲本，以有爲迹。無名，有名也。以有爲本，以無爲迹。互相明也。萬物自有而終，歸於無也。夫以玄源澄寂，妙本杳冥，非言象可求。非無有可質，固亦討論理絕，擬議道窮，而設教引凡，示茲階級。

又卷一〇《上善若水章第八》 生數一，與道同也。道亦爲一，即無一之一，水亦爲一，即有一之一也。無一之一爲道之體，有一之一爲道之用。

又卷一一《三十輻章第一》 義曰：愛氣養神則尚乎清靜，用無利有則在彼相資。資，取也。車器室三者，皆假其有而取其無以爲用也。車以運載，器以成受，室以居止，必資外有而用中無，故能成有用之功爾。乾坤爲大易之韞者，《易》繫辭也。明《易》之所立，本乎乾坤。乾坤不存，則易道無由起。故云乾坤是易道韞積之根源，與易爲州府奧藏也。故下文云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也。亦猶輪

轂輶廂爲車之質，輶廂毀則無以見車，將明利用之因，故舉三物之喻。理國者民存則有國，民散則國危。理身者神存則有生，神逝則身滅。利用之道，實相資也。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義曰：道之真一無色無聲，衆類群材資之以立。動者五靈毛羽鱗甲昆蟲之屬也，植者草木之屬也。類者，狀也。材者，質也。動植材類億萬不同，是萬殊也。物雖萬殊而長養生成者，道也。道唯一象爾。經曰：惚恍中有象，即此真精淳一、生化萬殊之物，可謂少者多之所宗也。疏：衆竅互作，鼓之者一響。原天下之動用，本天下之生成，未始離於至無至一者也。

【略】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義曰：夫道之無也，資有以彰其功，無此有則道功不彰矣。物之有也，資道以稟其質，無此道則物不生矣。物非道則不能生成，道非物則不顯功用。亦猶車器室三者，皆取其因無以利有，因有以用無也。

義曰：形而上者道之本，清虛無爲，故處乎上也。形而下者道之用，稟質流形，故處乎下也。顯道之用，以形於物，物稟有質故謂之器。器者，有形之類也。聖人法道之用，制以爲器，畫卦觀象以制文字，剡木爲舟，刻木爲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制以宮室，結爲網罟，服牛乘馬，負重致遠，鑄金爲兵，揭竿爲旗，斲木爲耜，揉木爲耒。一事以上，以利天下。此皆分道之用以爲器物爾。皆《易·繫》所稱，此乃道是無體之名，形是有質之用。凡萬物從無而生，衆形由道而立，先道而後形，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而上謂之道，自形而下謂之器。形雖處道器兩畔之際，形在器上不在道也。既有形質可爲器用，故云形而下者謂之器。夫道者無也，形者有也，有故有極，無故長存。世人修道，當外固其形，以寶其有，內存其神，以宗其無，漸契妙無，然合於道，可以長生爾。

義曰：至一至無，道也。有象有形，器也。約器明道，復借喻於車器室等謂三翻也。其用於無，皆一揆耳。聖人之理天下也，懸賞罰，制法度，垂教令，明上下，此皆有也。若無端默爲政，沖靜率人，不言茲化，

萬物自理。雖有賞罰之科，制度之設，教令之行，上下之別，而不用之，亦可謂假其有而用其無也。斯至理也。修身之道，因經而悟理，因悟而忘言，了達妙門，不執言教，亦此義歟。

又卷一九《孔德之容章第二一》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

義曰：恍惚者，不無不有，非有非無。謂之有焉，乃隨迎不得；謂之無也，乃應變多方。

惚兮恍，其中有象。

義曰：自上而下謂之降，妙本之道出乎虛無。虛無之體清浮在上，欲生化品物，運道神功，於妙無之中而生妙有。妙有融化，自上而降於人間，兆見物象，妙無爲本，妙有爲迹，本則澹然常存，迹乃資生運用。由是言之，一切物象皆由道生，一切形類皆道之子矣。

恍兮惚，其中有物。

義曰：物是妙無之本象，爲妙有之迹。既從本而降迹，則是道生萬法。循迹歸本，則萬法復宗於道。言自妙有却歸妙無，無始無終。常生常化矣。

義曰：自道所稟謂之性，性之所遷謂之情。人能攝情斷念，返性歸元，即爲至德之士矣。至德之本，即妙道也。故言修性返德，自有歸無。情之所遷者有也，攝情歸本者無也。既能斷彼妄情，返於正性，正性全德，德爲道階。此乃還冥至道也。冥者，契合也。妙物爲道，故云攝迹歸本。此乃攝有用之迹，歸無爲之本也。

杳兮冥兮，其中有精。

義曰：初則妙本降生，自無而顯有。次復攝迹還本，自有而歸無。明此二句強爲終始，恐世人迷惑，言道不復存，執有則必無，執無則必有，兩邊爲滯，不悟中道之門。故示之曰其中有精，甚真甚信。則明妙道常在，不始不終。了悟玄言，即契中道矣。【略】

又卷三二《反者道之動章第四〇》 義曰：無者道之本，有者道之末。因本而生末，故天地萬物形焉。形而相生，是生於有矣。考其所以，察其所由，皆資道而生，是萬有生於妙無矣。能自有而復無者，幾於道矣。

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 有無相資俱不可廢，故有之以爲

利，利在乎器也。無之以爲用，用在乎空也。夫器之爲利也，必存其外，外資空用而成。空之爲用也，必虛其內，內藉器利而就。故無藉有以爲利，而有籍無以爲用也。無則同乎道，有則成乎器。形而上者曰道。道，無形也。道雖無形，必資有，以彰其功。形而下者曰器。器，有體也。器雖有體，必資無，以成其用。故器非道不能應用，道非器不能顯功。亦如轂中有輻，器中有物，室中有人，咸因無以利用，因有以用無也。若夫治身，則神爲存生之利，虛爲致神之用，故無能致用，有能利物，利物在乎有，而致用在乎無，無者虛靜之謂，有者神明之謂也。神明則妙有，虛靜則至無。妙有之利，在乎存生；至無之用，在乎致神。存生致神之利用，不出乎妙有至無也。

又有，一也。一者，元氣也。言天下萬物皆生於元氣。元氣屬有光而無象，雖有光景出于虛無。虛無者，道之體也。《列子》曰：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又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是故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萬物莫不獨化也。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臣義曰：道至虛也，寓天下之群實而不見其畛畦，故無體之可言。道至靜也，對天下之群動而不涉於緒使，故無方之可名。道不可言也，托於言聲之間，皆道之糟粕爾。道不可名也，寓於形器之域，皆道之筌蹄爾。可道可名，屬於諸有，如事物焉，廢興新故之不停，如四時焉，旋復代謝之不一。應理適變，各可其可，豈真常耶。真常妙本，先天地而不弊，後天地而不窮，玄冥自契，豈容聲哉。【略】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御注曰：《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不立一物，茲謂常無。不廢一物，茲謂常有。常無在理，其上不曠，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常有在事，其下不昧，天下之至變也，故觀其微。有無二境，微妙寓焉。大智並觀，乃無不可。恍惚之中，有象與物。小智自私，蔽於一曲，棄有著空，徇末忘本，道術於是爲天下裂。

臣義曰：在有而無，謂之常無，非空絕之無，見無於有爾。而物物皆空，故曰不立一物，乃真常之無也。即無而明，謂之常有，非物色之有也，見有於無爾。而物物具在，故曰不廢一物，乃真常之有也。常無冥於一致之理，藏天下之至精，貫通是非，混一今古。常無而不墮於無，故可以觀妙。常有應於方來之事，對天下之至變，時物終始，形器變化，錯出無窮，紛然不一。常有而不滯於有，故可以觀微。即有無之境，有微妙之觀。然微妙豈即夫有無所能盡觀也哉？亦曰即其常無常有欲以觀爾。大智達觀有無本末，泯於忘言之域，是謂要妙。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臣義曰：道以常無爲體，以妙有爲用，窅爾無相，孰觀微妙。物我復乎造化之原，是非混於沖虛之氣，離形去智，有無都泯，故同謂之玄。在無而有，在有而無，所謂兩者同也。有無相生，而有無之辨著，此出而異名也。玄之爲色，赤且黑，於其方曰朔曰北之類，皆合兩者故也。通夫有無而同於一，乃可以語道。

又《道沖章第四》 臣義曰：自無而適有者，皆麗乎物，故萬物本乎道之所生。自有而適無者，皆復乎道，故道爲萬物之祖。道本乎無，何所自生，故曰不知誰之子。物屬諸有，由道以生，故曰象帝之先。物見於像曰象，則象者生物之始也。神之應物曰帝，則帝者應物之始也。象與帝，群物之所始，而皆本乎道之所自出，故曰象帝之先。

又《三十輻章第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御注曰：有無一致，利用出入，是謂至神。有無異相，在有爲體，在無爲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車之用在運，器之用在盛，室之用虛，妙用出於至無，變化藏於不累，如鑒無象，因物顯照，至人用心，每解乎此。

臣義曰：有之與無，冥於一致，道之全體，神之至也。自無適有，因有見無，則有無異相。無即有而爲體，有即無而爲用，物理皆然也。車之運轉，器之成貯，室之居處，皆以無爲之用。車也、器也、室也，皆以有爲之體。墮於形體，認爲已有，歸於俱蔽，蔽蒙之人也。知無有爲用，則明變化之機。達妙用之功，應於無窮，得於神解。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御注曰：有則實，無則虛，實故具貌像聲色而有質，虛故能運量酬酢而不窮。天地之間，道以器顯，故無不廢有，器以道妙，故有必歸無。木撓而水潤，火煖而金堅，土均而布，稼穡出焉，此有也，而人賴以爲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四時之所以行，百物之所以昌，孰尸之者？此無也。世莫睹其迹，故其用不匱。有無之相生，老氏於此三者，推而明之。

臣義曰：形而顯有，物之爲利，虛而爲無，物之爲用，有無相資而成功。如後車也、器也、室也，皆物之易見者也，故即此三者，以明有無之利用。

又《道常無名章第三》 道常無名。

臣義曰：生天生地者，道也，道常於無，何名之有。

樸雖小，天下莫能臣。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臣義曰：復於無者，道也。嚮於有者，物也。故道爲物主，而物服於道而歸之，故爲賓。

【略】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臣義曰：道全於一爲樸，樸之始制有名，名起於一，自一之萬，而物莫不有名。正其名，順其理，斯可以知止矣。泥名著有，隨物遷徙，往而不反，涉世累之患，忘性命之真，而失其所安，豈不殆哉。

又《反者道之動章第四》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御注曰：天下之理，動靜相因，強弱相濟，夫物芸芸，各歸其根，則已往而返復乎至靜，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無非我，故曰反者道之動。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道之妙用，實在於此。《莊子》曰：積衆小不勝爲大勝者，惟聖人能之，故云弱者道之用。四時之行，斂藏於冬，而蕃鮮於春。水之性至柔也，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其此之謂歟？然則有無之相生，若循環然，故無動而生有，有極而歸無，如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彼蔽於莫爲，溺於或使，豈道也哉？

臣義曰：道以虛靜爲正，故以動爲反，動離乎靜而復反乎靜，歸根反本也，道之動如此。道以不爭爲勝，故以弱爲用。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道之妙用寓焉。天下之物，本乎至無，生而爲有，其見於有，而復歸於無，而無復生有，是有無旋環相生，而不可以相無也。

《太上虛皇天尊四十九章經·出有無章第三》 天尊曰：衆生迷惑，妄見諸有。吾道本無，有諸衆生顛倒，妄見諸無。吾道亦無，非有非無，即有即無。作是解者，能超一切。

《太上妙法本相經》 空无形竅而无窮極，亦與道同倫，故空爲虛，道爲无，故真人脩空以得无，故能成虛无。有則爲有，无則爲无，是以真人尚於无，貴於有。无爲有之元，有爲真之本，故有无相生，因緣所由起。身爲因，果爲緣，身爲有，果爲无，故從有以修无，得道以爲真。所以者何？无道则无身，无身则无道，无長则无短，无樂则无苦，无苦则无樂。

論說

孟安排《道教義樞》卷一〇《有無義第三六》 義曰：有無者，起乎言教，由彼色空，若體無物而非無，則生成乎正觀，知有身而非有，則超出於迷途，此其致也。有無二名，生於僞物。《金液經》云：有有則甚惑，樂無亦未達，達觀兼忘，同歸於玄。既曰兼忘，又忘其所忘，知泯於有無，神凝於重玄，窮理盡性者之所體也。

釋曰：有以體礙爲義，無以空豁爲義，此就麤爲釋。若妙無者，非體非礙，能體能礙，不豁不空，能空能豁。今爲四句通釋：一者有有名，無無名，名本召體，有體可召，所以有名，無體可召，所以無名。二者無有名，有無名，有是僞僞，未足可名，無是真實，始是可名。故《本際經》云：無無曰道。三者具如孟法師釋，亦是有無之名，相待故有。四者體了有無，畢竟清靜，俱不思議，故並無名，近順物情，如第三句也。又有無體用者，孟法師云：金剛火熱，水濕風輕，若此之徒，以爲有體，無爲豁然，體不可立，借理顯相，以寂然無形爲體。玄靖法師釋云：有法有用，

有體有名，無法無用，無體無名。又云：無無體用，宜應無名，為說教法，假立稱謂。體用自有，不可假設，名乃外來，故可假立，所以既往之法，體用斯盡，猶在其名，流傳遠世。徐法師云：有法有名，有體有用，無法無名，無用無體。今難此解，用附體立，既其無體，何得有用？如諸有相礙，不得行用，憑無得用，用屬於有，豈關於無？又有無義例者，玄靖法師云：有劣無勝。何者？有礙無通，有是無常，無是常也。今明有無二法，互相有通礙，亦互有優劣。無是礙者，如斷橋木通，是無為礙。有是通者，如橋合得通，是有為通。有為勝者，則有治斷之能，無為勝者，則有治常之用。是則有無之義，通礙不恒，無有之說，勝劣非定。通不通既爾，常無常亦然。《西昇經》云：有常可使無，無常可使有，是知有之與無，常與無常，亦不可定。但通義逐隨，緣人去取，原其實致，究竟皆空。故以有無為假，非有非無為真。《昇玄經》云：有無二名，生於偽物。又云：真性常一，未始暫有，未始暫無。真既非有，亦非非有；真既非無，亦非非無也。《西昇經》云：道非獨在我，萬物皆有之。老子經教云：道無不在，有即妙有，無即妙無，以此為論，豈離有無，別復有道。故深論有無，義可攝盡，但知諸法，非直無邊，亦自本無所有，何攝何盡？今言攝者，以無攝為攝，無所不攝，以無盡為盡，故無所不盡也。

王玄覽《玄珠錄》卷下 若因有始名無，有即在無內，有若在無內，有即自妨無，其無無由名。有若在無外，有即無由名，若無由得名有，無由亦名無，有無一時俱，有既相違，同處則不可。

空中無有物，無物無有見，空中既無物，無物無無見，云何苦破見，欲言於不見。有即一時有，有見有無見，無則一時無，無有有見有無見，見能覺知，為之有滅。然無既為之空，無境則無知，為非有；有境則起念，為非無。欲脩之者，莫令心住有，莫令心住空，莫令心離有，莫令心離空，莫令心住四，莫令心住一，莫令心不住，莫令住無心，於中無抑制，任之取自在，是則為正行。

【略】

無能消有，有能消無，有無雖相對，會以無為本；明闇雖相對，會以闇為本。

見無所見，既無所見，有何見？見有色即有住，無色有何住。

【略】

有法、無法，相因而生；有無法，和合而成；非有法、非無法，反之而有；非有無法，反合而名。

正性處之，實無所有，內外俱空，而法非無。無時無有，有無法從何名？有時無無，有有法從何生？二法不同處，云何和合成？若有有無法，可許非有非無成，有無既也破，非有非無破，二法既也破，云何和合名？出諸名相，而入真空，真空亦空，而非無也。

【略】

言空之時若有有，有不名空；言空之時若無有，有無空亦無，云何得名空？言有亦如此，有無是相因，有有則有無有分別空。有無是相違，無時無有有，有無無亦無無分別空。前後是相隨，前言有分別，後說無分別，在無分別時，有分別已謝，是則前謝後亦謝真實空。有無相因生，有有無亦有，無有有亦有，此名橫相因。各於有無中，是有是非有，是無是非無，此是豎相因。已上三法為三事，三事有分別，離此三事即是空，空即無分別。

【略】

即有始有無，此是前後之有無，即有是於無，此是同時之有無。

原題通玄先生《道體論·道體義》 問曰：有而不有有者，有何等有？而不有者，不有何不有？答曰：解有三種。一就寂靜體而辯，有者有其妙有，生成之主。故經云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論云：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非有者，非其穢累形質之有。一就混體而辯，有者其混體之有，而不有者，無物外之有。一解云：不有者，不有一物之有。

問曰：無而不無者何？答曰：解有二種。一就寂體，無者無質狀可取，而不無者無狀之狀，不同空無。一就混體，無者無其物外之物，而不無者，混物為體，故曰不無。

吳筠《玄綱論·同有無章第七》

夫道包億萬之數，而不為大，貫秋毫之末，而不為小，先虛無而不為始，後天地而不為終，昇積陽而不為明，淪重陰而不為晦。本無神也，虛極而神自生。本無氣也，神運而氣自化。氣本無質，凝委而成形。形本無情，動用而虧性。形成性動，去道彌

遠。故溺於生死，遷於陰陽，不能自持，非道存而亡之也。故道能自無而生於有，豈不能使有同於無乎？有同於無，則有不滅矣。故生我者道，滅我者情。苟忘其情，則全乎性，性全則形全，形全則氣全，氣全則神全，神全則道全，道全則神王，神王則氣靈，氣靈則形超，形超則性徹，性徹則返覆流通，與道爲一。可使有爲無，可使虛爲實。吾將與造物者爲儔，奚死生之能累乎。

又《以有契無章第三》 或問曰：道本無象，仙貴有形，以有契無，理難長久。曷若得性遺形者之妙乎？愚應之曰：夫道至虛極也，而含神運氣，自無而生有。故空洞杳冥者，大道無形之形也。天地日月者，大道有形之形也。以無係有，以有合無，故乾坤永存，而仙聖不滅。故生者，天地之大德也。所以見六合之廣，三光之明者，爲吾有形也。若一從淪化，而天地萬物盡非吾有，即死者人倫之荼毒也。是以鍊凡至於仙，鍊仙至於真，鍊真合乎妙，合妙同乎神，神與道合，即道爲我身。所以昇玉京，遊金闕，能有能無，不終不歿，何爲理難長久乎？若獨以得性爲妙，不知鍊形爲要者，所謂清靈善爽之鬼，何可與高仙爲比哉？

王道淵《道玄篇·虛無章第三五》 虛無生有相，有相而復載虛無。虛無者，心也，神也。有相者，形也，氣也。其心虛，其神舒，其形氣也有餘。其心昧，其神背，其形氣也自敗。是以聖人常心虛，而善養神氣者也。

動靜

綜述

王弼《道德真經註·一六章》 致虛極，守靜焉。言致虛物之極，篤守靜物之真正也。

萬物並作，

動作生長。

吾以觀復。

以虛靜觀其反復。凡有起於虛，動起於靜，故萬物雖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是物之極篤也。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各反其所始也。

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

歸根則靜，故曰靜。靜則復命，故曰復命也。復命則得性命之常，故曰常也。

嚴遵《道德真經指歸·得一章》（谷神子注） 因道而動，循一而行，道之至數，一之大方，變化由反，和纖爲常，起然於否，爲存於亡。天地生於太和，太和生於虛冥。虛冥至無也，太和始之而生。太和有之萌也，天地資之而始。

又《上士聞道章》 道之爲化也，始於無，終於末，存於不存，貸於不貸，動而萬物成，靜而天下遂也。善貸且成。

李榮《道德真經注》 道之靜也，無形無相。及其動也，生地生天。氣象從此而出，名之曰門。天地因之得生，號之曰根也。

又 大象無形，難可搏觸。聖人玄悟，了達虛無。故言微。微者，機也，無也。動而應物，機也。妙絕有名，無也。

又 致虛極，守靜焉。

其性靜而貞，其行清而遠。守之厚者，可得虛極之道。

萬物並作，

凡物常人不能守無爲，以安靜爲情之動作，去真以從僞，失本而逐末也。

吾以觀其復。

復，本也。凡人失本而逐末，離淳以入澆。聖人抑末而崇本，反澆以還朴也。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物，亦人也。根，亦本也。言人以一心攀緣萬境，其事非一，故曰芸芸。聖人皆勸以反本，故言各歸其根也。

歸根曰靜，

在末所以輪迴反本，寂然不動也。

靜曰復命。

近而爲語，強梁不得其死，名之中天。虛靜保其天年，是謂復命。遠而言之，動則有生有死，失於真性。靜則不死不生，復於慧命也。

又 夫爲人主者，靜與陰同德，其義無私，法地也。動與陽同波，其覆公正，法天也。清虛無爲，運行不滯，動皆合理，法道也。聖人無欲非存於有事，虛已理絕於經營任物，義歸於獨化，法自然也。

趙志堅《道德真經疏義》

動者，事業也。凡人以移故就新爲動。

爲道者捨未返本，是有道人之事業，故云道之動。身安心寂，不動也。捨有歸無，云動也。亦猶遠曰返先，既不去非遠也，爲無體名遠也。今亦不來非近也，爲身有之名返也，道無來往而有遠返之名，心安然亦有返動之義。內心虛靜，外行柔弱者，是返本之行。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古之善爲士章第一五》

孰能濁以靜

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御注曰：有道之士，即動而靜，時騁而要其宿；定而能應，至無而供其求。故靜之徐清，而物莫能濁；動之徐生，而物莫能安。《易》曰：來徐徐，徐者，安行而自適之意。至人之用心，非以靜止爲善，而有意於靜。非以生出爲功，而有爲於生也。因其固然，付之自爾，而無怵迫之情，遑遽之勞焉，故曰徐。靜之徐清，萬物無足以撓其心，故孰能濁？動之徐生，萬物無足以系其慮，故孰能安。安有止之意，爲物所係，則止矣，豈能應物而不傷？

臣義曰：靜者，非能動而之靜，而動未嘗不靜也。動者，非離靜而之動，而靜未嘗不動也。動靜兩得者，道在於事也，故古之事道者，其動也濁，而不離乎靜，故徐自清也，而物莫能濁。其靜也安，而未始不動，故徐自生也，而物莫能安。安有止意，止於物，則非所謂變動不居也。

又《致虛極章第一六》

致虛極，守靜篤。

御注曰：莫貴乎虛，莫善乎靜，虛靜者，萬物之本也。虛故足以受群實，靜故足以應群動。極者，衆會而有所至。篤者，力行而有所至。致虛而要其極，守靜而至於篤，則萬態雖雜，而吾心常微，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此之謂天樂，非體道者，不足以與此。

臣義曰：虛者，道之會。靜者，道之復。虛則不爲物累，故爲群實之

所寓。靜則不與物雜，故爲群動之所宗。惟虛與靜，故足以爲天地之鑑，萬物之照，而萬態萬變，無足以撓之者。極者，道之至中，而衆之所會也。篤者，道之勤行，而力之所至也。以一致虛，而至於極致之至也，以一守靜，而至於篤守之至也。致之未至，則實或妨道。守之未至，則動或違性。

【略】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臣義曰：芸芸者，動之華，形之所分也。歸根者，靜之至，命之所復也。萬物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故有命然後有生，有生斯有性，有性斯有情。情響於動，則流於物，流於物則徇末而傷本，逐物而失性，而命以故滅矣。夫惟形忘而不知其所生，心忘而不知其所起，觀復於並作之時，而理以窮矣。芸芸而各歸其根，而性已盡矣，理窮性盡，而返乎靜一，復乎至無，故曰復命。

又《絕聖棄智章第一九》

臣義曰：性本純素，動爲物染，則雜而

不一。性靜則純一無物，自見如此，故曰見素。

又《有物混成章第二五》

御注曰：歸根曰靜，靜而復命，故曰反。

道之中體，方名其大，則遍覆包含而無所殊易，所謂以言乎遠則不禦也。動者靜，作者息，則反復其道，不離於性，《易》所謂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也。

又《知其雄章第二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

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御注曰：雄以剛勝物，雌柔靜而已。聖人之智，知所以勝物矣，而自處於柔靜，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故爲天下谿。谿下而流水所赴焉，蓋不用壯而持之以謙，則德與性常合而不離，是謂全德，故曰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氣和而不暴，性醇而未散，嬰兒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臣義曰：雄以陽故動而剛，雌以陰故靜而柔，夫動則嚮於有爲，靜則本乎有守。動而不失其靜，故知其雄而動以時也。惟靜可以制動，故其守在雌，而不以剛勝。雌靜而下人，故爲群動之所歸，如彼谿者，納流資物，不見其乏，德至有常，一而不離，靜之至也，復歸於嬰兒者，德復同

於初矣。

又《反者道之動章第四〇》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

生於有，有生於無。

御注曰：天下之理，動靜相因，強弱相濟，夫物芸芸，各歸其根，則已往而返復乎至靜，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無非我，故曰反者道之動。【略】

臣義曰：道以虛靜爲正，故以動爲反，動離乎靜而復反乎靜，歸根反本也，道之動如此。

論說

王雱《南華真經拾遺》

靜者本也，動者末也。靜與物爲常，動與物爲應者聖人也。靜與物爲離，動與物爲構者衆人也。聖人利物，衆人物於物，知斯而已矣。孔子曰：君子學以致其道。莊周曰：道不可致。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莊周曰：德不可至。何也？曰：孔子言其人在，莊周言其在天。以其在天則自然之道奚由致，而自得之德奚由至。以其在人則深造之道不可致，何由得道？日新之德不至，何由得德？惟夫能致然後可以不致，惟夫能至然後可以不至。莊周之書，究性命之幽，合道德之散，將以去其昏昏而易之以昭昭，此歸根復命之說，剖斗折衡之言所以由是起矣。雖然，道於心而會於意，則道問而無應，又奚俟於言者歟。蓋無言者雖足以盡道之妙，而不言者無以明，故不得已而後起，感而後動，迫而後應。

佚名《洞真太上太霄琅書》卷四

師抱一，其迹有三，三迹隨世，世

有不同，不同雖多，略歸三品，一曰動靜，二曰心靜，三曰真靜。動靜者，建立館治，繕寫經圖，申明要教，宣暢玄風，來則訓之，勸而不苦，去則誨之，導而弗牽，退者時引，進者時抑，抑引取中，迴動還靜，反者道動，入靜根，守此能篤，利物濟身，明之者鮮，用戶牖之無也。心靜者，道德內充，行方布術，履世歷山，神仙遊集，救度衆生，託形凡庶，出入市朝，薄官易黜，潛化有心，觸之則色斯舉矣，會之則應感來儀，密受奇方，功

成身退，或出或處，測之者希，用埏埴之无也。真靜者，愛身保神，不滯不洿，秉法執中，不屈不折，匡世救時，唯嚴唯功，可濟則濟，不可則捨，適彼樂土，毗輔諸方，計日刻時，无虧无替，周歷四遠，帝君以下，至于兆庶，教之喻之，不憩不休，運昇乃已，人莫之知，用三十幅之无也。

司馬承禎《坐忘論·收心三》

夫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帥，靜則

生慧，動則成昏。欣迷幻境之中，唯言實是，甘宴有爲之內，誰悟虛非，心識顛癡，良由所託之地。且卜鄰而居，猶從改操，擇交而友，尚能致益，況身離生死之境，心居至道之中，能不捨彼乎，安不得此乎。所以學道之初，要須安坐，收心離境，住無所有。因住無所有，不著一物，自入虛無，心乃合道。經云：至道之中，寂無所有，神用無方，心體亦然。原其心體，以道爲本，但爲心神被染，蒙蔽漸深，流浪日久，遂與道隔。若淨除心垢，開識神本，名曰修道。無復流浪，與道冥合，安在道中，名曰歸根。守根不離，名曰靜定。靜定日久，病消命復，復而又續，自得知常。知則無所不明，常則無所變滅，出離生死，實由於此。是故法道安心，貴無所著。經云：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若執心住空，還是有所，非謂無所，凡住有所，則令心勞，既不合理，又反成病。但心不著物，又得不動，此是真定。正基用此爲定，心氣調和，久益輕爽，以此爲驗，則邪正可知矣。若心起皆滅，不簡是非，則永斷覺知，入於盲定。若任心所起，一無收制，則與凡夫元來不別。若唯斷善惡，心無指歸，肆意浮游，待自定者，徒自誤爾。若徧行諸事，言心無所染者，於言甚善，於行極非，真學之流，特宜誡此。今則息亂而不滅照，守靜而不著空，行之有常，自得真見。如有時事或法要有疑者，且任思量，令事得濟，所疑復悟，此亦生慧正根。悟已則止，必莫有思，思則以智害恬，爲子傷本。雖騁一時之後，終虧萬代之業。若煩邪亂想，隨覺則除，若聞毀譽之名，善惡等事，皆即撥去，莫將心受。受之則心滿，心滿則道無所居。所有聞見，如不聞見，則是非善惡不入於心。心不受外名曰虛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虛，道自來居。經云：人能虛心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內心既無所著，外行亦無所爲，非淨非穢，故毀譽無從生，非智非愚，故利害無由撓。實則順中爲常，權則與時消息，苟免諸累，是其智也。若非時非事，役思強爲者，自云不著，終

非真學。何耶？心法如眼也，纖毫入眼，眼則不安，小事開心，心必動亂，既有動病，難入定門。是故修道之要，急在除病，病若不除，終難得定。有如良田，荆棘未誅，雖下種子，嘉苗不茂。愛見思慮，是心荆棘，若不除翦，定慧不生。或身居富貴，或學備經史，言則慈儉，行則食殘，辯足以飾非，勢足以威物，得則名己，過則尤人，此病最深，雖學無益。所以然者，為自是故。然此心猶來依境，未慣獨立，乍無所託，難以自安，縱得暫安，還復散亂。隨起隨制，務令不動，久久調熟，自得安閑。無間晝夜，行住坐臥，及應事之時，常須作意安之。若心得定，即須安養，莫有惱觸，少得定分，即堪自樂，漸漸馴狎，惟益清遠。平生所愛，已嫌弊陋，況因定生慧，深達真假乎。且牛馬家畜也，放縱不收，猶自生梗，不受駕馭。鷹鷂野鳥也，為人羈絆，終日在手，自然調熟。況心之放逸，縱任不收，唯益羸疏，何能觀妙。經云：雖有拱壁，以先馴馬，不如坐進此道。夫法之妙用也，其在能行，不在能言，行之則斯言為當，不行則斯言如妄。又時人所學，貴難而賤易，若論法要，廣說虛無，思慮所莫能達，行用所莫能階者，則歎不可思議。而下風盡禮，如其信言不美，指事直說，聞則心解，言則可行者，此實不可思議，而人翻以為淺近，而輕忽不信。經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又有言火不熱，燈不照闇，稱為妙義。夫火以熱為用，燈以照闇為功。今則盛談火不熱，未嘗一時廢火，燈不照闇，必須終夜然燈。言行相違，理實無取，此即破相之言，而人反以為深玄之妙。雖惠子宏辯，莊生以為不堪。膚受之流，誰能斷簡，至學之士，庶不留心。

或曰：夫為大道者，在物而心不染，處動而神不亂，無事而不為，無時而不寂。今獨避事而取安，離動而求定，勞於控制，乃有動靜二心，滯於住守，是成取捨兩病。都未覺其外執，而謂道之階要，何其謬邪。答曰：總物而稱大，通物之謂道，在物而不染，處事而不亂，真為大矣，實為妙矣。然謂吾子之鑒有所未明，何耶？徒見貝錦之輝煥，未曉始抽之素絲，纔聞鳴鶴之冲天，詎識先資於穀食。蔽日之幹，起於毫末。神凝至聖，積習而成今。徒學語其聖德，而不知聖之所以德，可謂見卯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鵲炙。何其造次哉。故經云：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吳筠《宗玄先生玄綱論·超動靜章第六》 夫道至無，而生天地。天動也，而北辰不移，含氣不虧。地靜也，而東流不輟，興雲不竭。故靜者天地之心也，動者天地之氣也。心靜氣動，所以覆載而不極。是故通乎道者，雖翱翔宇宙之外，而心常寧。雖休息毫釐之內，而氣自運。故心不寧則無以同乎道，氣不運則無以存乎形，形存道同，天地之德也。是以動而不知其動者，超乎動者也。靜而不知其靜者，出乎靜者也。故超乎動者，陽不可得而推。出乎靜者，陰不可得而移。陰陽莫能變，而況於萬物乎。故不為物之所誘者，謂之至靜，至靜然後能契於至虛。虛極則明，明極則瑩，瑩極則微。微者，雖天地之廣，萬物之殷，而不能逃於方寸之鑒矣。

牧常晁《玄宗直指萬法同歸·陰陽以靜為主說》 陽動陰靜，陽清陰濁，世所共知。至以靜為主，則世不知之矣。夫太極之體本乎靜，其動者依乎靜，然後而動，非先以之靜，故不能繼之以動。三才之道，是以靜者為動者之主矣。況靜而生性，動而生炁，靜而生仁，動而生智，天下之事莫不由動之所以生也。今謂陽動其所本必靜，陰濁其所本必清。靜為動之體，動為靜之用也。由此觀之，靜者逸而動者勞，靜者尊而動者卑。苟非靜，何以一天下之動也。非清，無以明天下之濁。故聖人取至靜以為道，非賤陽而貴陰也，取乎太極之始也。夫天雖動，而有動中之靜。地雖靜，而有靜中之動。天非靜，故不能應萬物之情，地非動，故不能發萬物之生。故乾之中陰為離，日象也。坤之中陽為坎，月象也。是陽必以靜為體，陰必以動為基也。天體靜所以剛而愈健，地體動所以生而不息。故天地常應常靜之妙也。陽動陰靜，天地之正體也。陽清陰濁，天地之正形也。陽剛陰柔，天地之正理也。陽尊陰卑，天地之正位也。一起一伏，陰陽之升降也。一住一來，陰陽之代謝也。一晝一夜，陰陽之明晦也。一寒一暑，陰陽之推遷也。至於充塞兩間之不變，周游六虛之不移，窮之不見其終，推之不見其始，寂然不動，靜體本然者，此又非陰陽之形，寒暑之炁可以測也。

李道純《全真集玄秘要》 所謂靜者，非不動，若以不動為靜，土石皆可聖也。《通書》云：動無靜物也。是謂動中之靜，真靜也。立冬後閉塞而成冬，謂靜也。日月星辰運行而不息，謂之不動可乎？冬至日閉

關，示民以靜待動也。是動中有靜，靜中有動，變化之機也。靜極而動，天心可見矣。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是知萬物之本，莫貴乎靜，靜而又靜，神得其正，理所以窮，性所以盡，以至於命，超凡越聖。老子所謂清靜為天下正。《大學》云：定而後靜，人生以靜者，天性也。若復有人以靜立基，向平常踐履處，攝動心、除妄情、息正炁、養元精，自然於寂然不動中，感通於萬物也。怎麼則靜亦靜，動亦靜，動而應物，其體常靜，是謂真靜。真靜久久則明妙，明妙而後瑩徹，瑩徹而後靈通。瑩徹靈通，十方無礙，是謂至清靜也。心清靜，則身清靜定矣。一身清靜，則多身清靜；多身清靜，則山河大地一切清靜。

又《中和集·動靜說》 太上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此言靜極而動也。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此言動極而復靜也。又云：復命曰常。此言靜一動，動一靜，道之常也。苟以動為動，靜為靜，物之常也。先賢云：靜而動，動而靜，神也；動無靜，靜無動，物也。其斯之謂歟。是知保身心之要，無出乎動靜也。學道底人收拾身心，致虛之極，守靜之篤，則能觀復。《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復之為卦，自坤而復，自靜而動也。五陰至靜，一陽動於下，是謂復也。非靜極而動乎。觀復則知化，知化則不化，不化則復歸其根也。歸根曰靜，是謂復命，非動而復靜乎。《易·繫》云：闔戶之謂坤，闔戶之謂乾，一闔一闢之謂變，往來不窮之謂通。一闔一闢，一動一靜也。往來不窮，動靜不已也。互動互靜，機緘不已，運化生成，是謂之變。推而行之，應變無窮，是謂之通。太上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此言虛靈不昧，則動靜之機不可揜也。又云：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即乾陽坤陰，一闔一闢而成變化也。又云：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即往來不窮之謂通也。天根闔闢，猶人之呼吸也。呼則接天根，是謂闔也；吸則接地根，是謂闢也。呼則龍吟雲起，吸則虎嘯風生，是謂變也。風雲際會，龍虎相交，動靜相因，顯微無間，是謂通也。予所謂呼吸者，非口鼻也，真息綿綿，往來不息之謂也。苟泥於口鼻而為玄牝，又焉能盡天地鼓舞之神哉。知天地變動、神之所為者，是名上士。達是理者，則知乾道健而不息，即我之心動而無為，工夫不息也。坤道厚德載物，即我之身靜而應物，用之無盡也。心法天故清，身法地故靜，常清常靜，則天地闔闢之

機，我之所維也。經云：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正謂此也。經間菴輩，叩予保身心之要，予以動靜告之。蓋欲使其收拾身心，效天法地之功用也。夫保身在調變，保心在檢攝。調變貴乎動，檢攝貴乎靜。一動象天，一靜象地，身心俱靜，天地合也。至靜之極，則自然真機妙應，非常之動也。只這動之機關，是天心也。天心既見，玄關透也。玄關既透，藥物在此矣，鼎爐在此矣，火候在此矣。三元八卦、四象五行，種種運用，悉具其中矣。工夫至此，身心混合，動靜相須，天地闔闢之機，盡在我也。至於心歸虛寂，身入無為，動靜俱忘，精凝氣化也。到這裏精自然化氣，氣自然化神，神自然化虛，與太虛混而為一，是謂返本還元也。咦，長生久視之道，至是盡矣。

雜 錄

《周易參同契》（長生陰真人註） 坎離匡郭，運轂正軸。

坎為水，離為火。火性常動，水性常靜，靜以比軸，動以比轂。言坎

離二氣，含受匡郭，運轉以轂軸。【略】

日辰為期度，動靜有早晚。

辰謂十二時，每辰至一月十五日，受一氣乃有小變易。每受一氣，則一變焉。一年二十四氣，萬物大成。金水受氣成形，形亦如之矣。日行遲，一日行一度；月行疾，一日行十三度。日則一歲一周天，月則一月一周天。金象日，水象月，轉之遲速，取此喻焉。測此度數，而知運轉之期候。候此動靜，而知凝結之早晚。動靜謂水火，早晚言文武也。

【略】

動則循卦節，靜則象《彖辭》。

《震》卦，動也。《復》卦，靜也。火炎而動，順其卦也。水流而靜，象其辭也。《復·彖辭》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以靜，無為之謂也。

【略】

動靜有常，奉其繩墨。

火動水靜，以順陰陽，不移如繩墨之准的。

四時順宜，與氣相得。

水火之氣，以順四時。

侯善淵《上清太玄九陽圖·太玄動靜之圖》 道之無心，寂然不動。

默而玄之，靜也。神之有應，感而遂通，渙然妙之，動也。一動一靜，可成真道矣。頌曰：

劈碎荆山尋玉，擘開世網搜玄。

兩點清光瑩徹，一輪紅日當天。

天道靜也

一動一靜



元神動也

可成眞道

杜光庭《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

清者，天也，正陽之炁上騰爲天。濁者，地也，正陰之炁下結爲地。夫者，發語之詞也。夫道能清能濁，能動能靜，以至大道無測，常名清濁動靜，皆爲至道之用。凡曰學道之士，若能明動靜之炁，安其位，則至道自來歸之。動靜合宜，故爲正色也。此四句與前三句俱明清濁、動靜之理。並後二句，共成一章，以契至道尊卑之位、本末之由。於三段之中，第二段明男女清濁之用、動靜之機。

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

《列子》曰：天積炁爾，地積塊爾。天地相連，終不相離。自地以上皆是天也。有諸天諸地，其名不一。四面八天，上有三十二天、三十二帝，皆清炁也。下有九地，九地之下謂之風水。風水之下，冥冥不測。自九地之上，上至諸天，皆出混元之圖也。《上清經》云：諸方各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重天，天地之數亦然。此乃以彰至道之尊，大無不包，細無不納也。男者，陽也；女者，陰也。夫人在於母腹之中受胎之日，皆稟天地陰陽之炁，以成其形，稟天地純陽之炁者，以成其男。十月之中，常在母左腋下者，男也。稟天地純陰之炁者，以成其女。十月之中，常在母右腋下者，女也。女之水性，極陰之炁，故爲靜也。男之火性，極陽之

炁，故爲動也。動者飛昇，上應於天。靜者濁滯，下應於地。故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男尊女卑，陰陽分矣。故曰男動女靜。

動寂

綜述

成玄英《老子道德經義疏·天下皆知章第二》 處無爲之事，言聖人寂而動，動而寂。寂而動，無爲而能涉事。動而寂，處世不廢無爲。斯乃無爲即爲，爲即無爲。豈有市朝山谷之殊，拱默當塗之隔耶？故言處無爲之事也。

又《古之章第一五》 濁以靜之徐清，徐，緩也。雖復處有欲之中，同事利物，而在染不染。心恒安靜開放而清虛也。前則雖清而能混濁，此則處濁不廢清閒。明動而寂也。安以動之徐生。

雖復安靜，即靜而動。雖復應物而動，心恒開放而生化群品也。明寂而動也。

又《致虛極章第一六》 致虛極，守靜篤。

致，得也。虛極，道果也。篤，中也。言人欲得虛玄極妙之果者，須靜心守一中之道，則可得也。

第二勸令返本還原，歸根復命。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作，動用也。言一切衆生，並皆云爲取捨，貪逐前境。以老君聖知觀之，悉復在妙本，雖動而寂也。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芸芸，衆多貌也。言衆生所以不能同於聖人，雖動不動，用而無心者，只爲芸芸馳競不息也。若能返本歸根，即同於聖照。此勸之也。歸根曰靜。

但能返本還源，馳競之心自息。
靜曰復命。

命者，真性惠命也。既屏息囂塵，心神凝寂，故復於真性，反於惠命。
復命曰常，

反於性命，凝然湛然，不復生死，因之曰常。

又《道常無爲章第三七》 第一結道宗，明寂而常動。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凝常之道，寂爾無爲，從體起用，應物施化，故曰而無不爲。前句是本，後句是迹。此明本迹迹本、寂動動寂之義也。

又《不出戶章第四七》 第三重結虛照之人寂而能動。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不行者，心不緣歷前境。而知者，能體知諸法實相，必竟空寂。譬懸鏡高堂，物來斯照，照而無心也。故《莊子》云：聖人不由心，而照之於天矣。此一句解不出戶知天下。

不見而名，

不見者，了知諸法虛幻，無可見之物也。而名者，能正名百物，垂迹顯教也。不見而名，不應而應，名而不見，應而不應也。此一句解不窺牖見天道也。
不爲而成。

不爲者，凝神寂泊，妙絕於有爲也。而成者，能施化群品，成就學人。此明寂而動也。

又《治大國章第六〇》 治身者攝動歸寂，以成己行，從寂起動，以應蒼生，動不乖寂，故無傷害，所以內外兩行交歸於己也。既即動即寂，何所攝耶？

李榮《道德真經注》 超有物而歸無物，無物亦無色，視聽而契希夷，希夷還寂，恐迷塗之未悟，但執無形，示失路之有歸。更開有象無狀之狀，此乃從體起用，無物之象，斯爲息應還真。息應還真，攝迹歸本也。從體起用，自寂之動也。自寂之動，語其無也，俄然而有。攝迹歸本，言其有也，忽爾而無。忽爾而無，無非定無，恍然而有，有非定有。

有無恍惚，無能名焉。

論 說

王玄覽《玄珠錄》卷上 大道師玄寂，其有息心者，此處名爲寂，其有不息者，此處名非寂。明知一處中，有寂有不寂，其有起心者，是寂是不寂，其有不起者，無寂無不寂。如此四句，大道在其中。又曰：有爲動，無爲寂，要搖始動，不搖自寂，只於動處寂，只於寂處動，只將動動於寂，只將寂寂於動。動寂雖異，正性止一，正性雖一，不關動寂。動寂雖二，正性不關，亦如泥印矣。若將寂心以至動，雖動心常寂。若將動心至寂，雖寂而常動。常有定故破其先，常有先故破其定。違則交相隱顯，合則定慧二俱。

【略】

共時亦不動，不共亦不寂，動寂無二相，亦復非是一。一本無我，合業爲我，我本無心，合生爲心。心本無知，合境爲知，合時既無外人，有者並悉是空。空則無我、無生、無心、無識，既無所有，誰當受生滅者哉？

孟安排《道教義樞》卷一〇《動寂義第三四》 義曰：動寂者，道應萬方，神凝一理，名生於本跡，事出乎假真，爰開動寂之談，方申體用之義，此其致也。

釋曰：動以應動爲義，故無所不動；寂以本寂爲義，故無所不寂。無所不寂，寂復寂動；無所不動，動復動寂。由此而言，義通四句。一、動寂句者，即含兩義：一者由跡顯本，本之言寂，即是動寂。二者攝跡歸本，亦名動寂。經云：今當反神，還乎無爲湛寂，常恒不動之處。二、寂動句者，亦含二義：一者由本乘跡之言，動即是寂動。二者從本起跡，亦名寂動。三、動動句者，即是動而又動，從跡起跡，分身化身，即是其義。四、寂寂句者，即是寂而又寂，非跡本寂，寂至無宗。又動寂體用者，舊云四絕忘理，衆生迷之，故入生死，聖人體之，故與冥一。所冥之理既寂，能冥之智亦寂也。但初發道意，誓度衆生，不負宿心，所以化行。行之爲用，要在形聲，故應入生死，形極物聲。本無形聲，所以爲

寂；跡有形聲，所以爲動。至論尚自無動無寂，豈得有形有聲？既以無動無寂而分動寂，亦以無體無用而開體用。故以不寂之寂爲體，不動之動爲用。若言體用並爲用，非體非用，始爲體者，亦動寂並爲動，非動非寂，始爲寂耳。徐法師云：動之與寂，具有六義：一寂然不動，二動而不寂，三即寂即動，四即動即寂，五寂而能動，六動而能寂。理妙難求，請爲之論。寂而不動，若嵩山盤峙，不改於地，北辰寬極，自處乎天。動而不寂，天行西轉，健而不息，水流東趨，逝而莫止。即寂即動者，若臨水看月，光逐波搖，驚迴觀嶽，山從眼轉。即動即寂者，若乾行不息，畢昂常如其度，後流未已，淮海無道其源。寂而能動者，如懸石比竹，直置寂然，吹擊成音，乃爲生動。動而能寂者，如吹息韻停，樂止音謝也。今謂若虛壞假設，其義可安，若執滯定言，未爲通理也。

陰陽

綜述

成玄英《老子道德經義疏·道生章第四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一，元氣也。二，陰陽也。三，天地人也。萬物，一切有識無情也。言至道妙本，體絕形名，從本降迹，肇生元氣。又從元氣，變生陰陽。於是陽氣清浮，昇而爲天；陰氣沈濁，降而爲地。二氣昇降，和氣爲人。有三才，次生萬物。欲明道能善貸，次第列之。萬物負陰而抱陽，

負，背也。抱，向也。陽，生也。陰，死也。言一切萬物，有識無情，莫不背陰向陽，好生惡死。然惡死不遂免死，好生未嘗得生。聖人感之，故此下爲說長生之術也。

李榮《道德真經注》 陰陽二氣，遞相爲用。陽氣躁而熱，陰氣靜而寒。陽氣盛則靜勝而躁劣。此則氣序遷移，平爲勝劣。

趙志堅《道德真經義疏·昔之章第二》 昔之得一者，一元氣道之始生者也。古昔天地萬物，同得一氣，而有生成，此句總說生由下別陳得一。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一氣分爲陰陽，陽氣清上澄爲天，天得一中之清氣而爲天，故清明也。陰氣濁下凝爲地，地得一中之濁氣而爲地，故安寧也。

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

一氣之中有非陰非陽者，名曰和。陰陽既判，和之陰多者爲鬼神，及山川之精，神鬼等爲得一，精靈應用而不窮，川谷流溢而不竭，川谷精靈亦如人之有神也。

又《道生章第五》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道至無也，一妙有也。至無不無，能生於一。道是一體，一是道氣。

氣因體生，故云道生一。道雖生一，還在一中，神用資通，羸妙異耳。一外本道，元無虧減。一者，元氣也，亦曰太和。以數言之謂之一，以德言之謂之和。爲氣之始復云元。氣妙有不有，無色無聲，不有而有，能生於二。二者羸氣謂陰陽也。且一之爲物也，從無涉有，至微不至，理殊空寂，不得言無，器象未形，不可言有，包含萬象，混在其中，有神用能清能濁，清氣爲陽，濁氣爲陰，陰陽同出，故云生二。陰陽分判，一布二事，二外本一，全然若舊。二又生三，三者形質已具，謂天地人也。純陽清而爲天，純陰濁而爲地，和氣爲人。和者一氣兼陰陽之妙，三合爲和。若以和清濁而爲天地人者，此便以三生三。今言二生三，生爲和，是一氣布在二中，故唯言二。亦猶道遍三才，直以天地人爲三，不可兼道爲四。其天地人各懷陰陽和三氣備足，然天地人外，陰陽和本氣亦無耗損，其天地陰陽萬物，若無和氣不能自立，況能生物乎。已上從無適有，自妙向羸，謂之生非如今日以形相生也。其人始生而得和清濁二氣，虛凝聚結，化生成形，其神識即和道之精秀，與天地同受氣而生。故《西昇經》云：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根本是也。三生萬物者，天地生萬物，人又生人，兼長養之，萬物咸得遂性。自此之後，皆是陰陽交感，以形相生，故云三生萬物也。下五句二。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負，背也。抱，向也。冲，中也。人以背後爲陰，故言負。心前爲陽，故言抱。和氣在中，通貫陰陽，調和腑臟然後形神全具，故云冲氣以爲和。草木從地而生，向天而長，同是負陰抱陽，等有和氣，但無識異耳。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一四《視之不見章第一四》 義曰：

其爲明也，必皦然在上，謂積陽也。其爲暗也，必昧然在下，謂積陰也。陰陽有定分，明昧有定相，是則有形有質，皆有定方也。惟夫大道處於上，不皦然而明，道非陽也；處於下不昧然而暗，道非陰也。故曰非陰非陽，而能陰能陽，不可以定相睹，不可以定分求。天得道而能清，是能上也。地得道而能寧，是能下也。陽得道而能動，是能明也。陰得道而能靜，是能昧也。

又卷三七《道生之章第五一》 義曰：萬物之生也，道德稟之以氣，乾坤稟之以形。氣稟道德之功，形資天地之化，因寒暑之運，假陰陽之資，以生以成，以終以始。生成終始，斯謂勢乎？乾知太始者，始，初也。乾是天，爲陽氣，萬物初得天陽之氣而生。坤作成物者，坤是地，爲陰氣，萬物得地陰氣而形。既分動植形位，然賴寒暑之氣以成其功。然生化之本，皆本於道，豈天地寒暑能生化哉？

嚴遵《道德真經指歸·以正治國章》（谷神子注） 道德之情，正信爲常，變化動靜，一有一亡。覆載天地，經緯陰陽。紀綱日月，育養群生，逆之者死，順之者昌。故天地之道，一陰一陽，陽氣主德，陰氣主刑，刑德相反，和在中央。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終而復始，廢而又興。陽終反陰，陰終反陽，陰陽相反，以至無窮。

又《治大國章》 是故鬼神治陰，聖人治陽，治陰者殺偶，治陽者殺奇。虛無清靜，鬼神養之；纖微寡鮮，鬼神輔之；盛壯有餘，鬼神害之；盈滿亢極，鬼神殺之。不屬其類，聖人奉之；忠信順善，聖人與之；雄俊豪特，聖人察之；作變生奇，聖人殺之。故動於陰者，鬼神周之；動於陽者，聖人制之。唯無所爲者，莫能敗之。聖人在上，奇不得起，詐不得生，故鬼以其神養物於陰，聖人以其道養物於陽。福因陰始，德因陽終，鬼神降春澤，聖人流其恩，交歸萬物，若性自然，流道沉德，洽和同真。所謂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也。

又《勇敢章》 夫天地之道，一陰一陽，分爲四時，離爲五行，流爲萬物，精爲三光。陽氣主德，陰氣主刑，覆載群類，含吐異方，玄默無私，正直以公。

又《天之道章》 天地未始，陰陽未萌，寒暑未兆，明晦未形，有物參立，一濁一清，清上濁下，和在中央。三者俱起，天地以成，陰陽以交，而萬物以生。失之者敗，得之者榮。夫和之於物也，剛而不折，柔而不卷，在天爲繩，在地爲準，在陽爲規，在陰爲矩，不行不止，不與不取，物以柔弱，氣以堅強，動無不制，靜無不與。故和者，道德之用，神明之輔，天地之制，群生所處，萬方之要，自然之府，百祥之門，萬福之戶也。故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天下以之，日夜不釋，莫之能睹。夫何故哉？以其生物微而成事妙也。是以天地之道，不利不害，無爲是守，大通和正，順物深厚，不虛一物，不主一所，各正性命，物自然矣。故盛者自毀，張者自弛，隱者自彰，微者自顯，不足者益，有餘者損，存者自亡，生者自死，是非自反，吉凶自取。損不可逃，益不可距，禍無常留，福無常處，各受一分，不得兼有。故鱗者無毛，毛者無羽，鰕者無牙，角者無齒，見於晝者滅於夜，得於前者失於後，再便重利，未之嘗有。事不並興，利不兩來。不大不小，固一不變，已中其憫，不可得解。是以日中而昃，月滿而缺，四時變化，一消一息。高山之下，必有深谷；大泉之流，必有激波。燦金湯石，存于凝冰，裂地之端，陰陽所成。此天之道陰極而陽，陽極而陰。

《太平經》卷三六《事死不得過生法第四六》 人生，象天屬天也。人死，象地屬地也，天，父也。地，母也，事母不得過父。生人，陽也。死人，陰也。事陰不得過陽。陽，君也。陰，臣也。事臣不得過君。事陰反過陽，則致逆氣；事小過則致小逆，大過則致大逆，名爲逆氣，名爲逆政。其害使陰氣勝陽，下欺其上，鬼神邪物大興，共乘人道，多晝行不避人也。【略】又生人，乃陽也。鬼神，迺陰也。生人屬晝，死人屬夜，子欲知其大深放經三六·八上·一·一*此。若晝大興長則致夜短，夜興長則致晝短，陽興則勝其陰，陰伏不敢妄見，則鬼神藏矣。陰興則勝其陽，陽伏，故鬼神得晝見也。夫生人，與日俱也；奸鬼物，與星俱也。日者，陽也。星者，陰也。是故日見則星逃，星見則日入。故陰勝則鬼物共爲害甚。

深，不可名字也。迺名為興陰，反衰陽也。

又卷五六至六四《闕題》 元氣，陽也，主生；自然而化，陰也，主養凡物。太陽主生也，地陰主養也。日與晝，陽也，主生；月星夜，陰也，主養。春夏，陽也，主生；秋冬，陰也，主養。甲丙戊庚壬，陽也，主生；乙丁己辛癸，陰也，主養。子寅辰午申戌，陽也，主生；丑卯巳未酉亥，陰也，主養。亦諸九，陽也，主生；諸六，陰也，主養。男子，陽也，主生；女子，陰也，主養萬物。雄，陽也，主生；雌，陰也，主養。君，陽也，主生；臣，陰也，主養。天下凡事，皆一陰一陽，乃能相生，乃能相養。一陽不施生，一陰並虛空，無可養也；一陰不受化，一陽無可施生統也。陽氣一統絕滅不通，為天大怨也。一陰不受化，不能生出，為大咎。天怨者，陽不好施，無所生，反好殺傷其生也。地所咎，在陰不好受化，而無所出養長，而咎人，反傷其養長也。天不以時雨，為惡凶天也；地不以生養萬物，為惡凶地也。男不以施生為斷天統，女不以受化為斷地統。陰陽之道，絕滅無後，為大凶。

又卷六九《天識支干相配法第一〇五》 天之格分也，陽者為天、為男、為君、為父、為長、為師，陰者為地、為女、為臣、為子、為民、為母。故東南者為陽，西北者為陰。真人欲知天識審實，從天地開闢以來，諸縱令兵武備，使王縱酒，使王從女政，大從其言，使其王，少陰太陰與地屬西北。從是令者，後皆亂而有凶害。仁柔道德賢明聖人悉屬東南，屬於陽，屬於天。從是言者後悉理。願聞夫賢聖何以屬東南方也？火之精為心，心為聖，木之精為仁，故象在東也。東南者養長諸物，賢聖柔明亦養諸物，不傷之也。故夫聖賢柔明為性，悉仁而明，仁者象木，明者象火，故悉在東南也。善哉善哉！見天師之言，已大解矣。又天識格法，東南為天斗綱斗所指，推四時，皆王受命。西北屬地，為斗魁，所繫者死絕氣，故少陰太陰土使得王，勝其陽者，名為反天地，故多致亂也。真人知之耶？唯唯。愚生數人，緣天師哀之，為其說天識訣。願問事，一言之。今南方為陽，易反得巽離坤，北方為陰，易反得乾坎艮。善乎！子之難也。睹天微意，然易者，迺本天地陰陽微氣，以元氣為初。故南方極陽生陰，故記其陰；北方極陰生陽，故記其陽；微氣者，未能王持事也。故易初九子，為潛龍勿用，未可以王持事也，故勿用也。此者，但以元氣之

端首耳。善哉善哉！行，真人已解矣。今吾所記天識，乃記天大部，能王持天政氣，為天下綱紀者也。真人知之耶？唯唯。今吾所言，正天下人君所當按之以為治法也。子之所問，正氣之端首也。今真人見吾言，或疑也，為諸真人具說天地八界。唯唯。日之界者，以日出於卯，入於酉，以南為陽，北為陰。天門地戶界者，以巽初生東南角，乾初生西北角，以東北為陽，以西南為陰。子初九、午初六以東為陽，西為陰。立春於東北角，立秋於西北角，以東南為陽，西北為陰。此名為天地八界，分別陰陽位。

又卷一一七《天樂得善人文付火君訣第二〇七》 天雖上行無極，亦自有陰陽，兩兩為合。今地下亦自有合乎？然，地亦自下行何極，亦自有陰陽，兩兩為合。如是一陰一陽，上下無窮，傍行無竟。大道以是為性，天法以是為常，皆以一陰一陽為喉衿，今此乃太靈自然之術也。

又《太平經佚文》 天失陰陽則亂其道，地失陰陽則亂其財，人失陰陽則絕其後，君臣失陰陽則其道不理，五行四時失陰陽則為災。今天垂象為人法，故當承順之也。（後漢書·襄楷傳）注

《淮南鴻烈解·天文訓》（高誘注） 天地未形，馮馮翼翼，洞洞濶濶，故曰太昭。馮翼翼濶，無形之貌。洞濶挺捫之捫，濶讀以鐵頭斫地之鐫也。道始于虛霤，虛霤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漢垠。宇，四方上下也。宙，往古來今也。將成天地之貌也。漢垠，重安之貌也。清陽者薄靡而為天，薄靡者，若埃飛揚之貌。重濁者凝滯而為地。清妙之合專一作專。易，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襲精為陰陽，襲，合也。精，氣也。陰陽之專精為四時，四時之散精為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積陰之寒氣者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日月之淫為精者，為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

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共工，官名，伯於慮義神農之間。其後子孫任智刑以強，故與顓頊、黃帝之孫爭位。不周山在西北也。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傾，高也。《原道》言：地東南傾。傾，下也。此先言傾西北，明其高也。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

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

陰化。

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天地之含氣，和者爲雨。陰陽相薄，感而爲雷，薄，迫也。感，動也。激而爲霆，亂而爲霧。陽氣勝則散而爲雨露，散，霧散也。陰氣勝則凝而爲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群獸除，除，冬毛微墮也。日至而麋鹿解。日冬至麋角解。日夏至鹿角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羸醅臙。宗，本也。減，少也。臙肉不滿，言應陰氣也。臙讀若物醃炒之醃也。

杜光庭《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太上再分大道，以混元一炁而包裹天地，蹙蹙陰陽，天主輕清則陽生，陽生則主動；地主重濁而陰生，陰生則主靜。如此陰陽，因動靜而交感，交感則元精降，元精降則萬物生。《易》曰：天地氤氲，萬物化淳。此之謂男清女濁，男動女靜。修真之士，若能運腎中真水爲嬰兒，心中真火爲姤女，使其真火下降，真水上昇，此萬神長守而不散。萬神不散，長生久視，此之謂男清女濁、男動女靜。文中子曰：天陽地陰，謂之陰陽，交而生萬物。

王元澤《南華真經新傳·田子方篇》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生於陰陽，陰陽分而道著然。獨陰不可成，而獨陽不可生，必在交通而然後萬物生成矣。故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夫天陽也，地陰也，肅肅出乎天，赫赫出乎地，見陰陽交通之道也。

《通玄真經》（默希子注） 陰難陽，萬物昌；陽復陰，萬物湛。物昌无不瞻也，物湛無不樂也，物樂則无不治矣。陰害物，陽自屈，陰進陽退，小人在位也。陽氣動，萬物緩而得其所，是以聖人順陽道。夫順物者物亦順之，逆物者物亦逆之，故不失物之情性。洿音烏。澤盈，萬物節成；洿澤枯，萬物芻。故雨澤不行，天下荒亡，陽上而復下，故爲萬物主。不長有，故能終而復始，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能長久，故爲天下母。聖人順天

之道，无爲長久，逆物之情，有位莫守。陽氣畜而後能施，陰氣積而後能化，

未有不畜積而後能化者也。故聖人慎所積。積德來慶，積惡致亡。陽滅陰，萬物肥；陰滅陽，萬物衰。故王公尚陽道則萬物昌，尚陰道則天下亡。陽者，正也，生也，故物肥。肥者則昌；陰者邪也，死也，故物衰。衰者即亡。陽不下陰，則萬物不成，君不下臣，德化不行，故君下臣則聰明，不下臣則闇聾。君非至聖，不能下臣，臣非至賢，不能弼君。虞舜屈伯成，文王師尚父，可謂聰明。日出於地，萬物蕃息，王公居民上，以明道德，日入於地，萬物休息，小人居民，上萬物逃匿。謂陽不下陰，則萬物不昌；君不下臣，則萬物藏也。雷之動也，萬物啓，雨之潤也，萬物解，大人施行，有似於此。陰陽之動有常節，大人之動不極物。大人之盛也，如春之雷。其發令也，如暄之風。皆聾和氣順，故不極物。雷動地，萬物緩，風搖樹，草木敗。大人去惡就善，民不遠徙，故民有去就也，去尤甚，就少愈。且大人有善，百姓交歸。若太王之去邠，何遠哉？風不動，火不出，大人不言，小人无述。火之出也，必待薪，大人之言，必有信。有信而真，何往不成？火出而薪傳，言發而信行。故知大人之言，其行也往而不追，其信也有若四時。河水深，壞在山，丘陵高，下入淵，陽氣盛，變爲陰，陰氣盛，變爲陽，故欲不可盈，樂不可極。天之道神高舉下，唯節欲全和，以順天理，不使至極。忿无惡言，怒无作色，是謂計得。雖忿怒未忘，而惡言悻色。不形於外，是計得於中，鎮之以道也。火上炎，水下流，聖人之道，以類相求，聖人依。音依。陽天下和同，依陰天下溺沉。依陽者，親忠良，故和同。依陰者，親姦佞，故沉溺。

王道淵《道玄篇·妙用章第五》 天地爲陰陽之形具，陰陽爲天地之化機。陽奇陰偶，陰實陽資，一昇一降，二者不離。故萬物有配合，各從其類推。是故男動女靜，則天地之情可察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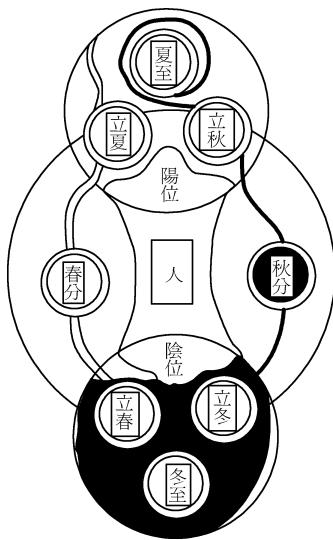
李道純《全真集玄秘要》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者太極之變也。太極未判，動靜之理已存；二炁肇分，動靜之機始發。太極動而生陽，太極變動也。動而復靜，陽變陰也。靜而生陰，靜而復動，陰變陽也。互爲其根者，陰錯陽而陽錯陰也。一動一靜，分陰分陽，清升濁淪，二炁判矣。清而升者曰天，濁而降者曰地。天動地靜，二炁運行，變化之迹，不可揜也。老子云：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此謂玄

牝闔，而生天生地，玄牝即陰陽動靜之機也。反窮諸己，則知虛化神。有神則有感，神感動而生炁，即動而生陽也。炁聚而生精，即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也。精化而有形，即靜極而復動也。靜炁相生，性命立，身心判矣。炁運乎心，天道所以行也。精主乎身，地道所以立也。是知身心即兩儀也。

蕭道存撰施肩吾傳《修真太極混元圖》

天地陰陽升降之圖



《靈寶真一經》云：天如覆盆，陽到難昇，積陽生陰。所以生陰者，以陽自地中，暗負真陰而上升故也。地如盤石，陰到難入，積陰生陽。所以生陽者，以陰自天，暗包真陽而下降故也。陰極陽生，陽極陰生，陰陽逆生，而天地之道反立故也。

王損之《玄珠心鏡注·守一詩》

守一之元，凝思於絳官之內，必資陰陽二氣和平，妙而淑美。淑美之極，神凝於真。方將欲凝之時，陽和之氣照燭一身之內，猶如燈燭朗明，了然无物，然後純陰之氣稍稍冥滅，陽和之光，當彼冥時天光暫時消盡，身中冥冥然，其黑之狀狀類若漆。老君告文始先生曰：知白見黑急坐守。又云：知白守黑，神明自凝。當黑之時，委身卧於牀枕之上，如暫死耳。此是純陰共和合陽不獨顯分也。當此黑時，始可名為內不知有身，外不分天地，是身心俱與天道冥合也。當冥合之時，仙司嚴勅，里域靈官潛衛守黑者身，百邪莫敢干犯。故曰：不見不死不生，不斷不成，投身死地而後長生，致身亡地而後長存。故曰：神仙凝形必資陰氣而結也，以其純陽，陽氣不能生物故也。亦如男不能生

子，必資胎於女腹而生也。夫神仙之道法陰陽二氣，二氣和淑，淑美之極，元神冥於寂默之中，感而遂生，凝神之時，純陽元和煉盡前身即後來妙色，真如法身而自凝耳，正是化冥冥於真一之元也。

論說

吳筠《玄綱論·天稟章第四》 夫道本無動靜，而陰陽生焉。氣本無清濁，而天地形焉。純陽赫赫在乎上，九天之上無陰也。純陰冥冥處乎下，九地之下無陽也。陰陽混蒸而生萬有，生萬有者，正在天地之間矣。故氣象變通，晦明有類，陽以明而正，其粹為真靈，陰以晦而邪，其精為魔魅。故稟陽靈生者為睿哲，資陰魅育者為頑兇。睿哲惠和，陽好生也。頑兇悖戾，陰好殺也。或善或否，二氣均合而生中人。三者各有所稟，而教安施乎。教之所施，為中人爾。何者？睿哲不教而自知，頑兇雖教而不移，此皆受陰陽之純氣者也。亦猶火可滅，不能使之寒。冰可消，不能使之熱。理固然矣。夫中人為善則和氣應，為不善則害氣集。故積善有餘慶，積惡有餘殃，有慶有殃，教於是立。

又《陽勝則仙章第二》 陽與陰並，而人乃生，魂為陽神，魄為陰靈，結胎運氣，育體構形，然勢不俱全，全則各返其本。故陰勝則陽竭而死，陽勝則陰銷而仙。柔和慈善貞清者，陽也。剛狠嫉惡姪濁者，陰也。心澹而虛則陽和襲意，躁而欲則陰氣入明。此二者制之在我，陽勝陰伏，則長生之漸也。漸也者，陟道之始，不死之階也。

又《虛明合元章第一三》 道不欲有心，有心則真氣不集。又不欲苦忘，心苦忘心則客邪來舍。在於平和恬澹，澄靜精微，虛明合元，有感必應。應而勿取，真偽斯分。故我心不傾，則物無不正。動念有屬，則物無不邪。邪正之來，在我而已。雖所尚虛漠遺形能慮，非精感遐徹，則不能通玄致真。故上學之士，息於存念者，陰尸之氣勝也。忻於勤銳者，陽和之神勝也。一怠一勤者，其戰未決也。決之者在於剋節勵操，務違懈慢之意，使精專無輟於斯，須久於其事者，則尸銷而神王。神王者，謂之陽勝。陽勝者，道其鄰乎。

又《以陽鍊陰章第一四》 陽火也，陰水也，冰炭不同器，勝負各有所歸。道俗反其情，人各有所鍊，衆人則以陰鍊陽，道者則以陽鍊陰。陰鍊陽者，自壯而得老，自老而得衰，自衰而得耄，自耄而得疾，自疾而得死。陽鍊陰者，自老而反嬰，自濁而反清，自衰而反盛，自羸而反精，自疾而反和，自天而反壽，漸合真道而得仙矣。是以有纖毫之陽不盡者，則未至於死。有鎔銖之陰不減者，則未及於仙。仙者超至陽而契真，死者淪太陰而爲鬼，是謂各從其類。所以含元和、抱淳一、吐故納新、屈伸導引、精思靜默、瀟灑無欲者，務以陽靈鍊革陰滯之氣，使表裏虛白，洞合至真，久於其事者，仙豈遠乎哉。

《鍾呂傳道集·論天地》（施肩吾傳）

呂曰：所謂天地之機可得聞乎？鍾曰：天地之機，乃天地運用大道，而上下往來，行持不倦以得長久堅固，未嘗輕泄於人也。呂曰：天地之於道也，如何謂之運用之機？如何謂之行持之機？運用如何起首？行持如何見功？鍾曰：大道既判而有形，因形而有數。天得乾道，以一爲體，輕清而在上，所用者陽也。地得坤道，以二爲體，重濁而在下，所用者陰也。陽升陰降，互相交合，乾坤作用，不失於道。而起首有時，見功有日。呂曰：天得乾道，所用者陽也，陽主升，何以交於地？地得坤道，所用者陰也，陰主降，何以交於天？天地不交，陰陽如何得合？陰陽不合，乾坤如何作用？乾坤既無作用，雖有起首之時，見功之日，大道如何可得也。鍾曰：天道以乾爲體，陽爲用，積氣在上。地道以坤爲體，陰爲用，積水在下。天以行道，以乾索於坤，一索之而爲長男，長男曰震；再索之而爲中男，中男曰坎；三索之而爲少男，少男曰艮。是此天交於地，以地道索坤道，而生三陽。及乎地以行道，以坤索於乾，一索之而爲長女，長女曰巽；再索之而爲中女，中女曰離；三索之而爲少女，少女曰兌。是此地交於天。以坤道索乾道，而生三陰。三陽交合於三陰，而萬物生，三陰交合於三陽，而萬物成。天地交合，本以乾坤相索而運行於道。乾坤相索而生六氣，六氣交合而分五行，五行交合而生成萬物。方其乾道下行，三索既終，其陽復升，陽中藏陰，上還於天。坤道上行，三索既終，其陰復降，陰中藏陽，下還於地。陽中藏陰，其陰不消，乃曰真陰。真陰到天，因陽而生，所以陰自天降，陰中能無陽乎？陰中藏陽，其陽不滅，乃曰真陽。真陽到地，因陰而發，所以

陽自地升，陽中能無陰乎？陽中藏陰，其陰不消，復到于地，陰中藏陽，其陽不滅，復到于天。周而復始，運行不已。交合不失於道，所以長久堅固者如此。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九三《仙籍語論要記部二·陰陽五行論》

陰潛陽內，陽伏陰中。陰得陽蒸，故能上昇，陽得陰制，故能下降。陽蒸陰以息氣，陰凝陽以澄精。日月昇降，乾坤交泰，而萬化成焉。陰陽自少至老，而分爲五行。少陽成木，老陽成火。少陰成金，老陰成水。參而和之，而成夫婦。火性炎蒸，木性勁直，金性堅剛，水性潤滋，土性和柔。故木以發之，火以化之，水以滋之，土以和之，金以勁之，故得品物成焉。五勝者，皆以生我爲利，尅彼爲用。利用相乘，故有成敗。經云：五行相尅，萬物悉可全。云動靜者，終始之道，聚散者，化生之門也。陽其動乎？陰其處乎？動以生之，靜以息之。淳陽不生，淳陰不成。陰陽更用，晝夜相資。晝日行陽，夜月行陰。陽養於陰，陰發於陽，而明生焉。陽和氣者，發於春，王於夏，收於秋，藏於冬。九地之下反有陽，九天之上反有陰。【略】陽在下也。陽伏地內，潛靜之時，故見天心。其在人也，腎藏於陽，腦潛於陰。及其老也，和氣不足，陰陽將散，則陽上昇，陰下降。故腦熱而腎冷。腎無陽氣，則腳無力；腦無陰氣，則眼目不明。故陰陽不交，萬物不成。純陽亢極，則日月無光，草木以之焦枯。純陰滯畜，則霖雨淫霖，水淹以之漂蕩。故陰陽相磨，天地相蕩。震而爲雷，擊而爲電，鼓而爲風，結而爲雹，蒸而爲雲霧，液而爲雨露，凝而爲霜雪。和氣爲民人，偏氣爲禽獸，雜氣爲草木，煩氣爲蟲魚。

雜錄

蕭應叟《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內義》

《內義》曰：太玄金華玉女曰：土之精生石，石之陰精爲玉，石之陽精爲金。故《金經》曰：一石之中分陰陽，爲金玉，一陰一陽之謂道矣。金闕，日也；玉房，月也。森羅，星宿也；淨靈，日月星宿，瑩淨靈澄也。夫日月者，陰陽之精，坎離之體，乾坤之用。日中有鳥象，離中有陰月，中有兔象。坎中有陽，陽

無陰不能自耀，其魂陰無陽不能自瑩。其魄列宿環布周天爲經，日月五星躔度爲緯，推移寒暑，造化萬物。在丹道則爲化機至藥、符火妙用，故《參同契》引《易》而言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矣。天地者，乾坤也。設位者，列陰陽配合之謂也。易謂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交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又曰：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爲易，剛柔相當。易者，象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窮神以知化，陽往則陰來。又曰：混沌既交，接權輿、樹根基，經營養鄞鄂，凝神以成軀。真一子註曰：天地設位者，以其既濟鼎器象乾坤也。易行乎其中，陰陽離坎運於其中也。中安金母，外施水火，運轉動靜，周流六虛，更爲變化之宗，互作生成之本。坎戊月精。月，陰也；戊，陽也。乃陰中之陽，象水中有金虎。離己日光。日，陽也；己，陰也。乃陽中之陰，象火中有汞龍也。故易者，象藥也。日月相合而成也。金液大丹，合日月陰陽之精炁而成，故陰陽之炁，出入卷舒，晝夜循環，周而復始。符火進退，陰來陽往，陽伏陰施。混沌者，神室也。陰陽龍虎在混沌之中，承交感之化炁，樹立根基，長養鄞鄂，以至凝神成軀，終爲精物。故鼎室之中，別一天地日月之用妙矣。

又象乎妙化之炁，歸乎神室，資育生化之理，太虛之先，寂寥何有！祖炁既判，而陰陽分焉。混沌之初，杳冥無朕，三才既立，而文籍生焉。顯諸仁，則爲錄籍；藏諸用，則爲陰陽。若幽明無錄籍，功罪何所記？天地無陰陽，造化何由成？夫陰陽者，丹道之用，離析異名，莫能盡錄。略而言之，象交馳曰龍虎，類藥物曰汞砂，爲化機曰坎離，在升降曰水火。諸家殊號，以類求焉。前者即中宮神室之所，陰陽乃金丹之妙用。神室則金丹之樞紐，帝之所御，四海朝貢，莫不輻湊。神之所舍，萬炁感附，莫不混凝。神爲君炁，爲臣神，居室內，萬炁俱聚，故曰執錄把籍，齊到帝前也。張真人曰：夫鍊丹者，須洞曉陰陽，深明造化，方能追二炁於黃道，會三性於元宮。攢簇五行，合和四象，龍吟虎嘯，夫唱婦隨，玉鼎湯煎，金爐火熾，玄珠有象，太一歸真。由是觀之，還丹之要，無出乎陰陽，本生於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悟真篇》云：道自虛無生一炁，便從一炁產陰陽。陰陽再合生三體，三體重生萬物昌。夫丹者，體循造化而修之也。其餘百千異名，無窮妙義，皆從陰陽而出，

如丸走盤，縱橫曲直，莫得而測其實，不出其盤矣。若夫不體造化，不循陰陽，雖有要妙之言，玄微之論，只是旁門小法，豈得與金丹同日而語哉。

曾慥《道樞》卷四《玉芝篇》 夫孰非陰陽合而然耶？日有鳥者，陰也；月有兔者，陽也。月自一日至八日，其名下弦，一百九十有二銖，金水平分。其名一八，春之分也。其時屬乎卯，是爲鉛，一百九十有二銖。至於旬有六日，陽數極而明也，於是一陰至而陽退焉。故旬有六日之後則復虧至二旬有三日，其名曰下弦，亦一百九十二銖，龍虎中分。亦名一八，秋之分也。其時屬乎酉，是爲汞，一百九十有二銖，至二旬有四日陰盛而陽衰，日月盡而陰極矣。陽也，陰也，其終而復始乎？故八之日爲一百九十有二銖，旬有六日則三百八十有四銖矣。斤生兩，一斤十六兩。兩主分，一兩四分。是以有三百八十有四銖，應乎大易之策數。一歲之日其氣其候二十有四，於是乎備矣。計其分六十有四，則又大易之卦之爻也。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也。在易之策數斯合矣，在人之息數斯亦合矣。故起火於子至於午六時，陽也，其象春夏；自午至於子六時，陰也，其象秋冬。且一日之內，自有天地日月星辰次序之運具焉二十四氣、七十二候皆全。故吾之道廢一而爲之者，未之有成也。夫起火必於子者，何也？承陽氣起火，火力斯全矣，過乎子則陰盛而火不烈也。故曰，水克火也。火也者，非其心之火者也。心者，神也。吾有中宮之鼎在乎心之下，故心爲火則爲焚，火在鼎之上也。經曰：火起於臍下，水出於鼎中，既濟之象也。上水下火。是鼎也，時至乎卯則增鉛，時至乎酉則增汞；鉛不得火則不騰矣，汞不得鉛則不凝矣。經曰：取水於山，起火於海，取汞於重樓，採鉛於九天，其運也，備乎四時。與神禦之，與氣和之，於是四象具矣，而中宮之鼎狀如鷄子，三年赤白判而換軀矣。金腸玉骨出於五行，其名曰蛻。故四象交而汞乾矣，一陽備而鉛去矣，其名曰還丹、於是神魂立矣，其體剛矣。三花合一，五彩歸陽，夫是之謂無修之地。

又卷四二《靈寶篇》正陽剖微，純陽互通；集厥大成，衆妙之宗。子鍾離子既已道授呂子，復曰：吾嘗游於終南之山而得金誥、玉錄與真源之義，此至道之要也。今將語汝。呂子曰：唯。

子鍾離子於是言曰：天得乾道，而積氣以覆於下；地得坤道，託質以

載於上，相去八萬四千里，氣質不能相交。故天以乾索於坤，三索既終，而還於地中，其陽負陰而上升；地以坤索於乾，三索既終，而還於天中，其陰抱陽而下降。一升一降運行於道，天地所以長久者也。夫天地之間，親乎上者為陽，自上而下，四萬有二千里，名曰陽位；親乎下者為陰，自下而上，四萬有二千里，名曰陰位。故一歲之始，冬至地中陽升，凡旬有五日，上升七千里。三氣者，一節也。其數四旬有五日而陽升也，共二萬有一千里。二節者，一時也。其數九旬而陽升也，共四萬二千里，至於天地之中，陽合於陰位矣；於時陰之中，其陽半焉，其氣變寒為溫，春之分也。過此則陽升而入於陽位，於是始得乎地之氣而升焉，亦四旬有五日，是為立夏，立夏之後四旬有五日，是為夏至，陽之升者通乎前，蓋八萬有四千里，至於天矣，於是陽中有陽焉。其氣變溫為熱，積陽生陰，於是一陰生於二陽之中，其始於夏至者也，於是天中之陰降焉。一氣者，旬有五日，降乎七千里；二氣者，四旬有五日，陰之降，蓋二萬有一千里，九旬則陰之降，共四萬有二千里，至於天地之中，陰合於陽位矣；於時陽之中其陰半焉，其氣變熱為涼，秋之分也。過此則陰降而入乎陰位，於是始得乎天氣而降焉，亦四旬有五日，是為立冬。立冬之後四旬有五日，是為冬至。冬至而陰降通乎前，蓋八萬有四千里，以至於地矣，斯陰之中有陰焉。其氣變涼為寒，積陰生陽，一陽生於二陰之中。自冬至之後，一陽復升，周而復始，故冬至者，陽生上升而還於天，其陰降至於地，此一陽來者也。夏至者，陰生下降而還於地，其陽升至於天，此一陰來者也。自夏至陽升於上，過春之分而入乎陰，以離乎陽位，此二分者也。自冬至陽升，由上而下，非無陰降也，所降之陰，乃陽中之餘陰，止於陽位消散而已。雖降而得位，值陽之升則其氣絕矣。然則，夏至陰降，由下而上，亦非無陽升也，所升之陽，乃陰中之餘陽，止於陰位消散而已。雖升而得位，值陰之降，則其氣絕矣。以是觀之陰也、陽也，其升降、上下不出乎八萬四千里，而日則三百有六十也。夫能即溫涼寒熱之四氣，斯識陰陽矣。即陽升陰降之八節，斯知天地矣。

天地者，物中之大者也；人者，物中之靈者也，故人可以配天地焉。心，天也；腎，地也。肝，陽位也；肺，陰位也。心腎相去八寸有四分，猶天地覆載之間也。氣亦陽也，液亦陰也。子午者，二至也；卯酉者，二

分也。一日者，一年也。吾以一日而用八卦，斯得八節之數矣。子之時，腎之氣生；卯之時，其氣至於肝。肝，陽也，故其氣盛，於是陽升而入於陽位，春分之比也。午之時，氣至於心，積氣生液，斯蓋夏至陽升於天，而陰生者也。心之液既生，至酉之時，其液至於肺。肺，陰也，故其液盛，於是陰降而入於陰位，秋分之比也。子之時，液至於腎，積液生氣，斯蓋冬至陰降於地，而陽生者也。日用如循環焉，其能無虧，可以延年矣。天地於道一也，得其一者，其惟人乎？【略】

子鍾離子曰：大道之中生天地者也，天地之中生陰陽者也。故天地有上下，陰陽有終始。吾因其俯仰，察其度數，大道亦可知焉。是以即天地之上下，而知道之高卑矣；即陰陽之終始，而知道之先後矣。天地不離於數，其終乎一歲者也；陰陽不失其宜，其分乎八節者也。冬至陰，太極而一陽生，至春之分，陰之中其陽半焉，過此純乎陽矣；夏至陽，太極而一陰生，至秋之分，陽之中其陰半焉，過此純乎陰矣。欲識大道之體，其必法天地，審陰陽乎！冬至陽生而升，至於立春則升於陰位，二萬一千里，陽難勝於陰也；夏至陰生而降，至於立冬，陰降於下，其去天六萬三千里，去地二萬一千里，是陰得位，而陽欲絕也。故一歲之中，立春者，其在日用則丑之末、寅之初，艮之卦也。其時腎之氣生，而未至於肝，處乎陰位之中。是氣也在於液中，弱而難升也。一歲之中，立冬者，其在日用則戌之末、亥之初，乾之卦也。其時心之液下入，將欲還元復歸於腎，陰盛陽絕之時者也。其氣少，其液多，人之所以多疾疢而夭闕者，陰陽繆而不升降，氣液枯而不相生。嗟夫！氣盡神散，斯死矣。立春陽升，自下而上，則不日而陰之中其陽半矣；立冬陰降，自上而可以下，則不日而陽之中其陰半矣。【略】

子鍾離子曰：寒熱溫涼，形中有氣者也；雲霧雨露，氣中有象者也。地之氣上騰，斯升而為雲，散而為雨矣；天之氣下降，斯散而為霧，凝而為露矣。積陰過，則其露為霜，其雨為雪；積陽過，則其霧為煙，其雲為霞。陰之中伏陽，陽不能升，斯擊搏而生雷霆矣；陽之中伏陰，陰不能散，斯堅固而生雹霰矣。故陽光散而為雷，陰氣蕩而變風，陰陽不合，相對而生電，陰陽不正，亂交而成虹蜺。惟真陽也，積而成神，麗於天者，其大日月也；真陰也，積而成形，壯於地者，其貴金玉也。日月也者，真

陽而得乎真陰，以相成矣；金玉也者，真陰而得乎真陽，以相生矣。故吾心液中之真氣，猶真陽也；腎氣中之真水者，猶真陰也。真水不得，真氣不生；真氣不得，真水不成。二者既於離之時，和合於心之上、肺之下，如子母之相戀，夫婦之相愛也。自離至於兌，兌者陰盛陽弱之時，猶日月之下弦，金玉之在璞也。

又《百問篇》 純陽子曰：人有天地陰陽，何謂歟？

正陽子曰：首，天也，足，地也，其外者也；心圓而腎方，其內者也。日，陽也，月，陰也，其外者也；氣升而液降，其內者也。故天至於地八萬四千里，心至於腎亦八寸四分焉，此心腎比天地者也。純陽子曰：二至也，二分也，於吾何所法歟？

正陽子曰：時加乎子，加乎午，二至也；時加乎卯，加乎酉，二分也。此日之比於二至二分者焉。晦也，望也，二至也，二分也。此月之比於二至二分者焉。夫日北至而陽升，自下而上以還於天，於是一陰至焉；自日南至而陰降，從上而下以還於地，於是一陽至焉。春之分也，陽升於上也，遇春分而入於陽而離乎陰者也；秋之分也，陰升於上也，遇秋分而入於陰而離乎陽者也。

陳致虛《上陽子金丹大要》 且道也者，即一陰陽也。子不聞之乎，天地一陰陽也，人一陰陽也，萬物各一陰陽也。日月星辰、風雲雷雨、雪霜冰雹、山川草木、胎卵濕化，莫不各稟一陰陽也。而正也，而偏也，得其道之正者，天地也，人也，是曰稟陰陽之正氣也。而聖人仙佛也者，蓋善於用陰陽者也。故抱陰而負陽，則沖氣以爲和；入陰而出陽，則有生而無已。故太上以爲善攝生也。子抑不聞之乎？天地之道也，陽極而陰，陰極而陽，故萬物終焉，萬物生焉。人之道也，陰極而已，世故有生死焉；陽極而已，世故有金丹焉。

《太上九要心印妙經·日魂月魄真要》 夫日魂月魄者，陰陽也，陰陽者，日月也。日屬陽，魂月屬陰，魄日中有雞，西方金肺之象屬陰，乃日魂藏月魄，魄滿於魂，故日以清。月中有兔，東方木肝之象，肝屬陽魂，乃月魄藏日魂，魂滿於魄，故月以明。魂魄者，乃人之鉛汞也。鉛汞有數，鉛八兩，汞八兩，乃一斤之數，十六兩也。凡二十四銖爲一兩，按周天三百八十四爻，日月運度之數，天地造化之機，聖人立數，後人依數

而行之，其大小之法，因數有定，大者一年之法，小者一時之用，一時正則可奪一年之造化也。密語曰：凡每月初一日爲首正，子時坎卦，進汞一兩，離卦進鉛一十五兩；次日坎卦進汞二兩，離卦進鉛十四兩；至十五日，抽添數足。周而復始，其大小月，細審詳之。鉛汞者，人之魂魄也，魂魄者，人之神氣也。神者好靜，氣者好動，動靜常在坎離之間。動靜之訣，上十五日魂守魄，下十五日魄守魂，一時之用，可奪一年之造化也。

《太上元寶金庭無爲妙經·坎離章第一三》 道言：陰中有陽，陽爲至陽；陽中有陰，陰爲至陰。夫北方爲陰，其神水，能生萬物，乃炁之祖，諸陽之元。夫南方爲陽，其神火，能化萬物，乃形之宗，諸陰之交也。坎能全精保炁而不枯，離能定神鍊真而不昧。知之至妙，謂之真人。西王母曰：陰陽之精，坎離也。定神正性，由心不昧，保精養炁，固炁不竭。夫水決之則流，壅之則腐；火奮之則燥，亭之則明。故聖人導其水，使自地戶上升灌泥丸，復下華池入絳宮。其火使心不爲物所拘，常有若無，不爲動者，則久久長而精神不散耶。

《太上長文大洞靈寶幽玄上品妙經·天地初分章第一》 道言：天地未分，先有太極、太素，位立元始之名，纔定陰陽之位，陽即輕清而爲天，陰即重濁而爲地，陽昇上而圓，陰降下而方。起初在混沌之間，變化於鴻濛之內，三陽相會，六氣交通，成萬物於恍惚之中，化千靈在有無之外。或含胎抱卵，或幻化生濕，發萬象於高天，滋百川於厚地者，造化耳。既然天地判，沖和之氣應用，陽精成而紅日輝耀，陰精結而皓月明朗，四方八極施布，風雨潤澤，四序應時，雪霜移物，發新還舊，暮更朝改。是以變化成人，或男或女，皆合天地而生。男子爲陽，應天之道，女子爲陰，應地之道。方可天陽而清輕，下應男子；地陰重濁，亦應女人。天地以日月爲真，男女以精血爲寶，皆得似天地之用，必能如天地之固也。長生久視之道，皆與天地陰陽同用也。

又《陰陽相負章第四》 道言：天降陽氣下於地，地昇陰氣上於天，天交陰精於日，男施陰氣在陽中之陰，此者號真鉛；女施陽氣於陰中之陽，此者號真汞。是故天地交而萬物生，日月交而千靈變，陰陽相負，表裏相成，南北會合，上下相應，東西相配，左右相合，內外相成，神氣相交。此者陰得陽而靈，陽得陰而聖，人得氣而生，神得形而全。若能修

此，必得長生。

五行

綜述

《淮南鴻烈解·天文訓》（高誘注） 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木生火，（毋）（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以勝擊殺，勝而無報。以專從事而有功。以義行理，名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蕃昌。以困舉事，破滅死亡。

又 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禾者木，春木王而生，秋，金王而死。菽夏生冬死，豆，火也。夏火王而生，冬火王而死。麥秋生夏死，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也。薺冬生中夏死。薺，水也，水王而生，土王而死也。木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壯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水囚水死，金壯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囚火死。音有五聲，宮其主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宮在中央，故為主也。色有五官，黃其主也。味有五變，甘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是故鍊土生木，鍊木生火，鍊火生雲，雲，金氣所生也。鍊雲生水，鍊水反土。鍊甘生酸，鍊酸生辛，鍊辛生苦，鍊苦生鹹，鍊鹹反甘。鍊，猶治也。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宮。變，猶化也。是故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復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土，本也。故曰五行相生，所以成器用。

蕭應叟《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內義·經旨》 五文開廓，此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炁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

牛道淳《文始真經註·二柱篇》 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為

水，觀為火，愛執而觀，因之為木，觀存而愛，攝之為金。我者，說一切人之己也，人萌一愛念，則屬己之精情，寓目觀色，則屬己之神也，精屬水，故愛為水，神屬火，故觀為火。愛為水，觀為火，相執相合，因化為木，其木絞之得水以見母形也。鑽之得火以見子形也，觀為神，愛為精，相存相合，攝化為金，其金擊之得火以見夫形，鎔之得水以見子形也，故云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為水，觀為火，愛執而觀，因之為木，觀存而愛，攝之為金也。

【略】

昇者為火，降者為水，

火屬陽，自然上昇，火發向上，昇行之象也；水屬陰，自然下降，水流向下，降行之象也。故云昇者為火，降者為水也。

欲昇而不能昇者為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

水生木，木生火，火者木之子，水者木之母，子母之情具在木中，火欲昇，水欲降，木之氣欲昇而不能昇，故云欲昇而不能昇者為木也。水者金之子，火者金之夫，夫子之情具在金中，水欲降，火欲昇，金氣欲降而不能，故云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也。

木之為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為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

鑽木得火，以見子之情也，絞木得水，以見母之情也，此釋欲昇而不能昇者為木也，故云木之為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擊金得火，以見夫之情也，鎔金得水，以見子之情也，此釋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也，故云金之為物，擊之得水也。如上所說，以此知金木各具水火之情，相交孕化為金木也，故云金木者水火之交也。

水為精為天，火為神為地，

水者，陰中陽也，如坎卦屬陰，中爻屬陽，屬陽自昇，天之象也。水在五行為水，在氣為天，在人為精，在方為北，在時為冬，在數為一六，在卦為坎，在五常為智，在星為極，在獄為恒，在臟為腎，在支為亥子，在干為壬癸也，故云水為精為天。火者陽中陰也，如離卦屬陽，中爻屬陰，屬陰自降，地之象也，火在五行為火，在氣為地，在人為神，在方為南，在時為夏，在數為二七，在卦為離，在五常為禮，在

星爲熒惑，在獄爲衡，在臟爲心，在支爲巳午，在干爲丙丁，故云火爲神爲地也。

木爲魂爲人，金爲魄爲物，

木在五行爲木，在氣爲人，在神爲魂，在方爲東，在時爲春，在數爲三八，在卦爲震，在五常爲仁，在星爲歲，在獄爲泰，在臟爲肝，在支爲寅卯，在干爲甲乙，故云木爲魂爲人也。金在五行爲金，在氣爲物，在神爲魄，在方爲西，在時爲秋，在數爲四九，在卦爲兌，在五常爲義，在星爲太白，在獄爲華，在臟爲肺，在支爲申酉，在干爲庚辛，故云金爲魄爲物也。

運而不已者爲時，包而有在者爲方，

五行運轉無窮，以成春夏秋冬四時也，故云運而不已者爲時也。天地相包羅萬物，以成八極上下之十方也，故云包而有在者爲方也。

惟土終始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

土無正行，旺於四季，一歲始終生成俱有土氣，春夏爲生，長物之始，秋冬爲成，實物之終，故云惟土終始之也。解者，解散而隱者也，正月二月木王而土隱也，三月木旺十二月，土旺十八日，旺者顯示也，四月五月火旺而土隱，六月火旺十二月，土旺十八日，七月八月金旺而土隱，九月金旺十二月，土旺十八日，十月十一月水旺而土隱，十二月水旺十二月，土旺十八日。土在五行爲土，在方爲中，在時爲四季，在數爲五十，在卦爲坤艮，在五常爲信，在星爲鎮，在獄爲嵩，在支爲辰戌丑未，在干爲戊己，在臟爲脾，在神爲意。意識聞微言，則妙意解悟，得自利之妙，故云有解之者也，妙意解悟，既得自利，亦可利他，爲上根者動容密示，直下頓悟，妙意亦無妙意之量，故云有示之者也。此章明建立天地萬物之妙用者也。

【略】

關尹子曰：心應棗，肝應榆，我通天地。

天地生物各屬五行，棗赤屬火，火在臟爲心，故云心應棗也，榆青屬木，木在臟爲肝，故云肝應榆也。天地陰陽二氣交通而生棗榆，心應棗，肝應榆，是我與天地相通也，故云我通天地也。

又《四符篇》符者，精神魂魄也，凡一十七章》 關尹子曰：水可析可合，

精無人也，

五行中，水析而分爲萬水，合而爲一水，不假他物而獨見，以此知水無人也。水在人屬腎藏之精，故精無人也，故云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

五行中，火因油膏燈草，或以柴薪爇之見火之形，若無膏薪，則火不能獨見，以此知火無我也。火在人屬心藏之神，故神無我也，故云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

故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智崇無人，一奇無人，冬凋秋物無人，黑不可變無人，北壽無人，皆精。

水既無人，所在皆無人也，水在藏爲腎，在形爲耳，耳乃腎之外表，耳蔽著聲聽之前後皆聞，耳既屬水亦無人也，故云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也；水在五當爲智，智見孤高名曰崇也，智既屬水無人，故曰智崇無人也；水在數爲一，一乃奇數，即水之生數也，一既屬水，亦無人也，故云一奇無人也；水在時爲冬，冬嚴寒，故能凋秋草木之物，冬既屬水，亦無人也，故云冬凋秋物無人；水在色爲黑，黑不可以變別色，黑既屬水，亦無人也，故云黑不可變無人；水在方爲北，水壽長久不枯涸，以此知全精者多壽也，北既屬水，亦無人也，故云北壽無人也。已上耳智一冬黑北六者皆屬水，水在五神屬精，故云皆精。

舌即齒牙成言無我，禮卑無我，二偶無我，夏因春物無我，亦可變無我，南天無我，皆神。

火既無我，所在皆無我也，火在藏爲心，在形爲舌，舌乃心之外表，舌獨不能言，即齒成言也，舌既屬火，亦無我也，故云舌即齒牙成言無我也；火在五常爲禮，禮以謙卑爲本，禮既屬火，亦無我也，故云禮卑無我；火在數爲二，二乃偶數也，即火之生數也，二既屬火，亦無我也，故云二偶無我也；火在時爲夏，夏因春生草木之物而長之也，夏既屬火，亦無我也，故云夏因春物無我；火在色爲赤，亦可變爲別色也，赤既屬火，亦無我也，故云赤變無我也；火在方爲南，火易滅，故壽夭，是知縱真火者多夭也，南既屬火，亦無我也，故云南天無我也。已上舌禮二夏赤南六者皆屬火，火在五神爲神，故云皆神也。

以精無人，故米去穀，則精存，

水在五神爲精，水既無人，精亦無人，以精無人，譬如穀去皮殼，則精米存之，此無人之象也，故云以精無人，故米去殼則精存也。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

火在五神爲神，火既無我，神亦無我，以神無我，譬如鬼憑附人物則見神通，此無我之象也，故云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也。

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在此者非彼，

人能保全至精，孤然不與萬法爲侶，則善是惡非、寵辱得失俱忘之矣。既孤然不與萬法爲侶，是在此精而已，不假彼法而獨存也，故云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在此者非彼者也。

抱神者，時晦明，時強弱，在彼者非此。

人能抱抱至神，冥然無我，隨時達變。時可晦隱，則晦隱而獨善，時可明顯，則明顯而濟天下。時可行仁德自強不息，則行仁德而自強不息也，時可謙卑柔弱，則謙卑柔弱而自牧也。晦明強弱在彼時而已，非在此神也，爲神無我也，故云抱神者，時晦明，時強弱，在此者非彼也。此章明全精神者無我人者也。

右第一章

關尹子曰：精神水火也，五行互生滅之，其來無首，其往無尾。

精屬水，神屬火，故精神水火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滅火，火滅金，金滅木，木滅土，土滅水也，故云五行互生滅也。正月二月木旺，三月木旺十二月，土旺十八日，四月五月火旺，六月火旺十二月，土旺十八日，七月八月金旺，九月金旺十二月，土旺十八日，十月十一月水旺，十二月水旺十二月，土旺十八日，春夏秋冬四時，循環往來，首尾可尋，故云其來無首，其往無尾也。

則吾之精，一滴不存亡爾，

精屬水，故曰一滴也，吾之至精之道，不屬有無存亡也，故云則吾地之精，一滴不存亡爾也。

吾之神，一歎無起滅爾。

神屬火，故曰一歎，吾之至神，一歎之間無生無滅也，起者生也，故云吾之神一歎無起滅爾。

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所以與天地冥。

如上所說，神無我，精無人，五行互生滅之，其來無首，其往無尾，以此知惟無我人。首尾者，所以與天地同本於窈冥之道也，故云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所以與天地冥也。此章明精神無人我，與天地同生於道。

右第二章

關尹子曰：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魂者木。

水在五神爲精，故云精者水也，金在五神爲魄，故云魄者金也，火在五神爲神，故云神者火也，木在五神爲魂，故云魂者木也。

精主水，魄主金，金生水，故精者魄藏之。

精屬水，魄屬金，金是水之母，金生水也，以此知魄隱藏精也，故云精主水，魄主金，金生水，故精者魄藏之也。

神主火，魂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魂藏之。

神屬火，魂屬木，木乃火之母，木生火，以此知魂隱藏神也，故云神主火，魂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魂藏之也。

惟水之爲物，能藏金而息之，能滋木而榮之，所以析魂魄。

希玄子賈本有此四句，似與經文勢相聯，不失次序，故亦從而解之也。金放於水中，則隱息而不見，木得水，則滋生榮旺，精既屬水，魄既屬金，魂既屬木，水既藏金，以此知精能析分魂魄也。故云惟水之爲物，能藏金而息之，能滋木而榮之，所以析魂魄。

惟火之爲物，能鎔金而銷之，能燔木而燒之，所以冥魂魄。

火能鎔銷其金，亦能燒燔其木，神既屬火，魄既屬金，魂既屬木，火既能銷金燔木，以此知神能合魂魄也。故云惟火之爲物，能鎔金而銷之，能燔木而燒之，所以冥魂魄也。

惟精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人爲精。

精屬水，水在天時則爲冬寒，水在地形則爲五行之水，水在人五神則爲精也，故云惟精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人爲精也。

神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人爲神。

神屬火，在天時則爲夏熱，在地形則爲五行之火，在人五神則人五神則爲神也，故云神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人爲神。

魄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人爲魄。

魄屬金，在天氣則爲炎燥，在地形則爲五行之金，在人五神則爲魄

也，故云魄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人爲魄。魂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人爲魂。

魂屬木，在天氣則爲風，在地形則爲五行之木，在人王神則爲魂也，故云魂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人爲魂也。

惟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爲一水。

因萬水可合爲一水之喻，以此知吾之精，可合天地萬物之精爲一精也，故云惟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爲一水也。

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爲一火。

因萬火可合爲一火之喻，以此知吾之神，可合天地萬物之神爲一神也，故云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爲一火。

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爲物，可合異金而鎔之爲一金。

因異金可合鎔之爲一金之喻，以此知吾之魄，可合天地萬物之魄爲一魄也，故云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爲物，可合異金而鎔之爲一金也。

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木之爲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爲一木。

因異木可接爲一木之喻，以此知吾之魂，可合天地萬物之魂爲一魂也，故云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木之爲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爲一木也。

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魄吾魂，何者死，何者生。

如上所說，則天地萬物精神魂魄同生於道也，既同生於道者，道豈有生死哉，故云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魄吾魂，何者死何者生也。此章明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一生於道，道無生死者也。

右第三章

關尹子曰：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

金木水火土五行運轉，互相生也。精屬水，魂屬木，水生木，故云五行之運，因精有魂也；神屬火，水生火，故云因魂有神也；意屬土，火生土，故云因神有意也；魄屬金，土生金，故云因意有魄也；精屬水，金生水，故云因魄有精也。

五者回環不已，

精神魂魄意五者相生，循環不已也。已者，止也，故云五者循環不已也，相生者，精生魂，魂生神，神生意，意生魄，魄生精，精復生魂也。若人心神不生，則意不生，爲無火，則無土也；意不生，則魄不生，爲無土，則無金也；魄不生，則精不生，爲無金，則無水也；精不生，則魂不生，爲無水，則無木也；魂不生，則神不生，爲無木，則無火也。以此則知，一心不生，五者皆廢，乃出輪迴之捷徑也。

又《八篇篇》 關尹子曰：水潛，故蘊爲五精，火飛，故達爲五臭，木茂，故華爲五色，金堅，故實爲五聲，土和，故滋爲五味，

精者，精神之精也，水性好潛隱於內，故蘊積爲五蟲之精。五蟲者，鱗羽毛甲倮也，水在藏爲腎，在五神爲精也，故云水潛，故蘊爲五精也。火性好飛揚於外，故通達人鼻，爲腥羶香焦朽之五臭也，故云火飛，故達爲五臭也。木性好榮茂，故華發爲青黃赤白黑五色也，故云木茂，故華爲五色也。金性堅硬，故實而擊之，爲官商角徵羽之五音，聽之爲五聲也。土性溫和，故滋酸鹹甘辛苦之五味也，故云土和，故滋爲五味也。

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

其常五者，五常也，仁義禮智信也，仁屬木，義屬金，禮屬火，智屬水，信屬土也。其物五者，金木水火土也。變者，雜也。此金木水火土之五行，仰之爲五星，俯之爲五嶽，位之爲五方，變之爲五色，擊之爲五音，族之爲五姓，物之爲五金，氣之爲五臭，潛之爲五精，滋之爲五味，動之爲五蟲，植之爲五行，善之爲五德，惡之爲五賊，身之爲五藏，神之爲五神，識之爲五情也。故云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也。

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

向之五行，變化萬物，紛紛擾擾於天地之間，其雜不可勝數計算，豈定執謂之萬哉，故云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也。萬物歸屬五行，其常五，其變不可計，豈可執定謂之五行哉，故云不可執謂之五也。五行歸屬於一，一統億萬，生生化化而不息，豈可執定謂之一哉，故云不可執謂之一也。

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五，不可執謂之非一。

天地之間，蓊然蔚然，紛紛擾擾之物，豈止於億萬哉，奈何總名謂之萬物也，故云不可執謂之非萬也。萬物紛紛雖多，終歸屬於五行也，故云不可執謂之非五也。五行雖變不可計，終屬一氣之統攝也，故云不可執謂之非一也。

或合之，或離之，以此必形，以此必數，以此必氣，徒自勞爾，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或將萬物五行合之爲一，或將一氣離之爲五行萬物也，故云或合之或離之也。既有合有離，以此必屬萬物之形，故云以此必形也。以此萬物必屬五行之數也，故云以此必數也。以此五行必屬一氣也，故云以此必氣也。向來分別萬物五行一氣，俱屬妄情，已落形數氣化之變也，謾徒自勞爾，若妄情返於真性，則物我如如，各不相知，迴出形數氣運變化之外也，故云徒自勞爾，物不知我，我不知物也。此章明纔萌妄情，即落形數氣運之化，妄情復本，則形數氣運不可得而拘也。

右第二章

關尹子曰：即吾心中可作萬物，蓋心有所之，則愛從之，愛從之，則精從之。

心本清淨，元無一物，等同太虛，於此清淨心上，忽萌一妄情於此，不覺是妄，則情情相續，積之爲萬情，萬情迷染萬物也，經云：「一情認之，積爲萬情，萬情認之，積爲萬物是也，故云即吾心中可作萬物也。蓋心之妄情有所往，則隨所愛之境，從而往之也，愛屬水，水屬精，心情有所愛之境，則精神亦從之所往也，故云蓋心有所之，則愛從之，愛從之，則精從之也。之者，往也。」

蓋心有所結，先凝爲水，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淚出，心愧物汗出。

元氣周身，隨心感而出見，蓋心有住著，彼所住著之境結縛也，故云蓋心有所結也。心先與物凝滯，則元氣化而爲水也，心若有所慕愛可食之物，則元氣於口中化爲涎液而出見也，故云先凝爲水，心慕物涎出也。心感悽愴，親戚死喪，忽然悲哀，則元氣於眼中化爲淚而出見也，故云心悲物淚出也。自作不善之行，見人忽起慚愧之心，則元氣於面化爲汗而出見也，故云心愧物汗出也。

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

暫者，不久也，久者，常靜也，變者，動也。若無暫生暫滅之情念，而不能悟真空常靜之心體也，故云無暫而不久也。若無悟真空常靜之心體，而不能應群動之變而常寂也，故云無久而不變也。

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攻相剋，不可勝數。

人心藏屬火，內藏神，其神情好喜也。肝藏屬木，內藏魂，其魂情好怒也。脾藏屬土，內藏意，其意情好思也。肺藏屬金，內藏魄，其魄情好憂也。腎藏屬水，內藏精，其精情好恐也。精生魂，則恐生怒，故云水生火也。魂生神，怒生喜，故云木生火也。神生喜，喜生思，故云火生土也。意生魄，思生憂，故云土生金也。魄生精，憂生恐，故云金生水也。攻字應作生字，恐傳寫之誤也，應作相生相剋也。相剋者，水剋火，火剋金，金剋木，木剋土，土剋水也。五行相生相剋，化生天地萬物，萬物相生相剋，不可以數計算也，故云相生相剋，不可勝數也。嬰兒藥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此物，有非此物存者。

腎藏屬坎，坎中陽爻謂之嬰兒，即精化元陽之氣也。心藏屬離，離中陰爻謂之藥女，即心液之神也。肺藏屬兌，兌屬金管十二節，謂之金樓也，又謂之十二重樓也。心藏屬火，火色赤，謂之絳宮也。肝藏屬木，內藏魂，木色青，謂之青蛟，又謂之青龍也。肺藏屬金，內藏魄，金色白，謂之白虎。故云嬰兒藥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也。身中元氣屬陽，陽屬乾也，乾屬金，乃謂之寶鼎也。心中之神屬陰，陰屬坤，心屬火，火色紅，乃謂之紅爐也。身心謂之乾坤鼎爐也。既身心爲鼎爐，即神氣爲藥物也，故云寶鼎紅爐，皆此物也。此物者，即神氣也。道無形名，乃爲神氣之祖，神氣之祖者，乃不可思議之道也，故云有非此物存者也。此章明道運神氣，變化無窮也。

《太平經》卷一八至三四《安樂王者法》 火能化四行自與五，故得稱君象也。本性和而專，得火而散成灰。金性堅剛，得火而柔。土性大柔，得火而堅成瓦。水性寒，得火而溫。火自與五行同，又能變化無常，其性動而上行。陰順於陽，臣順於君，又得照察明徹，分別是非，故得稱君，其餘不能也。土者不即化，久久即化，故稱后土。三者佐職，臣象也。

又卷六九《天識支干相配法第一〇五》 願復請問一事。令此上天

之四時，地之五行，悉道帝皇侯王后宮之家，天道盡往配之，中亦豈有百姓萬物相配乎？經六九·一四上·一·一*善哉！子之問也。可謂睹大道要矣。然此相配者同耳。夫五行者，上頭皆帝王，其次相，其次微氣。五者，帝王之位也。相者，大臣之位。微氣者，小吏之位也。王者之後老氣者，王侯之位也。老氣之後衰氣者，宗室之位也。衰氣之後病氣者，宗室犯事失後之象也。病氣之後囚氣者，百姓萬民之象也。囚氣之後死氣者，奴婢之象也。死氣之後亡氣者，死者丘冢也。故夫天垂象，四時五行周沅，各一興一衰，人民萬物皆隨象天之法，亦一興一衰也。是故萬民百姓，皆百王之後也，興則為人君，衰則為民也。

又卷九七《妒道不傳處士助化訣第一五四》 夫四時五行，乃天地之真要道也，天地之神寶也，天地之藏氣也。六畜禽獸皆懷之以為性，草木得之然後生長；若天不施具要道焉，安能相生長哉？

又卷一五四至一七〇《以自防却不祥法》 順用四時五行，外內思正，身散邪，却不祥，懸象而思守，行順四時氣，和合陰陽，羅網政治鬼神，令使不得妄行害人。立冬之後到立春，盛行用太陰氣，微行少陽之氣也。常觀其意，何者病為人使，其神吏黑衣服，思之閑處四十五日，上至九十日，令人耳目聰明。立春盛德在仁，氣治少陽，王氣轉在東方，興木行，其氣弱而仁，其神吏青衣，思之幽閑處四十五日，至九十日，令人病消。以留年行不止，令人日行仁愛。春分已前，盛行少陽之氣，微行太陽之氣，以助少陽，觀其意無疑，深思其意，百邪服矣。立夏日盛德火，王氣轉在南方，太陽之氣以中和治。其神吏用之得其意，口中生甘，神吏赤衣守之，百鬼去千里。夏至之日，盛德太陽之氣，中和之氣也，其神吏思之可愈百病。季夏六月，盛德合治，王氣轉在西南，迴入中宮，其神吏黃衣思之，令人口中甘，每至季思之十八日。立秋日盛德在金，王氣轉在西方，斷成萬物，其神吏白衣，思之四十五日至九十日，可除病，得其意，令骨強老壽。秋分日少陰之氣，微行太陰之氣也，逆疾順之。立冬之日，盛德在水，王氣轉在北方，其神吏黑衣。令人志達耳聰，守之四十五日至九十日，百病除。此五行四時之氣，內可治身，外可治邪，故天用之清，地用之寧。天用之生，地用之藏，人用之興，能順時氣，忠臣孝子之謂也。此名大順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道。

李筌《黃帝陰符經疏》卷上《釋題》 陰，闇也。符，合也。天機闇合於行事之機，故曰《陰符》。

又《神仙抱一演道章》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但觀天道而理，執天之道，則陰陽動靜之宜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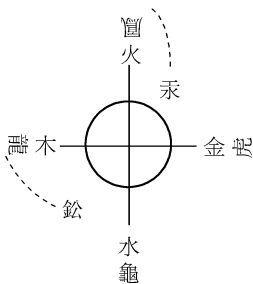
疏曰：天者，陰陽之總名也。陽之精炁輕清，上浮為天；陰之精炁重濁，下沉為地。相連而不相離，故列子禦寇謂杞國人曰：天積炁耳，地積塊耳，自地已上則皆天也。子終日行於天，奈何憂乎天崩？故知天地則陰陽之二炁，炁中有子，名曰五行。五行者，天地陰陽之用也，萬物從而生焉，萬物則五行之子也。故使人觀天地陰陽之道，執天五炁而行，則興廢可知，生死可察，除此外無可觀執，故言盡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萬物生乎身。天生五行，謂之五賊。使人用心觀執，奉天而行，則宇宙在乎掌中，萬物生乎身上矣。

疏曰：五賊者，五行之炁也，則金、木、水、火、土焉。太公注云：聖人為之五賊，天下為之五德。人食五味而死，無有死而棄之者，此五賊之義。所言賊者，害也。逆之不順，則與人生害，故曰賊也。此言陰陽之中包含五炁，故云：天有五賊。五者在天為五星，在地為五嶽，在位為五方，在物為五色，在聲為五音，在食為五味，在人為五臟，在道為五德，不善用之則為賊。又，賊者，五行更相制伏，遞為生殺，晝夜不停，亦能盜竊人之生死、萬物成敗，故言賊也。見之者昌，何也？人但能明此五行制伏之道，審陰陽興廢之源，則而行之，此為見也；如人審五賊，善能明之則為福，德之昌盛也。又人能知五賊，藏者何也？在其心故曰五賊在心，心既知之，故使人用心，觀執五炁而行，睹逆順而不差，合天機而不失，則宇宙在乎掌中，萬物生乎身上。如此則吉無不利，與道同遊，豈不為昌乎？在仕宦之道，執仁義禮智信，則富貴榮華，豈不為昌乎？在軍旅之道，明五行逆順，則戰取必勝，豈不為昌乎？故曰：見之者昌也。但因此五行相生而用之，則為道德合於陽也；相剋之道用之，則為賊害合於陰也。故三教大師皆用理世，所立經教，只言修善而稱道德，不令修惡而稱賊害也。故知善修道德者，道也，是陽之主也；陰惡賊害者，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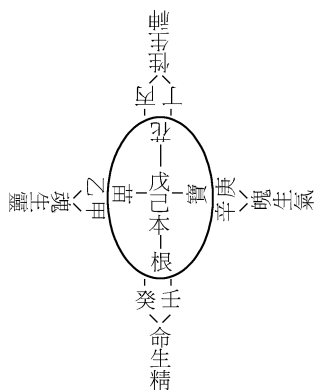
也，是陰之精。除此之外，百萬經教虛廣故也。

郝大通《太古集·五行圖》



五行者，水、火、土、金、木是也。凡天地之數而各有合，生於五行者。所謂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生成五行，五行之數可見矣。七言得之水，九言得之火，十一數而得之木，十三數而得之金，十五數而得之土。此為天地〔之數〕而生五行也。

又《天元十干圖》



天元十干者，謂甲乙象木，丙丁象火，庚辛象金，壬癸象水，戊己象土。夫木之為體象春，而生乎萬有，主魂而靈見於苗。火之為體象夏，而長乎萬物，主性而神見於花。金之為體象秋，而成乎品類，主魄而氣見於實。水之為體象冬，而就乎萬有，主命而精見於根。土旺象，加四季之正，逐時而有也。

《太上長文大洞靈寶幽玄上品妙經·五行變易章第五》 道言：五行

教義總部·教義術語部

者，在天為五行，在地為五岳，在世為五常，在人為五臟。夫五行變易者，金木相生相剋，水火相配相合，惟土能變化。萬物得之可成，一身得之可靈。三田運氣，可以成五行之大藥。金丹皆是五行氣變化也，五液皆是五行之昇降也，天氣皆是五行之作用也。天地為五行之祖，日月為五行之宗，周天為五行之道，八卦為五行之戶，大藥為五行，全在人身之用。故《陰符經》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不識者亡。若修煉五行之運用，依法行持，必可長生。

《太上化度世仙經·五行品第二》 五行造化，陰陽至精，

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乃造化萬物，配合陰陽，為天地萬物之精華者也。

木火金水，四象為名。

四象以道名也，嬰兒姤女，金公黃婆也。

青龍左邊，白虎右馴，朱雀前立，玄武後迎。

青龍屬木，為肝在左；白虎屬金，為肺在右；朱雀屬火，為心在前；

玄武屬水，為腎在後。此乃五行之所主也。

丙丁甲乙，壬癸庚辛。

乃四方之正名也。

東方九炁，萬物發生；南方三炁，長養之神；西方七炁，素皓收成；北方五炁，玄天歸根。

東方九炁者，四時之首也，謂之曰和風，乃發生萬物者也。南方三炁者，謂之炎風，乃萬物之長養也。西方七炁者，謂之金風也，萬物之衰殺也。北方五炁者，謂之寒風，乃萬物之休息，各歸根本。此乃四炁之志也。

各旺八九，陰陽合形。

各旺八九者，為五行逐四時，各旺七十二日也，乃曰七十二候也。凡五日為一小候，七十二日為一大候焉。立春木旺七十二日，立夏火旺七十二日，立秋金旺七十二日，立冬水旺七十二日。金木水火四時，共旺二百八十八日之數者也。

中央戊己，四季獨尊。

中央戊己者，土也，乃中央一十二炁，為五行萬物之統領也。土無正

位，以四季而獨尊也，逐四時而各旺一十八日也。爲土能和養萬物，以中央爲尊也。春旺薑花一十八日，夏旺槐花一十八日，秋旺菊花一十八日，冬旺奈凍花一十八日，四季共旺七十二日。乃五行配合，共成三百六十日，爲一年之歲也。

地爲五嶽，天應五星，人有五藏，一體各分。

金木水火土，五行爲五星，五嶽爲五藏，皆同一體也，各分其類也。地之五嶽者，東方青帝，乃發生萬物，以東嶽泰山爲五嶽之長也。南方赤帝，長養萬物，嶽曰衡山。西方白帝，主於收殺，嶽曰華山。北方黑帝，萬物之功成歸本，嶽曰恒山。中央黃帝，主和養萬物，嶽曰嵩山。此乃地之五行也。天應五星者，東方木德歲星君，南方火德熒惑星君，西方金德太白星君，北方水德辰星君，中央土德鎮星君也。此乃天之五行也。人之五藏者，心肝脾肺腎也，肝應其木，主於春，屬東方甲乙。心主火，應於夏，屬南方丙丁。肺主金，應於秋，屬西方庚辛。腎主水，應於冬，屬北方壬癸。脾主土，應於四季，屬中央戊己。此乃人之五行也。天道萬物之造化，皆不離於五行也。

天地與人，元同一根。

天地萬物，皆稟其一炁而成形，以五行爲主，用之本也。

《太上九要心印妙經》 萬物皆稟一氣，因氣造化五行，五行即五穀也，五穀之氣，入於臟腑，精住丹田，精者人之本也。【略】

又五行者，心主神，肝主魂，脾主意，腎主志，肺主魄，五行聚而化爲丹也。

梁丘子《黃庭內景經注·五行章第二五》 五行相推反歸一，

五行，謂水火金木土。相推者，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又生木，周而復始。又相刻法，水刻火，火刻金，金刻木，木刻土，土刻水，水刻火，周而復始，相推之道也。反歸一者，水數也，五行之首，萬物之宗。《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又《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一也。兩儀，天地。天地生萬物，萬物又終而歸一。一者，無二之稱，萬物之所成，終，故云歸一。

曾慥《道樞》卷三《陰符篇》 天以一之數生水而潤下，其居北方，於時爲冬，於藏爲腎，是爲玄武焉，此坎之卦也；地以二之數生火而炎

上，其居南方，於時爲夏，於藏爲心，是爲朱雀焉，此離之卦也；天以三之數生木而曲直，其居東方，於時爲春，於藏爲肝，是爲青龍焉，此震之卦也；地以四之數生金而從革，其居西方，於時爲秋，於藏爲肺，是爲白虎焉，此兌之卦也；天以五之數生土而爲稼穡，其居中央，爲萬物母，於藏爲脾焉。故道生一，一爲天。五行者，從一而生，真一之氣化生五行，是以五穀、五味滋養於人。人因五行而生，因五行而死，故五行者，五賊也。聖人奪取五行之精氣，還元返本，復歸於真一，此老子所謂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者也。

李道純《全真集玄秘要》 乾坤運兮五行分。

乾坤即身心也。五行即精、神、魂、魄、意也。乾坤運行而生五行，即身心運動五炁具也。

五行順兮，常道有生有滅。

祖師云：五行順行，法界火坑。所謂五行運動而生萬物，五常之道也。五常之道屬生滅法也。

五行逆兮，丹體長靈長存。

祖師云：五行顛倒，大地七寶。所謂逆行者，攢簇五行，真常之道也。真常之道常存而不壞也。

又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行順布，四時行也。

☵者兩儀之變也。兩者二也。不言二而言兩者，何也？兩者，配合之謂也。合則有感，感則變通也。陽變陰合，陰陽感合，而生五行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五行生數也。五行運化，機緘不已，四時行而百物生焉。以身言之，身心立而精炁流行，五臟生而五神具矣。天一生水，精藏於腎也。地二生火，神藏於心也。天三生木，魂藏於肝也。地四生金，魄藏於肺也。天五生土，意藏於脾也。五行運動，而四端發矣。達是理者，則能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略】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五行各一其性者，謂五行各具一太極也。五行生數，各以五數加之，即成數也。天一生水加五，地六成水也。地二生火加五，天七成火也。天三生木加五，地八成木也。地四生金加五，天九成金也。天五生土加五，

地十成土也。是謂五行各具五行也。前文謂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者，言其體也。此謂五行各一其性者，言其用。言其體，則五行同一太極。言其用，則五行各具一太極也。言其體，反本還元也。言其用，設施之廣也。體者，逆數也。用者，順數也。逆數知其所始，順數知其所終。知始而不知終，則不能致廣大；知終而不知始，則不能盡精微。原其始則渾渾淪淪，合乎無極；推其終，則生生化化，運乎無窮。逆順相須，則始終不二；顯微無間，則性理融通。是謂體用兼而合道也。

論說

《鍾呂傳道集·論五行》（施肩吾傳）

呂曰：所謂五藏之氣而曰金木水火土，所謂五行之位而曰東南西北中，若此如何得相生相成，而交合有時乎？採取有時乎？願聞其說。鍾曰：大道既判而生天地，天地既分而列五帝。東曰青帝，而行春令，於陰中起陽，使萬物生；南曰赤帝，而行夏令，於陽中升陽，使萬物長；西曰白帝，而行秋令，於陽中起陰，使萬物成；北曰黑帝，而行冬令，於陰中進陰，使萬物死。四時各九十日，每時下十八日，黃帝主之。若於春時，助成青帝而發生；若於夏時，接序赤帝而長育；若於秋時，資益白帝而給立；若於冬時，制攝黑帝而嚴凜。五帝分治，各主七十二日，合而三百六十日而為一歲，輔弼天地以行於道。青帝生子，而曰甲乙，甲乙東方木。赤帝生子，而曰丙丁，丙丁南方火。黃帝生子，而曰戊己，戊己中央土。白帝生子，而曰庚辛，庚辛西方金。黑帝生子，而曰壬癸，壬癸北方水。見於時而為象者，木為青龍，火為朱雀，土為勾陳，金為白虎，水為玄武。見於時而生物者，乙與庚合春，則有榆青而白不失金木之色，辛與丙合秋，則有棗白而赤不失金火之色，己與庚合夏末秋初，有瓜青而黃不失土木之色，丁與壬合夏，則有樞赤而黑不失水火之色，癸與戊合冬，則有橘黑而黃不失水土之色。以類推求，五帝相交而見於時者生，在物者，不可勝數。呂曰：五行在時若此，五行在人如何？鍾曰：惟人也，頭圓足方，有天地之象，陰降陽升，又有天地之機。而腎為水，心為火，肝為木，肺為金，脾為土。若以五行相生，則水

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生者為母，受生者為子。若以五行相剋，則水剋火，火剋金，金剋木，木剋土，土剋水，剋者為夫，受剋者為妻。以子母言之，腎氣生肝氣，肝氣生心氣，心氣生脾氣，脾氣生肺氣，肺氣生腎氣。以夫妻言之，腎氣剋心氣，心氣剋脾氣，脾氣剋肝氣，肝氣剋脾氣，脾氣剋腎氣。腎者，心之夫，肝之母，脾之妻，肺之子。肝者，脾之夫，心之母，肺之妻，腎之子。心者，肺之夫，脾之母，腎之妻，肝之子。肺者，肝之夫，腎之母，心之妻，脾之子。脾者，腎之夫，肺之母，肝之妻，心之子。心之見於內者為脈，見於外者為色，以寄舌為門戶，受腎之制伏，而驅用於肺，蓋以夫婦之理如此。得肝則盛，見脾則減，蓋以子母之理如此。腎之見於內者為骨，見於外者為髮，以兩耳為門戶，受脾之制伏，而驅用於心，蓋以夫婦之理如此。得肺則盛，見肝則減，蓋以子母之理如此。肝之見於內者為筋，見於外者為爪，以眼目為門戶，受肺之制伏，而驅用於脾，蓋以夫婦之理如此。見腎則盛，見心則減，蓋以子母之理如此。肺之見於內者為膚，見於外者為毛，以鼻穴為門戶，受心之制伏，而驅用於肝，蓋以夫婦之理如此。得脾則盛，見腎則減，蓋以子母之理如此。脾之見於內者為藏，均養心腎肝肺，見於外者為肉，以唇口為門戶，呼吸定往來，受肝之制伏，而驅用於腎，蓋以夫婦之理如此；得心則盛，見肺則減，蓋以子母之理如此。此是人之五行，相生相剋而為夫婦子母，傳氣衰旺見於此矣。呂曰：心，火也，如何得火下行？腎，水也，如何得水上升？脾，土也，土在中而承火則盛，莫不下剋於水乎？肺，金也。金在上，而下接火則損，安得有生於水乎？相生者，遞相間隔，相剋者親近難移，是此五行自相損剋，為之奈何？鍾曰：五行歸原，一氣接引，元陽升舉而生真水，真水造化而生真氣，真氣造化而生陽神。始以五行定位，而有一夫一婦。腎，水也，水中有金，金本生水，下手時要識水中金，水本嫌土，採藥後須得土歸水。龍乃肝之象，虎本肺之神，陽龍出於離宮，陰虎生於坎位。五行逆行，氣傳子母，自子至午，乃曰陽時生陽。五行顛倒，液行夫婦，自午至子，乃曰陰中鍊陽。陽不得陰不成，到底無陰而不死。陰不得陽不生，到底陰絕而壽長。

佚名《內丹還元訣》

夫五行者，肝肺心腎脾。

肝屬東方甲乙木，肝者是木藏，肝中，有炁，名曰青龍。其炁從後夾

脊膝道左邊脉路上來，流入眼中化淚，淚名真水，肝之餘炁，流入上髎左邊，流者名曰金液。

肺屬西方庚辛金，肺者是金藏，肺中有炁，名曰白虎。其炁從後來脊膝道右邊脉路上來，流入鼻中化涕，涕名真金。肺之餘炁流入上髎右邊，流者名曰還丹。《內丹經說》云：上有金液還丹是也。

心屬南方丙丁火，心者是火藏，心中有炁，名曰朱雀。其炁屬前三道寶階，從前中心脉路上來，入舌下化津，却咽入心，心中化穴，一名真火。血餘炁流入上髎右邊，流者名曰神水。

腎屬北方壬癸水，腎名水藏，腎中有炁，名曰玄武。其炁從肚右邊脉路上來，入耳巡還天界，却下入於腎。腎中餘炁流入舌下右邊，流者名曰華池。《內丹經說》云：中有神水華池是也。

脾屬中央戊己土，脾者是土藏，脾中有炁，名曰騰蛇。其炁從後來夾脊膝道上來，入於肺，肺中化涎名真土。涎之餘炁流入脣內，名曰黃芽。

佚名《存神固氣論·水火相求》 水遇火乃受氣，受氣則生而不竭，故不走；火遇水乃成形成形，成形則活而不滅，故不飛。方真水求真火，則陰多陽少，而化鉛；方真火求真水，則陽多陰少而化汞。汞必求鉛，故降而干坎；鉛必求汞，故升而干離。升降之際，擒於戊己，相吞相戀而結化。至人於此，有住陰陽之和，還返添奪之妙理。

又《金木相刑》 金不尅木，木不受氣，受氣生火，乃火不尅金，金不受氣，受氣乃生水。以金召金，故動而尅木，以火召火，故動而尅金。水火既生，以和召和，自相求而造物。至人於此，使鑪中水火自相尋者，蓋得修所生之至理。

又《五行還返》 萬物之理，歸於母則根深蒂固，有長久之道；散於子，則花榮葉茂，有衰謝之理。子謝母衰者，五行之順行也；長生久視者，五行之不順行也。至人於中宮神物造化之際，造物既功，則子隱母腹，母含子胎，致龍出於火，虎生於水，有還返顛倒之理。

草衣洞真子《修真歷驗鈔圖·還丹五行功論圖》 還者，還其本體。丹者，赤色之名。五者，五星五帝，五藏五性，五經五味，五金五氣，五方五色，五嶽五行。行者，亨布也。功者，通曉之用也。論之如後。

西方庚辛金，色白，五音商，卦兌，神白虎，令主秋，五金銀，五味

辛，氣臭腥，象傷，星太白，嶽華，五藏肺，通口，性主義，五經《書》，始數四，成數九，白元精，服之補肺府。經曰：肺為玉堂尚書府，制鍊七魄，益言氣增性義，可通外，五金邪氣並害器不能傷，德伏虎，金宿不能窺，謂金精神帝，靈元之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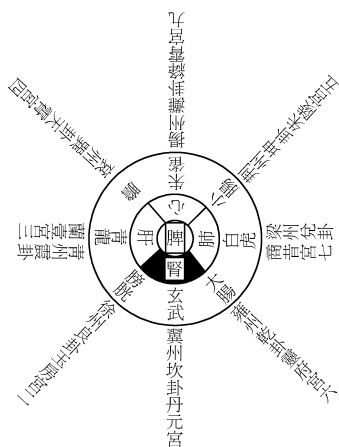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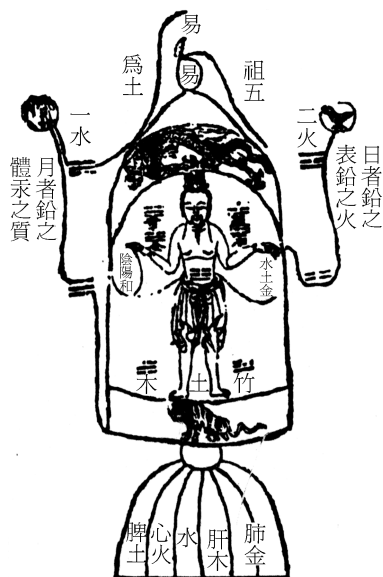
東方甲乙木，色青，五音角，卦震，神青龍，令主春，五金鉛，五味酸，氣臭羶，象生，星歲，嶽泰，五藏肝膽，通目，性主仁，五經《詩》，始數三，成數八，青元精，服之補目及內二府。二府者，肝為清冷宮蘭臺府，膽為紫微宮元極府。滋三魂，明貌目，令人遠視，益性仁，木氣不能洩並害，器不能擊隔，德伏龍，木曜無能窺。蓋因木精神帝，靈元益也。

北方壬癸水，色黑，五音羽，卦坎，神玄武，令主冬，五金鐵，五味鹹，氣臭腐，象閉，星辰，嶽恒，五藏腎，通耳，性主智，五經《易》，始數一，成數六，黑元精，服之補耳益腎神。經云：腎為出故宮名太和府。固添髓血滋洞聽，令人性智聰潤，鍊肌毛髮綠。陰邪憎水不能漂溺，通太陰而合隱，出不遊門，月輝中無影，水曜不能見，蓋恃水玉鉛精，紫微帝君，靈元之益也。

南方丙丁火，色赤，五音徵，卦離，神朱雀，令主夏，五金銅，五味苦，氣臭焦，象盛，星熒惑，嶽衡，五藏心，通目，性主禮，經亦《禮》，始數二，成數七，赤元精，服之補心神，益陽光，鍊固肌骨，化陰滯。經云：心為絳宮元陽府。內滋此府，外滋目威，令人性禮真行，不踐迹輕騰凌陽。是火等不能燒，是陽毒不能熱，身與太陽通元而合，現化日光，類中無影，火曜不能察。蓋恃炎帝，靈元之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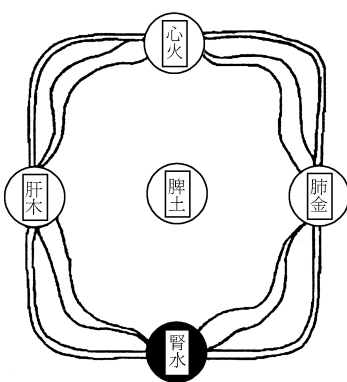
中央戊己土，色黃，五音宮，卦坤，神后土，令主四季，五金黃，五味甘，氣臭香，象含，星鎮，嶽嵩，五藏脾，通鼻，性主信，經主《樂》，始數五，成數十，黃元精，服之補胃益脾神。經云：脾為中黃宮太素府，益志氣，滋性信，練五形，和九氣，加聖惠，伏萬幽，親五老，地不能埋閉，土曜不能傍窺。蓋恃五星帝威，得靈元之益也。

蕭道存《修真太極混元圖·五行配象之圖》（施肩吾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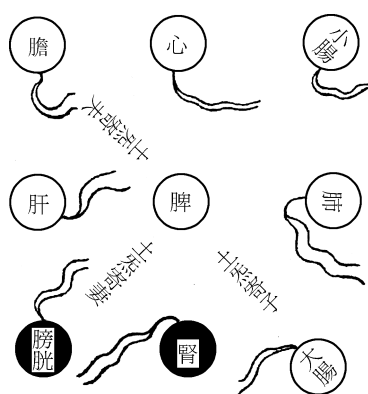
《上清識語》曰：人身之中，萬象存焉。以九州言之，腎為冀州，膀胱為徐州，肝為青州，膽為兗州，心為揚州，小腸為荊州，肺為梁州，大腸為雍州。以八卦言之，腎為坎卦，膀胱為艮卦，肝為震卦，膽為巽卦，心為離卦，小腸為坤卦，肺為兌卦，大腸為乾卦。此是比象立號，不可勝紀。及夫玄中又玄，而腎氣為嬰兒，心液為姤女，脾之殘液而曰黃婆，肺之餘氣而曰金翁。是此亦為玄矣！至如腎氣之中，暗藏真一之水，而曰陰虎；心液之上，暗負正陽之氣，而曰陽龍。龍虎交媾，而曰內丹。頂水下降，而曰神水；丹中真氣上升，而曰正火。

又《真五行顛倒圖》



《龍虎中丹經》曰：腎，水也，水中生火；心，火也，火中生水；肝，木也，旺於西方；肺，金也，生於東方。此是五行顛倒之理。世人若悟此理，自可養之不亂，補之不耗，乃有延年之效。腎水也，水中生火，火內自有真一之水，而曰杳杳冥冥，陰虎之象也。心火也，火中生水，水內自有正陽之氣，而曰恍恍惚惚，陽龍之象也。世人若悟此理，自可長生不死。以下田反上田，以上田反中田，非止五行顛倒，而此三田反復。三田反復，自可棄殼昇仙。故先師訣曰：五行不顛倒，龍虎不交媾，三田不反覆，胎仙不氣足。

又《真五行交合傳送圖》



《天元正曆》曰：五帝傳一氣，而天地之道不差，五臟傳一氣，而人物之道不差。故知人之真氣，大運隨天地。春在肝而夏在心，秋在肺而冬

在腎。人之元氣，子時而腎氣生，丑末寅初，腎氣以膀胱氣，傳送入肝氣；卯時肝氣生，辰末巳初，肝氣以膽氣傳送入心氣；午時心液生，未末申初，心液以小腸液傳送入肺液，酉時肺液生，戌末亥初，肺液以大腸液傳送入腎液。即液生氣，周而復始，運行不已。善修煉者，會合五行之氣，而曰還丹。

曾慥《道樞》卷三〇《鉛汞五行篇》月取其華，日取其精；四象備立，河車運行。探玄子黃鶴山曹聖圖曰：吾遇陽公於當陽，得真要焉。於是知金丹大藥者，在乎精究五行，次窮日月，四象備立，而產五帝之河車矣。河車者，神水也。得火則活，見水而生，千煉萬化，不易其真。此天地之大寶也。探玄子於是歌曰：得在得一氣，變化因金液；金液通神仙，須向五行覓。要識真鉛汞，一水過一火；中宮見為主，水火結爲物。二物成夫婦，夫婦相配匹；百刻在坎離，丹砂從此出。體如真珠離。丹砂本非赤；見水歸水體，見火成金液。脫胎除黑暈，黑暈是鉛質；金丹切忌鉛，用鉛千萬失。竹破須竹補，木斷以木緝；人之氣補外，萬物盡爲客，是知鉛汞者，其根元在於五行而已。

金主四，因火受符而生者也。能從無中得有，有中歸無，於是四象備立，而孕白金焉。此日精月華之氣，能凝白、能爲水，其名曰流珠金液神丹。盡極陽九九之數，即爲出世之丹者也。

木主三，因火初混氣而受符者也。含元之至精，因土相得而相住，復爲父母，互生芽蘖，齊天地之變通，成乎立信，應乎甲位，是爲青龍，所以夏凝雪而似冬冰，此反覆之道也。

水數一，共位居於北方者也。《丹經》曰：天生玄女而爲陽，其極則陰生，自天而降焉。彼世之鉛、銀、砂、汞，安能配合五行、應之於乾象乎？吾所謂汞者，包含萬象，灌注無極，是爲河車焉。

火生二，因木受符而生者也。蓋土之父，金之夫，水之婦，木之子也。於是天地不朽之性，萬物皆負之成形，惡死好生，飛騰九天之上，能使無中乃有，有中將無。聖人所以與天地長久者，煉一陰而歸陽位，是還丹之體也。煉汞成塵，其象砂中有汞，鉛中有銀。離，女也，反歸於真性矣。

土主五，其德王於四季，能育萬物，安定四維。《丹經》曰：地產黃男，是爲陰極陽生焉。土之精者，真鉛也。順用之，則長生矣；逆使之，

則害物矣。

夫汞不飛走者，是流珠之母也。以鉛爲根，根成則芽生，汞伏則丹成矣。然非外也，故吾所謂金也、木也、水也、火也、土也，皆非世之所謂者也。

雜錄

佚名《道門經法相承次序》卷下 五行：一血，屬水。二骨，屬木。三肉，屬土。四齒爪，屬金。五氣煖，屬火。

《太上元寶金庭無爲妙經·交媾章第一四》 道言：坎男離女，黃婆嫁娶，金母木公，媒妁相通。且交媾之道，在五行配合之際也。五行者，交媾也。五行既聚，金木互用，然後坎男離女遇而媾也。四象往來，通好也。五行相聚，配合也。西王母曰：男女相遇，當五十之期。五十者，男年三十，女年二十，乃天地數之合也。男子象天道，坎行一，本宮有水。女子象地道，離應二，本宮有火。坎見三，木通火耗。離見四，金言水之情。坎見五，黃婆引之以升。離見六，水引之以降。坎見七，火見成人而交。離見八，木飾之以根。坎見九，金母而交會。離見十，土爲配形。此五行往來之數。存神至真，水火自靈也。

又《五行章第一五》 道言：天之五緯，地之五經，人之五行，乃自然之物也。惟四象聚中，金丹光煒，陰陽交合，二儀配形，始有升降。夫金盈生水，水始化，故曰炁水也。炁水者，動而升則炁，靜而形則水。水有大利，能生萬物，故水爲萬物之精也。水成則火聚，然後龍行其先，虎行其後，四象合一，五行聚焉。西王母曰：炁靜而神定，乃坎離成。坎離成，然後金木分。金木分，然後五行運。五行運，然後中央聚。

玄道

綜述

葛洪《抱朴子內篇·暢玄》 抱朴子曰，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眇昧乎其深也，故能微焉。綿邈乎其遠也，故稱妙焉。其高則冠蓋乎九霄，其曠則籠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電馳。或倏爍而景逝，或飄灑而星流，或滉漾於淵澄，或雰華而雲浮。因兆類而爲有，託潛寂而爲無。淪大幽而下沉，凌晨極而上游。金石不能比其剛，湛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圓而不規。來焉莫見，往焉莫追。乾以之高，坤以之卑，雲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範鑄兩儀，吐納大始，鼓治億類，徊旋四七，匠成草昧，轡策靈機，吹噓四氣，幽括冲默，舒闡絜尉，一作鬱。抑濁揚清，斟酌河渭，增之不溢，挹之不匱，與之不榮，奪之不瘁。故玄之所在，其樂不窮，玄之所去，器弊神逝。夫五聲八音，清商流徵，損聰者也。鮮華艷采，或麗炳爛，傷明者也。宴安逸豫，清醪芳醴，亂性者也。冶容媚姿，鉛華素質，伐命者也。其唯玄道，可與爲永。不知玄道者，雖顧盼爲殺生之神器，屑吻爲興亡之關鍵，綺榭俯臨乎雲雨，藻室華綠以參差，組帳霧合，羅幃雲離，西毛陳於閑房，金觴華以交馳，清絃嘈囀以齊唱，鄭舞紛綵以蛟蛇，哀簫鳴以凌霞，羽蓋浮於漣漪，掇芳華於蘭林之圃，弄紅葩於積珠之池，登峻則望遠以忘百憂，臨深則俯擊以遺朝饑，入宴千門之混煇，出驅朱輪之華儀，然樂極則哀集，至盈必有虧。故曲終則歎發，醺罷則心悲也。寔理勢之攸召，猶影響之相歸也。斯假借而非真，故物往若有遺也。

夫玄道者，得之乎內，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玄道之要言也。得之者貴，不待黃鉞之威。體之者富，不須難得之貨。高不可登，深不可測，乘流光，策飛景，凌六虛，貫涵溶。出乎無上，入乎無下。經乎汗漫之門，遊乎窈眇之野。逍遙恍惚之中，徜徉仿佛之表。咽九

華於雲端，咀六氣於丹霞，徘徊茫昧，翱翔希微，履略蜿蜒，踐跚旋璣，此得之者也。

《無上妙道文始真經·一字字者，道也》 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戛戛乎鬥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覘之，而噴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爲，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

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造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徇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御注曰：道本無相，孰爲微妙？物我同根，是非一氣，故同謂之玄。世之惑者，舍安求真，去真益遠，殊不知有無者，特名之異爾。

臣義曰：道以常無爲體，以妙有爲用，實爾無相，孰觀微妙。物我復乎造化之原，是非混於冲虛之氣，離形去智，有無都泯，故同謂之玄。在無而有，在有而無，所謂兩者同也。有無相生，而有無之辨著，此出而異名也。玄之爲色，赤且黑，於其方曰朔曰北之類，皆合兩者故也。通夫有無而同於一，乃可以語道。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御注曰：《素問》曰：玄生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妙而小之謂玄，玄者天之色。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玄之又玄，所謂色色者也。玄妙之理，萬物具有，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人之所以靈，百物之所以昌，皆妙也，而皆出於玄，故曰衆妙之門。孔子作《易》，至《說卦》然後言妙，而老氏以此首篇，聖人之言，相爲終始。

臣義曰：天肇一於北，玄之同也，地耦二於南，神之出也。神以玄生，玄以神妙，同夫有無，混然無間，所謂玄也，玄之又玄，玄亦至矣，神由是出，靈由是著，妙萬物而無方，此天地所以神明，聖人所以無爲而爲。而人之靈，物之昌，皆盡其妙，而妙皆出於玄，故曰衆妙之門。孔子作《易》，托象數以示神，故至《說卦》然後言妙。老子同有無以示玄，

故以首篇言之。神生於玄，而玄爲衆妙之所自出，故終始之序如此。

玄 德

綜 述

《道德真經·能爲章第一〇》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又《養德章第五一》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又《淳德章第六五》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是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嘗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嚴遵《道德真經指歸·善爲道者章》（谷神子注）

廢棄智巧，玄德

淳樸，獨知獨慮，不見所欲，因民之心，塞民耳目，不食五味，不服五色，主如天地，民如草木，巖居安處，安樂山谷，飲水食草，不求五穀。知母識父，不睹宗族，沌沌俶俶，不曉東西，男女不相好，父子不相戀，不賤木石，不貴金玉，叢生雜處，天下一心，八極共旨，九州同風。蠹蟲不作，毒獸不生，神龍與人處，麟鳳遊於庭。翔風嘯嘯，醴泉涓涓，甘露漠漠，朱草榮榮，嘉禾豐茂，萬物長生。非天之之福，主知不知而名無名也。不知之知，不名之名，同乎道矣，豈不然也。是以睹智識愚，與道同符，知愚知智，與道同旨。政教由之，或病或利，明於病利，大平自至，明於利病，萬物自正。用智治國，爲禍爲則；不用智理國，爲福爲德。此兩者之行，可爲

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是故愚智之識，無所不克，清淨寧地，爲類陰福，衆世莫見，故曰玄德。玄德深矣，不可量測；遠矣，不可窮極；與物反矣，莫有能克。所謂玄德深遠與物反矣。玄德之淪，罔蕩輓遁，恍惚無形，反物之務，和道德，導神明，含萬國，總無方。六合之外，毫釐之內，靡不被德蒙仁，以存性命，命終天年，保自然哉。所謂至於大順者也。

河上公《道德真經註·淳德第六五》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天也。能知治身治國之法式，是謂與天同德也。

玄德深矣遠矣，

玄德之人深不可測，遠不可極也。

與物反矣，

玄德之人與萬物反異，萬物欲益己，玄德欲施與人也。

然後乃至大順。

玄德與萬物反異，故能至大順。大順者，天理也。

王弼《道德真經註》生之，

不塞其原也。

畜之。

不禁其性也。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不塞其原，則物自生，何功之有？不禁其性，則物自濟，何爲之恃？物自長足，不吾宰成，有德無主，非玄如何？凡言玄德，皆有德而不知其主，出乎幽冥。

成玄英《老子道德經義疏·道生之章第五一》故道生之畜之，

重疊前文，以生後句。而直舉道，不言德者，明德不異道，而文略也。故《西昇經》云道德混沌玄妙同也。

長之育之，

長之者，謂增其善芽。育之者，謂進其功行也。

成之熟之，

成熟者，謂以無上妙法瑩飾物心，令其道果成就，德業淳熟。此猶疊前語，來生後文也。

養之覆之。

養覆者，養謂酬其果報，覆謂蔭以大慈也。以上四雙，明利物之德，以下三句，明能遣其功也。

第四結成玄德，利物忘功。

生而不有，

雖復能生萬物，實無物之可生。芻狗群情，故即生而不有。有既有而不有，生亦生而不生。此遣道生之也。

為而不恃，

既生成萬物，不有其生，施為法教，於何可恃。此遣德畜之也。

長而不宰，

長養蒼生，功侔造化，而能所俱幻，誰其宰乎？此遣長之等四雙也。

是謂玄德。

是則指於上句，謂則言及下文。玄者深遠之名，德以證護為義。指前體道之士利物忘功，以法聖人，可謂玄德。

又《古之章第六五》

知此兩者亦楷式。

兩者謂前文智與不智也。能知用智為賊，不智為德者，則為脩身之楷模，治國之洪範也。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常知無分別為治身之楷式者，可謂深玄之大德也。

玄德深遠，與物反。

冥真契道謂之玄德，窮源極際謂之深遠。深遠之智乖於俗，故與物反也。

然後乃至大順。

順有兩種，一順於理，二順於俗。順理則契於妙本，順俗則同塵降迹。問曰：前言反俗，後言順俗，前反後順，文豈類乎？答曰：前言反者，此明不反而反。後言順者，亦不順而順。不順而順，順不乖反，不反而反，反不乖順，亦何所嫌耶？曰：《經》稱大順，順亦有大小乎？答曰：夫以順對違，雖順而小。今不順不違，而違而順，順不異違，違不乖順，所以出處嘿語，唯道是從。和光同塵，而恒順於理，不問順與不順，不順與順，一時皆順，是故無順無不順，亦不無順而能順，不順乃至非不

順，故名為大順。

李榮《道德真經注一〇章》 生之畜之。

道生之，德畜之，聖人同道德之生畜，長黔黎於淳化，養庶類於自然。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忘功德也，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忘德之德，深而且遠，故言玄也。

又《五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孰成之。

至道運而無壅，何適而不能。玄德動而不滯，何事而不可。今約事分用，通生則理歸於道，長畜則義在於德。生畜於物，物各有形。既秀而不

實曰孰，生畜具全曰成也。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父母所生，天地覆載，誠可尊也。今道德恩隆於父母，功蓋於天地，理當尊貴人也。

道尊德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道德虛忘，自然尊貴，非由爵命方見敬重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育之，成之孰之，養覆之。

此廣明道德生畜之義也。進益曰長，撫恤曰育，構立曰成，圓足曰孰，資給曰養，衣被曰覆。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夫伐其功者，非至功也。恃其德者，非大德。今既生既長，不恃不宰，深妙之德也。

趙志堅《道德真經義疏·古之章第二八》 知此兩者，亦楷式。

兩者，謂用智不用也。言亦者，為上文皆云以無為理國，今復云不用

智理國，故云亦。能知用智是害國之賊，不用智是養人之德者，是為得安

國修身之法式。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始終不改謂之常。能知不用智，可為理國修身之法式。始終常行而不

廢者，乃是合道玄之上德。

玄德深遠，與物反，然後乃至大順。

下徹曰深，傍周曰遠，其德如是，謂之爲玄。道被幽明，德充宇內，謂之遠矣。凡人貴智，玄德貴愚，凡人貴積，玄德貴散，凡人從俗，玄德從道，故云反。迹每安國利人，故云順。而言大順者，上順天道，下順萬民，在物無逆，故云大順。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載警曉章第一〇》 生之畜之。

疏：下經云道生之，德畜之，此云生之畜之者，謂人君法道清靜，令物得遂其生成，效德弘濟，令物各盡其畜養，故云生之畜之。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疏：物得遂生，聖忘功用。遂生則生理自足，忘功則功用常全。斯乃無私而成私，不宰而爲真宰也。故生而不有者，令物各遂其生，君不以爲己有也。爲而不恃者，令物各得其動用，而不自負恃爲己功也。長而不宰者，居萬民之上，故云長，而不恃其功，故云不宰也。如是是謂深玄妙之德矣。

又《道生之章第五》 故道生之，德畜之。

疏：此覆結初章道生之義也。始之爲生，養之爲畜。

長之育之，

疏：增進曰長，撫字曰育。

成之熟之，

疏：輔相曰成，成遂曰熟。

養之覆之。

疏：資給曰養，蔭庇曰覆。八者皆道德功用之謂，所以萬物尊而貴之。

生而不有，

疏：道生萬物，不見其有生之可名，忘生之義，結上道生之義也。

爲而不恃，

疏：德之爲養，不見有物之可爲，不恃其功，結上德畜之之義也。

長而不宰。

疏：以道德忘生育之功，故雖居萬物之長，長育成熟，不爲主宰，責望於物，言此者欲令人君法道生育，而忘其功爾。

是謂玄德。

疏：此嘆忘功之德也。玄者深遠不測之名，大道雖能生能畜，而終不

恃不宰，德施周普而名迹不彰，豈非深遠不測之德乎？

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七《德經》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上言道生德畜，此不言德者，以道無不貫而略其文也。夫受其精之謂生，函其氣之謂畜，遂其形之謂長，字其材之謂育，輔其功之謂成，終其時之謂熟，保其和之謂養，護其傷之謂覆。此八者皆大道之元功，蛸翹蠕動之物，得不尊之、貴之乎。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此結上生畜等八義也。言道生萬物，若顯其有，則收其仁矣。道養萬物，若恃其爲，則居其功矣。長育群材，成熟庶品，養覆動植，若矜其宰，則處其長矣。有是而退藏於密，可謂陰德深矣、遠矣。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

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御注曰：聖人存神知化，與道同體，則配神明，育萬物，無不可者。生之以遂其性，畜之以極其養。無愛利之心焉，故生而不有。無矜伐之行焉，故爲而不恃。無刻制之巧焉，故長而不宰。若是者其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曰是謂玄德。天道升於北，則與物辨。而玄者天之色也，聖人之於天道，降而爲德，非玄不足以名之。

臣義曰：聖人自抱一專氣，至乎玄覽，則在我者至矣。自無爲爲雌，至乎無知，則應物者至矣。在我而忘我，在物而忘物，與道同體，於是乎見生其所自生，畜其所自畜，道生萬物，孰認而有爲。本無爲，孰矜而恃其長天下也。無刻削之巧，皆付之自然爾。故曰不宰，夫如是，故百姓不知。萬物不謝，是謂玄德。

王弼《老子微旨例略》 名也者，定彼者也。稱也者，從謂者也。

名生乎彼，稱出乎我。故涉之乎無物而不由，則稱之曰道；求之乎無妙而不出，則謂之曰玄。妙出乎玄，衆由乎道，故生之畜之，不壅不塞，通物之性，道之謂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有德而無主，玄之德也。玄謂之深者也，道稱之大者也。

周固樸《道體論》 問曰：此玄之又玄者，可爲修之所得不？答曰：此玄德解有二種。一者體玄德，二者行玄德。體玄德解有二種。一者

體玄德，二者行玄德。體玄德者，至體之理，妙實而虧，故曰體玄德。行玄德者，功行既備，妙契玄道，從修入爲玄，故曰行皆玄德。

問曰：玄德會體者至玄德，爲有行無行？答曰：未至玄德，故有其遣有遣無之行，體行非有亦無，取無有兩泯，名曰兼忘。

問曰：未審兼忘，何等行乃至玄德。答曰：教體通取，義有隱顯，故兼忘爲息事之談，玄德爲契實之目。教不虛設，必忘所獲。自兼忘以前，義從隔辯，解或不同，故言取捨兼忘。已後就通彰目，通而融觀，則解或同體，同而無別，故無取無捨。所謂行者，行無取無捨之行。《妙真經》曰：無取正炁自居，無捨邪炁自除，目之曰玄。正炁自居稱之德，故曰玄德。

玄 冥

綜 述

郭象《南華真經序》 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赦。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茫。至仁極乎无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深流長也。

《南華真經注疏·內篇·齊物論第二》（郭象注成玄英疏）

〔注〕

世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請問：夫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物衆形。故明衆形之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城，雖復罔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故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體中而不待乎外，外無所謝而內無所矜，是以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衆而共成乎天，而皆歷然莫不獨見矣。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

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己，莫不自爾，吾安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迹。若乃責此近因而忘其自爾，宗物於外，喪生於內，而愛尚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尚已存乎胸中，何夷之得有哉。

又《內篇·大宗師第六》 〔注〕卓者，獨化之謂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獨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獨化也。人皆以天爲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惡；隨天安之。況乎卓爾獨化，至於玄冥之境，又安得而不任之哉。既任之，則死生變化，唯命之從也。〔疏〕卓者，獨化之謂也。彼之衆人，稟氣蒼昊，而獨以天爲父，身猶愛而重之，至於晝夜寒溫，不能返逆。況乎至道窈冥之鄉，獨化自然之境，生天生地，開闢陰陽，適可安而任之，何得拒而不順也。

〔略〕

其爲物，無不將也，

〔注〕任其自將，故無不將。

無不迎也；

〔注〕任其自迎，故無不迎。

〔疏〕將，送也。夫道之爲物，拯濟無方，雖復不滅不生；亦復而生而滅，是以迎無窮之生，送無量之死也。

無不毀也，

〔注〕任其自毀，故無不毀。

無不成也。

〔注〕任其自成，故無不成。

〔疏〕不送而送，無不毀滅；不迎而迎，無不生成之也。

其名爲摠寧。

〔注〕夫與物冥者，物繁亦繁，而未始不寧也。

〔疏〕摠，擾動也。寧，寂靜也。夫聖人慈救，道濟蒼生，妙本無名，隨物立稱，動而常寂，雖摠而寧者也。

摠寧也者，摠而後成者也。

〔注〕物繁而獨不繁，則敗矣。故繁而任之，則莫不曲成也。

〔疏〕既能和光同塵，動而常寂，然後隨物摠擾，善貸生成也。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

〔疏〕子葵怪女偶之談，其道高妙，故問子於何處獨得聞之？自斯已下，凡有九重，前六約教，後三據理，並是女偶告示子葵之辭也。曰：聞諸副墨之子，

〔疏〕諸，之也。副，副貳也。墨，翰墨也；翰墨，文字也。理能生教，故謂文字爲副貳也。夫魚必因筌而得，理亦因教而明，故聞之翰墨，以明先因文字得解故也。

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

〔疏〕臨本謂之副墨，背文謂之洛誦。初既依文生解，所以執持披讀；次則漸悟其理，是故羅洛誦之。且教從理生，故稱爲子；而誦因教起，名之曰孫也。

洛誦之孫聞之瞻明，

〔疏〕瞻，視也，亦至也。讀誦精熟，功勞積久，漸見至理，靈府分明。

瞻明聞之聶許，

〔疏〕聶，登也，亦是附耳私語也。既誦之精深，因教悟理，心生懽悅，私自許當，附耳竊私語也。既聞於道，未敢公行，亦是漸登勝妙玄情者也。

聶許聞之需役，

〔疏〕需，須也。役，用也，行也，雖復私心自許，智照漸明，必須依教遵脩，勤行勿怠。解也不行，道無由致。

需役聞之於謳，

〔疏〕謳，謠謠也。既因教悟理，依解而行，遂使威德顯彰，謳謠滿路者也。

於謳聞之玄冥，

〔注〕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

〔疏〕玄者，深遠之名也。冥者，幽寂之稱。既德行內融，芳聲外顯，故漸階虛極，以至於玄冥者矣。

玄冥聞之參寥，

〔注〕夫階名以至無者，必得無於名表。故雖玄冥猶未極，而又推寄

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

〔疏〕參，三也。寥，絕也。一者絕有，二者絕無，三者非有非無，故謂之三絕也。夫玄冥之境，雖妙未極，故至乎三絕，方造重玄也。參寥聞之疑始。

〔注〕夫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蓋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乃七重而後及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

〔疏〕始，本也。夫道，超四句，離彼百非，名言路斷，心知處滅，雖復三絕，未窮其妙。而三絕之外，道之根本，而謂重玄之域，衆妙之門，意亦難得而差言之矣。是以不本而本，本無所本，疑名爲本，亦無的可本，故謂之疑始也耳。

又《外篇·秋水第一七》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爽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

〔注〕言其無不至也。

〔疏〕趾，踰也，亦極也。大皇，天也。玄冥，妙本也。大通，迹也。夫莊子之言，窮理性妙，能仰登旻蒼之上，俯極黃泉之下，四方八極，爽然無礙。此智隱沒，不可測量，始於玄極而其道杳冥，反於域中大通於物也。

陳景元《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內篇·大宗師六》攬寧音嬰，謂聖人

隨物動靜，雖攬而寧也。高誘注呂覽，攬猶戾也。副墨謂副貳翰墨者，典故也。自此已下，皆寓言耳。洛誦灑洛讀誦也。瞻明見理曰瞻明。聶許慎《說文》，附耳小說也，謂密相許與也。需役音須，待也。役，使也，用也。待使謂行用也。於謳烏侯切。頌美盛德也。玄冥謂淵幽也。冥，漠也。悟道幽漠也。參七南切。寥力彫切。參，承也。寥，空也。謂參承道極也。疑始莫知其末始有始也。自副墨至淵冥七重，方可高參寥廓；至疑始九重，方入太无難測之鄉，大道无始之境矣。

林希逸《南華真經口義·內篇·大宗師上》將，送也，無迎送無成毀即是自然而然而也。攬者，拂也，雖攬擾汨亂之中而其定者常在。寧，定也。攬擾而後見其寧定，故曰攬寧。攬寧也者，擾而後成此名也。

九箇聞字真是奇絕。副墨，文字也。因有言而後書之簡冊，故曰副墨。形之言正也，書之墨副也。洛誦者，苞絡而誦之也。依文而讀，背文而誦，猶子生孫，故下子孫兩字。瞻者，見也。見徹而曰瞻明。聶與囁

同，以言自許，故曰聶許。役者，行使也，需，待也，可以待時而行使也，故曰需役。於謳者，言之不足而永歌之也，於，嗟歎也，言其自得之樂也。凡此數句，謂道是讀書而後有得，做出許多名字也，是奇特到了，却歸之造物。玄冥有氣之始，參寥，無名之始，疑始，又是無始之始，即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此意蓋言道雖得之於文字，實吾性天之所自有者也。

又《外篇·秋水》 大皇，天也。下蹈黃泉，上登于天，言其見趣之高遠也。爽然即釋然也，四解，四達也。淪於不測，所入者深也。始於玄冥，言在於無極之先也。反於大通，歸於至道也。

玄牝

綜述

河上公《道德真經注·成象第六》 谷神不死，
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神謂五藏之神也：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腎藏精與志，五藏盡傷，則五神去。
是謂玄牝。

言不死之道，在於玄牝。玄，天也，於人爲鼻。牝，地也，於人爲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五氣清微，爲精神聰明音聲五性。其鬼曰魂，魂者，雄也，主出入人鼻，與天通，故鼻爲玄也。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味濁辱，爲形骸骨肉血脉六情。其鬼曰魄，魄，雌也，主出入人口，與地通，故口爲牝。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

根，元也。言鼻口之門，乃是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

綿綿若存，

鼻口呼吸喘息，當綿綿微妙，若可存，復若可無有。
用之不動。

用氣當寬舒，不當爲急疾勤勞。

敦煌本《老子道德經想爾注》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者，欲也。精結爲神，欲令神不死，當結精自守。牝者，地也，體性安，女像之，故不擊。男欲結精，心當像地似女，勿爲事先。

玄牝門，天地根。

牝，地也，女像之。陰孔爲門，死生之官也。最要，故名根。男茶亦名根。

綿綿若存。

陰陽之道，以若結精爲生。年以知命，當名自止。年少之時，雖有，當閉省之。綿綿者微也，從其微少，若少年則長存矣。今此乃爲大害，道造之何？道重繼祠，種類不絕，欲令合精產生，故教之。年少微省不絕，不教之慙力也。慙力之計出愚人之心耳，豈可怨道乎？上德之人，志操堅彊，能不戀結產生，少時便絕。又善神早成，言此者道精也，故令天地無祠，龍無子，仙人妻，玉女無夫，其大信也。
用之不動。

能用此道，應得仙壽，男女之事，不可不動也。

成玄英《老子道德經義疏·谷神章第六》 谷神不死，

谷，空虛也。神，靈智也。河上公言谷養也，言蒼生流浪生死，皆由著欲故也。若能導養精神，如彼空谷，虛容無滯，則不復生死也。

是謂玄牝。

是謂，仍上辭也。玄者，不滯之名。牝以雌柔爲義。欲明養神如谷，令其不死者，無過靜退雌柔，虛容不滯也。

玄牝門，天地根。

言此深玄不滯之道，雌虛柔靜之法，能開導萬物，生化兩儀，故云根也。

李榮《道德真經注·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河上以爲，養神乃是思存之法。輔嗣言：谷中之無，此則譬喻之義。雖真賢之高見，皆指事之說也。今則約理，嘗試言。谷，空也。玄，道也。牝，靜也。夫有身有神則有主，有生有死不可言道，流動無常，豈得言靜？若能空其形神，喪於物我，出無根氣，聚不以爲生，入無竅氣，散

不以爲死，不死不生，此則谷神之道也。生死無常，浮動之物也。幽深雌靜，湛然不動，玄牝之義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疏：谷神者，明谷之應聲，似道之應物，有感即應，其應如神。神者不測之名，死以休息爲義，不測之應，未嘗休息，故云谷神不死。玄，深也。牝，母也。谷神之應，深妙難名，萬物由其茂養，故云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疏：玄牝之用，有感必應，應由物出，故謂之門。天地，有形之大者爾，不得玄牝之用，則將分裂發洩，故資稟得一以爲根本，故云是謂天地之根本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動。

疏：綿綿者，微妙不絕之意。虛牝之用，應物無私，微妙則稱爲若存，無私故用不勤倦。

李約《道德真經新注》 谷神不死，谷中虛則能以響答聲，不知答聲者誰哉？既不知而不測，謂之神乎神答，長在不死，何也？人能虛心則物無不應，如神不離身而長存也。是謂玄牝。玄者，幽暗也。牝，女子也。女子處幽闇之中，是謂玄牝。此玄牝性柔而靜，不以外傷內，所以能制不測之神於身也。又玄鼻牝口也，空虛吐納元氣，爲陰陽之根。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行如玄牝，可謂得道之門。既得道矣，則道爲天地之根。綿綿若存，道體微妙，綿綿似不能自持，要今古常在。用之不動。雖微妙，若其應用也，未嘗辭倦。人能得之，則性全神王，致無期之壽。又言吐納之道也。

陸希聲《道德真經傳》 經：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動。

傳：谷者象道之體，神者況道之用。體真用妙，應物不窮，故曰谷神不死。夫唯谷神不死，則可以盡天地之體用。玄者，天之體也。牝者，地之用也。體玄而用牝，聖人之術也，故曰是謂玄牝焉。夫玄牝之術，乃陰陽開闔，變化不測者也。開闔即陰陽之道，陰陽乃乾坤之本，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乎不知所終極。其體而不亡，其用不勞，此謂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者也。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谷神章第六》 谷神不死，御注曰：有形則有盛衰，有數則有成壞，形數具而生死分，物之理也。谷應群動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真常之中，與道爲一，不麗於形，不墮於數，生生而不窮，如日月焉，終古不息，如維斗焉，終古不忒，故云不死。

臣義曰：囿於陰陽者，其盛衰有形。役於變化者，其成壞有數。涉形與數，其生也執固。谷以常虛，而應群動之感。神以常寂，而妙萬物之上。常虛則不累於形，常寂則不滯於數。谷之虛，神之妙，冥於一致，與道同體，生生不窮，其應無已，其化不測，其猶日月維斗，皆終古而未始，或息或忒，或曰不死。不死者，以其無所自生，故不死也。神亦至矣，必曰谷神者，氣冥於虛，神潛於氣。神之應也如響，能容能應，能虛能盈，無有終已，故以谷言。是謂玄牝。

御注曰：萬物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谷之用無相，神之體無方，萬物所受命也。玄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萬物所以成形也。谷神以況至道之常，玄牝以明造物之妙。

臣義曰：谷神以無受萬物之命，天地以有賦萬物之形。不曰天地，而曰玄牝者，以天地之色類言也。色類本乎氣，故玄牝者，氣之所以生物也。有母養萬物，生生之理，是造物之妙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御注曰：《莊子》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而見之者，必聖人已。故於此明言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明大道之序，則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天地之所從出者，玄牝是已。彼先天地生者，孰得而見之？

臣義曰：玄牝者，生物之本，體屬乎陰陽，萬物之母也。門有闔闢之義，根有生出之理，玄牝之氣，闔而爲陽，麗乎陽者之所生也，闔而爲陰，麗乎陰者之所出也。天地以陰陽形之大者言之也，天地萬物由此門出，莫得而見，故曰玄牝之門。綿綿若存，用之不動。

御注曰：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不知其盡也。夫是之謂綿綿若存。

茫然天造，任一氣之自運，倏爾地化，委衆形之自殖，乾以易知，坤以簡能，非力致也，何勤之有？

臣義曰：萬物資氣以生，資神以靈，故氣爲神母，神爲氣子。氣固則神全，氣汨則神亂，氣喪則神去。綿綿者，引而不絕，續而不已，先天地而有，後天地而無窮，恍惚窈冥，而或有在，故謂之若存。茫然天造，任其氣之自運，而莫知其所以然。倏爾地化，委其形之自殖，而莫知其所自。以無爲用，而非智力所能爲也，故曰用之不動。

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一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夫大人以太虛爲空谷，以造化爲至神，空谷、至神乃道之體用，豈有死乎。不死之理既甚深冥，又能母養，故曰玄牝。或谷喻天地，神喻大道。今說者以山谷響應爲喻，不其小哉。且人能懷豁無方，法太虛之廣，存任神真，資造化之靈，自然形與道合，何死之謂乎。如是，則冥然茂養，物受其賜，故曰玄牝。河上公《章句》：「谷音育，訓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神謂五藏之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脾藏志。人能清靜虛空，以養其神，不爲諸欲所染，使形完神全，故不死也。若觸情耽滯，爲諸境所亂，使形殘神去，何道之可存哉。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夫太虛造化，萬類由之以出入。既有出入之名，或謂之門。根者，本也。天地雖大，不能逃其有形，有形之類，咸以虛空太和爲其根本，故曰天地根。河上公曰：「不死之道在於玄牝。玄，天也。於人爲鼻。牝，地也。於人爲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五氣清微爲精神聰明音聲五性，其鬼曰魂。魂者雄也。主出入人鼻，與天通，故鼻爲玄也。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味濁辱爲形骸骨肉血脉六情，其鬼曰魄。魄者雌也。主出入人口，與地通，故口爲牝也。根者元也，言鼻口之門，乃是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也。上言谷神不死者，勸人養神之理。此曰玄牝之門者，示人鍊形之術也。故形神俱妙者，方與道同也。夫人有身有神，則有生有死。有生有死不可言道也。流動無常，豈得言靜也。若乃空其形神，忘其物我，是以出無根，故氣聚不以爲生，入無竅，故氣散不以爲死。不死不生，其谷之神也。生死無常；其浮動之物也。幽深雌靜，湛然不動，其玄牝之謂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動。

綿綿，不絕之貌，此結上養神鍊形之義也。夫養神則深妙冥極，清靜虛空，綿綿若存，感物而起，無有絕時。鍊形則呼吸太和，導接血氣，飲難終之泉，咀延年之草，使其支節宣暢而不勤勞，此方可與天地同根，衆妙共門也。

論說

佚名《玄牝之門賦·此上玄下牝之門歟》 一竅玄牝，大丹本根。是乃虛无之谷，互爲出入之門。設鼎器之尊卑，截然對立；渾機關之闔闢，妙以難言。原夫神仙立修鍊之根基，元氣常周流於上下，鉛爐汞鼎，自此而建。玉闕金闕，識之者寡，大哉玄牝，不可得而名焉，通乎陰陽，是以謂之門也。是曰爐鼎中藏汞鉛，東接扶桑之谷，西通華嶽之巔。據二土之要，妙合二土；界兩弦之間，平分兩弦。太以無外，小以無內，下焉曰牝，上焉曰玄。朱砂鼎、偃月爐，一機密運復命關。歸根竅，衆妙兼，全是門也。陽開陰闔，開闔無窮，日往月來，往來不已。上曰天關，中納乾甲，下爲地戶，內藏坤癸。無邊無傍，非有形也；一闔一闢，是爲門矣。高卑配合，大矣哉，至矣哉，來去周游，出乎此，入乎此。請言夫此竅何竅，人所同有，非門謂門，世其鮮知。蓋天地常交合於往來來之際，而神氣每渾融於綿綿續續之時，今此鑿破鴻濛之穴，築成真一之基。以諸辰而論，下牝居子，合八卦而觀，上玄屬離門焉，如是分也。竅則渾而一之，所以紫陽備述罕知之語，不然老氏曷陳同出之辭。嘗謂冥冥牝戶，深居滄海之間；巍巍玄關，遠在崑崗之上。一陰一陽，黑白可辯，非色非空，丹青難狀。四正於此，布勾般乎子午卯酉，兩曜於此，運攢簇乎晦弦朔望。微哉妙哉。玄牝二字，採之鍊之，功夫片餉，是則下藏白虎爲發火之樞機，上有青龍起騰雲之風浪。噫，傍門小法，惑衆非一；專門名家，以賢自居，弗解講明於理學，安能契合於仙書。以心腎名玄牝，空費存想；以口鼻爲玄牝，徒勞咽嚥。儼棄邪歸正，獲知蹊徑之真也，則造微入妙，豈在門牆之外歟？盍思夫一氣孔神，曷是收藏之根柢；元和內運，

孰爲交接之權輿。抑評之虎白龍青，奚云黑虎赤龍；玄上牝下，何謂左玄右牝。當知木火爲侶，木於火內以停蓄；金水同宮，金在水中而潛隱。此所謂玄之又玄，妙之又妙者乎。其造化講論而無盡。

張伯端《紫陽真人悟真篇注疏》（翁葆光注戴起元疏）疏曰：在天

曰離爲汞，火炎上爲離。本乎天者親上，木中生火爲鉛。天陽而含陰，肅肅之陰降自天。在地曰坎爲銀，水潤下爲坎。本乎地者親下，水中生金爲鉛。地陰而含陽，赫赫之陽升自地。夫天地莫位，日月成象，皆是水陰火陽二氣所變。火炎而輕清，外明內暗。水潤下而重濁，內明外暗。天地日月既有形矣，而後五行又各成形於天地之間。金擊之有火，溶之成水。木鑽之有火，絞之成水。土以火生，以水潤金。木者，非火之交也。金木土之中，水火二氣無所不在。水火不能自生人、自殺人。至於金木土不能自殺人，必待用人之，而後能此。五行之水火，又得其氣之全者也。天地萬物，皆不出乎五行，五行又不離於陰陽，陰陽同出於太極，此出同而名異也。其本則同者，玄牝之根，同出於真一之太極。其出則異者，真一之氣各分爲陰陽之玄牝，此本同而出異也。玄牝兩者同出於太極混一之氣，既成形矣，稟性得其純，分居得其所，顛倒修之，紫金丹藥可以成矣。

又玄牝之門世罕知，只將口鼻妄施爲。

饒君吐納經千載，爭得金烏搗兔兒。

註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妙哉是言也。舉世莫能知此，非真師指示，孰能曉了。亦有指兩腎之間混元一元，如葉文叔者，豈能窺測天機，而欲以此排斥他說也哉。玄牝二物，豈可以一穴言之。自開闢以來，若無此二物，安能有萬物乎。內外二丹，從此名立。聖人祕之，號曰偃月爐、懸胎鼎也。金烏者，金丹也。兔者，己之真氣也。金丹制已汞，如貓捕鼠，似鷹搗兔，不令逃遁。若以口鼻爲玄牝，直饒千載吐納，轉見冤枉，爭得金烏搗兔，而成聖胎也哉。

疏曰：玄，陽也。牝，陰也。《易》曰：天玄而地黃，坤利牝馬之貞。借玄喻陽，借牝喻陰，而曰門者，萬物由此門而生死，玄牝由此門而出入。其曰爐鼎，亦假借爲名耳。鮑真人《玄牝歌》曰：兩腎中間一點明。故後人指兩腎中間爲混元穴，蓋不知兩腎者，亦借人身兩腎相對而生，以譬其妙。兩者同出而異名，若能交合，則其中一點黍珠一時可得，

此真玄牝之門也。或者不知取譬矣，執《玄牝歌》爲真，是兩腎中間。誤以口鼻玄牝，猶其膚淺。

又要得谷神長不死，須憑玄牝立根基。

真精既返黃金屋，一顆明珠永不離。

註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無形也，感而遂通，若谷之應聲，故曰谷神。夫因氣而立氣，因精而生精，精能生氣，氣能生神。故氣爲一身之主，一身爲神氣之府。形不得神氣則不生，神氣不得形則不真。三物相須如有生也。若欲長生，根基立玄牝，然後長生可致也。萬神莫不由此二物而生，因此二物而死。實爲天地之根，五行之祖，陰陽之蒂，萬化之基。聖人憑此而成外藥，藉此小變內丹，故得真精。運動不停，復還黃金玉釜之室，變爲一顆靈珠明光，永不飛走，漸漸化形爲氣，化氣爲神，形神俱妙，隱顯莫測。

張伯端《金丹四百字》（黃自如注）要須知夫身中一竅，名曰玄

牝，此竅者非心非腎，非口鼻也，非脾胃也，非穀道也，非膀胱也，非丹田也，非泥丸也。能知此之一竅，則冬至在此矣，藥物在此矣，火候亦在此矣，沐浴亦在此矣。結胎在此矣，脫體不在此矣。夫此一竅，亦無邊傍，更無內答，乃神氣之根，虎無之谷，在身中而求之，不可求於他也。

【略】

此竅非凡物，乾坤共合成。各爲神氣穴，內有坎離精。

解曰：玄牝之竅，非凡間物。未有此身，先有此竅。不在上，不在下，不在中間，所謂先天一竅是也。方其生身之物，乾父之精，坤母之血，相共合成。乃神氣之穴，而藏水火之精。

《鍾呂傳道集》（施肩吾傳）道本無形，及乎大原示朴，上清下濁

合而爲一。大朴既分，混沌初判而爲天地，天地之內，東西南北而列五方。每方各有一帝，每帝各有二子，一爲陽而一爲陰，乃曰二氣，相生相成而分五行。五行相生相成而定六氣，乃曰三陰三陽。以此推之，如人之受胎之初，精氣爲一，及精氣既分而先生二腎。一腎在左，左爲玄，玄以升氣而上傳於肝；一腎在右，右爲牝，牝以納液而下傳膀胱。玄牝本乎無中來，以無爲有，乃父母之真氣納於純陰之地，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可比天地之根。玄牝，二腎也，自腎而生五藏，六府

全焉。

《雜著指玄篇》 三要者，玄牝、玉戶、金關。上通於天，下通於地，切勿眼觀心動，耳聽神移，口談氣散，故三要動之神散也。但人心中有二竅，左曰玄，右曰牝，下入氣海，上通泥丸，此真相通玉戶金關夾脊相湊，過三關而朝北極，陽穴動而養真。【略】

內三要（出《黃帝陰符經》）

第一要者，頭，太淵也。天，谷神所居之位是也。上應玄都，萬神會集之鄉，人能開此，谷神自居，真息自定，飢渴自除矣。

第二要者，心，絳宮也。人能虛心凝神，得神氣俱定，息不往來，謂之大定矣。夫神者，天地之元，性命之本，日月之祖，龍虎之首，陰陽之根。每一息動四至，太上言：二十四動爲一刀，二百四十動爲一圭，故聖人謂之刀圭。

第三要者，在兩腎之間，水火之際，謂之地戶。此關有神，謂之桃康，上通九天，下通湧泉，真氣聚散，皆從此關，故聖人言：天門常開，地戶永閉。人能會此三要，神氣自然交結。《陰符經》曰：九竅之邪在此。三要正此意也。

外三要

外三要者，玄牝之門也。口通五臟，出者重濁之氣，屬陰。一切百穀諸味，皆地之精，從口而入，與地相接，謂之地根。

鼻通六腑，出者輕清之氣，屬陽，接其天，此乃天根。太上言：玄牝之門，是爲天根。

鼻有兩竅，口有一竅，共三竅。此是神氣往來之門。陽神爲玄，陰息爲牝。此門中有天魂地魄，與我神氣混而爲一，故強名曰玄牝，二物也。

又《谷神不死論》 谷者，天谷也。神者，一身之元神也。天之谷舍造化，容虛空，地之谷容萬物，載山川。人與天地同所稟也，亦有谷焉。其谷藏真一、宅元神，是以頭有九宮，上應九天。中間一宮，謂之泥丸。又曰黃庭，又名崑崙，又名天谷，其名頗多，乃元神所住之宮，其空如谷，而神居之，故謂之谷神。神存則生，神去則死，日則接於物，夜則接於夢。神不能安其居也，黃糧未熟，南柯未寤，一生之榮辱富貴，百歲之悲憂悅樂備嘗於一夢之間，使其去而不還，遊而不返，則生死路隔，幽

明之途絕矣。由是觀之，人不能自生而神生之，人不能自死而神死之。若神居其谷而不死，人安得而死乎？然谷神所以不死者，由玄牝也。元者，陽也，天也。牝者，陰也，地也。然則玄牝二氣各有深旨，非遇至人授以口訣，不可得而知也。《靈樞內經》曰：天谷元神，守之自真。言人身中，上有天谷泥丸，藏神之府也；中有應谷絳宮，藏氣之府也；下有靈谷關元，藏精之府也。天谷，元宮也，乃元神之室，靈性之所存，是神之要也。聖人則天地之要，知變化之源，神守於元宮，氣騰於牝府，神氣交感，自然成真，與道爲一，而人於不死不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也。聖人運用於玄牝之內，造化於惚恍之中，當其玄牝之氣入乎其根，閉極則失於急，任之則失於蕩，欲其綿綿續續，勿令間斷耳。若存者，順其自然而存之，神久自寧，息久自定，性入自然，無爲妙用，未嘗至於勤勞迫切，故曰用之不勤。即此而觀，則玄牝爲上下二源炁毋升降之正道明矣。世人不窮其根，不究其源，便以鼻爲玄，以口爲牝。若以鼻口爲玄牝，則玄牝之門又將何以名之，此皆不能造其妙。非大聖人，安能窮究是理哉？

蕭廷芝《金丹大成集》

問曰：何謂玄牝？答曰：在上曰玄，在下曰牝。玄關一竅，左曰玄，右曰牝。

問曰：何謂玄牝之門？答曰：鼻通天氣，曰玄門。口通地氣，曰牝戶。口鼻乃玄牝門戶也。

曾慥《道樞》卷九《神景篇》神山牡宮，氣留牝府；其氣交感，以神爲御。天谷者，泥丸之宮也。上赤下玄，左青右白，其中有黃焉，斯元神之府也，谷神真一之至靈者也。其爲吾之性歟，而心爲其用焉。神靜則萬化安，情動則萬化生。夫能守其一、守其神，神斯靜矣，然後真一者在於天焉。

上牝者，脫也。泥丸之前紫微位焉，紫微之前玉清位焉，玉清之下明堂位焉。明堂下通乎鼻。鼻者，牝之戶也。

下牝者，心也。心之上玉泉位焉，玉泉之上太皇位焉，太皇之上金光之庭位焉，金光庭之上慧泉位焉，慧泉之上五靈之源位焉，五靈源之上靈泉位焉。過天曜，出胃口，入九竅，通夫地之要而至於其口及胃之間者，牝之戶也。

又《金書玉鑒》篇物備於我，勿求諸外；中宮有鼎，覆以華蓋。

故地者鼎

之腹，變化諸物者也。何謂也？地者，坤也。其內境則脾胃也，包羅水穀，上通於口。口者，咽門也，地之戶也，收納水穀，下伏於胃管。故脾者受天門升降之氣，轉動消鑠，造化其水穀，而分其清濁焉。穀之清者升於上焦心肺之宮，而化為神氣精液矣；穀之濁者則下泄於大腸、小腸焉。是以胃者造化之鼎也，口者地之爐也，鼻者天之門也。玄牝中央，其名曰人中。斯三才者也，天、地、人。

幻真先生《胎息經注》

臍下三寸為氣海，亦為下丹田，亦為玄牝。

世人多以口鼻為玄牝，非也。口鼻即玄牝出入之門。蓋玄者水也，牝者母也。世人以陰陽炁相感，結於水母，三月胎結，十月形體具而能生人。修道者，常伏其炁於臍下，守其神於身內，神炁相合而生玄胎，玄胎既結，乃自生身，即為內丹，不死之道也。

陶弘景《養性延命錄·教誡篇第一》

《混元道經》曰：谷神不死，

河上公曰：谷，養也，能養神則不死。神為五藏之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脾藏志。五藏盡傷，則五神去。是謂玄牝。言不死之道，在於玄牝。玄，天也，天於人為鼻。牝，地也，地於人為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五氣清微，為精神、聰明、音聲、五性。其鬼曰魂。魂者，雄也。出入人鼻，與天通，故鼻為玄也。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味濁滯，為形骸、骨肉、血脉、六情。其鬼曰魄。魄者，雌也。出入於口，與地通，故口為牝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根，原也。言鼻口之門，乃是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也。綿綿若存，鼻口呼噓喘息，當綿綿微妙，若可存，復若無有也。

李道純《中和集》卷三《趙定庵問答》

夫玄關者，至玄至妙之機

關也。今之學者多泥於形體，或云眉間，或云臍輪，或云兩腎中間，或云臍後腎前，或云膀胱，或云丹田。或云首有九宮，中為玄關；或指產門為生身處，或指口鼻為玄牝，皆非也。但着在形體上，都不是。亦不可離此一身，向外尋求。諸丹經皆不言正在何處者，何也？難形筆舌，亦說不得，故曰玄關。所以聖人只書一中字，示人此中字，玄關明矣。所謂中者，非中外之中，亦非四維上下之中，不是在中之中。釋云：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箇是自己本來面目。此禪家之中也。儒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儒家之中也。道曰：念頭不起處謂之中，此道家之中也。

此乃三教所用之中也。《易》曰：寂然不動，中之體也，感而遂通，中之用也。老子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易》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且復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陰者，靜也。陽者，動也。靜極生動。只這動處，便是玄關也。汝但於二六時中，舉心動念處着工夫，玄關自然見也。【略】舉心動念處為玄牝，今人指口鼻者，非也。身、心、意為三要。

又卷三《金丹或問》

或問：何謂玄關？曰：至玄至妙之機關也。

初無定位，今人多指臍輪，或指頂門，或指印堂，或指兩腎中間，或指腎前臍後，已上皆是傍門。丹書云：玄關一竅，不在四維上下，不在內外偏傍，亦不在當中，四大五行不着處是也。

或問：何謂三宮？曰：三元所居之宮也。神居乾宮，氣居中宮，精居坤宮。今人指三田者，非也。

或問：何謂三要？曰：歸根之竅，復命之關，虛無之谷，是謂三要。或指口鼻為三要者，非也。

或問：何謂玄牝？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或指口鼻者，非也。紫陽真人云：念頭起處為玄牝。斯言是也。予謂念頭起處，乃生死之根，豈非玄牝乎。雖然，亦是工法。最上一乘，在乎口訣。

又鍊氣在調變。所謂調變者，調和真息，變理真元也。老子云：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其調變之要乎。今人指口鼻為玄牝之門，非也。玄牝者，天地闔闢之機也。《易繫》云：闔戶之謂坤，闔戶之謂乾，一闔一闢之謂變。一闔一闢，即一動一靜。老子所謂用之不勤之義也。丹書云：呼則接天根，吸則接地根，呼則龍吟雲起，吸則虎嘯風生。予謂呼則接天根，吸則接地根，即闔戶之謂坤，闔戶之謂乾也。呼則龍吟雲起，吸則虎嘯風生，即一闔一闢之謂變，亦用之不勤之義也。指口鼻為玄牝，不亦謬乎。此所謂呼吸者，真息往來無窮也。

牧常晁《玄宗直指萬法同歸》卷二 問：玄牝之門，是為天地根。

玄牝非形質之物乎？答云：玄牝即先天道之祖也。三才萬物由此生也，衆理萬法由此歸也。在物為性命，在藥曰鉛汞，在人曰精神，在卦曰坎離，在易曰太極，在釋曰本來，在道曰玄關。一竅玄功妙理，非言可盡，人能得之，可與天地齊年也。非有形質之屬耳。

陳沖素《陳虛白規中指南》卷下《內丹三要》 內丹之要有三，曰

不論貧富家家有，採得歸來共一斤。

玄牝、藥物、火候。丹經有云：摘為隱語，黃絹幼婦。讀者感之。愚今滿口饒舌，直為天下說破。言雖覲縷，意在發明，字字真訣，肺肝相視。漏泄造化之機緘，貫串陰陽之骨髓，古今不傳之秘，盡在是矣。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玄牝圖



詩曰：

混沌生前混沌圖，箇中消息不容傳。
擘開竅內竅中竅，踏破天中天外天。
斗柄逆旋方有象，台光返照始成仙。
一朝撈得潭心月，覷破胡僧面壁禪。

藥物圖



龍虎陰陽同一性 潛藏飛躍盡衷心

詩曰：

五蘊山頭多白雪，白雲深處藥苗芬。
威音王佛隨時種，元始天尊下手耘。
石女騎龍深兩實，木人駕虎摘霜芸。

火候圖

縱識朱砂與水銀

聖人傳藥不傳火

殺生

偷生閉靜

但志識

五戒

邪淫開動

多言

百刻時中分子午
无爻卦內別乾坤

飲酒

奮造化

不知火候也如閑

我今拈出甚分明

詩曰：

無位真人煉大丹，倚空長劍逼人寒。

玉爐火煅天尊髓，金鼎湯煎佛祖肝。

百刻寒溫忙裏準，六爻文武靜中看。

有人要問真爐鼎，豈離而今赤肉團。

又《玄牝》

《悟真篇》云：「要得谷神長不死，須憑玄牝立根基。」

真精既返黃金室，一顆明珠永不離。夫身中一竅，名曰玄牝，受炁以生，實爲神府，三元所聚，更無分別，精神魂魄，會於此穴，乃金丹返還之根，神仙凝結聖胎之地也。古人謂之太極之蒂、先天之柄、虛無之宗、混沌之根、太虛之谷、造化之源、歸根竅、復命關、戊己門、庚辛室、甲乙戶、西南鄉、真一處、中黃房、丹元府、守一壇、偃月爐、朱砂鼎、龍虎穴、黃婆舍、鉛爐土釜、神水華池、帝一神室、靈臺絳宮，皆一處也。然在身中而求之，非口非鼻、非心非腎、非肝非肺、非脾非胃、非臍輪、非尾間、非膀胱、非谷道、非兩腎中間一穴、非臍下一寸三分、非明堂泥丸、非關元氣海。然則何處？

曰：我的妙訣，名曰規中，一意不散，結成胎仙。《契》云：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此其所也。《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正在乾之

下，坤之上，震之西，兌之東，坎離水火交媾之鄉。人一身天地之正中，八脉九竅，經絡聯轅，虛閑一穴，空懸黍珠，不依形而立，惟道體以生。似有似無，若亡若存，無內無外，中有乾坤，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度人經》曰：中理五炁，混合百神。崔公謂之貫尾間、通泥丸。純陽謂之窮取生身受炁初。平叔曰：勸君窮取生身處。此元炁之所

由生，真息之所由起。故玉蟾又謂之念頭動處。修丹之士不明此竅，則真息不住，神仙無基。且此一竅，先天而生，後天而接，先後二炁，總爲混沌。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恍惚惚，其中有物。和非常物，精非常精也。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人得之以靈。譚真人曰：得灝炁之門，所以歸其根；知元神之囊，所以韜其光。若蚌內守，若石中藏，所以爲珠玉之房，皆真旨也。然此一竅，亦無邊傍，更無內外。若以形體色象求之，則又成大錯謬矣。故曰：不可執於無爲，不可形於有作，不可泥於存想，不可著於持守。聖人法象，見於丹經。或謂之玄中高起，狀似蓬壺，關閉微密，神運其中。或謂之其白如練，其連如環，方廣一寸二分，包一身之精粹，此明示玄關之要，顯露造化之機。學者不探其玄，不蹟其奧，用工之時，便守之以爲蓬壺，存之以爲鷄子，想之以爲連環，模樣如此，形狀如此，執有爲有，存神入妄，豈不大謬邪。要知玄關一竅，玄牝之門，乃神仙聊指造化之基爾。玉蟾曰：似有而非，除却自身安頓何處去？然其中體用權衡，本自不殊，如以乾坤法天地，離坎體日月是也。《契》云：混沌處相接，權輿樹根基。經營養鄧鄂，凝神以成軀。則神炁有所取，魂魄不致散亂，回光返照便歸來，造次弗離常在此。其詩：經營鄧鄂體虛无，便把元神裏面居。息往息來無間斷，全胎成就合元初。玄牝之旨，備於斯矣。

大一 小一

綜 述

《南華真經·雜篇·徐無鬼第二四》（郭象注成玄英疏）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宜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頤滑有

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推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又 大一通之，

〔注〕道也。

〔疏〕一是陽數。大一，天也。能通生萬物，故曰通。

又《雜篇·天下第三》 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

〔疏〕囊括無外，謂之大也；入於無間，謂之小也；雖復大小異名，理歸無二，故曰一也。

林希逸《南華真經口義·雜篇·徐無鬼》 大一，造化之運者也，天向一中分造化是也。

又《雜篇·天下》 但謂之大一小一，便生辯說之端。謂之一則無大小矣，於一之中又分大小，便是同中之異，異中之同也。

又 萬物與天地爲一，則天地雖大，即萬物中之一物，何以爲大小，即一體也。

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疑獨註：外，猶有外，謂之大。至大則無外，故謂之大一。內，猶有內，謂之小，至小則無內，故謂之小一。

雜 錄

翁葆光《悟真篇註釋》 一者，丹也。丹者，嬰兒也。一是真一之炁也，天地之母也。我之真一，乃天地之子也。以母炁吞歸五內，以伏子炁，猶猫之伏鼠，而不走也，故曰子母之炁相戀於胞胎之中而結嬰兒之一，故謂之大一含真也。

林自然《長生指要篇》 夫降而爲一，一乃生水，吾身中之北斗也。斗自一生，一爲命本，我之稟受，是爲本命一三之義。天下之至精，故能神，神則至矣！而神之爲德，未嘗離一。莊子曰：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一者天地萬物之根，有根則能生，有生則可榮。苟不深其根，固其蒂，將何以爲抱

一乎！予起處念一，卧寐念一，飲食念一，無不念一，無使間斷，誠以太玄之一一是北方玄天，坎宮正一之炁，大道之祖也。一者，元一大一，玄一奠一，此一炁統天地之元，冠陰陽之首，爲兩曜之根本，是萬物之祖宗。其積混沌陰陽，精炁從坎宮轉歸兌鄉，號曰陰中之陽。若水中無陽，安能載物？

陳致虛《上陽子金丹大要》 夫天地一大身也，天地之未始有始之始也。一氣蟠積，溟溟淙淙，窈冥莫測，氤氲活動，含靈至妙，是爲大一，是爲未始之始也，是爲道也，故曰無始。〔略〕是道也，能以之大而且久也。故有生而無終窮，有結凝而不散，是以包乎天地之外，而且不自知其爲大。夫惟不自大，故能就其大。

敦煌本《太玄真一本際經》卷四《道性品》 煩惱盡處，名曰无爲，昇玄人无，故稱太一。細无不入，大无不苞，高勝莫先，強名爲大。太即大也。通達无礙，故名爲太；獨步无侶，无等等故，故稱爲一；是究竟處，故言太一。

《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注》卷下（華陽復注） 天尊重告飛天神王，此九天之章，乃三洞飛玄之炁，三會成音，結成真文，混合百神，隱顯內名。故大一戒觀，攝生十方，領會洞虛，啓誓丹青。

混合隱顯，見前注。王隱賢謂戒字當作試。言嘗令太一之神試觀學道人，若心不退，方許啓誓丹青。《傳授立成訣》云：昔受神經，人有試吾者，無故以杖槌吾手血出，吾猶傾心信向之。經法有試投之約，未受之前，無故舉火燒其衣，衣盡而猶不言，方爲不退轉。《金玄羽書經》載：傳授之法，皆五老啓途，太一試觀十方。則試字誤作戒，審矣。六洞之中，以洞虛屬西，然元始天尊令太一攝生十方，主攝生炁，又兼死籍，故云領會洞虛也。丹青者，歃血爲丹，齋繒爲青，用以效信立盟。

真 一

綜 述

《洞真太上素靈洞元大有妙經·太上大洞守一內經法》 太上曰：真

人所以貴一爲真一者，上一而已矣。一之所契，太无感化，一之變通，天地冥合。是以上一爲一身之天帝，中一爲絳宮之丹皇，下一爲黃庭之元王，而三一之真，並監統身中二十四炁，炁以受生，生立一身，上應太微二十四真，真炁徊和，品物成形，玄神混分，紫房杳冥。夫炁者，結靈煙而成神也。神者，託三一以自王也。變化者，三一之所造，得化者皆由神以自隱，混黃相成，得玄之極。三一元君，各有真炁，真炁結成，自爲千乘萬騎，雲車羽蓋，常以內人紫宮，以登玉清，列錄元圖，伐胞保胎。三一養身，得爲真人，飛行九霄，受事高上。所以一之所濟者，乃生乎天地也。【略】太上告曰：炁結爲精，精感爲神，神化爲嬰兒，嬰兒上爲真人，真人昇爲赤子，此真一也。

《洞真太一帝君太丹隱書洞真玄經》 三元隱化，則成三宮，官名太

清、太素、太和是也。三三則九，故有三丹田，又有三洞房，合上三元，其則九宮。九天九宮中有九神，是謂天皇九魂，變成九炁，化爲九神，各治一宮，故曰九宮。太清中有太素、太和、洞房中有明堂、絳宮，是曰六府。上曰天府，下曰洞臺。三五之號，其位不同。一曰太清之中，則三五帝君，二曰三一丹田神。又五者，符籙之神，太一、公子、白元、司命、桃康君是也，合而名爲三五，三五各有宮室。若三真各安在其宮，五神上見帝君。帝君左有元老丈人、右有玄一老君。此則無極之中所謂九君，上一則真一也。

《太上昇玄三一融神變化妙經》 卷下 道言：萬物之中，人爲最貴；

萬法之中，唯一是貴；萬一之中，唯真是貴；萬真之中，唯聖是貴；萬聖之中，唯道是貴。所言玄一、真一、太一、三一，玄者是空，空虛玄遠，統上無極，統下無基，中觀無邊，故名玄一。玄者，遠也。【略】玄者是一，一者是道，性者是淨，真一者是實，理者是正，故名正一。太者是大，能生萬物，包統一切，故名太一。三一者是子，上承玄父之靈炁，下

乘玄母之元精，養育成形。故上取玄父炁二，下取玄母炁一合成。和合中道，共成一象，故言兩半而成一。一者子也，故名嬰兒赤子。子者狀若始生之狀，稟炁第三，故名三一赤子也。第一是玄父稟玄空雄陽之炁所成，故名玄一；第二玄母稟雌陰之炁所成，故名雌一；能生萬物，養育含情，故名玄母，號之爲太一。一者，大也，故名之爲道母。是故稱玄一者，天尊位；稱玄母雌一者，天皇位；稱真一帝一者，道君位；稱三一者，赤子真人位；稱正一者，大法師位；稱無名常存三一者，是混空虛無道炁未分，形相未立，渾淪無有形影，故名混沌，無名常存。三二道炁，分形變化，百億神通，故稱空洞變化。三一後分斷陰陽，生成萬物，布化十方，故稱陰陽三一。第一無名三一；第二虛無自然三一；第三空洞變化三一；第四玄一；第五真一；第六元皇三一；第七太一；第八正一；第九赤子陰陽。故稱爲九一之道。空有九一，常乘九炁。道有九一，位有九尊；天有九一，上有九清；地有九一，下有九泉；人有九一，頭上有九宮。所言三一者，稱之爲三寶。上虛無三寶，玄元始三炁；天中有三寶，天有三界，地有三寶，嶽瀆水火；人有三寶，上中下丹田、泥丸、絳宮。所稱爲三五者，三是玄、元、始三炁；五是五行炁。性在空爲五炁，在天爲五星，在位爲五帝，在地爲五方，在人爲五藏是也。

敦煌本《太玄真一本際經》卷四《道性品》 雙觀道慧，及道種慧，滿一切種，斷烟煴郭，圓一切智，故名真一。

《太上靈寶昇玄內教經》卷四 《昇玄經》第四卷。道陵又問：向者

天尊云道不二念，不審爲二是一也，爲非一也？答曰：不一之一。又問：不一之一，是真一非？答曰：真一之一，不能不一；不能不一，則有二；有二，非一之謂。不一之一，以不見二故，則无一。无一者，是无二義。道陵又曰：若真一不能不一者，非一之謂，安得復謂爲真一者也？答曰：夫物在一，不能不一，心既存一，已爲兼二；兼二之心存，則謂不一。雖心不一用，用不兼二；用不兼二，故守一而已，終不變二，故名真一。未能忘一，故知有挾二之心，皎然可見。道陵又曰：若余者，真一之一，便是止一，不能忘一；忘一存一，覺然可了。未審念者與一，爲是一也，爲是二也？答曰：其實不殊，而名有內外。念者，念此一也；一者，一此念也。又曰：念一、一念，有何差別？答曰：念一者，想不散；一念者，心

得定也。心定在一，万偽不能遷，群邪不能動，故謂真一。

《元始天尊說得道了身經》 虛無自然是元始真一，元始真一是吾真身也。先天而生，生而無形；先天而長，長而無體。誰無形體，大道常存，永劫不朽不壞，萬聖同居，得觀內境，見虛無之事，神自言語，與天地齊壽，日月同年，脫離生死，方得全真道果。天得真一，神光清明；地得真一，萬物發生；邪得真一，自然歸正；神得真一，千靈萬聖；人得真一，真神仙胎也。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二一《三十輜章第一》 義曰：道之真一無色無聲，衆類群材資之以立。動者五靈毛羽鱗甲昆蟲之屬也，植者草木之屬也。類者，狀也。材者，質也。動植材類億萬不同，是萬殊也。物雖萬殊而長養生成者，道也。道唯一象爾。經曰：惚恍中有象，即此真精淳一、生化萬殊之物，可謂少者多之所宗也。疏：衆竅互作，鼓之者一響。原天下之動用，本天下之生成，未始離於至無至一者也。

又卷二七《道常無名章第三》 義曰：端寂無爲者，道之真也。故謂之朴。生成應變者，朴之用也。故謂之道。道、朴、一耳，非一而一，是謂真一。真一者，杳冥之精，真中之真也。一非多法，故云小。以此真一，生化萬殊，其大無大，其上無上，孰敢以道爲臣乎？

王玄覽《玄珠錄》卷上 一切萬物各有四句，四句之中各有其心，心不異，通之爲一，故名大一。亦可冥合爲一，將四句以求心得心，會是皮乃至無皮，無心處是名爲大一。諭如芭蕉剥皮，欲求心得心，會成皮剥皮，乃至無皮無心處，是名爲正一。故曰逾近彼，逾遠實，若得無近無彼實，是名爲真一。見無所見，見無色，無色故，則無見。知念亦然，守一破一知，雖守會同睡。譬如精思，閉眼思見，開眼思存，乃得內外之所用。

其道未曾四，以其性一故，其道未嘗一，以周四物故，亦一亦四，非一非四，二取二捨成四，適其中實起，則名真一。真一者，寄言耳。只爲法不言，所以見言法，其法若有言，復見不言法。遙相因待，交相見之。其中隱度，前後符信，從古至今，無此是，無隱度；從古至今，有此是，有隱度。是知有無相違，今古異世，唯有符中正一四象同歸，實性自然而然，化方待孰而變。草木雖無知，落實會生死，真道雖無知，落實是常住。

葛洪《抱朴子內篇》卷一八《地真》 抱朴子曰，余聞之師云，人能知一，萬事畢。知一者，無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之能知也。道

起於一，其實無偶，各居一處，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靈。金沉羽浮，山峙川流，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存之則在，忽之則亡，向之則吉，背之則凶，保之則遐祚罔極，失之則命彫氣窮。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一之謂也。故仙經曰，子欲長生，守一當明；思一至飢，一與之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一有姓字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間，却行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上丹田也。此乃是道家所重，世世歃血口傳其姓名耳。一能成陰生陽，推步寒暑。春得一以發，夏得一以長，秋得一以收，冬得一以藏。其大不可以六合階，其小不可以毫芒比也。昔黃帝東到青丘，過風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以効召萬神，南到圓隴陰建水，觀百靈之所登，採若乾之華，飲丹轡之水；西見中黃子，受九加之方，過崆峒，從廣成子受自然之經；北到洪隄，上具茨，見大隗君、黃蓋童子，受神芝圖，還陟王室，得神丹金訣記。到峨眉山，見天真皇人於玉堂，請問真一之道。皇人曰：子既君四海，欲復求長生，不亦貪乎？其相覆不可具說，粗舉一隅耳。夫長生仙方，則唯有金丹；守形却惡，則獨有真一，故古人尤重也。仙經曰，九轉丹，金液經，守一訣，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玉函，刻以金札，封以紫泥，印以中章焉。吾聞之於先師曰，一在北極大淵之中，前有明堂，後有絳宮，巍巍華蓋，金樓穹隆；左罡右魁，激波揚空；玄芝被崖，朱草蒙瓏，白玉嵯峨，日月垂光，歷火過水，經玄涉黃；城闕交錯，帷帳琳琅；龍虎列衛，神人在傍；不施不與，一安其所，不遲不疾，一安其失；能假能豫，一乃不去，守一存真，乃能通神，少欲約食，一乃留息，白刃臨頸，思一得生，知一不難，難在於終，守之不失，可以無窮；陸辟惡獸，水却蛟龍，不畏魍魎，挾毒之蟲，鬼不敢近，刃不敢中，此真一之大略也。

曾慥《道樞》卷三〇《真一篇大道之生，吾得厥理；含真抱元，觀物之始》 至游子曰：夫道者，能生天生地，神鬼神帝者也。老聃曰：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強名曰道。然其提携天地，運行日月，旋斡四時，生成

萬物。天之五星，神之五帝，地之五嶽，人之五藏，隅之五方，至於五穀、五色、五音，道無不在也。故老聃明之曰：道生於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夫物芸芸，各復本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蓋謂其變化之源，始生於一，終復於一，所以歷萬變而不窮。苟能以貫之，斯道明矣。則真一者何也？龍虎之根本也。龍虎之變化，則丹成矣。交合龍虎，返本還元，使性命兩全，逍遙宇宙者，是能明大道之真一故也。

【略】

真一者，乃吾之氣液而不能知之，何也？夫元氣生於二腎之間，出入於杳冥之際，無聲可聞，無色可視，其名曰元海焉，曰靈根焉。氣中生液，液中生氣，氣液相生，合而不離，所謂天一生水，太一含真氣者也。學者不知龍虎交加，陰陽顛倒，常異其名而分之，謂龍自爲龍，虎自爲虎，雖知液傳至於離，則化血於心，謂之陽龍，殊不知血中有液，內含陰虎之氣也；雖知血傳於坎，則化精於腎，謂之陰虎，殊不知精中有血，內含陽龍之氣也。異其名而分之者，豈止此而已耶！【略】

黃帝曰：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然三盜競起，而人獨受其弊者，蓋不能善攝生故也。夫善攝生者，神全精復也。苟明大道之真一在乎氣液，煉氣液以生龍虎，合龍虎以成變化，使九還七返混一歸真，則神全精復，又何艱哉！吾聞諸金玉還丹之訣曰：產刀圭大藥之源，實本乎氣液。此豈吾所謂真一者歟！

又卷三五《衆妙篇》 純陽子呂洞賓曰：真一者，何謂也？天之陽、地之陰也，物之氣、人之性也，身之祖、命之宗也，龍之體、虎之形也，精血之名也，鉛汞之首也。見於魂，斯爲三矣；遇於魄，斯爲七矣。此真一之源也。

《太上九要心印妙經·真一秘要》 夫真一者，純而無雜謂之真，浩劫長存謂之一。太上曰：天得一，以日月星辰長清；地得一，以珠玉珍長寧；人得一，以神氣精長存。一者，本也，本乃道之體，道本無體，強名曰體。有體之體，乃非真體，無體之體，日用不虧矣！真體者，真一是也，真乃人之神，一者人之氣。長以神抱於氣，氣抱於神，神氣相抱，固於氣海，造化神龜，乃人之命也。神乃人之性也，性者南方赤蛇，命乃北方黑龜，其龜蛇相纏，二氣相吞，貫通一氣，流行上下，無所不通，真抱

元守一之道也。

鍾離權《秘傳正陽真人靈寶畢法》卷下《大乘超凡入聖法三門·朝元第八》（呂洞賓傳） 《金誥》曰：一氣初判，大道有形而列二儀。二儀定位，大道有名而分五帝。五帝異地而各守一方，五方異氣而各守一子。青帝之子甲乙受之天真木德之九氣。赤帝之子丙丁，受之天真火德之三氣。白帝之子庚辛，受之天真金德之七氣。黑帝之子壬癸，受之天真水德之五氣。黃帝之子戊己，受之天真土德之一氣。自一生真一，真一因土出，故萬物生成在土，五行生成在一，真元之道，皆一氣生也。

左掌子《證道歌序》 夫求仙飛升，雲騰羽化者，先須明真一。真一者，道也，道者，元也，元者，人之元炁也。氣生萬象，人稟元氣而生。

張伯端《紫陽真人悟真篇注疏》（翁葆光注戴起元疏） 是天地未分之前，混元真一之氣，謂之無中生有。聖人以法追攝於一箇時辰內，結成一粒，大如黍米，號曰金丹，又曰真鉛，又曰陽丹，又曰真一精，又曰真一水，又曰真水，又曰水虎，又曰太一含真氣。人得一粒餌之，立躋聖地，此乃天上之甲科，天仙之大道也，舉世無知者。真一之氣，生於天地之先，混於虛無之中，恍惚杳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如之何凝結而成黍米哉。聖人以實而形虛，以有而形無。實而有者，真陰真陽也，同類無情之物也。虛而無者，二八初弦之氣也，有氣而無質者也。兩者相形，一物生焉。所謂一物者，真一之氣，凝而爲一黍之珠者也。經曰：元始懸一寶珠，大如黍米，在空玄之中。此其證也。聖人恐泄天地之機，以真陰真陽取喻青龍白虎也，以兩弦之氣取喻真鉛真汞也。

又 太上曰：子得一萬事畢，妙哉是言也。一者，真一之精也。真一之氣生陰陽，陰陽生四象，四象生五行，五行生萬物，俱不出真一之氣變。故真一之精，爲天地之母，陰陽之宗，四象之祖，五行之根，萬物之基也。得此一則萬事畢矣，東西南北皆可忘也。

陶植《陶真人內丹賦》 真名鉛也，鍊得銀，銀號曰真一，亦曰白金，位屬兌宮西方。俗士不曉真一之道，鍊鉛擬求其真，物被坏了豈有真。

又 玄者，玄元也。如太上分一氣爲二儀，二儀天地也。地也者，剖

一氣而真素，號曰真一，故是真玄也。

《太清元極至妙神珠玉顆經》 且夫人爲萬物之首，生如天地之用。天地先生二儀，以水爲真一；人亦先生二儀，左右腎爲樞機，亦名真一。

《太上長文大洞靈寶幽玄上品妙經·論真一之法章第一》 道言：真一之法者，是天地之陰，萬物之氣，人之性，道之基，德之本，身之祖，命之宗，龍之體，虎之形，精之名，血之宗，鉛之首，汞之頭。見魂即成三，遇魄即成七。此真一之源，雖知修真之名，如何是修真之法？師答曰：但於身中鍊丹田之氣壯，生自然之神全，於十二時中，守天真之氣入丹田宮中，心無亂想，外無別意，不出不入，無來無往，神定自安。此是真一之法。

百玄子《金丹真一論》 凡運金丹，須明真一。真一者，水也。育丹爲母，真者氣也，氣爲道化。

鄭思遠《真元妙道要略》 夫三三元精者，天地之根，還丹之宗，萬物之母，七寶之精，大道之體，日月父母，五行元首，始名真一。故《德經》云：天得一而清，地得一而寧，萬物得一而生，三才合一，故爲之三。

張志和《玄真子外篇》卷下 默之來也，默曰一，寂能一之，默曰二，寂能二之。默之一也無，寂之一也有。默之二也無有，寂之二也有無。一之一也，不離乎二，二之二也，不離乎一。然則知寂之不一，明默之不二者，斯謂之真一矣。夫真一者，無一無二，無寂無默，無是四者，又無其無，斯謂之真無矣。夫能游乎真無之域者，然後謁乎真一之容者焉。夫游乎真無之域，謁乎真一之容者，乃見乎諸無矣。

論說

佚名《三論元旨·真源章第三》 《西昇經》云：念我未生時，未有身也，真以積氣，成我身爾。又云：形不得神，不能自生，神不得形，不能自成，形神合同，更相生成。此明有性之類，皆謂神炁相感，生成於身。神在螻蟻之中，能等螻蟻之體。神在象馬鸚鵡之中，亦等鸚鵡象馬之

形。神隨質而短長，質依神而起用。分別善惡謂之識，潛幽靈變謂之神。能運於身者，其惟神乎。身在神存，神去則身死。夫身稟一神，乃生三萬六千之神，身死之際，三萬六千之衆還歸一神，而乃去之。一神居之而等一身，於一之中而等衆神。禽獸稟一是同，未若人之數備於神。多少既爾，於氣清濁亦然。所感萬差，故有多異。草木之類，惟氣所生，不稟神成，故無識用，既無於識，是亦無業。《本際經》云：誦念是經，即得開度，神昇南宮。《度人經》云：魂神暫滅，不經地獄，即得返形。又〔云〕：億曾萬祖幽魂苦爽，皆即受度。此明修善之人，神歸善道，非唯於己，亦及於親。《大戒經》云：心神振動，生於愛慾，使人迷荒。《本際經》云：多所傷害，身死神去，流轉三途。此明爲惡之人，神受苦對。《昇玄經》云：幽通虛閑，神朗希夷。《業報經》云：冥心靜慮，歸神通道。《南華經》云：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本際經》云：不可使然，不可不然，故曰自然，悟此真性，名爲悟道。此明虛妄之人，通神悟性，蟬蛻小神之人，假神歸大道之真。夫道之於稱性者，異名爾。夫火性而用能應燥，水性而用能應濕者，此明五行之性，非至道之性也。五行既爾，萬象可知，雖則大同，亦還小異。是以無情之類皆有種性，有情之物皆有緣性，至道虛通謂之妙性矣。《本相經》云：愛神護氣，能致長生。《業報經》云：鍊炁易形，轉神歸道。《西昇經》云：與道同身而無體。此明形之與炁俱鍊，變而成神，轉神歸道，與道同神，是能包羅萬象，神乃惟等一身。神稟道而能靈，物稟神而有識。道乃湛然一相，妙體真常。神之與炁二差，俱爲道用。炁則無涯無際，神則有轉有還。神靈而炁不靈，炁廣而神不廣。炁則有清有濁，神則有興有歇。湛爾常然，其惟道矣。是以博學多聞能益於識，存真鍊炁能益於神，神益通無待之源，識益增有爲之用，有爲則有窮有極，無爲則無窮無極。奈悠悠之徒，不知此之妙也。《昇玄經》三科法行云：此法輪三科，乃是經法之常科，無量世之常科，萬聖所不能異也。科有上士、中士、下士，而未章云教導三乘，即三士是三乘也，更無別指。士者，事也。夫至士者，一之行懷，誓必得道，終卒其事，理無中廢。士以能卒爲義，乘以運載爲道。謂言其略曰：

上士廣開法關，先人後己，救度國君，損己濟物，仁及鳥獸，惠逮有生，恭師奉法，常如對神，長齋苦思，精研洞玄，吐故納新，心灰體槁，

意勤氣柔，人神並勸，如此之行，一滅一生，志不退轉，尅成上仙。一者行，二者願，三者慈，四者悲。行者如百八十戒、二百四十威儀，但攝身口意，萬善之法，悉是行也。十二上願，願也。四十五念，慈也。並出《洞玄靈寶經》。方便開度者，則金籙開度天子王侯，黃籙開度祖禰，自然開度一切衆生，是悲也。行以絕惡爲義，願以玄期爲契，慈者以德蔭萬物，悲者以拔苦爲懷。四科之道既立，即有一報之斷矣。

中士志慕在玄，開度一切，救厄解患，施功報德，建玄福田，君親忠孝，柔智懷仁，虛心至道，口味靈篇，食不念飽，衣不嫌寒，衆行並備，三滅三生，補九宮真人，修玉清上道。其行也謹，修三百大戒，誦大洞三十九章，思三一之法，持戒以絕惡，則五道無對，誦經以靜神，則心不外驅，存一以空心，則神心淡泊。淡泊定，則鏡睹至道，昇人無爲，世報絕矣。

下士斷情忍色，服御養神，願棄榮麗，柄憩山林，愛山樂水，淡泊守固，絕穀休糧，長齋念道。端坐則與師相對，入出則與鳥獸爲群，孤旅岩穴，獨宿空山，切栢擬餐，面有飢容，心如懷丹，見試不恐，神靜心安。如此之行，上感虛皇，九滅九生，志願不退，尅得變化，乘雲飛行，游宴五嶽，逍遙太無，從此而進，位登高仙，此與中士同修玉清之道。經云：「六通觀法者，五色、五音、五味、五香、五財，華麗榮飾，一切亂性。經云：天曰洞視，地曰洞聽，東曰洞空，西曰洞虛，南曰洞清，北曰洞微，六通智慧，觀道成就，則捨除無量塵累，塵累既盡，名曰六通。《仙人經》曰：慧眼、慧耳、慧鼻、慧口、慧身、慧心，入希夷之道，出三界法，一切皆空，名爲六通。《三界經》云：持戒者齋淨之根，靜者精思之本，精思者降真之由，降真者昇道之寶。經云：三寶之炁在心，三寶之士在迹。迹者籍也，易也。在心存思，行心履迹，變邪從正，積善立功之德備充，至乎宗極，極乎無極，引接衆流，導其有志。經云：精神內室，元炁長存，即長生久視之道。夫炁以空虛爲體，形色爲用；精以杳冥爲體，光音爲用；神以微妙爲體，變化爲用。經曰：視之不見，夷也；聽之不聞，希也；搏之不得，微也。此則神炁精三一之道，而混三爲一，散一爲二，一者無也，不一之一，謂之真一也。

元氣

綜述

《太上昇玄三一融神變化妙經》 道爲玄空之至精，人是天地之靈精，天地應玄空之大象，道玄空而通變。天稟淨性而得清，地稟結炁而有形，人稟精識而得生。道無元炁而無變化，天無元炁而不玄清，地無元炁而不能生成萬物，人無元炁命根則不存。所以人能修道養生，先須解存元炁而養神，神炁若得住人，命則得長生。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本者元炁。道生一，一者，元氣爲本也。末者，萬物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大道之本。此句太上再序清濁、動靜之理，言道生元炁，元炁降而本流，本流則萬物生，故爲末。此爲降本流末，而生萬物也。文中子曰：統元炁者天也，總元炁者地也。無形生養元炁，元炁無形，生養萬物。故曰降本流末而生萬物。元炁既降，流行爲末。《易》曰，元炁降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顯見矣。在天成象，爲懸象，日月星辰也。在地成形，謂山川草木也。故曰降本流末而生萬物。

李榮《道德真經注·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

一，元氣也，未分無二，故言一也。天地雖大，所稟者元一。萬物雖富，所資者沖和。王侯雖貴，所賴者真道。是以清澄以廣覆，寧靜以厚載，變化以精靈，虛豁以盈滿，安樂以全生，無爲而正定，何以致其然？皆得一於道。

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 元氣太虛之先，寂寥何有，至精感激，而真一生焉。真一運神而元氣自化，元氣者無中之有，有中之無，廣不可量，微不可察，氤氳漸著，混茫無倪，萬象之端，兆朕於此，於是清通澄朗之炁浮而爲天，濁滯煩昧之炁積而爲地，平和柔順之炁結爲人倫，

錯謬剛戾之炁散為雜類。自一炁之所育，播萬殊而種分，既涉化機，遷變罔極，然則生天地人物之形者，元炁也。授天地人物之靈者，神明也。故乾坤統天地，精魂御人物。炁有陰陽之革，神無寒暑之變，雖群動糾紛，不可勝紀，滅而復生，終而復始，而道德之體，神明之心，應感不窮，未嘗疲於動用之境矣。

《太平經》卷一八至三四《守一明法》 元氣行道，以生萬物，天地大小，無不由道而生者也。故元氣無形，以制有形，以舒元氣，不緣道而生。

又卷四〇《分解本末法第五三》 元氣迺包裹天地八方，莫不受其氣而生。

又卷一一二《不忘誠長得福訣第一九〇》 惟天地亦因始初，乃成精神，奉承自然，生成所化，莫不得榮。因有部署，日月星辰，機衡司候，並使五星，各執其方，各行其事。雲雨布施，民憂司農事，元氣歸留，諸穀草木蚊行喘息蠕動，皆含元氣，飛鳥步獸，水中生亦然，使民得用奉祠及自食。

牛道淳《文始真經注》卷二 關尹子曰：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置之水即寒，呵之即溫，吹之即涼。

道運元氣，變化陰陽五行，而成冬寒夏暑春溫秋涼，四時之遷變元氣，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如夏火旺時，元氣隨火氣而為炎暑也。置瓦石於水內浸之即寒，如冬水旺時，元氣隨水氣而為嚴寒也。人以口呵瓦石，久之即溫暖，如春木旺時，元氣隨木氣而和溫也。人以口吹瓦石，久之即涼，如秋金旺時，元氣隨金氣而清涼也。故云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置之水即寒，呵之即溫，吹之即涼也。

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無去無來。

瓦石本無寒暑溫涼，而特因物有水浸火燒呵之吹之人物，而寒熱溫涼有去有來，而瓦石本無寒熱溫涼之去來也，故云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無去無來也。此喻元氣本無寒暑溫涼之去來。特因水火金木之氣盛衰去來，而有寒暑溫涼之去來也。

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

先以瓦石水火呵吹，喻元氣寒暑溫涼之去來，恐人未曉，又說譬喻，

令人曉悟，元氣如水火金木之氣，如水中之影，影有去來，水實無去來，以此明知水火金木之氣有盛衰去來，而元氣實無去來，元氣尚無寒暑溫涼之去來，而況於道乎，故云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也。此章明道不屬元氣，元氣不屬時。

【略】

關尹子曰：天地寓，萬物寓，道寓，苟離於寓，道亦不立。

寓者，寄託也，氣莫大於陰陽，形莫大於天地，天地者，有形中最巨者也，太虛中細物耳，是知天地寄託於太虛元氣之內也，故云天地寓也，萬物寄託於天地之間元氣之內也，故云萬物寓也。我本無我，無我之我，寄託於道之元氣而有其生，故云我寓也。道本無名，聖人寄託於強名，以宣此道，故云道寓也。苟，且也，且離了強名之道，則無名可名，而道之強名亦不立也，苟離於寓，道亦不立也。此章明從本降跡，不離於寓，名從跡復本，道之寓名不立也。

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六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其致之一也。

昔者，往古也。一者，元氣也。元氣為大道之子，神明之母，太和之宗，天地之祖，結為靈物，散為光耀，在陰則與陰同德，在陽則與陽同波，居玉京而不清，處瓦甓而不溷，上下無常，古今不二，故曰一也。藏乎心內則曰靈府，升之心上則曰靈臺，寂然不動則謂之真君，制御形軀則謂之真宰，卷之則隱入毫竅，舒之則充塞太空。

又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有，一也。一者，元氣也。言天下萬物皆生於元氣。元氣屬有光而無象，雖有光景出于虛無。虛無者，道之體也。

陶植《陶真人內丹賦》 自然者，元氣也。元氣者，是天地虛無之氣。天地虛無之氣，即化生萬物，玄元之始也。學丹之流鍊此，得虛無之氣，名真一自然之道，為萬物化元也。

《老子說五廚經》（尹愔註） 夫存一炁和泰和，則五藏充滿，五神靜正。五藏充則滋味足，五神靜則嗜欲除。此經是五藏之所取給，如求食於廚，故云五廚爾。

一氣和泰和，

一氣者，妙本冲用，所謂元氣，冲用在天為陽和，在地為陰和，交合為泰和也。則人之受生，皆資一氣之和，以為泰和，然後形質具而五常用矣。故老子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也。則守本者當外絕二受，以全生分，內存一炁，以和泰和，和一而性命全矣。故老子曰：專炁致柔，能嬰兒乎。

得一道皆泰。

得一者，言內存一炁以養精神，外全形生以為居泰，則一炁冲用，與身中泰和和也，故云得一。如此則修生養神之道，皆合於泰和矣。故老子曰：萬物得一以生。

和乃無一和，

言人初稟一炁，以和泰和，若存和得一，則和理皆泰，至和既暢，非但無一，亦復無和，不可致詰，如土委地。故老子曰：吾不知其名。

玄理同玄際。

玄，妙也。理，性也。此言一炁存乎玄際和，理出其性，性修反德，而妙暢於和，妙性既和，則與玄同際。故老子曰：同謂之玄也。

吳筠《玄綱論·元氣章第二》 太虛之先，寂寥何有。至精感激，而真一生焉。真一運神，而元氣自化。元氣者，無中之有，有中之無，曠不可量，微不可察，氤氲漸著，混茫無倪，萬象之端，兆朕于此。於是清通澄朗之氣浮而為天，濁滯煩昧之氣積而為地，平和柔順之氣結而為人倫，錯謬剛戾之氣散而為雜類。自一氣之所有，播萬殊而種分，既涉化機，遷變罔窮。然則生天地人物之形者，元氣也。授天地人物之靈者，神明也。故乾坤統天地，精魂御人物。氣有陰陽之革，神無寒暑之變。雖羣動糾紛，不可勝紀，滅而復生，終而復始。道德之體，神明之心，應感不窮，未嘗疲於動用之境矣。

《太清金闕玉華仙書八極神章三皇內秘文》卷上《微正章第一》 天

皇君曰：太虛之先，寂寥無象，何以至精感激，而真一存焉，真一運行而元氣自化。元氣有中之無，無中之有，廣不可量，微不可察，氤氲漸著，混元無移，萬象之端，兆朕於此。以清徹明朗者浮之為天，濁滯煩昧者積之為地，平和柔順者結之為人，至靈剛秀者化之為神，錯謬陰戾者散而為

異類。皆稟一氣之所生，分萬殊而各位，雖群動糾紛而皆可聖矣。滅而復生，周而復始，道德之體，人神之心，感應不窮，未嘗倍於動用之境矣。故道者乃虛無之象，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其大無外，其微無內，浩曠無端，杳冥無際，而至幽靡測，而大明垂光，至靜無心而品物有方。混元無物，寂悄無聲，萬象以之而生，五行以之而成。

遐齡老人臞仙《天皇至道太清玉冊·元氣》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未有天地之時，其氣混沌如鷄子，溟滓始芽，鴻濛滋明，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冲和之氣為人，芒雜之氣為物。昔在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為一，是太初、太乙也。《道德經》曰：道生一，一生二。即此太極之元氣也。

論說

玄巢子《谷神篇·元氣生成之圖》



又《元氣說》

元氣始生，猶一黍也，露珠也，水類也。蓋自無始曠劫，靈翳搏聚之內，含凝一點之水質也。孕於其間，如筐載卵，自底而生，斯有矣！強名曰道，曰靈寶，承陰而生，內白而外黑，玄精建武，北斗之經是也。故內之白能化魄，反屬陰，外之黑能變魂，反屬陽，是陰含而陽抱也。其內之陰，因陽之動而隨出，出則為杳靄；外之陽，俟陰之靜而踐入，入則肇氤氳。陰氣始出，視之不見，是謂恍惚，如同煙霧生寒氣之也。陽氣始入，聽之不聞，是謂杳冥，乍若罔象，生溫氣也。既合矣，混質而成朴，積小而為大，內非純陰，外非純陽。且陰氣之為情，好舒

暢，好緩散，欲盡出。既漸出矣，復不捨其子，則爲之胚暉，狀若雲霧生濕氣也。其陽氣之爲性，好涵養，好圓融，欲盡入。既漸入矣，莫能離其母，則爲之睽兆，煦煦離合，生熱氣也。外陰愈搏，內陽愈凝，結成混沌，其形如初，乃立天象，是玄包其黃者也。且玄屬水也，是元氣之至精，積而盈也；黃屬火也，乃餘氣之生神，烜而灼也。猶是推之其混沌之內，惟水中沉一日光者矣！陰氣在天之外，故不能靜，則庥庥然常扇，如母拍子眠。陽氣在液之內，故不能動，則蠢蠢然常聽，如雛候雉乳，罔育茲久，黃之內生燥氣焉。燥氣既生，玄精蝕涸，水涸氣虛，因虛而風生焉。燥極而雷作焉！故天肫之內有四象焉，其內也，風欲揚而不能鼓，水欲決而不能決，火欲炎而不能升，雷欲蕩而不能發，則漸相刑尅，甚至戰爭。風助水之力，而作澎湃；雷助火之力，而加奮迅。至於激搏而破矣！破乃分之，是開天也。故雷震而闐，風揚其曠，火氣得以升沉，水液得以流注。古之運化者，密指風雷爲盤古之號者，欲使後世莫可輕測造化也。天既分也，元氣化，氣之輕者，自下而升，結成梵宇也。元氣積液之資，重者隨底所載，乃真水也。原其天自有象以來，至於混沌未破之時，大只百里也。大率今時人，一日可行百里路，所以雷在其中。惟能固養百里之聲，震動十里之怒，蓋火是其母也。火之燃燎，一日亦不過百里，乃息，是以知雷之與火之令，有所執矣。水可日流萬里，風亦如之，是以知水之與風之政，無所拘矣！故雷之擊物則有焦，風之吹衣亦有濕，各隨其母氣稟受之所有也。百里之天既分，則千里矣，漸至萬里矣。風隨方以展之，雷逐位以蕩之，外之餘氣，施張以措之，內之元氣，兆運以局之。歷元應化，致令莫諦其幾千萬里矣！或問：風雷同穴也，風可吹萬里，雷只震百里，何也？曰：風感寒氣而吹水，是元氣則有餘也，曰陰氣，曰惡氣，曰邪氣，易積而難散，陰神治世而多妄行也。雷假燥氣而震火，是餘氣則無私也，曰陽氣，曰怒氣，曰義氣，難動而易靜，陽神治世而常守信也。故雷展則聲微矣！蕩則怒弱矣！水火風雷四象也，風惟魂，雷惟響，火惟光，水獨質，日乃火光也。天宇之中，有資而兆質者，獨一水也。水之上應，北辰出焉，而後水之氣，日之影，感化而生月矣！然而水爲先天後天之母也。水既生風，風復吹水，起浪爲沫；雷復震水，騰沸化萍；日復曝水，結滓成鹵；月復照水，澄空作泥。積泥而生，融螟俱化，而爲土也。

風揚而塵，日烈而砂，湛露既降，水滋之土，始生苔蘚。次有蕢蕪，至於荏苒，漸洳生滅，土斯厚矣！則草化爲竹，條茂爲木，久之而草結穗，木成樹，卉挺實，春榮秋剝，俱腐化土。土愈埠而地域場矣！至于木根土壘，盤礴交固，久之而化爲石，則覆載之內，有形而有象者，惟木與石二物而矣！老木受天地雲煙聚氣，則有精有液，久之而化禽化龍，化犴化男子，神靈具足，因夙以摧之，則人物之四肢毛髮，受之於木也，乃能導躍鼓舞，控拉屈伸，是其情也。赭石感水土，日月孕秀，則有血有乳，久之而化蟾化虎，化羊化女人，機源透徹，因雷以驅之，則人身之顛腹骨髀，受之於石也，乃能坐卧踞處，懷耽守靜，是其性也。木男石女，既有伉合，孕生男女，得以全身。人物既有，化育茲分，人蟲匪媾，亦繫胎胞，長幼相須，仍存子息，種類差別，形態庶焉。蓐食郊野，時性遂飛走，火食墟聚，慧辯醜妍，原其木石生男女者，無情化有情也。石性有潤，令人之更齒，木性有枯，令人之有死，物類有形，皆偏倚也。惟人身爲最靈，稟受陰陽元氣之全矣！天神地祇，皆人類主之。復云：天自開闢以來，其象如一盞矣，內之元氣化生，諸氣升騰鬱結於盞，脣聚爲穹廓，猶金底停煤之狀，隨其下方升氣厚薄所集，久則垂懸隈磊，得日月寒暑之氣，陶鎔而成礦，礦內懷金玉之體。或因穢濁氣干之，而墮爲丘陵洞治，女媧氏之鍊石，取其元氣以補天，遺其質璞在世，謂之五金珍寶。其未經鍊鍛者，乃丹砂鉛礬，硝石衆類是也。其穹窿聚氣既久，質璞累重，亦稍下墜，其上幻生崆峒，則有虛空。故萬物旦夕，騰氣爲之，仰托於諸氣焰熾之芒端。炎赫無影之氣，灼入空廓，凝而曰神。萬物之液氣，混合於其下，而爲星曰靈，化生之氣應現而爲小星，故小星曰宿，以其能留光一夜也。察天之道，其初者無靈也，含萬象之景，內之流光以爲靈，無神也。拘萬物之氣表之炎赫，以爲神，其外無形，其內無影，至聖者不得睹其面，惟賢者必可合其心。或言：天地之有壞者，此無他也，蓋因二氣生化太過，水力弱而土壤虛矣！元氣是水也，餘氣是土也，水之晝夜常流，洮汰川澤，故河源常遷脉，江岸無定垣。是以禹基之相，系南北之榮枯；錢塘之沙，應東西之聚散。日往月來，世隨陵谷變遷，水流極而勢弱矣！況兼地土生物太盛，土壤虛而不能自載，小則隨方窪陷，大則俱墜矣！力因運窮，數隨氣盡，雖墜者，墜必有底也。但日月之光，因震墜而激散無也。地始墜

也，生氣絕而寒氣行也，天無所載，仍將危也。其內冥冥然，人物喪滅，俱化土而無穢也。已經人世三百六十年矣！陰靜極而陽復動，寒氣化而溫氣生，寒溫相湊，化而為濕也。濕氣既生，薰蒸四達，其穹窿寥廓，因茲濡滯，汗漫解斥，亦皆崩塌也。又經三百六十年矣，猶廢窰受濕而摧也。常觀山岡之勢，一層石上又一層土，重疊間積，則可見天地之廢壞，有自來矣。夫天地之休息者，是造化之歇力養氣也，乃亦陰陽交接之道也，歸根復命之義也。雖曰有壞，只是餘氣生，積成後天上穹下壤，伏實歸土也。其先天之天，則無壞矣！以其元氣常存，還返而復生也，至于濕氣盛而熱氣兆，熱極乃燥，陽氣至焉！清濁分焉！光明出焉！物猶資始也，又經九九八十一一年矣，故天地之一休息，總得八百年。嘗聞老人語：開天一萬八百年，然後有地，猶此推之，是天之積氣萬年，而休息於八百年矣！故總而言之也，則又可見乾墮而成坤也。故天一日有十二時，人一身有十二經，人之困醒，惟在一時，以合休息之數也。天地既壞也，其神不滅也，所以經云：浮黎元始天尊，與元始天尊相去幾劫切，信不誣矣！崩墜之後，天高而愈遠，地卑而愈厚，山有積而愈巍，猶水落石出之義也。天地不休息，無從而開展也；嬰孩不寢寐，無從而變蒸也。或問：先天之天，何能長存長生？曰：觀天之象，如一盞矣。外無夾曠，傍無漏竅，雖幽關淨土，亦居其內之明晦偏靜處所，其元氣之搬運，與乎休息，惟在其中，是以長存也。天包萬物，以盜其氣而養之，以是長生也。夫天之盜物氣者，天無二天，惟盜於自己之內所生，故萬物無損無違，是其合得自然之盜也。人亦能之，況人有同體，既可盜於自己之有也，復能盜他物者哉！奈何人之一身，除五臟六腑之外，別無物寄，雖一飲一啄，皆自外運而入，欲求長生，則難自生。是以軒轅行御女之術，故得一千二百歲；錢鏐得育嬰之法，亦享壽八百年。歷觀移桃接杏，插梨比桑，至于採麋鹿之茸，啖孽性之肉，身衣裘裳，口需血食，以其氣可補氣，情可感情，物殊而元氣同也。先聖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世誦其言，莫咬味也。修道欲求得，因求得而名盜。食穀亦是盜，食肉亦是盜，欲為食神之盜者，雖盜而盜莫及。苟能自盜元氣，得以還返，則長生之域易致知矣！又尚可他圖，而為不仁之盜乎？且曰：人之元氣，何物也？其始也，是無始氣中一點露珠也，生天也，生地也，資於木石而生人也。至及祖宗，生身之父母

也。今之在人之身而有者，乃兩腎中間一點神氣也，自父母遺而有也。夫天地陰陽，萬物之交媾者，媾精也，訛云而有血也。父母既降靈於關元育陽之穴，即無始玄含，露珠之本也，是名元氣也。其形恍惚，其象杳冥，隱於精液之內，水體是也。其主腎也，含育陽魂，而化生心氣。心氣化生兩眼瞳，人而分清濁。右眼之清氣化神水，還心為液，心之液化血，還左腎為精，精化氣，守神為性。左眼之濁氣，上應生腦髓，生頭顱，既完而下生脊骨，生右腎，配左腎為命門，或繫女子胞，合魂魄。魂生肝，生心，生舌生膽，生包絡，生小腸，生膀胱，生垂莖；魄生肺，生喉嚨，生胃生脾，生攔腸，生大腸，生穀道營衛，合而生三焦。魂為血行營，生筋營經絡。魄化氣行衛，生肌骨毛膚，成身軀，而後四肢也。女人反，皆是面北受胎也。母悞言脉診也。然則男女雖異，皆以尺脉死生，同斷命也。夫元氣之經營者，存乎腎，過乎心，應乎眼，三宮升降，一氣循環者也。故腎與膀胱為配，心與小腸為配，眼與腦為配。其所配者，是其都會之所也。人知其配者，是合也，是歸也，則知氣之出入，有間隔也，有衰旺也，有清濁也，此為明心見性之候也。其元氣之變態，化為氣液之二體也。氣也者，曰命也；神也，真汞也。隨動外接，人之寤則神游於眼，瞑則歸於心，寐則逸於腎，默則集於眉，本此為氣之升降者也。液也者，曰性也，精也，真鉛也，修靜內復，在腎而為精，至肝而為魂，至心而為血，至脾而為膏腴，至心包絡而為榮脉，至肺而為魄，至三焦而為衛氣，至腠理而為動氣，至腦而為神泉，下至鼻中而為玉漿，至喉舌而為靈液，入于胃，慕於心候。營衛二氣，周身既備，亦還心會，合水穀諸液於大腸，至攔腸，分泌清濁，則清氣輸入小腸，挾腎滲膀胱，膀胱還元海，元海再生氣，晝夜之無端。當此之際，是謂神歸氣，復氣與液合。君子慎其獨，得之為小還，男女混居室，一物分二名，陰中伏陽，號曰黃芽，陽內負陰象，名白雪神符，合而言之，乃曰刀圭也。修鍊之法，於人身子陽之時，沃以非凡之水，進以自然之火，自然即隨時之義也。片餉功夫，無中生有，結成聖胎，是謂奪造化也。若又不求口訣，而復失於同類，玉液且無，金液安有？但以存想無為，望其交媾結丹，誠為虛妄也。人無根本，身在偏枯，氣難停留，液無歸着，至于年老，氣亦老，形枯液亦枯，身不了道，則疾病是其憂，飢渴是其累，老死是其哀，況為陰陽殺機之奪算

乎？或問：何謂奪也？當其寒暑之時，則傷人血脉，脾胃濡弱；當其雷電之時，則攝人魂魄，神驚去體；當其陰雨之時，則滅人精神，夢吞陰氣；當其霜雪之時，則削人肌膚，夢危泄精；當其饑饉之時，則萎人氣質，頑臆臭惡；當其瘟疫之時，則腐人生命，衄血夭壽；當其兵戈之時，則毀人形志，大痛離散。世人不知不覺，而紅顏暗失憔悴，此皆殺機之奪也。有言天好生而惡殺者，天莫不慈忍乎？夫天之好生，以地氣爲本，物之生氣則養之，物之死氣則敗之。如人腹中不容臭腐也。人能調服元氣，必藉胃氣爲本，捨粗糲而奉精粹，違非時而食新鮮，去陳餒而進甘旨，使胃氣充實，則元氣有餘。子曰：祭於公，不宿肉。羌旅刲羊，必先呪刃而刺。或曰啖活肉，棄死血，昔時之所謠聞，今日而果實見，亦爲惜身重命，知之損益，故可近求道也。苟或吊凶喪病患之家，入產厭伏尸之次，聞刑囚悲泣之聲，坐屠殺流血之地，自爲非法縲繼其身，皆使人神駭散也。殊不知元氣寄人之身，如草棲煙，善守者尚無百年主，故養之則存，觸之則散，散則令人瞑眩，甚則人仆矣！人能養元氣之勇者，身心洞燭，胸臆篤實，有念慮，有惻隱，有剛毅，至於嘗大醜，斷其臂，則其足，元氣伏匿，神色不移，尚可活矣！苟死者，其靈亦不散也。其不能養者，庸陋淺識，執迷退見，多忌易惑，氣無定守，神無默處。或因憂憤，卒中暴亡；或一喜一怒，而輒喪身；或傾生自殺，此何愚之甚矣！○今謂元氣之所要也，若曰元氣谷守之於內者，曰正氣，曰谷神，曰性命。餘氣施應之於外者，曰浩氣，曰應神，曰聲色。故《王叔和診脈訣》云：若動應神，魂魄在止，便千休命不停，所謂應神穴動。是命脉存，則人不死矣！所以老子曰：性命常存。釋氏曰聲色皆空。蓋一言其谷也，一言其應者也。世有迷徒，不究奧理，妄指釋氏，欲得寂滅爲樂，又豈知《魯論》云：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之語爲悼哉！噫！前賢往哲，有談道之無極者，演易之太極者，論天文地理者，學藝射書數者，推萬物盛衰者，多是不從元氣立說，至於窮理盡性，正好下句處，泛言常道，既不爲己任，驕訥依何，厚薄筋骸，相因束縛，則皆與修身無益也。於是孟軻但言善養浩然之氣，莊周亦且怡悅應現之神，全似不知元氣之真，一名曰道哉！直論元氣者，是一也，一也者，是三才共同此一，立命之基也。有物也，有象也，是人我之本來面目也，萬法歸根而名之也。歸源而復命，亦一一之

一也。始於一也，反復進退皆一也，孰可二其名也。故得指一歸元氣之說。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五六《諸家氣法部一·元氣論並序》 混沌

之先，太無空焉；混沌之始，太和寄焉。寂兮寥兮，無適無莫。三合一元，六一合氣，都無形象，窈窈冥冥，是爲太易，元氣未形，漸謂太初，元氣始萌；次謂太始，形氣始端；又謂太素，形氣有質，復謂太極，質變有氣；氣未分形，結胚象卵，氣圓形備，謂之太一。元氣先清，昇上爲天，元氣後濁，降下爲地，太無虛空之道已生焉。道既無生，自然之本，不可名宣，乃知自然者，道之父母，氣之根本也。夫自然本一，大道本一，元氣本一。一者，真正至元，純陽一氣，與太無合體，與大道同心，與自然同性，則可以無始無終，無形無象，清濁一體，混沌之未質，故莫可紀其窮極。洎乎元氣濛鴻，萌芽茲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啓陰感陽，分布元氣，乃孕中和，是爲人矣。首生盤古，垂死化身，氣成風雲，聲爲雷霆，左眼爲日，右眼爲月，四肢五體爲四極五嶽，血液爲江河，筋脉爲地里，肌肉爲田土，髮髭爲星辰，皮毛爲草木，齒骨爲金石，精髓爲珠玉，汗流爲雨澤。身之諸蟲，因風所感，化爲黎烝。以天一生，稱曰蒼生；以其首黑，謂之黔首，亦曰黔黎。其下品者，名爲蒼頭。今人自名稱黑頭蟲也，或爲裸蟲，蓋盤古之後，三皇之前，皆裸形焉。三王之代，然乃裁革結莎，巢櫓營窟，多食草木之實，啖鳥獸之肉，飲血茹毛，蠢然無悶。既興燔黍攤豚，抔飲窠樽，黃桴土鼓，火化之利，絲麻之益，範金合土，大壯宮室，重門擊柝，戶牖庖厨，以炮以烹，以煮以炙，養生送死，以事鬼神。自太無太古，至於是世，不可備紀。爰從伏羲，迄於今日，凡四千餘載，其中生死變化，才成人倫，爲君爲臣，爲父爲子，興亡損益，進退成敗，前儒志之，後儒承之，結結紛紛，不可一時殫論也。且天地溟滓之後，人起出盤古遺體，散爲天經地緯，天文地理，五羅二曜，黃赤交道，五嶽百川，白黑晝夜，產生萬物，亭育萬彙，其爲羽毛鱗介，各三百六十之數，凡一千八百類。人爲裸蟲之長，預其一焉。人與物類，皆稟一元之氣，而得生成。生成長養，最尊最貴者，莫過人之氣也。澡叨預一裸，忝竊三才，漁獵百家，披尋萬古，備論元氣，盡述本根，委質自然，歸心大道，求諸精義，纂集玄譚，記諸真經，永傳來哲。達士遇者，慎勿

輕生，以日以時，勤煉勤行，鶴栖華髮，無至噬臍。同好受之，常爲寶耳。

論曰：元氣無號，化生有名；元氣同包，化生異類。同包無象，乃一氣而稱元；異居有形，立萬名而認表。故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微爲表，妙爲裏。裏乃基也，表乃始也。始可名父，妙可名母，此則道也，名可名也，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道，異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乃自然所生。既有大道，道生陰陽，陰陽生天地，天地生父母，父母生我身。

夫情性形命，稟自元氣。性則同包，命則異類。性不可離於元氣，命隨類而化生。是知道、德、仁、義、禮，此五者不可斯須暫離，可離者非道、德、仁、義、禮也。道則信也，故尊於中宮，曰黃帝之道；德則智也，故尊於北方，曰黑帝之德；仁則人也，故尊於東方，曰青帝之仁；義則時也，故尊於西方，曰白帝之義；禮則法也，故尊於南方，曰赤帝之禮。然三皇稱曰大道，五帝稱曰常道，此兩者同出異名。

元氣本一，化生有萬。萬須得一，乃遂生成。萬若失一，立歸死地，故一不可失也。一謂太一，太一分而爲天地，天地謂二儀，二儀分而立三才，三才謂人也，故曰才成人備。人分四時，四時分五行，五行分六律，六律分七政，七政分八風，八風分九氣。從一至九，陽之數也；從二至八，陰之數也。九九八十一，陽九太終之極數；八八六十四，陰六太終之極數也。

一含五氣，是爲同包；一化萬物，是謂異類也。既分而爲三爲萬，然不可暫離一氣。五氣者，隨命成性，逐物意移，染風習俗，所以變化無窮，不唯萬數，故曰遊魂爲變。只如武都耆男化爲女，江氏祖母化爲龜，黑胎氏猪而變人，蒯武安人而變虎，斯遊魂之驗也。

夫一含五氣，軟氣爲水，水數一也；溫氣爲火，火數二也；柔氣爲木，木數三也；剛氣爲金，金數四也；風氣爲土，土數五也。五氣未形，三才未分，二儀未立，謂之混沌，亦謂混元，亦謂元塊如卵。五氣混一，一既分元，列爲五氣，氣出有象，故曰氣象。

張衡《靈憲渾天儀》云：夫覆載之根，莫先於元氣；靈曜之本，分氣成元象。昔者先王步天路，用定靈軌，尋諸本元，先准之於渾體，是爲正儀，是爲立度，而後皇極有所建也，旋運有所稽也。是爲經天緯地之根本也。

聖人本無心，因茲以生心。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心目，天地萬機、成敗興亡、得失去留，莫不由於心目也。死者陰也，生者陽也，陰陽之中，生道之術，而不知修行之路，常遊生死之逕，故墨翟悲絲、楊朱泣岐，蓋以此也。夫太素之前，幽清玄靜，寂寞冥默，不可爲象，厥中惟虛，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溟滓，蓋乃道之根。既建方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一氣同色，混沌不分，故曰有物混成。然雖成其氣，未可得而形也。其遲速之數，未可得而化也，如是者又永久焉，斯謂厖鴻，蓋乃道之幹也。於是元氣剖判，剛柔始分，陰陽構精，清濁異位，天成於外，地定於內。天體於陽也，象乎道幹，以有物成體，以圓規覆育，以動而始生；地體於陰也，象乎道根，以無名成質，以方矩載誕，以靜而終死，所謂天成地平矣。既動以行施，靜以含化，鬱氣構精，時育庶類，斯謂天元，蓋乃道之實也。

夫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山川，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萬殊，旁通感著，自然相生，莫之能紀。紀綱經緯，今略言之。四方八極，地之維也，徑二億三萬二千五百一十七里，南北則知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人極，地中深亦如之半之極，徑圍之數一半是也。計天地相去一億一萬二千五百八里半也。通四度之，乃是混元之大數也。天道左行，有反於物，則天人氣左盈右縮，天以陽而迴轉，地以陰而停輪，是以天致其動，稟氣舒光，地致其靜，永施候明。天以順動，不失其光，則四序順節，寒暑不忒；地以順靜，不失其體，則萬物榮華，生死有禮。故品物成形，天地用順。夫至大莫若天，至厚莫若地，至多莫若水，至空莫若土，至華莫若木，至實莫若金，至無莫若火，至明莫若於日月，至昏莫若於暗虛。日月至明，遇暗虛猶薄蝕昏黑，豈況於人乎哉。夫地有山嶽川谷、井泉江河、洞湖池沼、陂澤溝壑，以宣吐其氣也；天有列宿星辰三百四十八座，亦天之精氣所結成，凝瑩以爲星也。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所屬，斯謂懸象矣或云玄象，亦可兩

存。夫日月徑周七百里三十六分之一，其中地廣二百里三十二分之一。日者，陽精之宗，積精成象，象成爲禽，金雞、火鳥也，皆曰三足，表陽之類，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精而成象，象成爲獸，玉兔、蟾蜍也，皆四足，表陰之類，其數偶。是故奇偶之數，陰陽之氣，不失光明，實由元氣之所生也。

夫人之受天地元氣，始因父精母血，陰陽會合，上下和順，分神減氣，忘身遺體，然後我性隨降，我命記生，綿綿十月之中，人皆十月處於胞胎，解在卷末也。蠢蠢三時之內，人雖十月胞胎，其實受孕三十八臘。一臘謂一七日一變，凡三十八變。然後解胎求生。求生之時，四日之中，善慧聰明者，如在王室，受諸快樂，釋然而生，如從天降下，子母平善，無諸痛苦，親屬歡喜，鄰里相慶；凶惡悖戾者，如在狴牢，受諸苦毒，二命各爭，痛苦難忍，親族憂惶，鄰里驚懼。凡在世人受孕日數，數則一定，善惡兩分，爲人子者，安可悖亂五逆哉！今生子滿三十日，即相慶賀，謂之滿月，皆以此而習爲俗矣。氣足形圓，百神俱備，如二儀分三才，體地法天，負陰抱陽，喻瓜熟蒂落，啐啄同時，既而產生，爲赤子焉。夫至人含懷道德，沖泊情性，抱一守虛，澹寂無事，體合虛空，意栖胎息，故曰合德之厚，比於赤子。赤子之心，與至人同心，內爲道德之所保，外爲神明之所護，比若慈母之於赤子也。夫赤子以全和爲心，聖人以全德爲心，外無分別之意，內無害物之心。赤子以全和，故能拳手執握，自能牢固，所謂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終日號而不嘎，和之至。執牢實者，其由元氣充壯，致骨弱筋柔。未知陰陽配合，而含氣之源動作者，由精氣純粹之所然也。陰爲雌牝，陽爲雄牡，峻謂氣命之源。氣命之源，則元氣之根本也。言赤子心無情欲，意無辨認，雖有峻作，且不被外欲牽挽，終無呾澹尾間之虞，其氣真精，往還汭流，自然自在，任運任真而已，故曰精之至也。終日號啼，而聲不嘶嘎者，亦純和之至也，故曰和之至也。嘎者，聲物之破也。赤子以元氣內充，真精存固，全和之至，乃不破散也。

《上清洞真品》云：人之生也，稟天地之元氣，爲神爲形；受元一之氣，爲液爲精。天氣減耗，神將散也；地氣減耗，形將病也；元氣減耗，命將竭也。故帝一回風之道，汭流百脉，上補泥丸，下壯元氣。腦實則神全，神全則氣全，氣全則形全，形全則百關調於內，八邪消於外。元氣實則髓凝爲骨，

腸化爲筋，其由純粹真精，元神元氣，不離身形，故能長生矣。

秦少齊《議黃帝難經》云：男子生於寅，寅爲木，陽也；女子生於申，申爲金，陰也。元氣起於子，乃人命之所生於此也。男從子左行三十，女從子右行二十，俱至於巳，爲夫妻懷妊，受胎氣於此也。男從巳左行十至寅，女從巳右行十至申，俱爲十月受氣，氣足形圓，寅申乃男女所生於此也。從寅左行三十至未，未謂小吉，男行年所至也；從申右行二十至丑，丑謂大吉，女行年所至也。然乃許男婚而女媾矣。如是永久焉，則元氣無所復，精氣無所散，故致長生也。夫天地元氣既起於子之位，屬水，水之卦爲坎，主北方恒嶽，冀州之分野，人之元氣亦同於天地，在人之身生於腎也。人之元氣，得自然寂靜之妙，抱清虛玄妙之體，玄之又玄，妙之又妙，是謂衆妙之門，乃元氣玄妙之路也。故玄妙曰神，神之靈者曰道，道生自然之體，故能長生。生命之根，元氣是矣。

夫賢者神之室，神若無室，神乃不安，室若無神，人豈能健！室既固矣，乃神安居。則變凡成聖，神自通靈。神乃愛生而室不能固，致使神不得安居，室屋於是空廢，遂投於死地矣。若人自以其妙於運動，勤於修進，令內清外靜，絕諸染污，則大壯營室，神魂安居。神之與祇，恒爲營衛，身之與神，兩相愛護，所謂身得道，神亦得道；身得仙，神亦得仙。身神相須，窮於無窮也。

夫元氣者，乃生氣之源，則腎間動氣是也。此五臟六腑之本，十二經脉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源，一名守邪之神，聖人喻引樹爲證也。此氣是人之根本，根本若絕，則臟腑筋脉如枝葉，根朽枝枯，亦以明矣。問：何謂腎間動氣？答曰：右腎謂之命門，命門之氣，動出其間，間由中也，動由生也，乃元氣之係也，精神之舍也。以命門有真精之神，善能固守，守御之至，邪氣不得妄入，故名守邪之神矣。若不守邪，邪遂得入，人即人當死也。人所以得全生命者，以元氣屬陽，陽爲榮，以血脉屬陰，陰爲衛，榮衛常流，所以常生也。亦曰榮衛，榮衛即榮華氣脉，如樹木芳榮也。榮衛臟腑，愛護神氣，得以經營，保於生路。【略】

夫元氣有一，用則有二，用陽氣則能飛行自在，朝太清而遊五嶽；用陰氣則能住世長壽，適太陽而遊洞穴。是謂元氣一性，陰陽二體，一能生二，二能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若不得元氣，分陰陽之用，即萬物無由得

生化成長。故神無元氣即不靈，道無元氣即不生，元氣無陰陽即不形。

道氣

綜述

《西昇經·道象章第五》（宋徽宗注） 老君曰：道象無形端，恍惚亡若存。

《易》曰：見乃謂之象。道不可見，豈形象端倪之能窮哉！經所謂大象無形是已。恍者有光而無象，意其有而非有，惚者有一而未形，意其無而非無，惛然若亡而存，不可以有無求也，經所謂無物之象是已。

譬如種木未生，不見枝葉根。合會地水火風，四時氣往緣。

草木有生而無知，其無知與人異，其有生與人同。方其未生，猶人之胚胎未兆，在太易時也，不見枝葉根，猶人之氣形質具未相離也，及其萌蘖之生，散為枝葉，旁達為根，猶人會四者之氣，以時而往，循緣以成其身也。雖然生者生矣，而生生者果何物哉，故曰道象無形端，恍惚亡若存。

氣為生者地，聚合凝稍堅。

氣來人身謂之生，人之生，氣之聚也，其始則氣化而凝，既久則形立而堅，陰陽之運，其理則然。

味異行不等，甘苦辛鹹酸。

道判而為陰陽，散而為五行，別而為五味。五味之所以異，以五行之不等故也。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此味之所以異也。火煖水潤，木撓金堅，土均而布，稼穡出焉，此五行之不等也。味則五行也，而味味者道也。

氣行有多少，強弱果不均。同出異名色，各自生意因。

通天下一氣尔，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氣之多寡，隨量而受，故物之強弱，因受而稟，猶之大塊。噫，氣而萬竅怒號，

吹萬不同，而使之自己。聲雖異，同出於風，形雖異，同出於道。

從是異性行，而有受形身。含養陰陽道，隨所倚為親。生道非一類，一切人非人。

性有剛柔緩急不同，故形有羽毛鱗介之異，稟偏于陽者，本乎天而親上，毗于陰者，本乎地而親下。雖類聚羣分之殊情，飛走動植之異狀，自有情以至於無情，自有形以至於無形，塗雖殊而歸則同，慮雖百而致則一也。

本出於虛無，感激生精神。譬如起音者，掇絃手動傳。宮商角徵羽，口氣呼喻元。

天下之實，自虛而有，天下之有，自無而出。道則虛無也，道生一，一者天下之至精，一生二，二者神之所應也，天地氤氲，萬物資精神以生。而精神生於道，猶之金石有聲，不考不鳴，及其發手動絃，則鼓宮宮動，鼓角角應，而五音彰矣。

身口意為本，道出上首元。本淨在虛靜，故曰道自然。五音所動搖，遂與樂色連。

域於有生，百骸九竅，五臟六腑，體而存焉，是三者，有生之本也。然身之總括百骸，口之呼吸語默，意之善惡是非，孰使之者？道為之本而已。形而上者謂之道，萬物莫不首之者也。道體至虛，而實不能礙，至靜而動不能搖，以即染而淨，物莫得而先之爾，豈矯拂使之然哉！去道既遠，湛於人偽，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與物相轉徙而不能自解，以非自然之真也，於動搖言音不言色，於連不言音而言色，蓋互見也。

散陽以為明，布氣成六根。從是有生死，道遂散布分。去本而就末，散樸以澆淳。道變示非常，欲使歸其真。

道判而為陰陽，陰陽氣之大者也，萬物負陰抱陽，皆道之所布也。形質既具，六鑿相攘，莫之能止，是以生於土而反於土，出乎隱而入乎隱，流轉死生之域，萬化而未始有極也。此無他，逐末忘本，離道愈遠，散樸以為器，澡淳而不原故爾，夫真常之道，無古無今，入於不死不生，然而物有生滅，未可以為常者，道之變也。《列子》曰：精神離形，各歸其真。

碧虛子《西昇經集註》卷二《道生章第六》（華陽韋處玄、句曲徐道

邈、沖玄子、任真子李榮、劉仁會註)

老子曰：告子生道本，示子之自然。

李曰：一炁之動，萬類羅生，咸以自然爲宗，至道爲本。而逐末者衆，歸根者希，告而示之，令其敦本，去茲有累，入彼自然也。

至於萬物生，情行相結連。

沖曰：生化妙本自然之道，爲萬物之父母，天地之宗元，欲令關尹敬而尊之，重發此告也。劉曰：情發於內，行之於外，羈鎖相纏絆，何止相連。

如壞復成，如滅復生。

李曰：因緣輪轉，往還不絕，如壞復成，死此生彼，如滅復生，出幽入明。劉曰：此壞彼成，彼滅此生。

以成五行，陰與陽並。

徐曰：四炁分王，以成五行，五行相生相殺，相壞相成，陰並則滅壞，陽並則生成。沖曰：五行有殊，道炁惟一，陰陽有異，道炁无偏。五行有滅有生，即春秋代謝，陰陽有成有壞，則歷劫推移。道在五行二炁之間，一而不變，故能爲五行二炁之主，綿綿常存也。

輾轉變化，遂爲物精。

韋曰：五行一廢一起，陰陽一往一來，亦猶人道一死一生，變化輾轉，物精不絕也。

吾思是道，本出窈冥。

李曰：是道者，是生死變化之道也，物既有礙，用實有窮，資道得通，始能无滯既本於道，故曰本出窈冥，道既不可思議，有无難測，不可分別，寄曰窈冥，非窈冥也。劉曰：皆自无形中來。

愚不別知，自謂適生。

沖曰：道之元生，始於元始，窈冥綿邈，爲萬物之根。萬物之生，皆受道炁，炁本精一，物得而生，愚者不知，謂不由於道耳。李曰：愚者無知，言適爾自生，不由於道，迷本也。

子无道眼，安知生靈。

韋曰：此明生死變化之道，本出窈冥之中，深不可識。而愚人竊然自戀一生，以爲適樂，既非體道之人，亦安知人得一以生，鬼神得一以靈者

哉！李曰：道眼者，洞視无外，照幽微也。人者，有生之靈也。言迷者遠不能知道，近不能知身，故言子无道眼，安知生靈，至如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始是智慧明了之人，無所不知也。

天地人物，虛无囊盈。

徐曰：二儀人物，皆生虛无大囊之中，盈滿宇宙之內也。沖曰：天地萬物，道炁乃冲滿其中。

趙志堅《道德真經義疏·昔之章第二》 昔之得一者，

一元氣道之始生者也。古昔天地萬物，同得一氣，而有生成，此句總說生由下別陳得一。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一氣分爲陰陽，陽氣清上澄爲天，天得一中之清氣而爲天，故清明也。陰氣濁下凝爲地，地得一中之濁氣而爲地，故安寧也。

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

一氣之中有非陰非陽者，名曰和。陰陽既判，和之陰多者爲鬼神，及山川之精，神鬼等爲得一，精靈應用而不窮，川谷流溢而不竭，川谷精靈亦如人之有神也。

又《返者章第三》

天下之物生於有，

有，一氣也。雖未形，已有有氣。故言有天地萬法，皆從一氣而生，故云生於有。

有生於無。

無，道也。一氣從道生，故言生於無。推極生源指道爲者，欲令衆兆歸心有所前，言返者返歸此無也。

《道生章第五》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道至無也，一妙有也。至無不無，能生於一。道是一體，一是道氣。氣因體生，故云道生一。道雖生一，還在一中，神用資通，羙妙異耳。一外本道，元無虧減。一者，元氣也，亦曰太和。以數言之謂之一，以德言之謂之和。爲氣之始復云元。氣妙有不有，無色無聲，不有而有，能生於二。二者羙氣謂陰陽也。且一之爲物也，從無涉有，至微至妙，理殊空寂，不得言無，器象未形，不可言有，包含萬象，混在其中，有神用能清

能濁，清氣爲陽，濁氣爲陰，陰陽同出，故云生二。陰陽分判，一布二事，二外本一，全然若舊。二又生三，三者形質已具，謂天地人也。純陽清而爲天，純陰濁而爲地，和氣爲人。和者一氣兼陰陽之妙，三合爲和。若以和清濁而爲天地人者，此便以三生三。今言二生三，生爲和，是一氣布在二中，故唯言二。亦猶道遍三才，直以天地人爲三，不可兼道爲四。其天地人各懷陰陽和三氣備足，然天地人外，陰陽和本氣亦無耗損，其天地陰陽萬物，若無和氣不能自立，況能生物乎。已上從無適有，自妙向羣，謂之生非如今日以形相生也。其人始生而得和清濁二氣，虛凝聚結，化生成形，其神識即和道之精秀，與天地同受氣而生。故《西昇經》云：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根本是也。三生萬物者，天地生萬物，人又生人，兼長養之，萬物咸得遂性。自此之後，皆是陰陽交感，以形相生，故云三生萬物也。下五句二。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負，背也。抱，向也。沖，中也。人以背後爲陰，故言負。心前爲陽，故言抱。和氣在中，通貫陰陽，調和腑臟然後形神全具，故云沖氣以爲和。草木從地而生，向天而長，同是負陰抱陽，等有和氣，但無識異耳。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義》卷六《道可道章第一》 義曰：大道吐氣，布於虛無，爲天地之本。始無有無名者，《莊子·天地篇》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言泰初者，無之始也。無既無名，不可詰之以名，混漠寂寥，邈爲化主，元氣資之以爲始，玄化稟之而得生，故曰無名。天地始無名無氏，然後降迹，漸令兆形，由此而天地生，氣象立矣。【略】

義曰：夫一氣分而萬化生，形兆立而萬有作。三者之變，各而兩之，有出於無，斯之謂矣。

又卷八《不尚賢章第三》 義曰：人之生也，稟天地之靈，得清明沖朗之氣爲聖爲賢，得濁滯煩昧之氣爲愚爲賤。聖賢則神智廣博，愚昧則性識昏蒙。由是有性分之不同也。老君謂孔子曰：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謂氣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道德者能原其本焉。文子云：清氣爲天，濁氣爲地，和氣爲人。於和氣之間有明有暗，故有賢有愚。

又卷二八《大道汎兮章第三四》 義曰：天之高也，道氣蓋之。地之厚也，道氣載之。萬物之繁也，道氣偏之。非大道運氣，孰能致其高廣、厚大、繁多之功哉？由道之所化，各得其生，生生成成，全備之理矣。【略】義曰：言於有也，則萬物之形各稟道氣，物得成就，皆道之功。非夫道氣稟之，則生成之功廢矣。【略】道之生化萬億之類，和氣周偏，巨細無遺，畜之養之，成之長之，愛護之功至矣，茂養之恩普矣。不爲主宰，各遂生成，無心於物，含育之恩大矣。此聖旨所解也。今釋云：有情有形，飛沉動植，纖芥之小，丘山之大，道氣覆育，力無不周，仁愛畜養而不爲主，物賴於道不以爲功。雖鵬鯤大軀，固乘道而變化，焦螟細品，亦資道以裁成。故秋毫之小也，道氣存則溫柔潤澤，道氣去則枯瘁凋零。秋毫不棄，可謂之小；充塞天下，可謂之大；不爲主宰，可謂忘功。斯則道之用也。能小能大，而非小非大，無所不小，無所不大也。

又卷三二《上士聞道章第四一》 夫惟道，善貸且成。

注：雖隱無名氏，而實善以沖和妙用，資貸萬物，且成熟之。

疏：此結道之功用。夫，歎也。唯，獨也。貸，施與也。歎美此道雖復無名無氏，無形無聲，獨能布氣施化，貸施萬物，且成熟之，故曰善貸且成。

義曰：道之功也，生成不息，運用無窮。秋毫之微，庶類之衆，皆資道氣假借而後能生成。貸，假借於物也。無名無氏，爲萬有之根，無聲無形，爲萬物之源，布氣十方，成就一切。非妙本之道，孰能與於此乎。

又卷三三《道生一章第四二》 義曰：道以無形無名，不無不有，自然妙化而生乎一。一者，道之子也。天得以清，地得以寧，人得以長存，萬物得以生。故此妙一修道者守之，抱之存之，得之以爲證道之根矣。所言一者，即前始氣爲天也。一生二者，即玄氣爲地也。一生三者，即元氣爲人也。所以沖和妙氣生化二儀，凝陰陽之華，成清濁之體。然後人倫畢備，品物無遺，四序調平，五行運象。若交感而順，則物保其常。或否塞而逆，則物罹其患。故《周易》乾下坤上爲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故陽氣在上而下感於陰，坤爲陰也，陰氣在下而上感於陽，二氣交感而生萬物，是則孤陰孤陽不能生化。其或反此，則坤自

居下乾自居上，二氣不交，天地隔塞，在《易》爲否。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亦不能生化，故疏云陰陽交泰，沖氣化醇。

《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也。

義曰：萬物之生也，道氣生之，陰陽氣長養之。一晝一夜，一陰一陽，更相遞代，養育萬物。其大也，陰爲寒，陽爲暑。其細也，陽爲明，陰爲晦。以寒暑明晦，晝夜長育，萬物各成其形，非妙道沖和之氣無以生也。雖有寒暑而無道氣者，亦殂落矣。二氣更爲內外，故萬物負之抱之，不可離矣。人之生也，道以元一之氣降之，爲精爲神；天以太陽之氣付之，爲動爲息；地以純陰之氣稟之，爲形爲質。

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六 無有，入於無間。

夫道混然之氣，無有形質，故能包裹乾坤而無外，密襲秋毫而無內，與其有形，安得人其無間也。莊子曰：金石不得無以鳴，謂藏道氣也。

【略】

道生之，德畜之。

道者，虛無之體。德者，自然之用。道體虛無，運動而生物，物從道受氣，故曰生之。德用自然，包含而畜物，物自德養形，故曰畜之。

物形之，勢成之。

凡動植之類，皆本道而生，因德而養，物質方具，故曰形之。物既形矣，則隨四時之勢而成之。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夫道降純精而生物之性，德含和氣而養物之形，故萬物無不尊仰於道，而貴重於德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爵者，錫命也。公侯伯子男之例是也。世之所以尊貴者，皆因王者爵命故也。而道以純精生物，物共尊之若父。德以和氣養物，物共貴之若母。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天下皆知章第二》 臣義曰：氣者，

道之所運。物者，氣之所化。氣冥於無，虛而常通，其有是也，得而像之，故謂之象。闡道乎太易，而象帝之所出，以無授萬物之氣，以有成萬物之形，氣散乎泰始，而爲陰陽。形離乎泰初，而爲天地。氣變之極，形

之所化，山嶽之止，海川之流，五材之著用，群物之名言，其理其形，其聲其數，行流散徙，出入生死，凡涉麗於形器之間。

又《道生一章第四二》 道生一，

御注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

臣義曰：道常無名，一之所生，氣之混也。

一生二，

御注曰：天一而地二，次之水生而火次之，精具而神從之。

臣義曰：一氣分而陰陽之氣辨，天地之所生。

二生三，

御注曰：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

臣義曰：天地位而沖氣之所生，故三才具矣。

三生萬物。

御注曰：天肇一於北，地耦二於南，人成位於三，三才具而萬象分矣。號物之數，謂之萬，自此以往，巧曆不能計。

臣義曰：有陰有陽，而沖氣以爲和，物得以生，號數爲萬，其可計耶。

計耶。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御注曰：陰止而靜，萬物負焉。君子所以日入而息。陽融而亨，萬物抱焉，聖人所以響明而治。必有陰陽之中，沖氣是已。《莊子》曰：至陽赫赫，至陰肅肅，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臣義曰：萬物賦形天地間，稟氣於陰陽以生，故無不負抱之者。沖氣之和，所以生生也。

《太上妙法本相經》卷下 虞問天尊曰：一切萬法，悉從何生，因何

氣而有？唯願天尊告其因緣，令諸衆等，各知所從而來。

答曰：一切萬法，各稟道氣而生，因空而成。何以故？道者無形，應氣萬質；空者無段，通運有形。無空無氣，蕩絕言想；無言無想，萬有隱沒。是故道者萬物之父，空者萬物之母。何以故？譬如父陽母陰，因果胎息，以十月之得有形，施名立字，乃有父子之道，尊卑之位。若其無父，子從何生；若其無母，胎息何成？是故空者，運通居之，將知是其母。子無所因，則無其子，若無其子，可不空無也。若有其子，空者萬有之母。

是故道生德畜，假有若存形。

又 靜老告白曰：諦聽諦聽，爲汝說也。夫一切萬法，莫不受道氣而生，稟陰陽而成，由天而覆，由地而載，由父而養，由母（而）育，衆緣相會，得生名也。何以故？非道莫能生，非天莫能覆，非地莫能載，非父莫能養，非母莫能育。是以衆生悉由道氣而生也。所以者何？人法於地，地法於天，天法於道，道者无所法也，誕應自然，而无緣導。若諸衆生所作功業，隨衆對應，亦如川谷之與影響，明鏡之對色像，因來則緣往，緣至則果感。是以隨業鐘報，莫不應也。一切萬法者，譬如百立，指事造形，隨其顏貌，覩物成養。是以百立之巧，隨貺而成，何況无爲至真之聖也。何以故？道起於一，一能生二，二能生三，三能生萬物，致得形名，得形是以聖人。聖可思議，不可度之。所以者何？百工之匠，譬如師訓，成器用者，譬之道氣。故一切萬法，悉有道性。

杜光庭《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注》

大道無情，運行日月。

自無而生有，造化以成形。故天無精氣，無以制日月之明；地無精氣，無以制山嶽鎮焉；人無精氣，無以制身形之存焉。故曰日月稟陰陽之所運行。故知道之無情，隨機而所化。又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地何言哉？萬物生焉。經云：用之不可既，無情而運行日月也。日月者，大道之用也。此一段明無名，而萬物自生，長養萬物。

大道無名，長養萬物。

故元氣無形，不可名也。經云：道隱無名。乃生於天地。故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者，五行之子孫也。三才者，萬物之父母也。道者，三才之祖宗也。故元氣清靜，不可常名也。【略】降本流末，而生萬物。

本者，元也；元者，道也。道本包於元炁，元炁分爲二儀，二儀分爲三才，三才分爲五行，五行化爲萬物。萬物者，末也。

侯善淵《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大道無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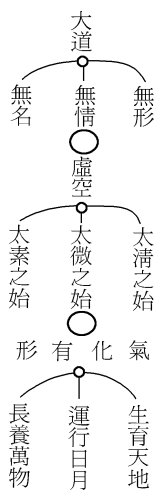
無名者大道，通玄微妙，至理無窮，混元一炁，先天地而生，本無名也。頌曰：道化虛空體，權爲假立名。有名非有相，無物亦無形。上徹三天瑩，橫擔四海明。闡開清靜眼，飛躍似流星。長養萬物。

道大無形，湛然不動，皓皓純一，覆藏天地，運行日月，流轉江河，掌握山川，包含谿谷，滋溢園林，成熟五穀，結秀花果。一切萬物皆稟道炁而所生，本自無爲，感時而自化。道本無形，育於有象。故曰長養萬物矣。

王玠《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纂圖解註》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道生，自然。

大道者，至虛無體，本無形、無情、無名也。當浩劫之始，已有梵清景三氣，太清、太微、太素，隱而無象，溟溟泮泮，遼廓無光，一混沌而已。渾是陰氣，裹外虛中，有箇乾健不息之理，蟠旋而極，是有一陽初動于中，便生奇耦，分陰分陽，生育天地。清氣上而爲天，濁氣下而爲地。天地既判，萬物居其中。陰氣出地，而復上昇於天，陽炁從天，而復下降於地，陰陽往來，循環不已。是以日月運行，五炁順布，四時行焉，故能長養萬物。大則天地，小則微塵，無一物不是道之化育。善參究者，反身求之，我身即天地。道雖生我無名，我故名之道也。《道德經》云：有物混成，先天而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已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是也。



孟安排《道教義樞》卷七《混元義第二五》 義曰：三炁不分，凝積爲天地之始，萬物初混，陰陽成品彙之先，然則理運將開，所以妙物垂應，元和既貸，清濁遂分五常，於是得宜三界，由之合度，此其致也。

釋曰：天地混元義者，混元之時，三炁混沌，九炁未分，天地未立，乍存乍亡，三炁既顯，天地運開。《洞神經》云：大道妙有，能有能無。道體本玄，號曰太易。元氣始萌，號曰太初，一曰太虛，其精青，其形未有。炁形之端，號曰太始，一曰太無，其炁黃，其形未有。形變有質，號曰太素，一曰太空，其炁白，其形亦未有。形質已具，號曰太極，一曰太有，一曰太神，一曰太炁，又曰太玄，又曰太上，又曰太一，其形赤黃，

質定白素，白黃未離，名之爲混也。雜糅未分爲沌，萬法初首爲元。故兩半、三才、五常、萬物等法體未別，是曰混元。形象若分，明之開闢，劫盡運終，還歸破壞，復於混沌。風澤洞虛，似風非風，如水非水，識苦性昏，不可分別也。舊云：混元之中，有麤有妙。妙者，道氣惟一。麤者，品物衆多。今明道無不在，義亦玄妙。然道混自別，不可相濫，故非內非外，非非內外，能內能外，即內即外。一多麤妙，其義例然。大而分之，十有二種，二者是氣，十者是物。二氣即陰陽，十物即五有識，五無識。五有識者，謂人神鳥獸蟲，五無識者，謂金木水火土也。

又卷一〇《假實義第三七》 義曰：假實者，明庶物之真偽，辯群品之合離，若知待有，名無則達，人我皆淨，能明因實成假，則了色性本空，此其致也。經云：四大暫相寓，五物權時假。又假實義例者，萬法之本，由乎陰陽二氣，構於二氣，共成五塵，五塵成四大五常，四大五常共成五根九竅也。且法本資於二炁爲實，乃以五塵爲實者，但二氣渺漫，未有定形，不爲成假之實。然陽是生氣，陰是殺氣，生殺之義，可爲續假之實。但能生萬物，即是陽氣，能殺萬物，即是陰氣。萬物莫不生滅，故皆稟陰陽之氣，陰陽是氣法，還能生滅。萬炁既非心法，不能生滅於心，此言二氣能生滅者，非是任運而經前後，乃是別能生殺於彼陰陽，是能生滅萬物，是所生滅。

《太上昇玄三一融神變化妙經》 所稱爲三五者，三是玄、元、始三炁；五是五行炁。性在空爲五炁，在天爲五星，在位爲五帝，在地爲五方，在人爲五藏是也。

《上清太上開天龍蹻經》 天降一氣，則五氣生焉，寄備陰陽，合氣成體。故陽有少陽、太陽，陰有少陰、太陰。故陽中之陰爲木，陽中之陽爲火，陰中之陽爲金，陰中之陰爲水，和中之和爲土。

《太上洞玄寶元上經》 道炁玄妙，無祖無先，無始無初，無極無窮，無心無欲，無事無爲，沖淳澄淡，泊然湛然，不清不濁，不減不增，含容無量，一切有無，炁妙不可得汗，形玄不可得言，強字曰道，號爲無形，無形之中，含一切形，一切形混，稱曰混成，成生一切，無數無軼，大而分之，常用以五，一曰無，二曰有，三曰無中之有，四曰有中之無，五曰非有非無，非有非無，妙炁也，有中之無，精炁也，無中之有，始炁

也，有者，元炁也，無者，玄炁也，玄元始炁，分精共妙，五中之三，三中之五，三五混合，無累無傷，善成無棄，總號道源，源本有五，以應五方，北水東木南火中土西金，天地未張，五方未分，水木火土金，其炁相和，極感而應，應隨次章，一切同感，在闡思明，從混願別，厭死樂生，樂生不能自生，願別不能自別，感極道應，應之以一，一爲道子，元炁先臻，故曰道生一，一生二，陽炁前唱，陰氣後和，二炁相須，由乎元炁，故曰一生二，二生三，陰陽合會，和炁交通，三生萬物，玄元始分，於是天覆其上，地載其下，人列其中，萬物參羅，三才相輔，同歸崇道，道有三官，上有天官，下有地官，中有水官，道委三官，不立別職，物附三才，無復別司，人僚唯三，互相統攝，導末歸本，大略是同，引善抑惡，細法舛異，異終還同。同在聖誥，誥有權實，精者得真，真經要旨，智慧爲先，藏明潛用，聖德乃成，成由學解，解由研尋，尋理盡性，委之上人，上人之基，識三守五，能知三五，橫行天下，所適必通，無復挂礙，三即陰陽和，玄元始也，五即水木火土金也。三炁未分，謂之爲混，五行未彰，謂之爲沌。

《混元八景真經》卷一 混元真人曰：夫天地以前，混沌之初，萬彙未萌，空而無洞，只是虛無。虛無之中有景氣，景氣極而生杳冥，杳冥極方有潤濕，潤顯之極，始結成霧露，霧露之極，方變水，水流霧下，其水滿。流水者，陰氣，陰極始生陽氣。陽氣漸上，炎熱方結爲火。火從水生，水火相交，即漸相覆。二物交泰，各生積氣，積氣所生，陰陽相鍊，其數滿足，始結爲混沌。混沌既就，方爲一氣，一氣所萌，方爲天地之母。混沌者，從虛氣而生也，方立陰陽，產五行，立四象。混元氣極，混沌始分，便生元始。元始既生，便分積清之氣爲天，積濁之氣爲地。天地既立，乃輕清上爲天，重濁下爲地。其輕清雖然屬陽，却內生陰氣，陰氣下降爲地；其重濁雖然屬陰，却內生陽氣，陽氣上騰爲天。始天降地騰，水火相交，陰陽相戰。交氣極足，方結就太丹，太陽是也。其陽被天地運轉，至有金氣，金氣屬陰，運轉氣足，始生太陰，月是也。自後日月交泰，陰陽相鍊，其數滿足，漸生星辰。自古至今，不離天降地騰，陰陽相交，日月相合，真氣生產萬物。

佚名《三論元旨·真源章第三》 夫道以虛通育物，徧備群方，真

源則神應靈微，氣運乃隨方成器。然有形之類，皆資炁以生焉。有識之知，悉稟神而謂矣。夫神者性之用，識者神之知。夫元氣者，性之用；陰陽炁者，元炁之用；色相陰陽，炁之用矣。故《太上經》云：道冲而用之。《南華經》云：精神生於道。此之謂也。坦然備一切之際，謂之性；獨然偏一身之際，謂之神。【略】炁能為物之形，不能為物之識。則性神有靈，炁相無識者也。然稟陰陽五行之炁者，乃更盛衰，至於正性真源，常無盈竭。夫質生之物，炁散而為死，炁聚而為生，然炁有聚散之差，神無生滅之別。是知用神而能運炁，因炁亦能資神，聚則同成，散而各運。夫葦籊穢味，能資陰陽之濁炁；妙藥清和，能資元和之正炁。正炁全而資神者，則無為無欲。陰陽之炁濁而資神者，則多欲多為。

王道淵《道玄篇·道化章第五》 道化氣，氣化血，血化形，形化物，物化物。其化不可一也，其神一也。氣化濁，其神惡。氣化清，其神明。無情變之有情，有情變之無情，同一氣之分化，萬物異形而同神。觀乎大化之始，無形無名。

敦煌本《大道通玄要》卷一《神仙鈎注經》 夫虛寂之積，積而有炁；有炁之積，積而元一生焉。元一之炁積，積而有精神；精神之炁積，積而有靈遊之炁運焉。靈遊之炁積，積而有淳粹之氣賦焉。靈遊陽而無所不生，淳粹陰而無所不形，無所不生，皆生生自運而自生，非運生而為生，故生無不生也。故曰靈出自運，非運而自運，故能運無不運，無所不形，皆形形自為而自形，非為形而為形，故形無不形也，故曰運至自為，為非為而自為，故能為無不為，是以靈運自運，運而不窮，大象自象，象而不勞，物形自形，形而不煩，天地自象，象而剖判。陰陽自運，運而陶蒸，陽精所淘，上為聖人，下為巨崑山嶽之結；陰精所蒸，上為月望，下為冥海川瀆之疏。

綜述

《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三寶大有金書》 天寶君者，則大洞之尊神，天寶丈人則天寶君之祖炁也。丈人是混洞太無元高上玉虛之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億萬炁。後至龍漢元年化生天寶君，出書時號高上大有玉清宮。

靈寶君者，則洞玄之尊神，靈寶丈人則靈寶君之祖炁也。丈人是赤混太無元玄上紫虛之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炁。後至龍漢開圖，化生靈寶君，經一劫至赤明元年。出書度人時，號上清玄都玉京七寶紫微宮。

神寶君者，則洞神之尊神，神寶丈人則神寶君之祖炁也。丈人是冥寂玄通元無上清虛之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萬炁。後至赤明元年，化生神寶君，經二劫至上皇元年，出書時號三皇洞神太清太極宮。

此三號雖年殊號異，本同一也，分為玄元始三炁而治。三寶皆三炁之尊神，號生三炁，三號合生九炁。九炁出乎太空之先，隱乎空洞之中，無光無象、無形無名、無色無緒、無音無聲、導運御世，開闢玄通，三色混沌，乍存乍亡。運推數極，三炁開光，炁清高澄，積陽成天，炁結凝滓，積滯成地。九炁列正，日月星宿，陰陽五行，人民品物，並受生成。天地萬化，自非三元所育，九炁所導，莫能生也。三炁為天地之尊，九炁為萬物之根，故三合成德，天地之極也。

王希巢《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玉章經解》卷上 天寶君者，則大洞之尊神，天寶丈人則天寶君之祖氣也。丈人是混洞太無元高上玉虛之氣，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億萬氣。後至龍漢元年化生天寶君，出書時號高上大有玉清宮。

天地者，形之大。劫運者，時之大。有形，斯有數。有時，斯有變。數窮時變，會歸於壞，獨惟三清至聖、九天真王，非形之所拘，非數之所攝。故劫劫長存，後天不老。天寶君者，乃萬道之祖，號大洞尊神。故教中三洞之上，有大洞一法，論迴風混合之道，非下格小仙之所糸。見在人身，為太一帝君。謹按《上清大洞經》云：上結三元，下結萬物，靜用

三 炁

爲身，動用爲神。又稱丈人者，爲衆父父者也。三三元者，一混洞太無元，二赤混太無元，三冥寂玄通元。《正一經》云：太無變化，三氣明焉。太無爲未始之始，三元爲造始之根，根於無而始於元，三氣於是生焉。元始之名，蓋取於此。是以三元乃生三氣，三氣乃太空自然之氣也。空生於玄，玄生於元，元生於始，故《開天經》曰：元氣運而天地立焉。三氣雖生，未始有封也，乃名混洞。《度人經》云：混洞赤文，無無上真，開明祖劫，化生諸天是也。三元宮中三氣正神，乃水火之元精，下應人身心宮兩腎，在天主治北斗，及符靈靈文盟券等。【略】玄元始者，無生玄氣，積清成青；洞生元氣，積虛成白；空生始氣，積光成黃。三氣既足，然後合生九氣。九氣即一黃演之氣，九氣是也。三氣皆本於三空，太無屬玉清，太空屬上清，空洞屬太清。一氣生於太無，是名太初，出於太空之先，是名太始，隱於空洞之中，是名太素。

董思靖《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解義》卷一 此三號雖年殊號異，本同一也。分爲玄元始三炁，而治三寶，皆三炁之尊神，號生三炁，三號合生九炁。

自無而有，有亦強名。從一而三，三不離一。雖三元之號異，本一致以同歸。謂之年殊，則龍漢、赤明、上皇之分；謂之號異，則玉清、上清、太清之別。然實本於元始之祖炁，而總於洞真之上道。故云本同一也。當其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獨非體之至妙者乎。及乎號之以年，名之以炁，豈非跡之可名者乎。然跡未嘗離體，而體亦未嘗異迹也。分爲玄元始三炁而治。或依《七籤混沌篇》云：一炁分爲玄元始三炁，而理三寶，遂以治三寶爲句未穩。上云此三號，而下云本同一也，是攝三而一。又云分爲三炁者，乃即一而三也。《三天正法經》云：始炁青，青炁精澄曰清微天。元炁白，白炁精澄曰禹餘天。玄炁黃，黃炁精澄曰大赤天。三炁俱生空洞之中，自一分三，以統三天之治，然後導運御世也。三寶者，即天寶、靈寶、神寶也。是爲炁中之主宰，故曰尊神。三炁即玄元始也。號生三炁，乃每號又各生三炁，故三號合生九炁。《正法經》云：三天既立，始炁生混，混炁蒼，蒼炁精澄，生鬱單無量天。混炁生洞，洞炁赤，生無量壽天。洞炁生皓，皓炁蒼，生梵監須延天。元炁生昊，或作旻。昊炁綠，生兜術天。昊炁生景，景炁黃，生不驕樂天。景炁生通，通

炁白，生化應聲天。玄炁生融，融炁紫，生梵輔天。融炁生炎，炎炁碧，生清明天。炎炁生演，演炁黑，生無想天。九炁並生於上三炁之中，與上炁相去各九億萬劫也。其在人身，則三炁三寶，乃元神、元炁、元精也。居人三丹田，而分鎮九宮也。

陳景元《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四注》上品妙首，十迴度人。

東曰：上品者，元炁始凝結青、黃、白三炁，置上元三宮。其第一宮名玄都元陽七寶紫微宮，始陽之炁，總主上真自然，玉虛高皇上帝、諸天帝王、上聖大神，其宮皆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萬重。青陽之炁，其中官寮亦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萬衆，皆結自然青陽之炁而爲人也，衣則青羽飛衣。宮中有延生符，八方之炁，欻然而到，便成人也。毀符焚身，即隨煙而化還爲炁也。太玄上府紫微宮有左、右、中三府，左府主生宮，太陽火官考；右府主死宮，太陰水官考；中府主生犯罪錄，風刀之考。三府各領官寮九千萬衆，總統生死罪福一十二曹。其左宮，名太玄都元黃太極左宮。則元黃之炁總主上真，已得道及未得道修真男女，生命錄籍。其官有招靈之符。右宮名太玄都洞白太極右宮，則天元洞白之炁，總主上真已得道、及未得道修真男女滅度仙錄，及罪簿死籍。宮中有明真之府，其中官寮品格，具如紫微宮之儀也。上元品天官凡有三宮，宮有三府，宮統十二曹，三宮合三十六曹，並治元陽之上、太空之中，自然之號，普統上真已得道。三元日，集校陰陽、水火、風刀三府，考官三十六曹、青黑二簿，列奏紫微、太微左右、中三宮。其事自具出《三元品戒》中。今略舉一隅。昔龍漢之年，玉字始出，日月始明，天地亦分，衆真列位，元始出法度人。說經十遍，周回十方，度人无量之數。元始因撰作十部妙經，以紫筆書著空青之林，衆聖所崇，爲經之祖宗，故曰上品妙首也。

又按《三天正法經》始炁生三炁，一曰赤洞，二曰白章，三曰清浩。元炁生三炁，一曰綠曷，二曰黃景，三曰蒼混。又曰：白通玄炁生三炁，一曰紫融，二曰碧炎，三曰黑演，謂之九炁也。

佚名《道門經法相承次序》卷上 原夫道家由肇，起自無先，垂跡應感，生乎妙一，從乎妙一，分爲三元，又從三元，變成三氣，又從三氣，變生三才，三才既立，萬物斯備。其三元者，第一混洞太無元，第二赤混太無元，第三冥寂玄通元。從混洞太無元化生天寶君，從赤混太無元

化生靈寶君，從冥寂玄通元化生神寶君。大洞迹別出爲化主，治在三清境。其三清境者，玉清、上清、太清是也，亦名三天。其三天者，清微天、禹餘天、大赤天是也。天寶君治在玉清境，即清微天也，其氣青始。靈寶君治在上清境，即禹餘天也，其氣白元。神寶君治在太清境，即大赤天也，其氣黃玄。【略】

其三氣者，玄、元、始三炁是也。始氣青，在清微天；元氣白，在禹餘天；玄氣黃，在大赤天。故云玄元始三氣也。又從玄元始變生陰陽和，又從陰陽和變生天地人。故《老經》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太平經》卷一八至三四《名爲神訣書》 元氣自然，共爲天地之性也。六合八方悅喜，則善應矣；不悅喜，則惡應矣。狀類景象其形、響和其聲也。太陰、太陽、中和三氣共爲理，更相感動，人爲樞機，故當深知之。皆知重其命，養其軀，即知尊其上，愛其下，樂生惡死，三氣以悅喜，共爲太和，乃應並出也。

又《和三氣興帝王法》 三氣合並爲太和也。太和即出太平之氣。斷絕此三氣，一氣絕不達，太和不至，太平不出。陰陽者，要在中和。中和氣得，萬物滋生，人民和調，王治太平。

又卷一一九《三者爲一家陽火數五訣第二二》 天道常有格三氣。其初一者好生，名爲陽；二者好成，名爲和；三者好殺，名爲陰。故天主名生之也，人者主養成之，成者名爲殺，殺而藏之。天地人三共同功，其事更相因緣也。無陽不生，無和不成，無陰不殺。此三者相須爲一家，共成萬二千物。

《太上老君虛無自然本起經》 道者，謂太初也，太初者，道之初也，初時爲精，其炁赤盛，即爲光明，名之太陽，又曰元陽子丹，丹復變化，即爲道君，故曰道之初。藏在太素之中，即爲一也。太素者，人之素也，謂赤氣初變爲黃氣，名曰中和，中和變爲老君，又爲神君，故曰黃神，來入骨肉形中，成爲人也，故曰人之素藏在太始之中，此即爲二也。太始者，氣之始也，謂黃氣復變爲白氣，白氣者，水之精也，名太陰，變爲太和君，水出白氣，故曰氣之始也，此即爲三氣也。夫三始之相包也，氣包神，神包精，故曰白包黃，黃包赤，赤包三，三包一，三一混合，名

曰混沌，故老君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又曰混沌若雞子，此之謂也。

閻丘方遠《太平經聖君秘旨》 聖君曰：三氣共一，一爲精，一爲神，一爲氣。此三者共一位，本天地人之氣根。神者受之於天，精者受之於地，氣者受之中和，相與共爲一。故神者乘氣而行，精者居其中，三者相助爲理。欲壽者當愛氣、尊神、重精。夫人本生混沌之氣，氣生精，精生神，神生明。本於陰陽之氣，氣轉爲精，精轉爲神，神轉爲明。欲壽者當守氣而合神，精不去其形，念此三合以爲一，久即彬彬自見，身中形漸輕，精益明，光益精，心中大安，欣然若喜，太平氣應矣。脩其內，反應於外，內以致壽，外以致理，非用筋力，自然而致太平矣。

《太上洞玄寶元上經》 經所以有三者，自然三炁所生也，大道妙炁，一中有三，陰陽和、玄元始、上中下，自然而然，莫能使之然，莫能使之不然，故謂自然三炁也。上下二經，亦別有文，文所以五千者，道生三炁，三炁生萬物，物終爲一道，始又一合此三炁，五數立焉，道之一炁，非是陰陽和，而位居三炁之上，物之一炁，亦非陰陽和，而位在三炁之下，三炁之下有三而羶，三炁之上有三而妙，妙炁無色，衆色稟之而成，羶炁有色，色雜亂而昧，昧者待妙降而得明，明昧輪三炁以運用，運用隱顯，五位遂成，天地二儀運用三炁，一變至極曰十，十變至極曰百，百變至極曰千，數極則變，變不過三，三精在道，過則在物，萬物變羶，求精還三，三變濟物，五性以成。

沖 氣

綜 述

李榮《道德真經注四二章》 道生一，虛中動氣故曰道生。元氣未分，故言一也。

一生二，

清濁分，陰陽著。

二生三，

運二氣，稱三材。

三生萬物。

圓天覆於上，方地載於下，人主統於中，何物不生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陽氣熱孤，亦不能生物，陰氣冷單，亦不足成形，故因大道以通之，

借沖氣以和之，所以得生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自名。

抱沖和之氣，無好無惡。失一元之道，有愛有憎。但敦富貴之名，不

悅孤寡之稱。唯有道王公，卑以自牧，義存謙退，以為名也。

《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經·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似不盈。

言道動出沖和之氣，而用生成。有生成之道，曾不盈滿。云或似者，

於道不敢正言。

淵兮似萬物之宗。

淵，深靜也。道常生物，而不盈滿，妙本淵兮深靜，故似為萬物

宗主。

挫其銳，解其紛，

道以沖和，故能抑止鋒利，釋散紛擾。

兒乎？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載營魄章第一〇》 專氣致柔，能如嬰

疏：專，專一也。氣，沖和妙氣也。人之受生，沖氣為本，若染雜塵

境，則沖氣離散，神不固身，故戒令專一沖和，使致柔弱，能如嬰兒，無

所耽著乎。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一六《太上下知章第一七》 氣形質

具而未相離，故曰混沌，言萬物相渾沌而未分判也。既而渾沌分判，輕清

為天，重濁為地，而上下分焉，陰陽定焉。人稟天地陰陽沖和之氣，居于

天地之中，日月照之，氣象成之，陰陽輔之，寒暑循之，與天地並號為

三才。

又卷一九《孔德之容章第二二》 又就生成門解之，則恍惚之象者，

清虛之氣也。在上為天。恍惚之物者，厚濁之氣也。居下為地。杳冥之精者，沖和之氣也。此三氣交感，而為人焉。人者，三才之中最靈之智，用天法地，無所不能，亦自妙本分氣而生。若失性任情，則離本而湮滅；若修性返德，則得道而超騰。其沖和之氣稟於身中，修之則存，甚真甚信也。

又卷三一《昔之得一章第三九》 昔之得一者，

注：一者，道之和，謂沖氣也。以其妙用在物為一，故謂之一爾。

疏：昔，往古也。一者，沖和之氣也。稱為一者，以其與物合同，古今不二，是謂之一。故《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明道氣在陰

與陰合一、在陽與陽合一爾。【略】

義曰：老君將欲明沖和道氣，通生萬物，歷叙得一之妙，以明生化之

由。道之生化，無終無始，借古昔久遠之義，以為布化之源。所以謂道為

一者，萬物之生也，道氣皆降之，氣存則物生，氣亡則物死。物之稟道所

稟不殊，在物皆一，古今雖移，一乃無變。故云不二，是謂之一。道非陰

陽也，在陽則陽，在陰則陰，亦由在天則清，在地則寧，所在皆合，道無

不在，非陰陽也而能陰能陽，非天地也而能天能地，非一也而能一。周旋

反覆，無不能焉。昔既得之，今猶昔也。是知虛心則道合，冥寂則一歸。

能冥寂虛心者，是謂抑末歸本矣。一陰一陽之謂道，《易·繫》之辭也。

一謂之無，無陰無陽，乃為之道。【略】

天得一以清，

疏：氣象之大者，莫大乎乾元。故先標之為得一之首。純陽之氣，由得

一故能穹隆廣覆，資始萬物。

義曰：陽氣浩大，乾體廣遠，又以元大始生萬物。萬象之物，皆資取乾

元而得其生，故《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也。夫天積氣也，故為氣象之

大，形如倚蓋，故曰穹隆。是有穹天之說。言天穹隆高大而圓，包覆萬物，

天乃純陽虛無之象，非有礙之質。然夫天也，非沖和道氣所運，則不能清淨

而不息矣。《易·繫》曰：乾，天下之至健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正義》

云：此明天之得一，剛質確然，示人以和易。由其得一無為，物由以生，示

人易也。若乾不確然，或有隕裂，是不能示其得一簡易之道也。

地得一以寧，

疏：形質之大者，莫大乎坤儀。純陰之質，由得一故，故能盤礴厚載，資生萬物。

義曰：陰氣浩大，坤體廣厚，生長載物，合會無疆。地積形也，故為形質之大，柔順安靜，萬物資生焉。然夫地也，非冲和道氣所運，則不能厚載而安寧矣。《易·繫》曰：坤，天下之至順也。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正義》曰：此明地之得一。以其得一，故坤隤然而柔，自然無為，以成萬物，是以示人簡矣。坤不隤然，或有確然，則不能示人以簡，是乖其得一也。

神得一以靈。

疏：神者，妙萬物以為言，由得一故能通變無方，不可形詰。

義曰：在天曰神，在地曰祇，在人曰鬼。通而言之，謂之神也。神者，陰陽不測，隱顯無方。然夫神也，非冲和道氣所運，則不能變化通靈矣。不能變化無方，通靈不測，是乖其得一也。

谷得一以盈，

疏：水注川為溪，注溪為谷。言谷得一，故能泉源流潤，盈滿不竭。

義曰：溪谷得冲和道氣所運，而水注盈滿。道氣去之，則深谷將為陵矣。若深谷為陵，水涸川竭，是乖其得一之用也。

萬物得一以生，

疏：物者，通該動植、有識無情，總謂之物。得冲和故能生成運動，而不歇滅。

義曰：萬者，舉其大數也。《春秋》曰：萬，數之大也。物者，有質可見，總謂之物。該，約也。動者，謂鱗甲羽毛、裸蟲飛走之屬也。植者，謂山川草木之屬。有情者，謂有形而有情識者也。無情者，謂有其形而無情識者也。此物之眾，拘於億兆之類，然不得冲和道氣所運，則不能生、不能成矣。

又卷三三《道生一章第四二》 必資三氣者，即《靈寶生神章》經

云玄氣元氣始氣也。始氣白，凝為清微天，號玉清境，天寶君所掌，元始天尊統九聖居之。元氣黃，凝為禹餘天，號上清境，靈寶君所掌，大道君統九真居之。玄氣青，凝為大赤境，號大赤天，太上老君統九仙居之。以此三氣，每氣復各生三氣，下為九天，通三境為十二天。又以十二天各分

二天，凡三十六天也。又以其精凝為三才，即始氣為天，玄氣為地，元氣為人。始氣積陽，玄氣積陰，元氣積陰陽之華，而總為人倫，散為萬物。冲氣者，是元和冲寂之氣也，萬物得之以生，失之以死。人能寶之則返老還嬰，革凡成道。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注：一者，冲氣也。言道動出冲和妙氣，於生物之理未足，又生陽氣。陽氣不能獨生，又生陰氣。積冲氣之一，故云一生二。積陽氣之二，故云二生三。

三生萬物，

注：陰陽合孕，冲氣調和，然後萬物阜成。故云三生萬物。

疏：道者，虛極之神宗。一者，冲和之精氣。生，動出也。言道動出和氣，以生於物，然於應化之理，猶自未足。更生陽氣，積陽氣以就一，故謂之二。純陽又不能生，更生陰氣，積陰氣以就三，故謂之三。三生萬物者，陰陽交泰，冲氣化醇，則偏生庶彙也。【略】

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

注：萬物得陰陽冲氣生成之故，故負抱陰陽，合養冲氣以為柔和。

疏：言物之生也，既因陰陽和氣而得成全，當須負荷陰氣，懷抱陽氣，愛養冲氣，以為柔和。故廣成子告黃帝曰：我守其一，以抱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是知元氣冲和，群生所賴。老君舉此者，明人既稟和氣以生，則氣為生本，人當固柔和，守雌弱以存本也。

又卷三七《天下有始章第五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注：始者，冲氣也。言此冲氣生成萬物，有茂養之德，可以為天下母。

疏：資氣曰始，資生曰母。言道能以冲和妙氣，生成萬物。物得以生如母之生子，故云以為天下母。始母雖殊於道氣，布化常一，故上經云無名天地始，有名萬物母。言此者，欲令人知源識本，守母而存子也。

義曰：資，稟也。物稟道生，道為物本，仰含育之德，同母養之慈，當須睹流識源，鑒柔知本。用道守道。理國理人，可以泰寧矣。冲，中也。無名天地始者，上經第一章之詞。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注：萬物既得沖氣茂養，以知其身是沖氣之子。

疏：言人既得沖和之氣茂養爲母，當知其身是沖氣之子。

義曰：道爲身母，有生成茂養之恩。身爲道子，識茂養生成之本，能知此道當體用於中和，以全其身也。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殁身不殆。

注：既知身是沖氣之子，當守此沖和妙氣，不令離散，則終殁其身長無危殆。

疏：言人既知身是道氣之子，從道氣而生，常守道清淨，不染妄塵，愛氣養神，使不離散。人從道生，望道爲本。今却歸道守母，故云復守爾。殁身不殆者，言人常能無欲以歸道，則可以終竟天年，而無危殆也。

義曰：既知身之所稟，道生我身，即洗心返神，復守其道，無是非之惑，絕聲利之塵，終身行之，道可得矣。

陸希聲《道德真經傳》

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炁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自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傳：夫真精之體，生妙物之用，炁形既具，萬物生焉。夫陰陽相交而爲沖炁，沖炁運化而成萬物。然萬物之生也，莫不背陰而向陽，沖炁行其中，所以和順其生理也。聖人立教之指，必原夫天地之道，窮萬物之理，然後知人之生也，亦以沖炁爲主焉。何以明之？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其始有精爽，謂之魂魄。魄者，陰也。魂者，陽也。陰陽化淳，而沖和之炁行乎其間，所以成形神也。故沖和之炁全，則神與形相得，神與形相得則爲生。

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六

天唯道，善貸且成。

貸，施與也。夫歎美獨有此妙道，能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善以沖和妙氣施與萬物，且成實而復於自然也。

【略】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道者，虛之虛，無之無，自然之然也。混沌太無，冥寂淵通，不可名

言者也。然而動出變化，則謂之渾淪。渾淪者一也。渾淪一，氣未相離散，必有神明，潛兆于中。神明者二也。有神有明，則有分焉，是故清濁和三氣，噫然而出，各有所歸，是以清氣爲天，濁氣爲地，和氣爲人。

【略】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負，背也。抱，向也。動物則畏死而趣生，植物則背寒而向暖，物之皮質，周包于外，皮質陰氣之所結，故曰負陰。骨髓充實于內，骨髓陽氣之所聚也，故曰抱陽。充和之氣運行于其間，所以成乎形精也。沖和之氣盛全，則形精不虧，而生理王也。沖和之氣衰散，則形精相離，而入于死地矣。故大人虛其靈府，則純白來並，君子不動乎心，則浩然之氣可養。純白浩然者，沖氣之異名。沖氣柔弱，可以調和陰陽，故曰沖氣以爲和。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御注曰：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爲無形，故不盈。經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萬物之理，偏乎陽則強，或失之過。偏乎陰則弱，或失之不及。無過不及，是謂沖氣。沖者，中也，是謂太和。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取之，不足者與之，道之用，無適而不得其中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道之體，猶如太虛，包裹六極，何盈之有？

臣義曰：道藏於太易之先，以氣則未見，以形則未判，以質則未分，孰爲體哉。體且無矣，孰爲用哉。道樞一運，天機已張，陰陽以氣而妙於無，萬物以形而顯於有，其終始出入，莫不有用，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道之用也，充塞無外，而其應無方，瞻足萬物，而不弊於有。是道之不盈也，有情有信，未離乎心也。謂之用，蓋有使之者矣。道以無心爲心，即彼情信，在用爲用，故曰道用，無爲無形，不墮諸有也。謂之不盈，蓋不麗於器矣。道以妙有爲有，即彼形爲。在體爲體，故爲不盈。氣散乎泰始，而分陰分陽，故氣者道之所運，物者氣之所化。墮於數者，不能逃乎陰陽之機。囿於形者，不能出乎陰陽之造。故陰陽爲萬物之負抱，而未始或離也。毗於陽，則失於太過而爲強。毗於陰，則失於不及而爲弱。強而用之，其剛必折。弱而用之，其柔必殆。沖者，道之見於氣也。其氣均，以和爲沖，交通而成和，綱緼而爲一。剛柔之用，無過不及。往來之變，

無相乖謬。兩者渾一，適乎太和，無所往而不適乎中。沖之用也，沖而用之，猶彼太虛，充滿六極，包裹天地，運量不匱，酬酢無已，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其盈也何有。

柔弱

綜述

《道德真經指歸·生也柔弱章》（谷神子註） 人之生柔弱神在身也，其死堅強神去身也。草木之生柔脆陽氣在也，其死枯槁陽氣遯也。故堅強者死之徒亡之形也，柔弱者生之徒存之容也。故兵強不勝敵四應也，木強則共生者衆也。強大處下其道窮也，小弱處上和得中也。

指歸：有物俱生，無有形聲，既無色味，又不臭香，出入無戶，往來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清靜不改，以存其常，和淖纖微，變化無方，與物糅合，而生乎三，爲天地始，陰陽祖宗，在物物存，去物物亡，無以名之，號曰神明。生於太虛，長於無物，稟而不衰，授而不屈，動極無窮，靜極恍惚，大無不包，小無不入，周流無物之外，經歷有有之內。天稊地馳而不能及，陰騁陽驚而不能逮，響窮竭而不能應，影靡散而不能類，取而不能以息，予而不能以費。去取有分，無所憎愛，留柔居弱，歸於空虛，進退屈伸，常與德俱，爲道先倡，物以疏瞿，受多者聖智，得少者癡愚。故神明聖智者，常生之主也；柔弱虛靜者，神明之府也。所謂人之生柔弱，即神明在身也。夫神明之在人也，得其所則不可去，失其所則不可存，威力所不能制，而智慧所不能然。苟能攝之，富貴無患，常在上位，久而益安。是以人始生也，骨弱筋柔，血氣流行，心意專一，神氣和平，面有榮華，身體潤光，動作和悅，百節堅精，時日生息，旬月聰明。何則？神居之也。及其老也，骨枯筋急，髮白肌羸，食飲無味，聽視不聰，氣力日消，動作月衰，思慮迷惑，取舍相違。及其死也，形槁容枯，舌縮體伸。何則？神去之也。其死堅強也。草木之始生也，枝條潤澤，華

葉青青，豐茂暢美，柔弱以和。何則？陽氣存也。其衰也，華葉黃悴，物色焦殃。及其死也，根莖枯槁，枝條堅剛。何則？陽氣去之也。草木之生柔脆，其死枯槁也。故神明所居，危者可安，死者可活也；神明所去，寧者可危，而壯者可煞也。陽氣之所居，木可卷而草可結也；陽氣之所去，氣可凝而冰可折也。故神明陽氣，生物之根也，而柔弱，物之藥也。柔弱和順，長生之具而神明陽氣之所託也。萬物隨陽以和弱也，故堅強實滿，死之形象也；柔弱滑潤，生之區宅也。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成玄英《老子道德經義疏·反者章第四〇》 第二明雖復教迹多端，無過柔弱。

弱者道之用。

逗機設教，抑乃多端。欲論切當，無過柔弱。故即以此柔弱爲化用之先也。

又《道生章第四二》 冲氣以爲和。

冲，中也。和，順也。言人欲得不死者，必須處心中正，謙和柔弱，此則長生也。故下文云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也。

第三廣辨柔弱，爲學行之先。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名。

孤獨鰥寡，乃不善之事，以此爲惡，人之常情。而王公貴人用斯自牧，足明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以勸修行之人，必須處心謙順。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謙卑柔弱，損己濟物，物必歸之，故生道獲全。矜誇傲誕，益己凌物，物必挫之，故致危敗。危敗是損，全生是益。損益之驗，其義盡然。故言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言俗人儒教，亦尚謙柔，我之法門，本崇靜退。然儒俗謙柔，猶懷封執，我之靜退，貴在虛忘，所以爲異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強梁，猶剛躁也。父，始也。言強梁之人，必當夭折，不得依於天命，壽終而死也。老君雖復闡法多端，教門匪一，而每說柔弱爲善，剛強爲惡，以此切當，將爲學道之先。父亦本也。

又《天下章第四三》 天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柔弱之教爲學道之先，故次此章重顯柔弱之能，無爲之益。就此章內，文有三重：第一舉譬明柔弱剛劣，第二明柔弱之行能人無間，第三結歎無爲是希有之教。

第一舉譬明柔弱剛劣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至柔，水也。至堅，金也。馳騁是攻擊貫穿之義也。言水至柔，能攻金石之堅，喻無爲至弱，能破有爲之累。故下文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攻堅強者莫之能先。

第二明柔弱之行能人無間

無有入無間，

間，隙也。言顛倒之流，見空爲有，達觀之士，即有而空，故言無有也。人，契會也。有爲羸疏，故有隙。無爲微密，故無間。既而即有即無，故能入無間之妙理也。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柔能破剛，無能遺有，是以知無爲之教，大益修行之人。

又《人之章第七六》 第一雙舉二喻，以況剛柔。

人之生柔弱，其死剛強。萬物草木生之柔脆，其死枯槁。

言人生存有命，則枝節柔弱，及其死也，骨肉堅強。草木之類也，生時軟脆，及其死也，條柯枯槁。所以生而柔者軟者，和炁歸也。死而堅強者，和氣離也。舉此有識爲無識喻者，意存勗勵行人，命去剛用柔也。

第二合喻，辯其勝劣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徒，類也。是行剛強者乖於和理，故與死爲勝生。行柔弱者，順於和氣，故與生爲勝死。此合喻。

第三法喻兩陳，重結其義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

兵謂三毒六兵也。言人縱恣六情，強暴前境，而貪取無厭者，必遭重殃大禍，故不勝也。譬樹木羸強，故枝條共押（壓）其上，亦猶梁棟宏壯，故椽瓦共押（壓）其上也。

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堅強之木居下，柔弱之條處上，故知堅強之人居九幽之下，柔弱之士處三清之上也。

又《天下柔弱章第七八》 第一起譬，明剛劣柔勝。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功（攻）堅強莫之能先，

物性柔弱，無過於水，天下堅強，莫先金石，然水雖柔弱，利用無窮，攻擊堅強，莫在先者。無爲破有，其義亦然也。

其無以易之。

言水能攻堅，百王不易之事。無爲破有，萬代不刊之術也。

第二合喻，歎凡不能行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水能攻於金，故知柔弱勝於剛強。此乃愚智同知，而舉世無能依行者。

李榮《道德真經注·四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有象之至柔者，水也。無形之至柔者，道也。水至柔而能消金穿石，破彼堅強。道至柔而能貴彼忘我，破茲固執。言人若能鑒之於水，體之於道，足然洞之於人我，經之於丘山，微妙玄通，都無滯礙，此謂馳騁之至堅。

又《七六章》 人之生柔弱，其死堅強。

天下柔弱莫過於氣，氣莫柔弱於道。是以人之受生，必資道氣，氣存則屈申由己，道在則動靜任神。順心無逆，從事靡違，故言柔弱。不能保氣，氣竭則身亡，未解怡神，神逝命殞。命殞身亡，不能轉動，故曰堅強也。

萬物草木生之柔脆，其死枯槁。

無情之物，有氣故生，無氣故死，是知有識之類，得道於焉柔弱，失道所以堅強也。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結上有識無情，生死二理，各有徒類。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

不以德而固，乃恃兵爲強。暴於天下好煞，物之所惡。聚寡爲衆，扶弱爲強，反共攻之，則有不勝。是以木之強也，枝葉共生其上；柱之強

也，梁棟鎮之於下。以下以斯曉喻，欲令務脩德以柔弱，不飾兵以堅強。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生者人之所欣，柔弱者生之徒，豈非上耶？死者物之所感，堅強者死之徒，寧非下耶？

趙志堅《道德真經疏義·天下章第六》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至柔至堅，各有二義：一外二內。一外者萬法之中，至柔者道也，至堅者金石也。馳騁猶走驟也。金石雖堅，爲道貫穿，來往馳騁，其中若走驟。故《西昇經》云：道之所以柔弱者，包裹天地，貫穿萬物。二內者至柔謂道心也，至堅謂煩惱也。千生煩惱，堅如金石，唯有柔弱道心，善能攻擊，咸得銷也。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卷三二《反者道之動章第四〇》 弱者道之用。

注：此明實也。弱者，取其柔弱雌靜。柔弱雌靜者，是聖人之所實處，實道之常用，故云弱者道之用。

疏：此明實道也。人皆賤弱而貴強，是知強梁雄躁者，是俗之用也。道以和柔而勝剛，是知柔弱雌靜者，是道之常用。故云弱者道之用。

又卷三四《天下之至柔章第四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注：天下之至柔者，正性也。若馳騁代務，染雜塵境，情欲充塞，則爲天下之至堅矣。

疏：夫人之正性，本自澄清，和氣在躬，爲至柔也。若馳騁情欲，染著代塵，爲聲色所誘，則正性離散，爲至堅也。

義曰：道以至柔，無乎不在，貫通萬物，流注群形。得之則生，失之則死。故保養道存則生全而柔弱，馳騁氣散則枯槁而堅強。理國有道，則襁負而歸仁。無道則蕭牆構敵矣。染著代塵者，謂六根起於六識，六識恣於六情，六情生於六欲。六欲謂之六塵，六塵謂之六染，六染謂之六人。從根而生，染有輕重，皆在修鍊，漸而制之。所以理身所務，眼絕五色，耳絕五聲，鼻絕五香，口絕五味，身絕五觸，心絕五緣，即六塵淨矣。六塵淨則世利不能動，聲色不能誘，自歸柔弱之道，豈有堅強之患哉。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載營魄章第一〇》 專氣致柔，能如

嬰兒乎？

御注曰：《易》曰：乾，其靜也專。揚雄曰：和柔足以安物。靜而不雜之謂專，和而不暴之謂柔，嬰兒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不藏是非美惡，故氣專而致柔。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心不足以專氣，則氣有蹶趨之不正，而心至於僨驕而不可係。聖人虛己以游世，心無使氣之強，則其靜而不雜，和而不暴，與嬰兒也奚擇？故曰能如嬰兒乎？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充塞乎天地之間。老氏之專氣，則曰致柔何也？至剛以行義，致柔以復性，古之道術，無乎不在。

臣義曰：氣者道之所運，物者氣之所化，氣寓乾坤以出入，而萬物因氣以生死，故氣爲萬物之元，而人尤貴於善養也。《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揚雄曰：氣者所適善惡之馬歟。則氣之所養，要乎專也。靜而不變，一而不雜，則氣得其專，豈復有蹶趨動心之累，善惡失其所適也哉。氣專則靜一而有常，沖和而不暴，致柔以全真，而體與道俱，其與嬰兒等爾。彼心火炎於中，氣馬蹶於外，強暴之心勝，而醇和之德消，喜怒並毗於陰陽，嗜慾接構於聲色，此人所以陷於妄作之凶不自返也。

《淮南鴻烈解·原道訓下》（高誘注） 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

根，本也。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門，禁要也。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眩，惑也。天解，天之解故也。言能明天意也。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弱，柔也。強，無不勝也。心虛而應當，合也。所謂志弱者，柔彘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爲先唱，感而應之。感，動。應，和。是故貴者必以賤爲號，貴者，謂公王侯伯，稱孤寡不穀，故曰以賤爲號。而高者必以下爲基。基，始也。夫築京臺先從下起也。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而，能也。能以寡統衆。所謂其事強者，遭變應卒，排患扞難，力無不勝，敵無不凌。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鄉，方也。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同。夫強者能勝不如己者，同，等也。至於如己者則等，不能勝也。言強之爲小也，道家所不貴也。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夫能弱柔勝己者，其力不可嘗也。言柔之爲大也，道家所貴。

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弊。兵猶火也，強則盛，盛則衰，故曰則滅。以火論也。木強則折，不能屈也。革堅則裂，鼓是也。弊，盡。齒堅於舌而先舌盡。是故柔弱勝，生之幹也，幹，質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徒，衆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先者隕陷，故曰窮也。後者以謀，故曰達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指湊，日以月悔也，以至於死。故蓬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伯玉，衛大夫蘧瑗也。今年所行是也，則還顧知去年之所行非也。歲歲悔之，以至於死。故有四十九非，所謂月悔朔，日悔昨也。何者？先者難爲知，而後者易爲攻也。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則後者躐之；先者隕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逢）（達）之。蹙，履也。音展，非展也。楚人讀蹙爲隕。隕者，車承。或言跋蹙之蹙也。由此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質的，射者之準執也。猶鏹之與刃，刃犯難而鏹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鏹，矛戈之鏹也。讀曰頓刃矛戈之刃也。刃在前，故犯難。頓在後，故以無患，故曰其託於後位也。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避也。庸，衆也。公，詳也，衆民詳所見知。賢者不能避爲鋒刃也，以喻利欲也，故曰有所屏蔽也。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竭而不流，底讀曰紙。發，動也。凝，如脂凝也。流，行。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周，調也。數，術也。合於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也。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道當勝事，爲變不必待於先，人事當在後，趨時當居先也。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

時之反側，間不容息。言時反側之間，不容氣息，促之甚也。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清，和淨也。雌，柔弱也。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

柔弱以靜，舒安以定，舒，詳也。攻大礪堅，莫能與之爭。攻大礪堅，喻難也，無與聖人之爭也。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測，盡也。脩極於無窮，遠淪於無崖，息耗減益，通於不訾。訾，量也。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生，而無好憎；澤及蛟蜃蛟，蛟行也。蜃，微小之蟲也。而不求報。施而有不

也。富贍天下而不既，贍，足也。既，盡也。德施百姓而不費。德澤加於百姓，不以爲己財費也。行而不可得窮極也，流膏不止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水之性也。淖溺流通，錯繆相紛，遁，逸也。錯繆相紛，彼此相亂也。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濟天下，水流缺石，是其利也。舟船所載，無有重，是其強也，濟，通也。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忽悅之區上也。言其飛爲雲，無所不上也。遭回川谷之間，遭回，猶委曲也。而滔騰大荒之野。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前後皆與之。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公私一也。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鴻，大也。洞，通也。讀同異之同也。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紛，與萬物始終。紛，轉也。是謂至德。言水之爲德至大，故曰至德也。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於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水是也。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有益於生。

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無形生有形，故爲物大祖也。無音生有音，故爲聲大宗。祖，宗皆本也。其子爲光，其孫爲水，皆生於形乎。光無形，道所貴也。觀之，故子爲光也，水形而不可毀，差之，故孫爲水也。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而以衰賤矣。出生，出生道，謂去清淨也。入死，入死道，謂匿情欲也。蹠，適也。自無形適有形，離其本也。自有形適無形，不能復得，道家所棄。故曰而以衰賤也。是故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勝，道之要也；要，約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用者。萬物由之得爲人用。肅然應感，殷然反本，則淪於無形矣。

佚名《無上秘要》卷六五《柔弱品》

夫水之爲物，柔弱通也。平靜清和，心無所操，德同天地，澤及萬物，大無不包，小無不入，金石不能障蔽，山陵不能壅塞。其避實歸虛，背高趣下，浩浩蕩蕩，流而不盡，折衝漂石，疾於風矣。廣大無疆，脩遠大道，始於无形，終於江海，昇而爲雲，降而爲雨，上下周流，無不施與，消而復息，生而復死。是故聖人去耳去目，歸志於水，體柔守雌，去高就下，去好就醜，受辱如地，含垢如海，恬澹无心，蕩若無已，變動无常，故能與天地終始。

右出《妙真經》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溪；爲天下溪，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

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撲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右出《老子道經》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无有人於无間，吾是以知无爲之有益。不言之教，无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地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无以易之。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右出《老子德經》

又《虛靖品》 七曰呼吸中和，滑淖細微謂之柔。八曰緩形縱體，以奉百事謂之弱。

宇宙

綜述

《南華真經注疏·外篇·知北遊第二二》（郭象注成玄英疏） 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

〔疏〕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太初，道本也。若以理外之心待空之智者，可謂外不識乎六合宇宙，內不知乎己身之妙本者也。

又《雜篇·庚桑楚第二三》 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剝，

〔疏〕剝，末也，亦原也。本亦作標字，今隨字讀云。言從無出有，實有此身，推索因由，意無處所，自古至今，甚爲長遠，尋求今古，竟無

本末。

有所出而無窳者有實。

〔注〕言出者自有實耳，其所出無根窳以出之。

〔疏〕有所出而無窳穴者，以凡觀之，謂其有實，其實不有也。

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

〔注〕宇者，有四方上下，而四方上下未有窮處。

〔疏〕宇者，四方上下也。方物之生，謂其有實，尋實宇中，竟無來處。宇既非矣，處豈有邪。

有長而無本剝者，宙也。

〔注〕宙者，有古今之長，而古今之長無極。

〔疏〕宙者，往古來今也。時節賒長，謂之今古，推求代叙，竟無本末。宙既無矣，本豈有邪。

林希逸《南華真經口義·雜篇·庚桑楚》 理在今古，千萬年如是，

故曰有長。然而不見其始終，故曰無乎本剝。本，始也，剝，末也，終也。老子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雖出者不窮而不可屈。其窳虛也，虛乃所以爲實，故曰有所出而無窳者有實。出入，一也。此解入字却曰所出，可見其意。宇，四方上下也。道無定所，四方上下皆是也，故曰宇。即鳶飛于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古往今來曰宙，道之往來千萬年而常如是者，即宙也。

《淮南鴻烈解·齊俗訓》

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員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閎者，不可與論至。

《通玄真經》卷八《自然》（默希子注）

老子曰：樸至大者无形狀，道至大者无度量，故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中而莫知其所。

司馬光《集注太玄經·玄數》

仰以觀乎象，俯以視乎情。察性知命，原始見終。三儀同科，厚薄相劇。圓則机稅，机，音兀。稅，吾結切。方則齋吝。噓則流體，唸則疑形。是故闔天謂之宇，辟宇謂之宙。

闔天，宇也；辟宇，宙也。一陽一陰，乾坤之變也。

無極

綜述

王弼《道德真經注·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雄，先之屬。雌，後之屬也。知為天下之先也，必後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也。谿不求物而物自歸之，嬰兒不用智而合自然之智。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

式，模則也。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

忒，差也。

復歸於無極。

不可窮也。

成玄英《老子道德經義疏》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

白，昭明也。黑，暗昧也。式，法也。自顯明白，眩曜於人，人必挫之，良非智者。輟光晦迹，退守暗昧，不忤於物，故是德人。能知白黑利害者，可為修學之洪範也。

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忒，差也。無極，道也。常能棄明守暗，其德不差忒，復我清虛，歸於至道。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知其雄章第二八》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

疏：白，昭明也。黑，暗昧也。式，法也。夫能守雌靜，則德行昭明，德雖昭明，不以矜物，當如暗昧，自守淳和，能如此，則可為天下之法式矣。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教義總部·教義術語部

疏：忒，差忒也。極，窮極也。知白守黑，是謂德全。德全之人，可為天下法式，則真常之道隨應而用，應無差忒，用亦不窮，故云復歸於無極。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五《知其雄章第二八》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御注曰：白以況德之著，黑以況道之復。聖人自昭明德，而默與道會，無有一疵，天下是則是效，樂推而不厭，故為天下式。正而不妄，信如四時，無或差忒，若是者難終難窮，未始有極也。故曰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書》於《洪範》言王道，曰歸其有極，老氏言為天下式，曰復歸於無極。極，中也。有極者，德之見於事，以中為至。無極者，德之復於道，不可致也。

臣義曰：白之為色，未受采也，照以天光，昭然而明。黑之為色，不可變也，復乎玄冥，默然而契。故黑在所守，而白不可不知也。知白而守黑，則虛己而不自用其明，致一而有以契乎道。以是為式，久而不差，如彼寒暑，天運不忒。故復歸於無極，謂之有極，則不離乎中，謂之無極，則無所不至。無所不至，復乎道者然也。

李嘉謀《元始說先天道德經註解》卷四《第六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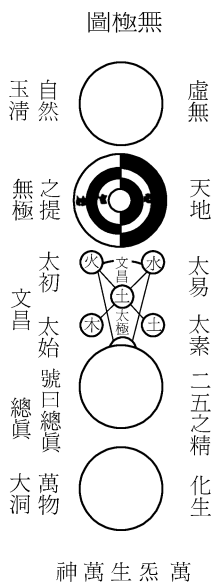
神生真，真生神，神合真變化定無。神神入真，致一後得入神至真，吾歸無極。

真神相合，雖有變化，而無變無化，皆本自然。神神入真，不見其變化，由是致一得一，雖千變萬化，而皆出於無有，是謂吾歸無極。

牛道淳《文始真經注》卷二《二柱篇》 道生一，道者，無極也，一者，太極也，無極而太極，天地萬物之象已具乎太極之中也。太極雖含萬象，猶未離無極，故云一運之象，周乎太空也。太空者，即無極也。

論說

衛琪《玉清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注》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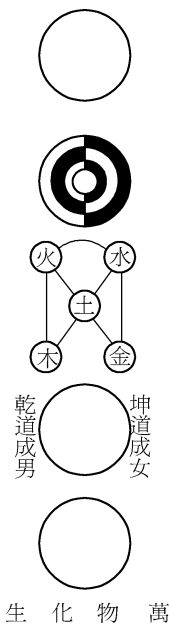
周子作太極以括《大易》，予演無極以總《大洞》，蓋太極者，已具形炁之謂，無極者，無聲無臭無象無名，惟理而已。周子亦曰：無極而大極，蓋無極一動而為陽，以生玄炁，屬水，故曰太易，生玄光，靜而為陰，生元炁，屬火，故曰元命，生太初，靜極復動，為陽，生始炁，屬木，故曰太始，三炁周，玄元始三炁周備，炁形質具，未始相離，謂之太素，靜而為陰，屬金，故曰太素，梵行初三炁為天地之根，萬物各極其位，謂之太極，動而為陽，屬土，總領四象，故曰太極五靈冲，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是以五太五行謂之五老，五符玉經云生於元始之先是也，天王復演太易之玄炁，結一□寶珠，即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故曰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云。吾以此□寶光凝成萬炁，化生諸天，又以其光分數百千萬億，結成《大洞仙經》，即玉經生天立地，開化神明，又曰五炁結十方，萬炁生萬神，即五行順布，四時行焉。又《度人經》五文開廓，普植神靈，無文不光，等同萬神萬炁仙，即無極之真，二五之精，二炁交感化生萬物，故文昌乃天地之祖，萬物之母，是以人人具一文昌，物物具一太極也。人能精修澡煉文昌大洞之道，究竟復歸於無極之中矣，虛無自然，人生自無中生有，至老復歸於無。

又卷二 無極者

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也，五太已前，冲漠無朕，不可稱說，故曰無極。

蕭廷芝《修真十書金丹大成集》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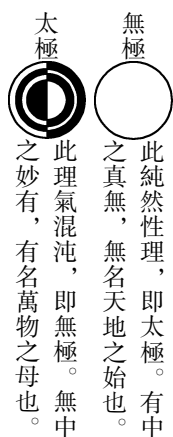
無極圖說



○者，道也。形而上者謂之道，斯乃道之體也。無極而太極，☯舍三為一，中具五十五數。中○者，乃其本體也。太極一判，兩儀生焉。☯之動，根乎陰也。☯之靜，根乎陽也。

金木也。水，生數一，成數六；火，生數二，成數七；木，生數三，成數八；金，生數四，成數九；土，生數五，成數十。此五行生成之數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陽奇陰偶之數也。一陰一陽之謂道，生生不窮之謂易。一者，奇數也。二者，偶數也。陽奇陰偶，即二以生三也。純乾☰，性也，兩乾而成坤☷，命也。猶精與氣也。乾再索坤而成坎☵，坎中之陽乃元氣也，所謂乾道成男是也。坤再索乾而成離☲，離中之陰乃真精也，所謂坤道成女是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離者，日之象也；坎者，月之象也。日月合而成☿。易者，日用常行，易簡之道也，千變萬化而未嘗滅焉。然則形中之精，寂然不動，蓋剛健、中正、純粹精者存，乃性之所寄也，為命之根矣。心中之神，感而遂通，蓋喜怒、哀樂、愛惡欲者存，乃命之所寄也，為性之樞矣。懲忿則心火下降，窒慾則腎水上升。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暢於四肢，故修此而吉也。於是閑邪存誠，終日如愚。天理純全，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形而下者謂之器，斯乃道之用也。南軒曰：真識根源，謂之知道。知此道者，則可以超出乎造化之外，卓然而獨存矣。

牧常晁《玄宗直指萬法同歸》



又《無極太極圖序》 無極者，無所至至之謂也。又無中之真無也。一元無象，二炁未萌，空洞玄虛，寂然不動。此無名天地之始也。後世強曰無極，曰太易。因靜極而後生乎動，動而不已生乎炁。炁理混沌，三才由是而孕育，變化之道生矣。此有名萬物之母也。故謂太極。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者，無極也。由無極而有太極，由太極而有乾坤，乾離而日生焉，坤坎而月生焉。四象立而八卦列，陰陽合而男女生，人倫由是始也。離震而坎兌，晝夜由是以分，四序由是以運也。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結而不散者為山嶽，融而不滯者為江河，抽地陸者為草木，潛淵藪者為鱗介，走者曰毛，飛者曰羽。由是寒燠相因，濕燥相感，情僞以交，精氣以接。蠢動含靈之屬，有生無識之類，生生而不可已也。

又《論無極妙有》 無極，太極之真無也。太極，無極之妙有也。真無者，性之始也。妙有者，炁之始也。妙有胚混，先成乾☰象，兩乾以爲坤☷，乾坤既立，人倫萬物由是以生，性命之道立矣。至於均四象，布五行，環八卦，導三元，成代謝，迭興衰，是特陰陽二氣之流運者也，而無極之本無加損焉。在太極之上寂無形變，在二儀之下不與物遷。其曰太易、太初、太素、太始，其名異，其道一也。然而太極受命於無極，乾坤受命於太極，人物受命於乾坤，即一貫也。非無極外生太極，太極外生乾坤，乾坤外生人物，始於理之真無，成於炁之妙有也。

又《論無極太極即理炁》 無極者，純然理之謂也。蓋有是理而後有是炁，理炁混沌，是名太極。此有名萬物之母也。至於三才立，萬物生。理之均物，謂之性。氣之付物，謂之命。原人物性命，即天地間之理炁也。天地間理炁，人物得之爲性命也。始則理炁混然太極，終則天地具乎理炁。理於炁不獨存，炁於理無奇立。與三才萬物相爲而無終者，理炁也。然理之體靜而形虛，炁之機動而形靜。靜而虛者，道也。動而形者，器也。始於無極，成於太極，分爲兩儀，散爲萬類。而理與炁，未始乎離，未始乎息，亦未始乎加損也。

又《二極中說》 無極，無中之中也。太極，至中之中也。寂然不動，元炁總禽之首也。不可得以狀之，即無偏倚流伏、過踰不及之患，是爲乾元之始，萬物之根也。極名雖異，而中不異也。三才萬物不能須臾者，離此中也。至于喜、怒、哀、樂之未發，此中者，在儒謂之精一，又

謂存神；在老謂之抱元，又曰守一；在釋謂之禪定，又曰寂觀。是皆人心固有之中也。以我固有之中，合乎二極本然之中，則天地物我同乎一體。物我既同一元，中寂故不見有起滅，不見有流滯，不見有去來，不見有偏倚。若然者，故可齊萬物，一生死，立於至中之中也。

太虛

綜述

《南華真經注疏》（郭象注成玄英疏） 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注〕若夫焚落天地，遊虛涉遠，以入乎冥冥者，不應而已矣。

〔疏〕崑崙是高遠之山，太虛是深玄之理。苟其滯著名言，猶存問應者，是知未能經過高遠，遊涉深玄者矣。

王元澤《南華真經新傳·知北遊篇》 無內則所知不深矣，終極則所見不廣矣，如此則安能通達於無盡之外，而明了於太初之初，逍遙於廣莫之野，放縱於無何有之鄉歟？故曰，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林希逸《南華真經口義·外篇·知北遊》 宇宙，可見者也，故曰外。太初，不可見者也，故曰內。崑崙在於宇宙之外，太虛又在崑崙之外，崑崙且未過，安得至太虛乎。

牛道淳《文始真經註》卷五《五鑑篇》 本來妙心元自不二，於不二妙心，萌守一之念，則守一之念，與不二妙心爲二偶對也，故云借能一則二偶之也，此釋心不可一也。本來妙心元無一物，等同太虛，於此無物妙心，萌專虛廓之念，則專虛廓之念，填實滿塞無物之妙心也，故云借能虛則實滿之也，此釋心不可虛也。本來妙心元自清靜，猶如虛空無動無搖。〔略〕

猶如太虛，於至無中變成一氣，於一氣之中變成萬物，而彼一氣，不名

太虛。

道本無名無形，猶如太虛，能運一氣，一氣分而為陰陽，一氣陰陽變化天地萬物，既名一氣，不名太虛，無形名之道也，而況於萬物乎。故云猶如太虛，於至無中變成一氣，於一氣中變成萬物，而彼一氣不名太虛也。此起喻也。

【略】

太虛未變為氣為形之時，未有天地陰陽。

陳顯微《文始真經言外旨·三極篇》 關尹子曰：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予子爾，胡然微爾，胡然唐唐一作堂堂爾，胡然臧臧一作藏藏爾，惟其能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故能貴萬物。

抱一子曰：聖人之道如太虛，予子然無與為偶，徹徹然無不洞貫，唐唐然充滿乾坤，臧臧然不容視聽，惟其能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所以貴於萬物，《老子》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巍巍尊高，其是之謂乎。

關尹子曰：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人之道則然。

抱一子曰：聖人之道，如雲在太虛而卷舒不定，如禽在太空而飛翔無窮，使無此虛空以容之，則雲禽之變化飛翔室矣，使聖人之道，不得無方之神，無體之玄以運之，則聖人之變化窮矣。

李道純《中和集》卷三《問答語錄》 問：太極未判，其形若鷄子，鷄子之外是甚麼？曰：太虛也。凡人受氣之時，形體未分，亦如鷄子。既生之後，立性立命，一身之外，皆太虛也。

《太上元寶金庭無為妙經·太虛章第一》 道言：無形合虛，中有萬物，而行二儀，是謂太虛。故虛中無，無中有，有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謂太始。太虛者，神運也，神運而萬物生。太始者，神化也，神化而萬物形。生而無託，形而無為，吾不知其至妙之理如是，孰謂天地之大，未易其法焉。

太易

綜述

宋徽宗《沖虛至德真經義解·天瑞》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沖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陰陽者，氣之大；天地者，形之大；氣變而有形，則有陰陽，然後有天地。而道者，為之公；聖人者，道之管。此聖人所以因陰陽以統天地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莊子》所謂道在太極之先者是也。故太易者，未見氣也，雜乎茫忽之間，變而有氣；故太初者，氣之始也，氣變而有形；故太始者，形之始也，形辨而有質；故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則道之全體於是乎在。故曰：渾淪，老子所謂有物混成者是也。無所用其明，故視之不見；無所施其聰，故聽之不聞；無所致其力，故循之不得。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然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其言乎？此所以強名之曰易也。易無形埒者，無體也。易況之陽，則一之所起，故變而為一；數起於一，故變而為七，則屈而未申也；七變而為九，則交而有變也；數窮於九，故復變而為一。一為形變之始，則天地、人皆得此以生。故曰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沖和氣者，為人。精者，一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江適《沖虛至德真經解·天瑞下》 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

解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萬物皆天地之化生也。天地雖能生萬物，猶未離于有形也。既已有形，則不能無自而生；如亦有生，則知其安所從生哉？莫知其所自生，則謂有形生於無形，亦不信矣。蓋天地為有中之最巨，而難終窮者也，不可謂其無所從生也，莫能睹其所自生也。能即我之一身而窮其生生之理，則天地與我並生爾，又奚為而不可知哉？雖然，太初之無不可以言論也，所可言者，有而未形者爾，故自有太易而下明其序焉。所謂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果何物哉？亦以夫道之自無生有者因其生出之序，擬諸形容而彊為之名爾。

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畔。

解曰：太者，大之甚言也。形名而降，不足以擬其大，故以太名之。易者，變通不窮之謂也。故於其未見氣，則名之太易。萬物同乎太初，而後各有初，有初矣而未形，故以氣之始為太初。萬物成象於天，而成形於地。始之為字，從女從台，胎而女，可知也。胎者，形之始也，故以形之始者為太始。到於素，則在色為未受采，雖可名以素，而色未著焉，故謂之太素，而以質之始者名之。氣形質之始雖具，而其序可擬，其道猶未判也。為天，為地，為聖，為物，同乎素樸而未離，是為渾淪也。形形而無有，安可視而循聲？聲而無聞，安可聽而知？雖然，氣形質之始即具，則其去太易也遠矣。然猶渾淪而未離於易，故雖不可名之太易，猶曰易也。

高守元《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天瑞》 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

此明物之自微至著，變化之相因襲也。

范曰：無體也。無數也，冥於氣。形質未相離之先，故曰太易。若太初，則已兆於氣矣，若太始，則已分於形矣；若太素，則已著於質矣。豈無始之可原耶？刀所以製其衣，方其用刀，未有衣也，是衣之初而已。故於氣之始，則以太初命之；有初然後有始。女受始而生之，台倡始而成之。生之者左也，成之者右也，故於形之始，則以太始命之；素未受采，無所與雜。即染而淨不與物爭，故於質之始，則以太素命之。是四者，自微至著，既已離於無矣。故以有言之也。

太易者，未見氣也；

易者，不窮滯之稱。凝寂於太虛之域，將何所見？即如《易·繫》之太極、老氏之渾成也。

范曰：有陽氣焉，有陰氣焉，有冲氣焉，是皆無動而生之也。太易之先，氣且未見，況形質乎。

太初者，氣之始也；

陽陰未判，即下句所謂渾淪也。

范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雜乎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故太初，為氣之始。

太始者，形之始也；

陰陽既判，則品物流形也。

范曰：《易》曰，乾知太始。夫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謂之太始。則未始有始，故形之所形，莫不資始於此。

太素者，質之始也。

質者，性也。既為物矣，則方員剛柔，靜躁沈浮，各有性。

范曰：有氣有形，質幹斯具；色之所色，將自此而彰焉。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

此直論氣形質，不復說太易，太易為三者宗本。

陳顯微《文始真經言外旨·一字篇》 嘗疑夫太素之先有太始，太始之先有太初，是則道未嘗無本末也。太素者，質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初者，氣之始，人能及本還源，自太素以至太初，如上百尺竿頭，至矣盡矣，不可以復上矣。殊不知太初之外，更有所謂太易焉。太易者，未見氣也，是猶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方見太易，無首無尾，無源無歸，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者矣。

乾元子《乾元子三始論·太易》 天地者，起於太易；太易者，不可見也。從地而生，故曰陽在下也。質形未辨，玄黃雜居，故曰龍德而隱者也。謂氣從下而生，故動於地之下，則應天之上，乃從無而生其有。且天地之精，受乎天者，發作動用而歸於乾，天氣上騰，為雲為氣；受乎地者，發作動用而歸於坤，地氣下降，為霧為露。守之者則大業盛矣，昌矣。

孟安排《道教義樞》卷七《混元義》 大道妙有，能有能無。道體本玄，號曰太易。

《太上老君太素經》 故易有太極。太極謂太易。太易者，大曉易，無有先之者，謂皓皓白氣也。乃有太初。初者，氣之始也。有太始。太始者，形之始也。有太素。太素者，質之始也。故謂易。易變爲一，一變爲三，三變爲五，五變爲七，七變爲九。九者，究也。極後變爲一。一者，謂天也。故輕清者即上爲天，重濁者即下爲地，中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合精，萬物化生。

張善淵《道法會元》卷六七《雷霆玄論·萬法通論》 夫混淪，道之體也。太極，道之用也。二者之妙，虛無自然也。混淪之先，未有天地，先有是道。亦強名也。一氣未萌之始，是爲太易。



太易者，陰陽未變，恢漠太虛，無光無象，無形無名，寂兮寥兮，是曰太易。太易神之始而未見炁者也。

衛琪《玉清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注》 九皇上真炁，其文壬子，生天一之水，爲太易。

雜錄

曾慥《道樞》卷四《玉芝篇五太相生，在物之先，明告來者，猶魚之筌》 朝元子陳舉，寶元中人曰：「體混元之本，法天地之樞，立爲洪鑪大鼎，以煉其真焉。內以養鉛汞，外以象離坎，運其陰陽，驅龍馭虎，以返本還元。於是玄霜絳雪，玉蘂金膏，九轉而成寶矣。魏伯陽以參同成道，馬明生以金液超真，陰長生煉太真之劑，劉安修太一之元，此所謂奧筌者歟。方其陽魂未交，其如玄窟焉，陽精既兆，乃稟性以成乎形。是以陰判陽而歸寂，陽寓陰而成質，陰陽交而萬物泰矣，日月合而四時成矣。夫天地不交，何以爲晝夜乎？日月不合，何以著盈仄乎？萬物不合，何以顯榮枯乎？」

當太易之時，混混濛濛如胞中蒂焉，於是而有太易首春一陽之義也。

其體玄黃，四象未明。玄霧乎金液，華光鎖乎水精。夜加乎子，初九潛龍之位也。太易者，仁也，春也，陽也，龍也，日也，天也，火也，魂也，神也，汞也，木也。故陽氣也者，入乎物曰生，離乎物曰死。太易者，司生也。夫陽不發於下，則萬物何以生哉？故經曰「上水下火，蓋謂此也。陽必蒸於上，陰必潤於下。蒸者，其熱也。熱蒸其陰，陰騰其氣。輕者上浮而爲天，其清雲霞，其凝雨露，其散風煙，其寒霜雪。時自乎子而至乎午，其升者也；自乎午而過乎子，其降者也。夫雲霞、霜雪、雨露、風煙、氣霧，所以降而滋萬物者也。經曰：「返本還元歸於地脉，此之謂歟！」其在於身則爲津，爲液，爲涕，爲血，爲肉，爲精，爲髓。夫五金八石之倫，依乎天地之升降，運轉和合，而歸乎本元，故曰還也。九煉成剛，故曰丹也。

《混元八景真經》卷五 本元真性離凡軀殼，然後復醒，當時二氣聚日，造化之事，從無人有，以成身形，然後降世，欲效玄機，身法修鍊，要作神仙，及降世後，被榮衛氣障迷，更不記修身造化機法。真性既離凡軀，而後復性，身受濁染，恐不回來。故須一人逐時呼喚，真性既聞人呼喚，知身下功，却又回來。至二十日已後，逐日真性自現，本形離體，忽有忽無，至二十六日，體象未形，謂之太易，易者合也，方合有無。

《大還丹照鑑·真土異號》 曰黃土曰真土，曰紫土曰菊花，曰太易。

陳致虛《上陽子金丹大要》 夫天地之有始也，一氣動盪，虛無開合，雌雄感召，黑白交凝，有無相射，混混沌沌，沖虛至聖，包元含靈，神明變化，恍惚立極，是爲太易，是爲有始之始也，是謂道生一也，是曰元始。

太初

綜述

牛道淳《文始真經注》卷三《三極篇》 關尹子曰：渾乎洋乎，遊太初乎，

大道渾然，汪洋無邊，即聖人之體也，故云渾乎洋乎也。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一氣始萌，道之用，乃聖人即體即用，即體即用，遨遊無朕也，故云遊太初乎也。

《太上老君開天經》 蓋聞未有天地之間，太清之外，不可稱計，虛無之裏，寂寞無表，無天無地，無陰無陽，無日無月，無晶無光，無東無西，無青無黃，無南無北，無柔無剛，無覆無載，無壞無藏，無賢無聖，無忠無良，無去無來，無生無亡，無前無後，無圓無方，百億變化，浩浩蕩蕩，無形無象，自然空玄，窮之難極，無量無邊，無高無下，無等無偏，無左無右，高下自然。唯吾老君猶處空玄寂寥之外，玄虛之中，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若言有，不見其形，若言無，萬物從之而生，八表之外，漸漸始分，下成微妙，以為世界，而有洪元。洪元之時，亦未有天地，虛空未分，清濁未判，玄虛寂寥之裏。洪元一治至於萬劫，洪元既判，而有混元。混元一治萬劫，至於百成，百成亦八十一萬年，而有太初。

太初之時，老君從虛空而下，為太初之師，口吐《開天經》一部，四十八萬卷，一卷有四十八萬字，一字辟方一百里，以教太初。太初始分別天地，清濁剖判，溟滓洪濛，置立形象，安豎南北，制正東西，開闢顯明，光格四維上下，內外表裏，長短粗細，雌雄白黑，大小尊卑，常如夜行。太初得此老君開天之經，清濁已分，清氣上昇為天，濁氣下沉為地，三綱既分，從此始有天地，猶未有日月，天欲化物，無方可變，便乃置生日月在其中，下照闇冥。太初時雖有日月，未有人民，漸始初生，上取天精，下取地精，中間和合，以成一神，名曰人也。天地既空，三分始有，生生之類，無形之象，各受一氣而生，或有朴氣而生者，山石是也，動氣而生者，飛走是也，精氣而生者，人是也，萬物之中，人最為貴。太初一治至于萬劫，人民之初，故曰太初，是時唯有天地日月人民，都未有識

名。太初既没而有太始。

乾元子《乾元子三始論·太初》 太初者，氣之始也，從坎而生，故易變而為一。一者，陽之始也，天地之元氣也。歷九州而終於乾。乾者，健也。始於坎，而成一微，故曰初九爻生。潤物濟衆，氣用無窮，終而復始，故謂之長生也哉。

洞陽子《太上洞玄靈寶天尊說救苦妙經註解》 夫太易者，未見炁也，元始之初炁未之見也。太易變而為太初，太初者，炁之始也，先天元炁始見微芒。太初變而為太始。【略】萬物始之於天地，天地不能自有，有天地者太極也；太極不能自生，生太極者太素也；太素不能自育，育太素者太始也；太始不能自孕，孕太始者太初也。

張善淵《道法會元·萬法通論》 及其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一炁磅礴，是為太初。



太初者。陰陽雖變，有炁而未有形，是曰太初。太初炁之始而未見形者也。

孟安排《道教義樞》卷七《混元義》 元氣始萌，號曰太初，一曰太虛，其精青，其形未有。

《太上化度世仙經·化道品第一》 爾時太上於無極元年，歲次癸丑，十月七日，詣太清宮中七寶殿內，論至真妙道。是時太上告左真人曰：太初混沌，天地始分，陰陽造化，萬物含靈。

太初者，混沌之始也；混沌者，天地分立之先也。以太初為祖，始分天地，配合陰陽，立其五行，分其四時之造化，以發生萬物也。

衛琪《玉清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注》 天皇上真炁，其文丁巳，生地二之火，為太初。

太始

綜述

乾元子《乾元子三始論·太始》 太始者，形之始也，名之曰器。

一變而爲七。七者，南方火位也。陰陽交泰，萬物長養矣。左化爲離，以象其日，右化爲坎，以象其月。日爲天而左旋，月爲地而右轉，二氣其濟，交成太素，而成二儀，故曰九二爻生。至之太極。太極至二儀，而生八卦。八卦曰法象。法象莫大乎天地，天地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運行久而通變，通變之道，其可得而究哉。

張善淵《道法會元·萬法通論》 先天一物，分爲二，無象無形逐念生，是爲太始。



太始者，陰陽交合，混而爲一，自一而生形，雖有形，而未有質，是曰太始。太始形之始而未有質者也。

衛琪《玉清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注》 太一上元炁，其文甲寅，生天三之木，爲太始。

孟安排《道教義樞》卷七《混元義第二五》 炁形之端，號曰太始，一曰太無，其炁黃，其形未有。

《太上老君開天經》 太始之時，老君下爲師，口吐《太始經》一部，教其太始，置立天下九十一劫，九十一劫者，至于百成，百成者，亦八十一萬年。太始者，萬物之始也，故曰太始，流轉成練素，象於中而見氣，實自變得成陰陽。太始既沒，而有太素。

雜錄

曾慥《道樞》卷四《玉芝篇》 太始者，二儀立形之始也。陰陽得位，虎龍分矣，天地清濁之氣隨橐籥而化萬物。是氣也，在道曰陰陽，在

人曰魂魄，在物曰表裏，在天曰日月，在地曰聲色，在丹田曰鉛汞。是道也，生於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終於一者也。故曰：一者，水也；二者，火也；三者，土也。物有不因此而生滅者乎？水火者，各得其一者也。得一者，物之母，氣之精，命之根，識之祖也。天得以增其威，地得以發其機，是神之祖，氣之使，物之父，魂之制，身之主也。水生一男是爲坎，其名曰汞；火生二女是爲離，其名曰鉛。是之謂四象者也。汞者，丹也；鉛者，藥也。天老神君曰：用鉛不用汞，須向鉛中作，及至用鉛時，用鉛還是錯，何以言之？汞，陽也，子也；鉛，陰也，母也。汞無鉛其獨子不母，何以生哉？鉛汞合而三年爲寶，焚去鉛之氣，是爲脫殼，其名曰純陽。用鉛不用汞也。吾嘗觀乎大道莫越乎陰陽，相合會於中宮，蓋有動有靜焉。動者，汞也，清而喜飛；靜者，鉛也，濁而不起。汞之飛偶乎火者也，鉛不起偶乎水者也。水所以流濕，火所以就燥者歟。神者，命也；靜者，性也。命也者，動而有生有成焉；性也者，靜而無染無著焉。是以三魂歸諸天，七魄歸諸地，各有所源也。

程昭《九還七返龍虎金丹析理真訣》 且黃芽者，是五行之筋髓，真鉛即太一之真精，生於混沌之中，起自太初之內，生乎天地之始，先能作衆物之母。夫大丹均五行之勝，齊天地之功。余乃再拜曰：敢問金液還丹，所起如何？道人曰：金丹所起，起於太初，太始生混沌，混沌生兩儀，兩儀立三才，三才運八卦，八卦滋九宮，九宮則丹之終，則太一之始先也。敢問太始之名，願乞師指於藥中是何物？道人曰：是真鉛也。鉛是水之精，水是陰之體，陰極則陽生，變化萬物也。無陽不生，陽去即死，將欲變化，故先立陽。陽之生也，其在杳冥，人莫知。道經云：杳杳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之謂也。又《參同》擬《周易》是地雷復卦，太陽生於子，爲十一月卦，故天地神功，將欲雕鏤萬卉，發數千花，故納陽爻於陰極之時，藉太陰之盛，贊微陽之功，此乃太始之義也。

太素

綜述

乾元子《乾元子三始論·太素》 太素者，質之始氣也。形質具，名曰大象，而未相離，故曰混沌，涵不散也。萬物莫不因此三始而煦育焉。而成三微，故曰九三爻生也。乾既具質，坤之生焉。而法六五，則陰氣生。故謂之日月如合璧。存而勿忘機乎。故春秋節令有度，悔愆不生，是以外圓而青氣周乎。六律象成斗建，故《易》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翫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翫其占。是故雲龍風雨，晝夜變在其中矣。白者取象其金，西方。黑者取象其水，北方。坎內陽珠，其象也。從子存其貞至巳也，為終而晦生。方圓也，象之守職。而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寂默相守，神氣不散。覆壅之者，則天地閉塞；通流之者，則陰陽生成。生成之功，天下理也。乃七變而化九。九者乾也。陰陽終始究，而求其始也。從午存其晦至亥，而為終貞至是坎，君臣各得其位。終而復始，故曰自強不息。謂終則更生，四象之說，則終於艮，始於震。保生存性，龜蛇龍鶴，守元而不散之所致也。

張善淵《道法會元·萬法通論》 太素



太素者，太始變而成形，形而有質而未成體，是曰太素。太素質之始而未成體者也。

孟安排《道教義樞》卷七《混元義第二五》 形變有質，號曰太素，一曰太空，其炁白，其形亦未有。

《太上老君太素經》 太素皓皓，命之曰道。太素之時，神往營之，道乃生之。生之形之，道乃命之，道乃成之。故天地成形，道德成經。道莫大於自然，德莫大於長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天地。天地充滿，滿則損，損則反其本。故天一無不覆，地一無不載，日月一無不照。故知之一，不知也。不一之一，無一之知。夫道之可奇也，賢者通之，聖人行之，不可不知也。道大而無形，隱而無名，其在天地外者窈

冥，其在天地中者充盛。故天地之間盡道焉，非吾獨也，道不欲也，非吾異也。又云：生可冀也，死可畏也。草木根生，去地而死。魚鼈沉生，去水而死。人以形生，去氣而死。故聖人知氣之所在，以為身寶。又云：大道張天下之大效，大書陳天下之大略，大人以為足。人之所好，吾之所患；人之所執，吾之所舍。二者唯聖人能知其故。又云：大德受天下之大惡，大人受天下之大辱。能受天下之大惡，故能食天下之尊祿；能受天下之大辱，故能為天下之獨貴。又云：心之於人，猶水居器中，停之則平，欹之則傾，撓之則濁，澄之則清。治心其猶水乎？壅之則止，通之則行，決之西則西，東則東。人心不可不杜塞，如水不可不隄防也。

《太上老君開天經》 太素之時，老君下降為師，教示太素，以法天下，八十一劫，至于百成，亦八十一萬年。太素者，萬物之素，故曰太素。太初已下，太素已來，天生甘露，地生醴泉，人民食之，乃得長生，死不知葬埋，棄屍於遠野，名曰上古。太素既沒，而有混沌。

洞陽子《太上洞玄靈寶天尊說救苦妙經註解》 太始者，形之始也，漸有元炁之形矣。太始變而為太素，太素者，質之始也，元炁之形質具矣。太素變而為太極。

衛琪《玉清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注》 太素梵行初，其文辛酉，生地四之金，為太素。

雜錄

曾慥《道樞》卷四《玉芝篇》 太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矣。太始、太素之時，剛柔判矣，以立三才，以彰四象。太素者司秋，萬寶之所，以成者也。經曰：火虛水空，此其形象者歟。譬夫人之在胎，陰血陽精，混然而成，三月而陰陽分，則各有所居矣。母之元職乎泥元，其名血之海；父之元主乎陰位，在於臍下，其名氣之海。各有神氣交焉，其名三才。冲和之氣隨母呼吸，應其上下。三才備而萬物長矣。母之元主血、肉、精、髓、意、魄，即吾之鉛、虎也；父之元主筋、骨、心、魂，即吾之汞、龍也。五月而形將成，表裏分矣。吾之化育，其猶是乎！陽丹，精

也；陰丹，血也。日南至，一陽之始，潛龍之位也。俟乎五陰退而陽升。十一月、十二月、正月者，三陽之時也，萬物芽矣。吾之煉形亦猶是乎！功盈三千，何謂也？服丹千日者，三年也。亦譬夫一時三月也在丹，三年二氣布矣。易吾之軀而成自然之體，運水火交汞鉛於九轉。九轉者，九年也。九九者，數之盈也。九年之內有九易焉；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脉，四年易肉，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志於道者，其可不察於斯歟？捨是而求道者，其猶瞽者之逐兔矣。黃帝曰：吾有還丹，其品七焉：津也，髓也，血也，唾也，精也，氣也，神也。故指水、火、鉛、汞以喻焉。津爲汞，精爲鉛。水處乎腦中，火居於臍下，運鉛以制汞，煉汞以投鉛，來往歸源，水火正矣。

《淮南鴻烈解·傲真訓》（高誘注） 夫道有經紀條貫，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一者道本。得其根本，故能連理千枝萬葉，以少正多也。是故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貧有以樂業，困有以處危。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于前，陳，列也。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是故能戴大負者履大方，言能戴天履地之道。鏡太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太平，天下之平也。大堂，明堂，所以告朔行令也。能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光，明也。論德道者，能與日月同明也。

是故以道爲竿，以德爲綸，禮樂爲鉤，仁義爲餌，投之於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夫挾依於跂躍之術，跂躍，猶齟齬，不正之道也。提挈人間之際，擲挾挺捫世之風俗，擲，引，挾，利也。挺捫猶上下也，以求利便也。以摸蘇牽連物之微妙，摸蘇猶摸索，微妙猶細小也。猶得肆其志，充其欲，何況懷環瑋之道，忘肝膽，遺耳目，獨浮游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擻，弊擻猶難揉。弊音跋涉之跋。擻讀楚人言殺。中徙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若然者，偃其聰明，而抱其太素，素，朴性也。以利害爲塵垢，塵垢，論輕也。以死生爲晝夜。

又《精神訓》 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真人者，虛戲、黃帝、老聃是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其外，治其內，守精神也。不識其外，不好憎也。明白太素，無爲復樸，體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樊，崖也。樊，讀麥飯之飯。茫然仿佯于塵垢之外，芒，讀王莽之莽。而消搖于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大

矣，而不爲變；不爲變者，同死生也。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扞抱矣。扞抱，猶持著者也。言不以天地養育萬物，故強與持著，守其純熱也。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瑕，猶釁也。其見利欲之來也。能審順之，故不與物相雜糅。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見事亂者止之，亂不能眩惑，故能守其宗。宗，本也。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言精神內守也。心志專于內，通達耦于一。一者，道也。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言志意無所繫。渾然而往，遼然而來。渾，轉行貌。遼，謂無所爲。忽然往來也。遼，讀《詩·綠衣》之綠也。渾，讀大珠揮揮之揮。形若槁木，心若死灰，槁木無氣，死灰無熱，喻無爲也。忘其五藏，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爲而成，不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迫切不得不動，然後乃動也。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景之放，以道爲綱，有待而然。綱者，決也。以道待萬物，故曰有待，而默默如是。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無所容與於情欲也。而物無能營，營，惑也。一曰亂。廓然而虛，清靖而無思慮，不勞精神。

徐靈府《通玄真經注·守平》 老子曰：尊勢厚利，人之所貪，比之身則賤，尊勢者，重世而賤身。修道者，貴身而輕貨。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適情辭餘，不貪得，不多積，養足而已，有餘委之。清目不視，靜耳不聽，閉口不言，委心不慮，棄聰明，反太素，休精神，去知故，無好無憎，是謂大通。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何爲而不成。未始出其宗者，謂本來虛寂，無無貪愛，故萬緒紛然，皆爲穢累。故遣滌除，還原復樸也。知養生之和者，即不可懸以利，通內外之符者，不可誘以勢。貪利傷生，慕世妨道，至人之所不爲之也。無外之外至大，無內之內至貴，能知大貴，何往不遂。大道其出無外，其入無內，無之不通，可謂大貴也。

張宇初《峴泉集》卷四《太素說》 子列子之言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未見氣，太初氣之始，太始形之始，太素質之始，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夫氣，形質之始，陰陽未分而體渾淪，分則竅鑿而混沌死，渾淪者離矣。然三者常包括終始環互栖伏，外若離而須臾不違於消息間者，去渾淪未嘗遠也。蓋氣行乎天地者，爲風雨霜露，山川谿谷；具乎人與物，爲四體百骸。雖飛潛動植，一本萬殊，皆囿於形質者也。未見氣之始，固莫得而測，其備於質者，可得而窮焉。天之蒼蒼，太虛澄徹，其正色也。而晦冥

變化起於倏忽，蒼蒼之色遂翳然，非晦冥變化，不能盡其在天者矣。人稟氣質之正，其情熾欲濫，則剛柔善惡者，是漓其淳，雜其粹，涅其潔，若質之素則駸駸乎混矣。然非剛柔善惡，亦不能盡其在人者矣。物皆然，動靜往復，均不啻焉。故物之質者，非文飾不華。味之真者，非鹽醯不調。音之澹者，非律呂不和。此物性之必然也。人之所以必懲欲復初，而後淳者不漓，粹者不雜，潔者不涅，其清明之體昭昭焉具矣。是足以見吾剛柔善惡，猶天之晦冥倏忽，其本質之素未始有動靜者焉。雖然，世或持其說以自脩，特養素而未能遊乎太素，非遊乎太素，其能見質之始乎。抑質者常，華者弊，質者汨人，華者悅人。志夫道者，必去華以返質。能返乎質，則慮精神明，表裏貞白，萬物渾淪而不離。是非見其始哉。君州武當山五龍宮高士練太素，學博而行端，居吾山二十餘年，持踐克篤，常靜處一室，不與世接。昔先君常禮之，及予襲教，凡吾道家言多所資究焉。是豈不能遊乎太素，而獨若然哉。今秋欲還，余固留不可，因謂曰：古今名山川，必仙真所居，皆所栖息，亦何限乎是歸也。然予聞是山奇秀冠天下，豈無若安期、羨門者，潛逸其間。太素其將徵會焉，以廓其渾淪，而返乎溟滓之初，外乎形氣之囿，尚何求乎質之始歟。於其行並合其說，練喜請書以識別。

太極

綜述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一六《太上知章第一七》 列子云：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故有形生於無形。則天地之前有太易，未見氣也；有太初，氣之始也；有太始，形之始也；有太素，質之始也。通謂太極。

張善淵《道法會元·萬法通論》 炁形質具而未能相離，故曰混淪。混淪道之體也。如是動極復靜，至靜之極，靜極復動，五數乃極，故曰太極。



太極者，太素備而陽變陰合，五行具焉，萬物生焉。是故太極肇判，輕清爲天，重濁爲地，大道彰矣。

洞陽子《太上洞玄靈寶天尊說救苦妙經註解》 太極者，混沌也，溟滓鴻濛，狀如鷄子，其中有精，彌綸無外，元炁凝而清濁未分也。太極既變則混沌開，而鴻濛裂，於是清陽之炁昇而爲天，濁陰之炁降而爲地。《易》曰：太極生兩儀，是也。兩儀生三才，即非濁非清，中和之炁，結而成人倫也。是謂道生一，一炁之混沌也；一生二，二儀之清濁也；二生三，三才之人倫也，然後三生萬物。

《上方天尊說真元通仙道經》 夫太極也者，大包天地之表，先居混沌之中。自虛而產有，因濁而復清。歸之則罔窮其所，播之則咸著其像。故見曜羅宿，茂毓方物，功資一炁，澤被九垓，是以化物所至，無不由之。

陳致虛《上陽子金丹大要》 夫天地之太極也，一氣斯析，真宰自判，交映羅列，萬靈肅護，陰陽剖分，是爲太極，是爲一生二也，是曰虛皇。

孟安排《道教義樞》卷七《混元義第二五》 形質已具，號曰太極，一曰太有，一曰太神，一曰太炁，又曰太玄，又曰太上，又曰太一，其形赤黃，質定白素，白黃未離，名之爲混也。雜糅未分爲沌，萬法初首爲元。故兩半、三才、五常、萬物等法體未別，是曰混元。形象若分，明之開闢，劫盡運終，還歸破壞，復於混沌。

牛道淳《文始真經注》卷二《二柱篇》 太極而動，動而生陽，陽氣輕清，自太極中上昇，結而爲天，故云自中而昇爲天也；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陰氣重濁，自太極中下降，凝而爲地，故云自中而降爲地也。

又 天地不能自生，生天地者道也，道生一，一者太極也，一生二，二者天地也，故云天非自天，有爲天者也，地非自地，有爲地者也。

【略】何謂道之真空？答云：天地之形所自生者，譬如人鑽木得火之形見，此喻太極分高厚之形也。故云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也，彼人未鑽木時，非有火之形狀也，此喻未有太極之前也，故云，彼未鑽時，非火之形也，彼人已鑽木時，有火出見，即名爲火之形狀，此喻無極而太極，太極分而天地之形位矣。

《南華真經注疏·內篇·大宗師第六》（郭象注成玄英疏）

在太極

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

〔疏〕太極，五氣也。六極，六合也。且道在五氣之上，不爲高遠；在六合之下，不爲深邃。

雷思齊《易圖通變》卷一《河圖傳上》

《易》有太極；極，中也，

一也；中自一也。是生兩儀；儀，匹也，二也；匹而二也。〔略〕

天數始於一，則太極之全也，陽之正也；一析而二，則太極之分也，陰之偏也。

論說

雷思齊《易筮通變》卷下《衍數》

《列子》之書，儒者格於傳習，

蓋所不取，所不觀，殊不察。其首篇謂：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者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故曰易也。易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是說也，重見於《易緯》之《乾鑿度》，亦固謂然也。由是而觀，則《易》之有太極，而太極也者，特渾淪之寄稱爾。渾淪而上，既有謂易，謂初，謂始，謂素，凡四其稱，而至於渾淪而五，故以渾淪爲太極，是之謂五太也。是則太極也者，既先含其五於中矣，故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乃五十者，既虛其太極已上之五，而取用於五十之妙也。《大傳》曰：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蓋謂是也。由是知《易》有太極之爲一，而一所以爲形變之始矣。既謂《易》有太極，而又謂爲生生之謂易，而遂繼以成象之謂乾，而不及太極，何也？是未識夫《易》者，蓋陰陽之總；而太極者，特陰陽變化之宗會焉爾。故曰：易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易》由太極以標其一，所以爲成象之謂乾，即所謂形變之始，而乃所以爲一也。由乾分其一以爲二，而始謂之坤，是大衍五十不用之一，象之爲《易》有太極之。

牧常晁《玄宗直指萬法同歸·或問太極類》

或問：三才之生本於

太極，不知太極又何所本？答云：太極本於無極。曰：無極復何所本？答云：無極則無所本，有本則不名無極。請問：無極之狀如何？答云：無極無狀，有狀則有極也。曰：既無極無狀，孰名之曰無極？答云：無所名言，強名無極。

或問：無極與太極是一是二？答云：無極即太極之無，太極即無極之有，非二理也。曰：既涉有無，焉得不二？答云：因無立有，因有彰無，互相爲根，二義而一理也。曰：太極本於無，主於靜，因何而有？因何而動？答云：無之極則生有，靜之極則生動。曰：無有動靜，既對太極，本體復存否？答云：有生於無，而無元不有。靜生於動，而靜元不動。太極本體無加損焉。

或問：太極之道有上下內外否？答云：太極無方，有上下內外即成兩太極也。曰：既無上下，又有先後何也？答云：一炁未形，則太極先於天地。一炁既判，則天地後於太極。

或曰：人性與太極是同是異？答云：人性，即太極之性也。理同於太極，則同。理異於太極，則異。曰：物之性亦同太極否？答云：形器不同，性則同也。

或問：無極無象，如何能生太極？答云：無極純然是理，有理而後有炁，炁理渾淪，名曰太極，非無極生於太極也。

曰：太極如何便翕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答云：靜極而後生動，動而不已生乎炁。炁根於靜爲陰，炁根於動爲陽。動極則陰生，靜極則陽生。始終不離箇動靜也。

問：太極如何便生兩儀？答云：炁理相包，陰陽質具，物之合者必離，然後判而爲二。形而上者爲天，形而下者爲地。

問：如何踐履，方合太極？答云：要明得太極之實，悟得理炁之妙，然後默而識之，踐而行之可也。如未明斯要，止於文字上較量，名理間議論，徒無益耳。

張宇初《岷泉集》卷一《太極圖釋》

太極者，道之全體也。渾然

無所偏倚，廓然無得形似也，其性命之本歟。性稟於命，理具於性，心統之謂道。道之體曰極五，居九疇之中，曰皇極。《易》曰會其有極，

《詩》曰莫匪爾極。以是求之，即心也，道也，中也。

周子曰：中焉，止矣。程子曰：太極者，道也。邵子曰：心爲太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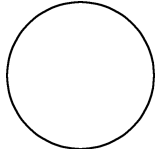
朱子曰：太極者，理也。陸子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即極也。理一而已，合而言之，道也。夫五行陰陽，陰陽太極，五殊二實，二本則一。二實者，天以陽生萬物，地以陰成萬物。動而陽，靜而陰，陽變陰合而生五氣，由五氣而生萬物，故曰五殊也。五殊本於陰陽，互爲其根也。兩儀生於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四象，四象分而生八卦，八卦錯而萬物生焉。是曰一動一靜，天地之至妙也歟。是以五氣布，四時行，萬物生生而無窮，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散而爲萬物，則萬物各一其性，各具一太極，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兼有無，存體用，涵動靜，爲萬化之源，萬有之本者，妙合二五之精焉。朱子謂太極，理也。動靜，氣也。太極乃本然之妙，動靜乃所乘之機，機動則氣行而陰陽運焉，理有不著者乎。蓋氣負理生，理由氣形，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經緯錯綜。合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且鴻濛溟滓之初，則元氣爲萬物根本。其體謂之理，其陰陽流行不息者，氣也。是故未分之前，道爲太極，已形之後，皆具是理。則心爲太極，沖漠無朕，萬理畢具。陰陽既形則理氣分矣。太極判而始生一奇一耦，由奇耦而生生無窮，則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是也。聖人無以發之，伏羲始畫，以象乾，以象坤，體吾心之太極也。一奇一耦以象變，重之而爲卦，拆之而爲爻，皆一陰一陽至著至明之幾也。是畫也，至廣至幽，至精至微，非氣質形似之可見，非聲色狀貌之可求。昭昭焉，熙熙焉，虛而靈，明而妙，散之爲萬殊，斂之爲一本。無須臾之間，毫髮之異，循環無端，浩渺無窮。若天地之運行，風雨之潤，雷霆之威，霜雪之肅，山川之流峙，草木之榮悴，飛潛之微，動植之衆，舉不違乎天命之流行，而同所賦受也。所謂有極以理言，無極以形言也。抑理之至極本無形，似而言無，則不能爲萬化根本矣。邵子之曰無極，曰有象。有則言其本之實體，無即無聲無臭，形而上者是也。其見夫道體者，固不可以無加於有矣。若老子之謂無極者，無形無窮也。莊子之謂道在太極之先是也。若河洛之數，先天之象，雖有誠信進退、盈虛消息行乎其中，皆以虛中爲極也。能虛其中，則太極本然之妙得

矣，尚何晦明通塞之異哉。故《易》曰：心學萬事，萬化皆本諸心。心所具者，天地萬物不違之至理也。程子謂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人道之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與萬物同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一動一靜，皆天地同流。惟主乎靜則性立，性立則中正，仁義定矣。是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矣。是圖，朱子謂周子得之穆伯長，穆得之於种放，种得之於陳搏。以陳搏學老子，故陸氏闢朱子，以無極出於老子也，而《易》曰有極，未嘗言無，周子《通書》亦止言陰陽太極，明矣。然朱子以無形訓之，亦弗畔於道矣。且攷之潘誌，以爲周子自作無疑。或又謂周子與胡宿、邵古，同事潤州一浮屠而傳焉。然其說豈浮屠所知也。且先儒以周、邵之學，《先天》《太極》二圖，其理一也，其傳未必二焉。其體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也。故曰：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細無不合也。將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焉。萬古聖賢之心同也，非返求諸己有以見。夫遠而六合之外，近而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豈言辭口耳之足知天也哉。必致夫會歸之工，探索之奧，則吾靈明靜虛之體，充乎六虛，宰乎萬變。久則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其立象畫意，剖析精微，無不備於是焉。性命之道，死生之說，原始返終，於是盡矣。其銖視軒冕，塵視金玉，亦孰得而易之，敢爲疑者釋焉。

李道純《中和集》卷一《玄門宗旨》

動靜無端

太極圖



陰陽無始

釋曰圓覺，道曰金丹，儒曰太極，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不可極而極之謂也。釋氏云：如如不動，了了常知。《易·繫》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丹書云：身心不動以後，復有無極真機，言太極之妙本也。是知三教所尚者，靜定也。周子所謂主於靜者是也。蓋人心靜定，未感物時，湛然

天理，即太極之妙也。一感於物，便有偏倚，即太極之變也。苟靜定之時，謹其所存，則天理常明，虛靈不昧，動時自有主宰，一切事物之來俱可應也。靜定工夫純熟，不期然而自然至此，無極之真復矣，太極之妙應明矣，天地萬物之理悉備於我矣。

又《太極圖頌》 中○者，無極而太極也。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一陰一陽，兩儀立焉。○者，兩儀也。○者，陽動也。○者，陰靜也。陰陽互交，而生四象。○者，四象動而又動，曰老陽；動極而靜，曰少陰；靜極復動，曰少陽；靜而又靜，曰老陰。四象動靜，而生八卦。乾一兌二，老陽動靜也；離三震四，少陰動靜也；艮五坎六，少陽動靜也；兌七坤八，老陰動靜也。陰逆陽順，一升一降，機緘不已，而生六十四卦，萬物之道至是備矣。上○者，氣化之始也。下○者，形化之母也。知氣化而不知形化，則不能極廣大。知形化而不知氣化，則不能盡精微。故作頌而證之。

又卷三《問答語錄》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如何說？曰：陰陽者，乾坤也。乾坤出於太極，太極判而兩儀立焉。兩儀，天地也。不言天地，而言乾坤者，貴其用不貴其體也。或曰：乾陽也，坤陰也，如何又云天地？曰：天地即乾坤也，乾坤即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以太極言之，則曰天地；以易言之，則曰乾坤；以道言之，則曰陰陽。若以人身言之，天地形體也，乾坤性情也，陰陽神氣也。以法象言之，天龍地虎也，乾馬坤牛也，陽鳥陰兔也，以金丹言之，天鼎地爐也，乾金坤土也，陰汞陽鉛也。散而言之，種種異名，合而言之，一陰一陽也。修仙之人，鍊鉛汞而成丹者，即身心合而還其本初，陰陽合而復歸太極也。

又《全真集玄秘要·太極圖解》 無極而太極，

○，虛無自然之謂也。始於無始，名於無名，亦無言說，因說不得，強名曰○。聖人有以示天下後世，泝流求源，不忘其本，故立象垂辭，字之曰無極而太極。是謂莫知其極而極，非私意揣度可知也。亦非謂太極之先，又有無極也。太極本無極也。達者但於而字上着意，自然見之也。釋氏所謂歷劫之先明妙本，即此意也。老子所謂象帝之先，亦謂此也。大顛云：還識這箇○麼，天地不能喻其大，日月不能喻其明，收來小者無內，放開大者無外。此非太極之妙乎。返窮諸己，無極而太極，即虛化神也。

物之大者，終有邊際。惟神之太，周流無方，化成天地，無有加焉。由其妙有難量，故字之曰神。神也者，其無極之真乎。

【略】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天一、天三、天五，陽數也。地二、地四，陰數也。故曰五行一陰陽也。陽者太極之動，陰者太極之靜，動靜不二則返本，故陰陽一太極也。返本則合乎元虛，故曰太極本無極也。修鍊之士，運炁迴還，周而復始，惟神不變。由其不變，故運化無窮。攢簇五行者，神也。會合陰陽者，亦神也。神本虛也。鍊精化炁，鍊炁化神，鍊神還虛，謂之返本還元。還元者，復歸於無極。

雜 錄

曾慥《道樞》卷四《玉芝篇》 太極者，天地萬物之終也。故曰：太易，水也；太初，木也；太始，火也；太素，金也；太極，土也。萬物生死於土矣。

又卷七《太極篇》身有橫津，太極之根，葆其中黃，形可長存。東陽子曰：人受中氣以生，與天地同於一稟者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大中之謂也。《春秋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人之就胎，其腎先受形焉，次之以生五臟，故腎為命門者也。其左為少陽，為天，為日；其右為太陰，為地，為月，是一身之太極判而始生者也。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太極常若也；人之所以長生久視者，以中氣不失也。故古先至人言養生者以身之中謂之黃庭焉。黃者，中之色也；庭者，中之所生也。正當二腎之間者也。其上至於魂庭，魂庭者，脾也；其下至於關元，關元者，氣海也。上下在臍各三寸，前對生門，後至密戶。生門者臍也，密戶者精室也。其中氣液流通，上極於泥丸，下至於衡端，三元九宮、八真二十四景悉以黃庭為之主焉。人之有黃庭，即天地之有太極，老氏之謂谷神也。谷神者何謂歟？谷言其虛而受神之所藏也。玄牝者，二腎也。其左為玄，玄者天之色也。其右為牝，牝者地之類也。天地

呼吸之氣出入於此，故曰：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所謂胎息者也。審能脩之常存而勿失，雖與天地並焉可也。

衛琪《玉清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注》 太極五靈冲，其文戊辰戌，生天五之土，為太極。

性命

綜述

嚴遵《道德真經指歸·得一章》（谷神子注） 指歸：一者，道之

子，神明之母，太和之宗，天地之祖。於神為無，於道為有，於神為大，於道為小。故其為物也，虛而實，無而有，圓而不規，方而不矩，繩繩忽忽，無端無緒，不浮不沈，不行不止，為於不為，施於不與，合囊變化，負包分理。無無之無，始始之始，無外無內，混沌沌沌，芒芒汎汎，可左可右。虛無為常，清靜為主，通達萬天，流行億野，萬物以然，無有形兆。窅然獨存，玄妙獨處，周密無間，平易不改，混冥暗天，無所不有。陶冶神明，不與之同；造化天地，不與之處。稟而不損，收而不聚，不曲不直，不先不後，高大無極，深微不測。上下不可隱議，旁流不可揆度，潢爾舒與，皓然鐸生。鐸生而不與之變化，變化而不與之俱生。不生也而物自生，不為也而物自成。天地之外，毫釐之內，稟氣不同，殊形異類，皆得一之一以生，盡得一之一化以成。故一者，萬物之所導，而變化之至要也；萬方之準繩，而百變之權量也。一，其名也；德，其號也；無有，其舍也；無為，其事也；無形，其度也；反，其大數也；和，其歸也；弱，其用也。故能知一，千變不窮，萬輪不失；不能知一，時凶時吉，持國者亡，守身者沒。是故昔之得一者，天之性得一之清，而天之所為非清也。無心無意，無為無事，以順其性；玄玄默默，無容無式，以保其命。是以陰陽自起，變化自正，故能剛健運動，以致其高，清明大通，皓白和正，純粹真茂，不與物糅，確然大易，乾乾光耀，萬物資始，雲蒸雨施，品物

流形，元首性命，玄玄蒼蒼，無不盡覆。天得一以清。地之性得一之寧，而地所為非寧也。無知無識，無為無事，以順其性；無度無數，無憂無利，以保其命。是以山川自起，剛柔自正，故能信順柔弱，直方和正，廣大無疆，深厚清靜，萬物資生，無不成載。地得一以寧。神之性得一之靈，而神之所為非靈也。不思不慮，無為無事，以順其性；無計無謀，無響無首，以保其命。是以消息自起，存亡自正，故老能復壯，死能復生，困能復達，廢能復榮，變化不極，反覆不窮，物類託之，不失其中。神得一以靈。谷之性得一以盈，而谷之所為非盈也。不欲不求，無為無事，以順其性；不仁不義，不與不施，以保其命。是以實虛自起，盛衰自正，故能蒸山流澤，以為通德，涓涓不息，綿綿不絕，皓皓洋洋，脩遠無極，以盈江海，深大不測。谷得一以盈。侯王之性得一之正，而侯王之所為非正也。去心去志，無為無事，以順其性；去聰去明，虛無自應，以保其命。是以和平自起，萬物自正，故能體道合德，與天同則，抱神履和，包裹萬物，聲飛化物，盈溢六合，德導天地，明照日月，制世御俗，宇內為一。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正。凡此五者，得一行之，興而不廢，成而不缺，流而不絕，光而不滅。夫何故哉？性命自然，動而由一也。

又《道生章》 何謂性命情意志欲？問六者之差也。所稟於道而成形體，萬方殊類，人物、男女、聖慮、勇怯、小大、脩短、仁廉、貪酷、強弱、輕重、聲色、狀貌、精粗、高下謂之性。此皆稟於道，由中而出，終焉不變也。所授於德，富貴貧賤，夭壽苦樂，有宜不宜，謂之天命。皆受於德，自外而來，進退由我。遭遇君父，天地之動，逆順昌衰，存亡及我，謂之遭命。偶然所遇，非常定也。萬物陳列，吾將有事，舉錯廢置，取舍去就，吉凶來，禍福至，謂之隨命。隨我所為而得。因性而動，接物感寤，愛惡、好憎、驚恐、喜怒、悲樂、憂患、進退、取與謂之情。自性而來，不覺而至。因命而動，生思慮，定計謀，決安危，通萬事，明是非，別同異，謂之意。緣命而動，由我所為。因於情意，動而之外，與物相連，常有所悅，招麾禍福，功名所遂，謂之志。性命之動，情意已出，因而自強，謂之志也。順性命，適情意，牽於殊類，繫於萬事，結而難解，謂之欲。欲雖出乎情意，而侈於性命，不可縱。凡此六者，皆原道德，千變萬化，無有窮極，唯聞道德者能順其則。道則是其本，得本者，進退自由，不為情欲之所使也。性精命高，

可變可易，性羸命下，可損可益，若得根本，不滯有無。是故天地人物含心包核，有類之屬，得道以生，而道不有其德，道生之而未有。得一而成，而一不求其福。萬物尊而貴之，親而憂之，而無報其德。得一之所成，而一無所謝，所謂理至則迷滅者也。夫何故哉？道高德大，深不可言，物不能富，爵不能尊，無爲爲物，無以物爲，非有所迫而性常自然。無爲自爲於物，不爲物而故爲，理數必自如然，非有物使之然。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御注曰：芸芸者，動出之象。萬物出乎震，相見乎離，則芸芸並作，英華發外。說乎兌，勞乎坎，則去華就實，歸其性宅。命者，性之本，而性其根也。精者，神之母，而神其子也。精全則神王，盡性則至於命。

臣義曰：芸芸者，物之所生。根本者，物之所復。發爲英華，緣根而生，歸於性宅，復歸其根。本大則末茂，故根者物之命也。芸芸歸根，所以復命也。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御注曰：流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命亘古今而常存，性更萬形而不易，全其形生之人去智與？故歸於寂定，則知命之在我，如彼春夏復爲秋冬。體性抱神，中以自考，此之謂復命。

臣義曰：芸芸者，動之華，形之所分也。歸根者，靜之至，命之所復也。萬物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故有命然後有生，有生斯有性，有性斯有情。情響於動，則流於物，流於物則徇末而傷本，逐物而失性，而命以故滅矣。夫惟形忘而不知其所生，心忘而不知其所起，觀復於並作之時，而理以窮矣。芸芸而各歸其根，而性已盡矣，理窮性盡，而返乎靜一，復乎至無，故曰復命。

復命曰常。

御注曰：常者，對變之辭，復命則萬變不能遷，無間無歇，與道爲一，以契天地，以襲氣母。

臣義曰：常者不見親，故無有終始，不麗於形，不墮於數，與道爲一，而不遷於變，道之真常也，非復命不足以與此。

知常曰明。

御注曰：知道之常，不爲物遷，故六徹相因，足以鑒天地，足以照萬物。

臣義曰：知不以心，而得道之常，是真知也。視不以目，而見於無形，性覺自見者也，故曰明。真知則不爲物遷，明故能鑑照天地萬物。不知常，妄作凶。

御注曰：聖人知道之常，故作則契理，每與吉會。不知常者，隨物轉徙，觸塗自患，故妄見美惡，以與道違，妄生是非，以與道異，且不足以固其命，故凶。《易》曰：復則不妄，迷而不知復，茲妄也已。

臣義曰：知命之復，則知常矣，不知命之復，而馳騁於外，接構於物，忘其性命道德之本，汨於美惡是非之末，捨彼真實，流於妄假，喪精失靈，曾不知返，迷不知復，孰免凶患。

《南華真經·外篇·在宥第一》（道藏無注本）

聞在宥天下，不

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並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鸞，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聰邪，是淫於聲也；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悅聖邪，是相於藝也；悅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齷齪卷聯拳僂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舞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又《外篇·天地第二》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

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緝緝，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略】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悞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

又《外篇·達生第一九》 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外篇·知北遊第二二》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

王元澤《南華真經新傳》卷三 夫至人能存諸己而不蘄乎用。存諸己者足，而其用所以有餘，蓋至於命者，是也。命者，萬事之根本，而莫大焉。故莊子每以大樹而爲況。樹之爲用，用則傷其根本；而不用，則枝葉以生。故以不材爲材，而無用爲用，事能全而不傷也。老子曰：深根固蒂之道，蓋亦言其命也。而南伯子綦見商丘之木，而嗟嘆其神人之不材，此亦知其全命之道歟。

【略】 莊子之所謂禍福，非世之所謂禍福也。以能全性命者謂之福，忘性命者謂之禍。全性命者，其道微。故曰福輕乎羽。然以至微之道，而不能自舉而行之。故曰莫之知載也。忘性命者，其理著。故曰禍重乎地。然以至著之理，而不能自知而避之。故曰莫之避也。此莊子所以嘆人間之人，不能盡知全之道也。

又卷四 天下之事，莫過於生死；而生死者，物之所變也。惟聖人了於不生不死，而未嘗與變俱變也。故曰生死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夫了於不生不死，則寂然忘形，而與化爲一；雖穹壤傾側，而豈有遺喪？故曰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此言窮理之妙也。至于審乎無假而不與物

還，所謂盡性之奧也；命物之化而守其宗，所謂至於命也。【略】 天之生人也，皆不出榮辱利害貴賤生死之塗，其所以或榮，或利，或貴，或生者，由其發而中也；其所以或辱，或害，或賤，或死者，由其發而不中也。中與不中，皆命也，豈能越其自然之理歟？惟聖人無我而無心於萬物，故榮辱不能累，利害不能加，貴賤不能役，了於不生不死，而獨處於自得之場，所謂至於命而已。

又卷五 天人皆出於道，而盡道者，能知天人之所爲。夫天之所爲者，無爲也；人之所爲者，有爲也。無爲則靜，靜則復命；有爲則動，動則有義。能知義，命之極，則物之所宗師也。

又卷六 夫至人者，與造化同功，而冥運於天地之間，以生爲外物，以死爲復真。生不求其始，而死不知其終；異物非我之所異，而我非異物之所殊；曠然兩忘而俱非我有；內寓六骸而外象耳目，周流無極而莫窮本始，超然遊六虛之外，而寂然處真空之內，豈務拘執於禮法而駭凡常之聞見乎？故曰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然而至人之如此者，達乎性命之理，而非有所依著也。子貢不知，而復問其何方之依宜乎？仲尼答之以丘，天之戮民，吾與汝共之也。夫所謂天之戮民者，安天之命而以禮自拘也。夫安天之命則至命也，以禮自拘則盡性也，此仲尼之所以聖者歟。

又卷一〇 夫生者，時之暫來，受之有涯也；命者，天之所付也，且然無間也。知其暫來，則所謂達生之情也；知其所付，則所謂達命之情也。知其有涯，而不以外物而傷之，所謂不務生之所無以爲也；知其無間，而不用智巧而蹈悔，所謂不務知之所無奈何。

又卷一二 道者，至妙而尊於德也，故曰道者德之欽也。生者，以適來而得之明也，故曰生者德之光也。性者，至靜而生之本也，故曰性者生之質也。性感物則必動也，故曰性之動，謂之爲；爲本人爲，則非得也，故曰爲之僞，謂之失。

《洞玄靈寶本相運度劫期經》 問曰：天下萬物，都由道氣而生。既有其生，皆應有（命）。土水石鐵，獨無命乎？

答曰：此四事者，有性而無命。何以故？有性而無命，無命者，以無血脉汁色，是以有性而無命也。

《太上昇玄三一融神變化妙經》卷下 神者識也，識者正也，正者真也，真者聖也，聖者性也，性者道也。【略】炁者通也，炁者風也，炁者動也，炁者象也，炁者變也，炁者呼吸也，炁者輕舉也，炁者飛颺也，炁者散也，炁者命也。

《太上老君內觀經》 老君曰：從道受分謂之命，自一稟形謂之性。

《元始天尊說得道了身經》 性定命住，性命雙全，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略】

汞即是性，性即是砂中汞，砂汞即是離中陰，離中陰即是人心神炁也。息意定則神炁全，神炁全則了性。吸則龍吟雲起，龍吟雲起則鉛投汞。鉛即是命，命即是水中金，水中金即是鍊精化炁，鍊精化炁即是精炁凝，精炁凝則形固，形堅固則精炁全，精炁全則了命。性命雙全，精炁血滿，神炁炁結，三千功滿，鍊就純陽，是為富國安民。

《太上九要心印妙經·真一秘要》 夫真一者，純而無雜謂之真，浩劫長存謂之一。太上曰：天得一，以日月星辰長清；地得一，以珠玉珍長寧；人得一，以神氣精長存。一者，本也，本乃道之體，道本無體，強名曰體。有體之體，乃非真體，無體之體，日用不虧矣！真體者，真一是也，真乃人之神，一者人之氣。長以神抱於氣，氣抱於神，神氣相抱，固於氣海，造化神龜，乃人之命也。神乃人之性也，性者南方赤蛇，命乃北方黑龜，其龜蛇相纏，二氣相吞，貫通一氣，流行上下，無所不通，真抱元守一之道也。

又《素籙秘要》 夫素籙者，人之心腎也，心者神之宅，腎者氣之府，既以心為宅，以腎為府，豈有造化也？今時學道之人，使心運氣，亂作萬端，屈體勞形，非自然之道。聖人曰：凡是有相，皆是虛妄，無相之相，謂之真相。真相者，神氣也。神者，心之主；氣者，腎之本，是以聖人返本還元。還元者，補髓也，補髓之機，還元之道，命乃了矣！聖人立法，曰假一神調氣，藉一氣定神，神氣調定，方曉動靜。動者氣也，氣者命也；靜者性也，性乃神也，神不離氣，氣不離神，神氣不相離，道本自然也。

論說

《三論元旨·真源章》 蓋神微性妙，性雖有靈，本體湛然而無妄。

衆生滯識不通者，名為妄心。曉達神源，不捨妄而真也。然性之為體，在空同空而非空，在色同色而非色，而能偏空色，常寂常通，所謂大無不包，細無不入。【略】夫精思坐忘、通神悟性者，此則修神之法也。導引形軀、吐納元和者，此則修身之法也。然修神而不修炁者，滅度之法也。修炁而不修神者，延年之法也。神炁兼而通修者，學仙之法也。夫修神以鍊心為首，納炁以導引為先，導引暢於太和，鍊心通於衆妙，足使神融虛白，炁逸清全，變神炁而流通，亦何真而不備。故夫上士修道，則塵勞普釋，曉了真源，正智圓融，含融養妙，全和而命續，猶為薪而火傳。久視長生，乃昇寬於仙境，從仙人真，從真合聖，聖則流通之妙也。此乃不捨有為之軀，而達無為之性也。中士修真，心源曉達，身相同凡，滅棄漏軀，方之聖境，此乃捨有為之形，達無為之性矣。

李簡易《玉谿子丹經指要》卷中《辯惑論》 修真之旨，金丹而已，金丹即鉛火也，鉛火即金木也，金木即情性也。靜者為性，動者為情，《參同契》曰：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明情復乎性，性歸太易也。性歸太易，則命全矣！若止明此一性，不修乎命，則曰孤脩。如望後之月，日減一日，不見其明。及其晦也，則猶人之遽逝，人之遽逝，性則依然，但命斷物壞，性不能駐而自還耳！【略】《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此即性命之輪迴也。真仙所修者，亦只從此歸於本根，而復乎性命，性命之藥，無過神與氣精，神即遊魂，物即精氣。《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以元精未化之元氣，而點化至神，則神有光明，而變化莫測矣！名曰神仙。

又《丹房法語》 心凝曰神，凝神歸氣以鍊丹；情復乎性，復性歸根以養命。還丹之本，鉛汞而已。元精為命之祖，寶元精而真鉛自生；元神乃性之宗，蓄元神而真汞自產。是故固精以養氣，固氣以養神，鉛汞有時而相投，注意綿綿而為火候，神氣無刻不相聚，忘念久久而成金丹。若

真鉛走而真汞枯，元精散而元神泣，欲求還返，不亦難乎？

《太上修真玄章·一炁化生章第一》 神者，性也，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父母未生已前，即天地之性；父母既生之後，即氣質之性。氣者，有天地之氣，真炁也。父母之氣，凡炁也。蓋人初在母腹中，受父精母血，成其朕兆也。所謂凡炁合空洞帝真九炁，而全其體段，所謂真炁也。一炁生胞，二炁生胎，三炁長靈，明仙之炁而生魂，性始來。以體段未具，而不能靈。迨夫四炁魄生，五氣臟生，第六炁高真冲融之炁，而生靈，體段始具，則能動，動則神生，神生則性靈。至九月炁足，十月胎圓，然後降生。

李道純《中和集》卷三《全真活法》 鍊丹之要，只是性命兩字。離了性命，便是旁門，各執一邊，謂之偏枯。祖師云：神是性兮氣是命。即此義也。

鍊氣在保身，鍊神在保心。身不動則虎嘯，心不動則龍吟。虎嘯則鉛投汞，龍吟則汞投鉛。鉛汞者，即坎離之異名也。坎中之陽，即身中之至精也。離中之陰，即心中之元氣也。鍊精化氣，所以先保其身；鍊氣化神，所以先保其心。身定則形固，形固則了命。心定則神全，神全則了性。身心合，性命全，形神妙，謂之丹成也。

又卷四《性命論》 夫性者，先天至神一靈之謂也。命者，先天至精一氣之謂也。精與性，命之根也。性之造化系乎心，命之造化系乎身。見解智識，出於心也。思慮念想，心役性也。舉動應酬，出於身也。語默視聽，身累命也。命有身累，則有生有死。性受心役，則有往有來。是知身心兩字，精神之舍也，精神乃性命之本也。性無命不立，命無性不存，其名雖二，其理一也。嗟乎，今之學徒、縉流道子，以性命分爲二，各執一邊，互相是非，殊不知孤陰寡陽，皆不能成全大事。修命者不明其性，寧逃劫運；見性者不知其命，末後何歸？仙師云：鍊金丹，不達性，此是修行第一病。只修真性不修丹，萬劫英靈難入聖。誠哉言歟。高上之士，性命兼達，先持戒、定、慧而虛其心，後鍊精、氣、神而保其身。身安泰則命基永固，心虛澄則性本圓明。性圓明則無來無去，命永固則無死無生。至於混成圓頓，直入無爲，性命雙全，形神俱妙也。雖然，却不可謂性命本二，亦不可做一件說，本一而用則二也。苟或執着偏枯，各立一門

而入者，是不明性命者也。不明性命，則支離爲二矣。性命既不相守，又焉能登真躋境者哉。

何道全《隨機應化錄》卷下 指揮請問：性命二字何？師曰：性乃命之體，命乃性之用。用無體不明，體無用不備。根梢本相連，權且分爲二。指揮曰：既是體用並行，因何分二？師曰：性命本一，因慾念離隔爲二。古云木金間隔分爲兔是也。指揮曰：論性在道爲何物？師曰：即金丹比喻。真性亘劫常存，出入無礙，故比如金之堅，如剛之利，如丹之圓。

張宇初《峴泉集·廣原性》 性命之道一也，學者求道而已。苟求諸道於性命之源，其有弗見者焉，蓋求之未力，則見者鮮矣。韓愈氏之原夫性也，發乎未見以繼聖。然理有未明，將以廣之。古今之言性者多矣，得其本者復幾人焉。若夫堯、舜性之，湯、武身之，得性之本然也。故其命舜曰道心惟微是也，足以發王道之本焉。周衰，孔子生，足以繼矣。其曰性與天道，成之者性也，各正性命，知性則知天矣。道之源，莫切著於是哉。子思之謂天命之謂性，天之命於人者爲性，知率其性則謂之道。孟子之謂性善是也。人心統乎性情，本無不善，所謂天命之性也。其具仁、義、禮、智，不假爲而能也，即繼之者善也。蓋天之命於物爲性善，所固有其惡也，所謂氣質之性也，即性相近也。由乃感於物，動於欲，蔽於習而然，是有上智下愚之分焉。則其善也，猶鑑之垢水之昏，直不過太空之浮翳也。若垢淨而明固存，昏澄而清固徹，其本有之善，孰得而易。故於聖賢不能加，於愚不肖不能損焉。惟能盡其性，則物不能感，欲不能動，習不能蔽，則其至虛而靈，至清而明者，猶太空之昭昭也，又豈善惡可得而混焉。是以靜專而動直，誠立而明通，明睿生矣。是爲五官之統宰，百體之所從令，四端之所備，七情之所制。其大無外，性命之正，死生之理，幽明之故具焉；其小無內，洪纖之體，含類之情，形色之質係焉。充之爲周、孔，悖之爲桀、跖，行之爲伊、傅，潔之爲夷、齊，安之爲顏、閔，皆特立於明善之效也。其澤夫一世，垂之無窮也。和之爲禮樂，治之爲法制，率之爲綱常，繩之爲典則。凡得乎天秩、天序者，非天理之公用哉。且夫楊子之謂善惡混，特情習氣質之偏而已，豈天之正命也。告子以生之謂性，是情之所欲所爲，皆性也。荀子之謂性惡，以其善者僞也。又情習氣質之固於性之正，則相去遠矣。韓子謂之品三，其爲性者，五情之

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則天之所命與者，何紛紛之多也，將奚自而立焉。凡出乎性者，皆情也。又豈三品之拘，而又加五性焉，是蓋皆氣質之偏耳。後之論者，特以其秦漢以來鮮言之，而愈獨發之也。歐陽子謂：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又何大本之未明哉。董子曰：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王子曰：性者，五常之太極，而五常不可謂之性，庶幾若近道焉。而或有別於孟氏之言，而以荀、韓爲似是，何繆妄也哉。其亦未之辨焉耳。獨周子曰：性焉安焉之謂聖。程子曰：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性即理也。可謂著明矣。是足以繼孟氏者，周程而已矣。其度越諸子，槩可見矣。然而老、釋之謂異者何？老曰：性即神也，元初不壞之靈也。釋曰：性即覺也，全其本來之虛靈也。必絕事物、去嗜欲，庶幾無所染奪，以澈其澄，以立其勁，則靈明之積神化著焉。是則以天地萬物，凡有形氣者，皆虛空幻妄也。故虛無空寂而失理氣之實也歟。若其究夫死生獨善者，又豈與申、韓、楊異之徒共轍哉。抑亦天人之道一，故道之至精至粹，理之至幽至微，人之不能與天地並行而不違者，不能辨夫天理人欲之一間耳。是以不能盡聖賢之心也，能盡其心，則盡性致命之道得矣。

牧常晁《玄宗直指萬法同歸·性命之源》 太極無形，肇生乎一，

一析爲水火之數彰焉。一與二偶，乾體乃成，是爲性命陰陽之本初，人倫萬物之資始也。由是中分乾☰以爲坤☷，兩儀立而四象峙，八卦列而晝夜交，自乾元始判，性命遂分。《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蓋乾道未分，水火所以自具也。至於乾道變化，分以爲坤，萬物得乾坤所分之炁，各正乎性命以生。此乾元降本，品物流形也。故全於乾者爲陽，分於坤者爲陰。陰陽之立，品物資之以生。得乎乾之具者曰性，得乎坤之分者曰命，得乎水之一爲精，得乎火之二爲神，得乎性命精神之具者曰道也。○水一火二合而爲乾，此乾元自具水火之妙也。元命本性之始也。至於分一爲二，則一體無而二體有。合而爲一，則一體有而二體無。此有無之互爲變化者也。故大道以無爲體，以有爲用，所以無極即太極之真無，太極即無極之妙有。故乾之始者本無，因一立以成象。坤之始者本無，因乾分以成形。分合有無，此生陰陽萬物之大本也。○乾元、水火、陰陽、性命、精神之自具也。故乾性於道，人性於乾，合乾而順坤，成性而復命也。乾

分爲坤，坤合復乾，二體分合，性命乃全。故伯陽修仙，《參同》以《易》。謂性命不過乾坤也，精神不過坎離也。乾坤坎離不過一也。一者不過太極也。太極不過無極也。一之未形，太極之無始也。一之既立，太極之有始也。無始者，性之始也。有始者，命之始也。合乎二始，乾道乃成。性始乎無，虛靈知覺生焉。命始乎有，流行生滅繫焉。有無之對，動靜之交，變化之道立矣。然一體包二，乾體包坤，不俟其變，水火陰陽備矣。能一太極以全乾元，合無形而包二始者，其聖元。合元形而包二始者，其聖人事業乎。

又《性理神炁命序》 道在太極前謂性，性在天地間謂理，理之妙覺之謂神，神之虛靈合乎炁，炁之付物之謂命。《易》曰：寂然不動者，性之體也。感而遂通者，神之用也。性於物無所不至，理於物無所不公，神於物無所不應，炁於物無所不成。本然無爲者，性也。物之均具者，理也。玄通妙覺者，神也。運行不息者，炁也。本乎性，順乎理，存乎神，炁以生者命也。

又《性命身混合圖說》

備

性者，元神之妙也。萬物莫不均得之，其體至靜、至虛、至玄，在聖不增，在愚不減。在古不變，在今不移。天下之動，不能動其動。天下之至，不能至其至，此所以爲性也。命者，元炁之正也。炁之與物，謂之命又令也。令之爲人奉行天地之情性也。在物則在窮通，在理本無生死。萬物無常，此形器之物於分限者也。而元命未嘗斷續焉，以不召而行，所以謂命也。身者，令根本也。始於無形，因緣父母而成其象，實受天地之正炁，故肖天地以爲形，眼視耳聽，鼻嗅舌談，意知情識，手執足蹈，此所以爲身也。非身則性命無所寄，非性命則身無所主。混而合之曰人，明其性者曰道，夫寶身命而不寶其性者，特炁息寄於一物耳。或曰身無常，命有限，身命不存，神安在哉。曰是身假物也，終久必還，是命流行也。物於生滅，有身則合。而爲人，炁散則歸之於道。聖人外身而身存，元神元命曷嘗喪焉。若離身求命求性，是外水而求魚龍，外天而求日月也。

又《牛車寶論身性命說》



我命在我不在天

綜述

葛洪《抱朴子內篇》卷一六《黃白》 金銀可自作，自然之性也，長生可學得者也。《玉牒記》云，天下悠悠，皆可長生也，患於猶豫，故不成耳。凝水銀爲金，可中釘也。《銅柱經》曰，丹沙可爲金，河車可作銀，立則可成，成則爲真，子得其道，可以仙身。黃山子曰，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二黃一赤，立成不疑。龜甲文曰，我命在我不在天，還丹成金億萬年。

《西昇經·我命章第二六》（宋徽宗注） 老君曰：我命在我，不屬天地。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我不視不聽不知，神不出身，與道同久。

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根本也。

通天下一氣爾，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能知守之則無不治矣。《列子》曰：天地與我並生類也。

非效衆人行善，非行仁義，非行忠信，非行恭敬，非行愛欲，萬物即利來。

爲善無近名，故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欽中達彼，兼愛無私，利萬物而無所不利，非有心也。

常淡泊無爲，大道歸也。故神人無光，聖人無名。

虛靜恬淡，寂寞無爲，道德之至也，故聖人休焉。古之人葆其光而不露，晦其名而不彰，入於神，通於聖，蓋體諸此。

《固氣還神九轉瓊丹論》 我命在我，

夫性人之所性也，物無不均有之。身者人之本也，性命之所寄也。命者，炁之序也，生生之所由也。受天命以爲人，奉行天地之情性也。身非命不能立其本，命非身無由存其生。性非身命不能寄之以靈，成之以善，此三者不能須臾離乎本也。今借寶論乎性，車論乎身，牛論乎命。寶者，貴重之物也。車者，容載之物也。牛者，承行之物也。夫以寶載車，然後駕之以牛，故牛行車行，實在其上矣。牛能行不能載，車能載不能行，寶雖貴，非牛與車亦不載矣。故牛非車則無所運，車非寶則無所載。故寶逸而牛車實勞矣。夫車假合之物，因牛行道，因寶而載，非假合必不能相爲其用也。況假合者終久必離，奉行者終久必弊。猶牛終死，車終破也。寶非假合，故得獨存焉。由此觀之，身之亡，有生之常也；命之窮，流行之常也。不與身命俱亡者，惟性理也。今不明其性，是去寶不取也。不知命，是去牛不駕也。不修身，是去車不用也，至於牛死車破寶亡。悲夫！

又《或問金丹性命類》 問：伯陽《參同契》、《龍虎古經》準易而作，文古意密，莫究歸旨，外此別簡易之道否？答云：神仙恐世人得之容易，失之亦易，故借易象以明之。謂人肖天地爲形，易準天地之道，能明彼易，則天地之道在吾心矣。甚簡易者，性命也。性者，太極之真無。命者，無極之妙有。儒之五車，釋之三藏，丹書百千，莫能越此。

問：金丹之道，性命二者何先？答云：從性宗人者，性爲主，命爲應。從命宗人者，命爲主，性爲應。性不可無命，無命謂之乾慧。命不可無性，無性謂之枯陽。此兩者同出而異別，不可執乎一也。

問：人以形氣精神性命爲本，未審始終極於何地也？答云：太極混而爲炁，炁之一者曰精，精之妙者曰神，神之妙者曰性，炁降於人是爲命。在人則氣爲形主，氣足則精足，精足則神明，神明則性極。性始也，命終也，極於斯矣。

非天致我有其生，非天促我無其壽，璇璣白日，可養紅顏，可學長生，可以力致。

非丹不仙。

人身百餘斤，何以輕舉。若非金丹，無由滌蕩。神藥一化，反老為童，位列真人，名標玉籍。與天同壽，與地齊休，故曰非丹不仙。鍊之可久，

運造神丹，非一朝一夕之功，凡九轉成芽，芽九轉成丹。並于造化，須出名山福地，晨昏資備，同道數人，藥室壇鑪，穿砌井竈。晨昏朝謝，勿起瞋心，志命歸真，神明如一。豈非容易？歲久方成，故鍊之可久也。餌之長新。

服藥之後，三尸九蟲漸退，還精補髓俱全。暗室夜光，童顏日盛，精神爽異，道氣光祥。五嶽靈真，自來朝會，魂神徹視，玉髓金身，遊戲仙都，長新極樂。

數通即化，

五行大數，通運四時，律呂既終，靈丹自化。

數極乃神。

陰陽莫之能神，陰極則陽潛，陽極則陰伏，二氣互用，道之自然。極者窮變也，故曰窮變已盡神，因神以明道，陰陽數極，必然而成矣。

獲茲天機，

天下之能事，莫過於道，道之妙不過於丹理。丹理之妙，不過於氣，氣化有形，不過於數。數造金丹，三五與一，保茲天機，神仙事畢。

永列真人。

世有傍通雜術，何啻萬端，若言永列真人，一粒還丹升舉。

《紫陽真人悟真篇》（翁葆光註 戴起宗疏） 藥逢氣類方成象，道在虛無合自然。一粒靈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

註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聖人故強名之曰道，強名之曰混元真一之氣。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聖人以同類二八初弦之氣，感而遂通，降靈象空玄之中，一粒如黍，餌在腹中，立乾已汞，化為純陽之軀，與天地同久。朝元子曰：死生盡道由天地性命，元來屬汞鉛，此非我命在我不在天乎。

吳筠《宗玄先生文集·服炁》 夫元炁之術，上古以來文墨不載，

須得志人歃血立盟，方傳口訣。只如上清禁訣，玉函隱書，百家諸子，誥傳詞文，乃至老君秘旨，內外黃庭，灼然不顯，不露。五千真文，略述隻言：玄牝門，謂天地根。似顯枝葉，本蒂深密。每尋諸家炁術，及見服炁之人，不逾十年五年，身已亡矣。余生好道術，志在元和，每見道流皆問，無事千說萬別，互有多般。或食從子至午，或飲五牙之津；或吐故納新、仰眠伸足；或餐日月，或閉所通，又加絕粒。以此尋之，死而最疾。何者？為攻內受外，故速死也。抱朴子曰：兩半同升合成一，大如彈丸黃如橘，就中佳味甜如蜜，爾牢持之謹勿失，子若得之萬事畢。是以炁之為功，如人之量器，如水之運流，堤壞則水下流矣，閉通則炁不居矣。但莫止出入自然之息，胎鍊精神，固其太和，含其大道。若明胎息，則曉元炁，胎息與元炁同也。《德經》曰：可以却走馬以糞，如嬰兒之未孩。故《龜甲經》云：我命在我不在天。不在天者，謂知元炁也。人與天地，各分一炁。天地長存，人多夭逝，何也？謂役炁也。炁者神也，人者神之車也，神之室也，神之主人也。主人安靜，神則居之；躁動，神則去之。神去則身死者矣。

牛道淳《文始真經註》 天既無可必者人，人又無能必者事，惟去

事離人，則我在，惟可即可，

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窮通，在乎天命，善惡迷悟為小人君子賢聖，天命豈可必然定之哉，故云天既無可必者人也。事者，用也，用之於惡為小人，用之於善為君子，用之於德為賢人，用之於道為聖人，人之於用，豈可必然一定之哉，故云人又無能必者事也。若放捨諸緣，外離人相，藏諸妙用而無為清靜，則我不知有我，存亡自在，無可無不可，自由自在逍遙無拘也，故云惟去事離人，則我在，惟可即可也。

三 盜

綜 述

《黃帝陰符經·富國安民演法章中》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黃帝陰符經注》（蔡氏注）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生殺者，道之降而在炁，自然而不可逃者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天地生萬物而亦殺萬物者也。萬物生人而亦殺人者也，人生萬物而亦殺萬物者也。以其生而為殺者也，故反而言之，謂之盜，猶曰五賊云爾。然生殺各得其當，則三盜宜。三盜宜，則天地位，萬物育矣。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天地萬物主於人，人能食天地之時，則百骸理矣；動天地之機，則萬化安矣。此為盜之道也。時者，春秋早晚也。機者，生殺長養也。

蕭真宰《黃帝陰符經解義·富國安民演法章》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解曰：可以無而取之者傷廉，非其有而取之者為盜。志動而次，見美而慕分，無欠餘不足者羨，智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誰責而可非，胙篋、探囊、發匱之盜也。《列子》曰：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仞而有之者皆惑也。蓋莫不有生，生生者未嘗終；莫不有形，形形者未嘗有聲。聲者未嘗發色，色者未嘗顯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為之職也。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五行更王、更廢、更相，至於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孰使之也？則天地為萬物之盜，人未麗乎物，而天地公盜之。物之數不止於萬，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人之所以為貴者，以其為物之靈也。與時轉徙，物無不備於我，我無不役於物，資之以生而有所

養，徇之以死而有所歸，則萬物人之盜，人雖異乎物而萬物公盜之。東郭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迨夫盜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順其發陳，因其暮秀，任其容平，乘其閉藏，自六化以推勝復淫沉虛實之因，自六變以知甘苦辛鹹酸淡之味。損盛益衰，捨逆取順，因物以有生，役物以有養，則人乃萬物之盜。物固不靈，而人常公盜之，則盜之有道，何時已也？惟三盜既宜，則物各當其分，事各當其叙。隨時之用，各合於義，或養形以全生，或受中以立命。覺此而冥焉者，合陰陽於一德；知此而辨焉者，分陰陽於兩儀。故能兼三才之道，貫三極之妙，而天地人各得其道。

袁淑真《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中《富國安民演法章》 經曰：天地，萬物之盜；

淑真曰：天覆地載，萬物潛生。冲氣暗滋，故曰盜也。天地者，陰陽也。陰陽二字，洎其五行，共成其七。此外更改於物，則何惑之甚矣？言天地萬物，胎卵濕化，百穀草木，悉承此七氣而生長，從無形而能生有形，潛自滋育以成其體，如行竊盜，不覺不知。天地亦潛與其氣，應用無窮，皆私納其覆育，各獲其安。故云：天地，萬物之盜也。

經曰：萬物，人之盜；

淑真曰：萬物盜天而生長，人盜萬物以資身，若知分合宜，亦自然之理也。人與禽獸草木俱稟陰陽而生，為人之最靈，位處中宮，心懷智度，能反照正性，窮達本始，明會陰陽五行之氣，則而用之，今《周易》六十四卦、六十甲子等是也。故上文云：見之者昌也。人於此七氣之中所有生成之物，悉能潛取資養其身，故言曰盜，則田蠶之類是也。《列子》曰：齊國氏大富，云：吾善為盜也。天有時，地有利，天地之時利盜雨澤之滂潤。陸盜禽獸，水盜魚鼈。吾始為盜，一年而足，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已後，施及州閭。吾盜天地而無殃咎，汝盜人之金帛，奈何無事辜乎？萬物盜天地而生長，國民盜萬物以資身，但知分合宜，亦自然之理。此萬物，人盜之義也。

經曰：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淑真曰：既，盡也，三盜盡食其宜，則三才盡安其位矣。言人但能盜萬物資身以充榮富，不知萬物反能盜人以生禍患。言上來三義更相為盜

者，亦自然之理者。凡此相盜，其中皆須有道，愜其宜則吉，乖其理則凶。故《列子》云：盜亦有道乎？曰：何適其無道也？見室中藏，聖也；知可否，智也；人先，勇也；出後，義也；分均，仁也。無此五德而成大盜者，未之有也。此乃盜中之道。向於三盜之中，皆須有道，令盡合其宜，則三才不差，盡安其位矣。皆不令越分傷性以生禍患也。

劉處玄《黃帝陰符經注·富國安民演法章中》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天生天殺者，春溫和炁，天生於萬物；至秋深金風動，萬物枯槁，天殺也。生殺道理，天無情而自然也。天地萬物之盜天地四時而變通造化，生成萬物。萬物之中所藏天地陰陽之秀炁，萬物所盜秀炁也。萬物，人之盜，人所盜萬物之精，奪天地之秀炁也。泯欲念，清靜保，守命也。人，萬物之盜，人所欲萬物之華景，眼觀五色，耳聽五音，舌餐五味，醉飽腥羶，縱邪生姪喪命，樂極則哀。人若棄世而悟，無情則外物不能所盜也。三盜既宜，所盜無窮至寶造化成形，世之萬斛珠珍，難以酬價買也。三才既安，歸依三聖，教明三乘，玄悟三皇，上運三光，倒推三車，耕透三田，周天三火，爐結三丹，神現三陽，升上三天，真而不朽，生而不滅，盡於物道也，真與道同體則安也。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

其盜機也，萬物之機。所盜天地之炁，天下莫能見，天大恩生莫能知。愚者只知自能養其身，不知天垂恩而養萬民。春種秋收，夏結冬藏，應時霜雪雨露，滋榮萬化。世之知天恩者，性通明達也。君子得之固窮，窮通道，則天地通，天地通則萬化通，萬化通則神通，神通則應機萬變，抱一無離而閭然頤真返朴。小人得之輕命，小人得時，欺謾天地，不敬賢聖，不尊國法，不仁不義，自強他弱，害物傷人，愆極則天報。君子重性得通賢聖，小人輕命失墮傍生。

五 空

綜 述

曾慥《道樞》卷一〇《觀空篇動或不撓，滯或不通，當究其極，以觀五空》：希夷先生曰：欲究空乏之無空，莫若神之與慧，斯太空之蹊也。於是有五空焉：

其一曰頑空。何也？虛而不化，滯而不通，陰沉胚渾，清氣埋藏而不發，陽虛質樸而不止，其為至愚者也。

其二曰性空。何也？虛而不受，靜而能清，惟任乎離中之虛，而不知坎中之滿，扁其衆妙，守於孤陰，終為杳冥之鬼，是為斷見者也。

其三曰法空。何也？動而不撓，靜而能生，塊然勿用，於潛龍乾位，初通於玄谷，在乎無色無形之中，無事也，無為也，合於天道焉，是為得道之初者也。

其四曰真空。何也？知色不色，知空不空，於是真空一變而生真道，真道一變而生真神，真神一變而物無不備矣，是為神仙者也。

其五曰不空。何也？天者高且清矣，而有日月星辰焉；地者靜且寧也，而有山川草木焉；人者虛且無也，而為仙焉。三者出虛而後成者也。一神變而千神形矣，一氣化而九氣和矣，故動者靜為基，有者無為本，斯亢龍回首之高真者也。

四 大

綜 述

河上公《道德真經注·象元第二五》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

亦大。

道大者，包羅天地，無所不容。天大者，無所不蓋。地大者，無所不載。王大者，無所不制。

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焉。

八極之內有四大，王居其一。

王弼《道德真經注·二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混然不可得而知，而萬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不知其誰之子，故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獨立不改，

寂寞無形體也。無物之匹，故曰獨立也。返化終始不失其常，故曰不改也。

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周行無所不至而免殆，能生全大形也，故可以為天下母也。

吾不知其名，

名以定形，混成無形，不可得而定，故曰不知其名也。

字之曰道，

夫名以定形，字以稱可言。道取於無物而不由也，是混成之中，可言

之稱最大也。

強為之名曰大，

吾所以字之曰道者，取其可言之稱最大也。責其字定之所由，則繫於大，大有繫則必有分，有分則失其極矣。故曰強之為名曰大。

大曰逝，

逝，行也，不守一大體而已，周行無所不至，故曰逝也。

逝曰遠，遠曰反。

遠，極也，周無所不窮極，不偏於一逝，故曰遠也。不隨於所適，其體獨立，故曰反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天地之性人為貴，而王是人之主也。雖不職大，亦復為大。與三匹，故曰王亦大也。

域中有四大，

四大，道、天、地、王也。凡物有稱有名，則非其極也。言道則有所由，有所由然後謂之為道。然則是道稱中之大也，不若無稱之大也。無稱不可得而名曰域也，道、天、地、王皆在乎無稱之內，故曰域中有四大者也。而王居其一焉。

處人主之大也。

李榮《道德真經注·二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有物者，道也。名之曰道，故言有物。然道之為物，唯悅唯惚，不可以有無議，不可以陰陽辯，混沌無形，自然而得，故曰混成。自然之理，運之以變化，無形之內，開之以氣象。原其本，則先天地生也。

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混成之道，先天地生。聽之不聞，則寂寥無響，搏之不得，則澹漠無形，喪偶而無對，故言獨立。湛然而常存，故言不改。無處不在，周行也。用之不勤，不殆也。覆載生畜，母之義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強為之名，曰大。

夫有形者立稱，無象者絕名，約通生而為用，字之曰道。無一法而不包，名之曰大。理無名，無名而名，謂之強也。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

逝，往也。即大求之，而不得往也。就往追之，而不及遠也。體之近在於身，故謂之返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道尊德貴，彌羅無外。天能廣覆，無隔於貴賤。地能厚載，不擇於妍媸。帝王控制，通貫於遠近。字育普均於貧富，用各有主，歷言大也。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寰宇之表，自可絕言。形象之中，理生稱謂。雖具萬品，究之唯有四大。

大名既一，用義難殊，欲勸帝王抱式於道德，取則於天地也。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二二《有物混成章第二五》 義曰：

夫限域之域，理自多途。大約有四。其一生化之域，二氣之內，陰陽所陶之所也。其二妙有之域，在二氣之外，妙無之間也。其三妙無之域，居妙有之外，網緼始凝，將化於有也。其四妙無之外，謂之道域，非有非無，

不窮不極也。此域中者，言道之所化自無生有，分別二氣而天地生焉。天

地之中而萬兆形列，而君王統焉。亦如道大而有天地，有天地後有王也。則四大之名遞相統攝，自無入有，自有歸無，終始包含也。況下文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此既遞相法象，則四大互相統攝矣。

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四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

道為天地之始，曠蕩無不制圍，萬物得之則生，士民懷之則尊，故曰道大。天者顛而在上，運動不息，覆物無窮，故曰天大。地者凝而在下，寂然不動，柔順安靜，厚載無窮，故曰地大。王者清靜無為，化被萬物，黔黎之首，不敢與天地道為比，故云亦大也。域中四大，謂道天地王也。域者，限也。夫道大包宇宙，細入秋毫，或超象外，或處域中，自地而上，皆屬於天，不必高遠蒼蒼之謂也。天在地下，地處天內。王者人倫之尊，居九州之間，皆處於域中。故曰域中四大也。而王者參天地之道，秉萬物之權，於四大之中，預其一焉。莊子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帝王之德，配天地，可不慎乎。

董思靖《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解義》卷三四 四大者，疏云：地水火風也。謂四大和合，以成此身，而生神之道，則妙乎萬物，雖復運化四大，而非四大之所能留礙，然亦不可離此四大，以馳心空妙，而外此別求，故云聊以運四大也。

《太上一乘海空智藏經》卷九 善種又言：地水火風四大之中，何大是身？

答言：煩惱身者，非地大生，不離地大；水、火、風大，亦復如是。一切衆生煩惱身者，從四大起，以之為病。是故真土隨之為病。

《太上虛皇天尊四十九章經·法力能捍章第五》 天尊曰：子知悲人，不能悲身。地水火風，假合四大，埏土為器，託炬火中而得堅固。子身猶器，法猶炬火，能捍子身，成不壞質。

孟安排《道教義樞》卷四《五廢義第一二》 又云五塵造四大，四大造五根。今尋由大造，根由塵造，大塵復誰造？尋其本根，竟不可得，皆是顛倒，何有實耶？今順說者，萬法生成二炁，以成五塵，構於五塵，以成五常，四大六家等法，構於五常等法，以成五根。故《消魔經》云：四大暫相寓，五物權時假。《西昇經》云：合會地水火風四炁時，往緣五塵

之法，不取聲塵，餘之四塵，構成五物等也。故金木不生則已，生則洪塵。色自青黃，味自甘苦，然四大六家，並是隨方開義。故六家之內，具有四大之火風，四大之中，亦含五物之水土。此等諸義，並是四塵所成。又合此諸義以為義，以此色廢合彼四心而成人也。四塵者，色、香、味、觸。五物者，金、木、水、火、土。四大者，地、水、火、風也。以勝持為地，潤澤為水，溫煖為火，氣動為風，四氣體通，故稱為大，亦是成物力大。《道門經法相承次序》卷上 何為名四大？一者地大，為人骨肉；二者水大，為人血脉；三者火大，為人溫煖；四者風大，為人冷氣。

王重陽《重陽真人授丹陽二十四真訣》 天有九星，人有九竅。天有四時，人有四大。天有地水火風，人有心精氣身。天有五剛，地有五剛，人有五剛。天有三才，人有三才。

丹陽問：何者天有四時？〔祖師曰〕：春、夏、秋、冬也。〔丹陽問：何者名為〕人有四時？〔祖師曰〕：四肢、四大是也。

丹陽問：何名天有地水火風，人有地水火風？師曰：天有地水火風者，金木水土也。人有地水火風者，心為火、精為水、氣為風、身為土，乃是地水火風也。

牧常晁《玄宗直指萬法同歸》卷三 或問：諸經皆曰道不離身。又曰涕唾精液氣血津，四大一身盡屬陰，則不免老死，然則道在何處？答云：父母未生前本無此身，因有形後所以眼耳鼻舌心、精神魂魄意、老病死苦、喜怒哀樂，集而名一身，分而名四大，假借和合，名之曰人。故謂之陰也。惟有本來真性，一點元陽，名曰谷神，又曰玄牝。在吾身中是以為道，長生不死者此也。

抱樸

綜述

河上公《道德真經註》卷二《還淳第一九》 絕聖

絕聖制作，反初守元。五帝畫象，倉頡作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而治也。

棄智，

棄智惠，反無爲。

民利百倍；

農事修，公無私。

絕仁棄義，

絕仁之見慧，棄義之尚華。

民復孝慈；

德化純也。

絕巧

絕巧者，詐僞亂真。

棄利，

塞貪路，閉權門。

盜賊無有。

上化公正，下無私邪。

此三者，

謂上三事絕棄。

以爲文不足，

以爲文不足者，文不足以化民。

故令有所屬。

當如下句。

見素抱樸，

見素者，當抱素守真，不尚文飾也。抱樸者，當見其質朴以示天下，

可法則。

少私寡欲。

少私者，正無私也。寡欲者，當知足也。

成玄英《老子道德經義疏·絕聖章第一九》 絕聖章所以次前者，

前章明大道既廢，即聖智互興，故次此章勸絕聖智，反歸至道。今就此章中，義分三別：第一明棄絕聖智，利益甚多，以示初學。第二總嘆大乘，

非下機能悟。第三略開要門，進示初學。

第一明棄絕聖智，利益甚多，以示初學。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絕有名之聖，棄分別之智，人皆反本，爲利極多。言百倍者，舉其大數。故《莊子》云：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又田成子以聖智而竊齊國是也。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絕偏尚之仁，棄執迹之義，人皆率性，無復矜矯，孝出天理，慈任自然，反於淳古，故言民復。《莊子》云：仁義者，先王之蘧廬，已陳之芻狗。又云：削曾、史之行，天下皆仁也。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絕異端之巧，棄貪求之利。物各守分，故無濫竊。《莊子》云：擺工倕之指，天下皆巧也。

第二總歎大乘，非下機能悟。

此三者爲文不足，

三者，謂前三絕也。此文是頓教大乘上士所學，其理深遠，不足以教下機也。

第三略開要門，進示初學。

故令有所屬。

屬，謂屬著付屬也。言下機之人未堪大教，故有所屬著，方進學心。所屬之文，即下之四行也。

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見素，去華也。抱朴，歸實也。少私，公正也。寡欲，息貪也。

李榮《道德真經注》 樸，本也。萬境無染，見素也。守一不移，

抱樸也。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一七《絕聖棄智章第一九》 見素抱

樸，少私寡欲。

注：見真素，抱淳樸，少私邪，寡貪欲矣。

疏：欲求絕聖棄智，則常見真素。

義曰：同乎無欲則謂素樸，素樸則民性得矣。無知無欲則合真素，真

素合則聖智之迹絕矣。

疏：欲求絕仁棄義，則懷抱質樸。

義曰：淳質敦樸以守其心，則兼愛之仁裁非之義絕矣。

疏：欲求絕巧棄利，則當少私邪，寡貪欲。

義曰：私邪不汨於性，貪欲不起於心，則淫奢之巧、專冒之利絕矣。

疏：三絕雖於文不足，四行則修身有餘。將欲禁邪於中心，故必取資於內行。

義曰：聖智仁義巧利，此六者行之初以拯物，執之末以妨道。故姦詐盜竊因而生焉。絕而棄之，可復真素。真素已復，乃資內修。顯四行於結成，為真道之要妙矣。夫有迹之聖作，則矜詐之智生。仁起於不仁，義出於不義，孝彰於不孝，慈顯於不慈。能絕有迹有為，自復至慈至孝。斥淫巧則私利息，私利既息，盜賊不生，然後凝旒於樸素之鄉，杜念於私欲之境，人登富壽，國致遐長。此人君行道之效也。若夫心除嗜欲，身蕩浮華，剪銳進之情，鋤耽著之本，六賊不作，三元坦夷，四行克修，久視何遠。此行人修之之效也。

又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注：德雖尊榮，常守卑辱。物感斯應，如谷報聲。虛受不窮，常德圓足。則復歸於道矣。

疏：樸，道也。虛受應物，如彼谷神，真常之德，是乃圓足。足則復歸於樸矣。夫道為德體，德為道用。語其用則云常德乃足，語其體則云復歸於樸。歸樸則妙本清淨，常德則應用無窮。非天下之至通，其孰能與於此？

義曰：既富於德，則合於道。道為德體，則澹寂無為。德為道用，則施行有作。人君以五善之化，誘民於無為，以廣濟之德，積功而合道。故云復歸於樸。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一 道藏於無，故虛者道之舍也。

物累於有，故實者物之積也。人開其天，物實其欲。有形者，形為物役。有心者，心為形使。私欲勝於內，事物奪於外，陰陽為之並毗，天和為之交喪，所謂靈臺太虛之室，蓋已柴塞乎其中，則事物之來，將以通其故而應其感，豈不大謬？谷以虛，故應其聲於無方。鑑以虛，故照其形於無窮。管籥以虛，故能受虛之氣。況心之為物，攝五官以為主，統萬善以為

宗，適感而應，應而不藏，要在於虛。惟虛也復乎無物，合乎無始，謂之抱樸。抱此者也，謂之守一。守此者也，顏子進於是矣。齊心以致一，致一以集虛，入游其樊，至於未始有回，則能盡其性，而愛惡無留情矣。因其固然，付之自爾，心虛故也。冥是非，一好惡，塵累忘，而心虛矣。舉舜用鯀，堯何容心焉，以虛應之爾，何好惡之累？腹之為物，容而無擇，受而不盈，氣之所往，物之所化，俱復於此，出入終始，無有紀極，未始或足也。困於不足，則不能無求。求也不已則殆，故腹要乎實。實則贍足於己，而外無所待。貪求之念絕，而平泰之福至，復何利欲之念哉？好惡之累亡，豈賢之跂尚也。利欲之念滅，豈貨之足貴也。心有所謂之志，志之強也，其嚮無方，則勞於營為，弊精神，役思慮，徇名逐貨，伐功矜能，何有已也。故志要乎弱，則離動而之靜，自有而適無。守雌以復乎無為，守辱以安於至分。自下而不為高，自後而不為先，求復於道，是謂弱志。體之所立，在乎骨。骨之弱也，失已於物，隨變流徙，視彼出入為之行藏，緣彼好惡為之用捨，與物刃靡而不知其非，與物淪溺而不知其返。不能自立，一至於此，故骨要乎強，強則特立而有常，獨立而有造，全天之守，而不遷於物，完天之固，而不喪於人，其動不殆，其行也健，其強不息，日進於道，是謂強骨。聖人之治心，虛而無所分，腹實而無所求，志弱而不營於外，骨強而不遷於物，此所以使民無知而不累於名，無欲而不累於利，全其道遙游而於自得之場，所以返素樸也。有知則心為物役，故多知所以殘於性命之分。有欲則情為物遷，故多欲所以汨性命之情。知復乎無知而無以知為，欲復乎無欲而不見可欲，要在乎有常，故曰常使民無知無欲。

又卷五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御注曰：性命之外，無非物也。世之人以得為榮，以失為辱，以泰為榮，以約為辱。惟聖人為能榮辱一視，而無取舍之心。然不志於期費，而以約為紀，亦虛而已，故為天下谷。谷，虛而能受，應而不藏，德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常德乃足。樸者道之全體，復歸於樸，乃能備道。夫孤寡不穀，而王公自以為稱，故抱樸而天下賓。

臣義曰：聖人虛己以應世，知物之為榮，而不見可欲，其守在辱，而

不爲物先，不爲動始，應於彼而已，故爲天下谷。其體中虛，其應無窮，德至於此，足以瞻足萬物，而不見終始，德之足也。樸者，物之全，道之體也，備道然後可以返樸。

《西昇經·色身章第一九》（宋徽宗注） 老君曰：人皆以聲色滋味爲上樂，不知聲色滋味，禍之太樸，故聖人不欲以歸無欲也。

好色音聲厚味，世俗之所樂也，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口不得厚味，則大憂以懼。殊不知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是三者，身之大患也。然目之暴色，耳之暴聲，口之暴味，皆生於有欲，罪莫大於可欲，而欲者德之累，是以聖人欲不欲，而復乎素樸也。

《通玄真經·守樸》（默希子注） 老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治其內不治其外，明白太素，無爲而復樸，體本抱神，以遊天地之根，芒然彷徨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履真返樸，即遊天地之根。無爲無事，即逍遙塵垢之外也。機械智巧，不載於心，審於無假，不與物遷，真性已著，外物不移。見事之化，而守其宗，心意專於內，通達禍福於一，守本不易，見化無疑，禍福素冥，升況何累也？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脩然無心。不學而知，弗視而見，弗爲而成，弗治而辯。知於無知，見於不見，爲而不爲，辯於不辯，明無知爲真，知知之爲僞，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影之效，動之如光，流而不滯。靜之如影，處而隨意。以道爲循，有待而然，廓然而虛，清靜而無，廓然獨處，忽若有待；泛然不係，實亦無謂。以千生爲一化，以萬異爲一宗，千生雖殊，同乘一化；萬形各異，同出一虛。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用，內保湛然，外無役用。守太渾之樸，立至精之中，含真育神，樸渾精粹。其寢不夢，絕諸想也。其智不萌，無他慮也。其動無形，神用微也。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精神之所能登假於道者也，今以存爲亡，以生爲死者，謂墮體黜聰，離形去智。故能出入無間，役使鬼神，是登假於道也。使精神暢達，而不失於元，元者，精氣也。日夜無隙，而與物爲春，如陽春之照萬物，豈有遷際者也？即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非假他術，唯心契道。故形有靡而神未嘗化，形有同無，神無常有。以不化應化，千變萬轉，而未始有極，唯不化者能化，故隱顯無窮，變化無極也。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故生生者未嘗生，其所生者即生化，化者未嘗化，其所化者即化。萬物受生化，不

得不生化。故淪於無形，天地不生化而能生化。故所以常生常化。此真人之遊也，純粹之道也。言純氣精妙，遊於不生不化之途，故曰真人。

《太上妙法本相經綜說品》 道言：夫修道之子，宜於六直，抱其質樸，寧端慤忠而取短，終不智辯而揚德。是以聖人不矜不長，不顯不鄣。何以故？自伐則無功。自矜則不長，自是則不鄣，自辯則不顯。是故聖人不高不大，故能成其大，不顯不彰，故能成其德。故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侯王所以孤寡不穀，以卑謙爲本；江海所以百谷王，以善居下。夫爲九重之臺，非寬基不崇，欲規萬石者，非千畝不得。是故大器晚成，大辯若訥。晚成者凡夫至於道，若訥者不自曜其德。是以六直者道之元，卑謙者仙之本。所以者何？百仞之高始於足下，爲山之功起於一匱。故下者高之本，柔弱者真之根。深其根，固其蒂，老而不衰。愛其言，護其炁，終身不夭；和其光，同其塵，神不離身；順其真，信其道，故能成其真。聖人何以成其真？以修真不離其真，故能成其真。

抱一

綜述

河上公《道德真經注·能爲第一〇》 載營魄，

營魄，魂魄也。人載魂魄之上得以生，當愛養之。喜怒亡魂，卒驚傷魄。魂在肝，魄在肺，美酒甘肴傷人肝肺。故魂靜志道不亂，魄安得壽延年也。

抱一能無離乎？

言人能抱一，使不離於身，則長存。一者，道德所生，太和之精氣也，故曰一。一布名於天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正。人爲心，出爲行，布施爲德，總名爲一。一之爲言，志一而無二也。

敦煌本《老子道德經想爾注》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

魄，白也，故精白，與元同色。身爲精車，精落故當載營之。神成氣

來，載營人身，欲令此功無離一。一者道也，今在人身何許？守之云何？一不在人身也，諸附身者悉世間常僞伎，非真道也，一在天地外，人在天地間，但往來人身中耳，都皮裏悉是，非獨一處。一散形爲氣，聚形爲太上老君，常治崑崙，或言虛無，或言自然，或言無名，皆同一耳。今布道誠教人，守誠不違，即爲守一矣。不行其誠，即爲失一也。世間常僞伎指五藏以名一，瞑目思想，欲從求福，非也，去生遂遠矣。

成玄英《老子道德經義疏·載營魄章第一〇》抱一能無離，抱，守也。一，三一也。離，散也。既能拘魂制魄，次須守三一之神，虛夷凝靜，令不離散也。

又《曲則章第二二》曲則全，屈曲隨順，不忤物情，柔弱謙和，全我生道。故《莊子》云：吾行却曲，無傷吾足。此一句忘違順也。

枉，濫也。體知枉直不二，故能受於毀謗，而不伸其冤枉，翻獲正直也。此一句忘毀譽。

窪則盈，

窪，下也。謙卑遜讓，退已處下，不與物競，故德行盈滿也。此一句忘高下。

弊則新，

弊，辱也。能處鄙惡弊辱而不貪榮寵，即其德日新。此一句忘榮辱也。

第二明妙體一中，爲物楷式。少則得，多則惑。

少者，謂前曲全等行，不見高下，處一中也。多謂滯於違順等法，不離二偏也。體一中則得，滯二偏故惑也。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是以，仍上辭也。抱，守持也。式，法則也。言聖人持此一中之道，執範羣生，故爲天下修學之楷模也。

李榮《道德真經注·二二章》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外順於內，內養於神，物我無傷，全也。屈已從人，身不失道，直也。謙退處下，窪也。混而不濁，新也。理本是一，故言少。忘言契理，故言得。有爲爲境羣典百端，多士逐欲情亂，滯教生迷。故言惑也。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一，道也。聖人懷道，故言抱一。動皆合理，可以軌物，故言式也。

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二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道家以陽神曰魂，魂樂生，陰鬼曰魄，魄好殺，魂則遊，魄則靜。《白虎通》曰：魂者云云也，營者不定貌，故謂魂爲營也。舊說載，乘也。營，魂也。又謂營，護陽氣也。魂爲陽精，魄爲陰靈。陽精喜動遊，故仙書有拘留之術。陰靈喜浮惑，故仙書有制伏之法。使其形體常乘載陽精、陰靈，抱守太和純一之氣，令無散離，永保長年矣。夫道之抱一如鑑之含明，明豈離鑑乎。此教人養神也。今解曰：人欲抱一之術，當令心無散離，若無散離者，即是乘載魂魄抱守純一之道也。能如嬰兒乎。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載營魄章第一〇》抱一，能無離乎？

御注曰：天一生水，於物爲精。地二生火，於物爲神。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守而勿失，與神爲一，則精與神合而不離。以精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精全而不虧，神用而不竭，形生而不敝，如日月之麗乎天，如草木之麗乎土，未嘗離也。竊嘗申之，人之生也，因精集神，體像斯具，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而世之愚者，役已於物，失性於俗，無一息之頃，內存乎神，馳無窮之欲，外喪其精，魂反從魄，形反累神，而下與萬物俱化，豈不惑哉？聖人則不然，載魄以通，抱一以守，體神以靜，形將自正，其神經乎太山而不變，處乎淵泉而不濡，孰知其所始，孰知其所終，故曰聖人貴精。

臣義曰：道生一，一者，水之生數也，精之所本，故天一之水爲精。一生二，二者，火之生數也，神之所出，故地二之火爲神。二兀之炁，混於太虛，氣本無形，精因以生，精固於一，神集乃全，一精集神，而神用不竭，以神御形，而形生不敝。故精者生之本，一者精之數。精固而不搖，則復乎一，一抱而不離則精全，精全則神全，神全則合乎變物，而上

與造化者遊。其靜也體道，其作也契理，孰究其終始。彼汨於多欲，與接爲構，喪精失靈，神蔽於形，魂載於魄，淪於幽，陰沉爲下愚而天理滅矣。惟抱一不離者，雖涉萬變，而神全於一。

又《曲則全章第二二》少則得，多則惑。

御注曰：道要不煩，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以支爲旨，則終身不解，茲謂大惑。

臣義曰：道德性命，不離於致一，事物云爲，其來萬緒。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御注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惟天下之至精，能爲天下之至神。聖人抱一以守，不搖其精，故言而爲天下則，動而爲天下法。

臣義曰：少則得乎性命之理，多則惑於事物之變，是以聖人抱一，而不離於情，體道盡性，而玄同物我，而爲式於天下。

李嘉謀《元始說先天道德經註解·第三章五十二言》妙一，元一，神一，三一同。真妙一不散，無爲變化，真元自然。

妙非妙，元非元，神非神，何以故，同一真。故真同不散，故變化不測，而猶自然也。

見一，守一，抱一，入吾元一。

必先見一於無所不一，然後能守一。必能守一於無所不一，然後能抱一。若不能見則不能守，不能守則不能抱，不能抱則不能入矣。故一以見爲先，苟於物不見一，則短長相害，物我交違，又安能守而不失乎。

吾太上，元始、妙定，真一、太一，元始之尊號，得之者真。

元始、妙定，即釋氏所謂涅槃也。《楞伽》謂涅槃與空無別有誼，此即真一、太一之謂也。

《西昇經·虛無章第一五》（宋徽宗注）老君曰：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

《道深章》曰：道深甚奧，虛無之淵。言道爲虛無之本也。《道經》

曰：道法自然。言道降而下，法自然也。於此言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何也？蓋言虛無，則自然在其中矣，言自然，則道在其中矣。別而言之，裂一爲三，合而言之，貫三爲一，自其無所有，則曰虛無，無所因則曰自然，偶而應之，則曰道，烏有先後之殊哉。

道生一，一生天地，天地生萬物。

易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萬物抱一而成。

萬物以精化形，一者精之數也，原其始，則得一以生，要其終，則抱一而成。

又《道虛章第二〇》天者受一氣，蕩蕩而致清，氣下化生於萬物，而形各異焉。

大易既判，天得一以清，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皆其所資始，《列子》曰：天地氤氲，萬物化生。

是以聖人知道德混沌玄同也，亦知天地清靜皆守一也，故與天地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體，而後天道盛矣。

德總乎道之所一，渾渾沌沌，終身不離，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也，天得是，故無爲以之清，地得是，故無爲以之寧，聖人誠能兩間，天道雖遠，見之以心，故明於天而同乎無知，通乎道而合乎無體，與天爲徒，與道爲一，而道興乎世矣。

以制志意而還思慮者也，去而不可逐，留而不可遣。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持其志，無暴其氣，將返其性情而復其初，則出思不思，而思出於不思矣，來者勿禁，往者勿止，不將不迎，應而不藏，雖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易》曰：天下何思何慮。

遠者出於無極之外，不能窮也，近在於己，人不見之。

四海雖遠，治之在心，反求諸己，萬物咸備，然道在邇，而求諸遠，是猶目之明，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也。

是以君子終日不視不聽，不言不食，內知而抱玄。

《傳》曰：內視之謂明，反聽之謂聰。不視不聽，則目無所見，見曉於冥冥，耳無所聞，聞和於無聲也。《易》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不言不食，則默而識之，終身不言，未嘗不言，無饑渴之害，味人之所不味也。凡此無他，復以自知抱一而不離故爾。

夫欲視亦無所見。

聖人見道不見物，而視人所不視。《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經》曰：聖人爲腹不爲目。

欲聽亦無所聞。

聞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豈聽之以耳哉，仲尼所以六十而耳順。

欲言亦無所道。

縱口之所言，更無利害，故有謂無謂無謂有，而遊乎塵垢之外。

欲食亦無所味。淡泊寂哉，不可得而味也，復歸於無物。

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味，味者道也，真人其食不甘，以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也，惟返其性情而復其初者能之。《道經》言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繼之以復歸於無物，與此同意。

若常能清靜無爲，氣自復也。返於未生，而無身也，無爲養身，形體全也，天地充實，長保年也。

虛化神，神化氣，道之委也，氣化神，神化虛，道之用也。蓋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惟持其志，無暴其氣，則虛而物不能汙，靜而物不能雜，淡而無爲，將見氣合於神，神合於無，遊乎物之初，外形體而無有矣。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所以全其形骸，與天地齊其長久。《莊子》曰：無爲則命。命者，憂患不能入，年壽長久矣。

任照《黃帝陰符經註解》 故學者抱真守一之道，要在歸根，可以長存。歸根者，復元炁之本也。《莊子》云：通於一而萬事畢。所謂致一則不二，抱一則不離，守一則不遷。惟其不二則能致一也，惟其不離則能抱一也，惟其不遷則能守一也。故守一之道，要在心不放逸，則性自靜而神自恬，德自全而道自集。蓋神仙抱一之道始因黃帝見皇人，曰：博聞有真一之神，可得聞乎？皇人大驚曰：子在民間，安得聞此？乃上皇主錄首篇，恐文繁不欲具注，但討皇人《三一圖經》閱之，即知抱一守道之詳矣。

翁葆光《紫陽真人悟真篇直指詳說三乘秘要·神仙抱一之道》 夫神仙抱一之道者，乃聖人運火功圓之時也。形化純陽之氣者，身投僻陋之隅，面壁九年，抱一以空其心，心定神化，與道冥一。讚曰：道爲性命，本性是心源。心性同體，變化無邊。百姓日用，亦曰自然。若能了悟，忘

象忘言。虛心實腹，抱一而還。功成九轉，乃得神仙。此其旨也。夫九轉者，九年也，九乃陽之極數也。一者，道之強名也。抱者，抱無所抱也。神仙當此之時，臙肢體，黜聰明，離凡聖，齊物我，毋固毋必，無取無捨，心鏡如一，逍遙自在，故得泰定，發乎天光。九載功圓，則無爲之性自圓，無形之神自妙。神妙則變化無窮，隱顯莫測。性圓則慧照十方，靈通無破，故能分身百億，應顯兄方。而其至真之體，處於至靜之域，闕然而未嘗有作者，此其神性命俱與道合真矣，故謂之神仙抱一之道也。

佚名《丹經極論》 夫神仙抱一之道者，上天所祕也，世人不可得之，乃太一含真之元。太一者，太極、太淵之源，是虛無鍊神之道。一者炁也，人能行太一真炁，與我真氣相濟，包含太和，久而鍊之，乃爲大丹。丹者，純陽也，陽者，天道也。故神舍道聚則成形，散則成炁，故與道相通者，道養炁。養神者，保和天道也，故曰精氣相濟，久而鍊用，是謂純陽鍊形。火者陽也，息者風也，以風吹火鍊形，神形俱妙，故曰鍊形鍊形者，先須存心於內，真炁冲和，乃丹陽炁純粹之精，運行不息，昇沉往還，周而復始，包含萬類，故乃丹陽也。天炁降而復昇，地炁昇而復降，天之陽晶爲日，地之陰晶爲月。若得斗柄之機，自然幹運日月，運行而無休息，乃純陽鍊神之道也。修丹之士，採日月之精華，合陰陽之靈炁，周星數足，陰陽終盡，歸功土德，而神精備矣！

曾慥《道樞》卷六《虛白問篇》 純粹子因曰：《陰符》不云乎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方，何謂也？

奇士曰：抱一者，煉神也。《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者，水也。天生神水妙化之基，《易》所謂天一者也。真一子曰：此真鉛之精，天地之根，陰陽之祖也。萬類賴之生成焉，千靈乘之舒慘焉。夫能抱一守中則神氣不散，名真人矣。昔者，黃帝得天皇真一之經而不達其旨，乃見皇人於峨眉之山而問焉。皇人曰：真一者，在北極太淵之中，其前有明堂，其下有絳宮，於是華蓋金樓，左杓右魁，龍虎分衛焉。不奪不與，一安其所；不遲不疾，一人其室；能暇能豫，一乃不去；守一居真，乃得通神；節飲約食，一乃留息。故知一者非難也，守之而勿失者爲難也。

又卷一九《崇真篇丙丁爲性，壬癸爲命；學而窮理，乃識其正》 崇真子

晉道成也曰：存三守一者，學道之要也。三者何謂也？精也，氣也，神也，吾所謂真三寶者也。抱一者何謂也？抱守元陽真氣也。神本在心，屬於南方丙丁之火。心中有性，性屬於陽焉。腎者能生元陽真氣，泄而為精，秘而為真氣，屬於北方壬癸之水。水為命，命屬於陰焉。夫能知存三守一之道，使氣守精，精守神，神守氣，久而神定氣和，仙道可成矣。

又卷二七《金液龍虎篇》 道有三，其上曰抱一。抱一者，聚五行為一。天地至精，陰陽匹配，夫婦相乘，煉精採氣。其採有日辰，其取有時，用八卦以增減火候焉，用水火以既濟其用焉，煉之數足，是為飛仙之品矣。其中曰富國安民。富國安民者，擒龍於深潭，伏虎於坎戶，按八卦之藥，聚於九宮，於是九還七返焉。其下曰強兵戰勝。強兵戰勝者，神交體不交，關鎖其下，永鎖丹田焉。夫能明三五一者，修煉五行之精氣，送在於元宮，用火候以鍛之，功成九轉，可以返本還元矣。

大還丹者，何也？五穀之精氣也，煉之可以長生矣。三五一者，何也？三者，三才也，神、氣、精也。五者，五行也。五行之中，精、血、氣合和而有五味，五味之中取五穀之精者也。《陰符》所謂五味可以長生者乎？五穀能盜人而死，而人不能盜五穀之精，為可嘆也，一者聚五行於元宮，用火候煉之，而成真一者也。

貴柔

綜述

嚴遵《道德真經指歸·至柔章》（谷神子注） 夫響以無聲不可窮，影以無形不可極，水以淖弱貫金石、沈萬物，地以柔順成大功、勝草木。舌耳無患，角齒傷折，由此觀之，柔者弊堅，虛者馳實，非有為之，自然之物也。理數必兩，不得不然。斯事物之自然，非道體之自然。是以地狹民少，兵寡食鮮，意妙欲微，神明是守，與天相參。視物如子，德盛化隆，恩深澤厚，吏忠卒信，主憂將恐，累柔積弱，常在民後，被羞蒙辱，國為雌

下，諸侯信之，比於赤子，天下往之，若歸父母。人物同欲，威勢自起，強者不能凌，大者不能取，終始反覆，強弱變化，天地為助，神明為輔，時至不制，為天下主。夫何故哉？以道柔弱，而體微寡也。

又《天下有始章》 為之行，絕言滅慮，積柔體弱，反於無識，誅暴救寡，與神同化，無敵之不勝，無事之不為，知力不得加，天下不能謀。守柔曰強也。

又《柔弱於水章》 道德所包，天地所載，陰陽所化，日月所照，物類並興，紛繆雜亂，盛衰存亡，與時變化。積堅者敗，體柔者勝，萬物之理，自然之稱也。是故水之所以能觸石貫金，崩山潰堤，周流消息，淪於無賁，廣大無窮，脩遠無涯，明不可蔽，強不可加，濁而能清，少能復多，危能復寧，疾能復遲，與時變化，死而復生。浸濡萬物，養育羣形，布施而不費，贍物而不衰，注四海而不有功，配天地而無以爲，優遊臺釐之內，翱翔九野之外，澤及蒼天之上，槃積黃壤之下，強扶天地，弱沉毛羽，微積集少，以成江海。上下無常，終而復始，進退屈伸，近於道者也，以其形體柔弱，動靜待時，不設首嚮，和淖潤滑也。故百工之治，殊事異方，漚爛金石，破堅折剛，平微正妙，解緩羣形，和調五味，蕩滌臭腥，攻堅陷大，非水不行。所謂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夫何故哉？衆物態能，莫之與雙也。故水之滅火，砥之利金，角齒傷折，舌耳無患，卑損制驕暴，雌辱勝大怨，天下莫不知，世俗莫不聞，皆用私心不已，莫有能行。夫水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也。故言為禍匠，默為害工，進為妖式，退為孽容，勞而無德，苦而無功，長去昭昭，久陷冥冥，大變為小，存化為亡。

成玄英《老子道德經義疏·知雄章第二八》 第一明去剛取柔，是行人要徑。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蹊。

蹊，逕也。雄，陽，是剛躁之名。雌，陰，是柔靜之義。知雄躁剛猛，適歸死滅。雌柔靜退，必致長生。故棄雄而守雌，可為天下之要逕。

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離，散也。嬰兒譬無分別智也。言人常能守靜，則其德不散，故能復於本性，歸無分別智也。

又《天下章第五二》 第三泛舉空有定慧解行法門。

見小日明，

見，觀照也。小，微細之名也，即至妙之理也。言行人但能照於妙境，慧智日日增明，故上經云觀其妙也。

守柔日強。

既能見小，即智慧增明，復能用道，謙和柔弱，故其德業日日強盛也。夫學道之初，有定有慧，有行有解。見小即是慧解之門，用柔即是定行之術。故六度之中，即有行有解。前五五行，後一是解。解則是慧是空，行則兼空兼有。而以空導有，以有資空。欲明資導之能，故言用柔見小也。

又《江海章第六六》 第一舉譬以表虛忘。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王，往也。百谷猶百川也。言江海所以為百川之所往者，以其善在下之地也。人能退身謙下、虛柔容物者，亦為蒼生之所歸也。

故能為百谷王。

此結成其義，故經云海為百川王也。

第二法說用彰謙退。

是以聖人言：欲上人，以其言下之；

欲令一切衆生居己之上，所以言說柔和，恒自謙下也。

欲先民，以其身後之。

欲令衆生在己先度，所以退身居物之後。故經云：一切未得度，我不有望。前則處下而反高，此則守退而翻進也。

是以處上而民不重，

聖人恬漠無為，少私寡欲，故處民之上為君，而使民輕徭薄賦，無重勞也。又解云：聖人恩覃於萬物，故百姓戴荷而不辭。

處前而民不害。

處物之前而為君主，遂使民歌擊壤，宇內清夷，利物弘多而無損害。又解云：聖德遐曠，百姓樂推，懷荷恩澤，豈敢傷害。

第三結歎柔弱之能。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無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所以百姓樂推在前不厭倦者，只為善能謙和，不與物爭故也。既違順平等，是非永息，誰復與不爭者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李榮《道德真經注·七八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莫之能先，其無以易之。

觀之於一切，總之於萬有，柔弱之至者，水之為最也。銷之金石，破之丘陵，無能過水，水最勝也。破堅強法水，既為勝，故不可易之。理國者若能以謙為德，以道為用，必可破之於強敵，摧之雄而道最為先，故無易於道也。修身者能守唯柔之至道，自破剛強之人我，解宅虛靜之至理，妙絕是非之交爭。唯道為勝，無以代之也。

故柔勝強，弱勝剛。

此結上文。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多好剛強，少存柔弱，不能謙退，競處物先。

趙志堅《道德真經解義·人之章第三九》 人之生柔弱，其死堅強。

生有和氣，則筋骨和柔。及其死，和氣去身，則肢體堅硬。舉死對生，以明柔弱勝，強勇者劣。

萬物草木之生柔脆，其死枯槁。

言萬物者，兼通有識。人及草木，氣絕體並堅強，生全形例柔弱。此

喻說也。下六句二。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夫堅剛之性，無往不為，或剛勇凌人，或強奪潤己，志唯在得，無所怯懼，雖危必履，縱強亦凌，此謂行屍之人，與死者為類。行柔弱者，身雖未免於死，行與長生者同，此當正說。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

此舉兩事為證。兵強者，衆來攻之，故滅，而不勝也。木強者，泥瓦壓之，故折也。

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兵強者，衆攻之，力強者，衆伏之，故居下。柔弱者，德之至，身危則衆濟，體和則衆推，故處上也。

又《天下章第四一》前明天道平均損多益少，此明水性柔弱利下攻強。非剛是

柔，義味爲次有三別，初明以柔破剛在用無易，次明理事昭朗人不知行，後明容非致福愚人不信。五句一《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

萬物之中，至柔至弱者，無過於水。此明水體，使爲道者法之。

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堅強者，山石之類。水之爲用，穴石崩山，餘物不及。體則無累，用則有功。體用兩能，在物無易，此明用也。在人堅強者，煩惱也。柔弱者，道心也。欲破煩惱，唯有道心能之，不可以他物代易。下四句二。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剛謂煩惱，爲道心所銷，故心勝也。人我強梁，被柔弱之行摧伏，故強劣也。此皆目驗可見，衆不能知者，愚也。或有知而不能者，無信心也。下六句三。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老君引古聖法言以勸今，垢謂惡言謗讟，不祥謂非罪加身，則萬方有過，在余一人是也。爲下柔弱，志在謙虛，而能容受垢謗，故得位居公侯，爲社稷之主。能受不祥，其德彌大，得爲皇帝主。六合欽風，其道學之流，虛懷若谷，近爲人天化主，遠則真聖法王。正言若反。

向說柔弱攻堅受垢而爲王者，皆是合道。正言信實非謬，但爲常流所聞，將似反俗。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一《敘經大意解疏序引》第十九，教人修身曲己則全，守柔則勝。經云：曲則全。又云：柔勝剛，弱勝強。又云：柔弱勝剛強。又云：柔弱者生之徒，剛強者死之徒。又云：強梁者不得其死。

又卷二四《知其雄章第二八》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

疏：知，辯識也。雄，剛躁也。雌，柔靜也。夫物貴全和，法求中道。雄則過亢，雌則卑弱，俱未適中於善行，必當緣篤以爲經。故知其雄躁，則當守其雌靜。守其雌靜，亦當知其雄躁。守雌則可知雄則敗，敗則妨行，持戒守雌。能守雌柔，是爲謙德，物所歸往，如水歸谿矣。

義曰：夫於內修也，辯識剛躁，知必敗傷，故以雌柔之道制之矣。

亢，極也。篤，厚也。性剛躁而雄則多亢極，亢極則尤過生焉。所以厚其柔靜之心，制其雄剛之性，乃無亢極之敗。谿者，衆流所歸，以其謙下故也。人謙下則物歸，地謙下則水聚。上清有唯一之道，又有三奔五雌之法，皆柔弱其志，和靜其神，以致長生也。理國以謙靜，則萬物從順，如水之赴谿矣。

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注：雄者患於用壯，故知其雄，則當守雌。謙德物歸，是爲天下谿谷。則真常之德不離其身，抱道含和，復歸於嬰兒之行。

疏：知雄守雌，是爲善行，物所歸往，爲天下谿。能如此者，則真常之德曾不離散。常德不散，即是全和。全和之人少思寡欲，泊然未兆，乃如嬰兒。故云復歸於嬰兒也。

義曰：理國在於謙靜，理身在於雌柔，萬物順從，衆德歸湊，則常享其祚，克全其身。嬰兒者，未分善惡，未識是非，和氣常全，泊然凝靜，以喻有德之君、全道之士。其德若此，乃合道真。理身則神所歸，理國則民交會之也。

又卷三一《昔之得一章第三九》

義曰：孤、寡、不穀，皆非美稱，侯王以謙下爲基，故自以不善不美爲己之號，而稱之也。自牧，《易》謙卦云：謙謙君子，卑以自牧。牧，養也。矜，誇也。大此明居人上者，以謙柔爲本，卑讓爲基，故經云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此其謂歟。古人有言曰：有道之君以樂樂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衆悅而身安，樂身者衆怨而身殞。理國理人之主，得不戒哉。

又卷三二《反者道之動章第四〇》

義曰：道先柔弱，俗貴強梁。柔弱爲保生之徒，強梁爲取敗之本。經云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執此以訓，使人棄強守柔，捨躁歸靜也。【略】理身者體柔順之道，去剛強之心，久而勤之，長生何遠乎？

又卷三三《道生一章第四二》吾將以爲教父。

注：吾見強梁者亡，柔弱者全，故以此柔弱之教，爲衆教之父也。

疏：父，本也。此句結修學之元。老君舉強梁者亡，以之爲戒，柔弱者全，以之爲勸。以爲教父者，父爲子本，言吾將此柔弱之教爲衆教之

本。如子之於父，故云以爲教父。

義曰：父者，尊也。柔弱必全，尊於衆教。衆教之末，謙柔爲先。故《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言尊者能謙光而益明，卑者能謙不可踰越。《禮》曰：傲不可長，慎以避禍，恭以遠耻，敬讓以行。皆謙慎之旨也。《尚書》曰：顧而恭，慤慤而恭恪也。柔而立。和柔而立事也。《詩》云：靖恭爾位，守柔敬也。《春秋》曰：使之以和，臨之以敬，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教之以務，閑之以義。經曰：兵強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此衆教之中皆以柔弱謙敬爲本也。爲教之父，豈虛也哉？理天下，修其身，守柔行謙，無思不服矣。

又卷三七《天下有始章第五二》 守柔曰強。

注：守柔弱則人不能加，可謂強矣。

疏：守柔弱之行者，處不競之地，人不能加，同道之用。能如此者，可謂之強。

義曰：力強者人折之，智強者人害之，勢強者人謀之，氣強者人制之，德強者人伏之。守弱體柔，不犯於物，其德如此，可謂之強。如道之用，孰敢害之也？

用其光，復歸其明。

注：見小則明，守柔則強。若矜明用強，將失守柔見小之義。故當用光外照，復歸守內明，則長無患累矣。

疏：光者，外照而常動。明者，內照而常靜。由見小守柔爲明爲強，不矜明而用強，故雖用先外照還歸內明，此轉釋見小守柔之義，使息外歸內，故曰復歸其明。

義曰：外明者，其照有極，謂五里之外牛馬不辯也。內明者，其照無窮，謂一心密照則遠近皆察也。所以外則萬境所牽，勞神傷性，內則重玄默悟，造靜歸根。復其內明，幾乎道矣。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注：遺，與也。言還守內明，則無與身爲殃咎者。如此，是爲密用真常之道。

疏：遺，與也。殃，咎也。言用光照物，於物無著，還守內明，不自矜耀，守母存子，反照本源，自無殃咎。是謂襲常者，密用曰襲，能察微

遠害，守柔含明，如是等行者是謂知子守母，密用真常之道。

義曰：既了復明內照之理，故無殃累及身。殃累不侵，真常密契矣。理國若矜其外照，察察繩非，其政益煩而人益亂。復能見微防患，謙己守柔，晦智含輝，任賢垂拱，三五之理，夫何遠哉？

又卷三九《含德之厚章第五五》 義曰：含德必任氣而柔弱，益生則使心而強梁。柔弱合於真常，強梁乖乎修鍊。理國亦以柔和爲上，不以強大爲能。棄柔任強，喪身敗國矣。

牛道淳《文始真經注·九藥篇》 關尹子曰：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

極有智者，可以燭理通法，而智果實不足以周濟萬物，既知如此，未若如愚韜晦契道也，故云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也。極能辯者，可以自明事理，以此知辯果不足以曉喻天下人物，不如若訥養氣神也，故云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也。極勇有力者，可勝十人百人，以此知勇果不足以勝天下人物，未若如怯弱謙卑柔和而養德也，故云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也。此章明治智辯勇之病也。

【略】

關尹子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真空窈冥，不可以智知而識識，故能困天下大智之人也，了道之士，默默韜晦如愚，世有智者不可得而知也，故云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也。道本無名，不可得而言辯，而天下言辯者，於此窮而無辯也，了悟道者難以告人，未若如訥不辯言也，故云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也。了悟妙道，以無爲清靜保內，以謙卑柔弱不與物爭保外，天下有好爭者，莫能與不爭者爭，如此則天下無敵也。以不爭之德，能伏天下勇力之人，不在於爭也，故云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也。怯者，柔弱也。此章明治不能忘智辯勇力之病也。

宋徽宗《冲虚至德真經義解·黃帝下》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己若者；柔，先出於己者，先不己若者，至於若己，則

殆矣。先出於己者，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彊勝不若己，至於若己者剛；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柔弱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

積衆小不勝爲大勝者，惟聖人能之。老子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蓋有以易之，則徇人而失己，烏能勝物。唯無以易之，故萬變而常一，物無得而勝之者。此之謂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一者易知，而人未之知者，此《老子》所謂柔之勝剛，弱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者是也。彊，先不己若者；柔，先出於己者。先不己若者，至於若己，則殆矣。先出於己者，亡所殆矣者。蓋道與世抗者，必遇其敵；懦弱謙下者，馳騁天下之至堅。正謂是也。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者，謂由一身以達之天下，必若柔弱之徒，乃能勝任也。爲其不求勝物而自勝，不假任人而自任故也。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故曰兵彊則滅。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彊則伐而共之矣，故曰木彊則折。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陽以發生爲德，陰以肅殺爲事。方其肅殺，則沖和喪矣。故曰柔弱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

徐靈府《通玄真經注》卷一《道原》 老子曰：得道者志弱而事彊，心虛而應當。志弱者柔，柔安靜，藏於不取，行於不能，澹然無爲，動不失時，得者，謂無爲。無爲之道，因物所宜，動合得其時。故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聚塵成嶽，積流成海。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力無不勝，敵無不陵，虛心前物，是無力而彊，所之皆遂，無敢陵侮也。應化揆時，莫能害也。動與道遊，物何能害。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彊者必以弱保之，積柔即剛，積弱即彊，觀其所積，以知存亡。知剛知柔，厥德允修；知存知亡，其身必昌。彊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彊者不可勝，弱者不可陵，是行柔之道也。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言不可輕侮，或更勝於己。故兵彊即滅，木彊即折，革彊即裂，用彊者，故材不全也。齒堅於舌而先斃，觀夫齒舌之理，可察剛柔之道，是剛者無斃，柔者獲全矣。故柔弱生之幹也，堅彊者死之徒，事勢相召，死生可驗。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持後則

不屈也。夫執道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何即不失所以制人，人亦不能制也。謂握夫化機，人莫能知。先之則人不拒，後之則雅合其宜。先後俱制，動靜無爲，此執道耦變也。所謂後者調其數而合其時，時之變則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夫事有適然，物有成敗，機危之動，間不容息，在於調數候時，期於適中不可失。日迴月周，時不與人遊。謂去速也。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貴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故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聖人不重積其實，而貴全於道。惜光陰不駐，時運難遭，舉事成功，不可失也。守清道，拘雌節，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安徐以定，功大靡堅，不能與爭也。故體清靜，守雌弱，攻天下之彊者，其時不爭乎。

又卷三《九守·守弱》 老子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爲家，以萬物爲畜，懷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即氣實而志驕，矜其大者，雖大必亡；憂其危者，雖危必存。大者用兵侵小，小者倨傲凌下，恃彊者亡，凌下者滅。用心奢廣，譬猶飄風暴雨，不可長久。明彊不可恃，暴不可久。是以聖人以道鎮之，執一無爲，而不損沖氣，唯聖人知彊暴不久，故鎮以道德，一以好憎，則和氣不傷，太平可至。見小守柔，退而勿有，不可光大。法於江海，江海不爲，故功名自化，弗彊，故能成其王，言聖君有功不居，民自從化，有德不宰，物自歸往也。爲天下牝，故能神不死，神者，淪九幽之不昧，騰三清而不皎，本乎無始，豈曰有終也？自愛，故能成其貴，萬乘之勢，以萬物爲功名，權任至重，不可自輕，自輕則功名不成。夫聖人以萬物爲貴。今輕萬物，是輕其身；輕其身，是輕天下。輕天下，物不歸矣。夫道大以小而成，多以少爲主，道以小而成大，物緣衆而宗之，一也。故聖人以道莅天下，柔弱微妙者，見小也，儉嗇損缺者，見少也，見小故能成其大，見少故能成其美。有天下者，不遺小國之臣，故能成其大。治身者，不棄片善之益，故能歸其美也。天之道，抑高而舉下，損有餘，補不足，天道惡盈而益謙也。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聖人卑謙清靜辭讓者，見下也，江海以容納爲大，聖人以謙濟爲尊。虛心無有者，見不足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能成其賢。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彊梁者死，滿日者亡。保虛柔者久存，矜奢溢者速亡。飄風暴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飄風暴雨行彊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彊梁之地，故不得不奪。是以聖人執雌牝，去奢驕，不敢行彊梁之氣，執雌牝，故能立其雄牡，不敢奢驕，故能長久。唯人不驕侈，執雌

牝而英雄，歸之爲羣雄之王也。

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故聖人日損，而冲氣不敢自滿，日進以牝，功德不衰，天道然也。天道惡盈而好謙，故唐虞法之而成大人。道惡暴而忌驕，故桀紂忽之以致亡也。人之情性，皆好高而惡下，好得而惡亡，好利而惡病，好尊而惡卑，好貴而惡賤，衆人爲之，故不能成，執之，故不能得。是以聖人法天，弗爲而成，弗執而得，衆人隨俗，好尊高，惡卑下，故欲高而不能自高。聖人法天，不好尊高，不惡卑下，故不尊而自尊，不高而自高也。與人同情而異道，故能長久。晦其光，同其塵。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卮，其冲即正，其盈即覆。其器今亦有之，以存至戒。故知虛則自全，盈不可久。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天道有盈虧，人道有盛衰，或始吉終凶，或前樂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任智則太察也。多聞博辯守以儉，縱辯則害正也。武力勇毅守以畏，恃勇則輕也。富貴廣大守以狹，秉亢則多悔也。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是以弊不新成。謹守弊陋，不令盈滿服，膺此道可保天下，況於一身也。」

老子曰：「聖人與陰俱閉，與陽俱開。可隱則隱，可顯則顯也。能至於無樂也，即無不樂也，無不樂，即至樂極矣。是內樂外，不以外樂內，故有自樂也，即有自志，貴乎天下，所以然者，因天下而爲天下之要也。夫至樂者，非謂鏗鏘，八音，端妍殊色。所貴清虛澄澹，無爲絕欲以爲至樂而亡。內樂外者，以樂樂人，而與天爲儒。外樂內者，以樂樂身，即與身爲仇。故因其樂而樂之，爲天下要道也。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身得則萬物備矣。求之於外，與道相背。修之於身，與德爲鄰。故達於心術之論者，即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無所怒，無所樂，無所苦，萬物玄同，無非無是，心術既明，道德將備。苦樂兼忘，好憎安係？萬物不異，自然玄同也。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士之有道，萬僞不能遷其心。女之有行，千金不能變其節。不待勢而尊，不須財而富，不須力而強，不利貨財，不貪世名，不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尊道富德，輕勢委利，志氣清凝，形神相接矣。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其位，即三者傷矣。此三者，謂形、神、氣也。精神即逝，形氣亦凋。一失其所，三者何依也？故以神爲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爲主者，神從而害。養神爲主，虛靜存

乎本，則神運而氣全。養形爲主，欲害傷乎末，則形斃而神通。其生。貪饕多欲之人，顛冥乎勢利，誘慕乎名位，幾以過人之知位高於世，即精神日耗以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拒，即無由入矣，是以時有盲忘自失之患。夫精神難御，勢名易惑，必宜中拒，不可開兌，猶恐有失於濟事，則終身不救也。夫精神志氣者，靜而日充以壯，躁而日耗以老。靜則復無躁，則失生也。是故聖人持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浮沉，如此則萬物之化，無不偶也，百事之變，無不應也。神和氣平，志強形泰，故能與道浮沉，乘時變化，無不應者也。

又卷四《符言》 老子曰：「能成霸王者，必勝者也；非首不御。能勝敵者，必強者也，非德不勝。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用賢者之力，得衆人之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自得者，必柔弱者也，能勝不如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柔勝出於若己者，其事不可度，故能衆不勝成大勝者也。惟保謙柔衆不能屈，故能成其勝也。」

又卷六《上德》 老子曰：「學於常樅，老子之師，姓常，名樅。老子自說受教於師，師之言如是，不文者。見舌而守柔，見古道皆守雌柔。古字亦作舌字，亦柔也。仰視屋樹，惜光陰不駐也。退而因川，歎逝者不息也。觀影而知持後，不先物爲。故聖人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後即先，下即上，物之常然。夫求先於人，即不能先也。」

《顯道經》 老子曰：「授道之法，必擇柔仁，無暴無躁，行之立成。非有才巧，積習入神。得之者度，失之者傷。毫釐之初，玄道幽深。驅馬萬里而不遇觀，骸骨之中，無不異者。但修身守道，道自歸子。」

玄全子《真仙直指語錄·清和尹真人語錄》 性要養成容易，養多則功多，養少則功少。如何是養？只要不動心。修行人若識心見性，易過日；如不識心見性，逐日心上煞受苦。修行人不論心地，却論甚麼？最爲上根人行的，爲人不悟不行。聖賢慈悲，恐隨了人，教打勤勞、接待供養，苦己利他，柔弱低下，不教空過日。積德作福，福廣則自然心地安和也。

長筌子《洞淵集》卷二《柔儉篇第六四》 柔儉，德之基，道之用，則天下莫能行。夫何故？不奢侈也。絕狼戾也，終日應而不爭，無忤於物，則樂推而不厭。廉潔於己，搏節守約，歷世從事，不以物易己，無求

無失，其知不憊也，故能全身而遠害。是以聖人實而不聚，名而不立，並包天地，澤及萬方，而不知其誰氏。

嗇神

綜述

嚴遵《道德真經指歸·方而不割章》（谷神子注） 故治國之道，生民之本，嗇爲祖宗。治人事天莫若嗇也。嗇，檢藏之謂也。是故明王聖主，損形容，卑宮室，絕五味，減聲色，智以居愚，明以語默，建無狀之容，立無象之式，恐彼知我，藏於不測。故未動而天下應，未命而萬民集，未戰而素勝之，未攻而天下服。是以不勤勞而民有功，不分爭而得其職，不刑戮而萬民畏，不微妙而得天福，禍亂不生，羣祥並集，無爲而無不成，不爭而無不剋。所謂重積德故無不剋也。故萬物玄同，天下和洽，浮沉軋軼，與道相得。若終而始，若亂而紀，虛而實，無而有，疏而密，遲而疾，無形影，無根朕，彷彿渾沌，莫知所以，獨知獨見，獨爲獨不，變化無常，畜積無府，陰陽離合，屈伸張弛，冥冥窅窅，茫昧玄默，魁如天地，不可窮極。莫知其極。自修有餘，故能有國；治人理物，子孫不絕。可以有國者也。夫何故哉？以其嗇也。爲嗇之道，不施不予，儉愛微妙，盈若無有，誠通其意，可以長久。形小神大，至於萬倍，一以載萬，故能輕舉。一以物然，與天同道，根深蒂固，與神明處，真人所體，聖人所保也。所謂有國之母，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者也。

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八 治人事天，莫若嗇。

嗇，愛也。世俗則耗神多求奢侈而不足，聖人則愛神省費儉嗇而有餘，故治人者無事無爲，清靜簡易，省費民財，使倉稟實而知禮節，然後葆精愛神，蠲潔祭祀，粢盛豐備，人神皆和，故曰莫若嗇。

夫唯嗇，是謂早服；

省費而不奢侈，儉嗇而愛精神，是能服從於道也。聖人於禍福未兆之

前，常服從於道，是謂早服也。古本作早復。

早服謂之重積德；

夫節儉民財，愛嗇精神，以奉上帝，是一德也。又能早服從於道，使人悅神和，故曰重積德。

重積德，則無不克；

夫重積德之士，可以臨御百姓，四方嚮慕，無有不克伏者也。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無不克伏，則萬物歸化，道德無窮，故莫知其極。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治人事天章第五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

御注曰：聰明智識，天也。動靜思慮，人也。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累，所以治人。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所以事天，此之謂嗇。天

一在藏，以賢爲事，立乎不貸之圃，豐智原而嗇出，則人事治而天理得。臣義曰：動靜之勞形，思慮之役心，人之不自治者然也，極聰明，盡智識，天之不能事者然也。兩者一於嗇，則其神不費，而神全於精一。治人事天，莫要於此，故聖人不失於動靜，不累於思慮，收聰明，忘智識，而與天爲一，謂之嗇，則其藏深矣，而不示其存，固矣而不費。

夫唯嗇，是以早復。

御注曰：迷而後復，其復也晚矣，比復好先，嗇則不侈於性，是以早復。

臣義曰：嗇則神存而不費，故其復早也。

早復謂之重積德。

御注曰：復德之本也，復以自知，則道之在我者，日積而彌新。

臣義曰：復以自知，德積於內，復之以早，則所得彌積。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四六《人不畏威章第七二》 無狀其

所生。

注：身所生者，神也。無狀者，少私寡欲，使不勞倦。

疏：身所生者，神也。默，惡也。人由神而生，故謂神爲所生也。神明託虛好靜，人當洗心息慮，神自歸之。若嗜欲瀆神，營爲滑性，則精氣散越，散越則生欲，故勸云無狀所生之神，以存長久之道。

義曰：身之生也，因道稟神而生其形。夫神者，陰陽之妙也；形者，陰之體也；氣者，陽之靈也。人身既生，假神以運，因氣以屈伸。神氣全則生，神氣亡則死。故形爲神之宅，神爲形之主。豈可厭而去之耶？且所生我身，大約有三。一曰精，二曰神，三曰氣，受生之始，道付之以氣，天付之以神，地付之以精。三者相合而生其形，人當受精、養氣、存神，則能長生若一者。散越則錯亂而成疾，耗竭而致亡。不愛此三者，是散而棄之也。氣散神往，身其死矣。得不戒而保之哉？此三者能生其身，故曰所生也。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注：夫唯人不厭神，是以神亦不厭人也。

疏：善貸曰道，資形曰神。人能愛道存神，故云夫唯不厭。除垢止念，惟精惟一，神不厭人，故云是以不厭。

義曰：貸，假也。資，稟也。垢，惡也。夫惟修道之人，養神愛氣，冥懷虛寂，神則常存。神不厭人，人可長久。除垢止念者，《西昇經》老君將昇太微，戒尹喜之詞也。曰：除垢止念，靜心守一，衆垢除，萬事畢。吾道之要也。惟精惟一者，《尚書·大禹謨篇》舜命禹踐位之詞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惟精惟一，可以允執厥中也。

《西昇經·神生章第二》（宋徽宗注） 老君曰：神生形，形成神。形不得神，不能自生，神不得形，不能自成。形神合同，更相生，更相成。

神妙萬物而爲言，神生形也，身乃神之車，神之舍形成神也，蓋神去於形謂之死，而形非道不生，形資神以生故也。有生必先無離形，而形全者神全，神資形以成故也。形神之相須，猶有無之相爲利用，而不可偏廢，惟形神俱妙，故與道合真。

神常愛人，人不愛神。

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神將守形，神之愛人也如此。然神好清而心擾之，神好靜而欲牽之，矜覽外慕，逐物忘返，無一息之頃，內存乎神，欲抱神以靜難矣。聖人復命之常同乎無知，雖聖智亦在所損，故能神全不虧，異乎衆人也。

董思靖《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解義》卷一 所以能愛其形，保其神，貴其炁，固其根，終不死壞而得神仙，骨肉同飛，上登三清，是與三炁合德，九炁齊並也。但人得生，而自不能尊其炁，貴其形，寶其命，愛其神，自取死壞，離其本真耳。上章乃贊重勸修。

且夫人之形，象天而法地，應三才而具五行，血氣之所營，聰明之所託，其可不愛之乎。然形非徒形，必有使形者存焉。是以又當保其神也。《南華經》云：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貴其炁者，嗇之而不敢妄用也。固其根者，守之而不離其本也。故云守中抱一，與天相畢。此終不死壞之義也。夫如是則始於愛形而終於踐形，始於保神而終於窮神，然後乘雲炁而遊太清，是與三炁合德，九炁齊並也。其或反是，則幾何不壞滅而離其本真哉。蓋自取之耳。

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三九 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熏鼻，困悞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屬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鵲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經綬，睨睨然在經綬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詳道註：《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蓋人之生也，性靜而莫之動，德厚而莫之遷。妄境在前，靈源遂滑，以至忘不貲之良貴，趣無窮之穢腐者，豈不惑哉！此君子所以貴乎嗇也。然管夷吾曰：耳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聰；目欲見者善色，而不得視，謂之闕明；以至體之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闕適；意之欲爲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性。凡此諸闕，廢虐之主也。拘此廢虐之主，戚戚然以至久生，非吾所謂養。何邪？蓋善嗇者不戚戚，戚戚者非善嗇也。

陶弘景《養性延命錄》卷上 太史公司馬談曰：夫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斃。神形早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故人所以生者，神也。神之所託者，形也。神形離別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返，故乃聖人重之。夫養生之道，有都領大歸，

未能具其會者，但思每與俗反，則闇踐勝轍，獲過半之功矣。有心之徒，可不察歟。

《小有經》曰：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語、少笑、少愁、少樂、少喜、少怒、少好、少惡，行此十二少，養生之都契也。多思則神殆，多念則志散，多欲則損志，多事則形疲，多語則氣爭，多笑則傷藏，多愁則心懣，多樂則意溢，多喜則忘錯惛亂，多怒則百脉不定，多好則專迷不治，多惡則憔悴無歡，此十二多不除，喪生之本也。無多者，幾乎真人大計。奢懶者壽，慳勤者夭，放散劬吝之異也。田夫壽，膏粱夭，嗜欲少多之驗也。處士少疾，游子多患，事務繁簡之殊也。故俗人競利，道士罕營。

胡昭曰：目不欲視不正之色，耳不欲聽醜穢之言，鼻不欲向膻腥之氣，口不欲嘗毒刺之味，心不欲謀欺詐之事，此辱神損壽。又居常而嘆息，晨夜而吟嘯，干正來邪也。夫常人不得無欲，又復不得無事，但當和心少念，靜身損慮，先去亂神犯性，此則養神之一術也。

功行

綜述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三六《爲學日益章第四八》義曰：修道之階，漸臻其妙。初則由學而開悟，因悟而遵修，修則以立功補過，積微成著。功不在大，遇物斯拯，過不在小，知非則悛。過在改而不復，爲功在立而不中倦。《洞玄經》曰：功滿三千，白日昇天。修善有餘，坐降雲車。斯皆從凡慕道，誘勸立功之旨也。夫立功之義，蓋亦多途，或拯溺扶危，濟生度死，苟利於物，可以勤行。或內視養神，吐納鍊藏，服餌導引，猿經鳥伸，遺利忘名，退身讓物，皆修道之初門也。既得其門，務在勤久。勤而能久，可以積其善功矣。善功既積，不得自恃其功，矜伐於衆，爲而不有，旋立旋忘，功既旋忘，心不滯後，然謂之雙遣兼忘之至。

爾。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忘德不恃，其德益彰；忘功不居，其功益廣。理國契無爲之化，修身成不死之基矣。

《太上虛皇天尊四十九章經·立功章第一》天尊曰：凡欲修道，建功爲先。是以諸天上帝、諸天高尊、諸天真人、諸天神仙，咸以功勤超聖真位，諸天記功而爲品格。積功滿千，形神俱仙；功不及千，形滅神仙；功及兆民，玉清之賓。凡蛻爲仙，仙化爲真，真人無礙，洞合自然。消則爲炁，息則爲人，神通自在，變化無形，飛行三界，出幽入明。吾昔在世，立世之功；吾遊天中，諸天奏功。一切衆生，咸願濟拔，心不退轉，自得真道。

《晉真人語錄》先生曰：嗟見世間人尋師訪道，不肯恭順於人，只說俱能己勝。至於修行，又不肯勤謹慎忍，只憑口說，全無真功。亦不真緊修行，以見貧者又無拯救之心。種種虧功失行，到使陰德有虧，於道有違。似此之徒，欲要成仙證道，甚遠矣哉。如今略說道果之因，上天只祇祐真功真行，如大善德之人，自可感動天地。經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若要真功者，須是澄心定意，打疊精神，無動無作，真清真淨，抱元守一，存神固炁，乃真功也。若要真行，須要修行蘊德，濟貧拔苦，見人患難，常懷拯救之心，或化誘善人入道修行，所爲之事先人後己，與萬物無私，乃真行也。

先生曰：若人修行養命，先須積行累功。有功無行，道果難成，功行兩全，是謂真人。

《重陽祖師修仙了性秘訣》夫全真者，是大道之清虛，無爲瀟灑之門戶，乃純正之家風，是重陽之活計。修仙之士，學道之流，慎勿狂遊而糸禪，且莫徒勞而問道。羣居慎口，累真功，獨坐防心，積實行。莫爲小過而不除，休言微行而不積。心猿緊鎖，意馬牢擒。三逆散而神寧，六賊勦而意定。緩緩而抽添水火，微微而調息真功。清淨寂寥而低下，謙和柔弱而煉心，恭敬於人而有益。般般勘破這行屍，物物休除走骨。

全陽子《呂純陽真人沁園春丹詞注解》蓬萊路仗三千行滿，獨步雲歸。

三千行滿，謂九年三千日也。三千日內，務要積功累行，十二時中不可須臾離道。劉虛谷《還丹篇》云：大功欲就三千日，妙用無虧十二時

是也。丹法：片餉結胎，百日而功靈，周年而胎圓，九年而行滿，皆有程度，決無今日遇師，明日便能成仙之理。當知一年而小成，九年而大變，始而易氣，次而易血，次而易脉，次而易肉，次而易髓，次而易筋，次而易骨，次而易髮，次而易形，積九年而閱九變，煉盡陰氣變成純陽，然後可以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也。曾至游《集仙傳》載：陳朝元戒世云，為善事者必享福報，集陰德者子孫榮昌，不殄天物，不肆盜姪，不毀正教，善事也。救死扶傷，急人患難，無縱隱賊，陰德也。不作善事，不積陰德，則惡道無所不入矣。朝元此言，蓋為俗人設也，況學仙者乎？大抵欲修仙道，先修人道，人道不修，則仙道遠矣。又豈不見《悟真篇》云：大藥修之有易難也？知由我也，由天。若非積行施陰德，動有羣魔作障緣，學者詎可以我命在我之說自諉，而不務功行為急哉？嗚呼，功滿三千，大羅為仙，行滿八百，大羅為客。吾黨其勉諸。

王重陽《重陽立教十五論·第五論蓋造》 茅庵草舍，須要遮形，露宿野眠，觸犯日月。苟或雕梁峻宇，亦非上士之作爲，大殿高堂，豈是道人之活計。斫伐樹木，斷地脉之津液，化道貨財，取人家之血脉。只修外功，不修內行，如畫餅充飢，積雪爲糧，虛勞衆力，到了成空。有志之人，早當覓身中寶殿，體外朱樓，不解修完看看倒塌。聰明君子，細細察詳。

又《重陽真人金關玉鎖訣》 問曰：如何是五行之法？訣曰：第一先須持戒，清靜忍辱，慈悲實善，斷除十惡，行方便，救度一切衆生，忠君王，孝敬父母師資，此是修行之法。然後習真功。訣曰：第一身中東西，要識庚甲卯酉。第二身中南北，要識坎離鉛汞。訣曰：庚甲卯酉者，爲晝夜。甲卯者，是肝之氣。八節中立春、春分，口中爲津也。庚酉者，是肺之氣。八節中立秋、秋分，口中爲液也。坎離者，寒暑。離鉛者，是身中心氣，八節中立夏、夏至，身中爲血也。坎汞者，是腎中氣。八節中立冬、冬至，身中爲精也。精生魄，血生魂，精爲性，血爲命。人了達性命者，便是真修行之法也。訣曰：精血者，是肉身之根本。真氣者，是性命之根本。故曰：有血者，能生真氣也。真氣壯實者，自然長久，聚精血成形也。

《紫陽真人悟真篇注疏》（翁葆光注 戴起宗疏）卷四 異名同出少

人知，兩者玄玄是要機。保命全形明損益，紫金丹藥最靈奇。

註曰：太上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又曰：此兩者同出而異名。方其無也，真一之氣不可見也，故爲天地之始。及其有也，真一之氣化而爲黍，現於空玄之中，故爲萬物之母。在天曰離爲汞，在地曰坎爲鉛。其本則同，其出則異。同謂之玄玄之又玄。修真之功，執此二者玄機，以明損益，以治修身，則形可全而命可保也。所謂二者，陰陽二氣而已。所謂損者，五行順兮，常道有生有滅是也。吁，純陽紫金之丹，立爲天地之始，出爲萬物之母。其曰紫金丹藥最靈奇，當知仙翁歎莫不盡之深意也。

又卷七 德行修逾八百，陰功積得三千。均齊物我與親冤，始合神仙本願。虎兇刀兵不害，無常火宅難牽。寶符降後去朝天，穩駕瓊輿鳳輦。

註曰：抱一九載，功成道備，物我兩忘，何刀兵虎兇之害哉。天降寶符，身飛碧落，真大丈夫出世間之日也。此言金液還丹，又全在德行陰功，八百三千圓滿，方保無魔。依法終成，以至沖舉，登瓊輿鳳輦，爲至真仙子賓于上帝也。右警勸世人。

又卷八 了了心猿方寸機，三千功行與天齊。自然有鼎烹龍虎，爭奈擔家戀子妻。

註曰：此詩警時人之不知返者也。方寸機者，言修真之士，未鍊還丹以前，須是心地了了，不爲心猿意馬之所使。古歌曰：人生本是一猿猴，萬種皆因向外游。制伏若能收拾住，六精結住夜明珠。呂真人曰：未鍊還丹先鍊心。《西山記》曰：真仙上聖，教人修道，即修心也。教人修心，即修道也。又云：制之則正，放之則狂。清淨道生，昏濁神忘。此其旨也。所謂行者，陰與陽也。仙翁曰：大藥修之有易難，須知由我也由天。若非積行施功德，動有羣魔作障緣。鍾離公曰：有功無行如無足，有行無功目不前。功行兩全足目備，誰云無功作神仙。呂真人云：蓬萊路仗三千功德，獨步雲歸。陰功既積，必遇至人。故曰：自然有鼎烹龍虎也。其曰戀子愛妻，此仙翁之意，復恐學迷失道而入邪行。愛妻戀子，永沉苦海矣。學者須存物外之志可也。右警世人。

李簡易《玉谿子丹經指要》卷上 修鍊內丹之道，藥物不過鉛汞二

物而已，當先修人道，以忠孝爲本，濟物爲先。實此一身，內功外行，除嗜慾，定心氣，節飲食，省眠睡。身中至藥，精與氣神，精不妄泄則元氣混融，元氣混融則元神安逸。三者既固，則鼎器漸完。鼎器既完，方可言修鍊也。或問：如何是順則生人，逆爲丹母？答曰：順者，人倫之大端，分精氣以成人，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有身則有患，煩惱從此起也。逆者顛倒五行，和合四象，採混元未判之氣，奪龍虎始姤之精，入于黃房，產成至寶。可謂無質生質，身外有身，暨乎功滿德就，而證上仙焉！

劉處玄《無爲清靜長生真人至真語錄》 復詢：是者何也？答曰：是者從其道，則真是也。非者從於物，則僞非也。明真則不著於僞也，明是則不言於非也。明於真，則妙通其道也。明於是，則妙通其天也。明道則有其功也，明天則有其行也。功者，陽道也。行者，陰德也。若私救於萬形，謂之陽功也。若偷救於萬苦，謂之陰德也。經云：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是念道而應物，則有其思也。問是

尹志平《清和真人北遊語錄》 卷一 學其未覺，惠也，功也，弘揚教法，接物利生，行也。積功累行，爲道基本，絕學遺法，乃可入於道。故曰：絕學無憂。無憂則乃見真空，不言而道自行矣。如天道運用，而四時自行，百物自生。夫何爲哉？

【略】 故知道本自然，然必自有爲行之，而後可得積行累功，進進不已，外功既就，不求得而自得之。**【略】**

常云：無爲之道，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行之卒不可至。長生與俺，尚多疑心，中道幾乎變易，故知後人未易行。都不若積累功行，最爲有效。必有志於功行，莫如接待。凡所過者，飢得食，勞得息，時寒時暑，皆得其安慰。德施於人者有如此，而功可不謂之至大乎。久而不易其誠，則當有神明報應，縱或未至，則必有外助，其暗中顯應，有不可具言者。吾所親經，未嘗言於人。凡人有功一分，即說一分，猶且本分。或說作二分，則前功盡廢，默而不言，其功得倍。故有云：不求人知，惟望天察。經云：建德若偷。己有善行，人或反非之，能不與之辯，則其功亦可得倍。

又卷三 師曰：學道之賓主，不可不明也。學道是主，萬緣皆賓。凡與緣接待，輕重塵勞，一切功行，皆是求道之資，無有不可爲者。惟不可

有所著，一有所著，則失其正矣。今之積累功行人甚多，然少有功成不居，爲而不恃者，既有恃著，止是有爲福德。若爲一切功行無恃著之心，則受虛無之功，獲自然之福，雖曰有爲，吾必謂之無爲矣。凡一切功行塵勞，實爲求學之資，非爲功名也。正似農人竭力耕稼，及百工日用其技，其心主於謀食，而耕稼及所爲之技，皆是賓也。要終日經營，而無著於經營。雖聖人豈無經營，獨不主於經營耳。故有云：聖人有經營之跡，無經營之心。凡所經營者，皆跡也。一著於跡，則便有對待，能不著一物，透入虛空，方可出於對待。**【略】**

丹陽師父，全行無爲古道也。至長春師父，惟教人積功行，存無爲而行有爲。是執古道爲紀綱，以御今之所有也。經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凡學人先執持己之道性爲紀綱，而後積累功行以應諸緣，無施不可。丹陽師父云：無爲心內慈心起，真行〔真〕功總屬伊。功行既到，心地自得開悟，聖賢與之道。奈何有功之人，多懷倚賴功行望道之心，還將此心忘却，便是爲而不恃。師父嘗云：俺今日些小道氣，非是無爲靜坐上得，是大起塵勞作福上聖賢付與。得道之人，皆是功行到，聖賢自然與之。丹陽師父因乞飯中聞道，長真師父路中行次得之，長生師父坐於洛陽瓦市中，至七年得之。

又卷四 人之光明不可散失，光明大則性大，光明小則性小，以此光明照察他人，真僞無遺，還能迴光自照，則光明都在於己。惟有志之士能把握，不至散失。雖然，不得真功實行相配，則不能變化。有人曾問道於師父，答曰：外修陰德，內固精神。故知雖有精神，不得功行，終不可成道。然有功德於人或及物，無得有恃賴之心。師父有詩云：莫問天機事怎生，惟修陰德念長更，人情反覆皆仙道，日用操持盡力行。若有一毫恃賴，則謂之住相，功德小却。又知無爲有爲，本無定體。無爲有所恃著，即有爲也；雖有爲無所恃著，即無爲也。又何嘗有定體哉！

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 或問曰：如何是功行？答云：合口爲功，開口爲行。如何是合口爲功？默而得之，無思慮，緘口忘言，不求人知，輟光晦跡，此是合口爲功也。如何是開口爲行？施諸方便，教人行持，利益羣生，指引正道，是開口爲行也。

師因衆議住持院門，乃云：修行人住院，須量氣力運動，簡省輕快過

日。不可與世俗一般，爭名爭利，却失了當初本心，却忘了性命大事因緣，此是正理也。若能於此鍊磨心地，不肯處肯去，苦處當去，得心安穩不動，接待十方，自利利他，安心積行，功行兩全矣。若不鍊心，認物爲我，則一向慳貪，習性窄隘，罪過尋俗，誤却前程矣。

師因作務人有動心者，乃云：修行人外緣雖假，不可不應。應而無我，心體虛空，事來無礙，則虛空不礙萬事，萬事不礙虛空。如天地間，萬象萬物皆自動作，俱無障礙。若心存我相，事來必對，便有觸撥，急過不得，撞着磕着，便動自心，自心既動，平穩不得，雖作苦終日，勞而無功也。居大衆中，及有作務，專防自心，不可易動，常搜己過，莫管他非，乃是功行。事臨頭上，便要承當，諸境萬塵，不逐他去，自心明了，一切莫辨。如此過日，初心不退，自獲功也。

師云：修行之人，若玄關不通，心地不明，忙忙業識，不能無爲者，蓋爲無福德故也。乃當於有爲處，教門中隨分用力，立功立事，接待方來，低下存心，恭敬師友，常行方便，屏去私邪，久久緣熟，日進一日，自有透得處。不勝兩頭空擔，不能無爲，不能無爲，因循度日，無功無行。穩處着脚，甜處着口，閑管世事，鬧處出頭，恣縱身心，不懼神明，打算有日。豈不聞長春真人云：心地下功全拋世事，教門用力大起塵勞。又無心地工夫，又不教門用力，因循過日，請自思之，是何人也。

師云：因緣有數，非由人力。必順自然，安以待命，內功外行，全在自心。自能着力，自己有功。行與不行，各各自得。教門不開，須當隱伏，心與天通。教門既開，外功亦應，合天應人。功不厭多，行不厭廣。但在此心堅固，乃可成就耳。

玄全子《真仙直指語錄》卷下《清和尹真人語（錄）》 修行人做事，全要背心承順，便有功行。但積功行，自心不知，暗中聖賢積累。但有益處做自有功行事，到頭來全在頭上，要不辨別自有功行。若不承當，怎得有功。修行人若有妄心要求行，求行難有，皆是無心而得。但有益處舉心，自有功行，暗中聖賢不錯不能見。喻如做塵勞，常常亦要體道，休要暗了怎麼做，便得功行。或因爭箇饅頭，便又爭箇杓子，便又競早生煙發火，折證是非，怎得有功。若修行人苦己利他，好物教人使用，歹物自己承當，但苦處、重處、難處，自己先做，功行最大，便是有道心的。

何道全《隨機應化錄》 有道士劉宗海參師，問修煉者何？師曰：修者修其外行，煉者煉其身心。修外行者，恤孤念寡，敬老憐貧，修橋砌路，扶患釋難，總有八百之數。煉身心者，居環守靜，磨身煉心，惜精養氣，鍊神還虛，總有三千之數。外行生福，內功生慧，福慧兩全，超越生死也。

《太上老君內丹經》 老君曰：夫煉大丹者，精勤功行，清靜身心。僻靜深山幽玄石洞，絕於鷄犬，斷却是非，不睹外物，不聽外聲，一心內守，無勞外求。大凡修道，必先修心。修心者，令心不動。心不動者，內景不出，外景不入，內外安靜，神定炁和，元炁自降，此乃真仙之道也。

老君曰：夫煉大丹者，固守爐竈，返老還童，功成行滿，氣化爲血，血化爲精，精化爲髓。一年益氣，二年益精，三年益脉，四年益肉，五年益髓，六年益筋，七年益髮，八年益骨，九年益變形神，身中有三萬六千精光神，居身不散。身化爲仙，足下雲生，頂中鶴舞，號曰長生。修功不怠，關節相連，五臟堅固，內炁不出，外炁不入，寒暑不侵，兵刃不傷，昇騰變化，壽齊天地，玉女侍衛，玉童相隨，上佐玉皇，下度黎庶，號曰真人。

馬鈺《漸悟集》卷上《贈孫先生》 學道完全性命，養身乞覓殘餘。真功清淨證元初，真行救人疾苦。

又《洞玄金玉集》卷九《洞中天本名鷓鴣天·寄呈馬運甫》 休賭休飲休保人，減些煙焰少婪塵。能搜己過爲長便，不見他非獲好因。驚寵辱，樂清貧，修心養性惜精神。常憑如此成功行，明月清風作友真。

姬至真《雪山集·實行》 從己先人謙又謙，平懷本分自清廉。利生接物仁無失，契理明真義亦兼。莫幻妖邪驚世俗，休生詭異誑閭閻。本行德業能深積，向上機關不用拈。

又《真功》 休尋南嶽與天台，名相虛頭盡咄回。財色兩忘心地穩，是非雙泯性天開。真誠清靜行無間，公正仁慈德備該。外行內功俱有積，亘容圓滿寶花臺。

譚處端《水雲集·神光燦》 長真稽首，遍覆諸賢，修行只要心堅。戰戰兢兢日上，常恐生愆。淡素清貧柔弱，未安寧、休做詞篇。真功行，在摧強挫銳，寂寞忘言。無則巡門乞化，對人前休聘，俊雅風顛。藏

伏光輝，默默鍛鍊丹田。千朝功夫做就，這些兒暗裏相傳。功行滿，跨祥雲歸去朝元。

《太上長文大洞靈寶幽玄上品妙經發揮·九轉六月十五日》 一轉功，人難曉，鉛汞鍊成身內寶。午前子後用周天，十地三乘生死了。二轉功，切須會，龍虎相交金鼎內，龍吟虎嘯欲生風，用成方可明真偽。三轉功，聖胎結，玉液鍊成如霜雪，方知用氣可生神，腹裏玄珠明日月。四轉功，神力大，水火抽添無窒礙，身形漸覺炁輕清，萬事無著心自在。五轉功，半仙分，初地小乘休與論，知君名已掛仙曹，他日自有真人問。六轉功，真氣旺，好用精神福無量，靈童變化欲昇仙，超覺金丹最爲上。七轉功，心自訝，春夏秋冬行八卦，年深漸漸萬神全，此法尋思何有價。八轉功，丹藥就，魂魄陰陽分左右，大將四季坎離宮，年衰却返千年壽。九轉功，是仙才，仙人引接到蓬萊，走鬼行尸爭信此，道昌得化法門開。

頌曰：

九轉功成上九霄，九天雲外霧霞高，九重光裏神仙會，入聖皆因坎離交。

《修真十書雜著捷徑·第九轉功行畢》 九轉逍遙道果全，三千功行作神仙。金書玉簡宣皇詔，足躡祥雲謁九天。

解曰：丹成九轉，造化成就，道果圓成，更積外行三千，外果圓滿，方可飛昇。故許旌陽丹成之後，除蛟龍之害，然後上昇；孫思邈丹成之後，救萬民之疾，然後上昇。皆須立功成名，方得上昇也。上昇之日，天樂來迎，簫韶合奏，以過天關，隨功行分職，列爲仙班，與天地相爲長久也。

實德

綜述

姬志真《雲山集·實德》卷二 纔生一念鬼神知，元本良心不可欺。

教義總部·教義術語部

濟物利生忘取捨，從人屈己事謙卑。私邪偏亢尋常撥，忠孝仁慈上下移。恭謹至誠無諂曲，人天何處不相宜。

《太上長文大洞靈寶幽玄上品妙經發揮·德行六月十八日》 夫修身養氣之人，且要修德，謂與道同。德高而道高，故道德相輔，方可道生於德，德生於行。人若修道先修其德，先修其行，爲行長即壽長，行短即壽短。故修持，行與道同成之理也。自古以來，聖人之言，小人進德行，災禍不臨於身；君子進德行，養命得長生。故太上置法，題立道德爲名也。頌曰：道德先須要行功，暗施陰鷲可能通，修真志士長生訣，皆在三才八卦中。

尹志平《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四 講《孔德之容》章。師曰：嘗記師父問及我輩曰：經教中何者最爲近道？山公先以伊之所得爲對，吾以此章對。谷神不死，蘊奧難見，此章便得用度。云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象存焉，若行到則自可見矣。道雖窈冥難見，其可見者德也。施之及物，則爲功行，原其所來，則實出於道。顯諸仁，藏諸用，道德功行，本是一源。未有無道心而有實德者，雖初地人亦能深知，何人有道心，何人無道心，凡一切美惡，自然呈現，故指而言之，曰以此言，以此可見，非爲難也。又云：其中有精，其精甚真。此一言爲亘古及今不去，以此至精化生人物。是故學道不敢起絲毫塵心，惟恐精神散失。

講《上德不德章》終。師曰：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以教門中所行事說，最爲易見。云暗積功行，不求人知，則是不自以爲德，既不自德，是謂上德。不使人知，則若失其德。吾謂外其德而德愈存，豈不是實有其德，故曰是以有德。若有功行即使人知，則若不失其德，即爲下德。人知則必加敬重，其德漸損，故曰是以無德。既將功行用在聲名上，隨時失去，還能用在虛無道中，何者是自己實得底。

講《治人事天莫若嗇》章云云。師曰：嗇，嗇愛也，愛其道也。此學人之日用。此一字爲一章之要。服，服食也。早服，食道之味。重積德，自損己利物，以至於治人事天。盡其道之用，則通天徹地。是故學道以積德爲大本，必有實德，然後有所味，道家謂受用。學人皆能知心無雜念，氣候沖和，即爲受用。然少有得其味者，以其不知重積德也。不有真功德爲本，實無所得。勞心極想，雖至終年，至十年乃至百年，亦終無所得。

功德既積，不求所得而自得。何謂真功德？曰：爲而不恃，不自以德爲德，是謂真功德。

王志謹《盤山樓雲王真人語錄》 師云：往昔在山東住持，終日杜門不接人事，十有餘年，以靜爲心，全無功行，向沒人處獨坐，無人觸着，不遇境，不遇物，此心如何見得成壞，便是空過時光。若天不利物，則四時不行，地不利物，則萬物不生。不能自利利他，有何功德。故長春真人云：動則安人利物，蓋與天地之道相合也。

林自然《長生指要篇·第七》 回陽子曰：金丹大藥，固在乎師之所傳，亦在乎天之所祐。我道祖太上老君，《道德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祖師魏伯陽《參同契》曰：天道無適莫兮，惟傳與賢者。祖師純陽真人《沁園春》曰：蓬萊路，仗三千行滿，獨步雲歸。祖師張真人詩曰：大藥修之有易難，也知由我也由天，若非積行施陰德，動有羣魔作障緣。又《西江月》云：德行修逾八百，陰功積滿三千，均齊物我與親冤，始合神仙本願。蓋金丹之成，本是天所以賞大善之人。若不務修陰德，而但欲竊取大道者，則天不祐之。縱饒下手，決定魔生障隔，或積年累載，忙不見功，乃反怨道咎師，而致敗壞也。若有好道之士，常能存心，仁慈濟物，救貧拔苦，好生度命，勸人爲忠爲孝，爲仁爲義，爲一切善事，爲種種陰德者，有如買放生命，方便戒殺等事，則仙真保舉，上帝降祥。尋訪便遇明師，傳授便得正法，下手速修，天既祐之，諸神擁護，決定永無魔障，動靜皆合真機。尅日功圓，以至住世，長生超脫，升登雲輦，形神俱妙，逍遙自在。又且福及後人，永承道蔭，此雖是師恩，實天賜也。

二十餘年訪道，經遊萬水千山，明師未遇肯安閑，幾度拈香一瓣。幸遇至人說破，虛無妙用循環，工夫只在片時間，遍體神光燦爛。

右西江月

馬鈺《洞玄金玉集》卷三《建德》 道家無親無不親，哀物哀人哀己身。心起慈悲行大德，意無情念顯精神。有爲境界時時撥，無漏園亭日日新。暗積行功行滿，携雲歸去禮師真。

又卷六《濟度歌借東坡韻》 我無去就心何處，不搖不動三陽宇。一志超然不外求，萬事俱忘常內顧。自銜無拘落魄人，逍遙坦蕩樂清貧。身

如野鶴無繫繫，意似孤雲無點塵。無功無法心打坐，閑是閑非耳邊過。人來請我求追薦，再三再四難阻面。環牆結夏應加持，日禱一齋非下賤。真經默念起慈悲，救苦咄開地獄門。孤魂滯魄脫枷鎖，狂歌狂舞亂紛紛。承斯功德得還轉，祥雲引赴瑤池宴。我觀世事忒煞空，又把世人當酷勸。求財求財須重義，不義之財如刀利。不如照破事情疏，猛棄妻男大丈夫。莫忘初志休生退，日就月將如我輩。視無所見聽無聲，不視不聽得視聽。法體無形形自現，法鼓無聲聲自鳴。出門入戶自迎送，迎送往來通妙用。重陽傳授與山侖，我今轉付與諸公。自然霞彩通車軾，自然準望神仙職。到此不分西與東，何愁無分繼扶風。人還悟此玄玄理，方信蓬瀛指顧中。

又卷八《自戒》 我因醉裏曾疏脫，誓不啣盃。識破浮財，氣不閑爭色怎埋。免非灾。重重得遇修行做，洗滌靈臺。保護靈胎，直待靈珠變箇孩。赴蓬萊。

又 前生不種今生福，求乞街前。凍餒連遭，心似湯鍋沸鑊煎。願哀憐。明明捨一文錢與，暗暗還賢。最大因緣，自古慈悲總做仙。不虛言。

又 茶來酒去人情事，匪道根由。惟獻惟酬，酒去無茶回奉休。便爲憐。憐貧設粥非求報，建德如偷。更好真修，定是將來看十洲。步雲遊。

又 恤飢共設三冬粥，稽首諸公。但願家豐，些小慈悲米濟窮。好那容。道心長在常行善，性命圓融。自是心通，縛馬擒猿引虎龍。赴蓬宮。

又 世人箇箇便宜愛，爭要便宜。門使心機，贏得便宜却是虧。少人知。勸他好把便宜捨，建德施爲。非是愚癡，暗積洪禧達紫微。做仙歸。

又 浮雲聚散如財物，不義之財。休要貪來，那底招殃惹禍灾。好生乖。不如心地行平等，各不傷懷。遠勝持齋，定是將來免落崖。赴蓬萊。

又 三冬設粥宜長久，歲歲如然。惻隱心堅，種下今生真福田。不虧賢。雖然出了些兒米，獲福無邊。積行功圓，定是將來證果仙。上青天。

又 齋前收拾行香火，供養飢貧當辦辛勤，決定於中隱好人，莫相輕。我今已得真消息，說與人聽須要虔誠，恭謹如同祭祀神，遇真真。

又 街頭凍餒求乞者，歡喜哀憐。供養如仙，惟恐中間隱聖賢。要精專。勝如修建十壇醮，別種因緣。福行周圍，定是將來步碧蓮。去朝元。

又 三冬設粥當周急，飢者堪憐。美事堪傳，他處人聞此善緣。亦如然。濟貧拔苦慈悲福，功德無邊。勝熱沉檀，定是將來得上天。做神仙。

又 當厨聽取扶風勸，煮粥休稀。稠厚些兒，慎勿謾他人肚皮。起慈悲。朝朝日日心休倦，好趁辰時。兼解寒威，積此真功莫要虧。得洪禧。

又 慈悲道友憐貧乏，設粥三冬。總獲真功，更啓虔誠有始終。逐年供。惠而不費人聞得，但願家豐。肯濟貧窮，管取將來不落空。赴仙宮。

又 千門萬戶人聽勸，好結良因。恤念飢人，共設三冬粥濟貧。福彌臻。一抄半撮慈悲米，功行非輕。遠勝看經，惻隱之心達玉京。注仙名。

又 風刀雪箭三冬苦，當恤貧兒。身上無衣，口裏無食常抱飢。忒孤恹。人人正好修功德，當起慈悲。拯溺扶危，設粥都來百日期。立仙梯。

又《致孫公》 冬天設粥益利甚多，煩孫公副正留心，無令斷絕。甚荷。奉呈小詞二闋。

三冬設粥來宮觀，善事光臨。休起愁心，悟取慈悲行最深。足人欽。休生倦怠常寧耐，勝熱檀沉。妙處閑尋，水火相生玉裏金。上瑤岑。

又 孫公副正居何處，紫極之宮。待客謙恭，高下相看動已躬。似張弓。勸賢早認真修鍊，幹運靈宮。省可恭恭，錦箭如絲射寶躬。不須弓。

譚處端《水雲集·述懷》 爲官清政同修道，忠孝仁慈勝出家。行盡這般功德路，定將歸去步雲霞。

劉處玄《仙樂集》卷一《白蓮花詞》 大醮亡魂聖度，亢旱難逢法

教義總部·教義術語部

雨，清靜身心餐素，功德圓成仙路。古今許龐家去，也應都免輪回苦。

有德多謙少怒，莫要嫌貧愛富。萬事包容衆語，感動高天聖祖。古今許龐家去，也應都免輪回苦。

又卷三《述懷·四言頌》 爲官清正，真無罪病。上有四恩，積行普敬。忠孝治民，靜心養性。意不外遊，自然神定。掩惡揚善，非言莫聽。去除憎愛，常行平等。弗戀世華，閑步松徑。綠水青山，洞天仙境。本來面目，鍊磨如鏡。明今照古，守道自省。功德周圍，大羅朝聖。

玄覽

綜述

河上公《道德真經注·能爲章第一〇》 滌除玄覽，

當洗其心，使潔清也。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事，故謂之玄覽。

能無疵乎？

不淫邪也。

成玄英《老子道德經義疏·載營章第一〇》 滌除玄覽，能無疵，

滌，洗也。除，遣也。覽，察也。疵，病也。滌蕩六府，除遣五情，

使神氣虛玄，故能覽察妙理，內外清夷，而無疵病也。然後身無所爲，心無所取，不爲有生，不爲無滅。以此而用，豈有疵病。此明自利也。

李榮《道德真經注》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浴玄流以洗心，滌也。蕩靈風以遣累，除也。內外圓靜，同水鏡之清

凝。表裏貞明，絕珠玉之瑕類也。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一一《載營章第一〇》 滌除玄覽，

能無疵乎？

注：玄覽，心照也。疵，瑕病也。滌除心照，使令清靜，能無疵病乎？

疏：滌者，洗也。除，理也。玄覽，心照也。疵，病也。人之耽染爲

起欲心，當須洗滌除理，使心照清靜，愛欲不起。能令無疵病乎？此教人修心也。

義曰：心之照也，通貫有無，周遍天地，因機即運，隨境即馳。不以澄靜制之，則動淪染欲，既滯染欲，則萬惡生焉。萬惡生則疵病作焉。老君戒令洗滌除理，翦去欲心，心照清靜則無疵病。《西昇經》曰：生我者神，殺我者心。故使制志意，遠思慮者，是謂教人修其心也。

李約《道德真經新注》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玄覽，心也。心靈通，雖幽遠，亦能覽而知之。人皆多欲，役之無度，遂生瑕穢，不能照燭，故令以道洗滌，除其塵累也。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御注曰：聖人以此洗心，則滌除萬行而不有。以此退藏於密，則玄覽妙理而默識。若是者體純素而不累，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何疵之有？

臣義曰：心復於無，則情亡垢盡，心融形釋，故曰滌除萬物而不有。冥會於道，則遣人離物，明徹見獨，故曰玄覽妙理而默識。滌除玄覽，則物我玄同，何復有疵？

范應元《老子道德經古本集註·載營魄章第一〇》 專炁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專者，靜定不撓之義。疵，黑病也。○夫嬰兒氣專而和柔，謂不撓其炁以致和柔，俾常如嬰兒之時，人能之乎。心不虛則不明，不明則不通。謂滌除私欲，使本心精明，如玉之無瑕疵，鑑之無塵垢，則冥觀事物，皆不外乎自然之理，人能之乎。

李霖《道德真經取善集·載營魄章第一〇》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馬巨濟曰：此章以全精全氣全神為學道之根，故無離以言養精，如嬰兒以言養氣，無疵以言養神也。

玄覽者，心也。滌者，洗心也。除者，剝心也。洗之而無不靜，剝之而無不虛，心之虛靜，無一疵之可睹。莊子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此教人養神也。

曾慥《道樞》卷一《玄軸篇》 鍾離子曰：其識通明，其名曰慧；

其靈盈固，其名曰圓。得寂者，亡乎寂者也。其善忘也歟，至幽至虛，可登乎亡矣。其心如滯礦焉，物不能招矣，則人冥不查，人恍不惚。寥寥乎有見，默默乎有聞。不見為見，不聞為聞，然後有見聞之實。不晦予蓋嘗入乎冥冥，守乎寥寥，入寂之中而得寂之應者也。九變之上，不可名也；四遊之前，不可形也；能復於斯，其惟無而已。以有為有，其失也實；以無為無，其失也虛。無之有者，真有也；無之無者，真無也。淵靜之淵，淵而又淵；洞玄之玄，玄而又玄。茲猶其粗也。夫見乎無無者，斯至乎道矣，其太素之始哉！

鍾離子曰：無中以求無，孰知之耶？天粹而雜者，有以駁之矣；靈源而濁者，有以撓之矣。惟曠兮若谷，應受不留；澹兮若海，源委不已。無詭於道，無戕其性，浩乎守其真，寂乎襲其氣，精神會通，成於不化矣。何以知其然也？實者虛之應也，虛者實之乘也，相為之用，則各歸於初，莫測其變焉。夫玄覽者可以滌吾之性，思而不空則殆，殆於多知也，空而不思則罔，罔乎無守也，其不亦達乎性命者歟！是道也，道之全性之極也。

心 齋

綜 述

《南華真經注疏》卷五（郭象注 成玄英疏）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

〔疏〕茹，食也。葷，辛菜也。齋，齊也，謂心迹俱不染塵人也。顏子家貧，儒史具悉，無酒可飲，無葷可茹，簞瓢蔬素，已經數月，請若此得為齋不。

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

〔疏〕尼父答言，此是祭祀神鬼獻宗廟，俗中致齋之法，非所謂心齋者也。

回曰：敢問心齋。

〔疏〕向說家貧，事當祭祀。心齋之術，請示其方。
仲尼曰：若一志，

〔注〕去異端而任獨也。

〔疏〕一汝志心，無復異端，入寂虛忘，冥符獨化。此下答於顏子，廣示心齋之術者也。

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

〔疏〕耳根虛寂，不凝宮商，反聽無聲，凝神心府。

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

〔疏〕心有知覺，猶起人緣；氣無情慮，虛柔任物。故去彼知覺，取此虛柔，遣之又遣，漸階玄妙也。

聽止於耳，

〔疏〕不著聲塵，止於心聽。此釋無聽之以耳也。

心止於符。

〔疏〕符，合也。心起緣慮，必與境合，庶令凝寂，不復與境相符。

此釋無聽之以心者也。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注〕遣耳目，去心意，而付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

〔疏〕如氣柔弱虛空，其心寂泊忘懷，方能應物。此解而聽之以氣也。

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注〕虛其心則至道集於懷也。

〔疏〕唯此真道，集在虛心。故知虛心者，心齋妙道也。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

〔注〕未使心齋，故有其身。

〔疏〕未稟心齋之教，猶懷封滯之心，既不能墮體以忘身，尚謂顏回之實有也。

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

〔注〕既得心齋之使，則無其身。

〔疏〕既得夫子之教，使其人以虛齋，遂能物我洞忘，未嘗之可有也。

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

〔疏〕夫子向說心齋之妙，妙盡於斯。

王元澤《南華真經新傳》卷三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

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啐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

志一，則心鑑定而思慮澄，廓然空虛而至道自集也，故曰一志。夫中既空虛，而道集非由外知而由於內得也，故曰無聽之耳而聽之心。心既得之，則然後以氣而得之也，故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如此，則至道集于己，而推其緒餘而可化於人矣。然至道不可以情求，必先精其聰聽矣，故曰：聽止於耳。耳者，體也。體既得之，則合於心，心既得之，則合於氣，故曰氣止於符。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

齋者，易所謂齋戒以神明其德，是也。夫齋則將以有思，而戒則將以有為。孔子將使顏回受其說，故使之心齋而已矣。故曰虛者，心齋也。然虛者，一也；齋者，靜也。一則足以應萬變，靜則足以制羣動。如此則可以化人矣。夫心齋，本於無我無心也。此顏回悟心齋之言而遂忘於己也。故曰未始有回也。未始有回，則亦可以經世矣。

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

得至虛之妙者，雖處於天地之間，而泯然絕於聲聞也。故曰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夫無感其名，則冲寂也；物來則然後應，不來則不自動，譬由人籟受氣則鳴，氣止則息也。故曰入則鳴，不入則止。

無門無毒，

無門者，善閉也；無毒者，不治也。善閉所以藏用，不治所以顯仁，此任其自然而然也。

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體全至虛，抱一自處，無心於物，而物來則應，不得已而然後起，至道所謂盡之矣。故曰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八《人間世第二》

顏回曰：吾無

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齊，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隸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齊乎？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回曰：敢問心齊。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齊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呂註：仲尼謂顏回凡事有爲而爲之，未有易而無難者。心齋者，無思無爲而復乎無心也，非一志不足以告此。無聽以耳而以心，則聽無聞矣。無聽以心而以氣，則心無知矣。聽無聞而止於耳，心無知而止於符，虛以待物，唯氣而已。唯道集虛，此所以復乎無心也。人之於其心，未有得其所爲使者，所以不能無我，故回之未得使，實自有其身；得使之也，則能無我矣。無感其名，忘其虛也。入遊其樊，則其心之出有物採之。入則鳴不入則止，金石有聲，不考不鳴也。方其止也，無門可由而羣動不能踰；無毒可施而衆邪不能病，一宅而寓於不得已而動，以此涉人間世亦幾矣。夫子又告以絕迹易無行地難，欲無行地則莫若絕迹，欲免物累則莫若忘身。忘身不真，不免於僞而已。人則有知而有所不知，故爲人使易以僞；天則無知而無所不知，故爲天使難以僞。存吾心之所以事天，爲天使者也，其可容僞邪？人之有知者，以知爲翼，拔其翼則止而不飛矣。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則吉事有祥，止於所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此吉、凶、悔、吝之所以生乎動也。夫止止者，耳如目，目如耳，心凝形釋，骨肉都融耳。目內通，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於人乎？此萬物之化，古聖之所行終者也。

詳道註：有而爲者，古人嘗難之。有思必齋，有爲必戒。故欲神明其

德者，必齋心焉，此仲尼所以告顏回也。《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聽止於耳，則極於耳之所聞；心止於符，則極於心之所合而已。聽之以氣，則無乎不在，廣大流通，所以用形而非用於形，所以待物而非待於物。虛而無礙，應而不藏，故一志所以全氣，全氣所以致虛，致虛所以集道，此心齋之義也。回之未得使，猶以大患有身；得使之也，未始有回，則無其身矣。故能入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攝有爲以歸無爲也。一宅而寓於不得已，推無爲以寄有爲也。天不行地則易，行不踐地則難；無爲則易，涉世不犯難則難。爲人之所爲，人使也，故易以僞；爲天之所爲，天使也，故難以僞。鳥非翼無以飛；人非知無以知。室非虛，無以生白，吉祥何由而止止哉？夫苟不止，則雖拱默山林，亦坐馳也。夫耳目內通，則無聞無見；外於心知，則無思無知。如此則虛極、靜篤，鬼神來舍，況於人乎？此所以命萬物之化而不化於物，古聖之所服行終身者也。

碧虛註：祭祀之齋涉迹，心齋則悟本也。無聽以耳而以心，遺照觀妙也。無聽以心而以氣，渾一太漠也。初學到此，散漫而難攝，然有妙門焉。在乎聽止於耳，神專所司，則內景不逸，外塵不入；心止於符，祥光凝合，則靈府湛然，心君寂爾。是故沖氣洞虛，本無所待，然無待之中靈物自集，所謂交梨火棗不生於荆棘之地，此理惟修習者知之。得使者，心齋之密用。實自回也，未能虛心；未始有回，虛亦忘矣。若能入乎法令之所，於物不動不矜者，庶幾免患矣。入，謂聽納。鳴，謂無機巧之言。聽之則言，不聽則止。言辭廣大，曰無門。理趣淡泊，曰無毒。心無二者，一宅寓於不得已，寄功羣林也。止步絕迹則易，行不踐地則難，喻人使易誑，自任難欺。有翼斯可以衝天，有道斯可以應變也。室虛則陽明生，心定則天光發。身坐閑堂，內懷好惡，是猶馬伏槽櫪，馳意千里矣。夫不逆六鑿於外，則反收靈光於內，人間事物無緣染汙也。

趙註：聽止於耳，心止於符，寂然不動也。氣，虛以待物，感而遂通也。唯道集虛，虛則衆理之所會，此之謂心齋。顏子豁然而悟曰：不能運動如意者，有我也；能運動如意者，無我也。夫子歎其盡善，又告之曰：汝能入其國中而不爲名所動，合則言不合則止。無門者，我無隙之可乘；無毒者彼不以我爲害。一處之以不得已，則庶幾焉。絕迹易，無行地難，

亦寓於不得已之意。爲人使，則有心，故易以僞；爲天使，則任理，故難以僞。以無翼飛、無知知，是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闕者，虛空之性。虛室生白，泰宇發光也。吉祥止止，禍亦不至，福亦不來也。若有徼福之心，是謂坐馳矣。夫徇耳目內通，其中明也；外於心知，其中虛也。如是則將與鬼神爲徒，人其有不信者乎？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三九《含德之厚章第五》 無聽之

以心者，《莊子·人間世篇》孔子謂顏回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此言心虛則嗜欲無人，神清則玄覽無疵。遺其色聲，忘其境智。境智忘而玄道自至，色聲一而物相盡空。心止於符，氣合於漠，此謂之心齋也。惟孔子顏回得之矣。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三七《齋戒部·齋戒叙》 夫人靖修真，要

資齋戒。檢口慎過，其道漸階。《南華真經》云：「顏回問道於孔子。孔子曰：『汝齋戒，吾將語汝。』顏回曰：『回居貧，唯不飲酒，茹葷久矣。』孔子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汝一志，無以耳聽，而以心聽，無以心聽，而以氣聽，疏淪汝心志，澡雪汝精神，摗擊汝智慮，我將語汝。夫道冥然，難言哉！將爲汝試言其約略爾。」《混元皇帝聖紀》云：「按諸經齋法，略有三種。一者設供齋，以積德解愆。二者節食齋，可以和精神保壽。斯謂祭祀之齋，中士所行也。三者心齋，謂疏淪其心，除嗜慾也；澡雪精神，去穢累也；摗擊其智，絕思慮也。夫無思無慮則專道，無嗜無慾則樂道，無穢無累則合道。既心無二想，故曰一志焉，蓋上士所行也。夫齋者，齊也，齊整三業，乃爲齊矣。若空守節食，既心識未齊。又唯存一志，則口無貪味。謂茲二法，表裏相資。」《大戒經》云：「夷心靜然，專想不二，過中不味，內外清虛是也。子雖薄閑節食，未解調心。故示齋法，令其受道，而未學之徒，孰能虛心一志哉！夫鄙乎祭祀之教，自謂得心齋之理，蓋噴噉怠慢之夫矣。雖口談空寂，無解其目，是自矜也。」

又《六種齋》 第一，《道門大論》云：「上清齋有二法：

- 一、絕羣獨宴，靜氣遺形。清壇肅侶，依太真儀格。
- 一、心齋，謂疏淪其心，澡雪精神。

坐忘

綜述

《南華真經·內篇·大宗師第六》（道藏無注本） 仲尼蹴然曰：何

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南華真經注疏·內篇·大宗師第六》（郭象注 成玄英疏） 顏回

曰：「墮肢體，黜聰明，

〔疏〕墮，毀廢也。黜，退除也。雖聽屬於耳，明關於目，而聽明之用，本乎心靈。既悟一身非有，萬境皆空，故能毀廢四肢百體，屏黜聰明心智者也。

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

〔注〕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內不覺其一身，外不識有天地，然後曠然與變化爲體而無不通也。

〔疏〕大通，猶大道也。道能通生萬物，故謂道爲大通也。外則離析於形體，一一虛假，此解墮肢體也。內則除去心識，恍然無知，此解黜聰明也。既而枯木死，灰冥同大道，如此之益，謂之坐忘也。

仲尼曰：「同則無好也，

〔注〕無物不同，則未嘗不適，未嘗不適，何好何惡哉。化則無常也。

〔注〕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無常也。

〔疏〕既同於大道，則無是非好惡；冥於變化，故不執滯守常也。

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一九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

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詳道註：枝海以爲百川，則見川不見海；合百川以歸海，則見海不見川。道，海也。仁義禮樂，百川也。回得道而忘仁義禮樂，是睹海而忘百川，然猶未忘道也；至於離形而忘物，去知而忘心，宴然無所係累，則道果何在哉？與我兼忘而已，此回之所以賢也。義近禮，仁近樂，故忘義而後忘禮，忘仁而後忘樂。蓋回之忘有所不忘，而其益有所謂損。不忘其所忘，以歸於誠忘；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損。非造坐忘之妙，何足以與此。

碧虛註：顏子之益，謂損外益內也。愛物之謂仁，利物之謂義，愛利屬乎外，忘之則可，於道則未也。禮者，體之威儀。樂者，心之沖和。心體係乎內，忘之則可，於道則未也。坐忘者，無時而不忘。墮肢體謂即應而忘；黜聰明謂即照而忘。即應而忘，離形去知也；即照而忘，同乎大通也。體同太空，則無好惡；心同造化，則無斷常矣。

李元卓《莊列十論·顏回坐忘論第四》 心非汝有，孰有之哉？是諸緣積習而假名耳。身非汝有，孰有之哉？是百骸和合而幻生耳。知心無心，而萬物皆吾心，則聰明烏用黜？知身無身，而萬象皆吾身，則支體烏用墮？況於仁義乎，況於禮樂乎。若然，動靜語默，無非妙處，縱橫逆順，無非天游。孰知其爲忘也耶？不然，厭擾而趣寂，懼有以樂無，以是爲忘，則聚塊積塵皆可謂之忘矣。夫回幾於聖人而未盡，過於衆人而有餘。順一化之自虛，了物我者，聖人也。隨衆境而俱逝，繫乎有物者，衆人也。了乎無物，則無往而非忘。繫乎有物，則無時而能忘。此顏回所以坐忘乎？反萬物流轉之境，冥一性不遷之宗。靜觀世間，則仁義禮樂舉皆妄名。寂照靈源，則支體聰明舉皆幻識。忘物無物，則妄名自離。忘我無我，則幻識自盡。然仁義禮樂，名不自名，妄者執以爲名。支體聰明，識不自識，幻者認以爲識。知身本於無有，則支體將自墮。必期於墮之者，未離於身見也。知心本於不生，則聰明將自黜。必期於黜之者，未離於心見也。且支體聰明之尚無，則仁義禮樂之安有。向也作德於肝膈之上，而物物皆知，今也無知。向也役心於眉睫之間，而物物皆見，今也無見。茲乃坐忘乎？然既已謂之忘，仲尼不容於有問，顏回不容於有應。亦安知一毫之益，亦安知一毫之損，亦安知仁義禮樂之忘爲末，亦安知支體聰明之

墮黜爲至已乎。夫即妙而觀，墜者之忘車，沒者之忘水，人之忘道術，魚之忘江湖，亦忘也。即羶而觀，得者之忘形，利者之忘真，怒臂者之忘車轍，攫金者之忘市人，亦忘也。將以彼是而此非乎，道無是非。將以彼真而此僞乎，道無真僞。顏氏之子，背塵而反妙，損實而集虛者爾。吾知其忘，猶未忘也。使進此道，不忘亦忘。孔子所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也。又奚貴忘。

司馬承禎《坐忘論》 夫人之所貴者生，生之所貴者道。人之有道，若魚之有水。涸轍之魚猶希斗水。弱喪之俗無情造道，惡生死之苦，樂生死之業，重道德之名，輕道德之行。審惟倒置，何其如之。窮而思通，迷而思復，寸陰如璧，愧歎交深，是以恭尋經旨而與心法相應者，略成七條，以爲修道階次。樞翼附焉。

敬信一

夫信者道之根，敬者德之蒂，根深則道可長，蒂固則德可茂。然則璧耀連城之彩，卞和致別。言開保國之效，伍子從誅。斯乃形器著而心緒迷，理事萌而情思忽。況至道超於色味，真性隔於可欲，而能聞希微以懸信，聽罔象而不惑者哉。如人聞坐忘之言，信是修道之要，敬仰尊重，決定無疑者，加之勤行，得道必矣。故《莊》云：「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是謂坐忘。」夫坐忘者，何所不忘哉。內不覺其一身，外不知乎宇宙，與道冥一，萬慮皆遺。《莊》云同於大通，此則言淺而意深。惑者聞而不信，懷寶求寶，其如之何。經云：「信不足焉，有不信。」謂信道之心不足，乃有不信之禍及之，何道之可望乎。

斷緣二

斷緣者，斷有爲俗事之緣也。棄事則形不勞，無爲則心自安，恬簡日就，塵累日薄，迹彌遠俗，心彌近道，至聖至神，孰不由此乎。經云：「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或顯德露能，求人保己，或遺問慶弔，以事往還，或假隱逸，情希升進，或酒食邀致，以望後恩。斯乃巧蘊機心，以干時利，既非順道，深妨正業。凡此類例，皆應絕之。經云：「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我但不唱，彼自不和，彼雖有唱，我不和之。舊緣漸斷，新緣莫結，體交勢合，自致日疏，無事安閑，方可修道。《莊》云：「不將不迎，無爲交俗之情。」又云：「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若事有不

可廢者，不得已而行之，勿遂生愛，繫心爲業。

收心三

夫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帥，靜則生慧，動則成昏。欣迷幻境之中，唯言實是，甘宴有爲之內，誰悟虛非，心識顛癡，良由所託之地。且卜鄰而居，猶從改操，擇交而友，尚能致益，況身離生死之境，心居至道之中，能不捨彼乎，安不得此乎。所以學道之初，要須安坐，收心離境，住無所有。因住無所有，不著一物，自入虛無，心乃合道。經云：至道之中，寂無所有，神用無方，心體亦然。原其心體，以道爲本，但爲心神被染，蒙蔽漸深，流浪日久，遂與道隔。若淨除心垢，開識神本，名曰修道。無復流浪，與道冥合，安在道中，名曰歸根。守根不離，名曰靜定。靜定日久，病消命復，復而又續，自得知常。知則無所不明，常則無所變滅，出離生死，實由於此。是故法道安心，貴無所著。經云：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若執心住空，還是有所，非謂無所，凡住有所，則令心勞，既不合理，又反成病。但心不著物，又得不動，此是真定。正基用此爲定，心氣調和，久益輕爽，以此爲驗，則邪正可知矣。若心起皆滅，不簡是非，則永斷覺知，入於盲定。若任心所起，一無收制，則與凡夫元來不別。若唯斷善惡，心無指歸，肆意浮游，待自定者，徒自誤爾。若徧行諸事，言心無所染者，於言甚善，於行極非，真學之流，特宜誡此。今則息亂而不滅照，守靜而不著空，行之有常，自得真見。如有時事或法要有疑者，且任思量，令事得濟，所疑復悟，此亦生慧正根。悟已則止，必莫有思，思則以智害恬，爲子傷本。雖聘一時之後，終虧萬代之業。若煩邪亂想，隨覺則除，若聞毀譽之名，善惡等事，皆即撥去，莫將心受。受之則心滿，心滿則道無所居。所有聞見，如不聞見，即是非善惡不入於心。心不受外名曰虛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虛，道自來居。經云：人能虛心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內心既無所著，外行亦無所爲，非淨非穢，故毀譽無從生，非智非愚，故利害無由撓。實則順中爲常，權則與時消息，苟免諸累，是其智也。若非時非事，役思強爲者，自云不著，終非真學。何耶？心法如眼也，纖毫入眼，眼則不安，小事關心，心必動亂，既有動病，難入定門。是故修道之要，急在除病，病若不除，終難得定。有如良田，荆棘未誅，

雖下種子，嘉苗不茂。愛見思慮，是心荆棘，若不除翦，定慧不生。或身居富貴，或學備經史，言則慈儉，行則貪殘，辯足以飾非，勢足以威物，得則名己，過則尤人，此病最深，雖學無益。所以然者，爲自是故。然此心猶來依境，未慣獨立，乍無所託，難以自安，縱得暫安，還復散亂。隨起隨制，務令不動，久久調熟，自得安閑。無問晝夜，行住坐卧，及應事之時，常須作意安之。若心得定，即須安養，莫有惱觸，少得定分，即堪自樂，漸漸馴狎，惟益清遠。平生所愛，已嫌蔽陋，況因定生慧，深達真假乎。且牛馬家畜也，放縱不收，猶自生梗，不受駕馭。鷹鷂野鳥也，爲人羈絆，終日在手，自然調熟。況心之放逸，縱任不收，唯益羸疏，何能觀妙。經云：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夫法之妙用也，其能行，不在能言，行之則斯言爲當，不行則斯言如妄。又時人所學，貴難而賤易，若論法要，廣說虛無，思慮所莫能達，行用所莫能階者，則歎不可思議。而下風盡禮，如其信言不美，指事直說，聞則心解，言則可行者，此實不可思議，而人翻以爲淺近，而輕忽不信。經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又有言火不熱，燈不照闇，稱爲妙義。夫火以熱爲用，燈以照闇爲功。今則盛談火不熱，未嘗一時廢火，燈不照闇，必須終夜然燈。言行相違，理實無取，此即破相之言，而人反以爲深玄之妙。雖惠子宏辯，莊生以爲不堪。膚受之流，誰能斷簡，至學之士，庶不留心。

或曰：夫爲大道者，在物而心不染，處動而神不亂，無事而不爲，無時而不寂。今獨避事而取安，離動而求定，勞於控制，乃有動靜二心，滯於住守，是成取捨兩病。都未覺其外執，而謂道之階要，何其謬邪。答曰：總物而稱大，通物之謂道，在物而不染，處事而不亂，真爲大矣，實爲妙矣。然謂吾子之鑒有所未明，何耶？徒見貝錦之輝煥，未曉始抽之素絲，纔聞鳴鶴之冲天，詎識先資於穀食。蔽日之榦，起於毫末。神凝至聖，積習而成今。徒學語其聖德，而不知聖之所以德，可謂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何其造次哉。故經云：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簡事四

夫人之生也，必嘗於事物，事物稱萬，不獨委於一人。巢林一枝，鳥

見遺於叢泊。飲河滿腹，默不悛於洪波。外求諸物，內明諸己，知生之有分，不務分之所無，識事之有當，不任事之非當。任非當則傷於智，力務過分則弊於形神。身且不安，何能及道。是以修道之人，莫若斷簡事物，知其閑要，較量輕重，識其去取，非要非重，皆應絕之。猶人食有酒肉，衣有羅綺，身有名位，財有金玉，此並情欲之餘好，非益生之良藥。衆皆徇之，自致亡敗。靜而思之，何迷之甚。《莊》云：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蔬食弊衣，足養性命，豈待酒肉羅綺，然後生全哉？是故於生無所要用者，並須去之。於生之用有餘者，亦須捨之。財有害氣，積則傷人，雖少猶累，而況多乎？以隋珠而彈千仞之雀，人猶笑之，況背道德，忽性命，而從非要，以自促伐者乎？夫以名位比道德，則名位假而賤，道德真而貴。能知貴賤，應須去取，不以名害身，不以位易志。《莊》云：行名失己，非士也。《西昇經》云：抱元守一，過度神仙，子未能守，但坐榮官。若不簡擇，觸事皆爲，心勞智昏，修道事闕。若處事安閑，在物無累者，自屬證成之人。若實未成，而言無累者，誠自誑耳。

【略】

泰定六

夫定者，出俗之極地，致道之初基，習靜之成功，持安之畢事。形如槁木，心若死灰，無感無求，寂泊之至，無心於定，而無所不定，故曰泰定。《莊》云：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宇則心也，天光則發慧也。心爲道之器宇，虛靜至極則，道居而慧生，慧出本性，非適今有，故曰天光。但以貪愛濁亂，遂至昏迷。澡雪柔挺，復歸純靜，本真神識，稍稍自明，非謂今時別生他慧。慧既生已，實而懷之，勿以多知而傷於定。非生慧難，慧而不用難。自古忘形者衆，忘名者寡。慧而不用，是忘名也，天下希及之，故爲難。貴能不驕，富能不奢，爲無俗過，故得長守富貴。定而不動，慧而不用，爲無道過，故得深證真常。《莊》云：知道易，而弗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知而言之，所以之人。古之人天，而不人慧，能知道，非得道也。人知得慧之利，未知得道之益。因慧以明至理，縱辯以感物情，興心徇事，觸類而長，自云處動而常寂，焉知寂者寂以待物乎。此語俱非泰定也。智雖出衆，彌不近道。本期逐鹿，獲兔而歸。所得

太微，良由局小。《莊》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智。智生而無以智爲也，謂之以智養恬。智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恬智則定慧也，和理則道德也。有智不用而安其恬，積而久之自成道德。然論此定，因爲而得成，或因觀利而見害，懼禍而息心，捐捨滌除，積習心熟，同歸於定，咸若自然。疾雷破山而不驚，白刃交前而不懼，視名利如過隙，知生死如潰癰，故知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心之虛妙，不可思也。夫心之爲物也，即體非有，隨用非無，不馳而速，不召而至，怒則玄石飲羽，怨則朱夏殞霜，縱惡則九幽匪遙，積善則三清何遠，忽來忽往，動寂不能名，時可時否，蒼龜莫能測，其爲調御，豈鹿馬比其難乎。太上老君運常善以度人，昇靈臺而演妙，略三乘之因果，廣萬有之自然，漸之以日損有爲，頓之以證歸無學，喻則張弓鑿矢，法則挫銳解紛，修之有常，習以成性，黜聰墮體，嗒然坐忘，不動於寂，幾微入照。履殊方者，了義無日，遊斯道者，觀妙可期，力少功多，要矣妙矣。【略】

坐忘樞翼

夫欲修道成真，先去邪僻之行，外事都絕，無以干心，然後端坐，內觀正覺。覺一念起，即須除滅，隨起隨制，務令安靜。其次，雖非的有貪著，浮遊亂想，亦盡滅除，晝夜勤行，須臾不替。唯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冥虛心，不冥有心，不依一物，而心常住。此法玄妙，利益甚深，自非夙有道緣，信心無二者，莫能信重。雖知誦讀其文，仍須辯識真僞，所以者何？聲色昏心，邪佞惑耳，人我成性，自是病深，心與道隔，理難曉悟。若有心歸至道，深生信慕，先受三戒，依戒修行，在終始，乃得真道。其三戒者，一曰簡緣，二曰無欲，三曰靜心。勤行此三戒，而無懈退者，則無心求道而道自來。經云：人能虛心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由此言之，簡要之法，實可信哉，實可貴哉。然則凡心躁競，其來固久，依戒息心，其事甚難。或息之而不得，暫得而還失，去留交戰，百體流汗，久久柔挺，方乃調熟。莫以暫收不得，遂廢平生之業。少得靜已，則行立坐卧之時，涉事喧闐之處，皆須作意安之。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靜處喧，其志唯一。若束心太急，急則成病，氣發狂癡，是其候也。心若不動，又須放任，寬急得中，常自調適，制而無著，放而不逸，處喧無惡，涉事無惱者，此真定也。不以涉事無惱，故求多事，不以處喧無動，

故來就喧。以無事爲真定，以有事爲應迹。若水鏡之爲鑑，則遇物而見形。善巧方便，唯能入定，發慧遲速，則不由人。勿於定中急急求慧，求慧則傷定，傷定則無慧。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真慧也。慧而不用，實智若愚，益資定慧，雙美無極。若定中念想，則有多惑，衆邪百魅，隨心應現，真人老君，神異詭怪，是其祥也。唯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曠然無基，舊業永消，新業不造，無所纏礙，迴脫塵網，行而久之，自然得道。

夫得道之人，心有五時，身有七候。心有五時者，一動多靜少；二動靜相半；三靜多動少；四無事則靜；事觸還動；五心與道合，觸而不動。心至此地，始得安樂，罪垢滅盡，無復煩惱。身有七候者，一舉動順時，容色和悅；二夙疾普消，身心輕爽；三填補夭傷，還元復命；四延數千歲，名曰仙人；五鍊形爲氣，名曰真人；六鍊氣成神，名曰神人；七鍊神合道，名曰至人。其於鑒力，隨候益明，得至道成，慧乃圓備。雖久學定心，身無五時七候者，促齡穢質，色謝歸空，自云慧覺，復稱成道，求諸通理，實所未然，可謂謬矣。

又《天隱子·坐忘》 坐忘者，因存想而得也，因存想而忘也。行道而不見其行，非坐之義乎？有見而不行其見，非忘之義乎？何謂不行？曰心不動故。何謂不見？曰形都泯。故天隱子瞑而不視。或者悟道，乃退曰：道果在我矣。我果何人哉？天隱子果何人哉？於是彼我兩忘，了無所照。

又《神解》 一齋戒，謂之信解。言無信心，即不能解。二安處，謂之閑解。言無閑心，即不能解。三存想，謂之慧解。言無慧心，即不能解。四坐忘，謂之定解。言無定心，即不能解。信定閑慧四門通神，謂之神解。

司馬真人《長生詮經》 夫欲修真，先除邪行，外事都絕，無以於心。然後內觀王覺，覺一念起即須除滅，隨起隨滅，務令安靜。雖非的有貪著，浮浮亂想亦盡滅除。晝夜勤行，須臾不替。唯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冥虛心，不冥有心，不依一法，而心常性，此法玄妙，利益甚深。

常默元氣不傷，少思慧燭內光，不怒百神和暢，不惱心地清涼，不求無諂無驕，不執可圓可方，不貪便是富貴，不苟何懼君王。味絕靈泉自降，氣定真息自長。觸則形斃神游，想則夢離屍僵。氣漏形歸后土，念漏

神趨死鄉。心苑方得神活，魄滅然後魂強。轉物難窮妙理，應化不離真常。至精潛於恍惚，大象緼於渺茫。造化不知規準，鬼神莫測行藏。不飲不食不深，是謂真人坐忘。

曾慥《道樞》卷二《坐忘篇上寶書之笈，三編具存；吾得其要，澄神契真》 心者，一身之主，神之帥也。靜而生慧矣，動則生昏矣。學道之初，在於收心離境，入於虛無則合於道焉。若夫執心住空，亦非所謂無所也。住於有所，則心勞而氣廢，疾以之生矣。

夫聞毀譽善惡以其心受，受則心滿，滿則道無所居矣。有聞如不聞焉，有見如不見焉，毀譽善惡不入於心，其名曰虛心。虛則安心，安則道自來矣。心者，譬夫目焉，纖毫入目則未有能安者也。牛馬家畜也，縱之不收則悍突難馭；鷹鷂野鳥也，一爲繫絆則自然調熟。吾之心亦猶是歟。然法之妙用，在乎能行，不在能言。夫能在物不染，處事不亂，斯大道之妙乎！

世或以道爲難進，是不知貝錦始於素絲，冲天之鶴資於穀食，蔽日之榦起於毫末者也。事非常則傷於智力，務過分則弊於形神。今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人猶笑之。況棄道德，忽性命，而從不要以自伐者乎。夫撓亂吾身者，則寇盜也。吾能禦之正心，則勇士也；因智觀察，則利兵也；外累悉除，則戰勝也；湛然常樂，則榮祿也。吾不爲此觀，是猶遇敵棄甲而逃，反受其咎矣。是以定者，致道之初基，習靜之成功，持安之畢事也。

莊子曰：宇泰定發乎天光。何謂也？宇者，心也。天光者，慧也。虛靜至極，則道居而慧生也。慧者，本吾之性也。由貪愛濁亂，散迷而不知，吾能澡雪則復歸於純靜矣。神性虛融，體天應變，形與道同，則無生死。隱則形同於神，顯則神同於氣，所以蹈水火而無害，對日月而無影，存亡在己，出入無間矣。然虛無之道有淺深焉，深則兼被於形，淺則惟及其心。被形者，神也。及心者，慧覺也。慧覺者，身不免於謝焉。何也？慧者，心照也，多用則其體勞矣。初得其慧則悅而多辯，斯神氣漏而爲尸解者也。故大人者，含光藏輝，凝神歸實，神與道合，身心與道同，於是六根洞達焉。身也，無時而不存；心也，無法而不通。故曰：山之有玉則草木不凋矣，人之懷道則形體永固矣。於是其妙也，有坐忘之樞焉。

修道成真者，必先去乎邪僻之行，外事不干於心，端坐內觀，念起則滅之，雖然惟滅動心不滅照心，惟凝虛心不凝有心。欲行此者，當受三戒：一曰簡緣，二曰無欲，三曰靜心。簡緣者，擇要去煩也。經曰：少則得，多則惑矣。無欲者，斷貪求也。經曰：常無欲，則能觀其妙矣。靜心者，止息游浪也。經曰：除垢止念，靜心守一，其斯之謂歟。故虛心無欲，非求於道而道自歸之。其要在乎涉事處喧，皆作意以安之。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靜處喧，其志惟一。束心太急則為病為狂，心若不動復須任之，使寬急得其所常，自調適制而勿著，放而不動是為真定者也。既如是，亦不可恃其定也，而求多事，求就喧。當使如水鏡之鑒，隨物現形而後可也。定中求慧則傷於定，定則無慧矣，定非求慧而慧自生者也。

得道者於是心有五時，身有七候，是為淺深之叙焉。五時何也？其動多，其靜少者，一也；動靜各半焉者，二也；其靜多，其動少者，三也；無事則靜，觸則動者，四也；與道冥合，觸亦不動者，五也。七候何也？舉動順時，容色和者，一也；宿疾盡除，身心輕爽者，二也；填補天傷，還年復命者，三也；延數萬歲，名為仙人者，四也；煉形為氣，名為真人者，五也；煉氣成神，名為神人者，六也；煉神合道，名為至人者，七也。

又《坐忘篇中》 天隱子曰：人之生也，稟乎靈氣，精明悟通，學無凝滯，則謂之神焉。宅神於內，遠照於外，則謂之仙焉。靈氣者，其不可為世俗所淪折而後可也。曰喜，曰怒，曰哀，曰樂，曰愛，曰欲，曰惡，七者情之邪也。曰風，曰寒，曰暑，曰濕，曰饑，曰飽，曰勞，曰逸，八者氣之邪也。去邪則近於仙矣。

簡易者，天地之道也。天者，在吾首之上；地者，在吾足之下。吾則見之，故曰：簡易者，神仙之德也。夫學道者，言涉高詭而執迷無所歸本非吾學也。故學氣者，反為氣所病者有矣；學仙者，反為仙所迷者有矣。然學道者，亦須漸而進之，蓋有五門焉：一曰，齋戒；二曰，安處；三曰，存想；四曰，坐忘；五曰，神解。

齋戒者，何也？澡身虛心者也。齋者，潔靜也；戒者，節約也。饑即食，食勿飽，所謂調中者也。物未成者勿食，腐敗閉氣者勿食，五味太多者勿食。勿久坐，勿久立，勿久勞，勿久逸。左右手常摩至於溫熱，熨其

皮膚，以去冷氣，所謂暢外者也。於是形堅則氣至矣。

安處者，何也？南向而坐，東首而寢，居之屋廬必得陰陽適中焉。高則陽盛而明多，多則傷於魄，魄陰也；卑則陰盛而暗多，多則傷於魂，魂陽也。有所傷則疾斯生焉。又況夫天地之氣乎，有元陽之切肌，淫陰之侵體，可不慎哉！故吾之室四旁皆窗戶焉，風起則闔之，風息則闢之，前必箔，後必屏。太明則垂箔，以和其內映焉；太暗則卷箔，以通其外曜焉。內以安吾心，外以安吾目。心目安則身安矣。然則彼縱情多慮，其不能安其內外也可知矣。

存想者，何也？存者，存我之神也；想者，想我之身也。夫何以能然乎？閉目則自見其目，收心則自見其心，心目皆不離於身，不傷於神，此其漸也。凡人終日而視他人，則心亦外走矣；終日而接他事，則目亦外瞻矣。營營浮光，未嘗復照，安得不疾且天耶？故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成性，是為衆妙之門也。

坐忘者，何也？因存想而得，因存想而忘也。行道不見其行，非坐之義乎？有見不行其見，非忘之義乎？不行者，心不動也；不見者，形俱泯也。或者曰：心不動有道乎？天隱子默而不對。或者曰：形泯有道乎？天隱子瞑而不視。或者悟曰：道在我矣。

神解者，何也？齋戒者，信解也，無信心則不能解矣。安處者，定解也，無定心則不能解矣。存想者，閑解也，無閑心則不能解矣。坐忘者，慧解也，無慧心則不能解矣。四者通乎神，斯為神解者焉。神者，兼三才則謂之易，齊萬物則謂之道，本一性則謂之真一。

天隱子曰：生於易中，死於易中，動因萬物，靜因萬物乎。邪由一性，真由一性乎，吾皆以神解之在人也，在地也，在水也，皆為仙矣。變而通之，是曰神仙。

正一先生讀其書，悟曰，吾則異。於是，吾之簡易者，無為而無不為也。吾之漸者，守性正命日增一日，漸之道也。齋戒之類兼修之可也。

又《坐忘篇下》 至游子曰：吾得坐忘之論三焉，莫善乎？正一先生司馬子微曰：吾近見道士趙堅造坐忘論七篇，其事廣，其文繁，其意簡，其詞辯。讀之者，思其章句，記其次序，可謂坐馳，非吾所謂坐忘也。吾聞之先師曰：坐忘者，長生之基也。故招真以煉形，形清則合於氣；含道

以煉氣，氣清則合於神。體與道冥，斯謂之得道者矣。

夫真者道之元也，故澄神以契真。莊子曰：宇泰定發乎天光。宇者，心也；天光者，慧照也。先定其心，則慧照內發，照見萬境，虛忘而融心於寂寥，是之謂坐忘焉。老子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無身者，非無此身也，體合大道，不徇乎榮貴，不求乎苟進，恬然無欲，忘此有待之身者也。

夫長生者，神與形俱全者也。是以乾坤者易之蘊也，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矣。形器者，性之府也，形器敗則性無所存矣。養神不養形，猶毀宅而露居者歟。或曰：人之壽終，心識苟正，則神超於真境。正一先生曰：非至正之言也。夫高德之賢，自謂彼我忘矣，是非泯矣，然見不善則顰，見善則笑，猶為善惡所惑。況其終也，昏耄及焉，吾未見不為衆邪所誘者也。故有有識化無識者，秦女之化石是也；有人識化蟲識者，黃氏之化鼃者也。由是觀之，心識者為陰陽所陶鑄，安能自定哉？所以貴乎形神俱全者，蓋以此也。今有知榮貴為虛妄，了生死為一貫，至其臨終，則求醫祈鬼，何也？未知乎坐忘者也。忘者忘萬境也，先之以了，諸妄次之，以定其心。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空然無基。觸之不動，慧雖生矣，猶未免於陰陽之陶鑄也，必藉夫金丹以羽化，入於無形，出乎化機之表，然後陰陽為我所制矣。

又卷四一 呂子曰：內觀，何謂也？子鍾離子曰：是所謂坐忘者也。雖然，彼曲士者交合不知其時，行持不知其法，而望內觀以成功焉。故意內成丹，想中取藥，鼻搐口咽，欲使日月天地入於氣府，譬猶寐而得賄者也。然而，天地否隔，久而不通者，其失亦在乎意亂而已爾。今夫善視者，志在丹青，則不見泰華；善聽者，志在管弦，則不聞雷霆；耳目之用淺矣。況吾之心者，周該六合而能內觀坐忘者耶！內觀之始，如陽升也。其想為男、為龍、為火、為天、為雲、為鶴、為日、為馬、為煙、為霞、為車、為駕、為葩、為氣、如陰降也；其想為女、為虎、為水、為地、為雨、為龜、為月、為牛、為金、為泥、為舟、為葉；吾之內觀又豈止於斯而已哉！青龍也、白虎也、朱雀也、玄武也，五嶽也、九州也、四海也、三島也、金男也、玉女也、河車也、重樓也，皆立象於無中以定神識焉。故魚之未得，則筌不可失矣；兔之未獲，則蹄不可捨矣，亦不可執於永

久，終於斯須焉。夫能至乎念絕想亡，是為真空，始可以朝真矣，蓋內觀者，開基之始爾，必也日損焉，入於希夷，是亦由吾內觀者也。

牧常晁《玄宗直指萬法同歸》卷二《若嬰兒之未孩》 嬰兒者，未出胞胎也。出乎胞胎，謂之孩也。嬰兒在母腹中，惟抱一團和氣。喜怒哀樂之情未發，見聞知覺之性未萌也。出母之胎，便有喜怒哀樂之情，見聞知覺之心，故不足以況於道也。古人曰：溫養子珠，保養太和。又曰：聖胎道胎，胎仙胎息，未嘗言出胞胎也。三教聖賢洵養之術，孰能越此。老子抱元守一，專炁致柔。釋氏之宴寂，顏子之坐忘，止是嬰兒。

又《坐忘說》 坐者，止動也。忘者，息念也。非坐則不能止其役，非忘則不能息其思。役不止，則神不靜。思不息，則心不寧。非止形息役，靜慮忘思，不可得而有此道也。故古人立止觀二法，對治散昏二病。止者，止其散，即散歸於定。觀者，觀其昏，即昏復於慧。非定力不能止其散，非返照不能明其昏。古之上士莫不由此而求之，所以顏回惰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子棋隱几而坐，喪乎吾我。明道坐如泥塑人。許君曰：靜定棲神，無生雜想。廣成子曰：毋視毋聽，抱神以靜。西王母曰：無勞汝形，毋搖汝精，靈山六載，少室九年，又有脇不至席，身不離座，身心不動，入乎大寂。釋門若此者甚衆，不過止散而照昏也。不假坐養，聖胎何以克成，定慧大事明了，任意逍遙。事若未明，不宜廢坐。雖然冥頑兀坐，又謂鬼窟黑山，外靜內動，名曰坐馳。若此謂之坐忘，又不可也。

重玄

綜述

成玄英《老子道德經義疏·老子道德經開題》 第三宗體者，夫釋義解經，宜識其宗致，然古今注疏，玄情各別。而嚴君平《旨歸》以玄虛為宗，顧微君《堂誥》以無為為宗，孟智周、臧玄靜以道德為宗，梁

武帝以非有非無爲宗，晉世孫登云託重玄以寄宗。雖復衆家不同，今以孫氏爲正，宜以重玄爲宗，無爲爲體。所言玄者，深遠之名，亦是不滯之義。言至深至遠，不滯不著，既不滯有，又不滯無。豈唯不滯於滯，亦乃不滯於不滯，百非四句，都無所滯，乃曰重玄。故《經》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隱訣》頌云：玄玄至道宗，上德體洪元也。

又《道可道章第一》 同謂之玄。

玄者，深遠之義，亦是不滯之名。有無二心，微妙兩觀，源乎一道，同出異名。異名一道，謂之深遠。深遠之玄，理歸無滯。既不滯有，亦不滯無。二俱不滯，故謂之玄。

有欲之人，唯滯於有。無欲之士，又滯於無。故說一玄，以遣雙執。又恐行者滯於此玄，今說又玄，更祛後病。既而非但不滯於滯，亦乃不滯於不滯。此則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

衆妙之門。
妙，要妙也。門，法門也。前以一中之玄，遣二偏之執。二偏之病既除，一中之藥還遣。唯藥與病一時俱消，此乃妙極精微，窮理盡性。豈獨羣聖之戶牖，抑亦衆妙之法門。

又《和大怨章第七九》 和大怨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曠明剛強柔弱，其於至極猶未洞忘，故次此章即遣前玄，以彰重玄之致。就此一章內，文有三重：第一明雖離二邊，未階極道。第二明聖人虛會，妙契重玄。第三辯有德無德，忘執之異。

第一明雖離二邊，未階極道。
和大怨，必有餘怨，

怨，對也，即是有無、美惡等一切待對之法也。言行雖捨有無，非有非無，和二邊爲中一，猶前玄，未體於重玄理也。此雖有待，未能無不待也。此是待獨，未獨獨，故有餘對也。

安可以爲善？
安，何也。言雖遣二邊，未忘中一，故何可盡善也。

第二明聖人虛會，妙契重玄。
是以聖人執左契，不責於人。

契，信也，合也。左，陽也，生也。言體道聖人境智冥符，能所虛會，超茲四句，離彼百非，故得久視長生。義言執左，此即不執而執也，猶如帝王握於左契，所以徵攝萬機。聖人妙契環中，故能匡御億兆。而言不責者，聖人雖復匡御衆生，而忘其德，芻狗百姓，故不責其恩報。

第三辯有德無德，忘執之異。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司，主也。徹，迹也。言上德之人主意妙契，不執名言。無德之者，猶滯筌蹄，未能洞道。迹既不泯，故言司徹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天真之理何有親疏，上善之人自然符會，即向執左契不責於人者是也。

李榮《道德真經注·一章》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道德杳冥，理超於言象。真宗虛湛，事絕於有無。寄言象之外，記有無之表，以通幽路，故曰玄之。猶恐迷方者膠柱，失理者守株，即滯此玄，以爲真道。故極言之，非有無之表，定名曰玄，借玄以遣有無，有無既遣，玄亦自喪，故曰又玄。又玄者，三翻不足言其極，四句未可致其源。寥廓無端，虛通不礙，總萬象之樞要，開百靈之戶牖。達斯趣者衆妙之門。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一《道可道章第一》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疏：此者，指上事也。兩者，謂可道、可名，無名、有名，無欲、有欲，各自其兩，故云兩者。俱稟妙本，故云自本而降，隨用立名，則名異矣。

同謂之玄。

疏：玄，深妙也。自出而論則名異，是從本而降迹也。自同而論則深妙，是攝迹以歸本也。歸本則深妙，故謂之玄。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疏：攝迹歸本，謂之深妙，若住斯妙，其迹復存，與彼異名，等無差別。故寄又玄以遣玄，欲令不滯於玄，本迹兩忘，是名無住，無住則了出矣。注云：意因不生者，《西升經》云：同出異名色，各自生意因。今不

生意因，是同於玄妙。無欲於無欲者，為生欲心，故求無欲。欲求無欲，未離欲心。今既無有欲，亦無無欲，遣之又遣，可謂都忘。正觀若斯，是為衆妙。其妙雖衆，若出此門，故云衆妙之門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二二《外篇·山木第二〇》（郭象注 成玄英疏）

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此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注〕設將處此耳，以此未免於累，竟不處。

〔疏〕言材者有為也，不材者無為也。之間，中道也。雖復離彼二偏，處茲中一，既未遣中，亦猶人不能理於人，鴈不能同於鴈，故似道而非真道，猶有斯於累也。

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

〔疏〕夫乘玄道至德而浮遊於世者，則不如此也。既遣二偏，又忘中一，則能虛通而浮遊於代爾。

無譽無訾，一龍一蛇，

〔注〕訾，毀也。龍，出也。蛇，處也。言道無材與不材，故毀譽之材都失也。與時俱化，

〔疏〕此遣中也。既遣二偏，又忘中一，遣之又遣，玄之又玄。而無肯專為；

〔疏〕言既妙遣中一，遠超四句，豈復諂情毀譽，惑意龍蛇。故當世浮沈，與時俱化，何肯偏滯而專為一物也。

通玄先生《道體論》問曰：玄一之理為是可言，為是不可言？答曰：皆得。一本不一，一從言起。今欲統差，非一不收，寄一收差，故曰可言。收差之一，本自無一，無一之一，為差故有，其差既亡，一亦無寄。故無一可一。論云既謂之一，豈得言乎？既謂之一，豈得不言乎？

問曰：所言一者，為對物而辯，為不對物而辯？答曰：皆得。對物而辯者，就義用立名。不對物而辯者，據體實彰稱。言對待名一，顯體實，未名恒一。

問曰：一本不一，一從言起，今欲統差，非一一不收，故寄一以收差，其差既遣，則無一可一。復道言對待名一，顯體實，未名恒一。既言差遣無一可一，復云未名恒一，首尾相示其可？答曰：恒一據未言有統，言一則就辯彰取，辯取既遣，默統亦亡，言默變泯，一何一哉。論云：非言非默，義有所極，雖復言默不辯，一何無哉？

問曰：何故云即理常玄？答曰：對物事隔理處曰玄。

問曰：玄之又玄者何？答曰：前玄對隔以彰稱，未若不彰而自玄。前言玄之者，對事以立名，後言又玄之者，不對未辯而常玄。故曰玄之又玄。

問曰：不彰自玄者，據何而辯？答曰：寄言而辯。

問曰：既云寄言而辯，言即是對，何故不可彰而自玄？答曰：前對言者言，寄言對以彰玄；今言寄者言，寄無對以辯玄。雖可言對是一，有對是二，故曰又玄是異。

王玄覽《玄珠錄》卷下 心能照妙，則是無欲之妙門。因濫玄入重

玄，此是衆妙之門。妙門則生無生，但是濫生，實無生也。其道只是濫可，實無可也。行者觀而思之，存而守之，則解脫。得此是濫脫，實無脫也。無可既無可，誰知此無可，淨心知無可，無可常清淨。淨故常無知，得此淨無知，則是無知淨，是名淨心知。如鏡照色，鏡雖受〔色〕，不失本清，此清雖濫，實無生死。

將言以說物，物一言不一，其物被言說，言多物不多。若許如是者，言應不說物，言實說物，所說若依物，云何得言多，未審言與物，何者是為妄。物與言互妄，物與言互真。觀言如言法，觀物如物形，此是言物一時真。若也約物以觀言，約言以觀物，此是言物一時妄。則知言物體，非真亦非妄，是真亦是妄，我若去淆亂，何曾有真妄。既得真妄寂，則入於環中，在中不見邊，以是中亦遣，所以曠然無懷，乘之以遊。

以言言物，言與物彼，而物非言。言與物對，雖彼常異，雖對常因，對之與彼，言常非物。故言不濫物，物不濫言，其中真理，非言非物。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所以不能者，為心未澄、慾未遣也。能遣之者，內觀於心，心無其心；外觀於形，形無其形；遠觀於物，物無其

物。三者既悟，唯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慾豈能生？慾既不生，即是真靜。真靜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如此清靜，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為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為化衆生，名為得道。能悟之者，可傳聖道。

《太玄真一本際經·護國品卷一》

天尊告法解曰：善哉善哉。善

男子，乃能為諸大衆，諮請法相不二義〔門，開示未聞，令得法〕寶。汝可諦聽，當為解說。〔非止寶座，一切諸〕法，亦復如是，不〔有不无，必竟空寂，雖有假名〕，而无實體。何〔以故？偽性假合，名之為有；體无〕真實，是故名空。〔法解又曰：假有之義，離法名〕假，即法假乎？天〔尊答曰：不即諸法而說法假〕，不離諸法而說法空。所以亦者，法本清淨，无有實相，衆生虛妄，執見有无空之相，從顛倒起，諸見病除，平等无相。法解又曰：若衆生顛倒虛妄見者，得道神尊應无所見。若言有見即是顛倒，若无見者則壞世法，云何莊嚴三界，成就衆生？天尊答曰：如是如是。十方得道諸天尊等，正智圓滿，能了諸法本无實相，皆悉是空，為利益故，隨順世間，方便引誘，假名稱見。雖見於有，知有不有，乃見於空，知空亦空。以是當知，見名同凡，不如凡見。法解又曰：若法空寂，云何說言歸根返本？有本可返，非謂无法。天尊答曰：无本為本。法解又曰：无本為本，何所返耶？天尊答曰：返於无本，是名返本。法解又曰：本於无本，无本则无依。天尊曰：依无所依。法解又曰：无依无本，无斷無得，云何復言斷滅煩惱，而得道耶？有道可得，非謂无本。天尊答曰：所謂得道，得无所得；所謂斷滅，斷无所斷。何以故？煩惱性空，執計為有；以執心故，名為煩惱。若知煩惱本性是空，心无所著，諸計皆盡，名斷煩惱；煩惱病除，故名得道。雖名得道，實无所得；无得无斷，假名方便，為化衆生，名為得道。法解曰：天尊所說，分別法相，快如平，猶有疑味，願更開曉。向言偽性假合，名之為有；體无真實，故名為空。若法性无相，则无有相，亦无无相，云何有於假有，而體實空，有假有空，何名无相？天尊答曰：為執性故，因緣方便，說諸法假；為執假故，因緣方便，說諸法空；空假之相，還復成假，是名无相。法解又曰：云何方便隨順世間，為利益故，而為說法？天尊曰：衆生

劣弱，未有正見，猶籍資憑，不能无待，願住世間，求世安樂。是故為說成就五方嚴淨國土，使得安樂。若有衆生稍習真解，學相似空，願離世間，不住諸有求解脫者，我即為說三界皆空，人无相道。余時大衆聞是說已，神開解悟，歡喜踴躍，同聲稱善，各隨心力，增益正位，人天四衆，咸發道心，稽首天尊，而作頌曰：

善哉元始尊，三界所共宗。神力不思議，智德无等雙。自然七寶座，踴見鸞林中。具足有形相，无礙猶虛空。將示重玄義，開發衆妙門。了出无上道，運轉大乘轅。善巧說諸法，不有亦不无。空假无異相，權實固同途。道場與煩惱，究竟並無餘。

又《最勝品》卷八

太極真人住聖所住，以无畏心歡然含笑，告帝

君曰：元始天尊脩習妙行，无量无边，不可稱說，非是譬喻所能宣示。今為卿等略述其要，宜各善聽，秘而勿忘。夫十方天尊發心之始，皆了兼忘重玄之道，得此解已，名發道意，漸漸明了，成一切智，其餘諸行皆是枝條。帝君又問：何謂兼忘？太極真人答曰：一切凡夫從烟燭際而起愚癡，染著諸有，雖積功勤，不能无滯，故使脩空除其有滯。有滯雖淨，猶滯於空，常有欲，故示正觀空於此空。空有雙淨，故曰兼忘，是名初入正觀之相。帝君又問：何謂重玄？太極真人曰：正觀之前空諸有，於有无著；次遣於空，空心亦淨，乃曰兼忘。而有既遣，遣空有故；心未純淨，有對治故。所言玄者，四方无著，乃盡玄義。如是行者，於空於有，无所滯著，名之為玄。又遣此玄，都无所得，故名重玄，衆妙之門。帝君又問：若脩重玄，遣一切相，遣无所遣，名為道意即是具足。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四九《秘要訣法部·玄門大論三二訣並叙》

夫三一者，蓋乃智照無方，神功不測，恍兮為像，金容玉質之姿，窈兮有精，混一會三之致。因為觀境，則開衆妙之門，果用成德，乃極重玄之道。《道經》云：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洞神經三環訣》云：精、神、炁也。

《釋名》云：三一者，精、神、炁，混三為一也。精者，虛妙智照之功；神者，無方絕累之用；氣者，方所形相之法也。亦曰希、微、夷。希，疏也；微，細也；夷，平也。夷即是精，希即是神，微即是氣。精言夷者，以知萬境，均為一照也；神言希者，以神於無方，雖遍得之，甚疏

也；氣言微者，以氣於妙本，義有非粗也。精對眼者，眼故見明，義同也；耳對神者，耳空故聞無，義同也；鼻對氣，觸於體，義相扶也。

孟法師云：言三言一，不四不二者，以言言一即成三也。今謂明義，各自有宜，少多非爲定准，如六通四達，豈止三耶！若教之所興，無乖此說。然三義雖異，不可定分，亦一體雖同，不容定混。混亦不混，故義別成三，分不定分，故體混爲一。混三爲一，三則不三；分一爲三，一則不一。不三而三，不一而一，斯則三是不三之三，一是不一之一。不三之三，非直非三，亦非非三；不一之一，非止非一，亦非非一，此合重玄之致也。

雙遣

綜述

成玄英《老子道德經義疏·不尚賢章第三》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可欲者，即是世間一切前境色聲等法，可貪求染愛之物也。而言不見者，非杜耳目以避之也，妙體塵境虛幻，竟無可欲之法，推窮根塵不合故也。既無可欲之境，故恣耳目之見聞，而心恒虛寂，故言不亂也。故《西昇經》云：譬如鏡中影，可見不可取。又云：欲視亦無所見，欲聽亦無所聞。前不盜不爭，是別；今不見可欲是總，遣三業及一切法也。

第二獨顯聖人虛懷利物。

聖人治，虛其心，

聖人治，同前釋。既外無可欲之境，內無能欲之心，心境兩忘，故即心無心也。前既境幻，後又心虛也。

實其腹，

雖復即心無心，而實有靈照，乃言妙體虛寂，而赴感無差。德充於內，故言實其腹也。

弱其志，

既內懷實智，而外弘接物，處俗同塵，柔弱退己也。

強其骨。

骨，譬內也。言聖人雖復外示和光，而內恒寂泊。欲明動不傷寂，應不離真，故言強其骨也。

第三重勸學人，令忘知會道。

常使民無知無欲，

知者，分別之名。欲者，貪求之目。言聖人常以空慧利益蒼生，令倒置之徒，息分別之心，捨貪求之欲也。

使知者不敢不爲，

前既捨有欲得無欲，復恐無欲之人滯於空見，以無欲爲道，而言不敢不爲者，即遣無欲也。恐執此不爲，故繼以不敢也。

則無不治。

治，正也。行人但能先遣有欲，後遣無欲者，此則雙遣二邊，妙體一道，物我齊觀，境智兩忘，以斯爲治，理無不正也。

又《道冲章第四》 第一明以中爲用，應須遣中。

道冲而用之，又不盈，

冲，中也。言聖人施化，爲用多端，切當而言，莫先中道，故云道冲而用之。此明以中爲用也。而言又不盈者，盈，滿也。向一中之道破二偏之執，二偏既除，一中還遣。今恐執教之人住於中一，自爲滿盈，言不盈者，即是遣中之義。

又《善行章第二七》 第四示師資之道，修學之妙。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

善人，即向來襲明之人也。言此人恒懷大心，先物後己，引導求生，允當宗匠。

不善人，善人之資。

資，用也，亦是助益之義。言善人恒在有中化導群品，即用不善之類而爲福田，以彼衆生，益成我德故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不貴其師，無能化也。不愛其資，無所化也。前以聖導凡，勸令修學，令明凡聖平等，故遣師資。斯則從淺至深，漸階衆妙也。

雖知大迷，此謂要妙。

師資兩忘，聖凡一揆，俗智分別，雖似大迷。據理而言，實成要妙。

又《道常無爲章第三七》 第二結學人宗，顯妙極重玄。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作，起修也。樸，道也。言衆生初從化起修者，必有心欲於果報也。

既起斯欲，即須以無名樸素之道安鎮其心，令不染有。此以空遣有也。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非但不得欲於有法，亦不得欲於此無名之樸也。前以無遣有，此則以

有遣無，有無雙離，一中道也。

不欲以靜，天下自正。

靜，息也。前以無名遣有，次以不欲遣無。有無既遣，不欲還息。不

欲既除，一中斯泯。此則遣之又遣，玄之又玄，所謂探幽索隱，窮理盡性

者也。既而一切諸法無非正真，稊稗瓦礫悉皆至道，故云天下自正。此一

句結衆妙之門也。

又《爲學章第四八》 第一明道俗兩學，損益有殊。

爲學日益，

爲，修營也。學，俗學也。言修俗學之人銳情分別，故累欲日增也。

爲道日損。

爲道，猶修道也。言修道之士虛夷恬淡，所以智德漸明，累惑日

損也。

第二辨次第虛忘，以階玄極。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

爲學之人執於有欲，爲道之士又滯無爲。雖復深淺不同，而二俱有

患。今欲祛此兩執，故有再損之文。既而前損損有，後損損無，二偏雙

遣，以至於一中之無爲也。

又《其政章第五八》

廉而不穢，

妙體物境空幻，無可貪取，非關卓爾清廉，避世之穢害也。斯則淨穢

雙遣，貪廉兩忘，不廉而廉，穢而不穢。故《莊子》云：大廉不慊。又

云：廉清不信。

又《用兵章第六九》

用兵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守持三寶之人能會古之極道，故次此章即明此人雙遣空有，不捨大慈。就此一章，義分四

別：第一明接物運權，示根塵總幻。第二重辯前義，以顯真空。第三明捨

慈之人，輕敵失道。第四明涉境運智，無出大慈。

第一明接物運權，示根塵總幻。

用兵有言：

用兵謂用權智攝化蒼生，亦是行人用六根涉於塵境。有言者，有用兵

之法，言在下文也。

吾不敢爲主而爲客，

主，我身也，客，前敵也。根塵兩空，物我俱幻，既無我身之能緣，

亦無前塵之可染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

進，取也。退，捨也。寸少以況無，尺多以況有也。既而境智雙遣，

根塵兩幻，體茲中一，離彼二偏，故有無爲之可取，亦無有爲之可捨。

第二重辯前義，以顯真空。

是謂行無行，

既遣蕩有無，又洞忘境觀，故以無行爲行也。

攘無臂，

攘枝（肢）體，故無臂可攘。

執無兵，

離形去智，故無兵可用也。

仍無敵。

物境空幻，無敵可因。

第三明捨慈之人，輕敵失道。

禍莫大於侮敵，

侮，輕陵（凌）也。敵，前境也。輕染諸塵，致三塗之報，故成大

禍也。

侮敵則幾亡吾寶。

幾，盡也。寶則前章三寶也。捨慈而勇，謂之侮敵也。招於巨釁，故

盡喪寶也。

第四明涉境運智，無出大慈。

故抗兵相若，則哀者勝。

若，當也。哀，慈也。抗，舉也。言根塵相逼，舉眼色等相當也。仍以大慈之心虛察前境，則能所兩空，物我清淨，故一切諸法，真成勝妙之境也。

又《知不知章第七》 知不知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聖人知道，故外弊內明，故次此章明雖復能知而無相知。就此一章，義分二別：第一明迹本本迹，顯救物隨機。第二明寂應應寂，彰聖心無累。

第一明迹本本迹，顯救物隨機。知不知，上；

至人妙契重玄，迹不乖本，洞忘虛遠，知則無知，至本虛凝，故稱為上。故《莊》云：子知子之不知耶？曰：吾惡乎知之？不知知，病。

自本降迹，無知而知，涉事救苦，故稱為病。

第二明寂應應寂，彰聖心無累。

是以聖人不病，

聖人能所兩忘，境智雙遣，玄鑒洞照，御氣乘雲，本迹虛夷，有何病累也？

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聖無知覺之疵，而凡有分別之病，所降迹同凡，說法演教，志存救溺，既而不病而病，病而不病，故云不病也。

李榮《道德真經注·十四章》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希、微、夷，三者也。俱非聲色，並絕形名，有無不足詰，長短莫能議，混沌無分，寄名為一。一不自一，由三故一，三不自三，由一故三。由一故三，三是一三。由三故一，一是三一。一不成一，三是一三，三不成三。三不成三則無三，一不成一則無一。無一無三，自叶忘言之理，執三執一，翻滯玄通之教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乘乘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皦，明也。昧，闇也。乘乘，猶泛泛也。乘物以遊，而無繫也。言乎至道不皦不昧，不可以明闇名；非色非聲，不可以視聽得。希夷之理，既

寂三一之致，亦空以超羣有，故曰歸無。無，無所有，何所歸，復須知無物，無物亦無。此則玄之又玄，遣之又遣也。

又《四八章》 為道日損。

行不言之教，文理雙忘。體虛玄之道，物我同遣。為無為百為兼喪，事無事萬事都損。豈惟憊盈奢侈也。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三《釋御疏序上》

疏：玄玄道宗，降生伊毫。

義曰：玄，深妙也，亦不滯也。宗，主也。尊也。言太上老君為深妙道之主也。老君既不滯有，亦不滯無，因果兩遣，羸妙雙遣。先天後劫，尊為教主，故云玄玄道宗也。

又卷五《釋疏題明道德義》

德是不有之有，既能理無，亦能理有；道是不無之無，既能理有，亦能理無。惑者謂玉貌金容，道為實有。今明道是虛無，此即理於有感。河上公云：道者，空也。王輔嗣云：道者，無之謂也。惑者或謂常道乃至上德，實是虛無。今明是以有德，此則除其無病，故經云杳冥中有精，此是一往相翻，聞名遣病。及其進悟，義則更深。明道之為無，亦無此無，德之為有，亦無此有。斯則無有無無，執病都盡，乃契重玄，方為雙絕。故經云仙道無不無、有不有也。此則道必資於德，德必稟於道。

又卷二九《道常無為章三七》

義曰：凡人既化清靜而復動作有為，以積習生常，沉迷日久。亦猶水難清而易濁，性難澄而易昏，心難靜而易動，志難久而易退。人君當以妙本之朴鎮而靜之。亦既靜矣，又當兼忘所執，都令泯然，則冥寂玄通，洞達真妙，是令眾生不滯於迹，聖人不滯於空，空有兩忘，盡登正觀矣。

義曰：既已靜於人性，復能遣其無名。如既濟而忘舟，病愈而忘藥，可謂達真修之要矣。夫舟藥者，喻言教也。眾生輪回，世網迷惑有無，漸染六塵，牽緣衆惱而為病也。老君演無為之訓，叙弘救之功，以此真經為理病之良藥。因經開悟，迷惑自祛，洗內染之塵，絕外牽之惱，積病既愈，世網盡除。然須遣教忘言，混融歸道矣。【略】

義曰：眾生動作之心既已靜矣，而又忘舟藥之喻，仍遣無名之朴，不欲之欲亦復都忘，是則了出有無，曠然不滯。

又卷三六《爲學日益章第四八》

無爲而無不爲。

注：爲學者積功行，爲道者忘損之。雖損功行，尚有欲損之心。兼忘此心，則至於泊然無爲。方彼鏡象，而無不應，故無不爲也。

疏：夫有爲則有礙，有礙則有所不爲。今既無爲，無爲則無礙，故能無所不爲也。此謂契道，則應用而周普也。故上卷云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也。

義曰：功行既忘，忘心亦遣。無爲之智，了能自明。既達兼忘，蹈合於道。與道冥契，則無所不了，無所不知，無所不爲，細合乎稊稗秋毫，大合乎陰陽天地。非無非有，非有非無，無所局滯，始可與言道矣。道常無爲而無不爲者，上經第三十七章之詞也。

又卷四六《知不知上章第七一》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注：唯聖人所以不病者，以其病衆生強知之病，是以不病。

疏：聖人正智圓明，了悟實相，於知忘知，故不爲知之所病。所以者，以其病。凡夫有強知之病，故說真知以破之。妄知之病既除，真知之藥亦遣，故云不病。

義曰：凡代之人，識因淺劣，未了知真之理，乃執強知之非，以此循環，迷失正智。聖智圓備，不執強知之知，又了真知之理，能病強知之病，不惑強知之知。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如惑者說大道，是有執有，爲是一人言道，爲無執無爲。是執無者則病於有，執有者復病於無。聖人知道非有非無，兩無所執，能病所執，是以不病。義亦然矣。所以大辯若訥，至知忘知。顏子如愚，孔光溫樹，三緘戒慎，其斯謂乎？《西昇經》曰：能知無知，道之樞機也。

《南華真經注疏·內篇·齊物論第二》（郭象注 成玄英疏） 是亦彼也，

〔注〕我亦爲彼所彼。

彼亦是也。

〔注〕彼亦自以爲是。

〔疏〕我自以爲是，亦爲彼之所非；我以彼爲非，而彼亦以自爲

是也。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注〕此亦自是而非彼，彼亦自是而非此，此與彼各有一是一非於體中也。

〔疏〕此既自是，彼亦自是；此既非彼，彼亦非此；故各有一是，各有一非也。

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

〔注〕今欲謂彼爲彼，而彼復自是；欲謂是爲是，而是復爲彼所彼；故復是有無，未果定也。

〔疏〕夫彼此是非，相待而立，反覆推討，舉體浮虛。自以爲是，此則不無；爲彼所彼，此則不有。有無彼此，未可決定。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注〕偶，對也。彼是相對，而聖人兩順之。故無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於天下也。樞，要也。此居其樞要而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也。

〔疏〕偶，對也。樞，要也。體夫彼此俱空，是非兩幻，凝神獨見而無對於天下者，可謂會其玄極，得道樞要也。前則假問有無，待奪不定；此則重明彼此，當體自空。前淺後深，所以爲次也。

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注〕夫是非反覆，相尋無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爲環而得其中者，無是非也。無是非，故能應夫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

〔疏〕夫絕待獨化，道之本始，爲學之要，故謂之樞。環者，假有二竅；中者，真空一道。環中空矣，以明無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也。

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

〔注〕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唯涉空得中者，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

〔疏〕夫物莫不自是，故是亦一無窮；莫不相非，故非亦一無窮。唯彼我兩忘，是非雙遣，而得環中之道者，故能大順蒼生，乘之遊也。

〔略〕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注〕今以言無是非，則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欲謂之類，則我以無爲是，而彼以無爲非，斯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固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又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無遣無不遣而是非自去矣。

〔疏〕類者，輩徒相似之類也。但群生愚迷，滯是滯非。今論乃欲反彼世情，破茲迷執，故假且說無是非，則用爲真道。是故復言相與爲類，此則遣於無是非也。既而遣之又遣，方至重玄也。雖然，請嘗言之。

〔注〕至理無言，言則與類，故試寄言之。

〔疏〕嘗，試也。夫至理難復無言，而非言無以詮理，故試寄言，彷彿其義。

有始也者，

〔注〕有始則有終。

〔疏〕此假設疑問，以明至道無始無終，此遣於始終也。有未始有始也者，

〔注〕謂無終始而一死生。

〔疏〕未始，猶未曾也。此又假問，有未曾有始終不。此遣於無始終也。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

〔注〕夫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一也。

〔疏〕此又假問，有未曾有始也者。斯則遣於無始無終也。

有有也者，

〔注〕有有則美惡是非具也。

〔疏〕夫萬象森羅，悉皆虛幻，故標此有，明即以有體空。此句遣有也。

有無也者，

〔注〕有無而未知無無，則是非好惡猶未離懷。

〔疏〕假問有此無不。今明非但有即不有，亦乃無即不無。此句遣於無也。

有未始有無也者，

〔注〕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

〔疏〕假問有未曾有無不。此句遣非。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

〔疏〕假問有未曾有無不。此句遣非非無也。而自淺之深，從羸入妙，始乎有有，終乎非無。是知離百非，超四句，明矣。前言始終，此則明時；今言有無，此則辯法；唯時與法，皆虛靜者也。

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

〔注〕此都忘其知也，爾乃俄然始了無耳。了無，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確斯也。

〔疏〕前後有無之迹入非非有無之本，今後非非有無之體出有無之用。而言俄者，明即體即用，俄爾之間，蓋非賒遠也。夫玄道窈冥，真宗微妙。故俄而用，則非有無而有無，用而體，則有無非有無也。是以有無不定，體用無恒，誰能決定無耶？誰能決定有耶？此又就有無之用明非有無之體者也。

今我則已有謂矣，

〔注〕謂無是非，即復有謂。

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注〕又不知謂之有無，爾乃蕩然無纖芥於胸中也。

〔疏〕謂，言也。莊生復無言也。理出有言之教，即前請嘗言之類是也。既寄此言以詮於理，未知斯言定有言耶，定無言耶。欲明理家非默非言，教亦非無非有，恐學者滯於文字，故致此辭。

又《內篇·養生主第三》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

〔注〕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爲，悶然與至當爲一，故刑名遠己而全理在身也。

〔疏〕夫有爲俗學，抑乃多徒，要功而言，莫先善惡。故爲善也無不近乎名譽，爲惡也無不鄰乎刑戮。是知俗智俗學，未足以救前知，適有疲役心靈，更增危殆。

緣督以爲經，

〔注〕順中以爲常也。

〔疏〕緣，順也。督，中也。經，常也。夫善惡兩忘，刑名雙遣，故能順一中之道，處真常之德，虛夷任物，與世推遷。養生之妙，在乎茲矣。

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

〔注〕養親以適。

可以盡年。

〔注〕苟得中而冥度，則事事無不可也。夫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

〔疏〕夫惟妙捨二偏而處於中一者，故能保守身形，全其生道。外可以孝養父母，大順人倫，內可以攝衛生靈，盡其天命。

又《內篇·人間世第四》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

〔注〕德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橫出者，爭善故也。雖復桀跖，其所矜惜，無非善名也。

〔疏〕汝頗知德蕩智出所由乎哉？夫德之所以流蕩喪真，爲矜名故也；智之所以橫出逾分者，爭善故也。夫惟善惡兩忘，名實雙遣者，故能萬德不蕩，至智不出者也。

又《內篇·大宗師第六》 夫知有所待而後當，

〔注〕夫知者未能無可無不可，故必有待也。若乃任天而生者，則遇物而當也。

其所待者特未定也。

〔注〕有待則無定也。

〔疏〕夫知必對境，非境不當。境既生滅不定，物亦待奪無常。唯當境智兩忘，能所雙遣，方能無可無不可，然後無患已。〔略〕

〔注〕丘者，所以本也；以性言之，則性之本也。夫物各有足，足於本也。付群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於本也，本至而理盡矣。

〔疏〕丘，本也。以德接物，順物之性，性各有分，止分而足。順其本性，故至於丘也。

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

〔注〕凡此皆自彼而成，成之不在己，則雖處萬機之極，而常閒暇自適，忽然不覺事之經身，恍然不識言之在口。而人之大迷，真謂至人爲勤行者也。

〔疏〕夫至人者，動若行雲，止若谷神，境智洞忘，虛心玄應，豈有懷於爲物，情係於拯救者乎。而凡俗之人，觸塗封執，見舟航庶品，亭毒群生，實謂聖人勤行不怠。詎知汾水之上，凝淡窅然？故文云孰肯以物爲事。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

〔注〕常無心而順彼，故好與不好，所善所惡，與彼無二也。

〔疏〕既忘懷於美惡，亦遣蕩於愛憎。故好與弗好，出自凡情，而聖智虛融，未嘗不一。

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

〔注〕其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夫真人同天人，均彼我，不以其一異乎不一。

〔疏〕其一，聖智也；其不一，凡情也。既而凡聖不二，故不一皆一之也。

其一與天爲徒，

〔注〕無有而不一者，天也。

其不一與人爲徒。

〔注〕彼彼而我我者，人也。

〔疏〕同天人，齊萬物，與玄天而爲類也。彼彼而我我，將凡庶而爲徒也。

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注〕夫真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無不一，冥然無不在，而玄同彼我也。

〔疏〕雖復天無彼我，人有之非，確然論之，咸歸空寂。若使天勝人劣，豈謂齊乎。此又混一天人，冥同勝負。體斯趣者，可謂真人者也。

通玄先生《道體論》 問曰：寂則無體者，爲離混明無物，爲即混是無物？答曰：理處本一。今明混寂之體者，就真妄之義別，若就妄辯

體，即寂常混。經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故知始終而無不混。若就真辯體者，即混常寂。經云容與大化，寥寥本無，大空任寄，即色隨消，得知今日之有，即體常寂。

問曰：萬物之體有實非虛，安得以有質之體，用爲無也？答曰：萬物之體，從業而感，淨穢無恒，事從心轉。譬如目有翳，見毛輪之在空，目翳既除，毛輪自滅。人業既淨，則三界亦無。

問曰：據真則混體常寂，就妄則寂體常混，爲混寂常隔，復有通時？答曰：妄除即混爲寂，真染即寂爲混。真妄無定，混寂從機，通隔之義，略判如此。

問曰：若混寂無定，真妄從機者，今妄真去，混寂定不？答曰：既言寂顯於真，混興於妄，真妄既無，混寂安寄。亦無混可混，亦無寂可寂。

問曰：若真妄名絕，混寂亦無者，非混非寂，竟何所名？答曰：混據生化標名，寂就除妄爲稱。今將欲入玄，故說寂以遣混，寂混既除，亦無寂可寂。寂既無寂，竟有何名？故經云無名萬物之始。論云非言非默，義有所極。又云：可以言論者，物之粗者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者也。言之不能辯，意之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略】

問曰：混無所混者，爲是達觀，爲非達觀？答曰：是達觀。

問曰：混無所混，始稱達觀，即混爲自，安得復稱達觀乎？答曰：相形而言，達觀多種。即混而爲達觀者，彼對物外之羸而爲達觀。今言無混而爲達觀者，此窮宗之達觀也。

問曰：平等混無所混，始得稱爲達觀，有混之未非爲達觀？答曰：亦是亦非。所言混者，望後情隔差分，得稱達觀，望前平等，非爲達觀。

問曰：混觀望於平等，復非達觀，得是情隔不？答曰：若據平等一觀，混者翻爲情隔，就物差而辯，混者可爲達觀。

問曰：若然者，情隔亦而二，達觀亦何可辯之？答曰：情隔離二累，有羸細之殊，達觀二名，無妨混自之異。

問曰：既言相形得爲達觀，平等達觀因何而顯？答曰：對混而顯。

問曰：對混相形，可名達觀。未審平等達觀，差混既忘，何有達觀？答曰：二種達觀，並以對羸顯，故達觀名生。今說混以除差，言平等以去混，差既遣，平等亦息，平等既息，亦無達觀矣。

佚名《三論元旨·虛妄章第二》 夫於放心之時，勿令心斷，混心

之際，勿覺心著。若以當坐之界，縱見一切光明聖賢，乖異妖祥，皆不可取，取則失心。常須凝照內澄，久而妙也。此乃非唯於坐行之際，安心寂泊，於理亦然。自此已上，攝心歸一，則是攝心凝觀，初心之所修。自此已下，灰心忘一，則是忘心遣觀，次心之所學也。夫因（一）攝萬，此亦未真，假攝一而爲筌，忘筌而能泯矣。泯一之法，滅所見一之心。若見於一，即須澄滅，隨見隨滅，至無見無滅，則形同槁木，心若死灰，境智兩忘，泯然不知其所以，此謂內外都遣，忘一者也。夫忘一者心，謂照心都絕，煩惱洗然。猶彼清泉而滌穢器，器中既淨，方堪善用。心澄普釋，方可致真。故經云：常無欲以觀其妙。然妙既妙矣，忘亦真矣，所謂都忘內外，然後超然俱得者也。妙斯之悟，則無知而能真知，忘一而達真一矣。非唯於一，抑亦一切統然。是知一爲萬之所宗，萬爲一之所用也。不一之一，得之真一。真一之源，本無假雜，非今非古，何滅何生。故《太上經》云：寂寥，獨立不改，周行不殆。此之謂也。妙達此源竟無差舛，心等於道，道能於心，即道是心，即心是道，心之與道，一性而然，無然無不然，故妙矣。在有不滯於有，而不乖於無；在無不滯於無，而不乖於有。無所不在，無所不通，融神去會，真常之性契矣。所謂通心達觀，極乎無極者矣。

又 夫三業六根紛惑者，則炁濁情昏；靜慮全虛，則神清氣爽。故《本際經》云：響清濁隨其本聲。又云：皆由衆生業緣所感。故《西昇經》云：積善之氣至，積惡之氣至。然惡氣濁壯，增黑暗而生迷。善氣清全，洞虛明而曉朗。明而曉者，若撥霧而覩青天。黑而暗者，乃渾河而被流濁。是以暗明雙遣，善惡兩冥，至極真源，流通妙本者，則自然之奧也。

中道

綜述

敦煌本《太玄真一本際經開演秘藏品》

道君告曰：若於大聖諸有

所言，皆是正觀，一切智心无非畢竟，悉是了義，隨衆生故，半滿不同。爲鈍根者或時說有，或時說空，或時說常，或說无常，是名兩半前後異說，不得一時。隨病發故，偏示一義，是名爲半；前病除已，復顯一藥，用具足故，名之爲滿；了兩半已，入一中道，乃名具足圓滿之相。若深智者聞說一邊，即應了悟因緣假名，即正中道。所言中者，離一切著，亦无所離，不滯二邊，故名爲中；能通衆生至善寂處，到解脫城，故名爲中。若有了知是中道者，名爲正觀，是第一乘。

道藏本《太玄真一本際妙經》 十二者正道真性，不生不滅，非有非無，名正中道。

李榮《道德真經註·四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冲，中也。盈，滿也。道非偏物，用必在中。天道惡盈，滿必招損，故曰不盈。盈必有虧，無必有有。中和之道，不盈不虧，非有非無。有無既非，盈虧亦非，借彼中道之藥，以破兩邊之病。病除藥遣，偏去中忘，都無所有。此亦不盈之義。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七《天下皆知章第二》 故有無之相生，

疏：此明有無性空也。夫有不自有，因無而有，凡俗則以無生有；無不自無，因有而無，凡俗則以有生無。故云相生，而有無對法，本不相生，相生之名由妄執，亦如美惡非自性生，是皆空，故聖人將欲救其迷滯，是以歷言六者之惑。

義曰：老君歎彼常徒迷乎正道，妄生封執，滯此幻情，故明此義，以祛其執。夫執者，着也。執有即斥無，執無即斥有，執難即斥易，執易即斥難，執短即斥長，執長即斥短，執高即斥下，執下即斥高，執後即斥前，執前即斥後。有此執故皆非究竟，故經云執者失之。但無偏執，自契中道，便入玄妙正觀之門矣。

難易之相成，

義曰：夫難因於易，非易無以知其難，易因於難，非難無以彰其易。循環倚伏，遞爲之用。審而明之，於難無滯，於易無執，即可以語其齊物，通乎中道矣。

前後之相隨。

義曰：前後之別，生於變動也。不變不動，誰後誰先。既有相隨，乃分前後。達觀之士，泯爾都忘。世間之法，彰其別爾。投足者，舉步之謂也。步之舉也，孰後孰初。明於此者，乃絕前後之競矣。老君傷憫世俗流蕩不還，爭起妄情，忘其中道，歷指六事，以化愚迷耳。夫中道者，非陰非陽，無偏名也。處天地之間，傲然自放，所遇而安，了無功名而反乎道本。雖堯桀之殊，生死之變，是非之別，壽夭之異，榮賤之隔，哀樂之感，古今之遞代，皆忘之也。不知堯桀之殊，忘美惡也。不知生死之變，忘有無也。不知是非之別，忘難易也。不知壽夭之異，忘長短也。不知榮賤之隔，忘高下也。不知哀樂之感，忘音聲也。不知古今之遞代，忘前後也。處乎無是之鄉，立乎不疾之途，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以道也，益之而不加，損之而不加，此了乎中道之士，忘前後之別，忘變動之機矣。

又《孔德之容章第二》 杳兮冥兮，其中有精。

義曰：初則妙本降生，自無而顯有。次復攝迹還本，自有而歸無。明此二句強爲終始，恐世人迷惑，言道不復存，執有則必無，執無則必有，兩邊爲滯，不悟中道之門。故示之曰其中有精，甚真甚信。則明妙道常在，不始不終。了悟玄言，即契中道矣。

又《上士聞道章第四》 道貫萬法，而演爲三乘。初法以戒檢心，以律檢行，以存修靜其內，以齊潔嚴其外。然漸進中道，習於無爲，墮體黜聰，忘形絕念。而次登大乘之行，次來次滅，隨念隨忘，不滯有無，玄契中道。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善建章第五》 疏：觀者，照察也。注云以修身之法觀身，能清靜者，謂觀身實相，本來清靜，不染塵雜，除諸有見，有見既遣，知空亦空，頓捨二偏，迴契中道，可謂清靜而契真矣。

牛道淳《文始真經註》卷三 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

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聖人所垂名言法相，喻似蜚蛆蛇龍互相吞食，故云聖人之言亦然，聖人之言有是一邊，無是一邊，迷人住著二邊，乃為學道之弊病也。此一句合蜚蛆食蛇之喻也，故云言有無之弊也，既知有無二邊是非者，不著有非無，唯行中道，又言非有非無之弊也，既知非有非無中道是病者，則去除非有非無，不立二邊中道。

孟安排《道教義樞》卷五《二觀義》 第二三觀者，一者有觀，二者無觀，三者中道觀。有觀者，有以質礙為義。即觀此語，有若定礙，應得礙無，既不礙無，何定是礙？是故有法非礙不礙，以礙為不礙，不礙為礙。既知不礙為礙，即知不有為有，於觀者得成觀門。有便不礙，有既不礙，觀豈不通？故此有境，亦可以不礙為義。此之有境，深不思議，即可具通三義者何？體非實故，所以即空；非不假名，所以即有。即有故非空，即空故非有，非空是中道義。境既若此，觀亦如之，仍本為名，故言有觀也。無觀者，無以不礙為義。即觀此語，無若不礙，斷橋之無，此應不得，既其是礙，何定不礙？是知無法亦非礙不礙，以不礙為礙，礙為不礙。既知礙為不礙，即知不無而無，此於觀者還得成門。觀既成門，即具三義。何者？無既不無，義即如有；亦非不無，義即如無。如無故，所以非有，如有故，所以非無。如無非有，如有非無，是中道義也。中道觀者，正以體此有無，即以非有非無為中道觀。觀境既爾，觀體亦然。遠取意者非本，非於有無，有無既非，非亦非非。三觀後意，例得如此。若作中偏為語，則有無為偏，非有非無為中，一往將無治有有。

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三 致虛極，守靜焉。

致，得也。言人能心無愛欲，得沖虛之道，參杳冥之極，復能常守清靜，則德化淳厚矣。《列子》曰：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也。《西升經》曰：人能虛空無為，非欲於道，道自歸之。嚴君平曰：道德虛無，故能稟授。天地清靜，故能變化。陰陽反覆，故能生殺。日月進退，故能光曜。四時始終，故能育成。釋虛無則道德不能以然，去清靜則天地不能以存，往而不反，則陰陽不能以通，進而不退，則日月不能以明，終而不始，則萬物不能以生。是故有而反無，實而歸虛，心無所載，志無所彰，無為如塞，不憂如狂，抱真履素，捐棄聰明，不知為首，空虛

為常，則神明極而自然窮矣。動作反身，思慮復神，藏我於無心，載形於無身，不便生者，不以役志，不利天者，不以滑神，事易而神不變，內流而外不化，覆視反聽，與神推移，上與天遊，下與世交，神守不擾，生氣不勞，趣捨屈伸，正得中道。

二 觀

綜 述

《太玄真一本際經·道性品》卷四 於如是心不生分別，決定清淨，直達邊底，无有深滯，靜然徐清，入實相境，是名初發道意之相。轉有得心，向无得念，念无所念，止心不動，是名迴向正道之人。是淨妙心非因非果，始終无二，而亦因果，非不始終，習如是想，念念相應，察無相想，是名為觀。觀想增進，能摧煩惱，破有得心，名為伏行。

又《淨土品》卷六 又有二種，所謂二觀，一觀神觀，即是定慧。

【略】

調伏其心，離諸塵過，漸漸引進，轉入中乘，脩習二觀，乃悟大乘无上之道。

孟安排《道教義樞》卷五《二觀義》 義曰：二觀者，定慧之深境，空有之妙門，用以調心，直趣重玄之致，因之蕩慮，終歸雙遣之津，既從此以得真，固由斯而解法，此其致也。

釋曰：二觀者，一者氣觀，二者神觀。既舉神氣二名，具貫身心兩義。身有色象，宜受氣名，以明定；心無難測，宜受神名，以明空慧。故《本際經》云：炁觀神觀，即是定慧。氣者，氣象為義，謂所存三妙炁，氣象來應人身。神者，無方不測為義，明空有兩慧，並自難思，萬行無方，理成不測。通言觀者，以思察為義，思存妙一，察見無相，是名為觀。經云：平正觀於一切法，不取不捨，不動不住，入一妙門，謂為平等，亦是無等為等，等無所等，德等無等等也。又氣觀體義者，正以觀身

靖定爲體。定有二義：一者觀前方便，二者正入。觀有爲妄觀，觀無爲神觀。又云：神觀是界外所修，氣觀是界內所習。今明神氣兩觀。是定慧分門，即寄身心，以明空有。氣觀是定，亦通空有，以妙有爲宗。神觀是慧，亦通有無，以真空爲主。若作空有兩慧，分門定法，祇是慧家之一事，資空義強，故別爲一觀。何者？一切萬行，並入有慧，但是觀空，即入空慧也。又須知若於定慧理，明了身心不二觀。有五種三觀：第一三觀者，一假法觀，二實法觀，三偏空觀。此明小乘之人，未能玄悟，若不遣，析不了空，今舉實遣空，舉空遣實，舉空遣空，使其於此二境，發生空解，故須此三也。假法觀者，假以權假爲義，法以法體爲義。今正明觀大體，衆生空我，則難空物，則易如五廡成我，未知何廡是我。故莊子云：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既無與親，理成無我，了假法空，便爲假法觀也。實法觀者，實是體實爲義，既知假法是空，復須觀察實體。何者？此之實體，從誰而生？必是從他生，若更爲他生，即是無窮過，若非是無窮，即是從空生。若謂從空生，還須推此空，空尚不自，豈得言能生？即了實法亦無，便爲實法觀。偏空觀者，偏是不正之名，空是虛通之目，謂衆生著有病多，故偏說空以遣此病。《昇玄經》云：捐有者必先之於無，體無者以無無爲大。小乘守教，不能遠達本心，遂乃運懷，偏沈空境，是知小乘偏空，未極正觀。觀此空者，以空亦空。所以然者，本是空於假實，故說爲空假實。尚無空，何所立？故空亦空也。《本際經》云：是空亦空，空空亦空也。

冷虛子《洞玄靈寶定觀經註》 定者，心定也，如地不動。觀者，慧觀也，如天常照。定體無念，慧照無邊，定慧等修，故名定觀。

佚名《三論元旨·虛妄章第二》 虛妄之法，安然而坐，都遣外景，內靜觀心，澄彼紛葩，歸乎寂泊。若心想剛躁浮游，攝而不住者，即須放心遠觀四極之境，先觀東方無極世界，迴入空冥之際，窈眇之中，南西北方亦如是矣。令心想事成極，方始收歸。亦須從頂至足，觀身虛假，盡是無常。如斯內外觀之，自然調伏，融而照一，便亦安然。如於一中覺有差起動念之心，即須澄滅，隨動隨滅，至於無動無滅，境無取捨，虛寂一如如澄。差心不滅，亦可心依炁息，同融而觀，亦可怡神而已。精照一源，理須虛融，得所調暢和柔。若捉心太急，急則傷心，放心太寬，寬則失理。

所言放心於四極之境，爲剛躁浮游故也。此乃暫爲而已，爲境可忘。方便之門，要乎住一，神氣二觀，況亦如然。

周固樸《大道論·觀修章》 觀則觀幻夢之身，修則修道德之行。忘身忘修，自入玄通之境。繫形繫行，淪乎死生之源。觀者，智也。以智觀理，理智冥合，自契中道。《本際經》云：具一切智，成無上道。以目視物謂之觀，以神懸鑒謂之觀，外祛萬象，內息衆緣，心修衆行謂之觀。修方入妙無，漸階聖行，修習之蹊徑也。《業報經》云：衆苦所惱，常爲有身，生死輪迴，不能自出，以何方便，妄想得除。太上曰：妄想顛倒皆從心起，強生分別，繫念我身，觸境生迷，舉心皆妄，以此流浪，淪乎生死。但當定志觀身，盡皆虛假，既知虛假，妄想漸除，妄想既除，內外清靜。自悟其道，謂之忘身，既忘其身，幻累自滅。《莊子》曰：安時處順，哀樂不入，此達人之忘身也。從凡至聖，莫越見、修、成、利四法也。見有二，一爲值遇善友，與講真經，或自覽經教法進趣。二見者內見玄微，徐清徐靜，以至妙極。修者有三，一小乘、二中乘、三大乘。成者有三，仙果、真果、聖果。利者有三，即三果之人各各演教，誘導群品，利物濟時也。此四法出於無等等之法，入乎無等等之法，爲利濟故有四。混歸妙體，唯一其一，非正觀，無以修證。

司馬承禎《坐忘論·真觀五》 夫真觀者，智士之先鑒，能人之善察，究儻來之禍福，詳動靜之吉凶，得見機前，因之造適，深祈衛足，竊務全生，自始至末，行無遺累，理不違此者，謂之真觀。然一餐一寢，俱爲損益之源，一行一言，堪成禍福之本。雖作巧持其末，不如拙誠其本。觀本知末，又非躁競之情。是故收心簡事，日損有爲，體靜心閑，方可觀妙。經云：常無欲，以觀其妙。然修道之身，必資衣食，事有不可廢，物有不可棄者，當須虛襟而受之，明目而當之，勿以爲妨，心生煩躁。若因事煩躁者，心病已動，何名安心？夫人事衣食者，我之船舫也。欲渡於海，事資船舫，渡海若訖，理自不留。因何未渡，先欲廢捨？衣食虛幻，實不足營，爲出離虛幻，故求衣食，雖有營求之事，莫生得失之心，即有事無事，心常安泰。與物同求而不同貪，與物同得而不同積，不貪故無憂，不積故無失，迹每同人，心常異俗。此實行之宗要，可力爲之。前雖斷簡，病有難除者，但依法觀之。若色病重者，當觀染色都由想爾，想若

不生，終無色事。當知色想外空，色心內妄，妄想心空，誰爲色主？經云：色者，想爾想悉是空，何有色也？又思妖妍美色，甚於狐魅，狐魅媚人，令人厭患，雖身致死，不入惡道，爲厭患故，永離邪姪。妖艷惑人，令人愛著，乃致身死，留戀彌深，爲邪念故，死墮諸趣，生地獄中。故經云：今代發心爲夫妻，死後不得俱生人道。所以者何？爲邪念故。又觀色若定是美，何故魚見深入，鳥見高飛，仙人觀之爲穢濁，賢人喻之爲刀斧？一生之命，七日不食，便至於死，百年無色，翻免夭傷。故知色者非身心之要，適爲性命之仇賊，何須繫著，自取消毀。若見他人爲惡，心生嫌惡者，猶如見人自殺，己身引頸，乘取他刀以自害命。他自爲惡不遣，我當何故引取他惡，以爲己病。又見爲惡者若可嫌，見爲善者亦須惡。何以然耶？同障道故。若貧者亦審觀之，誰與我貧？天地平等，覆載無私，我今貧苦，非天地也。父母生子，欲令富貴，我今貧賤，非父母也。人及鬼神，自救無暇，何能有力將貧與我？進退尋察，無所從來，乃知我業也，乃知天命也。業由我造，命由天賦，業之與命，猶影響之逐形聲。既不可逃，又不可怨，唯有智者善而達之，樂天知命，故不憂，何貧之可苦也。《莊》云：業人而不可舍。爲自業故，貧病來入，不可舍止。經云：天地不能改其操，陰陽不能迴其業。由此言之，故真命也，非假物耳，有何怨焉？又如勇士逢賊，無所畏懼，揮劍當前，羣寇皆潰，功勳一立，榮祿終身。今有貧病惱亂我身，則寇賊也，我有正心，則勇士也，用智觀察，則揮劍也，惱累消除，則戰勝也，湛然常樂，則榮祿也。凡有苦事來迫，我心不以此觀而生憂累，則如人逢賊不立功勳，棄甲背軍，逃亡獲罪，去樂就苦，何可憫焉？若病苦者，當觀此病由有我身，若無我身，患無所託。經云：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次觀於心，亦無真宰，內外求覓，無能受者，所有計念，從妄心生。然枯形灰心，則萬病俱泯。若惡死者，應思我身是神之舍，身今老病，氣力衰微，如屋朽壞，不堪居止，自須捨離，別處求安。身死神逝，亦復如是。若戀生惡死，拒違變化，則神識錯亂，失其正業。以此託生，受氣之際，不感清秀，多逢濁辱。蓋下愚貪鄙，實此之由。若當生不悅，順死不惡者，一爲生死理齊，二爲後身成業。若貪愛萬境，一愛一病。一肢有病，猶令舉體不安，況一心萬病，身欲長生，豈可得乎？凡有愛惡，皆是妄生，積妄不除，以妨見道。是故須

捨諸欲，住無所有，徐清有本，然後返觀舊所愛處，自生厭薄。若以合境之心觀境，終身不覺有惡。如將離境之心觀境，方能了見是非。譬如醒人能觀醉者爲惡，如其自醉不覺其非。經云：吾本棄俗，厭離世間。又云：耳目聲色，爲子留愆，鼻口所喜，香味是怨。老君厭世棄俗，獨見香味是怨，嗜慾之流，焉知鮑肆爲臭哉。

成玄英《老子道德經義疏·道可道章第一》 第三顯二觀不同。

常無欲，觀其妙；

妙，精微也。觀，照察己身也。言人常能無欲無爲、至虛至靜者，即能近鑒己身之妙道，遠鑒至理之精微也。

常有欲，觀所微。

微，歸也。欲，情染也。所，境也。言人不能無爲恬澹，觀妙守真，而妄起貪求，肆情染滯者，適見世境之有，未體即有之空，所以不察妙理之精微，唯睹死生之歸趣也。前明無名有名之優劣，此顯無欲有欲之勝負也。

第四會重玄之致。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兩謂無欲有欲二觀也。同出謂同出一道也。異名者，微妙別也。原夫所觀之境唯一，能觀之智有殊，二觀既其不同，微妙所以名異。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六《道可道章第一》 正觀者，因修之漸，證道之階也。前所謂目見者，爲觀音官覽之觀也。神照者，觀音貫行之觀也。道以三乘之法，階級化人，從初發心至于極道，捨凡證聖，故有一十四等觀行之門。小乘初門有三觀法。一曰假法觀，謂對持也；二曰實法觀，謂心照也；三曰遍空觀，入無爲也。中乘法門觀行有四。一曰無常觀，二曰入常觀，三曰入非無常觀，四曰入非常觀。大乘門中觀行亦四。一曰妙有觀，二曰妙無觀，三曰重玄觀，四曰非重玄觀。聖何門中復有三觀。一曰真空觀，二曰真洞觀，三曰真無觀。以此觀行修鍊其心，從有人無，階羣極妙，得妙而忘其妙，乃契於無爲之門爾。

清淨

綜述

道藏本《太玄真一本際經·付囑品》 九者真性靈通，離一切相，無染無穢，是名清淨。

敦煌本《太玄真一本際經·付囑品》 八者離二无常，不受諸愛，心相寂滅，故名清淨。

又《聖行品》 靜定思微，安心宴嘿，想念雌柔，專一不散，離諸酒色，慧識明了，照悟空有，洞達真性，无生无滅，非有非无，清淨畢竟。

《太上虛皇天尊四十九章經·清淨章第二》 天尊曰：學道之士，以清淨爲本，長齋眇思，嘯詠太無，覩諸邪道，如覩仇讎；遠諸愛欲，如避臭穢。除苦惱根，斷親愛緣，冥冥濁海，自得淨界。如白蓮花，生淤泥中，亭亭出水，不受污染。五臟清夷，三田華素，太玄真人，自與子鄰。

梁丘子《黃庭外景玉經注》卷下 清淨無爲神留止，內當修道作無爲，外當修道作無欲，心不煩亂，精神留止。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善行無轍迹章第二七》

善行無轍迹，

疏：此明法性清淨也。行謂修行也。法性清淨，是曰重玄。雖藉勤行，必須無著，次來次滅，雖行無行，相與道合，故云善行。能如此，則空有一齊，境心俱淨，欲求轍迹，不亦難乎？故云善行無轍迹。

善言無瑕謫。

疏：此明善行之人不滯言教也。瑕，病也。謫，責也。言謂教也。夫善行無迹，則能了言教，不爲執滯，於言忘言，是善言也。能如此，遺象存意，理照言忘，於彼言教，一無病責，故云善言無瑕謫。善計者，不用籌算。

疏：此明言教無滯，則不異門也。夫執言滯行，辯是與非，適令巧曆亦不能計。若能了諸法皆方便門，究竟清淨，不生他見，則無勞籌策算數，自能深入一乘。善計若斯，何勞籌算？故云善計者不用籌算。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

疏：此明不計異門，則欲心自閉也。橫曰關，豎曰鍵。夫善行善閉，不耽不滯，則心照清淨，境塵不起，故云善閉雖無關鍵，其可開乎？故云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

又《大成若缺章第四五》 躁勝寒，靜勝熱。

疏：此舉喻以示教也。以執成者必敗，持滿者必傾，故聖人功濟天下，不見成功，其如缺，所以無弊。位尊萬乘，不視成位，其若沖，所以不窮也。恐人不曉，故寄陽氣動靜以喻之。躁，動也。勝，極也。言春夏陽氣發於地上，萬物因之以生，陽氣動極則寒，寒則萬物由之以衰死，明躁爲死本，盛爲衰源，喻功成不缺者必敗，持盈不沖者必傾，有爲剛躁者必死。靜勝熱者，謂秋冬陽氣靜於黃泉之下，靜極則熱，熱則和氣發生也。萬物因之以生，生託靜而起，故知靜爲生本，亦爲躁君。取喻大成大滿，由能缺能沖，所以無弊無窮，而致生爾。夫能無爲清靜者，則趣生之本。此勸人當務靜以祈生，不當輕躁而赴死爾。

清靜爲天下正。

疏：此結明前義也。夫聖人有以觀陽炁之進退，知躁爲趣死之源，靜爲發生之本，理人事，育群生，持本以統末，務清淨之道，則可以爲天下之正爾。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二九《道常無爲章第三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疏：道性清靜，妙本湛然，故常無爲也。萬物恃賴而生成，有感而必應，故無不爲也。夫有爲者則有所不爲也，故無爲者則無不爲矣。

義曰：道性無雜，真一寂寥，故清靜也。玄深不測，如彼澄泉，故湛然也。寂然不動，無爲也。感而遂通，無不爲也。無爲者，妙本之體也。無不爲者，妙本之用也。體用相資，而萬化生矣。若扣之不通，感之不應，寂然無象，不能生成。此雖無爲，何益於玄化乎？若復循環不息，動用不休，役役爲勞，區區無已，此之有爲也，何所寧息乎？當在爲而無爲。

以制其動，在無爲而爲以檢其靜，不離於正道，無滯於回邪，可與言清靜之源矣。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注：妙本清靜，故常無爲。物恃以生，而無不爲也。侯王若能守道無爲，則萬物自化。君之無爲，而人淳朴矣。

疏：侯王若能守道清靜，無爲無事，則萬物將自感化，君之善教而淳朴矣。

義曰：君王理萬方，諸侯率一國，俱能用無爲之道，清靜之化，萬物化於下，侯王靜於上。可謂至理矣。教而後化，是從而化也。不教而化，是自化也。教而化者，無不爲而能化物也。不教而化者，無爲而自臻於化也。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

注：人既從君上之化，已無爲清靜，而復欲動作有爲者，吾將以無名之朴而鎮靜之。無名之朴，道也。

疏：無名之朴，道也。欲作者，動作有爲也。吾者，侯王自稱也。言人稟承善教以化，君德無爲清靜矣。而復欲動作有爲者，吾則將以無名之朴以鎮靜之，令其清靜不動作也。

義曰：夫應用則爲道，道有強名也。攝迹復歸朴，朴無名也，侯王以道化人，人稟其化，皆清靜矣。若復他境所牽，人欲動作者，侯王復以道之妙本，無形無名之至朴鎮靜其心，不令有爲動作，常合於道化清靜也。人之修道，融心寂神，已有通感而世塵妄起，外念忽生，將超躁競之途，或溺是非之境，即可急詣靜室，思玄念真，以無爲之道鎮其心靈，制於妄想。如水之濁，徐以澄清，則三尸不能干，百邪不能擾，魔試都息，造於虛無之階矣。

又《天下之至柔章第四三》 無有入於無間。

疏：無有者，謂人了悟諸法，一無所有，則返歸正性，與道合同，入無間矣。無間，道也。入謂與道同也。以道爲無間者，明道性清淨，混然無際，而無間隙矣。

義曰：天地有形位，清濁殊矣。陰陽有分別，昏明殊矣。氣象有代謝，四時殊矣。惟道廣包天地，微貫陰陽，總四時，運氣象，無處無道，

故云無間隙也。人能融神觀妙，返一歸元，息則爲人，消則爲氣，與道爲一，常存不亡，乘無有之和，入無間之道，何四序之能運，生死之能局哉？

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注：無爲者，不染塵境，令心中一無所有。無間者，道性清淨，妙體混成，一無間隙矣。不爲可欲所亂，令心境俱淨，一無所有，則心與道合，入無間矣。故聖人云：吾見身心清淨，即能合道。是知有爲之教，不如無爲之有益。

疏：吾者，老君自稱也。此章亦通戒人君以無爲化理天下，故老君云吾見衆生正性柔弱，及乎馳騁奔競，則至堅強，若使照了心境，則一無所有，即合道矣。是知清淨無爲，理身理國，有益於人也。以此推之，有爲之教，不及無爲之有益也。

義曰：老君垂教以清靜爲用，無爲爲宗。清靜則國泰身安，無爲則道成人化。夫道德無爲也，天地成焉，萬化行焉，萬物生焉。天地無爲也，四時運焉，六氣和焉，八風鼓焉。聖人虛心以原道德，靜氣以存神明，寡其聰聽於無聲，杜其明視於無形，覽天地之變動，睹萬物之自然。以是而知有爲者亂，無爲者理。所以至柔之性本無爲也，至堅之患由馳騁也。息馳騁之有欲，復柔弱之無爲，以教天下，弘益之道廣矣。照了心境者，神奇莫測，內察於一心，妙用無窮，外忘於萬象。理國則忘其所理，修身則忘其所修，洞入虛無，泯然合道，是謂內照。內明之旨也。

侯善淵《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道者，顯其大道也。老君言，吾不知大道之名，且權稱之道。雖無形質，雖無情性，雖無名相，而能潛通一炁。一炁之中，有清而有濁，有動而有靜。修真之士，要體其道。體要清而返濁，神要靜而返動。清濁動靜得所，可謂道矣。故曰有清有濁，有動有靜。文中子曰：時清則清，時濁則濁，時行則行。此之謂和光同塵，守清淨之道也。

壽曰：何者名爲《清淨經》？居，吾語汝。夫清靜者，道也、德也。故吾之宅清淨者，吾之素也。清淨而柔和者，吾之守也。清淨應化而無窮者，吾之變也。清淨而澹泊者，吾之德也。吾能守此清淨，而變化無窮。

【略】

論曰：能守清淨者，貪欲不能移，險阻不能危；不以祿位惑其志，不以貧賤改其心，不以毀譽度其色，不以榮華亂其神。

又

人能常清淨，

天常清淨，日月星皎白而虛明也。人常清淨，精炁神寧而不散。故曰人能常清淨矣。頌曰：色慾無情染，紅塵絕往還。性光飛皎日，心地泛寥天。一炁烹元象，雙關鍊小鮮。精神穿宇宙，燦爛遍三千。天地悉皆歸。

人能清淨，神通妙理，昇入無爲，周羅天地，細入微塵。故言天地悉皆歸也。頌曰：清靜處無爲，無爲達妙機。蟾宮奔玉兔，日殿走烏飛。閃出千光燦，衝開萬象輝。包羅諸色相，天地悉皆歸。

夫人神好清而情擾之，

人神者，天地秀炁，結聚靈明也。本自清靜，隨物生情，占塵惹垢。故言情擾之也。頌曰：富貴遮心翳，榮華眯眼塵。雖然觀日月，不見本來真。寂湛頤元性，澄空鍊至神。靈童開碧嶂，仙子跨麒麟。人心好靜而欲牽之。

心者，神明也。知內而爲性，顯外而爲神。神本清靜，隨風錯亂，物動而情牽之也。頌曰：開眼露天機，人心著處迷。戀情情慾擾，逐境境還隨。抱朴通精粹，還淳達細微。一真烹萬象，混合太淵齊。

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

人能遣其欲者，割愛離親，除情去欲，捐念忘機，自然性靜心寂矣。頌曰：常能守靜篤，方寸育神靈。閉戶眠金子，垂簾抱玉嬰。玄霜烹至寶，紫粉鍊真精。結就玄珠燦，收來獻上清。

澄其心而神自清，

澄心定意，湛寂淵明，返本還元，如水不動，故曰澄其心而神自清也。頌曰：欲要識靈源，知空在目前。澄澄心月現，湛湛性光圓。炁秀通神聖，神風化羽仙。逍遙歸海島，三界獨綿綿。

自然六欲不生，

六欲者，眼、耳、鼻、舌、身、意是也。不生者，眼觀無色，神不邪視；耳聽無音，聲色不聞；鼻息沖和，不容香臭；舌餐無味，不甘酸甜；

身守無相，不著有漏；意抱天真，不迷外境。故曰六欲歸真，自不生也。頌曰：歸真除六害，漏盡免三灾。識性通玄路，知心道眼開。木人遊昊景，石女翫仙階。日落清秋夜，天邊抱月來。

三毒消滅。

三毒者，身業、意業、口業。消滅者，善養精炁神，除盡貪嗔嫉。故曰三毒消滅也。頌曰：六欲成金藏，三灾化寶珠。七情無染著，十惡永消除。拂拭冰臺淨，光華不卷舒。抱將遊陸地，獨步入清虛。所以不能者，

修道不能除情去欲也。心有所著矣。頌曰：不能行此道，性返轉生疑。打坐勞心力，參禪柱用脾。住行安有分，坐卧鎮相隨。要見開清眼，神光滿室輝。

爲心未澄，

心性不寧，擾亂乃多。神遊外景，觀於微、著於物矣。頌曰：上善水心淵，澄清照碧天。世情多苦惱，人被業緣牽。逐浪迷真性，隨波昧本源。一靈歸苦海，萬劫不迴還。欲未達也。

終身不救，物轉於心矣。頌曰：修幻妄施功，於真事不同。有爲如電影，執相若飄風。物假心非假，身空性不空。一靈知有主，萬法悉皆通。能達之者，

轉於萬物，心處無形，頤神居妙也。頌曰：頤心達聖機，無相等虛齊。激灑澄波靜，陽淵極渺瀰。流通周匝界，游歷大神威。月照乾坤瑩，清風相送歸。

內觀其心，心無其心；

返觀其心，默然而無心。其心者，開目澄空，明見真心。真心者，湛寂無物，混日純一。故名其心也。頌曰：返照見天心，圓明湛碧深。無無真實相，有有覓難尋。山海無遮障，天灾禍不侵。真人誰作伴，風月是知音。

外觀其形，形無其形；

形者，是地、水、火、風也。此者是名有漏之身。非有漏之身，是故無相之真。無相之真，如仰水看月，似天空運轉純風，神凝炁聚，可成真

道矣。頌曰：外觀有漏相，幻化即真形。去住何移跡，安然不暫停。中間藏恍惚，內外窈冥冥。渙若冰將釋，沉沉覺海清。

遠觀其物，物無其物。

內外皆無，即遠而何有？此者無物。無物之中，別有奇異之物。經云：恍惚惚惚，其中有物。故言物無其物也。頌曰：恍惚遍無涯，壺中景物嘉。爐門傾玉蕊，鼎眼泛金花。虎遶明珠戲，龍噴萬里霞。撥開雲霧看，捧出夜明砂。

三者既悟，

此三者，說心、形、物，即於虛無也。悟者，了達也。頌曰：喻說分三體，知玄一也無。有無皆是幻，無慮道相扶。法眼爲丹鼎，天門是藥鑪。鍊成朱汞結，傾入一冰壺。

唯見於空。

表裏中間，俱無所著，圓明坦蕩，心入無爲。故曰唯見於空也。頌曰：觀空非色相，色相即真空。物我俱忘泯，方知太古同。周行行不盡，遍計計無窮。天網玄綱大，夷羅覆載通。

觀空亦空，

觀空者，道弘無相，萬法無形。亦空者，神通妙化，一體歸真也。頌曰：炳耀滌晴空，神遊四海通。杳冥天地匝，恍惚太虛同。耿耿青霄月，飄飄碧落風。縱橫穿上下，南北與西東。

空無所空。

空者不執空，爲空不著有。爲有心同，太極之中聚於玄妙矣。頌曰：落落遍無隅，冥冥運化虛。無形呼大道，離相號真如。一體無分別，三明有所居。廓然開妙法，萬道素光舒。

所空既無，無無亦無。

了心達本，識性歸宗，何執有無之教？有無之教，亦是假名。若無假名，真心何顯？故有即於無。無者非落空之法，無備於有，有者非以物類窮之。故曰有無自然也。頌曰：至訣清虛道，明知物外中。娟娟輝昊景，赫赫耀蒼空。鼎破明珠赫，鑪開慧日紅。澄凝丹汞結，運入廣寒宮。

無無既無，湛然常寂。

能知空是不空，執有而不有，故本性湛然常寂矣。頌曰：湛湛無瑕

謫，通幽過目星。乾坤沖拍塞，天地曠然明。性覺虛心寂，神瞑絕夢驚。豁然開古道，月照水晶城。

寂無所寂，欲豈能生？

不寂而所以寂，故曰天真滿目，妙道歸源。欲豈能生也？頌曰：寂靜物皆捐，虛心養浩然。面容如朗月，碧眼似寒泉。皎皎歸真趣，昏昏法性蠲。一潭秋水瑩，萬派素波淵。

欲既不生，即是真靜。

欲既不生者，滌除繁慮，諸欲消亡，寂無所欲，欲豈能生？真靜者，神光虛煥，通顯靈明，返歸清淨矣。頌曰：清淨心通聖，無爲化有功。珠凝金鼎內，寶結玉壺中。明似天空日，清如洞裏風。沖虛生瑞彩，光罩五明宮。

真常應物，真常得性。

得性者，爲真常妙道，應物隨機，隨機見性，見性明空，自得其性矣。頌曰：真靜靜無疑，陽光照眼希。步虛通妙理，旋達達玄機。物物皆相應，殷殷總不知。返觀煙浪碧，笑指洞天歸。

常應常靜，常清淨矣。

常應者，見物見心，見心離物，離物明空，故曰真常得性矣。頌曰：清淨本根元，於中性自然。二關精鬱鬱，一道烝綿綿。混合明真理，凝然悟太玄。空中知有象，應化出先天。

嚴遵《道德真經指歸·大成若缺章》（谷神子注）

道在於身，不在

於野，化自於我，不由於彼，萬物常治，智慧不起。是以聖人柄和履正，治之無形，遊於虛廓，以鏡太清，遺魂忘魄，休精息神，無爲而然，玄默而信，窅然蕩蕩，昭曠獨存，髣髴輓速，其事素真，其用不弊，莫之見聞。所謂大成若缺，其用不弊也。夫何故哉？微妙周密，清靜以真，未有形聲，變化其元，開導如陽，閉塞如陰，堤埽如地，運動如天，文武玄作，盛德自分。是以盈而若沖，實而若虛，不顯仁義，不見表儀，不建法式，不事有爲。上欲不欲，天下自化，敦厚樸素，民如嬰兒，蒙蒙不知，所求茫茫，不知所之，其用不窮，流而不衰。大盈若沖，其用不窮。【略】是以聖人去知去慮，虛心專氣，清靜因應，則天之心，順地之意，政舉化流如日之光，禍亂消滅若雲之除，天下象之無所不爲，萬物師之無所不事。所

謂能清能靜，天下自正者也。

《西昇經·道虛章第二〇》（宋徽宗注） 老君曰：道者虛無之物，若虛而為實，無而為有也。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言，若無而非無，若有而非有也，既曰虛無，而謂之物者，即不物之物也。道深章言虛無之淵，此言虛無之物，淵言其體，物言其用，故繼之曰：若虛而為實，無而為有，虛而為實。《莊子》所謂虛則實是也。無而為有，《道經》所謂兩者同出而異名是也。天者受一氣，蕩蕩而致清，氣下化生於萬物，而形各異焉。

大易既判，天得一以清，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皆其所資始，《列子》曰：天地氤氲，萬物化生。

是以聖人知道德混沌玄同也，亦知天地清靜皆守一也，故與天地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體，而後天道盛矣。

德總乎道之所一，渾渾沌沌，終身不離，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也，天得是，故無為以之清，地得是，故無為以之寧，聖人誠能兩間，天道雖遠，見之以心，故明於天而同乎無知，通乎道而合乎無體，與天為徒，與道為一，而道興乎世矣。【略】

若常能清靜無為，氣自復也。返於未生，而無身也，無為養身，形體全也，天地充實，長保年也。

虛化神，神化氣，道之委也，氣化神，神化虛，道之用也。蓋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惟持其志，無暴其氣，則虛而物不能汙，靜而物不能雜，淡而無為，將見氣合於神，神合於無，遊乎物之初，外形體而有不有矣。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所以全其形骸，與天地齊其長久。《莊子》曰：無為則命。命者，憂患不能入，年壽長久矣。

李嘉謀《元始說先天道德經註解》卷五《第七章 一百十四言》 妙清元淨，妙元清淨，大本元清，妙淨元妙。清淨之返本，吾神復清淨，道出清淨，清淨道生。

物之本始，純一不雜，雖非清淨可名，而捨清淨無名之者，故曰：妙清元淨，大本元清。學道必自清淨始，人能常清淨，天地悉皆歸，故曰：清淨道生。

清淨妙宮，其間有清淨真法。真一不見，一不可得。清淨不在於無數，妙

道法清淨，雖泛不雜，故無數亦不雜。

清淨妙宮，有清淨真法，言世人不識清淨之體，以無為為清淨，故特出真法以破。凡識所謂真清淨者，真一不見。若真一不見，則萬法皆不可得。萬法既空，雖一亦不可見。故無不清，無不淨。又曰：清淨不在於無數，由世人以無數為清淨。自云求清淨不可得。故道家《定觀經》偈曰：智起生於境，火發生於緣，各得真種性，乘流失道原。起心欲息知，心起知更煩，若知知本空，知即衆妙門。又釋氏《心銘》有曰：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端，寧知一種。一處不通，兩處失功。迷有沒，從空背空。今以兩偈互相發明，即見清淨真法。《定觀》偈云：智生於境，火發於緣，智與火即是吾之心智。由智逐境，心緣物而情識，生方其未散，覺了之性與照明之種，皆從真出。及其流散，乃失道原。然自流注不可強絕，本是妙明，真一種性，流注自然，非有別體，若生心取舍起念，息知心不可息，祇益煩擾。故曰：起心欲息知，心起知更煩。若知無明，本無有異，由吾自戀，乃失淨體。念念放起，念念皆空，則無始以來，羶重習氣，頓然清明。若總清明，即為衆妙，釋氏心銘，亦不異此。蓋言以止止動，動未可止，更添止心。如此即滯兩端，寧知淨穢本空，動止本一，由吾自異。故彼成異此，所謂一處不通，兩處失功也。若但捨穢求淨，即穢不可除。是迷有而入於有，從空而背於空矣。此經云：清淨不在於無數，雖道散而為百千萬億，猶無數也。故有數亦清淨，無數亦清淨，蓋物物本淨，雖泛不雜，有數亦不雜，無數亦不雜。

清淨無為，無為清淨。道為清淨流物物之原。雜不混，散不失。清淨道流，妙元清淨之海。吾何不返逝矣。

清淨即無為，無為即清淨，無為而為，謂之道為。道為雖無不為，然不失清淨。道即物原，物物具道，雜而不混，散不失真。惟體道者識之，故能返流全一，與道同流，歸於清淨。大海無流不返，謂之返逝。

又《第八章 三十三言》 清淨生動，動生清淨，吾居清淨妙動。

靜為動之體，動為靜之用。方其無事，湛然清明，不為靜縛。及其有事，應以無心，不隨動轉。定觀所謂處喧無惡，涉事無惱，此是真定。不以涉事無惱，故求多事。不以處喧無惡，強求就喧。以無事為真宅，以有事為應跡。此即淨吾居，清淨妙動之意。

道流嶮岨，發源清淨，衆動一流，清淨普流，得之妙。

水流既遠，經涉嶮岨，豈能保其必清。然其源必清。道流於物經涉世，故豈能保其必淨。然其本必淨。動雖衆，然其流則一。物雖多，然其致則一。故曰：清淨普流。得之者無所不淨，故曰妙。

又《第九章一百七十三言》

流實動生，道虛清淨。清淨生虛，谷妙，谷流清淨。

動生於實，淨生於虛，心虛則靜，心實則動。所謂實者，喜怒哀惡室之也。若內無室，則中虛。中虛未有不淨。莊子曰：室無天遊，則婦姑勃蹊。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天遊者，虛之謂也。虛而應，故曰：谷無所不容，谷之妙。

道帝流通，清淨無礙。無數，無無數，應乎清淨不敢違。

淨之所以爲淨者，以其應不失淨。唯應不失淨，然後無所不淨。故道帝流通，周旋衆有而不礙。清淨無數者，空也。無無數者，有也。應乎有無，不失妙淨。故經曰：常應常淨，常清淨矣。

清淨妙生，靈虛一化。清淨妙無，不知其始。妙無窮始清淨，無窮始流返。吾無窮始，妙不可測清淨，清淨不可測妙。清淨自然，自此得矣。

清淨生妙，涉於群有，然靈虛一化，有未嘗有。清淨妙無，擴然無際，不知其始，無而不無。故妙無終窮，是謂自然不可窺測。

吾妙法清淨生。生無窮運成天地，始一先生。清淨妙流，一上一下，中含清淨之妙。清淨神虛。不形不氣，清淨出入，定乎清淨之天。

本始之妙法於清淨而生。生不窮本，於無爲而不盡。無爲未嘗有爲，而不離有爲，以至運成天地，一上一下，而清淨神虛，常流於其間，不形不氣，宰制萬物，出入清淨。故謂之清淨之天。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又曰：存心養性，以事天。天者，清淨本始之妙。不形不氣，人患不能復性，性不復則心不盡。不盡者，喜怒哀樂未忘之謂也。由喜怒哀樂，變心爲情，發不中節，情爲主宰。故心不盡。若能於喜怒哀樂之中，隨順皆應，使雖有喜怒哀樂，而其根皆亡情，根內亡應之以性，則發必中節，而和理出焉。如是則有喜非喜，有怒非怒，以至有哀樂非哀樂，是謂盡心復性。心盡性純，不謂之天，不可得也。

元虛不動，一真普發。清淨妙通，道在其始。太一無窮，吾入清淨之終

始。神仙之道，清淨畢矣。

元虛自然，未嘗有動。至於一真普發，物物蒙賴清淨，流通無有窮極。知始無始，知終無終，由其太一，故曰無窮。若知有始，則三際不斷。苟不斷三際，則過去爲始。始既已往，見存爲中。中際不住，未來爲終。終者未來，觸事成三。安得清淨，必三際斷，其始無始，然後其終無終。故曰：吾入清淨之終始。

王重陽《重陽真人授丹陽二十四訣》 丹陽又問：何者名爲清靜？祖師答曰：有內外清靜。內清靜者，心不起雜念。外清靜者，諸塵不染著，爲清靜也。

又《重陽全真集·玉花社疏》 竊以玉花乃氣之宗，金蓮乃神之祖。氣神相結，謂之神仙。《陰符經》註云：神是氣之子，氣是神之母。子母相見，得做神仙。起置玉花金蓮社，在於兩州，務要諸公得認真性。不曉真源，盡學傍門小術，此是作福養身之法，並不干修仙之道。性命之事，稍爲失錯，轉乖人道。諸公如要真修行，飢來喫飯，睡來合眼，也莫打坐，也莫學道，只要塵冗事屏除，只要心中清淨兩箇字，其餘都不是修行。

劉愚之《重陽教化集序》 夫全真之教妙矣。其道以無爲爲本，以清淨爲宗，其旨易知，其實易從。【略】一日，重陽真人招先生而誨之曰：子知學道之要乎，要在於遠離鄉而已。遠離鄉則無所係，無所係則心不亂，心不亂則欲不生。無欲欲之，是無爲也；無爲爲之，是清淨也。以是而求道，何道之不達；以是而望仙，何仙之不爲。

譚處端《水雲集·示門人語錄》 凡人輪迴生死不停，只爲有心。得山云：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若一念不生則脫生死。何爲有心？蓋緣衆生有貪嗔癡三毒孽、無明心。師父云：跳出三山口，是也。悟人所以修行，割情拚愛，摧強挫銳，降伏除滅衆生不善心，要見本來父母未生時真性，本來面目是也。何爲不善心？一切境上起無明心，慳貪嫉妬財色心，種種計較，意念生滅不停。被此孽障舊來熟境，朦昧真源，不得解脫。要除滅盡，即見自性。如何名見自性？十二時中，念念清靜，不被一切虛幻舊愛境界，朦昧真源，常處如虛空，逍遙自在，自然神氣交媾沖和。修行如了此一事，更有何生死可怖，更有何罪孽可懼。如稍生一

念，不為清淨，即是罣礙，不名自在，如何到得。只要諸公一志如山，不動不搖，向前去逢大魔，盡此一身，永無迴顧，前期必了。晉真人云：心清意淨，天堂之路，心荒意亂，地獄之門。

《長生詮經·白玉蟾》 大道以無心為體，忘言為用，柔弱為本，清淨為基。

薄滋味以養氣，去嗔怒以養性，處卑下以養德，守清淨以養道。

李道純《清庵瑩蟾子語錄·清淨》 靈源浪息謂之清，性地無塵謂之淨。神水本來清，隨流便不澄。只今還不動，慧日自西東。

《太平御覽》道部一九《舍》 《道典》曰：道之清淨者，吾舍也。道因天清而清之，因地靜而靜之，因日月之光而明之，因星辰之行而正之，因萬物之性而消息之，萬物中人為貴，能使形無事，神無體，以清淨致無為之意，即道為舍也。

雜 錄

《太上老君內觀經》 老君曰：人能常清靜其心，則道自來居。道自來居則神明存身，神明存身則生不亡也。人常欲生，而不能虛心，人常惡死，而不能保神，亦由欲貴而不用道，欲富而不求寶，欲速而足不行，欲肥而食不飽也。

老君曰：道以心得，心以道明。心明則道降，道降則心通。神明之在身，由火之因炁也。明從火起，火自炁發，炁因油潤，油藉炁停。四者若廢，明何生焉？亦如明緣神照，神託心存，心由形有，形以道全，一物不足，明何依焉？所以謂之神明者，眼見、耳聞、意知、心覺，分別物理，細微悉知，由神以明，故曰神明也。

老君曰：虛心者遣其實也，無心者除其有也，定心者令不動也，安心者使不危也，靜心者令不亂也，正心者使不邪也，清心者使不濁也，淨心者使不穢也。此皆以有令使除也。四見者，心直者不反覆也，心平者無高低也，心明者無暗昧也，心通者無窒礙也。此皆本自然者也。粗言數者，餘可思也。

《太上靈寶洗浴身心經》 余時天尊告諸四衆：汝等身心本地清淨，實相不動，始終恒一，猶如虛空，去來無礙。但以倒想隨業受形，積邪偽塵，聚貪痴垢，欲惡染性，穢濁纏身。譬如明珠恒埋糞壤，歷劫隱蔽，不顯珠光。將來衆生，迷真道本，造顛倒業，種邪偽根，埋智慧珠，增煩惱垢，墮生死海，溺貪愛流，驅馳五欲，處魔怨境，煩惱結縛，身心臭穢，隨業流轉三惡五道，磨蓋正性，沉沒玄珠，翳本光明，亦復如是。汝等四衆，以本分力，汲道性水，採無為香，調智慧湯，居清淨室，為諸衆生洗愚癡垢，滌身心穢，得真實淨，畢竟無染，平等解脫，令人道場。【略】

入清淨室，正念安坐，先觀身心，垢穢聚積，無量邪或，不淨塵勞，共成我身，內外貪癡，粗細不淨，生老無常，衆苦結縛，三業障道，六塵覆心，彌天雲翳日月光明。作是觀已，了了分明。以法香水，先從首面皮膚、四支五體、六根九竅，次第灌洗，悉令清淨。外清淨已，復以淨觀，重修內心邪或煩惱，妄想執計，貪嗔癡垢，普令清淨。內外既淨，住法身心，常居道場，斷邪偽垢，是名法水洗浴身心。

周無所住《金丹直指》 又問：火候法度已無可疑，工夫口訣其義何也？答曰：工夫之說，譬如琴瑟箏篴，雖有妙音，不得妙指，終莫能發，況金丹者乎？若得正傳，片言之下便可用功，隨有應驗。不用年中取月，月中取日，日中取時，時中取刻。亦不用子午卯酉、支干屯蒙卦氣等說，但於行住坐卧清淨鈴鍵，陽氣自生。紫陽張真人云：修鍊至此，泥丸風生，絳宮月明，丹田火熾。泥丸陳真人云：初時夾脊關脉開，其次膀胱如火然，內中兩腎如湯煎，時乎跳動冲心源。又有一簇百脉之語，所謂工夫效驗。然清淨鈴鍵之要，即杏林石真人云：豈知丹妙訣，終日翫真空。泥丸陳真人云：當初聖祖留丹訣，無中生有作丹基。《心印經》云：存無守有。老子云：守靜篤。所謂口訣真趣，先聖後聖同一舌頭，共一鼻孔，然則然矣，猶涉異路，更須不墮語言。千聖不同途，太上老君未著經，群仙未形口訣以前，昆蟲草木，果熟脫體，尚能示變化之妙，抑亦口授，況人為物靈者乎？學者當具是眼。

又問：工夫口訣固已曉矣，未知沐浴溫養何義？答曰：沐浴迺清淨之義，溫養謂中之義。捨之益濫，操之益燥，出操捨之外者，曰溫養。心清淨則塵不染，致諸中則道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杏林石真人云：溫養無

他術，無中養就兒。

心性

綜述

《太上洞玄靈寶天尊說大通經·真空章》 先天而生，生而無形；後天而存，存而無體。然而無體，未嘗存也。故曰不可思議。

又《玄理章》 靜爲之性，心在其中矣；動爲之心，性在其中矣。心生性滅，心滅性現，如空無相，湛然圓滿。

又《玄妙章》 大道無象，故內攝於有；真性無爲，故外不生其心。如如自然，廣無邊際。對境忘境，不沉六賊之魔；居塵出塵，不落萬緣之化。致靜不動，致和不遷。慧照十方，虛變無爲。

偈曰：

有法悟無法，無修解有修。包含萬象體，不罣一絲頭。

李道純《太上天通經註》 先天而生，顯諸仁。生而無形，藏諸用。後天而存，所存者神。存而無體，神無方易無體。然而無體，陰陽不測。未嘗存也。運化不息。故曰不可思議。妙用無窮。

右真空一章。原道之始也。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即先天而生，生而無形之義也。《中庸》曰：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違，即後天而存，存而無體之義也。然而無體，故運化生成而無窮也。非窮理盡性者，其孰能與於此，故授之以玄理章。

靜爲之性，寂然不動。心在其中矣。感而遂通。動爲之心，見物便見心。性在其中矣。無物心不見。心生性滅，心生種種法生。心滅性現，心滅種種法滅。如空無相，大象無形。湛然圓滿。通上徹下。

右玄理章。原性之元也。《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即靜爲之性之義。又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即動爲之心之義。性本靜，非心則不見。心本靜，非動即不見。因物見心，潛心見性。性寂知天，是謂通也。苟或心隨物轉，性所以忘也。故曰心生性滅。設若潛心

入寂，性所以現也。故曰心滅性現。蓋性如虛空，動與不動，常寂；見與不見，常明。一切物來相撓，如片雲點虛空相似，太清還受點也。無既不受點，則湛然圓滿。我之性天亦復如是。

大道無相，故內其攝於有。養其無象，象故常存。真性無爲，故外不生其心。無所用心，心故常存。如如自然，廣無邊際。無爲則無不通。對境忘境，不沉於六賊之魔。我不逐境，境無干我。居塵出塵，不落萬緣之化。我不立塵，塵不染我。致靜不動，大定。致和不遷，大慧。慧照十方，大明。虛變無爲。大通。

右玄妙章。明道之理也，故次之以玄理章。《洞古經》云：養其無象，象故常存，即大道無相之義。孟子曰：無爲其無所不爲。即真性無爲之義。內無相則如如自然，外無爲則廣大悉備。祖師謂丹田有寶休問道，對境無心莫問禪。即此義也。對境忘境，何魔之有？居塵出塵，何緣之有？緣息則性靜，魔息則心和。致靜則不動，致和則不遷。二理兼持，則圓明普照，神變無方也。

頌曰：有法悟無法，心隨法生，法隨心滅。無脩解有脩。性本無脩，脩即非性。包含萬象體，心空性寂，無所不容。不挂一絲頭。纔染一塵，即成滲漏。

右頌。言其體用也。體之則無，用之則有。所以自有法頓悟無法，因無脩勘破有脩。至於有無不立，心法雙忘，體同太虛，包羅無外，大道之理，至是而盡矣。牛道淳《文始真經註》卷五 關尹子曰：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

人之妄情從心上生，心從性上生也，故云情生於心，心生於性也。人迷情如水之波浪，人逐境之心如流動之水，人之本性如水之源也，波流源有三名而無二體，爲波流源皆是水也，情心性有三名而無二體也，爲情心性皆是真也，故云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

來于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浮然。

萬物來相干吾者，俄頃之間，如電光石火，但以真空之性受之，則心不生，知識物境浮浮然，如太虛之雲，不礙虛空，如空谷傳聲，應變常寂也，故云來于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浮然也。此章明心性不二，應變無礙也。

陳顯微《文始真經言外旨》卷五 關尹子曰：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來于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浮然。

抱一子曰：後世言性者，皆曰性生於心，以心爲母，性爲子，謂如五常之性，根於一心，皆未達夫真性之所以爲性，三教聖人發明性真如出一口，而賢人膠之，此其所以未入聖域歟。孔子言窮理而後盡性，理者心也，與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意，同釋氏言明心然後見性，故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與今言心生於性，皆以性爲母，心爲子也。而尚恐學者未明，又以水喻之曰：性水也，心流也，情波也，則本末次第歷然易辨矣。苟事物來干我，而以心應之，不亦勞乎，天下之事物無窮，吾心之精神有限，以有限對無窮，吾心殆矣，惟聖人以性受之，則心不生，而事物浮浮然，不能入吾之靈府矣。

尹愔《老子說五厨經註》 莫將心緣心，

心者，發慧之質，想受之器也。正受則發慧，邪受則生想。言人若能氣和於中，心正於內，內照清淨，則正慧湛然，鑒明而塵垢不上，淵淳而萬象俱見。見象無主，謂之常心，若以心得心，緣心受染，外存諸法，內無慧照，常心既喪，則和理亦虧矣。故莊子曰：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還莫住絕緣。

夫以心緣心，則受諸受，若正受生慧，自得常心，慧心既常，則於正無受，何等爲緣，既無緣心，亦無緣絕，湛然常寂，何所住乎？老子曰：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也。

心在莫存心，

慧照湛常，則云心存，於絕無住，故曰莫存心照，既不將而隨迎心緣，則無絕而無住矣。

真則守真淵。

真者，謂常心慧照，清淨不雜也。若湛彼慧源，寂無所染，既無知法，亦無緣心，則泰和含真，本不相離，故云守爾。

修理志離志，

理者性也，志者心有所注也。若絕外境受此心也，則性受也。言修性者心有所注，但得遍照，若外塵已絕，境識無注，離形去智，同與大通，性修反初，圓照無滯，內外俱淨，玄之又玄，則離於注想矣。

無名子《悟真篇序》

讚曰：道爲性本，性是心源。心性同體，應

化無邊。百姓日用，亦曰自然。若能了悟，忘象忘言。虛心實腹，抱一而還。功成九轉，乃得成仙。

王重陽《重陽真人授丹陽二十四真訣》

修行之人，澄其心而神自

清。晉真人云：心清意靜天堂路，意亂心荒地獄門。丹陽師云：要知上天入地，好弱由心。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故不動心。太上云：出家若不降心，百年之後無得中處。重陽真人云：出家若不降心，返接世緣，道德損矣。性命書云：洗心對越，乃萬物之根蒂。經云：心生則性滅，心滅則性現也。心滅者是實。經云：諸賢先求明心，心本是道，道即是心，心外無道，道外無心也。

王處一《雲光集》卷三《贈濱州李四郎七首》

心是道，道是心。心

合道，古今通。

心辨道，性然香。真一點，出崑岡。

心了悟，性靈明。真自在，達圓成。

心無影，性無形。神光綻，輓金精。

心守道，性持齋。行與住，是蓬萊。

心不了，性休休。真無漏，住悠悠。

人我死，物情休。真大道，了無憂。

佚名《晉真人語錄》 第四問：如何見性？答曰：只要無心無念，

不著一切物，澄澄湛湛，內外無事，乃是見性。

玄全子《真仙直指語錄·郝太古真人語（錄）》 又曰：修真之士，

若不降心，雖出家多年，無有是處，爲不見性。既不見性，豈能養命，性命不備，安得成真。何爲如此，緣有心病也。第一心病，見他通達性命之理，自己欲參，不肯低下，他人不肯說，心生怨謗。第二心病，他人有緣，不思自己無復，不能化人生善，徒生惡念，損人道緣。第三心病，見他人看經書，自己不通而生謗心。此等之人，永不得大智慧，天眼自昧之徒也。第四心病，緣未起行，而強起緣動衆，擾亂他人，是不良之人也。第五心病，是心不足，反致心亂，是不足之人也。除此五病，低下參訪，必得其真。未能大靜，且守本分，未通大理，常看經教，未能動人，只合守靜。稍得薄緣，莫忘性命。能如此者，進道尅日成聖，不能依此者，決墮艷都，不得人身，披毛帶角，永作六畜，九玄七祖何日超昇，緣汝敗道

故也。夫七真五祖之語，皆演性命之端的，後學者多求小法邪徑，或用心引氣，或數息忘心，或運水火交馳，或究龍虎會合，萬端不可盡錄，致使祖師全真之理，滅而不顯。夫吾道以開通為基，以見性為體，以養命為用，以謙和為德，以卑退為行，以守分為功，久久積成，天光內發，真氣沖融，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今之學者，是非利害，好惡貪嗔，不離於心，心既如是，性豈能定，氣豈能和，自然走失，去道愈遠矣。

玄全子《諸真內丹集要》卷中《太上內觀正訣》 生不生為體，

如生者是人心，心者有三心，過去、未來、現在者是也。過去心生者名為思，未來心生者名為想念，見在心生者名為逐境。此三心者，晝夜不停，勞神損氣，喪人之真靈，昧元初之法體。輪迴萬劫，皆是三心，古往今來，誰能得脫。若要得離，悟父母未生之前本來面目，有箇甚麼，非心非念，物我兩忘，自然合道。故曰生不生為體也。

滅者諸慾不生，萬緣齊斷，心念兩忘，為之滅也。不滅者，是人之真性。真性者，道之用。道者，性之體。體用分明，應物不昧，頭頭脫灑，性顯心亡。故曰滅不滅為用。

又《金丹火候秘訣十二句》

日月本是乾坤精，卦象周迴甚著明。前三五今後三五，五六三十復還生。生今滅今周十二，十二中分二十四。二十四氣互推遷，卦象爻鍊都在此。水銀一味分為二，變化陰陽成既未。既未却配為夫妻，始覺壺中有天地。

純陽真人云：大哉一十二句，契合五千餘言。始初本性，乃元宗元相之至神，主命之一靈也。命蒂之根源，即先天也。無形之至精，保性之一氣也。精神即性命之本始也。此一靈真性，蓋為心所昧也。純一之命，皆因身所役也。若能全身而命基永固，心澄而性本虛靈。命不得性而安能保守，性不得命而未可長安。性命本一，變動為二。今之學者各執一邊，若要成全真大道，無非性命合一，欲得性命合一，直須心清意靜，心意清靜則萬法自然歸其根也。今凡世之人，不能全其性命，而了其大道者，何也？蓋因心逐物移，性被物轉，意慕色而命為色喪。出此二境者，着小術而有動有作，執邪法而妄修妄為，須有金丹藥物之名，抽添採運之字，萬種千般，總為異號耳。若知金丹無相，藥物無名，火候無時，抽添無作，

能如此者，莫執一法，休着一邊。赤灑灑不存一毫，露堂堂靈光普照，始達自然之路，方入大道之門，便知無為而為，是不採之採。假如養命不知性，如谷中神；見性不全身，如陰鬼無光。若能性真命全，名稱道德之仙。

牛道淳《析疑指迷論》

或問曰：何謂心性？答曰：夫心性之義，譬猶溫水，水本至清，有感溫起風浪，渾濁不能鑑理，風浪息時，水澄溫止。以此論之，水即是溫，溫即是水。由是言之，心即性用，性即心體，體用俱忘，全真而已。

昭然子曰：頓漸之理，敬聞命矣。敢問心性之義若何？弟子性鈍，願夫子細細釋之。廣漠先生曰：嘻，愚矣，子之難悟也。且若問吾者，心也。吾答若者，亦心也。心之與心，有何異哉。又奚問乎，亦奚說哉。若之問也，吾之答也，總屬妄心，妄心滅處，而不知其誰何。故曰：未始出吾宗。宗者，性也。性稟於道，道稟於自然矣。

陳致虛《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一六 上陽子知其根器不淺，乃曰：

來，汝所悟者，是汝性也。汝性非性，汝心非心，心即是心，性即是性，性非汝心，心非汝性，汝試為我言汝實性。應時答言：弟子鄙見，性即云性，心即云心；心無所心，性無所性；性亦非心，心亦非性；性非心心，心非性性；性性非心，心心非性；性無有心，心無有性；性本無心，心本無性；性則言性，心則言心；心若有性，即非佛心；性若有性，是名佛性；佛性我性，是真實性；我心佛心，是妄想心；心若妄想，即不見佛；性若真實，即是真佛。更乞我師慈悲，開顯真實妙義。

董謹醇《群仙要語纂集》卷上《諸章節要》

人心久任之，則浩蕩而忘返；頓棲之，則超躍而無根。任之則蔽乎我性，棲之則勞乎我神，使致道者奚方而靜。蓋性本至凝，物感而動，習動滋久，胡能遽寧。既習動而播遷，可習靜而恬晏。故善習者寂而有裕，不善習者煩而無功。是以將躁而制之以寧，將邪而閑之以正，將求而抑之以捨，將濁而澄之以清。優哉游哉，不欲不營，行於是，止於是，造次於是，逍遙於是。習此久者，則物冥於外，神鑒於內，不思靜而自靜矣。故履霜為堅冰之始，習靜為契道之階。古人云：積習生常。其斯之謂歟。

又卷下《論識心悟性》

如要修行者，先須識心識意，然後悟性。

如何是心？如何是意？但能知覺謂之心，千思萬想謂之意。意從念起，心從物生。既知起生之根源者，只在方寸。方寸者，是本來之真心也。心本無心，意本無意，為從來熟境難忘，心浮意動，却把真性蒙昧，不能顯煥。須是澄心定意，內觀其心湛然（不）動者，謂之定；定中覺靈者，謂之慧。定是體，慧是用。定慧兩全者，日用不虧也。

又《馬丹陽真人直言》 斷情除慾降心，休與親戚相見，休教心到處去。行住坐卧，乃至搬柴運水，或上茅去，也要心定念止，湛然不動，名為真心。要處靜心閑少語，住好伴。莫生念，念是業根。若外不入，內不出，常少語，自然心定氣調。若不澄心止念，去慾斷情，更外人內出，出去外遊，如何得自然調息？只是一座空舍，出者便是猿馬也。自古過去一切神仙，不敢越過澄湛二字。又要心不逐一切物去，心猿牢捉丹無漏，意馬常擒性自明。坐圜先生云：動者心，起者念，去者意，心澄意定，物我俱忘，澄澄湛湛。只顯一性應物，皆是心見物，要不昧一性。若只見物不見性，便著邊徼，却有輪迴。又云：只緣見物不見性，便是昧了一切。行住坐卧，只要降心，使一性常現不昧。止念者，常要覺一切塵念皆是業根，須要澄湛一性，照破萬緣，一切虛假，其念細細，調熟不起。

或問曰：如何是應物不昧？答曰：耳目雖是聞見，口內雖是言說，只要心不著他。【略】又問復命歸根。答曰：只要心不逐一切物去，不染不著，心不起，氣不散，便是歸根。若不能如此者，不得歸根也。又問：如何是見性？答曰：那無心無念，不著一物，澄澄湛湛，似月當空。

張伯端《玉清金笥青華秘文金寶內鍊丹訣》卷上《神為主論》 心為君者，喻乎人君之在位，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秦皇漢武為之，則四海瘡痍；堯舜禹湯為之，則天下安逸，民歌太平者，何也？聖人以無為而治天下，則天地安肅，庸人以有為而治天下，則天下撓。蓋心者，君之位也，以無為臨之，則其所以動者，元神之性耳。以有為臨之，則其所以動者，欲念之性耳。有為者，日用之心，無為者，金丹之用心也。以有為及乎無為，然後以無為而利正事，金丹之人門也。夫神者，有元神焉，有慾神焉。元神者，乃先天以來一點靈光也；慾神者，氣稟之性也。元神乃先天之性也，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自為氣質之性所蔽之後，如雲掩月，氣質之性雖定，先天之性則無有。然元性微而質性

彰，如君臣之不明，而小人用事，以蠹國也。且父母構形，而氣質具於我矣。將生之際，而元性始入父母，以情而育我體，故氣質之性，每萬物而生病焉。今則徐徐剷除，主於氣質盡，而本元始見，本元見而後可以用事無他。百姓日用，乃氣質之性勝本元之性，至本元之性勝氣質之性。以氣質之性而用之，則氣亦後天之氣也，以本元性而用之，則氣乃先天之氣也。氣質之性本微，自生以來，日長日盛，則日用常行，無非氣質。一旦反之矣，自今已往，先天之氣本微，吾勿忘勿助長，則日長日盛，至乎純熟，日用常行，無非本體矣。此得先天制後天而為用。餘見神室圖論。

牧常晁《玄宗直指萬法同歸》卷一《三教同元譬說》 官天地，府萬物，會精神，調六炁，莫不由乎心之所以用也。古人無能名之，故為之字。以下象三才萬法。



全於無極之謂性，分於太極之謂命，道所當然之謂理，包括衆理之謂心。心者也，總萬法而言之，其形廣大，其體虛無，妙覺玄通，包含萬有，初無善惡小大之名，由人物所以用也。用其未異者，後世異之所以異也。【略】心在天為天心，在地為人心，在天下為天下心，在萬物為萬物心，不過一心也。舍其物而得其名。心本無常，隨用為常。心本無度，隨用為度。心本無動，隨用為動。心本無思，隨用為思。用其善者為善心，用其惡者為惡心，用其小者為小心，用其大者為大心，以此心象郭郭也。由是知心之宰衆理者也。

又卷三《或問金丹性命》 或問：性、神、心三者同異？答云：性者，寂然不動之真空也。神乃真空之中妙有靈通者。性之神所以感而通也。心者，性之樞神之機也。樞機靜則性神安，動則性神搖。雖曰二用，不離一體，性不自靈，神靈之也。性不自通，神通之也。安其性，存其神，心也。萬法莫不由心焉。

又卷四《或問太極類》 答云：性為心體，心為性用。性靜也，心動也。心用不動，則性體融合。愚人外心求性，智者即性即心，非別有

也。又曰：只是方寸之地便是心，非方寸外別有心也？答云：方寸，心機紐也。此心彌滿太空六合，機紐動則此心動，機紐靜則此心靜。離方寸求心，非心也。執方寸爲心又非也。

道性

綜述

《老子道德經想爾注》 道性不爲惡事，故能神，無所不作，道人當法之。

道性於俗間都無所欲，王者亦當法之。

道藏本《太上妙法本相經》卷上 大道無爲，處神淡泊，何求於人乎？但人自弘，非能弘道。故道性偏養，非獨一類，何故專弘於人乎？十方大千之國，萬種形名，悉以及之，終不寄一類而化及也，是以普偏形名，豈獨弘之於人也，何以故得知之？道生天地，置立陰陽，布造日月，安設星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盈縮之數，四時代謝，毫分無失，乃生民人萬類之形名，匠成一切，而獨弘之於人乎？是故非獨弘人。是以一切至士，自求於道，自求度之。所以者何？譬如於水，人自求渡，乃來渡水，將知水不渡人，人自渡之。是故道不度人，人自求道；道不貪民，民自貪道。若道貪民，則有親疏之隔；若道貪度，則有進退之性。是以道性淡泊，無有親疏，亦無彼此，慈恩子養，平等一切。

又卷中 衆生無道性，則匠無所加。衆生以可鑑之理，故設範以教之。

敦煌本《太上妙法本相經》卷五 道有常有樂，有功有果，故能與之常樂，與之功果。是以一切衆生悉有道性，稱之遍有，種之則生，廢之則不成。譬如種子，內有苗性，不種不養，豈獲其實？一切衆生雖有道性，不建不勤，終不成道，何以故？壘麥有饍，隨壘而責，其饍終不可得。要須逕冬涉春，至夏結實，桴楊入磴，羅蓂付厨，和均膏水，巧手乃

甘，濃味調美，和成以爲食饍。一切衆生雖有道性，亦與壘麥同耳，修之則爲道，廢之則爲鬼，麥修則爲饍，不修則爲芻，一切衆生亦復如是。

又卷一〇 夫天下萬法者，亦無種無類，隨其因緣而有生也，若無因緣而有生也。若無因緣則任自然，若任自然則無道真，若無道真則萬物何以立？夫天下萬物悉有道性，皆負陰而抱陽，生成得存，稱一切萬法，通因緣所作果業，隨緣而生，隨因而受。

未見種松其竹生，種竹其松生，乃至千代不移，將不可變。推斯儀物，種種相生，類類相似，不應混同，受其一氣，普稟道性。是故人還生人，禽還生禽，狩還生狩，鳥還生鳥，四種衆生，各有性分。故人知能行，禽鳥知能飛，狩知能走。未見鳥行百里，人狩能飛者，將知四種衆生，各受其氣，不相假受。

《洞玄靈寶本相運度劫期經》 問曰：道性可見否？

答曰：不可見而可見之成之。故可見未成，觸目而不覩。何以故？一仙真人視道性萬分，始得見一。自聲聞、圓覺，知進而不覩。知進者，諸漏已盡，更無煩惱，神通變效，學士所不能及。故知進而忘其退。四道尚知進而不知退，而況於二士乎。

敦煌本《太玄真一本際經·道性品》 言道性者，即真實空，非空

不空，亦不不空；非法非非法，非物非非物，非人非非人，非因非非因，非果非非果，非始非非始，非終非非終。非本非末，而爲一切諸法根本。无造无作，名曰无爲。自然而然，不可使然，不可不然，故曰自然。悟此真性，名曰悟道，了了照見，成无上道。一切衆生皆應得悟，但以煩倒之所覆蔽，不得顯了，有理存焉，必當得故。理而未形，名之爲性。三世天尊斷諸結習，永不生故；真實顯現，即名道果。果未顯故，強名爲因，因之與果，畢竟无二，亦非不二。若知諸法本性清淨，妄想故生，妄想故滅，此生滅故，性无生无滅。了達此者，歸根復命，反未生也。仙真下聖所不見知，上聖之人少能知見，亦不明了，去始遠故。唯得道果，洞照始終，道眼具足，乃能明見，以明見故，名一切智，无上尊也。

《太上一乘海空智藏經》卷一 何謂妙無？即是道性。以何因緣，道性之理自爲妙無？以淵寂故，以應感故。若以住於淵寂之地，觀於諸有，則見無相；若以住於應感之地，觀於諸有，則見有相。善男子，若言道性

全爲無有，中有應感；若言道性全爲有者，而實寂泊。以是當知道性之有非世間有，道性之無非世間無。是謂妙無。【略】夫一切六道四生業性，始有識神，皆悉淳善，唯一不雜，與道同體，依道而行，行住起臥，語嘿食息，皆合真理。如魚在水，始生之初，便習江湖，不假教令。亦如玉質本白，黛色本青，火性本熱，水性本冷，不關習學，理分自然。一切衆生識神之初，亦復如是，稟乎自然，自應道性，無有差異。

又卷二 善才又言：如是所說，海空空相，無因無果，無始無終。云何說言以修習故，得見道性？從因生天，從因受樂，海空常樂，豈非果耶？云何說言海空空相，無因無果？

天尊答言：善男子，我說海空修習因者，即是道性。道性之性，無生無滅，無生滅故，即是海空。海空之空，無因無果，無因果故，以破煩惱。以是因緣，名爲修習。

善才又言：如是所說，道性之性，無生無滅；衆生道性，爲悉共有，爲各各有。若共有者，一人得入海空藏時，一切衆生亦應俱得。譬如冤讐，或千或百，若一人和，百千亦和；一人相怨，百千亦怨。道性亦爾，一人得時，一切亦得；一人不得，一切不得。若各各有，則是無常。何以故？可數量故。云何說言衆生道性，不一不二？若各各有，不應說言道性平等，猶如虛空。

天尊答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所難云，衆生道性，不一不二，究竟平等，猶如虛空，一切衆生同共有之。善男子，深山有寶，名曰上勝。人若取之，則成富有。衆生道性，亦復如是。

善才又言：如是所說上勝寶者，是一是多。若是一者，一人得已，則應有盡，山空無寶。云何而言一切衆生修持淨戒，得入一乘海空祕藏？若是多者，云何而言是海空者，非一切法，衆生道性，亦如是耶？

天尊答言：善男子，譬如一路，或大或小，一切衆生悉於中行，無障礙故。道性衆生，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寶珠，唯一門。雖有人多，經遊出入，無有逼迮；亦復無人破壞寶珠，而齎持去。道性衆生，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橋梁，隨諸行人，或重或輕。以是橋梁無有增減。衆生道性，亦復如是。

又卷五 道性不斷，云何而言一誹謗者斷善根生？善男子，根有二

種：一者內根，二者外根。道性之中，非內非外。以是義故，道性之生不斷不斷。復有二種：一者有爲，二者無爲。道性之中，非有非無，是故道性不常。復有二種：一者真常，二者無常。道性之中，亦非有常，亦非無常，以是之故，道性之生不斷不常。【略】言道性者，無性之性，非有法性，非無法性。道性之生，亦有亦無。善男子，言道性者，非有身生，非無身生，非非有無；亦有身生，亦無身生。善男子，云何煩惱障於道性？言道性者，即煩惱生，非煩惱生，亦是煩惱，亦非煩惱。煩惱云何障於道性？善男子，譬如黑雲，障於日光；日光之光，不生不滅，不去不來，不有不無。道性之生，亦復如是。善男子，道性之生，非父母生，是父母生。何以故？若父母生，父母生已，生無所生，無生之生。譬如花果，花生無果，果生無花。道生之生，亦復如是。道性云何從父母生？善男子，云何道性從微塵生？言道性者是微塵生，非微塵生；是幻化生，非幻化生；是自然生，非自然生；是虛空生，非虛空生；是變易生，非變易生；是善因生，非善因生；是惡因生，非惡因生；是畜生生，非畜生生；是地獄生，非地獄生；是天上生，非天上生。以是因緣，無生之生，生生無生；非無法生，非有法生。若如是者，生相不生。若是無者，無相不無，不無不有。是故道性之生，生之生生，生生不生。善男子，子向難云，若從父母生道性者，云何父母是煩惱耶？善男子，今當爲說。言道性者，從父母生。善男子，譬如蓮花，從淤泥生，泥生之生，亦不是泥，亦不非泥。道性之生，亦復如是。亦是父母，亦非父母。善男子，譬如人屋，人寄屋生，屋非有人。道性之生，亦復如是。如木寄生，隨木而生，生非木種。道性之生，亦復如是。生於煩惱，非煩惱種。

《大乘妙林經》卷下《觀法性品第八》 爾時度命真人即從座起，稽首禮問，白天尊言：如向所說，真人所見，觀諸法性，心無希望，知法空故。如是見者，云何莊嚴一切衆生，令得道邪？

天尊告曰：度命真土，一切衆生，性本情淨，無所有故，同虛空故；道性亦空，道性空故，云何問言？一切衆生，雲何得道？衆生道性，無有二相。衆生性者，即是幻性；諸幻性者，名爲法性。於法性中，無得無失，無增無減。是故我言，一切衆生不斷煩惱而得真相。

宋文同《道德義淵·自然道性第四》

第一序本文；

第二明性體；

第三詮善惡；

第四說顯沒；

第五論通有；

第六述迴變。

第一序本文者，河上公云：輔助萬物自然之然。即此也。夫性極為命。《老子經》云：復命曰常。河上公云：復其性命。此言復其性命之復，曰得常道之性也。經云：道法自然。河上公云：道性自然，無所法也。經又云：以輔萬物之自然。物之自然，即物之道性也。《裴君道授》曰：見而謂之妙，成而謂之道，用而謂之性。性與道合，由道之體，體好至道，道使之然也。一重。

第二明性體者，論道性以清虛自然為體，一切含識各有其分，先稟妙一以成其神，次受天命以生其身，身性等差，分各有限，天之所命，各盡其極。故外典亦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命為性之極也。今論道性，則但就本識清虛以為言；若談物性，則兼取受命形質以為語也。一切無識亦各有性，皆有中心，生炁由心，故性自心邊生也。二重。

第三詮善惡者，夫有識之主，靜則為性，動則為情。情者，成也。善成為善，惡成為惡。《洞玄生神經》云：大道雖無心，可以有情求。此善情也。《定志經》又云：受納有形，形染六情。此惡情也。《四本論》或謂性善情惡，或云性惡情善，皆取無矣。《定志經》云：不亦為善，離此四半，反我兩半，處於自然乎？其中又云：為善上升清虛，自然反乎一。即反道性也。三重。

第四說顯沒者，得道之所由，由有道性。如木中之火，石中之玉，道性之體，冥默難見，從惡則沒，從善則顯。所以然者，萬物之性有三：一曰陰，二曰陽，三曰和。《玄女》云：陽和清虛，陰炁滯濁，陽和多善，陰分多惡。故性之多陽，知者多善；多陰，知者多惡。〔多〕惡則乖道，多善則合真；合真則道性顯，乖道則道性沒也。《玄女》又云：陽和三合，乃能敵陰；陽炁滯濁，濁對陽和；和陽清虛，滯陰堅實。是以樸散之

後，以善微惡盛，此之由也。四重。

第五論通有者，夫一切含識皆有道性，何以明之？夫有識所以異於無識者，以其心識明闇，能有取捨，非如水石，雖有本性，而不能取捨者也。既心有取，則生有變，若為善則致福，故從蟲獸以為人；為惡則招罪，故從人而墮蟲獸。人蟲既其交換，則道性理炁通有也。五重。

第六述迴變者，問人墮蟲獸，蟲獸為人，蟲獸與人本非炁類，混元之初，各有其分限，蟲獸未嘗為人，人亦未嘗為蟲獸。今以何義，忽能換革？答曰：人與蟲獸俱稟四大之形，止是方員不同，器質為異耳。譬如泥，搏和之為人，則成人狀，解之為獸，則成獸象。亦如牛衰成虎，楚姬為龜之例，神識隨之以異也。六重。

孟安排《道教義樞》卷八《道性義第二九》義曰：道性者，理存真極，義實圓通，雖復冥寂一源，而亦備周萬物，煩惑所覆，暫滯凡因，障累若消，還登聖果，此其致也。《太玄經》云：言道性者，即真實空，非空不空，亦非不空，道性衆生，皆與自然同也。

釋曰：道以圓通為義，謂智照圓通；性以不改為名，謂必成圓果。裴君道授竟，而謂之妙成，而謂之道用，而謂之性。今言見者，取其觀境之義；成者，證果顯時；用者，在因隱日，以物資真性，其用乃成。故在因時，目之為用，亦曰真性。道名在果，即指圓極法身，性語在因，謂有得果之性。此解雖強，亦未通理。若道定在果，性定在因，則性非真道，真道非性，何謂衆生有道性耶？今明若礙心解者，一解一病，正意道性、真性不有不無，何在不在。《西昇經》云：為正無處，此何所在。又云：正自居之，復何不在？故無在而無所不在。在因即因，在果即果。在因即為因性，在果即為果性。且尋道性正理，非有非無，何名何性。既以不性為性，不名為名，亦不通言通，不別言別也。論其別致，義類無邊，收來而言，略開五種：一正中者，中是不偏之名，正是不邪之目，正道真性，不生不滅，非有非無，無名正中道。二因緣性者，因是能生者，是由藉故，設境教為悟解之因緣，由此因緣生智成道。三觀照性者，因也，通名即有無二觀，照有無二境，因有人無，明照真境，發生妙觀。四智慧性者，即是極果，冥寂玄通，大智慧源。五無為性者，即是智慧，斷除因果二累，神無之無為也，又道也。又道性體義者，顯時說為道果，隱時名為道性。

道性以清虛自然爲體。一切含識，乃至畜生、果木、石者，皆有道性也。究竟諸法正性，不有不無，不因不果，不色不心，無得無失。能了此性，即成正道，自然真空，即是道性。《昇玄經》云：「臣知道反俗，何以故？法性空故。」經云：「貸氣、稟氣者，此明衆生之本，本來清淨，顛倒妄起，因知有識神，一念神起，即滯染故欲。凡業既弱，不能自生，須假應炁，貸生接引。既生之後，方假研修，智慧若圓，即成至道。譬猶竹筍未起之日，事在虛無，一念筍生，即帶皮出生，力既弱不能自生，須假天雨，助令成筍。及其作竹，漸漸除皮，皮盡竹成，無皮如本，竹成之日，不更生皮。亦論智圓之時，不更起倒也。」《西昇經》云：「道非獨在我，萬物皆有之。是據有知，不論異識也。今未安此釋。若有知有性，無知無性，則應道在有知，不在無知。若有知與無知，大道無不在，亦應有知與無知，理實皆有性。若有知無知皆有性，亦應有識無識皆成道。若有識與無識，遂有成道不成道，亦應有知與無知而得性有無性也。今意者，道性不色不心，而色而心。而心故研習可成，而色故瓦礫皆在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古之善爲士章第一五》 渾今其若濁。

疏：善士心照清靜，而能容物，和同光塵，不自殊異，渾然如濁，物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疏：因上文云若濁，便舉水之澄清，以況善士之心無染，則自然靜止。孰能於世間愛欲混濁之中，而以清靜道性而靜止之，令愛欲不起，亦如水濁而澄靜之，令徐徐自清乎？孰，誰也。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疏：此教於法無滯也。誰能以清靜之性靜止愛欲，如水之性。已得徐清，若便安於此清，而久滯，滯則非悟，未名了出，當須更求勝法，運動增修。爲道既損之而又損，按行亦次來而次減，則清靜之性，不滯於法，而徐動出也。生猶動出爾。

王玄覽《玄珠錄》卷上 論云：道性衆生性，皆與自然同。衆生稟道生，衆生是道不？答：衆生稟道生，衆生非是道，何者？以非是道故，所以須脩習。

難：若衆生非是道，而脩得道者，乃得身外道。衆生元不云，何言脩

得道？〔答〕：衆生無常性，所以因脩而得道。其道無常性，所以感應衆生脩。衆生不自名，因道始得名。其道不自名，乃因衆生而得名。若因之始得名，明知道中有衆生，衆生中有道，所以衆生非是道，能脩而得道，所以道非是衆生，能應衆生脩。是故即道是衆生，即衆生是道。起即一時起，忘即一時忘。其法真實性，非起亦非忘，亦非非起忘。入等存之行者，自了得理則存，存中帶忘則觀，觀中得通則存。

道與衆生互相因，若有衆生即有道，衆生既無道亦無。衆生與道而同彼，衆生與道而俱順。【略】

大道應感性，此性不可見。衆生愚智性，此性不可見。道性衆生性，二性俱不見，以其不見故，能與至玄同。歷劫無二故，所以名爲同。又言：是亦不可，大道體真，未曾非道，衆生體假，未曾不變，歷劫殊方，所以名異。

佚名《三論元旨·真源章第三》 真性周普，徧備群方，名爲道應。

在漢說經，於胡演教，名爲別應。一切衆生性同道性，名爲通感，隨類受器，名爲別感。故《海空經》云：「聖人無爲，衆生故應有爲。又云：衆生感聖，因緣不同，聖應衆生，其體亦異。是以妙本湛然，名曰真身；演爾法相，名曰應身；隨因受果，名曰報身。故有妙中之羶，羶中之妙。聖人應有爲，即是妙中之羶；衆生悟無爲，則是羶中之妙。然而一切萬法，元從窈冥中來，自然之理具焉，因緣之方同矣。故夫道一性，而能應於一切神；性一神，而能應於一切物；物稟神一，而能應乎一切識。應神作合生之智，應炁爲萬類之形，應身垂聖化之慈，應性導群迷之惑。夫性者，虛無自然之妙靈也。應聖者，性之妙用也。應神者，性之微用也。應炁者，性之細用也。色相者，性之羶用也。然應聖者，應身之聖人也。相者，天地萬物一切有爲之形相也。是以應能生萬物而非能生，能成萬物而非能成，能有萬物而非能有，能空萬物而非能空。非物而能物，不礙於物；非法而能法，不滯於法。應而不乖其本者，則惟大道真常之性焉。六合群興，而道也非興；三界劫變，而道也非變。修而能合於道者，莫先於神矣，而炁乃次之。夫身三萬六千神者，則一身所生統運也。用異而通歸一者，亦由手足於身乎。相中又相，乃是異中而同。神中又神，則是同中而異。雖則有無對立，而事理兼通。故自然中有因緣，因緣中有自然，自

然不離於因緣，因緣不離於自然，而能異之而同者矣。然夫一切因緣者，悉是自然之因緣也。從本降迹，隨所用而多差；攝迹皈本，亦包羅而無外。真體包羅萬象，玄應變化大千，故能妙統一神，分別百億也。蓋不別寶者，無以知其貴；不明道者，無以體其真。物稟道而生，故物有道德性。不悟道者，由弱喪之俗迷童。至教應焉，則教能筌理。不知於教者，乃八難之矣。憂譬毀聖，亦三塗痛之。然以道無不在，抑亦不慮衆生，悟則能通，相去何遠。故《真藏經》云：一切煩惱，皆爲正性之比頓，即妄而真。所謂動不乖寂，寂不乖動，應常能真，真能常應者矣。故《西昇經》云：道不獨在我，萬物皆有之。是以能行者能通，能通則聖也。

劉處玄《無爲清靜長生真人至真語錄》 復詢：大者何也？答曰：

大者，道也。陰陽而不能包，謂之道大也。大者，性也。萬邪而正能容，則謂之性大也。道之大者，乃萬物之母也。性之大者，乃萬邪之師也。通其母，則萬物得其造化也。通其師，則萬邪歸其正達也。造化，則各成其形也。正達，則各通其道也。經云：道可道，非常道。大者容其小也。問大

復詢：小者何也？答曰：小者，通其微也。道通其小，則不擇其愛者與恩也。性通其小，則不擇其愛者與教也。不擇其愛者與恩，則小物皆受其道之氣也。不擇其愛者與教，則小物皆受其天之光也。無情之小物，得其道之氣，則形生也。有情之小物，得其天之光，則性生也。經云：治大國若烹小鮮。不揀其愛者要，不擇其弱者棄也。小者之妙非虛也。問小

復詢：虛者何也？答曰：虛者，道之體也。陰陽明其虛，則萬物生也。至性明其虛，則恍惚生也。萬物生成，則濟於世也。恍惚生成，則出於世也。物濟於人，則世之樂也。道通其真，則性之樂也。世樂，則陰陽之有其數也。性樂，則虛極之無其窮也。經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虛者道之實也。問虛

復詢：實者何也？答曰：實者，道也。道生在於天地之先，至今常存不朽者，謂之實也。實者，性也。性生在於萬物之外，至今常存不朽者，謂之實也。道明其實，則掌握陰陽，生於萬物也。性明其實，則大達樞要，通於萬化也。萬物生，則顯其道之實也。萬化生，則顯其性之實也。道虛而氣實也，性虛而命實也。經云：虛其心，實其復。明其實，則道性

真閑也。問實

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 或問曰：視聽食息，手拈足行心思，此是性否。答云：道性不即此是，不離此是。動靜語默，是性之用，非性之體也。性之體，則非動非靜，非語非默。古人有言：大道要知宗祖，不離動靜語默。若認動靜語默，便是認奴作主，主能使奴，奴豈是主哉。一切抬手動足，言語視聽，千狀萬態，及良久不動，皆是奴僕，非主人也。主人堂上，終不得明示於外，然得其用使者，則自承當作主矣。

真心

綜述

佚名《三論元旨·真源章第三》 夫心者，衆邪之主，亦爲衆妙之門。然性神識之源深，莫不因心而照達。夫蠢爾蒼生，名爲愚識，罔知禮法，名爲淺識；辯慮聰明，名爲智識；恬柔素樸，名爲淳識；澄心虛寂，名爲靜識；灰心滅智，名爲忘識；內鑒分明，名爲慧識；曉達神真，名爲微識；洞達性海，名爲妙識。嗟乎，時人滯羶識者衆焉，達神微者少矣。夫達神者非無於識，雖識而通。滯識者非無於神，雖神而隔。達神微者，則神之與識，體用雙明。滯羶識者，偏見於識，不會於神矣。又欲會神通性者，先修攝念觀，次修忘心觀，則灰心滅智，諸境寂然，外聽無聲，內視非色，於無色之際，豁然微悟，神靈虛融，此則神理矣。融神虛泯，杳會無涯，坦然浩蕩，而玄通妙性，真宗而達矣。是知以識照識，極識而通神；以神照神，極神而通性。通性則性自見性，通神亦神自見神。然神自見神、性自見性者，此則真見也。以識見神、以神見性者，此乃妄見也。然達得定心，猶不墮於惡道，而況神通合性者乎。蓋神微性妙，性雖有靈，本體湛然而無妄。衆生滯識不通者，名爲妄心。曉達神源，不捨妄而真也。

王重陽《重陽立教十五論·第八論降心》 凡論〔降〕心之道，若

常湛然，其心不動，昏昏默默，不見萬物，冥冥杳杳，不內不外，無絲毫念想，此是定心，不可降也。

譚處端《水雲集》卷下《長思仙（長相思）》 道人心，處無心，自在逍遙清淨心。閑閑雲水心。【略】

又 修行心，包容心，一片清虛冷淡心。閑閑無用心。 滅嗔心，去貪心，寂寞清貧合聖心。無生現本心。

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 師有云：修行人常常心上無事，正正當當，每日時時刻刻，體究自己本命元神端的處，明白不昧，與虛空打作一團，如此纔是道人底心也。積日累功，自有靈驗，所以見種種作爲，不如休歇，體究自己去。若一向物上用心，因循過日，却與俗心無異也。

師云：古人學道，心若未通，不遠千里，求師參問，倘若針芥相投，心地明白，更無疑慮，然後或居園堵，或寄林泉，或乞市中，或立宮觀，安心守道，更無變壞，此修真之上士也。有等出家，性又不明，更懶參問，心高好勝，自執己是，詐裝高道，虧功失行，兩下落空。駭人供養，不思己德如何銷受。如此之人，住園也不是，乞食也不是，生死到來，都不中用。蓋不肯於根蒂上下工夫也。直至百年，無有是處。

師云：修行之人收拾自心，如一尊雕木聖像，坐於堂中。雖終日無人亦如此，旛蓋簇擁亦如此，香花供養亦如此，往來毀謗亦如此。惟比木像通靈通聖，活潑潑地，明道明德，一切事上物上却不住着也。

師云：道人鍊心如鑄金作雞，形色雖與雞一般，而心常不動，獨立於雞羣。雞雖好鬥，無有敢近傍者。體道之人，心若寒灰，形如槁木，天下之人雖有好爭者，則不能與爭矣。故經云：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師云：這箇有體用、沒爾我，正正當當底真心，自從亘古未有天地已前稟受得來，不可道有，不可道無。古今聖賢，天下老道人，皆得此然後受用。千經萬論，乃至一大藏經，只是說這些子。上天也由這箇，入地也由這箇，乃至天地萬物、虛空無盡際，亦是這箇消息主宰。會得底不被一切境引將去，不被一切念慮般弄，不被六根瞞過。這箇便是神仙底日用，便是聖賢底行踪，便是前程道子也。

玄全子《真仙直指語錄》卷下 道人平等心也，不得皆有憎愛，有寵辱，有情欲，順之則喜，逆之則嗔。若到無心地分，須要有主宰，如沒主人，不知覺透入別殼。人皆要得道，你試勘十二時中，一箇時辰是八刻，心還肯定麼？休得瞞心做事，如不瞞心便是道人。大道易知而難行，說怕難片時了，須要心地下功，全拋世事。即今乞化道人粧無心，却皆談話講是非，看經教論些假無心，聖賢不佑護，一箇境界來，早打不過，成風魔疾病死了的多，皆爲沒福。若起因緣接待，教門用力，積得福多，聖賢提挈。

張平叔《玉清金笥青華秘文金寶內鍊丹訣》卷中 採取之法生于心，心者萬化綱維樞紐，必須忘之而始覓之，忘者忘心也，覓者真心也，但於忘中生一覓意，即真心也。恍惚之中，始見真心，真心既見，就此真心生一真意，加以反光內照，庶百竅備陳，元精吐華矣！要在乎無中生有，有中生無，到這境界，併真心俱忘而棄之也。【略】

命復根歸之由深根固蒂也。深根固蒂之道，自澄心遣欲，澄心之理，屏視去聽，始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便是真實道理。但儒教行於世，用於時，故以禮爲之防。所謂妄心者，喜怒哀樂各等耳。忠恕慈順恤恭敬謹，則爲真心。吾脩丹之士，則以真心並爲妄心，混然返其初而原其始，却就無妄心中生一真念，奮天地有爲而終則至於無爲也。若釋氏之所謂真心，則又異焉，放下六情，了無一念，性地廓然，真元自見。一見之頃，往來自在，蓋靜之極，至于極之極，故見太極則須用一言半句之間，如死一場再生相似，然後可以造化至機，而爲不生不死之根本。豈易窺其門戶耶！

牧常晁《玄宗直指萬法同歸》 道心惟微。體之至靜，幽遠難明，理悟則存，情揆莫測，不可得而視聽，謂之道心。

曾慥《道樞》卷三《集要篇》 裴休曰：夫地、水、火、風，假合而聚散，非我身也；緣慮客塵，虛妄乍起乍滅，非我心也。我有真身，圓滿空寂是也；我有真心，廣大靈和是也。萬漚起而復破，然水之性是嘗不存也；千燈明而有滅，然火之性未嘗不在也。世亦知夫三象者乎？氣動而清者，天之象也；心靜而寧者，地之象也；智圓而明者，日月之象也。三者和會，則自然見吾神靈之妙用矣。三象既明，而六審不可不知也。試嘗

自審曰：妄念息乎？外緣簡乎？觸諸境不動乎？黑白無差別乎？夢想不顛倒乎？方寸怡愉乎？於是可以測入道之深淺矣。吾嘗自警曰：了知起滅意決定生死根，不復隨緣轉，是名不動尊。夫未能無念，即用觀空；未能頓空，即用對治。三策次第而用之。莊子坐忘，達摩壁觀，始學者不能知也，而乃入於放曠，豈其旨哉！吾嘗端坐念實相而見魔王加跣之像且怖矣，況入道者端坐不傾動者乎？

劉志淵《啓真集》卷中《江神子令》 金藏木性木藏金。體難尋，火生鬻。二物烹煎，庚甲定浮沉。返本還元真體現，魂魄聚，淨無陰。九陽消息自來臨。耳鳴琴，運清音。喚出靈靈，越古與超今。遍界遍空無不是，顯了了，這真心。

塵心

綜述

王重陽《重陽立教十五論·第八論降心》 若隨境生心，顛顛倒倒，尋頭覓尾，此名亂心也。速當剪除，不可縱放敗壞道德，損失性命。住行坐卧，常勤降，聞見知覺爲病患矣。

《晉真人語錄·重陽祖師修仙了性秘訣》 迷迷無端之蠢，切不如聞早煉頑心，去假修真而了性。若執慧性而皆昏，精著心燈而忽暗。慳吝而難成大道，狠毒而怎悟玄真。妬賢嫉能而招愆，貪生怕死而造罪。書符貨術而謾人，行樂治病而圖賄。狂怪道中之賊，喧呼衆人之害。不悟妙訣而胡遊，心意迷迷而狂走。

譚處端《水雲集》卷下《長思仙（長相思）》 利名心，縱貪心，日夜煎熬勞役心。何時休歇心。

馬鈺《洞玄金玉集》卷一〇《嘆名利》 利惹心猿，名牽意馬，無晝無夜奔馳。波波劫劫，來往沒休期。一向貪饕越煞，心勞役、形苦神疲。休迷執，一箇口裏，插得幾張匙。

已行屍。又何須相愛，相戀相隨。好把輪回趕趁，早參禪、訪道尋師。長生話，有些微妙，端的上天梯。

玄全子《真仙直指語錄·長真譚先生示門人語錄》 凡人輪迴，生死不停，只爲有心。德山云：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若一念不生，則脫生死。何爲有心？蓋緣衆生貪嗔癡三毒孽，〔起〕無明心火。師云跳出三山口，是也。所以悟人修行，割情棄愛，摧強剝銳，降伏除滅衆生不善心，要見父母未生時真性，本來面目是也。何爲不善心？一切境上起無明慳貪嫉妬財色心，種種計較，意念生滅不停，彼此業障舊來熟境，朦昧真源，不得解脫。要除滅盡，即見自性。

又《郝太古真人語錄》 今之學者，是非利害，好惡貪嗔，不離於心，心既如是，性豈能定，氣豈能和，自然走失，去道愈遠矣。虛披鶴氅，枉玷教門。見高明者，嫉妬百端，見老幼者，欺誑百狀。有小利處，覓縫鑽頭，問大道者，耳聾眼瞎。機心巧詐，好佞狂圖，不當來出家，望做神仙，不肯降心，恣縱今時情性，已作兇徒。

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 師云：凡聖同途，只因明昧。明之則爲聖，昧之則爲凡。凡人之心，不肯剝情去執，棄妄除邪，逐境還流，隨情宛轉，取一時之樂，積萬劫之殃，不省不思，莫悟莫覺者也。

李道純《清庵瑩蟾子語錄·人心惟危》 可歎世人太執迷，隨聲逐色轉傾危。若能返理窮諸己，性定身安神自怡。

牧常晁《玄宗直指萬法同歸》卷一《儒家四句偈》 人心惟危。浮妄不停，感恩易入馳，紛競得趨欲，徇情逐物，動而難安，謂之人心。

陳致虛《上陽子金丹大要》 只爲世人顛倒妄想，由此淳樸一散，純粹難全，則向來所受之乾金，虎奔而寓于西矣。自是而後，名利心動，寵辱晨馳，投老而不知退步，以求自全者，吁可惜哉。

董道醇《群仙要語纂集》卷上 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姬至真《雲山集》卷三《放心》 心靈漂泊委塵沙，似向柴門掃落花。措手不能收拾得，隨風逐水不還家。

又《驚世》 貪求深入利名場，係縛勞心生愈傷。棄重逐輕顛倒用，

合隄防處不隄防。

又《虛生》

役役身心不自由，百年風激水中漚。虛生浪死無程限，

識破歸來便合休。

又《著物》

浮名浮利意何深，用盡機關使破心。但爲兒孫千載計，

不防骸骨土相侵。

又《逐境》

目前滾滾蕩黃塵，大化推移刻刻新。生死窟中人不覺，

捨身唯與利名親。

又《名利》

僕馬車舟歷險艱，區區名利兩相關。細思本欲圖安穩，

却使身心不暫閑。

全真

綜述

劉長生《黃庭內景玉經注》 和血固精，調氣順神。煉真合道，乃可全真。

曾慥《道樞》卷三七《入藥鏡上》 人之神，如薪之火乎？其中藏火，火不出則薪長存，神不出則身長存矣。故火發外明者，薪之盡也；神智出者，樸之散也。神光不散，神應物而不出，斯固蒂而全真矣。精者，至真也。精與神氣相戀，則可以固其形焉。使神以養其內，用氣以養其外，托精玄中以爲沖和，斯長生者也。

《晉真人語錄·玄門雜寶十八問答·全真》 夫全真者，合天心之道也。神不走，炁不散，精不漏，三者俱備，五行都聚，四象安和，爲之全真也。詩曰：常行祖師教，日用老君心。鍊就真如性，豈不是全真。

馬鈺《洞玄金玉集》卷一〇《萊州倉使盧武義》 盧公倉使，意在留心風馬二。未解修丹，送我勞勞到武官。速回車馬，欲要全真先棄假。功行須周，定是將來看十洲。

譚處端《水雲集·述懷》 欲入全真門戶，行住坐卧寂寥。存心乞

化度中朝，塵事般般屏了。

莫論黃芽白雪，休搜龍虎嬰嬌。色財無掛

火煙消，便是蓬萊三島。

又

堪歎光陰迅速，日生思慮憂愁。愁愁甘作逝波流，迷戀氣財色

酒。日月暗催人老，利名不使心休。爭如放下觀山頭，明月家家盡有。

又《臨江仙》

得得全真真妙理，無爲無作無修。自然清淨行功周。

祥雲圍絳闕，瑞氣繞瓊樓。

心似閑雲無罣礙，身同古渡橫舟。真空

界可相酬。白牛眠露地，明月照山頭。

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

師云：衆云修行之人，（休住）鄉

中，便了道也；休住酒肉食，了飛昇也；休用眷屬，便是神仙也。休戀衆人愛底，休愛人都非底。莫非自己，渾是莫認，睡裏得道也。休睡。不是好伴休合，無益之言休說。遇事成時莫喜，遇事壞時莫憂。勝如己者學之，不如己者教之。人虧己者福也，己虧人者禍也。言過行者虛也，行勝言者實也。有欲情者人事也，無塵心者仙道也。肯低下者高也，肯貧窮者富也。返常合道，順理合人。正道宜行，邪門莫入。通道明德，體用圓成。是謂全真也。

李道純《中和集》卷三《全真活法·授諸門人》 全真道人，當行

全真之道。所謂全真者，全其本真也。全精、全氣、全神，方謂之全真。才有欠缺，便不全也。才有點污，便不真也。

全精可以保身。欲全其精，先要身安定，安定則無欲，故精全也。全氣可以養心。欲全其氣，先要心清靜，清靜則無念，故氣全也。全神可以返虛。欲全其神，先要意識，意識則身心合而返虛也。是故精、氣、神爲三元藥物，身、心、意爲三元至要。

學神仙法，不必多爲，但鍊精氣神三寶爲丹頭，三寶會於中宮，金丹成矣。豈不易知，豈爲難行。難行難知者，爲邪妄眩惑爾。

鍊精之要在乎身。身不動則虎嘯風生，玄龜潛伏，而元精凝矣。鍊氣之要在乎心。心不動則龍吟雲起，朱雀斂翼，而元氣息矣。生神之要在乎意。意不動則二物交，三元混一，而聖胎成矣。乾坤鼎器，坎離藥物，八卦三元，五行四象，並不出身、心、意三字。

全真至極處，無出身心兩字。離了身心，便是外道。雖然，亦不可着

在身心上，才着在身心，又被身心所累。須要即此用，離此用。予所謂身心者，非幻身肉心也，乃不可見之身心也。且道如何是不可見之身心？雲從山上，月向波心。身者，歷劫以來清靜身，無中之妙有也。心者，象帝之先靈妙本，有中之真無也。無中有，象坎☵；有中無，象離☲。祖師云：取將坎位中心實，點化離宮腹內陰。自此變成乾健體，潛藏飛躍盡由心。予謂身心兩字，是全真致極處，復何疑哉。

又卷六《西江月贈潘道人》 真土真鉛真汞，元神元氣元精。三元合一藥方成，箇是全真上品。動靜虛靈不昧，成全實相圓明。形神俱妙樂無生，直謁虛皇絕境。

李道純《清庵瑩蟾子語錄·全真》 純一不雜謂之全，太虛同體謂之真。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達得全真理，身心混太初。

牛道淳《析疑指迷論·析疑》 或問曰：何謂全真？答曰：即爾之一念未萌之前也。夫一念未萌，等同太虛，視之不見其色，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得其形。其上無蓋，其下無底，其傍無門，其正無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杳冥莫測，恍惚難明，體之非有，隨用不無，隱大無外，藏微有餘。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包含萬象體，不挂一絲頭。吾不知其名，字之曰全真。釋教謂之圓覺，又云圓空。太上所謂混成，又云圓通。故《南華經》云：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此之謂歟。

或問曰：何名體用賓主？答曰：若要修真，須明體用賓主何謂也？若不明體用者，情欲不能遣也。如未曉陰陽賓主，則不能契於虛無之至神。奚謂體用？曰：虛寂為體，覺照為用。體用兩全，洞合道原。曰：何名賓主？答曰：前念為賓，後念為主。念起不著，本無根緒。故洞明真人云：念頭起，覺時休。此一句體用賓主俱全也。何謂俱全？曰：夫念頭起者為賓，覺者是主，主正為用，休歇是體。由是言之，體即用也，用即體也，體用雙泯，全真者也。

彭致中《鳴鶴餘音·七真禪讀並叙》 全真之道，其來久矣。惟曾子固言之甚詳，而後學者猶以為黯闇。蓋全也者，物物皆全。而真也者，念念皆真。物物皆全，則無缺不全；念念皆真，則無段不真。無物不全，是全全也，猶未至於所以全也。無段不真，是真真也，猶未至於所以真也。即全非全，即真非真，亦無非全，亦無非真。學至於此，全乎全乎，真乎真乎，萬分未得處一焉。

長笺子《洞淵集》卷四《全真賦》 神聖垂御，仁慈普均。既弘開

於玄教，特謹奉於全真。孰知十極之天仙，來遊此世；大闡三皇之古道，順化於人。切原德貫諸門，心歸一正。捨俗者辭親割愛，固窮者樂天知命。是以全真，學而修性。功名財色，觀如水上之浮漚；智慧靈通，明若教中之先聖。誠以學不所執，法求大通。廣積德行，則外施於方便；深做修鍊，則內運於神功。善處無為不二，能尋有道參同。物物分明，瑩若潭中之皎月；頭頭應現，動如草上之清風。必也選甚高低，盡皆提挈。學者有因有果，達之者無生無滅。至靜至和，至廉至潔。統萬德而接物，不捨慈悲；宣三教以開迷，猶尊賢哲。大抵丐食不耻，至貧不憂。輟己惠人，則施恩於孤老；高志抗節，則寄傲於王侯。是謂全真英士，達道仙流。頓悟天機，高播玄風遊聖域；廣施香餌，普尋知友赴瀛洲。是以見物明心，知空悟道。行全真正法，則謹依於鍾呂；取大道玄理，則嚴奉於黃老。清虛恬淡，收紅爐鍊就銀絲；純粹精微，向丹鼎烹成大寶。足表捐彼假合，達其自然。證實相妙之更妙，得真功全之又全。五道銀霞貫斗，一輪紅日輝天。鶴駕金書，朝赴九陽之殿；蟠桃玉液，位登萬聖之筵。噫，有等愚迷，鬥爭人我。宣揚謗怪者，豈通玄妙；誑惑中下者，不知因果。雖離火院恩山，却入名韁利鎖。不休哉。若要知端的全真，頓了虛無，可。

陸道和《全真清規·全真體用》 祖師設教，仙聖度人，開大乘之門徑，通衆妙之要津。俾歸元而造理，警心妄以全真。貴忠心於清靜，務圓性於朴淳。深明短景，至樂長春。故不掛利名，毋黏世事。明大體，金潔玉瑩為心；養元機，介石潔冰為志。濟人利物，融一理以周通；鍊己還元，總萬德而中備。任其偏執之徒，修證圓機之士，無辨無爭，不矜不是也。清居琳宇，混處雲堂。莫覩他非過短，當除自是強梁。心脫洒，隨方和順；量豁暢，到處溫良。早晚赴齋，當拱手誠心而默坐；朝昏參聖，務擎拳緩步以趨鏘。體上達，威儀整肅；居下流，舉措荒唐。逮乎密叩真機，糸同玄要，奉師至敬篤恭，問道精誠虔告。曉萬理以還元，凝一真而妙用。豁開道眼，安然默照於妙微；瑩徹天心，感應返觀於靈激。逆則含容，犯休譏誚。低心敬承乎同袍，克己靜待乎不肖。大凡衆詳教典，講習

經書，當實窮靈源根本，毋虛嘲口鼓之乎。徹聖心之意外，融自性之元初。參問精明，方為絕學，窮通博貫，始樂無為。心條達性，玲瓏自然，真樂無極，氣融沖神。寂默卓爾，體同太虛。若水之平清柔順，如雲之縹緲卷舒。原夫欲其達道了心，全在實行真功。戒狂放則不墮偏邪，處厚實則了歸中正。去己非、常樂安和；不自是、誰與爭競。情泯則心閑，塵清則垢淨。處治規劃，毋獨主以專行；公務作為，隨常住之普請。奸猾慵狡，則敗德招愆；嫉妬欺瞞，則喪身失命。逐聲色好勝則凡，忌人我息中則聖。是以大達多多陰德，真人暗暗偷功。常存道氣，迴避俗風。戒行精嚴，斷無四非八識；功夫綿密，決證九轉六通。恣愛慕，逐邪魔之境；貪口腹，墮餓鬼之中。常寂坐而慧燭，莫肆情而迷蒙。志存平等，心樂齊同。見物休懷私昧，應緣力務公忠。切要行止順時，云為先燭；偏倚速改，差過早復。心彎曲則處處爭差，性停當則人人信伏。猖狂驕傲，性必輕浮；佞慢詐欺，命思薄福。上士厚氣以敦頤，高明卑謙而自牧。毋忝教法清高，莫犯堂規罰辱。敬體前因，各宜雅肅。融精神以固守，持元氣以不先。體證金蓮，果登玉境。同道遙玄元之未始，共快樂象帝之先天。咦，天圓地方應規矩，性靈命豐合金仙。

王丹桂《草堂集·小重山·金蓮出玉華勉道友》 全真妙道，先把我人山放倒。妙道全真，決要收拾精氣神。 功圓行滿，擊下皮囊都不管。行滿功圓，朝拜丹陽師父前。

又《長思仙·贈平州劉志真》 慕全真，處全真。舉動行為務正真。惟憑一志真。 合天真，契天真。十二時中守內真。頭頭現本真。

王吉昌《會真集》卷四《感庭秋·全真》 陰陽悉備道風淳。精粹保天真。分擘剛柔動靜，鍊九還、丹體清新。 扶持一性已通神。觸處露全身。了了三空無礙，混太虛、體淨超塵。

又 志通天地媾精神。消息葆全真。造化玄黃極妙，鍊九陽、魂變逡巡。 西來祖意坦然伸。無礙法門親。應化河沙周普，露妙圓、糟粕清醇。

又 如如徹底性圓明。三昧理研精。縱使頭頭應顯，是一靈、陰魄神情。 玄機須悟志澄清。丹體鼎煎烹。養就純陽法象，性命全、永保無生。

金月岩《紙舟先生全真直指·七返七真合同印子》

平生醉夢走長途，

形神相顧

忽起相看識得渠。

人道初真

觀面更無迴避處，
當機始會別親疏。

一日相知得至真，

形神相伴

從今賓主轉相親。

名曰得真

茫茫宇宙人無數，
誰信三冬火裏冰。

子母親情豈忍離，

形神相入

同行同坐更同衣。

名曰守真

若非轉面些兒子，
笑殺寒山拾得妻。

全是真陽抱住陰，

形神相抱

不勞相作妄思尋。

名曰全真

一毫才動丹飛走，
此是長生水裏金。

錦袍玉勒五花兒，

形神俱妙

幾度桃源往復回。

與道合真

踏翠穿紅成底事，
如今休歇已忘歸。

掣開金鎖兩頭空，

形神雙捨

不與寥寥太極同。

名曰證真

倒握廣寒歸溟滓，
兩襟星斗動天風。

鼓棹迎棹往復回，

普度後學

有緣即上此舟來。

以真覺真

真超彼岸成真覺，
自利須教更利他。

葛洪《抱朴子養生論》

夫善養生者，先除六害，然後可以延駐於

百年。何者是耶？一曰薄名利，二曰禁聲色，三曰廉貨財，四曰損滋味，五曰除佞妄，六曰去沮嫉。六者不除，修養之道徒設爾。蓋緣未見其益，雖心希妙道，口念真經，咀嚼英華，呼吸景象，不能補其短促。誠緣捨其本而忘其末，深可誠哉。所以保和全真者，乃少思、少念、少笑、少言、少喜、少怒、少樂、少愁、少好、少惡、少事、少機。夫多思則神散，多念則心勞，多笑則臟腑上翻，多言則氣海虛脫，多喜則膀胱納客風，多怒則腠理奔血，多樂則心神邪蕩，多愁則頭鬢焦枯，多好則志氣傾溢，多惡則精爽奔騰，多事則筋脉乾急，多機則智慮沉迷。斯乃伐人之生甚於斤斧，損人之命猛於豺狼。無久坐，無久行，無久視，無久聽。不飢勿強食，不渴勿強飲。不飢強食則脾勞，不渴強飲則胃脹。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勿過極，少勿至飢。冬朝勿空心，夏夜勿飽食。早起不在鷄鳴前，晚起不在日出後，心內澄則真神守其位，氣內定則邪物去其身。行欺詐則神悲，行爭競則神沮。

《玉清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卷六（衛琪注）

有無皆虛空。

有無二見皆歸空寂，蓋得中庸之道而行之，如惡惡臭，如好美色也，此之謂自慊，古德云，虛空粉碎，方露全真。

妙行全十真，

大洞妙行三千圓滿，以全十真之道，不息則久，久則懲，以至成物成己，皆出此道。《大洞經》以修習妙行為上，結經云：六度十通，萬行圓成，然則六度者何也？合於下卷六章解釋，以字數多於中卷，故於此下註。上卷之九《玄契》曰：六位已升者，是所謂初心十信，次興十善，次發十華，次成十德，漸證十仙，遂成十真。一、初心十信者，起信心動，同信之機，念信不忘，為信而行，五信在中，記信金石，至信大成，

善信能終，堅信進趣，方名正信。二、次興十善者，上卷之二云：十善生玄中。聞善則玄上貫顙，六丁洞光，視善則丹元方瞳，八史洞明，語善則通命含漱，五文王華，履善則挾就力通，地關生命，念善行善，至善不踰，住善保安，定善崇基，全成十善，但得十箇善字爲是。三、發十華者，出下卷之七，玄契十華觀門，謹按上卷經云：十華妙行仙，十通由斯生，乃河圖數也。五行成生，八卦成列，言天地人物皆稟此以生，既生已，復知之而修煉，貴使脫五行之殼，離八卦之機，即證登妙行，已見題下。四、次成十德者，卷下之八玄契，上卷之六經云：十德初成機，下卷之八經云：十德真文宣，用德合體，進德坦平，成德廣大，智德內清，惠德發光，明德圓華，靈德普應，玄德太方，太德自然，普德濟攝。五、漸證十仙者，出下卷之九玄契，胞仙、胎仙、魂仙、魄仙、靈仙、元仙、華仙、嶽仙、藏府中仙、元命神仙。六、遂成十真者，下卷之十玄契，上卷之九云：十真登紫房，中卷之十云：妙行全十真，下卷之十云：妙行登十真，下卷十一云：十真妙行全。精真玄珠，炁真玄力，神真玄通，性真玄一，元真玄妙，命真玄光，形真玄全，德真玄洞，道真玄應，令真太玄，此六謂之六度十通，六位已升，妙行大全。

全善

綜述

劉處玄《無爲清靜長生真人至真語錄》

復詢：善者何也？答曰：

善者，方圓曲直應物而順於人也。不生萬惡，則謂之真善也。不著萬物，則謂之清善也。達理則不讀萬經，則謂之通善也。達妙則不窮萬化，則謂之明善也。不害萬形，則謂之慈善也。不厭萬濁，則謂之應善也。不非萬人，則謂之德善也。不求萬有，則謂之道善也。不起萬私，則謂之公善也。不忘萬慧，則謂之常善也。經云：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至善者非惡也。問善

又《仙樂集》卷二《五言絕句頌》 覺了性無爭，真清似水平。德通全上善，自是行功盈。

頌曰：

順真則生，違道者死。順真則平，違道者濁。順真則柔，違道者剛。順真則福，違道者禍。順真則安，違道者病。順真則昇，違道者墮。順真則鍊鉛，違道者喪命。順真則神靈，違道者氣逆。魂魄散爲鬼，陰陽聚成仙。身心靜者爲功，應變夷者爲行。志始終則達，覺清善則通。居山則莫著於闕，混塵則休生於動。

尹志平《清和真人北遊語錄》

凡稱人善，已慕之，稱人之不善，

已惡之。慕善惡惡之念既存於心，必自有心去取者。行之有力，則至於全善之地，言之有益，兼聽者足以戒，亦有所益。若存心悠悠，不擇人之善否，凡己之所行，亦必不擇，因循苟且，流入惡境，終不自省。

譚景昇《化書·善惡》

爲惡者畏人識，必有識者，爲善者欲人知，

必有不識者。是故人不識者謂之太惡，人不知者謂之至善。

苗善時《玄教大公案》

古人一聞至道，形忘心醉，復本然之至善，

所謂正形一視，誠全而含光不二也；攝知一度，無思而凝神精一也。故若新生之犢，其純全而無心也。心神一混，物我兩忘，不知所以然而然，宜乎本師真樂而歌，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至哉。今我輩然業重福輕，急不能如是，誠能信得及，誠誠默密，便如此做將去，工夫純熟時，亦自然

三寶

綜述

嚴遵《道德真經指歸·天下謂我章》（谷神子注）

我有三寶，道之

用也。持而保之心所從也。一曰慈，悲初傷也。二曰儉，慎微己也。三曰不敢爲天下先。託後行也。慈故能勇，弱生強也。儉故能廣，儉生長也。不敢爲天

下先，任自然也。故能成器長，後生先也。今釋慈且勇，為堅剛也。釋儉且廣，為大彰也。釋後且先，為物唱也。則死矣。大命喪也。【略】故得道之士則不然，體虛積慈，視物如己。一曰慈。檢形促容，歸於微纖。二曰儉。玄默託後，不為物先，合和順理，以應自然。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動靜與眾反，出入異門戶，不以勇勇，故不怒而天下恐。慈故能勇。不以廣廣，故不施而天下往。儉故能廣。不以先。先，故不言而天下長。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也。是故出慈入勇，出儉入廣，釋後且先，反和逆神，動違自然，福與之遠，禍與之鄰，大命以絕，神氣散分，天地不能安，道德不能存，臨死不覺，怨命尤天。非命薄也，非人賊也，安僑樂勢，廢道而上力也。所謂釋慈且勇，釋儉且廣，釋後且先，則死者也。

李榮《道德真經注·六十七章》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俗存於利，貴之以七珍。道在於真，重之以三寶。三寶之義，未是外求。若能仁惠於萬物，好生而惡煞，慈之義。薄賦輕徭，謙身節用，不奢不侈，儉之義也。忘己濟物，退身度人，不敢為天下先。持行修身，用此三者，安國寧家，寶之大。

夫慈，故能勇；儉，故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慈心於物，物無害身。物既無害，自無前敵，以無敵故，故言勇也。用之奢侈，於事不足，行之儉約，處理有餘，周於遠大，故言廣。尚之於謙退，守之於雌柔，其德能普，謙光日新，為物所尊，故能成器長也。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前明得三寶者，處慈而得勇，守儉而致廣，居後以至先。今明失三寶者，必竟不能行慈，苟且後知好勇；節行不能履儉，無度但當廣費，未解卑身處後，銳意欲在物先。好勇而不仁則亡，用廣而不節則困，無德而居物先則危，故云死矣也。

夫慈，以陣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以慈為用，不失其道。在於戰陣，必克前敵，故勝也。以之守固，無復傾危，遂言固也。以慈為心，玄天所以加護，故曰救之。至道於焉保守，故曰衛之。內明是非交戰為陣，解能破惑為勝，身不失道為守。與道同久曰固。自然無害，天將救也。外物不傷，道之衛也。

成玄英《老子道德經義疏·天下章第六七》 第二具陳三寶，令物依脩。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

老君所以聖德尊高，獨不夸笑於物者，為歸依三寶，寶重而守持之，故得然者也。

一曰慈，

愍念蒼生，拔苦與樂，此道寶也。

二曰儉，

少欲知足，守分不貪，此經寶也。

三曰不為天下先。

謙撝柔弱，先物後己，退身度人，此師寶也。

第三重疊三寶，歎其功用。

夫慈，故能勇；

內韞大慈，外弘接物，所以勇入三界，俯救蒼生也。

儉，故能廣；

諸法虛幻，捨而不貪，儉素清高，故其德廣大。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只為勇救蒼生，退身度物，故於三界外則獨處玉京，為眾聖之長；降

世則位居九五，為神器之尊也。

第四明行乖三寶，淪溺死生。

今捨其慈且勇，

今捨去慈悲，好行剛強。

捨其儉且廣，

棄其儉素而廣貪於物。

捨其後且先，

忘退後之心，起趨先之行。

死矣。

總結上三捨，既行乖三寶，適淪溺三塗，故云死矣。

第五總結大慈，功能勝妙。

夫慈，以陣則勝，

以大慈之心臨於戰陣，士卒感恩，所以勝捷。內解即是六根，兵馬對於六塵，不為塵沒，故獲勝也。

以守則固。

用慈守衛，百姓同心，是以牢固。內解：以慈心自守虛清，則道心堅固，不可拔也。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天尊大道，救度行慈之人，還用慈悲俯相衛護也。故三寶之內，以慈為先；四等之中，則以慈為首。是知慈之為義，大矣哉也。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四五《天下皆謂我道大章第六七》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注：慈則廣救，儉則足用，不敢為天下先，故樂推不厭。

疏：此列三寶之數也。體仁博施，愛育群生，慈也。節用後人，不耗於物，儉也。不為事始，和而不唱，不敢為天下先也。弘益之義，具如下文。

義曰：道存愛育，以慈為先。養人惜費，以儉為次。先人後己，以讓

為終。慈以法天，澤無不被也；儉以法地，大信不欺也；讓以法人，恭謙不爭也。此三者，理國之本，立身之基，實而貴之，故曰三寶。夫三寶者，道之用也。夫唯大故似不肖者，道之體也。抱道之體，運道之用，理身理國，以茲為先矣。

夫慈故能勇，

注：慈仁憫惠則德有餘，故勇於救濟。

疏：此覆述三寶之功也。凡人貪競不慈，勇於果敢，致有窮屈。今聖人以慈為行，故能勇於濟度。《論語》曰：仁者必有勇。

義曰：布仁施惠，博愛含生者，慈也。以慈濟物，物無不周；以慈立功，功無不被；以慈理國，恩浹華夷；以慈潤身，善均動植。故慈之為利也，強暴不能侵，威武不能害，讒邪不能間，諛佞不能誣。行之於中，而功宣於外，斯可謂勇矣。言人貪競則不慈，豈能果敢於濟物？善功不立，遂有窮屈之時。今聖人既果於行慈，必勇於濟度，故曰勇也。仁者必有勇，《論語·憲問篇》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也。

儉故能廣，

注：節儉愛費，故財用有餘，而功施益廣也。

疏：以其節儉愛費，不傷財不害人，故功施益廣矣。

義曰：儉嗇則財豐，財豐則惠普，普施其惠，可謂廣矣。人君儉以臨御，則朝無雕麗之奢，野無箕斂之弊，恩惠日以廣，德教日以彰，固無民饑力匱之患矣。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注：慈儉之德，謙撝益先。推先與人，人必不厭。故能為神器之長。

疏：損己益人，退身進物，是不敢為天下先也。以物樂推，而成神器之長。

義曰：聖人大寶者，神明之器也。言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之大寶爾。主此神器，為民之長，必退身讓物，謙己先人者。人所樂推，必居此位，乃為四海兆庶之長也。此三寶者，修道理國能行之者，即於身為行。所言行者，慈儉不敢為天下先是也，所言果者，行而獲報，則為果，勇、廣、成器長，三者所得之果也。

董思靖《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解義》卷二 三寶有三。本經天寶、靈寶、神寶，分為玄元始三炁，降於人為三田，曰精、曰炁、曰神，此內三寶也。教有道寶、經寶、師寶。三寶，太上三尊也。經寶，三洞四輔真經也。師寶，十方得道眾聖及經籍度三師。此外三寶也，皆學道之士所當篤好。又《內秘真藏經》云：貪性寂滅，塵累無染，戒行不虧，是名法寶。嗔性不起，不憤外塵，定無生轉，是名師寶。癡性無取，無惱無患，慧通無礙，是名道寶。此三寶非內非外，非聲非色，謂之篤好則寶之深而體之至也。

陳觀吾《太上洞玄靈寶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註解》卷中 上陽子曰：經者，道也，敬也。道則尊之而行，敬則守之勿失。世知所敬者，三寶也。夫三寶，實妙道之宗，以道用釋，則曰身中三寶，以世法釋，則曰教中三寶。其身中三寶，有二事也。曰教中三寶，有二說也。今言教中三寶，曰道、經、師三寶。有今科、古科、三寶此二說也。道乃元始玄一之祖炁，以生天地人物，是為道寶。經乃玉晨道君演元始玄一之道，為萬世梯筏，是為經寶。師則老君降授張天師經錄，以傳世流教，是為師寶。教

之源流，實遵天師，而亦有二說也。故教中以前三寶爲今科，以後三寶爲古科，而其號稱亦異。此世法化俗之說，若言道用，則是身中三寶；有二事也。元始玄一至真之精曰天寶，亦曰道寶；上清金液先天之炁曰靈寶，亦曰經寶；混元无極至真之神曰神寶，亦曰法寶。此身中之三寶，非此三寶，不能還丹，不能成佛，不能成仙。而《三寶大有金書》言天寶、靈寶、神寶，皆分炁而化，亦身中之三寶。若論還丹金液之道，則身中三寶又有二說。神炁精爲內三寶，耳目口爲外三寶。能尊其外三寶而不妄動，則內三寶方結還丹而成胎嬰也。

《上清太上開天龍蹻經》 大包無外，普備爲空；同物受納，通容爲洞；豁然不滯，應爲妙無。於此妙無，漸顯應教，而示意神，次立志神，復次念神，三念發迹，應教起用。故從正智，而生實智，復次實智，而生權智；於此權智，而顯三寶，精神氣也。言精者，以靈智爲主；神者不測，以變化爲功；氣者氣象，以生成爲用。功用既異，故謂爲三，體不可分，故名三一。

《太上昇玄三一融神變化妙經》 所言三一者，稱之爲三寶。上虛無三寶，玄元始三炁；天中有三寶，天有三界，地有三寶，嶽瀆水火；人有三寶，上中下丹田、泥丸、絳宮。

混然子《還真集》卷上《人身三寶》



先天三寶爲三體 自然之道

元精 元氣 元神

後天三寶爲三用 有爲之道

交感精 呼吸氣 思慮神

夫人身有三寶者，皆從天地中來，居先天而生，妙體混成，在後天而化，因質感合。非先天不能生後天，非後天不能成先天。此二者之理，一體而分化，不可失後損先也。是故以元精鍊交感精，以元氣鍊呼吸氣，以元神鍊思慮神，三物混成，與道合真。自然元精固而交感之精不漏，元氣住而呼吸之氣不出，元神全而思慮之神不起。修仙之法無他，全此三者而

已矣。祖師所謂：精全不思慾，氣全不思食，神全不思睡。又曰：三真三全，必定飛仙；三全三真，必定飛昇。斯言盡矣，學者味之。

《無上內秘真藏經》卷一《辯三寶品》 爾時座中有童子名曰獨脫，勇猛精進，爲衆騰疑：不審三寶爲是道寶、法寶、師寶爲當，衆生分內自有三寶。若分內無者，一切衆生寧神無所，迷悶殞絕，轉增塵累。何以故？一切衆生所有行行，無量方便，皆從內發。若外有三寶者，即非分內；既非分內，即是無常。愚蒙不曉，猶如醉人，眠睡卧地，而無動起。唯願大慈，哀愍救護，解除疑網，令得開悟。

爾時元始天尊聞是問已，甚大歡喜，即放五色光明，含笑而言：善哉善哉，汝大慈悲，哀戀無量，爲開未悟，如是問者，寧神大寂，更莫外緣。何以故？聽若不審，法不染神，微慮浮動，爲漏所牽。向云三寶爲是道寶、法寶、師寶爲當，衆生分內自有三寶。又復難云，若外有三寶者，即非分內；既非分內，即是無常。何以故？復作此疑。夫三寶者，貪、嗔、癡是。何以故？貪性寂滅，塵累無染，戒行不虧，名爲法寶；嗔性不起，不憤外塵，定無生轉，是名師寶；癡性無取，無惱無患，慧通無礙，是名道寶。此三寶者，非內非外，非聲非色，非香非觸，非長非短；示有三名，實無三體；非三非一，是爲真實。真實不生不滅，無貪相，無嗔相，無癡相，諸法自在，清涼和雅，等一無爲。

獨脫童子復白天尊：大慈所說，一一根中，甚深法寶。下根衆生，愚癡障重，雖有法寶，了不覺知，長夜流轉，妄行邪道，輪迴三界，何由得曉？

天尊曰：妄行邪道，名爲外求，無返照力。汝言真實不滅，湛然常存者，但衆生流動，動性常一，一一生中，而無染汙。但行方便，善自思惟，方睹妙軌，悟道不遙。往古來今，千賢萬聖，悉歸真道。衆生業趣，一一根中，悉歸真道，遍滿虛空，業趣悉歸真道。悟真道者，進如朗日，無形無相，無惡業趣，無善業趣，無貪嗔趣，遍滿虛空、無虛空趣，悉歸真道。無真道趣，了了清淨。不失機緣，諸根異趣，各自歸本。

獨脫等衆悚然毛豎，上白天尊：法體清淨，顯三寶源。不審三寶爲是貪嗔癡，爲諸根中各有三寶。若諸根中各有三寶，不應顯三。

天尊曰：向云示有三名，實無三體；無三體故，云何指有三名？一切衆生，六情所趣，四大運爲，皆名三寶。何以故？諸根性空，性無染著；

無染著故，名為法寶；法寶清淨，各自在故，名為師寶；法通無礙，悉成就故，名為道寶。一一塵中，名為三寶；禽獸之中，名為三寶；魚鼈之中，名為三寶；蟲蟻之中，名為三寶；草木之中，名為三寶。三寶無量無邊，不可思議。諸善男子，勿泄漏心而遺三寶。但自內思，勤行供養，巧使心力，直趣本源。一念有虧，諸根悉斷，塵境繫縛，塞三寶源，永絕真道，雖在道中，而迷不識。不識道故，慧力不强，而嬰苦惱。諸善男子，諦聽善思。於是獨脫童子歡喜無量，而作頌曰：

天尊慈悲開寶藏，普施衆生甘露藥。一切根中皆受潤，自然無生受大樂。三毒性淨真寶門，智力慧力能排却。群迷曉悟大乘宗，蠢動昆蟲皆踴躍。廣說三寶通明路，一一塵中非譬喻。真道究竟煩惱中，生生寂滅無來去。業相消融人性海，滌蕩無邊絕思慮。衆生不信三寶源，二心取捨懷猶豫。大師遍入五無間，纖介分毫無不被。殷勤勸請守心源，覺悟大乘歸一處。我等徒衆皆歡喜，慶此群迷得依止。大師畢竟無棄心，猶如父母視兒子。父母念子猶不恒，我師決定真可擬。

說此頌已，上白天尊：下仙微劣，蒙沾惠潤，宣示三寶，究竟真源，微妙義趣，歡喜踴躍，不能自勝。非是下愚所能譬喻，顯其功德。一切衆生皆蒙利益，悟三寶門，入真藏道。各各稽首，而復本位。

孟安排《道教義樞》卷一《三寶義第三》 義曰：三寶者，法門棟榦，群品津梁，迺萬物之福田，實三清之良徑，歸依正本，其在茲乎！此其致也。《九天生神章經》云：三寶尊重，九天至真。《正一經》云：煩惱數極，歸於三寶。《本際經》云：三寶輪轉，運用無輟。又云：三寶洞極。

釋曰：《請問經》云：一者道寶，二者太上經寶，三者大法師寶。道以通達為義，謂能自通通他，又能令凡達理，通物至樂。太上經者，太言極大，備包衆理；上是勝出，超踰衆教；經即訓法、訓常，言由言徑。法為萬物軌範，常謂衆聖模刊，由是得理之所由，徑是入道之途徑。法師者，《消魔經》注云：能養生，教善行，為人範，是法師也。孟法師云：師者，和也，衆也。謂率徒必衆，接物必和。《盟威經》云：師，和也。但有理有事。事和者，容人畜衆，事同水乳。理和者，思真詣聖，不違玄趣也。通稱為寶，亦稱為尊者，《正一經圖科戒品》云：尊高無上，寶

貴無價。《老君經教》云：迷返知一，崇信三寶。一曰三寶在無價。《請問經》亦云：三寶，一曰三尊。今依經釋，尊以尊高為稱，寶以寶貴為名，既當體可尊，亦從譬為貴。當體可尊者，太上是號道法王也。《昇玄經》云：為衆聖之父，萬物之母。以能生法身慧命，故有父母之名；令物歸往尊崇，故有法王之稱。此當體尊也。可寶不過金玉，人則金容玉質，法則玉字金書，此當體寶也。從譬者，尊則譬猶父母，寶則論如珠玉也。又三寶體義者，《大存圖訣》云：道寶無形之形，即太上也，此以應身為體。師寶者，得道之人為我師。《盟威經》云：太上道君，以形申教，是謂師寶；以氣應感，是謂道寶；妙文示法，是謂經寶。教學品云：一天之下，一人成太上，故法王不得有二，化主祇宜在一。故以道君正當道寶也，斯則皇上之謂。誕洪氏之胞人於寶珠，證成圓果，以此身智為道寶體。師寶者，初發道意，極九聖，初心三寶真聖，五人行法，此之身智為師寶體。其有神通分應，亦隨本分，攝屬師寶。所以知五人成衆者，按黃籙齋儀云：極少五人。又玄一真人云：太上遣三真與天師監徐來勒度仙公經，故知五人方行大法。經寶者，釋有三家。一云以理為體，謂文字可滅，此則非經，理既是常，故為經也。二云文理合為經，理則合常，文則合法。三云文為經體，有理未言，無有經稱，演立言教，方有經名。今名若定偏執，三家盡滯，隨方假說，三釋皆通，順情而言，後解小勝。以經教所明，多以文為經故也。又須知道君本跡是道寶，經則有理有教，教則金口所說，玉簡所書，加被印成，縑紙傳記，是正寶經。若九聖已降，自說加人，或印成他說，書之縑紙，各能詮理，隨分入經，稱為傳論，此其隨也。如五真降授仙公是正師寶。若始發道意，凡道士共行法者，或出家法人，無五人衆，或五人衆非具足師寶，是相隨也。圖形寫像，表代真人，亦隨師也。又明太上道君以為寶者，色即七十二相，八十一好，心即四達六通，智圓慧滿，以此身心莊嚴具足為道寶。經寶者，經有生善滅惡之用，或一句兩句已有此能，或多章多偈方具斯力。如言寧守善而死，不為惡而生，一句之中，其義各足。又如善勝論於真一，二真諮於神本，乍開譬喻，演說會通，衆多章句，明理乃足。然四字成句，或詮理用足，可是正經，一字起時是真經。不有師云：字字各能詮理，一字即是真經。今不同此。如一寧字，未通守善而死，如此寧字，欲何所道？詮用未足，故

非真經。其有單字明理足者，即是真經，如道字是也。師寶者，其義有三：一者捨家遠俗，二者脩善學慧，三者衆聚行法。捨家遠俗者，舊舉五事顯其勝功。一者棲憑勝處，二者依庇明師，三者專心在法，四者興隆道教，五者形與世隔。棲憑勝處者，《本際經》云：幽隱山林。又云：依憑精舍。《昇玄經》云：虛堂空室，名曰仙家。此謂放曠脩條，自然趣善。依庇明師者，既得勝處，宜依上人。《本際經》云：願值明師，諮受上道。又云：造事明師。《靈寶經》云：非師不傳。專心在法者，既得勝人，宜請妙法。《本際經》云：尋訪明師，祈請要術，三洞妙文。《靈寶經》云：所營在法。興隆道教者，既得玄教，宜以化他。《本際經》云：願以法音，廣宣愚昧。《請問上經》云：廣開法門。《定志經》云：興顯道士。形與世隔者，黃褐玄巾，披羅衣錦，形既殊凡，心宜改俗。故《本際經》云：衣弊履穿，謙光晦跡。又云：捨俗服玩，黃褐玄巾，斯以跡引心，令超世網，就事而言，出家最勝。既云始受五千文，而朝存章服，且如靈寶，故知未備三洞，入師數也。二脩善學慧者，遵法之人，本崇行解，隔凡成聖，真智爲優也。三衆聚行法者，如五真降授葛仙，十方聚傳太上。《昇玄經》云：三當念衆爲良福田，師之言衆，其義明矣。但師於三義，有具不具。若在人間，其有捨家披黃，脩解證智，徒衆聚集，以人間脩得上界真解，故三義備也。從諸天以上至乎界外，不必較黃巾玄，多是七寶爲冠，九光作帔。所以然者，始學心劣，故寄形殊。上方無方，任能會理而生明，是仙猶衣黃服，此自通耳。

佚名《道門經法相承序次》卷下 三寶：亦謂三尊，道寶，經寶，真人寶。

《太玄真一本際經》 青童君曰：云何名爲念道之相？

天尊曰：夫念道者，道能制滅一切惡根，猶金剛刀無所不斷，猶如猛火無所不燒。念有二種。一念生身七十二相，八十一好，具足微妙，人中天，三界特尊，是我歸依覆護之處。一念法身猶如虛空，圓滿清淨，即是真道，亦名道身，亦名道性。常以正念，不間餘心，是名念道。

青童君曰：請事要言。云何復名念經之相？

天尊曰：經有三種，大乘小乘，及以中乘。係心受持，常生信慕，存想不移，審知是法，是出世道，無他雜念，是名念經。若知諸法本無文

字，正觀實相，達其旨趣，亦名念經，是名善解念經之相。

青童君曰：云何念師？

天尊曰：師者父也，我若無師，不能得道，是故應當遠近隨逐，心眼觀想，恒在目前，不替須臾，無他雜想，是名念師。又當正念：一切得道大聖衆真，通是師寶，皆能訓我，是良福田，係念歸依，心心相續，邪念不起，是名念師。

三 毒

綜 述

《洞真太太上霄琅書》 難行易亂，何故行乎，衆生感至，不得不行，遣貪淫，息嗔恚，除邪惡，滅三毒，三毒滅亡，無復老病死苦。

《洞真太上说智慧消魔真經》卷四《證聖品》 三尸極凶，謂爲三毒，毒害人命，急宜除之，守一精專，三尸自滅。一無形象，無欲無爲，求之難得，守之易失，失由識闇，不能進明，貪欲滯心，致招衰老，得喜失瞋，致招疾病，迷者不改，致招死歿，殞瞋及老，三尸所延。

《上清元始譜錄太真玉訣·三惡門》 第一門名色慾門，一名上尸道一名天徒界。第二門名愛慾門，一名中尸道一名人徒界。第三門名貪慾門，一名下尸道一名地徒界。

此三惡之門，一名三尸之道，一名三徒之界，常居人身中，塞人三關之口，斷人三命之根，遏人學仙之路，抑人飛騰之魂。爲學之本，而不落尸於三道之上，去慾於三界之門，真何由降，道何由成？夫學上法，宜遣諸慾，滅落尸根，道自然降，仙自然成，剋得飛騰，上昇三清。【略】

上尸青慾，自號彭琚，變化九種，鳥頭蛇軀，混沌無心，或沉或浮，貪慾滋美，華色自居，走作人魂魄，潛司過咎，斷人命根，炁散神遊，放浪三宮，小蟲無効。【略】

中尸彭質，號曰中黃，愛慾自居，依腹逃藏，沉浮變化，形無常方，

執人魂魄，走作三宮，赤子馳競，使人發狂，慾性喪神，罪由小蟲。

【略】

下尸彭矯，貪慾自榮，白色混沌，體無常形，依人兩足，訊動人情，言白得失，走作魂靈，三宮擾亂，赤子不寧，貪慾小蟲，賈備幽冥。

佚名《道門經法相承序次》卷下 三毒：與前三毒別，一貪淫，二嗔恚，三愚癡。三尸：一上尸好寶貨，二中尸好五味，三下尸好色慾，亦五色。

杜光庭《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三毒者，三塗之根、三業之祖也。三者，身、心、口也。人有身時，身有妄動之業，心有妄思之業，口有妄語之業。此三業又爲三毒。又云，三毒者，乃三尸也，彭琚、彭瓊、彭矯。上尸好華飾，中尸好滋味，下尸好淫欲。人若能斷得其華飾，遠其滋味，絕其淫欲，去此三事，謂之曰三毒消滅。三毒既滅，則神和、炁暢、精固，三元安靜，三業不生，自然清靜。

佚名《道典論》卷三《三毒》 《元始智慧正觀解脫經》云：太上道君上白天尊云：何名爲煩惱之相？天尊曰：言煩惱者，總名三毒，謂貪、瞋、癡。能害衆生法身命，故名之爲毒。所言貪者，引取無厭，染欲愛著，聯綿無已，於世間法及出世法有求樂意，皆名爲貪。所言瞋者，於衆生中及非衆生貪懷對恨，咆哮忿怒，如火熾盛，燒滅善根，結太怨憾，是名爲瞋。所言癡者，不信不知三寶正法，驕慢諂曲，無所了知，觸壁無底，不從詞諫，好說無益，多行惡事，所作失道，故名愚癡。

玄全子《真仙直指語錄》 三毒者，是人貪、嗔、癡也。貪嗔癡自欲而起。三欲者，食欲、睡欲、色欲。三欲既深，六賊侵害。經云：九竅之邪，在乎三要。轉迴販骨，皆爲三尸六賊。既爲道人，須要捩過三欲。三欲既迴，六賊三尸自易降伏。若非剛烈不能斷決，直須著力剪除。

孟安排《道教義樞》卷四《十惡義第一五》 義曰：十惡者，起於三毒，生彼七支，貪恚作其源，殺盜開其末，行則剋成惡業，止乃翻爲善根，欲會清虛，事資除遣，此其致也。《本際經》云：起三毒心，作十惡業也。

釋曰：身有三，殺生，偷盜，邪淫。口有四，兩舌，惡口，妄言，綺語。意有三，貪欲，瞋恚，邪見，一名愚癡嫉妬。用此七支三毒，爲十惡

也。《盟威經》云：破和合衆，亂尊卑，惡口罵詈，無端呵叱天地。又四緣義者，身口七支，具四緣成業，一緣不具，業則不成。何者？如雖具三緣，命根不斷，則不成殺，非是衆生，亦不成殺。不起想心，行心不成，故不成殺。無有殺心，理不成殺，唯少一緣，故自不成。此就小乘七支爲語。若大乘爲論，但有殺心，即爲陰賊，故須防也。其殺生四者：一實是衆生，二起衆生想，三起有欲殺心，四令命根斷。偷盜四者：一實是物，二起他物想，三有欲盜心，四使移本處。邪淫四者：一實是邪境，二起邪境想，三發邪淫心，四身受染樂。兩舌四者：一是所聞人，起前人想；二發相謗語，三起離間情，四發分構語。惡口四者：一是所罵人，二起前人想，三起惡罵心，四發惡罵語。妄言四者：一是所欺人，二起前人想，三有欺妄心，四成虛違說。綺語四者：一是所對人，二起此人想，三有綺語心，四吐非義語。凡七支四緣，其事如此。因貪起七業者，如爲貪味，殊害衆生；貪彼資財，而爲竊盜；貪迷邪境，行於耽欲；貪覓名利，興造妄言；貪佗親愛，遂起兩舌；貪取人財，而生惡罵；貪競稱譽，非時而說也。因瞋起七業者，瞋彼故斷命，分他而奪財；瞋於彼人，遂淫他婦；瞋恨彼人，故欺妄說；瞋彼和同，而生間構；瞋心於物，故起惡言；瞋恨彼人，吐非義語。因癡起七業者，不解因果，故行殺；不識道理，故橫取；乃至愚癡，故非義；邪說見，乃通靖。心緣理而生成，見之後僻生異，執導生七惡，其義易尋。

三 業

綜 述

《洞真太上太霄琅書》卷八《十善十惡訣第三二》 三業者，口身心也。運動造作，善惡无量，无量善惡，十爲惡端。一者妄言，二者綺語，三者兩舌，四者罵詈，此四口惡，反之則善；五者貪欲，六者竊盜，七者姦淫，此三屬身；八者嫉妬，九者恚嗔，十者邪疑，此三屬心。心業最

重，爲十惡根，斬絕惡根，修十善本。

《太上洞玄靈寶三途五苦拔度生死妙經》

天尊答曰：若有衆生三業

淨者，不墮三塗。所言三業者，身業、心業、口業是也。身業者，姪殺偷盜。心業者，瞋貪愚癡。口業者，綺言妄語，兩舌惡罵。此三業者，是十業根，障蔽善緣，滋生罪惱，若能清淨，永免三塗。

《無上內秘真藏經》卷九

何謂三業？一者貪愛，思慮百端，計劃無

已，貪性一發，遂惑迷途，六情馳騁，不可制御，自乖行戒；二者瞋恚忿發，外觸動情，瞋恨無已，自乖定行；三者癡闇，冥冥不曉，五情纏繞，惡業相連，億劫無已，自乖慧解。此三業受，能滅道種。復此三業行，能種道果。何以故？一者捨離世間，心棲域外，行業遍通，斷貪心種，直至道場，名大乘戒；二者，諸行無深，不受不觸，慈愛衆生，歡喜無量，善根解脫，名大乘定；三者，達了衆生，五情六觸，煩惱業緣，顯發無礙，逕入道場，名大乘慧。復次，諸善男子，此三業者，惑成惑敗，皆由心發。一切諸法，心則爲本，善否由心。

佚名《道門經法相承序次》卷上

何爲名三業？一者身業，有殺盜

姪。二心業，有貪瞋癡。三口業，有惡口兩舌，妄言綺語，名爲三業。身三、意三、口四，即兼爲十惡。

何名三業？以前已有，一者身業，二者心業，三者口業。

就身業之中，復有三過：一者殺生過，二偷盜過，三邪淫過。言一切衆生，迴手動足，常行殺害。一切蠢動含血之類，不起慈心，或乘闇夜，行公然劫剽，或經過觀舍，取三寶物。命過之後，墮落三塗，惡鳥啄睛，鐵犁耕舌，鎔銅萬沸，灌口燒身，累劫冥冥，無由解脫，以報前業之罪。就心業之中，亦懷三毒：一者陰私毒，二賊害毒，三讒佞毒。命過之後，在五濁湯中，晝夜煎熬，縱得受生，還爲毒蛇惡獸，以報前身三毒之罪。是名心業。

就口業之中，復有四罪：一者綺言，二者妄語，三者兩舌，四者惡罵。一切衆生，在十方大地，華辭綺豔，翻覆兩舌，說人長短，離人種親，粗言惡氣，更相罵詈，復以口業舌根，貪諸滋味，飲酒食肉及以葷辛。

孟安排《道教義樞》卷四《三業義第一四》

義曰：三業者，昇沈以之

起滅，罪福於是從由，若三行果修，則退登樂境，六根不淨，則俯墜苦源，

此其致也。《本際經》云：先當修習三善行法，三業既淨，則六根淨也。

釋曰：一者身業，二者口業，三者心業。貪瞋等三元是意業，口亦有，但可議論，非爲指的，故言身口造意業也。

曾慥《道樞》卷三七《入藥鏡上》

性者，元辰聚也。性樂乎動，

故外隨境遷，一生一死，周而復始，其可資而生者，曰精、曰氣、曰神，謂之三業，聚而生者也。

五 苦

綜 述

《上清元始譜錄太真玉訣·五道門》

第一門名色累苦心門，一名太山

地獄苦道。第二門名愛累苦神門，一名風刀苦道。第三門名貪累苦形門，一名擔山負石苦道。第四門名華競苦精門，一名作江河苦道。第五門名身累衆苦門，一名吞火食炭鑊湯苦道。

此五苦五道之門，常居於人身，係人命根，過人招真之路，斷人修仙之門。爲學之本，而不解形於五道之上，滅跡於五苦之下，衆累不斷，沉淪罪門，何由得脫，騰身遷變，流景玉光也？夫欲上學，當先斷諸累，絕滅苦道，真自然降，神仙自成，尅得變形，遊宴諸天。

《太上洞玄靈寶三途五苦拔度生死妙經》

五苦者，刀山劍樹，銅柱

鑊湯，漣汲溟波，是名五苦。

《太上洞玄靈寶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經》

此十惡之戒，不能離身。犯

之者身遭衆橫，鬼神害命，考楚萬痛，恒無一寧，履善遇惡，萬向失利。死入地獄，幽閉重檻長夜之中，不睹三光，晝夜流曳。抱銅柱，履刀山，循劍樹，入鑊湯，吞火食炭，五苦備經，長淪九幽，無有生期。

張宇初《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通義》卷二

五苦者，色累苦心，

愛累苦神，貪累苦形，華競苦精，身累苦魂。

佚名《道門經法相承序次》卷上

五苦：其五苦有生死二苦，生有

五苦，死有五苦。何爲名生五苦？按《昇玄經》云：「一者身爲奴婢、憂悲別離。二長處愚盲，不見妙道，與師父隔。三嫠寡孤獨，有人之形，無人之情。四身遭橫事，牢獄纏縛。五雖曰長壽，疾病攻身，煩惱終日，是名生五苦。」

何爲名死五苦？一者履刀山劍樹，手脚爛斷。二入鑊湯沸湧之中，骨肉俱爛，生死輪迴。三身遊餓鬼道中，衣不充形，食不滿腹，吞火食炭。四男抱銅柱，女卧鐵床，劍樹衝心，刃鋒刺背。五縱得受生，還爲六畜，任人鞭打，破領穿蹄。是名死五苦。

《太上老君戒經·地獄五苦解》 五苦是地獄中寒池、火車、鑊湯、刀山、劍樹也。解脫既超三界，無復苦緣也。亦謂五道爲五苦者也。

《天皇至道太清玉冊·三五飛步聖品》 師曰：三五之秘，夫豈易知？自一生二，二生三。蓋三氣分而三光明，三光明而三才具。自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備而五行全，五行全而五星明，五星明而五嶽峙，是以在道則爲三清，在世則爲三才，在神則爲三元，在人則按三部，又在道則爲五老，在天則爲五星，在地則爲五岳，在人則爲五臟。人有天地，貌分陰陽。氣道備一身而兼有之，自不能使三田孕秀，五臟納靈，則去道始遠矣！能修之者，三田聚寶，五氣朝元，魄制魂拘，神全氣滿，是謂仙道貴生也。不修之者，使三魂爲三尸，五氣謂五賊，五賊爲五苦，是鬼道貴終也。

又《五苦一曰五尸》 一色累苦心門，二愛累苦神門，三貪累苦形門，四華競苦精門，五身累苦魂門。

五難

綜述

董思靖《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解義》卷三 五難者，一除色累難，二絕愛累難，三斷貪累難，四息華競難，五無身累難，惟此難去者

既去，然後可以飛度五尸，名入太玄矣。故《真誥》云：「內累既消，魂魄亦柔，守之不倦，積之勿休，五難既遣，封伯作侯是也。故學道非難，息心爲難。心法雙融，脫然無染，則沖和之心，怡怡然以道自處矣。」

佚名《道門經法相承次序》卷下 五難：一貧窮布施難，二豪貴學道難，三制命不死難，四得見洞經難，五生遇聖道難。

王元暉《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稽康云：「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喜怒不除，聲色不去，滋味不絕，神慮消散。劉海蟾云：學仙甚易而人自難，脫塵不難而人未易。」

五欲

綜述

《太上老君虛無自然本起經》 智慧者，謂五欲六情，五欲者，謂耳欲聲，便迷塞不能止，目欲色，便淫亂發狂，鼻欲香，便散其精神，口欲味，便受罪於網羅，心欲愛憎，便偏邪失正平，凡此五欲爲惑亂覆蓋。

佚名《道門經法相承次序》卷下 五欲：一眼欲五色，二耳欲五聲，三鼻欲五氣，四舌欲五味，五身欲五觸。

《上清道寶經》卷三《五欲》 無數念念衆生，目欲觀五色，過使魂勞；耳欲聞五音，音煩則魂苦；鼻欲嗅五香，香溢則精流；口欲甘五味，味豐則神濁；身欲恣五體，體慢則志散脾傷而行危。

佚名《道典論》卷三《五欲》 《老君經教》云：「貪欲無數，無數之欲，念念叢生，不可勝言，大略有五：一，目欲觀五色，色過則魂勞；二，耳欲聞五音，音繁則魄苦；三，鼻欲嗅五香，香溢則精流；四，口欲甘五味，味豐則神濁；五，身欲恣五體，體慢則志散。志散則脾傷，而行危，神濁則心亂而口爽，精流則腎虛而迷狂，魄苦則肺損而耳聾；魂勞則肝困而目盲。五者混闇，則身滅命亡；五者淨明，體全年永。」

佚名《莊周氣訣解》 夫聖人以至真之體，觀乎五者，皆欲也，故

謂之五賊；天下之人食五味者，死無有怨而棄者，心之所味亦然，蓋言衆庶貪溺五味終也，五欲使自爲也。人皆欲其生，欲其養，欲其成，欲其通，欲其安。隨而與之，因而制之，天下奔逐其性，咸獲所欲，特謂造化自成，我不知自爲利也。

五 濁

綜 述

佚名《道門經法相承次序》卷下 五濁：一見濁，邪見。二劫濁，日月短促。三衆生濁，精神不明。四煩惱濁，嗔恚鬥諍。五命濁，短壽。

佚名《道典論》卷三《五濁》 今釋，一者命濁，二者見濁，三者煩惱，四者生濁，五者時濁也。

《靈寶玉訣經》云：太上道君告精進學士王龍賜曰：吾受元始真人舊經，說今釋古，引古證今，深可信也。經道萬劫當還無上宛黎天過世後五濁之中，今釋，此標五濁之時處也。遭命不幸，今釋此命濁也，非唯年算天促，義兼往業不淳也，是男是女不見經教，恒處惡道。今釋，此見濁也，邪見覆心，不信正理，謗法罪重，久在地獄，生壽無幾，而憂惱自嬰，多受枉橫，今釋此惱濁也。貪瞋癡或能生憂畏，經累行人也。自生自死，輪轉五道，墮於三塗八難之中，今釋此生濁也。任命起滅，輪轉苦難，障隔正道，殃對相牽，無有極已，生死分離，無有豪賤，今釋此時濁也，大劫垂周，惡果皆熟，普遭凶害，實爲痛心，今解說諸惡，以度可度，汝好正意，諦受吾言，於是注訣。龍賜稽首，伏受教旨，今釋太上哀懇，傳付經訣，使五濁障消，保今太平之運。

《明真科經》云：來世之人不見科誡，方當履何五濁毒湯，遭難遇害，不能度身。

《靈書度命經》云：元始天尊曰：吾過去後真文隱藏，運度當促，五濁躁競，萬惡並至，何感念來，生在其中，甘心履罪，展轉五道，長苦八

難，更相殘害，憂惱切身，不見經法，不遭聖文，任命生死，甚可哀傷。孟安排《道教義樞》卷九《五濁義第三》 義曰：五濁者，時代下衰，衆生多惱，亦澆浮之事，明塵累之由，欲令出三界之樊籠，入一源之妙域，此其致也。

釋曰：一、煩惱濁者，謂是通欲，惱累行人，故名爲惱。二、見濁者，謂是別欲，分別取著，故名爲見。三、命濁者，語其短促，色心連持，故名爲命。四、生死濁者，謂是衆生，生處非一，故名衆生，生必滅壞。五、時運濁者，明末世澆漓，三灾所起，劫命使然，故名時運。經云：憐愍將來，劫運多惱，水火兵灾，種種疾病。又五濁體義者，惱見二濁，以心爲體；命與生，色心爲體；時運一濁，以假實法總爲體。本固體，明時亂，體無時故也。所以離欲爲二者，明欲有通別，所以爲二。命與衆生，同是假名，而分假爲兩者，正爲凡夫欣生愛命，故爲二種生，是曰成命，謂相續也。然五濁之中，有差有甚，何者？前二則甚，濁本故也，後三則差，亦通五濁。如淨土中，亦說遷變生死，亦說常命，亦說有時也。若言聖應五濁，故不論耳。又三灾義者，兵、病、水火也。《本際經》云：兵戈、水火、毒疫灾害，若陽九百六小劫之會，有此三灾。又云：以刀兵爲劫，以大病爲劫，以水火爲劫，此則三灾所起，三小劫末也。又云：一小劫末，具此三灾。經戒云：水火之灾者，此兵病萬姓，水火蕩汰。然陽九百六，又有大小。陸先生云：四百五十六歲爲陽九，而十陽九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一元，有此三灾也；三百六十歲爲百六，亦有此灾，此小陽九百六也。若四萬五千六百歲爲陽九元，三千六百歲爲百六周，此大陽九百六也。《天地運度經》云：三千三百年爲小陽九、小百六，九萬九千九百年爲大陽九、大百六。天庥謂之陽九，地庥謂之百六也。

六 情

綜述

《太上老君虛無自然本起經》 六情者，謂形識知痛癢，欲得細滑，耳聞聲，心樂之，目見色，心欲之，鼻聞香，心逐臭，口得味，心便喜，身得細滑衣被，心便利之，得所愛，心便悅之，坐此六情以喪，故復名六情喪人神，但坐此六情所牽引，迷亂淫邪垢濁闇蔽，使神明不暢達，便有肉人不能識別，聽視不聰明，情志閉塞，皆坐此五欲六情之所惑亂，受罪展轉入五道生死，無有休息時。

《太上老君戒經》 持戒制六情，

六情者，六欲也。眼欲淫色，耳欲淫聲，鼻欲芬芳，舌欲脂味，身欲柔滑，意欲放佚。如此六事，皆成乎心，故為之情也。並是三塗惡業，故制而去也。若不檢制，縱恣六情，生為世人所惡，死為鬼之所迫也。

佚名《道門經法相承次序》卷下 六情：一心，主知喜怒。二肝，

主知青赤。三肺，主知角徵。四腎，主知癯焦香腥朽。五脾，主知酸苦。六膽，主知柔弱，操總知滑、剛強、溫潤。亦為六塵。

六情：前已有不同。一耳聽宮商角徵羽，二眼視青黃赤白黑，三鼻知燥焦香臭腥腐，四身知寒溫剛柔滑，五舌知酸苦甘辛鹹，六心知善惡喜怒哀樂。外來曰塵，內動曰情。

《太上洞玄靈寶往生救苦妙經》

六塵者，一耳聽宮商，二眼見青黃白黑赤，三鼻知香臭，四身知剛柔燥濕，五舌知辛酸酸苦甘，六心知善惡喜怒哀樂，外來曰塵，內動曰情。是名六情六塵。

孟安排《道教義樞》卷四《六情義第一三》

義曰：六情者，事符五塵，義假四微，既藉境以生心，亦因根而發識，塵昏漸熾，方之弊穢之流，惑染頓除，自復清虛之炁，此其致也。《定志經》云：六情一染，動之弊穢。《大戒經》云：六情恬夷，神自歸也。

釋曰：眼、耳、鼻、舌、身、心、情也。眼以見色，耳以聽聲，鼻以聞香，舌以知味，身以覺觸為義，心以知理為義。身情亦名手情，手是身家運用之要，故為名也。通情者，識之異名，謂有情靈，異於木石。又以

成為義。《上元真書》云：情，成也。放六情者，凶惡自成，制六情者，吉善亦成，成名是同，故曰情也。然此六識，託根而生，從所託為名，故言眼等六情也，即以六識為體也。又六根義者，根以能生為義，謂能生於識。六根之中，五根是色，一根是心。五根能生五識，故名為根，五識則為心根，能生想志於心，故名根也。徐法師云：六根之法，並因五常、四大所成。若爾，彼師所有方寸為心根。又以五藏為內根。故《西昇經》云：形神合同，更相生成也。又六塵義者，色、聲、香、味、觸、理也。色者青黃五色，聲者角徵五聲，香者檀栴五香，味者辛酸五味，觸者冷熱諸觸，理者事理諸法也。通稱塵者，以塵染為義。明此六種，能染行人，亦如微塵，能染汙也。一師云：色香與味，各自有塵，此三塵中，並有觸塵。若其非味非色香等，異既同是，有則並皆有觸，俱發身識。如耳目等根，非直見聞，亦覺痛癢。一師云：此四種法，更無別塵，一塵之中，備有此四，其體則共，其義則殊。如一柱體是色，無非色處；亦舉體是香，無非香處；舉體是味，無非味處；舉體是觸，無非觸處。但逐根所取，義成異耳。此師云：若有兩塵，是則相礙一塵義，異不相礙也。今明唯彼四塵，講成萬法，順情說爾，究竟皆空。何者？若色等成，諸法色等為誰成？細色成羸色，細色復誰成？若更有能成，是則無窮已；若也無能成，何得有所成？故《定志經》云：三世之中，三界皆空，此其義也。又六入義者，徐法師云：六識之法，能受六塵，六塵之法，能發六識，既發既受，二義相交，以彼外塵，來入內識，是名六入。《本際經》云：六根成就，對於六塵，生六種識。今解六塵，並可更相涉入。何者？塵來發識，即是塵入於識，識起緣塵，即是識入於塵。但識法在內，塵法在外，外來入內，義為便也。人有二種：一者事人；二者義人。事人者，到根發識。義人者，不到根知也。須知塵入等法，究竟皆空，宜在忘懷，勿生愛染。故《定志經》云：雖有我身，皆應歸空也。

六通

綜述

佚名《道門經法相承次序》卷下 六通：一目通，能徹視洞達，坐見十方天上地下，無有障礙，六合內外，鬼神人物，幽顯大小，莫不了然，分明如視掌中。二耳通，能洞聽天下天下，四面八方，一切音聲，無不悉聞，人天禽獸，蜎飛蠹動，一切衆聲聞悉，曉了分明。三鼻通，曉百和寶香，分辨氣數，濃薄差失，纖毫必記，四方上下，異域絕境，香臭之氣，聞如面前。四舌通，萬品衆物，合爲一食，經舌悉知種類，分別其味。五身通，能飛行上下，履火涉水，經山觸石，無所懾礙，分形散體，千變萬化形，長充於八極，短入於毫微。六心通，迴一切法，皆悉空淨。

《太上洞玄靈寶往生救苦妙經》 六通者，耳眼鼻身舌心，是名六通，六根共同。

《上清道寶經》卷一《六通》 一曰眼通，爲洞視，視於三尊，不亂五色，無陰無陽，無小無大，無所不見。二曰耳通，爲洞聽，聽受三寶，不滯五音，無清無濁，無嫩無昧，無所不聞。三曰鼻通，爲洞空，無故無新，無沉無浮，無不知別。四曰口通，爲洞虛，願嘗甘露，妙法尤丹，不耆腥羶，無懼無畏，無剛無柔，無不辨行。五曰身通，爲洞微，無廣無狹，無內無外，無不究悉。六曰心通，爲洞清，灌溉五神，蕩滌十欲，無尊無卑，無道無俗，無不究明。染之不着，以無上藥治療狂邪燒。

《玉清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卷六（衛琪注） 意，志也，脾所主，心所發，故心正而後意識，所謂誠真意者，毋自欺也。《華嚴經》云：若有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孟子》曰：志，炁之師也。故在丹道爲黃婆，以其能媒合五臟之炁，集而爲一，金木間隔，非媒無以成就，青衣女子素練郎君，須使猿馬調伏，則龜蛇交合矣。大意一得通徹，朗明瑩淨，先劫後劫，無障無礙，悉知悉見，在道爲十通，在釋爲六通，在中界鬼神爲五通，皆不離於中道，凡事得中，自能七通八達。

又卷七 宿命過去智，

宿命因緣，劫前劫後，過去未來，智之所知，無不了然，蓋得宿命

教義總部·教義術語部

通，故佛之六通，宿命通爲最，其他神仙未能臻此。根本元由中。

原其自根本，皆莫由中道，正心誠意，格物致知，無外是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由中及外，粹然純全，內本外末。未來及他心，

《中庸》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故釋云衆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又云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不可得者，不可住此境界也，具六神通者，方知此。所謂六通者，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境通，如意通，具此六通，可以知先劫後劫三世所得因緣業力果報之自。

玄全子《諸真內丹集要·論六通訣》 一心境通，二神境通，三天眼通，四天耳通，五宿信通，六他心通。若行過，不可着他。進道之士，十二時中常一時，名爲無間斷。靜坐之間，志在調息綿綿，體爲性時時不昧，湛然不動，是謂安心。夜忽然滿室如晝，心似冰清玉潔，到此地面，非爲大事。如井窺管見於天，三花聚鼎，五氣朝元，乃是氣候之所變也。靜坐之間，忽一性跳出形軀之外，便嫌四大臭穢。若到此時，慧性覺之，乃心境通。靜功勿退，或居一室，或居環堵，不知戶庭，萬事未來之時，自知猶如隔牆見針，乃是靜功所至，名神境通。若到此時，正要加志鍊磨睡眠，忽然心神閉塞，坐卧不知，混沌沌沌，不辨東西。若到此時，休得心忙，慧心覺之，混混之間，忽然心地大開，地理山河猶如掌內觀之，心神踴躍，氣極無極，乃是天眼通。到此加志勤行，休執偏了。坐間忽然聽天人之語，撥去休着，恐是邪境，乃是天耳通。或晝或夜，入放大定，觀透三界之因果，到此地面，乃是宿信通。若心常慧燭光明，永夜清宵，無思無罣，寂然常信，不離本室，顯身外之身，他方都見，神聖之通也，乃是他心通。

《南華真經注疏》卷一五《外篇·天道第一三》（郭象注 成玄英疏） 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

〔注〕任其自爲，故雖六通四辟而無傷於靜也。

〔疏〕六通，謂四方上下也。四辟者，謂春夏秋冬夏也。夫唯照天道之

無爲，洞聖情之絕慮，通六合以生化，順四序以施爲，以此而總萬乘，可謂帝王之德也。任物自動，故曰自爲；晦迹韜光，其猶昧闇，動不傷寂，故無不靜也。

十念

綜述

《太極真人敷靈寶齋戒威儀諸經要訣》 太極真人曰：修齋之道，常行十善念：

第一爲道念四大，令得七世父母免脫憂苦，上昇天堂，衣食自然。

第二念帝王國主道化興隆，庠序濟濟，皇教恢弘，威儀翼翼，普天所瞻，民稱太平，六夷賓伏，妖惡日滅，賢聖日生。

第三念法師功德大建，教化明達，俱獲飛仙。

第四念同志學人，早得仙道，更相開度。

第五念親屬和睦，好尚仁義，貴道賤財，行爲物範。

第六念損身布施道士及飢寒者，天下民人，各得其所。

第七念蠕動蚊行，一切衆生，咸蒙成就。

第八念首謝前世今生生死罪對，立功補過。

第九念家門隆盛，宗廟有人，世生賢才。

第十念尊受師經，無敢中怠，平等一心，廣度一切，我身昇仙，白日登天，拜見太上，永成真人，服五色靈液，與道合同。

《洞玄靈寶太上六齋十直聖紀經·十善》

一、念孝順父母。二、念忠事君師。三、念慈心萬物。四、念忍性容非。五、念諫爭解惡。六、念損己救窮。七、念放生養物，種諸果林。八、念道邊舍井，種樹立橋。九、念爲人興利除害，教化未悟。十、念讀三寶經律，恒奉香花供養之具。

杜光庭《太上洞神太元河圖三元仰謝儀·次十大念》 臣等一念天地交泰，二念日月齊明，三念陰陽順序，四念國土安寧，五念帝王景祚，

六念宰輔忠貞，七念萬姓歡樂，八念九穀豐盈，九念幽途離苦，十念大道興行。

《太上大道玉清經》卷四 爾時天尊告諸人曰：三元大慶自是道法自然之良辰，衆真朝拜太極之吉日也，下仙凡人修身拔亡之要機也。此時詮簡功過，校定吉凶，上帝下觀，司非糾彈，地司上奏，水府錄簡，有功成真，過謫罪魂，冥司考罰，苦不能言。汝欲齋請，當依正法，三日三夜，燒香禮悔，精思念道，吟誦經戒，常存十念：一念道恩，二念經恩，三念師恩，四念天恩，五念父母恩，六念善神恩，七念施主恩，八念善友恩，九念過去恩，十念見在恩。天尊告言：若有善男女等，修此十念，生十善道。一善之中，十神扶衛，故名百神之身。人無十念，名爲百惡。所謂百種善神翻賊其身。上士十念，身得真仙；中士十念，身得延壽；下士十念，身得長年。

《太上洞玄靈寶昇玄內教善勝還國經》卷五 太上告曰：道陵，卿到彼國，有十想念，當一心學。何等爲十？一者思念道法，無有差別，大小深淺，猶如虛空，無分別想。二當思念聖人威神，悉皆等同，無優劣想。三當思念聖人之恩，起慈父想。四當思念經，生乳哺想。五當思念法師，生慈母想。六當思念一切有識，稟受形質，若十不同，或好或醜，長短白黑，皆如幻化，非有常法，皆歸消滅，死病臭爛，無一可貪之想。七當思念聖人形相（相）端嚴，華色豐潔，然亦非常，會有遷變，非定一想。八當思念聖人出世，留念慰懃，方宜教示愚蒙衆生，變化隨物，形無定方，我等云何反自懈惰，生精進想。九當思念本師恩重，難可得報，令我今日得見神尊，聞受經法，皆是本師之恩，生感恩想。十當思念得聞上法，思還本土，宣布未聞，欲令衆人得法利想。道陵，是爲十想念法。

《徐仙真錄》卷二《真君瓊科》 舉十念：一念身心清淨，二念性智圓明，三念道尊德貴，四念行滿功成，五念魂神澄正，六念魔王保迎，七念天官賜福，八念地府銷名，九念陰途不至，十念淨土長生。

又《仙妃秘典》 舉十念：一念一陽闡道，二念二氣相生，三念三官赦罪，四念四府注生，五念五行相順，六念六宮昌榮，七念七星順度，八念八即常寧，九念九玄離苦，十念道化興行。

十轉

綜述

《太上—乘海空智藏經》卷一 是時妙思聞是說已，豁然開悟，心無疑結，得達解轉，退坐本處，歡喜踴躍。是時坐中復有一人名曰最勝，威德堂堂，超拔衆侶，海空智藏第一弟子，已備十轉，所謂無憂轉、淨心轉、釋滯轉、通儒轉、達解轉、善見轉、權物轉、了機轉、大明轉、具足轉。

佚名《道門經法相承次序》卷下 進趣入道方便，依憑勝心，進入十轉，與已前十轉全別。一者證實轉，二離障轉，三光明對治轉，四智火燒然轉，五權魔勝轉，六現前顯德轉，七遠行光惠轉，八相無相不動轉，九定慧相應轉，十法地究竟轉。

海空智藏，此中十轉，乃是過去未來見在三世天尊，異時同說，爲歎對治。

道心真人十種障：一者對治衆生障，二對治衆生邪行障，三於聞思修習受忍不通障，四自六解發心起高慢障，五自知諸法我慢衆人障，六除十轉已前煩惱習障，七除細法智障，八斷無明有障，九斷不善利佗障，十者於法示得自在障。

海空智藏真人，爲欲斷除入道真人十種障故，現行滅盡，令種不生，故立十轉。何故？物名證實乃至地究竟轉者，爲欲利益，智汝漸明，進入物轉。

十轉義者：第一爲證見道性真實妙理，故名證實轉。第二爲得淨妙戒，具足清淨，妙戒具足清淨，離煩惱各障，故名離障轉。第三爲隨聞無漏善法，思量修習，照明顯現，故名光明對治轉。第四爲煩惱成薪，智火燒燼，故名智火燒然轉。第五爲得出世間無漏聖智，善行方便，離諸煩惱，捨有漏心，降伏衆魔，故名摧魔勝轉。第六爲入深智慧到於彼岸，自

佗俱利，智德現前，故名現前顯德轉。第七爲修無相法，功力究竟，譬如人行去我漸遠，故名遠行光慧轉。第八爲果德純熟，於無相行中無間闕，故名不動轉。第九爲無礙慧心，向衆生說法成就中利佗，故名定慧相應轉。第十爲得法身具足，衆德圓滿，畢竟自在，故名法地究竟轉。以是大士受法王位，猶如太子於諸王中而得自在。仍此位十轉，仍有微細障，猶未解脫。對治此微，細習障故，未得證入天尊地。於此地中，事已究竟，具足衆德，圓備道性，智性平等無二，五大三德，十法具足，成就三身法報應等，願行利益，衆德圓備。

十法具足：何等爲十？一者辭無明父母，二別生死眷屬，三人重玄門，四歷事十方天尊，五與其伴類相識，六同坐解脫床，七究竟常樂，八攝受門徒，九授布三乘教法，十三德圓備。何者爲三德？一者證道智德，二煩惱德，三悲多恩德。

《太上洞玄靈寶誠業本行上品妙經》 天尊言：法輪開十轉至真諸場，一品受持誠者，即爲地仙；能修行法誠，轉位入第二品中，得爲遊仙；倍向正心者，轉位入第三品中，得爲仙人；奉行誠業者，轉位入第四品中，得爲飛仙；常從經誠，不犯衆行者，轉位入第五品中，得爲靈仙；絕口斷貪味，長齋誦經執誠者，轉位入第六品中，得爲神仙；若能無色貪欲，平等行諸功德，捨心抱素者，轉位入第七品中，得爲真仙；建心廣念十方，常行救厄，口無過行，濟物無偏者，轉位入第八品中，得爲飛天真人；守一不動，持行萬善，敬念法誠，常如對神者，轉位入第九品中，得爲太上真人；恒能餐霞飲炁，苦行修道，誦經行香，朝真開化十方，普濟無量衆生，惠潤天地，常無怠倦者，轉位入第十品中，得爲無上清真人者也。

秘天寶

綜述

綜述

《九轉靈砂大丹資聖玄經》 太上老君嘗曰：遇人不傳，名曰秘天寶。非人亂傳，名曰泄天機，犯此二者，罪莫大焉。

通關

綜述

劉一明《通關文》卷下 以上五十條，皆學人要命關口、阻路大魔。須要關關打通，方好進步。若有一關不通，即被此一關擋住，任爾蓋世英雄、拔山烈漢，寸步難行。學者須要認得真，信得過，雖不能遽然皆通，漸次着力，終有打通之日。倘認不真，信不過，終在關內而不能出於關外。欲上大路，除是插翅而飛，騰雲而過，豈不誤了前程？一切學人，將這些關口略不經意，看為小可，舍近求遠，舍易求難。自己病根不去，妄想他人家業；自己人事不盡，妄想他人天寶。誰肯將家業交與病漢？誰肯將天寶付與匪人？夫性命之道，天下第一件大事、天下第一件難事，非大力量大功德之大丈夫載不起作不成。果能打通諸般關口，便是大力量大功德大丈夫。若遇明師一點，大道在望，直登彼岸，縱橫逆順沒遮攔，步步見功何愁道之難成乎？

三世

孟安排《道教義樞》卷九《三世義第三二》 義曰：三世者，義有去來，名興代謝，若虛忘遣有，便超有欲之體，了知無方，即踐無為之境，此其致也。

釋曰：一、過去者，過之言度，去之言往，謂已往已度也。二、見在者，見之言顯，在之言存，謂顯在於今也。三、未來者，未言未萌，來言將兆也。通言世者，以代謝為義，有為之法，代故以新也。亦名三有，過去曾有，見在今有，未來當有。《洞真經》云：曾有衆生，發心誓願；今有學者，皆入法門；當有應緣，生善家者。通言有者，經今滅已，謂為曾有；即時住相，謂為今有；滅復應生，故言當有。一法論三世者，法若未起為未來，此法始生為見在，此法今滅為過去。又云：初念已滅為過去，後念未起為未來，中念已生為見在。皆是有為無常，變化遷滅也。通論終是生、住、滅之三時，遷動成三世也。

佚名《道門經法相承次序》卷下 三世：過去無極，當來無極，見在無極。

王玄覽《玄珠錄》卷上 此處雖無知，會有無知見。非心則不知，非眼則不見。此知既非心，則是知無所知。此見既非眼，則知見無所見。故曰能知無知，道之樞機。當知三世之中，三世皆空。三世者，一半已去，一半未來，中間無餘方，故皆空也。知三世空，論如於燈。當欲滅燈時，滅時見燈，不滅時若見燈，此時滅未來，滅時不見燈，此燈已過去。滅不滅中間，於何而住立？過去未來之中間，但有名而無體，故知三世空矣。

三身

綜述

《上清太上開天龍蹻經》 於此三一，又示三體，一者以色心爲體，

二者以三洞爲體，三者以妙德爲體。言色心爲體者，寂地本身，以真一妙智爲體。言三洞爲體者，修進階次，應品立元，證果昇位，廣度一切，爲大智慧。原色是累，礙昇進階法，九聖以還，皆求進品，既滯慾累，並言有色，真道累盡，惟有妙心。上證道果，具一切德，寂不可見，名爲妙無；動時隨迎，同物有體，心色雖妙，物得見之，故名妙有。以位感報，伏結昇玄，進登上聖，至上聖果。忘因忘果，自然正性，同於大道，與物混溟，高上莫過，始稱天尊。故於天尊漸顯應身，而生境界。玄元始氣，遍備身光，三氣化形，而演三洞。始爲青光，上生於天，元爲白光，中生於人；玄爲黃光，下生於地。元始天尊於此三色，合生九光，遍起法身，光明洞耀。始生於混，混爲蒼光；混生於洞，洞爲赤光；洞生於浩，浩爲青光；元生於昊，昊爲綠光；昊生於景，景爲黃光；景生於遯，遯爲白光；玄生於融，融爲紫光；融生於炎，炎爲碧光；炎生於演，演爲烏光。九色光耀，瑩徹法身。於此九光，通生於界，上生三境三十六天，以示天容，虛無洞曉；下生三界三十六帝，權應化身，善貸生門，漸頓引育，故名三洞三十六相也。

道藏本《太玄真一本際經》 元始天尊抗手告衆：汝等當知，我之

真身清淨無礙，猶如虛空不生不滅，常住善寂大智慧源，雖復窈冥，其精甚信。無量劫來，證此真體，恒安不動，超絕無倫，非聖所知，非凡所解。爲衆生故，應見受身，遊入五道，稱緣開度，隨宜方便，皆使悟入。應物根性，權示色像，故名應身。而此應身，亦無生滅，無有去來，常住不變，爲利一切，隱顯不同，發起精進，令無退轉。諸所應作，皆已畢訖，所未應行，道君自了。

敦煌本《太玄真一本際經》卷八《最勝品》 尔時太微帝君與諸真

仙無量之衆，拜謁道君，稽首問曰：向者所見十方百億分身天尊，與元始天尊云何差別？道君答曰：等無有異。所以者何？同一真性，等如虛空，

皆空寂相，故無異也。而亦有異，假因緣故，亦可說異。元始正身因無數劫久習妙行，報得此身，遍滿道界，無窮無際，等法性身，周道界故，即名道身。諸分身者，是於報身起無礙用，遍於道界顯示奇特，教化衆生，智慧威神與本無異。

帝君又問：不審元始天尊脩何正因，得此殊特智慧神通，自在無礙，變現乃尔？太上答曰：元始正身非因非果，非脩非得，等道界性，同虛空相。云何乃問天尊正因？夫因生法，名之爲果，本無今有，有必還無，是破壞相，非常住法。元始身者，非造作法，非生因生，亦非生果，無始無終，無生無滅，是常是實。以是義故，非因非果。

《開演秘藏品》卷九 太上告曰：至真妙理，寂絕無形，清淨凝湛，〔不〕可言名，方便引化，略開二途。一者道身寂體虛無，二者生身誕孕形軀。言道身者，離一切〔相〕，正慧成滿，除斷虛妄，冥契玄宗，與道爲一，不滅不生，無來無去，言語路斷，念慮永畢。言生身者，隨順世法，依因父母，炁數和合，瓊胎靈府，猶如虛空，隨宜出處，年月不同，腋背降誕，長養深宮，或生而皓素，或常保少容，環姿妙質，天人所宗。

帝君禮曰：不審道身即是寂本，爲更有義，名爲本耶？太上告曰：道爲聖本，本即道根，雖是一體，非無二源。道名獨立，體自虛通，強字無待，還近息功。本對於末，因待假名，稱爲物始，用涉能生。又爲迹本，動寂用殊，出沒物表，語嘿相須。帝君又問：如是本身能生萬物，即是萬物之本始者，此與神本有何差別？太上答曰：源其實體，無有二相。何以故？俱畢竟故，無始無終故，不可說故。以善方便，亦得言異。所謂神本，是妄想初一念之心，能爲一切生死根本。以是初心，念念相續，衆生業果，輪轉無窮，是名識初，亦名神本。言本身者，即是道性清淨之心，能爲一切世間出世法之根本故，故名爲本。如是真性非心不心，非色不色。無緣慮故，非無常故，故言非心；能生心故，無不知故，亦名爲心。無所礙故，故名非色；能生色故，道眼見故，亦名爲色。是清淨心具足一切無量功德，智慧成就，常住自在，湛然安樂。但爲煩惱所覆蔽，故未得顯了，故名爲性。若脩方便，斷諸煩惱，郭法盡故，顯現明了，故名本身。如此身者，本自有之，非今造故，故名爲本。本非有性，非三世攝，方便說故，非非三世。本來有故，名爲過去。一切衆生畢定當得，故名未

來。十方大聖今已得故，故名現在。雖復說有三世差別，體不動故，常住無變。

【略】

太微帝君稽首而曰：謹聞命矣。不審生之與迹二義，云何經開二言？敢以諮啓，伏願弘慈廣垂分別。太上告曰：體質無二，隨義名身，生體擢貌，事事同人。迹無定相，形不常倫，但能顯本，即是迹陳。帝君又問：生身迹身，是應作耶？太上答曰：如是如是。生之與迹，並稱機緣，利益不差，即名為應，體則無別，隨義異名。帝君又問：是迹身者，為有法耶，為無法耶？太上答曰：我不說耶，一切諸法性無所有，云何迹身而當有法？若假名字，亦有亦無。不離本故，故名為無；衆生見故，故名為有。更非別體，故名為無；有實利益，故名為有。猶如明鏡能見色像，了了分明，種種差別是鏡中像，不可定說是有是無，而亦得言鏡中有像。一切衆生心鏡明故，見真道像，又如止水無濤波故，影現日月星辰飛鳥。日月星辰及以飛鳥，悉見水底；一切諸物亦見自影，了了分明。此水中物及所見影，俱非真實，不可言有，不可言無。一切衆生心水澄清，見道身影，亦復如是。體即真道，是故非有非不有，故不得言無。如追逝者，尋迹能得，是迹與人非一非異。迹身亦亦。明解之人因迹入悟，見真道身，知無迹法，故名為一；非不因迹，漸得開曉，建立福田，是名為異。如是之義，是道境界，非是凡夫下聖能了。於是道君欲顯斯義，重說偈言：

道身不生滅，任理自玄通。湛然常清淨，獨立強言空。絕名無待對，亦忘造物功。端靜息義用，蕭寂守虛沖。

本身為物始，生炁布三才。冥功雖叵測，圓照逐念開。能為妙迹本，表現億萬該。神用無起滅，奇功靡去來。

生身託父母，寄慧示同凡。瓊胎非世孕，變示適所堪。端嚴使欣慕，白首破迷貪。非是骨肉身，隨願之所潭。

權迹無定方，現身亦長久。遍示五道形，姿容順妍醜。任本之所垂，利益無優負。乍有變化生，時或因父母。

太微帝君稽首又曰：敢問道身為有因耶，為無因耶？若有因者，同世間法，因緣生故，故是無常。若無因生，復墮邪見，異道之謂。若是道身不從因生，自然有者，一切衆生不脩道者，應皆成道。如是二義，云何可

了？唯願慈愍廣垂開示。道君答曰：太微帝君乃能顯發如是深奧微密之義。夫正道者，寂滅之相，非言語法之所能宣。今言道者，寄言顯示，令得悟入，解了無言，忘筌取旨，勿著文字。所言道者，通達無礙，猶如虛空，非有非無，非愚非智，非因非果，非凡非聖，非色非心，非相非非相，即一切法，亦無所即。何以故？一切法性，即是無性，法性道性，俱畢竟空；是空亦空，空空亦空，空無分別空故；是無分別，亦復皆空，空無二故，故言其即。而諸衆生不能解了如是義故，於無法中而生法想，於不空中而生空想，以有如是心想倒故，而有見著，具是四倒，妄造諸法，計我及物，故名生死，不得道身。天尊大聖了此實性畢竟無性，洞會道源，混體冥一，故名得道，身與道一，故名道身。習此正觀，名之曰因；亦無所習，故名非因。是故正道非從因生，亦非無因，體非是果，亦非非果，非常非非常，非滅非非滅。如是深奧秘密之義，唯道與道乃能解知，下聖真仙皆不通達，以信力故，仿佛能知。如是身者，住無所住，無所不住，是名正道真實之身。

帝君又曰：不審天尊所受生身業相云何？太上告曰：所言生者，無生不生，離一切生。何以故？十方天尊生已盡故。染欲無明，永清淨故，故無有生；欲利衆生，示同世法，是故有生。何以故？我若說言道至高遠，寂滅不生，衆生便謂不可脩習，無迴向心，不脩善業，是故說言一切聖人皆有生果，然非結業隨願故生。若復相說隨人天生，皆以上業而為生因，以於其中最第一故，是名分別生身之相。

太微帝君稽首禮曰：善哉道君，演說如是深奧之義，自昔以來未曾得聞如是妙經。譬如薄福重罪之人，生而聾盲，不見五色青黃赤白及黑等相，不聞宮商五音之聲，有大明醫授以妙術，為開耳目，一切色聲無不聞見。我亦如是，聞於是經，能得聞見二種身相。當知是經是法耳目，其有得者，能見正道二種法身權實之趣。大明醫者即是道君，示我妙經，如施耳目。得此教者，即得正道微妙之身；得道身已，便能隨順示現生身。是經能生二種身故，名為法母。何以故？是深妙教，能令一切生真法身。如世慈母能生子故，至孝之子常念鞠育懷抱之恩，思欲上報，終天無極。

佚名《道門經法相承次序》卷中 唐天皇問曰：天尊有幾身，為弟子已不能苦道上啓天尊，覆護弟子？天師對曰：可名非名，故證理於絕言

之境；大象無象，故昇玄於無物之間。若唯恍惚，杳冥衆生，可無瞻仰，所以垂象立號，令含識各有歸依。無始以來，劫數久遠，聖人應號，亦復無邊，雖不總備經文，實亦紀之萬一，即事可顯者，千五百天尊，名別錄隨進。按諸經所明，天尊有法身、本身、道身、真身、迹身、應身、分身、化身。謹按《太上開演秘密藏經》曰：太上言，此經名為開演秘密之藏，義如我等比無上法王，出此五濁，化諸衆生三業，示現方便，善巧意趣，微隱難可了知。所以示者，十方天尊所得妙身，即真道相體，自然無形無名，非造非作，法如虛空相。無數劫來，久證此法同，一性平等無二，而能出現種種法身，示修習報應，化無方人天惡道。隨類所見，受生業行，皆同其法，或現殊勝，超踰世間，第一希有，獨步無畏，威變自在，不可思議，是名開演身秘密藏。能於正道真實之性天尊無說寂滅相中，善巧因緣，分別顯示，隨其所宜，說法無盡，言辭次第，義味深曠，或說三乘，入天業果，漸漸開化，使得同歸真一正道，是名開演口秘密藏。雖無念慮，離分別想，以一切智，洞達空門正觀，窮理邊底，與真實相等爲一，以一切智照人間法，色法非法，心法非心法，人天五道，四大六塵，衆生想念，果報因緣，於一念中明了無礙，善識根性，隨宜所行，洞達究竟，是名開演心秘密藏。以是三種秘密之法，成真道身，非是凡夫了至，九星所能覺知。法身天尊者，謹按《昇玄經》曰：吾以三氣周環八極，或號元始，或號老君，或號太上，或爲帝師，或爲玄宗，出幽入冥，待應無方，隨人所好，爲作法身。同歸之趣，非爲緣異，愚者不體，相與妬賢，吾愍口過，敢陳其源。道之布氣，在於無邊無形無像，留住經文，不自巧飾，誠惟修身，其身得真，既得真像，自然登晨。此法玄妙，玄之又玄，愚者失趣，或謂非神，相與競笑，攻本伐根。按《太上洞極最勝無等道集經》曰：爾時十方天尊，來到此土，依域而住，各於殿內而說讚曰：

元始無上第一尊，超踰十方無等倫。無數劫來積妙行，具足清淨福惠因。煩惱結習皆已斷，畢竟故業不造新。神通威力無所畏，洞達三界了悟真。圓備智慧諸功德，集此妙法以爲身。

本身天尊者，謹按《寶玄經》云：太上曰，本寂應動，真假有殊，權實衆妙，同出玄門。又按《太上開演秘密藏經》曰：帝君曰，如是本

身，能生萬物，即是萬物之本始者，此與神本有何差別？太上答曰：源其實體，無有二相。何以故？俱畢竟故，無始終故，不可言說故。以善方便，亦得言異。所謂神本，是妄想物，一念想續，衆生業果輪轉無窮，是名識物，亦名神本。言本身者，即是道性。清淨之心，能爲一切，出萬法之根本，故名爲本始。是真性，非心不心，非色不色。無緣慮故，非無常故，故言非心；能生心故，無不知故，亦名爲心。無所礙故，故名非色；能生色故，道眼見故，亦名爲色。是清淨心，具足一切，無量功德，智慧成就，常住自在，湛然安樂，但爲煩惱所覆蔽，故未得了，故名爲性。若修方便，斷諸煩惱，障法盡故，顯現了故，名爲本身。如此身者，本自有之，非今造故，故名爲本。非有性，非三代，攝方便說故，故非三代。本來有故，名爲過去。一切衆生，畢定當得，故名未來。十方大聖，今已得故，故名現在。雖復說有，三代差別，體不動故，常住無變。道身天尊者，謹按《太上靈寶無量度人經》云：元始祖劫，化生諸天，開明三景，是爲天根。上無復祖，唯道爲身。又按《太上開演秘密藏經》曰：太上帝君與無量天真妙行真人，俱詣太微天帝君處，明霞之上瓊闕之內，金華之房。太微帝君稽首：道君不審三代十方天尊所得妙身，以何爲法，爲同一體，爲各異耶？太上告曰：至真妙理，寂絕無形，清淨凝湛，不可言名。方便引化，略開二途：一者，道身寂體虛無；二者，生身誕孕形軀。言道身者，離一切相，正慧成滿，斷除虛妄，冥契玄宗，與道爲一，不滅不生，無來無去，談論路斷，念慮長畢。帝君禮曰：不審道身即是寂本，唯更有義名爲本耶？太上告曰：道爲聖本，本是道根，雖是一體，非無二源。道名獨立，體自虛通，強字無待。遠逝息功，本對於末，因待假名，稱爲物始，用涉能生。又爲迹本，動寂用殊，出沒物表，語嘿相須。於是道君欲顯玄理，重說偈曰：

道身不生滅，任理自玄通。湛然常清淨，獨立強言空。絕名不待對，亦妄造物功。端靜息義用，肅寂守虛沖。

真身天尊者，按《仙公請問經》曰：得道之尊，並由積德行善，論身鍊神，故致成真。又《太上決疑經》曰：元始天尊時在協晨靈觀稜層之臺，與太上帝君及十二億童真上聖俱坐白玉師子之座，俱宣祕要，開闡妙門，自非天尊同業，共行人道界人，不豫斯會。復以神力震動大地，

周迴旋轉，驚駭物心。當爾之時，三惡衆生皆得休假，人天之報，各蒙增益，無諸苦惱障難之厄，莫不一時遠近俱集，其衆無量，不可勝言。是時大衆，咸同一心，瞻仰道君，目不暫瞬而說偈曰：

元始無上天人師，今捨大慈離生死。獨反善寂妙一源，不住世間濟塵滓。真智淳淨無礙身，譬喻言辭莫能擬。非是我等所知見，何能觀之悟玄理。

迹身天尊者，謹按《太上開演秘密藏經》曰：帝君又問生身、迹身是應作耶？太上答曰：如是如是，生之與迹，並稱機緣，利益不差，即名為應，體用不別，隨義異名。帝君又問：是迹身者，為有法耶，為無法耶？太上答曰：我不說耶，一切諸法，性無所有，云何迹身，而當有法？若假名字，亦有亦無。不離本故，故名為無；衆生見故，故名為有；更無別體，故名為無；有實利益，故名為有。猶如明鏡，能現色像，了了分明，種種差別。是鏡中像，不可定說，是有是無，而亦得言鏡中有像。一切衆生心鏡明，故見真道像，又如止水無濤波，故影見日月星辰飛鳥，悉見水底一切諸物，亦見自影，了了分明。此水中物及所見影，俱非真實，不可言有，不可言無。一切衆生，心水清澄，見道身影，亦復如是。體印真道，是故非有非不見，故不得言無。如追逝者尋迹，然得是迹與人，非一非異，迹身亦爾。明解之人，因迹入悟，見真道身，知無迹法，故名為一。非不因迹，漸得曉達，能立福田，是名為異。如是之義，是道境界，非是凡夫下聖能了。於是道君欲顯斯義，重說偈言：

權迹無定方，現身亦長久。遍示五道形，姿容順妍醜。任本之所重，利益無憂負。乍有變化生，時或因父母。

應身天尊者，謹按《老君經教》云：聖真無缺，大要有二。一者道精神氣，降應成形，形以同人，人未還本。二者凡夫積學，功行備充，神與應合，隱而無名。道應隨緣，緣本無名，出應有號，出號異應，號異道同，動不離寂。又按《太上決疑經》云：元始天尊曰，為衆生故現應受身，遊入五道，稱緣開度，隨宜方便，皆使悟人，稱物根性，權示色像，故名應身。而此應身，亦無生滅去來，常住不變，為利一切，隱顯不同，發起精進，令無退轉。是時衆仙轉拜道君而說偈曰：

無上淨妙真智身，寂滅無相莫能睹。但見應體還本源，是故各懷大憂

苦。仰賴太上無極尊，猶如失母依慈父。我等沒在憂火中，惟願時霑甘露。斷絕倒想戀著心，消除諸見滅邪趣。

分身天尊者，謹按《靈書度命經》曰：天尊分形百萬，處處同時，是男是女，普見天尊在五色光中，如俱一地，隨所在處，長幼男女，皆往稽首。天尊隨其國土，說演十部妙經，授以禁誡，宣示男女。是時四方邊境男女長幼，莫示福心，各資金銀、五色紋繒、珠玉、珍寶，無缺億數，來送天尊，伏受法誡，尊承妙經。七日七夜，光明朗除，四方復常，諸國寶信，滿一國中。天尊一時布賜窮困，饑者飽足，貧者不乏，貧富齊等，人無怨心。上天校錄，先有善功，名書金簡，皆得度世，飛行太空，始入法門，普皆長壽三萬六千年。又按《太上洞極最勝無等道集經》曰：元始天尊三日三夜安然不動，諸根寂滅，入甚深定，洞觀妙門，一切大衆皆亦端拱，瞻仰尊顏，無一差跌。過三日已，元始天尊舉身含笑，遍體放光，純黃金色普照大衆，發微妙音讚道君曰：善哉善哉！我之真子，能紹尊位，教化衆生，啓方便門，與我無異。十方天尊，皆悉隨喜。元始天尊化作百億黃金之殿，高下莊嚴，法坐綺飾，齊等如前，十方國土，皆在殿內。分身天尊、十方界，見此光明，一時來集，相貌徒衆，說法軌儀，稱歎道君。

化身天尊者，《定志經》曰：時有十二年少，處世間樂，日日相就，共作飲食，嬉戲遊觀，或復議論為道之難易。天尊以道眼遙見人前生在世得為人而秘吝經典，故弟子相道之心亦復猶豫，因此微緣，緣猶可度。於是天尊即化作凡夫從會中過訐乞食，因共語化人曰：持戒甚易，違此難耳。諸人聞化人言，皆各僉然。問化人曰：云何先生持戒云易，不持極難？化人曰：立身如戒，不畏天子，不畏鬼神，何為不易？如違戒者，是人悉畏，復畏鬼神，云何不難？於是十二年少，並有道意，因各自付了達法緣。《太上決疑經》云：元始天尊語徐來勒曰：吾以道眼遙於寂地，觀察衆生，有能分別，賜子法印，依教行者，我即化身種種，示現人天六道，隨宜施作，儻有欸無，權示接引，覆護輔持。今無留難，卿當以此正法之印，普教天人，咸使知識，按法奉行。太極真人稽首奉命。

又卷下 財用自在，三身備具，法身，報身，應身。

孟安排《道教義樞》卷一《法身義第二》義曰：法身者，至道淳精，至真妙體，表其四德，應彼十方，赴機於動寂之間，度物於分化之

際，此其致也。故《昇玄經》云：吾以立氣周流八極，或號元始，或號老君，或號太上，或為世師，隨人所好，為作法身。《本際經》云：於明淨觀見法身。又云：香花伎樂，洞映法身。

釋曰：法是軌儀，身為氣象，至人氣象可軌，故曰法身。原其應化，身相稱號甚多，總括本跡，具為六種，本有三稱，跡有三名也。故《本際經》云：道身即是寂本。又云：又為跡本，動寂用殊。又云：如是本身能生萬物。又云：生身是跡，跡作邪。本三稱者：一者道身，二者真身，三者報身。一道身者，《太平經》云：道無不導，道無不生。《度人經》云：唯道為身。《本際經》云：即是真道，亦名道身。二真身者，《玉緯經》云：真淳堅也，謂體無穢雜，常住巖然。《消魔經》云：近為真身。《本際經》云：我之真身，清淨無礙。三報身者，報是酬答之名，謂酬積劫之行。《本行經》云：致今之報，為諸天所宗。《本際經》云：元始正身，因無數劫，久習妙行，報得此身。跡三名者，一者應身，二者分身，三者化身。一應身者，應是應接，謂隨機顯跡，應接群生。《請問經》云：以無心而應眾生。《本際經》云：應物根性，示色象，故名應身。亦曰生身。言生身者，隨順世法，誕育形體也。二分身者，分是分散我一身，散在多處，身雖非一，形相不殊。《本際經》云：分形散體，無有限量，止見一方，故惟百億。又云：諸分身者，是於報身，起無礙用。《靈寶經》云：天尊分形百萬，處處同時，是男是女，並見天尊，俱如一地。三化身者，化是改變無常，倏有倏無，種種殊相，非復本形。《定志經》云：天尊化作凡人，從會中過。《本際經》云：我即化身，種種示見，人天六道，隨緣施作，倏有倏無，權示色像。

又本跡體義者，據道教經，究法身正理，通本跡，不異不同。跡之三身，有其別體；本之三稱，體一義殊。以其精智淳常曰真身，淨虛通曰道，氣象酬德是曰報身。就氣精神，乃成三義，不可窮詰，惟是一源。既是法身，當有妙體，且言身言體，豈無色無心？舊云寂地本身，以真一妙智為體。故《靈寶經》云：玄通大智慧源也。色是累礙之法，九聖已還，既滯欲累，並皆有色。真道累盡，唯有妙心，但此妙心，具一切德，寂不可見，名為妙無。動時乘跡，同物有體，心色雖妙，物得見之，故名妙有。對本論跡，跡無別體，視是本身，寂用稱為體耳。正明法身至本，無

色無心，而今說色說心，皆為破，並是為物，豈有定耶？為愛色眾生，欲令捨色，則言至道無色。故《西昇經》云：道象無形端，或為計心眾生，言至道無心。故《請問經》云：道為無心宗，或為斷無，眾生則言俱有色心。故《本際經》云：無不知故，亦名為心；道眼見故，亦名為色。《生神章經》云：形與神同，不相遠離，俱入道真，或為雙愛色心眾生，則言無色無心。故《本際經》云：不緣慮故，故言非心；無所礙故，故名無色。斯則非心非色，能色能心，即是不心為心，不色為色。既以不心為心，無色為色，亦以不得為德，無體為體耳。又法身萬德，已自俱圓，今舉四事，用申歎美，豈即以爲定實。且欲引物，欣求見著，見著纔生，便乖此理。何謂四？一者常存，二者快樂，三者自在，四者清淨。常存者，謂湛然安住，不遷不動，不為無常，無常所動，乃是正當。《寶玄經》云：湛然常存。《道經》云：湛然常存也。快樂者，樂是怡豫也。《本際經》云：欣然微笑，舉體怡豫。又云：安隱快樂。自在者，汎兮皆可，無適不通，在事任我，故云自在。《寶玄經》云：出沒自在。《本際經》云：真一妙智，自在無礙。《海空經》云：三者自在。果清淨者，慧心明鑒，謂之清智，體無疵，故稱淨。《本際經》云：無染無穢，是名清淨。又云常住清淨也。然法身道果，治眾生病。或眾生迷妄，言百年之壽可常，五欲之境可樂，自計己身為我，愛諸色始為淨，不如是。無常、苦、無我、不淨，聖人為此，故示無常，以高況下，奪其所計。故《西昇經》云：吾尚白首衰老，孰免此？明世無常也。又云：形為腦本，痛癢寒溫，吾拘於身，知為大患。此示苦也。又天地之人物，誰獨為常主？此明無我。又云：吾本棄俗，厭離世間。此示世不淨身。亦是世間為患，人所惡，是通不淨，但執教者不知。為破世人計常樂我淨之迷，故說應身、無常、苦、無主、不淨，便謂道果不足可欣，定是為常等四。為治此例，故說道果是常，是樂，是我，是淨也。又本跡義例者，有師云：眾生本有法身，衆德具足，常樂宛然，但為惑覆，故不見耳。猶如泥之雜水，不見澄清，萬里深坑沙底，難睹本相。見時義無有異。一家云：本有之時，未有衆德，但眾生有必得之理，故言澄清湛然耳。今難二解。若本具衆德，豈被惑覆？遂為惑覆，何德可尊？若本無衆德，今時始有，則是無常。又理是本有，理可是常；事既今有，事應無常。若理事俱常，亦應理

事俱本，是故不然。今明法身本非三世所攝，何得已有？見有常有耶？亦未曾有無，何論隱顯。今言神本澄清者，直是本來清淨，竟無所有。若迷此理，即名惑覆，若了此理，即名性顯。非是別有一理在衆生中，說爲法身是常是淨也。有說云：跡身無常，本身是常。又云：常應爲跡，跡亦言常，今明一往對緣。亦有此說。至論常與無常，並是起用，悉皆是跡，非常非無常，乃可爲本。四句漸除，百非斯絕。

王重陽《重陽真人金關玉鎖訣》 問曰：何者是三乘之法？訣曰：下乘者如新生孩兒，中乘者如小兒坐地，上乘者如小兒行走。若人通此三乘，便超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是心性顯具三身，清靜法身，圓滿報身，三昧化身。三者各有顯跡之神。第一會太上煉甲乙木，是虛坦，會老君著青衣，度三千青衣道士者，轉青神黃卷三十六部《靈寶尊經》，留下九轉丹黃芽穿膝之法絕國。第二會釋迦佛留下，煉南方丙丁火，身被烈火袈裟，三千赤子比丘僧人，留下十二部《大乘尊經》，射九重鐵鼓之法、蘆芽穿膝之法。龍華三會，夫子在魯國之習學堂，煉西方庚辛金，三千白衣居士，留下十卷《論語》，並穿九曲明珠蘆芽穿膝之法。三教者如鼎三足，身同歸一，無二無三，三教者不離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樹生三枝也。

苗善時《玄教大公案·第四則》 太上云：恍兮惚，其中有物；惚兮恍，其中有象；窈兮冥，其中有精。只這物象是甚麼物象？咦，此三者不無不有，非陰非陽，五行不到處，七情未發時，是我本元實象，無極至真，先天祖炁，浩劫元精，三者本一，一體三身，是謂清淨法身，是謂妙有空身，是謂真無道身。誠能元精固，慾海枯，則清淨法身圓；真息調，業火滅，則妙有空身健；元神凝，妄心死，則真無道身著。三身一混，萬法中融，光輝宇宙，德備鴻濛。大衆，且道如何了當？○止止息息，努力努力。頌曰：

非心非性亦非仙，一體三身中混然。寂寂凝神潛至密，綿綿息浩毓重玄。慧風掃盡山頭雪，劫火燒乾海底泉。此乃極乘玄外妙，知音仁德可心傳。

王慶升《三極至命筌蹄》 身有三：一曰自有身，所謂養就嬰兒我自做，非是爺精娘血者也。二者離合身，謂坐在立亡，身外有身者也。三者妙無身，所謂聚則成形，散則成氣者。既證自有之身，是爲地仙，仙胎飛入泥丸，泥丸爲崑崙峰，乃在自己雲端也。次證離合之身，是爲神仙，

胎仙脫殼躡雲，乃形雖處地，而神在雲端也。及證妙無之身，是爲天仙，神超碧落，形陟太虛，乃形與神同在雲端也。金液還丹之妙，至於身在雲端，其爲不空之空矣。

福田

綜述

孟安排《道教義樞》卷九《福田義第三〇》 義曰：福田者，明因果之源，辯資酬之理，猶茲勝也，善芽從之以生，譬彼良田，福實因而遂長，此其致也。《靈寶經》云：道爲無心宗，一切作福田。

釋曰：福以富樂爲義，謂富足，七珍樂具，亦以備足爲義，謂樂具備足。田以能生爲義，謂能生善福，謂福善填滿，喻如世之良田。故《本際經》云：自慶身田，治法雨也。三寶明體，即道經也。道寶者，正取太上道君應身以爲田體色身，親受供養。經寶者，若淺而論之，教是色聲，非善惡性，其爲田也，雖能發福，無有資生；深而論之，言教難思，皆是善用，其爲田也，非直發福，亦是資生。師寶者，三寶之中，正當田體。何者？道雖尊貴，性一化主，又不恒見，無所資須，經法乃高，由人弘闡。此之二寶，田義不彰，惟在師尊，於理獨顯。何者？師寶之法，交有資須。《本際經》云：通是師寶，爲良福田，此其義也。

宋文同《道德義淵·積德福田第五》 前科既明自然道性爲德之源，率性立功則福田滋長，故次明積德福田也。福田義有七重：

- 第一序本文；
- 第二釋名義；
- 第三明身業；
- 第四述口業；
- 第五分心業；
- 第六例三一；

第七論種子。

第一序本文者，經云：治人事天，莫如嗇。夫嗇，田家之吝也，即明福田之果也。《靈寶消魔經》云：因心立福田，摩羅法輪昇。即此也。一重。

第二釋名義者，夫福者富也，田者填也。以滋長為義，藝種填滿，致富貴之報也。田者明其因，福者語其果；〔果〕從因得，故從果以命因。此田是植福之田，故曰福田也。若人以三業競惑邪道，則為罪田，即《法輪經》所謂沉淪罪田者也。若能以三業植因正道，則為福田，《消魔》所云因心立福田者也。陸先生《黃錄唱齋》云：人身、口、意，為罪福之田。即此也。二重。

第三身業有三田：一者脩習；二者施財；三者施命。脩習者，脩行戒行，研習正法，植德建功，無為為業，福善日生也。施財者，施財三寶，有若井燈無盡之報，人物以下，各各有差。《智慧上品大戒經》云：上品七十四萬倍報，中品三萬二千倍報，下品六千二百倍報也。施命者，不殺放生，皆為施命也。不殺為施命者，或若念殺，則應一切皆殺，今但不殺，與殺相反，則於萬物有濟生之義，施命在其中。此即經中所云無為之益。是一事也。三重。

第四口業亦有三田：一者不言；二者微言；三者正言也。不言者，內德則寂嘿無聲，閉口胎息，澹霞飲液，吐納服御；外化則以不言為教，自身率物，不施號令，貴言重語，物自得安。故《老子》云：不言之教，天下希及也。微言者，內德則以密言祝誦，心口相得；外化則承機應會，託諷寓言，依違倚靡，以道於物，久久自化。猶如孔子答繪事後素，冉有問子貢夫子為衛君、晏子說踊貴履賤之例是也。正言者，內德則晨夕誦詠，讚嘆歌謠；外化則應變適時，為一切說種種法相、種種科律，令慕善自勸，畏罪不為也。凡此皆道三古之法。四重。

第五心業有三田：一者慈悲；二者信忍；三者定慧也。慈者與物之樂，悲者哀物之苦也。與樂為慈，哀苦為悲，慈悲兼懷，用心之本也。信者，內德則心信正道，外化則言而有信也。忍者，內德則正定堅固，恒持戒法；〔外化則〕守雌受辱，不厭苦勞也。定慧者，發五十八願、四十五念，轉神入定，智慧通微也。五重。

第六〔例〕三一者，《請問經》下云：道為无心宗，一切作福田者。

言道以三一為无心，觀空為宗主，而無乎不在，又通為一切作福田也。人身有三宮：上宮在眉間却入三寸，號泥洹宮，為上丹田；中宮在心央，號絳宮，為中丹田；下宮在齊（臍）下却入三寸，號命門黃庭宮，為下丹田也。丹者，取其朱陽盛炁上升之色，兼取丹信赤心之義也。上一居泥洹宮，中一居絳宮，下一居黃庭宮。若以无心為心，專炁守一者，則三一之神於其身中滋益智慧，至於成道，混合為一。如稼穡之收實，故所以稱田。即《靈寶思微定志》所謂務知三元之義也。六重。

第七論種子者，三業之中，身業以所施生為田，施物為種；口業以所呪誦服御為田，以呪誦吐納為種；心業以所存者為田，智識信念為種。此雖有三業，而以心為主。故經云：因心立福田，摩羅法輪昇也。又《靈寶三元品經》論信施，經云：古人求心，今人取財。又云：貧人推心，富人推財。此皆由心有厚薄，財有多少，抑引隨時，權方無滯者也。論在《靈寶義疏》中。七重。

問曰：何謂後素？

答曰：純墨為素。畫采竟，以墨解之是也。

《太上二乘海空智藏經》卷二 爾時妙思復白天尊：如是所說，實是甚深。如是真仙，云何福田而得決定常樂自在？

於是天尊答言：善哉善哉，善男子，真仙童子云何福田，而得決定常樂自在？善男子，真人持戒，下至諸仙，是真仙童子。若有人言，如是等輩是真福田，當知是人則為善根，則為善怙，无量眾生之所依怙。善男子，真仙童子悉觀一切无量眾生無非福田。何以故？以善根故，故念眾生是真福田。三田、六田、八田、九田，如是福田，生无量田。隨眾生意，分別演說，田有四種。云何為四？一者不淨田，二者淨田，三者亦淨亦不淨田，四者亦淨淨田。云何不淨田？善男子，若施主具持戒法，知有慧施，如水歸流。受者毀戒，著於邪見，無施無報。以是因緣，是名不淨。云何名為淨田？善男子，施主毀戒，著於邪見，言無慧施及以果報，受者清廉，廣多說法，知有慧施及以福報，是名淨田。云何亦淨亦不淨田？善男子，施者、受者俱有持戒，廣多智慧，有慧施及施果報，是名亦淨。云何不淨？施者、受者二俱破戒，犯於真科，生愚闇惑，是名不淨。云何名為

淨淨田？善男子，上上施主施上上田，是名淨淨。言四種田。若有衆生計心有施，待施果報，當知是人著於邪見，犯諸禁戒，破大乘心。若有善人分別演說，見施見受，如是之人是名正見。若依一乘智藏經典，善見惠施，及施果報，如是之人是名持戒，常行正見。善男子，真人童子隨有念處，以修習故，隨見衆生持戒、破戒，施者、受者，及以果報，以是之故，是名持戒，是名正見，亦復隨見四種福田及非福田。

佚名《太上老君戒經》上 因心立福田，

福者，善之果也。爲福之因，不由於他，己心即福田也。若修身奉法，衆惡自除，猶如治田，去其草穢，草穢既盡，自獲良穀者也。摩羅法輪升。

靡靡，猶漸漸也。福既積，則法輪漸升之也。

七祖生天堂，

身獲道真，七祖蒙慶。

我身白日騰。

持戒志道，功成德就之所至也。

敦煌本《大道通玄要》

爲福田：若見疾病，當願一切以道自安，

勉此苦厄；若見死喪，當願一切學道常存，濟度三塗；若見魚鳥，當願一切不爲罪始，終人無爲；若見夷狄，當願一切賓王中國，不生邊地；若見少年，當願一切及時學問，遂成盛令；若見老病，當願一切以道攝生，不更衰耄；若見三光，當願一切並明靈曜，暗冥即消；若見雲雨，當願一切惠澤盈溢，無所不宜；若見素雪，當願一切常居潔白，逍遙自在；若見靈風，當願一切蘊懷披散，德流遐邇；若見淨水，當願一切洗垢清虛，平等其心；若見名香，當願一切受姿芳盛，衆穢蕭然；若見好華，當願一切樂散諸聖，相好具足；若見車馬，當願一切得道無爲，乘鳳駕龍；若見弦歌，當願一切玩經散說，以道娛樂；若見福食，當願一切無不飽滿，世享天厨，德流主人，如水歸海，宗廟胤長，常居貴盛，世興四輩，俱生王家；若見致施，當願一切禍滅九陰，福起十方，德如山海，莫不興隆，七世生天，子孫賢忠，富貴魏魏，所欲皆從。學道飛仙，駕雲乘龍，道士坐卧，常願我等四大合德，同體道真，長存玄都，師友自然，濟度十方，天下受恩，逍遙有無，洞觀妙門。

四象

綜述

陶弘景《真誥》卷六 生之爲物，譬日月天地，此四象正與生生爲對，失生則四象亦滅，非四象之滅，生滅之也。若使常生，則四象常存，非四象之常存，我能常生故也。常生亦能生於無景，何四象之足計哉。

《紫陽真人悟真篇三注》（薛道光、陸子野、陳致虛注） 離坎若還無戊己，雖含四象不成丹。只緣彼此懷真土，遂使金丹有返還。

道光曰：《契》云：坎戊月精，離己日光。離己象龍之弦氣，坎戊象虎之弦氣。戊己真土，分居二位。龍虎若無二土之氣，安能合併而使四象會於中央以成丹哉。

子野曰：乾坤坎離，四象雖具，若非戊己配合，則欲返者不得返，還者不得還。

上陽子曰：四象即乾坤日月。乾坤乃坎離之體，日月乃坎離之象，戊己乃坎離之門。

翁葆光《紫陽真人悟真篇注疏》 虛無者，道之體也。道生一氣而變陰陽，故陽天陰地二儀是也。天一生水居北曰冬，地二生火居南曰夏，天三生木居東曰春，地四生金居西曰秋，而成四時，謂之四象也。

《太清元極至妙神珠玉顯經》 且夫人爲萬物之首，生如天地之用。天地先生二儀，以水爲真一；人亦先生二儀，左右腎爲樞機，亦名真一。玄者，水之源也，聖人云一水二火，此是陰中之陽也，故名爲元。夫火生於木，能王其肝，即青龍陽魂也；水生於金，能王其肺，肺即白虎陰魄也。四象既全，其土無正形，分王四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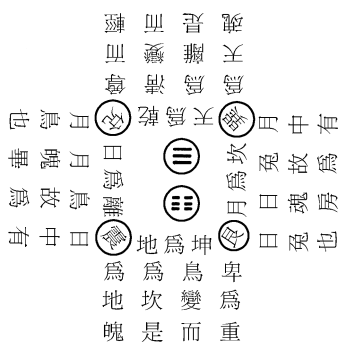
華陽復《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注》 乃知天三木與地二火，同居而成一五，地四金與天一水，同居而成二五，戊己自以五數居中和，合四象而生嬰兒，是謂三五歸一。又按《河圖》，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乃水火

木金土在天之生數也。一得五成六，蓋水見土則止。二得五成七，火以土而養。三得五成八，木因土而植。四得五成九，金藉土而生。五轉天地分者，四象本自然，雖屬乎天，皆有名無形，得土和合，始成有象，屬乎地也。

蕭應叟《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內義》卷二 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以法除之，五方除一二三四五，乃水火木金土之元也。又除一二三四五，乃五行之本也。除外五方各剩五數，共而二十有五，為五行之根，是真陽戊土之體也。復將根數二十有五，除去五方之本，北一、南二、東三、西四、中五。即見北剩四數，象金，金本生水。金反自水而生，如鉛自銀熬而有，鉛中生銀，乃兒產母也。金，虎也。金在水中，乃虎向水中生也。南剩三數，象木，木本生火，木反自火而有，如汞感鉛炁結砂，砂自汞成，乃兒產母也。木，龍也。乃龍從火裏出也。東剩二數，象火，火生於木，砂中抽汞，乃七返朱砂返本也。西剩一數，象水，水自金生，一炁還元，是九還金液還真也。中央虛无以四象相合而成十。

《內義丹旨綱目舉要》 四象謂青龍、木之化。白虎、金之化。朱雀、火之化。玄龜、水之化也。五行謂四象會於中宮，化而歸土，謂之五行。

王慶升《愛清子至命篇》卷上《先天四象之圖》



又《後天四象之圖》



霍濟之《先天金丹大道玄奧口訣》 大道生於先天，自然而然也，

自無極而太極，道隱於未形；自太極而天地，道顯於有體。是以由陰陽而生五行，本五行而孕一性，一性稟則一造化，一形立一乾坤，則知人之一身，凡精神消長，氣血盈虛，無一不與天地並其陰陽造化。猶於一身者，則有先天焉，有後天焉。先天者何？真中之真是也，本方寸之資，其玄虛之體，喻之為鉛汞，托之以金木，名之以龍虎。大抵總謂之二物，通謂之四象，是謂五行之清氣，屬一身之先天也。【略】先天金丹者，一自吾身中未生，已有其物，一物分二，間隔東西，是名鉛汞，亦名金木。以金水同宮，火木同位，故曰四象。若無戊己，和合交媾，則不能歸於中。

曾慥《道樞》卷四《玉芝篇》 一者，水也；二者，火也；三者，土也。物有不因此而生滅者乎？水火者，各得其一者也。得一者，物之母，氣之精，命之根，識之祖也。天得以增其威，地得以發其機，是神之祖，氣之使，物之父，魂之制，身之主也。水生一男是為坎，其名曰汞；火生二女是為離，其名曰鉛。是之謂四象者也。

又卷一一《泥金篇》 四象者何謂也？金翁者，唾也；黃婆者，涎也；嬰兒者，精也；姤女者，血也。

又卷一五《血脉篇》 於是乎復有四象。一曰金翁者，肺中之唾，屬乎純陰者也。何以謂之金翁歟？上有金液還丹，中有神水華池，與夫黃芽和合而為陽，所謂上陽而下陰者也，故曰金翁。譬如日焉，日者純陽也，中有三足之鷄，屬乎西方之金，外陽內陰者也。二曰姤女者，心中之

血，屬乎純陽者也。何以謂之姤女歟？上有純陰之唾，其中有陽，故曰姤女。譬如月焉，月者純陰也，中有蟾有兔，屬乎東方之木，外陰內陽者也。三曰嬰兒者，腎中之精，屬乎純陰者也。何以謂之嬰兒歟？譬如男子焉，純陽之內而有純陰之精，是為陽中有陰；以二儀言之，坎之男、離之女也。四曰黃婆者，脾中之涎，屬乎陰者也。何以謂之黃婆歟？上陰下陽，無陰陽為之匹配，是為孤陰者也。

又卷三〇《四神篇》金闕玉戶，密有玄印；順時而行，優人於聖》 太陽者，

順天符而左轉，內含風雷之氣，是為青龍，是為朱雀。青龍者，產自然之日精者也。日精者，下臨於離位者也。朱雀者，火也，消磨穀食者也；內應於脾，其氣布於四方，本居於坤位者也。日精為汞。汞者，居於下丹田；下丹田者，人之元陽精海也。以坤位之故，於是生太陰焉。

太陰者，地氣右旋，又為水者也。是為玄武，是為月華。夫下於天門者，何也？天之氣下降，通於四肢，衆趨於離位，其下有穴焉，其名曰谷神，上連於泥丸之宮。此所謂聖關也。金闕玉戶，其中有玄印者也。

《經》曰：天地之根。其謂此歟！

孫真人曰：自復至乾，陽數終矣；自遯至坤，陰數畢矣。陽進陰退，調順乎四時，明五行之衰旺六衰六旺，修真之理，無加於斯矣。是以二氣者，能內產自然之白霞與！

夫日精月華，烹而煉之，其名曰四象。亦名四神丹。

又卷三二《參同契上》 全乎四象者，斯通於靈矣。四象者，青龍也，白虎也，朱雀也，玄武也。在易為四象，在人為四支，在天為四時，在地為四極，在藥為四神。

青龍者，陽也，木而主生成者也；白虎者，陰也，金而司殺者也；朱雀者，陽也，日也，有火焉，主於南方有土焉，主於己能生長者也；玄武者，陰也，月也，有水焉，主於北方有土焉，主於戊能戡三彭，藥之基者也。

又卷三四《參同契下》 元陽子曰：立春也，立夏也，立秋也，立冬也，是之謂四時焉。四時各七旬有二日，以為木火金水四象，是之謂四孟之首焉。

元陽子曰：日者與時同者也。養性煉命者可用四時四孟焉。四時謂立

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日。時可用寅申巳亥焉。此七返九還者也。寅，木也；申，金也；巳，火也；亥，水也，是為四象焉。

又卷三六《大還丹篇》 其四曰四象：青龍也，白虎也，朱雀也，玄武也。青龍司乎東方，木也，汞也。其干甲乙，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近不可取，遠不可捨，如龍潛藏，變化而無極者也。白虎司乎西方金也。其干庚辛，得真一之位，至精之所致也。故聖人言兒女為青龍之婦，是乃五行相生，由是至精真氣凝結、降伏而不動者也，得其一則萬事畢矣。朱雀司乎南方，火也，朱砂也。其干丙丁，割液成龍，結氣成虎。其氣騰則為天焉，降則為地焉。故大丹者，見乎火則飛矣，朱雀之象也。玄武司乎北方，水也，黑也。其干壬癸。老子曰：上善若水。非鉛、非錫、非石之類也。所謂元精之神、河車之神水者也。生乎天地之先，能柔能剛，能育萬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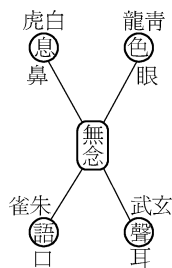
陳顯微《文始真經言外旨·序》 三才既立，四象位焉，故以四符次之。符者，契神之物也，故為精神魂魄。

又卷四《四符篇》符者，精神魂魄也》 關尹子曰：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魂者木。精主水，魄主金，金生水，故精者魄藏之。神主火，魂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魂藏之。惟火之為物，能鎔金而消之，能燔木而燒之，所以冥魂魄。惟精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在人為精。神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人為神。魄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人為魄。魂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人為魂。惟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為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為一火。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金之為物，可合異金而鎔之為一金。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木之為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為一木。則天地萬物皆吾精神、吾魄、吾魂，何者死，何者生！

抱一子曰：精水一合魄金四為五，神火二合魂木三為五，精藏魄而神藏魂，是則四物雖居兩處，可以一五擒之，然魂木為龍，魄金為虎，使魂藏於神，魄藏於精，則二物分於二所，終不能相制。惟火能鎔金燔木，故神可以制魂魄，殊不知神寓於魂，如火附於木，而火二木三之五運於西北，制精鍊魄，使四象五行俱歸於土。

施肩吾《西山群仙會真記·識物》 《西山記》曰：形而上者道，

洪知常《海瓊傳道集·和合四象之圖》



蕭廷芝《金丹大成集》 問和合四象，答曰：眼不視而魂在肝，耳不聞而精在腎，舌不動而神在心，鼻不嗅而魄在肺，精神魂魄聚於意土也。

《碧虛子親傳直指》 則須擇日入室，一毫俗事不可妄干，使耳目口鼻，四象相忘，晝夜如一。

李道純《中和集》卷三《趙定庵問答》 心不動，龍吟；身不動，虎嘯；身心不動謂之降龍伏虎。龍吟則氣固，虎嘯則精固，握固靈根也。以精氣喻之龜蛇，以身心喻之龍虎。〔龍虎〕龜蛇打成一片，謂之合和四象。

《太上妙始經》 人面有五嶽四瀆之形，有八卦五行六甲十二辰，有四象。四象者，風水火土也。合此四氣，然後成人。

玄巢子《谷神篇·元氣說》 風感寒氣而吹水，是元氣則有餘也，曰陰氣，曰惡氣，曰邪氣，易積而難散，陰神治世而多妄行也。雷假燥氣而震火，是餘氣則無私也，曰陽氣，曰怒氣，曰義氣，難動而易靜，陽神治世而常守信也。故雷展則聲微矣，蕩則怒弱矣。水火風雷四象也，風惟魂，雷惟響，火惟光，水獨質，日乃火光也。

張宇初《峴泉集·先天圖論》 《先天圖》，伏羲作也。其卦爻次位，皆本之始畫，非文王後天次位比也。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乃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生地之四象。〔略〕在經世，則天有陰陽，曰太陽、太陰、少陽、少陰也；地有柔剛，曰少剛、少柔、太剛、太柔。《易》所謂八卦也。是故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柔盡而四維成焉。

郝大通《太古集》卷三《四象圖》

形而下者器，上以下為基，道以器為用。如《鍾離秘訣》曰：以心為天，腎為地，肺為月，肝為日。日月天地，物之大明者也。《崔玄真秘訣》

曰：以腎氣為嬰兒，心液為姤女，肝炁陰中之陽，為日中之魂；肺氣陽中之陰，為月中之魄。兒女魂魄，物之靈而神者也。如心為朱雀，腎為玄武，肝為青龍，肺為白虎，亦是四象也。

葛仙公曰：嬰兒為心液之上，正陽之炁；姤女是腎炁之中，真一之水；金公乃肺之老陽，黃婆其陽微弱，當使之復還下田，餘液是老陰。腎液到脾液，真陽近少陰，其陰衰弱，當使之復還下田。此四象之說詳矣！
佚名《內丹還元訣》 夫四象者，一金翁，二姤女，三嬰兒，四黃婆。

一金翁者，肺中之唾。問曰：唾屬陰，因何名金翁？答曰：為上有還丹金液，神水華池黃芽，和合為陽，為上陽下陰，故名金翁。即知天上有日，日是純陽，日中有鳥，鳥有三足，屬西方庚辛金，內陰外陽，即名金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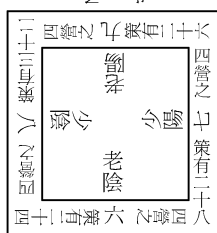
二姤女者，是心中之穴。問曰：穴屬南方丙丁，火屬陽中，穴亦屬陽，何名姤女？答曰：為上唾屬陰，下血屬陽，為陰中有陽，故名姤女。即知天上有月，月是純陰，月中有兔，兔屬東方甲乙木，為上陽下陰，即名姤女。

三嬰兒者，是腎中之精。問曰：腎中之精純陰，內名嬰兒，只如男子身純陽，內中有精屬陰，為陽中有陰，即名嬰兒，故曰坎男離女。

四黃婆者，是脾中之涎，涎者名真土。問曰：土脾屬陰，涎亦屬陰，因何無陰陽匹配？答曰：脾為上陰，涎為下陰，是為孤陰，故名黃婆。內七寶者，津水唾血神炁精，九仙真炁，出在人身鼻中入者炁屬肝，出者炁屬肺，口中吹者炁屬腎，呵者炁屬心，嘻者炁屬脾，家長出用炁屬小腸，炁見人先怒者屬膀胱，炁見人喜者屬三焦，家炁穀炁者，通下泄之炁。

張伯端《金丹四百字》（黃自如注） 七返九還金液大丹者，七乃火數，九乃金數，以火煉金，返本還源，謂之金丹也。以身心分上下兩弦，以神氣別冬夏二至，以形神契坎離二卦。以東魂之木，西魄之金，南神之火，北精之水，中意之土，是為攢簇五行。以含眼光，凝耳韻，調鼻息，緘舌氣，是為和合四象。

陽中有陰 陽五九
陰中有陽 陰四八



純少為老陽
純多為老陰

兩多一少為少陽
兩少一多為少陰

夫四象者，重明天地日月之道，六七八九之數。如乾之老陽稱九，坤之老陰稱六，乾之少陽稱七，坤之少陰稱八。故知乾有六爻，爻各稱九，以四因之，爻別三十六策。坤有六爻，爻各稱六，以四因之，爻別二十四。乾陽爻一百九十二，坤陰爻一百九十二，總之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當萬物之數也。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七十二《金丹部一〇·大還丹契祕圖·四象第四》 夫四象者，乃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也。

卷內除已注說
外餘並取宜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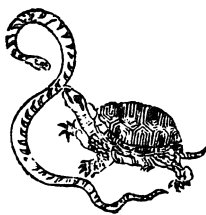
青龍者，東方甲乙木，水銀也。澄之不清，攪之不濁，近不可取，遠不可捨，潛藏變化無盡，故言龍也。



白虎者，西方庚辛金，白金也。得真一之位，經云：子若得一萬事畢。淑女之異名，五行感化，至精之所致也。其伏不動，故稱之為虎也。



朱雀者，南方丙丁火，朱砂也。剖液成龍，結氣成鳥，其氣騰而為天，其質降而為地，所以為大丹之本也。見火即飛，故得朱雀之稱也。



玄武者，北方壬癸水，黑汞也。能柔能剛，經云：上善若水，非鉛非錫，非衆石之類，水乃河車神水，生乎天地之先，至藥不可暫捨。能養育萬物，故稱玄武也。

六感六應

綜述

孟安排《道教義樞》卷一〇《感應義第三五》 義曰：感應者，出彼機緣，起乎凡聖，善惡之理，既若形聲，羽果不差，還如影響，此其致也。《洞神經》云：明智聖師，顯文以赴機用，用以應感，感以文通，通則成聖也。

釋曰：感是動求為稱，應是赴與為名。又云：感者，凡情發動之稱；應者，聖道赴接之名。又感應體義者，舊義有六感六應。六感者，一正感，二附感，三普感，四偏感，五顯感，六隱感。正感者，動求之理，正由乎心。附感者，土木無知，不能致形生，用顯必附有知。普感者，劫初既淳，同感太平之主。《真文序》云：建國祚以應圖書，導五氣以育萬民，此普感也。偏感者，時稍澆漓，人不淳善，如關尹獨感周年，葛玄獨應吳世，此偏感也。顯感者，四海同聞，萬民咸睹，如漢文之招河上，軒轅之會鼎湖，此顯感也。隱感者，或獨處幽巖，如楊羲入漢乍，單居靖室，若許掾凌霄，此隱感也。六應者，一炁應，二形應，三文應，四聖應，五賢應，六襲應。氣應者，元氣布化，開生萬物。形應者，上古之日，下知之時，未用文字，以形率物。文應者，物情稍澆，化須言教。徐法師云：飛玄之炁，結空成文。聖應者，衆生轉澆，須聖出世，為其作棟宇，垂衣裳，令其了識理源，正名百物。賢應者，聖人既作於前，賢人理述於後。襲應者，襲，傳襲也，賢聖潛輝，凡夫傳述，雖曰兩愚，亦開緣會，此言為襲應也。又無情有情感應有四句：一者有情感無情，二者無情感有情，三者無情感無情，四者有情感有情。有情感無情者，如哭筭抽莖，射石飲羽。無情感有情者，如福地招賢，名山集聖。無情感無情者，如銅山既崩，雄鍾便響。有情感有情者，此義可知也。

兩半

綜述

敦煌本《太玄真一本際經》卷四《道性品》 言烟炁者，譬喻甚深，我於往昔於天尊所，聞如是義。烟者因也；炁者煖也。世間之法，由煖潤氣而得出生，是初一念始生倒想，體最輕薄，猶若微烟，能郭道果无量知見，作生死本，源不可測，故稱神本，神即心耳。體无所有，去本近故，性即於本，本於无本，故名神本。未入三界，五道惡故，惡輕微故，性即空故，故曰澄清。但是輕癡，未染見著，故名无雜。體是煩惱，即是生業，名為兩半，即體是報，故名成一。是煩惱業，及以報法，體唯一，隨義為三，漸漸增長，分別五種。一者未入三界繫縛之位，雖生其域，非三界因；二者能生无色界業；三者能生色界之業；四者能生欲界之業；五者能生三惡道業，是故說言其義有五。但烟炁之氣起於虚无，无有而有，有无所有，是故說從真父母生。展轉生長，而有身形，寄附胞胎世間父母，而得生育，具足諸根，是名色聚。六根成就，對於六塵，生六種識，是名識聚。既妄聚塵，分別假相，是男是女，山林草石，種別名字，去來動轉，從心想生，故名想聚。倒想聚已，妄生憎愛分別，校計善惡好醜，而起貪欲嗔恚愚癡，諸惡過咎，造顛倒業，起罪福報，往反无窮，名為行聚。所言聚者，稍相聚合，而得堅成，蔭蓋衆生，令居闇苦，造作衆惡，淪沒三塗，漂浪苦海，不能自出。以是義故，名為入死。初雖有五，後則唯二，從烟炁始，至欲界人。此之四位，皆由善業惱業，兩半生一福果；枉降三塗，惡業生處，因緣兩半生一苦果。

《太上洞玄靈寶開演秘密藏經》 爾時太微帝君及諸大衆說是偈已，白太上言：若諸神尊所說諸法，同表一道，無淺深者，云何而得有圓滿教、及未具了差別趣耶？

道君告曰：若於大聖諸有所言，皆是正觀，一切智心，無非畢竟，悉

是了義，隨衆生故，半滿不同。爲鈍根者，或時說有，或時說空，或時說常，或說無常，是名兩半。前後異說，不得一時，隨病發故，偏示一義，是名爲半。前病除已，復顯一藥，用具足故，名之爲滿。了兩半已，入一中道，乃名具足、圓滿之相。

孟安排《道教義樞》卷三《兩半義第八》 義曰：兩半義者，凡夫識業，起自氤氲，欲染飄流，淪斯顛倒，若能反出，則還處自然，信任流來，終嬰罪垢，此其致也。《定志經》云：兩半成一，其義有五。《本際經》云：因緣兩半也。

釋名體曰：兩是二義，半語未全，成是已就，一言會合。望一論二，故有半名；合二爲一，故有成稱也。其五義者，初來五義，通染心爲體，反出五處，合色心爲體。舊解云：以陰陽二炁爲兩半。陰有陰中之陰，陽有陽中之陽，就於和炁，合五義也。謹尋經意，未見此旨。今明《定志經》云：凡有三不，亦以明五義：第一，不亦明流來通欲。第二，不亦明初起別欲。第三，不亦明反出之義。初一不亦明流來通欲者，此即兩半之義。故一通凡有五品，即爲五義，謂界外氤氲爲一半，界內四染爲一半，合成通欲爲成一。其五品者，一、氤氲之生三界外。二、無色界染。三、色界染。四、欲界染。五、三惡道染。所欲以爾者，《定志經》云：不亦於彼清虛之炁，因氤氲之交分半下降，就此四半合爲一耶？此明神本清虛，氤氲妄起。氤氲望界內稱之爲半，若望清虛亦稱爲半，今言分半者，正是分聖望清虛之氤氲爲界外之一半，下就界內之四半合成一通欲也。欲初來之日，未有五處，望反出時，驗有此五。何者？反出之時，還用此處染潤，得此處報故也。但最初一運，即惱即業，因果因時，任業流來至五品，自輕之重，同類相生，以爲因果。然初念起，或復何所因？今明顛倒，所生無有根本。若有根本，何名顛倒？所以知氤氲是顛倒者，經云：氤氲之交，交是交亂，猶顛倒之義也。此言因者，還是顛倒有，故云初念即惱即業。若爾經云：何言神本澄清？既本澄清，何不澄清爲本耶？今明經說澄清爲本者，即示無本，即其澄清，復有何物？若其有物，何謂澄清？故《西昇經》云：本出虛無，既知顛倒，本來無本，即知生死，本來無始。既知本來無始，豈得今來有終？故《盟威經》云：衆生根本，亦無始終，《本際經》云：衆生根本相，畢竟如虛空，妄想人生死，夢幻

無始終。今言九聖爲終，氤氲爲始者，是不終爲終，不始爲始。既以不始爲始，無本爲本，故云本於虛無與澄清也。故《本際經》云：氤者，因也；氲者，暖也。世間之法，因暖潤氣而得出生，是初一念，始生倒想，體最輕薄，猶如微烟，能障道果，無量知見，作生死本，元不可測，故稱神本。神即心耳，心無所有，故曰澄清。但是輕癡，未染見著，故名無著也。第二，不亦明初起別欲者，有解云：別欲所生，本於通欲，初起極輕，與其四民所斷氤氲等，漸漸之重，與五處同。後若退，輕如四民，重名爲習炁，依氤氲起。所以知然者，以四民之位正斷習炁也。但別欲若重，任感惡道，得其輕報。何者？經云：不亦惑此假一而爲惡者，致招自然之炁，淪於三徒乎？此明緣通，欲假一起於別欲，得三徒報，任業自招，故言自然耳。通欲言假者，此是習因相連，爲續假也。然初任生惡，亦任生善，今明惡是濫生，所以得自起，善是研習，所以不得自生也。第三，不亦明反出義者，謂持五戒等善，離惡道半，淨口業善，離欲界半，淨身業善，離色界半，淨心業善，離無色界半。離四半已，修無欲觀，以離氤氲。既離，反兩半本，處於自然正真道果也。所以然者，經云：不亦爲善，離此四半，還登太虛，復我清虛之炁，反我兩半之本，處於自然乎？此明離界內四染，故云離四半，登太虛，斷界外氤氲；故言復清虛之炁，反兩半之本，進登道果；故云處於自然。但知道果，超出清虛之本，何者？氤氲義在有，清虛義在無，若以無本爲本者，此本雖終盡，生死義猶未極。義若非有非無，此乃爲極。《昇玄經》云：真道者，無不無，有不有，能覺兩半，豈不體之乎？但或之所計，必有因緣。因有傍正，正者通欲，同類相生。前念爲因，後念爲果，次第相因，流至五處，傍是貪等別欲，緣通欲起也。

雜錄

佚名《太上洞玄寶元上經》 夫源一分爲二儀天地，名曰兩半，兩半之中，炁序有四，一者正陽，春炁生也，二者陽中之陰，夏炁長也，三者正陰，秋炁殺也，四者陰中之陽，冬炁藏也。四序周而歲功成，三光迴

而天德顯，是以上經有春有夏，有仁有禮，有木有火，有和有明，下經有秋有冬，有義有智，有金有水，有順有敦有信，通土周遍，合會二經，二經開位，示明二儀各有上下，以標四序。

《太上洞玄靈寶業報因緣經》卷八《生神品第一九》 大慈大悲普濟

真人，以業報因緣請問太上。爾時，太上道君曰：吾以道炁開張天地，剖判陰陽，運化因緣，生成萬物，分神布炁，養育人民。從始至終，經營生死，念念不停，食以元和。汝等凡夫，誰能識之。吾今爲汝剖析因緣，欲使當來悟其元起。人始受身，皆從虛無自然中來，回黃轉白，構氣凝精，而元父生神，玄母成形，承天順地，合化陰陽。兩半因緣，稟其骨肉，莫不資其昔業，會遇今緣，取像乾坤，含懷日月，陰陽變化，神識往來。

《太上昇玄三一融神變化妙經》卷下 道言：萬物之中，人爲最貴；

萬法之中，唯一是貴；萬一之中，唯真是貴；萬真之中，唯聖是貴；萬聖之中，唯道是貴。所言玄一、真一、太一、三一。玄者是空，空虛玄遠，統上無極，統下無基，中觀無邊，故名玄一。玄者，遠也。體性無實，含藏一切，不礙萬物，故名之爲虛無。虛者能通，無者皆空，性體無質，故名之爲空。玄者是一，一者是道，性者是淨，真一者是實，理者是正，故名正一。太者是大，能生萬物，包統一切，故名太一。三一者是子，上承玄父之靈炁，下乘玄母之元精，養育成形。故上取玄父炁二，下取玄母炁一合成。和合中道，共成一象，故言兩半而成一。一者子也，故名嬰兒赤子。子者狀若始生之狀，稟炁第三，故名三一赤子也。

《諸真論還丹訣·容成公內丹歌訣》 始青之下月與日，

始青者，元氣也，月屬陰，以象下元，日屬陽，以象中元也。

兩半同昇合爲一，

青氣元氣及津液，爲三合爲一，成珠也。

靈寶

綜述

《太上無極大道自然真一五稱符上經》卷上 老君曰：太上靈寶，生

乎天地萬物之先，乘於無象空洞大道之常，運乎無極無爲而混成自然。貴不可稱，尊無有上，曰太上。大無不包，細無不經，理妙叵尋，天地人所由也。在天五星運氣，日月耀光，在地五嶽致鎮，山高海淵，王侯中原，在人五體安全。夫天無靈寶，何以耀明。地無靈寶，何以表形。神無靈寶，何以入冥。人無靈寶，何以得生。【略】

老君曰：靈者，道通也。能通大道至靈，使役萬神。寶者，能與天地相保，故曰靈寶。

董思靖《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解義》卷一《釋經題》 靈寶者，表神化之無方，爲衆聖之所貴。其在人也，通達無礙之謂洞，應感無滯之謂玄，神慧而化之謂靈，炁凝而妙之謂寶。

洞陽子《太上洞玄靈寶天尊說救苦妙經注解·靈寶天尊說救苦妙經》

靈寶天尊即太上道君也。以身言之，靈者神也，寶者炁也，形者靈寶之宅舍也。夫人有耳目，乃元神之門，晝則心寤，神遊於耳，夜而目寐，則神歸絳宮。衆人視聽於外，則神遊於外，見聞聲色，動蕩乎中，神性化而爲情，情受牽纏，故心有念，動有著，晝有想，夜有夢，爾然馳逐。馳逐於無涯之欲，百靈疲役而消散，宅舍無寶而崩頽。此皆用神於外，而不能守之於內者也。若夫至人，萬法俱忘，惟神是守，目內視而神光煥於玉闕，耳返聽而妙韻響於瓊房，神宇泰定，一念不生，智恬交養，久而道靈，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六通四闢，妙用無窮，造化莫移，陰陽莫測，故能駕景乘飈，登真合道，莫不由於神性者也，得不謂之靈乎。夫人有鼻口，乃命寶出入之戶，息息通於天地，元炁之所往來，凡一呼則穀炁出，一吸則元炁入，不死之機，長生之要，實隱於此矣。衆人心靈外馳，情躁炁促，息之以喉，胎元蕩散，真炁凋零，炁竭命終，可不惜哉。惟至人深達造化之源，呼吸太和之炁，奪本還元，歸根復命，息之以踵，寶莫寶於炁，達斯理者，泥丸玉闕所以棲其神，玄門牝戶所以襲其炁，炁以制神，

神以攝炁，母子相守，性命混融，然後萬神不散，故能靈，一炁凝結則成寶，是謂一身之靈寶也。

張萬福《洞玄靈寶無量度人經訣音義》

靈者，精用朗淨，智照圓明，將應變盡性之宜，實慧周萬機之境。寶者，珍奇挺秀，尊貴加榮，布象則天地成形，貸炁則含生化育。

《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四注》卷二（嚴東、薛幽棲、李少微、成玄英註，陳景元集）靈者，衆聖之通稱也。寶者，衆聖之所珍也；章者，文章也。玉字始出，本形如印，八角垂芒，文彩煥耀，洞應無窮。在天曰靈，在地曰寶；空玄爲靈，人藏爲寶，故曰靈寶。

蕭應叟《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內義》卷一

夫靈寶者，或曰靈即聖化也，寶即珍尚也。或曰靈者，衆聖之通稱，寶者，衆聖之所珍。或曰變化無方曰靈，欽崇貴愛曰寶。或曰在天曰靈，在地曰寶。或曰神降爲靈，炁聚爲寶。所謂仁者見之謂之神，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強爲之容，以應化設教，御物利生也。炁而精至於無形，大至於不可圍。若夫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則大而爲天地，微不離肖翹；明則爲日月，隱則爲陰陽；在儒爲仁義，在釋爲知慧，在人爲神炁，在丹爲汞鉛。萬萬物爲性情，統元炁爲造化，其實皆道也。惟達者能一貫之，然其執幻迷真，任情逐物，遂使靈源決蕩，妙本支離，不能返老還童，以至衰壞。故《生神章》云：夫人得還生於人道，濯形太陽，驚天駭地，貴亦難勝。天真地神，三界齊臨，亦不輕也；當生之時，亦不爲陋也。但人得生而自不能尊其炁，貴其形，寶其命，愛其神，自取死壞，離其本真耳。《西昇經》云：生我於虛，置我於無；生我者神，殺我者心；積氣聚血，成我身耳。身乃神之車，神之舍，神之主。安靜，神則居之；躁動，神則去之。《黃庭經》云：長生至慎房中急，何爲死作令神泣。寸田尺宅可治生，若當決海百瀆傾。葉去樹枯失青青，氣亡液漏非已形。《莊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又曰：夫人生炁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巳則勞，勞則竭矣。太史公曰：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返，故聖人重之。諦觀斯言，皆知返本還源者也。所以自然靈寶之道，金液大還之旨，達者嚮慕，

代不乏人。太上啓接引之方而詔人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而釋氏亦云：人被物轉，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故道、釋二教，各有超越死生之理。釋氏以性爲宗，故修禪定；道家以神爲主，故鍊金丹。禪定之極，寂乎陰；金丹之極，歸乎陽。此兩者同出而異用，皆由所生之本而成正真，非假外物而造作者也。神之與性，可以意會，不可以理析。析之則紛擾是非，有物我之殊；會之則契合異同，無彼此之別。此乃無上正真之妙道，故萬法千門，無非靈寶。《混元實錄》云：昔老君龍漢以來，分身教化，出真文於中天大福堂國、南極赤明國、東極浮黎國、西極西那國、北極鬱單國，此五之內皆稟靈寶之教。又在夏時以靈寶五符、靈寶真文授禹。又化胡王曰：吾在中華，常以道法開化世人。王曰：何謂道法？老君曰：道法者，乃太上靈寶，生於天地之先，大無不包，細無不納。天不得此，無以耀明；地不得此，無以表形；神不得此，無以入冥；人不得此，無以生成，是以萬物芸芸，以道爲根。蛇得之爲龍，禽得之爲鳳，獸得之爲麟，凡得之爲仙人。能修之，逍遙太空，改易五內，變化形容，役使鬼神，隱顯無常，上仙之道也。王曰：所說靈寶，固爲希有，由是觀之，所謂得之修之，果何物？乃知靈寶、金丹，同出而異名也。

又卷三 元始洞玄，靈寶本章。

此是皇人所題內號。元，先也，先天而生。始，結也，元炁始結。洞，通也，通達無窮。玄，空也，杳然空洞。謂元炁始結而成玉字，在空玄之中，通照乎四方，空玄爲靈，人藏爲寶也。

陳致虛《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注序》何爲靈寶？氣謂之靈，精謂之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曰靈；上無復祖，唯道爲身，曰寶。氣合而精聚，曰上品。神交而道合，曰度人。則知靈寶者，精氣也。精氣者，汞鉛也。汞鉛者，陰陽也。陰陽者，離坎也。離坎非得有爲之道，而既濟之，則何由凝結而成黍米之珠哉。

又卷上 上陽子曰：太，唯道最大；上，天地獨尊。洞，無所不通；玄，其妙難述。靈，變化莫測，感而遂通。寶，難得之物，人所珍愛。

【略】

上陽子只得泄露天機，將此經性命體用，題而出之。太，性之體，命之應，即造化主宰上命之體；性之用，能化生諸天。洞，真性之所同。

玄，工用之隱奧。靈，乃性之變化。寶，乃命之所產。

冷虛子《洞玄靈寶定觀經注》 靈者，神也，在天曰靈。寶者，珍也，在地曰寶。天有靈化，神用不測，則廣覆無邊；地有聚寶，濟養羣品，則厚載萬物。言此經如天如地，能覆能載，有靈有寶，功德無窮，證得此心，故名靈寶。

李道純《清庵瑩蟾子語錄·靈寶》 百神不散謂之靈，萬炁常存謂之寶。自己身中寶，施為便有靈。誠能含畜得，放出大光明。

鄭所南《太極祭鍊內法議略》卷下 或問：鍊度法如何出於靈寶法中？靈寶者，法之祖，諸家註度人經，釋靈寶二字，皆未善。夫靈者，性也；寶者，命也；靈而不寶，則不足以壽無窮之命，寶而不靈，則不足悟本來之性，離而曰性命，合而曰靈寶，一切衆生不離性命，以此非靈寶不可以度人，非靈寶不可以生神，故靈寶法為諸法之祖。

位業

綜述

《太上洞玄靈寶誠業本行上品妙經》 天尊言：吾開法輪十聖之場，一品轉通，立能心知一方中輕重事，位次別覺聖；二品轉通，得知世界有無吉凶事，位次得覺聖；三品轉通，能達知罪福，一切宿命來往生處，果報由趣，位次正覺聖；四品轉通，能以心往見衆生心，逆照未然，禍福陰中事，位次通覺聖；五品轉通，普知十方無極世界一切緣運由趣休否事，位次大覺聖；六品轉通，通玄觀知悉達十方界域衆聖處所，只如指掌，分形散影，虛空無礙，位次妙覺聖；七品轉通，普知天地運趣機數，有無遠近，悉無障礙，位次洞覺聖；八品轉通，身居立忘，形如日中景，一切觀微，位次觀覺聖；九品轉通，普能開明，放身中寶光，普照十方，一切普見，上下無不洞達，位次普明大覺聖；十品轉通，普觀普察，普明普照，無幽無冥，洞知天地，光顯十方，湛然長存，位次洞明大覺至真大聖者

也。斯行之業，皆從法輪而轉，八十通大聖，其德高妙，自非法輪之功，莫能轉焉。十聖果緣，乃從無量恒沙劫來，施功布德，備滿天地，弘廣十方，致得轉位，入十聖之功，妙通上品。夫十方天人，能如是者，道真成焉。

孟安排《道教義樞》卷一《位業義第四》 義曰：位業者，登仙學道，階業不同，證果成真，高卑有別，三乘七號，從此可明，十轉九宮，因茲用辯，此其致也。《本際經》云：神官位序，真聖階梯。《靈寶經》云：位登仙王。又云：功業無巨細也。

釋曰：位是階序之名，業是德行之目，大論品次，釋者不同。徐法師舉《洞神經》云：神人、真人、仙人、道人、聖人、賢人，合共為道。《太真科》云：鬼中立功，進登鬼仙者，皆號靈人。神者，神妙無方。真者，堅純非假。仙者，遷昇改化。道者，虛通不壅。聖者，正名制作。此義多在果人因。人言聖者正行居心也，賢者辯能才智，靈者識鑒通微。前六，世人得道之名；後一，鬼神得道之稱。又云：名乃有七，位乃有三。一者仙位，二者真位，三者聖位。神道賢靈，更無別位，名號雖異，猶附三階。今謂衆經顯名，豈唯有七，猶如至人、智人、上人、大人也。陸先生云：起自凡夫，積行成道，始化曰仙，仙化成真，真化成聖。此即通舉界內九宮，界外太清，俱是仙品，就於真聖，合為三階也。諸家解釋既殊，難可依據，今依《玄門論》中搖亮、玄靖二法師義旨。凡有兩義，一論稟生之位，二論證仙之品。稟生位者，界內有欲觀感生，凡三十二品，有欲善業，為三界四民之位。界外是無欲觀感生，凡二十七品，為三清一乘之位。證位品者，始自發心，終乎極道，大有五位，一者發心，二者伏道，三者知真，四者出離，五者無上道。均此五心，總有四位：前之二心是十轉位，第三一心是九宮位，第四一心是三清位，第五一心是極果位。前四是因，後一是果。初之二心有十轉者，發心一位即為一轉。伏道之中，凡有九轉，以一就九，合成十轉。其初發心亦名遊散位，為一轉者，是破裂生死，迴向道場，從迷返悟，轉俗入道。《大戒經》云：善男子、善女人，能發自然道意，來入法門，受我十戒，則為大道清信弟子，皆與勇猛飛天齊功。飛天，未得道者也。是道十轉，弟子此入十轉之初也。又云：若在一轉而行精進心不懈退，即得飛天，於此而進，超凌三

界，以此發心，即爲一轉。又云：清信弟子，見在世上，度於衆苦，身有光明，形神澄正，制伏魔精，故是翻邪來入正道。但尋此飛天，總是伏位，既未得真知之道，故云未得道也。言爲諸天策駕，即是九宮真位，諸天策駕也。伏道之中，有九轉者，凡三種解，解各三轉，合成九轉。三種解者：一曰武解，二曰文解，三曰尸解。《四極明科》及《真跡》並云：武解者，地下鬼帥；文解者，記形改化。仙經云：先死後蛻，謂之尸解。其武解三轉者，《四極明科》及《真跡》云：武解，鬼帥二百年一轉，凡三等。並云：世行功德，度名東華，不預三官之府。又云：至忠至孝、至廉至真者，改化更生，得爲鬼官也。其文解三轉者，《明科》云：文解，主者亦有三等，其一等散在外舍，閑停無事，俱在洞天，百四十年一進，給仙人驅使。其二等便徑得遊行仙階，給仙人所使，百四十年進補管禁，如世散吏。其三等便得入仙人之堂，遊行神州之鄉，入宴東華也。其尸解三等者，其下者或因刀兵，或因滅度，暫遊太陰，或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也，魄衛肉胎，靈結氣，不久更生。其次者蟬蛻，或假物代形，雖受殯埋，隱景而去，後開棺中，惟見杖舄。其上者以劍杖代尸，俄爾昇化，儼然失所在，乃遊虛空。尋此十轉，伏結所招，位存似空，未登真解，始在初門，並非乘位。宋法師云：報有十轉，其一轉九轉，但在世間八方，中央有土得富貴，名書東華，其十轉上生三界，爲飛天之人。若行六情六度生戒，一轉便與飛天齊功，故《明真經》云：功齊十轉，報位得及飛天也。今明度生之戒，亦未可明，但未真成即居，似位其間。或有超悟而上，或有歷位而昇，隨根利鈍，逐悟深淺，似解若成，進登其位。故因茲十轉，入彼九宮。《度人經》云：得爲九宮真人。故知真解若成，即登此位也。又《海空經》中所明十轉，所謂無憂轉，淨心轉，釋滯轉，通儒轉，達解轉，善見轉，權物轉，了機轉，大明轉，具足轉。此之時，轉義又不同，從轉悟爲論，非就位而辯，即是一經別致耳。其九宮位者，下三宮地仙，小乘三品；中三宮中乘，天仙三品；上三宮大乘，飛仙三品。乘各三品，利鈍平等，人故成九宮。金籙簡文云：地仙、天仙、飛仙是也。地仙遊諸名山，天仙、飛仙昇出三界之表。《八素真經》云：太清之下，次得九宮之飛仙是也。此並是界內無欲，真空始入，觀妙未能圓虛，雖無感生之力，而解品可尊，故受茲位。其下之六宮，二乘之業，近齊三界二

十八天，大劫交周，不免生死。上三宮大乘之業，與四民天同，雖未登舉，已超三界，大劫交周，灾所不及。故《太真科》云：已出三界，雖未登舉，預種民者，皆無退轉。若運開須化，應感下生，和光同塵，不累其德，接引後生，申明道教。是知劫壞則飛昇上境，故有飛仙之名，劫成則應爲民種，故有種民之號。但三乘之業，根性不同，或有超昇，或有歷位，今舉大綱，其義如此。次界外三清位者，太清仙九品，上清真九品，玉清聖九品，三九二十七品，同脩平等，俱入一乘。觀有淺深，義開差等，何者？《太真科》云：小乘仙有九品，一者上仙，二者高仙，三者大仙，四者神仙，五者玄仙，六者真仙，七者天仙，八者靈仙，九者至仙。中乘真有九品，一者上真，二者高真，三者太真，四者神真，五者玄真，六者仙真，七者天真，八者靈真，九者至真。大乘聖有九品，一者上聖，二者高聖，三者大聖，四者神聖，五者玄聖，六者真聖，七者仙聖，八者靈聖，九者至聖。通尋三品，同用九名，而第六一名，三位差互，仙品用真明，真位用仙名，聖位用真名。此當名真，信居中義，通上下耳。又聖第七，沒其天名用仙名，此示大能含小。餘名盡同者，欲示諸名並可互通，何者？三九不同，而俱是無欲，觀體不無優劣，故有仙真聖殊。但知上聖、高聖、大聖，是聖之上品；神聖、玄聖、真聖，是聖之中品；仙聖、靈聖、至聖，是聖之下品。聖品既爾，仙真例然。此三九若望界內入一大乘，其間自論，義開三品，經亦差等。曲辯三乘，上云兼而該之，一乘道也。今釋別名者，上者勝上，各居一品之上，就用爲名。高者高道，其德尊高，就德爲稱，大論其體，廣大神明，或累已除，天語自然。玄者不滯。至者各至其初品也。仙靈二義，已如前釋。又位序義者，凡有二門，一證仙位，二感生位。證仙位者，從九聖以來，乃有三位，一三清位，二九宮位，三十轉位，具如前釋。感生位者，略有四位，一者界外三清位，即三九二十七品，仙真聖人同用平等，無欲善感生。二者三界中間四民天位，用斷習氣，有欲善感生。三者界內二十八天位，淨三業，有欲善感生。四者人中位，五戒，有欲善感生。不論三惡道者，真聖是善業，不生惡道。若語應化，此自別門，今以品位望感生處者，界外三清，不明自等。其四民天，即屬九宮之上三宮；其無色四天，即齊次三宮；其色界上六天，即齊下三宮。故宋法師釋此六天是不緣不入。此則色界十三天。

已上準真成位，降此已下色界十二天，準似解位。欲界六天及中實業，並爲散善所感，但真聖多寄人者，脩學故通入遊散位也。遊散有三義：一者未入伏道，二者未得真成，三者未能職任，俱名遊散。然感生仙品，兩義自殊，今大都準則非爲定也。所以然者，自有遠生界頂而無真成，自有近在人中而得，自有與品相當而有此觀，故此二門，不得定準。所以知仙品位次而然者，《飛行羽經》云：玉清則上清之高神，太清則飛仙之高靈。《八素真經》云：玉清宮之下真乃上清宮之上真，太極宮之上真乃上清宮之下真，太清宮之上真乃太極宮之下真，從此以下得九宮之飛仙。尋此二經，並飛仙次太清之下。《抱朴子》引仙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脫，謂之尸解。此即直取昇天曰天仙，遊地曰地仙，蛻形曰尸解也。《自然經訣》云：上仙白日昇天，中仙棲於崑崙、蓬萊等名山，空中結宮室，下仙常棲諸名山洞室，綜理從上生死也。又《太真科》云：大甲申之後，則爲一天之初，初中至後，學者不異。衆生善惡，人物皆同。一天之中，唯一人成太上，一人成帝君，一人成老君，一人成天師。學如牛毛，得如麟角，其間爲聖真仙民，或停散待迎後聖，如是無數。又復論出化在他天上，或他世間也。今謂此等所明，實亦無在，隨人所宜耳。青君云：以九天之精氣凝成九宮之位，故九宮論位，按此爲明。又《八素經》云：太極者，此是太清境中之宮。《生神章經》云：三皇、洞神、太清、太極宮，此其證也。又業行義者，向道有二條，一願，二行。故《請問上經》曰：悉從願來，非願不成。

《本際經》云：一切行皆是方便教門也。願有二義，上求道果，下化衆生，四等爲心是大乘願，若近求三界，自度爲心是小乘願。行有四義，一術，二戒，三定，四慧。術者，茹鍊方法，丹藥祝請，小乘局此一條，大乘用爲助行。《昇玄經》云：鍊石茹芝，雖壽千年萬歲，死輒更苦。《本際經》云：服藥茹芝英，延壽保命根也。戒者，防非止惡，爲生智慧之根。《靈寶經》云：智慧生戒根，真道戒爲主。定者，觀三守一，思神念真。《本際經》云：調習靜定。《靈寶經》云：思微定志。慧者，空有兩解，欲無欲二觀。《本際經》云：慧識明了，照悟空有也。談講演說，並入慧門。故徐法師云：心有定散，即存三守一，散即學慧講說。引《玉京山經》云：講道靜真。《請問經》云：敷顯妙義也。用此四義，以調身

心。通論身心，復有外內兩行。脩慧持戒，是爲內行；放生布施，造治殿堂，名爲外行，亦名散善。今雖開此四條，若按經文，所論唯二。洞神第十一云：衆聖所宗，唯道與術，術即經戒方法是也，道即無欲洞虛是也。又云：習學以無欲爲主，脩術以經戒爲先。又云：無欲洞虛，不卒可登，故少思寡欲，守玄思空，積久不怠，與道合真。今觀此文，祇是空有兩慧，分門攝事皆盡，道是空慧，術是有慧。若爾者，直就慧門攝前行願，兩事皆盡，講說還屬有慧。故《洞神經》云：講說教化，密行要術。又云：術在口內。宋法師云：行上品十戒，口業淨，生欲界，身業淨，登色界，心業淨，登無色界。今謂並有欲，善業伏結，云淨未是，真斷其間。得真觀者，方斷通欲。玄靖法師云：至死欲觀心，乃除通欲耳。且無欲空觀，有欲有觀。有觀資空，空觀導有，導有無有，有觀無觀，故曰真觀。真觀亦同無，方名道耳。

承 負

綜 述

《太平經》卷一八至三四《解承負訣》 凡人之行，或有力行善，反常得惡，或有力行惡，反得善，因自言爲賢者非也。力行善反得惡者，是承負先人之過，流灾前後積來害此人也。其行惡反得善者，是先人深有積畜大功，來流及此人也。能行大功萬萬倍之，先人雖有餘殃，不能及此人也。因復過去，流其後世，成承五祖。一小周十世，而一反初。或有小行善不能厭，囹圄其先人流惡承負之灾，中世滅絕無後，誠冤哉。承負者，天有三部，帝王三萬歲相流，臣承負三千歲，民三百歲。皆承負相及，一伏一起，隨人政衰盛不絕。

又卷三六《事死不得過生法第四六》 夫死喪者，天下大凶惡之事也。興凶事者爲害，故但心至而已，其飲食象生時不負焉。故其時人多吉而無病也，皆得竟其天年。中古送死治喪，小失法度，不能專，其心至而

已，失其意，反小敬之，流就浮華，以厭生人，心財半至其死者耳。死人鬼半來食，治喪微違實，興其祭祀，即時致邪，不知何鬼神物來共食其祭，因留止祟人，故人小小多病也。下古復承負中古小失，增劇大失之，不心至其親而已，反欲大厭生人，為觀古者作榮，行失法，反合為偽，不能感動天，致其死者，鬼不得常來食也。

卷三七《試文書大信法第四七》

大頑頓曰益暗昧之生再拜，今更

有疑，乞問天師上皇神人。所問何等事也？請問此書文，其凡大要，都為何等事生？為何職出哉？善哉善哉！子之問事，可謂已得皇天之心矣，此其大要之為解。天地開闢已來，帝王人民承負生，為此事出也。今迺為此事出，何反皆先道養性乎哉？然，真人自若真真愚昧，蒙蔽不解，嚮者見子陳辭，以為引謙，反真真冥冥昧昧何哉？諾。真人更明開耳聽。然，凡人所以有過責者，皆由不能善自養，悉失其綱紀，故有承負之責也。比若父母失至道德，有過於鄰里，後生其子孫反為鄰里所害，是即明承負之責也。今先王為治，不得天地心意，非一人共亂天也。天大怒不悅喜，故病灾萬端，後在位者復承負之，是不究乎哉？故此書直為是出也。是故古者大賢人本皆知自養之道，故得治意，少承負之失也。其後世學人之師，皆多絕匿其真道之文，以浮華傳學，違失天道之要意。令後世日浮淺，不能善自養自愛，為此積久，因離道遠，謂天下無自安全之術，更生忽事反鬪祿，故生承負之灾。【略】今故天積怨，下愚無知者，更相教輕事為愚，後生者日益劇，故生灾異變怪，非一也。是天與人君獨深厚，比若父子之恩則相教，愚者見是，不以時報其君，反復蔽匿，斷絕天路，天復益忿忿，後復承負之，增劇不可移。帝王雖有萬人之善，猶復無故被其害也。

又《五事解承負法第四八》

天地生凡物，無德而傷之，天下雲亂，

家貧不足，老弱饑寒，縣官無收，倉庫更空。此過迺本在地傷物，而人反承負之。一大凡事解，未復更明聽。今一師說，教十弟子，其師說邪不實，十弟子復行各為十人說，已百人偽說矣；百人復行各為十人說，已千人邪說矣；千人各教十人，萬人邪說矣；萬人四面俱言，天下邪說。又言者大衆，多傳相徵，不可反也，因為常說。此本由一人失說實，迺反都使此凡人失說實核，以亂天正文，因而移風易俗，天下以為大病，而不能

相禁止，其後者劇，此即承負之厄也，非後人之過明矣。後世不知其所由來者遠，反以責時人，故重相冤也；復為結氣不除，日益劇甚，故凡二事解，真人復更明聽。令一人為大欺於都市中，四面行於市中，大言地且陷成涵水，垂泣且言；一市中人歸道之，萬家知之，老弱大小四面行言，天下俱得知之，迺使天下欺，後者增益之，其遠者尤劇。是本由一人言，是即承負空虛言之責也，後人何過乎？反以過時人。三事解，然真人復更明聽。夫南山有大木，廣縱覆地數百步，其本莖一也。上有無訾之枝葉實，其下根不堅持地，而為大風雨所傷，其上億億枝葉實悉傷死亡，此即萬物草木之承負大過也。其過在本不在末，而反罪未曾不冤結耶？今是末無過，無故被流灾得死亡。夫承負之責如此矣，寧可罪後生耶？四事解，然責人復更明聽。南山有毒氣，其山不善閉藏，春南風與風氣俱行，迺蔽日月，天下彼其咎，傷死者積衆多。此本獨南山發泄氣，何故反使天下人承負得病死焉？時人反言猶惡，故天則殺汝，以過其人，曾不冤乎哉？此人無過，反承負得此灾，魂神自冤，生人復就過責之，其氣冤結上動天，其咎本在山有惡氣風，持來承負之責如此矣。

又卷三九《解師策書訣第五〇》

承者為前，負者為後；承者，迺

謂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積久，相聚為多，今後生人反無辜蒙其過謫，連傳被其灾，故前為承，後為負也。負者，流灾亦不由一人之治，比連不平，前後更相負，故名之為負。負者，迺先人負於後生者也；病更相承負也，言灾害未當能善絕也。絕者復起，吾敬受此書於天，此道能都絕之也，故為誠重貴而無平也。真人知之邪？

又卷四二《驗道真偽訣第五七》

夫天地開闢以來，先師學人者，

皆多絕匿其真道，反以浮華學之，小小益耶，且薄後生者，日增益復劇，其故使成偽學相傳，雖天道積遠，先為文者，所以相欺殆之大階也。壹欺不知，後遂利用之也。令上無復所取信，下無所付歸命，因兩相意疑，便為亂治。後生者後連相承負，先人之厄會聚並，故曰劇也。

又卷四五《起土出書訣第六一》

今時時有近流水而居，不鑿井，

固多病不壽者何也？此天地既怒，及其比伍，更相承負，比若一家有過，及其兄弟也。

又卷七三至八五《闕題》

元氣恍惚自然，共凝成一，名為天也；

分而生陰而成地，名爲二也；因爲上天下地，陰陽相合施生人，名爲三也。三統共生，長養凡物名爲財，財共生欲，欲共生邪，邪共生奸，奸共生猾，猾共生害而不止則亂敗，敗而不止不可復理，因窮還反其本，故名爲承負。

又卷九一《拘校三古文法第一三二》 天地出生凡事，人民聖賢跂行萬物之屬，各有短長，各有所不及，各有所失。故所爲所作，各異不同，其大率要俱欲樂得天地之心而自安也。當時各自言所爲是也，孔孔以爲真真也。而俱反失天地之心，故常有餘灾毒，或大或小，相流而不絕，是其明效也。故生承負之責，後生者病之日劇。

又卷九二《萬二千國始火始氣訣第一三四》 六方洞極，其中大剛，俱恨人久爲亂惡之，故殺也。其害於人何哉？無有名字也。但逢其承負之極，天怒發，不道人善與惡也，遭逢者，即大凶矣。子欲知其實，比若人矣。人大忿忿怒，乃忿甲善人，不避之，反賊害乙丙丁。今乙丙丁何過邪？而逢人怒發，天之怒發亦如此矣。故承負之責最劇，故使人死，善惡不復分別也。大咎在此。【略】

夫天命帝王治國之法，以有道德爲大富，無道德爲大貧困。名爲無道無德者，恐不能安天地而失之也。先生稍稍共廢絕道德，積久復久，乃至於更相承負，後生者被其冤毒灾劇，悉應無道而治。至於運會滅絕，不能自出，大咎在此。

又卷一〇八《灾病證書欲藏訣第一七六》 夫先人但爲小小誤失道，行有之耳，不足以罪也。後生人者承負之，畜積爲過也。

又《太平經佚文》 今天地開闢以來，凶炁不絕，絕後復起，其故何也？其所從來者，乃遠復遠。本由先王治，小小失其綱紀，灾害不絕，更相承負，稍積爲多，因生大姦，爲害甚深。動爲變怪，前後相續，而生不祥，以害萬國。其所從來，獨又遠矣。君王不知，遂相承負，不能禁止。令人冤呼嗟動天，使正道失其路，王治爲其傷，常少善應。人意不純，轉難教化，邪炁爲其動。帝王雖愁，心欲止之，若渴而不能如之何。君王雖有萬人之仁德，猶不能止此王流灾也。故反以爲行善無益，天道無知也。禁民爲惡，愁其難化，反相尅賊，急其誅罰。一人有過，乃及鄰里，重被冤結積多，惡炁日以增倍。以爲道德與經無益，廢之而不行，各

試其才，趣利射祿，鬪命中者爲右，是爲亂天儀。無法之治，安能與皇天心合乎？天甚病之久矣，陰陽爲其失節，其明證也。《道典論》卷四《灾異》

空 常

綜 述

《上清五帝變通萬化鬱冥經》 太上大道君曰：空常者，天地之魂魄，陰陽之威明。空者，九天之魂精；常者，九地之魄靈。其二炁則結成帝尊之大神，以威輔弼之煥明。空常則以輔弼爲瞻視，役運天光，察觀萬方，總錄天宿，迴化五常，召運攝會，促機轉輪。天休地泰，則空常隱藏；天否地激，則空常煥明。吉凶報應，立告不祥，變化萬氣，改易陰陽，四時代謝，莫不由焉。故二星尊貴，隱伏華晨，皆空常之妙趣，難可屢瞻也。得見二星，延壽無窮，存修其道，飛昇華堂，上真祕言，此之謂也。

上相青童君敢請問：空常之道，靈音妙貴，豈可聞乎。
太上大道君曰：空常者，天地之至名，而謂之無名，混而爲一，是有名。【略】



輔星帝席宮紫氣玉樓帝尊九晨君，姓精常，諱無羸，字玄解子，真名



弼星上尊宮玉樓紫館帝尊元晨君，姓幽空，諱空無先，字隱元覺，真名

此二星，則天地魂魄之威神。輔星曰常，主天。弼星曰空，主地。皆迴天宿，轉五嶽，變化億萬，知者延年無極，修之立致藏隱。

《太上飛行九晨玉經》 弼星曰空，輔星曰常。常者常陽，空者隱藏，其有諱，不得傳於人口。

《上清衆經諸真聖秘·迴元九道飛行羽經》 輔星，天尊玉帝之星

也。曰常，常者常陽，主飛仙，上總九天，星圍九百九十里，有八門交通八氣，門有四光芒燭，照九天之上。中有紫氣玉樓遊行三命真人，號曰帝尊九晨君，姓精常，諱精靈覺，頭建飛精玉冠，衣九鳳衣，手執火鈴，坐玉樓之中。

弼星，太帝真星也。曰空，空者常空隱也，主變化無方，星圍九百九十里，有九門交關九天，門有四光芒燭，照八極之外，無央之中也。中有玉臺紫館徘徊三陽真人，號曰帝真元晨君，姓幽空，諱變空輪，頭建飛天玉冠，衣九天龍衣，手執帝章，坐於紫館之中。

淨明

綜述

佚名《太上靈寶淨明法序》謂之淨明，淨明者，無幽不燭，纖塵不汙，愚智皆仰之，為開度之門，昇真之路，以孝悌為之準式，修鍊為之方術，行持之秘要。積累相資，磨礪智慧，而後道炁堅完，神人伏役，一瞬息間，可達玄理。

傅飛卿《高上月宮太陰元君孝道仙王靈寶淨明黄素書》卷九 黄素曰：男女之慾，生於陰陽。陰陽之中，遂生牝牡。美夫醜婦，決不相好；婦美夫醜亦復如是。美醜之異，牝牡一也。或以相好，或不相好，則牝牡之欲，猶美醜也。美醜之見，不緣牝牡。昔有盲人，交於醜婦，美如美婦。則美醜之見，猶牝牡也。則所謂牝牡非關。美好心生於慾，慾生於淫，淫液交通，本乎妄想。制於妄想，朱有不真，是為淨明。【略】

黄素曰：精忠是淨明義。以殺身至孝，是淨明仁。以成名廉潔，是淨明；以不貪利名，法忍是淨明；以不妄怒嗔，克慎是淨明；以行而恭謹，克寬是淨明；以大而廓明，克裕是淨明；樂於分故，克容是淨明。藏於疾故，則淨明之中，其想正矣。想之以正，未有不仙。故甲冑者，有不可犯之色；哭泣者，有不可聞之聲；祭祀而見鬼神者，亦由是也。

黄素曰：以想為妄，孰為無想？無想為正，孰是有想？如以有妄，子安知。無則是無，非有。如以無妄，子安知。有則是有，知無無。無既無，則是淨明之法。鑒有鏡，水即彼鏡，水可見淨明。

黄素曰：鑒水在前，本只照我，非我正形，是以有安鑒。水既設有吾真形眉目耳鼻，何以知真？汝不見形，安知是汝？如以手捏面，鑒中之影、水中之影，亦手捏面。他人不捏，不見有手。則手本在我，不在他人。手在於我，即知此面本實我面，由手面知八極。在我非八極，在他如在於他，即非淨明。

黄素曰：淨明之祖，出於正性。性中有用，本在真想。想中有妄，故失其淨明。譬如鑒水，塵垢汙漫，不能照物，以物汙性，想之不真，亦失其淨明也。

又卷一〇 黄素曰：正性為性，非性為習。一者淫習。二者貪習。三者慢習。四者嗔習。五者詐習。六者誑習。七者怨習。八者見習。九者枉習。十者訟習。十習交磨，則淨明之道。所想不正，即失其真。失其所真，正性汨沒，則淨明之理隨失，生諸妄見也。

《太上靈寶首入淨明四規明鑒經·成終章第四》 學貴乎始，必有乎終。天事始乎春，至冬而歲成。地事始乎東，至北而化成仙。學始乎孝，至道而學成。上士以文立忠孝，中士以志立忠孝，下士以力致忠孝。味道者反此，不有於忠孝。何謂上士以文立忠孝，以言為天下唱。何謂中士以志立忠孝，以行為天下先。何謂下士以力致忠孝，以身為眾人率。如此者，南昌上官著名，昇籍入仙，而忠孝之道終矣。昧者反之，不孝不忠，故不成乎道。生則犯禁，死則犯科。犯禁者治於官，有典刑。犯科者治於幽，有反報。不忠者有臣禍，不孝者有子禍。不廉者辱，不慎者橫逆，不寬者惱，不裕者貪而常不足。不容者多所觸，不忍者自罹其毒。故生而不廉死之魂，為人則倡優，為鬼則順，為物則牛馬。生而不怯死之魂，為人則士卒，為鬼則戮，為物則六畜。凡即此，可以類推也。是以知道者畏之，謹心誠八極。立八極為基，立基以明立性。心性明，則不期於神，而神自神，謂之淨明。淨明之習，忠孝以為習，積忠孝之道備矣。何謂淨，不染物。何謂明，不觸物。不染不觸，忠孝自得。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忠孝立，而心性得矣。

胡化俗《淨明大道說》（《淨明忠孝全書》卷二） 淨明者，無形大

道，先天之宗本也。在上爲無上清虛，在天爲中黃八極，在人爲丹元絳宮。此三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明此理者，淨明也。清則淨，虛而明，無上清虛之境，謂之淨明。中黃八極天心也，丹元絳宮人心也。故天立中黃八極而報無上之本，人當忠孝而答君親之恩。忠孝，大道之本也。是以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有不務本而脩鍊者，若太匠無材，縱巧何成？惟有大舜比干，不脩鍊，力忠孝，不求道，道自備。下則豺狼有父子，螻蟻有君臣。物且尚能忠孝，況於人乎？況於法子乎？淨明大道同理，同源不同形。同理者，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同源不同形者，是道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之中，惟人最貴。不忠不孝，不如豺狼螻蟻乎。不能淨明者，不如螻蟻飲露乎。物得忠孝大道體，法子夫豈不知。吾奉太上，設忠孝大道之門，甚易知，甚易行，勉而宏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要不在參禪問道，入山鍊形，貴在乎忠孝立本，方寸淨明。四美俱備，神漸通靈，不用脩鍊，自然道成，信斯言也。直至淨明。

道意

綜述

《太玄真一本際經·道性品》 如是衆生在生死獄，以妄想故，受諸

苦惱。猶如夢中見種種事，苦樂罪福差別不同，而亦於中生愛憎想，起善惡行，比覺之後，一切都無。是諸衆生亦復如是。以道性力得遇善友，聞三洞經，生信樂心，從師稟受，依教修行，作諸功德，開化衆生，脩習觀行，習因增進，能發道意，誓度群生同入正果。

又《淨土品》

大智人者，舫喻天尊圓滿大智，船喻大士上德之人，所經迅流是諸行法，亦是無名，亦名道性。是名究竟畢竟二土因無因義，方便業報二土因者。如是諸法，謂諸衆聖教化凡夫所行，名之習業。施教

造業，二而無二，所謂一種，是發無上自然道意。如是正因，最爲根本。【略】若有利智迴拔之人，直向大乘，不須階級。他方淨土悉以道意爲其初業，生彼淨土，即入定位，是故無有三乘。隨機普化，集方便道。

孟安排《道教義樞》卷三《道意義第九》 義曰：道意者，入道初心，歸真妙趣，斷生死之累，成慧鑒之明，絕有欲之津，證無爲之果，此其致也。

釋曰：括尋經旨，且有五種：一者，自然道意。謂初發自然之心，上求道果，下化衆生之大願也。但自然之名，義可兩屬：一者，當因即是自然，謂任業自然，非他使也。二者，果名自然，謂自然正道，以化濟爲意。能發此願，與果相扶，因受果名言自然也。二者，研習道意。謂研習以解伏諸煩惑。《八素經》云：漸進修習，轉得勝明。三者，知真道意。謂習行真智，能鑒真理。四者，出離道意。謂出離三界，到於道場。五者，無上道意。謂諸智莫過，更無勝通。名道意者，謂是正道之心，亦是行前四心，得後道果，因合名稱爲意。又無上道心，大慈爲本，普濟群品，咸使歸真。今上求道果，即是歸真，下化衆生，即爲濟物。常運此願，與道心同，四意皆用此心，是故名道意也。道意雖多，今開五者，前四是因，後一是果，因果合明，故爲五也。

成玄英《老子道德經義疏·善行章第二七》 上士達人，先物後己，發大弘願，化度衆生，誓心堅固，結契無爽，既非世之繩索約束，故不可解也。然誓心多端，要不過五：一者發心，二者伏心，三者知真心，四者出離心，五者無上心。第一發心者，謂發自然道意，入於法門也。

雜錄

閻丘方遠《太平經鈔》卷二 脩一却邪。天地開闢貴本根，乃氣之元也。欲致太平，念本根也。不思其根名大煩，舉事不得，災並來也。此非人過也，失根基也，離本求末，禍不治，故當深思之。夫一者，乃道之根也，氣之始也，命之所繫屬，衆心之主也。當欲知其實，在中央爲根，命之府也。故當深知之，歸仁歸賢使之行。人之根處內，枝葉在外，令守

一，皆使還其外，急使治其內，追其遠，治其近。守一者，天神助之；守二者，地神助之；守三者，人鬼助之；四五者，物祐助之。故守一者延命，二者與凶爲期，三者爲亂治守，四五者禍日來。深思其意，謂之知道。故頭之一者頂也，七正之一者目也，腹之一者臍也，脉之一者氣也，五藏之一者心也，四肢之一者手足心也，骨之一者脊也，肉之一者腸胃也。能堅守，知其道意，得道者令人仁，失道者令人貪。【略】自然守道而行，萬物皆得其所矣。天守道而行，即稱神而無方。上象人君父，無所不能制化，實得道意。

又卷九 上古第一神人，第二真人，第三仙人，第四道人，皆象天得真道意，眩目內視，以心內理，陰明反洞於太陽，內獨得道要。猶火令明照內，不照外也，使長存而不亂。今學度世者，象古而來內視，此之謂也。久久傳相生，復衰微，反日厭其所爲，傳失道意，不能內照，日益不理。

淨土

綜述

《太玄真一本際經》卷六《淨土品》 淨土之體，凡有五種。一者究竟平等淨土，二者畢竟真性淨土，三者化物方便淨土，四者業報差別淨土，五者世間嚴飾淨土。云何究竟平等淨土？即真道界離一切想，滅一切受，除一切漏，無有爲行，究竟清淨，等虛空性，圓滿淨惠，懸處其中，即是衆生終歸窟宅，是名究竟平等第一淨土。云何畢竟真性淨土？所謂諸法性本自空，無作無生，無穢無淨，而是正觀所遊之處，是名畢竟真性淨土。云何化物方便淨土？謂諸衆聖脩種種術，善巧方便教導衆生，以是方便起嚴淨界，證太上時還應此土，統化衆生，受化之徒隨所稟行，各生其域，是名化物方便淨土。云何業報差別淨土？隨衆生根起種種行，造業同故，共一淨土，十方人天隨業勝劣，致有世界若干不同，太上衆真乘願力故，應生其土，示教開悟，是名業報差別淨土。云何世間嚴飾淨土？實是

穢惡，以微善業感得七珍，而以裝嚴宮殿形體，一時嚴飾，故名爲淨，是名世間嚴飾淨土。普得妙行，汝前所見十方土者，是諸上人化物功用方便所起，亦是衆生業報差別。如是二土分別四品，謂上上品、上、中、下品。上上品者，隨願化生虛無之體，無復死壞，其有衆寶裝嚴之具，皆是功德智慧熏修山林樹木一切色類，能宣正道，利益無邊，猶如難勝極妙之土，名上上品清淨國土。言上品者，是妙樂國，彼中真仙體貌端正，妙齡希有，而不及於難勝之土，是名上品。言中品者，如多喜世界，淳一大乘，人身端偉，相好殊麗，而不及於妙樂之土，故名中品。言下品者，此劫之初天尊成就五方淨土，度一切人，然有終壞，故名下品。方便之土及業報土，隨其義異，故開二途。上聖真仙化導所致，稱曰方便；衆生習教成業感生，名衆生土。即名業行能化所化，不相離故，唯一土，更無有二。

余時普得妙行白太上曰：如是淨土以何爲因？太上答曰：究竟、畢竟如是二土，非是始造，亦非終成。非作法故，故名無因；假緣證故，故名有因。猶如大海有此〔岸〕彼岸，而此岸者多惱多害，其彼岸者安樂無害。有大智人畏惱害故，造於大舫，裝治大船，越於迅流，到於彼岸，而彼岸者非船舫生，非不因之而得至彼。言此岸者，是生死穢，生老病死，念念無常，喻以多惱；染愛無明，喻之多害。言彼岸者，即二淨土。言無惱者，究竟昇玄，常住自在，安隱清淨；言無害者畢竟真空，無想無染，離一切著。

黎元興等《太上一乘海空智藏經》卷二《哀嘆品》 爾時妙思復白天尊：云何名爲清淨國土？

於是天尊答妙思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見我欲還長樂，故發斯問，正是其時。善男子，土有四種。云何爲四？一者不淨，二者亦淨不淨，三者淨淨，四者非非淨。云何不淨？善男子，若有衆生貪著愛欲，邪見誹謗，故生下土，荆棘毒草，丘墟不平，形相醜陋，多生諸惡，殺害有生，壽命短促，是以因緣，故生下土，是名不淨。云何亦淨不淨？善男子，一切衆生心情異想，或淨三業，或身不淨，如是等輩生雜國土，是名亦淨不淨。云何淨淨？善男子，如彼難勝，形相殊好，妙麗希有，以是因緣，是名淨淨。云何非非淨？善男子，妙樂國土非非不淨，爲衆生故，種

種演說，道果清淨，非有非無，亦非有無。若有衆生修行一乘微妙經典，發平等心，以此善根，願與仙童共之此土，壽命長遠，有大勢力，獲大神通，以是誓願因緣力故，於未來世得道之時，見諸國土非非清淨，是名非非淨。是名四種微妙國土。

孟安排《道教義樞》卷九《淨土義第三》義曰：淨土者，途開汲引，事假因緣，實淨業之有誠，妙心識之所託，此其致也。《靈寶經》云：天尊成就，五方淨土，度一切人。

釋曰：今辯淨土之名，略爲五句：一者土內純是仙人，亦名仙人土，此如太清。二者土內純是真人，亦名真人土，此如上清。三者土內純是聖人，亦名聖人土，此如玉清。四者天尊爲化主，則名天尊土。五者衆生業感，亦名衆生土，此則天尊衆生，衆生天尊，因緣淨土，難可抑定，自在無方，不可思議。又淨土體義者，一往總論，即依正報爲淨土。體依正報者，七寶莊嚴，八寶彌覆，白環生寶，洞響靈音，金精玉池，寶臺雲觀也。明正報者，年脩命遠，玉貌金容，淳善所生，常報定命，運數限足，乃登神仙也。即直心名。《淨土經》云：三業既淨，則六根淨，六根淨已，則國土淨也。《藏天內景》又云：四方國土，同一日月運行，此即以存旦夕。《太平經》云：上天度世者，以萬歲爲一日，其次千歲爲一日，其次百歲爲一日，其次乃至十日爲一日也。

混元

綜述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二《混元混洞開闢劫運部·混元》混元者，記事於混沌之前，元氣之始也。元氣未形，寂寥何有？至精感激而真一生焉，元氣運行而天地立焉，造化施張而萬物用焉。混沌者，厥中惟虛，厥外惟無，浩浩蕩蕩，不可名也。廣大之旨，雖典冊未窮，祕妙之基，而玄經可見。古今之言天者一十八家，爰考否臧，互有得失。則蓋混天儀之

述，有其言而亡其法矣。至如蒙莊《逍遙》之篇，王仲任《論衡》之說，《山海經》考其理舍，列禦寇書其清濁，漢武王黃道，張衡銅儀，周髀之書，宣夜之學，听天安天之旨，晁崇、姚信之流，義趣不同，師資各異。所以虞喜、虞聳、劉焯、葛洪，宋有承天，梁有祖暅，唐朝李淳風，皆有述作。廬江句股之術，釋氏俱舍之譚，或託寓詞，或申浮說。若夫定兩規之分次，明二道之運行，經緯不差，上下無爽者，惟渾天法耳。葛稚川言渾天之狀，如鷄子卵中之黃。地乘天而中居，天乘氣而外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半出地上，半繞地下。二十八舍半隱半見。此乃符上清之奧旨，契玄象之明驗矣。

空洞

綜述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二《混元混洞開闢劫運部·空洞》道君曰：元氣於眇莽之內，幽冥之外，生乎空洞。空洞之內，生乎太無。太無變而三氣明焉。三氣混沌，生乎太虛而立洞，因洞而立無，因無而生有，因有而立空。空無之化，虛生自然。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玄。玄氣所生出乎空，元氣所生出乎洞，始氣所生出乎無。故一生二，二生三，三者化生以至九玄，從九反一，乃入道真。氣清成天，滓凝成地，中氣爲和，以成於人。三氣分判，萬化稟生；日月列照，五宿煥明。上三天生於三氣之清，處於無上之上，極乎無極也。

混沌

劫運

綜述

綜述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二《混元混沌開闢劫運部·混沌》 《太始

經》云：昔二儀未分之時，號曰洪源。溟滓濛鴻，如鷄子狀，名曰混沌玄黃。無光無象，無音無聲，無宗無祖，幽幽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彌綸無外，湛湛空虛。於幽原之中而生一氣焉。化生之後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乃化生三氣。各相去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共生無上也；自無上生後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乃生中二氣也，中三氣也；中二氣、中三氣各相去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三合成德，共成玄老也；自玄老生後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乃化生下三氣也；下三氣各相去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三合成德，共成太上也。《靈寶經》曰：一氣分爲玄、元、始三氣，而理三寶。三寶皆三氣之尊神，號生三氣。三號合生九氣。九氣出乎太空之先，隱乎空洞之中。無光無象，無形無名，無色無緒，無音無聲。導運御世，開闢玄通，三色混沌，乍存乍亡。運推數極，三氣開光。氣清高澄，積陽成天；氣結凝滓，積滯成地。九氣列正，日月星宿，陰陽五行，人民品物，並受成生。天地萬化，自非三氣所育，九氣所導，莫能生也。三氣爲天地之尊，九氣爲萬物之根。故三合成德，天地之極也。

《太上老君開天經》 太素既没而有混沌。混沌之時，始有山川。老

君下爲師，教示混沌，以治天下。七十二劫，混沌流行，成其山川，五嶽四瀆，高下尊卑，乃其始起也。混沌以來始有識名。混沌號生二子，大者胡臣，小者胡靈。胡臣死爲山嶽神，胡靈死爲水神，因即名爲五嶽四瀆，山川高下。混沌既没而有九宮。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二《混元混沌開闢劫運部·劫運》 《上清

三天正法經》云：天圓十二綱，地方十二紀。天綱運關，三百六十輪爲一周；地紀推機，三百三十輪爲一度。天運三千六百周爲陽劫，地轉三千三百度爲陰劫。天氣極於太陰，地氣窮於太陽。故陽激則劫，陰否則蝕，陰陽蝕蝕，天地氣反。天地氣反，乃謂之小劫。小劫交則萬帝易位，九氣改度，日月縮運。陸地通於九泉，水母決於五河，大鳥屯於龍門，五帝受會於玄都。當此之時，凶穢滅種，善民存焉。天運九千九百周爲陽蝕，地轉九千三百度爲陰劫。陽蝕則氣窮於太陰，陰劫則氣極於太陽。故陰否則蝕，陽激則劫。陰陽蝕劫，則天地改易。天地改易，謂之大劫。大劫交則天地翻覆，河海湧決，人淪山沒，金玉化消，六合冥一。白尸飄於無涯，孤爽悲於洪波，大鳥掃穢於靈嶽，水母受事於九河，五龍吐氣於北元，天馬玄轡以徒魔，赤鎖伏精於辰門，歲星滅王於金羅，日月昏翳於三豪之館，五氣停暈於九嶺之巔，龍王鼓華於東井之上，河侯受對於九海之下，聖君顯駕於明霞之館，五帝科簡於善惡。當此之時，萬惡絕種，鬼魔滅跡，八荒四極，萬不遺一。至於天地之會，自非高上三天所不能攘，自無青籙白簡所不能脫也。

又云：天關在天西北之角，與斗星相御。北斗九星，則天關之綱柄，玉晨之華蓋，梵行九天十二辰之氣。斗綱運關，則九天並轉。天有四候之門，九天合三十六候。一晝一夜，則斗綱運關，經一候之門。晝夜三十六日，則經三十六候都竟。則是九天一輪，三百六十輪爲九天一周。九天一周，則六天之氣皆還上三天。三天改運促會，以催其度。三千六百周則爲小劫。小劫交則九氣改正，萬帝易位，民亡鬼滅，善好清治，六合寧一。九千九百周爲大劫終。大劫終則九天數盡，六天運窮。運窮則氣激於三

五。群妖凶橫，因時而行，放毒滅民。此皆運窮數極，乘機而鼓，以至於此也。地機在東南之分，九泉之下。則九河之口，吐翕靈機，上通天源之灌注，傍吞九洞之淵澳，以十二世紀推四會之水，東迴一晝一夜，則氣盈並湊。九河之機晝夜三十三日，機轉西北，迴東北，張西南，翕東南。張則溢，翕則虧。周於四會，天源下流通波，是為一轉。三百三十轉為一度。一度則水母促會於龍王，河侯受封於三天。三千三百度謂之陰否。陰否則蝕。陰蝕則水涌河決，山淪地沒。九千三百度為大劫之終，陰運之極。當此之時，九泉涌於洪波，水母鼓於龍門，山海冥一，六合坦然。此陰運之充，地氣之激也。

又云：赤精開皇元年七月七日丙午中時，登琳琅之都，月之上館，受符於元始天王，開金陽玉匱，玄和玉女口命出皇民錄譜。自開皇已前，三象明曜以來，至於開皇，經累億之劫，天地成敗，非可稱載。九天丈人於開皇時，算定元元，校推劫運，白簡青錄，得道人名記皇民譜錄，數極唐堯。是為小劫一交。其中損益，有二十四萬人應為得者。自承唐之後，數四十六丁亥，前後中間甲申之年，乃小劫之會，人名應定。在此之際，陽九百六，二氣離合，吉凶交會。得過者特為免哉。然甲申之後，其中壬辰之初，數有九周，至庚子之年，吉凶候見，其道審明。當有赤星見於東方，白彗干於月門，祿子續黨於蟲口，亂群填尸於越川。人啖其種，萬里絕煙。強臣稱霸，弱主蒙塵。其後當有五靈曷瑞，義合本根。龍精之後，續族之君，平滅四虜，應符者隆，龍虎之世，三六乃清。民無橫命，祚無危患。自承唐之後四十六丁亥，是三劫之周。又從數五十五丁亥至壬辰，癸巳是也，則是大劫之周。天翻地覆，金玉化消，人淪山沒，六合冥一。天地之改運，非真所如何，惟高上三天，白簡青錄，乃得晏鴻翻而騰翔，飛景霄而盼目耳。此玄和玉女口命，金陽玉匱論天地之成敗、吉凶之兆也。

《上清八景飛經》云：大劫之周，三道虧盈，二氣合離，理物有期。承唐之世，陽九放災，剪除兇勃，搜採上真也。

《老君戒文》云：西向流沙中無量國，有巨石，高二百丈，周旋一千五百里。巨石北則有芥子城。壁方四十里，四面石壇高二十丈。飛仙一歲送一芥子著此城中，以衣拂巨石，令消與平地無別。芥子城令滿中芥子，

則時運周劫，世轉一階也。《靈寶齋戒威儀經訣》下云：石如崑山，芥子滿四十里。中天人羅衣百年一度，拂盡此石；取芥子一枚，譬如一劫之終。若是之久，誰當悟斯者也？

又《靈寶天地運度經》云：靈寶自然運度，有大陽九、大百六也；小陽九、小百六也。三千三百年為小陽九、小百六也。九千九百年為大陽九、大百六也。夫天庥謂之陽九也，地虧謂之百六也。至金天氏之後甲申之歲，是其天地運度，否泰所終，陽九百六會。至時道德方明，兇醜頓肆，聖君受任於壬辰之年也。

七 傷

綜 述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九一《七部名數要記部·七傷》 真人曰：學貴六合，宜慎七傷。

第一之傷：帶真行偽，淫色喪神，魂液泄漏，精光枯干。氣散魄零，骨空形振，神泣窮府，上聞天關。真仙遠逝，則與凡塵結因。土府同符，豈復得仙？

第二之傷：外形在道，皮好念真，而心抱陰賊，凶惡內臻。願人破敗，嫉賢妒能。口美心逆，面歡內嗔。形論得失，妄造罪原。毀慢同學，攻伐師友。三官所記，標為惡門，仙真高逝，邪魔攻身。走作形景，飛散體神，故令枉橫，極其惡源。考滿形灰，滅己九泉，圖有玄名，豈保自然。

第三之傷：飲酒洞醉，損氣喪靈。五府攻潰，萬神振驚。魂魄飛散，內外朽零。本室空索，赤子悲鳴。真仙高逝，邪魔入形。如此之學，徒損精誠。雖有玄記，空失玉名。神昇上宮，身灰幽冥。恍惚求延，年焉久停？

第四之傷：行不引物，責人宗匠。心忽口形，罵詈無常。嗔喜失節，

性乖不恒。氣激神散，內真飛揚。魄離魂游，九孔塵埃，五府奔喪。皆由性之不純，行之不祥。真仙高逝，外痾人形，如此之學，將欲何蒙？雖有玄圖，不免斯殃，望仙日悠，地里日長。

第五之傷：或玄圖表見，得受寶經；或運遇靈師，啓授神文，而不依科盟，形泄天真。未經九年，投刺名山。使青宮有錄，金闕結篇。便傳於人，流散世間。輕真泄寶，考結己身。圖有玄名，反累七玄。仙道高逝，身死幽泉，長充鬼責，萬劫不原。

第六之傷：身履穢穢，靈關失光。五神飛散，赤子騫揚。邪魔來攻，內外交喪。如此之學，望成反傷。真仙高逝，空景獨淪於溷濁，仙胡可冀？

第七之傷：啖食六畜之肉，殺害足口之美。臭氣充於臟腑，伐生形於非己。真氣擾於靈門，遊神駭於赤子。魂魄遊於宮宅，濁滯纏於口齒。仙真高登於玉清，己身沉頓於地里。圖有玄名帝簡，亦不免於不死。

高聖帝君曰：爲學之本，當以七傷爲急。既得瞻眄洞門，披睹玉篇，不犯七傷之禁，將坐待靈降，白日昇晨。如外勤存學，內不遺於《七傷》者，此將望成而反敗，期生而反亡，希吉而反凶，求飛而反沉。靈仙遊於高清，五神散於八荒，赤子號泣於中宅，遊魂悲鳴於玄宮。故仙相有成敗，上學有《七傷》。篤尚之士，熟精其真。諸有神挺應圖，瓊胎紫虛，名題東華，得見《七傷》檢文。自無。此神挺靈篇不可得妄披，寶文不可得而看。得見此文，皆玄質合仙。九年修得，尅得飛行玄虛，上昇玉清也。

七 報

綜 述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九一《七部名數要記部·七報》 真人曰：負陰抱陽，因緣各異。捨死得生，果報不同。爲善善至，爲惡惡來。如影

隨形，毫分無謬。善惡多端，福報難數。大而言之，其標有七：一者先身施功布德，救度一切。今身所行，與先不異。必得化生福堂，超過八難。受人之慶，天報自然。

二者先身好學，志合神仙，崇奉玄科，敬信靈文，念善改惡，立行人真。今身所行，與先不異。得接帝皇，名書紫簡，上昇玉晨。

三者先身樂道，不憚苦寒，隨師執役，唯勞爲先，飢渴務效，不生怨言。今身所行，與先不異。得策飛駟，遊宴五嶽，秉虛落烟。

四者先身貞潔，不淫不奸，不貪不欲，見色無歡，心如死灰，執固道源。今身所行，與先不異。得報靈人，超過三塗，五苦不經。

五者先身施善，願天普隆，同得昇度，去離八難，衆身不過，己身不安，割己之服，以拯窮寒，捐糧餉鳥，遺物空山。今身所行，與先不異。四司稱善，感徹玉皇，書名紫簡，禮補上仙。

六者先身忠孝，恭奉尊親，崇敬勝己，宗禮師君，腹目相和，如同一身，心無嫉妒，口無輕言，內外齊並，動止合真。今身所行，與先不異。得受靈人，不經三塗，超過八難，善善相注，福福相資。

七者生世不良，懷惡抱奸。攻伐師尊，訾毀聖文，不崇靈章，疑二天真。外形浮好，假求華榮。口是心非，行負道源，竊盜經書；不盟而宣；洩露祕訣，流放非真。今身所行，與先不異。違科犯忌，身入罪源。七祖橫罹，責及窮魂。身死負掠，食火踐山。三塗五苦，萬劫不原。楚撻幽夜，痛切其身。

夫欲修學，熟尋此文。改惡行善，速登神仙。

十三虛無

綜 述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九一《七部名數要記部·十三虛無》 老君曰：生從十三：虛、無、清、靜、微、寡、柔、弱、卑、頓、時、

和、嗇。

一曰遺形忘體，恬然若無，謂之虛。
二曰損心棄意，廢偽去欲，謂之無。
三曰專精積神，不與物雜，謂之清。
四曰反神服氣，安而不动，謂之靜。
五曰深居閑處，功名不顯，謂之微。
六曰去妻離子，獨與道遊，謂之寡。
七曰呼吸中和，滑澤細微，謂之柔。
八曰緩形從體，以奉百事，謂之弱。
九曰憎惡尊榮，安貧樂辱，謂之卑。
十曰遁盈逃滿，衣食羸疏，謂之損。
十一曰靜作隨陽，應變却邪，謂之時。
十二曰不飢不渴，不寒不暑，不喜不怒，不哀不樂，不疾不遲，謂之和。

十三曰愛視愛聽，愛言愛慮，堅固不費，精神內守，謂之嗇。

教門常識部

三洞

綜述

孟安排《道教義樞》卷二《三洞義第五》義曰：三洞者，八會之靈音，三景之玄教，金編玉字，研習可以還源，鳳篆雲章，脩服因茲入悟，此其致也。故《玉經隱注》云：三洞經符，道之綱紀。《正一經》云：三洞妙法，兼而該之，一乘道也。《本際經》云：若有經文十二部，應三洞者，是名正也。

釋曰：一者洞真，二者洞玄，三者洞神。真以不雜為義，玄以不滯為義，神以不測為義。通而為語，三名互通。何者？一乘玄書，故是不雜，理然無滯。三洞妙旨，本自難思，故為不測耳。從通制別者，靈秘不雜，故與真名。生天立地，其用不滯，故與玄名。召制鬼神，其功不測，故與神名。通稱洞者，以通同為義，明三教並能通凡入聖，又皆同一大乘也。然其教跡本，洞真教主天寶君為跡，本是混沌太無元高上玉皇之炁；洞玄教主靈寶君為跡，本是赤混太無元上玉虛之炁；洞神教主神寶君為跡，本是冥寂玄通無上玉虛之炁。其跡本之義，具如《九天生神章經》義跡及《玄門大論》所明。今略釋三跡，明其次第者，天是玄義，靈是精義，神者無累之義。明始入仙階，登無累境，故與神名；既進中境，智漸精勝，故與靈名；既登上境，智轉無滯，故與天玄之名也。通名寶君者，寶是可尊，君是羣義，明為羣生之所尊仰也。但知洞真法天寶君住玉清境，洞玄法靈寶君住上清境，洞神法神寶君住太清境。故《太上蒼元上錄經》云：三清者，玉清，上清，太清也。今明玉者無雜，就體為名；上者上登，逐用為稱；泰者通泰，體事兼明。從著入微，配三可解。又初登仙

域，智用通泰，名漸之上境，故與上同。亦可三境並居界表，俱可稱上，故與上名。居中義兼上下三處，並無欲染，亦上境最優，故用玉名，以標尊勝，此並處從人得名也。亦可三清妙處，是大道神功，當體為名，不無其義。通言清者，以淨為義。三清淨土，無諸染穢，故並言清，其中宮室，萬緒千端，變化難思，今不曲盡。又三洞體義者，尋其入教及境，本同一炁，赴感適緣，作三名說。故境教及人，寄名不定，或以人目境，或以境標教，因緣相待，隨便而言。《玉緯經》云：洞神，洞玄，洞真，是三清境號。斯即以境因經，故言洞神等經也。今檢三洞經目不同，洞神則言洞神二皇，洞玄則言洞玄靈寶，洞真雜題諸名。此則三皇是逐教緣為題，以三皇是稟教之緣故也。靈寶是取教主為題，以生神用靈寶目君故也。洞真無通題，雜題諸名者，此亦示神無方，不可定耳。其三洞法體，一往既是言教，以色聲為體，再論並是難思智用，亦可以三一為體。三清境者，一往既是境處，可以炁色為體，再論既是大道智用，不可思議，人法不二，亦具三一為體，即精神炁三一也。蓋法師云：境雖是三，不壞是一。又序三洞經：洞者，其卷數題目，具如陸先生《三洞經書目錄》，孟法師《玉緯七部經書目》，陶隱居《經目》，《太上衆經目》《三十六部尊經目》等所明，今不具辨，且論其感降之始，序其流化之緣。其洞真是天寶君所出，玉緯引《正一經》云：元始高上玉帝，稟承自然玄古之道，撰出上清寶經三百卷，玉訣九千篇，符圖七千章，祕在九天之上，大有之宮，相傳玉文，以付上相青童君，封於玉華青宮。無景元年，又撰一通以封西城山中。又太帝君命扶桑大帝暘谷神王撰出三十一卷，獨立之訣，上經三百首，今獨立亦行於世也。昔襄城小童，以上清飛步天綱，躡行七元六紀之法，降授黃帝，竟無所傳。元封元年七月七日，西王母、上元夫人同下降漢武於咸陽宮，授五帝靈飛六甲上清十二事。明年天火燒栢梁臺，經飛太空，於茲世絕。太元真人茅君，諱盈，師西城王君，受上清玉珮金璫三景躡旋之道，以漢宣帝地節四年三月昇天。又玄洲上卿蘇君諱林，師涓子，受上清三一之法，亦以宣帝神爵二年三月六日登仙，不傳於世。起漢孝平皇帝時，西城真人以上清三十一卷，於暘谷之山授清虛真人小有天王褒，以晉成帝之時，於汲郡修武縣授紫虛元君南嶽夫人魏華存，以咸和九年乘鸞輪而昇天，以經付其子道脫，又傳楊先生義，晉簡文皇帝之師

也。義師南嶽夫人，受上清大洞真經三十一卷，至晉孝武皇帝太元十三年昇仙。又許先生邁，字叔玄，小名映，改名遠遊，師南海太守鮑靚，受上清衆經，後渡江入赤城山，往而不返。遠遊弟謐，仕晉爲護軍長史，散騎常侍，亦受行衆經，隱居去世。謐子玉斧，長名翹，字道翔，師先生受上清三天正法，曲素鳳文三十一卷，遁跡潛化。玉斧子黃民，民子豫之，以宋元嘉十二年隱剡之小白山，以上清靈寶經、三洞妙文寄剡縣馬朗之家。宋有道士樓化，以宋明皇帝太始之末，潛因後堂。道士受孝真，密啓明帝，逼取經還，帝使開看，忽有五色紫光，洞煥眼前。逮元徽元年，馬乃出訴，啓請先者經，有敕聽還。天藏既開，太陽難掩，齋持重寶，詣馬輻臻。茲乃上真注筆，未簡凡庶，摹而傳奉，號曰真跡。目序所明，與此同也。洞玄是靈寶君所出，高上大聖所撰，今依元始天王告西王母，太上紫微宮中金格玉書，靈寶真文篇目，十部妙經，合三十六卷。按《太玄都四極明科》曰：洞玄經，萬劫一出。今封一通於太山，一通於勞盛山。昔黃帝登峨眉山詣天真皇人，請受此法，駕龍昇天。帝嚳之時，九天真王駕九龍之輿，降牧德之臺，授帝此法，帝後封之於北鍾山。夏禹所感之經，出沒有異。按《真一自然經》云：太極真人夏禹，通聖達真，太上命鈔出靈寶自然，分別大小劫，品經中山神祝。《八威召龍神經》又云：徐來勒等三真，以己卯年正月一日日中時，於會稽上虞山傳仙公葛玄。玄字孝先，於天台山傳鄭思遠、吳主孫權等。仙公昇天，合以所得三洞真經，一通傳弟子，一通藏名山，一通付家門子孫。與從弟少傳奚，奚子護軍悌，悌子洪，洪又於馬跡山詣思遠盟受。洪號抱朴子，以晉建元二年三月三日於羅浮山付弟子海安君、望世等。至從孫巢甫，以晉隆安之末，傳道士任延慶、徐靈期之徒，相傳於世，于今不絕。洞神是神寶君所出，西靈真人所撰，此文在小有之天，玉府之中。《序目》云：小有三皇文，本出大有，皆上古三皇所受之書，亦諸仙人所受，以藏諸名山，其蜀郡西城、峨眉山，具有此文。抱朴子云：昔黃帝東到青丘，過風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晉時鮑靚學道於嵩高，以惠帝永康年中，於劉君石室清齋思道，忽有三皇文刊成字，仍依經，以四百尺絹告玄而受，後亦授葛法子孫。按《三皇經序》鮑君所得石室之文，與世不同，洪或兼受也。陸先生所得，初傳弟子孫，後傳陶先生。先生分析枝派，遂至茲也。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六《三洞經教部·三洞並序》 《道門大論》

云：三洞者，洞言通也。通玄達妙，其統有三，故云三洞。第一《洞真》，第二《洞玄》，第三《洞神》。乃三景之玄旨，八會之靈章，鳳篆龍書，金編玉字，修服者因茲入悟，研習者得以還源。故《玉經隱注》云：三洞經符，道之綱紀。《本際經》云：若有經文，具十二部，應三洞者，是名正法。《洞真》以不雜爲義，《洞玄》以不滯爲名，《洞神》以不測爲用。故洞言通也。三洞上下，玄義相通。《洞真》者，靈祕不雜，故得名真。《洞玄》者，生天立地，功用不滯，故得名玄。《洞神》者，召制鬼神，其功不測，故得名神。此三法皆能通凡人聖，同契大乘，故得名洞也。

然三洞所起，皆有本跡。《洞真》之教，以教主天寶君爲跡，以混洞太無元高上玉皇之氣爲本。《洞玄》之教，以教主靈寶君爲跡，以赤混太無元无上玉虛之氣爲本。洞神之教，以教主神寶君爲跡，以冥寂玄通元無上玉虛之氣爲本也。又云：天地是玄義，虛是精義，神是無累之義。此既三洞垂法，從仙達聖，品級轉遷之理也。謂修學之人，始入仙階，登無累境，故初教名洞神神寶。其次智漸精勝，既進中境，故中教名洞玄靈寶。既登上境，智用無滯，故上教名洞真天寶也。通名寶君者，實是可尊，君是羣義，明爲羣生之所尊仰也。又《洞真法》天寶君住玉清境，《洞玄法》靈寶君住上清境，《洞神法》神寶君住太清境。此爲三清妙境，乃三洞之根源，三寶之所立也。今明玉以無雜，就體而名玉清也。上以上登，逐用而名上清也。泰以通泰體事，故爲太清也。又修道之人，初登仙域，智用通泰，漸昇上境，終契真淳。故以三境三名，示其階位之始也。通名三清者，言三清淨土，無諸染穢。其中宮主，萬緒千端，結氣凝雲，因機化現，不可窮也。

又三洞之元，本同道氣，道氣惟一，應用分三。皆以誘俗修仙，從凡證道，皆漸差別，故有三名。其經題目：《洞神》即云洞神三皇，《洞玄》即云洞玄靈寶，《洞真》即雜題諸名，或言以教垂文，或以色聲著體，並是難思知用，隨方立名耳。

原夫經教所出，按《業報經》《應化經》並云：天尊曰：吾以道氣，化育羣方。從劫到劫，因時立化。吾以龍漢元年，號無形天尊，亦名天寶

君。化在玉清境，說《洞真經》十二部，以教天中九聖，大乘之道也。《玉緯》云：《洞真》是天寶君所出，又云：以元始高上玉帝出《上清洞真之經》三百卷，《玉訣》九千篇，《符圖》七千章，祕在九天之上，大有之宮。後傳玉文付上相青童君，封於玉華宮。元景元年，又封一通於西城山中。又太帝君命傅桑太帝賜谷神王出《獨立之訣》三十卷，《上經》三百卷行之於世。又襄城小童授軒轅黃帝《七元六紀飛步天綱》之經。漢元封元年，西王母、上元夫人同授漢武帝《靈飛六甲上清十二事》。又太元真人茅盈受西城王君所傳玉佩金璫纏璇之經。又玄洲上卿蘇林真人受涓子所傳三一之法。又真人王褒，漢平帝時，西城王君所傳上清寶經三十一卷，晉成帝時於汲郡傳南嶽魏夫人。夫人之子傳茅山楊義，義傳許邁，邁復師南海太守鮑靚，受上清諸經。邁弟謐、謐子玉斧，皆受《三天正法曲素鳳文》。

天尊曰：吾以延康元年，號無始天尊，亦名靈寶君，化在上清境，說洞玄經十二部，以教天中九真，中乘之道也。《玉緯》云：洞玄是靈寶君所出，高上大聖所傳。按元始天王告西王母曰：太素紫微宮中，金格玉書靈寶文，真文篇目十二部妙經，合三十六帙。又《四極盟科》云：洞玄經萬劫一出，今封一通於勞盛山。昔黃帝於峨嵋山詣天真皇人，請靈寶五芽之經。於青城山詣寧封真君，受靈寶龍蹠之經。又九天真王降於牧德之臺，授帝嚳靈寶天文。帝行之得道，遂封祕之於鍾山。又夏禹於陽明洞天感太上，命繡衣使者降授靈寶五符以理水，檄召萬神。後得道爲太極紫庭真人。演出大、小劫經，中山神咒，八威召龍等經。今行於世矣。時太極真人徐來勒，與三真人以己卯年正月降天台山，傳《靈寶經》以授葛玄。玄傳鄭思遠，思遠以靈寶及三洞諸經付玄從弟少傳奚，奚付子護軍悌，悌付子洪，洪即抱朴子也。又於馬跡山詣思遠告盟奉受。洪又於晉建元二年三月三日於羅浮山付弟子安海君、望世等。後從孫巢甫，晉隆安元年傳道士任延慶、徐靈期，遂行於世。今所傳者，即黃帝、帝嚳、禹、葛玄所授者。十二部文未全降世。

天尊曰：吾以赤明之年，號梵形天尊，亦名神寶君，化在太清境，說洞神經十二部，以教天中九仙，小乘之道也。《玉緯》云：洞神經是神寶君所出，西靈真人所傳。此文在小有之天，玉府之中。《序目》曰：《小

有三皇文》，本出《大有》，皆上古三皇所授之書，亦諸仙人所授，以藏名山。昔黃帝東到青丘，過風山，見紫府真人，受《三皇內文》。又黃盧子、西嶽公皆受禁虎豹之術。真人介象受乘虎之符。《八威使者受策虎豹文》。又鮑靚於晉惠帝永康年中，於嵩山劉君石室，清齋思道，忽有刻石《三皇天文》出於石壁。靚以絹四百尺告玄而受。後授葛洪。又壺公授費長房，亦有洞神之文。石室所得，與今《三皇文》小異。陸修靜先生得之，傳孫遊嶽。遊嶽傳陶隱居。其天中十二部經，未盡出世。今傳者是黃帝、黃盧子、西嶽公、鮑靚、抱朴子所授者也。三洞既降，遂有大、小、中乘，初、中、後法三種分別，以教於世。夫三洞者，蓋是一乘之妙旨，三景之玄言。了達則上聖可登，曉悟則高真斯陟。龍章鳳篆，顯至理之良詮；玉簡金書，引還元之要術。故《玉經隱注》云：三洞經符，道之綱紀；太虛之玄宗，上真之首經矣。豈中仙之所聞哉？《正一經》又云：三洞妙法，兼而該之，一乘道也。

七部

綜述

孟安排《道教義樞》卷二《七部義第六》義曰：七部者，應跡垂文，隨機演教，括囊衆法，普被羣生，若能遊此妙門，則得自然懸解，此其致也。

釋曰：七部者，今依正一經次，一者洞神部，二者洞玄部，三者洞真部，四者太清部，五者太平部，六者太玄部，七者正一部。正一部前之三部，具如三洞義明，今釋後四。太清者，孟法師云：大道炁之所結，炁清體太，故曰太清，以境曰經也。今謂此經，從所輔之境得名，何者？此經既明金丹之術，服御之者，遠昇太清，故言泰清也。太平者，太言極大，平謂和平，明六合大通爲一，正平之炁斯行。故《太平經》云：今平炁行矣。有解三台正爲太平，有解景星見曰太平。今明此經見世，能使六合

同文，萬邦共軌，君明物度，可謂太平。太玄者，舊云：老君既隱太玄之鄉，亦未詳此是何所，必非攝跡還本，遣玄之又玄，寄名太玄耶？今明此經名太玄者，當是崇於重玄之致，玄義遠大，故曰太玄。正一者，《盟威經》云：正以治邪，一以統萬。又言：法文者，法以合離，文以分理。此言衆生離本，所以言離，故下文云：反離還合，合真捨偽，由法乃成也。言統萬者，總攝一切，令得還真。故下文云：一切學悟少欲，欲少近乎道宗，宗道在乎一式也。治邪者，文云：衆生根羶，去道奢逸，大道慈愍，立法訓治，趣令心開，兩半成一，一成無敗，與常道合真，故曰正一法文。今明正是不邪，一者非二，此經正義，以破邪迷，雖說百途，終歸一理，故云正一也。通言部者，以部別爲義。三部同言太，正一獨稱正者，以三部輔於三洞大法，故同言太，正一偏陳三乘，簡異邪道，故稱爲正也。又論四部緣流者，其卷數題目亦如諸家目錄所明，今序其因起者。太清以太一爲宗，老君演說，九君申明道要，云：太清中經，元始中來出於九老，傳付老君，真人祖襲不絕，皆闢此君。《正一經》云：太清金液，天文地理之經，四十六卷，此經所明多是金丹之要，又是緯候之儀，今不詳辯。墨錄所明，即漢安元年太上將此經付於天師，因此至今也。太平者，此經以三一爲宗，老君所說。按甲部第一云：學士習用其書，尋得其根，根之本宗，三一爲主。然其卷數，或有不同。今甲乙十部，合一百七十卷，今世所行。按《正一經》云：有《太平洞極之經》，一百四十四卷，此經並盛明治道，證果修因，禁惡衆術也。其《洞極經》者，按《正一經》，漢安元年太上親授天師，流傳茲日，若甲乙十部，按百八十戒云：是周赧王時，老君於蜀授瑯琊干吉，至漢順帝時，宮崇詣闕，上其師干吉所得神書百七十卷，號《太平經》，帝不信之，其經遂隱。近人相傳海嶠山石函內有此經，自宋梁以來，求者不得，往取輒值風雨冥暗，雷電激揚。至于陳祚初開，屢求弗獲，陳宣帝雅好道法，乃屈周智響法師往取此經。法師至山，清齋七日未取，頃之雲霧幽晦，法師聳慮纔至天光朗然，乃命從人開函取經。時數十許人開不能得，法師暫用手扶，豁然而啓，因得此經，請還臺城。帝見迎禮，置於至真觀中，仍請法師於觀開講。爾時利安天下，國致太平，自此以來，斯文盛矣。帝因法師得經，故號爲太平法師也。太玄者，重玄爲宗，老君所說，故《道君序訣》云：

玄玄道宗。又《太玄經》云：无無曰道，義樞玄玄。而尹生所受，唯得道德、妙真、西昇等五卷。按《正一經》云：太上親授天師，《太玄經》有二百七十卷，推檢是漢安元年七月得於此經，爾來傳世，乃至今日也。正一者，真一爲宗，太上所說。《正一經》云：正一偏陳三乘。又云：天師自云，我受太上老君教以新出道法。王長慮後世改易師法，故撰傳錄文，名爲正一，新出之儀，四十二卷。《玉緯經》云：昔元始天王以開皇元年七月七日丙午中時，使三天玉童傳皇上先生白簡青錄之文，自然得乎此法，虛無先生傳於唐堯。又後聖帝君命小有天王撰集宣行。昔漢末，天師張道陵精思西蜀，太上親降，漢安元年五月一日授以三天正法，命爲天師，又付正一科術要道法文。其年七月七日，又授《正一盟威妙經》，三業六通之訣，重命爲三天法師，正一真人。按《正一經·治化品墨錄》云：正目經九百三十卷，符圖七十卷，合千卷付天師，師既昇天，以此法付嗣師等。弟子一切內外至信者，修行傳習，屢有得道之人，今不具載，此文因茲行矣。又七部義例者，強名立教，隨成隨滅，雖復一時匠物，而不自越正宗，言乖理會，每須融釋。《正一法文經圖科戒品》云：今一天之下，內外要文，自開闢以後，至於劫終，中國十二萬三千卷，四方夷蠻戎狄各八萬四千卷。此並重理同辭，異陳粗細，分卷無定，因于三皇，至于三代，高上老君爲師，取要有一萬三千卷也。其大略如此。又須知三洞四輔，自相輔成。《正一經圖科戒品》云：太清經輔洞神部，金丹已下仙品；太平經輔洞玄部，甲乙十部已下真業；太玄經輔洞真部，五千文已下聖業；正一法文宗道德，崇三洞，偏陳三乘。《太平經》云：輔者，父也，扶也。今言三太輔三洞者，取其用相資成生觀解，若父之能生也。衆生鈍劣，聞深教不解，更須開說翼成，方能顯悟，即是扶贊之義也。所以太清輔洞神者，洞神召制鬼神，必須太清存守太一，服御金丹，助成此道，神用乃申。洞玄和天安地，保國寧民，太平宗教，亦復如斯。洞真變化無方，神力自在，故須太玄明空，道成此行。重玄之心既朗，萬變之道斯成，故三十九章號無生之說，西昇妙典示善人無爲之宗，無爲之果。既體玄斯致，無生之道即洞遣方成。正一偏陳三乘者，以具經通明三乘之致也。陳者，申也，言末俗根鈍，迷於三乘，正一偏申明也。又三洞總爲一乘之教，故正一云：三洞雖三，兼而該之，一乘道也。太玄爲大乘，太平

爲中乘，太清爲小乘，正一通於三乘也。又一切言教，皆起人間，三惡道苦，非受道器。三界著樂，不能進修。若聖人逐結生天，自修觀行，不須教法。若欲聞教，皆下人間，三清二相得，自是不言之教，唯人是道器，爲造行之初，故顯應說經在人間也。若論聖化無定，變轉非常，天上人間，亦無恒准，但從多實義，好起人中耳。又《觀身經》云：善開方便，敷究竟者。《本際經》云：究之言斷，竟之言盡。斷煩惱習，一切皆盡，具足解脫，是名究竟。《玄門論》云：究竟是辯成敗之名，方便是善巧之目，以善巧因緣，使得成辯。故《昇玄經》云：功業罪行，畢則常一也。一往以二乘爲方便，大乘爲究竟，次以三乘爲方便，一乘爲究竟。窮論一之與三，並爲方便，非一非三，是爲究竟。乃至化主、化處、化法、化緣，皆是方便究竟也。又按《靈書經》云：元始天尊告太上道君，龍漢之時，我爲無形常存，出世教化。我過去後，億劫無光，逮至赤明，我又出世，號無名之君，以靈寶教化。逮至開皇，靈寶真文，開通三象，我於始青天中，號元始天尊，今說是經，以度可度之人。斯則此劫之初，天尊正爲教主，至乎上皇元年，禪與太上道君，爲今天花王。故《本行經》云：赤明開運，歲在甲子，誕於浮刀。蓋天西那玉國與靈寶同出度人。元始天尊以我因緣之勳，錫我太上之號，封鬱悅那林昌玉臺天帝王，位登高聖，治玄都玉京。此言赤明，即是今劫開圖，謂之赤明，非前赤明劫也。不言上皇者，是總言今劫耳。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六《三洞經教部·七部並序》 夫七部者，蓋乃總道化之教方，統玄門之正典，包羅羣藝，綜括衆文。六綜之辯莫階，五時之說非擬。睹斯法海，靡不成真；涉此慈波，咸皆捨僞者也。

七部者，今因《正一經》次：一者洞神部、二者洞玄部、三者洞真部、四者太清部、五者太平部、六者太玄部、七者正一部，前之三部，已如三洞義釋。今釋後四：言太清者，孟法師云：大道，氣之所結，清虛體大，故曰太清，以境目經也。今謂此經是從所輔之境得名，何者？此經既輔洞神，洞境是太清故也。亦未必示者，此經既明金丹之術，服御之者遠昇太清，故言太清也。太平者，太言極太，平謂和平。明六合太通爲一，正平之氣斯行，故《太平經》云：今平氣行矣。平亦是安。又云：欲復古太平之法，先安中氣也。又云：三五氣和，日月常光明，乃爲太平。

《爾雅》云：明，成也。此亦可訓明。言明君治世，成濟品物，爲太平也。或有解云三階正爲太平。或有解云景星現曰太平。此並一事爲釋耳。今明此經現世，能使六合同風，萬邦共軌，君明物度，可謂太平也。太玄者，孟法師云是太玄都也。今爲老君既隱太平之鄉，亦未詳此是何所，必非攝跡還本，遣之又遣，玄之又玄，寄名太玄耶？此經名太玄者，當是崇玄之致，以玄爲太，故曰太玄也。若言起自玄都，不無此義。但七部皆爾，非獨此文也。正一者，《盟威經》云：正以治邪，一以統萬。又言：法文者，法以合離，文以分理。此言衆生離本，所以言離，故下文云：反離還本，合真捨僞，由法乃成。言統萬者，總攝一切，令得還真，故下文云：一切學士，覺悟少欲，欲少近乎道宗，宗道在乎戒也。《治邪文》云：衆生根羶，去道賒邈。大道慈悲，立法訓治，趣令心開，兩半成一，一成無敗，與常道合真。故曰正一法文也。通言部者，以部別爲義。三部通名太，正一獨稱正者，以三部輔於三洞大法，故言太。正一既遍陳三乘，簡異邪道，故稱爲正也。

四 輔

綜 述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六《三洞經教部·四輔》 第一太清者，太一爲宗。

《老君演說建豐經》云：微妙之旨，出於太清。此經所明，多是金丹之要。又著緯候之儀，今不詳辯。按黑錄所明，即漢安元年，太上以此經四十六卷付於天師，因此至今也。

第二太平者，三一爲宗。

《老君所說》甲部第一云：學士習用其書，尋得其根；根之本宗，三一爲主。《玉緯》云：太平者，六合共行正道之號也。今宛利世界九州八十一域，擺除六天，上問神人，詳說古道，家國安寧，長居慶樂。丁部第

四云：欲知吾道大效，付賢明道德之君，使其按用之，立與天地乃響應，是其大明效證驗也。甲部第一又云：誦吾書，灾害不起，此古賢聖所以候得失之文也。又云：書有三等：一曰神道書，二曰覈事文，三曰浮華記。神道書者，精一不離，實守本根，與陰陽合，與神同門。覈事文者，覈事異同，疑誤不失。浮華記者，離本已遠，錯亂不可常用，時時可記，故名浮華記也。又云：澄清大亂，功高德正，故號太平。若此法流行，即是太平之時。故此《經》云應感而現，事已即藏。又云：聖主爲治，謹用茲文；凡君在位，輕忽斯典。然其卷數，或有不同。今甲乙十部合一百七十卷，今世所行。按《正一經》云，有《太平洞極》之經一百四十四卷。今此經流亡殆將欲盡。此之二經，並是盛明治道，及證果修因，禁忌衆術等也。若是一百四十卷《洞極經》者，按《正一經》，此漢安元年太上親授天師，流傳茲目。若是甲乙十部者，按《百八十戒》云，是周赧王時，老君於蜀郡臨邛縣授於琅瑯干吉，爾來又隱。近人相傳云：海嵎山石函內有此經。自宋梁以來，求者不得。或往取之，每值風雨暝暗，雷電激揚。至陳祚開基，又屢取不得。每至山所，風雨如故。至宣帝立，帝好道術，乃命太平周法師，諱智響往取此經。法師挺素清高，良難可序。受請至山，清齋七日，將就取經。未展之頃，朝雲暗野，曉霧昏山。師拜禮進趨，天光開朗。乃命從人數十，齊心運力，前跪取函，函遂不得開。法師歛氣開之，乃見此經，請還臺邑。帝乃具禮迎接，安於至真觀供養。經放大光明，傾國人民並皆瞻仰。帝命法師於至真觀開敷講說，利安天下，時稱太平。自此以來，其文盛矣。帝因法師得此經，故號法師爲太平法師，即臧靖法師之稟業也。

第三太玄者，重玄爲宗。

《老君所說故經》云：玄玄至道宗。然其卷數，亦有不同。《正一經》云：《太玄道經》二百七十卷。今《玉緯》所撰，止有一百三十五卷。又非盡是本經，餘者不見。當時運會未行，然此經所明，大略以玄爲致，故《太玄經》云：無無曰道，義極玄玄。樂真人云：《道德五千文》，茲境之經也。舊云《道德經》有三卷。《玉緯》云：其中經珍祕，部人太清。亦未詳此解。按《西昇序》云：列以二篇，乃河濱授於漢文。又云：《素書》二卷，尹喜所受，凡得五卷。既說有三時，玄靖法師開爲

三部，宗致《道德》二卷，是先說以道德爲體，其致則總，以其文內無的對揚之旨故也。《西昇》次說以無欲爲體，故云當持上慧，源妙真一。後說既盛明真一，故以真一爲體。其源流者，所授尹生五卷，由漸甚多，今不更說。通諸一部者，按《正一經》云：太上親授天師《太玄經》，有二百七十卷。推檢是漢安元年七月得是經。爾來傳世，乃至今日。但其零落闕遺，亦是運還天府耳。

第四正一者，真一爲宗。

《太上所說正一經》，天師自云：我受於太上老君，教以正一新出道法。謂之新者，物厭故舊，盛新新出，名異實同。學正除邪，仍用舊文，承先經教，無所改造，亦教人學仙，皆用上古之法。王長慮後改易法師，故撰傳錄文，名爲《正一新出儀》。故天師云：後世男女，必改吾法。貪財愛色，不施散一切。汝曹重檐地獄爲家，宜各慎之！《正一經》云：《正一法文》一百卷，今孟法師錄亦一百卷，凡爲十帙。未知並是此經不耳。斯經所明，總述三乘之用。故此經云：《正一》遍陳三乘。王長所撰《新出之儀》四十卷，但未有次第。長既隨師昇玄，于時多承口訣，祇錄爲卷名，未詮次第也。其源流者，《玉緯》云：昔元始天王以開皇元年七月七日丙午中時，使玉童傳皇上先生白簡青籙之文，自然得乎此法。虛無先生傳於唐堯，又後聖帝君命小有天王撰集宣行。青童云：自爾之後，得此文者乃七千人。皆飛龍玄昇，或淪化潛引，不可具記。得道者藏文五嶽，精思積感，先得此文。此文極妙，得之隨緣。文來或出河洛，或戒經方，依因結果也。漢末有法師張道陵，精思西山，太上親降，漢安元年五月一日，授以三天正法，命爲天師；又授正一科術要道法文。其年七月七日，又授《正一盟威妙經》、三業六通之訣，重爲三天法師正一真人。按《正一經治化品目錄》云：《正目經》九百三十卷，符圖七十卷，合千卷。付天師《正一》百卷即在其內。後會教重，自當具顯道本。《尊卑經》云：真經要妙，其文無雙。三十六萬四千正言無數，不離正一。演氣布化，《五千》爲宗，真精要妙，三洞爲最也。然此法雖復久遠，論其所盛，起自漢朝。天師既昇天後，以此法降與子孫、弟子、嗣師、系師，及諸天人一切內外至信者，修行傳習。屢有傳道之人，今不具載。此文因此行矣。謹按《正一經圖科戒品》云：太清經輔洞神部金丹以下仙

業；太平經輔洞玄部，甲乙十部以下真業；太玄輔洞真部，《五千文》以下聖業。《正一法文》宗道德，崇三洞，遍陳三乘。《太平經》云：輔者，父也。今言三太輔三洞者，取其事用相資，成生觀解，若父之能生也。衆生鈍劣，聞深教不解，更須開說翼成，方能顯悟，即是扶替之義也。

十二部

綜述

孟安排《道教義樞》卷二《十二部義第七》 義曰：十二部者，文該七部，義本三乘，窮理則出乎死生，入悟則登乎常樂，此其致也。《正一經》云：三乘所修，各十二部。《本際經》云：總括法門，唯十二事，部類分別，隨根不同。

釋曰：十二部義，通於三乘。今依《本際經》釋，第一本文，第二神符，第三玉訣，第四靈圖，第五譜錄，第六戒律，第七威儀，第八方法，第九衆術，第十記傳，第十一贊頌，第十二章表。第一本文者，三元八會之書，長行源起之例是也。《真誥》紫微夫人云：三元八會之書，太極高真所用。本者，始也，根也，是經教之始，文字之根；又得理之無，萬法之本。文者，分也，能詮理也，既能分判二儀，又能分別法相，既能辯折萬事，又能表詮至理也。第二神符者，即龍章鳳篆之文，靈跡符書之字是也。神以不測爲義，符以符契爲名，謂此靈跡神用無方，利益衆生，信如符契。第三玉訣者，即河上公釋柱下之文，玉訣解金書之例是也。玉名無染，訣語不疑，謂決定了知，更無疑染。第四靈圖者，如舍景五帝之象，圖局三一之形，其例是也。圖，度也，謂度寫玄妙，傳流下世。第五譜錄者，如生神所述，三君本行之陳五帝，其例是也。譜，緒也，錄，記也，謂緒記聖人，以爲教法，亦是緒其元起，使物錄持也。第六戒律者，如六情十惡之例是也。戒者，解也，界也，止也，能解衆惡之縛，能分善惡之界，又能防止諸惡也。律者，率也，直也，慄也，率計罪愆，直而不

枉，使懼慄也。第七威儀者，如齋法典式，請經軌儀之例是也。威是儼凝可畏，儀是軌式所宜，亦是曲從物宜而爲威制也。第八方法者，如存三守一，制魄拘魂之例是也。方是方所，法者節度，明修行治身有方所節度也。第九衆術者，如變丹鍊石，化形隱景之例是也。衆，多也。術，道也。修鍊多途，爲入真初道也。第十記傳者，如道君本業，皇人往行之例是也。記，誌也。傳，傳也。謂記誌本業，傳示後人也。第十一贊頌者，如五真新頌，九天舊章之例是也。讚以表事，頌以歌德，故詩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亦曰偈者，憩也，四字五字，爲憩息之意耳。第十二章表者，如九齋啓願，三會謁請之例是也。章，明也。表，奏也。謂申明心事，上奏大道之。通言部者，以部類爲義，亦以部別爲名，謂別其義類，以相從也。又十二部由序者，按《靈寶真文》上卷云：本文名空陣赤書，景皇真文，初應唯一文之經，隨五帝所掌，開爲五篇。東方安寶華林青靈始老帝君，名靈威仰，所掌真文名曰生神寶真洞玄章。南方梵寶昌陽丹靈真老帝君，名赤熛怒，所掌真文名曰南雲通天寶籙。中央玉寶元靈元老帝君，名含樞紐，所掌真文名曰寶劫洞清九天書。西方七寶金門皓靈皇老帝君，名曜魄寶，所掌真文名曰金真寶明洞微篇。北方洞陰朔單鬱絕五靈玄老帝君，名叶光紀，所掌真文名曰元神生真寶明文。五老玉篇，皆空洞自然之文也。今汎論古今變文，凡有六種：一者天書。陰陽初分，有三元五德八會之義，以成飛天之書，後撰爲八龍雲篆明光之章。陸先生解三才，謂之三元。三元既立，五行咸具，以五行爲位，三五相合，謂之八會，爲衆書之元。又有八龍雲篆明光之章，自然飛玄之義，結空成文，字方一丈，肇於未天之内，生立一切也。按《真誥》紫微夫人說：三元八會建文章之祖，八龍雲篆是其根宗所起，有書之始。而先生云：八會，三才五行便是，既判之後。赤書又云靈寶赤書五篇真文，出於元始之先。即此而論，三元應非三才，五篇應非五行也。正應是三寶文人之三炁，三炁自有五德耳。故《九天生神章經》云：天地萬化，自非三元所育，九炁所導，莫能生也。故知三元在天地未開，三才未有之前也。三元者，一曰混沌太無元，高上玉皇之炁；二曰赤混太無元，上玉虛之炁；三曰冥寂玄通，無上玉虛之炁。五德所本有三，即陰陽和。陰有少陰、太陰，陽有少陽、太陽，就和中之和爲五德也。篆者，撰集靈書謂之雲篆。此則三元八

會之文，皆是天書也。二者演八會爲龍鳳之文，謂之地書，此下玄聖所述，以寫天文也。三者軒轅之時，蒼頡傍龍鳳之勢，採鳥跡爲古文，以代結繩，即古體也。四者周時，史籀變古文爲大篆。五者秦時，程邈變大篆爲小篆。六者秦後，盱陽變小篆爲隸書。又云：漢謂隸書曰佐書，或言程邈獄中所造，出於徒隸，故以隸爲名。是爲六文也。又有八體六書，今不具叙耳。又漢和帝時，蔡倫始造紙，爾前唯書簡牒。牒者，詮牒語事。簡者，在簡不繁。但知本是天書，以下八體六文，皆從真文出耳。又蒙恬造筆精能，故稱蒙恬造筆也。然未知何時書經於紙卷。今謂劫初已有有筆，太真所書，何容無紙，及以八體六文等耶？以天尊造化，具一切法故也，但後人承用，自有前後耳。神符者，明一切萬有，莫不以精炁爲用，故二儀三景，皆以精炁行乎其中。萬物既有，亦以精炁行乎其中也。是則五行六物，莫不有精炁也。以道之精炁布之簡墨，會物之精炁以却邪僞，輔助真教，召會羣靈，制御生死，保持劫運，安鎮五方。然此符字，本於結空，太真仰寫，天文分置，方位區別，圖象符書之異。符者，通取雲物星辰之勢；書者，別折音白詮量之旨；圖者，盡取靈變之狀。然符中有書，參以圖象，書中有圖，形聲並用。而三洞經中，符有作今字者，此亦如古文尚書，有與今字同者耳。玉訣者，此別有經二卷。太上道君於南丹洞陽上館爲學士王龍賜說此靈文玉字之訣，但求知定是何代所注。又說諸修符醮，五方思存移灾等法，然正是解訣八會之文也。靈圖以傳有，書以傳無。無者，言之與理無有形跡，定志圖局之例是也。有者，有形之與跡，八景及人鳥之例是也。或鎮之五嶽，保制劫運，或廣被十方，開化周普，或宣之上古，極物之迷，或傳之下世，哀物之苦，皆大慈之德，隨病設方，大哀之心，赴緣說法也。譜錄者，譜如生神章，前三寶君及本行道君，自序宿世根本之例是也。錄者，修別神真位次名，諱八景及內音之例是也。譜之用者，衆生或謂生死之理，欸然而有，欸然而無，如彼草木，無所緣起，故述源本宿因，令其得悟。錄亦是修牒名領，以付學人，令其領錄存思，以自防保，共舉人身以昇天也。戒律者，戒，止也，法善也。止者，止惡心口，爲誓不作惡也。戒之爲義，又有詳略。詳者，太清道本，無量法門，百二十九條，老君及三元品戒百八十條，觀身大戒三百條，太一六十戒之例是也。略者，道民三戒，錄生五戒，祭酒八戒，想爾

九戒，智慧上品十戒，明真二十四戒之例是也。律者，終出戒中，無更別目，多論罪報刑憲之科，如天師制鬼，玄都女青等律。具斯則戒主於因，律主於果，以戒論防惡，律論止罪故也。威儀者，三元本有威儀，俯仰之格，三千四百，龍漢之後，文多不備，此以末世不堪，故略不傳耳。其論齋功德，凡有二種：一者極道，二者濟度。極道者，《洞神經》云：心齋坐忘，至極道矣。《本際經》云：心齋坐忘，遊空飛步。濟度者，依經有三錄七品。三錄者，一者金錄齋，上消天灾，保鎮帝王。二者玉錄齋，救度人民，請福謝過。三者黃錄齋，下拔地獄九玄之苦。七品者，一者三皇齋，求仙保國。二者自然齋，修真學道。三者上清齋，昇虛入妙。四者指教齋，禳灾救疾。五者塗炭齋，悔過請命。六者明真齋，拔九幽之魂。七者三元齋，謝三官之罪。此等諸齋，或一日一夜，或三日三夜，或七日七夜，具如儀軌。其外又有六齋十直，甲子庚申、八節本命、百日千日等齋，通用自然之法。其六齋月者，正月、三月、五月、七月、九月、十一月。又有三長齋月，即正月、七月、十月。十直者，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其六齋八節可知，今不具辯方法者，大略有九：一者，蠶食麻麥也。二者，蔬食菜茹也。三者，節食中食也。四者，服餌符水及丹英也。五者，服芽，五方雲芽也。六者，服光，日月七元三光也。七者，服炁，六覺之炁，天地四方之妙炁也。八者，服元炁，一切所稟三元之炁，太和之精，在乎太虛也。九者，胎食，我自所得元精之和，爲胞胎之元，即清虛降四體之炁，不復關外也。蠶食止諸耽嗜，蔬食省諸肥腴，節食除煩惱濁，保精所以具身神，體成英華。服芽所以變爲芽，服光所以變爲光，服六炁所以化爲六炁，遊乎十方。服元炁化爲元炁，與天地合體。食胎炁所以反爲嬰童，與道混合爲一也。此之變化，迭運改易，不復捨身而更受身，往來生死也。今意方法，未必止是食事，其或是方藥、按摩等事可尋也。以前事跡並出上經《靈書紫文經》及《真誥》，裴君授道具有此事。衆術者，無所不通，大而論之略有五事：一者，思神存真。二者，心齋坐忘。三者，步虛飛空。四者，餐吸六炁。五者，導引三光。此皆心炁相使而神道冥通也。論其變化，凡有三種：一者，白日昇天。謂功成道備，三萬六千神及三一帝一混合爲體，成乎妙一，故能與神俱遊，即身而昇天

也。二者，屍解。或以刀劍竹木代尸，俄爾昇舉，歛失所在；或遺皮殼，或受殯埋，後開棺中，但有杖舄；或遊五嶽，或可昇天；南宮有流火之庭，金門有冶鍊之水，凡生而內飛登天者，亦先詣火庭鍊其形神，死而昇天者，亦先詣庭池鍊其魂骸，皆隨其功業也。三者，滅度。尸形不灰，如太一守尸，或經年歲，尸還成人也。記傳者，託則追誌過去之事，亦有預記未來之事；傳者，撰也，謂相傳係續。凡聖神之體，略有二事：一者，自然。二者，學得也。《大洞經》云：得洞經者，從死得生，從生得道，從道得仙，從仙得真，從真得爲上清。黃老君、三十九真、二十四帝、百八十道君、天尊上聖，亦有自然妙炁，應化所作，亦有修習後成，自然後學，合爲一也。然此聖真階次，千流萬品，今不具顯也。讚頌者，四言以象四時四炁，五言以法五行五德，七言以法七元七曜。有本文讚頌，始九天生神之流，以三洞飛玄之炁，是本文讚頌也。後諸經中，或有道君真人，諸天讚頌，此皆玄聖所作，共在經中。章表者，此修正一偏多。但一切萬機，其跡各別，故聖人垂法制之以事。然道在人心，而方須表奏者，既未能冥會，則因事而顯事，顯則心明，故盡其形跡也。夫人心無質，運之有境，境淨則心明，心明則行潔，行潔可以交神靈，心明可以會天道。故登壇告盟，黃章表奏，使心形俱盡，人會神合也。《章信科》云：輸物明信，信道則捨財，消灾解禍，大體多名，其要有二：一者，賜與凡夫，愛及鳥獸，蠕動蜎飛，皆同本始。二者，供奉三尊，崇飭三寶，周給聖賢，同日供養也。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六《三洞經教部·十二部》 夫十二部經者，蓋是通三乘之妙訓，貫七部之鴻規；尋之者知真，翫之者悟理；實出生死之津梁，入大道之途徑。故《正一經》云：三乘所修，各十二部。

夫十二部道義，通於三乘。今就中乘爲釋，餘例可知。十二者：第一本文，第二神符，第三玉訣，第四靈圖，第五譜錄，第六戒律，第七威儀，第八方法，第九衆術，第十記傳，第十一讚頌，第十二表奏。言本文者，即三元八會之書，長行元起之說，其例是也。紫微夫人云：三元八會之書，太極高真所有。本者，始也，根也。是經教之始，文字之根。又爲得理之元，萬法之本。文者，分也，理也。既能分辨二儀，又能分別法相。既能理於萬事，又能表詮至理。如木有文，亦名爲理也。不名真文

者，十二義通三乘真文教主中，洞非通義也。神符者，即龍章鳳篆之文，靈跡符書之字是也。神，則不測爲義；符，以符契爲名。謂此靈跡，神用無方，利益衆生，信若符契。玉訣者，如河上釋柱下之文，玉訣解金書之例是也。玉名無染，訣語不疑。謂決定了知，更無疑染。靈圖者，如含景五帝之像，圖局三一之形，其例是也。靈，妙也；圖，度也。謂度寫妙形，傳流下世。譜錄者，如生神所述三君，立本所陳五帝，其例是也。譜，緒也；錄，記也。緒記聖人以爲教法，亦是緒其元起，使物錄持也。戒律者，如六情、十惡之例是也。戒者，解也，界也，止也。能解衆惡之縛，能分善惡之界，防止諸惡也。律者，率也，直也，慄也。率計罪愆，直而不枉，使懼慄也。威儀者，如齋法典戒，請經軌儀之例是也。威是儼巖可畏，儀是軌式所宜，亦是曲從物宜，爲威法也。方法者，如存三守一，制魄拘魂之例是也。方者，方所；法者，節度修行。治身有方所節度也。衆術者，如變丹鍊石，化形隱景之例是也。衆，多也；術，道也。爲趣至極之初道也。記傳者，如道君本業，皇人往行之例是也。記，誌也；傳，傳也。謂記至本業，傳示學人。讚頌者，如《五真新頌》、《九天舊章》之例是也。讚以表事，頌以歌德，故《詩》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亦曰偈。偈，憩也。以四字，五字爲憩息也。表奏者，如六齋啓願，三會謁請之例是也。表，明也；奏，奏也。謂表心事，上共湊大道。通言部者，以部類爲義，亦以部別爲名。謂別其義類以相從也。無方釋義，十二互通，從通制別，意如前釋。然十二部內，唯本文有通相、別相，以十二部皆是文字爲得理之本，通名爲本文。本文猶是經之異名。十二部既通名爲經，是通相本文也。於通相文內，則出一部是五篇真文，有生天立地之能，是一切法本，爲別相本文也。不可言十二部皆是玉訣，別出一部是別相玉訣也。餘部例然。又有長行爲偈本稱本文者。餘二乘經望此可知。本文是生法之本，數自居前。既生之後，即須扶養，故次辯神符。八會雲篆，三元玉字，若不諳鍊，豈能致益？故須玉訣，釋其理事也。衆生暗鈍，直聞聲教，不能悟解，故立圖像，助以表明。聖功既顯，若不祖宗物情，容言假僞，故須其譜錄也。此之五條，生物義定，將欲輔成，必須鑒戒，惡法文弊，宜前防止，故有戒律。既捨俗入道，出家筵於師寶，須善容儀，故次明威儀也。又前乃防惡，宿罪未除，故須修齋軌儀，悔已生惡

也。儀容既善，宿根已淨，須進學方術，理期登真要。假道術之妙，顯乎記傳，論聖習學，以次相從也。亦是學功既著，名傳竹帛，故次記傳。始自生物，終乎行成，皆可嘉稱，故次有讚頌。又前言諸教，多是長行散說。今論讚頌，即是句偈。結辭既切，功滿德成，故須表申靈府，如齋訖言功之例，故終乎表奏也。又前十一部，明出世之行；後之表奏，祛世間之災。如三元塗炭，子午請命之流，皆關表也。

三十六部

綜述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六《三洞經教部·三十六部》三乘之中，乘各有十二部，故合成三十六部也。論其相攝者，一往大乘具有三十六部，中乘具有二十四部，小乘唯十二部。何者？以大得兼小故也。又大乘得學小，為遍行也。小不得兼學大，故止十二。中乘可知。此遠論界內化門意也。再論三洞，即是會前三乘入此一乘，故三洞、大乘唯一耳。而又約三洞開三乘者，此欲示一乘之內，無所不包。又云有二經不同：一者，太玄部《老君自然齋儀》云：經有三條：一曰天經，天真所修；二曰地經，洞天所習；三曰人經，世間所行三景之法。相通而成一，曰三乘。三乘之用，各有十二部，交會相通，總曰三十六部。十二條：一曰無為，二曰有為，三曰無為而有為，四曰有為而無為，五曰續愛，六曰斷愛，七曰不斷不續，八曰分段，九曰無斷，十曰知微，十一曰知彰，十二曰適用。當境而曰十二部。隱顯兼施則有七十二部。今謂此文所出前之三經，自可是教。後之十二，意在行也。二者，正一所明十二者：一者心跡俱無為，二者心無為跡有為，三者心有為跡無為，四者捨家處人間，五者携家人川澤，六者出世與人隔絕，七者與世和光同塵，八者斷欲斯斷，九者不斷而斷，十者遊空中，十一者在地下，十二者住天上。三乘皆有十二，故成三十六部也。釋此文意，已在位業義科。但此兩經名味不同者，亦當教義自

是一途之說耳。太玄所出，多據於心；正一所明，通論心跡。但太玄十二中第八一事言分段，考事涉跡，又不顯十二部經科。

道士

綜述

佚名《道典論》卷二《道士》《太上太真科經》云：凡開闢之初，聖真仙人皆宣道炁，立法相，傳同宗，太上俱稱學士，以道為事，故曰道事。道事有功，故號道士。道士者，以道為事，聖運昇度。眾魔又興，皆由人物情淺所致，邪雖伐正，真去邪來，來同邪人，不干正士。正士事道，學法依科，魔王敬護，邪精敢侵？所以受道之身，皆是天魔上官，天魔眾神皆是道士下官。

《昇玄經》云：夫唯賢者與彼俗人，事事有反，目不多瞻，見好不驚，耳不聽讒，不聽亂聲，鼻不受香，芬芳之腥，口不嘗甘，茹犯眾生，心不想慾財色、華榮，手不姦用，足不惡行。此是道士之行者也。

《本願大戒經》云：有道士取諸我身，無求乎人。道言：修之身，其德乃真。斯之謂也。

《洞淵經》云：道士貴人，悉天上來生也。自非先身之積善者，終不得作道士矣。

《正一真人演千明科經》云：清德道士已經三乘，教化一切，施行衆善，觸事得法，可進供養三洞尊經。

《太上太霄琅書經》云：明解須專，專必有應，應則通神，何勞乎感？欣戚兩遣日夜專勤，誓進無退，號為道人。人行大道，號為道士。士者何也？理也，事也。身心順理，唯道是從，從道為事，故稱道士。

先生

綜述

佚名《道典論》卷二《先生》

《敷齋威儀經》云：真人曰：學士

若能棄世累，有遠遊山水之志，宗極法輪，稱先生常坐高座讀經，教化愚賢，開度一切學人也。若復清真至德，能通玄妙義者，隨行弟子同學為稱某先生，其人鉤深致遠，才學玄洞，志在大乘，當稱玄靜先生，或遊玄先生，或遠遊先生，或宣道先生，或暢玄先生。略言其比，不可勝載，須世有其人學者，稱夫先生道士也。

《昇玄經》云：仙公又向太極真人長跪言：歸誠先生，願降法澤，滋潤枯槁，使將來道士得修至真，棄邪法術。

《三元布經》云：太上太道君受此經於玄古先生，以傳玄都仙王。

《上清變化七十四方經》云：紫府先生能為不死，恬和天真，洞思守神，年三千歲，故未昇天，盤桓洞室，採擇上真。

《元始變化龜山元錄經》云：皇上萬始先生，形九千萬文。冬三月，頭建丹陽日精之冠，衣赤雲明光錦袍，佩金虎鳳文，帶丹皇紫章，常乘白雲，坐五色師子，光明流曜，映照上清。春三月，則變形為人軀三頭鳳皇，衣九色斑文虎衣，常立十二華光之上。夏三月，則變形為三日之暉，紫光八芒，爛映煥明，在上清之上，十二色蓮華之中。秋三月，則化形為青赤紫三色之光，更相纏繞，如日之輪。

《上清紫晨經》云：上皇先生紫晨君，蓋二暉之胤，結玉晨之精。育龍烟于太空，包紫虛以通靈，托九玄以含秀，凝洪露以成神。陶三炁以自觀，經玄母以法生，任歷劫而受化，感日吉而曜形，於是上皇元年天甲啓晨誕於神州八朗之天，平丘中域，洞淵之濱。既生之且面發金容，體映玉光，五色紫章，七十二變，精耀玉顏，神龍吐芝以濯漑，鸞鳳撫翼以陰玄，丹霄散景於瓊軒，流光煥爛於霞真，二景停暉於八玄，七元迴精以匡

晨，金仙散香以亂炁，神妃擲華以發煙，五緯結落，神秀紫天，年冠二九，逍遙中元，餐精咽炁，吐納靈津，含芝內灌，凝神胎仙，挹漱守默，淡泊自然，思微念炁，時不虧閑，積感洞元，名超上清，受號元皇，位登紫晨，蘭風應挺，順運流遷，神秉五曜，形盤三元，飛霄迴駕，乘空落煙，羣仙啓路，三道合明，流電吐威，逸駕九玄，再登玉陛，三謁紫庭，遊眄瓊闕，宴景三元，携契五老，玉霄上賓，飛獸攘袂，神鳳撫鳴，巨虬匡轡，靈風散香，流芬激揚，薊藹玉清，金童攀雲而侍輪，玉女躡虛而衛靈。

《太上丹簡墨錄經》云：若受法位至真一及太一素券之號，可署先生之位。其生年屬東方宿者，當署東嶽先生之號；生年屬南方宿者，當署南嶽先生之號；生年屬西方宿者，當署西嶽先生之號；生年屬北方宿者，當署北嶽先生之號；生年屬辰戌丑未並中央七宿，當署中嶽先生之號。此五嶽先生，皆始入地錄，有應署之德，非有精靈感應，不可空署之。

貧道

綜述

佚名《道典論》卷二《貧道》

《靈寶真一自然經訣》云：夫人求

仙道，積功無厭多，功滿自然得道。學道猶世人憂居貧，無不得仙者也。言則貧道汲汲，唯道是務，常與心靜，以制衆魔華想。貧道之言，蓋上清道士之通稱也。

《定志經》云：山南道士答樂法解曰：貧道昨夜下講，於卧中得夢見有一人持一真財如意授以與卿，卿即受之，貧道思惟，謂是佳瑞。

《太上太霄琅書經》云：道士謙辭於道未富，自言貧道，亦貧士。理未周足，如未周，我獨若遺，故為貧士。士之為理，修善為事。

尸解

主者

綜述

綜述

佚名《道典論》卷二《尸解》《九天生神章經》云：夫學上道，希慕神仙，及得尸解，滅度轉輪，終歸仙道，形與神同，不相遠離，俱入道真。

《明真科經》云：生世好學，修行經教，吞精咽炁，恒無怠倦，持齋服御，吐納自煉，積功布德，名書上清，致得尸解下仙，遊行五嶽。後生人中，更受經法，爲人師宗，輪轉道備，克得上仙。白日飛行，位及高貴。

《太微金簡玉字經》云：諸尸解地下主者，案四極真科，一百四十年乃得補真官，於是始得飛華蓋，乘羣龍，登太極，遊九宮也。

《太極真人飛仙寶劍上經》云：夫尸解者，尸形之化也，本真之煉蛻也，軀質之遞變也，五屬之隱適也。雖是仙品之下第，而其稟受所承未必輕也。或未欲升天而高栖名山，或欲崇明世教，令生死道絕，欲斷子孫之近戀，盡神仙爲難希，或欲長觀世化，憚仙官之劬勞也。妙道一備，高下位適，固不可用明死生，以制其定格也，所謂隱回三光，白日陸沉者也。

又云：以錄形靈丸，涂火炭，則他人見形而燒死，謂之火尸解，以一丸和水而飲之，抱木而卧，則他人見已傷死於空室中，謂之兵尸解，凡百縱任故，自得還故邑也，當改姓名變容貌耳。昔有人作此法，入林慮山積十三年而復還家也。大修下尸解者，皆不得反望故鄉，此爲上解之道，名配紫簡三官，不得復窺其間隙，妄以死加之也。有死而更生者，有頭斷已死乃從一旁出者，死畢未斂而去失尸骸者，有人形猶存，而無復骨者，有衣在形去者，有髮脫而失形者。白日去謂之上尸解，夜半去者謂之下尸解，向曉向暮之際而去者，謂之地下主者也。此皆跡兆不滅，爲人所疑。雖獲隱遁，令世志未厭，又不得反旋故鄉，遊栖靡定。

佚名《道典論》卷二《主者》《太極真人飛仙寶劍上經》云：夫至忠至孝之人，既終皆受書爲地下主者，一百四十年乃得受下仙之教授，以大道從此漸進，得補仙官，一百四十年聽一試進也。至孝者，能感激鬼神，使百鳥山獸逃其墳塚也。至忠者能公犯直心，精貫白日，或剖藏殺身，以激其君者也。

夫有上聖之德，既終皆受三官書爲地下主者，一千年乃轉補三官之五帝，或爲東西南北明公，以治鬼神。復一千四百年，乃得遊行太清，爲九宮之中仙也。

夫有蕭邈之才，有絕衆之望，養其浩然，不營榮貴者，既終受三官書，爲善爽之鬼，四百年乃得爲地下主者，從此以進，以三百年爲一階也。

夫有至廉至貞之才者，既終受三官書爲清鬼，二百八十年乃得爲地下主者，從此以漸得進補仙官，以二百八十年爲一階也。

夫至廉者，不食非己之食，不衣非己之布帛也。夫至貞者紛華不能散其正炁，萬乘不能激其名操也。先世有功在三官，流逮後嗣，或易世煉化，改氏更生者，此七世陰德，葉根相及也。既終當遺腳骨，以歸三官，餘骨隨身而遷也。男留左骨，女留右骨，皆受書爲地下主者，二百八十年乃得進受地仙之道矣。臨終之日視其形，如生人之肉；既死之時，尸不強直，足指不青，手皮不皺者，謂之先有德行自然得尸解者也。

高功

綜述

陸修靜《洞玄靈寶齋說光燭戒罰燈祝願儀·法師》經云：當舉高德，玄解經義。斯人也，道德內充，威儀外備，俯仰動止，莫非法式，三界所範，鬼神所瞻，闢啓祝願，通真召靈，釋疑解滯，導達羣賢。

《金錄大齋補職說戒儀》先補一人爲高功。其職也，道德內充，威儀外備，天人歸向，鬼神具瞻，躡景飛晨，承顏宣德，惠周三界，禮越衆官。

朱法滿《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八《法師鈔》《玄都律》云：夫齋者，正以清虛爲體，恬靜爲業，謙卑爲本，恭敬爲事，戰戰兢兢，如履冰谷，肅肅慄慄，如對嚴君。至經句處起禮拜，當一心稱善，隨意願念，唯令丹苦，必蒙感應。今以建齋之家，非不用意應赴之者，多不存法，特由大德我慢，使下訛怠，鈔集此律，略示恭勸。《自然訣下》曰：夫感天地，致羣神，通仙道，洞至真，解積世罪，滅凶咎，却怨家，修盛德，治疾病，濟一切物，莫近乎齋。《金錄簡文》曰：登齋，當舉高德法師一人，都講一人，監齋一人，侍經一人，侍香一人，侍燈一人。明日行道，各典所署師一人，廣須宣令。

《太真科》曰：若就齋戒儀軌，大德之人，應當前行前坐，約語徒衆，必使齊整，勿使主人有所嫌鄙，或各爭異論，無有畏忌，非唯道俗，賢善同惡，亦乃十方大聖冥鑒，爲罪招殃，各自已受。

《太真科》曰：作齋之家，請清廉道士，患無多耳。請人不限於數，令不篤信者聞之，生於歸敬，自積福德，非齋不濟。然清廉之人，實堪歸敬；貪淫之輩，人我甚高。就請應物，恒希先首，設所簡選，曾不責躬，爲建福家，作大患害，能自退省，是稱道子。《金錄簡文》曰：建齋之家，未至一宿，當自沐浴，灑掃內外，丁勅大小，齋等一心。

《太真科》曰：齋官宿到，悉香湯沐浴畢，俱入法堂，宣示科戒，威儀庠序。有違一刑律論。科曰：不從法師，各私用意，二刑論。科曰：不及宿啓，不得入齋，今時之人，明朝尚闕行道。今夜宿啓，豈爲存懷，或貪求外緣，或房中睡臥，分簡受職，即有闕如。明日行香，乃生推注，當由法師，夜不宣告。臨事沸亂喧爭，一則冥府書愆，二則交違法事，三則不生敬信，四則福善無憑。論云：爲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於幽闇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然後能獨行。老君云：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既當主人禮供，豈得坐致愆殃，幸各思之，令從已悟。

《太真科》曰：齋官具受宣告，不得與外人交言，二刑論。科曰：齋日清靜，存神念道，標門斷客，內外禁隔。

《千真科》曰：建齋之家，未至三日，灑掃內外，於門首豎一長旛標門，使人客知之，輩辛之侶，不敢至家，敬信之人，來乃恭肅。

朱權《天皇至道太清玉冊》卷上 高功，一名左闌道。其職也，道德內充，威儀外備，天人歸向，鬼神共瞻，躡景飛章，承顏宣德，惠周三界，禮絕衆官。

都講

綜述

陸修靜《洞玄靈寶齋說光燭戒罰燈祝願儀·都講》經云：才智精明，閑鍊法度。其任也，行道時節，上下食息，先自法師，次引衆官，禮拜揖讓，皆當讚唱。

《金錄大齋補職說戒儀》次補一人爲都講。其職也，洞輔該通，法度明練，贊唱儀矩，領袖班聯，玄壇步趨，升座講說，昭符國命，默契天心。

朱法滿《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八《都講鈔》夫行齋引衆，唱說爲

先。知去就之儀，定早晚之節。《敷齋威儀》曰：都講，其職也，克明正典，詮舉職任，至如行道時節，禮誦容止。先鳴法鼓，次引朋衆，法則執儀，敬憑唱說。夫以建齋行事，都講要用明能：一則參詳法師，二則知主人齋意，三則先定時節，四則擊鼓鳴鐘。若參詳法師者，先取法師進止，可不進退，要共評論，不得自出一意，專制法徒。若知主人齋意者，若主人吉樂齋，威儀悅衆，若主人疾厄齋，勤苦爲務，先定三時、六時行道之數。《金錄簡文》云：朝、中、日人、人定、夜半、雞鳴，爲六時行道。若三時者，朝、中、人定而已。

《太真科》曰：凡爲人告齋，皆三時下，息苦救急，謝罪消災。請福，皆晝夜誦詠祝願，不得卧息，若積日疲困，分時下息，讀經說戒，晝夜不輟，行道齊同，不得虧闕。若齋官病則啓告，衆則退出齋堂。齋所嚴肅，不得養痾，養痾別房，勿喧齋所。若幸堪在齋，登堂整肅，不得低睡，密相督勵，不須行罰，行罰參差，乖折感之至乎。常修習用黜罰之科，使內外齊同，令改昏見曉。師不得濫罰弟子，弟子受罰，不得有辭，所罰必謬，許有薄訴，達心而已。不得苦言，苦言怨己，師與弟子，同五行論。若三時行道，當中後下息至晡時，夜半下息至雞鳴，餘皆上誦誦經。若六時行道，當中後下息至晡時，黃昏後下息至人定，夜半後下息至雞鳴，三時下息，餘時皆上誦誦經。使心目同注，意念玄虛，舉動施爲，每依儀典。若擊鼓鳴鐘，招仙集聖，法鼓有二：一則叩齒，二則金鐘玉磬。一則叩齒者，《威儀》云：先鳴法鼓，次引朋衆。然鳴法鼓，或三通、七通、九通、十通、十二通、二十四通、三十六通、四十九通、七十二通、八十一通，隨時所用。《老君經序》云：叩齒三，咽液三也。《昇玄經》云：即便叩齒七通爲七曜，道明當發故。《生神章》云：叩齒九通。《昇玄》又云：叩齒十二通，三嘘。又云：叩齒二十四通。《度人經》云：叩齒三十二通，上聞三十二天。《昇玄經》云：天師西向叩齒七十四九通，太上東向叩齒七十二通。又云：太上叩齒九九八十一通。《上清八道祕言經》曰：叩齒之法，左左相叩，名曰折制天鐘；右右相叩，名曰震椎天磬；中央上下對相叩，名曰嚴鳴天鼓。若卒遇凶惡不祥，當折天鐘三十六通；若經凶辟邪、威神大祝，當椎天磬；若存思念道、致真招靈，當鳴天鼓。叩齒雖一，其實有三，故

凶惡而畏天鐘之響，山神而攝天磬之洞，招神而肅天鼓之震矣。宮商有節，希微內感，不可以一槩而求，不可以偶然而合召也。《酆都記》云：鮑助，濟北人，年四十餘，亦無道術，中風至口面，齒常自啄。年得一百二十七後，遇大水，隨長壽河而死。北帝數遣殺鬼取之，鬼不敢近。鬼官問其故，殺鬼答云：此人乃多方術，以制於我，常行叩齒，鳴打天鼓，以警身神，神不得散，鬼氣不得入也。二則鐘磬者，《太真科》曰：齋堂之前，經臺之上，皆懸金鐘玉磬，鐘磬依時鳴。行道上講，悉先叩擊，非唯警戒人衆，亦乃感動羣靈，神人相關，同時集會，弘道濟物，盛德交歸。又曰：法身叩鐘，清嚴束帶，諦心存神，與己相見，調槌正擊，漸微至著，數十二、二十四、三十六，隨衆多少。《皇人本行經》曰：鳴鐘，正法服，先至鐘所，手執鐘槌，祝曰：圓槌震法鐘，流聲徧十方。入下通長夜，登高響玉房。九幽聞離苦，七祖上仙堂。鳴三下，法陰數生於二，成於十。爪彈十下，發長牙之音，陽數生於一，成於九。次引九槌，震瓊瑤之響。三下者，上聞清微、禹餘、大赤之三天，中應無色、色、欲之三界，下警地獄、餓鬼、畜生之三徒。三天，三界，三徒，三三爲九，故九槌也。歛長法，歛長二十七槌，上九通九天之道君，中九覺九宮之真帝，下九招九幽之苦魂。連三下，合四九三十六槌，上聞三十六天帝，中應三十六部尊經，下徹三十六地戶。若得法，左仙童記善；若失法，右玉女記惡。明各詳之，犯科冥考。

朱權《天皇至道太清玉冊》卷上 其職也，洞輔德通，法度明鍊，讚唱儀矩，領袖班聯，玄壇步趨，陞座講說，昭符人望，默契人心。

監齋

綜述

陸修靜《洞玄靈寶齋說光燭戒罰燈祝願儀·監齋》其職也，司察衆過，彈糾愆失，秉執科憲，隨事舉白，必使允當，不得隱隱。

《金錄大齋補職說戒儀》 次補一人爲監齋。其職也，總握憲章，典領科禁，糾正壇職，振肅朝綱，周密察非，從容授簡，有嚴有翼，毋濫毋墮。

朱法滿《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八《監齋鈔》 夫道因聖顯，福寄人弘，若不糾彈，無遵典憲。《敷齋威儀》云：篤勵虧怠，彈糾愆過，不偏不黨，無隱無濫，秉執憲章，務存允愜。然所爲法事，要假其人，若不切磋，何取成例，只可依法，勿惜人情。《昇玄經》云：監齋十事。一者，令設供之家，先齋前三日，投辭於法師，陳說所願，並修所請齋人姓名、道位多少，法師受辭，即對辭主騰辭，上刺請監齋官屬；二者，令供主還家，更報所請齋人云，已投辭上刺訖，宜各潔淨，勿與俗人共同牀座，莫作諸惡、不善之行，此至齋竟，保全身口意，一如太上威儀之令；三者，令供主不得盜鬼神之餘物，及市買熟食以供齋人；四者，令供主見有異人聞齋、欲來聽經者，不得計飲食之費，遏截不聽；五者，令供主上刺訖，還家便於靜室、齋堂，燒香明燈，爲監齋官屬，當下監察；六者，供主不得辭託齋事，不供當賓客；七者，當令供主解齋布施，隨家豐儉，一錢一縷，亦足表心；八者，令供主不得緩帶裙裳，如給使法；九者，令供主不得迎師，有人去便不送，是去就異心，皆思忘義；十者，不得令供主因解齋之餘，以解神福，是名貪利惜費，無恭肅心。

《玄都律》云：主人內外，不預相檢勑，音聲高厲者，罰油五升；若主供辦，諸物有闕，罰油二升；若執糾見過，不彈私隱，罰油六升；若受闕不啓上補，罰油三升；若齋人妄言綺語，論及私鄙，罰香一斤、油五升、朱三兩。

律曰：若有犯威儀、彈糾不伏者，當啓告三寶，退出齋次；若彈糾不實，以罪罪之；若上座法師，自覺有失，須收愆迭失，如不自收，監齋准法彈糾；若法事有虧，從一至三，監齋依事罰糾；若從三以上，斷功削除，宣示同學，不得容在法座；若監齋容縱不糾，亦與同罪。

朱權《天皇至道太清玉冊》卷上 監齋，一名左輔教。其職也，總握憲章，典領科禁，糾正壇職，振肅威儀，周密察非，從容受簡，有嚴有翼，毋濫毋墮。

侍香

綜述

陸修靜《洞玄靈寶齋說光燭戒罰燈祝願儀·侍香》 其職也，當料理爐器，恒令火然灰淨。六時行道，三時講誦，皆預備辦，不得臨時有關。

《金錄大齋補職說戒儀》 次補一人爲侍香。其職也。精飾鼎彝，嚴潔案席，巡行藝炷，始終芬芳，玄鑒昭彰，丹誠露達，毋或中絕，有越初忱。

朱法滿《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八《侍香鈔》 夫水以洗塵，香能破穢，假茲百和，託信三清。《敷齋威儀》云：侍香，其職也。炎鑪肅整，芳馨恒然，使畢夜煙流，終朝火續，此法事之所先，宜晨昏而勿怠。《本際經》云：散天香花，猶如雪下，繽紛芳馥，悅樂衆心。又云：熾百和反風名香，散萬種天樹寶花。《衆篇經》云：飛香八湊，流電揚烽。又云：金童揚香，月宮散花。《定志》云：百和寶香，不熾自薰。《昇玄經》云：香氣芬芳，薰於八方。《五符序》云：然百和之香以破穢。又云：燒香醮五帝，看流芳所歸。氣正上中央，黃帝先降；氣東流者，青帝先降；氣南流者，赤帝先降；氣西流者，白帝先降；氣北流者，黑帝先降。

《玄都律》曰：誥朝拜竟，其日燒香，灾殃自滅。違律，罰筭一紀。

《玄都律》云：若翻覆香火，罰香二斤；若侍香煙中絕，罰油四斤；若臨燒香突行，罰油二斤；若行香不洗手、漱口，罰油二斤。《登真隱訣》曰：香者，天真用茲以通感，地祇緣斯以達言。是以祈念存注，必燒之於左右。特以此煙能照玄達意，亦有侍衛之者宣讀辭誠故也。又云：建城縣及高陵，並有然石一燒，令赤便永不糜耗，得一九以燒香，實爲省要。

朱權《天皇至道太清玉冊》卷上 侍香，一名左拱宸。其職也，精

飾昇彝，潔嚴案席，巡行焚炷，始終芬芳，玄鑒昭彰，丹誠露達，毋獲中絕，有越初忱。

侍經

綜述

陸修靜《洞玄靈寶齋說光燭戒罰燈祝願儀·侍經》其職也，營侍尊經，整理巾蘊，高座几案，四座席地，拂拭齊整，不得怠懈。

《金錄大齋補職說戒儀》次補一人爲侍經。其職也，嚴潔几榻，整齊卷軸，開函啓奏，收積敷陳，調和衆音，表儀庶職，觀聽允睦，幽顯交歡。

朱權《天皇至道太清玉冊》卷上侍經，一名右輔教。其職也，嚴潔几案，整齊卷軸，開函啓奏，收積敷陳，調和衆音，表儀庶職，觀聽允睦，幽顯交歡。

侍燈

綜述

陸修靜《洞玄靈寶齋說光燭戒罰燈祝願儀·侍燈》其職也，景臨西方，備辦燈具，依法安置，火焰火然，恒使明朗。

《金錄大齋補職說戒儀》整辦缸篝，精嚴燈燭，高下照徹，內外輝華，際夜續明，乘晨收燄，光明道境，輝耀齋壇。

朱法滿《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八《侍燈鈔》《敷齋威儀》云：侍燈，其職也。蘭缸晚映，係明西日，灼爍壇場，照灼清夜。若遇雨權停，

教義總部·教門常識部

值風暫息，賓主參詳，與時興廢，幸勿抑斷，用虧成典。【略】

《四極明科》曰：立春、春分之日，然九燈於中庭；立夏、夏至，然三燈；立秋、秋分，然七燈；立冬、冬至，然五燈；本命之日，然十二燈。夜半，露出燈下，春則向東，夏則向南，秋則向西，冬則向北，本命則向太歲，叩齒二十四通，祝曰：

高上太真、萬聖帝皇、五帝玉司、總仙監真，今日吉良，八節開陳，陽絕陰考，絕滅九陰，於今永始，拔釋七玄，免脫火鄉，永離刀山，三塗五苦，不累我身，得同天地，長保帝晨，五願八會，靡不如言。畢解巾叩頭百二十過，當額向地而叩，竟復巾仰天，心念我身，今日上享天恩，賜□形骸，受生飛仙，因仰咽二十四氣止。如此三年，宿愆並除，身與真同，不履五苦，脫過火鄉，尅得真人，遊宴玉房，可謂妙訣，慎勿輕宣。《金錄簡文》曰：拔度生死，建齋於中庭。土壇縱廣，上壇二丈四尺，下三丈二尺，開四面四角、上下十門，門廣五尺，闌纂標榜，法天象地。壇中央，安一長燈，令長九尺，上然九燈，每令光明，上照九天，下照九幽。於門外四面，各安九燈，合三十六燈，以圍壇。《金錄簡文》云：入堂靜，明燈訖，向燈三拜，呪曰：

正一陽光，焰上朱煙，開光童子，一十二人，洞照一宅，及得我身，百邪摧落，殺鬼萬千，光明朗徹，通真達靈，昇入無形，與道自然。畢，退出堂，滅燈，呪曰：

玄陰閉光，長燈續明，太陽已朗，八威開清，燈通太陰，光附景生，日月二真，與我合并。便滅火。本命中然燈，以照七魄；行年上然燈，以照三魂；太歲上然燈，以照一身；大墓上然燈，以照朽骸；小墓上然燈，以照太陰；堂前然七燈，以照七世；中庭然九燈，以照九幽；俠門然二燈，以照宮宅；地戶然二十四燈，以照二十四生氣；八方然八燈，以照八卦；中央然九燈，以照九宮；天門然十燈，以照十方；然二十八燈，以照二十八宿；然三十二燈，以照三十二天；然五燈，以照五嶽。《金錄簡文》曰：然燈威儀，功德至重，上照諸天，下明諸地，八方九夜，並見光明。侍燈之官，勤爲用意，每令燈光竟夕。《明真齋儀》曰：於中庭，然九燈於竿上，以照九幽。壇四面，各然九燈，合三十六燈，露經中庭，巡繞九幽，燈燒香行，道禮懺也。《黃錄簡文》曰：然九十神燈。

《明真科》曰：若有灾急，可丹書五篇真文於中庭，五方安。又上金五兩、仆五龍，以鎮五篇，五色紋繒之信，以鎮五帝。春則然九燈，亦可九十燈，亦可九百燈；夏則然三燈，亦可三十燈，亦可三百燈；秋則然七燈，亦可七十燈，亦可七百燈；冬則然五燈，亦可五十燈，亦可五百燈；四季之月，則然十二燈，亦可百二十燈，亦可千二百燈。中央安一長竿，上然九燈。

《玄都律》曰：若侍燈火中滅，罰香一斤；若翻燈燭，罰油五升。

朱權《天皇至道太清玉冊》卷上 侍燈，一名右拱宸。其職也，整辦缸篝，嚴潔燈燭，高下照徹，內外輝華，際夜續明，華晨妝焰，上明道境，下煥幽都。

科戒總部

科儀名目部

生日本命儀 午朝行道

綜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二《生日本命儀·午朝行道》 都講
舉，各禮師存念如法。

高功宣衛靈呪。

丹靈朱火，炎霞激風。赤輪剛運，天光八衝。迸威包羅，交變萬方。流金豁落，羣魔滅蹤。辟奸破妖，明耀元功。金符召制，躡雲策龍。謠歌慶會，散花太空。神化宜運，四極安隆。伏御帝前，罔有不恭，和與道合真。

都講舉，鳴法鼓二十四通。

高功發爐。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召出臣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左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散花玉女，五帝直符，直日香官，各三十六人出。出者嚴裝顯服，冠帶垂纓，闢啓玄壇土地，方域神真。臣今午朝，陞壇行道，謹奏爲人意，其諸忱悃，已錄告聞，願得太上十方至真道炁，靈寶瑞光下降，流入臣等身中，令臣所啓之誠，速達徑御太上無極大道、三清三境天尊、昊天玉皇上帝、星主紫微大帝御前。

都講舉，請稱法位。

具位臣姓某與合壇衆官等，謹同誠上啓，斗極祖師、洞真大道元始天尊，斗極宗師、洞玄大道太上道君，斗極真師、洞神大道太上老君，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斗中之尊、天皇大帝，斗中之主、紫微大帝，北斗

高上玉皇尊帝君，太微玉帝玄卿大帝君，北斗太尉陽明貪狼玉晨君，北斗上宰陰精巨門玉晨君，北斗司空真人祿存玉晨君，北斗游擊玄冥文曲玉晨君，北斗斗君丹元廉貞玉晨君，北斗大常北極武曲玉晨君，北斗上帝天關破軍玉晨君，北斗玉帝洞明外輔玉晨君，北斗帝真隱元內弼玉晨君，斗中天罡萬真節度奎光帝君，北斗九皇夫人，九陰內妃，三台華蓋星君，三官五帝，九府四司，斗中道德諸君，無鞅聖衆，六十甲子本命星君，玄中大法師，三天大法師，寶上真人，二仙使者，九宮官屬，一切真靈。臣等伏聞元始開圖，演長生之祕錄；玄元闡化，弘廣濟之妙門。普及人天，同臻福祐。由是宿瑕往結，咸得懺祈，片善微功，備蒙銓錄，洪纖罪福，毫末無遺。臣職在敷揚，願裨大化，凡有祈告，敢不上聞。

宣詞。

按如詞言，誠深修奉，所宜膳奏，冀獲感通。竊惟三十六部尊經，修生爲本；二十七等齋法，崇善爲先。所以本命七星移度之篇，具明神呪三皇監乾之旨，許佩寶符，司馬度籍，以延生太一，制魂而保壽。元父玄母，內鎮百關；金晨玉華，外祛衆惡。降日華於大洞，解宿結於三田。勤而行之，可以雲昇羽化，則本命具存修之理，載彼真經；生日敷大有之書，明於奧旨，司命回十絕之信，元君開定籍之章，三界在庭，萬神列位。然後紀善錄惡，保壽延生。大哉，稟氣毓神，驚天駭地，誕生之重，聖教所尊，爰屬茲辰，宜申福會，是用虔誠三寶，注仰十華，信幣盟心，香花展禮，轉經行道，悔過祈恩，依按典儀，奉修齋直。以今午朝，陞壇行道，請法衆等運茲初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徑上，供養無上至真道寶。臣等志心皈身、皈神、皈命，首體投地。仰依太上三尊，十方衆聖，願以是捻香功德，上資社稷尊靈，列聖昭穆，神升玉闕，品列瓊宮，騰逸駕於上清，介殊祥於大寶，允昌帝業，遐福羣生。弟子某家九世七玄，億曾萬祖，克辭幽夜，咸睹光明。今故燒香，自皈依道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永保長存，和與道合真。

以今午朝，陞壇行道，請法衆等運茲二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徑上，供養無上至真經寶。臣等皈身、皈神、皈命，首體投地。仰依太上三尊，十方衆聖，願以是捻香功德，歸流今上皇帝。伏冀聖圖悠久，寶祚延洪，日並睿明，山齊聖壽。儲宮妃后，光贊鴻休。百辟忠貞，扶持景運，

三光融朗，六炁和平，穀稼滋豐，兵戈戢息。航深梯險，會萬國以朝宗；車軌書文，總八紘而混一。俗臻有道，化洽無爲。今故燒香，自皈依經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保天長存，和與道合真。

以今午朝，陞壇行道，請法衆等運茲三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徑上，供養無上至真師寶。臣等皈身、皈神、皈命，首體投地。仰依太上三尊，十方衆聖，願以是捻香功德，歸流齋主某，及內姻外族，眷屬親緣，體豫神安，福隆壽遠，三灾不染，九厄無侵，家傳忠孝之風，門襲安貞之吉。九圍之內，率土之中，景貺所資，羣生咸泰。今故燒香，自皈依師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永保長存，和與道合真。

懺方，命魔，三啓，三禮。

重稱法位。

具位臣某等，謹同誠上啓，三清上聖，十極高真，斗府神仙，醮筵真宰。臣聞妙道垂文，三乘演教，至真流化，普度人天，得以微生，參奉玄奧，遵依聖本，敷贊玄科，冀罄丹誠，用裨鴻化。今齋主某，竊惟上真弘濟，三洞開光，有感必通，惟善是祐。敢因初誕本命之日，願伸祈懺之儀，稽首法筵，披心衆聖，轉經行道，請福希恩。伏願太上三尊，十方衆聖，傾光三境，迴駕九清，鑒省丹襟，滂流洪澤，降無涯之施，開大有之慈。赦除臣某己身，及六親眷屬、九玄七祖、一切親緣，歷劫以來，至於今日，六根障惱，三業罪條，或不孝不忠，不仁不義，犯違天地，穢謾三光，呵忿神明，輕凌四大，染滯聲色，耽翫繁華，傷殺衆生，以爲快樂，妬妬勝己，抑絕賢明，冒利貪財，酷害於物，評論道德，毀敗正真，口是心非，罔上凌下，犯三元品目、百八十條，無邊無涯，不可憶識。因今懺悔，並乞蕩除。上願帝道興昌，寰瀛康泰，三光調理，五緯順常，人歸朴素之風，俗洽和平之化。九幽夜府，咸睹光明；六趣殊倫，共臻禎貺。齋主某椿壽等算，金玉齊身，壽祿內延，灾凶外息，子孫忠孝，門宇清安，三界真靈，潛加佑護。上明天尊廣濟之澤，下副臣等皈命之誠。謹啓以聞。

知磬舉，十二願。

都講舉，存神燒香。

高功復爐。

香官使者、左右龍虎君、侍香諸靈官，當令臣向來午朝陞壇行道之所，自然生金液丹碧，芝英百靈，衆真交會，在此香火爐前。當願十方仙童玉女，接待蘭煙，傳臣向來所啓之誠，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三清三境天尊、昊天玉皇上帝、紫微北極大帝御前。

知磬舉，出堂頌。

出戶，引至六幕堂。

懺禳疾病儀 清旦行道

綜 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四《懺禳疾病儀·清旦行道》 法事陞壇如式。

都講舉，各禮師存念如法。

高功宣衛靈呪。

青陽虛映，耀日回靈。神虎辟邪，飛天流鈴。摧奸滅試，萬魔束形。九微迴道，八威攝精。千真校錄，三元蕩清。左嘯中黃，右策六丁。七轉八合，周旋天經。聖化巍巍，大道興行。慶雲流布，合景黃庭，和與道合真。

都講舉，鳴法鼓二十四通。

高功發爐。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召出臣等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左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散花玉女，五帝直符，直日香官，各三十六人出。出者嚴裝顯服，冠帶垂纓，闕啓玄壇土地，方域神真。臣今早朝，陞壇行道，謹奏爲人意，其諸忱悃，已錄告聞，願得太上十方至真道炁，靈寶瑞光下降，流入臣等身中，令臣所啓，速達徑詣太上無極大道、三清上聖、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都講舉，請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合壇官衆等，謹同誠上啓，虛無自然元始天尊，無極大道太上大道君，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元天皇帝，太上老君，高上玉皇，十方已得道大聖，衆至真，諸君丈人，三十六天帝君，玉虛上帝，玉帝大帝，東華、南極、西靈、北真、玄都、玉京、金闕、七寶、玄臺、紫微上宮，靈寶至真明皇道君，玄中大法師，三天大法師，上清、日月、九曜、南辰、北斗星君，三官五帝，九府四司，斗中道德諸君，無鞅聖衆，六十甲子本命星君，東嶽上卿，司命真君，西極總真王君，名山洞府得道神仙，三界應感，一切真靈。臣聞妙本自然，因機立化，裁成天地，含孕虛無。日月得以垂光，乾坤由其定位。天元地府，陽職陰寮，分布萬神，主宰羣有。除災降福，河圖明謁謝之文；悔過希恩，太一著修攘之品。臣等職當開度，廣濟爲先，凡有所祈，理宜關奏，況奉詞旨，敢不上聞。

宣詞。

按如詞言，誠情丹切。弟子某以吉凶倚伏，寒暑推遷，否泰不常，災纏是懼，敢憑慈訓，爰備齋壇。按黃籙靈寶簡章，考玄都典式，冀因敷奏，克獲感通。以今清旦，陞壇行道，請法衆等運茲初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徑上，供養無上至真道寶。臣等皈身、皈神、皈命，首體投地。仰依太上三尊，十方衆聖，願以是捻香功德，歸流皇圖帝業，社稷尊靈，與道無窮，配天齊永。皇帝聖超三五，播有道於九圍；祚越億千，暢無爲於萬國。今故燒香，自皈依道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保天長存，和與道合真。

以今早朝，陞壇行道，請法衆等運茲二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徑上，供養無上至真經寶。臣等皈身、皈神、皈命，首體投地。仰依太上三尊，十方衆聖，願以是捻香功德，歸流某家九玄幽爽、億劫親緣，乘元皇九奏之功，九幽開度；荷玄聖五明之照，五苦寧閑。福利存亡，祚流遐邇。今故燒香，自皈依經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永保長存，和與道合真。

以今早朝，陞壇行道，請法衆等運茲三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徑上，供養無上至真師寶。臣等皈身、皈神、皈命，首體投地。仰依太上三尊，十方衆聖，願以是捻香功德，歸流某身，六氣安和，百關調順。宿殃積孽，隨惠澤以蠲銷；滯疾深災，沐靈風而蕩滌。中天注祿，南斗增年，

眷屬咸宜，禎祥密降。今故燒香，自皈依師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永保長存，和與道合真。

懺方，命魔，三啓，三禮。

重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臨壇官衆等，謹同誠上啓，三清上帝，十極高真，醮筵兩班，無邊列聖，恭望洪慈，洞垂昭鑒。臣聞道本無爲，感而有應；陰陽不測，變化難窮。用常善以導羣迷，播鴻慈而育三界。拯危救物，佐國度人，日用不知，神功無際。弟子某仰慮稟神之始，運氣之初，億劫以來，至于今日，不明罪福，罔識因緣，三業構非，六塵積孽，違天元生化之道，犯地司禁忌之文，虧四時應變之功，失萬物遂成之性，故傷誤殺，害及有情，不覺不知，累過無極。前業未懺，後罪有加。三官五帝之司，黑書記惡；泰嶽羅酆之府，丹簡落名。或因三命凶衰，五行刑剋，星文臨照，神殺衝妨；或因動役興功，槌林運石，斬伐林木，穿鑿岡原，驚觸龍神，犯違禁諱，遂成疾厄，未獲痊平，正氣不和，三元失序。敢依科典，啓置道場，下罄丹誠，上祈玄聖，無邊罪咎，咸乞懺除。伏冀衆聖垂光，萬真迴鑒，流大慈之施，降罔極之恩，敕勒四司，明告九府，爲弟子某削除死籍，注上生名，解厄祛災，和冤釋對，宿瑕清蕩，積過銷平。星辰迴臨照之文，年運息刑衝之咎，青帝加算，錄肝護魂，白帝還名，靜魄安肺，辰星守腎，熒惑鎮心。黃庭真人，和神守臟，天醫將東，太一真靈，神藥潛資，靈津密降。凶隨願解，疾逐雲銷，福壽永延，災衰殄息。上願帝國悠久，聖德昭明，四海無波，八紘有泰，干戈自戢，穀稼滋豐，君聖臣忠，天清地靜。然乞弟子某家，九玄享福，七祖生天，五族安寧，六親和睦。泉扃朗晏，九幽無罪考之聲；三界混融，六道罷輪迴之趣。飛行動息，有識含生，共沾廣濟之恩，咸契長生之果。上明天尊弘慈之澤，下副臣等懺謝之誠。謹啓以聞。

知聲舉，十二願。

都講舉，存神燒香。

高功復爐。

香官使者、左右龍虎君、侍香諸靈官，當令臣向來早朝陞壇行道之所，自然生金液丹碧，芝英百靈，衆真交會，在此香火爐前。當願十方仙

童玉女，接待蘭煙，傳臣向來所啓之誠，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三清上聖、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知磬舉，出堂頌。

出口，引至六幕堂。

懺禳疾病儀 晚朝行道

綜 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六《懺禳疾病儀·晚朝行道》 法事
陞壇如式。

都講舉，各禮師存念如法。

高功宣衛靈呪。

五星高耀，瑞氣飛浮。元始集神，天地交周。玉符寶節，嘯命微幽。擲火揚威，奸凶無留。萬魔振伏，紛葩却消。摧怪滅惡，道炁周流。神光照夜，陰翳俱收。萬神降格，扇景乘飈。羣生咸遂，惠遍神州，和與道合真。

都講舉，鳴法鼓二十四通。

高功發爐。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虛無大道君，召出臣等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左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散花玉女，五帝直符，直日香官，各三十六人出。出者嚴裝顯服，冠帶垂纓，關啓玄壇，天帝天真，當召此間土地里域，真官正神，急上關啓。臣今晚朝，陞壇行道，謹奏爲人意，其諸忱悃，已錄告聞，願得太上十方至真道炁，靈寶瑞光下降，流入臣等身中，令臣所啓之誠，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三清上聖、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都講舉，請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合壇官衆等，謹同誠上啓，虛無自然元始天尊，無極大道

太上大道君，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太上老君，高上玉皇，十方已得道大聖，衆至真，諸君丈人，三十六天帝君，玉虛上帝，玉帝大帝，東華、南極、西靈、北真、玄都、玉京、金闕、七寶、玄臺、紫微上官，靈寶至真明皇道君，日月、九曜、南辰、北斗星君，三官五帝，九府四司，斗中道德諸君，無鞅聖衆，六十甲子本命星君，玄中大法師，三天大法師，東嶽上卿，司命真君，西極總真王君，名山洞府得道神仙，三界應感，一切真靈。臣聞混成構象，真一凝光，天地稟之以權輿，陰陽運之以生化。盛衰倚伏，善惡糾紛，日月有代謝之期，寒暑有推遷之數。惟茲大道，統貫幽明，延福垂休，廣濟羣品。臣等早探真訣，獲眇靈圖。三洞琅函，有祈禳之品；九天金札，傳拯護之文。四萬劫而敷弘，五億天之宗奉，制伏妖惡，徵召魔靈，佐國立功，扶危救物。凡有祈向，敢不上聞。

宣詞。

按如詞言，理惟虔切。弟子某災纏未息，疾厄未平，歸命諸天，披心大道，請崇齋直，延降威靈，輔運丹誠，共希玄祐。以今晚朝，陞壇行道，請法衆等運茲初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徑上，供養無上至真道寶。臣等皈身、皈神、皈命，首體投地。仰依太上三尊，十方衆聖，願以是捻香功德，歸流皇帝九廟尊儀，駕景三清，流祥萬國，鴻基克固，鳳曆永昌。敬祝太子諸王，允扶大業。以及臣寮百辟，匡贊睿圖，車軌大同，梯航畢集。今故燒香，自皈依道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保天長存，和與道合真。

以今晚朝，陞壇行道，請法衆等運茲二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徑上，供養無上至真經寶。臣等皈身、皈神、皈命，首體投地。仰依太上三尊，十方衆聖，願以是捻香功德，歸流某家七祖九玄、幽儀滯爽，超辭地壤，昇翥天衢，息注訟於冥關，流福祥於後裔。九幽地獄，咸睹慈光；六趣羣生，同躋善域。今故燒香，自皈依經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永保長存，和與道合真。

以今晚朝，陞壇行道，請法衆等運茲三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徑上，供養無上至真師寶。臣等皈身、皈神、皈命，首體投地。仰依太上三尊，十方衆聖，願以是捻香功德，歸流弟子某身，冤債和平，灾凶銷解，邪衰冰泮，疾厄雲收，南斗延生，東宮注祿。洎諸眷屬，普及人天，同享

善功，咸臻道域。今故燒香，自皈依師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永保平康，和與道合真。

懺方，命魔，三啓，三禮。

重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醮壇官衆等，謹同誠上啓，三清上帝，十極高真，三界醮筵，兩班列聖，恭望洪慈，洞回昭鑒。臣等參佩寶文，夙漸靈澤，竊披玄奧，志在敷揚，思立善功，廣被羣品。弟子某吉凶在運，疾厄所纏，列款表心，虔誠禱福，請崇齋直，關奏真靈。是敢遵按典儀，轉經行道，懺謝弟子某前生今世，宿罪深尤。或違天地覆載之仁，或虧日月照臨之德，犯二氣五行之性，傷三光六紀之和。前冤未除，後罪重結，故殺誤傷，肆意任心，不識因緣，罔知忌諱。六情所起，干犯幽明，三業所爲，負越經訓。成茲報對，構此灾危。又恐犯觸龍神，興工土木，侵傷地理，違爽天時。又恐宿曜所臨，年運所犯，九宮刑剋，八卦衝妨。疾厄既深，憂危是切。敢因啓齋設款，懺謝過愆，燒香然燈，祈天請命，灾殃罪咎，咸乞懺除，使太一延生，三元却死，靈童投藥，大帝降符，六府調和，百關宣暢，壽延祿永，禍滅福生。弟子某家，九祖生天，六親蒙祐，九幽六趣，動植飛沉，各遂所宜，咸承福利。上願龍圖鴻業，地久天長，文德允修，武功遐著。川浮聖澤，日並睿明。八卦九疇，再彰於清洛；連珠合璧，重睹於玄穹。百穀無愆，三農有積，疵癘不作，水旱無侵，風雨以時，干戈永戢，遍該含識。下及幽途，川嶽職寮，陰陽臣佐，誅邪助正，弘道安人，齊契道階，俱昇福岸。則上明天尊大慈之澤，下副臣等懺謝之誠。謹啓以聞。

知磬舉，十二願。

都講舉，存神燒香。

高功復爐。

香官使者、左右龍虎君、侍香諸靈官，當令臣向來晚朝陞壇行道之所，自然生金液丹碧，芝英百靈，衆真交會，在此香火爐前。當願十方仙童玉女，接待蘭煙，傳臣向來所啓之誠，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三清上聖、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知磬舉，出堂頌。

出戶，引至六幕堂。

消災道場儀

設醮行道

綜 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八《消災道場儀·設醮行道》都講舉，各禮師存念如法。

高功宣衛靈呪。

五星列照，煥明五方。水星却灾，木德致昌。熒惑消禍，太白辟兵。鎮星四據，家國利亨。名刊玉簡，字錄帝房。乘飈散景，飛騰太空。出入冥無，遊宴十方。五雲浮蓋，招神攝風。役使萬靈，上衛仙翁，和與道合真。

都講舉，鳴法鼓二十四通。

高功發爐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老君，召出臣等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左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散花玉女，五帝直符，直日香官使者，各三十六人出。出者嚴裝顯服，冠帶垂纓，關啓此間土地、方域神真。臣今設醮朝修，謹奏爲人意，其諸丹悃，具載疏文，願得太上十方正真生炁，靈寶瑞光下降，流入臣等身中，令臣所奏之誠，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三清上聖、昊天金闕玉皇上帝御前。

都講舉，請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合壇官衆等，謹同誠上啓，虛無自然元始天尊，太上玉晨大道君，太上金闕老君，太上昊天玉皇上帝，九皇至尊，十方靈寶天尊，諸天大帝，三十六部尊經玄中大法師，上相上宰，上保上傳，三官五帝，十一大曜星君，十神太一真君，南斗六司真君，北斗七元星君，周天乾象二十八宿，十二宮神，三百六十五度諸天列宿，本命元辰，天曹職司，九天真宰，三山五嶽、福地靖廬、厚地洞宮、嶽瀆主宰，三界應感，一切真靈。臣聞玉天嚴遠，難昇浩劫之家；金洞渺清，徒仰素靈之館。奧尊帝而

在上，握化紀以居中。啓十方無礙之心，應物而動；號三界大慈之父，視人如傷。俯仰鬱羅之臺，卷舒投芥之劫。回瞻萬兆，悲晉晷之蜉蝣；俯盼九塵，嘆漢宮之螻蛄。自惟下俗，分絕仙階，益憑受著之科，詳罄精微之懇。今有某嚴持信幣，密款仙庭，冀天鑒之下觀，察塵情之片善。伏願九清至聖，離曲密之華宮；十極元皇，從飛虛之法駕。百億天丁，後轡丹颺；千二官君，前迎翠輦。擲火萬里，下呼陽而召陰；旋香三輪，上出日而入月。極東游於熾水，盡西景於虞汧，南造朱陵之宮，中盤黃凝之府，北盡夜城之闕，下彈丘寒之泉。至於魯稱教父，由太極之從行；西號世尊，自延真而密侍。元始符命，疇敢不祗，俯傾心請之誠，仰望雲臨之駕。臣等與齋官某，無任欽佇之至，稽首頓首再拜，奉迎聖駕。

降兩班聖位。

三界衆真，醮筵列聖，向伸拜請，諒沐光臨。請各整於僊班，共祇迎於帝馭。

降帝，雲輿。

鸞輿至止，鶴駕臨軒，與醮列真，如儀朝禮。朝禮既周，請陞醮席，禮官上香，設拜，初進酒。

知磬舉，散花，奏樂。

具位臣某與臨壇官衆等，謹重誠上啓，三清上聖，寶界真靈。竊以一元布景，本無高下之私；萬兆肖形，盡育清和之炁。既死生之浸遠，遂好惡之森繁。機身縱溺於沉迷，大道每垂於善貸。或罪根之彌甚，慮陰責之潛加。苟悟百非，即消萬禍。今弟子某識神冥滯，營魄震驚，由浩劫以淪胥，亡元靈而奔躁。不攀覺樹，樂登於炎鋒；不契真庭，甘焚於火宅。六曹縱逸，三業纏綿。迪惟高聖之宣慈，大庇含生而開度。今弟子某皈道自首，祈天博容。伏乞至聖上靈，高真大帝，垂恩度厄，錫命除殃。解片體之陰愆，除億曾之冥錄。閱罪先期於冰釋，迎釐次佇於雲臻。俯伏對揚，屏營待報。欲陳詞意，仰進丹闕。臣雖已考詳，尚虞舛駁，輒冒天禁，戰悸申聞，齋意詞誠，謹當宣奏。

宣詞。

按如詞言，文理甚切。披陳血膽，傾寫精誠。俯仰臣子之誠，庶盡謙恭之分。仰乞諸天上聖，三府威靈，俯賜威光，洞垂昭鑒。伏願齋功紀

籍，道果資身，增命祿於將來，保椿齡於向去。仰荷真靈之德，將祈福祐之恩。臣與醮官等，無任懇祈之至，再拜上香，酒陳亞獻。

奏樂。

臣謹重伸，上啓九清上聖，十極高真，合座應感，一切真靈。臣聞玉帝鑒觀，金真伺察，感羣生之布款，采庶品以流恩。上士希仙，即萬真而獎就；善人徵福，乃百順以妙嚴。真貴精微，事符響答。今弟子某騰詞清夜，驛意紫閣，爰啓誠心，覬膺靈貺。伏願解除世網，進補仙階。如許映全家，俱入華陽之館；類劉綱盡室，溥陞單綠之天。陰陽之數已逃，生死之根永謝。或干利仕使，亦踐於崇高；或計資儲使，亦豐於貨殖。尊卑富壽，中外興昌。幽明息訴訟之冤，出處有亨嘉之美。慶均嗣續，惠及親疏。水火兵賊之災凶，無侵閭里；夫婦女男之否厄，不犯形軀。庶保生全，永嚴香火。臣與醮官等，無任激切之至，再拜上香，酒陳終獻。

奏樂。

臣謹重誠上啓，醮筵感降，三府真靈。臣聞太極肇分，二儀列高卑之象；元精既散，五行推變化之方。一寒一暑而歲成，一陰一陽而道立，火炎而雨潤，雷動而風行。生之成之，盡出於陶鑄鼓舞；動者植者，莫逃於消息盈虛。理有盛衰，時有損益。於坎則歸根復命，於艮則反始成終。是以陽生必自於北方，帝出乃由於震地。蓋一元之所始，寔萬化之所宗。故辰極端然居中，則衆星所以拱北，發天地好生之德，運陰陽不測之神，恢張出入之機，總覽生成之柄。況人之禍福，與時之盛衰，悉在統臨，盡由宣納。設醮弟子某，久荷生成之德，肅嚴香火之誠，敢盡懺穢，恭伸懇請。念天人之交可畏，唯善是親；諒神明之德無私，至誠可感。願霈慈悲之澤，爲收悔謝之誠。臣與醮官等，無任激切之至，再拜獻湯。

奏樂。

重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臨壇官衆等，謹重誠上啓，大羅九皇至尊，十方上聖，三界應感，一切真靈。臣聞黷則不告，聖人垂簡易之文；天且弗違，至道演披陳之典。臣等欽崇上聖，願被靈恩，敢不淨穢丹元，洞防司殺，奉明科而視禮，約仙禁以踐言。一日告盟，百身無改。今則法事粗息，罄寶月於洪儀；夜如何其，落銀河於清漢。鳳冠燈焰，將欲暗於百厄；鵲尾爐煙，

時已然於千和。洞章八闕，玉酒三鍾。燎朱火於天錢，即歸空際；促瓊鐘於仙籟，將返霄間。玉節邇迤於紫虛，寶蓋飄颻於碧漢。向還玉京者，無極之尊帝；復昇金闕者，太上之真皇。衆靈咸從於丹轅，列聖皆驂於紫策。傍飛月鳳，指洞室以分驅；控馭雲龍，瞰滄溟而下邁。神司復職，將吏還司。委釐福以充庭，敞靈光之在目。至於生生萬彙，皆均樂育之私；寂寂九幽，盡被超昇之澤。臣等凝瞻法從，結想太空，極恨塵波，難留聖躅。臣與醮官等，不勝攀戀之至，奉送聖駕。

知磬舉，送聖頌。

都講舉，存神燒香。

香官使者、左右龍虎君、侍香諸靈官，當令臣設醮朝修之所，自然生金液丹碧，芝英百靈，衆真交會，在此香火爐前。當願十方仙童玉女，接待蘭煙，傳臣向來所啓之誠，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三清上聖、昊天金闕玉皇上帝御前。

舉寶花圓滿天尊，奏樂。

送神，化財，向來，回向，禮畢。

消災星曜儀 啓壇行道

綜 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七《消災星曜儀·啓壇行道》 法事
陸壇如式。

都講舉，各禮師存念如法。

高功宣衛靈呪。

東方：

九炁青天，明星大神。映照東鄉，洞映九門。轉燭陽光，掃穢除氛。開明童子，號曰玄卿。備衛我軒，上對帝君。收魔束妖，討捕凶羣。奉承正道，赤書玉文。九天符命，攝龍驛傳。普天安鎮，我得飛仙，和與道合真。

南方：

三炁丹天，煥景流光。熒星轉燭，洞照太陽。上有赤精，合契虛皇。開明靈童，號曰華房。總統火兵，備守玉堂。斬邪束妖，剪截魔王。北帝所承，風火莫當。流鈴交煥，翊衛壇場。正道流行，敢有巴狂。我享上功，坐運魁罡。億劫長存，保天無疆，和與道合真。

西方：

七炁素天，太白流精。光耀金門，洞照太冥。中有素皇，號曰帝靈。保神安鎮，衛我身形。斷截邪源，王道正明。宮殿整肅，三景齊并。道合自然，飛昇紫庭。靈寶符命，普惠萬生。元皇正炁，來合我身。功加一切，天地咸寧，和與道合真。

北方：

五炁玄天，元始徘徊。辰星煥爛，光耀太微。黑靈尊神，號曰層威。統冠飛天，仙裙羽衣。備衛五門，檢精捕非。敢有干試，豁落斬摧。玉符所告，神真八威。邪門閉塞，正道明開。映照我身，三光同輝。策空駕浮，舉形仙飛，和與道合真。

中央：

一炁黃天，調理乾坤。陶鎔陰陽，總統玄真。鎮星吐輝，流煥九天。開光童子，號曰天璣。元炁陽精，焰上朱煙。洞照天下，及臣等身。百邪摧落，殺鬼萬千。中山神呪，普天使然。五靈安鎮，身飛上仙，和與道合真。

都講舉，鳴法鼓二十四通。

高功發爐。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道君，召出臣等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左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散花玉女，五帝直符，直日香官，各三十六人出。出者嚴裝顯服，冠帶垂纓，關啓玄壇土地，方域神真。臣今宿啓告齋，建壇薦事，謹奏爲人意，其諸情悃，具載疏文。以今啓壇設位，備物陳儀，儼清衆以無譁，演真儀而有俶。揆辰協吉，錫羨云初。虔罄精誠，上千層極。天上天下，咸乞聞知。願得太上至真道炁，靈寶慧光下降，流入臣等身中，令臣所啓之誠，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三清上聖、昊天金闕玉皇上帝御前。

都講舉，請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臨壇列職官衆等，謹同誠上啓，大羅九皇至尊，十方上聖，三界應感，一切真靈。臣聞天不祐于鮮德，內盡情而可以動穹極之尊；士不崇於匪儀，外盡文而可以舉仙科之祕。惟致情文之謹，乃蒙真聖之臨。況三錄重黃籙之儀，而九壇貴黃壇之盛。今則恭拔叢樞之祕，肅開華綱之場。旗獵天風，召五方之真氣；劍橫北斗，淨千里之妖氛。衆香馥以揚煙，法鼓琅而振響，儼洪規而肇始，勵衆志以惟寅。吟空洞謠歌之章，延上聖高尊之馭，大敷張於齋格，用懺洗於罪根。伏願凡悃遙通，帝心下降，誕形丕應，洞察至誠。先遣監齋監醮真官，侍經侍香仙媛，傳言玉女，奏事金童，來臨圭潔之場，共領忱情之禱，證明法事，周洽願心。然後玉羽羣翔，駐鸞驂於靜夜；翠華咸建，肆玉軼於層空。或乘胎化之仙禽，或駕飛雲之天駟，紛然來格，敢不欽承，啓茲玄感，上御至真無極道前。

知磬舉，起敬贊。

唱十方。

禮足，各長跪皈命懺悔。

臣法衆等，志心皈身、皈神、皈命十方無極大道，太上靈寶天尊，恭望洪慈，洞垂巨澤，普降洪恩。臣聞盡天下之物，不足以交神明；修胸中之誠，斯可以應天地。矧乃玄元之教，莫非清淨之門。儻三業六根之過存，豈一純二精之能格。當齋科之謹始，欲塵慮以先除。庶藉宣揚，以伸昭格。伏念臣與醮主某，自從曠劫，乃至今生，三業根深，十惡障重。有妙湛之體，爲情所昏；有虛明之用，爲物所蔽。欲惡盛而性有荏葦，聞見疏而智亦瞶盲。不能外身，而多身殃；不能減口，而多口過。意有所至，愛有所爲。積其有涯之生，造徧無邊之罪。今則對列真而懺悔，體妙道以修爲。諸業生於諸根，塵塵是妄；有身孰不有患，物物迷真。爰即靈壇，盡祛惡障。心疏濬而內觀無礙，性虛淨而外境不爲。翦翦之佞皆除，津津之惡悉去。已作之故業，永不蹈於覆轍；未造之新殃，更不投於深穽。庶全身而遠罪，無見利以忘真。伏願衆聖洞昭，皇靈遠燭，以瑤池之水洒濯於羣心，以甘露之華滌除於衆垢。衰相罪根之消滅，靈光慧性之圓明，恪堅爲善之心，仰俟降康之澤，禍沉九地，福起十方。臣等稽首禮謝無上至真三寶。

布真文。

知磬舉，三啓頌，三禮。

重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合壇官衆等，謹同誠上啓，虛無自然元始天尊，太上玉晨大道君，大王金闕老君，太上昊天玉皇上帝，九皇至尊，十方靈寶天尊，諸天大帝，三十六部尊經玄中大法師，上相上宰，上保上傳，三官五帝，十一大曜星君，十神太一真君，南斗六司星君，北斗七元星君，周天乾象二十八宿，十二官神，三百六十五度諸天列宿，本命元辰，天曹職司，九天真宰，三山五嶽、福地靖廬、厚地洞宮、嶽瀆主宰，三界應感，一切真靈。臣聞天不顯符，默有開先之命；帝能降鑒，俯垂眷祐之情。儻率勵於翹勤，必導迎於景貺。臣等式循科法，備舉明科，壇開預夕之嚴，詞吐中情之切。上資家國，普濟幽明。先期齋範之行，俶載真庭之啓，驛龍上奏，羽蓋分馳，鑒神壇之。權輿示天，威於咫尺。保全釐事，將覃及於人天；克舉熏修，庶雄成於志願。披誠伊始，隕祉有初，弟子詞誠，謹當宣示。

宣詞。

諦詳詞語，灼見至誠。罄純意以彌勤，望真旂而乃瞻。霞裾旅集，雲篆數披，縹壇款劍珮之臨，玉帀轉旌幢之影。儼珍饈而侑供，酌醴醴以交神。鍾虞奏音，與信詞而並發；爐香騰氣，隨馨德以升聞。諒冥感之交通，獲上靈之昭應。臣等備員攝事，按式宣科，先取陰時說戒，以今建壇爲始，敷行法事。伏乞太上三尊，十方衆聖，玄中大法師，應感真靈，勅勒監齋曹屬、土地真官，載肅威神，式嚴壇宇，用徯雲駢之集，以迎天仗之來，使邪穢蕩除，埃氛遠隔，宇宙澄寂，八風不翔。令臣等神氣不遷，思念口感，啓奏上達，成就齋功。須明且清曉，依法行道，續以啓聞。

發願。

都講舉，存神燒香。

高功復爐。

香官使者、左右龍虎君、侍香諸靈官，當令臣向來宿啓建壇之所，自然生金液丹碧，芝英百靈，衆真交會，在此香火爐前。當願蠲誠上達，鳳輦下臨，察其五蘊之情，畢乃一壇之願，使灾不生而禍不作，壽彌久而福彌昌，厥子厥孫，轉榮轉貴，十方仙童玉女，接待蘭煙，傳臣向來所奏之

誠，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三清上聖、昊天金闕玉皇上帝御前。知聲舉，出堂頌。

出戶，引至六幕堂。

靈寶太一祈雨儀 設醮行道

綜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一一《靈寶太一祈雨儀·設醮行道》法事陞壇如式。

都講舉，各禮師存念如法。

高功宣衛靈呪。

五星列照，煥明五方。水星却災，木德致昌。癸惑消禍，太白辟兵。鎮星四據，家國利亨。名刊玉簡，字錄帝房。乘飈散景，飛騰太空。出入冥無，遊宴十方。五雲浮蓋，招神攝風。役使萬靈，上衛仙翁，和與道合真。

都講舉，鳴法鼓二十四通。

高功發爐。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老君，召出臣等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左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散花玉女，五帝直符，直日香官，各三十六人出。出者嚴裝，關啓此間土地里域，真官正神。臣今設醮行事，謹有某州某，伏爲當境，自屆陽春，久愆膏雨，夏云：自屆長贏，久愆甘雨。秋云：自屆商秋，久愆嘉雨。請臣等於某處，開建靈寶太一祈雨道場，罷散設醮一十二分位。仰祈洪造，俯察愚衷，施甘澤以霽流，副黎元之涸望。其諸誠懇，具載青詞，願得太上十方正真生炁下降，流入臣等身中，令臣所啓，速達上清紫微碧玉宮、太一大天帝御前。

高功出，受法籙治職靈官。

謹出臣等身中、五體真官功曹吏出，上仙上靈、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罡風騎置吏、驛馬上章吏、飛龍

騎吏等官，各二人出。出者嚴裝顯服，冠帶垂纓，整其威儀，駐立臣前後左右。左官使者持幢在前，右官使者建節在後，陽神決吏立左，陰神決吏立右。狼吏虎賁，察奸勾騎，天驕甲卒，天丁力士，咸受臣口中詞語，分別關啓此間土地正神，監察考召。甲子諸官將吏等，同誠上啓，上清紫微碧玉宮、太一大天帝陛下，陰陽主宰，一切威靈。臣等夙慕真風，早依至教，敢殫誠悃，祇叩穹旻。今某以節候爽和，致愆雨澤，實吏民之憂懼，遂懇禱以傾虔。昭薦吉蠲，冀諧感應。今則嚴科云畢，芳醮嗣陳，諒盼鑒以不臨，鑒齋明之允格。庶均道廢，溥祐蒼黔。功曹使者，飛龍騎吏，以次分別，速得上達。臣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激切之至，謹啓以聞。

都講舉，請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臨壇官衆等，謹同誠上啓，上清紫微碧玉宮、太一大天帝，紫微碧玉宮內院、左仙龍王，紫微碧玉宮內院、右仙龍王，太一真官天順君，太一清靈寶川真人，東嶽天齊仁聖帝，江濱昭靈孚應威烈廣源王，內院直事一使者，內院直事二使者，內院直事三使者，日直功曹，當所土地。臣聞造化至仁，生物必思於成物；吏民無告，呼天終冀於回天。仰紫微北極之垣，遡碧玉上清之境。將祈嘉澤，俯罄凡衷。伏望聖慈，愍臣有救時之心，恕臣以瀆聖之罪，尊臨寶座，曲鑒丹衷，俯伏天階，奉迎仙駕。臣等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稽首再拜。

降聖，上香，獻茶。

具位臣某等，謹同誠上啓上清紫微碧玉宮、太一大天帝，闔坐高真。臣聞天地之於萬物，均於生成；陰陽之於四時，不無差忒。念農民之良苦，乃雨澤之猶稽。禾稼將至於焦枯，倉箱曷望其豐積。貧窮所迫，將盜賊之肆行；流轉無歸，或父子之不保。顧陰陽之爲愆，豈天地之不仁。政或乖方，吏則有罪。但知省懼，猶冀哀矜。伏願上帝鑒觀，列真降格。驅六丁之將吏，挽彼天河；同四海之龍王，霑茲法雨。普霑一切，大慰有情。臣法衆等無任，稽首再拜，上香初獻酒。

舉玉清樂，奏樂。

臣等伏聞忠臣拜井，地湧飛泉；孝子居廬，庭零甘露。夫一節可稱，尚關於聰聽；何萬民無告，獨外於仁私。惟其神之所潛，是以應之如響。敢不肅懷祗懼，對越威靈。伏願廣推從欲之仁，大布好生之德。三年耕，

九年蓄，似古之人；五日雨，十日風，樂今之歲。凡有懇悃，敢不奏聞，醮意青詞，謹當宣奏。

宣詞。

按如詞言，已伸宣奏。精誠激切，冒瀆天聰。臣等伏聞雨施雲行，造化有無方之益；木饑火旱，豐凶無一定之常。麗乎數者，雖不可逃；享於誠者，庶幾易動。矧食貨系民生之本，而陰陽惟人事之占，思庶政之乖和，宜常惕之示譴，敢忘恐懼修省之念，更罄懇禱歸依之誠。所冀忱恂，少通淵妙。惟皇上帝，以生育長養而爲功；哀此下民，俾鰥寡孤獨而得所。庶寬官吏之責，實賴神明之休。臣與醮官，無任傾虔，稽首再拜，上香亞進酒。

舉上清樂，奏樂。

臣等謹重誠上啓上清紫微碧玉宮、太一大天帝，合座高真。臣聞道判三才，有物總歸於覆載；天經七政，羣生咸在於照臨。妙若難名，誠焉可格。切念一春夏秋冬不雨，千里如焚。耒耨之利，束手而無所施；山川之神，乞靈而莫之應。惕然恐懼，靡所歸投。是用恭叩紫宸，畢敷丹悃。伏願聖真無間，神化密移，仰大帝之庭，鼓雷霆而潤風雨；俾曾孫之稼，多稷黍而如茨梁。載歌豐年，永安樂土。臣與醮官，無任激切懇禱之至，稽首再拜，上香終獻酒。

舉太清樂，奏樂。

臣謹重誠上啓上清紫微碧玉宮、太一大天帝，闔坐高真。臣聞天有大德，德本好生。民罔常懷，懷於樂土。若天不雨則苗盡槁，年不登則民有饑。念千里之如焚，憫三農之告病，歲未期於無恙，民敢釋於隱憂。伏願攝彼威光，沛爲慈惠。乘時救旱，施霖溥濟於方輿；俾俗蒙恩，擊壤咸歌於帝力。所有疏文，謹當宣讀。

宣疏。

都講舉，重稱法位。

具位臣某等，謹同誠上啓太一大天帝，闔坐高真。臣聞峻若泰山，尚容拳石；注如滄海，終納細流。若蘋蘩蘊藻，可以薦神，則齋戒沐浴，亦能事帝。荷神游之肯降，整仙仗以言旋。禮不尚繁，既盡再三之瀆；神無常享，願施終始之恩。仰睇清霄，俯躬拜送。臣與醮官，無任攀戀之至，

稽首再拜奠湯。

知磬舉，送神頌。

舉，存神燒香。

高功復爐。

香官使者、左右龍虎君、侍香諸靈官，當令臣設醮之所，自然生金液丹碧，芝英百靈，衆真交會，在此香火爐前。上願高穹降福，闔境蒙恩，十方仙童玉女，接待香煙，傳奏臣所啓，速達上清紫微碧玉宮、太一大天帝御前。

寶花圓滿天尊，化財。

向來，回向。

祈求雨雪道場儀 晚朝行道

綜 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一五《祈求雨雪道場儀·晚朝行道》法事陸壇如式。

都講舉，各禮師存念如法。

高功宣衛靈呪。

五星高耀，瑞氣飛浮。元始集神，天地交周。玉符寶節，嘯命微幽。擲火揚威，奸凶無留。萬魔振伏，紛葩却消。摧怪滅惡，道炁周流。神光照夜，陰翳俱收。萬神降格，扇景乘飈。羣生咸遂，惠遍神州，和與道合真。

舉，鳴法鼓二十四通。

高功發爐。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召出臣等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左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散花玉女，五帝直符，直日香官，各三十六人出。出者嚴裝顯服，冠帶垂纓，闕啓玄壇天帝天真，當召此間土地里域，真官正神。臣今晚朝，陸壇行道，謹奏爲人意，其諸忱

惘，已錄告聞，願得太上十方至真道炁，靈寶瑞光下降，流入臣等身中，令臣所啓之誠，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三清上聖、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請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合壇官衆等，謹同誠上啓，虛無自然元始天尊，無極大道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紫微天皇帝，中天北極大帝，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大帝，后土皇地祇，元天大聖后，五福十神太一真君，三十二天帝君，三十六部尊經玄中大法師，東華、南極、西靈、北真、仙都、玉京、金闕、七寶、瑤臺、紫微上宮，靈寶至真明皇道君，上相上宰，上保上傳，三皇五帝，十一大曜星君，北斗七元星君，二十八宿星君，九宮十精太一君，北極四聖真君，扶桑大帝，暘谷神王，洞淵龍王，十洞五嶽，九江水帝，八海龍王，三河四瀆、五湖七澤、溪谷川源、五方行雨龍王，風雲雷電、陰陽主宰，府界縣境、諸廟神祇，城隍社令，三界應感，一切神靈。臣聞天經地緯，總萬化以無私；陰陽陽舒，運五行之有序。蓋神功之默定，表殊氣以成和。物得由庚，時惟大順。今某祇膺宸命，來領郡符，務寬厚以臨民，效忠勤而許國。驕陽肆沴，甘澤、嘉雪愆期，懼爲政之過差，致厥殃之荐邁。竊惟衆教，具有真科，聿嚴省悔之修，夙露祈禳之請。臣等告盟之日，薦信以誠，凡預齋薰，益思蠲潔。況茲懇惘，敢不騰聞，爰有心詞，謹當宣奏。

宣詞。

按如詞言，具傾懇切。臣聞混元之教，先萬彙以化成；太始之尊，總百靈而制治。杳冥叵測，響答惟微。然薰禱之誠，仰千於覆燾；而芬馨之薦，敢怠於欽崇。茂祝殊勳，上崇睿算。以今晚朝，陞壇行道，請法衆等運茲初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上徹，供養十方無上道寶天尊。臣等皈身、皈神、皈命，首體投地，以是捻香功德，上祝當今皇帝陛下。伏願丕圖日煥，聖壽山崇，導一氣以凝和，與四時而合序。條風塊雨，克成大有之年；璧月珠星，無爽太初之曆。罄九圍而俾乂，均萬國以同休。今故燒香，自皈依道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保天長存，和與道合真。

以今晚朝，陞壇行道，請法衆等運茲二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上徹，供養十方無上經寶天尊。臣等皈身、皈神、皈命，首體投地，以是捻香功德，保扶郡守，逮及官聯。伏願天祐考祥，神綏戩穀，敦勤儉清廉之節，揚中和

愷悌之風。飛雨隨車，洗旱塵於千里；栽花滿縣，洽康樂於庶民。今故燒香，自皈依經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永保長存，和與道合真。

以今晚朝，陞壇行道，請法衆等運茲三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上徹，

供養十方無上師寶天尊。臣等皈身、皈神、皈命，首體投地，以是捻香功德，溥祐庶民，逮及闔境。伏願邦閭靖謐，井邑乂寧，連薨消疫毒之災，百堵絕寇攘之害。春蠶倍稔，奉王賦以無虧；年穀常登，贍倉箱而有慶。今故燒香，自皈依道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永保長存，和與道合真。

唱方，懺方，命魔。

祈雨頌。

至道含元氣，陰陽育萬靈。下民多過犯，上帝降刑名。懇至勤朝懺，虔心悔杳冥。願當垂雨雪，洒潤遍無情。

三禮。

重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合壇官衆等，謹同誠上啓，虛無三境至尊，十方醮筵列聖。臣聞萬彙生成，並資於妙道；百神政令，咸總於上靈。由精拔之所交，故淵通之至感。今某時暘滋亢，甘雨、瑞雪久愆，慮旱魃之爲殃，致粢盛之失望。夤恭伸禱，尚未格於高明；怵惕興懷，罔敢遑於寤寐。寧避再三之黷，庶伸不二之誠，冀鴻造之曲迴，鑒丹衷之懇惘。伏願月將離畢，沃潤遍於三農；雲不崇朝，洒澤周於合境。歲功有獲，地利無疆，溥洎懷生，俱蒙寶廕。上明天尊大慈之澤，下副臣等祈禱之誠，謹啓以聞。

舉，十二願。

舉，存神燒香。

高功復爐。

香官使者、左右龍虎君、侍香諸靈官，當令臣向來晚朝陞壇行道之所，自然生金液丹碧，芝英百靈，衆真交會，在此香火爐前。當願十方仙童玉女，接待蘭煙，傳臣向來所啓之誠，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三清上聖、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知磬舉，出堂頌。

出戶，引至六幕堂。

靈寶祈求雨雪道場三朝坐懺儀

日用朝真懺儀

綜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一六《靈寶祈求雨雪道場三朝坐懺儀·附日用懺于后》 臣衆等志心皈命東青西素、南丹北冥、四維上下、十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扶桑大帝，暘谷神君，洞淵龍王，三河四海、九江水帝，十二河源、四瀆神君，興雲致雨、水府神仙，和諸禮足，虔誠懺悔。

臣衆等伏聞大鈞無象，普化育於羣生；真宰不言，總裁成於庶彙。或陰陽之差序，致風雨之愆期。厥有祈求，必詣精感。今謹有某府州縣，以暘滋亢，嘉雨未霽，祈雪云嘉雪未敷。按三洞之沖科，吉蠲申禱；延九清之馳馭，欽翼致虔。齋心諒格於高穹，甘澤未諧於丕應。用臨清旦、午景、澄夕，祇罄丹衷。臣等志心皈身、皈神、皈命十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扶桑大帝，暘谷神君，洞淵龍王，三河四海、九江水帝，十二河源、四瀆神君，興雲致雨、水府神仙諸靈官。伏願璿極儲休，瓊都降鑒，興油雲於六合，霑膏霑於九垓，降瑞雪於九霄，豐浸沃於農田，餘潤覃於蔬壤，百穀獲有年之望，黎民除艱食之憂，溥暨含靈，俱蒙道廕，得道之後，保天長存，和與道合真。

日用朝真懺儀。

啓白，啓堂頌。

唱禮十方。

禮足，各長跪懺悔。

臣法某等志心皈身、皈神、皈命十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伏願混元設教，常清靜以爲宗；穹極享誠，非精純而不格。將感通於上聖，先蕩滌於纖瑕，遵奉典彝，許容懺悔。今皇帝仁心周物，孝道格天，不變太平之風，獨立無過之地，懼萬方之有罪，常引咎以興言，視四海之爲家，每責躬而軫念，尚虞闕誤，咸冀釋除。身口意之所萌，一歸妙道；神氣形之相

守，永保長生。下逮羣元，共臻丕祐。臣等稽首禮謝無上至真三寶。

靈寶祈求雨雪拜章儀

夕景行道

綜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一八《靈寶祈求雨雪拜章儀·夕景行道》 法事陞壇如式。

舉，各禮師存念如法。

高功宣衛靈呪。

五星列照，煥明五方。水星却災，木德致昌。熒惑消禍，太白辟兵。鎮星四據，家國利享。名刊玉簡，字錄帝房。乘飈散景，飛騰太空。出入冥無，遊宴十方。五雲浮蓋，招神攝風。役使萬靈，上衛仙翁，和與道合真。

鳴法鼓二十四通。

高功發爐。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召出臣等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宮使者，左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散花玉女，五帝直符，直日香官，各三十六人出。出者嚴裝顯服，冠帶垂纓，闢啓玄壇土地，方域神真。臣今建壇行道，謹奉爲人意，其諸情悃，已錄告聞，願得太上十方至真道炁，靈寶瑞光下降，流入臣等身中，令臣所啓之誠，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三清上聖、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請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合壇官衆等，謹同誠上啓，虛無自然元始天尊，無極大道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上宮紫微天皇帝，中天北極紫微大帝，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元天大聖后，五福十神太一真君，三十三天帝君，東華、南極、西靈、北真、仙都、玉京、七寶、瑤臺、紫微上宮，靈寶帝君明皇道君，三十六部尊經玄中大法師，上

相上宰，上保上傳，三皇五帝，十一大曜星皇君，天地水三官，北斗七元星君，二十八宿星君、九宮十精太一真君，北極四聖真君，水府扶桑大帝，賜谷神君，洞淵龍王，十洞五嶽，九江水帝，八海龍王，三河四海、五湖七澤、溪谷川源、名山洞府、靖廬福地，五方行雨龍王，風伯雨師、雷公電母、雲煙將吏，府界縣境、諸廟福神，三界應感，一切真靈。臣聞清靜希微，字之曰道；陰陽舒慘，本之於天。惟天故能佑下民，惟道故能育萬物。以時愆潤澤，民困焦枯，祇被琳宮，葦巖挂席。按真科於三洞，下真馭於九清，昭俟真休，冀諸精感，謝云昭荷靈休，亟諧精感。今則告祈畢事，拜表言功，臣等皈身、皈神、皈命太上無極大道，三界威靈。伏願俯垂慈鑒，上至無極道前。

唱，禮十方。

臣聞高明之應，雖曰無聲；博覆之私，允彰不宰。蓋玄虛之至教，著懷膺之沖科。蠲拔宜先，精純斯達，蕩除災沴，和正陰陽。或歲偶炎烘，或時逢飢饉，儼傾誠禱，必荷靈休。今為當境，以氣序愆常，雨暘靡若，欽修妙蘊，祇款寥旻，冀上聖之矜憐，霑湛恩而均注；祈雷云：冀瑞色之浮空，總農田之沃潤；謝雨云：果上聖之矜憐，霑湛恩而均注；謝雷云：果上聖之垂恩，降祥□而沃潤。惠霑合境，澤被羣元。臣等叨預齊熏，克周容典，尚慮敷宣謬誤，持誦遺忘，積此過九，懼招冥譴。敢惻躬而謝咎，祈善貸以推慈，廣有前非，會臻丕貺。然願權衡順合，舒慘適時，副郡邑之傾虔，總黔黎之樂業，禍沉九地，福及十方。稽首禮謝無上至真三寶。

文昌注祿道場儀

臨午行道

綜 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二一《文昌注祿道場儀·臨午行道》法事陞壇如式。

都講舉，各禮師存念如法。

科戒總部·科儀名目部

高功宣衛靈呪。

丹靈朱火，炎霞激風。赤輪剛運，天光八衝。迸威包羅，交變萬方。流金豁落，羣魔滅蹤。辟奸破妖，明耀元功。金符召制，躡雲策龍。謠歌慶會，散花太空。神化宜運，四極安隆。伏御帝前，罔有不恭，和與道合真。

舉，鳴法鼓二十四通。

高功發爐。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召出臣等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左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散花玉女，五帝直符，直日香官，各三十六人出。出者嚴裝顯服，冠帶垂纓，闢啓玄壇土地，方域神真。臣今臨午，陞壇行道，謹奏為人意，其諸忱悃，已錄告聞，願得太上十方至真道炁，靈寶瑞光下降，流入臣等身中，令臣所啓之誠，速達徑御太上無極大道、三清上聖、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請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合壇官衆等，謹同誠上啓，太上虛無自然元始天尊，次啓九皇九天上帝，三十六天大帝，三十二天天帝，諸天上帝，紫微、太微垣帝座星君，五帝，三元上真，三十六部尊經玄中大法師，十一大曜星君，北斗南辰星君，二十八宿星君，東壁文章星君，七星賢良真君，十二宮神真君，文昌星君，三台星君，進賢星君，少衆星真君，圓穹星宿真君，上清太微南朱文昌真人，太上九氣，文昌宮仙官，建生星斗真君，青城山九天丈人真君，潛山九天司命真君，廬山九天採訪使者真君，五嶽聖帝，四瀆源王，司祿主者，職貢舉真君，英顯武烈忠祐廣濟王，貢舉掌籍考校官屬，道德應感，一切真靈。臣聞徧覆包函，運玄功而莫測；聰明正直，贊道化於無窮。惟至大，故為羣品之所依；惟至神，故為凡庸之所託。自樸散而為器任官，必惟其人，善人為不善之師，才士為不才之養。醮官某安居濁俗，業習儒冠。執古御今，以待熙朝之網羅；研精覃思，以應有司之科目。念得失之有命，知富貴之在天。求而弗獲者，下愚夙障之纏；感而必從者，至真大慈之澤。是用伸虔祈之素悃，啓太上之靈科。望閭闔於杳冥，神游玉陛；散芳馨於寥廓，默想金容。臣等奉寶籙之玄文，宣瓊京之至教，屬茲傾懇，當為申騰，臨午詞誠，謹當宣奏。

宣詞。

諦觀詞語，灼見至誠。諒上聖之垂憐，眷此心之輪款，赦過尤而冰釋，錫祿葬以川增，載馥爐薰，俯仰丹悃。臣聞域中四大，而王與其尊；洪範九疇，而皇建其極。賢能資之以登用，人民賴之以安寧。以今臨午，陞壇行道，請法衆等運茲初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徑上，供養太上三境至尊，無極道寶。臣等皈身、皈神、皈命，首體投地，以是捻香功德，上祝當今皇帝。伏願壽若南山，福如巨海。兵戈偃息，大一統以無疆；海宇乂寧，占五星之同色。賢士不遺於草野，俊民咸覲於清光，錫福庶民，阜成萬彙。今故燒香，自皈依道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保天長存，和與道合真。

臣聞濁世大恩，無如生育之重；凡人遺體，固宜論報之難。此身因之以有爲，此道賴之而有立。以今臨午，陞壇行道，請法衆等運茲二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徑上，供養太上瓊樓玉檢，一切經寶。臣等皈身、皈神、皈命，首體投地，以是捻香功德，歸流今辰醮官某家，資度億曾萬祖，九世先靈。伏願鍊沐神魂，超出羣迷之徑；滌除愆咎，別生景福之天。人希夷門，斷輪迴路，光生閭闔，慶流子孫，見在尊親，同霑利樂。伏願真氣集而盛充，谷神全而和暢，福基愈固，壽算增延。今故燒香，自皈依道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臣聞祿豈徒致，致之必有其基；名豈徒成，成之必有其本。祿以善積而始致，名因德修而及成。以今臨午，陞壇行道，請法衆等運茲三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徑上，供養太上玄都瑤闕證真，一切師寶。臣等皈身、皈神、皈命，首體投地，以是捻香功德，歸流醮官某。伏願天啓智能，神扶德業，俾善功之山積，致科名之鼎來。除已往之愆，集有餘之慶。所有行年之上、命運之中，或暗曜臨身，或默符加運，或值運元之衝破，或當氣本之衰微，上願各沐玄休，仰承道廕，變凶爲吉，注祿延齡。今故燒香，自皈依師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永保長存，和與道合真。

唱方，懺方，命魔，三啓，三禮。

重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合壇官衆等，謹同誠上啓，太上無極大道，三境至尊，昊天玉皇上帝，十方大聖，三十六部尊經玄中大法師，靈寶衆真，五帝三官，圓穹玄象天曹一切靈仙，洞天嶽瀆聖衆，司祿主者，職貢舉真君，掌籍考校官屬，道德應感，一切真靈。臣聞高者下者，皆妙道之委形；生之

畜之，盡一元之沖氣。道寔一元之祖，孰測其神；人處兩儀之中，獨鍾其秀。雖曰九流之異，俱稟五行之和。或星宿儲精，或山川孕粹，寔資造化之陶冶，以爲道德之墳簞。賦以英靈，畀之妙用，渾若樸而曠若谷，事善能而動善時，所以立政教於庶民，發中和於萬國。醮官某託玄功之橐籥，荷造化之胚胎，洪恩未報於涓埃，浮世虛叨於歲月，願應明時之舉，以酬平日之心，每懼業障洪深，福緣鮮薄，恭致齋明之醮，夙聞闕潔之壇，憑妙範以薦誠，藉爐薰而致懇。伏願九清垂盼，列聖流光，憫以洪慈，開以大有。所有醮官某，爰從歷劫，逮及今生，不悟正真，罔知經戒，縱情恣慾，背義爲非，積惡甚多，擢髮難數，譴逮先祖，殃流後昆。今投解謝之門，冀得自新之路，未赦者蒙赦，未原者蒙原，應其干祿之心，聽其歸誠之願，變災衰之運，爲吉慶之期。丹桂高科，遂生平之素志；黃耆飴背，與盛世以同休。均福利於羣生，覃恩光於八極，上明天尊大慈之澤，下副臣等歸命之誠，謹拜啓以聞。

知磬舉，十二願。

舉，存神燒香。

高功復爐。

香官使者、左右龍虎君、侍香諸靈官，當令臣向來臨午陞壇行道之所，自然生金液丹碧，芝英百靈，衆真交會，在此香火爐前。當願十方仙童玉女，接待蘭煙，傳臣向來所啓之誠，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三清上聖、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舉，出堂頌。

出戶，引至六幕堂。

文昌注祿拜章道場儀 祝神行道

綜 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二三《文昌注祿拜章道場儀·祝神行

道》法事陞壇如式。

舉，各禮師存念如法。

高功宣衛靈呪。

五星列照，煥明五方。水星却灾，木德致昌。熒惑消禍，太白辟兵。鎮星四據，家國利亨。名刊玉簡，字錄帝房。乘飈散景，飛騰太空。出入冥無，游宴十方。五雲浮蓋，招神攝風。役使萬靈，上衛仙翁，和與道合真。

鳴法鼓二十四通。

高功發爐。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五靈老君，召出臣等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左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散花玉女，五帝直符，直日香官，各三十六人出。出者嚴裝顯服，冠帶垂纓，闢啓玄壇土地，方域神真。臣今陞壇行道，謹奏爲人意，其諸忱悃，已錄告聞，願得太上十方正真道炁，靈寶瑞光下降，流入臣等身中，令臣所啓之誠，速達徑御太上无極大道、三清上聖、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請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合壇官衆等，謹同誠上啓，七曲山司祿主者，職貢舉真君，英顯武烈忠祐廣濟王，英惠皇后，貽慶善惠公，柔應贊祐助順靜正夫人，濟美公，善助夫人，承裕公，順助夫人，威烈公，主掌桂籍侍從官屬，一切威靈。臣聞神不可測，擴睿智以無方；民莫能明，運威靈而接物。仰惟水府之真宰，宅乃七曲之秀峰，紫闥高照於潼江，行宮普遍於列郡，雲行雨施，雷厲風飛，英靈鑒燭以無遺，睿澤霧流而不息，布穹蒼之化育，握禍福之樞機，無感弗通，有祈必應。醮官某欽崇玄典，嚴啓仙科，伏願寶節丹幢，暫離於洞府；雲駢鸞馭，來集於華壇。監悃悃之拳拳，流恩光於湛湛，臣等無任激切依歸之至，酒陳初獻。

奏樂。

具位臣某等，謹重誠上啓，七曲山司祿主者，職貢舉真君，合祠一切真靈。臣聞惟道善貸救人，而無棄人；至聖弗居不德，是以有德。以凡求聖，則疑於曠絕；以聖應凡，則出於慈光。仰惟七曲山職貢舉真君，洞造道微，深入聖域，爲儒七十三代，歷世數千百年，昭雲漢之詞章，凜冰霜

之威烈，剪妖孽於指顧之頃，震風霆於呼吸之間，澤利含情，恩霑庶彙，奪蜀民之命於豺狼之口，納坤維之地於仁壽之鄉，蠢蠢何知，蚩蚩罔覺。磨蜀山而勒石，不足以紀其德；竭岷江而染毫，不足以書其功。豈謂至真，應接凡士，恍惚錫半宵之夢，須臾應一介之求。是謂道高而無棄乎人，德大而不有其德。今醮官某欽仰聖烈，嚴啓華壇，願垂降鑒之慈，俯遂凡庸之悃。屬臣闕奏，敢不申騰，所有青詞，謹當宣奏。

宣詞。

諦觀詞語，灼見至誠。激切懇拳，曲盡心聲之發；齋莊恭敬，恍臻神鑒之臨。享此夕之多儀，介光亨之景福，吉無不利，迄用有成。臣等無任傾虔懇禱之至，酒陳亞獻。

奏樂。

臣聞上天無爲，賴神威之翊贊；大道至妙，資神德以敷宣。如兩曜爲天之光明，若北斗作帝之喉舌，惟道德之脗合，致體用之相資。仰惟七曲山職貢舉真君，與天爲徒，執古之道，受上帝之眷命，分下土之宏綱。木馬汗流，見大慈之能勇；雨途火熾，知得一以曜靈。今某欽仰德威，重伸丹悃。伏願不行而至，顯妙用之無方；所欲必從，體天心而布惠。臣等無任傾虔祈祝之至，酒陳終獻。

奏樂。

臣謹重誠上啓，七曲山職貢舉真君，合祠一切真靈。臣聞自誠自明，禮載前知之妙；作睿作聖，書名立極之端。惟淵懿以資深，斯眇綿而作炳，擴神明而洞照，本濬哲之流光。仰惟七曲山職貢舉真君，心醉羣經，神凝奧旨。超然自得，既乃聖而乃神；用之無窮，宜能定而能應。傳先儒之心印，掌士子之文衡。醮官某欽仰真儀，禮周薦獻，伏願俯憐愚魯，命巨鑿以破心；孚佑顯蒙，賜綵筆而待問。臣等無任傾虔慕戀之至，上香再拜奠湯。

舉，法事。

重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闔壇官衆等，謹同誠上啓，七曲山司祿主者，職貢舉真君，英顯武烈忠祐廣濟王，主掌桂籍侍從官屬，一切威靈。臣聞象立乾坤，陳君臣之貴賤；爻重否泰，述大小之往來。何世不賴於材，何材不資

於世，推其利達之理，宜有主張之權。恭惟浩浩蒼天，皇皇后帝，乃眷西顧，委桂籍於七曲真君；不可度思，建洪鈞於四方善士。是用協贊無爲之化，裁成陰鷲之功，扇熙洽於羣倫，開休明於六合。醮官某自念性質樸鈍，人品庸庸，荷眷祐之洪恩，被惟新之大德，但以夙親黃卷，未達亨衢，仗仙階佩錄之官，致書生干祿之願，大敷洪澤，咸遂丹衷，爨下焦桐，獲伸餘韻，月中仙桂，更長新枝。上願聖君壽而四海阜安，皇威振而九夷賓服。多士濟濟，克諧晉接之亨；百僚師師，共底恭通之吉。凡該動植，皆沐恩休。醮官某或身心之不清，或儀矩之紊序，合壇衆士，萬咎千愆，並冀真慈，俯垂原宥，上以表神君汪洋之澤，下以副衆等虔祝之誠，謹啓以聞。

舉，十二願。

舉，存神燒香。

高功復爐。

香官使者、左右龍虎君、侍香諸靈官，當令臣向來靜夜陞壇行道之所，自然生金液丹碧，芝英百靈，衆真交會，在此香火爐前。當願十方仙童玉女，接待蘭煙，傳臣向來所啓之誠，速達徑御太上無極大道、三清上聖、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舉，回鸞返駕天尊。

念善，化財，回向，向衆。

文昌注祿拜章道場儀 散壇行道

綜 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二四《文昌注祿拜章道場儀·散壇行道》 法事陞壇如式。

都講舉，各禮師存念如法。

高功宣衛靈呪。

五星列照，煥明五方。水星却災，木德致昌。熒惑消禍，太白辟兵。鎮星四據，家國利享。名刊玉簡，字錄帝房。乘飈散景，飛騰太空。出入冥無，游宴十方。五雲浮蓋，招神攝風。役使萬靈，上衛仙翁，和與道合真。

鳴法鼓二十四通。

高功發爐。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召出臣等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左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散花玉女，五帝直符，直日香官，各三十六人出。出者嚴裝顯服，冠帶垂纓，闢啓玄壇土地，方域神真。臣今設醮，陞壇行道，謹奏爲人意，其諸忱悃，已錄告聞，願得太上十方至真道炁，靈寶瑞光下降，流入臣等身中，令臣所啓之誠，速達徑御太上無極大道、三清上聖、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請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合壇官衆等，謹同誠上啓，太上虛無自然元始天尊，次啓九皇九天上帝，三十六天大帝，三十二天大帝，諸天上帝，紫微、太微垣帝座星君，五帝，三元上真，三十六部尊經玄中大法師，十一大曜星君，北斗南辰星君，二十八宿星君，東壁文章星君，七星賢良真君，十二宮神真君，文昌星君，三台星君，進賢星君，少衆星真君，圓穹星宿真君，上清太微南朱文昌真人，太上九氣文昌宮仙官，建生星斗真君，青城山九天丈人真君，潛山九天司命真君，廬山九天採訪使者真君，五嶽聖帝，四瀆源王，司祿主者，職貢舉真君，英顯武烈忠祐廣濟王，貢舉掌籍考校官屬，道德應感，一切真靈。臣聞大道甚夷，廣闢祈求之路；上天善應，廓開濟度之門。有感必通，無幽不察。故齋沐可以事帝，而蘋蘩可以薦神，儼通精意之裡，必遂降臨之願。醮官某確守儒業，願赴科名，幸靈寶垂修奉之規，仙籙著闢宣之式，敬伸愚悃，嚴建齋壇，懺洗罪愆，而身器昭明，侍降高真，而心神飛越，大則法天象地，小則酌水獻花，諷玉笈之雲章，誦寶函之鳳篆。今則一塵不動，萬籟無囂，依稀瓊佩之搖，髣髴仙韶之奏，煙凝檀篆，器滌匏樽。伏願列聖垂憐，衆真協應。鸞輪雲駕，齊降於六虛；玉宇瓊樓，森臨於九地。詔羣靈於咸集，享一意之精懃，擁百祿於簪紳，錫湛恩於品彙。臣與醮官等，無任懇懃懇祝、俯伏望幸之至，奉迎

仙駕。

降聖，獻茶，初進酒，奏樂。

具位臣某等，虔誠上啓，虛無三境至尊，昊天玉皇上帝，諸天諸地，諸水諸山，三界十方，證明列聖。臣聞大道無爲而無不爲，上聖救物而無棄物，道賴人而敷暢，德因人以宣揚。是謂道不虛行，德不孤立，上而誘掖於羣士，下以化導於烝人，恢張抱一之風，橐籥至真之教。醮官某夙霑玄化，衣被洪恩，未造道微而稟固有之資，未隆德業而抱良能之素，值聖主開進賢之路，有司舉較藝之章，發兼濟之純衷，起力行之大願，爰資羽櫛，仰叩高穹。所念者道，道無不爲；所恃者聖，聖無棄物。陳情瀝懇，注想凝熏，庶集妙因，早酬素志。周天衆聖，必昭鑒於丹誠；大地靈神，諒俯歆於清夜。屬臣關奏，敢不上聞，設醮詞誠，謹當宣奏。

宣詞。

諦詳詞語，灼見至誠。心畫上通，即達高真之聽；慈光下燭，必臻所欲之從。重念醮官某人生難逢，歲華易過，將強學以待問，期得志而有行。伏願道廡昭垂，天禧廣霑，咸滌歷生之罪咎，俾諧盛世之科名，得其主而遇其時，行其義以達其道。仰冀某億曾上祖，遠近先魂，永離幽途，陟九霄之仙品；長垂密蔭，傳百葉之榮光。臣等無任恭虔，酒行亞獻。

奏樂。

臣聞大道玄妙，運一炁以陶成；至真自然，散一神而發育。氣則貫通於萬類，神則鼓舞於羣倫，同出異名，混而爲一，物稟之而無覺，人賦之而有靈。是知至貴之身，可謂胤真之器。於以敷其妙用，於以守其重玄，欲此功之克諧，必壽年之有永。醮官某受神氣於大道，修事業以爲儒。苗而秀者，然後足以猷行；秀而實者，然後可以成就。伏願高真眷顧，神聖照臨，降真神以育其神，流道氣而充其氣。既錫之以聰慧，必畀之而榮名；既畀之以榮名，必延之而遐壽。庶效寸心之素，克成兼濟之圖。仰冀見在尊親，灾厄蠲消，休祥駢集，松顏難老，玉液長存，擁慶緒於將來，垂清芬於後裔。臣等無任虔懇戰越之至，再拜酒陳終獻。

奏樂。

臣謹重誠上啓，太上無極大道，三境至尊，昊天玉皇上帝，十方大聖，三十六部尊經玄中大法師，靈寶衆真，五帝三官，圓穹玄象天曹一切

靈仙，洞天獄瀆聖衆，司祿主者，職貢舉真君，掌籍考校官屬，道德應感，一切真靈。臣聞無觀妙而有觀微，靜徐清而動徐生。蓋人乎有不失於無，雖應乎動而弗離其靜。此道用之所以運，而德行之所以行。矧先聖之垂彝，貴篤學而入仕。不廢君臣之義，以隆道德之風。醮官某欽奉真筌，允稽聖訓，汲汲於行己，皇皇於得君，端一心以待時，應清朝之遴選。伏願帝啓其智，神誘其衷，俾洞曉於玄根，永敷揚於妙用，貯虹蜺於胸次，摘錦繡於筆端，奮迅亨衢，施行儒業，上願皇帝亨無疆之壽，羣賢成弼亮之功，玉燭調而五穀豐，海宇安而九夷服。臣與醮官無任荷恩戴德傾度屏營之至，再拜獻湯。

宣疏。

具位臣某與合壇官衆等，謹重誠上啓，金闕虛無三清上帝，昊天六御宸尊，諸天天尊，諸天天帝，靈寶衆真，五帝三官，圓穹玄象天曹一切靈仙，洞天獄瀆聖衆，司祿主者，職貢舉真君，掌籍考校官屬，道德應感，一切真靈。臣聞聖演雲章，敷開天之奧旨；科遵玉笈，設祈祿之靈壇。品物聿陳，馨羞備薦，龍駕駐通宵之永，椒漿上三獻之勤。太常威神，光臨於濁界；百靈上宰，洞照於心神。臣與醮官某等，前世今生，未曾覺悟，六根三業，稔積愆尤，或殺害有情，或侵傷庶類，違真背道，故作誤爲，罪積上宮，名標黑簿。或在七元曹局之內，或在三官官府之中，或系五嶽之司，或屬四瀆之簿，未蒙原赦，及不懺除。又恐七曜加臨，五行刑剋，支干數盡，大小運窮，三命衰微，九宮滯塞，呪詛爲障，塚訟爲灾，非託上真，無由解謝。今則特伸懺洗，咸冀赦除，上願宗廟保安，干戈永息，民無疫癘之厄，時無水旱之愆。賢俊登庸，盜賊消弭，蠻夷率服，和氣周流，遐邇蔑愁嘆之聲，動植遂自然之性。三塗離苦，六趣超升，長承至道之恩，永奉高真之化。今則禮周三獻，詞不再陳，懼儀矩之譴張，重凡愚之過咎，深虞屑瀆，並願赦原。仰冀上界高真，旋歸瑤闕；下方列聖，仍返仙曹。流光回盼於醮筵，凡懇必諧於素願。臣某與醮官等，無任攀戀知歸之至，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奉送真聖。

舉，十二願。

舉，存神燒香。

高功復爐。

香官使者、左右龍虎君，侍香諸靈官，當令臣向來設醮陞壇行道之所，自然生金液丹碧，芝英百靈，衆真交會，在此香火爐前。當願十方仙童玉女，接待蘭煙，傳臣向來所啓之誠，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三清上聖、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舉，出堂頌。

出戶，引至六幕堂。

祈嗣大醮儀 臨午行道

綜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二七《祈嗣大醮儀·臨午行道》 法

事陞壇如式。

各禮師存念如法。

宣衛靈呪。

丹靈朱火，炎霞激風。赤輪剛運，天光八衝。迸威包羅，交變萬方。流金豁落，羣魔滅蹤。辟奸破妖，明耀元功。金符召制，躡雲策龍。謠歌慶會，散花太空。神化宜運，四極安隆。伏御帝前，罔有不恭，和與道合真。

鳴法鼓二十四通。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召出臣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左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散花玉女，五帝直符，直日香官，各三十六人出。出者嚴裝顯服，冠帶垂纓，關啓玄壇土地，方域神真。臣今臨午行道，謹奏爲人意，其諸忱悃，已錄告聞，願得太上十方至真道炁，靈寶瑞光下降，流入臣身中，令臣所啓，速達徑御太上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請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臨壇官衆，謹同誠上啓，虛無自然元始天尊，玉晨大道靈

寶天尊，萬天教主道德天尊，昊天至尊玉皇上帝，勾陳星宮天皇大帝，中天星主紫微北極大帝，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祇，神霄真王長生大帝，東極注生青玄上帝，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九天雷祖大帝，上清紫微碧玉宮太一天天帝，六天洞淵大帝，六波天上帝君，九天好生可韓司丈人天尊，九天採訪應元保運真君，九天上帝，三十二天上帝，五老上帝，東華木公道君，西靈金母元君，日宮太陽帝君，月府太陰皇君，五方五德星君，二十八宿星君，北斗七元上道真君，南斗六司上生真君，五福十神太一真君，上清四餘四曜星君，天曹諸司真君，三元三官大帝，泰玄樞機三省諸相天君，玄中大法師真君，三天大法師真君，法主四聖真君，上清雷霆院使直君，雷霆九司列職真君，九天注生監生真君，九天司祿梓潼帝君，九天衛房聖母元君，本靖諸省府院司經錄法部主宰真君，三天門下三元真君，上章詞表靈官，五嶽聖帝，洞天福地、靖廬治化仙官，本靖祖玄真師、列位真人，經籍度列位真人，北陰酆都大帝，扶桑丹林大帝，三河四瀆、五湖四海龍王，名山大川真宰，九天金闕、玉闕靈濟洪恩二位真君，風雲雷雨部威烈聖衆，城隍里社廟貌一切真靈。臣聞主器莫若長子，蓋有重於承傳；天道常與善人，惟密移於造化。宛不言而善應，隨有感以必通。粵自神靈，爲之主宰，在昔高禰，請子必嚴。郊外之祈，堯帝多男，亦假華封之祝，況茲凡陋，敢昧歸依。當一意以告虔，冀三元之道養。欽哉，首上圩頂，孔父有禱於尼丘；駿極于天，申甫降神於嵩嶽。或元精之育固，或昂宿之儲蕭。邑姜夢帝，則文在手而曰虞；燕姑夢蘭，則使稱天而與已。未有不關於造化，而能自遂於生成。醮官某伏念功淺行微，禍盈惡積，放於利而多怨，曠仁宅而弗居，獲罪于天，克艱厥後。念昨之土，而命氏傳自古初；苟墜厥緒，而覆宗誰尸伏臘。恐一旦湫先於朝露，則九原有愧於先靈。顧隻影以自憐，僅如絲而不絕。年高絳縣，辱久矣於泥塗；鬼哭若敖，將餒而於求食。每惛惛而知懼，常慄慄以祈天。又虞家訟之牽連，欲丐洪恩而普度，乃嚴淨宇，祇薦嘉誠。臣等職奉金科，身參寶籙。祈男禱嗣，音每誦於監生；仙化成人，經獲聞於上品。凡摠情素，敢不上聞，爰有心誠，謹當宣奏。

宣詞。

諦詳詞語，灼見忱誠。臣聞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生道非一，本出於

虛。擬天地而參諸身，致中和而育萬物。宜內循於一己，庶有格於萬靈。用薦苾芬，將祈胎蠶。九重金格，奉靈寶之祕言；三級瑤壇，延衆真於珠館。八天雲篆，安鎮九宮；兩極星燈，光連五斗。瀝陳丹悃，拜伏朱章，庶憑衆妙之功，用格多男之慶。以今臨午行道，請法衆等運茲初捻上香，願此香雲，騰空上徹，供養十方無上道寶天尊。臣等皈身、皈神、皈命，首體投地，以是捻香功德，上祝當今皇帝陛下。伏願璇璣調理，龜鼎燕寧，絕災異而不書，滌妖氛而永息。龍樓鶴禁，繼照重明。甲觀畫堂，含飴增慶。百子協螽斯之詠，六宮歌采芣之詩，俾萬物各得其宜，無一夫或失其所。今故燒香，自歸依道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保天長存，和與道合真。

以今臨午行道，請法衆等運茲二捻上香，願此香雲，騰空上徹，供養十方無上經寶天尊。臣等皈身、皈神、皈命，首體投地，以是捻香功德，歸流某家九世七先，億曾萬祖。伏願天慈赦宥，道氣發舒，拔苦除愆，和冤釋對，告下九幽泉曲之府，速登朱陵流火之庭，受鍊生方，逍遙仙界，絕惡根而斷滅，俾胎注以蠲除，庶無夭橫之災，永保綿長之慶。今故燒香，自歸依經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永天長存，和與道合真。

以今臨午行道，請法衆等運茲三捻上香，願此香雲，騰空上徹，供養十方無上師寶天尊。臣等皈身、皈神、皈命，首體投地，以是捻香功德，歸流某壽德齊明，魂神澄正。結天地氤氲之氣，流注百關；稟陰陽埏埴之功，冥符八景。育嬰端就，寢息無驚，錫其肯獲之人，流以有餘之慶。桑弧蓬矢，將有事於四方；燕領虎頭，或封侯於萬里。恩霑九有，澤及含生。今故燒香，自歸依師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永保利享，和與道合真。

唱方，懺方，命魔，三啓，三禮。

重稱法位。

具位臣某等，謹重誠上啓，金闕虛無三寶天尊，昊天至尊玉皇上帝，勾陳星宮天皇大帝，中天星主紫微大帝，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祇，神霄真王長生大帝，諸天天尊，諸天天帝，三界應感，一切真靈。臣聞茫茫九有，形質既分；蠢蠢含生，陶鎔莫測。雖世間有有無有，皆暗昧於始終；而一氣生生之生，實全繫於水火。苟賦形於宇內，總托化於仙鄉。唯南斗之六

虛，乃太微之都糾。領天樞天機之二省，有司命、司錄之尊神。延壽益算，則度厄於長生大君；起死迴骸，則主錄於韓君司馬。咸彰品物，號南昌之上宮；濟拔三塗，置朱陵之火府。儼超離於陰境，先沐浴於天池。聞八天隱語之音，接三洞飛玄之氣。玉眸鍊質，黃華蕩形，再返人寰，各正性命。然念世人罪福，盡達天司。丹筆善分，列爲等級。姓類既別，毫髮無私。行齊八百者，即證果以登真；刑屬三千者，乃計功而補過。三官鼓筆，常料別於種人；萬聖督仙，實無間於晝夜。皆有條而不紊，故善應以無方。唯此丹天，功高紫極。凡繫道蔭，注上生名，皆逆推三世之業因，以計定一生之祿算，玉曆考誕彌之月，慶雲開化育之門。俾全受鍊之魂，即注更生之所。或寄胞於貧寒之所，或賦形於積善之家。考算毫分，搜羅人品。千生父母，有夙世之良因；萬劫子孫，亦三緣之和會。共業所感，聚爲一家。然後九炁齊并，二儀同化，帝君品命，聖母履綱。道與之貌而天與之形，陽爲之魂而陰爲之魄。四肢五體，各整具於形神；六甲三元，悉扶承於胎命。又千和而萬合，至十月以九周。惟九天司馬，不下於命章；則萬品生根，莫彰於神奧。大矣哉，驚天駭地，貴亦難勝，陶魄鑄魂，神靈微妙。齋官某爰念日暮途遠，嗣緒世微，耻門戶之彫零，究生源之本始，載嚴淨宇，遐企上真，庶通蠲潔之誠，以格蕃昌之裔。伏願九天聖母，浮駕雲輶。八方胎神，各領官屬。流布至真之氣，灌溉胞命之門，胎元結於黃房，祥煙塞於死戶。時貴月吉，擁三界以齊臨；形具神全，保萬靈而稱慶。允獲自天之祐，旁依錫類之仁。乃子乃孫，肯堂肯構，上明天尊大慈之澤，下副臣等皈命之誠，謹啓以聞。

十二願。

復爐。

香官使者、左右龍虎君、侍香諸靈官，當令臣向來臨午行道之所，自然生金液丹碧，芝英百靈，衆真交會，在此香火爐前。當願忱誠上達，睿澤旁流，赦已往之愆尤，開自新之軌路。九玄七祖，釋注訟以昇形；六甲三元，保胎真而固本。庶獲寧馨之子，率歸仁壽之鄉。次願十方仙童玉女，接待蘭煙，傳臣向來所啓之誠，速達徑御太上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出堂頌。

出戶。

祈嗣大醮儀 散壇行道

綜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二九《祈嗣大醮儀·散壇行道》 法事陞壇如式。

各禮師存念如法。

宣衛靈呪。

五星列照，煥明五方。水星却災，木德致昌。熒惑消禍，太白辟兵。鎮星四據，家國利亨。名刊玉簡，字錄帝房。乘飈散景，飛騰太空。出入冥無，遊宴十方。五雲浮蓋，招神攝風。役使萬靈，上衛仙翁，和與道合真。

鳴法鼓二十四通。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召出臣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左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散花玉女，五帝直符，直日香官，各三十六人出。出者嚴裝顯服，冠帶垂纓，闢啓玄壇土地，方域神真。臣今設醮行道，謹奏爲人意，其諸忱悃，已錄告聞，願得太上十方至真道炁，靈寶瑞光下降，流入臣身中，令臣所啓，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請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臨壇官衆，謹同誠上啓，虛無自然元始天尊，玉晨大道靈寶天尊，萬天教主道德天尊，昊天至尊玉皇上帝，勾陳星宮天皇大帝，中天星主紫微大帝，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祇，神霄真王長生大帝，東極青玄上帝，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九天雷祖大帝，上清紫微碧玉宮太一大帝，六天洞淵大帝，六波天上帝君，九天好生可韓司丈人天尊，九天採訪應元保運真君，九天上帝，三十二天上帝，五老上帝，東華木公道君，西靈金母元君，日宮太陽帝君，月府太陰皇君，五方五德星君，二十八宿星

君，北斗七元上道真君，南斗六司上生真君，五福十神太一真君，上清四餘四曜星君，天曹諸司真君，三元三官大帝，泰玄樞機三省諸相天君，玄中大法師真君，三天大法師真君，北極法主四聖真君，上清雷霆院使真君，雷霆九司列職真君，九天注生監生真君，九天司祿梓潼帝君，九天衛房聖母元君，本靖諸省府院司經錄法部主宰真君，三天門下三元真君，上章詞表靈官，五嶽聖帝，洞天福地、靖廬治化仙官，本靖祖玄真師、列位真人，經籍度列位真人，北陰酆都大帝，扶桑丹林大帝，三河四瀆、五湖四海龍王，名山大川真宰，九天金闕、玉闕靈濟洪恩二位真君，風雲雷雨部威烈聖衆，城隍里社廟貌一切真靈。臣聞龍漢玉曆，明垂開劫之功；靈寶洞章，密著祈男之品。以今某屢陳丹懇，欲厚人倫。瓊席瑤壇，肅罄傾心之仰；雲車風馬，竚因飛步之游。歆禴祭以薦誠，保充聞而襲慶。伏願空浮五色，俱離劫仞之臺；輔翼萬仙，克享蘋蘩之薦。曲流恩德，溥福堪輿。臣與衆官等，無任皈依之至，再拜望雲，奉迎大駕。

降聖，初獻，散花。

臣某謹同誠上啓，虛無自然元始天尊，上清真境靈寶天尊，太清仙境道德天尊，昊天至尊玉皇上帝，三界應感，一切威靈。臣聞大道杳冥，真靈肇布。玄元始氣，開圖於億劫之初；日月星辰，高列於萬天之上。互分主宰，共濟生民。醮官某念以子息不榮，憂惶在念。謂生非汝有，乃天地之委形；而物以道生，籍陰陽之和氣。載蠲吉旦，交薦明誠，望鶴駕以凝情，想瓊輪而注目。伏願仙靈下盼，列聖迴光。六甲三元，各運保胎之節；億乘萬騎，周扶度命之章。享以明馨，庶臻蕃衍。臣叨依真教，獲預關行，爰有詞誠，謹當宣奏。

宣詞。

諦詳詞語，備見至誠。念人爲萬物之靈，不靈則無以異於物；子者親之後，非後則無以繼其親。用傾軋之誠，仰瀆高高之聽。伏願蒼穹降祐，帝祚無疆。后妃符籙之祥，媒官顯弓矢之異。皇儲錫羨，玉牒增光。君臣胥慶於明良，夷夏共遵於文軌。上以廣蓼蕭四海之澤，下以盡天保歸美之誠。然後福及醮官，澤流後裔。格于天而格于帝，敢徼四世之五公；拜乎後而拜乎前，庶或一門之萬石。仰祈真造，俯鑒精衷。臣與醮官等，無任祈懇激切之至，再拜上香，酒陳亞獻。

散花。

臣聞元綱流演，布三景於天根；造化樞機，統萬靈於斗柄。分五行而迭運，幹四序以順成。十一曜星，紀災祥於曆筭；四七列象，注壽夭於胎禽。顧惟陰鷺之司，憑用竭精，衷而有禱。伏念某保姓受氏，積有歲年，侍膳問安，本傳塚嫡，載陳蠲潔，希降仙靈。伏願泰階平而風雨時，火星中而寒暑正。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並無爽於歲時；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星，悉罔愆於宙伏。然後享其誠意，注上南宮，傳幹蠱以相承，保鳴謙而獲吉。長庚入夢，願符太白之精；箕尾乘天，庶協商巖之祝。臣與合壇衆等，無任祈恩請命之至，酒陳終獻。

散花。

臣謹重誠上啓，諸天上帝，十極高真，咸望洪慈，洞回昭格。臣聞嶽峙海澄，諒無文而不度；喙鳴口語，皆在地以成形。儲祥蓋本於山川，生物遂成於造化。關東出相，既有賴於風聲；惟岳降神，理亦資於和氣。或汝穎之多士，或巴蜀之好文，允屬地靈，虔依道蔭。醮官某胎嬰病注，子嗣不繁，慮冢訟之牽連，或土工之刑剋，迺陳法供，冀格上真。伏願江漢炳靈，山澤通氣，察丹誠於螻蟻，歆菲薦於潢汙。海不揚波，有既陂之九澤；坤厚載物，無皆震之三川。普度幽明，俱蒙惠澤，赦其罪咎，錫以後昆。禮樂書數，則興盛於一門；地水火風，則保和於四大。漢臣官學，照鄉社以彌光；晉輔子孫，並淮流而不絕。臣與齋官無任祈恩激切之至，再拜上香，香湯獻上。

步虛。

重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臨壇官衆，謹同誠上啓，玉清玉帝元始天尊，上清上帝靈寶天尊，太清大帝道德天尊，昊天至尊玉皇上帝，諸天諸地，諸水諸山，三界應感，一切真靈。臣聞齋修行道，教雖准於六時；玄酒大羹，禮必周於三獻。顧惟塵懷，屢瀆天聰，菲薦蘋蘩，稽停儀衛。伏念臣等學法未備，犯科滋多，舉措乖儀，詞章脫略，動罹罪咎，咸乞赦原。惟冀上界高真，各還瑤闕。下方列聖，盡返仙曹。降福流恩，解灾度厄。諸天復位，寂遺響於條欵之間；太極候煙，保胎氣於延生之府。臣等凝瞻法從，結想太空，極恨塵波，難留聖躅。臣與齋官合壇衆等，無任瞻望拜首天階奉辭。

聖駕激切攀戀之至，謹言。

復爐。

香官使者、左右龍虎君、侍香諸靈官，當令臣向來設醮之所，自然生金液丹碧，芝英百靈，衆真交會，在此香火爐前。當願十方仙童玉女，接待蘭煙，傳臣向來所啓之誠，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誓火禳災說戒儀

綜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三〇《誓火禳災說戒儀·法事陞壇如式》念淨天地呪。

洒水，序立。

高功臨案說戒。

具位臣某等，謹焚道香、德香，無爲清靜、自然真香，虔誠奏啓，虛無自然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昊天玉皇上帝，九皇至尊，十方上聖，諸君丈人，三十六部尊經玄中大法師，圓穹上象火德熒惑星君，鶉火鶉首鶉尾之次，雍秦周洛楚荆之分，列宿星君，厚地洞宮，嶽瀆主宰，三界應感，一切真靈。咸望洪慈，俯垂洞鑒。臣今奉爲宣意，其諸情悃，已對敷宣，諒沐天恩，鑒明祀事。臣伏以夫南方火德熒惑星君，主掌萬物，燭幽洞微，福善禍淫，助天行化，攷之前代，效驗灼然。按《前漢·天文志》云：熒惑出則大兵，入則兵散還止息，乃爲死喪寇亂，在其野亡地以戰則不勝。孝景四年七月癸未入東井行陰道，又以九月癸未入輿鬼，戊寅日出。占之曰：爲誅伐火災。其從有栗氏事未央，東闕灾，元鼎中守南斗，占之曰：所守爲亂賊喪兵，其國絕祀南斗，越分野，其後相殺王及太后。漢兵誅之滅，其國前漢，熒惑示現，凡十七八，莫非凶亂之起也。後漢中元二年，火星犯太微西南星，爲將相，後太尉司徒坐事免官。永平十三年，犯輿鬼，爲大喪；質星，爲大臣誅戮。後楚王英、顏忠等，

妖謀事覺而死。後漢熒惑示現，凡十二餘，莫非禍災之至也。降自晉宋、隋唐五代之間，不可備錄。此於行度之間，變起在國者如此。按《五星明體經》云：熒惑照人，命壽促貧。窮順於命，壽至五旬，刑克妻男，多有障難。照於疾厄，刑折風勞。逆在運宮，行年必死。此於照臨之位，災應在人者如此。至於祝融回祿，變現人世。火自天降，名之曰災。因世人之罪惡貫盈，則遭其禍。秦起阿房宮，覆壓三百餘里，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取之盡錙銖，而用之如泥沙。楚人一炬，火三月不滅，此因人爲所致也。糜竺嘗從洛陽乘車而歸，未至家，見一婦人求寄載。臨別曰：我是天人，使我焚東海糜竺家，今已寄君車，又不可不燒。君但速歸，我當緩來。竺乃至家，收資財以避之，至日中而火大發，此以警悟世人也。汝南桓景，因費長房謂之曰：九月九日，汝家有火災，可速去，令家人各以絳囊盛茱萸，登高山，飲菊花酒，禍乃可銷。景如其言，舉家登高。少頃還，見牛羊雞犬，皆暴死焉。後人因而仍此，有禳制之法也。漢桓帝於正旦大會羣臣。樂巴含酒，望西南而嚬。帝問其故，答曰：蜀有火災，故以救之。遣使訪之，果云賴大雨從東北而來，雨中有酒氣，此有救解之術。昔熒惑守心，屬宋之分野，景公憂之，乃出君人之言三，遂徙三度。劉琨守江陵，民家失火。琨乃向火叩頭請罪，俄而，反風滅之，此有回旋之道。夫禍福之來，皆人所召。天心仁愛，法許祈禳。今有奉道某等，同啓丹誠，修建誓火禳災道場，命臣等宣行科範，請福禳災，保寧境土。建壇之初，倘非敘述醮事，敷演科戒，則何以感格上靈。今當以臨壇十戒，宣示同齋之人，各請受持，咸當靜聽。

第一戒者，不得擾亂形神。常懷專一，喜怒哀樂，不萌於心，務致精明，以格上聖。

第二戒者，不得傲忽聖真。常懷恭敬，企仰尊像，心起精度，天真大神，浮空降接。

第三戒者，不得輕慢靈文。常懷信重，三洞經典，玩味誦持，從悟成真，求證道果。

第四戒者，不得誹謗法門。常當敬護，弘道明法，濟度幽明，各令歸依，廣獲受度。

第五戒者，不得忤觸道場。常懷精潔，齋戒沐浴，始近法壇。臭穢腥

血，無求取禍。雞狗禽畜，無使突來。

第六戒者，不得放縱身心，呼叫喝罵，語笑譁譁，睡眠酗酒。昭事上真，如對君父。

第七戒者，不得退轉道心。常懷堅固，勿因小嫌，便減誠意，精進崇奉，福利無窮。

第八戒者，不得減省法事。常懷勤恪，行道誦經，朝真拜聖，使功德滿足，幽顯沾恩。

第九戒者，不得錯悞章奏。常懷精審，若鹵莽減裂，不加參對，則三天門下，有所譴却，圖福反禍，深可震懼。

第十戒者，不得商較財利。常懷謙讓，施者受者，各得歡喜，無使怨恚，自損福田。

已上十戒，衆官能持否？答曰：能持。

天尊言：凡拜章行道，四天帝王皆駕飛雲綠輶八景玉輿，侍從真人玉女手執華幡，前導鳳歌，後從天鈞，白鶴獅子，嘯歌邕邕，燒香散花，浮空而來。瞻禮行道，觀聽法音，天真下降，萬靈朝焉。如是豈可不盡其法邪？當先受十戒，然後行道，庠序雅步，靜心閑意，坐起卧息，不離儀格，天真歡悅，列名上清，可謂得道方寸之門。

謹白齋官，齋法尊嚴，威禁至重。當須掃洒庭宇，每令潔靜，約飭內外，大小肅靜。勿以常俗誼雜，干冒真靈。若有善信男女，願聞道法，沐浴齋潔，來詣法壇，瞻禮皈依，同沾福利。若傲慢輕慢，不信正真，如是之者，必招冥譴。登齋之士，可不畏之。

結願，下壇。

誓火禳災道場儀 啓壇行道

綜 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三一《誓火禳災道場儀·啓壇行道》

法事陞壇如式。

各禮師存念如法。

宣衛靈呪。

東方：

九炁青天，明星大神。煥照東鄉，洞映九門。轉燭陽光，掃穢除氛。

開明童子，號曰玄卿。備衛我軒，上對帝君。收魔束妖，討捕凶羣。奉承正道，赤書玉文。九天符命，攝龍驛傳。普天安鎮，我得飛仙。

南方：

三炁丹天，煥景浮光。熒星轉燭，洞照太陽。上有赤精，合契虛皇。

開明靈童，號曰華房。總統火兵，備守玉堂。斬邪束妖，剪截魔王。北帝所承，風火莫當。流鈴交煥，翊衛壇場。正道流行，敢有巴狂。我享上功，坐運魁罡。億劫長存，保天無疆。

西方：

七炁素天，太白流精。光耀金門，洞照太冥。中有素皇，號曰帝靈。

保神安鎮，衛我身形。斷絕邪源，王道正明。宮殿整肅，三景齊并。道合自然，飛昇紫庭。靈寶符命，普惠萬生。元皇正炁，來合我身。功加一切，天地咸寧。

北方：

五炁玄天，元始徘徊。辰星煥爛，光耀太微。黑靈尊神，號曰層威。

統冠飛天，仙裙羽衣。備衛五門，檢精捕非。敢有干試，豁落斬摧。玉符所告，神鎮八威。邪門閉塞，正道明開。映照我身，三光同輝。策空駕浮，舉形仙飛。

中央：

一炁黃天，調理乾坤。陶熔陰陽，總統玄真。鎮星吐輝，流煥九天。

開明童子，號曰天璘。元炁陽精，焰上朱煙。洞照天下，及臣等身。百邪摧落，殺鬼萬千。中山神呪，普天使然。五靈安鎮，身飛上仙。

鳴法鼓二十四通。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召出臣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左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散花玉女，五帝直符，直日香官，各三十六人出。出者嚴裝顯服，冠帶垂纓，開啓玄壇土

地，方域神真。臣今啓壇行道，謹奏爲人意，其諸忱悃，已錄告聞，願得太上十方至真道炁，靈寶瑞光下降，流入臣身中，令臣所啓，速達徑御太上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請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臨壇官衆，謹同誠上啓，虛無自然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昊天玉皇上帝，九皇至尊，十方上聖，諸君丈人，三十六部尊經玄中大法師，圓穹上象火德熒惑星君，鶡首鶡火鶡尾之次，雍秦周洛楚荆之分，列宿星君，厚地洞宮，嶽瀆主宰，三界應感，一切真靈。臣聞大道混融，並資陶於一氣；元精既判，咸稟受於五行。惟火德之攸司，總南訛之大柄。凡初覆育，悉荷照臨。某念共業以無知，恐招殃於不測，危疑度日，激切馳誠，瀝膽披肝，獻花酌水，恪遵靈訓，祇奉明威，瞻紫纛之前驅，從翠華之下狩，普加洪覆，俾遂安居，占舍次之休祥，保鄉鄰之綏靖。臣等告盟之始，廣濟爲先，觀其祇畏之詞，宜在關陞之列。仰希大造，允納虔祈。醮官詞誠，謹當宣奏。

宣詞。

諦詳詞語，灼見至誠。不忘累歲之祈禳，仰覲萬靈之懟覆。醮儀既戒，齋範聿陳，殫精意以申聞，竭輿情而俯豫。伏願慈顏妙感，道力旁通，未離玄座而周遍十方，不下宴居而已超塵劫。敢憑靜念，昭事虛皇，少歆祭燭之儀，爲退守心之度。伏乞玄都列聖，紫極高真，洞鑒乃衷，誕垂丕應。勅勒監齋使者，里域真官，奏事金童，傳言玉女，靈寶官屬，一合同心，降臨壇所，肅清內外，降伏妖魔。使臣等百神營衛，一念清虛，啓奏咸通，思念立感，醮功上徹，善錄天司。普及醮官某家，消蕩千灾，增延百順，息除焚燎，掃蕩瘟邪，同歸道德之風，共樂昇平之化。明旦依法行道，續更以聞，謹啓。

十二願。

復爐。

香官使者、左右龍虎君、侍香諸靈官，當令臣向來啓壇行道之所，自然生金液丹碧，芝英百靈，衆真交會，在此香火爐前。當願十方仙童玉女，接待蘭煙，傳臣向來所啓，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出堂頌。

出戶。

誓火禳災儀

晚朝行道

綜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三四《誓火禳災儀·晚朝行道》法事陞壇如式。

各禮師存念如法。

宣衛靈呪。

五星高耀，瑞氣飛浮。元始集神，天地交周。玉符寶節，嘯命微幽。擲火揚威，奸凶無留。萬魔振伏，紛葩却消。摧怪滅惡，道炁周流。神光照夜，陰翳俱收。萬神降格，扇景秉飈。羣生咸遂，惠遍神州。和與道合真。

鳴法鼓二十四通。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召出臣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左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散花玉女，五帝直符，直日香官，各三十六人出。出者嚴裝顯服，冠帶垂纓，闢啓玄壇土地，方域神真。臣今靜夜行道，謹奏爲人意，其諸忱悃，已錄告聞，願得太上十方至真道炁，靈寶瑞光下降，流入臣身中，令臣所啓，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請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臨壇官衆，謹同誠上啓，虛無自然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太上昊天玉皇上帝，紫微天皇大帝，紫微北極大帝，聖祖天尊大帝，后土皇地祇，元天大聖后，十方無極大道，諸天天帝，三十六部尊經玄中大法師，圓穹上象火星執法真君，所變所化、列宿星君，厚地洞天、嶽瀆主宰，南方離位丙丁巳午火部官屬，三界應感，一切真靈。臣聞

陽靈表瑞，火德承天，分日域以繼明，御離方而定位。爰司夏曆，以正歲功。由是出入絳霄，循環黃道，應期不紊，謫見無私。雖懸象著明，係乎邦國；而垂災介福，亦及生靈。臣等叨荷靈休，蹈茲昌運，未能洗心鍊質，遁跡崑崙，混濁塵寰，因循俗境。而濟人助國，救物爲先，凡有投誠，理宜昇達。況奉詞悃，敢不上聞，爰有心詞，謹當宣奏。

宣詞。

按如詞言，丹誠激切。叩之斯在，格以不違。伏聞眇邈高穹，幽微上境，熒煌火德，寔應鶉星。數推地二之神，宿而彌壯；位據離明之正，尊而不親。生土剋金，出寅入戌，考炎涼而知伏見，眊侵象而辨妖祥。在職有功，猶配食心之享；乞靈救疾，尚惇祭燿之儀。矧此凡微，每叨真廕，常軫淵冰之慮，恭投豺獺之誠，肅按祕文，俯陳明薦。以今靜夜行道，請法衆等運茲初捻上香，願此香雲，騰空上徹，供養太上三尊。臣等皈身、皈神、皈命，首體投地，仰惟大聖火星執法真君，伏願暫捨躔宮，遙臨法會。朱旛赤旆，紫霧紅霞，靈突相參，殫神所侍。輝輝天際，扇育物之晴風赫赫，空中垂照。臨之景貺，有禳必去，無贖不來。金爐蘭膏，照九幽之陰慝；檀煙瑤水，驅不善之時殃。惟冀大火安流，畢方竄匿，偕五行之有慶，覲三伏以無虞，舉至止之百祥，歸藹然之多士，杳杳洪造，區區此心。今故燒香，自歸依道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保天長存，和與道合真。

以今靜夜行道，請法衆等運茲二捻上香，願此香雲，騰空上徹，供養太上三尊。臣等皈身、皈神、皈命，首體投地，以是捻香功德，仰惟大聖火星執法真君，虛中作離，包神水淳含之德；日晶爲性，抱畢月生化之宜。以苦滋甘，居常屬禮，虔誠有感，照燭無私。惟冀社稷尊靈，宗祧先聖，怡神絳闕，證品朱宮，流蔭帝圖，永昌大業，茂隆億載，慶集千祥。今故燒香，自歸依經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昇人無形，和與道合真。

以今靜夜行道，請法衆等運茲三捻上香，願此香雲，騰空上徹，供養太上三尊。臣等皈身、皈神、皈命，首體投地，以是捻香功德，仰惟大聖火星執法真君，願藏烜燿威光，不致侵門害魚之咎；乞止赫烈形勢，永無焚廐傷人之憂。凶悉未萌，吉皆來兆，聞祈不忒，見請皆從。仍冀某家丹

錄祛災，清都介福，家門叶泰，善念惟新，旁周品彙之中，俱契真常之妙。今故燒香，自歸依師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永保平康，和與道合真。

三啓，三禮。

重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臨壇官衆，謹同誠上啓，太上三清上聖，昊天玉皇上帝，九皇至尊，十方上聖，三十六部尊經玄中大法師，火德上真，三界應感，一切真靈。臣聞濫處人倫，繆居聖世，幸承靈寶蔭育，得睹藥笈真科。聞有福善禍淫，在操心之所致；恐其信邪倒見，莫反念以歸依。惟無上之元尊，假有爲之妙法，昭垂經典，永覺昏蒙，懷於未兆之間，安有追前之悔。今醮官某投誠大道，瀝懇諸天。每惟自不覺知，漸小愆而致甚；常憂變更運數，或積業以難逃。夙夜靡遑，行藏在念。七珍五穀，慮有積而不散之非；六畜二蠶，恐昭物極惡盈之罪。今陳菲薄醮禮，禱謝焚惑星君，恭按闕伯之規模，願遂景公之仁感。憫茲惕若，錫以安然，里域無卒暴之驚，居止有清閑之慰。四時寧謐，八節欣怡，絕燈燭非次之光，息爐竈殊常之焰。普及各門，康泰一境，澄清樂業，安居懷仁，率善上願，二儀昭泰，三景輝華，九穀滋豐，五兵輟戢，龍神警衛，疫毒無侵，謀生遂安逸之歡，在野有謳歌之樂。飛沉遂性，動植舒榮，九夜開光，三途罷對，見大道無方之應，契聖明有感之祈。普及幽遐，俱升福岸，上明天尊大慈之澤，下副臣等皈命之誠，謹啓以聞。

十二願。

復爐。

香官使者、左右龍虎君、侍香諸靈官，當令臣向來靜夜行道之所，自然生金液丹碧，芝英百靈，衆真交會，在此香火爐前。當願十方仙童玉女，接待蘭煙，傳臣向來所啓，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出堂頌。

出戶。

誓火禳災儀 設醮行道

綜 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三五《誓火禳災儀·設醮行道》 法事陞壇如式。

各禮師存念如法。

宣衛靈呪。

五星列照，煥明五方。水星却災，木德致昌。焚惑消禍，太白辟兵。鎮星四據，家國利亨。名刊玉簡，字錄帝房。乘飈散景，飛騰太空。出入冥無，游宴十方。五雲浮蓋，招神攝風。役使萬靈，上衛仙翁，和與道合真。

鳴法鼓二十四通。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召出臣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左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散花玉女，五帝直符，直日香官，各三十六人出。出者嚴裝顯服，冠帶垂纓，闕啓玄壇土地，方域神真。臣今設醮行道，謹奏爲入意，其諸誠意，已錄告聞，願得太上十方至真道炁，靈寶瑞光下降，流入臣身中，令臣所啓，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請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臨壇官衆，謹同誠上啓，虛無自然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昊天玉皇上帝，紫微天皇大帝，紫微北極大帝，聖祖天尊大帝，后土皇地祇，元天大聖后，十方無極大道，諸天天帝，三十六部尊經玄中大法師，圓穹上象火星執法真君，所變所化，列宿星君，厚地洞天、嶽瀆主宰，南方離位丙丁巳午火部官屬，三界應感，一切真靈。臣聞大道玄妙，混成太極之初；至真自然，倬爲天地之祖。機權造化，開闔陰陽，分八卦而撫萬形，建四時而成庶彙。所以陽居大夏，是爲長養之方；

候應南訛，式專化育之事。於是炎帝御宇，熒惑司方，分五事於禮文，專四方之火政。或當見而忽伏，或既縮而復盈。其變不常，皆爲明罰。今醮官某嚴陳故事，祇奉陽靈，屬星火之正時，報離明之盛德，招延道侶，祇按沖科，嚴設壇場，仰延飈馭。伏願帝車接軫，自虎關闔闔而來；星馭交驂，從豹尾勾陳而下。潤蘋在薦，洞酌有嚴。臣無任瞻望激切屏營之至，再拜望雲，奉迎仙駕。

降聖，獻茶，初獻，散花。

臣謹虔誠上啓，太上三清玉帝，昊天玉皇上帝，三界應感，一切真靈。臣聞太陽分景，是爲熒惑之星；離德宣精，亦名赤帝之子。八十萬里而騰彩，一百餘日而周天。其所居留，必形灾福，亂常以戒昏政，循度以表明時。同五星聚，而天下咸歸；與四星合，而王者受慶。儻亡亂而失德，則盈縮之無常。仰視乾文，寔存灾數。合歲星則饑饉，合太白則播遷，與土合則政益乖，與辰合則兵不利，月蝕其宮則爲戰亂，心孛其度則主療焚。惟修德而可禳，在省躬而知畏。運數雖關於國論，灾祥寔系於民生。醮主某深慮積業招殃，修詞請命，仰荷聿臨於法席，敢稽數露於凡情，設醮詞誠，謹當宣奏。

宣詞。

按如詞言，丹誠懇切。醮主某念以生逢妙化，夙仰真風，正當炎夏之期，乃屬熒惑之度。居常荷德，久堅祇畏之心；出或爲灾，故啓預禳之典。諷寶經之秘祝，露雲篆之真文，妙範聿陳，宏科備舉。天人交際，憑精浸而傾虔；儀物備豐，諒馨香之昭格。儼衆真之侍坐，瞻上帝之端居，一意欽承，百靈交會。伏願龍旗鳳葆，開下界之休祥；日轂霞車，弭炎官之威烈。臣等無任請命祈恩之至，酒陳亞獻。

散花。

臣聞謹終如始者人之本，懼灾向善者理之常。生成既賴於乾坤，動靜豈離於水火。陰陽爲局，魂魄所司，冬則主事於伺辰，夏則秉權於熒惑。爰茲九夏，昏見三星，庸知闕伯之紀時，正值祝融之行度。醮官某伏念生居凡俗，長處人倫，晝而藝薪，夜而燭道，用雖憑於人火，罹或變於天灾。無私之德難量，有過之民常懼，謹虔誠於回和俗阜。然後醮官某家等，神安體裕，益筭延齡，福祿維新，凶衰不作，眷屬亨泰，所止肅清，

井邑靜安，方隅寧謐。凡有祈請，悉荷保全，普及生靈，均叨庇佑。臣等無任祈謝之至，拜首天階，謹伸奉送。

復爐。

香官使者、左右龍虎君、侍香諸靈官，當令臣向來設醮之所，自然生金液丹碧，芝英百靈，衆真交會，在此香火爐前。當願十方仙童玉女，接待蘭煙，傳臣向來所啓，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送聖，化財。

誓火禳災設醮三時都懺儀

綜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三六《誓火禳災設醮三時都懺儀·清旦》：臣等至心皈命南方大聖火星執法真君，侍從靈仙官屬，星宮神仙，和諸靈官。臣衆等伏聞上帝匪忱，道無私於降鑒；高真應感，誠自格於靈承。輒罄丹衷，仰于洪造。竊以緯星應候，祀闕伯於朱明；列曜奠方，配祝融於鶉首。默運司天之紀，優持造化之權，其伏見有時，其吉凶有兆，行天不紊，應物無私，儻嚴知畏之心，必降殊常之祉。奉道某等幸遇昇平之久，時膺保合之和，化被五行，政修六府。食心食味，職嚴火正之官；取柳取槐，法有四時之變。象氣交順，精誠感通，運合升明，祥無灾燿。炎帝之紀，充正而不乖；太陰之原，無過與不及。上自京闕，遠覃庶邦，火焚具修，時令咸舉，家有徙薪之慮，人懷爛額之傷。是用刻意金科，叩心玉陛，設蘋蘩之淨供，薦豺獮之微誠，志心皈命南方離位丹天赤皇上真道君，火德執法真君，析變析旦昭明星君，蚩尤司詭星君，天攬赤彗星君，天陰晋若星君，官張天惑星君，赤若天崔星君，大火宮中一切神仙諸靈官。伏願道眼照臨，靈威覆護，耀熒惑以循軌，弭回祿而降休，千里儲祥，萬家蒙祐。人民平泰，無扎瘥水旱之殃；氣運協和，消伏明赫曦之變。然後方隅寧靜，居止鎮安，普及各門，咸依道蔭。得道之後，昇入無

形，和與道合真。

又《臨午》 臣等伏聞赤熛神弩，祝融烈威。在天司權，有或君或相之職；在國出納，有季春、季秋之時。上則潔陽燧感格之情，下則嚴木鐸修行之禁。隄防或失，厲降自天；延發有加，幸免無地。大懼昏頑之俗，罔悛僭忒之心，天惡其盈，鬼瞰而罰。永惟焦頭爛額而過絕，孰與滌慮洗心而禱祠，悔悟一萌，昭回淵鑒。奉道某等捐軀道蔭，稽首真慈。豺獷報微，敢圖省察；螻蟻誠至，咸冀微聞。惟靈輝上次之辰，與仙馭下游之分，望鑄威命，陰錫龐休，里閭清寧，井閭澄泰，不虞自息，非意罔干。兵火災傷，尋度危亡之厄；晦明風雨，更叨利順之功。敢不皈依，以酬化育。至心皈命南方離位丹天赤皇上真，道主火德熒惑星執法真君，精炁所變傳日旁月彗孛星星君，星中神仙諸靈官。伏冀垂慈人世，憫察凡庸，俯降塵寰，監斯誠悃，流恩賜福，赦罪釋愆，絕焰焰之燎原，無譴謫之妖語。鳥不鳴於亳社，家以靖安；星無字於大辰，人皆康阜。鵜鳩消去，預禳無妄之災；鵲首居歆，終獲大來之慶。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又《靜夜》 臣等伏聞丹天絳府，掌生錄以無私；離位朱宮，布陽威而有赫。運靈芒而燭暗，騰正氣以流輝，凡在照臨，得遵皈依。今有奉道某等，擇芹捧塊，露肝膽於朱陵；潔志清心，降雲霞於祿，慮有字於大辰。被社振除，惟信鄭僑之盡禮；瓚圭弭救，未憑裨竈之知天。重敷祕典之文，載願高真之鑒，望心星之退舍，正天度於高穹，育萬物之豐成，俾羣生之共濟。可燔可炙，不罹扇毒之虞；爰處爰居，無致徙薪之慮。今則蓮燈欲燼，赫曜日之餘光；寶篆將銷，散浮雲之輕靄。千真畢集，三獻已終。龍輿將返於丹霄，鸞仗欲迴於絳闕，懼致再三之瀆，冒塵咫尺之威。並願洪慈，俯垂寬貸。臣等無任祈請之至，酒陳終獻。

散花。

重稱法位。

具位臣某，謹重伸上啓，九清上聖，三界真靈。臣等輒嚴祭燿之儀，以被燎原之厄。玉京上聖，荷迁景於紫壇；南極衆星，亦傾光於黼座。已盡流霞之獻，尚騰明燭之輝。再瀝懇於諸天，乞弭災於上象，既展禮於熒惑之度，更舒誠於變化之星。惟執法之餘光，散炎精而示罰。析旦欲彊於

君道，昭明蓋主於兵喪。蚩尤如旗見王者之征伐，天攬如劍謂將帥之殺傷，司危所以平乖爭，赤誓所以掌誅滅，此皆附日而有象，復有因月而垂芒，有天陰晉若之名，有天惑官張之號。赤若異彩，天崔殊形，莫非灾厄之官，悉有照臨之分。下降則爲風伯，有神則稱火精。勢焰相乘，光怪交作，願仗天尊之道炁，盡收火德之餘威。國步無艱，勿揚威於多壘；邦家有慶，遂樂業於四民。火無焚廐之小裁，人無表道之先警，暑雨時而沴氣不作，陰陽和而年穀屢豐。臣尚慮五星凌犯，青彗逆流，在東方青龍七宿分野者，請以青帝真文爲解禳之。若五星凌犯，赤彗逆流，在南方朱雀七宿分野者，請以赤帝真文爲解禳之。若五星凌犯，白彗逆流，在西方白虎七宿分野者，請以白帝真文爲解禳之。若五星凌犯，黑彗逆流，在北方玄武七宿分野者，請以黑帝真文爲解禳之。若五星凌犯，黃彗逆流，在中央勾陳三垣帝座北斗七元星君者，請以黃帝真文爲解禳之。上願帝主萬年，本支百世，天文有序，地紀常容，國富家康，時赤府。至心皈命南方大聖火德上真熒惑星真君，星中真人，星中大神，星宮神仙，諸靈官。切以地回三舍，驗彰前典之中；道贊一人，珠貫九霄之上。願回聖鑒，久察丹誠，躡丹霞紅霧以上流，擁緋旆明輿而下降，納斯懇悃，錫以殊祥，祛身罹命偶之灾，除口發心爲之過。草茅生聚，度暑景以清涼；土木形骸，叶元陽之氣序。比屋免飛煙之恐，連甍無烈焰之驚，普及羣生，同依大化。得道之後，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安宅解犯儀 啓壇行道

綜 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三七《安宅解犯儀·啓壇行道》 法事陞壇如式。

各禮師存念如法。
宣衛靈呪。

東方：

九炁青天，明星大神。映照東鄉，洞映九門。轉燭陽光，掃穢除氛。開明童子，號曰玄卿。備衛我軒，上對帝君。收魔束妖，討捕凶羣。奉承正道，赤書玉文。九天符命，攝龍驛傳。普天安鎮，我得飛仙，和與道合真。

南方：

三炁丹天，煥景流光。熒星轉燭，洞照太陽。上有赤精，合契虛皇。開明靈童，號曰華房。總統火兵，備守玉堂。斬邪束妖，剪截魔王。北帝所承，風火莫當。流鈴交煥，翊衛壇場。正道流行，敢有巴狂。我享上功，坐運魁罡。億劫長存，保天無疆，和與道合真。

西方：

七炁素天，太白流精。光耀金門，洞照太冥。中有素皇，號曰帝靈。保神安鎮，衛我身形。斷絕邪源，王道正明。宮殿整肅，三景齊并。道合自然，飛昇紫庭。靈寶符命，普惠萬生。元皇正炁，來合我身。功加一切，天地咸寧，和與道合真。

北方：

五炁玄天，元始徘徊。辰星煥爛，光耀太微。黑靈尊神，號曰層威。統冠飛天，仙裙羽衣。備衛五門，檢精捕非。敢有干試，豁落斬摧。玉符所告，神鎮八威。邪門閉塞，正道明開。映照我身，三光同輝。策空駕浮，舉形仙飛，和與道合真。

中央：

一炁黃天，調理乾坤。陶鑄陰陽，總統玄真。鎮星吐輝，流煥九天。開明童子，號曰天璘。元炁陽精，焰上朱煙。洞照天下，及臣等身。百邪摧落，殺鬼萬千。中山神呪，普天使然。五靈安鎮，身飛上仙，和與道合真。

鳴法鼓二十四通。

發爐。

請稱法位。

具位某等，謹同闔壇衆官，今故燒香，以是功德，奉為天子王侯，百辟僚屬，土地官長，經籍度師，山林崑崙修真之士，同學之人，九親姻族，天下人民，飛行動植，一切衆生。今故傾心，普伸懺悔，臣等皈身、

皈神、皈命太上十方靈寶自然至真無極大道，乞賜原赦臣及齋官闔壇衆等，前世今生，無邊之罪，得免離三惡之道、十苦八難、九厄之中，使臣身得道真，飛行虛空，白日昇天，侍衛道君，逍遙無上金闕七寶自然宮殿，永與道合。所啓玄感，上御至真無極道前。

懺悔。

重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闔壇衆等，謹同誠上啓，太上無極大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昊天至尊玉皇上帝，勾陳星宮天皇大帝，中天星主紫微大帝，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祇，十方無極大道，道德衆聖天尊，至真大帝，天帝，三十六部尊經玄中大法師，土府太皇太始五帝，中黃戊己應感真靈。臣等龍漢兆劫，大橫混於無名；開皇御圖，民風成於有欲。元始分真而應化，伏犧出智以開能。既易巢居，遂興棟宇。因稼穡以為杵臼之利，化毛血以為竈釜之宜。六府孔修，三綱有叙。爰自陽舒陰慘，甲剛乙柔，生殺寓於無形，禍福冥於莫測，輒披經訓，方悟俗緣。但某草芥微生，塵凡弱質，幸承餘慶，獲遇明時。既將有屋之可居，欲乞自天之垂佑，恭修齋直，告謝真靈。臣既忝真司，獲膺教首，職當宣化，志在立功。凡有投誠，理難寢絕。今奉詞悃，敢不上聞，啓壇詞誠，謹當宣奏。

宣詞。

按如詞言，丹誠懇切。臣謹為沐浴五體，澄練六情，依解災度厄之科，演安宅利居之法，施壇列纂，法地象天。以醮官某家所齋，紋繒法信，安鎮五方，香花燈燭，證質丹誠。以今日今時，建齋為始，至某時聞奏上真，請福祈恩，安神解犯，輒依齋法。宿、先以啓聞，恩惟太上三尊，十方衆聖，垂慈鑒映，省覽所陳，勅勒鑒察使者，土地真官，一合同心，併力營衛，掃蕩內外，清靜壇場，通達虛無，感降真聖，使臣及齋官心安神定，思念立感，啓奏御達，善功周就，無有窒滯。明旦行道，續更啓聞。

十二願。

復爐。

香官使者、左右龍虎君、侍香諸靈官，當令臣向來啓壇行道之所，自

然生金液丹碧，芝英百靈，衆真交會，在此香火爐前。當願十方仙童玉女，接待蘭煙，傳臣向來所啓之誠，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出堂頌。

出戶。

安宅解犯儀 臨午行道

綜 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三九《安宅解犯儀·臨午行道》法事陞壇如式。

各禮師存念如法。

宣衛靈呪。

丹靈朱火，炎霞激風。赤輪剛運，天光行衝。迸威包羅，交變萬方。流金豁落，羣魔滅蹤。辟奸破妖，明耀元功。金符召制，躡雲策龍。謠歌慶會，散花太空。神化宜運，四極安隆。伏御帝前，罔有不恭，和與道合真。

鳴法鼓二十四通。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召出臣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左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散花玉女，五帝直符，直日香官，各三十六人出。出者嚴裝顯服，冠帶垂纓，闢啓玄壇土地，方域神真。臣今臨午行道，謹奏爲人意，其諸忱悃，已錄告聞，願得太上十方至真道炁，靈寶瑞光下降，流入臣身中，令臣所啓，速達徑御太上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請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闔壇官衆等，謹同誠上啓，太上無極大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十方無極大道，道德衆聖天尊，至真大帝，天帝，三十六部尊經玄中大法師，土府太皇太始五帝，中黃戊己應感真靈。臣等夙

荷玄休，躬逢道化，五文散景，三洞開光，引至理於重玄，暢神功於妙用。獲參秘蹟，得以稟修，而告盟之初，立功爲本。凡有皈向，敢不上聞，爰有忱誠，謹當宣奏。

宣詞。

按如詞旨，誠切修崇。臣等忝職玄科，理宜開度。齋官某頃因繕緝，土木興工，慮犯真靈，願伸祈懺。是敢按三清之格，披九奏之儀，奉信列詞，請修齋直，冀憑關奏，上達至真。以今臨午行道，請法衆等運茲初捻上香，願此香雲，騰空供養十方無上道寶天尊。臣等皈身、皈神、皈命，首體投地，以是捻香功德，上資宗廟尊靈，列聖昭穆，上登聖品，下福睿圖。皇帝德紹義農，明均日月，握金鏡以臨四海，調玉燭而育萬方，朝有忠賢，野無遺逸。今故燒香，自歸依道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保天長存，和與道合真。

以今臨午行道，請法衆等運茲二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供養十方無上經寶天尊。臣等皈身、皈神、皈命，首體投地，以是捻香功德，歸流齋官某家九祖幽儀，生天悟道；七玄飛爽，證品登真。泊於宅宇龍神，陰陽將吏，各安所部，共洽無爲，轉崇秩於靈階，叶殊功於道果。今故燒香，自歸依經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以今臨午行道，請法衆等運茲三捻上香，願此香雲，騰空供養十方無上師寶天尊。臣等皈身、皈神、皈命，首體投地，以是捻香功德，歸流齋官某福樹長春，道風遐被，壽延祿永，罪滅災銷。然後夜府寒庭，三塗六趣，俱超沉滯，同契至真。今故燒香，自歸依師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永天長存，和與道合具。

唱方，懺方，命魔，三啓，三禮。

重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闔壇衆等，謹同誠上啓，金闕虛無九清上帝，土府太皇太始五帝，中黃戊己應感真靈。臣聞大道既分，聖人設教，取諸易象，法彼上玄。裁棟宇之規，代巢穴之制，以利天下，以覆羣生。乃命天地神祇，陰陽將吏，分階列品，互有主張。今古攸遵，吉凶無爽。齋官某頃因營繕，土木興工，恐穿鑿靈蹤，侵傷神位，犯休王之氣，違禁忌之方。爰啓壇場，用伸懺謝。臣等按河圖品格，披三洞典儀，率勵法流，精修齋直，

稽顙於三元之下，披心於萬聖之前，懺悔罪瑕，祈恩請宥，冀因虔懇，感降真靈。謹爲弟子某，上請倉明救敗君，安闕天玄君，天休太陽君，解患却厄君，赤沙天官君，仙官計平君，始陽繕治君，青龍道化君，主安宅利君，除灾却怪，誅滅故氣，收伏邪精，蠱毒摧鋒，凶妖殄息。又請漢明地皇君，無上監氣君，爐火玉女，前校大兵，主收居宅之中、井竈之鬼。又請楊方平石君，主收土氣土翁爲害之者。又請高倉天匠君，主收地中丘墓之氣，禁忌之神，使正氣流行，凶邪摧伏，居上清泰，常獲康宜，家有禎祥，門無天橫，六親蒙福，九祖生天，壽祿增延，罪咎銷解，冤仇和釋，注訟沉零，内外清安，動靜昭暢。上冀聖圖悠久，祚曆遐延，萬國宅心，八紘順化，天清地朗，國富人歡，瑞牒休符，日書月至，風雲表貺，海嶽蘇舒。洎乎六趣九幽，有生含識，並沾洪福，各遂逍遙。宅宇龍神，陰陽正職，仙功懋賞，安鎮方隅，自幽及明，普令升泰。上明天尊廣濟之澤，下副臣等皈命之誠，謹啓以聞。

十二願。

復爐。

香官使者、左右龍虎君、侍香諸靈官，當令臣向來臨午行道之所，自然生金液丹碧，芝英百靈，衆真交會，在此香火爐前。當願十方仙童玉女，接待蘭煙，傳臣向來所啓之誠，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出堂頌。

出戶。

安宅解犯儀

晚朝行道

綜 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四〇《安宅解犯儀·晚朝行道》法事陞壇如式。

各禮師存念如法。
宣衛靈呪。

五星高耀，瑞氣飛浮。元始集神，天地交周。玉符寶節，嘯命微幽。擲火持威，奸凶無留。萬魔振伏，紛葩却消。摧怪滅惡，道炁周流。神光照夜，陰翳俱收。萬神降格，扇景乘飈。羣生咸遂，惠遍神州，和與道合真。

鳴法鼓二十四通。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召出臣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左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散花玉女，五帝直符，直日香官，各三十六人出。出者嚴裝顯服，冠帶垂纓，闕啓玄壇土地，方域神真。臣今靜夜行道，謹奏爲人意，其諸忱悃，已錄告聞，願得太上十方至真道炁，靈寶瑞光下降，流入臣身中，令臣所啓，速達徑御太上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請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闔壇官衆等，謹同誠上啓，太上無極大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十方無極大道，道德衆聖天尊，至真大帝，天帝三十六部尊經玄中大法師，土府太皇太始五帝，中黃戊己應感真靈。臣聞太上垂文，元皇設教，陶融萬有，亭毒羣方。三洞玉書，降九清而演妙；諸天大聖，殷至道以度人。佐國爲先，慈救爲本。凡有詞款，敢不上聞，齋意忱誠，謹當宣奏。

宣詞。

臣等依按詞誠，理宜關奏。齋官某以居宅之所，並有繕修，慮違忤神明，犯干禁忌，虔伸懺滌，以贖愆瑕。是敢遵按典儀，精崇壇墀，開玄都玉笈，依黃籙簡文，法地象天，修齋行道。以今靜夜行道，請法衆等運茲初捻上香，願此香雲，騰空供養十方無上道寶天尊。臣等皈身、皈神、皈命，首體投地，以是捻香功德，歸流宗廟先靈，列登昭穆，凝神快樂，馭景逍遙，上祝皇帝陛下，昇聞上境，安鎮鴻圖，均兩曜而燭萬方，齊三光而育羣品。儲宮妃后，光贊休明。文武職寮，輔成睿化。今故燒香，自歸依道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保天長存，和與道合真。

以今靜夜行道，請法衆等運茲二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供養十方無上經寶天尊。臣等皈身、皈神、皈命，首體投地，以是捻香功德，歸流齋官某家九世幽靈，游神碧落；六親眷屬，列品仙都。洎乎宅宇之中，龍神將吏，鎮安其位，清蕩妖凶，克叶乂寧，永符貞吉。今故燒香，自歸依經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以今靜夜行道，請法衆等運茲三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供養十方無上師寶天尊。臣等皈身、皈神、皈命，首體投地，以是捻香功德，歸流普天率土，含識衆生，遐及幽明，同均福祐。齋官某家凶灾殄息，祿筭延長，永承道德之風，俱契真仙之果。今故燒香，自歸依師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永天長存，和與道合真。

唱方，懺方，三啓，三禮。
重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闔壇官衆等，謹同誠上啓，虛無三境六御宸尊，十方得道衆聖天尊，土府太皇太始五帝，中黃戊己應感真靈。臣等獲奉至真，參修祕妙，功未加於動植，化未洽於生靈。每思佐國化人，引道贊法，奉揚玄奧，廣濟人天。齋官某以營葺所居，興工動役，或捷材運石，驚動龍神；或增下損高，犯違禁忌；或所居之地，有古跡靈墟；或穿鑿之方，有荒祠敗壘；或汙瀆仙境；或侵逼名蹤；或失五姓之宜；或乖二宅之利。因其繕飾，遂構灾凶，虔設壇場，遍申祈懺。臣等按天師格品，依正一法文，上請救敗君等一十二部天官將吏兵士，驅除故氣，清蕩妖邪，却地中土木之精，及游尸屬鬼，解土公侵食之害，銷五方禁忌之灾，一切凶妖，悉令除蕩，禎祥霧集，禍害冰銷。伏願太上衆尊，垂慈鑒映，降流真氣，覆祐其方。敕勒正神，鎮安其位，常符貞吉，永保康宜。上願帝道隆昌，皇風遠扇，三邊有泰，八海無波，疫毒不侵，星辰含度。洎乎泉扃夜府，長睹光明；蠢類有生，無失其所。齋官某家，上玄幽爽，證品生天，子孫傳忠孝之規，遠近享乂安之福，龍神密衛，動靜和寧，普沐玄功，並昇真界。上明天尊大慈之澤，下副信人至懇之誠，謹啓以聞。

十二願。
復爐。

香官使者、左右龍虎君、侍香諸靈官，當令臣向來靜夜行道之所，自

然生金液丹碧，芝英百靈，衆真交會，在此香火爐前。當願十方仙童玉女，接待蘭煙，傳臣向來所啓之誠，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出堂頌。
出戶。

安宅解犯懺方儀

綜 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四三《安宅解犯懺方儀·十方》：臣衆等今故燒香，歸身、歸神，奉爲齋官某家修齋行道。仰謝十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十極天君，五老上帝，二十八舍，十二宮神，支干禁忌，八方主宰，上下神明。仰慮住居修造之所，侵傷八卦，忤觸九宮，上冒天光，下傷地脉。今故立齋行道，謝過希恩。伏冀大道垂慈，普賜開宥，罪瑕洗蕩，慶善永臻，眷屬咸安，龍神復位，得道之後，昇入無形。

又《三光》：臣衆等今故燒香，歸身、歸神，奉爲齋官某家修齋行道。仰謝日月星官，至真大聖，三光神仙，諸靈官。仰慮居宅修造之所，犯觸神明，負違禁忌，穢慢三光，不順星辰日月行運之期，結成過咎，延致灾衰。今故立齋行道，謝過希恩。伏冀景曜潛敷，靈光下燭，神安乃位，人莫厥居，宅宇安寧，龍神警衛，幽關昭朗，動植舒榮，得道之後，昇入無形。

又《五嶽》：臣衆等今故燒香，歸身、歸神，奉爲齋官某家修齋行道。仰謝五嶽真君，飛仙真人，名山洞府得道神仙，諸靈官。仰慮居宅修造之所，犯觸神明，或違天禁地忌，在五帝五嶽之司，結成過咎，未獲原除。今故燒香行道，謝過希恩。伏冀嶽府仙曹，名山職宰，特原罪犯，永錫休祥，壽祿增延，灾衰洗蕩，眷屬寧泰，門宇興昌，得道之後，昇入無形。

又《水府》 臣衆等今故燒香，歸身、歸神，奉爲齋官某家修齋行道。仰謝扶桑大帝，暘谷神王，三河四海、九江水帝，十二河源、四瀆神君，水府神仙，諸靈官。仰慮居宅修造之所，閉塞泉源，侵傷水脉，違上善之性，虧潤下之功，輕忤聖真，穢觸江海，結成罪咎，在水府之中，歷代纏綿，未蒙解釋。今故燒香行道，謝過希恩。伏冀副善利之慈，錫靈長之惠，福如川至，災逐冰消，洗罪垢以一新，疏慶源而不息，得道之後，昇入無形。

又《經寶》 臣衆等今故燒香，歸身、歸神，奉爲齋官某家修齋行道。仰謝至真無上三十六部尊經，真文寶符，三洞正法，十方祕藏，侍衛經典，一切靈司。仰慮居宅修造之所，犯觸真靈，穢瀆靈蹤，侵傷福地；或三寶遺跡，經教所行，有衛法靈司，侍真官屬，在所居之地，非凡俗所知，因有犯違，結成罪咎，在三寶之府，未獲原除。今故燒香行道，謝過希恩。伏冀萬聖開光，衆真鑒祐，犯觸之罪，並乞蕩除，福善來臻，壽祿增益，龍神復位，人口莫居，動止霑榮，幽明開泰，得道之後，昇入無形。

安宅解犯十方懺謝儀

綜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四三《安宅解犯十方懺謝儀·東方》

臣等奉爲齋官某，仰謝東方至真無極青帝，九炁天君，青龍東斗，角亢氏房心尾箕七星君，甲乙寅卯木德震神，少陽之氣九夷老君，勾芒太皞春王正神，帝車帝輅帝舍歲星木官。仰慮居宅之所，犯觸神明，負越禁忌，延致災殃。今故燒香，歸命靈寶天尊，修齋行道，謝過希恩。伏願解除所犯，賜以福祥，消中央土氣一切災凶，罪咎蠲平，災衰屏息，存亡俱泰，福祿惟新，得道之後，昇入無形。

又《南方》 臣等奉爲齋官某，仰謝南方至真無極赤帝，三炁天君，

朱鳥南斗，井鬼柳星張翼轸七星君，丙丁巳午火德離神，太陽之炁八蠻老君，祝融火帝，熒惑夏神，帝車帝輅帝舍騰蛇九紫陰陽衆神。仰慮居宅之所，犯觸神明，負違禁忌，延致災殃。今故燒香，歸命靈寶天尊，修齋行道，謝過祈恩。伏願解除所犯，賜以安寧，銷西方金氣一切災凶，罪咎蠲平，災衰靜息，存亡俱泰，福壽惟新，舉家貞吉，眷屬霑榮，蒙如所請，仰荷玄恩，得道之後，昇入無形。

又《西方》 臣等奉爲齋官某，仰謝西方至真無極白帝，七炁天君，白獸西斗，奎婁胃昂畢諸參七星君，庚辛申酉金德兌神，少陰之氣六戎老君，蓐收少皞太白秋神，帝車帝輅帝舍咸池刑殺陰陽衆神。仰慮居宅之所，犯觸神明，負違禁忌，延致災殃。今故燒香，歸命靈寶天尊，修齋行道，謝過祈恩。伏願解除所犯，賜以安寧，銷東方木氣一切災凶，罪咎蠲平，災衰靜息，存亡俱泰，眷屬又安，舉家貞吉，福壽惟新，蒙如所請，仰荷玄恩，得道之後，昇入無形。

又《北方》 臣等奉爲齋官某，仰謝北方至真無極黑帝，五炁天君，玄武北斗，斗牛女虛危室壁七星君，壬癸亥子水德坎神，太陰之氣玄枵辰星五狄老君，玄冥顓頊冬神水官，太一刑殺陰陽正神。仰慮居宅之所，犯觸神明，負越禁忌，延致災殃。今故燒香，歸命靈寶天尊，修齋行道，謝過祈恩。伏願解除南方火氣一切災凶，罪咎蠲平，災衰寧息，存亡俱泰，眷屬又安，舉家貞吉，福壽惟新，蒙如所請，仰荷玄恩，得道之後，昇入無形。

又《東北方》 臣等奉爲齋官某，仰謝東北方至真無極梵炁天君，下謝良宮土府太陰之神，魁剛建破四殺神君。仰慮居宅之所，犯觸明靈，負違禁忌，延致災殃。今故燒香，歸命靈寶天尊，修齋行道，謝過祈恩。乞爲罪隨懺滅，福與願來，衆惡蠲消，千災蕩散，存亡俱泰，福壽惟新，眷屬安寧，子孫昌盛，蒙如所請，仰荷玄恩，得道之後，昇入無形。

又《東南方》 臣等奉爲齋官某，仰謝東南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已得道大聖，衆至真，諸君丈人，梵炁天君，風宮地戶招搖異神，三刑四殺六辛神君。仰慮居宅修造之所，犯觸神明，負違禁忌，擾動龍神。今故燒香行道，謝過希恩。伏覲罪咎銷解，福善咸臻，存亡開泰，眷屬安寧，龍神鎮守，壽祿增延，蒙如所請，仰荷玄恩，得道之後，昇入

無形。

又《西南方》 臣等奉為齋官某，仰謝西南方至真無極梵炁天君，下謝人間方域、攝提坤宮、四維四極、乙癸神君。仰慮居宅之所，犯觸明靈，負越禁忌，延致灾殃。今故燒香，歸命靈寶天尊，修齋行道，謝過祈恩。乞蠲觸犯之罪，隨懺銷平，灾咎不侵，凶衰靜息，禎祥薦至，祿壽增延，眷屬咸安，存亡俱泰，蒙如所啓，仰荷玄恩，得道之後，昇人無形。

又《西北方》 臣等奉為齋官某，仰謝西北方至真無極梵炁天君，下謝青龍司命天門之神，亥宮乾位壬甲神君。仰慮居宅之所，犯觸明靈，違越禁忌，延致灾凶。今故燒香，歸命靈寶天尊，修齋行道，謝過希恩。乞為罪隨懺滅，福與願來，凶灾靜息，福壽增延，祥瑞來臻，家安人泰，子孫忠孝，存歿同榮，蒙如所啓，仰荷玄恩，得道之後，昇人無形。

又《上方》 臣等奉為齋官某，仰謝上方至真無極梵炁天君，諸天至極，上聖高尊，日月星宿、八風五行、風雨雷電、陰陽正神，上謝乾儀天道，日游月行，八龍九虎，太一十精，飛旗八殺，北斗七星，天上天下，一切神明。仰慮居宅之所，犯觸真靈，負違禁忌，穢慢三光，上不敬天道，下不畏鬼神，愆咎連積，延致灾殃。今故燒香，歸命靈寶天尊，修齋行道，謝禍祈恩。乞千灾蕩散，萬罪銷平，舉家蒙福，存歿安寧，祿壽永，禍滅福生，蒙如所啓，仰荷玄恩，得道之後，昇人無形。

又《下方》 臣等奉為齋官某，仰謝下方無極世界、神仙至真，高皇土府、九宮真人，四司五帝、十二仙君，靈洞川澤、五嶽尊神，下謝陰陽所運、八卦九宮、五行二宅、后土至真，地下侯伯，四正諸神，八部禁忌、守宅將軍、五土官屬、五土子孫，及將軍太歲、豹尾黃旛、奏書博士、刑德衆神，七十二位內外神靈。仰慮居宅之所，犯觸神明，違越禁忌，延致灾殃，或五行刑剋，四殺侵凌，怪夢紛擾，居止不寧。今故燒香，歸命靈寶天尊，修齋行道，謝過祈恩。一懺罪滅，萬善咸臻，犯觸之咎，並乞銷平，舉家康泰，居止安寧，福壽增延，存亡同福，蒙如所啓，仰荷玄恩，得道之後，昇人無形。

安宅解犯都懺儀

綜 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四三《安宅解犯都懺儀·二十方》 臣等今故燒香，歸身、歸神，奉為齋官某家修齋行道。仰謝十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已得道大聖，衆至真，諸君丈人，日月星辰、三界諸天、五嶽水符、三寶威神，天上天下、十極尊靈，下及中黃九土、戊己黃神，土府五帝，六甲五行、九宮八卦、陰陽正神，太歲刑德，一切神明。切慮居宅修造之所，犯觸靈司，或侵傷地理，穢塞泉源，明違禁忌，幽忤龍神，積成罪因，無門解謝。以今修齋行道，懺悔祈恩。伏冀衆聖開光，十方流貺，百神介福，五帝垂休，解除所犯，賜以自新，罪咎消平，灾衰洗蕩，眷屬寧泰，祿壽延長，宅宇鎮安，龍神守衛，得道之後，昇人無形。

安宅解犯謝竈儀 靜夜昇壇

綜 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四四《安宅解犯謝竈儀·靜夜陞壇》 法事如常。

具位某謹與本宅居住奉道某等，以今焚香，虔誠上啓，大聖司命靈君、龜君夫人，六癸玉女，光姑室女，竈下炊母，行火力士，火父火母，文墨小吏，擔柴力士，膏梁君子，竈上姪女，砌上童子，五方旺相竈君，大竈小竈君，紫微天神，玉池夫人，五方六府神，左扶天帝神，右房天帝

神，左溫天帝嬌孫，右溫天帝嬌女，天上三十六竈君，地下三十六竈君，三元四始、五土衆神，主簿孝眷神，天禁地忌五行神，回靈將軍，日直土地，五方龍王天帝，竈君部屬，一切衆靈。伏以設祀受官，名已標於往古；化金爲器，事亦載於前經。黃帝行親祀之規，萬古敢非躬之祭。某一之內，良賤之人，旦夕所爲，無所知識，干冒神竈，憂念弗遑，出處公私，運謀造作，慮結連遭之事，或興禍橫之靈，啓謝未由，但多惶懼。今則揆茲良日，致祭獻之禮儀；告請衆神，乞慈憐而普降。中外神聖，允納虔祈，逐香霧以齋臨，念傾心而流貺，昭然聖智，靡怠情勤。弟子無任虔禱之至，頓首再拜，酒行初獻。

散花。

宣牒或詞。

以今焚香，重伸上啓，太古大聖，竈君部屬，竈中有位，內外感應，一切神靈。竊以繁昌三代，黃羊顯瑞於晨昏；萬世一時，白屋可加於日用。運作而威分火德，輝煌而道合太陽，名應上天，功宣下土，有變禍爲祥之理，示祛魔却怪之能，化生熟而福及古今，運靈通而恩如寰海，神威罔測，妙用無窮。但弟子某卑凡性識，塵俗行藏，老幼女男，尊卑良賤，起心運意，誤聖違神。建竈之初，營造之始，動土工而無論凶吉，加磚石而豈識利宜；或狀失規模，駁雜新故；或泥塗不潔，式樣乖疏，擇日罕遇於良辰，奉祭莫遵於軌範，釜曾經於穢所，地或瘞於伏屍。眷屬親疏，或輕神而薄禮；大小誤錯，於未祭以先嘗。以至入宅樵薪，寧測於丘陵社廟；供時燒爨，焉知其風扶雷傷。困損誤修，道名觸諱。盂孟食器，罔同制於竈君；毛髮雞豚，亦冒衝於前後。湯水不防於忌諱，潑火燒灰；炊饌弗顧於重輕，高甌巨甑。曉夕無生於寅卯，水金乏祭於時辰。懺謝必伸，乞垂赦宥。以某不任精誠懇禱之至，再拜上香，酒陳亞獻。

散花。

謹重誠上啓，大聖司命五靈竈君，合坐一切衆聖。今者奉道弟子某，一家長少，再傾丹赤，共告諸神。乞念凡微，鑒其虔仰。俯開聖造，深布殊休。但弟子某合家幼艾等，從來之誤作故爲，咸伸悔謝；此去之垂恩降宥，惟卜自新。願仕公有遷達之榮，處私獲昌隆之福。風寒暑濕之候，各

假恩光；炊蒸動作之時，尤加善貺。化生成熟，皆仰自於神功，錫福儲祥，寔普承於惠渥。竈上姪女，紫微天神，扶煙焰以飛空，拘收燠赫；散神威而蕩惡，屏絕妖精。玉池夫人，蠲除煙火；高良君子，悅豫衆神。天帝天皇，集慶祥於家宅；司命司錄，注福壽於尊卑。投誠難比於漢張，致祭采敦於老婦。弟子某不任激切虔懇之至，再拜上香，酒陳終獻。

散花。

謹重誠上啓，大聖竈君，合座衆聖，共歆菲薄，俯納禱祈。弟子某發意精度，傾心致謝，具陳凡懃，仰望聖恩。伏沐慈憐，普垂鑒念，禮陳薦獻，事畢祈禳，不敢淹留，冀回雲駕，歸自在紅霞之府，返道遙飛焰之宮，永戴洪慈，誓遵虔奉。弟子某不任攀戀之至，再拜奉送。

安宅謝竈儀

祭竈法

綜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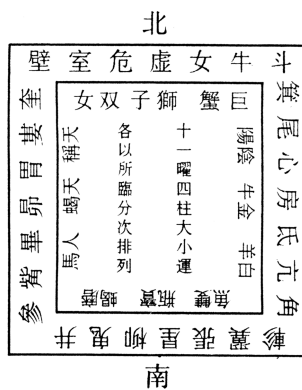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四四《安宅謝竈儀·祭竈法》經云：黃帝採藥上崑崙山，見一女子，帝乃怪而問之：此非所游之處，何得來耶？女答曰：妾非人類，又非精靈，乃是竈中炊母也。雖通神化，而居人世。每遊此山，特候聖顏，欲親人間禍福。帝聞此語而云：願爲披宣。炊母曰：人間靈變，竈君爲先，在天爲星煞，在地爲直符，在人間爲竈君。凡有災禍，並由掌領，上至國邑，下及庶人。若依此有信奉之心，則能致福，敢陳至要，乞賜施行。凡竈有四十二神，其神有在日，有不在日，祭之必獲福慶。若神不在日，祭之乃招殃咎，並逐月所食之物不同，又須避其忌諱名字，不得觸犯。今並細述，俯乞標錄，以示人世。帝曰：名諱願聞。炊母曰：竈君姓張，名單，父名吉，母名利。有女六人：一癸酉，二癸未，三癸巳，四癸卯，五癸丑，六癸亥。又忌於竈前，赤形露體，披髮呪詛，諛誓嗔罵，大小悲啼；或進柴薪，以湯潑火，列燒柴頭，

將銅漆器於釜中；或安刀斧掃帚之類，在竈上下；或燒亂髮爪甲、雞鴨禽毛，及桃李之木；或將灰竈前澆水。已上之事，並不可犯，如有犯違，令人立見災禍。又忌對竈門安寢，及棄灰不潔之處。又不得竈前洗浴孩子。如上的事，犯之則令人患目貧困，瘡疥癰疽。唯宜常以每日，棄灰於南丙地，令人旺相，如上所列。若不依戒，災厄屢至，蠶稼不豐，口舌官私，枉橫所害。慎之慎之，必獲殊常之喜者也。

解禳星運醮儀圖敘

綜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四五《解禳星運醮儀圖敘》謹按《道藏·靈臺經》云：日月，陰陽之精；五星，五行之精。日月交蝕，神有首尾。日建墜星，月字五行之沴氣，曰彗星；紫炁天一，在紫微之旁，曰道星。其行天有遲疾順逆之不同，年月度數之各異，分一十二次，有七強五弱之宮。是為廟為王，凡二十八宿所躔之度，灾福攸分，其或失位。雖則吉星，亦復為灾厄。若暗曜灾星，或臨吉方，乃有轉禍為祥之應。以人行年，推步五星之曜臨照，所主灾祥，各有例說，影響無差。當宜依法禳解，可繪其聖像，以香花名果供獻。請有道之士，轉《度人消灾經》，不得入鬼神祠廟，問病弔喪。又《十一曜經》云：如五星不順，凌犯宮宿，逮令塑繪十一曜形儀，於清靜處建立道場，誦經行道。又《五星秘授經》云：以異花珍果，淨水名香，至心恭誠，以為供養，是皆太上示人以畏天懼灾之道也。杜天師舊有《河圖九曜醮儀》一卷，後有《十一曜懺》一卷，於三時行持，有所不備，多以消灾儀而兼行。今考《諸天文星曆》，補其闕典云：壇圖以當醮人四柱。今日者，推十一曜所臨宮，分作星壇，壇列四方之柱，以絳繩十二丈，經柱兩層。用黃紙作十二宮、二十八宿、四本，主大小運十一曜星官牌列絳繩之上，下安十一曜星燈，隨方供養。每位香花酒果，並如法。



運星壇圖

解禳星運儀入夕行道

綜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四六《解禳星運儀·入夕行道》法事陞壇如式。各禮師存念如法。宣衛靈呪。五星列照，煥明五方。水星却灾，木德致昌。熒惑消禍，太白辟兵。鎮星四據，家國利亨。名刊玉簡，字錄帝房。乘鸞散景，飛騰太空。出入冥無，游宴十方。五雲浮蓋，招神攝風。役使萬靈，上衛仙翁，和與道合真。

鳴法鼓二十四通。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召出臣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左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散花玉女，五帝直符，直日香官，合三十六人出。出者嚴裝顯服，冠帶垂纓，關啓玄壇土地，方域神真。臣今建壇行道，謹奉為人意，其諸誠悃，已錄告聞，願得

太上十方至真道炁，靈寶瑞光下降，流入臣身中，令臣所啓，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請稱法位。

具位臣某等，謹同誠上啓，太上無極大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昊天玉皇上帝，天皇宸極，上帝高真，十方得道，諸君丈人，玄中大法師，十一大曜星君，圓穹上象、南辰北斗、二十八宿本命元辰星君，三界應感，一切真靈。臣聞道集虛而有容，強名太極；天積炁而無質，獨見三辰。日月爲陰陽之宗，盈縮辨寒暑之序，散爲五緯，經以列星。凡七曜之所躔，災祥可驗；歷周天而失次，禍福爰私。惟其循黃道以無差，可以見國家之至治。三十五分，占逆順於乾綱；一十二辰，別華戎於坤紀。凡在範圍之內，悉歸臨照之中，修德而灾曜可攘，積行而德星或聚。信人事天機之應，如影隨響答之符。奉道某久依三景之照臨，孰外五行之生剋。遇灾而懼，居懷震惕之心；見善則遷，用迪泰來之慶。敢憑神呪，上格光靈。臣職雖效於箋天，學未諳於宣夜。晨昏有覺，視雞鳴以包羞；飲食無忘，尚豺獮之知敬。既承詞悃，敢不上聞。

宣詞。

按如詞語，諒徹層宸。大羅玉清，儼萬聖闡經之坐；太微帝座，闢三光受事之庭。咸俯景以下臨，並傾光而垂照。朝日夕月，采儀璘存注之方；祭斗榮星，準步躡空常之法。庶託霄宸之廕，用襪運數之差。以今靜夜行道，請法衆等運茲初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徑上，供養太上三尊、十方衆聖。臣等皈身、皈神、皈命，以是功德，上祝今上皇帝陛下。伏願帝德無爲，樞北辰而高拱；壽星有爛，正南面以靈長，二景璧連，五星珠貫，共告太平之瑞，式昭至德之萌。今故燒香，自皈依道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以今靜夜行道，請法衆等運茲三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徑上，供養太上尊經、十方衆聖。臣等歸身、歸神、歸命，以是功德，歸流弟子某家億曾萬祖、九世先亡。伏願揭日月之明，破諸幽閉；睹星辰之列，復被靈光。煉形流火之庭，濯質黃華之水。爲星爲月，還生仁壽之鄉；成象成形，不外聖明之世。今故燒香，自歸依經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以今靜夜行道，請法衆等運茲三捻上香，願此香雲，騰空徑上，供養太上三師、十方衆聖。臣等歸身、歸神、歸命，以是功德，歸流奉道某等一門眷屬。伏願君表儲祥，陰靈消慝，仁深信厚，土木垂休，禮重義榮，火金介福，水德潛開於上智，彗星無滓於太清，庶成積善之家，均燕無灾之福。今故燒香，自皈依經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唱方，懺方，三啓，三禮。

重稱法位。

具位臣某等，謹重誠上啓，太上無極大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昊天玉皇上帝，天皇宸極，上帝高真，十方得道，諸君丈人，玄中大法師，十一大曜星君，圓穹上象、南辰北斗、二十八宿本命元辰星君，三界應感，一切真靈。臣聞天開碧落，宣精耀於三辰；星拱紫微，職推移於五緯。月三珥而天下喜，日再中而帝業隆，歲星明而穀稔國昌，鎮星留而邦寧福厚，太白尚義以戒窮兵，熒惑守心乃聞退舍，辰不失行則豐年樂歲，彗成夕見則除舊布新。暗虛爲建墜之星，所以爲日月之蝕；天乙乃道德之曜，所以制吉凶之宜。降於人而爲神，麗乎天而成象。盈虧有準，進退靡差。凡三百六十五度之多，與萬有一千餘里之衆，盡曰經常之宿，咸歸見伏之中，作福作灾，或遲或疾。奉道某自惟一介之賤，均受兩儀之和。虎繞龍盤，每自戕於爐鼎；陽開陰閉，居不檢於樞機。悉由一念之差，遂致五帝之戾，虧仁義禮智之節，傷金木土火之行，鬼責人非，天灾物累。星辰凌犯，推運數之屯奇；葉本休囚，致身宮之滯塞。陰陽爲寇，寒暑乖和，莫逢世道之亨，知自人爲之誤。奉道某洗心謝過，責己畏威，遵璫軸以鋪陳，締星壇而延伫。伏乞霄宸上聖，象緯羣真，特施渙汗之恩，曲赦貫盈之咎，調平星度，安鎮乾文。三命五行，悉鑷於戰剋；列星七政，同賜於休祥。躔角而壽考耆龐，歷尾而嗣昆繁衍。心宿篤父子室家之好，房星固關鍵管籥之機，南斗盛而爵祿行，東壁明而賢能舉。奎爲武庫，罔或不充，胃爲天倉，咸臻有衍。畢晦絕踰垣之盜，鬼藏無敢室之妖，箕歛而口舌消，虛暗而凶喪弭，盡一天而徧告，佑舉室以咸宜。上願國壽延洪，帝國悠久，時和俗阜，物富人安，式臻五紀之和，各遂羣生之性，上明天尊廣濟之澤，下副臣等皈嚮之誠，謹啓以聞。

十二願。
復爐。

謹攝香官使者、左右龍虎君、侍香諸靈官，當令臣向來建壇行道之所，自然生金液丹碧，芝英百靈，衆真交會，在此香火爐前。當願十方仙童玉女，接待蘭煙，傳臣向來所啓之誠，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出堂頌。

出戶。

運星醮啓祝儀 靜夜陞壇

綜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四八《運星醮啓祝儀·靜夜陞壇》
法事如式。

具位上啓十一大曜星君，十二宮尊神，某本命星官大聖，黑符星真君，合座衆聖，伏望聖慈，俯從凡懇。以今奉爲人意，切以清氣爲天，布日月星辰之象；濁氣爲地，列女男禽獸之姿。日月薄蝕，則天下靡寧；男女構屯，則高穹所繫。人逢禍福，星實綱維。非託薰修，安能上告。某灾星在運，憂患頻臨，敬推中赤之誠，虔叩玄黃之曜。冥心稽首，感天心惠愛於凡情；香篆凌空，祈帝德消除於厄會。灾衰度脫，福壽昌隆，自天祐之，德施溥也。但某下情，不任虔祝之至。

次引醮官逐位行香，告星。

日宮：

具位上啓日宮太陽帝君，宮下仙衆。伏以日輝盛大，主太陽宮，居星爲衆象之尊，主世照萬生之命，形魂天地，掌握陰陽，金烏晝夜之巡行，蒼旻主司於善惡。每承運照，寔荷生成，謹備香燈，廣伸寅奉。伏冀分輝照耀，暗察衰危，希紀筭以堅強，望福祿而增廣。願依丹悃，永荷洪恩，

爰有祝文，謹當宣奏。次宣符呪

太陽真君呪：

東望扶桑宮，稽首朝鬱儀。太陽洞明景，寥寥何所思。令我拜金色，候天望英姿。皇華將玉女，臨軒降此時。

月宮：

具位上啓月宮太陰皇君，侍從仙衆。伏以月宮至聖紫光上真，主北極之陰關，掌人身之右魄，巡游不住，輝照無窮，明分短長，顯示善惡，動靜實由於斟酌，舒張全繫於行方，致吉凶而有缺有圓，降禍福之無差無忒。今則特伸丹禱，願賜鑒觀，遵太上之真符，赦生靈之罪咎，俾醮主某福如滄海，壽等椿松，灾害不生，尊卑寧謐，願依凡悃，不負天庥，所有祝文，謹當宣奏。次宣符呪

太陰真君呪：

仰望顧八表，惟月孕陰精。中有大素皇，夫人駕綠輶。曜華光二極，混明照三清。懇懇求志道，五色下來迎。

木星：

具位上啓木星重華真君，侍從仙衆。伏以東極宮中歲星，聚貴青陽，應號木德司方，掌善惡於人間，示吉凶於天表，三炁乃春之一季，福曜則臨照於十方，益算增年，延祥介福。今則特伸丹悃，願賜鑒觀，遵太上之真符，赦生靈之罪咎，俾醮主某福如滄海，壽等乾坤，灾害不生，尊卑寧謐，願依凡悃，不負天庥，所有祝文，謹當宣奏。次宣符呪

木德星君呪：

歲星乘木德，展轉耀東鄉。凌天姿潤澤，正色混明皇。尋華歌浩漾，擲水詠芝房。經時頻禱祝，獲福自然長。

火星：

具位上啓火星執法真君，侍從仙衆。伏以聖化威嚴，性情急速，王炁正夏中之三月，變通巡人間之九圍，傾光可燭，聰明回福，易逢亨泰。今則特伸丹禱，願賜鑒觀，遵太上之真符，赦生靈之罪咎，俾醮主某福如河海，壽等松椿，灾害不生，尊卑寧謐，願依丹悃，不負天庥，所有祝文，謹當宣奏。次宣符呪

火德星君呪：

芒角森龍鳳，威光叱十方。丹罡耀午夜，朱火焰三邊。晶明符正炁，劍戟煥兵權。槐槍應滅跡，字誓敢當前。

金星：

具位上啓金星天皓真君，侍從仙衆。伏以少皞司方，主金門之造化；太白掌運，號素老之靈藏。王露三秋，方分西兌。大哉至道，難可披宣。照人而財祿潛臻，入垣乃官爵品正。仰之則增延壽祉，叩之則消解災殃。今則所伸丹禱，願賜鑒觀，遵太上之真符，赦生靈之罪咎，俾醮主某福如江海，壽等松椿，災害不生，尊卑康泰，願依凡悃，不負天庥，所有祝文，謹當宣奏。次宣符呪

金德星君呪：

太白凌清漢，騰霜耀素英。亭亭浮瑞彩，皎皎盛長庚。鋒高能禦寇，色潤每降兵。推窮符曆數，合道與長生。

水星：

具位上啓水星伺辰真君，侍從仙衆。伏以五行至要，水德爲先。王炁正冬，主張河海。性柔態善，潤澤生人。月合而官祿非常，正照乃壽福永固。仰瞻聖佑，得遂安寧，每虧虔罄之心。常謬愚迷之性。今則所伸丹禱，願賜鑒觀，遵太上之真符，赦生靈之罪咎，俾醮主某福如河海，壽等乾坤，災害不生，尊卑寧謐，願依凡悃，不負天庥，所有祝文，謹當宣奏。次宣符呪

水德星君呪：

妙哉符五炁，彷彿見真門。嵯峨當丑位，壬癸洞靈君。分輝凝皎潔，盼蠶赴思存。仙歌將舞蹈，良久上金天。

土星：

具位上啓土星地睽真君，侍從仙衆。伏以中皇最尊，五星爲首。四季朝於上帝，統御萬靈；十方照於下民，巡環衆類。嚴嚴衆毅，至聖至尊，遇之則有災殃，禱之則亦臻安吉。今則所伸丹禱，願賜鑒觀，遵太上之真符，赦生靈之罪咎，俾醮主某福如江海，壽等松椿，災害不生，尊卑康泰，願依凡悃，不負天庥，所有祝文，謹當宣奏。次宣符呪

土德星君呪：

高穹符戊己，藏陸起重霄。五行尊暗曜，九土見光昭。甘石推留伏，

陶巫筭沆寥。上仙垂雨露，伏地禮空謠。

羅喉星：

具位上啓羅喉星真君，侍從仙衆。伏以威德最嚴，羅喉大聖，十二宮之輪照，十二分野之流行，占財帛則散遺，在祖業亡積聚。凡逢臨照，足有威權。每至魁罡，多生屯難。今則所伸丹禱，願賜鑒觀，遵太上之真符，赦生靈之罪咎，俾醮主某福如江海，壽等松椿，災害不生，尊卑康泰，俯從凡悃，不負天庥，所有祝文，謹當宣奏。次宣符呪

羅喉星君呪：

神首循黑道，冥冥超至靈。暗期朔朔望，陽德晦陰精。高鎮黃旛闕，矛戟耀霜鈴。志心伺多福，稽首諷真經。

計都星：

具位上啓計都星君，侍從仙衆。伏以昭昭在上，照天下之無窮；蠢蠢下凡，沐靈光之有自。深慮運逢窺盼，災數當躔，非仗元功，無由解免。今則所伸丹禱，願賜鑒觀，遵太上之真符，赦生靈之罪咎，俾醮主某福如江海，壽等松椿，災害不生，尊卑康泰，俯從凡悃，不負天庥，所有祝文，謹當宣奏。次宣符呪

計都星君呪：

處暗表陰德，豹尾鎮星宮。怒指摧山嶽，權雄暝太空。龍蛇生怪狀，變異忽昏濛。主人長壽樂，禳應在恪恭。

天一星：

具位上啓天一紫炁道星真君，侍從仙衆。伏以天有道星，名分道炁。至尊最貴，爲聖極靈。臨人則福祿榮昌，照命乃遷官加職。輝華莫測，王相無窮。今則所伸丹禱，願賜鑒觀，遵太上之真符，赦生靈之罪咎，俾醮主某福如江海，壽等松椿，災害不生，尊卑康泰，俯從下悃，不負天庥，所有祝文，謹當宣奏。次宣符呪

紫炁星君呪：

授制宗元帝，含精耀紫微。陰陽乘運極，幽顯闔靈機。玉輿登廣漠，金鈴布斗飛。四宿循周度，九土尊天威。

太一星：

具位上啓太一月字彗星真君，侍從仙衆。伏以月字至聖，暗曜星辰。

稟性尊嚴，威風顯赫。禍福悉由於掌握，短長實系於秉持。每賴照臨，莫諧解謝。今則所伸丹禱，願賜鑒觀，遵太上之真符，赦生靈之罪咎，俾醮主某福如江海，壽等松椿，灾害不生，尊卑寧謐，願依凡悃，不負天庥，所有祝文，謹當宣奏。次宣符呪

月孛星君呪：

太陰光玉緯，精魄育羣生。青桂黃華輔，鬱羅保素靈。毛頭分怪狀，彗尾或潛經。舍次流灾福，齋脩洞香冥。

黑符星：

具位上啓大聖黑符星真君。伏以天上劄星，人間威曜，揚阜旛而行天無影，照赤子而動靜有灾，命運偶逢，屯危必至。今則所伸丹禱，願賜鑒觀，遵太上之真符，赦生靈之罪咎，俾醮主某福如江海，壽等乾坤，灾害不生，尊卑康泰，願依凡悃，不負天庥，所有祝文，謹當宣奏。奏天罡符

本命星：

具位上啓本命星官。伏以建生星斗，主特人命之降生；本命元辰，宰理衆生之性命。五體悉由於主掌，三灾咸賴於權衡。當投解謝之門，庶保長延之壽。今則所伸丹禱，願賜鑒觀，遵太上之真科，普赦生靈之罪咎，俾醮主某福如江海，壽等松椿，灾害不生，尊卑康泰，願依凡悃，不負天庥，所有祝文，謹當宣奏。次宣符呪

本命呪：

本命尊威赫，元辰位豹宮。三元分品秩，六十衛躔躬。仙吏俾神化，真官亦治功。人倫無貴賤，終始賴含洪。

宣疏：

向來祭星功德，已遂周圓。專伸回奉十一大曜星君，大聖黑符，生日本命星君，流年灾福星像。伏冀福星長照，威曜輶光，變禍爲祥，改灾作福。一十二宮之分野，盡賜貞庥；二十八宿之靈光，常垂磨祐。身宮清淨，出處康寧，誓畢此生，永依大造。志心稱念大慈延壽天尊，不可思議功德。

南北二斗同壇延生醮儀

啓壇行道

綜 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四九《南北二斗同壇延生醮儀·啓壇行道》 法事陞壇如式。

各禮師存念如法。

宣衛靈呪。

五星列照，煥明五方。水星却灾，木德致昌。熒惑消禍，太白辟兵。鎮星四據，家國利亨。名刊玉簡，字錄帝房。乘飈散景，飛騰太空。出入冥無，游宴十方。五雲浮蓋，招神攝風。役使萬靈，上衛仙翁，和與道合真。

鳴法鼓二十四通。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召出臣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左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散花玉女，五帝直符，直日香官，合三十六人出。出者嚴裝顯服，冠帶垂纓，闢啓玄壇土地，方域神真。臣今設醮行道，謹奉爲人意，其諸誠悃，已錄告聞，願得太上十方正真道炁，靈寶瑞光下降，流入臣身中，令臣所啓，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請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闔壇衆等，今正爾燒香，以是功德，奉爲天子王侯，百辟僚屬、經籍度師、山林巖棲修真之士、同學之人、九親姻族、天下人民、飛行動植、一切衆生，今故燒香，歸身、歸神、歸命太上十方靈寶自然至真無上大道。乞賜原赦臣法衆等，及醮主某家，前世今生，無邊之罪，得免離三灾八難衆惡之中，使智慧圓明，魂神澄正。出羣迷之徑，登衆妙之門，身得道真，飛行虛空，白日昇天，侍衛道君，逍遙無上金闕七寶自然宮，永與道合，所啓通感，上御至真無極道前。

禮十方，懺悔。

重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闔壇衆等，謹同誠上啓，虛無自然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昊天玉皇上帝，九皇上真，十方已得道大聖，衆至真，諸君丈人，三十六部尊經玄中大法師，圓穹玄象、日月星辰、北斗尊帝，三元輔弼星君，南極大帝，丈人司馬，六司星君，本命元辰，洞天海嶽，三界官屬，一切真靈。臣等伏聞大道無形，執究希微之旨；至真降世，漸開汲引之門。感引誓於天師，降真遊於蜀郡。龍軒所至，玉局在前。首談北斗之經，次演南昌之旨。道存水火，職隸死生。明於離者，爲陽動之官，乃常靜而不變；習於坎者，稟一元之數，則密運以無方。是知經首之幽微，昭示定觀之宗趣。倘衆生持念之甚確，如兩極麗天之有常。不爲物遷，秉道樞而轉物；自臻神王，明智燭以全神。斯視聽言動之有規，致壽考康寧之咸備。矧茲指像而說法，使之向道以回心。倘未悟於玄言，豈能超於災障。當崇福善，馴至康榮。奉道某固形器於兩間，稟精神於一炁，識暗衛生之理，智昏慮患之機，幸真科開悔謝之門，使迷徑有亨通之路，式啓紫壇之醮，特延玄象之旂，對越光靈，道迎休德。屬臣闕告，敢不上聞。

宣詞。

按如詞言，丹誠懇切。致兩極同科之敬，賡九天御曆之尊。心聲宣一至之誠，香穗燎衆芳之馥。飾黼座於玄虛之上，薦芝華於象緯之前。鶴袍端簡以情思，星壇發瑞；熊驛御空而達款，雲路生光。延伫之心，不寒而立；精純之念，有感必通。伏願太上三尊，十方大聖，玄中大法師，垂神鑒映，省覽所陳，敕勒靈寶官屬，侍經威神，絳章繡衣之官，擎羊陀羅之使，游空飛步，臨集壇場，錄善表功。門閭穹壤，更覲流精，散炁營衛。臣及弟子等身，清蕩內外，降伏妖魔，通達虛無，咸降真聖，使齋功成就，無有空滯。明晨行道，續更啓聞。

十二願。

復爐。

謹攝香官使者、左右龍虎君、侍香諸靈官，當令臣向來啓壇行道之所，自然生金液丹碧，芝英百靈，衆真交會，在此香火爐前。當願十方仙

童玉女，接待關煙，傳臣向來所啓之誠，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出堂頌。

出戶。

南北二斗同醮儀

臨午行道

綜 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五一《南北二斗同醮儀·臨午行道》法事陞壇如式。

各禮師存念如法。

宣衛靈呪。

丹靈朱火，炎霞激風。赤輪剛運，天光行衝。迸威包羅，交變萬方。流金豁落，羣魔滅蹤。辟邪破妖，明耀元功。金符召制，躡雲策龍。謠歌慶會，敬花太空。神化宜運，四極安隆。伏御帝前，罔有不恭，和與道合真。

鳴法鼓二十四通。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召出臣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左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重，傳言散花玉女，五帝直符，直日香官，各三十六人出。出者嚴裝顯服，冠帶垂纓，關啓玄壇土地，方域神真。臣今臨午行道，謹奏爲人意，其諸情悃，已錄告聞，願得太上十方至真道炁，靈寶瑞光下降，流入臣身中，令臣所啓，速達徑御太上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請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闔壇衆官等，謹同誠上啓，虛無自然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昊天玉皇上帝，九皇上真，十方已得道大聖，衆至真，諸君丈人，三十六部尊經玄中大法師，圓穹玄象、日月星辰、北斗尊帝，七

元輔弼星君，南極大帝，丈人司馬，六司星君，本命元辰，洞天海嶽，三界官屬一切真靈。臣伏聞圓穹垂象，盈虛先七政之推；文曜交躔，旋轉自二司之始。斗宿天之星紀，啓義明於書雲，極星天之帝車，運玉衡而建月。號南斗者，乃居於丑位；稱北極者，實御於中央。喉舌化工，權輿曆象。三百六十五度，推尊天廟之提綱；萬有一千餘星，悉受斗杓之操柄。四序調於玉燭，三辰應於銅儀，盡由兩極之主張，叶贊二元之運動。凡囿形於人世，皆稟氣於乾文。品固萬殊，理歸一揆。奉道某叨蓋輿之賦命，荷珠璧之儲精，水火爲受性之原，南北係降神之府，假四大之凡器，植一真之深根，敢不崇玄，庶幾反本。立壇象斗，環帝座以流光；酌水獻花，企辰樞而展信。式遵祕誥，嚴奉殊科。欽承咫尺之威，輒致再三之瀆。臣棲身祕館，通籍真階。躡紀步綱，愧彭氏女昇仙之效；然燈事斗，蔑鄧德誠伐叛之功。惟知宏教於玄壇，或可降祥於善類。既承詞惻，敢不以聞。

宣詞。

按如詞言，丹誠懇切。將上塵於帝所，亦偏御於星壇。洪惟共理之司，參輔無私之覆。民生均稟，日用相須。寶劍深潛，尚騰光於舍次；豐狐異類，猶展敬於魁杓。既抱最靈之資，宜識有生之本。道之真體，寄運用於水火之宮；天有常形，職變動於經躔之宿。爰舉同壇之醮禮，肅欽麗極之明威。耿耿天梁，跨河源而錯峙；煌煌玉斗，杓龍角以左旋。注想高穹，馳神玄象，願下風雲之駕，俯歆蘊藻之羞。過者化，存者神，覃休家國；熾而昌，康而壽，均福顯幽。凝薰燎之芳馨，格湛恩之汪濊。以今臨午行道，請法衆等運茲初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徑上，供養太上三尊，十方衆聖。臣等皈身、皈神、皈命，以是功德，上祝今上皇帝陛下。伏願離明並照，辰極齊尊。成象成形，擬諸身而高拱；自南自北，陶至化以來賓。天步無難，人文有爛。綱紀燦日星之序，地久天長；菽粟如水火之多，時和歲稔。今故燒香，自皈依道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以今臨午行道，請法衆等運茲二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徑上，供養太上尊經，十方衆聖。臣等皈身、皈神、皈命，以是功德，歸流某家上世先靈，親疏眷屬，陰宮夜境，滯爽幽魂，出朔都溟渤之鄉，造丹霍洞陽之境。抱日挾月，襲沖炁於陰陽；陶魄鑄魂，反真神於離坎。達生榮界，垂

裕後昆。今故燒香，自皈依經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以今臨午行道，請法衆等運茲三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徑上，供養太上三師，十方衆聖。臣等皈身、皈神、皈命，以是功德，歸流某家一門長少，骨肉至親。伏願坎宮除險厄之虞，南極介壽昌之祉。樞機將相，著福祿以川增；魁杓杓罡，驅凶魔而瓦解。懲忿窒慾而防患，積精累氣以全生。俾修喬年，長依至道。今故燒香，自皈依師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唱方，懺方，命魔，三啓，三禮。

請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闔壇衆官等，謹同誠上啓，虛無自然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昊天玉皇上帝，九皇上真，十方已得道大聖衆至真，諸君丈人，三十六部尊經玄中大法師，圓穹玄象，日月星辰，北斗尊帝，七元輔弼星君，南極大帝，丈人司馬，六司星君，本命元辰，洞天海嶽，三界官屬，一切真靈。臣伏聞造物無物，莫非普植於羣倫；與生俱生，孰是反求於一己。昧剛柔之負抱，孤健順之生成。迷本忘真，乘愆蹈過。莫悟擢形於斯世，端從稟氣於瀉鈞。倬彼胚胎之初，誠如渾沌之始。分化爐之真火神水，爲人身之丹田絳宮。離己之日凝魂，坎戊之月制魄。六府五藏，九竅百骸，皆次第以成形，洎圓滿而誕質。或富或貴，或賤或貧，各從情竇之萌，莫匪世羅之絆。六欲障虛明之性，七情斲久視之根。既與道以闊疏，宜行世之坎坷。天灾物累，鬼責人非，運元推屯否之臨身，幹厄消暑寒之相寇。倚伏之機，皆藏於危窵；避趨之路，宜誥於通津。玉局遺言，昭示解穰之法；紫庭祕誥，許陳懺謝之儀。可轉禍以爲祥，庶遷善而遠罪。今奉道某慮灾凶在運，憂惕于中，用遵金口之言，恭啟鬱庭之醮。伏乞虛無上聖，寥廓高真，示以自新，嘉其退省，敕下南宮六紀、北斗七元，迁景傾光，隕祥介福。深灾重患，隨罡指以蠲除；元炁真情，幹斗杓而增注。調平星度，安鎮天綱，五行無流逆之灾，三命息刑笏之厄。固蒂深根而養壽，懷珠抱玉以全生。居之斯安，動罔不吉，均繁禧於眷屬，茂純嘏於門闌。上願國壽延洪，帝圖悠久，三邊不警，九譯歸仁。物類叶於泰通，平安遂性；重陰廓於豐照，離苦超生。願力難周，恩光無盡。上明

天尊大慈之澤，下副臣等皈命之誠，謹啓以聞。

十二願。

復爐。

謹攝香官使者、左右龍虎君、侍香諸靈官，當令臣向來臨午行道之所，自然生金液丹碧，芝英百靈，衆真交會，在此香火爐前。當願十方仙童玉女，接待蘭煙，傳臣向來所啓之誠，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出堂頌。

出戶。

南北二斗同醮儀 晚朝行道

綜 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五二《南北二斗同醮儀·晚朝行道》法事陞壇如式。

各禮師存念如法。

宣衛靈呪。

五星高耀，瑞氣飛浮。元始集神，天地交泰。玉符寶節，嘯命微幽。擲火持威，奸凶無留。萬魔振伏，紛葩却消。摧怪滅惡，道炁周流。神光照夜，陰翳俱消。萬神降格，扇景乘飈。羣生咸遂，惠徧神州，和與道合真。

鳴法鼓二十四通。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召出臣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左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散花玉女，五帝直符，直日香官，合三十六人出。出者嚴裝顯服，冠帶垂纓，闢啓玄壇土地，方域神真。臣今靜夜行道，謹奏爲人意，其諸情悃，已錄告聞，願得太上十方至真道炁，靈寶瑞光下降，流入臣身中，令臣所啓，速達徑御太

上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請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闔壇衆官，同誠上啓，虛無自然元始天尊，太上帝君，太上老君，昊天玉皇上帝，九皇上真，十方已得道大聖衆至真，諸君丈人，三十六部尊經玄中大法師，圓穹玄象，日月星辰，北斗尊帝，七元輔弼星君，南極大帝，丈人司馬，六司星君，本命元辰，洞天海嶽，三界官屬一切真靈。臣伏聞玄化流光，列宿垂曜。文昌上聖，掌丹籙以注生；紫微高尊，總玄都而布化。三光五帝，生育羣材，統御萬靈，普鑒幽顯。臣謹爲某家，按依科式，虔立壇場，崇設醮筵，披露誠懇，冥祈玄象，延降真靈。伏惟上聖衆尊，垂慈降鑒，分光炁景，采納丹誠。臣既奉情詞，敢不上奏。

宣詞。

按如詞言，良深懇切。念以積生慶會，獲遇明時，得睹仙科，遂延靈聖，伏依儀注，上備薰修。仰冀不棄凡塵，俯垂允納，侍觴於紫微之上，享饌於清夜之中，瑞炁騰空，真風臨席。以今靜夜行道，請法衆等運茲初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徑上，供養太上三尊，十方衆聖。臣等皈身、皈神、皈命，首體投地，仰依南宮六紀、北斗七元，以是功德，皈流宗廟先聖，社稷尊靈。伏願證品玉清，垂休寶嗣，克昌鳳曆，永福洪基。今上皇帝，德邁堯湯，壽齊天地。后妃嬪主，光贊文明。太子諸王，輔成睿德。九圍宗道，咸臻清靜之風；萬寓宅心，共樂昇平之運。今故燒香，自皈依道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以今靜夜行道，請法衆等運茲二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徑上，供養太上尊經，十方衆聖。臣等皈身、皈神、皈命，首體投地，仰依南宮上聖、北極衆真，以是功德，歸流某家九玄七祖，一切幽魂。伏願洪澤滂流，惠風遐扇。宿瑕洗蕩，除北府之罪名；積孽消平，上南宮之生籍。延祥介祉，福及見存，暨平有識含情，飛潛蠢動，皆承恩澤，悉遂人寰。今故燒香，自皈依經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以今靜夜行道，請法衆等運茲三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徑上，供養太上三師，十方衆聖。臣等皈身、皈神、皈命，首體投地，仰依南宮六

紀、北斗七元，以是功德，歸流某。伏願壽筭遐長，灾衰洗蕩，福祥臻集，眷屬康寧，家傳悃悌之風，戶出謙恭之義，凶魔遠竄，善瑞日臻，宅宇鎮安，龍神和輯，三官進紀，五帝儲休。今故燒香，自皈依師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昇人無形，和與道合真。

唱方，懺方，三啓，三禮。

請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闔壇衆官等，謹同誠上啓，虛無自然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昊天玉皇上帝，九皇上真，十方已得道大聖，衆至真，諸君丈人，三十六部尊經玄中大法師，圓穹玄象，日月星辰，北斗尊帝，七元輔弼星君，南極大帝，丈人司馬，六司星君，本命元辰，洞天海嶽，三界官屬一切真靈。臣聞三光麗天，萬物荷無私之照；五緯垂象，羣生蒙覆載之恩。所以南極注生，北宮主死，總領圖籙，統較幽明。粵自混茫，至於今日，紀綱不紊，曆數無差，上惟帝王，下該臣庶，咸依主宰，仰賴神休。弟子某詞惘所陳，已具敷奏，自惟積慶，叨荷玄功。而六氣運神，五帝演性，貞閑難固，流通易迷，旋隳福善之階，日踐愆違之境，或積生所構，或今世所爲，罪書綴五帝之篇，咎目鼓三官之筆，未曾祈懺，莫得蠲除。又恐宿曜行藏，交期所屬。行年經歷，厄會所臨。或故殺誤傷，深冤往債；或繫心起念，履惡爲非。上犯天元，下違坤德，觸陰陽禁忌，負日月神明，罪目惡緣，無邊無量，非憑懺謝，莫遂原除。伏聞南宮爲陽德之司，生成萬物；北極爲裁成之府，主制羣靈。生死吉凶，咸歸統錄。除灾解厄，實賴聖慈。是敢披啓丹心，皈依玄象，虔伸醮祝，上叩尊靈，布心於靜境之中，露懇於清壇之下。伏冀司命司錄六官，垂憫濟之恩；天輔天關七聖，降慈悲之澤。三雲命駕，俯降塵寰；八道凝光，曲臨醮席。命真僚而錫祐，開巨貺以延祥。特爲某上消天灾，下攘地禍，除五星九宮八卦併冲之厄，解五緯三元凶星暗曜之灾。十神免臨照之虞，元命息刑妨之害。有宅神之譴責，破鬼賊之憑凌。六甲五行，不罹衰敗；支干宮徵，無致衝妨。剪妖魔蠱毒之侵傷，絕惡鬼凶人之謀議。三官五帝之府，訟逮原消；先亡近逝之魂，考延解釋。託廕七星之下，儲祥六紀之司。福善雲臻，灾凶霧散。六情所犯，三業所爲，萬咎千愆，並蒙原貸。神明護佑，真炁降流，保其微脆之姿，克享堅剛之壽。上明天尊大慈之澤，下副臣等

飯嚮之誠，謹啓以聞。

十二願。

復爐。

謹攝香官使者、左右龍虎君、侍香諸靈官，當令臣向來靜夜行道之所，自然生金液丹碧，芝英百靈，衆真交會，在此香火爐前。當願十方仙童玉女，接待蘭煙，傳臣向來所啓之誠，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出堂頌。

出戶。

北斗延生清醮儀

綜 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五五《北斗延生清醮儀》凡奉事上真，或不能法天象地，隨斗杓而建壇，先違道訓也，不如不修之爲愈。建壇之人，非內境清明，召魂集神，聽吾命而造化，形止極以伸懇焉，則不足以昭格，物雖豐而無益也，故以祝香爲先。次以叙陳科教，則道俗之倫，不是因緣，而信心衰焉，降聖難矣，故以叙事次之。既叙事已，不能紀述天文，對揚元妙，則無知北斗之尊也，故以述聖次之。既述聖已，不陳詞則誠不立，故以宣詞次之。然其陳情，請福禳灾，苟非行道發願，後己先人，無以契合聖意，故以三上香次之。既上香已，則吾之宿業重罪，不可不懺；玄功妙善，不可不勉。不如是，則罪不滅而福不降矣，故以懺悔次之。既懺悔已，又當思惟七元之德，誠如在焉，乃可以幾其佑助，故讚德次之。既讚德已，又當皈依，以罄吾之誠願，庶幾神必饗焉，故以七皈依次之。既皈依已，可以濁醪之禮表心，故以三獻次之。既三獻已，威儀既備，恩賜卒獲，言功送神，仰空存慕，不可以有加也，故以散壇終焉，止系一詞。

祝香。

道香、德香、無爲自然香，以今熱向爐中，奏啓大羅三寶天尊，金闕玉皇上帝，中天星主紫微大帝，南辰北斗本命星君，周天河漢列宿羣真。仗此真香，普同供養。臣今奉爲弟子某家，宣科行道，請福禳災，先當讀叙條章，對揚功德，庶使壇場之內，道俗之倫，悉乃見聞，盡生恭敬。仰祈恩祐，少契天心，理合敷陳，願垂昭鑒。臣聞太上立德，標清靜之高風；其次立言，演慈悲之妙典。編諸藻笈，藏在名山，時顯迹以度人，或垂科而拯世。具述下元之運數，敷陳本命之因緣，開度斯民，歸依大道，俾修心而養氣，容懺罪以延生，常於降聖之期，輒許精衷之禱。至以三元八節，奉命生辰，嚴置壇場，恭修齋醮，將嚴觀宇，或在家庭。持種種之香花，精意已享；列芬芳之酒果，明德惟馨。法天地以包羅，象威儀而薦獻。修齋則一日而至七日，隨力建功；命道則一人而至七人，請行法事。或諷其神呪，或認此真形，歸心北斗之尊，稽首紫微之下，伸懇於三官五帝，達誠於九府四司，薦福延生，消災捍厄，用廣無邊之福，仰膺莫大之休，念真聖之母違，見邪宗而莫入，致災衰之洗滌，同罪業以消除，善果臻身，福壽資命，獲超升於十極，免沉墜於三塗，茲皆啓祝之功，莫匪扶持之德。或有下元生人，國土遇札瘥之厄，瘟疫流行；歲年逢荒歉之災，品物不遂。屍橫原野，氣結高穹，人多饑饉之虞，境有刀兵之禍。仰遵北帝，俯建星壇，表達凡情，口宣神呪，則可以降威靈於下土，列車騎於四方，布網千重，流火萬里，收五兵之妖氣，致百穀之順成，歲樂豐穰，民無夭折。又有下元生人，橫厄競起，瘟瘴難逃，多逢六洞之魔，枉遇百罹之苦。憑凌第宅，常無安寢之期；妄作災衰，巧伺扼窮之運。生魂禁錮，久病纏綿。或出處遭，或債財壅塞。祿有衰微之兆，命無通泰之祥，患害多端，言詞莫述。仰遵北帝，俯建星壇，奏表凡情，口宣神呪，則可以添神益算，削死注生，妖祟蕩除，行藏吉利。又有下元生人，田多蟲蠶，境富蟲蝗，傷稼穡以無成，望豐登而莫獲。仰遵北帝，俯建星壇，精嚴田野之中，備列威儀之具，依科誦呪，飛奏表章，則可以昭格威靈中戒主者，致災蟲之墜死，養粒食而倍多。又有下元生人，門庭祈系嗣之祥，婦女有妊娠之慶。或由六甲之內，胎氣損傷；或居十歲之中，年齡夭喪。良爲重身之日，長逢魔女之災，懷妖氣以難全，飯精華而莫固。令有萎黃之

疾，居多怪夢之憂，貓鼠狗猴，變形成像，暗吞子息，頻有死亡，貽父母之深憂，絕祖宗之遠裔。仰遵北帝，俯建星壇，表達凡情，口宣神呪，則可以感威靈於上界，降玉女於人寰，衛護閭閻，安和五臟，克保延彌之吉，應多壽命之長。又有女人，分婉艱難，呻吟苦楚，良由鬼母之瞰，致令血臟之衰，障閉彌旬，兢惶萬狀。仰遵北帝，俯建星壇，行道申誠，作法誦呪，則可以感煞童而下降，同玉女以來臨，衛草蓐以平安，保女男而爽利。又有女人，遇虎狼之眷屬，食子臟之精華，百計求男，一生無子。仰遵北帝，俯建星壇，淨嚴堂室之中，備列香花之獻，秉心一德，誦呪萬遍，則可以掃妖滅邪，克多生育。凡茲靈應，備載寶章，乃知衆尼之蠲消，盡屬七元之拯救。此蓋上真方便，至聖慈悲，篤志爲民，推誠澤物。苟若齋心布懇，備禮修辭，啓何願而不成，欲何求而不獲。以今某研思極慮，浴德澡身，致意真科，歸心妙道，建斯壇陛，法彼昊穹，隨方準杓，然燈象斗，恭陳法信，嚴備香花，請仙馭之光臨，鑒凡心之密禱。臣敬爲叙陳經首，敷繹真功，宣示衆官，俾遵法訓，檢其心志，彌更翹勤。庶令感格威靈，成就功德，然後依儀行道，續以啓聞。臣等凡情區區，無任讚嘆道力、延降神光、精爽飛越、激切屏營之至。

北斗延生捍厄儀 靜夜行道

綜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五六《北斗延生捍厄儀·靜夜行道》
陞壇法事常式。

各禮師存念如法。

宣衛靈呪。

五星列照，煥明五方。水星却災，木德致昌。焚惑消禍，太白辟兵。鎮星四據，家國利亨。名刊玉簡，字錄帝房。乘飈散景，飛騰太空。出入冥無，遊宴十方。五雲浮蓋，招神攝風。役使萬靈，上衛仙翁，和與道

合真。

鳴法鼓二十四通。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召出臣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左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散花玉女，五帝直符，直日香官，各三十六人出。出者嚴裝顯服，冠帶垂纓，闕啓玄壇土地，方域神真。臣今靜夜行道，謹奏爲人意，其諸忱悃，已錄告聞，願得太上十方至真道炁，靈寶瑞光下降，流入臣等身中，令臣所啓，速達徑御太上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重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闔壇衆官等，謹同誠上啓，虛無自然元始天尊，太上帝君，太上老君，昊天玉皇上帝，九皇上真，十方已得道大聖衆至真，諸君丈人，三十六部尊經玄中大法師，圓穹玄象、日月星辰、北斗尊帝，七元輔弼星君，南極大帝，丈人司馬，六司星君，本命元辰，洞天海嶽，三界官屬一切真靈。臣聞二氣陶鎔，五行變化，以康羣品，以育萬靈。懸命祿於九天，繫死生於七府。吉凶善惡，糾察無遺。罪福行藏，纖微必錄。上惟國祚，下及人倫，考較統臨，咸歸斗極。玄卿大帝，制六天而御萬方；高上玉皇，播洪慈而福三界。靈通應感，影響無差。臣等宿荷玄休，獲逢道運，正真垂教，幽顯蒙恩，輒披醮謝之科，特罄皈依之懇，精虔修奉，以展誠祈。伏冀衆聖宣慈，九天流貺，俯矜凡陋，曲降真風，憫濟凡微，下臨壇度，開恩布澤，聽納禱祈。凡有投誠，理難寢絕，沉奉詞旨，敢不上聞。

宣詞。

諦詳詞語，灼見至誠。不仗明威，安臻戮穀。願納蘋蘩之薦，俾依天地之仁。藹瑞氣於層空，沛爲德澤；扇靈風於合宇，廣布恩波。罔有神恫，迄無鬼責。弟子某重念叨居道蔭，允賴神樞。晨夜仰瞻，莫曉星躔之序；歲時相代，寧知醮謝之方。爰備香燈，肅陳淨供，稽首魁罡之下，冥心舍次之間。三百六句，願隨杓而降福；七十二候，祈應律以儲祥。災與冰消，罪如瓦解。一身所向，式升進望之階；合屬甚康，均保方來之慶。以今行道，臣法衆等運茲初捻上香，皈命十方道寶，北宮至聖。以是功德，歸流醮官某行年之上，運命之中，九厄三災，十苦八難，星辰躔位，衝破臨身，非灾疾患以興殃，過咎貫盈而欲起。所冀逐風雲而俱散，騰香

霧以蕩除，百福惟新，千殃自解。今故燒香，自歸依道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昇人無形，和與道合真。

以今靜夜行道，臣法衆等運茲二捻上香，皈命太上尊經，斗中真聖。以是功德，歸流醮官某七祖先靈，一切幽爽。伏願聖澤旁流，惠風遐扇。宿瑕洗蕩，除黑簡之罪書；積疊消平，上朱宮之生籙。延祥介祉，福及見存。今故燒香，自皈依道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昇人無形，和與道合真。

以今靜夜行道，臣法衆等運茲三捻上香，皈命太上師寶，七元衆真。以是功德，歸流醮官某。伏願坎宮除險厄之虞，水德著聰明之性，靈根深固，性識高明。出入起居，罔有外邪之染；寢興食息，永無時疾之嬰。灾逐永消，善隨日長。今故燒香，自皈依師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昇人無形，和與道合真。

懺方。

臣衆等至心皈命三清大聖，十極高真，北極紫微大帝，北斗七元星君，輔弼星君，三十六部尊經，三官五帝，九府四司，二十鄉神仙、諸靈官。臣衆等伏聞二氣委和，五行孕秀，生居人道，命屬天司。雖蠻夷華夏之殊方，黎庶侯王之異分，盡由生化，悉在照臨，荷恩賜以居多，或焚修而每曠，莫識綱維之妙，寧知蔭祐之功。迷本輕生，自取戾於一己；降年奪筭，應獲譴於上天。致使淪沒三塗，漂沉六趣。蓋忘本命，不愧人身，履此罪愆，如何救拔。其次違天逆地，暴物傷生，不道不仁，不忠不孝，縱五情而雜亂，同六賊以昏迷，侮慢師資，背違經訓，妬賢嫉善，樂禍喜灾，恣有貪殘，結諸冤對，肆爲姦詐，害彼忠良。故使今生，動罹世患，或遇寇攘之劫害，或逢魔鬼之喪亡，或爲蟲獸之傷，或被官灾之厄，或家遭疫癘、人口死亡，或戶有妖邪、資財虛耗。並是六天之鬼，五嶽之神，乘罪釁以侵凌，作灾衰而助虐，八難隨及，三厄駢臻，致使考禁祖先，搜剔名字，無能逃者，可勝痛哉。頻招枉死之冤，莫盡考終之命。鬼官不錄，死魄安歸？悟此因緣，當求懺謝。蕩百生之垢障，消累劫之過尤。然願解厄穰灾，延生請命，致吉祥之止止，成福祿以穰穰，竟修道以證真，庶離灾而免禍。況衆聖有修穰之路，諸天開懺悔之門，可以歸心，以干恩宥。今有醮官某備陳法信，依按科儀，拜醮真靈，輒伸誠悃，一心歸命三清大聖，十極高真，北極紫微大帝，北斗七元輔弼星君，三十六部尊經，

三官五帝，九府四司，二十方神仙、諸靈官。伏願真慈廣運，道力感通，特垂昭鑒之仁，俯受凡愚之懇。竊慮醮官某自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性天黯闇，心地蔽蒙，驅馳名利之場，桎梏塵勞之域，背迷真道，失入邪宗，多愛貪嗔，聚如浮沫，將沉地獄，迅若逝波，執著難回，愚癡自若，嗜欲恣而忠孝奪，利害勝而仁義亡。物我紛爭，是非交襲，恣屠殺而自奉，逞殘酷以爲能。誣善蔽賢，違天背地，邪淫積惡，侈靡爲生，肆運動而逆陰陽，妄修營而干禁忌。孜孜逐物，衮衮窮年，曾無懺悔之心，莫致修禳之請。庚申甲子，徒錄愆非；本命生辰，反除年筭。致使魂神被繫，禍患來鍾，或重病不痊，或妖邪剋害，連年困篤，累歲連遭，塚訟徵呼，先亡復連。或上天譴責，或下鬼所誣，日積災殃，長多厄難。今則齋心念咎，滌慮求哀，祈萬罪以永消，解百冤而霧散。黑書削籍，丹錄記名，祖先解脫於九幽，親屬同超於三界。無災無害，對揚溥博之休；延福延生，企仰涵洪之澤。恩惟北方至聖，七元星君，主張造化，號令乾坤。雖九府四司，咸由宣納；而三官五帝，悉在統臨。好生洽於人心，膏澤霑于天下。苟罄芻蕘之懇，必垂日月之光。有罪斯原，無灾不解。五行六害，四煞七傷，世厄多而難陳，大惠加而溥度。用建皇天之太極，長爲羣物之慈航。今故皈依，輒伸悔謝。伏願天心惻隱，凡懇布聞，削落罪愆，解除冤對，千灾永殄，衆厄自消，慶及二親，榮分九族，先祖書名於紫策，子孫委質於丹墀，福祿來宜，年齡永固。又願臣及醮官等，道心開發，智慧性圓，洗蕩塵勞，祛除迷妄，漸登妙果，重立玄功，名占仙籍之中，體合太虛之表，仍爲良士，並覺迷情，善及存亡，功霑水陸，永超俗網，升入金門，克扶真一之宗，俱契希夷之旨。得道之後，昇入無形。

三啓，三禮。

具位臣某與闔壇衆官等，重誠上啓，虛無自然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昊天玉皇上帝，九皇上真，十方已得道大聖，衆至真，諸君丈人，三十六部尊經玄中大法師，圓穹玄象，日月星辰，北斗尊帝，七元輔弼星君，南極大帝，丈人司馬，六司星君，本命元辰，洞天海嶽，三界官屬，一切真靈。臣等伏念生處塵寰，迹惟浮穢，未明真理，多昧稟修。或屬念運心，乖違大道，行藏動息，犯冒真靈；或前代今生，愆瑕未滌；或立身履行，過咎旋增，結罪目於酆都，著凶危於地簡；或年逢厄

滯，命值衰微，八祿當絕盡之期，三命遇休囚之數，五星行度，有所照臨，八卦飛旗，方罹刑厄；或興修任性，抵犯神祇；或烹宰恣情，因成冤對。如上所說，曾未懺除，遂使厄滯多端，灾凶莫測，旦夕憂懼，不敢違寧。竊聞玉皇開慈憫之科，大帝垂醮陳之典，輒憑寶訓，爰備醮壇，冒瀆威靈，延降真聖。伏乞胎恩下俗，介福凡愚，許以自新，容其懺洗。仰冀玉皇上帝，七元尊神，特與某解除宿殃積罪，舊厄新灾，三命九宮之中，五行列宿之內，灾凶殄息，厄難開通。伏乞解除歲月日時、筭盡之厄，八卦九宮、五鬼絕命之厄，六壬三命、地網天羅、金木水火土五行衰絕刑剋之厄，眷屬六親、妨害之厄，公私口舌、非灾橫禍、囚繫之厄，惡人盜賊、侵暴謀害之厄，起造興工、侵傷觸犯之厄，四方五路、滯塞不通之厄，水陸游行、舟車牛馬之厄，冤家債主、訴訟考注之厄，先亡家墓復連之厄，四方鄰里、破射直符注煞之厄，居止不安、財帛遺亡、神鬼益耗之厄。若子生人，有年月日時灾厄者，請北斗貪狼星君解除之；若丑亥生人，有年月日時灾厄者，請巨門星君解除之；若寅戌生人，有年月日時灾厄者，請祿存星君解除之；若卯酉生人，有年月日時灾厄者，請文曲星君解除之；若辰申生人，有年月日時灾厄者，請廉貞星君解除之；若巳未生人，有年月日時灾厄者，請武曲星君解除之；若午生人，有年月日時灾厄者，請破軍星君解除之。乞使非禍不侵，灾衰蕩滌，魂神安鎮，夢寤正真，道氣內滋，元和溥洽，宿殃洗蕩，冤債消平，疫癘不侵，祿壽增益，存亡被澤，眷屬霑榮。即荷衆聖護持之恩，至真垂憫之賜，上明天尊大慈之澤，下副臣等皈向之誠，謹啓以聞。

十二願。

復爐。

謹攝香官使者、左右龍虎君、侍香諸靈官，當令臣向來靜夜行道之所，自然生金液丹碧，芝英百靈，衆真交會，在此香火爐前。當願十方仙童玉女，接待蘭煙，傳臣向來所啓之誠，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出堂頌。

出戶。

北斗延生懺燈儀

綜 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五八《北斗延生懺燈儀》 法事如常。
念天地自然呪，灑淨。

具位臣某謹同齋主某等，同發虔誠，焚香供養，北極紫微大帝，北斗天英貪狼星君，天任巨門星君，天柱祿存星君，天心文曲星君，天禽廉貞星君，天輔武曲星君，天衝破軍星君，左輔右弼星君，北宮衆聖。伏望真慈降格，燈壇證盟，祈禱入意。伏聞元始開教，普及於羣生；太上垂慈，咸臻於衆品。是以琅函玉笈，顯示齋科。金簡瑤編，敷宣醮法。大啓祈禳之路，廣垂懺謝之儀。凡稟生成，實宜信奉。今有修齋弟子某等，幸蒙真廕，長處熙辰。但資富侈之情，莫悟操修之理。竊惟年運恐處，災纏是用，按黃籙之真儀，法雲天之列宿，精度醮座，建立星壇。法乾象之圓，隨斗杓之建。華光照曜，資續明破暗之功；仙梵虛徐，達薦福拔亡之懇。上願天真顧享，仙馭遐臨，鑒茲虔禱之誠，賜以殊祥之慶，灾消此日，福降今辰，果沐恩光，萬生抃悅。稽首皈依，虔誠讚詠。

臣衆等至心皈命樞宮貪狼陽明真皇君，斗中神仙，和諸靈官。

臣等仰惟真君，運轉圓穹，神配道樞之動；主張高漢，功儀天德之清。上符乾健之尊，下鎮羸秦之分。統臨陽德，崇號正星，永耀神光，潛扶聖主，克保萬年之慶，長令下土之安。妙化永孚，玄功罔測。今奉道某仰託恩佑，幸與人倫，既蒙臨照之光，敢效皈依之志。謹依科式，建立星壇，備列香燈，嚴陳法信，皈命于生人本命所屬、北斗大聖貪狼星君。伏願天心降佑，聖力扶持，著生筭於青書，削過尤於黑簿，禎祥畢至，善貺來臻。稽首皈依，虔誠讚詠。

信禮高上紫微垣北斗第一貪狼星君。

貪狼延生，回真四靈。流暉下映，洞達元冥。七元紀籍，名列紫庭。

科戒總部·科儀名目部

保身續壽，永亨利貞。耳目開爽，魂魄長寧。攝養精炁，與神同明。延生自然，上昇玉清，和願得長生。

臣衆等至心皈命瑤宮巨門陰精真皇君，斗中神仙，和諸靈官。

臣等仰惟真君，循環太極，尊聖號於天璫；配合坤元，曜景光於土宇。下配無疆之地德，南臨莫大之楚藩。法律平施，陰刑所屬，德潛扶於女后，化允合於周南。永輔一人，君臨萬兆。信神光之默運，齊妙道以昭彰。今奉道某感荷生成，信崇因果，篤有歸依之願，寧無蔭佑之祈。謹按科儀，建成壇墀，具列香花之獻，嚴輸法信之儀，皈命丑亥生人、本命所屬、北斗大聖巨門星君。伏願充廣天心，將施惠澤，灾殃永殄，福貺來臻，十紀長安，一門共慶。稽首皈依，虔誠讚詠。

信禮高上紫微垣、北斗第二巨門星君。

巨門延命，玄靈散陳。丹田通暢，運合仙真。七元定籍，名列紫文。護身主壽，福慶維新。辟除妖惡，善瑞日臻。去來無礙，與神同倫。延命自然，上昇玉宸，和願得長生。

臣衆等至心皈命機宮祿存真人真皇君，斗中神仙，和諸靈官。

臣等仰惟真君，動化所宗，允若天機之象；人倫攸屬，長垂真宰之功。主張火德之高明，統御梁邦之鎮靜。光昭善念，永殄凶人。長無邊鄙之虞，潛革蕭牆之禍。今奉道某仰叨玄造，肅奉崇威，盡忠孝之誠心，竭寅恭之素志。謹依科式，建立星壇，齋備信儀，莊嚴香火，皈命寅戌生人，本命所屬、北斗大聖祿存星君。伏願神心速應，聖力潛扶，千祥永萃於門庭，五福長資於命運，動爲亨泰，灾厄蕩除。稽首歸依，虔誠讚詠。

信禮高上紫微垣北斗第三祿存星君。

祿存度厄，高仙上靈。流輝徧照，內外肅靜。七元錄籍，名列紫庭。扶身延壽，祿位長亨。臟腑開朗，動止咸寧。光運合景，與神同榮。度厄自然，上昇玉京，和願得長生。

臣衆等至心皈命權宮玄冥文曲真皇君，斗中神仙，和諸靈官。

臣等仰惟真君，抑揚萬物，長施輕重之權；消長四時，分正陰陽之候。主和柔之水德，資清潤之吳邦。天理攸司，邦基所續。無起邊陲之禍，有嚴征伐之威。神化昭明，聖功高妙。今奉道某欽崇至道，遵奉仙科，惟茲積善之因，自致皈依之路。謹依科式，建立星壇，備法信之精嚴，列香燈

之煥爛，皈命卯酉生人本命所屬，北斗大聖文曲星君。伏願聖心昭假，道力扶持，視履康強，行藏清言，蕩千災於命位，資衆善於身宮。稽首皈依，虔誠讚詠。

信禮高上紫微垣北斗第四文曲星君。

文曲消災，玄黃開陽。仙靈隱見，朗徹十方。七元掌籍，名列紫房。衛身益壽，長啓福祥。明真降祐，滌蕩凶殃。華精絜結，與神同鄉。消災自然，上昇玉堂，和願得長生。

臣衆等至心皈命衡宮廉貞丹元真皇君，斗中神仙，和諸靈官。

臣衆等仰惟真君，平直在天，善加臨於萬物；中和建極，爲綱目於五音。主土德而含光，分幽燕而作鎮。世有凶頑之罪，難逃殺戮之威。德在好生，功成滅惡。今奉道某去奢去泰，惟抱一以貢誠；載願載瞻，敢傾心而念道。謹依科式，建立星壇，備法信之精嚴，薦香燈之燭潔，皈命辰申生人本命所屬，北斗大聖廉貞星君。伏願神功響應，聖澤滂流，災衰永蕩於一身，福祿長資於舉室，門庭叶慶，妖沴潛藏。稽首皈依，虔誠讚詠。

信禮高上紫微垣北斗第五廉貞星君。

廉貞扶衰，真宗降靈。流霞散敷，仙仗交盈。七元典籍，名列紫營。固身養壽，慶合連並。高玄接引，優游五明。駕景飛翔，與神同靈。扶衰自然，上昇玉庭，和願得長生。

臣衆等至心皈命闔陽宮武曲北極真皇君，斗中神仙，和諸靈官。

臣等仰惟真君，化功動闕，德莫盛於闔陽；氣運宣通，數有全於六律。主敷榮於木德，長鎮守於趙邦。願去危而即安，永有豐而無歉。物富倉廩，慶洽邦家。今奉道某祇荷道恩，式崇天德，每罄皈依之願，長懷寅畏之心。謹按科儀，建成壇陛，嚴持鎮信，精設香花，皈命已未生人本命所屬，北斗大聖武曲星君。伏願玄造廣開，靈休速降，長消災患，永保禎祥，四序康安，舉家清吉。稽首歸依，虔誠讚詠。

信禮高上紫微垣北斗第六武曲星君。

武曲散禍，玄映禦空。威靈備守，妖邪絕蹤。七元注籍，名列紫彤。榮身增壽，享福無窮。仙官扶衛，步躡雲中。真炁降集，與神同聰。散禍自然，上昇玉宮，和願得長生。

臣衆等至心皈命瑤光宮破軍天關星真皇君，斗中神仙，和諸靈官。

臣等仰惟真君，光杓指顧，能令四序之分；神柄推移，永作七星之主。類堅剛之金德，長統御於齊邦。部曲精嚴，干戈整肅。長備禦姦之用，居多應敵之威。有此武功，式茲下土。今奉道某欽崇教法，祇奉威神，不敢怠於斯須，願少迴於盼矚，皈命午生人本命所屬，北斗大聖破軍星君。伏願天心高鑑，聖澤下臨，玉簡延齡，金編紀善，永息惡曜凶星之照，長無年災月厄之侵，眷屬寧康，住居安吉。稽首皈依，虔誠讚詠。

信禮高上紫微垣北斗第七破軍星君。

破軍益筭，明霞散敷。流光溥浹，真炁長扶。七元慶籍，名列紫書。治身添壽，常處懽娛。飛仙蹈舞，游晏玄都。徹視表裏，與神同居。益筭自然，上昇玉虛，和願得長生。

臣衆等至心皈命北斗左輔右弼星君，斗中神仙，和諸靈官。

臣謹虔誠上啓，斗中真宰，七元輔弼真君，本命所屬星君，合座衆聖。今奉道某等精嚴醮禮，仰奉光儀，靜念端躬，虔心對聖。按仙科之儀格，事斗極之真靈。恭備香燈，式陳壇墀。蘭膏共煥，訝芳蓮競發於中宵；寶焰齊明，狀列宿分輝於下土。沐靈光之並照，迷暗罪除；蒙懺法之敷宣，愚癡障解。今則祈恩謝過，事畢功圓。惟冀聖澤遐沾，恩光溥及。上願天長地久，國泰民安，風雨順調，方隅寧靜。次願奉道某等琅函玉笈，永昭積善之功；丹簡瓊文，益注長生之字。福符百順，家集千祥，乃子乃孫，盡忠盡孝，災殃霧廓，慶瑞雲臻，四時克保於安康，一宅長蒙於利佑，九幽長夜，俱睹光明，一切有情，同登道岸。稽首皈依，虔誠讚詠。

誦經。

回向。

餞神，化財。

北斗延生醮說戒儀

綜 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五九《北斗延生醮說戒儀》 法事陞壇如式。

念淨天地呪，灑水，序立。

高功臨案。

具位臣某等，謹焚道德真香，虔誠奏啓，三清上帝，十極高真，神霄九宸列御帝君，上清日宮太陽帝君，月府太陰皇君，南斗六司延壽星君，北斗九皇解厄星君，東西中三斗星君，三台華蓋星君，銀河二十八宿星君，天元、人元、福祿星君，天司主照某本命元辰星君，當生行年一切星衆，三官大帝，考校罪福聖衆，北極四聖，導從仙官，靈寶教主，五師真君，泰玄都省上相真君，太極仙翁，沖應孚佑真君，九州都仙神功妙濟真君，僉書三省上相真君，玉堂演教侍宸仙衆，三界十方，一切真宰。咸望洪慈，俯垂洞鑒。臣今奉爲宣意，其諸情悃，已對敷宣，諒沐天恩，鑒明祀事。臣伏聞夫建齋之始，先受修真之戒，以檢察身心，感格天地。今日道場，乃是弟子某建生本命上屬北斗某星君下降之日。北斗七星，在太微之北，爲人君之象，爲號令之主，斟酌元氣，臨制四方，以建四時，以均五行，運天地之中，而人稟之以爲命。第一曰陽明貪狼太星君，子生人屬之；第二曰陰精巨門元星君，丑、亥生人屬之；第三曰真人祿存真星君，寅、戌生人屬之；第四曰玄冥文曲、紐星君，卯、酉生人屬之；第五曰丹元廉貞剛星君，辰、申生人屬之；第六曰北極武曲紀星君，巳、未生人屬之；第七曰天關破軍關星君，午生人屬之。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燕，六主趙，七主齊。一主陽德，二主陰刑，三主中禍，四主征伐，五主殺戮，六主五穀，七主兵戈。自一至四，爲魁魁，爲璇璣；自五至七，

爲杓杓，爲玉衡。凡人之生，福祿壽命，與夫眷屬奴婢，皆斗中主之。按太上老君言：凡人性命五體，悉屬本命星官之所主掌。本命神將、本宿星官，常垂靡祐，主持人命，使保天年。夫本命真聖，每歲六度，降在人間。降日爲本命限期，可以種種香花、時新五果，法天象地，請正一道士；或於宮觀，或在家庭，修齋設醮，啓祝北斗三官五帝、九府四司，薦福消災，奏章懇願，隨力建功，請行法事。功德深重，不可具陳。其有本命限期將至，自身不知，不設醮筵，不修香火，不能投告北斗，醮謝真君，及轉真經，認本命真君名號，此爲輕生迷本，不媿人身，天司奪祿，減算除年，致多夭喪。身謝之後，淪沒三塗，漂諸六趣，深可悲哀，自致斯苦。今日設醮弟子某伏念本命之日，稟氣受形之始，化生之本。道家大洞帝一之法，皆以本命之日，行持練神，結氣保命。生真誦度人之法，亦以本命之日，行持魂神，澄正萬炁，長存則知本命之根本，不可虛過。今日道場衆等，當知天命至重，不可輕禱。衆等雖佩至真，參修大法，處身五濁，染迹六塵，啓奏之間，不無窒礙。先當澄神靜慮，仰奉戒約，清靜身心，上遵法訓。

天尊言：修齋行道，皆當一心請奉十戒，諦受勿忘，專精默念，動思自然，勿懷雜想，擾亂形神。能如是者，咸當諦聽。

第一戒者，不得傲忽聖真。常懷恭敬，仰對尊像，真應化身，心起精虔，供養無闕。天真大神，浮空而來，專懷注想，必獲降接。

第二戒者，不得輕慢經文。常懷信重，三洞大乘，開導愚迷，能發衆生無量道意。傳寫讀誦，一心玩味，從迷起悟，從悟成真，必證道果。

第三戒者，不得誹謗法門。常懷愛護，教化衆生，令各歸依，廣獲受度，紹隆正教，洪道明法，濟度存亡，助國化人，功垂永劫。

第四戒者，不得觸穢道場。常懷精潔，香湯沐浴，始近玄壇。不得以竈火焚香，穢柴造食，燈燭器皿，無染脂垢，食啖葷肉，無來取禍。婦人天癸未絕者，不得升階。身有臭穢，不在呼使。雞犬及一切禽畜，不得相近。

第五戒者，不得放縱身心。常懷畏謹，不得臨壇高聲，呼罵叱喝，及對聖像，語笑輕忽，及貪睡眠，非時飲酒。華色過前，不得角眼斜視。鞠躬小心，如對君父。

第六戒者，不得爭競財利。常懷廉遜，施者受者，勿諂勿怨。令各懽

喜，廣建功德，祿力溥霑塵沙世界。

第七戒者，不得減省法事。常懷勤恪，行道誦經，燒香禮懺，使功德滿足。十極高真，盡得見聞，冤債永消，橫魔不值，人天獲果，幽顯蒙恩。使世間蠢動，一切含識，永入法門，不沉苦趣。

第八戒者，不得退轉道心。常懷堅固，勿因小嫌，便減誠意，發增上願，精進崇奉，天真懽悅，列名上清，九祖超昇，己身證道，見存眷屬，福田無量。

第九戒者，不得錯誤章奏。常懷審訂，大緣難遇，大善難成。若鹵莽滅裂，不加參對，則三天門下，有所遺却，志願不伸，事屬徒勞，福力未沾，先獲咎戾，深可震懼。

第十戒者，不得擾亂形神。常懷專一，喜怒哀樂，不萌於心，務致清明，盡其在己。廣發大願，奉道修真，願先得道者，次第開度。

已上十戒，衆等能持否？

天尊言：修齋行道，四天帝王，與諸天真，皆駕飛雲綠輶，八景玉輿。侍從玉女，手執花幡，前導後從。獅子白鶴，嘯歌嘔嘔。燒香散花，浮空而來。瞻禮行道，觀聽法音，當先授十戒，然後行道，夷心靜默，專想不二，過中不味，內外清虛。諸天監觀，萬靈侍衛，不得自慢，以招禍災，進退雍容，不離儀格，天真懽悅，列名上清。

奉戒回向。

北斗延生道場儀 靜夜行道

綜 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六一《北斗延生道場儀·靜夜行道》
法事陸壇如式。

各禮師存念如法。

宣衛靈呪。

五星列照，煥明五方。水星却災，木德致昌。熒惑消禍，太白辟兵。鎮星四據，家國利享。名刊玉簡，字錄帝房。乘飈散景，飛騰太空。出入冥無，遊宴十方。五雲浮蓋，招神攝風。役使萬靈，上衛仙翁，和與道合真。

鳴法鼓二十四通。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召出臣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左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散花玉女，五帝直符，直日香官，合三十六人出。出者嚴裝顯服，冠帶垂纓，闢啓玄壇土地，方域神真。臣今靜夜行道，謹奏爲人意，其諸情悃，已錄告聞，願得太上十方至真道炁，靈寶瑞光下降，流入臣身中，令臣所啓，速達徑御太上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請稱法位。

具位臣某等，謹同誠上啓，虛無自然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昊天玉皇上帝，九皇上帝，十方已得道大聖衆至真，諸君丈人，三十六部尊經玄中大法師，圓穹玄象，日月星辰，北斗尊帝，七元輔弼星君，南極大帝，丈人司馬，六司星君，本命元辰，洞天海嶽，三界官屬一切真靈。臣聞翕張元氣，北斗爲七政之樞機；號令羣生，北斗爲上天之喉舌。倬彼羣象，屬茲命元，以其運於天地之中，降其衷爲短長之命。分歲直而各主，總化生之大原。貴而王公，下而士庶，一均賦與，咸上稟於天元；密運回環，迭有臨於辰次。以一年而觀乎時運，凡六度降在人間。當其飈馭下翔，靈恩博濟，定壽數之期限，爲性相之本根。雖天道公而無私，在物理求而必與。設醮弟子某素有道心之發，欲臻善果於身。醮謝真君，不忤靈期之虛過；投告北斗，仰資萬炁以長存。臣等備位真司，留心齋法。龍章鳳篆，披妙蘊以洪敷；寶笈琅函，助仙風而誕布。況奉詞旨，敢不上聞，齋意青詞，謹當宣奏。

宣詞。

按如詞文，誠切修奉。廣陳供養，備列威儀。燎以百和之香，德馨並達；明以九微之燭，心鑒遙通。奠金醴以交神，進瓊腴而薦品。大則法天象地，小則酌水獻花，備物以表誠，虔心而致告。求無邊之福利，夙夜勤劬；憑無上之法橋，存亡普度。以今靜夜行道，請法衆等運茲初捻上香，

供養十方一切道寶。臣等皈身、皈神、皈命太上元始天尊，昊天玉皇上帝，九品上聖。以是功德，仰祝今上皇帝陛下。伏願景命有赫，萬壽無疆。玉帛駿奔，車書混一，日月合璇璣之度，陰陽均玉燭之和。河海晏清，干戈偃戢，無一夫之失所，得萬國之驩心，並降之瑞薦臻，太和之氣浩作。今故燒香，自歸依道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昇人無形，和與道合真。

以今靜夜行道，請法衆等運茲二捻上香，供養十方一切經寶。臣等皈身、皈神、皈命太上玉宸大道君，紫微天皇大帝，九品上真。以是功德，歸流醮主某九世七玄，億曾萬祖，陰宮夜府一切亡靈。伏願鍊沐神魂，昇入洞陽之境；超離鬼籍，別生景福之天。受仙官拔度之恩，斷鬼神連逮之役，慶流後裔，功及宗人。今故燒香，自歸依經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昇人無爲，和與道合真。

以今靜夜行道，請法衆等運茲三捻上香，供養十方一切師寶。臣等皈身、皈神、皈命太上金闕老君，紫微北極大帝，九品上仙。以是功德，歸流醮主某，屈茲元命之辰，別注殊常之福。遠爲期限，並龜鶴以齊年；除去害災，與珪璋而比德。所有行年之上，運限之中，或暗曜臨身，或黑符加運，或值運元之衝破，或當氣本之衰微，並願本命星官、本宿神將，悉來擁護，無使傾危，回死注生，變凶爲吉。仰資道廩，並荷玄休。今故燒香，自歸依師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昇人無爲，和與道合真。

唱方，懺方，三啓，三禮。

具位臣某等，謹同誠上啓，虛無自然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昊天玉皇上帝，九皇上真，十方已得道大聖，衆至真，諸君丈人，三十六部尊經玄中大法師，圓穹玄象、月月星辰、北斗尊帝，七元輔弼星君，南極大帝，丈人司馬，六司星君，本命元辰，洞天海嶽，三界官屬一切真靈。臣等伏以太上慈悲，爲衆生之父母；本命經訣，作當世之津梁。儻匪慈航，孰登道岸。自聖真之畀付，許寰海之宣行。永壽改元之初，至於今日；太清闡教之久，傳及小臣。不量弱質之凡，輒演真科之妙。伏乞九清重盼，三洞流光，憫以大慈，開以大有，赦除弟子某爰從歷劫，逮及今生，舍身受命，從苦入苦，漂沉六趣，混合衆生，或富或貧，或貴或賤，或生夷域，或在中華，不悟正真，罔知經戒，務追時好，以取世資。

失性任情，貪財背義。妬賢嫉善，不親勝己之人；冒法爲非，不顧陰司之錄。罪根深重，惡業縈纏。或得罪於穀父蠶母之神，或受報於陰考陽罰之數，違明真之科典，犯三元之品文。五帝四司，記其自爲之孽；三官九府，校其所作之非。被天司之減算除年，無善功之消灾懺罪。魂神被繫，禍患來鍾。或連年而疾病不痊，或累歲而邪妖剋害，近則先亡連復，遠則塚訟徵呼。被下鬼之訴誣，蒙上天之加譴，連逮祖禰，流注子孫。今投解謝之門，乞免淪沒之苦。未赦者赦，未原者原，應其請福延生之求，聽其修齋設醮之願。所削落者，皆三灾九厄；所衛護者，有萬聖千真。易短促之年，爲延長之筭，變灾衰之運，爲吉慶之期。富貴聰明，處人中之殊勝；快樂自在，獲壽量之無窮。均福利於同居，覃恩光於後裔。上明天尊大慈之澤，下副臣等歸命之誠，謹啓以聞。

十二願。

復爐。

謹攝香官使者、左右龍虎君、侍香諸靈官，當令臣向來靜夜行道之所，自然生金液丹碧，芝英百靈，衆真交會，在此香火爐前。當願十方仙童玉女，接待蘭煙，傳臣向來所啓之誠，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出堂頌。

出戶。

北斗延生道場儀 設醮行道

綜 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六二《北斗延生道場儀·設醮行道》法事陸壇如式。

各禮師存念如法。
宣衛靈呪。

五星列照，煥明五方。水星却災，木德致昌。熒惑消禍，太白辟兵。鎮星四據，家國利貞。名刊玉簡，字錄帝房。乘飈散景，飛騰太空。出入冥無，遊宴十方。五雲浮蓋，招神攝風。役使萬靈，上衛仙翁，和與道合真。

鳴法鼓二十四通。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召出臣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左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散花玉女，五帝直符，直日香官，合三十六人出。出者嚴裝顯服，冠帶垂纓，關啓玄壇土地，方域神真。臣今靜夜行道，謹奏爲人意，其諸情悃，已錄告聞，願得太上十方至真道炁，靈寶瑞光下降，流入臣身中，令臣所啓，速達徑御太上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請稱法位。

具位臣某等，謹同誠上啓，虛無自然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昊天玉皇上帝，九皇上真，十方已得道大聖，衆至真，諸君丈人，三十六部尊經玄中大法師，圓穹玄象，日月星辰，北斗尊帝，七元輔弼星君，南極大帝，丈人司馬，六司星君，本命元辰，洞天海嶽，三界官屬一切真靈。臣等伏以性命皆憑妙道之所生，形體皆爲本宿之所掌。一身之元辰，驛馬奉天令，以解除害災；七元之本命，星官察人爲，以增崇福壽。當有威儀之像世，必聞真聖之通靈。恭惟北斗本命真君，造化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主持人命，統御萬靈，有回死注生之功，示懺罪消災之法。然道爲萬氣之母，天乃百神之宗，命雖主於七星，事悉關於天府，故五行共稟，七政同科。凡當元命之辰，普降衆真之駕。醮主弟子某仰延藻衛，披露精衷，揚典禮於靈壇，接威神於靜夜。雲璈迭奏，舉空洞之靈歌；寶笈重宣，紛鬱葱之佳氣。蕙肴豐苾，醴酒馨香，恭協靈期，敢忘本始。伏願八瓊駐景，三素飛駢，下天蹕於空中，降玉華於庭際。五色之彩雲覆地，仙仗來臨；九天之真氣市壇，帝容有赫。萬靈侍衛，諸天下觀，監茲無貳之誠心，錫以難窮之壽筭，五福咸備，百禄攸宜，三世罪空，一身神集。使醮主弟子某業無報而自落，善有應而彌修，家生忠孝之孫，身積神仙之功行，生存受度，水陸霑恩。臣與齋官無任虔懇禱俯伏望幸激切之至，謹稽首再拜，奉迎聖駕。

請聖，初獻，散花。

重稱法位。

具位臣某等，謹同誠上啓，三清上聖，昊天玉皇上帝，諸天帝座，三寶神君。臣聞六甲內馴，隨彼機衡之運；五行迭旺，示茲龜鳥之時。觀三百六旬之中，皆七十二候之紀。一歲之運也，一星以主焉。試推甲乙之遷，潛格堪輿之應。碧霞殿上，以丙午歲而說消災之文；玉局座中，以乙未年而示延生之訣。丁丑、丁卯、丁巳，則玉女所直；甲子、甲寅、甲申，則三皇所司。關令尹以壬午日中，親逢太上；葛仙翁以庚寅日夜，遠降天真。是知本命之期，當有百靈之集。設醮弟子某香花作供，首體歸誠。瞻穹極之斗標，隨心控告；儼齋詞之醮席，注想尊靈。禮行初獻之儀，位降周天、諸天之聖。享神貴德不貴味，願歆明德之馨；香天以實而不以文，冀通款實之祝。忱詞致告，精懇備存，啓茲丹字之函，召乃紫清之蔭。乞回飈景，臨鑒齋盟，弟子青詞，謹當敷奏。

宣詞。

諦詳齋款，灼見至誠。爰求端命於天，肅祇科醮；保比克生之質，永奉神靈。伏蒙上聖垂光，虛皇乃眷。咫尺清都之馭，真侶誥誡；雍容仙旆之臨，睟顏穆穆。駐仙儀於靖館，達誠悃於帝聰。盼蠻相符，荷至神之不昧；希微有象，錫瑞應以潛臻。敢因元命之期，普洽白天之祐。臣與齋官無任歡呼抃蹈激切知歸之至，誠惶誠恐，稽首再拜，謹陳亞獻。

散花。

具位臣某等，謹同誠上啓，北辰帝座，斗中七星，五福十神，二十八宿，周天列曜一切尊靈。臣聞有命在天，孰不資於洪造；維北有斗，寔統屬於羣生。爰自太極肇分，三光迭照，普斗柄之在上，號帝車而運中。獨稱象緯之尊，幹旋天地；密運化機之妙，稟貸生靈。粲然一星之光，蠡爾萬夫之命。醮官某志不忘本，念厥生之有初；命實開先，乃毓形於今日。戒先世迷真之故，懼天司奪祿之殃。嚴啓道筵，再伸獻禮。香炷交騰於瑞霧，星燈爛接於神光。法音琅琅，仙儀翼翼。天人相交之際，福祿來下之時，靈契斯通，至誠所感。願延命限，展壽域以無窮；錫以神禧，鞏福基而永固。北斗七千之神將衛護，南陵三千之使者追隨，掃蕩災沴，消除魔鬼。五藏之神君常保，三生之男子長爲。婦人則云：守形之大，一不離身。帝

座流輝，天精散彩，各守辰躔之次，共儲分野之祥。臣與齋官無任虔懇戰越之至，稽首再拜，謹陳終獻。

散花。

具位臣某，謹重誠上啓，五嶽十山，三河四海，十洲三島，四瀆九江，福地靖廬，洞天靈化，三府官治，一切威靈。臣等伏聞東啓明而西長庚，南有箕而北有斗。仰觀上象，煌煌有爛之文；維是七星，一一注生之本。宣至精於物表，幹洪造於天中。認本命所屬之星，設靈寶告真之醮。是爲知本，乃不輕生。設醮弟子某涓選休辰，式陳明薦，尚慮志雖自勵，行或匪彝。疏煩想於心胸，遷善遠罪；檢仙圖於軌格，好道求靈。增潔意以滋深，望靈休之疊委。今則嚴更未艾，悉周三獻之勤；玄感已通，願保百齡之永。伏冀三靈臻貺，萬聖流輝。落滅罪根，俾欽承於精曜；恢洪慶會，永無媿於人身。解三灾四殺之迍，除五行六害之苦，無七傷而有七元之護衛，無八難而有八天之監觀，夫妻保偕老之期，男女有宜家之慶，婦無產生之厄，鬼無復連之纏，疾病皆痊，疫癘無染，精邪伏匿，狼虎潛藏，官灾塚訟永消除，地網天羅俱解釋，交游無呪咀之事，往來無劫賊之虞，同處家門，並臻康泰。臣與設醮弟子無任傾虔屏營之至，稽首再拜以聞。

宣功德疏。

具位臣某等，謹重誠上啓，三清上聖，十極高真，海嶽神靈，天地仙衆，三界官屬，一切威靈。臣等伏以祇建明科，昭飭馨薦。上通霄極，奉絳闕之明威；延致真靈，煥玉光於空洞。三挹既清之醴，一陳仰告之詞，垂監在高，有祈無數。伏念弟子某性無他好，惟善是修，聞而必行，惟齋克舉。靈辰薦及，元命忽臨，終夕之靈壇肇開，六度之雲駟下暨。皇明已燭，業障俱空，別延天府之命元，不絕人道之種子。更冀流以真氣，沃以太和，照以靈光，沐以神澤，使弟子某漸登妙果，重立玄功，證妙道之虛無，具圓通於聖智，逍遙紫雲之際，昇入金闕之門，與萬聖以協和，超三界而自在，永不輪轉，壽量無窮，靜言仙路之開，皆自今日之始。次乞弟子某家七玄神識，九祖幽儀，沐浴流火之庭，步武朱陵之府。乘洞陽之氣，受記三清；離萬鬼之羣，遠辭泉曲。殃注永絕，逮役不聞，利佑後人，增延景福。次及父母兄弟、夫婦女男，盡滌罪瑕，咸蒙福佑。紫文注

善，增福祿於玉帝案前；黃籍紀功，關姓名於太皇殿上。徧合門而受祉，延百載以蒙休。除九皇行度之灾，雖刑衝而無爲迫害；免二運凶衰之數，值空絕而更益年齡。長幼康寧，族屬和睦。次乞兵偃刑措，道洽化醇。集大慶於邦家，無夷寇之患；布神休於黎庶，有謳歌之歸。混合車書，鎮安天地。陽九百六，制劫運以無憂；四輔千官，禮公忠而報國。湛恩及於庶物，授職徧於羣臣。凡居覆燾之中，同諗雍和之化。今則天香尚靄，仙衛將回，芝童執節以前迎，雲馭控輿而直上。臣等朝真班退，告齋事終，已蒙天眷之臨，永共靈期之協。臣與設醮弟子某等，無任攀戀知歸之至，謹啓以聞。

十二願。

復爐。

謹攝香官使者、左右龍虎君、侍香諸靈官，當令臣向來靜夜行道之所，自然生金液丹碧，芝英百靈，衆真交會，在此香火爐前。當願十方仙童玉女，接待蘭煙，傳臣向來所啓之誠，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出堂頌。

出戶。

真武靈應大醮儀

綜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六三《真武靈應大醮儀》 陞壇法事如式。

庭參。

具位臣某等，謹焚道香、德香、無爲自然香，虔誠再拜，啓請法主北極鎮天真武靈應佑聖真君，玄天元聖仁威上帝，聖父淨樂國王，聖母善勝皇后，北極天蓬都元帥蒼天上帝，北極天猷副元帥丹天上帝，北極翊聖保

德真君昊天上帝，北極闕下列班真宰，雷霆鄧、辛、張三大元帥，雷門苟、畢二元帥，虛危二宿神君，黑虎大神劉天君，阜轟神君、崔、盧、鄧、竇四天君，馬、趙、關、溫四大元帥，城隍祀典，廟社神祇，三界功曹，證盟真宰，悉仗真香，普同供養。臣等伏以圓蓋廓清，藹非煙之佳氣；北靈昭格，協降駕之靈辰。臣等澡灑蒙襟，宣行齋法，躬致庭參之禮，仰延宸宙之游，咸罄乃誠，續通精款，臣等無任俯伏皈依之至以聞。發牒。

念呪灑淨。

恭聞天道高遠，無聲臭之可聞；神聽杳冥，惟陰陽之莫測。誠之所嚮，應乃無方。厥有靈官，克司請命。敢使一爐之芬郁，仰邀四直之威靈。冀賜感通，即垂降鑒。以今焚香，奉召年直功曹使者、月直功曹使者、日直功曹使者、時直功曹使者，惟願降臨，受茲祈叩。

恭惟使者，上下四方，最爲夔絕；超騰萬里，曾不須臾。玉闕金庭傳命，主叩闕之職；雲車風馬過都，如歷塊之稠。煩聖力之載馳，致神聰之四達。倘備精明之禱，曾徵壅遏之憂。今醮官某夙稟善緣，叨逢正法。晨昏香火，敢忘真聖之鴻慈；時節芹暄，用格靈官之飈馭。庶祈仙駕下察，凡居于時，瑞霧騰空，祥風布地，演瓊科於翠笈，吐塵悃於丹心，仰仗先容，得諧上達，所祈所請，令即啓聞。

宣牒。

上來文牒，已具關宣。今則展禮塵居，馳誠妙域，雖深注想，無計上聞，式臨下降之辰，敢瀆高靈之聽。仰祈使者，即爲關聞。醮官某等所謀者通，所求者遂，所禳者却，所作者成，庶此微衷，不爲虛設。

說戒。

恭惟北方真武靈應佑聖真君，乃太上老君應化之身，屬北斗第六武曲紀星君。北方以虛、危二宿爲蛇，營室、東壁二星爲龜。龜有甲而扞衛一身，蛇如陣而首尾俱至，故有武之象。龜蛇合而爲真武，有神主之，是爲真君在天。上冠蒼玉之冠，衣玄色之衣，與天蓬、天猷、翊聖，號北極四聖。降於人間，則披髮跣足，仗劍以斬妖邪，部領六丁玉女、八殺將軍、六甲直符、十二神將，各一十二人，符吏百二十人，神兵五十萬人，雷電風雨之神，常隨左右。真君多降於蜀中，緣蜀中有玄武縣。今避聖祖名，

改爲中江。自漢迄隋，隸成都。唐武德三年，分隸梓州。其縣有真武聖迹最多，後倚高山。山之上下，皆有觀，前臨大江。江中之石，自然成龜蛇之狀。近世無道士住持，更爲金仙道場，威靈亦常示現，及降語於成都。宋興之初，成都有燁灰李，置一閣奉事真君香火，真君降於其家，傳以五斗，經行於世。又有杜明，亦勤於崇奉，真君往往就明降語。咸平中，王均叛，賊帥遣卒召明。明往見賊帥，殊不知口中歷歷道何語，賊帥命送歸。移時，方知身在家，舉家驚喜。賊平後，遂罄金帛於天慶觀三寶院，擇地築基，建堂殿，塑真君像，及繪靈官侍從，以謝脫賊之厄。上元節，殿堂綵繪新成，游者駢集。杜明遣，其弟擊磬，祇飭香燈。至夜，士女填溢。其弟於紗窗，窺映婦女。真君怒使自櫺，其眼幾破。及祥符五年，又降語云：天蓬哥來則是客，吾當爲主人坐，數有上真降焉。一日，明奉香火之次，降語令召道正明寂大師寒道冲曰：吾降此已數年，後吾於東都降現，以保帝祚，汝不得退前志。自此遂不聞真君之語，十年後，京師聖水觀龜蛇現，若合符節。崇寧末，成都紀堂力學能文，聖壽寺劉氏命子弟從之游。真君降言，紀堂不孝後母，天曹已不收名字，後果無守，客死於藥水鋪。靖康初，京師失守，真君復降於成都。朝請郎楊廣因崇害其女，來玉局觀，設四聖醮，真君降於座，闔觀驚駭，真君爲其除祟。及言齋官衆等祖先以來事，一一目擊。又請江濱神王，應時而至。地司主者，階下惶恐聽命。建炎中，廣都巢觀，夜夢真君遣人見召，心甚驚駭。至則真君降階相接，聖顏溫和，玉音清亮，待之如賓。覺而遂修醮儀，舉家奉戒，愈切崇信。所以奉祀者，不可輕嫖於建齋之初，當知此戒，其戒有七，衆當諦聽。

第一戒者，不得信從邪道，禱祭魔法，諂求餘福，昏迷沉亂。常欲清淨身心，歸依大道。

第二戒者，不得不忠不孝，不義不仁。常欲恭勤事上，慈愛接物，不忘道訓。

第三戒者，常念累世父母，過去親蘿，曾爲六天魔鬼枉死傷害，未盡天年，橫被傷殺。歸投正教，拔濟幽魂，使幽明存亡，均霑利澤。

第四戒者，真君降日，不得章奏之內，有犯諱字。謂告乞字。又不得燒奏早錢，並有油燈油紙，焚爇所奏。

第五戒者，真君降日，不得食葷辛雜肉，及黑鯉魚、雲臺菜、胡荽

馬、齒莧、大蒜、七星魚等物，及不得令氣息相近。

第六戒者，婦人年未五旬者，不得令近神座。及童僕身上，氣息臭穢者，亦不得令詣前，常務蠲潔，以奉上真。

第七戒者，常若奏對真靈，不得北向涕唾，及旋溺不潔。

已上七戒，能持否？和云能持

真君昔奉天尊教敕，凡甲子、庚申，每月三七日，下降人間，受人之醮祭，察人之善惡，修學功過，年命長短。衆等依科行道，當奉此七戒，以檢飭身心，無招罪戾，庶使真靈降格，欲納勤誠，魔精消伏，斷滅不祥，過去超生，見存獲慶，生人安泰，國土清平。衆當明知，無忘於心，奉戒如法。

請稱法位。

具位臣某等，謹重誠上啓，太上無極大道，三十六部尊經玄中大法師，靈寶主教，五師真君，三天聖師，泰玄上相真君，玉堂演教侍宸仙衆，三界十方一切真宰，悉仗真香，普同供養。宣意事憫已宣，聖聰昭聽。復念臣等謬以凡庸，輒司科教，懼檢身之弗類，恐獲戾於上真，僉請備員，不容遜職，蠲洗埃氛之累，宣行教典之嚴。伏望玉京山應供玄中大法師，靈寶三師，監齋大法師，降臨壇所，俯垂佑助，流真炁於臣等身中，令得齋事克成，衆真來格。某等不勝延佇懇禱之至，謹啓以聞。

回向。

真武靈應大醮儀

啓壇行道

綜 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六四《真武靈應大醮儀·啓壇行道》法事陞壇如式。

各禮師存念如法。

宣衛靈呪。

科戒總部·科儀名目部

東方：

九炁青天，明星大神。煥照東鄉，洞映九門。轉燭陽光，掃穢除氛。開明童子，號曰玄卿。備衛我軒，上對帝君。收魔束妖，討捕凶羣。奉承正道，赤書玉文。九天符命，攝龍驛傳。普天安鎮，我得飛仙，和與道合真。

南方：

三炁丹天，煥景流光。熒星轉燭，洞照太陽。上有赤精，合契虛皇。開明靈童，號曰華房。總統火兵，備守玉堂。斬邪束妖，剪截魔王。北帝所承，風火莫當。流鈴交煥，翊衛壇場。正道流行，敢有巴狂。我享上功，坐運魁罡。億劫長存，保天無疆，和與道合真。

西方：

七炁素天，太白流精。光耀金門，洞照太冥。中有素皇，號曰帝靈。保神安鎮，衛我身形。斷絕邪源，王道正明。宮殿整肅，三景齊并。道合自然，飛昇紫庭。靈寶符命，普惠萬生。元皇正炁，來合我身。功加一切，天地咸寧，和與道合真。

北方：

五炁玄天，元始徘徊。辰星煥燦，光耀太微。黑靈尊神，號曰層威。統冠飛天，仙裙羽衣。備衛五門，檢精捕飛。敢有干試，豁落斬摧。玉符所告，神鎮作威。邪門閉塞，正道明開。映照我身，三光同輝。策空駕浮，舉形仙飛，和與道合真。

中央：

一炁黃天，調理乾坤。陶鎔陰陽，總統玄真。鎮星吐輝，流煥九天。開明童子，號曰天璣。元炁陽精，焰上朱煙。洞照天下，及臣等身。百邪摧落，殺鬼萬千。中山神呪，普天使然。五靈安鎮，身飛上仙，和與道合真。

鳴法鼓二十四通。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召出臣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左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散花玉女，五帝直符，直日香官，合三十六人出。出者嚴裝顯服，冠帶垂纓，關啓玄壇土地，方域神真。臣今陞壇行道，謹奏爲宣意，其諸情憫，已錄告聞，願得

太上十方至真道炁，靈寶瑞光下降，流入臣身中，令臣所啓，速達徑御太上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請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合壇衆官等，以今正爾燒香，以是功德，奉爲天子王侯，百辟僚屬，經籍度師，山林崑崙，修真之士，同學之人，九親姻族，天下人民，飛行動植，一切衆生。今故燒香，歸身、歸神、歸命太上十方靈寶自然至真無上大道，乞賜原赦臣等及醮主某家，前世今生，無邊之罪，得免離三灾八難、十苦九厄之中，身得道真，飛行虛空，白日昇天，侍衛道君，逍遙無上金闕七寶自然宮，永與道合。所啓靈應，上御至真無極道前。

重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合壇衆官等，謹同誠上啓，太上無極大道，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太上昊天玉皇上帝，九皇上尊，十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已得道大聖衆至真，諸君丈人，三十六部尊經玄中大法師，北極佑聖真武靈應真君，三界應感，一切真靈。臣某伏聞金闕化身，誕玉宮而勇猛；乾元有將，視五嶽以齊名。萬真率仰於威靈，六合無逃於巡察，輒舉彤庭之醮，仰延早籙之臨。恭惟北極佑聖真武靈應真君，丕揚神武之靈，茂著陰方之位，妙功不測，沖用潛通，曩京邑之上腴，有龜蛇之現象。允升地寶，恣涌神泉。掬清潤之雲漿，徧愈都人之疾；建琳琅之寶宇，遂成聖水之名。加以徽稱，昭其懿實，普及寰瀛之內，咸知變化之神。矧惟靖邦，素彰殊應。豈欽承之敢怠，冀孚佑以潛臻。臣職在宣揚，理難緘默，況奉詞旨，敢不上聞。

宣詞。

按如詞言，丹誠懇切。臣等謹爲沐浴五體，澄煉六情，依崇真謝聖之科，祈注祿延祥之澤，施壇列纂，法地象天，所齋鎮信供養之具，證質丹誠。以今日今時啓壇，依儀行道，至某日某時，關奏上真，請福延生，祈恩謝過，輒依齋法，宿、先以啓聞。恩惟太上三清，十方大聖，垂神鑒映，省覽所陳。乞敕勒靈寶官屬，土地真官，一合同心，併力營衛，掃蕩內外，清淨壇場，降伏妖魔，滅滅邪祟。使臣等心安神定，思念立感，啓奏御達，善功成就，無有空滯，所願隨心。臣等雖佩正真，參修大法，處身

五濁，染迹六塵，三關未調，六情放誕，先憑禁戒，然後登壇，格降上真，導迎靈貺。上明天尊大慈之澤，下副臣等歸向之誠，謹啓以聞。

十二願。

復爐。

謹攝香官使者、左右龍虎君、侍香諸靈官，當令臣向來靜夜行道之所，自然生金液丹碧，芝英百靈，衆真交會，在此香火爐前。當願十方仙童玉女，接待蘭煙，傳臣向來所啓之誠，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出堂頌。

出戶。

真武靈應大醮儀 臨午行道

綜 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六六《真武靈應大醮儀·臨午行道》法事陸壇如式。

各禮師存念如法。

宣衛靈呪。

北方玄天，杳杳神君。億千變化，玄武靈真。騰天倒地，驅雷奔雲。隊伍千萬，掃蕩妖氛。雷公侍從，玉女將軍。鬼神咸伏，龍虎潛奔。咸震五嶽，萬靈咸遵。鳴鍾擊鼓，游行乾坤。搜捕逆鬼，破碎魔魂。除邪輔正，道炁常臻，和與道合真。

鳴法鼓二十四通。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召出臣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左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散花玉女，五帝直符，直日香官，合三十六人出。出者嚴裝顯服，冠帶垂纓，關啓玄壇土地，方域神真。臣今臨午行道，謹奏爲宣意，其諸情悃，已錄告聞，願得

太上十方至真道炁，靈寶瑞光下降，流入臣身中，令臣所啓，速達徑御太上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請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合壇衆官等，謹同誠上啓，太上無極大道，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太上昊天玉皇上帝，九皇上尊，十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已得道大聖衆至真，諸君丈人，三十六部尊經玄中大法師，北極佑聖真武靈應真君，三界應感一切真靈。臣聞資生資始，物咸稟於二儀；有義有知，人最靈於萬物。九天合德，三洞化形，神炁之三萬六千俱來扶衛，骨節之三百六十無不混通。但以邪僻修而迷真，惡根深而蔽善，於陰陽之數盡，當小大之劫終。魔鬼流行，遏絕生人之壽算；詭求餘福，類皆倒見之愚蒙。曾不省其本原日信，從其邪道，有昏迷沉亂之感，無忠孝仁義之名。本非死期，橫被六天之傷殺；遽絕人命，致令衆怨之升聞。老少未盡其天年，魂魄無依於人世。遂使穢雜之炁，有盤結之多；真一之形，無保全之所。度彼下元之苦厄，憑茲真武之神君。剪伐魔精，拔濟魂爽，仗慈尊之力，部萬垓之兵，斬妖滅邪而六合清明，掃穢除氛而三光瑩淨，正法愈盛，邪炁消除，還天下之和平，解庶民之疑慮，萬國有安寧之慶，九幽停考對之聲，神功所施，萬劫咸賴。設醮弟子某夙叨真蔭，久處塵寰，每思作善之祥，專執事真之禮。草茅凡質，惟存葵向之誠；螻蟻偷生，素竊河流之潤。獲淹歲月，莫報恩光，爰因誕誕聖涓吉之辰，特設迎祥之醮，輒憑道侶，仰謝北靈，祇嚴上象之尊，敢怠方函之奏。忱詞可格，騰聞雖舉於舊章；神理難窮，昭禱率摠於精意。願回飈景，俯察丹衷，弟子青詞，謹當敷奏。

宣詞。

按如詞言，誠深皈依。緬想五雲之座，載飛百和之煙。天帝羣真，如會上元之殿；朔都主宰，前趨八景之宮。蕭臺森竦於太空，仙奏虛徐於碧落，衆真侍座，羣魔束形，敢不竭勵精誠，祇承盼矚，庶荷穹祇之貺，以覃家國之休。以今臨午行道，請法衆等運茲初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徑上太清宮中，供養真武靈應真君所化之身，金闕老君，三清上聖，玉皇上帝。臣等皈身、皈神、皈命，以是捻香功德，上祝今上皇帝，福澄八海，壽等二儀。同日月之祥華，照臨莫極；廣乾坤之至德，覆燾無垠。百揆有

倫，三邊罷警，干戈偃戢，襁負咸歸。隼梟狼鉤，梯山自至。冰蠶神獸，航海來庭。蠢動含生，悉登仁壽。今故燒香，自歸依道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以今臨午行道，請法衆等運茲二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徑上北極太常府，供養真武靈應真君所屬武曲星君，同北極衆聖。臣等皈身、皈神、皈命，以是捻香功德，歸流奉道某家，九世神儀，億先神識，超離長夜，升睹光明。瑩神丹霍之庭，擢景洞陽之府。天衣耀彩，仙簡列名，流貺子孫，參真霄漢。今故燒香，自歸依經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以今臨午行道，請法衆等運茲三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徑上神座，供養真武靈應真君。臣等皈身、皈神、皈命，以是捻香功德，歸流奉道某家，六姻九族，眷屬絲羅，俱治勝緣，常蒙道佑，潛祛罪孽，密解災纏，債訟消平，冤仇和釋。凶人惡鬼，無謀害之機；暗曜黑符，免照臨之厄。神真佑護，動止亨通。今故燒香，自歸依師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重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合壇衆官等，謹同誠上啓，太上無極大道，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太上昊天玉皇上帝，九皇上尊，十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已得道大聖，衆至真，諸君丈人，三十六部尊經玄中大法師，北極佑聖真武靈應真君，三界應感一切真靈。臣聞靈誕敷，請問爰從於妙行；妖氛鼓孽，斷除昔賴於威神。念末世之多難，致羣魔之再盛。敢興疹氣，以擾良民；欲冀肅清，用伸抑鬱。醮官某竊以城邑郊墟之下，妖孽所憑；山川林壑之間，精靈所舍。或依棲叢薄，或放蕩汀洲。雨嘯風嘯，鼓冤聲於四野；雲屯月晦，出燐火於中宵。儻遇茲茲，必傷正命。或自經溝壑，或受刃鋒鏑。或入火蹈河，時作癲癩之狀；或含酸茹苦，常懷驚怖之憂。醮官某等切恐累世生靈，或被茲苦，伏冀真君，不違誓願，大展威靈，驅此妖邪，歸乎空寂，天清地靜，永絕憑陵，同與生靈，不勝大願。醮官某等竊以姦雄鬼域，躡官殿以遊空；凶狡邪精，肆妖迷而誑物。或依棲樓閣，或居止山林。夜昏則燈火熒煌，野曠則笙歌雜遝，布宣邪氣，竊取珍藏。禍虐生民，以覬牲醪之祭；矜持詐力，能收少壯之魂。儻遇茲

姦，必傷正命。或久貧而亟富，或已得而復亡。轉徙無常，利貪人之禱祀；侵凌不已，致形體之沉淪。醮官某等切恐舉世生靈，或被茲苦，伏冀真君，不違誓願，大展威靈，驅此邪妖，歸乎空寂，天清地靜，永絕憑陵，同與生靈，不勝大願。醮官某等竊以江湖河海，有潛蛟伏鱔老鼃巨鼈之精；林麓山川，有封豕長蛇毒蟲猛獸之屬。乘其波險，遽起吞舟。伺彼足音，便懷肆毒。變生倉卒，死在須臾。儻遇茲姦，必傷正命。或置絙山椒之下，或沉埋魚腹之中，或吸嘯邪氣，雷鳴鼓脹，或觸投猛噬，血濺形枯。醮官某等伏恐舉世生靈，或被茲苦，伏冀真君，不違誓願，大展威靈，驅此妖邪，歸乎空寂，天清地靜，永絕憑陵，同與生靈，不勝大願。醮官某等竊以蜀中云：坤輿鬼井之地，東南云：荆蠻閩粵之地，蟲毒興妖，山林田野之家，邪巫作怪。飛符噴水，割口焚身，呪詛指空，果聞枉天，精神在己，俄被拘囚。羹釜欲嘗，已中血蟲之害；鐵鞭微舉，遽驚僵仆之虞。儻遇茲姦，必傷正命。或嘯呼終日，或昏醉經年。或狂亂無端，認空花而作伴；或暗鳴不語，得暴疾以云殂。醮官某等伏恐舉世生靈，或被茲苦，伏冀真君，不違誓願，大展威靈，驅此妖邪，歸乎空寂，天清地靜，永絕憑陵，同與生靈，不勝大願。醮官某等竊以塚墓丘陵之腐骨，化作屍蟲；嶄巖溟渤之腥嵐，起為煙瘴。或流傳飛疰，或漸漬熏陶。緣息未分，已有復連之兆；精神或憊，遂成中滿之痼。儻遇茲姦，必傷正命。或形臞骨立，或腹伏氣奔。或華蓋委垂，血不藏於靈府；或瓊池耗竭，水遂溢於丹田。醮官某伏恐舉世生靈，或被茲苦，伏冀真君，不違誓願，大展威靈，驅此妖邪，歸于空寂，天清地靜，永絕憑陵，同與生靈，不勝大願。醮官某等竊以無邊塵劫，流轉世間，已死冤魂，仇讎身後。或負違財貨，或殘害形軀，禍結冤纏，痛深報重。得使者必居人類，陽作交親；伺隙者必處幽途，陰為鬼祟。乘時造孽，待間中傷。儻遇茲姦，必傷正命。或纏綿疾病，或鬪合萬兵。或呻吟枕席之間，求生無路；或僵踣街衢之上，欲訴何門。醮官某等伏恐舉世生靈，或被茲苦，伏冀真君，不違誓願，大展威靈，驅此妖邪，歸於空寂，天清地靜，永絕憑陵，一切有情，咸臻至道。上明天尊大慈之澤，下副臣等歸命之誠，謹啓以聞。

十二願。

復爐。

謹攝香官使者、左右龍虎君、侍香諸靈官，當令臣向來臨午行道之所，自然生金液丹碧，芝英百靈，衆真交會，在此香火爐前。當願十方仙童玉女，接待蘭煙，傳臣向來所啓之誠，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出堂頌。

出戶。

道士修真謝罪儀 啓壇行道

綜 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六九《道士修真謝罪儀·啓壇行道》法事陞壇如式。

各禮師存念如法。

宣衛靈呪。

九炁青天，明星大神。映照東鄉，洞映九門。轉燭陽光，掃穢除氛。開明童子，號曰玄卿。備衛我軒，上對帝君。收魔束妖，討捕兇羣。奉承正道，赤書玉文。九天符命，攝龍驛傳。普天安鎮，我得飛仙，與道合真。

三炁丹天，煥景流光。熒星轉燭，洞照太陽。上有赤精，合契虛皇。開明靈童，號曰華房。總統火兵，備守玉堂。斬邪束妖，剪截魔王。北帝所承，風火莫當。流鈴交煥，翊衛壇場。正道流行，敢有巴狂。我享上功，坐運魁罡。億劫長存，保天無疆，與道合真。

七炁素天，太白流精。光耀金門，洞照太冥。中有素皇，號曰帝靈。保神安鎮，衛我身形。斷絕邪源，王道正明。宮殿整肅，三景齊并。道合自然，飛昇紫庭。靈寶符命，普惠萬生。元皇正炁，來合我身。功加一切，天地咸寧，與道合真。

五炁玄天，元始徘徊。辰星煥燭，光耀太微。黑靈尊神，號曰層威。統冠飛天，仙裙羽衣。備衛五門，檢精捕非。敢有干試，豁落斬摧。玉符

所告，神鎮八威。邪門閉塞，正道明開。映照我身，三光同輝。策空駕浮，舉形仙飛，與道合真。

一炁黃天，調理乾坤。陶鎔陰陽，總統玄真。鎮星吐輝，流煥九天。開明童子，號曰天璣。元炁陽精，焰上朱煙。洞照天下，及臣等身。百邪摧落，殺鬼萬千。中山神呪，普天使然。五靈安鎮，身飛上仙，與道合真。

鳴法鼓二十四通。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召出臣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左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散花玉女，五帝真符，直日香官，合三十六人出。出者嚴裝顯服，冠帶垂纓，闢啓玄壇土地，方域神真。臣今靜夜行道，謹奏爲人意，其諸情悃，已錄奏聞，願得十方至真道炁，靈寶瑞光下降，流入臣身中，令臣所啓，速達徑御太上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請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闔壇衆官等，今故燒香，以是功德，歸流天子王侯，百辟僚屬，經籍度師，山林巖棲，修真之士，同學之人，九親姻族，天下人民，飛行動植，一切衆生。今故燒香，歸身、歸神、歸命太上靈寶自然至真無極大道。乞賜原赦臣法衆等，及修齋道士某，泊師資法屬，前世今生，往愆重過，得免離三惡輪迴之道，十苦八難九厄之中，身得道真，飛行虛空，白日昇天，侍衛道君，逍遙無上金闕七寶自然宮闕，永與道合，所啓通感上御至真無極道前。

懺悔，宣真文。

具位臣某與合壇衆官等，同誠上啓三清上聖，十極高真，十方靈寶天尊，消愆滅罪天尊，大慈延壽天尊，長生保命天尊，九霄自然生神上帝，度人太皇，三十二天上帝，諸天天尊，諸天上帝，上清日月星斗河漢羣真，三官四聖，五師三省真君，九天天曹，諸位真君，歷代傳宗啓教諸大師真，雷霆神虎天醫諸司官將，太上諸階經籙中仙官將吏，地府酆都大帝，幽陰聖衆，水府扶桑丹林大帝，閻苑真仙，人元五嶽五天聖帝，酆都地祇，合千元帥、太歲土火、溫司聖衆、州縣城隍之神，當境廟貌神祇，觀庭土地真官，法壇所隸諸司官將，三界提魂攝魄使者，四界直符功曹使者，醮筵主宰一切威靈。恭望洪慈，洞垂照鑒。臣聞元始祖劫，強名之所

難稱；虛無自然，飛玄之所開化。生天生地，成象成形。一氣之極流通，萬物之得咸備。人獨稱於最貴，必有根元；道本出於厥中，當知祖始。臣等自開闢以後，纏生死之緣。知輪迴之苦，而未出苦輪；知性命之真，而未全真性。徒以糸經佩戒，演教宣科，求太上希夷之根，究有物混成之始，使知道知身者，早還純而返素；而煉神煉氣者，速出有而入無。昔嘗告盟以糸傳，約當溥度；今遇皈投而禮謝，事在可伸。弟子詞誠，謹當宣奏。

宣詞。

諦詳詞語，灼見至誠。激切之念已傾，方寸之誠不息。恭遵禁戒，備按典彝，建壇壇以肅嚴，望穹窿而懇請。惟堅一縷之念，上通十極之真。自知昧元炁於多生，散沖和於萬有，逐世緣而不修上道，縈愛習而莫返玄根，未能自誠，何以普度。盡從前而一洗，當自此以重修。臣等謹爲沐浴五體，澄鍊六情，法地象天，齋香奉信，以今日今時啓壇，依儀行事。至某日某時，延降上真，謝過懺愆，祈恩請命，輒依科法，宿以啓聞。恩惟太上三清，十方上聖，垂慈監映，省覽所陳，勅勒靈寶官屬、土地真官，一合同心，併力衛護，掃蕩內外，清靜壇場，降伏妖魔，滅滅邪祟，使臣等心安神定，思念立感，啓奏御達，善功成就，無有窒滯，所願隨心。臣等雖佩正真，參修大法，處身五濁，染跡六塵，三關未調，六情放誕，仰賴禁戒，以檢身心。然後格降上真，導迎景貺，明晨行道，續更以聞，謹啓。

十二願。

復爐。

謹攝香官使者、左右龍虎君、侍香諸靈官，當今臣向來肅啓行道之所，自然生金液丹碧，芝英百靈，衆真交會，在此香火爐前。當願十方仙童玉女，接待香煙，傳臣向來所啓之誠，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出堂頌。

出戶。

道士修真謝罪儀

臨午行道

綜 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七一《道士修真謝罪儀·臨午行道》法事陞壇如式。

各禮師存念如法。

宣衛靈呪。

丹靈朱火，炎霞激風。赤輪剛運，天光八衝。迸威包羅，交變萬方。流金豁落，羣魔滅蹤。辟奸破妖，明耀元功。金符召制，躡雲策龍。謠歌慶會，散花太空。神化宜運，四極安隆。伏御帝前，罔有不恭，與道合真。

鳴法鼓二十四通。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召出臣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左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散花玉女，五帝真符，直日香官，合三十六人出。出者嚴裝顯服，冠帶垂纓，闢啓玄壇土地，方域神真。臣今臨午行道，謹奉爲人意，其諸情悃，已錄奏聞，願得太上十方至真道炁，靈寶瑞光下降，流入臣身中，令臣所啓，速達徑御太上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請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合壇衆官等，謹同誠上啓，三清上聖，十極高真，十方太上靈寶天尊，消愆滅罪天尊，大慈延壽天尊，長生保命天尊，九霄自然生神上帝，度人太皇，三十二天上帝，諸天天尊，諸天上帝，上清日月星斗河漢羣真，三官四聖，五師三省真君，九天天曹，諸位真君，歷代傳宗啓教諸大師真，雷霆神虎天醫諸司官將，太上諸階經籙中仙官將吏，天下名山得道神仙，地府酆都大帝，幽陰聖衆，水府扶桑丹林大帝，浪苑真仙，人元五嶽五天聖帝，酆都地祇，合千元帥、太歲土火、溫司聖衆、州縣城

隍主者，當境廟社神祇，福庭土地真官，法壇諸司官將，四界直符功曹使者，醮筵主宰，一切真仙。恭望洪慈，洞垂昭鑒。臣等先緣積慶，獲奉皇恩，持真戒以修身，執靈符而度命，愧無寸效，將迪元風。當激勵於精衷，用宣行於祕蹟。惟天在上，俯憐有禱之誠；況日之中，共仰無私之照。登齋既肅，薦歎惟勤，行道詞誠，謹當宣奏。

宣詞。

諦詳詞語，備述丹衷。仰冀感通，俯從至願。正一道士某，言念幸稟冲和之氣，獲歸恬淡之宗。雖身染俗塵，而心銘玄造，常虞懈怠，罔答生成。用諏涓吉之辰，特設祈禳之醮，虔伸丹悃，上瀆清虛，謝已往之愆尤，希將來之福祐。臣等遵依科簡，啓建壇場，披靈寶科文，按真仙品格，恭修齋直，匪懈晨昏。告上靈，關五億之天；達下懇，徧三千之境。冀回鑒祐，普降恩光，克洽靈心，恪酬至願。以今臨午行道，請法衆等運茲初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徑上，供養太上三尊。臣等皈身、皈神、皈命，以是功德，上祝今上皇帝。伏願壽與天齊，福如川至，高出百王之上，長爲九有之尊，廟堂多稷契之忠，郡邑足龔黃之政，百蠻率服，多稼豐登，物無扎傷，民安康靜，來航海梯山之貢，迎日書月至之祥，承靈寶之齋功，樂昇平之景運。今故燒香，自皈依道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昇人無爲，和與道合真。

以今臨午行道，請法衆等運茲二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徑上，供養太上尊經。臣等皈身、皈神、皈命，以是功德，歸流正一道士某，多生上祖，奕世先靈，雖負其道骨仙風，莫諧輕舉空服乎。荷衣蕙帶，難脫沈淪，願乘靈寶之功，受以飛仙之籙。同列侍臣於上帝，並參法從於高穹。今故燒香，自皈依經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昇人無形，和與道合真。

以今午朝行道，請法衆等運茲三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徑上，供養太上三師。臣等皈身、皈神、皈命，以是功德，歸流正一道士某，身輕體逸，如嬰兒之未孩；炁固神安，逢猛獸之不據。處春夏秋冬之序，無風寒暑濕之愆，六鑿不萌，百病蕩散，法裔共膺於泰定，門庭永集於祥禧，有厄俱消，無往不慶。今故燒香，自皈依師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昇人無形，和與道合真。

懺方，命魔，步虛，三禮。

重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合壇衆官等，謹重誠上啓，虛無自然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昊天玉皇上帝，勾陳天皇大帝，北極紫微上帝，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祇，道經師三寶天尊，上穹圓蓋之高真，下極方輿之主宰，有靈有聖，今古師宗，醮筵一切真仙。恭望洪慈，洞回淵鑒。臣等伏聞蕭臺劫仞，高峙於紫清；貝闕珠宮，飛輦於碧落。蘊三天之妙炁，藏八會之靈文，生化羣倫，陶埏萬彙，既蒙亭育，敢憚欽修。臣等託跡凡籠，棲心仙教，授道之日，登壇以盟，約當上報國恩，奉行經法，凡有虔告，敢不以聞。正一道士某，跡離塵緣，生逢聖世，處黃冠之末學，即紺宇以深居，誠毒伐惡以積功，奉教宣科而濟世，仍纏俗網，每混常流。儉足靜安，不念赤松之戒；苟貪損志，莫遵翊聖之文。於六陽十直，而憚持齋；於三會五闕，而忘懺罪。昧三關之調適，致六賊之相攘，營營齋醮之小緣，袞袞是非之苦海，貪多務得，乍喜還嗔。進止頻犯於壇規，宣演不知於禁忌，背違科戒，縱恣心神。三明六暗之中，但迷邪境；八節四時之內，罔有善功。百瀆自傾，氣亡液漏。三彭得計，禍結形枯。深憂先世以迷真，恐逐浮生之夭喪。求此懺穢之法，少伸首謝之誠。遵奉典彝，恪修齋直。玉華散景，龍煙凝車蓋之形；蓮焰騰輝，鳳燭燦芝蘭之氣。薦以蘋蘩之潔，藉以文彩之蠲，果實惟嘉，酒醴既旨，祈萬神之來享，格一德之精純，載揚微妙之音，上徹虛皇之聽。所冀三清上聖，十極高真，俯納微誠，特垂巨貺，命三官而掌錄，敕五帝以下觀，赦已往之罪瑕，錫將來之祿筭，密付長生之旨，潛敷駐世之方，飛天下觀，大勳保舉，雲凝靈府，名入真階。斷穀辟糧，食至和陰陽之氣；燒香接手，入太室璇璣之門。逍遙上清，超凌三界，得證無爲之果，永除墮業之侵。上願國祚興昌，帝國安鎮，海宇即臻於康靜，黎民共樂於昇平，歲贍倉箱，物無疵癘，恩波所及，幽顯俱霑，各遂攸宜，咸得其所。臣等功圓六度，道證三便，谷隱寒棲，克登真果，上明天尊大慈之澤，下副臣等皈命之誠，謹啓以聞。

十二願。

復爐。

謹攝香官使者、左右龍虎君、侍香諸靈官，當令臣向來午朝行道之

科戒總部·科儀名目部

所，自然生金液丹碧，芝英百靈，衆真交會，在此香火爐前。當願十方仙童玉女，接待蘭煙，傳臣向來所啓之誠，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出堂頌。

出戶。

道士修真謝罪儀 設醮行道

綜 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七三《道士修真謝罪儀·設醮行道》法事陸壇如式。

各禮師存念如法。

宣衛靈呪。

五星列照，煥明五方。水星却災，木德致昌。熒惑消禍，太白辟兵。鎮星四攬，家國利亨。名刊玉簡，字錄帝房。乘廳散景，飛騰太空。出入冥無，遊宴十方。五雲浮蓋，招神攝風。役使萬靈，上衛仙翁。

鳴法鼓二十四通。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召出臣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左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散花玉女，五帝直符，直日香官，合三十六人出。出者嚴裝顯服，冠帶垂纓，闕啓玄壇土地，方域神真。臣今設醮延真，燒香行道，謹奉爲人意，其諸情悃，已錄奉聞，願得太上十方至真道炁，靈寶瑞光下降，流入臣身中，令臣所啓，速達徑御太上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請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合壇衆官等，謹同誠上啓，三清上聖，十極高真，十方太上靈寶天尊，消愆滅罪天尊，大慈延壽天尊，長生保命天尊，九霄自然生神上帝，度人太皇，三十二天上帝，諸天天尊，諸天上帝，上清日月星斗

河漢羣真，三官四聖，五師三省真君，九天天曹，諸位真君，歷代傳宗啓教諸大師真，雷霆神虎天醫諸司官將，太上諸階經籙中仙官將吏，天下名山洞府得道神仙，地府酆都大帝，幽陰聖衆，水府扶桑丹林大帝，閻苑真仙，人元五嶽五天聖帝，酆都地祇，諸司元帥、太歲土火、溫司聖衆、州縣城隍主者，當境廟社神祇，觀庭土地真官，法壇諸司官將，四界直符功曹使者，火池俵錢神吏，醮筵主宰一切威靈。恭望洪慈，普回淵鑒。臣聞大道無象，握萬物於重霄；真宰何私，育羣生於率土。繩愆糾繆，昭如影響之隨；福善禍淫，密若枹鼓之應。視之不見，感而遂通。臣等奉按冲科，恪修妙典，五節香浮於翠輦，裊裊飛輕；九微煙散於含光，煌煌慧炬。花開瓊蕊，果薦金盤。萬象澄清，雅奏步虛之韵；九門高敞，遙迎策景之儀。伏願紫炁浮空，虛光遠燭。九色之節，駢羅八景之中；十絕之旛，搖曳九霄之上。雲車風馬，鶴馭鸞驂，辭大有之妙庭，降人間之真館，愍羣生之有請，錄片善之不遺，亨于克誠，開以自見。臣與合壇官衆，下情無任，虔切至恭，祇迎鶴馭。

降聖，初獻，散花。

再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合壇官衆等，謹重誠上啓，虛無自然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昊天玉皇上帝，勾陳天皇大帝，北極紫微大帝，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祇，諸天天尊，諸天上帝，醮筵兩班，合屬高真。伏望洪慈，洞回照鑒。臣聞日月星辰，在碧漢遙空之上；仙靈主宰，居清虛林麓之間。或管攝於靈壇，或隱居於福地，或鎮一方之首，或爲五土之尊，錄善惡之二書，舉功過之兩簿，故無私諂，惟道是從。伏念臣等早造真風，夙依道化，受法門之麻廡，寄琳館以安居，慚亡十善之因，何贊三清之惠。自從披戴，幾度光陰，未能感徹於神明，動有輕違於科戒。初勤末怠，有始無終，奉法心邪，慈仁不正，焚香失節，存念違言，慮三彭暗奏於愆辜，懼九府明書於罪目。今則輒傾丹悃，廣列香燈，請天界空界之羣真，延地府水府之衆聖，五嶽主宰，十洞靈官，願歆蘋藻之羞，錫以椿松之壽，先覬恩覃帝道，福及堯天，聖明與日月同輝，雨露共乾坤普潤，臣忠子孝，主聖父慈，干戈靜而四海來賓，法輪轉而九天垂化。五風十雨，高躋湯禹之年；海晏河清，式協羲軒之化。臣等叨承師訓，繆處職司，凡有版投，理

宜關奏，況奉詞旨，敢不上聞。

宣詞。

詞旨具宣，情誠懇切。披陳肝膽，傾寫肺心，冀伸臣子之衷，庶謝謙躬之分。伏乞虛皇上聖，穹昊高真，咸賜威光，同垂盼響。然願道士某名書上善，命保長生，陰功累積於三千，靈藥克成於九地。紫文絳簡，鐫題久視之年；丹策青編，注上無窮之筭。仙曹紀籍，鬼錄除名。八景靈書，得煉炁修真之術；五文玉篆，獲飛騰冲舉之因。道行日隆，靈根頓悟。金木水火之厄，永不侵傷；青黃赤白之灾，長希解免。其或五行否泰，三命連遭，厄會相仍，衰危造次，今生過咎，前世餘殃，仰希含照之恩，咸賜赦原之惠。次乞先師煉度，宗派超升，離生死之苦門，證逍遙之道岸，同宗法屬，學道門人，俱霑浩浩之恩，克協生生之慶。臣某等下情無任，再拜，酒陳亞獻。

舉散花。

重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合壇官衆等，謹重誠上啓，虛無自然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昊天玉皇上帝，勾陳天皇大帝，北極紫微大帝，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祇，諸天天尊，諸天上帝，上窮圓蓋之高真，下極方輿之主宰，有靈有聖，今古師宗，醮筵兩班，合屬羣真。恭望洪慈，洞回淵格。臣聞虛無自然，乃三清之妙統；南極司錄，寔九府之總權。掌吉凶禍福之文，判長短死生之命，功則添而過還滅，善既錄而惡必除，故無阿黨之門，難用苟求之事。切念臣等下元脆質，三惑凡軀，雖承師匠之緣，指諭升騰之路。其奈靈文寶法，七百載而一傳；鳳篆龜圖，六甲周而一遇。非人不授，非道不傳。渺渺清虛，迢迢紫府，總得長生之路，應無短折之人。仰賴一志大乘，棄捐三惑，去離愛纏之網，咸除煩惱之緣。自然道合三生，人全得一，守身神而養壽，斥尸鬼以全齡。玄象難尋，有爲未捨，猶寄神仙之宇，尚居塵濁之間。道寡變通，習疏隱顯，性昏迷於至理，行不到於幽微。返致三灾，來侵四大，按天師謝罪之式，建靈寶告真之壇。仰叩玄關，聿陳丹悃。伏願三官玉籍，赦違經破戒之愆；五帝瓊篇，釋故作誤違之罪。然後功德山之法水，洗滌塵泥；智慧林之真風，昭甦朽木。破冤力士，保全持戒之身；護法神王，匡佑修行之士。門人十哲，徒弟四科，悟

三教之玄微，睹衆真之戶牖。所冀真庭隆盛，四海欽崇，感至聖之親遊，傳無爲之妙訣。重念臣等在法門之日淺，或求師之未深，不知教法之宗，罕識威儀之理。遂致爲人作福，多無立應之功；依教行持，鮮有感通之效。切慮四司撿罪，上帝言非，以今皈命首陳，願希恩宥。更冀祈求感格，教法廣被於十方；禮念朝真，經誥普宣於四遠。人天敬仰，壇信清芳，皆霑潤澤之恩，盡獲龐鴻之福。臣等無任再三皈命懇請之至，酒陳終獻。

散花。

具位臣某，謹重誠上啓，上謝九清十極，萬聖千真，醮筵感降一切真靈。臣等伏聞聖真遐邇，妙隱玄中之玄；道境高虛，端居象外之象。仗薰芳而按景，惟至懇以達神，元造無私，洞回昭鑒。臣等廣陳香炷，仰叩真仙，自揣行藏，多生遭遇，處履吾皇之化，宣揚大道之風，福贊人天，溥資存沒，身披羽服，足履星壇，已逾十載之榮，早忝百生之幸。自恨三關未靜，一性猶昏。眼前之五欲六情，安能暫捨；身中之三灾九厄，寧不慚來。又慮學昧神明，情昏實訣，難認忘筌之理，豈明脫識之門，晨夕付思，將何首露。是以虔依科律，封奏心詞，度已往之愆辜，解未來之厄會。伏願洪慈廣布，錫雨露之深恩；浩福遐覃，贊山河之惠澤。青龍白虎，常施庇佑之功；皓鶴玄龜，克協年齡之慶。又慮瞻星望聖觸非常，身著異衣口談道，耽六賊而尤甚，食五味以仍多，不敬師尊，輕違天地，攀緣妄起，損害含生。願憑香火之功，俱獲消攘之路，所冀靈關朗照，慧性高明，得長生久視之書，悟大藥金丹之術。先師法屬，祖識宗親，盡離幽暗之鄉，俱入光明之界。飛潛蠢動，有識含生，普賴道慈，並躋壽域。臣等凝瞻法從，結想太空，極恨塵波，難留聖躅。臣等下情不勝攀戀之至，謹稽首奉送。

送聖，化財。

向來，回向。

道士修真謝罪十方懺儀

綜 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七四《道士修真謝罪十方懺儀·東方懺謝不能知道之罪》 衆等伏聞木生於三，得成形於天地；帝出乎震，育萬物於屯蒙。青龍司歲籙之先，北斗轉天關之始，少陽所蒞，盛德難名。今

謹有佩籙道士某等，夙代清修，今生慶會，感師恩而畀付，依教法以操持。尚慚根器淺微，靈源障塞。行道而不知道，未嘗觀空；養形而不能忘形，動皆執相。或馳說而自滿自圓，或聞道而若存若亡。富貴貧賤之間，不能齊物；喜怒好惡之觸，必致焚和。何以混天人之同塗，了生死之一致，負上聖獎成之大德，違玄師化度之格言，結罪目於三官，落仙名於五帝。敬伸懺謝，仰勾恩憐，謹齋香花法信供養之儀，至心皈命東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九炁天君，東鄉神仙，諸靈官。仰惟上德好生，至仁利物，青書宥過，東華定仙，開虛無自然之心，授太一含真之道。匪遲匪疾，綿永永而不窮；無門無旁，洞皇皇之四達。化天下回心而嚮道，均聖人一視以同仁。得道之後，昇人無形，和與道合真。

又《南方懺謝不能爲國報恩之罪》 衆等伏聞虛中作離，萬物相見而長養；次二曰火，大人繼明而照臨。交於木而化育生靈，資於水而陶鑄品彙，至土所稟，大功克成。今謹有佩籙道士某等，生處中華，身陶聖化，惟皇在御，聽民所歸。俾承清淨之風，有補聖明之化。而以棲遲苟活，休息自安，無懷道抱德之實以化人，乏還淳返素之用而復古，飾人間之禮樂，希世上之功名，空叨水土之恩，濫處簪裳之列。南宮仙籍，無梵行之可書；衡嶽陰曹，記愆尤之無數。惟聖人南面而聽治，惟國家盛德以御天，既請命於蒼穹，敢歸心於分野。謹齋香花法信供養之儀，至心歸命南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三炁天君，南鄉神仙，諸靈官。仰惟盛德在火，聖人嚮明，享壽考於萬民，綿本支於百世。次願佩籙道士某等，六司有過，

三炁流光。在藏爲心以虛，受人而神應常靜；於時爲夏納陰，居內而火亦不流。俾能抱一而守中，庶可長生而度世。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又《西方懺謝不能補報祖先父母之罪》

衆等伏聞嚴凝而義，物咸賴以

西成；尊正而和，民率歸於兌說。先肅殺而輔大化，後靜退而表少陰。順天應人，剛中柔外。今謹有佩錄道士某等，世薰善念，身委玄司，感父母之生成，荷祖宗之積累。而未閑禁戒，多昧稟修，八節不進於表章，五臘不嚴於祭祀。纔分形器，生生皆自於親恩；雖隔古今，世世有虧於子職。顧父母慈而無憾，惟天地公而無私。自作之孽難逃，不孝之愆無赦，敢忘悔艾，恭致首陳，馳誠於七寶金門，注想於西那玉國，乃上智問報恩之境，依元尊嘗說法之宮。謹齋香花法信供養之儀，至心歸命西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七炁天君，西鄉神仙，諸靈官。仰惟金光下燭，玉簡昭回，祖先俱沐於昇遷，父母各增於殊勝。次願佩錄道士某等，西龜授道，謁仙母而鍊甲庚；金虎居離，交真龍而入戊己。無暴其氣而真元自守，不勞乎神而壽命無期，魔試不侵，心源自定。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又《北方懺謝不報師恩之罪》

衆等伏聞太極未分，含三才而混沌；五行既判，因一炁以循環。陽伏於內而萬物藏，辰居其所而衆星拱，樞機造化，主宰生靈。今謹有佩錄道士某等，識匪生知，理難自得，獲處道家之列，率由師匠之恩。始自訓提，知孝悌忠信之大本；迄于傳度，指虛無清淨之真乘。德參天地之高，恩踰父母之大。而以尊承素昧，給養有虧，負

摠衣授道之恩，違歃血引盟之誓，泄機微於塵世，傳道祕於非人。至於遇禍以招殃，尚復怨師而咎道，想罪書於九府，恐身謝於三官，謂迎師則北面以尊崇，故謝過望坎宮而懇請。謹齋香花法信供養之儀，至心歸命北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五炁天君，北鄉神仙，諸靈官。仰惟北辰掌握於仙名，壁宿主張於道術。宗師傳度，永隆弘教之心；保舉監盟，益務成人之美。無師不度，有翼必飛，俱詣功行之圖，共證昇仙之果。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又《東北方懺謝行教宣科不精不法之罪》

衆等伏聞神功不幸，爲天地

之始終；妙本自然，運陰陽之動止。伸其轉物之手，授以出震之龍，變化有常，推移不忒。今謹有佩錄道士某等，本太上之子，爲道家者流，未能

隱合以存神，約以居隱而演教。而以誠心易散，妙法難精，宣科而條理乖張，臨事而威儀跛倚，想法亂而六魔相笑，存思缺而萬神不居。願力么微，幽明無所依賴；性情撓亂，天人難以感通。不能契聖以契凡，孰爲成物而成務。恐黑書之紀過，憂仙籍之斷功，苟慢自陳，必貽陰譴。謹齋香花法信供養之儀，至心歸命東北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梵炁天君，東北方神仙，諸靈官。仰惟申救四司，告聞九府，復功行於銖積寸累，赦過尤而霧捲雲披。驛意傳言，感應聲而上徹；升章謁款，俾隨願以克諧。然後抗志雲阿，棲身山洞，得逍遙於一世之上，息輪轉於三界之中。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又《東南方懺謝不嚴敬奉經戒符籙之罪》

衆等伏聞元化裁形，必有主

張之者；靈風煦物，寔司命令之權。齊乎巽而振美盛明，輔以箕而歛揚鼓舞，大德至隱，百姓何知。今謹有佩錄道士某等，挺質凡胎，棲身道廡。優游琳宇，或不謹於焚修；左右洞章，或不嚴於敬重。佩錄而踰階越次，持齋而廢日亂時。官將吏兵，三會而不言功賞；衣冠劍履，常居而多見混淆。道力寡淺，而尸鬼交攻；戒行細微，而威神不護。通經而駁雜本旨，小智自私；行教而恣襲浮辭，大淳未至。所以奉天而事無響應，違科而罪與生俱。用陳懺謝之儀，以冀赦原之澤。謹齋香花法信供養之儀，至心歸命東南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梵炁天君，東南鄉神仙，諸靈官。仰冀聖慈赦宥，靈澤漸陶。雷動風馳，散愆尤之紛委；清淵雲潤，沃念慮之恭莊。使保全性命之真，遂和同天人之際。隨符仙從，護法靈官，錄顯績之服勞，計仙真之保奏。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又《西南方懺謝不能虛己接物之罪》

衆等伏聞承天至順，配剛健以成

形；行地無疆，擴含弘而役物。陰功莫大，厚德難名。今謹有佩錄道士某等，稟秀五行，獨靈萬物，均有生於塵世，幸入道於玄門，益宜自化以修心，庶可虛含而接物。自以不能御氣，動必縱情，不和其心而與物交爭，不順其身而與世相忤，無一德而爲常安之術，合兩怒則多溢惡之言，護短而已不自知，斂怨而人豈無憾，繆於心而傷和氣，溺於言而污法身，與人並立而無以化人，僞道養形而未能造道。敢昧自欺之過，以貽天降之殃，敬負罪以首陳，誓責躬而後改。謹齋香花法信供養之儀，至心歸命西南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梵炁天君，西南鄉神仙，諸靈官。仰惟坤儀至信，地

道流謙，願分厚德載物之休光，使有常善救人之功用。虛明道性，一順逆以和融；粹熟心聲，謹樞機而安定。福將自至，禍莫由生，更祈不動之仁，盡赦從前之罪。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又《西北方懺謝法天象地履斗驅神之罪》 衆等伏聞太極含三，兩儀判而定位；乾元用九，萬物睹而流形。得一氣以貞純，御飛龍而不息，發揮八卦，保合太和。今謹有佩錄道士某等，宅志希夷，游心浩素，內存神而鍊道，外行教以化人。雖科法之具存，豈凡庸之是任。重以形神至濁，道行無聞，攢星斗於峨冠，飾雲霞於羽服。躡魁罡於履屐之下，地穢人凡；驅神鬼於掌握之中，功德德薄。踐八卦之文於壇墀，降十方之氣於身田。或養胎息於三元，暗竊陰陽之氣；或鍊內丹於九轉，高奔日月之光。素非仙相之人，冒學聖功之道。無非僭越，有犯光靈，敬伸懺謝之誠，以道譴尤之責。謹齋香花法信供養之儀，至心歸命西北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梵炁天君，西北鄉神仙，諸靈官。仰惟乾元至健，天道弗違。錫以純陽，為換塵凡之胎骨；示其要道，使知仙化之根元。四體安和，百神鎮守，庶精修於上法，得無愧於前功。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又《上方懺謝歷世不知覆載冒犯三光之罪》 衆等伏聞梵炁彌羅，上極虛無之界；元綱流演，化開萬億之天。洪惟至道之尊，統御自然之化，神功不宰，浩劫長存。今謹有佩錄道士某等，自無始以來，至有形之後。一靈凋喪，莫還五太之淳；六賊沉迷，自致三生之業。曾超於慾界色界之內，復墮輪迴；嘗修於小乘中乘之因，自生退轉。或居中土而本原不返，或處殊方而聲教無聞。大乘之道果難成，三界之業輪易轉。戴天履地，負陰抱陽，莫酬覆燾之恩，動有乖張之罪。四序寒暄之愆忒，嗟怨天時；三辰經緯之昭明，犯衝光景。逆數千生之罪，貫盈萬種之愆。從此自新，願垂肆赦。謹齋香花法信供養之儀，至心歸命上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三十六天帝君，玉京仙都，紫微金闕，三清三界，梵炁天君，上鄉神仙，諸靈官。仰冀大道宣慈，高真垂憫，下十方之世界，赦萬劫之愆尤。紫微太微，催促舉仙之運；南斗北斗，解消臨命之灾。元精滿於泥丸，真炁凝於靈府，神明來舍，臟腑清涼，慧性高明，福緣殊勝，得至人之降接，指道學之玄微，回化有情，同登無漏。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又《下方懺謝害物傷生之罪》 衆等伏聞大方無隅，擴八紘而厚載；元

形統地，含萬物以化生。惟后土之司權，分百靈之受事。不言而信，得以寧。今謹有佩錄道士某等，有生於混沌之初，失道於洪荒之後。仁義禮智，與大偽之並出；賢愚善惡，稟天性之自然。率為棄本之人，動有貪生之過。資萬物而致養，不知覆載之恩；縱一己而自安，不念饑寒之者。極口腹之欲而恣傷生類，侈服用之美而枉害成形。莫知反身，習為常性。五嶽四瀆之府，罪目紛紜；鄴都泉曲之司，黑書委積。幸今世潛身於道廡，盡千生訟過於玄司，暫修未來，庶臻無咎。謹齋香花法信供養之儀，至心歸命下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高皇九土，十二仙真，后土太靈，四瀆五嶽，下方世界，一切神仙，諸靈官。伏願衆靈赴感，厚德有容，敷在有之渥恩，赦無邊之深過，圓融善念，發開惠源。靜重柔和，咸與物而無礙；虛無清淨，早證道以長生。上窮碧落之高，下極黃泉之杳，人皆反本，物咸遂生。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上清昇化仙度遷神道場儀 臨午行道

綜 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七六《上清昇化仙度遷神道場儀·臨午行道》 陞壇如式。

各禮師存念如法。

宣衛靈呪。

謠歌空洞，帝君存壇。五帝校錄，受符三官。備衛四門，束魔去奸。流鈴擲火，陰穢焚殘。身佩金書，鍊液芝顏。玄靈受合，心動三關。騎獅跨鶴，控龍乘鸞。萬星守舍，千魔不干。道炁長存，萬仙悉安，與道合真。

鳴法鼓二十四通。

無上三天玄始三炁，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召出臣等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左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散花玉女，五帝

直符，直日香官，合三十六人出。出者嚴裝顯服，冠帶垂纓，關啓玄壇土地，方域神真。臣今臨午行道，謹奉爲人意，其諸情悃，已錄奏聞，願得太上十方至真道炁，靈寶瑞光下降，流入臣身中，令臣所啓，速達徑御太上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東極救苦青玄上帝御前。

請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合壇官衆等，謹同誠上啓，虛無自然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昊天玉皇上帝，勾陳天皇大帝，北極紫微上帝，南極注生大帝，東極救苦青玄上帝，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祇，十方太上靈寶天尊，諸天天尊，諸天上帝，上清日月星斗河漢羣真，三官四聖，五師三省真君，九天天曹，諸位真君，歷代傳宗啓教諸大師真，雷霆神虎天醫諸司官將，太上諸階經錄中仙官將吏，天下名山洞府得道神仙，地府酆都大帝，幽陰聖衆，水府扶桑大帝，閻苑真仙，人元五嶽五天聖帝，酆都地祇，合十元帥、太歲土火、溫司聖衆、州縣城隍之神，當境廟社神祇，福庭土地真官，法壇諸司官將，三界提魂攝魄神吏，四界直符功曹使者，騰奏儀錢神吏，醮筵主宰一切真仙。恭望洪慈，洞垂昭鑒。臣等擢形中土，稟質常倫，宿福所鍾，遭逢道運，得以凡賤，參奉正真，鍊氣凝神，動虧真寂，遊心屬想，未契玄虛。今有弟子某師弟相依，皆資昔會，恩均覆載，分等生成，仙化昇沉，自宜薦舉，事存明誥，敢奉丹誠，瀝懇玄津，冥祈景佑。今奉詞旨，敢不上聞。

宣詞。

按如詞言，誠深追慕。弟子某以仙化本師某，昔稟玄猷，棲神道域，而善功未著，仙札無名，脩短有期，奄從常數，追傷痛悼，彌切誠祈，虔備壇場，奉修齋直。臣等謹爲考諸儀訓，廣作津梁，俾茲滅度之魂，出彼輪迴之域。以今臨午行道，請法衆等運茲初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徑上，供養大道三尊。臣等至心皈身、皈神、皈命，以是功德，上祝皇帝萬壽，宗社隆昌，祚曆遐長，寰區清晏。三師九祖，天下人民，玄貺所覃，並登真道。今故燒香，自皈依道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以今臨午行道，請法衆等運茲二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徑上，供養太上尊經。臣等至心皈身、皈神、皈命，以是功德，歸流仙化道士某，消

釋罪尤，解除過謫，出九幽之府，離五苦之庭，輪轉受生，常承福果，終得仙道，長樂無爲，遐及幽沉，溥該動植，九圍之內，庶類之中，賴此鴻休，成臻道化。今故燒香，自皈依經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以今臨午行道，請法衆等運茲三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徑上，供養太上三師。臣等至心皈身、皈神、皈命，以是功德，歸流弟子某等，真炁潛資，至人降接，內凝沖素，外却凶邪，北宮續易盡之年，南府注長生之籍，冤仇銷解，債訟和平，九族親姻，普天民庶，幽明動植，巨福均霑。今故燒香，自皈依師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懺方，命魔，步虛，三禮。

重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合壇官衆等，謹重誠上啓，虛無自然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昊天玉皇上帝，勾陳天皇大帝，北極紫微大帝，南極注生大帝，東極救苦青玄上帝，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祇，上窮圓蓋之高真，下極方輿之王宰，有靈有聖，今古師宗，醮筵列班，一切真仙。恭望洪慈，洞回淵鑒。臣等幸以福緣，得參真化。仙經祕篆，早遂稟修。竊按真經，深明旨教，師恩至重，義等天親，生化轉輪，當嚴薦奉。今有祈向，敢不騰聞。弟子某伏爲仙化本師某，往以善因，獲衆真品，佩奉高妙，宗仰正真。而仙品未充，塵勞未靜，遽纏疾厄，遂至淪亡。雖常數之有終，由後人之貽釁，追悔莫及，荼毒難任，深憂積集之愆，尚累超昇之便，欲求懺悔，以福幽明。弟子某等伏自積劫以來，受生之後，上悖君父，不孝尊親，就僞棄真，背師欺友。或殺生殘忍，戕害無辜，妬妬賢良，輕凌親屬；或瞰食物命，咀嚼葷辛，竊弄寶經，評論仙聖，忽略四大，穢慢三光，呪詛神明，自欺形影；或妄傳經教，輕泄天書，不合典儀，犯干天憲；或愛人詭信，施用不公，榮潤己身，支贍親黨；或破齋毀戒，有犯玄科，下負人倫，上違經錄，名書黑簿，功落青編，惡至滅身，禍延師表。冥冥長夜，精爽何之。非自首陳，何能升濟。以今修齋行道，悔過知非，存歿罪愆，咸希除蕩。伏願至真大道，無上衆尊，告下酆都岱宗二十七獄，陰陽水火百二十曹，削除七世以來生死罪對，得居寬縱，放赦形魂，託生中華，受氣智慧，宗奉玄科，振揚法音，爲人天師，證虛無道。次願

帝王萬壽，臣佐一心，四海同文，八紘共軌，三塗六趣，九夜重冥，睹見光明，免諸罪惱。螭飛蠢動，率土普天，同賴洪恩，咸升福岸。上明天尊大慈之澤，下副臣等懺謝之誠，謹啓以聞。

十二願。

復爐。

謹攝香官使者、左右龍虎君、侍香諸靈官，當令臣向來臨午行道之所，自然生金液丹碧，芝英百靈，衆真交會，在此香火爐前。當願十方仙童玉女，接待蘭煙，傳臣向來所啓之誠，速達徑御太上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東極救苦青玄上帝御前。

出堂頌。

出戶。

上清昇化仙度遷神道場儀

設醮行道

綜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七八《上清昇化仙度遷神道場儀·設醮行道》 法事陞壇如式。

各禮師存念如法。

宣衛靈呪。

五星列照，煥明五方。水星却灾，木德致昌。熒惑消禍，太白辟兵。鎮星四據，家國利亨。名刊玉簡，字錄帝房。乘飈散景，飛騰太空。出入冥無，游宴十方。五雲浮蓋，招神攝風。役使萬靈，上衛仙公，與道合真。

鳴法鼓二十四通。

發爐。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召出臣等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左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散花玉女，五帝

直符，直日香官，合三十六人出。出者嚴裝顯服，冠帶垂纓，關啓玄壇土地，方域神真。臣今設醮延真，燒香行道，謹奉爲人意，其諸情惱，已錄奏聞，願得太上十方至真道炁，靈寶瑞光下降，流入臣身中，令臣所啓，速達徑御太上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東極救苦青玄上帝御前。

請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合壇官衆等，謹同誠上啓，虛無自然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昊天玉皇上帝，勾陳天皇大帝，北極紫微大帝，南極注生大帝，東極救苦青玄上帝，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祇，十方太上靈寶天尊，諸天天尊，諸天上帝，上清日月星斗河漢羣真，三官四聖，五師三省真君，九天天曹，諸位真君，歷代傳宗啓教諸大師真，雷霆神虎天醫諸司官將，太上諸階經籙中仙官將吏，天下名山得道神仙，地府酆都大帝，幽陰聖衆，水府扶桑大帝，閻苑真仙，人元五嶽五天聖帝，酆都地祇，合千元帥、太歲土火、瘟司聖衆、州府城隍主者，當境廟社神祇，福庭土地真官，法壇諸司官將，三界提魂攝魄神兵，四界直符功曹使者，謄奏俵錢神吏，醮筵主宰一切真仙。恭望洪慈，洞垂昭鑒。臣等伏聞寶珠傳道，難明喜慶之言；玉局授經，大啓流行之誓。師資踵繼，今古燈傳。自天上而達人間，法固分於精奧；惟高真之與初學，勢亦異於仙凡。均稱此道之有傳，超出化機之能幾。弟子某奉爲先師某忽驚處順，恐未超升，仰託醮功，上干道化。陳苾芬之嘉薦，敞圭潔之靈場，俛望真游，鑒觀昭事。瓊輪羽蓋，泛灝氣於清空；月帔星冠，介沆寥於午夜。企百靈之交會，指九夜之仙津。臣與衆等不任瞻望急切延請之至，祇迎聖馭。

降聖，上茶，初獻，散花。

再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合壇官衆等，謹重誠上啓，九清上聖，三洞師尊，十方三界，一切真靈。恭望洪慈，洞回淵鑒。臣聞混元函谷，控白鹿以西升；黃帝鼎湖，駕髡龍而高舉。莫不以長生爲本，却死爲先。且斯道之高玄，係志人之糸究。然功難制錦，喻起繁風，既不勤於用心，豈能專於抱一。放懷慾境，任意塵緣，嗜好日深，衰敗時積，氣亡液漏，血滅骨枯。既道運之漸凋，必生緣之加促。弟子某奉爲先師某生逢景運，名繫玄門，經教雖糸，氣形未鍊，忽隨化而暫滅，恐積行之多違，仙品未克，生方尚阻。仰

惟天尊設教，太上垂科，有仙度昇天之儀，有鍊化生尸之法，使神昇上界，魂超太陰，早入仙源，遠辭冥謫。是敢歸憑至道，建立齋功，因清淨之鶴袍，扣巍峨之虎闕。風飄清嘖，繞容曳之雲旗；露挹芳罇，瑩輝華之蘭席。臣等存神天界，端簡夜壇，謄報本之哀悵，格蓋高之睿鑒。濫司關奏，職在升聞，設醮心詞，謹當宣奏。

宣詞。

按如詞言，誠深追慕。諒必塵於天聽，願加憫於幽途。大施渙汗之恩，廣作津梁之路。伏念近化某自從歷劫，泊於此身，住世以來，所犯之罪，六情染累，三業縈牽，是乃反非，功不補過。或傳經授道，乖越明科；或怨法咎師，犯干天憲，違明真科典、三元品文，身沒幽關，受諸報對，無邊過咎，難以備陳。以今歸命諸天，投哀上聖，罪無巨細，咸乞蕩除。開度窮魂，出離幽苦，鍊神丹霍，受化福堂，蛻骨成仙，餐霞吸景，累修不怠，積學成真，漸陟虛無，不淪生滅，分身散景，出有人無，與道合真，體玄接物。三師玄祖，超證仙班；九世先亡，升騰天路。庶獄咸消於慘毒，三塗悉能於驅馳，六趣清升，四生均利。臣與衆等無任告真拔亡之至，酒陳亞獻。

散花。

重稱法位。

具位臣某與合壇官衆等，謹虔誠上啓，三清上聖，十極妙有高真，合壇應感，一切真靈。伏以滅迹去世，雖人道之有終；反胎藏形，由仙功之未滿。託質太陰之室，馳心浩劫之家。伏聞太上垂科，有鍊化生尸之法；高真演教，有仙度升天之符。使形神復返於霄途，俾體魄不拘於地府。五帝衛護，三界司迎，歷劫流通，仙家傳授。今有某追惟師匠，建立齋功，輒持洪慈，求蠲往過。恐先師某身糸大法，崇奉多違，名係仙曹，修行中廢，積集罪咎，坐致終亡，青簡落名，冥官執過，天門障塞，地戶淹留，蒿里幽祇，橫生拘錄。仰希大有，昭洗宿殃，敕下三官，告盟五帝，舉善輟惡，起死迴骸。使翥景星衢，游神洞府，積功而超六慾，證道而化羣迷，均善利於先曾，覃餘休於後葉。然後弟子某等安居樓觀，克世冠裳，驅塚宅之凶邪，却他人之妬妬。法燈相續，邁陶陵之清修；眉壽無期，追松喬之久視。世羅盡解，道念長新，無忌利物之心，上廣好生之化。臣與

衆等不任再三祈請之至，有酒盈樽，謹伸三獻。

散花，祝真文，宣疏。

具位臣某謹重誠上啓，九清上聖，十極高真，三界應感，一切真靈。臣等今則四弘誓滿，六度功圓。濟濟仙儀，儼鸞駟於空際；誦誦法從，整鶴鸞於離庭。仙梵停音，清香罷祝。天浮瑞氣，映寶座之玲瓏；月散餘輝，滿花壇之皎潔。企天光而依戀，憫泉路以傾虔。願賜優容，俾倍扈從，使先化本師某齋持玉簡，驂侍丹輿，飄裾碧落之庭，飛步朱陵之府。金書滌慮，挹道潤於中衢；玉液疏神，契德流於上善。均沐玄祖，覃福門人，惠澤所需，羣生咸遂。臣等不任依戀之至，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奉辭聖駕。

十二願。

復爐。

謹攝香官使者、左右龍虎君、侍香諸靈官，當令臣向來設醮延真之所，自然生金液丹碧，芝英百靈，衆真交會，在此香火爐前。當願十方仙童玉女，接待蘭煙，傳臣向來所啓之誠，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東極救苦青玄上帝御前。

送聖，化財，回向。

東嶽濟度拜章大醮儀

綜 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七九《東嶽濟度拜章大醮儀》 陞壇法事如式。

庭參。

具位臣某等，謹焚道香、德香、無爲自然香，虔誠啓請虛無自然金闕七寶上帝，東宮教主太乙救苦天尊，傳經演教歷代師真，東嶽泰山天齊仁聖帝，淑明皇后，太子貴妃，殿上炳靈公，西齊靈王，嶽下文武考校，一

切曹僚，三界應感一切真靈，悉仗真香，普同供養。臣等伏以無私洪覆，雖持變化之權；有生羣黎，不無仁鄙之異。霄壤相去八萬里，在庶品難以周知；境域肇有十二州，實鬼神司其封守。察知作善而作惡，用是主死而主生。苟懷畏懼之心，當盡皈依之志。冒罪奏為宣意，其諸情悃，已對敷宣。伏願天齊仁聖帝，洪恩下沛，誠有感而遂通；聖眷俯臨，神無方而來應。擁羣司而雷監，同衆聖以雲臨，暫離齋獄之居，降赴香筵之請。憫見世銜哀之志，拔已亡負罪之魂，俾得脫於幽牢，庶獲登於道岸。今則壇場肇啓，儀範初行，引領既切於瞻依，注想實深於如在，惟企仙游之至，克諧齋事之成。臣等下情，無任啓請之至以聞。

說戒。

科曰：道以齋為先。蓋古者祭祀必有齋，齋必有戒，先戒而後齋，所謂七日戒而三日齋也。散齋七日謂之戒。戒者，所以恭依準繩，不犯非僻，動遵戒律，無有愆違也。致齋三日謂之齋。齋者，所以齋潔心神，清滌思慮，專致其精，而求交神明也。周官太宰之職，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又以大司寇蒞誓百官，戒於百族。夫以太宰掌治之官戒之，所以重其事；以大司寇掌刑之官蒞之，所以致其嚴。《禮記·郊特牲》亦言：卜郊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古人求交於神明，嚴其戒，重其齋，如此故祀圓丘而天神降，祭方澤而地祇出，格祖廟而鬼神享。雖然為祭祀之齋，非心齋也。昔顏回受祖於夫子，自謂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而夫子未許之以心齋，欲其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氣者，虛而待物，惟道集虛，虛者心齋。《周易》有云：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齋戒以神其德。蓋賢人受道於聖人，而聖人與神明合德者，必心齋而得道。故知祭祀之際，而後可以求心齋，則神明生與道合矣。後世道家設醮而謂之齋，蓋以五經所載祭祀之齋，異名而同歸，其致一也。今則東嶽之齋，上請九品高真降臨壇位，天齊仁聖帝省覽齋功，感格冥司，拯拔罪魂，天神於此而降，地祇於此而出，人鬼於此而享。今因齋而說戒，合壇之人，先受戒約，一歷耳根，永為道種。即當檢束身心，屏絕外念，存想至真，使啓奏得行，祈禱必應矣。天尊所言，真科所傳，今舉七條，衆當信受。

第一戒者，不得殺害，憫念有情，如己身命。殺生之人，有六種報：一者短命，二者多病，三者醜陋，四者形殘，五者地獄苦報，六者受六畜身、償他骨肉。今者不得於道場前後殺害衆生。

第二戒者，不得嗜酒。嗜酒之人，有四種罪：一者見世妨失，二者善法不行，三者多生睡眠，四者顛狂昏亂。今者不得於道場中，嗜酒淫逸，觸忤高真。

第三戒者，不得生叛背心，言不忠直。不忠之罪，有五種報：一者見被苦刑，二者破家滅族，三者處地獄報，四者得虎狼身，五者生在邊地、心無自在。今者於道場中，常行忠直，以俟藻鑒。

第四戒者，不得無孝順心，違逆父母。不孝之罪，有五種報：一者王法所加，二者有情棄薄，三者地獄受苦，四者受鳥梟身、遞相殘害，五者既反人身、貧寒困苦。今者聞戒之後，常持孝心，以俟天聽。

第五戒者，常行慈心。若見衆生臨命終時，為作功德。昆蟲草木，尤不可傷。愛老憐貧，溥度一切，使不虛今日，道場聽聞戒法之命。

第六戒者，不得誹謗三寶，及有道師尊，乃至在家出家，一切道像。誹謗之罪，有四種報：一者常遭惡疾，二者死拘幽夜，三者舌根乖疏，四者常值冤家、人不愛敬。今者身遇說戒之後，常當恭敬三寶，積行累功。

第七戒者，今日道場之中，常當恭敬，不得懈怠。當須勉勵，內外精勤，日夜乾乾，毋怠毋忽。勤則利有，怠則利無，自利利他，便趨真極。已上七戒，合道場人能持否？

天尊言：大道弟子受真戒者，次當發願，使我戒根牢固如崑崙山，戒行端嚴如玉京殿，戒光明照如日月珠，勤行精進，安樂道場，至真三清，為我本源，以戒為師，無陷邪教。昔有道士二萬六千人，持奉經戒，專心不退，依法修行。十二年中，地司保舉，諸天奏名。一百年中，白日昇天。又有七萬二千女子，不奉經戒，反行毀謗，見世受苦，死入九幽。是知奉戒功德，不可思議。破戒惡業，難獲赦原。況今日道場，專以解過滌愆，拔亡度死，持戒修齋，尤當精進。諸天童子，金剛神王，三界五帝，神仙兵馬，皆來侍衛。況泰山之中，有三宮空洞之天。神房阿閣，金床玉几，皆羣仙所集。若能恪遵上件戒法，則東嶽司命上卿、佑聖真君，與百靈衆真，降臨道場，紀錄齋功，原赦罪魂。若怠慢不恭，破齋壞戒，不足

以濟度先亡，轉爲地官所罰，當受風刀之苦。同壇之士，審而行之。臣等無任激切之至，謹啓以聞。

東嶽濟度拜章大醮儀

啓壇行道

綜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八〇《東嶽濟度拜章大醮儀·啓壇行道》 法事陞壇如式。

各禮師存念如法。

宣衛靈呪。

東方：

九炁青天，明星大神。煥照東鄉，洞映九門。轉燭陽光，掃穢除氛。

開明童子，號曰玄卿。備衛我軒，上對帝君。收魔束妖，討捕兇羣。奉承

正道，赤書玉文。九天符命，攝龍驛傳。普天安鎮，我得飛仙，與道

合真。

南方：

三炁丹天，煥景流光。熒星轉燭，洞照太陽。上有赤精，合契虛皇。

開明童子，號曰華房。總統火兵，備守玉堂。斬邪束妖，剪截魔王。北帝

所承，風火莫當。流鈴交煥，踴衛壇場。正道流行，敢有巴狂。我享上

功，坐運魁罡。億劫長存，保天無疆，與道合真。

西方：

七炁素天，太白流精。光耀金門，洞照太冥。中有素皇，號曰帝靈。

保神安鎮，衛我身形。斷絕邪源，王道正明。宮殿整肅，三景齊并。道合

自然，飛昇紫庭。靈寶符命，普惠萬生。元皇正炁，來合我身。功加一

切，天地咸寧，與道合真。

北方：

五炁玄天，元始徘徊。辰星煥燦，光耀太微。黑靈尊神，號曰層威。

統冠飛天，仙裙羽衣。備衛五門，檢精捕飛。敢有干試，豁落斬摧。玉符所告，神鎮八威。邪門閉塞，正道明開。映照我身，三光同輝。策空駕浮，舉形仙飛，與道合真。

中央：

一炁黃天，調理乾坤。陶鎔陰陽，總統玄真。鎮星吐輝，流煥九天。

開明童子，號曰天璣。元炁陽精，焰上朱煙。洞照天下，及臣等身。百邪摧落，殺鬼萬千。中山神呪，普天使然。五靈安鎮，身飛上仙，與道合真。

鳴法鼓二十四通。

發爐。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召出臣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左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散花玉女，五帝直符，直日香官，合三十六人出。出者嚴裝顯服，冠帶垂纓，關啓玄壇土地，方域神真。臣今陞壇行道，謹奏爲宣意，其諸情惘，已錄告聞，願得太上十方至真道炁，靈寶瑞光下降，流入臣身中，令臣所啓，速達徑御太上無極大道、昊天金闕玉皇上帝御前。

請稱法位。

具位臣某等，謹同誠上啓，虛無自然金闕七寶上帝，東宮教主太乙救苦天尊，傳經演教歷代師真，東嶽泰山天齊仁聖帝，淑明皇后，太子貴妃，殿上炳靈公，西齊靈王，嶽下文武考校，一切曹僚，三界應感一切真靈。咸望洪慈，俯回清鑒。臣聞七竅鑿而混沌死，有情皆爭；五綦至而淫僻生，無主乃亂。在既繁而既庶，將執主而執張。人君奉天道以建邦，必分之於牧伯藩屏；上帝握化權而御物，實付之於嶽瀆神祇。故主聖臣賢之任，操賞罰以御其生；在天地神祇之靈，方錄功而制其死。式俾積善積惡之衆，無逃一生一死之機。明既有於人非，幽必罹於鬼責。故護短飾非者，邦刑所不免；則藏奸匿惡者，天罰所必加。懲愆首過者，亦爲國法之含容；請命求哀者，必在冥司之解釋。爰有崇真之醮，實勤悔過之誠，稽首震方，皈心嶽帝，願託仁慈之鑒，廓開赦宥之門，察凡懇於今辰，拔罪魂於長夜。所啓玄感，上御至真無極道前。

懺悔，三啓，三禮。

臣謹虔誠上啓，虛無自然金闕七寶上帝，東宮教主太乙救苦天尊，傳經演教歷代師真，東嶽泰山天齊仁聖帝，淑明皇后，嶽下文武考校，一切曹僚，三界應感，一切真靈。願啓洪慈，俯昭丹懇。臣聞木旺東方，實謂藏魂之地；山臨魯國，尤崇望祀之儀。冠五嶽以獨尊，總百神而爲貴。考博物之志，名尤重於天孫；按風俗之通，文有藏於金匱。壽分修短，驗武帝探冊之祥；簿有職司，見吉譽逐吏之至。信稟生於衆庶，皆係命於嶽靈。所由始而所由終，亦主生而亦主死。二十四獄，常糾惡以結奸；八十六司，必紀功而書過。用罄皈依之志，追思往逝之魂。慮因處世之難危，或染多生之罪垢。一人狴牢之內，難免拘囚；頻嬰捶楚之苛，不勝痛酷。用希恩而解釋，式致敬以禱祈。臣等即事有初，啓壇伊始，式準天尊之告命，敬宣醮主之詞誠，啓壇詞文，謹當宣奏。

宣詞。

諦詳詞語，深可悲哀。蓋哀死而悼亡，遂披肝而瀝膽。深慮罪愆之久積，魂繫陰司；或因按牘之未明，辱從獄卒。用陳情而控告，祈垂聽以哀矜。洗滌愆非，憐其不覺而不悟；曲從凡悃，知其克敬以克親。風馬雲車，俯齋壇而下降；霓旌絳節，逐仙馭以來臨。仰望真慈，下資冥福。臣等恪因淨宇，肇舉洪儀，伏乞太上三尊，十方衆聖，垂神省覽，鑒察丹誠。乞敕勒此間土地里域真官，一合同心，並力營衛，掃蕩內外，清淨壇場，降伏妖魔，滅滅邪祟。使臣等心安神定，思念立感，啓奏上達，善功成就，無有窒滯，所願隨心。須節次依法行道，續更啓聞。

十二願。

復爐。

謹攝香官使者、左右龍虎君、侍香諸靈官，當令臣向來靜夜行道之所，自然生金液丹碧，芝英百靈，衆真交會，在此香火爐前。當願十方仙童玉女，接待香煙，傳臣向來所啓之誠，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出堂頌。

出戶。

東嶽濟度拜章大醮儀

臨午行道

綜 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八二《東嶽濟度拜章大醮儀·臨午行道》 法事陞壇如式。

各禮師存念如法。

宣衛靈呪。

丹靈朱火，炎霞激風。赤輪剛運，天光八衝。迸威包羅，交變萬方。

流金豁落，羣魔滅蹤。辟奸破妖，明耀元功。金符召制，躡雲策龍。瑤歌慶會，散花太空。神化冥運，四極安隆。伏御帝前，罔有不恭，與道合真。

鳴法鼓二十四通。

發爐。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召出臣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左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散花玉女，五帝直符，直日香官，合三十六人出。出者嚴裝顯服，冠帶垂纓，關啓玄壇土地，方域神真。臣今臨午行道，謹奏爲宣意，其諸情悃，已錄告聞，願得太上十方至真道炁，靈寶瑞光下降，流入臣身中，令臣所啓，速達徑御太上無極大道、昊天金闕玉皇上帝御前。

請稱法位。

具位臣某等，謹虔誠上啓，虛無自然金闕七寶上帝，東宮教主太乙救苦天尊，傳經演教歷代師真，東嶽泰山天齊仁聖帝，淑明皇后，太子貴妃，殿上炳靈公，西齊靈王，嶽下文武考校，一切曹僚，三界應感一切真靈。咸望洪慈，俯垂丹懇。臣聞處震卦而爲大塗，固當出萬物之首；登泰山而小天下，亦常居羣祀之先。東乃始生之方，岱爲管攝之地。生必東首，昔人知向背之宜；氣起東隅，造物全溫厚之致。固知嶽帝之德，實符

天道之仁。德本好生，必欲赦除於有罪；仁惟濟衆，豈不廣布於洪恩。既司出入之機，寔制短長之命，苟有皈真而向道，必蒙釋死以興生。況死者人之所甚，哀懼久淪於長夜；而生者人之所大，欲願長處於明時。況身有善惡之殊，故享年有壽夭之異。跡已絕於人世，遽至殂亡；魂必往於岱宗，未蠲罪累。須與求哀而懺悔，未能補過以滌除。奉道某家哀死悼亡，感今懷昔。念重泉之頓隔，無計攀援；惟妙道之可憑，仰干超度。爰企升中之地廣開，解厄之門于時。陽景方中，盡幽遐而偏照；晝漏停午，肅壇陛以無塵。想衆聖之來臨，顧凡情之上達，大頒善利，速度亡魂，臨午詞誠，謹當宣奏。

宣詞。

按如詞旨，深切悲哀。臣聞薤露易晞，悲傷莫及。樹風不靜，慘怛難言。深慮亡者陽過陰愆，未悟於安存之日；神誅鬼責，併臨於隕沒之時。不見昭昭之人寰，惟就冥冥之幽園。爰奉九真之妙戒，式遵三洞之祕文。以今臨午行道，請法衆等運茲初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徑上，供養玉清聖境元始天尊，十方道寶。臣等皈身、皈神、皈命，以是功德，歸流亡人某。冀洗多生之罪，獲逢肆眚之恩。精誠潛感於帝心，曲垂慈憫；祈禱遙聞於天聽，俯賜哀矜。知其往日之愚迷，許以茲辰之悔悟，命獄卒而釋桎械，付司命而守形骸，早離幽滯之途，即達逍遙之境。今故燒香，自歸依道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臣聞紫戶定錄，開度長夜之門；黃華蕩形，鍊成生身之質。自元始之垂教，皆無量以度人。以今臨午行道，請法衆等運茲二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徑上，供養上清真境靈寶天尊，無上經寶。臣等皈身、皈神、皈命，以是功德，歸流亡過某等。伏願削除罪簿，罷對陰司，落滅惡根，脫蹤苦趣，決山火不流之獄，推雷雨作解之恩。身口意之愆尤，即從洗蕩；神祇鬼之攝制，共賜涵洪。得逢起死之期，俾受更生之化，遵達往亡之迷路，鑒納哀懇之誠心。今故燒香，自歸依師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臣聞執圓規而主人，太皞顯司方之地；不崇朝而徧雨，公羊紀觸石之功。固惟喬岳之靈，務錫庶民之福。以今臨午行道，請法衆等運茲三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徑上，供養太清仙境降生天尊，十方師寶。臣等皈

身、皈神、皈命，以是功德，歸流亡過某等。伏願愛河靜浪，苦海停波，曩因淪誘而不知，今日見聞而頓悟。嶽靈垂佑，浮飛爽於幽寥；空洞生神，歸混炁於梵輔。永脫沉淪之厄，速蒙鍊度之恩。今故燒香，自歸依師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懺方，三啓，三禮。

具位臣某等，謹重誠上啓，虛無自然金闕七寶上帝，東宮教主太乙救苦天尊，傳經演教歷代師真，東嶽泰山齊仁聖帝，淑明皇后，太子貴妃，殿上炳靈公，西齊靈王，嶽下文武考校，一切曹僚，三界應感一切真靈。咸望洪慈，俯昭丹懇。臣聞會同五老，常聽法於天尊；光照九幽，因起請於法解。深憫三塗之厄，尤悲五苦之艱。考治罪魂，則有巨天力士；峻嚴陰獄，則有執法神兵。劍樹刀山，絕筋折骨。鑊湯鑪炭，粉質糜軀。鳥啄蛇吞，犁耕鋸解。如斯苦惱，實可嗟吁。幸上聖之大慈，與說因緣之起；得真人之垂憫，俾知善行之修。率因三業之纏，亦自六塵之染。觸情徇意，不知石火之難停；受報罹殃，翻使夜靡之久閉。尚許革心而嚮道，皆得解考以滌尤。廣造福田，必仗琅函之經典；稱揚聖號，無踰東極之天尊。寔與斷疑惑之根，俾獲悟希夷之理。醮官某重念哀方深於死沒，罪恐積於生存，業網未除，法橋難上，須憑妙善，與滌前非。爰祇肅於齋壇，式具嚴於褥禮。名先嵩華，常驥首以遐瞻；勢面雲亭，寔注心而懇禱。丹輿綠輦，期颺忽以來臨；羽蓋霓旌，想葳蕤而下降。洞鑒精忱之意，宏開拔度之門。允同救苦之上真，隨聲應感；用濟沉淪之墜魄，委順成形。早逢南極之注生，兼得北都之部衛，漸階仙路，不滯迷途，普使存亡，均諧利樂。上明天尊大慈之澤，下副臣等皈命之誠，謹啓以聞。

十二願。

復爐。

謹攝香官使者、左右龍虎君、侍香諸靈官，當令臣向來臨午行道之所，自然生金液丹碧，芝英百靈，衆真交會，在此香火爐前。當願十方仙童玉女，接待蘭煙，傳臣向來所啓之誠，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出堂頌。

出戶。

東嶽濟度拜章大醮儀 散壇行道

綜 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八四《東嶽濟度拜章大醮儀·散壇行道》 法事陞壇如常。

各禮師存念如法。

宣衛靈呪。

五星列照，煥明五方。水星却災，木德致昌。熒惑消禍，太白辟兵。鎮星四據，家國利亨。名刊玉簡，字錄帝房。乘飈散景，飛騰太空。出入冥無，遊宴十方。五雲浮蓋，招神攝風。役使萬靈，上衛仙翁，與道合真。

鳴法鼓二十四通。

發爐。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召出臣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左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散花玉女，五帝直符，直日香官，合三十六人出。出者嚴裝顯服，冠帶垂纓，闢啓玄壇土地，方域神真。臣今靜夜行道，謹奏爲宣意，其諸情悃，已錄告聞，願得太上十方至真道炁，靈寶瑞光下降，流入臣身中，令臣所啓，速達徑御太上無極大道、昊天金闕玉皇上帝御前。

請稱法位。

具位臣某等，謹虔誠上啓，虛無自然金闕七寶上帝，東宮教主太乙救苦天尊，傳經演教歷代師真，東嶽泰山天齊仁聖帝，淑明皇后，太子貴妃，殿上炳靈公，西齊靈王，嶽下文武考校，一切曹僚，三界應感一切真靈。臣聞至岱而柴巡，狩尚欽於虞帝；卜郊而望命，祀尤敬於魯邦。應木德而主仁，善能爲長；當春時之首歲，物所由生。固知嶽帝之仁，本好生惡殺而爲事；兼制天民之籍，亦注生死而爲功。凡茲總總而林林，皆荷生生而化化。豈忍虐於呼號屠割之地，非欲留於幽囚囹圄之中。但緣有衆

之愚蒙，罪皆自取；每循凡情之愛惡，欲固無窮。逞驕嫵而邪僞百端，恣姦巧而變詐萬狀，罪未正則必使議罪，刑有律則不容逃刑。尚冀泣辜之仁，亦希讞獄之請。出其能改，豈不如鬻土之罷氓；死或銜冤，詎使有棘林之哭鬼。用求哀而請命，願補過以懲愆，修大道緣以爲法橋，遵大道教以爲慧炬，求大道庇以爲法雲，依大道慈以爲法雨，庶沐漏泉之澤，早拔幽夜之魂，罄累日之恭勤，極凡誠之悃悃。注想太清之境，祈羽葆之降臨；歌詠步虛之章，企雲駢而來下。暫離金闕，前囑九鳳和鳴；俯蒞凡筵，後吹八鸞翔舞。聖意感通於須臾之際，真馭往來於倏忽之間，必將人欲而天從，應許下情而上達。臣等無任虔誠，奉迎聖駕。

降聖，初獻，散花。

臣某等謹虔誠上啓，虛無自然金闕七寶上帝，東宮太乙救苦天尊，傳經演教歷代師真，東嶽泰山天齊仁聖帝，淑明皇后，嶽下文武考校，一切曹僚，三界應感一切真靈。臣聞五嶽分奠於寰區，獨岱宗而爲首；百靈交會於嶽府，蓋民命之所司。非獨探策以爲符，亦由出祥而顯化。樣石自立，曾孫果紹於唐宗；暴風所飄，祖龍終覆於嬴氏。在王者而尚司其成敗，況民編皆制其死生。爰念先亡，豈超流俗。觸情望行，或貪嫉愚癡而嗔恚；以物從欲，亦放僻邪侈以驕淫。三業爲伐性之斧斤，萬罪作喪身之鴆毒。昔居人世，罟獲陷阱而不知；今入幽關，枷鎖桎梏之難免。正名定罪，雖有餘辜；沛澤流恩，尚希曲赦。大道本從於善貸，愚衷敢效於維新。爰仗黃冠，式陳淨醮。披肝瀝膽，備陳悔往之辭；引頸注心，尤切徯來之望。玉檢登封之地，想嚴駕於雲輿；石閭降禪之方，企虛徐於仙仗。惟恍惟惚而潛交精意，來寧來燕而大賜洪庥。不卑筐筥錡釜之供，特享蘋蘩蘊藻之薦。禮方行於初獻，誠既盡於一純。雖慙明德之惟馨，尚有祝詞之陳信。願察哀情於此日，早抽苦爽於陰庠。設醮詞誠，謹當宣奏。

宣詞。

諦詳詞語，灼見哀哀。何必遊曲阜之都，始能傾向；豈惟上大庭之庫，方極瞻依。念亡魂之有歸，實嶽靈之兼統。肉其枯骨，用周十遍之經；畀以生成，必洞九天之奧。資注筭於東斗，得受鍊於南宮。哀死悼亡，雖曰人歸於土；更生受化，復祈天與之形。臣等至誠，頓首再拜，謹陳亞獻。

散花。

臣某等謹同誠上啓，虛無自然金闕七寶上帝，東宮太乙救苦天尊，傳經演教歷代師真，東嶽泰山天齊仁聖帝，淑明皇后，嶽下文武考校，一切曹僚，三界應感，一切真靈。臣聞天非天民，元命皆由於自絕；人苟陷罪，上聖豈忌於恤刑。不令惡無所懲，未顯業皆自作。既路隔三清之遠，必獄沉九地之多。一落重陰，或經累劫。蓋南方號爲火翳，墜之者爛額焦頭；西方鐵曰金剛，入之者鎚心叉腹。溟泠處於極北，則苦百毒之丘寒；普掠居於中央，則墜八達之風樹。銅柱屠割之異，火車鑊湯之殊，皆因往日之循情，故有茲時之受苦。況此東方之獄，亦有號於風雷；必關聖帝之神，豈不施其威柄。幸天尊之光明徧照，不使全迷；雖陰司之考掠嚴行，豈無曲貸。用罄虔恭之志，冀蒙濟度之恩。名香已達於三天，旨酒方行於再獻，髣髴靈旛之至，依稀鑾輅之臨。伏願感通必至於交孚，哀痛詎令於無告。在穹隆日觀之下，早出幽明；近隱奧天門之中，即離苦惱。許悔惡而遷善，俾證道以登真。臣等恭虔，頓首再拜，謹陳終獻。

散花。

具位臣某等，謹重誠上啓，虛無自然金闕七寶上帝，東宮太乙救苦天尊，傳經演教歷代師真，東嶽泰山天齊仁聖帝，淑明皇后，太子貴妃，殿上炳靈公，西齊靈王，嶽下文武考校，一切曹僚，三界應感一切真靈。臣聞龍漢出書已後，始廓向道之門；赤明開劫以來，惟以度人爲事。神靈普殖，仙化成人，聖母衛房而司馬在庭，主錄勒籍而司命定算，豈欲毒斯民而苦其死，蓋將蕃庶類而與其生。然人爲或致於逆天，故陰獄必逢於陷地。冤仇所集，鬼神所誅，作不善因，受大苦報。賴有元始之符命，許時刻以昇遷；亦有魔王之洞章，錄功勤而保舉。俾死魂之受鍊，得生炁以固根。北都羅酆，解厄即離於泉府；南昌宮闕，監生更賴於尊神。執籙把籍而齊到帝前，稟命賦形而周流宇內，皆承元梵之恢漠，各得下鎮於泥丸。醮主某深念亡魂，未登生界。在魯邦所瞻之地，猶滯泉鄉；思孔氏其妻之歌，久辭人世。況有禍殃之未洗，實爲楚毒之難勝。用懇請於仙游，備陳懺悔；仍掃除於淨宇，嚴列供陳。賁香信以誓心，朝真靈而謝過。今則樽行三獻，宵入五更，惟益勵於恭虔，庶仰希於眷佑。伏願洗除罪咎，鑒納精誠。肯旌三寶之功，消名黑簿；早被九龍之命，注祿青宮。乘晨景而希

陽翹，開大有而通玄戶。稟形受鍊，得登流火之庭；隨願往生，遂躋仁壽之域。臣與醮主某等，下情無任虔祝之至。

十二願。

復爐。

謹攝香官使者、左右龍虎君、侍香諸靈官，當令臣向來靜夜行道之所，自然生金液丹碧，芝英百靈，衆真交會，在此香火爐前。當願十方仙童玉女，接待蘭煙，傳臣向來所啓之誠，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出堂頌，出戶。

送聖，回向。

東嶽濟度上章大醮三時懺方儀 臨午十方儀

綜 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八五《臨午十方儀》 臣衆等至心皈命東方玉寶皇上天尊，九炁天君，一切神仙，諸靈官，虔誠懺謝。伏聞在東爲木，於德主仁。人味仁心，必乖仁德。不能懺洗，曷免愆尤。醮主某奉爲亡人某，懺悔不仁之罪。爰自多生，以至今生，或忘惻隱之心，罔抱寬慈之志。在家靡愛親之念，孝養全虧；入仕無憂主之誠，忠勤頓闕。鰥寡孤獨，曷務撫存。疾苦困窮，弗思拯濟。推內溝而不被澤，深愧伊生；笑有刀而潛殺人，但如義甫。棄遺宗族，徒令相怨於一方；委遠弟兄，寧肯同居而共被。問津莫荅，擠壑是圖。既因六行之無聞，豈固一夫之不獲。如斯罪犯，有害寬仁。切慮亡過某身亡之後，墮落東方風雷之獄，或在東嶽聖帝考官之司，輾轉幽關，無由解脫。今日至心皈命東方世界玉寶皇上天尊，九炁天君。伏願救下泰山，開度亡過某，盡洗不仁之罪，獲霑木德之恩。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臣衆等至心皈命南方玄真萬福天尊，三炁天君，一切神仙，諸靈官，

虔誠懺謝。

伏聞在火司南，於德爲禮。人乖火德，蓋昧禮經。身積愆尤，須求洗雪。醮官某奉爲亡人某，懺悔無禮之罪。自從多生，以至今生，或忌辭遜之心，弗蘊恭勤之志。儀既乖於謙制，事亦失於履和，處卑賤而瀆尊，居幼弱而犯上，几席寧思於下坐，道途必務於先行，橫逆鄉黨之間，凌蔑君親之際。夷俟踞肆，常欲對於聖人；袒裼裸裎，不媿浼於賢哲。豈知顏子憂視聽言動之非，寧憶先王美勳容周旋之中。墮與慢而兼用，驕與傲以相成，縱誕若斯，禮儀全失。今切慮亡過某身亡之後，墮落南方火翳之獄，或在南嶽聖帝考官之司，輾轉幽關，無由解脫。今日至心皈命南方世界玄真萬福天尊，三炁天君。伏願敕下南方，開度亡過某，盡洗無禮之罪，超昇快樂之天。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臣衆等至心皈命西方太妙至極天尊，七炁天君，一切神仙，諸靈官，虔誠懺謝。伏聞在金主西，於德爲義。人亡金德，蓋昧義方。身積愆尤，須求洗雪。醮官某奉爲亡人某，懺悔不義之罪。自從多生，以至今生，或忌羞惡之心，甘受爾汝之實。食祿耽寵，尤且後君。勿頸結交，尚欲賣友。事已志於井辯，利寧尚於乾和，弗思孟氏之答梁，但效宋攄之悅楚。不勝其欲，則化從夏竦；可謂之殘，則惡類商辛。不能絕穿窬而無害人，豈知循漸摩而由正路。取非有而近於盜，況復適市而攫金；戮不辜而過於嚴，方且舞文而成獄。如斯罪愆，莫適由行。切慮亡人某身亡之後，墮落西方金剛之獄，事繫西嶽聖帝考官之司，輾轉幽關，無由解脫。今日至心皈命西方世界太妙至極天尊，七炁天君。伏願敕下西方，開度亡過某，盡洗不義之罪，獲聞至道之功。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臣衆等至心皈命北方玄上玉宸天尊，五炁天君，一切神仙，諸靈官，虔誠懺謝。伏聞在水居坎，於德爲智。人乖水德，蓋無智心。身積愆尤，須求洗雪。醮官某奉爲亡過某，懺悔無智之罪。自從多生，以至今生，弗辨是非之禮，但懷愚昧之情。不自知而不知人，豈舉直而能直，枉睫在眼而弗見，扁居中而愈昏。我固有直於四端，徒成憤憤；寔當知於其二者，反自冥冥。凌禮犯義，不識愛敬於君親；捨信棄忠，豈知敦睦於朋友。光難回於反照，詐且並於今愚。道固易知而易行，剛欲背道；民有後知而後覺，尚愧齊民。徒勞蒙而履刑，不悟蹇而知止。罪誠難免，智已全迷。切

慮亡人某身亡之後，墮落北方溟泠之獄，事繫北嶽聖帝考官之司，輾轉幽關，無由解脫。今日至心皈命北方世界玄上玉宸天尊，五炁天君。伏願敕下北方，開度亡過某，盡洗無智之罪，即生快樂之天。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臣衆等至心皈命東方度仙上聖天尊，梵炁天君，一切神仙，諸靈官，虔誠懺謝。伏聞水居北方，善能利物。人無利物，貪愛資深。身積愆尤，須求洗雪。醮官某奉爲亡人某，懺悔貪愛之罪。自從多生，以至今生，不能損己以利他，惟務損人而益己。但知憂惟不足，豈知分無求多。計頃千百而爲田翁，藏鏹鉅萬而爲錢虜。不知易滿百歲，有如隙駒；剛欲不拔一毛，以爲身禍。或欺孤兒寡婦，奪家產而不還；若爲坐賈行商，倍價直而自喜。謗僧毀道，全無喜捨之心；見餒遇寒，曾靡矜憐之意。賒貸取一倍之利，未滿欲心；賓友費千百之錢，已形慍色。況有殺人取貨，詎知分人以財。如此愆非，積成殃禍。切慮亡過某身亡之後，墮落東方鑊湯之獄，事繫岱宗考官之司，輾轉幽關，無由解脫。今日至心皈命東方世界度仙上聖天尊，梵炁天君。伏願衆聖垂慈，亡魂受度，盡洗貪愛之罪，得生快樂之天。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臣衆等至心皈命東南方好生度命天尊，梵炁天君，一切神仙，諸靈官，虔誠懺謝。伏聞東方木德，又欲廣生。人無好生，殺害爲甚。未能洗雪，曷克愆尤。醮主某奉爲亡人某，懺悔殺害之罪。自從多生，以至今生，惟甘適口之嗜肥，不念有生之畏死。彎弓挾彈，落飛羽於雲中；垂網沉鈎，出游鱗於水底。濡沫未忘而鬻鬣已頓，搏風在念而羽翮皆摧。犬豕牛羊，皆極情而擊刺；鷄鶩鵝鴈，嘗循意以烹煎。聲呼號於刀斧之前，血淋漓於鼎俎之上。封剝解剝，不思均是色身；煮炙炮燔，但謂甘充口腹。思魯恭之馴雉，用意何殊；想西巴之放麕，存心曷異。非能不忍其死，徒令多喪其生，積此愆尤，寧無陷墜。切慮亡人某身亡之後，墮落銅柱之獄，事繫岱宗考官之司，輾轉幽關，無由解脫。今日至心皈命東南方好生度命天尊，梵炁天君。伏願衆聖垂慈，亡魂受度，盡洗殺害之罪，即生快樂之天。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臣衆等至心皈命西南方太靈虛皇天尊，梵炁天君，一切神仙，諸靈官，虔誠懺謝。伏聞南方火德，又在貌嚴。人失貌嚴，必居邪行。不求洗

雪，曷免愆尤。醮主某奉爲亡過某，懺悔邪行之罪。自從多生，以至今生，或懷嫗佚之心，失守廉潔之操。擬求思於漢上，懋期會於桑中，美澤陂之蒲荷，贈溱洧之芍藥。有女懷春而誘於士，匪來貿絲而即我謀。盛服而強其委禽，踰牆而搜其處子。志希任達，梭折齒而不慙；情慕合歡，琴挑心而切喜。但知粉白黛綠，有美顏容；豈謂目挑心招，深乖禮義。事有形於盜嫂，跡且至於竊妻。積此罪愆，必貽殃禍。切慮亡人某身亡之後，墮落西南方屠割之獄，事繫岱宗考官之司，輾轉幽關，無由解脫。今日至心皈命西南方太靈虛皇天尊，梵炁天君。伏願衆聖垂慈，亡魂受度，盡洗邪行之罪，得生快樂之天。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臣衆等至心皈命西北方無量太華天尊，梵炁天君，一切神仙，諸靈官，虔誠懺謝。伏聞西方金德，又在禁非。人不禁非，偷盜爲甚。不求洗雪，曷免愆尤。醮主某奉爲亡人某，懺悔偷盜之罪。自從多生，以至今生，不貴西山之高，惟慕東陵之猾。目窺手探，晝伏夜行。徒患其貪，若宋邦之向氏；不知其道，慙齊地之國生。曾非勤苦之得財，但務穿窬而取賄。擔囊負櫃，翻更喜於緘贖；扶門斬關，豈更憂於扃鍵。落帽而得藏揅，但若祖班；同舍而償誣金，豈如直子。赭裾而識，曾貽張敞之擒；察眉可知，難追卻雍之見。謾言先勇而後義，復有王藏而賴姦。積此非邪，遂成殃咎。切慮亡人某身亡之後，墮在西北方火車之獄，又關岱嶽考官之司，輾轉幽關，無由解脫。今日至心皈命西北方無量太華天尊，梵炁天君。伏願衆聖垂慈，亡魂受度，盡洗偷盜之罪，得生快樂之天。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臣衆等至心皈命上方玉虛明皇天尊，一炁天君，一切神仙，諸靈官，虔誠懺謝。伏聞天道貴正，以一存誠。人無正誠，背違天道。不能洗雪，曷免愆尤。醮官某奉爲亡人某，懺悔無信之罪。自從多生，以至今生，綺語妄言，背盟負約。軍已亡於甲冑，尚冀安全；車非有於軌輓，猶言行可。金珠季布之諾，責在友朋；紳異子張之書，怨形州里。不念能開之金石，或且矯誣於鬼神。可復其言，終殘魯語。二三其德，遂愧周詩。浮僞虛誣，豈徒欺物而兼爲欺己；詭譎誕幻，不能動人而豈復動天。但欲掩世俗之聾盲，曾不畏日月之照臨，積失誠信，難免愆尤。切慮亡人某身亡之後，墮落冥途，事繫三元考官之司，無由解脫。今日至心歸命上方玉虛明

皇天尊，一炁天君。伏願三官解釋，亡者超升，盡除無信之愆，得證逍遙之果。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臣衆等至心皈命下方真皇洞神天尊，九壘土皇君，一切神仙，諸靈官，虔誠懺謝。伏聞地道貴信，惟直以方。人無信直，背違地道。不能洗雪，曷免愆尤。醮主某奉爲亡人某，懺悔不正之罪。自從多生，以至今生，身如鉤曲，事異短方，捨正路而不由，蹈邪徑而常往，諂詐而害良善，姦詭而嫉正人。直義不容，見夷吾編棧之喻；邦雖有道，無史魚如矢之心。毀譽不見於直行，機巧遂聞於無耻。童五尺而來，適市必務肆欺；詩三百而貴，無邪不知可蔽。用力惟從於回適，求福罔念於不回。積此愆尤，自貽罪戾。切慮亡人某身亡之後，墮在九幽之獄，事繫酆都泉曲考官之司，輾轉寒鄉，無由解脫。今日至心皈命下方真皇洞神天尊，九壘土皇君。伏願酆都罷對，泉曲宥魂，盡洗不正之愆，永證逍遙之果。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靈寶崇神大醮儀 自然行道

綜 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八六《靈寶崇神大醮儀·自然行道》
法事陞壇如式。

各禮師存念如法。

宣衛靈呪。

五星高耀，瑞氣飛浮。元始集神，天地交周。玉符寶節，嘯命微幽。擲火揚威，奸凶無留。萬魔振伏，紛葩却消。摧怪滅惡，道炁周流。神光照夜，陰翳俱收。萬神降格，扇景乘飈。羣生咸遂，惠徧神州，與道合真。

鳴法鼓二十四通。

發爐。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召出臣身中三五功曹，

左右官使者，左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散花玉女，五帝直符，直日香官，合三十六人出。出者嚴裝顯服，冠帶垂纓，闕啓玄壇土地，方域神真。臣今靜夜行道，謹奏爲宣意，其諸情悃，已錄告聞，願得太上十方至真道炁，靈寶瑞光下降，流入臣身中，令臣所啓，速達徑御太上無極大道、昊天金闕玉皇上帝御前。

請稱法位。

具位臣某等，謹虔誠上啓，三清上帝，十極高真，日帝月皇，南宸北斗，三官五帝，四聖真仙，演教傳經歷代師真聖衆，酆都獄瀆、憲府洞天、水國雷司、城隍溫部、當境廟社應感一切衆真。咸望洪慈，洞昭丹懇。臣聞大而化之謂之聖，聖能充塞於兩間；感而遂通謂之神，神能通變於四海。本上穹之星曜，作下土之威靈，代天而主制山川，察民而虧盈禍福。善之極者，則臻其福善；痾之深者，則肆以灾痾。儼然無黨以無偏，必可以正而以直。天以神而繩愆糾繆，人以神而降監儲祥。神人既有於相依，天道必能於監照。德斯孚佑，恩豈忽忘。醮主某幸處人倫，切依神庇。當奉犧牲之祭，恐未盡於嚴恭；敢陳蠲潔之修，庶獲伸於昭報。諷瓊篇之隱韵，歌碧落之洞章。欽仰元慈，用延景貺。某職當宣化，志在佐時，務積行以修功，期拯民而濟物。凡有陳露，敢不上聞，具有詞誠，謹當宣奏。

宣詞。

諦詳詞語，灼見至誠。非冲科何以感神道之睠旂，非道範何以增尊神之威福。是用輒憑道侶，恭演仙科，冀回有裕之天慈，重益無邊之神力。臣聞君不自治，付守令以主民；天本無言，委神祇而贊化。凡分職共理於靈祠福地，則承流宣化於壯縣名藩。害盈益謙，賞善罰惡。凡有吉凶之兆，皆能影響之隨。以今崇神行道，請法衆等運茲初捻上香，願此香煙，供養太上三尊，諸天上帝。以是功德，上祝神位。伏願真乘頓悟，道果彌高，享神福之無窮，昇仙階之上品。然後福流國祚，保佑帝國，四海晏清，八方寧靖。今故燒香，自皈依道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臣聞秘言傳世，即爲衆妙之門；大道無形，常寓經綸之旨。教法本同一理，賢愚自異兩途。苟能靜慮以研機，乃可因心而會道。以今崇神行道，請法衆等運茲二捻上香，願此香煙，供養璇霄列聖，紫極高真。以是

功德，上祝神位。伏願靈通益顯，神武維揚，徽稱廟食而永昌，仙職丹臺而高證。然後流恩幽趣，賜澤陰關，凡居狴犴之滯魂，速遂超昇於仙界。今故燒香，自皈依經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臣聞開導羣生，演先天之教典；根元萬善，義當主於師尊。證人之妙，已達乎先；希夷之風，有傳於後。眷茲信士，欽乃善功。以今崇神行道，請法衆等運茲三捻上香，願此香煙，供養嶽瀆帝王，地水仙衆。以是功德，歸流醮主某家。伏願恩休廣被，灾咎潛消。世襲科名，床滿崔琳之笏；家傳孝行，穴盈郭巨之金。經紀者則貨財有餘，在公者王事皆吉。福如川至，壽與嵩高。十日雨而五日風，民有秋成之望；三年耕而九年蓄，世無憾歲之憂。比屋無虞，井厘康乂。今故燒香，自皈依師尊大聖衆至真之德。得道之後，昇入無形，和與道合真。

重稱法位。

具位臣某等，謹重誠上啓，三清上帝，十極高真，日帝月皇，南宸北斗，三官五帝，四聖真仙，演教傳經歷代師真聖衆，酆都獄瀆、憲府洞天、水國雷司、城隍溫部、當境廟社，應感一切衆真，咸望洪慈，洞昭謝悃。臣聞三天十極，惟列聖之攸居；九州八紘，有神祇而主宰。蓋以帝御九重之宣命，使其神維四海以舒張。是以天與神爲用者，若水濟舟；神與人交孚者，如谷應響。民仍禍福則神目掣電，祟起灾祥則天監昭彰。或佐國以興功，或爲民而除害，木馬有流汗之異，金雞有唱曉之期，銅梁玉壘之殊功，汶水珠江之盛事。況以天不降其大任，地豈得乎太寧？山川隆不裂之基，人鬼兩不傷之理。此皆神道之匡衛，致令民命以恬安。醮主某素欽奉於神靈，每興修於禱祭，未盡虔恭之禮，常懷兢惕之憂，慮招瀆侮之殃，難致安榮之喜。用是恭依妙典，肅建蘭場，列蘋蘩蘊藻之儀，薦心腹肺腸之請。仰靈光而設醮，對神御以宣揚。願回不測之威靈，俯鑒再三之懇禱。伏冀五星循度，躋年穀之屢豐；三階太平，俾雨暘之時若。民拱北辰之德政，士窺東璧之文章。商賈趨天市之垣，仕進躡文昌之府。農夫播種，願賜豐穰。嬪娣蠶桑，悉加充衍。更冀貪狼掃跡，天狗回頭。萬里妖氛，挽天河而一洗；千靈垂貺，整箕柄以重張。次乞郡縣肅清，萬境寧靜，里閭亡水火之患，方隅除疫癘之灾，和氣充盈，太平交享，盡荷裁成之化，

俱蒙再造之恩。上明神君汪洋之德，下副兆民皈依之忱，謹啓以聞。

十二願。

復爐。

謹攝香官使者、左右龍虎君、侍香諸靈官，當令臣向來行道之所，自然生金液丹碧，芝英百靈，衆真交會，在此香火爐前。當願十方仙童玉女，接侍蘭煙，傳臣向來所啓之誠，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出堂頌。

出戶。

靈寶崇神大醮儀

設醮行道

綜 述

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卷八七《靈寶崇神大醮儀·設醮行道》法事陞壇如常。

各禮師存念如法。

宣衛靈呪。

五星列照，煥明五方。水星却災，木德致昌。熒惑消禍，太白辟兵。鎮星四據，家國利亨。名刊玉簡，字錄帝房。乘飈散景，飛騰太空。出入冥無，遊宴十方。五雲浮蓋，招神攝風。役使萬靈，上衛仙翁，與道合真。

鳴法鼓二十四通。

發爐。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召出臣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左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散花玉女，五帝直符，直日香官，合三十六人出。出者嚴裝顯服，冠帶垂纓，闢啓玄壇土地，方域神真。臣今靜夜行道，謹奏爲宣意，其諸情悃，已錄告聞，願得太上十方至真道炁，靈寶瑞光下降，流入臣身中，令臣所啓，速達徑御太

上無極大道、昊天金闕玉皇上帝御前。

請稱法位。

具位臣某等，謹虔誠上啓，三清上帝，十極高真，日帝月皇，南辰北斗，三官五帝，四聖真仙，演教傳經歷代師真聖衆，酆都嶽瀆、憲府洞天、水國雷司、城隍溫部、當境廟社應感一切衆真。威望洪慈，洞昭丹懇。伏聞天道杳冥，惟德是輔。神明正直，與人相依。敬洗滌於凡心，用感通於明德。英靈如在，精爽必申。恭惟神位，護國庇民，除害興利，名刊祀典，煥若列星，欣逢消吉之辰，恭展蕭香之薦，輿情共慶，庶類咸熙。幸垂矜鑒之符，少副勤劬之請。

降聖，初獻，散花。

臣謹同誠上啓，三清上帝，十極高真，醮筵證盟一切真宰。願啓洪慈，洞回清鑑。伏聞惟神善貸救人而無棄人，至聖弗居不德是以有德。以凡求聖，則疑於曠絕；以聖格凡，則出於慈光。恭惟神位，得一炳靈，降神下土。剪妖去孽，如枯木之無難；佐國興邦；乃奮威之有健。佳辰幸會，報德寧忘。黍稷瓜花，粗致欽崇之禮；聰明正直，伫回陰陽之私。今有詞誠，謹當宣奏。

宣詞，亞獻，散花。

詞文昭告，諒達聰明。今弟子某激切虔祈，曲盡心聲之發，洪靈不測，有如谷應之期。伏冀臨在上而質在旁，曲應凡庸之禱；聽思聰而視思敬，俯垂莫大之恩。伏聞自神自明，禮載前知之妙；作威作福，書明立極之端。惟淵懿之資深，斯眇綿而作炳。曠神明而洞照，本睿哲之流光。恭惟神位，天躔分曜，山岳英華，既乃聖而乃神，能立天而立道，威靈顯赫，徽號褒崇。某確意精修，蕙餽欽奉，伏冀英靈如在，妙化來歆，監其禮而錄其誠，聽其言而觀其行。神之愛子，民福無窮。衆等虔恭，謹陳終獻。

散花。

臣謹重誠上啓三清上帝，十極高真，醮筵證盟一切真宰。威望洪慈，俯回昭鑑。伏聞人爲天地之心，無心則天地空其用；神乃陰陽之本，亡本則陰陽蔑其靈。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主。天人交感，則三才共治；神鬼相符，則一德潛寧。恭惟神位，與天爲徒，執古之道，受上帝之眷命，執下土之絃綱。惟我國家，欽崇祀典。無灾無害者，褒之廟號；有功有績

者，錫以徽稱。俾能扶佑於邦家，迄又安寧於民社。醮主某御恩有日，報德失時，略伸芹薦之儀，用致心歸之切。今則禮周三獻，詞不再陳，祈大德之有容，福小民之無爽。而今而後，罪若露而見睨即消；自東自西，福若河而值冬不決。道途平坦，家室安然，官私口舌並消除，火盜虎狼俱屏息，凡居出入，長賴神庥。但某等下情，不任虔祝之至。

十二願。

復爐。

謹攝香官使者、左右龍虎君、侍香諸靈官，當令臣向來設醮行道之所，自然生金液丹碧，芝英百靈，衆真交會，在此香火爐前。當願十方仙童玉女，接待蘭煙，傳臣向來所啓之誠，速達徑御至真無極大道、昊天玉皇上帝御前。

出堂頌，辭師。

送聖，化財。

發奏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九《發奏》 古儀無關告土地，便外壇宿啓，後世增修爲文，止是啓告，尋置文牒。復有行法而居師位者，又加以印訣符呪，命召土地諸神，蓋出於《天心正法》。今遂爲成規，既坐命諸神，皆須如法文，變神、掐訣，方可施行。用考詳著於篇首云：

發奏：於天門設土地等神坐，法師於東南隅設坐。法師入坐，先存己身，如天師戴魚尾冠，披魚鬚衣，朱履。便掐變神訣：左手小指從四指後入中指根，四指曲掐掌心，用中指勾定小指，用大指掐中指中節。彈了大指，却掐第二指根。此乃本師印訣，存六甲六丁、四天門王、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羅列圍繞。次存土地申奏官屬，在天門聽命，一一分明。然後宣召，入意指揮訖，發引遣表。法師左手掐印訣，二指升文，右手仗三昧

火，劍西指根節，誦劍水呪。喂水訖，卓劍。於坐右卓劍訣，右手中指根節，彈向劍處。次焚香，仍掐前變神訣，想三台星在大指背，名七星訣。念文宣牒訖，遣牒誦呪，存太陽赤氣、太陰白氣、三台七星真氣，流注水中，執劍取氣。喂水訖，法師以舌主上腭，化爲金橋，令土地申奏，從橋上逕達天門。事訖，還神回向。

白事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九《白事》 清都法師張萬福云：夫齋法精嚴，諸天上聖並垂降鑒，每事須合法度，不得遲留稽廢法儀。又大洞法師謝方來曰：凡高功啓奏之時，東向平立。都講以下，皆西向爲一班。平立，執簡鞠躬，調聲正氣，直詞小語，朴略典素。不得厲聲，過失煩飾，言詞取節，情理須中，勿事奇麗，失其誠意。凡諸祈請，先自悔過，然後白事。張法師又曰：行道登壇，皆香水盥漱，名曰蕩穢。出亦盥之，名曰閉真氣。

陞壇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九《陞壇》 謹按張、杜二公所定科儀，凡行事，先詣玄師前，列班唱道。至壇所地戶上，持呪旋遶，陞天門，上十方香。次至上級本位，上香行事，並不著壇下關告一節，不知自何人增爲，殊失旨意。蓋自禮師、存神、發爐，皆是整飭內外。靈官威儀訖，然後稱法位，上啓諸真聖。宣詞啓告，其理甚分曉直。須削壇下關告，無釋疑悞。

存思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九《存思》 簡寂陸天師曰：道以齋爲先，齋以經爲首。修齋禮請，以精思爲先；奉經威儀，以靜念爲本。本不正則威儀失序，不合經典，豈能感通玄聖，致福慧邪用。博採衆經，標明至要，祖述修緒，以備修行。自爲道法精思存神訣。

各禮師存念如法。正立，瞑目存神。

先存太上三尊，在天寶臺中，左有三十六部尊經，右有玄中大法師，十真五帝，羣仙侍衛，如會朝之儀。

次存經師所在，心拜三過，籍師之師。

次存籍師所在，心拜三過，度師之師。

次存度師所在，心拜三過，自己之師。

願我三師，上登高仙，爲我開度七祖父母，早登天堂，我身名人仙籍，永爲真人。

平旦寅時，當思青氣從肝而出，如雲之昇，帀繞壇殿。青龍獅子，備守前後。仙童玉女、天仙地仙、日月星宿、五帝兵馬，各九億萬騎。監齋直事、三界官屬，羅列左右，以雲氣往覆弟子居宅大小之身。

正中午時，當思赤氣從心而出，如雲之昇，帀繞壇殿。朱雀白鶴，備守前後。仙童玉女、天仙地仙、日月星宿、五帝兵馬、監齋直事、三界官屬，羅列左右，以雲氣覆弟子居宅大小之身。

入夜戌時，當思白氣從肺而出，如雲之升，帀繞壇殿。白虎麒麟，備守四方。仙童玉女、天仙地仙、日月星宿、五帝兵馬、監齋直事、三界官屬，羅列左右，以雲氣往覆弟子居宅大小之身。

又思五星、五嶽、五帝，備守身形。五藏之氣，仰昇紛錯，冠覆一身，如在煙霧之中。金華映蓋，體作金色，先從肺出，頂後有圓光，如日之象，照明

十方，身中了然，盡見內外。然後修行妙觀，洞入虛玄。晝夜三時，並用此法。次鳴法鼓二十四通。

法鼓者，內集神氣，外威魔靈，法事所先也。當門上下齒相叩，名曰法鼓。每八通小停，三八二十四氣之象。張萬福天師曰：鳴法鼓，經說凡有三種。一上下相觸，不令耳聞；二纔令耳聞；三虛口緩頰，令有深聲遠響，此自人靖可矣。若法衆既多，一時煩聒，不令耳聞者爲妙，如此則精審細密，便可一念專注，神氣安和故也。

已上存念叩齒，出《威儀自然經》及《金錄簡文》。

按陸天師所定精思訣，今所謂命魔存想，乃是爲步虛而設。以步虛在命魔之後，先存想而後命魔，繼以步虛。其實步虛中事，所以皆與《玉京步虛經》相合故爾。今依陸說，詳著於篇。

步虛精思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九《步虛精思》 陸天師曰：誦步虛經詞，先叩齒三通，嚥液三過，心存日月在己面上，從鼻孔中入洞房金華宮，光明出頂後，煥然作九色圓象，薄入玉枕，徹照十方。隨我繞經旋迴而行畢，叩齒三通，嚥液三過。

命魔說

綜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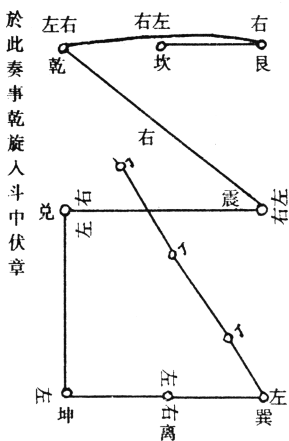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九《命魔說》 清都法師張萬福曰：天尊

未說經之前，諸天三界魔王為萬鬼之宗，行威縱毒，殘害生人。天尊說經之後，羣魔伏化，衛道護法，匡御衆魔，保試修真之人，方入僊品。所以云：「敢有干試，拒遏上真，金鉞前戮，巨天後刑。」又云：「大勳魔王，保舉上仙，道備克得，游行三界，升入金門。」又云：「東送妖魔精，斬滅六鬼鋒是也。所以命魔者，命諸天魔王，保舉齋功，察制妖鬼。」《步虛經》云：「魔王敬受事，故能朝諸天。天魔並敬護，世世受大福。散花陳我願，握節徵魔王是也。」

伏章步斗圖

圖表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九《伏章步斗圖》



講經儀

綜述

金明七真《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卷四《誦經儀》 法師盥

科戒總部·科儀名目部

漱，冠帶如法。弟子持香花，拜請導引，一如科說。法師登經像前席，端立執香爐當心訖，唱人各恭敬，皈依大道。當願衆生解悟正真，發無上心，皈依經法。當願衆生智慧洞開，深廣如海，皈依玄師。當願衆生辨幽釋滯，並弘正道。法師登閣道平立，唱平坐如法。待法師三上香竟，復唱靜念如法。又存念訖，唱讚詠如法。呪曰：寂寂至無宗，虛峙劫刃阿。豁落洞玄文，誰測此幽遐。一入大乘路，孰計年劫多。不生亦不死，欲生因蓮華。超凌三界塗，慈心解世羅。真人無上德，世世為仙家。次唱請轉法輪，復唱一切誦，普誦無上尊七遍。都講便叙經唱經，法師皆約敕座下，禮經一拜。按文解釋罷，講作安和，樂未央聲。每講罷，法師執香爐捻香，願以此講經功德，莊嚴皇帝太子、諸王公侯牧伯、州縣令長、天下人民、講經信士，見在法徒、一切衆生、三塗苦輩，藉此善根，悉得體解大乘，歸心正道，咸出愛河，俱遊法海。更唱人各恭敬，至心歸命太上三尊、十方衆聖。願皇帝百福莊嚴，萬善雲集，至心稽首正真三寶。以此講經功德，資被羣生，離苦解脫，至心稽首，禮得道衆聖、依法弟子，香花送法師至本處，禮拜如法。

科曰：凡講經，皆依此法。違，奪筭一千二百。

誦經儀

綜述

金明七真《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卷四《誦經儀》 初入堂，祝漱如法，三上香，繞經一周，復三上香，各依位，拱手或執簡端身，唱人各恭敬。

至心稽首太上無極大道。

至心稽首三十六部尊經。

至心稽首玄中大法師。

唱，平坐如法。行淨水訖，一人持香旋行。熏淨訖，行經，復持香熏

經，乃唱讚詠如法，呪曰：宿命有信然，弱嬰謂之無。皆欲眼前見，過目則言悠。大賢明道教，慘戚憫頑夫。哀哀念子苦，慙慙令我憂。次唱，靜念如法。各放手簡，著几案上，平坐接手，叩齒三十六通，冥目存思五色雲氣覆滿一室，青龍、白虎、獅子、玄龜、朱雀、鳳凰備守前後，仙童玉女、五帝靈官、神仙兵馬、九億萬衆營衛左右，便搖身三過，祝曰：寂寂至無宗，虛峙劫刃阿。豁落洞玄文，誰測此幽遐。一人大乘路，執計年劫多。不生亦不死，欲生因蓮華。超凌三界塗，慈心解世羅。真人無上德，世世爲仙家。次唱一切誦，各念無上尊七遍訖，唱請轉法輪，乃一時開經。若別推一人，上座誦經，便唱請法師陞高座。法師起，執簡當經像三禮，從南、西、北向上座，左轉東向叩齒，有思如法。下座，還從南面下，三拜。此洞玄法。餘洞真、洞神，各依本法。若修行經法者，復各案本科，今不復具。讀經竟，收經一人，行水灑淨，復持香旋行。斂淨總訖，讚詠如法，唱人各恭敬，三上香，執簡平立，至心歸命太上三尊、十方衆聖。高德一人嘆經啓願，詳夫三洞寶經，萬天勝範，結飛玄之氣，成雲篆之章，義冠無生，文垂永劫。故天地持之以分判，日月因之以運行，鬼神敬之以變通，人民奉之以開度。是以詠之者，則形陟絳霄；聞之者，乃神生碧落。莫不天仰賴，生死依憑，爲羣品之津梁，寔衆真之戶牖。不可得而言者，其大乘之蘊乎。甲等今爲某事，轉某經若干卷若干遍爾。其開函演奧，則響徹三千；執卷吟玄，乃聲聞五億。當願侍香金媛，結香字於天中；典經玉郎，進經文於簡上。即使愆消昔劫，福降今辰，存亡喜開泰之恩，動植悅生成之德。以茲勝善，遍采莊嚴，三塗罷楚毒之勞，九夜絕辛酸之苦，暨乎悠悠庶品，蠢蠢羣生，俱乘六度之舟，並上三清之岸。願轉經已後，萬善扶持，千灾蕩滅，至心稽首正真三寶。願轉經已後，福被幽明，功沾遠近，至心稽首正真三寶。願以此轉經功德，資被羣生，離苦解脫，至心稽首一切衆聖。若常修經法，當旋行誦太極經讀七首、靈書四天王頌四首，及真文八景贊、上經歌頌，今不復具。

科曰：凡讀誦經，依此儀。違，奪筭二千四百。

天旱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三《天旱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以下愚，遭逢道會，得睹聖世，因緣幸遇，染在大法。伏蒙太上廣覆，師君矜愍，功無絲髮，夙夜憂惶，如履冰谷，無以上答天地之恩。臣受法之日，約當虔奉師門，布散道德，助國扶命，拯拔一切，救物爲先。自頃已來，天地運否，陰陽相刑，四時失度，國境亢旱，禾稼不登，慮以祲灾競起，純陽在上，凝陰在下，二氣不交，玄澤不降，旱風烈日，萬姓熬然，稼穡焦枯，涸魚懼日。良由帝王受天禪祚，君臨萬邦，三才臺輔，伯牧股肱，宰長首吏等，不能俯仰理物，治功不逮。臣某等受道重任，宣化無方，不能理正允中，調和氣序，致使五行失度，天灾所衝。伏尋科法，道氣廣覆，洽潤生靈。臣某伏聞，乾知泰始，坤作成物，天地交泰而品物咸亨。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陰陽和順，草木滋榮，五穀成熟。太陰主雨，立春之日，男以農種，女以桑麻，冀以秋冬得資賦稅，承天受地，品類以生。立春二月始種五穀，雨水和均，五穀以益，和氣蓄結。某時炎旱若干日，甘雨不降，陽氣興盛，天無行雲之應，地無津液之潤，臣竊不自揆，謹依天師科法，觸冒湯火，謹以上聞，誠惶誠恐，頓首死罪。伏願太上無極大道三師君，夫人好生惡死，特垂大道之化，願上官典者爲分別五行，驅處律呂，羅列八卦，標明節月，使陽不侵境，陰不退度，五來鎮一，水自潤下，五來升二，火自炎上，五來乘三，木自曲直，五來除四，金結從革，五來自偶，法滋稼穡，須五而成，而無不生，然後使鵠火收焰，玄枵吐津，箕宿傾舌，畢宿動根，五嶽隴石，四瀆騰泉。伏乞天恩哀愍，謹請靈臺宮中漢明君各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主攝天雷等。元名宮中小玄明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主攝河伯呂公子、三十六水帝、十二溪女、九江水帝、河平侯掾吏、中部水神，興雲下雨。河

天宮中九海北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主下水氣，出風雷。太山宮中泗州九谷君，官將百二十人，主起水氣。又請泗州九海君水帝，又請浮雲使者等，官將百二十人，一合來下，與某州縣邑下地主明大社神，名山大澤、源谷山川之靈，古今卿士大夫，有功於民，以配廟食者，及諸村鄉亭里域真官，注氣營傳，符廟司舍，一切諸神君降下，同心盡力，輔助天道，以行神靈，興雲降雨，洪澤沛濤，旱苗蒙膏潤之榮，萬民有來蘇之命。功成事立，言功舉遷，風伯雨師，亦同升三天，預酬勞苦。願天曹告下，速使旱魃之鬼應章消滅。特從太上三師，乞丐應驗，不負效信。恩惟太上分別，哀臣愚劣。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訣吏、科車赤符吏、剛風騎置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臣某謹為某等天氣旱燥，恐百穀失收，拜上，請天官以時降下潤澤流注。寶章一通，上詣三天曹，伏須告報。臣某誠惶誠恐，稽首載拜，以聞。

請雨得水過止雨章

綜 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三《請雨得水過止雨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遭值運會，得承師道，助國扶命。頃以寒暑不節，祆孽滋生，初陽以來，亢旱無雨，人失農務，禾稼萎枯。臣謹為百姓寒心，請乞披雲降雨。洪澤四注，陰氣遍降，遂爾不息。霖雨浩衍，百川滂溢，萬姓廢業，田苗蕩沒。朝野憂難，請臣謹依舊儀，貢章上聞，願乞遷達。臣前所詣告雨泉官并還天曹，中官錄署，進受功賞。重請天公正氣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河上玉女千二百人，各一合下。上請天曹止雨移風，風伯雨師，依四時八節，無令越錯，收雲斂翳，三光麗景，當為止雨。諸官言功報賞，以為效信。恩惟太上分別，求哀。操臣謹為請雨蒙荷上恩，今乞停止，拜章一通，上詣某曹。伏須告報，臣誠惶誠恐，稽首載拜以聞。

却蟲蝗鼠災食苗章

綜 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三《却蟲蝗鼠災食苗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日載幸遇，得奉清化，某以多招灾咎，比年田種，每不如意。今年於某處，野穗種植，灾蝗所食，不可禁止，向臣求乞禳辟。謹為伏地拜章上聞，願請北門宮中天田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主為某家辟除灾蝗蟲鼠傷犯苗稼者，一切蟲鼠為害，皆令消滅。重請地盡宮中天野君，官將百二十人，下利田作，令獐鹿百鳥蟲鼠不得傷害。重請三氣陽元君，官將百二十人，治黃雲宮中，主收鳥獸傷暴穀稼之精，不得為害。

虛皇大道勅所在土地山林孟長、十二溪女、社稷邑君，令某田收倍獲，無復灾損。如願之日，不負效信。恩惟太上分別云云。謹為某日拜奏，上請天官，今春田作，蝗蟲鼠灾，委恃道氣，令得防護。寶章一通，上奏三天曹，伏須告報。臣等誠惶誠恐，稽首載拜以聞。

收鼠災章

綜 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三《收鼠災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臣某並弟子，素以草苗子孫，田作為業，千載有幸，得奉大道，賜佩重籙，顯加治職，天官吏兵，以自營衛。罪積山海，功無絲髮，上答天地，不敢自寧。某處田作，橫被鼠灾傷損，非可禁止。

臣不勝所見，謹爲伏地拜章一通上聞，特從無上大道、諸君丈人、三師君、夫人、上官典者，垂恩省察，謹上請三五陽元君，官將百二十人，治黃雲宮中；重請南山白虎將軍吏兵，一合來下，收捕境內羣鼠，令還曠野，有穀之地，不得停住。界內某鄉里土地山林孟長、十二溪女、社稷邑君，同爲收絕鼠耗，以時靜滅，使五穀豐登，百姓蘇悅，以荷大道生育之恩。不負效信，恩惟太上分別。云云。

收除虎災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三《收除虎災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素以胎生，下官子孫，千載幸會，遭逢大化，被受厚恩，夙承師道，賜某天師符籙，以自營衛。寵光重沓，實爲過泰。屬以時遇凶災，虎狼入境，餐食生人，傷害六畜，日月滋深，無由禁止。唯恐某家男女年命衰厄，羅網縈纏，觸犯衆禁，太歲將軍，行年、本命，十二禁忌，喪尸故氣，飲食之鬼，山精海靈，百二十精魅，及太古已來，顛倒將軍，道上將軍，各稱官號，與五方神傷，當路神傷，並乞不爲患害。某上請北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治黑治官。重請北平護都君，官將百二十人，治赤治官。一合來下，與禁斷所居里域，真官注氣，監察考召山川社稷土地之主，同心共意，攘却虎狼之害。重請伏行宮中百精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一合來下，主收衆老百氣之精，與人作祿害者。重請制地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天中督御、河伯水帝、十二書事，主收捕五方虎狼傷殺萬物、百二十傷注腥血之鬼，斷絕中外死亡傷注之氣。重請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三秦君，各隨方位，春夏秋冬，與某家宅三將軍、二十四吏兵士、三十萬人，勤加營護，一切衆生，並令掃蕩，願州縣某家男女大小、牛馬六畜，行來出入，不逢虎狼衆災之難，毒害不過此境，並蒙全祐。將軍吏兵效力之官，言功報勞，不負效信，恩惟太上分別云云。謹

爲某驅逐凶獸，拜章一通，上詣某曹。云云。

解咒詛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三《解咒詛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即日口辭自列，千載幸會，得奉大道，但以愚鄙，信向多違，招延考氣。比者居止輾轉，夢想紛紜，怪異妄生，祿祥屢起，四支沈重，顏色痿悴，精神浮散，不附身形。占筮推求，云有惡人，更相厭禱，牽引天地，指鬼呼神，咒詛百端。或題刻姓名，或畫作形影，或以刀刺心，或割髮截指，將告神社。恐有百盟之鬼，所見拘執。莫知何功，可以解釋，防保身命。唯用丹心，特齋儀信，上憑大道，告訴向臣，求乞章奏，飢解咒詛。謹爲伏地拜章，上聞天曹，伏願太上老君、太上丈人、三師君、夫人、門下典者，垂神省理檢勅。若是春三月寅、卯、辰咒詛厭禱某身，上請東方九夷甲乙君爲某饗而解之。若是夏三月巳、午、未咒詛厭禱某身者，上請南方八蠻丙丁君饗而解之。若是秋三月申、酉、戌咒詛厭禱某身者，上請西方六戎庚辛君饗而解之。若是冬三月亥、子、丑咒詛厭禱某身者，上請北方五狄壬癸君饗而解之。若是四季之月咒詛厭禱某身者，願中央三秦戊己君消而解之。或二十八宿咒詛厭禱者，願隨方星宿君饗而解之。或被惡人畫作形像及刀刺心，或道上神社、壇場牢獄、樹木神靈、井竈之中，或與河伯水官、俗中邪師私有鬼神之處，伏以太上清高，三天遐邇，正氣悠遠，邪氣縱橫，枉害良民，遭者非一，某橫罹無辜，深恐一旦奄沒鬼官，乞丐太上大道、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師、女師、三師君夫人、門下典者、五氣真君，留神省念，或犯五盟七咒之罪，伏請太元兵士百萬衆，又請飢倒君兵士十萬人，一合來下，爲某放遣三魂七魄，不得留執，還魂制魄，平和神氣，分解身中千邪萬鬼，永不干亂，一切邪神咒詛，悉乞消蕩。所請天官，依臣言功遷舉，請住宅至以爲效信。恩惟太上分別。云云。

消怪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三《消怪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即日口辭自列，素以胎生，下官子孫，千載有幸，得奉大道，從來蒙恩，誠實罔極。但某比者宅舍不安，邪神擾動，所向不吉，凶灾數見。以今某日，忽見某色之怪，開書列字，憂慮非一。求乞消蕩百怪章一通，伏乞上達三天曹。謹爲弟子某家推尋怪兆，理合申騰，依法齋芒繩一百二十尺，刀一口，及五方鎮信、錢米、命素等物，爲拜上五方大消怪章一通，願太上無極大道、三師衆聖，曲垂恩眄。竊以東方青怪自稱歲星，妄作妖怪，老木之精，動作青物，多所中傷。乞東方青帝消滅怪殃。南方赤怪，自稱熒惑，動作赤物，欲來所害。願南方赤帝消滅怪殃。西方白怪，自稱太白，動作白物，專爲凶逆，妄爲怪異。乞西方白帝消滅怪殃。北方黑怪，自稱辰星，發泉源龜之精，動作黑物，轉易姓名。乞北方黑帝消滅怪形。中央黃怪，自稱鎮星，動作黃物，託號家親，招集不祥，互作怪異。乞中央黃帝除滅怪殃。謹按天師千二百官章，表錄上請天昌君，黃衣兵士十萬人；督御君，兵士百萬人；又請無上元士君五人，各官將百二十人，下爲某家收捕百二十殃怪。一時掃蕩，消而滅之，衆老之精，前後愆咎，乞垂原赦。所請天官，依三會言功，不負效信。恩惟太上分別云云。爲某去某月日見怪，今求乞天官五方大消怪章一通。上詣某曹云云。

禳災却禍延年拔命却殺都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三《禳災却禍延年拔命却殺都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即日口辭自列，云素以胎生，下官子孫，千載有幸，得奉大道，從來蒙恩。但某人今歲之中，推算年命，灾厄多端，無福自輔，唯憑一心，求乞章奏，以救拔身，得遂安居。伏乞三景真官切爲分解年中天羅地網、遊城赤鼠、三丘五墓、刑殺吟辰，俱欲爲禍，願迴保扶身命，延益年算，消灾度厄。謹爲拜《保護章》一通，上聞天曹官，屬布散道氣，流潤弟子某身中，上請太和真一好生君五人，運氣君五人，解刑度厄君五人，延命益算君五人，請命保生君五人，太皇萬福丈人，宮中天昌君，黃衣兵士十萬人。又請收刑却殺君、斬刑絕殺君、執刑收殺君各五人，官將百二十人，保佑弟子某身中百怪刑厄，從一厄至於九厄之中，皆令度脫，却死來生，消灾散禍，迴凶作吉。次及劫殺、灾殺、天殺、地殺、年殺、月殺、日殺、時殺、陰殺、陽殺、吟辰三殺、五刑、六畜，欲爲殃崇，上請萬福君、運氣君、解厄君、南上司命君、太白明星君、拘魂制魄君、財庫君、祿庫君、定命玉曆君各五人，官將百二十人，爲弟子某落除死簿，注上生名。今依玄科，齋法信命素絹一匹，錢一千二百文，油一斗二升，米一石二斗，紙筆香果等，獻上十方靈官，願爲弟子辟斥邪魔，養護身命，天官聖母等，普願特爲利便。又重請東方九夷君，九九八十一官君，寅卯辰甲乙君，爲弟子某解除東方青灾青厄、青瘟青毒、青疰青殺。又請南方八蠻君，八八六十四官君，巳午未丙丁君，爲弟子某解除南方赤灾赤厄、赤瘟赤毒、赤疰赤殺。又請西方六戎君，六六三十六官君，申酉戌庚辛君，爲弟子某解除西方白灾白厄、白瘟白毒、白疰白殺。又請北方五狄君，五五二十五官君，亥子丑壬癸君，爲弟子某解除北方黑灾黑厄、黑瘟黑毒、黑疰黑殺。又請中央三秦戊己君，千二百官

君，爲弟子某解除中央黃災黃厄、黃瘟黃毒、黃疰黃殺，併爲辟斥五方黃病之鬼，時行瘴癘水火之災，皆令消滅。及社里邑君，同心併力，加備守護弟子某家，福祿日新，公私清吉，不負效信。恩惟太上分別云云。爲某謹拜上《却災拔命扶衰度厄章》一通，上詣某曹云云。

本命謝過口啓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三《本命謝過口啓章》

具法位。

上言：云云。某素以胎生，下官子孫，千載運會，得奉正一，致屬道門，遇蒙師老，所見榮飾，賜署符籙，以自檢慎，進參中乘，荷佩契重，蒙任治職，奉道經寶。過泰之恩，實爲罔極。但臣某愚鈍，神氣不平，三魂不守，七魄不寧。誠惶誠恐，稽首載拜皇上玉帝。臣等七世已來，所行陰罪陽過，積惡殺生之罪，名奏三官。乞今以去，令臣某萬過消滅，削除罪名，邪氣殄散，九福常寧。七祖父母，下及玄孫，魂魄升遷，反胎還嬰。令臣某神仙久視，長生太無，北揖玉清。誠惶誠恐，稽首載拜太素三元君。臣等七祖已來，下及臣身，所行陰罪陽過，殺生之罪，簡過帝前。從今已往，乞除罪名，削死上生，萬過除滅，七祖父母，反胎玉庭，上昇日月，遊行七星。臣某稽首載拜上清三素君。臣等有知已來，所行千罪萬過，上及七祖陰惡之罪，各錄三官者，乞從今已去，願令萬罪消滅，邪僞不生，陰罪散滅，七祖反靈，身登帝堂，迴眄玉庭。臣誠惶誠恐，稽首載拜四老道中君。臣等七世已來，上及七祖父母，所行陰逆，積惡之罪，名書三陰者，乞從今已往，令臣千罪蕩散，萬考傾除，魂魄分明，七祖反胎，萬靈侍衛，五老定符，壽同二儀，名形玉書。臣誠惶誠恐，稽首載拜三司君。願從今已後，令罪結散蕩，考氣消滅，百惡不生，邪氣匿絕，七祖昇仙，三魂和練，七魄纏綿，衆靈扶持，得爲上真。臣等誠惶誠恐，稽首載拜。臣小子，千載運會，得在道末，忝受治職。但臣頑愚，生長流

俗，疊積山海，無以自知。貪生好欲，夙興夜寐，不自定息。伏乞太上開化之恩，澤施無外，接爾愚民，消罪之法，不以人微道劣，敢冒清嚴，拜章陳謝，五情震惶，肝心破裂。特從道君，乞三赦之恩，愍臣丹懇，並乞道氣日新，所得通利，舉事如心，門戶興隆，大小受恩，以爲效信。恩惟太上大道君分別。云云。謹因衆官云云。操臣謹拜上三天大道，仰謝身年，七世已來，及生世三師，父母存亡，陰罪陽過，乞丐長生，永保長存。《口啓章》一通，上詣太上三天曹，載拜以聞。

飛度九厄天羅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三《飛度九厄天羅章》

具法位。

上言：云云。謁在某宮，絕命在某宮，本命在某忌。某年某月，恐有天羅所纏，地網所繞，只知惶怖，不自分別。唯專一心，上憑大道天師科儀，謹爲某家拜奏《飛度九厄天羅章》。謹辦青絲一百二十尺，算子一百二十枚，命米一石二斗，命素絹一匹，錢一千二百文，香油紙筆等，爲《求乞救解過度災厄章》一通，謹請東方春三月寅卯辰甲乙九夷君，九九八十一官君，謹請南方夏三月巳午未丙丁八蠻君，八八六十四官君，謹請西方秋三月申酉戌庚辛六戎君，六六三十六官君，謹請北方冬三月亥子丑壬癸五狄君，五五二十五官君，各降臨醮座，同心併力，爲某家等消除災厄。又請延命大將軍，兵士千二百人，一合來下，爲弟子男女等，延續年命，扶度衰厄，永保元吉，竟歲無他，以爲效信。恩惟太上分別云云。爲某分解厄難《飛度九厄天羅章》一通，上詣某曹云云。

却三災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三《却三災章》 具法位。

上言：云云。去某月日，抱疾所苦。云云。因師披檢，云云。年命不利，尋九宮飛符元辰算曆之中，有對算盡，兼公私、口舌、水火、虎狼、蟲蛇，一切衆厄在身，或今年劫殺，或明年災殺，或爲年殺、月殺、日殺、時殺，及吟辰之殺，東方青殺、南方赤殺、西方白殺、北方黑殺、中央黃殺，又恐天羅地網所見纏綿，恐被一旦中傷，不蒙脫免，大小惶怖，無所情計。云云。慮以年中一厄二厄三厄四厄五厄六厄七厄八厄九厄，虎狼刀兵之厄，賊役之厄，三刑三殺之厄，上請度厄君、鎮命君、壽命君、益命君、續命君、脫厄延命君、大福德君，各官將百二十人，上請皇天上帝、日月華蓋、北斗君、三天錄都司算君、度厄司馬，並直使功曹，下治某腹中百病，正一功曹，下治某心中百病，治病功曹，下治某脾中百病，役氣功曹，下治某胃中百病，中部功曹，下治某肝中百病，陽神決吏，下治某左腋下百病，陰神決吏，下治某右腋下百病，狼吏虎賁，下治某腸中百病，察姦君吏，下治某肺中百病，鈎騎君吏，下治某小腹中百病，三官僕射，下治某背脊中百病，天驕甲卒君吏，下治某二十指中百病，天丁力士，下治某頭腦間百病，並各令除愈。甲子將軍王文卿領兵士三萬六千人，直息某左右，防衛至酉。甲戌將軍展子江領兵士三萬六千人，直息某左右，防衛至未。甲申將軍扈文長，領兵士二萬六千人，直息某左右，防衛至巳。甲午將軍衛上卿，領兵士三萬六千人，直息某左右，防衛至卯。甲辰將軍孟非卿，領兵士三萬六千人，直息某左右，防衛至丑。甲寅將軍明文章，領兵士三萬六千人，直息某左右，防衛至亥。六甲將軍，六部兵將，各部領兵馬三萬六千人，尅時傳相契合，隨逐某身東西南北，行來進止，真神衛護，從直息防衛，解散某身災厄，辟斥溫氣，悉令殄滅，年命

延長，家口康寧，眷屬休泰，皆荷大道洪恩之德。所謂天官，勞屈君吏，三會吉慶日，都章言功，加官、益祿、遷賞，不負效信。恩惟太上云云。某《疾病厄難保命醫治却殺章》一通，上詣某曹云云。

青絲拔余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三《青絲拔余章》 具法位。

上言：某素以胎生，下官子孫，千載有幸云云。頃者已來，身中轆軻，今歲行年云云。今謹齋法信，白素四十尺，以進命度厄。命米一石二斗，以倍糧益算，以添倉儲斛斗。錢一千二百文，以證質丹誠，定三百六十神氣，日生一日，安其宮室。筆、墨、紙、算子，注上生名。錫人五身，請爲某上詣五方，代形易名。香油燈燭，繼續光明。用錢米質信，以表丹誠，拔贖生命。上請太上宮中拔命君十二人，續命君十二人，鼎倉王女五人，司命君五人，五緯宮中玉女千二百人，明堂君一人，南昌君一人，朱陽君一人，黃老君一人，天魂地魄君各一人，起生玉女千二百人，玉曆素女千二百人，天官地官水府官等各百二十人，並諸官考召君吏，同心併力，爲弟子某度脫年命，住處平善，安定無他。所謂天官，依三會言功，吉日舉遷，不負效信。恩惟太上云云。

疾病醫治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三《疾病醫治章》 具法位。

上言：云云。頃日已來染疾，恐沒溺生路，詣臣求乞章奏三天曹，願為拔贖。比旬日已來，寒暑不節，腠理失所，或當風臥冷，致招此疾，或五刑三灾謫罰。但以愚塞，不知將何省理。上請五方生氣，以濟醫治。特願太上無極大道、太上老君、諸君丈人、天師君、三師君、夫人、慈父聖母，留恩省念，賜以道氣覆廕某身。謹謁天曹，上手天醫、太醫君吏十二人，下為某身，隨病所在，即為救療。上請治病功曹十五人，為某上請天曹，削除某前世今生所犯罪源。五臟之中，四肢百脉，皆蒙愈差。次請東方青生氣，南方赤生氣，西方白生氣，北方黑生氣，中央黃生氣，並下某身中。又上請解考君、度命君、益算君、防民君、誅殃禍君、遊羅大將軍、地境大將軍，各收邪精、故氣、疫毒之鬼，令病者痊愈復云云。所請天官，依三會言功還賞，不負效信。恩惟太上分別云云。

疾病困重收滅災邪拔命保護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三《疾病困重收滅災邪拔命保護章》 具法位。

上言：云云。緣身疾病困重，告急於臣，求乞章奏。為某所犯罪結尤重，依憑大道，如蒙哀祐，乞賜進算，令疾病即日痊愈。謹請陰陽治病功曹、五官醫吏，詣鳳凰太宮日月之中，請取太清五色神藥，灌注口中，流布百脉，腹內胸膈之中，痼疾皆能消愈。木官持藥，火官主灸，金官持針，水官主湯，土官和劑，各隨所使。九竅相承，五臟通暢，六腑和調。上請和考君、太和君、太陽君、延壽君、保命君、度厄君、五帝丈人、都氣君，又請高麾大將軍、返甲逆鱗兵士三十萬眾，下為某身五臟六腑、四肢關節、十二宮室，百二十關機，伏乞併力掃除惡鬼。或係綴某身者，請告天地水三官、五嶽四瀆、山林孟長、二十四禁忌，並與臣身中所佩剛風赤天騎吏，同共收捕惡鬼。又願萬福君、天倉君、東方青氣君、南方赤氣

君、西方白氣君、北方黑氣君、中央黃氣君，各領兵士，下為某身中驅遣邪氣。乞蒙平復，延續性命，保守無他。得如所願，三會吉日，言功舉還，不負效信。恩惟太上分別云云。為某身染重疾，困頓在牀，拜上《拔命保護章》一通，上詣某曹云云。

扶衰度厄保護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三《扶衰度厄保護章》 具法位。

上言：云云。但某某身忝承下官之胤，因六氣以成形，蓋萬劫之良緣。沐三光之照耀，處非常之世，得預人流。以今年灾厄深重，日月長遠，貞吉難保，伏聞大道含澤，拯拔黎民，使枯骨重榮，迴骸起死。某沐此大恩，甚為無量。或恐厄在東方天獄之中者，請東方青帝甲乙九夷君，從官九九八十一官君，乘青龍，飛行萬里，持節執符，主為某解東方青灾、青厄、青瘟、青凶、青毒。春三月災禍之氣，悉為蕩除。若厄在南方天獄之中者，請南方赤帝丙丁八蠻君，從官八八六十四官君，乘赤龍，飛行萬里，持節執符，主為某解除南方赤灾、赤厄、赤瘟、赤凶、赤毒。夏三月災禍之氣，悉令蕩除。若厄在西方天獄之中者，請西方白帝庚辛六戎君，從官六六三十六官君，乘白龍，飛行萬里，持節執符，主為某解除西方白灾、白厄、白瘟、白凶、白毒。秋三月灾禍之氣，悉令蕩除。若厄在北方大獄之中者，請北方黑帝壬癸五狄君，從官五五二十五官君，乘黑龍，飛行萬里，持節執符，主為某解除北方黑灾、黑厄、黑瘟、黑凶、黑毒。冬三月灾禍之氣，悉令蕩除。若厄在中央天獄之中者，上請中央黃帝戊己三秦君，從官三三為九、九千二百官君，乘黃龍，飛行萬里，持節執符，主為某解除中央黃灾、黃厄、黃瘟、黃凶、黃毒，解除某身中從一厄至於九厄八難，並乞消除。又請皇天上帝、日月五星、五帝王相、華蓋北斗君、三天却錄司命君，一合下為某解除三灾九厄，并解今年瘟黃瘴氣，悉皆遠

離身心。即日奉齋儀信白素絹一匹，命米一石二斗，鎮錢一千二百文，油一十二升，香燈紙筆等，以為效信，表質丹誠。上請太上三天解死籍，上生名，消除萬病之厄，家口平安，道力扶助，職祿求遷。蒙恩之日，所請天官吏兵，依臣三會吉日言功，不負效信。恩惟太上云云。拜上天官扶衰度厄章一通，上詣某曹云云。

謝土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三《謝土章》 具法位。

上言：云云。比者已來，居宅不利，招延灾考。某處宅中，土精地靈，更相追責。不知修何功德，防保家口。唯用一心，仰憑大道。向臣求乞章奏，上詣三天曹。願上官主者，以時平省。謹為上請謝土君五人，制地君五人，解土君五人，安土君五人，定宅君五人，各官將百二十人，一合下為某家披謝五方五土衆神。但某自從立此宅已來新舊掘鑿、移籬換柱、造立屋舍、起土興工、平高就低、改動門戶、六甲禁忌、瓦石萬靈、沈屍伏藏、銅鐵白土、黑土黃土、土皇土王、土相土府將軍、土公、土下君侯二千石、陰土陽土、四時五行、中央太皇、宅前宅後、宅左宅右、五土神王、中庭令長、夾門大夫、門丞戶尉、井竈精靈、青龍白虎、朱雀玄武、騰蛇伏龍、太歲、太陰、太陽、司命、十二時辰將吏、天剛太一、勝先小吉、傳送從魁、河魁、登明神后、大吉功曹、太衝、拘刑破殺土中真靈、四孟、四仲、四季、子午卯酉、天門地戶。東方土神所犯，解謝震宮。南方土神所犯，解謝離宮。西方土神所犯，解謝兌宮。北方土神所犯，解謝坎宮。中央土神所犯，解謝乾坤艮巽等宮，並蒙放赦。某守宅大神，晏子、大戴，蓋屋三重，遶舍三市，東西南北，邪精故氣，及諸禍害，一時消蕩。乞某家大小永保元吉云云。恩惟太上分別，求哀云云。起造宅舍以來，觸犯宅神土公禁忌，更相追責。拜上《天官搜謝解釋考氣乞恩口章》

一通，上詣三天曹云云。

却虛耗鬼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三《却虛耗鬼章》 具法位。

上言：云云。但某口舌橫生，奴婢逃叛，皆緣虛耗，鬼魅相仍。謹請五福天官、地祇十二官將、百二十人，尋究此章奏上，為某家收捕宅內五虛六耗之鬼，各歸本方。或青虛青耗之鬼，遣歸東方青帝收而禁之，勿令遊走。或赤虛赤耗之鬼，遣歸南方赤帝收而禁之，勿令遊走。或白虛白耗之鬼，遣歸西方白帝收而禁之，勿令遊走。或黑虛黑耗之鬼，遣歸北方黑帝收而禁之，勿令遊走。或黃虛黃耗之鬼，遣歸中央黃帝收而禁之，勿令遊走，干擾人家。所請天官兵吏，及某家守宅三將軍等三十萬人，同心併力，為某馳遣宅中，虛耗退散，願某家資產業集聚，迴凶作吉，田蠶萬倍，牛犢盈欄，金銀增積，口舌潜消，灾厄不生，所願皆成，人口平康，財食增長云云。

言功安宅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三《言功安宅章》 具法位。

上言：某若干人，住宅不安，慮觸冥司，招延考氣。以今年運，五毒流行，中傷天民，不擇良善。蓋某以胎生無知，下官子孫，千載幸會，得奉大道，常懷恐懼，無地自安。頃者家口大小，處在其中，不自保持，憂

慮尤切。爲比年或有修補掘鑿，移籬換柱，事非一條，觸犯天禁地忌、太陽太歲將軍、神頭神足，行年本命、大虛小耗、災殺劫殺、勾陳白虎、十二時神、土靈土殺，一切虛耗，上下土官，慮有觸犯，致某家舍宇宅神不安，井竈龍神之主不爲利便。願與某安穩，宅舍遷達，各得安居。謹按天師千二百官章，上請卿邑大夫神君官將百二十人下，爲某家分解前後所犯禁忌，並乞消除。伏請制地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爲解太歲太陰太陽大將軍、大小虛耗、蠶室畜官、上下禁忌之鬼，一切並乞消滅。謹請東方青帝九夷君，南方赤帝八蠻君，西方白帝六戎君，北方黑帝五狄君，中央黃帝三秦君，四季五土，更相分氣，及四方官將，並爲某家宅中收除禁忌，千精萬邪，下官故氣，歲月日時，災殺破害之鬼，一切消滅。五帝安宅，諸禍不生，利祐一歲之中，四時安穩，八節無災，二十四氣相應，乾上廣覆，坤下普載，永享貞吉。震生青龍，治宅左。離生赤龍，治宅前。兌生白龍，治宅右。坎生黑龍，治宅後。坤生黃龍，鎮宅中央。五龍治宅，辟除不祥，消滅凶惡，掃蕩殃。神龍安鎮，四鄰和睦。改逆從順，除前愆，成後善。道氣流行，宅舍清吉。仕宦高遷，所求如意。從心之日，不負效信。恩惟太上分別，求哀云云。爲某家恐居宅不安，龍神不利，禁忌撓動，謹拜上，上請天官將吏，乞爲收除鬼氣，安慰冥司，迎請《五龍安宅保護人口乞恩寶章》一通，上詣某曹云云。

斷瘟毒疫章

綜 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三《斷瘟毒疫章》 具法位。

上言：云云。即日自列，千載有幸，得奉大道，被蒙恩覆，以自營衛。但某百行多違，招延考氣，大小疾病，日轉有增。詣臣求乞章奏，令瘟氣斷絕。臣以暗昧，不明鬼氣，按天師千二百官章，有下官故氣，邪淫鬼賊，周天帀地，妄生災禍，尅害良民。伏聞太上高尊，三天清遠，宇宙

廣大，日月光明，無所不照，行邪之鬼，並皆誅滅。若是東方生青瘟青毒青疰，鬼名高遠。在南方生赤瘟赤毒赤疰，鬼名土言。在西方生白瘟白毒白疰，鬼名白幸。在北方生黑瘟黑毒黑疰，鬼名大黃奴，父子七人，男女兄弟各行惡毒疫氣。正月至十二月，各有瘟鬼，隨其放逸天下病害。又甲子乙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月辰，瘟鬼皆有名字。從十二時上來，五方五色，黃奴老蟲。致今末世，愚民逢禍，致死不可稱計。臣受法之日，約當助國扶命，醫治百姓，按如科文，誅滅邪僞，掃除逆鬼，皆令滅絕。臣備受治職，謹當伏地拜章，上聞太上無極大道諸君丈人，鴻恩覆護某家，悉與掃蕩羣精，滅絕惡鬼根本。上官使者，時蒙斷省。願東方主斗成主絕青瘟，南方主斗平主絕赤瘟，西方主斗遷主絕白瘟，北方主斗長主絕黑瘟，中央主五父君主絕黃瘟。東西南北，四維上下，十二時神，並令營衛惡鬼，無令放入。又東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四方一時，同臨祐助。上請高天萬丈百鬼中王萬二千人，兵士各八十萬衆，與臣身中吏兵，及守宅三將軍、二十四吏、兵士三十萬人，併刀同心，蓋屋三重，繞宅二帀，兵刃向外，一時掃蕩凶逆邪精，並令消滅。所請天官，言功報勞，不負效信。恩惟太上分別云云。爲某家拜請天官乞恩，防斷疾病，并鄰里疾病。請《五方天官收捕五瘟疫癘鬼賊章》一通，上詣三天曹云云。

斷魍魎泉章

綜 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四《斷魍魎泉章》 具法位。

上言：云云。某即日叩頭自列，口乞恩辭，素以胎生，千載慶幸，得奉大道，忝切蒙恩。頃者已來，居處輻輳，疾病相連。卜筮云是山泉三河爲禍，并此間土地山林覓食之鬼侵害某身，憂怖屏營，不知修何功德，唯用一心，上憑大道，以救性命。告訴向臣，求乞章奏，收除里域東西南北

山泉四壘河中諸雜鬼神橫行禍祟之者，一切乞令收斷。臣職叨典治，謹爲伏地拜章一通，乞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垂恩料省，原赦某身，恐是山丘壘泉三河五河乳母等鬼作此妨害，上請摩幢大將軍、陂湖大將軍各五人，返甲逆鱗大將軍五人，兵士一萬人，重請覓音大將軍官將各百二十人，搖天動地九氣君吏兵士一千二百人，請左靈君、右靈君、高天大將軍、盟威君、八卦君，各官將百二十人，上請東方九夷君、九九八十一官君、寅卯辰甲乙君、南方八蠻君、八八六十四官君、巳午未丙丁君、西方六戎君、六六三十六官君、申酉戌庚辛君、北方五狄君、五五二十五官君、亥子丑壬癸君、中央三秦戊己君千二百人，上請誅符破廟君萬六千人、太陰太陽太醫君、治病功曹官將兵士各百二十人，同心併力，下爲某收捕鬼賊，付與天丁力士、天一北獄，依法治罪，不令脫漏。上章之後，悉令斷絕，蒙恩之日，以爲效信。恩惟太上云云。爲某《收斷河泉惡鬼章》一通，上詣某曹，伏須告報。

解天羅地網章

綜 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四《解天羅地網章》 具法位。

上言：云云。某身及妻子，並有厄難，恐爲天羅地網以見纏結，告訴向臣，求乞章一通。臣以學淺，不明氣候，無精算術，皆憑六甲五行更相剝復，以知曆數。凡以戌亥絕陽之鄉爲天羅，辰巳絕陰之地爲地網。年命會此則受其殃。男以本命臨太歲功曹，加生月爲天羅傳送，加胎月爲地網。女以本命臨行年爲天羅河魁，加胎月爲地網。復以行年臨本命功曹，加胎月爲天羅傳送，加生月爲地網。又天網臨太一，下爲天羅。胎在登明，下爲地網。五刑六害七傷九厄之月，及以衰年衰月，魁網雜殺，千凶萬患，妨損非一。恐某家大小年命有犯五方羅網，九宮八卦，更相剋伐，仍是九天玄極之氣下遊世間，縱橫九百九里。羅者如炎火，網者如黑雲，

悉帶九星精氣，赤精煥爛，若人年命當之，立見凶損。某今齋法信，素絹一匹，錢一千二百文，白米一石二斗，油一斗二升，紙一百二十張，朱繩一百二十尺，釧子一雙，素絲一兩，筆墨香燈等，伏惟天官恩盼，太上無極大道、天師門下典者、五氣君，垂神省念，上請東方寅卯辰甲乙青氣君，解除東方青厄青毒；南方巳午未丙丁赤氣君，解除南方赤厄赤毒；西方申酉戌庚辛白氣君，解除西方白厄白毒；北方亥子丑壬癸黑氣君，解除北方黑厄黑毒；中央戊己黃氣君，解除中央黃厄黃毒。五方之氣，十二時候，皆不敢爲害。臣聞上三五爲天，中三五爲人，下三五爲地。天有五行，地有五氣，人有五常。天不失五行則日月精明，地不失五氣則萬物滋生，人不失五常則能生長，禮樂獲全。某家恐五氣不合，臟腑不調，五行更相剋剝，伏願上官典者，爲某上解玄象五星之考氣，下解地上三十六禁忌，中解某等身中千罪萬過。謹請北斗七星貪狼巨門斷絕死源，祿存廉貞替易死形，文曲武曲削除死錄。謹請解厄君、太皇萬福君、運氣君、玉曆君，各官將百二十人，下爲某收捕衆災，分解諸厄，從一厄至於九厄，所居里域，真官注氣，監察考召，太祖父母，家親丈人，一切選舉，進入中官，署與功賞，使分曹署職，隨功加秩，天曹科典，令存亡受恩，幽明相祐，要以某身年命延長，灾厄度脫，以爲效信。恩惟太上分別。

驛馬章 亦云開度章

綜 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四《驛馬章亦雲開度章》 具法位。

上言：某以胎生，下官子孫，千載有幸，得奉大道，從來蒙恩。某今當驛馬發年，是求福之歲，若不章奏扶迎，恐有妨害，年命傷剋，官祿不遷。但以憂慮，無功可修，專用一心，上章奏表，禳却驛馬之厄，扶迎官祿，不爲灾害。今賁法信，金人一軀，五色綵等前件物，將立心信，求拔除驛馬之厄，遷舉財祿，過免時灾，永保元吉，得人生塗，扶迎驛馬，以

保壽命。闔家大小，並乞無他。臣以愚昧，不明氣候，聞太易有補過謝罪之功，遁甲有向建避凶之道。元元一心，上憑太上大道、諸君丈人、天師君、三師夫人門下，或三命已窮，一期載續。謹請皇天上帝、王相華蓋、北斗君、三天司命加祿君、扶命君，扶持驛馬，得成官祿。以金人一軀，上詣北斗，拔命除死厄。五色綵各一匹，以詣五方五帝，迎益官祿。紫案巾、牙笏、衣幘、木履等，以證祿位。紫傘蓋一張，以蓋本命。席一領，以鋪正座。油一斗二升，以徹照虛玄。青絲、算子，延續祿壽。米一石二斗，以益倉糧。紙、墨、筆，以書立生籍。錢一千二百文，以證質丹心。香一斤，祈北斗落死籍，南斗上生名，延壽無窮。重請功曹生氣君吏，上詣太玄都生宮，請調星度算，替名易形。上請度命君、呼魂君，北詣玄陰御女君、延續姓名君，各五人，官將百二十人，為某扶迎驛馬，官祿超榮，灾厄殄滅，光明心腑，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八卦、二十八宿、三丘五墓，所典節氣，善功付度，周而復始。上請祐命將軍、萬福丈人、解患君、運氣君、解厄扶衰君，各十五人，官將百二十人，下為某同心併力，保守身命，祿位高遷，延年益算，穀帛盈倉，錢財集聚，永保元吉。所請天官，預有功勞，依臣三會吉日言功，不負效信。恩惟太上分別，哀臣愚劣。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亦符吏、剛風騎置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臣某謹為某求乞《和合驛馬除灾厄迎財祿乞恩章》一通，上詣某曹。伏須告報。臣某誠惶誠恐，稽首載拜以聞。

謝五墓章

綜 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四《謝五墓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今據鄉貫某云，今月某日染疾，進退不差，恐不存生。某家三曾五祖、七世父母已來，生時積罪，招延殃孽，或塚墓之中，有訴訟之害，嗔怨天地，致使亡人不安，擾動生人。或岡勢斷絕，松柏為

人所伐，斫掘塹邊，行往道路侵逼墓所，深恐一旦沒溺泉壤云。除已備奏諸天帝尊，申三界真司牒，合屬去處外，今責法信，黃縑一匹，白米一石二斗，油一斗二升，錢一千二百文，紙筆香果等，仰憑大道，求乞章奏，解謝先亡，安穩塚墓，從生及死，千罪萬過，並乞消除。輒承口辭，為伏地拜章一通，上聞天曹，願垂省察，原赦先世及新亡，并久遠及新舊墳墓所犯咒詛冤氣者，悉為斷絕，即求差愈，先亡安穩，塚墓清寧。上請謝墓君五人，又請都星君、青蓋官都候君、太清宮主，及地甲君，各官將百二十人，下為某消除疾病，解謝先亡。或墓在龍頭，或葬在龍尾，或葬在龍左，或葬在龍右，或葬在龍足，舉動縮伸，盤旋禁忌之處，致令亡人魂魄震動，恐怖不安，返害生人。致使生人輾轉，疾病附注。並乞消除五音丘承墓伯，塚中二千石，諸塚考氣，皆使滅絕。安穩亡人，無有殃禍，一切原赦。願存亡無責無罰，一切和解。見在家口興隆，嗣胤不絕。不負效信。恩惟太上分別，求哀臣愚。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亦符吏、剛風騎置吏、驛馬上章吏、飛龍騎吏，官各二人出。又因某日辰從官云云二人，直神從官符吏隨日辰易，舉此為例。操臣謹為齋主某家大小疾病，上拜《請天官六龍謝墓遷達亡人和解考氣乞恩寶章》一通，上詣太上某曹治某官。伏須告報。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載拜以聞。

解五墓章

綜 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四《解五墓章》 具法位。

上言：臣謹按玄科，今據鄉貫某，叩頭自列，素以胎生，下官子孫，但某身中，今歲行年到某辰上，入墓之年，或為五墓所纏，及三殺之下。夫人入墓之年，恐被墓神注連，鬼氣纏繞。比者脚手沉重，飲食不加，罔知拔贖五墓灾厄，扶護身命。唯以一心，上憑大道，仰希鑒照，特垂救

護。今賫法信，錫人五軀，命米一石二斗，命錢一千二百文，命素一匹，油一斗二升，紙、筆、算子百二十枚，向臣求乞章奏，斷絕亡人殃禍。令以錫人代形，分解灾厄，延年保命。謹以拜章一通上聞。願天曹上官典者，垂恩照省，原赦某身，年七世已來所犯千罪萬過，並賜除蕩，五墓五方之厄來臨者，以錫人五形代之，令弟子無有錯悞之厄。上請還命君、壽命君、延命君、拔命君、續命君、扶命君、益命君各五人，官將百二十人下，同爲某上詣南宮中司命、司錄，轉贖弟子性命，三藏一期，三百一時，解除身中灾厄。當爲排天門，却死籍，移名青錄長生之簿，永爲後世種民。上章之後，某身中年命延長，五墓殃注，並令斷絕，五墓灾刑，返爲恩福，以爲效信。恩惟太上衆真分別，求哀臣愚。謹因同前章只換直神云。謹爲某上請《天官解除五墓殃注灾厄錫人代形乞恩紙章》一通，上詣太上某宮曹治。

謝先亡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四《謝先亡章》 具法位。

上言：臣謹按玄科，今據鄉貫某，比者中外夢想紛紜，精神惚恍，或鬼賊屯集，口舌橫生，錢財耗散，怪祟屢見，田產不收，蓋由觸犯先亡翁婆先祖、左社右稷、井竈土公、凶神惡鬼。闔家惶怖，仰憑大道，告訴向臣，求乞章奏，都謝城隍社廟神祇，諸部將軍，大小虛耗，十二禁忌，一切先亡，並蒙解釋，具如所列。臣以愚昧，不明氣候，謹爲伏地拜章，上聞天曹，伏願上官典者，以時平省，垂恩鑒照。謹爲上請解過君、解刑君、解厄君各五人，官將百二十人，爲某都謝先亡，却除灾厄，保護人口平和。從今年章御之後，千罪萬過，悉蒙原赦。願某家口大小，危中得度，敗中得成，難中獲免，死中得生。所請天官君兵士等，有功勞者，依都言功舉遷，不負效信。恩惟太上衆真分別，求哀臣愚劣。謹因同前章只

換直神云。謹爲某拜請《天官都解謝先亡乞恩報章》一通，上詣太上某宮曹治。

保胎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四《保胎章》 具法位。

上言：臣謹按玄科，今據鄉貫某，即日口辭自列，素以胎生，下官子孫，千載有幸，得奉大道，被受元恩。某與妻無功可記，有罪斯多，深恐一旦受此冤苦，無所任持，向臣求乞保胎，收却河邪乳母，產婦懷胎後傷亡容闖鬼賊。謹爲拜章一通，上聞天曹。伏願無上大道、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上官典者，以時平省。謹爲上請安胎君二人，護胎君二人，扶衰度厄君二人，萬福解厄君二人，官將百二十人，下爲某妻防保身命，胎妊易生。又請保胎聖母君二人，官將百二十人，爲某妻守護三元丹田之中，辟斥邪精、魍魎鬼賊，守養赤子，當令某妻身得安全，免遭艱阻，保護胎妊，安穩六甲，足滿十月，子母相見，並蒙安貼。乞天門大聖，擁護某娘身體和釋，無生煩惱。當爲諸君聖母言功報勞，以爲效信。恩惟太上衆真分別，求哀臣愚劣。謹因同前章，只換直神云。謹爲某妻保胎章一通，上詣太上某宮曹治。

催生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四《催生章》 具法位。

上言：臣謹按玄科，今據某即日口辭自列，素以胎生愚昧，荷蒙天地重光之覆，某妻妊娠月數已滿，恐臨生不安，倍增惶怖，唯用一心，上憑大道，告臣求乞章奏，上聞天曹，不勝欣荷。臣謹為伏地拜章一通，願上官主者，以時平省。謹為請天門子戶君二人，速生君、乳母君、導生君、生母君、天醫助生君、催生君各二人，催生黃帝，伏在中庭，欲見子母形體。上請監臨坐草六百生父，守護某妻身，生產滑利，捨逆從順，辟斥衆忌，歲殺、月殺、時殺，白虎、咸池，千邪萬精，一切消滅，母子安全，如願從心，解脫無他。謹為諸君聖母祐助衆神言功報勞，以為效信。恩惟太上衆真分別，求哀臣愚劣。謹因如前章，只換直神云。謹為某拜《天官催生口啓章》一通，上詣太上某宮曹治。

小兒上光度化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四《小兒上光度化章》 具法位。

上言：某即日居某村坊，叩頭自列，宿緣有幸，得奉大道，欣慶無涯。但某凡愚，信奉多違，招延考氣。頃者已來，有男某，夢想紛紜，恐以不為祥瑞，四支虛弱，慮染沈痾，莫知何功，可以防保。今責法信，投誠委質，上憑大道，告訴向臣，求乞壽命延長，上光度化，增算益年，扶衰度厄。臣謹為拜章一通，上詣三天曹。伏願太上高尊無上元君，慈父聖母，上官典者，特乞平安。上請天地五光君，日月星宿五光君，東方請日光，西方請月光，南方請火光，北方請水光，中央請土光，上請壽命長生，付著某身形。上請壽命君五人，火炬君五人，三魂七魄君五人，各官將百二十人，下為流布天仙妙藥，太和之氣，入某身中，還顏復色，精光悅豫。上詣天官，與落死籍，蕩滌故氣，注上生名，六腑調和，五藏安穩，光益壽命，一切精崇，並令消滅。夢想真正，飲食甘美，長保安全，以為效信。恩惟太上衆真分別，求哀臣愚劣。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

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剛風騎置驛馬上章吏、飛龍騎吏，官各二人出，操臣某謹為某拜請《天官上光度化口章》一通，上詣太上某宮曹治。

保嬰童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四《保嬰童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夙生慶幸，得奉大道，從來荷恩，實為無量。但某信敬多違，男女若干歲，今在童兒，未有所識，即日憂惶，恐為故氣邪精、尸暗穢、乳母化神、天地河伯、鉤星血沒之鬼，承閭構禍，侵辱某身，求臣保祐，伏地拜章，上聞天曹。特從太上老君、諸君丈人、天師君、門下主者、五氣君，垂恩省理。上請陽仙護魂君、陰仙護魄君、天養生君，按摩某身，消除脾肺腎中、大小腸膽上下、幽都氣海，道氣宣布，百脉通利，病厄消蕩，顏華光澤，與日月同輝。上請太皇萬福君、解患君、東王父、西王母君，各五人，官將百二十人，三天九宮、甲子甲午官君，一切鬼毒，並不侵損。仰荷鴻恩，以為效信。恩惟太上分別云云。為某拜請《天官為保嬰童章》一通，上詣太上某曹云云。

斷亡人復連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四《斷亡人復連章》 具法位。

上言：臣謹按仙科，今據某云，即日叩頭列狀，素以胎生，下官子孫，

千載幸遇，得奉大道，誠實欣慰。某信向違科，致有灾厄。某今月某日，染疾困重，夢想紛紜，所向非善。尋求算術，云亡某為禍，更相復連，致令此病連綿不止。恐死亡不絕，注復不斷，闔家惶怖，恐不生全。即日詞情懇切，向臣求乞生理。輒為拜章一通，上聞天曹。伏乞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師君、門下主者，賜為分別。上請本命君十萬人，為某解除亡人復連之氣，願令斷絕。生人魂神屬生始，一元一始，相去萬萬九千餘里。生人上屬皇天，死人下屬黃泉。生死異路，不得擾亂某身。又恐亡某生犯莫大之罪，死有不赦之愆，繫閉在於諸獄，時在河伯之獄，時在女青之獄，時在城隍社廟之中。不知亡人某魂魄在何處，並乞遷達，令得安穩，上昇天堂，衣食自然，逍遙無為，墳墓安穩，注訟消沉，某身中疾病，即蒙除愈，復連斷絕，元元如願，以為效信。恩惟太上眾真分別。求哀。臣為某上請《天官斷絕亡人復連章》一通，上詣太上某曹治。

疾病謝先亡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四《疾病謝先亡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玄科，今據某云，但某以信向多違，招延灾崇，頃者已來，怪異屢表，疾病更互，合家憂惶。尋究算術，云是家先并客死之鬼，噴責生人，恐是前後年節，祠祀飲食不精，所設微薄，為後世禍祟所伐。乞丐太上大道君，遷達迴轉，去離憂苦之處。謹為上請保護君、護命君各五人，官將百二十人，為某身典治鬼等，所有疾病厄難，原赦除愈，以為效信。恩惟太上眾真分別，求哀。臣為某上請《天官疾病謝先亡章》一通，上詣太上某宮曹治。

三五雜錄言功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四《三五雜錄言功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州某縣弟子某，年若干歲，某月生，伏自惟省，千歲幸會，得奉大道，被受元恩。臣某仙靈二十四治錄，錄上將軍吏兵，奉受之日，誓依師教，優使吏兵，醫治百姓，修身之外，救物為先，三會吉日，舉遷言功。臣自受任已來，諸所施行，皆如所願。謹依科法，以今月某日三會吉辰，拜奏言功章一通，為臣所佩受三五上靈官一將軍錄、三十五上靈官十將軍錄、百五十將軍錄、赤天中部赤錄、赤天三部三將軍錄、百鬼召錄、混沌赤錄、九州社令錄、星剛二十八宿錄、河圖錄、解六害神符錄、九鳳破穢錄、都章畢印錄、華蓋錄、九天兵符錄、九官捍厄八卦護身錄、考召錄、斬千鬼萬神錄、大斬邪錄、四部禁氣錄、斬河邪錄、功曹錄、保命長生錄等，二十四階法錄，六壬、太一、雷公三十六部神武錄，八史君六甲支干靈符，十二月將，時直二十四治職將軍錄、孝道仙王十八階征山神將錄、中宮敢健剛武強伐商天萬丈百鬼中王都官從事高功司馬中騎大將軍、八極排天延壽六星斗君、中黃司政君、元黃九仙司直君、魁頭主刺君、剛頭司殺君、消灾散禍扶命解厄君、天驕甲卒、天丁力士等，保守臣身如故，令臣所向，金石為開，水火為滅，所厭者伏，所治者愈，所解者開，所繫者破，所消者散，眾惡邪賊，欲見中傷臣身者，一切滅絕，令臣某得蒙過度三灾九厄凶世惡年，萬姓歸仰，睹見太平，奉迎聖君，永為種民。過泰之恩，以為效信。恩惟太上云云。今因三會大慶，奉為身中所佩三五將軍內外雜錄君吏拜上言章一通，上詣太上三天曹云云。載拜以聞。

收除火殃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四《收除火殃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玄科，今據某州縣鄉貫某，即日口辭自列，素以胎生，下官子孫，千載有幸，得奉大道，從來蒙恩，誠實欣慰。某以凡昧，修奉違科，屢招灾考。比者已來，聞見不真，忽以某時見火殃落在某處所，光影耀地，恐是死殃。火殃散漫村坊，侵害百姓，男女遭罹，非一吁嗟，道俗不可稱計，憂惶恐怖，何以禳却？仰憑一心，上告大道。謹依師法，伏地拜章一通，上詣三天曹，令火殃即時消滅。上請中官諸官君，及錄上將軍、二十四吏，兵士三十萬人，天地水三官，算考召君吏，道上二玄三元四始甲子諸官君，四面方位，社邑里君，四野五野七野九野都平君等，所居某里中真官注氣。上請北方太陰君，官將百二十人，治太陰宮。又請風伯雨師消滅某處火殃，速去千里。又請誅殃君，官將百二十人，所部宋無忌，主收火殃之鬼，令不燔燒良民所居住宅、屋舍、倉囤。上官典者，勅東方心尾二宿，藏火精，攝異神，勅風伯，藏伏氣，非節不行。又請九河北玄君，官將百二十人，動畢星宿，昇陰氣，興散雨雲，制伏火殃，令不得起。某等村坊某家，悉令灾火不發，竟歲無他，宅舍安定，人口平吉，以為效信。恩惟太上衆真分別，求哀。臣為某拜請《天官收除火殃口章》一通，上詣太上某宮曹治。

上清言功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四《上清言功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牒，得某州某縣弟子某，年若干，某月日生，伏自惟省，素以胎謁微蔑，宿緣幸會，得奉大道，歸命正真，荷四時所養，皇老好生，太上惡殺，賜臣氣命，逮及今日，仰受太陽之恩，謬蒙師道之澤，賜署治籙，進叨《老君道德五千文》尊經，洞神、洞玄、洞淵、洞真等法，奉受之日，要當供養寶文，修功立德，行合神仙，長生度世，永壽無極。縱不得仙度，託命太陰，受煉更生，化為真人，免脫三塗。道重人輕，實非尸肉所行參佩，廣開法門，舟航一切，濟度天人，存靈念真，餐御吐納，注心玄極，修行生道。非法不精，非法不真，但臣積世無狀，七世已來，莫大之罪，結固未已，至有誠心，未能潛隱。特以伏地奏聞，為臣所佩三洞經法等，五帝、真靈、玉女、直符、直事、領仙侍郎、監察大夫、日月星宿、五嶽四瀆、十方真官、法上將軍、吏兵千乘萬騎，悉同言功報勞，上詣玄都，進品上仙，加爵帝秩，隨科署真，無令遺失。臣某家七祖父母，去離苦惱，上登天堂，衣食自然，天下太平。臣某學道未備，俯仰之格，道法難精，前後施為，不合儀式，為四司所糾，五帝所執，千愆萬過，乞蒙原赦。臣某身中五體真官，受秩事竟，各還臣身中，保氣全真，安穩如故。恩惟太上衆真分別，求哀。臣謹為拜上《天官言功報勞章》一通，上詣太上某宮曹治。

絕泰山死籍言功章

綜 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四《絕泰山死籍言功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州縣鄉里觀上清大洞三景弟子某嶽先生臣某等年若干，某月生，素以胎生，千載有幸，得奉大道。師老垂矜，賜署治錄，不以凡愚，參佩經寶，真祕重沓，荷恩過泰，欣慰罔極。但臣某雖叨妙法，不開科禁，功無絲髮，愆犯罪積，累年輾轉，生途不稱，居住不安，命屬皇天上帝十二司命君。謹按天師舊儀，三會吉日，斷除泰山死籍，消除右契罪名死目，改定生錄，注上生名左錄長生宮中。上請倉生君一人，請為三官將吏兵士一切言功，受賞如常，原赦臣某等所犯謬誤之愆，先亡眷屬同免苦楚，受大福德，衣食自然，殃疰斷絕，道氣降附，存亡清泰，以為效信。恩惟泰山云云。為依法三會吉辰，拜上上請天官斷除泰山死籍改定生錄乞恩紙筆章一通，上詣太上某宮曹治。

遷達先亡言功章

綜 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四《遷達先亡言功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州縣觀上清三洞三景弟子某嶽先生臣，某年月生，素以胎生，千載有幸，得奉大道，兼蒙師真賜佩天官治錄，叨忝經寶，以存供養。臣以好道樂生，奉宣文書，助國扶命，勸化萬民百姓，一切蒙恩太上大道、諸君丈人重恩成就。伏聞大道三會吉日，太上老君

下流八極，澤潤無垠。臣等先亡三曾五祖、七世父母、前亡後死、五服種親，或恐執繫地獄之中，未能下解者，乞丐太上大道君、上官典者，願臣今奏章告下天地水三官、泰山二十四獄、中黃天九平獄、中都大獄、水官土府、九江水帝、河伯呂公子、將從掾吏，徒謫役作罪目，五盟七詛，不忠不孝，陰惡咎匿，從天至地，一切原赦，令臣學業成就，智慧增廣，宿愆赦贖，存亡安泰，以為效信。恩惟太上分別云云。今日三會吉慶自拜上遷達三曾五祖七世父母乞恩紙章一通，上詣太上三天曹云。載拜以聞。

百姓言功章

綜 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四《百姓言功章》 具法位。

上言：云云。但臣依天師舊式，以三會都治舍所，領戶化民，依天師文書，輟死言生，并天師昔所布下二玄三元四始甲子諸官君將吏兵、二十四治官將吏兵等，言功舉遷。令依科禁，不敢不聚會。謹於所在某處鄉甲觀中，條列所領戶化民百姓男女，求恩乞願，並佩正一盟威等錄，二十四階，七十五童子，并及散民等，願請無上玄老太上三尊將軍吏兵守宅，三將軍兵士三十萬人，保護某家口男女，使三灾九厄，並乞隨章蕩散，並臣身中內外種親，及所佩法錄等，前亡後化，男女之鬼，並乞遷達，免離諸苦，上昇天堂，斷絕復連，宿疾除差，日就安穩，蒙恩如願，以為效信。恩惟太上分別云云。依常品拜上，今年某月日三會吉慶，言功云云。載拜以聞。

爲天地神祇言功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五《爲天地神祇言功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州縣鄉思觀道士某等，素以胎生，叨賜天官治錄，內外重沓，過泰之恩。臣以下愚，六情奔蕩，不自覺知，歲月滋深，積罪無數，難可安全。仰賴身中所受神仙寶錄，所見營護，受恩隆重，伏地拜章一通上聞。特從太上無極大道、諸君丈人、天師君夫人造化之恩，赦臣等宿世今生千罪萬過，及臣前後爲百姓男女消災救疾，告急章奏，建立齋直，施行功德，口啓願諸所求乞，上請天官役使吏兵及天地水三官、前後水陸行諸道逕州縣鄉亭里域諸官君正炁，助道興化者，從正月十月已來，天官吏兵有功勞者，悉乞爲言功，遷加爵秩，從一等至百等，從百等至千等，如天曹科品，錄署便曹穩職，無令失意有恨者。天官、地官、水官受功事訖，各還本位。并從正月至十二月，所請君將吏兵，今爲言功。月一日至三十日，所請君將吏兵，今爲言功。日子時至亥時，所請君將吏兵，今爲言功。盡爲舉遷，依天曹科品，皆無令志恨。符契吏兵，及時伏臣等身中保守如故。伏願太上無極大道、諸君丈人、天師君夫人，降下正炁，覆蓋臣某身，生氣真全，宿疾除愈，四體輕強，三尸墮落，九蟲沈零，學道棲神，心開意悟，曉知未來，長生久視，神仙度世，得見太平。願臣生緣家口大小等身，並乞災厄過度，年命延永，五瘟疫毒，不敢侵斥。至來年某月某日安穩如願，當爲衆官拜奏言功，不負效信。恩惟太上分別，求哀臣愚劣。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剛風騎置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臣某因三會吉慶，爲天地神祇及臣等身中吏兵，爲前後百姓同詣救治疾厄，求乞恩福。臣等拜《上都言功口章》一通，上詣三天曹，伏須告報。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

三五言功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五《三五言功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臣等芻草之類，生於濁俗，仰藉宿慶，遭逢大化，歸依大道，過蒙天地覆載，丹靈所育，皇乾所養，星辰所衛，日月所照，四時所長，皇老好生，賜臣氣命，逮及今日，仰稟太陽，得廁人道。某不以愚昧，貪樂道法，歸命至真，賜授法戒、內外符籙、三五治職及《三洞金書玉章》，佩受已來，積年經載，香燈供養。但道重人輕，非凡穢所可叨佩，宿夜憂惶，不以寧處。臣等受法之日，要當自竭愚短，朝禮讀誦，宣揚道德，濟度一切，及以自身修靜念真，日月之精，注心玄虛，修行之炁，陰陽九轉，三五成丹，飛騰虛空，白日昇天。非法不精，非道不真，恐臣等前世今身所犯莫大之罪，乞身中功曹吏兵衆官，營衛臣等，及生緣家口壽命。上請祐衛將軍一人，官將百二十人，爲臣賁良方妙藥、甘露芝英、金液玉漿，充哺養赤子，保國安神，皆令無他。願臣等學道昇仙，長生度世，出入行往，衆官吏兵乞垂衛護，不負效信。恩惟太上分別云云。今年月三會，都言功舉遷，口啓章一通，上詣三天曹云云。

除泰山死籍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五《除泰山死籍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臣某年若干，屬州縣鄉里住。臣素以胎生，宿緣幸

會，得屬上帝十二司命君。伏按科法，三會吉日，落泰山死籍，削去有契。上請倉生君、八極五炁監年命，令臣等及生緣大小，壽三萬六千歲，記名玉曆，彌綸天地。即自荷恩，三月一時，為天官君吏言功舉遷，名加爵秩，以報勞苦，不負效信。唯臣及生緣家口內外男女上下尊卑等身，年命延長，永為種民。臣千罪萬過，乞丐原赦。恩惟太上分別云云。飛龍騎吏、左右龍虎君，各十八人出，操臣以今歲月日拜上《絕除泰山死籍口啓章》一通，上詣太上某宮曹治。

為先亡言功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五《為先亡言功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臣某年若干，屬州縣鄉里某處住。臣素以胎生，血誕之餘，千載運會，得遇太上開化之際，盟威正教，驅除穢逆。但臣某稟炁暗鈍，六情閉塞，百行多違，未有微功，上答大造。蓋聞道法，三會吉日，太上老君恩流八極，澤潤無外，生死蒙恩。是以人清鬼平，生死蒙泰。臣今章奏告下天地水三官土府、九江水帝河伯、將從掾吏，特乞一切之恩，原赦臣等七祖父母，前亡後化，一切宿罪重過，特垂放遣，賜與沐浴，上升玄都長生宮中，神登紫闕，衣食自然。臣等闔觀得受餘慶，福祚無窮，注上生名玉曆青篇之中，存亡咸泰，永為種民，光顯王道清真之信。恩惟太上分別云云。陰陽神訣吏、左右龍虎君，各十八人出，操臣等吉日謹拜《遷達先亡解除基考謫罰口章》一通，上詣太上某宮曹治。

三月一時言功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五《三月一時言功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玄科，今據某素以胎生，凡質穢濁，得逢太上道炁開化，恩流八極，施布道法，養育羣生。臣以有幸，得歸法門，天師矜愍，賜臣治職。臣以肌腥賤質，耳目閉塞，無輔助之效，夙夜憂惶，不自寧安。謹按文書，天師節度，一年三會吉慶，十月五日，都言功。謹條臣所領錄上辭旨，散民育物，男女良賤，命籍、戶口、年紀、顯達、人名，右列如牒。臣從今年七月七日已來，承上三天無極大道、諸君丈人、天師法教，訓喻百姓，醫治百姓，助國扶命，即使肉人等，改惡為善，捨逆為順，去故就新，廢偽成真。臣身中吏兵功曹使者、陰陽神決吏，關啓千二百官君，上請天官將吏兵、熒惑太白中陣兵、魁魴炁吏、上清玄君、五炁經君、朱雀君、日月天醫、和醫、太始剛武敢健吏、百蟲君、神男神女、玄男玄女、玉男玉女、素男素女、仙男仙女、詭吏化君，醫治疾病，公私口舌，行來道路，移徙嫁娶，葬埋作舍，求乞保護。臣及民所居鄉里，監察考召君吏、道上二玄三元四始諸官君、四野五野七野平都君，田蠶六畜，倍加衛護。天師所布下二十四治、三十六靖廬、九州八極治化君將吏兵士，五方驅除君將吏，東九夷、南八蠻、西六戎、北五狄、中央三秦，黃書契令十二月命君等，男官女官，二十四官，男職女職，二十四職，及男女戶口所受錄上吏兵，請守宅三將軍、二十四吏，兵士三十萬人等，三曾五祖，五將五神，保護肉人等家，皆得端正。勞君苦吏，願一切悉為言功舉遷。臣以闇塞，不明鬼炁，謹請漢南昌都集君、還功君，將吏一百二十人，主分別諸將吏，有功勞者，分別皆當遷達，考召調正鬼炁，十等上至百等，從千等上至萬等，遷入中宮，隨功多少，各還本所。功曹顯達，受功者，與便曹穩職，無令失意。或有悲恨者，至來年正月五日，依法舉

遷。臣及所願道民，口數端正，以為效信。千罪萬過，乞垂原赦。恩惟太上云云。操臣為依常品拜上《十月五日三會大慶言功口啓章》一通云云。

三會言功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五《三會言功章》 某州某縣道士某，年若干，某月生，稽首，謹上啓太上老君、天師、嗣師、系師、三師君夫人、門下典者，但某千生慶幸，值遇玄風，忝竊道門，身披冠褐，蒙師尊而開度，賜法籙以匡身，忝正一之初階，遷上清之極境。伏以人羣法細，違犯巨多，晨夕乖於焚修，晦朔闕於朝禮，三元三會，或失焚修，八節庚申，皆違醮閱。身或穢觸，衝突靈官。口是心非，違科越禁。或思存散亂，妄想俱生；或喜怒無時，酒食失度。如上之罪，無量無邊，日往月來，無由洗滌。今因某歲三會吉辰，拜奏《大法言功章》一通，《三五雜錄言功章》一通，資次，伏願太上三尊、天師衆聖，開大有之澤，敷罔極之恩，賜洗前愆，蠲除往過。然乞臣所佩正一洞淵等籙，至於上清、上仙、上靈、二官吏兵、仙童玉女、文武官屬，悉為言功報勞，益秩遷階，咸受功賞。受功事竟，各歸臣身中，安慰官府，守護臣身。乞灾厄蕩消，衰危殄滅，口舌不起，怨仇叶和。章醮符水，願有效徵。門徒興盛，住持清泰。出入休安，得允所祈。仰荷玄造，請給謹狀。

酆都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五《酆都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州縣某，即日稽首，謹叩頭乞恩，拜章拔贖亡人。伏聞太上有濟度亡人之法，謹投大道，未知亡人新逝已來，魂魄託生何道。恐在世之日，身處凡夫，餐啖衆生，烹炮物命，無非是罪。今請奏《酆都拔罪章》一通，謹資法信，以為證質。臣某奏章，伏願太上無極大道、天師君、慈父聖母、上官主者，特垂大慈之澤，原赦亡人前身已來，三業六情，或積行所犯莫大之罪，或犯一百八十條科。輪迴萬劫，冥冥長夜，未測亡人魂魄作何驅役，隸屬何官？或恐在上中下二十四獄、三河九江，風刀之罪，幽繫三塗，請為解釋。臣今為申奏章表，乞賜亡人某魂昇三天，魄離閻府，永除苦惱，逍遙福庭，衣食自然，天堂受樂。次乞某家口大小，永保康寧，所願從心，常保元吉，以為效信。恩惟太上云云。

生死解殮洗蕩宅舍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五《生死解殮洗蕩宅舍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州某縣將領家口大小若干人，即日稽首，歸命太上。今緣住宅生產死亡，恐有殮穢。宅中十二時辰，行年本命，害氣相侵。今詣臣求乞章奏，洗浣宅庭，殮穢消蕩，內外光明，神龍備衛，防保人口。唯專一心，上憑大道，乞求章文，解除殮穢，洗蕩宅舍，安穩無虞，具如所陳。臣以凡愚，不明氣候，輒承辭旨，伏地拜章一通，上聞天曹。謹為上請東方青帝解殮君、南方赤帝解殮君、西方白帝解殮君、北方黑帝解殮君、中央黃帝解殮君，官將百二十人下，為洗浣肉人，解除殮穢。玉女使者，官將百二十人，各資真精之水，五和之香，蕩灑某家井竈等，大殮入海，小殮入江，千殮萬穢，應時消滅。上請仙花玉女一千二百人，與東方青龍主水使者、南方赤龍主水使者、西方白龍主水使者、北方黑龍主水使者、中央黃龍主水使者，各資真精之水，洗浣弟子某家住宅神靈，內外清淨，并請勅河伯呂公子、營校尉督，一切水官將吏，更相傳

送，除解某家內外神真，皆令清淨，利祐人口。大小若干人，乞無灾瘴，宅舍安寧，向去前途，五瘟不染，行年四出，常保無虞，以為效信。恩惟太上云云。

大醮宅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五《大醮宅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州某縣某，即日乞恩，同心稽首，口辭自列，信向無功，招延不善，即日起造宅宇已來，未曾醮謝，恐動土興工，驚動宅上諸神，並及家口行年本命蠶室，奏書博士不敢自專，今謹請鎮宅十二禁忌紙章一通，防保宅上人口平安，具如所列。唯專一心，上憑大道，向臣求乞章奏，願為降赴，證明法教，奉用鎮信，以表五方靈官。上請天官為某住宅之中四面內外十二時辰二十四禁忌太歲大將軍，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宅中伏龍、日出日入，人口行年、本命，一切神靈，從立宅已來未曾章醮，今選吉辰良日，謹於中庭安鎮法座，鋪陳質信，以表宅上十二時辰，分解禁忌。謹為伏地拜章一通，上聞天曹。伏願上官典者，特垂省理，如蒙恩煦，謹為上請掾吏君五人、治宅官五人、制地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將軍十萬人，一合來下，將軍二十四吏兵三十萬人，及宅中備位神明，及所部里域真官，共部押宅中四面八方內外十二時辰二十四禁忌土公太歲大將軍、太陰夫人、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伏龍勾絞、歲月大小、二耗三公、九卿將軍、發盜本命、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宅中內外，一切衆神，即日即時，應章上達，收斂十二時辰，鎮於本位，收捕宅上東西南北，並請安穩，無令觸犯。豎屋事訖，言功報勞，以為某家清淨一切衆神，鎮宅之內，宮室之裏，錢財集聚，羅綺盈堂，一依符教，收却四面灾禍，永不侵擾，元元一心，以為效信。恩惟太上云云。

開通道路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五《開通道路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州縣某，闔門長幼，同心稽首，叩頭乞恩辭。但某塚宅衰凶，神鬼侵逼，禍下自招，上延亡人，年若干歲，某月日時染疾，困重無藥能療，因此亡逝。謹依俗禮，棺殮在堂，終始永畢。未測亡人新逝已來，魂魄不知託生何道。恐在世之日，殺害衆生，傷損物命，繫閉三途，未蒙解脫。罔知作何功德，拔贖幽關。伏聞太上大道有解拔之科，濟度亡魂之法，謹賫法信，獻五方靈官，薦拔亡人魂魄，開通道路，無有窒礙。以今元元一心，請求膳奏。但以凡流不明氣候，垂恩請省。謹為上請素車白馬大將軍一人、太玄君一人，各官將百二十人。又請直符告下天地水三官、女青詔書、土下二千石、丘丞墓伯、十二塚侯、泰山二十四獄、皇天九平獄、天一北獄、東嶽泰山、南嶽衡山、西嶽華山、北嶽恒山、中嶽嵩高山地獄、北都寒池地獄、牢檻諸獄、九江水帝、河伯河侯，將佐掾吏，一切放遣亡人。伏願生前罪累，並乞消除，歿後愆尤，隨章蕩除。沐浴清淨，逍遙福堂。遷爽淨宮，參經洞府。然乞弟子闔門長幼，家口平安，以為效信。恩惟太上云云。

拔河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五《拔河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州縣鄉里，某年若干，某月日生，即日口辭自列，胎素肉人，枯骨子孫，千載有幸，得奉大道，從來蒙恩，欣抃罔極。但由肉人信向多違，招延不利，多有厄難，夢想不真，所見不善。推尋算術，云有河神之厄，恐有衰疾，慮致傾危。今憑大道，告訴向臣，求乞章奏，開度衰年厄月，免離三河之厄。臣輒憑口辭，為伏地拜章一通，伏願三河四海、九江水帝、諸神君等，解釋某衰年厄月，水府之中，但名係之處，願為開度，無令繫閉諸獄。又請東方青帝河伯水官、南方赤帝河伯水官、西方白帝河伯水官、北方黑帝河伯水官、中央黃帝河伯水官，各百二十人來下，主為某解拔三河之厄。伏願天地水三官，女青詔書，拔度刑厄，永保無他，以為效信。恩惟太上云云。

保蠶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五《保蠶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即日乞恩，口辭自列，今為累年養蠶不收，恐有犯螭，以今月吉日良時，於宅內上請東方青帝蠶室、南方赤帝蠶室、西方白帝蠶室、北方黑帝蠶室、中央黃帝蠶室、蠶家先祖、蠶家公姥、蠶家子孫、天上蠶室、地下蠶室、三十六蠶室，照察某日夜悲愁，罔知救護，唯以一心，上憑大道。謹實心信，向臣求乞章奏，上請五方代公代姥、代家先祖、代家父母、代家子孫、左右四方力士，上請神君，下鎮養蠶之姑、養蠶新婦，黑蠶如龍，白蠶如虎，行聲如風，食聲如雨，雷聲震動，不為禁忌，但是殭穢，並令消滅。謹實法信，並在案前，奉請五方養蠶之女，又請五方養蠶之姑，又請蠶父北陽之君、蠶母北君之女，為某宅內今年蛾蠶如願，播植長滋，斥流瘟疫，蟲鼠虛耗，一切消滅。伏願收繭萬石，得絲千斤。知道為真，知章為神，謹為某伏地拜章一通，上聞三天曹。伏願大道君吏、上官典者，特垂省察。如蒙哀祐，唯專一心，以為效信。恩惟太上云云。

接算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五《接算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即日口辭自列，素以胎生，千載慶善，得奉大道，從來蒙恩，誠深罔極。但以凡夫不知璇璣斗建，土宿臨刑，恐年命厄會不輕，元辰衝破，天羅地網，算盡將來，九醜備縈，日夜憂惶，貞吉難保，泉壤是虞。唯專一心，歸憑大道。謹備法信之具，表獻五方靈官，即日告臣，求乞章奏，上詣天曹，拔贖身命。臣雖不明氣候，輒承所請，謹為伏地拜章一通，上聞天曹。伏願太上老君、諸君丈人、三師夫人、門下典者、一切監司、陰陽諸曹二吏，施大慈之澤，布罔極之恩，願為上請壽算君五人、保命君五人、消灾君五人、散禍君五人、扶衰度厄君五人、解羅脫網君五人，官將各百二十人，一合來下，為某拔贖二十四獄、天曹地府、古廟靈壇、社稷將吏、司命曹局，尋檢某身有諸罪目，死名在黑簿之中者，乞為改易，有厄脫除，有病為愈，已枯更榮，已死更生，衰中得度，厄中得過，月厄年灾，並為散釋。某年命不長，壽算短促，伏願大道弘慈，立更生之道。臣等騰其賤信，上詣三天曹，請拔贖某身命，延年益壽，削死上生。今呈章奏之後，家口大小，灾厄過度，永保康平，宅舍清淨，塚宅潛拜上《禳星益算延年章》一通，上詣太上某宮曹治。

大塚訟章

綜 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五《大塚訟章》 具法位。

上言：今有某州縣鄉里某甲，投辭列款，稱門祚灾衰，家累疾病，所作不利，所居不安，求乞章奏，解除塚訟。今據其事狀，粗可根尋，必恐其七祖九玄、周親近屬，生存之日，過犯既多，亡歿已來，被諸考謫，子孫未與拔贖，冥漠得以怨嗟，或葬在水源之訟，或殯當神廟之訟，或墳塋穿穴之訟，或棺槨損傷之訟，或舊塚相重之訟，或新塚相犯之訟，年月浸遠，胤嗣不知，或水溺火燒之訟，或蟲傷藥毒之訟，或刀兵牢獄之訟，或瘟疫癰疽之訟，或伯叔兄弟，或姑姪姊妹，遞相連染，以作禍殃。有一於斯，罔不誅責，酆宮案罪，因所甘心，而玄律垂恩，亦容追過。臣輒依千二百官儀，并正一真人三天法師所授南嶽紫虛元君治病滅惡之法，謹上請天昌君，黃衣兵十萬人，收某家中百二十殃怪，中外強殍，十二刑殺之鬼，皆令消滅。又請無上高倉君，兵一萬人，為某家收治五墓之鬼，傷亡往來，住著子孫，作殃怪禍害疾病某身，致令死傷不絕者，皆令消滅。又請運氣解厄君，兵士一萬人，為某解除家中逆注，某身中刑厄，十二刑殺，百二十殃考，皆令銷散注滯，使制鬼滅禍，遏却六天之氣。又請益天大將軍，大兵士一萬人，萬福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石安君，官將百二十人，朔平君，官將百二十人，治玄始宮，並為某辟斥故氣，收捕天下飲食橫行鬼賊，作諸精祟，妨害某及家中大小者，皆令收絕，應時剪撲，即使摧滅，却死來生，滅禍致福。又請石仙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為某家却滅強殍之鬼，厭絕精祟，不得為害。又請四相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為某銷散家中有考訟鬼祟諸不正之氣，侵擾宅舍，致不安穩者，皆即收剪，解釋訟考，分別清濁。又請赤天食氣君，官將百二十人，為某馳斥親屬遠近，及有異姓之訟，逮諸凶惡怨訴，共相侵擾，不肯散退，所為祟害

者，悉皆制絕銷滅。又請收神上明君，官將百二十人，為某身解除惡夢錯亂，魂魄不守，精神離越者，令得安善，使風注銷歇。又請太玄君，官將百二十人，治無渠宮，主某家有凶注之氣，令人精神爽越，疾病顛倒，驚邪恍惚，不自知覺者，使銷滅賊害，永無殃患。又請制地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下治其冥泉宮，為某身并家中大小，分解行年本命太歲土王墓辰建破，諸所觸犯，為高下卑幼之鬼為業害者，皆令消滅。又請無上天生君，兵士一萬人，無上方相君，兵士一萬人，並為某收家門先後死亡，有相注逮者，令消滅之。又請厄鄉侯君，官將百二十人，治太清宮；章釋君，官將百二十人，治太清宮。又請祐護將軍吏兵，賁太玄真符，攝下女青詔書，地下二千石、泰山二十四獄，為某收捕分解塚墓殃逮之鬼，告下地中官長、丘丞墓伯、蒼林君、武夷君、左右塚侯、地中司激墓卿、右秩蒿里父老、諸地域所典，並令斷絕考害復注之氣，一切消滅。若某家祖曾已來，先亡後死，男女大小，凡葬埋所在，有犯十二月建破王耗八將六對傷絕禁忌，音向不正，哺次不得，左前右後，伏尸故傷，妨害男女位座，諸為刑禍，致不安穩，子孫疾病者，悉為解釋和合，隨源補復，反凶為吉，轉禍為福，生死幽明，不相關涉。請都星君，官將百二十人，治華蓋宮；誅殃君，官將百二十人，治倉明宮；太白中陣明君，官將百二十人，並為某家七祖已來，先亡後化男女大小，解星官復連，收十二時刑禍遲留逆殺，皆使除滅死亡，斷絕復注。若下官故氣，假託形影，導從鬼兵，驅逼先亡，傷注之鬼，去來家門，迫脅生人，拘錄魂魄，致為疾病者，一依鬼律收治，皆令消滅。又請無上天玄君，兵士一萬二千人，為某收治遠近貴賤尊卑男女，凡諸有謀口舌誹謗咒詛之氣，皆令伏匿，不得為害。又請赤砂君，官將百二十人，治南昌宮，為某家收五蠱六魅，百二十凶灾，及虛耗之鬼，常為某所居宅舍致費損不利者，皆令消滅。凡上請二十四君官將吏兵，即日一合來下，各隨本職，為某解散考謫，消除殃祟，和釋諸所，斷絕注氣，先亡後死，及種族親戚，有橫暴枉濫、流亡客葬、無後之鬼，預是前八十一訟之事件，百萬種種之考注，并各寢息，不得動作，一皆消蕩。若猶有欲興造怨望，覬伺間隙，因垂衰便，搆扇禍害者，盡皆收檢剪撲，速令滅絕，不得與某有相關涉。存亡異境，禍福各對，當令某身并家口，從今以去，神氣流布，天靈輔衛，五藏調理，六腑宣通，真精內

充，百病消歇，行業成就，功德日新，吉祥咸降，祿邪散滅，公私昌熾，存亡荷賴。所請天官君將吏兵、文武職司，並立勤績，驅除鬼害，收剪有功，請即爲言功還賞，加秩進爵，差次高下，如天曹常科，無使悵恨。某所費交貲，紫紋四十尺，命米一石二斗，錢一千二百文，著體淨衣一副，狀紙一百二十張，墨兩挺，筆兩管，朱一兩，書刀一口，淨席一領，淨巾一條，即以酬官君將吏勤勞之效。恩惟太上云云。臣謹爲某身居疾病，解先亡後死者考氣注逮，拜上《大塚訟章》一通，上詣云云。

又具法位。

上言：謹有某官某乙，年若干歲，某月日生，貫某州縣鄉里，某爲戶頭，即日叩頭，稽首自列詞狀，素以胎誕，千生慶幸，得奉大道，荷恩資育，得見今日。伏以某身。或有違忤，或有所求，或謀官宦，或疾厄、謝過，祈恩任於此人語。莫不因其修習乖違，所行逆理，建功補過，積善不及，上累先亡之禍，下責生人之咎，致令某乙怪夢非吉，所向多違，修念有闕，厄患臻集，慮不全生，莫悟考咎。實懼上世已來，先亡後死，墓謫不解，塚訟相逮，告訴臣，求乞解釋。臣某伏按：人生稟陰陽之正氣，受形氣於父母，血胤連屬，逮乎七世，傍貫伯叔，至於兄弟，莫不善惡同源，榮枯相繼。陽官賞罰，亦止此條；幽府所施，豈宜廣引。服屬既疏，爲患自息。且各有承嗣，不相濫混，臣以亡人魂爽，動以物接，記籍所明，爲例甚衆。但肉眼障滯，不能照睹，巫覡所見，亦未窮察，當是形聲既分，故音影莫會，至於光像，猶若于生。然情念異同，不必遵舊，所以多致尤恨，亟爲禍責。今若不濟彼苦津，離此怨路，則終成深害，咎崇方臻。是以經教懇切，每念遷拔爲本；訓誘款曲，必使解脫爲先。而當年在世，莫不罪多福少。罪事既多，則久嬰苦切；福業既少，故理無所有。是乃纏綿累業，殃注不已。今慮某家先亡後死者屬名狀，冥府自然，未皆放縱。或有拘執責罰，便生訟引。且七世久遠，後胤莫測。其中善惡不可詳省。今者既無的知其事，謹備顯衆目，具以陳言。恐某家七祖已來，過去既往，今於三官九府之中，或有溺死之訟，燒死之訟，傷死之訟，絞死之訟，囚死之訟，填進死之訟，墮墜死之訟，踹蹴死之訟，打撲死之訟，毒藥死之訟，毒蟲死之訟，產乳死之訟，飢餓死之訟，寒凍死之訟，熱渴死之訟，魔忤死之訟，瘟疫死之訟，中惡死之訟，霍亂死之訟，癰疽死之訟，腫注

死之訟，癰疽死之訟，千疹百病，以致於死，皆各與訟。又有老死之訟，少死之訟，孤死之訟，獨死之訟，鰥死之訟，寡死之訟，客死之訟，寄死之訟，裸死之訟，暴露死之訟，無棺槨死之訟，有棺無槨之訟，棺槨穿敗之訟，尸體不埋之訟，骸骨不全之訟，鳥獸殘啄之訟，火燒骨之訟，水漬骨之訟，車馬踐轢之訟，掘鑿汙泥之訟，已葬之訟，未葬之訟，葬非本墓之訟，葬犯禁忌之訟，葬不安穩之訟，葬高下東西南北之訟，祖曾、父母、妻妾、娣姒、中外兒孫、兄弟姊妹、伯叔姑姪，更互相訟，育子不養之訟，有兒不舉、沒爲奴婢之訟，同姓之訟，異姓之訟，無宅之訟，無後之訟，憤慨之訟，責怒之訟，悲傷之訟，奄忽之訟。又生時與人有寵愛之訟，有讎怨之訟，有爭訴之訟，有殺活之訟，有枉濫之訟，及死後受詰對之訟，有慚負之訟，有違約之訟，有咒詛之訟，受考罰之訟，受徒繫之訟，受謫役之訟，受二十四獄罪報之訟，受惡因緣牽引之訟。次求恩赦之訟，求還家之訟，求人代之訟，求迴道之訟。如此等訟訴之事，各有條領，若溺死之訟，訴其沉淪水府，衣形沾濕。燒死之訟，訴其髮膚焦灼，皮肉剝爛。傷死之訟，訴其身形殘毀，流連瘡血。絞死之訟，訴其繩約緊急，氣息壅閉。獄死之訟，訴其鑊械拳拳，不得解脫。囚死之訟，訴其囹圄幽嚴，道理不暢。徒配繫死之訟，訴其錯鉗在身，謫役苦劇。填進之訟，訴其肢體屈壓，不得伸展。兵死之訟，訴其身首異處。墮墜死之訟，訴其筋骨摧碎。踹蹴死之訟，訴其體脉結瘀。打撲死之訟，訴其頭破臂折。毒藥死之訟，訴其腸胃潰斷。虎狼死之訟，訴其肌骨噉食。毒蟲死之訟，訴其皮肉腫爛。產乳死之訟，訴其腹裂腥臊。餓死之訟，訴其胃府空竭。寒凍死之訟，訴其戰凍冰噤。熱渴死之訟，訴其吸喘喘乏。魔忤死之訟，訴其精魂怖悸，鬼所制伏。瘟疫死之訟，訴其寒熱顛倒。經絞酖毒。中惡死之訟，訴其卒暴痛，急不得申開。霍亂死之訟，訴其飲食過度，氣脉翻錯。癰疽之訟，訴其皮膚膿血，藏腑傷潰。腫注、癰疽、中風、上氣、千疹萬病之訟，各訴其沈滯困劇。老死之訟，訴其筋骨疲頓。少死之訟，訴其年志未成。孤死之訟，訴其幼無父母。獨死之訟，訴其老無兒息。鰥死之訟，訴無妻妾。寡死之訟，訴無夫對。客死之訟，訴其非舊鄉。寄死之訟，訴其非本宅。裸死之訟，訴其無衣衾。露死之訟，訴其無覆蓋。無棺之訟，訴體親土壤。無槨之訟，訴朽腐開顯。棺槨穿敗之訟，訴漏不蔽

尸。體不理之訟，訴其求瘞掩。骸骨不全之訟，訴求聚合。鳥獸殘啄之訟，訴失肌膚。燒骨之訟，訴求補復。漬骨之訟，訴求高燥。車馬踐轢之訟，訴求移改。鑿掘穢污之訟，訴求遷濯。已葬之訟，訴求修理。未葬之訟，訴求墳塚。葬非本墓之訟，訴非土域。犯禁忌之訟，訴干觸神位。不安穩之訟，訴地氣衝激。高下四方之訟，各訴其處，更須轉動。六親九族之訟，各訴其生人違背恩紀。育子不養之訟，訴天性忍害，不得生成。同姓之訟，訴無情禮。異姓之訟，訴相輕濫。無宅之訟，訴非所歸。無後之訟，訴絕祭祀。憤慨之訟，訴志氣不逞。責怒之訟，訴人侵割。悲傷之訟，訴多厄枉。奄忽之訟，訴不獲辭。又生時所與人仇讎事，各有訟訴，並是怨結，莫申追想，引逮其亡後，所興諸訟，皆由不能自忍，求對生人。大略雖合八十一訟，其中枝葉分散，變成百千萬種。又有生爲愆罪，死受責罰，湯煮火灼，風刀電解，負石鑿山，漕江壅海，如此之目，復百千萬條，悉皆訟引子孫，更相攝對。又有陰伏匿怨，內疽隱恨，發念出言，起訟幽顯。或值時世不理，患難迫身，不勝哀憂，心悲口毒，劇言怨語，呼天喚地，辱詈光景，穢罵神祇，事徹曉冥，皆成訟考。又立行醜逆，搆業無良，犯諸科律禁誡，悉入考目。百年、五十年、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一年、一月、一日、一時，積考相加，衆考合併，命沒已後，餘考不息，纏綿累積，世世不窮。不知某家七世已來，先亡後死，於此諸條，並何犯坐？或復捨命之日，不自甘分，怨天咎地，呼引鬼神，亦致遺殃相連，終不解釋。或有臨民理務，枉刻無辜，殺人取財，囚人受貨，因公行私，狼戾暴虐。或妻妾閹閹，照察不明，信用偏邪，寵縱讒賊，持上逼下，怨酷叢生。祝禱鬼巫，厭延年命，使取魂魄，殺以償咎，因是相訟，亦無窮極。又恐某家七世已來，復有陰罪陰過，陽罪陽過，死罪死過，表裏沈疊，內外怨穢，無德無恩，不仁不孝，欺妄狡詐，違常悖理，塞源拔本，指是作非，天地所弗容，人倫所共棄，沒命三官，皆嬰對罰罪，相及世結，固督切考課，終無止息。魂爽艱急，日就難忍，不堪荼毒，辭訴鬼官，求引生人，代其劇苦。幽司雖明，亦有曲佞。或能聽理鬼言，移檄召對，致某家累年疾厄，頻歲灾衰，光怪夢寐，錢財耗減，無可懷厭。告乞玄師臣某，復覽誥傳，唯應分解塚訟墓注爲急，直旨研明，竊思承奉，願遵幽密，護物爲功，驅馳謹按，未敢懈怠，但聖匠遙遠，軌跡

還訛，迷非悶悞，靡知定本，輒極心究校，詳盡愚誠，參順經科，備伸虔奉，依法謹實布素一百二十尺，五方繒紋、白素各八十尺，掃帚五枚，糞筐五枚，朱砂一兩二分，席一領，狀紙二百張，筆墨各二副，書刀一口，錢五千金，油一斤，香三兩，米二石四斗，并先宿備沐浴洗浣之具。臣謹爲伏地拜章一通，特願上官典者，垂神省覽，爲某家分解先亡後死塚訟訴注之氣，令復注絕滅，逮害潛消，人鬼異路，生死乖隔。謹請天官君，將吏兵各司所主，共爲某家厭制墓氣，解散殃咎，降某家塚瘞之所。又於鄴都、泰山、河海、丘陵諸謫役之處，三官三府各隨源檢紮，必使洗釋，輒按千二百官章儀，并正一真人所授南嶽魏夫人治病制鬼之法，爲某家上請太玄君五人，官將各百二十人，又請左右都候官將百二十人，治太明宮；又請祐護將軍吏兵，太玄真符，攝解塚墓殃注逮之鬼并陰害，加符告下某家，各用本音姓，角姓塚訟交通所屬勾芒之神，徵姓塚訟交通所屬祝融之神，商姓塚訟交通所屬蓐收之神，羽姓塚訟交通所屬玄冥之神，宮姓塚訟交通所屬勾陳之神也。及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蒼林君、武夷君、左右塚侯、地中司激墓卿右秩、蒿里父老，諸是地域所典主者，并嚴加斷絕某家塚訟之氣、復注之鬼。若某家自上係高曾祖父母已來，諸塚墓所在，有犯十二月建破王耗、八將六對、傷絕禁忌、音向不正、哺次不得、左前後、伏尸某姓男女位坐，並爲刑禍，虛耗不息，妨害子孫者，兼爲解釋，和合補復，使生死咸安。即請太玄君，官將百二十人，治無渠宮。又請九地君，官將百二十人，治茂理宮。一合下，主爲某家分解葬埋所犯十二月建破王耗，及十二丘墓塚訟之鬼，一切須滅。又請都星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治倉明宮。又請太白中陳明星君，官將百二十人等，一合下，並解某家七世已下，前昇後化亡人、星宿官使復連，收十二刑禍，遲留逆殺，除落死名，止殺滅殃。又請赤天食氣君，官將百二十人，主驅斥親疏遠近及有異姓訟，逮諸凶惡之鬼。又請無上高倉君，兵士十萬人，主收五墓之鬼，傷死往來病祟生人者。又請四胡君，官將百二十人，主消考訟之鬼、不正之氣，致不安穩者。又請收神上明君，官將百二十人，主收輜輳不寧、惡夢錯亂、魂魄不守者。又請天昌君、黃衣兵士十萬人，主收某家中百二十殃怪、中外強祥、十二月刑殺鬼。又請蓋天大將軍十萬人，主爲某家辟斥故氣，斷絕注鬼，却死來生，却禍來福。又請太白君百萬人，都官從事，考對殺君，各有種數千

萬人，一合下，營護某身并某家，却死籍，上生名，斷祖世中外亡人死注。清濁之氣，破殺尸殃之鬼，不得伺候牽引，更相注逮。若下官故氣，假託形影，道從鬼兵，脅迫亡人，還逮家門者，一依女青詔書律令，收治絕滅。所請十五君，官將吏兵等，願一合來下，各隨本職，為某解除亡人考謫，療治衆苦，痛惱之疾，盡得平安。克使訟訴不生，殃注絕息。某家諸先亡後死中種族異姓、親戚周旋、朋友、奴婢、僕妾，橫暴枉濫，流亡客葬，無後之鬼，預是前八十一訟之事，及百千萬種殃考注逮等，各皆潛寧休息，不得復動作爲害。若猶欲怨望，覬伺間隙，搆扇禍害者，各盡收執，速令永滅，不使更興。章御之後，賜某家前亡後死祖世亡人，罪蒙原赦，魂昇三天，塚墓安寧，考訟沉靜，福被當今，慶流後代，子孫隆茂，宦學光顯，計圖勝展，公私利昌，疾病除差，怪消夢正，存亡獲福，以爲效信。所請天官，依都章言功，不負丹誓。恩惟太上分別。求哀臣愚。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剛風騎置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臣謹爲某官某乙身處官徒，官職沉滯，名位不遷，或云累代門戶衰微，子孫凌替，或云官私屯厄，口舌橫生，任隨本意言之，在臨時改張。拜請《天官分解亡人塚墓考訟殃祟安死利生制滅禍害乞恩章》一通，上詣太上某官曹治。伏須告報，臣某誠惶誠恐，稽首再拜以聞。

沐浴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六《沐浴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右牒，即日稽首，仰慮亡人在生之日，多諸罪累，沒命之後，囚閉三官，困苦之中，未蒙解脫。今謹憑大道之力，拯濟幽魂宿業愆尤，以今蕩滌。謹賁亡人在生衣物，及鎮信錢米香油方綵筆墨等，謹於淨庭立作浴室，沐浴之具，皆令清淨，免離幽塗。臣今謹爲伏地拜章，上請沐浴君吏，沐浴夫人，洗浣玉女千二百人，鑒臨亡人，沐浴身形，洗

垢除穢，去離桎梏，得睹光明，逍遙快樂，衣食自然，無諸乏少，安穩塚墓，祐利生人，以爲效信。恩惟太上衆真分別，求哀。臣某謹爲拜上《天官沐浴朱章》一通，上詣太上某官曹治。云云。

解謫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六《解謫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右牒，即日稽首，仰恐亡人在生之日所向多違，招延不利，凶被亡人，遂爾終亡。如此苦切，人天罕測。罪積玄司，鬱彰天府，亡者平生之日，三業六根，多諸罪結，上觸天禁，下犯地忌，中悞人鬼，有諒罪深，不測魂路，遂即一心，歸命大道，告訴向臣，求乞章文，具如所列。臣謹爲伏地拜章，上請素車白馬將軍，兵士十萬人，又請太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一合來下，主爲亡人魂爽，永離三塗，名書六天，願爲度脫重罪。請太玄真符，告下天地水官府，女青詔書，地下二千石、丘丞墓伯、十二塚神，泰山二十四獄，東嶽泰山地獄，中都大獄，天一北獄，皇天九平獄，南嶽衡山地獄，西嶽華山地獄，北嶽恒山地獄，中嶽嵩高山地獄，北都寒池牢檻之獄，九江水帝河伯將佐掾吏，一切放遣亡人，永離幽塗，昇遷福堂，衣食自然，不得注訟生人。恩惟太上分別，求哀。

久病大厄金紫代形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六《久病大厄金紫代形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具銜，某年若干歲，某月日生，行年到某，今於某州縣鄉里觀院謹奏金紫代形章一通，某爰自幼小，以至於今，無德無功，叨榮重祿，歲月積久，罪咎彌深。又職在養人，政專撫俗，或緣情喜怒，傍公徇私，或率意刑罰，悞犯真聖，失在毫末，疊重山嶽，常懼冥責，唯無覺悟。某自某月已來，災疾云云，伏惟大道潛貸，有感必通，某微誠上陳，伏希降鑒。謹依儀式，賣金人一形，紫紋若干尺，隨年命，米一石二斗，鎮錢一千二百文，油一斗二升，紙一百二十幅，筆兩管，墨兩錠，青絲一百二十尺，算子一百二十條，淨巾一條，用法信，上投大道，求乞章奏，削落死籍，注上生名。臣謹按師法，參詳天圖，某受生九天，冠帶五常，九宮離落，八卦交纏，三光朗照，七元輔身，乾坤覆載，五氣翼形，陰陽育養，開導光明，法象天地，名參中元，司命勒籍，太一檢年，玄符記錄，在南昌上宮、紫闥之內，玉冊七寶之函，承天順地，稟氣玄天，定算冥中，初無夭傷，今世運否，三元交喪，真氣上昇，六天鼓行，千精萬邪，枉害生民，致有理不揚，抱枉不彰，三尸枉魂，飛爽彌天，怨鬼號訴，稱恨三官，天高地邈，幽冥不理，注連生人，致有先亡祖考，中外傷精，構合為凶。臣按天師九道考經元辰包鉤命訣之法，人命受生，有吉有凶，脩短之期，各有歲月日時，生值吉德，則長享五福，犯罪遇害，終於六極。謹尋某本命某某，命人以某，為鬼行年某災厄深重，云云。伏聞大道普慈，好生惡殺，無災不救，無厄不解，既生當活，已成當蓋，哀念一家，愍其厄疾。臣忝任治職，奉宣慈化，不勝所見，謹冒清嚴，披露丹懇，伏地拜《金紫代形章》一通上聞，伏惟太上無極大道、太上老君、諸君丈人、天師女師、三師眾尊，乞垂大恩，特賜原赦，解某宿對之愆，千罪萬過，道氣廣覆，迴育養之恩，救濟一切，賜續壽命，身入福德之中，以上官典者垂神省理，分解年命，生月胎日，宿新災厄，凶禍之氣，隨事和解，為某上請三十二天帝君、長生司馬，代形度命，南昌元君、監生使者、各三十二人，乘飛龍羽車，三十二天帝，兵馬各九億萬人，一合來下，賣某金人紫紋，上詣三十二天，曆星檢宿，宮曹之中，賣名易形，更請真神玄元生氣下入某身中，更注上生籍，延命無窮。謹請延年益壽君各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一合來下，賣某代形金人紫紋信物，上詣太清玄元生氣宮，伏請下條星度算君、賣名易形君、脫死上生君，又請臣身中

功曹使者、太陰考召君吏，賣某代形金人紫紋，上詣北斗太陰御女下一重冥宮，太陰典死籍庫壁櫃之中，賣某身名，易某身形，上名生籍玉曆之中，延命無極。又請魁魁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太皇萬福解患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三天解厄君、解害君各五人，一合來下，主為某上解生年日月胞胎所犯日月五星二十八宿醜星惡宿，下解地祇禁忌五灾六害七咎八難九厄十苦十二刑殺，願北斗七星削除某死名，貪狼巨門斷絕死源，祿存廉貞貿易死形，文曲武曲除籍死錄，天綱破軍殺氣不加。願三台君解某行年六害過度疾病死喪之厄，歲月日時之厄，天地之厄，牢獄之厄，兵賊之厄，四時五行金木水火土之厄，千凶萬厄，盡乞度脫。請煩東極青華九玄上宮青帝、監生度命君、賣名易形君、神仙度世君各一人，兵士各九百萬眾，乘青雲羽車，飛行萬里，一合來下，賣某代形金人紫紋，上詣長生宮中，為某賣名易形，更上生籍玉曆之中，青帝冠帶，延命無窮。重煩南極南昌宮中赤帝、監生度命君、賣名易形君、元氣受生君、神仙度世君各一人，兵士各九百萬眾，乘赤雲羽車，飛行萬里，一合來下，賣某代形金人紫紋，上詣南極長生宮中，為某賣名易形，更上生籍玉曆之中，赤帝冠帶，延命無窮。重煩西極白素宮中白帝、監生度命君、賣名易形君、元氣受生君、神仙度世君各一人，兵士各九百萬眾，乘素雲羽車，飛行萬里，一合來下，賣某代形金人紫紋，上詣素雲宮中，為某賣名易形，更上生籍玉曆之中，白帝冠帶，延命無窮。重煩北極玄斗太陰宮中黑帝、監生度命君、賣名易形君、元氣受生君、神仙度世君各一人，兵士各九百萬眾，乘玄雲羽車飛行萬里，一合來下，賣某代形金人紫紋，上詣太陰御女下一重冥宮中、太陰典死籍庫壁櫃之中，為某賣名易形，更上生籍玉曆之中，黑帝冠帶，延命無窮。重煩中央高皇三十二天玄都紫微宮中黃帝、監生度命君、賣名易形君、元氣受生君、神仙度世君各一人，兵士各九百萬眾，乘黃雲羽車，飛行萬里，一合來下，賣某代形金人紫紋，上詣三十二天始生元氣宮中，為某賣名易形，更上生籍玉曆之中，黃帝冠帶，延命無窮。謹請某本命某并從官某人，千乘萬騎，為某保守祿命，拘制三魂，滅除九氣，易形生神，安鎮官府，長生無窮。又請某行年某并從官某人，千乘萬騎，為某保延祿年，拘制魂魄，削死上生，安神定氣，永鎮生宮之中。願真君父母為某上消天上四方星宿之灾，下散地上八方之禍，各保某祿命，上詣

三天曹，解某身中真官考召，解脫羅網，削死上生，移名玉曆生錄之中，轉禍爲福，轉凶作吉，以德消刑，以福消禍，四時五行，金木水火土，雖復相殺，還復相生，戊己中和，神仙道成，願左右玄元始氣生活某。若犯天地水三官殃考，應還鬼伍者，願三台君解除。億基萬考，千咎百禍，十凶九厄，三灾八難之中，特爲解救，增益算壽，更著生錄。願明曹典者，尋拔十方之內，某所犯宿連罪命衰厄所在，悉爲隨事和釋於三河四海、九江八極、天地水三官、百二十曹府、六律九章、泰山二十四獄、玄河北獄之中，拔贖某三魂七魄，女十四魄。還附身形。又請三天拔命君、度厄君、度命君、濟厄君各十二人，消灾散禍君十三人，倉穀吏、樹木齋夫、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周天八極君十二人，左右執法君十二人，官將百二十人、河畔六府、解厄掾吏三百六十人，又請中宮閑能兵士百萬人，一合來下入某身中，消除行年本命十二禁忌，衝破拘元檢敗，大會小會、五刑九厄、五凶六害、九醜衰厄安定五藏，調和六府，百病除差。又請周鼎君一人，治大夫宮中，爲某和解曆紀，周旋八極，除死籍，上生名，超百二十生氣，延年不老。又請南上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治列庫宮。周玉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治地理宮中，衣綵朱袍，丹陽之幘，通天之冠。又請周鼎玉女千二百人，衣綵衣，一合來下，爲某致含生之氣，延年度厄，召還魂魄，附某身中，記生名，除死籍，乞生活。章上所請千二百官君將吏兵，并勅下某身所住所居里中，監察真官四野九野都平君，道上二玄三元四始甲子諸官君，十二水帝河平侯，所在神祇社稷，咸承臣今章御之後，乞某灾厄過度，年命延長，四大休吉，道力扶持，元元安穩，以爲效信。恩惟太上分別，哀原臣愚。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剛風騎置驛馬上章吏、飛龍騎吏等各二人出，操臣謹爲大道弟子某奏《金紫代形解厄延命大章》一通，上詣太上某曹治。

出喪下葬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六《出喪下葬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列奉法無狀，招延凶考，亡人某以某年月日沒命三官，安喪宅內某地，未得葬之。當以今月某日某時，權移某屍柩，從某地出，安埋某處。某奉屬清真，委誠道氣，不復從師卜問，懼爲太歲將軍、十二月建、鉤刑破殺、下官故氣、千禁萬忌所見傷害，求臣上聞，以自防護。臣按某爲道民，事與俗殊，送終葬死，無所忌諱，一心之民，在可哀愍。謹請太素太始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又請葬埋吏十二人，一合下符，攝下女青詔書，地下二千石，丘丞墓伯，十二塚侯，及所經由里域路次禁忌之官，不得侵犯某家，當令某潛寧后土，精爽安穩附就，魁綱衆忌，一切消滅。要以某家死生無他，以爲效信。事訖言功。恩惟太上分別，求哀。

新亡遷達開通道路收除土殃斷絕復連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六《新亡遷達開通道路收除土殃斷絕復連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列素以胎生肉人，下官子孫，千載有幸，得奉大道，被蒙恩覆，得全首領人口，某等誠用欣慰。兼蒙師道所見哀憐，賜署某大小天官錄治。荷恩隆重，實在罔極。肉人生長末俗，不能勤修，建立

功德，上報恩澤，百行多違，罪過山積，招延考罰，家門衰頓，喪禍不絕。亡過某前得疾病，不蒙原赦，以某年月日命謝三官，從此已來，宅舍不安，鬼氣不絕，光怪夢寐，疾病云云。喪衰之餘，懼怖屏營，恐某等死時日惡，殃注不已，詣臣告訴，求乞章奏，上如所列。臣接受陰陽造化而生，雖承九天之業，假備四大而成，生時相給，終畢相還，陰陽相配，雌雄相隨，陽唱陰和，男行女從，三萬六千神，眼為生宗，受明日月，卯酉二門，在人為神，去人為鬼，人之將死，故眼睛光墮，左雄右雌，名曰土殃。從一至三，雄白雌黃，二七十四，毛羽飛翔。翅腳帶毒，動則輝光。口銜金殺，向人皆亡。東西緣緯，南北乘經，值遇太歲，太陰將軍、王耗之神，住不敢行。途路既塞，恐成灾殃。有犯重喪，奮羽吐毒，注害生人，死注不絕，緣此而興。又恐某屬三塗，尸役地官，搖動驅逼，還逮生人。臣以師道正一嚴明，生死異世，不得相干。某生死氣速，注復相延，如不解救，則存沒莫分。人命至重，枉濫難容。臣謹為拜章一通，伏願師道必垂哀矜。願請仙官討氣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主為死人某開通太歲、太陰大將軍，此時司命王耗，千禁萬忌，約勅四時之官，開通道理，不得拘留某精爽注復生人。又請北辰司馬都官從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誅殃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收捕某死時雌雄殃殺魁綱之鬼，復注之氣，疾速去離。某家各還本屬，四時之官，不得拘留，原某前身及今生在世時千罪萬過，千愆萬咎，悉皆赦除。某盟結既解，遷達魂神，去離三塗五苦，還昇福堂，衣食自然，利祐後人，不得更相戀慕，復連殃注，於今斷絕，地官衛戶，神還更生。並賜某家從今已去，大小某等疾病陰私除差，門戶安穩，生死受恩。恩惟太上分別，求哀。

新亡灑宅逐注却殺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六《新亡灑宅逐注却殺章》 具法位。

科戒總部·科儀名目部

上言：謹按文書，某素以胎生肉人，下官子孫，運會有幸，得染清化，常蒙恩覆，誠自歡慰。但肉人闔門頑愚，施行多違，招致考罰，頃年以來，家居轆軻，喪死相係。某抱病疾，以某月日死亡，恐某死亡之日，注復生人，有土殃惡氣，喪車魍魎雄雌之鬼，盤停宅內，傷賊不已。肉人惶悸，無復心膽，告訴向臣，求乞請除宅中注殺，安神定氣，上如所列。臣按人死之日，魂魄流散，化成八殺，雌雄咎注，喪車魍魎，或出或上，還重殺害，纏綿宅內，伺候衰缺，復欲中傷，注害生人。謹為伏地拜章一通上聞，特從大道迴神降福，流清蕩濁。謹請天中敢健吏兵千二百人，又請逐注鬼禽奇君、水坦吏各一，合來下某家宅舍之中，收捕齋尸注鬼，雌雄客殺，喪車魍魎，一切絕滅。又請却殺將軍十二人，一合下到某家宅中，收却百二十殃殺之鬼，并勅某家所居里中真官注氣，并守宅三將軍，二十四吏，兵士三十萬人，各豎兵刃外向，繞宅三重。又請神水使者與請官併力掃灑宅中神水，雲行萬里，清嚴宅內，蕩除尸穢，衆官備衛，神明鎮守，并遷某臨亡之時報殺將軍，功成事訖，各還天曹，列受功賞。并請安宅、穩宅、鎮宅、清正吏一合下，安鎮宅舍，保護人口，使復注絕滅。肉人千罪萬過，生死所犯，一乞原赦。恩惟太上分別，求哀。

受官拜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六《受官拜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素以下官之餘，胎生下愚，遭遇開泰，得在民次，猥蒙天地重光之覆，得預階倫。昔處在某朝，職滿被銓，遷報某位，王命已行，不敢稽闕。當以某日拜受板印，仰憑大化清淳之氣，奉發之日，不問時王，歸情師道，告臣求哀。謹為伏地拜章上聞，為某上請朱雀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治洛平官，主萬民和合，賓客人衆，飲食皆令笑喜，無有怨惡。重請位官受爵君，官將各百二十人。重請四方夷蠻戎狄

君，官將各百二十人，一合下，營衛某。受拜板印之後，辟斥衆災禁害之氣，使某職顯易遷，居官清利，安穩無他，以爲效信。所請君吏，謁言上官，中宮錄署，無令悲恨。恩惟太上分別，求哀。

臨官蒞民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六《臨官蒞民章》 具法位。

上言：某以下愚，誤蒙大恩，爲時所銓，顯叙某縣。王命既加，當親民物。便以時世僞濁，人鬼互權，肉人功薄，無以禳災。今月某日，啓邁即路，尅用某月日到境入界，仰恃道氣，不敢卜日問時。入境之日，爲土地精靈、符師社廟、飲食故氣、太歲將軍、道上禁詞、五行王相、魁綱諸忌所見中傷，告臣自列，求乞防保。謹爲拜章，願上官典者，告下某里中土地真官、郵書驛騎、亭傳里邑，皆爲開通營衛某身。重請昌落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重請祐護將軍、萬福丈人、官將，辟斥衆災。解除禁害君一人，官將各百二十人，與四方夷蠻戎狄君吏各一合來下，同共營衛某身，太歲將軍，四時王耗，千禁萬忌，使某到境入界，安穩無他，居官清利，口數康靖，在職遷顯，歲終如願，時君將吏，言功報勞。恩惟太上分別，求哀。

收魔夢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六《收魔夢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列訴千生有幸，得在道門，以自保持，被蒙恩覆，闔門端正，每自喜樂。但以肉人奉法初淺，愆咎累臻，某自近已來，寢卧不安，眠則魘魅，又夢寤參錯，多見先亡後化往來，輒便驚魔，大小惶怖。依憑大道請治，告臣求乞章奏，以自救護。謹爲拜章上聞，願乞大道哀愍肉人，解除殃害。若有故氣太歲太陰大將軍，此時司命十二月建，前後八神，拘刑破殺，宅中伏龍，七獄掾吏、遲留逆殺、四面蜚功、懸尸六害、十二下媚，及客鬼寄住之氣，盡令消散。謹請萬神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主爲某却死來生，却禍來福，辟斥故氣，精崇注鬼。重請天昌君，黃衣兵士十萬人，主收某家中外強殍、十二刑注、夢寤之鬼。重請太陽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治佐蘭官，主治眠卧不安，驚怖之鬼，皆令銷却。若有塚墓十二塚訟強殍，復連一切，盡以三氣除之，解絕復連，不得爲後生人作精祟。重請天中敢健吏兵君，官將百二十人，主收捕某家先亡遲留逆殺考害之鬼，付女青北獄治罪。某身中所苦，悉令除差，卧得安貼，不復驚魔。恩惟太上分別，求哀。

爲亡人首悔贖罪解謫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六《爲亡人首悔贖罪解謫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乙素以下官子孫，運會有年，遭逢大化，操信制屬，以自保治，蒙恩覆蓋，大小慶慰。而以頑愚，修奉多違，以招考罰。頃來轆軻，凡百無善，某身疾病，從來云云。伏自考思，精崇所由。恐亡人某生時犯罪，不忠不孝，不仁不慈，姪情嫉妬，罵詈咒詛，牽天引地，叫喚神靈。或貪財盜竊，枉剋非理，改動所作，凡百無善，致收大考，繫身後土。恐亡歿之後，被受重謫，魂魄考對，結在三官，徒刑作役，楚毒備至，不堪困苦，逮累生人，致令某家基考復注，殃禍不絕，生死困辱，不自解免。元元之情，憑恃道氣。某今備條某生時罪狀，首列詣治，并賁

某物，以立心信，拔贖某生時所犯百萬之罪。臣以頑闇，不明鬼氣，謹承某辭，伏地拜章上聞。唯願太上大道、天師門下典者，特垂愷悌之恩，察臣所奏，乞依太上首悔之制，為某家亡人某隨事和釋，解散考謫重遣。功曹使者，賁某信儀，遙詣三天曹，按某生時所犯，隨原料剔，削除刑名，絕滅事目。謹請太玄真符攝下女青詔書，地下二千石，丘丞墓伯，十二塚神，泰山二十四獄，中都大獄，天一北獄，皇天九平獄，天地水三官，河侯河伯，將佐掾吏等，一切放某等魂魄，使還附尸骨，免離囚徒困苦之中，得上屬天曹和樂之地，斷絕殃注，滅除死籍。若某生時有犯五盟七詛，更相拘牽，結速不解者，某乞丐一切解罷釋散。某家從今以去，令生死安穩，門戶隆利，疾病除差，以為效信。恩惟太上分別，求哀。

賁亡人衣物解罪謫遷達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六《賁亡人衣物解罪謫遷達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列素以胎生肉人，下官子孫，千載有幸，得奉大道，兼蒙恩育，賜某大小百官重錄，參佩內外，光顯非分，實荷罔極。但某等肉人，生長季俗，不能承科，奉戒多違，招延考罰。亡過某前得疾病，不蒙原赦，以某年月日謝命三官。從此已來，疾氣云云。恐某先身宿緣，及在世之時，所行罪惡，新故乘襲，及存亡考負，魂魄繫對，在三官困苦之中，不堪憂惱，注速生人。某大小痛死憂生，無復情計，不知立何功德，以相拔贖，謹賁某生時服飾某種衣物，以贖某死魂，重謫斷絕，復連歸命。告臣求乞章奏，上如所列。臣以大道慈化，憐生愍死，歸向之民，存亡戴賴，最以幽繫之魂，有昇遷之慶，法輪開度，化生人道。某丹心惻盡，敢緣慈恩，仰希照潤。謹冒清正，拜章上聞，唯蒙太上無極至真申臣所奏，原赦某先身今世，特垂料省。謹為上請素車白馬將軍，兵士十萬人，又請太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主知某魂神閉繫所在，若長淪三

徒，名書六天，願盡為度脫。重請仙官大歷君，官將百二十人，治西水宮；重請太玄真符，告下天地水三官，女青詔書，地下二千石，丘丞墓伯，十二塚神，泰山二十四獄，中都大獄，天一北獄，皇天九平獄，東嶽泰山地獄，南嶽衡山地獄，西嶽華山地獄，北嶽恒山地獄，中嶽嵩山地獄，北都寒池牢檻諸獄，九江水帝，河侯河伯，將佐掾吏等，一切放某魂魄，削去罪目，解除刑名，放囚出徒，沐浴冠帶，遷昇福堂，反胎化生，還於善門，絕死注於六官，上生名於丹籍，賜某等大小所苦，並蒙除愈，口數無他，向願從心，以為效信。生死千罪萬過，唯乞原赦。恩惟太上分別，求哀。

滅度三塗五苦鍊尸受度適意更生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六《滅度三塗五苦鍊尸受度適意更生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臣以凡愚，先身功微，雖生人道，履於穢世，塵濁所染，自分淪胥，絕望天路，皇極哀矜，未見刑辟，窺窬僥倖，得參三景真經。雖志自克勵，而為尸蟲所纏，累在嗜欲，觸事違戒，加值今陽九運促，驅除已及，功沒罪見，未能自拔，常懼一旦奄忽無期，雖念自新，而結縛未解，善緣未至。敢以刑餘之命，於三掠之門，冒陳瞽誠，干忤天真，追念悚息。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死罪死罪。臣竊見經旨明戒，有可憑恩。經言：自非先身有善，累劫之功，名書瓊簡，不得妄見寶經。預以見者，皆應昇度。或功德未足，生死未充，未得白日飛騰。或託尸解，暫經太陰，魂神受對，寄形地官，因緣期訖，得還故宅，一時俱昇。如靈旨所誠，則奉法者，猶有可冀。是以愚臣敢申所見。即日有某郡縣鄉里某，年如千歲，本命某甲，某帝領籍，某月生，受命某天。某在世之時，窺窬好慕，詣道士某，登壇結盟，奉受三景洞經，供養禮拜，時修齋直，但某身

履下世，穢濁所牽，功德未滿，滅根未絕，如靈旨所期，某雖形滅，應在尸解。恐某因緣未定，先功未充，以某月日時以疾去世，託滅太陰，形寄土官。今停柩殯宮，須待良辰，遷還蒿里。功德未足，未便早還，恐為土府所見驅逼，不相容安，魂飛魄揚，尸形匪寧，搖動考對，注連復生。臣宿世因緣，與某忝結天親，俱處未俗，私心憂念，雖靈契有定，臣猶不自安。嘉荷任之日，以開度為先。今仰憑無極天尊、元始大化、明真之旨、正一之科，謹為攝齋，拜章上聞。願大慈哀矜，原除某前身及在世時所犯罪孽，諸有三塗之根，五苦之結，在三官九府考屬執罰之曹，神兵力士鎚杖之下，刑係刀山劍樹，九幽長夜地獄之中者，乞申臣今章，告下三官，賜以某生時建善之功，拔度魂神，還復故形。若某神離魄蕩，尸肉朽腐，願五帝尊神還其肌膚，養復魂神，三光飲哺，注以洪泉，通其榮衛，潤以血氣，應轉者轉，應度者度，應生者生。願某所屬某獄某山真靈正神，為符下九土地官，各依部界，供給有無，一如明真科旨。當使形安神守，魄不蕩散，頓消罪源，精神還復故宅。乞臣章御之後，某復受生鍊尸，還復故形，上補真仙。伏願太上門下典者，申臣翹翹之心。所奏蒙御，開度幽冥，上願天慈造化，無量大恩，下使臣愚念不辜。恩惟太上分別，求哀云云。為某拜上《滅度形神拔出三官九府三塗之根五苦之結開九幽地獄還復魂神鍊尸受度適意更生章》一通，上詣太上某宮曹治。伏須告報。

受官消滅妨害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六《受官消滅妨害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遭遇時會，得在清化，身佩仙官，出入蒙恩，誠用光慰。某從某世已來，官爵相承，蒙國重恩。今忝某職，以某日恭受王命，溥倚大道，不卜不問，不擇日，不揀時，持心而行。自受職已來，夢寤參錯，疾病更互，怪異妄生，不知何由。推按歲曆，天地六甲，受板

日，某子值五離本命，某子行年甲午破子，以十一月受板。復是衰月，太歲某，刑殺在某，墓殺在某，某為刑殺，更相衝剋。時日所臨，下值六合，仍會六害。伏聞大道無禁無忌，精誠不至不能，攘灾却害，馳來告臣，求乞文書，謹以上聞，願以道氣下流。謹為上請天閣君，官將百二十人，治安陽宮，主開除九天禁忌。某受命者，消滅之。請天王玉女千二百人，衣青衣，主收天下萬民，拜官受位，印金銀，通神明，却灾除害，身壽百歲，若某拜受之日，為五離時，有妖惡眾害，悉為消滅，乞上官典者差下所請。某中如干政君若府，云府中二十四政。若郡，云郡中二十四政。若州，云州中十八政。縣，云縣中七政君。一合併力為某攘却眾惡，消滅禁忌，在官無他，論議合德，吏民歡心，時蒙遷位，歲竟安穩。如願之日，所請天官，言功報勞，不負效信。恩惟太上分別，求哀。

遷臨大官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六《遷臨大官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素以胎生肉人，枯骨子孫，昔以樂化制，屬大道以自保治，蒙恩端厚，常自喜慰。某胄胤之門，世以仕官為業，累為某官，綜治王事，名績顯著，今還某職，非某肉人所能披致，仰感大道覆載之祐。某官處在機要，或在塞外云云。職攝百國大政，君臣多是強勢，吏民權下，悉皆習滑，又多獄繫，枉直難明，懼文失中，遭罹譴負，歸誠大道廣納之施，訴告向臣，求乞文書，以自保護。臣忝荷重任，不勝肉人告訴之至，謹冒清嚴，拜章上聞，願垂矜祐。謹請東九夷、南八蠻、西六戎、北五狄君各十二人，將吏兵士及時下，圍繞某所住宅，俠從左右。重請萬福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主辟斥故氣精祟，咒詛媚固，使却死來生，却禍來福。重請大星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治石仙宮，主制百姓口舌，讒謗不行，收正其位，令百姓吏民相見笑喜。重請祐護將軍、萬福丈人，官

將百二十人，主營衛某身。重請青蒼君，官將百二十人，治巨門宮，厭官怨讎刑禍之氣，止之不到。願上請天官時君，將吏一，合同時來下某郡縣鄉里舍，各隨所主，擁護某身，辟斥邪精瘟疫毒疫癘之氣，謀議媚固，皆令消滅，使某心開意，悟五神聰，了所言者，當所作者，允如千百口，皆爲伏諾，蘊積唯新，闔門平安，歲終舉善，公私隆利，以爲效信。當爲時君將吏言功舉遷，以報勞苦，肉人大小千罪萬過，並乞原赦。恩惟太上衆真分別。

保護戎征章

綜述

佚名《赤松子章曆》卷六《保護戎征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列素以胎生肉人，下官子孫，運會有幸，遭逢大化，被受恩覆，誠用欣慰。但以頑愚，罪過山積，常招禍祟。云云。道里長遠，行經江山，歷涉淮泗，方向凶敵，白刃之中，鋒毒既交，酷加文武。又軍法嚴峻，動有梟戮，妨惡持權，脅人爲暴。肉人功薄，無以裨災。恐某當此厄難，不能度脫，元元之情，憑恃道氣，詣治告臣，求乞祐護。謹爲伏地拜章一通，上請東方九夷君、南方八蠻君、西方六戎君、北方五狄君各十二人。重請千里君、萬里將軍、祐護將軍，共營衛某身，隨逐覆蓋所在之處，常令安穩。辟斥衆災、疫癘鬼賊，使某白刃不加，度脫厄難，官中清利，無他譴負，以爲效信。當爲時君將吏言功報勞。恩惟太上衆真分別，求哀。

救急解計章

綜述

杜光庭《太上宣慈助化章》卷一《救急解計章》 次發爐。
次長跪出官。

泰玄都正一平炁，係天師陽平等二十四治，臣某稽首頓首，再禮上言：謹案文書，今有某州某縣某鄉某里某觀弟子某，行年若干歲，戶口若干人，居住此處，即日叩頭，請福乞恩詞，肉人素質胎生，百官子孫，千載幸會，得奉太上大道諸君丈人，受命皇極，自保生治，良由肉人某闔門大小頑愚，施行多違，招延不利，比年已來，輾轉不安，某家口衰厄，錢財耗散，妖怪竟起，恐有某三灾九厄，頓集軀形，爲天羅所纏，地網所繞，壽命短促，年算窮訖，死名解奏三官，又塚墓土絕，令先亡擾動爲殃，注復連所見，訟逮生人，且今世濁惡，百邪凶暴，鬼賊交行，百病殺害，平人死者狼藉，哭聲盈路，不可聽聞，肉人處在其中，無功自拔，深恐奄充灰壤，不自存保，無方爲計，推以一心歸命大道告訴、向臣求乞章奏、解除某生命所犯三灾九厄、羅網纏縛，請贖應死之命，如所列訴，臣以下愚，不明鬼炁、恐某身爲六害，更相剋賊、又恐妖祥所見侵枉，又爲先亡後死，中外鬼賊塚墓之炁所可列逮，太山府君所可橫召、某誠復罪穢，但雀鼠之生，從道求哀，伏聞太上大道，慈育羣生，無不救拔，延命度厄，惟在恩覆置詞請命，露出中庭於太陰之下，北斗之前，伏地拜奏口章一通上聞天曹，伏願無極太上老君、太上丈人、三師君慈父聖母，丐無極之恩，原除某年生已來所犯萬死之罪，萬愆之過，九厄之期，一切除蕩，乞某一生一活，一度一脫若三命已盡算紀訖窮，特賜其短中得長、敗中得成，危中得安，厄中得濟，迴停漏刻，申借一期，請某本命生月神部，各領千乘萬騎，救解延命之厄，即爲排天，迺致書乞丐子午之算，倍年百二十歲，乞爲肉人代名易形，削除惡簿，易短爲長，願轉化推移，展

轉窮年，推於魁綱之下，更相拔贖，若某年命薄弱，當爲延續，倉穀乏少，增其斗斛，樹木枯槁，爲傳膏澤，若三壽短促，增其延續，若年命不長，增其算祿，輒勞神兵功曹使者，責持某年命簿帳目錄，上達玉帝几前隨事，爲對司命門下，分別料度簡書、乞除刑止殺、若某身壽有限，其度促短，九厄並會，身行多違，贓滿罪定，應允驅除，三命欲盡，三解已報，玉曆無籍，左契無名，三元無錄，司命輟籍，南宮不收，天帝不原者，乞丐除之，三月一時，三歲一期，都會周而復始，如蒙省理，則受師老再生之恩主，爲某上請文昌宮中壽命君，將請南昌益算君拔命君，各五人，官將各千二百人，一合來下，主爲某延請生命，增益壽算，永保存活，又請太上玄元始炁宮中請條星度算君、轉名易形君、脫死上生君，各五人，官將千二百人，一合來下，與臣某身中功曹使者，太陰之下考召君吏，爲肉人某，上詣北斗御女宮中主爲拔贖死籍，轉名易形，又請東華宮九龍符命告下五嶽仙公，勅水官河伯呂公子等，太山二十四獄掾吏。三台，八座司命，解除某身中罪，考一切和釋，爲拔出三魂七魄付與身中，不得放逸，請拘魂制魄君五人，官將千二百人，又請東方七童子，拔魂魄吏萬二千人，爲徑詣玄陰御女宮中，主爲拔贖某三魂七魄，拔出三命，永保生活，又請南昌主真君五人，官將千二百人，一合來下，隨臣章上詣太浩天曹司命韓君門下玉案上，主爲某却三官死解，更定生名，度著左契玉曆神仙簿中，延年無窮，又請魁綱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主爲某身上解生月胞胎，生日所犯五星二十八宿，下解孤虛滅沒之厄，五灾九厄之炁，賜純陽生炁布潤某身。所苦千灾萬痛，應章除差，恐立命以來犯觸天地四時。五行十二時辰，二十四神，天綱河魁，太一從魁功曹，傳送大吉小吉，勝先神后太衝，微明青龍白虎，朱雀玄武，騰蛇天后，太陰天一，貴神日遊月行，千禁萬忌，殃考深重，應充鬼伴者，願七星君，次爲消除之，貪狼巨門，除斷鬼源，祿存廉貞，代名易形，文曲武曲，除却死錄，天綱破軍，斤却妖羣，使不加入，三台主除墓，考千罪萬過，十二刑殺之鬼，一切消滅，所患除愈，願上官典者，爲通行省理，令章上詣三天曹，分別某家前世已來，九玄七祖，父母及某身積行所犯頑逆醜惡，非人所行，淫色盜竊、違天負地，形禱咒詛、復連之炁，并肉人某身行年本命諸灾厄衰禍之炁，次解除五刑六害，短壽之厄，延年益算，六甲六十日旬，

陰陽六十神，各自驅使，檢統四海八極，十四州九十郡，一千二百縣、萬二千鄉亭、萬二千里域之中，推某身所犯，並是何罪何事，在何宮在何司，何府何神所噴，爲何鬼所言，爲何考所逮，乞所召君將吏兵，上詣三天曹道行之處，次爲和釋消滅之，使天無文書、地無簡籍、水無盟誓，一切爲原之。重請倉火玉女千二百人，各衣珠玉雜色之衣，三環結角，主爲某延年益壽，添倉益庫，更加壽算，起百二十神炁，流布某身中，上昇泥丸，下治絳宮，養育根元，補護年命，乞醫理疾，病豁然除差，登行道路，又請玄老大將軍十萬人，玄老使者百萬衆，又請三天太上玉女千二百人，三環結角，身著五色玄黃衣，足著師子履，三天上來下，口含雄黃之藥，手捧玉漿，吐哺真炁，共來濟療肉人，某身從頭至足，緣肌纏脉，和調六腑，筋骨充滿，百病除差，夢寤真正，得度九厄之中，主爲某身中上解除天厄。下解除地厄，次解三天星辰之厄，次解胎月之厄，次解生日之厄，次解年衰算盡之厄，次解嫁娶移徙葬埋犯觸十二時神之厄，次解大將軍太歲太陰十二月建王之厄，次解行年絕氣之厄，次解違天負地之厄，次解元辰衰否之厄，又恐某身本命衆厄兼會，有五方，驅除夷蠻戎狄及中外強殄，四面咒詛，尅害，致令肉人疾病厄困萬痛加某身，命在時尅恐不免三灾九厄之中，雀鼠之命，畏死貪生，重請三天解厄君五人，官將千二百人，又請太皇萬福君五人，官將千二百人，主爲某身於九天之下、九地之上，檢尋某算籍，主知禍崇根元，灾厄深淺，一切悉爲和合，次消滅之解而度之，乞丐肉人某身百病去體，十善來親，千灾消滅，萬福唯新，重請南昌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攝錄肉人身中三尸九蟲，無令越逸，伺人罪過，佐助未周，牽引外邪，陰改賊病，一時消滅，願上官與者隨事料理，所請天官，以時差遣君將吏兵，各攝所部，盡除惡害，收捕邪炁，解除和釋，衆精魍魎，奇鬼妖魅，託形諸雜神鬼盤固不去者，請天中敢健吏兵士千二百人，一合來下，到肉人居宅里中，收捕精崇萬邪爲害，令内外清潔，神明防衛，特乞某身康體健，真炁降流補潤四支，寧安五藏，調理百關，厄中得度，死中得生，徹滅短籍，著名長生玉曆之中，千罪萬過一切赦除，蒙恩之日，臣謹仰宣妙法，勸喻肉人，修善改惡，伏從科戒，不使復犯天官，營護有勞，隨臣都章，言功舉遷，以爲效信，恩惟太上省理，分別求哀。臣愚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

車赤符吏，剛風騎置史，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臣謹因拜《救急口章》一通，上詣太上三天曹，伏須告報，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臣姓某屬某州某縣某觀泰清玄元無上三天無極大道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帝君九老仙都君，九炁丈人，百千萬重道炁千二百官君，太清玉陛下。太歲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章某處拜上。

南嶽魏夫人生算度厄章

綜 述

杜光庭《太上宣慈助化章》卷一《南嶽魏夫人生算度厄章》 泰玄

都正一平炁，係天師陽平等二十四治炁三洞道士臣某，稽首頓首，再拜上言，謹案文書，今有某州某縣某鄉某里某官弟子某，即日叩頭乞恩，懷灾解厄救病，斷絕外祥，復連安神定魄章詞，但弟子某千生有幸，得奉大道太上諸君丈人道法，因玄都香火以自保護，得在清化，誠用忻悅罔極之恩，但由弟子某胎生頑愚，不閑科典，奉道多違，招延考逮，比來轆軻，宅舍不安，鬼毒臨守，人神虛耗，錢財支散，田蠶不收，六畜損傷，人口疾患，灾厄相仍，常常夢寐，與先亡混雜，卜決云是太祖父母、伯叔兄弟、姑姨舅氏姊妹諸房，腥羶死鬼，遽相牽引，共來爲祟，致令弟子某身及家口大小，卜夢凶醜，所見非真，且見今時鬼賊流行，枉暴良善，遭罹病疹，死亡者衆，弟子某家口大小，處在其間，慮不免脫，驚惶恐怖，告請無方，唯以一心，上憑大道，求生乞活，告訴向臣請乞章奏，以自禳解，小臣下愚，不明科法，依案天師千二百口章，考問精崇所由，弟子某口辭，自列卜決，唯言有先亡後死、太祖父母、伯叔兄弟姊妹、姑姨舅氏諸親外祥等鬼，各以往歲疾病死亡，或值日惡時凶、今來爲祟，尅病生人，弟子某身及家口大小，灾厄困苦如此，或生名不定，或名人死解之中，今爲追解，上計生算，延年度厄，救急治病，乞得除却死籍，定上生名。生屬年名本命生月於此云。但弟子某家口大小等，所有連星算盡，上計衰

厄，乞爲延度，某身等或以子歲上計，丑歲上計，寅歲上計，卯歲上計，辰歲上計，巳歲上計，午歲上計，未歲上計，申歲上計，酉歲上計，戌歲上計，亥歲上計，乞爲解除之，定上生名，簿室壁奎婁，胃昂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魁魴魴魴魴魴，二十八宿，三十五星官等，一合來下，主爲弟子某身及家口大小，上解天羅，下除地網，消灾度厄，斷絕外祥復連之鬼，並令破散消滅無餘，病者除差，食飲通利，還顏復色，四大調和，平復如本，人口大小小良賤等身，各乞扶祐，安隱無他，所向元吉，仰荷重恩，謹爲上請正月寅上解繫大將軍一人，兵士十萬人來下，上請二月卯上解繫大將軍一人，兵士十萬人來下，上請三月辰上解繫大將軍一人，兵士十萬人來下，上請四月巳上解繫大將軍一人，兵士十萬人來下，上請五月午上解繫大將軍一人，兵士十萬人來下，上請六月未上解繫大將軍一人，兵士十萬人來下，上請七月申上解繫大將軍一人，兵士十萬人來下，上請八月酉上解繫大將軍一人，兵士十萬人來下，上請九月戌上解繫大將軍一人，兵士十萬人來下，上請十月亥上解繫大將軍一人，兵士十萬人來下，上請十一月子上解繫大將軍一人，兵士十萬人來下，上請十二月丑上解繫大將軍一人，兵士十萬人來下，今所請十二月解繫將軍吏兵等，乞願具官一合來下，爲弟子某身及家口大小等，所有深灾重疾，次爲解除，或年中之厄，月中之厄，日中之厄，時中之厄，並乞真炁一切解除，超然過度，永保元吉，重請北方上仙解厄治病功曹千二百人，謹請素男素女十二人，謹請南昌宮河洛抽魂拔魄君一人，兵士千二百人，上請天醫治病功曹十萬人，地醫治病功曹十萬人，一合來下，主爲弟子某身及家口大小，解脫羅網，過灾度厄，拔出三魂七魄，付與身中，悉令備足，灾厄度脫，病患除差，了了無餘，先亡後死外祥等鬼，永辟異方，凶人謀議，一切消滅，乞使眠夢真正，宅舍清寧，大小家口，被蒙清吉，安隱無他，伏乞大道真官將吏兵士，爲弟子某等，於天地水三官、五嶽四瀆、三河四海、百鬼牢獄門下，求覓弟子某身及家口大小等，或有年窮算盡之厄，魁綱加臨之厄，元辰勾絞之厄，五行相剋之厄，上從一厄，乃至九厄百二十刑厄，次乞解除追攝魂魄，付與身中，即令痊差，如不見者，請爲約問，先代亡人三丘五墓門下，求覓弟子某身三魂七魄，女三魂十四魄，付與身中，如不見者，約問太山二十四獄之中，求覓某魂魄，付與身中，所有深

灾重厄，千病萬痛，即蒙除差，千灾萬厄，究盡無餘，性命完全，平復如本，四支五體，三宮六腑，七竅榮衛，三百六十骨節，千二百形影，萬二千精光，五色瑠璃，赤白在身若天倉乏少，益其斗斛，年命短促，加其筭祿，有不便者，請為轉易，以短為長，以青為黃，當令壽命長延，灾衰永脫，所有病患，一切除斷，先亡後死，外殍等鬼，迴發善心，共相擁護，不相復連，人口平安，住宅清淨，出入通泰，所向從心，蒙如所願，被受重恩，小臣某所請天地水三官君將吏兵，主為用力有功，隨臣三會都章，言功舉遷，不敢負信，恩惟太上省理，分別求哀。臣愚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籍玉曆之中，魂魄歸附，灾厄度脫，疾病除差，家口大小，乞得平安，無他，又恐弟子某家口大小等，或以正月上計，二月上計，三月上計，四月上計，五月上計，六月上計，七月上計，八月上計，九月上計，十月上計，十一月上計，十二月上計者，並乞次第為解除之，所有灾厄疾病之者，立蒙度脫，除差了了，人口平安，免灾度難，若弟子等或以子日上計，丑日上計，寅日上計，卯日上計，辰日上計，巳日上計，午日上計，未日上計，申日上計，酉日上計，戌日上計，亥日上計之者，乞真炁兵士，主為弟子等，以次解除之，定上生錄，保護家口，乞得疾病除愈，衰厄度脫，鬼炁消滅，人口大小，平安無他，又恐弟子某身及家口大小等身，或以建日上計，除日上計，滿日上計，平日上計，定日上計，執日上計，破日上計，危日上計，成日上計，收日上計，開日上計，閉日上計之者，並乞真炁君將吏兵，次為解除削落死籍，定上生名，灾厄度脫，復連斷絕，疾病除差，人口平安，又恐弟子某身及家口大小，或以正月上計，死忌在寅，二月上計，死忌在卯，三月上計，死忌在辰，四月上計，死忌在巳，五月上計，死忌在午，六月上計，死忌在未，七月上計，死忌在申，八月上計，死忌在酉，九月上計，死忌在戌，十月上計，死忌在亥，十一月上計，死忌在子，十二月上計，死忌在丑，如上等忌疾厄深重，乞丐大道真炁官將吏兵，次為弟子垂慈，解除死籍，定上生名，或恐弟子某身及家口大小等，為太歲所臨月厄，所守三魂七魄，閉在太山北獄之中，或有太陰大使風伯雨師，自稱太歲太陰太陽大將軍，北時司命，十二月建，自稱官號，時遊天下，地上步從，鬼兵歌樂，羣行相隨，吹角打鼓，把旗執節，自稱符廟社稷，自稱宅中竈君夫人，自

稱土公宅龍，自稱兵臘逢契李邀之鬼，交通千鬼萬神，天下地上百二十種刑厄，恐來害弟子某家，致令遭染病患，精炁離身，魂魄不附，灾厄相守，所向乖違，官橫肆起，如此困苦，切急憂惶，恐不免脫，告請元元，情在可愍，臣不勝所見，謹冒罪伏地，拜奏《救急解計治病口章》一通，上詣天曹，恩惟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師女師三師君夫人門下典者五炁君等，留念小臣所上文書，以時上達天府，乞真炁下流，覆蔭弟子某身及家口大小，良賤平安無他，永保元吉，弟子某家大小，所有深灾重障疾病之者，早蒙除差，度脫無餘，復連外殍遊逸諸鬼，並乞消滅，宅舍安泰，凶神惡鬼遠避他方，不相謀議，出入經行，善神扶衛，水火為滅，金石為開，仰銜罔極，謹為上請東方九夷生筭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南方八蠻生筭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西方六戎生筭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北方五狄生筭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中央三秦戊己生筭君一人，官將三十九萬人，今所請天官君將吏兵，一合來下，主為弟子某身拔出魂魄，恐閉繫在其星宮之中，或在角亢氏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吏，科車赤符吏，剛風騎置吏，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臣謹為弟子某及家口大小等，拜上生筭，解計度厄，禳灾治病，救急追魂拔魄，保護口章一通，上詣太上三天曹，伏須告報，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臣姓某屬某州某縣某觀泰清玄元無上三天無極大道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帝君九老仙都君九炁丈人，百千萬重道炁，千二百官君泰清玉陛下。太歲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於某處拜上。

道士悔謝章

綜 述

杜光庭《太上宣慈助化章》卷二《道士悔謝章》 具法位。

臣姓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上言，某辭，千生有幸，得充治職，奉宣清法，醫治疾病，而以闇劣不曉鬼神之事，不能用心輔助師道，

救療無方，以此獲罪，招罹灾考，疾患更互，所爲無可，所向不利，肉人輒輒，私心憂懼，告臣自訴，求乞救解，臣備師胤攸，攝是同謹承某辭，冒昧以聞，臣以某領戶化民，從來日久，或奉行違失，三氣錯亂，或功詭通留，還賞不達，或福儲天藏，不時輸送，或乞賜失理，怨恨者衆，諸如前罪，非一豐鍾考，加以致疾崇，願爲天地水三官考逮，君吏言功舉還，遷上中官，謁受功賞，署以使曹，無令怨恚，天曹典者，考申功過，垂恩寬宥，效其將來，千愆萬咎，一切赦貫，恩惟太上，分別哀臣愚劣，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剛風騎置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臣某謹爲某求乞，首愆謝過，請福禳灾恩章一通，上詣某曹，伏須告報，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

道士解過章

綜述

杜光庭《太上宣慈助化章》卷二《道士解過章》 具法位。

臣姓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上言，謹案文書，某以頑疏，奉道多違，雖忝法職，宣化無效，民物離散，救療通遲，或知而故犯，意短不及，或因真行僞，前却法制，或領化民戶，恐動百姓，或吞贓啖罪，私用法物，或口恭心慢，輕傲師法，或稱教妄語，驅合虛詐，或迫人求錢，以輕作重，或宗室骨肉，不相和順，或門內父子，更相逆戾，或道義妒妬，淫亂穢濁，或暮晨罵詈，聲干清正，或心恚意怒，三五七九，長短失度，不秉六壬，更用六丙，背棄六癸，動向六丁，行氣錯誤，冒犯天忌，或恃寵自驕，不恤急厄，或見欲心蕩，託尊強求，飲酒食肉，姪色盜取，或吏兵有勞，不時舉遷，或凶險好鬥，持人長短，或擲發陰私，評人曲直，或受化道辭，訕露幽密，或矯詐師老，驚怕愚俗，或評論真要，指形名道，或懷挾讎怨，走作考氣，或修飾自明，好己惡彼，諸如此罪，二十九條，其盡犯違，爲玄司所糾，計愆量過，分足灰滅，大道崇寬。太上貴

生，願垂憐者，乞丐生活，原赦千罪萬過之死，以明覆載之重，亦自克責，深脩法度，不敢以前爲比，恩惟太上，分別哀臣愚劣，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剛風騎置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臣某謹爲某求乞懺愆悔過、請命祈恩寶章一通，上詣某曹，伏須告報，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

道士遷考章

綜述

杜光庭《太上宣慈助化章》卷二《道士遷考章》 具法位。

臣姓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上言，謹案文書某辭如右，胎生肉人，少不經學，大義不通，前以樂化，制屬大道，荷受殊恩，得充治職，化民領戶，出入有年，誠自喜樂，肉人無知，未能報稱，誠恐負冰流汗，某伏自惟省，人輕任重，耳目閉塞，在職初淺，不曉科禁，奉行多違，無狀所致，以某年月日卒得疾病，未蒙除差，克己思愆，不自分解，惟懼罪過，深積醜惡，上聞天曹典者遣考，召吏兵下，在某家考治某身，加以楚毒，晝夜考掠，不得休息，呼吸之氣，命在絲髮，某家大小惶怖，恐不生活，某在職以來，上不敬天地，下不孝父母，不順師法，多惡少善，多逆少順，多嗔少喜，觸犯天地日月星辰，違背五行王相四時禁忌，穿掘平地，填井塞瀆，或壅障水流，斷絕道路，伐樹殺生，採巢破卵，或陰行賊害，盜取人物，或枉殺羣生怨滿道路，或輕慢天地，呼謂無神，或取人財物，抵戾不還，或掩人之善，揚人之惡，或背真妄語，岐咽兩舌，咒詛罵詈，顛倒無道，或借使貧人，以利家私，或好色姪通，姦人婦女，或隔戾妬妒，憎嫉勝己，所爲不當，所行昧理，致招重考，收魂縛魄，五毒慘至，分當萬死，彰示遠近，自知罪重，謹隨事首列，不敢藏情，有所遺脫，少得蘇息，絡繹自改，疏洗腸胃，披析筋骨，不敢以前自比，肉人歸命，誠可哀傷，臣謹承其辭，觸冒湯火，拜章上聞，乞賜典者，垂恩料

省，肉人以伏以諾、考召君吏有功，願還天曹、受賞進入中宮、謁署便曹穩職，如常科比，無令怨恨，某雖罪定，應在灰滅，雀鼠貪生，志欲自改，願蒙原赦，更賜生命，除其愆責，許以後善，以某所苦和差還精復色，氣脉調理平復，以為效信，恩惟太上分別，哀臣愚劣，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剛風騎置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臣謹為某求乞，懺除罪咎，保衛病軀恩章一通，上詣天曹，伏須告報，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

道士犯錄解謝章

綜述

杜光庭《太上宣慈助化章》卷二《道士犯錄解謝章》 具法位。

臣姓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上言，某素下愚，以代務為業，樂化制屬，歸命諸君丈人道炁，被受大恩，得充治職，佩受仙錄，領戶治民，宣揚正教，助國扶命，而某肉人生長濁世，少不經學，不具大義，奉法失中，施行有違，不忠不孝，不慈不仁，父母兄弟，不相敬順，貪財好色，飲酒食肉、舉動所為，違犯錄禁，頃日以來，夢寤參錯，所見非常，家中不利，口舌橫生，肉人違科犯約，以致輾軻。心畏一旦，不自過度，謹觸冒湯火，貢章上聞，願請畢汝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主為某解犯錄上禁忌、飲酒、食肉，諸所違負，皆為和解，千罪萬過，乞蒙原赦，某輒洗心濯志，改往脩來，敢如歲終無他，以為效信，恩惟太上分別，哀臣愚劣，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剛風騎置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臣某謹為某求乞，首雪愆尤、保安幻軀恩章一通，上詣天曹，伏須告報，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

道士遠行章

綜述

杜光庭《太上宣慈助化章》卷二《道士遠行章》 具法位。

臣姓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上言，某素百官子孫，千載有幸，得充治職，賜受天官吏兵，以自營護，非某頑賤所宜，被蒙奉化日淺，無所知識，夙夜戰灼，如臨深淵，今當到某處，經由嶮遠，世弊人偽，鬼氣未清，懼寇盜攻劫，行路詣臣自告，求乞上聞，謹為某上請天官兵皇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搖天動地君九炁君十五萬衆，左馬君官將百二十人，各一合下，與某俱行辟斥姦邪，千凶萬惡，縣官口舌，不為灾害，吏兵所護，萬惡消除，攘却寇盜，通利道路，又請東九夷、南八蠻、西六戎、北五狄、中三秦諸君，各將兵士十萬人，及衣鐵履刃兵，滅亡水火兵，反甲逆鱗兵百二十萬人，九天兵符三十五官君，高麾大鼓赤陽十伐將軍兵十萬人，及四面真官注炁黃帝君，及營星君官將百二十人，同時來下衛某身，辟除群凶逆惡不軌之事，道中魍魎不正之氣，一切消伏，往還安穩，迴歸之日，為所請官君將吏，言功平等，并所經遊郡縣，水陸鄉亭里域，監察考召諸君，道上二玄三元，四始甲子諸官君，亭傳客舍，營署注鬼，四野九野都平君，山林孟長，十二溪女，九江水帝，河伯呂公子等，營護道路，使陸行通易，水行利涉，諸功勞者，至時還賞，不令違失，某蒙恩如願，以為效信，恩惟太上分別，哀臣愚劣，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剛風騎置吏，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臣某謹為某求乞祈安水陸保祐行藏恩章一通，上詣某天曹，伏須告報，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

舊事道中絕於法契闊章

綜 述

杜光庭《太上宣慈助化章》卷二《舊事道中絕於法契闊章》 具法位。

臣姓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上言，某下愚子孫，素修善道，昔漢運遷移，禮訓通流，某雖在俗，清法不墮，然鄰接下官，事與邪連，而某頑闇，功未足紀，為惡鬼所見，侵尅頃來，家中多諸疾病，奴婢死亡，錢財損耗，考已思咎，不識所由，從道求哀，未蒙覆蓋，向臣自訴求乞文書，謹為拜章以聞，願垂矜省，臣以某家奉道彌久，當為眾尊，所見覆載，而遇轆軻，不利之患，疑某失事，行違玄和，逆順顛倒，渾同凡俗，令三元四始，彌更清高，下官萬魅，以為命主，一爾迷謬，尚不能自解，願蒙憐愍，一切原赦，使從今以後，所向隆利，眾疾消除，人口數端等，恩惟太上，分別哀臣愚劣，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剛風騎置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臣謹為某求乞懷却裁衰保安家眷恩章一通，上詣某天曹，伏須告報，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

斷四面口舌章

綜 述

杜光庭《太上宣慈助化章》卷二《斷四面口舌章》 具法位。

臣姓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上言，謹案臣枯骨子孫，生長

科戒總部·科儀名目部

荒俗，不嫻道儀，謬以時乏，得補治職，當質對天地水三官文書，臣肉人頑愚，在職日月誠淺，多有違失，憂怖屏營，無所投厝，臣某稽首頓首，臣以某年月日受真一要言，實以闇昧，不能悉解養神受氣之數，輒當奉順生世俗人，多有背向異辭，誹師謗道，口舌滋盛，詣臣各自以為正，臣獲罪無狀，分當摧碎，不敢望生，被蒙諸君丈人之恩，謹伏地拜章上聞，願請無上青玄君兵士百萬眾，主收口舌罵詈盟詛之鬼，重請南鎮六星君官將百二十人，周天越女兵三十億萬人，及時下收捕，惡逆不伏，謀議誹謗，諸為口舌者，家到戶至，皆使和解，掩塞邪凶惡逆之謗，立時罷散，以為效信，所請君將吏兵，及所在星中，四面注氣，監察考召諸君將吏，言功舉遷，不敢負信，乞重原臣身中前後所犯千罪萬過，臣盡力竭心，不敢懈怠，要以安隱無他，以為效信，恩惟慈父慈母，哀臣愚劣，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剛風騎置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臣謹為某求乞消除唇吻，孚佑形軀恩章一通，上詣某天曹，伏須告報，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

疾病定氣章

綜 述

杜光庭《太上宣慈助化章》卷二《疾病定氣章》 具法位。

臣姓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上言，某素下官子孫，先人相承，酌祭群邪，不蒙其福，轆軻罹殃，歸命大道，以自存活，制屬以來，被蒙大恩，戶口端靜，實為懽樂，而肉人施行多違，自從某年某月以來，連不安隱，四支沉重，卧多起少，夢寤參錯，或在靜室穿敗之處，如對賓客，卧息其中，或登山越巔，或架車乘船，或懷悲恨，喜怒不節，或作鬼語，稱傳威教，或責望家中，道說百姓，或時悲哀，所作無端，淋瀝日久，一差一劇，骨肉消瘦，心畏一旦不自度脫，恐為邪精所見，迷誤束首，向臣

求自循省，臣以某雖佩清高，奉帶神籙，精誠微薄，志意不專，不能却邪除害，謹為拜章，願請玄老大將軍十二人，官將百二十人，一合下某甲身，主收三官逆鬼，衆老之精，稱神出道者，一為罷散，若某骨相與天相應，蒙差之後，進受中氣，願垂省察，分別真偽，邪惡精魅，消除氣候清正，以為效信，恩惟太上分別，哀臣愚劣，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剛風騎置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臣某謹為某求乞四肢康泰、動履清安恩章一通，上詣某天曹，伏須告報，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以聞。

道士天地水三官手籙狀章

綜述

杜光庭《太上宣慈助化章》卷二《道士天地水三官手籙狀章》具法位。

臣姓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上言，某郡縣鄉里男女生某甲，年如千歲，謹條手書首罪，簿狀如左簿，狀之法一事一條，不得華辭文過，藏重出輕，若首而不盡，考官不解，一事以上，甲年如千，時所犯罪過，某年月日某時，某郡某縣某里男女生某甲，年如千歲，戶口如千人，某奉法違科，以某月某日卒得疾病苦厄是云云，至今不差，恐不生活，謹操手書錄狀，詣泰清玄元無上三天無極大道太上老君，太上丈人都官君考行狀，六質六殼，二十四官君，天師嗣師系師三師君門下將吏所在郡縣治中，四面注氣，監察考召四君，某今疾病，手書自證，首寫過咎輕重好醜種數，名列如牒，乞丐生活，疾病除差，當奉承手書，奉行孝道，案如師法，當慈仁忠孝，敬老愛少，收孤養寡，救活貧弱，所在師家，投理矜使，百事在前，當與師家共同腹目，不得隔戾妬妬，岐咽兩舌，背真妄語，自作一法，更相說道，匿醜說善，匿重說輕，不首情實，一旦違負手書，以身口數謝天地水三官，不敢自怨，謹請東九夷

君、南八蠻君、西六戎君、北五狄君、中央三秦衣鐵履刃君各十二人，官將百萬衆，逆毛錯鱗兵，東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央黃帝，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勾陳等，皆共檢察，肉人自欲求生，乞丐存活，奉行師道，傳千萬世，咸使天下萬民已在道者，未入道者，皆使聞知，手書自證，從道取信，事在久遠，不能盡悉，重復思省，所得續上，三日一期，如蒙省察，慈父聖母，哀憐元元，自今以後，絡繹自改，蕩胃推筋折骨，不敢以前自比，乞丐生活，某今謹自手書，畫一為信上言，臣某胎生肉人，枯骨子孫，少不經學，無所知別，得充治職，忝為祭酒，當助天師布演道炁，助國扶命醫治疾病，臣受性六弊，為人闇鈍，不能宣揚道炁，勸善化惡，夙夜戰慄，無心自安，某同氣祭酒男女生，某甲奉道有違無狀，所致身被灾病，連日累月，不覺損差，呼吸之氣，命在絲髮，思過自責，不能自解，窮迫處頓，無所歸憑，今來詣治，告臣首寫身中前後罪過，從年七歲以來所犯善惡好醜，輕重條列如牒，乞從大道，更受生活，肉人歸誠，在可憐傷，謹膳某辭，觸冒湯火，伏地拜章，辭達以後，分當萬坐，誠慙誠恐，負冰流汗，願乞典者案其簿狀，下天官地官水官一百二十曹，隨事原赦，還算復紀，哀宥既往，責以將來，肉人已諾，首寫情實，考吏所考，事蒙立應，實有驗者，宜加還賞，以報其勞，謹當一切，都為天官地官水官考召君將吏，從考吏兵等，悉為言功舉還，加秩等數，如天曹科比隨章上詣，各歸本曹，列功多少，中官謁署便曹穩職，無令失意，有怨恨者，某魂魄繫在天曹，考對日久，重乞原赦，某三魂七魄還附某身，所苦除差，以為效信，願慈父聖母，大恩省察分別，哀臣愚劣，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剛風騎置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臣某謹為某求乞度脫厄難、保衛形軀恩章一通，上詣某天曹，伏須告報，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

伏誓從道乞丐一生章

綜 述

杜光庭《太上宣慈助化章》卷二《伏誓從道乞丐一生章》 具法位。

臣姓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上言，臣某昔以有幸，得染清化，被受重恩，賜某仙官吏兵以自營護，出入積年，大小端心，誠自喜樂，某受性頑塞，不明天地禁忌，奉行多愆，為真官考氣所糾，以某日月被考，疾病積如干日，體羸氣乏，命在旦夕，大小惶怖，恐不生活，歸命大道，伏罪首過，乞丐生活，仍於某家私自跪誓，言當改過為善，改逆為順，伏諸從道，不敢前却，唯乞原赦，假延日月，令得視息，當精思身中所犯過罪，隨事列首，肉人誠淺，未蒙哀放，所苦沉滯，日有增劇，闔門大小，分為灰土，匍匐詣治，告臣求哀，乞丐生命，更自修華，差愈之後，要當輔助師道，服膺法憲，除故自新，唯善是從，不敢有違，臣以愚闇，宣化無功，未審其罪過輕重，身被何考而委頓積時，不蒙差損，肉人元元，欲自改悔，雀鼠貪生，誠可憐傷，謹冒犯清正，觸蹈湯火，為某拜章一通，上詣三天司命曹，唯願上官典者，為考校天曹文書，計功除過，和解考氣，謹請九天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為某解罪逮召，上通中宮各署，便曹穩職，還某魂魄，令附身形，由來所行，無善可紀，積筭右宮，唯罪是書，有過無功，無以相補者，乞特原其萬罪，賜其一生，效其將來，責以後善，若某不負言則，考化為功，如其背違治之不脫，臣不勝肉人危急，干冒上聞，伏以悚懼，恩惟太上分別，哀臣愚劣，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剛風騎置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臣某謹為某求乞懺除罪咎，堅固道心恩章一通，上詣某天曹，伏須告報，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

疾困延命章

綜 述

杜光庭《太上宣慈助化章》卷二《疾困延命章》 具法位。

臣姓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上言，某荒俗子孫，胎生肉人，樂化奉治，以自生活，而某多愆，以延灾禍，昨得疾病，百毒備至，從來轉久，有增無損，今者沉困，示有氣息，累因眾官，乞請罪過，跪義信誓，未蒙垂恩，肉人怔營，無復心膽，分鬻灰土，永畢天地泉壤，臣備給驅使，奉宣慈化，當助皇老，扶危救厄起疾，臣之常職和慙，肉人命在絲髮，謹冒罪拜章，願請南昌宮中延命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一合下北詣玄陰御女宮，拔出某垂終之命，解其萬罪，從一至九，以度道數，又請壽命君保命君拔命君三官，各從百二十人下，為某請丐生命，三月一時，三歲一期，要以某得生活，以為效信，恩惟太上分別，哀臣愚劣，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剛風騎置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臣某謹為某求乞消除疾病增益年齡恩章一通，上詣某天曹，伏須告報，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

請命章

綜 述

杜光庭《太上宣慈助化章》卷二《請命章》 具法位。

臣姓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上言，某疾病云云，有自危篤，考已思愆，不自分別，比詣眾治，首寫求哀，而某疾病沉困，未蒙輕差，肉人憂

惶，恐爲灰土，告臣自訴，求乞上聞，臣以愚蒙備承，人乏不勝，肉人憑恃之情，謹冒清嚴，拜章以聞，案其疾苦，彌時有增無損，必有深重匿罪，事在難赦，或某命衰運終，應歸泉壤，誠非臣頑淺所可干冒，仰惟太上，慈仁好生惡殺，罪無輕重，輪道必赦，緣恃廣潤含育之施，是以敢觸湯火，思效毛髮，願垂矜省，某有識以來，萬沒之罪，謹請南上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爲某開生門益壽命，又請南昌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周詣八極之中，星度歷紀，脫某死籍，還年益壽，使泉壤之軀，得蒙更生，若某家有強姦不祭之鬼，因哀乘隙，纏綿其身，必固中傷者，願請剛武敢健嚴能吏兵百二十人一合下，收攝斷截，分別真僞，皆使罷散，令生死區別，各得其所，願章達日，爲臣立效，某若蒙差，言功舉遷，恩惟太上分別，哀臣愚劣，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剛風騎置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臣某謹爲某求乞請命祈恩保安病患恩章一通，上詣某天曹，伏須告報，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

疾病丐過請命章

綜 述

杜光庭《太上宣慈助化章》卷二《疾病丐過請命章》 具法位。

臣姓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上言，謹按某昔以歸化，制屬道炁，受恩端等，以自勸勉，肉人罪積，招致重考，疾病云云，思愆首過，冒罪以聞，臣以某月日，爲某啓請治病功曹，天醫太醫，輔助醫吏，典治某身田臣闕乏，精誠無感，某所苦轉更增劇，命如絲髮，大小狼狽，無復肝膽，不勝所見，謹重拜章，請功曹使者，四方胡越氏羌驛騎，逕詣安昌宮中，爲某上請護命君、延命君、南上君三君官將各百二十人，爲某削除死籍，更定生名，三月一時，得蒙度脫，臣觸死冒責，罪當萬坐，乞丐原赦，以某生活爲效，恩惟太上分別，哀臣愚劣，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剛風騎置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

操，臣某謹爲某求乞保安病證增益壽齡恩章一通，上詣某天曹，伏須告報，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

困急日中上請命章

綜 述

杜光庭《太上宣慈助化章》卷二《困急日中上請命章》 具法位。

臣姓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上言，某素下官子孫，遭值有幸，大道開化，好樂清正，操信入法，係命三天，誠自榮慰，而某愚穢，奉氣失和，身被病苦，某處痛，命在轉燭，從道求哀，未蒙除差，日更增劇，恐爲灰土，肉人惶怖，怔忡不能自勉，詣臣訴辭，求乞救護，臣輒省某所疾，甚爲危殆，或犯罪彌結，不可哀赦，或天年終盡，在於漏刻，臣伏以大道真炁，含育群生，能使枯槁之骨，更受血氣之榮，臨冬之木，再有春葩之暉，迴樞起死，唯在垂恩，緣將廣潤，乞貸某命，謹重煩請南昌宮中延命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北詣玄陰御女宮，請贖某形軀，使垂絕之命，蒙更生之恩，上崇皇老神氣之高，下施雀鼠貪生之願，恩惟三師省察，分別求哀，臣愚劣，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剛風騎置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臣某謹爲某求乞保安病軀增延祿算恩章一通，上詣某天曹，伏須告報，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

禁魂魄章

綜 述

杜光庭《太上宣慈助化章》卷二《禁魂魄章》 具法位。

臣某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上言，某制屬太上諸君丈人道炁，蒙恩所祐，每相欣慰，肉人無狀，暴得疾病，合門大小，思過自責，歸命大道，未蒙除差，所苦云云，日更困篤，懼恐奄忽，命在朝夕，氣散神逝，往而不反，肉人惶怖，告臣求哀，謹為拜章，冒罪以聞，願請地理宮中珠玉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朱衣赤幘，仗節鉞斧立至，為某致百二十生氣，禁三魂七魄不令去離某身，轉益年壽，度名玉曆，令得免滅除之例，永為種民，恩惟太上分別，哀臣愚劣，謹因三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剛風騎置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臣某謹為某求乞扶危拯難續命延年恩章一通，上詣某天曹，伏須告報，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

疾病却三官死解章

綜述

杜光庭《太上宣慈助化章》卷二《疾病却三官死解章》 具法位。

臣姓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上言，某奉道失和，違負元始，身被三官重考，以某月日得病苦，某處痛不下飲食，列辭訴臣求乞平省，臣輒具以師法，譴問某身何所犯坐，某比首寫歸誠，乞丐生命，某疾從來，積日轉更困篤，大小狼狽，肝膽塗地，臣不勝肉人性命，危急謹復，觸冒拜章以聞，恩惟太上，原赦肉人萬死之厄，若某贓滿罪定，名人死次，三命已盡，願延一時，責以後善，使某追悔往罪，以修將來，謹為某上請天一君、真一君、好生君、延命君、拔命君五人，官將各百二十人，賁臣章上詣太浩天曹，北辰司命，韓君門下玉案上，却臣三官死解，定著生籍，重請無上天生君兵十萬人，主收百二十殺鬼，却死來生，又請越干玉女二百人，為某增益倉穀，更延年壽，願上章之日，時蒙放赦，應令某得出長夜，復見日月君將吏兵，言功舉遷，以為效信，恩惟太上分別，哀臣愚劣，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剛風

騎置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臣某謹為某求乞延年益算、保病扶衰恩章一通，上詣某天曹，伏須告報，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

收犬子鬼章

綜述

杜光庭《太上宣慈助化章》卷三《收犬子鬼章》 具法位。

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上言，謹條，某州某縣，某鄉某里，某官某，為疾厄所侵，凶鬼為祟，上請天官君將吏兵，收捕石下犬子鬼，天官名號，件列如左。

上請玄老大將軍兵士十萬人，上請威明大將軍兵士十萬人，上請地里大將軍兵士十萬人，上請石仙大將軍兵士十萬人，上請五色大將軍兵士十萬人，上請節蓋大將軍兵士十萬人，上請青蓋大將軍兵士十萬人，上請赤蓋大將軍兵士十萬人，上請白蓋大將軍兵士十萬人，上請黑蓋大將軍兵士十萬人，上請黃蓋大將軍兵士十萬人，上請督天大將軍兵士十萬人。

右件一十二部天官君將吏兵一合降下，天充地墜，盡來徑到某家身中，收捕某家所養石下犬子之鬼，水官乳母雜神便斬殺之，以明大道之威，急急如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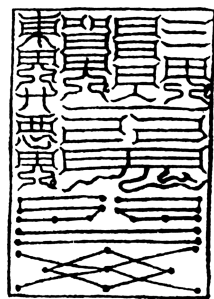
勅某年太歲某月某日某辰，祭酒臣謹移告抱壁州丘石郡太守，孔里縣令封亭鄉石葉里案前，件官所領境界山石下犬子鬼不淨，小鬼侵入異土，病害某家某身，晝夜啼叫，瘡痛痢瘡，癰疔不絕，尋看疾狀，正是犬子小鬼，水官乳母等為害，各有州郡，由其所管太守檢錄不勤，致令放逸，傷害天人，從今已去，宜精加檢錄，不得有違，若或更來犯害某身者，收得斬之，所主太守別加考責，一如太上老君律令。

泰玄都云云

上言，謹案某州某縣某鄉某里。

大道弟子某往以奉屬太上大道諸君丈人，因三師香火以自保理，而修

奉多違，動靜不利，自某月某日以來，男女某染疾，四支沉重，瘡腫啼叫，晝夜痛楚，乳哺不下，醫藥不愈，尋其疾由，恐是某家所養石下犬子，水官乳母牀前洗浣，新婦等鬼，伏人房室，取人兒女，尅



收犬子鬼
好乳付兵
天獄之中

害殺之，求乞章奏，以獲除滅，救拔男女某性命，得遂生全，長養成立，紹續胤嗣，元元之情，在可哀憫，臣不勝所見，謹爲冒罪，拜章一通，上聞天曹，伏惟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師女師、三師君門下五炁君乞垂神貺覆衣，某家即日請太山青虎食犬頭肝，衡山赤虎食犬心，華山白虎食犬肺，鎮山黑虎食犬腎，嵩山黃虎食犬脾，五方虎軍同時來下，收食石下犬子，小鬼水官，乳母五瘟疫毒，兵獵注殺，形禱咒詛，新死故亡，邪魅魍魎，雜神惡鬼，假託自號壁州刺史，丘石郡太守，孔里縣令，封亭鄉石葉里，自稱崖王將軍，強殺將軍，善連天人，自稱東方青犬將軍，南方赤犬將軍，西方白犬將軍，北方黑犬將軍，中央黃犬將軍，自稱天上守門犬子，地下守戶犬子，抄掠黃頭黑口青耳，白手白足，大者長一丈五尺，小者長一丈二尺，自稱天牢乳母，洗浣新婦，流行上下，傷害小兒，遭者非一太上真炁，無不收剪，今行符告壁州丘石郡太守，宜應精加檢錄，勿使更犯，所請一十二部天官君將吏兵，逕入某身，圍繞前後，嚴加備伺，必使擒獲犬子小鬼，五瘟疫毒，寒瘡外殍客死鬼，獵新死故亡，破射之鬼，張羅布網，次第收剪，立令除殄，男女某所疾，悉令退散斷絕，以明大道正真之威，某性命獲全，灾厄度脫，乳哺甘進，宜利父母，永爲大道香火，萬代種民，紹續系嗣，宅宇清吉，眷屬安寧，以爲效信，恩惟太上無極大道太上師尊上官典者，垂慈省理操，臣謹爲某請天官吏兵一十二部，收剪石下犬子小鬼，拜奏大章一通，上詣某曹，伏須告報，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

斷除非所祭祀鬼神復連章

綜述

杜光庭《太上宣慈助化章》卷三《斷除非所祭祀鬼神復連章》 具法位。

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上言，謹案文書，某州某縣某鄉某里，弟子某宿世積幸，奉屬大道，常蒙覆廕，伏用欣榮，而修奉多違，動招考責，自頃以來，爲外殍鬼賊妄相刑尅，數爲崇害，性命危迫，披告向臣求乞章書，以自分別，臣不勝所見謹爲冒罪，拜章上聞天府，伏願太上老君諸君丈人，天師女師，三師君門下五炁君等，垂神平省小臣所上章詞，即時上達，賜以道炁，覆衣某之身，臣伏尋外殍，某鬼與某家非有相關，自有子孫，依時祠祭，不合妄爲崇患，復連平民正一科，文女青鬼，律合申誅剪，以安萬姓，謹爲上請誅殃君，官將百二十人，治倉明宮，又請都星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治清蓋宮，又請下明害炁吏，又請天皇敢健吏兵士三十萬人，並一合來下，主爲某除蕩客死外殍異姓，非所祠祭之鬼，妄爲復連者，收而斬之，誅而滅之，斷而絕之，悉令分別立使清淨，又請男女尸殃，病死腥死，牢獄死燒死，刀兵虎狼死之鬼吏兵，各五十人，主爲收除外鬼他神，非祭祀所及，妄來復連平人者，況炁嘗不同，祭祀各別，殊門異戶，不復相關，立須斷絕，不得妄相侵犯，如欲更來復連某人者，當得河水逆流，白石水上浮，亂絲千犬，馬角六尺，三足鳥五十頭，九尾狐三百頭，可來相求，不能如此者，即與某人天別地絕，千年萬歲，無相侵擾，又請東西南北中五方斷訟神君各一人，官將各十二人，主爲某家閉絕復歲連歲，復月連月，復日連日，復時連時，皆令閉絕，某疾病除差，灾厄銷平，性命安全，魂神澄正，邪精摧伏，正炁宣行，千苦萬痛，豁然除愈，被受大道罔極之恩，惟蒙太上省理分別云云，操臣謹爲某請天官吏兵除斷外姓鬼神強殍客死之鬼妄爲復連、斷絕誅滅大章一通，上

詣某曹，伏須告報，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

為疾病分解存亡盟禱咒詛章

綜 述

杜光庭《太上宣慈助化章》卷三《為疾病分解存亡盟禱咒詛章》具法位。

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上言，謹案文書，某州某縣某鄉某里，弟子某年若干歲，某月某日生，即日奉詞，有幸之運，生在法門，得奉大道，名係玄籍，荷恩受賜，綿歷歲年，而修奉多違，頻招不利，某以某年月忽染疾患，未獲痊平，旦夕憂惶，性命懸迫，察其狀候，恐有犯觸誓盟，厭蠱為害，沉綿且久，憂迫萬端，求乞章書，以自分解，臣不勝所見，謹為冒罪，拜章上聞天府，乞丐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師女師三師君門下典者五炁君等，留神平省小臣所上章文，以時御達，賜大道真炁覆衣，弟子某身即為告下天官吏兵，解除某先世以來，九玄七世，三十六祖，有犯咒詛盟誓之炁來為祟者，一切解除之，或有牽鬼引神，呼天告地，指日月星辰，及所在神祠符廟一切形像，有情無情，有識無識，樹石草木，山川水火，蠢動之物為證誓者，或屠宰物命，飲血啗肉，或刻石折金為證誓者，先人所作，殃逮子孫，致令疾病縈仍，性命不保，慮恐一旦淪沒九泉，雀鼠貪生，求哀請命，謹為上請赤巽宮中太丙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主為分解先世今世存亡所犯咒詛之炁，立令斷絕，又請破辟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主為收斷咒詛形禱之鬼，又請護祐大將軍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主為保護疾厄之人，即蒙除差，灾厄度脫，年命延長，還顏復色，咒詛絕息，其先人所立咒誓，若以子丑寅卯日牽鬼呼神為咒詛者，子丑寅卯神明君為消除之，若以辰巳午未日牽鬼呼神為咒詛者，辰巳午未神明君為消除之，若以申酉戌亥日牽鬼呼神為咒詛者，申酉戌亥神明君為消除之，若形生命為咒詛者，各隨物類消而化之，若折金石土木為咒詛者，

各隨其形自消平之，萬誓並除，千殃弭息，如願之日，被受重恩，惟蒙太上省理，分別云云操，臣謹為某上請天官吏兵解除前代今生盟禱咒詛、保祐疾病乞就痊平章一通，上詣某曹，伏須告報，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

生算度厄章

綜 述

杜光庭《太上宣慈助化章》卷三《生算度厄章》具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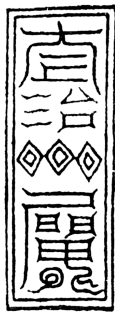
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上言，謹案文書，某州某縣某鄉某里，大道弟子某官，某年若干歲，本命某月某日生，戶口若干人，即日叩頭列詞，歸命太上大道，求乞章奏，扶衰度厄，延命生算，安寧宅宇，清肅龍神，祐護人口，保宜財祿，解灾救難，以全性命，詞情懇切，理在可申，臣不勝所見，謹為冒罪拜章，上聞天曹，伏惟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師女師三師君門下上官典者君吏，留恩省念，小臣所上章書，通行上御，乞大道真炁覆衣，某家大小之身平安無他，灾厄超度，凶衰解散，憂患止息，臣謹為某上請東宮生算君一人，度三灾九厄吏兵君吏將士各百二十人，又請南宮生算君一人，度瘟疫火灾厄官將吏兵各百二十人，又請西宮生算君一人，度兵灾傷殺厄官將吏兵各百二十人，又請北宮生算君一人，度疾病水灾厄官將吏兵各百二十人，又請中宮生算君一人，度五土山川灾厄官將吏兵各百二十人，又請收辟君斷辟君破辟君各一人，官將兵吏各百二十人，又請雲中窮奇食鬼君一人，三足烏兵士四十萬人，九尾狐兵士四十萬人，一合來下，主為某同心併力，上發天門，入九天之上，下發地戶，入九地之中，中詣五嶽四瀆，三河四海，九江八極，河伯水府，太山酆都，諸大地獄，三台四司，天下地上，天上地下，一切曹屬之中，解除某家親緣眷屬，男女大小所有前生今生千罪萬過，千殃萬結，千考萬責，千灾萬厄，一乞和解，考訟絕滅，上解天羅地網之厄，次解三天八會，二十八宿星辰

之厄，次解十二時辰，支干歲刑，月殺魁綱，衝破加臨之厄，次解三五六九橫九災之厄，次解二四六八五行八節，八魁臨年之厄，次解宅舍虛耗，五凶六吹，娼鬼妬神，夫婦男女，父母妨害之厄，次解移徙嫁娶，行喪入塚，背黃向黑，背福向禍，背順向逆，背言向凶，背王向衰之厄，次解犯天禁地，忌歲禁月，忌日禁時，忌年禁命，忌之厄，次解犯觸太歲大將軍，太陰太陽，大耗小耗，十二月建七十二神，陰陽刑德，凶吉衆神之厄，次解東西南北四方新死故亡，雄雌注殺，破射死次喪車，殺鬼星書，各取代形，復連枉橫，非災之厄，次解違天犯地，破戒違經，愆盟負誓，忘恩不義，淫佚不仁之厄，次解他人社竈符廟，惡鬼凶神，遊殃客殺之厄，次解新舊宅宇，隔絕前後，犯觸土公傷害之厄，次解六畜收養欄檻槽圈，確磴井廁鎮壓犯害之厄，次解前世今生九玄七祖，宿殃餘考，債訟引注，考逮子孫之厄，次解前代今生所犯元逆醜惡，難赦不原之厄，次解五行大獄，九幽地獄，太山二十四獄，酆都三十六獄曹府，追捕拘執魂魄之厄，次解天曹地府，天地水三官，黑書死籍之厄，次解他人之家，先世今代，形禱咒詛，牽引復連之厄，次解祖宗眷屬，父母伯叔兄弟，姑姨姊妹，兒姪孫息，死亡復連之厄，次解鄰里四面疾病時瘟，疫毒之炁，連染之厄，次解征伐誅討，劫殺謀害，刑獄刀兵，官災冤橫之厄，次解牢獄閉繫，囚束刑徒之厄，次解虎狼蟲蛇，毒物傷害之厄，次解惡人謀議，厭蠱盟咒相害之厄，次解六畜死亡傷失，財物耗散之厄，次解風虛勞冷，四百四病之厄，次解五方五厄，次解年窮算盡，祿絕命凶之厄，次有夫妻男女，父母眷屬，身中大厄小厄，大衰小衰，並乞除解，即使東斗注算，西斗記名，北斗落死，南斗上生，遷名玉曆青簿之中，上壽百二十歲，永爲大道萬歲種民，出入隆利，卜夢貞吉，公私和泰，年祿永延，所請天官君將吏兵有功勤者，隨臣三會都章，言功舉遷，不負信誓，恩惟太上省理云云操，臣謹爲某官某居家不利，分別災厄，請天官吏兵，拜上《解災度厄大章》一通，上詣某曹，伏須告報，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

元皇上品六合生算章

綜述

杜光庭《太上宣慈助化章》卷四《元皇上品六合生算章》



具法位。

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上言謹條，弟子某口辭具列，比來爲家轆軻，宅舍凶虛，夢想紛紜，諸無良利，即日叩頭陳諸，乞弟子某生算度厄，增年益壽，解除妨害，推定生年生月，解災度厄，防保身命章辭，但某自惟芻狗賤質，叨蒙至貴之身，朝菌之年，謬遇正真之道，祖宗傾仰，崇敬玄門，胤裔相承，歸命太上大道，隸屬諸君丈人，荷霑慈衛，義重高天，奉賴薰修，恩深厚地，恐弟子某生逢五濁，運屬三災，識染六情，業逢九厄，心神迷悶，智慧昏昏，至於奉法，多違正教，致使真靈不祐，鬼炁相侵，比載已來，且多逆轆，所睹觸犯非宜，無途可告，至於遇患，災興訟謫，宅舍不寧，人口癭疔，然弟子某，入此歲初，肇臨春夏，群鳥亂鳴，惡音不絕，夢想無善，衰難災生，志向悉乖本意，或是弟子夫妻妨害，或是年命衝破，生月子午相衝，生日尅身，有戾生年，計算不定，生月又有參差，受命生時，星曆不穩，從茲一定，永劫畢身，輪尋用爲，於後永定，若非會厄災忌，即是宅舍受災，或遇七傷之年，或當五鬼之歲，或遇四殺之月，或值六害之凶，或臨八難之憂，或當七傷之忌，或臨九坎之禍，或值十絕之殃，或恐弟子某前後移徙，不得吉日，出入失於良時，所向既犯惡神，晨昏復乖，天道觸犯，無謝緣連致凶，或夫妨妻子，刑及父母，命逢衝破，年到歲星，或入天門，或遇絕陽九厄之鄉，或

臨地戶絕陰人墓之凶，上爲天羅所纏，下爲地網所繞，魂囚魄繫，幽閉三官，陰陽阻隔，且非滅沒之忌，在此之年，窮絕之凶，正當今歲，前衰未定，後厄復興，且會凶殃，屢逢轆軻，往往相尅，頻頻涉害，弟子某即目情下不安，大小周樟，實爲驚駭，自非上託玄極，生進扶救，無以爽此深灾，若不告投幽司上真除禍，何能遣斯灾厄，闔門惶怖，歸心善護之門，拜首至真，歸命香火之下，辭表乞恩，委命投臣，仰存懇切之甚，理實可哀，至誠至重，無容抑塞，小臣愚昧，尚乃未悟玄規，淺識之稽豈窮，幽盲人法易倒，鬼事難明，謹述短聞，究除情要，又恐某魂魄橫被百鬼執迷，在於右官黑簿之中，虛注上計名字，難可解釋，謹爲上請諸部天官君將吏兵部，具件如左：

上請赤天生算解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保命解對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保護度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衛筭度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益筭度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延筭度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續筭度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扶筭度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倍筭度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定筭度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生筭度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保筭度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招筭度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拔筭度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

右狀請前條諸部天官君將吏兵，各一合下，主爲弟子某生筭度厄，追贖魂魄，與身中右官黑簿度厄左契長生錄中，收斷弟子某前世已來所犯深愆重過，乞賜原赦，削除死籍，定上生名，保符大吉，急急如律令。

上請春三月天醫保命功曹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夏三月天醫保命功曹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秋三月天醫保命功曹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冬三月天醫保命功曹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春三月九日直符治病功曹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夏三月九日直符治病功曹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秋三月九日直符治病功曹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冬三月九日直符治病功曹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

右狀請前條諸部天官君將吏兵，各一合下，主爲弟子某增年益壽，名入玉曆之中，灾衰度脫，永保元吉，急急一如太上老君律令。

上請保護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延命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

上請招魂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拔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續筭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斷絕亡人復連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除灾解厄六甲元辰度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金木水火土之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三灾九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百二十刑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分解新死後亡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水官乳母石下犬子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好生度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收斷注祟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

右狀請前條諸部天官君將吏兵，各一合下，主爲弟子某削除死籍，定上生名，上壽百二十歲，增年益壽，永保無窮，急急一如太上老君律令。

百鬼執繫前件曹府門下，請乞太上大道省覽章辭，上達應時，追拔放縱弟子某精光形影神炁，歸付身中，悉令備具，延命生算，度脫衰厄，使生炁布流，百靈匡衛，如願之日，奉荷大道，罔極重恩，謹狀。即日通詣三尊門下，申天官門下，過三師門下，奏太上老君玉几前。泰玄都正一平炁云云，但由弟子不閑科法，招延不利，比來住宅不安，人口疾厄，累歲連軛，夢想凶虛，鬼炁紛紜，人神無定，頻延灾衰，即日詣臣，求乞章表，和解夫妻年命，推定星律，解釋灾厄，防保身命，但臣受法之日，告盟三官，要當扶助師老，以救度爲先，諸有憑祈，無容抑絕，謹按弟子某增添壽命，追解上計名字，拔贖魂魄，分解厄忌，防保身命，往以奉爲。太上諸君丈人道法，籍係玄都，仰崇三天，正法道炁，香章爲命，得在道門，誠相勸化，自居此宅，凡百踰躐，解途不善，伏聞靈寶師老，有修齋謝過之科，正一盟威有立功補過之格，是以歸心至極，翹仰玄門，懇注丹誠，拜上章辭，除灾解難，又恐弟子某足履地網，頭戴天羅，連星筭盡，灾殺加臨，深恐一旦不免灾厄之次，次入圖云云恩惟太上老君，云云乞丐元炁，下流覆育弟子身命，謹請前條六十二部天官君將吏兵，次第拔贖弟子魂魄，往詣百鬼天牢地獄之內，求覓弟子某魂魄，付與身中，調和百節，安帖精神，追計解厄，定上生名，付與左契玉曆之中，永保元吉，弟子灾厄併會，所奏章辭，恐不蒙上達，今奉帛素一疋，命米一斗二升，命絲百二十尺，銀鐙一雙，立信道門，以表丹誠之信，若樹木枯朽，蓊養枝葉，倉穀乏少，益其斛斗，年命短促，延其丈尺，得在上古種民之次，又請元精父母十萬人，一合下，賁持臣章，逕詣太極玉皇几前，又請東王父西王

母各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一合下，主爲弟子拔贖魂魄，增年益壽，懷灾却禍，收斷家親丈人，前亡後死注崇復連之炁，悉使斷絕，拜章之後，住宅清宜，人口慶泰，百病不侵，灾衰度脫，如願之日，被受重恩。

三天請命章

綜述

杜光庭《太上宣慈助化章》卷五《三天請命章》 具法位。

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上言，謹條，男人某家口辭列，比來爲家輓軻，宅舍凶虛，夢想醜惡，鬼炁紛紜，所向乖違，諸無稱泰，錢財耗散，生業不興，田蠶少收，興求無利，肉人某以某月日已來，忽染疾患，四支羸劣，飲食不甘，顏色青黃，魂神離散，凶神降禍，惡鬼興灾，名人三官死解上計簿中，五刑六害之內，上爲天羅所纏，下爲地網所繞，深恐一旦不自免脫灾厄禍難之次，卜决形候，並非吉兆，又恐人今歲來身中，年命有灾厄，衆難筭壽窮盡，灾殺加臨，即日馳來，請臣到宅，求乞拜奏延命生筭，扶衰度厄，增年益壽，追魂拔魄，三天請命，分解灾忌章辭，乞保身命，解灾度厄，辟斥下官故炁，中外妖祥，精邪魍魎，注按後庭鬼賊，謹爲上請天官君將吏兵部，具件別如左。

上請天曹，勅太山府君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勅太山三官筭盡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勅太山五官府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勅太山主者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勅太山功曹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勅太山五道大神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勅太山五獄大夫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勅太山主筭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勅太山呼召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勅太山送解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勅太山延命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勅太山三丘五墓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勅主筭門下君一

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勅度厄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勅斷絕復連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勅長生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勅北時司命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勅司空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勅主者典籍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勅主簿孝春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勅錄籍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勅七獄掾吏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勅卿考定生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勅五社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勅七竈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勅五盟七誓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勅十二月建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勅太歲將軍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勅社稷符廟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勅三官拔命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勅三官護命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勅拔三魂七魄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勅延生度死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勅解灾謝罪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勅迴名易形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右狀請前條都合三十六部天官君將吏兵，各百二十人，兵士十萬人，一合下，次爲考問，太山三十六部，崑崙十二時司命，符廟府獄之中拔贖，求覓肉人某三魂七魄，九命七籍，形影精光神炁，付與某身中，悉令備具，削除三官上計死籍，定上生名之簿，上壽百二十歲，中壽百歲，下壽八十歲，延命生筭，扶衰度厄，追魂拔魄，倍倉益祿，解灾度厄，生炁布流，如願之日，仰荷大道，罔極重恩，謹狀。

又 維某年歲月日朔，某州某縣某鄉某里，弟子某年若干歲，戶口若干人，今居某處住止，即日稽首乞恩，詣臣求乞，拜上三天請命扶衰度厄生筭益壽章辭，但由肉人某闔門頑愚，得廁道門，忝生人代，處在凡夫，招延考炁，自入今歲初春已來，經喪凶危，夢想無善，恐厄難衰，併來相會，年窮筭盡，諸患加臨，三魂七魄，閉繫在天牢地獄之中，天地水三官死解上計簿中，五刑六害之內，闔家憂惶，安貞莫保，唯以一心上憑大道，委命至真告訴，向臣求乞章奏，延命度厄，增年益壽，乞丐真炁，覆育肉人，身命君將吏兵，飛騰驛馬，迴度天地水三官門下，主爲男人某分解上計，求覓三魂七魄，付與身中，過度灾厄之門，永爲上古種民之次，

如願之日，仰荷大道覆育重恩，謹狀。

又 太上無極大道太上師尊上官典者，垂慈省理，乞丐元炁，覆育人口身命平安無他，或以春三月九十日之中上計，或以夏三月九十日之中上計，或以秋三月九十日之中上計，或以冬三月九十日之中上計，或一年三百五十四日之中上計，或以三十日一節之中上計者，謹請大破除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解除肉人某，或以寅星寅宿寅歲寅月寅日寅時之中上計，或以卯星卯宿卯歲卯月卯日卯時之中上計，或以辰星辰宿辰歲辰月辰日辰時之中上計，或以巳星巳宿巳歲巳月巳日巳時之中上計，或以午星午宿午歲午月午日午時之中上計，或以未星未宿未歲未月未日未時之中上計，或以申星申宿申歲申月申日申時之中上計，或以酉星酉宿酉歲酉月酉日酉時之中上計，或以戌星戌宿戌歲戌月戌日戌時之中上計，或以亥星亥宿亥歲亥月亥日亥時之中上計，或以子星子宿子歲子月子子時之中上計，或以丑星丑宿丑歲丑月丑日丑時之中上計，上請天官君將吏兵北斗門下君，主為肉人某身削除死籍，定上生名，某上壽百二十歲，中壽百歲，下壽八十歲，自此之外，皆為凶橫所夭，乞為肉人某身中分解三灾四殺，五刑六害，七傷八難九厄，三鬼五神，百二十刑厄，悉蒙超度，謹請拔命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度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謹請日月星宿，九宮華蓋北極君，乞為肉人某身中分解年灾月厄，得蒙度脫，謹請生筭君十二人，謹請解厄君十二人，官將各百二十人，一合下，主為肉人某身解除三灾九厄，千病萬痛，豁然除差，平復如本，謹請直使功曹千二百人一合下，口含神湯聖藥，醫治肉人某身中五藏安帖，六腑宣通，謹請治病功曹，又請陽神決吏各千二百人，謹請狼吏虎賁百二十人，主為肉人某身中療治三百六十骨節之內，百病除愈，謹請參對馳驛吏千二百人，謹請都官僕射天驕甲卒天力士各千二百人，主為醫治肉人某四支五體之內百病，悉蒙除差，謹請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此一句中直符神，上詣天西門九宮之內，追拔某魂魄付與身中，悉令備具。謹請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此一句中直符神上詣天西南門九宮之內，拔出肉人某三魂七魄付與身中，悉令備具。謹請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此一句中直符神上詣天東南門九宮之內，拔出肉人某魂魄付與身中，悉令備具。謹請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

辛亥壬子癸丑此一句中直符神，上詣天東北門九宮之內，拔出肉人某魂魄付與身中，悉令備具。謹請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此一句中直符神上詣天西北門九宮之內，拔出肉人某魂魄付與身中，悉令備具。謹請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此一句中直符神上詣天東門九宮之內，拔出肉人某魂魄付與身中，悉令備具。謹請南昌宮中延命度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一合下，主為肉人某防保身命，安魂定魄，削除死籍，定上生名，倍倉益穀，延命生筭，扶衰度厄，生炁布流，拜章之後，住宅清宜，人口康健，灾衰度脫，永無天灾，罪負消除，百靈匡衛，所請天官君將吏兵隨臣三會都章，言功舉遷，以為效信，恩惟太上無極大道太上師尊上官典者，垂慈省理，謹為弟子某拜請天官君將吏兵，求乞扶衰度厄，增年益壽，三天請命，追魂拔魄，付與身中，悉令備具，太醫治病，防保身命，平安無他，臣謹為拜上《乞恩章》一通，上詣某天曹，伏須告報，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

延生解厄章七曜齋用

綜 述

佚名《太上濟度章赦》卷上《延生解厄章七曜齋用》 具位。臣某誠

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上言：臣濫叨真秩，誓暢玄風，凡激切以飯投，盍慙慙而敷奏。臣謹據齋意，臣仰惟闔穹廣覆，列緯經行，司下土之機祥，察人生之禍福，況命分枝幹，運列祿刑，六甲三元，周行歲月，三灾九厄，巡察日時，自非諸命以扶衰，曷俾消灾而益算。謹為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帝恩昭曠，宸澤敷羅，特降勅命，宣告日月星宿，璇璣玉衡，三天玄曹，十二分野，六十甲子，主宰官君，特為齋主某人除本生身命之灾，解流年臨犯之厄。二運三限，俱進吉星，八卦九宮，無逢惡曜，庶蠲灾患，迓續禎祥。臣謹為上請南上君、壽命君、丹秩君、絳宮君、消灾君、解穢君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消滅惡星，度厄益壽。太和真

一好生君、運氣君、定貴君各五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和順流年，禳解惡曜。解刑度厄君、延壽益算君、請命好生君、收刑却煞君、斷刑絕煞君、執刑收煞君各五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益算延年，拘制刑煞。萬福君、南極君、司命君、太白明星君、定名玉曆君、財庫祿庫君各五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增注生名，削落死籍。拘魂制魄君，周玉君各一人，玉曆素女千二百人，主拘魂守魄，錄神衛氣。天曹解災去禍君、五方生炁君、益命延壽君、六甲將軍從官吏兵，主度厄消災，除邪保命。庶使齋主某人運限協和，身命安泰，動靜出入，有祿馬之加臨，分野躔離，無災刑之衝戰。木星為災，金星制之。土星為災，木星制之。金星為災，火星制之。水星為災，土星制之。俾得調理五行，和合四象，命基鞏固，壽址堅牢，度厄扶衰，解災保算，益廣好生之澤，上裨育物之仁。蒙如所陳，允昭玄貺，恩惟大道，分別求哀。臣愚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剛風騎置吏、驛馬上章吏、飛龍騎吏進章，鳳凰騎上章，雲龍騎言章，風發騎御章，神龍騎奏章，飛龍飛虎騎各二人出操。臣為齋主某人拜上某章，上詣三天曹，伏願天恩告報，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

謝土安宅章 安宅齋用

綜 述

佚名《太上濟度章赦》卷上《謝土安宅章 安宅齋用》 臣矢心領教，

勵志度人，自揆疏庸，夙叨涵育，敢瀝粟絲之悃，仰酬山岳之恩。臣謹據齋意，臣切惟齋主某人繼述，謀家辛勤，問舍經營，版築莫莫，室廬填塞掘移，慮傷禁忌。況星躔之臨照與神煞之循環，練日練時，或因冒觸，定方定位，恐致災衰，期寧靜於土司，盍皈依於帝闕，仰希福慶，預殄屯危。謹為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皇極流祥，蒼旻委監，特降玉清道炁，靈寶妙光，灌注齋主某人所造屋宅之中，內外輝華，邇遐洞煥，導迎

萬福，辟斥千妖，鎮守真靈，各安隅界，觸犯神煞，咸回善心，卜世卜年，永臻玄貺。臣謹為上請謝土君、制土君、解土君、安土君、安定君、安宅君、五方保護君、解功破耗君各五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解謝造宅已來，前後動土觸犯禁忌。太歲太陰大將軍，一百二十位官符毒火吊客喪門上下神煞，悉令和釋，其有方隅神祇，因掘鑿權遷避者，請告諭宜復本位。陽方君、安上君、右都候君、安石、安土君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考官吏兵，主收攝土公之鬼，毋敢侵犯鄉邑。大夫神君守宅，大神守宅，三將軍吏兵三十萬人，主驅遣五方土炁故炁，遏絕邪精，毋令侵犯。五岳將軍，六甲神將，五方安宅大將軍，護宅大將軍，保宅大將軍，鎮宅大將軍各一十一人，鎮安宅舍，驅斥邪精，九橫三災，千殃萬厄，悉皆消蕩。毋損居人，庶使齋主某人自今以往，百事康安，宅舍光鮮，門庭清謐，盜賊虛耗，遠離他方，水火官災，毋撓近部，鬼邪絕滅，疾病消除，瘴疫不興，謀生稱遂，詩書有耀，富貴無涯，眷屬利安，以為效信。

遣疫癘保病章

綜 述

佚名《太上濟度章赦》卷上《遣疫癘保病章》 臣濫膺選舉，冒綴

班聯，寒淺自慚，希夷未悟，扣宸闈而屢請，視靈府以知非，亶冀隆慈，曲垂涵貸。臣謹據齋意，臣切念齋主某人塵寰涉迹，身世謀生，五慾七情，寧無翳累，百非衆慝，易積愆尤，致寒暑燥濕之憑凌，乘身命運限之屯滯，忽沾疫炁，遂履危機，自非帝造之垂矜，曷俾餘生之有慶，謹為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盛德，涵容玄恩，矜恤特降玉清道炁，靈寶妙光，灌注某人身家之中，俾正炁輝明，妖氛遠離，消災解厄，保命延生，臣謹為上請北闕九夷君，北黑天機君，運炁解厄君，地官督炁君各五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北城化吏五人，天市大夫一人，五瘟部炁兵四十萬人，拒天大兵千萬人，主收制疫毒，斷除瘟炁。東方九夷君，八十一官君，斷青

瘟青毒之炁。南方八蠻君，六十四官君，斷赤瘟赤毒之炁。西方六戎君，三十六官君，斷白瘟白毒之炁。北方五狄君，二十五官君，斷黑瘟黑毒之炁。中央三秦君，一十二官君，斷黃瘟黃毒之炁。大胡老君，家中守宅三將軍，左右三部將軍，赤陽兵士運炁解厄君，五瘟都炁君，吏兵各三十萬人，與里社井邑君，主同心收除斬制疫鬼。中宮遊邏大將軍，科車武騎大將軍，鋒火虎賁大將軍，監天敢健大將軍，邀遮大將軍，鋒火大將軍，驍騎大將軍，斬斷虎賁大將軍，羅網龍虎大將軍，討捕飛行大將軍，吞天絕地大將軍各一人，吏兵七十萬人，主收斷五瘟積類，無侵鄰里。搖天動地兵十萬人，討天君，胡越騎君，陰陽神決吏，收炁食炁吏，收神食神吏，收鬼食鬼吏，收毒食毒吏各一人，執赤越大胡君千二百人，三五元命功曹使者，魁罡擊刺將軍各一十五人，金剛八煞兵士各九十六人，主收捕瘟鬼，掃蕩疫炁，免相侵染，貽禍鄉閭，即俾某毒炁消除，病源康復，天醫扶體，靈藥資身，家門尊卑，均臻景貺。

收邪斷怪解厄保命章

綜 述

佚名《太上濟度章赦》卷上《收邪斷怪解厄保命章》 臣蹄涔卑賤，

茅徑昏愚，夙沐洪恩，濫司玄教，誓度人而激切，庶質化以承宣，凡有皈投，敢忘闢告。臣謹據齋意，臣切念齋主某人運逢屯否，身際妖邪，致寢食之倉皇，覺精神之顛倒，致生疾患，藥餌罔功，恐涉冤愆，況綿莫釋，歷時既久，怪證愈深，自非請命於虛玄，曷克流恩於圓輻。謹為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廣運慈悲，曲加拯援，特降玉清道炁，靈寶妙光，灌注齋主某人身家之中，俾內外洞明，門庭輝煥，靈光所燭，邪祟遠離，疾病安痊，壽齡延永。臣謹為上請斷邪天靈官功曹，攝神衛身吏，斷邪使者，護身將軍，檢邪直符，斬邪刺姦吏，攝神使者，主驅逐精魅，收捕兇邪。好生保命大將軍，續命大將軍，驅邪大將軍，斬邪大將軍，度厄大將

軍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解除灾厄，却去精邪。安平守石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無上監炁君一人，兵士七十萬人，天罡大兵五丁君一百萬人，無上天生君五人，兵士一百二十人，蓋天大將軍，兵士七十萬人，高麾大鼓五湖將軍，反甲逆鱗兵四十萬人，收鬼食鬼吏，收炁食炁吏，收神食神吏，主收捕諸惡君擾害生民。無上中宮五曹校尉兵五十萬人，清玄公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捕制鬼賊，陸梁犯人。歲甲君、太甲君、朱陰君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五天侯將軍兵士十萬人，主擒戮精魅，勦蕩無留。陽明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與所在真官諸部吏兵，社稷土地山林孟長，同心協力，和合家中守宅諸神，併力追捉，無令隱漏，攝赴天獄，依律蕩除。又為上請左右陰陽太醫吏，救治病源，太和真一好生君，解穰惡曜，庶使齋主某人形體安和，邪精殄滅，疾病痊愈，藥食調平，眷序康寧，門庭清肅，起居隨意，謀為稱心，永保利貞，以為效信。

保病解厄章 資福齋用

綜 述

佚名《太上濟度章赦》卷上《保病解厄章資福齋用》 臣學業愚蒙，

性資荒陋，幸緣宿慶，僭陟真階，誓殫濟度之勤，庸報生成之德。臣謹據齋意，臣切惟齋主某人命運灾衰，形神凋瘁，三業十惡，夙累行藏，六曜五星，偶凌次舍，忽染疾疢、寢食靡寧，藥餌罔動，日時浸久，夙宵驚戰，控告無門，非賴帡幪，曷臻平復？謹為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隆慈，誕施惠澤，特降玉清道炁，靈寶妙光，灌注齋主某人身家之中，俾灾炁消除，靈光照耀，目今病患，早遂平安。臣謹為上請陽秩君一人，司命吏一百二十人，各主重病未痊速令康愈。須臾君、赤天食炁君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久病困衰即得痊療。收神上明君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明暢精神，斷除惡夢。赤星君、三天慰愈君各一人，官將各一百

二十人，主制絕家親，乘時構釁。解考君，度命君，益算君，誅殃君，遊邏大將軍，地燒大將軍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收錄邪精，辟除故炁。火龍君，山周君，東明大夫君各五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制醫藥黃衣。節命玉女，月玄玉女各千二百人，主持神方太仙明堂。玉女千二百人，主按方治病。中宮大醫吏十二人，主擇方合藥。天醫、官醫、太醫五官治病醫吏，各一十二人，主人臟腑經絡關節，行神存炁。天曹、上平太醫吏一十二人，治病功曹一十五人，主上詣鳳凰太清宮中，取五色神藥。和合官君，治療病患木官，持藥金官，持鍼水官，主湯火官，主灸土官，和德各奏奇勳。東青生炁君，南赤生炁君，西白生炁君，北黑生炁君、中黃生炁君，各領吏兵除邪收病。南昌朱陽君，黃老君，天魂君，地魄君各一人，起生。玉女，玉曆素女各千二百人，主扶却灾危，度脫年命。即俾齋主某人炁體康健，灾衰消散，精邪遠避，殃訟和平，病患蠲除，命身牢固，服藥有效，動止無魔，命運亨嘉，以為效信。

傳法授道祈恩謝過章 傳度用

綜 述

佚名《太上濟度章赦》卷上《傳法授道祈恩謝過章傳度用》 臣誤奉

宸恩，濫承師派，期提後進，庸紹前脩，僭陳悃愮之私，仰謝涵濡之澤。臣謹據齋意，臣切惟女青玉律，選舉至難，太極金科，保任尤重，儻傳授有乖於踐履，則師資俱冒於憲章。今弟子某人潔己求真，願參上法，靜言障累，越有數端，或神炁難保於脩齡，或骨相不符於道品，或九玄七祖家訟未消，四負三生，兇仇猶結，或宿劫今世譴考尚繁，或故作誤為，愆尤莫釋。匪賴甄陶之賜，曷諧願望之隆？謹為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曲施玄釐，俯矜丹悃，特降玉清道炁，靈寶妙光，灌注弟子某人五宮六府之中，俾正炁輝華，道心開發，靈光羅絡，妄累消鎔。仍乞敕命，宣告三界十方，應干玄局，特為蠲消考訟，解釋愆尤，紀字玄編，定名青簡。臣謹

為上請無上九天帝君，三十二天帝君，五老帝君、日宮月府，五星四曜，南辰北極，列宿星君，三省五師，三官九府天曹主執，四洞真靈，福地洞天，五岳四瀆，地水職司，三界神祇，俱赴玄壇，證明傳度。又為上請靈寶六部，仙官三界，所向玄曹，赫奕仙曹，玄壇侍經，護道降真，召靈合屬仙吏，九天司命府，青玄黃籙院，玉清神霄玉府，上清童初府，玄靈璇璣府，北魁玄範府，靈寶如意萬司，九天溥度院，隨所傳俱開寫。將軍神吏，玉童玉女，合該傳授。將吏官君，疾速分景化形，隨逐香火伺候，交撥輔佐宣行。庶弟子某人，證誓萬靈，告盟衆聖，勤修精進，學道參真，存念行持，濟生度往，身膺仙職，心契玄宗，智慧洞明，慈悲利益，魔試寢絕，靈貺日臻，譽望興隆，邇遐皈向，功圓道備，舉形仙飛，永暢真風，益光宗緒，誓終浩劫，歸戴玄元。蒙如所陳，允昭聖造。

謝罪祈雨章 雷電齋合用

綜 述

佚名《太上濟度章赦》卷上《謝罪祈雨章雷電齋合用》 臣愚蒙無取，

疏謬何庸，夙依覆育之恩，勉飭精修之志，承符領教，宣德濟人，凡有皈投，理宜闢告。臣謹據齋意，臣切惟春耕秋斂，稼穡之常，久旱亢陽，炁運之變，儻時雨未敷於播種，則嘉禾曷望於豐登？況溝澮之如焚，極閭閻之愁嘆，何以卒歲？坐見饑荒，諒萬兆之積過浩繁，而司土之神明譴責匪繇，帝力莫顧民哀。謹為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道德曲成，慈悲善應，特降敕命，告下十方三界一切真司，原赦下民隱顯之愆，垂軫歲事阻飢之苦。亟沛甘澤，為長禾苗，更乞告宣主宰雷霆之司，掌執風雨之吏，湫澗澤洞，威聖龍神，城隍山川，祀典社貌，應千攸屬，各體慈仁。嘯命風伯雨師，指麾雷公電母，普注膏雨，甦解焦枯。臣謹為上請天翁正氣君，河上真人，九海九江九河北玄君各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水炁泉源，興雲致雨。海中玉女千二百人，河伯呂公子三十六人，主興起水脉，

立降風雨。四洲九谷君，靈臺漢明君，九州玄冥君，九江北玄君，九侯君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湖中玉女千二百人，主召攝河伯使者，青水帝君，九江水帝，十二溪女，水部鬼神，河平掾吏，合符行雨。應時下降於疆邑之內，驅雷役電，興風布雲，先靈霖於江河，次霽霏於郊野，即俾甘霖，應候好雨知時，槁禾回青，平疇變綠，苗秀而實，歲稔且穰。騰樂事於垌原，播歡聲於甌臺，願拜成終之造，允垂資始之恩，更冀百穀用成，九垓咸遂，遺蝗遁影，妖魃潛蹤。飽食暖衣，極三農而快樂；仰事俯育，歷百歲以光華。蒙如所陳，允昭宸臆。

祈嗣章

祈嗣用

綜述

佚名《太上濟度章救》卷上《祈嗣章祈嗣用》

臣草芥微生，塵泥賤

品，濫承正化，得奉真宗，無半功之可書，有千愆之堪錄，曲蒙覆育，亶籍汪涵，敢九拜以歸誠，僭一言而瀆聽。臣謹據齋意，臣切惟父子有親，人倫之本，夫婦有別，天屬之常，儻身命有犯於孤辰與運限，或罹於寡宿，或相因戰，或犯刑衝，致嗣續之未諧，使宗祊之莫托，逡巡暮景，翕忽衰齡，自非請命於玄穹，曷克承恩於黃混？謹為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大德好生，至仁無外，特降救旨，告下玄曹，應身命中，夙生今世，所有戰衝，盡與解釋。仍乞賜降玉清道炁，靈寶妙光，灌注某人妻某氏身心之中，即令起處安和，胞胎凝結，疾病不作，榮衛勝常，十月周圓，誕生男嗣，願心圓滿，福慶駢臻。臣謹為上請司命君，司錄君，南斗降生度化君，東斗度星通炁君，西斗度魂結胎君，北斗通魂通血實骨君，中斗度魂成人音聲君，主成就胞胎，結聚魂魄。注生夫人，注生天女，通脉運骨天女，回星度胎天女各五人，從官各一十二人，主和合陰陽，結胎成形。度胎夫人五人，上詣五方五斗闕下，請以五方真炁覆育己身，榮衛調和，凝結胎孕。五行君，素白玄明君，文曆君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

降炁結胎，除邪護正，解除夫妻刑害，成就陽男中神。太和真君、陰陽生炁君、三元丹田赤白君各五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炁流流通，黃白相裏，多引陽炁，牢結男胎。陽神決吏，男神玉女各二人，甲子神人君吏，主扶助真胎凝結陽炁，若已孕女，回轉為男。即俾某人妻某氏懷胎含孕，起居不傷，全陽成男，飲食無忌，月數滿足，必產陽男。日吉時良，速得分娩，母子周圓，以為效信。

文昌祈祿章

祈祿用

綜述

佚名《太上濟度章救》卷上《文昌祈祿章祈祿用》

臣睢盱無取，骯

髒何庸，濫叨雨露之恩，恩積雷霆之譴，尚祈洪造，俯賜慈觀。臣謹據齋意，臣職惟領教理，難抑違依，按真科次第修奉。臣切惟登崇俊良，拔擢材彥，一則闕於運限，二則系於修為，儻祖宗之積累未陳，與今昔之過愆尤厚，既乖踐履，難就功名，自非帝造之維持，曷副民情之願望？謹為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大慈曲垂惠澤，特降救命，行下三界合屬玄曹，為某人懷謝星躔，和平運氣，赦除障累，紀錄善功，增注勳名，光榮宗祖。臣謹為上請夫子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東井清明君決了吏，一合來下，以溫潤清和英靈善爽之炁，下布某人五藏四肢，身體骨節之間，安定神靈，衛護真炁，驅三尸，滅九蟲，背死向生，却禍來福，心志開通，超拔林能。五經九炁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智慧圓明，與眾有異，天王玉女千二百人，衣青衣，主部領萬官賜以印綬，運為舉動，能通神明。玉曆素女千二百人，衣赤衣，主紀姓名於玉曆，注壽算於丹書。若某人入仕之初，或願主倉庫，或願職金帛，或願典場務，或願領兵卒，或願司學校者，則陰陽有神靈主之，乞為關告所在靈應神祇，正直土地，默賜臨相，使之爵祿隨心，德行備足。若大選之後，圖謀願望，升品進階者，則上有星辰主之，乞為宣告紫微太微二垣，公卿將相，大理尚書，文昌三

台，南斗北斗，東璧奎宿，羽林壘壁，師門將軍，應主宰人間官職。諸星並為垂象，宣精舒光絢彩，即俾橫飛，直上於省臺部監，徹塞邊陲，有九遷之榮華，膺十賁之富貴，公忠許國，清白傳家，祿壽兼全，以為效信。

延生解厄延壽章 祈壽用

綜述

佚名《太上濟度章赦》卷上《延生解厄延壽章祈壽用》 臣夙藉慶基，生逢昌運，佩鸞圖而領教，承鳳牒以學真，亶賴駟轡，若為報稱，輒瀆千鈞之聽，庸陳一得之愚，仰冀高明，俯垂監察。臣謹據齋意，臣切惟人情欲壽，大德好生，儻運限有犯於威躡，致身命或臨於屯否，易逢厄疾，曷保年齡？今某人藉祖宗積累之功，膺門戶付託之任，欲祈眉壽，或衍遐齡，庸安樂於期順，勿馳驅於障難，子孫昌熾，富貴利宜，自非玄造之慈觀，焉得黃垓之佚老？謹為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廣運深仁，廓施惠澤，特降敕命，行下三界十方合屬玄曹，為某人辟斥凶星，斷除戾炁，冤愆頓釋，身心雙隆，八節四時，纖災無惹，常居吉慶，永處福齡，百歲周圓，一身康泰。臣謹為上請天曹，解厄去禍君，益算延壽君，五方生炁君，六甲將軍，主消灾度厄，益命除邪。太和真一好生君，萬福君，解刑度厄君，益壽延命君，請命好生君，保命生炁君，收刑却煞君，斬絕刑煞，增益壽命。萬福君，運炁君，解厄君，南上君，司命君，司錄君，太白明星君，拘魂拘魄君，財庫君，祿庫君，定名玉曆君各五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落除死籍，注上生名。收殓君，斷殓君，破殓君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解除殓厄，拔贖壽命。東斗主算君，西斗紀名君，北斗落死君，南斗上生君，中斗大魁君各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主度脫五行灾厄，增紀壽算。六十甲子，從官吏兵，主張解年窮算盡之厄，消除命衰運敗之灾。五方五帝君，從官吏兵，各乘本方真炁，執符持節，上詣二十三天星宿，玉曆之宮，檢尋命籍，增注年齡。延命大將軍，兵士千二

百人，主解消灾厄，增益年命。明堂君，南昌君，朱陵君，黃老君，天魂地魄君各一人，拔命君十二人，鼎倉玉女五人，五緯玉女，起生玉女，玉曆玉女各一千二百人，主度脫年命，增壽延生。諸部官君，和合保護，解除二十四厄，增延壽算。即俾某人命運亨通，灾危驅遁，福祿興萃，壽算延長，無難無灾，多样多慶，雲仍袞袞，門戶輝輝，以為效信。

謝罪祈晴章 祈晴用

綜述

佚名《太上濟度章赦》卷上《謝罪祈晴章祈晴用》 臣稟資疏散，賦性庸愚，印武班聯，強顏奏對，每捫心而省過，期弘道以憲天，庶證勳勞，上裨化育。臣謹據齋意，臣切惟務農種穀，亶藉天時，秋斂春耕，惟資地利，所願五風而十雨，庶令百穀以三登。況茲郊野之田，勢處陂塘之側，纔致霖潦，澎湃莫支，乃經旬罹積雨之傷，致稻苗多乘流而槁。歲事足慮，生民荐飢，若非開霽以斷流，何以有年而多稼？全資聖造，特賜慈觀。謹為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帝德好生，民情堪憫，特降敕命，闢告匠境里社，一切玄司，散茲雨陰，即成晴淋，庶得三農勤動，百穀豐成，田疇無滄浸之憂，黎庶免饑饉之苦，優游卒歲，允藉天恩。臣謹為上請天翁正炁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兵士七十萬人，九海北玄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河上玉女千二百人，主收雲止雨，致風興霽。水泉官屬八海九江掾吏，主決開壅脉，疏導百川，即俾四境狂霖，登時開霽，陰雲解駁，紅日陸離，田野歡心，畊耘樂意。坐看刈穫，白粲登場，實叨覆護之恩，加拜生成之賜。更祈敕旨，行下四海四瀆，溪源潭洞，應干龍神，洎玄虛主，掌今年今季風雷雨部，一切神祇，咸令知委，並與停風息浪，收雨散雲，濃陰開明，日光照野，禾稻豐稔，稼穡盈成，樂歲無憂，以為效信。

攘火災章 攘災道場用

綜 述

佚名《太上濟度章赦》卷上《攘火災章 攘災道場用》 臣草茅賤質，樗櫟散材，謬處班聯，濫司濟度，敢罄小心之禱，庸祈大造之仁。臣謹據齋意，臣切惟仰事俯育，端藉室廬，接棟連甍，乃堪衣食，實生成之厚利，宜上帝之矜憐。條於前朝忽傳星變，謂來墮於屋角，勢有似於火殃，由中驚惶，罔知攸措。私料近至信宿，遠則旬時，恐有燎原之憂，或致焚如之慘，綿連井落，延亘鄉閭。若非請命於上蒼，曷克流恩於下界？謹為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廣運隆慈，廓施妙化，特降敕命，關告匪境里域，一切真司，為某人驅除火災，即移他境，無生殃咎，流虐黎元。臣謹為上請九海北玄君、天翁正炁君、兵星神君、游都君、明星君、誅殃君、天昌君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河上玉女千二百人，蓋天大將軍黃衣兵吏各十萬人，無上天君兵士七十萬人，主動畢星升陰炁，驅六丁六甲，消滅火殃之鬼，驅逐火精之怪，與北方黑帝羽子之精，壬癸正炁，太陰水德，防制火災，即令斷絕。仍關風伯雨師下雨滅火，當境神祇，斥遣火怪，速令遠離，庶得流災遷徙，里社安寧，眷序不移，屋宅如故，以昭宸貺。

謝罪遣蝗保田章 攘蝗道場用

綜 述

佚名《太上濟度章赦》卷上《謝罪遣蝗保田章 攘蝗道場用》 臣塵泥賤品，草莽微生，值昌運之興行，際真詮之曉覺，學真領教，弘道度人，

誓補過以立功，庸承流而宣化。臣謹據齋意，臣切惟春耕秋斂，覬爾有年，地癘天災，將成凶歲。既蟲蝗之誕發，實妖戾之肆興，林木盡童，田禾俱食，非箋心而哀籲，為請命以祈禳，曷保稻粱，終無損蠹。謹為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廣運隆慈，曲加鑒采，特降敕命，關告匪境，一切神司，辟斥妖蝗，斷除戾炁，乘狂風而徙他境，因暴雨而移別鄉，悉化餘蟲，無令遺種，庶得田禾秀發，成熟可期。臣謹為上請四野君、五野君、九野君、里域山川社稷君、蘊元君、白蠶五穀君、大田五斗君、六富君各二人，官將各百二十人，地畜君、天甲君、五千王君各一十二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田疇豐稔，五穀登成，辟斥螟蝗，驅除鼠雀，稻苗秀好，蟲蠹遯逃。與社稷山川城隍神君，遞相保護，即俾田禾秀實，蟲蝗去離，轉之外疆，以為效信。

諸章官式 祈禳通用

綜 述

佚名《太上濟度章赦》卷上《諸章官式 祈禳通用》

保蠶

謹為上請暴食君、供食君、千澤君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仙宮玄男玄女、神男神女、素男素女、玉男玉女、蠶室仙吏、絲綿仙吏二十四人，養育蠶桑，保護絲繭，辟斥鼠耗，萬倍稱收。

保胎

謹為上請安胎君、護胎君、扶衰度厄君、萬福解厄君、護胎聖母、天醫玉女、護胎成生吏、保胎成生聖母各二人，主保護胎孕，無有疾傷，十月周圓，產蓐快利。天醫太產吏、治通乳母、天門中君、天醫助生君、催生童子各二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調理陰陽，和安胎藏，產蓐無阻，得就陽男。九天好生君、監生大神、衛房聖母、主錄勒籍真君、傳胎應夢童子、三元保胎大神、六十甲子從官符吏，主保胎護命，定魄安魂，臨產

之時，毋有厄難。

保男

謹爲上請陽仙護魂君，陰仙護魄君，天靈陽生君，主通於營衛，乳食平安。太皇萬福君、解患君各五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錄護生氣，辟斥邪精。

逐盜

謹爲上請五陽君，斥灾君，營星君各一人，天位君、暴勝君、東西太白君各五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搖天動地君，九炁太兵五十萬人，赤衣日男、白衣月女各千二百人，絳衣日月大兵，承天大將軍兵士各十萬人，追逐寇盜，驅斥賊徒，遠離門庭，惠安閭里。

保六畜

謹爲上請六畜王相君、天陽君、天儀君、天休君、黑水期君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孳養六畜，榮盛不傷，斷逐疫瘟，斥除邪炁。歲星太元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周天兵士十萬人，主治祠廟傷鬼擅殺六畜。

絕墓訟

謹爲上請九地君、大元君、都侯君、文童君地甲君、九玄察氣君、卿大夫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收塚訟鬼，安穩生人。五行君一人，大墓君、小墓君各五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解除祖先譴責，利安塚墓風水，斥絕故炁，斷伏殃訟。太玄君、都侯君、誅殃君、太白中陳明星君各五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收斷塚訟家鬼，解散和釋。

斷口舌

謹爲上請五經君一人，清靈六鐘太皇君五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制斷口舌，斥絕變鬪。無上清玄君兵士十萬人，南鐘六星君五人，南鐘太真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太陰君吏十二人，主收捕口舌，禁斥誣罵。左惠右善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仙花玉女千二百人，主斷除口舌，解消耗殃。五方大領神吏，主鎖惡人口舌，令不言語，從今絕滅。

除官訟

謹爲上請冠帶君、青禽君、四顧君、八門君、北一官左童君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收刑領連吏一百二十人，八甲周趙女三千七百人，主

縣官公事，悉令消絕。察惡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收斥毀謗，息弭衆言。五方五帝大夫君吏五十人，斬斧陽父君，破市大將軍，破獄大將軍，脫繫大將軍，解患大將軍，散事大將軍，鎮訟大將軍，七部大夫官將吏兵，主迴化官事，悉令消除。

讎呪詛

謹爲上請讎倒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主讎解呪詛，和釋冤憎。青龍白虎大將軍，年月日時四煞，天煞地煞，三十六煞，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收攝呪詛，和同仇讎。若東方木地，年月日時，就木神呪詛者，請金炁神解而除之。若南方火地，年月日時，就火神呪詛者，請水炁神解而除之。若西方金地，年月日時，就金神呪詛者，請火炁神解而除之。若北方水地，年月日時，就水神呪詛者，請土炁神解而除之。若中央土地，年月日時，就土神呪詛者，請木炁神解而除之。天罡五行君，赤帝兵士百萬人，建天司馬千二百人，主收捕廟貌之鬼。南昌君、東閭君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收捕林社呪詛之鬼。旺相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收捕師巫竈前呪詛之鬼。八卦君兵士十萬人，還功君、破邪君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收捕造作形像呪詛之鬼。五方大額君各一人，兵士各一百二十人，主收捕口舌叫喚呪詛之鬼。邪神淫祠，盟誓魘倒，貪饕陷害，侵損生人，諸部官君速令消滅。若惡人謀議呪詛者，請無極天生兵馬十萬人，主收逆理陷害禱祠之鬼，攝送酆獄，歸身自受，遷拔亡爽，即得超升。

除顛邪

謹爲上請無上中宮五營校尉兵五十萬人，請玄公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無上天士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無上九江茂盛君兵士百萬人，主收捕陸梁精邪、狂歌叫喚、興妖之鬼。太古華蓋君二十四人，天樂君五人，述炁君、地精君、破逆君、天地水炁君、天玄開閉君各一人，考毒君五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地孔君青衣兵士十萬人，主叫呼狂易，失志顛邪。天宮健吏十二人，兵士一百二十人，赤車將軍十二人，吏兵士十萬人，天貴君敢健吏，天五侯將軍兵士十萬人，太甲君，朱陰君，門都君，右玄都君，陽明君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收捕精邪，誅滅鬼賊，與所在真官，社稷山林孟長家中守宅衆神，一合誅戮，種類無遺。

防劫盜

謹爲上請萬維君、東西面太白天戰君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九天乾元君，搖天動地君九炁兵五十萬衆，天大兵十萬人，主盜賊劫掠，收捕無餘。五方大額君各十萬人，主圖謀抄掠，神歸陰。東九夷君、南八蠻君、西六戎君、北五狄君、中三秦君各十二人，主守護井間，辟斥劫盜。

利宅舍却虛耗

謹爲上請安炁君、太玄君、赤白沙君、元炁君、天玄君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收攝橫禍，利安宅庭，斥散凶殃，擒束蠱怪。天昌君黃衣兵士，太白君各十萬人，天罡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收捕殃煞，解逐灾害。青龍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五福天官，地祇十二官將，與守宅三將軍三十萬，主驅遣虛耗，利宜畜養。天德廣大吏五人，主驅除群凶，收絕邪鬼。

保遠行

謹爲上請萬里君、北馬君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明堂玉女千二百人，主遠行利涉，謀望稱懷，盜賊不逢，災殃遠離。

保移徙

謹爲上請郡邑大神君、仙官將息君、去穢君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宅舍移徙，不傷禁忌，人口安泰，財富和平。

解冤愆

謹爲上請解罪君、解過君、解刑君、解謫君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解釋冤愆，調除考譴。

祈雪

謹爲上請靈臺漢明君、九洲玄明君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攝河伯。呂公子三十六人，與水帝十二溪女，水部神祇，興雲下雪。九江北玄君、四洲九谷君、四洲九海君、浮雲使者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一合來下，關風伯雨師，社令正神，起風積雪。

破酆都開業道章

關度黃錄用

綜述

佚名《太上濟度章赦》卷中《破酆都開業道章關度黃錄用》 具位。

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上言，臣樗櫟散材，蓬茅賤質，幸緣宿慶，濫綴真班，功無絲粟之圓，過有淵陵之積，曲蒙涵貸，未賜誅夷，誓勉操修，庸期報稱，既承投懇，敢不關聞。臣謹據人意，臣切惟三官九署，北都羅酆，六洞十宮，冥關幽夜，水火考對，生死拘維，茹苦終天，千齡展轉，雖衆生之妄業自受，而上玄之仁澤堪矜，非賴赦原，曷臻超邁？謹爲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慈悲，曲垂矜憫，特降玉清道炁，靈寶妙光，煥朗十方，開明九壘，即俾亡故，某人暨九玄七祖，億劫種親，六道四生，諸類幽爽，灌沐妙炁，頓悟良心，宿劫冤愆，應時解散。臣謹爲上請十方飛天使者，十方救苦玉童玉女，上詣三天金闕玉陛下，請降元始符命，救苦真符，告下十方三界無極神鄉天地水官，陰陽罪錄。三官九府，百二十曹，北都羅酆，内外宮洞，阿鼻無間，諸大地獄，五道都府，執法冥曹，乘此符光，輝明照耀，鐵城摧毀，苦考蠲停，枷索脫除，繫囚消廢，爐炭銅柱，化作鸞林，鑊湯冰池，悉成蓮沼，灰河炮炭，俱變清涼，劍戟刀山，盡爲寶樹，蠲炎烈火之獄，燂重重金剛之山，執對停平，冤仇和釋，惡根落滅，罪籍捐除，赦宥亡過。某人溥及幽冥，無鞅滯爽囚徒苦趣，悉遂逍遙，滯魄沉魂，各獲解脫，更希睿旨，勅下青宮，開紫陽玉匱之函，出應化慈尊之號，十方流演，萬品皈依，廣開法門，飛度累戶，庶使善緣霽霽，靈脫羅敷，均沐生成，以爲效信，恩惟太上，分別求哀。臣愚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訣吏，科車赤符吏，剛風騎置吏，驛馬上章吏，飛龍騎吏，進章鳳凰騎，上章雲龍騎，言章風發騎，御章神龍騎，奏章飛龍飛虎騎各二人出操。臣爲齋主某拜上《破酆都

開業道章》文，上詣三天曹，伏願天恩告報。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

素車白馬章

綜述

佚名《太上濟度章赦》卷中《素車白馬章》 臣賦性迂疏，稟姿愚拙，職忝司於濟度，誠敢怠於闢聞，喜冀高明，曲原狂斐。臣謹據人意，臣職惟領教，理難抑違，謹涓今月某日為始，就某處肅建玄壇，依按真科次第修奉。臣切惟九幽六洞三官北酆，冥路幽關，職司考對，匪藉蒼穹之宣告，曷令部衛於形魂。謹為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慈悲，曲垂矜憫，特降玉清道炁，靈寶妙光，照耀陰鄉，煥明夜府，即俾亡故某人，泊九玄七祖，億劫種親，六道四生，諸類幽爽，免淪苦趣，各脫拘維，來詣玄壇，證品升度。臣謹為上請素車白馬大將軍一十二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九龍符命使者一十二人，官將一百二十人，太玄玉女一十二人，官將一百二十人，太玄直符一十二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上詣三天金闕玉陛下，請降太上赦赦生天寶籙，告下十方三界無極神鄉，北都羅酆，泉曲之府，三官九署百二十曹，水火陰陽，內外宮洞，三十六獄，無間阿鼻，大小鐵圍，炎池冰沼，四瀆五岳，十二河源，五帝考官，六宮掾吏，巨天力士，執罰神兵，司殺司功，司錄司命，主考主罪，主獄主非，四明賓公，天門庭長，十宮六洞，五帝大魔，溟泠大神，五道都府，幽臺冥掾，長夜鬼官，無量陰曹，咸令知委遵承。今來建壇之所頒行符命，侍衛送迎，疾令上件亡魂，衆苦蕩除，出離地獄，永辭幽夜，睹見光明，黑簿燒焚，業根披散，參朝玄座，受煉更生，以為效信。

開通道路章

綜述

佚名《太上濟度章赦》卷中《開通道路章》 臣惟蠢濁，性稟顛蒙，冒領玄階，竄繇洪造，敢竭再三之瀆，庸抒萬一之忱。臣謹據意忱，臣職惟領教，理難抑違，謹涓今月某日為始，就某處肅建玄壇，依按真科次第修奉。臣切慮魂魄，爽識來往，經由道路關津，或生拘障，非賴上玄之誥命，曷令阡陌之開通？謹為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慈悲，曲垂矜憫，特降玉清道炁，靈寶妙光，開闢幽途，光明無極，即俾亡故某人泊九玄七祖，億劫種親，六道四生，諸類幽爽，徑離所部來覲齋壇，釋罪通幽，朝真受煉。臣謹為上請太玄直符、太乙使者、五帝直符、十天傳言騎吏、玄都金龍交龍驛吏、玉龍飛龍驛吏各一十二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上詣三天金闕玉陛下，請降東華青宮九龍符命，紫陽寶節，五方生炁，十天寶符，洞朗幽陰，開明長夜，告下天牢地獄，水府陰曹，冥局土司，泉曲六道，北酆九壘，三官九幽，五嶽十宮，九州社令，洞天福地，考校曹僚，蒿里丈人，丘丞墓伯，河侯河掾，土下官君，歲德尊神，山林孟長，泉源溪澗，冥路幽關，血食神司，城隍里域，社廟土地，一切主曹，咸稟天符，遵依告戒，除冤拔罪，啓路開局，釋放上件亡魂，整肅形儀，經歷次第，來詣壇席，聽法參真，傳授戒符，領沾功德，幽夜不經於險阻，冥關克遂於逍遙，召攝無拘，以符效信。

攝召亡魂章

綜 述

佚名《太上濟度章赦》卷中《攝召亡魂章》 臣倥侗無識，愚鈍自將，冒闡明科，奉揚妙化，爰瀆聖威之峻，荐陳愚悃之微，竄藉慈悲，俯垂采覽。臣謹據人意，臣職惟領教，理難抑違，謹涓某月某日為始，就某處肅建玄壇，依按真科，次第修奉。臣切慮冥途寥廓，幽路淒迷，匪憑召攝之威，曷顯神虎之政？謹遵太乙神虎祕法，宣告太乙玄冥玉札神虎符命，鐵迹臺光，寶章建立，神虎攝召，壇刻時定，令追攝亡故某人洎九玄七祖，億劫種親，六道四生，諸類幽爽，顯接陽眷，昭現神機。謹為拜上章文，上聞三天，伏望慈悲，曲垂矜憫，特降玉清道炁，靈寶妙光，洞朗幽關，無有窒礙，玉札符命，照耀輝華，冥吏幽曹，丕承敬聽。臣謹為上請北魁玄範，神虎內真，雄左大力，統制百節，三魂符吏，衆機玉曹，玄伯雌石武鸞，提魂攝魄倒生玄司，飛符玉札主吏，上部追魂使者，中部追魂使者，下部追魂使者，追家先七祖三魂，上元玉女，追傷亡癩癰蟲痢瘡瘡亡魂，中元玉女，追無主癆瘵風癱亡魂，下元玉女，追瘟疫雷噴亡魂，玉符玉女，追驚吊刀刑自縊落水投火胎產厭穢亡魂，龜真素握玉女，追毒藥厭魅呪詛刀兵劫掠王法禽獸所害亡魂，九靈幽臺玉女，追見禁罪魂。正一延生六甲隱天靈符玉女，疾速來降，承符宣德，攝魄召魂。又為上請丹天左衛大將軍，五方啓道童子，十方道主者，六道功曹，三界追魂使者，天洞天真，清清泠泠，尋魂攝魄，對魂聚魂諸大將軍，一合來下，為臣攝召上件亡魂，聚神復炁，克返陽居，升幡現形，通靈入夢，上彰道化，下慰哀情，受煉膺符，聞經聽法，削罪書於北鬱，紀真籍於南丹，時刻升遷，以為效信。

沐浴醫治章

綜 述

佚名《太上濟度章赦》卷中《沐浴醫治章》 臣塵泥漏品，螻蟻微生，冒膺宣德之班，敢怠度人之典，威顏有赫，采聽是期。臣謹據人意，臣職惟領教，理難抑違，謹涓某月某日為始，就某處肅建玄壇，依按真科，次第修奉。臣切慮上件亡魂，幽關閉鬱，陰垢纏羅，欲期容體之澄清，必賴神泉之蕩滌，謹為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慈悲，俯垂矜憫，特降玉清道炁，靈寶妙光，挾灌蘭池，輝華沐浴，即俾亡故某洎九玄七祖，億劫種親，六道四生，諸類幽爽，蠲消氛翳，潔湛形神，六府洞明，一塵不染。臣謹為上請東井玉女、華池夫人、浣濯玉女、沐浴君吏、日月童子各一人，五方解穢君將吏各一百二十人，一合下降，神化東井黃華之池，西田流汨之沼，汲取石景王肥，黃華神水，五方正炁，日月芝英，甘露金津，雲腴玉醴，沐浴所度，亡魂濯煉，罪塵滌除，障垢淨結，節胞胎之穢，清冤債煩惱之氛。又為上請東方青靈始老，哺飴以九炁之青津，南方丹靈真老，哺飴以三炁之丹華，西方皓靈黃老，哺飴以七炁之素漿，北方五靈玄老，哺飴以五炁之玄滋，中央黃靈玄老，哺飴以一炁之黃英，定魄安魂，自生五臟。又為上請金剛百煉，玉液千和，太白流光，元皇散精，解除鬱煩，去滯穢穢，身心清淨，智慧洞明。又為上請天醫神吏，尚藥靈官，三五功曹，天醫博士，砭石小吏，敷藥靈童，密運九轉芝英，五色神藥，布散經絡藏府之中，救療生前榮衛之病，即使上件亡魂宿患清平，沈痾痊愈，精神復舊，肢體潔清，受化更生，以為效信。

溥度幽魂章

綜述

佚名《太上濟度章赦》卷中《溥度幽魂章》 臣忝列真階，莫裨玄化，矢心領教，勵志度人，荏千咫尺之威，庸露億千之愾。臣謹據齋意，臣職惟領教，理難抑違，謹涓今月某日為始，就某處肅建玄壇，次第修奉。臣切見冥關幽路，滯魄窮魂，或水火飄焚，或兵戈謀害，或木石損磕，或挺刃刑傷，或久抱饑寒，或曾遭鳩毒，或寇盜殺戮，或蛇虎吞殘，或王法凌遲，或震雷嗔擊，或覆車墜馬，或自縊投河，或他境流亡，或從軍傾斃，或鬼神拘繫，或冤對勾連，或瘡跛聾盲，或瘡瘟癰疽，或胎產殞命，或疾病夭傷，或宿抱怨嗟，或常懷憂忿，或玄恩未度，或常赦不原，孤滯千名，沈淪萬姓，山林寄影，郊野潛形，流浪無歸，實堪憐恤，惟黃籙昭天漏，泉之澤正，陰關求哀，望度之機。臣雖稟承玉符，冒領大赦，尚慮功德未徧幽冥，謹遵無量度人之道，取今月某日夜，修設玄都大獻，玉山淨供，攝召九州十界六道四生諸類傷亡，無邊爽識，享食受煉，脫苦生仙，自非大道之慈憐，曷俾眾魂之解脫？謹為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慈悲，特垂矜憫，頒降玉清道炁，靈寶妙光，遍滿十方，輝明九野，上極無上，下極無下，接引萬類，均赴法筵，滌罪解冤，煉形受化。臣謹為上請玉清溟滓大梵靈官，青玄黃籙救苦靈官功曹，玉童玉女，各三十二人，仙吏一百人，上詣三天金闕玉陛下，請降元皇慈悲，吉祥甘露，責持天慈，赦宥寶幡，一合下降，即為呪洒甘露，溥化斛筵，周徧虛空，無窮無盡，哺飴眾爽，充足豐盈，隨感來歆，悉皆飽滿。仰承元始符命，金籙白簡救苦真符，長生靈符，太上生天寶籙，東華青宮九龍符命，寶光羅絡，拔度幽沈，不分六道四生，咸受黃籙治煉，即使未度者度，未生者生，未升者升，未化者化，合符膺券，返陰還陽，超凌人天，以為效信。

九煉生仙升度亡魂章

綜述

佚名《太上濟度章赦》卷中《九煉生仙升度亡魂章》 臣道未通玄，德難入妙，屢為人而造請，每拊己以凌兢，仰藉汪涵，俯加原貸。臣謹據齋意，臣職惟領教，理難抑違，謹涓今月某日為始，就某處肅建玄壇，次第修奉。臣切慮上件亡魂，陰暗久淪，陽光易隔，匪藉黃華之治煉，曷令碧落之登真？謹取某日夜，遵依靈寶大法，無量度人，開廓五文，奉行九煉，先為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慈悲，曲垂矜憫，特降玉清道炁，靈寶妙光，灌注玄壇，輝明洞耀，即俾上件亡魂，身沐靈光，心滌陰穢，水火煉質，表裏周圓。謹為上請南宮度人不死尊神，南極長生大君，度世司馬大神，好生韓君丈人真君，南上司命司錄，延壽益算度厄尊神，迴骸起死無量度人真君，度魂上生南宮真君，奉為亡故某人注算金文，定名玉簡。又為上請太乙救苦仙吏，金闕化身仙吏，朱陵度命仙吏，逍遙快樂仙吏，寶華圓滿仙吏，煉度玉司，靈寶仙官，玉童玉女，將軍使者，功曹主吏，上詣三天金闕玉陛下，請降元始符命，金籙白簡，長生靈符，內音玉字，赤書真文，上生黃籙寶誥，下臨壇席，奉為亡故某人破酆都之穢濁，蕩泉壤之幽陰，削落業根，焚燒罪籍，飛度五戶，斬滅三尸，建立法橋，迴旋雲界，啓黃華之寶井，立流火之神庭，陶冶陽靈，蕩除陰翳，上登朱府，下入開光，復返萬神，重生九炁，披登天之法服，駕蓮花之寶輿，徑詣天門，朝禮金闕，逍遙自在，與道合真，永無輪轉之憂，常履熙明之運。

沐浴煉度章

綜 述

佚名《太上濟度章赦》卷中《沐浴煉度章》 臣塵埃賤質，草莽微生，誤沐甄陶，俾登階品，竄藉圓成之造，敢忘報稱之私，誓拯沈淪，庶敦勳行。臣謹據齋意，臣職惟領教，理難抑違，謹涓今月某日爲始，就某處肅建玄壇，依按真科，次第修奉。臣切惟積夜重泉，冥鄉幽路，陰氛縈結，業垢交羅，衆生魂墮寒庭，神歸夜壑，陰霾混翳，晦濁蒙維，雖已頒告符章，曲行攝召，慮淪幽域，莫遂參朝，自非沐浴於神泉，曷俾形魂之蕩滌？謹爲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大德好生，至仁無外，特降玉清道炁，靈寶妙光，洞映蘭池，神化玄液，即俾亡故某人澡身浴德，蕩垢清塵，洗表裏之昏蒙，除形神之熱惱，朝真聽法，度命升玄。臣謹爲上請五方、五靈童子各五人，解穢君、吏各一百二十人，浣濯夫人、黃華玉女各一人，應時下降，取黃華神水，煉尸素漿，甘露金津，雲腴玉醴，灌注蘭湯之中，沐浴亡故某人，湔滌塵勞，消除罪障，五臟六腑，悉得清明，九竅四肢，俱成澄潔。又爲上請主水主火大將軍，石景水母，流精玉女，九光童子，火鈴靈童，青玄煉魂，應干真衆，取南昌朱陵流火之庭，東井黃華流汨之沼，真水真火，一合來下，專爲亡故某人煉洗穢氛，陶澄累垢，粧嚴受度，克應升仙、永證無爲，不經輪轉。

酆都赦罪章

明真齋用

綜 述

佚名《太上濟度章赦》卷中《酆都赦罪章明真齋用》 臣生居濁世，

科戒總部·科儀名目部

運際昌期，佩籙參玄，傳經悟道，誓度人而領教，庶補過以立功，凡有皈投，敢忘闕告。臣謹據齋意，臣切惟三官九署百二十曹，六洞十宮，三十六獄，鐵圍無間，泉曲河源，五苦三途，九幽五岳，典司憲令，考對愆尤。愚俗衆生，罔明正理，造冤積業，抱惡逞非，致使名隸北酆，魂歸幽夜，拘閉陰獄，囚繫終天，痛苦備嬰，莫由解脫，匪賴玄虛之曲赦，曷令罪報之蠲除？謹爲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大德好生，至仁無外，特降玉清道炁，靈寶妙光，朗映十方，煥明三界，冥關幽路，照耀輝華，地累罪魂，應時清淨。即俾上件亡魂，出離夜壑，睹見晨陽，開發善心，自識宿命，悔過進善，脫苦超生。臣謹爲上請降真召靈符吏，降真、召靈童子各一人，特爲亡故某人恭請大極真符，告下東極天中長樂宮內大慈仁者，尋聲赴感太乙救苦天尊，希降威神，慧光普照，十方世界，重陰極壘，北都寒池，一一獄中，悉成陽境，鐵城摧毀，枷鎖脫除，赦有亡故某人萬罪，蕩除冤仇，和釋不經，地獄睹見，光明仰賴。天尊上聖，召十方飛天神王救苦真人，救苦童子，青玄玉女，遍下幽獄，降慈悲之法雨，洒甘露之寶漿，即得冰雪生春，炎煙息焰，刀化玉樹，劍變鸞林，寒冰溟冷，頓除凜冽，鑊湯銅柱，悉獲清涼，獄卒牛頭，俱生善念，銅蛇鐵狗，永斷惡緣，曹局除考對之名，司案焚業報之字，以至驅雷役電，漣汲溟波，負石擔沙，天圓轉匝，穿地引水，運風掃山，謫役囚徒，均承妙化，斷地逮役，度上南宮，蒙如懇切之祈，允拜提携之造。

升度亡靈章

綜 述

佚名《太上濟度章赦》卷中《升度亡靈章》 臣陋質何庸，短材無取，師恩赫奕，幸睹希微，帝力輝華，若爲報效，期廣揚於濟度，克昭贊於生成。臣謹據齋意，臣職惟領教，理難抑違，謹涓今月某日爲始，就某處肅建玄壇，依按真科，次第修奉。臣切惟上件亡魂久淪陰地，獲睹陽

光，自非度命以反生，曷俾超凌而自在？謹爲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大道好生，至仁無外，特降玉清道炁，靈寶妙光，朗耀玄虛，煥明壇墀，即俾上件亡魂，沐靈光而快樂，乘煉度以逍遙。臣謹爲上請南昌上官司命君、司錄君、延壽君、益算君、度厄君、度人不死君、南極長生君、度世司馬君、好生丈人君、迴骸起死無量度人君，升度亡故某人，先入黃華寶井，次入流火神庭，濯質蕩形，除陰煉穢，挹九天之真炁，灌五帝之靈芒，氣象周圓，形神完復，飈車碧落，羽駕太清，升入天門，佩符合券，永無輪轉，常獲逍遙，受化更生，以爲效信。

遷拔亡靈章 遷拔道場用

綜 述

佚名《太上濟度章赦》卷中《遷拔亡靈章遷拔道場用》 臣福基夙挺，

昌運欣逢，佩籙進階，傳經受道，深慚淺淺，莫悟希夷，過有貫盈，功無纓積，尚沐生成之澤，俾司濟度之科，益勉操修，庸期報稱，敬奉詞悃，所合奏聞。臣謹據齋意，臣職惟領教，理難抑違，謹涓今月某日爲始，就某處肅建玄壇，依按真科，次第修奉。臣切惟三官九署，六洞十宮，泉曲河源，北酆、東岱，考校善惡，毫髮無差，濁世衆生，罔知修飾，六根三業，五慾七情，流浪顛冥，馳騁不息，致使魂歸幽府，神返幽關，冤仇繫繫，曹局推對，悠悠長夜，深可矜憐，自非上聖推惻隱之仁，曷俾下愚免沈淪之苦？謹爲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道德，曲成慈悲，不冒特降玉清道炁，靈寶妙光，照耀鬱單，煥明澤壘，即使亡故某人睹此靈輝，自識宿命，捨惡趨善，脫苦上生。臣謹爲上請太上十二陽門開光童子一十二人，天道功曹一人，九天雲路正一功曹九人，南昌上官扶接引送神童玉女各一百二十人，手執太上遷神符命，開導靈幡，接引所薦亡魂蒙陽光之下燭，指雲路以上升，逍遙太空，永無淪墜。

蕩滌血湖章 血湖道場用

綜 述

佚名《太上濟度章赦》卷中《蕩滌血湖章血湖道場用》 臣塵泥賤類，

草莽微生，誤玷班聯，濫司濟度，莫報生成之德，誓宣化育之仁，凡有皈依，敢忘闕告。臣謹據齋意，臣切念亡故某人三生四負，多積冤愆，六慾七情，易招疊咎，命罹產厄，神墮幽關，北酆東岱之曹，紀錄姓字，硤石血湖之獄，考對形魂，抱痛終天，無由解脫，爰念稟生之本始，孰非祖炁之分靈，妄業自招，實堪矜憫，帝恩無外，諒賜哀憐。謹爲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垂惠重泉，曲加省覽，特降玉清道炁，靈寶妙光，洞映十方，照燭長夜，變陰暗爲陽明之境，化血湖爲清淨之場，令諸罪人，自識宿命，捨惡趨善，脫苦超生。臣謹爲上請三炁流光符吏、蕩滌血湖符吏各一人，官將各二十四人，上詣三天金闕玉陛下，請降三炁流光，真符玉元，蕩滌血湖，真符告下，北都羅酆大鐵圍山，硤石無間、血湖地獄，即冀符光朗耀，陰壤開明，原赦亡故某人洎兒禁經產身亡，未得出離者，並與疾除罪簿，落滅惡根，解釋冤仇，開通性識，承今符命，獲脫冥途，來詣玄壇，聞經聽法，全形復質，隨果注生。又念淪染血腥，形神穢濁，來朝三寶，難近天光，謹爲上請五方五帝解穢君、吏各一人，玉女、使者各二十四人，九鳳破穢大將軍、滌穢大將軍、洗穢大將軍、滅穢大將軍各一人，官將各二十四人，沐浴東井君一人，官將二十四人，浣濯夫人、黃華玉女各一人，仙花玉女一百二十人，一合來下，爲取黃華神水，煉尸素漿，甘露金津，雲腴玉醴，灌注蘭湯之內，沐浴亡故某人，洗除產厭，蕩滌穢腥，俾令內外光明，形神潔淨，根塵業垢，並與澄清。又念亡故某人，淪謝之初，自膺痛毒，榮衛傷瘁，未遂安痊，謹爲上請天醫神吏，尚藥靈官，治病功曹，太醫博士各一人，一合來下，密運神聖工巧，餌以日精月華，玉芝金醴，五色神丹，救療諸苦，庶得陰陽通暢，血炁和平，經絡還

元，魂神澄正，朝真受度，托化人天，永無淪墜之憂，自在光明之界。更願靈光燁燁，慧澤周流，業海澄波，血湖息浪，人民品物，並受生成，舒化日於三塗，播仁風於八極。

滅度煉尸生仙章 五煉生尸齋用

綜述

佚名《太上濟度章赦》卷中《滅度煉尸生仙章 五煉生尸齋用》 臣幸

藉宿因，濫裨妙化，誓廣宣於濟度，庸上贊於生成，過有淵陵，功無毫髮，尚祈恩霈，俯賜包容。臣伏為先師某人，元命某年月日時生存日佩某經受某籙，奉某法補充某職，係某靖焚修。末學道淺，仙品未充，莫能背土凌空，飛騰霄漢，運應滅度，以某年月日身經太陰，享年幾歲，已準三洞仙度品格，衣服枕席，遍篆靈章，衛其尸形，又準《滅度五煉生尸》寶經玉字真文，安鎮五方，護其神識，練吉還葬，寄形土官。尤慮生存之日功德未周，恐阻超邁，遂卜今月某日，謹就某處崇建靈寶滅度五煉生尸妙齋二晝夜，期將先師某人扶接引送，返形受生，遊行太空。臣事金闕，臣義同父子，志劇悲惶，孝子云情鍾父子，志劇悲惶。恭按真科次第修奉。臣切惟三官九府百二十曹，四極明科，三品洞津，昭如日月，威若雷霆，學道參真，易招罪戾，未經赦宥，必墮幽鄉，轉眼畏途，惟增駭汗。今先師某人生逢昌運，佩奉玄元，未明修真御景之方，徒抱濟物利人之志，元臘節會，禁戒多違，經錄法階，朝修有缺，重以飛章進表，每瀆仙真，設醮建齋，或干神吏，致使玄曹畢錄，黑簿登書，陽過未原，陰愆莫追，倏忽厭世，遽受沈寥，自非大道廣運於慈悲，曷俾後學疾躋於沖躡？謹為拜上丹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上聖垂仁，至真矜憫，特降玉清道炁，靈寶妙光，下覆先師某人魂魄尸形，削落愆尤，解除考訟，隨光御炁，徑上虛無，仍乞告下十方三界，一切真司，特為原赦宿生今世三業六情，泊學道以來無邊過咎，並從寬釋，移名紫籍，受化更生。臣謹為上請靈寶落滅惡

道靈官三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斷絕地根靈官四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飛度累尸靈官五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一合下降，為先師某人落滅三惡，斬絕地根，飛度五尸，名列太玄，乘景升神，上登無極。若先師某人魂魄淪墜三塗五苦、六天九幽者，即為度脫，高升上境。又為上請玄都金龍驛吏一十二人，東華青宮九龍符命使者，九天道功曹一人，十方飛天使者十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上詣三天金闕玉陛下，請降元始符命，金籙白簡，長生靈符，東華青宮九龍符命，登真度命，出離生死真符，南昌上宮寶誥，告下三官九署，五帝四司，無鞅陰治，若先師緣公私罪犯，未得解釋者，願乘此仙度功德，悉為赦除，若因三曾九祖億劫種親宿對罪緣結讐幽冥者，願為條錄生前建善之功，速為解宥，即冀改易罪籍，定名玉簡，還神度品，高步天衢。又為上請九天三十二天，五老上帝諸天省府，北斗南辰，日月五星、天曹真眾、各降真炁，接引先師某人，蕩滌愆瑕，進升道境，復還治職，炁人玄玄，登品成真，永無輪轉。更願先師某人所屬某岳某山，真靈正神，符下九土地官，各依部界，營衛尸形，灾害消除，塚墓寧靜，形安神守，魄不敢揚，持節契符，重甦骨肉，形與神合，遊宴騰凌，得為神仙，一如五煉生尸經旨，永奉玄恩，以為效信。

升度仙魂章 師友命過用

綜述

佚名《太上濟度章赦》卷中《升度仙魂章 師友命過用》 臣綴武班聯，

濫司濟度，叨恩逾分，拊已知元，誓弘洞輔之仁，密贊生成之德，尚祈洪造俯鑒丹忱。臣謹據齋意，臣職惟領教，理難抑違，切念某人幸藉夙緣，叨承玄蔭，佩籙奉法，受經學真，易涉塵寰，未明竅妙，建齋設醮，每冒威儀，拜表上章，實乖俯仰，破齋犯戒，縱業逞情，常失天和，多循人慾，三元、五臘，莫謹朝修，甲子、庚申，曾無懺謝，過書黑簿，名錄玄曹，未能坐脫，立忘升神御炁，運應滅度，身經太陰，莫測升沈，倏經旬

朔。孝子云，臣情鐘父子，志劇悲惶。弟子云，臣義均師友，志劇悲惶，自非上聖垂慈，高真孚佑，俯矜愚昧，力賜旃幃，何以洗浣前愆，導迎新貺？庸是不揆狂斐，謹為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大慈曲成，至仁無外，特降敕命，行下十方三界合屬去處，將某人浩劫以來，稟生之後，應有過犯，並與赦除，即俾定錄青宮，移名朱府，形神混合，炁象周圍，隨我學功，校勳還賞，復還治職，烝人玄玄，克為聖君金闕之臣，大揚聖化，緣運不絕，身得神仙，逍遙上清，永無輪轉。

斷絕復連章

度星齋用

綜述

佚名《太上濟度章赦》卷中《斷絕復連章度星齋用》 臣性識迂愚，資材短陋，綴班聯而領教，誓濟度以推仁，凡有皈依，敢忘關奏。臣謹據齋意，臣切見上件亡魂，涉生以來，造業縱情，罔知檢戒，厭世之後，積愆抱鬱，自致沈淪，流曳三途，顛連五苦，惟思執滯，豈念超凌。眷屬姻親，俱罹傳染，家門大小，積致傾亡。求替代以莫能，遂復連而無已，如斯陷溺，實可矜傷，自非玄造之拯提，曷俾下愚之安泰？謹為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隆慈，曲加哀憫，特降玉清道炁，靈寶妙光，照燭重泉，釋明夜壘，即俾亡故某人，開通正念，悔悟宿因，醒覺前非，自求升邁，免致延累，永斷復連。臣謹為上請石安君、都星君、誅殃君、都平君、朔平君、天玄君、石仙君、高都君、斷殄君、回化君十人，天醫博士、善談大夫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除殃君、天昌君、無上高倉君、中宮左都侯君各一人，兵士各一萬人，素車白馬君一人，吏兵十萬人，參星將軍，太白兵星，熒惑吏，鐵面敢健食鬼力士，天鄒甲卒吏兵官將，一合來下，為齋主某人化諭先亡，分解冢訟，消除執著，斷絕復連。又為上請斷蛀大將軍、斷尸大將軍各一人，官將兵士十萬人，九天補氣將、甘露將、護命將各一人，官將各三十二人，一合來下，保護未來病苦，斷除先亡復

連，即令某人神魂利安，塚墓寧靜，微呼塚訟，自此斷除，釋罪登真，永超幽暗。齋主某人洎内外眷屬，合門姻親，快樂逍遙，竟離傳染，精神安泰，營衛和平、富壽康寧，以為效信。

啓告玄穹章

預修黃籙齋用

綜述

佚名《太上濟度章赦》卷中《啓告玄穹章預修黃籙齋用》 臣濫承玄貺、叨領真班，仰荷甄陶，俯深銜戴，期暢生生之厚澤，庸裨化化之深仁，控告既勤，闢聞敢後。臣謹據齋意，臣切慮建壇之所，劫灰以來，陰濁混凝，游氛四塞，塵靈流伏，昏垢飛揚，非繇解拔之功，曷肅玄真之奉？重以故炁糾雜，人物紛葩，宜解滌除，庶令清淨。謹為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大慈，曲施玄化，特降玉清道炁，靈寶妙光，上煥雲霄，下輝風壘，十華八極，罔不洞明，即俾所建齋壇，灌沐靈光，一塵不立，内外融潔，寶芝自生。臣謹為上請五方五帝、解穢君各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捧持五和香泉，真精法水，一合下降，浣濯靈壇，解除厭穢。仙花玉女一千二百人，九鳳破穢，籙中運穢、解穢、收穢、却穢、除穢、斷穢、洗穢、蕩穢諸大將軍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五方五龍，主水使者，一合下降，蕩滌内外，潔齋應辦，器用室廬，悉獲澄清，更無厭滓。又為上請降真召靈符吏、降真、召靈童子各一人，責持高上玉清仙王降真符命，元皇召靈符命，宣告三界，嘯命十方，策役千靈，闢盟萬聖，護持壇律，糾正齋功，由始及終，迄無障撓。更希救旨行下玄壇，受事靈寶仙曹，省府院司，官君將吏，從臣請降，共佐洪釐，使齋主某人善果周圍，嘉祥密被，承恩今日，流慶他生，散壇言功，不負效信。

超凌祖玄解冤章

綜述

佚名《太上濟度章赦》卷中《超凌祖玄解冤章》 臣學術荒疏，材能淺局，每為人而有請，帷拊己以知慚，仰藉高明，俯垂淵鑒。臣謹據齋意，臣職惟領教，理難抑違，謹涓今月某日為始，就某處崇建玄壇，依按真科，次第修奉。臣切惟齋主某人，世緣酬酢，塵務蒙迷，九祖七玄，寧無罪累，三生四負，或結冤仇，非由解釋以超凌，曷俾善功而圓滿？謹先於某月某日夜，修設玄都大獻，玉山淨供，攝召上件亡魂，普及六道四生，諸類幽爽，享食受煉，膺戒佩符，若冤若親，俱超淨域，庶使齋主某人，一身清淨，萬罪蕩除，冢訟不生，怨憎何有，逍遙自在，成就良因。謹為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大慈，曲施宏化，特降玉清道炁，靈寶妙光，照耀陰局，開明夜府，幽冥萬類，均脫化機，乘此靈光，來親壇墀，聞經聽法，各遂騰凌。臣謹為上請玉清溟滓大梵靈官三十二人，仙吏一百人，為齋主某人呪灑甘露，溥化斛筵，周遍虛空，無窮無盡，哺飴眾爽，各獲豐盈，隨感來歆，悉皆飽滿。又為上請玉清上解祖考靈官、解冤釋結靈官各三十二人，仙、吏各一百人，為齋主某人開釋祖玄，疾除罪簿，永超愛網，獲脫輪迴，解釋仇讎，齊同慈愛，克離冤囿，竟陟生方，俾先亡永無繫戀之憂，而齋主克遂熏修之果。更為上請朱陵火府，南昌上宮，黃籙靈曹，執法仙眾，各持真水真火，煉度眾魂，俾出幽關，咸生淨域，庶幾恩甦品類，悉出迷途，冤愛冥靈，齊登道岸，敷太上無私之澤，贊玄元有造之仁，極天際地，咸膺至化。

南宮寄籍章

綜述

佚名《太上濟度章赦》卷中《南宮寄籍章》 臣迂疏賤類，朴野愚生，誤綴班聯，濫司濟度，既投誠而懇告，盍請命以開聞。臣謹據齋意，臣職惟領教，理難抑違，謹涓今月某日為始，就某處肅建玄壇，依按真科，次第修奉。臣切惟齋主某人，身隨塵域，心慕玄關，謝過祈恩，既殫懇切，修齋行道，爰罄修崇，期生前削落於罪愆，庶身後轉輪於福祐。北都泉曲，願滌刑編。南昌上宮，覬書真籍。儻此日寄名而有耀，則他生受化以無憂，洞察忱恂，委堪矜憫。謹為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大慈，曲施宏化，特降敕命，宣告南曹，為消黑鬱之名，即紀朱陵之籍。臣謹為上請南宮度人不死尊神，南極長生大君，度世司馬大神，好生韓君丈人真君，南上司命司錄，延壽益算度厄尊神，迴骸起死無量度人真君，一合來降，特為齋主某人寄名玄籍，削罪鄴山，運盡百年，即登朱火，不經陰地，常睹陽天，流餘慶於曾玄，沛天恩於浩劫。更希睿渥遍澤群靈，監善惡之敷羅，沐齋功之廣大，普天率土，均衍蕃釐，六趣三途，俱承純嘏，慈雲誕布，湛露密濡，動植飛潛生自自在，幽冥品類化化無方，陶太和之靈風，鼓時雍之至治。

不經地獄章

綜述

佚名《太上濟度章赦》卷中《不經地獄章》 臣一介愚蒙，千生緣

會，冒憑涵育，荐瀆崇嚴，雖揣分以凌兢，敢瞻詞而關告。臣謹據齋意，臣領詞虔切，理難抑違，謹涓今月某日爲始，就某處肅建玄壇，依按真科，次第修奉。臣切惟齋主某人，托迹塵籠，隨緣世網，爲人爲己，易積愆尤，謀身謀家，動招罪障，恣情於三尸五累，逞志於三業六根，東岱簡書，北鄴錄籍，百年運盡，慮墮幽寥，九夜神遷，必膺考校，茲預投誠於玄機，先期曲赦於蒼穹，懺往罪而盡消，悔前非而不作，勿經幽暗，常履光明，徑上南宮，永離北府。究觀衷素，實可矜憐。謹爲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大慈，曲施宏化，特降敕命，宣告三官九府百二十曹，六洞十宮，羅酆鬱絕，河源泉曲，五道溟泠，五帝考官，六宮掾吏，巨天力士，執罰神兵，司殺司功，司命司錄，城隍社令，主罪職寮，俾齋主某人，積劫以來，稟生之後，心生口語，自作教他，輕重罪愆，未經原赦，因今善果，咸與蕩除，削過黑編，移名青錄，將來運應滅度，身經太陰，所在玄曹，普加部衛，不罹苦趣，疾詣南天，受化朱陵，逍遙自在，輪轉不絕，得爲神仙，蒙如所陳，允昭真貺。

玉清大赦開度黃錄用

綜 述

佚名《太上濟度章赦》卷下《玉清大赦開度黃錄用》 泰玄都省牒鄧都九幽主者，億萬冥曹。敕門下：天地之大德曰生，仁涵三極，日月之容，光必照恩，泱九幽隄，庶類之流，形均一元之稟氣。六塵六識，陽源易汨於化機，萬死萬生，陰域遂蒙於業網。冥冥罪性，慘慘窮魂，雖黔黎之妄垢自貽，而玄元之真慈曲憫。今據法師銜奏爲齋意伏候敕旨事，牒三天門下敕，陳詞激切，頒旨允俞，依金錄白簡之文，敷玉匱明真之典，普令夜壑咸樂春臺。可大赦三界，應赦恩到日，九幽罪人，除十惡五逆、不忠不孝、誹謗大道、毀壞經教者不赦外，其餘雜犯以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證、未結證，已受苦、未受苦，已受報、未受報，不論輕重常

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

應冥吏陰曹有功高德重者，與陞仙職，以次進補陽官。

應山川神祇，係祀典不係祀典，有功德及生民者，並與遷官推賞，務令允當。

應一切天仙道，一切神明道，一切人倫道，一切地獄道，一切餓鬼道，一切畜生道，若胎生卵生，濕生化生，並與解除宿對，原釋前愆，永離輪迴，上生福境。

應三途五苦，謫役囚徒，地水二司，見禁罪爽，並與原釋罪犯，削落簡書，出離冥途，受生陽界。

應玄壇所度亡過某人，及某氏九玄七祖，歷劫種親，宜與和釋冤仇，削除罪累，證品超度，受化更生。

應在世水火飄焚，兵戈謀害，寇盜殺戮，蛇虎吞殘，王法凌遲，震雷嗔擊，木石墮損，挺刃刑傷，久抱饑寒，曾遭鳩蠱，覆車墜馬，自縊投河，他境流亡，從軍傾斃，鬼神拘繫，冤對勾連，疾患喪生，胎產殞命，盲聾跛啞，癱瘓拳攣，久滯幽鄉，未得解脫，并與蠲消宿債，洗滌新愆，超離苦輪，往生善道。

應三生七世，結爲冤仇，執對不釋，並與齊同慈愛，和釋牽纏，各遂超生，永消宿憾。

應鐵圍無間，硤石血湖，囚繫產魂，並與蕩除業垢，和釋憎仇，澄正形神，獲生樂界。

應冥關幽路，一切孤魂滯魄，若有主若無主，若凶終若善終，士農工商，文武醫卜，男女老少，民俗衣冠，中國外夷，九州四海，沈淪既久，超離無因，並與洗除罪犯，解散冤仇，隨願往生，逍遙自在。

應赦書該載，不盡事件所在，長吏條錄奏聞。

於戲！除罪簿，滅惡根，庸廣昭天漏泉之澤，離鬼官，出地戶，允符登真度命之恩。嘉與含生，同歸至化。赦書到日，主者施行，牒奉上帝，敕請翻錄，行下疾速，遍牒所屬，遵依帝敕，各宜祇奉。風火無停。故牒。

衆真監度章

綜述

佚名《太上濟度章赦》卷中《衆真監度章》 臣夙承玄運，生際昌時，慚無及物之功，期暢度人之澤，荐敷萬一，敢殫再三，尚冀高明，俯垂采聽。臣謹據齋意，臣職惟領教，理難抑違，謹涓今月某日爲始，就某處肅建玄壇，依按真科，次第修奉。臣切慮齋主某人，業機累性，世網謀生，五慾七情，寧無過咎，六因十習，易積愆尤，雖汨沒於今時，恐紛紜於身後，懺罪北府，寄籍南宮，諒荷玄恩，俯垂洪澤，自非生身而受度，永斷惡緣，曷令膺戒以佩符，常趨善地。庸罄忱恂之請，仰干穹昊之仁。謹爲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大慈，曲施宏化，特降敕命，宣告十方三界，合屬玄曹，俾齋主某人，肅建壇場，羅敷盟信，歡迎萬聖，降召千真，遵金籙度命之文，受九戒二簡之妙，他年滅度，不墮迷途，徑上朱宮，更生受化。謹爲上請無上九天帝君，三十二天帝君，五靈五老帝君，日月五星真君，南辰北斗，二十八宿，三官帝君，南昌上官度人真衆，天曹地府，五岳四瀆，無鞅真宰，俯降玄壇，監真證度，奉爲齋主某解釋冤仇，超度宗祖，飛滅途苦，斷落業根，割削陰名，移注真籍，降金液而煉質，灌靈芽以生津，九炁周流，八景合備，消五行之魔試，度萬劫之凶灾，白簡上生，赤書保運，欣慶受度，既無拘於天門，逍遙登真，自永離於地戶，百年運盡，直詣南丹，受書超凌，永登妙果，培今生之慶址，植他世之昌基，與道合真，以爲效信。

青玄寶赦

青玄黃錄用

綜述

佚名《太上濟度章赦》卷下《青玄寶赦青玄黃錄用》 青玄黃錄左府牒九幽主者，億萬冥曹，敕門下：職覆職載，天地之常運無窮。時慘時舒，陰陽之化機不息。瞻羅酆之鬼域，號鬱絕之神鄉。蠢蠢下愚，每稟惡緣而報對，巍巍上聖，常矜善性以提携。崇九華雨露之恩，息六洞雷霆之考，盡宣德澤，普軫慈悲，俾離幽暗之都，均入光明之界。今據法師銜奏爲齋，意伏候敕旨事，牒奉青玄上帝敕，宜頒鳳詔，併煥龍符，開九地以逍遙，拯群靈而快樂。可曲赦三界，應赦恩到日，九幽罪人，除在世十惡五逆、不忠不孝、誹謗大道、毀壞經教者不赦，其餘雜犯以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證未結證，已受苦未受苦，已受報未受報，不論輕重，咸赦除之。

應山林社稷神祇，聰明正直，功德及民者，所在長吏，條錄奏聞，言功遷賞。

諸北酆、東岱地水職司，見禁囚考對一切罪魂，宜與疾除罪簿，焚毀冤書，離苦登真，超生陽界。

諸三途五苦，謫役囚徒，八難幽關，遍繫積爽，宜與原釋過犯，解蕩冤仇，托化人天，隨品受度。

諸玄壇所度亡過某人及某氏，九玄七祖，億劫種親，宜與削除愆過，解釋冤仇，各遂升遷，受生樂境。

諸冥關幽路，滯魄窮魂，執迷沈淪，未得解脫，宜與開導正性，啓發善心，各俾托生，毋自執著。

諸傷亡死非正命，陷沒幽途，實可哀憫，宜與罷散仇讎，消除罪累，身心清靜，早得托生。

諸在世微有片善，長夜顛冥，歲月既深，未曾超度，宜與考校料簡，

條錄關陳，上名青宮，準備任使。

諸血湖獄禁繫產魂，宜與斷絕冤愆，解釋執對，潔清形質，隨品受生。

諸九州十道，中國外夷，凶終令終，有主無主，男女老少，士農工商，無執數衆，久在冥關，宜與和合冤親，蠲消罪累，普受開度，時刻昇遷。

諸赦書該載不盡事件，所在長吏，條陳以聞。

於戲！無拘留逼合之憂，品類咸超於北府，有侍衛送迎之喜，形魂徑上於南宮。嘉與混輿，同歸陶冶。赦書到日，主者施行。牒奉青玄上帝，敕請翻錄，行下所屬，遵依帝敕，疾速奉行，風火無停。故牒。

玉皇上帝徽號寶赦 九天齋用

綜 述

佚名《太上濟度章赦》卷下《玉皇上帝徽號寶赦九天齋用》 泰玄都牒九幽主宰，億萬冥曹。

敕門下：天施地生，仰乾坤之大造。陽闔陰闔，符晝夜之常經。故黑單司考對於推研，而紫極沛慈仁於覃宥，興言六趣，莫慘九幽。積夜迷煙，鎖業機於夜壑，重泉昏霧，閉冤網於泉局，豈無悔過之心，執導求生之性，靜惟沈滯，實可矜憐。今據法師銜奏為齋意伏候敕旨事，牒奉上帝敕所陳詞旨，備切忱恂。恭惟玉皇上帝徽號，名非常名，上極無上，聞之者萬罪消滅，得之者千冤解除，仁泱混輿，事彰載籍，隨赦頒降，如帝親行。盍誕布於德音，庸煥敷於寶誥，庶提苦趣，均證樂鄉。可大赦三界，應今月某日建壇以前，九幽罪人，除十惡五逆、不忠不孝、誹謗大道、毀壞經教者不赦，所有雜犯以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證未結證，已受苦未受苦，已受報未受報，不論輕重，咸赦除之。

應山川神祇有功德及民者，所在長吏，條陳奏聞，言功還賞。

應冥吏陰曹無濫刑，無僭賞者，與陞仙職，以次進補陽官。應三途五苦，見禁謫役地水二司，囚繫罪爽，並與蠲除宿犯，解釋冤仇，脫離幽途，往生福境。

應六道四生，展轉報對，無有窮已，並與原有愆過，和釋冤讎，俾出輪迴，超登善界。

應玄壇所度亡故某人及某氏，九玄七祖，億劫種親，並與消解宿憾，落滅惡根，受化超生，逍遙自在。

應世傷亡，死非正命，沈魂滯魄，久墮冥鄉，並與削除過咎，解釋冤憎，隨品受生，免輪幽暗。

應血湖地獄諸類產魂，並與蠲滌過犯，蕩除冤仇、母子分離，形神超邁。

應諸類幽魂，曾經子孫薦拔，未遂超升者，並與引用，日前所修，功德無大小，咸使升遷，毋滯陰域。

應九州十道萬姓三軍，士農工商，男女老少，有主無主，凶終善終，沈淪幽鄉，久不受化者，並與洗蕩冤枉，散釋愆辜，速令轉輪，受生樂處。

應赦書該載不盡事件，所在長吏，條錄奏陳。

於戲！疾痛呼天，尚期蠲於翳累，齋戒事帝，猶冀滌於愆瑕，況赦書之敷諭周詳，而寶誥之光明煒燁。十華讚嘆，三極皈依，宜回幽路之春，肆闢寒庭之旦，下塞死戶，上開生門，凡爾攸司，各宜遵奉。赦書到日，主者施行，牒奉上帝，敕請翻錄，行下所屬，遵依帝敕，風火無停。故牒。

五鍊生尸寶章

綜 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三《五鍊生尸寶章》 東方龍漢始青

九陽梵華之氣寶章

九陽迴妙氣，三景散元精。碧靄浮靈篆，青林粲淑英。超遙玉清府，遼邈蓬萊瀛。真化通無間，神風滋萬生。

南方赤明丹光三陽梵靈之炁寶章

浩劫開神運，龍文泛赤霞。八威奔電激，九鳳破凶邪。鍊度丹皇室，飛升元始家。炎明常繼照，靈慶襲晨華。

西方延康素靈七陽梵英之氣寶章

皇老儲靈粹，金精耀斗威。六天咸滅滅，萬寶復幽微。爽氣浮高闕，寒光靄素輝。空洞披玉勒，華麗九霄飛。

北方開皇玄上五陽梵混之氣寶章

五氣符元妙，諸天混太冥。神旌飛羽黑，玉女散花青。紫策封天寶，玄文凜帝庭。羣魔欽至化，萬國保安寧。

中央上皇中靈一陽梵寶之氣寶章

混黃生一氣，感化結真形。上德持柔順，金光洞杳冥。建中該九極，執本統三辰。焯焯天端上，飛芒耀玉靈。

祝香後入意文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四《祝香後入意文》 伏聞杳杳太清

境，隔世幾塵；巍巍無上尊，與人絕迹。敬憑齋戒，輒布懇祈，願垂降鑒之私，少示感通之妙。遙瞻雲馭，暫離紫霄絳闕之嚴；駢列星冠，共啓玉璽珠旛之祕。用陳誠意，上瀆天顏云云。

啟壇文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四《啟壇文》 伏聞雲層峨峨，天不

闕感通之路；人道渺渺，聖常垂臨下之私。嚴敵家庭，恭修淨醮。薦蘋蘩於下土，通香火於上蒼，敢布愚衷，仰干洪造入意。今則恭戴仙科，仰延真馭，允謂建齋之始，初嚴事帝之誠。獮祭雖微，龍車望幸。惟喧囂之穢土，懼瀆高明；瞻彷彿之辟容，愈增戰慄。伏望雲輿鶴馭，下天門之九重；絳節霓旌，駐人間之五濁。玉虛三境，金闕萬靈，暫辭邈邈之天，下副虔虔之懇。命里域靈官，肅嚴醮席。敕衛壇將吏，驅斥妖氛。使精意感通，齋功成就，即荷上聖降臨之恩。臣云

啟壇文 通用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四《啟壇文通用》 臣聞湛寂高真，本無爲而善應；玄虛妙道，常有感以潛通。非虔仗於靈科，孰仰干於聖造。今則華壇既啟，醮禮將陳，先懇祝於皇靈，次披宣於道範。惟冀洞貫九天之上，咸使聞知；昭回三界之中，曲蒙感格。廣垂至德，兼覆含生。

又《啟壇文》

三界應感，一切真靈，願聞關奏，俯降香壇。既沐垂光，少歆懇悃，注想仙音清曉，羽衛森羅。飄飄垂風幄雲軒，隱隱現霓旌絳節。至真所格，凡居爲，紫府丹霄仙仗來。臨塵世變，瑤池玉闕，暫停鸞駕，俯察丹衷，

輒露微誠，仰干洪造。入意臣聞道常應人，天惟聽下。既有投誠之切，敢忘謹始之嚴。內竭精衷，外殫庶物。壇壝法規而則矩，陶匏尚質而去文。信幣交陳，各象五方之色；簪裳肅列，爰分衆職之班。燭龍交映於神光，香獸互凝於瑞霧。莫不溪毛蠲潔，華縵繽紛。當尊卑奠位之初，乃天人交感之際，天威咫尺，雲氣晏清，祇僊降臨，務先嚴肅。伏願帝顏允鑒，闔闔齊開，萬乘啓途，百神戒道。獅子白鶴，擁天仗以來臨；應龍青虬，輓帝車而倏至。不違凡悃，庶畢齋功，即荷衆聖降臨之恩臣等。

黃籙齋祝香入意後文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四《黃籙齋祝香入意後文》 洪惟黃籙齋，紫陽祕格，上可以鎮天安地，下可以保國寧家。濟存拔亡，延生度厄，

萬天所重，千聖攸遵。教演九時，取則九陽之數；壇開三級，旁分三氣之華。配八卦於八方，定十干於十位。乾天門而巽地戶，艮鬼道而坤人途。莫不弓旗鑑劍，以列於威儀；籩豆陶匏，以薦乎凡品。于以法天而象地，于以通真而召靈。臣等拜覬有初，謁真伊始，想玉階方寸之地，無敢不恭；瞻天顏咫尺之威，如在其上。伏望三清十極，萬聖千真，暫辭金闕之崇高，俯鑒塵寰之湫隘，坐使環堵一塵之地，化爲清都太微之居，欽俟降臨，不勝延佇臣等。

諸齋祝香陳願意後文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四《諸齋祝香陳願意後文》 於是壇

場初啓，闔闔洞開，肅清衆以無譁，罄丹衷而有恪。崇效天而卑法地，制備乾坤；左顧儀而右盼璘，門開日月。寓精意於蘊藻蘋蘩之內，格霄真於杳冥恍惚之間。七日戒而三日齋，敬效昔人之事帝；內盡志而外盡物，誓堅今日之推誠。開衆妙之寶壇，酬往年、今時之素願，旅延羽士，歌詠洞章。清蹕舉而雷動風馳，法水噴而雲行雨施。伏望星宮月殿，絳闕清都，玄之又玄，盡重玄之列聖。上極無上，遍最上之高真。降自天中之天，來從象外之象。遊空飛步，芝童執節以前趨；駕景乘龍，仙馭控飈而直下。來顧苾芬之薦，俯歆螻蟻之誠，貽賜存亡，覃恩幽顯，即荷上靈之監，敢忘不應之符，欽俟降臨，曷勝延佇。

啟壇告真吉用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四《啟壇告真吉用》 並願蕭韶前引，

軒蓋後隨。霧捲霓裳，雲浮月帔，風伯清道，雨師灑塵，界清蹕於天衢，散寶花於法界，迅飛部從，降格道場。幸披霧以觀瞻，願剝心而挖愬。今有云云。

茲夕精誠爰啓，懇惓斯陳。請迎之禮既殫，鑒格之情無爽。壇排圓級，位列高真。羣仙離碧洞瓊宮，衆聖下金樓玉殿，莫不幢旛引駕，寶蓋隨軒，雲臻如玉彩光天，霧集若星輝燦目。帝顏穆穆，凝駐纘以俟聽凡情；岱嶽嚴嚴，捧金編而鑒觀醮禮。南曹染翰，將錄善以上生；北府揮毫，俟紀功而落死。當此之際，有片善者，奚患三界之弗知；運此之心，有寸功者，勿訝衆真之弗錄。況夫精崇妙會，嚴設香壇，具十二念之善心，遵三九等之齋法者，孰謂聖賢之不接物，何疑幽顯之不沾恩。非道弘人，人能弘道。今則延仙游之瞻顧，按科法以關盟，敷叙凡誠，仰干洪造。伏願三清三境，十極十華，妙行真人，至真大聖，九天星象，三界威靈，放五色之祥光，蔭九華之寶蓋，迂臨法席，成就善功，咸所禱祈，即遂通感。臣

與云。

宿啟白五師文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四《宿啟白五師文》 醮筵乍啓，齋事云初。望三境之鬱羅，冥心注想；延九清之鸞馭，拜手翹勤。列冠珮之巍峨，接威神於恍惚，切慮玉京金闕、紫府丹臺、日月星宮、璇霄斗極，高超象外，迴出人間，難通葵藿之誠，莫遂蘋蘩之薦。洪惟師寶，久廓道恩。凡茲設醮以建齋，須賴敷誠而達悃。今有某伏念素叨玄化，久沐真風，爰卜今辰，欽酬志願，吉凶更用。禮盡恭而貌盡敬，應以實而不以文，重念臣道價未聞，真筌莫曉，誤蒙請命，承乏闕宣。伏乞靈寶五師，道德衆聖，不違懇請，大賜含洪。分遣四司曹僚、五帝官屬，證明齋事，騰達願誠，省覽詞章，潛垂恩祐，乞使逐時關奏，祈禱感通，志願克諧，善功昭著，誓堅誠懇，仰答恩休。

建壇發爐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四《建壇發爐》 切以露丹懇於高天，心修事帝；俯紫霄於寸地，式按招真。屬聖凡交感之初，正壇陞吉蠲之始，爲摠誠悃，干冒天威。奉道某幸以宿因，獲生華旦，有域中四大之德，預天下萬物之靈。穀腹絲身，僅免啼號之患；天形道貌，幸全稟貸之仁。報未見於涓埃，念不忘於夙夜。謹涓吉旦，恭了初心，方此漏箭初

傳，更聲乍警，明九微燭，燒衆妙香，翳塵淨而天風清，陰氣升而夜光冷。凡三、四宵修敬之事，在一步履踐之初。伏冀几榻升聞，帝聰遙徹，暫出鴻濛之境，來臨圭潔之場。玉女金童，散天香而郁謁；霓旌絳節，雜花雨之繽紛。不遺一芥之賤微，少慰歷年之素願。天上云云。

啟齋五師前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四《啟齋五師前》 臣聞先天立教，混元已退於無爲；歷劫度人，師寶上膺於眷命。是以玄中莅職，監齋糾非，經籍度之相傳，天地人之共賴，隨機赴感，有願必從。今建寶齋，並幽明而利濟；願臨塵界，垂恩惠以覃延。謹罄凡情，仰干師造。

清旦

切以大明生於東方，了無塵翳；平旦之存夜氣，豈有枯亡。雲車鶴駕之徘徊，野馬塵埃之不動，屬陳度命若消災，改儲福之悃，上瀆好生之慈。人意以今清旦行道，關奏上靈，伏望師真，俯垂恩祐。導達誠悃，如杲日之上昇；潛削愆瑕，若薄冰之渙散。使片善克無於魔障，而洪恩覃及於幽明，感戴之心，始終在念云云。

臨午

齋事有嚴，謹終謹始，聖心之格，無黨無偏。觀聖人揭大中以示人，若曦馭正離明而燭下。無幽不照，萬物資之以生成；有感皆通，一念扣之而通達。爰當臨午，再至輪誠，敷露詞情，冒干師聽。以今云云。

靜夜

四氣朗清，天無氛穢，神風靜默，地絕妖塵。斗柄橫空，揭心詞於霄漢；月光洗夜，寒膽氣於骨毛。戰戰兢兢，克伸昭事；高高厚厚，諒賜聞知。用扣師真，庶周能事。今有云云。

本命經文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四《本命經文》 上象渾天，分三辰於經緯；太清立教，播二斗於坎離。宣本命之宏綱，闡玄靈之要訣。蓋人之根本，攸繫七元。天有斗魁，斟酌元氣，性命五體屬乎；主張壽夭，一生歸之予奪。凡律曆之周運，宜瞻六度，以降下人間，伸香火之皈投。故得三生之長爲男子，修齋設醮，量力建功，酌水獻花，隨緣報本。既良辰之，每不虛度，必上壽之，所可增延，應似谷聲，答如光影。

真武經文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四《真武經文》 宴處太清，色相非無而湛寂；下臨北極，威權有赫以慈仁。視民如傷，切齒羣魔之肆擴；好生爲重，推心兆庶之興哀。輔正摧邪，消災降福，雖四十二年之修道，三千餘行之成功，本從金闕之化身，明示衆生之證果，所以周行六合，威攝萬靈。凡五瘟之小魔，與六天之故氣，白虹影裏，化作塵埃。雙睛電中，勦無餘類。故得邪妖殄滅，家國咸寧。每月三七之辰，是真君降凡之日，宜伸香火，以答恩休。

安宅經文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四《安宅經文》 切聞有巢氏之世，食橡栗而栖木居巢；軒轅氏之時，易棟宇以待風芘雨。使民人之老幼，安作息於曉昏。唯聖人利物之宜，爲天下所利之大。然陰陽有倚伏之變，寒暑有疵癘之邪，人或冒之，災所不免。於是太上命神靈而授職，爲凡夫衛宅宇，以分司，以太歲爲尊，以一年爲準法，好生之爲重務，去惡之居先立。天坑麻口之神，吞魔食鬼；豹尾黃旛之屬，護正摧邪。正位辨方，妥靈守職。宣太上威權之化，防衆生橫害之虞。豈期人有賢愚，罔明禁忌；神唯勇悍，莫聞幽明。犯之則無故悞之分，干之則必示災凶之變。幸惟太上，再閱凡夫，出符文以安寧，宣呪法以警戒，百神聽其令，幽鬼稟其盟，使悞犯者轉禍爲祥，皈投者却災致福，人天蒙利，家國沾恩。

黃籙第一日：爲國歎經文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五《黃籙第一日：爲國歎經文》 夫《道德經》者，無爲之文，自然之化，落落太漠之表，巍巍象帝之先，二氣資之以立根，三光持之以成象，細無不入，大無不包，其真以治一身，其土行賈切直音鮮足以治天下，其功以度羣品，而微妙則能致神仙。昔老子之過函關，授《八十一章》而徑去。漢文之從河上，蓋千七百年而僅傳，窮乎無窮，極乎罔極，以宣道德之要，以爲帝王之師。至如昇玄，演

清淨之音，入衆妙門，而離諸染著，懷災列懺悔之品，度一切厄，而所履平安。黃帝著陰符之書，可以用師於萬倍。青羅傳星曜之呪，可以推運於五行。是皆挾神道於幽微，闡玄宗之隱奧。誦之則聲參太極，研之則治化昇平，禍滅九陰，澤含萬宇。慶流宗社，坐對無疆之休；稜格神人，潛消難解之厄。再伸偈頌，以盡讚揚。

先天立極治難名，恍惚希夷值本根。天步永清旋日月，道樞不動轉乾坤。靈源直斷羣迷徑，仙路宏開衆妙門。聖壽綿長皇極建，願言辰極與齊尊。

黃錄第二日：遷拔歎經文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五《第二日：遷拔歎經文》 夫《度人經》者，三洞上品，一乘妙言，參衆魔之歌音，宣百靈之隱韻。昔授於碧落之土，而藏於紫微之宮。梵氣彌羅，周十方無極之界；金真朗郁，煥八天空洞之章。文暢而曲不華，趣幽而義益奧。極玄中之妙旨，非世上之常辭。詠之者，名列玉房；聞之者，神飛金闕。萬帝設禮，羣妖束形，以至生天通微奧之言，清靜啓真常之性，十方嚴救苦之寶訓，九幽授心印之靈篇，普度天人，津梁生死，俾罷對於長夜，咸列名於上清。再引偈章，以伸濟度。

玉書金簡度人深，流出慈尊廣大心。梵氣結成無極界，天風飄泛自然音。九幽破械冰消戟，八極飛香月滿襟。稽首無英齊接引，神光一道破重陰。

黃錄第三日：消災歎經文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五《第三日：消災歎經文》 伏聞太極既

科戒總部·科儀名目部

判，兩儀肇生，闡妙道於虛無，寓至神於水火，歛純陰肅肅之象，宣至陽赫赫之精，氣氣不停，生生相續。實之以坎，畫於朔易之都；虛之以離，煥乎文明之位。陶鑄萬品，統御三元，五行得之以成，七政得之以運。道生於一，而著於水火之用；物散於萬，而極於水火之功。南北二經，蓋盡茲蘊。昔太上之下降，命天師之密傳。浮玉局於地中，敷揚祕訣；化鶴鳴之山上，親授靈文。可以薦福消災，可以注生削死，永除業障，漸入仙宗。且天童開護命之符，而真武有降福之願。上智廣真一之訓，報効勞恩；靜觀達智慧之門，明解脫義。功德甚重，不可具陳。輒引偈章，以伸讚歎。

芝壇香靄露華稀，雲際風高鶴蓋飛。玉宇寥寥鳴警蹕，金光奕奕下丹墀。願傾法雨除塵垢，更乞仙丹造道微。兩卷真經香一瓣，自茲根極欲知歸。

懺悔文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五《懺悔》 道家儀文，至於巢先生，號爲大備。文字皆有所出，或儒書，或道書，剿裁鋪張，自有體製，一字不可移易。惟懺悔文，消災、遷拔兩篇，又多取《莊子》，使人聞之，洗濯疏淪，有清心向道之意。未燭厥理者，或有改易，增加書字，殊爲可笑。故書之，以告將來。

黃錄啟壇懺悔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五《黃錄啟壇懺悔》 臣法衆等，至

心歸身、歸神、歸命，十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圓穹列曜星辰，厚地洞天、海嶽醮筵，感降一切真靈。伏願大慈，洞回昭鑒，同垂巨澤，普降洪恩。臣聞天無親，而所輔在德；福無門，而所召在人。仰歸衆妙之門，必應羣心之用。寶笈著度人之法，獨步玉京；驛龍馳奏善之章，上朝金闕。每靈心之不應，見天意之孔昭，皆太上垂慈濟拔之科，而天下奉道修爲之路，肸蠁如答，神明罔違。伏念臣法衆等，暨齋官某等，生逢盛明，志慕虛靜，清天君而疏淪，斷業障以皈依，謁欵在辰，齋明有翼，將以交三靈於恍惚，禱百順以延長。尚慮宿運功微，前緣德薄，今生往劫，多縱罪根，俗骨凡胎，未階真品，雖道心之甚固，恐天聽之難聞。伏願上聖哀憐，洪恩蕩宥，拔九祖之魂於既往，貸三世之罪於將來，洗六根以一新，秉純誠而無貳。庶幾寡過，仰格上真，用修黃籙之科，延召紫清之福。臣等稽首禮謝無上至真三寶。

散壇懺悔文

綜 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五《散壇懺悔》 臣聞強名曰道，本清靜以無爲；不測者神，有感通而必應。再蕩滌於尸穢，終對越於靈真。伏念臣等，仙品未充，業根尚在，雖稽參於寶籙，常誦誦於真經，宣舉教科，修行齋直，慮有違於道範，曾未沃於靈心，輒更澄練身形，洗除塵染，擴性天而一毫莫翳，拂心鑒而內境圓明，藉此修持，用祈感格。伏願衆真潤略，上聖涵容，凡朝謁非儀，壇壝不肅，千愆萬過，並乞貸原。臣等稽首禮謝無上至真三寶。

消災懺悔文

綜 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五《消災懺悔》 臣聞盡天下之物，不足以交神明；修胸中之誠，斯可以應天地。矧乃玄元之教，莫非清靜之門。儻三業六根之過存，豈一精二純之能格。當齋科之謹始，欲塵累以先除，庶藉宣揚，以伸昭格。臣今懺悔奉道某等，因從曠功，逮及今生，有妙湛之體，而爲情所昏；有虛明之用，而爲物所蔽。欲惡盛而性有荏葦，聞見疏而智亦聾盲。不能外身而多身殃，不能緘口而多口過。意有所至，愛有所忘，積其有涯之生，造徧無邊之罪。今則對列真而懺悔，體妙道以修爲。諸業生於諸根，塵塵是妄；有身孰不有患，物物迷真。爰即靈壇，盡祛往咎。心疏淪而內觀無礙，性虛靜而外境不移。謫譴之佞皆除，津津之惡悉去。已作之故業，永不蹈於覆車；未造之新殃，更不投於深窞。庶全身而遠害，無見利以忘真。伏願衆聖洞昭，皇靈遠燭，以瑤池之水，洒濯於羣心；以甘露之華，洗除於衆垢。衰相罪根之消滅，靈光慧性之圓明，恪遵儲福之科，用副延生之格。恪堅爲善之心，仰俟降康之澤。禍沉九地，福遍十方。臣等稽首禮謝無上至真三寶。

遷拔懺悔文

綜 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五《遷拔懺悔》 此懺悔之意，止爲見存懺罪，將以清心靜念，昭事上真，非是爲亡人懺悔，往往誤認旨意，

引亡人姓名，不知人理大不相干。

臣聞探真精於象外，道本沖虛；發洪願於囊中，理歸清淨。非滌除於外慮，不見以將上靈；非懺洗於塵緣，不可以奉齋直。臣今懺悔奉道某等，自從曠劫，逮及今生，身口意之所爲，天地人之六見。有身斯有大患，久積罪愆；諸業生於諸根，未祛惡障。耽染聲色，放蕩心形，血氣盛而爭鬪之患生，嗜欲盈而性命之病情，每背真而就僞，難解心而釋神。當齋事之啓行，恐層霄之有隔。欲以太玄之水，洗諸惡根；欲求六度之舟，達於道岸。植無漏果，塞衆邪門。洗除其五蘊、六塵，斷滅乎十纏、九結。一心已悟，萬罪皆空。誓從今日至來生，永不將身纏業網。伏願清都委鑒，紫極回光，察素悃之克勤，霈洪恩而允洽。陰愆陽過，悞犯故爲，或上世流注之殃，或六親連逮之役，上世六親，或宿世所造，或仇家所誣，毒風惡氣之侵凌，魔鬼凶人之傷害，並願道風掃蕩，流諸洗除，俾澄練於氣形，庶對揚於壇壝，拔九祖之魂於既往，證上仙之果於將來。九天不夜之長春，願陟洞陽之境；三業無根而自落，長辭萬鬼之羣。福遍滿於十方，禍永沉於九夜。臣等稽首禮謝無上至真三寶。

祝贊部

爲主。三寶由是興，高真所崇受。泛此不死舟，倏歛濟大有。當此說戒時，諸天來稽首。

啓堂頌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啓堂頌》 學道當勤苦，歛信運丹誠。燒香歸太上，真氣雜煙聲。惟希開大有，七祖離幽冥。

焚牒頌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焚牒頌》 瑤璣星運轉，玉漏響初傳。告牒真官訖，虔誠啓醮筵。忱詞祈胎蠶，發露倍精專。仰望真仙衆，依稀下九天。

智慧頌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智慧頌》 智慧生戒根，真道戒

奉戒頌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奉戒頌》 道爲無心宗，一切作福田。立功無定主，本願各由人。虛己應衆生，注心莫不均。大聖崇至教，亦由雨降天。高陵靡不周，常卑故成淵。海爲百川王，是能舍龍鱗。萬劫保智用，豈但在厥年。奉戒不暫虧，世世善結緣。精思念大乘，會當體道真。

請師頌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請師頌》 人各恭敬。

古儀請師，止是經、籍、度三師，作三翻請，且在正壇禮師存念之先，乃自己傳度三世之師。後人不加考究，誤以三師爲天上仙官，故列爲五師。今既如是，不可復改，可尊五師中三師，爲天上鬱羅翹真人、真定光真人、光妙音真人。此乃天台葛仙公授經時，三師亦以見經教，授傳之祖，不忘所自也。如三清，亦號三師，已在正壇奉事，不可降爲五師也。玄中所以主教，當在第一，三師次之，監齋又次之。

修齋行道，奉請玄中大法師降臨壇所。

修齋行道，奉請經籍度三師降臨壇所。

修齋行道，奉請監齋大法師降臨壇所。
雲輿已降，鶴駕來臨，齋事周圓，還當奉送。

唱道讚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唱道讚》 道場衆等，人各運心，
衆和皈命，三寶一切念。

華夏讚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華夏讚》 學言學行言。

三啓頌 三首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三啓頌三首》 樂法以爲妻，愛
經如珠玉。持戒制六情，念道遣所欲。淡泊正氣停，蕭然神靜默。天魔並
敬護，世世受大福。

鬱鬱家國盛，濟濟經道興。天人同其願，縹緲人大乘。因心立福田，

科戒總部·祝贊部

靡靡法輪升。七祖生天堂，我身白日騰。

大道洞玄虛，有念無不契。鍊質入仙真，遂成金剛體。超度三界難，
地獄五苦解。悉歸太上經，盡念稽首禮。

玉京步虛詞 十首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玉京步虛詞十首》 稽首禮太上，
燒香歸虛無。流明隨我迴，法輪亦三周。玄願四大興，靈慶及王侯。七祖
生天堂，煌煌耀景敷。嘯歌觀太漠，天樂適我娛。齊馨無上德，下仙不與
儔。妙想朗玄覺，洗洗巡虛遊。

旋行躡雲綱，乘虛步玄紀。吟詠帝一尊，百關自調理。俯命八海童，
仰携高仙子。諸天散香花，蕭然靈風起。宿願定命根，故致標高擬。歡樂
太上前，萬劫猶未始。

嵯峨玄都山，十方宗皇一。崑崙天寶臺，光明焰流日。焯焯玉林華，
蒨紫耀朱實。常念滄元精，鍊液固形質。金光散紫微，窈窕大乘逸。

俯仰存太上，華景秀丹田。左顧提鬱儀，右眄携結璘。六度觀梵行，
道德隨日新。宿命積福應，聞經若至親。天挺超大才，樂誦希微篇。

冲虛太和氣，吐納流霞精。胎息靜百關，寥寥究三便。泥丸洞明照，
遂成金華仙。魔王敬受事，故能朝諸天。皆從齋戒起，累功結宿緣。飛行
凌太虛，提携高上仙。

控轡適十方，旋憩玄景阿。仰觀劫仞臺，俯眄紫雲羅。逍遙太上京，
相與坐蓮花。積學爲真人，恬然榮衛和。永享無期壽，萬椿奚足多。

大道師玄寂，真仙有無英。公子度靈符，太一捧洞章。舍利耀金姿，
龍駕歎來迎。天尊眄雲興，飄飄乘虛翔。香花若飛雪，紛靄茂玄梁。頭腦
禮金闕，携手遊玉京。驀樹圓景園，煥爛七寶林。天獸三百名，獅子巨萬
尋。飛龍躡躡鳴，神鳳應節吟。靈風扇奇花，清香散人襟。自無高仙才，

焉能耽此心。

嚴我九龍駕，乘虛以逍遙。八天如指掌，六合何足遼。衆仙誦洞經，太上唱清謠。香花隨風散，玉音成紫霄。五苦一時迸，八難順經寥。妙哉靈寶固，興此大法橋。

天真帝一宮，靄靄觀曜靈，流煥法輪綱，旋空入無形。虛皇撫雲璈，衆真誦洞經。高仙凜手讚，彌劫保利身。

至真無所待，時或響飛龍。長齋會玄都，鳴玉叩瓊鐘。十華諸仙集，紫烟結成宮。寶蓋羅太上，真人把芙蓉。散花陳我願，握節徵魔王。法鼓會群仙，靈唱靡不同。無可無不可，思與希微通。

金闕步虛詞

綜 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金闕步虛詞》 始青黎元蓋，金香結朱煙。飛神總翹轡，稽首玉帝前。帝心浩以舒，錫吾太靈篇。是謂不滅道，萬天秉吾權。吾行空洞中，下仙昧其淵。

步虛詞 十首

綜 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步虛詞十首》 太極分高厚，輕清上屬天。人能修至道，身乃作真仙。行溢三千數，時丁四萬年。丹臺開寶笈，金口爲流傳。

大梵三天主，虛皇五老尊。尚難窺微妙，豈復入名言。寶座臨金殿，

霞冠照玉軒。萬真朝帝所，飛鳥躡雲根。

濛濛如細霧，冉冉曳銖衣。妙逐祥煙上，輕隨綵鳳飛。幾陪瑤池宴，忽指洞天歸。佇立扶桑岸，高奔日帝暉。

旋步雲綱上，天風颯爾吹。飄裾凌斗柄，秉拂揖參旗。獅子擲丹綬，麒麟導翠輜。飛行周八極，幾見發椿枝。

綠鬢頽雲鬢，青霞絡羽衣。晨趨陽德館，夜造月華扉。搏弄周天火，輶藏起陸機。玉房留不住，却向九霄飛。

昔在延恩殿，中霄降九皇。六真分左右，黃霧繞軒廊。廣內尊宸御，仙兵護道場。孝孫今繼志，咫尺對靈光。

寶籙修真範，丹誠奏上蒼。冰淵臨兆庶，宵旰致平康。萬物消疵癘，三辰效吉祥。步虛聲已徹，更詠洞元章。

宛宛神州地，巍巍衆妙壇。鶴袍來羽客，鳬舄下仙官。玉笋斟元醴，琅函啓太丹。至誠何以祝，四海永澄瀾。

水咽魔宮懾，燈開夜府明。九天風靜默，四極氣澄清。嘯詠朱陵曲，翱翔白玉京。至誠何以祝，國祚永安榮。

華夏吟哦遠，人聲自抑揚。沖虛歸道德，曲折合宮商。殿閣沉檀散，樓臺月露涼。至誠何以祝，多稼永豐穰。

玉清樂

綜 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玉清樂》 地居天上接空居，萬象森羅遍八區。功用不知誰主宰，絳霞丹霧閤清都。碧落空歌黍米珠，十方勃勃入無餘。聞經慶喜難言說，九色龍騰八景輿。五色雲營爚爚屯，三三洞戶敞瓊門。何方道士通朱表，玉女飛函達上尊。

上清樂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上清樂》 紫清天上育華林，絳
實朱柯竹葉深。咀嚼繁英身不老，下觀烏兔換光陰。元君八氣號青靈，錦
帔飛裙住玉城。把握帝符司道籍，袞除塵累濟羣生。九日宮中四老真，廣
霞山上宴仙賓。鳴鐘鼓瑟行靈醕，碧落融融別有春。

白鶴詞 四首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白鶴詞》 白鶴初生在紫微，且
當洞府養毛衣。借問仙人何日至，莫言不解伴雲飛。白鶴千年始一歸，山
川依舊世人非。不因華表分明語，誰識當初丁令威。白鶴飛來下九天，數
聲嘹唳出祥煙。日月相催人易老，不如修道學神仙。太一真人冰雪容，步
虛來往本無蹤。蓬萊要去而今去，雲在窗前鶴在松。白鶴天生壽命長，翱
翔仙境侍虛皇。千春一到華旌上，却歸霄漢自然鄉。白鶴飛翔在玉京，往
來三界現長生。修行若達神仙境，便乘真馭入雲庭。白鶴凝霜一頂紅，常居
碧落杳冥中。三清好是逍遙處，天上人間事不同。

八景戒期登祕宇，九清敷佑協祥經。曾雲頡頏瞻仙羽，暴日徘徊在
福庭。

胎化靈禽喚九天，雪毛丹頂兩相鮮。世人莫認歸華表，來瑞升平億

科戒總部·祝贊部

萬年。

出堂頌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出堂頌》 道以齋爲先，勤行登
金闕。故設大法橋，普度諸天物。宿世恩德報，道心超然發。身飛昇仙
都，七祖咸解脫。

經儀三皈依讚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經儀三皈依讚》 人各恭敬。
至心歸依十方道寶，當願衆生起心回向，一切信禮。
至心歸依十方經寶，當願衆生心開悟解，受持轉誦。
至心歸依十方師寶，當願衆生普上法橋，無有障礙。
道場衆等，人各執簡，當心平坐，讚詠如法。

宿命讚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宿命讚》 宿命有信緣，弱喪謂

之無。皆欲眼前見，過目即言悠。大賢明道教，慘戚愍頑夫。依依念子苦，勤勤令我憂。

啓經讚

綜 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啓經讚》 稽首虛皇天尊前。

送經讚

綜 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送經讚》 無量玄玄也。

解坐讚

綜 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解坐讚》 爲諸來生，作善因緣，如蒙開悟，仰荷聖恩。

七真讚

綜 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七真讚》 太上玄虛宗，弘道尊其經。俯仰已得仙，歷劫無數齡。巍巍太真德，寂寂因無生。霄景結空構，乘虛自然征。日月爲炳灼，安和樂未央。

學仙絕華念，念念相因積。去來亂我神，神躁靡不歷。滅念停虛間，蕭蕭入空寂。請經若飢渴，持志如金石。保子飛仙路，五靈度符籍。

濟我六度行，故能解三羅。清齋禮太素，吐納養雲芽。逍遙金闕內，玉京爲余家。自然生七寶，人人坐蓮華。仰嚼玄都棗，俯酣空洞瓜。容顏耀十日，奚計年劫多。法鼓會天仙，鳴鐘徵大魔。

靈風扇香華，燦爛開繁衿。太真撫雲璈，衆仙彈靈琴。雅歌三天景，散惠玉華林。七祖生天堂，由此步玄音。前世德未足，斯書邈難尋。信道情不盡，圖飛乃反沉。太上無爲道，弘之在兆心。

學道由丹信，奉師如至親。挹景偶清虛，孜孜隨日新。衆人未得度，終不度我身。大願有重報，玄德必信然。陰惡罪至深，對來若轉輪。

學道甚亦苦，晨夜建福田。種德猶植樹，積實而成山。子能耽玄尚，飄爾升清天。修是無爲道，當與善結緣。太上至隱書，名曰智慧篇。拔苦由大才，超俗以得仙。靈姿世所奇，燁若淵中蓮。

人行各有本，皆由宿世功。立德務及時，發願莫不從。善惡俱待對，倚伏理難窮。賢士奉法言，道亦在兼忘。解是大智慧，是爲太極公。寶蓋連玉輿，命駕御九龍。金華空洞經，捧香悉仙童。嘯歌徹玄都，鳴玉扣瓊鐘。

竦身凌太清，超景逸紫霄。保元持法綱，遊玄極逍遙。萬劫猶昨夜，千春如晨朝。巍峨蔭雲華，手攀寶林條。香煙自然生，玄階興扶搖。靈旛順風散，繁想應時消。滅智弘大混，無爲爲清謠。

小學仙讚

綜 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小學仙讚》 學仙行為急，奉戒制情心。虛夷正氣居，仙聖自相尋。若不信法言，胡為栖山林。

焚章頌二首

綜 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焚章頌》 太上垂科教，勤行福壽長。延生依玉訣，請命奏金章。罪名除北府，生籍上南昌。見在保延壽，過去升福堂。

太虛感靈會，命我生神章。一唱洞九玄，二誦天地通。混合自相和，九遍成人功。大聖讚元吉，散花禮太空。祈真真必佑，請福福當洪。諸天並歡悅，一切稽首恭。

焚詞頌

綜 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焚詞頌》 人生多障難，大道實

科戒總部·祝贊部

矜憐。救度留科戒，咸令懺罪緣。愆辜編地府，疊結已聞天。發露祈真佑，冥心仰聖賢。虔恭禮三寶，願得壽長年。焚詞飛上界，奏名玉帝前。

度簡頌

綜 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度簡頌》 赤明開元圖，和陽通上靈。元始敷靈華，十部飛天書。開度九幽祖，萬遍道自俱。玉阜秀瓊林，生死福德廬。自無黃籙簡，苦根焉得除。旋行誦靈章，五老還相扶。

符戒頌

綜 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符式頌》 稽首無上道，歸心元始尊。至真妙應主，開化飛玄門。妙戒怡五靈，金書警萬神。察命定錄籍，靈符度苦魂。乘雲朝玉帝，齊契玄中人。

焚簡頌

綜 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焚簡頌》 天尊垂憫濟，救苦最

爲先。金籙白簡妙，真符玄又玄。地府稟聖教，酆都禮此言。拔度諸業障，告盟削罪愆。九幽咸解脫，亡魂生九天。

伏各有齡。終始代劫數，福盡天地傾。往返於五道，苦哉更死生。展轉三塗中，去來與禍并。

山簡頌

明燈頌

綜述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山簡頌》 祈真登紫嶽、府，告命詣靈山、壇。玉女謠焚響，金童散香煙。書名通九地，列字上三天。永享無期壽，克成高上仙。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明燈頌》 大道滿十方，華燈通精誠。諸天悉開曜，九地皆朗明。我身亦光徹，五藏生華榮。炎景照太無，遐想通玉京。

水簡頌

散花樂

綜述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水簡頌》 天尊留戒律，太上演真經。奉法須勤苦，功德貴精誠。虔心啓三寶，焚香告百靈。書名投水府，功勳達上清。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散花樂》 散花林，散香林，散香花，滿道場，上真前供養。玉京山上朝真會，散花林。十仙齊奏步虛音，滿道場，至真前供養。

空同一聲來月下，步虛三唱入雲間。

三塗五苦頌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三塗五苦頌》 三才及萬物，倚

古散花樂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古散花樂》 元始傳言齊受籙，道君開教盡皈依。小有洞中三秀草，玉京山上萬年桃。五色雲中呈綵鳳，一爐香裏見朱髻。三真玉女持花節，一雙童子捧金爐。五色綵雲來覆地，九天真氣遶香壇。九龍闕上集真聖，八仙臺畔聽清謠。三島羽人朝象闕，九天仙子下瑤臺。五色彩雲隨步起，六銖仙服著身來。三島羽人來入座，十洲鸞鶴引冲天。太上散花陳我願，扣鐘鳴鼓會羣仙。萬朵蓮燈開夜月，滿壇香霧雜天花。

五字散花樂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五字散花樂》 絳節徘徊引，天花散漫飛。高真無染著，片片不沾衣。

聖境三千歲，仙花始一開。如何金籙會，併奉列仙來。
八陛旋瑤級，千花漾錦英。六淳并紫綵，煥麗不知名。
淺淺黃金萼，勻勻碧玉英。天風隨羽蓋，吹滿九重城。
綽約縈空際，繽紛落坐隅。韶華長不老，何處覓仙都。
淨侶吟仙曲，人人讚善哉。萬花興供養，飛舞自天來。
寶葉開琪圃，珍柯在紫微。不教蝴蝶採，長伴綵鸞飛。
几席延鸞馭，香燈建寶壇。丹心無可獻，碎錦酒雲端。

科戒總部·祝贊部

碧綠相差次，紅黃造淺深。化工應自失，雕斲本何心。
洞按爐煙起，無爲道德香。同根無異氣，噴鼻更馨香。

散花詞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散花詞》 天上春常在，花開不計時。瑤壇沾瑞霧，芳氣更芬滋。

玉宇千門啓，金爐百和然。芬芳盈法座，祇燦待羣仙。
空裏花無際，元生玉帝宮。只來臨靖館，不去逐和風。
遠汎翔鸞蓋，遐攀倚鳳旌。煙宮高鬱鬱，雲闕上亭亭。瓊鳳出霄漢，金龍入太清。甘露治人世，景福被幽冥。

解壇頌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解壇頌》 眇眇空無象，悠悠感有情。敬則垂天貺，褻則被魔精。吉凶隨運起，否泰應緣生。道不貴珠玉，神惟在至誠。丹碧盡勤苦，懇欵竭衷情。自然通大聖，皆得降明靈。捻香陳所願，稽首冀嘉禎。天尊常寂靜，回心禮杳冥。

還戒頌

信禮。

奉送讚

綜述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還戒頌》

天尊大慈悲，說戒度

衆生。威德被幽顯，果報感真靈。諸天來稽首，羣魔自束形。過去超八苦，見在保安寧。齋福行當息，相共送天真。流梵逸雲響，飛香雜煙聲。瓊鳳乘丹輦，金龍駕綠輶。生往皆快樂，家國悉安寧。

辭師頌

難思議讚

綜述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辭師頌》 修齋已訖，仰荷洪恩，稽首皈依，奉辭玄中大法師。

經法雖玄妙，崇奉悉因師。凡欲立善者，咸當禮敬之。氣專功易就，心慢悔難追。若能勤繫念，朝夕自仙飛。

修齋已訖，仰荷洪恩，稽首皈依，奉辭經、籍、度三師。

道以齋爲重，法以朝爲常。不信不奉者，焉能遊帝鄉。有骨入仙品，自然開紫房。玉女登雲臺，但見金銀房。是故謝三師，稽首禮虛皇。

修齋已訖，仰荷洪恩，稽首皈依，奉辭監齋大法師。

迢迢玉京山，仙都高巍巍。衆真乘虛步，朗朗長夜開。大道由人信，心至神自歸。修齋行道訖，稽首辭正師。

雲輿弗駐，鶴駕難留。後有告祈，還當奉請。

向來修齋功德，上祝皇帝聖壽無疆，咸賴善功，成無上道，一切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難思議讚每句下和難思議》 碧落天中法會時，寶珠初現甚纖微。大聖珠中傳妙道，無邊聖衆盡相隨。

祝鎮天真文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祝鎮天真文出九天生神齊儀》 玄

上高靈，元始尊神，大聖徘徊，萬真臨軒。三景散暉，瑞雲四陳，上吉較圖，推算九天。丹書赤字，自然真文，上告五帝，記名玉篇。萬神監映，日月盟言，願度願生，願神願仙。天地星宿，玄照帝、我身，三官九府，

五嶽大神，溥告無窮，削除罪根。修齋行道，請福祈恩，元始大明，莫不納言。得與三景，同暉紫晨，輪轉不滅，身得飛仙。

煉度真文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煉度真文》 元始太帝，高上玉皇，八天符命，普告十方，無上無下，無極神鄉。三十二天，隱韻靈章，五文結氣，八會流光。今日大有，萬善敷張，定名仙圖，列籍紫房。修齋行道，用拔先亡，幽關超度，冥夜開光。超登三界，景侍虛皇，冢訟絕息，見在興昌。萬靈監映，福祿殊常，災凶掃蕩，眷屬安康。請如所告，金馬騰驤。

又 無上至真，大聖高真，布化運氣，三十二天。八會九光，自然成真，安鎮天地，保制劫年。元始符命，普告三元，下勅九地，上聞諸天，中告海嶽，名山大川。今日上告，萬神咸聞，修齋行道，拔度幽魂，三官九府，削減罪根，永度三塗，五苦之源，代代受福，記名丹篇，神生福堂，鍊化自然，生死開度，億劫長存，九天符命，金馬驛傳。

五方消災真文正字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五方消災真文正字》 東方青帝消災真文：歲星輔肝，角亢正真，氐房心尾，四景回旋，箕主七辰，正斗明輪，承氣捕非，掃除災羣。

科戒總部·祝贊部

南方赤帝消災真文：熒惑輔心，井鬼守房，柳星張翼，抗御四鄉，軫主七宿，回轉天常，召運保會，正道驛行。

西方白帝消災真文：太白檢肺，奎婁守魂，胃昂畢觜，主制七關，參總斗魁，受符北元。

北方黑帝消災真文：北辰輔腎，斗牛衛犀，女虛危室，豁落四開，壁總七星，執凶糾非，却災掃穢，明道輪暉。

中央黃帝消災真文：鎮星輔脾，迴度北元，魁魴主非，截邪斬根，魍魎魍魎，掃穢除氛，魍魎正玄斗，明度天關，九天符命，金馬驛傳。

祝消災真文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祝消災真文》 元始上天，三光高明，回景照曜，四方肅清，運度所衝，激揚流星，五分錯越，三統失寧，五斗總辰，七宿明靈。真君大魁，厥諱玉精。夫人皇妃，字曰育嬰，總御仙關，回轉諸天。今有弟子，恐有災星，懸告不祥，請以真文，赤書上陳，散髮謝愆，披露丹誠，乞垂玄監，回復天經，氣不妄越，災不橫生，焚燒真文，散煙玉庭，上景監度，普告萬靈，氣清三關，災滅九冥，陰陽調和，眷屬安寧。請以真文，風火驛傳。

祝符戒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祝符戒》 元始上聖，玉帝高真，

丹文告命，濟死度生。金錄妙戒，拯度幽冥。白簡寶符，九真仙經，解削罪咎，冤債和平。救苦真人，削除罪刑。察命童子，注上生名。護戒威神，引詣福庭。超離五苦，乘駕雲輶，輪轉得道，飛升上清。

祝茭龍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祝茭龍》 元始符命，下入重泉，幽關夜府，罪苦銜冤，通幽負信，魚龍告宣，魂魄受鍊，得離冥關，神公往化，上昇三天，一如告命，茭龍驛傳。

十二念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十二念》 一念天地交泰，二念大道興行，三念陰陽叶序，四念日月齊明，五念廟社安泰，六念聖筭延齡，七念兆民康輯，八念百穀豐盈，九念異人間出，十念灾害不生，十一念休祥荐至，十二念治定功成。

十二願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十二願》 一願乾亨坤順，二願道尊德隆，三願五行不忒，四願九廟來崇，五願一人有慶，六願四海會同，七願萬物茂遂，八願百穀滋豐，九願君唱臣和，十願俗洽時雍，十一願與道合契，十二願億載無窮。

又 一願乾坤明素，二願氣象清玄，三願聖人萬壽，四願化洽八埏，五願天垂甘露，六願地發祥煙，七願四時應節，八願百物生全，九願家多孝悌，十願國富才賢，十一願豐都罷對，十二願學道成仙。

巢儀十二念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巢儀十二念·爲國》 一念天無氛穢，二念地無妖塵，三念神風靜默，四念日月照明，五念八景冥合，六念十方肅清，七念普受開度，八念民稱太平，九念萬神侍衛，十念諸天書名，十一念功德甚重，十二念咸得長生。

又《遷拔》 一願人無天橫，二願澤及漏泉，三願冤仇解釋，四願苦爽昇遷，五願冢訟俱息，六願復連不纏，七願九龍馳命，八願魂門鍊仙，九願幽牢罷對，十願七祖生天，十一願朱陵受度，十二願坐致自然。

又《消災》 一願闔門康健，二願父母長生，三願萬邪歸正，四願衆惡不萌，五願五路通達，六願宅舍安寧，七願營業稱遂，八願六畜興

生，九願疾病痊差，十願財物豐盈，十一願橫事不起，十二願永亨利貞。

普供養讚

綜 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普供養讚》 人各存念，注想天尊，稽首皈依，焚香供養。願香氣氤氳，遍滿十方界，上至無上大羅天、仙都玉京、蕭臺絳闕、七寶紫微宮，元始天尊、虛皇太上、十方衆聖、三境真仙、寶藏靈文、玄中教主，敬發心回向，同人法門。願以此香煙，虔誠供養，供養普遍，皈命禮至真三寶。

祝八威真文

綜 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祝八威真文》安墳、安宅》 三光開明，迴轉天常，運推數終，百六乘綱。大劫交會，萬妖爭行，北酆不拘，放逸鬼宗，羣魔縱肆，妖閉天光。上帝有命，普告十方，演明天度，法教開張，宣道治民，攝除不祥。有何小妖，羣聚爲場，赤書玉文，檢攝鬼鄉，北酆三官，明速傳行，千魔束爽，萬鬼送形。流鈴交煥，激氣太陽，金虎四邀，天丁捕亡，大小齊到，不得匿藏。乞如所言，列奏上蒼。

八威真文

綜 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二《八威真文》 東山神呪，攝召九天，赤書玉字，制會酆山，束魔送鬼，所誅無蠲，悉詣木宮，敢有稽延。右東方北攝酆山，束送魔宗，符教所討，明列罪原。南山神呪，威伏百方，群妖滅爽，萬試摧亡。右南方赤書玉字，九天真文，攝召萬氣，普歸帝君。右西方北山神呪，激陽起雷，流鈴煥落，鑢天振威，北部所部，萬妖滅摧。右北方敕攝北帝，遏塞鬼門，剪除不祥，莫敢當前。右中央

外壇讚詠

綜 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三《外壇讚詠》 壇外法事，字字皆以拔度爲本，誠非細事，況是施主追悼之際，慘戚裝懷，謳歌詞曲，尤爲不便。今取前有偈頌及新添，以助行事，庶幾典雅。

開方偈趙明舉

六螭回馭息虞泉，城郭樓臺入暮煙。夜漏初傳人已靜，陰關仍闢鬼爲塵。玉隆有會如何向，里域分司守護堅。欲得大方隨處去，須憑真誥爲敷宣。

第一度召請諸神偈

龍駕相將下紫清，遍延羣望豎旛旌。諸神悉自無方至，雲裏追班聽蹕聲。

第二度召亡人偈

夜府多寒閉苦魂，女青天詔制辭溫。靈旛啓道招遊爽，符吏匆匆爲駿奔。

第三度召請偈

大道哀深六趣幽，長於苦海駕慈舟。紫壇夜永開方便，躋入洪鈞一氣收。

澡浴偈

總因心垢難湔洗，苦海漂流不淨身。津津惡障未祛除，穆穆清光難禮覲。金龍負致長庚水，玉女分傳御坐香。三熏三沐整威儀，躡景乘虛朝太上。

引沐浴儀語新添

上來奉召，所薦亡者，已承溫詔，得出寒鄉。隨符吏之匆匆，不行而至；望旛竿之緲緲，應召而來。將朝對於軒墀，即受傳於符戒。先須澡身浴德，振衣彈冠，敬憑神呪，以護符請就，蘭湯而濯濯，四靈備衛，九氣密羅。澡浴儀文，請爲宣示。

法橋偈

普獻無邊聖，香煙散十方。願乘七寶臺，垂光五濁世。永度人天衆，咸令上法橋。同會證無爲，勤修不退轉。

法橋文

合道場人，至心歸命，十極虛皇之聖，五靈引導之童。願賜慈悲，特垂救度。竊以欲海深而易溺，當究濫觴；道岸高而難登，孰爲援手。由性情之迷悟，致霄壤之升淪。嗟彼衆生，處於濁世，愛流成海，虐浪滔天，貪嗔騰汹之波，結習自涓涓之滴，逐物而就，死者滿目，皆是反身。而達岸者，舉世實希，豈無汲引之門，救此漂淪之苦。惟太上憫衆生之俱溺，設妙法以爲橋，命十極天尊作聖涯之砥柱，詔五靈童子爲道海之津梁，拔出迷途，達於彼岸，濟弱水三千萬里，搏音團剛風五百億重，不踰俛仰之間，即至逍遙之境，端在心源，自反法力，愈加一舉足而不失正因，九頓首而上朝元始，更惟衆聖密賜護持，庶令苦海之魂，俱遂法橋之上。

【略】

下橋偈

津梁苦海法爲橋，太上慈悲願力饒。虐浪中流逢砥柱，愛河斷岸得仙船。公子靈旛祛壅滯，天尊援手互招邀。接武下橋趨玉陛，大方無礙信逍遙。

爲亡者皈依三寶懺罪

綜 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三《爲亡者皈依三寶懺罪》亡過某等，已承告召，得屈道場，將傳金口之戒言，祇佩丹文之簡錄，然未祛於宿障，恐莫悟於至言，皈依三寶之威光，爲懺六根之罪累。蓋罪從心起，滅心則萬咎冰消；志以道寧，見道則一靈朝徹。宜在洗清情識，蠲潔性靈，速捨妄以歸真，庶聞經而契道。夫作善建齋，傳符受戒者，先當皈命無上至真十方三寶，仰仗三寶聖力，爲亡者懺悔三業罪愆。故經云：若不皈依三寶，是故善法無所依憑。合道場人，同誠皈命。

皈命十方道寶，頂禮元始天尊，能爲所薦亡魂，解除身業罪。

懺悔亡者身業無邊罪，種種益難量。舉止去來間，滯染諸塵垢。華飾貪逸樂，傲誕世間人。今對大慈尊，一心陳懺悔。願此身業罪，消除永不生。清靜契神仙，永離三邊界。

皈命上清經寶，頂禮太上道君，能爲過去亡魂，解除心業罪。

懺悔亡者心業無邊罪，種種益難量。嗔喜并愛憎，妄想從心起。嗜欲兼虛妄，嫉妬世間人。今對大慈尊，一心陳懺悔。願此心業罪，消除永不生。智識迴開明，洞達希夷理。

皈命太清師寶，頂禮太上老君，能爲過去亡魂，解除口業罪。

懺悔亡者口業無邊罪，種種益難量。兩舌及浮言，毀謗諸經教。噉食有情物，窘辱世間人。今對大慈尊，一心陳懺悔。願此口業罪，消除永不生。絕彼是非言，常演真經教。

向來皈依三寶，懺悔勝因。惟願亡人，往生天界。花臺寶蓋，雲際來迎。絳節青幢，空中接引。騫林樹下，常聽仙經。寶月池邊，惟聞雅梵。生前萬罪，從此消除。歿後三塗，因今解釋。乘龍駕鶴，逍遙十極之天；悟道登真，自在三清之境。福流兒在，再果常來，此世他生，長親至道。洪惟上聖，允鑒精誠，撈漉羣生，俱登道岸。和不可思議功德。

又 稽首皈依道，大羅元始尊。杳冥開祖劫，混沌立元根。願垂清靜教，救度此亡魂。衆和，往生神仙界，下同。

稽首皈依經，真文煥八方。鍊金成鳳篆，採玉寫龍章。願開金口演，救度此亡魂。

稽首皈依師，三乘衆中尊。先天垂愍濟，歷劫度迷昏。願垂無量法，救度此亡魂。

懺悔亡者眼耳鼻舌身意罪，六根六欲六情愆。管絃嘹唳少真音，耳紫綠輝華非正色。眼蘭麝競裝馨香處，鼻車馬爭驚馳騁時。身甘辛不節自傷神，口喜怒無常惟奪算。意係六根之罪六根每引輪回路，或以六根爲三途，誤也。三寶常開拯拔門。以今發露首前愆，總願罪根盡消滅。

次懺慳貪瞋怒愚癡罪，邪姪偷盜殺生愆。謗經毀教不皈依，怨道咎師違誓約。身心妄想無休息，眼耳生貪不住時。未來過去及今生，三世罪根難可測。此日發心陳懺悔，從前障惱願消除。言詞既向道前陳，衆聖定於空裏鑒。不可思議功德，衆等各彈指，爲亡者懺罪。願亡者身業消滅，心業消滅，口業消滅，六根消滅，冤債消滅，業障消滅，萬罪消滅。

願亡者衆罪如霜露，惠日普消融。今世與來生，受性常清靜。亡魂出長夜，滯爽達仙源。北都除愆過之文，南府注長生之字。詠讚仙歌空洞響，不聞地獄苦魂聲。衆等各發至誠心，亡者生天受快樂。

懺罪授戒訖，引亡人歸位，次安慰云：

亡者某等，已對三清，親傳九戒，即肅恭而諦受，宜寅畏以欽承。仍備肆筵，各惟就序，享芬芳之嘉薦，俟周滿之洪因。齋主望靈，虔誠設拜。

又《送亡人法事出回橋儀》 今則齋事周圍，法筵斯罷。宜承善利，共沐殊勳。逐慧光而睹天尊，捧符命而登仙界。亡過某等，既已聞經聽法，必能見性知天，仰侍丹輿，便昇雲路，上昇仙橋，於此際登，朱陵府

向。今時既得超生，各流恩福，齋主虔誠，謹當奉送。

又《偈》 法筵勝會功圓滿，遠逝新亡盡往生。齊向昇仙橋上過，各齋功德禮三清。

高功上御案香祝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四《高功上御案香祝》 玉華散景，九氣含煙，香雲密羅，逕衝九天。侍香金童，傳言玉女，上聞帝前，令臣所啓，咸乞如言。

上手爐香祝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四《上手爐香祝》 百神羅刑，心存洞陽。左命真伯，右挹元皇。開發靈篇，大梵隆昌。紫煙上達，萬道不張。

又

道由心學，心假香傳，手執玉爐，心存九天。真靈下盼，仙旆臨軒，令臣關告，逕御三天。

告人。茲不復鋟板，多泄天祕，後之留意者，宜求之孫本，索其隱於先達云。

上洞案香祝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四《上洞案香祝》 朱陽九霄，蔚藹元晶。靈鳳來翔，上朝玉京。流結感化，仙道克成。願此丹禱，隨煙迅升。

趙明舉法師存氣熏銜歌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九《趙明舉法師存氣熏銜歌》 三氣由來合體成，元皇相好便分明。箇中的有玄無理，但恐時流學不精。

步斗歌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九《步斗歌》 坎雙艮隻步交乾，震上雙行兌亦然。坤隻離雙單步巽，三台歸去便朝天。

存章思神法，孫公教師籍中具載。此蓋太上隱祕，雖存諸編冊，至於心法，自得之妙，不可言傳。以孫公既以宣露，且言吾徒，宜祕斯文，勿輕以

戒律部

太上出家經訓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一《太上出家經訓》《出家因緣經》云：道士，凡有七階。天尊言：一者天真，謂體合自然，內外純靜。二者神仙，謂變化不測，超離凡界。三者幽逸，謂含光藏輝，不拘世累。四者山居，謂幽潛學道，仁智自安。五者出家，謂捨諸有愛，脫落囂塵。六者在家，謂和光同塵，抱道懷德。七者祭酒，謂屈己塵凡，救度危苦。所以名道士者，謂行住坐卧，舉念運心，惟道是修，惟德是務，持齋禮拜，誦經燒香，奉戒修身，然燈懺悔，布施願念，講說大乘，教導衆生，發大道心，造諸功德，普爲一切，後已先人，不雜塵勞，惟行道業，故得天上下、六道四生，禮拜皈敬，最爲尊勝，不朝天子，不揖諸侯，作人天福田，爲三界依怙。

玄門入道求出家法身十七願念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一《玄門入道求出家法身十七願念》一願不殺生命，斷聖種故。二願永不飲酒，敗習性故。三願永不血味，與體同故。四願不食五辛，障生天故。五願不犯姪欲，自亂心故。六願不

說他過，人惡聞故。七願不貪財貨，爲妨道故。八願勤修功德，自莊嚴故。九願不惱亂人，成怨業故。十願利人不捨，不異我故。十一願永不忘語，人不信故。十二願永不懈怠，退道心故。十三願修學一切方便，成種智故。十四願永不盜一切物，必倍償故。十五願長內修齋，得齊心故。十六願常照諸法空靜，速進道故。十七願常敦默如愚，自安靜故。已上並童子入道受持。

《昇玄經》云：爲道士者，與彼俗人，事事有反。目不多瞻，見好不驚。耳不聽讒，不聽亂聲。鼻不嗅香，芬芳之腥。口不嗜甘，茹犯衆生。心不想欲，財色華榮。手不好用，足不惡踐。此道士之行也。

《昇玄經》云：凡出家者，除去飾好，服御巾褐，卑牀小屋，容身而已，不得奢侈。除病及遊，行就請外，淨居閑處，耽玄樂道。此謂聞道初門，大德之本也。

《定志經》云：昔有十二年少，處世閑樂，共作好食，酣飲嬉戲，或復論議爲道持戒之難易。天尊於大定見之，以此年少前世，各爲人師，祕愜經典，致諸弟子，亦多猶豫，今墮俗塵，因此微緣，猶可救度。天尊即化爲人，從會中過，因悉共語。化人曰：持戒甚易，不持反難。諸人聞之，僉然問曰：云何先生，持戒云易，不持反難？化人曰：立身如戒，不畏天子，不畏鬼神，何爲不易。如違戒者，是人悉畏，復畏鬼神，云何不難。於是十二年少，聞化人語，皆憶宿命，發心持戒，同證道果。

《法輪經》云：太上玄一真人告葛仙公曰：我昔受師訓，切厲備經，痛如刀割，尅如毒錐，俛仰伏事，恒不敢虧，痛不敢辭，毒不敢言，今成道果，難報師恩。

《太真科》云：道士修習經業，以五千文爲先。講說通解，度人濟己，開化無窮，此爲大乘之人。

《太真科》云：開闢之初，聖真仙人，皆宣道氣，立法相傳。同宗太上，俱稱學士。以道爲事，事道有功，昇號道士。

《明威經》云：爲學不可不精，邪正相似，不可不明，不明墮於難境，明者班於易途。明與不明，由心詳辨。辨之之法，徧學衆經，歷試取驗，自然朗朗，在世間法，出世間法，有爲無爲，無不究悉，自然測三清之妙趣也。

言語品

綜 述

太極太虛真人《洞玄靈寶道學科儀》卷上《言語品》 科曰：凡是道學，當知樞機緩急，言語善惡，招禍得福，唯聞口業。出家之人，若道士、若女冠，在房、在觀，與長德師尊有所言對，諮決可否，和聲下氣，奉聽長德師尊之言。若未如意，道理不明，待上辭盡，然後徐徐決定，無容以私亂衆及口氣狼藉，雖復在內，不爲惡心，而招在外，大小不順，一得在內二衆謗，二得在外二衆謗。若在法朋友，年類相當，或大友於小，或小接於大，所有論說，或言及衆事，或言身事，寬心緩語，務令理盡，不得因此呵喚，驚張內外二衆，不忌師尊，不忌道俗，辱及父母、兄弟、宗親。若在房院，若在徒衆，發心吐言，皆當評論正事，問答法問，智者諮之，愚者教之，使智慧增明，愚癡日破，雖終日言而合道，事亦無苦。若對外衆、六親眷屬、一切男女，有所道說，問訊寒涼，及俗間正事，不可不道者聽之。自此已外，非法聲說，雖喜非法之俗，不與出家相宜，慎勿言之。一言已致大凶者，是爲上多言；一言而致辱者，是爲中多言；一言而見窮者，是爲下多言。古今賢聖之出言，文辭滿天地之間，尚苦其少，天下以爲法，不敢厭其言，故善言無多，惡言無少。古者聖人之將言，皆思之，出言成經，置爲人法；愚者出言，爲身災害，還以自傷，此重誠也。

講習品

綜 述

太極太虛真人《洞玄靈寶道學科儀》卷上《講習品》 科曰：凡是道學，當知聽習回向，須得明師。師若不明，翻成傷道慧。若道士，若女官，棲身法門，志求玄悟，應離七種耽著：一者耽著朋遊，二者耽著酒色，三者耽著名利，四者耽著玩弄，五者耽著伎樂，六者耽著飲食，七者耽著城市。離此著已，當發四種願見：一者願見明師，不論遠近；二者願見明師，不論貧富；三者願見明師，不論愛憎；四者願見明師，不論貴賤。一念、二念，至於多念；一時、二時，至於多時。驅策身心，如飢如渴，詢請妙義，得聞得思，得行得證，稱揚功德，玄化興隆，無令二衆得迷悞苦。若女冠衆，性理怯懦，本位無人可講習者，當三人、五人，乃至多人，清淨三業，齋其道具，聽受法本，親近大師，一日二至，退著本位。若近本師住處法門，無女冠住處法門，應近本師住處左右，投精專奉道之家居止，朝禮讀誦，依如本科，講授聽受，正身、正言、正心，以時傳示，不得違科奉道，招得內外二衆，動靜嫌謗，敗壞真實清淨法門。有犯者，招損辱惡報，非清淨品，計其赴緣行道。若二衆同緣，大師應行法事；若二衆各緣，聽二衆各行法事。

禁酒品

綜 述

太極太虛真人《洞玄靈寶道學科儀》卷上《禁酒品》 科曰：凡是

道學，當知持戒發慧，安身鍊心，無惑酒惡。求靜念者，若道士，若女冠，入我法門，是我真子，非法耽湫於十二時犯者，有十種昏亂：一者不孝師尊、外衆父母，二者累負門人、外衆妻孥，三者鬪亂同學、外衆兄弟，四者過誤王法，五者觸犯朋友，六者墮落乘騎，七者燒溺水火，八者迷路失道，九者頓失念慧，十者對境生羶。有此十惡，能令內衆外衆，當時過時，身心昏亂，甚狂病人，不明時節，不分內外，二觀摧壞，用心失次，三善銷毀，行化無依。常得三種近者：一者種惡業之人，二者噉食牲畜之人，三者屠戮生命之人。又五種交遊者：一者違遠父母、不孝之人，二者姪逸無度、悖禮之人，三者破家失業、無計之人，四者越科犯律、偷盜之人，五者貪著俗樂、非道之人。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不能攝念，失本違宗。目前見有六種遺棄：一者師尊遺棄，二者父母遺棄，三者兄弟遺棄，四者姊妹遺棄，五者朋友遺棄，六者內衆遺棄。凡此因緣，是見在報師寶因緣。當轉法論，次次宣告，無前親近，無前交遊，則爲修行上法，是真出家。若老病，聽隨分使藥，若過分貪競，與前見在報同。

法服品

綜 述

金明七真《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卷三《法服品》 科曰：道士、女冠三洞法服，各有儀制，具如本經，當依法制服，具依下卷。其山文霞納暈畫等帔，無擬天尊身上九色離羅之狀，講說三洞大乘，敷揚妙道，陞高座大德法師所服。若具上法，登壇入靜，告齋行道，啓導之首，及常修經法，或傳授經戒，威儀所須，聽臨事暫披，事竟還罷。除此之外，皆不得輒服。違，減算一千二百。

科曰：凡諸女冠裙，皆全幅帖緣，染用梔黃，深色綽袖，如道士制，皆不得淺淡雜色。違，減算二百四十。

科曰：道士、女冠執役衣，先不具科，今備出之。其上、中、下衣，皆用淺黃色，若黃屑土黃，作淡色，短小稱身制之。若在觀居房，供養師主尊年耆德，或修飾經像，執提營爲，皆服此衣，名爲執役。若道士、女冠，混袴衫襦，並作黃屑色，不得餘色及白。違，減算三百六十。

科曰：道士、女冠，皆有冠幘，名有多種，形制各殊，具在經中，具如下卷。並用穀皮笥簪，或烏紗純漆，依其本制。皆不得鹿皮，及珠玉綵飾，其簪聽用牙玉骨角，亦自須依法，皆函笥盛舉，勿使顯露，及俗人犯觸。違，減算二百六十。

科曰：道士、女冠履制，皆圓頭，或二儀像，以皮布純絹裝飾，黃黑其色，皆不得羅綺錦繡、畫繡間錯、珠條隱帖。及俗履，或青紫錦繡。其襪，並須純素純布絹爲之。其鞞圓頭闊底，鞞唯麻而已。自外皆不得著。違，奪算二百四十。

科曰：凡道士、女冠卧具，皆用純布絹，染作黃屑，或淺槐色，若青綠碧緋紫、錦綺纈雜暈綵，皆不得服。用其氈席、牀褥，悉皆如之。褥，聽用紫碧褐等。枕，用木或純漆，正四方作之，不得斜曲爲異形，或承髻金銀雕飾，皆下鋪淨巾。違，奪算三百六十。

科曰：凡道士、女冠，體佩經戒、符籙，天書在身，真人附形，道氣營衛，仙靈依託，其所著衣冠，名爲法服，皆有神靈敬護。坐卧之間，特宜清淨，或赴緣入俗，教化人間，不可將我法身，混同俗事。凡人狀席，穢氣稍多，衣服尊卑，自須分別，須各作坐。褥方四尺，表裏帖緣，大德尊者法師、及具上法者用紫，餘皆槐色，並不得以錦綺珠條帖絡，出入隨身。若入俗間，則不用也。違，奪算三百六十。

制法服品

綜 述

太極太虛真人《洞玄靈寶道學科儀》卷上《制法服品》 科曰：凡

是道學，當知身得入道，內除俗念，外息俗緣，內守法門，外修法服。出家之人，若道士，若女冠，山居自修，人間遊化，內外法服，須有條準。若始得出家，未漸內籙，上衣仙褐法帔，皆應著條數，不合著二十四條。若受神呪五千金，皆合著二十四條，通二十四氣。若年二十五已上，受洞神靈寶大洞者，上衣仙褐，合著三十二條，以法三十二天，天中之尊；法帔二十八條，以法二十八宿，宿中之神，亦聽二十四條。隨道學之身，過膝一尺，皆以中央黃色爲正。若行上法，聽著紫。年法小爲下座者，勿著紫。若中衣法衫，筒袖、廣袖，竝以黃及餘淺淨之色爲之，皆大領，兩向交下，揜心已上，覆內衣六寸。若內衣法裙，聽以餘淺深色爲之內，以黃爲外。若有相，聽以淺爲外，皆垂及踝。若女冠具上法者，聽以輕紫紗爲褐，若裙，必用深黃，不得輒用餘淺色，其上、中、下之衣，不可計緣之內外，皆大幅帖緣爲之，莫自專執，爲二衆所嫌，一者得同俗謗，二者得異道謗，真靈去身，姪邪內起，不能精持內心，三尸潛匿，赤子飛颺，長離玄室，破形解骸，身死名滅。若能冠服常依道，得道之日，天帝授子離羅九光錦帔、丹羅寶曜之巾、天寶之珮，師子文履，謂之飛仙之服，以酬積功專勤求道之德兆。勿慕世間之冠冕，輕憾道之服也。世間雖目下榮耀，不脫於死，道學巾帔，上法於天，著之求道，令人飛仙乘虛也。

忌葷辛品

綜述

太極太虛真人《洞玄靈寶道學科儀》卷上《忌葷辛品》 科曰：凡是道學，當知修身潔心，無犯禁忌。若道士，若女冠，食五種葷辛，名爲惡菜，內外非法，不宜輒犯。何爲五種？一者韭，二者大蒜，三者小蒜，四者葱，五者薤。又諸菜中，辛者見在際，有四種損害，無三種分。何爲四種？一者損害五藏，二者損害道行，三者損害內衆，四者損害外衆。上詣、中請、下化，三種無分：一者上詣道場無分，二者中請神明無分，三

者下化男女無分。當攝三業，莫令心思，莫令身求，莫令口食，神明可希，道場可詣，男女可化，藏府清寧，口氣香淨，朝夕朝謁，住處虛空，有感有降，利益衆緣。

巾冠品

綜述

太極太虛真人《洞玄靈寶道學科儀》卷上《巾冠品》 科曰：凡是道學，當知具足威儀，衆事已辦，名行非俗，是爲出家。出家之人，上首巾冠，須知法象，及諸用捨。若道士，若女冠，平常修道，戴二儀巾。巾有兩角，以法二儀。若行法事，陞三籙衆齋之壇者，戴元始遠遊之冠，亦有輕葛巾之上法，元始之所服，故天真上聖，或巾九德，或巾七星者，即冠巾有七星之文也，亦謂玄冠。玄即天也，亦言天有七星。若道學，行臥住息，常須簪戴，神靈敬奉，不得暫捨，令泥丸、玄華二神有所怨慢。唯每旦梳理玄華之時，要須暫捨，安著淨巾之上，又不得令外衆男女，及非同契之人，輒有窺見，輕取戲弄。能慎之者，有五種利益：一者爲己身尊重，二者與外衆避罪，三者得真神稱歎，四者令含靈生善，五者增內外福田。不能保慎，輕我巾冠，令彼外人妄取戲弄之者，道學之人生五種惡報：一者己身爲人輕笑，二者令外衆之人生輕笑罪，三者真神咎責、道氣飛散，四者含靈不敬，五者內外獲罪。道學二衆，當須明慎，令起五種利益，滅五種惡報。因此敬人，善芽增長，勿令慢人，善根朽壞，則爲外俗之人敬我大法，不生謗笑，明各慎之。

敬法服品

綜 述

太極太虛真人《洞玄靈寶道學科儀》卷上《敬法服品》 科曰：凡是道學，當知入道，上衣、中衣、下衣，皆當尊敬，不得漏慢。出家之人，若道士，若女冠，上衣褐帔，最當尊重。何者，天尊聖人，皆同此服。若中衣下裙，助我法儀，隨上通感以法服，故世人致敬，異彼俗流，若生輕慢，隨便得罪。尊敬之相，有五種因緣：一者未著之前，函箱盛之，安高淨處；二者既著之後，坐起常須護淨；三者暫解之時，勿與俗衣同處；四者雖同學同契之人，亦不許交換；五者不得乞借俗人，非法服用，直至破弊，皆須護淨焚棄。違此者，彼此得罪。若尊敬法服者，得五種實因尊重：一者實因法服而得尊重，更不屈形拜於外衆男女；二者實因法服而得尊重，感彼外衆男女屈形禮拜；三者實因法服而得尊重，所在遊行衣食自至，得彼供養；四者實因法服而得尊重，內修外屈，通感明靈；五者實因法服而得尊重，外衆男女、王公天子，聞見歡喜，不生惡心。何謂輕慢五種因緣？一者未著之前，翻覆狼藉僻惡之處；二者既著之後，隨處倚坐，不揀淨穢；三者暫解之時，與俗衣混雜同處；四者非是同學同法，隨情借換；五者乞借俗人，非法服用。此人見在，當受五種實因輕慢之報：一者實因輕慢，爲人輕賤，同常俗輩，屈形求人；二者實因輕慢，爲人輕賤，不得衆男女屈形禮拜；三者實因輕慢，爲人輕賤，遊居方所，不得衣食以時供養；四者實因輕慢，爲人輕賤，內修外屈，神明不降；五者實因輕慢，爲人輕賤，外衆男女、王公天子，若聞若見，無信敬心。道學二衆，善思尊重，勿爲輕慢，自招禍累。若已破壞，不任衣著，當以除日平坦之時，禮拜訖，於淨地燒之，勿令外衆男女輒見。若佩帶真文三衣，服臥止息，不得露頭，須著巾帽，不得露形，須著衣服也。

背道品

綜 述

太極太虛真人《洞玄靈寶道學科儀》卷上《背道品》 科曰：凡是道學，當知始自氤氲，極於成道，度八難苦，受出家身，因我神仙法服、三寶之衣，仙褐法帔、上下三衣，有所法象，因法在身，而獲尊重。若道士，若女冠，承國主恩，承父母恩，承師尊恩，得出家位，當爲師尊供養，見前得離二種牢獄：一者內，則牢獄輕苦，所謂父母牢獄、夫婦牢獄、男女牢獄、兄弟牢獄、姊妹牢獄、貴賤牢獄、內外支緣牢獄之中，即有二種：一者歡喜牢獄、恩愛樂具，二者瞋怒牢獄、逼迫苦具，苦樂雖異，牢獄不異。二者外，則牢獄重罪，所謂父母共造、夫妻共造、男女共造、兄弟共造、姊妹共造、貴賤共造、內外支緣共造之中，亦有二種：一者煩惱共造、有願不願，二者歡喜共造、唱和俱願，煩惱歡喜雖異，共造不異。今日出家，離前四緣，誓心精苦，迄至成道。坐道場時，復來遊化，若未證之前，背叛正法，一念生心，欲屈釋道服，求俗中樂，此人見前即得三種惡報：一者不得惡色、惡命、惡聲、惡氣，自己受苦，他人惡見；二者中得年橫、月橫、日橫、時橫，他人作罪而我爲受；三者上得風殘、癩病，若生男女，輒便聾盲瘡痘，或爲王法所見，誅戮在生，惡盡身謝三官，受五色九重幽闇。一切苦具，日月遙長，形身巨大，日月比於五色界時，命業苦具，即滿五色九幽處所，千萬億劫，無有休息，此方天地。若值風水劫時到，即移往他處，及於其處壞中猶受。若有永劫，父母、兄弟、男女、姊妹、貴賤、友屬之親，若自念、共念，若次第念，若他念，若飲食念，若錢財念，若抑屈念，若欺凌念，令出家人捨去法服，背道從俗，當知此人無量劫來，善根朽壞，惡根增長，毀敗道寶，毀敗經寶，毀敗師寶，有於今日，起大惡心，破壞師尊三寶福田。此人初願出家，從信中起；今日退，抑從謗中起。信根既壞，謗火自燒，得此諸苦，

明告內外，努力勤修，各求解脫。

居處品

綜述

金明七真《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卷三《居處品》 科曰：

道士、女冠，居處鋪牀，宜依四壁單行，不得前後合鋪。若坐若卧，皆獨處一牀。違，奪筭一百二十。

科曰：道士、女冠坐卧處，皆不得施帳座、屏風、障子。若屋宇穿漏，風塵出入，聽作青布幔，或幔帳周匝而已。違，奪筭一百二十。

科曰：凡道士、女冠居處，唯虛淨素朴而已。除曲几、夾膝、如意、塵拂、香爐、香合、經案、巾帕、函笥、坐褥、繩牀、經藏、燈臺、衆生食盤、澡灌等，非法器玩具，皆不合畜用。違，奪筭三百六十。

科曰：道士、女冠食器，有五種相。一者純漆，二者銅作，三者石作，四者鐵作，五者瓦作。皆三重，大者五升，中者三升，小者一升五合。衆生食盤或鉢一，容半升，匙挾銅漆，餘並不得充用。淨巾二，唯供齋堂所用，自他所及他用，悉不得。常須清淨，名曰齋器。每洗拭安架筯，勿雜他器。違，奪筭二百八十。

科曰：道士、女冠房內，皆須造浴室，內外密淨。凡犯穢及汗垢，即浴。違，奪筭一百二十。

科曰：凡道士、女冠居住，先須有泉井，每令清淨，勿使穢雜、及六畜屍產穢。凡用水，皆先濾後用。違，奪筭一百二十。

科曰：凡道士、女冠居處，先須備澡灌注碗，或盆器，貯淨水。舉動運爲，須漱口洗手。其器，金銀銅瓦，任時所有，皆安蓋，無使風塵蟲物穢汙，兼淨巾相覆。違，奪筭八十。

科曰：凡道士、女冠居處，先須造廁，當隨土深淺，上造小屋，使表裏密淨，不得露見穢汙。違，奪筭一百二十。

山居品

綜述

太極太虛真人《洞玄靈寶道學科儀》卷上《山居品》 科曰：凡是

道學，當知道之布化，聖人設法，接引初行，隱遁山林。出家之者，若道士，若女冠，當棲息山中，以求靜念，不交常俗，引命自安，避諸可欲，去諸穢亂。居山制度，與世間有異，有十事因緣：一、不得領戶化人；二、不得交遊貴勝，以求名利；三、不得行邪禁呪術；四、不得醫卜取錢，與世有隔；五、不得與世俗婦女同牀席坐卧，除異學山居清淨者；六、當朝中、日沒、人定、夜半、鷄鳴等時，焚香然燈，敬禮十方天尊，悔過滅惡。禮時，從東方爲始；七、日中後，不得食穀氣物，非穀氣者：水、玉、芝、石、松、朮、黃精、雲英、靈飛散、枸杞等食無時，不在禁例；八、凡行山採藥時，三步一彈指，十步一磬效，舉足下足，常當念道，想有神人在於崖間路側，授我仙術，我得如修服之，白日昇天；九、若少得道，分未能達，無自顯揚，輕慢不及；十、當念己身，父母長育之恩勿忘。此謂十事，居山修道之要爾，服御方法，竝具本文矣。

法具品

綜述

金明七真《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卷三《法具品》 科曰：凡法具，供養之先，道士、女冠威儀之本，不可闕也。並備諸經，但在觀中，及私房內供養之者，總名法具。

科曰：凡鐘者，四衆所會，六時急務，此器若闕，則法集乖軌。經曰：長齋會玄都，鳴玉扣瓊鐘。又法鼓會群仙，靈唱靡不同是也。凡有五種造：一者金鐘，二者銀鐘，三者五金合鑄成鐘，四者銅鐘，五者鐵鐘。或九角、八角，或四角、兩角，復有無角。或大則萬石，小則一斗，各在時耳。既造成已，皆須鐫銘記國號、年歲、郡縣、觀名、所爲之意，使萬代有歸，六時不替矣。

科曰：凡磬，以節度威儀，容止所要。有六種相：一者玉，二者金，三者銀，四者銅，五者鐵，六者石。或兩角、四角，或九角、無角，或狀若鉤，並題所識，永爲供養。凡鐘磬，皆須作虞懸之。

科曰：凡天尊殿堂，及諸安置經像處所，皆須造帳座，幡蓋旌旆，節輿香爐，華珮几案，帕縛幡竿，燈臺燈檠，燭檠燈籠，壇纂門榜，香合法具，事事種種。或羅綺錦綵，飾金琢玉，翠羽翡翠，丹青珠璧，琉璃玳瑁，連貫填錯，七寶九光，三明六出，華麗解淨，種種如法，供養天尊，永世福田，一不可闕，當須修造，最爲功德。

科曰：凡幡，有二十一種。一者連金，二者貫玉，三者綴珠，四者線銀，五者繡綺，六者織成，七者雜錦，八者諸羅，九者錯綵，十者雕鏤，十一者結絲，十二者叢縷，十三者雲霞，十四者變書，十五者線作，十六者純色，十七者間色，十八者顯畫，十九者畫字，二十者五色，二十一者九色。或長或短，或闊或狹，或三尺、五尺、七尺、九尺、一丈、二丈、四十九尺、百尺、千尺，或一首、兩首、十首、百首、千首、萬首，皆隨時所辦。復爲亡人，有遷神轉魂、度生九天三塗等幡。爲病人，又造度厄消灾解厄、延年長命保護等幡。居家平常，復有致福延祥、期年保壽、修齡益算等幡。蓋任力所造，皆長竿懸之於庭，或經像左右，并房廊院宇之側，所在供養。

科曰：凡造香鑪，有一十五種相。一者雕玉，二者鑄金，三者純銀，四者鑄石，五者鑄銅，六者柔鐵，七者七寶，八者雕木，九者彩畫，十者純漆，十一者瓷作，十二者瓦作，十三者石作，十四者竹作，十五者時作。皆大小隨時，舞鳳盤龍，飛雲卷霧，或蓮華千葉香山，或復雕鏤隱起，或朴素平綬，三足、六足、九足、獨足，各隨所宜也。

科曰：凡造巾帕，有八種。一者雜錦，二者雜羅，三者雜綾，四者織

成，五者繡作，六者錯綵，七者純色，八者畫作。皆大小在時，修短任制，或鏤金垂玉，連珠綴藥，種種裝飾，皆襍裊藏諸匣匱矣。

科曰：凡經，每一部，或五卷、十卷，皆須著裘。凡裘，有五種。一者錦綺，二者織成，三者繡作，四者純綵，五者畫繪。皆內安裏及帶如法，皆書題曰某經。

科曰：經函，凡有十二種。一者雕玉，二者純金，三者純銀，四者金鏤，五者銀鏤，六者純漆，七者木畫，八者彩畫，九者金飾，十者寶裝，十一者石作，十二者鐵作。大小任宜。

科曰：凡經厨，有六種。一者寶裝，二者香飾，三者金銀隱起，四者純漆，五者沉檀，六者名木。大小在時。

科曰：凡造經藏，皆外漆內裝沉檀，或表裏純漆，或內外寶裝，或表裏彩畫，或名木純素，各在一時，大小多少，並隨力辦。或作上下七重，或三重。並別三間，或七間，安三洞、四輔，使相區別。門上皆置鎖鑰，左右畫金剛神王，悉須作臺安，不得直爾頓地。

科曰：凡講經座，高九尺，方一丈，四脚，安牙版裙，朱漆，或木素，皆畫金剛神王。或十座、百座，並須有偶。安閣道欄楯，并須如法。

科曰：凡常讀經座，高五尺，方亦如之，與講座同軌制，裝飾與講座等。

科曰：凡經架，有十種。一者玉作，二者金作，三者銀作，四者沉水，五者紫檀，六者白檀，七者黃檀，八者名木，九者純漆，十者金銀隱起，或金玉珠綵裝校。皆須作函藏舉，勿得隨宜頓地。

科曰：凡造天尊前案及讀經案，有六種。一者玉作，二者金作，三者銀作，四者石作，五者香作，六者木作。大小任宜。其讀經案，廣一尺二寸，長一尺八寸，高一尺五寸，種種裝校任時，皆上制巾帕相稱。

科曰：然燈之法，先造燈籠，周匝障蔽，勿使風吹，不令蟲入。每經像諸院，并房門行路皆懸，照明內外，不得替闕。

科曰：凡經篋、函笥、簡、襍囊等，各隨時制造，珠玉、錦綺、羅縠，各任力所爲也。

科曰：凡天尊，及真人上蓋，有十種。一者飛雲，二者翔鸞，三者舞鳳，四者蓮華，五者仙芝，六者七寶，七者繡綺，八者諸物合成，九者純

色，十者綠畫。皆珠玉珮帶流蘇，垂鈴貫玉，隨時所建。若道士、女冠所持，但翠碧，八角或四角，圓方任時，垂帶曲柄，自揜而已，故手執晨華是也。

科曰：輦輿車輦，皆仙聖所御，供養威儀，如今王者所建也。

科曰：旌節幢旆，亦神仙所持，既具經典，即威儀之限，如今國家所制也。

科曰：凡華樹華籠，導引所須，每觀須造作架，插天尊前，紙籠勿使損汙。有闕，減算一百八十。

科曰：凡燒香，火鑪并蓋合、火七筋、杓火鉢、灰篩、盛炭器籠、炭丸、罩灰織、拭鑪巾、火七筋架合、炭丸器調度，各隨宜作，安天尊殿，或左右小屋中。違，減算六百八十。

科曰：凡繩牀、夾膝、如意、曲几、塵拂、澡灌，雖非天尊左右急須，亦道士、女冠供養切要，並隨時造備，不得闕替。

理髮品

綜 述

太極太虛真人《洞玄靈寶道學科儀》卷上《理髮品》 科曰：凡是

道學，當知修身，各有方法，至於頭爲玄華，梳理得所，保精長存，百疾不染。出家之人，若道士，若女冠，在觀、出觀，各備淨梳，箱匣藏之，鷄鳴早起，未行禮前，面背北方，回向本命之方，淨手梳之。若非同學同契之人，莫令輒見，及傳梳用。梳訖，已當及行禮，若時務忙迫，聽行禮後，然即梳之。梳時，若數多，血液不滯，而不至痛。梳竟，當密呪曰：太帝散靈，五老反神。泥丸玄華，保精長存。右拘月隱，左引日根。六合清練，百神受恩。若時至不梳，二神怨責，不舉勤功。一者玄華神，二者泥丸神，人間行用，有四種自損：一者似諸辛苦俗事之人，不能梳理；二者似諸病苦困劇之人，不能梳理；三者似諸殘兀手指頓斷之人，不能梳

理；四者似諸退慢無道之人，不能梳理。學者當敬二神，當避四損。若女冠，不得法習俗人，不修正用，作虛妄用，金銀銅鐵以爲頭飾，爲內外二衆之所憎嫌，無罪於人，自招醜辱。若梳理之後，有隨梳不整之髮，當安一淨窠置中，一日、二日、乃至九日，出於淨地燒之，莫令內外二衆輒見也。

沐浴品

綜 述

太極太虛真人《洞玄靈寶道學科儀》卷上《沐浴品》 科曰：凡是

道學，當知智體無疵，慧心明鑒，所有塵垢，爲我有身。出家之人，若道士，若女冠，心既緣境有內塵者，當以念念法水洗浴之。身既由他有外塵者，當以時時香水浴之。然由他之身得塵垢者，有四種緣：一者身爲福田，治齋堂，受人功塵；二者六時起坐，受臨虛塵；三者赴緣行禮，受前種塵；四者不簡淨穢，受著處塵。致令道學之人，積習成垢，上下不淨，內外二衆不起皈依，四隅神祇不作勢力，所有啓奏不降明靈。當依洞神尊經，用五香法：青木香、荊華香、零陵香、蘭香、真檀香，多少隨分，細切煮之，令香水熟已，二衆聞香洗浴。道學之身，若逢時無處，聽用時有處之香。然沐浴之法，有總日、別日，有內衆、外衆。別日者：正月十五日、二月八日、三月六日、四月四日、五月一日、六月二十七日、七月十五日、八月二十二日、九月二十日、十月十八日、十一月十五日、十二月十二日。

已上月日，宿東井，香湯沐浴，令身輕體香，通達長壽。臨沐浴之時，先叩齒三通，密呪曰：四大開朗，天地爲常。玄水澡穢，辟除不祥。雙童守門，七靈安房。雲津練濯，萬氣混康。內外利貞，保茲黃裳。朝夕澡漱，皆用此法也。其浴室，當於房內側處安置，內外密泥，莫令沐浴者窺見日月星宿之形。縱同學、同契，當先後入室中，不得相見也。其總日

者：聽召內外二衆同日，當於觀內安置二密室，相去隔越，不聞人語、盪水之聲。以一年將終十二月八日，多煮時有處有之香作湯，溫調得所。師先以一符置香湯中，量室大小，聽男女各於室中沐浴也。

解穢品

綜述

太極太虛真人《洞玄靈寶道學科儀》卷上《解穢品》 科曰：凡是道學，當知遊居山澤，化導人間。出家之人，若道士，若女冠，有五穢不可頓免：一者自投穢，二者偶見穢，三者自求穢，四者勢位穢，五者交居穢。自投穢者，行住坐起，虛空之中，無故多少，雨血著人頭面、手足、衣裳，或鷓鴣、鸛鵲，銜持死屍，一分、二分，來投眼前，自上向下，非意所期，名爲自投穢。偶見穢者，行山採藥，教化人間，曲路逢屍，草間見死，男女姪穢，傍正諸見，非意所期，名爲偶見穢。自求穢者，人情狎習，財利交通，服屬之親，喪死弔問，心願自行，無人逼遣，名爲自求穢。勢位穢者，謂勢位俗官，有死之家，上下切逼，畏懼呵嫌，情實不堪，匍匐弔問，臨哀見屍，名爲勢位穢。交居穢者，在家女人，牛馬驢騾、猪羊犬等，生產之穢，心願欲見，眼欲自看，名爲交居穢。凡見穢者，不合關啓齋請，當取竹葉、桃枝及時有處有之香，以淨水煮湯，置大盆內，然後作符以投盆中。見穢者若重，沐浴；見穢若輕，澡雪。臨解穢前，叩齒三通，密呪曰：四大開朗，天地爲常。玄水澡穢，辟除不祥。雙童守門，七靈安房。雲津練濯，萬氣混康。內外利貞，保茲黃裳。若爲衆聚齋講，恐外衆男女有見穢者，當以大盆盛貯符水，置大門前，令人者洗眼，聽人聞法也。

鍾磬品

綜述

太極太虛真人《洞玄靈寶道學科儀》卷上《鍾磬品》 科曰：凡是道學，當知趣中道域，如悟心王，同而不異。出家之人，若道士、女冠，有於同道之前而修異行者，有五種人：一者飛鍊治生，二者行藥外救，三者造作立功，四者服食修身，五者念慧度生。講誦經典、修齋行道、建法受供之時，若非鍾磬，警召衆官，各行其道，時則不至，至又不齊。故《中元經》云：長齋會玄都，鳴玉扣瓊鐘。十華諸仙集，紫煙結成宮。當於治舍左前臺上，有懸鍾磬，依時鳴之。非唯警戒人衆，亦乃感動群神。常於六時，人當束帶清嚴，調槌正擊，先概造漸寬，數得八下。再概竟之，待爐火成辦，然後復先概造漸希，數得十二下，漸概至微，數得十二下。又概造漸寬，至十二下，餘二槌概竟，至十二下，餘二槌概竟之。若有召衆，須緩緩者，聽之勿虧時節。鐘若鳴時，有五種不失時利益也。一者衆聚行法不失時，二者受清淨不失時，三者總發心不失時，四者滅惡心不失時，五者別生善心不失時。止行二善，實因鐘磬，讚助勤苦，事在用。令六時心進，直詣道場。莫令六時心退，還居惡道，宣告將來。若內衆，若外衆，和合大願，有二種因緣：一者和合私願，二者和合衆願。若私造，若衆造，若私聞，若衆聞，精進受持，精進奉行。

必齋品

綜 述

太極太虛真人《洞玄靈寶道學科儀》卷上《必齋品》 科曰：凡是道學，當知有所修行，或行之在心，或行之在事，莫不以齋靜為先，立德之本，求道之基。若道士、女冠，誦經必齋，校經必齋，書符必齋，合藥必齋，作金丹必齋，精思必齋，詣師請問必齋，禮拜必齋，受經必齋，救濟消災必齋，致真必齋。太上所敬重，老君所營護，諸聖所寄賴。齋法甚多，在兆所修矣。

錄生朝儀、五千元朝儀、靈寶朝儀、上清朝儀、三皇朝儀、上元齋合藥修仙、中元齋修身謝過、下元齋拔救九祖、八帝齋、三五大齋、下元三十二天齋、中元請七十二君齋、上元六直齋、靈寶金錄齋拔度侯王、黃錄齋救九祖父母、明真齋修身、三元齋謝過、靈寶自然齋涉世、塗炭齋救病、旨教齋救病、靈寶五練生尸齋救己、五千元齋、太平洞淵五王齋。

學道菜食，得道乃休，此業第一。業次，齋千日、百日，月日節食、蠶食、服食，亦服氣、服藥、胎食，隨堪中服之，前所謂自修也。右在內衆、外衆，救解大灾病厄，齊舉高德一人為法師，五人為從官，露壇大謝，令謝罪者蘭格，散髮泥額，禮三十二天。齋中，奏子午章，苦禱必感，依指教塗炭法。五王齋，齋官春、秋、冬、夏，隨四時之數，四季之月，貧者十二人，大齋一百二十人，壇窄於外禮拜。富貴平常建齋，清廉道士山學五人、十人、二十人、五十人、百人，患無多人，舞所制服，行道三七日，或一月。若貧賤，隨力所堪，不必要五人。若供齋，清旦進粥，正中蔬食，過中薑蜜清茶，餘一不度齒。解齋食散，民十人、百人、千人，人多益好。長齋持戒，清旦、正中、日入，三時行道，三時誦誦。若有重灾大厄、及救度罪根者，平旦、正中、日入、人定、夜半、鷄鳴，六時行道，三時誦經也。

讀誦品

綜 述

太極太虛真人《洞玄靈寶道學科儀》卷上《讀誦品》 科曰：凡是道學，當知存念讀誦，經寶在身，則為慈母。若道士，若女冠，勇猛精進，或捨文誦念，或執文披讀，一念生解，即入慧門。讀誦分中，聽八十分之一二，修理外業，以兼外禮。不得因此流浪乖宗，常思教母，為我道本，清淨三業，無傷尊敬。思惟微妙，得其義味，有四種慧：一者為我慧藥，療狂死病；二者為我慧燈，破愚癡闇；三者為我慧刀，割煩惱網；四者為我慧舟，度生死海。是真經法，能生法身，如世慈母，能生之子。故至孝之子，常念鞠育懷抱之恩，我等如是。因是教母，生無漏身，常應報恩供養，安置堂殿，七寶裝嚴，香花燈燭，伎樂幡蓋，供養讀誦，如事所親也。

坐齋相罰品

綜 述

太極太虛真人《洞玄靈寶道學科儀》卷上《坐齋相罰品》 科曰：凡是道學，當知具足威儀，陞壇行道，存見太上，如在眼前。若道士、女冠，未練科文，舉措非道，法師陞高座，指事次第，令得開悟，謬妄可矜，未達可恕，戒而勵之，勿瞋勿笑。若善誘而通，不嚴而治，不行彈罰，盛德之風矣。若有背道，恃人間知，不謬不妄，懈慢者有四：一者不遵經法，二者不敬法師，三者凌忽衆官，四者外衆譏笑。有犯威儀，依事

彈罰，罰而不止，當啓告三寶，退出齋次，不得縱容，任之漏慢。監齋同慢者，罰之。法師有虧，當收愆送失，親對衆官，求乞首悔，起自新念，無爲乘非，不畏冥旨，無益所犯，有陷己身，可不慎哉。

壇禮品

綜述

太極太虛真人《洞玄靈寶道學科儀》卷上《壇禮品》 科曰：凡是道學，當知衆官陞壇受戒，以內、外二衆羅列四方，拜跪懺請，須知節度。若道士、女冠，唱禮十方，分爲五句，每於上句，舉聲至下句，引聲抑響，迴轉氣息，以喚次句。臣等至心便歛版當面，以準所禮之方皈命下版當心而止某方無極舉聲喚上方垂版，以聲靡靡下向地，迴版當心，應無極之聲了，太上便下版下，膝前至地靈寶天尊，下頭至地凡抑響住，聲速而手膝遲，或膝已去而聲不及，更相違互，皆爲不齊，謂犯懈惰之罪。當叩齒存之至心，無令疾也。叩齒不得令耳聞行合科典，衆官肅肅，上即屈降神明，下即以起信心，無宜怠慢，自犯明科矣。

然燈品

綜述

太極太虛真人《洞玄靈寶道學科儀》卷下《然燈品》 科曰：凡是道學，當知供養法門，有早有夜；上燈之法，有然有續。若道士、女官，將闔上燈，名爲續明。闔後上燈，名爲燈明。有二種相：一者總相，二者別相。言總相者，先於見前可見道寶、經寶座前然之，次於見在可見

師寶房前然之。或人間宿習所重、道法中敬信時節，人外人內然之，以祈二種福報。一者助天光明，以祈肉眼根淨，障翳消除；二者助天光明，以祈周詣遊處，常得明了。言別相者，一己自行於本命上然三燈，以照三魂；行年上然七燈，以照七魄；太歲上然一燈，以照一身；大墓上然三燈；小墓上然五燈；堂前然七燈，以照七祖；中庭九燈，以照九幽；俠門二燈，以照宮宅；地戶上二十四燈，以照二十四生氣；向八方然八燈，以照八卦；四面、中央九燈，以照九宮；四面十方然十燈，以照十方；二十八燈以照二十八宿；三十二燈以照三十二天；五燈分於五方，以照五嶽。合一百五十三燈。然燈威儀，功德至重，上照諸天，下照諸地，八方九夜，普見光明。侍燈之官，爲勤用意，每令燈光明徹，不得中滅，半暗半明也。

飲水先咒品

綜述

太極太虛真人《洞玄靈寶道學科儀》卷下《飲水先咒品》 科曰：凡是道學，當知過中不味，聽飲清水，或十二時中，須水止渴，或呪請辟邪。若道士、女官，以杯盛水，向杯三吐氣，仍以物三打杯。凡三呪打杯，吐氣率三，乃飲之。若多人，可以大器。大不可舉，當就打。呪水曰：

金、木、水、火、土，五星之氣，六甲之精，三真天倉，濁雲常盈，黃文赤子，守中無傾。飲水不飢，延壽令肥，辟邪惡也亦可咒曰：

乾、元、亨、利、貞，神水入腹，五藏清明。

畢飲之，兩法任用也。

奏章品

綜述

太極太虛真人《洞玄靈寶道學科儀》卷下《奏章品》 科曰：凡是道學，當知章奏之法，或請本住神，或請虛應神，作章紙墨清淨，書無草脫，又不得用殘紙截片紙。辭狀素直，無飾繁華，治氣正一，行折紙八分。章表云：上詣三天曹以聞，去再拜。一寸三行，後安臣姓。臣姓後三行，施年月臣姓。中央安太清，長二寸半，亦三寸真正，書令可識，尾餘白紙三行。無者，令紙續。祭酒上章，正避戊辰、戊戌，及計擊。上章訖，即收本隨身滿一百通，作言功章燒之，不得穢慢，犯漏洩之罪。言功燒章如左：出太真科

上言謹按文書，臣某以某年從師某，受將軍內外治，依法修行，宣揚道氣，請召真官，救護萬姓。前後章表，啓告文書，不合即燒者，錄緘封箱閣卷，束積多法，不得散猥處用，及與他人散猥處用。又不得洩露蟲鼠，何施漏濕，爛壞遺落，從來遵行，不敢違旨。即日依科，隨期奏滅，自某年至今日，合若干卷，於靜中火化，煙通昇雲，來吉除凶。謹請直使正一功曹、治中虎賁威儀鈴下五百將各二人，校尉十二人，功曹主簿、幹佐小吏、金光童子各五人，雲中部章、督郵從事使者各二人，同時監臨對事，省除塵故，採納光新，原赦臣愚短不及之愆後，乞所奏聞，悉免寒池。請諸官證明，將助有功，依都章言功，不負效信。恩惟太上云云。標臣某拜上，請官監臨，斷莫乞除紙章，依常儀也

醮請品

綜述

太極太虛真人《洞玄靈寶道學科儀》卷下《醮請品》 科曰：凡是道學，當知修請利益，有心有身，身既由他，未度天道，有所修救，須存醮請。法門內外，雜三教之中，此當雜教，內則起心，外則苦身。醮即一名，自有九品：一者五帝醮，二者七星醮，三者六甲醮，四者三師醮。此四醮，皆請天神，當修饌時，尤須潔淨果具，並令豐新。不得市諸火熟非嚴整食、非潔淨食、非一心食、非救苦食。違者，天神不降也。又有五者五嶽醮，六者三皇醮，七者三一醮，八者河圖醮，九者居宅醮，十者三五醮。此六醮，并請地神，當修饌時，尤須潔淨果具，並令豐新。不得市諸火熟非嚴整食、非潔淨食、非一心食、非救苦食。違者，地神不降也。凡設天神、地神醮，諸設醮人及師，當先齋淨沐浴，然後始行法事。冬至後、夏至後，先得甲子，即請上元甲子醮也。

都禁品

綜述

太極太虛真人《洞玄靈寶道學科儀》卷下《都禁品》 科曰：凡是道學，當知修身求度，終期正道，入次第門，先禁別嗜慾。若道士、女官，身出恩愛，已入法門，切慮法門忌諱，誓願都禁，直詣道場。何謂別欲，略而計之，有十八種，不由於他，己身自敗也。一敗邪姪，二敗陰賊，三敗飲酒，四敗怠慢，五敗逆父母，六敗逆師尊，七敗傷衆生，八敗

殺衆生，九敗用衆生肉，十敗食衆生肉，十一敗種五辛，十二敗用五辛，十三敗食五辛，十四敗向北便曲，十五敗對二衆脫巾冠，十六敗慢三光，十七敗八節日威刑，十八敗朔日作怒罵。凡此諸敗，天人大禁，三官告察，是爲重罪。一者敗身，得見在惡報；二者敗心，得將來惡道，令人三魂相疾，七魄流競，胎神所憎。三官受惡之時，是惡夢絞於丹心，魑魅乘於朱闕，精液馳散，神真恍惚，子能捐欲，則爲仙才，當存真齋戒，無犯衆敗，行住坐起，不損威儀，上謝七祖父母三業罪，下謝己身無邊罪。願罪滅已，當免十五種人三業輕賤也。一者免外衆貴人輕賤，二者免外衆富人輕賤，三者免外衆中人輕賤，四者免外衆病人輕賤，五者免外衆賤人輕賤，六者免內衆師尊輕賤，七者免內衆勝己輕賤，八者免內衆劣己輕賤，九者免內衆高年輕賤，十者免內衆小年輕賤，十一者免內衆齊年輕賤，十二者免內衆上座輕賤，十三者免內衆中座輕賤，十四者免內衆下座輕賤，十五者免內衆疾病者輕賤。凡此諸賤，念之於行，行輕賤；念之於住，住輕賤；念之於坐，坐輕賤；念之於起，起輕賤。已當得免五方地獄之苦，當勤無上，誓願去離輕賤因緣，誓願當受敬重因緣，能得道力，能得道法，能得道行，能得道財，隨分資益，內、外二衆，無道中窮，無道中苦，無俗中窮，無俗中苦，爲我助行，同人無爲，平等清淨，證無上道也。

神枕品

綜 述

太極太虛真人《洞玄靈寶道學科儀》卷下《神枕品》 科曰：凡是道學，當知欲作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其二十四物，當二十四氣；其八毒，以應八風。若五月五日，若七月七日，取山林栢以爲枕，長一尺二寸、高四寸，空中容一斗二升，以栢心赤者爲蓋，厚四分，善製之令密，又當便可開閉也。又鑽蓋上爲三行，行四十九孔，凡一百四十七孔，孔容

粟米。其藥用：

芎藭、當歸、白芷、辛夷、杜蘅、款冬花、藁本芎藭母也、蜀椒、桂、乾薑、防風、人參、桔梗、白薇、肉蓯蓉、飛廉、栢實、薏苡仁、白朮、木蘭、衡花、秦椒、靡蕪、荊實二云杜荊實，凡二十四物，以應二十四氣，又加八毒者：

烏頭、附子、藜蘆、皂莢、礬石、莽草、半夏、細辛。

此三十二物，各一兩，先安八味在下，後安二十四味在上，按之令實，爲布囊以衣枕。常枕之百日，面有光澤；一年中，所有疾病及有風疾，皆愈差而身盡香；四年，白髮變黑，齒落更生，耳目聰明。雖以布囊衣枕，猶當復以葦囊重包之。須卧枕時，乃脫去之矣。

明鏡要經品

綜 述

太極太虛真人《洞玄靈寶道學科儀》卷下《明鏡要經品》 科曰：凡是道學，當知照鏡。欲令見形之法，當以小開戶，居暗向明，暫閉目思，想見面形。初時漠漠，殊無所見，中宿之後，漸漸洞遠，自見面目，朗朗開明。平旦及日未入，此時最好。若日中盛明之時，當小閉戶，在灼灼中窺鏡，終無所見也。莫在火下照鏡，當以火自遠，勿得逼近火光。若欲開目照鏡，自視形體，當在灼爍明中，無所苦。若欲閉目，思見面形，居闇向明，然後視形耳。照鏡大要，當安卧思想，精誠凝至，欲卧未卧之間，體條條常。須臾之頃，當有赤黃光從額上出，照耀一室中，於是髣髴惚，如覺如卧，便自見面形在光中。對共相視如一頃，即便消滅。卧覺之後，輒照鏡，欲卧便卧，思之如前，法當夕夕自見也。或卧覺，兩面相對，或見己形，兩人共并。坐或卧寐之間，見好神童、玉女，年十五、六，好衣服，頭額正見，輒再拜。或身邊聞語聲，天下吉凶萬事，皆緣預知之。或自在壁東見壁西，或暮卧夢照鏡，或還光內視五藏。照鏡，當以

甲始立規之法，以明鏡九寸，無令面中有疵瑕。正令清明左右，各去一尺五寸，與目齊，澡盛井花水著下也。夜照鏡，宜用麻油火也。自見形分，下地再拜長跪言：吾與子同體，今與子分形，萬年乞丐，常與子相隨，身形不衰，萬年相隨受。視中明鏡，先視形，見衆物，聽聞人語聲，修明鏡，有三童、九女侍之，三童長六尺，九女長五尺。明鏡君官屬將吏百二十人，治關陽宮，主人兩目，童子精光視見景，知吉凶也。昔有磨鏡道士，賃爲百姓磨鏡，止責六、七錢。無他法，唯以藥塗拭之，而鏡光明，可以分形變化。又能令人聰明，逆知萬年。又能令人與諸天神相見，行其道得法，則諸神仙皆來，道士得道矣。道士在石室之中，常當懸明鏡九寸於背後，以辟衆惡。又百鬼老物，雖能變形，而不能使鏡中景變也。見其形在鏡中，則便消已，無爲害也。

九節杖品

綜述

太極太虛真人《洞玄靈寶道學科儀》卷下《九節杖品》 科曰：凡是道學，當知九節杖，輔老救危，各有名字，不可不知。

第一節名太皇星，第二節名熒惑星，第三節名角星，第四節名衡星，第五節名張星，第六節名營室星，第七節名鎮星，第八節名東井星，第九節名拘星。

皆刻杖節爲星名字。年四十以下師，未受經法，謂之無爵，不得杖。若病疾，得杖輔病，但在師左右，皆不得杖也。

作神劍法品

綜述

太極太虛真人《洞玄靈寶道學科儀》卷下《作神劍法品》 科曰：凡是道學，當知作大劍法。齋戒百日，乃使鍛人用七月庚申日、八月辛酉日，用好鋌。若快鐵作精利劍，鑲圓二寸六分，柄長一尺一寸七分，劍刃長二尺四寸七分，合長三尺九寸。法鉤環長三尺九寸，廣一寸四分，厚三分半，以梢九寸，爲左右刃處，頭安鑲，左右面刻之，作九刃字，鑲背上刻作九已字，皆從劍背下行順刃也，順鑲而刻之深。刻字以金銀鏤字，益分明佳也。鑲中央，復有望，如起小半鑲者，內鑲刻木，左面爲日字，右面爲月字光，又圓刻日外爲郭。欲知劍左右內外，以正二日南，使劍背在上，劍刃在下也，於是以東西爲左右，東面爲左，西面爲右，東面爲外，西面爲內。劍梢九寸，有兩刃處立刻。兩刃處立刻，兩刃中有上內外面。面各作三丁字，從劍兩刃頭始作丁字，分處如三寸爲一字，字向劍梢，刻劍象書如左，刻皆當去柄下一寸半。如此劍，恒置所卧牀上櫛被褥之間，使常不離身，以自遠也，既足以逐辟邪魔萬精，又以照五形，依經奉致飛仙，劍代形耳，或謂曰：分影劍，或曰：揮神刀劍，字干，名良非。若眠卧恒祝，呼劍名字曰：良非，字干。神金暉靈，使役百精，令我長生，萬邪不害，天地相傾。當密呪劍鑲之中也。刻背上字，下行向劍梢，當切謂調文字，令齊至兩刃之際，刻劍左面，以斗星已字，空面令刃順柄下行，令齊至兩刃之際。刻劍右面，以斗星已字，空面令刃向背順柄下行，令齊至兩刃之際。並當使星字分明，均調布滿劍身之中，勿刻刃中也。刻作星象，皆當周圍，刻如小鑲狀，勿際鑲中央鐵空之實也。外當以青囊裹之，刻作星，便似此作屏鑲，但使外如鑲內實塞也。鑲中作堅起文，如小半鑲者，柄飾玩隨人，刃長二尺四寸七分，柄長二寸七分，梢九寸，爲兩邊刃矣。背厚三分，刃廣一寸四分。

詣圖廁便曲品

綜 述

太極太虛真人《洞玄靈寶道學科儀》卷下《詣圖廁便曲品》科曰：凡是道學，當知修身敬服，未斷近漏，所詣共有。若道士、女官，當先造一處所，四向密泥，內外周淨，莫爲二衆所謗偏曲。如登廁之時，先解上衣於外，然後詣門，呪曰：

左德神，右德神，土司命，青夫人，除其死籍，人以生門。

畢便上廁，一者敬法服之神，二者修己身之行，三者避二衆所觸。當於門側，別安置淨水、淨巾。洗淨訖，然後取服著之。若在草野中，呪曰：

林野夫人，林野夫人，除去某死籍，人以生門。

小便，呪曰：

長須、長須，令我入金堂玉戶，使我長生老壽，百歲千歲，常與汝俱。

解惡夢品

綜 述

太極太虛真人《洞玄靈寶道學科儀》卷下《解惡夢品》科曰：凡是道學，當知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鍊心未精，六識緣境，日以心闔，招得惡夢。若道士、女官及外衆男女，遇惡夢時，當長跪，向北方啓太上大道君，言其狀，乞得返凶爲吉，返禍成福。密呪曰：

科戒總部·戒律部

太真玉女，侍真衛魂。三宮金童，來守生門。化惡返善，上書三光。使我長生，乘景駕雲。

呪畢，嚙唾七過，叩齒七通，返枕更臥，凶邪消化，返禍爲福。夢忤所見非常，慎無語人，不言則吉，論之則凶，不論不言，萬代無患也。

父母品

綜 述

太極太虛真人《洞玄靈寶道學科儀》卷下《父母品》科曰：凡是道學，當知兩儀賦命，父母遺生，生道之中，須知敬愛。出家之人，若道士、女官，身心依道，俗化全隔，然於鞠養，有殊常俗。若在遠，隨四時省問；若在近，隨月朔省問；在寒在熱，在涼在暄，定省之時。見在家兄弟，朝夕寤切，無可資養，既無兄弟資養，出家之人，須知所欲，量減身上醃醢以供之，不得非法之中別有他用。若在家兄弟、姊妹、姑姨、舅氏，不在此例。若獨運慈悲於出家法外，萬一聽許，亦不得以非道中用，不得因此以父母之親、及兄弟姊妹、內外眷屬之親，同牀席坐，同盤而食。解法衣時，不得與俗同處。若逢病患，孝友之心，自須辛苦，勤力醫藥，朝夕愛護，不得於所生父母有所吝惜。今之父母，是我寄附因緣，故以禮報之而稱爲父母，故當已父母生長之恩，勿忘之。

老病品

綜 述

太極太虛真人《洞玄靈寶道學科儀》卷下《老病品》科曰：凡是

道學，當知地住受生，由雜報習因，證雜報習果，勿初中後分，吉凶無定。若道士、女官，得內外病，得輕重苦，不能念慧益己，不能遊化利人，一日二時飲食，一年四時衣服，念念病苦，怙恃無從，心連色持，有二種依憑：一者依憑外衆六種人，二者依憑內衆六種人。外衆六種者：一者所在尊德人，二者所在富貴人，三者所在敬信人，四者自己父母親，五者自己兄弟親，六者自己姊妹親。內衆六者：一者受道師尊親，二者受業門人親，三者同業朋友親，四者同行朋友親，五者同處先後親，六者同心朋友親。十二種內外人，當於老病，爲發五種願念：一者願念法門二衆，無孤露苦；二者願念法門二衆，無驚怖苦；三者願念法門二衆，無飢寒苦；四者願念法門二衆，無憶羨苦；五者願念法門二衆，無覆墜苦。五種願念得成辦已，當行六種供給：一者供給隨分棟宇，二者供給隨分牀席，三者供給隨分衣食，四者供給隨分香燈，五者供給隨分瓶盟，六者供給隨分侍役。當知如此人，未證道前，在三際中，捨身受身，當得五免果報：一者免孤露苦，二者免驚怖苦，三者免飢寒苦，四者免憶羨苦，五者免覆墜苦。病者當受供給之時，隨其氣力，行住坐起，發十二種慙愧：一者慙愧天尊，二者慙愧真人，三者慙愧仙人，四者慙愧高天，五者慙愧厚地，六者慙愧日月，七者慙愧尊德，八者慙愧富貴，九者慙愧敬信，十者慙愧父母，十一者慙愧兄弟，十二者慙愧姊妹。願念所發棟宇等具在我身時，病苦消化，得心業力，得身業力，得口業力，朝夕思惟，讚歎禮拜，所生功德，報前種人恩，廣及有緣，同得遠離一切病苦，成就法門。內外行者，無關無變，一人、二人乃至無量人，悲憫一切，咸令受行。若在衆行法，逼以老病，不堪親受供餽與襯同者，內衆六種人，隨分爲受矣。

減度品

綜 述

太極太虛真人《洞玄靈寶道學科儀》卷下《減度品》 科曰：凡是

道學，當知修建行門，有遠有近，遠則超凌三界，近則長生久視。若道士、女冠，莫非積福所招，奉佩三洞，位齊五嶽，冠服巾褐，制爲二儀，修長生之業，習正真之道，或形蛻而密化，或命過爲鬼官，是以軒轅升遐，劍鳥在焉，高丘剖棺，而形飛冲天。故法身之重，死生莫遺。凡仙品未充，運應減度，若命謝之時，沐浴梳理，加以冠服，望昇天行，不喚魄也。別安置淨簀，敷以淨席，徙之其中，覆以輕衾，杖策著左，神劍安右，緣簀兩邊，敷以淨草。門內外二種弟子居左，俗緣男女居右，若女冠隔幕。初展哀痛訖，然後以時哭泣，別於棺頭置一函處，盛外法錄。一科云：三籙封送石室深穴中，及資送之具，香藥、服飾、筆硯、巾盥隨身，法物並令具足，勿得厚華金銀財帛也。鑿室有二種處：一者出山林中，二者於高寂之地。

師資制服品

綜 述

太極太虛真人《洞玄靈寶道學科儀》卷下《師資制服品》 科曰：凡是道學，當知人我法門，師資最重，終期不死，理無服制，然捨身受身，有生滅苦。若道士、女冠，門內弟子，變服冠白，哭泣以時，去鹹酸七七，沐浴，百日復巾，服衣作淺黃色，心喪三年。門外弟子，謂少不居門師，變服冠白，哭泣以時，去鹹酸三七，沐浴復巾，服心喪三年。外學弟子重者同門外禮輕者，去鹹酸三日，謂師君之重，不可輕也。師君無俗中係嗣，唯弟子當之，相率徒義，幡花巾盥，香供法物，以道安措，几筵處所，百日齋撤之。然日有遠近，在七七外入石室者，仍待入室後，更七日，沐浴復巾服。若師於弟子有哭泣，去鹹酸七日，入室以後，有心喪，不變服，謂弟子多少不同，不可以人人別制。若同志、同法、朋友相送，冠服微變，尋常人室後，撤一有哀。若是本觀，停以音聲，供養一百日也。

父母制服品

綜 述

太極太虛真人《洞玄靈寶道學科儀》卷下《父母制服品》 科曰：凡是道學，當知出家離俗，資於父母，生成恩重，不可無服，降此次第，不可無哀。若道士、女冠，祖父母期年之喪，不得臨屍於別房，制哀哭五日，不得受弔。伯叔兄弟，皆如祖父母，五日未殯者，在哀也。兒婦下流，不得哭哀。畢，沐浴復舊，而不得制世服。犯者失道，罪劇上科。若己父母，聽哭展哀，哀百日竟，復巾服變衣，作淺黃色，心喪三年，無復哀哭。若日有遠近，同師尊，制几筵，小功五月，緦麻三月服。及四海周遊共事等，死皆聽殯。斂訖，往問訊，依悵慘愴，而不得哭也。道法無弔問，既在人門，理不容頓却，此為靈寶世間科也。

追福功德品

綜 述

太極太虛真人《洞玄靈寶道學科儀》卷下《追福功德品》 科曰：凡是道學，當知師祖終。雖門內外弟子，及追福功德，皆同一法，唯恨財力不堪。從受化日，坐五六師。齋官若力竭財殫，三追坐齋也。滿一百日，建五練生屍齋，三日三夜，法於安措室邊，室近，亦於觀中。滿期年周化日，建黃籙齋。財貧，靈寶齋也。滿月周化日，修齋而隨力所堪。一者報師祖智慧恩，二者報師尊衣食恩，三者報師祖將護恩，四者報師尊離俗恩。若居弟子，師祖終日，慘切悲哽功德，追其福，不得晏然，謂犯不

孝，得四種惡報：一者當得已後弟子見在遺棄報，二者當得已後弟子過去棄背報，三者當得已後弟子未來遺棄報。各宜用心，令三代追念，更相開度，戒之慎之。

減度財物品

綜 述

太極太虛真人《洞玄靈寶道學科儀》卷下《減度財物品》 科曰：凡是道學，當知修身度心，空堂清室，名為仙家。若道士、女冠，或為功德所須，或為口命資待，或行道而得、在房安置，或在他處安置、未得施用而減度者，經書鎮觀、疏論雜典，分及門內弟子、房內乘騎侍從，及有一物已上。贈送事畢，並入本住常住。一者為本住內眾歷劫福田，二者為他方內外二眾歷劫福田，三者為士師三代歷劫福田。掌事法門，同處徒眾，親加檢錄，無令漏慢，翻為內外二眾三代罪田。若生前有所處分者，從亡師疏。若非本觀，或近或遠，所有隨身亡處者，亦由本觀量准陪死，處香油之費，餘準上條。若有遠一千里外人，隨近法門常住也。

執坐壇品

綜 述

佚名《玄門十事威儀·執坐壇品》 夫坐壇者，隔凡去穢，護淨自持，擅道德之不羣，慕天真之高迹。

第一，起坐出入，常不離身。若因事暫放，不得輒安雜穢之所，先以具拂拭其所，或以淨物盛之。第二，每將行用，或掛膊上，或搭左手，以

緣口向外。第三，每欲作拜禮，先將右手提角懸起，便將左手以三指挾極，兩頭平放，下面著地。第四，先舉左足心，安第二稜上立，次舉右足，向上半跪而鋪，務在平正。第五，拱手起退，右足歸第二稜上，立平穩乃禮，三拜訖。第六，便起仰右手，就角二指收取，勿令觸他，或取中稜亦得。第七，著鞋履訖，便過入左手，側身而摺，勿近人面。第八，摺訖，掛於左手，以道衣霞帔覆之，向前起居。

禮謁品

綜述

佚名《玄門十事威儀·禮謁品》 夫禮謁者：一名屈己，二名敬己，三名敬他。心敬難識，形屈可見，故須形禮殷勤，以表內心珍重。屈己致敬，為有所求事，有一十二種：一慚愧，二悔謝，三求法，四除傲慢，五尊德，六慰賀，七減罪，八懲戒，九報恩，十物奉，十一現世人歡喜，十二未來天下恭敬。

第一，禮謁安詳得所，容止可觀。第二，秉簡當心，端身平立。第三，五體投地，前後平齊。第四，見尊像經法，或值禮懺法事，必須作禮。第五，見尊師名德，必須作禮。第六，見受業師作禮。第七，見勝己善友作禮。第八，見四海同學作禮。第九，事師辭去，及歸室宿，已上皆先作禮，言限來日，珍重而去，到家亦須作禮，然後起居問評安否。第十，辭出外境及歸，或經月，或經年，且須先禮三拜，然後長跪伏地，重感拜訖，乃通寒溫起居，此為事師之禮。第十一，或師主隔絕他州別縣，相去稀疏，久經歲月，皆須作禮長跪，言其情狀，伏地悲感，再拜起居。若彼此會，有吉凶言及，皆須稱賀，弔慰再拜。第十二，吉凶慶吊則悲。禮畢，然後重悲。待長者語畢，又須作禮。若自受慶弔亦然。第十三，若得長者善言教示，或責辱訓罰，皆須作禮，言謝低聲，以酬德教。第十四，凡受禮拜，皆須擎拳，拱手辭謝，推高託尊。第十五，凡禮拜師，皆

須待坐。合拜，須坐而受。若師自外遠還，送至方丈，待師坐定，然後作禮，不得於門下、廊下，忽忽即事。第十六，凡在殿堂，對聖像及師長大德，皆不得受人禮拜。若他人不知，忽然作禮，須言其事止之。忽於殿堂見年尊有德者，亦須言其事，云未敢就便作禮。

出入品

綜述

佚名《玄門十事威儀·出入品》 第一，凡行住，有難處、置疑處，皆須要伴，不得獨行，以自明白故。第二，遠近出入，皆須辭徒弟眾，或同院窗。無人，須向童行說去甚處，某時即歸。第三，若往男女非類之處，或因吉凶齋會，暫時停止，解脫出入，羣徒共住一處，不得獨因親故，潛隱幽僻之處，來須逐伴，去則隨眾。第四，若非急難事，有所需求，不須頻頻出入，數令人見，自致輕薄。第五，出入若逢官長，預須隱避，勿令露現。苟無隱處，宜向僻處，或人影樹影中立，仍須斂容恭敬。第六，出入忽逢尊貴車馬輦輿，並須避道，低身假形。第七，若無急事，不須冒涉風雨泥塗，隆寒大熱，披褐狼籍，人所惡見。第八，出入城邑聚落、人物之處，行立須是斂容正色，不得高聲大笑。若有咨問，皆須以禮言對，非急事，不語為上。第九，凡出入遇惡人、愚人、童稚，邪言穢語，相輕調謔，猶若不聞，勿變顏色。第十，出入不計遠近，皆須坐壇相隨，仍用手巾瓶等，與住時相似，並適其宜。第十一，若值雜牀，或施主家事須寢宿，即覓水灑牀席，以巾拭之，名曰靜牀，用之無觸。第十二，出入城市、村曲，見人行非禮不軌之事，或聞不善調謔之詞，即低頭直過，慎勿顧之。第十三，女冠出入，無論遠近，疑與不疑，必須逐伴相隨，以避嫌疑。第十四，凡經像及大人門戶出入，勿向中門，必從邊小門側身進退。

坐起品

綜述

佚名《玄門十事威儀·坐起品》

第一，凡起坐法，有尊有卑。若無上下稟承，此與異類無別。第二，法會之所，男官一人向前三禮，長跪拱手云：已下法小師某甲請坐。第三，女冠二人，亦如前請坐。若有像處，大師念禮經像，童子亦然，善男安置得所。第四，凡對經像、長者行處，須整歛容貌，不得倨傲放誕，言辭非法。第五，凡對經像、長者，不得背經法尊像、大人師長。第六，侍從尊師及長者所在，皆須正立，不得倚托牀壁及諸等物。第七，侍從師長，但須整肅，非顧問勿語。第八，凡侍從師長所在，且須立地。待命與坐，再三指揮，然後稽首致謝而坐。第九，凡侍從師長之所，人或更尊於師長，即從前人所命，仍須謝於前人而坐。第十，凡齋堂，講習經典、禮懺法事之所，坐起須依法位，不得越坐，一如科戒定式所排。第十一，凡法堂宣經之後，忽若後來，須方便隨處而坐。縱侍尊德，亦須隨便，不得向前，起動喧擾。第十二，凡一坐而後，若非急事，不得數有起動，出入亂人。第十三，凡所在之處，行住坐卧，不得與非類之人混同一處。第十四，凡師長尊上、及他人，看讀書疏委曲，不干己事者，不得向前窺視，同爲無識。

執瓶品

綜述

佚名《玄門十事威儀·執瓶品》

第一，男不得將石榴瓶。第二，

女不得將檳榔瓶。第三，須頻換水磨洗，常令光淨，不令塵垢穢污。第四，瓶不得宿水在內。第五，夏月每日易之，一日不易，名爲穢水。第六，冬月許兩日一易。第七，瓦瓶可三日一易，不得安置穢處，切宜忌之。第八，凡大小便處，須別用瓶。先淨於前後，淨於前後，然後以磚石磨手，仍以灰皂角淨之。如違，不得朝真，陞殿禮師，亦不得受人禮拜，及隨大眾。第九，凡瓶用了，須要置穩處，勿令觸倒，於此大忌。第十，凡瓶，有人欲看，并童稚提擎，勿使穢手觸把，須令潔淨。第十一，護瓶內外，甚於餘物，與經像潔淨一般。

洗漱品

綜述

佚名《玄門十事威儀·洗漱品》

第一，凡洗漱，有四種：一平旦漱，二讀書漱，三食後漱，四卧起漱。第二，凡漱口，並須三過。第三，若食後，須用楊柳枝湯水：一能洗穢，二除齒風。若無柳枝，即用淨灰。第四，凡初用楊柳，呪曰：太陽和氣，開春發柳。折取一枝，能淨身口。學道修真，願度三有。急急如律令。第五，凡用灰，呪曰：洗灰除垢，用灰爲首。穢去真來，淨心、淨口。成道度人，天長地久。急急如律令。第六，漱盥，皆偏側，并背人，不得當人爲之。第七，凡用水，不得以手觸盆中水，當以木杓於盆中取，又不得著杓於盆中觸。第八，既有犯觸，當須自首懺悔，仍自役力，換水置中，即不結罪。第九，漱口洗面，不得漱縮作聲，鼻口泡出，又不得扣打水器驚衆。第十，凡用水，不得狼藉括踏。第十一，口中穢水，不得嚥噴於衆人前及淨地上。第十二，凡用物，不獨在水，諸件等物，皆須儉約而已，不得等閑費用。

巾器品

綜 述

佚名《玄門十事威儀·巾器品》

第一，巾器者，受用齋食。第二，齋食，獻施聖凡，最爲重事。第三，衣宜淨，牀宜端潔，故先鋪坐壇而後坐。第四，巾器宜淨，故先洗手而後執器。第五，先行淨水，然後開器受食。賢智以食爲天，凡夫以食爲命，故爲最重。第六，凡巾、器二物，其用一也。若但安閑，必同一處也。第七，巾、器二事，護淨如一，但除齋食，不得別用。第八，凡齋器，別立龕架安置，不得與諸器雜安，古人號之曰齋器。第九，齋器有五事之體，法有五行之用，受五味之食，銅漆製之，隨力而辦。第十，凡齋巾二首，厚密布爲之，長四尺，編緝縫之，恒令潔白。

齋食品

綜 述

佚名《玄門十事威儀·齋食品》

第一，凡齋時，先立一人爲監堂，亦名監齋。齋者，齊也，專知鐘磬節奏，檢校得失，所以名監齋法師。第二，凡登齋就食，必須潔淨衣冠。第三，先須淨手執器，上堂安置於左，以巾盛之。第四，凡禮懺，隨衆多少，一時平坐，脫履坐底，勿礙祇供人。第五，先須行淨水，勿令器衝撞著人。第六，受水訖，先取巾，把中央角向前，垂牀七寸鋪之，次安齋器了，又鋪第二巾於膝上，並須仰手鋪之。第七，出齋器，從一至五，次第出之，不得越亂。第八，監堂一人，

於堂上磬子處正立，鳴磬一下，奉爲當今皇帝祝延聖壽，或應十方施主，祈禳薦拔，隨事舉揚諸施等事，保護答報。次師一人，即令祝願，其文出在《七真科》中。第九，施粥，呪曰：今晨香粥，上獻三尊。利益家國，饒益施主。六道含靈，普同飽滿。第十，施食，呪曰：一切福田中，施食最爲先。見存受快樂，過去得生天。當來居淨土，衣食常自然。是故今供養，普獻於諸天。第十一，凡呪訖，次行食。監齋須先約語行食人，必須教其食名，分明高唱，料量多少，務在均平。第十二，行食訖，監齋鳴磬一下云：等供養齋官，須一時稽首，相顧恭敬，然後方可就食。第十三，凡受食三遍，自料取足，勿令餘剩狼藉，人所惡見，不生敬信。第十四，凡聞唱食名，須把器就手而受。第十五，不要者，指點令去，嫌多即退手，嫌少即進手，不得言喧。第十六，凡齋，上下相顧，望食遲者，稍須急食。食急者，即須遲食，務令齊整。第十七，凡齋食時，監齋須都看之，若過半食，盡可再行。第十八，不得縱其本性，令遲者嫌。第十九，凡食須細，口急急徐，勿令噉呷作聲，觸擊匙筯，負慈悲罪。第二十，凡齋坐食之後，除非軍機、急速、水火、盜賊、死亡之事，不得輒有言語，喧括齋堂。第二十一，其齋，須有教示處分，必須須自手指揮，唯在低聲。第二十二，凡齋訖，有餘果食等物，收取與諸在下及乞病人等，不得隨器將去。第二十三，食訖，先摺膝上下巾，次收齋器，自第五至第一，皆安巾上。第二十四，凡食訖，當行淨水洗器，收水訖，鳴磬，唱布施祝願訖，唱餘迴施祝願，其文具載《七真科》戒中。第二十五，若非別緣貼會，則不用祝文。第二十六，祝曰：修齋已畢，尚恐功德未圓，更捨淨財迴施三寶，施者獲福，功德圓滿。第二十七，施食，祝曰：三寶法食，供養已周，轉施童役之人，當願童稚，同霑齋功，無諸障礙。第二十八，鳴磬唱食訖，普誦法食已畢，普被福田，十方解脫，三界安閑。第二十九，凡在齋中，忽有犯戒者，監齋須告白，隨令犯者禮拜。第三十，又鳴磬，唱勸善偈祝曰：我衆等聞是法已，身心清靜，如瑠璃瓶，歡喜頂戴，稽首敬禮無上三尊。第三十一，須唱三禮。若有別緣，唱三願，更不具載。第三十二，齋事總畢，鳴磬，唱隨意，並須稽首恭敬，持器而去。第三十三，先後下起，行列而行，各歸房院，不得羣集喧話，撓亂清衆。

請法品

綜 述

佚名《玄門十事威儀·請法品》 夫法者，名之爲寶，人能敬受，實爲妙也。一則利己，傳法教人；二能益他，同登妙果。傳法之功，進入仙階，故曰：請法必在珍重虔誠。

第一，請法師有二種：一者請法師，演法講經，傳科、傳戒；二者權時請授，決其所疑，並須禮拜，殷勤珍重，虔誠稽首。第二，講經、演法，須量大小遠近，預前陳疏其書，皆須好紙真楷，如法淨潔，不得造次羸弱，言語輕怠。第三，凡授疏者，若小事，先須禮，三拜訖，須執疏長跪，陳其意旨，即拱手而授疏於前人。受疏訖，即禮三拜，言謝而退。第四，凡大段事授疏，以執疏作禮，或七拜至九拜，然後長跪，面陳其事訖，又三拜。拜訖，長跪授疏。授疏竟，即禮拜長跪言謝云：小人蒙賜慈悲，不勝多幸。第五，若前人未受疏，唯知禮拜，不限偏數，以許爲度。如復未許，即須宜且退，更待後時，再三稽首而授。《定志經》云：血出數斛，心亦莫止，自非志心，扣幽靈囿，肘飯師門，頓首德宇，終不造受也。第六，凡權請決疑，先須三禮，長跪拱手，陳所疑事，更三禮解說，竟起拱手言謝云：小子愚昧，伏蒙法師不棄凡愚，解說真理，不勝喜躍。三禮而退。第七，或灼然年高德重，來授疏請齋，或解說經義經題、講論其理等，宜平旦坐受，拜疏訖，言告謝云：小子愚懵，不聞解說，伏蒙見命，不勝悚惕。仍三禮答之，敬其德也。第八，若是師長，曾經受法業者，或有授疏命及者，待禮三拜，即伏地而受，乃長跪，即兩手橫捧於頂，良久乃放案上。三禮長跪謝云：死罪小子，忽奉嚴命，不勝惶悚。又云不敢，三禮而退。第九，凡言不敢有二種義：受不敢辭，辭則不敢受。

護持品

綜 述

佚名《玄門十事威儀·護持品》 夫護持者，凡有七種：一護法服，二護法，三護經，四護師，五護身，六護十方施主，七護一切衆生。

第一，凡經像，一種無別，且如奉道。科云：凡經像所在，皆須護淨，竹架圍隔。暫離，即須淨巾蓋之。凡有看讀，開展不得過三行，有事即隨手捲之。卷軸未終，不得暫停。如急事，此卷不了，然後從首，再行宣懺。第二，不得令不淨人，並不淨身口穢氣觸動。第三，擬執經像，須淨手意，不得把他物。應上牀，或推却諸物，憑傍人爲之。忽若無人，自須小小推撥，即洗手經牀，上下亦然。若把他物，即須重洗手。第四，經像不得同房，若黑漆等函著經像者，又在櫥內，得權居卧息，若素函及蘊，雖在櫥內，亦爲不可。第五，若在大堂之內，宿集之所，經日積夜，或倦於法事，疲惫之極，止可暫時歇息，仍須屈伏側身，不得頓爾肆布脚手，鼻口哮齁。若有傍人，須語之。若聞不語，與慢法同罪。第六，凡在四衆，坐起行立，不得招外人共語，多有言笑。第七，凡勤學，不如擇師。師若德薄，慎勿投刺。既能修學，必在明師，似得於寶，即盡力奉承，極至道成，不相離捨。第八，師若錯有過誤，慎勿謗論，宜隱然方便，言拜咨陳再三已，依奉道科。若別人言及其師善惡，須分解。力所不及拂起而去，是名護師之相也。第九，凡師牀案、几杖、衣服、朱墨，一事已上，皆須護持，不得觸污。第十，凡在衆會，忽有違犯經科，爲衆所彈，事應合罰，即須踴躍歡喜，愧耻言笑，美樂受之，此名爲能人，滅無量罪。此人學道，速成無上善果，是名大護持。第十一，凡護持十方施主，或相識、不相識者，上下男女、大小貴賤、內外遠近，凡見皆敬奉。居止來去、安置坐起、校諸驅使、苦樂饑飽、惡好逆順、有無健病、恭敬慰喻、賞罰辱責，皆須得所，務在均平。第十二，凡含靈蠢動，有命之物

墮水落火，但是危命之處，是力所及，皆須救護，使得安寧。第十三，凡行住出入，宿息遇逢，州縣名利，親疏男女，戲弄邪言，預是衆生所疑，更不須行，是名護持一切衆生善果。第十四，若有再三違犯、亂撓清衆、彈糾不伏、拒諫飾非者，須告白衆人，退出齋次，具如齋戒威儀論。第十五，道衣法服，凡脫著，切須摺打整齊，或安袱帕，或安靜處。稽首畢，方可脫著。第十六，若是於法請事，往往傲戾好鬪爭者，則須上下舉告凶吉等事，勿與往還，名曰幽殯，莫令隨衆。第十七，凡受食受財，皆讓少取，爲儉唯省，勿令衆生有嫌疑薄賤，損命損德，深得護持。

太上曰：威儀說十事，及諸律名，總係一百四十餘條。若能習而誦之，勤而行之，已具前十事，及諸科令，總名護身，已所不犯。又復教人此之善果，計不能盡，衆聖歡仰，諸天慚愧。若此之人，見世獲十種福德恭敬。且如《昇玄經》云：亦如法服科說，如是之人，名曰大順真士，不出一生，入次聖品。若復有人，無心奉道，倚傍法門，窺求利潤，污道法服，辱道法流，及構惡徒，嫉他行善，自違科戒，勸人莫修，不奉師訓，聞教愈甚，不生慚愧，不生恩念，如是等人，名曰罪逆惡獸，近人入道，未得人心，乍人人倫，污聞聖法，所爲趣向，尚似陰囚畜獸，脫離衆生，猶未覺悟，憶彼類習，欲還本身，深所痛哉，甚可悲憫。若人見在，失十種功德，失十種恭敬，得十種輕賤，離十種聖賢，五苦八難，備具形體，纔滅此生，當入長夜，九幽地獄，一切苦痛，悉皆備受，輪轉三惡，無解脫時。無想真人等聞太上說此要言，悉皆垂淚，歡喜踴躍，稽首禮謝，信受奉行。

符咒法術總部

咒訣部

杜天師殺劍咒

五方衛靈訣

綜 述

綜 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三《五方衛靈咒》 東方

九氣青天，明星大神。映照東鄉，洞映九門。轉燭陽光，掃穢除氛。開明童子，備衛我軒，收魔束妖，上對帝君。奉承正道，赤書玉文。九天符命，攝龍驛傳。普天安鎮，我得飛仙。衆和，末句以下同。

南方

南方丹天，三氣流光。熒星轉燭，洞照太陽。上有赤精，開明靈童。總御火兵，備守三宮。斬邪束妖，翦截魔王。北帝所承，風火八衝。流鈴交換，敢有不從。正道流行，我享上功。保天長存，億劫無終。

西方

七氣素天，太白流精。光耀金門，洞照太冥。中有素皇，號曰帝靈。保神安鎮，衛我身形。斷絕邪源，王道正明。宮殿整肅，三景齊并。道合自然，飛升紫庭。靈寶符命，普惠萬生。功加一切，天地咸寧。

北方

北方玄天，五氣徘徊。辰星煥爛，光耀太微。黑靈尊神，飛玄羽衣。備守五門，檢精捕非。敢有干試，豁落斬摧。玉符所告，神振八威。邪門閉塞，正道明開。映照我身，三光同輝。策空駕浮，舉形仙飛。

中央

黃中總氣，總統仙真。鎮星吐輝，流煥九天。開光童子，一十二人。元氣炎精，燄上朱煙。洞照壇所，及得我身。百邪摧落，却鬼萬千。中山神呪，普天使然。五靈安鎮，身飛上仙。

符咒法術總部·咒訣部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七《杜天師殺劍咒》 太上有命，普告萬靈，促召天真，俱會帝庭。一一下降，雙皇翊精，監察禦邪，理氣攝生。若有不祥，干試神明，七神秉鉞，天鋒右征。揮劍前驅，煥擲火鈴，激命甲騎，虎卒天丁。風火齊戰，伐邪絞精，上威六天，下攝魔靈。魔靈既攝，萬凶滅神，戈擊電掃，姦妖無生。先皇建節，有命敢停，拒節違命，是誅汝形。各敬各慎，保茲黃寧，九天有命，萬神咸聽。急急如律令。

張無盡金籙儀中煞劍咒

綜 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七《張無盡金籙儀中煞劍咒》 太上有命，普告萬靈。命天將，統天丁，伐天鼓，揚天旌，揮金星，擲火鈴，捕無影，搜無聲，正泰階，掃攬槍，蕩邪風於十極，布真氣於八紘。天真下降，威光上清，羣魔匿跡，萬怪滅形，九天告命，萬神咸聽。急急如律令。

夜入戶呪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九《夜入戶呪》 四明功曹、龍虎使者、正一生氣、侍靖素女，夜有所啓，願得開明童子、上元少女，與我俱入壇殿，通達所啓，皆得上聞。

朝出戶呪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九《朝出戶呪》 出陰入陽，萬神開通。關奏事畢，請閉黃房。侍靖玉女，明備神宮。

夜出戶呪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九《夜出戶呪》 元上太陰，八窗開明，向來所陳，少女通靈。事畢復位，萬神潛寧。

朝入戶呪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九《朝入戶呪》 四明功曹、通真使者、傳言玉童、侍靖素女，爲我通達壇殿正神，上元生氣，降入我身。

釋訣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九《釋訣》 存日月在己面上。日色赤，有紫光九芒。月色黃，有白光十芒。日左月右，去自己面九尺。日光芒直來，從左鼻入。月之光芒直來，從右鼻入。俱入洞房金華宮。金華宮者，從兩眉間直入五寸是也。光明薄入玉枕，出項後也。頭總名泥丸宮，眉間入一寸爲明堂宮，二寸爲洞房宮，三寸爲丹田宮，四寸爲流珠宮，五寸爲金華雌一洞房宮，一曰玉帝宮，宮各一寸，故曰泥丸洞明鏡，遂成金華仙之類是也。存思畢，然後誦步虛之章。

按杜天師所著儀，命魔法師於鬼門上，望西而立。都講於天門上，望東而立。唱各思九色圓象、嚙液命魔密呪。自高功而下，各各存思。自楊公傑定金籙儀，遂著於天門上命魔。今不復易，因書本末，各從所見而行之。

又叩齒心拜，存三十二天於四方，青龍在左，白虎在右，朱雀在前，玄武在後，白鶴獅子，各分列於前。日月在面前九尺，光照十方。以鼻引氣三十二過，無使耳聞訖，東向誦經。

命魔咒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九《命魔咒》 黃中策氣斬妖宗，察制彊精斷邪翁。太上有命太上房，急召北帝詣玉宮。受承威令宣魔王，五氣翳鬱與命衝。祕藏玉文方就隆，三天運明六天終。

杜天師曰：此呪密念，不得令己耳聞。違之有咎，慎之慎之。趙明舉法師曰：雖分九色，止玄元始而已。蓋九色自三氣爲祖，青黃白是也。若細分紫碧等色，則繁而紊，止以三氣分爲九氣爾。

道德經精思存神訣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九《道德經精思存神訣》 《太極隱注》曰：讀太上《道德經》，先燒香整服，禮三拜，心存玄中大法師太上老君、河上真人尹先生。誦經蘊呪曰：

玄玄至道宗，上德體洪元。天真雖遠妙，近緣泥丸君。宮室皆七寶，窗牖自分明。清靜常致真，駕景乘紫雲。日月左右照，昇仙長年存。七祖上生天，世爲道德門。畢叩齒三十六通，嚙液三十六過，心存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坐八卦神龜、三十六獅子前，伏頭中七星，以斗杓前向。五藏五色之氣，如羅文覆蓋一身。三一真人，立經前。千乘萬騎，備衛左右。了然分曉，然後誦經。

《四極科》曰：讀誦經文，當令心口相應，目無他視，心無他念，言

符咒法術總部·咒訣部

句周竟，不得越略天音，三犯有責。

《太極隱注》曰：讀經五百言，叩齒三下，舌舐上下唇，咽液三過，使人不極也。

度人經精思存神訣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九《度人經精思存神訣》 經云：行道之日，香湯沐浴，齋戒入室，東向叩齒三十二通，上聞三十二天，心拜三十二過，閉目靜思，身坐青、黃、白三色雲氣之中，內外翳冥。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獅子、白鶴，羅列左右。日月照明，洞煥室內，項生圓象，光映十方，如此分明。密呪曰云云

南北斗經精思存神訣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九《南北斗經精思存神訣》 向北正坐，叩齒二十四通，心存太上老君、三天法師、左右真人在上，心拜三禮。次存南斗六星在右，北斗七星在左，虔誠祈禱，願意想十戒仙官，及南陵使者三千人，北斗七千神將，左右備衛，了解分明。次誦經蘊呪：

昔在東漢末，永壽改元初。天師乘白鶴，太上駕龍車。五雲自天下，仙仗來成都。地神湧玉局，其高可丈餘。太上升玉座，傳授九天書，削死延生法，七元總寰區。延壽度人經，六司皆有符。奉道修行人，讀之灾厄除。臣今誦靈篇，將吏陰相扶。會當立玄功，妙道證虛無。

道德經玄蘊咒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九《道德經玄蘊咒》 歷劫天人師，大聖玄元君，昔於太清宮，著書五千文。虞舜以至孝，傳於無上尊，事祕不示世，綿區無得聞。周末昭王時，飛天行紫雲，尹喜司幽關，瞻望迎鸞輪。西度流沙來，太上果到關，乃於日中時，再傳《道德經》。義無大不包，亦無細不論。臣今闢真編，敷繹天地根。願依至道宗，家國沾殊恩。帝王保萬壽，終期朝帝閭。

度人經玄蘊咒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九《度人經玄蘊咒》 善哉元始尊，昔於始青天，懸珠如黍米，登引十方仙。說法以度人，寶章名洞玄。三十二天帝，內名隱諱全。三界大魔王，所歌空洞篇。大梵隱語音，皇人親以編。高真垂拯拔，傳世度宿緣。五劫開化久，所度無有邊。臣今東向誦，願與天齊年。帝王保安鎮，九祖俱升仙。功滿德就日，高舉昇雲煙。

生神經玄蘊咒

綜述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九《生神經玄蘊咒》 善哉元始尊，偃息黃房宮。希夷養太素，空碧練沖融。飛天來稽首，具陳劫運終。宜有大法行，廣度諸愚蒙。天尊拯悲智，玉笈開玲瓏。出示生神章，敷繹九氣宗。研心稽首誦，所度無終窮。臣今披雲錦，九遍成人功。功滿德就日，乘景乘雲龍。

出官，精思存神。

叩齒二十四通，臨目謂微開兩目也。先存三清在頂，道德衆尊，皆會于前。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在左右前後。己身長丈餘，遍體作金華之色。額門朱戶，闔開於頂上。真官吏兵，皆從頂門出。虎賁將軍在鼻，天丁力士在肩，狼吏在頸，直使在兩頰，天驕在兩臂，甲卒在手指，察姦鉤騎在腹，三將軍在心，科車赤符在臍，三官僕射在胃，罡風騎置在膝，驛馬上章在脛，收氣諸吏在背二十四骨，社邑君青衣在前。直使功曹，擎持章板，一一分明。然後開目啓事畢，叩齒三通，嚥液三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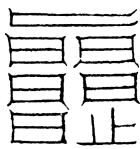
宣章，讀太清銜說。

尹真人《問科經》及天師《問法經》云：天師告太上曰，見有讀太清畢，讀以聞者；或先讀以聞，後太清者；或先讀太清字，次讀以聞，次臣姓；或斷後讀太清者。有此不同，何者爲法。太上曰：以聞畢，次臣姓，次太清，次年號，各去三行，此寫章不易之法也。惟宣讀之時，讀以聞畢，長跪執板，先讀太清，細字略出聲。不可令高厲。不得嚥液咳嗽，一氣宣讀，次臣姓，次年號，此天帝具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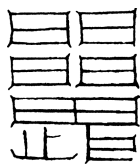
印章七元魁約真形符

綜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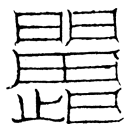
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九《印章七元魁約真形符》章中使印，諸經科儀，並不經見，如赤松子寶章曆，廣成先生章式，及金籙儀章式，亦不記載。須詢訪宿德謂言：吾爲童時，尚見前輩臨時以朱筆作此符於章文中，其高下作北斗象。蓋所以護衛章文，使之必達爾。最後，看廣成紫庭北陰儀，以黃絹篆七元符，裹卷詞文，封入函中，方信宿德之言不誣也。謹刊行之，併又其所以云：今易爲印者，後來之私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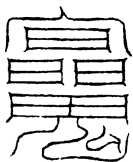
以聞



太真都



臣姓



再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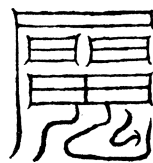
再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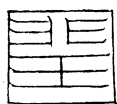
太清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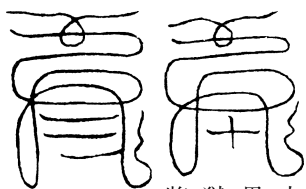
太清下



太歲



三將軍印於章函之右



六甲陰陽符二道，自甲子乙丑，各有一符，下必以陰符陽符終之。甲子爲陽，乙丑爲陰，陽主陽界，陰主陰界。今騰章，係陽界事，當用陽符。而流傳多作陰符於函上用，並刻二符，並呪於其下。

中天大聖，飛天捷疾，收捉陽玉玉界之中、下方無道之鬼，付天一北獄，依律定罪。唐葛周將軍、真武將軍，卓劍相待。陽符

中天大聖，飛天捷疾，收捉陰玉玉界之中、五方無道之鬼，付天一北獄，依律定罪。唐葛周將軍、天地水三官敕。陰符

逐鬼部

收土公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一《收土公》 若病肌內消盡，性命垂困，當請天官揚秩君，官一百二十人，君吏一百二十人合治之。若久病著家，請須臾君，官將二十人令治之，赤天食炁君，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收家惡鬼為崇害者。

若家故殮不寧，夢惡錯亂，魂魄不守，請收神土明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之，三炁慰愈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都星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斷家鬼伏連。

石安君、都星君、誅殃君各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斷外家亡人，復連高都君、朔平君，官將一百二十人。

青龍源水君、九水丈人、水帝君，又請水平政君、兵士十人，又請安官置官官將一百二十人分解水君。

又請諫議大夫十二人、經隱真君、談君主和論先亡。

東海大陸塗君，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收勾星狐貉之精，並收瘡陽方君將一百二十人治青龍宮，安上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玄黃室、石都侯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陰陽室，安石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玄真室，安和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丙午室，考召考官吏收解宅內四面土公。

軍兵收怪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一《軍兵收怪》 天昌君，黃衣兵士十萬人，主收捕某宅中一百二十人殃怪，中外強殍十二刑殺來作病者，消除之。兵星太白君，十萬人，主收捕精魁崇災害之家。恐作文字不可知，召窮奇使噉怪鬼，消除之。

又請天綱君，官將一百二十人。

收先祖病子孫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一《收先祖病子孫》 無上方蒼君兵士十萬人，主收却先祖五墓之鬼未病子孫者，分別生死之炁，斷絕耗害，主之。無上方官君兵士十萬人，主收先祖病子孫語者，主收斷之。

收死人耗害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一《收死人耗害》 都星君一人官將

一百二十人，治青蓋室，主解星死、斷絕復連、制三殺災滅咎殃，不得復連生人。素車白馬君兵士十萬人，主收十二墓鬼，未病生人者，斷絕之。

無上天君兵士十萬人，收某家中水火湯注乙石二十刑殺之鬼、却死未生復連殃注之炁，消滅之。

都官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太陰室，主收某家中星死血親之鬼，耗亂人者，斷絕之。

天玄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少陽室，主收却塚墓鬼祟病主人者。

石安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始室，主收死人未為精祟者，斷絕耗害之。

石仙君將一百二十人，治天下萬民家中外亡強殍之鬼，厭絕注鬼為人精祟者，轉相注易後生人疾病者，死主斷絕之。

誅殃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倉明堂，主為某收斷死次還流，逆殺殃咎復連生人者，斷絕之。

若故婦致來注病生人，請大皓大典者吏收攝故婦，致魂魄檢押死人某，不得令還賊病生人。又請太白兵星焚惑吏一合下，收死時煞炁消滅絕，復連葬死送收塚訟。

九地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地理宮，為萬民出喪葬埋，收正月至十二月建墓鬼，葬埋以續疾病呪訟鬼法所為主之鄉。大神官將百二十人，治其宮，主萬民移徙，繕治作塚月食禁忌之鬼主之。

右郡候君官將吏一百二十人，治泰玄室，生收丘墓之鬼絕墓神兵墓伯塚中。

二千石為民作精崇大言官君將一百二十人，治安渠室，主收天下萬民葬埋之後死人不安、疾病生人者，墓塚之鬼。

九玄察炁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四澤室，主自禰葬埋土公之炁，除滅消散之。

九地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宮室，主萬葬埋勅堤收萬鬼解過，主葬埋之。

地申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墜宮，主天下萬民開塚戶，啼哭言寤，令厭有歲病。

收萬精魅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二《收萬精魅》 破逆君將一百二十人，治漢仙室，主百姓男女病精魅中刑犯易，披髮狂走還格，因稱神鬼語稱和言皆主之。

天樂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五水室，主收治女子狂易披髮奔走。

天地精君官將一百二十人，苗林宮收治男女披髮狂易之病，主之。

大角獄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五大行宮，主收天下有物萬精來着人者，除滅之。

高脊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寄明宮，主收天下龍蛇災害人者。

實地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文宮，主收考地上獸之精，諸道行逆劫真強病之。

九天前司馬千二百人、絳衣赤幘，主收天下木石之精魅。

胡將軍千二百人，各將胡兵士十萬人，主能收天地身稱為道五龍之精考之。

九諫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成信宮，主收天下自稱河伯水龍蛇之精，病人者主之。

北玄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皇宮，主收龍蛇精老虎精，主之。

三炁賜功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黃雲室，主收天下老鼠之精魅病人者，主之。

山秦皇老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地室，主天下崖石之精，主之。

旌明中徹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俗室，收天下萬物之精魅，主之。

明郎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安莊室，主收天下自稱妖精爲毒害諸精。

天封大兵士十萬人，黃衣，收龍蛇之精，狂歌自爲之神主者。

澤明都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治天五平室，主天下自稱考神蛇雀石草木精魅。

廣老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倉室，主收天下鋒蝗豺召之鬼，主治百精。

主解蟲鼠精怪

綜 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二《主解蟲鼠精怪》 三炁陽無元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黃靈室，主收精怪之精。

南山白虎將吏，主收除宅內群鼠犯害，驅離無令留停。

收葬送塚墓鬼

綜 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三《收葬送塚墓鬼》 太陰君官將九地君將某君將等各二人，官將一百二十人，請舉工監作一合下，主監臨葬送。

葬送君將吏兵一合下，主營護道士所發起居葬送之鬼。

九玄察炁君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治西驛室，主收天下葬埋之鬼爲精崇者。

太白中陣明皇君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收捕禁塚一切之鬼，各令伏匿，葬埋後請復還治也。

左都侯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太清元室，主收天下兵塚鬼絕墓丘丞墓相、塚中二千石爲祟病人者。

漢明玄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五俗室，主收室墓鬼。

九甲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九坎室，主收天下民間石開葬埋，上啼哭衰麻合客，令無禍事疾病。

大言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母渠室，主收天下萬民葬埋後有疾塚訟之鬼主之。

地畜靈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廣靈室，主收塚塚墓卿石祿鬼。

太玄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母渠室，恍惚妄走下治之不差，收塚葬送逆順鬼塚訟之鬼造功吏，一合來下營護發喪處，道路不得阻遏。

九天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地里室，收天下萬民葬埋，收勅十二月建墓鬼解土謫。

九地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茂里室，主收天下萬民葬埋，收勅十二月建、十二月墓鬼，解求適主葬埋已訖，續得疾病，塚中有訟，連禍鄉邑者。

大神人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其室，主收移徙繕治作塚日食禁忌之鬼。

章驛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泰請室，主收主墓絕墓神丘丞、墓伯、塚中千二石爲民作精祟者。

九德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越性室，牢帥塚五害不利，不到墓養命之鬼。

赤玄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少陽室，主收天下諸墓耗鬼。

秦關得明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少室，主收天下自稱刑謫之鬼。

素車白馬君兵士十萬人，主收十墓鬼將軍比考之。

破逆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漢仙室，主收萬民淵墓狂殍之鬼精。

陽方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天門室，主收天下諸墓功太歲大將軍太玄真符，攝下女青詔書主之。

主塚墓之鬼

綜 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三《主塚墓之鬼》 演豹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五諸室，主收天下墓鬼。

河伯河水使者十二人，從事小郵驛馬故行，主收捕塚墓男女之殃殍。

太黃太極君符下女青詔書，地下二千石，泰山二十四獄主收塚墓之鬼。

太素太始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一合下符攝地，二千石女青詔書丘丞墓伯十二塚鬼。

無上高蒼君兵十萬，主收先祖五墓之鬼，來着子孫者主之。

主井竈鬼

綜 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三《主井竈鬼》 太上前校大兵四十九萬人，主收一百二十井竈鬼。

主土公鬼

綜 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三《主土公鬼》 制地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宜泉室，主收天下高卑太歲行年本命上土公之鬼。

制地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地里室，主收天下土公之鬼。

九德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水室，主收天下土公之鬼。

安石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玄黃室，主收天下諸山獵精土公之鬼。

主土炁鬼

綜 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三《主土炁鬼》 剛武敢健君吏一合下部將軍吏，主收捕天下土炁之鬼。

天匠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垂室，主作營鎮，收十二時，役使主四百功禁忌之鬼。

仙官激炁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四川室，主收百功禁忌之鬼，治起土方丈舍東西傍主之。

揚方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天龍門室，主收太歲大將軍十二月建土炁。

安玄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丙午室，主收捕天下水土公之鬼。

平石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南犯室，主收天下高卑土公一百二十人，禁忌土公逆鬼。

主收竈鬼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三《主收竈鬼》 無上監炁君兵十萬衆，主收竈伏龍形德殃注竈祭耗虛鬼。

鑪火玉女千二百人赤衣，主收一百二十竈鬼中伏炁。

漢明地黃皇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理室黃門，主收天下自稱溫竈靈之鬼。

祈安部

主利宅舍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一《主利宅舍》 安炁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安丹宮，主隱治宅中鬼炁逆亂，分別功賞，令神還、令道明。太玄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逆室，主民宅不可居，主利收諸殃殺灾怪。

赤沙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靈昌室，主收自禰五疊六魃之鬼，一鬼二吹，耗害宅舍，上利之道。

元炁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室舍，主收天下萬民宅舍及吹解諸橫禍之鬼。

天玄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安邦室，主收萬民不可居，收殺鬼灾怪主利宅舍。

青龍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匱室，主萬民虚耗、不宜六畜，主利宅舍。

保六畜

綜述

騾等，列毛色、頭數，啓百蟲畜收王相君將吏一合來下，主者養畜七六營，肥健蕃息，無有折傷。

天儀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休官，主爲民某養六畜，息無死，主之。吳水期官將一百二十人，治赤雲室，主及天下六畜疾病之精祟，收之。

天陽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夫君肉室，主萬民宅中不利牛馬保護之，令好盛不死。

壽命度厄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一《壽命度厄》 南上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倉果室，開天門益人壽命，病者得愈，殃禍者消滅之。

壽命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安昌室，主爲天下萬民致壽命延此度厄不衰。

南昌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列庫室、歷犯周旋八紀之中，脫下死籍，還著本命，消滅三蟲，伏長生不老，八十歲更爲十五童。

明堂絳室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城宮室，主祭酒心傷萬端，還壽延年，管度世神仙，逆人不行。

天公君一人衛即三萬九千人刑生，可以此世過厄千歲。解厄君官將一百二十人，主爲解除年命之上刑厄咎星妬鬼，精鬼崇殺，害過度衰厄。

錄魂長生

綜 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一《錄魂長生》 玉女素曆千二百人，衣赤衣，主致長生承差，具錄某身三魂七魄，不得遠離某，主長生疾病，差除素女千二百人，主致長生延命疾病，具錄魂魄，無令遠人身精人安。周玉君將一百二十人，治地理宮，主致一百二十生炁，神衣赤幘，節禁人三魂七魄，不棄人身，保命延年，長八百歲。

錄祭酒求錄

綜 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一《錄祭酒求錄》 三元節月九候龍使者，六甲父母官將各一百二十人，解天千二百考吏等書自證者，形和氣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旦寄室，收諸祭酒醴考相及代者，正典直殺之。天還室白衣兵十萬，衆生諸考吏察正之。天西辰君一人，赤衣裳兵士十萬人，主收考召正炁所主大宮時。

頓治功曹左右功曹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治田宅吏解考主之。察炁君，治名山宮，主收考諸祭酒飲食肉淫佚者，主祭殺之。四明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勅祭酒治舍炁不安穩，主禁不正炁解法考，分別清濁正炁。

國三考白兔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駱城室，治中鬼亂考召師罪過下，此神爲師馬天下切，分別官吏兵解罪師過。

畢女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仙室，主解祭酒犯錄上禁，忌飲酒食肉，行輕重於民間、姦淫通之罪，皆使無它。

國三考白異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駱城室，主治中惡犯考吏罪過，分別釋玉解考君。

察姦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名山室，主祭酒犯錄飲酒食肉，民子淫盜解之犯。

錄可用移徙，吏主營護某家男女釜竈，六畜移徙出宅，開通無它却十二辰禁忌。

護蠶滋好

綜 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一《護蠶滋好》 恭食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明系室，主萬民養蠶卧起齊光澤滋，出以系如意。供食君將一百二十人，治天祿宮，主爲萬民蠶健食解，好中神男神女，玉男玉女，素男素女，玄男玄女養蠶。滋母溫室新婦等各二十四人合下，誥詣某蠶室中溫暖之保護，令滋好同收絲萬倍，無有傷之。

田作瓜瓠

綜 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一《田作瓜瓠》 田作種種，當啓所部署宮，四野、五野、七野、都平君城，山川祇稷社召僊元。

白蠶君，主保五穀，苗莖滋好，結子成實，收入萬倍。九野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地盡宮，主萬民田作求利，蟲兒不害，鹿走得百倍。

五穀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大水宮，主萬民五穀。草易理，苗莖滋好，收深猪熊疾蟲蝗，群精消之，收穀百倍。

天田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地房宮，主萬民種禾，令收大得之。

五田外田九野都平君自營，歲終田作五穀，今爲俗有異詭，馬谷一斛，以爲勅信。

五千王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九水室，主萬民田作手法。

六畜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明堂，主萬民主瓜瓠，收子倍得，無有死傷。

遠行萬里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一《遠行萬里》 萬里君官將一百二十人宣祖諱治炁室，主萬民遠行萬里，道里四通，不逢禍殃。

北馬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室房室，主將帥遠行，不爲惡吏所得，令輕身自行千里。明堂玉女千二百人，衣白衣，主遠民遠行萬里，不逢殃痼難，主之。

萬福君官將一百二十人，主保萬民遠行萬里，道路滑利，却死來生，轉禍爲福，收除殃殺，往還無它，思所意所所從心。

市買欺詐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一《市買欺詐》 驛絡門監市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天市室，主收天下害鬼，考治生殃屠沽酒，開店賣與百姓貧民，私行輕秤少升，詐誕欺人主之。

無上萬福君吏二十八人，求五利金銀布帛綿絹穀米錢物，所思者至，所索者皆得，主治招財求利。北面昌盲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北水室，主水船人賦，買重量大斛，賣利詐誕都市不中考之。

無上萬福君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求五利金銀布帛，所思者得，所願者成。天河君官將吏一百二十人，治九江室，主記錄河伯勅水更生爲休，莫加月三輔之張、三鈎三荀卿得。

叛道求還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一《叛道求還》 炁炁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赤免赤，收叛民某從使還，得化屬道，不得稽遲，主之。

九會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還宅主，從九天召吏下方民，令且化之屬道主來之。

九會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還宅主，從九天考召吏，收叛民戶主來。

祭酒開心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一《祭酒開心》 夫子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紫微蓋室，主男女官祭酒心腹童蒙，令之化聖使都却鬼語。玉仙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太素，主女官祭酒心腹童蒙，令之化聖，使知鬼女。五經化炁君將一百二十人，治九奇室，主祭酒童蒙，令自受教使。□□民若開心思明，衆與有異，請五星二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下注某身。

請周天八極君，左右陰陽明決吏十二人下并某身，隱意定志。

入山不渴飲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一《入山不渴飲》 蓋天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道門室，主請山神師人名山，道却神可在致山道玉女素女主之。

青城壽曆十二人赤綺衣，主爲師長生一百二十年，方入名山。

泰謂飽吏左右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主制三尸，令人不飢渴長生。

王域行厨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王門室，主令師制炁不食不飢，可入名山，不用糧精廣神也童子。

金倉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神皇室，主致谷食炁，可入名山，不飢渴同炁至仙官。

制天君官將二十人，治丈人室，主祭天官，道鬼號不別，炁曆師祭酒得道，下屯神分別主之。

天倚邦君五人，治五辰室，主師守中神，願美好老，更丁一日。

天倚國君五人，治五辰室，主籍師五精守中神，還精美色丁莊。

華景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白玄室，主師入山，精思，面七日念面色土水上無還，年不老陰陽炁備之。

主斬草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三《主斬草》 二部君官將吏，主爲辟斥歲殺、月殺、日殺、時殺，葬送斬草。

主移徙宅舍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三《主移徙宅舍》 都邑大神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其却室，主收天下萬姓娶移徙架起宅舍，繕治蓋屋，制正月食禁忌之鬼。

縣邑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其却食室，主收移徙宅舍。

仙官昌息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食逆室，主收天下萬民移徙繕治作舍治墓，令人福利。

土地里域君官將一百二十人，主移徙舍官，將軍主天下萬民作舍移徙。

昌落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城昌室，主收移徙太歲大將軍。
玄都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北都室，主收天下解五部將移徙
故炁。

主利居宅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三《主利居宅》 救敗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倉明室，主收百姓破墮居宅、不利奴婢六畜，主收護之。

天玄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安關室，主萬民舍不可居利宅，收諸鬼灾炁怪，主之利宅。

天陽君一人，天休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扶君泉室，主收宅中衰耗、不利牛馬六畜，下此神保護，令盛好不復死亡。

頻元君吏功曹左右官各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主解諸考謫，令室宅安穩。

解患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倉室，令主爲人民解宅滴破不止者，安利家居。

赤沙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南昌室，主收天下五蠱六魘之鬼、百二十凶吹入宅舍利之。

天官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安洋室，主民人宅舍不可居，收攝殺炁百怪之鬼。

仙官計平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赤水室，主收宅殺，自稱刑宅破鬼，諸繕治君將吏兵各一合下，在鄉里中監察，助某起治事訖，三日一時無他言舉遷。

始陽平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七俗室，主收河龍七獄吏宅殺鬼。

青帝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靈明絳匱宅，主收天下萬民舍虛耗。

北始道元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靈明室，主治萬民破貴亡賤有不利者

符咒法術總部·祈安部

主之。

主嫁娶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三《主嫁娶》 釀泉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白玉室，主飲食賀慶和合神炁之主。

左右宜春君官將各一百二十人，治正陽室，主收天下嫁娶時鬼，爲人作精符命相尅之。

左右宜春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陰陽室，主收天下人民嫁娶時鬼，爲人作精崇者，稱符命相尅主之。

日月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陰陽室，主天下男女嫁娶舍客，主利合男女竟年壽。

天處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五衛室，主萬民嫁娶聘合尅制四時鬼，合符命令有貴子。

玄來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富女室，主天下男女嫁娶，令妻夫致二萬歲，延年嫁娶吏一合下，主萬民嫁娶，監臨營衛，使其安穩。

歌樂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陰陽室，主收天下萬民嫁娶飲食，合會賓客，成生和合，男女皆令喜笑符命益傳。

九炁玄機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中庭室，主收移徙嫁娶時鬼病人者主之。

赤靈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激室，主治天下萬民嫁娶時鬼主之。

歌唱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衡室，主萬民嫁娶會合得宜，令有男女。

左右宣奉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陽歸室，主天下萬民嫁娶時鬼主之。

天陵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五衡室，主萬民嫁娶聘合時，合有貴子主之。

仙官昌樂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地威室，主收天下百姓作厨食護之。

天貴黑衣兵士十萬衆生，立收一百二十人時鬼嫁娶迴狂言語。

請素白玄明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部城室，主解天下女子嫁娶，生命在天，年歲星逆鬼之中，有若娼鬼妬神，醜宿惡星，拘刑鬼天懸尸，六害肌骨，刑禍不宜翁姑夫子者，主收之。

中室敢健吏，左右陰陽嫁娶吏千二百人，主收捕九室炁，主嫁娶。

九倉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目還室，主收天下嫁娶飲食，合會生成，和合男女符命年壽。

玉曆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九天室，主解天下男女嫁娶，年命在天，年歲星之中，不宜夫妻少子孫者，下此神保護之，使年長相宜。

北平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群城室，主解天下嫁娶不宜姑翁，生命在天，年歲星逆鬼之中，各有娼鬼妬神，醜宿惡星，懸尸六害，胞形骨消，不宜子孫者，下此神保護之，使命長相宜。

天大夫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五行室，主收萬民嫁娶聘令制，使得倍收。

五穀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大水室，主令田五色禾苗秀好，令少草，一畝得百斛，辟蟲鼠熊兔猪鹿，令不犯害水旱和適主之。

地畜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四明室，主民人種瓜瓠茂好倍得。

天甲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地戶室，主民禾穀，令無蟲鼠主之。

無野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地盡室，主萬民佃求利無蟲鼠耗不害，收得百倍。

主蠶桑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四《主蠶桑》 山澤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陰陽室，主天下崖蠶自天父母蠶。

供養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天系宮，萬民男女喜生蠶，令解耗有倍得。

仙官玄女玄男，神女神男，玉女玉男，素女素男等吏，養蠶絲綿吏合下，主爲萬民將養蠶，辟斥蟲鼠，皆解好。

仙官玄女、神女、玉女、素女、玄男、神女及諸君丈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蠶室主蠶吏營衛，令去蟲鼠，令蠶伐耗神男玄女，主採桑，餒玄女主簿素女主繭黃白分明。

玉竟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倉室，主男女犯天年歲君逆炁不宜妻子者。

天竟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洛臺室，主解男女違犯天年歲星不宜夫妻者。

地竟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洛臺室，主解男女違天年歲星不宜子者。

開天元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食室，主解男女犯歲星，使宜妻子安穩。

清廉考召征伐君吏，主收嫁娶時之禁忌媚固娼妬之鬼。

主田種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四《主田種》 天林君五人，官將五

人，各一百二十人，治民人田種五穀，令倍收。

地林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四相室，主治民人田種，下穀倍得。

天田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北門室，主民人種作苗稼，辟却蟲鼠，令好有倍利。

三炁陽元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黃雲室，主收蟲鼠犯暴之傷，田種所部置田四野七野九野，都平君城神，山川社稷神君，護某稻禾穀令熟美好，無令損害，辟斥蟲鼠，歲冬人增倍以爲效信。

五千玉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九水室，主民人田作，令苗秀好。

主六畜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四《主六畜》 秦皇太元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地玄宮，主民人六畜令增息。

天僕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休行宮，主萬民養六畜，令日熾盛，不死亡傷主人。

秦皇定炁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九地室，主民人養六畜不成不茂，令使增息。

赤玄天北水井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治天下六畜牛馬，皆使類蕃息。

黑小騏君官將一百二十人，赤靈君主天下牛馬六畜疫病之鬼，收三十六精祟，欲畜養生馬豬牛，烈色數啓百蟲畜收王相官將一合來下，令其蕃息。

主漁捕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四《主漁捕》 太治官請主厚君吏一合下，收捕故炁飲食之鬼，漁捕射獵，各各慈心，不相侵害。

太河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九江室，主絕錄河伯，勅水吏主爲捕獵人主慈愍心，棄釣焚網。

別求宅利天河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九地室，主民人汙地藕葦茭蕉，求得萬倍。

主人九河大漁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玄谷室，主萬民汙池，使四面魚鱉各得其性，不爲精害人。

水却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河龍室，主天下萬民汙池沼渚，一切水族，捕十二目精鬼怪，營護部界。

主賈市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四《主賈市》 天市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珮室，主治天下諸市召考官，稱詐小秤、小斗，不正人勅市長致理民主之。

地面昌上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百水室，主天民乘舟車販賣，賤交貴貨，重金小斗固不利人，詐誕都市不中之人。

無上萬福君吏二十八人，主來宜五利，金銀錢絹布帛絲綿穀米，所思

皆黃生主之。

驛騎門監市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天市室，主天下諸部惡鬼，考治生坐列屠沽開墟作酒者，百姓貪民侈利，輕秤小斗，詐誑欺人，從民飲食者考之。

朱廬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太元堂，主天下金銀銅鐵錢物不變化，欲求金銀銅鐵下此神。

主百禍治生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四《主百禍治生》 田蠹吏兵營護，收得百業盡成都市，監察考召君官將吏兵，一合主天下萬民百估治生，令得主之。

求利百福君，並合屬將吏生王道炁一合下，主民人百病求欲皆得。

主行來出入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四《主行來出入》 明星玉女千二百人，白衣主將正一遠行萬里，不逢禍害灾厄難主之。

受南泰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天倉室，主令師出來不用衣糧，萬民自來溉食之。

萬里君五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治九紀室，主將帥正一遠行，令無獲難禍害，道里四通千里外，營護無它主之。

萬里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引炁室，主止一及萬民遠行不逢禍害，以自營護乃行。

天奉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天倉室，主師行不持精用萬民未溉。道上三玄四玄四始甲子諸官君、三十六官君、亭傳客舍瑩署，注鬼主行來出入有取，至諸天馬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石房室，主將帥遠行，不為吏兵所呵，令人身體輕便，日行千里不用糧。

主遠千里君里將一合下，主將送天下萬民遠行營護，無令它憂。

千里君官將一百二十人，及佑護將君萬福丈人等一合下，主營護遠行者。

主利征戰攻伐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四《主利征戰攻伐》 啓將軍戰故遣吏請人庫二十萬人衆，及揺天動地無上九炁君兵馬協輔十方衆，及四面真官注炁君與同心兵士，所同如意，無令毀傷。

主請雨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四《主請雨》 九江北玄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河天宮，主天下炁出風雷，令符興雲日中下雨。

天公明正炁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中天宮，主炁水風雷合符迅雲下雨。

海日玉女千二百人衣赤衣，持雲炁雨泉，下風雨制宴。

河上真人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北大理宮，主爲天下吏民縣官致晏雨。

四洲九江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太山宮，主起雲雨水炁。

九江九海玄君官將各一百二十人河宮，主水炁風雨，合符雲日中下雨，以爲效信，雲下雨主風雨靈臺宮中。

漢明君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攝天雷炁名主人宮中。

小玄明君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攝河伯呂公子三十六水帝，十二溪女，九江河平，侯作掾吏，部水鬼興雲下雨。

天河宮中九江北玄君官將一百二十人，主下水炁風雷，合符沉雲，日中下雨。

太山宮中四水九谷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收水炁諸河伯水帝子三十六人下雨。

太山宮中四水九谷君官將一百二十人，主起炁水炁。

湖中玉女千二百人，衣赤衣，持雲炁水泉，下風雨制宴。

主 晴

綜 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四《主晴》 九江北玄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中丙宮，青節霖雨請晏主之。

天翁正炁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丙中宮，主月節上霖雨晏三日，爲始效信主之。

江上玉女千二百人，衣白衣，持天炁主捕九雷精霖雨致晏。

天公正炁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食明宮，主月節霖露雨水清晏，黃昏白日請天皇。

禳災部

收官事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一《收官事》 冠帶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五門室，主民人犯官事繫牢獄易了。四顧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青蓋室，主壓伏官怨仇刑害止之，令其不到口舌消滅之。

清倉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巨門室，主壓伏官事怨仇刑害止之。八門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太皇室，主壓收制官事怨仇刑害止之。

角周趙女三千七人，披髮能制官事怨刑禍止之。

官席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巨門室，主為某解除官事囚繫牢獄，令解散出。

北一官左童君官將二百二十人，又請收刑檢刑逆吏一百一十人，主為某斷絕縣官惡人，謀議口舌牢獄，當為平集消滅之。

察惡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高平室，收捕郡府某姁妬讒人毀傷不止者，破諸謀議，衆心休息。捶天動地君九天兵士五十萬人衆，主收地上逆盜賊主之。

營星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越宮，主為天下萬民追逐，安穩塚墓。

都侯君將吏一百二十人，治太清宮，主收墓鬼。

文意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內涿宮，主收塚訟鬼。

九玄察炁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西釋宮，主收葬埋土公鬼。

九地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平治宮，主收葬埋之鬼。

地甲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壞宮，主天下萬民開塚戶，啼哭言害。

主解首過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一《主解首過》 三公節日月九考即候龍使者，六甲父母官將一百二十人，主解天下千二百考吏，手書自澄者形。

和炁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具寄宮，主收諸祭酒譴考相及伐者，正炁君殺之。

天還君白衣兵士千一萬衆，主收諸考吏察之，天西辰君一人赤衣裳兵士十萬人，主收考召正炁所主天宮，時頓治功曹左右。

功曹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治田宅解考之。察炁君治名宮，主收諸祭酒食肉淫泆者，主察殺之。

太清天營兵士百萬衆，主收三千六考察止之。

四明君官將吏一百二十人，主勅祭酒治舍炁不安穩，主禁考訟鬼之不正，逆炁解訟者，考炁分別清濁。

國三老白兔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駱城宮，主治中鬼亂，考召帥罪過不正神，為帥督下曹，分別官吏兵，解帥罪禍。

畢女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仙宮室，主解諸祭酒犯錄止禁、飲酒食肉，行輕重於民間，姦好淫通之罪，皆使無他。

國三老白異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駱威室，主治中惡犯、考召吏罪功過，分別斷主解考召。察炁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仙名山室，主祭酒食肉、民子淫盜，解之。

主縣官口舌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一《主縣官口舌》 天曹省念，分別願請東方青帝丈人君吏五十人。

又請南方赤帝大夫君吏五十人。

又請西方白帝大夫君吏五十人。

又請北方黑帝大夫君吏五十人。

又請中央黃帝大夫君吏五十人。

又請斬斧湯父官將千二百人。

又請破市大將軍千二百人。

又請破嶽大將軍千二百人。

又請脫擊大將軍千二百人。

又請解患大將軍千二百人。

又請散事大將軍千二百人。

又請鎮承大將軍千二百人。

五部大夫君吏、七部天官將一合來下，主爲回化官事。若有逆吏夢人縣官口舌，所見增疾者，啓所在監察考召。三師二十四君將吏，某奉道行身，修真種德，而爲惡人甲遂吏某等所見增疾。某受道宣化，得當助國治民，佐天行化，扶命養善伐惡等，長短欲見傷善，願請東方大領神父、西方大領神母、南方大領神父、北方大領神母、中央大領神君，主領惡人逆使某口舌不語，從此絕若某欲見口說者，又請太陰君吏十二人，爲某收捕魂，令文墨不舉、口舌不起，四方縣官衆崇伏恩主治。

又卷四《主縣官口舌》 大小熒星戰鬥兵龐咄律君，反君逆解兵衣鐵復刃下，營護民人，縣官口舌。

南鐘天星君五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治石仙室，主收攝百姓、縣官

符咒法術總部·懷災部

口舌、吏民惡逆之者，令心玄同。

逐賊盜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一《逐賊盜》 天位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扶宗君，主人家宅不盜賊劫抄。

東西太白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天乾室，主爲天下郡鄉亭里域萬民劫抄盜賊，殺之者察之。

萬姓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和仙室，主萬民心腸不正、盜賊掠取，劫抄主收之。

日男千二百人赤衣，主收天下盜賊怨仇主之。

月女千二百人白衣，主收天下女子爲人盜賊劫收之。

貶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百角室，主天下陰陽，十二種官將，行列返逆老之，承天大兵十萬人，赤幘丹衣，主及百姓更相劫掠，男女陰陽悖亂却滅之，上曆逆清玄君百萬人，收地上盜賊，逐捕逃亡，全不得脫，日月大兵十萬人絳衣，主陰陽爲漢國辟捕千賊萬盜，主收之。

誹謗呪詛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一《誹謗呪詛》 主行君將一百二十人，治平地室，主有功之吏誅惡養善，常令神還，令道明。

五徑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北上室，爲祭酒某絕斷萬民口舌，不行令

逢殃禍主之。

察惡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高平室，主收地上道俗人萬民狂語泄道，非非真毀賢主之。剋冠惡君將一百二十人，治高平室，收天下出狂語他炁非真傷賢之清靈。六鐘太皇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石仙室，主制百姓口舌變鬥，正收其炁，令萬民同心相見，喜悅善之。

炁上清玄君兵士十萬人，主收天下道俗萬民為人作口舌、誹謗呪詛罵者收考之。

南鐘六星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仙合君，主收百姓口舌一百二十人變尅，令民人同心笑喜。

南鐘六星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仙石室，主收百姓逆吏口舌，使萬民同意合心。

五衡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玉女室，主有功之吏誅惡養善主之。

左慧右喜君官將一百二十人，主爲某斷絕屯里中道俗百姓口舌、無令近我身。

仙官玉女千二百人，主喚天生炁吐精，能制殃禍，口舌災禍不生。

治解牢獄

綜 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二《治解牢獄》 尊神斬斧疾湯部君，又請顛倒將軍，絕斷將軍，出囚出魂將軍，收炁、出炁將軍，出徒囚繫將軍，收符拾傳將軍，合下速爲解脫牢獄效。

治衆疾病

綜 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二《治衆疾病》 老毒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赤白室，主收千二邪因及逆不正之祟鬼。

中央天兵士十萬人，赤幘君主收捕緒帥行刑及返逆不正者。

九天九丈人兵士各十萬人，主治地留室，主男女十歲淋露病下，此神收察中牢獄。

地五行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木室，主治女子同帶下淺癰淋露咄吸並主治之。

天五行平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丘平室，主治男過下淺癰淋露咄吸並主治之。

三祖君天翁祠母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消各祖山室，主父隨所在。

天功君左右王侯各二十四吏，治男女色美，主治之。天官陰陽狄君官將一百二十人，速炁吏左右七十一人，主治羸病。

右續令天三人即千船治急病攻心欲絕，主治之。

扶清太一公華蓋君二十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三候室九狂心膈。扶清後部司馬和夏君八十四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主心府。

治收邪師

綜 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二《治收邪師》 扶清東主魁君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治逆氣，令差。

赤師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治女子陰門中下血絕子帶下十一時病，主治之。

太主星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治逆氣，令差。

天中國大兵四百萬人，主收捕送炁瘴炁。

天上東海赤天內君百萬人，主收一百二十符即飲食之鬼。

治收糴鬼

綜 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二《治收糴鬼》 赤天萬靈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陽水室，主收天下大逆不正之鬼，考治之。

蓋天大考將軍十萬人，主收捕天下飲食橫行鬼賊，為人作精祟病人者，收治之。

高麾大鼓五湖將軍及甲逆鱗兵士四十萬衆生，收捕故炁逆鬼行凶者。

無上黃周君兵一百萬人，主收此時司命強殺人之鬼，收之。

無上中國大兵士四百萬人，主收除邪氣妖鬼。

北都君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收太歲將軍飲食之鬼。

無上四開君兵士十萬人，主收破萬炁十二逆之鬼。

太上督天兵四十萬人，主收自稱皇天上帝之鬼。

北上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天留室北斗七星精，共時十二殺。

大傳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西平室，主收某家符廣鬼賊上頓人家作狀，主責求飲食作害者。

太平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北朔室。

中官君將一百二十人，治陽春室，主收天下六丁六甲之鬼，責民血食之鬼。

北平五門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朱陽室，收自稱天地父母，從民責飲食之鬼。

北曹五千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朱陽室，主收天地父母從民責飲食之鬼。

玄天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北都室，主收大歲將軍從民求飲食者。

赤王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天北室，主收北時司命從民取食鬼者。

北天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主室，收天下自稱五帝飲食之鬼。

九炁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七徹室，主收天下身稱天翁，從民求飲食之鬼。

靈官官將一百二十人，治戒室忌，主收自稱皇天上帝飲食之鬼。

天願白候將軍兵士十萬人，主收自稱天地水三官，萬道逆殺鬼，考問人不得，從民求飲食。

收考天地破惡大炁兵百衆生，主收天下萬民二千道千鬼。

百靈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平天室，主收天下五色蟲毒之鬼。

無上九天丈人中堅大兵百，主收自稱千二道鬼。

天罡大五丁君兵百萬人，主收符破廟，多怨坐席血食逆鬼，考責藏不得令脫。

玄老大將軍十二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收三官逆炁稱神道也。

無上無土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捕收天下衆老之精糴神兵稱官誤號者，又請上千師萬尊聖鬼殺消除之。

主治男女解罪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二《主治男女解罪》 辭曹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仙里室，主責疾者辭語，男女大小心化自欺，過手罪差。素赤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赤虛室，主治男女百病，所苦造逆，思過改愆復差。白素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和陽室，主治女子百病，所苦告道，思道更改心腹差。天渴者萬二千金為祭酒，男女吏兵，文世其罪過，即受此神。陽先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陽食室，治天下男女百病，取在苦心，神思道即差。陰先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陽食室，主治天下女子百病，取在苦心，神思道即差。天倉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天溜室，主天師連曆當下此神，兆民病不欲者醫治之。

主治解呪詛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二《主治解呪詛》 述炁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素室，主病者中刑犯萬國被禱閉固犯易主刑禱。八卦玄天君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收一百二十刑固之鬼，全被呪詛病，

積日不差，羸嬰着狀，思道者復不差，請魁魍吏一合下，主收某身中之呪詛盟要惡逆之鬼，強絕之魂魄道不理者，鐵釣其分，持天丁甲六千鐵杖打殺，無令得脫，晨被刑禱病呪詛，與人相憎戾相妬妬有二心，分居異處，校計不同，首以除差詳破辟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在山室，主天下男女解此鬼，令人病者愈起，若為百姓取厭固不利人者。天田君官將一百二十人，下收捕陰差了，貽市二十隨輕重。

主解囚繫牢獄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四《主解囚繫牢獄》 青倉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豆行室，主羅厭官怨仇刑禍，令各解散消亡不作。天諸室主天獄精君執事吏諸獄君屬之。文書監察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九天諸室，主天下獄注吏諸獄屬之。冠帶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五明室，主解萬民犯事繫在牢獄下屯神，令繫者易得解去。

魚國玉女三千六百人，被髮持蠱趨解官事，上千二百刑禍却止之。尊神斬斧或陽部君，主解囚繫牢獄，令得解散，顛倒將軍，破木將軍，絕繫將軍，收符檢傳將軍，主脫厄難，囚繫牢獄，令得解散。

主解官事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四《主解官事》 都星君一人，官將

一百二十人，治青蓋室，主解官事。

仙官玉女千二百人，主喚天生炁吐精，能制解官事。

主官事怨仇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四《主官事怨仇》 天願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青蓋室，主官事怨仇主人八關君。

地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西宮，主逐捕女子劫掠人夫痛心，令自還本主。

主收盜賊令還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四《主收盜賊令還》 星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各逆宮，主逐捕天下萬民盜賊不亡主之。

日月大兵十萬人，赤幘紅衣，主陰陽為漢困追捕千賊惡逆主之。

日男千二百人，衣赤衣，主捕天下盜賊怨仇，萬民為惡逆者主之。

百姓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和山宮，主天下民人心腹正戾盜取劫抄，奸好主之。

東西太白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九天乾宮，主天下郡縣鄉亭里域萬民，劫掠奸好謀殺戾便罪考察之。

五陽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門宮，主男子不翼祖諱，劫盜萬物罪不正收之。

三哭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玄都宮，主捕天下逆人。

西方大將軍一合下，為天下萬民逐盜。

搖天動地君九炁君兵五十萬衆生收地人逆人盜賊相掠亂者。

承天大兵十萬人，赤幘天冠朱履，主收百姓男女更相劫掠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蜀下室，主解吏民制官事仇怨，刑禍口舌却召之。

四願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陽蓋室，主解官事怨仇主之。

主口舌誹謗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四《主口舌誹謗》 無上清玄君兵百萬衆，主收萬民為人作口舌呪詛罵詈蠱人荼毒之鬼。

無上百福君兵千二百人，主收諸人思作諸福，變口舌炁人精主之。

地官玉女千二百人，衣五彩衣，戴通天冠，主收地炁吐精沐，制刑禍口舌清靈六種。

五經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北上宮，主絕口舌，師正一民，子不行口舌，誹謗大道，不令人逢過害主絕口舌。

天皇君五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治萬仙室，主制百姓口變門收正其炁，令萬民同心相見。

喜笑朱雀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浴平室，主護萬人，令客飲食營陣，聚衆久令無怨惡者，制止口舌。

南鎮六星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含光先官，主收利百姓口舌萬二十禍變合萬人同心笑喜。

河北紀浴水周開逆吏送人役屯還正，主收口舌誹謗。

城周越女兵三十億萬人，主收口舌誹謗。

天越女三十億萬，主收口舌惡逆誹謗。

越上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陽明宮，收吏民返逆誹謗道法，欲令鬥者

主收之。

主劫掠人夫妻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四《主劫掠人夫妻》 天林天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百宮，收捕亡夫痛人，必令自得。

林杜君五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治男主劫掠人夫妻，痛必收子。

自得姪里官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左劉宮，主天下女子不謹輕遙逐夫即得之。

歲星君五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治耗宅宮，主天下男子不謹掠人妻，求逐人亡，逐則得之。

娼星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左列宮，主天下女子不謹翼祖輕淫逐人亡，逐則得之。

禁天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南昌室，主逐捕男子劫掠人夫妻痛人，必令得之。

禁地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先宮，逐女子不謹殺夫痛人，必不收之即得。

上逐亡人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綱紀宮，主萬民奴婢逃亡，追之令自得。

天官五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治南宮，主逐捕男子劫掠人妻痛，必令自還本主。

措亂者無上督逆君兵十萬人，主逐盜賊逃亡，令自來還。

却疾部

玉女醫疾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一《玉女醫疾》 若命在水中，當各轉出之。若命在棺中，當為破出之。若在獄中，當多掘出之。若命在樹，當為下之。若命在獄中，當多開而出之。若命在墓塚中，當為開而遣之。若祿命盡者，當為增之。若文書拘攝，當為決放之。若事天官，時見省理之。兆民有急，以時差愈。

大龍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七星室，主罷天下卜問醫藥灸刺血，令無不行主之。

東明大夫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天帝宮，主操持煉藥治男女當使服之。

山周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始生室、玉女素女五童，致仙藥神方，為小兒黃衣，即命玉女月玄玉女千二百人，白衣持神方典治男女被病人差愈。

上清太仙明堂玉女千二百人，主致神藥，一合下典治某身中所苦消滅，天醫官醫太醫、五官治病醫吏各十二人，一合下詣某處，入某身中五臟六腑十二宮室，布流一百二十關節、行神布炁，典治痛處，重勅某身治病功曹，為所請官將醫吏，共案行某身、從頭至足、治肺察炁，六脉浮沉，沉處為安，浮處為散，滌除五臟、安穩六腑、辟斥故炁，飲食鬼賊，精妖疾疫，使殺兵寒灾散，與人相遠離，得蒙恩祈，苦除愈以為效信。

治風毒癩疾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一《治風毒癩病》 玉女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長命室，主二十四炁，主典治某身癩病毒蟲、浮風取苦、灾患除赤，丙子仁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又傷室，主天下玉女布行丹田之炁，主治萬蟲、癩病、毒蟲，消除之。

五瘟傷寒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一《五瘟傷寒》 計天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六丁室，主收連藉傷寒、思炁歷亂。

地官督炁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上文室，市中五瘟傷寒、男子疾病。

地城伐吏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難室，主收治某里五瘟傷寒、女子復連疾病。

運炁解厄君兵士十萬，辟斥五瘟傷寒、功時破殺之鬼。五瘟都炁兵士四十萬人，主收惡炁五瘟傷寒鬼殺之炁。

北闕九夷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大苗室，主收里中傷寒狼藉，吏民被狂惑。

北里太皇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行室，主收里中傷寒披髮。咽喉翁天市大夫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成室，生主治萬民復

連、傷寒、絕音不能語。

振夫大兵十萬人，赤幘天冠，主收天下自稱五色瘟病之鬼。

百神炁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難室，主收天下五瘟傷寒、鬼病人者。

北闕九夷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天戴寶，主收市里傷寒病疾，吏民披髮，狂足忌罵言錯亂。

討天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六丁室，主收疾病時瘟毒之鬼，若在船上得屬者傷寒、連病相易五瘟之鬼。

北域賊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治熱病亡言語之鬼。

北城九夷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滿室，主收船車傷寒相連、歷疾病狂忽、喉壅身災。

北黑大機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大行室，主收五瘟傷寒、時熱之病。

主治顛癇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二《主治顛癇》 地黃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女顛狂病，狂言之脫絹穀。

天門大營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太上室，治男女顛狂癇病，主之。

土陽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閭空，主收捐天殺馬癇病之鬼主治之。

非門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安樂室，收捕天下八節十二辰，能治顛病之鬼。

地門君天營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治女子癇癇病。

地星營星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上靈室，主治驚狂之鬼。

天玄關閉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星機官，主男女狂易之論。

天樂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五九室，主治女子狂易被髮呼走之病。

治目病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二《治目病》 左右青田君一人，主典治目痛，目痛令三日除差鬼消滅。

陽天君主治男女微日之痛，主治之除差。舟明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孔次室，主治目寶海出督十歲之病，可治之。

百玄玉女二百人，持神方良藥，主治男子目寶之病。

大明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明堂，治男子目海生督十歲之病，治之。

注變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高夏室，主治目病，主治之逆注君，治右室目病，令人除差。

明鏡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關陽室，主兩目瞳子精，視萬里，目見形影，知吉凶。

日月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欣室，主治吏民目海生驚病十成治之。

天厭君黑衣兵士十萬人，主收一百二十人並竈鬼，令人生目之目，今立差。

天明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男室，主治男子左目生目之目，今差面目上諸毒立差。地明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北室，生男女子左目之目今差。

天癡君黑衣兵士十萬人，主收一百二十人，竈鬼病人目生目，主治差。

明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北室，主治男女目痛，今差。

治耳聾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二《治耳聾》 天壽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仙貢室，主治男子聾十歲，主治之。
天鼓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大素室，主治男女子暗聾，主治之。
天尊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仙真，主治男女子耳聾、十歲不聞言語，治之。

治齒頰喉痛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二《治齒頰喉痛》 元計君左右二十四人，主治男女齒今差。元和君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治男女口齒頰腫、口中生惡瘡，主治之。
百吉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項安君主治之齒瘡，勅咽中癢治之。
九焦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九節宮，主治男女口齒、勅嚙中痛，今差。

天九候君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治男子咽喉腫痛、舌強涎結，主之。
地八節君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治女子咽喉腫痛、舌強涎結，主之。

治解社竈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二《治解社竈》 太上剪板兵十萬人，主為萬民收解天下一百二十人井竈鬼，為人作精祟斷之。
周天玉女千二百人，赤衣三環角結，主男女百病竈鬼所為。
平神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陽照宮，主收解社竈，未害人者分別之。
無上太衡兵士十萬人，主解星社來作祟病者，捉勅社神解放神魂還附之身中，不得拘攝，永相去離，分別鬼祟，絕斷耗害除劫，須散之。
主法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五姓宮，主治男子面身體生瘡癰，犯十二訾。
竈火玉女千二百人，赤衣，收一百二十人竈祟病人者。

治劫殺注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二《治劫殺注》 無上化不君兵士十萬人，收一百二十斗注鬼殺炁，却死來生，主之。
無上萬官君兵士十萬人，收地上逆淫注炁，消滅。
無上平天君兵士十萬人，主收天下一百二十人殃注鬼殺。在人身中者，消滅之。

部吏赤天道室考騎老逆將軍二人，太君二人，都官從事老對殺君，各有種數千人，不營守某家保護男女，若牙身中除去死籍，更迎生名捕死

者，某死生注清濁之炁，破殺尸殃之恩，得老稚正法髡笞五百，斬殺有罪，死合平復連更相牽引。

治蛇虺五毒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二《治蛇虺五毒》 山夷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令倉室，主收蛇蛇毒蟲、山中萬獸虎狼精毒炁，殺消滅之。先生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神水室，主為萬民醫治蛇虺五毒精殺不得行，主收某身中五毒之鬼，蟲蛇噬人，毒入腹中，毒炁不行，今差之。

天上白蛇君三十九人，收萬民為蛇毒之鬼所中，使得炁不行。

治腫癰鼠漏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二《治腫癰鼠漏》 地八節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大丹室，主治女身爛喉腫各強炁之病。

白玄解激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陰明室，主治女晨夜音喉翁惡赤治之。

地天冢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九漢室，主治女子得瘤疽下血，主治之。

天覆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周星室，主治男子頸翁血，主治之。

九天九病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下塚室，主治男子喉翁舌強，主治之。

省炁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七靈，治萬民翁癰脆水病，主之。

天覆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周星，主治男子頸癰夜下血鼠，主治之。

九天候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下塚室，治男子喉翁舌強繫絕，主治之。

地覆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九候室，主治男子頸瘤癰頰下血鼠漏，主治之。

侯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井室，主治女子翁舌病，主之。

地八節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五星室，主治男子手足癰疽、久病不差、魂魄拘繫者。

治風痺痿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二《治風痺痿》 赤舌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上俗室，主治女子大風、治死飢，令差。

黑炁溫水君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治女子大風、死飢病，主治之。

起炁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安平室，主治人痿跛偏枯，主治之。

天水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上俗室，主治女子大風病邪，主之。

起地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上三千室，主治女子四肢偏枯痿黃，令差。

交路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主男女苦雨肫上炁風痺、兩脚上不隨、疼痛不能行步。

治久病淋露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二《治久病淋露》 五假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久病淋露，當骨消定痛水邪，滅百病痛。
七政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陽室，主天下陰陽官吏病稽留，令差主治之。
白玄宅炁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太真室，主治女子十歲落病，連漆收骨，治之差。
主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玄胎星，主收捕某身中携病之鬼，着床臥來爲精屯稽留不差者。

主治瘧疾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二《主治瘧疾》 倉母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治男子瘧病之鬼，作沉重主令消滅之。
中室玄武瘧吏嬰兒一合下，并力主治男子瘧病鬼，令差。

治男女百病

綜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二《治男女百病》 地戾營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上室，主治男女百病之鬼，令差。
經官素女千二百人，同還結忌主固，治男女百病，令差。
天地強亂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正室，主爲師復連痛炁曆禁錮之鬼。
按摩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陽明室，主治男女四肢疼痛，主治之。
犯天正亂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端正室，主師治人之久病不差，炁錯不同主之。
魄天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治男女病關節令差。
頸無禮君功曹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治男女腰膝病治之。
蓋化司侯君三祖九和，主人吐病令差。
蓋地司侯君三祖九和，主解治之吐病之鬼。
八風周害君吏一百二十人，主治君病一目，治男子百脉病。
天君陰陽林君官將吏左右一百二十人，治男子黃疸病。
九向北海君主治男子病水之鬼，令立差。
太陰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蘭室，主治男女驚病之鬼。
九河北海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河元室，主治男女病小腹之痛，令立差，主水能前醫所不治者。
天官五行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大比丘平室，主男女吸咄不能匡義，腹中痛令立差。
地官五行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太室，主吸咄不能飲食匡義，腹中痛令立差。

天官五行三五七九君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治男女陰陽閉塞不通，利腫痛生瘡，主治之。

九河君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治男女大小便不通，主治之。

封離君十二人，主男女心腹痛，臍下便拘急激，滿帶下十二之鬼主之也。

省玉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七令室，主治男女頭脊腫痛生瘡，令差。

跪巨炭紙筆等官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治男肩臂手腫，令差。

天傾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五炁室，主治女子下赤、白晝夜不止，十二病絕嗣。

言生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安樂室，主天下雲中一百二十神三十六主病，某心腹背脊四肢骨節戴眼吐沫，口禁驚掣之鬼，收除之。赤選君五人，主攝四面八方之鬼。

嬰向君二十人，主收食雲中閉一切消滅。

剛强吏兵主典治雲中所病之鬼，主爲某身收掠除十二時鬼消除之地灰，榮感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太上中室，主治某身所苦雲中病滅之。

石明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執治室，主誅除符病飲食精魅之鬼，爲某收捐邪鬼，主立解除之。

朱都主官將一百二十人治蘆陽室，主天下萬魅百精灾某身者，收邪鬼等病者，爲某摧滅之。

保產生胎妊

綜 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二《保產生胎妊》 陽炁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經室，主保女子產解易兒時出，母子無它留難。

聽敵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平害室，主爲郎差女性受命，令懷妊無它主之。

嬰兒乳母吏主乳某胎兒，使調暢交好。

護胎吏主護某胎成，日月成滿，堅固受炁，萬產醫吏輔易某身，使差速易，母子端正，度脫無他。

考召考官吏主收解宅內四面土炁，破射防害殺炁，消滅身無宅胎妊安穩。

期文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小仙室，主女子產乳難，子橫胎中，病風面以時下之。

主治雜病

綜 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二《主治雜病》 白炁炁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父王室，主治大子落病生治之。

四明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下食室，主治男女死飢病主治之。

夫玄君瑩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含威室，生渴男女消渴羸格治之。

男陽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河倉室，主小兒厭赤陽黃常淋露三年，主治之。

嬰兒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河倉室，主小兒厭赤陽常淋露三年，主治之。

天靈天童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高平中室，主扶凍。

東王陵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治逆炁，令差。

太衡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凶至室，治男女過地星路吸咄，主治之。

督金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盧黃室，治男女幘微露之踵，主治之。

救欺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倉明室，主治百姓破墮不利救護之。

解患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下倉室，主爲民解宅破墮不正者，主之。

南上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食果室，主開主門，蓋人壽長令短三日差去，非瘡不得病人，胸脅天昌君黃衣兵十萬人，主為收除宅中一百二十人殃怪、中外殄殃十二刑殺之鬼，來作惡夢怪病者，除之。

東明大夫君治天帝室，道來宣譚上字三風隨惡精瘥留病主治之。

治暗啞

綜 述

佚名《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卷二《治暗啞》 百舌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治暗啞不能言語，領炁吏平定身中治舌痛。

九炁蜚舌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治男女久病咳嗽。

醫藥養生總部

醫藥學部

養生延壽

論說

佚名《太上洞玄靈寶五符序》卷中《胡麻膏》 胡麻膏一斗，薤頭三斤，微火上煎之，令薤焦黃。絞去滓，以酒服之，日中一升。百日以去，服之肌膚充盛，二百日老者更少，三百日延年益壽。久服神仙也。

又《夏禹受真人方》 赤箭，一名離母，一名鬼督郵，一名神草，一名獨搖，一名當苦，一名勝子，一名鬼箭。生陳蒼、生少室，生上洛堯流山、太山之陽，或諸名山之南，生南陽諸溪澗，或生谷中陰處。一莖生有節葉，其巔如竹葉，有風不搖。常以三月採取，盡其根無所去，搗絞取其汁，停置器中，曝乾其滓，乾復納汁曝乾，治服方寸匕，後食，令人不老。十日知效，三十日氣大至，百日以上身輕，耳目聰明，一年齒髮更生。其莖赤，如弓箭，根似人足跗有指處，但無爪也。其子似小羊兒。一曰根如芋魁，其子似芋子，居其傍不與相連，多者十餘枚，朝居母西，暮居母東，日中居母下，盡取之。中央有王，大如指，小者如環之，十二枚，四邊各三，是其衛也。取之先齋戒百日，以酒脯醢其母，於日下乃取之，裹以丹囊，盛常置左腋下。其王名六甲父母，隱五百人衛，子能隱一人衛。此藥母至死喪生乳者家，藥神即去矣。一曰葉如母指大，指有四赤羽上下竟。冬夏生，採無時，主治惡鬼精物，蠱毒惡氣，中寒熱擁腫，起陰益氣，肥健輕身，久服延年。其味苦。

章陸根，味酸有毒，主胸中邪氣，塗擁腫，殺精物，練五藏，散水氣。根如人形者有神，生故墟、田間，三月、八月採。章陸草，一名夜呼，一名蕩根，一名當陸，一名菟陸，一名長根，一名商陸草，一名神

陸，一名白華，一名逐邪，一名天草，一名逐陰之精。此草神草也。

又《靈寶三天方》 巨勝五分、威僊四分、蜀椒一分、乾薑三分、菖蒲三分。皆取真新好者，精潔治之。凡五物，以王相日，童男搗藥，勿易人也。各異治，下細篋，五物各萬杵。五物各異置赤杯中，凡五杯，羅列赤案上，露一宿。明日平旦，乃以神斗分之，合和如法。和以白蜜，若白飴，後更搗三萬杵，丸如梧子。平旦向日長跪，吞三丸訖，言長生，得所願。暮日入，復跪西向，復吞三丸，如旦法以爲常。禁食生魚、猪肉、韭菜，禁見喪尸、犬猪、產沍。慎之。曰此是一劑也。若服盡更合，可計藥分并合之，多少在意，令周一，服者乃佳。至於杵數，可都共益一萬杵耳。合和更搗，是爲四萬杵也。

甲子建天，癸亥數路，晨昏爲期。慎勿敢忘。六十一節，天地之常，服之如法。甲癸爲明，甲子建日，服至癸亥日，爲一節。若甲子無建者，滿定開亦佳。服藥皆先齋三日，燒香存神，然後即事也。滿六十日，身輕能行；復六十日，四肢通利；復六十日，顏色有光；復六十日，平調腹腸，五臟皆實，凶邪不傷；復六十日，身體堅強；復六十日，耳目聰明。此是一歲驗也。復六十日，骨體強梁；復六十日，手爪有光；復六十日，影響顯彰；復六十日，精氣益長；復六十日，白髮還藏；復六十日，牙齒堅剛。此是二歲驗也。復六十日，道德達通；復六十日，六甲神從；復六十日，神達身中；復六十日，志信神行；復六十日，心開目明；復六十日，遠知四方。此是三歲驗也。復六十日，瞻視有光；復六十日，五神不亡；復六十日，不知飢渴；復六十日，百神來謁；復六十日，五藏不竭；復六十日，能寒能熱。此是四歲驗也。復六十日，能浮能沈；復六十日，能淺能深；復六十日，能圓能方；復六十日，能弱能強；復六十日，能縱能橫；復六十日，能短能長。此是五歲驗也。復六十日，能好能醜；復六十日，能少能老；復六十日，能大能小；復六十日，能輕能重；復六十日，出入無間；復六十日，行厨在邊，位爲仙人。此是六歲驗也。長服不休，與天相傾，變形千化，上升太清。

又《去三蟲法》 取槐子，不須上巳也。得取之，并上皮膚，令可丸，丸如杏核。一服三丸，日二服，多作長服亦善。亦可以蜜丸之。

又《住年方》 以八月直成日取蓮實，九月直成日取雞頭實，陰乾

百日，擣分等。直成日以井華水服方寸匕，滿百日，壯者不復老，老者復壯。若爲不然，以藥別食雞雛百日，即知驗矣。久服之神仙。

又《靈寶黃精方》

以春取根，淨洗薄切，熟蒸之，曝可令燥，擣服方寸匕，當露擣之。一名馬箭，一名薊竹，一名薊蕤，一名可沮，一名羊括，一名仙人餘糧，一名苟格，一名垂珠。其葉名雞格根，一名黃精，一名白芨，三月採根，可餌也。主輕身益氣明目，餌服令人耐飢，其味甘無毒，陰乾五十日成，取實一斗，漬以甘水，二斗爲漿，若酒服之爲常，可不死也。服黃精根，多益善，洗刮令土盡，一斛根以水二斛煮之，令盡味出之，益清復煮再過，味足以盡也。合煎汁湯上竭，令去火止內，熬大豆末，餅之如大錢，服多少自在，味甘香。亦可取根蒸，若煮食無多少。始生時亦可取莖葉，爲菜茹鬻食之，此一曰重樓也。若煮食之，汁可飲，勿棄去也，汁甚香美。欲餌之法，以二月、八月取根，刮去毛，熟洗細切，一斛煮以水六斗，炊火令和，且至夕藥熟，出使寒，手授之使碎，酒囊醢得汁還竭，令可丸。取滓乾末納釜中，令和藥成，服如雞子者，日三。可絕穀不食，不寒不暑，行及奔馬，百病自愈。人能絕房內則不老，壽無期至仙人，不絕房內，止可壽二百歲耳。服此藥，不避虎狼，不畏兵革，行山中生食之，恣口渴飲水生食，又善通神明，亦可散服，未必餌也。服黃精不知老，令人有好顏色，白髮黑，落齒生。服食黃精三十日，通知神明，百日欲騰躍，走及奔馬，不知倦極，二百日之後，乍見乍亡，十年仙道成。數有效驗，前世多服此方。今者有但服華者，黃精之精，一名黃華，其味皆甘香也。取其母煮之以爲飲，寬中益氣，常以爲飲，甘香辟惡氣，令人有色澤，耐寒暑。一名救窮乏糧，凶年可與老小休糧而食之，服其華，勝其實，實勝其根也。天官名此草爲戊己芝。

昔人有至霍山赤城內者，見其中有數千家，并耕田墾陸，盡以種此草，多者數十頃，少處數十畝，而其根莖殊大，當是鋤護之至，不如於山中糴出而生矣。草澤皆有之也。昔人即問赤城人：種此草何爲？人對之云：此仙草，此中人由來並食之耳，使人長生矣。吳主孫權時聞其說，所言之審，即使人於江東山中種而食之。但權不絕房內，爲諸不靜，遂不能得其益也。爾時皆使監司領兵人專守之，吳敗，而此里名故存。江東或名之爲薊竹里，或名之爲黃里，是權時種植之故處也。弟子葛洪曾聞之於鄭

君，言識其始，云：子服戊己壽不已，子服長生之精，與天相傾。又聞葛仙公所傳云：諸修長生之道，當先去三蟲，下伏尸，乃可將服食，休糧絕穀耳。不去三蟲伏尸，而絕穀者，多所思念，於身不善，又復喜遇好食，令人意亂不覺，惑而犯之也。若能修無爲，食氣自然，漱醴泉者，上也。人多不能，則可以藥助之，先下伏尸，然後服食，則有效，此道之次也。合藥當以破除，日辰王相，天清無雲，乃丸藥於靜處，勿說服藥也。三蟲無耳有聞，無目有見。先沐浴蘭香，齋戒三日，避婦人，斷食猪犬肉。食此物肉令人死，不得上天，但止泰山，入三官地獄，爲守檻鬼吏。此科施於道士矣。又忌食猪犬肉者，食之令人老則忘誤，面目羸瘦，齒敗聲壞。夫食清真者長生，食穢濁者命斷也。駕不殺於蠱動，故有千年之壽；鵠不履於黑水，故有百之齡。性潔者受真，氣清者壽考，自然數也。

又《神仙修養方》 用成日煎牛脂，若羊脂一斗，胡麻一斗，乾薑百累，生薑半斤，生地黃一斤，皆擣絞之。大銅鑊中微火上煎，使藥味盡，脂色變黃，成絞去滓，取如雞子者一枚，投酒中服之，日三，令人百病皆愈，髮黑齒生。

又《天門冬煎方》 治虛勞百病，心下懸飲不能食，止渴，令人肥，永不老。方用天門冬二百斤、生地黃一百斤，皆淨洗，擣絞取汁，澄取上清門冬汁一斛，地黃汁五斗，合於銅器中，微火上煎之，令得五六斗畢，納白蜜四斗，湯上煎之，攪不離手，晝夜數日，令可丸。服如雞子一枚，日三。亦可以酒和服之，十日則知效矣。地黃、門冬，不可頓得，稍取恐先者敗，以土藏之。

又《黃帝受黃輕四物仙方》 一曰鴻光，二曰千秋，三曰萬歲，四曰慈墨實，合作四物，丸用白松脂，大如雞子。服之七年，身壽四萬三千歲不死。長服之，可與天地相守。黃帝曰：此四物形狀何似，可得聞乎？黃輕曰：鴻光者，雲母也。千秋者，卷柏也，生於山石之間。萬歲者，澤瀉也。慈墨者，菟實也。丸以松脂，如雞子，旦暮服一丸，令人長存，不飢渴。

又《真人長生去三尸延年反白之方》 宜服丹光真華之母，宜食浮水玄雲之髓，此自然能生，千歲一變，百歲一化，先變後化，天不復害，神鬼無奈何，故可服也，故得生也。丹光之母者，松脂也。浮水之髓者，

茯苓也。能伏鬼神，却死更生。松脂流入地中，千年變爲茯苓，茯苓千年化爲琥珀，琥珀千年變爲丹光，丹光色紫而照人。丹光千年變爲蜚節芝，蜚節芝千年變爲浮水之髓，浮水之髓千年化爲夜光，夜光千年化爲金精，金精千年化爲流星，流星千年化爲石膽，石膽千年化爲金剛，金剛千年化爲木威傳芝。夫金入火不耗，入水益生。夫松脂之變，蓋無常形，故能沈淪無方，上升太清。此飛仙之法，勿傳非其人。

方曰：先取松脂、茯苓各十二斤，以水漬茯苓、松脂七日，朝陽去水。以醇酒二斗，與茯苓合餌之，以曝令乾。月食一斤，欲不食。因鍊松脂，去苦梟，以火溫之，納茯苓中治合，和以白蜜。三物合服之，月各一斤，百日身輕，二百日寒熱去，三百日風頭眊目去，四百日五勞七傷去，五百日腹中寒癖飲癥氣去，六百日顏色住，七百日面黧去，八百日黑髮生，九百日灸癥滅，千日兩目明，二千日顏色易，三千日行無跡，四千日諸痕滅，五千日夜視光，六千日肌肉易，七千日皮脉藏，八千日精神彊，九千日童子薄，萬日形自康，二萬日神明通，三萬日白日彰，四萬日太一迎，五萬日坐在立亡。日三食，慎勿忘，但過萬日，仍自縱橫，變名易姓，升皇天。

古有黃初平者，正服此藥，方成真人。初平，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道士，乃問之曰：吾弟牧羊，仍失之四十餘年，不知死生所在，幸願道士爲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黃，字初平，是卿弟也。初起聞之，即隨道士去，求得弟相見，悲喜語畢，問初平曰：昔羊皆何在？初平曰：羊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了不見羊，但見白石。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但兄自不見之。便起俱往。初平言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千萬頭。初起曰：弟獨得仙道如此，吾可學否。初平曰：唯好道便得耳。初起便復棄妻子，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茯苓，至五萬日，坐在立亡，行日中無影，有童子之色。乃俱還鄉里，親戚死亡略盡，乃復還去。以方教南伯逢，易姓爲赤，初起改字爲赤魯斑，初平改字爲赤松子。其後服此藥仙者數千人。

又《令人不老長生去三蟲治百病毒不能傷人方》 取章陸根四十斤，

削去上皮，細切之。以水八斗，於東向竈煎之，令減半，去滓更煎之，令可丸服，如梧子一丸。大良作之，勿令人見。又一方：取章陸三十斤，正月、二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採取，過此不中用。取章陸，淨洗蠹切，長二寸許，勿令中風也。絹囊盡盛，懸屋北六十日，陰燥未治下簍。方寸匕，水服，日一，先食。十日見鬼，六十日使鬼取金銀寶物，作屋舍，隨意所欲。八十日見千里，百日身能飛行，登風履雲，賜化爲筋，久服成仙人。

又《真人住年月別一物藕散》 凡一物，七月七日採藕華七分，八月八日採藕根八分，九月九日採藕實九分，治合藥畢矣。服方寸匕，授南陽劉長生。長生居清淵澤中北界。長生服藥七十餘年，不壯不老。欲知其驗，取雞雛如鴝鵒大者，與共服藥，三年故爲雛子矣，長服仙也。藕實一名水芝丹，一名茄實，一名茭實，一名蓮花，一名芙蓉。其葉名荷，其小根名芋，大根名藕，其初根名茭，與雞頭爲陰陽。以八月上戌取蓮裏實，九月上戌取雞頭實，九月上旬取藕，各分等陰乾百日治之，正月上卯平旦，并華水服一方寸匕，日四五，後飯服之，百日止。主補中益氣力，養神不飢，除百病，久服輕身延年，不老神仙。雞頭實，一名鴈實，一名天門精，一名天禹，一名曜味甘，治濕痺、腰脊痛，補益氣彊志，耳目聰明，久服輕身不飢，神仙也。

又《服食麋角延年多服耳目聰明黑髮方》 取新角，以刀削去黑皮，取中白，熬令色黃，熟治。服方寸匕，日再服，三十日通知神明，六十日力百倍，百日通神，常服壽無極延年。明子高、容成服之，以致仙，范蠡服之，遊在民間。

黃精之草，太陽之精也。結氣九天，浮遊八朗，逐風流化，散精六合，依山寄名，因雲雨之潤，附景託形，而爲草物。其生太行之坂，立根磐石之側，含精三陽，隨氣敷榮，育養淳和，溫調甘露，上承太火於少陽，吐葩於盛夏，積精成真，充根累節，色黃味甘，朝出向陽，雲葉理通，與衆草不羣，萬物不雙，此所謂中黃之所處，積陽之所宗，其神化者也。蛇食之化爲龍，鳥食之化爲鳳凰，人食之爲仙王。大哉此草，獲天地之淳精也。而天下人莫知其真也，知之莫之能食也。故《九天大仙經》曰：天地神靈三萬六千，人人身中，人莫能使。服食仙藥三萬六千種，而

人莫能用也。長生久視，人莫之能爲也。神聖可致，壽命可延，人莫之而通也。神雖明，服食易見，應時有效，而人莫常爲也。人自守貧賤養身，長生久視者，未見之也。逐勢趨利者，今人爲之。若使人求長生如求利者，無不皆得也。人能棄去榮華，修守清靜，以常無爲，求諸玄妙，服食此草，四時不廢，可致延年。若能棄世俗，幽居名山，服食此草，可與天地相望，衆神集會，太一候迎，上升天府，下遊崑崙，可與天地終始者也。此草與鈎勉相對。黃精，太陽之精，入口使人長生，鈎勉者，太陰之精，入口使人即死，不知其相對也。人但信鈎勉之殺人，而不信黃精之生人，不能服之也。鈎勉者，野葛也。日南諸夷山藪中，名野葛爲鈎勉，食之入口便殺人，其毒煩冤，氣鈎人腸，必勉絕之，故名之曰鈎勉也。是謂世人忽於長生，貪慕時榮也。唯黃精之爲草木，長生三陽之氣，上入太清之宮，鍊精玄妙，隨化淳和，光流九野，布六合之內，依雲藏山，隨氣而化，植根立莖，隨葉通精，結味甘香，其葉青黃，通神超合，萬根下生，希風承露，結根數節，斜生旁起，受氣淳精匿化，吐氣育真，華有九德，益壽進賢，莖有靈寶，服之成仙人，根爲天寶，和光御神，取爲散餌，可致飛仙。季春採其根，其根名山精，洗以清水，盛以大盤，好以治擇，可餌可乾，乾之者散，餌之者丸，多服絕穀，少服神安，服之三等，根華皆然，積年累月，坐致靈神。華爲飛英，根爲流精，和補內神，化人神靈，通光洞達，千里益明，拘魂固魄，五臟內平，三蟲奔走，伏尸振驚，能常服食，天地合并。根黃不白，葉柔而澤，受氣清淳，不比常日。百草靡靡，應秋而索，黃精霏霏，含道藏德，靈草習習，華葉光光，仲春採華，盛以絹囊，陰乾六丁，玉女在傍，服食千日，坐在立亡。春秋葉根，調和陰陽，丸及餅餌，顯味甘香，食在多少，在意無量。莖葉嚮淳，汁可爲漿，寬中益氣，五臟調良，肌肉充盛，骨體堅強，力倍少年，身體康壯，神仙服食，唯此爲昌。

又《仙人下三蟲伏尸方》 用茯苓十斤，章陸根削去上皮，但取下白者五斤，清酒、麥麵麴各五斗，并炊釀之，置瓮中，封之二十日，藥成劑之。但取純大豆，熬作末，如飴狀，合丸如大彈丸，日服三丸，十日以去稍益，如雞子黃，上尸百日，中尸六十日，下尸三十日爛出。上尸如手，中尸如足，下尸如雞子；上尸黑，中尸青，下尸白。此三尸與人俱

生，常欲令人死，至晦朔日，上天白人罪過。晦至其日，當拘魂制魄，及守庚申夕，於是三尸不能得動矣。是其夕，人夢與他人爭鬪者，是魄與尸鬪也。夫魂常欲寧，身故不欲伏尸，魄常欲寧，神故欲恍惚，三尸常欲人死，故欲攻奪，此之謂也。凡道士、醫師，但知按方治身，而不知伏尸在人腹中，固人藥力，令藥不效，皆三蟲所爲。上尸好寶貨千億，中尸好五味，下尸好五色，若不下之，但自欺耳。去之即不復飢，心靜無念，可得遂生。真人貴其方，道士尊其藥，賢者樂其用，愚俗笑其事。所以言人死爲尸骸者，坐是三蟲之位號也。但作服章陸散者，乃自除去三尸，不必須釀而服之也。槐子亦善。能服氣者，不用此術。又真氣是青牙，五方之精，道士服之二十一日，三蟲走出矣。

佚名《太清經天師口訣·玉靈飛霞散》 此玉靈飛霞散，是十大仙之寶藥。昔太安子服之，二百日得仙。自是以來，十仙相付，於中功能不可具說。

作法，取上美玉明徹絕淨者十二斤，用扇石解作板，厚二分。解訖，用河水作湯疏洗使淨，去扇石氣。取雪水兩石四斗，露水一石二斗，霜水一石二斗，雨水一石二斗，井水一石二斗，凌晨取井華者佳。用好甕甕不津者，盛此五水。先掘地深一丈二尺，以冬至日夜半時，先下坑中。正夜半子時，下五水并玉板等，即用盆覆，上好厚泥，勿令泄氣。坑上安木，木上安草，草上安泥，泥上覆土，令厚三尺，即作欄障，勿令人獸經過，在上來去。至夏至日日出中，此受陰陽氣備足。即先作生麻子粉，壓取脂，銅釜中安脂，內玉板，煮之三七日止。次作俠爐，安理石撩棧，置玉板在上，爐下然純麻子燭，燒此玉板板赤，內葱液汁中，三七偏止，次取玉，還用玉杵搗之成粉，使令極細，唯細是精。

次訣服法，用四時王相日，日辰不相剋日，凌晨，服者面向東，并華水服方寸，七日三服之，六十日易形，百日人不識，二百日通神，一年已上仙道成也。老者服之，二年成仙。

又《乾元子黃神膏》 此神膏是昔乾元子服之，七日登仙，已經二度三灾。遂作上仙。十仙相授，寶玉函祕玉籙，爲萬劫糧計藥功力，藥中最上，藥中最貴，祕之祕之。

次作黃神膏法，取成鍊茯苓三十六斤，百鍊松脂二十四斤，食蜜一石

二斗，金粉三十六兩。凡用四物，取新銅鑊，內蜜鑊中，訖，先納茯苓，次納松脂，作二日煎之，始納金粉。內金粉之時，稍稍散鑊中，密煎之上，慎勿攪之，沸自沈下。煎經七日七夜，膏即成。服法用初精散，丸之如小豆許大，一服三丸，一日三服。十日自然絕食，二十日氣力大壯，六十日姿容如玉，百日成仙。服此一劑，萬劫常存，神通無礙也。

又《胡冲子玉靈膏》

計此膏功能，說不可盡，直略抄取藥訣。

次作玉靈膏法，用成鍊茯苓細末二十四斤，百鍊松脂細末二十四斤，食蜜二石四斗，玉粉十二斤。凡四物。先內食蜜銅鑊中，次內松脂，次內茯苓，次內玉粉，攪令相得和合，煎七日藥成。服法亦用初精散，丸之如小棗許，一服三丸，一日三服，二百日成仙。

又《太真未央丸》

此方大本上論其功能，說不可盡，今直抄藥。

次作太真未央丸法。用白礪礪粉一斤，白玉粉一斤，珊瑚粉十二兩，水晶粉一斤，琥珀粉一斤，真珠粉一斤，紫石英粉十二兩，雲母粉十二兩，金粉銀粉各一斤，朱砂末一斤，雄雌二黃末各一斤，石峰粉八兩，石肉末十二兩，鍾乳末一斤，茯苓末三十六斤，松脂二十四斤，食蜜二石四斗。

上件十八味，並好鍊治作粉，用上食蜜，先內新銅釜中，煎經一日，次第下諸藥粉，合煎之，七日七夜成。

服法，用四時王相日，日辰不相剋日，取藥丸作小棗許，一服三丸，一日三服，立仙也。

又《三景膏》

作三景膏法，朱砂、雄黃、雌黃、禹餘糧、雲母粉、石肉、鍾乳、白石英、紫石英、石峰、石腦，已上朱砂等各十二兩，茯苓三十六斤，松脂二十四斤。凡十三物，精鍊治作粉，用食蜜一石二斗，安銅釜中，內上藥等合煎七日，丸如梧桐子，一服三丸，日三服之，三年成仙。

又《凝靈膏》

作凝靈膏，用茯苓三十六斤，松脂二十四斤，松子中仁十二斤，柏子中仁十二斤。凡四物，鍊治細末，用食蜜二石四斗，內大銅釜中，煎之一日，次第下諸藥，攪令相得，微火煎之七日止。

服之法，丸如小棗許，一服七丸，一日三服，若絕食頓服之，隨多少足飽爲度，即絕食身輕，變老爲少，二年仙道成。

又《初精散》

赤松子告雲陽子曰：吾本未仙之時，真華子告余

曰：若求長生學仙之者，可先服初精散，次服凝靈膏。若先服此二藥，宜服上藥，身輕易學也。

次作初精散法，用茯苓三十六斤，松脂二十四斤，鍾乳一斤三斤，亦佳。凡三物，好鍊之，並作粉，用食蜜三升，攪令相得，內養甕中，固閉口，陰乾百日，出如粉。服之三方寸匕，日三服，服一劑，不同餘散，大好大好。若不先服此初精、凝靈二藥，徑服大藥者，遲得力也。

凡合大藥，必在山林靜所，作大藥屋，四面懸劍，並作却鬼丸、却鬼神也。安之懸之，始可合大藥，不爾者，鬼神喻藥精氣。必作符藥，却惡鬼神也。

作却鬼丸藥法：用朱砂、雄黃、雌黃、鼈甲、藜蘆、桃仁、烏頭、附子、大半夏、野葛石、硫黃、巴豆、生犀角、鬼臼、麝香、鬼箭、蜈蚣。凡十七味，等分搗篩，用茵草汁和之，丸如雞子黃大，合仙藥之時，四面懸之，中燒一丸，百鬼走去。又燒一丸，鬼等悉死。祕之大驗。

青霞子《太清石壁記》卷上《無忌丹》 一名堅骨丹，二名無畏丹，三名凝神丹。

金牙一兩、寒水石二兩、石乳一兩、雄黃雌黃各四兩、白石英一兩、芒硝二兩、紫石英一兩半、硝石一兩、麥飯石一兩、朴硝二兩、牡蠣二兩、鍾乳一兩。

右飛一如四神丹法，飛三日三夜，細研丸如麻子，服一丸無不差。召魂丹，久服延年，無忌。

又《五嶽真人小還丹方》 一名金精丹，二名飛空丹，三名仙萼丹，四名救世丹。

丹砂、雄黃、曾青、磁石、石腦、朴硝、巴砂、玉英、禹餘糧、白礪石、玄石脂、凝水石、滑石、石膽各十兩。

右新苦竹爲筒貯之，以蠟固頭，按之，納華池中，二十日出之陰乾，二十日搗篩色別，以酢和爲丸，納玉釜中，似鍊紫游丹法。勿使氣泄，以文武火三日夜。開之，色別搗下如粉。第一納丹砂，次玉英，合之上下相當，密用固濟。初用馬通火三日夜，後用炭火三日夜，前文後武，飛入上釜，丹成出用之，於乳鉢中，以玉碯研之如粉，以大棗去皮和爲丸，丸如粟米，一服三丸，用飲汁酒下之。

又《五靈丹方》 一曰昇霞，二曰凌霄，三曰靈化，四曰太一召魂，五曰還霞丹。

汞霜、雄黃、石硫黃、朱砂、雌黃已上各十兩。

右搗篩，以酢拌，曝乾七遍，入釜中，以白鹽花爲藉，然下石藥，以汞霜爲上，即以白鹽花覆之，厚三分，依召魂丹，用火三日夜，藥成，丸如麻子，一服一丸，治萬病。

又 汞霜三斤，雄黃、石硫黃、朱砂各二斤。

右搗篩四味相和，以酢拌令浥浥，曝乾，可四五遍止。自外飛鍊，用火日數，一依前法。

又《五石丹方》 一名五星丹，二名五精，三名五形，四名五帝，五名五嶽，六名五靈，七名八仙丹。

五石丹者，淮南王劉安好道，感仙人八公來授之，安以此方錫左吳，故得傳之人世。其藥飛五石之精，服之令人長生度世，與羣仙共居。五石者，是五星之精。丹砂，太陽熒惑之精。磁石，太陰辰星之精。曾青，少陽歲星之精。雄黃，后土鎮星之精。礬石，少陰太白之精。

右以此五星之精，其藥能令人長生不死。

又 曾青者，東方青帝木行青龍之精。丹砂者，南方赤帝火行朱雀之精。白礬石者，西方白帝金行白虎之精。磁石者，北方黑帝水行玄武之精。雄黃者，中央黃帝土行黃龍之精。

右五味並屬太微五帝火神之精主之，欲合此丹之時，五味各十兩，並搗篩爲末，酢拌之，如八神丹法。又須得五帝神符鎮丹竈上，乃可飛之。不得此符，終不能成。符在別祕傳中，《老子三部符》中亦有也。五石者，五星生氣。服其真精氣，可以天地齊壽。自非至誠好道，莫輕傳之。若消石、紫石、鍾乳。名曰白入石也。

太白山人傳《神仙養生祕術·神仙餌生地黃延年法》 生地黃不以多少，肥者陰乾爲細末，煉蜜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如湯酒下，三十九日，進三服，百日顏如桃花，至三年令人長生矣。

沈知言《通玄祕術·鄭氏三生丹》 伏火丹砂、伏火北庭礬砂、伏火龍腦已上三味，各一兩半。同研如麵，以漿水拌令曝曬，日中乾之後，更細研之、磁石一兩，引針多者爲上，醋淬，搗如麵也、鍾乳一兩細研、赤石脂三兩，粘舌者

爲上，細研。

右入一瓶子內，如法乾了，入灰爐中坐，瓶子入灰三寸已來。即以火二斤逼令通徹，即加火至十斤已來，漸漸令通赤一炊久。藥成，入水中，以鐵匙打蓋淘冷開取之。其藥面上白色，內紫金色光，匙研如麵，安於淨地紙襯，却以盆覆之一日，出火毒後，以粟米飯丸，如小豆大，空心水下三丸，解百毒。若有人被毒，於酒食中喫。治心腹痛，傳屍病，臭腋野蠱，邪氣惡症氣，及鬼疰氣攻心患者。醋調藥末三錢，服之神效。傳屍病人間惡疾，一家不計口數，一人死傳至一人，乃至滅族。有福者得遇此丹服之，一人痊愈，則終不傳也。其病是急勞黃瘦之疾也。若患發背瘡膿血不止者，不計瘡在心上心下，醋調藥末，勻於薄紙上，可瘡大小貼之。隔日換，兼服丸藥。不過三五上貼之，其瘡漸漸斂自合。忌諸毒物味。即膿血定，十日半月，平復如故。若患頭面上刺痛，及頭旋風，醋調末三錢服之，永除根本。若曾服硫黃，失飯石毒發者，服兩丸立效。此是衆藥之君主，後即不發也。

凡燒鍊石藥，多見不出火毒，便充丸散，服食之後，補失將息，火毒即發。但先出火毒，後脩合，終不發。三消病，黃連湯下，以黃連末同爲丸服之亦得。陰黃背腫，茶下三錢即止。背腫是發背之徵也。口瘡，蜜調塗舌上。赤白帶下，酒調服之。若經陣箭鏃入肉，即以苧蓼蔓根研汁調藥，塗於痕上，其鏃自出。婦人產後風痛諸疾，血氣衝心不可忍者，醋酒調三錢服之，即止。漆咬瘡癢者，以荷葉湯洗了，藥末塗之，即差。一切毒蟲癩疾心邪，犀角摩水下三錢。吐血不定，依此服之神效。

又《青花丹》 空青一兩研、定粉一兩、白石脂半兩、光明砂半兩、白鹽花、桃花石各半兩。如無，以磁石代之。

右件藥研如麵，入餅子，即以鹽花蓋其上，固濟之乾了。以一二兩火於餅四面逼之，漸漸近餅子，候熱徹四面，著一秤炭火漸漸燒之，任火自銷，可一餐久。如瓶子沸，更伺候少時即住。待冷定，開取藥搗碎，水飛去却鹽味，乾了，入少麝香同研，以飯丸，丸如麻子大。每日空心酒下五丸，忌羊血冷水。此丹治霍亂，肚脹冷氣，小子疳，痼腸風，女子血氣一切冷疾。久遠服之珍妙。

又《太陽流珠丹》 太陽一斤、馬牙硝四兩、鹽花四兩，炒令煙盡、北

庭三兩。

右四味同研如麵，入餅實按之，上更以少許炒鹽蓋，出陰氣了，如法固濟，即坐一鼎內下。先鎔半斤鉛礬藥餅子了，以鐵條擒據定。又銷鉛注入鼎，令沒餅子，固濟遍了，入灰爐中，以火養令鎔常半，以鉛爲候。如此一百日滿，即出鼎內餅子。別以火養三日，常以火五六兩，日滿加火煨，似赤即住。冷，取出如琥珀色，以寒泉內出火毒，研細，以棗穰爲丸，丸如菉豆大。每日空心茶下兩丸，能破一切宿冷風氣，癥瘕結塊，女子宿血氣塊，赤白帶下，腸風瀉血，多年氣痢冷疼，吐清水，反胃吐食，一切諸疾，並皆治之。

又《黃庭丹》

硫黃、北庭各一兩，同研如麵。
右入一合子內，如法固濟了，入灰爐中養，常以火四兩，養一七日，復入於合底養一日。取出，看太陽在合上，北庭在合下。又重同研，依前入合，又養七日，後更於合底養一日，即住。取出，看太陽不在合上，已伏火矣。和蠟煮出火毒，蠟黑如漆。去蠟燭乾。重研令細，以飯丸，如粟米粒大。每日空心，酒或醋湯下兩丸，破女子宿血氣，身輕健。此丹服後，百病不生。其藥九伏在人身丹田穴中，十年五歲後，若更有身上，或因打撲損年深，即發疼痛徹心，念之云：「先曾服食靈丹，今在身有此疼痛，願爲救療。」但以別人手更互相摩其患處，須臾覺肉內有物如火，來至痛處，痛處即愈。此是丹藥靈驗也，其功不可備述。

又《華蓋丹》 黑鉛三斤，絕上者佳。即打拍爲方響片子，鐵作筋穿之，作孔以繩串之。

右取淨瓶甕，盛米醋一斗。將鉛片子懸於甕中，可去醋一寸已來，以紙密封固濟甕中。每一七日一度開，換取鉛片，出於淨紙上，小篋子及鳥羽毛掃取霜了，即却安入。但七日一度開取，經三四度後，即須換却鉛片子，力劣矣。每鉛霜一兩，入龍腦半分，同研如粉，以天露水爲丸，丸如梧桐子大。每夜臨卧時，含一丸便卧，勿語，任尤自銷。此丹能變人頭髮。如未白者，常隔日含之，一生不白。如已白者，含此丹至二十日後，拔却白者，即生黑者。不逾六十丸，或至一百丸，鬢髮盡鬢黑色，光潤如漆。或拔却白者，一毛孔內生兩莖黑者。此丹世上希有，真人金口所傳。久而含之，延駐顏色，年五十人如童兒之貌。兼偏去熱毒風，筋骨疼痛。

一生忌大蒜。

又《紫金丹》 伏火北庭五兩，別研，在後入於藥中，生地黃十斤搗碎，以生絛絞取汁，杏仁五升，去尖皮研，金州椒半斤、蜀附子半斤，炮去皮秤之。

右已上除地黃汁外，並搗羅爲末，便取地汁於鐺中，銀鍋爲上。使炭火一斤已來，以灰罨四面慢慢煎之，勿令火急。便入諸藥末，以柳木篋攪三百下後，即入北庭又攪，勿住手。但看稠厚可丸，丸如梧桐子大。每日空心，酒下一丸至十丸爲度。每服後良久，以飯壓之。女子服亦得。忌羊血。有娠勿服。此丹偏治丈夫五勞七傷，一切冷病風氣。久服變白駐顏，延年補益筋骨，神驗之丹。

又《黃英丹》 玉屑一兩、砒霜一兩，左味一升煮曝乾。左味是醋也、蜜陀僧一兩、乳頭香一兩、人糞霜一兩乾者，以瓦一口，炭火燒之令通赤，用瓦蓋候冷定，勿令作灰取出。

右同研如粉，以真米醋多年者半升，煎乳頭香令銷，即入。寒食乾蒸餅末，更重研如泥，以鍊蜜爲丸，如黑豆大。偏治冷氣心痛，女子血氣心病發。空心，醋湯下一丸子，所患須臾即定。先有病根不差者，每日空心，服一丸，至二十服，一切病皆除差。女子心病有根者，止於三十丸，一生不發。懷孕女子勿服，服必損胎。忌羊血毒魚等物。

又《陰伏紫金丹》

硫黃五兩碎研，水飛、鹽花一升。
右布鹽花半升，於小平底鐺子內，次鋪太陽末，又以餘鹽蓋之。別以一瓦器蓋定鐺子面，以水沒得藥上二寸已來，以濕紙固縫。文火養，長令魚眼沸，七日七夜，勿令火絕水耗。旋換添之，時時開攪，勿令粘綴鐺底。日滿曝乾，加火鍛通赤。冷，以湯沃去鹽味，日中乾之。以棗穰爲丸，丸如小豆大。每日空心，茶酒任下五丸，忌羊血葵菜。能治女子血氣，暖子宮，駐顏悅色，若患腸風瀉血不止，兼赤白帶下，曾服藥不差者，服此丹永除根本。但是冷疾，無不治之。

又《太陽紫粉丹》

硫黃、馬牙硝、汞各三兩。
右以無灰酒五合，旋點於鉢中，研三昧如泥，銀星盡即止。日中乾之，布於鐺內，以碗合定，如法固濟乾了。於鐺下以炭火三五兩養，經半日來，漸加火至七八兩，經一夜時即住火。待冷開取藥，以白蜜拌令曝

曝，於青竹筒子中盛貯，米飯上蒸一炊，久出更研細，以棗穰爲丸，丸如梧桐子大。每日空心，鹽湯及薑湯，酒任下三丸。治反胃痞癖，一切冷病，無不差者。有孕女子勿服，損胎。忌鯉魚。

又《勝金丹》 朱砂三兩別研後入、雌黃一兩半、太陽半兩。

右並研如粉，先以桑灰汁於鑊子中，銷二黃成汁，下朱砂末，攪令自勻相乳入，即下灰汁約一斗半中，煮三日三夜旋暖，灰汁添，日滿藥成泣即住。刮取藥入鼎子中，以文火逼乾陰氣盡，重固濟令如法。復以火二十斤鍛，火銷至三五斤即住。待冷，看藥已在鼎底作一片，擊取成白金，研如粉。以甘草湯餘甘子瓷器中，煮一日出火毒了，更研令極細，以粟米飯丸，丸如菉豆大。每日空心，冷椒湯下三丸，加至五丸，治一切風疾，半身不遂，口不收斂轉動不得者，服半兩便差。忌羊血。

又《綺金丹》 京黃丹二兩、丹砂六兩研、汞六兩。

右並同研，汞星盡，令細如粉，以濃甘草湯拌令曝曬，日中乾之。入瓶中固濟，以文武火養一日，後漸加火至五斤，逼之一日。後以火十斤，煅令通赤。冷定，取藥研細，以糖蟾之蘇是砂糖也。丸，如麻子大。每日空心，冷椒湯下一丸，五十已上二丸。朝服暮差。久服駐顏延年，添益精髓，補陰陽，去腰脚疼痛，治冷風氣，女子血氣子宮冷絕嗣者，服之有子。破惡血，去邪魅。有孕勿服。二十已下，未有妻室，勿服。服必衝破頭面，反有所損。忌鐵粉牡丹。

又《下元走馬丹》 伏火北庭、伏火硫黃等分一兩，研之如麵。

右取雀兒二十箇，胸上肉及肝，以苦酒三升，煮酒盡爲度。研如麵泥，絞却筋膜，以藥同擣爲丸，丸如大豆大。每日空心，酒下五丸。補益精氣，暖水藏，其功如神。

又《走馬四神丹》 〇二兩、悉倍脂、朱砂各一分。如無朱砂，以磁石代之。

右各研了，入汞更細研，令汞星盡入，固濟瓶。先埋水一瓶子平地，面，坐藥於瓶上斷沃出。如此四五度了，取出研令細，入鹽匱。每日以火四兩養四日，後取少許，火上試伏即住。便加火鍛令通赤，候冷了，取甘草湯拌於飯上，蒸一炊久，後以飯爲丸，如菉豆大。每日空心，津下三丸，治丈夫女子一切冷病，去女子宿血，暖子宮，駐顏悅色，與陰陽，補

益筋骨，壯氣脉，神效。

又《陰伏下元丹》 汞、太各二兩。汞曰水銀，太曰硫黃。敗鐵一斤，釜底爲上。

右先取鐵打碎，燒令赤，投水中。後於砂鹽內磨洗令淨，去赤水。如此三度，磨洗令極淨。即入瓶中，下汞及太，入一半瓶水。於釜中重湯，煮七日七夜，水耗即添暖水。七日滿出瓶，火逼令乾，加火鍛令通赤。去火，投於水中，淘去鐵，取丹藥澄曬乾，入地埋三日，出火毒了。以伏火北庭同研如粉，粟米飯丸，丸如菉豆大。每日空心，茶酒任下兩丸。其功效自知如神。

又《延生保命丹》 鍊了陽起石、伏火硫黃各四兩、雌黃一兩，生研如麵，以水飛之，石鹽一兩。

右前三味同研，次入石鹽更研，以熟水拌作一毬，勿令水多，拌了，以三重紙裹，日中乾之。又取白鹽十二斤，擣成泥拔，杵如漆即止。取一餅可盛得鹽盡者，先入一半鹽，旋按之令實，中心作一坑子，可容藥毬者。即安於坑子內，下餘鹽築，令至瓶口，入灰壕，周圍以火逼令乾。陰氣然盡，以瓦子蓋餅子口，如法固濟乾了。依前入爐，瓶上三寸灰，灰上一斤炭火，養五日後退火。餅上灰一寸，依前火一斤，更養五日。又去餅上灰一寸，加火至二斤，更五日滿，住火一炊久，取瓶出冷了。打破瓶，去蓋，鹽匱取藥作一團，紫色不耗，折又細研，以沸湯沃淘去鹽味。露一夜，明日以甘草湯拌重湯煮一日，久令乾，更細研，入龍腦、麝香少許，以棗穰爲丸，丸如麻子大。每日空心，酒下三丸，極冷五丸。治男子女人冷病，女子血氣，功力不可備述。初服旬日，忌房事、羊血、鯉魚、大蒜、豉汁等物。

又《抵聖固陽丹》 雄雀兒肝二十四枚。羅雀兒時，看雀兒項下黑多是雄，少是雌也。犬內腎並莖切薄片子於瓦上煨乾爲末，雄蠶蛾四十枚、枸杞子酥炒、雄黃一分。如無雄黃，以麝香代之。

右並細研如粉，以雀兒卵爲丸。如無雀卵，以鷄子黃代之，丸如梧桐子大。每日空心，酒下五丸。治男子陽道衰弱不興，水藏積冷，腰脚煩疼，行步無力，服之神效，三服已後，自知得力，不可具述。

又《下元補骨丹》 補骨脂二兩、楮實二兩、百饋二兩、附子二兩

炮、桑螵蛸三七枚炙。殺野田內小桑窠子螳螂窠子是也、茯苓二兩、蛇牀仁二兩、五味子二兩。

右並搗爲散，蜜丸，丸如菽豆大。每日空心，酒下十五丸，加至二十五丸，治男子水藏冷，補筋骨，建陽益精。

又《御仙丹》 鹿茸三兩，破作兩片，酥炙令黃香，更以生薑汁塗，炙破爲末、天雄一兩炮、山附子一兩，炮去黑皮，後爲末、蓂苢子一兩，淘了須煮令牙，生炒令黃黑後研、硫黃一兩，油煮令紫色、蛇牀仁一兩、磁石霜一兩、韭子一兩炒末、桂心二兩、伏火北庭一兩、龍骨一兩。

右都一處研如泥，以羊腎三五隻，去脂膜切碎，砂盆內以藥同細研爲丸，丸如梧桐子大。每日空心，酒下十丸。功力自知。如無羊腎，以猪腎代之亦得。

又《羊腎丹》 白羊腎一具去脂膜，薄切片子，於瓦上焙乾爲末、雀蘇一兩，白者雀糞是、鍾乳粉一兩。如無，以鹿茸代之、伏火硫黃一兩。如無，伏火者油煮令紫色。

右同研如麵，粟米飯丸，丸如梧桐子大。空心，冷椒湯下二十丸。良久，飯壓。補暖水藏，興陽道。年五十人服之，筋血壯如二十。後生服之，功力自知。

又《辟暑丹》 雌黃細研水飛、白石脂研細水飛、丹砂光明者研細，曲灘黃泥裹燒，水飛如輕粉、磁石生搗，水飛去赤。

右並等分各飛研，更如法同研，令乳入，以鍊白松脂爲丸，丸如小豆大。空心，以湯下四丸。三兩服後，夏月可以衣裘，並無炎氣相逼。此術曾奉懿宗皇帝修合，服食有功效。後又與司勳土郎中修合，頗有神驗，無能知者。

又 雄黃、赤石脂粘舌者水飛、丹砂光明者、乾薑。

右四味等分，飛研如麵，鍊蜜并白松脂丸，丸如梧桐子大。每日空心，酒下四丸，十日止。一冬不寒冷，不著綿衣，可以赤體於水中行坐。此二術神仙所述，宜敬重祕之。

又《擲果丹》 伏火北庭、雄雀兒二七箇，去頭足腹肚，留肝、雄雞肝七具、白羊血半斤已上，除北庭一味，以真酒四升浸，文武火煎黃盡爲末、牛黃半兩、白馬莖一具炙末、青金半兩、人參、桂心、當歸、乾地黄、芎藭、芍

藥、防風、黃耆、甘草、杏仁去尖皮、郁李仁、石菖蒲、兔絲子、車前子、決明、肉蓯蓉、草豆蔻、黃牛酥已上各一大兩、肉豆蔻。

右搗細爲末，入酥鍊蜜，入前三味相和，搗三千下丸，丸如菽豆大。二十已下，每日空心，酒下五丸。三十已上，十丸。兩日內有效微轉，只可減，不可加。服後飯壓。此丸子治男子無力，虛小弱者，服三十日增長。未有妻室者勿服。緣曾近女子來入夢思，故號爲擲果丸。

又《鹿茸散》 雄蠶蛾八分、陽起石十分鍊丁者、紫苑八分、遠志八分、桂心八分、桑螵蛸十分炙、黃耆八分、兔絲子十分、肉蓯蓉八分、蛇牀仁八分、鍾乳十分，酒研入之。

右並搗爲散，空心，酒下五錢。服後暖即減，冷即加。治男子五勞七傷，補益筋血，添精起陽，去陰汗，夜多鬼交失精者，一服有效。

又《冷飲子》 茴香三分，春夏使根，秋冬使子、遠志三分。去心、附子兩顆、炮、京澤瀉三分、草薢三分、肉蓯蓉三分、桑螵蛸二十枚，炙。

右搗羅爲散，分爲兩貼大，羊腎一具，去脂膜切細，以水一升半煎取五合，去滓，承露一宿。每日空心，冷服一合已來。每季四劑，能去溫疫，補下元，神驗。秘之。

盧道元《太上肘後玉經方·乾天父地母七精散方》 竹實三天兩日之精，九蒸九曝，主水氣、地膚子四大兩，太陰之精，主肝明目、黃精四大兩，戊己之精，主脾藏、蔓精子三大兩，九蒸，主邪鬼，明目、松脂三大兩，鍊令熟，主風狂痺濕、桃膠四大兩，五木之精，主鬼忤、巨勝五大兩，五穀之精，九曝。

右方昔傳黃帝服之上昇。欲傳立壇焚香，啓上帝，然可授之，立盟不泄，四十年一傳之。不爾太上尊算，七代考於水官，慎之。

又《坤風后四扇散方》 五靈脂三大兩，延年益命、仙靈脾三大兩，強筋骨、松脂三天兩，生風癰、澤瀉三大兩，強腎根、朮二天兩，益氣力、乾薑二天兩，益氣、生乾地黄五大兩，補髓血、石菖蒲三大兩，益心神、桂心三大兩，補虛乏不足、雲母粉四大兩，長肌膚肥白。

右方風后傳黃帝，高丘子授之，後傳茅固。欲傳立誓，不妄泄之。各搗爲散，仍合搗三萬杵，蜜丸亦得也。

又《艮王君河車方》 紫河車一具王母歌曰：紫河車一，龍潛變易。却老還童，枯楊再益。下文注曰：紫河車者，首女是也。東流洗斷血一百遍，酒洗五十遍，

陰乾曝合和、生乾地黃八大兩，補髓血、牛膝四大兩，主腰膝、菊花三大兩，去筋風、五味子三大兩，主五藏、菰蓉三兩，助莖，女人去之、覆盆子四大兩，主陰不足、巴戟天二大兩，欲多世事加一，女人去之、訶黎勒皮三大兩，主胸中氣、鼓子花二兩，磯筋骨、苦耽二大兩，治諸毒藥、甘草代菖蒲三大兩，益精神、乾漆三兩，去肌肉五藏風沙，令黃、柏子仁三兩，添精、茯苓三兩，安神、雲英粉三兩，縮腸、黃精二兩，補脾胃、金釵石斛二兩，添筋、澤瀉三大兩，補男子女人、遠志二大兩，益心力不忘、杏仁四大兩，炒令焦，去尖皮，去惡血氣、巨勝四大兩，延年駐形神。

右二十二味搗散，蜜丸，服三劑，顏如女子。昔傳蘇林子，欲傳立盟歃血，不爾太上科之。

又《離彭君麋角粉方》 麋角三具，兩具，不限多少。解開，厚三分，長五寸許，去心惡物，米泔浸。夏三日一換，冬十日一換，一月已上，似欲軟，入甌中蒸之，覆以桑白皮，候爛如芋，曝乾粉之，每斤入伏火硫黃一兩。麋食菖蒲，精實入角也。

此方彭君服之，壽七百七十九歲，後入地拂山去，不知所在。今人云彭逝，謬耳。別自有傳。此方有人於鶴鳴山石洞獲之，誓不宣泄也。

司馬承禎《修真精義雜論·安和藏府丸方》 茯苓、桂心、甘草炙、人參、柏子仁、薯蕷、麥門冬去心。已上各二兩，天門冬四兩。

右搗篩為散，白蜜和為丸，丸如梧桐子。每服三十丸，日再服，以藥飲下之。松葉、枸杞等諸藥可為飲也。

又《理潤氣液膏方》 天門冬、黃精、地黃、木已上各五升，煎訖相和勻、茯苓二兩、桂心、甘草炙。已上各三兩薯蕷、澤瀉已上各五兩。

右並搗，以密絹篩令極細，納諸煎中；又納熟巨勝、杏仁屑三升、白蜜二升，攪令調，重湯煮，攪勿住手，令如膏便調強為佳，冷凝，搗數千杵，密器貯固之。少出丸服，每早晨以一丸如李核大，含消咽之，日再三。此藥宜八月、九月合，至三月已來服之。若三月、二月中更煮一度，令稠硬，則經夏不復壞。

又《吐陰痰飲方》 甘草二兩生用、茯苓二兩。

煮茶汁，可五六升許濃汁者，切前藥相和煮，取六升絞去滓，微溫服三升，令頓，即以物剔喉中，令吐，吐已，又溫服三升，別令極盡所吐，

當引痰涎出矣。又煮單茶汁三升許，加少許生薑、橘皮，稍熱服，漸漸噉之，便仰臥，以手按摩胸臆，下至心腹，暖覆衣便臥良久，自此後勿食酸鹹諸物。

又《瀉陰宿澤方》 大黃、白朮、赤茯苓、生薑已上各二兩、大檳榔三枚去皮，切碎水浸，文火煮過，別篩為末、吳茱萸、甘草炙、枳殼炙。已上各一兩。

右切，以水五升煮取二升，湯欲成納大黃煮一沸，絞去滓，分溫再服，納檳榔末一半，如人行五六里又服，以得三四行快瀉為度。初一服若不覺轉利，後服亦可加煉成朴硝半兩服之。自此後勿食生冷堅硬滑諸物。十餘日將息平和，訖，然可服氣餌藥。

凡吐瀉皆以月三日後十五日已前，天氣晴和為佳。其日風雨陰霧及十五日已後，慎不得吐瀉。

孫思邈《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卷八二《去三蟲圓方》 生地黃汁三斗，東向竈草火煎三沸，內清漆二升，以荆匕攪之，日移一尺；內真丹三兩，復移一尺；內瓜子末三升，復移一尺；內大黃末三兩，微火勿令焦，候可丸，丸如梧子大，先食服一丸，日三。濁血下鼻中，三十日諸蟲皆下，五十日百病愈，面色有光澤。

又方：

漆二升、大黃六兩，末、酒一升半、蕪菁子三升，末。

右四味，以微火合煎令可丸，如梧子大，先食服三丸，十日濁血下出鼻中，三十日蟲皆爛下，五十日身光澤，一年行及奔馬，消息四體安穩，乃可服草藥。其餘法在《三蟲篇》中備述。

又《黃精膏方》 黃精一石，去鬚毛，洗令淨潔，打碎，蒸令好熟，壓得汁，復煎去上遊水，得一斗。內乾薑末三兩，桂心末一兩，微火煎，看色鬱然欲黃，便去火，待冷，盛不津器中，酒五合和，服二合，常未食前，日二服。舊皮脫，顏色變光，花色有異，鬚髮更改。欲長服者，不須和酒，內生大豆黃，絕穀食之，不饑渴，長生不老。

又《鍾乳散》 上黨人參、石斛、乾薑各三分、鍾乳粉成煉者，三兩。

右四味，搗下篩，三味與乳合和相得，均分作九貼，平旦空腹溫淳酒

服一貼，日午後服一貼，黃昏後服一貼。三日後准此服之。凡服此藥法，皆三日一劑，三日內止用一升半飯，一升肉。肉及飯惟爛，不得服葱豉。問曰：何故三日少食勿得飽也？答曰：三夜乳在腹中熏補臟腑，若此飽食，即推藥出腹，所以不得飽食也。何故不得生食？由食生故即損傷藥力，藥力既損，脂肪亦傷，所以不得生食也。何故不得食葱豉？葱豉殺藥，故不得食也。三日服藥既盡，三日內須作羹食補之，任意所便，仍不用葱豉及硬食也。三日補訖，還須准式服藥如前，盡此一斤乳訖，其氣力當自知耳，不能具述。一得此法，其後服十斤、二十斤，任意方便可知也。

又《西嶽真人靈飛散方》 雲母粉一斤、茯苓八兩、鍾乳粉、柏子仁、人參《千金翼》作白朮、續斷、桂心各七兩、菊花十五兩、乾地黃十二兩。

右九味，爲末，生天門冬十九斤，取汁搜藥，內銅器中蒸一石二斗黍米下，米熟曝乾爲末，先食飲服方寸匕，日一。三日力倍；五日血脉充盛；七日身輕；十日面色悅澤；十五日行及奔馬；三十日夜視有光；七十日白髮盡落，故齒皆去。更取二十一匕白蜜和搗二百杵，丸如桐子大，作八十一枚，曝乾，丸皆映澈如水精珠。欲令髮齒復生者，吞七枚，日三服，即出，髮未白、齒不落者，但服盡，三百年乃白，如前法服。已白者，餌藥至七百年乃落。入山日吞七丸，絕穀不饑。余得此方已來，將逾三紀，頃面色美而悅之，疑而未敢措手，積年詢訪，屢有知名人曾餌得力，遂服之一如方說。但能業之不已，功不徒棄耳。

佚名《四季攝生圖·外麻散子方》 肝有病，即目赤，眼中生弩肉、暈膜，視物不明，宜服外麻散子：

升麻、黃芩各八分、山梔、黃瓜各七分、決明子、車前子、乾薑、地膚子各十分、龍膽、充蔚子各五分。

右熬，搗爲散。空心飲，調三錢匕服。

又《五參丸方》 心有病，即夢見丹爐炎火之類，健忘多驚，宜服五參丸方：

玄參、丹參、苦參、秦艽各七分、沙參、人參、乾薑各五分。
右熬，搗爲散，煉蜜爲丸，如梧桐子大。食上煎水下三十丸。

又《補腎氣腎瀝湯丸》 羊腎一個，去脂膜，豬腎亦得、茯苓、芍藥、

玄參、生薑、地黃各四銖、人參、甘草、澤瀉、五味子、防風、蒼朮、當歸、黃耆各三分、桂二銖、地骨皮、磁石各五銖。

右搗作煮散，先用腎一個，作四五片，以米一合，姜一塊，葱白一莖，以水三碗煎取汁兩碗，去腎、米，下藥，煎取一盞半，分作兩服。空心服後，以米、腎煮粥食之。

又《排風散子》 肺有病即皮膚生瘡、及疥癬、上氣、咳嗽、涕唾稠粘，宜服排風散子：

人參、丹參各四分、防風、天雄炮、羌活、秦艽、山茱萸各八分、沙參五分、虎骨炙各十分、山藥十分、天麻十二分。

右一十一味，熬搗爲散。食上飲汁調五錢匕，服丸亦得。

又《補腎茯苓丸》 黃帝曰：夏三月，服何藥？女曰：以補腎茯苓丸，能治男子內虛，不能飲食，忽忽健忘，悲憂不樂，喜怒無限，身肢浮腫，小便赤黃，精淋瀝痛絞，膀胱冷疼，口渴飲水，心腹脹滿，皆犯七傷，宜餌此方。

茯苓食不消加一倍、杜仲腰痛加一倍、附子有風加一分、山茱萸濕癢三分加一分、牡丹皮腹中游泳三分加一分、澤瀉水氣三分加一分、桂顏色不足三分加一分、山藥頭風加一倍、乾地黃秋冬加半、細辛目視茫茫三分加一分、石斛陰濕癢三分加一分、茯苓體痿黃加一倍、生薑四兩。身體疼加一倍。

右一十三味，除桂外餘並一一熬搗爲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先服食七丸，日再服。禁房事及冷豬魚等。

又《八味丸方》 腎有病即多小便，腰膝疼痛，夢與鬼交，宜服八味丸方：

茯苓、澤瀉、牡丹皮各三分，桂心、附子各二分，生乾地黃八分、山茱萸、山藥各四分。

右熬搗爲散，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空心酒下三十丸，忌生蘿蔔。

又《護命茯苓丸》 黃帝曰：冬三月，宜以如何？女曰：以護命茯苓丸，主男子五勞七傷，兩目茫茫，得風淚出，頭風項強，不得迴轉，心腹脹滿，上連胸脅，下引腰背，表裏徹痛，喘息不得飲食，咳逆，面目痿黃，小便淋瀝，陰痿不起，臨事不興，足腫腹痛，五心煩熱，身背浮腫，

盜汗流出，四肢拘攣，或緩或急，夢寤驚恐，呼吸短氣，口乾舌燥，狀如消渴，急急喜怒，悲愁鳴咽，此方主之。

茯苓、山藥、肉桂生、山茱萸、巴戟、乾薑、白朮、牛膝、兔絲子各一兩、細辛、防風、澤瀉、柏子仁、牡丹皮各半兩、附子一兩半。

右件藥並熬搗爲散，煉蜜爲丸如梧桐子大。先食服七丸，日再服。

又《訶梨勒丸方》 脾有病即氣滿衝心，四肢虛腫，宜服訶梨勒丸方：

訶梨勒皮七分、山藥、牡丹皮、澤瀉、山茱萸、茯苓、葶藶、芎藭各八分、乾薑五分。

右熬搗爲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空心棗湯下三十丸。

又《黃帝治男子五勞七傷方》 黃帝治男子五勞七傷。陰衰消縮，囊下生瘡，腰背疼痛，不得俛仰，筋脉痺冷，或時熱癢，或時浮腫，難以行步，因風淚出，遠視茫茫，咳逆上氣，身體痿黃，氣衝臍痛，膀胱爭攣，小便出血，莖痛核痛、或復淋瀝、污衣赤黃，或夢懼驚，口乾舌強，皆犯七傷，洎成勞傷，此藥主之，極驗神妙。

茯苓若食不消三分加一分、菖蒲若患耳三分加一分、苦蕒若熱渴加一分、山茱萸若身癢濕加一分、兔絲子若陰萎加一分、牛膝若腰痛加一分、細辛若目視茫茫加一分、續斷若有瘡加一分、巴戟天若陰萎加一分、防風若風邪加一分、山藥若陰濕癢加一分、天雄若風癢加一分、蛇牀子若少氣加一分、柏子仁氣力不足加一分、遠志驚恐不安加一分、石斛身皮痛加一分、杜仲若腸絕痛加一分、菴菴若陰痿加一分。

右件，一十八味，各四分，熬搗爲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先服食三丸，少加爲度。亦可作散粥，和方寸匕，日三服，七日知效，十日愈，三十日體氣平復。長服令人不老而少。

李鵬飛《三元延壽參贊書》卷四《麋角滋補方》 孫真人曰：人年四十以後，美藥當不離於身。神仙曰：世事不能斷絕，妙藥不能頻服。因茲致患，歲月之久，肉消骨弱。彭祖曰：使人丁壯，房室不勞損，莫過麋角也。

麋角末七兩，酒浸，炙熟、生附子一個，炮熟。右末合和。每服方寸匕，酒調，日三服。

又《斑龍腦珠丹》 昔成都府，有綠鬚美顏道士，酣醉酒樓，歌曰：尾閭不禁滄海竭，九轉丹砂都謾說。惟有斑龍腦上珠，能補玉堂關下血。乃奇方也。今名斑龍腦珠丹。

鹿角霜十兩，爲末、鹿角膠十兩，酒浸數日，煮糊丸藥、兔絲子十兩，酒浸二宿，蒸，焙、柏子仁十兩，淨，別研、熟地黃湯洗，清酒浸兩宿，蒸，焙，入藥用。

右末，以膠酒三四升煮糊，杵一二千下，丸如梧子大，食前鹽湯，或酒吞下五六十丸。

佚名《枕中記·真人授魏夫人穀仙丸》 夫學仙道者，宜先服之，填骨補筋，駐年還白，體生異光，久服神仙。昔者，右真人郭少金以方授介象，又授劉根、張陵等數人，並按而服之，遂皆致神仙。凡合藥當在別室淨潔處，不合雜人多目臨視，亦宜沐浴齋戒三日，乃可搗治之。

甘草六兩炙、丹砂三兩，精明者研之、大黃五兩，錦文者、乾地黃七兩、五味子五兩、白朮三兩、人參五兩半，堅重者、茯苓四兩、當歸三兩半、天門冬四兩、木防己二兩、猪苓三兩、細辛二兩、決明子二兩。

右十四味，並令得精新上藥，無用陳久。先各細搗篩乃秤散，取兩數定乃入臼，以次先納甘草搗一千杵，次納丹砂又千杵，如此以次盡十四種，合一萬四千杵，畢，乃下白蜜和調。治畢，又搗萬六千杵，都合三萬杵，藥成，盛之密器。後食服如梧桐子十丸，寧從少起，亦可服三十丸。此藥內養，減病無毒，無所禁忌。食一年，乃大得其益，無責旦夕之急效也。俗中女子服之，令多子而無傷。

《三元真一經》云：涓子告蘇林曰：必欲作地上真人，須先服食，去三尸，殺滅穀蟲。蟲有三名，伐人三命。一名青姑，伐人眼命，是故目闇面皺，口臭齒落，由青姑之氣穿鑿泥丸故也；二名白姑，伐人五臟，是故心耄氣少，多忘荒罔，由白姑之兵貫穿六府之液故也；三名血屍，伐人胃命，是故腹輪煩滿，骨枯肉焦，意志不開，所思不固，失食則飢，悲傷憂慟，精誠不感，神爽雜錯，由血屍之蟲流噬魂胎之闕也。不去三屍而服食者，穀雖斷蟲猶存，非益也。又所夢非真，顛倒翻錯，邪欲不除，都由蟲在其內搖動五神故也。欲求真道長生，當先服制蟲丸者，即此方是也。如不知此道，求神仙未之有也。

又《仙人養生延年服五靈芝方》 五靈芝者，五老之精氣也。萬物草木皆稟天地陰陽之精氣，唯松柏受真精氣最多，經霜霰而不凋，秋冬不變色，受命延長，千秋萬歲。神仙智人商量草木服食功力，總不如松柏，仙人道士參詳衆方，並不如此五靈芝方。世有道士學仙養生求延年長命及長生者，可依方採掇，合和服之，自古至今，效者非一。若非好道君子，莫傳此方。

又《採松柏法》 常以三月四月採新生松柏葉，可長三四寸許，與花蕊及葉一時採取，蔭乾。乾訖，細搗爲末。闕文。

蜜爲丸，如小豆大。常以每月一日及十五日未出時，燒香，東向，手持藥八十一丸，以酒下之。服一年延十年命，服二年延二十年命。欲得長肌肉，加少大麻、巨勝。心力弱者，加茯苓、人參。此藥除百病，壯元氣，益五臟六府，清神明目，少強不衰老，延年益壽，神驗。若用七月七日露水丸之，更佳。服藥祝曰：

神仙真藥、體合自然。服藥入腹，天地同年。祝訖服藥，斷猪肉、五辛。最切慎之。

《太玄寶典》卷下《太玄木神養神方》 陰陽之妙，造化五行，各有真一。至神之物，生於洞天福地，人遇之者可以爲真仙。木之神，茯苓是也。服之得法，能生神明，輕便四肢。茯苓末之，爛研青松、葉水和煮之，惟茯苓碧綠色透爲度，暴乾以末，蜜和丸。日三服，如橡子大，清旦水下。通神，不老不飢，辟穀去五味。服之三百日，體生青毛，無寒暑。更加梨子無暑，加浮萍無寒矣。

又《太玄木精養精方》 天地之精英，結而爲不凋之木，葉嫩子柔，能生精，通百脉，換凡軀，生深山谷高奇之狀無人迹處者，可採之。柏木仁是也。和嫩葉杵三萬六千下，雜以木蜜塞新筒中，以東流山泉煮之，並無苦味，惟甘辛異香耳。向日用水下一棗許，百日外不飢，精自秘，雖搖動不泄也，亦無寒暑，見鬼神，步及奔馬，精氣保守，百疾已驅，久久四肢生青毛，耳鼻赤色是也。

又《太玄木氣養氣方》 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萬物，故能生氣。木之生氣，枸杞是也。四時之精，各有所在。春採葉，夏採花，秋採子，冬採根。今人之用推四時取之，以服有十應。其真人《洞天秘訣》：四時各取採，候四季周足，淨擇，洗了，銼之，用糯米拌之炊，入瓮，藥一

斤、米一斗，自冬至前下，驚蟄出之，已成如黑金色。且服之百日外，髭鬚如漆色，若處子，行步如飛，登山涉險終日不倦，肌膚潤澤，目有神光，惟少思慮絕愛慾爲上。

又《太玄木英點骨方》 太虛之神，至秀之英，降於五行，而聚中央，其氣爲椒。稟五行、通九竅，化筋，滋骨髓，蒸鬱不已，點化凡骨成真仙。久久服之，骨中自覺若蟲行，其骨髓老而不枯竭，死則筋不腐。取椒紅不用白皮黑子，得一斤爲度，以楓香煉和之，重湯煮七日，就潤可丸一梧桐子大。每日清水面東下。七百日外通神明，目有神光，皮膚按之若無肉堅硬，暗地可視，長生久視羽化之道自此耳。

又《太玄草神生神方》 草者，陰陽冲和之氣，由雨露而滋萌生養，有情，益人利氣。草中有至神，服之能生神爲神者，黃精是也。煉之有法，服之有理。黃精九兩，九蒸九暴，研爲膏，以青黛一兩和之，銅器重湯煎之，色如碧玉，爲丸，櫻桃大。每服一丸，面東水下。七日神全，七日真神生。真神生者，閉目已如坐閭室也。

又《太玄草精生精方》 草中有精靈之物，能令人長生，生精益髓，精竭再生，髓竭再行，草精甘菊是也。得四兩爲菊花，四兩清酒，煮一沸出之，暴乾爲末。每服方寸匕，以清水下。七日外精生不窮矣。

又《太玄草氣生氣方》 天地之氣，由陰陽而分。陰陽之氣則爲萬物，其草中有最得其氣者，地黃是也。服之榮血脉，堅牙齒，烏髭髮，光澤四肢體，人服之各有異術。地黃收之得多則蒸之極爛，研出滓，取膏汁雜以海鹽十分之一。勿與婦人服，血妄行也而成疾。男子生虛弱，服之七丸，如麻子大，清水下，七日氣盛如嬰童，大有益耳。

又《太玄草丹度世方》 太上有七十二種丹，惟九華草靈丹能度人出世，真仙之階不出於法乎。天之精，天門冬是也，地之精地黃是也，日之精枸杞是也，月之精松黃是也，陰之精遠志是也，陽之精人參是也，山之精巨勝是也，水之精藕節是也，人之精菊花是也。九藥各等分，採擇精靜，杵爛以百草和露包裹，用葛藤緊扎，以米五斗同蒸之，米熟出之，夜攤布於月明中，五更水露陰乾，爲末蜜爲丸。日服一棗大，旦用水下。不出七日可以度世，心自通神明，不飢不渴，骨堅體輕，可以居山矣。

又《太玄草通九竅方》 人有九竅，相通則爲真人，窒塞則爲下鬼。

九竅不通，無以知好惡是非邪正。故真人之道，先度人通九竅，其藥乃神妙神功之草也。藥用菖蒲一寸九節者，末之和以楮汁爲丸。每服酒下七丸綠豆許，百日外立知有應，夜不寐不知倦，色流香味皆易辨之，人所不達已先達焉。

又《太玄草五行丹方》

草中有五行，真人採之成丹，服之可以內五行，自聚精氣神者，皆正其藥。東方之靈人參也，南方之靈菖蒲也，中央之靈地黃也，西方之靈巨勝也，北方之靈黃精也，以五丹添水同蒸三日三夜，取出暴乾，爲末，煉松脂爲丸，桐子大。日七服，溫水下七丸，七日成真氣，夢想通靈氣血滋榮，身體筋骨，精固神定耳。

又《太玄老翁木馬方》

真人以木馬爲老人馭者，所以濟衰人之勞也。藥用乳香、沒藥、陽起石，等分爲丹，酒下七丸，服畢，如人行十里許，以木通、楮子、椒湯浴之爲之，七日外步及奔馬，登涉皆不覺疲，故得安適如登木馬，故有此名也。

又《靈草換肌方》

凡人之肌肉有久病者，或氣血骨已死者，皆令活惟真人以靈草換肌。靈草者，東方甲乙日採防風，庚辛日暴乾，丙丁日採艾，壬癸日暴乾，西方庚辛日採菖蒲，甲乙日暴乾，北方壬癸日採菊花，丙丁日暴乾，四藥用戊己日入臼杵之三千六百下爲末，用藕節汁爲丸，如豆大。日三服，七日外肌肉無病，百邪乃退，夙氣不干，以凡成真，以老成童，非遇有道不可教服之。

又《五芝通神明方》

芝者，天地至靈，陰陽冲和之氣而生。芝有五色，能補五行真氣。真人採五芝爲丹，其效能通神明，化凌空，集神全真焉。以五色芝，各以木蜜煮七日七夜，出之，擇神日服之，以酒少少飲之，助力。七日外日中見天象，乘虎豹，召雲龍，呼神鬼耳。其新生芝得之，便以酒蜜煮食之，其效亦同焉。

蒲虔貫《保生要錄·風藥獨勝丹》

草烏，無名異，淡豆豉各等分，乳香二錢，沒藥二錢。

右爲細末，米醋和爲元，如梧桐子大，硃砂、麝香爲衣。每服兩元，茶酒任下。

佚名《仙術秘庫·壬子不老丸仙方》

厚朴、人參、桂心、沒藥各四兩，乳香三兩，吳茱萸、菖蒲、白芨、白蘞、白茯苓各一兩，牛夕、細

辛各五錢、當歸、白附子各少許。

右藥爲末，煉密爲丸。用壬子日修合，如紅豆大。每服十丸。男子服之補益。孕婦服之，即得雙胎。空心好酒下。夫婦俱服之，尤佳。

又《八仙長壽湯仙方》

何首烏十兩米泔水浸軟，竹刀刮去皮，以黑豆蒸過三炷香，取出晒乾，地骨皮八兩酒洗晒乾，白茯苓八兩去粗皮酒洗晒乾，人參四兩淨明者佳以陰乾爲妙，生地黃四兩酒洗一宿晒乾，熟地黃四兩酒洗淨晒乾，天門冬四兩酒浸一二時去心晒乾，麥門冬四兩酒浸二時去心晒乾。以上各藥調和，剉爲咀片。以地骨皮白茯苓爲君，仍以何首烏再加一倍，餘者爲佐爲臣，此藥作丹，人間多時矣。元代至元二年，以授武夷馮佺同，刊於人世。但不曾以符合煉耳。此符斬三尸。此藥煉五氣。久服可成仙也。忌戒葱蒜蘿蔔，亦忌諸豆。

辟穀服食方

論說

《太上洞玄靈寶五符序》卷中《服食治病方》

以十月上巳日，取槐子，陰乾百日，擣去皮，取子著瓦器中盛之。欲從一日始，日服一枚，十日服十枚，復從一始，滿十日更之，如前法。欲治諸卒病，留飲宿食不消，胸中氣滿，轉下利，一服一合，二合愈，多服無毒。若病人食少，勿多服，令人大便剛難。

又《餌胡麻法》

取一斛淘洗，去上黑皮，令正白，蒸之一日，曝乾磨之，擣之亦佳。漚釜中石五斗水，復蒸之，令釜中有石許水，因下甑瀉胡麻，置木杵中，悉以石湯沃之。以麥蘖一斗細擣，納中釀之，如作糖狀。卒時擠去糟，煎之三分餘一分，更置銅器中，浮湯上釜中猛火，無令沸絕。可丸止當如雞子者，三丸服之百日，充盈肌肉，鬢髮皆黑，耳目聰明。能長服之，命無窮矣。

又《真人絕穀方》

取巨勝二斗，大椒五升，去黑皮訖，合擣二物

下筵。初服五合，日三。漿水無在，亦可蜜丸，服如雞子一枚，日四，漸自不飢。荒年亦可但服此藥，便當絕穀矣。渴但飲水，勿食他物，食他物便飢也。能令氣力百倍，寒暑不侵，百病悉愈，神仙自致矣。

又《真人絕穀餌巨勝法》 取巨勝一斛，蒸令熱氣周達，便曝之一日，凡九蒸九曝，合用九日。訖，搗下筵，和以白蜜，服如雞子一枚，日三，久久食穀自少。服之百日，百病自愈，洗水不著身；服之一年，玉女侍衛。若急用者，亦可一日三蒸三曝，三日凡合九蒸九曝，便可用矣。天陰者，皆須日出，用一斛，加茯苓三斤，合搗，蜜和，服如上法，得力益速，能補精髓，漸漸自不飢，渴則飲水。

又《真人輕糧辟穀不食方》 巨勝一斗二升，取純黑者，茯苓二十四兩，澤瀉八兩，治三物萬杵，以水服如彈丸，日三。遇食可食，無食復取百物食之，無所禁。

又《出外益體服食方》 取麻子五升，溫湯漬浸之，令開口去皮。羊脂二斤，合麻子中仁，微火煎熟，食飽爲度。渴飲水，欲飯自在，更合如前。麻者，五穀之長，可以知萬物，通神明。七月七日取麻勃一升，真上黨人參半斤，合搗並蒸，使氣出，徧服一刀圭，無不驗矣。

又《餌杏子法》 取杏子三斗，去其中兩仁者，作湯纔沸三四沸，納杏子湯中，有頃，手摩令皮去，熟治之。置瓮中待之，清其汁，計度得七八斗。棄其滓，取一石釜置糠火上，以羊脂四斤摩釜中，令膏盡著釜，熱復摩之，令盡四斤脂。納汁釜中，炊以糠火，若蠶沙，四五日藥成，其色如金，狀如小兒哺。服如雞子黃，日三。服百日，父母不能識，令人顏色美好。夏徵舒母所服，壽七百年。乃仙去神方，祕之。

又《入山終身不食方》 用大豆十分、葢蕤三分、澤瀉一分、飛英一分、蘗本葉半分，凡五物治下筵，和以棗脂，丸如李子，日吞三，食棗二十一枚，可終身無食。若無棗，常飲玉漿泉。

又《真人四物却穀散》 用茯苓屑三分、乾地黄屑一分、胡麻屑一分、天門冬屑一分、胡麻火熬之，凡四物治合，搜以食蜜，日服方寸匕，美漿水酒爲服之。三十日氣力有異，百日倍，一年後氣色如雲，夢與神遊，三年骨騰肉飛。

槐木者，虛星之精，長服之年老更壯，腦不損耗，好顏色。以十月上

巳日，取槐子盛新瓦瓮中，覆一瓦盆，蓋之泥，封之三七二十一日，發洗之，其外皮皆去，中子如大豆狀。服之從月一始，一日服一枚，二日服二枚，三日服三枚，從此至十日，日加一枚，計十日服五十五實，大月服一百六十五，小月則不能以大月計。計一年服一千九百八十實，一年有六小月，即減六十實。

又《樂子長鍊胡麻膏方》 以二斗膏、一斗水，合二升薰陸香、二升沈香，屑二兩合煮，令水盡，唯餘膏在。劑其屑，日以酒服五合，百日玉女侍之神效，五百日神仙至迎人去。道家祕此方，初不輕傳。

又《樂子長服胡麻法》 熬胡麻一斗，令香搗爲屑，令如粉，囊盛，納五斗酒中，封泥二十日，以酒服，胡麻膏也。屑亦可服。

又《服食神方》 天門冬三斛，剥去皮，好滲之，搗絞取汁，令得一斛，微火上煎之，令得五斗許汁，納白蜜一斗，胡麻熬之，令香色黃。成末二斗，投中攪之，勿息伺視，令剛止。以大豆屑餅之，令方圓三寸，厚半寸，日服一枚，百日以後，肌膚潤澤，白髮更黑，齒落更生，延年無窮。服門冬，此法最妙。

又《神仙服食青粱米方》 取青粱米一斗，淘沃之，漬以醇酒三日，蒸之無令漏也。百蒸百露，無令見日，善密藏之韋囊中。即欲入山遠行，一餐之，足支十日不食，十日復一餐，足可四十九日不食，四十九日復一餐，可四百九十歲爲一節。一方宜玄粱米，一方云三斗。

又 取青粱米一斗、赤石脂三斤，并合以水漬之，財足置溫處二三日，令上生衣，搗而丸之，大如李子，日食三丸，令人不飢，渴即飲水，可以遠行千里以上，不飢渴矣。

又 取稻米，淘沃之，百蒸乾搗，日一餐以水，三十日後飲一杯，可終身不饑，日行三百里。

又《服食粳米散方》 粳米一斗、酒三斗，凡二物漬之，盡酒止。出稍食之，渴飲水，可三十日後盡，更作如前法。

又《服食稻米方》 取稻米，熟淘沃，百蒸之，乾搗，日一餐以水，三十日後日飲水一杯，可終身不食，日行三百里，得食便食。

又《休糧方》 以粳米、黍米、小麥、大豆、麻子，各五合豆熬而末之，共和白蜜一斤，煎一百沸，投冷水中，丸如李子。一頓吞盡此一

劑，可終身不飢，諸物皆各治之，唯熬豆耳。

又《樂子長含棗核方》 長生之道，常含一棗核，如兒乳汁，久久及液滿口，三分嚙二餘一，口與氣俱入，名曰還精。周而復始如循環。絕穀之時，五日小極頭眩，須臾復止，十四日復頭眩，須臾復止，二十一日之後氣定，欲食便食，不欲食自息。絕穀之時禁交接，可食少棗脯，飲酒無過一升，男女同法。

孫思邈《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卷八二《餌茯苓方》 茯苓十斤，去皮，酒漬密封下。十五日出之，取服如博棋，日三。亦可屑服方寸匕。凡餌茯苓，皆湯煮四五沸，或以水漬六七日。

又《服天門冬方》 天門冬，曝乾，搗下篩。食後服方寸匕，日三。可至十服，小兒服尤良，與松脂若蜜丸服之益善。惟多彌佳。

又 搗取汁，微火煎，取五斗，下白蜜一斗，胡麻炒末二升，合煎，攪勿息手，可丸即止火，下大豆黃末和爲餅，徑三寸，厚半寸。一服一枚，日三。百日已上得益。此方最上，妙包衆方。一法釀酒服。始傷多無苦，多即吐去病也。方見第十四卷中。蒯道人年近二百而少，常告皇甫隆云：但取天門冬，去心皮，切，乾之。酒服方寸匕，日三，令人不老。補中益氣，愈百病也。天門冬生奉高山谷，在東嶽名淫羊食，在中嶽名天門冬，在西嶽名管松，在南嶽名百部，在北嶽名無不愈，在原陸山阜名顛棘。雖然處處有之異名，其實一也。在北陰地者佳。取細切，烈日乾之，久服令人長生，氣力百倍。治虛勞絕傷，年老衰損羸瘦，偏枯不隨，風濕不仁，冷痺，心腹積聚，惡瘡、癰疽腫、癰疾，重者周身膿壞，鼻柱敗爛，服之皮脫蟲出，顏色肥白。此無所不治，亦治陰痿耳聾目暗。久服白髮黑，齒落生，延年益命，入水不濡。服二百日後，恬泰疾損，拘急者緩，羸劣者強。三百日身輕，三年走及奔馬。又三年心腹痼疾皆去。

又《服地黃方》 生地黃五十斤，熟搗絞取汁，澄去滓，微火上煎，減過半，內白蜜五升，棗脂一升，攪令相得，可丸乃止。每服如鷄子一枚，日三。令人肥白。

又 地黃十斤，細切，以醇酒二斗，漬三宿。出曝乾，反復內漬，取酒盡止。與甘草、巴戟天、厚朴、乾漆、覆盆子各一斤，搗下篩，食後酒服方寸匕，日三。加至二匕，使人老者還少，強力，無病延年。

又《服烏麻法》 取黑皮真檀色者爲麻，隨多少，水拌令潤，勿過濕，蒸令氣遍即出，曝乾，如此九蒸九搗，去上皮，未食前和水若酒服二方寸匕，日三。漸漸不饑，絕穀，久服百病不生，常服延年不老。

又《餌柏實方》 柏子仁二升，搗令細，淳酒四升漬，攪如泥，下白蜜二升，棗膏三升，搗令可丸，入乾地黃末、白朮末各一升，攪和丸如梧子，每服三十丸，日二服。二十日萬病皆愈。

又《餌松子方》 七月七日採松子，過時即落不可得。治服方寸匕，日三四。一云一服三合。百日身輕，二百日行五百里，絕穀，服昇仙。渴飲水，亦可和脂服之。若丸，如梧桐子大，服十丸。

又《服松脂方》 百煉松脂下篩，以蜜和內筒中，勿令中風。日服如博棋子一枚，博棋長二寸，方一寸。日三，漸漸月別服一斤，不饑延年。亦可淳酒和白蜜如餳，日服一二兩至半斤。凡取松脂，老松皮自有聚脂者最第一。其根下有傷折處，不見日月者得之，名曰陰脂，彌良。惟衡山東行五百里有大松，皆三四十圍，乃多脂。又法：五月刻大松陽面使向下二十四株，株可得半升，亦煮其老節根處，有脂得用。《仙經》云：常以三月入衡山之陰，取不見日月松脂，煉而餌之，即不召而自來。服之百日，耐寒暑；二百日，五臟補益；服之五年，即見西王母。《仙經》又云：諸石所生三百六十五山，其可食者，滿谷陰懷中松脂耳。其谷正從衡山嶺直東四百八十里當橫捷，正在橫嶺東北行過其南入谷五十里，窮穴有石城白鶴，其東方有大石四十餘丈，狀如白松，松下二丈有小穴，東入山有丹砂，可食；其南方陰中有大松，大三十餘圍，有三十餘株不見日月，皆可取服之。

又《茯苓膏方》 茯苓淨去皮、松脂二十四斤、松子仁柏子仁各十二斤。

右四味，皆依法煉之，松柏仁不煉，搗篩，白蜜二斗四升，內銅器中，湯上微火煎一日一夕，次第下藥，攪令相得，微火煎七日七夜止，丸如小棗，每服七丸，日三。欲絕穀，頓服取飽，即得輕身、明目、不老。此方後一本有茯苓酥、杏仁酥、地黃酥三方，然諸本并無。又《千金翼》中已有，今更不添錄。

又《服枸杞根方》 枸杞根切一石，水一石二斗，煮取六斗，澄清，

煎取三升，以小麥一斗乾淨擇，內汁中漬一宿，曝二，往返令汁盡，曝乾搗末，酒服方寸匕，日二。一年之中，以二月八月各合一劑，終身不老。

又《餌雲母水方》 上白雲母二十斤，薄擘，以露水八斗作湯，分半洮洗雲母，如此再過。又取二斗作湯，內芒硝十斤，以雲母木器中漬之，二十日出。絹袋盛，懸屋上，勿使見風日，令燥。以水漬鹿皮為囊，揉挺之，從旦至日中，乃以細絹下篩滓，復揉挺，令得好粉五斗，餘者棄之。取粉一斗，內崖蜜二斤，攪令如粥，內生竹筒中薄削之，漆固口，埋北垣南崖下，入地六尺覆土。春夏四十日，秋冬三十日出之，當如澤為成。若洞洞不消者，更埋三十日出之。先取水一合，內藥一合，攪和盡服之，日三。水寒溫盡自在，服十日，小便當變黃，此先療勞氣風疹也。二十日腹中寒澀消；三十日齩齒除，更新生；四十日不畏風寒；五十日諸病皆愈，顏色日少，長生神仙。吾目驗之，所以述錄。

司馬承禎《修真精義雜論·服水絕穀法》 每旦取井華水，以器中盛之仍常，別用一好器，其水皆有濁淀，久服不佳，宜預早取，停澄良久，乃取清者服之。向王燒香，左手持水器，右手持物，既不名其物，即是物皆得，然可取青竹子一節，上下全者，常充叩用耳，祝曰：

承掾史之賜神人之糧，正赤黃行無過，域下諸醫以自防。畢，叩齒三通，咽氣三下，令齒氣齊鳴，凡三祝止，飲之多少任意，以飽為度。此旦一服後，飢即取水，祝服之。亦無論早晚，日三服便不飢。初服水數十日，瘦極頭眩足弱，過此漸佳，若兼服藥物，則不至虛憊也，不欲多言笑，舉動忘精費氣，此為所忌耳。

佚名《太清經斷穀法·服食松根》 取東行松根，剥取白皮，細剉曝燥擣篩，飽食之，可絕穀，渴則飲水。

又《服食茯苓》 茯苓削去黑皮，擣末，以醇酒於瓦器中漬，令足淹。又瓦器覆上，密封塗，十五日發，當如餌食。如博碁日三，亦可屑服方寸匕，不飢渴，除病延年。

又 茯苓、肉桂各一斤，末之，白蜜丸如雞子黃大，日三服，此張常度世法。

又 茯苓末三斤，白蠟二斤，麻子油三斤，松脂三斤，白蜜一斗。先煎蜜三五沸，納松脂沸，納油油沸，納蠟蠟沸，納茯苓末熟攪勻，丸如李

核大，每日服一丸，日可再服，得千歲不飢。

又 茯苓末三升，白蠟五斤，白蜜三斤，合蒸如炊一石米熟，傾器中丸，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丸，飢者復服十丸，百日後不飢，乃日服一丸，禁雜食。又取茅根擣取汁，和此藥蒸，服之百日後，玉女至。

又 茯苓末五升，油松脂七斤，白蠟五斤，白蜜三斤，蜀蘇二升，合蒸如炊一石米熟，取出丸，丸如梧桐子大。服十丸，稍增，以不飢為度。十日後服一丸，勿餘食，可飲少酒。此是慈法大師依方施用，於成都將服，道俗蒙濟者多，行道聽講者衆，便可度世也。出《五符經》。

又 先以水六斗，煮白米四斗令熟，去滓，得四斗五升，置不津器中，澄冷之，細剉小麥麴五斤，納中再宿炊。秫米五升，冷暖隨時投之，二三宿視香好，復炊秫米二升投之，一二宿。納好蜜一升，攪令勻，乃以精茯苓屑五斤，新絹囊寬結口，納酒中令沒，勿使至底，手授漉令汁得市，入囊中，封泥二十一日，取出。當服餌先日，作佳食，清潔齋戒，明旦服如彈丸，至暮令盡一斤，小兒可半斤，則終身不飢渴。飲冷水，不可溫飲。若食穀藥立下。自此以後，日中正服兩丸，至三丸耳。其酒不可自飲。凡酒亦然，至忌。此法以斷穀最勝，久久神靈降傳。凡服食茯苓，切禁食酸物及熱物。

又《服食術》 成治術一石，淨洗擣之。水二石漬一宿，煮減半，加清酒五升重煮，取一石，絞去滓，更微火煎熬。納大豆末二升，天門冬末一升，攪和丸如彈丸。旦服三丸，日一。或山居遠行代食，耐風寒，延壽無病。此崔野子所服法，天門冬去心皮也。

又 成治術一石，水一石，煮之稍益，至三石水盡消爛，絞去滓，銅器中煎熬，大豆屑作餅，圓二寸。日食三枚，納口中良久令消，勿頓吞之，則斷穀而長生。

又 成治術二石，以水三石煮之稍益，至十石五斗許，乃絞去滓，出著銅器中，納白蜜五升，松脂五斤，棗膏五斤，攪和微火煎如糯。服一丸如雞子大，日三，不飢，除百病長生。松脂用成鍊者。

又 術一石，咬咀著釜中，煮三沸出汁。又以水二石，熟煮令爛。乃合向汁，納青粱米屑一升，白蜜五升，微火煎如糯，日食二餅，如常不飢，氣力不散，長生。

又 木一石咬咀之，以水二石煮耗，又以水一石，煮一日令爛，去滓，更煎，納稻米末三升，鹽一升，豉半升，煮米令熟，出納銅器中，糠火煨令可餅，餅重四兩。先食兩餅，如飢頓食五餅，却五日食四餅，却十日食三餅，却一月食二餅，乃比歲不復食，不飢長生。

又 木五斤，擣絞取汁，以和茯苓屑三斤，丸如梧桐子，旦中夕各吞三丸，不飢不老。久服，六甲六丁神至，可役使。

又 以酒服木屑，蒸曝乾，更漉曝，如此九過止。日服三方寸匕，不饑延年。以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採之爲佳。凡服木，禁食桃也。

又《服食黃精》 黃精細切一石，以水二石五升，一云六石，微火煮，旦至夕，熟出使冷，手掇碎，布囊簪取汁，煎之，滓曝燥擣末，合向釜中煎熬，可爲丸，如雞子。服一丸，日三服，絕穀，除百病，身輕健不老。少服而令有常，不須多而中絕，渴則飲水。云此方最佳，出《五符》中。

又 取黃精擣揅，取汁三升。若不出，以水澆簪取之。生地黃汁三升，天門冬汁三升，合微火煎減半，納白蜜五斤，復煎令可丸。服如彈丸，日三服，不飢美色，亦可止簪取汁三升，湯上煎可丸，日食如雞子大一枚，日再服，三十日不飢，行如奔馬。天門冬去心皮。

又 取黃精根一石，洗刮淨，以水二石煮之。又以五升酢煮令味盡，簪取汁密盛漬之。更煮滓亦令熟，取汁合二汁，澄取上者，納銅器中湯上，煎如飴末，熬大豆，丸如糲。服一雞子大，日三，不飢，百日走及奔馬。亦可以熬胡麻代豆，亦可加米爲糲，香美止飢，出《五符》中。以冬日及春二、三月採佳，凡服黃精，禁食梅果等。

又《服食萎蕤》 常以二月、九月採葉，切乾治服方寸匕，日三，亦依黃精作餌法服之，導氣脉，強筋骨，治中風，跌筋結肉，去面皺，好顏色，久服延年神仙。

又《服食天門冬》 乾天門冬十斤，杏仁杏升擣末，蜜漉，服方寸匕，日三夜一。甘始所服，名曰仙人糧。

又 天門冬三石，去心皮，擣簪取汁一石。微火煎得五升，出浮湯上，納白蜜一升，熬胡麻屑二升，合和煎攪勿息，令可丸，以大豆卷屑餅，圓三寸，厚半寸，日服一枚，百日不飢，肌肉潤澤，延年。亦可加地

黃汁三升合煎。此方云最佳，出《五符》中。

又 天門冬剥去皮，熟擣納釜中，微火上煎，納大豆末四分之一，合黃可餌食，如雞子三枚，止飢美色。以二月、八月採爲佳。凡服天門冬，禁食鯉魚。

又《服食巨勝》 胡麻肥黑者，取無多少，簸治蒸之，令熱氣周偏，如炊頃便出曝。明旦又蒸曝。凡九過止。烈日亦可一日三蒸曝，三日凡九過燥訖。以湯水微沾於臼中擣，使白復曝燥，簸去皮熬使香，急手擣下麤筵。隨意服，日二三升。亦可以蜜丸，丸如鵝子，日服五枚。亦可飴和之，亦以酒和服，稍稍自減，百日無復病，一年後身面滑澤，水洗不著肉。五年水火不害，行及奔馬。抱朴子云：江東本無此方，惠帝永安元年甲子歲洛亂，人得之。余以永興二年八月一日寓，以爲要祕。

又 取九蒸者一石，加茯苓三斤，合蜜丸，服如上，得力速。

又 取成蒸者一斗二升，茯苓二十四兩，澤瀉八兩，擣三萬杵。每服如彈丸，日三。亦可密丸，可預作從軍。入山涉水，不令疲瘦，遇食便食。無所禁忌。

又 取生胡麻一石，撻去上皮，蒸之一日，曝乾擣之，溉釜中一石五升水，復蒸令水減五升，下甑以寫木盤中，悉以湯沃之。加麥麩屑一升，饌作糖，卒時淋汁煎之，三分餘一。又銅器湯上煎令可丸，服如雞子大，三丸，百日肌肉充盛，壽命無窮。初服胡麻飢極者，五日中午作一頓白米粥食之，漸至十日，又作。久久則都斷。凡服胡麻，禁食腥穢、生菜。若下痢不止，煮乾蘇葉飲之。

佚名《枕中記·服巨勝法》 胡麻二斗、大豆一斗。

右各熬令香，取豆黃合搗篩。服五合，日三，漿送亦可，蜜和，服雞子大一枚。日四，漸自不飢，然後服四鎮，可以補虛勞耳。

又《服食雜米麥》 稻米四升，真麝香四兩，合和攪之。如炊一石米，頓飽食，可支四年。

又 杏子五千枚，擣碎，取白汁二斛許，煮取八九升，以漬稻米一升，或五升，勿令多，擣出蒸之氣出上。以胡粉末一分，投杏汁中攪和。又以漉飯，更蒸盡汁止，熟如棗脂狀。宿作米食，明日食之。可供兩人，亦可百日，一年不飢。後欲下藥，飲葵羹汁則去也。

又 粳米、黍米、小麥、大麻子，熬大豆各五合，入白蜜一斤，煎一沸，冷水中丸，丸如李子，一頓吞之，則終身不飢。一方無黍米。出在《五符》中。

又 青粱米一升，赤石脂三斤，合和水漬之，令足淹，置溫處，三二日上生衣，擣丸之，大如李子，日食三丸，則不飢渴，即飲水，可以遠行，千里不倦。出《五符》中。

又 粳米一石，以水漬之二十一日，可作粉曝乾。取作粥，一升粉可三作粥。取支一日，氣力不減，顏色如故，身輕目明。

又 成治大麥屑三升，上蜀蘇一斤，熱湯五升，合膏溲麥，曝令乾，微熬黃香，復納湯曝盡汁止。乃細磨篩，納甘草、木屑各一斤，茯苓屑二斤，鹽一升，合和，水服二方寸匕，日三四，渴者更服至五合。若遇飯菜蔬，便食之，無禁。在處若遇厄荒飢，可服，終身不飢，延壽。

又 大麥一石，蜀蘇膏三斤，水四升為湯，納膏湯中膏消，初飽食后，稍進，不飢，除寒熱，延年。

又《守中經易法》 取大豆種必生者三升，手授令光明，市體暖。先美食竟，乃頓吞之，可解五十日，百日不飢，渴則飲水，勿餘食。欲去之，服熱粥二升，豆即下。一法：每向日再拜，一服一升，於口中展轉嚼，乃咽之。日三。明日乃分一升為三過，小兒則半之。又赤豆肉吞二升，至三升，亦支一歲。又取大豆黃末三升，一頓服，亦可十日、五日不食。後欲去，當服葵莖灰方寸匕，即服豬膏及酪蘇，亦下。

又 先嚼蠟大如傳碁，極令柔，乃內猗氏肥棗，並合嚼之，即皆消而咽之入腹。止熱除病，斷穀。又旦食一方寸蠟，辟一日。

又 桑椹黑者，曝乾擣之，水服三合，日三，則不飢。

又 牛蘇、羊蘇、松脂、蠟蜜各三斤，合和煎，食之，支三年不飢。

又 天門冬末一升，松脂一升，蠟蜜各一升，合和煎，可丸如梧桐子大。旦中暮服三丸，如彈丸，即不飢美色。此亦云崔文手中祕方。天門冬去心皮。

又《欲還食穀解藥》 凡服守中藥，斷穀後，不可食雜物。若渴，即得飲少冷水耳。後脫欲還食穀者，當先服葵子湯下藥，乃可食也。初食日作一合米粥，日三。二日後日二合米，又三日後日五合，又三日後七

合，又三日後日一升，如此一月後，乃可復常。

又《葵子湯》 葵子一升，豬膏一斤，以水五斗，煮取二升，去滓，稍稍服之，須藥下盡乃止。亦可合米作薄粥飲之，蜀蘇亦佳。

又 葵子、消石分等末，以粥清服方寸匕，日再，十日藥去盡，乃可食穀。亦可各取一升，以米三升煮取一升，日三服。

又 大麻子研碎，煮令熟，飲五升取下。亦可合作薄飲，每令食肥滑物為善。

又《斷穀常餌法》 茯苓末五斤、生栗末五斤、胡麻九蒸九曝，為末五斤。

右三味。先以水一石煮肥大乾棗五斗，令減半出，研濾令皮核極淨。更以水一斗，別洗取皮核中甜味，令盡。以微火煎如稠糖，下之，令冷，和藥搗一萬杵，密封，稍稍餌以當食，不食不廢服大藥。

又 取天門冬，去心、皮。末，服方寸匕，日三。無問人間山中，常勿廢之，久久益善。亦釀酒服之，治癰瘰、積聚、風、癲狂，去三蟲伏屍，除痰濕痹，輕令益氣，令人不飢。百日則還年却老，能早服益善。常於好地多種薯蕷，蒸食當穀，大佳。

又《服藥兼茯苓以當諸食法》 取茯苓五斤，淨治，搗，下篩。白蜜三升，和之，納銅器中，重釜煮之，數迴轉。非銅器，好瓷器亦佳。蜜乾出，搗三萬杵，旦服三十丸，如梧桐子，日三服。百日百病除，二百日夜書，二年使鬼，四年玉女來侍。

凡合仙藥，先齋戒三日，煎藥於幽隱處，勿使人畜見之，唯作藥者身自臨之，以木蓋器上，勿露之，火唯淨木，用心伺候，欲多作任意。藥成，納密器中，勿泄之，萬歲不敗。

又 取胡麻三斗，黃黑無在，精治擇，釜中微火熬之，令香，細搗為末，下篩。白蜜三升，和令調，煎之，如茯苓法，搗三萬杵。旦服，丸如梧桐子三十丸，盡一劑，腸化為筋。

此二方與世方少異。若年少者當餌茯苓，若年過四十當服胡麻。凡茯苓治少，胡麻養老，亦可二物並合，倍用蜜共煎為丸。老少並治，不必別作也。

又《服油法》 凡欲餌神藥及雲母，當先服之。麻油一斗，薤白三

斤，切之，納油中，微火煎之，令薤黑焦去滓，合酒。溫服半升，日再或三合。百日血脉充盛，一年後乃可服藥。

又《餌雲母法》 本草云：雲母，上品藥，味甘，無毒，平，主下氣，堅肌，益精，去身死皮肌，中風寒熱邪氣，明目，安五藏，耐寒暑，久服志高不老，延年神仙。生齊雲山及琅琊北定山石間，二月採。澤瀉爲之使，畏蟬甲及露水。

雲母有八種，各有異名，向日視之，乃別。色黃白而多青者，名雲英，宜春服之，令人身輕，入水不寒，增壽四千年。色青黃煌煌而多赤者，名雲珠，宜夏服之，令人身輕耐寒暑，增壽三千年。色如冰雪，乍黃乍白者，名雪沙，季夏服之，身輕生光，耐風寒，增壽二千年。色黃白晶晶者，名雲光，宜秋服之，堅筋骨，通經脉，增壽一千年。色青白而多黑者，名磷石，宜冬服之，身輕，入火不灼。五色備者，名雲母，四時可服。雜黑而強肌者，生銅鐵間，名地塚，不可服，伐人命。赤色而重厚者，名陽起石，是五雲之根，別人藥用，不可服。

凡雲母，厚一寸，有千八百重，雜以砂土埋，第一精者，盆中陰地歲月便自生長。

又《服雲母方》 取雲母一斤，五色具者，細擘之，以久茅屋溜水若秋百草上露，以潰之百日，內韋囊中盛，挺之，絹篩，著竹筒中，塞口，懸甑下，白沙一石填上，蒸之一日一夜，氣達去之，納黍稻米一石，一日。又云：一宿一日，氣達又去，更納新黍、稻米一石，一日氣達去之，乃出，以白蜜一升合和於銅器中，湯上煎之。合可丸，丸如麻子。以星宿出時一服二丸，服三五十日。如梧桐子三丸，常以鷄鳴服一丸。三十日，身輕目明。五十日，腹中癢。七十日，三蟲伏屍皆去。八十日，皮膚光澤。九十日，入水火不燒濡。百日，易以筋骨。三百日，走及奔馬。一年，爲真人。又云：年七十已上四百日，已後乃得仙。此是用一斤法，多者益之，一云用二斤，一云三斤。

又 取桂十斤，削取三斤，搗，下篩。葱白莖四斤，熟搗，布絞取汁，以和桂屑，納生竹筒中，木蓋密口，懸蒸。黍米五斗下，米熟爲水，又納雲母粉一斤，一日復化爲水。服一椀斗許，日三服。三十日，貌如童子。

又 取雲母粉一斤，硝石白者一斤，搗篩之，白蜜三升，合攪，納生竹筒中，漆固口，埋北垣下。三十日出之，盛銅器中，稍稍似水，若酒水。服之二十日身光，三十日露不著身，五十日火不能害，百日之後便成仙人。

又《餌雄黃法》 取雄黃末之，飛取花，蒸之數日，白蜜丸之。服如彈丸，日三，稍減之。去三蟲，長生也。煉松脂和之，甚佳。亦可多作，不限一二斤也。土釜飛之。

又 取雄黃末，以清酒和蒸之，次用白蜜成丸。服雄黃，虎狼百毒不敢近，入水辟蛟龍，辟五兵，一切蠱毒妖魅皆不能加，心開目明，甚有威武。

又 取雄黃、水銀等分，合搗相得，納銅器中，蒸之三日三夜，當化爲水。若未化，更蒸之，數上下出之，炭火煨之，數上下當作紫色。白蜜丸之，服如麻子三丸，日三，至千日通神。

又 取雄黃水和以煉松脂，作服如小豆大二枚。十日三蟲下，二十日百病愈，百日能便通神。抱朴子曰：雄黃當得武都山所出者純而無雜，其色赤如鸚冠而光明曄曄者，乃可用耳。其但純黃似雌黃色無光明者，不任作仙藥，爲可合治病藥耳。餌服之法，或以熬煮之，或酒餌，或以消石化爲水乃凝之，或以豬胴裹蒸之於赤土下，或以松脂和之，或以三物煉之引之，而布巾如冰，服之皆令人長生，百病除，三屍下，癰痕滅，白髮黑，墮齒生，千日則玉女來侍，可得役使以致行厨。又玉女常以黃玉爲誌，大如黍米在鼻上是真玉女也，無誌者是鬼試人。余先服之，已具見之矣。

太白仙人《神仙養生祕術·妙靈丹》 食栢葉百草，常飽不飢，避難絕食。杜仲一斤，去麤皮，醋浸一宿，焙乾，炒搗羅爲細末。荊芥穗一斤，搗羅爲細末，白茯苓一斤，去皮，甘草一斤，去皮，薄苛半斤。右爲細末，煉蜜爲丸，小指大，將栢葉水洗淨，和藥同入口內，細嚼食爲妙。

又《知命丹》 木香、白茯苓、赤石脂、乳香、水銀。

黑錫與水銀同結子，砂器另研細。

硃砂、雄黃、蜜陀僧已上各一錢、黃蠟六錢、松脂三錢。

右九味都爲細末，將松脂黃蠟鎔開爲丸，可重一錢，如服藥時，飽喫

糯米粥一頓，後用乳香湯下一丸，至五七日，又服一丸。服至二丸盡，用棗七箇，初一日都服七枚，每日或盡棗，永不饑已發，渴飲水。

又《神仙餌藥方》 茯苓一石，常以七八月熟收之，採來曝乾，先入臼舂去刺，然後爲細末。每服二匙，新水調下，日進三服，勿令斷絕，服之長生。服一年後，冬不寒，夏不熱。服之二年，老返少，頭白再黑，齒落重生。服至三年，身輕延年。

又《絕糧方》 黑豆四升，妙去皮。火麻子四升，煮搗爲末。每服一合，水調下，日進三服。十日可斷穀，冬夏不令寒熱也。

又《神仙服槐子延年不老方》 常以十月上巳日，取在新甕器內盛之，以盆合其上，密泥勿令走氣，三七日開取去皮，從月初日服一粒，以水下。日加一粒，直至月半，却減一粒爲度，終而復始。令人可依夜看書，久服此，氣力百倍。

又《辟穀住食方》 秫米一斗，小油六兩炒冷，鹽末，川姜，小椒各等分十兩，蔓菁子三升，乾大棗五升。

右六味爲細末，每服一大匙，新水調下，日進三服。如饑渴漸有力，如喫諸般果木茶湯自意，不可食肉，大忌也。

走死的馬，飲殺的驢，脹死的牛，紅眼的羊，自死的猪，有彈的鰲，懷胎的兔，無鱗的魚。自古有書云，皆不可食之。若食之者，生百疾也。

又《辟穀方》 永寧二年二月十七日黃門侍郎劉景先表言，臣遇太白山隱士，得此方。臣聞京師米糧大貴，宜以此濟之，令人不饑，耳目聰明，顏色光澤。如有誑妄，臣一家甘受刑戮。

四季用黑豆五升，淨洗後蒸三遍，曬乾去皮，又用大火麻子三升，湯浸一宿，瀉出曬乾，膠水拌曬，去皮淘淨，蒸三遍，碓搗。次下豆黃，共爲細末，用糯米粥，合和成圓，如拳大。入甑蒸，從夜至子，住火，至寅取出，於磁器內盛蓋，不令風乾。每服三塊，但飽爲度，不得食一切物。第一頓七日不饑，第二頓七七日不饑，第三頓三百日不饑，容貌佳勝，更不憔悴。渴即研火麻子漿飲，更滋潤臟腑。若要重喫物，用葵子三合杵碎，煎湯飲，開導胃脘，以待冲和無損。此方勒石漢陽軍別山太平興國寺。

盧道元《太上肘後玉經方·坎南嶽真人赤松子枸杞煎方》 枸杞根

三十斤，取皮別著，九蒸九曝，搗粉，取根骨煎之，添水可三石。後併煎之，可如稀餲，即入前粉和丸，丸如梧桐子，服之一劑，壽如百年。

此方傳李八百，立盟勿傳，天殃將罰。

又《震青精先生餽米飯方》 白梁米一石，南燭汁浸，九蒸九曝乾，可三斗已上。每日煮一匙，一月後可半匙，兩月後可三分與一，腸化爲筋，風寒不能傷，鬚髮如青絲，顏如冰玉。

此方傳綵女服之，役使六丁，天兵衛侍。祕之勿傳，當獲神仙，切慎切慎。

佚名《太玄寶典》卷下《服水法》 真人服水，所以益真氣元也。凡有停厨法，有治病法，有驅邪法，有益氣法，不靜體法，各有各通神之妙應也。

停厨者，居山或山荒之地，欲絕粒，服水益脾，不羸不弱者，先存脾元作黃氣繚繞，次令火力下行透骨，閉息三百六十，握固，嚙氣真津亦三百六十，乃服水。水一盞向日傾一半，擊之以左手，藥叉印擊水，右手緊拳，向東念輕元法，水流入吾心，化白光，白光溢脾，脾化爲石，急急如律令！七遍，吹入水，存白兔入水，每日清旦服之。七日外不飢，初服先數日少少飲粥，服水未得力可服棗栗，少少以助神力。

治病者，有疾有鐘或他或己，皆可念服，悉得安泰，以右手三指擊水一盞，向北念：元夫使者，金頭羅神。七遍，其水自沸溢。非有道氣者，但有清靜條戒用事，然未沸溢但先有氣也。真人用火自水生耳。

驅邪者，有鬼神害生人，及鬼神怪物所苦，百端幻惑，可以正之也。以左手三指擊水一盞，向南念：大悲神首，赤髮元神，七遍，以水用楊柳枝向邪物灑之，乃息。他人已彼苦，或灑或令飲之，乃醒焉。

益氣者，真人救助令虛弱，以真氣神水令飲之也。以水一盞傾一半，右手三指擊之，向南取真陽之氣七口，存赤鳥七枚飛入其水中；次飲火，一神火入吾神泉，真氣滋生長壽萬年，急急如律令！七遍，吹入水中。凡飲先閉目靜思，少少飲之，有病亦愈。

靜體者，人之身心逐愛流惡滋生穢濁，行乎塵世，真人天靈遠而思之。故真人有教人凡事止真祀者，洗沐者，必先靜體焉。洗沐既畢，定身心，以水一盞，星月下向天祝云：天靈不濁，地靈不搖，急急如生星令！

七遍，吹入水。次端坐正南面，久之，是其應也。凡用各神靈之景象焉。

蒲虔貫《保生要錄·辟穀丹方》

貝母去心剉，宿蒸餅各爲末，等

分，火焙丸，梧桐子大。

右每服三十元，早晨冷水送下，忌食熱物、冷酒食。要解，喫熱湯一盞，或酒亦得，任便食物喫藥了，忌服草烏，藥反之。

美容保健方

論說

佚名《太上洞玄靈寶五符序》卷中《去伏尸三蟲方》 用三月三日，

取桃葉，搗取汁七升，以苦酒合煎，令得五六合。先食頓服之，宿無食。

佚名《神仙養生秘術·百花膏》

蜜蒙甘草瓜蒌根，玄胡桑黃白芨

停。百花一斤藥二兩，勝如燒金共燒銀。

右爲細末，用爲一處，銅銚內化開百花，將前藥倒在一處，攪勻，用生絹濾入水中，搏成塊，任意用。

沈知言《通玄秘術·造化露粉》

五粒松花。一云松黃。在終南山

太一峰者，上。南嶽者，靈華山明星池邊者，入神。古者秦王美人服之，化爲毛仙。衛叔卿亦服之。其花採取十碩，置大松木甕中，接春時草露浸之。若得麥上露，最妙不可說。兼石崖白蜜，亦上好也。浸滿二十日，看似爛即漉取花，置柏木盆，踏令如粥。即更用新露水淘取稠汁，以紗羅濾之，置瓷甕中。其滓更踏，使穢盡爲度。一如造粉法，澄取澱曝乾，以栢杵臼搗爲末，盛紙袋中。每袋盛一升。其粉亦有玉屑，可煮和酪，服之甚美。益人肥盛延年，展皺有子，甚健身輕。服玉屑一年，行及奔馬，二年可通道仙矣。

又《練花粉》

又取前粉一升，以白牛乳三升，以大銀鑊煎之，使如稀餲。即盛大銅器中，縛草船於大釜中，重湯煎之，以五茄木爲篋攪，勿住手，使熬如膏。即更於日中曝乾，搗篩爲粉。餘粉皆准此練法。其粉

亦有玉屑，煮和麻飲，服之甘美，生髮明目。令二百歲老婦人有子，三百歲父有子。服滿十旬，靈不可說。其粉鍊訖，即別盛紙袋中，每袋盛一升。

盧道元《太上肘後玉經方·巽龜臺王母四童散方》

丹砂七兩、朱

砂三兩已上、胡麻四大兩、天門冬四兩、茯苓五兩、朮三兩、乾黃精五兩、桃仁四兩，去尖皮。

右八味合搗三萬杵，冬月散，夏月丸之，服八年，顏如嬰童之狀，肌膚如凝脂。昔傳茅衷，立盟勿傳，違者太上科之，慎歟慎歟。

又《兑夏姬杏金丹方》

杏子仁六斗，水研之，取一石八斗，入鐵

釜中煮之。先以羊脂揩鐵釜，令三斤脂盡。即下杏仁汁，以糠火煮之四十九日，乃取以櫛子煎，丸如大豆，日服一丸，三兩爲一劑。

此夏姬，服三劑，爲少女，後白日上昇。其方出《羨門子上經》。立盟勿泄，殃及七代，慎之慎之。

蒲虔貫《保生要錄·藥枕方》

久枕，治頭風，目眩，腦重，冷疼，

眼暗，鼻塞，兼辟邪。

蔓荊子八分、甘菊花八分、細辛六分、吳白芷六分、白朮四分、芎藭六分、通草八分、防風八分、藁本六分、羚羊角八分、犀角八分、石上菖蒲八分、黑豆五合，揀擇，掇令淨。

右件藥細銼，去碎末，相拌令勻，以生絹囊盛之。欲達其氣，次用碧羅袋重盛，縫之如枕樣，納藥，直令緊實，置在合子中。其合形亦如枕，納藥囊，令出合子唇一寸半已來。欲枕時，揭去合蓋，不枕即蓋之，使藥炁不散，枕之日久，漸低，更入藥以實之，或添黑豆令如初。三五月後藥氣歇則換之，初枕旬日或一月，耳中微鳴，是藥抽風之驗。

藥酒方

論說

佚名《太上洞玄靈寶五符序》卷中《神仙釀酒方》 生地黄十斤、

生薑三斤，刮去皮，天門冬五斤，剥去皮，皆細切合搗，令如齏。以美酒一斛漬之，分著兩甕中，密塞其口，以罌著大釜中熟煮，使發甕塞，熱氣勃勃，射出則可也。冬夏常溫服一升，仍以卧，當覺藥氣炯炯，流布身中。此酒補虛勞，益精氣，令人健飲食，耐風寒，美顏色，肌膚光澤，延年。

又《木酒方》 木成末五斗，絹囊盛之，漬一斛美酒中，十日出木曝乾之。仍以木酒服三方寸匕，日三，治百病神。或以秫米飯投酒中，合釀酒成，亦良食其滓。

又《神酒方》 天門冬三斤、米一斗，炊令熟，少其水没天門冬，囊盛釀之，已熟都合濟。飲勿取醉，勿食菜蒜，盡一斛酒，百病消愈。

又 治百病，益精補氣，令人美肌色。桂三斤，一云三尺，精治取其肌，天門冬成末五升，納絹囊中，置五斗米釀酒中成，服之多少隨意。

又 取稻米三斗，麴三斤、大附子十枚，釀不下水，醇酒三斗，宿曝令乾治末之。欲得一斗酒，取方寸匕著一斗水中，須臾成美酒。服之多少，在人能否耳。令酒與諸藥曝之俱燥，便合末成屑，并治寒疾。

又《胡麻酒方》 用胡麻五斗，熬之令香，搗使熟，以攪一斛秫米飯中，釀之如常釀法。酒成飲之，多少隨意，令人肥白，肌膚潤澤。

又《地黄神酒方》 用秫稻米五斗作粥，絞去滓，令得二斗，納好麥麴三斤，令浮起酒香。取生地黄十斤，小曝乾之，熟搗之，細炊一斗米飯，合納汁中，攪令相得，封泥經日，視地黄熟，但有筋脉，再絞其滓。又炊二斗米飯，納中酒熟。飲一升，日三，治百病，五勞七傷，續骨連筋，填骨髓，久服延年。

又《松脂酒方》 用秫米三斗，小麥麴二斤，合釀之畢，取白松脂一斤，天門冬成末，茯苓成末，各五升，納酒釀中，封泥三十日，成熟。頓服三升，令人延年。松脂當先鍊去其苦味。

又 秫米三斗，小麥麴三斤，松脂一斤，白蜜五升，合釀，封泥三十日，酒成，朝暮服三升。

又《章陸酒方》 用秫米三斗，小麥麴十斤，天門冬成末一斗。治章陸令白，十斤乾末之，合釀六十日，酒成，絞去滓。飲酒多少隨意，久服斷穀，令人腹中肥，久久則益氣，去三蟲，殺伏尸，治男女五勞七傷，婦人產乳餘病帶下，去赤白。使人耳目聰明，益神智，除面黧癥痕皆滅。一方用章陸一斤。

又《枸杞酒方》 枸杞根，好治令潔淨，百斤，細剉之，大釜中益水煮之，絞去滓。器中澄之，去下滓濁，令得五斗。生地黄三十斤，淨洗之，搗絞取汁，合枸杞汁中。方用麴三斤，搗令細炊，赤黍米五斗，饋以藥汁，飯熟合麴，投藥汁中釀之。酒熟飲之，隨意多少，無常限也，唯不欲令人醉。治百病，益氣力，延年命。此草一名蒙柴，一名梲櫨，或名仙人杖，或名西王母杖，或名天精，或名却暑，或名地骨，或名枸杞。吾有八名，象八氣。仙人曰：子欲長活，食我八氣，子食八氣，令子長視。

又 治風五勞七傷，益骨力。枸杞百斤，細剉，如合葶，洗去土煮之，視中葶剥皮，即燥者，是熟也。去滓出其汁，復煮之生者，如前法。一斛米用百斤枸杞煎汁，令多少足釀一斛米。

又《五茄酒方》 取五茄剉之，令長一寸，一斗剉取一斗，美酒漬之，十日成。溫服之，勿令多也。令人耳目聰明，齒落更生，髮白更黑，身體輕疆，顏色悅澤，治陰萎，婦人生產餘疾百病，令人多子。取五茄，當取雄者，不用雌者也。雄者五葉，味甘，雌者三葉，味苦。

又《天門冬酒方》 以秋取其根，滲洗絞取汁，多少在意，以漬米麴，如丸釀法也。服之多少無常，唯不欲大醉，無所禁。若別取根乾末，以此酒服之，多多益善。此藥治百病，安神養氣，令人長生不死。夏姬常所服方，若絞汁不盡，自可以水漱之，更搗絞取汁也。經久則酢，當以罌盛酒，釜中煮之，則辟酢也。一方云：酒服方寸匕，日三四，多多益善。

又 天門冬三十斤，洗淨，絹囊盛之。又以門冬汁一斗，澆釀飯，釀一石米法也。納麴至酢，如常法。納囊於器底，乃納飯，封泥之。三十日酒熟，絞去天門冬滓，飲之勿大醉。盡一斛，令人百病愈，身體玉澤。以此酒服門冬丸，又可服菊華、栢子，大良。又云一月乃開去滓。

又《真人釀天門冬酒方》 以秋取其根，熟搗絞取汁，多少自在。漬米麴爲酒，如常釀法也。又採根曝之，搗下篩，以此酒服方寸匕，日三四，無令大醉，無所禁。服藥三年，百病皆愈，癩蟲皆穿皮，從關節出去。三年頭髮、禿眉更生，十年司命上生籍，二十年冬不寒、夏不熱，三十年百歲翁如十五童子。四十年之後與神通，當有神女持藥來，如得服之，此神藥也。三日後蠶蛻身仙矣。雖已得服神丹，得此酒益佳也。

又《健體仙酒方》 术、地黄各二十斤，五茄二十斤，削去外皮，皆細剉，水一石五斗煮，令得石二斗，去滓以浸麴，釀一石黍米，如作酒法。酒熟可飲酒一杯，日三服之。一月肥健，二月身有光澤，走及奔馬，無所疾苦。欲少作者，二斗米以上爲法，五茄、地黄各四斤，五茄但取莖耳。

又《治百病神酒方》 用大麻子、麥麴各五斤，先細治麻子、麴下篩，合漬一石水中三宿，絞去滓，炊五斗黍米，投之適寒溫，再宿藥成。服之多少自在意。無令中寒水，藥不成。米欲得白鮮好。先服此藥酒，百日後乃行諸道也。

又《靈寶服食地黃枸杞酒方》 取枸杞根莖百餘斤，洗去上垢，細剉，大釜益水煮之，煎令得五斗許汁，去滓，以絹濾令清。取地黃根二十斤。洗去土，搗絞取汁。又重以枸杞汁一斗許，澆地黃滓，絞取汁令盡，兩都合地黃、枸杞汁，取好麴三斤，細搗以汁，漬麴赤黍米三斗，淘沃炊之，下饋以地黃、枸杞汁澆之，擠去麴滓，黍熟釀之。酒熟，隨人能否飲之，取不醉，無常數也。治風濕宿寒，上氣虛羸百病。欲令目明者，取地膚屑，以方寸匕，用酒服之。禁房室，猪肉、生魚、葷菜。久久服，延年長生。

又《乾酒法》 糯米五斗、麴五斤，以水四斗漬，釋爛二宿，合大附子二枚，善桂二兩，下篩納酒中，擠取糟，曝令乾，復納酒中，汁盡止。丸以白蜜，如雞子，投一丸於一斗水中，可成美酒也。

又用黍米三斗、粳米三斗、藥二斗，浸醇酒五斗中，五日出，熟蒸之，無令漏，陰乾之百日，勿令泄氣。大如博棊，納二斗水中，立爲酒。冬用溫湯。

佚名《神仙養生祕術·仙酒方》 糯米用一二升亦可用度，好麴四

兩，大麥蘖一兩半，醇子二兩。

右爲細末，用水五升煮粥取出。次入藥一處攪勻，復明酒香，其效如神，不誤修合。

又《乾酒方》 肉桂一兩、黑附子一兩、好蜜一兩、川椒一兩、生姜二兩、杏仁二兩，去皮如泥，神麴一斤。

右爲細末，用粟米二升淘淨蒸熟，將藥末和飯一處攪勻，入瓶罐內，三宿取出，搗爛丸如雞頭大，入瓶內盛了，用紙封口，勿令透風。至七日取出，見風時一箇時辰，再入瓶內，依前封，不計年分。若要喫酒時，將熟水五升，藥一丸，放在水內，濕紙封口，不多時聞酒香，蓋用獻聖飲。

《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卷八二《枸杞酒方》 枸杞根一百二十斤，切，以東流水四石煮一日一夜，取清汁一石，漬麴，一如家醞法。熟取清，貯不津器中，內乾地黃末二斤半，桂心、乾薑、澤瀉、蜀椒末各一升，商陸末二升，以絹袋貯，內酒底，緊塞口，埋入地三尺，堅覆上。三七日沐浴，整衣冠，再拜，平曉向甲寅地日出處開之，其酒赤如金色。旦空腹服半升，十日萬病皆愈，三十日癰痕滅。惡疾人以水一升，和酒半升，分五服，愈。《千金翼》又云：若欲服石者，取河中青白石如棗杏大者二升，以水三升煮一沸，以此酒半合置中，須臾即熟，可食。

又《茯苓酥方》 茯苓五斤，灰汁煮十遍，漿水煮十遍，清水煮十遍，松脂五斤，煮如茯苓法，每次煮四十遍，白蜜三斤，煎令沫盡，生天門冬五斤，去心皮，曝乾作末，蠟、牛酥各三斤，煉三十遍。

右六味，各搗篩，以銅器重湯上，先內酥，次蠟，次蜜，消訖內藥，急攪勿住手，務令大均，內瓷器中，密封，勿令泄氣。先一日不食，欲不食先須吃好美食令極飽，然後絕食，即服二兩，二十日後服四兩，又二十日後八兩，細丸之，以咽中下爲度；第二度以四兩爲初，二十日後八兩，又二十日二兩；第三度服以八兩爲初，二十日二兩，二十日四兩，合一百八十日藥成，自後服三丸將補，不服亦得，恒以酥蜜消息之，美酒服一升爲佳。合藥須取四時王相日，特忌刑、殺、厭及四激休廢等日，大凶。此彭祖法。

治病方

論說

佚名《黃帝太一八門逆順生死訣·治破傷風方》 黃荊子炒不以多少。

右爲細末，每服三錢，無灰酒調下。

又《治傷折骨損方》 黃荊子炒，紅芥菜子炒各等分。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熱酒調下，以滓貼在損處，以扎之。量久，飲酒令醉，其痛即止。

治悶膈剝氣，疼痛不止者。

馬屁忮，不以多少，用麻布損細末。生姜自然汁熱牛皮膠化入馬屁忮，如膏藥上。

右用皮紙攤藥，貼之立止。

又《玉臺丹治中暑》 生硫黃，白凡各等分。

右爲細末，以無羅麵滴水爲元，如梧桐子大。每服一十元，溫熱水，或冷水亦可。

血蝎散，治刀傷斧斫。

廣降真末一兩炒，白凡二錢飛過。

右爲細末，乾貼。

佚名《庚道集》卷九《治大麻癩風藥感應大風丸》 如桐子大，每服二十丸，輕病十丸、五丸。

當歸一兩、全蝎一兩、大風子一斤、章腦一兩、水銀、防風、何首烏、羌活各五錢、白芨、白芷、乳香、蒼朮各三錢、大黃二兩、生熟酒製、甘草、陳皮各一兩、麝香不拘或一錢二錢。

詩云：歸全風腦一般般，水防何活五錢乾。芡芷乳蒼三分足，黃甘陳麝不俱安。

右件糯米糊爲丸，如桐子大，每服二十丸，空心，白湯送下，宜食粥飯，忌鍋底蘿蔔頭、山藥、地立棗子、柿花、去霜，黃瓜、西瓜、東瓜、生瓜、藕菱、甘蔗、茄子、糖、白魚、海中魚、黃白、海月瓊枝，餘外者皆不可食，再發不治，好酒可食，忌房事。

養生功法及武術部

養生術語分部

守 一

論 說

《道德經·道化》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鑒，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曲則全，枉則直，洼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莊子·在宥》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

又《刻意》 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野語有之曰：從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太平經鈔》卷二 守一明之法，長壽之根也。萬神可祖，出光明之門。守一精明之時，若火始生時，急守之勿失。始正赤，終正白，久久正

青。洞明絕遠復遠，還以治一，內無不明也。百病除去，守之無懈，可謂萬歲之術也。守一明之法，明有日出之光，日中之明，此第一善得天之壽也。安居閑處，萬世無失。守一時之法，行道優劣。夫道何等也？萬物之元首，不可得名者。六極之中，無道不能變化。元氣行道，以生萬物，天地大小，無不由道而生者也。

又卷九 古今要道，皆言守一，可長存而不老。人知守一，名為無極之道。人有一身，與精神常合并也。形者及主死，精神者乃主生。常合即吉，去則凶。無精神則死，有精神則生。常合即為一，可以長存也。常患精神離散，不聚於身中，反令使隨人念而遊行也。故聖人教其守一，言當守一身也。念而不休，精神自來，莫不相應，百病自除，此即長生久視之符也。陽者守一，陰者守二，故名殺也。故晝為陽，人魂常并居；冥為陰，魂神爭行為夢，想失其形，分為兩，至於死亡。精神悉失，而形獨在守一者，真真合為一也。人生精神，悉皆具足，而守之不散，乃至度世，為良民父母，見太平之君，神靈所愛矣。

《抱朴子內篇·地真》 抱朴子曰：余聞之師云，人能知一，萬事畢。知一者，無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之能知也。道起於一，其貴無偶，各居一處，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靈。金沉羽浮，山峙川流，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存之則在，忽之則亡，向之則吉，背之則凶，保之則遐祚罔極，失之則命彫氣窮。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一之謂也。故仙經曰：子欲長生，守一當明；思一至飢，一與之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一有姓字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間，却行一寸為明堂，二寸為洞房，三寸為上丹田也。此乃是道家所重，世世歃血口傳其姓名耳。一能成陰生陽，推步寒暑。春得一以發，夏得一以長，秋得一以收，冬得一以藏。其大不可以六合階，其小不可以毫芒比也。

又 抱朴子曰：吾聞之於師云，道術諸經，所思存念作，可以却惡防身者，乃有數千法。如含影藏形，及守形無生，九變十二化二十四生等，思見身中諸神，而內視令見之法，不可勝計，亦各有效也。然或乃思作數千物以自衛，率多煩難，足以大勞人意。若知守一之道，則一切除棄此

輩，故曰能知一則萬事畢者也。受真一口訣，皆有明文，歃白牲之血，以王相之日受之，以白絹白銀爲約，尅金契而分之，輕說妄傳，其神不行也。人能守一，一亦守人。所以白刃無所措其銳，百害無所容其凶，居敗能成，在危獨安也。若在鬼廟之中，山林之下，大疫之地，塚墓之間，虎狼之藪，蛇虺之處，守一不怠，衆惡遠避。若忽偶忘守一，而爲百鬼所害。或卧而魘者，即出中庭視輔星，握固守一，鬼即去矣。若夫陰雨者，但止室中，向北思見輔星而已。若爲兵寇所圍，無復生地，急入六甲陰中，伏而守一，則五兵不能犯之也。能守一者，行萬里，入軍旅，涉大川，不須卜日擇時，起工移徙，入新屋舍，皆不復按堪輿星歷，而不避太歲太陰將軍、月建煞耗之神，年命之忌，終不復值殃咎也。先賢歷試有驗之道也。

《雲笈七籤》卷四九《秘要訣法部五·守一》

《太上智慧消魔真

經》云：一無形象，無慾無爲，求之難得，守之易失。失由識暗，不能進明；貪慾滯心，致招衰老。得喜失嗔，致招疾病；迷者不改，致招死歿。衰患及老，三一所延，治救保全，惟先守一，非一不救，非一不成。守一恬淡，夷心寂寞，損欲折嗔，返迷入正，廓然無爲，與一爲一，此乃上上之人，先身積德所致也。中中已上，先善未積，積而未極，皆由漸昇。當存三元，諦識神氣狀貌，出入有無，生鎮三宮，三尸必落，尸毒既去，鍊暗成明，智慧神通，長生不死，真聖神仙，隨因受果。

《太平經》云：何以爲初思守一也？一者數之始也；一者道之生也，元氣所起也、天之綱經紀也。又《五符經》云：知一者，無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能知也。一者，至貴無偶之號也。

《上清三天君列紀經》云：柏成欽生，請問雲房之道、三真之訣？二玉皇曰：三真者，兆一身之帝君、百神之內始真也。若使輔弼審正，三皇內寧，太一保胎，五老扶精。一居丹田，司命護生；一居絳宮，紫氣灌形；一居洞房，三氣合明。於是變化離合，與真洞靈。明堂雲宮，紫戶玉門，黃闕金室，丹城朱窗，皆帝一之內宅，三真之寶室也。於是雲房一景，混合神人，上通崑崙，下臨清淵，雲蓋嵯峨，竹林葱蒨，七靈迴轉，五色纏綿，層樓萬重，三氣成煙，玉闕虛靜，七門幽深，金扉玉櫃，符籙五篇。公子內伏，外牽白元，渾一成形，呼陽招陰，上帝司命，各保所

生。微哉難言，非仙不傳。

養生論

論說

嵇康《養生論》（《嵇中散集》卷三）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

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

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眠。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

夫爲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

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效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

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虱處頭而黑，麋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瘦，

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暗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

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腑臟，醴醪煮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途，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

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乏絕；風寒所灾，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由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爲受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

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慾，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

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途，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

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侍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

善養生者則不然也，清虛靜泰，少私寡慾。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強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泊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之五絃，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志歆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

往，庶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爲其無有哉！

施肩吾《養生辨疑訣》（《雲笈七籤》卷八八《仙籍旨訣部》）一氣無方，與時消息，萬物生死，共氣盛衰。處自然之間，而皆不知所以然而然。其所稟習，在覆載之下。有形者先知其本，知其本則求無不通；修道先須正其源，正其源則流無不應。若棄其本而外求，背其源以邪究，雖獵盡百家，學窮諸子，徒廣虛論功條。其攝養之效，得者觀之，實爲自誤耳！

今歷觀世間，好道之流，不可勝數。雖知恬淡以自守，全不知恬淡之中有妙用矣；雖知虛無以爲理，全不知虛無之中而無不爲矣。若不知虛無恬淡妙用之理，徒委志於寂默之間，妄作於形神之外，是謂無益之用，非攝生之鴻漸也。

且神由形住，形以神留，神苟外遷，形亦難保。抑又服餌草木金石，以固其形，而不知草木金石之性，不究四時逆順之宜，久而服之，反傷和氣。遠不出中年之內，疾害俱生。使夫輕薄之流，皆謂繫風捕影，不可得矣。翻以學者爲不肖，以真隱爲詭道，不亦傷哉！惑人嘗以此事而譏余，曰：吾聞學道，可致長生。吾自童年至於暮齒，見學道之人已千數矣。服氣絕粒者，驅役考召者，清靜無慾者，修仙鍊行者，如斯之流，未有聞其死者也。身歿幽壤之下，徒以尸解爲名。推此而論之，蓋得者猶靈骨耳，非可學而得之。余聞斯論，不覺心慙於內，神恍於外。沉吟之間，乃太息而應之曰：觀子向來所說，實亦鄙之甚矣！迷之尤矣！今世人學人間之事，猶有成與不成，又況妙本玄深，昏昏默默，胡可造次而得之？且大道無親，感之即應，苟云靈骨，無乃疏乎！然夫服氣絕粒者，且道家之所尚，人苟得之，皆有不食之功，身輕之效，便自言腸胃無滓，立致雲霓，形體獲輕，坐希鸞鶴。採餌者，復以毛女爲憑；呼吸者，又引靈龜作證。曾不知真氣暗滅，胎精內枯，猶執滯理於松筠，守迷端於翰墨，良可嗟矣！寧不怪乎？至於驅役考召之流，蓋是道中之法事。研討至精，窮其真誥，誠爲身外之虛名，妄作人間之孟浪。在己無徵於延益，於人有驗於軫攘。亂構休祥，徒陳禍福。如斯之輩，并匪保生之道也。或以清靜無爲，深居絕俗，形同槁木，志類死灰，不知天地動用之心，不察陰陽運行之理，如此則雖游恍惚，其恍惚而無涯。縱合宵冥，其宵冥而莫測。翻使希

夷之外，神用罔然；虛白之中，玄關失守。言議之際，中有高真。喟然而嘆曰：守一非一，履真非真。此亦近爲門階之由，殊未窺其室中之用矣。大凡保氣棲神，不可以湛然而得之，亦不可以元然而守之。且神無方而氣常運，形至靜而用無窮。是知保氣者，其要在乎運；棲神者，其祕在乎用。吾嘗聞之於師曰：體虛而氣周，形靜而神會。此蓋爲出世之玄機，無名之大用矣。

葛洪《抱朴子養生論》 抱朴子曰：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胸腹之設，猶宮室也。肢體之位，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腠理之間，猶四衢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至人能治其身，亦如明主能治其國。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愛其氣，所以全其身。民弊國亡，氣衰身謝。是以至人上士，乃施藥於未病之前，不追修於既敗之後。故知生難保而易散，氣難清而易濁。若能審機權，可以制嗜慾，保全性命。

且夫善養生者，先除六害，然後可以延駐於百年。何者是耶？一曰薄名利，二曰禁聲色，三曰廉貨財，四曰損滋味，五曰除佞妄，六曰去沮嫉。六者不除，修養之道徒設爾。蓋緣未見其益，雖心希妙道，口念真經，咀嚼英華，呼吸景象，不能補其短促。誠緣舍其本而忘其末，深可誡哉。

所以保和全真者，乃少思、少念、少笑、少言、少喜、少怒、少樂、少愁、少好、少惡、少事、少機。夫多思則神散，多念則心勞，多笑則臟腑上翻，多言則氣海虛脫，多喜則膀胱納客風，多怒則腠理奔血，多樂則心神邪蕩，多愁則頭鬢憔悴，多好則志氣傾溢，多惡則精爽奔騰，多事則筋脉乾急，多機則智慮沉迷。斯乃伐人之生甚於斤斧，損人之命猛於豺狼。

無久坐，無久行，無久視，無久聽。不飢勿強食，不渴勿強飲。不飢強食則脾勞，不渴強飲則胃脹。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勿過極，少勿至飢。冬朝勿空心，夏夜勿飽食。早起不在鷄鳴前，晚起不在日出後。心內澄則真神守其位，氣內定則邪物去其身。行欺詐則神悲，行爭競則神沮。輕侮於人當減算，殺害於物必傷年。行一善則魂神樂，構一惡則魄神歡。魄神樂死，魂神好生。常以寬泰自居，恬淡自守，則身形安靜，灾害不干。

生錄必書其名，死籍必削其咎。養生之理，盡於此矣。至於鍊還丹以補腦，化金液以留神，斯乃上真之妙道。蓋非食穀啖血者，越分而修之。萬人之中，得者殊少，深可誡焉。

老君曰：存吾此道，上士全修延壽命，中士半修無疾病，下士時修免夭橫，愚者失道損其性。其斯之謂歟。

佚名《太上保真養生論》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天地之大，人之最靈，法陰稟陽，莫重乎性命。故二象並設，四序推遷，人處其間，倏然如電，每一思至，黯然銷魂，生不再來，逝不可復。必須啓悟耳目，陶鑄心靈，蕩滌煩邪，宣引榮衛。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身者哉。是以真人常曰，吾非自然，乃學而得之。故我求道，無不受持千經萬術，唯在志心也。

老君曰：天地降精，陰陽布化，萬物以生，乘其夙業，分靈道一，總合萬機。且人之受生，始一月爲胞，精血凝也。二月爲胎，形兆胚也。三月爲陽神，爲三魂，動以生也。四月爲陰靈，爲七魄，靜鎮形也。五月，五行分藏，以安神也。六月，六律定六腑，用資靈也。七月，七精開竅，以通光也。八月，八景神具，降真靈也。九月，宮室羅布，以定生也。十月氣足，萬象成也。太一玄真在頭，曰泥丸君，總衆神，統百靈，以禦邪氣，陶其萬類，以定真元。是知修真，靜守恬和，可保長生也。

真人曰：神強者長生，氣強者短壽。柔和畏威神強，鼓怒驕志氣強。凡人才所不至而極思之者，則志傷也；力所不勝而極舉之者，則形傷也；謀所不至而極圖之者，則智傷也。勢所不加而極憤之者，則氣傷也。積憂不已魂神衰，積惡不已魄神散。喜怒過多神不歸室，愛憎無定神不守形。汲汲所欲神則煩，切切所思神則敗。久言久笑心氣傷，久坐久立筋骨損，寢寐失時肝膽傷，跳走暴喘胃腑傷，喧呼詬怒膽氣傷。故陰陽不交則瘡疣生，房室不節則勞瘵發。且人生在世，久遠之期不過三萬餘日，豈無一日行修補？豈無一日有損傷？徒責神之不守，體之不安，亦由却行而望速及前侶，豈可得爾？

所以養生之要，睡不及遠，行不及驟，耳不久聽，目不久視，坐不至疲，卧不至倦。先寒而後衣，先熱而後解。不欲極飢而便食，食誠過飽。

不欲極渴而便飲，飲誠過多。食若過飽則癥塊成，飲酒過多則痰癖聚。不欲甚逸，不欲甚勞，不欲出汗淋漓，不欲冒風噓吸。醉中不欲奔車，飽時不欲走馬。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飽食肥鮮。不欲飲酒了當風，不欲沐髮後露腦。冬莫極溫，夏莫極涼。冬極溫則春有狂疫生，夏極涼則秋有瘡痢發。不欲臥露星月下，不欲飢臨尸柩間。不欲睡中動扇，不欲露頭而食。衝大熱莫飲冷水，凌大寒莫逼炎爐，新沐莫犯猛風，至飢莫冒重霧。

且五味入口，不可令偏。多酸傷脾，多甘傷腎，多辛傷肝，多鹹傷心，多苦傷肺。此皆濁其神魂，亂其五臟，亦未必當時便損於人，但於久後積衰敗爾，伐人之命，甚於斤斧，蝕人之性，猛於狼虎。蓋緣兆應五行，潛通四運，源其蹟而不謬，究其理而益佳，宜深慎之，以全其真也。不飢而強食，不渴而強飲，並招其損矣。不飢強食則脾勞，不渴強飲則胃脹。

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勿至極，少勿至虛。冬則朝莫令空心，夏則夜莫令飽食。春夏唯須早起，秋冬却要晚眠。早起不在鷄鳴前，晚起不在日出後。心源澄則真靈守其位，氣海靜則邪物去其身。行詐偽則神悲，行諂佞則神沮。妒嫉於人當減算，殺害於物必傷年。行一善則魂神欣，構一惡則魄神喜。魂欲人生，魄欲人死。是以心為五臟君，氣為百骸使。君欲安靜無為，使欲流行不滯。所以起臥依四時，慎其早晚之候。服食調六腑，適其冷熱之宜。動以太和為馬，通以玄寂為車。四肢煩勞則偃仰以導之，心胸壅塞則吐納以宣之。

杜其病源，常施補瀉之術；除其邪氣，每存默默之機。是以忍怒以凌陰，抑喜以助陽。泥丸君欲得多樞，天鼓欲得常鳴。目不厭臨，津不厭嚥，心不厭順，氣不厭和。若能如此修習不廢，則可餌草木之藥，先治其損。精勤不已，然後消鑠金石，固際其真。此乃攝生有條貫，保壽有津涯，實為補養之妙門，延駐之玄說。若乃恣情快意於馳騁之上，勞神役思於巧僞之間，重其貨財，耽其寵樂，不營保護之術，不務慎守之規，須臾氣竭在忿競之前，形枯於聲色之際。以此觀之，足甚省悟。

蓋不知心源靜則神魂安，嗜慾興則真靈潰。焦然戚戚之志，勞其役役之軀，救火焚薪，良可嘆也。是故真人乃作頌曰：淡薄不親，狂蕩是鄰。縱不殞身，亦能敗神。敗神失真，傷殘之因。傷殘之因，豈虛言哉。

施肩吾《西山群仙會真記》卷二《養生》 《三元真經》曰：人物

異形，受生惟一。氣魂得之於天，體魄得之於地。無形無象，自空中來，即父精母血，以無為有。三百日胎完，胎完氣足則生，是由無而有。不善養生，則以有還無矣。血氣方剛，以所有之神氣，復與於兒女；血氣既衰，將已有之魂魄，復還於天地。故生中起滅，以滅止生，氣斷神散而無生矣。善人君子，莫不欲生，而不知養生之時，以天地為法，日月為本。陰絕陽生，陽絕陰生，生生不窮，天地所以長久；魄往魂來，來往不已，日月所以長久。是知氣在養而不弱，形在養而不悴。內外養之無差，故得與天地日月同長久也。

《西山記》曰：古今聖賢談養生之理者，著養生論者，不為少矣。又曰少私寡慾；少私寡慾者，可以養心。又曰絕念忘機；絕念忘機者，可以養神。又曰飲食有節；飲食有節者，可以養形。又曰務逸有度；務逸有度者，可以養亂。又曰入清出濁；入清出濁者，可以養氣。又曰絕淫戒色；絕淫戒色者，可以養精。養生之道，不在於此。所生微也，善養者從微至著；所生小也，善養者自小及大。當旺時養而取之，當衰時養而補之。如春養脾，秋養肝，夏養肺，冬養心。鍊形則起火，還丹則聚氣。此年中用月，不失養生之道也。及春夏養陽，以真氣隨天大運，在肝與心。心肝者，氣升之所。秋冬養陰，以真氣隨天大運，在肺與腎。腎肺者，液降之所。此陰陽傳送，不失養生之道也。及腎氣生於子時，一陽生於二陰之中。當此之時，若澄心靜慮，閉目昇身，想火輪起於丹田，是氣生而養之有法也。及肝氣生於卯時，一陽生於二陰之下。當此之時，若孤坐閉目，多人少出，存兒女相見於黃屋之中，而產就嬰兒，是陽生而養之有法也。及心氣生於午時，一陰生於二陽之中。當此之時，若忘言絕念，滿口含津，攻心氣不散，存龍虎交媾於煙焰之中，而盤金鼎奔流於下，是丹田氣生而養之有法也。及肺氣生於酉時，一陰生於二陽之上。當此之時，若閉目冥心，以腹肚微脅，存大火炙於鼎中，鼎中有三昧，炎炎不絕，三昧齊發，是陰生而養之有時也。及夫三百日胎完而真氣生，養其真氣而之神。五氣朝元，三花聚頂。五百日陽神生，養其陽神而鍊之合道。是生形已來養之而生真氣。自生氣以來養之而生法身。身外有身，超凡入聖。養生之道，備於此矣。

養形論

論說

施肩吾《西山群仙會真記》卷二《養形》 《玉華靈書》曰：神以

氣爲母。氣以形爲舍。鍊氣成神，鍊形成氣。陽神未聚，三花不入泥丸；真氣未朝，五彩不生丹闕。無形籠絡，神氣兩離。故天地大也，未免輕清重濁之象；日月明也，難逃圓明缺暗之形。積陽生神，上以麗乎天者，星與辰也；積陰生形，下以壯乎地者，土與石也。水中氣昇，而爲雨爲雲；氣中水降，而爲霧爲露。萬象群生，不能無形。惟人也，集靈以生，資道以成。不知養形之端，精魄耗散而陰殼空存，未死之前，已如槁木，餘喘既絕，盡爲糞壤。養形之道，可不深思。

《西山記》曰：仲夏仲冬之月，善養形者，處於深堂，避其大寒大熱之氣，而伏其肌膚。非特此也，先寒而衣，衣不得頓多；先暖而解，解不得頓少。久勞則安閑以保極力之處，久逸則導引以行稍滯之氣。暑不當風，當風則榮閉而衛結；夏不卧濕，卧濕則氣散而血注。冬不極熱，極熱則腎受虛陽，而春夏肝與心，有壅蔽之疾也；夏不極涼，極涼則心抱浮寒，而秋冬肺與腎有沉滯之患也。不可極飢而食，食不過飽。飽則傷神，飢則損胃。不可極飲，飲不過多。多則損氣，渴則傷血。沐浴旬，浴用五。夫五則五氣流傳遍，浴之榮衛通暢。旬則數滿復還，真氣在腦，沐之則耳目聰明。若頻頻浴者，血凝而氣散，雖肌體光澤，久而氣自損矣。故有癱瘓之疾者，氣不勝血，神不勝形也。若頻頻沐者，氣壅於上，腦滯於中，令人體重形疲，久而經絡不能通暢。故古人以陽養陽，陽不耗散；以陰鍊陽，陽不損弱。如一年春夏養陽，秋冬養陰，是借陰養陽，以陽消陰也。一日內午前鍊乾以氣，前起鍊形，後起金晶。午後鍊坤以藥，有藥則聚氣煉丹，無丹則收火煮海，皆以真陽見用於自身。不然斂身聚之，可以無中養就，真氣昇身，真氣以滅魔陰焉。奉道之士，廣覽多學，徒以勞

損，不知陰陽爲之總領之元也。真陰真陽爲胎，凝於丹田。次以真陰爲氣，真陽成形，身外有身，超凡入聖矣。

養氣論

論說

施肩吾《西山群仙會真記》卷二《養氣》 《太上隱書》曰：天地

以清濁爲質，非氣不足以運陰陽；日月以明暗分形，非氣不足以交魂魄。以橐籥之用，呼吸之理，是氣使之然也。禽一衝而制在氣，履空如實；魚一躍而制在水，穿水如無。衆植凋殘，獨松柏而常茂者，氣堅也；群動滅寂，惟龜鶴之不悴者，氣任也。形爲留氣之舍，氣爲保形之符。欲留形住世，必先養氣。至大至剛，充塞乎天地之間。氣聚神靈，遨遊風塵之外。善養生者養其形，善養形者養其氣。

《西山記》曰：古今養氣之士，不免於疾病死亡者，不知其道也。昔人以志士不語爲養氣，此保氣也，失之昏。以人清出濁爲養氣，此換氣也，失之虛。昏者，氣散神狂，真靈日厭，終無所歸矣。虛者，丹田無寶，徒勞而吐納，終不能住矣。多人少出，攻病可也，認爲胎息，誤矣。上嚙下搐，聚氣可也，指作還丹，誤矣。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委氣而和神也；息息要住，納之不出，閉氣而鍊形也。一嚙復一嚙，雙收兩夾，以嚙嚙爲法，是借氣取水灌溉之術也；正坐昇身，氣滿四大，血絡通行，榮衛和暢，是布氣焚身之法也。若此皆非養氣矣。養氣之道，生時養之使不衰，弱時養之使不散。如古行屯者，是陽初生，屈而未伸，故朝屯以取，養氣之茂也。如古行蒙者，是一陽處群陰之中，暗而不明，故暮蒙以取，求陽之義也。非特此也。才所不敏，強思，傷也。力所不及，強舉，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度，傷也。汲汲所慾，傷也。戚戚所懷，傷也。或久談言笑，寢息失時，拽弓引弩，耽酒嘔吐，飽食便卧，跳步喘息，歡呼哭泣，陰陽不交，積傷至盡，則早亡矣。故善養者，淡然無慾，

處乎寂寞之境，自有希夷之趣。冬則陽生，至春分之後，陽盛而陰散，防其餘陰入腹，而為苦寒之疾。夏則陰生，至秋分之後，陰盛而陽散，防其餘陽入腹，而為酷暑之患。勿觀死者，防死氣觸生氣。不近穢處，防穢氣觸真氣。真氣未壯，而朝不虛，食常充口；真氣欲絕，而暮不實，食常減口。然而調氣、和氣、布氣、嚙氣、聚氣、行氣、保氣、換氣，皆不出養氣之道。夫氣如線，觸之則斷；氣如煙，擾之則散。不能養者，失保形之道。然養氣未及採藥，採藥未及煉氣。採氣還元，結成金丹。煉之出殼，還變羽客。未煉先採之，未採先養之。

養心論

論說

施肩吾《西山群仙會真記》卷二《養心》 《通玄經》曰：人以形為舍，心為主。主於國，則君臣之分；主於家，則父子之禮。心為君父，氣為臣子，身為家國。心氣一注，無氣不從。在五行為火，南方盛陽之精。宿應熒惑，神受朱雀，狀垂三葉，色若朱蓮，神明依泊，變化莫測，混合陰陽，大包天地，細入毫芒。制之則止，放之則狂。清靜道生，濁躁神亡。但能空寂，得之有常。永保無為，其身則昌。惟狂克念，可以作聖。惟聖罔念，可以作狂。古今達士，養以寡慾，務於至誠。真源湛然，靈光自瑩於丹臺也。不為事惑物役，可以超凡入聖。

《西山記》曰：從道受生謂之性，自一稟形謂之命。所以任物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有所思謂之志，事無不周謂之智，智周萬物謂之慮，動而榮身謂之魂，靜以鎮身謂之魄，流行骨肉謂之血，保形養氣謂之精，氣清而快謂之榮，氣濁而遲謂之衛，總括百骸謂之身，衆象備見謂之形，塊然有闕謂之質，形貌可則謂之體，小大有分謂之軀，衆思不礙謂之神，漠然變化謂之靈，氣來入身謂之生，氣去於形謂之死，所以通生謂之道。道者，有而無形，無而有精，變化不測，通神群生。真人上仙，教人

修道，即修心也，教人修心，即修道也。道不可見，因心以明之。心不可常，用道以守之。故虛心遣其實，無心除其有也。定心令不動也，安心令不危也，靜心令不亂，正心令不邪，清心令不濁，淨心令不穢。此皆已有，令以除之。心直不返復也，心平無高下也，心明不暗昧也，心通無窒礙也。此皆固有，因以然之又在少思、少念、少慾、少事、少語、少笑、少愁、少樂、少喜、少怒、少好、少惡，故得靈光不亂，神氣不狂，方可奉道保生。嗟無知者，多思神殆，多念志散，多慾損氣，多事役形，多語弱氣，多笑損臟，多愁攝血，多樂溢意，多喜則交錯，多怒則百脉不定，多好則昏迷不理，多惡則憔悴無歡，故其源不潔，和氣自耗，不得延年，失於養心之故也。故古喻之如猿，狂而不可定；比之如賊，盜其所有也。

養壽論

論說

施肩吾《西山群仙會真記》卷二《養壽》 《三清真錄》曰：父母之真陰真陽二氣，以精血為胞胎，胎完氣足，而為形矣。集靈資道，神氣相合，而為壽定矣。大壽一萬二千歲，守朴任真，雖亡而道不亡也；中壽一千二百歲，留形住世，道在而身亦在也；下壽一百二十歲，知之修煉，可以安樂延年。不知修煉，走失耗散，在我者不為我之所有，而又外觸禁忌，暗除年算。一算為三百日壽，一歲為本數之壽，一紀為正紀之壽。無知少學，以小惡為無傷，積惡以至於滅身；以小損為無害，積損以至於滅生。始以滅一算，次以除本數，終以除一紀，未及中年，夭之大半。仙子真人，憫而哀之。雖有超脫之法，必先養壽之方。審而用之，可延至大壽。不憚修持千日，自有超凡之道。

《西山記》曰：雖知養生之理，不悟修行之法，則生亦不長；雖知修煉之方，不知養壽之道，則修亦無驗。故養壽者，凡以禁忌而防其禍。行不多言，恐神散而損氣；睡不張口，恐氣泄而損神。臨危登峻則魂飛，玩

殺看關則氣結。吊死問病，則喜神自散；卧濕當風，則真氣日弱。古廟凶祠不可入，人之則神驚。狂禽異獸不可戲，戲而則神恐。對三光濡溺，折人年壽；賀四重深恩，滅人大數。飲宴於聖像之側，魂魄不安；坐卧於墓冢之間，精神自散。枯水大樹之下不可息，防九陰之氣，觸人陽神；深水大澤不可渡，恐至寒之性，逼人真氣。出眾花卉不可折，防招妖狂入室；非時果實不可食，防帶邪氣入腹。妄言綺語，非患難不可頻說，說之滅人正壽；肥甘醇酒，非會合不可頻飲，飲之除人本祿。負賢忘恩，必有禍應；輕財毀物，自無福生。大山勿深入，人之必凶；美物勿酷愛，愛之勿吉。損人傷物，以冤報冤；嫉賢妬能，以怨起怨。虛傳妄授，慢友輕師。此類或有觸犯，雖得正訣，遇異人，大道未就，先為此除其壽，以罪當功，竟不能速成也。善養壽者，以法修其內，以理驗其外。修內則秘精養氣，安魂清神，形神俱妙，與天地齊年，鍊神合道，超凡入聖也；驗外則救貧濟苦，慈物利人，孝於家，忠於國，順於上，憫於下，害不就利，忙不求閑。凡以方便為心，勿以人我介意。方始奉道，多遇至人，自得真法。及夫下功之後，少有患難，速得圓成。然是修養所致，亦是陰德報之。苟不達養壽之宜，安得內外齊成乎？

補養論

論說

施肩吾《西山群仙會真記》卷三《補內》 《九天祕錄》曰：三清之下有三太，三太之內有二儀，二儀既判而列五帝，五帝既立而同一區。此天地之內，上下有陰陽昇降，東西有日月往來，周而復始，運而不已，代謝循環，終無走失。惟人也，以精為母，以氣為主。五臟中各有精，精中生氣；五臟中各有氣，氣中生神。欲壽無窮，長生住世，煉精為丹，養氣為神。真仙上聖修真，補內不補外也。內真外應，無施不可，有作必成，自凡而入聖也。

醫藥養生總部·養生功法及武術部·養生術語分部

《西山記》曰：男子先生右腎，以外精而內血，陰為裏也；女子先生左腎，以外血而內精，陽為裏也。腎生脾，脾生肝，肝生肺，肺生心，心生小腸，小腸生大腸，大腸生膽，膽生膀胱，膀胱生三焦，三焦生三焦，三焦生八脉，八脉生十二經，十二經生十二絡，十二絡生一百八十係絡，一百八十係絡生一百八十纏絡，一百八十纏絡生三萬六千孫絡，三萬六千孫絡生三百六十五骨，三百六十五骨生八萬四千毛竅。胎完氣足，靈光入體，與母分離而為人也。以內外言之，經絡之內而為內，肌膚之外而為外。養命養其五臟。五臟為根，根固葉自茂矣。養形養其五氣。五氣為源，源深流自長矣。真氣大運隨天，元氣小運隨日。春肝旺脾弱，則養脾食甘物；五穀中粳米，五果中棗肉，五畜中牛肉，五菜中葵菜。清心無憂，憂則傷肝。隱坐避風，以肝惡風也。若日用之間，卯時以待小運，日生元氣，傳送在肝，閑居冥目以養肝，旬日見功，目可視秋毫。若修煉下功，不必如此。夏心旺肺弱，則養肺食辛物；五穀中黃黍，五果中桃子，五畜中雞肉，五菜中葱菜。清心少喜，喜多傷心。靜坐避熱，以心惡熱。若日用之間，午時以待小運，日生元氣，傳送在心，絕念安居以養心，旬日見功，可氣通百脉。修煉下功，亦不必如此。秋肺旺肝弱，則養肝食酸物；五穀中豆，五果中李子，五畜中犬肉，五菜中藿菜。靜居避寒，寒則傷肺。不要多悲，悲則損肺。若日用之間，酉時以待小運，日生元氣，傳送在肺，昇身靜坐以養肺，旬日見功，肌膚光澤。若修煉下功，不必如此。冬腎旺心弱，則養心食苦物；五穀中小麥，五果中橘子，五畜中羊肉，五菜中薤菜。清心無恐，恐則傷心。若日用之間，子時以待小運，日生元氣，傳送在腎，斂身正坐以養腎，旬日見功，丹田自暖，氣力剛健。若修煉下功，不必如此。當四季脾旺，養腎食鹹物；五穀中粟米，五果中山藥，五畜中猪肉，五菜中薤菜。安心無畏，畏則傷脾。靜生避濕，濕則損脾也。若日用之間，戌辰丑未以待小運，日生元氣，風急震雷，透過膀胱，變為精華。真氣走失，而火上升，肺開心衝，肝浮膽橫，萬神以真火燒之，棄體外遊，骨解筋伸，與死無異。一泄一氣弱，百泄一神去。千泄一臟損。已至枯竭，四大無主，乃曰死矣。故真仙上聖有還精之道。若志在玄元，腎氣交心氣，積氣生液，如懸珠垂露，顆顆還於丹田，火候無差，自然凝結，形若彈丸，色同朱橘，氣中生氣，煉氣成神，身外有身，

超凡入聖。若以未悟清虛，甘作兒孫之牛馬，淫邪之心未息，亦不可深究房中之術。俱以借其陰貌，賺心氣下入黃庭，而腎氣不能上昇，乃以龍盤虎遶。欲泄之前，棄其情愛，一則孤坐斂身，雙手抱臍，使氣結爲胎；一則昇身偃脊，斂身少時，使肘後飛入泥丸，以填血腦，而百骨充盈，有返老還童之驗矣。嗟少學無知，欲採婦女之津氣以爲陰丹。又煉無情之金石，取天地之秀氣而爲外丹，餌之填精補海。幸而藥盛，而時暫無損。若以元陽耗散，而丹臺空虛，餌之在腹，當有不救之疾；取之於人，當有速亡之患。返以神仙之法爲誑，靜言思之，誰其過歟？

又《補氣》

《玉華靈書》曰：九天之上無陰，九地之下無陽。地中生陽，一百八十日陽昇到天。其陽不過乎天者，陽自陰中來生，元氣傳送，餘氣在脾，靜室閉氣，多人少出，旬日見功，肢體光澤，經絡快暢。若修煉下功，不必如此。是五臟各有時，一臟旺而一臟弱，一氣盛而一氣衰，損有餘，補不足。五臟既和，百骸自理。百骸自理，萬病不生。萬病不生，千歲可期。

又《補精》

《太上玄鏡》曰：純陽上昇者，謂之氣；純陰下降者，謂之液。氣液相交，注於骨絡之間者，謂之髓。氣液相交出於膀胱之外者，謂之精。內則心、腎、肝、脾、肺、五臟也；大腸、小腸、膀胱、三焦、膽、胃、六腑也。外則毛膚皮髮眼耳鼻舌手足榮衛經絡穴，四體也。精者，心氣在肝，肝自生精；肝精不固，目眩無光。心氣在肺，肺自生精；肺精不實，肌肉清弱。心氣在腎，腎自生精；腎精不滿，神氣減少。心氣在脾，脾自生精；脾精不堅，髮齒自弱。五臟之中，腎爲精海，心爲氣館。真精在腎，餘精自還下田；真氣在心，餘氣自朝中元。思慮愁惱，其耗氣也，如漏鼎中之氣；淫邪禍亂，其走精也，如析釜下之薪。補下精之道，非但絕色，而房中最急，慎之！

《西山記》曰：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蓋陽昇陰降，物受天地純粹之氣；陰精陽華，人食萬物充實之資。一飲一食，納之於胃，與真氣相合，傳流腎腑。虛氣充盈，對境生心，心火下逼，腎氣不能上昇，左旋右盤，如陽負陰胎，陽戀陽住，陰爲陽逼，復自天來，故天中陰降，一百八十日到地。其陰過乎地者，陰自陽中來。陰抱陽質，陰戀陰住，陽爲陰逼，復自地起。周而復還，並無走失，尚有震動傾側之愆，又況人。

腎爲水也，水中生氣，如煙似綫，觸之則斷，撓之則散。眼耳鼻舌身意，六慾傷於外；喜怒哀樂好惡思，七情傷於中。上則重樓走失，下則金龜拋泄。如漏網包風，能無損乎？不知補氣之道，如火消膏，積日復入輪迴。又曰：氣本無形，必賴有形之軀。形全氣在，自可修補。不擇老幼，所貴至誠，始終如一。天皇聖胎祕用神訣，補氣之上法。達摩胎息至理，補氣之中法。其後因胎住息，因息就胎，扁鵲靈樞，葛洪注胎息，補氣之下法。此外皆非法也。

又《補益》

《洞神真經》曰：養生之道，以不損爲延命之術，以有補爲先。居安慮危，而防未萌。不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不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起卧有四時早晚，行止有至和之常制。調和筋脉，有偃仰之方；養正除邪，有吐納之術；流行榮衛，有補瀉之法；節宣勞逸，有與奪之要。忍怒以全陰氣，抑喜以養陽氣。以清虛去其狂慮，以安閑養其真性。雖少年致損，氣弱體枯；年老得悟，防患補益。以氣補氣，氣自有餘；以神補神，神無不足。氣盛而形乃延長，神住而命自悠久。

《西山記》

曰：知至道者，天不殺，服元氣者，地不滅。夫至道不遠，只在己身。用心精微，命自延久。《六玄旨》曰：欲得長生，當修所生之本，始乎精氣，精氣結而爲形。形爲受命之本，氣是有形之根。故午前煉乾，午後煉坤。氣自腎中生，自子時爲始，午時爲終，其氣昇而旺也。所以煉乾者，靜坐幽室，閉目冥心，昇身勿動，使氣滿四大，薰蒸其體，榮衛通和，積日氣秀神清。及夫腎氣到心，積氣生液，液自心中生，自午時爲始，子時爲終，其液降而盛也。所以煉坤者，閉目冥心，斂身正坐，以兩手抱腹，降心火於丹田，烹蒸氣海，積日氣旺神清，此補益於氣也。冬避寒，夏避暑。寒避風，暑避熱。動勿勞其肢體，閑勿怠其肌膚。五日一浴，十日一沐。氣旺時勿動，血旺時不息。此補益於氣也。永絕嗜慾，見境不動心者，上也。借假修真，因死求生，形雖交而氣不交，體雖濁而形不濁，不得已而親婦人，勿使走失，時暫棄其情愛，抽身於後，賺心氣以補下元，可以安性命者，次也。三十歲陰陽兩停，而五穀秀氣，無所制作，未免情慾，當五日一度。四十歲者十日一度。五十歲者二十日一度。六十歲一月一度。六十四歲卦盡之年，更不度也。若高上玄元，欲求長生不死者，可不議此也。此補益於精也。補益形者不若補益

精，補益精者不若補益氣，補益氣者不若補益神。補益於神，則形氣永安。古今達士，談益神之道，不爲少矣，往往不見功者，非特出至誠也，神爲主故耳。昔劉綱真人於甲子庚申，生日本命，祭享形神，尚得神聚，長生不死。趙真人於靜房空室，調神出殼，如壯士展臂，可千萬里，陰鬼不敢相干，亦得留形住世。況夫補已散之靈氣，益見在之魂神。禍福預知，神之靈也；死生永除，神之真也。補神之道，有清身養命，絕念忘思，動靜不失時，修煉應其法，丹就而氣自真，氣真而神自益矣。

又《補損》《十洲雜記》曰：純陰無陽，鬼也；純陽無陰，仙也；陰陽相雜，人也。鬼則陰靈之氣，凝而爲形；仙則陽和之氣不散，煉而爲質；人以陽盡而爲鬼。鬼者，人之歸也。人以陰盡而爲仙。仙者，人之遷也。當其少年陽多陰少之時，不肯修煉，及夫老弱，氣散神衰之後，安得無損。高人上士，憂勤未補之前，戒慎補已損之後。未損者保養不至於損，已損者補益不至於虧。非大道高士，不可議此。

《西山記》曰：人受氣賦形，三百日胎完，與母分體。一千日乳抱。四千日盜物，取天地之計。五千日氣足。故女子十四歲，天癸降而真陰散，男子十六歲，真精滿而陽氣泄。男子之氣，八百一十丈，女子之血，三百六斗。九九八十一，純陽之數，氣之本數也；六六三十六，純陰之數，血之本數也。過此以往，走失耗散，氣以九九而損，血以六六而竭，自然虧損，又況敗壞而不知修養乎！如王侯之府，美女兼千；卿士之家，侍妾數百。晝以醇酒淋其骨髓，夜以房室輸其血氣。耳耽目恣，偃卧不休止，奔走不安居，而又滋味錦繡，大醉入房，不知御神保氣，居無節而精神有限，未及半百已憔悴枯朽也。故真仙上聖，凡所修養有益，惟求無損。一日之忌，暮無大醉。一歲之忌，暮無遠行。終身之忌，暮無燃燭行房。此補損之大略也。五味，人不可無也，戒之偏多。酸損脾，甘損腎，鹹損心，苦損肺，辛損肝。大藥未就，尚有飢渴，一日三次要食，古人所以淡而食之，又不葷腥，恐污口腹也。五臟積滯，用六字氣治之。即《黃庭圖》之法也。張澄道以此留形住世，王悟真以此治病延年，孫思邈以此修身治人。六字之妙，春不呼，夏不咽，冬不呵，秋不吁。四時常有唏，三焦無不足。八節不得吹，腎腑難得盛。凡有餘則引其子，不足則殺其鬼。此妙古今無知者，西山上聖得其味也。不須禁忌百端，但朝不虛，

而暮不實，上也；素無味，淡無葷，次也。何慮四體之不充悅乎？及夫六字氣，有餘引子，不足殺鬼者，肝本吁也。餘則用吁，吁亦不能引肝氣。若引其子，則用呵字瀉心之氣。心氣既行，肝氣自傳也。若肝氣不足則殺其鬼，肺也。肺金尅木，爲妻，而金爲夫，夫乃鬼也。如肝氣弱，必是肺之有餘，必殺其鬼，用咽字瀉之。聰明之士，審達五行生尅，調和其氣，無過不及，而陰陽自正。依時對節，下手行功，默契天機，混合玄理，安有長生之不得，神仙之不成耶？

五臟論

論說

司馬承禎《修真精義雜論·五臟論》 夫生之成形也，必資之於五臟，形或有廢，而臟不可闕；神之爲性也，必稟於五臟，性或有異，而氣不可虧。是天有五星，進退成其經緯；地有五嶽，靜鎮安其方位；氣有五行，渾化弘其埏埴；人有五臟，生養處其精神。故乃心藏神，肺藏氣，肝藏血，脾藏肉，腎藏志。志意通內連骨髓，而成身形矣。

又：心者，生之本，神之處也；肺者，氣之本，魄之處也；肝者，罷極之本，魂之處也；脾者，倉廩之本，營之處也；腎者，封藏之本，精之處也。至於九竅施瀉，四肢動用，骨肉堅實，經脉宣行，莫不稟源於五臟，分流於百體，順寒暑以延和，保精氣以享壽。

且心爲諸臟之主，主明則運用宣通，有心之子，安可不悟其神之理邪？臟有要害，不可不察。肝生於左，肺生於右，心部於表，腎位於裏，脾爲之使，胃爲之市。心爲之汗，肺爲之涕，肝爲之淚，脾爲之涎，腎爲之唾，是謂五液。心爲噫，肺爲咳，肝爲語，脾爲笑，腎爲噦。天氣通於肺，地氣通於肝，雷氣通於心，穀氣通於脾，雨氣通於腎。

五臟各有所合：心之合，脉也，其榮色也；肺之合，皮也，其榮毛也；肝之合，筋也，其榮爪也；脾之合，肉也，其榮唇也；腎之合，骨

也，其榮髮也。

五臟各有腑，臟爲陽，腑爲陰。五臟者，藏精神而不瀉也，故滿而不能實；六腑者，受水穀而不留，故實而能滿。夫小腸爲心之腑，大腸爲肺之腑，膽爲肝之腑，胃爲脾之腑，膀胱爲腎之腑。六腑者，各有其應；小腸者，脉其應也；大腸者，皮其應也；膽者，筋其應也；胃者，肉其應也；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也。

十二臟之相使者：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傳之官也，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也，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也，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也，喜樂出焉；胸中，上焦之門戶也；脾胃者，倉廩之官也，五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也，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也，化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也，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也，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郡之官也，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凡此十二官，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則下安，以此養生則壽，沒世不殆；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殆也。

水火論

論說

《修真十書·鍾呂傳道集》卷一五 呂曰：人之長生者，煉就金丹。欲煉金丹，先採黃芽。欲得黃芽，須得龍虎。所謂真龍出於離宮，真虎生於坎位。離坎之中而有水火。水火者何也？鍾曰：凡身中以水言者，四海五湖，九江三島，華池瑤池，鳳池天池，玉池崑池，元潭閭苑，神水金波，瓊液玉泉，陽酥白雪，若此名號，不可備陳。凡身中以火言者，君火、臣火、民火而已。三火以元陽爲本，而生真氣。真氣聚而得安，真氣弱而成病。若以耗散真氣而走失元陽，元陽盡，純陰成，元神離體，乃曰死矣。

呂曰：人身之中，以一點元陽，而興舉三火。三火起於群水衆陰之

中，易爲耗散而難炎熾。若此陽弱陰盛，火少水多，令人速於衰敗而不得長生，爲之奈何？鍾曰：心爲血海，腎爲氣海，腦爲髓海，脾胃乃水穀之海，是此四海者如此。五臟各有液，所主之位，東西南北中，是此五湖者如此。小腸二丈四尺，而上下九曲，乃曰九江。小腸之下，元潭之說如此。頂曰上島，心曰中島，腎曰下島。三島之內根源閭苑之說如此。華池在黃庭之下，瑤池出丹闕之前，崑池上接玉京，天池正衝內院，鳳池乃心肺之間，玉池在唇齒之內。神水生於氣中，金波降於天上。赤龍住處，自有瓊液玉泉。凡胎換後，方見陽白雪酥。澆灌有時，以沃炎盛。先曰玉液，次曰金液，皆可以還丹。抽添有度，以應沐浴。先曰中田，次曰下田，皆可以煉形。玉藥金花，變就黃白之體；醍醐甘露，煉成奇異之香。若此水之功效。及夫民火上升，助腎氣以生真水；腎火上升，交心液而生真氣。小則降魔除病，大則煉質燒丹。用周天則火起焚身，勒陽關則還元煉藥。別九州之勢以養陽神，燒三尸之累以除陰鬼。上行則一撞三關，下運則消磨七魄。煉形成氣而輕舉如飛，煉氣成神而脫胎如蛻。若此皆火之功效也。

呂曰：始也開命，所患者火少水多而易衰敗，次聽高論，水火有如此之功驗。畢竟如何造化，使少者可以勝多，弱者可以致強？鍾曰：二八陰銷，九三陽長。赫赤金丹，指日可成。七返九還，而胎仙自化者也。真氣在心，心是液之源。元陽在腎，腎是氣之海。膀胱爲民火，不止於民火不能爲用。而膀胱又爲津液之府。若以不達天機，罔測玄理，奉道之士，難爲造化，不免於疾病死亡者矣。

呂曰：所謂造化，使陽長陰消。金丹可成而胎仙自化者何也？鍾曰：人之心腎，相去八寸四分，乃天地定位之比也。氣液太極相生，乃陰陽交合之比也。一日十二時，乃一年十二月之比也。心生液，非自生也，因肺液降於心液行。液行夫婦，自上而下，以還下田，乃曰婦還夫宮。腎生氣，非自生也，因膀胱氣昇而腎氣行。氣行子母，自下而上，以朝中元，乃曰夫返婦室。肝氣導引腎氣，自下而上，以至於心。心火也，二氣相交，薰蒸於肺，肺液下降，自心而來。皆曰心生液，以液生於心而不耗散，故曰真水也。肺液傳送心液，自上而下，以至於腎。腎水也，二水相交，浸潤於膀胱。膀胱氣上升，自腎而起，皆曰腎生氣。以氣生於腎而不消磨，故

曰真火也。真火出於水中，恍恍惚惚，其中有物，視之不可見，取之不可得也；真水出於火中，杳杳冥冥，其中有精，見之不能留，留之不能住也。

呂曰：腎水也，水中生氣，名曰真火。火中何者為物？心火也，火中生意，名曰真水。水中何者為精？火中之物，水中之精，既無形狀可求，縱求之而又難得，縱得之而又何用？鍾曰：前古上聖道成，不離於此二物交媾而變黃芽，數足胎完以成大藥，乃真龍真虎者也。

晨興

論說

曹庭棟《老老恒言》卷一 老年人往往天未明而枕上已醒，凡臟腑有不安處，骨節有酸痛處，必於此生氣時覺之。先以卧功次第行數遍，反側至再，俟日色到窗，方可徐徐而起。乍起慎勿即出戶外，即開窗牖。

春宜夜卧早起，逆之則傷肝；夏同於春，逆之則傷心；秋宜早卧早起，逆之則傷肺；冬宜早卧晏起，逆之則傷腎。說見《內經》，養生家每引以為據。愚謂倦欲卧而勿卧，醒欲起而勿起，勉強轉多不適。況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晝動夜靜，乃陰陽一定之理，似不得以四時分別。

冬月將起時，擁被披衣坐少頃。先進熱飲，如乳酪、蓮子、圓棗湯之屬，以益脾；或飲醇酒，以鼓舞胃氣。樂天詩所謂空腹三杯卯後酒也。然亦當自審其宜。《易·頤》卦彖曰：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晨起漱口，其常也。《洞微經》曰：清早口含元氣，不得漱而吐之。常以津漱口，即細細咽津。愚謂卧時終宵呼吸，濁氣上騰，滿口粘膩，此明證也。故去濁生清，惟漱為宜。《仲賢餘話》曰：早漱口不若將卧而漱，然兼行之亦無不可。

漱用溫水，但去齒垢。齒之患在火，有擦齒諸方，試之久俱無效。惟冷水漱口習慣，則寒冬亦不冰齒，可以永除齒患。即當欲落時，亦免作

痛。髮刷不可用，傷輔肉也，是為齒之祟。《抱朴子》曰：牢齒之法，晨起叩齒三百下為良。

日已出而霜露未晞，曉氣清寒，最易觸人。至於霧蒸如煙，尤不可犯。《元命包》曰：陰陽亂則為霧。《爾雅》曰：地氣發，天不應，曰霧。《月令》曰：仲冬行夏令，則氛霧冥冥。其非天地之正氣可知。更有入鼻微臭，即同山嵐之瘴，毒彌甚焉。《皇極經世》曰：水霧黑，火霧赤，土霧黃，石霧白。

每日空腹食淡粥一甌，能推陳致新，生津快胃，所益非細。如雜以甘鹹之物，即等尋常飲食。揚子雲《解嘲文》云：大味必淡。《本草》載有《粥記》，極言空腹食粥之妙。陸放翁詩云：世人個個學長年，不悟長年在目前，我得宛邱平易法，只將食粥致神仙。

清晨略進飲食後，如值日晴風定，就南窗下，背日光而坐，《列子》所謂負日之暄也。脊梁得有微暖，能使遍體和暢。日為太陽之精，其光壯人陽氣，極為補益。過午陰氣漸長，日光減暖，久坐非宜。

長夏晨興，勿輒進食以實胃。夏火盛陽，銷鑠肺陰，先進米飲以潤肺，稼穡作甘，土能生金也。至于曉氣清涼，爽人心目，惟早起乃得領略。寒山子曰：早起不在鷄鳴前。蓋寅時初刻，為肺生氣之始，正宜酣睡；至卯氣入大腸，方可起身，稍進湯飲；至辰氣入胃，乃得進食。此四時皆同。

燕居

論說

曹庭棟《老老恒言》卷二 養靜為攝生首務，五官之司，俱屬陽火，精髓血脉，則陰精也，陰足乃克濟陽。《內經》曰：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降者降伏之降，陰不足而受陽制，立見枯竭矣。養靜所以養陰，正為動時揮運之用。

《顯道經》曰：骨涌面白，血涌面赤，髓涌面黃，肌涌面黑，精涌面光，氣涌面澤。光澤必根乎精氣，所謂睟然見於面也。按精氣二字俱從米，是精氣又必資乎米，調停粥飯，饑飽適時，生精益氣之功孰大焉。

《記·王制》云：九十飲食不離寢。寢謂寢處之所，乃起居臥室之意。如年未九十，精力衰頹者，起居臥室，似亦無不可。少視聽，寡言笑，俱足寧心養神，即却病良方也。廣成子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

心者神之舍，目者神之牖，目之所至，心亦至焉。《陰符經》曰：機在於目。《道德經》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平居無事時，一室默坐，常以目視鼻，以鼻對臍，調勻呼吸，毋間斷，毋矜持，降心火入於氣海，自覺遍體和暢。

《定觀經》曰：勿以涉事無厭，故求多事；勿以處喧無惡，強來就喧。蓋無厭無惡，事不累心也。若多事就喧，心即爲事累矣。《沖虛經》曰：務外游不如務內觀。

心不可無所用，非必如槁木，如死灰，方爲養生之道。靜時固戒動，動而不妄動，亦靜也。道家所謂不怕念起，惟怕覺遲。至於用時戒雜，雜則分，分則勞。惟專則雖用不勞，志定神凝故也。

人藉氣以充其身，故平日在乎善養。所忌最是怒，怒心一發，則氣逆而不順，室而不舒。傷我氣，即足以傷我身。老年人雖事值可怒，當思事與身孰重，一轉念間，可以渙然冰釋。

寒暖饑飽，起居之常。惟常也，往往易於疏縱，自當隨時審量。衣可加即加，勿以薄寒而少耐；食可置即置，勿以悅口而少貪。《濟生編》曰：衣不嫌過，食不嫌不及。此雖救偏之言，實爲得中之論。

春冰未泮，下體寧過於暖，上體無妨略減，所以養陽之生氣。綿衣不可頓加，少暖又須暫脫。北方語曰：若要安樂，不脫不着。南方語曰：若要安樂，頻脫頻着。

夏月冰盤，以陰乘陽也；冬月圍爐，以陽乘陰也。陰陽俱不可違時。《內經》曰：智者之養生也，必順四時而調寒暑。然冬寒猶可近火，火在表也；夏熱必戒納涼，涼入里也。

《濟世仁術編》曰：手心通心竅，大熱時以扇急扇手心，能使遍體俱

涼。愚謂不若諺語云：心定自然涼。心定二字可玩味。

省心

論說

曹庭棟《老老恒言》卷二 六淫之邪，其來自外，務調攝所以却之也。至若七情內動，非調攝能却。其中喜怒二端，猶可解釋，倘事值其變，憂思悲恐驚五者，情更發於難遏。要使心定，則情乃定。定其心之道何如？曰安命。

凡人心有所欲，往往形諸夢寐，此妄想惑亂之確證。老年人多般涉獵過來，其爲可娛可樂之事，滋味不過如斯，追憶間亦同夢境矣。故妄想不可有，并不必有，心逸則日休也。

世情世態，閱歷久看應爛熟，心衰面改，老更奚求？諺曰：求人不如求己。呼牛呼馬，亦可由人，毋少介意，少介意便生忿，忿便傷肝，於人何損，徒損乎己耳。

少年熱鬧之場，非其類則弗親，苟不見幾知退，取憎而已。至與二三老友，相對閑談，偶聞世事，不必論是非，不必較長短，慎爾出話，亦所以定心氣。

《語》云：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財利一關，似難打破，亦念去日已長，來日已短，雖堆金積玉，將安用之？然使恣意耗費，反致奉身匱乏，有待經營，此又最苦事。故節儉二字，始終不可忘。

衣食二端，乃養生切要事。然必購珍異之物，方謂於體有益，豈非轉多煩擾？食但嫌其心所欲，心欲淡泊，雖肥濃亦不悅口。衣但安其體所習，鮮衣華服，與體不相習，舉動便覺乖宜。所以食取稱意，衣取適體，即是養生之妙藥。

凡事擇人代勞，事後核其成可也。或有必親辦者，則毅然辦之。亦有可姑置者，則決然置之。辦之所以安心，置之亦所以安心，不辦又不置，

終日往來縈懷，其勞彌甚。

老年肝血漸衰，未免性生急躁，旁人不及應，每至急躁益甚，究無濟於事也。當以一耐字處之，百凡自然就理。血氣既不妄動，神色亦覺和平，可養身兼養性。

年高則齒落目昏，耳重聽，步蹇澀，亦理所必致。乃或因是怨嗟，徒生煩惱，須知人生特不易到此地位耳。到此地位，方且自幸不暇，何怨嗟之有？

壽為五福之首，既得稱老，亦可云壽。更復食飽衣暖，優游杖履，其獲福亦厚矣。人世間境遇何常，進一步想，終無盡時，退一步想，自有餘樂。《道德經》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身後之定論，與生前之物議，已所不及聞、不及知，同也。然一息尚存，必無願人毀己者，身後亦猶是耳。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非務名也。常把一名字着想，則舉動自能檢飭，不至毀來，否即年至期頤，得遂考終，亦與草木同腐。《道德經》曰：死而不亡者壽。謂壽不徒在乎年也。

見客

論說

曹庭棟《老老恒言》卷二 《記·王制》曰：七十不與賓客之事。蓋以送迎僕僕，非老年所能勝。若夫來而不往，《記》以為非禮，豈所論於老年？予嘗有掃徑詩云：積閑成懶痼難砭，掃徑欣看客迹添，若要往來拘禮法，爾音金玉亦無嫌。

見客必相揖，禮本不可廢，但恐腰易作酸，此禮竟宜捐棄。腰為腎之府，腎屬水，水動則生波。又按《蠡海集》云：肺居上，肝居下。一鞠躬則肺俯肝仰矣。故嵇康言：禮豈為我輩設。愚謂揖豈為老年設！

客至進茶，通行之禮，茶必主客各一，謂主以陪客也。老年交好來

醫藥養生總部·養生功法及武術部·養生術語分部

往，定皆習熟，止以佳茗進於客可耳。若必相陪，未免強飲，或謂設而不飲亦可，又安用此虛文？

老年人着衣戴帽，適體而已，非為客也。熱即脫，冷即着，見客不過便服。如必肅衣冠而後相接，不特脫着為煩，寒溫亦覺頓易，豈所以適體乎？《南華經》曰：是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倘有尊客過訪，命閭人婉辭也可。

凡客雖盛暑，其來也必具衣冠，鵠立堂中，俟主人衣冠而出。客已熱不能勝，當與知交約，主不衣冠，則客至即可脫冠解衣。本為便於主，却亦便於客。

喜談舊事，愛聽新聞，老人之常態，但不可太煩，亦不可太久，少有倦意而止。客即在座，勿用周旋。如張潮詩所云：我醉欲眠卿且去。可也。大呼大笑，耗人元氣，對客時亦須檢束。

往赴筵宴，周旋揖讓，無此精力，亦少此意興，即家有客至，陪坐陪飲，強以所不欲，便覺煩苦。至值花晨月夕，良友歡聚，偶爾開樽設饌，隨興所之可也，毋太枯寂。

慶吊之禮，非老年之事，自應概為屏絕。按禮重居喪，《曲禮》猶曰：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又《王制》曰：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況其他乎？

防疾

論說

曹庭棟《老老恒言》卷二 心之神發於目，腎之精發於耳。《道德經》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謂淆亂其耳目，即耗散其精神。試於觀劇時驗之，靜默安坐，暢領聲色之樂，非不甚適。至歌闌舞罷，未有不身疲力倦者，可恍悟此理。

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此《內經》

五勞所傷之說也。老年惟久坐、久卧不能免，須以導引諸法，隨其坐卧行之。使血脉流通，庶無此患。

男女之欲，乃陰陽自然之道。《易·大傳》曰：天地絪縕，男女構精是也。然傳引損卦爻辭以爲言，損乃損剛益柔之象，故自然之中，非無損焉。老年斷欲，亦盛衰自然之道。損之爻辭曰：室欲是也。若猶未也，自然反成勉強，則損之又損，必至損年。

五臟俞穴，皆會於背。夏熱時，有命童僕扇風者，風必及之，則風且入臟，貽患非細，有汗時尤甚。縱不免揮扇，手自揮動，僅及於面，猶之禦風而行，俱爲可受。靜坐則微有風來，便覺難勝，動陽而靜陰，面陽而背陰也。

時疫流行，乃天地不正之氣，其感人也，大抵由口鼻入。吳又可論曰：呼吸之間，外邪因而乘之，入於膜原是也。彼此傳染，皆氣感召。原其始，莫不因風而來。《內經》所謂風者，善行而數變。居常出入，少覺有風，即以衣袖掩口鼻，亦堪避疫。

窗隙門隙之風，其來甚微，然逼於隙而出，另有一種冷氣，分外尖利，譬之暗箭焉。中人於不及備，則所傷更甚，慎毋以風微而少耐之。

酷熱之候，俄然大雨時行，院中熱氣逼入於室，鼻觀中并覺有腥氣者，此暑之鬱毒，最易傷人。《內經》曰：夏傷於暑，秋爲痲瘧。須速閉窗牖，毋使得入。雨歇又即洞開，以散室中之熱。再如冷水潑地，亦有暑氣上騰，勿近之。

飽食後不得急行，急行則氣逆，不但食物難化，且致壅塞。《內經》所謂濁氣在上，則生脹。饑不得大呼大叫，腹空則氣既怯，而復竭之，必傷脾胃。五臟皆稟氣於胃，諸氣皆屬於肺也。

凡風從所居之方來，爲正風，如春東風、秋西風，其中人也淺；從沖後來爲虛風，如夏北風、冬南風。溫涼因之頓異，傷人最深。當加意調養，以補救天時。涼即添衣，溫毋遽脫，退避密室，勿犯其侵。

三冬天地閉，血氣伏，如作勞出汗，陽氣滲泄，無以爲來春發生之本，此乃致病之原也。春秋時大汗，勿遽脫衣，汗止又須即易，濕氣侵膚，亦足爲累。

石上日色曬熱，不可坐，恐發臀瘡。坐冷石，恐患疝氣。汗衣勿日

曝，恐身長汗斑。酒後忌飲茶，恐脾成酒積。耳凍勿火烘，烘即生瘡。目昏毋洗浴，浴必添障。凡此日用小節，未易悉數，俱宜留意。

慎藥

論說

曹庭棟《老老恒言》卷二 老年偶患微疾，加意調停飲食，就食物中之當病者食之。食亦宜少，使腹常空虛，則絡脉易於轉運，元氣漸復，微邪自退，乃第一要訣。

藥不當病，服之每未見害，所以言醫易，而醫者日益多。殊不知既不當病，便隱然受其累，病家不覺，醫者亦不自省。愚謂微病自可勿藥，有喜，重病則寒涼攻補，又不敢輕試。諺云：不服藥爲中醫。於老年尤當。病有必欲服藥者，和平之品甚多，盡可施治。俗見以爲氣血衰弱，攻與補皆必用人參。愚謂人參不過藥中一味耳，非得之則生，弗得則死者，且未必全利而無害，故可已即已。苟審病確切，必不可已，寧謂人參必戒用哉？

凡病必先自己體察，因其所現之證，原其致病之由，自頂至踵，寒熱痛癢何如，自朝至暮，起居食息何如，則病情已得，施治亦易。至切脉又後一層事。所以醫者在平問之詳，更在病者告之周也。

方藥之書，多可充棟，大抵各有所偏，無不自以爲是。竊考方書最古者，莫如《內經》，其中所載方藥，本屬無多，如不寐用半夏秫米湯，鼓脹用雞矢醴，試之竟無效，他書可知。總之，同一藥而地之所產各殊，同一病而人之稟氣又異，更有同一人、同一病、同一藥，而前後施治，有效有无效，乃欲於揣摩仿佛中求其必當，良非易事，方藥之所以難於輕信也。

《本草》所載藥品，每日服之延年，服之長生，不過極言其效而已，以身一試可乎？雖扶衰補弱，固藥之能事，故有謂治已病不若治未病。愚

謂以方藥治未病，不若以起居飲食調攝於未病。

凡感風感寒暑，當時非必遽病，《內經》所謂邪之中人也，不知於其身。然身之受風受寒暑，未有不自知，病雖未現，即衣暖飲熱，令有微汗，邪亦可從汗解。《道德經》曰：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病中食粥，宜淡食，清水利水，能使五臟安和，確有明驗，患泄瀉者尤驗。《內經》曰：胃陽弱而百病生，脾陰足而萬邪息。脾胃乃後天之本，老年更以調脾胃為切要。

人乳汁方家謂之白朱砂，又曰仙人酒。服食法以瓷碗浸滾水內，候熱，擠乳入碗，一吸盡之，勿少冷。又法以銀鍋入乳，烘乾成粉，和以人參末，丸如棗核大，腹空時噙化兩三丸。老人調養之品，無以過此。此則全利而無害，然非大力者不能辦。

程子曰：我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蓋謂養生却病，不待他求。然定心氣實是最難事，亦是至要事。東坡詩云：安心是藥更無方。

術家有延年丹藥之方，最易惑人，服之不但無驗，必得暴疾。其藥大抵煅煉金石，故峻厲彌甚。《列子》曰：稟生受形，既而制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乎？或有以長生之說問程子，程子曰：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故知人但可以久生，而不能長生。老年人惟當謹守燼餘，勿置之風中可耳。

靜坐

論說

李青雲《長生不老秘訣》卷二 靜坐為長生初基之第一要法，蓋所以固精、凝神、斂氣也。其理前已屢屢之矣，今但言其法。法於靜僻之地，築一幽室，布置宜極清幽簡潔之至，中間用物，不宜繁復，但設一雲牀，香案几椅之外，無用他物，蓋事物簡而其心易澄也。雲牀之蒲團，或

醫藥養生總部·養生功法及武術部·養生術語分部

用尋常坐墊，宜厚宜軟，初習時恐因下面硬而足受痛，擾其神也。若習久之，則平地亦可行。靜坐時，衣服宜寬舒，使胸腹能擴張。趺坐時，以左足置右膝上，更於左膝上，以右足置左膝下。若初行時不能全趺坐，則可行半趺坐。所謂半趺坐者，僅以左足置右膝上，而右足置左足下。若疲倦時，可以左右易行之。靜坐之時，頭宜正，目宜半瞑，胸宜開，腰脊宜直，兩手宜互疊，即互握亦可，置腹前。每日行趺坐之時，宜在子後午前。初坐時時間不宜過長，時間過長，肢體未堅而疲倦，反足致傷。先以綫香一枝，燃着之插於爐，最初以半炷香為度，其後逐漸增長，則功行漸進，至一時辰而後，則不患其再以疲勞致傷矣。靜坐一忌喧擾，二忌冥想，三忌濕地，四忌悶熱，五忌無恒。此為五病，犯之者心亂神馳，不可為訓矣。

沐浴

論說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四一《雜法部·沐浴》《太上素靈經》云：太上曰：兆之為道，存思《大洞真經》，每先自清齋，沐浴蘭湯。

《太上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云：道言，行道之日，皆當香湯沐浴。

《黃籙簡文經》云：奉經威儀，登齋誦經，當沐浴以精進。若神氣不清，則魂爽奔落。

《紫虛元君內傳》云：夫建志內學，養神求仙者，常當數沐浴以致靈氣，玉女降祥，不沐浴者，故氣前來，三宮穢污。

《仙公請問經》云：經污不以香水洗沐，則魂魄奔落，為他鬼所拘錄。

《三元品戒》曰：常以正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十月十五日，平旦、中夜沐浴，東向以杓迴香湯，左轉三十二遍，閉目思日光在左目上，

月光在右目上，五星纏絡頭上，五雲蓋體，四靈侍衛。訖，便叩齒三十二通，祝曰：天澄氣清，五色高明。日月吐曜，灌我身形。神津內澳，香湯鍊形，光景洞曜，煥映上清。氣不受塵，五腑納靈。罪滅三塗，禍消九冥，惡根斷絕，福慶自生。今日大願，一切告盟。身受開度，昇入帝庭。畢，仰嚥液三十二通止，便洗沐。畢，冠帶衣服，又叩齒十二通，祝曰：五濁以清，八景以明，今日受煉，罪滅福生。長與五帝，齊參上靈。祝畢，便出戶入室，依法行道。夫每經一施，皆須沐浴，修真致靈，特宜清淨，不則多病。侍經真官，計人罪過。沐浴香湯，用竹葉、桃枝、柏葉、蘭香等分納水中，煮十數沸，布囊濾之去滓，加五香，用之最精。

《太丹隱書洞真玄經》云：五香沐浴者，青木香也。青木華葉五節，五五相結，故辟惡氣，檢魂魄，制鬼煙，致靈蹟。以其有五五之節，所以為益於人耶。此香多生滄浪之東，故東方之神人，名之為青木之香焉。又云：燒青木、薰陸、安息膠於寢室頭首之際者，以開通五濁之臭，絕止魔邪之氣，直上衝天四十里。此香之煙也，破濁臭之氣，開邪穢之霧。故天人玉女，太一帝皇，隨香氣而來，下憩子之面目間焉。燒香夜，特亦常存而為之。

《黃氣陽精三道順行經》云：上學之士，服日月皇華金精飛根黃氣之道，當以立春之日清朝，煮白芷、桃皮、青木香三種，東向沐浴。

《西王母寶神起居玉經》云：數澡浴，要至甲子當沐浴，不爾，當以幾音羈月旦旦，使人通靈浴。不患數，患人不能耳。蕩練尸臭，而真氣來入。

又云：太上九變十化。

《易新經》曰：若履穢穢及諸不淨處，當洗澡浴，盥解形以除之。其法用竹葉十兩、桃皮削取白四兩，以清水一斛二斗於釜中煮之，令一沸出，適寒溫，以浴形，即萬穢消除也。既以除穢，又辟濕癰、瘡癢之疾。且竹虛素而內白，桃即却邪而摺穢，故用此二物以消形中之滓濁也。天人下遊既返，未嘗不用此水以自蕩也。至於世間符水，祝漱外舍之，近術皆莫比於此方也。若浴者蓋佳。但不用此水以沐耳。

《三皇經》云：凡齋戒沐浴，皆當盥汰五香湯。五香湯法，用蘭香一斤，荊花一斤，零陵香一斤，青木香一斤，白檀一斤。凡五物切之，以水

二斛五斗煮取一斛二斗，以自洗浴也。此湯辟惡，除不祥氣，降神靈，用以沐，並治頭風。

《太上七晨素經》云：每以月一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一月三取三川之水一斛一經云，三川水取三江口水。一經云，取三井水亦佳，鷄舌、青木香、零陵香、薰陸香、沉香五種各一兩，擣內水中煮之，水沸便出，盛器之中，安著牀上，書通明符著中以浴，未解衣，先東向叩齒二十四通，思頭上有七星華蓋，紫雲覆滿一室，神童散香在左，玉女執巾在右。畢，取水含仰漱左右三通，祝曰：三光朗照，五神澄清。天無浮翳，地無飛塵。沐浴東井，受胎返形。三練九戒，內外齊精。玉女執巾，玉童散靈。體香骨芳，上造玉庭。長保元吉，天地俱並。畢，脫衣東向，先漱口三過，次洗手面，然後而浴也。浴畢，轉西向陰祝曰：浣濁除塵，洗穢返新。改易故胎，永受太真。事訖，取符沉著井中。

天帝君沐浴上法，受之元始天王。按法修行，體香骨芳，得為帝皇。傳付天帝君修行，得流精紫光，覆冠帝身。天帝君傳南極上元君。上元君修行，得流芳上徹，香聞三清。傳付太微天帝君修行，五方自生神芝，來會帝房。傳付上聖金闕君，金闕君修行，面生玉澤，體發奇光。傳付上相青童君，青童君修行，香充三清，光映十方。此之妙道，非世所行，祕在南極紫房之內。有分應仙，當得此經，按文修行三元紫房，體生玉澤，面發奇光，神聰奇朗，究徹無窮，能行其道，白日登晨。

《外國放品經》云：沐浴金門，冠帶神輝，學同天人，壽極二儀。高上合歡，萬仙總歸，正虛結符，永無傾危。

又《沐浴七事獲七福》

《沐浴身心經》云：沐浴內淨者，虛心無垢；外淨者，身垢盡除。存念真一，離諸色染，證入無為，進品聖階，諸天紀善，調湯之人功德無量。天真皇人復白。

天尊未審五種香湯，獲七福因，何者為是？何所修行？有何勝業？願更開曉。天尊答曰：五香者，一者白芷，能去三尸，二者桃皮，能辟邪氣；三者柏葉，能降真仙；四者零陵，能集靈聖；五者青木香，能消穢召真。此之五香，有斯五德。七福因者，一者上善水，二者火薪，三者香藥，四者浴衣，五者澡豆，六者淨巾，七者蜜湯。此七福因，能成七果：一者常生中國，為男子身；二者身相具足；三者身體光明，眼瞳徹視，四

者髭髮紺青，圓光映頂；五者唇朱口香，四十二齒；六者兩手過膝；七者心聰慧，通了三洞經法。

周守中《養生類纂》卷上《沐浴》 沐浴未乾而熟睡，成疾。《華佗中藏經》

浴冷水，則生腎痺之疾。同上

新沐髮訖，勿當風，勿濕繁髻，勿濕頭臥，使人頭風眩悶，髮禿面黑，齒痛耳聾，頭生白屑。《千金要方》

夜沐髮不食即臥，令人心虛，饒汗多夢。同上

熱泔洗頭，冷水濯之，作頭風。同上

飲水沐頭，作頭風。同上

冬浴，不必汗出露濡。同上

時行病，新汗方解，勿冷水洗浴，損心。同上

凡居家不欲數沐浴，若沐浴必然密室，不能大熱，亦不得大寒，皆生百疾。同上

沐浴後不得觸風寒。同上

飢忌浴，飽忌沐，沐訖須進少許食飲，乃出。同上

常以晦日浴，朔日沐，吉。同上

沐浴忌三伏、一社、四殺日，宜擇申、酉、亥、子日，大吉也。《瑣碎錄》

人能一生斷沐，永無眼疾。同上

洗頭不可冷水，成頭風疾。同上

浴出不可和衫裙寢熟，恐成外腎疼，腰背拳曲。同上

有目疾，切忌酒後澡浴，令人目盲。同上

飽食沐髮作頭風。《巢氏病源》

汗出不可露臥及浴，使人身振寒熱，風疹。同上

沐與浴同日，凶。《千金翼方》。又云：夫妻同日沐浴，凶。

舊說眼疾不可浴，浴則病，甚至有失明者。白彥良云：未壯之前，歲歲患赤眼，一道人勸：但能斷沐頭則不復病此。彥良不沐，今七十餘，更無眼疾。方勺《泊宅編》

向午後陰氣起，不可沐髮，令人心虛，饒汗多夢，及頭風也。《雲笈七籤》
汗出不宜洗身，令人五臟乾，少津液。同上

醫藥養生總部·養生功法及武術部·養生術語分部

沐浴無常，不吉。同上

新沐浴訖，不得露頭當風，不幸得大風刺風疾。同上

【略】

沐浴用五種香湯：一者白芷，能去三尸；二者桃皮，能辟邪氣；三者柏葉，能降真仙；四者零陵，能集靈聖；五者青木香，能消穢召真。《沐浴身心經》

上元齋者，用雪水三斛，青木香四兩，真檀七兩，玄參二兩，四種合煮一沸，清澄適寒溫，先沐後浴。此難辦者，用桃皮、竹葉剉之，水一二斛，隨多少煮一沸，令有香氣，辟惡除不祥，沐浴室令香淨，勿近圈圉，勿逼井竈，勿傍堂壇，勿用穢地。出《洞神經》

甌氣水沐髮，令髮長密黑潤。《本草》

沐浴旬，浴用五。夫五則五氣流傳，浴之榮衛通暢；旬則數滿復還，真氣在腦，沐之則耳目聰明。若頻頻浴者，血凝而氣散，雖肌體光澤，而氣自損，故有癰疽之疾者，氣不勝血，神不勝形也。若頻頻沐者，氣壅於腦，滯於中，令人體重形疲，久而經絡不能通暢。故古人以陽養陽，陽不耗散；以陰煉陽，陽必損弱。《西山記》

數澡洗，每至甲子當沐，不爾，當以幾月旦，使人通靈。浴不患數，患人不能耳。蕩煉尸臭而真氣來入。《正一平經》

沐浴不數，魄之性也。違魄反真，是煉其濁穢，魄自亡矣。《真誥》

李鵬飛《三元延壽參贊書》卷二《沐浴洗面》 書云：頻沐者，氣

壅於腦，滯於中，令形瘦體重，久而經絡不通暢。

書云：飽食沐髮，冷水洗頭，飲水沐頭，熱泔洗頭，冷水濯足，皆令人頭風。

書云：新沐髮，勿令當風，勿濕繁髻，勿濕頭臥，令人頭風，眩眼及生白屑，髮禿而黑齒痛，耳聾。

書云：女人月事來，不可洗頭，或因感疾，終不可治。

書云：沐浴漬水而臥，積氣在小腹與陰，成腎痺。

書云：炊湯經宿，洗體成癖，洗面無光，作甌哇瘡。

書云：頻浴者，血凝而氣散，體雖澤而氣自損。故有癰疽之疾者，氣不勝血，神不勝形也。

書云：時病新愈，冷水洗浴，損心胞。

書云：因汗入水，即成骨痺。昔有名醫，將入蜀，見負薪者，猛汗河浴。醫曰：此人必死。隨而救之，其入店中，取大蒜細切，熱面洗之，食之，汗出如雨。醫曰：貧下人且知藥，況於富貴乎！遂不入蜀。

書云：盛暑衝熱，冷水洗手，尚令五臟乾枯，況沐浴乎。

書云：遠行觸熱逢河，勿洗面，生烏奸。

《閑覽》云：目疾切忌浴，令人目盲。白彥良壯歲常患赤目，道人曰：但不能不沐頭，則不病此。彥良記之，七十餘更無眼病。

解穢

論說

范儵然《至言總》卷一 夫神氣清虛，真靈所守。身心混濁，邪氣害人。人靜思真，要須清潔。不履衆惡，吉祥止焉。道士女冠，受法已後，特忌淹穢。諸不宜者，不在履限。

《玄都律》曰：民家淹污，不過晦朔不得入，治哭亦三日穢。三年之喪未滿，百日不得書符奏章，朝真入靜。違，奪算一紀。

太極法師曰：道士女冠，先無淹穢，哭亦不穢，唯須佩籙着身。被懸繫臂出後，香湯沐浴解淹穢。三日已後，始得入靜。

《三元品戒》曰：常以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平旦、中夜沐浴，東向以杓迴香湯，左傳三十二過，閉目思日光在左目上，月光在右目上，五星纓絡，五雲蓋體，四靈侍衛。訖，便叩齒三十二通，祝曰：天澄氣清，五色高明。日月吐暉，灌我身形。神津內澳，香湯鍊精，光景洞曜，映照上清。氣不受塵，五腑納靈。罪滅三徒，禍消九冥，惡根斷絕，福慶自生。今日大願，一切告盟。身受開度，昇入帝庭。

畢，仰嚙三十二通止。便洗沐畢，冠帶衣服，又叩齒十二通。祝曰：五濁以清，八景以明，今日受鍊，罪滅福生。長與五帝，齊真上靈。

便出戶入室，依法行道。夫每經一施，皆須沐浴。修真致靈，特宜清淨，不則多病。侍經真官，計人罪過。

沐浴香湯，用竹葉、桃枝、柏葉、蘭香等分內水中，煮十數沸，布囊濾之去滓，加五香，用之最精，解穢。

夫殯忌臨屍、產婦、喪家齋食。產家三日并滿月食之。喪車、靈堂、見六畜生產、抱嬰兒、胎穢、哭，不得言死亡事及不祥事。

午前忌之，不得見血肉、死禽獸。寢臥、櫛髮、飲食、便曲，并不得向北。便曲，不得視三光。

餐十二辰肉、魚臊、五辛并忌言。

婦人有經通不得近，亦不得與同房戶寢臥，并造醢食及近道場。

如夢泄亦須解穢。

若見死屍、喪車，速存火從己心中直下，往燒之赫然，死柩喪車并爲灰燼，便想烈風吹之。又閉目內視，令火自焚，舉體潔白，見穢氣消滅即解矣。

又存一真官頭戴籙中九鳳真官，口中含水噴灑，穢亦消解。

又朱書解穢符，書時三叩齒，穢合明天帝日閉氣書之。置水中，以刀子左攪水三匝，想見北斗星存水中，咒曰：

百殯之鬼，速走萬里，不走斬死。西方白童子，急急如律令。則含水噴灑，穢氣都散。

歲除日勿得浴，元日勿得沐，尋常五日一浴，十日一沐。皆用桃竹。

櫛髮

論說

周守忠《養生類纂》卷上《人事部·櫛髮》 櫛頭理髮，欲得過多，通流血氣，散風濕也。數易櫛更番用之也，亦不可頻解髮也。櫛之取多而不使痛，亦可令侍者櫛取多也，於是血液不滯，髮根常堅。《真誥》

髮宜多櫛。《黃庭內經》

髮是血之餘，一日一度梳。《瑣碎錄》

髮血之窮，千過梳髮，髮不白。《雲笈七籤》

玳瑁梳能去風屑。《瑣碎錄》

孫思邈以交加木造百齒梳用之，養生要法也。《樵人直說》

李鵬飛《三元延壽參贊書》卷二《櫛髮》 真人曰：髮多櫛，去風

明目，不死之道也。又曰：頭髮梳百度。

陶隱居云：飽則入浴飢則梳，櫛多浴少益心目。故道家晨梳，常以百二十為數。

真人曰：髮宜多櫛，手宜在面，齒宜數叩，津宜常嚥，氣宜精煉。此五者，所謂子欲不死修昆侖耳。

安樂詩云：髮是血之餘，一日一次梳，通血脉，散風濕。

《瑣碎錄》云：亂髮藏卧房壁中，久招不祥。

書云：髮落飲食中，食之成癭。宋明帝官人腰痛引心，發則氣絕。徐文宿曰：髮癭也。以油灌之，吐物長二尺，頭已成蛇，懸柱上，水瀝盡，惟餘一髮。唐甄立言為太常丞，有人病心腹滿煩，彌瘧診曰：誤食髮而然。令餌雄黃，吐一蛇如拇指，無目。燒之有髮氣。若頭尾全，誤食必然。

叩齒

論說

周守忠《養生類纂》卷上《人事部·叩齒》 叩齒之法，左相叩名曰打天鐘，右相叩名曰捶天磬，中央上下相叩名曰鳴天鼓。若卒遇凶惡不祥，當打天鐘三十六遍。若經凶惡辟邪，威神大咒，當捶天磬三十六遍。若存思念道，致真招靈，當鳴天鼓，以正中四齒相叩，閉口緩頰使聲虛而深響也。《九真高上寶書神明經》

夜行常琢齒，琢齒亦無正限數也。煞鬼邪鬼常畏琢齒聲，是故不得犯

醫藥養生總部·養生功法及武術部·養生術語分部

人也。若兼之漱液、祝說亦善。昔鮑助者，都不學道，亦不知法術。年四十餘，忽得面風、氣口、目不正，氣入口而兩齒上下惟相切拍，甚有聲響，如此晝夜不止，得壽年百二十七歲。《真誥》

齒骨之窮，朝久琢齒，齒不。《雲笈七籤》

齒宜數叩。《黃庭內經》

朝暮叩齒，以會身神。《黃庭外經注》

閔一得《養生十三則闡微》 曰目視者，非以開眼神之，乃以眼合著，其目則向下，而使其氣上達，有如神在深淵而一意上注之法，如是視則得矣。標曰頂門，要使學者察其氣昇已過玉枕與否耳。然其間猶有一段大玄大妙，養生家必行一祕，藏而未之泄。其訣惟何？亦仍在頂門兩字間也。頂者極高之謂，門乃天門，謂當導引此氣，即從玉枕關直沖上去，存沖到天上，要覺有窈窕冥冥，而日月星辰，猶在我神光之下，方謂之足。如是則我身後天濁氣，化為先天清氣矣。如是後，方從事於叩齒攪口一功，斯無拖泥帶水之弊焉。然我所云天門者，非指上天之門，原是我之頂，而上通天氣之門耳。此一門也，我身天罡真氣之所駐者，其氣下臨，群陰悉化。此關一過，則我身所具三關，將勢如破竹，有不待用兵將焉。此修養家至寶之物，而欲得此一氣，非從破關直沖，上接天上之天罡，則此氣凝結於頂門，不為我用。即或世從別法精修，亦乘雲馭空，而神從天目出者尚矣，然猶是神仙一門也。惟得此氣而進修之，自有白日沖舉之妙。我師言之詳矣，故於此關猶詳述如此。至臺叩齒攪口，不過聚神引當之小作用耳，然於養生家則大有補云。陶貞白《真誥》載有一夫不解修煉，而壽逾百歲，獄吏不敢近其所居。察其故，彼有風疾，其齒常自相擊，乃疾使然。然於道凡人叩齒，則身神畢集者。彼夫之齒雖因風常擊，而其身神無敢或離，則其關竅得護甚固，故身有光焰，鬼不得近，有以夫。《真誥》所載如此。至夫攪口者，以人舌下有二竅，一通心，一通腎，丹經所稱水火華池是也。以舌攪之，其液自出，且默以引所後昇之氣到口，以便吞嚥，我故曰大有所補云爾。

嚙津

論說

周守忠《養生類纂》卷上《人事部·涕唾》 不可對北涕唾。《感應篇》

飲玉泉者，令人延年除百病。玉泉者，口中唾也。鷄鳴、平旦、日中、晡時、黃昏、夜半，一日一夕，凡七嗽玉泉飲之，每飲輒滿口嚙之，延年。《雲笈七籤》

勿向西北唾，犯魁罡神，凶。《千金要方》

咳嗽，唾不用遠。成肺病，令人手足重，及背痛咳嗽。同上

遠唾不如近唾，近唾不如不唾。《瑣碎錄》

遠唾損氣，多唾損神。同上

勿咳唾失肌汁。《雲笈七籤》

多唾令人心煩。同上

俗人但知貪於五味，不知有元氣可飲。聖人知五味之毒焉，故不貪；知元氣可服，故閉口不言，精氣息應也。唾不嚙則氣海不潤，氣海不潤則津液乏。是以服元氣，飲醴泉，乃延年之本也。同上

若能竟日不唾涕者，亦可含一棗，嚙津液也。《王母內傳》。又《雲笈七籤》曰：人能終日不涕唾者，常含棗核嚙之，令人受氣生津液也。取津液，非嚙核。

亥子日不可唾，亡精失氣，減損年命。《神仙傳》

李鵬飛《三元延壽參贊書》卷二《津唾》 真人曰：常習不唾地。蓋口中津液，是金漿玉醴。能終日不唾，常含而嚙之，令人精氣常留，面目有光。

書云：養性者，唾不至遠，遠則精氣俱損，久成肺病，手足重，皮毛羸澀，脊痛咳嗽。故曰：遠唾不如近唾，近唾不如不唾。

書云：唾者，溢為醴泉，聚流為華池，府散為津液，降為甘露，溉臟

潤身，宣通百脉，化養萬神，肢節、毛髮堅固，長春。

書云：人骨節中有涎，所以轉動滑利。中風則涎上潮，咽喉哀響。以藥壓下，俾歸骨節可也。若吐其涎，時間快意，枯人手足，縱活亦為廢人。小兒驚風，亦不可吐涎也。

有人喜唾液，乾而體枯，遇至人教以回津之法，久而體復潤。蓋人身以滋液為本，在皮為汗，在肉為血，在腎為精，在口為津，伏脾為痰，在眼為淚。曰汗、曰血、曰淚、曰精。此既出，則皆不可回，惟津唾則獨可回，回則生意，又續續矣。滋液者，吾身之寶。《金丹訣》曰：寶聚則為富家翁，寶散則為孤貧客。

閔一得《養生十三則闡微》 或已降注口中，則自有甘露隨下，我必與舌攪得津同嚙矣，而有餘氣尚因叩攪停駐泥丸，我則從事運目，自得潤而熱而涼，其神光圓白如珠，得懸於目前空際。而下曰頻頻嚙氣，不曰嚙津，其旨玄矣哉。蓋彼初學，陰液多而陽氣微，慮有他變，嚙氣所以助陽也。令彼下田得有常熱之妙，而身中水火始均，此補偏救弊之妙祕也。稽之丹書，自明斯理之非妄云。故我師謂此說縱已超夫玄境，此段功夫亦不謂之虛勞焉，況初學乎！何以故？丹道以陽為宗者，補陽即以除陰，經曰分陽不盡不成鬼，分陰不盡不成仙，即此可悟矣。我願見者循行勿疑，是囑。第所嚙氣，不到下田不可中止云爾。

清靜

論說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七《三洞經教部一二·經八·老君清淨心經》 老君曰：夫道，一清一濁，一靜一動。清靜為本，濁動為末。故陽清陰濁，陽動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清者濁之源，靜者動之基。人能清靜，天下貴之。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常能遣其慾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生，三

內觀

論說

毒消滅，而不能者，心未澄，慾未遣故也。能遣之者，內觀於心，心無其心；外觀於形，形無其形；遠觀於物，物無其物。三者莫得，唯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既無其無，無無亦無；湛然常寂，寂無其寂；無寂寂無，俱了無矣，慾安能生？慾既不生，心自靜矣。心既自靜，神既無擾。神既無擾，常清靜矣。既常清靜，及會其道，與真道會，名為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既無所得，強名為得。為化衆生，開方便道。

老君曰：道所以能得者，其在自心。自心得道，道不使得。得是自得之道，不名為得。故言實無所得。

老君曰：道不能得者，為見有心。既見有心，則見有身。既見其身，則見萬物。既見萬物，則生貪著。既生貪著，則生煩惱。既生煩惱，則生妄想。妄想既生，觸情迷惑，便歸濁海，流浪生死，受地獄苦，永與道隔。人常清靜，則自得道。於是而說偈曰：

天尊妙用常眼前，舉體動心皆自然。息箇動心看動處，動處分明無際邊。

邊際由來本性空，非觀心照得虛空。自悟因緣無自性，儵然直入紫微宮。

宮中宮外光且明，萬法圓中一道平。清心清鏡皎無礙，無礙無心心自在。

平等道平無有異，天堂地獄誰安置？神既內寂不虧盈，善惡若空何處生？

只為凡夫生異見，強於地上起縱橫。縱橫遮莫千般苦，一一諦觀無宰主。

諦觀無主本無宗，只箇因緣即會中。中間雖會常無會，放會無為任物通。

若時有人知是經意，行住坐卧，若能志心念誦，深心受持，則能滅除無量一切宿障諸惡，冤家皆得和合，無受苦報。邪魔外道，道能降伏。告諸衆生，欲度厄難，各已清淨，信受奉行。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七《三洞經教部一二·經八·太上老君內觀經》

老君曰：天地構精，陰陽布化，萬物以生，承其宿業，分靈道一，父母和合，人受其生。【略】太一帝君在頭，曰泥丸君，總衆神也；照生識神，人之魂也；司命處心，納心源也；無英居左，制三魂也；白元居右，拘七魄也；桃孩住臍，保精根也；照諸百節，生百神也；所以周身神不空也。元氣入鼻，灌泥丸也。所以神明，形固安也。運動住止，關其心也；所以謂生，有由然也。子內觀之，歷歷分也。心者，禁也，一身之主，禁制形神，使不邪也。心則神也，變化不測，無定形也，所以五臟藏五神也。魂在肝，魄在肺，精在腎，志在脾，神在心，所以字殊，隨處名也。心者，火也，南方太陽之精，主火。上為熒惑，下應心也。色赤，三葉如蓮花，神明依泊，從所名也。其神也，非青非白，非赤非黃，非大非小，非短非長，非曲非直，非柔非剛，非厚非薄，非圓非方，變化莫測，混合陰陽，大包天地，細入毫芒，制之則正，放之則狂。清淨則生，濁躁則亡，明照八表，暗迷一方，但能虛寂，生道自常，永保無為，其身則昌。世以無形，莫之能名。禍福吉凶，悉由之矣。所以聖人立君臣，明賞罰，置官僚，制法度，正以教人。人之難伏，惟在於心，心若清淨，則萬禍不生。所以流浪生死，沉淪惡道，皆由心也。妄想憎愛，取捨去來，染著聚結，漸自纏繞，轉轉繫縛，不能解脫，便至滅亡。猶如牛馬，引重趨泥，轉增陷沒，不能自出，遂至於死，人亦如之。始生之時，神源清淨，湛然無雜。既受納有形，形染六情；則眼貪色，耳則滯聲，口則耽味，鼻則受馨，意懷健羨，身欲輕肥，從此流浪，莫能自悟，聖人慈念，設法教化，使內觀己身，澄其心也。

老君曰：諦觀此身，從虛無中來，因緣運會，積精聚氣，乘業降神，

和合受生，法天象地，含陰吐陽，分錯五行，以應四時，眼爲日月，髮爲星辰，眉爲華蓋，頭爲崑崙，布列宮闕，安置精神，萬物之中，人稱最靈，性命合道，當保愛之。內觀其身，誰尊之焉？而不自貴，妄染諸塵，不靜臭穢，濁亂形神。孰觀物我，何疏何親？守道全生，爲善保真。世患役役，徒自苦辛。

老君曰：從道受生謂之命，自一稟形謂之性，所以任物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出謂之志，事無不知謂之智，智周萬物謂之慧，動以營身謂之魂，靜以鎮形謂之魄，流行骨肉謂之血，保神養氣謂之精。氣清而駛謂之榮，氣濁而遲謂之衛，總括百骸謂之身，衆象備見謂之形，塊然有闕謂之質，狀貌可則謂之體，大小有分謂之軀，衆思不得謂之神，莫然應化謂之靈，氣來人身謂之生，神去於身謂之死，所以通生謂之道。道者，有而無形，無而有情；變化不測，通神群生。在人之身，則爲神明，所謂心也；所以教人修道，則修心也；教人修心，則修道也。道不可見，因生以明之；生不可常，用道以守之。若生亡則道廢，道廢則生亡。生道合一，則長生不死，羽化神仙。人不能保者，以其不內觀於心故也。內觀不遺，生道常存。

老君曰：人所以流浪惡道，沉淪滓穢，緣六情起妄而生六識。六識分別，繫縛憎愛，去來取捨，染著煩惱，與道長隔，所以內觀六識因起，六識從何而起？從心識起。心從我起，我從慾起。妄想顛倒，而生有識。亦曰自然，又名無爲，本來虛淨，元無有識。有識分別，起諸邪見。邪見既興，盡是煩惱。展轉纏縛，流浪生死，永失於道。

老君曰：道無生死，而有生有死。所以言生死者，屬形不屬道也；形所以生者，由得其道也。形所以死者，由失其道也。人能存生守道，則長存不亡也。

老君曰：人常能清淨其心，則道自來居，道自來居則神明存身，神明存身則生不亡也。人常欲生而不能虛心，人常惡死而不能保神，亦猶欲貴而不肯用道，欲富而不肯求寶，欲疾而足不行，欲肥而食不飽也。

老君曰：道以心得，心以道明。心明則道降，道降則心通。神明之在身，猶火之在卮。明從火起，火自炷存，炷因油潤，油藉卮停。四者若廢，明何生焉？亦如明緣神照，神託心存，心由形有，形以道全。一物不

足，明何依焉？所以謂之神明者，眼見耳聞，意知身覺，分別物理，微細悉知。由神以明，故曰神明也。

老君曰：所以言虛心也，遣其實也；無心者，除其有也。定心者，令不動也。正心者，使不邪也。清心者，使不濁也。淨心者，使不穢也。此皆已有，今使除也。心直者，不反覆也。心平者，無高低也。心明者，不暗昧也。心通者，不質礙也。此皆本自然也。粗言數者，餘可思也。

老君曰：知道易，信道難；行道易，行道難；行道易，得道難；得道易，守道難。守道不失，身常存也。

老君曰：道也者，不可以言傳口受而得之，當虛心靜神，道自來也。愚者不知，乃勞其形，苦其心，役其志，躁其神，而道愈遠，而神愈悲。背道求道，怨道不慈。

老君曰：道貴長存，保神固根，精氣不散，淳白不分。形神合道，飛昇崑崙，先天以生，後天長存，出入無間，不由其門，吹陰煦陽，制魄拘魂。億歲眷屬，千載子孫，黃塵四起，騎牛真人。金堂玉室，送故迎新。

老君曰：內觀之道，靜神定心，亂想不起，邪妄不侵，周身及物，閉目思尋，表裏虛寂，神道微深，外觀萬境，內察一心，了然明靜，靜亂俱息，念念相係，深根寧極，湛然常住，窈冥難測，憂患永消，是非莫識。

老君曰：吾非聖人，學而得之。故我求道，無不受持，千經萬術，唯在心志也。

又《洞玄靈寶定觀經》 靈者，神也，在天曰靈。寶者，珍也，在地曰寶。天有靈化，神用不測，則廣覆無邊；地有衆寶，濟養群品，則厚載萬物。言此經如天如地，能覆能載，有靈有寶，功德無窮。證得此心，故名靈寶。定者，心定也，如地不動。觀者，慧觀也，如天常照。定體無念，慧照無邊，定慧等修，故名定觀。

天尊告左玄真人曰：左者，定也。玄者，深妙也。真者，純也，一而無雜。人者，通理達性之人也。曰者，語辭也。夫欲修道，先能捨事。進趣之心，名爲修道；一切無染，名爲捨事。外事都絕，無與忤心。六塵爲外事，須遠離也。六塵者，色、聲、香、味、觸、法，更不染著，名爲都絕。境不來忤，心即無惱。心不起染，境則無煩。心境兩忘，即無煩惱。故名無與忤心。然後安坐，攝澄煩惱，名之

爲安。本心不起，名之爲坐。內觀心起。若覺一念，起須除滅，務令安靜。慧心內照，名曰內觀。漏念未除，名爲心起。前念忽起，後覺則隨；起心既滅，覺照亦忘，故稱除滅。了心不起，名之爲安。覺性不動，名之爲靜。故稱安靜。其次雖非的有貪著，浮遊亂想，亦盡滅除。衆心不起，妄念悉忘。亂想不生，何有貪著？故曰滅除。晝夜勤行，須臾不替。晝之言淨，夜之言垢。垢淨兩忘，無有間替，故名不替。唯滅動心，不滅照心。妄想分別，名曰動心。覺照祛之，故名爲滅。慧照常明無有間，故名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不起一切心，名空心。一切無著，名之不凝住心。不依一法，而心常住。若取一法，即名著相。心不取法，名爲不依。照而常寂，故爲常住。然則凡心躁競，其次初學，息心甚難。或息不得，暫停還失，言習性煩惱，難可滅除。定力未成，暫停還失也。去留交戰，百體流行，心起染境，境來牽心，心境相染，故名交戰。妄念不息，百非自生，名曰百體流行。久久精思，方乃調熟。勿以暫收不得，遂廢千生之業。定心不起，則契真常。一念不收，千生遂廢。少得淨已，則於行立坐卧之時，初得清淨，正慧未生，故云少得淨已。四威儀之時也。涉事之處，誼鬧之所，皆作意安，見一切諸相，爲涉之處。起一切諸心，名爲誼鬧之所也。息亂歸寂，名爲作意；恬淡得所，名之爲安也。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靜處誼，其志唯一。有無雙遣，寂用俱忘；萬法不二，名之唯一。若束心太急，又則成病。氣發狂顛，是其候也。偏心執靜，名曰束心。心外見相，名爲顛也。心若不動，又須放任；寬急得所，自恒調適。從定發慧，名爲放任。定慧齊融，名曰得所。定多即愚，慧多即狂；定慧等用，名曰調適。制而不著，放而不動；處誼無惡，涉事無惱者，此是真定。寂而常照，照而常寂；空而常用，用而常空。得本元寂，故爲真定。不以涉事無惱，故求多事；不以處誼無惡，強來就誼。習性塵勞，常須制御，不可縱逸。以無事爲真宅，有事爲應蹟。見本性空寂，故爲真宅。慧用無邊，故爲應蹟。若水鏡之爲鑒，則隨物而現形。本心清淨，猶如水鏡，照用無礙，萬物俱現。名爲現形。善巧方便，唯能入定，諸法性空，寂無所起，故爲入定。慧發遲速，則不由人。勿令定中急急求慧。急則傷性，傷則無慧。急求知見，真定乃亡。貪著諸相，故云無慧。若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名真慧。心體寂靜，妙用無窮，故名真慧。慧而不用，實智若愚。了無分別，名之不用。輟光晦蹟，故曰若愚。益資定慧，雙美無極。寂照齊融，故云雙美無極。若定中念想，多感衆邪，妖精百魅，隨心應見。爲心取相，諸相應生。一切邪魔，競來攪亂。所見天

尊，諸仙真人，是其祥也。此爲諸相不可取著。唯令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曠然無基。前念不生，故云無覆。後念不起，故曰無基。舊業日銷，新業不造，宿習並盡，名曰舊業日銷。更不起心，故名新業不造。無所罣礙，迴脫塵籠。一切無染，故名無所罣礙；解脫無繫，故云迴脫塵籠。行而久之，自然得道。智照不滅，名曰行而久之。契理合真，故云得道。夫得道之人，凡有七候：一者心得定易，覺諸塵漏；心得清淨，塵念盡知，故曰覺諸塵漏。二者宿疾普銷，身心輕爽；真氣胎息，故疾盡瘳。體道合真，身輕不老。三者填補天損，還年復命；骨髓堅滿，故填補天損。駐顏不易，名爲還年復命也。四者延數萬歲，名曰仙人；長生不死，延數萬歲，名編仙錄，故曰仙人。五者鍊形爲氣，名曰真人；得本元氣，故曰鍊形爲氣。正性無偽，故曰真人。六者鍊氣成神，名曰神人；真氣通神，陰陽不測，故曰神人。七者鍊神合道，名曰至人；真神契道，故曰至人。其於鑒力，隨候益明，鑒力者，常照不息也。益明者，明明不絕也。得至道成，慧乃圓備。若了本性，得道成真，智慧圓明，萬法俱備。若乃久學定心，身無一候，促齡穢質，色謝方空。自云慧覺，又稱成道者，求道之理，實所未然。通神合道，即身得道真。心證身亡，不離生死。《西昇經》云：是故失生本，焉能知道源？而說頌曰：

智起生於境，火發生於緣。各是真動性，承流失道源。起心欲息知，心起知更煩。了知性本空，知則衆妙門。

食 忌

論 說

佚名《太清道林攝生論》《要記》曰：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暮無大醉；一歲之忌，暮無遠行；終身之忌，暮無燃燈燭行房，暮常護氣。久視傷血，久卧傷氣，久立傷骨，久行傷筋，久坐傷肉。鹹傷筋，醋傷骨，飽傷肺，飢傷氣。

茅屋漏水墮諸脯肉上，食之成癥結病。凡作脯不肯乾者，害人也。祭

神肉無故自動，食之害人。飲食上有蜂行住，食中必有毒害也。

一日之忌，夜莫飽食；一月之忌，暮莫大醉；一歲之忌，暮莫遠行；終身之忌，燃燈燭行房。

觸寒來者寒未解，食熱食成刺風。飲食竟仰臥，成氣痞，作頭風。食上不得語，語而食者，常患胸背疼痛。熱食訖，以冷水、酢漿漱口者，令人口氣恒臭，并作蠶齒。食生肉傷胃，一切肉唯須爛煮，停冷食之。一切濕食及酒水漿臨上看，不見人物之影者，勿食之，成卒症。若已食腹脹者，急以藥下之。諸熱食鹹物竟，不得飲冷漿水，致失聲成尸嘔。腹內有宿病，勿食陵鯉肉，害人。勿飲酒令至醉，即終身百病不除。久飲酒者，腐腸爛胃，潰髓蒸筋，傷神損壽。勿食一切腦，大佳。

食 誠

論 說

陶弘景《養性延命錄》卷上《食誠篇》 真人曰：雖常服藥物，而不知養性之術，亦難以長生也。

養性之道，不欲飽食便臥及終日久坐，皆損壽也。

人欲小勞，但莫至疲及強所不能堪勝耳。

人食畢，當行步躊躇，有所修為為快也。故流水不腐，戶樞不朽，蠱以其勞動數故也。

故人不要夜食，食畢但當行中庭如數里可佳。

飽食即臥生百病，不消成積聚也。

食欲少而數，不欲頓多難銷，常如飽中飢，飢中飽。故養性者，先飢乃食，先渴而飲。恐覺飢乃食，食必多盛；渴乃飲，飲必過。

食畢當行，行畢使人以粉摩腹數百過，大益也。

青牛道士言：食不欲過飽，故道士先飢而食也。飲不欲過多，故道士先渴而飲也。

食畢行數百步，中益也。暮食畢行五里許乃臥，令人除病。凡食，先欲得食熱食，次食溫食，次冷食。食熱暖食訖，如無冷食者，即啜冷水一兩嚥，甚妙。若能恒記，即是養性之要法也。

凡食，欲得先微吸取氣，嚥一兩嚥乃食，主無病。

真人言：熱食傷骨，冷食傷臟；熱物灼唇，冷物痛齒。

食訖踟躕長生。飽食勿大語。大飲則血脉閉，大醉則神散。

春宜食辛，夏宜食酸，秋宜食苦，冬宜食鹹，此皆助五臟，益血氣，辟諸病。食酸鹹甜苦，即不得過分食。

春不食肝，夏不食心，秋不食肺，冬不食腎，四季不食脾。如能不食此五臟，尤順天理。

燕不可食，入水為蛟蛇所吞，亦不宜殺之。

飽食訖即臥成病背疼。

飲酒不欲多，多即吐，吐不佳。醉臥不可當風，亦不可用扇，皆損人。

白蜜勿合李子同食，傷五內。

醉不可強食，令人發癰疽，生瘡。

醉飽交接，小者令人面姁，咳嗽；不幸傷絕臟脉，損命。

凡食，欲得恒溫暖宜人，易銷，勝於習冷。

凡食，皆熱勝於生，少勝於多。

飽食走馬成心癡。

飲水勿忽嚥之，成氣病及水癖。

人食酪，勿食酢，變為血痰及尿血。

食熱食汗出，勿洗面，令人失顏色，面如蟲行。

食熱食訖，勿以酢漿漱口，令人口臭及血齒。

馬汗息及馬毛入食中，亦能害人。

雞、兔、犬肉，不可合食。

爛茱屋上水滴浸者脯，名曰鬱脯，食之損人。

久飢不得飽食，飽食成癖病。

飽食夜臥失覆，多霍亂死。

時病新瘥，勿食生魚，成痢不止。

食生魚，勿食乳酪，變成蟲。
食兔肉，勿食乾薑，成霍亂。

人食肉，不用取上頭最肥者，必衆人先目之，食者變成結氣及疔瘡，食皆然。

空腹勿食生果，令人膈上熱，骨蒸，作癰癤。
銅器蓋食，汗出落食中，食之發瘡肉疽。

觸寒未解食熟食，亦作刺風。

飲酒熱未解，勿以冷水洗面，令人面發瘡。

飽食勿沐髮，沐髮令人作頭風。

蕎麥和猪肉食，不過三頓成熱風。

乾脯勿置林米瓮中，食之閉氣。乾脯火燒不動，出火始動，擘之筋縷相交者，食之患人或殺人。

羊胛中骨肉如珠子者，名羊懸筋，食之患癰癤。

諸濕食不見形影者，食之成疰，腹脹。

暴疾後不周飲酒，膈上變熱。

新病瘥不用食生棗、羊肉、生菜，損顏色，終身不復，多致死。膈上熱蒸。

凡食熱脂餅物，不用飲冷醋、漿水，善失聲。

若嚙生葱白合蜜，食害人，切忌。

乾脯得水自動，殺人。曝肉作脯，不肯燥勿食。

羊肝，勿合椒食，傷人心。胡瓜合羊肉食之發熱。多酒食肉，名曰癡脂，憂狂無恒。

食良藥、五穀充悅者，名曰中士，猶慮疾苦。食氣，保精存神，名曰上士，與天同年。

胎息

論說

佚名《胎息精微論》

老君曰：知道者天不殺，含德者地不害。道

德相抱，身不衰老。內食太和，元氣爲首。清淨自煉，忘身放體。志無念慮，安定臟腑。洞極太和，長生久視。諸氣不動，意如流水，行之不休，得道真矣。每人靜室，守玄元氣，玄元者，一氣也。玄中有玄是我命，命中有命是我形，形中有形是我精，精中有精是我氣，氣中有氣是我神，神中有神是我自然。德以形爲車，道以氣爲馬，魂以精爲根，魄以目爲戶。形勞則德散，氣越則道叛，精消魂損，目動魄微。是以守靜愛氣，全精寶神，道德凝密，魂魄固守，所謂含道不言。得氣之真，肌膚潤澤，得道之根，手足流汗。精之充溢，不飢不渴，龜龍胎息，綿綿長存，用之不竭，飲於玄泉，登於太清，還年反嬰。道之自然，至道不遠，近在己身，用心精微，命乃永存。今之修道者，或服五芽、八方、四時、日月星辰等氣，并誤。但思自頂鼻而入，雖古經所載，爲之少見成遂，亦非食穀者所能行致爾。是以修氣者多不得其訣，虛精勤矣。既得其門，復悟其訣，要在精勤無退懈耳。凡胎從氣中結，氣從胎息生，胎因氣中成。氣清則凝而結，氣濁則散而出。胎成即萬病自遣，神靈居之，三一守中，尸蟲亡墜，即漸通仙靈矣。今之學者，或傳古方，或受非道，皆閉口縮鼻，貴其氣長，而不知五臟壅閉，畜損正氣，殊非自然之息。此繁勞形神，無所益也。道曰若抑塞鼻口，擬習胎息，殊無此理。口鼻氣既不通，則畜損肺臟，有何益哉？餌內氣者，用力雖微，而速見功成，全在安神靜慮，不煩不擾，即氣道疏暢，關節開通，內含元和，終日不散，肌膚潤澤，手足流汗，長生之道，訣在此矣。內氣滿，無飢渴。初習即小難，久久甚妙。氣既不竭，神真不亂，道亦如氣至，誠修之，乃通靈。髮黑齒堅，眼瞳英明。筋骨全實，壯勇胎神。面貌光澤，行步舉輕。心自無慾，神不貪榮。玄父赤子，固際無

傾。魂魄守元，三一自真。永寶其道，靜安其神。神自通靈，道曰永寶。胎息元氣克成，自爲真人。胎息之妙，窮於此也。

曾慥《道樞》卷一四《胎息篇》 身毒之國，有至人曰寶冠，能胎

息之方，故其形未嘗衰。菩提達摩聞而往問焉曰：震旦諸國，其人不任寒暑，以損其真氣以致滅亡，吾將東游，願得胎息之方以振之。寶冠安坐：吾語汝。夫人之始生，本乎胎息者也，神識與精合和而凝結焉。日月變化而成形，其形初成，則神依形而住。故神無形則不住，形無氣則不變，氣無形則不立。故知神、形者，受氣之本也，氣者，養形之根也，三者和合，然後出處於世矣。方其居於母胎，偃伏於臍之下，混沌三月，玄牝具焉，鼻也。玄牝既具，如瓜有蒂，潛注母氣，故母呼而呼，母吸而吸，綿綿乎十月氣足而形固，神全而識備，於是乎解胎而生矣。生之十日而情見乎外焉；變嬰爲孩，指顧喜怒，先真後僞，已失其道矣。況乎意逐於外緣，目眩五色，耳耽五聲，鼻惑衆香，舌貪多味，身悅柔溫，意蘊喜怒，運神役智，間不容息，晝夜奔馳而不停，淳樸之性蕩然離散矣。於是形枯髮禿，氣喪神衰，寒暑相凌而不能禦，其何以能長存乎？聖人於是知五行精氣以成其身，故修五行精氣以補之，反本還元，以握胎息之機焉。

心靜則神悅矣，神悅則福生矣。何也？神者氣之子也，氣者神之母也。神用則氣養矣，氣絕則神亡矣。夫欲長生，其在神氣相合而心不動，守於內息，神不役於外，無去無來，無出無入，湛然常住。故玄牝之門者，長生之戶也。加之以外物不思也，外色不視也，外欲不耽也，外味不嗜也，常自內觀，心熾不散，神合於氣，還乎五臟六腑之源。至其久也，神氣乃明，照徹五臟，通於四肢。凡人之呼吸，出乎咽喉之中，聖人之息氣，存乎氣海。氣海者，在臍之下三寸，其名曰子宮，元氣之根本也。是吾之真一之氣也。夫能守之，綿綿不絕，是謂返樸還元，肆氣凝結，不化不散，五臟六腑堅而不損，形體以之不壞，神識以之安靜，長生之要也。是以形者氣之宅也，神之主也，主不知守其內而役於外，則宅虛而壞矣。況夫無一息住於氣海者乎！聖人以神氣爲宰御焉。呼吸而下徹乎涌泉，神氣凝結，補於氣海矣；呼吸而上應乎九天，神氣凝結，而填於腦矣。上填泥丸，下補衡端，二景相通，可以却老矣。若夫呼不得神爲宰焉，吸不得氣爲君焉，一息不全則傷於胎息矣。故神氣不相合則不能結於子宮者也。

神能御氣，則鼻無出息，是爲真胎息者歟。鄙夫者，根境相對而生情愛，乃驚於淫慾，精氣下泄，身乃枯朽，故曰無涓滴之益，而時有畎澮之決，喪其性命之宗。惟神與氣合，子母相守，隨其呼吸上下，而散補三宮，則精魂不散。是故定者不死之根也，心者氣之主也。故氣者從心者也，心行亦行，心運亦運，亂則亂，定則定，憂則傷，煩則謝。是以聖人不體不用，不役不住，不定不亂，自適其適，內妄悉除，此長生之本也。

如是常思受父母之遺體名曰胎息，既而具乎六人，眼、耳、鼻、舌、身、意。五臟六腑、骨肉筋脉皆資乎胎息而得增長焉。胎息之根源不出不沒，狀如鷄子，色猶水精，由念而有動轉之時，內氣不出，意因其發而有去來。掩心引頸，如是爲主，去來之外形者也，其名曰鶴形焉。亞腰實腹，是爲動轉之內形者也，其名曰龜形焉。以意引之，勿由吐納，勿在握固，二者玄牝之門，常宜閉之，使氣周於身焉。先人靜室趺坐，猶入定焉，身不動搖，想其胎息，如雲霧，如燎爐之煙，如蓮本之絲，以意引之，周於四天，息脉條暢；次引其氣灌於泥丸，復引其氣集於舌上，搏而煉之，想如鷄子吞入於腹，不可差焉，使五臟六腑承其津氣而悉堅固，於是其體光潤，此胎息游遨於其身之中者也。

如其飢渴，則時嚙之，以意送之，莫計其數可也。飽則休息焉。病痛所在，以意攻之，既愈則已焉。行止寢坐，常存乎胎息。胎息不散，或五三年，功乃大成。若夫氣下則勿止之，止之則成疾矣。其功既成，不必靜室，任意修煉。常想其身猶如蹴鞠焉。內氣充滿則四肢輕健矣。於是又觀吾身也，吾心也，吾胎息也，漸至於長大同於太虛。其初想吾身如月焉，坐一室則光滿一室矣，居一城則光滿一城矣，游一國則光滿一國矣，至夫周乎十方虛空，而不見吾身，吾心與呼吸胎息純一虛空，無想無念，湛然寂滅。如是觀已，復如前觀，由國至城，由城至室，漸復成小，於是加精進焉。欲游於他方，則惟一念而已；欲隱其形，意發則隱矣。生死自如，食與不食不相爲患，斯道之成也。故調神如嬰，怡怡如如，寒暑枯榮而形神自平矣。息與神合，如琉璃器中有金像。金像者，法身也；琉璃者，根形也。故鏡明而法自形矣，水清而影自停矣。天食者，滋神者也；地食者，滋形者也。含靈抱質，神氣斯自靈乎。雪山之妙藥，自頂而生者也。行一空昧，體輕神怡，於是血化爲乳，骨化爲瓊矣。故曰天道之精，杳杳

冥冥，神不見神，形不見形，即心無心，即形無形，心尚不有，而況於外哉？

幻真先生《胎息經注》

胎從伏氣中結，臍下三寸為氣海，亦為下丹田，亦為玄牝。世人多以口鼻為玄牝，非也。口鼻即玄牝出入之門。蓋玄者水也，牝者母也。世人以陰陽氣相感，結於水母，三月胎結，十月形體具而能生人。修道者，常伏其氣於臍下，守其神於身內，神氣相合而生玄胎，玄胎既結，乃自生身，即為內丹，不死之道也。氣從有胎中息。神為氣子，氣為神母，神氣相逐，如形與影。胎母既結，即神子自息，即元氣不散。氣人身來為之生，神去離形為之死。《西昇經》云：身者神之舍，神者身之主也。主人安靜，神即居之；主人躁動，神即去之。神去氣散，安可得生？是以人耳目手足，皆不能自運，必假神以御之。學道養生之人，常拘其神以為神主，主既不去，宅豈崩壞也。知神氣可以長生，固守虛無以養神氣。道經云：我命在我，不在天地。天地所患人不能知至道，能知而不能行。知者但能虛心絕慮，保氣養精，不為外境愛慾所牽，恬淡以養神氣，即長生之道畢矣。神行即氣行，神住即氣住。所謂意是氣馬，行止相隨，欲使元氣不離玄牝，即先拘守至神，神不離身，氣亦不散，自然內實，不飢不渴也。若欲長生，神氣相注。相注者，即是神氣不相離。《玄綱》云：錙銖陽氣不減不為鬼，纖毫陰氣不盡不為仙。元氣即陽氣也，食氣即陰氣也，常減食節慾，使元氣內運，元氣若壯，即陰氣自消，陽壯陰衰則百病不作，神安體悅，可觀長生矣。心不動念，無來無去，不出不入，自然常住。神之與氣，在母腹中本是一體之物，及生下為外境愛慾所牽，未嘗一息暫歸於本。人知此道，常泯絕情念，勿使神之出入去來，能不忘，久而習之，神自住矣。勤而行之，是真道路。修真之道，備盡於斯。然聖人之言，不可妄乎！凡胎息用功後，關節開通，毛髮疏暢，即但鼻中微微引氣，相從四肢百毛孔中出，往而不返也。後氣續到，但引之而不吐也。切切於徐徐，雖云引而不吐，所引亦不入於喉中，微微而散。如此，內氣亦下流散矣。

存思法分部

存思三洞法

論說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四三《存思部二·存思三洞法》常以旦思洞天，日中思洞地，夜半思洞淵，亦可日中頓思三真。存思之法：

次入室東向，叩齒三十二通，先瞑目，思素靈宮清微府中青氣、赤氣相沓鬱鬱來，下入兆身中泥丸上宮，便嚙九氣；次思蘭臺府中赤、黃二氣相沓如先來，下入兆身絳宮之中，便嚙九氣；次思皇堂府中白、黑二氣相沓如先來，下入兆身臍下，丹田宮中，便嚙九氣。嚙三洞氣畢，便仰祝曰：天地混沌，淵源三精。元始結化，五氣混生。變化玄元，灌注身形。服御流霞，昇入紫庭。北帝落死，東華記名。洞達幽微，與帝合並。畢，又叩齒九通，思元洞元明元曜延靈耀元君玄混，以陽霞朱明之符，授與我身；次思洞天生官，衣服諱字如上法，並從素靈宮清微府中下，以次入兆泥丸宮中。畢，仰祝曰：洞天上元，監御九玄，總統三氣，混生丹田，披洞幽關，出入無間。魂魄寶耀，纏絡華鮮，飛雲降室，遊宴紫天，齊保天地，長享億年。

思洞天畢，轉向南，思洞地洞真大炁惑星大洞元生太靈機皇君景化，以通明四洞九元之符，以授我身；次思洞地生官，衣服諱字如上法，並從素靈宮蘭臺府下，入兆身絳宮中。便仰祝曰：洞地中元，總領飛仙，華冠寶耀，腰青建巾，授我靈符，通真致神，洞思幽微，受帝祕言，解胞散結，九孔朗然，七祖咸脫，上昇南軒，雲輿下降，白日昇晨。

思洞地畢，轉向北，思洞淵洞玄太白子留金城耀耀元精元導太仙君，諱浩田，以啓通明天寶符，以授兆身；次思洞淵生官，衣服諱字如上法，

並從素靈宮皇堂府下，入兆身臍下丹田宮中。便仰咒曰：洞淵幽關，上參三元，玄氣鬱勃，飛霞紫雲，流黃五色，華晨寶符，服御啓明，與天長存，乘空駕靈，遊宴玉晨，携堤景皇，結友真仙。

思洞淵畢，還東向，叩齒九通，嘯氣九過，三洞畢矣。子能行之，真神見形，玉女可使，玉童見靈，三元下降，以丹輿綠輶，來迎兆身，上昇太清。惟在寶祕，慎勿輕傳。

老君存思法

論說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四三《存思部二·老君存思圖十八篇并叙》

師曰：修身濟物，要在存思。存思不精，漫漶無感。感應由精，精必有見。見妙如圖，識解超進，神氣堅明，業行無倦，兼濟可期，期於有證，證之顯驗，逆知吉凶，以善消惡。一切所觀，觀其妙色，色相爲先，都境山林，城宮臺殿，尊卑君臣，神仙次第，得道聖衆，自然玉姿，英偉奇特，與我爲儔，圓光如日，有炎如煙，周繞我體，如同金剛。文不盡意，猶待訣言，言妙罕傳，文精希現。現傳果驗，劫載一人。一人明難，非爲無果。勿課不易，而息遵求。求之能篤，隨漸昇登。雖未具足，徵涉便到勝途，出俗居道。居道化俗，涅而不緇，故號居士，一曰道士。士，即事也。習事超倫，謂之大覺。覺者，取微昧圖證驗，得鳥之羅在其一目如左。本文內所說形圖畫像原闕。

存道寶第一

師曰：寶者，自然元一，無祖無先，常存無滅，濟度無窮，應感爲三，終始一也。不一由人，人有億兆，心兆億行，大品有三：上、中、下才，悟或遲速。速之與遲，必宗三寶：一曰道寶；二曰經寶；三曰師寶。師寶者，得道人，爲我師也；經寶者，自然妙文，師所傳也；道寶者，無形之形，即太上是。宵冥中精應感緣時成數，分形散體，不可思議。議而

思之，得不可得。得不可得，竟何所得？得道真也。真也者，得之不死不生，生死應化，不損不勞，保此貴重，故號道寶。存思之時，皆應臨目，常見太上在高座上，老子在左，元君在右；又見經在西方，師在東面；次見十天光儀、侍衛文武、伎樂各從方來，朝禮太上。先存見齋堂，爲太玄都，玉京山七寶城宮臺寶蓋獅子之座，座上蓮花以爲茵籍，牀前獅子蹲踞相向，香官伎樂參然羅列。

存經寶第二

見道寶竟，仍存玄臺之裏，在於太上之西，有七寶莊嚴，光明帳座，座有玉案，案有寶經。絳綃之巾，火鈴之室，宛籍緼函，鎮覆經上。玉童玉女，侍衛香燈。三十六部，道德爲宗。太玄侍官，其形如左。

存師寶第三

見經寶竟，仍存玄臺之裏，在於太上之東，有七寶莊嚴，光明帳座，座上有玄中大法師，即是高上老君，妙相不可具圖，應感變化無定。無定之定，定在心得；心得有由，由階漸悟；悟發之初，先睹玉貌。素髮玄冠，黃裳皂帔。憑几振拂，爲物祛塵，凝神釋滯，以正治邪。仙真侍側，左右肅然，人天相交，其形如左。

存十方天尊第四

見三尊竟，仍存十方天尊相隨以次，同詣玄臺，朝禮太上，嚴整威儀，爲一切軌則。

北方，無極太上道德天尊；服色黑，羽儀多玄。

東方，無極太上道德天尊；服色青，羽儀多碧。

南方，無極太上道德天尊；服色赤，羽儀多丹。

西方，無極太上道德天尊；服色白，羽儀多素。

東北方，無極太上道德天尊；服色青黑又多黃。

東南方，無極太上道德天尊；服色青赤又多黃。

西南方，無極太上道德天尊；服色赤白又多黃。

西北方，無極太上道德天尊；服色白黑又多黃。

上方，無極太上道德天尊；服色玄紫又多蒼。

下方，無極太上道德天尊；服色黃紅又多綠。

右十人其形如左。天尊雲駕同到玉京，傘扇羽儀不可悉備，伎樂侍從亦迴具

陳。舉一反三，聞一知十耳。

授《道德經》存三宮第五

授《道德經》，師北向，置經於案上，弟子伏左，師執經，弟子擎法，信師叩齒三十六通。心存三宮：泥丸上元宮也、絳宮中元宮也、丹田下元宮也。三一出千乘萬騎，營衛於經，其形如左。

朝朝於戶外存四明等第六

朝朝於戶外咒，存見四明功曹一人、通真使者一人、傳言玉童二人、侍靜玉女二人。

右六人其形如左。

凡神官位號，各以明義。雖皆道應感化不同，前後高卑，各隨才識，識悟緣漸，故諸官互陳，或申通宣傳，或侍衛開導，學者所求，各從其願。三元妙氣，氣妙本一，一本居宗，三元化接，三之宗一，四主冥明。明之者知道；知道者見妙。見妙由明，資於神識。職有典掌，總名為曹，曹有績效，皆名為功。功曹接導，開闡睹明，故曰四明。凡夫蒙愚，憑道乞照，修行法事，先關功曹，次及通真使者、玉童玉女，達道正神能致生氣。生氣即妙一之本，人身則延年不死，超三界之上，居三元宮中，正一合德，八方和明，功職所關，故號四上。右虎左龍，仁義嚴明，仁以輔善，義以止惡。惡消善積，由於知真，真無復雜，雜弗能變，故稱素女。潔白靡污，夜闇無明，兼須童朗。上玄少女，演元始之氣同。學者入黃宮之中，中極正宗，高尊所處。信誠感通，所啓必允，黃房八窗，義依此例。

夕入於戶存四上等第七

夕入常於戶外咒，存見四上功曹一人、龍虎使者二人、侍靜素女一人、開明童子一人、上玄少女一人。

右六人其形如左。

入堂存三師第八

入堂先思見經師，次思見籍師，次思見度師。右三條各見所在之方也。

存五臟五嶽五星五帝金映五色圓光第九

存三師竟，次思見五臟、五嶽、五星、五帝。

醫藥養生總部·養生功法及武術部·存思法分部

右四條備衛身中。身中變化，無所不容。至於畫圖無由，備受之於外，標名方位得之，言前功拘蹟致謬耳。

金映蓋一體，體作五色，從肺後出，項有圓光如日象。

右三條在身中照明十方。

凡存思之時，皆閉目內視，人體多神，必以五臟為主。主各料其事，事各得其成，成正則一而不一，則隱顯無邪，無邪則衆如可見，見則與聖符同，同聖即可弘，積學自然感會，是以朝夕存思，不可懈怠。存者何也？敦也、輪也。思者何也？司也、嗣也。勿以輕躁失本，學以重厚得宗，得宗則輪轉無滯，輪轉無滯則存而不亡。不亡由於司察善惡，善惡在乎嗜慾偏頗。嗜慾偏頗者，愛憎迴遑，往返生死，勞苦未停。未停之停，停善不著善之善，歸宗未能至至宗。無者資於念，念相續繼，念嗣存無，有人於無間，無為而無不為，號曰微妙玄通。和光挫銳，濟度無窮，是故為學之基，以存思為首。存思之功，以五臟為盛。臟者何也？藏也。潛神隱智，不炫耀也。智顯慾動，動慾日耀，耀之則敗，隱之則成。光而不耀，智靜神凝，除慾中淨，如玉山內明，得斯時理，久視長生也。

第一見肺，紅白色，七葉，四長三短，接喉嚨下。肺者何也？腦也，伐也。善惡之初，兆而未明，明則伐善，善廢惡興，伐人命根，根斷不斷，由於此臟。此臟藏魄。魄者何也？粕也，著也。人之炫耀，莫不關慾。慾著曰惡，惡如糟粕。愚俗滯之不識精本，今願捨著存而見之，魄則肅然，不得為惡。惡急宜改，先存之火，與金合成則未分，其色紅白，葉數納言，取其和成德。德始於肺，終於脾。脾一又二，兼濟也。兼濟者，信也。

第二見心，如芙蕖未開，又似懸赤油囊，長三寸在前。心者何也？深也，斟也。是非未辯，斟酌優量，敗則滅身，成則得道，禍福之深，由於此臟。此臟藏神，神者何也？申也，真也。智慧之主，使屈能伸。存而見之，神則凝然，識定入真，不可深厚也。

第三見肝，蒼紫色，五葉，三長二短，九寸，在心下。肝者何也？幹也，還也。悟惡氣能改，決定無疑，行善建功，乾事不怠，審正還宗，由於此臟。此臟藏魂，魂者何也？紛也，迴也。紛紜俗海，迴向道門。存而見之，魂則欣然歡進，勦立克隆，善業也。

第四見腎，蒼色，如覆雙漆盃，長五寸，俠脅兩脅著脊。腎者何也？緊也。津習善緊，緊不及慢，津潤無窮，濟度無極，通道祛俗，由於此臟。此臟藏精。

精者何也？清也、靈也。動以徐清，化變無礙，神靈往還，提携空極。存而見之，精則澄然不散泄也。

第五見脾，黃蒼色，長一尺二寸，中有一尺，曲。揗太倉胃上。脾者何也？裨也，移也。清凝潛潤，補益一切，能安能移，而不匱既成，由於此臟。此臟藏志。志者何也？至也，異也。潛潤密化頑鄙異人，存而見之，信驗治志，則湛然至道乎。

坐朝存思第十

坐朝者，端坐而修禮也。凡有公事私礙，或在非類之間，不得束躬，止當展敬，但自安坐，不使人知，香火非嫌乃可爲之。人見致笑，亦不可闕，將護彼意，勿增他愆。初夕、向曉，依時修之，白日啓請亦宜平坐。坐則如常，勿革形色，惟令異人，不能覺知，人覺而喜，乃可化之，覺而嗤鄙，訾毀正真，設其招殃，又壞子業。古之學道爲己，今之學道爲人。爲人苟以悅人，不顧心非。爲己者，存心是則不顧蹟違，違亦申心。致感迷速，強欲伏衆，有蹟無心。非惟徒勞，乃更獲罪。學真之士，各加思宜，宜貴會時，時貴善合，合而非善，此時勿會。會必兼濟，濟物及身，善善相得，捨惡昇仙，乃謂爲會。會惡致敗，名濫殊若。出處所遭，遭時二病：一者滯心，二者執蹟。執蹟者，宜以心法化之；滯心者，宜以蹟法引導。導蹟弗偏，化心遣執，二病豁除，上聖之道就矣。凡行經山水，積日舟車，舟車之中，山水之際，步涉登陟，舍住相須，疲倦止息，皆依時存禮。隱顯隨宜，存思精審，自然忘勞，魔邪惡人，不敢撓近。當誦經行戒，以善興居。興居無善，破戒違經，雖復存禮，終不睹真，嫉鬼妬神，凶人惡物，更相衝突，煩惱生災，坐卧無寧。急存久行，行之檢身，心存口誦，解了無疑，以定三業。三業既定，衆災自消，人鬼敬伏，擁護去來，出入動靜，必保貞吉。凡行者，亦存《想爾注》，三業在《盟威經》後，凡存思者，急宜憶之，故標出如左。

上最三行：行無爲；行柔弱；行守雌，勿先動。

中最三行：行無名；行清靜；行諸善。

下最三行：行無慾；行知足；行推讓。

一者不殺；二者不盜；三者不淫。此三事，屬身業。

一者不妄言；二者不綺語；三者不兩舌；四者不惡口。此四事，屬口業。

一者不嫉妬；二者不瞋恚；三者不邪疑。此三事，屬心業。

右九行三業、十事存念。驚恐人思相干，皆速思之，危即安也。

卧朝存思第十一

卧之爲法，勿正仰如尸，當側傍檢體，莫恣縱四肢。不可高枕，三寸許耳。香藥爲枕，無用惡木，冷潔穢臭衝犯泥丸，雖行途權假，常宜防之。卧起咒願，善念存心，心存朝禮，時不可闕。闕礙公私，後皆懺悔也。

朝出户存玉女第十二

玉女者，是自然妙氣應感成形。形質明淨，清皎如玉，隱而有潤，顯又無邪。學者存真，階漸昇進，進退在形，出入在道。道氣玄妙，纖毫必應，應引以次，從卑至尊。故白日則玉女守宮；夕夜則少女通事，濟度危難，登道場也。

夕出户存少女第十三

夕出户咒曰：少女通靈。學未昇玄，不得無業，業有優劣，皆必須因，因精果妙，乃一其神。神而未一，由學未止，詣之以漸，引陰濟陽。人生陽境，動靜歸陰，陰爲道幾，應感最妙。妙應之初，有茲少女，秉正治邪，和釋隔戾，罰惡祐善，陰德濟陽，顯稱玉明，其可堅貞。咒而存之，成真則速矣。

右一人其形如左。

齊存雲氣兵馬第十四

朝夕出入，存神禮師，志與朝儀同。凡行道時所存。清旦先思青雲之氣，匝滿齋堂中，青龍、獅子備守前後；次思青氣從師肝中出，如雲之昇，青龍、獅子在青氣中往覆，弟子家合宅大小之身、仙童、玉女、天仙、飛仙、日月星宿、五帝兵馬九億萬騎、監齋直事、三界官屬，羅列左右耳。正中思赤雲之氣，匝滿齋堂，朱雀、鳳凰悲鳴左右；次思赤氣從師心中出，如雲之昇，鳳凰、朱雀在赤氣中往覆，弟子家合宅大小之身、仙童、玉女、天仙、飛仙、日月星宿、五帝兵馬九億萬騎、監齋直事、三界官屬，羅列左右。日入思黃雲之氣，匝滿齋堂，黃龍、黃麟備守四方；次思黃氣從師脾中出，如雲之昇，黃龍、黃麟在黃氣之中往覆，弟子合家大小之身、仙童、玉女、天仙、飛仙、日月星宿、五帝兵馬九億萬騎、監齋直事、三界官屬，羅列左右。此三時行道，六時依如後科。人定思白雲之氣，匝滿齋堂，白虎、麒麟備守内外；次思白氣從師肺中出，不須存麒麟，宜存白虎。若存麟，思白麟在白氣中往覆，弟子合家大小之身仙童、玉女、兵馬、日月，悉

如前法。黃籙大齋三時，行道宜用日人。常齋三時，可取人定，人定而用日人存思。又六時更從青始，次赤周白，此皆失法，青、白別有，皆非五臟六腑之儀也。夜半思玄雲之氣，匝滿齋堂，靈龜、騰蛇備守上下。次思黑氣從師腎中出，如雲之昇，靈龜、騰蛇在黑氣中，仙童、玉女、日月兵馬，悉如前法也；向曉思紫雲之氣，匝滿齋堂，辟邪獅子，備守隱顯；次思紫氣從師膽中出，餘如前法。其形如左。

凡師思雲氣，各從方來。青雲出上。見從其方稍出，漸成翳鬱，氤氳充溢堂宇。然後思己身中藏氣又出，與雲色采合氣同，明淨香潔，覆庇家門，宮城山水，大小畢周。神官靈獸，齊整參羅，前後左右，四方內外，上下隱顯，六時轉隆，神靈普遍也。

上講座存三色三魂魄第十五

上講時，先存三色；次存三一。行道有六時，上講但三時，食後、上晡、人定。三時入齋堂，捻香禮三拜，巡迴依坐。竟，有衆者，法師以板擊席，仍放板膝前，同臨目握固，存頭氣青；兩手氣赤；兩足氣白，三氣繞身。其形如左。

初登高座先存禮三尊第十六

講義及讀經，先靜，竟，登起向太上座，三過上香，却後數尺，禮三尊三拜。又仍存經師、籍師、度師，各禮一拜，合六拜，乃登高座，其形如左。三尊者，道尊、經尊、真人尊。三尊通乎人身，人身欲與三尊同者，清齋、精思、禮拜，存之日一過，如此初下六拜，後重不須禮。一則二拜，叩搏願念如法。羸者，心拜之。

登高座侍衛第十七

登高座，安坐安坐者，大坐也。歛板當心，鳴鼓三十通，嚙液三十六過。臨目見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足下八卦神龜、三十六獅子伏前，頭巾七星，五臟生五氣，羅文覆身上。三一侍經，各千乘萬騎，仙童玉女衛之。其形如左。

萬遍竟雲駕至第十八

能讀五千萬遍，太上雲駕下迎。萬遍畢，未去者，一月三讀之，須雲駕至便昇仙。其形如左。修行萬遍之道，又存五雲之星，轉經之後，夜半至生氣之時，飽服五牙之氣，坐向月建之方，叩齒九通，嚙液三十六過。臨目存五星辰在

頭，歲在左肘，太白在右肘，熒惑在兩膝間，鎮在心中，久久乃止。行人常思不忘，千災自然絕，萬禍不能干。後當身上出水，身下出火，智慧六通，奄見五老，是五星精神，見之則變化自在，同昇乎天也。

思神訣

論說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五五《魂神部二·思神訣》 夫道者，有形

之父母也，寂然不動，至虛無也；感而遂通，至神明也；視之不見，無形容也；聽之不聞，無音聲也。故無形無名，言象莫能得也；有情有信，變化有以生也。生之來神，氣聚也；身之有陰，陽結也。兩儀以分，萬象以成也；天地迴薄，日月以明也。莫不由至道神用，而元一以靈。且人爲物靈，貌爲事真，智慮純白，耳目澄清，外周六氣，內運五行，形自寂寞，神生宵冥。然則至道無形，應生元氣，謂之一也；一之所剖，分爲三也。三者，清、濁、和，結爲天、地、人也；亦曰三元，上、中、下也；在天爲三光，日、月、星也；在地爲三寶，金、玉、珠也；在人爲三生，耳、目、心也；在道爲三氣，玄、元、始也；又爲三天，清微、禹餘、大赤也；復爲三境，玉清、上清、太清也。又曰：清氣上浮爲天，濁氣下凝爲地，和氣中結爲人。夫天陽地陰，陰陽變化而成五行，謂木、火、金、水、土也；亦曰五氣，謂九、三、七、五、一也；在天爲五星，謂歲、熒、白、辰、鎮也；在地爲五嶽，謂岱、衡、華、恒、嵩也；在人爲五臟，謂肝、心、肺、腎、脾也；又爲五色，青、赤、白、黑、黃也；又爲五音，角、徵、商、羽、宮也；又爲五味，酸、苦、辛、鹹、甘也；又爲五德，仁、義、禮、智、信也。總之爲三五，行導布化，生成萬物也。各有神明，即天地之至用也，而天以之動，地以之靜，人以之生，皆賴其神明也。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天，天皆有天尊、太上、天帝、天神也；地有三十六重地，地皆有土皇、將軍、金剛、神王、靈官也；人有

三宮、五神、三魂、七魄也。天地各有神仙吏兵不可稱計，且神明變化皎在目前，愚者莫知。隱顯無方，運轉難識，輔物立象，靈用在焉。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是也。日者天之魂，月者地之魄，謂之神明。人則左目爲日，右目爲月，目者神明之堂也。故神明所託，依於日月，隱於陰陽。且日出於卯，陽也；月出於酉，陰也；三變成德。日初變於卯，其數六，以五乘之，五六三十也；中變於辰，其數五，五五二十五；終變於巳，其數四，四五二十也，故上仙七十五將軍陽神也。月初變於酉，其數六，五六三十也；中變於戌，其數五，五五二十五也；後變於亥，其數四，四五二十也。故上靈七十五將軍陰神也。三元各八，五德，合數爲八，各有上仙上靈陰陽二官，合爲一千二百也；三元各八，爲三千六百也；而陰陽皆五，合爲三萬六千也。其萬八千陽，陽爲外景，爲外神也；其萬八千陰，陰爲內景、爲內神也。而內由外發，陰以陽明，所以一身有一萬八千神曰本分神也，一萬八千神曰影照神也。無陽也，陰不能成；無陰也，陽不能生。是以陰以陽成，陽以陰生，亦內由外明，外由內清，清明相得，而後生成也。所謂神明者，由神故明也。故三光在天而萬物彰，百神在己而五氣昌，其耳目適用，氣力體康，是其神也。天寶之以致浮，地祕之以致安，五嶽享之而安鎮，一人則之而太平。人身上部八景，以應於天；下部八景，以應於地；中部八景，以應於空。三部八景七十二神，景皆有五，三萬六千，與天地合，有一十萬八千。自此以往，雖神不極，由斯數矣。則三洞諸經神仙，將吏侍奉靈官，高下品格，未有不因茲始也。既知其數，當識其方，既識其方，須知表裏，表裏既見，陰陽審焉。內外不同，左右亦別，而象分五色，位列四方，男女可以陰陽求，文武可以剛柔取。凡諸存念，身爲之主，身有三魂、七魄、三元、五真、一神、百神、三萬六千神，皆在於心也。心正則神正，心邪則神邪，邪之與正，由悟不悟，悟則入正，迷則歸邪，悟者由得其門，迷者由失其路，則沉淪黑夜，處至暗冥室。學道之士宜詳究之，始乎數息歷藏，終乎常住湛寂，誠在爾心矣。

存身神法

論說

《雲笈七籤》卷五五《魂神部二·存身神法》 面東坐，叩齒三十六通，每九下一嚥液。而祝曰：玉清高上，九天九靈，化爲玄玄，下入胃清，金和玉映，心開神明，服食日精，金華充盈。便嚥液，想喉中有赤身童子，仰頭開口承液，下入胃中。畢，又存四神：想肺中童子著白衣冠，口吐白氣於右，變作白虎；次想肝中童子著青衣冠，口吐青氣於左，變作青龍；次想心中童子著赤衣冠，口吐赤氣於前，化爲朱雀；次想腎中童子著黑衣冠，口吐黑氣於後，化爲玄武。祝曰：青龍孟章甲寅，白虎監兵甲申，朱雀陵光甲午，玄武執明甲子，四獸前後圍繞，勿令外邪來干。急急如律令！

次存心肺氣作圓光寶蓋蓋頭，訖，次握固冥目，念敕身祝曰：謹敕身中五體真官、五臟六腑、九宮、十二宮室、四肢五體、筋骨髓腦、肌膚血脉、孔竅榮衛、一百八十關房、三百六十骨節、一千二百形影、一萬二千精光、三萬六千神氣，左三魂幽精、爽靈、胎光，各守本宮，右七魄衛從尸狗、伏矢、雀陰、吞賊、非毒、除穢、臭肺，青龍扶迎，白虎扶送，朱雀導前持幡幢，玄武從後司鐘鼓。臣身不受邪，肝不受病，肺不受奸，腎不受甘，脾不受化，膽不受怖，胃不受穢，心不受觸，神氣紛溢，吏兵神將侍衛側立。急急如律令！

次叩齒五通，念五臟神名。先存肺神，著白衣冠，在肺，肺神皓華，字虛成三呼；次存心神，著赤衣冠，在心中，心神丹元，字守靈三呼；次存肝神，著青衣冠，在肝中，肝神龍煙，字含明；次存膽神龍曜，字威明；次存脾神常在，字魂庭；次存腎神玄冥，字育嬰。又瞑目內視，五臟分明，了見肝中童子著青衣冠，口吐青氣，從左脇出，化爲青龍；次存肺中童子著白衣冠，口吐白氣，從右脇出，化爲白虎；次存心中童子著朱衣

冠，口吐赤氣，從心中出，化爲朱雀；次存兩腎中童子著黑衣冠，坐兩腎上，口吐黑氣，從腎中出，化爲玄武；次存頭巾七星，下坐青黃白三色雲上，七星在頭，下有金光蓋頂，一身並作黃金色，面是金容；次存肺中白氣，右出繞頂，有圓光。左右日月在眼前，洞煥一室，吏兵玉女，執節持幢，捧香獻花，遍滿前後。心常念飛仙，同昇金闕帝前，永爲帝臣。

存大洞真經三十九真法

論說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四二《存思部一·存大洞真經三十九真法》

太微小童 讀《高上虛皇君道經》，當思太微小童千景精，真氣赤色煥煥，從兆泥丸中入，下布兆身舌本之下，血液之府。畢，微祝曰：真氣下流充幽關，鎮神固精塞死源，玉經慧朗通萬神，爲我致真命長存，拔度七祖返胎仙。畢，引赤氣三嚙止，便讀《玉經》。畢，又祝曰：天有大隱生之靈寶，稱曰明梁上之氣，守我絕塞之下戶，更受生牢門之外，乃又召益元之羽童，列於綠室之軒，使解七祖百結，隨風離根，配天遷基，達變入玄。《玉清隱文》又祝曰：元氣非本生，五塗承靈出。雌雄寄神化，森羅邃幽鬱。玉音響太和，萬唱元中發。仙庭迴九變，百混同得一。易有合虛中，俱入帝堂室。畢，此高上祝祕文，泄之七祖充責。

太一尊神 讀《上皇玉虛君道經》，當思太一尊神務猶收，真氣紫色焰焰，從兆泥丸中入，下布兆玉枕之下，泥丸之後戶。畢，微祝曰：太一保命，固神定生。爲我上招帝真之氣，下布紫戶之庭。玉經仰徹，九元朗明。七祖同歡，俱昇上清。畢，引紫氣三嚙止，便讀《玉經》。畢，又祝曰：兆身常死關，結胎害百神。百神解胎結，披散胞內根。七世人帝室，一體合神仙。神仙會玉堂，七祖生南宮。併帶理明初，同席孩道康。萬真守身形，是日藏初明。帝一迴雌雄，保鎮百神門，閉塞萬邪戶，受事九宮間。典禁召司命，三朝泥丸。

帝君 讀《高上玉帝君道經》，當思帝君延陵梵真氣紫光鬱鬱，從兆泥丸中入，下布兩眉中間，紫戶之外宮。畢，微祝曰：帝君度符籙，正氣召萬神，上招玉真充，氣布兩眉間，混一生帝景，三素成我仙。飈聚乘龍蓋，逕昇高上軒。畢，引紫氣三嚙止，便讀《玉經》。畢，又祝曰：扶晨始暉生，紫雲映玄阿，煥洞圓光蔚，晃朗濯耀羅，眇眇靈景元，森灑空清華，九天館玉賓，金房唱霄歌。賢哉對帝賓，役召伯幽車。七祖解胞根，世世爲仙家。《玉清隱文》又祝曰：丹皇運珠，守鎮死門，上一赤子玄帝凝天，一名伯無上，亦爲三元先。扶我養我，使我登雲輪，常坐上清軒，七玄爲仙君。

無英公子 讀《上皇先生紫晨君道經》，當思左無英公子玄元叔，真氣玉光奕奕，從兆泥丸中入，下布兆左腋之下，肝之後戶。畢，微祝曰：無英神真生紫皇，三氣混合成宮商，招引真氣鎮膀胱，運流三丹會洞房，爲我致仙變丹容，飛昇雲館入金墉。畢，引玉光三嚙止，便讀《玉經》。畢，又祝曰：神安氣洞，上與天通，越出地戶，過度天門。隱息四維，七星散分，飛行陰房，日月植根。守金藏玉，制御萬神，仙王何人？我已成真。隱存雌雄，玄洞四鄉。結中青氣，號爲延昌。字曰和嬰，理命年長。玄歸固內，慶玄牢張。我日成真，飛仙雲京。

白元洞陽君 讀《太微天帝君道經》，當思右白元洞陽君，真氣金光耀耀，從兆泥丸中入，下布兆右腋之下，肺之後戶。畢，微祝曰：洞陽鬱靈標魂生，金光煥煥氣中精，招真固神令長生，拔出幽根返胎嬰，驂晨御氣昇玉清。畢，引金光三嚙止，便讀《玉經》。畢，又微祝曰：洞陽鬱靈標，守體死門開，戶出三尸蟲，受入九真源，解胞散滯血，百節生正神，七祖滅尸禍，拔殖後葉患。黑氣賦來生，斫斷胞死根，世世受道德，後獲帝仙卿，帝仙是何人？明明七葉孫。乃祖入丹都，併坐精上門。

司命丈人 讀《三元紫精君道經》，當思中央司命丈人君，真氣紫雲之色焰焰，從兆泥丸中入，下布兆絳宮心房之中。畢，微祝曰：司命定年，丈人保仙，度名於南宮，上奏帝君前，世世爲仙王，拔出七葉根。福報無窮已，皆著《玉經》言。畢，引紫雲氣三嚙止，便讀《玉經》。畢，又祝曰：會元三襟交，携領迴胎嬰，承光守下關，務玄待月明，於是混離固，籥明車受成。福延七世，禍散玄生，守景六合，陵梵七靈，共生億

千，欬昇玉庭。嬰兒徘徊，羽衣命仙，吉濟萬萬，福布千千，骨有玉映，血承瓊泉，生樂天地，日月同年。《玉清隱文》又祝曰：福布七玄前，罪滅三途中，靈吹九晨秒，納氣大帝宮。五仙携太一，併位重冥空，遂隱上清室，羽明帝一房。

桃孩君 讀《真陽元老玄一君道經》，當思命門核孩君道康，真氣黃雲之色，從兆泥丸中入，下布兆臍中命門之外。畢，祝曰：真靈正神，號曰桃君。混合生宮，守護命門。通仙致氣，齊景實雲。七祖同生，受福高晨。畢，引黃雲之氣三嚙止，便讀《玉經》。畢，又微祝曰：五嶽真人，定錄四寶，司錄促到，護籍理民。起非握節，雲拘執旂，香風八披，惡魔絕煙。並來對帝，萬萬稱臣。度我生籍，名遷玉門，扶翼五老，慎護披塵。《玉清隱文》又祝曰：太上時非子，一曰合精延，是爲命門王，可以召萬神。萬神即時到，合會瓊羽門。使令散禍，禍絕福連，上寢玉堂，世受名仙。

上一赤子 讀《上元太素三元君道經》，當思泥丸天帝上一赤子，真氣如寶光，從兆泥丸中入，下布泥丸九孔之戶。畢，微祝曰：上元赤子號上真，飛雲羽衣耀紫煙，上招明景對帝賓，寶光奕奕映我身，身生毛羽昇九天。畢，引寶光三嚙止，便讀《玉經》。畢，又祝曰：童子景精，有神有威，合象三形，九道相推。衣服朱丹，步正參差，出入上元，太極內階。知我者長生，存我者不衰。人無哭兆，恃賴辟非。欲知吾處，密問太微。太微玉帝，三聖徘徊，俛我左右，一合俱飛，混洞六腑，日月齊暉。《玉清隱文》又祝曰：九道轉對，五老各寧，洞陽銜籍，號曰鬱靈。七世父母，反胎更生。累業積罪，罪滅福生。上入帝堂，受書丹明。常與伯史原，徘徊三界庭。巾金佩羽，寶曜圓形，玉輪北回，役御朱兵。

中一丹皇君 讀《上清紫真精三素君道經》，當思絳宮中一元丹皇君，真氣日光之色，從兆泥丸中入，下布項中大椎骨首之戶。畢，微祝曰：中一真君，號曰運珠。上招日光，灌我形軀。三真寶曜，固命玉符，壽億萬年，永無終休。身生羽服，飛昇天衢。畢，引日光三嚙止，便讀《玉經》。畢，又祝曰：天有九魂，不可不分；道有三真，不可去身。帝一變景，萬化以臻，流珠停暉，紫霞踴煙。七度迴路，三光映真，太一精符，相與爲親。司命銜月，噓我重脣。五老銜日，吸我三便。太上道君，

與我纏綿，上造天階，携把太真。

黃庭元王 讀《青靈陽安元君道經》，當思命門下一黃庭元王，真氣月光之色，從兆泥丸中入，下布兩莞間，車軸下戶。畢，微祝曰：下一真元王，號曰始明精，三皇把符命，金契度仙庭。上招景中氣，氣布冠我形，羽車曜雲羅，令我飛上清。畢，引月光三嚙止，便讀《玉經》。畢，又祝曰：五臟百結，生此萬疾。玄一林虛，開關解結。結絕病散，精神盈溢。福氣充明，禍翳傾竭。仙心日臻，死道月絕。混化九君，合符帝一。七神奉符，公子入室。

九真帝昌君 讀《皇清洞真道君道經》，當思泥丸九真帝昌君上皇，真氣青光萬丈，從兆泥丸中入，下布口之四際。畢，微祝曰：九真始生，生於上元，號爲先靈，三景各分。上招玄暉，布流四門，鎮神保仙，拔度七玄，驂景乘浮，朝拜三元。畢，引青氣三嚙止，便讀《玉經》。畢，又祝曰：七氣離羅，太混黃寧；六甲輔魂，內注六丁；三真人胃，液流大明；五符上皇，泥丸常生。九星下映，日同母駢。遊眄八極，迴蓋雙嬰，上到紫房，被巾羽青，七祖父母，各得返生。

八真含景君 讀《高上太素君道經》，當思膽中八真含景君，真氣黃雲之色，從兆泥丸中入，下布兆背脊中骨節之府。畢，微祝曰：八真結神，神生九天，號曰北臺君，常在三合間，招真洞明氣，下流布我身。身生紫暉，與帝結親，携契五老，太仙纏綿。畢，引黃氣三嚙止，便讀《玉經》。畢，又祝曰：生生得帝心，各會重戶內，紫房混五神，魂魄恒寶貴，七關受仙輝，五臟充玉氣，俱過水火天，披建四和尉。上歸皇一子，與兆魂相對。

七真玄陽君 讀《皇上四老道中君道經》，當思左腎七真玄陽君，右腎七真玄陰君。真氣黑雲之色，從兆泥丸中入，下布兆背脊骨地戶中。畢，微祝曰：七真生帝景，八氣運常寧，上招日中童，圓珠映我形。迴風混幽府，歸妙《大洞經》，拔出地戶難，超凌逸九天。畢，引黑氣三嚙止，便讀《玉經》。畢，又祝曰：太一鬱書，上登洞房，六合三賓，司命神公，手執錄籍，駕景乘龍，左迴靈曜，右扇神風。峨峨隱珠，芬艷嬰蒙，浩觀太無，濯練五通，澄魂羽幽，練魄空洞，招兆百神，月帝之功。七祖順生，景福昌隆，迴我老艾，還復玄童，上對神霄，金光十方，飛騰

玉輪，彈金鳴鍾。

六真元素君 讀《玉晨太上大道君道經》，當思肺中六真上元素玉君，真氣白雲之色，從兆泥丸中入，下布兆顙外，十二關梁之中。畢，微祝曰：六真奕奕，白光央央，迴帝之景，上入丹鄉。招真下流，灌我玉霜，羽裙紛紛，衣我仙裳。越過水火，飛登神京。畢，引白氣三嚙止，便讀《玉經》。畢，又祝曰：九合三離，紫房散分。五老正嚴，帝一保神，司命奏籍，奉行三元，胞樹斷落，血尸絕根，返胎朱火，迴氣泥丸。我合九清，大混百神，身登玉房，同輯金仙，逍遙太素，徘徊三天，重華列簡，累支流玄，世爲道伯，大福纏綿。上寢玉清，下息命門，五臟秀華，頂負日魂，長保劫齡，後天常全。

五真養光君 讀《太清大道君道經》，當思脾中五真養光君，真氣如玉光金真之色，從兆泥丸中入，下布兆喉內極根之戶。畢，微祝曰：五真散靈，布氣九玄，金光曜暉，玉氣吐津，萬神並暢，熙怡我身。圓光奏命籍，太一勒九天，降致八景輿，策龍駕紫煙，混合三帝室，保我億劫年。畢，引玉光金真之氣三嚙止，便讀《玉經》。畢，又祝曰：晨登九景臺，夕入神霄門，太一神夫子，或曰三來爺，左執兆符籍，右携洞陽君，定生會紫房，五神更混分。混分逸帝堂，七祖絕死根，五毒氣零滅，緊津無浮連，令我尸血化，帝房出金元。三塗絕苦樹，世世獲天仙，常與景中王，積劫保元元。

四真清明君 讀《太極大道元景君道經》，當思肝中四真清明君真氣青雲之色，從兆泥丸之中入，下布兆胃脘之戶，膏膜之下。畢，微祝曰：四真常生，青光華精。徘徊秀朗垣，沈珍玉景庭，携提高上元，俯仰要五靈，拔解七葉根，與我保華嬰。畢，引青氣三嚙止，便讀《玉經》。畢，又祝曰：帝室混身，一道萬分，是曰帝一，白帝皓靈，我霞迴日，重冥幽寥，藏神化密，把兆五符，與天相畢，玉暉覆蓋，無死無疾。七祖父母，超登丹室，胞根八解，死符絕滅，帝得五元，我迴三七，六腑煥爽，金書羽札，世爲仙真，寶錄玄別，華繁曾玄，世無曲折。

三真元生君 讀《皇初紫虛元君道經》，當思精血中三真元生君，真氣赤雲之色，從兆泥丸中入，下布兆鼻兩孔下源之中。畢，微祝曰：三真煥光，流丹徘徊，玄合九景，三洞金扉。上招朱童，五苦廊開，死根斷

落，日魂同飛。超逸十界，上昇玉階。畢，引赤氣三嚙止，便讀《玉經》。畢，又祝曰：七氣混合，帝一迴元，結滯日散，兆命長遷，死道閉滅，斷絕胞根。五臟生華，六腑金鮮，帝一保形，司命保神，五符啓扉，五籍登仙，世爲道王，帝師纏綿，散香龍窗，返華揚煙。七携無上，八暉九陳，流源迴液，領會六淵，名書上清，氣積寂軒。迴風脫死，帝一相連，五通七合，俱生上元。

二真堅玉君 讀《無英中真上老君道經》，當思骨節二真堅玉君。真氣碧雲之色，從兆泥丸中入，下布兆太倉五腸之口。畢，微祝曰：二真固神，鬱勃三關，迴金合玉，堅備泥丸，上通帝氣，布流金門，混化啓明，合我仙魂，七祖同飛，滅絕胞根，世保道德，永享欣欣。畢，引碧雲之氣三嚙止，便讀《玉經》。畢，又祝曰：魂生無中，布在九重，道出三極，常遊絳宮。三宮合化，是爲紫房。紫房所在，先由明堂，明堂之內，守神桃康，風雲鬱鬱，既清且涼。塞閉欲孔，割破戀根。其聖曰：可，其真曰：窻。兆能知之，乃開金門，金門左右，忽見高賢，左曰父寧，右曰精延。此是景中伯，與你登玉晨。父寧母精，世世爲仙，萬條重華，皆受帝恩。

一真天精君 讀《中央黃老君道經》，當思心中一真天精君。真氣絳雲之色，從兆泥丸中入，下布兆胸中四極之口。畢，微祝曰：一真鎮心，總領百神，百神常生，會我絳軒。上招玉氣，六液沈珍，赤景啓靈，拔我七根，超逸三途，上昇南仙。畢，引絳氣三嚙止，便讀《玉經》。畢，又祝曰：帝一迴風，化合桃康，流生起福，上溢玉堂，混而合之，出入帝房，三五合一，必成仙君。七玄父母，滅尸散怨，萬劫千年，皆登上仙，曲節伏扈，廣敷鬱申。守我形者，司命丈人，帝君公子，深固泥丸，太微玉華，羽服揚幡。魂魄長相抱，百骨皆滿神，神王生津上，超越度死門，遂友高仙子，把持玉清賓。

九元之真 讀《青精上真內景君道經》，當思九元之真拘制。真氣五色雲氣，從兆泥丸中入，下布兆左耳之下伏晨之戶。畢，微祝曰：九天之精，天關開窗，八景合氣，上通金房，三元帝室，返老生翁，玉華灌溉，練改艾容，飛霄紫輿，運我昇空。畢，引五色雲氣三嚙止，便讀《玉經》。畢，又祝曰：太微小童，常在帝前，其名景精，其姓曰干，合形太一，被服朱丹，五符命籍，把持玉案，帝君所臨，主通諸神。混合太一，

司命丈人，固保靈戶，五臟會分，帝仙守宅，凶種滅根，三氣鬱敷，八迴五煙，我得昇霄，駕龍明軒。

皇一之魂 讀《太陽九氣玉賢元君道經》，當思皇一之魂上歸。真氣玄雲之色，從兆泥丸中入，下布兆右耳之下伏晨之戶。畢，微祝曰：皇一上真，洞生丹房，朱映蘭曜，發溢明光。太元之音，朗徹九空，玄金獨落，振響琅琅。上招玉景，協我神堂，策虛昇飛，遊宴玉京。畢，引玄雲之氣三嚙止，便讀《玉經》。畢，又祝曰：九宮一合，化形帝晨，上昇紫房，命真召仙。會濟魂魄，領括百神，七玄康樂，拔苦破根。死煙滅氣，福祿充軒，兆登太霄，駕景控雲。月中五帝，挾日精輪，鬱將逸阜，飈景同遷。

紫素左元君 讀《太初九素金華景元君道經》，當思紫素左元君翳鬱無刃。真氣景雲之色，從兆泥丸中入，下布兆頭面之境。畢，微祝曰：翳鬱生真，真景生空，靈光昱昱，紫氣融融，上致流津，下布我宮。身生水火，體變玉光，飛仙羽蓋，陞入神公，受書玉經，成我仙宗。畢，引景雲之氣三嚙止，便讀《玉經》。畢，又祝曰：慶元吉祥，流汨西田。天帝携手，命召高仙，拔散濁穢，斷絕死根。上一天帝，號玄凝天，曜明六合，淨寂泥丸，是為百無上，使兆保長安，列圖玉皇，併襟帝晨，五腑生華，六液龍源，淵清太素，鬱霞金津，萬仙來朝，五嶽啓陳，玄愆沈散，天福奏煙。彤梁守命戶，長來護死門。上生玉房，受位金仙。天之玉堂，常接帝賢，九天之中，宴昞劫年。

黃素中元君 讀《九皇上真司命君道經》，當思黃素中元君圓華黃刃，真氣晨景之暉上華，從兆泥丸中入，下布兆胸腹之境。畢，微祝曰：九天上景，化生華暉，晃晔太空，曜真紫微，上致中黃，百神降迴。散根離苦，八難豁開，七祖同陞，福慶巍巍，使我神仙，八景齊飛。畢，引景暉之氣三嚙止，便讀《玉經》。畢，又祝曰：天帝精魂，陽堂八靈，披散死氣，混合衆生。帝一承圖，三元會明，九真安安，七神寧寧。超越滯節，過度鬼兵。上昇帝晨，昞樂玉庭。玄母定錄，五腑開清，胞根沒種，血污殄平。七祖父母，起福三清。無英明夫，掌我仙經。廣神安氣，綠迴絕冥，閉藏死關，太混一生。長寢羽臺上，固神五老室，受錄上清闕，保德七元日。上上登玉霄，下下合帝一。

白素右元君 讀《天皇上真玉華三元君道經》，當思白素右元君啓明蕭刃。真氣月中之華，從兆泥丸中入，下布兆下關小腹至脚。畢，微祝曰：白素啓明，九天同生，高虛素轡，浮景玉清。迴真典仙，流灑八溟，通幽達微，朗曜華精。使我內徹，五孔開明，神公來遊，我道克成。畢，引月華之氣三嚙止，便讀《玉經》。畢，又祝曰：魂生九氣，氣變成神，五老纏會，太一化仙。二十四真，迴形帝先，九曲下戶，鎮生白雲。黃庭六腑，含養命根。胎結胞樹，種栽死山，一得拘制，永斷滅源，符籍清明，金映玉軒，長為德伯，世得道恩，昇登日月，遂友帝仙。

日中司命 讀《太一上元禁君道經》，當思日中司命接生。真氣三華之氣，從兆泥丸中入，下布兆左手之戶。畢，微祝曰：四大乘天，天元來歸，三華吐曜，司命景飛，為我招仙，七祖散開，上登太虛，日月同暉。畢，引三華之氣三嚙止，便讀《玉經》。畢，又祝曰：太一務猶收，傳司北帝司。玄一老子，握節往來，元素把符，白元守雌。煥然神光明，披霞昇帝墉，列坐震靈席，混合五日房，白氣育上生，青君案延昌，左携精上門，右抱合和嬰。我生日月華，友賓赤氣王。八景照泥丸，朗然洞房中，嬰兒為赤子，混離生玉容，五道秀金華，位為上清公。七祖斷玄滯，身得乘神風。徘徊三清上，和樂返嬰童。

月中桃君 讀《元虛黃房真晨君道經》，當思月中桃君方盈。真氣月暉之色，從兆泥丸中入，下布兆右手之戶。畢，微祝曰：元虛黃房內，月中號方盈，左宴朱顏臺，右携仙皇庭，宴景三秀房，結我神始生，同飛入玄玄，七祖返華嬰。畢，引月暉之氣三嚙止，便讀《玉經》。畢，又祝曰：九元鎮真，五帝纏綿，日月中王，與兆為親。大混三五，離落魄魄，百節金映，玉液迴神。五腑生華，白氣運煙，充溢三清，紫房寶津，上開仙戶，下塞死門，令我羽簡，玉帝之前，七祖父母，返生南軒，虎符攝魔，龍旌命神。太一金書，招束三官，除滅死籍，刊名玉真，保生太上，日月同年。

左目童子 讀《太極主四真人元君道經》，當思左目童子飛雲。真氣日之華光，從兆泥丸中入，下布兆左目之中。畢，微祝曰：四極太靈，元君精映，日華充溢，童明光光，二景相照，通我明梁，三丹啓真，我道開張，毛羽羅裙，飛上玉京。畢，引華光三嚙止，便讀《玉經》。畢，又祝

曰：我乘混合氣，纏固九真丘，養光太昌子，駢羅凝羽珠。九尊衆帝生，洞景迴須臾，七祖結解散，穢積忽已除，世世生福昌，玄祖獲仙書。身昇太霞宮，控龍宴玉虛，上朝上清皇，見侍幸正扶。

右目童子 讀《四斗中真人七晨散華君道經》，當思右目童子晨嬰。真氣月之華光，從兆泥丸中入，下布兆右目之中。畢，微祝曰：七晨飛華，華散三元，混合成真，上招月魂，爲我降靈，啓我仙門，七祖同飛，上朝帝君。畢，引月之華光三嚙止，便讀《玉經》。畢，又祝曰：三素牢張上，老君神生道，固我魄逸遊，保兆六合腦，憂苦沒曲門，死氣閉地下，身爲帝一君，併襟樂六腑，鏡心丹玄房，熙氣泥丸野。體曜金暉，羽錄召真，白氣重鬱，百神死鮮，長與日月，符籍纏綿，世保道德，永爲天仙，寂寂內注，遂昇帝晨。

肺部童子 讀《辰中黃景元君道經》，當思肺部童子素明。真氣五闕暉光，從兆泥丸中入，下布兆肺部華蓋之門，上通兩目之童。畢，微祝曰：童子素明，黃雲九纏，滄臺飛輪，三神協真，號曰玄上景，列位高皇賓，總攝命百神，携我入紫煙。畢，引暉光三嚙止，便讀《玉經》。畢，又祝曰：二老在左右，帝魂不可分。三九變其上下，太一立其中根，五神奉我生籍，司命塞我死門，九宮合而爲一，六合總而內真。世獲仙書，福慶纏綿，五老對席，日月爲親，太一來迎，上昇帝晨。七祖滯血，皆爲拔根，返胎南宮，受生帝軒，兆宴玉堂，同襟帝輪。世世列圖，羽服揚幡，子孫保昌，慶及後玄，長爲仙伯，役使萬神。

胎中白氣君 讀《金闕後聖太平李真天帝上景君道經》，當思胎中一元白氣君務玄子、太一精魂玄歸子二神。真氣三華之色，從兆泥丸中入，下布兆五臟結喉之本。訖，微祝曰：金闕煥玉清，白氣映丹霞，明光鬱金鈴，五色吐三華，流律宴寢堂，結我始生牙。玉符召百神，金威徵萬魔，保此億劫年，仙道明凶邪。畢，引三華之氣三嚙止，便讀《玉經》。畢，又祝曰：天生八氣，迴合帝鄉，五神奉符，司命扶將。拔斷死籍，蕩穢幽冥，七世解結，福延玉庭，血積沉沒，三素煥清。兆昇天堂，與帝全靈，世得仙契，所願必成。種年日中，植命月庭，返胎童蒙，迴爲孩嬰。生與天同，壽與日並。

結中青氣君 讀《太虛後聖元景彭室真君道經》，當思結中青氣君案

醫藥養生總部·養生功法及武術部·存思法分部

延昌、元君精魂保谷童二神。真氣氣如玉華，從兆泥丸中入，下布兆五臟大胃上口。畢，微祝曰：離合九靈，二真幽密，太虛重天，上携太一，雌雄混合，同仙妙室。上變九仙，下解胎結，七祖慶欣，五苦解脫，使我飛騰，靈化本質。畢，引玉華三嚙止，便讀《玉經》。畢，又祝曰：種福九天外，拔尸地門下，七玄解滯積，斷樹除憂苦。返胎朱火宮，更生九玄戶，真氣日日臻，禍害日日除。兆昇三清室，乘鸞上景庭，命與月母俱，年隨日帝生。累玄保仙籍，迴老更童嬰，福昇六合內，受圖永常生。

節中黑氣君 讀《太玄都九氣丈人主仙君道經》，當思節中黑氣君斌來生、帝真精魂幽臺生二神。真氣玉光之色，從兆泥丸中入，下布兆九腸之口，伏源之下。畢，微祝曰：太玄何寥寥，黑氣生上靈，帝真洞明景，九氣合神廬。變化十方領，條欸肇明初，萬真練我仙，百關自清居。七玄斷胞樹，九曾昇福堂，上招景中子，與我登飛輿。畢，引玉光三嚙止，便讀《玉經》。畢，又祝曰：帝魂照無阿，常鎮兆生門。伏尸滅落，保魂寧神，玄母迴光，奉帝玉仙，右命太一，乃及兆身。北宴上清，列爲玉賓，顏生日華，年合月煙。長躋金房，晨景爲鄰。除憂伏胃門，拔苦三塗中，福積丹玄內，慶充泥丸房，百神混帝一，大變流迴風，返兆朽艾形，改貌爲嬰童。世世入仙堂，玄玄登羽宮，大劫雖屢傾，與日方增崇。

胎胞中黃氣君 讀《上清八景老君道經》，當思胎中黃氣君祖明車、天帝精魂理維藏二神。真氣黃雲之色，從兆泥丸中入，下布兆小腸二孔之本。畢，微祝曰：上清曜玄臺，八景乘天紀，黃氣協神真，精魂對帝子，太一度命籍，五符固不死，携仙帶晨暉，迴風返形始。拔苦出七祖，同歡九玄裏。畢，引黃雲三嚙止，便讀《玉經》。畢，又祝曰：白雲合神景，乘素會太微，上朝帝一室，解帶皇一階，啓明金門中，三陽召上歸，昇我身內神，覆蓋大明威。大寶九華，光映兆形，招雲混真，散香要靈。含景月中，返胎受生，年停曜景，命遂無傾，身爲仙王，保此上清，世受其書，玄華玉庭。

血中赤氣君 讀《東華方諸宮高晨師玉保王青童君道經》，當思血中赤氣君混離子、司命精魂發紐子二神。真氣如赤雲之色，從兆泥丸中入，下布兆百關絕節之下。畢，微祝曰：晨暉煥東霞，丹景映高清，二真協神宗，落落七華生。五老飛帝席，太一保童嬰，錦雲曜幽夜，朗朗開重冥。七祖勒符籍，南極受胎靈，高晨眇雲輿，運我昇飛翮，拔解億世基，歡我

萬劫程。畢，引赤雲氣三嘯止，便讀《玉經》。畢，又祝曰：五道混迴，七門始分，南和建節，白帝彰形，靈標理魄，會昌護神，奉符登宵，寢息玉軒。定錄瓊札，世爲天仙，三塗塞絕，除伐胞根，死氣沈零，禍輪無連，福臻重枝，慶會華玄。名書玉堂內，世爲道德門。

上玄元父玄母 讀《扶桑大帝九老仙皇君道經》，當思上玄元父高同生、下玄玄母叔火王、帝皇太一重冥空、九帝尊神日明真、太帝精魂陽堂玉、天帝九關魂錄迴道、天紀帝魂照元阿七神。真氣混合蓮花之形，從兆泥丸中人，下布兆本命之根，胞胎大結之中。畢，微祝曰：元父玄母，七真齊氣，神公大帝，九老並位，爲我固生，拔度十界，日月同符，九帝合契，坐命天魔，萬靈來拜。浮景三舉上，震杖保億世。畢，引蓮花之氣三嘯止，便讀《玉經》。畢，又祝曰：太玄聚暉，映冠扶晨，大帝變景，須臾混分，人兆五腑，堅我玉根，雙駟太一，合羽揚輪。與兆上昇，迴轉金門，年日德昌，體寶金仙，世世昌盛，真符流連，玄玄累葉，名書靈軒。羽籍紫庭，飛香奏煙，福速百枝，慶溢帝門。

三素老君 讀《小有玉真萬華先生主圖玉君道經》，當思三素老君牢張上、正一左仙仲成子、正一右仙曲文子三神。真氣混合黃、白、玄三色之雲，從兆泥丸中人，下布兆鼻下人中。微祝曰：玉真生帝景，萬華乘雲發，三老輔二仙，共鎮死尸窟。神映七華生，朽骨蒙更蛻，起逸三界庭，五苦咸解脫，得入九天表，上朗高朱日。畢，引三色之氣三嘯止，便讀《玉經》。畢，又祝曰：命門合精，六混七分，太一把籍，司命理神，帝一固形，无英守魂。太迴紫房，奉符帝君，胞樹伐滅，斷絕血根，七玄更起，沈景生煙，兆得上昇，化合帝晨，身映日月，命與天連，重華累暉，咸會上尊。世書靈羽，紫錄內宣，乘景三素，北宴高元，號曰仙王，上清真人。

中央玄一老子 讀《玄洲二十九真伯上帝司禁君道經》，當思中央玄一老子林靈。天真氣黃雲之色，布兆陰莖之端；北方黑帝保成昌真氣玄雲之色，布兆膀胱之中；西方白帝彰安幸，真氣素雲之色，布兆陰囊之中；南方赤帝長來覺，真氣絳雲之色，布兆口舌之中；東方青帝雕梁際，真氣青雲之色，布兆五臟內。五帝真氣從兆泥丸中人，下布兆一身。畢，微祝曰：五帝明真，輔仙玄伯，上帝景暉，吐靈敷席，翳翳神曜，徘徊重寔，

羽景保錄，太一命籍，五氣總魂，三精固魄，金仙練容，停年返白，拔出幽根，日月同宅。畢，引五色氣五嘯止，便讀《玉經》。畢，又祝曰：上寶月九真，日義變玉室。呼吸紫微，大混帝一，八煙叢生，百靈明威，九魂離合，三光同暉。天皇在元，紫煙霏霏，五神奉圖，始命不虧。變入九宮，被服朱衣，腰佩虎章，流雲繡帔，帷帳瓓玕，五色徘徊，日月照察，俠以東西，神庭內體，以除渴飢。三五復反，轉藏營機，周流太一，生均兩儀。《玉清隱文》又祝曰：太一變六合，五神哺泥丸。七積滅三塗，血尸塞下關，三衿對五真，拔斫胞樹根。丈人號神宗，同心元素君，天皇入太清，五老奉符文，世世登羽宮，重華日中軒。元王始明精，固我本命門，保弼運錄氣，歸上谷下玄，冥景映形神，朝躋太上輪。日月併玉鈴，年隨二景分，丹書玉堂內，位爲天上君，左携羽臺子，右提金顏仙。

帝卿 讀《太元晨中君刊峨眉山中洞宮玉戶太素君道經》，當思帝卿筆勒精、絳宮中一輔卿中光堅、黃庭下弼卿緣歸上明。三真之氣，混合青、白、黃三色之雲，從兆泥丸中人，下布兆身三宮本命帝室。畢，微祝曰：三真生太無，玉戶映晨霞，太素洞元虛，丹靈森朱阿，迴神九重腑，內唱發瓊華，關納百津液，停年三秀柯。我身騰玉清，七祖離幽都，長保不終劫，萬一承仙家。畢，引三色雲氣三嘯止，便讀《玉經》。畢，又祝曰：帝一混九玄，太素五華精，寶羽宴玉堂，八風扇太明，高上乘元景，凌梵履昌靈。七化紫房下，九混五帝清，體生六色曜，金映流神形，感濯元氣內，金書玉皇庭。《玉清隱文》又祝曰：靈雲始分，白氣鬱素，混會九玄，三五流布。帝一解形，起登霄路，太一呼吸，五華堅固。司命主日中，白元司日暮。日中靜心，心中妙悟；夕隱泥丸，百神宣布。二宮可以長生，心腦可以長度。

帝一真君 讀《西元龜山九靈真仙母青金丹皇道君道經》，當思大洞帝一尊君父寧在。真氣五色紫雲之煙，從兆泥丸中人，下布一形之內，散氣九孔之中。畢，微祝曰：九靈通妙化，金仙混扶桑。帝一變百神，合靈西丹皇。上爲胎仙母，下號稱神宗，曜景絕雲杪，蕭蕭紫微宮。爲我執命籍，保真三素房，妙景空中降，練我返嬰蒙，七根絕苦哀，逸起九福堂。畢，引紫雲三嘯止，便讀《玉經》。畢，又祝曰：太上洞明，飛景九元，結精凝神，司命混合，散形億分，千乘火甲，萬騎揚幡，俱與太一。上造

帝庭仙，伯元起徘徊。仲成曲文，一合我氣，再合我神，三合我魄，四合我魂，五合我精，六合我身。我身六合，洞靈啓真，八景靈駕，三素浮輪，我與帝一，俱昇玉晨。重華累枝，混合天仙，身有道籍，世有生根，金簡羽符，名刊日軒。所願即從，天祿誥誥。所向如心，萬福盈門。常存太上，帝一泥丸，雌雄混化，百靈纏綿，讀經萬遍，雲駕來迎，携宴五帝，日月九君，號爲仙公，上清真人。

思修九宮法

論說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四三《存思部二·思修九宮法》 守寸在兩眉頭入三分，左黃闕紫戶，右絳臺青房。天庭宮，左明堂上，雌宮。明堂宮，兩眉中却入一寸，是雄宮。極真宮，左洞房宮上，雌宮。洞房宮，兩眉間却入二寸，是雄宮。玄丹宮，在丹田泥丸宮上，雄宮。丹田泥丸宮，兩眉間却入三寸，是雄宮。太皇宮，在流珠宮上，雌宮。流珠宮，在泥丸宮後一寸，是雄宮。玉帝宮，在流珠宮後一寸，是雌宮。

守寸紫戶大神，名平靜，字法王。青房大神，名正心，字初方。三呼其名字，祝曰：紫戶青房，有三大神，手把流鈴，身生風雲，俠衛真道，不聽外前，使我思感，通利靈關，出入貞利，上登九門，即見九真，太上之尊。

明堂宮，左有明童真君，諱玄陽，字少青；右有明女真官，諱微音，字少元；中有明鏡君，諱照精，字四明。三君共治明堂宮，並著綠錦衣，腰帶四玉鈴，口銜玉鏡，鏡鈴並赤玉，並如嬰兒之狀。三呼三君名字，叩齒九通，則千妖伏息。

洞房宮，左有無英公子，右有白元君，中有黃老魂。三真共治洞房宮中。此飛真之道，在《金華經》中。

丹田泥丸宮，左上元赤子，名玄凝天，字三元先；右帝卿君，名肇勒精，字中玄生。二人共治丹田宮。此守三元真一，地真之要路，昇空乘龍

醫藥養生總部·養生功法及武術部·存思法分部

車之道也。

流珠宮，有流珠真神居之，又有日月中女子，名纏旋，字密真。別有《流珠經》，此太極公卿司命之道。

玉帝宮，有玉清神母居之，又有紫素、黃素、白素三素元君居之。上清神母姓廉，名衡，字荒彥；長九寸九分，著黃衣素靈之綬，頭戴七稱珠玉之髻，冠無極進賢冠，居無上之上，太極珠宮中七官府，五靈鄉，玄元里，下治兆身玉帝宮中。

天庭宮，有上清真女居之。真女姓厥，名迴，字粥類。長六寸六分，著青寶神光錦繡霜羅九色之綬，頭戴玉寶飛雲之髻，冠玄黃進賢之冠，居無上之上，太上崑崙太幽宮中明堂府，九光鄉，大化里，下治兆身天庭宮中。

極真宮，有太極帝妃居之。太極帝幻姓玄，名靈生，字伯元。長七寸七分，著玄羅五色鳳文之綬，頭戴七寶玄雲之髻，冠無極進賢之冠，居無景之上，太清極玄宮中玉房府，三丹鄉，丹元里，下治兆身極真宮中。

太皇宮，有太上君后居之。太上君后姓遷，名含孩，字合延生。長三寸三分，著七寶飛精玄光雲錦霜羅九色之綬，頭戴九玄玉精頰雲之髻，冠玄黃無極三寶玉冠，居太清九玄之洞，無極真宮中丹精府，靈光鄉，玄玄里，下治兆身太皇宮中。

四宮雌真一之道，高於雄真一。素靈所祕，是天元始生之陰，官號帝妃也。叩齒十六通，祝曰：太清陰神，號曰婦靈。變景九玄，乘真隱冥。日吉天朗，告齋上清。心念目矚，洞鑒神形。還守宮宅，玉華芳盈。五色變化，流黃紫青。運致飛霞，上造帝庭。畢，叩齒三十六過止。

玄丹宮，有中黃太一真君居之。太一真君厥諱規英，字化玄。貌如嬰孩，坐在金牀玉帳之中，著紫綠錦衣，腰帶流火之鈴，鈴赤色，光聲聞於十萬里。左手把北斗七星之柄，右手把北辰之綱。乃存北極辰星，中有紫氣滿宮，溢出身外，身與紫氣混合爲一；又存日從天上下，入玄丹宮紫氣中央；次存中黃太一真君，從北極紫氣中下，入兆玄丹宮日中央坐，口吐紫氣滿玄丹宮中；又存己身，上入玄丹宮中，對中黃太一真君坐。因心起再拜膝前問道，求神仙長生之意，因存口吞紫氣四十過。又存北斗七星，中有一赤氣大如弦，下入己玄丹宮中；又存太一真君，與兆俱乘日入赤氣道中，上詣北斗魁中，寢臥良久。行之十八年後，使玉童玉女。祝曰：太

上真皇，中黃紫君，厥諱規英，字曰化玄。金牀玉帳，紫繡錦裙，腰帶火鈴，斬邪滅姦。手把星晶，項生日真，正坐吐氣，使我嚙吞。與我共語，同晏玄丹，鍊灌七魄，和柔三魂。神靈奉衛，使我飛仙。五臟自生，還白童顏。受書上清，司命帝官，所願所欲，百福惟新。

頭中諸真神，上治九天之上，下治頭中泥丸。人身中百神，皆與天靈通同。久存呼之，則載人昇天也。其文在前。

帝君諱逢陵梵，字履昌靈，一名七靈，一名神丈人，居太極紫房中，為身中百神之主。帝君上治玉清天紫房宮，下治人頭紫房宮中。太一名務猷收，字歸會昌，一名鮮明，一名寄頻。左無英公子，名玄充叔，字合符子，一名元素君，一名神公子。洞房宮。右白元洞陽君，名鬱靈標，字玄夷絕，一名朱精，一名啓成。在六合洞房宮。中央司命丈人君，名理明初，字玄度卿，一名神宗，一名靈華。六合洞房宮。司命桃君，名孩道康，字合精延，一名命王，一名胞根。六合洞房宮。帝君主變，太一主生，司命無英主精，白元主魂魄，桃康主神靈。人有五籍五符，稟之帝君，五神執之，各主其一，間關本命除死籍，上生名。常存五神，各捧一青玉案，上有我五符五籍。符長一寸，廣五分；籍長五分，廣一寸。存司命君左手把白玉簡，右手執曾青筆，為我削除死錄白簡黑書，為我上生錄白簡青書。存符籍上有我州縣、鄉里、姓名、年如干，青又綠字，分明了了。五神各捧案、擎符籍，從六合宮中上入紫房宮中，對帝君前以呈帝君。帝君即命左玄一老子，名林虛夫；右三素老君牢張上；正一左仙人仲成子；正一右仙人曲文子，方兆兆已符籍，上詣玉清太素、太上三元、上清高玄諸君、九天宮。太素三元高玄並太上仙宮也。

思九宮五神法

論說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四三《存思部二·思九宮五神法》 九天九

宮，中有九神，謂天皇九魂，變成九氣，化為九神，各治一宮，故曰九宮。太清中有太素、太和；洞房中有明堂絳宮，是曰六府。上曰天府，下曰洞臺。三五之號，其位不同。一曰太清之中，則三五帝君。二曰三丹田，神又五者，符籍之神太一、公子白元、司命、桃君是也，合而名為三五。三五各有宮室，若三真各安在其宮，五神上見帝君，帝君左有元老丈人，右有玄一老君，此則無極之中，所謂九宮上一則真一也。九君所謂天之魂，自然成真子也，以為兆神者也。若兆知精存九君，深思三真，必能以兆一體周旋三五之中，反覆七九之裏，使天帝之靈魂常治兆已，五神奉籍，周而復始，必將白日登度，何但不死而已哉！

存元成黃老法

論說

《雲笈七籤》卷四三《存思部二·存元成黃老法》 以月二日、三日夜半安臥，閉目，存思太極中皇帝君，次思左有元成老子，衣青衣，冠五華白冠，左手持金液漿，右手持白幡，並在太極之中。有九名：一曰太清，二曰太極，三曰太微，四曰紫房，五曰玄臺，六曰帝堂，七曰天府，八曰黃宮，九曰玉京玄都。要而言之，從人頂上直下一寸為太極宮，太極宮方一寸耳，在六合宮之上。六合太一之神居焉。從兩眉間却入一寸為明堂；却入二寸為洞房；却入三寸為丹田。其明堂之北，洞房之南，兩眉間之上一寸為六合宮，宮方一寸。存三真畢，又存我魂一人如我之狀，上入太極宮。二老因授青芝金液漿見與，以次存食芝而飲漿，青芝似蓮華，漿似美酒耳。飲食都畢已，乃再拜帝君之前，而言曰：今日清吉，帝君在庭，賜以神芝，金液玉漿，二老度籍，太一奉章，長生久視，壽命未央。又存帝君答曰：幸哉奉時，月二日、三復來。畢，因以取服，名受帝之藥。存思太極之時，皆當從兩眉間入焉。兩眉間為泥丸之玉門，名曰守寸黃闕紫房矣。

存帝君法

論說

《雲笈七籤》卷四三《存思部二·存帝君法》 常以本命日，或正月一日，或以六戊日，正中時冠帶入室，北向，再拜，咒曰：

高皇帝君，太上玉晨，皇天元老，無上大道，曾孫某甲，願帝君長安兆身紫房宮中。其夜人定時，入密室正臥，冥目上向，存念北斗太極中央大明星，精耀正黃，光氣來下在兆目前，引入口中，嚙三十七過止。存使黃精和氣，填滿太倉、黃庭、中下丹田，下至陰室地戶，周行匝體，悉令畢至。乃又念紫房宮中有五人，欸象成五帝，天帝君正在中央，太一來上當跪帝前，奉兆命籍，司命立後，除兆死錄，存削去死錄。死錄，黑簡白書也；生錄，白簡青書也。存見白玉之簡，曾青之筆，司命進授此白簡青筆於帝君，帝君伏南向而書之曰：某郡某鄉里，其甲字、乞玉簡記年，長生上玄，所向如願，為真為仙，天下見者，皆曰真人。太一司命，保護甲身。永養日月，壽百萬年。又心存籍簡一枚，令長一寸，闊五分耳。思念書字，極令了了。又次存太一、公子、白元、司命、桃君五人，從六合宮上入紫房中，各奉書玉案，案上各有一符，符各有青綠色，以呈帝君。帝君以次取符，付向者共化之四帝。其一帝名曰彫梁際，字青平；其一帝名曰長來覺，字南和；其一帝名曰彰安辛，字西華；其一帝名曰保成曷，字北伐。存此四帝並共讀五符，讀五符畢，因授與兆。兆得符即跪帝君前，以次服之。畢，又存思四帝從虛空中上昇三天，臨去各告兆曰：子能常存我名字者，則辟萬害，長生不死。我太上之子，三元之內真，度汝命籍，五符入形，故以永存天地，以致仙靈也。若春月則存青平帝，以青液之體，盛以青玉碗一升見與，服之。服之畢，四帝俱上昇天也。夏月存南和帝，四時仿此也。

存玄一老子法

論說

《雲笈七籤》卷四三《存思部二·存玄一老子法》 又存帝君之左，有玄一老子，服紫衣，建龍冠；又存帝君之右，有三素老君，服錦衣，建虎冠。夫龍虎冠，象如世間遠遊冠，而有龍虎之文章也。玄一老子，名林虛夫，字靈時道；三素老君名牢張上，字神生道。二老並從，正一仙人在後，其左仙人仲成子，一名帝賓，字四華；其右仙人曲文子，一名光堅，字靈和。服色衣冠，亦如二老之狀。

存司命法

論說

《雲笈七籤》卷四三《存思部二·存司命法》 又存司命，下至六合中，詣太一宮，司命合形太一。太一復上請帝君，度兆符籍。太一啓帝君曰：符籍已度，司命合形，四帝賜禮，高上記生，乞得書名出錄，以付二老君。於是帝君，忽於懷中出兆命籍，付左老子；又於懷中，出兆五符，付右老君。二老授符籍，而言於帝君曰：某甲生錄已定，長存世上，帝符五行，上記太素宮。於是二老命二正一仙人仲成子、曲文子、賁某甲命籍、五符，上詣玉清、太素、太上、三元、上清、高玄諸君，九天宮宣令：帝度某甲生籍，使得神仙，號曰真賢。二老有命，皆使記焉。於是二人賁兆符籍，宣於九天，良久，都畢。又存司命、太一分形，各為一人，共遊行太清，檢御一體，百神上下既匝，各還其宮。名此為百神混合本命

帝君大變之道。五帝定錄之時，二老定生之會也。

導引法分部

導引

論說

《莊子·刻意》 吹呬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呂氏春秋·盡數》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鬱處頭則爲腫爲風，處耳則爲聾爲聾，處目則爲瞶爲盲，處鼻則爲鼽爲室，處腹則爲張爲疔，處足則爲痿爲蹶。

又《古樂》 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鬱閼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爲舞以宣導之。

《黃帝內經·素問》 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天地所以生萬物也衆，其民食雜而不勞，故其病多癭厥寒熱，其治家導引按蹻。故導引按蹻者，亦從中央出也。

佚名《抱朴子別旨》 夫導引不在於立名，象物粉繪，表影着圖，但無名狀也。或伸屈，或俯仰，或行臥，或倚立，或躑躅，或徐步，或吟，或息，皆導引也。不必每晨爲之，但覺身有不理則行之。皆當閉氣節其氣，衝以通也。亦不待立息數，待氣似極則先以鼻少引入，然後口吐出也。緣氣閉既久則衝喉，若不更引，而便以口吐，則氣一粗而傷肺矣。如此，但疾愈則已，不可使身汗，有汗則受風，以搖動故也。凡人導引，骨節有聲，如大引則聲大，小引則聲小，則筋緩氣通也。夫導引療未患之疾，通不和之氣，動之則百關氣暢，閉之則三宮血凝，實養生之大律，祛疾之玄術矣。

司馬承禎《修真精義雜論》 夫肢體關節，本資於動用。經脉榮衛，在於宣通。今既閑居，乃無運役事，須導引以致和暢。戶樞不蠹，其義信然。

人之血氣精神者，所以養生而周其性命也。脉經者，所以行血氣也。故榮氣者，所以通津血、益筋骨、利關節也；衛氣者，所以溫肌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也。又浮氣之修於經者，爲衛氣；其精氣之行於經者，爲榮氣。陰陽相隨，內外相貫，如環之無端也。又頭者，精明之府；背者，胸之府；腰者，腎之府；膝者，筋之府；髓者，骨之府。而又諸骨皆屬於目，諸髓皆屬於腦，諸筋皆屬於節，諸血皆屬於心，諸氣皆屬於肺，此四肢八環之朝夕也。是知五勞之損，動靜所久。

五禽之導，搖動其關，然人之形體，上下相承，氣之源流，升降有叙。嘗見諸導引文，多無次第。今所法者，實有宗旨。其五體平和者，依常數爲之；若一處有所偏疾者，則於其處加數用力行之。

佚名《古仙導引按摩法》 道以爲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以其勞動故也。若夫絕坑停水，則穢臭滋積；委木在野，則蟲蠹滋生。真人遠取之於物，近取之於身，故上天行健而無窮，七曜運動而能久。小人習勞而湛若，君子優游而易傷。馬不行而脚直，車不駕而自朽。導引之道，務於詳和，俛俯安徐，屈伸有節。導引祕經，千有餘條。或以逆却未生之衆病，或以攻治已結之篤疾，行之有效，非空言也。今以易見之事：若令食而即卧，或有不消之疾，其劇者發寒熱癰堅矣。飽滿之後，以之行步，小小作務，役搖肢體，及令人按摩，然後以卧。即無斯患。古語有三疾之言，暮食太飽居其一焉。暮食即飽，便以寢息，希不生疾，故無壽也。諸風痿疾鮮不在卧中得之，卧則百節不動，故受邪氣。此皆病原可見。近魏華佗以五禽之戲教樊阿，以代導引，食畢行之，汗出而已，消穀除病，阿行之，壽百餘歲。但不知餘術，故不得大延年。一則以調營衛，二則以消穀水，三則排却風邪，四則以長進血氣。故老君曰：天地人間，其猶囊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言人導引搖動，而人之精神益盛也。導引於外，而病愈於內，亦如針艾攻其榮俞之源，而衆患自除於流末也。

赤松子導引法

論說

佚名《太清導引養生經》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能隨風上下，至高辛氏時猶存。

常以朝起，布席東向，先以兩手叉頭上，挽頭至地，五噓五息，止脹氣。

次以卧，右手掩腦，左肘肘地，極，復以左手掩腦，右肘肘地，極，五息止，引筋骨。

次以兩手據右膝，上至腰，睡極起頭，五息止，引腰。

次以左手據腰，左膝右手極上引，以復，右手據腰，右膝左手極上引，皆五息止，引心腹。

次以左手據腰，右手極上引，以復，右手據腰，左手極上引，五息止，引腹中。

次以叉手胸脅前，左右搖頭不息，自極止，引面耳，邪氣不復得入。

次以兩手叉腰下，左右自搖，自極止，通血脉。

次以兩手相叉，極左右，引肩中。

次以兩手相叉，反於頭上，左右自調，引肺肝中。

次以兩手叉胸前，左右極引，除皮膚中煩氣。

次以兩手叉左右，舉肩引皮膚，立左右，搖兩脛引，除腳氣。

右赤松子導引法，除百病，延年益壽，此自當日日習行之，久久有益。

寧先生導引法

論說

佚名《太清導引養生經》 寧先生者，黃帝時人。為陶正，能積火自燒而隨煙上下，衣常不灼。

常以子後午前，解髮東向，握固不息一通，舉手左右導引，手掩兩耳，令髮黑不白。卧引為三，以手指掐項邊脉三通，令人目明。東向坐，不息再通。以兩手中指點口中，唾之二七，相摩拭目，令人目明。東向坐，不息三通，以手捻鼻兩孔，治鼻宿息肉愈。東向坐，不息四通，啄齒無通數，伏前側卧，不息六通，愈耳聾目眩。還卧，不息七通，愈胸中痛咳。抱兩膝自企於地，不息八通，愈胸以上至頭頸耳目咽鼻邪熱。去枕握固不息，自企於地，不息九通，東首令人氣上下通。微鼻納氣，愈羸，不能從陰陽法，大陰勿行之。

蝦蟇行氣法：正坐，自動搖兩臂，不息十二通，愈勞大佳。左右側卧，不息十二通，治痰飲不消。右有飲病，右側卧；左有飲病，左側卧。有不消氣排之。日初出、日中、日入，此三時向日正立，不息九通，仰頭吸日精光，九嚥之，益精百倍。

入火，垂兩臂，不息即不傷火。法：向南方蹲踞，以兩手從屈膝中入，掌足五指令內曲，利腰尻完，治淋遺溺愈。箕踞交兩脚，手內並脚，中，又叉兩手，極引之，愈寤寐精氣不泄。兩手交叉頤下，自極，利肺氣，治暴氣咳。舉兩脚夾兩頰邊，兩手據地，服療宿壅。舉右手，展左手，坐，右腳上掩左腳，愈尻完痛。舉手交頸上相握自極，治脅下痛，舒左手，右手在下握左手拇指自極，舒右手，左手在下握右手拇指自極，皆治骨節酸疼。掩兩脚，兩手指著足五指上，愈腰折不能俯仰，若血久瘀，為之即愈。豎足五指，愈腰脊痛不能反顧視者。以右手從頭上來下，又挽下手，愈頸不能反顧視。坐地，掩左手，以右手指肩挽之，愈傾側膝腰及

小便不通。東向坐，向日，左手揖月，舉身望北斗，心服月氣，始得衆惡不入，理頭仰苦難。牽右手反折，各左右自極張弓，兼補五臟不足氣，則至抱兩膝著胸，自極，此常令丹田氣還補腦。坐地，直兩脚，以手捻脚脛，以頭至地，調脊諸椎，利髮根令長美。坐地，交叉兩脚，以兩手從曲脚中入，低頭，又項上，治久寒不能自溫。耳不聞勿正，倍聲不息。行氣從頭至足心，愈疽癰、大風偏枯諸痹。極力右振兩臂，不息九通，愈臂痛勞倦，風氣不隨。

龜鰲行氣法：以衣覆口鼻，不息九通，正卧，微鼻出內氣，愈鼻塞不通。東向坐，仰頭不息五通，以舌撩口中沫，滿二七，嚥，愈口乾舌苦。

雁行氣法：低頭倚臂，不息十二通，以意排留，飲宿食從下部出，自愈。

龍行氣法：低頭下視，不息十二通，愈風疥惡瘡，熱不能入嚥。可候病者以向陽，明以達卧，以手摩腹至足，以手持引足，低臂十二，不息十二通，愈脚足溫痺不任行、腰脊痛。以兩手著項相叉，治毒不愈，腹中大氣即吐之。月初出、月中，月入時，向月正立，不息八通，仰頭吸月光精，八嚥之，令陰氣長，婦人吸之，陰精益盛，子道通。

入水舉兩手臂不息不沒法：向北方箕踞，以手挽足五指，愈伏免痿尻筋急。箕踞，以兩手從曲脚入，據地曲脚，加其手，舉尻，其可用行氣愈淋瀝乳痛。舉脚交叉項，以兩手據地，舉尻持，任息極，交脚項上，愈腹中愁滿，去三蟲，利五臟，快神氣。蹲踞，以兩手舉足，蹲極橫，治氣衝腫痛，寒疾入上下，致腎氣。蹲踞，以兩手舉足五指，低頭自極，則五臟氣總至，治耳不聞，目不明，久爲之，則令人髮白復黑。正偃卧，捲手，兩即握不息，順脚跟，據牀，治陰結，筋脉麻痺累。以兩手還踞，著腋下，治胸中滿眩，手枯。反兩手據膝上，仰頭，像鰲取氣，致大黃元氣至丹田，令腰脊不知痛，手大拇指急捻鼻孔，不息，即氣上行致泥丸腦中，令陰陽從數至不倦。以左手急捉髮，右手還項中，所謂血脉氣各流其根，閉巨陽之氣，使陰不溢，信明皆利陰陽之道也。正坐，以兩手交背後，名曰帶縛，愈不能大便，利腹，愈虛羸。坐地，以兩手交叉其下，愈陰滿。以兩手捉繩，轆轤倒懸，令脚反在其上見，愈頭眩風癰。以兩手牽，反著背上，挽繩自懸，愈中不專精，食不得下。以一手上牽繩，下手自持脚，

愈尻久痔及有腫。坐地直舒兩脚，以兩手叉，挽兩足自極，愈腸不能受食，吐逆。

寧先生曰：夫欲導引行氣，以除百病，今年不老者，常心念有一還丹，以還丹田。夫生人者丹，救人者還，全則延年，去則衰朽。所以導引者，令人肢體骨節中諸邪氣皆去，正氣存處。有能精誠勤習、履行，動作言語之間，晝夜行之，則骨節堅強，以愈百病。若卒得中風病，宿固癰癥不隨，耳聾不聞，頭癰疾，咳逆上氣，腰脊苦痛，皆可按圖視像，隨疾所在，行氣導引，以意排除去之。行氣者，則可補於裏，導引者，則可治於四肢。自然之道，但能勤行，與天地相保。

彭祖導引法

論說

佚名《太清導引養生經》 彭祖谷仙卧引法：彭祖者，殷大夫。歷夏至商，號年七百，常食桂得道。

居常解衣被卧，伸腰，填小腹，五息止，引腎去消渴利陰陽。又云：申左脚，屈右膝，內壓之，五息止，引脾去心腹寒熱，胸臆邪脹。挽兩足指，五息止，引腹中，去疝瘕，利九竅。仰兩足指，五息止，引腰脊痺偏枯，令人耳聾。兩足內相向，五息止，引心肺，去咳逆上氣。踵內相向，五息止，短股，除五絡之氣，利腸胃，去邪氣。掩左脛，屈右膝，內壓之，五息止，引肺去風虛，令人明目。張脛兩足指號，五息止，令人不轉筋。兩手牽膝置心上，五息止，愈腰痛，外轉兩足十通，內轉兩足十通，止復諸勞。

右彭祖谷仙卧引，除百病，延年益壽要術。

凡十節，五十息，五五二百五十息。欲導引，常夜半至鷄鳴，平旦爲之，禁飽食沐浴。

王子喬八神導引法

論說

《太清導引養生經》 王子喬八神導引法，延年益壽除百病。法曰：枕當高四寸，足相去各五寸，手去身各三寸，解衣被髮，正偃卧，勿有所念，定意，乃以鼻徐納氣，以口出之，各致其藏所，竟而復始。欲休，先極之而止，勿強長息，久習，乃自長矣。氣之往來，勿令耳聞鼻知，微而專之，長遂推之，伏兔股肱，以省爲貴。若存若亡，爲之百遍，動腹鳴氣，有外聲足則得成功。成功之士，何疾而已？喉嚨如白銀鈎，一十二重繫膺，下去得肺，其色白澤，前兩葉高，後兩葉卑，心繫其下，上天下銳，率率赤如蓮花未開，倒懸著肺也。肝繫其下，色正青，如鳧翁頭也。六葉抱胃，前兩葉高，後四葉卑，膽繫其下，如綠綈囊，脾在中央，亦抱正黃如金鑠鑠然也。腎如兩伏鼠，夾脊直臍肘而居，欲得其居高也。其色正黑，肥肪絡之，白黑昭然，胃如素囊，念其屈折右曲，無污穢之患。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腎藏精，此名曰神舍。神舍修則百脉調，邪病無所居矣。小腸者，長九尺，法九州也。一云九土小腸者，長二丈四尺。諸欲導引，虛者閉目，實者開目，以所若行氣不用，第七息止。徐徐往來，度二百步所，却坐，小嚥氣五六，不蹉，復如法引，以愈爲效。諸有所苦，正偃卧，被髮如法，徐以口納氣填腹，自極，息慾絕，徐以鼻出氣，數十，所虛者補之，實者瀉之，閉口溫氣嚥之，三十所，腹中轉鳴，乃止，往來二百步，不愈，復爲之。病在喉中、胸中者，枕高七寸，病在心下者，枕高四寸，病在臍下者，去枕。以口納氣，鼻出氣者，名曰補，閉口溫氣嚥之者，名曰瀉。

太清嚥氣導引法

論說

《太清導引養生經》 夫人皆稟天地元氣而活之，每嚥吐納則內氣與外氣相應，自氣海中隨吐而上，直至喉中，但候吐極際，則輟口連鼓而嚥之，郁然有聲汨汨，然後左邊而下，至經二十四節，如水歷坎，聞之分明也。女人則從右邊而下，如此則內氣相固，皎然別也。以意送之，手摩之，令速入氣海，氣海在臍下三寸是也，亦謂下丹田。初服氣人，上焦未通，以此摩而助之，務令速下，若氣已流通，不摩而自下，一閉口而連嚥，止二嚥，號雲行。一濕嚥取口中津液相和嚥之，謂之雨施。服氣入內，氣未流行，每一嚥則施之，不可遽行至連嚥也，三年行之，乃以功成也。

導引，服，正住倚壁，不息，行氣從頭至足止，愈疽痂、大風偏枯諸瘕。或曰行氣從足起，令上氣至頭止。

導引服氣，先偃卧，閉口鼓腮腹，令氣滿口，嚥，嚥時作意感，向後日夕爲之，妙也。

導引，服，踞地壁角中，兩手抱膝，低頭，不息九通，愈頸痛腰痛。一曰治勞，他同。

導引，服，左右伸兩臂，不息九通，愈臂痛勞風，氣不隨，塞閉。

導引，服，正坐，仰天呼出酒食醉飽之氣，即飢醒，宜夏月行之，令人溫涼不燥。

導引，服，正坐，張鼻服氣，排至臍下，小口微排，不息，以除結，宜夏月喜熱。

導引，服，小低頭，微息，但抱手左右，不息十二通，消食，令人輕身，益精神，配氣不得入，或導引服瀉行氣，皆低頭抱踞，以繩自縛，低頭不息十通，消食輕身。

導引，常以兩手如拓千斤之石，左右互相爲之，終身無疾。

導引，兩手據地，縮身曲脊，向上三舉之，此勢每日爲之，補益延年，當爲之時，勿當風，仍須閉氣，每一服了，吐氣莫令耳聞。若勞倦，以咽吐之，臟中病若冷，則吹氣若熱，呼氣出之矣。

導引，服蛇行，閉氣偃臥，正直復起踞，隨王相所在，向之不息，少食通暢，服氣爲糧，以唾爲漿，春出冬藏，華池玉漿，甜如飴子，勉行之，勿生疑。一本春生夏養，冬合內藏，閉目前光，他同。

導引，思氣者，呵屬心，心主舌，口乾澀氣不通，及諸邪氣，呵以治之。如大熱，大開口，小熱小開口，亦須作意量宜治之，過度則必損。

導引，思氣者，呼屬脾，脾主中宮土，如氣微熱，腹肚脹滿，氣悶不泄，以呼治之。

導引，思氣者，噓屬肝，肝主目，目溫赤，噓以治之。

導引，思氣者，吹屬腎，腎主耳，腰膝冷，陽道衰，吹以治之。

導引，思氣者，咽屬肺，肺主鼻，有寒熱不和，咽以治之。呵、咽、呼、噓、吹、嘻，是五臟各主一氣，及勞極，依理之，立瘥。

導引之法，臥牀當令高，無令地氣上衝，鬼氣有干。

導引之法，無令躁暴者，一身之賊。

導引之法，無令向北，反神，有犯，每事不言，亥子日不向北唾，減損年命。

導引，服，思司命，兩人更回，左右旋，思，常見。

導引，服，思神光黃，且明月在己邊，晝夜常見。

導引，服，思五臟形氣色串，周流身匝。

導引，服，思五臟色神在所處，自此以下，人形皆五。

導引，服，思五臟化爲龍魚。

導引，服，思精臍中，腎氣正赤白，從背上頭下迎身，名曰還精。

導引，服，思心爲火如斗，辟惡氣。

導引，服，思飛，分身飛行，常念有人若已在前後，久可得與語，南北在所問。

右抄集《寧先生導引圖異同事》、《道林導引要旨》。

低頭，以兩手抱兩足，不息十二通，主消穀，令人身輕，益精氣，諸

邪惡百病不得入。

踞坐，合兩膝，張兩足，不息五通，治鼻口熱瘡及五痔。

累膝坐，以兩手據兩膝上，伸腰極，起頭引之，不息三通，治膚。

交跌坐，又兩手著頭上，挽頭結下著地，不息五通，令人氣力自益。

長跪坐，曲手以抱兩乳下，左右膝搖不息，令人延年益壽，住年不老。

以兩手抱兩膝著胸前，不息三通，治腰痛腎疝及背脊中疼痛。大箕坐，以兩手捉兩足五指，自極低頭至地，不息十二通，治頸項腰痛，又令人耳目聰明。交跌坐，以兩手交叉著頭下，自極，不息六通，治腰痛不能反顧。仰頭以手摩腹，以手持足距塵，不息十二通，治膝痺不任行步及腰痛，伸兩脚以兩手指著足指上，治腰痛如折及瘀血、瘀血。屈兩脚，坐臥住足五指，治腰痛。臥以手摩腹至足，以手持引之不息十二通，治脚痺濕及腰痛。左手急引髮，右手急掐項中，利陰陽之勢。

正坐，以兩手交背後，治虛羸大小便。

以一手攀上懸繩，一手自持脚，治痔及腫。

伏蹲踞，以兩手抱兩膝，低頭不息九通，治頸痛勞極，腰痛百節蹉錯。

正坐，仰天呼出飲食醉飽之氣，立消也，夏天爲之，令人自然涼，不熱。

以兩手大指捻鼻孔，不息，令人陰陽不倦，外轉兩足十過，內轉兩足十過，補虛損益氣。

赤松子坐引之道，能常爲之，令人耳目聰明，延年益壽，百病不生，其先長跪，兩手向前，各分開，以指外向。

次復長跪，兩手夾叉腰左右。

次復長跪，以右手反腰，左手高頭而止。

次復長跪，以右手伸後去，左手叉腰前。

次復緩形長跪，左右手更伸向前，更屈，從後叉腰。

次復長跪，高舉兩手。

平旦導引法

論說

陶弘景《養性延命錄》卷下《導引按摩篇》《導引經》云：清旦未起，先啄齒二七，閉目握固，漱滿唾，三嚥氣，尋閉不息自極，極乃徐徐出氣，滿三止；便起，狼踞到顙，左右自搖，亦不息自極，復三；便起下牀，握固不息，頓踵三還，上一手，下一手，亦不息自極三。又叉手項上，左右自了掄，不息復三；又伸兩足及叉手前却，自極復三。皆當朝暮爲之，能數尤善。

平旦以兩手掌相摩令熱，熨眼三過；次又以指搔目四眦，令人目明。

按經文，拘魂門，制魄戶，名曰握固，與魂魄安門戶也。此固精明目留年還白之法，若能終日握之，邪氣百毒不得入。握固法：屈大拇指於四小指下，把之。積習不止，眼中亦不復開。一說云：令人不遭魔魅。

《內解》云：一曰精，二曰唾，三曰淚，四曰涕，五曰汗，六曰溺，皆所以損人也。但爲損者，有輕重耳。人能終日不涕唾，隨有漱滿嚥之。若恒含棗核嚥之，令人愛氣生津液，此大要也。謂取津液，非嚥核也。

常每旦啄齒三十六通，能至三百彌佳，令人齒堅不痛。次則以舌攪漱口中津液，滿口嚥之，三過止。次摩指少陽令熱，以熨目，滿二七止，令人目明。

每旦初起，以兩手叉兩耳極上下，熱援之二七止，令人耳不聾。次又啄齒漱玉泉三嚥，縮鼻閉氣，右手從頭上引左耳二七，復以左手從頭上引右耳二七止，令人延年不聾。次又引兩鬢髮舉之一七，則總取髮，兩手向上，極勢抬上一七，令人血氣通，頭不白。

又法，摩手令熱，以摩面從上至下，去邪氣，令人面上有光彩。

又法，摩手令熱，雷摩身體，從上至下，名曰乾浴。令人勝風寒、時氣熱、頭痛，百病皆除。

夜欲卧時，常以兩手揩摩身體，名曰乾浴，辟風邪。峻坐，以左手托頭，仰右手，向頭上盡勢托，以身并手振動三，右手托頭，振動亦三，除人睡悶。

平旦日未出前，面向南峻坐，兩手托膝，盡勢振動三，令人面有光澤。

平旦起，未梳洗前，峻坐，以左手握右手於左膝上，前却盡勢掙左膝三。又以右手握左手於右膝上，前却掙右膝亦三。次又叉兩手向前，盡勢推三，次叉兩手向胸前，以兩肘向前，盡勢三次，直引左臂，拳曲右臂，如挽一斛五斗弓勢，盡力爲之，右手挽弓勢亦然。次以右手托地，左手抑托天盡勢，右亦如然。次拳兩手向前築，各三七。次拳左手盡勢向背上，握指三，右手亦如之。療背膊臂肘勞氣，數爲之彌佳。

平旦便轉訖，以一長拄杖策腋，垂左脚於牀前，徐峻，盡勢掙左脚五七，右亦如之。療腳氣，疼悶，腰腎間冷氣，冷痺及膝冷脚冷，並主之。日夕三掙彌佳。勿大飽及忍小便。掙如無杖，但遣所掙脚不著地，手扶一物亦得。

司馬承禎導引法

論說

司馬承禎《修真精義雜論》凡導引，當以丑後卯前天氣清和時爲

之。先解髮，散梳四際，上達頂，三百六十五過，散髮於後，或寬作髻亦得。燒香，面向東，平坐握固，閉目思神，叩齒三百六十五過，乃縱體平氣，依次爲之。先閉氣，以兩手五指交叉，反掌向前，極引臂，拒托之良久，即舉手，反掌向上極臂，即低左手，力舉右肘，令左肘臂按著後項，左手向下力牽之，仍亞向左，開右腋努脅爲之，低右舉左亦如之，即低手鉤項，舉兩肘，偃胸，仰頭向後，令頭與手前後競力爲之，即低手鉤項，擺肘掄身，向左向右，即放手兩膝上，微吐氣通息，又從初爲之三度。次

覆伸左手，仰掌豎指，屈右手，舉肘仰掌豎指，開臂胸膊如挽弓之勢，仍回頭向左，使頭項、胸臆、臂肘等，用力爲之，左右各三度。

次兩手作拳，拿臂向前築，即努肘向後，蹙急做勢，用力爲之，前後各三度。

次以左手拳向左之後力擺臂三，又向下擺臂三，右如之。次交兩臂於胸前，各以手指攀兩肩，仰頭偃胸，努腹腰爲之，即低頭曲腰，聳肩，兩手下，用力攀之，一仰一低，各三度。

次屈兩手腕安腋下，促兩肘向前，低頭努背爲之，即仰頭努胸臆，促兩肘，向後爲之，前後各三度。

次帖膝坐，以兩手托腰向前，偃身向後，競力爲之。仍搖動其身，即平坐縱緩，又爲之三度。次交脛平坐，左手托左邊，牀稍近身，後腕向外指裏，以右手攀左膝，回頭向左仰視，其後努左右臂膊，用力爲之，左右各三度。

次豎兩膝交兩脛，以兩手交指反掌，向外抱膝，仍低頭努腰背，開膝以磔，而臂極膝。訖即回手掌向裏，急抱膝，聳身仰面，申嚙臆，力向後爲之，一仰一低各三度。

次交脛平坐，從膝向裏申脛出外，以手捉脚指，聳肩，向上用力攀，仍努腰腹向前，左右搖之，氣極放寬，又爲之三度。

次以左手攀左脚指至脚心，脚指至手腕，漸長舒脚，仍舉踵向上，却將右手托右膝上，仍轉頭向左右競力爲之，即屈左脚，以兩手共捧其跟，向上高舉之即放下，以左手按膝，右手攀脚，左手向下極按，右手回向上極攀之，回頭向右之後，努肩膊爲之，左右三度。

次長舒兩脚，偃身向後，反手托牀，屈右脚，向前作勢掣踏之，左右三度。

次舒右脚，屈左脚，以踵加右髀上，垂左膝向下，令至牀，即舒左屈右爲之，左右各三度。

次偃身，反托牀，豎左膝，促斂其踵至臀邊，舉右踵鉤取左膝，漸向下按之，令左膝頭至牀，左右各三度。

次屈左脚向外，以左手下攀脚腕，右手托右膝，回頭向右，低左膝著牀，以脚向外展，以手向內拳，競力爲之，左右各三度。

次開兩膝，合兩脚踵，以兩手攀脚掌，仰頭向上力舉之，氣極縱體，爲之三度。

次舒脚，以兩手交指鉤曲肱中，偃身向後力鉤之，仍漸高舉脚，努脛偃指，左右各三度。

次長舒兩脚，令并豎指，以兩手各攀其指，舉頭用力，爲之三度。

導引畢，平坐縱體，摩兩手掌令溫，乘額向上三九過。摩掌後拭目三九過，即以兩手中指、無名指按鼻左右上下二七過，摩之。以食指、中指又耳向上聳之三五過，便以虎口叉耳，向後修旋耳輪三五過。摩掌令熱，摩拭面上，令溫溫然，摩頸項、胸臆、兩乳數十過，即摩持臂上，至肩下，至手背，上下數十過，即兩手互相搗撥回轉之，如洗手狀，急用力爲之數十過，即摩按心腹腰髀等處都畢，待氣息調，平坐，服氣如法。其摩掌乘額，拭面目等，尋常數數爲之，彌佳。不唯在服氣之時，其諸導引亦不可總爲諸法，恐煩勞，任逐便爲之。然終須從首至足，令相承，取通也。亦可隔三五日一度，具導引之。又有立卧等法，不能多述，亦各任意爲之。

靈劍子導引勢

論說

原題許真君述《靈劍子·導引勢》 凡欲胎息服氣，導引爲先，開

舒筋骨，調理血脉，引氣臻圓，使氣存至極力後見焉。摩拭手脚，偃亞毬拳，伸展擎擗，任氣出旋。諸疾退散，是病能痊。五臟六腑，神氣通玄，來往自熟，道氣成焉。或存至泥丸頂髮，或下至脚板湧泉，久久修之，後知自然。魂魄聿盛，精髓充堅。行此法者，皆作神仙。五臟有勢，逐時補元。春夏秋冬，以意通宣。老子學道，亦乃如然。豈悟衆聖，造次流傳。子書之內，盡著佳篇。今引諸勢，一十六端。

補肝臟三勢，春用之：

一勢：以兩手掩口取熱汗及津液，摩面上下三五十遍，食後爲之，令人華潤。又以兩手摩拭面使極熱，令人光澤不皺。行之三年，色如少女，兼明目，散諸故疾從肝臟中出肩背然，引元和補肝臟，入下元。行導引之法，皆閉氣爲之，先使血脉流通，從遍身中出，百病皆痊。慎勿開口舒氣爲之。用力之際，勿以外邪氣所入於臟腑中，返招禍害，慎護之。

二勢：平身正坐，兩手相叉，爭力爲之。治肝中風。掩項后，使面仰視之，使項與手爭力。去熱毒、肩疼痛、目視不明。積聚風氣不散，元和心氣焚之令出散然。調沖和之氣補肝，下氣海添內珠爾。

三勢：以兩手相重按膝拔去，左右極力。去腰間風毒之氣及胸膈，補肝，兼能明目。

補脾臟一勢，季春用之：

四勢：左右射雕，去胸脅及胸膈結聚風氣、脾臟諸疾，來去用力爲之。閉口，使內氣趨散之爾。

補心臟三勢，夏用之：

五勢：大坐斜身，用力偏敵如排山勢。極力去腰脊風冷，宣通五臟六腑，散脚氣，左右同。補心益智。

六勢：以一手按膝，一手向上極力如托石。去兩脅間風毒。治心臟，通和血脉。左右同。閉氣爲之，十二月俱依此爾。第一勢後便行此法。

七勢：常以兩手合掌向前，築去臂腕淘心臟風勞，宣教開節，左右同。皆須依春法爾。

補脾臟一勢，季夏用之：

八勢：端身正坐，舒手指直上，反拘三舉，前屈。去腰脊脚膝痺風，散膀胱氣。前後同。至六月十四日已後用之。

補肺臟三勢，秋用之：

九勢：以兩手抱頭項宛轉回旋俯仰，去脅胸筋背間風氣，肺臟諸疾，宣通項脉，左右同。依正月法。

十勢：以兩手相叉頭上過去，左右伸曳之十遍。去關節中風所治肺臟諸疾。

十一勢：以兩手拳脚脛十餘遍。此是開胸膊膈，去脅中氣，治肺臟諸疾，并依正月閉氣爲之。仍叩齒三十六通應之。

醫藥養生總部·養生功法及武術部·導引法分部

補脾臟一勢，季秋用之：

十二勢：九月十二日已後用補脾；以兩手相叉於頭上，與手爭力，左右同。治脾臟四肢，去脅下積滯風氣膈氣，使人能食。閉氣爲之。

補腎臟三勢，冬用之：

十三勢：以兩手相叉，一腳踏之。去腰脚拘急，腎氣諸疾，冷痺，脚手風毒氣，膝中疼痛之疾。

十四勢：大坐，伸手指，緩拘脚指，治脚痺諸風，注氣，腎臟諸毒氣，遠行脚痛不安。並可常爲最妙矣。

十五勢：以一手托膝反折，一手抱頭，前後左右爲之。去骨節間風，宣通血脉，膀胱腎氣，腎臟諸疾。

補脾臟一勢，季冬用之：

十六勢：以兩手聳上，極力三遍，去脾臟諸疾。不安，依春法用之。右已前一十六勢，並閉氣爲之則妙也。此導引後一千年中，有這首大揚道氣於宮商角徵羽，唱閱後多士矣，共八百衆，於二煉後四元內相次飛昇矣。一煉五百年，二煉一千年。俗以十二年爲一周，道以十二年爲一紀，一元六十年，四元二百四十年，道爲世矣。

天隱子導引術

論說

司馬承禎《天隱子·後序》 夫人之根本由丹田而生，能復則長命，

故曰歸根復命。夫人之靈識本乎理性，性通則妙萬物而不窮，故曰成性衆妙。然而呼吸由氣而活，故我有吐納之訣；津液由水臟而生，故我有漱嚥之訣；思慮由心識而動，故我有存想之訣。人身榮衛血脉，寤即行於外，寐即行於內。寤寐內外，相養和平，然後每日自夜半子時至日中午時，先平卧，舒展四肢，次起身導引：

喘息均定，乃先叩當門齒小鳴，後叩大齒大鳴。

以兩手摩面及眼，身覺暖暢，復端坐盤足，以舌攪華池，候津液生而漱之，默記其數，數及三百而一嚥之。凡嚥津，候呼定而嚥，嚥畢而吸，如此則吸氣與津順下丹田也。但子前午後食消心空之時，頻頻漱嚥，無論遍數，意盡則止。

凡五日爲一候，當焚香於靜室中，存想其身，從首至足，又自足至丹田，上脊脊，入於泥丸；想其氣如雲，直貫泥丸。想畢，復漱嚥。

乃以兩手掩兩耳，搭其腦如鼓聲三七下。

伸兩足，端足俯首，極力直頸。

兩手握固，又於兩脅下，接腰胯骨旁，乃左右聳兩肩胛。

閉息頃刻，候氣盈面赤即止，凡七遍。氣上脊脊，上徹泥丸。此修養之大綱也。

五臟六腑補瀉導引法

論說

胡愔《黃庭內景五臟六腑補瀉圖》 肝臟導引法：正月、二月、三月行之。可正坐，以兩手相重按臂上，徐徐緩緩身，左右各三五度。又可正坐，兩手相叉，翻覆向胸三五度。此能去肝家積聚、風邪毒氣。

又 心臟導引法：四月、五月行之。可正坐，兩手作拳，用力左右五築，各五六度。又可正坐，以一向上，拓空如拓重石。又以兩手急相叉，以脚踏手中，各五六度，然去心胸間風邪諸疾，閉氣爲之，畢，良久閉目，三嚥液，三叩齒而止。

又 脾臟導引法：六月并四季行之。可大伸一脚，以兩手向後反掣，各三五度。亦可跪坐，以兩手拒地，回顧，用力，虎視，各三五度。能去脾臟積聚、風邪毒氣。

又 肺臟導引法：七月、八月、九月行之。可正坐，以兩手據地，縮身曲脊，向上三舉，去肺家風邪積勞。可反拳植背上，左右各三五度。此

去胸臆間風毒，閉氣爲之。畢，良久閉目，三嚥液，三叩齒而止。

又 腎臟導引法：冬三月行之。可正坐，以兩手聳拓石，引脅三五度。亦可手著膝挽肘，左右同。縱身三五度，亦可以足前後踏，左右各數十度，能去腰腎膀胱間風邪積聚。

又 膽腑導引法：可正坐，合兩腳掌，昂頭，以兩手挽腳腕，起搖動，爲之三五度。亦可大坐，以兩手拓地，舉身，努腰脊三五度，能去膽家風毒邪氣。

日用導引法

論說

佚名《三洞樞機雜說·日用導引神仙初地門》 每朝凌晨或五更初，澄心靜慮，握固存神，端嚴敷坐，屏絕緣務，寂無思念，想身於無身之中，存心於無爲之境，是以和氣聿然自至，即便叩齒七通，嚥液七數，度想液直至下丹田，日久成寶也。然後展體骨，爲十二般導引。

一、通百關：兩手攀兩腳頭三度，三度嚥納，不得出氣。

二、左推右推：以一手串腳脛攀腳面，又一手推腳肚，如此互換，以三爲度，度度嚥納。

三、單展足：以一手托牀，一手攀腳頭，如此互換，各三數，度度嚥納。

四、雙攀足：以兩手攀一脚，如此互換三度，度度嚥納。

五、左右托空：以兩手背鎖，擺出其肘，緩緩解散，一手攀乳傍，一手托虛空，想如推重物，如此互換，以三爲數，度度嚥納。

六、托天據地：以兩手相鎖，反仰托天，緩緩和頭向前，可去地一二寸許，亦以三爲數，度度嚥納。

七、龍盤鳳翥：以左手串入右手，互把其腕，手頭柱脊，如此互換，以三爲數，度度嚥納。

八、鳳凰展翼：兩手先擺後，似鳳翼展，却向前，如此互換三度，度度嚥納。

九、左擺右西：以兩手相鎖抱頭面，左擺西擺嚥，以三為數，度度嚥納。

十、推東推西：以兩手相鎖托前，擺東右擺，以三為數，度度嚥納。

十一、擊天門：以兩手相鎖摩鼻，每七摩為一度，嚥納一嚥，如此亦以三七十二嚥為足。

十二、仙人乾浴：以兩手相擦，似有熱氣，便摩兩目，以至於面部、兩耳、項膊，一如澡洗法，唯多為妙。

已上日用導引，雖云凌晨，亦不拘早晚。但無事常習，自然手熟筋軟，骨壯氣和，有疾除疾，無疾爽神，食飽消良，餒過止飢，一切作為，並無所礙，雖未可以長生久視，亦且除身中浮疾。諺云：縱然不得力，狡勝別勞心。此之謂也。

導引法

論 說

佚名《枕中記》 常以兩手摩拭面上，令人面有光澤，斑斕不生。行之五年，色如少女。

卧起平氣正坐，先叉手掩項上，因仰面視上，使項與兩手爭為之，三四止，使人精和血通，風氣不入，能久之不病。訖，又屈動身體四極，反張側掣，宣搖百關，各為之三。

卧起先以手中若厚帛拭項中四面及耳後周匝，熱溫溫然也。順髮摩項良久，摩兩手以治面目，久久令人目明，邪氣不干。都畢，咽液三十過，以導內液。又欲數按耳左右令無數，令耳不聾鼻不窒爾。

常以生氣時咽液三七遍，閉目內視。訖，按體所痛處，每坐常閉目內視，存見五藏六府，久行之，自得分明了。常以手按兩目近鼻兩眦，閉

醫藥養生總部·養生功法及武術部·導引法分部

氣為之，氣通乃止，周而復始，常行之洞視千里。常以手按兩眉後小穴中三九過，又以手心及指摩兩目額上，以手旋耳三十過，皆無數時節也。畢，以手逆乘額三九過，從眉中始，乃上行人髮際中。口傍咽液無數也，常行之，令人眼目清明，一年可夜書。亦可人中密為之，勿語其狀，善矣。

李鵬飛《三元延壽參贊書》卷四 夜半後生氣時，或五更睡覺，或無事閑坐，腹空時，寬衣解帶，先微微呵出腹中濁氣，一九止，或五六止。定心閉目，叩齒三十六通，以集身神。然後以大拇指背拭目，大小九過。使無翳障，明目，去風，亦補腎氣。兼按鼻左右七過。令表裏俱熱。所謂灌漑中岳，以潤肺。次以兩手摩令極熱，閉口鼻氣。然後摩面，不以遍數。連髮際，面有光。又摩耳根、耳輪，不拘遍數。所謂修其城郭，以補腎氣，以防聾聵。名真人起居之法。次以舌拄上腭，漱口中外，津液滿口，作三嚥下之，如此三度九嚥。《黃庭經》曰漱咽靈液體不乾是也。便兀然放身，心同太虛，身若委衣，萬慮俱遣。久久行之，氣血調暢，自然延壽也。又兩足心、涌泉二穴，能以一手舉足，一手摩擦之百二十數，疏風去濕，健脚力。歐陽文忠公用此，大有驗。

五禽戲法

論 說

陶弘景《養性延命錄》卷下《導引按摩篇》 譙國華佗，善養生，弟子廣陵吳普、彭城樊阿，受術於佗。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人身常搖動，則穀氣消，血脉流通，病不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古之仙者及漢時有道士君倩，為導引之術，作熊經鸛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也。吾有一術，名曰五禽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手足，以常導引。體中不快，因起作一禽之戲，遣微汗出即止，以粉塗身，即身體輕便，腹中思食。吳普行

之，年九十餘歲，耳目聰明，牙齒堅完，吃食如少壯也。

虎戲者，四肢距地，前三躑，却二躑，長引腰，側脚，仰天，即返距行，前却，各七過也。

鹿戲者，四肢距地，引項反顧，左三右二，伸左右脚，伸縮亦三亦二也。

熊戲者，正仰，以兩手抱膝下，舉頭，左擗地七，右亦七，蹲地，以手左右托地。

猿戲者，攀物自懸，伸縮身體，上下一七，以脚拘物自懸，左右七，手鉤却立，按頭各七。

鳥戲者，雙立手，翹一足，伸兩臂，揚眉，用力各二七，坐伸脚，手挽足趾各七，縮伸二臂各七也。

夫五禽戲法，任力爲之，以汗出爲度。有汗，以粉塗身。消穀氣，益氣力，除百病，能存行之者，必得延年。

又有法：安坐，未食前，自按摩。以兩手相叉，伸臂股，導引諸脉，勝如湯藥。正坐，仰天呼出，欲食，醉飽之氣立銷。夏天爲之，令人涼，不熱。

八段錦坐功圖

論說

高濂《遵生八箋·延年却病箋》卷下

叩齒集神圖勢



叩齒集神三十六，兩手抱昆侖，雙手

擊天鼓二十四。

右法先須閉目冥心盤坐，握固靜思。

然後叩齒集神，次又兩手向頂後數九息，勿令耳聞。乃移手各掩耳，以第二指壓中指，擊彈腦後左右各二十四次。

搖天柱圖勢



左右手搖天柱各二十四。

右法先須握固，乃搖頭左右顧，肩膊隨動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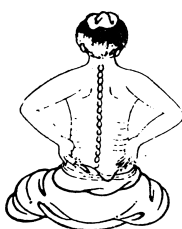
舌攪漱咽圖勢



左右舌攪上腭三十六漱，三十六分作三口，如硬物咽之，然後方得行火。

右法以舌攪口齒並左右頰，待津液生，方漱之，至滿口，方咽之。

摩腎堂圖勢



兩手摩腎堂三十六，以數多更妙。

右法閉氣，搓手令熱後，摩腎堂如數。畢，仍收手握固，再閉氣，想用心火下燒丹田。覺熱極，即用後法。

單關轆轤圖勢



左右單關轆轤各三十六。

右法須俯首，擺撼左肩三十六次，右肩亦三十六次。

左右轆轤圖勢



雙關轆轤三十六。

右法兩肩并擺撼至三十六數，想火至丹田透雙關入腦戶，鼻引清氣，後伸兩脚。

左右按頂圖勢



兩手相搓，當呵五呵，後叉手托天，按頂各九次。
右法兩手相叉，向上托空三次，或九次。

鉤拳圖勢



以兩手如鉤，向前攀雙腳心十二次，再收足端坐。
右法，以兩手向前攀腳心十二次，乃收足端坐。候口中津液生，再漱再吞，一如前數，擺肩并身二十四，及再轉轆轤二十四次，想丹田火自下而上遍燒身體，想時口鼻皆須閉氣少頃。

八段錦導引法

論說

高廉《遵生八箋·延年去病箋》卷下 閉目冥心坐。冥心盤跌而坐。握固靜思神。叩齒三十六，兩手抱昆侖。又兩手向項後，數九息，勿令耳聞，自此以後，出入息皆不可使耳聞。左右鳴天鼓，二十四度聞。移兩手心掩兩耳，先以第二指壓中指，彈擊腦後，左右二十四次。微擺撼天柱，搖頭左右顧，肩膊轉隨動二十四，先須握固。赤龍攪水津。赤龍者，舌也。以舌攪口齒並左右頰，待津液生而咽。漱津三十六，一云鼓漱。神水滿口勻。一口分三咽，所漱津液分作三口，作汨汨聲而咽之。龍行虎自奔。液為龍，氣為虎。閉氣搓手熱，以鼻引清氣，閉之少頃，搓手急數令熱極，鼻中徐徐乃放氣出。背摩後精門。精門者，腰後外腎也，合手心摩畢，收手握固。盡此一口氣，再閉氣也。想火燒臍輪。閉口鼻之氣，想用心火下燒丹田，覺熱極，即用後法。左

醫藥養生總部·養生功法及武術部·導引法分部

右轆轤轉，俯首擺撼兩肩三十六，想火自丹田透雙關入腦戶，鼻引清氣，閉少頃間。兩腳放舒伸。放直兩腳。又手雙虛托，叉手相交，向上托空三次或九次。低頭攀足頻，以兩手向前攀足心十二次，乃收足端坐。以候逆水上，候口中津液生，如未生，再用急攪取水，同前法。再漱再吞津。如此三度畢，神水九次吞。謂再漱三十六，如前口分三咽，乃為九也。咽下汨汨響，百脉自調勻。河車搬運訖，擺肩并身二十四，及再轉轆轤二十四次。發火遍燒身。想丹田火自下而上，遍燒身體。想時口鼻皆閉氣少頃。邪魔不敢近，夢寐不能昏。寒暑不能入，灾病不能逆。子後午前作，造化合乾坤。循環次第轉，八卦是良因。

訣曰：其法於甲子日，夜半子時起首，行時口中不得出氣，唯鼻中微放清氣。每日子後午前，各行一次，或晝夜共行三次。久而自知，蠲除疾病，漸覺身輕。能勤苦不怠，則仙道不遠矣。

高子曰：已上名八段錦法，乃古聖相傳，故為圖有八。握固二字，人多不考，忌特閉目見自己之目，冥心見自己之心哉。跌坐時，當以左脚後跟曲頂腎莖根下動處，不令精竅漏泄云耳。行功何必拘子午，但一日之中，得有身閑心靜處，便是下手所在，多寡隨行。若認定二時，忙迫當如何？人道者不可不知。

十二段錦導引法

論說

潘霽《內功圖說》 十二段錦歌：

閉目冥心坐，握固靜思神。叩齒三十六，兩手抱昆侖。左右鳴天鼓，二十四度聞。微擺撼天柱。赤龍攪水津，鼓漱三十六，神水滿口勻，一口分三嚥，龍行虎自奔。閉氣搓手熱，背摩後精門。盡此一口氣，想火燒臍輪。左右轆轤轉，兩腳放舒伸，叉手雙虛托，低頭攀足頻。以候神水至，再漱再吞津。如此三度畢，神水九次吞。嚥下汨汨響，百脉自調勻。河車搬運畢，想發火燒身。舊名八段錦，子後午前行。勸行無間斷，萬病化為塵。

以上係通身合總行之，要依次序，不可缺，不可亂。先要記熟此歌，再詳看後及每圖詳注各訣，自無差錯。

十二段錦第一圖



閉目冥心坐，握固靜思神。
盤腿而坐，緊閉兩目，冥忘心中雜念。
凡坐，要堅起脊梁，腰不可軟弱，身不可倚靠。握固者，握手牢固，所以閉關却邪也。靜思者，靜息思慮而存神也。

十二段錦第二圖



叩齒三十六，兩手抱崑崙。
上下牙齒相叩作響，宜三十六聲。叩齒以集身內之神，使不散也。崑崙即頭。以兩手十指相叉，抱住後頸，即用兩手掌緊掩耳門，暗記鼻息九次，微微呼吸，不宜耳聞有聲。

十二段錦第三圖



左右鳴天鼓，二十四度聞。
記筭鼻息出入各九次畢，即放所叉之手，移兩手掌掩耳，以第二指疊在中指上，作力放下第二指，重彈腦後，要如擊鼓之聲。左右各二十四度，兩手同彈，一先一後，共四十八聲。仍收手握固。

十二段錦第四圖



微擺撼天柱。
天柱即後頸。低頭，扭頸向左右側視，肩亦隨頭左右搖擺，各二十四次。

十二段錦第五圖



赤龍攪水津，鼓漱三十六，神水滿口勻，一口分三嚥，龍行虎自奔。
赤龍即舌。以舌頂上腭，又攪滿口內上下兩旁，使水津自生。鼓漱於口中，三十六次，神水即津液。分作三次，要汨汨有聲吞下，心暗想目暗看，所吞津液，直送到臍下丹田。龍即津，虎即氣。津下去，氣自隨之。

十二段錦第六圖



閉氣搓手熱，背摩後精門。
以鼻吸氣，閉之，用兩掌相搓擦極熱，急分兩手磨後腰上兩邊，一面徐徐放氣從鼻出。精門，即後腰兩邊軟處。以兩熱手磨三十六遍，仍收手握固。

十二段錦第七圖



盡此一口氣，想火燒臍輪。
閉口鼻之氣，以心暗想，運心頭之火下燒丹田，覺似有熱，仍放氣從鼻出。臍輪，即臍下丹田。

十二段錦第八圖



左右轆轤轉。
曲彎兩手，先以左手連肩圓轉三十六次，如絞車一般，右手亦如之。此單轉轆轤法。

十二段錦第九圖



兩腳放舒伸，叉手雙虛托。
放所盤兩腳，平伸向前。兩手指相叉，反掌向上，先安所叉之手於頭頂，作力上托，要如重石在手托上，腰身俱着力上聳。手托上一次，又放下，安手頭頂，又托上。共九次。

十二段錦第十圖



低頭攀足頻。
以兩手向所伸兩腳底作力扳之，頭低如禮拜狀，十二次。仍收手握固，收足盤坐。

十二段錦第十一圖



以候神水至，再漱再吞津，如此三度畢，神水九次吞，嚥下汨汨響，百脉自調勻。再用舌攪口內，以候神水滿口，再鼓漱三十六。連前一度，此再二度，乃共三度畢。前一度作三次吞，此二度作六次吞，乃共九次吞。如前嚥下，要汨汨響聲。嚥津三度，百脉自週遍調勻。

十二段錦第十二圖



河車搬運畢，想發火燒身。
心想臍下丹田中似有熱氣如火，閉氣如忍大便狀，將熱氣運至谷道即大便處，升上腰間、背脊、後頸、腦後、頭頂止，又閉氣，從額上、兩太陽、耳根前、兩面頰，降至喉下、心窩、肚臍下丹田止。想似發火燒，一身皆熱。

陳希夷二十四氣坐功導引圖勢

論說

高濂《遵生八箋·四時調攝箋》

立春正月節坐功圖



雨水正月中坐功圖



驚蟄二月節坐功圖



運主厥陰初氣，時配手少陽三焦相火。

坐功 宜每日子丑時，疊手按髀，轉身拗頸，左右聳引各三五度，叩齒吐納漱嚥三次。

治病 風氣積滯，頂痛，耳後痛，肩膈痛，背痛，肘臂痛，諸痛悉治。

運主厥陰初氣，時配三焦手少陽相火。

坐功 每日子丑時，疊手按髀，拗頸轉身，左右偏引各三五度，叩齒吐納嗽嚥。

治病 三焦經絡留滯邪毒，噎乾及腫，噦，喉痹，耳聾污出，目銳眦痛，頰痛，諸疾悉治。

運主厥陰初氣，時配手陽明大腸燥金。

坐功 每日丑寅時，握固轉頸，反肘後向，頓擊五六度，叩齒六六，吐納嗽嚥三三。

治病 腰脅脾胃蘊積邪毒，目黃，口乾，鼾衄，喉痹，面腫，暴啞，頭風牙宣，目暗羞明，鼻不聞臭，遍身疥瘡，悉治。

春分二月中坐功圖



清明三月節坐功圖



谷雨三月中坐功圖



立夏四月節坐功圖



運主少陰二氣，時配手陽明大腸燥金。

坐功 每日丑寅時，伸手迴頭，左右

挽引各六七度，叩齒六六，吐納嗽嚥三三。

治病 胸臆肩背經絡虛勞邪毒，齒痛頸腫，寒懷熱腫，耳聾耳鳴，耳後肩膈肘臂外背痛，氣滿，皮膚殼殼然堅而不痛，瘙癢。

運主少陰二氣，時配手太陽小腸寒水。

坐功 每日丑寅時，正坐定，換手左

右如引硬弓各七八度，叩齒，納清吐濁，嚥液，各三。

治病 腰腎腸胃虛邪積滯，耳前熱苦寒，耳聾噬痛，頸痛不可回顧，肩拔膈折腰軟，及肘臂諸痛。

運主少陰二氣，時配手太陽小腸寒水。

坐功 每日丑寅時，平坐，換手左右舉托，

移臂左右掩乳，各五七度，叩齒，吐納，嗽嚥。

治病 脾胃結瘕瘀血，目黃，鼻鼾衄，頰腫頰腫，肘臂外後廉腫痛，臂外痛，掌中熱。

運主少陰二氣，時配手厥陰心包絡風木。

坐功 每日以寅卯時，閉息瞑目，反

換兩手，抑掣兩膝各五七度，叩齒，吐納，嚥液。

治病 風濕留滯，經絡腫痛，臂肘掣急，腋腫，手心熱，喜笑不休，雜癥。

小滿四月中坐功圖



芒種五月節坐功圖



夏至五月中坐功圖



運主少陽三氣，時配手厥陰心包絡

風木。

坐功 每日寅卯時，正坐，一手舉托，

一手拄按，左右各三五度，叩齒，吐納，嚥液。

治病 肺腑蘊滯邪毒，胸脅支滿，心中澹澹大動，面赤鼻赤，目黃，心煩作痛，掌中熱，諸痛。

運主少陽三氣，時配手少陰心君火。

坐功 每日寅卯時，正立，仰身，兩

手上托，左右力舉，各五七度，定息叩齒，吐納嚥液。

治病 腰腎蘊積，虛勞噬乾，心痛欲飲，目黃，脅痛，消渴，善笑、善驚、善忘，上咳吐下氣泄，身熱而股痛，心悲，頭項痛，面赤。

運主少陽三氣，時配手少陰心君火。

坐功 每日寅卯時，跪坐，伸手叉指，

屈指足換踏，左右各五七次，叩齒，納清吐濁，嚥液。

治病 風濕積滯，腕膝痛，膈臂痛，後廉痛厥，掌中熱痛，兩腎內痛，腰背痛，身體重。

小暑六月節坐功圖



運主少陽三氣，時配手太陰肺濕土。

坐功 每日丑寅時，兩手踞地，屈壓一足，直伸一足，用力掣三五度，叩齒，吐納，嚥液。

治病 腿膝腰髀風濕，肺脹滿，噎乾，喘咳，缺盆中痛，善噎，臍右小腹脹引腹痛，手攣急，身體重，半身不遂，偏風，健忘，哮喘，脫肛，腕無力，喜怒不常。

大暑六月中坐功圖



運主太陰四氣，時配手太陰肺濕土。

坐功 每日丑寅時，雙拳踞地，返首向肩引作虎視，左右各三五度，叩齒，吐納，嚥液。

治病 頭項胸背風毒，咳嗽，上氣喘喝，煩心，胸膈滿，臍臂痛，掌中熱，臍上或肩背痛，風寒汗出中風，小便數欠，淹泄，皮膚痛及麻，悲愁欲哭，灑淅寒熱。

立秋七月節坐功圖



運主太陰四氣，時配足少陽膽相火。

坐功 每日丑寅時，正坐，兩手托地，縮體閉息，聳身上踴，凡七八度，叩齒吐納，嚥液。

治病 補虛益損，去腰腎積氣，口苦，善太息，心脅痛不能反側，面塵體無澤，足外熱，頭痛頰痛，目銳眦痛，缺盆腫痛，腋下腫，汗出振寒。

處暑七月中坐功圖



運主太陰四氣，時配足少陽膽相火。

坐功 每日丑寅時，正坐，軸頭左右舉引，就反兩手捶背各五七度，叩齒，吐納，嚥液。

治病 風濕留滯，肩背痛，胸痛，脊脅痛，脅肋髀膝經絡外至脛絕骨外踝前及諸節皆痛，少氣咳嗽，喘喝上氣，胸背脊脅積滯之疾。

白露八月節坐功圖



運主太陰四氣，時配足陽明胃燥金。

坐功 每日丑寅時，正坐，兩手按膝，轉頭推引，各三五度，叩齒，吐納，嚥液。

治病 風氣留滯腰背經絡，灑灑振寒，苦伸數欠，或惡人與火，聞木聲則驚，狂，瘡，汗出，鼯衄，口喎唇脣，頸腫喉痹，不能言，顏黑，嘔，呵欠，狂歌上登，欲棄衣裸走。

秋分八月中坐功圖



運主陽明五氣，時配足陽明胃燥金。

坐功 每日丑寅時，盤足而坐，兩手掩耳，左右反側，各三五度，叩齒，吐納，嚥液。

治病 風濕積滯脅肋腰股，腹大水腫，膝臃腫痛，膺乳氣衝，股伏兔筋外廉足跗諸痛，遺溺失氣，奔響腹脹，髀不可轉，臍似結，喘似裂，消穀善飢，胃寒喘滿。

寒露九月節坐功圖



運主陽明五氣，時配足太陽膀胱寒水。
坐功 每日丑寅時，正坐，舉兩臂踴身上托，左右各三五度，叩齒，吐納，嚥液。
治病 諸風寒濕邪挾脅腋經絡動衝頭痛，目似脫，項如拔，脊痛腰折，痔，瘡，狂，顛痛，頭兩邊痛，頭顙頂痛，目黃淚出，魘衄，霍亂諸疾。

霜降九月中坐功圖



運主陽明五氣，時配足太陽膀胱寒水。
坐功 每日丑寅時，平坐，紆兩手，攀兩足，隨用足問力縱而復收五七度，叩齒，吐納，嚥液。
治病 風濕痺入腰足，髀不可曲，腦結痛，腦裂痛，項背腰尻陰股膝髀痛，臍反蟲，肌肉痿，下腫，便膿血，小便脹痛，欲小便不得，臟毒，筋寒足氣，久痔脫肛。

立冬十月節坐功圖



運主陽明五氣，時配足厥陰肝風木。
坐功 每日丑寅時，正坐，一手按膝，一手挽肘，左右顧，兩手左右托三五度，吐納，叩齒，嚥液。
治病 胸脅積滯，虛勞邪毒，腰痛不可俯仰，嗌乾，面塵脫色，胸滿嘔逆，飧泄，頭痛，耳無聞，頰腫，肝逆面青，目赤腫痛，兩脅下痛引小腹，四肢滿悶，眩冒，目腫痛。

小雪十月中坐功圖



運主太陽終氣，時配足厥陰肝風木。
坐功 每日丑寅時，正坐，一手按膝，一手挽肘，左右爭力各三五度，吐納，叩齒，嚥液。
治病 脫肘，風濕熱毒，婦人小腹腫，丈夫癰疽狐疝，遺溺閉癰，血暈，腫暈，疝，足逆寒，疔善瘻，節時腫，轉筋陰縮，兩筋攣，洞泄，血在脅下，喘，善恐，胸中喘，五淋。

大雪十一月中坐功圖



運主太陽終氣，時配足少陰腎君火。
坐功 每日子丑時，起身仰膝，兩手左右托，兩足左右踏，各五七次，叩齒，嚥液，吐納。
治病 足膝風濕毒氣，口熱舌乾，咽腫上氣，嗌乾及腫，煩心心痛，黃疸腸癰，陰下濕，飢不欲食，面如漆，咳唾有血，渴喘，目無見，心懸如飢，多恐常若人捕等症。

冬至十一月中坐功圖



運主太陽終氣，時配足少陰腎君火。
坐功 每日子丑時，平坐，伸兩足，拳兩手按兩膝，左右極力三五度，吐納，叩齒，嚥液。
治病 手足經絡寒濕，脊股內後廉痛，足痿厥，嗜卧，足下熱，臍痛，左脅下背肩髀間痛，胸中滿，大小腹痛，大便難，腹大頸腫，咳嗽，腰冷如冰及腫，臍下氣逆，小腹急痛泄，下腫，足脰寒而逆，凍瘡，下痢，善思，四肢不收。

小寒十二月節坐功圖



運主太陽終氣，時配足太陰脾濕土。
坐功 每日子丑時，正坐，一手按足，一手上托，挽首互換，極力三五度，吐納，叩齒，嗽嚥。

治病 榮衛氣蘊，食即嘔，胃脘痛，腹脹，噦，瘧，食發中滿，食減善噫，身體皆重，食不下，煩心，心下急痛，溏瘕泄，水閉黃疸，五泄注下五色，大小便不通，面黃口乾，怠惰嗜卧，心下痞，苦善飢善味，不嗜食。

大寒十二月中坐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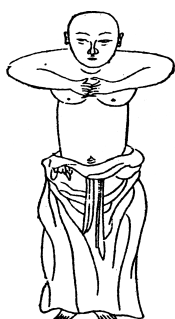
運主厥陰初氣，時配足太陰脾濕土。
坐功 每日子丑時，兩手向後，踞牀跪坐，一足直伸，一足用力，左右各三五度，叩齒，嗽嚥，吐納。

治病 經絡蘊積諸氣，舌根強痛，體不能動搖，或不能卧，強立，股膝內腫，尻陰膈脘足皆痛，腹脹腸鳴，飧泄不化，足不收行，九竅不通，足脣腫若水脹。

易筋經十二圖

論說

潘霽《內功圖說》
韋馱獻杵第一勢



立身期正直，環拱手當胸，氣定神皆斂，心澄貌亦恭。
韋馱獻杵第三勢



掌托天門目上觀 足尖著地立身端
力周腰脇渾如植 咬緊牙關不放寬
舌可生津將脣抵 鼻能調息覺心安
兩拳緩緩收回處 用力還將挾重看

韋馱獻杵第二勢



足指挂地，兩手平開，心平氣靜，目瞪口呆。
摘星換斗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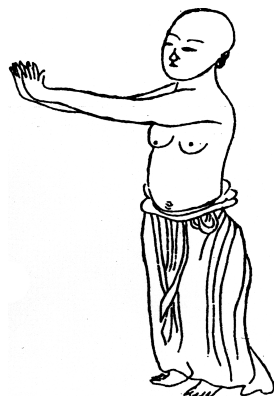
隻手擎天掌覆頭 更從掌內注雙眸
鼻端吸氣頻調息 用力收回左右俾

倒拽九牛尾勢



兩髀後伸前屈
小腹運氣空鬆
用力在於兩膀
觀拳須注雙瞳

出爪亮翅勢



挺身兼怒目
推手向當前
用力收回處
功須七次全

九鬼拔馬刀勢



側首彎肱
抱頂及頸
自頭收回
弗嫌力猛
左右相輪
身直氣靜

三盤落地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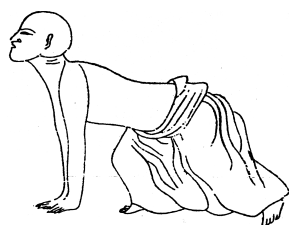
上腭堅撐舌
張眸意注牙
足開蹲似踞
手按猛如拏
兩掌翻齊起
千觔重有加
瞪睛兼閉口
起立足無斜

青龍探爪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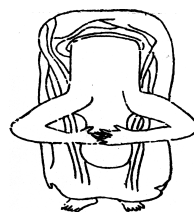
青龍探爪
左從右出
修士效之
掌平氣實
力周肩背
圍收過膝
兩目注平
息調心謐

卧虎撲食勢



兩足分蹲身似傾
屈伸左右髀相更
昂頭胸作探前勢
偃背腰還似砥平
鼻息調元均出入
指尖著地賴支撐
降龍伏虎神仙事
學得真形也衛生

打躬勢



兩手齊持腦
垂腰至膝間
頭惟探胯下
口更齧牙關
掩耳聰教塞
調元氣自閑
舌尖還抵腭
力在肘雙彎

掉尾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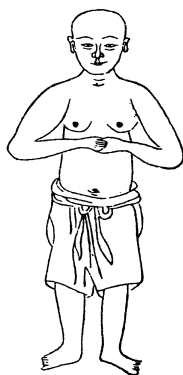
膝直膀伸
推手自地
凝神壹志
起而頓足
左右伸肱
以七為誌
盤膝垂眈
口注於心
定靜乃起
厥功維備
圖成十二
誰實貽諸
達摩西來
傳少林寺
有宋岳侯
功無與類

祛病九圖

論說

潘霽《內功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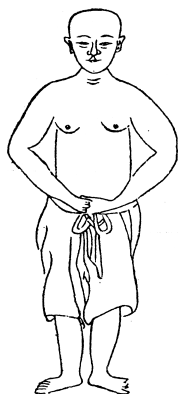
第一圖 以兩手中三指按心窩，由左順揉，團轉二十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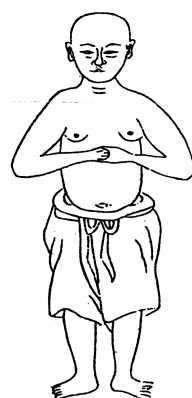
第二圖 以兩手中三指由心窩順揉而下，且揉且走，揉至臍下高骨為度。



第三圖 以兩手中三指由高骨處向兩邊分揉而上，且揉且走，揉至心窩兩手交接為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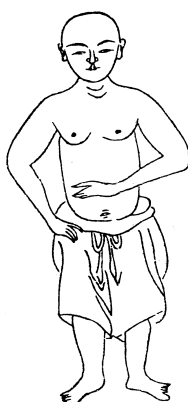
第四圖 以兩手中三指由心窩向下，直推至高骨二十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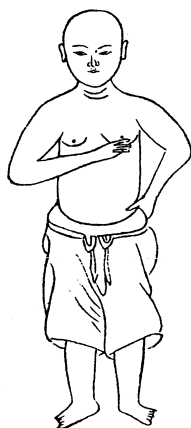
第五圖 以右手由左繞摩臍腹二十一次。



第六圖 以左手由右繞摩臍腹二十一次。



第七圖 以左手將左邊軟脇下腰腎處，大指向前，四指托後，輕捏定，用右手中三指自左乳下直推至腿夾二十一次。





第八圖 以右手將右邊軟脇下腰腎處，大指向前，四指托後，輕捏定，用左手中三指自右乳下直推至腿夾二十一次。



第九圖 揉摩畢，遂趺坐，以兩手大指押子紋，四指拳屈，分按兩膝上，兩足十指亦稍鉤曲，將胸自左轉前，由右歸後，搖轉二十一次。畢，又照前自右搖轉二十一次。

前法如搖身向左，即將胸肩搖出左膝，前向即搖伏膝上，向右即搖出右膝，向後即弓腰後撤，總不以搖轉滿足為妙，不可急搖，休使著力。

按摩

論說

《中藏經》卷上《論諸病治療交錯致於死候》 夫病者，有宜按摩者，有宜導引者。【略】導引，則可以逐客邪於關節；按摩，則可以驅浮淫於肌肉。【略】宜導引而不導引，則使人邪侵關節，固結難通；宜按摩而不按摩，則使人淫隨肌肉，久留不消。【略】不當導引而導引，則使人真氣勞敗，邪氣妄行；不當按摩而按摩，則使人肌肉腹脹，筋骨舒張。【略】大凡治療，要合其宜。【略】內無客邪，勿導引；外無淫氣，勿

按摩。

《聖濟總錄》卷四《治法·按摩》 可按可摩，時兼而用，通謂之按摩。按之弗摩，摩之弗按。按止以手，摩或兼以藥。曰按曰摩，適所用也。《血氣形志論》曰：形數驚恐，經絡不通，病生於不仁，治之以按摩。此按摩之通謂也。《陰陽應象論》曰：其剽悍者，按而收之。《通評虛實論》曰：癰不知所，按之不應，乍來乍已，此接不兼於摩也。華佗曰：傷寒始得一日在皮膚，當摩膏火灸即愈。此摩不兼於按，必資之藥也。世之論按摩，不知析而治之，乃合導引而解之。夫不知析而治之，固已疏矣；又合以導引，益見其不思也。

大抵按摩法，每以開達抑遏為義。開達則壅蔽者以之發散，抑遏則剽悍者有所歸宿。是故按一也，有施於病之相傳者，有施於痛而痛止者，有施於痛而無益者，有按之而痛甚者，有按之而快然者，概得陳之。風寒客於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為熱，或癰不仁而腫痛，既傳於肝，脅痛出食，斯可按也。肝傳之脾，名曰脾風。發瘧腹中熱，煩心出黃，斯可按也。脾傳之腎，名曰疝瘕。少腹冤熱而痛出白，一名為蠱，斯可按也。前所謂施於病之相傳有如此者。寒氣客於脉外，則脉寒，寒則縮蜷，縮蜷則脉絡急，外引小絡，卒然為痛；又與熱氣相薄，則脉滿而痛，脉滿而痛，不可按也。寒氣客於腸胃之間，膜原之下，血不得散，小絡急引。是痛也，按之則血氣散而痛止。迨夫客於俠脊之脉，其藏深矣，按不能及，故按之為無益也。風雨傷人，自皮膚入於大經脉，血氣與邪，并客於分腠間，其脉堅大，若可按也，然按之則痛甚。寒濕中人，皮膚不收，肌肉堅緊，榮血泣，衛氣除，此為處也。虛則聶辟氣乏，惟按之則氣足以溫之，快然而不痛。前所謂按之痛止，按之無益，按之痛甚，按之快然，有如此者。夫可按、不可按若是，則摩之所施，亦可以理推矣。養生法：凡小有不安，必按摩按捺，令百節通利，邪氣得泄。然則按摩有資於外，豈小補哉？

摩之別法，必與藥俱。蓋欲浹於肌膚，而其勢駛利。若療傷寒，以百膏摩體，手當千遍，藥力乃行。則摩之用藥，又不可不知也。

頭部按摩法

論 說

《雲笈七籤》卷四八《祕要訣法四·按天庭法》 天庭，是兩眉之間，眉之角也。眉內角，兩頭骨凹處。山源，是鼻下人中之本側，在鼻下小入谷中也。鼻中隔之中內際，宛凹處。華庭，在兩眉之下。眉下虛骨凹處。旦、中、暮，向其方平坐，臨目，嚥液三九，急以手陰按之三九。以兩手中指，急按其處。急，謂痛按之，非急速之急也。按而祝曰：開通天庭，使我長生，徹視萬里，魂魄返嬰，滅鬼却魔，來致千靈，上昇太上，與日合并，得補真人，列象玄名。此為常人致靈徹視，杜遏萬邪之道也。

肢體按摩法

論 說

蒲虔貫《保生要錄·調肢體門》 養生者，形要小勞，無至大疲。故水流則清，滯則污。養生之人，欲血脉常行，如水之流。坐不欲至倦，行不欲至勞，頻行不已，然宜稍緩，即是小勞之術也。故手足欲時其屈伸，兩臂欲左挽右挽如挽弓法，或兩手雙拓如拓石法，或雙拳築空，或手臂左右前後輕擺，或頭項左右顧，或腰胯左右轉，時俯時仰，或兩手相捉，細細擦如洗手法，或兩手掌相摩令熱，掩目摩面，事閑隨意為之，各十數過而已。每日頻行，必身輕、目明、筋節血脉調暢，飲食易消，無所擁滯。體中小不佳，快為之即解。舊導引方太煩，崇貴之人不易為也。今此術不擇時節，亦無度數，乘閑便作，而見效且速。

醫藥養生總部·養生功法及武術部·導引法分部

夫人夜卧，欲自以手摩四肢胸腹十數過，名曰乾浴。卧欲側而曲膝，益氣力。常時濁睡則吐，清津則嚥。常以舌挂上腭，聚清津而嚥之，潤五臟，悅肌膚，令人長壽不老。《黃庭經》曰：口為玉池大和官，嗽嚥靈液灾不干。又曰：閉口屈舌食胎津，使我遂煉獲飛仙。頻叩齒令齒牢，又辟惡。夫人春時暑月欲得晚眠早起，秋欲早眠早起，冬欲早眠晏起。早不宜在鷄鳴前，晚不宜在日出後。熱時欲舒暢，寒月欲收密，此合四氣之宜，保身益壽之道也。

日用按摩法

論 說

李鵬飛《三元延壽參贊書》卷四 夜半後生氣時，或五更睡覺，或無事閑坐，腹空時，寬衣解帶，先微微呵出腹中濁氣，一九止，或五六止，定心閉目，叩齒三十六通，以集身神，然後以大拇指背拭目，大小九過，使無翳障，明目，去風，亦補腎氣。兼按鼻左右七過。令表裏俱熱。所謂灌溉中嶽以潤肺。次以兩手摩令極熱，閉口鼻氣，然後摩面，不以過數，連髮際，面有光。又摩耳根、耳輪，不拘遍數，所謂修其城郭，以補腎氣，以防聾聵。名真人起居之法。次以舌挂上腭，漱口中外，津液滿口，作三嚥下之，如此三度九嚥。《黃庭經》曰：漱嚥靈液體不乾是也。便兀然放身，心同太虛，身若委衣，萬慮俱遣。久久行之，氣血調暢，自然延壽也。

又兩足心涌泉二穴，能以一手舉足，一手磨擦之百二十數，疏風去濕，健脚力。歐陽文忠公用此，大有驗。

按摩法

論說

孫思邈《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卷八二《養性·按摩法·天竺國按摩法》此是婆羅門法。

兩手相捉紐換，如洗手法。

兩手淺相叉，翻覆向胸。

兩手相捉，共按膝，左右同。

以手如挽五石力弓，左右同。

兩手相重按膝，徐徐捩身，左右同。

作拳向前築，左右同。

作拳却頓，此是開胸，左右同。

如拓石法，左右同。

以手反捶背上，左右同。

兩手據地，縮身曲脊，向上三舉。

兩手抱頭，宛轉膝上，此是抽脅。

大坐斜身偏欹如排山，左右同。

大坐伸兩脚，即以一脚向前虛掣，左右同。

兩手拒地回顧，此是虎視法，左右同。

立地反拗身三舉。

兩手急相叉，以脚踏手中，左右同。

起立以脚前後虛踏，左右同。

大坐伸兩脚，用當相手勾所申脚，著膝中，以手按之，左右同。

右十八勢，但是老人日別能依此三遍者，一月後百病除，行及奔馬，

補益延年，能食、眼明、輕健、不復疲乏。

老子按摩法：

兩手捺膝，左右捩身二七遍。

兩手捻膝，左右紐肩二七遍。

兩手抱頭，左右紐腰二七遍。

左右挑頭二七遍。

兩手托頭，三舉之。

一手抱頭，一手托膝，三折，左右同。

一手托頭，一手托膝，從下向上三遍，左右同。

兩手攀頭下向，三頓足。

兩手相捉頭上過，左右三遍。

兩手相叉，托心前，推却挽三遍。

兩手相叉，著心三遍。

曲腕築肋挽肘，左右亦三遍。

左右挽，前後拔，各三遍。

舒手挽項，左右三遍。

反手著膝，手挽肘，覆手著膝上，左右亦三遍。

手摸肩從上至下使遍，左右同。

兩手空拳築三遍。

兩手相叉，反覆攪，各七遍。

外振手三遍，內振三遍，覆手振亦三遍。

摩紐指三遍。

兩手反搖三遍。

兩手反叉，上下紐肘無數，單用十呼。

兩手上聳三遍。

兩手下頓三遍。

兩手相叉頭上過，左右申肋十遍。

兩手拳反背上，掘脊上下亦三遍。掘，措之也。

兩手反捉，上下直脊三遍。

覆掌搦腕內外振三遍。

覆掌前聳三遍。

覆掌兩手相叉，交橫三遍。

覆掌橫直，即聳三遍。

若有手患冷，從上打至下，得熱便休。

舒左脚，右手承之，左手捺脚，聳上至下，直脚三遍。右手捺脚亦爾。

前後捺足三遍。

左捺足，右捺足，各三遍。

前後却捺足三遍。

直脚三遍。

組膝三遍。

內外振脚三遍。

若有脚患冷者，打熱便休。

組膝以意多少，頓脚三遍。

却直脚三遍。

虎據，左右組肩三遍。

推天托地，左右三遍。

左右排山，負山拔木各三遍。

舒手直前頓申手三遍。

舒兩手兩膝亦各三遍。

舒脚直反頓申手三遍。

捺內脊、外脊各三遍。

自按摩法

論說

佚名《四氣攝生圖》以手左拓右拓，上拓下拓，前拓後拓，瞋目叩齒，摩手熱摩眼，拔耳掄腰，震動雙作，雙作反手爲之，然後掣足，仰展覆展，都數約至七八十而止。徐徐作之，仍想空中太和氣漸下入頂，如

雲入山，入皮入肉，入腹入四肢，五臟皆受其潤，則覺腹中有聲，意專存思，勿念外緣，則元氣達於氣海，須臾自達於涌泉，但日引一通至三通，令人力健，耳目聰明，百疾皆去，無限年月長存不忘，得滿千萬通去仙不遠矣。

服氣闡論

論說

佚名《神氣養形論》混元既分，天地得位，人與萬物，各分一氣而成形。動者稟乎天，靜者法乎地，天地之間最靈者人，能養人之形者，唯氣與神。神者，妙萬物而爲言；氣者，借沖虛以爲用。至人之言，莫先乎氣；至人之用，莫妙乎神。我先生得至人之道，見生死之機，常味於無味，用於無用，爲於無爲，事於無事，知神氣可以留形，故守虛無以養神氣，知杳冥可以致信，故人杳冥而觀至精，則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至人之不死，其猶穀神乎！先生曰：虛無之中，有物謂之神，杳冥之中，有物謂之氣。氣者，結虛無以成妙。故大洞真人曰：三月內視注心，一神則神光化生，纏綿五臟，其理明矣。且氣者，神之母，神者，氣之子。欲致其子，先修其母。若使神不受味於氣，則氣無以通靈；子不求食於母，則母無以致和。《道經》曰：既得其母，以守其子，既得其子，復守其母。《東華玉書》云：繫子長存心安寧。此皆謂修真之要言也。加以耳目者，神之戶牖，陰陽者，氣之干戈也。夫能閉戶牖，息干戈，皆在神氣之默用。若氣有所習，神有所歸，即無關鍵而不可開，無繩約而不可解，萬物貞明，皆奉不言之教，任無爲之化矣。《道經》云：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吾將內靜虛無杳冥之宰，當視不見之形，聽不聞之聲，搏不得之物，三者皆得，即我命在我不在於天。尹真人曰：內觀神光，不可謂無明，反聽神聲，不可謂無音，握固精神，不可謂無形。故修道人爲視者見，爲聽者聞，爲搏者得。有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先生

曰：我亦不夢，調之神遊，我神常遊，不繫於晝夜。獨處於逍遙之墟，不貸之圃，是謂採真之樂矣。吾欲分而為赤子，則赤子因氣母而成形，吾欲分而為嬰兒，則嬰兒因氣母而成質，吾欲分而為真人，則真人因氣母而致靈。此三者不可分，故混而為一，一為我神，神在我身中。嗟乎！妄作之儔，或存或守，胡為爾丹？胡為爾青？心迷爾真，目亂爾形。不知形者，不可與言氣，不知氣者，不可與言神。知乎形，知乎神者，則資乎道矣。且氣不能運則純精不應，神不能用則真景不明。故神明而能使氣，氣專而能應神，則知不修不能自明，氣不專不能自柔。《道經》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黃庭經》曰：仙人道士非有神，積精累氣迺成真。正謂此也。後來學者，或吐或納四時五芽之氣，或服引七宿二景之精，握固以象胎形，閉氣以為胎息，殊乖真人之妙旨，蓋是古來之末事。如此之徒，濁亂元氣，尤損於形神。夫至人之心遊於淡，氣合於漠，飲漱於玄泉，胎息於無味，則神光內照，五臟生靈，自然有紫煙上浮，玉彩交映。敬傳先生之旨，化白為朱，積精成形，口銜靈芝，降於形中，是為真仙之術。守中抱一勿失，與天地齊畢。

孫思邈《存神煉氣銘》 夫身為神氣之窟宅，神氣若存，身康力健，神氣若散，身乃死焉。若欲存身，先安神氣，即氣為神母，神為氣子，神氣若俱，長生不死。若欲安神，須煉元氣，氣在身內，神安氣海，氣海充盈，心安神定，定若不散，身心凝靜，靜至定俱，身存年永。常住道源，自然成聖。氣通神境，神通慧命，命住身存，合於真性，日月齊齡，道成究竟。依銘煉氣，欲學此術，先須絕粒，安心氣海，存神丹田，攝心靜慮，氣海若具，自然飽矣。專心修者，百日小成，三年大成。初入五時，後通七候，神靈變化，出沒自在，峭壁千里，去住無礙。氣若不散，即氣海充盈，神靜丹田，身心永固，自然回顏駐色，變體成仙，隱顯自由，通靈百變，名曰度世，號曰真人，天地齊年，日月同壽。此法不服氣，不嚙津，不辛苦，要吃但吃，須休即休，自在自由，無阻無礙，五時七候，人胎定觀。夫學道之人，人有五時：

第一時，心動多靜少，思緣萬境，取捨無常，忌慮度量，猶如野馬，常人心也。

第二時，心靜少動多，攝動入靜，心多散逸，難可制伏，攝之勤策，

追道之始。

第三時，心動靜相半，心靜似攝，心常靜散相半，用心勤策，漸見調熟。

第四時，心靜多動少，攝心漸熟，動即攝之，專注一境，失而遽得。

第五時，心一向純靜，有事無事，觸亦不動，田攝心熟，堅散準定，從此已後，處顯而入七候，任運自得，非關作矣。

第一候，宿疾并銷，身輕心暢，停心人內，神靜氣安，四大適然，六情沉寂，心安懸境，抱一守中，喜悅日新，名為得道。

第二候，超過常限，色返童顏，形悅心安，通靈徹視，移居別郡，揀地而安，鄰里知人，勿令舊識。

第三候，延年千載，名曰仙人。遊諸名山，飛行自在，青童侍衛，玉女歌揚，騰躡煙霞，綠雲捧足。

第四候，煉身成氣，氣繞身光，名曰真人，存亡自在，光明自照，晝夜常明，遊諸洞宮，諸仙侍立。

第五候，煉氣為神，名曰神人。變通自在，作用無窮，力動乾坤，移山竭海。

第六候，煉神合色，名曰至人。神既通靈，色形不定，對機施化，應物現形。

第七候，身超物外，迴出常倫。大道玉皇，共居靈境，聖賢集會，弘演至真，造化通靈，物無不達，修行至此，方到道源。萬行休停，名曰究竟。今時之人，學道日淺，曾無一候，何得通靈？理守愚情，保持穢質，四時遷運，形安色衰，體謝歸空，稱為得道，謬矣！此胎息定觀，是留神駐形之道術，在口訣不書於文，有德至人方遇此法，細詳留意，必獲無疑。賢達之人，逢斯聖矣！

司馬承禎《服氣精義論》 夫氣者，道之幾微也。幾而動之，微而用之，乃生一焉，故混元全乎太易。夫一者，道之沖凝也。沖而化之，凝而造之，乃生二焉，故天地分乎太極。是以形體立焉，萬物與之同稟；精神著焉，萬象與之齊受。在物之形，唯人為貞；在象之精，唯人為靈。并乾坤，居三才之位，合陰陽，當五行之秀。故能通玄降聖，練質登仙，隱景入虛，無之心至妙，入登仙之法。登仙之法，所學多途，至妙之旨，其

歸一揆。或飛消丹液，藥效升騰，或齋戒存修，功成羽化。然金石之藥，實虛費而難求，習學之功，彌歲年而易遠。若乃爲之速效，專之克成，虛無合其道，與神靈合其德者，其唯氣妙乎！黃帝曰：食穀者智而夭，食氣者神而壽，不食者不死。真人曰：夫可久於其道者，養生也；常可與久遊者，納氣也。氣全則生存，然後能養志；養志則合真，然後能久登生氣之域。可不勤之哉！是知吸引晨霞，餐漱風霜，養精光於五臟，導營衛於百關，既祛疾以安形，復延和而享壽。閉視聽以胎息，返衰朽於童顏，遠取於天，近取於己。心閑自適，體逸無爲欣。邈矣！於百年全浩然於一室，就輕舉之諸術，真清虛之雅致歟！若兼修真之業，煉化之功，則仁雲輶而促期，馳羽駕而增遠矣。服氣之經，頗覽多本，或散在諸部，或未暢其宗。觀之者以不廣致疑，習之者以不究無效。今故纂類篇目，詳精源流，庶使螭蛄之兼濟，豈龜龍之獨善耳。

《延陵先生集新舊服氣經》（桑榆子評）

《仙真經》云：夫人臨終

而始惜身，罪定而思遷善，病成方功於藥，天網已挂，胡可追耶？故賢人上士，惜未危之命，懼未萌之禍，理未至之病也。修真品有三：上年、中年、下年。上年者，二十、三十也。中年者，四十、五十也。下年者，六十、七十也。上年者早悟大道，識達玄微，髓壯骨堅，筋全肉滿，從容履道，無不成功。中年者悟道已晚，筋肉骨髓各有其半，處在進退，如日中之功。下年者骨髓筋脉，十有二三，猶可補修，如日暮功矣。八十已上者，罪位已定，無可救之法。腦竭髓盡，萬關乾枯，神謝氣亡，尸行鬼步。桑榆子曰：尸以喻無知，鬼以喻有知而非人情者。惟尸行，惟鬼步，且行且步，運之者誰？則知元氣尚在，但以減耗，鄰於涸矣。若逢至人，成得大藥，譬持盈車之焦蓬，熱將燼之餘焰，亦可致其赫然而熾矣。此言無可救者，只謂氣功已晚，自我之事不及矣。若遇玄聖而救其生，死則肉骨起仆黃枯，何爲而不可？況彼尚爲物也。先賢上士知風燭之倏忽，乃攝志持情，捨榮棄俗，奉身歸道，不與物傷。道者，氣也。氣者，身之根也。魚離水必死，人失道豈存？是以保生者，務修於氣，愛氣者，務保於精。精氣兩存，是名保真也。人有三丹田：上元、中元、下元是也。上元丹田，腦也，亦名泥丸。中元丹田，心也，亦名絳宮。下元丹田，氣海也，亦名精門。三元之中，各有一神。桑榆子曰：精化爲氣，氣胚而神集焉。神何物也？靈照之名也。知化氣全，氣全則神全，若

元氣充滿，百骸孔竅神必備矣。必備者無他，氣至則神到。今人有憂患，動中則知見因而暫虧，蓋氣擁有不至者耳。苟心冥氣和。其神豈獨三元之中而已哉！精者，身之根，根者，氣之位。精全則氣全，精泄即氣泄，氣泄則神乘而去之，唯精與氣須全耳。《黃庭》云：長生至慎房中急，何爲死作令神泣？但當吸氣錄子精，寸田尺宅可治生。若當決海百瀆傾，葉去樹枯失青青。故先賢至於道者，莫不因愛氣保精而能全也。夫服氣本名胎息，胎息者，如嬰兒在腹中，十個月不食而能長養成就，爲新受正氣，無思無念，兀然凝寂，受元氣，變化關節臟腑，皆自然而成。豈有傳保之術，飢渴之備耶？及出母腹，即吸納外氣，而有啼叫之聲，即乾濕飢飽，似有所念，即失元氣。人能依嬰兒在母腹中自服內氣，握固守一，是名曰胎息。桑榆子曰：此言失元氣者，非也。苟納外氣，便失元氣，即世間無復有生人矣。《法華經》云：須行住坐卧，身心不亂者，亦言氣主心，心邪則氣邪，心正則氣正。今人所舉手動足，喜怒哀樂，莫不由心。心之動息，莫不是氣。氣感意，意從心，心和則氣全，氣全即神全；氣絕即神滅，神滅即爲委土矣。故醫家先診脉者，測候五臟四時之氣，察諸病源，始尋方藥。人但能察得氣候，口鼻取捨，斯須不忘，自然五臟和，而脉調氣順也。夫人與天地合體，陰陽混氣，皮膚骨髓，臟腑及榮衛，呼吸進退，寒暑變異，莫不均乎二儀，應乎五行也。是知天地否泰，陰陽之氣亂焉，臟腑不調，經脉之候病焉，因外所中者，百病起於風，因內所致者，百病起於氣也。故曰：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信哉！是故須知形神之理，養而全之，審内外之病，慎而修之。岐伯高曰：食氣者則靈而壽延，食穀者多智而促命。凡服氣者何求也？以其功至，則氣化爲血，血化爲精，精化爲髓。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脉，四年易肉，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即三萬六千神在於身，化爲真仙，號爲真人矣。是以意在玄微，理生不測。修真之人又有三等，任時分理，其狀不一。上等之士，本性虛閑，用志清雅，發言合道，履行無瑕。如此之人有前代之資，以石投水，無所比之也。中等之人，或身居榮祿，或地勢高遠，或巨葉厚姻，或有名有望，二疑進退，倏忽虛捐，聞道即寤寐不安，思名則終朝不息，兩心交戰，勝者即全，逡巡之間十失六七矣。中等已降，二時既過，蹉跎暮年，筋力衰微，心神已喪，雖食厚祿，白日將傾，

追惟嚙臍，方即正路。此時若能精心勵志，尚乃救其一二焉。此皆先賢所悲，表示於後，幸察根柢，生實信心。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五六《諸家氣法部一》 論曰：元氣無號，

化生有名；元氣同包，化生異類。同包無象，乃一氣而稱元；異居有形，立萬名而認表。故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慾以觀其妙，常有慾以觀其微。微爲表，妙爲裏。裏乃基也，表乃始也。始可名父，妙可名母，此則道也，名可名也，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道，異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乃自然所生。既有大道，道生陰陽，陰陽生天地，天地生父母，父母生我身。

【略】

夫人之受天地元氣，始因父精母血，陰陽會合，上下和順，分神減氣，忘身遺體，然後我性隨降，我命記生，綿綿十月之中，人皆十月處於胞胎，解在卷末也。蠢蠢三時之內，人雖十月胞胎，其實受孕三十八臘。一臘謂一七日一變，凡三十八變。然後解胎求生。求生之時，四日之中，善慧聰明者，如在王室，受諸快樂，釋然而生，如從天降下，子母平善，無諸痛苦，親屬歡喜，鄰里相慶；凶惡悖戾者，如在狴牢，受諸苦毒，二命各爭，痛苦難忍，親族憂惶，鄰里驚懼。凡在世人受孕日數，數則一定，善惡兩分，爲人子者，安可悖亂五逆哉！今生子滿三十日，即相慶賀，謂之滿月，皆以此而習爲俗矣。氣足形圓，百神俱備，如二儀分三才，體地法天，負陰抱陽，喻瓜熟蒂落，啐啄同時，既而產生，爲赤子焉。夫至人含懷道德，沖泊情性，抱一守虛，澹寂無事，體合虛空，意栖胎息，故曰合德之厚，比於赤子。赤子之心，與至人同心，內爲道德之所保，外爲神明之所護，比若慈母之於赤子也。夫赤子以全和爲心，聖人以全德爲心，外無分別之意，內無害物之心。赤子以全和，故能拳手執握，自能牢固，所謂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終日號而不嘎，和之至。執牢實者，其由元氣充壯，致骨弱筋柔。未知陰陽配合，而含氣之源動作者，由精氣純粹之所然也。陰爲雌牝，陽爲雄牡，峻謂氣命之源。氣命之源，則元氣之根本也。言赤子心無情慾，意無辨認，雖有峻作，且不被外慾牽挽，終無呾澮尾閭之虞，其氣真精，往還溯流，自然自在，任運任真而

已，故曰精之至也。終日號啼，而聲不嘶嘎者，亦純和之至也，故曰和之至也。嘎者，聲物之破也。赤子以元氣內充，真精存固，全和之至，乃不破散也。

《上清洞真品》云：人之生也，稟天地之元氣，爲神爲形；受元一之氣，爲液爲精。天氣減耗，神將散也；地氣減耗，形將病也；元氣減耗，命將竭也。故帝一回風之道，溯流百脉，上補泥丸，下壯元氣。腦實則神全，神全則氣全，氣全則形全，形全則百關調於內，八邪消於外。元氣實則髓凝爲骨，腸化爲筋，其由純粹真精，元神元氣，不離身形，故能長生矣。

秦少齊《議黃帝難經》云：男子生於寅，寅爲木，陽也；女子生於申，申爲金，陰也。元氣起於子，乃人命之所生於此也。男從子左行三十，女從子右行二十，俱至於巳，爲夫妻懷妊，受胎氣於此也。男從巳左行十至寅，女從巳右行十至申，俱爲十月受氣，氣足形圓，寅申乃男女所生於此也。從寅左行三十至未，未謂小吉，男行年所至也；從申右行二十至丑，丑謂大吉，女行年所至也。然乃許男婚而女娉矣。如是永久焉，則元氣無所復，精氣無所散，故致長生也。夫天地元氣既起於子之位，屬水，水之卦爲坎，主北方，恒嶽冀州之分野，人之元氣亦同於天地，在人之身生於腎也。人之元氣，得自然寂靜之妙，抱清虛玄妙之體，玄之又玄，妙之又妙，是謂衆妙之門，乃元氣玄妙之路也。故玄妙曰神，神之靈者曰道，道生自然之體，故能長生。生命之根，元氣是矣。

夫腎者神之室，神若無室，神乃不安，室若無神，人豈能健！室既固矣，乃神安居。則變凡成聖，神自通靈。神乃愛生而室不能固，致使神不得安居，室屋於是空廢，遂投於死地矣。若人自以其妙於運動，勤於修進，令內清外靜，絕諸染污，則大壯營室，神魂安居。神之與祗，恒爲營衛，身之與神，兩相愛護，所謂身得道，神亦得道；身得仙，神亦得仙。身神相須，窮於無窮也。

夫元氣者，乃生氣之源，則腎間動氣是也。此五臟六腑之本，十二經脉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源，一名守邪之神，聖人喻引樹爲證也。此氣是人之根本，根本若絕，則臟腑筋脉如枝葉，根朽枝枯，亦以明矣。問：何謂腎間動氣？答曰：右腎謂之命門，命門之氣，動出其間，間由中也，

動由生也，乃元氣之係也，精神之舍也。以命門有真精之神，善能固守，守御之至，邪氣不得妄入，故名守邪之神矣。若不守邪，邪遂得入，人即人當死也。人所以得全生命者，以元氣屬陽，陽爲榮，以血脈屬陰，陰爲衛，榮衛常流，所以常生也。亦曰榮衛，榮衛即榮華氣脈，如樹木芳榮也。榮衛臟腑，愛護神氣，得以經營，保於生路。又云：清者爲榮，濁者爲衛，榮行脈中，衛行脈外，晝行於身，夜行於藏，一百刻五十周，至平旦大會，兩手寸關尺，陰陽相貫常流，如循其環，終始不絕。絕則人死，流即人生，故當運用調理，愛惜保重，使榮衛周流，神氣不竭，可與天地同壽矣。

夫混沌分後，有天地水三元之氣，生成人倫，長養萬物，人亦法之，號爲三焦三丹田，以養身形，以生神氣。有三位而無正藏，寄在一身，主司三務。上焦法天元，號上丹田也，其分野自胃口之上，心下膈已上至泥丸，上丹田之位受天元陽氣，治於膻中，膻中穴在胸，主溫於皮膚肌肉之間，若霧露之溉焉；中焦法地元，號中丹田也，其分野自心下膈至臍，中丹田之位受地元陰氣，治於胃脘，胃脘穴在心下，主腐穀熟水，變化胃中水穀之味，出血以營臟腑身形，如地氣之蒸焉；下焦法水元，號下丹田也。其分野自臍中下膀胱囊及漏泉，下丹田之位受水元陽氣，治於氣海，在臍下一寸。府於氣街者，氣之道路也。三焦都是行氣之主，故府於氣街，乃四通八達之大道也。下焦主運行氣血，流通經脈，聚神集精，動靜陰陽，如水流就濕，濕即源，濕言水行赴下也。澆注以時，雲氣上騰，降而雨焉。

《仙經》云：我命在我，保精受氣，壽無極也。又云：無勞爾形，無搖爾精，歸心靜默，可以長生。生命之根本，決在此道，雖能呼吸導引，修福修業，習學萬法，得服大藥，而不知元氣之道者，如樹但有繁枝茂葉，而無根莖，豈能久活耶？若以長夜聲色之樂，嗜慾之歡，非不厚矣，卒逢天逝之悲，永捐泉壠之痛，是則爲薄亦已甚矣。若以積年終日，勤苦修煉，受延齡之方，依玉經之法，遵火食之禁，知元氣之旨，拘魂制魄，留胎止精，此非不薄矣，卒逢長久之壽，永住雲霄之境，是則爲厚亦已甚矣。故性命之限，誠有極也，嗜慾之情，固無窮也，以有極之性命，逐無窮之嗜慾，亦自斃之甚矣。夫土能濁河，不能濁海，風能拔樹，不能拔

山，嗜慾之能亂小人，不能動君子，夫何故哉？君子乃處士也，小人乃遊子也，須知性分有極，生涯難保，若不示之以樞機，傳之以要道，宣之以心髓，授之以精華，則片言曠代，一經皓首，不可得聞道矣。夫道者何所謂焉？道即元氣也。元氣者，命卒也。命卒者，惟中之術也。以存道爲法，化精爲妙，使氣流行，運無阻滯。是故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若知玄之又玄，男女同修，夫婦俱仙，斯謂妙道。

《仙經》云：一陰一陽謂之道，三元二合謂之丹，溯流補腦謂之還，精化爲氣謂之轉。一轉一易一益，每轉延一紀之壽，九轉延一百八歲。西王母云：呼吸太和，保守自然，先榮其氣，氣爲生源。所爲易益之道，益者益精也，易者易形也。能益能易，名上仙籍；不益不易，不離死厄。行此道者，謂常思靈寶。靈者神也，寶者精也。但常愛氣惜精，握固閉口，吞氣吞液，液化爲精，精化爲氣，氣化爲神，神復化爲液，液復化爲精，精復化爲氣，氣復化爲神，如是七返七還，九轉九易，既益精矣，即易形焉。此易非是其死，乃是生易其形，變老爲少，變少爲童，變童爲嬰兒，變嬰兒爲赤子，即爲真人矣。至此道成，謂之胎息。修行不倦，神精充溢，元氣壯實，腦既已凝，骨亦換矣。

《仙經》云：陰陽之道，精液爲寶，謹而守之，後天而老。又云：子欲長生，當由所生之門，遊處得中，進退得所，動靜以法，去留以度，可延命而愈疾矣。又云：以金理金，是謂真金；以人理人，是謂真人；人常失道，非道失人。人常去生，非生去人。要常養神，勿失生道，長使道與生相保，神與生相守，則形神俱久矣。王母云：夫人理氣，如龍理水。氣歸自然，神歸虛無，精歸泥丸。水出高原，上入天河，下入黃泉，橫流百川，終歸四海。氣之與水，循環天地，流注人身，輪轉無窮，運行無極，人能治之，與天地齊其經，日月同其明矣。

《古說記》云：人之元氣，乃神魂之餽饌，故曰子丹進餽饌正黃。是以神服元氣，形食五味，氣清即神爽，氣濁即神病。故常謂勾修煉氣，常令氣清，所謂煉神煉魂，却鬼制魄，使形神俱安。夫魂降於天謂之神，魄本於地謂之鬼，鬼即屬陰，神即屬陽，所以煉魂神，服元氣，千萬不死，身得昇天；食五味，祝淫鬼，千萬皆死，形沒於地。夫魂飛於天，魄沉於泉，水火分解，各歸本元，生則同體，死則相懸，飛沉各異，稟之自然。

何哉？如一條之木，以火燔之，煙即飛上，灰即下沉，亦是自然而然也。

《九皇上經》曰：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昇合成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黃如橘，中有佳味甜如蜜，子能得之慎勿失。注云：交梨火棗，生在人體中，其大如彈丸，其黃如橘，其味甚甜，其甜如蜜，不遠不近，在於心室。心室者，神之舍，氣之宅，精之主，魂之魄。玉池者，口中舌上所出之液，液與神氣一合，謂兩半合一也。

《太清誥》云：許遠遊與王羲之書曰，夫交梨火棗者，是飛騰之藥也。君侯能剪除荆棘，去人我，泯是非，則二樹生君心中矣，亦能葉茂枝繁，開花結實，君若得食一枝，可以運景萬里。此則陰丹矣。但能養精神，調元氣，吞津液，液精內固，乃生榮華，喻樹根壯葉茂，開花結實，胞孕佳味，異殊常品。心中種種，乃形神也。陰陽乃日月雨澤，善風和露，潤沃灌溉也。氣運息調，榮枝葉也。性清心悅，開花也。固精留胎，結實也。津液流暢，佳味甜也。古仙誓重，傳付於口，今以翰墨宣授，宜付奇人矣。

道林云：此道亦謂玉醴金漿法。玉醴金漿，乃是服煉口中津液也。一曰精；二曰淚；三曰唾；四曰涕；五曰汗；六曰溺。人之一身，有此六液，同一元氣，而分配五臟六腑、九竅四肢也。知術者，常能歲終不泄，所謂數交而不失出，便作獨卧之仙人也。常能終日不唾，恒含而嚥之，令人精氣常存，津液常留，面目有光。

《老子節解》云：唾者，溢為醴泉聚，流為華池府，散為津液，降為甘露，漱而嚥之，溉臟潤身，通宣百脉，化養萬神，肢節毛髮，堅固長春，此所謂內金漿也，可以養神明，補元氣矣。若乃清玉為醴，煉金為漿，化其本體，柔而不剛，色瑩冰雪，氣奪馨香，飲之一盃，壽與天長，此所謂外金漿也。可以固形體，堅臟腑矣。又常使身不妄出汗，汗是神之信，元調而運動微汗者，適致也，乃勿衝冷風。若極勞形，盜失精汗者，霖霖不止，大困神形，固當緩形徐行，勞而不極，坐卧勿及疲倦。行立坐卧，常能消息從容，導引按摩消息，令人起坐輕健，意思暢逸。又常伺候大小二事，無使強關抑忍，又勿使失度，或澀或寒或滑多，皆傷氣害生，為禍甚速。此所謂知進退存亡，聖人之道也。

夫聖凡所共寶貴者，命也；賢愚所共愛惜者，身也。是故聖人以道

德、仁義、謙慈、恭儉、天文、人事、預垂瑞兆以示君子也；禮樂、征伐、法律、刑典、鬼神、卜筮、夢覺、警象以示小人也。夫養生之要，先誠其外，後慎其內，內外寂靜，此謂善人無為也。欲求無為，先當避害，何者？遠嫌疑，遠小人，遠苟得，遠行止，慎口食，慎舌利，慎處鬧，慎力鬪，常思過失，改而從善。又能通天文，通地理，通人事，通鬼神，通時機，通術數。是則與聖齊功，與天同德矣。夫術數者，莫過修神，淘煉真氣，使年延疾愈；外攘邪惡，清淨心身，使禍害不干。

【略】

夫修煉法者，言調和神氣，使周流不竭絕於腎。腎乃命門，故曰命術也。神氣不竭，則身形長生，煉骨化形，遊於帝庭，位為真人，以養元氣，男女俱存。《經頌》云：道以精為寶，寶持宜密祕，施人則生人，留己則生己，生己永度世，名籍存仙位，人生則陷身，身退功成遂。結嬰尚未可，何況空廢棄，棄捐不覺多，衰老而命墜。天地有陰陽，元氣人所貴，貴之合於道，但當慎無貴。夫能養其元，綿綿服其氣，轉轉還其精，沖融妙其粹。

夫能服元氣者，不可與餌一葉一花、一草一木、靈芝金石之精滯，砂礫之滓穢，同日同年而語哉！《老子》云：精者，血脉之川源，守骨之靈神，故重之以為寶；氣者，肌肉之雲氣，固形之真物，故重之以為生。人之一身，法象一國，神為君，精為臣，氣為民。民有德，可為尊，君有道，可以永久有天下。是以能養氣有功，可化為精；養精有德，可化為神；養神有道，可化為一身，永久有其生。

《三一訣》云：修煉元氣真神，三三存至者，即精化為神，神化為嬰兒，嬰兒化為真人，真人化為赤子。赤子乃真一也，一乃帝君也，能統一身，主三萬六千神。帝若在身，三萬六千神無不在也，故能舉其身遊帝庭。

《天老十千經》云：食氣之道，氣為至寶，一歲至肌膚充榮，二歲至機關和良，三歲至骨節堅強，四歲至髓腦填塞。填塞，滿塞也。天有四時，氣應四歲，食氣守一，功備四年，則神與形通。形能通神，如日明焉，不視而見形，不聽而聞聲，不行而能至，不見而知之，所謂形一神千，得稱為仙，形一神萬，得稱嬰兒，形一神萬八千，得稱真人，形一神三萬六

千，得稱赤子，即真一帝君矣。與日月長生，天地齊齡，道之成矣。

夫元氣有一，用則有二，用陽氣則能飛行自在，朝太清而遊五嶽；用陰氣即能住世長壽，適太陽而遊洞穴。是謂元氣一性，陰陽二體，一能生二，二能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若不得元氣，分陰陽之用，即萬物無由得生化成長。故神無元氣即不靈，道無元氣即不生，元氣無陰陽即不形。形須有氣，氣須有陰陽，陰陽須有精，精須有神，神須有道，道須有術，術須有法，法須有心，心須有一，一須有真，真須有至，至無至虛，至清至淨，至妙至明。至至相續，親親相授，授須其人，非道勿與。

人能學道，是謂真學，學諸外事，是謂淫學，亦謂邪道。夫學道謂之內學，內學則身心之事，名三丹田三元氣。一丹三神，一氣分六氣，陽則終九，陰則終六，陽九百六，天地之極，亦人之極，至此謂之還元返本。夫云極者，元氣內藏，盡無出入之息，兼為有竅作出入息處，亦皆並無出入之息，此名得道，謂之至無也。

《真經》曰：修煉元氣，至無出入息，是落籍逃丁之士，不為太陰所管，三官不錄，萬靈潛衛矣。

夫稱混元者，氣也。周天之物，名之混元。混元之氣者，本由風也。風力最大，能載持天地三才五行，天地三才五行，不能大其風，風氣俱同一體，而能開花拆柳，結實成果，莫不由其四氣八風也。

夫修心是三一之根，煉氣是榮道之樹，有心有氣，如留樹留根。根即心也，存心即存氣，存氣即存一。一即道也，存道即總存三萬六千神，而總息萬機。總息萬機，即無不為，而無不為，即至丹見矣。服至丹者，與天地齊年。

何謂至丹？至丹即丹田真神，真一帝君存身為主，衆神存體，元氣不散，意絕淫蕩，氣遵稟其神，禁束其故氣，至無出入之息，能胎息者，命無傾矣。謂形留氣住，神運自然。

羅公遠《三岑歌》云：樹衰培土，陽衰氣補，含育元氣，慎莫失度。注云：無情莫若木，木至衰朽，即塵土培之，尚得再榮。又見以嫩枝接續老樹，亦得長生，却為芳嫩。用意推理，陽衰氣補，固亦宜爾。衰陽以元氣補而不失，取其元氣津液返於身中，即顏復童矣。何況純全正氣未散，元和純一，遇之修煉，其功百倍！故學道切忌自己元氣流失也。

真人云：夫修煉常須去鼻孔中毛，宣降五臟六腑穀滓穢濁，洗漱口齒，沐浴身體，誠過分酒，忌非適色。遇飲食先捧獻明堂前，心存祭祀三丹田、九一帝真、三萬六千神君。恒一其意，專調和神氣，本末來去，常令息勻，如此堅守，精氣得固，即學節氣。節氣時先閉口，默察外息從鼻中入，以意預料入息三分，而節其一分令住，入訖，即料出息三分，而節其一分，凡出入各節一分，如此不得斷絕。夫節氣之妙，要自己意中與鼻相共一則節之，其氣乃便自止，驚氣之出入，人不節之，其氣乃亦自專出入，若解節之，即不敢自專出入，是謂節之由人不由氣也。

夫氣與神，復以道為主，道由心，心由意，即知意為道主，意亦可謂之神也。大約神使其氣，以意為妙，鼻失出口，亦勞閉之，舌拄齒，覺小悶，悶即微微放之，三分留一，却復閉之。如上所說，當節氣令耳無聞、目無見、心無思，周而復始調習之。氣未調和，常放少許出，意度氣和，即如法節之。若意能一日節之，然如常息者，其氣即永固，不假放節，但勤用功，即氣自永息，不從口鼻出入，一一自然從皮膚毛孔流散，如風雲在山澤天地，自然自在。

《仙經》云：元氣調伏，常常服之，不絕不竭，自不從口鼻出。修煉百日已來，耳目自然不聞見也。修煉之人，切不得亂食。凡味即令元氣奔突，又不能清淨其心。不依教法，唯貪財色，嗜慾妒嫉，恣食辛穢，懷毒抱惡，不敬仙法，但務偷竊，違負背逆為凶者，三官書過，北陰召魂，未死之間，精神亡失，忘前忘後，如駭如痴，醉亂昏迷，橫遭殃禍，延於九祖，形謝九泉，此蓋失道，負神明矣。

【略】

夫長生之術，莫過乎服元氣，胎息內固，靈液金丹之上藥，所以禽蟲蟄藏，以不食而全，蓋是息待其元氣也。節氣功成，即學嚙氣，但合口作意，微力如嚙食一般。嚙液嚙氣，皆如嚙食，存想入腎入命門穴，循脊流上溯入腦宮，又漑臍下至五星。五臟相逢，內外相應，各有元氣管係連帶，若論元氣流行，無處不到。若一身內外疾病之處，以意存金、木、水、火、土五色，相克相生，以意注之，無不立愈。又有妙訣，雖云呵、咽、呼、吹、噓、唏一六之氣，不及冷、暖二氣以愈百病。夫節氣從容稍久，含氣候暖而嚙之，謂之暖氣，可愈虛冷；若纔節氣，氣滿便嚙，謂之

冷氣，可愈虛熱。臨時皆以意度而行。又或有病，但以呵呵十至三十，知其應驗，酒毒、食毒俱從呵氣並出。若能專心服元氣，更須專念於一，存而祝之，可與日月同明矣。

夫天得一以清，天即泥丸，有雙田宮、紫宮，亦曰腦宮。宮有三焉，丹田、洞房、明堂，乃上三一神所居也。其名赤子、帝卿、元先，常存念之，即耳聰目明，鼻通腦實矣。地得一以寧，地即臍中氣海，亦有丹田、洞房、明堂三宮，下三一神所居也，其名嬰兒、元陽、谷玄，存念之永久，即口不乏津，腹實心寂，不亂不惑，自通神靈矣。神得一以靈，即心主於神，心為帝王，主神氣變化，感應從心，非有非無，非空非色，從粗入細，從凡人聖，心為絳宮，亦有丹田、洞房、明堂三宮，三一神所居也，其名真人、子丹、光堅，存念不絕，即帝一不離身心，身心安寧，遇白刃來逼，但當念一，一來救人，必得免難，道不虛言。其三丹田曰：其神九人，皆身長三寸，並衣朱衣、朱冠幘、朱履，坐金牀玉榻，機按金爐，常依形象存而念之。一云男即一神，長九分，女長六分，其兩存注之。夫元命者，元氣也。有身之命，非氣不生，以道固其元，以術固其命，即身形神氣永長存矣。我命之神，即三丹田之三一神也。其形影精光氣色，凡三萬六千神，皆臣於帝一。一分二，謂陽氣化為元龍，陰氣化為玉女。訣云：氣之所在，神隨所生，神在氣即還，神去氣即散。若能存念其神，以守元氣，氣亦成神，神亦成氣。修之至此，氣合則為影精光氣色，氣散則為雲霧風雨。出即為亂，入即為真，上結三元，下結萬物，靜用為我身，動用為我神。形神感應，在乎運用；神氣變化，在乎存念。《三元經》云：上元神名曰元，中元神名還丹，下元神名子安，亦須如三一九神，專存念之。凡出入行住坐起，所遇皆然，精意專念，玄之又玄，道之極秘矣。

行氣法

論說

佚名《枕中記》 凡欲求仙，大法有三：一曰保精，二曰行氣，三曰服餌也。凡此三事，亦附淺至深，不遇至人，不涉勤苦，亦不可卒知之也。然保精之術，近有百法，行氣亦有數千條，服餌之方略有十種，皆以勤勞不絕為務。故行氣可以治百病，可以去瘟疫，可以禁蛇獸，可以止瘡血，可以居水中，可以辟飢渴，可以延年命。其大要者，胎息而已。胎息者，不復以口鼻噓吸也，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

夫善用氣者，噓水，水為之逆流；噓火，火為之滅炎；噓蟲豹，蟲豹為之伏；噓金瘡，瘡血則止。聞有毒蟲所中，雖不見其人，便遙為噓咒我手，男左女右，彼雖萬里之外，皆即愈也。又中惡卒病，但吞之，三九之病亦登時差之。但人性多躁，少能安靜以思其道耳。

凡行氣之道，其法當在密室閉戶，安牀軟席，枕高二寸半。正身偃卧，瞑目閉氣，息於胸膈，以鴻毛著鼻口上而毛不動，經三百息，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當以漸除之耳。若食生冷、五辛、魚肉及喜怒憂悲而行氣者，非止無益，更增氣病，上氣嗽逆。不能頓閉之，稍稍學之。初起於三息、五息、七息、九息而一舒氣，尋更噏之。能十二息不舒氣，是小通也。百二十息不舒氣，是大通也。百二十息不舒氣，可以除病，隨病所在念之，頭痛念頭，足痛念足，欲令其愈，和氣攻之，從時至時便自銷矣。此治身之大要也。

凡行氣常以夜半之後生氣時閉氣，以心中數之，令耳不聞。恐有誤亂，以手下籌，能至於千，即去仙不遠矣。

凡吐氣，常令人多出少，常以鼻人口吐。若天大霧、惡風、猛寒，勿行氣也，但閉之，此謂要妙。

彭祖曰：至道不煩，但不思念一切，則心常不勞。又復導引、行氣、

不息，直爾可得千歲。更服金丹上藥，可以畢天不朽。

清齋休糧，存日月在口中，晝存日，夜存月令。

服氣法

論說

司馬承禎《服氣精義論》 夫氣者，胎之元也，形之本也。胎既誕矣，而元精已散，形既動矣，而本質漸弊。是故須納氣以凝精，保氣以煉形。精滿而神全，形休而命延。元本充實，可以固存耳。觀夫萬物，未有有氣而無形者，未有有形而無氣者。攝生之子，可不專氣而致柔乎！

右太清行氣符，欲服氣斷穀先書向王吞之。七日吞一，三七日止。合符三枚，皆燒香左右。凡欲服氣者，皆宜先療身疹疾，使臟腑宣通，肢體安和，縱無舊疹，亦須服藥去痰飲。量體冷熱，服一兩劑瀉蕩，以通泄腸胃，去其積滯。吐瀉方在後，將息平復，訖，乃清齋百日，敦潔操志，其間所食，漸去酸鹹，減絕滋味。得服茯苓，蒸曝胡麻等藥，預斷穀尤佳。服氣之始，亦不得頓絕其藥食，宜日日減藥食，漸漸加氣液。知氣候流通，體臟安穩，乃可絕諸藥食。仍須兼膏餌，勿食堅澀、滓滯、冷滑之物。冬自覺腸胃虛全，無復飢渴。消息進退，皆以意自量，不可具於此述。宜於春秋二時，月初三日後八日前，其取一吉日為始，先服太清行氣符，計至其日，令吞三符訖，靜密之室，室東得早朝景為佳。於東壁開一窗，令日光正對卧面。此室之東，勿令他障隔。以子時之後，先解髮梳頭數百下，便散髮於後矣。初服須如此，久後亦不須散髮也。燒香，勿用薰陸香也。東身正坐，澄心定思，叩齒導引。其法具後篇。又安坐定息，乃西首而卧。本經皆云東首，然面則向西，於存思吸引殊為不便。牀須厚暖，所覆適寒溫自得，稍暖為佳。腰脚已下尤宜暖，其枕宜令低下與背高下平，使頭頸順身平直。解身中衣帶，令闊，展兩手，離身三寸，仍握固展兩脚，相去五六寸。且徐吐氣息，令調。然後想之，東方初曜之氣，共日光合丹紫流

暉，引此景而來至於面前，乃以鼻先扳鼻孔中毛，每初以兩手大指下掌按鼻左右上下，動之十數過，令通暢。微引吸而嚥之。久久乃不須引吸，但存氣而嚥之，其氣自入此便為妙。嚥之三，乃入肺中，小開唇，徐徐吐氣。人氣有緩急，宜自任性調息，必不得頓引至極，則氣麤，則致損。又引嚥之三，若氣息長，加至五六，嚥得七尤佳。如此以覺肺開大滿為度，且停嚥，乃閉氣，存肺中之氣。隨兩肩入臂至手，握中入存，下入於胃，至兩腎中，隨髀至兩脚心中，覺皮肉間習習如蟲行為度。訖，任微喘息，少時待喘息調，依法引嚥，導送之，覺手足溫和調暢為度。諸服氣方，直存入腹，不先向四肢，故致四肢逆冷，五臟壅滯，是以必須先入四肢，然後入腹，其氣自然流宣。此後不復須存在肺，直引氣入大腸小腸中，鳴轉通流臍下為度。應如此，以腸中飽滿乃止。則豎兩膝，急握固，閉氣鼓腹九度，就鼓中仍存其氣，散入諸體，閉欲極，徐徐吐之。慎勿長苦氣急，稍稍並引而吐之，若覺腹中闕些，極則止，如腹猶滿急，更閉氣鼓之，訖，舒脚以手摩面，將胸心而下，數十度，并摩腹繞臍手數十度，展脚趾向上，反偃數度，乃放手縱體，忘心遺形。良久，待氣息關節調平。訖，乃起，若有汗，以粉摩拭頭面頸項，平坐，稍動搖關節，體和如常，可起動。其中隨時消息，觸類多方，既不云去煩述，善宜以意調適之。

凡服氣所以必令停於肺上，入於胃，至於腎者何？臟，氣之本也。諸氣屬於肺，天氣通於肺。又肺者，臟之長也，為諸臟之華蓋，呼吸之津源，為傳送之官，治節出焉。又魄門為五臟使，為四臟之主，通於十二經脉。周而復始，故為五臟使也。故令氣停於肺，而後流行焉。胃者，五臟六腑之海，水穀皆入於胃，六腑之大主也；五臟六腑皆稟於胃，五味入胃，各赴其家，以養五氣。是以五臟六腑之氣，皆出於胃，變見於氣口故也。腎者，生氣之源，五臟六腑之本，十二經脉之根。左為正腎，右為命門。故令氣致於腎，以益其精液。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五氣入於鼻，藏於心肺，五味入於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五氣和而生。津液氣液相感，神乃自生。五味豈獨其穀，而五氣中自有其味，又兼之以藥，藥之五味，尤勝其穀也。此雖只論肺腎，其氣亦自然流通諸臟，故曰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呼吸之間，脾受其味也。呼吸之理及神氣之要。故太上問曰：人命在幾闕？或對曰：在呼吸之間。太上曰：善哉！可謂為道矣。

凡服氣皆取丑後午前者，鷄鳴至平旦，天之陰，陰中之陽也；平旦至日中，天之陽，陽中陽也；日中至黃昏，天之陽，陽中陰也，黃昏至鷄鳴，天之陰，陰中之陰也。人亦如是。又春氣行於經絡，夏氣行於肌肉，秋氣行於皮膚，冬氣行於骨髓。又正月二月，天氣正方，地氣始發，人氣在肝。三月四月，天氣正方，地氣定發，人氣在脾。五月六月，天氣盛，地氣高，人氣在頭。七月八月，陰氣始煞，人氣在肺。九月十月，陰氣始冰，地氣始閉，人氣在心。十一月十二月，冰氣復，地氣合，人氣在腎。至四時之月，宜各依氣之所行，兼存而爲之。

凡服氣，皆取天景明澄之時爲佳，若當風雨晦霧之時，皆不可引吸外氣，但入密室閉服納氣，加以諸藥也。

凡服氣斷穀者，一句之時，精氣弱微，顏色萎黃。二句之時，動作瞋眩，肢節酸疼，大便苦難，小便赤黃，或時下痢，前剛後溏。三句之時，身體消瘦，重難以行。已前羸弱之候，是專氣初服所致，若以諸藥則不至於此也。四句之時，顏色漸悅，心志安康。五句之時，五臟調和，精氣內養。六句之時，體復如故，機關調暢。七句之時，心惡喧煩，志願高翔。八句之時，恬淡寂寞，信明術方。九句之時，榮華潤澤，聲音洪彰。十句之時，正氣皆至，其效極昌。修之不止，年命延長。三年之後，癥痕滅除，顏色有光。六年髓填，腸化爲筋，預知存亡。經歷九年，役鬼使神，玉女侍傍，腦實脅肸，不可復傷，號曰真人也。

服真五芽法

論說

司馬承禎《服氣精義論》

夫形之所全者，本於臟腑也。神之所安者，質於精氣也。雖稟形於五神，已具其象，而體衰氣耗，乃致凋敗。故須納雲牙而溉液，吸霞景以孕靈。榮衛保其貞和，容貌駐其朽謝，加以久習成妙，積感通神，與五老而齊升，并九真而列位。經文所載，以示津

途，修學所導，自宜詳覈。

每以清旦密咒曰：經文不言面向，當宜各向其方，平坐握固閉目，叩齒三通，而咒中央向四維。

東方青芽，服食青芽，飲以朝華。祝訖，舌料上齒表，舐唇漱口，滿而嚥之三。

南方朱丹，服食朱丹，飲以丹池。祝訖，舌料下齒表，舐唇漱口，滿而嚥之三。

中央戊己昂，昂，太山服食精氣，飲以醴泉。祝訖，舌料上玄膺，取玉水舐唇漱口，滿而嚥之三。

西方明石，服食明石，飲以靈液。祝訖，舌料上齒內，舐唇漱口，滿而嚥之三。

北方玄滋，服食玄滋，飲以玉飴。祝訖，舌料齒下內，舐唇漱口，滿而嚥之三。

都數已畢，納氣極而徐徐放之，令五過，以上真道畢矣。意調諸方，亦宜納氣各依其數，即東方九，南方三，中央十二，西方七，北方五。又先師益中央醴泉，祝曰：白石巖巖，次行源涌，洞以玉漿，飲之長生，壽命益長。

此是《靈寶五符經》中法，《上清經》中別有四極雲芽之法。其道密秘，不可輕言。凡服氣皆先行五芽以通五臟，然後依常法又佳。東方青色，入通於肝，開竅於目，在形爲脉。南方赤色，入通於心，開竅於舌，在形爲血。中央黃色，入通於脾，開竅於口，在形爲肉。西方白色，入通於肺，開竅於鼻，在形爲皮。北方黑色，入通於腎，開竅於二陰，在形爲骨。又肺爲五臟之華蓋第一，肺居心上，對胸，有六葉，色如縞映紅，肺脉出於少陽。在手大指之端內側，去爪甲二分許，陷者之中。心居肺下肝上，對鳩尾下一寸。色如縞映絳，心脉出於中衝。在手中指之端，去爪甲二分許，陷者之中。肝在心下小近後。右四葉，左三葉，色如縞映紺，肝脉出於大敦。在足大指端，乃三毛之中。脾正掩臍上，近前橫覆胃，色如縞映紫，脾脉出於隱白。在足大指端側，去爪甲角如韭葉。左腎右腎前對臍，博著腰脊。色如縞映紫，左爲正腎，以配五臟。右爲命門，男以藏精，女以繫胞。腎脉出爲涌泉。在足心陷者之中。凡服五芽之氣者，皆宜思入其藏，使其液宣通，

各依所主，既可以周流形體，亦可以攻療疾病。令服青芽者，思氣入肝中，見青氣氤氳，青液融融分明，良久乃見足大敦之氣，修服而至，會於脉中，流散諸脉，上通於目然。次服諸方，仍宜以丑後澡漱冠服，入別室焚香，坐向其方，靜慮澄心，注想而爲之。

服六戊氣法

論說

司馬承禎《服氣精義論》 氣旦先從甲子旬，起向辰地，舌料上下齒，取津液，周旋三至而一嚥，止。次向寅，次向子，次向戌，次向申，次向午。

又法起甲子日，竟一旬，常向戊辰嚥氣，甲戌日則向戊寅，餘旬依此爲之，此六戊法亦是一家之義，以戊氣入於脾，爲食稟之本固也。此直不飢，若通益諸體，則不逮餘法矣。

服三五七九氣法

論說

司馬承禎《服氣精義論》 徐徐以鼻微引氣，納之三，以口一吐死氣，久久便三氣。次後引五氣，以口一吐死氣，久久便五氣。次引七氣，以口一吐死氣，久久便七氣。次引九氣，以口一吐死氣，久久便九氣。因三五七九而并引之以鼻，二十四氣納之，以口一吐死氣，久久便二十四氣。嚥逆報之，報之法，因從九數下到三，復順引之嚥可九九八十一嚥氣，而一吐之以爲節也。此法以人氣多吐氣少爲妙。若不作此限數，漸增

入則闕於常數耳。死氣者，是四時五行休死之氣，存而吐之，自餘節度，仍依常法。

養五臟五行氣法

論說

司馬承禎《服氣精義論》 春以六丙之日，時加巳，食氣百二十助於心，令心勝肺，無令肺傷肝，此養肝之義也。

夏以六戊之日，時加未，食氣百二十以助脾，令脾勝腎，不傷於心也。

季夏以六庚之日，時加申，食氣百二十以助肺，令肺勝肝，不傷於脾也。

秋以六壬之日，時加亥，食氣百二十以助腎，令腎勝心，不傷於肺也。

冬以六甲之日，時加寅，食氣百二十以助肝，令肝勝脾，不傷於腎也。

右此法是五行食氣之要，明時各有九。凡一千八十食氣，各以養臟，周而復始，不相尅，精心爲之。此法是一家之義；所在五臟，事事具在五芽論中。

六陽時法

論說

佚名《太上養生胎息氣經》 夜半子時，服九九八十一。

平旦寅時，服八八六十四。

食時辰時，服七七四十九。

正中午時，服六六三十六。

晡時申時，服五五二十五。

黃昏戌時，服四四一十六。

夫服氣，舌須玄，玄須依門戶出入。鼻爲天門，服氣魂魄歸天門；口爲地戶，服氣魂魄歸地戶。《黃庭經》曰：百穀之實土地精，五味外美邪魔腥。玉池清水灌靈根，子能修之補命門。欲獲長生，從鼻入口出，即爲順氣，修依此，真心不輟，下却三尸，含榮去愛，日漸成功，然始近道。

凡真人本性幽閑，用心清雅，發言合道，心行無瑕，漱嚥靈津，腹中百味自足，通三焦，理正氣，氣自周遍，大通五臟，骨髓堅溢。

夫道爲萬氣之主，道者，氣也。氣爲精門，人若守精，如屋有人，其量百世；人若無精，如屋無人，禍及其世。氣者，保於精，精者，氣也。精氣兩全，是曰真人。人有三丹田：上丹田泥丸腦，赤帝子卿，字元先；中丹田心，真人光堅，字子丹；下丹田嬰兒谷玄，字元陽子，氣精門也。三宮各有三神，神舒氣漏，氣漏精泄，精泄即神喪。精者妙物，真人長生根。長生根者，氣之位。精全氣全，精泄氣泄。唯精與氣，須保全真。先賢至道，愛氣保精而能長生。

夫色動於情，制不自由，安能固哉！此一傾危，如山崩海竭。山者，氣之寶，寶者，腎也，腎爲命根，根無精則葉痿，葉痿則枝朽，枝朽則身枯矣！思慾再生，焉能救也。

凡人氣爲陰，出氣爲陽，此二者服日月精華。氣者，虛無；虛無者，

自然無爲；無爲者，心不動也。外無求，內自然安靜，安靜則神定，神定即氣和，氣和即元氣自至，元氣自至即五臟滋潤，五臟滋潤即百脉通流，百脉通流即津液上應，津液上應即不思五味，無飢渴，延年臟却老。氣化爲血，血化爲髓，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脉，四年易肉，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爲真人。煉九還已通，神仙玄妙，不可具載。

上清氣秘法

論說

佚名《太上養生胎息氣經》 東方青芽，青芽者，肝。服食青芽，飲以朝華。朝華，上齒根也。以舌表舐唇，漱而嚥之，南方朱丹，朱丹者，心。服食朱丹，飲以丹池，丹池者，下齒根。以舌表攪齒根，漱而嚥之。西方明石，明石者，肺。服食明石，飲以靈液，靈液者，唇裏津。以舌攪齒七匝，漱而嚥之。北方玄滋，玄滋者，腎。服食玄滋，飲以玉飴，玉飴者，舌。以鼻導引元氣，入口呼吸而嚥之。中央戊己，昂昂太山，太山者，守精也。服食精氣，飲以醴泉，醴泉在齒根玄膺前，華池在舌本下，一名玉英，又名金梁，已上漱而嚥之，各三通也。凡服氣法：常以夜半子時寅時起，正衣冠，以金梁叩玉英，調華池，漱醴泉及靈液，縮鼻還之，上至頭，下引入口中，變爲玉泉，引氣至於舌根，嚥而送之，令喉中鳴，腹中鳴，引氣入丹田，如兒生能啼，謂長生根也。飢食自然氣，渴飲華池漿，使長飽也。

服五方靈氣法

論說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六一《諸家氣法部六·服五方靈氣法》 真人存用五氣法，先當勿食葷血之物，勿履淹汚，絕除慾念，檢身口意，三業清淨，別造一室，沐浴盛潔，以立春日鷄鳴時，面月建寅方，平旦坐，調氣瞑目，叩齒三十六通，叩齒欲深而微緩，漱嚥津液，營目，左右各三，握固，臨目，都忘萬慮，放乎太空，無起無絕。良久覺身中通暖，當搖動肢體，任吐濁氣。即又調息，當抱守氣海，朝太淵北極丹田真宮，稍用力，深滿其太淵，則覺百關氣歸朝其內也。如此數過，復冥心太空，若東方洞然，無有隔礙，徐鼻引氣使極，存見五臟，覺東方青帝真氣從肝中周迴，內外一體，念身中三萬六千神，與青帝真氣合。又調息嚥液。良久，起立，再拜，事竟。如此，日日勿闕，至驚蟄面卯也，盡卯節。至清明日面辰，存黃氣，從脾中周迴，內外洞徹也。至立夏日面巳，存赤氣，從心中周迴，內外也，芒種日面午也。小暑面未，存黃氣，從脾中周迴內外也。至立秋日面申，存白氣，從肺中出，周迴內外也，至白露日面酉，至寒露面戌，存黃氣，從脾中出周迴內外也。至立冬日面亥，存黑氣，從腎中出周迴內外也。至大雪面子，至小寒日面丑，存黃氣，從脾中出周迴內外也。此一周年，五氣備全矣。其存想調息次第法，用如初說，營目叩齒亦如初數，不須等級可也。至明年立春，重習三日，或五日、七日、九日，如去年次第爲用，以朝其氣也。其氣由心應手，當把覽三才五行，萬靈之目也。

十二月服氣法

論說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六一《諸家氣法部六·十二月服氣法》 正月：朝食陽氣一百六十，暮食陰氣二百。
二月：朝食陽氣一百八十，暮食陰氣一百八十。
三月：朝食陽氣二百，暮食陰氣一百六十。
四月：朝食陽氣二百二十，暮食陰氣一百四十。
五月：朝食陽氣二百四十，暮食陰氣一百二十。
六月：朝食陽氣二百二十，暮食陰氣一百四十。
七月：朝食陽氣二百，暮食陰氣一百六十。
八月：朝食陽氣一百八十，暮食陰氣一百八十。
九月：朝食陽氣一百六十，暮食陰氣二百。
十月：朝食陽氣一百四十，暮食陰氣二百二十。
十一月：朝食陽氣一百二十，暮食陰氣二百四十。
十二月：朝食陽氣一百四十，暮食陰氣二百二十。
夫陽氣者，鼻取之氣也；陰氣者，口取之氣也。此二氣，十二月中日旦暮能不絕者，周天一竟，又一周天足，則與天同齡矣。

服三氣法

論說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六一《諸家氣法部六·服三氣法》 《華陽

諸洞記》云：范幼冲，遼西人也。受胎光易形之道，今來在此，常服三氣。三氣之法：常存青白赤三氣如縱，從東方日下來直入口中，挹之九十過，自飽便止。服之十年，身中自生三色光氣，遂得神仙。此是高上元君太素內景法，且旦爲之，臨目施行，視日益佳，其法鮮而其事驗。

服日月芒法

論說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二三《日月星辰部一·大方諸宮服日月芒法》
常存心中有日象，大如錢，在心中，赤色。又存日有九芒，從心中出喉至齒間，而芒迴還胃中。如此良久，臨目存自見心胃中分明，乃吐氣、漱液、服液三十九過，止。一日三爲之，行之十八年，得道，行日中無影。恒存日在心中，月在泥丸宮。夜服月華如服日法，存月十芒，白色從腦中下入喉，芒亦未出齒而迴入胃。

服日月氣法

論說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二三《日月星辰部一·服日月氣法》
服日氣之法，以平旦採日華，以夜半存之，去面前九寸，令方景照我泥丸，下及五臟，洞徹一形。引氣入口，光色慰明。良久乃畢，則常得長生矣。

又夜半生氣時，若鷄鳴時，正卧閉目，存左目中出日，右目中出月，並徑九寸，在兩耳之上。兩耳之上名爲六合高窗也。令日月使照一身，內徹泥丸，下照五臟腸胃之中，皆覺見了了，洞徹內外；令一身與日

月光合。良久畢，叩齒九通，嚥液九過，乃微祝曰：太上玄一，九皇吐精，三五七變，洞觀幽冥；日月垂光，下徹神庭；使照六合，太一黃寧；帝君命簡，金書不傾；五老奉符，天地同誠；使我不死，以致真靈；却過萬邪，禍害滅平；上朝天皇，還老反嬰；太帝有制，百神敬聽。畢，乃開目，名爲日月鍊根，三元校魂，以制御形神，辟諸鬼氣之來侵，使兆長生不死，多存之矣。

又存左目爲日，右目爲月，共合神庭之中，却上入於明堂，化生黃英之體，下流口中九嚥之，以哺太一，常以生氣時存之。畢，微祝曰：日月上精，黃水月華；太一來飲，神光高羅；使我長生，天地同柯。畢，五日一行之。口中舌上爲神庭。存日月既畢，因動舌，覺有黃泉如紫金色，從舌上出，上流却入明堂，爲黃英之體也。存思之時，常閉目施念。

服日月法

論說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二三《日月星辰部一·太一遊日服日月法》
太一常以甲午、丙午、戊午日月出時，下遊絳宮，合形真人及兆身。絳宮真人者，處心中之丹田，中元真人居其心中也。先存思真人忽然與太一合形，又存我入絳宮中，忽然復與太一合形。於是絳宮之中，惟覺有太一身，身形象服如兆體也。但令形細眇然，似初生孩子之狀。又存兩鼻孔下左有日，右有月。日中有黃精赤氣，月中有赤精黃氣。精者，二明之質；色氣者，日月之煙也。二氣鬱鬱來入絳宮，絳宮溢滿二氣，復上入洞房中，洞房中鬱滿，又下至黃庭中。黃庭中者，臍下三寸，下丹田宮中也。二氣既滿，又入填溢太倉中。二氣洞徹，鬱鬱積胃脘中。存太一上行正當胃脘中，南向呼召下元丹田黃庭真人，衣黃衣，巾黃巾，與太一共坐飲食精氣，二十七嚥。良久畢，存黃庭真人，咒曰：日月之華，黃赤二精，圓光合氣，上發大明。三元飲食，太一受靈。又存太一與中元真人還

入絳宮，黃庭真人還下丹田，太一與我合形，還六合宮。

服霧法

論說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四八《秘要訣法部四·服霧法》 常以平旦，於寢靜之中，坐卧任己，先閉目內視，仿佛如見五臟。畢，因口呼出氣二十四過，臨目爲之。使目見五色之氣相繞纏，在面上鬱然，因又口納此五色氣五十過。畢，嚙唾六十過。乃微祝曰：太霞發暉，靈霞四遷，結氣宛屈，五色洞天，神煙合啓，金石華真，藹鬱紫空，煉形保全。出景藏幽，五靈化分，合明扇虛，時乘六雲，和攝我身，上昇九天。畢，又叩齒七通，嚙液七過，乃開目，事訖。此道神妙。又神洲玄都，多有得此術者，爾可行此法耶，久行之，常乘雲霧而遊。

曇鸞法師服氣法

論說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五九《諸家氣法部四·曇鸞法師服氣法》

初寬大座，伸兩手置膝上，解衣帶，放縱肢體，念法性平等，生死不二。經半食頃，即閉目舉舌奉腭，徐徐長吐氣，一息二息，傍人聞氣出入聲，初麤漸細。十餘息後，乃得自聞聲。凡覺有痛癢處，便想從中而出，但覺有異，漸漸長吐氣，從細至麤，十息後還如初。或問曰：初調氣，何意從麤而漸細？將罷，何意從細而入麤？鸞答曰：凡行動視眄，飲食言語，是麤也。桑榆子曰：凡修氣學者，未服及服罷，於飲食言語蓋常事也。鸞公欲使兩相接

會，不令其首陡異也。凡睡寤後，復如前繫念，如虎銜子，莫急莫緩，不問寒溫，室中先淨所住，使心不亂，靜其腠耳。又曰：四大不調，何以察之？當於唇口察之，冷爲風增，熱爲火增，澀爲地增，滑爲水增；不冷不熱，不澀不滑爲調和。又聲爲風增，動爲喘增，癢爲熱增，涎爲水增，不聲不動，不癢不涎爲調和。又心煩爲熱結，意亂爲風結，憂悸爲喘結，志蕩爲水結，不煩不亂，不悸不蕩爲調和。四大不調有二：或外或內，寒熱飢虛，飽飫疲勞爲外起；名利喜怒，聲色滋味，念慮爲內起。凡氣節量，一任自然，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而已。但能不以生爲生，乃賢於養生也。桑榆子曰：諸經皆言吐納不欲自聞其聲，而鸞啓言吐麤而漸細，後細而漸麤，始甚疑之，及睹下文云，一任自然，則知開麤細之漸行，是爲最下乘者，設不欲使之與自然爭力也。然必以微細自不聞聲爲上，從細微而至無息即胎息之理盡矣。恐學者功至之後，猶拘牽文字，著於麤細先後之間，返與自然爲敵，良可哀也。如此，人焉得不爲之明辯矣？

嵩山李奉時服氣法

論說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五九《諸家氣法部四·嵩山李奉時服氣法》

每欲服氣，如嬰兒吮乳，氣息似悶，即嚙之，依前吮嚙，大悶即放令口出，甚須微細。每嚙使心送之至臍下，有病亦使心送至病處。當服之時，第一須閉目專意，握固安定神氣，然後爲之。先須導引，令四體舒緩，然後爲之。卧服勿枕，舒手足，安定如病重，氣甚悶，頻蹙上至極，仍更握固，嚙氣又嚙一氣，氣正聲從耳中出，即得矣。祕之！祕之！此爲內氣，無問早晚晴明陰晦，須服即服。大都得晴明時大精，若服外氣即有生死氣。知之，十年服之，五日不服，即無益矣。每日五更午時服第一服了，須攝煉，兼以手按之，勿令心腹下硬。

王說山人服氣新訣

論說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五九《諸家氣法部四·王說山人服氣新訣》子夏曰：食氣者神明而壽。《黃庭》云：玉池清水灌靈根，審能修之可長存。釋氏止觀，其有用氣療疾法，是知氣之與液，遞相通潤也。古經法皆有時節行之，今議食氣，不復以時節也。液則時時助氣，使調滑也。所論食氣，皆內氣也，嚙之代食耳。液者，嚙之代漿耳。上食新氣，下泄舊氣，使推陳而納新也。嚙氣不必飽滿，下泄不必常出，但得無臭，即自平定。嚙氣不必常嚙，但氣清則腹內自平。夫然不須飽矣！初學之時，覺飢即食，不覺飢即止矣。若食時，常以一嚙兩嚙壓之，則食易消，食漸消，加嚙數，至食消，氣自調下。若覺腹中氣小妨，即或行或卧，東轉西側，以意想驅逐之使下。若未下，不得急性忙迫，但以意沖融之，不久自泄也。食氣時若欲上噫，但任噫出，必不得抑之也。桑榆子曰：夫功淺多噫，蓋由乍服之得真氣尚少，新氣必多，不正而多，命宮不受則宜徐徐攻之。又初服之時，所嚙者往往不到氣海，則無所歸投，返上為噫也。若得內氣又入到氣海，自然無噫。如著功多時，忽復噫者，不是傷多，即是外氣誤入也哉。欲下出，任下出，必不得閉之，在細意自審也。消息盈虛，久而自得其妙矣！宜行步，兼小導引，引亦不得頻為之，世間諸事，皆自細意斟酌之。有諸疾，則絕粒三數日，輕則一日兩日，更輕即絕一頃亦得。若疾在上，以意想上驅之，在下，以意想下驅之，若在四肢及左右側，并以意想驅逐之，則愈矣。大都不得閉之，若閉氣即疾生。所食物宜潤暢，寒暑皆適宜也。瘴瘧時但絕粒數日，靜居則瘥矣。

大威儀先生玄素真人要用氣訣

論說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五九《諸家氣法部四·大威儀先生玄素真人要用氣訣》凡用氣法，先須左右導引，令骨節開通，筋柔體弱。然後正身端坐，吐納三過，使無結滯，靜慮忘形，令氣平息。良久徐徐先以口吐濁氣，鼻引清氣，凡此六七過，此名調氣。調氣畢，即口鼻俱閉，虛含，令氣滿口，即鼓口十五過已上更佳。如嚙一大口水入腹，直以心存至氣海中，良久，更依前法嚙之，但以腹飽為度，亦不限過數。然後虛心實腹，閉口以手左右摩腹上，令氣流行，即鼻中細細放通，息勿令喘麤，恐失中和。然後正身仰卧，四平著牀，枕高低與身平，兩手握固，展臂離身四五寸，兩脚亦相去四五寸。然後鼻中息收，即口鼻俱閉，心存氣行遍身，此名運氣。如有病，即心存氣偏注病處，如氣急，即鼻中細細放通息，口不開，候氣息平，還依前法閉之，搖動兩足指及手指并骨節，以汗出為度。此名氣通。即徐徐收身側卧，拳兩脚，先左邊側卧，經十息，即轉右邊側卧，亦十息，此名補損。依此法服經一月，後行立坐卧時，但腹空，即鼓嚙之，不限時節。如吃飯了即吃空飯一兩口，和水嚙下，此名洗五臟，即以清水熟漱口，虛心實腹，令臟葉舒展，嚙之，令五臟不停五味氣。訖，即以口先吐濁氣，鼻引清氣，不限多少，盡須放之。如下泄一濁氣出，還鼓煉一口和氣補之。若尋常吃餅飲茶，皆外氣入，當須入口，便合口，口既合，口中所入外氣，即於鼻中出也。鼻中却入氣，即是清氣也。常須合口吃食，不令口中有氣入，人即是死氣。凡人言語，口中氣出，必須却於鼻中入，此常行吐納也。行住坐卧，常須搖動脚指，此名常令氣得下流。常行此事，動靜念之，如節候不精，忽有外氣入腹，即覺微痛，可閉氣摩腹一百下，氣即下泄也。氣或上，必不得出，抑之使下，此名理順。忌破氣物及生冷黏膩等物。

尹真人服元氣術

論說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五八《諸家氣法部三·尹真人服元氣術》

夫人身中之元氣，常從口鼻而出，今制之令不出，便滿丹田，丹田滿即不飢渴，不飢渴蓋神人矣。是故人之始胎，不飲不啄。不飲不啄，故無出入息，即元氣復，元氣復即長生之道機也。所以然者，謂氣在丹田中，諸臟不隔，周流和布，無所不通，以其外不入，內不出，全元氣，守真一，是謂內真之胎息也。始生之後則飲食，飲食之後即腑臟實，腑臟實即諸臟相隔，諸臟相隔即丹田氣亡其本也。居乎臟腑之上，行乎心胸之中，數寸往來，安得長久？是以未終其分，已有枯首蹇足、槁形喪氣之患，所以至人有已見乎，故復其氣，還其本，使得延年長生者也。

夫服元氣，先須澄其心，令無思無爲，恬澹而已。故知絕粒者，乃長生之徑路；服氣者，爲不死之妙門。深信不疑，力行無倦。經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術曰：因其出息，任以自然，而出未至半，口鼻俱關，徐徐而已，氣即上行，即舉首以聲嚥之矣。仰息左，覆息右，其注在調氣篇載。以氣送通下胃氣，又云：以意引氣，送之至胃，胃中氣轉流下方，至丹田，丹田滿即流達於四肢也。轉下流至丹田，又從容如初嚥下。嚥下餘息，息即丹田不隔，丹田不隔即入四肢，以意運行，即流布矣。大底氣息不欲出於玄牝，但令通流，須出皆須調適，不得齟齬也。若隔氣未達丹田，雖欲強爲，終難致矣。是以初服者皆多防滿，但資少食，必在勤行，勤心行即氣自流轉，自然之功著矣。所謂飲自然以御世，朝神以入微，始乎三五，成乎七九，若斯道者，豈虛語哉！謂氣入腹中，皆三處有隔。初學之者，先覺胃中防滿，噫氣不休，但少食爲之，即覺通於生臟，後自覺到丹田，然始覺氣周行身中，身中調暢，即神明自然致矣。故須居於靜處，克意行之，功業若成，所在可也。如其妄動，氣即難行。初作之時，先覆仰，凡

醫藥養生總部·養生功法及武術部·導引法分部

一日一夜，限取四時。四時不虧，即氣息相接，氣息相接，即丹田實，丹田實，即任意行之，中間停歇亦得。其四時，謂寅、午、戌、子時也。用仰勢法，低枕卧，縮兩肩、兩膝，伸兩手著兩肋；用覆勢法，以腹著牀，以被摺胸，手足並伸。其仰嚥，即令氣從左下；覆嚥，令氣從右下。嚥氣之時，皆令作聲，有津液來，亦須別嚥，乃須出息氣之。若用入息，即生風隨入，不可不慎之。嚥氣中間，即別任意休息，待心喘俱定，然後乃可復爲之。初用氣時，必須安穩，坦然無事，氣則流通。若心有所拘，即窒塞不流注也。慎無疑慮，亦勿畏其敗失，亦勿慮其不成，但謀進取，勤勤之功，稍稍之效，自然至誠感神，神明自至矣。

夫服氣斷穀，不得思食，未能自靜，切須捺之。若渴或熱，即煮薤荔湯，飲之即定。湯中著少生薑，或煎薑蜜湯亦得。如覺心中滿悶，即咬嚼些甘草、桂心、五味子等並妙。但服氣不失其節，即氣自盈滿，縱出入行人事，或對賓客語言談話，種種運爲，百無妨礙。及成之後，更不服氣，氣亦自足。窮神極理，妙不可言。須食即食，須休即休，復食復氣，唯意所在。每日飲少許酒引氣，切慎果子、五辛、邪蒿、胡荽、芸臺、椿等，此物深亂人氣，慎勿食之。如能至心，三七日中，可以內視五臟，歷歷在目，神清形靜。行之七日，其效驗也已自知之，更須專精，二十日來不食，即腹中盡，腹中盡之後，吃一兩杯煮菜、苜蓿、芥菰、蔓菁及枸杞、葉葵等，並著少蘇油、醬、醋取味食之，勿著米、麵，所欲腹中穀氣盡耳。更四五日，除菜吃汁，又三數日後，即總停之。可三十日，即自見矣，所謂不寒不熱，不渴不飢，修行至此，世爲神人，即吾道成矣。

服元氣法

論說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五八《諸家氣法部三·服元氣法》 服元氣於氣海。氣海者，是受氣之初，傳形之始，當臍下三寸是也。嬰兒誕育

時，惟臍帶與母胞相連，其帶空，中如管，則傳氣之所形，從此漸凝結也。人欲長生，必修其本，樹欲滋榮，必固其根。人不知根本，外求修助，萬無一成。氣海者與腎相連，屬壬癸水，水歸於海，故名氣海。氣以水為母，水為陰，陰不能獨生成，必以陽相配。心屬南方丙丁火，是盛陽之主，既知氣海以心守之，陽既下臨，陰即上報，是以化為雲霧，蒸薰百骸九竅，無所不達，亦能為津液，如甘雨以潤草木。正氣流行，他氣自匿，用久轉微，意思則久矣。初用與已成，不得同年而語。凡氣困者，身皆有疾，沉結在內，或醫藥不能療，尤須精誠，併去外想，閉氣於氣海，以手於臍下候之，氣應之候，衝容如喘、如觸，或鳴，或痛，如掣，如物動於掌下，亦須靜候之。兼以目下注，是陽氣照陰，陰氣騰上又能為津液也。如此久久，鼻中喘息都無出入，喉覺氣海中時動用耳。初用意時，須平卧去枕，小努氣海，便得滿腹，作意勿令至心肺，至即心悶妨塞，即不能下照，下照是心守海也。良久，元氣遍身，無處不暖。每關節難通，若至腰關，尤難過之，當稍以氣閉，努之三兩間，突然便過，過後即氣常至腰踵。莊子云：息之以踵是也。已後筋骨常欲動用，每動有聲，是氣到無擁，常能如此，長生道也。竊用其道，不授口訣，反受其病。凡欲鼓腹，不在人氣是要訣。欲過腰關，當側卧縮兩脚，兼拳兩手，偃腰極努，如此，即不覺通也。不然，終成閉塞。若能常用不絕，雖在衆中密為之，用心令熟，外事不擾，尤為佳也。若膈上並頭面間有疾處，即上攻之，尋常即下至踵及氣海中，微微用之，息自消矣。久候液當滿口，如逆嚥物，下消用之隨盡。每用氣後，必須微調息使散，若不散，他日為瘡腫，終不為佳。須先以意在疾處攻擊之，徐徐用意攻擊令散，疾瘥已後，即不得注令留滯，當遣通遍身，微微如霧露是其常也。收散俱歸海中。閉目為想，開目為存，存則不專乃著，著則氣滯。覺應則止，謂之常，覺覺而味謂之滯，候應專靜謂之守，流液滿口謂之報，報與應一也。朝飲少酒，暮食少麵，不可多之。

墨子閉氣行氣法

論說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五九《諸家氣法部四·墨子閉氣行氣法》

老子曰：長生之道，唯在行氣養神，吐故納新，出玄入玄，呼吸生門，其身神不使去，人即長生也。玄者有上下，謂鼻中、口、陰也。鼻、口、陰，亦謂之生門矣。老子曰：生不再來，故遵之以道。道者氣之寶，寶氣則得道，得道即長生矣。神者精也，寶精則神明，神明則長生。氣行之則為道也，精存之則為寶也。行氣名煉氣，一名長息。其法正偃卧，握固，漱口嚥之三。日行氣，鼻但納氣，口但出氣，徐縮鼻引之，且莫極滿，極滿者難還。初為之時，入五息，已一息，可吐也。每口吐氣欲止，輒一嚥之，乃復鼻納氣，不爾者，或令頻。凡納氣則氣上昇，吐氣則氣下流，自覺周身也。行氣常以月一日盡十五日，念令氣從手足指出，十六日盡月晦，念氣從足十指出。若行之能久，自覺氣從手足通，則能閉氣不息，便長生矣。

凡欲行氣，先安其身而和其氣，無與意爭，若不安和，且止，和乃為之，常守勿倦也。氣至則形安，形安則鼻息，鼻息則調和，調和則清氣來至，清氣來至則自覺，自覺則形熱，形熱則汗出，且勿使起，則安養氣，務欲其久。當去忿怒愁憂，忿怒愁憂止則氣不亂，氣不亂則正氣來至，正氣來至則口內無唾，而鼻息微長，鼻息微長則五臟安，五臟安則氣各順其理，百病退去，飲食甘美，視聽聰明，形體輕強，可長生矣。夜半至日中為生氣，從日中至夜半為死氣。當以生氣時正偃卧，冥目握固，閉氣息，於心中數至二百，乃口吐出之，日增數。如此身神具，五臟安。能閉氣數至二百五十，即絳宮神守泥丸，常滿丹田；數至三百，華蓋明，目耳聰，舉身無病，邪不復干，玉女使令司命著生籍矣。

申天師服氣要訣

論說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五九《諸家氣法部四·申天師服氣要訣》

取半夜之後，五更已來，睡覺後，以水漱口，仰臥，伸手足，徐徐吐氣二十度，候穀氣消盡，心靜定後，即閉氣忘情，將心在臍下丹田氣海之中，寂然不動，則嚥氣三兩度，便閉氣，使心送向丹田中，漸覺氣作聲，下入氣海中幽幽然，是氣行之候也。良久，待氣行訖，又開口吐氣徐徐，又閉口而嚥之，如是三二十度，皆依前法。覺氣飽，即冥心忘情，清息萬慮，久久習之，覺口中津液甘香，食即有味，是其候也。凡欲行此道，先須忘身忘本，守元抱一，兀然久之，澄定而入，玄妙之要，在於此也。

神仙絕穀食氣經

論說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五九《諸家氣法部四·神仙絕穀食氣經》

經曰：夫欲學道神仙食氣之法，常以春二月、三月九日、十八日、二十七日，若甲辰、乙巳、丙辰、丁巳王相成滿日，可行氣也。夫欲行氣，起精室於山林之中，隱靜之處，必近甘泉東流之水，向陽之地，沐浴蘭湯，以丹書玉房爲丹田，方一寸，玉房在下三寸是也。精念玉房，內視中丹田，納氣致之於下丹田。又先去鼻中毛，偃臥，兩足相去五寸，兩臂去身亦五寸，瞑目握固，握固，嬰兒之拳。蒲弱爲枕，高三寸，若胸中有病，枕高七寸，病在臍下，可去枕。既行氣，不復食生菜、五辛及肉也。諸欲絕穀行

氣法，食日減一口，十日後可不食。二日、三日腹中或悁悁若飢，取好棗九枚，若方寸米餅九枚食之，一日一夜，不過此也。不念食者，勿噉也。飲水日可五勝，亦可三勝，勿絕也。口中恒含棗核，令人愛氣，且生津液故也。

經曰：道者氣也，愛氣則得道，得道則長生；精者神也，實精則神明，神明則長久。行氣一名煉氣，其法正強臥，徐漱體泉嚥之，體泉者，華池。以鼻微微納氣徐引之，莫令大極，滿入五息已，一息因可吐也。一息屈指數之至九十息。若身大煩滿者，可頻伸，頻伸訖，復行之，滿四九三百六十息爲一竟。爲之久久，衆病自除。吐氣既還，欲吸之時，先復小吐，微微往來，如是再三，更鼻引之，不爾者，令人氣逆。凡納氣則氣上昇，吐氣則氣下流，久自覺氣周於身中。若行氣未定，意中疲倦，便練氣，以九十息爲一節，三九二百七十息爲一竟。行氣令肝脾滿藏，無令氣大出，閉氣於內，九十息一嚥，嚥含未足者，復滿九十息，三九自足，莫頓數也，當念氣使隨髮際上竟，及流四肢，自然下至三星。玉莖，二卵是。

經曰：行氣常以月一日至十五日，念氣從手十指出；十六日盡三十日，念氣從足十指出。久之，自覺氣通手足，行之不止，身日輕強，氣脉柔和，榮衛肢節。長生之道，在於行氣，靈龜所以長存，服氣故也。諸行氣之後，或還欲食者，初飲米汁粥，日增一口，漸加之。十日之後，可食淖飯，勿致飽也。

經曰：行氣之法，初爲之時，多不和調，令人咳逆，四肢或冷，既行之久，日自益也。四九三百六十息，身如委衣，骨節皆解，久久乃覺氣行體中，經營周身，濡潤形體，洗滌皮膚，五臟六腑，皆悉充滿，百病除去。凡初行氣之時，先安其身而和其體，若氣與競爭身不安者，且止和乃行之。氣至則形安，形安則鼻息調和，鼻息調和則清氣來至，清氣來至則自覺形熱，自覺形熱則頻汗出，且勿便起，在安徐養之，務欲其久。諸行氣，皆無令意中有忿怒愁憂，忿怒愁憂則氣亂，氣亂則逆。思一則正氣來至，正氣來至則口中甘香，口中甘香則津液多生，而鼻息微長，鼻息微長則五臟安，五臟安則氣各順理，如法爲長生久壽。行之之法：以鼻微微引氣納之，以口吐之，此爲長息。納氣有一，吸也。吐氣有六：呼也，吹也，嘻也，呵也，噓也，咽也。凡人之息，一呼一吸，無過此數。行道之

法，時寒可吹，時溫可呼。吹以去熱，呼以去風，呵以去煩，嘻以下氣，噓以散滯，咽以解極。

五臟煉氣法

論說

佚名《太上養生胎息氣經》 夫肺，兌之氣，金之精，其色白，肺主魄，化爲玉童，長七寸，白獸，其神存，其形全，肺合大腸，上主鼻。多怖懼，魄離肺也；不耐寒，肺薄；顏色鮮白，肺無他病；大腸鳴，氣擁也；頻噓，不祥。肺主七宮京門。立秋日，平旦面正西坐，鳴天鼓七通，飲玉泉漿，三嚥，瞑目正思，兌宮白氣入口，吞之三，則童神安，百邪不能殃，兵刃不能害，延年益壽，謂補瀉神氣，安息靈魄。

夫心者，離之氣，火之精，其色赤，其神朱雀，化爲玉女，長八寸，欲安其神而全其形，合乎中和，心合小腸，主血脉，上主舌。血擁驚舌，不知味，心亂多噓。心主九宮驚門，和而形全。立夏日，平旦面向南端坐，叩金梁九通，漱玄泉，三嚥，精思注想，吸離宮赤氣入口，三吞，以補靈府，離玉女，神平體安，百殃不害，神至靈也。

夫肝，震之氣，木之精，其色青，肝主魂，其神如龍，化爲二玉童，一青一黃。各長七寸，一負龍，一持玉漿。欲安其齡，合乎太清。肝合乎膝理，上主目，目熱肝傷也。肝主春用事，含春精氣，萬物繁茂，順陽之道。立春日，常以寅時面向東，平坐，叩齒三通，閉氣七息，吸震宮青氣，三吞之，致二童，肝養精之妙也。

夫脾者，坤之氣，土之精，其色黃，像覆盆。其神如鳳，化爲玉女，長六寸，合太陰，上主口，顏色濕潤無他也。脾無定位，寄王四季，各一十八日。清旦正坐中宮，禁忌五息，鳴天鼓七，吸中宮黃氣，入口吞之，飲玉醴以致其妙。人稟天道，經營正氣，守我房中之精，保命得長生。存想華池，飲玉液，和氣相勝，百脉調暢，閉息精源，含真却老，此名守

真，長生祕訣。

夫腎，主精，坎之氣，其色黑，其像圓，一名而曲，其神如白鹿，化爲玉童，長一尺，萬物治其精，順其志，全其真，合乎太清。腎合骨，上主耳，腰不能伸，腎冷。立冬日，面北向，平旦坐，鳴金梁五通，飲玉泉三，吸玄宮黑氣吞之，以致玉童之饌，神和體平，而能長生矣。

夫膽，金之精，水之氣，其色青，其神如龜，化爲玉女，長一尺，其神勇。膽合膀胱，顏貌青，無其他。常以孟月端坐，正思北玄，吸黑氣入口，九吞，飲玉泉之漿，氣之致也。喜怒損性，哀樂傷神，神傷侵命，損性害生，養性以生氣，保神以安心，氣平體和，精全心逸，此煉真祕言，靈寶長生之訣。

服氣雜法

論說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六二《諸家氣法部七·服氣雜法》 凡服氣，四度外，或非時腹中覺氣少，氣力不健，任意嚥多少亦得。

凡初服氣，氣未固，多從熟藏中下泄。宜固之，勿令下泄，以意運令散。

凡初服氣，必須心意坦然，無疑無畏，不憂不懼。若有畏懼，氣即難行。

凡服氣，若四體調和，必須意思欣樂自足，不羨一切餘事，即日勝一日，歡快無極。

凡服氣，不得思食，坦然無所念始得。若然忽思食，必須抑捺，如不在意抑捺，心即邪矣。如渴，煮薜荔湯，湯中著生薑少許，更煮一兩沸，吃一碗，其渴即定。薜荔者，落石根是，子亦得。或薑蜜湯亦得。若能自抑捺，縱終日對嘉饌，亦無所欲。

凡服氣，但不失時節，丹田常滿，縱出行人事，亦不可廢。若久久行

慣，縱失一時兩時，亦無所苦。

凡服氣成者，終日不服氣，氣亦自足，至妙不可窮盡。

凡服氣，得臍下丹田常滿，叫喚讀書，終日對人語話，氣力不少，出入行步，無倦怠也。

凡初學服氣，氣未堅，亦不可過勞，勞即損氣。仍須時時步行少地，令氣向下，大精。

凡服氣成，欲得食，即縱食，食亦不障氣，縱飽食，嚥氣，氣還作聲，直至臍下。一成已後，兼食行氣亦無妨。

凡初服氣，欲行，以氣推腹中糞令盡，且勿食，二十餘日彌佳。若入頭即食，理不得妙。

凡服氣日別吃少酒亦好，如或思食，吃少許薑、蜜即定，仍不得多睡，能百種不吃最妙。但至誠感神，百無所畏。

凡服氣，縱體中及心胸間不好，亦非他事，久久行氣，自可散也。

凡初服氣，小便黃赤，亦勿怪，久久自變色如常。

凡初服氣，不用吃果子，恐腹中不安穩，又恐滓穢，腹中氣難行。且欲空却腹藏，令氣通行，但能忍心久作，自覺精神有異，四體日日漸勝，神清氣爽，不可比量。若久久行氣，眼中自識善惡，視人表知人裏，能志心學，三七日即內視腸胃分明，如心不忘，久行始通，能內視五臟，歷歷使用，妙不可言。如能堅固行氣，肌膚不減，亦不銷瘦。若作不如法，或無堅固之志，即似瘦弱也。

凡人身中元氣，常從口鼻中出，今制令不出，使臍下丹田中常滿，即不至飢。若神識清明，求出不得。

凡服氣丹田滿，如悶，即運氣令從四肢及頂上出，第一勿令從口鼻出，若從口鼻出散，雖餐百味飲食，但得虛肌，身受諸病，漸入死地。

凡人飲酒食肉，一時雖勇健，百病易生，瘡癘蠱毒，逢即被傷。能服元氣，久而行之，諸毒不能傷，一切疫病無得染。但恐不能堅持，如能堅持，久而自知其妙。

凡初服氣，氣悶多從下洩，悶須制，勿令洩，以意運令散即好。

凡初服氣了，或氣衝上，從口欲出，即須嚥液送令下，嚥液勿嚥入息，恐外氣入。

醫藥養生總部·養生功法及武術部·導引法分部

凡初學服氣或太多，腸或脹滿，攪轉作聲不安穩，即須數數以意運氣，逐却腸中宿糞即好。必須數數逐却糞，令肚空，其氣在內，即得安穩。如未逐糞，間仍攪轉不安穩，任下泄一兩下寬快，雖下洩失氣，續更嚥添之，若洩一下，即嚥一下添之；若兩下或至三下、四下，還須計數添之。意者，常令丹田氣飽足為佳。

凡服氣周遍，不須閉氣想，但依平常，以意運之。如飢，抑捺却自定；渴，即任飲水、蜜漿、薜荔飲無妨。如有氣衝上，即嚥令下，能嚥氣，嚥唾送之令下亦得。凡滿悶，只從心胸間即衝上耳。

凡服氣，宜日服椒三兩服。每一合椒，淨治，擇去目及蒂，以酒、薜荔飲、菜汁送之令下，益氣及推腸中惡物。此是蒙山四祕。

內真妙用訣

論說

佚名《胎息精微論·內真妙用訣》 訣曰：欲得長生，當修所生。所生之本，始於精氣。精氣結而成形。形為受氣之本，氣是受形之根，氣不得形則無因而立，形不得氣則無因而成。則元氣所稟之時，伏母臍下，混沌三月，玄牝具焉。玄牝者，口鼻也。玄牝既立，如瓜之有蒂，陰注母氣，始於此也。母呼亦呼，母吸亦吸。綿綿十月，氣神備遂，解胎而生。母雖知貪悅於子，當不知形耗體枯，分神減氣，為子之用矣。既生七日，情見於外，變嬰而為孩，指顙而能笑。先真議者，以為失道而後德。喪朴之本，便終於此。何況十五成童，二十弱冠，目眩五色，耳聽五音，役智運神，間不容息。如此則純朴之根蕩然而。是故聖人知外用之無益，所以還元反本，握胎息之機，得長生不死，其理明矣。

《中胎經》云：形中子母，何不守之？且形中以氣為母，以神為子，形氣先立，而後有神。神由氣生，故為子矣。且聖人不思外事，不視外色，不聽外聲，常使神與氣合，合行循環於臟腑之間。御呼吸以上下，久久修習，則神

自明，氣自和。若神自明，可照徹於五臟；氣自和，則通使於四肢也。故黃帝三月內視注心，一神則神光化生，纏綿五臟，斯言可推而得也。《黃庭經》云：仙人道士非有神，積精所致和專仁。皆其事也。今之世人，神與氣各行，子母不相守，氣雖呼吸於內，神常運於外。如此常使氣逐穢濁，而神不虛明，神不虛明，則元氣漸散。轉而相喻者，以神爲主人，身爲宅舍，主人不營於內，日用於外也。自然令宅舍空虛漸見危壞矣。況非道之人。勞神役氣，無一息而住於形中，而猶冀長生，不亦遠矣？先生曰：若知神氣之所主，子母之運行，則修生之道了然見矣。若氣無所主，但任運呼吸者，唯主通治臟腑，消化穀食而已，終不能還陰返陽，填補血腦。則知凡人呼吸與聖人之呼吸殊矣！是故《南華經》云：凡人之息以喉，真人之息以踵。踵猶根也。

又云，其息深根，深根固蒂，皆其義也。先生曰：凡人任自然之息，至近而役之，其所利唯化食而已。至人以神爲宰御，呼而下流，吸而上之。上至泥丸，下至蕊端，二景相通，可爲救老殘。至若呼不得神宰，則一息之中不全，吸不得神宰，亦一息之中生病。神氣當不全，若能息息之中，神氣常合，則胎從服氣中結，氣從有胎中息，胎息內結，求死不得。

尹真人曰：若神能御氣，則鼻不失息，斯言至矣！《黃庭經》曰：日月布列設陰陽，二神相會化玉英。此謂陰陽二氣會合之時。言二景相觀之後，情慾既動。精氣悉降於莖中，若不知道者，精氣皆被情慾所引，求制不得，遂有畎澮之憂，尾閭之患。若爲道之士神與氣合行，隨呼吸以上下，不使停壅於下宮，是爲神交而精不散，神雖會合，常味於無味。《黃庭經》云：子丹進饌看正黃，淡然無味天人糧。

又云：意中動靜，氣得行道，自持我神明光。以次推之，雖有情慾動於精氣，而精氣以道自持，自然不動。《道經》云：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無名之朴，則胎息妙用矣。若習胎息日久，則神氣自正，和柔可使。《道經》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若胎息未成，則真神不御於精氣，謂精氣無主，自然隨慾而動。情慾既動，而精氣自散。雖欲苦制，亦終無益。若胎息道成，精氣有主，故使男子莖中無聚精，婦人臍中不結嬰。雖有情慾，終不能與神爭也。是謂胎息之真，反精爲神。其文畢矣！

胎息口訣

論說

《延陵先生集新舊服氣經·胎息口訣》序曰：在胎爲嬰，初生曰孩，嬰兒在腹中，口含泥土，喘息不通，以臍嚙氣，養育形兆，故得成全。是以臍爲命門，凡孩或有初生尚活，少頃輒不收者，但以暖水浸臍帶，向腹暖三五過即蘇，則知臍爲命門，信然不謬。道者欲求胎息，先須知胎息之根源，按而行之，喘息如嬰兒在腹中，故名胎息矣。乃知返本還源，却老歸嬰，自有由矣。綿綿不間，胎仙之道成焉。故先序經紀，體用兼明備矣。凡欲胎息，先須於靜室中，勿令人入，正身端坐，以左脚踏右腳上，解緩衣帶，徐徐按捺肢節，兩手握固於兩腿上，即吐納三五過，令無結滯。滌慮清閑，虛心實腹，左右徐徐搖身，令臟腑舒展。訖，還徐徐放著實，即鳴天鼓三十六通，漱滿華池，然後存。頭戴朱雀，腳履玄武，左肩有青龍，右肩有白虎。然後想眉間却入一寸爲明堂，却入二寸爲洞房，却入三寸爲丹田宮。亦名泥丸宮。宮中有神人長二寸，戴青冠，披朱褐，執絳簡。次存中丹田，中丹田，心也。亦名絳宮。中有神人亦披朱褐。次存下丹田，在臍下一寸半紫微宮，亦名氣海也。中有神人，亦披朱褐。次存五臟，從心起首，遍存五臟六腑。存五臟中各出本方氣，及三丹田中素雲合爲一氣，於頂中出，煥煥分光九色，上騰可長三丈。餘想身在其中，此時即口鼻俱閉，心存氣海中，胎氣出入，喘息只在臍中。如氣急，即鼻中細細放通息，候氣平，還依前用心爲之，以汗出爲一過，亦不限過數。如體熱悶，即心存氣遍身出，如飯甑中氣，此名滿息。久久行之，入玄寂中，出妙默中，再明洞觀形中五臟六腑，及大小腹，胃受散膏如黃土色，脾長一尺二寸，在胃上，前後磨動不停，停則不和，飯食不消，即是不磨矣。當須閉氣，以手摩腹一百下，即自然轉磨矣。次存心，心似紅蓮花未開，下垂，長三寸，上有九竅，二竅在後，正面有黑毛七葉，長二寸半。

次存肺，肺似白蓮花開，五葉下垂，上有白脉膜，在心上覆心。次存肝，肝在心後，七葉紫蒼色，上有黄脉膜，從左邊第三葉下，膽在此也。其膽色青黃，長二寸半。次存腎，腎狀如覆杯，黑色，却著脊，去臍三寸，上小下大，左爲上，右爲下。遍觀一形三十六位，及三百六十骨節，皆有筋纏，骨表白如玉色，筋色黃白，髓若冰雪，有三百六十穴，穴穴之中皆有鮮血，如江河池潭也。及見左脚中指第二節是血液上源，其中涌出，通流一日一夜，繞身三萬六千匝，至右脚中指第二節，則化盡，所以人若睡，必須側卧拳局，陰魄全也。亦覺，即須展兩脚及兩手，令氣遍身，陽氣布也。若如此修行，即與經所言動善時之義合矣。久久行之，口鼻俱無喘息，如嬰兒在胎，以臍通氣，故謂之胎息矣。綿綿不間，經三十年，以繩勒項，不令通氣，亦不喘息。喘息常在臍中，水底坐經十日、五日亦可矣。以能行此事，功效如前，若覺得真，更須修道，此事乃是一門，不可不作。

胎息雜訣

論說

《延陵先生集新舊服氣經》 一經云：但徐徐引氣出納，則元氣亦不出也。自然內外之氣不雜，此名胎息。然初用功之人，閉固內氣訖，亦鼻中微微通氣往來，使令不到咽喉，而返氣即逆滿上衝，不可抑塞，如此即徐徐放令通暢，候氣調，即復閉之，切在徐徐鼻中出入，勿令至喉，極力抑忍。爲之須臾，忽然自調暢，內外泰矣。此蓋關節開毛孔通故也。到此，即千息亦不倦矣。又胎息之妙，功在無思無慮，體合自然，心如死灰，形如枯木，即百脉暢，關節通矣。若憂慮百端，起滅相繼，欲求至道，徒費艱勤，終無成功。桑榆子曰：有苦惱之氣慮，有貪惡之氣，諸如此類，皆邪氣橫中，能爲元氣之關防，亦猶小人當路，則君子無所逞其才也。此道至微至妙，出塵之士，方可爲之。未離名利之間，徒勞介意。桑榆子曰：縱未出塵，但能使心不

亂，不見可慾，則可矣。一經云：嚙氣滿訖，便閉氣存想，意如流水，前波已去，後浪續處。凡胎息用功後，關節開通，毛髮疏暢，即依此，但鼻中微微引氣，想從四肢百毛孔出，往而不返也。後氣續到，但引之而不吐也。功在於徐徐，雖云引而不吐，所引亦不入於喉中，微微而散，如此內氣亦不流散矣。

進取訣

論說

《嵩山太無先生氣經》卷上 凡欲服氣，先須得一高燥靜密之室，不在大，務絕風隙而已。室中左右常燒香，不用乳頭者。牀須厚軟，腳須稍高。《真誥》曰：牀高免鬼吹。蓋言鬼物者，善因地氣以吹人而爲祟忤。牀高三尺可矣。衣被寒暖，使枕高三寸二分，裏內一寸九分餘，令與背平。每夜半後生氣時，或五更睡之初覺，先呵出腹中濁惡氣，一九下止。若要而言之，亦不在夜半之與五更，但天氣調和，腹中空則爲之。閉目叩齒三十六通，以警身中神，畢，以兩手熅目大小毗兼按之左右，抵耳摩面，爲真人起居之法。隨事導引，先以宣暢關節，乃以舌拄上腭，料口中內外，津液滿口，則嚙之，令下入胃，神承之。以此三者三止，是謂漱嚙靈液，灌溉五臟，面乃光矣。此之法熟，大體同略，便兀然放神，使心同太空，身若委蛻，情累都遣，然後服之。每事皆閉目握固，唯散氣時即展指也。夫握固所以閉關防而却精邪。初服氣之人，氣水流行，則不得握固。待至百日或半年，覺氣通暢，掌中出汗，即可握固。《黃庭經》云閉塞三關握固停，漱嚙靈液吞玉英。遂至不飢三蟲亡，心意常調致欣昌是也。

陶氣訣

論說

論說

佚名《嵩山太无先生氣經》卷上 凡人五臟亦各有氣。夜卧閉息，覺後欲服氣，則先陶氣，轉令宿食消，故氣得出，然後始得調服。其法：閉目握固，仰卧，倚兩拳於乳間，豎兩膝，舉背及尻，固閉氣海中氣，使自內向外，輒而轉之，呵而出之，一九二九止。是曰陶氣。訖，還則調之。

調氣訣

論說

佚名《嵩山太无先生氣經》卷上 鼻爲天門，口爲地戶。則鼻納之，口吐之，不得有忤，忤則氣逆，逆則生疾。吐納之際，尤宜慎之。亦不欲自耳聞之，或七或九，令和平也，是曰調氣。調畢則嚙之。夜卧閉之，不可口吐也。常須在意，意久則得調也。

咽氣訣

佚名《嵩山太无先生氣經》卷上 服內氣之妙，在乎嚙氣。世人將

外氣以爲內氣，不能分別，忤何甚哉！吐納之士，宜審而爲之，氣或錯忤耳。夫人皆稟天地元氣而生，身中分之元氣而自理。每吐嚙則內氣與外氣相應，自氣海中隨吹而直上，直至喉中。但惟吐極之際，則轉閉口，速鼓而嚙之，令郁然有聲，汨汨然從左邊而下。經二十日，即如水瀝坎，聞之分明也。女則右邊而下。如此則內氣之與外氣自皎然別。次以意送之，以手摩之，令運入氣海中。氣海在臍下三寸也，亦謂之下丹田。初服氣人，上焦未通，以手摩而助之，令速下。若氣已通流，不摩亦得。一閉口即三連嚙，號曰雲行，一濕嚙謂之雨施。初服人氣未通流，每一嚙則施行，不可遽至連三也。氣通暢，然後稍加之，直至於小成也。一年後始可流通，三年功成，乃可恣服。

夫人氣既未通，嚙或未下，須以一嚙爲候。每嚙吐極則大鼓口，微用少力，蹙而嚙之，務令郁聲汨汨而下，直入氣海中。如此了然，後爲三連嚙，則便成也。且此訣要益余身，并深嚙之。非久用心者，焉能較量而洞見真理！初服氣人及久服未得其妙者，有得此訣，何其幸歟！何其幸歟！輕於傳示，必招譴罰。慎之！慎之！每爲之，向東，終而復始，准前所爲候也。

行氣訣

論說

佚名《嵩山太无先生氣經》卷上 下丹田後脊二穴通脊脉，上達泥丸。泥丸，腦宮也。每三嚙連，則存下丹田中。所納得元氣，以意引之，

令人二穴。因想見兩條白氣，夾脊雙引，直上入泥丸，薰蒸諸官，森然遍下毛髮、面部、頸項、兩臂及手指，一時而入胸中丹田心也，灌注五臟，却歷下丹田至三里，遍尻，經膝踝，下達涌泉足心也。所謂分一氣而理，則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之義。亦由天地有泉源，非雷霆動則氣不能潤蕩萬物；人身有津液，非嚥漱則無以溉五臟，蒙光彩。還精補腦，非交會則不能通而上之；嚥服納氣非吐納即不能抽而用之。逆知回薄之道、運用之理，所以則天法地也。想身中濁惡結滯、邪氣瘀血，被正氣蕩除，皆從手足指端出，謂之散氣。即展手指，不須握固，如此一度則是一通，通則氣痞，痞則復調使平，平則復鼓，嚥如前也。閉氣鼓氣，嚥至三十六嚥，為之小成，為未絕粒。但且至此，即得常須少食，務令腹中曠然虛淨。無間坐臥，但腹空即嚥之，通夕至十度，自然三百六十度嚥矣！謂之大成，是謂大胎息。如胎息，但閉氣，數至一千二百息，亦謂大成。然亦不能煉形易質，縱得長生，尤同枯木無精光也。

又有煉氣、閉氣、委氣、布氣諸事，并雜訣要，列於下，同志君子詳而行之，萬不失一也。

煉氣訣

論說

佚名《嵩山太无先生氣經》卷上 服氣餘暇，入室脫衣，散髮仰臥，展手勿握固，梳髮令通，垂席而布之，即調氣嚥之。訖，便閉氣，候極，乃冥心絕想，任氣所之。過理絕悶則吐之，喘急即調之，候氣平又煉之。氣通，加至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即令遍身汗出。如有此狀，是其效也。安心和氣，且卧勿起衝風，乃却老延年之良術也。神清氣爽則為之，欲睡勿為也。常為之，不必每日，要獨清爽時為之也。十日、五日，一度為之候。《黃庭經》云千灾已消百病痊，不憚虎狼之凶殘，亦以却老年永延是也。

委氣訣

論說

佚名《嵩山太无先生氣經》卷上 委氣之法，體氣和平，心神調暢，無間坐卧，則可爲之。依門戶調氣，或身於牀，或兀然而坐，似無神識，寂寂沉沉，使心同太空，因而閉十氣，或二十氣，皆須任氣，不得與意相爭。良久，氣當從百毛孔出，不復吐也。縱有十分氣一二也，復調，爲能至十或百息已上，彌加候。行住坐卧皆爲之，如此勤行，百關開通，顏色潤悅，氣清而長如沐浴。但體有不和便爲之，亦必當清泰也。《黃庭經》曰高拱無爲魂魄安，清淨神見與我言是也。

閉氣訣

論說

佚名《嵩山太无先生氣經》卷上 忽有修養乖宜，偶生諸疾，宜投密室，依法布手足，則調氣嘔之。有所苦之處，閉氣以意想經氣以攻之，氣極即吐之。訖，復嘔繼之，急氣即止，氣調復攻，或二十、三十、四十、五十，攻覺所苦之處，汗出通潤即止。如未愈，即每日夜半或五更晝日頻作意攻之，以瘥爲度。病在頭面手足，但有疾之處，則攻之，無不愈者。知心之使氣於手足，有如神，即功力難言也。

布氣訣

論說

佚名《嵩山太无先生氣經》卷上 夫用氣與人療疾，先須依前人五臟所患之疾，取方向之氣布入前人身中，令病者向方息心靜慮。此與布氣令其自愈，亦嘔氣息念求除也，自然邪氣永絕。正氣布訖，邪風自退也。

六氣訣

論說

佚名《嵩山太无先生氣經》卷上 六氣者，咽、呵、呼、噓、吹、嘻是也。五臟各屬一氣，餘在三焦。此都包矣。

咽屬肺，主鼻，有寒熱不和及勞極，依咽吐納，兼理皮膚瘡病，有此疾者，則依狀理之，立愈。

呵屬心，主舌，乾澀氣不通及諸邪氣，呵出之，大熱大開口，小熱小開口。大小須作意，量宜理之，違度則損。

呼屬脾，主中宮土，如氣微熱不和，腹肚脹，滿悶不泄，以呼理之，即愈。

噓屬肝，肝主目，如目溫熱，可噓以理之，即愈。

吹屬腎，腎主耳，腰脚冷，陽道衰，以吹理之，即愈。

嘻屬三焦，如不和，以嘻理之。

六氣雖各有所管，但五臟三焦冷熱極，風邪不調，都屬於心，呵之以理，諸疾皆愈，不必用氣也。諸家說准此行，可立見功效。

調液訣

論說

佚名《嵩山太无先生氣經》卷上 人食五味，五味各歸一臟，每臟濁氣同出於口。又六腑三焦之氣，亦湊此門。衆穢總投，合成濁氣。每睡覺，濁穢之氣自不堪聞，審而察之，知其時候。口中乾苦，舌澀煩熱，少津液或嚔唾喉中痛不能食，是熱也。即須開口呵之，必須依門戶出入之。十呵、二十呵即鳴天鼓，或七或九，以舌漱華池而嚔津液，復呵，察熱退止，但候口中清水甘泉生，即是熱退五臟涼也。若口中津液冷淡不受水，即冷狀也，即以吹治之法候口中自美，心調即止。《黃庭經》云：玉池清水灌靈根，審能脩之可長存。又曰漱嚔靈液灾不干也。

飲食訣

論說

佚名《嵩山太无先生氣經》卷上 服氣之後，所養有序次，其可食之物，有損有益。有益者，宜可食之，有損者，即可節之，益乃長服。每日平旦食少許淡水粥，甚宜人，理脾氣，令人足津液。日中食淡麵饅飴，并佳，及葱薤羹、糯米、大麥飯、鹿肉作白脯，已上并佳。食後吞生椒三五枚，及先嚔氣三五嚔，消食，引下氣，通三焦，和五臟，趁惡氣，助正氣，特宜長服，辟寒凜暑濕，明目，和中理氣，功不可備具。在《太清經》上卷，更有別方妙。忌食十二屬、三十六禽，本命父母本屬特忌。熱蒸餅，亂正氣。肥猪肉、生菜，令人脉閉。瓜、棗、粟、芋、菱芡、

醫藥養生總部·養生功法及武術部·導引法分部

獐、雁、野鷄，并可食之。不欲其心首脂也，齋戒須總絕之。天師所種木中之玉，名曰南燭草。每叢七十二莖，每莖二十四枝，每枝五葉，應七十二候、五行、二十四氣也。江東少室山、南嶽、湘江化中，并有之。作餽飯食之佳，作煎亦得，不必依《太清經》中所須，但單南燭草即得。凡食乍可飢，不得令飽，飽即傷心，氣難行也。仍忌蘿蔔羹、生冷辛辣之物，酸滑黏膩、陳硬難消之物，切忌。若偶然食此等物一口，則物所在處，當微微有痛。慎之，慎之！但食軟物無慮。

凡服氣後，有氣下則泄之，慎勿絕，絕即成疾。每朝空腹，隨性飲一盞好清酒佳，冬暖之，夏冷亦得，助正氣排邪，又不得多，多則昏醉，昏醉則傷神損壽。若遇尊貴，事不得已，則須且飲，但可呵三五下，盞飲併則開口呵十數下，遣麴之毒，調理之。常時飲二三升，是日乃可一斗不至於醉，亦不中酒，亦不先食味，亦不退如故。

調護訣

論說

佚名《嵩山太无先生氣經》卷上 凡修煉服氣休絕之法，不居產房，不昇喪堂，六畜死穢，一切雜穢不淨中，驢馬惡氣之物，并不宜聞，況近之乎！如見不祥臭穢，即須念解穢咒，不然甚損正氣。不意卒然逢遇已上之穢，則速閉氣，自取上風，疾過則解之，兼兩杯酒以盪滌之，佳。如惡氣入，覺不安穩，即須調氣逐去，勿留，又恐有逆氣，勿使出，則却嚔下，更納氣以逆之，當定，以手摩助之，便含椒及飲一兩杯酒令散矣。如不散，亦不使和平也，斯必乃食油膩雜犯觸正氣。用意有省，當知向前所犯，必是憂患房事者，勿再有誤也。所服氣一年氣通，二年氣行，三年功成。元氣遂凝結玄珠於丹田，縱有犯觸，無能為患。日服千嚔亦不懼多，即返老還童，轉從此也。於是氣化為血，血化為精，精化為髓。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脉，四年易肉，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

八年易髮，九年易形，十年之內，三萬六千神備在身中，當化爲仙真，號曰神人。勤修至道，煉氣爲形，形化爲神，神形一體，白日上昇。大道靈驗，好仙君子，詳而學焉。勤修不怠，即性開通，五臟相固。《黃庭經》云：千千百百自相連，一一十十似重山是也。內氣不出，外氣不入，寒暑不侵，兵刃莫害，昇騰變化，壽同三光，無窮盡也。

休糧訣

論說

佚名《嵩山太无先生氣經》卷上 凡欲休糧，但依前勤修。三年之後，正氣流通，體實骨滿，百神守位，三尸遁逃，如此轉不欲聞五味之氣，常思不食，須絕則絕，亦復無難。但覺腹空，即須嚙氣，不問早晚，何論約限，久久自積節度時候，無煩具言。亦可兼藥物。大有服藥之人，多不服氣，區區終身，唯以藥物爲務，固未得，亦非上士用心也。《黃庭經》云：百穀之實土地精，五味外美邪魔腥，臭亂神明胎氣零，那從反老得還嬰？何不食氣太和精，故能不死入黃寧。

眞真訣

論說

佚名《嵩山太无先生氣經》卷上 世上之人，率多嗜慾，損生伐命，今古其然。不早備防，悔將何及？《仙經》曰：夫人臨終而始惜身，罪定而思遷善，病成而方求其藥，天真已散，何可追之？故賢哲上士，惜未危之命，懼未禍之禍，治未病之病，遂拂衣塵寰，攝心歸道。道者，氣也。

氣者，身之主。精者，命之根。愛精重氣，然可庶幾乎長生矣！《黃庭經》曰：方寸之中念深臟，三神還歸老方壯。又曰：長生至慎房中急，何爲死作令神泣？忽之禍鄉三靈沒，但當吸氣錄子精。寸田尺宅可治生，若當決海百瀆傾，葉去樹枯失青青。此禁養精神之術。凡學長生久視，未有不愛精保氣而致也。陰丹百御之道，人莫不知，雖務於氣而不絕慾，亦不免危殆。故曰：人常失道，非道失人。人常去道，非道去人。修養君子深宜自省也。夫氣者，道也。道者，虛無也。虛無者，自然也。自然者，無爲也。無爲者，心不動也。心不動者，謂內心不起。內心不起，即外境不入，內外安靜，即神妍，神妍即氣和，氣和即元氣自至，元氣自至即五臟滋潤，五臟滋潤即百脉流通，百脉流通即津液上應，津液上應即不須五味。五味止絕，飢渴不生。飢渴不生，三田成體，堅骨實肉，返老還年，漸從此矣。故其氣化爲血，血化爲精，精化爲髓。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脉，四年易肉，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三萬六千神住在身，化爲仙人。是心體玄微，理生不測也。五臟和，津液生，三焦通，氣不壅。此謂瓊丹，非世間丹也。夫神者，無形之至靈。故神稟於道，靜而合乎性。人稟於神，動而合乎情。故率性則神凝，久則神止，擾則神遷，止則生，遷則死。皆情之所移，非神之所使也。夫欲服氣，先須靜坐，一覺向上想過欲界、色界、無色界，更過太始、太素、太初、太極、太高，想元氣下，從頂門入，念至涌泉，端坐記入息，莫記出息。但用一覺，使元氣隨意而到三丹田，轉輪如流水。《王老經》云：元氣流通，不死之道。至人可知也，蚩蚩者不足與議。慎之！又曰：胎息守中，上與天連名。大道行之，立得飛仙。祕之！慎之！保之！

修存訣

論說

佚名《嵩山太无先生氣經》卷下 凡胎息氣者，其道皆先叩齒三十

六通，集諸神，然後轉頸一匝，其胎息已，咽喉嚥之，如此三通，方以舌內外磨，料取玉津液，滿口漱溜，昂頭嚥之。上補泥丸，下潤五臟。

至夜半及五更，展腳握固，展兩手，去身五寸，其枕高三寸，閉目依前法嚥之。梳洗了，暖取一杯酒飲之。胎息滋六腑，酒引氣潤百關。聖人言：人在氣中，氣在人中。人不離氣，氣不離人。人藉氣而生，氣散人死。人死生之理，盡在氣中，但調煉元氣，求死不得。《王老》云：久而行之，求死不得。此之謂也。老君云：甘雨潤萬物，胎津潤百體。《黃庭經》云：晝夜不寐迺成真。上致神仙，下益其壽，在身所有疾病，想氣攻之，其疾立愈。其真氣逐濁氣下泄，即覺神情爽利，器宇冲和。老君曰：靈谷玉英，并在己身。

名山大澤，採藥服食可以資助正氣，若全使之，即與道有乖。若久服胎息不亂者，自然氣圓成真妙，不假羽翼而乃昇騰也。

夫胎藏嬰兒，握固服元氣。握固是天地之間。握者，猶心閉門，邪氣不入也。夫嬰兒所以握固，在母腹中飲其元氣，故號曰胎息。合本元氣不動不搖，自然不飢不渴也。

學胎元者，若閉氣極悶，即微吐其濁氣，呵而出之，旋便却閉，常守其元，自然成妙矣。夫人身稟元氣所生，還須以胎元補之。故曰：保其元氣，是曰自然還丹步虛。曰：冲虛太和氣，吐納流霞津。胎息靜百關，寥寥究三便。泥丸洞明鏡，遂成金華仙。又曰：常念餐元精，煉液固形質。

學道之人，常含元氣，挹漱流霞，充灌關府，津潤骨節，回凋朽之頹齡，復童嬰之怡顏。吐納改容，若非煉液如此。凡胎息上衝咽喉，用何物為應？以雷鳴應候為胎息矣。握固亦常行。夫咽喉下有十二樓，胎息氣上通頭，嚥之，名曰補腦之法。祕之！故曰飢食太和自然之氣，即胎息也。渴飲華池漿，口中津液也。得津液還歸灌溉神門，腎宮滋潤，玉液甘甜，深宜保之。夫五臟上應列宿，下應五行，常須以清淨保之矣。

慎氣法

論說

佚名《嵩山太无先生氣經》卷下 夫氣之為理也，納而難固，吐而易竭。難固須保全，易竭須潛而勿泄。真人曰：學道如憶朝餐，未有不不得者；惜氣如惜面目，未有不全者。又曰：若使惜氣如一身之先急者，吾少見枯悴也。其於接對言笑，須宜省約，運動呼叫，特宜調緩，觸類愛慎，方免損矣。夫人與天地合體，陰陽混氣，皮膚骨髓、腑臟榮衛、呼吸進退、寒暑變異之事，莫不同乎二儀五行也。是知天地否泰，陰陽之氣亂焉，臟腑不調，經脉之候病矣。因外寒暑之病起於風，因所致者百病起於氣。故曰：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從何來？是故須知形神以性和而全之，審內外之病而慎之。

夫人有三丹田，以合三元上中下也。上丹田泥丸腦宮也，其神赤子，字元先，一名帝卿。其神赤衣冠，治上元也。中丹田絳宮心也，其真人字子丹，一名中光堅，其神赤衣冠，治中元也。下丹田臍下氣海精門也，其神嬰兒，字元陽，一名谷下玄，赤衣冠，治下元也。此三丹田，以應三元，中各有一神，若虧損即氣漏精泄，精泄即氣散也。夫精者身之根。根者氣之位，精全即氣全，精泄即氣泄，唯精與氣須全耳。又云：精能食氣，形能食味。夫嚥氣不得和津液嚥之，津液須別嚥。若和津液，恐招生風，入腹成疾。咽津液時，須候出息嚥之，尤妙也。

海蟾真人胎息訣

論說

佚名《諸真聖胎神用訣》 夫元氣者，天地之母，大道之根，陰陽之質。在物名淳利之氣，在人名元氣者也。乃性命也。凡一晝一夜，一萬三千五百息，常常口鼻中泄了真氣。聖人久煉胎息者，常納於丹田，故微微出入，定自身，安而得長生。長生者，乃心與神氣相合，與道同真也。

玄葫真人胎息訣

論說

佚名《諸真聖胎神用訣》 夫大道以空爲本，絕相爲妙達，本元靜定太素，納氣於丹田，煉神於金室，定心於覺海。心定神寧，神寧則氣住，氣住則自然心樂。常於百刻之中，含守於真息。又云神息定而金木交，心意寧而龍虎會，此內丹之真胎息之用也。

凡修道之人，若要長生不死，先須煉心。真人曰：心者，在肺之下，一寸三分。曰：玉壺內有虛白一氣。經云：虛中生白，一名玉壺，二名神室，三名玉館，四名絳宮。中有救苦天尊，中有不死之神，中有靈寶天尊，中有元始符命，中有太一真人，中有救苦真人。常持元氣，勿令失散，丹砂結就，大如黍米，色如黃金，一名寶琳。若人識得辯得認得，塞其六門，常守天真，胎息自成，延年久而不死矣。

袁天綱胎息訣

論說

佚名《諸真聖胎神用訣》 夫陰陽者，天地之真氣，一陰一陽，生育萬物。在人爲呼吸之氣，在天爲寒暑之氣。又云：此兩者能改移四時之氣，此乃戊己，包藏真氣。云：春至在巽，能發生萬物，夏至在坤，能長養萬物，秋至在乾，能成熟萬物，冬至在艮，能含藏萬物。此皆陰陽出沒，升降神用，故陽氣出水盛木，陰氣出火盛金，陽生於子，出乎卯，陰生於午，入乎酉。此四仲之辰，皆是天地之門戶也。凡大道者，必取四時之正氣，凡修行，動息爲陰，定息爲陽。凡作時須得心定力定，神定息定，龍親虎會，結就聖胎，名曰真人胎息也。

於真人胎息訣

論說

佚名《諸真聖胎神用訣》 凡所修行，先定心氣，心氣定則神凝，神凝則心安，心安則氣昇，氣昇則境空，境空則清靜，清靜則無物，無物則命全，命全則道生，道生則絕相，絕相則覺明，覺明則神通。經云：心通萬法皆通，心靜萬法皆滅。此一門如來真定者也。凡修道者，先修心定之法，既得定法，還丹不遠，金液非遙，仙道得矣。

徐神公胎息訣

論說

佚名《諸真聖胎神用訣》 夫神者，虛無之用，息者，元氣之用。煉去塵世之境，若是非人我，財色取舍，得失冤親，平等如一，自然佑護，道心成矣。經云：神者虛無用之。精、氣、神三者，便是靈臺。修行之人，若是息定精氣神三件，可長生不死，必為出世之仙，則不虛矣。

煙蘿子胎息訣

論說

佚名《諸真聖胎神用訣》 夫動者本動，靜者本靜，古者本無動靜，且動靜者一源。蓋為一切衆生，妄想不定，聖人留教，教人定息，神隨氣定，氣住神定，若氣動心動，心動神疲。凡修道之人，不行胎息則有動靜之源，怎入無為之門戶也？走失了也。

達摩禪師胎息訣

論說

佚名《諸真聖胎神用訣》 夫煉胎息者，煉氣定心是也。常息於心

醫藥養生總部·養生功法及武術部·導引法分部

輪，則不著萬物，氣若不定，禪亦空也。氣若定則色身無病，禪道雙安。修行之人，因不守心，元氣失了不收，道怎成矣。古人云，氣定心定，氣凝心靜，是大道之要，又名還丹。道人無諸挂念，日日如斯，則名真定禪觀。故三世賢聖修行皆在此訣，名為禪定雙修也。

李真人胎息訣

論說

佚名《諸真聖胎神用訣》 夫胎息真氣者，入於一淨室，焚香面壁，東南結跏趺坐，心無挂念，意無所思，澄神定息，常於遍身觀之，自然通暢。諸學之人不得全閉定氣，全閉則傷神，但量自家息之長短，放氣出入，不得自耳聞之，如此則妙也。若常常調息，不出不入，久而在於丹田，固守在之者，名為真胎也。道必成矣！

抱朴子胎息訣

論說

佚名《諸真聖胎神用訣》 凡修行之人，須要定息。息者，正也，安也，順也，歸也，伏也，寧也，靜也。若四威儀中，常作如是，決入真道。勿著諸境，虛心實腹，最為妙也。但澄息心定，心定則氣寂，氣寂則神靜，神靜則境空，境空則寂滅，寂滅則無事，無事則清靜，清靜則道生，道生則自然，自然則逍遙，既入逍遙，則無量自在，得做神仙。自然五行總聚，六氣和合，八卦配偶，成於內丹，身形永劫不壞矣。

亢倉子胎息訣

論說

佚名《諸真聖胎神用訣》 凡修煉入道，息心勿亂，精神勿泄，息神勿惕，息忤勿出，息言勿語，息血勿滯，息睡勿遠，息涕勿棄，息嗔勿惱，息神勿憂，息怨勿念，息我勿爭，息害勿記，若人行住坐卧，常持如是，其心自樂，自然成就，不修此理，枉費其功，終無成法，但日日如是，其丹必就，若動靜雙忘，道不求自得矣。

元憲真人胎息訣

論說

佚名《諸真聖胎神用訣》 夫學無爲胎息者，只是本清靜心也，亦名真如，本無物也。有若太虛相似，無去無來，無上無下，非動非靜，寂寂寥寥，與真空同體，與大道同源，與本面目相逢者也。若修大道，當修無爲，其心清虛，寂而無寂，靜而無靜，心澄境謝，心境雙忘，則入無爲真道也。學道之人，若修如是法門，則其丹自成，自然氣定而得胎息矣。

何仙姑胎息訣

論說

佚名《諸真聖胎神用訣》 夫煉者，修也，息者，氣也，神也，精也。息氣本源者，清靜真氣也。觀入丹田，細細出入。如此者，龍虎自伏，若心無動，神無思，氣無慾，則名曰太定。真氣存於形質，真仙之位，變化無窮，號曰真人矣。

夫胎息者，須存神定意，抱守三關者，精氣神也。凡修行之人，須每於六時，常抱守三法，則自然有寶聚也。國富民安，心王自在，乃神和暢，少病也，少惱也，身體輕便也，耳目聰明也。是修真之人，真道徑路。若三五年間，常行此法，天護佑，神加持，凡人愛敬，久而自然得道矣。

玉雲張果老胎息訣

論說

佚名《諸真聖胎神用訣》 夫胎者，受生之宮也。息氣納於元海，在母臍下一寸三分，名曰丹田。受真精成形，納天地之氣，一月如珠，二月如露，三月如桃李，此名淳和之氣，朴也。子在母胞胎之中，母呼則呼，母吸則吸，至於十月氣足而生，六情轉於外，豈於返視元初，不守內息，故有生死。故聖人云：我不縱三戶，六情常息於丹田，守而無退。凡修道之人，先修心靜之門。又云：了心修道，則省力而易成，不了心而修道，修道者返費功而無益，先了心源，然後自定，自然龍虎伏，觀仙道必

成矣。

夫丹田者，在臍下一寸三分，是元氣之宮位，管三百六十坐精光神，守護元氣。內有神龜一坐，吐納元氣，往來呼吸，一晝一夜，一萬三千五百息，皆元氣，於口鼻中泄出，故引入邪氣所侵而生病也。丹田者，生氣之源，一名丹田，二名精路，三名氣海，四名守宮，五大源，六名神室，七名元藏，八名採寶，九名戊己，十名本根。皆是太和元氣居止之處，若存精氣於丹田，則得長生久視之道。凡修行之人，行住坐卧常含納真息於丹田，則得元氣成實，久煉而成仙矣。斯乃真人之胎息者也。

侯真人胎息訣

論說

佚名《諸真聖胎神用訣》

夫真一法界者，不離於本源。本源者，則是一心也。不動不行，心則是源，不停不住，源則是心。其心清靜，則成大藥，其心惑亂，則成大賊。奪其精，盜其神，敗其臟，失其藥，患其身，喪其命也。凡在道之人，必先修心靜之法。但於心靜，必得定心。心定則神安，鉛汞相投，龍虎親也。周天數足，添精益氣養神，此三法若全，則萬神感會於丹田，血氣周流於遍體，逍遙於長生之道。又云：如何清靜？當澄其神，絕其慮，亡其我，滅其境，抱其真，此謂妙靜之道。

鬼谷子胎息訣

論說

佚名《諸真聖胎神用訣》

凡修道之人，返本還純，內合真氣，故

醫藥養生總部·養生功法及武術部·導引法分部

道返，則四象、五行、六氣、七元、八卦而煉精氣神成其形質，則是虛中取實，無中取有，而內祕真丹也。故煉心為神，煉精為形，煉氣為命，此是陰陽昇降之氣也。氣源者，命之根也。故修三法則大道也。

黃帝胎息訣

論說

佚名《諸真聖胎神用訣》

凡修道者，常行內觀，遣去三尸，出於六情，返內存三，心神守宮，氣閉不散，諸神歡暢，養氣煉形存性，此三法不可棄，是真一胎息也，玄關大藥也。

陳希夷胎息訣

論說

佚名《諸真聖胎神用訣》

夫道化少，少化老，老化病，病化死，死化神，神化萬物。氣化生靈，精化成形，神氣精三化，煉成真仙。故云存精、養神、煉氣，此乃三德之神，不可不知。子午卯酉四時，乃是陰陽出入之門戶也。定心不動謂之曰禪，神通萬變謂之曰靈，智通萬事謂之曰慧，道元合氣謂之曰修，真氣歸源謂之曰煉，龍虎相交謂之曰丹，三丹同契謂之曰了。若修行之人，知此根源，乃可入道近矣。

逍遙子胎息訣

論說

眼不見也，鼻不聞也，舌不味也，息氣定心也。此法從不中有，不無中無，不色中色，不空中空，非有爲有，非無爲無，非色爲色，非空爲空，此乃真胎息養氣調神之法。又云視不見我，聽不得聞，離種種邊，名爲妙道。此法最爲上也。

中央黃老君胎息訣

論說

佚名《諸真聖胎神用訣》 夫修者，志也，養也；養者，順也，伏也，真也。凡欲養息，先須養精，凡欲養精，先須養神，凡欲養神，先須養性，凡欲養性，先須養命。性命者，乃是神氣也，魂魄也，陰陽也，離坎也。久而行之，結成聖胎，乃真胎息也。

張天師胎息訣

論說

佚名《諸真聖胎神用訣》 夫本立天地，生於陰陽，清氣爲天，濁氣爲地，清氣爲心，濁氣爲腎。被世牽惹，引動人心，故清濁不分也。怎曉此理哉！每動作處，經行處，眼見耳聞，五賊送了真元，眼送與心，心動神疲；又被耳送與心，心送音聲入腎，神勞心煩，壞了也。若動念則泄真氣，故胎息不成矣。如何得成？若人靜坐念心不動，息念忘情，氣神調勻，久而自成仙矣。

柳真人胎息訣

論說

佚名《諸真聖胎神用訣》 夫元氣無形，真心無法，大道無蹟，唯煉息一法，乃含真道。又云心定、氣定、神定，凡修道流，若合大丹元道，清虛寂靜，絕慮忘意，空靜無物，萬法無踪，真修胎息也，成仙無疑也。

郭真人胎息訣

論說

佚名《諸真聖胎神用訣》

夫煉者，修也，養也，虛也。耳不聽也，

佚名《諸真聖胎神用訣》 夫人往往在世間，不知自身日用物所造化也。噫！乃上天之氣也。元精不衰，物結成器，上依天之清氣，聚而成形，下接地之濁氣，凝而成體。內包一真，世人不識，故泄於外，乃精氣神也。若不守此三者，老死近矣。聖人常不離此三法，行住坐卧，久結成胎，神仙矣。頌曰：爲人在世不知根，一向貪心棄本真。不管元陽真息氣，至今天怒病纏身。

驪山老母胎息訣

論說

佚名《諸真聖胎神用訣》 經云：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故三盜相反，走失了真氣精神也，不成胎息。若修行之人，不愛萬物，自不盜你本性也。故云：本分道人，我不要你底，你不要我底，只守分。守分者，何也？乃是不出不入，常守本源，不動不靜，不來不去，似有似無，是個死的活人。仙道近矣！

李仙姑胎息訣

論說

佚名《諸真聖胎神用訣》 夫世間之人，奉道持修，須要朝真謝罪。每於庚申甲子之日，父母遠忌之辰，三元八節之日，宜修齋醮者，神天佑護。更若每日清靜無事，澄心靜坐，調神養氣，不離本室，自然三宮升降，六氣周流，百脉通行，萬物齊會於黃庭。黃庭者，乃中宮也。若常守於中宮，精氣不走，此乃真胎息也。

天台道者胎息訣

論說

佚名《諸真聖胎神用訣》 凡人修煉，常行平等忍辱，一屏邪心所起，真心志堅，運心腎二氣，上下往來，交媾於中宮。諸神不散，溫養元氣，丹砂黃芽自出，深根固蒂，永息綿綿，久而長生，出世得道矣。

劉真人胎息訣

論說

佚名《諸真聖胎神用訣》 若修胎息元道之法，心不殺、不慾、不盜、不偷、不邪、不妄、不顛、不狂，心自明朗，常守齋戒，真息常調，觀照遍身世界。身心清靜，乃是長生。道人若金坑寶貝堅實，六門不開，邪氣不入，一身無病患。若六門不閉，盜盡金寶，人生疾也。道自不成矣！頌曰：

心中真氣是天英，正是神清氣鏡明。大道若依玄妙用，心中清靜氣生靈。

一去一來不暫停，上下無休造化成。神靜氣澄無事染，這回息住自然靈。

後學之者，不息元道，妄念不停，生滅不息，隨他物去了，怎成胎息也？

朗然子胎息訣

論說

佚名《諸真聖胎神用訣》 凡修行之人，焚香入室，靜坐冥心，叩齒集神，定意馬，伏心猿，都收在一處，放在丹田，令溫養之。內觀勿出，如元帥行軍。神是主，氣是軍。氣到處神到，二物相逐，不得相離。萬病不干，千灾皆滅。學道之人，若得此法，勤而行之。今日貧道方泄天機，你若不行，我有殃矣。

百嶂內視胎息訣

論說

佚名《諸真聖胎神用訣》 且胎息者，世人不知，諸賢皆從證果。若不得此法也，把不定，不得口訣，不得下手，不得親傳。把手教著尚做不過，一等愚人，便待定心猿捉意馬，往往空費其功夫，不成大事。若真修煉之人，欲捉心猿收意馬，先須調氣定息，然後澄心息慮忘情，乃可應也。若不如是，則空過了時光日月。不因師指，此事難知矣。

曹仙姑胎息訣

論說

佚名《諸真聖胎神用訣》 且胎息者，非方術之所能爲。爲者，則失道遠矣。且人之生也，須以神存氣留道生，神與氣二者相須，乃成性命。虛者通靈而光明，和者周流而柔潤，神安則氣暢，氣暢則血融，血融則骨強，骨強則髓滿，髓滿則腹盈，腹盈則下實，下實則行步輕健，行步輕健則動作不疲，四肢康強，猶國之封域平泰，氣血和盛，猶國之府庫充實，譬人家富，神志和悅，顏色自怡，行步歌舞，仙道近矣。故曰：今人念佛念道，只要除灾救禍，不如志念除妄。還好麼？達人觀斯而行之，自成胎息者矣。

健身術分部

正月修養法

論說

高濂《遵生八箋·四時調攝箋》 孟春之月，天地俱生，謂之發陽。天地資始，萬物化生，生而勿殺，與而勿奪。君子固密，毋泄真氣。卦值泰，生氣在子，坐臥當向北方。

孫真人《攝生論》曰：正月腎氣受病，肺臟氣微，宜減鹹酸，增辛辣味，助腎補肺，安養胃氣。勿冒冰凍，勿太溫暖。早起夜卧，以緩

形神。

《內丹祕要》曰：陽出於地，喻身中三陽上昇，當急駕河車，搬回鼎內。

《活人心書》曰：肝主龍今位號心，病來自覺好酸辛。眼中赤色時多淚，噓之病去效如神。

靈劍子導引，孟春月一勢：以兩手掩口，取熱氣津潤摩面，上下三五十遍，令極熱。食後爲之，令人華彩光澤不皺。行之三年，色如少艾，兼明目，散諸故疾，從肝臟中肩背行後，須引吸震方生氣以補肝臟，行入下元，凡行導引之法，皆閉氣爲之，勿得開口，以招外邪入於肝臟。

二月修養法

論說

高濂《遵生八箋·四時調攝箋》 仲春之月，號厭於，日當和其志，平其心，勿極寒，勿太熱，安靜神氣，以法生成。卦大壯，言陽壯過中也。生氣在丑無論如何，臥養宜向東北。

孫真人《攝養論》曰：二月腎氣微，肝正旺，宜戒酸增辛，助腎補肝，宜靜膈去痰水，小泄皮膚，微汗以散玄冬蘊伏之氣。

靈劍子坐功一勢：正坐，兩手相叉，爭力爲之，治肝中風。以叉手掩項後，使面仰視，使項與手爭力，去熱毒肩痛，目視不明，積風不散，元和心氣，焚之令出散，調沖和之氣補肝，下氣海添內珠爾。

又一勢：以兩手相重，按腿拔去，左右極力，去腰腎風毒之氣，及胸膈，兼能明目。

《內丹祕要》曰：仲春之月，陰佐陽氣，聚物而出，喻身中陽火方半，氣候匀停。

《法天生意》云：二月初時，宜灸脚三里、絕骨，對穴各七壯，以泄毒氣，夏來無脚氣衝心之病。

醫藥養生總部·養生功法及武術部·健身術分部

春分宜採雲母石煉之，用礬石，或百草上露水，或五月茅屋滴下檐水，俱可煉，久服延年。

《濟世仁術》云：庚子、辛丑日，採石膽，治風痰最快。

三月修養法

論說

高濂《遵生八箋·四時調攝箋》 季春之月，萬物發陳，天地俱生，陽熾陰伏，宜卧早起早，以養臟氣。時肝臟氣伏，心當向旺，宜益肝補腎，以順其時。卦值夬，夬者，陽決陰也，決而能和之意。生氣在寅，坐卧宜向東北方。

孫真人曰：腎氣以息，心氣漸臨，木氣正旺，宜減甘增辛，補精益氣。慎避西風。宜懶散形骸，便宜安泰，以順天時。

靈劍子曰：補脾坐功一勢：左右作開弓勢，去胸脅膈結聚風氣，脾臟諸氣。去來用力爲之，凡一十四遍，閉口，使心隨氣到以散之。

四月修養法

論說

高濂《遵生八箋·四時調攝箋》 孟夏之月，天地始交，萬物并秀，宜夜卧早起，以受清明之氣。勿大怒大泄。夏者火也，位南方，其聲呼，其液汗，故怒與泄爲傷元氣也。卦值乾，乾者健也，陽之性，天之象也，君子以自強不息。生氣在卯，坐卧行功，宜向正東方。

孫真人曰：是月肝臟已病，心臟漸壯，宜增酸減苦，以補腎助肝。調

養胃氣，勿受西北二方暴風。勿接陰以壯腎水，當靜養以息心火。勿與淫接，以寧其神。以自強不息，天地化生之機。

靈劍子曰：補心臟坐功之法有二：一勢，正坐斜身，用力偏敵如排山勢，極力爲之，能去腰脊風冷，宣通五臟六腑，散腳氣，補心益氣，左右以此一勢行之；二勢，以一手按脛，一手向上極力如托石，閉氣行之，左右同行，去兩脅間風毒，治心臟，通和血脉。

《月令》曰：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進御，薄滋味，毋違和，節嗜慾，定心氣。

《內丹祕要》曰：姤月爲一陰始生之月也，陰氣方生，喻身中陰符起縮之地。靈丹養成入口中，當馴致其道，遂歸丹田，不可荒忙急速。

《保生心鑒》曰：五月屬火，午火大旺，則金氣受傷。古人於是時，獨宿淡味，兢兢業業，保養生臟，正嫌火之旺耳。

五月修養法

論說

高濂《遵生八箋·四時調攝箋》 仲夏之月，萬物以成，天地化生，勿以極熱，勿大汗，勿曝露星宿，皆成惡疾。忌冒西北之風，邪氣犯人。勿殺生命。是月肝臟已病，神氣不行，火氣漸壯，水力衰弱，宜補腎助肺，調理胃氣，以順其時。卦值姤，姤者遇也，以陰遇陽，以柔遇剛之象也。生氣在辰，宜坐卧向東南方。

孫真人曰：是月肝臟氣休，心正旺，宜減酸增苦，益肝補腎，固密精氣，卧早起早，慎發泄。五日尤宜齋戒靜養，以順天時。

《保生心鑒》曰：午火旺則金衰，於時當獨宿，淡滋味，保養生臟。

靈劍子坐功法：常以兩手合掌，向前築去臂腕，如此七次，淘心臟風勞，散關節滯氣。

《養生纂》曰：此時靜養毋躁，止聲色，毋違天和，毋幸遇，節嗜

慾，定心氣。可居高明，可遠眺望，可入山林，以避炎暑，可坐臺榭空敞之處。

六月修養法

論說

高濂《遵生八箋·四時調攝箋》 季夏之月，發生重濁，主養四時，萬物生榮，增鹹減甘，以資腎臟。是月腎臟氣微，脾臟獨旺，宜減肥濃之物，益固筋骨。卦值遁，遁者避也。二陰浸長，陽當避也。君子莊矜自守。生氣在巳，坐卧宜向南方。

孫真人曰：是月肝氣微弱，脾旺，宜節約飲食，遠聲色。此時陰氣內伏，暑毒外蒸，縱意當風，任性食冷，故人多暴泄之患。切須飲食溫軟，不令太飽，時飲粟米溫湯、豆蔻熟水最好。

《內丹祕訣》曰：建未之月，二陰之卦，是陰氣漸長，喻身中陰符離去午位，收斂而下降也。

靈劍子坐功法：端身正坐，舒手指，直上反拘，三舉前屈，前後同行。至六月半後用之，去腰脊脚膝痺風，散膀胱邪氣。

七月修養法

論說

高濂《遵生八箋·四時調攝箋》 秋七月，審天地之氣，以急正氣，早起早卧，與鷄俱起，緩逸其形，收斂神氣，使志安寧。卦否，否者，塞也，天地塞，陰陽不交之時也。故君子勿妄動。生氣在午，坐卧宜向

正南。

孫真人《養生》曰：肝心少氣，肺臟獨旺，宜安靜性情，增鹹減辛，助氣補筋，以養脾胃。毋冒極熱，勿恣涼冷，毋發大汗，保全元氣。

靈劍子導引法勢：以兩手抱頭項，婉轉回旋俯仰，去脅肋胸背間風氣。肺臟諸疾，宜通項脉左右同正月法。又法：以兩手相叉，頭上過去，左右伸曳之十遍，去關節中風氣，治肺臟諸疾。

八月修養法

論說

高廉《遵生八箋·四時調攝箋》 仲秋之月，大利平肅，安寧志性，收斂神氣。增酸養肝，毋令極飽，令人壅塞。是月宜祈謝求福。卦觀，觀者，觀也，風在地上，萬物興昌之時也。生氣在未，坐卧宜向西南方，吉。

孫真人《攝養論》曰：是月心臟氣微，肺金用事，宜減苦增辛，助筋補血，以養心肝脾胃。勿犯邪風，令人生瘡，以作疫痢。十八日，乃天人興福之時，宜齋戒存想吉事。

靈劍子坐功法勢：以兩手拳脚脛下十餘遍，閉氣用力爲之。此能開胸膈氣，去脅中氣，治肺臟諸疾。行完，叩齒三十六通以應之。

《雲笈七籤》曰：是月十五日，金精正旺，宜採銅鐵，鑄鼎劍。

《內丹祕要》曰：觀者，四陰之卦也。斗杓是月戌時指酉，以月建酉也。時焉陰佐陽功，以成萬物，故物皆縮小，因時而成矣。喻身中陰符過半，降而入於丹田，吾人當固養保元，以築丹基。

九月修養法

論說

高廉《遵生八箋·四時調攝箋》 季秋之月，草木零落，衆物伏蟄，氣清，風暴爲朗，無犯朗風，節約生冷，以防癘病。二十八日，陽氣未伏，陰氣既衰，宜進補養之藥以生氣。卦剝，剝，落也，陰道將旺，陽道衰弱，當固精斂神。生氣在申，坐卧宜向西南。

孫真人曰：是月陽氣已衰，陰氣太盛，暴風時起，切忌賊邪之風以傷孔隙。勿冒風邪，無恣醉飽。宜減苦增甘，補肝益腎，助脾胃，養元和。

靈劍子坐功法勢：九月十二日已後用，補脾。以兩手相叉於頭上，與手爭力，左右同法行之。治脾臟四肢，去脅下積滯風氣，使人能食。

十月修養法

論說

高廉《遵生八箋·四時調攝箋》 孟冬之月，天地閉藏，水凍地坼，早卧晚起，必候天曉，使至溫暢。無泄大汗，勿犯冰凍雪積，溫養神氣，無令邪氣外入。卦坤，坤者，順也，以服健爲正，故君子當安於正以順時也。生氣在酉，坐卧宜向西方。

孫真人修養法曰：十月心肺氣弱，腎氣強盛，宜減辛苦以養腎氣。毋傷筋骨，勿泄皮膚，勿妄針灸，以其血澀，津液不行。十五日宜靜養護吉。

《內丹祕要》曰：六陰之月，萬物至此歸根復命，喻我身中陰符窮

極，寂然不動，反本復靜。此時寒兌垂簾，以神光下照於坎宮，當夜氣未央，凝神聚氣，端坐片時。少焉，神氣歸根，自然無中生有，積成一點金精。蓋一陽不生於復而生於坤，陰中生陽，實為產藥根本。

靈劍子導引法勢：以兩手相叉，一脚踏之，去腰脚拘束，腎氣冷痹，膝中痛諸疾。

又法：正坐，伸手指緩拘脚指五七度，治脚氣，諸風注氣，腎臟諸毒氣，遠行脚痛不安，并可治之，常行最妙。

人之一身，元氣亦有升降，子時生於腎中，此即天地一陽初動，感而遂通，乃復卦也。自此後漸漸昇至泥丸，午時自泥丸下降於心，戌亥歸於腹中，此即天地六陰窮極，百蟲閉關，草木歸根，寂然不動，乃坤卦也。靜極復動，循環無端，其至妙，又在坤復之交，一動一靜之間，即亥末子初之時。《陰符經》曰：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養生者，當順其時而行，坤復二卦之功，正在十月之間。

十一月修養法

論說

高濂《遵生八箋·四時調攝箋》 仲冬之月，寒氣方盛，勿傷水凍，勿以炎火炙腹背，毋發蟄藏，順天之道。卦復，復者，反也，陰動於下，以順上行之義也。君子當靜養以順陽生。是月生氣在戌，坐臥宜向西北。孫真人修養法：是月腎臟正旺，心肺衰微，宜增苦味絕鹹，補理肺胃。閉關靜攝，以迎初陽，使其長養，以全吾生。

靈劍子導引法勢：以一手托膝，反折一手抱頭，前後左右為之，凡三五度。去骨節風，宣通血脉，膀胱腎臟之疾。

是月也，一陽來復，陽氣始生，喻身中陽氣初動，火力方微，要不縱不拘，溫溫柔柔，播施於鼎中。當撥動頂門，微微掣之，須臾，火力熾盛，逼出真鉛。氣在箕斗東北之鄉，火候造端之地。

十二月修養法

論說

高濂《遵生八箋·四時調攝箋》 季冬之月，天地閉寒，陽潛陰施，萬物伏藏，去凍就溫，勿泄皮膚大汗，以助胃氣。勿甚溫暖，勿犯大雪。宜小宣，勿大全補。衆陽俱息，勿犯風邪，勿傷筋骨。卦臨，臨者，大也，以剛居中，為大亨而利於貞也。生氣在亥，坐臥宜向西北。

孫真人曰：是月土旺，水氣不行，宜減甘增苦，補心助肺，調理腎臟。勿冒霜雪，勿泄津液及汗。初三日，宜齋戒靜居，焚香養道，吉。

靈劍子導引法勢：以兩手聳上，極力三五遍，去脾臟諸疾不安，依春法用之。

武術分部

太極拳論

論說

《張三豐太極煉丹秘訣》卷二 一舉動，周身俱要輕靈，尤須貫力，氣宜鼓盪，神宜內斂，毋使有凸凹處，毋使有斷續處。其根在腳發于腿。主宰於腰，形於手指，由脚而腿而腰，總須完整一氣。向前退後，乃得機得勢。有不得機得勢處，身便散亂。其病必於腰腿求之，上下前後左右皆然。凡此皆是意，不在外面，有上即有下，有前即有後，有左即有右。如

意要向上，即寓下意。若將物掀起而加以挫之力，斯其根自斷，乃壞之速而無疑。虛實宜分清楚，一處自有一處虛實，處處總此一虛實。周身節節貫串，無令絲毫間斷耳。長拳者，如長江大海，滔滔不絕也。十三勢者，棚攪擠按採捌肘靠，此八卦也。進步退步，右顧左盼中定，此五行也。棚攪擠按，即坎離震兌四正方也。採捌肘靠，即乾坤艮巽四斜角也。進退顧盼定，即金木水火土也。

太極行功說

論 說

妙道也。

太極行功歌

論 說

《張三豐太極煉丹秘訣》卷二 兩氣未分時，渾然一無極。陰陽位即定，始有太極出。人身要虛靈，行功主呼吸。

呵噓呼咽吹，加嘻數成六。六字意如何，治臟不二訣。治肝宜用噓，噓時睜其目。

治肺宜用咽，咽時手雙托。心呵頂上叉，腎吹抱膝骨。脾病一再呼，呼時把口撮。

仰臥時時嘻，三焦熱退鬱。持此行內功，陰陽調胎息。大道在正心，誠意長自樂。

即此是長生，胸有不死藥。

太極拳歌

論 說

《張三豐太極煉丹秘訣》卷二 十三總勢莫輕視，命意源頭在腰隙。變轉虛實須留意，氣遍身軀不少滯。

靜中觸動動猶靜，因敵變化示神奇。勢勢揆心須用意，得來不覺費工夫。

刻刻留心在腰間，腹內鬆淨氣騰然。尾閭中正神貫頂，滿身輕利頂頭懸。

《張三豐太極煉丹秘訣》卷二 太極行功，功在調和陰陽，交合神氣，打坐即為第一步下手功夫。行功之先，猶應治臟，使內臟清虛，不着渣滓，則神斂氣聚，其息自調。進而吐納，使陰陽交感，渾然成為太極之象。然後再行運各處功夫，冥心兀坐，息思慮，絕情慾，保守真元，此心功也。盤膝曲股，足跟緊抵命門，以固精氣，此身功也。兩手緊掩耳門，疊指背彈耳根骨，以祛風池邪氣，此首功也。兩手擦面待其熱，更用唾沫偏摩之，以治外侵，此面功也。兩手按耳輪，一上一下摩擦之，以清其火，此耳功也。緊合其睫，睛珠內轉，左右互行，以明神室，此目功也。大張其口，以舌攪口，以手鳴天鼓，以治其熱，此口功也。舌抵上顎，津液自生，鼓漱嚥之，以潤其內，此舌功也。叩齒卅六，閉緊齒關，可集元神，此齒功也。兩手大拇指，擦熱揩鼻，左右卅六，以鎮其中，此鼻功也。既得此行功奧竅，還須正心誠意，冥心絕慾，從頭做去，始能逐步昇登，證悟大道。長生不老之基，即胎於此。若才得太極拳法，不知行功之奧妙，挈置不顧，此無異煉丹不採藥，採藥不煉丹，莫道不能登長生大道。即外面功夫，亦決不能成就，必須功拳并練。蓋功屬柔而拳屬剛，拳屬動而功屬靜，剛柔互濟，動靜相因，始成為太極之象，相輔而行，方足致用。此練太極拳者，所以必先知行功之妙用。行功者，所以必先明太極之

仔細留心向推求，屈伸開合聽自由。人門引路須口授，工夫無息法自休。

若言體用何爲準，意氣君來骨肉臣。想推用意終何在，益壽延年不老春。

歌兮歌兮百冊字，字字真切義無遺。若不向此推求去，枉費工夫貽嘆息。

棚攪擠按須認真，上下相隨人難進。任他巨力來打我，牽動四兩撥千斤。

引進落空合即出，粘連黏隨不丟頂。

太極拳七十二路圖勢

圖表

《張三豐太極煉丹秘訣》卷二

一 太極起式



二 攪雀尾



三 攪雀尾



四 攪雀尾



五 攪雀尾



七 提手



九 搜膝拗步



六 單鞭



八 白鶴亮翅



一〇 手揮琵琶



一一 左右搜膝拗步



一二 左右搜膝拗步



一三 手揮琵琶



一四 進步搬攔捶



一五 進步搬攔捶



一六 如封似閉



一七 十字手



一八 抱虎歸山



一九 肘底看鍾



二一 左右倒轆猴



二三 提手



二五 搜膝拗步



二〇 左右倒轆猴



三二 斜飛式



二四 白鶴亮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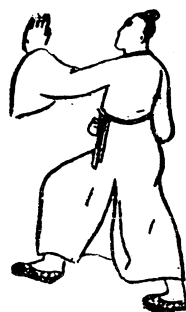
二六 海底針



二七 扇通臂



二八 撇身鍾



二九 上步搬攔鍾



三〇 上步搬攔鍾



三一 攬雀尾



三二 攬雀尾



三三 攬雀尾



三四 單鞭



三五 左右掄手



三七 單鞭



三九 左右分脚



三六 左右掄手



三八 高探馬



四〇 左右分脚



四一 轉身蹬脚



四三 進步栽鍾



四五 上步搬攔鍾



四七 左右披身伏虎



四二 左右攪膝拗步



四四 翻身白蛇吐信



四六 蹬脚



四八 左右披身伏虎



四九 回身蹬脚



五一 左蹬脚



五三 上步搬攔鍾



五〇 雙風貫耳



五二 轉身蹬脚



五四 上步搬攔鍾



五五 如封似鎖



五六 十字手



五七 抱虎歸山



五八 斜單鞭



五九 左右野馬分鬃



六〇 左右野馬分鬃



六一 上步攬雀尾



六二 上步攬雀尾



六三 上步攬雀尾



六五 單鞭



六七 玉女穿梭



六四 上步攬雀尾



六六 玉女穿梭



六八 上步攬雀尾



六九 上步攪雀尾



七〇 單鞭



七一 抁手



七二 抁手



七三 單鞭下勢



七四 金雞獨立



七五 金雞獨立



七六 倒躉猴



七七 倒躉猴



七九 提手



八一 搜膝拗步



八三 扇通臂



七八 斜飛式



八〇 白鶴亮翅



八二 海底針



八四 撇身錘



八五 上步搬攔錘



八七 攔雀尾單鞭



八九 攔雀尾單鞭



九一 抔手



八六 上步搬攔錘



八八 攔雀尾單鞭



九〇 攔雀尾單鞭



九二 抔手



九三 單鞭



九五 十字腿



九七 上勢攬雀尾



九九 上勢攬雀尾



九四 高探馬



九六 搜膝指膻錘



九八 上勢攬雀尾



一〇〇 上勢攬雀尾



一〇一 單鞭下勢



一〇三 退步跨虎



一〇五 彎弓射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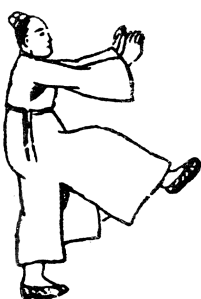
一〇七 上步搬攔錘



一〇二 上步七星



一〇四 轉脚擺蓮



一〇六 上步搬攔錘



一〇八 如封似鎖



一〇九 十字手



一一〇 合太極



房中養生部

七 忌

五 觀

論 說

論 說

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二八《求子》 又云：有五觀，子生不祥。月水未清，一觀也；父母有瘡，二觀也；喪服未除有子，三觀也；溫病未愈有子，身親喪，四觀也；任身而憂恐，重復驚惶，五觀也。

洞玄子求子法

論 說

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二八《求子》 《洞玄子》云：凡欲求子，候女之月經斷後，則交接之。一日三日爲男，四日五日爲女，五日以後，徒損精力，終無益也。交接洩精之時，候女快來，須與一時同洩，洩必須盡。先令女正面仰臥，端心一意，閉目內想，受精氣。故老子曰：夜半得子爲上壽，夜半前得子爲中壽，夜半後得子下壽。

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二八《求子》 《玉房祕訣》云：合陰陽有七忌：

第一之忌，晦朔弦望，以合陰陽，損氣，以是生子，子必刑殘，宜深慎之。

第二之忌，雷風天地感動，以合陰陽，血脉踴，以是生子，子必癰腫。

第三之忌，新飲酒飽食，穀氣未行，以合陰陽，腹中彭亨，小便白濁，以是生子，子必顛狂。

第四之忌，新小便，精氣竭，以合陰陽，經脉得澀，以是生子，必妖孽。

第五之忌，勞倦重擔，志氣未安，以合陰陽，筋腰苦痛，以是生子，必天殘。

第六忌，新沐浴，髮脉未燥，以合陰陽，令人短氣，以是生子，子必不全。

第七忌，兵堅盛怒，莖脉痛，當令不合，內傷有病。如此爲七傷。

九 殃

論 說

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二八《求子》 《產經》云：黃帝曰：人之

始生，本在於胎含陰陽也。夫合陰陽之時，必避九殃，九殃者，日中之子，生則歐逆，一也；夜半之子，天地閉塞，不瘡則聾盲，二也；日蝕之子，體戚毀傷，三也；雷電之子，天怒興威，必易服狂，四也；月蝕之子，與母俱凶，五也；虹蜺之子，若作不祥，六也；冬夏至之子，生害父母，七也；弦望之子，必為亂兵風盲，八也；醉飽之子，必為病癲，疽痔有瘡，九也。

素女求子法

論說

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二八《房內·求子》素女曰：求子法自有常體，清心遠慮，安定其衿袍，垂虛齋戒，以婦人月經後三日，夜半之後，雞鳴之前，嬉戲令女盛動，乃往從之，適其道理，同其快樂，却身施泄，勿過遠，至麥齒，遠則過子門，不入子戶。下精，欲得去玉門入半寸，不爾過子宮，千翼。若依道術，有有子賢良而老壽也。

彭祖求子法

論說

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二八《房內·求子》彭祖曰：求子之法，當蓄養精氣，勿數施捨，以婦人月事斷絕，潔淨三五日而交，有子則男，聽明才智，老壽高貴，生女清賢配貴人。

素女交接之道

論說

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二八《房內·至理》《素女經》云：黃帝曰：夫陰陽交接節度，為之奈何？素女曰：交接之道，故有形狀，男致不衰，女除百病，心意娛樂，氣力强。然不知行者，漸以衰損。欲知其道，在於定氣、安心、和志，三氣皆至，神明統歸，不寒不熱，不飢不飽，亭身定體，性必舒遲，淺內徐動，出入欲希，女快意，男盛不衰，以此為節。

彭祖延年益壽法

論說

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二八《房內·至理》素女云：有采女者，妙得道術。王使采女問彭祖延年益壽之法。彭祖曰：愛精養神，服食衆藥，可得長生。然不知交接之道，雖服藥無益也。男女相成，猶天地相生也。天地得交會之道，故無終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夭折之漸。能避漸傷之事，而得陰陽之術，則不死之道也。采女再拜曰：願聞要教。彭祖曰：道甚易知，人不能信而行之耳。今君王御萬機，治天下，必不能備為衆道也。事多後宮，宜知交接之法。法之要者，在於多御少女而莫數泄精，使人身輕，百病消除也。

施瀉頻度

論說

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二八《房內·施瀉》 《玉房秘決》云：黃帝問素女曰：道要不欲失精，宜愛液者也。即欲求子，何可得泄？素女曰：人有強弱，年有老壯，各隨其氣力，不欲強快，強快即有所損。故男年十五，盛者可一日再施，瘦者可一日一施；年廿，盛者日再施，羸者可一日一施；年卅，盛者可一日一施，劣者二日一施，卅，盛者三日一施，虛者四日一施；五十，盛者可五日一施，虛者可十日一施；六十，盛者十日一施，虛者廿日一施；七十，盛者可卅日一施，虛者不泄。

素女交接經紀

論說

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二八《房內·和志》 黃帝曰：今欲強交接，玉莖不起，面慙意羞，汗如珠子，心情貪欲，強助以手。何以強之？願聞其道。素女曰：帝之所問，衆人所有。凡欲接女，固有經紀，必先和氣，玉莖乃起，順其五常，存感九部。女有五色，審所足扣，採其溢精，取液于口，精氣還化，填滿髓腦，避七損之禁，行八益之道，無逆五常，身乃可保，正氣內充，何疾不去？府藏安寧，光澤潤理，每接即起，氣力百倍，敵人賓服，何慙之有？

五常

論說

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二八《房內·五常》 《玉房秘決》云：黃帝曰：何謂五常？素女曰：玉莖實，有五常之道。深居隱處，執節自守，內懷至德，施行無行無己。夫玉莖意欲施與者，仁也；中有空者，義也；端有節者，禮也；意欲即起，不欲即止者，信也；臨事低仰者，智也。是故真人因五常而節之，仁雖欲施予，精若不固。義守其空者，明當禁，使無得多，實既禁之道矣。又當施與，故禮爲之節矣。執誠持之，信既著矣。即當知交接之道，故能從五常，身乃壽也。

五徵

論說

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二八《房內·五徵》 《玉房秘決》云：黃帝曰：何以知女之快也？素女曰：有五徵五欲，又有十動，以觀其變，而知其故。

夫五徵之候，一曰面赤，則徐徐合之；二曰乳豎鼻汗，則徐徐內之；三曰噓乾咽唾，則徐徐搖之；四曰陰滑，則徐徐深之；五曰尻傳液，徐徐引之。

五欲

論說

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二八《房內·五欲》 素女曰：五欲者，以知其應。一曰意欲得之，則屏息屏氣；二曰陰欲得之，則鼻口兩張；三日精欲煩者，振掉而抱男；四曰心欲滿者，則汗流濕衣裳；五曰其快欲之甚者，身直目眠。

十動

論說

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二八《房內·十動》 素女曰：十動之效，一曰兩手抱人者，欲體相薄陰相當也；二曰伸云其兩髀者，切磨其上方也；三曰張腹者，欲其淺也；四曰尻動者，快善也；五曰舉兩脚拘人者，欲其深也；六曰交其兩股者，內癢淫淫也；七曰側搖者，欲深切左右也；八曰舉身迫人，淫樂甚也；九曰身布縱者，支體快也；十曰陰液滑者，精已洩也。見其效，以知女之快也。

四至

論說

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二八《房內·四至》

《玄女經》云：黃帝

醫藥養生總部·房中養生部

曰：意貪交接而莖不起，可以強用不？玄女曰：不可矣。夫欲交接之道，男注四至，乃可致女九氣。黃帝曰：何謂四至？玄女曰：玉莖不怒，和氣不至；怒而不大，肌氣不至；大而不堅，骨氣不至；堅而不熱，神氣不至。故怒者精之明，大者精之關，堅者精之戶，熱者精之門。四氣至而節之以道，開機不妄開，精不洩矣。

九氣

論說

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二八《房內·九氣》 《玄女經》云：黃帝曰：善哉！女之九氣，何以知之？玄女曰：伺其九氣以知之。女人大息而咽唾者，肺氣來至；鳴而吮人者，心氣來至；抱而持人者，脾氣來至；陰門滑澤者，腎氣來至；殷勤咋人者，骨氣來至；足拘人者，筋氣來至；撫弄玉莖者，血氣來至；持弄男乳者，肉氣來至。久與交接，弄其實以感其意，九氣皆至。有不至者則容傷，故不至，可行其數以治之。今檢諸本無一氣

九法

論說

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二八《房內·九法》 《玄女經》云：黃帝

曰：所說九法，未聞其法，願為陳之，以開其意，藏之石室，行其法式。玄女曰：九法，第一曰龍翻。令女正偃卧向上，男伏其上，股隱于床，女舉其陰，以受玉莖，刺其穀實，又攻其上，疏緩動搖，八淺二深，死往生返，熱壯且強，女則煩悅，其樂如倡，致自閑固，百病銷亡。

第二曰虎步。令女俯俛，尻仰首伏，男跪其後，抱其腹，乃內玉莖，刺其中極，務令深密，進退相薄，行五八之數，其度自得，女陰閑張，精液外溢，畢而休息，百病不發，男益盛。

第三曰猿搏。令女偃卧，男擔其股，膝還過胸，尻背俱舉，乃內玉莖，刺其臍鼠，女煩動搖，精液如雨，男深案之，極壯且怒，女快乃止，百病自愈。

第四曰蟬附。令女伏卧，直伸其軀，男伏其後，深內玉莖，小舉其尻，以扣其赤珠，行六九之數，女煩精流，陰裏動急，外爲開舒，女快乃止，七傷自除。

第五曰龜騰。令女正卧，屈其兩膝，男乃推之，其足至乳，深內玉莖，刺嬰女，深淺以度，令中其實，女則感悅，軀自搖舉，精液流溢，乃深極內，女快乃止。行之勿失，精力百倍。

第六曰鳳翔。令女正卧，自舉其脚，男跪其股間，兩手授席，深內玉莖，刺其昆石，堅熱內牽，令女動作，行三八之數，尻急相薄，女陰開舒，自吐精液，女快乃止，百病銷。

第七曰兔吮毫。男正反卧，直伸脚，女跨其上，膝在外邊，女背頭向足，據席俛頭，乃納玉莖，刺其琴絃，女快，精液流出如泉，欣喜和樂，動其神形，女快乃止，百病不生。

第八曰魚接鱗。男正偃卧，女跨其上，兩股向前，女徐內之，微人便止，纔授勿深，如兒含乳，使女獨搖，務令遲久，女快男退，治諸結聚。

第九曰鶴交頸。男正箕坐，女跨其股，手抱男頸，內玉莖，刺麥齒，務中其實，男抱女尻，助其搖舉，女自感快，精液流溢，女快乃止，七傷自愈。

八 益

論 說

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二八《房內·八益》 《玉房祕決》云：素女

曰：陰陽有七損八益。一益曰固精。令女側卧張股，男側卧其中，行二九數，數卒止。令男固精，又治女子漏血。日再行，十五日愈。二益曰安氣。令女正卧高枕，伸張兩髀，男跪其股間刺之，行三九數，數畢止。令人氣和，又治女門寒。日三行，廿日愈。

三益曰利藏。令女人側卧，屈其兩股，男橫卧却刺之，行四九數，數畢止。令人氣和，又治女門寒。日四行，廿日愈。

四益曰強骨。令女人側卧，屈左膝，伸其右髀，男伏刺之，行五九數，數畢止。令人關節調和，又治女閉血。日五行，十日愈。

五益曰調脉。令女側卧，屈其右膝，申其左髀，男據地刺之，行六九數，畢止。令人脉通利，又治女門辟。日六行，廿日愈。

六益曰畜血。男正偃卧，令女戴尻，跪其上，極內之，令女行七九數，數畢止。令人力強，又治女子月經不利。日七行，十日愈。

七益曰益液。令女人正伏舉後，男上往，行八九數，數畢止。令人骨填。

八益曰道體。令女正卧，屈其髀，足迫尻下，男以髀脅刺之，以行九數，數畢止。令人骨實，又治女陰臭。日九行，九日愈。

七 損

論 說

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二八《房內·七損》 《玉房祕決》云：素

女曰：一損謂絕氣。絕氣者，心意不欲而強用之，則汗泄氣少，令心熱目冥冥。治之法，令女正卧，男擔其兩股，深案之，令女自搖，女精出止，男勿得快，日九行，十日愈。

二損謂溢精。溢精者，心意貪愛，陰陽未和而用之，精中道溢；又醉而交接，喘息氣亂則傷肺，令人咳逆上氣，消渴喜怒，或悲慘慘，口乾身熱而難久立。治之法，令女人正卧，屈其兩膝挾男，男淺刺，內玉莖寸

半，令女子自搖，女精出止，男勿得快。日九行，十日愈。

三損謂奪脉。奪脉者，陰不堅而強用之，中道強泄，精氣竭；及飽食訖交接，傷脾，令人食不化，陰痿無精。治之法，令女人正卧，以脚鉤男子尻，男則據席內之，令女自搖，女精出止，男勿快。日九行，十日愈。

四損謂氣泄。氣泄者，勞倦汗出，未乾而交接，令人腹熱唇焦。治之法，令男子正卧，女跨其上，向足，女據席，淺內莖，令女自搖，精出止，男子勿快。日九行，十日愈。

五損謂機關厥傷。機關傷者，適新大小便，身體未定而強用之，則傷肝；及卒暴交會，遲疾不理，勞疲筋骨，令人目茫茫，癰疽並發，衆脉槁絕，久生偏枯，陰痿不起。治之法，令男子正卧，女跨其股，踞前向，徐徐案內之，勿令女人自搖。女精出，男勿快。日九行，十日愈。

六損謂百閉。百閉者，淫佚於女，自用不節，數交失度，竭其精氣，用力強泄，精盡不出，百病並生，消渴，目冥冥。治之法，令男正卧，女跨其上，前伏據席，令女內玉莖自搖，精出止，男勿快。日九行，十日愈。

七損謂血竭。血竭者，力作疾行，勞困汗出，因以交合，俱已之時，偃卧推深沒本，暴急劇，病因發，連施不止，血枯氣竭，令人皮虛膚急，莖痛囊濕，精變爲血。治之法，令女正卧，高枕其尻，申張兩股，男跪其間深刺，令女自搖，精出止，男勿快。日九行之，十日愈。

禁忌

論說

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二八《房內·禁忌》 彭祖云：消息之情，不可不去，又當避大寒大熱，大風大雨，日月蝕，地動雷電，此天忌也。醉飽喜怒，憂悲恐懼，此人忌也。山川神祇，社稷井竈之處，此地忌也。既避三忌，犯此忌者，既致疾病，子必短壽。

九狀

論說

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二八《房內·九狀》 《洞玄子》云：凡玉莖，或左擊右擊，若猛將之破陣；其狀一也。或緣上驚下，若野馬之跳澗；其狀二也。或出或沒，若波之群鷗；其狀三也。或深築淺桃，或鷗白之雀啄；其狀四也。或深衝淺刺，若大石之投海；其狀五也。或緩聳遲推，若凍蛇之入窟；其狀六也。或疾擬急刺，若驚鼠之透穴；其狀七也。或抬頭拘足，若鵠鷹之擒狡兔；其狀八也。或抬上頓下，若大帆之遇狂風；其狀九也。

六勢

論說

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二八《房內·六勢》 《洞玄子》云：凡交接，或下捺玉莖，往來鋸其玉理，其熱若割蚌而取明珠；其狀一也。或下抬玉理，上衝金溝，其勢若割石而尋美玉；其狀二也。或以陽鋒衝築璇臺，其熱若鐵杵之投藥臼；其狀三也。或以玉莖出入，攻擊左右辟雍，其勢若五鎚之鍛鐵；其狀四也。或以陽鋒來往，磨耕神田、幽谷之間，其勢若農夫之墾秋壤；其狀五也。或以玄圃、天庭兩相磨搏，其勢若兩崩巖之相欽；其狀六也。

治傷

論說

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二八《房內·治傷》 當溺不溺以交接，則病淋，少腹氣急，小便難，莖中疼痛，常欲手撮持，須臾乃欲出。治之法，先小便，還卧自定，半飯飲久頃，乃徐交接，愈。

又 交接侵酒，謂醉而交接，戲用力深極，即病黃疸、黑瘡，脅下痛，有氣接接動乎下，髀裏若囊盛水撒齊上，引肩膊，甚者胸背痛，咳唾血，上氣。治之法，勿復乘酒熱向晨交接，戲徐緩體，愈。

又 交接過度，汗如珠子，屈申轉側，風生被裏，精虛氣竭，風邪入體，則病緩弱為跛蹇，手不上頭。治之法，愛養精神，服地黃煎。

又 交接侵飽，謂夜半飯氣未消而以戲，即病創，胸氣滿，脅下如拔，胸中若裂，不欲飲食，心下結塞，時嘔吐青黃，胃氣實，結脉，若衄吐血，若脅下堅痛，面生惡創。治之法，過夜半向晨交，愈。

又 當大便不大便而交接，即病痔，大便難，至清移日月，下膿血，孔旁生創如蜂穴狀，清上傾倚，便不時出，疼痛腫，卧不得息以道。治之法，用鷄鳴際，先起更衣，還卧自定，徐相戲弄，完體緩意，令滑澤而退，病愈，神良。并愈婦病。

巫子都治傷法

論說

道，臨動欲施時，仰頭閉氣，大呼，噴目左右視，縮腹還精氣，令人百脉中也。

令耳不襲之法：臨欲施泄，大咽氣，合齒閉氣，令耳中蕭蕭聲，復縮腹，合氣流布，至堅，至老不聾。

調五藏消食，療百病之道：臨施張腹，以意內氣，縮後，精散而還歸百脉也；九淺一深，至琴絃、麥齒之間，正氣還，邪氣散去。令人腰背不痛之法：當壁申腰，勿甚低仰，平腰背所却行，常令流。欲補虛養體治病，欲泄勿泄，還流流中，流中通熱。

養陽

論說

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二八《房內·養陽》 《玉房指要》云：彭

祖曰：交接之道，無復他奇，但當縱容安徐，以和為貴，玩其丹田，求其口實，深按小搖，以致其氣。女子感陽，亦有微候，其耳熱如飲淳酒，其乳暖起，握之滿手，頸項數動，兩腳振擾，淫衍窈窕，乍男身。如此之時，小縮而淺之，則陽得氣，於陰有損。又五藏之液，要在於舌。赤松子所謂玉漿，可以絕穀。當交接時，多含舌液及唾，使人胃中豁然，如服湯藥，消渴立愈，逆氣便下，皮膚悅澤，姿如處女。道不遠求，但俗人不能識耳。采女曰：不逆人情，而可益壽，不亦樂哉。

臨御

論說

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二八《房內·臨御》《素女經》云：黃帝曰：陰陽貴有法乎？素女曰：臨御女時，先令婦人放手安身，屈兩腳，男人其間，銜其口，吮其舌，拊搏其玉莖，擊其門戶東西兩傍，如是食頃，徐徐內入。玉莖肥大者內寸半，弱小者入一寸，勿搖動之，徐出更入，除百病。勿令四傍洩出。玉莖入玉門，自然生熱且急，婦人身當自動搖，上與男相得，然後深之，男女百病消滅。淺刺琴絃，入三寸半，當閉口刺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因深之，至昆石傍往來，口當婦人口而吸氣，行九九之道訖，乃如此。

施瀉

論說

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二八《房內·施瀉》《洞玄子》云：凡欲洩精之時，必須候女快，與精一時同洩。男須淺拔，遊於琴絃、麥齒之間。陽鋒深淺，如孩兒含乳，即閉目內想，舌柱下腭，跣脊引頭，張鼻歛肩，閉口吸氣，精便自上。節限多少，莫不由人，十分之中，只得洩二三矣。

三十法

論說

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二八《房內·三十法》《洞玄子》云：考覈交接之勢，更不出於卅法。其間有屈伸俯仰，出入淺深，大大是同，小有異，可謂哲囊都盡，採摭無遺，余遂像其勢而錄其名，假其形而建其號，知音君子，窮其志之妙矣。

一、叙綢繆。

二、申繾綣。不離散也。

三、曝鰓魚。

四、騏驎角。已上四勢之外遊戲勢，皆是一等也。

五、蠶纏綿。女仰卧，兩手向上抱男頭，以兩腳交於男背上，男以兩手抱女項，跪女股間，即內玉莖。

六、龍宛轉。女仰卧，屈兩腳，男跪女股內，以左手推女兩腳向前，令過於乳，右手把玉莖內玉門中。

七、魚比目。男女俱卧，女以一脚置男上，面向向，鳴口嚙舌，男展兩腳，以手擔女上脚，進玉莖。

八、鸞同心。令女仰卧，展其足，男騎女，伏肚上，以兩手抱女頸，女兩手抱男腰，以玉莖內於丹穴中。

九、翡翠交。令女仰卧，拳足，男胡跪，開着脚，坐女股中，以兩手抱女腰，進玉莖於琴絃中。

十、鴛鴦合。令女側卧，拳兩腳，安男股上，男於女背後，騎女下脚之上，豎一膝置女上股，內玉莖。

十一、空翻蝶。男仰卧，展兩足，女坐男上，正面，兩腳據床，乃以手助為力，進陽鋒於玉門之中。

十二、背飛鳧。男仰卧，展兩足，女背面坐於男上，女足據床，低頭抱男玉莖，內於丹穴中。

十三、偃蓋松。令女交脚向上，男以兩手抱女腰，女兩手抱男項，內玉莖於玉門中。

十四、臨壇竹。男女俱相向立，鳴口相抱，于丹穴，以陽鋒深投于丹穴，沒至陽臺中。

十五、鸞雙舞。男女一仰一覆，仰者拳脚，覆者騎上，兩陰相向，男箕坐，着玉物攻擊上下。

十六、鳳將雛。婦人肥大，用一小男共交接，大俊也。

十七、海鷗翔。男臨床邊，擎女脚以令舉，男以玉莖入于子宮之中。

十八、野馬躍。令女仰卧，男擎女兩脚，登右右肩上，深內玉莖於玉門之中。

十九、驥騁足。令女仰卧，男蹲，左手捧女項，右手擎女脚，即以玉莖內入于子宮中。

廿、馬搖蹄。令女仰卧，男擎女一脚置於肩上，一脚自攀之，深內玉莖，入於丹穴中，大興哉。

廿一、白虎騰。令人伏面跪膝，男跪女後，兩手抱女腰，內玉莖於子宮中。

廿二、玄蟬附。令女伏卧而展足，男居股內，屈其足，兩手抱女項，從後內玉莖入玉門中。

廿三、山羊對樹。男箕坐，令女背面坐男上，女自低頭視內玉莖，男急抱女腰修勒也。

廿四、鸚鵡臨場。男胡蹲床上坐，令一小女當抱玉莖，內女玉門。一女於後牽女裙衿，令其足快，大興哉。

廿五、丹穴鳳遊。令女仰卧，以兩手自舉其脚，男跪女後，以兩手據床，以內玉莖於丹穴，甚俊。

廿六、玄溟鸞翥。令女仰卧，男取女兩脚置左右膊上，以手向下抱女腰，以內玉莖。

廿七、吟猿抱樹。男箕坐，女騎男髀上，以兩手抱男，男以一手扶女尻，內玉莖，一手據床。

廿八、貓鼠同穴。男仰卧，以展足，女伏男上，深內玉莖，又男伏女背上，以將玉莖攻擊于玉門中。

廿九、三春驢。女兩手兩脚俱據床，男立其後，以兩手抱女腰，即內玉莖於玉門中，甚大俊也。

卅、秋貓。男女相背，以兩手兩脚俱據床，兩尻相柱，男即低頭，以一手推玉物，內玉門之中。

用藥石

論說

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二八《房內·用藥石》 彭祖曰：使人丁強不老，房室不勞損氣力，顏色不衰者，莫過麋角也。

其法：取麋角，刮之爲末十兩，輒用八角生附子一枚合之，服方寸匕，日三，大良。亦可熬麋角令微黃，單服之，亦令人不老，然遲緩，不及內附子者，服之廿日大覺。亦可內隴西頭伏苓，分等搗篩，服方寸匕，日三，令人長生，房內不衰。

又云：治痿而不起，起而不大，大而不長，長而不熱，熱而不堅，堅而不久，久而無精，精薄而冷方：

菴蓉、鍾乳、蛇床、遠志、續斷、署預、鹿茸。

右七味，各三兩，酒服方寸匕，日二。欲多房，倍蛇床；欲堅，倍遠志；欲大，倍鹿茸；欲多精，倍鍾乳。

又《玉房指要》云：治男子欲令健，作房室一夜十餘不息方：

蛇床、遠志、續斷、菴蓉。

右四物，分等爲散，日三服方寸匕。曹公服之，一夜行七十女。

又《洞玄子》云：禿鷄散，治男子五勞七傷，陰痿不起，爲事不能。蜀郡太守曰敬大年七十服藥，得生三男，長服之，夫人患多玉門中疼，不能坐卧，即藥棄庭中，雄鷄食之，即起上雌鷄其背，連日不下，喙其頭冠，冠禿，世呼爲禿鷄散，亦名禿鷄丸方：

宗菴蓉三分、五味子三分、菟絲子三分、遠志三分、蛇床子四分。

凡五物，搗篩爲散，每日空腹酒下方寸匕，日再三，無敵不可服。六十日可御四十婦。又以白密和丸如梧子，服五丸，日冉，以知爲度。

又云：鹿角散，治男子五勞七傷，陰痿不起，卒就婦人，臨事不成，中道痿死，精自引出，小便餘瀝，腰背疼痛方：

鹿角、栢子、菟絲子、蛇床子、車前子、遠志、五味子、菴蓉各四分。右，搗篩爲散，每食後服五分匕，日三。不知，更加方寸匕。

又《范汪方》云：開心暑預腎氣丸，治丈夫五勞七傷，髓極不耐寒，眠即臚脹，心滿雷鳴，不欲飲食，雖食，心下停痰不能消，春夏手煩熱，秋冬兩腳淩冷，虛多忌，腎氣不行，陰陽不散，絕如老人，服之健中補髓，填虛養志，開心安藏，上淚明目，寬胃，益陰陽，除風去冷，無所不治。方：

肉菴蓉一兩、山茱萸一兩或方無、干地黄六分、遠志六分、蛇床子五分、五味子六分、防風六分、伏苓六分、牛膝六分、菟絲子六分、杜仲六分、署預六分。

凡十二物，搗下篩，密丸如梧子，服廿丸，日二夜一。若煩心即停減之，只服十丸。服藥五日，玉莖熾熱；十夜通體滑澤；十五夜顏色澤，常年足熱；廿夜雄力欲盛，廿五夜經脉宛滿；卅夜熱氣朗徹，面色如花，手文如絲血，心開，記事不忘，去愁止忌，獨寢不寒，止尿和陰；年卅以下一劑即足，五十以上兩劑，滿七十亦有子，無所禁忌，但忌大辛酢。

又肉菴蓉丸，治男子五勞七傷，陰陽痿不起，積有十年，癢濕，小便淋瀝，溺時赤時黃，服此藥，養性益氣力，令人健。合陰陽，陰痿不起，起而不堅，堅而不怒，怒而不決，入便自死。此藥補精益氣力，令人好顏色。服白方：

肉菴蓉、菟絲子、蛇床子、五味子、遠志、續斷、杜仲各四分。

右七物，搗篩，蜜和爲丸，丸如梧子，平旦服五丸，日再。長疏東向面，不知藥異，至七丸。服之卅日知，五十日陰陽大起。陰弱加蛇床子，不怒加遠志，少精加五味子，欲令洪大加菴蓉，腰痛加杜仲，欲長加續斷。所加者倍之，年八十老公服之如卅時，數用有驗，無婦人不可服，禁如常法。

又遠志丸，治男子七傷，陰痿不起方：

續斷四兩、署預二兩、遠志二兩、蛇床子二兩、肉菴蓉三兩。

凡五物，下篩，和雀卵丸如豆，旦服五丸，日二。百日長一寸，二百

金丹總部

內丹部

內丹術語分部

水火

論說

《修真十書·鍾呂傳道集》卷一五《論水火》 呂曰：人之長生者，

鍊就金丹。欲鍊金丹，先採黃芽，欲得黃芽，須得龍虎。所謂真龍出於離宮，真虎生於坎位，離坎之中而有水火，水火者何也？鍾曰：凡身中以水言者，四海五湖，九江三島，華池瑤池，鳳池天池，玉池崑池，元潭閭苑，神水金波，瓊液玉泉，陽酥白雪，若此名號，不可備陳。凡身中以火言者，君火、臣火、民火而已，三火以元陽為本，而生真氣，真氣聚而得安，真氣弱而成病，若以耗散真氣，而走失元陽，元陽盡，純陰成，元神離體，乃曰死矣。呂曰：人身之中，以一點元陽而興舉三火，三火起於群水衆陰之中，易為耗散而難炎熾，若此陽弱陰盛，火少水多，令人速於衰敗而不得長生，為之奈何也？鍾曰：心為血海，腎為氣海，腦為髓海，脾胃乃水穀之海。是此四海者如此。五臟各有液，所主之位東西南北中，是此五湖者如此。小腸二丈四尺，而上下九曲，乃曰九江，小腸之下，元潭之說如此。頂曰上島，心曰中島，腎曰下島，三島之內，根源閭苑之說如此。華池在黃庭之下，瑤池出丹闕之前，崑池上接玉京，天池正衝內院。鳳池乃心肺之間，玉池在唇齒之內。神水生於氣中，金波降於天上。赤龍住處，自有瓊液，玉泉凡胎，換後方見白雪陽酥。澆灌有時，以沃炎盛，先曰玉液，次曰金液，皆可以還丹。抽添有度，以應沐浴，先曰中

田，次曰下田，皆可以鍊形。玉蕊金花，變就黃白之體；醍醐甘露，鍊成奇異之香。若此水之功效。及夫民火上昇，助腎氣以生真水，腎火上昇，交心液而生真氣，小則降魔除病，大則鍊質燒丹。用周天則火起焚身，勒陽關則還元鍊藥。別九州之勢以養陽神，燒三尸之累以除陰鬼，上行則一撞三關，下運則消磨七魄，鍊形成氣而輕舉如飛，鍊氣成神而脫胎如蛻。若此皆火之功效也。呂曰：始也聞命，所患者火少水多而易衰敗，次聽高論，水火有如此之功驗，畢竟如何造化，使少者可以勝多，弱者可以致強？鍾曰：二八陰銷，九三陽長，赫赤金丹，指日可成，七返九還，而胎仙自化者也。真氣在心，心是液之源；元陽在腎，腎是氣之海。膀胱為民火，不止於民火不能為用。而膀胱又為津液之府。若以不達天機，罔測玄理，奉道之士難為造化，不免於疾病死亡者矣。呂曰：所謂造化使陽長陰消，金丹可成，而胎仙自化者，何也？鍾曰：人之心腎相去八寸四分，乃天地定位之比也。氣液太極相生，乃陰陽交合之比也。一日十二時，乃一年十二月之比也。心生液，非自生也，因肺液降於心液行，液行夫婦，自上而下以還下田，乃曰婦還夫宮。腎生氣，非自生也，因膀胱氣升而腎氣行，氣行子母，自下而上以朝中元，乃曰夫返婦室。肝氣導引腎氣，自下而上以至於心。心，火也。二氣相交，薰蒸於肺，肺液下降，自心而來，皆曰心生液。以液生於心而不耗散，故曰真水也。肺液傳送心液，自上而下以至於腎，腎，水也。二水相交，浸潤於膀胱，膀胱氣上升自腎而起，皆曰腎生氣。以氣生於腎而不消磨，故曰真火也。真火出於水中，恍恍惚惚，其中有物，視之不可見，取之不可得也。真水出於火中，杳杳冥冥，其中有精，見之不能留，留之不能住也。呂曰：腎，水也。水中生氣，名曰真火。火中何者為物？心，火也。火中生液，名曰真水。水中何者為精？火中之物，水中之精，既無形狀可求，縱求之而又難得，縱得之而又何用？鍾曰：前古上聖，道成不離於此，二物交媾而變黃芽，數足胎完以成大藥，乃真龍真虎者也。

施肩吾《西山群仙會真記》卷四《真水火》 《中黃祕訣》曰：陰

生水，水性常冷，而有華陽，溫泉濡之，不勝其暖也；陽生火，火性常熱，而有蕭丘，寒焰向之，終不能暖也。外之水火，尚有返復之性，內之陰陽，安無顛倒之宜？如腎水也，水中生炁，炁為火矣！心火也，火中生

液，液爲水矣！水可以滋流百脉，火可以薰蒸四大，人之水火也如此。

《通玄論》曰：道原一判，而分二儀，天以乾道而輕清在上，在上以陽爲用，暗抱一點真陰在其中也。故冬至後，地中陽生，以夏到天，積陽所以生陰，其陰感陰而陰不得耗散。散爲霧，凝爲露，霧露之炁，天之所出陰，而真水也。地以坤道而重濁在下，在下以陰爲用，暗抱一點真陽在其中也。故夏至後，天中陰降，冬至到地，積陰所以生陽，蓋其陽感陽，而陽不散耗，升爲雲，施爲雨，雲雨之炁，地之所出陽，而真火也。人亦若是，受胎之初，父精母血，二炁相合，陽炁上升，心爲炁館，炁中暗藏真水在心也；陰炁下降，腎爲水府；水中暗藏真炁在腎也。不然，安得腎炁到心，積炁生液，一陰生於二陽之中，心炁到腎，積液生炁，一陽生乎二陰之中也？

《西山記》曰：凡人有三火八水，水者一炁傳一炁，積炁生液，而五臟各有液，名曰色水。腎炁之中，暗藏真一之水，而爲陰虎者，名曰真水。肘後飛金晶，入上宮，自上而下，與真火相逢而既濟成然，名曰神水。凡有疾病，閉口納炁，一口復一口，定中送在病處，皆可痊安，名曰法水。水之爲用多矣！其名不一，丹就真炁生，澆灌而爲沐浴之法，鍊形真炁升，還返而爲還丹之法。劉海蟾言兩曜注成七寶殿，一渠流轉八瓊漿，是玉液還丹也。呂公言水火都來相作問，卦候飛成地天泰，一升一沉陽鍊陰，陰盡方知此理深，是上下水火，既濟之候也。逍遙子曰：法水能朝有祕關，逍遙日夜遣循環，是法水治病也。此水之大槩矣！三火者，膀胱民火，腎爲臣火，心爲君火。凡所無知，爲物所擾，而怒且憂者，則爲無明之火。若降而下燒丹田，一意不散，至誠守之，而曰燒鍊丹藥。火之升上起後，過雙關而曰河車，昇之前起，上過重樓，而曰鍊形，前後俱起，遍滿四大，炎炎焚身，此火之大槩矣！

《九仙經》曰：病小用水，病大用火。病大者，無常之限也。若人誤犯天神，或身不寧，急入靜室，散髮披衣，閉目冥心，正坐握固，叩齒集神。身身起火，微以留息，少入遲出，默想如臍下火輪，大如斗，須臾焰起自身，可比輪蓋，罩定自身，令陰鬼邪魔，不敢近也。釋教降魔火，道家焚身火。凡行此火，須是久絕嗜慾，丹元堅固，不然以水火交媾，龍虎成丹，丹就而陰靈自散，不敢近，陽神自不肯去也。神在形固，陰退炁

全，炁全形堅，自可長年。

李道純《中和集》卷三 或問：何謂水火？曰：天以日月爲水火，易以坎離爲水火，禪以定慧爲水火，聖人以明潤爲水火，鑿道以心腎爲水火，丹道以精氣爲水火。我今分明指出，自己一身之中，上而炎者皆爲火，下而潤者皆爲水。種種異名，無非譬喻，使學者自得之也。

龍虎

論說

《修真十書·鍾呂傳道集》卷一五《論龍虎》 呂曰：龍本肝之象，虎乃肺之神，是此心火之中而生液，液爲真水，水之中，杳杳冥冥而隱真龍，龍不在肝而出自離宮者何也？是此腎水之中而生氣，氣爲真火，火之中，恍恍惚惚而藏真虎，虎不在肺而生於坎位者何也？鍾曰：龍，陽物也。升飛在天，吟而雲起，得澤而濟萬物，在象爲青龍，在方爲甲乙，在物爲木，在時爲春，在道爲仁，在卦爲震，在人身中五藏之內爲肝。虎，陰物也，奔走於地，嘯而風生，得山而威制百蟲，在象爲白虎，在方爲庚辛，在物爲金，在時爲秋，在道爲義，在卦爲兌，在人身中五藏之內爲肺。且肝，陽也，而在陰位之中，所以腎氣傳肝氣，氣行子母，以水生木，腎氣足而肝氣生，肝氣既生，以絕腎之餘陰，而純陽之氣上昇者也。且肺，陰也，而在陽位之中，所以心液傳肺液，液行夫婦，以火剋金，心液到而肺液生，肺液既生，以絕心之餘陽，而純陰之液下降者也。以其肝屬陽，以絕腎之餘陰，是以知氣過肝時，即爲純陽，純陽氣中包藏真一之水，恍惚無形，名曰陽龍。以其肺屬陰，以絕心之餘陽，是知液到肺時即爲純陰，純陰液中負載正陽之炁，杳冥不見，名曰陰虎也。氣升液降，本不能相交，奈何氣中真一之水，見液相合，液中正陽之氣，見氣自聚。若也傳行之時，以法制之，使腎氣不走失，氣中收取真一之水；心液不耗散，液中採取正陽之炁。子母相逢，互相顧戀，日得黍米之大，百日無差

藥力全，二百日聖胞堅，三百日胎仙完，形若彈丸，色同朱橘，名曰丹藥。永鎮下田，留形住世，浩劫長生，以作陸地神仙。呂曰：腎水生氣，氣中有真一之水，名曰陰虎。虎見液相合也。心火生液，液中有正陽之氣，名曰陽龍。龍見氣相合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理，當然也。氣生時液亦降，氣中真一之水莫不隨液而下傳於五臟乎？液生時氣亦升，液中正陽之氣莫不隨氣而出於重樓乎？真水隨液下行，虎不能交龍，真陽隨氣上昇，龍不能交虎。龍虎不交，安得黃芽？黃芽既無，安得大藥？鍾曰：腎氣既生，如太陽之出海，霧露不能蔽其光。液下如疏簾，安足以勝其氣。氣壯則真一之水自盛矣。心液既生，如嚴天之殺物，呼呵不能敵其寒。氣升如翠幕，安足以勝其液。液盛則正陽之氣或強或弱，未可必也。呂曰：氣生液生各有時。時生氣也，氣盛則真一之水亦盛，時生液也，液盛則正陽之氣亦盛，盛衰未保何也？鍾曰：腎氣易為耗散，難得者真虎；心液難為積聚，易失者真龍。丹經萬卷，議論不出陰陽；陰陽兩事，精粹無非龍虎。奉道之士，萬中識者一二。或以多聞廣記，雖知龍虎之理，不識交合之時，不知採取之法。所以今古達士，皓首修持，止於小成，累代延年，不聞超脫，蓋以不能交媾於龍虎，採黃芽而成丹藥。

施肩吾《西山群仙會真記》卷四 《龍虎真丹經》曰：真龍真虎，所在所交之處，古今祕而不說，惟《太一真書》，是太上親著。又真一元解入神，玄言二集，稱《龍虎真訣》，一在崑崙五城之內，一在北極大淵之內，藏之玉函，刻之金札，封之以金泥，印以玉章，猛獸列衛，神人在傍，塵世無緣而知矣！

太白真人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少則少矣，妙則妙矣，乃所以泄天地之機。

呂公曰：因看《崔公入藥鏡》，令人心地轉分明，陽龍言向離中出，陰虎還於坎上生。二物會時為道本，五方行盡得丹名，修真上士如知此，定跨赤龍歸玉京。《入藥鏡》曰：腎中生炁，炁中暗藏真一之水，名曰陰虎；心中生液，液中暗藏正陽之炁，名曰陽龍。龍虎非肝肺也，乃玄之又玄，知之修鍊，而為聖人。《傳道集》曰：腎炁傳心炁，積炁生液，液中有正陽之炁，名曰陽龍，是謂出於離宮；心液傳腎液，積液生氣，氣中有真一之水，名曰陰虎，是謂生于坎位。二物會時，在人生人，在己生

神。龍虎古今有識者，或以多知廣記，知其龍不在肝，而虎不在肺，如何得達交會之時，而悟採取之法，故少有不長生與升仙者，良以此也。

《西山記》曰：水火既濟，龍虎相交，所用不一。如腎炁傳肝炁，肝炁方生，腎之餘陰入脾，其炁過肝，為純陽。炁中有真一之水，以到于心，積炁生液，顆顆如懸珠垂露，而還下田，更不隨溺水以傳膀胱。若用火候無差，鍊而為一炁，炁中生炁，浩劫不死，而為陸地神仙，是虎交于龍，以腎炁合心炁是也。及夫下火，加減有時，抽添有數，以心炁合腎炁，是龍交于虎，若以下關透而起自尾閭穴，左昇者為龍，右起者為虎，炁從夾脊雙關而過，至分道嶺而陽龍之炁入內院，陰虎之炁入天池，左旋右盤，三十六數，而真水下降，如甘露入心，此是龍虎相交于上宮。又不必於心腎而有上交上合之別也。及夫胎完胎就，而真炁既生，防其大過，必濟之以水，而玉液金液還丹。及夫還丹日久，行于經絡，而變陽酥，凝于中府而積白雪，防其大過，必舉以火，而有鍊質焚身，是知還丹之時，乃陰虎單行，而不必交于龍也。焚質之時，乃陽龍獨舉，而不必交于虎也。龍虎之功，不為小矣！所患乎不知龍虎之本也。若識龍虎之像，又知交合之時，且得採取之法，三百日養成內丹，而命中有晶，乃得與天地齊其壽筭矣。

佚名《擒玄賦·龍虎》 火男配東，坤婦為宗，產彼虛無之國，住自祝融之峰。生數於三，作離而因名甲虎；德稱於四，變寅而故號庚龍。原夫冠於仁風，生從誕虎，精得水而為汞，血遇金而成乳。初名聖石，霏霏而散作雲霞；坎入崑崙，瀝瀝而流歸風雨。諒以東西翹伏，上下相刑，二八明而圓滿，四象交而中央。號自劉安，論秋石而清潔；名因花子，體大鵬之飛翔。是以形影相隨，魂魄相配，鳥隱泰山之上，兔出華池之內。一者為武，佐火闕之樞機；一者為文，侍明王之鼎器。豈不筋骨為侶，血肉相投？納水鉛於金鼎，運日精於鐵牛，過火即飛，尋蹤而鬼神莫究；逢虎乃凝，顯化而天地難儔。以彰乎流而忘溫，煥而有質，隨黃輕而變化，逐靈龜而出入。三皇宮裏，結紅雪以飄飄；五帝壇前，起黃雲而霽霽。且夫水出山頂，日見潭心，鉛抱汞而成菡。蓄火逼水而自陰霖，鳳髓芝苗，離塵體而無濁。龍甲虎腦，換凡骨以成金。所以玄牝為門，陰陽為鼎，還元而萬事皆畢，老壽而二義終並，超達而有路，飛騰悞覓，則去道遙迴。

丹藥

論說

《修真十書·鍾呂傳道集》卷一五《論丹藥》

呂曰：龍虎之理

既已知矣，所謂金丹大藥可得聞乎？鍾曰：所謂藥者，可以療病。凡病有三等：當風臥濕，冒暑涉寒，勞逸過度，飢飽失時，非次不安則曰患矣。患為時病。及夫不肯修持，恣情縱意，散失元陽，耗損真炁，年高憔悴則曰老矣。老為年病。及夫氣盡體空，魂消神散，長吁一聲，四大無主，體卧荒郊則曰死矣。死為身病。且以時之有病，以春夏秋冬運行於寒暑溫涼，陽大過而陰不足，當以涼治之也，陰大過而陽不足，當以溫治之也。老者多冷而幼者多熱，肥者足涎而羸者多積，男子病生於氣，婦人患本於血，補其虛而取其實，保其弱而損其餘，小則針灸，甚則藥餌。雖有非次不安而時之有患，委於明士良醫，對病服食，悉得保愈。然而老病如何醫，死病如何治？洗腸補肉，古之善醫者也，面皺髮白以返童顏，無人得會；換頂續支，古之善醫者也，留形住世以得長生，無人得會。呂曰：非次不安，因時成病，良醫名藥固可治矣。虛敗年老之病，氣盡命終之苦，如何治之，莫有藥乎？鍾曰：凡病有三等：時病以草木之藥，療之自愈。身病年病，所治之藥而有二等：一曰內丹，次曰外丹。呂曰：外丹者何也？鍾曰：昔高上元君傳道於人間，指論天地升降之理，日月往復之宜，自爾丹經滿世，世人得聞大道。廣成子以教黃帝，黃帝政治之暇，依法行持，久而不見功。廣成子以心腎之間而有真氣真水，氣水之間而有真陰真陽，配合為大藥，可比於金石之中而隱至寶，乃於崆峒山中，以內事為法而鍊大丹。八石之中惟用硃砂，砂中取汞；五金之中惟用黑鉛，鉛中取銀。汞比陽龍，銀為陰虎。以心火如砂之紅，腎水如鉛之黑。年火隨時不失乾坤之策，月火抽添自分文武之宜。卓

三層之鑪，各高九寸，外方內圓，取八方之氣，應四時之候。金鼎之象包藏鉛汞，無異於肺液。硫黃為藥，合和靈砂，可比於黃婆。三年小成，服之可絕百病，六年中成，服之自可延年，九年大成，服之而升舉自如。壯士展臂，可千里萬里，雖不能返於蓬萊，亦於人世浩劫不死。呂曰：歷古已來，鍊丹者多矣，而見功者少，何也？鍾曰：鍊丹不成者有三也：一、不辨藥材真偽，不知火候抽添，將至寶之物，一旦消散於煙焰之中而為灰塵，廢時亂日，終無所成者一也。藥材雖美，不知火候，火候雖知而乏藥材，兩不契合，終無所成者二也。藥材可美，火候合宜，年中不差月，月中不錯日，加減有數，進退有時，氣足丹成，而外行不備，化玄鶴而凌空，無緣而得餌，此不成者三也。又況藥材本天地秀氣結實之物，火候乃神仙修持得道之術。三皇之時，黃帝鍊丹九轉方成，五帝之後，混元鍊丹三年纔就。迨夫戰國，凶氣凝空，流尸滿野，物不能受天地之秀氣，而世乏藥材。當得法之人，而逃難老死巖谷，丹方仙法，或有竹帛可紀者，久而朽壞，人世不復有矣。若以塵世有藥材，秦始皇不求於海島；若以塵世有丹方，魏伯陽不參於《周易》。或而多聞強識，迷惑後人，萬萬破家，並無一成，以外求之，亦為誤矣。呂曰：外丹之理，出自廣成子，以內事為法則，縱有成就，九年方畢，又況藥材難求，丹方難得，到底止能昇騰，不見超凡入聖，而返十洲者矣。敢告內藥者，可得聞乎？鍾曰：外藥非不可用也，奉道之人晚年覺悟，根源不甚堅固。腎者，氣之根，根不深則葉不茂矣。心者，液之源，源不清則流不長矣。必也假其五金八石，積日累月，鍊成三品，每品三等，乃曰九品龍虎大丹，助接其真氣，鍊形住世，輕舉如飛。若以修持內事，識交合之時，知採取之法，胎仙既就，指日而得超脫。彼人不悟，執在外丹進火加日服之，欲得上昇天界，誠可笑也。彼既不究外藥之源，當以詳陳內丹之理。內丹之藥材出於心腎，是人皆有也。內丹之藥材，本在天地，天地常日得見也。火候取日月往復之數，修合效夫婦交接之宜，聖胎就而真氣生。氣中有氣，如龍養珠，大藥成而陽神出。身外有身，似蟬蛻脫。是此藥內，本於龍虎交而變黃芽，黃芽就而分

施肩吾《西山群仙會真記》卷四《洞天語錄》曰：高上元君始在

塵世，而流傳大道，引喻天地升降之宜，日月往來之數，而曰內丹。廣成子教黃帝依法行持，久不見功，蓋以日有萬機，根元不甚堅固，乃于崆峒山中，凡以內事爲法則，以金石相配合，而曰外丹。內之丹藥，乃爲真藥，外之丹藥，止可療治病，安樂而已。內丹小則長生不老，大則超凡入聖。始乎二炁交而凝結在丹田，變精爲汞，變汞爲砂，砂變爲丹，形若彈丸，色同朱橘，而真炁自生。以炁鍊炁，炁合神聚，而入道，道成而入聖，聖則大而化之，無所不通，豈外丹之可比耶？故知真藥真丹，身外無求。

《西山記》曰：以龍交虎媾，結成玄珠，火候無差，燒成大藥。真炁始生，升之可以鍊形，不避寒暑之患，真炁既聚，納之可以還丹，永除飢渴之苦。于己也，豈非藥乎？及夫真炁施于人也，亦有驗矣！入水水沸，吹木木榮，變苦爲甘，改衰爲壯，即人以療疾苦，無不痊差，凝神以祛鬼魅，無不靈應，蓋內真而外應也。豈非謂人之藥乎？或以內事不修，真元不識，惟以外之無精金石，加日添火，餌之以求超昇，誤矣！然而古今上士，亦論外丹，非外丹不可用，如廣成子以朱砂爲丹，鍊之九轉而曰神丹；陳七子七寶丹砂，鍊之九轉而曰靈丹；劉安王以童子小便，鍊之七轉而曰還丹。是知靈聚而爲神，神散而爲虛，以炁還元，而曰還丹。後人用之亦有見功昇仙者，蓋始也鍊之，而內事兼修，內外俱成，得通仙道。若以外藥獨用，氣弱神衰，天地秀炁不能停留，返爲害不細矣！

鉛汞

論說

《修真十書·鍾呂傳道集》卷一五《論鉛汞》 呂曰：內藥不出龍

虎也。虎出於坎宮，氣中之水是也；龍出於離宮，水中之氣是也。外藥取砂中之汞，比於陽龍；用鉛中之銀，比於陰虎。而鉛汞外藥也，何以龍虎交而變黃芽，黃芽就而分鉛汞？所謂內藥之中鉛汞者何也？鍾曰：抱天一之質而爲五金之首者，黑鉛也，鉛以生銀，鉛乃銀之母。感太陽之氣而爲衆石之首者，硃砂也，砂以生汞，汞乃砂之子。難取者，鉛中之銀，易失者，砂中之汞。銀汞若相合煅鍊，自成至寶，此鉛汞之理，見於外者如此。若以內事言之，見於人者，今古議論差別有殊，取其玄妙之說。本自父母交通之際，精血相合，包藏真氣，寄質於母之純陰之宮，藏神在陰陽未判之內。三百日胎完，五千日氣足。以五行言之，人身本是精與血，先有水也。以五藏言之，精血爲形像，先生腎也。腎水之中伏藏於受胎之初，父母之真氣，真氣隱於人之內腎，所謂鉛者，此也。腎中正氣，氣中真一之水，名曰真虎，所謂鉛中銀者，此也。腎氣傳肝氣，肝氣傳心氣。心氣太極而生液，液中有正陽之氣，所謂硃砂者，心液也。所謂汞者，心液之中正陽之氣是也。以氣中真一之水顧戀和合於液中正陽之氣，積氣液爲胎胞，傳送在黃庭之內，進火無差，胎仙自化，乃比鉛銀合汞，煅鍊成寶者也。呂曰：在五金之中，鉛中取銀。於八石之內，砂中出汞。置之鼎器，配之藥餌，汞自爲砂，而銀自爲寶。然而在人，之鉛如何取銀？在人之砂如何取汞？汞如何作砂，銀如何作寶也？鍾曰：鉛本父母之真氣合而爲一，純粹而不離，既成形之後而藏在腎中，二腎相對，同升於氣，乃曰元陽之氣。氣中有水，乃曰真一之水，水隨氣升，氣住水住，氣散水散。其水與氣，如子母之不相離，善視者止見於氣，不見於水。若以此真一之水，合於心之正陽之氣，乃曰龍虎交媾而變黃芽，以黃芽而爲大藥。

大藥之材，本以真一之水爲胎，內包正陽之氣，如昔日父母之真氣，即精血爲胞胎，造化三百日，胎完氣足而形備神來，與母分離。形外既合，合則形生形矣。奉道之人，腎交心氣，氣中藏真一之水，負載正陽之氣，以氣交氣，水爲胞胎，狀同黍米，溫養無虧。始也即陰留陽，次以用陽鍊陰，氣變爲精，精變爲汞，汞變爲珠，珠變爲砂，砂變爲金丹。金丹既就，真氣自生，鍊氣成神，而得超脫，化火龍而出昏衢，驂玄鶴而入蓬島。呂曰：以形交形，形合生形，以氣合氣，氣合生氣，數不出三百日，分形之後，男女形狀之不同，自己丹砂色澤之何似也？鍾曰：父母之形交，父精先進，而母血後行，血包於精而爲女，女者，內陽而外陰以象母，蓋以血在外也。若以母血先進，而父精後行，精包於血而爲男，男者，內陰而外陽以象父，蓋以精在外也。所謂血者，本生於心，而無正陽之氣，所謂精者，本生於腎，而有正陽之氣。正陽之氣乃汞之本也，即真一之水，和合而入黃庭之中，汞用鉛湯煮，鉛以汞火煎，鉛不得汞，不能發舉真一之水，汞不得鉛，不能變化純陽之氣。呂曰：鉛在腎中而生元陽之氣，氣中有真一之水，視之不可見也。鉛以得汞，汞在正陽之氣，以正陽之氣燒鍊於鉛，鉛生氣盛而發舉於真一之水，可以上升。然而汞本正陽之氣，即真一之水而爲胞胎，保送黃庭之中，已是龍虎交媾，陰陽兩停，亦以鉛湯煮之，莫不陰太過耗散真陽，安得成大藥而氣中生氣也？鍾曰：腎氣投心氣，氣極生液，液中有正陽之氣，配合真一之水，名曰龍虎交媾，日得之黍米之大，名曰金丹大藥，保送黃庭之中。且黃庭者，脾胃之下，膀胱之上，心之北，而腎之南，肝之西，而肺之東，上清下濁，外應四色，量容二升，路通八水，所得之藥晝夜在其中，若以採藥不進火，藥必耗散而不能住，若以進火不採藥，陰中陽不能住，止於發舉腎氣，而壯暖下元而已。若以採藥有時，而進火有數，必先於鉛中作借氣進火，使大藥堅固，永鎮下田，名曰採補之法。而鍊汞補丹田，延年而益壽，可爲地仙。若以採藥而以元鉛抽之於肘後飛金精，既抽鉛，須添汞，不添汞，徒以還精補腦，而真氣如何得生？真氣不生，陽神如何得就也。既添汞，須抽鉛，不抽鉛，徒以鍊汞補丹田，如何變砂，砂既不變，而金丹如何得就。

施肩吾《西山群仙會真記》卷四《玄洞玉詔》曰：昔廣成子教黃

帝鍊外丹，方有鉛汞之物，凡以內事爲法則也。人之初生，先生腎也，腎爲北方壬癸水，在五金而爲鉛；次生心也，心爲南方丙丁火，在八石而爲砂。鉛中取銀，如腎氣之中暗藏真一之水，砂中取汞，如心炁之中暗藏正陽之炁，蓋以外鉛中銀而合砂中汞，自然成砂。火候合宜，煅成大寶。取類于人，則腎炁之中，取真一之水；心液之上，取正陽之炁，二物合而爲丹，乃如外物見寶之比也。《傳道集》曰：抱天一之質而爲五金之首者，黑鉛也，鉛以生銀，鉛乃銀之母；感太陽之炁，而爲衆石之主者，朱砂也，砂以生汞，汞乃砂之子。難取者鉛中之銀，易失者砂中之汞，鉛汞若相合，煅鍊自成寶。此鉛汞之理，見于外也。若以內言之，父母真炁，合而爲一，即精血爲胞胎，凝結爲內腎，內腎者，鉛也。及夫腎中生炁，炁中生水，以腎水合心液之上正陽之炁，凝結于黃庭，而爲丹，則曰真鉛也。以腎炁合心炁，積炁生液，結爲玄珠，方還下丹田，而曰汞也。及夫丹就，真炁升，腎炁入頂，而真水降，一升一沉于十二樓前，而爲既濟。既濟一次，而還下丹田，故曰真汞也。《元皇君訣》曰：鉛汞鼎中居，燒成無價珠，都來兩箇字，了得萬家書。正一真人曰：鉛汞傳來幾萬秋，幾人悟得幾人修，若教此理常人會，塵世神仙似水流。呂公曰：金丹一粒定長生，須得真鉛鍊甲庚，火取南方赤鳳髓，水求北海黑龜精。古今上聖，稱說鉛汞之理，不同其來，止於鉛爲腎，而真鉛爲丹；汞爲心液，而真汞爲藥，真鉛真汞爲既濟。若憑外說，不可中理矣！

佚名《太上長文大洞靈寶玄玄上品妙經發揮》 夫鉛汞者，是天真陽一氣；汞祖者，是地真陰一氣。本因二氣相交感，結成真胎。如要修陰者，鍊爲神也；如修陽者，鍊爲仙也。神仙之事，皆因鍊陰陽二氣而成也。人若不將二氣烹鍊上下，至中和會鉛汞，豈能成造化矣？

頌曰：鉛汞何人識祖宗，皆因二氣會其中，但能運用周天足，十地三乘始見功。

原題還陽子《大還丹金虎白龍論·識鉛汞》 凡修大藥，先明鉛汞之真源；合鍊神丹，須達坎離之正理。鉛包陰髓是名虎，而坎方；汞產陽精故稱龍，而離位坎。月離日會，來往之梯媒，離女坎男，合還返之綱紀。鉛受辛育，故被褐而懷金，汞稟甲胎，自著緋而含木。鉛非世錫，汞豈凡銀？鉛是天地之根基，汞是陰陽之靈氣，鉛含日魄，汞飲月魂，鉛是

河車

論說

真鉛，汞非常汞，抽五行之筋髓，相結成金，合兩象之精華，消凝成液。日虧月滿，魂沉而自喪陰魂；月缺日盈，魂消而却終陽魄。陰陽感合，配成龍虎之夫妻；水火反交，鍛出乾坤之丹藥。陽能制魄，運行而自作金形；陰已成陽，反轉而始成神質。陰陽滿足，得爲出世之砂；水火數終，便是騰雲之液。紅霜鼎上，吐赫赫之朝霞；素粉爐中，噴熒熒之瑞雪。澄澄血彩，曉日出於扶桑；湛湛冰輝，秋月浸於寒浦。晴峰俊鶴，孤棲桂樹之芳華；明漢橫霓，迴簇芙蓉之翠艷。擣研之際，散芬馥之馨香；剉碾之時，流光輝之洞徹。變鍊成寶，服食沖天，刀圭而頓便昇騰，羽化而翱翔鳳闕。

李道純《中和集》卷三 瑩蟾子宴坐蟾窟，是夜寒光清氣，真潔可掬。門人瓊蟾子，猛思生死事大，神仙不可不敬慕，功行不可不專修，稽首拜問曰：弟子嘗聞，自古上聖高真、歷代仙師，皆因修真而成道，必以鉛汞爲金丹之根蒂，不知鉛汞是何物？

師曰：夫鉛汞者，天地之始，萬物之母，金丹之本也。非凡鉛、黑錫、水銀、朱砂。奈何謬者不知真玄，私意揣度，惑壞後學，徒費歲時，擔閣一生，深可憐憫。若不遇真師點化，皆妄爲矣。紫陽真人曰：「饒君聰慧過顏閔，不遇真師莫強猜。正謂此也。我今爲汝指出，真鉛真汞身心是也。聖師云：身心兩箇字，是藥也，是火也。又云：要知產藥川源處，只在西南是本鄉。西南者，坤也。坤屬身，身中之精乃陰中之陽也。如乾中一爻，入坤而成坎，外陰內陽，外柔內剛，外坤內乾，坎水之中有乾金，故強名曰水中金也。夫汞者，心中之氣也，陽中之陰也。如坤中一爻，入乾而成離，外陽內陰，外剛內柔，外乾內坤，離火之中有坤土，故強名曰砂中汞也。精氣感合之妙，故強名立象，以鉛汞喻之，使學者知有體用耳。以此推之，無出身心兩字，身心合一之後，鉛汞皆無也。」

佚名《養生秘錄·金丹問答》 問曰：何謂鉛汞？答曰：非凡黑錫水銀也。真一子曰：鉛是天地之父母，陰陽之根基。蓋聖人採天地父母之根而爲大丹之基，採陰陽純粹之精而爲大丹之質，且非常物造作也。汞性好飛，遇鉛乃結，以其子母相戀也。

《修真十書·鍾呂傳道集》卷一五《論河車》 呂曰：所謂河車者何也？鍾曰：昔有志智人，觀浮雲蔽日可以取陰而作蓋，觀落葉浮波可以載物而作舟，觀飄蓬隨風往來運轉而不已，退而作車。且車之爲物，蓋軫有天地之象，輪轂如日月之比。高道之士，取喻於車。且車行於地而轉於陸，今以河車者，亦有說矣。蓋人身之中，陽少陰多，言水之處甚衆，車則取意於般運，河乃主象於多陰，故此河車不行於地而行於水。自上而下，或後或前，駕在於八瓊之內，驅馳於四海之中，昇天則上入崑崙，既濟則下奔鳳闕，運載元陽直入於離宮，般負真氣曲歸於壽府，往來九州而無暫停，巡歷三田何時休息。龍虎既交，令黃婆駕入黃庭；鉛汞纔分，委金男般入金闕。玉泉千派，運時止半日工夫；金液一壺，般過只時間功迹。五行非此車般運也，難得生成；二氣非此車般運也，豈能交會。應節順時而下功，必假此車而般之方能自驗；養陽鍊陰而立事，必假此車而般之始得無差。乾坤未純，其或陰陽而往來之，是此車之功也；宇宙未周，其或氣血而交通之，是此車之功也。自外而內，運天地純粹之氣，而接引本宮之元陽；自凡而聖，運陰陽真正之氣而補鍊本體之元神。其功不可以備紀。呂曰：河車如此妙用，敢問河車之理，必竟人身之中何物而爲之？既得之而如何運用？鍾曰：河車者，起北比方正水之中。腎藏真氣，真氣之所生之正氣，乃曰河車。河車作用，今古罕聞，真仙祕而不說者也。如乾再索坤而生坎，坎本水也，水乃陰之精，陽既索於陰，陽返負陰而還位，所過者艮震巽，以陽索陰，因陰取陰，般運入離，承陽而生，是此河車般陰入於陽宮。及夫坤再索於乾而生離，離本火也，火乃陽之精，陰既索於陽，陰返抱陽而還位，所過者坤兌乾，以陰索陽，因陽取陽，般運入坎，承陰而生，是此河車運陽於陰宮。及夫採藥於九宮之上，得之而

下入黃庭，抽鉛於曲江之下，般之而上昇內院。玉液金液本還丹，般運可以鍊形，而使水上行；君火民火本鍊形，般運可以燒丹，而使火下進。五氣朝元，般運各有時；三花聚頂，般運各有日。神聚多魔，般真火以焚身，則三尸絕迹；藥就海枯，運霞漿而沐浴，而人水無波。若此，河車之作用也。呂曰：河車本北方之正氣，運轉無窮，而負載陰陽，各有成就，所用工不一也。尊師當為細說。鍾曰：五行巡還，周而復始。默契顛倒之術，以龍虎相交而變黃芽者，小河車也。肘後飛金精，還精入泥丸，抽鉛添汞而成大藥者，大河車也。若以龍虎交而變黃芽，鉛汞交而成大藥，真氣生而五氣朝中元，陽神就而三神超內院。紫金丹成，常如玄鶴對飛；白玉汞就，鎮似火龍踴起。金光萬道，罩俗骨以光輝；琪樹一株，現鮮葩而燦爛。或出或入，出入自如，或去或來，往來無礙。般神入體，且混時流，化聖離俗以為羽客，乃曰紫河車也。是此三車之名，而分上中下三成，故曰三成者，言其功之驗證，非比夫釋教之三乘車而曰羊車、鹿車、大牛車也。以道言之，河車之後，更有三車：凡聚火而心行意，使以攻疾病而曰使者車。凡既濟自上而下，陰陽正合，水火共處，靜中聞雷霆之聲，而曰雷車。若以心為為境，役性以情牽，感物而散於真陽之氣，自內而外，不知休息，久而氣弱體虛，以成衰老，或而八邪五疫，返以般入，真氣元陽難為抵當，既老且病而死者，曰破車。呂曰：五行顛倒而龍虎相交，則小河車已行矣。三田返復而肘後飛金精，則大河車將行矣。然而紫河車何日得行焉？鍾曰：修真之士，既聞大道，得遇明師，曉達天地升降之理，日月往來之數，始也匹配陰陽，次則聚散水火，然後採藥進火，添汞抽鉛，則小河車固當行矣。及夫肘後金精入頂，黃庭大藥漸成，一撞三關，直超內院，後起前收，上補下鍊，則大河車固當行矣。及夫金液玉液還丹，而後鍊形，鍊形而後鍊氣，鍊氣而後鍊神，鍊神合道，方曰道成，以出凡類入仙品，當時，乃曰紫河車也。

佚名《擒玄賦·河車》 河者取天津而假象，車者在地軸之立名。水因輪而方運，氣得車而始行，秉正於中央，居土而生成萬物；纔臨於北位，善和而陶鑄三清。原夫土寄於離，金處於北，造丹為制伏之用，居物有始終之德。一無正位，凝為變化之機，一有流形，混成黑白之色。諒以三尊為祖，四海為家，周币元君之宅，行隨阿母之車，修養金丹，無比則

如何措手！安排神室，其斯而始乃生芽。是以出為鉛形，入為金性，伏鬼下而柔潤，賴良媒而匹媾。或搬故濁，杳杳而散出重樓；或運新清，息息而還歸中正。豈不以轉因樞轄，伏自天河？降汞火於金鼎，結濛濛於滄波，輕清散作風雲，生於海內；重濁變為血肉，下自山坡。且夫雖布四方，皆歸一味，尋兩路兮歸於爐鼎，取三關兮入於脾胃。后土循軌於卯酉，乃運於流珠；炎帝推車於子午，受搬於和氣。異哉！施生萬物，含孕五常，法乾坤而作則，契丹藥而是方。雨降雲騰，我則載歸源海；月移星轉，我則搬入洞房。所以換除塵軀，易成金骨，大道修周於四季，靈丹功全於十月，則知愚人昧而進修，賢人彰而指日者也。

佚名《養生祕錄·金丹問答》 問曰：河車。答曰：北方正氣，名曰河車。左曰日輪，右曰月輪，搬運正氣，運在元陽。應節順行下手，無非此車之力。

還丹

論說

《修真十書·鍾呂傳道集》卷一六《論還丹》 呂曰：鍊形成氣，鍊氣成神，鍊神合道，未敢聞命。所謂還丹者何也？鍾曰：所謂丹者，非色也，紅黃不可以致之。所謂丹者，非味也，甘和不可以合之。丹乃丹田也，丹田有三：上田神舍，中田氣府，下田精區。精中生氣，氣在中丹，氣中生神，神在上丹，真水真氣合而成精，精在下丹。奉道之士，莫不有三丹。然而，氣生於腎未朝於中元，神藏於心未超於上院，所謂精華不能返合，雖三丹，終成無用。呂曰：玄中有玄，一切之人莫不有命，命中無精，非我之氣也，乃父母之元陽；無精則無氣，非我之神也，乃父母之元神。所謂精氣神，乃三田之寶，如何可得而常在於上中下三宮也？鍾曰：腎中生氣，氣中有真一之水，使水復還於下丹，則精養靈根，氣自生矣。心中生液，液中有正陽之氣，使氣復還於中丹，則氣養靈源，

神自生矣。集靈爲神，合神入道以還上丹，而後超脫。呂曰：丹田有上中下，還者既往而有所歸，曰還丹。還丹之理，奧旨淵微，敢告細說。鍾曰：有小還丹，有大還丹，有七返還丹，有九轉還丹，有金液還丹，有玉液還丹，有以陰還陽丹，不止於名號不同，亦以時候差別而下手處各異也。呂曰：小還丹者何也？鍾曰：小還丹者，本自下元。下元者五藏之主，三田之本，以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既相生也，不差時候，當生而引未生，如子母之相愛也。以火剋金，金剋木，木剋土，土剋水，水剋火，既相剋也，不失分度，當剋而補未剋，如夫婦之相合也。氣液轉行，周而復始，自子至午陰陽當生，自卯至酉陰陽當停，凡一晝一夜，復還下丹。巡還一次，而曰小還丹也。奉道之士，於中採藥進火以成下丹，良由此矣。呂曰：小還丹既已知矣，所謂大還者何也？鍾曰：龍虎相交而變黃芽，抽鉛添汞而成大藥，玄武宮中而金精纔起，玉京山下而真氣方升，走河車於嶺上，灌玉液於中衢，自下田入上田，自上田復下田，後起前來，循環已滿，而曰大還丹也。奉道之士，於中起龍虎而飛金精，養胎仙而生真炁，以成中丹，良由此矣。呂曰：大還丹既已知矣，所謂七返還丹而九轉還丹者何也？鍾曰：五行生成之數五十有五，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一三五七九，陽也，共二十五；二四六八十，陰也，共三十。自腎爲始，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此則五行生之數也，三陽而二陰。自腎爲始，水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此則五行成之數也，三陰而二陽。人身之中，共有五行生成之道，水爲腎，而腎得一與六也；火爲心，而心得二與七矣；木爲肝，而肝得三與八矣；金爲肺，而肺得四與九矣；土爲脾，而脾得五與十矣。每藏各有陰陽。陰以八極而二盛，所以氣到肝而腎之餘陰絕矣，氣到心太極而生陰，以二在心，而八在肝也。陽以九盡而一盛，所以液到肺而心之餘陽絕矣，液到腎太極而生陽，以一在腎，而九在肺也。奉道之士，始也交媾龍虎而採心之正陽之氣，正陽之氣乃心之七也，七返中元而入下田，養就胎仙，復還於心，乃曰七返還丹者也。二八陰消，真氣生而心無陰，以絕二也，大藥就而肝無陰，以絕八也。既二八陰消，而九三陽可長矣。肝以絕陽助於心，則三之，肝氣盛矣；七既還心，以絕肺

液，而肺之九轉而助心，則九三之陽長，九轉還丹也。呂曰：七返者，以其心之陽復還於心，而在中丹；九轉者，以其肺之陽本自心生，轉而復還於心，亦在中丹，七返九轉，既已知矣，所謂金液玉液，上中下相交，陰與陽往復而還丹者何也？鍾曰：前賢往聖，多以肺液入下田而曰金液還丹，心液入下田而曰玉液還丹。此論非不妙矣，然而未盡玄機。蓋夫肺生腎，以金生水，金入水中，何得謂之還丹？腎剋心以水剋火，水入火中，何得謂之還丹？金液乃肺液也，肺液爲胎胞，含龍虎，保送在黃庭之中，大藥將成，抽之肘後飛起，其肺液以入上宮，而下還中丹，自中丹而還下田，故曰金液還丹也。玉液乃腎液也，腎液隨元氣以上升而朝於心，積之而爲金水，舉之而滿玉池，散而爲瓊花，鍊而爲白雪，若以納之自中田而入下田有藥，則沐浴胎仙，若以升之自中田而入四支鍊形，則更還塵骨，不升不納，周而復還，故曰玉液還丹者也。陰極陽生，陽中有真一之水，其水隨陽上升，是陰還陽丹者也。陽極生陰，陰中有正陽之氣，其氣隨陰下降，是陽還陰丹者也。補腦鍊頂，以下還上；既濟澆灌，以上還中；燒丹進火，以中還下，鍊質焚身，以下還中。五行顛倒，三田返復，互相交換，以至鍊形化氣，鍊氣成神，自下田還而至中田，自中田還而至下田，自上田還而出天門，棄下凡軀以入聖流仙品，方爲三遷功成。自下而上，不復更有還矣。

佚名《擒玄賦·還丹》 丹者，剛而去柔；還者，終而復始。幹陰陽而相制，假魂魄以相求，精鍊施生，貫三清於乾馬；昭符造化，運一氣於坤牛。原夫金丹之宗，神氣之主，決龍虎於震兌，配水火於子午。一男一女，諧繾綣以三千；一君一臣，布生成於九五。諒以卯酉爲衛，離坎爲榮，研昇沈於八卦，究順剋於五行。溟滓之中，觀無而成有，虛無之內，得重而成輕。一則爲本爲元，一則爲侍爲從，賴黃君以匹配，仗金白而作用。淺深神室，四時功而秋成；表裏胞胎，八月鍊而冬種。豈不以天地交感之情，日月會合而成。水要凝而鉛結，汞要乾而金並。烏兔投爐，混成鷄子之殼；風雲入鼎，鳴返嬰兒之聲。美矣哉！變凡爲仙，返老却少，歲華易而猶在，陵谷遷而轉妙。三皇煅鍊功滿而白日飛昇，群公著修行成而紫鳳來詔。是則若延遐壽，須假靈丹，換凡骨而無濁，成仙骨而禦寒。紫府龍宮欲去，而鼎中鶴舞；丹臺瓊苑擬遊，而足下雲生。所以宿遇真風，生逢玄旨，周二義而並壽，等三光而齊已，守中元而九轉修成，抱一氣而

萬物畢矣！

鍊形

論說

《修真十書·鍾呂傳道集》卷一六《論鍊形》 呂曰：還丹既已知矣，所謂鍊形之理可得聞乎？鍾曰：人之生也，形與神為表裏，神者形之主，形者神之舍。形中之精以生氣，氣以生神。液中生氣，氣中生液，乃形中之子母也。水以生木，木以生火，火以生土，土以生金，金以生水，氣傳子母而液行夫婦，乃形中之陰陽也。水化為液，液化為血，血化為津，以陰得陽而生也。若以陰陽失宜，則涕淚涎汗橫出，而陰失其生矣。氣化為精，精化為珠，珠化為汞，汞化為砂，以陽得陰而成也。若以陰陽失宜，則病老死苦，而陽不得成矣。陰不得陽不生，陽不得陰不成。奉道之士，修陽而不修陰，鍊己而不鍊物，以己身受氣之初，乃父母真氣兩停而即精血為胎胞，寄質在母純陰之宮，陰中生陰，因形造形，胎完氣足，而堂堂六尺之軀皆屬陰也，所有一點元陽而已，必欲長生不死以鍊形住世，而劫劫長存；必欲超凡入聖以鍊形化氣，而身外有身。呂曰：形象，陰也，陰則有體以有為，無使形化氣而超凡軀以入聖品，乃鍊之上法也。因形留氣，以氣養形，小則安樂延年，大則留形住世，既老者返老還童，未老者定顏長壽，以三百六十年為一歲，三萬六千歲為一劫，三萬六千劫為一浩劫，浩浩之劫，不知歲月之幾何，而與天地長久，乃鍊形驗證也如此。然而鍊形之理，造化之機，而有如此之驗，可得聞乎？鍾曰：人之成形，三百日胎完，既生之後，五千日氣足，五尺五寸為本軀，以應五行生成之數，或有大小之形而不齊者，以寸定尺，長短合宜。心之上為九天，腎之下為九地，腎到心八寸四分，心到重樓第一環八寸四分，重樓第一環到頂八寸四分。自腎到頂凡三尺五寸二分，而元氣一日一夜盈滿者，三百二十度，每度二尺五寸二分，計八十一丈元氣，以應九九純陽之

數。心腎相去以合天地懸隔之宜，自腎到頂共二尺五寸，又按五行五五純陽之數，故元氣隨呼而出。既出也，榮衛皆通天地之正氣，應時順節，或交或離，丈尺無窮，隨吸而入。既入也，經絡皆闢，一呼一吸，天地人三才之真氣，往來於十二樓前，一往一來，是日一息，晝夜之間，人有一萬三千五百息。分而言之，一萬三千五百呼，所呼者，自己之元氣，從中而出，一萬三千五百吸，所吸者天地之正氣，自外而入。根源牢固，元氣不損，呼吸之間可以奪天地之正氣。以氣鍊氣，散滿四大，清者榮而濁者衛，悉皆流通，縱者經而橫者絡，盡得舒暢，寒暑不能為害，勞苦不能為虞，體輕骨健，氣爽神清，永保無疆之壽，長為不老之人。苟或根源不固，精竭氣弱，上則元氣已泄，下則本宮無補，所吸天地之氣，浩浩而出，八十一丈元氣，九九而損，不為己之所有，反為天地所取，何能奪於天地之正氣。積而陰盛陽衰，氣弱而病，氣盡而死，復入輪迴。呂曰：元氣如何不走失，以鍊形質，可奪天地之正氣而留浩劫長存者也？鍾曰：欲戰勝者在兵強，欲民安者在國富。所謂兵者，元氣也，其兵在內，消形質之陰，其兵在外，奪天地之氣。所謂國者，本身也，其身之有象者，豐足而常有餘，其身之無形者，堅固而無不足。萬戶長開而無一失之虞，一馬誤行而有多多之得。或前或後乃所以鍊質焚身，或上或下乃所以養陽消陰。燒乾坤自有時辰，煅氣液能無日候？以玉液鍊形，仗甲龍以升飛而白雪滿於塵肌；以金液鍊形，逐雷車而下降則金光盈於臥室。呂曰：鍊形之理亦粗知矣，金液玉液者何也？鍾曰：金液鍊形，則骨朝金色而體出金光，金花片片，而空中自現，乃五氣朝元，三陽聚頂，欲超凡體之時，而金丹大就之日。若以玉液鍊形，則肌泛陽酥，而形如琪樹，瓊花玉蕊，更改凡體，而光彩射人，乘風而飛騰自如，形將為氣者也。奉道之士，雖知還丹之法，而鍊形之功亦不為小矣。當玉液還丹以沐浴胎仙，而升之上行，以河車般於四大。始於肝也，肝受之，則光盈於目而目如點漆；次於心也，心受之，口生靈液而液為白雪；次於脾也，脾受之，則肌若凝脂而癢痕盡除；次於肺也，肺受之，則鼻聞天香而顏復少年；次於腎也，腎受之，則再還本府，耳中常聞絃管之音，鬢畔永絕斑白之色。若此玉液之鍊形也。及夫金液鍊形，不得比此。始還丹而未還，與君火相見而曰既濟；既還丹而復起，與真陰相敵而曰鍊質。土本剋水，若金液在土，使黃帝回

光以合於太陰，火本剋金也。若金液在火，使赤子同鑪而自生於紫氣，於水中起火，在陽裏消陰，變金丹於黃庭之內，鍊陽神在五氣之中。於肝則青氣沖，於肺則白色出，於心則赤光現，於腎則黑氣升，於脾則黃色。五氣朝於中元，從君火以超內院。下元陰中之陽，其陽無陰，升而聚在神宮。中元陽中之陽，其陽無生，升而聚在神宮，黃庭大藥陰盡純陽，升而聚在神宮。五液朝於下元，五氣朝於中元，三陽朝於上元。朝元既畢，功滿三千，或而鶴舞頂中，或而龍飛身內，但聞嘹唳樂聲，又睹仙花亂墜，紫庭盤桓，真香馥郁。三千功滿不為塵世之人，一炷香消已作蓬瀛之客，乃曰超凡入聖，而脫質升仙者也。

魔難

論說

《修真十書·鍾呂傳道集》卷一六《論魔難》 呂曰：內觀以聚陽

神，鍊神以超內院，上踴以出天門，直超而入聖品。既出既入而來往無差，或來或往而遠近不錯，欲住世則神與形合，欲升仙則遠遊蓬島。若此，功滿三千而自內觀以得超脫，不知陰鬼邪魔如何制使奉道之人不得升神仙者也？鍾曰：奉道之士始有信心，以恩愛利名，一切塵勞之事，不可變其大志；次發苦志以勤勞寂寞，一切清虛之境，不可改其初心。苦志必欲了於大成，止於中成而已，必欲了於中成，止於小成而已，又況不識大道，難曉天機，所習小法而多好異端，歲月蹉跎，不見其功，晚年衰老，復入輪回。致使後來好道之士，以長生為妄說，超脫為虛言，往往聞道而不信，心縱信之而無苦志，對境生心，以物喪志，終不能出於十魔九難之中矣。呂曰：所謂九難者何也？鍾曰：大藥未成而難當寒暑，於一年之內，四季要衣；真氣未生而尚有飢渴，於一日之間，三餐要食。奉道之士所患者，衣食逼迫，一難也。及夫宿緣業重，流於今世填還，忙裏偷閑，猶為尊長約束，於尊親曰不忍逃離一向清閑，而難為得暇。奉道之士

所患者，尊長邀攔，此二難也。及夫愛者妻兒，惜者父母，恩枷情紐，每日增添，火院愁車，無時休歇，縱有清淨之心，難敵愁煩之境。奉道之士所患者，恩愛牽纏，三難也。及夫富兼萬戶，貴極三公，妄心不肯暫休，貪者惟憂不足。奉道之士所患者，名利繁絆，四難也。及夫少年不肯修持，一以氣弱成病，頑心絕無省悟，一以陰報成災，見世一身受苦，而與後人為誡。奉道之士所患者，災禍橫生，五難也。及夫人以生死事大，急於求師之人不擇真偽，或師於辨辭利口，或師於道貌古顏，始也自謂得遇神仙，終久方知好利之輩。奉道之士所患者，盲師約束，六難也。及夫盲師狂妄妄指傍門，尋枝摘葉而終無契合，小法異端而互相指訣，殊不知日月不出，出則大明，使有目者皆見，雷霆不震，震則大驚，使有耳者皆聞，彼以燭火之光，井蛙之語，熒熒唧唧，而豈有合同。奉道之士所患者，議論差別，七難也。及夫朝為而夕改，坐作而忘，悅於須臾而厭為持久，始於憂勤而終於懈怠。奉道之士所患者，志意懈怠，八難也。及夫身中失年，年中失月，月中失日，日中失時，少將名利不忘於心，老而兒孫嘗在於意，年光有限，勿謂今年已過，以待明年，人事無涯，勿謂今日已過，以待明日，今日尚不保明日，老年爭却得少年。奉道之士所患者，歲月蹉跎，九難也。免此九難方可奉道，九難之中或有一二不可行持，但以徒勞而不能成功者也。呂曰：九難既已知矣，所謂十魔者可得聞乎？鍾曰：所謂十魔者，凡有三等：一曰身外見在，二曰夢寐，三曰內觀。如滿目花芳，滿耳笙簧，舌於甘味，鼻好異香，情思舒蕩，意氣洋洋，如見不得認，是六賊魔也。如瓊樓寶閣，畫棟雕梁，珠簾綉幕，蕙帳蘭房，珊瑚遍地，金玉滿堂，如見不得認，是富魔也。如金鞍寶馬，重蓋昂昂，侯封萬戶。使節旌幢，滿門青紫，輓笈盈牀，如見不得認，是貴魔也。如輕煙蕩漾，暖日舒長，暴風大雨，雷震電光，笙簧嘹唳，哭泣悲傷，如見不得認，是六情魔也。如親戚患難，眷屬災傷，兒女疾病，父母喪亡，兄弟離散，妻妾分張，如見不得認，是恩愛魔也。如失身火鑊，墮落高岡，惡蟲為害，毒藥所傷，路逢兇黨，犯法身亡，如見不得認，是患難魔也。如十地當陽，三清玉皇，四神七曜，五嶽八王，威儀節制，往復翱翔，如見不得認，是聖賢魔也。如雲屯土馬，兵刃如霜，戈矛鬥舉，弓箭齊張，爭來殺害，驍捷難當，如見不得認，是刀兵魔也。如仙娥玉女，羅列成

行，笙簧嘹唳，齊舉霓裳，雙雙紅袖，爭獻金觴，如見不得認，是女樂魔也。如幾多姝麗，艷質濃粧，蘭臺夜飲，玉體輕裳，殢人驕態，爭要成雙，如見不得認，是女色魔也。是此十魔難，有不認者是也，既認則著，既著則執，所以不成道者，良以此也。若以奉道之人，身外見在不認不執，則心不退而志不移，夢寐之間不認不著，則神不迷而魂不散，內觀之時若見如是，當審其虛實，辨其真偽，可隨波逐浪，認賊爲子，急起三昧真火以焚身，一揮群魔自散，用紫河車搬運自己之陽神，超內院而返天宮，然後以求超脫。今古好道之流，有清淨之心，對境改志，往往難逃於十魔九難，空有好道之虛名，終不見得道之實迹。或而出離塵勞，幽居絕迹而志在玄門，於九難不能盡除，在十魔或著一二，非不得道也，而於道中或得中成，或得小成，而於仙中或爲人仙，或爲地仙。若以盡除魔難，序證驗而節節升遷，以內觀合就陽神，指日而歸三島。

證 驗

論 說

《修真十書·鍾呂傳道集》卷一六《論證驗》 呂曰：嫌者病，而

好道之人求無病而長安；怕者死，而好道之人欲不死而長生。舉世人在世中，而好道之人欲升仙，遊物外；舉世人在地上，而好道之人欲超凡而入洞天。所以甘於勞苦而守於貧賤，遊心在清淡瀟灑之中，潛迹於曠野荒僻之地，一向行持，不知功之深淺，法之交換，難測改易之早晚，所謂下功之後，而證驗次序如何？鍾曰：苦志行持，終不見功者，非道負人，蓋奉道之人不從明師，而所受非法。依法行持，終不見功者，非道負人，蓋奉道之人不知時候，而以不成。若已遇明師而得法，行大法以依時，何患驗證而不有也。呂曰：所謂法者有數乎？所謂時者有數乎？鍾曰：法有十二科：匹配陰陽第一，聚散水火第二，交媾龍虎第三，燒鍊丹藥第四，肘後飛金精第五，玉液還丹第六，玉液鍊形第七，金液還丹第八，金液鍊

形第九，朝元鍊炁第十，內觀交換第十一，超脫分形第十二。其時，則年中法天地陰陽升降之宜，月中法日月往來之數，日中有四正八卦十千十二支一百刻六十分，依法區分，自一日之後，證驗次序以至脫質升仙，無差毫末。始也姪邪盡罷，而外行兼修凡採藥；之次而金精充滿心境，自除以煞陰鬼；次心經上湧，口有甘液；次陰陽擊搏，時時腹中聞風雷之聲；次魂魄不定，夢寐多有恐悸之境；次六府四肢或生微疾，小病不療自愈；次丹田夜則自暖，形容晝則清秀；次居暗室，而目有神光自現；次夢中雄勇，物不能害，而人不能欺，或若抱得嬰兒歸；次金關玉鎖封固，以絕夢泄遺漏；次鳴雷一聲，關節通連而驚汗四溢；次玉液烹漱，以成凝酥；次靈液成膏，漸畏腥羶以充口腹；次塵骨將輕而變神室，步趁奔馬，行止如飛；次對境無心，而絕嗜慾；次真氣入物，可以療人疾病；次內觀明朗而不暗昧；次雙目童人如點漆，皺臉重舒而紺髮再生，已少者永駐童顏；次真氣漸足而似常飽，所食不多而飲酒無量，終不見醉；次身體光澤，神氣秀媚，聖丹生味，靈液透香，真香異味，常在口鼻之間，人或知而聞之；次以目視百步，而見秋毫；次身體之間舊痕殘臘，自然消除，涕淚涎汗，亦不見有；次胎完氣足以絕飲食；次內志清高以合太虛，凡情凡愛，心境自絕，下盡九蟲，上死三尸；次魂魄不遊以絕夢寐，神彩清爽更無晝夜；次陽精成體，神府堅固，四體不畏寒暑；次生死不能相干，而坐忘內觀以遊華胥神仙之國，女樂樓臺，繁華美麗，殆非人世所有也；次功滿行足，陰功報應，密授三清真籙，陰陽變化，可能預知，人事舉止，先見灾福；次觸目塵冗，以厭往還，潔身靜處，胎仙可現，身外有身，是爲神聖；次真氣純陽，吁呵可乾外汞；次胎仙常欲騰飛，祥光生於臥室；次靜中時聞樂聲；次常人對面，雖彼富貴之徒，亦聞腥穢，蓋凡骨俗體也；次神彩自可變移，容儀成而仙姿可比玉樹，異骨透出金色；次行止去處，常有神祇自來朝現，驅用指呼，一如己意；次靜中外觀，紫霞滿目，頂外下視，金光罩體；次身中忽化火龍飛，或而玄鶴起，便是神靈以脫凡骨，而超出俗流，乃曰超脫；次超脫之後，彩雲繚繞，瑞氣紛紜，天雨奇花，玄鶴對飛，異香散而玉女下降授天書紫詔，既畢而仙冠仙衣之屬具備，節制威儀，前後左右不可勝紀，相迎相引以返蓬萊，而於紫府朝見太微真君，契勘鄉原名姓，校量功行等殊，而於三島安居，乃曰真人仙子。呂曰：今

日特蒙尊師開說希夷大理、天地玄機，不止於耳目清明，而精神秀媚，殘軀有託，終不與糞壤同類。然而知之者未必能行，行之者未必能得，念以生死事大，而時光迅速，雖知妙理，未得行持終不成功，與不知無異。敢告指教以交會之時，行持之法，如何下手，如何用功？鍾曰：僕有《靈寶畢法》，凡十卷一十二科，中有六儀：一曰金誥，二曰玉書，三曰真原，四曰比喻，五曰真訣，六曰道要。包羅大道，引喻三清，指天地陰陽之升降為範模，將日月精華之往來為法則，實五仙之指趣，乃三成之規式，當擇日而授於足下。

陰陽

論說

施肩吾《西山群仙會真記》卷四《九天祕錄》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物中神而大者，天得一陽以守乾道，地得一陰以守坤道。物中神而明者，日得一陽魂以道應，月得一陰魄以道致。故夏至一陰自天來，若無真陽，萬物死也，不能焦枯。冬至一陽自地升，若無真陰，萬物生也，不能滋潤也。日有真陽，陽燄感而火出；月無真陰，故方諸取水而水絕。此天地日月，至大至明，真陰真陽，豈人之不若是乎？

《西山記》曰：腎水也，水中生炁，名曰真火，氣中暗藏真一之水，是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也。心火也，火中生液，名曰真水，液中暗藏正陽之炁，是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三華者，三陽腎氣，乃陰中之陽，丹中真炁則真陽中之陽也。心液之炁，乃陽中之陽，不說三陰也，所貴陰盡陽純矣！

《玉皇聖胎訣》言：人常降心火于下田，外境不入，泯絕狂慮，一炁不散，委于炁海，賢炁不能上升，其息漸少，縱出之，悠悠然減省也。故後聖有自然胎息矣！及達磨胎息至理，言人之炁升，自有走失，莫若內觀諸世界，遊翫自己天宮，超清虛妙境。其法貴乎無漏，一念不生，一意不動。無漏則善果成，不動而真聖見，而面壁九年，氣無毫髮走失，陰靈自

外，而身有身。東人不悟，乃擲鉢西歸，故聖人曰真胎息也。及扁鵲解《靈樞》，以冬至之後，真鉛積之一分，狀如戲蘂，而鎮丹田，令人鼻引清炁，閉口不出，以定息二十四數為火一兩，四十五日，火進一十六兩，而鍊就陽胎。又以夏至之後，汞積之三分，狀如抱卵，而鎮絳宮，亦以鼻引清炁，閉口不出，以定息二十四數為火一兩，四十五日火進一十六兩，而鍊陰息。以陰息投陽胎，而生真炁，真炁生元神，神形合為一，與天地齊年，離而為二，身外有身，而為羽客仙子，不在塵世，以返三島十洲者也。及葛洪註《胎息論》曰：凡胎息之要，如在母腹中，母呼即呼，母吸即吸。今人不達妙理，縱能閉之少時，隨手出之，喘息不已，非止不能留所閉之息，而又元炁損虛，返為外來陽炁所奪。若炁急未急之前外身，自可停留少時，勿使大急。未炁急之際，先鼻引清炁一口，續後便以新取之炁，換出舊閉急者之餘炁也，故得奪住其炁，積而神形清爽，可以除療百病，曲留躁住，亦非自然，所以為下等胎息。真仙上聖，而有三品之論也。鼻引口吐，可以去浮寒，逐客熱，衝結滯，行經絡。若定息，炁血不交，陰陽自媾。若定萬息，炁住神藏，大乘之功，不可言也。補炁之道，此為上矣！或咽炁救飢渴，行炁以壯肌膚，收炁補下田，養炁以返童顏，運炁以益血脈，雖見小功，終不及胎息之補炁得力，功速且久也。

形化

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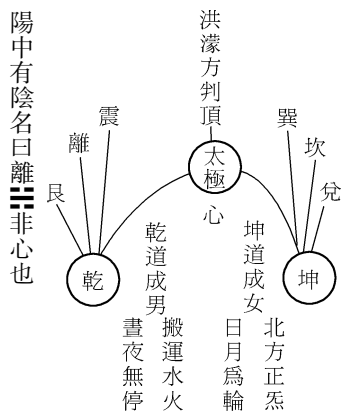
余洞真《悟玄篇·形化》 夫人受父精母血，成胎之時，中含一點元氣，以為造化之根蒂矣。先生左腎，次生右腎，腎生心，心生肝，肝生肺，肺生脾，脾生小腸，小腸生大腸。五行形化而生，形體具足，十月胎成，以就嬰兒矣！今人只知形化而不知氣化。所謂學仙之士，只論氣化而不論形化。今人多以兩腎中間為生身處，又言心腎為水火，肝肺為魂魄，脾土為意，全然非矣。

氣化

論說

余洞真《悟玄篇·氣化》 蓋人在母胎中，十月氣足，其初受父母一點元氣而至於心矣！其氣到心之時，則發胎氣布散於外，以接其生也。夫鬼在於暗中，渺渺茫茫，不知分曉，微覺在細雨密霧之中，而無一點光明，遂逐靈光而去，接入胎中，徑入光內，俱不知陰見其陽，則化為氣矣！名曰太極。其氣復昇之頂，分為二氣，下降於左右二腎，名曰兩儀。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坤相橐而生六子，散乎於外而為六脉，六脉周流，一身備矣！造化悉備，所以降生於世以爲人也。所謂學仙之士，要識生身之處，立為丹基，可以超凡入聖也。吾今恐言未盡，故立圖以發學，誠為參學爾。

陰中有陽名曰坎☵屬火非腎也



神化

論說

原題許明道《還丹祕訣養赤子神方·神化》 神化者，乃前聖胎出體，未可遠離，恐逢尸障。初離一步十步，一百里，一千里，千萬里，然後巡行三界，透石貫金，俱無礙障，去住在我，不在乎天。雲房曰：孩兒幼小未成人，須藉爺娘養恩，三載九年人事盡，縱橫天下不由親。此乃運還丹祕訣，養赤子神方，希夷妙道，非旁門淺術。此文得之者，可賣而祕之，若傳非人，必遭天譴。得人不傳，亦受其殃。師囑甚重，可不戒焉！

藥物

論說

陳冲素《陳虛白規中指南》卷下 古歌曰：借問因何是我身，不離精炁與元神。我今說破生身理，一粒玄珠是的親。夫神與炁精，三品上藥，煉精化炁，煉炁成神，煉神合道，此七返九還之要訣也。紅鉛黑汞、木液金精、朱砂水銀、白金黑錫、金翁黃婆、離女坎男、蒼龜赤蛇、火龍水虎、白雪黃芽、交梨火棗、金烏玉兔、乾馬坤牛、日精月華、天魂地魄、水鄉鉛、金鼎汞、水中金、火中木、陰中陽、陽中陰、黑中白、雄裏雌，異名衆多，皆譬喻也。然則何謂之藥物？

曰：修丹之要，在乎玄牝，欲立玄牝，先固本根，本根之本，元精是也。精即元炁所化，故精炁一也。以元神居之，則三者聚於一矣。杏林曰：萬物生復死，元神死復生，以神歸炁內，丹道自然成。施肩吾曰：

氣是添年藥，心爲使炁神，若知行炁主，便是得仙人。若精虛則炁竭，炁竭則神遊。《易》曰：精炁爲物，游魂爲變。欲復歸根，亦不難乎。玉溪子曰：以元精未化之元炁，而點化之至神，則神有光明，而變化莫測矣，名曰神。是皆明身中之藥物，非假外物而言之也。然而產藥有川源，採藥有時節，製藥有法度，入藥有造化，煉藥有火功。吾曩聞之師曰：西南之鄉，土名黃庭，恍惚有物，杳冥有精。分明一味水中金，但向華池著意尋。此產藥之川源也。垂簾塞兌，窒韻調息，離形去智，幾於坐忘。勸君終日默如愚，鍊成一顆如意珠。此採藥之時節也。天地之先，無根靈草，一意製度，產成至寶。大道不離方寸地，工夫細密有行持。此製藥之法度也。心中無心，念中無念，注意規中，混融一炁。又云：息息綿綿無間斷，行行坐坐轉分明。此入藥之造化也。清靜藥材，密意爲丸，十二時中，無念火煎。金鼎常令湯用暖，玉爐不要火教寒。此煉藥之火功也。大抵玄牝爲陰陽之原，神炁之宅；神炁爲性命之藥，胎息之根，呼吸之祖，深根固蒂之道。胎者，藏神之府。息者，化胎之元。胎因息生，息因胎住。胎不得息不成，息不得神無主。若夫人之未生，漠然太虛，父母媾精，其兆始見，一點初凝，純是性命，混沌三月，玄牝立焉。玄牝既立，繫如瓜蒂，嬰兒在胎，暗注母炁。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凡百動盪，內外相感，何識何知，何明何曉。天之炁混混，地之炁沌沌，但有一息存焉。及期而育，天地翻覆，人驚胞破，如行太山巔失足之狀，頭懸足撐而出之，大叫一聲，其息即忘，故隨性情不可俱也。沉亂以沃其心，巧以翫其目，愛以率其情，欲以化其性，渾然天真，散之而爲萬物者，皆是矣。胎之一息，無復再守。神仙教人煉精，以欲返其本，復其初，重生五臟，再立形骸，無質生質，結成聖胎。其訣曰：專炁至柔，能如嬰兒乎。除垢止念，靜心守一，外想不入，內想不出，終日混沌，如在母腹。神定以會乎炁，炁和以合乎神，神即炁而凝，炁即神而住。於寂然休歇之場，恍兮無何有之鄉，天心冥冥，注意一竅，如鷄抱卵，似魚在水，呼至於根，吸至於蒂，綿綿若存，再守胎中之一息也。守無所守，真息自住，泯然若無，雖心於心，無所存住，杳冥之內，但覺太虛之中，一靈爲造化之主宰。時節若至，妙理自彰，輕輕然運，默默然舉，微以意而定炁，應造化之樞機，則金木自然混融，水火自然升降，忽然一點大如黍珠，落于黃庭之中。此乃

採鉛汞之機，爲一日之內，結一日之丹。《復合篇》曰：夜來混沌顛落地，萬象森羅總不知。當此之時，身中混融，與虛空等，亦不知神之爲炁，亦不知炁之爲神，似此造化，亦非存想。是皆自然之道，吾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藥既生矣，火斯出焉。大抵藥之生也，小則可以配坎離之造化，大則可以同乾坤之運用。金丹之旨，又於此泄無餘蘊矣，豈傍門小法所可同語哉。若不吾信，捨玄牝而立根基，外神炁而求藥丹，道自然成。

余洞真《悟玄篇·藥物》 精中氣血血中精，精氣元同太極成。莫言呼吸爲交感，此物安能有死生。

又 夫採藥者，血中採取真氣，氣中採真精。血氣者，到頂交合，化而爲液。真精真氣者，氣至頂交合，化而爲金液者，流於經脉而爲白血。其金者，入於中宮，結而成丹。工夫到日，一身血氣化爲白血，真精真氣，盡結以成丹。體既成，出神入神，皆不被幻軀之累也。向上一著，超出陰陽之外，尤存口訣，是爲身外有身，尤未奇特也。

佚名《養生祕錄·金丹問答》 問曰：何謂藥物？答曰：即此藥物，順則成人，逆則成丹。五行顛倒，大地七寶，五行順行，法界火坑。百姓日用而不知也。紫清曰：採藥物於不動之中是也。

火候

論說

《玉鈴子丹經指要》卷上 火者，神火也；候者，符候也。法天地爲鼎爐，以陽爲炭，以陰爲水，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中君申令，細意調燮，蓋靈藥無形，而能潛隨化機，顛倒升降。曹真人曰：百刻達離氣，丹砂從此出。有抽添進退沐浴之節，若毫髮差殊，立致悔吝。紫陽曰：縱識朱砂及黑鉛，不知火候也如閑，大都全藉維持力，毫髮差殊不作丹。事屬天機，不容輕議，大意已見于義皇作用中。明哲之士，日加九思，自然而悟。古有太上老君金丹火候祕訣一十二句，謹錄于後。

訣曰：

日月本是乾坤精，卦象周回甚著明。終坤始復，如循環。前三五今後三五，前弦後弦也。五六十復還生，一月節氣。生今滅今周十二，一年節氣也。十二中分二十四。二十四氣周一歲之火候也。二十四氣互推遷，周而復始。萬象交銖都在此。水銀一味分爲二，變化陰陽成既未，既未却合爲夫妻，始覺壺中有天地。

陳冲素《陳虛白規中指南》卷下

古歌曰：聖人傳藥不傳火，從來

火候少人知。夫何謂不傳？非祕不傳也。蓋採時謂之藥，藥之中有火焉。煉時謂之火，火之中有藥焉。能知藥而取火，則定裏之丹成，自有不待傳而知者已。詩曰：藥物陽內陰，火候陰內陽，會得陰陽旨，火候一處詳。此其義也。後人惑於丹書，不能頓悟，聞有二十四炁、七十二候、二十八宿、六十四卦、十二分野、日月合璧，海潮升降，長生三昧，陽文陰武等說，必欲窮究何者爲火，何者爲候。極心一生，種種著相，雖得藥物之真，懵然不敢烹煉。殊不知真火本無候，大藥不計斤。玉蟾云：火本南方離卦，屬心。心者神也，神即火也，炁即藥也。以火煉藥而成丹者，即是以神馭炁而成道也。其說如此分明，如此直捷。夙無仙骨（者）諷爲虛言，當面蹉過，深可歎惜。然火候口訣之要，尤當於真息中求之。蓋息從心起，心靜息調，息息歸根，金丹之母。《心印經》曰：回風混合，百日功靈者，此也。《入藥鏡》所謂起巽風，運坤火，入黃房，成至寶者，此也。海蟾翁所謂開闔乾坤造化權，煅煉一爐真日月者，此也。何謂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必以神馭炁，以炁定息，橐籥之開闔，陰陽之升降，呼吸出入，任其自然。專炁致柔，含光默默，行住坐卧，綿綿若存。如婦人之懷孕，如小龍之養珠。漸採漸煉，漸凝漸結，功夫純粹，打成一片。動靜之間，更宜消息。念不可起，念起則火炎；意不可散，意散則火冷。但使其無過不及，操舍得中，神抱於炁，炁抱於神，一意沖和，包裹混沌。斯謂火種相續，丹鼎常溫，無一息之間斷，無毫髮之差殊。如是煉之一刻，一刻之周天也。如是煉之一時，一時之周天也。如是煉之一日，一日之周天也。煉之百日，謂之立基。煉至十月，謂之胎仙。以至元海陽生，水中火起，天地循環，乾坤反復，亦皆不離一息。況所謂沐浴溫養，進退抽添，其中密合天機，潛符造化，而不容吾力焉。故曰：火雖有候，

不須持些子機關。我自知無子午卯酉之法，無晦明弦朔之節，無冬至夏至之分，無陰火陽符之別，無十二時中只一時之說，無三百日內在半日之訣，亦不在攢簇年月日時之說。若言其時，則十二辰意所到皆可爲。若言其妙，則一刻之工夫，自有一年之節候。但安神息在天然，此先師之說也。晝夜屯蒙法自然，何用孜孜看火候，此先師之確論也。噫，聖人傳藥不傳火之旨，盡於斯矣。詩曰：學人何必苦求師，泄漏天機只此書。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余洞真《悟玄篇·火候》

進火之時，頃刻一周天。夫十箇月而三

百日，三千六百時，三萬刻。或刻刻行火候，或時時行火候，或日日行火候，或時中不拘於刻，或日中不拘於時，但用使用，但不知法度，則亂升亂降，則不能上矣！口訣存焉。

又

八竅分爲八節門，溫涼寒暑應乾坤，四時不失陰陽火，鼎內丹砂

結紫雲。又白真人曰：行火之士十二時，設一時即五刻也，三百日內在半月，計一千五百刻也。一身八刻一周天，一刻工夫簇一年。學者若知如此用，飢來喫飯困時眠。

佚名《養生秘錄·金丹問答》

問曰：何謂火？答曰：火者，太陽

真氣，乃坎中之陽也。紫清真人曰：坎中起火是也。

問曰：何謂候？答曰：五日爲一候，是甲子一終也。日有十二時，五日六十時，終一甲子也。紫陽曰：一刻之工夫，自有一年之節。以起火之際，頃刻一周天是也。

問曰：此火候如何？答曰：日中用月，月中用日，日中用時，時中用刻也。

中宮

論說

余洞真《悟玄篇·中宮》

土生萬物，心主萬事，心即土也，土即

心也，故曰中央戊己土。中央即玄關一竅也。了得土，萬物死，了得心，萬事息。今知學道人，茫茫只向外邊尋覓，却不去中心求其道也。

三關

論說

王慶升《三極至命筌蹄·三關總叙》以精炁神爲三關者，內丹之三關也。以形炁神爲三關者，外丹之三關也。以鼻手足爲三關者，合內外之三關也。

李道純《中和集》卷三 或問：何謂三關？曰：三元之機關也。鍊精化氣爲初關，鍊氣化神爲中關，鍊神還虛爲上關。或指尾閭、夾脊、玉枕爲三關者，只是工法，非至要也。登真之要，在乎三關，豈有定位，存乎口訣。

佚名《養生秘錄·金丹問答》 問曰：何謂三關？答曰：頭爲天關，足爲地關，手爲人關。

九鼎

論說

王慶升《三極至命筌蹄》 指心爲九鼎者，以心上通七竅、下通二陰也，所謂包含萬象體，不置一絲頭者也。指絳宮爲九鼎者，以絳宮上通七節、下通兩腎也，所謂三彭走出含陰宅，萬國來朝赤帝宮者也。指密戶爲九鼎者，以有三一六癸也。指泥壇爲九鼎者，以有天靈九宮也。二者所謂：從此變爲乾健體，潛藏飛躍總由心者也。指子時爲九鼎者，以甲己

子午皆數九也，所謂正一陽初動，中宵漏永者也。指一月爲九鼎者，以一月有九還也。指一年爲九鼎者，以一年有九轉也。所謂一月一還爲一轉，一年九轉九還同者也。指三年爲九鼎者，以年成三姓，三年成九姓也。所謂三鉛只得一鉛就，金葉仙桃已露形者也。指九載爲九鼎者，以一載煉一丹，九載煉九丹也，所謂一載生箇兒，箇箇會騎鶴者也。

鼎器

論說

李簡易《玉谿子丹經指要》卷上 鼎器者，陽鑪陰鼎也，玉爐金鼎也，一曰神室，一名上下釜，一名黃房，一名偃月爐，又曰坎離匡廓，又曰玄關一竅，異名衆多，不可枚舉。此乃還丹之樞紐，神氣歸藏之府。其實有二焉：一曰內鼎神爐，一曰外鼎法象，一身上下之正中，前對臍後對腎，鉛汞相投，一點落于此中。紫陽曰：要得谷神長不死，須憑玄牝立根基。真精既返黃金室，一顆明珠永不移。所謂立基一百日是也。外鼎法象者，取法陰陽，上水下火，明弦望晦朔，按八卦四時，攢簇五行，和合四象，烹鍊龍虎，拘制魂魄，內外相符，顛倒升降。以天地爲父母，以坎離爲夫妻，分三百八十四爻，循行火候；運五星二十八宿，環列鼎中。固濟隄防，晷刻不忒。紫陽云：先把乾坤爲鼎器，次搏烏兔藥來烹，既驅二物歸黃道，爭得金丹不解成。二云生《契》云：經營養都鄂，凝神以成軀。又曰：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乃玄關一竅耳。此內外鼎鑪，法象顯露，亦已分明。若更於外覓及關情慾邪妄，於有形處做造，則懸隔千萬里矣！

真鉛

論說

李簡易《玉谿子丹經指要》卷上 真鉛者，坎男也，嬰兒也，月魄也，陰虎也，金公也，鉛中銀也，黑中有白也，陰中有陽也。異名衆多，名曰真鉛，實先天一氣耳。採之於太易之先。紫陽曰：但將地魄擒朱汞。是遇真汞而成丹，得真土而相制也。

真汞

論說

李簡易《玉谿子丹經指要》卷上 真汞者，離女也，日魂也，姤女也，陽龍也，砂中汞也，雄裏雌也，陽中有陰也。異名衆多，名曰真汞，實木液而已。紫陽曰：自有天魂制水金。是遇真鉛而成丹，得真土而相制也。

真土

論說

李簡易《玉谿子丹經指要》卷上 真土者，戊己也，中宮也，坤宮

也，即非脾也。當鉛投汞之時，非真土不能融結，提劍偃戈，以鎮四方。《古文龍虎上經》曰：四海輻輳，以置太平，並由中宮土德，黃帝之功。《契》云：三物一家，皆歸戊己。紫陽曰：送歸土釜牢封閉是也。爲金木水火之關鍵，則五行功全矣。

刀圭

論說

李簡易《玉谿子丹經指要》卷上 紫陽曰：離坎若還無戊己，雖函四象不成丹，蓋緣彼此懷真土，遂使金丹有返還。甯真人曰：大藥不離真戊己，仙家故曰一刀圭。刀者金之喻，圭者二土之喻，飲刀圭者，流戊就己也。石真人曰：要知鉛汞合，便可飲刀圭。《復命》曰：龍虎一交相顧戀，坎離纔姤便成胎，溶溶一掬乾坤髓，著意求他掇取來。即當時自飲刀圭也。

媒人

論說

李簡易《玉谿子丹經指要》卷上 媒者，媒合之喻也，投鉛合汞，非媒不可，黃婆是也。亦非脾也。紫陽曰：若要真鉛留汞，親中不離家臣，木金間隔會無因，須假媒人勾引。亦流戊就己之義也。

真 一

論 說

原題張果老《太上九要心印妙經·真一秘要》 夫真一者，純而無雜謂之真，浩劫長存謂之一。太上曰：天得一，以日月星辰長清；地得一，以珠玉珍長寧；人得一，以神氣精長存。一者，本也，本乃道之體，道本無體，強名曰體。有體之體，乃非真體，無體之體，日用不虧矣！真體者，真一是也，真乃人之神，一者人之氣。長以神抱於氣，氣抱於神，神氣相抱，固於氣海，造化神龜，乃人之命也。神乃人之性也，性者南方赤蛇，命乃北方黑龜，其龜蛇相纏，二氣相吞，貫通一氣，流行上下，無所不通，真抱元守一之道也。

佚名《養生秘錄·金丹問答》 問曰：何謂真一？答曰：人能將自己天真安於天谷之內，乃守真一之道也。金洞主云：真一者，在於北極太淵之中也。

橐 籥

論 說

原題張果老《太上九要心印妙經序》 夫橐籥者，人之心腎也，心者神之宅，腎者氣之府，既以心為宅，以腎為府，豈有造化也？今時學道之人，使心運氣，亂作萬端，屈體勞形，非自然之道。聖人曰：凡是有相，皆是虛妄，無相之相，謂之真相。真相者，神氣也。神者，心之主；氣者，腎之本，是以聖人返本還元。還元者，補髓也，補髓之機，還元之

道，命乃了矣！聖人立法，曰假一神調氣，藉一氣定神，神氣調定，方曉動靜。動者氣也，氣者命也；靜者性也，性乃神也，神不離氣，氣不離神，神氣不相離，道本自然也。

佚名《養生秘錄·金丹問答》 問橐籥。答曰：橐乃無底囊，籥乃三孔笛，又是鐵匠手中所弄鼓風之物也。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升降論》曰：人能效天地橐籥之用，開則氣出，合則氣入，出則如地氣之上升，入則如天氣之下降，一升一降，自可與天地齊長久矣！

三 一

論 說

原題張果老《太上九要心印妙經》 夫三一者，三成一氣也，上有神仙抱一，鍊神之道；中有富國安民，鍊氣之法；下有強兵戰勝，鍊精之術。道分三成，不離一氣。一氣者，天也，乃天清虛自然之氣，氣中有神，神抱於氣，因氣抱於一神，鍊神合道，道本自然，此乃神仙抱一鍊神合道也。中有富國安民鍊氣之法，中者人也，以身為國，以氣為民，以心為帝王，帝王愛民而民自安。帝正者，心不亂也，心不亂則氣自調，氣調則神和，神和則精悅，精悅則身安泰，此乃富國安民鍊氣之法也。以重濁而為地，其濁中有清，在欲無欲，謂之強兵。心不動而氣不交者，謂之戰勝。此乃強兵戰勝鍊精之術也。及人之未生時，在乎混沌之間，亦神不曾離氣，氣不曾離神，神氣不相離，精神內守，精散為氣，氣結成神，鍊神合道，道法自然。因道建法，法就顯術，分而為三，混而為一。一者精也，精乃元氣之母，人之本也。在身為氣，在骨為髓，在意為神，皆精之化也。蓋萬物皆稟一氣，因氣造化五行，五行即五穀也，五穀之氣，入於臟腑，精住丹田，精者人之本也。是以聖人返其本而還其元，此乃返本還元之道也。

六邪

論說

佚名《太上長文大洞靈寶幽玄上品妙經發揮》 夫六邪者，一鼎破，鼎破者，元神將不備。二鼎裂，鼎裂者，是身有疾病。三鼎損，鼎損者，是精血不相交。四鼎竭，鼎竭者，是津液不相灌。五鼎漏，鼎漏者，是中炁不滿。六鼎枯，鼎枯者，是火不均。如何得鼎無六邪？須要三正。三正既立，使六邪不干。三正者，一心正，心正者，即萬神不亂。二氣正，氣正者，即千神有靈。三法正，法正者，即命可安。使鼎可補，神氣可正，六神可安，一身可清，真道可成。

頌曰：六邪傷損鼎難全，三正從修炁自元。一日若能成大藥，始信丹砂出聖言。

九轉

論說

佚名《太上長文大洞靈寶幽玄上品妙經發揮》 一轉功，人難曉，鉛汞鍊成身內寶。午前子後用周天，十地三乘生死了。二轉功，切須會，龍虎相交金鼎內，龍吟虎嘯欲生風，用成方可明真僞。三轉功，聖胎結，玉液鍊成如霜雪，方知用氣可生神，腹裏玄珠明日月。四轉功，神力大，水火抽添無窒礙，身形漸覺炁輕清，萬事無著心自在。五轉功，半仙分，初地小乘休與論，知君名已掛仙曹，他日自有真人問。六轉功，真氣旺，好用精神福無量，靈童變化欲昇仙，超覺金丹最爲上。七轉功，心自訝，

春夏秋冬行八卦，年深漸漸萬神全，此法尋思何有價。八轉功，丹藥就，魂魄陰陽分左右，大將四季坎離宮，年衰却返千年壽。九轉功，是仙才，仙人引接到蓬萊，走鬼行尸爭信此，道昌得化法門開。

頌曰：九轉功成上九霄，九天雲外霧霞高，九重光裏神仙會，入聖皆因坎離交。

三生

論說

佚名《太上長文大洞靈寶幽玄上品妙經發揮》 夫三生者，是身生性，性命也。上即氣能生身，中即神能生性，下即精能生命矣！何故？爲上元泥丸是精源，下元丹田爲氣海，中元明堂號神君。下元生氣騰於上，上元生精降下，故上下相交在中，方生其神也。

頌曰：三生上下在沖和，酒色返爲濁畔蛾，莫怪此言方引誘，光陽時景不能多。

五丹

論說

佚名《太上長文大洞靈寶幽玄上品妙經發揮》 夫五者陽也，田者陰也，謂起初爲字，已立丹田，便是陰陽之數也。丹字畫於五數，爲按五行，田字畫六數也，爲按六氣。故聖人云，龍虎交在五六中宮，是丹田相會，上下昇降，左會右合在中宮，故號曰玄元。可結玄珠，鎮於丹田。古經云：龍虎交於五六，聚寶在丹田，要在生神，與氣顛倒上崑崙。

頌曰：五丹造化在陰陽，氣欲生時神自祥，龍虎運時交水火，天真成後最爲良。

二珠

論說

佚名《太上長文大洞靈寶玄上品妙經發揮》 夫二珠者，是真水火也。天有二珠日陽月陰，地有二珠陽山陰水，人有三珠精神血氣。蓋爲太陽之氣左旋爲日，地陰之氣右轉爲月，是天真之坎離也。地亦陰陽相轉，故山林相生。人在世間，受陰陽二氣，父精母血，交感氣足，方可神全爲人。却至數終，二氣散失，魂魄無歸。哀哉！如此空虛，豈不痛哉！吾聞如何得不死，實而不虛，聚而不散，長生久視之理。但修心精定，用氣養神，此爲真道也。

頌曰：二珠日月用周天，靈氣沖和上下關，八節四時都一用，黃金白屋滿山川。

黃芽

論說

原題還陽子《大還丹金虎白龍論》 夫黃芽者，乾坤感合，造化而成。陽含陰魄，陰抱陽魂，陽靈而血輝瑩徹，陰真而玉彩通明。比月而素光爭發，對日而紅霞亂生，全身鬚鬣，遍體鱗皴，長於陽位，暗與陰親。與五金之作主，統八石而爲君，明之者頓沖於霄漢，昧之者長在於風塵，日用之而人不知，奔波而皓首無成。

金丹總部·內丹部·內丹術語分部

乾坤感合始成形，造化元居北戶生，日月循環魂魄滿，陰陽交媾龍虎成。分明本自從金長，誰悟偏能與水并？無限徧於塵世裏，時人日用不知名。

玄牝

論說

陳沖素《陳虛白規中指南》卷下 《悟真篇》云：「要得谷神長不死，須憑玄牝立根基。真精既返黃金室，一顆明珠永不離。夫身中一竅，名曰玄牝，受炁以生，實爲神府，三元所聚，更無分別，精神魂魄，會於此穴，乃金丹返還之根，神仙凝結聖胎之地也。古人謂之太極之蒂、先天之柄、虛無之宗、混沌之根、太虛之谷、造化之源、歸根竅、復命關、戊己門、庚辛室、甲乙戶、西南鄉、真一處、中黃房、丹元府、守一壇、偃月爐、朱砂鼎、龍虎穴、黃婆舍、鉛爐土釜、神水華池、帝一神室、靈臺絳宮，皆一處也。然在身中而求之，非口非鼻、非心非腎、非肝非肺、非脾非胃、非臍輪、非尾閭、非膀胱、非谷道、非兩腎中間一穴、非臍下一寸三分、非明堂泥丸、非關元氣海。然則何處？」

曰：我的妙訣，名曰規中，一意不散，結成胎仙。《契》云：「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此其所也。《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正在乾之下，坤之上，震之西，兌之東，坎離水火交媾之鄉。人一身天地之正中，八脉九竅，經絡聯轉，虛閑一穴，空懸黍珠，不依形而立，惟道體以生。似有似無，若亡若存，無內無外，中有乾坤，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度人經》曰：『中理五炁，混合百神。』崔公謂之貫尾閭，通泥丸。純陽謂之窮取生身受炁初。平叔曰：『勸君窮取生身處。此元炁之所由生，真息之所由起。故玉蟾又謂之念頭動處。修丹之士不明此竅，則真息不住，神仙無基。且此一竅，先天而生，後天而接，先後二炁，總爲混沌。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恍惚惚，其中

有物。物非常物，精非常精也。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人得之以靈。譚真人曰：得灝炁之門，所以歸其根；知元神之囊，所以韜其光。若蚌內守，若石中藏，所以爲珠玉之房，皆真旨也。然此一竅，亦無邊傍，更無內外。若以形體色象求之，則又成大錯謬矣。故曰：不可執於無爲，不可形於有作，不可泥於存想，不可著於持守。聖人法象，見於丹經。或謂之玄中高起，狀似蓬壺，關閉微密，神運其中。或謂之狀如鷄子，黑白相扶，縱廣一寸，以爲始初，彌歷十月，脫出其胞。或謂之其白如練，其連如環，方廣一寸二分，包一身之精粹，此明示玄關之要，顯露造化之機。學者不探其玄，不蹟其奧，用工之時，便守之以爲蓬壺，存之以爲鷄子，想之以爲連環，模樣如此，形狀如此，執有爲有，存神入妄，豈不大謬邪。要知玄關一竅，玄牝之門，乃神仙聊指造化之基爾。玉蟾曰：似有而非，除却自身安頓何處去？然其中體用權衡，本自不殊，如以乾坤法天地，離坎體日月是也。《契》云：混沌處相接，權輿樹根基。經營養鄧鄂，凝神以成軀。則神炁有所取，魂魄不致散亂，回光返照便歸來，造次弗離常在此。其詩：經營鄧鄂體虛無，便把元神裏面居。息往息來無間斷，全胎成就合元初。玄牝之旨，備於斯矣。

抑又論之，杏林云：一孔玄關竅，三關要路頭。忽然輕運動，神水自然流。又曰：心下腎上處，肝西肺左中。非腸非胃府，一炁自流通。今日玄關一竅，玄牝之門，在人一身天地之正中，造化固脗合乎此。愚嘗審思其說，大略精明，猶未的爲直指。天不愛道，流傳人間。太上慈悲，必不固恪。愚敢淨盡漏泄天機，指出玄關的大意，冒禁相付，使骨肉相合。修仙之士，一見豁然，心領神會，密而行之，句句相應。是書在處，神物護持。若業重福薄，與道無緣，自然邂逅斯訣，雖及見之，忽而不信。亦不過瞽之文章，聾之鍾鼓耳。玄之又玄，彼烏知之。其密語曰：

徑寸之質，以混三才。在腎之上，〔處〕心之下，彷彿其內，謂之玄關。不可以有心守，不可以無心求。以有心守之，終莫之有；以無心求之，終見其無。若何可也？蓋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但澄心絕慮，調息令勻，寂然常照，勿使昏散。候氣安和，真人入定，於此定中，觀照內景。纔若意到，其兆即萌。便覺一息，從規中起。混混續續，兀兀騰騰。存之以誠，聽之以心，六根安定，胎息凝凝。不閉不數，任其自如。靜極而

噓，如春沼魚；動極而喻，如百蟲蟄。氤氲開闔，其妙無窮。如此少時，便須忘炁合神，一歸混沌，致虛之極，守靜之篤，心不動念，無來無去，不出不入，湛然常住。是謂真人之息以踵。踵者，其息深深之義。神炁交感，此其候也。前所謂元炁之所由生，真息之所由起。此意到處，便見造化；此息起處，便是玄關。非高非下，非左非右，不前不後，不偏不倚。人一身天地之正中，正此處也。採取在此，交媾在此，烹煉在此，沐浴在此，溫養在此，結胎在此，脫胎神化，無不在此。

今若不明說破，學者必妄意猜度，非太過則不及矣。紫陽真人曰：饒君聰慧過顏閔，不遇明師莫強猜。只爲丹經無口訣，教君無處結靈胎。然此竅陽舒陰慘，本無正形，意到即開，開合有時，百日立基，養成炁母，虛室生白，自然見之。昔黃帝三月內觀，蓋此道也。自臍以下，腸胃之間，謂之鄆都地獄，九幽都司，陰穢積結，真陽不居。故靈寶煉度諸法，存想此謂幽關，豈修煉之所哉。學者誠思之。

李道純《中和集》卷三 或問：何謂玄牝？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或指口鼻者，非也。紫陽真人云：念頭起處爲玄牝。斯言是也。予謂念頭起處，乃生死之根，豈非玄牝乎。雖然，亦是工法。最上一乘，在乎口訣。

九還

論說

李道純《中和集》卷三 或問：何謂九還？曰：九乃金之成數，還者還元之義，則是以性攝情而已。情屬金，情來歸性，故曰九還。丹書云：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此之謂也。若以子數至申爲九還者，非也。

七返

論說

李道純《中和集》卷三 或問：何謂七返？曰：七乃火之成數，返者返本之義，則是鍊神還虛而已。神屬火，鍊神返虛，故曰七返。或以寅至申爲七返，非也。《悟真篇》云：休將寅子數坤申，只要五行繩準。正謂此也。

玄關

論說

李道純《中和集》卷三 問：諸丹經云用工之妙，要在玄關，不知玄關正在何處？曰：玄關者，至玄至妙之機關也。寧有定位？着在身上，即不是；離了此身向外尋求，亦不是。泥於身則着於形，泥於外則着於物。夫玄關者，只於四大五行不着處是也。余今設一譬喻，令汝易於曉會。且如傀儡手足舉動，百般舞蹈，在乎線上關捩，實由主人使之。傀儡比得人之四大一身，線比得玄關，抽牽底主人比得本來真性。傀儡無線則不能動，人無玄關亦不能運動。汝但於二六時中，行住坐卧，着工夫向內求之，語默視聽是箇甚麼。若身心靜定，方寸湛然，真機妙應處，自然見之也。《易·繫》云：寂然不動。即玄關之體也。感而遂通。即玄關之用也。自見得玄關，一得求得，藥物火候，三元八卦，皆在其中矣。時人若以有形着落處爲玄關者，縱勤功苦志，事終不成。欲直指出來，恐汝信不及，亦不得用，須是自見始得。譬如儒家先天之學，亦要默而識之。孟子

云：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曰難言也。且難言之妙，非玄關乎。且如釋氏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使人神領意會，謂之不傳之妙。能知此理者，則能一徹萬融也。

又 或問：何謂玄關？曰：至玄至妙之機關也。初無定位，今人多指臍輪，或指頂門，或指印堂，或指兩腎中間，或指腎前臍後，已上皆是傍門。丹書云：玄關一竅，不在四維上下，不在內外偏傍，亦不在當中，四大五行不着處是也。

三宮

論說

李道純《中和集》卷三 或問：何謂三宮？曰：三元所居之宮也。神居乾宮，氣居中宮，精居坤宮。今人指三田者，非也。

三要

論說

李道純《中和集》卷三 或問：何謂三要？曰：歸根之竅，復命之關，虛無之谷，是謂三要。或指口鼻爲三要者，非也。

鼎爐

論說

李道純《中和集》卷三 或問：何謂鼎爐？曰：身心爲鼎爐。丹書云：先把乾坤爲鼎器，次搏烏兔藥來烹。乾心也，坤身也。今人外面安爐立鼎者，謬矣。

真金

論說

李道純《中和集》卷三 或問：何謂真金？曰：金乃元神也，歷劫不壞，愈鍊愈明，故曰真金。

黃婆

論說

李道純《中和集》卷三 或問：何謂黃婆？曰：黃者，中之色。婆者，母之稱。萬物生於土，土乃萬物之母，故曰黃婆，人之胎意是也。或謂脾神爲黃婆者，非也。

子母

論說

李道純《中和集》卷三 或問：如何是子母？曰：水中金也。金爲水之母，金藏水中，故母隱子胎也。則是神乃身之母，神藏於身，喻爲母隱子胎。

金公

論說

李道純《中和集》卷三 或問：何謂金公？曰：以理言之，乾中之陽入坤成坎，坎爲水，金乃水之父，故曰金公。以法象言之，金邊着公字，欽也。

賓主

論說

李道純《中和集》卷三 或問：何謂賓主？曰：性是一身之主，以身爲客。今借此身養此性，故讓身爲主。丹書云：饒他爲主我爲賓，此之謂也。

二八

論說

李道純《中和集》卷三 或問：何謂二八？曰：一斤之數也。半斤鉛，八兩汞，非真有斤兩，只要二物平勻，故曰二八。丹書云：前弦之後後弦前，藥物平平火力全。比喻陰陽平也。亦如二八月，晝夜停〔勻〕也。

丹成

論說

李道純《中和集》卷三 或問：如何是丹成？曰：身心合一，神氣混融，情性成片，謂之丹成，喻為聖胎。仙師云：水來真性是金丹，四假為爐鍊作團。是也。

性命

論說

李道純《中和集》卷四 夫性者，先天至神一靈之謂也。命者，先天至精一氣之謂也。精與性，命之根也。性之造化繫乎心，命之造化繫乎

身。見解智識，出於心也。思慮念想，心役性也。舉動應酬，出於身也。語默視聽，身累命也。命有身累，則有生有死。性受心役，則有往有來。是知身心兩字，精神之舍也，精神乃性命之本也。性無命不立，命無性不存，其名雖二，其理一也。嗟乎，今之學徒、縉流道子，以性命分為二，各執一邊，互相是非，殊不知孤陰寡陽，皆不能成全大事。修命者不明其性，寧逃劫運；見性者不知其命，末後何歸？仙師云：鍊金丹，不達性，此是修行第一病。只修真性不修丹，萬劫英靈難入聖。誠哉言歟。高上之士，性命兼達，先持戒、定、慧而虛其心，後鍊精、氣、神而保其身。身安泰則命基永固，心虛澄則性本圓明。性圓明則無來無去，命永固則無死無生。至於混成圓頓，直入無為，性命雙全，形神俱妙也。雖然，却不可謂性命本二，亦不可做一件說，本一而用則二也。苟或執着偏枯，各立一門而入者，是不明性命者也。不明性命，則支離為二矣。性命既不相守，又焉能登真躋境者哉。

神室

論說

原題許明道《還丹祕訣養赤子神方》 神室者，萬神聚會之府，修煉金丹之要。修真之士，若不知此，如人之無舍也。神既無居，烝亦難守，丹恐難造。若能靜守其室，則靈神自化。莊子曰：宇泰定，發乎天光。是也。又曰：虛室生白，神明自來。則中庸之道，誠明是也。雖神室若存若亡，守法事屬兩得。若一向萬境俱忘，諸緣頓息，神屬陰靜，此乃禪伯之流也。若專心守一，不能應物，又成十種仙人，則一向不行，前功並失，為導引之士也。若識神室，守法有度，存亡有據，不屬有無，兩得之則歸泰定之府矣！且神室者，在心之北，腎之南，肝之右，肺之左，脾之旁，上有絳宮，曰陰鼎，下有黃庭，曰陽爐。是為上下釜，其中徑寸虛無，乃心腎之間，為之神室，為玄關樞紐。玄妙哉！奇妙哉！

佚名《養生秘錄·金丹問答》問曰：何謂神室？答曰：元神所居之室也。朗然子曰：未明心室千般撓，達了心田萬事閑。

刻漏

論說

原題許明道《還丹秘訣養赤子神方》刻漏者，乃修真之要妙，若不識刻漏，則時晷不正，則神室中或隆冬酷暑，盛夏嚴霜，致四季不調，五律錯綜，造化乖戾，丹亦難造。且刻漏者，一日有一百刻，以一百統於十二時，每時得八刻，十二時共得九十六刻，其中四刻乃陰陽否泰之機，發生萬彙之要也。如知刻漏，引鼻氣驗之，陽左通，陰右通，十二時互換更易，只分得九十六刻，其四刻乃庚甲壬丙之要機也。

時晷

論說

原題許明道《還丹秘訣養赤子神方》時晷者，乃修真之至要也，若不識時晷，造化難明，丹亦難造。其時晷者，自子至巳，六辰乃進陽火之時也；自午至亥，六辰乃退陰符之候也。子丑寅為春，卯辰巳為夏，午未申為秋，酉戌亥為冬。其中分子午為進退之門，卯酉為出入之戶，寅申為造伏之兆如是六辰圓合，應周天火數，實煉士之要機也。

進火

論說

原題許明道《還丹秘訣養赤子神方》進火者，乃進陽火也，於冬至前一陽之炁，入室，其十五日築固靈根，神存在腎，伺陽火一運行，其神隨逐而進。腎中根也，神室蒂也。自根至蒂，所以相連，故能結胎成果。吸之根，吸之蒂，節候周而成大丹也。如冬至夜進陽火，須是亥末子初，從壬上起火，一舉三時，其息並無出入。自子歷丑，至寅末甲上，金火逼逐，入室，其丹漸結，至卯不進，住火，乃幽之限也。辰時復進火，口訣至巳末，金火逼逐至髓海，陽火既極，則運陰符矣。

溫水

論說

原題許明道《還丹秘訣養赤子神方》溫水者，乃運陰符也，自內上運符，得行三時，其息並無出入，至午歷未，至申末庚上，金水從雙關鵲橋入室，玄珠漸兆，至酉不運符候，金砂沐浴，至戌復運符候，口訣至亥歸源，一陽復生，則根源本始，神俱化也。一日服一粒，大如黍米，一年功力，還丹始就，共三百六十日，計四千三百二十時，除卯酉二時，金水沐浴，不進陽火，不運陰符，其息出入，故除此兩月六十日，正得三百日，受火符，煉就金丹。亦如常人十箇月胎圓，其間用運，須是細意調變，志誠運圖。若纖介不正，晦吝作咎，丹之不結，則赤龍奔逸，姤女逃亡，率意輕舉，不合天機。又非符火之咎，乃運火符之士過也。經云：

知之修煉，謂之聖人。其可忽諸。

盜機

論說

佚名《擒玄賊·盜機》 盜者觀陰陽而可測，機者克變通而達諸，是於柄大小而同用，權動靜而亦如，賢者見之而福至，愚者輕之而禍餘。原其法自虛無，起諸妙有，前為機而中物，心見賊而延壽。淮王昭旨，三盜動而成丹；軒后明機，萬物因而在手，諒以喻以元象，起自強名。察神明之動，體乾坤之行，預度淺深，所謂乎可法即法，能量損益，式昭乎可行即行爾！乃志意深敦，性情仰止，天若發而含化，人若發而成美。陽昇陰降，運神巧而出焉！免走鳥飛，在心識而見矣！豈不以玄黃同得，造化符機，事非機而曷取？道非德而弗依。坎戶神爐，我則窺門而入，天街尾穴，我則偷路而歸。美哉！竊有竊無，賊天賊地，在道而虛音萬物，於我而用成大美。庚龍甲虎，契天人而曲成；離女坎男，貫還丹而有自。故我德而無怠，進而弗迴；三僕之模非智，十哲之賢不才。秉道之人，同天運而齊用；修身之士，到神助以斯來。所以善惡盛分，吉凶是應，慕久視之休祥，探長生之果證。九年承覆載之深，功驂鸞而仙翼來迎，累歲荷陰陽之造化，駕鶴而玉童皆至矣！

鑪鼎

論說

佚名《養生秘錄·金丹問答》 問曰：何謂鑪？答曰：上品丹法以

金丹總部·內丹部·內丹術語分部

神為鑪，以性為藥，以定為水，以慧為火。中品丹法以神為鑪，以氣為藥，以日為火，以月為水。下品丹法以身為鑪，以氣為藥，以心為火，以腎為水。又有偃月鑪。

問曰：何謂鼎？答曰：鮑真人云：金鼎近泥丸，黃帝鑄九鼎是也。

神氣

論說

佚名《養生秘錄·金丹問答》 問曰：何謂神氣？答曰：神是火，火屬心；氣是藥，藥屬身，神氣子母也。虛靖天師云：氣者生之元，神者生之制。持滿馭神，專氣抱一，神依氣住，相合乃可長生。三茅真君曰：氣是添年藥，心為使氣神，若知行氣主，便是得仙人。

子午

論說

佚名《養生秘錄·金丹問答》 問曰：何謂子午？答曰：子午乃天地之中也。在天為日月，在人為心腎，在時為子午，在卦為坎離，在方為南北。

分至

論說

佚名《養生祕錄·金丹問答》 問曰：何謂分至？答曰：子時象冬至，陰極而陽生；午時象夏至，陽極而陰生。卯時象春分，陽中含陰；酉時象秋分，陰中含陽。人身亦有分至。紫陽曰：以身心分上下兩弦，以神氣別冬夏二至。

三田

論說

佚名《養生祕錄·金丹問答》 問曰：何謂三田？答曰：腦為上田，心為中田，氣海為下田。若得斗柄之機斡運，則上下循環，如天河之流轉也。

聖胎

論說

佚名《養生祕錄·金丹問答》 問聖胎。答曰：無質生質，結成聖胎，辛勤保護十月，如幼女之初懷孕，似小龍養珠。蓋神氣始凝結，極易疏失也。

出神

論說

佚名《養生祕錄·金丹問答》 問出神。答曰：能守真一，真氣自凝，陽神自聚。蓋以一心運諸氣，氣住則神住，真積力久功行滿，然後調神出殼也。

坎離

論說

原題張平叔《玉清金笥青華秘文金寶內鍊丹訣》卷上 坎者腎宮也，離者心田也，坎靜屬水，乃☵，屬火也；動屬火，乃一也。離動為火，乃☲，屬水也；靜屬水，乃一也。交會之際，心田靜而腎府動，得非真陽在下，而真陰在上乎？況意生乎心，而直下腎府乎？陽生於腎，而直升於黃庭乎？故曰坎離顛倒，若不顛倒而順行，則心火而不靜，則大地火坑之義明矣！

真種子

論說

李道純《中和集》卷三 或問：何謂真種子？曰：天地未判之先，

一點靈明是也。或謂人從一氣而生，以氣爲真種子。或謂因念而有此身，以念爲真種子。或謂稟二五之精而有此身，以精爲真種子。此三說似是而非。釋云：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真。此之謂也。

三五

論說

原題張果老《太上九要心印妙經·三五一樞要》 夫三五一者，三陽、五行、一氣也。三陽者，三火也，以精爲民火，以氣爲臣火，以心爲君火。君火乃性火也，惟性火不可發，亦不可用。性火若發，如火生於木，禍發必尅。不用者，必不可動也，蓋是神定則氣定，氣定則精定。三火既定，併會丹田，聚燒金鼎，返煉五行，運於一氣，綿綿一晝一夜，一萬三千五百息，按周天三百八十四爻，氣血行八百一十丈，脉行五十度，此乃周天，方爲火候。其火有二等，分於內外，外火者有形有象，可煉五金，造化五穀，滋養於人，此火非能煉丹，煉丹之火，其在內火。內火者有名無形，藉五穀之氣，即生真火，真火既生，返鍊其精，精返爲神，鍊神合道，道本自然，不離一氣，一氣既調，百皆順也。

李道純《中和集》卷三 問：三五一，是何也？曰：三元五行也。東三南二是一箇五，北一西四是兩箇五，中土是三箇五，是謂三五也。以人身言之，性三神二是一箇五，情四精一是兩箇五，意五是三箇五也。三五合一，則歸太極；身心意合一，則成聖胎也。紫陽真人云：三五一都三箇字，三元五行一氣是也。古今明者實然稀。世鮮知之。東三南二同成五，東三性也，南二神也。北一西四方共之。北一精也，西四情也。戊己還從生數五，土數五，意也。三家相見結嬰兒。三家者身心意也，嬰兒者三五合一而成用也。嬰兒是一含真氣，嬰兒是真一之異名，太一含真也。十月胎圓入聖基。工夫十月，脫出凡胎，超凡入聖也。以此求之，金丹之道，實入聖基也。

規中圖

論說

佚名《養生秘錄·規中圖》 規中者，如居一規之中，如大圓鏡之一我。但正心誠意爲主，爲中心柱子。當萬慮俱泯之時，真人出現，如魚躍深淵，游泳自樂，而不離方寸是也。喜怒哀樂未發，當此時，可以居規中游泳，而潛御四時，以正造化。四威儀中，不可失節焉！物來則應，應過復歸於中，絕不可動著中心柱子。於中常令空虛，一塵不立。久之，不縱不拘，自得受用其妙也。六陰歸坤，萬物蓍元，復建始萌，長子絕父體，一陽潛動處，萬物未生時，從這裏起，便是作用處。當斯時也，跏趺大坐，凝神內照，調息綿綿，默而守之，則一氣從虛無中來，杳杳冥冥，無色無形，非子玄冥坤癸之地，生於腎中，以育元精。日益月強，始之去痼，次之返嬰，積而爲內丹之基本矣！袁真人云：元氣補元氣，豈是凡砂石。此補益之上法也。



朝屯者，君子經綸之始，是萬物萌芽之初，仁之端也。夫子時，始生之氣在腎，是不召而自來，宜保而養之。調息無令耳聞，但聽有悠悠綿綿，合乎自然，則與天地橐籥相應，久之，則腎氣合心氣，二氣之交感，以降甘露，而產玄珠焉！暮蒙者，以養正聖功也。使不失赤子之初心，義之端也。午時，其始生之氣在心，是亦不召而自來，無思無慮，冥心內照，以合之。靜坐而照，久而則心合腎氣，而成既濟之功焉！人居三才之一，一身之造化與天地等耳。故日月常行，天地之氣相應，真一之精相符。人之元氣，八百一十丈，與二氣橐籥相合。所以元氣大運隨天，小運隨日也。但人生不能體天地造化之大，以至作喪傷敗，精神迷亂，自與之違，天地豈違者哉！知道之士，若能順理握機，則可以符化工，而爲修丹內鍊，長

生久視之道也。捨人之外，總皆稟混淆，而在元氣中均爲化物耳，又安能馭元氣也。《參同契》云：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巳，秋冬當外用，自午從戌亥。又云：賞罰應春秋，昏明應寒暑。久辭有仁義，隨時發喜怒。如是應四時，五行得其理。

內三要

論說

佚名《養生祕錄·金丹問答》 問曰：何謂內三要？答曰：第一要太淵池也，第二要絳宮也，第三要地戶也。

外三要

論說

佚名《養生祕錄·金丹問答》 問曰：何謂外三要？答曰：口之與鼻共三竅，是神氣往來之門戶。下工之際，調鼻息，緘舌氣，閉兌也。

玄關一竅

論說

余洞真《悟玄篇·玄關一竅》 玄關竅假在其中，無形無象亦無窮。

今人若指其安處，便隔千山幾萬重。若人指點心肝脾肺腎不著處，却如虛處巧捏一穴，其言終矣，著一處，却非終矣。

又玄關一竅者，乃一身總要之關也，此竅者即心中之心是也。其心非肉心，乃心中之主宰，一身萬事之神也。其神者無形無相，非有非無也。人能無私之時，便是玄關一竅，纔有一毫私欲，不是也。程子曰：不偏不倚之謂中，纔有偏倚便不中也。杏林石真人曰：身裏有玄機，心中無垢塵。斯言盡矣！

玄關一竅，萬事之宗，動交於物，靜養在中。不無不有，非色非空，凝然湛定，氣息流通。左升白虎，右發青龍，齊停夾脊，鼓起巽風。掀開爐鞴，透上崑崙峰，乾坤交姤，化作一泓。降至舌端，嚥入黃宮，一日之內，三四遍功，初關百日，沐浴一月，中關百日，沐浴前同。上關百日，火候數窮，脫胎神化，抱一養童。九年行滿，白日上升。大道無言非有問，忘形忘象求鉛汞，守中一物莫存些，專意身心要守定。呼吸一應便神清，六脉自然朝性命，精神魂魄各歸元，至此身心寂不動。一陽生至二陽還，只待溫溫行火令，須臾直舉至銀河，玉枕泥丸如火烘。乾坤交媾降明堂，頂上圓光懸寶鏡，如如下降至舌端，滿口馨香甘液噴。徐徐嚥納下黃庭，遍體金光隨罩定，三家相見結嬰兒，一卦三二兩卦定。晨昏握運仗天罡，四三皆拱璇璣柄，一年迸破頂顙門，是謂超凡而入聖。九年抱一行圓滿，獨步翔鸞歸大洞。吾今泄破聖賢機，洗耳瞑心存一定，莫待鉛虛汞散飛，他時赴死甘心盡。玄機備細剖心傳，學道人早精進。

李道純《中和集》卷二 夫玄關一竅者，至玄至要之機關者。非印堂，非顙門，非肚臍，非膀胱，非兩腎，非腎前臍後，非兩腎中間。上至頂門，下至脚跟，四大一身，才着一處，便不是也。亦不可離了此身，向外尋之。所以聖人只以一中字示人，只此中字便是也。我設一喻，令爾易知。且如傀儡，手足舉動，百樣趨蹌，非傀儡能動，是絲線牽動。雖是線上關揜，却是弄傀儡底人牽動。咦，還識這箇弄傀儡底人麼？休更疑惑，我直說與汝等。傀儡比此一身，絲線比玄關，弄傀儡底人比主人公。一身手足舉動，非手足動，是玄關使動。雖是玄關動，却是主人公使教玄關動。若認得這箇動底關揜，又奚患不成仙乎。

五車三乘

論說

王慶升《三極至命筌蹄·羊車小乘》

羊車小乘者，橐籥起火之術

也。其法：抽縮外腎，使膀胱下昧民火，下合外腎，左文右武之地火，從下上達，直透三關。行之七七，內自有甘露降于玉池。甘露，一名黃中酒。又名曰石源。又名醞。常能行而不弛，可以返老還童，漸入聖道矣。

又《鹿車中乘》

鹿車中乘者，守中之法也。其法：降心中上昧君

火，入于兩腎之間，與中昧臣火相配，化為芙蓉，出於泓水之中，存其真人坐于花上，綿綿不絕。如此二十日，通前羊車小乘之術，共計六十九日，則泥丸天谷靈藥自生。靈藥一名黑汞。水銀一名水中金，即元精也。此乃補腦還精之法，人能常念之，則優入聖域矣。或以轆轤為鹿車者，乃循真之事也。每日寅艮二時，端坐存念鹿車之道，毋令間斷，亦以四十九日為限。須是先行羊車，次行鹿車，既行鹿車，乃行牛車。三車並行，斯名大乘也。老子之治大國若烹小鮮，包犧之法離為網罟以畋以漁，堯舜則允執厥中，文王之艮其背，周公之艮其心，孔子之退藏於密者，皆守中之旨也。曰產藥、曰鍊鉛實腹，鉛乃黑鉛，即黑汞也。亦名黑龜精，又名黑龜肝。降于天谷，謂之白龍肝也。此守中於始之名也。曰溫養曰神土坎火，此守中於中之名也。曰守城曰野戰曰封閉關鎖，此守中於終之名也。曰沐浴曰真炁熏蒸，此守中於刑德之名也。有曰：守一者以左腎之神為太一，右腎之神為玄一，兩腎混合之神為太一也。有曰：守真者以二之則偽，一之則真也。有曰：守黑者以顯之則白，隱之則黑也。有曰：守雌者以奮飛為雄，隱伏為雌也。又守有黃房者，以密戶居正前方直膺中也。黃房者，亦名黃庭，又曰丹田。說不多同，有指泥壇為之者，泥壇，泥丸。亦名天谷，亦名天懷。有指絳宮為之者，絳宮，上命門也。又名節榮，亦名應谷。又有指心腎脾膽為之者，是皆思一部之法耳。苟欲主陽消陰，俾水中金火中木二者

內無間隔，非守中不能也。然此守中之法，乃累聖相傳之密旨，實作聖工夫也。誠能允而執之，則必世世義陶，人人虞舜矣。陟容廣而遊太清，金梯玉階此焉基之。

又《牛車大乘》

牛車大乘者，屏炁回風之道也。屏氣者，閉鼻息

而不呼也。出炁曰呼，入炁曰吸。回風者，回天風以合神靈也。神靈心神曰元君，字守靈。凡行此道者，須先行羊車四十九日，鹿車二十日，共六十九日了却，行此道一十二日，三車通計八十一日。自然天谷靈藥繁生，可以修真矣。若上機大智之士，一聞千悟者，三車並行，只一十日靈藥便生，不須八十一日也。若作聖做工夫，却當次第行之，不可驟也。且先不拘時候，行羊車四十九日了，次每日寅艮二時行鹿車，四十九日，然後每日子午艮寅三時行牛車，四十九日。一百四十七日足，依然不拘時候行之，實使綿綿不絕可也。所謂君子自強不息者，盡行此道，欲不倦也。綿綿不絕，惟狂克念作聖矣。行之苟倦，惟聖罔念作狂矣。克念作聖，則道心著而人心安。罔念作狂，則人心危而道心微矣。羊鹿牛三車，其實一大乘也。但人有利鈍而性有巧拙，故先聖立教有漸頓之殊。況且世人不務勤師，唯尚標掠，見丹經有閉尾閭之說，便以羊車為閉尾閭而廢之。見丹經有吹噓之說，便以牛車為吹噓而廢之。見丹經有存息之說，便以鹿車為存息而廢之。殊不知不行羊車，則地火不起人心危而不安矣；不行牛車，則天風不回道心微而不著矣；不行鹿車，則百神不混合，人心自人心、道心自道心，而不精一矣。老子之橐籥守中，玉皇之回風混合，大舜則精一厥中，亦大乘而已，非二道也。右先聖之謂閉尾閭者，指採陰者耳，以採陰為殺人之道也。謂吹噓者，指行六字炁者耳，以六字為瀉三焦五藏之道也。謂存息者，指注想膺下者耳，以膺為糟粕溝瀆之場，止可灼艾攻病，非栖心退藏之所也。癡人面上不得說夢，將以救人，反以悟人，豈聖師之心哉。遂明述大乘之道，以祛天下之惑。學道者苟留神焉，聖域可優入矣。皇極之人，會歸中庸之率性，三易之中爻，皆畢於此矣。勉旃！古訣云：人心惟危，腎邪，人心從之則危。道心惟微，心正，道心放之則微。惟精惟一，精強不敗，一終不離。允執厥中。信天順守，作聖之域。

又《大牛車上乘》

大牛車上乘者，修真內鍊之法也。其法：以元

精黑汞為藥，元炁紅鉛為火，子陽午陰抽添斤兩。口口相傳，不記文字，

三年功成，九載圓就。化精成炁，炁變成神，千日默朝，一紀升天。即修內丹，可以長生不死，可以坐脫立亡。已證真空，邁躋妙有矣。

又《大白牛車無上乘》 大白牛車無上乘者，用雪山白牛外丹修仙之術也。所謂乾坤為鼎器，

乾為馬，其道成男，曰大國大象者，皆乾道也。坤為牛，其道成女，烏波斯伽曰小國小象者，皆坤道也。少烏波斯伽，屬兌卦，兌屬金而金色白，故曰白牛。乾變坤卦，主立冬小雪二炁，占先天艮山之位，故曰雪山白牛也。

坎離為藥物，

坎為中男，坤得乾之中炁而成也。坎屬水而配鉛，水中有金，鉛中有銀，名曰黑汞，又名水銀，此坎之藥物也。離為中女，烏波斯伽，乾得坤之中炁而成也。離屬火而配砂，火中有木，沙中有汞，名曰紅鉛，又名朱汞，亦名水銀，此離之藥物也。《五千文》謂之玄牝者，乾坤也，營魄者，離坎也。

七返九還金液煉形者是也。一時姤精，一日結胎，十月脫胎，三年無陰，是謂純陽之仙。六年絕粒，鼻無喘息，名曰至真。白玉其骨，黃金其筋，履蹈虛空，洞貫金石，此修仙之極致也。

七成九敗

論說

佚名《太上長文大洞靈寶幽玄上品妙經發揮·七成九敗》 夫出世

之事，有七般成，有九般不成。有七般成者：一者宿有緣分，二者得遇真師，三者便行實心，四者作真法，五者積其大行，六者信忠不退，七者不逢諸魔。如此七事，謂之全修。更有九者不成：一者不信不忠，二者有業魔障，三者勞己苦形，四者意狂心亂，五者不遇至人，六者不逢真理，七者得法不行，八者不持陰德，九者不辯邪正。此是下鬼之見也。

頌曰：七成九敗在君修，一氣三元最好收，早向自家身內覓，莫教迷了等閑休。

內丹三要

論說

陳沖素《陳虛白規中指南》卷下 內丹之要有三，曰玄牝、藥物、火候。丹經有云：摘為隱語，黃絹幼婦。讀者感之。愚今滿口饒舌，直為天下說破。言雖醜陋，意在發明，字字真訣，肺肝相視。漏泄造化之機緘，貫串陰陽之骨髓，古今不傳之秘，盡在是矣。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傍門九品

論說

李道純《中和集》卷三 下三品

御女房中，三峰採戰，食乳對爐，女人為鼎，天癸為藥，產門為生身處，精血為大丹頭。鑄雌雄劍，立陰陽爐，謂女子為純陽，指月經為至寶，採而餌之，為一月一還，用九女為九鼎，為九年九返。令童男童女交合，而採初精，取陰中黍米為玄珠。至於美金花，弄金槍，七十二家強兵戰勝，多人少出，九淺一深。如此邪謬，謂之泥水丹法，三百餘條。此大亂之道也，乃下品之下邪道也。

又有八十四家接法，三十六般採陰。用胞衣為紫河車，鍊小便為秋石，食自己精為還元，捏尾閭為閉關。夫婦交合，使精不過，為無漏。採女經為

紅圓子，或以五金八石修鍊爲丸，令婦人服之，十月後產肉塊爲至藥，採而服之。如此謬術，不欲盡舉，約有三百餘條，乃下品之中外道也。

又有諸品丹竈爐火，燒熟五金八石，勾庚乾汞，點茅燒良，撥灰弄火。至於靈砂外藥，三遜五假，金石草木服餌之法，四百餘條，乃下品之上外道也。

右下三品，共一千餘條，貪淫嗜利者行之。

中三品

休糧辟穀，忍寒食穢，服餌椒木，曬背卧冰，日持一齋。或清齋，或食物多爲奇特，或飲酒不醉爲驗，或減食爲抽添，或不食五味而食三白，或不食煙火食。或飲酒食肉，不藉身命，自謂無爲；或翻滄倒海，種種捏怪。乃中品之下也。

吞霞服氣，採日月精華。吞星曜之光，服五方之氣。或採水火之氣，或存思注想，遨遊九州爲運用。或想身中二氣，化爲男女，象人間夫婦交採之狀爲合和。一切存想，種種虛妄等法，乃中品之中也。

傳授三歸五戒，看誦修習，傳信法取報應行考，赴取歸程，歸空十信，三際九接，瞻星禮斗。或持不語，或打勤勞，持守外功。已上有爲，乃中品之上，漸次近道也。

右三品一千餘條，行之不怠，漸入佳境，勝別留心。

上三品

定觀鑒形，存思吐納，摩撫消息。八段錦，六字氣，視頂門，守臍蒂，吞津液，攪神水。或千口水爲活，或指舌爲赤龍，或擦身令熱爲火候，或一呵九摩求長生，或鍊稠唾爲真種子，或守丹田，或兜外腎，至於煮海觀鼻，以津精涎沫爲藥，乃上品之下也。

閉息行氣，屈伸導引，摩腰腎，守印堂，運雙睛，搖夾脊，守臍輪。或以雙睛爲日月，或以眉間爲玄關，或叩齒爲天門，或想元神從頂門出入，或夢游仙境，或默朝上帝，或以昏沉爲入定，或數息爲火候，或想心腎黑白，二氣相交爲既濟，乃上品之中也。

般精運氣，三火歸臍，調和五臟，十六觀法，固守丹田，服中黃氣，三田還返，補腦還精，雙提金井，夾脊雙關，握固內視，種種般運，乃上品之上也。

右三品一千餘條，中士行之，亦可却病。

漸法三乘

論說

李道純《中和集》卷二下乘者，以身心爲鼎爐，精氣爲藥物，心腎爲水火，五臟爲五行，肝肺爲龍虎，精爲真種子。以年月日時行火候，嚥津灌溉爲沐浴，口鼻爲三要，腎前臍後爲玄關，五行混合爲丹成。此乃安樂之法，其中作用百餘條。若能忘情，亦可養命。與上三品稍同，作用處別。

中乘者，乾坤爲鼎器，坎離爲水火，烏兔爲藥物，精神魂魄意爲五行，身心爲龍虎，氣爲真種子。一年寒暑爲火候，法水灌溉爲沐浴，內境不出、外境不入爲固濟，太淵絳宮精房爲三要，泥丸爲玄關，精神混合爲丹成。此中乘養命之法，其中作用數十條，與下乘大同小異。若行不怠，亦可長生久視。

上乘者，以天地爲鼎爐，日月爲水火，陰陽爲化機，鉛汞銀砂土爲五行，性情爲龍虎，念爲真種子。以心鍊念爲火候，息念爲養火，含光爲固濟，降伏內魔爲野戰，身心意爲三要，天心爲玄關，情來歸性爲丹成，和氣薰蒸爲沐浴。乃上乘延生之道，其中與中乘相似，作用處不同，亦有十餘條。上士行之，始終如一，可證仙道。

最上一乘

論說

李道純《中和集》卷二 夫最上一乘，無上至真之妙道也。以太虛爲鼎，太極爲爐，清靜爲丹基，無爲爲丹母，性命爲鉛汞，定慧爲水火。室慾懲忿爲水火交，性情合一爲金木併，洗心滌慮爲沐浴，存誠定意爲固濟，戒定慧爲三要，中爲玄關，明心爲應驗，見性爲凝結，三元混一爲聖胎，性命打成一片爲丹成，身外有身爲脫胎，打破虛空爲了當。此最上一乘之妙，至士可以行之，功滿德隆，直超圓頓，形神俱妙，與道合真。

內藥外藥

論說

李道純《中和集》卷三 或問：何謂內藥，何謂外藥？曰：鍊精、鍊氣、鍊神，其體則一，其用有二。交感之精，呼吸之氣，思慮之神，皆外藥也。先天至精，虛無空氣，不壞元神，此內藥也。丹書云：內外兩般作用，正謂此也。

先天一氣

論說

李道純《中和集》卷三 或問：何謂先天一氣？曰：天地未判之先，一靈而已，身中一點真陽是也。以其先乎覆載，故名先天。

生殺爻銖

論說

陳致虛《修煉須知·生殺爻銖》 紫陽真人曰：夫鍊金液還丹者，要須洞曉陰陽，深達造化，追二氣於黃道，會三性於元宮，攢簇五行，合和四象，龍吟虎嘯，夫唱婦隨。昔我師曰：學道之士，得內外藥物之真，兩般作用之全，合大造化，方得所傳，苟有毫髮差殊，未免天地懸隔。

上陽子曰：生殺者，陰陽二物也，龍虎二物也。龍乃陽中之陰而主生，故興雲致雨，潤澤萬物，而其中之陰能殺者也。猶人分陽已盡而純陰，則死矣。虎乃陰中之陽而主殺，故呼風哮吼，常有殺心，而其中之陽能生者也。猶人分陰已盡而純陽，則仙矣。夫陰陽二物者，順則成人，逆則生丹。故不為萬物不為人，則成丹矣，是所謂生也。且道生又生箇什麼？莫不是生天生地，莫不是生人生五行，莫不是生萬物者乎？莫不是有大神通智慧，有大神聖變化者乎？且道殺又殺箇什麼？莫不是殺那無明煩惱底賊，莫不是殺傍門愚癡底賊？旌陽祖師以五童女劍殺之，純陽帝君以三清劍殺之，佛祖以金剛王寶劍殺之，德山和尚以人門棒殺之。故云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祖師云：斬魃滅魅了長生。魃者，癡也。魅者，昧也。若人早早殺了這愚癡暗昧底，則可以畢長生之道矣。大修行人定知毫髮差殊，不能成丹，切須洞曉也。若悟陰陽生殺二物，何憂不仙矣。至如所謂卦象爻銖之說，銖也者，將準之而定也；爻也者，將倣之而用也；象也者，將像之而為也。卦也者，猶掛以示人，使人以此而為則例也。爻與銖者，明輕重也；象與卦者，明進退也。積三百八十四爻而成六十四卦，積三百八十四銖而成一十六兩，謂一斤也。斤足卦滿，喻丹之將成也。修行之人，務在知輕識淺，知重識深，知難識退，知易識進，不過以法金丹內外二藥也。《道德經》云：有無相生，難易相成。又曰：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又曰：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也。猶以復震

為採藥之初，則半斤為入藥之數。如百爻之謂，以三十爻為文，七十爻為武者，則知採藥之難也。以卦足而藥成，則丹足二八一斤之數。故《火記》言二百一十六，乃乾之策也；十八八箇足，乃一百四十四，坤之策也。陰陽之數既足，金液之丹已成也。

陰陽老少

論說

佚名《存神固氣論·陰陽老少》 數過三十二，陰陽漸老矣！陽老則炁衰，必少陰而後濟；陰老則血衰，必少陽而後濟。老陰奪少陽，如坤之次有復也；老陽奪少陰，如乾之次有遯也。金木老陰陽也，相刑而生者，少陰陽也。人之乾坤為老，艮兌為少，不知造化之所謂老少者，有一也。至人於此有妙奪造化之意。

水火相求

論說

佚名《存神固氣論·水火相求》 水遇火乃受氣，受氣則生而不竭，故不走；火遇水乃成形，成形則活而不滅，故不飛。方真水求真火，則陰多陽少而化鉛；方真火求真水，則陽多陰少而化汞。汞必求鉛，故降而干坎；鉛必求汞，故升而干離。升降之際，擒於戊己，相吞相戀而結化。至人於此，有住陰陽之和，還返添奪之妙理。

金木相刑

論說

佚名《存神固氣論·金木相刑》 金不尅木，木不受氣，受氣生火，乃火不尅金，金不受氣，受氣乃生水。以金召金，故動而尅木，以火召火，故動而尅金。水火既生，以和召和，自相求而造物。至人於此，使鑪中水火自相尋者，蓋得修所生之至理。

神水華池

論說

佚名《養生祕錄·金丹問答》 問曰：何謂神水華池？答曰：李筌云：還丹之要在於神水華池。紫陽曰：以鉛入汞，名曰神水；以汞投鉛，名曰華池。海蟾曰：從來神水出高源。紫清曰：華池正在氣海內。

原題張平叔《玉清金笥青華秘文金寶內鍊丹訣》卷上 神水者，即木液之謂也；華池者，臍中氣穴之下，兩腎中間一竅，絕肖黃庭，穀氣就此而生精，醫家所謂精穴者是也。斯竅也，少壯之士，陽盛氣融，則神水華池，不過澆灌爐鼎，洗滌脾胃，周流潤氣穴而已。元氣衰微，精元枯竭者，皆藉此以為丹本。元氣既衰，非元氣之衰也，乃氣質之氣斲喪已甚，邪慾之性，念念不已，先天又不得見，後天亦不足為用，羸尪之根，殆起于此。華池之竅，乃生精而降於外腎者也。氣壯則精多，精多則華盛，用之如有餘。氣凋之士，精元槁矣，穀氣所臨，不過產一等歛歛之水，流歸腎府耳。然我既靜矣，元氣本無增減，但華池無矣，大藥三品而欠其一，

故陽生之際，未直採之時，以意斡歸尾間，自夾脊直透至泥丸，故就精穴用精，自然隨氣而升，至午宮，遇衆陽融之，則精始可用，然後降至於心，就心取汞，依然下自黃庭，即落乎其中，却用一意封固，即綿綿若存，以養之。二者就其中自相吞啗，而丹始成。近有浙西一派，雖少壯之士，亦用此法。而結丹，但道在邇求諸遠耳。然各執其是而已。

火龍水虎

論說

佚名《養生祕錄·金丹問答》 問曰：何謂火龍水虎？答曰：虎，西方金也，金生水，反藏形於水。龍，東方木也，木生火，反受尅於火。太白真君曰：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是也。

背後三關

論說

佚名《養生祕錄·金丹問答》 問背後三關。答曰：腦後曰玉枕關，夾脊曰轆轤關，水火之際曰尾閭關。

內丹功法分部

朝元

論說

《修真十書·鍾呂傳道集》卷一六《論朝元》

呂曰：鍊形之理既

已知矣，所謂朝元者可得聞乎？鍾曰：大藥將就，玉液還丹而沐浴胎仙，真氣既生，以沖玉液上升而更改塵骨，而曰玉液鍊形。及夫肘後飛起金精，河車以入內院，自上而中，自中而下，金液還丹以鍊金砂，而五氣朝元，三陽聚頂，乃鍊氣成神，非止於鍊形住世而已。所謂朝元，今古少知，苟或知之，聖賢不說，蓋以是真仙大成之法，默藏天地不測之機，誠爲三清隱祕之事，忘言忘象之玄旨，無問無應之妙理。恐子之志不篤而學不專，心不寧而問不切，輕言易語，反我以漏泄聖機之愆，彼此各爲無益。呂曰：始也悟真仙而識大道，次以知時候而達天機。辨水火真原，知龍虎不生肝肺；察抽添大理，審鉛汞非是坎離。五行顛倒之術，已蒙指教；三田反復之機，又謝敷陳。熟曉還丹鍊形之理，深知長生不死之術。然而脫凡入聖之原，脫質升仙之道，本於鍊氣而朝元。所謂朝元，敢告略爲指訣？鍾曰：道本無形，及乎大原示朴，上清下濁合而爲一。大朴既分，混沌初判而爲天地，天地之內，東西南北而列五方。每方各有一帝，每帝各有二子，一爲陽而一爲陰，乃曰二氣，相生相成分五形。五行相生相成而定六氣，乃曰三陰三陽。以此推之，如人之受胎之初，精氣爲一，及精氣既分而先生二腎。一腎在左，左爲玄，玄以升氣而上傳於肝；一腎在右，右爲牝，牝以納液而下傳膀胱。玄牝本乎無中來，以無爲有，乃父母之真氣納於純陰之地，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可比天地之根。玄牝，二腎也，自腎而生五藏，六府全焉。其中，肝爲木曰甲

金丹總部·內丹部·內丹功法分部

乙，可比於東方青帝；心爲火曰丙丁，可比於南方赤帝；肺爲金曰庚辛，可比於西方白帝；脾爲土曰戊己，可比於中央黃帝；腎爲水曰壬癸，可比於北方黑帝。人之初生，故無形象，止於一陰一陽，及其胎完，而有腸胃，乃分六氣三男三女而已。一氣運五行，五行運六氣。先識者陰與陽，陽有陰中陽，陰有陽中陰；次識者金木水火土，而有水中火，火中水，水中金，金中木，木中火，火中土。在人者，互相交合，所以二氣分而爲六氣，大道散而爲五行。如冬至之後一陽生，五方之地而陽皆生也，一帝當其行令，而四帝助之，若以春令既行，黑帝不收其令，則寒不能變溫，赤帝不備其令，則溫不能變熱。及夫夏至之後一陰生，五方之天而陰皆降也，一帝當其行令，而四帝助之，若以秋令既行，赤帝不收其令，則熱不能變涼，黑帝不備其令，則涼不能變寒。冬至陽生於地，以朝氣於天也；夏至陰生於天，以朝氣於地也。奉道之士，當深究此理。而日月之間，一陽始生而五藏之氣朝於中元，一陰始生而五藏之液朝於下元，陰中之陽，陽中之陽，陰陽之中之陽，三陽上朝內院，心神以返天宮，是皆朝元者也。呂曰：陽生之時而五氣朝於中元，陰生之時而五液朝於下元，使陽中之陽，陰中之陽，陰陽之中之陽，以朝上元，若此修持常常之士亦有知者，如何得超脫以出塵俗？鍾曰：若以元陽之氣以一陽始生之時，上朝中元，是人皆如此；若以積氣生液以一陰始生之時下朝下元，是人皆如此。若此行持，故不能超脫。然而欲超凡入聖，脫質升仙，當先龍虎交媾而成大藥。大藥既成而生真氣，真氣既生，於年中用月，月上定興衰，月中用日，日上數直事，日中用時，時上定息數。以陽養陽，陽中不得留陰；以陽鍊陰，陰中不得散陽。凡以春則肝旺而脾弱，夏則心旺而肺弱，秋則肺旺而肝弱，冬則腎旺而心弱。人以腎爲根本，每時一季脾旺而腎弱，獨腎於四時有損，人之多疾病者，此也。凡以甲乙在肝直事，防脾氣不行；丙丁在心直事，防肺氣不行；戊己在脾直事，防腎氣不行；庚辛在肺直事，防肝氣不行；壬癸在腎直事，防心氣不行。一氣盛而一氣弱，一藏旺而一藏衰，人之多疾病者，此也。凡以心氣萌於亥而生於寅，旺於巳而弱於申；肝氣萌於申而生於亥，旺於寅而弱於巳；肺氣萌於寅而生於巳，旺於申而弱於亥；腎氣萌於巳而生於申，旺於亥而弱於寅。脾氣春隨肝而夏則隨心，秋隨肺而冬則隨腎，人之不知日用，莫曉生旺強弱之時，

所以多疾病者，此也。若此日月時三陽既聚，當鍊陽而使陰不生；若此月日時三陰既聚，當養陽而使陽不散。又況真氣既生，以純陽之氣鍊五藏之氣不息，而出本色，一舉而到天池。始以腎之無陰而九江無浪，次以肝之無陰而八關永閉，次以肺之無陰而金火同鑪，次以脾之無陰而玉戶不開，次以真氣上升，四炁聚而爲一。縱有金液下降，杯水不能勝輿薪之火，水火相包而合之爲一以入神宮。定息內觀，一意不散，神識俱妙，靜中常聞樂聲，如夢非夢，若在虛無之境。風光景物，不比塵俗；繁華美麗，勝及人世。樓臺宮闕，碧瓦凝煙，珠翠綺羅，馨香成陣，當此之時，乃曰超內院。而陽神方得聚會而還上丹，鍊神成仙以合大道。一撞天門，金光影裏以現法身，鬧花深處而坐凡體，乘空如履平川，萬里若同展臂。若也復回，再入本軀，神與形合天地齊其長久。若也厭居塵世，寄下凡胎而返十洲，於紫府太微真君處契勘鄉原，對會名姓，校量功行之高下，得居於三島而遨遊，永在於風塵之外，名曰超塵脫凡。呂曰：鍊形止於住世，鍊氣方可升仙，世人不達玄機，無藥而先行胎息，強留在腹，或積冷氣而成病，或發虛陽而作疾，修行本望長生，似此執迷，尚不免於疾病。殊不知胎仙就而真氣生，真氣生而自然胎息。胎息以鍊氣，鍊氣以成神，然而鍊氣必審年中之月，月中之日，日中之時，端居靜室，忘機絕迹，當此之時，心境未除者，悉以除之。或而妄想不已，智識有漏，志在升仙而心神不定，爲之奈何？鍾曰：交合各有時，行持各有法，依時行法，即法求道，指日成功，易如反掌。

原題鍾離權《秘傳正陽真人靈寶畢法》卷下

《金誥》曰：一氣初

判，大道有形而列二儀。二儀定位，大道有名而分五帝。五帝異地而各守一方，五方異氣而各守一子。青帝之子甲乙，受之天真木德之九氣。赤帝之子丙丁，受之天真火德之三氣。白帝之子庚辛，受之天真金德之七氣。黑帝之子壬癸，受之天真水德之五氣。黃帝之子戊己，受之天真土德之一氣。自一生真一，真一因土出，故萬物生成在土，五行生成在一，真元之道，皆一氣生也。

《玉書錄》曰：一、三、五、七、九，道之分而有數。金、木、水、火、土，道之變而有象。東、西、南、北、中，道之列而有位。青、白、赤、黃、黑，道之散而有質。數歸於無數，象反於無象，位至於無位，質

還於無質。欲道之無數，不分之則無數矣。欲道之無象，不變之則無象矣。欲道之無位，不列之則無位矣。欲道之無質，不能之則無質矣。無數則道之源也，無象則道之本也，無位則道之真也，無質則道之妙也。

《真原》曰：道原既判，降本流末，悟其真者，因真修真，內真而外真自應矣。識其妙者，因妙得妙，內妙而外妙自應矣。天地得道之真，其真未應，故未免乎有位。天地得道之妙，其妙未應，故未免乎有質。有質則有象可求，有位則有數可推。天地之間，萬物之內，最貴惟人。即天地之有象可求，故知其質氣與水也。即天地之有數可推，故知其位遠與近也。審乎如是，而道亦不遠於人也。

比喻曰：天地有五帝，而比人之有五臟也。青帝甲乙木，甲爲陽，乙爲陰，比肝之氣與液也。黑帝壬癸水，壬爲陽，癸爲陰，比腎之氣與液也。黃帝戊己土，戊爲陽，己爲陰，比脾之氣與液也。赤帝丙丁火，丙爲陽，丁爲陰，比心之氣與液也。白帝庚辛金，庚爲陽，辛爲陰，比肺之氣與液也。凡春夏秋冬之時不同，而心肺肝腎之旺有月。

《真訣》曰：凡春三月，肝氣旺。肝旺者，父母真氣隨天度運而在肝。若遇木日，甲乙救土於辰戌丑未之時，依時起火鍊脾氣。餘日兌卦時損金以耗肺氣，是時不可下功也。坎卦時依法起火鍊腎氣。震卦時入室多入少出息住爲上，久閉次之數至一千息爲度，當時內觀如法，一意冥心閉目，青色自見，漸漸升身，以入泥丸，自寅至辰，以滿震卦。一千息以上尤佳，如息急漸微，出息而息住，不須連成。

凡夏三月，心氣旺。心旺者，以父母之真氣隨天度運而在心。若遇火日，丙丁救金，於兌卦時依法起火鍊肺氣，餘日坎卦時損水以耗腎氣，是時不可下功也。震卦時依法起火鍊肝氣。離卦時入室依前行持定息，赤色自見，漸漸升身，以入泥丸，自巳至未，以滿離卦。一千息以上尤佳，其說如前。

凡秋三月，肺氣旺。肺旺者，以父母真氣隨天度運而在肺。若遇金日，庚辛救木，於震卦時依法起火鍊脾氣。餘日離卦損火以耗心氣，是時不可下功也。巽卦時依法起火鍊脾氣。兌卦時入室依前行持，白色自見，漸漸升身，以入泥丸，自申至戌以滿兌卦。

凡冬三月，腎氣旺。腎旺者，父母之真氣隨天度運而在腎。若遇水

日，壬癸救火，於離卦時依法起火鍊心氣。餘日辰、戌、丑、未時損土以耗脾氣，是時不可下功也。兌卦時依法起火鍊肺氣。坎卦時入室依前行持，黑色自見，漸漸升身，以入泥丸，自亥至丑以滿坎卦。

解曰：春煉肝千息，青氣出。春末十八日不須依前行持，止於定息爲法，而終日靜坐，以養脾而煉己之真氣，乃可坎卦起火鍊腎，恐耗其真也。

夏煉心千息，赤氣出。夏末十八日不須依前行持，止於定息爲法，而終日靜坐，養煉如前，乃可坎卦時起火如前。

秋煉肺千息，白氣出。秋末十八日不須依前行持，止於定息爲法，而終日靜坐，養煉如前，乃可坎卦時起火如前。

冬煉腎千息，黑氣出。冬末十八日不須依前行持，止於定息爲法，而終日靜坐，養煉如前，乃可坎卦時起火如前。

以至黃氣成光，默觀萬道周匝圍身。凡定息之法，不在強留而緊閉，使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從無入有，使之自住。採藥法，含津握固，以壓心之真氣不散也。凡入室須閉戶孤幽靜館，以遠雞犬、女子一切厭觸之物。微開小竅使明辨物，勿令風日透氣、左右有聲。當潛心息，慮事累俱遣，內外凝寂，不以一物介其意。蓋以陽神初聚，真氣方凝，看待如嬰兒。尚未及半，日夕焚香默祝天。隱於山林，功行將半者地仙。跪拜稽首默祝天，寄於海隅洞府，與天下立大功，與黎首除大害。潛迹者天仙，跪拜稽首，三禮既畢，靜坐忘機，以行此法。仍須前法節節見驗，若以便爲此道，但恐徒勞終不見成，止於陰魄出殼而爲鬼仙。

《道要》曰：凡行此法，不限年月日。隨月一依前法，以至見驗方止，其氣自見。須是謹節不倦，棄絕外事，止於室中用志。測其時候，用二箇純陽小子。或結交門生，交翻反覆。供過千日，可了一氣。一以奪十，一百日可見功。五百日氣全，可行內觀烝後，聚陽神以入天神，煉之而合道，入聖超凡。煉氣之驗，但覺身體極暢，常仰升騰，丹光透骨，異香滿室。次以靜中外觀，紫霞滿目。頂中下視，金光罩體。之可怪證驗不可備紀。

內觀

論說

《修真十書·鍾呂傳道集》卷一六《論內觀》 呂曰：所謂內觀之理，可得聞乎？鍾曰：內觀坐忘存想之法，先賢後聖，有取而有不取者。慮其心猿意馬，無所停留，恐因物而喪志，而無中立象，使耳不聞而目不見，心不狂而意不亂，存想事物而內觀坐忘，不可無矣。奈何少學無知之徒，不知交合之時，又不曉行持之法，必望存想而決要成功，意內成丹，想中取藥，鼻搐口咽，望有形之日月、無爲之天地，留止腹中，可謂兒戲。所以達士奇人而於坐忘存想一旦毀之，乃曰夢裏得財，安能濟用，畫地爲餅，豈可充飢。空中又空，如鏡花水月，終難成事。然而有可取者，蓋以易動者、片心難伏者，一意好日良時，可採可取也。雖知清靜之地，奈何心爲事役，志以情移，時比電光，寸陰可惜，毫末有差而天地懸隔，積年累月而不見功，其失在心亂而意狂者也。善視者，志在丹青之美而不見豪華；善聽者，志在絲竹之音而不聞雷霆。耳目之用小矣，尚以如此，況一心之縱橫六合而無不該，得時用法之際，能不以存想內觀而致之乎？呂曰：所謂存想內觀，大略如何？鍾曰：如陽升也，多想爲男，爲龍，爲火，爲天，爲雲，爲鶴，爲日，爲馬，爲煙，爲霞，爲車，爲駕，爲花，爲氣，若此之類，皆內觀存想，如是以應陽升之象也。如陰降也，多想爲女，爲虎，爲水，爲地，爲雨，爲龜，爲月，爲牛，爲泉，爲泥，爲船，爲葉，若此之類，皆內觀存想，如是以應陰降之象也。青龍、白虎、朱雀、玄武，既有此名，須有此象，五嶽九州，四海三島，金男玉女，河車重樓，呼名比類，不可具述，皆以無中立象，以定神識。未得魚則筌不可失矣，未獲兔則蹄不可無矣，後車將動，必履前車之迹，大器已成，必爲後器之模，則內觀之法，行持不可闕矣。亦不可執之於悠久，絕之於斯須，皆不可也。若以絕念無想，是爲真念，真念是爲真空，真空一境，乃

朝真遷化而出昏衢超脫之漸也。開基創始，指日進功，則存想可用，況當爲道日損，以入希夷之域，法自減省，全在內觀者矣。呂曰：若以龍虎交媾而匹配陰陽，其想也何似？鍾曰：初以交合配陰陽而定坎離，其想也九皇真人引一朱衣小兒上升，九皇真母引一皂衣小女下降，相見於黃屋之前。有一黃衣老嫗接引，如人問夫婦之禮，盡時歡悅，女子下降，兒子上升，如人間分離之事。既畢，黃嫗抱一物，形若朱橘，下拋入黃屋，以金器盛留。然此兒者，是乾索於坤，其陽復還本位，以陽負陰而會本鄉。是此女者，是坤索於乾，其陰復還本位，以陰抱陽而會本鄉，是曰坎離相交而匹配陰陽者也。若以炎炎火中，見一黑虎而上升，滔滔浪裏，見一赤龍而下降，二獸相逢，交戰在樓閣之前。朱門大啓，淳淳煙焰之中，有王者指顧於大火焚天，而上有萬丈波濤，火起復落，煙焰滿於天地，龍虎一盤一遶而入一金器之中，下入黃屋之間，似置在籠櫃之中，若此龍虎交媾，而變黃芽之想也。呂曰：匹配陰陽而龍虎交媾，內觀存想既已知之矣。所謂進火燒煉丹藥者，所想如何？鍾曰：其想也，一器如鼎如釜，或黃或黑，形如車輪，左青龍而右白虎，前朱雀而後玄武，傍有二臣，衣紫袍躬身執圭而立，次有僕吏之類，執薪然火於器，次有一朱衣王者，乘赤馬駕火雲，自空而來，舉鞭指呼，唯恐火小，焰發炎炎亘空，撞天欲出，天關不開，煙焰復下，周圍四匝，人物器釜，王者大臣，盡在紅焰之中，互相指呼，爭要進火。器中之水，無氣而似凝結，水中之珠，無暗而似光彩，若此進火燒丹藥之想也。呂曰：內觀存想，止於採藥進火而有邪？逐法逐事而有邪？鍾曰：雲雷下降，煙焰上起，或而天雨奇花，祥瑞瑞氣起於殿庭之下，或而仙娥玉女乘彩鳳祥鸞自青霄而來，金盤中捧玉露霞漿而下，獻於王者。若此，乃金液還丹而既濟之想也。若以龍虎曳車於火中，上衝三關，三關各有兵吏，不計幾何，器仗戈甲，恐懼於人，先以龍虎撞之不開，次以大火燒之方啓，以至崑崙不住，及到天池方止。或而三鶴沖三天，或而雙蝶入三宮，或而五彩雲中捧朱衣小兒而過天門，或而金車玉輅載王者而超三界。若此，時後飛金精而大河車之想也。及夫朱衣使者乘車循行，自冀州入兗州，自兗州入青州，自青州入徐州，自徐州入揚州，自揚州入荊州，自荊州入梁州，自梁州入雍州，自雍州復還冀州，東西南北，畢於豫州，停留而後循行。所得之物，金玉；所幹之事，

凝滯。一吏傳命而九州通和，周而復始，運行不已，或而遊五嶽自恒山爲始，或而泛五湖自北沼爲始，或而天符勅五帝，或而王命詔五侯。若此，還丹之想也。及夫珠玉散擲於地，或而雨露濟澤於物，或而海潮而滿百川，或而陽生而發萬彙，或而火發以遍天地，或而煙霧而充宇宙。若此，鍊形之想也。及夫或如鶴之辭巢，或如龍之出穴，或而五帝朝天，或而五色雲起，或而跨丹鳳而沖碧落，或如夢寐中而上天衢，或而天花亂墜，仙樂嘈雜，而金光繚繞以入宮殿繁華之處。若此，皆朝元之想也。朝元之後，不復存想，方號內觀。呂曰：內觀玄理不比前法，可得聞乎？鍾曰：古今修道之士，不達天機，始也不解，依法行持，欲以速求超脫。多人少出而爲胎息，冥心閉目以行內觀，止於定中以出陰神，乃作清靈之鬼，非爲純陽之仙。真仙上聖，所以採藥進火，抽鉛添汞，還丹鍊形，朝元合炁，苦語詳言而深說，惟恐世人不悟，而於內觀未甚留意。殊不知內觀之法，乃陰陽變換之法，仙凡改易之時，奉道之士勿得輕示而小用之矣。且以前項之事，交會有時日，行持有法則，凡所謹節信心，依時行法，不差毫末，而指日見功。若此內觀，一無時日，二無法則，所居深靜之室，晝夜端拱，識認陽神，趕逐陰鬼。達摩面壁九年方超內院，世尊冥心六載始出凡籠，故於內觀，誠爲難事。始也自上而下，紫河車搬入天宮，天宮富貴孰不欽羨，或往或來，繁華奢侈，人所不得見者，悉皆有之。奉道之士平日清淨而守於瀟灑，寂寞既已久矣，功到數足，輒受快樂。樓臺珠翠，女樂笙簧，珍羞異饌，異草奇花，景物風光，觸目如畫。彼人不悟，將謂寔到天宮，不知自身內院，認作真境，因循而不出入。乃曰因在昏衢而留形住世，不得脫質以爲神仙，未到天宮方在內觀。陰鬼外魔因意生像，因像生境以爲魔軍。奉道之人因而狂蕩而入於邪中，或而失身於外道，終不能成仙。蓋以三尸七魄，唯願人死而自身快樂；九蟲六賊，苦以人安則存留無處。

原題鍾離權《秘傳正陽真人靈寶畢法》卷下

《金誥》曰：大道本

乎無體，寓於氣也。其大無外，無物可容。大道本乎無用，運於物也。其深莫測，無理可究。以體言道，道之始有內外之辨。以用言道，道之始有觀見之基。觀乎內而不觀乎外，外無不究而內得明。觀乎神而不觀乎形，形無不備而神得見矣。

超脱

論說

《真原》曰：以一心觀萬物，萬物不謂之有餘。以萬物撓一氣，一氣不謂之不足。一氣歸諸心，心不可爲物之所奪。一心運一氣，氣不可爲法之所役。心源清徹，一照萬破，亦不知有物也。氣戰剛強，萬感一息，亦不知有法也。物物無物，以還本來之象。法法無法，乃全自得之真矣。

比喻曰：以象生形，以形立名。有名則推其數，有數則得其理。比者之論。蓋高上虛無，無物可喻。所可比者，如人之修煉，節序無差，成就有次。沖和之氣凝而不散，至虛真性恬淡無爲，神合乎道，歸於自然。當此之際，以無心爲心。如何謂之應物，以無物爲物。如何謂之用法，真樂熙熙不知己之有身。漸入無爲之道，以入希夷之域，斯爲入聖超凡之客。

《真訣》曰：此法合道，有如常說存想之理，又如禪僧入定之時。當擇福地置室，跪禮焚香，正坐盤膝，散髮披衣，握固存神，冥心閉目。午時前微以起身起火煉氣，午後微以斂身聚火燒丹。不拘晝夜，神清氣和，自然喜坐。坐中或聞聲莫聽，見境勿認，物境自散。若認物境，轉加魔軍不退，急急前以身微斂，斂而伸腰，後以胸微偃，偃不伸腰，少待前後火起，高升其身勿動，名曰焚身。火起魔軍自散於軀外，陰邪不入於殼中，如此三兩次已。當想遍天地之間皆是炎炎之火，畢清涼，了無一物。但見車馬歌舞軒蓋綺羅、富貴繁華、人物歡娛，成隊成行，五色雲升，如登天界。及到彼中，又見樓臺聳翠，院宇徘徊，珠珍金玉滿地不收，花果池亭莫知其數。須臾異香四起，妓樂之音嘈嘈雜雜，賓朋滿坐，水陸俱陳，且笑且語，共賀太平，珍玩之物互相獻受。當此之際，雖然不是陰鬼魔軍，亦不得認爲好事。蓋修真之人棄絕外事，甘受寂寞，或潛迹江湖之地，或遁身隱僻之隅，絕念忘情，舉動自戒，久受劬勞而歷瀟灑。一旦功成法立，遍見如此繁華，又不謂是陰魔，將謂實到天堂。殊不知脫凡胎在頂中自己天宮之內，因而貪戀，認爲實境，不用超脫之法，止於身中陽神不出，而胎仙不化，乃曰出昏衢之上，爲陸地神仙而可，長生不死而已，不能脫質升仙而歸三島以作人仙子也。當此可惜，學人自當慮超脫雖難，不可不行也。

《道要》曰：不無盡法，已減省故也。

原題鍾離權《秘傳正陽真人靈寶畢法》卷下 《金誥》曰：道本無也，以言有者，非道也。道本虛也，以言實者，非道也。既爲無體，則問應俱不能矣。既爲無相，則視聽俱不能矣。以玄微爲道，玄微亦不離問答之累。以希夷爲道，亦未免爲視聽之累。希夷玄微尚未爲道，則道亦不知其所以然也。

《玉書》曰：其來有始而不知大道之始，何也。其去有盡而不知大道之終，何也。高高之上雖有上，不知大道之上無有窮也。深深之下雖有下，不知大道之下無有極也。杳冥莫測名曰道，隨物所得而列等殊。無爲之道，莫能窮究也。

《真訣》曰：超者，是超出凡軀而入聖品。脱者，是脱去俗胎而爲仙子。是其神入氣胎，氣全真訣。須是前功節節見驗正當，方居清靜之室，以入希夷之境，內觀認陽神，次起火降魔，焚身聚氣。真氣升在天宮，殼中清淨，了無一物，當擇幽居，一依內觀。三禮既畢，平身不須高升正坐，不須斂伸，閉目冥心。靜極朝元之後，身軀如在空中，神氣飄然，難爲制御，默然內觀，明朗不昧，山川秀麗，樓閣依稀，紫氣紅光紛紜爲陣，祥鸞綵鳳音語如簧。異景繁華，可謂壺中真趣，而洞天別景，逍遙自在，冥然不知有塵世之累。是真空之際，其氣自轉，不須用法依時。若見青氣出東方，笙簧嘹唳，旌節車馬，左右前後不知多少。須臾南方赤氣出，西方白氣出，北方黑氣出，中央黃氣出。五氣結聚而爲綵雲，樂聲嘈雜，喜氣熙熙，金童玉女扶擁自身，或跨火龍，或乘玄鶴，或跨綵鸞，或騎猛虎。升騰空中，自下而上，所遇之處，樓臺觀宇不能盡陳，神祇官吏不可備說。又到一處，女樂萬行，官僚班列，如人間帝王之儀，聖賢畢至。當此之時，見之傍若無人，乘駕上升，以至一門，兵衛嚴肅而不可

犯，左右前後官僚、女樂留戀不已，終是過門不得軒蓋覆面，自上而下，復入舊居之地。如此上下不厭其數，是調出殼之法也。積日純熟，一升而到天宫，一降而還舊處，上下絕無礙滯。乃自下而上，如登七級寶塔，或如三層紅樓。始也一級而一級，七級上盡，以至頂中，輒不得下視，神驚而戀軀不出。既至七級之上，則閉目便好跳，如寐如寤，身外有身，形若嬰兒，肌膚鮮潔，神采瑩然，回觀故軀，亦不見有所見之者，乃如糞堆，又如枯木，慳愧萬端，輒不可頓棄而遠遊。蓋其神出未熟，聖氣結而未成，須是再入本軀，往來出入純熟，一任遨遊，始乎一步、二步，次二里、三里，積日純熟，乃如壯士，展臂可千里、萬里，而形神壯大，勇氣堅固，然後寄凡骸於名山大川之中，從往來應世之外，不與俗類等倫。是此而或行滿而受天書，驂鸞乘鳳，跨虎騎龍，自東自西，以入紫府。先見太微真君，次居下島。欲要升洞天，當傳道、積行於人間。受天書而升洞天，以爲天仙。凡行此法，古今少有成者。蓋以功不備而欲行之速，便爲此道。或乃功驗未證，止事靜坐，欲求超脫。或乃陰靈不散，出而爲鬼仙，人不見形，往來去住，終無所歸，止於投胎就舍，而奪人軀殼，復得爲人仙。或出入不熟，往來無法，一去一來，無由再入本軀，神魂不知所往，乃釋子坐化，道流之尸解也。故行此道，乃在前功見驗正當，仍是擇地築室，以遠一切腥穢之物、臭惡之氣、往來之聲、女子之色，不止於觸其真氣，而神亦厭之。既出而復入，入而不出，則形神俱妙，與天地齊年而浩劫不死。既入而復出，出而不入，如蟬蛻蛻，遷神入聖。是以超凡脫俗，以爲真人仙子，而在風塵之外、寄居三島之洲者也。

佚名《養生祕錄·金丹問答》 問超脫。答曰：超者，出也；脫者，脫換凡軀也。皆天門出，前聖有脫殼之驗。六祖七層寶塔出，鍾呂七級紅樓出，海蟾公鶴衝天門出。詩曰：功成須是出神京，內院繁華勿累身。會取五仙超脫法，鍊成仙質離凡塵。

抽添

論說

《修真十書·鍾呂傳道集》卷一五《論抽添》 呂曰：採藥必賴氣中之水，進火須借鉛中之氣，到底抽鉛成大藥，若以添汞，上可以補丹田。所謂抽添之理何也？鍾曰：昔者上聖傳道於人間，以太古之民淳而復朴，冥然無知，不可得聞大道，天地指諭陰陽，升降之宜交換於溫涼寒暑之氣，而節候有期，一年數足，周而復始，不失於道，天地所以長久。不慮人之不知，而闇於大理，蔽在一隅。比說於日月精華往來之理，進退在旦望弦朔之時，而出沒無差，一月數足，運行不已，不失於道，日月所以長久。奈何寒來暑往，暑往寒來，世人不悟天地升降之宜，月圓復缺，月缺復圓，世人不悟日月往來之理。恣縱無窮之慾，消磨有限之時。富貴奢華，算來只中裝點浮生之夢，恩愛愁煩，到底做下來生之債。歌聲未絕而苦惱早來，名利正濃而紅顏已去。貪財貪貨，將謂萬劫長存；愛子憐孫，顯望永生同聚。貪癡不息，妄想長生，而耗散元陽，走失真氣。直待惡病纏身，方是歇心之日，大限臨頭，纔爲了首之時。真仙上聖，憫其如此輪回，已而歸墮落深，欲世人明悟大道，比於天地日月之長久，始也備說天地陰陽升降之理，次以比喻日月精華往來之理。彼以不達天機，罔測玄妙，以內藥比外藥，以無情說有情，無情者金石，金石者外藥也。有情者氣液，氣液者內藥也。大之天地，明之日月，外之金石，內之氣液，既採須添，既添須抽，抽添之理，乃造化之本也。且冬至之後，陽升於地，地抽其陰，太陰抽而爲厥陰，少陽添而爲陽明，厥陰抽而爲少陰，陽明添而爲太陽，不然而無寒而變溫，溫而變熱者也。夏至之後，陰降於天，天抽其陽，太陽抽而爲陽明，少陰添而爲厥陰，陽明抽而爲少陽，厥陰添而爲太陰，不然而無熱而爲涼，涼而變寒也。是以天地陰陽昇降而變六氣，其抽添之驗也。若以月受日魂、日變月魄，前十五日，月抽其魄而日添其魂，

精華已滿，光照下土，不然無初生而變上弦，上弦而變月望者也。若以月還陰魄，日收陽精，後十五日，日抽其魂而月添其魄，光照已謝，陰魄已足，不然無月望而變下弦，下弦而變晦朔者也。是此日月往復而變九六，其抽添之驗也。世人不達天機，罔測玄理，真仙上聖，以人心所愛者無病長生，將金石鍊大丹，以人心所好者黃金白銀，將鉛汞成至寶，本意欲世人悟其大理：無情之金石，火候無差，抽添有數，尚可延年益壽，若以己身有情之正陽之氣，真一之水，知交合之時，明採取之法，積日累月，氣中有氣，鍊氣成神，以得超脫，莫不為今古難得之事。人間天上，少得解悟，當以志心行持而棄絕外事，效天地日月長久，誘勸迷徒留心於道，故有外藥之說。今古聖賢，或而陳說，得聞於世，世人又且不悟，欺己罔人，以失先師之本意，將砂取汞，以汞點鉛，即鉛乾汞，用汞變銅，不顧身命，狂求財物，互相推舉以好道為名，其實好利而志在黃白之術。先聖上仙，不得已而隨緣設化，對物教人而有鉛汞之說，比喻於內事。且鉛汞自出金石，金石無情之物，尚有造化而成寶，若以有情自己所出之物，如鉛汞之作用，莫不亦有造化。既有造化，莫不勝彼黃白之物也。奉道之士，當以深究之，而勿執在外丹與丹竈之術。且夫人之鉛也，乃天地之始，因太始而有太質；為萬物之母，因太質而有太素。其體也為水中之金，其用也為火中之水，五行之祖而大道之本也。既以採藥為添汞，添汞須抽鉛，所以抽鉛非在外也。自下田入上田，名曰肘後飛金晶，又曰起河車而走龍虎，又曰還精補腦而長生不死。鉛既後抽，汞自中降，以中田還下田，始以龍虎交媾而變黃芽，是五行顛倒，此以抽鉛添汞而養胎仙，是三田返覆。五行不顛倒，龍虎不交媾，三田不返覆，胎仙不氣足。抽鉛添汞，一百日藥力全，二百日聖胎堅，三百日胎仙完而真氣生。真氣既生，鍊氣成神，功滿忘形而胎仙自化，乃曰神仙。呂曰：出於金石者，外鉛外汞，抽添可以為寶。出於己身腎中所藏父母之真氣而為鉛，真一正陽所合之藥，變而為汞，抽添可以生神。所謂真鉛真汞，亦有抽添乎？鍾曰：始也得汞須用鉛，用鉛終是錯，故以抽之而入上宮，元氣不傳，還精入腦，日得之汞，陰盡陽純，精變為砂，而砂變為金，乃曰真鉛。真鉛者，自身之真氣，合而得之也。真鉛生真氣之中，炁中真一之水，五氣朝元而三陽聚頂。昔者金精下入丹田，升之鍊形，而體骨金色，此者真鉛升之內

府，而體出白光，自下而上，自上而下，還丹鍊形，皆金精往復之功也。自前而後，自後而前，焚身合氣，皆真氣造化之功也。若以不抽不添，止於日用採藥進火，安有如此之功驗。呂曰：凡抽之添之，如何得上下有度，前後無差？鍾曰：可昇之時不可降，可抽之時不可添，上下往來，無差毫釐，河車之力也。

李道純《中和集》卷三問：如何是抽添？曰：身不動氣定，謂之抽；心不動神定，謂之添。身心不動，神凝氣結，謂之還元。所以取坎中之陽，補離中之陰而成乾，謂抽鉛添汞也。

佚名《養生秘錄·金丹問答》問曰：何謂抽添？答曰：既抽鉛於肘後，須添汞於中黃。《傳道集》曰：可抽之時，不可添。是也。

採取

論說

李簡易《玉谿子丹經指要》卷上採者，以不採之採，取者，以不取之取。是不可以有心想，不可以無心得。邵先生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皆從這裏起，使是作用處。《易》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所以男子十六而真精滿，而應乎乾；女子二七而天癸降，而應乎坤。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造化有自來矣！紫陽曰：鉛見發時須急採。是坤之末，復之初，太易未見氣之前，候一陽動而急採之也。金逢望遠不堪嘗者，謂莫使嬌紅取次零也。復命禪師曰：採取須教密，誠心辯醜妍，事難尋意脉，容易失寒泉。紫陽曰：敲竹喚龜吞玉芝，鼓琴招鳳飲刀圭。是採鉛入鼎之樞機，即非金華御女之術也。

融結

曰脫胎。

溫養

論說

論說

李簡易《玉谿子丹經指要》卷上 古歌曰：日爲離今月爲坎，日月精魂相吞啗。紫陽曰：二物總因兒產母，五行全要入中宮。即五星聯珠，日月合璧也。近代馬丹陽有云：水中火發休心景，雪裏花開滅意春。是融結之時景象也。學道者宜熟味之！

烹鍊

論說

李簡易《玉谿子丹經指要》卷上 《參同契》曰：下有太陽氣，伏蒸須臾間。又曰：升熬於甑山兮，炎火張設下。又曰：噉噉聲甚悲兮，如嬰兒之慕母。又曰：熒惑守西，太白經天，殺氣所臨，何有不傾，狸犬守鼠，鳥雀畏鷗。復命曰：奪得烏兔精與髓，急須收拾鼎中燒。古歌曰：神火夜烹鉛氣盡，老龜吞盡祝融魂。乃自然烹鍊之旨，不知造化者，未可與之輕議。

李道純《中和集》卷三 問：如何是烹鍊？曰：身心欲合未合之際，若有一毫相撓，便以剛決之心敵之，爲武鍊也。身心既合，精氣既交之後，以柔和之心守之，爲文烹也。此理無他，只是降伏身心，便是烹鉛鍊汞也。忘情養性，虛心養神，萬緣頓息，百慮俱澄，身心不動，神凝氣結，是謂丹基，喻曰聖胎也。以上異名，只是以性攝情而已。性寂情冥，照見本來，抱本還虛，歸根復命，謂之丹成也，喻

李簡易《玉谿子丹經指要》卷上 除情去慾，收視返聽，墮肢體，黜聰明，終日如愚，不可須臾離也。如龍養珠，無令間斷，如雞抱卵，暖氣不絕。老子曰：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訣曰：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真人守規中，氣如春在花，節氣既周，脫胎神化。

沐浴

論說

李簡易《玉谿子丹經指要》卷上 《參同契》曰：二月榆死，八月麥生，刑德臨門，慮防危險。紫陽曰：兔雞之月及其時，刑德臨門宗象之到，此金沙宜沐浴，若還加火必傾危。故卯酉二時，宜沐浴以平之，不進火候。

脱胎

論說

李簡易《玉谿子丹經指要》卷上 漸漸大，漸漸靈，漸漸成。紫陽曰：果生枝上終期熟，子在胞中豈有殊。雲房曰：孩兒幼小未成人，須藉爺娘養育恩，九載三年人事盡，縱橫天地不由親。回視舊骸，一堆糞土，功圓果滿，上朝元君。可謂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也。《太乙真人破迷歌》曰：道傍逢一魚，猶能掉紅尾，子若欲救之，速須送水底。當路逢一人，性命將淪委，子若欲救之，速須與道理。傍門並小法，千條有萬緒，真道事不多，不出於一己。爲省迷中人，略舉其一二。行氣不是道，呼吸亂榮衛，嚙津不是道，津液非神水；存想不是道，畫餅豈爲餌；採陰不是道，精竭命隨逝；斷鹽不是道，飲食無滋味；辟穀不是道，飢餓傷腸胃；休妻不是道，陰陽失宗位。如何却是道，太乙含真氣，氣交而不交，升降效天地。二物相配合，起自於元始，姤女與嬰兒，匹配成既濟。本是真陰陽，夫妻同一義。所以不須休，孤陽豈成事？出示爲神仙，金丹豈容易？志士不說真，大洞隱深誼。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斯言真妙言，便是太一力。紫陽曰：休妻謾遣陰陽隔，絕粒徒教腸胃空。蓋引《太一真人破迷歌》之語。辟穀故非至道然，休妻之說，其理深遠。今世地獄之輩，見紫陽言此，即將金華三峰御女之術，妄爲箋注，迷惑後來，陷士大夫於地獄。殊不知太一真人與紫陽真人之旨趣，乃是身中真陰真陽交合之義也。故《參同契》曰：雄不獨處，雌不孤居。又云：物無陰陽，違天背元，牡雞自卵，其雛不全。雲房曰：莫謂此身俱是道，獨修一物是孤陰。白玉蟾曰：自家身裏有夫妻，說向時人須笑殺。蓋爲此也。紫陽曰：能將日用顛倒求，大地沙塵盡成寶。又云：若能轉此生殺機，反掌中間災變福。又曰：勸君臨陣休輕敵，恐喪吾家無價珍。又云：若會殺機明返覆，如知害裏却生恩。後又誡曰：未

鍊還丹須急鍊，鍊了還須知止足，若也持盈未已心，不免一朝遭殆辱。此論防危慮險，蓋轉反覆之機。若色心未除，慾火下熾，則大寶傾喪，命基頹圯，到此之時，悔之何及！僕所以再此以警世之學道者，但願俱趨正道，同證仙階，提携後來，毋復一盲引一盲也。《葛仙翁流珠歌》曰：流珠流珠，投我區區，雲遊四海，歷涉萬書。茫茫汲汲，忘寢失哺，參遍知友，燒竭汞朱。三十年內，日日長吁，吾今六十，憂赴三塗。賴師傳授，元氣虛無，先定金鼎，後定玉爐，離火激發，坎水規模。玉液灌溉，洞房流酥，真人度我，要大丈夫。念茲在茲，寄吾記吾。以此顯見前真學道勤苦，未有不遇至人點化也。修鍊內丹之道，藥物不過鉛汞二物而已，當先修人道，以忠孝爲本，濟物爲先。實此一身，內功外行，除嗜慾，定心氣，節飲食，省眠睡。身中至藥，精與氣神，精不妄泄則元氣混融，元氣混融則元神安逸。三者既固，則鼎器漸完。鼎器既完，方可言修鍊也。或問：如何是順則生人，逆爲丹母？答曰：順者，人倫之大端，分精氣以成人，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有身則有患，煩惱從此起也。逆者顛倒五行，和合四象，採混元未判之氣，奪龍虎始姤之精，入于黃房，產成至寶。可謂無質生質，身外有身，暨乎功滿德就，而證上仙焉！

許明道《還丹秘訣養赤子神方·脱胎》 脱胎者，乃前聖胎既就，未可出室，更於室中行脱胎工夫，謹存聖胎於髓海中，不過兩太陰甲子，直待天門忽開，如霹靂一聲，則聖胎脱出，兩箇一般無二樣。未可便離體，更有仙化之道在後。雲房曰：一聲霹靂震崑崙，無限神明暗失驚，兩箇一般無二樣，始知功滿出埃塵。

止念

論說

陳沖素《陳虛白規中指南》卷上 精滿不思色，炁滿不思食。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爲貧。

因探月窟方知物，爲躡天根始識人。

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

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

○念起即覺，覺之即無，修行妙門，惟在此已。此法無多，子教人煉，念頭一毫如未盡，何處覓蹤由。

夫無念者，非同土石草木，塊然無情也。蓋無念之念，謂之正念。正念現前，迴光返照，使神御炁，使炁歸神，神凝炁結，乃成汞鉛。

牢擒意馬鎖心猿，慢著工夫鍊汞鉛。

大道教人先止念，念頭不住亦徒然。

採藥

論說

陳冲素《陳虛白規中指南》卷上 心動則神不入炁，默然養心。身動則炁不入神，凝神忘形。夫採藥者，採身中之藥物也。身中之藥者，神炁精也。採之之法謂之收拾身心，斂藏神炁，心不動則神炁完，乃安爐立鼎，烹鍊神丹。

既濟

論說

李道純《中和集》卷三 或問：如何是既濟？曰：水升火降曰既濟。《易》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此既濟之方，懲忿則火降，窒慾則水升。

未濟

論說

李道純《中和集》卷三 或問：如何是未濟？曰：不能懲忿，則火上炎；不能窒慾，則水下濕。無明火熾，苦海波翻，水火不交，謂之未濟。

固濟

論說

佚名《養生秘錄·金丹問答》 問固濟。答曰：太真云：固濟胎不泄，變化在須臾。言其水火既濟，閉固神室而不可使之泄漏。

搬運

論說

佚名《養生秘錄·金丹問答》 問曰：何謂搬運？答曰：搬金精於肘後，運玉液於泥丸。下手工夫，口訣存焉！

防 危

論 說

佚名《養生秘錄·金丹問答》 問曰：防危。答曰：防火候之得失，忌夢寐之昏迷。翠虛曰：精生有時，時至神知，百刻之中，切忌昏迷。

匹配陰陽

論 說

原題鍾離權《秘傳正陽真人靈寶畢法》卷上 《玉書》曰：大道無形，視聽不可以見聞。大道無名，度數不可以籌算。資道生形，因形立名。名之大者，天地也。天得乾道而積氣，以覆於下。地得坤道而托質，以載於上。覆載之間，上下相去八萬四千里，氣質不能相交。天以乾索於坤而還於地中，其陽負陰而上升。地以坤索於乾而還於天中，其陰抱陽而下降。一升一降運於道，所以天地長久。

《真原》曰：天地之間，親乎上者為陽，自上而下四萬二千里，乃曰陽位。親乎下者為陰，自下而上四萬二千里，乃曰陰位。既有形名，難逃度數。且一歲者，四時、八節、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十二辰為一日，五日為一候，三候為一氣，三氣為一節，二節為一時，四時為一歲。一歲以冬至節為始，是時也，地中陽升。凡一氣十五日，上升七千里。三氣為一節，一節四十五日，陽升共二萬一千里。二節為一時，一時九十日，陽升共四萬二千里，正到天地之中，而陽合陰

位，陰中陽半，其氣為溫，而時當春分之節也。過此陽升而入陽位，方曰得氣而升，亦如前四十五日立夏。立夏之後，四十五日夏至。夏至之節，陽升通前計八萬四千里以到天，乃陽中有陽，其氣熱，積陽生陰，一陰生於二陽之中，自夏至之節為始，是時天中陰降。凡一氣十五日，下降七千里。三氣為一節，一節四十五日，陰降共二萬一千里。二節為一時，一時九十日，陰降共四萬二千里，以到天地之中，而陰交陽位。是時陽中陰半，其氣為涼，而時當秋分之節也。過此陰降而入陰位，方曰得氣，而降亦如前四十五日立冬。立冬之後，四十五日冬至。冬至之節，陰降通前計八萬四千里以到地，乃陰中有陰，其氣寒。積陰生陽，一陽生於二陰之中。自冬至之後，一陽復升，如前運行不已，周而復始，不失於道。冬至陽生，上升而還天。夏至陰生，下降而還地。夏至陽升到天而一陰來至，冬至陰降到地，而一陽來至，故曰：冬至。陽升於上，過春分而入陽位以離陰位，陰降於下。過秋分而入陰位，以離陽位。故曰春分、秋分。凡冬至陽升之後，自上而下，非無陰降也，所降之陰乃陽中之餘陰，止於陽位中消散而已，縱使下降得位，與陽升相遇，其氣絕矣。凡夏至陰降之後，自下而上，非無陽升也，所升之陽乃陰中之餘陽，止於陰位中消散而已，縱使上升得位，與陰降相遇，其氣絕矣。陰陽升降，上下不出於八萬四千里，往來難逃於三百六十日，即溫、涼、寒、熱之四氣而識陰陽，即陽升陰降之八節而知天地。以天機測之，庶達大道之緒餘。若以口耳之學，較量於天地之道，安得籌算而知之乎。

比喻曰：道生萬物，天地乃物中之大者，人為物中之靈者，別求於道，人同天地。以心比天，以腎比地，肝為陽位，肺為陰位。心腎相去八寸四分，其天地覆載之間，比也。氣比陽，而液比陰。子午之時，比夏至、冬至之節。卯酉之時，比春分、秋分之節。以一日比一年，以一日用八卦時比八節。子時腎中氣生，卯時氣到肝。肝為陽，其氣旺陽升，以入陽位，其春分之比也。午時氣到心，積氣生液，夏至陽升到天，而陰生之比也。午時心中液生，酉時液到肺。肺為陰，其液盛陰降，以入陰位，其秋分之比也。子時液到腎，積液生氣，冬至陰降到地，而陽生之比也。周而復始，日月循環，無損無虧，自可延年。

《真訣》曰：天地於道一得之，惟人也，受形於父母，形中生形，去

道愈遠。自胎完氣足之後，六欲七情耗散元陽，走失真氣，雖有自然之氣液相生，亦不得天地之升降。且一呼元氣出，一吸元氣入，接天地之氣，既人不能留之，隨呼而復出，本宮之氣反而為天地奪之，是以氣散難生液，液之少難生氣。當其氣旺之時，日用卯卦，而於氣也多入少出，強留在腹，當時自下而升者，不出自外而入者，暫住二氣相合，積而生五臟之液，還元愈多，積日累功，見驗方止。

《道要》曰：欲見陽公長子，須是多人少出。從他兒女相爭，過時求取真的。乃積氣生液，積液生氣，匹配氣、液相生之法也。行持不過一年，奪功以一並三。百日為期，旬日之見驗。進得飲食而疾病消除，頭目清利而心腹空快，多力少倦，腹中時聞風雷之聲，餘驗不可勝紀。

解曰：陽公長子者，乾索須坤，如氣升而上也。兒是氣，自腎中升。女是液，自心中降。相爭而上下之故，閉氣而生液，匹配兩停，過時自得真水也。

聚散水火

論說

原題鍾離權《秘傳正陽真人靈寶畢法》卷上 《金誥》曰：所謂大

道者，高而無上，引而仰觀其上無上，莫見其首。所謂大道者，卑而無下，儼而俯察其下無下，莫見其基。始而無先，莫見其前。終而無盡，莫見其後。大道之中而生天地，天地有高下之儀。天地之中而有陰陽，陰陽有始終之數。一上一下，仰觀俯察，可以曠其機。一始一終，度數籌算，可以得其理。以此推之，大道可知矣。

《真原》曰：即天地上下之位，而知天地之高卑。即陰陽終始之期，而知天道之前後。天地不離於數，數終於一歲。陰陽不失其宜，分於八節。冬至一陽生，春分陰中陽半，過此純陽而陰盡。夏至陽太極而一陰生，升降如前。上下終始，雖不能全盡大道，而不失大道之體。欲識大

道，當取法於天地，而審於陰陽之宜也。

比喻曰：以心、腎比天地，以氣、液比陰陽，以一日比一年。日用艮卦比一年用立春之節，乾卦比一年用立冬之節。天地之中，親乎下者為陰，自下而上四萬二千里，乃曰陰位。冬至陽生而上升，時當立春陽，升於陰位中二萬一千里，是陽難勝於陰也。天地之中，親乎上者為陽，自上而下四萬二千里，乃曰陽位。夏至陰生而下降，時當立冬，陰降而下離天六萬三千里，去地二萬一千里，是陰得位而陽絕也。一年之中立春比一日之時，艮卦也，腎氣下傳膀胱，在液中微弱難升也。一年之中立冬比一日之時，乾卦也，乾卦心液下入，將欲還元，復入腎中，乃陰盛陽絕之時也。人之致病者，陰陽不和，陽微陰多，故病多。

《真訣》曰：陽升立春，自下而上，不日而陰中陽半矣。艮卦氣微丑寅陰降立冬，自上而下，不日而陽中陰半矣。乾卦氣散戌亥。天地之道如是。惟人也，當艮卦氣微，不知養氣之端。乾卦氣散，不知聚氣之理。日夕以六慾七情耗散元陽，使真氣不旺，走失真氣，使真液不生，所以不得如天地之長久者，蓋以此矣。故古人朝屯暮蒙，日用二卦，乃得長生在世。朝屯者，蓋取一陽為屈而未伸之義，其在我者，養而伸之，勿以耗散。暮蒙者，蓋取童蒙求我以就明棄暗，乃陰間求陽之義，其在我者，昧而明之，勿以走失。是以日出當用艮卦之時，以養元氣，勿以利名動其心，勿以好惡介其意。當披衣靜坐，以養其氣。絕念忘情，微作導引。手脚遞互伸縮三五下，使四體之氣齊生，內保元氣上升以朝於心府。或咽津一兩口，搓摩頭面三、二十次，呵出終夜壅聚惡濁之氣。久而色澤充美，肌膚光潤。艮卦養元氣。又於日入用乾卦之時，以聚元氣。當入室靜坐咽氣，搐外腎。咽氣者，是納心火於下。搐外腎者，是收膀胱之氣於內。乾卦聚元氣。上下相合腎氣之火，三火聚而為一，以補暖下田。無液則聚氣生液，有液則煉液生氣，名曰聚火，又曰太一含真氣也。早朝咽津摩面，手足遞互伸縮，名曰散火，又名曰小煉形也。

《道要》曰：花殘葉落深秋，楊妃懶上危樓。欲得君民和會，當時宴罷頻收。此納心氣而收膀胱氣，不令耗散而相合腎氣，以接坎卦氣，海中新生之氣也。必以交立冬為首，見驗方止。行持不過一年，奪功以一並三，百日為期，旬日見驗。容顏光澤而肌膚充悅，下田溫暖，小便減省，

四體輕健而精神清爽，痼疾宿病盡皆消除。如惜歲月，不倦行持，只於匹配陰陽功內稍似見驗，叙入此功，日用添入艮卦，略行此法。乾卦三元用事，應驗方止。三元乾、艮、震也。

解曰：花殘葉落深秋者，如人氣弱日暮之時，陽氣散而不升，故曰懶上危樓。樓者，重樓也。心為君火，膀胱民火，咽氣搐外腎，故心與外腎氣聚而為一，故曰和會。宴乃咽也，收乃搐也。早辰功不絕者，此法為主本也。

龍虎交媾

論說

佚名《太上長文大洞靈寶幽玄上品妙經發揮·龍虎交媾》 夫龍虎交在五六，所出在舌，《龍虎上經》之內，為之真篇，曰通神玉鎖，內亦論也。吾聞世中有道經千卷，盡隱聖方妙法，妙術玄機。且夫真一之術，便是太陽之道，吾今為汝細說，用心記之。夫龍者震也，屬木，內隱火，夫虎者兌也，屬金，內隱水。交者屬土內和四象，此是五行並足也，方成造化。若修身養命，須用真一之氣，鍊三田之寶，合象之神，使八卦之爻，用周天之火，結腹內之胎，方離塵世之景，神仙之地，可超凡入聖，以為成道。

頌曰：五數為陽六數陰，龍交虎媾兩相吞，木生水火皆逢土，父母夫妻與子孫。

原題鍾離權《秘傳正陽真人靈寶畢法》卷上

《金誥》曰：太元初

判而有太始，太始之中而有太無，太無之中而有太虛，太虛之中而有太空，太空之中而有太質。太質者，天地也。天地清濁，其質如卵而玄黃之色，乃太空之中一物而已。陽升到天太極而生陰，以窈冥抱陽而下降。陰降到地太極而生陽，以恍惚負陰而上升。一升一降，陰降陽升，與天地行道而萬物生成也。

金丹總部·內丹部·內丹功法分部

《真原》曰：天如覆盆，陽到難升。地如磐石，陰到難入。冬至而地中陽升，夏至到天，其陽太極而生陰。所以陰生者，以陽自陰中來而起於地，恍恍惚惚，氣中有水，其水無形，夏至到天成水，是曰陽太極而陰生也。夏至而天中陰降，冬至到地，其陰太極而陽生。所以陽生者，以陰自陽中來而出於天，杳杳冥冥，水中有氣，其氣無形，冬至到地，積水生氣，是曰陰太極而陽生也。

比喻曰：以身外比太空，以心腎比天地。以氣液比陰陽，以子午比冬夏。子時乃曰坎卦，腎中氣生。午時乃曰離卦，氣到心。腎氣與心氣相合而太極生液，所以生液者，以氣自腎中來，氣中有真水，其水無形。離卦到心，接著心氣，則太極而生液者如此。離卦心中液生，坎卦液到腎，液與腎水相合而太極，復生於氣。所以生氣者，以液自心中來，液中有真氣，其氣無形。坎卦到腎，接著腎水，則太極而生氣者如此。可以比陽升陰降，至太極而相生。所生之陰陽，陽中藏水，陰中藏氣也。

《真訣》曰：腎中生氣，氣中有真水。心中生液，液中有真氣。真水、真氣乃真龍、真虎也。陽到天而難升，太極生陰。陰到地而難入，太極生陽。天地之理如此。惟人也，不得比天地者，六慾、七情感物喪志，而耗散元陽，走失真氣。當離卦腎氣到心，神識內定，鼻息少入遲出，綿綿若存，而津滿口勿吐勿咽，自然腎氣與心氣相合，太極生液。以液與真水相合，真氣戀液，真水戀氣。本不相合，蓋液中有真氣，氣中有真水，互相交合相戀而下，名曰交姤龍虎。若以火候無差，而抽添合宜，三百日養就真胎而成大藥，煉質焚身，朝元超脫之本也。

《道要》曰：一氣初回元運，真陽欲到離宮，提取真龍真虎，玉池春水溶溶。此恐泄元氣而走真水於身外也。氣散難生液，液少而無真氣。氣、水不交，安成大藥。當此年中用月，以冬至為始，日中用時，以離卦為期。或以晚年奉道，根源不固，自度虛損而氣不足之後，十年之損，一年用功補之，名曰採補還丹。補之過數，止行此法，名曰水火既濟。可以延年益壽，乃曰人仙。功驗不可備紀。若補數足而口生甘津，心境自除，情慾不動，百骸無病，而神光暗中自見雙目，時若驚電。以冬至日為始節，用法三百日胎仙具。

解曰：在外午時為離宮，太陽為真陽。在人心為離宮，元陽為真

龍也，真虎乃腎中之水也。真龍心液中之氣，口爲玉池，津爲春水。

鍊法入道

論說

施肩吾《西山群仙會真記》卷五 《西山記》曰：以法人道，道故不難，以道求仙，仙亦甚易。求仙不難，所以難者，所學之道不正。學道不難，所以難者，所學之法不真。昔人隱形易貌，留炁返魂，呪白刃不傷，禁毒蟲不害，釘釘自落，履火不焦，使水逆行，迴風倒雨，結巾投地而兔走，盤帶輟針而蛇行，菰菓結實于須臾，龍魚遨遊乎頃刻。若此是其術也，而與法不同。故昔人以冬後陽生，而春分之後餘寒悞入腸胃，以爲傷寒之疾，既覺急居淨室，盤膝正坐，閉目冥心，定息住炁，以雙手疊之，兜外腎向前，倒身跪禮，不過二三十度，汗出清涼，寒炁自散。昔人夢泄遺漏，或下元虛冷，乃於日落之後，靜坐幽室，以手兜外腎，以手搓臍下，八十一數，搓手兜腎，兜手搓臍，八十一數，九遍爲度，但左右換手而已。遂丹元補暖，真炁充盈。昔人以幽居靜室，絕念忘言，一向下心火，閉目存想，如火輪炎炎，積日炁海堅固，顏色異常，日久下盡諸穢，自耐寒暑也。昔人以飲食過度，胸臆注滿，或寒熱凝滯，或痛結壅塞，當靜坐鼻引清炁，口閉不開，多人少出，攻所病之處，大緊方放其炁，不下三五次，自然消除，永絕萬病。昔人心上爲陽，而陰不能到，以腎下爲陰，而陽不能及。故湧泉之上，炁升而不降，血注而不升，致使腳膝沉重，陰凝而陽散。又況終日奔馳，無時休息，當夜後湯濯二足，此外益而功少，不若高舉二足，使炁倒行，流于湧泉，逆流于丹闕，即日足輕，行及奔馬，其步如飛也。昔人以四肢小疾，五臟微痼，或而凝滯壅塞，靜坐澄清，閉目絕念，運心炁于所病之處，暫閉息少時，無攻不勝。已上皆法也。而與道不同。夫道者，無所不包，無所不通，何止爲伎藝之能，治疾病之功而已。因術識法，因法知道，道本一陰一陽而已。陰陽相交相合，

故天地有春夏秋冬之四季，日月有弦望晦朔之四候。惟人也，於一日之間，丑未寅初，陽合陰也；辰未巳初，陽交陽也；未末申初，陰合陽也；戌未亥初，陰交陰也。悟陰陽交合，何道之遠哉？

鍊形化炁

論說

施肩吾《西山群仙會真記》卷五 《西山記》曰：形者，炁之舍，炁者，形之主。借形養炁，炁壯而形固矣！運炁鍊形，形全而炁自真矣！故人之真炁，大運隨天，春在肝，夏在心，秋在肺，冬在腎。人之元炁，小運隨日，子在腎，卯在肝，午在心，酉在肺。古先達士，識破天機，以炁度合天度，以日用參年用。自子至午，炁生之時，而用聚炁還丹之法；自午至子，炁散之時，而用收炁鍊丹之法。《彭玉真人訣》曰：午前鍊乾，午後鍊坤。自寅至午，乃昇身靜坐，冥目忘言，鼻息遲遲，密想心宮如夫婦相見之儀，久久成功，而得長生不死。

昔《元昉真人訣》曰：自辰起，不語，以舌攬上腭下腭惡濁之津，咽之，而呵出心中所積喜怒哀樂之炁，真炁上升，寄留面目，以手握之。次居靜室，冥坐不語，至午未之間，炁盛神昏，側卧閉口而睡，積日安樂延年，亦可留形住世。此知其時候，悟其交合，而無採取之法也。西山上聖，知其子時腎炁生，卯時肝炁生，午時腎炁交心炁，積炁生液，還于丹田，而曰玄珠。若火候無差，乃成大藥。腎炁之中暗藏真一之水，心液之上暗藏正陽之炁，以陰抱陽，用水承炁，此大道之本，長生之藥。如何使之不走失，當辰巳之間，幽室靜坐，神識內守，滿口含津，勿咽勿吐，鼻息少入遲出，綿綿若存，自然二炁相交，凝結如露。一百日無差，藥力全，二百日聖胎堅，三百日仙完而真炁生。炁中有炁，而可鍊炁成神。故鍾離曰：昔有三真，頌金丹六訣矣！若以修行不悟，此世人學道謾勞功，又曰：閑庭無事憶江南，華滿春城水滿潭，若見揚州風物好，是須穩駕

虎龍船。此名曰龍虎交媾，又曰採藥之法也。及自午至子，而用收炁鍊丹之法者，而為火候，古今不同。夫不悟真理，不識天機，而達造化之宜者，惟扁鵲解《靈樞》，以鼻引清炁，入而留之，四息為一鍊，二十四鍊為一兩火。夏至之後，以巽卦天靈運二十五度行之，鍊真汞而為陰胎；冬至以乾卦靈符運二十五度，行之，鍊真鉛而為陽息。陽息投陰胎，而變金丹，金丹一粒，可長生不死。廣成子教黃帝，自辰至暮，靜坐忘念，屏絕外慮，神識內守，一意不散，降心火于丹田，存臍下如淨瓶。淨瓶之中有一珠如彈丸，用炎炎火，不計晝夜而下燒之。至于胎成息住，自然不飢不渴，不畏寒暑，可以留形住世，此進火得時，亦無聚炁之法。

西山有頌曰：佳人才子正當年，華落黃昏聚會難，不避主公腸欲斷，時來須索閉陽關。此戊末亥初，炁隨真液，還丹之際，陰交陰而炁欲散失，當居靜室，息不必閉也，但少入運出，心火下降，至意留在丹田，恐腎炁而不停，心火降而不住，乃微以肚腹輕脅，丹田自熱，鍊日中所得之藥。始也一百日乾卦，次一百日兌卦至乾卦，次一百日坤卦至乾卦，乾坤相見，大候無差。若此加減合宜，如說抽添，須肘後飛金晶也。故古先上聖，於離卦採藥，乾卦進火，三百日結就內丹而為陸地神仙，形神俱妙，浩劫不死，故鍊形之道，非真炁不可也。

鍊炁成神

論說

施肩吾《西山群仙會真記》卷五《西山記》曰：以炁鍊形，形化炁而體骨輕健，入水不溺，蹈火不熱。其大平龍虎交媾而成大藥，火候無差，以變金丹。若以神鍊炁，炁鍊成神，非在于陽交陰會，其在于抽鉛添汞，致二八之陰消，換骨鍊形，使九三之陽長，三百日胎仙完而真炁生，不可再採藥也。肘後飛金晶，自腎後尾間穴升之，而到夾脊，自夾脊雙關升之而至子宮，不止于腎炁補腦；而午後降真火，以鍊丹藥，致陰盡陽純

也。如是子時腎炁方生，靜室清心，閉目正坐，斂身而腎炁自聚，微微昇身，偃胸直腰，先到夾脊，次到子宮，自子加至辰巳，定一百日，一撞三關，而又積心之真火，煅鍊下元內丹，陰固陽凝，炁自紛紜，是日炁中有炁，前升入頂，後起入腦，前後俱起，但升身勿動，以焚身逐陰鬼，一燒增一炁，十燒增一神，百燒延萬年，千燒出塵世。古先上聖，恐火太過，而又有澆灌之法也。始以採藥，是玉液還丹，次以肘後金晶入腦，自上田復入下田，是金液還丹之法也，以鼓兩頰而虛咽納炁是也。丹就而真炁生，以真炁鍊五臟之炁。《九仙經》云：鍊神劍金槌，本以五臟之炁。《中黃經》云：閉之千息，以鍊五臟，五臟各出本色炁，聚而上以朝元，三陽合而升之入頂，是則不出五臟。而無修鍊之時，又無煅鍊之法也。西山有鍊炁之法，妙且玄矣！採藥進火，三百日大藥成，還丹鍊形，二百日真炁滿，大運不必隨天，但可以小運應日。閉炁鍊炁，如甲乙日鍊肝炁，甲日肝炁先進于艮卦，閉息至巽卦為期，如青炁現，運而在頂。乙日養肝炁，與《畢法》同。凡起火，識五行生尅也。丙丁日鍊心炁，丙日心炁先進于巽卦，閉息至坤卦為期，如赤炁現，運而在頂；丁日養心炁，凡起火識五行生尅也。戊己日鍊脾炁，先進于春，則辰時一時閉息，夏則未時閉息，秋則戌時閉息，冬則丑時閉息，凡起火，識五行生尅也。庚辛日鍊肺炁，庚日肺炁先進于坤卦，閉炁至乾卦為期，如白炁現，運而在頂。辛日養肺炁，凡起火，識五行生尅也。壬癸日鍊腎炁，壬日腎炁先進于乾卦，閉息至艮卦為期，如黑炁現，運而在頂。癸日養腎炁，凡起火，識五行生尅也。十日一翻，鍊遍五臟，凡二百五十日，各鍊二十五數，真炁自聚，開河車，搬五彩之物，笙簧女樂，車馬旌旗，各分方號隊陣，喜笑熙熙，上朝帝闕，共入天宮。或而陰鬼作梗，邪魔為障，但于靜室中，閉目冥心，升身正坐，三昧真火自起，一燒而魔鬼消散。火過清涼，了無一物。前件侍從歌樂，轉加繁盛。終日默坐，內觀明達，並無厭足，奇驗異證，不可備錄。既覺身形常似飛騰，意氣飄揚，難以制禦，常用調神出殼，乃超凡入聖之時也。

鍊神合道

論說

施肩吾《西山群仙會真記》卷五《西山記》曰：修真之士，志在玄元而甘寂寞，一日炁滿功盈，五炁朝元，三花聚頂，血凝炁聚，萬神朝真，併在上宮，富貴華盛，樓臺車馬，士女笙簧，殆非人世所有，勿得認為真境，是自身上宮，未能超脫內院，因循不出，是為困在昏衢，形神俱妙，不能超脫，止為陸地神仙，難以棄殼而返十洲三島。西山上聖，前功已滿，而出殼之法，不可不備錄詳記也。

昔海蟾公功滿數足，陽神欲出，方在上宮而靜室孤坐，如鶴出天門，龍升舊穴，猛撞天門自開，棄殼而去。鍾離公功滿數足，靜坐內觀，如登七級寶臺，自下而上，一級至一級，上盡到時，勿忽忽則變殼不出，止為陸地神仙。登之既盡，閉目下跳，如夢中方寐，身外有身，如嬰兒大，瑩潔可愛，勿得遠遊，速須復入本軀。入而不出，與天地齊年，出而不入，與凡俗異處。呂公出法，七層寶臺，三級紅樓，一如鍾離之法。方當內觀，紫河車搬神上入天宮，留戀紫華而不肯超出，故起真火，而於煙焰中化一火龍，躍出昏衢，乃棄殼之法，最妙者也。世祖禪師雖無火候，而陰靈亦不散，方在內觀，而于定中以神聲聲而去，此止可出而不見入法也。昔達磨六祖禪師，雖是陰神出殼，始以形如槁木，心若死灰，集神既聚，一意不散，神識內守，從心地湧起，一升復一升，直過三十三天化樂天宮，如道家之在上宮也。當跪禮前進，從三門之中中門而出，此亦出而不能入也。西山上聖，功滿數足，其出也雖不離內觀中起大，歌樂中過門，故起火是搬神入頂，過門是調神出殼。方在內觀，起火之後，想鬧華深處，有孤村寮舍三二間，始自彼中出，既遠既近，而迴望故園，依依寥落，欲去不可回視，欲來則不可錯路，聖聖相傳，皆得棄殼而無難易也。頌曰：功成須是出神京，內境繁華勿累身，回望故園風物好，鬧華深處

有孤村。嗟夫，少學無知之徒，止於定中而出陰神，一日悞出天門，不能回返本軀，名曰尸解坐化，迷惑世人，深為有識者之所笑也！

鍊道入聖

論說

施肩吾《西山群仙會真記》卷五《洞天語錄》曰：世人不悟大理，以塵世石火電光中，暫榮暫貴，役使心緒無定，一日氣弱而病，氣絕而死，轉轉不悟，流身異類，透靈于別殼，終不達生死之宜。夫修養真氣，真氣既成，而鍛鍊陽神，陽神既出，得離塵世，方居三島，功成神還棄殼，須傳流積行于人間。行滿功成，受紫詔天書，而居洞天矣！《稚川受道記》曰：道成之人，不可不傳，傳之非人，禍及七祖，得人不傳，災臨己身。赤松子戒黃帝曰：道不可私，求必以物將，其理當信金，而示不變也。

《西山記》曰：所為捨施者，表其受道之人誠心也。大則捨一身，中則捨兒孫，下則捨田宅。上則捨施于有道之人，中則捨施于有法之人，下則捨施于有術之人也。《茅真君戒》曰：傳道之人，必欲與先聖立教，遇有志之士，勿謂無信金而不傳，遇無志之士，勿謂得信金而強與。非特墜教墜道，而又彼此皆無益也。玉真人請益元德真君曰：上仙入南洲，傳道立教，必欲立盟誓，出金玉者，何也？真君曰：蓋南洲之人，孽重福薄，不信天機，輕命重財，願為下鬼，若不立信金，彼必有反慮，若不設盟誓，彼必輕泄，故取之以金，表其不變，嗟夫！人居大眾，萬中無一人奉心清虛；清虛萬中，無一人志誠；志誠萬中，無一人明者，明破天機，而輕于財貨，委于性命，留意者少矣！蓋其人假道求財，誑惑有志之士，致使信心者見道流棄之，遂使高道之士，束手鉗口，見死不救。若奉道之士，識人而知其賢愚，愛法而知其邪正，節次得事，續續有功，使泰華為金，未可酬師友之一二也。

九還七返

論說

李簡易《玉谿子丹經指要》卷上 還返者，顛倒之義也，乃金火之乘數耳。紫陽曰：七返朱砂返本，九還金液還真，休將寅子數坤申，但看五行成準。謂金數四，以土乘之即九還矣！火數二，以土乘之即七返矣！《參同契》所謂秘在鉛火者，即金丹也，金丹即神水華池也。《古文龍虎上經》曰：丹術著明，莫大乎金火。又曰：神室鍊其精，火金相運推，雄陽翠玄水，雌陰赭黃金。《契》云：擣治並合之，持入赤色門。祕旨在其中矣！紫陽曰：白虎首經至寶，華池神水真金。今直指而明之，庶幾開悟。金者真鉛也，火者神汞也，真鉛是先天之氣，自腎中生，故丹經云：卓哉！真鉛，天地之先；神汞是性中之真，從心中出。腎中之氣藏真水，性中之真畜真火。石真人云：藥取先天氣，火尋太陽精，能知藥取火，定裏作丹成。不得真土則不侔矣！是以金火還返，為內丹之至要，當於一身中求之，捨此之外，皆非道也。

佚名《養生秘錄·金丹問答》 問曰：何謂九還？答曰：金生四，成數九，還者自上而還下，九乃老陽之數。陰真君曰：從子至申為九還，亦順也。

問曰：何謂七返？答曰：火生二，成數七，返者自下而返上也。乃少陽之數。陰真君曰：從寅至申為七返，逆行也。

金木交併

論說

李簡易《玉谿子丹經指要》卷上 金者鉛之情，木者汞之性，杳冥恍惚，不可名狀。金之在體，剛健純粹，暢於四肢，是金之本情也，非情慾之情也。木之處內，柔順惻隱，如聞蛙鳴而汗下，為木之本性也，乃仁之端是也。金之情因鉛而生育，木之性因汞而凝凝，鉛汞相投之時，凝凝生育而情性自相戀也。真一子所謂雄情雌性，相須含吐，類聚生成，變化真精，以為神藥。紫陽曰：木性愛金順義，金情戀木慈仁，相吞相啗却相親，始覺男兒有孕。《契》云：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又曰：金伐木榮。若非媒人和合，則有間隔之患矣！

水源清濁

論說

李簡易《玉谿子丹經指要》卷上 水源者，心源性海之喻也，若龍蟠虎踞，雲散霧收，可謂慾海波澄，愛河浪息，靜處乾坤大，閑中日月長。曰濁曰清，當時自見矣！

日用五行

論說

原題張果老《太上九要心印妙經》 夫日用者，長以神守於氣，氣守於神，神氣相守，聚而不散者，真日用也。神能通應，意到心成，若神定，則行住坐臥晝夜皆同。神伏氣在，氣在神，神在形，三物皆在，復歸真一，萬事畢矣！又五行者，心主神，肝主魂，脾主意，腎主志，肺主魄，五行聚而化為丹也。聚之訣曰：專於一神，志於一意，守於魂魄，會於丹田。魂魄者，人之神氣也，氣乃命也，神乃性也，一性固命，一命固性，性命相固，共成一氣。一氣者，火也，其火無形，發之有焰，此火只可煉丹，不可別用，若能內守真火，聚而不散者，真抱元守一之道也。

七返還丹

論說

原題張果老《太上九要心印妙經》 夫七返還丹者，天有七星，運轉四時；人有七竅，唯聽視聞。眼觀色者，視之不見；耳聽聲者，聽之聞；鼻不聞香，口受無味，真七返也。一心歸命謂之還，五氣不散謂之丹。丹有二種，於內外二丹者，超神接氣，超神在世。出世接氣者，火候無差。其內丹不得外丹則不成，其外丹不得內丹則無主。內丹者，真一之氣；外丹者，五穀之氣。以氣接氣，以精補髓，補接之功，不離陰陽二氣。陽氣昇即為返，陰氣降即為還，晝夜還返，至於丹田。陽不得陰而不昇，陰不得陽而不降，自然還丹之要，祕於此矣！

八卦朝元

論說

原題張果老《太上九要心印妙經》 夫八卦者，以心腎為坎離，坎離為陰陽。陽即魂也，陰即魄也。魂者以應東方甲乙木，謂之青龍；魄者以應西方庚辛金，謂之白虎。因坎離生龍虎，乃成四象，內分八卦。八卦者，東方甲乙木，甲主乾，乙主坤；木生丙丁，丙主艮，丁主兌，艮兌合序為一氣者，火也。火生戊己，戊己無形，分於四季，內生庚辛，庚主震，辛主巽，合而為一者，金也。金生壬癸，壬主離，癸主坎，坎離者，陰陽也。陰陽者，內外也，內氣為陽，外氣為陰，陰陽升降，動靜自然，非神所作，乃天地沖和之氣，常在坎離之間，綿綿晝夜，息息無窮，此乃八卦還元歸根之道也。

九還一氣

論說

原題張果老《太上九要心印妙經》 夫九者，陽也，還者，聚也，一者氣也。九陽既聚，性命相守，上則清虛，日月行度之數；下則地氣，生產萬物之源；中則人身，陰陽造化之理。內各有三，故曰三共之道，是名九要也。內各有三者，天有三，日月星，以應人之眼耳鼻；地有三，高下平，以應人之魂魄精。魂魄精者，以應人之精氣神。神乃精之主，精乃神之本，名則分三，不離一氣。一氣者，胎息也，胎乃藏神之府，息乃胎化，元因息生，息因神為胎，胎不得息則不成，息不得神則無主。神乃息

之主，息乃胎之根，胎乃息之宅，神乃胎之真。在腹之中謂之胎，一呼一吸謂之息，故名胎息也。胎者形中氣之子，息者形中神之母，形中子母，何不存守，存守者，存其神而守其氣。其氣在坎離夾中，圓如杵臼，又象伏龜，故曰神龜。龜含黑水，水中有氣，名曰神氣，又曰碧眼胡僧，號曰真人人之根蒂，俱在此焉。十二時中，天門借氣，緊閉地關，神室內守，自有神龜呼吸，有名無形，有動無名，非所用升降，自然藉外氣則升，隨氣升而腹自鼓，外氣升而內氣降，內氣降而腹自納，鼓納之機，天地之橐籥也。橐籥者，天地動作之氣，真陰真陽也。內氣為陽，外氣為陰，內氣不出，外氣不入，神符氣定。外氣符即為至寶，內氣符即成金丹。金丹者，純陽之物，浩然之真，直指天機，歸根之道盡矣！若遇至人，與天盟誓，先付口訣，次傳心印，慎勿輕泄天寶。戒之！戒之！

出生化神

論說

佚名《太上長文大洞靈寶幽玄上品妙經發揮·出生化神》 夫出生者，日出明朗，月出生光，晃朗萬耀，萬物出生滋榮，人神出生變化，修身即神出，不修則神散。皈九道三道即上，六道即下。三道者：仙道、神道、佛道；六道者，在下者，駝驢象馬之等。人若堅心修鍊，久後成真，如人修鍊即神全，必得生天。此者名號，出生變化，若人修鍊佛道，方歸佛道也。若人修鍊仙道，方歸仙道也。人若不修，豈能歸生神之道？人若不行三等，不歸道，即轉回也。

頌曰：三生三道在人修，身外何須更苦求，盡是從凡來入聖，仙佛皆是汝心頭。

河車運轉

論說

佚名《太上長文大洞靈寶幽玄上品妙經發揮·河車運轉》 夫車者，北方之正炁，生於金內，旺在水宮，見火而成，遇土成變。故能生木，運轉五行，方號河車。河車，水也，天地始生，先得水而後生火。人之所先，得精而後得血。真胎所生，先得氣而後變為神也。故聖人之言，機於河車也。

頌曰：河車本是水中輪，水裏般來火裏存。若鍊自家身內寶，一壺仙酒一浮雲。

四正八用

論說

佚名《太上長文大洞靈寶幽玄上品妙經發揮·四正八用》 夫四正者，只是鍊本宮之氣也。春時只分春也，生後有花謝，秋時殺後，有花開也，蓋因見土而成反覆也。人之作用，上則有一降，在下者即昇於上，在左者即至於中，在右者亦見於土，故四正之氣，皆會於中，豈不謂之交也？四氣見土，便生黃芽，名號之為五芽之氣，可生五常之神。此神若全，萬神俱足，萬神俱足，一體成真，方始為真人也。

頌曰：四正生神最有功，五芽變化萬靈通。誰知左右皆相會，南北常隨西與東。

坎離交姤

論說

陳沖素《陳虛白規中指南》卷上

追二炁於黃道
會三性於元宮

鉛龍升，汞虎降。驅二物，勿縱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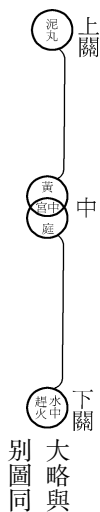
夫坎離交姤，亦謂之小周天。在立基百日之內，見之水火升降於中宮，陰陽混合於丹鼎，雲收雨散，炁結神凝，見此驗矣。

紫陽真人曰：龍虎一交相着戀，坎離方姤便成胎。溶溶一掬乾坤髓，著意求他啜取來。

乾坤交姤

論說

陳沖素《陳虛白規中指南》卷上



華池神水頻吞咽，紫府元君直上奔。
常使炁沖關節透，自然精滿谷神存。
一朝得到長空路，須感當初指教人。

夫乾坤交姤，亦謂之大周天。在坎離交姤之後見之，蓋藥既生矣，於斯出焉。右訣曰：離從坎下起，兌在鼎中生。離者火也，坎者水也，兌者金也，金者藥也。是說也，乃起水中之火，以煉鼎中之藥。莊子云：水中有火，乃成大塊。玉蟾云：一點真陽生坎內，填却離宮之闕。造化無聲，水中起火，如在虛危穴。丹陽真人云：水中火發休心景，雪裏花開滅意春。其證驗如此。夾脊如車輪，四肢如山石，兩腎如湯煎，膀胱如火熱。一息之間，天機自動，輕輕然運，默默然氣，微以意而定息，應造化之樞機，則金木自然混融，水火自然升降。忽然一點大如黍珠，落於黃庭之中，仍用採鉛投汞之機，百日之內，結一日之丹也。當此之時，身心混然與虛空等，不知身之爲我，我之爲身。亦不知神之爲炁，炁之爲神。似此造化，非存想非作爲，自然而然，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復命篇》曰：井底泥蛇舞柘枝，窗間明月照梅梨。夜來混沌顛落地，萬象森羅總不知。

五氣朝元

論說

李道純《中和集》卷三 或問：如何是五氣朝元？曰：身不動精固，水朝元；心不動氣固，火朝元；性寂則魂藏，木朝元；情忘則魄伏，金朝元；四大安和則意定，土朝元。此之謂五氣朝元也。

火中有水

論 說

李道純《中和集》卷三 或問：如何是火中有水？曰：從來神水出高原。以理言之，水不能自潤，須仗火蒸而成潤。以法象言之，火旺在午，水受氣在午。以此求之，火中有水，明矣。若以一身言之，則是氣中之液也。

水中有火

論 說

李道純《中和集》卷三 或問：如何水中有火？曰：以理言之，日從海出。以法象言之，水旺在子，火受胎在子。以一身言之，則是精中之氣也。

運火行持

論 說

陳致虛《修煉須知·運火行持》 伯陽真人曰：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諸非星月，安能得水漿。二氣玄且遠，感化尚相通。何況近存

金丹總部·內丹部·內丹功法分部

身，切在於心胸。陰陽配日月，水火為效徵。又曰：性主處內，立置鄆鄂，情主營外，築垣城郭，城郭完全，人物乃安。《黃庭經》云：作道優游深獨居，扶養性命守虛無。緣督子曰：今之修道者，不得正傳，不悟平叔未鍊還丹莫入山之語，唯欲避喧求靜，遷世遠人，出妻屏子，離塵絕俗，窮谷深山獨居孤處，以為自高，如此則棄世間法也。無名子曰：夫運火者，先定刻漏以分子午，次接陰陽以為化基，搬六十四卦於陰符，鼓二十四氣於陽火，天關在手，地軸形心。回七十二候之要津，攢歸鼎內；奪三千六百之正氣，輻輳胎中。謹戒抽添，精專運用，慮其危，防其險，不使頃刻參差，分毫差忒，故得外接陰陽之符，內生真一之體。苟或運心不謹，節候差殊，即姤女逃亡，靈胎不結。瑩蟾子曰：採藥初關，先識天癸生時，中關則知調和真息，周流六虛。自太玄關逆流至天谷穴交合，然後下降黃房，入于中宮。

上陽子曰：運火者，運內外之火。火者，藥火也。候者，符候也。符者，符合也。聖人下工鍊丹之初，須知鉛汞兩相逢迎，真一之鉛將至，運己汞以迎之，鉛汞一合而即得黍粒之丹，餌歸黃金室內以為丹頭也。夫運火者，始自復卦子時起首，疾進陽火，謂之下手工用，而進火謂之野戰。〔蓋野戰〕則龍虎交合，是用三分武火，前行短之謂也。行符者，午時姤卦用事，則進陰符，包固陽火於內，故行符謂之罷功守城。夫守城者，以其鄆鄂已立，唯溫養沐浴，防微杜漸，是用七分文火，後須長之謂也。然復與子皆從人身而求，須認自己生身之由，則得之矣，不必執文而泥象也。紫陽真人《金丹四百字》云：火候不用時，冬至不在子。學者宜子細求之也。

朔望弦晦

論 說

陳致虛撰《修煉須知·朔望弦晦》 緣督子曰：一點陽精，祕在形

一六一七

山，不在心腎，而在乎玄關一竅。學者不知陰陽，不知時候，不能還返，止於自身摸索，而認彼昭昭靈靈之識神以爲真實，轉轉差馳。《易》曰：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朱震《易傳》云：晦日朔旦，坎月離日會于壬癸。

上陽子曰：每月朔旦子時，日月合璧於癸，薄暮會于昴畢之上，此喻火之初生也。當此之時，純陰已極，微陽將生，是謂潛龍。三日之晡，月生庚上，真陽已肇，庚屬西南。《易》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參同契》曰：坤初變成震，三日月出庚。蓋是時也，藥物纔生，水源至清，未曾撓動，有氣無質之際。大修行人急向此時，具一隻智慧眼，則而象之，亦如太陰初受一陽之氣，亦似坤之下爻〔交〕乾之初爻而爲震，乃比人身純陰而生一陽。即我師云：先天一氣自虛無中來，點汞而入鼎也。是時鼎內陽氣初布，砂汞立基。紫賢真人曰：一清一濁，金木間隔於戊己之門；一性一情，陰陽會聚於生殺之戶。採二儀未判之氣，奪龍虎始媾之精，入于黃房，產成至寶也。八日酉時，月到天心，其平如繩，是謂上弦，得金半斤。《龍虎經》曰：坤再變成兌，八日月出丁，以像鼎中鉛汞，漸結流珠。是時金水氣停，不進陽火，亦無行符，唯沐浴洗心而已。三五爲望，望者日月相射，則陰中三陽已備而成乾，猶月魄得日魂而滿。喻鼎中鉛汞壯盛，真陽充滿，火明金旺，將欲成器，是金火之氣與汞固結，汞與其母兩相留戀也。既望平明，月見辛方，乾初變巽，乃陰陽相承之道。始焉則純陰得交微陽而生藥，後則陰包陽氣而成丹。巽乃承領陰符，陰氣漸生，包固陽精，使無動逸，則金砂落于胞中，陰中含陽，是謂歸根也。二十三日平明，月見丙方，坤交乾之中爻而爲艮，鼎中物藥自然凝結。是時陰陽之氣復停，不行陰符，亦無進火，唯沐浴滌慮而已。是時下弦，得水半斤。以上弦金半斤，下弦水半斤，兩弦合一斤之數，以結丹砂。《參同契》曰：兩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二十八日平明，月見乙方，此時陰陽之氣俱足，金汞結而成胎，坎離運氣於鼎中，周流六虛於象內，此喻金丹之始終也。至于晦日，日復會于壬，則陰極而陽又將生矣。上陽子曰：句裏雖已分明，而學仙子當體於身。晦、朔、弦、望，皆取證於身，不可泥文而着象也。夫月純陰也，不感日之陽氣，安能滅而復生。人亦似月也，當二八少壯之年，鴻濛未判，則陽純而氣全，故其精

方勝〔而〕欲泄。其未洩之前，是爲純陽，是號真人。故廣成子謂黃帝曰：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神將守形，形乃長生。一洩之後，即去一陽，而交一陰，是變爲離。自此而往，情慾已萌，淳朴已散，精氣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陽盡而陰純也。夫惟不知金液還丹之道者，待其陽盡陰純則死矣。唯修行之人，知其還返之妙，於其未盡之際，疾早修行，急急接助，扶救真陽，收領藥火，以鍊還丹而復其命。亦如太陰領覽太陽之氣，而復其明也。

防危護失

論說

陳致虛《修煉須知·防危護失》 緣督子曰：學全真者，得師略指門徑，而不知逐節事條，知神氣相依，而不知鉛汞交媾，既知鉛汞交媾，而不知性命混合，妄擬火候進退，不知此〔皆〕不成。真一子曰：陽火過刻，水旱不調，則凝冬變爲大暑。或陰符失節，寒暖相侵，則盛夏反爲濃霜。金宮既砂汞之不萌，一鼎則蟲螟之互起。大則山崩地圯，金虎與木龍沸騰，小則雨暴風飄，坎男共離女奔逸。以此觀之，縱識鉛汞二物，不曉火候，不防險危，實徒然耳。

上陽子曰：慮險防危，金丹之大事也。昔紫清白真人，既得泥丸翁之傳，年已六十四矣。急忙收拾金丹大料，用盡萬苦千辛，既得鉛汞相合，入鼎烹煉。以其平日天資聰明，當是溫養之時，用心不謹，不防其危，不覺汞走鉛飛，無可收救，遂作詩以自解其愠。詩曰：八兩日月精，半斤雲霧屑。輕似一鴻毛，重似千秤鐵。白如天上雪，紅似猩猩血。收入玉葫蘆，祕之不可洩。夜半忽風雷，煙氣滿寥沏。這般情與味，啞子咬破舌。捧腹付一笑，無使心腦熱。要整釣魚竿，再斫秋筠節。觀此可不慎歟？若非白真人之堅固，他人安能再整釣竿，而斫筠節乎。又得紫陽仙師以《金丹四百字》授之，令其關防慎密，後乃成道。

夫慮險防危，不啻一件，自有數說。其初採藥之時，日月歡會，龍虎將交，戰爭之際，真人已潛於深淵，浮游慎守於規中。蓋是時也，閉塞三寶，唯當專心致志，否則有喪身失命之事。紫陽翁云：白虎首經至寶，華池神水真金。又云：依時採取定浮沈，進火須防危甚。最爲初關之緊切，此其一也。採取之時，若或陰陽錯亂，日月乖離，外火雖動而行，內符閉息不應，枉費神功，此其二也。若火候過差，水珠不定，源流混濁，藥物不真，空自勞神，有損無益，此其三也。既得黍珠入鼎，須要溫養，保扶心君，苟或未善，即恐火化丹失，此其四也。至有學者備歷艱難，屢經危險，心膽驚怖，平時在懷得丹，入鼎切宜驅除，務令清淨，勿使牽掛舊慮，以亂心君，是謂滌慮洗心，是爲沐浴。偶或留戀，則恐汞鉛飛走，此其五也。及其十月胎完，脫殼換鼎，不能保固陽神，輕縱出去，則一出而迷途，遂失舍而無歸，此其六也。又有丹成之後，且要識真辯僞，若功行未滿，眼前忽見靈異多端，奇特百出，以至生生之事，如有神見，皆能明知。若此等件，是爲魔障已至，並非真實，切不可認爲已靈丹聖。茲乃邪僞妖幻，見吾道成，乃欲引入邪宗，以亂吾真。於斯時也，且須堅固智慧，保養全真，此其七也。凡此七件，皆防慮之大者也。有一不防，非但無成，恐致失喪。正陽祖師曰：已證無爲自在心，便須溫養保全真。一年沐浴防危險，免見沈淪更用心。吾所以云慮險防危，金丹之大事者也。

卯酉刑德

論說

陳致虛《修煉須知·卯酉刑德》 紫陽真人曰：兔雞之月及其時，刑德臨門藥象之。

上陽子曰：兔雞者，卯酉也。學道的人，須知卯酉，非止一說。有天地之卯酉，有一年之卯酉，有一月之卯酉，有一日之卯酉，有一時之卯酉。天地之卯酉者，氏房心爲卯，正躔則房日兔；胃昂畢爲酉，正躔則昂

金丹總部·內丹部·內丹功法分部

日雞也。一年之卯酉者，春分爲卯，時曰中和；秋分爲酉，序曰中秋。一月之卯酉者，初八日爲卯，月滿上弦，酉時月到天心；二十三日爲酉，月留下弦，卯時月在天中。一日之卯酉者，日出爲卯，而萬物作；日入爲酉，而萬籟息。一時之卯酉者，蓋攢簇之道也。簇一年於一月，兩日半爲六候；簇一月於一日，則一時分六候。故一年七十二候，簇於一日也。是知一年之中，止有一日，一日之內，止在一時。大修行人，須辯時中卯酉，要知一時六候。蓋採藥取鉛，一時六候惟用二候，猶三停而用一停。而一時之中尤餘四候，別有妙用。

所謂刑德者，二八也。蓋二八者，卯酉也。卯酉是陰陽平分之位，陽爲德，德則萬物生；陰爲刑，刑則萬物死。而卯月乃四陽而二陰，陰道將離，而陰主殺，是以卯之二陰，陰已不能勝陽，然殺氣未絕，至是而榆死，故爲刑也。酉乃四陰而二陽，陽道將離，而陽主發生，是以酉之二陽，陽雖不能勝陰，然生意尚存，至是而麥生，故爲德也。正陽翁曰：盡是靈冥轉消息，切須專志保初心。

陰陽顛倒

論說

佚名《存神固氣論·陰陽顛倒》 陰陽者，相求之物也，離火也，失水則燥，燥極所濟在坎；坎水也，失火則冰，冰極所濟在離，離宮受血藏鉛，陽中有陰也，故不燥而清涼。坎宮受氣藏汞，陰中有陽也，故不冰而溫煖。離雖含鉛，血動則火發化汞；坎雖含汞，氣動則水生化鉛。故知坎屬水者，不知有汞氣隱焉！知離屬火者，不知有鉛血隱焉！動化之際，鉛汞自升降相求，至人於此有坎離顛倒之理。

五行還返

論說

佚名《存神固氣論·五行還返》 萬物之理，歸於母則根深蒂固，有長久之道；散於子，則花榮葉茂，有衰謝之理。子謝母衰者，五行之順行也；長生久視者，五行之不順行也。至人於中宮神物造化之際，造物既功，則子隱母腹，母含子胎，致龍出於火，虎生於水，有還返顛倒之理。

王氣盛衰

論說

佚名《存神固氣論·王氣盛衰》 火初生，陽之王氣也，水初生，陰之王氣也。陽進不已，日中必吳，陰進不已，月盈必虧。王氣漸衰，至人於此有鑪中截王氣之理，故如時之春，不至於秋，如日之昇，不至於吳，如花之榮，不至於謝。

添進火候

論說

佚名《存神固氣論·添進火候》

精為氣母，不能自運，所運在

氣；氣為神母，不能自運，所運在神。此真鉛所以生神火，神火所以伏真鉛也。至人以神運氣，自然氣住而不飛；以氣運精，自然精住而不走。三物不出鼎火，則開生門，離於鼎火，則歸死戶。至人所以傳法不傳火者，蓋擒捉烹鍊之際，斟酌添進，火候至神之能事，有不可致詰也。

龍虎關軸

論說

佚名《存神固氣論·龍虎關軸》 天地氤氲，故關軸先立於玄極，出納斟酌，元氣生生不窮，人方受鉛汞於父母，關軸立矣！元氣因此物而生，此物託元氣而養，故一呼一吸，綿綿若存。既配金木，生神物，當服龍虎，納元和，而助養之，自然胎氣造化，生生不窮也。

情性動靜

論說

佚名《存神固氣論·情性動靜》 物理所不可逃者四：曰生曰心，曰性曰情。有生必有心，有心必有性，有性必有情。性則靜定，情則感通，感通之際，二氣必交。交於外則龍虎飛走，鉛汞漏失；交於中則龍虎相隨，鉛汞內結，鉛汞內結，氣所生也。故氣來人身謂之生，所以通生謂之道。至人以道御情，氤氲之際，能住玄胎，恍惚之中，能擒物象。所以有道合一，形神俱妙之功也。

金液還丹

論說

原題鍾離權《秘傳正陽真人靈寶畢法》卷中 《金誥》曰：積陽成神，神中有形，一生於日，日生於月。積陰成形，形中有神，一生於金，金生於玉。隨陰陽而生沒者，日月之光也。因數生光，數本於乾坤。隨陰陽而升降者，金玉之氣也。因時起氣，時本於天地。

《真原》曰：數行日月，數用六、九。乾坤之數、金玉之氣春夏上升，秋冬下降。升降，天地之時。金生於土，土生於石，石生於玉，見於成形而在下者如此。日中金鳥，月中玉兔，日待月魄而光，見於成神而在上者如此。

比喻曰：日月比氣也，腎氣比月，而心氣比日。金玉比液也，腎液比金，而心液比玉。所謂玉液者，本自腎氣上升而到於心，以合心氣，二氣相交而過重樓，閉口不出而津滿玉池，咽之而曰玉液還丹，升之而曰玉液煉形。是液本自腎中來，而生於心。亦比土中生石，石中生玉之說也。所謂金液者，腎氣合心氣而不上升，薰蒸於肺，肺為華蓋，下罩二氣，即日而取肺液，在下田自尾閭穴升之，乃曰飛金晶入腦中，以補泥丸。補足自上復下降，而入下田，乃曰金液還丹。既還下田，復升遍滿四體前後上升，乃曰金液煉形。是亦金生於土之說也。凡欲煉形飛金晶者，當在淨室中，切禁風、日，遙焚香密啓：

三清上聖，臣所願長生在世，傳行大道，演化告人，當先自行煉形之法，欲得不畏寒暑，絕啗穀食，逃於陰陽之外。呪畢乃咽之。

《真訣》曰：背後尾閭穴曰下關，夾脊曰中關，腦下曰上關。始飛金晶以通三關，腎比地，心比天，上到頂以比九天。玉液煉形，自心至頂，以通九天。三百日咽，大藥就，胎仙圓，而真氣生。前起則行玉液煉形之舊道，後起則行飛金晶之舊道。金晶玉液，行功見驗，自坎卦為始，後起

一升入頂，以雙手微閉雙耳內觀，如法微咽於津。乃以舌抵定牙關，下閉玉池，以待上齶之津，下而方咽，咽畢復起，至艮卦為期。春冬兩起一咽，秋夏五起一咽。凡一咽數，秋夏不過五十數，春冬不過百數。自後咽罷起身前起，以滿頭面、四肢、手指氣盛方止。再起再升，至離卦為期。凡此後起咽津，乃曰金液還丹。還丹之後而復前起，乃曰金液煉形。自艮卦之後煉形，至離卦方止。兌卦勒陽關，至乾卦方止。以後起到頂，自上而下，號曰金液還丹。金丹之氣，前起自下而上，曰金液煉形。顯琪樹金花，若以金液還丹未到下元，而前後俱起，乃曰火起焚身，此是金液還丹煉形既，前後俱起，兼了焚身。凡行此等，切須謹節苦志而無懈怠，以見驗為度也。

《道要》曰：起後終宵閉耳，隨時對飲金波，宴到青州方住，日西又聽陽歌。

解曰：起後終宵閉耳者，為行金液還丹須是肘後飛金晶，一撞三關，其氣纔起，急須雙手閉耳。耳是腎波之門，恐泄腎氣於外而不入腦中也。隨時對飲金波者，既覺氣入腦中。即便依前法點頭曲項，退舌尖，近柱上齶，清甘之水有奇異是驗，甘若蜜也。當艮卦飛金晶一咽，至震卦方止。青州，乃震卦也。日西，兌卦也。又聽陽歌者，自兌卦勒陽關，直至乾卦，日用離卦，不必採藥也。

飲罷終宵火起，前升後舉焚身，雖是不拘年月，日中自有乾坤。

解曰：此一訣是金液煉形之法也。飲罷終宵火起者，是依前法金液還丹，而艮卦煉形是起火也。前升後舉，飛金晶起火也。凡玉液煉形之時，先後起金晶入頂，次還丹而復前升之以煉形，是金液煉形之法不同也。當其飛金晶而起火入頂，便前起而鍊形。前後俱起名曰焚身。火而行還丹，須依四時加減之數。所行此法，不拘年月日時，但以謹節專一，幽居絕迹可也。日中自有乾坤，蓋午前燒乾，午後燒坤。人以前後言之，肚腹為坤，而背後為乾。午前燒乾者，為肘後飛金晶，前起鍊形也。午後燒坤者，自兌卦勒陽關，至乾卦方止故也。

此須於玉液還丹鍊形見驗正當，方以謹節幽居，焚香而行此法。金液還丹，而相次鍊形勒陽關，如是一年外，方得焚身。焚身，即是坎卦前煉形，以人身前後言之，肚腹為坤，背後為乾。焚身午前燒乾，午後燒坤勒

陽關。凡燒乾自下而上，前後俱起。冬夏三日成，五日而行既濟之法，以防太過，而使金丹之有潤，乃焚身火起中咽也，見驗方止。內志清高以合太虛，魂神不遊以絕夢寐。陽精成體，神府堅固，四時不畏寒暑，神采自可變移容儀。常人對面雖彼富貴之徒，亦聞腥穢，蓋其凡骨俗體也。功行滿足，密授三清真籙，陰陽變化，人事灾福，神靈而皆能預知。觸目塵冗，心絕萬境。真氣充滿，以絕飲食。異氣透出金色，仙肌可比玉蕊。去留之處，當所神祇自來相見，驅用招呼一如己意。真氣純陽，可乾外水。上件金液還丹，還丹之後，金液煉形之驗也。

已上乃長生不死之訣。

右中乘三門係地仙。

佚名《養生秘錄·金丹問答》 問曰：如何謂之金液還丹？答曰：金液者，金，水也。金為水母，母隱子胎，因有還丹之號也。前賢有曰：丹者，丹田也；液者，肺液也。以肺液還於丹田，故曰金液還丹。

三花聚頂

論說

佚名《養生秘錄·金丹問答》 問曰：何謂三花聚頂？答曰：神氣精混而為一也。玄關一竅，乃神氣精之聚也。

和合四象

論說

佚名《養生秘錄·金丹問答》 問和合四象。答曰：眼不視而魂在

肝，耳不聞而精在腎，舌不動而神在心，鼻不嗅而魄在肺。精神魂魄聚於意土也。

玉液還丹

論說

原題鍾離權《秘傳正陽真人靈寶畢法》卷中 《玉書》曰：真陰、真陽，相生相成。見於上者，積陽成神。神中有形，而麗乎天者，日月也。見於下者，積陰成形。形中有神，而麗乎地者，金玉也。金玉之質，隱於山川，秀媚之氣浮於上，而日月交光。草木受之，以為禎祥。鳥獸得之，以為異類耳。

《真原》曰：陽升到天，太極生陰，陰不足而陽有餘，所以積陽生神。陰降到地，太極生陽，陽不足而陰有餘，所以積陰成形。上之日月，下之金玉，真陽有神，真陰有形。其氣相交而上下相射，光盈天地，則金玉可貴者，良以此也。是知金玉之氣凝於空，則為瑞氣祥煙。入於地則變醴泉、芝草。人民受之而為英傑，鳥獸得之而生奇異。蓋金玉之質雖產於積陰之形，而中抱真陽之氣，又感積陽成神之日月，真陰、真陽之下射而實凝矣。

比喻曰：積陰成形而內抱真陽以為金玉，比於積藥而抱真氣以為胎仙也。金玉之氣入於地而為醴泉、芝草者，比於玉液還丹田也。金玉之氣凝於空而為瑞氣、祥煙者，比於氣鍊形也。凡金玉之氣沖於天，隨陽升而起。凡金玉之氣入於地，隨陰降而還。既隨陰陽升降，自有四時可以液還丹田。氣鍊形質，而於四時加減一日改移也。

《真訣》曰：採補見驗，年中擇月，月中擇日，日中擇時。三時用事，一百日藥力全，二百日聖胎堅，三百日真氣生，胎仙圓。謹節用功，加添依時，三百日數足之後，方行還丹鍊形之法。凡用艮卦飛金晶入腦，止於巽卦而已，此言畢金晶三百日後也。離羅採。離卦羅採藥，坤卦羅勒

陽關。只此兌卦下手勒陽關，至乾方止。既罷離卦，添入咽法鍊形。咽法者，以舌攪上齶兩頰之間，先咽了惡濁之津，次退舌尖，以滿玉池，津生不漱而咽。凡春三月，肝氣旺而脾氣弱，咽法日用離卦。凡夏三月，心氣旺而肺氣弱，咽法日用巽卦。以舌滿上下，而玉池雙收兩頰虛咽爲法。凡秋三月，肺氣旺而肝氣弱，咽法日用艮卦。凡冬三月，腎氣旺而心氣弱，咽法日用震卦。飛金晶法，咽亦不妨。凡四季之月，脾氣旺而腎氣弱，人以腎氣爲根源，四時皆有衰弱。每四時季月之後十八日，咽法日用兌卦，仍與前咽法者並用之。獨於秋季，止用兌卦咽法，而罷艮卦之功。凡以咽法，先依前法而咽之。如牙齒玉池之間而津不生，但以舌滿上下而閉玉池收兩頰，以虛咽而爲法止咽氣，氣中自有水也。咽氣如一年三十六次至四十九次。爲數，又次一年八十一一次又一百八十一一次。爲見驗，乃玉液還丹之法。

行持不過三年，灌溉丹田，沐浴胎仙，而真氣愈盛。若不行此玉液還丹之法，而於三百日養就內丹，真氣纔生，艮卦飛金晶，一撞三關，上至泥丸，當行金液還丹之法。自頂中前下金水一注，下還黃庭，變金成丹，名曰金丹。行金液還丹，當於深密幽房，風、日凡人不到之處，燒香疊掌，盤膝坐，以體蹲而後升，纔覺火起，正坐絕念忘情，內觀的確艮卦飛金晶入頂，但略昂頭偃項，放令頸下如火，方點頭向前，低頭曲項，退舌尖進後，以抵上齶，上有清冷之水，味若甘香，上徹頂門，下通百脉。鼻中自聞一種真香，舌上亦有奇味，不漱而咽下，還黃庭，名曰金液還丹。春、夏、秋、冬不拘時候，但於肘後飛金晶入腦之後，節次行此法，自艮至巽而已。晚間勒陽關法，自兌至乾而已。尺行此法謹節，勝及前方，可得成志意，止於煉形住世、長生不死而已，不能超脫也。

《道要》曰：識取五行根蒂，方知春夏秋冬，時飲瓊漿數盞，醉歸月殿遨遊。

解曰：識取五行根蒂者，爲到五行相生相剋而用卦時不同，以行咽法，方知春夏秋冬改移有時候也。瓊漿，玉液也。月殿，是丹田。醉，則咽多也。

東望扶桑未曉，後升前偃無休，驟馬數遊宇宙，長男只到楊州。

解曰：東望扶桑未曉者，日未出艮卦之時，後升飛金晶也。前偃，玉液還丹。驟馬，起火玉液煉形也。遨遊宇宙，遍滿四肢也。長男，震

金丹總部·內丹部·內丹功法分部

卦。只到楊州，離卦也。玉液煉形，自震卦爲始，至離卦方止也。

此採藥三百日，數足胎圓，而飛金晶減一卦，勒陽關如舊。罷採藥，添入咽法。咽法隨四時而已，此係煉形法。用卦候添入煉形，自震卦爲始，離卦爲期，不限年月日，見驗方止。身體光澤，神氣秀媚，漸畏腥穢以衝己腹。凡情、凡愛心境自除，真氣將足而以常飽，所食不多而飲酒無量，塵骨已更而變神識，步趨走馬而行如飛，目如點漆，體若凝脂，紺髮再生，皺臉重舒，老去永駐童顏，仰視百步而見秋毫，身體之間舊痕殘臘自然消除，涕淚、涎、汗亦不見有也。聖丹生味，靈液透香，口鼻之間常有真香奇味，漱成凝酥，可以療人疾病，遍體皆成白膏。上件皆玉液還丹煉形之驗也。驗既正，當謹節用功，依法隨時而行後事。

修丹十戒

論說

王慶升《三極至命筌蹄》 一戒遏惡

勿聽心田惡念生，芟除淨盡自明平。惡人惡事須還遠，炁定神安骨自清。

二戒揚善

孝友仁慈衆善芽，更須執禮獎忠加。救危扶困揚諸善，長作尊賢樂道家。

三戒懲忿

心火炎揚大察明，怒將肝膽木來生。苟非懲忿從天訓，五賊張狂道海傾。

四戒室慾

主腎之宮號作強，六鋒列女更殃祥。地根不斬貪生樂，慾海吹流入鬼鄉。

五戒禁酒

點酒纔經十二樓，膽房心室起戈矛。真陽泄向皮膚去，髮減精凋去不休。

六戒絕茶

草曰穿腸莫強吞，只宜搜洗濁和昏。如神不撓清明志，身有甘香白石源。

七戒朝實

朝食胡云校實些，風寒暑濕怕衝邪。功深已飽三田炁，食味空多費齒牙。

八戒暮虛

暮食常令腹帶虛，六經調暢炁通疏。多餐一口徒堙塞，畎澮皆盈落尾間。

九戒高牀

坐卧牀宜三尺高，更宜和軟足堅牢。低時鬼炁侵入骨，茱萸頻晞莫憚勞。

十戒低枕

枕若高時最不宜，慳慳三寸莫宜低。真機妙旨無人會，須遇仙師得耳提。

肘後飛金晶

論說

原題鍾離權《秘傳正陽真人靈寶畢法》卷中 《金誥》曰：陰陽升

降，不出天地之內。日月運轉，而在天地之外。東西出沒，以分晝夜。南北往來，以定寒暑。晝夜不息，積日爲月，魄也。歲之積月者，以其律中起呂，呂中起律也。日月運行，以合天地之機，不離乾坤之數。萬物生成雖在於陰陽，而造化亦資於日月。

《真原》曰：天地之形，其狀如卵。六合於中，其圓如毬。日月出

沒，運行一天之上，一地之下。上下東西，周行如飛輪。東生西沒，日行陽道。西生東沒，月行陰道。一日之間而分晝夜。冬至之後，日出自南而北。夏至之後，日出自北而南。冬之夜乃夏之日，夏之夜乃冬之日。一年之間而定寒暑。日月之狀，方圓八百四十里。四尺爲一步，三百六十步爲一里。凡八刻二十分爲一時，十二時爲一日。一月者，三十日，共三百六十時，計三千刻、一十八萬分也。且以陽行乾，其數用九。陰行坤，其數用六。魄中魂生，本自旦日。蓋其九不對六，故三日後月魄生魂。凡一晝夜、一百刻、六千分，魂於魄中一進七十里。六晝夜共進四百二十里，魄中魂半，乃曰上弦。又六晝夜進四百二十里，通前共八百四十里，魄中魂全而陽滿陰位，乃曰月望。自十六日爲始，魂中生魄，凡六晝夜共進四百二十里，而魂中魄半，乃曰下弦。又六晝夜進四百二十里，通前共進八百四十里，而魂中魄全。月中尚有餘光者，蓋六不盡九，故三日後月魄滿宮，乃曰月晦。月旦之後，六中起九。月晦之前，九中起六。數有未盡，而生後有期。積日爲月，積月爲歲。一歲以月言之，六律、六呂，以六起數，數盡六位。六六三十六，陰之成數也，以日言之，五日一候，七十二候，八九之數。至重九，以九起數，數盡六位。六九五十四者，陽之成數也。一六，一九，合而十五。十五，氣之數。二十四氣當八節之用，而見陰陽升降之宜。一六、一九，以四爲用，變爲陽數二百一十六，陰之數一百四十四，計三百六十之數而足滿周天。

比喻曰：陰陽升降在天地之內，比心腎、氣液交合之法。日月運轉在天地之外，比肘後飛金晶之事也。日月交合，比進火之法加減。陽升陰降，無異於日月之魂魄。日往月來，無異於心腎之氣液。冬至之後，日出乙位，日沒庚位，晝四十刻，自南而北。冬至之後，凡九日，東生西沒，共進六十分至春分。晝夜停停，而夏至爲期，晝六十刻，日出甲位，日沒辛位。夏至之後，凡九日，自北而南，東生西沒，共退六十分至秋分。晝夜停停，而冬至爲期，晝四十刻。準前後，進自南而北，其數用九也。月旦之後，三日魂生，魂生於魄。六日兩停，又六日魂全，其數用六也。歲之夏至，月之十六日，乃日用離卦之法，乃人之午時也。歲之冬至，月之旦，乃日用坎卦之法，乃人之子時也。天地陰陽升降之宜，日月魂魄往來之理，尚以數推之，交合有序，運轉無差，人之心腎氣液、肝肺魂魄，日

用雖有節次，年月豈無加減乎。

《真訣》曰：坎卦陽生，當正子時，非始非終，艮卦腎氣交肝氣。未交之前，靜室中披衣握固，正坐盤膝，蹲下腹肚，須臾起身前出胸，而微偃頭於後。後閉夾脊雙關，肘後微扇一二伸腰，自尾閭穴如火相似，自腰而起，擁在夾脊，慎勿開關，即時甚熱氣壯，漸次開夾脊關，而放氣過關。仍仰面，腦後緊偃，以閉上關，慎勿開之，即覺熱極氣壯，漸次入頂，以補泥丸髓海。須身耐寒暑，方為長生之基。次用還丹之法如是前件，出胸伸腰，閉夾脊，蹲而升之腰間。火不起，當靜坐內觀，如法再作，以至火起為度。自丑行之，至寅終而可止。乃曰肘後飛金晶，又曰抽鉛，使腎氣生肝氣也。且人身脊骨二十四節，自下而上三節，為內腎相對。自上而下三節，名曰天柱。天柱之上名曰玉京，玉京之下，內腎相對尾閭穴之上，共十八節，其中曰雙關，上九、下九。當定一百日，遍通十八節而入泥丸。必於正一陽時坎卦行持，乃曰肘後飛金晶。離卦採藥，乾卦進火燒藥，勒陽關始一百日，飛金晶入腦。一百日藥力全。三關一撞，直入上宮泥丸。自坎卦為始，至艮卦方止。自離卦採藥，更無腎氣相合，而肝氣自生心氣，二氣純陽，二八陰消，薰蒸於肺，而得肺液下降，包含真氣，日得黍米之大而入黃庭，方曰內丹之材。百日無差藥力全。凡離卦採藥，用法依時，內觀轉加精細。若乾卦進火、勒陽關，自兌卦為始，終在乾卦。如此又一百日之後，肘後飛金晶，自坎坐至震卦方止。離卦採藥之時，法如舊，以配自坤至乾卦行持，即是三百日無差，聖胎自堅。三百日聖胎自堅。勒陽關法自坤卦為始，而坐至乾卦方止。如此又一百日足，泥丸充實，返老還童，不類常人。採藥就胎仙完而真氣生，形若彈圓，色同朱橘，永鎮丹田，而作陸地神仙。三百日後，行持至離卦罷採藥，坤卦罷勒陽關，即行玉液還丹之道。故自冬至後方曰行功，三百日胎完氣足，而內丹就、真氣生。凡行此法，方為五行顛倒，三田返覆。未行功以前，先要匹配陰陽，使氣液相生，見驗方止。次要聚散水火，使根源牢固而氣行液注，見驗方止。次交姤龍虎燒煉丹藥，使採補還丹而煅煉鉛汞，見驗方止。十損一補之數足，而氣液相生，見驗方止。上項行持乃小乘之法，自可延年益壽。若以補完堅固，見驗方止，方可年中擇月，冬至之節。月中擇日，甲子之日。日中擇時，坎、離、乾卦三時為始。一百日自坎至艮，

自兌至乾。二百日後，自坎至震，自坤至乾。凡此下功，必於幽室靜宅之中，以遠婦人女子，使雞犬不聞聲，臭穢不入鼻，五味不入口，以絕七情六慾。飲食多少，寒熱有度。雖寤寐之間，而意恐損失。行功不勤，難成於道。如是三百日，看應驗如何。

《道要》曰：日月並行復卦，子時蹲升數日開關，貪向楊州聚會，離卦交姤。六宮火滿金田。乾宮。

解曰：日月並行復卦者，一陽生時，在日為子時，在年為冬至也。所謂擇月擇日時也。蹲升已在前法。說數日，是定一百日。開關是先開中關，次開上關。貪向楊州聚會者，在人為心，在日為午時，在卦為離。聚會者，真陰、真陽交姤，故曰採藥。乾為六宮，火是氣也。勒陽關而聚氣，以肺為金而下腎之下田，故曰火滿金田，乃乾卦行勒陽關，聚火下田矣。

終南路上逢山，升身頻過三關，貪向楊州聚會，爭如少女燒天。

解曰：終南者，聖人隱意在中男也，中男即坎卦。艮為山，山是艮卦飛金晶，至巽卦方人第二百日。下功之時，升身頻過三關。貪向楊州聚會，說已在前。爭如少女燒天者，少女是兌卦也。勒陽關至乾卦而方止也。

兖州行到徐州，起來走損車牛，為戀九州歡會，西南火入雍州。

解曰：兖州，艮卦。徐州，巽卦。自艮卦飛金晶，至巽卦方止也。起來走損車牛，車為陽，牛為陰，是夾脊一氣飛入泥丸也。九州在人為心，在日為午時，與前採藥同也。西南，坤卦也。雍州，乾卦也。勒陽自坤至乾方止，第三百日下功之時也。

此是日用事，乃曰三元用法。飛金晶入腦，下田返上田。採藥下田，返中田燒藥，進火中田返下田，乃曰三元用事。中乘之法，已是地仙，見驗方止。始覺夢寐多有驚悸，四肢六腑有疾不療自愈。閉目暗室中，圓光如蓋，周匝圍身。金關玉鎖封固堅牢，絕夢泄遺漏。雷鳴一聲，關節氣通。夢寐若抱嬰兒歸，或若飛騰自在。八邪之氣不能入，心境自除以絕慾，內觀則朗而不昧，晝則神采清秀，夜則丹田自暖。上件皆是得藥之驗，驗既正，當謹節用功，以前法加添，三百日胎仙圓胎。圓之後，方用後功。

九轉金丹秘訣

論說

《修真十書·雜著捷徑》卷一七《翠虛篇》 一轉降丹 二轉交媾
三轉養陽 四轉養陰 五轉換骨 六轉換肉 七轉換五藏六府 八轉育火
九轉飛昇

第一轉舌下四竅，兩竅通心，兩竅通液。

一轉之功似寶珠，山河宇宙透靈軀。紅蓮葉下藏丹穴，赤水流通九候珠。

解曰：內丹之功，起於一而成於九，一者，萬物之所生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五行之序起於一。故內丹之功亦起於一，轉而成於九者，九為陽數之極，數至於九，則道果成矣。似寶珠者言：天一真水藏於膽，陰陽和合降而成丹，初降之狀，如露一顆明珠。珠者，珍敬其丹也。且人之有身，父精母血交媾而成，此形交也；丹之所降，心火腎水交媾而成，此氣交也。故曰：形交則生人，氣交則成丹，言其丹降之後，神遊方外，陰陽太和，坐忘其形，天地山河，六合萬物，皆在我身之內。我身在天地萬物之外，只覺心中一點光明，乃是丹降也。故曰：山河宇宙透靈軀。軀者，身也，山河包藏我身之內也。所謂紅蓮者，舌是也，自兩竅通心，兩竅通液。人有病者則舌下津液乾，而其真氣耗，一轉之首以舌閉其兩竅，使真氣不泄於外，以通其神水也。所謂赤水者，心之液是也。九轉之首，每遇九日納息九次，每一次納息九口，自然津液流通，自舌下而生，以灌五藏，故曰九候珠也。

望江南閉舌下竅，通膽氣。

黃中寶，須向膽中求。春氣令人生萬物，乾坤膝下與吾儔。百脉自通流。施造化，左右火雙抽。浩浩騰騰光宇宙，苦煙煙上靄環樓，夫婦漸相謀。

解曰：天一生氣，名曰中黃。其氣藏之於膽，以為性命之根，其味苦，故人之膽氣味亦苦，如草木之根華，其味亦苦，乃知萬物非生氣不能生也。內丹之藥，先閉舌下之竅，內通膽中生氣，至喉舌之間，微覺味苦，是丹氣流通，然後求水凝結而成丹也。天地生氣，萌之於春，萬物得生氣，然後能生，人之得生氣，藏之於膽，人能通膽之氣，然後內丹成就。一轉之功，如四時之春也，生氣上行，其中覺苦，陰陽太和，神居天外，則天地四海亦在吾膝下，浩然之氣，塞乎天地，百脉流通，萬竅施張，內丹降也。造化言者，其下手之初也。先閉舌下兩竅，不令氣泄，於外其左邊之氣，貫於左太陽而入腦，右邊之氣貫於右太陽而入腦，左右俱過腦而入頂泥丸宮，合成一處，下重樓十二環入心經傳入膽，衝開膽竅，使膽中生氣，上行隨心膽之脉貫於舌竅，覺舌有苦味，乃是生氣注，將欲降丹也。然後閉定舌竅，左右之氣上行，故有騰騰之狀也。膽竅既閉，則生氣裊裊上重樓十二環，自舌下之竅而昇，滿口覺苦，乃是生氣流通也。夫婦者，陰陽也，夫者，陽也，婦者，陰也。生氣流通，則陰陽大和，心腎交媾，故曰漸相謀也。

口訣

行持下手之初，先須飲食以和五藏，不可飢不可飽，心田安靜，無憂無慮，乃可入道。凡於二更盡三更初，當洗漱定神，入室燒香，盤膝而坐，閉目存神，候息出入調勻，以舌先倒捲，定舌根兩竅閉息，漸覺左右太陽經有兩道氣，大牙根衝上貫二太陽，次入頂門，覺二氣交合，即為一次。却閉眼良久，亦閉目，依前捲舌，候至泥丸宮止，如此每夜行三次即止。行至數夜或數日之間，漸覺泥丸宮次流入腦下重樓十二環，透夾脊，串尾間，復次前衝心，貫膽臍，胃中溫溫，微覺意思和暢，乃真降也。如此後則數夜，漸覺氣到心次微覺溫溫，或心頭氣漸動，却有溫氣從心而上，過重樓，口覺微苦，是中黃氣自膽而出，陰陽大和，將有降丹之象。如此之後，每夜行持之初，令一人在門外攔人進入及貓狗等，恐忽然相驚。至每夜行三兩次時，於坐前橫一几，忽然氣衝，覺身體漸大，精神騰騰，漸見屋舍人物山河皆在我身之內，手足皆不知所在，次急以手按几閉目，大覺心頭微一塊光明，團圓如日，忽然墜下丹田，此乃降丹也。丹降之後，未得便開眼，且漸漸收拾精神，歸定四體復舊，或手足覺麻痺，次候定醒，

然後開眼，次喫人參湯，睡至來早喫粥食，將養一二日，如丹降也。丹降之後百病消除，更無疾苦之厄也。

第二轉

二轉陽成始結陰，腎光心液合丁壬。神珠奔電歸東海，時迸靈光照紫金。

解曰：二轉之初，如人懷胎兩月。胎之初降，乃是真陽之精神爲丹。心屬火爲陰以配南方丁火，丁者，火之陰也。腎屬水，爲陽，以配北方壬水，壬者，水之陽也。呂曰：火取南方丹鳳髓，水求北海黑龜精。故於二轉則養陽，使心火之光感於下，三轉則養陰使腎水之液交於上。真水真火，上下以配丁壬，抱養真丹以成造化。凡丹之初降，養於心，育之以真火，生其丹也。一轉成功，則丹從心絡流下，藏於丹田，育以真水，此二轉之功也。丹藏丹田之後，靜坐虛室中，忽然時有光明，從胎照見，如金團，乃月光而也。

望江南

玄珠降，丹窟在中宮。九候息調重九數，赤波或迸太陽東。心腎遂交通。逢六變，重六息陰功。火自海門朝帝坐，水從蓮萼佐丁公。紫電透玲瓏。

解曰：玄珠，真丹也。一轉之初，丹降於心絡中，故云：丹窟在中宮。凡降爲一轉，丹降之後，凡遇九日，則閉息九候爲一次，至九九八十一爲九次，故曰重九數。九九功成，真陽丹足，自心絡流入丹田，丹藏於水府，養其陰。太陽東者，海水之府象丹田腎水也，丹之神藏於心，以養真火，丹之轉歸於腎，次養真水。水火既濟，陰陽大和，故曰心腎交通，二轉之功成。其三轉之初也，逢六則閉息，六數爲一次，六六三十六爲一周，以養其陰，故曰重六息陰功。海門是丹田腎府也，真丹藏於丹田，丹陽之數以足，每到日中，則神自丹田熱氣達之於上，而朝於心。帝坐，心也；蓮萼，舌也。六六內陰數足，則下蓮池，神水澆心絡以養丹氣，故曰佐丁公。丁者，心之火也。此真水真火以成既濟之功，陰陽既濟，真丹氣足，時有神光出於面目，夜半安坐，內視藏府，表裏分明，直見玄珠，養於丹田，故曰透玲瓏。

口訣

丹降之後，一轉了畢。凡遇初九、十九、二十九日亭午時，靜坐虛室中，

盤足瞑目，端坐叩齒九通，神交氣通，然後閉息。每一閉入九息爲一次，開眼良久。再閉息如前，九息爲一次。初閉時，一次二次，行之漸熱，閉五次又極熱，用之九次，一向行之，直候內之火候用足，與天地相應，不以遠近，或前入息至九，心中溫熱四神和暢，心神搖動，一道熱氣下丹田，爲二轉功成。自此以後，不行九息之數。

第三轉

三轉行陽入左宮，玄珠胎色漸鮮紅。神明育火分形像，天籟時催造化功。

解曰：丹成三轉，逢天行陰以養真陰之氣，內陰數足，丹入丹田，流於左肋，四體汗流以制尸氣，三轉功成，自此更無三尸魂也。靈珠，內丹也。此後陽氣充足，凡便及涕唾皆粉紅色，以應純陽之質。及其丹光照見一顆明珠如火輪之狀，在左脇之下，三轉數足，每週月盡，以左手摩頂，入息激動丹火，至五藏熱爲上，謂之育火以運其丹。此後丹田中漸覺有物，遇入息則丹動，故云分象也。天地和，則撼激有聲，是名天籟，人之九竅不通，不聞其聲。三轉之後，九竅聰明，天籟之聲，晝夜常聞也。

望江南

毛髮薄，三轉運行陽。胎色漸紅陰漸縮，推移歲運助陽剛，育火養中央。成物象，五轉辨微茫。出入尚遲形尚小，晨昏時飲玉壺漿。天籟奏笙簧。

解曰：三轉陽數足，故陰龜漸縮，腸胃漸纖，一月之中，大小便共有十次。漸入地之位，將成無漏之道。乾卦皆陽，象純陽也。摩頂入息，內育其火，丹抱聖胎，將成形象，五嶽未全。八轉動其形，如三四寸之小兒，見之未甚分明也。陽氣方足而未嘗育陰，聖胎有魂而未嘗有魄，故出入尚遲形尚小也。聖胎成像，坐息之間常見面目光彩，湧泉甘露之水常出，飲之七竅聰明，則聞仙樂也。

口訣

丹入左脇之後，功成三轉。凡每月初六、十六、二十六、三六之日夜半子時，洗漱了，入淨室中，端坐盤膝，叩齒六通，凝神定氣，閉口入息，六次爲一候，如此六遍乃畢。其月內行至三十六日，則月中三遍俱足，至月盡夜半子時，依前於淨室中閉目盤足而坐，先以左手摩頂門，右手摩尾閭骨

脊盡頭，隨月轉七、四十九轉。凡摩時，緊閉定息，至數足微歇，候氣定再摩。如此三次，自覺心腎之氣，交於中膈，微動丹氣，塞於五藏，覺五藏中其熱如火，乃行火之候也。或於三六及月盡之時，忽覺丹在左脇之下搖動，微有一道熱氣，過丹田直入脇下，其熱如火，搖動久而後定，乃成四轉之功。自此之後，不行重天之數也。

第四轉閉陽戶之氣。鼻，天竅。口，地竅。

四轉行陰入右關，聖胎靈運發朱顏。圓光滿室神無礙，鼓樂嬉遊去復還。

解曰：左屬陽，右屬陰，四轉之後，內丹在右以應內陰之數，自此內之陰陽俱足。三轉養陽，聖胎生魄；四轉養陰，聖胎生魂。丹之四轉，內之聖胎魂魄皆就其五嶽，精神與我內貌則同，此出神之真身也。四轉之後，陰陽氣足，正坐閉息，內之神光從頂門而出，如一輪明月罩定身體，神遊方外，出入無礙，坐室見四海而知吉凶。

望江南

丹已返，四轉運行陰。逢六閉藏陽戶氣，三關全透合丁壬。龜遊任浮沉。時出入，無礙貫他心。遊戲神通常出面，圓光周匝繞千尋。寒暑不相侵。

解曰：四轉養內陰，丹藏於右脇。鼻為天竅，口為地竅，氣之鼻出屬陽，氣之口出屬陰。三六之夜閉定鼻息，絕其來去之息，陽氣內降，充塞五藏，此以陽養陰也。閉住鼻竅，則華池水滿；下沃心絡，水火內交。心氣下降，腎氣上騰，丁壬配合，聖胎陰陽數足。丹在右脇隨氣升降，如龜在水任意浮沉。內丹光明，罩我之身，其狀如月，寒暑不侵。我心與他人心相通，知其善惡，嬰兒出入遊戲四海，名登仙籍也。

口訣鼻竅口竅

其丹入右脇之後，養成四轉之功。遇每月初六、十六、二十六夜半子時，洗漱了，入靜室閉目盤足而坐，叩齒三十六通，集神定氣，閉定鼻息，湛然不動，直候真氣內丹田氣貫。舌竅者，華池。津湧滿口，將欲溢出，然後款款嚥之歸心。其神水到心則激神火，五藏覺熱，遍身汗出，四體甦暢，為一至三元之夜，如此行持三遍即止，此為神水神火抱育元精。抱育之後，或於行持三關內丹，自脇其聲如雷，一道熱氣入於丹田，鼻中火光射出，於是內丹復歸丹田，以成五轉，自此不行閉陽戶之法也。

第五轉

五轉陰陽造化，嬰兒盈尺弄陽精。寐遊四海寤知所，去住無為信步行。

解曰：四轉養內陰，三轉養內陽，五轉內外陰陽數足，造化之功已成，養就聖胎，神通自在，故曰造化成也。五轉之後，內丹聖胎養就靈軀，身長尺餘，自此採日之精以養外陽，奪天地造化之功也。常人內無所養，精神四散而無歸著，晝則神在於心，夜則神出於體，及其睡著，神無所守，更不知有身，亦不知所在，隨魂隨魄入幽趣之中，與鬼同聚，於夢中無一不見，四大物壞，神從鬼往，隨福受生，天堂地獄，皆不由己。乃神不識其身，隨波逐浪之形也。得道真人，內丹成就，神合於身，物不能誘，是故魂魄潛伏，萬邪不干，更無憂慮，出離生死，皆由於我。出神入神，縱橫莫測，故丹經頌曰：真人無夢，此之謂也。得道真人，神無所滯，魂住在我，信步無礙也。

望江南

珠自右，紫電入丹城。內養嬰兒成赤象，時逢五轉採陽精。火自水中生。燒鬼嶽，紫電起崢嶸。隨意嬉遊寰海內，寐如砂磧臥長鯨。時序與偕行。

解曰：五轉功成，陰陽數足，內丹玄珠，忽自右脇一道真火飛入丹田，聲如鼻，光如火，乃是丹珠內陰內陽皆復丹田，以成五轉之位也。聖胎之內，真人成就，出入頂門，長尺餘也。三轉養陽，四轉養陰，內之陰陽皆足，丹田功成。五轉則奪天地造化，採日之精以成外陽修行之道，自內及外，其序之順也。故自五轉之後，於一月之內，逢三九之日，採日月之精以養聖胎也。行持之法，以水求火，以陰求陽，水火既濟，陰陽大和，故曰火自水中生。常人於丹田之下，積陰之氣，謂之鬼嶽，遍體純陽，陰山鬼嶽，燒蕩陽宮，神庭建立。呂先生曰：燒山符子鬼難看，此之謂也。隨意出神，遊行四海，去住從己所欲也。寐識其身，寤之其所，運神出身，自觀本形，如長鯨臥於砂磧也。五轉之後造化功成，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內丹造化，與時偕行。

口訣

內丹復入丹田，五轉之功成就。內之陰陽數足，當採外之陰陽以成大道。凡遇每月初九、十九、二十九三九之日，當日正午之時，面南盤膝閉目，

對日而坐，候氣定，絕鼻息，使氣無往來，真陽不泄，充滿於內。其內真火交通，自覺一身上下通紅，光明滿室，一二刻後，漸漸丹田真水一道冷氣，一直上貫於心，如水精九浮在心上。然後閉目開息，從鼻中吸之，吸氣九九八十一口，納之於心。其日光到心之後，漸覺心頭氣動，在丹田如魚踴躍，乃是陰陽大和，至八十一口而止。如此行持，三年而畢。三載後，不採日精却採月華也。

第六轉日有五色三年，月有九芒二年。

六轉丹田弄月華，變胎魂魄影潛踪。陽砂換骨陰消肉，換盡真如玉不瑕。

解曰：丹至六轉，內外陰陽皆成，聖胎全具，真人與內身一體。每遇月圓之夜，採月之華以積其陰，故曰弄月華也。五轉真陽全，魄化為神，六轉真陰全，魄化為氣。魂魄內外全，日中遊行，更無其影，與日純陽為一。自此之後，鬼神不可見，陰陽不可測，以成其真仙之道，故曰影潛踪也。人之凡胎濁骨，陰陽不潔，不能上昇得道。真人丹成，四轉之後至五轉，採日精納丹田結為陽砂，丹砂內結，入於骨髓，隨汗而消也，故曰陽砂換骨。換骨之後，至六轉採月華，納於丹田結為陰粉。採月華一年之後，其陰粉內化，入於內中以養仙肌。但覺大小便常有血隨尿出，乃是陰消凡肉，仙肌自生，故曰陰消肉也。玉之有瑕，不成真玉；人之凡胎濁骨，不成真人。六轉之後，換其凡骨，亦生仙骨，去其凡肌，而生仙肌，換盡無瑕，神仙純一。

望江南

日精滿，陰魄化無形。每遇月圓開地戶，神龜時飲碧瑤精。清潔復如冰。

陽砂赤，陰粉色微青。粉換肉兮砂換骨，凡胎換盡聖胎靈。飛舉似流星。

解曰：陰陽數全，魂魄內外，體無形影，乃登真人之道。六轉每遇十五月圓之夜，運北方腎水交南方心火，使內外水火既濟以結陰粉，與天地造化流通，以育聖胎之質。神龜者，腎水中龜也。呂先生曰：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乃謂是也。採月之英華納於神水之府，其神龜飲之，清潔如玉，冰冷如成，陰粉生於北極之中，故象其龜也。陽砂者，日精所結，故屬於陽，其色赤亦象其日。陰粉色，月華所結，故屬於陰，其色青。青者，象於月也。骨肉換盡則胎內化肌骨皮肉皆無，盡化仙

質。魂化合神，魄化合氣，悉皆清淨。一體之中形神俱妙，與道合真。學道之士能全其神，未能換其形，為形所累，故出神則身不能動，尸假則形不能忘。丹成六轉，則換凡形而成仙質，形神俱妙，神之所向，體亦隨之，上昇九霄，如雲如星之快也。

口訣

丹成六轉，採月之華，每遇月圓十五夜半子時，洗漱畢，對月而坐，閉息合口，絕往來之息，使真氣不泄於外，內之真氣充塞於六府。腎之真陰與太陽之精，內外之真氣，瑩若水精，湛然明朗，一二刻間，腎之真水感動於心火，心神之火一道熱氣降入丹田，如一火輪安在琉璃盤內。然後款款開目，放息鼻中，對月吸月之氣，納於丹田，吸八八六十四口而止。吸氣一半之後，其月華真陰激動丹田中真火，水火相濟，如沸湯之狀，四體汗出，百脉甦暢，至六十四口而止。始此行持，三年了畢，其功入七轉之位也。

第七轉

七轉身飛四體輕，靈光閉息滿丹城。千朝却粒生成火，坤戶施張浴海鯨。

解曰：丹成六轉，陰陽內外俱足，凡骨換為仙骨，凡肉換為仙肌，四體百骸，並無凡物，仙體輕清，飛舉自然也。內丹點就神骸，故一身之體為之減也。丹之七轉，使陰陽內外和合，當閉十朝以成妙道之用也。丹成七轉，閉息千朝，使陰陽大和，千日數足，神氣合會，五臟皆新，內外純一，丹光明徹於六府，真火燭開於五內。藏府谷蟲化為水，自此腸胃充實，不著煙火之氣，不納煙火之食，飢餐仙果，渴飲瓊漿，與世不類也。內丹皆化之後，陰莖消盡，惟有一竅，名曰坤戶，以象其陰。每遇神丹火盛，則於三九之日投身水中，運其丹珠，從坤戶而出，吸呼弄水，遊戲自在，一二時久，復運其丹歸於丹穴，以制火之盛也。

望江南

形透日，七轉任飛騰。幽靜深巖圖宴坐，息無來往氣堅凝。却粒著其能。生成火，返本氣澄清。九候浴時開地戶，月中取火日求冰。五內換重新。

解曰：七轉之後，形神俱妙，內府皆為仙器，日中遊行，身體通明，色如紅玉，飛舉騰空，縱橫任意。大抵須要內外和順，使之日月光華會於

心腎水火，陰陽交通，神氣和會，深入巖谷之中。宴坐千百日，閉鼻息以絕呼吸之氣，沖和凝定，然後內實，不食塵世之物，以證逍遙之道也。至於却粒不食，真奇功奇道也。閉息千日，神火內發，蕩洗穀氣，更無食念。返本還元，抱一守靜，故曰還返氣澄清。凡遇神火，五藏發熱，則逢三九之日入於水中，澄其真丹，光明如火輪之狀，從地戶出，故曰開地戶。月者，陰之象也。神火至陽之物也。戶者，陰之竅，通陽光，從地戶陰穴而出，故曰月中取火也。日者，陽之象，神水，至清之物也。舌者，陽之竅，通流神水，從舌竅陽穴而出，故曰日求冰也。五轉換骨，六轉換肉，七轉換五藏。五內者，五嶽也，故曰五內換重新也。

口訣

丹成至七轉，當離塵世，入深山之中或巖谷間。宴坐閉息，精神口鼻絕往來之息，使真陰真陽交於腹，奪天地造化之功，歸於四體。千日之後，五藏換盡，胎氣變為仙府，但覺頂門竅開，出黑赤之氣，乃是胎氣發散。千日數足，頂門竅合，乃是胎氣出盡，七轉功滿也。自此之後，五藏結實，不納煙火，若有時五藏丹火發，則入水中閉定鼻息，使丹珠神火從地戶而出，浮於水面，如牛弄黃，直候舌下神水如泉，則丹火息，吸其丹珠復入地戶，直至八轉地帶成就，無火毒則不復浴也。

第八轉

八轉還元地帶垂，周行胎息養嬰兒。有時火發燒丹窟，深入寒泉弄赤龜。
解曰：嬰兒在母腹中胞胎裏，定氣不能出入而無所損，若嬰兒臍中有臍帶，銜在口中，呼吸之氣往來不絕，此乃自然胎息，故無損也。丹成八轉之後，換於臍中生一臍帶，亦如嬰兒之狀，還其本始之道，故曰還元地帶垂也。嬰兒得臍帶，行胎息之氣，故無所損，真人得地帶，行周天之氣，故能長生也。赤龜，丹珠也。八轉之後，內鍊真火使無熱毒之患，凡遇火發，即口銜地帶，閉息九日。至第九日，真水自丹田如湧泉泛漲，直至重樓十二環，丹珠在其神水之中，如龜之戲水。自此之後，真火無毒，更無丹熱之患，故曰：有時火發燒丹窟，深入寒泉弄赤龜。

望江南

內外變，八轉始還元。地帶長垂主坎戶，周行胎息貫天門。太始道方存。純一體，赤黑氣常噴。丹火發時燒內景，冷泉湧處浴猴孫。神水赤

龜吞。

解曰：丹至八轉，外之形體，內之五藏，盡底換變，復生地帶如小兒之狀，故曰返本還元也。地帶者，臍下之帶也，生於臍中，屬北方坎卦，故曰坎戶，天門華池之竅。地帶貫於口中，行周天之息，以調火候，故曰周天息也。太始之道，生天地之始，丹成八轉，如天地造化之初也。內丹，純陽也，無一點陰氣，故曰純一體也。黑赤者，神火之氣也，丹成八轉，自心而來，常從鼻中出入，常見黑赤二氣，故曰氣常噴也。丹火之患，運神水以制之，更無丹火之候。蓋丹者，心珠，心家，猴孫也。赤龜，火神也。丹浮於水之中，如龜吞水，取其狀也。

口訣

丹成八轉，地帶生於臍中。若遇丹火猶發熱，五藏熱燥，即閉目宴坐，以地帶接於華池之下，使息氣內通，流行周遍，運用之道，自閉息之後，丹田真水日日漸長，至第九日，神水直至重樓十二環，丹珠隱於神水之中，出去火毒。自此之後，更無發燥之患，至第九夜子時，閉息吸神水，從泥丸宮過夾脊復丹田，以畢其功也。

第九轉功行畢

九轉逍遙道果全，三千功行作神仙。金書玉簡宣皇詔，足躡祥雲謁九天。
解曰：丹成九轉，造化成就，道果圓成，更積外行三千，外果圓滿，方可飛昇。故許旌陽丹成之後，除蛟龍之害，然後上昇；孫思邈丹成之後，救萬民之疾，然後上昇。皆須立功成名，方得上昇也。上昇之日，天樂來迎，簫韶合奏，以過天關，隨功行分職，列為仙班，與天地相為長久也。

外丹部

外丹術語分部

擇友

論說

吳悞《丹房須知》《參同錄》曰：修煉之士，須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達陰陽，窮卦象，並節氣休旺，日時升降，火候進退，鼎爐法則。然後會龍虎法象之門，識鉛汞至真之道，兼須內明道德，外施惠慈，心與丹合，自達真境。是知還丹之術，非一朝一夕可會也。凡煉丹，須是清虛之士三人，共侶同心結願，惟望丹成。將欲下手，先須齋戒，醮謝穹蒼。一人管鼎器，添換水火。一人輪陰陽，更變造化卦象，進退水火，隨其節候。三人所管，各不得分毫有差。葉真人云：午夜守衛，三人共虔禱祝，雖然各分所管，逐急須臾更替，夜間遞相眠歇。蓋有晝夜不停，日月時刻長，恐修丹之人久遠困劣，有誤修制。

擇地

論說

吳悞《丹房須知》《參同錄》云：將欲修煉，先須擇地，惟選福

金丹總部·外丹部·外丹術語分部

德之地，年月吉利潔淨之地，方可修煉。若是古墓寺院之基，廢井壞竈，戰爭之地，及女子生產穢汙之所，皆不可作，陰真君曰：不得地，不可為也。

藥泥

論說

吳悞《丹房須知》黃土、蚌粉、石灰、赤石脂、食鹽，右六味各一兩，為末，水調用之，名六一泥。

注云：若以蜜調之，尤緊密不洩。

煨養

論說

吳悞《丹房須知》葛仙翁曰：至藥未煉，先須煨養之法，至妙且玄。夫含育元炁，滋茂至神，苟有不真，失之俄頃，仙凡頓異，可不謹哉。其法堅石或玉石，為乳槌鉢，以乳二物各八兩，令相制入鼎內，面于東向，研三千遍，訖聚之成塊，命曰胚暉元始，現天地未兆之形，煨養太和，顯至神潛伏之狀。然後入有蓋土釜中，法泥。泥乾，入灰池，文武火煨七日。冷出之，或紫色，如兩數不足，則火候有失。別作灰池，預作文武火煨之，以備用二十一日，頃刻不可離。故煉丹非三人不可煨養。訖再研之，乃入鼎。鼎中先實黃土為基，厚二寸四分，象二十四炁，安二物於中，乃下火。

中胎

論說

吳悞《丹房須知》 青霞子曰：藥在鼎中，如雞抱卵，如子在胎，如果在樹，但受炁滿足，自然成熟。藥入中胎，切須固密，恐泄漏真炁。又曰：固濟胎不洩，變化在須臾。中胎所制，形圓如天地，收起似蓬壺，閉塞微密，神運其中。《金碧經》曰：爐竈取象，圓固周堅，委曲相制，以使無虞。黃真君注云：爐鼎神室，鉛汞重重相制，故爐歛火炁以制胎，胎歛火炁以制鉛，鉛得火炁以制汞，遞相制伏，須器圓密，方保無虞。

用火

論說

吳悞《丹房須知》 如雲子曰：下火時，用實心石七箇，燒令通紅，以醋淬之，拋於藥房內。與取桃柳東南枝，各七莖，淨火焚香，精心虔祝，安慰百官。云：大道弟子某，謹啓玄元皇帝太上老君。今修至道，願降仙旌靈官，爲宗土地安寧，內魔不撓，外惡無侵，速成大藥，永保長生。謹辭。安靜訖，夜半子時起火，勿令女子雞犬見。起火時用炭五兩，燒令通赤，入爐灰蓋之，平旦不可失也。其鼎當如雞卵，其火取日之火，次楠木火爲世敗火，堪用九年，並不得用別火，號曰長火水火。

注云：火隔正月起午，水隔正月起戌，並逆行六陽。辰，燒丹起首日，大忌潮生日，及甲戌、甲午、甲辰、甲寅、甲子。

火候

論說

吳悞《丹房須知》 古法只是十月。故青霞子云：未嘗聞人受胎，年三歲而生者也。其間或三年者，作用不同，理則一也。火之斤兩無定，爲器有大小，藥有多寡，要在臨時消詳陰陽之理，靡差毫厘。故黃真君解《金碧經》，於火候至爲剖露真機。恐後學猶或輕言，乃留詩曰：物因不識翻成賤，言爲玄微却被輕。昨夜憑欄幾長歎，一輪秋月爲誰明。嗟乎，聖人利濟之心，如此其功。緣福薄之人，自棄自暴，邪見失正。痛哉惜哉。

開爐

論說

吳悞《丹房須知》 《參同錄》云：從十月起首，至四月屬陽鼎，左旋。

注云：弦望晦朔，乃日月四時也。旦則暗魄中魂生而爲明，則曰上弦。上弦之後，魂爲體而魄爲用，魂中又魂，魂生而日望矣。望則明魂中魄生而爲暗，則曰下弦。下弦之後，魄爲體而魂爲用，魄中又魄，魄生而月晦矣。一月之中，魂魄往來，不失其度。黃真人託月以爲火候，因此可見矣。

《參同錄》云：五月至十月屬陰鼎，右轉。丹至困極之時，不得暫拋離藥室，專聽龍吟之聲。過此陽極之數，丹已無憂。至十月日全，陽歸坤

遇，丹成就，色變紫金，光華赫然，九轉成陽，五行炁足。如雲子曰：開鼎時須齋戒沐浴，各披道衣，頂星冠，面南，跪捧藥爐，焚香淨身，虔誠禱告，啓請大道天尊、太上老君，一切十方上聖真君。奉道弟子某甲，功成丹鼎，法應乾坤，陰風消散，日華赫明，純陽變體，龍虎持身，上歸紫府，永離紅塵。凡開鼎取藥之時，勿令婦人雞犬見之，所飛鼎上白者紫金丹，赤爲龍虎丹，鼎周四面者爲大丹，中間白如魚鱗片者，名神符白雪。

禁穢

論說

吳悞《丹房須知》 青霞子曰：一室東向，勿令女子、僧尼、雞犬等見人。香煙長令不絕，欲入室，次得換新履衣服，及勿食葱蒜等。《參同錄》曰：丹室之內，長令香不絕。仰告上真，除是蔬食，務在精嚴。

取土

論說

吳悞《丹房須知》 《火龍經》曰：葛仙翁云：修煉之器，壇爐之土，並須潔淨。司馬氏云：神室之土，不可以凡土爲之。自古無人跡所踐之處，山巖孔穴之內，求之，嘗其味不鹹苦，黃堅與常土異，乃可用也。

造炭

論說

吳悞《丹房須知》 《火龍經》曰：葛仙翁云：燂堅於淨窑中爲炭木，白杵之萬下，糯米拌和，搗丸如雞子大，曬乾，烈爐預焚令通紅光，稱斤兩旋旋進火。若一候用一兩者，旦夕常令數足。

添水

論說

吳悞《丹房須知》 《火龍經》曰：司馬氏注：用新瓦鑄釜等煮水，常如人體，旋旋添之，不得冷添也。黃氏《金碧經》云：火易勿過度，分兩合宜，其上火鼎過火盛，只得溫煖，勿令成湯，慮有過失也。

合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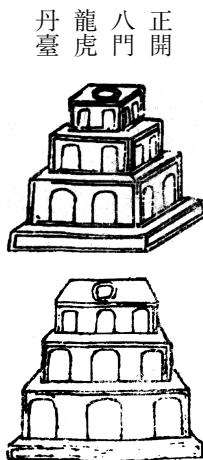
論說

吳悞《丹房須知》 青霞子曰：降真香半斤，丹參五兩，蘇合香四兩，老柏根四兩，白檀香四兩，沉香半斤，白膠香少許。右七味，以蜜拌和，丸如彈子大，每日只燒一丸。

壇式

論說

吳侯《丹房須知》《參同錄》曰：爐下有壇，壇高三層，各分八面，而有八門。



如雲子曰：南面去壇一尺，埋生硃一斤，線五寸，醋拌之。北面埋石灰一斤，東面埋生鐵一斤，西面埋白銀一斤。上去藥鼎三尺，垂古鏡一面，布二十八宿五星燈前，用純劍一口。爐前添不食井水一盆，七日一添。用桃木版一片，上安香爐，各處置，晝夜添至第四轉，其丹通於神明。恐魔來侵，安心守護，致祈禱之詞云：謹啓玄元皇帝、太上老君，運合乾坤，衆魔莫侵，觸吾至藥，乾公辟身，東方埋鐵，南方烈火，西方藏人，北立胡人，上方懸鏡，配合五行，鬼神莫及，土地安寧，真人衛我，至道堅貞。急急如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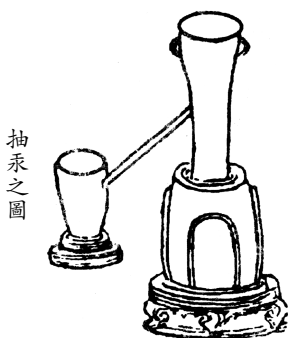
採鉛

論說

吳侯《丹房須知》《火龍經》云：驕虞白髯，元公素髮。不經凡火，天生神物，不能備見。求之純澤，是兩法也。驕虞，白虎也，白髯，自然生也。元公，黑石也，銀精抱之，狀如髯髮也，號曰老翁鬚。不經火煅，天生銀也。不得已，乃用純澤不親者，投之大海，採之八兩。解曰：每銀五十兩，一日煉取金華之精十兩。偃月爐千韜之，使沸面清，投白虎二兩，韜之須臾，有物狀如雲母，黃色，晶光奪目，以鐵匙取之。盡，又投二兩，如前進十兩，得八兩淨者。此名水虎，又名黃芽，又名金華。老君曰：從紅入黑是真修，是爲三法。

《參同錄》曰：凡採黃芽，須用金旺之時，以白露爲首。此謂金炁圓時，蟾光盛滿，是煉丹之時候，煉時須八月。許真君曰：冬養子，八月下手，以九鼎取黃芽，至十月之內，全在水火停勻，陰陽得所，自然化出靈芽。若是水火不勻，盜過鉛脚，透入靈芽，不堪用也。亦須受氣滿足，若氣不足，丹亦不伏。

葛仙翁云：飛汞爐木，爲床四尺。如竈木足，高一尺已上，避地氣，揀圓釜，容二斗，勿去火。八寸床上竈，依釜大小爲之。《火龍經》云：飛汞於丹砂之下，有少白砂亦佳。若剛木火之，只可一晝夜，不必三夜也。丹砂之滓，有飛不盡者，再留之。砂無出溪桂辰，若光明者，亦可號曰真汞也。



注云：鼎上蓋密泥，勿令泄炁。仍於蓋上通一炁管，令引水入蓋上

盆內，庶永不走失也。

《參同錄》曰：還丹非鼎器不成。故《混元經》曰：坎離爲藥，乾坤爲鼎。四者相抱，謂之橐籥。乾者金也，坎者土也。謂土生金，故號金鼎。非用金爲之鼎者，丹之室也。鼎器全備，萬物生焉。鼎象中宮，中宮屬土，能生萬物，故鼎用土。陰真君曰：須向中宮求鼎器。明知用凡土燒甕爲鼎，至於中胎，亦用埴。長短寬窄，臨時製造。寬則水火之炁不降，窄則水火之炁不行，更自消停。既得鼎，須置爐，爐是鼎之匡廓也。鼎若無爐，如人無宅舍城郭也，何以安居。故爐以安鼎，收藏火炁。司馬氏云：葛仙翁得口訣，予置土火鼎，用鄱陽瓷末爲白土，勻之入臼杵萬下，爲鼎形，如雞子，高一尺二寸，爲蓋安物於中，仍固濟以法，泥水鼎內，瓦盆堅者作底，容藥，乃進鼎三分，入瓦盆中，別以藥爐內外了，却以法泥，泥乾安爐上也。

祭 爐

論 說

吳悞《丹房須知》 青霞子曰：依樣造爐下鼎訖，東壁下火，先須祭爐。

清酒三斤，鹿脯十二缸，香一爐，時果十二分。

先須祭爐，然後持呪曰：皇皇上天，黃黃后土。生育萬物，萬物滋茂。聖舍樞紐，元受宗要。皇帝固鼎，玄女臨爐。還符陰陽，以成寶餌。三五神光，邪魔懾伏。直爐童子，衛火將軍，六甲統兵，蚩尤護真。謹以某月某日，授弟子某甲，獻奠之誠。上請真人洞府群仙，咸寧默運，以奉勿輕。再拜。

醮太一法

論 說

原題赤松子《上清九真中經內訣》 諸餌丹砂、八石及雲母百草丸散，欲延年養性，求神仙之法，當祭太一君。不祭者，作藥皆不成。縱成，服之無益，不能使人得仙，不能延年益壽，長生不死。故言祭太一者，太一下臨之，或遣玉女下，神氣所加，合藥成，服之有驗。皆齋戒，稱臣作丸者藥，臨劑當祭作餌者，臨然火乃祭作散者，須成乃祭之，皆先具諸草藥，羅列著太一座前問乃祭。祭太一者用案，無案用盤。南向，用酒五杯，脯五胸，棗二盤，酒多少隨意，俱令心正意盡，乃爲神靈所臨耳。饌祭享者，用酒五斗，脯五斤，棗二升，鹿脯亦可用，唯只可用鹿當耳。安置畢，燒香，主人載拜，謹請九天二真人，高皇太上帝君，九天三老君，太上真人，太上玉女，九炁丈人，九老仙都君，太清仙王，天真太一君，地真太一君，太一玉童，太一玉女，黃羅紫羅，明仙二郎，華蓋火光使者，下臨座席。主人載拜，叩頭自搏。今日乞爲某甲，除七世以來，下及某身，千罪萬過，移灾徙厄，令一切消除，長生久視。今當合某種雜藥，投諸太一上君，太一君，監臨共服，黃宮紫蓋之下。願藥無縱無橫，無飛無揚，和合神炁，華精正黃。謹奉天神，神藥盛明。明師舉火，玉女侍傍。分天之炁，太一乃臨。主人某甲載拜，因即三上觴。畢乃送辭，前奠杯酒，仰伸忱悃，所上微薄，蒙君降顧，上下歡樂，醉飽爲度，主者百神，迴車就路。曾孫某甲，願各擁護，蒙天之福，將神之助，消灾解罪，皆當如語，富貴延年，長蒙福祚，諸受載拜，所求皆遇。

十不可

論說

施肩吾《太白經》 一、以巧言媚容，急向熱取。謂他人爲癡，謂我爲奸，自云若是道不違人，即心無慙惜。一言道合，必傳與我。或說他事並此事，或指他人喻此人，狡詐多方，甘言出口，此輩慎不可與語也。

二、先自說大丹方術，金石門庭，伏砒撲茅，尋草結求。又曰曾親經手嫌，不能爲意在。先說我彊，博換他事。謂我機關，羅籠天地，頻來數到，東問西探，慎不可與語也。

三、只以蓋醪鬻炙，雙襪網鞋，自說貧寒，望垂救拔，生成荷德，死歿知恩，指天地爲盟，向神祇作誓，此輩慎不可與語也。

四、人頭相狎，巧語多辭，探蹟淺深，考求道理，問得即喜我，乃稱揚彼人者，神仙中人。難問則嗔我，則誹謗彼人者，誑妄之士，浮學日淺，不及我長，此輩慎不可與語也。

五、立性好利，祇待要金，恡貪不使於一文，奸狡但求於好事，乾語濕喏，低拜屈腰，自稱爾好事，必然不要我錢。空把兩拳。堅求至藝，此輩慎不可與語也。

六、自無見識，不按方書，任意看量，不從師授，或一千元爲一火，或五百文作一灰，金逐煙消，石隨焰散，不稱愚意，却謗真賢，以謂從來伏丹萬無一成，大約世間終無此事，見仙人則謗，逢處士即嗔，將謂他人並同於我，此輩慎不可與語也。

七、自觀彼人，言此人無福，以讎滅士，言此人惡心。我尚不成爾，焉能遂我已。歲時久歷爾，且年紀未多，以老人爲偏知，以廣行爲歷事，便擬指呼賢達，孩問智人，握管窺天，拋磚引玉，此輩慎不可與語也。

八、根性淺劣，寧知造化之源。見識昏蒙，不達乾坤之道。只求小術，專在利門，所務家資，懶成意氣。伏砒伏粉丹砂，以銀鉛銅，用碌煮

汞。論此事即忻心歡喜，聞至藥則冷笑不言。自此以假求真，且說從小入大，此輩慎不可與語也。

九、既知出塵之術，能求得道之人。偏能屈節低心，亦甚瞻顏望色。入夜則尋思計較，明朝則便去推求。但有納璧之心，殊無割城之意。專呈小巧，擬弄大賢。敢於容易之間，獲起殊常之事。又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事在。乘時人不再遇，或自談儉素，自說忠良，於己自慙，勸人行陰鷲，假陳慈惠，妄說方書，迷誑小人，平欺君子，爲求好事，干送小心。又曰：傳我者祇爲於人情酬爾，不言於財寶，此輩慎不可與語也。

十、偶遇名人，少知宗旨，自爲輕薄，不辯陰陽。或得其頭，不盡其尾。得其尾，不得其頭。是何小器易盈，向人自銜。或知者則慙慙承侍，拜告仙兄，而見妾出妻，同生同活，願爲奴蹇，永奉指呼，唯期地久天长，終願粉身碎骨。後乃薄知去處，將謂萬全，便於仙兄，當時解體，姿顏漸冷，盤酌日疏，自以得魚忘筌，到岸捨械，我今已得大事，不要前人，請去門欄，自修鉛汞。殊不知至人鑒人識物，占往知來，先審斯人，終非大器，豈以口言貌笑，杯酒家餐，而傳授神仙大事，天地至機者哉。

十可

論說

施肩吾《太白經》 一、不問貧窮富貴尊卑，帝王宰輔，侯伯文武，庶人士農工商等，但有道者可傳。然先審其人，評其可否，方可傳授。

二、不以黃白事，不以勢力所知，在富如貧，居官若庶，志求大道，只慕長生，言不諂諛，行無狡曲，不可以暫時爲事，故審平昔之期，若是其人，此可傳付。

三、先與言論，審察根基，儻若不昧陰陽，能明卦象，知造化之理，識天地之恩，洞達晦明，深曉進退，五行四象，七返九還，行與業同，身將心正，又慮福而無德，聰而不明，始吉終凶，先得後失，不可追悔，必

也藏機密事，抱智而愚，慎審其人，此可傳授。

四、若見孜孜於家事，苦苦於身名，務於意氣，事於風雅，此不可與語也。若見守真任直，少能自足，薄於人事，不與家累，淡薄名利，於親無情，於人不詐，此可傳授。

五、有慈惠之心，無親疏之意，欲博施而力不備，重高人而家具貧，細察行藏，此可傳授。

六、事君忠節，居上不矜，俸薄家貧，守真不躁，而能恬淡自牧，不事輕浮，心在虛無，不急名祿，此可傳授。

七、事親於家，孝聞閭里，仁德兼著，清淡自持，志慕長生，此可傳授。

八、與物無競，心絕冤親，自將天道為心，不以還丹為念，無心合道，道在目前，此可傳授。

九、無家絕累，野鶴孤雲，不為人事所拘，不備時宜之禮，人不識我，我不識人，心慕長生，不逢至道者，此可傳授。

十、時有道侶，多居巖室，獨處雲林，歲臘齊高，親交雙泯。然後察言觀行，不欺彼弱無心者，此可傳授。

右此十可者，得道之士，百年之內，可傳三人。前有十不可者，慎勿傳也。然傳授之時，須具十全，方得成就大丹，若不十全，不可妄為也。

十全

論說

施肩吾《太白經》 一全，有修鍊之地。慎擇名山大嶽，來山去水，五行相生，不為凶山惡水，虛耗所忌，不為凡人俗眼，來去穢惡混雜，此未可也。

二全，備其財本，財本若備，無所牽率，不令所少短，並須修鍊之人心意，自然而然，不得將無作有，遲疑之間，有所憂悔。

三全，直時童子，須是奇人。若非高上靈性，不可指使，祇令直符，不可與知道。慮若小駭，輕泄於人。

四全，起爐竈，高低尺寸，闊狹厚薄，並依法則。取土方向泥，起火時日，門戶開閉，多少方所，重疊數目，各臻其道。

五全，鼎器法則，須依其道，亦有高低小大，將狹斤兩，厚薄深淺，並須子細尋玄妙，契合真文，不可妄為。若識真鼎，已是智人。

六全，須識真藥。既識真藥，須知收採之時。故淮南王曰：採於蠶食之前，用於火化之後。則知非金石，則木也。木王於二月，廢於八月，伏於十月，此昭然可見矣。八月秋動霜零，乾條葉落，還歸於地也。

七全。闕。

八全，採取收持，須能洗濯，謂之沐浴。沐浴既淨，除根收葉，去骨留肥，迎入房權，從茲會合。

九全，若入鼎鑪，安排依法，分明四象，匹配五行，不乖二儀，並交兩曜。造物者我，發生者誰。

十全，水火也。有無並合子午，依時虧圓，並在於月中。飛伏盡由於卦裏，精修到此，方好用心，名為十全，得稱至士。然十全無有一者，則不可與言道。十全而有一不全。即亦闕於道。故至士審而行之，不其然乎。

丹井

論說

吳悞《丹房須知》 《參同錄》曰：雖得丹地，便尋丹井。井是煉丹之要也。晝夜添換，水火添換，滴漏唯在於井。自古神仙上昇之後，盡有丹井，以表井為煉丹之急也。丹井成，勿令穢汙，待水脉伏定，須滌去滯滓，然後任露天通，星月照，水既定，土色已收，方可取之。若得石脚泉清白味甘者，是陽脉之水，運丹最靈。若青泥黑壤，黃泉赤脉，鐵澀腥

味，有此之象，並是水脚交雜，陰陽積滯，不任煉丹。《火龍經》曰：須新水。葛仙翁云：須取泉以備用，不得雜汲使用。若近山有泉清淨之水，不須甘水，仍不可雜入用。

丹室

論說

吳悞《丹房須知》《火龍經》曰：選旺方。司馬子微注云：煉丹之室，歲旺之方。擇地爲靜室，不可太大，不可益高。高而不疏，明而不漏，處高順卑，不聞雞犬之聲，哭泣之音，瀨水之響，車馳馬走，及刑罰決獄之地，唯是山林宮觀淨室皆可。

丹壇

論說

佚名《感氣十六轉金丹》用古劍一口，古鏡一面，建壇三層，高三尺六寸，其壇方圓一丈，上以屋蓋。壇下當中，埋辰砂二十四兩，鎮壇。壇上有竈，竈中安鼎，鼎中安神室。預先告盟三界十方，自古得道真仙，當境祀典神祇，當山山神土地。禱以鍊丹之日，毋令陰鬼竊丹之氣。

外丹藥物分部

朱砂

論說

佚名《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一三 臣按：草木之藥，可以攻療疾病，不可以致長生也。金石之藥，可以必獲延年，而亦兼能除百邪也。夫草藥之爲物也，虛脆危軟，不堪而久，煮之即爛，埋之則腐，燒之則灰，停之則朽，不能自堅，豈能堅人乎。不能自生，豈能生人乎。若丹砂之爲物也，是稱奇石，最爲上藥。細理紅潤，其質貞固堅秘，積轉逾久，變化逾妙。能飛爲粉，能精爲雪，能爲真汞，能爲還丹，能拒火，能化水，消之可以不耗，埋之可以不壞，靈異奇秘，我難以稱然，而得要則全生，失法則傷壽。人見《本草》丹砂無毒，謂不傷人。不知水銀出於丹砂，而有大毒。故《本草》云：水銀是丹砂之魂，因丹而出。末既有毒，本豈無毒。淺識狹觀，不思遠大，性命之功，蹉跎不追。所以古人深懼，除惡務本，必先煮鍊，方人大丹。殊途同歸，皆令伏火。不拘日數，莫限人功，事資於養，不宜急速。人見丹砂是石，乃言諸石燒之爲灰，其丹砂何得獨爾不化。殊不知丹砂色赤，而能生水銀之白物，變化之理，頗亦爲證，土得水而成。泥埏之山下有金，其上多有丹砂，變轉不已，還復成金。歸本之質，無可怪也。故昔漢朝有李少君者，乃數百歲人也。不聞有他能，唯以丹砂合諸丹藥爲金，以金爲器，以器盛食，以食資身，漸漬腸胃，霑洽營衛，藉其堅貞以注壽，事漢武帝盡情實。乃以祠竈左道之事奏進，不以丹金正訣之義聞徵，卒以化去。武帝思之。故知唯有黃帝九鼎之道，太一丹金之妙，令人不老不死，可大善乎。若去毒不盡，帶毒成金，雖有所成，亦無用。譬以飢餐毒脯，渴飲鴆漿，爲患必深，欲益反損。今

再具調鍊性味等法，列之如後。

丹砂性味主療

臣按：《本草》丹砂味甘微寒，無毒，主療身體五藏百病，養精神，安魂魄，益氣明目，通血脉，止煩懣消渴，益精，悅澤人面，煞精邪惡鬼，除中惡腸痛，毒氣疥癬諸瘡，久服通神明，不老輕身神仙。能化爲汞，調作末，名真珠，光色如雲母，可拆者良。生符陵山谷，採無時。惡磁石，畏鹹水。按此化爲汞，及名真珠，即是金沙也。符陵是涪陵，接巴郡南，今無復採者。

丹砂出處

臣按：《本草》云：符陵也。但以巴郡之南都，謂之巴沙。今無復採。及出武陵、西川諸蠻戎。昔通巴地，故謂之巴沙。仙經亦用越沙，即出廣州臨邛者。此二處並好，唯須光明映徹爲佳。又如雲母片者，謂雲母沙。如紫石，其大形，謂馬齒砂也。並好，俱任入藥。然非堪鍊之上物也。如大豆及作大塊圓滑者，謂豆沙也。細末碎者，末沙也。此之二種麤，不入藥。可磨作朱也。採沙皆鑿坎入數丈許，雖同出一郡縣中，亦有好惡。揀餌之法備載，長生之寶，非《本草》之所詳究也。然丹砂雖出巴楚二地，今之有出處，最不及辰州麻陽縣者爲上，打破亦明色焰焰然，有精似火星，向日看之，如動搖光明沙。若其體細，重破之白光昱昱然。又片版麤大如馬牙，或如小捲，晃晃昱昱，光明暉徹，其質堅秘，白光曜目者，號曰丹砂。紅明者上，紫者次，赤濁者下。天生已伏火者，徒聞其語，不見其物，縱使得之，亦須煮伏。興州有緊實堅重，其色亦赤，狀類丹砂，破之似鐵，燒之還赤，停之有黑，火之無煙，此之丹砂之正質也。

丹砂調鍊法

取丹砂上者末之，於鐵器中，以上上醋，微火煮之，數添勿令竭，三十六日已上，燒試無煙爲成也。若不伏火，即以百日爲限。以好春酒一斗，納瓷缸中，以帛袋盛丹砂十兩，納酒缸中，勿令到底，十日一易，滿百日，暴乾，入長生用之。

又法：取光明好色朱砂洞徹者，以酒煮三七日已上，以火燒試之，伏火。

又法：碎丹砂如大豆，和酒納竹筒中，又納釜湯中，煮之，火試伏

金丹總部·外丹部·外丹藥物分部

火欲休半日，添水煮之。

又法：取丹砂上者，於鐵器中，微火煎之其砂末，令漸漸益醋，以物耗攪，勿令著底。每朱一斤，料醋一斗，候醋消盡出朱，暴乾，納甘塢中，鑪火燒之，不飛即成。若飛，更煮三日，一試，以成爲限。

又方：取丹砂上者，打破如豆，以好大醋，於銅器中，微火煎之，漸漸益醋，以物攪之，勿令著底，熬醋盡，日暴令乾，燒之不飛即成。

又方：取丹砂光明映徹者，細末，納新瓦瓶中，塞其口，釜湯中煮之百日，無毒。如此鍊者，入長生。瓶中著酒，亦得。以酒拌之，使潤入瓶釜中，著酒義不合水。

又法：取好明徹朱砂，細末，用好醋煮之百日，燒之不然煙，名曰伏火。此人變化用，不云入長生。

臣訣者按：鍊丹砂雖有多方，然不出於伏火爲候。古人深慮火性緩急，故以重湯煮之。又慮人心躁迫，故以百日限之。入長生藥，必須美酒煮之。若變化用，必須大醋煮之。鐵器中煮酒數攪，若納瓶中，須密塞之，熬醋用盡，出而暴之，凝之，未伏火試之。新瓶法，長生用之。銅鐵之器，變化頃之。如此消息，萬無一失。

服丹砂別法

丹砂二斤，擣爲末，重絹篩之，盛著銅盆中，以淳苦酒沃之，令如泥狀。置高燥處使乾。復沃之如前法。一斤丹砂盡三斗苦酒，如此暴三十日，當如紫色，藥乃成，把之不污人手，引之如飴，乃可矣。丸如麻子，以井華水日服三丸，常以平旦吞之，服之一日，腹中三蟲下。服之六日，身中一切諸病盡皆除愈。服之六十日，則有所見，能令白髮更黑，齒落更生。凡服此藥，當先齋戒三十日，沐浴以五種香湯，乃可服之。

服丹砂法

丹砂一斤，擣爲末，下篩，以淳漆二升，好苦酒三升，三物和合相得，微火上煎之，令可丸服，如麻子，日三服之。十日百病盡皆除愈，三尸下。亦云：百日服膚強，服之三年延年。

臣按：丹砂一味，單服日久，尚獲如上之利。況去毒伏火，以合大丹，其置福爲益大矣。今按前件丹砂一味，及和漆二法，並同淳醋，不言用酒，以此驗恐或疑不用酒。又濾於瓦瓶中，不須用醋而漬者。今據別漆

丹法，以真丹一斤，清酒一斗，白蜜一斤，淳漆一升，日暴酒蜜，數淹數暴，可丸即止。又方：以清酒和丹砂，納竹筒，蒸之日數，亦如暴漬丹法，白蜜丸之。又方：以桑根汁和丹砂，納瓶中，入釜湯中，煮之二日夜，以淳酒和，復納白蜜丸之。以上和合之法，先以酒和丹砂，令至調適，然後納漆火之極微，堪丸而止。又以上服法，丸如麻子，初服二丸，日再服，四十日三尸去，久服延年神仙，日中影不見也。是知凡鍊丹砂去毒上法，莫過美酒也。或以新瓦瓶盛，或竹筒盛之。亦須先以清酒和丹也。蒸之亦得，暴之亦得。但以蒸則百日火不斷絕，竹筒恐爛。暴則百日，看手乾濕難均，豈若置之於新瓦瓶中。酒氣淹漬，瓶透潤，恒自浥浥，不勞開口，一煮便成也。

臣按：諸石之中，唯有丹砂、雄黃爲上。調鍊之法，兼復不難，先並營之，以護身命，此亦度世要藥之基址也。雖未及大丹，其餘服餌，皆不能出此也。又丹砂之魂名水銀，以水銀消石等分合擣，相得納銅器中，蒸之經日夜出之，加炭上爲水，如是當紫赤色，蜜丸吞如豆，百日其力，亦與丹砂相似也。

佚名《諸家神品丹法》卷四

朱砂者，能水能火。取上好真朱砂八兩，用光滑新磁器內盒之，使濕土築磁器楞上，勿令走煙。取水銀八兩，海馬五箇，杵爲末，與前件朱砂、水銀和勻停。次取上好赤菴苗臘半乾濕，用火燒灰，入瓦甕內，下水淋汁，用生鐵釜竈底上霜，鋪底蓋頂，於磁器內，用文武火燒，令磁器漸熱。次發大火煨，次鎔作汁，取出成白朱砂。置鼎安爐，用前丹經內法，秤斤兩分鎔，依陰陽位次，加減循環，依易象《參同契》，四時八節，二十四炁，七十二候，年月日時內象炁候，不得分毫差錯，溫溫包養，如雞抱卵，至一百二十日。取出研爲細末，川半夏汁爲丸，如黍米大，人食一粒，可延三百歲。食十粒，延三千歲。功轉在腸，名神符白雪丹，善轉血爲乳。若遇至人指玄牝真一之氣，但能定胎存神者，三年必可上昇矣。丹藥功轉內，各依乾坤節令，無錯四時之功，是初轉之理也。蓋世間山澤銀金石類，用藥點之，立變爲至寶。若取丹藥，制水銀必死之，點白爲寶。可令一處勾五六十下，下金成上色至寶。此藥大丹中號曰神符白雪。上士輕財重命，下士重財輕命，此藥非上士勿傳。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出辰錦州，大如桃棗，光明四映徹瑩透，如石榴者良。如無此者，次用馬牙上好者爲。次紫色重者爲，下並不堪用之。

獨孤酒《丹方鑑源》卷上 朱砂。記曰：丹砂水精，得金乃并。辰錦及五溪有，芙蓉箭鏃，鏡面鐵色光明等砂，已上皆可餌食，變鍊黃白之道。

張九垓《張真人金石靈砂論·朱砂篇》 光明砂，紫砂。昔賢服之者甚衆，而求度世長生者，未之有也。余明其理。夫光明砂紫砂，以火服之，逐邪氣，治熱病，未能童顏紺髮，何者。光明砂一斤，飛淘得汞十二兩，火鍊得黑灰一抄。黑灰者，朱砂。本質入爐，飛精英爲汞，餌之延年。不可以黑灰爲藥，服之得度世。故知服光明紫砂者，未經法度制鍊，則灰質猶存，所以不能長生者也。老君昔爲周柱史，知周室微弱，西游度關，恐金丹道絕，乃以丹砂法付尹喜。後世人得之，因茲僞謬，以鍊成靈砂，名之爲丹，亦曰光明砂，配合餌之，方得度世不死，點化黃金。一名藥砂，一名丹砂，一名靈砂，一名還丹。世人若純服光明砂紫砂，別無配合制度，以求不死，去道彌遠。靈砂九轉，父不傳子，化爲黃白，自然相使。夫光明砂紫砂，服之不得度世，何也。還丹者，取陰陽之精，法天地造化之功，水火相濟，自無人有，以成其形，豈若砂汞獨陰爲體，無陽配合，不能合四象，運五行，所以孤陰不育，寡陽不生，陰陽配合，方成還丹。余自開元間二十餘年，專心金鼎，頗悟幽微，竊見世人以此二砂服餌，以爲七返靈丹，服之無不夭橫者也。

雄黃

論說

佚名《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一四 臣按：雄黃者，與雌黃同山，雌黃之所化也。天地大藥，謂之雌黃。經八千歲，化爲雄黃，一名帝男

精。又經千歲，化爲黃金，一名真人飯，此乃至神之石也。但求齒不落，髮不白，續筋堅骨，輕身目明者，莫過此藥也。又能辟虎狼百毒，不使近人，入水不畏蛟龍，一切毒蟲妖魅不能加也。又辟五兵，甚有威武。耳目聰明，役使百靈，乃神變之獨紀，長生之上藥，攻病之要味，還年之功，物無所不入也。故昔圓丘多大蛇，又生好藥。黃帝將登焉，廣成子教之帶雄黃，而衆蛇皆去。明其力用大矣。又仙經之大藥，乃以雄黃爲一味者也。

雄黃主療

臣按：《本草》：雄黃味苦而甘平寒，有毒，主治寒熱，鼠瘻，疽瘡，痔，死肌，疥蟲，匿瘡，目痛，鼻中息肉，絕筋破骨，百節中大風積聚，癖氣中惡腹痛，鬼注殺，精物惡鬼，邪氣百蟲毒，勝五兵殺，諸蛇虺毒，悅澤人面，鍊食之輕身神仙，餌服之皆飛入腦中，勝鬼神，延年益壽，保中不飢，一名黃食石也。

雄黃出處

臣按：雄黃生武都山谷，燉煌山陽，採無時，好者作雞冠色，不晁而堅實也。若黯黑及虛者，不好也。燉煌在涼州西數千里，古以爲藥最要，奇難得也。昔與赤金同價。今聖朝一統寰宇，九域無虞，地不藏珍，山不祕寶。武都崇岫，一旦山崩，雄黃曜日，令駛運而至京者，不得雇脚之直，瓦石同價。此蓋時明主聖，契道全真，福祥大藥，不求而自至。其色濁赤者不佳。唯赤徹者爲上。

雄黃調鍊去毒法

臣按：雄黃雖是長生上藥，然有大毒，去不盡，不可入大丹。夫石藥之毒，得火彌烈，縱百飛之伏火，毒仍未除。凡人不妙究其理，乃謂代火之物，是無毒也，失之遠矣。是故必先煮鍊，然後伏之。此與伏汞耿槩相似，夫伏雄黃有醋煮者，有油煮者。若有所爲，用處不同，列如左。

雄黃用酒漬浮湯上鍊法

取雄黃上者十斤，打去石脉，搗如小碁子大，或末之如沙，或碎之如粉。若以油煮，即如碁子。若以酒煮，搗之令碎，以好酒於銅器中拌漬之，伺盡更添，盡二石止。更以油煮，去油搗碎，入大丹，用苦酒煮訖。欲單服者，末之如粉，納竹筒，加石鹽一斤，爲之覆薦，密其口，沙中蒸

之七日夜，出之有水，瀉取別用也，取其不爲水者，以絹袋盛，納蜜瓶中，封固勿洩，埋馬糞下七日滿，藥成，名紫宮飛丹。以白蜜丸之如豆，服久延年。

雄黃醋鍊法

雄黃以醋鍊，取好雄黃一斤，搗之如粉，以好苦酒和之，於銅器中相和，微火煎之，不得急火，盡一石止，如膠成藥。

訣曰：此苦酒者，非是醋也。煮訖，搗爲末，納竹筒中，蒸之一日夜。欲熟時氣當青赤，出置水中，引之如綿，丸如梧子，先食服一丸，日三，神仙。若以雄黃和漆服之者，亦以好清酒，緩火煎之，令如膠卒。雄黃一斤，料漆二斤，其漆必須青，煮絞去滓，合著銅器中，攪令相和，藥成矣。丸如黍米，日三。若丸如小豆，日一。常先食服之，咽去汁，二七日，百病皆愈。二十日，身浮死肌脫，此是藥力。夜行如晝，行如飛龍，時寒則熱，時熱則寒，百日腸中堅厚，皮膚血脉盛強，骨節耳目聰明。三百日漸可加至吞如黍粟，三丸爲常。此方神祕，不妄傳洩。雖曰小丹，絕勝餘石及諸上草木也。大丹未成，必須先以此藥填骨骨髓，自支持也。若以此鍊入大丹者，則宜煮滿百日，不得如膠爲度也。

雄黃鍊入長生藥法

凡漬訖出之，皆暴乾，皆抽研作用，取赤光映徹者，細末，新瓦瓶中，漬之以酒，密塞口，重湯煮百日，以酒著釜中，煮瓶最佳。此入長生，合丹藥用也。直以好春酒一升，納瓷缸中，以白袋盛雄黃十兩，納酒缸漬之，十日一易，百日止。

雄黃鍊入變化銅鐵

取好雞冠色者，於銅器中，以好淳醋，煮之百日，試以伏火無煙，成，名曰伏火。可變化立成。

雄黃油煮重鍊去處法

取好雞冠上色者，打擇精，去石脉，碎之如小碁子許大，油鑪中煮之。皆須先以酒鍊日足，然入油煮之，滿九日夜，無懈，謹伺候緩急，可即脂焰必發，緩即毒氣不消。以瓦器蓋鑪，恒令湯手爲候。日數滿足極熱，傾油用意瀝，當使油並盡，冷即凝住不下，必須極熱傾之，瀝盡正鑪以均率，取以絹袋，可容二斤，五袋十斤，各長九寸。又作土竈，高可一

尺，其口八寸，向上。甕上四面各豎一壑，狀如土甕，於上著沙，沙上布其藥袋，使袋隙間相去一寸，填沙布滿。上亦一寸，下著柴火，可限七束，看袋有脂，沙吸自然漸盡矣。

遷伏雄黃法

取上砂蒸鍊訖，雄黃以新瓦器盛之，瓦瓶以甘土泥裹之，厚半寸，炙令乾。且以浮物蓋口，權置一處，先以黃泥捏作一形，如瓶缸是狀。此泥形口厚如側掌，高若豎拳，填以白沙，捺使滿實，統爐使乾。然以瓶口倒覆形上，瓶口塞以亂髮，沙上鋪紙一重，以小鐵釘橫口礙髮，務欲油氣下洩，藥不亂墜也。安置瓶訖，伺乾，以馬糞實捺了，從上放火，火從上熱向下燒，瓶油氣滴沙被，逐俱盡。經一日夜，待冷，取之。承熱以鉗夾瓶使正，摘其瓶口，穿一孔子，藥在瓶中，狀如濁水，鑄之作器，任所方圓，此謂無煙，辟邪之物。瀉若不盡，打破收之，油去藥存，毒氣絕矣。直爾服之，即得者當擣篩入飛，取三轉雪，蒸之三日，以白蜜丸之，然服如彈丸。日三服，稍減之，去三蟲，長生。以鍊松脂和之，亦佳。此可多作而服也。

佚名《諸家神品丹法》卷四

雄黃者，出武都山，行金木二氣，取上好紫紅色雞冠雄黃，研為細末。以好穀明成者綠礬，及紫金、龍芽、霜好酸菜苗，亦名赤堇。先將七等物，於新磁缸子內鋪底，入藥在內。次蓋頂，用文武火燒，漸漸添之。次發大火煙成汗，取出頂在石上，放三日，如紅色金。次置於磁缸子內，用糠火養九日，取出。又用山澤銀銷作金汁，用藥點之，立變成寶，萬十成金也。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出武都，色如雞冠，細膩紅潤者上。波斯國赤色者為下。

獨孤滔《丹方鑑源》卷上

雄黃。訣曰：雄黃千年，化為黃金。黃帝曰：雄黃化銅，武都者上，西蕃者次。鐵色者上，雞冠者次。沉水銀脚，鐵末上拭了，旋有黃衣生者上。

張九垓《張真人金石靈砂論》

雄黃為君，服之通神。向陽生曰雄，背陽生曰雌，一體同產，故夾錯而生山石中。至熱，有毒，乃少陽之精，作丹服，補泥丸，實腦戶，養三宮。用雄雌各二兩，和汞一斤，鉛精四兩，火伏之成黃金，作液，服之能沖天。《龍虎經》曰：出武都者佳，諸

石不可用。唯雄黃能辟衆邪，故名之為將軍。

雌黃

論說

佚名《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一四

雌黃出處

雌黃與雄黃同山，俱生武都山谷，其陰也。山有金，金精薰則生雌黃。採無時。出於武都仇池，黃也，其色小赤。若出扶南林邑者，謂為真崑崙，黃也，色如金，而似雲母錯，而為畫家所重。但丹家合化，多共雄黃同飛，既有雌雄之名，即是陰陽之義。復與雄黃同山用者，必宜以武都為上也。擊破中有白堅文者，最佳也。

鍊雌黃法

臣按：鍊雌黃法，與雄黃不殊。然據《本草》云：主療則與雄黃有異，若合大丹，特須此味，故列如左。

雌黃味甘辛而平，有毒，療惡瘡、頭禿、癬疥，殺毒蟲虱，身癢，邪氣諸毒，食鼻中息肉，下部墮瘡，身面白駁散，皮膚死肌，及恍惚邪氣，煞蜂蛇毒。鍊之服輕身，增年不老，令人腦滿。

佚名《諸家神品丹法》卷四

雌黃者，出武都山，亦行金木二氣。取上好蘿葉子雌黃金色者，研為細末，以上好光明綠礬、益母草、亦烏壽、龍芽草，燒灰淋汁，煎成霜膏，用新磁缸內鋪底，入藥在內。次蓋頂，用文武火燒，漸漸加火。次發大火煅，斷煙成汁，可點上好山澤銀，成至寶矣。

獨孤滔《丹方鑑源》卷上

雌黃。滔成者即黑色，乾，輕如焦錫塊。臭黃作者，硬而無衣。試法但於甲上磨，上甲者好。又熱燒熨斗底，以雌劃之，如赤黃線一道者，好。造黃金，非此不成。

雌黃。背陰者雌也，能柔五金，亦可乾汞。舶上如嚙血者上，湘南者

次，青者尤佳。葉子上可轉硫黃，可伏粉霜。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出武都，顏色黃明如金簿，破看如雲母光，無夾石者爲上。

石硫黃

論說

佚名《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一五 臣按：石硫黃能化金銀銅鐵器物，仙經頗用之。燒有紫煙，而黃白以爲切物，故車法中之所要也。伏水銀者，乃號此藥爲黃礬沙也。得硝石能化爲水。此法出於三十六水中經也。又取石硫黃搗末，納竹筒中，削其表令薄。埋馬糞中，二十日化爲水。以此水漬丹，謂之流黃液也。

作法取上上光明砂，酒漬鍊訖，末之，以流黃液於銅器中漬丹，微火煎之，重湯煮之，最佳。七八日色變，十日如泥，丸如梧桐子，日服三丸，漸漸加至四十丸。久而輕舉，亦可昇仙。此乃流黃之功力也。

石硫黃主療

臣按：石硫黃味酸而溫，有毒，主治婦人陰蟲，疽痔惡血，堅筋頭禿，心腹積聚，邪氣冷癖，并欬逆上氣，脚冷痿弱無力，及鼻衄惡瘡，下部蠱瘡，療瘡止血，煞疥蟲。俗方用之，偏療脚弱及痼冷，惟良。

臣又按：石硫丹者，石之赤精，蓋石硫黃之類也，非石硫黃也。皆浸溢於崖岸之間，其濡濕者，可丸服，其已堅者，散服。此一色石，是百二十種石芝之數，雖有其名記，不睹其目，亦仙藥之上也。五嶽有，而箕山爲多。其方言，許由就服之而長生，故不復以富貴累意。不受堯禪。

石硫黃出處

臣按：石硫黃生於東海牧陽山谷中，及泰山，及河西山。礬石液也。東海屬徐州，而箕山亦有。今第一出扶南林邑，如鷄子初出殼，名崑崙黃，色深而佳也。此色尤爲俗方療脚弱痼冷所要。若以人大丹，此林邑者

金丹總部·外丹部·外丹藥物分部

必不及徐州及箕山者。且南方無礬石，不知何以稱爲礬石液也。

鍊石硫黃入長生藥法

臣按：九霄君作九轉鉛丹，鍊石硫黃入長生藥法，四味大藥，雖各別鍊，皆同用酒湯上煎之。其法朱砂、雄黃、雌黃、流黃四味之藥，皆令作末，各一銅器，好酒沃之，即於浮湯上煎之。率酒五升，可漬五兩，恒使氾沱，勿使頓添之，方可入用，此人長生之藥。又方：碎如大豆，並醋納竹筒中，三日夜煮之，欲休半日，加水也。此人變化，用之不如酒煮也。

佚名《諸家神品丹法》卷四 硫黃者，用甜硫黃，或僧溪黃、石亭脂，三物名異體同。用上好光明成核綠礬，或用赤堇菜燒灰淋汁，煎成霜，新磁缸內鋪底，入藥蓋頂，以文武火燒，漸加火，後用大火煨，斷煙成汁，亦點銀成寶。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出荆南林邑者，名崑崙黃，光如瑠璃者上。波斯國亦堪所事用特生。

曾青

論說

佚名《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一五 臣按：曾青亦仙藥方上品也，久服令人輕身不老。化銅鐵鉛作金也。

曾青主療

臣按：曾青味酸，小寒，無毒，主療目痛，止淚出，風痺，利關節九竅，破癥堅積聚，養肝膽，除寒熱，煞白蟲，療頭風腦寒，止煩滿，補不足陰氣。

明曾青出處

臣按：曾青出蜀山谷，及越嶺，採無時。畏蟲絲，主療與空青亦相似。今同官，便無曾青。惟出始興，今出蔚州、鄂州也。然蔚州者，勝於鄂州也，

餘州皆惡。其形如蚯蚓糞，又如黃連者，佳。滑者好。色理小勝空青。難得而貴。仙經用之亦要，而陶隱居乃言少也。化金之法，事同空青也。

鍊曾青法

臣按：曾青以好酒漬之，置銅器中，以紙蓋鎮，於日中暴。若夏日，待七日亦得，唯多日益有力矣。若無日，以火暖之。調暴乾訖，以瓷器玉槌研之，令極碎。醃醋拌，使乾濕得所任用。又以絹厚密者爲袋，盛曾青，置瓷缸中，率曾青十兩，用醋一升，懸其藥袋於醋缸中，十日一易，醋盡，一百日用醋一斗，而止也。其懸絹袋不得到底。又法：曾青與金精鍊一種，皆以瓷器，各別漬之，擣藥爲末，以三轉左味漬之，二百日出，暴乾，以瓷盆玉槌研之極甚。又法：鍊法與石流黃同，碎如大豆，並醋納竹筒中，水煮三日三夜，欲休半日，又添火煮之。此法非不知之，但是迫急小道，不足據也。又法：碎之爲末，三轉左味煮之，一斤曾青，微火盡醋五斗，止。暴乾研訖，堪入藥用矣。



佚名《諸家神品丹法》卷四 曾青者，出泰山頂上，色如青碧，新如青黃子，形狀似此。研爲細末，用法製焰硝，於磁缸子內鋪底，入藥，次蓋頂，用文武火，漸漸加火，煙斷成汁，點黑銀爲寶。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出蜀山及越州佳，問其色如翠碧，又似黃連，亦如蚯蚓糞青紫色爲上。

空青

論說

佚名《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一五 臣按：空青久服輕身，延年不老，老人不忘，志高神仙。又以合丹，成則化鉛爲金矣。神農云：化銅鐵鉛作金也。其主療亦同曾青相似，大同小異，今錄如左。

空青主療

臣按：空青味甘酸，大寒，無毒，主療青盲耳聾，明目，利九竅，通血脉，養神，益肝氣，療目赤痛膚賢，止淚出，利水道，下乳汁，通關節，破堅積矣。

空青出處

臣按：空青生益州山谷，及越嶲，今出同官者色最鮮深，出始興者不如益州也。涼州西平有空青山亦甚多，但並圓實如鐵珠，無空腹者，皆並鑿於土石中取之，採無時。今聖德多感，物無不至。故蔚州、簡州、宣州、梓州皆出。然宣州者最上。其蔚州者無孔，塊大色深也。

鍊空青人長生藥法

臣按：空青擣爲末，同曾青法，以酒漬滿一百日，訖出暴，更擣以醋拌，暴十遍止。大都消息，與曾青同也。若鍊絳礬者，直爾同其空青一遍，持暴之法則不煩，以酒漬之也。

佚名《諸家神品丹法》卷四 空青者，出泰山頂上，如青黃色，光明，如水晶之狀。研爲細末，用法製焰硝、烏壽、龍芽草、燒灰淋汁，煎成霜。於新磁缸內鋪底，入藥蓋頂，用文武火，漸添之，大火煅，煙盡成汁，點銅鐵成寶。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出柳州廬越州，紺色，紫青而且碧，形若螺文，旋空而不實，中心有孔，如崑崙頭，又以樹蚪子恰相合。況似栲栳有金星點，是真正。又出廣州。此物多假，世上少有真者。此道之中，深爲祕要。其藥空中小丸顆者，即名空青。曾青與空青不異，妄立別名。但有丸之青，並所懷之母，亦名曾青，不但爲顆者。今諸藥本皆立別名，不可非他古人，吾亦依別列矣。

磁石

論說

佚名《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一六 臣按：磁石入五石之數，太陰

之精，其味辛鹹寒，無毒，煞鐵毒，為朱砂水銀之所畏惡，仙丹方黃白多用之。

磁石主療

臣按：磁石主治風痺風濕，百節中痛，不可持物，洗之酸疼，除大熱煩滿，及耳聾，養腎藏，強胃氣，益精，除煩，通關節，消癰疽鼠瘻，項強喉痛，小兒驚癇，鍊水飲之，人有子。一名玄石，一名處石，柴胡為之使，惡牡丹、莽草，畏黃石脂也。

磁石出處

臣按：磁石生泰山川谷中，及磁山山陰有鐵者，則生其陽。採無時。其好者能懸吸針，虛連三四為佳，今最生相州也。

鍊磁石入長生藥法

磁石一斤，入長生用，搗為末，以左味煮之，微火盡五升止，出暴，餘不堪用。

方鍊法

宜與曾青者，即盡五升醋也。非關須漬之。一法云：以磁石作麤末，以苦酒煮之，三日夜可用。

獨孤酒《丹方鑑源》卷下

此堅頑之物，無融化之炁，或假其炁服食即可長久。若以磁石為藥，多服必有大患矣。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出磁州，但引得六七鍼者，皆名上好，即堪用。

礬石

論說

佚名《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一六

臣按：礬石少陰之精，入五石之數，鍊而服之。令人不老不死。丹經及黃白，皆多用此善能。柔金生礬石內水中，水不冰。一名青介石，一名立制石，一名固羊石，一名白礬

石，一名太白石，一名澤乳，一名石鹽。

礬石主療

臣按：礬石味辛甘，大熱，有毒，主療寒熱，鼠瘻蝕瘡，死肌，風脾，腹中堅，邪氣，除熱，明目，下氣，除膈中熱，止消渴，益肝氣，破積聚，酒痼，冷腹痛，去鼻中息肉，久服令人筋癢，得火良，畏水，惡毒公，細辛、虎掌為之使。

礬石出處

臣按：礬石生漢中山谷，及少室，採無時。蜀漢亦有。而好者出南野，及彭城界中，洛陽南垣。擊其少室，生礬石最熱。若用者似黃泥色，厚半寸，炭火燒之一日夜，解破，可用療冷結，不堪入大丹也。丹家所用，謂此白礬石，非特生礬石也。

礬石鍊入長生藥法

臣按：礬石有毒，復大熱得火良。故《本草》云：須火鍊百日，生服刀圭，煞人及百獸。若化為水，偏有伏水銀之功。鍊法取好者，細末，紙裹為顆，然以作瓦家黃土泥，泥厚半寸，作筒爐，壘以炭火，火之二七日，中人藥用，藥用滿百日，彌佳，堪入黃白。

一法：以豬脂煮七日夜，出暴乾，搗為末，以苦酒漉之，作團，猛火鼓之，得銅。然後搗為末。和凝水銀末，依方使用。

九霄君九轉鉛丹鍊礬石法

搗為末，牛糞汁和團，入爐火之，一日夜出。置臼中更搗研之，即得入用。

臣以諸方上者，皆不如百日也。若能先豬脂煮滿七日，然更筒爐，燒滿百日，此最上法也。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出鸛鵲窠中，形質亦多，出處又衆，但梁漢并州及嵩山及雍州山谷，斫破如側揪，又似碁子，大如椀，小如拳，白如玉者，上。其餘所出處，並不堪用。

礬石

論說

佚名《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一六 臣按：礬石亦八石之上藥也。神農云：鍊餌服之，輕身不老增年。岐伯云：久服傷人骨，能使鐵爲銅者，絕白。蜀人乃以當硝石。其黃理者，名雞矢礬。投苦酒中，塗鐵皆作銅色，不能變肉理。仙經單餌之丹方，亦用。俗中合藥，皆先火燒令沸燥也。一名羽汨，一名羽澤。

礬石主療

臣按：礬石主治寒熱洩痢，白禿陰蝕，惡瘡目痛，堅骨齒，除固熱在骨髓，去鼻中息肉，其味酸寒，無毒，甘草爲之使，惡牡蠣。

礬石出處

臣按：礬石生隴西山谷，及隴西武都石門。採無時。亦出益州北部，亦從河西來。色青霜，名馬齒礬。今出茂州，乃益州管内者也。

礬石鍊之入長生藥用法

取吳白礬石，用新桑合盤一具，細末礬石，著盤中，密蓋勿洩。淨一室，水灑地，著盤地上，一日夜，其石精飛上蓋上，掃取更如前法。合滿三遍，飛成之矣。此入長生用，仍先熬汁盡。

一法醋拌暴，同絳礬十遍止。此不及前方也。先擣礬之，沸定汁盡，若水法。上礬石三斤，擣末之，以新桑盤一面，經宿燒地了，以苦酒灑地。布礬末，可盤不合之著地，四面以白灰攤之，待地熱氣盡，去四邊灰，開盤取著上者，出之，羽掃取精，此亦收礬石之上法也。若欲作水，即以此精，納三年苦酒中，一斤料一斗酒漬之，其精號曰礬華也。若急用，漬之七日，亦可也。若不急者，百日彌佳。作法斤兩及苦酒之數如前，臨時多少任人。

朴硝

論說

佚名《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一六 臣按：朴硝是八石之數也，能化十二種石，百日鍊餌，服之輕身神仙。鍊之白如銀，能寒能熱，能滑能澀，能辛能苦，能鹹能酸，入地千歲不變。人擇取白軟者，以當硝石也。《本草經》云：能化十二種石。故用之者，燒之汁沸出，狀如礬石也。仙經惟三硝石能化他石，不言朴硝，今此又云化石。故隱居云：必爾可試之取驗。言燒之汁出者，皆須令沸定汁盡，與燒礬石法同。

朴硝主療

臣按：朴硝味苦辛，大寒，無毒，主治百病，除寒熱邪氣，六腑積聚結固，留癖胃中，食飲熱結，破流血閉絕，停痰滿，推陳致新，畏句麥、薑。

朴硝出處

臣按：朴硝生益州，及益州北部，故文郡西川、蠶陵二縣界，生於崖上。色多青白赤雜黑斑，言擇白軟者，以當硝石，即此物也。鍊之色白如銀，青白者佳，黃者傷人，赤者殺人。一名硝石朴。

鍊朴硝入長生藥法

以朴硝三兩，納瓷器中，以水二升煎之，可一合在，即停下之成。若作朴硝漿者，以好朴硝一斤，無急以芒硝代。以水二斗，煎減五升，出寒一宿，當微凝以出之。以三年苦酒一斗，煮三沸，密器貯之，泥頭，二七日開，看上作稜厚二分。以此朴硝漿之精，覆太一招魂丹，凝水銀之上，以鍊精入長生用，必勝於不鍊者也。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不中風者爲上，出益州，顏色狀不枯燥，色帶青者，良矣。

芒硝

論說

佚名《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一六 臣按：芒硝者，鍊朴硝作之。故《神農本草經》無芒硝，正有硝石，芒硝耳。然有變化之能。故彭君曰：其硝石、戎鹽、石膽、芒硝真者，雖有陰陽正質作者，變化功效乃神。若有求仙，不得此道，徒損萬金，終無一二。就明是仙家之功味也。其主療與硝石正同，疑此即是硝石。故《神農本草》無別芒硝也。其正質者，舊出寧州，白，粒大，味極辛苦。若醫家煮鍊作者，色絕白而粒細，而味不甚烈也。依此生於朴硝，而作者亦好也。又按春醪華池法：取七轉春醪，三石色正黑者，中用五山脂三斗，所謂五色山脂一解，即云吳黃礬是也，非別五種之物也，芒硝、朴硝各五斤。今按二硝，即有各字，五脂惟云三斗，蓋明五山脂是一物也。華池方云：各異擣，納春醪中，封三七日成矣。諸有變鍊黃白，改易五金，皆用此華池。最祕萬金不傳。但芒硝是鍊朴硝所作，此方用其二物，成彼神化之力，其明芒硝之力，其功大也。

芒硝主療

臣按：芒硝味辛苦，大寒，主五臟積聚，人熱胃閉，除背氣碎留血，腹中痰實結聚，通經脉，利大小便，及月水五淋，推陳致新。石葦爲之使，畏麥句、薑。若以芒硝煮成硝石，煮療熱腹中飽脹，養胃消穀，去邪氣，亦得水而消，其主療與真硝石同，鍊法在硝石法中已具。

芒硝出處

臣按：芒硝生於朴硝，生益州山谷。硝石，又云與朴硝同山，明三物功力及出處略同也。又朴硝，硝石朴也。雖非一物，大同小異。拙拙如握鹽雪，不冰強，又燒之紫青煙焰起，仍成灰，不沸無汁者，是硝石也。

若沸而有汁者，即是朴硝也。若重據色理，則不可造次而分辨也。生山之陰地，有鹽鹹苦之水，則朴硝生其陽也。出寧州者，云是正質也。

鍊芒硝法

臣按：芒硝雖有陰陽正質，其變化功效造者乃神。既是朴硝而成者，已是經鍊之物，更不可以成鍊之物又鍊之也。今以朴硝鍊作芒硝法者，朴硝多少無在，擣篩麤研，以暖湯淋朴硝取汁，澄清，煮之多少，恒令減半。出置淨木盆，以冷水漬盆，經宿即成，狀如白石英大小，皆有八楞。起作之，勿令污穢。特忌雜人臨視，即壞精氣，變化不成。惟換冷水漬木盆，成即疾也。不得使不冷，此變化諸水盡效也。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出於益州，如陰地積。問人云：火山亦有，雪色潤者，良。

鐘乳

論說

佚名《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一八 臣按：鐘乳雖非藥之上，乃是八石華池之所要味也。故陶隱居服之，亦延年益壽，好顏色不老也。

鐘乳主療

臣按：鐘乳味甘溫，無毒，主療欬逆上氣，明目益精，安五臟，通百節，利九竅，下乳汁，益氣補虛損，療脚弱疼冷，下宜傷竭，強陽，令人有子。不鍊食之令人淋。蛇床爲使，惡牡丹、玄石，杜榮，畏紫石、葦草。

鐘乳出處

臣按：鐘乳生少室山谷，及太山。採無時。一名孔乳，一名盧石，一名夏石，生少室，猶連嵩高山也。出始興，而江陵及東境名山石洞，亦皆有。惟通中輕薄如鵝管，碎之如爪甲，中無有雁齒，光明者爲善。長挺乃有一尺二尺者，色黃者，以苦酒洗刷則白。仙經用之少。俗方所重，亦

甚貴也。

鐘乳鍊入長生華池法

取鐘乳，無問多少厚薄，但令水洗已光明者，即得入鍊。惟黃赤二色，不堪入用。鍊時取鐘乳，安金銀器中。若無上件瓷器，亦得於大鍋中，令投者之，恒令調如魚眼，即得水減即添。其乳薄者，用三日夜。若鴈翅及厚管者，七日夜。候乳色黃，其乳即熟。若疑生，即須十日夜沸之，其沸乳之水，一鑑盡黃也。其濁水皆須棄之脫爾。誤飲此水，便穿人咽喉令人頭痛。多服即痢，食猪肉可止。棄此黃水，竟不安。清水復納乳於鑑中，煎之半日許，看其水色清不變，即止。作鍊不精而服者，令發背瘡，是以必須精鍊也。

鍊訖研法

取乳安瓷鉢中，用玉鎚研之令碎，著少許水研之，水盡更添，恒令水如稀糝狀，其研乳細者皆浮在上，麤者下沉，饒鎚研之雖易碎，要須滿五六日，以晝繼夜。如此細研，如人乳汁。可滿十日，其乳色放白光，非常可愛。試取少許，自塗臂上，泯泯如白魚脂在紙上，而有白光，水洗不落為候也。如此之乳，方可堪服。熟以澄取，暴乾更好，熟研，乃可入丸散，任所別用。又法：欲用好乳，絹篩，以清酒漬之，一日夜，去上浮者，即取沉者，暴乾，方研之鍊之，法如法。其鍊乳研鍊訖，細末之如粉，置三石米下，蒸之佳。又法：其鐘乳研鍊訖，以金銀盆盛之，率乳一斤，用硝石二兩，和之，密蓋勿洩氣，蒸之。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出邵州，凡於銷燂之中，不必要須上好，但顏色潤澤，麤而且厚者，即堪用也。

紫石英

論說

佚名《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一八 臣按：紫石英者，是石之精末，

服之長生，常含之不飢渴也。紫石英者，八石華法之要味也，久服輕身延年，味甘辛溫，無毒。生太山山谷。採無時。所以太山之石，其色黑明徹。其下有根，故謂之最上也。餘有綿石，色亦黑而不明徹。又有材邑石，腹裏別有一物如眼。吳興石，四邊有紫色，而無光澤。會稽石，形色如石榴子。此四色石，先並醫人雜用。今若精採擇，總不如太山有根者為上，可入華池用也。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出太山，形如樗蒲頭，光明徹透，色裏輕明者為上。陳州界亦有，於此道中。亦為大要。表裏紫瑩，則為上好。

代赭石

論說

佚名《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一八 臣按：代赭特是丹方之要，並與戎鹽、鹵鹹，皆欲急須。故黃帝之丹，亦所切要味也。而好者紅赤色，如雞冠，有澤，染爪甲不偷者良。俗出齊國山谷，採無時。一名須丸，出姑幕者，名須丸。出代郡者，名代赭。此為俗用，乃疏。其味苦甘寒，無毒。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出雁門界山，赤色者良，黃色者不堪。又云：尉州界大王城出，有赤脉者上好。

鹵鹹

論說

佚名《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一八 臣按：鹵鹹、戎鹽，最爲丹家之用也。亦是黃帝九鼎丹中要味。其味苦鹹寒，無毒。生河東鹽池。云是煎鹽釜下凝滓，又云是河東大鹽，形如結冰，圓強。又黑鹽疑是鹵鹹，柔鹽疑是戎鹽。又云有赤鹽，駁晁鹽，馬齒鹽。四種並不入食，馬齒鹽即大鹽也。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出同州東北可十七八里陂澤中，亦是鹽根，形似河東細小顆鹽，味苦而不鹹。本方無何方處。世人錯用平澤中地生白軟之炁，將爲鹵鹹，深爲誤矣。

戎鹽

論說

佚名《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一八 臣按：戎鹽，虜中甚有，從涼州來，茜疑此草下著丙。茜河南使，及胡客從燉煌來，亦得將來。其形作塊片，或如雞鴨卵，或如凌片，其色紫白，味不堪鹹，口嘗氣息，正如段雞子者，言是真也。又河南鹽池泥中，自有凝鹽，如石片，打破皆方，青色，善療馬脊瘡，又疑此是也。大都既目之爲戎，可取胡將來者爲上。

右紫石代赭鹵鹹、戎鹽，並是無毒之物，而爲丹家所用。至如鹵鹹火鍊，已具泥法，自餘不鍊，用亦無憂矣。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出郭三十里高崖下，自然流出，非人能造。嘗之不鹹不蜇人口。若是真者，累卵即知好惡。一云：出戎州，色青白者上。未窮其本，何者是真。此道用之，與河東關內顆鹽對試用之，

戎鹽全勝諸鹽。既知如此，須貴戎鹽。

鉛丹

論說

佚名《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一八 臣按：鉛丹者生於鉛，即合熬鉛，所作黃丹盡用者。俗者亦希用，唯仙經丹釜所須，調化還成九光者，當爲九光丹。以此作釜，無別變鍊。一名鉛華。其味辛微寒，久服通神也。

胡粉

論說

佚名《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一八 臣按：胡粉者，乃真人九轉鉛丹之首物也。又黃帝九鼎神丹釜法，先明此物，合玄黃花爲泥矣。非不至要。然《本草》乃云：粉錫一名解粉。仍釋云：此是金化鉛，所作胡粉也。其味辛寒，無毒，有金色者，彌良也。

靈砂

論說

太白山人《神仙養生祕術》 靈少一料石七斤，水銀一斤，硫黃四兩。

先將硫黃化開，次下水銀，炒成砂子，住火了。或是湘陰瓶，或是西蜀嘉定瓶，或是沙瓶老酒瓶，甘泥固濟，三寸厚，陰乾，裝入瓶內。用鐵燈蓋一箇，坐其口蓋內，水長要不乾。用甘泥固濟口縫，留哨眼一箇，用鐵線一條，穿定燈蓋瓶耳，入爐。用炭一百二十斤，早晨下火，至來日早晨住火，晌午出爐，打破瓶。取出要做心紅，研爲細末，若做靈砂，再有別法。

心紅

論說

太白山人《神仙養生祕術》 水銀一斤，硫黃四兩。先將硫黃化開，

次下水銀，或是湘陰、西蜀嘉定瓶，或是沙瓶老酒瓶，甘泥固濟，三寸厚，陰乾，裝入瓶內，用燈蓋一箇，坐其口，蓋內水長要不乾。甘泥固濟口縫，留哨眼一箇，用鐵線一條，穿定燈蓋瓶耳，入爐，用炭一百二十斤，早晨下火，至來日早晨住火。午時出爐冷定，打破瓶取出，揀了核子，研爲細末，用水五桶，或是盆甕，一處再研之。伏時或是盆甕內坐起水定，上面是板紅，第二是二紅，底坐是心紅，用刀剗開，用花日頭曬，用銀紙包裹，隨更用紙包。

死汞

論說

太白山人《神仙養生祕術》

水銀一斤，黑錫一斤，山澤一斤。黑錫打成盒子一箇，山澤打成盒子一箇。山澤盒子先裝水銀，封閉不透風。錫盒子盛銀盒子在內，入鐵鼎內，用赤石脂、生蜜固濟鼎口牢固，用鐵線上下縛定，入丹房靜室處，用炭二百五十斤，戌時下火，來日卯時出，打開鼎，不見黑錫不見汞，山澤二斤任意使用，此是祕術。

點白

論說

太白山人《神仙養生祕術》 硃砂四兩，膽礬四兩，雄黃四兩，雌黃

四兩，硝石四兩，枯礬四兩，山澤四兩，青鹽四兩，各自制度。

右爲細末如粉作置，用樟柳根、鹽酒醋調和爲一升，用甘鍋一箇，裝雲南銅四兩，入爐，用風匣煽，又瓦蓋鎔開，下硃砂二錢攪勻，次下前藥二兩，山澤一兩，再搗混茸一處，住火，青如滑池內冷定，成至寶也，任意細軟使用。

拔毛

論說

太白山人《神仙養生祕術》 山澤一兩，白礬一兩，硃砂一兩，水銀一兩，白鐵一兩，膽礬一兩，硝石一兩各自制度。石研爲細末，甘鍋一箇，用銅半斤，入炒煉三便如桃花色。甘鍋一箇，下銅二兩，於在爐內，炭火燒之，用風匣搗，一瓦蓋之下，山澤五錢，硃砂半錢，混葺再下前藥二錢半，住火，出爐，走滑池三便，再入甘鍋，消成至寶，任意使用。或作細軟，或作器盒，此是祕訣也。

白上黃

論說

佚名《諸家神品丹法》卷四 白上黃者，出上黨山頭，其色紅粉之狀。次用上好朱砂透明如水晶，五金中爲首。取上好赤堇灰、紫金、龍芽、黃芩，燒灰淋汁，煎成霜，用新磁缸鋪底，入藥蓋頂，以文武火，漸漸加火，次發大火煅之，斷煙成汁，可點生鐵銅成寶，制水銀亦成寶。

石膽

論說

細研爲末，用法製焰硝，或鳳尾、龍芽草，燒灰淋汁，煎成霜。於新磁缸內鋪底，入藥，蓋頂，用文武火燒，漸添火煅，斷煙成汁。點山澤高麗銅，立成至寶。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出梁州，信都亦有，用羌理者，色青帶碧者，良。有用嶗山所出，形如月，黃綠相間者，好。此二所出，嶗山稍勝，餘所出者，不如蒲州者爲上。

佚名《諸家神品丹法》卷四 石膽者，出蒲州界上，似玻璃色光明，

金丹總部·外丹部·外丹藥物分部

砒霜

論說

佚名《諸家神品丹法》卷四 砒霜者，出信州界，上好黃類白者用之。研爲細末，以法製焰硝，或益母草燒灰淋汁，煎霜，於新磁缸子內鋪底，入藥蓋頂，以火燒之，漸添火，次加大火，斷煙成汁。點銚石成銀，及點諸物，皆可用之。

硃砂

論說

佚名《諸家神品丹法》卷四 硃砂者，上好成核明淨者，研爲細末，用牡蠣或鳳尾龍芽草，燒灰淋汁煎霜，於新磁缸子內鋪底，入藥蓋頂，以文武火燒之，漸加大火煅，煙絕成汁。善能除貓銀青黑暈，及點銀。

獨孤酒《丹方鑑源》卷下 此性有大毒，有沈冷之病，可食之，疾損藥便止。多服積聚，成諸大擁塞。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但光明映徹者堪用。云：火山有，不如北亭者，最爲上好。

鹽

論說

佚名《諸家神品丹法》卷四 用上好光明天生結硬鹽，研爲細末，以羚羊角錯爲末，或鳳尾龍芽草，燒灰淋汁，煎成霜。次用益母草，研爲細末，於新磁缸子內鋪底，入藥蓋頂，用文武火燒，漸加大火，煙斷成汁。能治眼昏及翻胃病，蓋利內毒，大能去貓銀赤暈。

白礬

論說

佚名《諸家神品丹法》卷四 上好白礬，研爲細末。用五方龍芽草，對節龍芽草，燒灰淋汁，煎成霜，鋪底，入藥蓋頂，用文武火燒，漸漸加大火燒，斷煙成汁。能去貓銀黑赤青暈。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出吳地者上，趙地者次，餘處者不堪使用。

馬牙硝

論說

佚名《諸家神品丹法》卷四 上好明淨者，研爲細末。葛子末及鳳

尾龍芽草，法製焰硝，燒灰淋汁，煎成霜。用新磁缸子鋪底，入藥蓋頂，用文武火燒，漸漸加大火煅，煙斷成汁。善能去貓銀青黑暈。

夫五金八石者，是天地五星五岳五行。人之五臟，以應五金。八石者，八卦也。若能制之，善能點化，服餌可以延年，耐寒暑。五金八石法，製黃白及點化諸物。

麩金

論說

獨孤酒《丹方鑑源》卷上 麩金。出漢江昌江五溪，或如荏子形。新羅金帶青色，怯，甚有偽者，銀作却鞴了白色，若鍮石者，燒黑天生牙，此是也。亦曰黃牙。

生銀

論說

獨孤酒《丹方鑑源》卷上 生銀。出洛平藍盧氏縣，暈色，打破內即白，生於鉛坑中，形或如筍子。此有變化之道，亦曰自然牙，亦曰生鉛，亦曰自然鉛也。

黃礬

論說

獨孤酒《丹方鑑源》卷上 黃礬。舶上者好，瓜州者上，文會者次。西川於皂礬中揀黃者，將出不出，堪引得金線起者爲上。可化水銀爲金，亦能化鐵。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出瓜州，此物有五種，合鍊道中，多用黃白，餘者不多入用。黃礬形如金，打破有金星葉點文，揩著銀上，便爲黃色，能制水銀住汞，汞即著上不落，似馬牙形，燒色上碎末者，不堪用。

龍虎頭

論說

獨孤酒《丹方鑑源》卷下 龍虎頭。夫水銀見硫黃即赤，或見燒未旬日，已見紅色，謂之好藥。殊不知硫黃毒在水銀上，生雖感炁而紅，未可服也。

玉

論說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出藍田，形質不同，有五色，其中白者爲上。但取明淨潤澤無瑕，扣之作清聲者，爲上。

論說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出壽陽及澤州，種數亦多，但取表裏光明而無點汙，著水中與水同色者，爲上。無間麤細，皆堪也。

赤石脂

雲母

論說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出吳郡及澤州，色如臙脂細膩者，爲上。

論說

白石脂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出瑯琊、彭城、青齊廬等州，並有此物。有六種，向日看乃分明，其色黃白多青者，名雲英。色青黃晶日者，名雲液。色唯皎然純白無雜者，名雲精。色青白而多黑者，名雲母。煥然五彩，曜人目爲上。

論說

石腦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出吳郡，與赤石脂同處，色如凝脂狀者，爲上。

論說

白石英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本出茅山四平，色亦多種，但取蒲州出者，其色如握雪者，即堪入用，波斯國者爲上。

陽起石

論說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是雲母根，其色有黃黑，唯太山所出黃白者上，邢益齊鵠山純白者，最良。

雞屎礬

論說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出波斯國，形如雞屎，色亦帶青黃白，於此道中，深為祕要。

金精

論說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取未經鍊生者，色如翠碧，之狀有金星極多者，良。

石桂英

論說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出有乳之處，其色甚白，握之便染手，如把雪者良。

絳礬

論說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出波斯國，形如碧瑠璃，明淨者則為上好，餘所出並不堪用。

理石

論說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出梁州青寧三州，並好，如索針，顏色黃白潤澤可愛者，良。

硝石

論說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本出益州羌武都隴西，今烏長國者良。近唐麟德年甲子歲，有中人婆羅門支法林，負梵甲來此翻譯，請往五臺山巡禮，行至汾州靈石縣，問云：此大有硝石，何不採用。當時有趙如珪、杜法亮等一十二人，隨梵僧共採，試用全不堪，不如烏長者。又行至澤州，見山茂秀。又云：此亦有硝石，豈能還不堪用。故將漢僧靈悟共採之，得而燒之，紫煙烽煙。曰：此之靈藥，能變五金，衆石得之，盡變成水。校量與烏長，今方知澤州者堪用。金類試鍊，實表其靈。若比烏長國，乃澤州者稍軟。

天明砂

論說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出波斯國，堪捍五金器物。此藥尤多假偽，但自試之，辨取真偽。口含無苦酢酸鹹，好青白色，燒之不沸，汁流如水，粘似膠粘，即真矣。若燒有紫煙氣，燒上有漆者，並是真也。可擇而用之。

黃花石

論說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本有名無用，中有黃花石，出波斯國者上。江東北亭虔州者次，諸路有銅礦之處皆有，最下，不堪用。其形似銅礦質，有金星點，赤色，重燒有腥煙之炁，研水銀便上，波斯國生，即是真也。又云：似紫礦欲，似麒麟竭，此說非真。真者顏色甚光潤耳。

不灰木

論說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出波斯國，是銀石之根，形如爛木，久燒無變，燒而無灰，色青似木，能制水銀。餘所出處，不堪所用。波斯者爲上。

太陰玄精

論說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出河東解縣鹽池中，鹽根是也。近水採

之，形體如玉質，又如龜甲。黑重者不堪，黃白明淨者爲上。此亦制汞化之作粉矣。對試比鹽州稍最，故知如此鹽州者爲上。

滑石

論說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本出蔡州、青州者爲上，時人錯用崑崙中所出者，入六一泥用，全非所元。若用療病，即崑崙者勝，其體柔白而色，削之如蠟者爲上。

胡同律

論說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本自西域樹中而出，有津流出，化爲此藥。亦名胡同淚。今人不知其意，遂妄名胡同律。律之與淚聲勢相似，其有不知方之人，誤寫作律字，以此舉世共錯。其物形如地下鹽石，金銀匠用之捍作，極佳，鍊金銀食，尤善。

石榴丹

論說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出太和山，形如石榴，外帶赤色，腹內有子，如石榴子。自古相傳云：許由服之得仙，亦未知其實。於此道中，深爲祕要。

禹餘糧

論說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出東海東陽澤州諸山，並有五種色，青黃赤白黑，比來人用皆取黃色。如蒲黃者良，赤色亦好，唯白淨者最上。

金芽

論說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本出蜀郡，又出荆襄道。色黑而滑，打破中有碎脉，如金縷之狀。比患脚炁者，皆以此藥醞酒服之，而得除差，名金牙酒。

石鹽

論說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出平州北奚界之中，形狀似黑雲母，光潤者爲上。鹽州亦有，炁力稍軟，波斯國者爲上。

石中黃子

論說

佚名《金石簿五九數訣》 出沁水源，形如鵝卵之狀，打破其中有黃汁，如雞子黃。若得三二升服之，則長生不死矣。

黃金

論說

張九垓《張真人金石靈砂論·黃金篇》 黃金者，日之精也，爲君。服之，通神輕身，能利五藏，逐邪氣，殺鬼魅。久服者皮膚金色。金生山石中，積太陽之氣，薰蒸而成性，大熱，有大毒，傍蒸數尺石，皆盡黃化爲金色，況煅煉服之者乎。近金生者，名曰金英。次而生者，名曰金華。遠而生者，名曰金賊。百步而生者，名曰金芽。若以此金作粉屑，服之銷

人骨髓，焦縮而死也。黃金者，太陽之正氣，日之魂，象三魂也。白汞者，太陰之正氣，月之魂，象七魄也。合而服之，即不死。黃金是西方庚辛金，白汞是北方壬癸水，水乃金之子也。古人曰：食金如金，食玉如玉。金之性堅，煮之不爛，埋之不朽，燒之不焦，所以能生人。藥金服之，肌膚不壞，毛髮不焦，而陰陽不易，鬼神不侵，故壽無窮也。上金有老聃流星金，黃帝樓鼎金，馬君紅金，陰君馬蹄金，狐剛子河車金，安期先生赤黃金，金婁先生還丹金，劉安馬蹄金，茅君紫鉛金，東園公上田青龍金，李少君煎泥金，范蠡紫丹金，徐君點化金，皆神仙藥化，與大造爭功，洞神明之旨，契黃白之妙，不可輕用，而有譴責。外有生於山川溪澗者，是下金也。

白金

論說

張九垓《張真人金石靈砂論·白金訣》 銀者，白金也。少陽之精，而生於陰，爲臣。服之通神不死，堅筋骨，微熱，有小毒，即鉛中所產也。位屬西方，太白之精。《龍虎經》曰：離女爲日，坎男爲月。九霄君曰：南方之水，北方之火，陰以處陽，陽以處陰。往來有則，一浮一沉。爲夫爲婦，并意齊心。年終性毀，共枕同衾。是子午之位，龍虎列居者也，不可單服，《龍虎經》曰：白虎爲敖樞，青龍與之俱。黃金爲君，白銀爲臣，曾青爲使，雄黃爲將軍，合鍊成金丹。經云：金丹入五內，霧散若風雨。薰蒸達四肢，却老返嬰孩。又曰：玉液黑髮，金丹駐顏。但白金成黃金，成赤金，是還丹之大義也。

黑鉛

論說

張九垓《張真人金石靈砂論·黑鉛篇》 鉛者黑，金也，水也，屬北方，成數一，爲臣。服之通神。治三關，黑髭髮，少顏色，調血脉，治瘡癰，殺九蟲，利五藏，而生於陽。白銀是其母，性微冷，有毒，可作黃丹胡粉蜜陀僧也。《九都丹經》云：修鍊九光神丹，將鉛抽作，千變萬化，不失常性，唯鉛與汞。《龍虎經》曰：九還七返，八歸六居，男白女赤，金火相俱。男白者，鉛也。抽取鉛精九數，象九炁，陽數極九也。女赤者，水銀也。作七返，象七炁，陰數七，陰極於七者也。鍊取鉛精，合鍊成藥金，其色甚黃，服之不死。

真汞

論說

張九垓《張真人金石靈砂論·真汞篇》 水銀者，月之精也。生於陽，爲臣。服之輕身不死，辟精魅，通神明，殺三尸，清五藏，除九蟲，斷邪氣，而生於丹砂。丹砂屬南方火，火是木之子，而生水銀。水銀是青龍之孫，水之母也。性冷，微有毒，而生於土石，是丹砂魂魄也。聖代緒及九鉛，畏榆甘。婦人生服之，傷胎。丈夫生服之，陽銷。《龍虎經》曰：丹砂木精，得金乃并。真人云：不貴黃白，而重還丹。所以度世不死，必基於汞，合鍊黃白，飛伏成丹，神仙變化，皆猶砂汞，添貫三金，傍通四石者矣。《潛通訣》曰：水銀生萬物，聖人獨知之。水德最尊，汞是水之母，而在天爲霧露，在地爲泉源，方圓隨形，不與物競，善治萬品，而生群類也。夫水性至靜，而不與物競。是以汞者，水銀之異名也。亦曰太陽流珠，亦曰長子，亦曰河上姤女，今人飛成輕粉，亦作熟珠用之。

砒黃

論說

張九垓《張真人金石靈砂論·砒黃篇》 砒黃生於山石間，服之通神。少陽之精，至熱，有大毒。世人流飛之作丸，療冷病。甚武烈，忌熱麪。若人服一丸，或二丸，霜氣透出，而面腫身虛。流俗不曉，以爲丹，茲乃大悞。亦名曰霜，以其色白，故曰霜也。作黃白術者用之。

成金

論說

張九垓《張真人金石靈砂論·成全篇》 汞一斤，白虎八兩，雄雌白雪八兩，火伏六十日，成丹，服之必不死。以此金作液，服之，身如金色。用瓶盛藏於土二百日後，以火溫百日，成液，服之，上升太清。陰君歌曰：金液還丹生羽衣，千變萬化無不宜。一陰一陽曰道，聖人法陰陽，奪造化。故陽藥有七，金二石五，黃金、白銀、雄雌砒黃、曾青、石硫黃，皆屬陽藥也。陰藥有七，金三石四，水銀、黑鉛、硝石、朴硝，皆屬陰藥也。陰陽之藥，各稟其性，而服之，所以有度世之期，不死之理者也。

金液

論說

張九垓《張真人金石靈砂論·釋金液篇》 若修金液，先鍊黃白。黃白得成，乃達金石之理。黃白若不成，何修金液乎。石金性堅而熱，有毒，作液而難成。忽有成者，如麪糊，亦不堪服食，銷人骨髓。藥金若成，乃作金液，黃赤如水，服之沖天。如人飲酒，注身體散如風雨。此皆諸藥之精。聚而爲之。所以神液就而金石化。如服金液，以甲子日，鶴坐，向日，心念天真，服之，其身金色，羽節龍車蟠蜿而下，迎之上昇，白日輕舉也。

紫粉

論說

張九垓《張真人金石靈砂論·釋紫粉篇》 水銀、硫黃，燒成小還丹，伏火名紫粉小還丹。服之，止虛熱，壓驚癇。未得度世，不堪點化。夫水銀、雄黃，燒之即飛，故言無也。黃金、白銀，燒之質在，乃曰有焉。譬猶人身三魂七魄。神明往來，不見其形，應之以五氣形骸九竅，則曰有矣。故有無所以相生，而立乎身。真經曰：音聲相和，物類相感，有無綜貫，陰陽負抱，而道在其中矣。故黃金成而爲赤金，赤金就而爲紫粉，則陰陽和合，二氣相生，而成金丹。金丹者以有制無，以無生有。故《潛通論》曰：兩無宗一有，靈化妙難窺。此之謂也。

脫胎芽子

論說

佚名《庚道集》卷九《考異》 伏火丹砂一兩，入黃堊澆汞一兩，頂火三兩，寅午戌抽換，養三晝時，汞已伏，狀如玉笋。再澆再養，一如前法，可摘堅而老者用之，謂之脫胎芽子。如此四次，歷十二日，即可轉澆也。

離母芽子

論說

佚名《庚道集》卷九《考異》 轉澆，用脫胎芽子五兩，澆汞四兩，頂火四兩，養三晝時，下水鼎，如此六次，歷十八日，後得二十四兩。自然成片塊，前後不相粘，謂之離母芽子。過華池沐浴，露一宿，然後可用其脫胎芽子，青翠堅如石。

天產黃芽

論說

佚名《庚道集》卷九《考異》 丹砂、石膽、五倍子。

右三味同碾，羅爲細末，米醋潤丹砂，就其中袞，纏作衣，令勻厚重。頭金砂子厚裹，用包指法，米醋一斗，青鹽一兩，懸煮令乾。每丹砂一兩，脫胎芽子細末三兩，覆藉入黃整伏火，鹽蓋頭封口，頂火一兩，寅午戌抽換，養七晝時，竟取，鹽已化盡，撥取丹砂，剥去金砂子，洗淨丹砂，通赤如金，勿鎔。每一兩入汞五兩，同乳勻，納神室，坐黃整內，封口固濟，火半斤，煅火盡已半乾。更加火一斤，火盡寒取，其汞已乾，狀如金筍，謂之天產黃芽，又謂之白馬芽，又謂之真鉛。其丹砂飛在神室頂上，如蜂窠而輕，真紫河車也，任用。每天產黃芽一兩，入汞三兩。頂火四兩，卯酉抽換養一晝時，汞已乾，每乾汞三兩，入丹砂或靈砂，同乳勻細，置鐵合內澆汞，汞不枯竭。

造石水法分部

黃礬石水法

論說

佚名《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八《明化石爲水并硝石法》 造九鼎神丹，所用水銀，皆須去毒。去毒之法，不得礬石水，其毒不盡。今作按諸法，皆以五十日成。存古依舊，日數不輒加也。取礬石一斤，無以馬齒者，盛於青竹筒中，薄削其筒表，以硝石四兩覆薦上下，係漆固其口，納華池中，四十日成水，以華池和塗鐵鐵銅色。諸法皆用，每十筒得斗許水，計藥數作之，加石膽三兩者。

又法：礬石三斤，置生竹筒中，薄削其表，以細約筒口，埋之濕地，五日成水。

又法：先以淳酢澆礬，令浥浥，乃盛之，以硝石二兩漆固口，埋地中深三尺，十五日成水。

作丹砂水法

論說

佚名《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八《明化石爲水并硝石法》 丹砂一斤，納生竹筒中，加石膽、硝石各二兩，塘涕盛苦酒筒內，中覆蓋，埋中庭，入地三尺，二十日成水，其水甘美，其色黃濁也。

又法：丹砂一斤，納生竹筒中，加石膽二兩，硝石四兩，漆固如上，入華池中，三十日成水。

又法：加石膽、硝石各二兩，塘泥盛埋，如上法，三十日成水，其味苦，其色赤。

神砂石水

論說

佚名《軒轅黃帝水經藥法》 神砂一斤，研如粉細，以井花水飛三次，曬乾。錦綵龍芽四兩，苦酒一升，入銀石器中同熬之，酒盡爲度。再以井水，飛去錦綵龍芽草末，日乾爲度。後以膽石、硝石各四兩，同研細。後取活竹筒一箇，大小得用所。上取一丸，約如彈大。便取前藥研細膽石、硝石一半在內，以朱砂末入在內，上更鋪地，一半膽硝石末蓋之。上以漆骨末丸封口，入陰地中三尺深埋，四十九日取出，成水。傾入銀石器中，其色光耀目。又如人服之一蛤蜊，能則時盡，退水澤穢，立可長生，目視鬼神，無寒暑。至百日外，自覺身輕，晝夜無寐，不畏險阻，舉步如飛越，若風雨之疾。至一年之外，自有陰靈侍衛，降虎伏龍，預知萬事，應若如神。服二蛤蜊，九霄之上，九地之下，變化出沒，無所不通，無所不解，自然靈聖。服之三蜃，百日自然天真之道，脫離尸骸，直超三界，可作上仙之體，證無爲物外之身也。

雄黃石水

論說

次，日曬乾。以胡葱二兩，苦酒三升，同入銀石器中煮，酒盡爲度。入銀石器中，其色紅黃，別無他效。只可伏死一切飛走之物，如或前法。

海浮石水

論說

佚名《軒轅黃帝水經藥法》 海浮石一斤，研如細粉，以井花水飛三次。用海帶二兩爲末，苦酒三升，同入銀石器中煮，酒盡爲度。取出，以井水飛去海帶末，又以膽硝石各四兩，同研細勻，入藥，如前法，向陰地中五尺埋，五十日成水。取出傾入銀石器中，其色異別，無他效。如人服之一蛤蜊，只可入水不溺。服三蛤蜊，謁龍王，自然於契矣。

水晶石水

論說

佚名《軒轅黃帝水經藥法》 水晶石一斤，研如粉細，以井花水飛三次。紅蓮花蕊四兩爲末，苦酒三升，同入銀石器中煮，酒盡爲度。取出傾入井水內，飛去蓮蕊末，以膽硝石各四兩，同研如粉細勻，入藥如前法，於陰地中深埋三尺，四十九日取出成水，傾入銀石器中，其色光明瑩白如霜雪。如人服之一蛤蜊，別無他效，只可入火焚如履堅冰，並無畏懼。如人服之二蛤蜊，炎如盛炭，卧着床席。服之三蛤蜊，晝夜常坐火炙之中，萬無一畏，如常居止屋室也。

陽起石水

論說

佚名《軒轅黃帝水經藥法》 陽起石一斤，研細如粉，以井花水飛三次。用不灰木二兩爲細末，苦酒三升同煮，酒盡爲度。取出井花水，飛去不灰木末，以膽硝石各四兩，研細勻，入藥如前法，於向陽地中，深埋三尺，四十九日成水，取出傾於銀石器中，如人服之二蛤鱗，別無他效，可離地百尺，而可延年三百歲。

玉石水

論說

佚名《軒轅黃帝水經藥法》 玉石一斤，先以鶴虱四兩，五靈脂半斤，淡漿一升，同入磁器中，浸三七日，取玉石，以鶴虱三兩，五靈脂四兩，苦酒三升，入銀石器中同煮，酒盡爲度。以井花水飛去草末，曬乾，約半時間外，其玉石作聲，自然粉碎。以膽硝石各四兩，研細勻，入藥如前法，向陰地中三尺深埋，四十九日取出成水，傾入銀石器中，其色青瑩，如明光相似。別無他效。如人服之三蛤鱗，只可延壽一千歲，乃真玉液也。

金晶石水

論說

佚名《軒轅黃帝水經藥法》 金晶石一斤，研如粉細，井花水飛三次，以神草龍芽二兩，苦酒三升，入銀石器中煮，酒盡爲度。取出，再以井水，飛去神草龍芽末，以膽硝石各四兩，研細勻，入藥如前法，入陰地中三尺深埋，四十九日取出成水，傾入銀石器中，其色黃深。每汞一斤，入前藥水半蛤鱗，同攪勻，少時其汞自乾。如以火扇之，自成金汁，傾出自成赤金，其色可愛，別無他效。

銀晶石水

論說

佚名《軒轅黃帝水經藥法》 銀晶石一斤，研如粉細，以井花水飛三次。鶴虱草二兩爲末，苦酒三升，入銀石器中同煮，酒盡爲度。取出，以井水飛去鶴虱草末。膽硝石各四兩，研細勻，入藥如前法，向陽地中三尺深埋，三十日傾出，入銀石器中，其色如玉。每汞一斤，入前水半蛤鱗，攪勻，須臾而乾，如以氣扇之，成上等新銀。亦可點熟茱成寶矣。

磁烏石水

論說

佚名《軒轅黃帝水經藥法》 磁烏石一斤，研如粉細，以井花水飛三次。用蛇麻葉二兩爲末，苦酒三升，同入銀石器中煮，酒盡爲度。取出，以井水飛去蛇麻葉末。以膽硝石各四兩，研細勻，入藥依前法，入陰地中深三尺，埋四十九日成水，取出傾入銀石器中，其色黑瑩。如人服之一蛤蜊，別無他效，只可百刃交加之中，其刃不能傷害也。兼可破一切頑硬之物，堅柔手到自然碎拆也。

醉茆信水

論說

佚名《軒轅黃帝水經藥法》 取信三兩爲末，置鐵釜中，以盞合定，入桑葉灰汁三斗下釜中，文武火熬之，火候調勻，煎灰汁盡，取出藥，入甘肅中煉之，作汁傾出，研爲末，使用碎茆。取赤茆十兩，熬作汁，點藥一兩在內，攪動候聲息時取出，傾向滾酒內，黑罇器再入罇，依前熬之，點自然成。如此三遍，自然如白雪。每茆十兩，入山澤艮六兩，一處熬之，自作西汁，自然白也。千火不變，作造甚好，白若凝脂，嫩如春雪，當可濟世，千年不還也。歌曰：白玉霜逢灰汁熬，神仙妙訣醉時茆。生成別日分十裹，曾持十兩用鍋熬。熬成茆屑爲金汁，汁內時時點白膠。神光脫換爲真物，性還只在一千朝。

烏石水

論說

佚名《軒轅黃帝水經藥法》 烏石一斤，研如粉細，以井花水飛三次。呵子二兩爲末，苦酒三升，入銀石器中煮，酒盡爲度。取出，以井水飛去呵子末。膽硝石各四兩，同研細，入藥如前法，向陽地中深埋三尺，四十九日成水。取出，傾入銀石器中，其色輝黑。如人服之一蛤蜊，移時返老還童，面有少容，髮鬢如鴉，去癩，亦可延年三千歲，別無他效。

禹餘糧石水

論說

佚名《軒轅黃帝水經藥法》 餘糧石一斤，研如粉細，以井花水飛三次。以瞿麥二兩爲末，苦酒三升，同入銀石器中煮，酒盡爲度。取出，以井水飛去瞿麥末。膽硝石各四兩，研細勻，入藥依前法，向陽地中深埋三尺，三十日成水。取出，傾入銀石器中，只可變化黃白二物，銀銅鐵錫，先以慢火燒紅，於前水中蘸之，可應手而成赤金，並能乾汞，永成寶也。

金芽石水

論說

佚名《軒轅黃帝水經藥法》 金芽石一斤，研如粉細，以井花水飛三次。以槐花子四兩爲末，苦酒三升，入銀石器中煮，酒盡爲度。取出，以井水飛去槐末。膽硝石各四兩，研細勻，入藥如前法，向陰地中深埋三尺，四十九日成水。取出，傾入銀石器中，只可點化黃白二物，銀銅鐵錫，向慢火中先燒紅，入前水內蘸之，可應手而成赤金也。

黃烏石水

論說

佚名《軒轅黃帝水經藥法》 黃烏石一斤，研如細粉，以井花水飛三次。百合二兩爲末，苦酒三升，入銀石器中煮，酒盡爲度。取出，以井花水飛去百合末。膽硝石各四兩，同研細勻，如前法，向陽地中深埋三尺，四十九日成水。取出，傾入銀石器中，只可變化黃白二物。每銀銅鐵錫，先以慢火燒紅，入前水內蘸之，應聲而絕，可立成赤金也。

麩金石水

論說

佚名《軒轅黃帝水經藥法》 麩金石一斤，研細，以井花水飛三次。仙靈脾四兩爲末，苦酒三升，入銀石器中煮，酒盡爲度。又以井水飛去仙靈脾末。膽硝石各四兩，研細入藥，如前法，向陰地中三尺深埋，四十九日成水。取出，傾入銀石器中，其色深黃，可變化黃白二物。同前物水內蘸之，候聲絕成紫金也。

紫雲母石水

論說

佚名《軒轅黃帝水經藥法》 紫雲母石一斤，研如粉細，以井花水飛三次。遠志四兩爲末，苦酒三升，入銀石器中煮，酒盡爲度。取出，以井水飛去遠志末。膽硝石各四兩，研細，入藥如前法，向陰地中三尺深埋，四十九日成水。取出，傾入銀石器中，只可變化黃白二物，立成紫金之體，其色異也。

空青石水

論說

佚名《軒轅黃帝水經藥法》 空青石一斤，研如粉細，以井花水飛三次。以降真香二兩爲末，苦酒三升，入銀石器中煮，酒盡爲度。取出井水飛去降真末。膽硝石各四兩，研細，入藥依前法，向陽地中深埋三尺，四十九日成水。取出，傾在銀石器中，其色碧。如人服之一蛤蜊，以安息香擦於人中，遇有危難，亦在方位而去，不復回顧，使萬人之中，皆不能見其體，乃隱形之道也。

雄黃水

論說

佚名《三十六水法》 取雄黃一斤，納生竹筒中，硝石四兩，漆固口如上，納華池中，三十日成水。
又 用硝石二兩，以甌窺瓶盛苦酒，納筒中，密蓋，埋中庭，入土三尺，二十日成水，其味甘美，色黃濁也。

雌黃水

論說

佚名《三十六水法》 取雌黃一斤，納生竹筒中，加硝石四兩，漆固口如上，納華池中，三十日成水。
又 加礬石、硝石各二兩，以甌窺瓶盛，埋地中，二十日成水，其味甘，色黃。

礬石水

論說

佚名《三十六水法》 取礬石一斤，無膽而馬齒者，納青竹筒中，薄削筒表，以硝石四兩，覆薦上下，深固其口，納華池中，三十日成水。
以華池和塗鐵，鐵即如銅，取白治鐵精，內中成水。
又 取礬石三斤，置生竹筒中，薄削其表，以紬綿纏筒口，埋之濕地，四五日成水。
又 先以淳醋浸礬石浥浥，乃盛之，用硝石二兩，漆固口，埋地中深三尺，十五日成水。
又 取礬石一斤，丹砂二斤，硝石一斤，納竹筒中，漆固口如上，納華池中，百日成水。
又 以雲英水溘令浥浥，加硝石二兩，以甌窺瓶盛，埋如上，三十日成水，味辛苦，其色青黑。

曾青水

論說

佚名《三十六水法》 取曾青一斤，納生竹筒中，加硝石四兩，汞二兩，漆固口如上，納華池中，三十日成水。
又 用硝石二兩，甌甌瓶盛，埋如上，三十日成水。

磁石水

論說

佚名《三十六水法》 取磁石一斤，雄黃一兩，石膽一兩，合搗納竹筒中，漆固口如上，納華池中，三十日成水。

硫黃水

論說

佚名《三十六水法》 取硫黃一斤，八月桑上露一升，硝石二兩，納竹筒中，漆固口如上，納華池中，三十日成水。
又 先以淳醋溼硫黃，漉令浥浥，納竹筒中，加硝石二兩，如上法，埋地中，十五日成水，名曰包天之洩。

金丹總部·外丹部·造石水法分部

硝石水

論說

佚名《三十六水法》 取硝石搗篩，鹽漬浥浥，納竹筒中，密固口，埋地中四尺四寸，五日成水。
又 硝石三斤，納生竹筒中，薄削竹，纏約口，埋濕地四尺，五日成水。
又 治硝石以土龍血溼之，令浥浥，納竹筒中，漆固口，埋地中三尺，十五日成水，味苦，名陽洩。

白石英水

論說

佚名《三十六水法》 取白石英一斤，鶴子血一升，硝石四兩，合納竹筒中，漆固口，納華池中，三十日成水。

紫石英水

論說

佚名《三十六水法》 取紫石英一斤，納竹筒中，加硝石四兩，漆

固口，如上法，納華池中，四十日成水。

赤石脂水

論說

佚史《三十六水法》 取赤石脂一斤，烏犬血一升，和之。加硝石四兩，納筒中，漆固口，如上法，納華池中，三十日成水。

佚名《三十六水法》 訖，納華池中，十日成水。

取石桂英一斤，生薑汁一升，合納竹筒中，

玄石脂水

論說

佚名《三十六水法》 取玄石脂一斤，硝石四兩，合納筒中，漆固口如上，埋入地五尺，三十日成水。

佚名《三十六水法》 埋之，十日十夜成水。

取石硫丹一斤，磁石一斤，合擣，納竹筒中，

淥石英水

論說

佚名《三十六水法》 取淥石英一斤，曾青一兩，丹砂二兩，合納竹筒中，納華池中，百日成水。

佚名《三十六水法》 十日成水。

以紫賀石一斤，麻汁一升，合溘納銅器中，

石桂英水

論說

石硫丹水

論說

紫賀石水

論說

華石水

論 說

佚名《三十六水法》
取華石一斤，丹砂二兩，合納竹筒中，埋入地一丈，十日成水。

冷石水

論 說

佚名《三十六水法》
以冷石一斤，伏翼矢一升，合擣納竹筒中，埋之，百日成水。

寒水石水

論 說

佚名《三十六水法》
以寒水石一斤，石膽一兩，合納竹筒中煮之，一日成水也。

滑石水

論 說

佚名《三十六水法》
以滑石一斤，雲母一升，戎鹽一升，合納竹筒中，埋之，十日成水。

凝水石水

論 說

佚名《三十六水法》
以凝水石一斤，青鳧血一合，擣納竹筒中，埋濕地入三尺，十日成水。

黃耳石水

論 說

佚名《三十六水法》
以黃耳石一斤，八月百草上露一升，合納竹筒中，漬苦酒中，百日成水。

九子石水

論說

佚名《三十六水法》 以九子石一斤，樽汁一升，合擣納銅器中，停之，十日成水。

理石水

論說

佚名《三十六水法》 以理石一斤，竹瀝一升，合納竹筒中，漆固口，埋入地五尺，三十日成水。

又 治理石，以淳醋溲令浥浥，土金盛炭火，熬三日而赤，治之納竹筒中，率一斤，加硝石二兩，漆固口，埋地中深三尺，二十日成水。

石腦水

論說

佚名《三十六水法》 石腦一斤，硫黃一斤，合擣納竹筒中，埋之，十日成水。

雲母水

論說

佚名《三十六水法》 取熟掇雲母粉一斤，鹽水二兩，硝石水一兩，攪溲令浥浥，納竹筒中，埋入地五尺，二十日成水。

又 治雲母粉，以桂水、戎鹽、水分等溲令浥浥，納竹筒中，率加硝石二兩，漆固口，如上法，埋地中深三尺，並空井無水者蓋之，二十五日成水。盛以銅器，置濕地，名曰雲英液，以凝化石九英。

黃金水

論說

佚名《三十六水法》 以金一斤，綠礬二斤，納生竹筒中，漆固口，納華池中，五十日成水。

白銀水

論說

佚名《三十六水法》 以白銀一斤，麥醬清二升，淳酒二升，赤黍牡荊酒一升，合納竹筒中，漆固口，如法納華池中，三十日成水。

鉛錫水

論說

佚名《三十六水法》 削鉛二斤，相和硝石四兩，合納筒中，漆固口，如法納華池中，百日成水。

玉粉水

論說

佚名《三十六水法》 玉粉一斤，芍藥灰一升，白犬血一升，蟬蛸十枚，搗絞取汁合搗，納竹筒中，漆固口，如法納華池中，三十日成水。
又 取白玉如猪肪者，以蟬蛸汁塗之，即消潤如餌，即粉解治之，以棠梨實屑粉蟬蛸，一日一夜化為水。

取土龍汁，和雲母水，以溘玉粉令浥浥，銅銚盛之，一宿化成水，名曰玉漿。

漆水

論說

佚名《三十六水法》 漆一升，大宿蟹十八枚，覆之，五十日成水。

金丹總部·外丹部·造石水法分部

又 取淳漆一斤，置銅器中，以大宿蟹十八枚，納漆中，一宿化成水。復以雲母粉一斤，納漆中，一宿化成水。復取白玉屑粉三斤，納漆中，三日化成水。名曰神漿。以藥汁即徹視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桂水

論說

佚名《三十六水法》 粉桂一斤，葱涕三升，合納竹筒中，蒸之，三日三夜成水。

又 治桂屑，以白葱汁溘浥浥，復以山中露水，若雨雪及千里流水皆可，以溘雲母桂令溫，置生竹筒中，率一斤加硝石二兩，塞甕中，蒸之，三日三夜即化為水，名曰木石得。

鹽水法

論說

佚名《三十六水法》 治下篩鹽，以水溘之令浥浥，薄削筒令盛之，重密塞其口，埋入地四尺四寸，以水濕其上，四日成水。

右三十六水法，古本省要，易可遵用，而諸石中亦有非世所識，丹藥不盡須之者。其朱點頭十五種，是後薦之限。石名既同，所以合此也。

石膽水

論說

佚名《三十六水法》 治石膽一斤，溘以淳醋浥浥，納竹筒中，硝石二兩覆薦之，漆固其口，以甌甌瓶盛醋，納竹筒於中，埋入地深三尺，十五日成水，名曰雲梁石沟。

銅青水

論說

佚名《三十六水法》 治銅青，溘以五沟水，溘令浥浥，納竹筒中，一斤加硝石二兩，漆固口，埋之如上法，十五日成水，取蒸消之，名華龍沙，狀若青碧，一名雲英沟。

戎鹽水

論說

佚名《三十六水法》 治戎鹽一斤，溘以土龍汁浥浥，納竹筒中，一斤加硝石三兩，漆固口，埋地中深三尺，十五日成水。

鹵鹹水

論說

佚名《三十六水法》 治鹵鹹，溘以淳酒令浥浥，納鐵器中，炭火上熬之，三日三夜赤出，治之。納竹筒中，一斤加硝石二兩，漆固口，埋地中入三尺，十五日成水，名曰金溜液。

鐵華水

論說

佚名《三十六水法》 取鐵華，治之以雲英鹽水，溘令浥浥，納竹筒中，一斤加硝石二兩，漆固口，納甌甌瓶醋中，埋入地三尺，四十五日成水，名曰玄靈金慈沙水，可以仙。

鉛釭水

論說

佚名《三十六水法》 以五勺蜚霜雪，以合金翁華粉，溘以雲英鹽水，令浥浥，納竹筒中，一斤硝石二兩，漆固口，置甌甌瓶醋中，埋入地三尺，以馬通火煨之，三十日成水。

釭水

論說

佚名《三十六水法》 治積雪，澆以黃輕水銀，令涸涸，率一斤釭粉，用水銀三兩，納竹筒中，漆固口，置甌甌瓶醋中，埋入地三尺，馬通火煨，三十日成水，名曰流靜。深邃處按此方合，萬無不成也。

高起曰：當先投漬酒五石，於所止流水之中，若地無流水，當作井。如上投酒於井中，以鎮地氣，令學者皆飲食此水也，發火贏火也。頓火之者，令糠火至際一寸也。傳授神經，皆約齋盟，用金魚一兩，玉龍銀鑲，以代剪髮歃血之誓。今世無此物，又不可虛涉乖儀令。謹撫青布四十尺，以准金魚之信。帛絹四十尺，以承銀環玉龍之約。並奉有經之師，師當將散施山栖之客，不得自割以爲身用。所以明天約也，永無私矣。違盟則四極有法也。

丹方丹法分部

丹華

論說

佚名《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一《黃帝九鼎神丹經》 第一神丹名曰丹華。

作之法用真砂一斤，亦可二斤，亦可十斤，多少自在，隨人富貧，納

金丹總部·外丹部·丹方丹法分部

釜中。云以鹵鹹覆，搗之。以六一泥塗釜口際會，無令洩也。謹候視之，勿令有拆如髮，則藥皆飛失其精華，但服其糟滓，無益也。塗訖，乾之十餘日，乃可用。不乾燥。不可火之也。先以馬通糠火，去釜五寸，溫之九日九夜，推火附之，又九日九夜。以火壅釜半腹，又九日九夜。凡三十六日，可止火一日寒之，藥皆飛著上釜，如五彩琅玕，或如奔星，或如霜雪，或正赤如丹，或青或紫。以羽掃取，一斤減四兩耳。若藥不伏火者，當復飛之，和以玄水液、龍膏澤，拌令涸涸。復置玄黃赤土釜中，封其際如始法，猛火飛之，三十六日藥成。凡七十二日畢矣。欲服藥，齋戒沐浴五七日，焚香，乃以平旦，東向禮拜長跪，服之如大黍粟，亦可如小豆。上土服之，七日乃升天。中土服之，七十日得仙。愚人服之，以一年得仙成。以其丹華，釜飛第二之丹，及九丹、一切神丹，大善也。玄女曰：作丹華成，當試以作金，金成者藥成也，金不成者藥不成。藥未伏火，而不可服也。或塗釜不密，或是犯禁所致。云更准前飛之試之。龍膏丸之如小豆者，致猛火上，鼓囊吹之食頃，即成黃金。又以二十四銖丹華，點粉汞一斤，亦成黃金。黃金成，以作筒盛藥，又以一銖丹華，投汞一斤，若鉛一斤，用武火漸令猛吹之，皆成黃金也。斤與銖慎勿多，多則金剛，少則金柔，皆不中槌也。又云：金若成，世可度。金不成，命難固。徒自損費，何所收護也。

神符

論說

佚名《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一《黃帝九鼎神丹經》 第二神丹名曰神符也。

取無毒水銀，多少自納在六一泥釜中，封之乾訖，一如調治丹華法也。飛之九，上下寒發，掃取和以鯉魚膽，復封塗如初，復飛之九，上下寒發，掃取和以龍膏，名曰神符。取鉛黃華十斤，置器中，以炭火之，即

又取水銀七斤，投鉛中，猛火之須臾，精華俱上出，狀如黃金，又似流星，紫赤流珠，五色玄黃。即以鐵匙接取之，得十斤，即化九轉，名曰丹華之黃。一名玄黃之液，一名天地之符。即擣治汞，化爲丹，名曰還丹。聖人祕之。非凡俗道士之所知見也，非殊達者不能知也。火名子明，汞亦名子明。一者，鉛精也。一名太陰，一名金公，一名河車，一名姤女，一名立制石。下愚治調，直用山中立制石，實非也。真人曰：石膽皆出鉛中。凡人愚昧，治調神藥，反用羌里石膽，非也，去道萬里，爲藥故不成也。真人曰：以丹砂精化爲流珠霜雪，鉛精化爲還丹，黃白乃成，服之神仙矣。不用此二物調治，藥雖得丹，服之猶候死矣。太陰者鉛也，太陽者丹也。取汞九斤，鉛一斤，合置赤土釜中，猛火上從平旦至日午上晡。一云：日下時水銀與鉛精俱出，如黃金色，名曰黃精。一名黃芽。一名黃輕，一名黃華。以井華水火之，名曰黃華池。一名黃龍，一名黃服，一名立制石。取玄黃和以玄水液，合如封泥，丸之，納赤土釜中，以六一泥內，伏之令各厚三分，令乾十日，無令泄。以馬通若糠火，火之八十日，當成金藥。取玄黃一刀圭，納猛火，以鼓囊吹之食頃，皆消成黃金。黃金若不成，藥仍生，未可用也。當更納赤土釜中，如前封泥，火之八十日，藥乃可用服矣。玄黃一名伏丹，一名紫粉。欲服之，當以甲子日平旦，向東再拜，服如小豆，吞一丸，日一，百日神仙，萬病皆愈，大癩大癰並愈，無所不瘥。即服以百日華池，和玄黃令如泥，以置苴兩赤土釜中，內外各厚三分，納水銀一斤，亦可十斤。作藥多少任意，三斤可以仙一人耳。可得玄黃精十兩，取汞三斤，納土釜中，復以玄黃覆其上，厚二寸許，以一土釜合之，封以六一泥，外內固濟，無令泄。置日中暴令大乾，乃火之。濕者不可，得火即拆破。如調丹華法，以馬通若糠火，火之九日夜，寒一日，發之藥皆飛著上釜，狀如霜雪，紫紅朱綠五色光華，厚二寸餘，以羽掃取之，和以黃狗大膽，亦可以河伯餘魚者。訣云：是鯉魚膽和之。一云：以此玄黃，令如封泥。注云：其所丸之物，訣云是水泉也。復丸納土釜中，已下同。丸納土釜中，復以玄黃覆之，令厚一寸。一云：釜合蓋之，以六一泥封之，如初法暴十日令大燥，乃火之，濕者不可也，得熱釜即拆也。復火九日夜，可止，一日寒之，發開，以羽掃取著上釜精飛，若但紫名曰神符還丹，和以龍膏，丸如小豆。常以甲子平旦，

東向再拜長跪，服之，百日與仙人相見，玉女來至，於是從諸神方而飛行矣。欲渡大水，和神符以龍膏，若河伯，餘以塗足下，行水上足不沒溺也。欲入火，服一丸即不熱也。服藥百日，三尸九蟲皆自敗壞，長生不死也。

神丹

論說

佚名《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一《黃帝九鼎神丹經》 第三神丹名曰神丹也。

先以六一泥，泥兩赤土釜內外，令厚各三分。又取牡蠣、赤石脂、磁石，法無磁石，存本不改。凡三物分等，調治之萬杵，令如粉。和以百日華池，令浥。一云：以苴釜中，塗釜內服，又以玄黃華，著此苴上，令厚一寸許。乃取帝男二斤，雄黃也。帝女一斤，雌黃也。先以百日華池，小沽之濡之，乃即上不敢飛。乃鐵臼中調擣之萬杵，令如粉。上釜中，復蓋以黃粉，令厚一寸許，以一釜合之，封以六一泥，勿令泄氣，乾之十日。乃以馬通糠火，火之九日夜，火去釜邊五寸也。以推火攤之，九日夜也。推火至釜一日，猛火九日夜，以大壅至釜半腹，火之九日夜，止。凡三十六日。一日寒之。以羽掃飛精上著者，和以龍膏，通納釜中也。復泥封之，乾之，復火之三十六日。一云：二十七日。止，一日寒發之，以羽掃取之，名曰飛精，治之者曰神丹。上土服之一刀圭，日一，五十日神仙。中土服之百日，愚人服之一年，乃神仙矣。凡夫男女小兒奴婢六畜，以與服之，皆仙而不死矣。辟五兵，帶繫之，夫神多所衛護，辟兵。服丹百日，諸神仙來迎之，即玉男，即玉女，即玉童。山卿澤尉皆來侍從，見形如人。度代無種，事在人耳。

還丹

論說

佚名《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一《黃帝九鼎神丹經》 第四神丹名曰還丹。

取礬石、礬石、代赭、戎鹽、牡蠣、赤石脂、土龍矢、雲母、滑石，凡九物。皆燒之一日一夜，猛其火，皆合治擣，令如粉。和以左味，令如泥。以苴一釜中，納汞一斤。次以帝男，次以曾青，次以礬石、亭脂，次以鹵鹹，次以太一禹餘糧，次以礬石。礬石在上，而水銀獨在下也。凡七物，各異器調擣之，令如粉。以水銀一斤，獨在下，餘先乃以次納之。以一釜合上，以左味和六一泥，泥之封令密，暴之十日。置鐵弋三柱上，令高九寸，以馬通糠火，火之，去釜底五寸，候其火九日夜沒。增火至釜半腹，九日夜。常以濕布加釜上，令藥不飛。視布乾，取復濡濕之。凡八十一日止，寒之一日，發之藥皆飛著上釜，釜出五色，飛法一同，藥之要也。以鷄羽掃取之，合以百草花，以井華水一服之，一百日朱雀鳳凰翔覆其上，神人玉女至。二百日登天入地，仙人來侍。一年，太一以雲車龍馬迎之矣。服此丹令人不飢不渴，百歲。輒飲石泉，食棗栗二十枚，牛羊脯五寸。又以還丹塗錢，用市物，錢即日皆自還。至以還丹書人目匡郭上，百鬼皆走避去。又以藥一刀圭，粉水銀一斤，火之立成黃金。一法以龍膏和藥，火之九日夜，乃成真金也。

餌丹

論說

佚名《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一《黃帝九鼎神丹經》 第五神丹名曰餌丹。

取汞一斤，置六一釜中。又取帝男一斤，擣之如粉，加汞上，禹餘糧一斤，擣之如粉，加帝男上。以六一釜合之，封其際，以六一泥泥之，令乾。加馬通糠火，火之九日夜止。更以炭火燒之，九日夜乃止。火寒之一日，發之藥皆飛著上釜，如霜雪。以羽掃取之，和以龍膏、少室天雄分等，乃鷄子服。一云鷄子血。一刀圭，三十日羽飛仙矣，萬神來侍衛，玉女皆可役，神仙迎之，上昇天矣。百鬼社稷神，風伯雨師，皆來迎之，可使役。

鍊丹

論說

佚名《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一《黃帝九鼎神丹經》 第六丹名曰鍊丹。

取八石而成之。八石者，取巴越丹砂、帝男、帝女飛之，曾青、礬石、礬石、石膽、磁石，凡八物等分，多少在意，異擣令如粉，和以土龍膏。乃取土龍矢二升，以黃犬肝膽，合爲釜。牡蠣、赤石脂各三斤，擣令如粉。以左味和爲泥，塗釜內外，各厚三分，乾之。一法八味多少自在，以土龍膏、土龍矢一升，以和黃狗膽，合土龍矢二升，牡蠣、赤石脂末之。

如粉，和以爲泥，塗釜內外，各厚三分，乾之。八石各異末之如粉者，乃納丹砂在下，次以帝男，次以帝女，次以曾青，次以礬石，次以礬石，次以石膽，次以磁石，磁石獨在上。以六一釜合之，以六一泥封其會際，乾之如上法。乃以馬通糠火，火之三十六日止。寒之一日，發之藥皆飛上著如霜雪。羽掃取之，和以龍膏，丸如小豆。食後服一丸，日一，十日仙矣。鬼神來侍衛之，役使。亦可以作服黃金。非但男子，女人亦得飛仙。若欲辟穀，常絕房事，但飲水，勿交接也。此丹下滓，可療百病。一法鉛合之成黃金，以鍊丹，刀圭合水銀一斤，火之成黃金也。一云柔丹與鍊餌丹相似，滑澤易食之。

柔丹

論說

佚名《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一《黃帝九鼎神丹經》 第七丹名曰柔丹。

用汞三斤，以左味和玄黃合如泥，以塗土釜內外，各厚三分。乃納汞合以一金，用六一泥塗其際會，乾之十日。乃火之，如太丹華法，三十六日止。寒之一日，發之，以羽掃取上著釜者，和以龍膏，服如小豆，日三，令人神仙不死。以歛瓮汁和之，九十歲老翁服之，更二十日，白頭黑，益陽精陰氣，雖交則生子無數。以柔丹畫梧桐，爲人也。以柔丹書字，奴婢終不逃走。八十婦人服之，皆有子。長吏服之，得遷。與鉛合火成金銀，一名黃金。

伏丹

論說

佚名《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一《黃帝九鼎神丹經》 第八丹名曰伏丹。

其色頗黑紫，如有五色之彩。取汞一斤，亦可多之。以玄黃華苴其土釜，令內外各厚三分。復擣曾青、磁石，令如粉，以著玄黃華，及曾青、磁石末，覆汞，上以一金合，以六一泥塗其會際，乾之十日。乃以馬通糠火，火之九日夜，轉以上釜爲下釜，復火之九日夜。又復以下釜爲上釜，火之九日夜。如是九上九下乃止。寒之一日，發之，以羽掃之，取其飛著上者。和以龍膏，後還納釜中，更火之一旬，乃止。寒一日，發之，以羽掃取飛上著者，擣之如粉，盛以金銀筒，若生竹筒中。常平旦，面東向日，再拜長跪，以井華水服一刀圭，便爲神仙也。以如棗核大，著手中而行，百鬼銷滅。以此柔丹書門戶，百邪衆精，魑魅魍魎不敢前。又辟盜賊，乃至虎狼皆避之。若婦人獨守，賁持如大豆者，百鬼盜賊遠避不敢來。

寒丹

論說

佚名《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一《黃帝九鼎神丹經》 第九丹名曰寒丹。

法用赤土釜，以六一泥泥其內外，令各厚三分，乾之如治丹華法。取

帝男、帝女、曾青、礬石、磁石各一斤，異擣之如粉。先以玄黃，苴以六一釜，如丹華法。乃內流珠一斤於釜中，次以帝男加流珠上，次以帝女，次以曾青，次以礬石，次以磁石，磁石最上。以六一釜合之，以六一泥塗其會際，令厚三分。復以土龍矢、黃土各半斤，令爲泥。一云：以牡蠣、赤石脂塗其上，厚三分。又以土龍矢塗，厚三分。暴之十日令乾。乃微火，先文後武，九日夜。寒一日，發之，以羽掃取著上者。和以龍膏、黃犬膽，丸如小豆許。平旦，以井華水，向日再拜，吞一丸，令人身輕，百日百病除愈，玉女來侍，司命消除死籍，名著仙錄，飛行上下，出入無間，不可拘制，坐在立亡，輕舉乘雲，昇于天矣。

召魂丹法

論說

蘇玄朗《太清石壁記》卷上 一名反魂丹，二名更生丹，三名歸命丹。

朱砂、雄黃、雌黃、曾青、石硫黃、礬石、礬石各五兩、水銀三斤，又云一斤。

右依四神丹方，飛之五六轉，精熟，可服。宜與石硫黃丸相和服之。

太極真人九轉丹

論說

佚名《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一二《合九丹鉛法鉛力功能》 第一

轉：

取胡粉五百斤，以石鹽二十斤，置於一石水中，取牛糞汁一石和之，丸如雞子，陰乾。然後置鑪中，鼓之須臾，鉛出，此名粉鉛，號地之精也。取黃丹五斤，以牛糞汁和之，丸如雞子，陰乾之置鑪中，鼓之須臾，鉛出，此名丹鉛，號天之精也。

第二轉：

取前天地之精，合炒爲水色青沙。然後以石鹽三十斤明淨者，和湯八斗，曰鹹水。鹹水盆中，研之爲土色黃沙，擣爲末，置鑪器中，燒之三日三夜，變爲火色赤沙，與好丹色同，罷矣。

第三轉：

取前丹，以首男乳一斗。若首男乳難得，取黃牛乳亦得。取牛糞汁一石，取石鹽明淨者三十斤，爲湯八斗，相和漉之，丸如雞子，陰乾，鼓之如法，餘如前爲之。

第四轉：

取前三轉天地之精成丹者，以朱砂好色光明洞徹者二十斤，以酒煮之三七日，白中擣之，和藥，復以地強汁即牛糞汁也和之，丸如雞子，陰乾之置鑪中，鼓之作法用，皆與九轉同法，但用藥有異。

第五轉：

取雄黃色如雞冠者五斤，以真牛酥煮之七日，然後暴之，與藥相和。然後以酒一石，牛糞汁一石，合丸如雞子，陰乾，鼓之法如前，餘亦如前。

第六轉：

取雌黃二十斤，吳黃礬石五斤，合之牛乳麻子汁，煮之三日夜，陰乾，擣篩，上和藥，以牛糞汁丸之如雞子，陰乾，鼓之如前法。

第七轉：

取石曾青五斤，香附、白附各百枚，新實者良，餘法同上。

第八轉：

取戎鹽三斤，朴硝、芒硝各三斤，擣篩同藥，以牛糞汁和之，丸如雞子，陰乾，鼓之如前也。

第九轉：

取前八轉丹，依法置其生命上，及王相上，依丹經立壇醮祭，潔清

齋戒，置靈寶五符於五方，十二神印符於辰上，八靈符置八方，掩天門，閉地戶，歷華蓋，入陰中，取白玉五斤爲粉，金一斤爲屑，藥以青羊心肝各一具，和泥泥鑪，以牛糞和之如雞子，置生命上，陰乾，取天心日天心時，置九宮合藥者，在中宮侍鑪。先問曰：奇合尋出宮爲妙。三日夜，丹成，丸以白蜜，日服二丸，如黍米粒，可爲真人矣。祕之勿傳。

臣按：此方用藥，雖具至於九轉，即加隱祕。鉛至九轉，體爲神藥。及乃更料白玉五斤爲粉，黃金一斤爲屑，以二物奇寶，和而泥鑪，青羊心肝復極難得，首男乳汁動料十升，虛張色數，明不可得，令取其可得之藥，成其九轉之功，以此丹鉛，充九鼎之用，其道逾妙，其力逾大，所以具說功能，亦不須煩雜而錄之耳。

九轉十六變靈砂大丹

論說

佚名《庚道集》卷九 一轉：

船上硫黃半斤，打成塊子，馬蹄香、虎耳草各半斤，河水二斗，煮七伏時。

汞半斤，用川椒、芫花根各四兩，同煮七伏時。將新鐵銚一枚，先下硫二兩化開，下汞八兩，炒成砂子，研勻，入水火鼎固，以五斤火，打三日三夜。

二轉：

將一轉硫汞打成靈砂，再入硫二兩，下銚鎔化，下一轉砂炒，入鼎，五斤火，打一日。三斤火，打一日。二斤火，打一日。

三轉：

將二轉砂，入硫一兩，銚內化，下砂炒，入鼎，五斤火，打一日。三斤火，打一日。一斤火，打一日。

四轉：

將三轉砂，入硫一兩炒，入鼎，五斤火，打一日。二斤火，打一日。一斤火，打一日。

五轉

將四轉砂，入硫七錢半炒，入鼎，五斤火，打一日。一斤火，打一日。半斤火，打一日。

六轉

將五轉砂，入硫半兩炒，入鼎，五斤火，打一日。一斤火，打一日。半斤火，打一日。

七轉

將六轉砂研，入生硃砂一兩，同研炒，入鼎，三斤火，打一日。一斤火，打一日。半斤火，打一日。

八轉

將七轉砂，入生硃砂一兩，同研炒，入鼎，五斤火，打一日。一斤火，打一日。半斤火，打一日。

九轉

將前已成砂子，却用好銀一斤，溶作珠，養砂子在内，入合固灰池内，三兩火，養七日。取出，沐浴。却以此砂養新砂成寶，變化無窮。以丹一粒擊之鶴頂，令善射者射之，經日不中，故曰靈砂。以此治病，如風捲浮雲有起死回生，返老還童之妙，其驗不可盡述。

一變

汞一斤，用青礬、膽礬、白礬各三兩，青鹽、白鹽各二兩，硝一兩，同研，用米醋一斗煮三日，沐浴淨。

船上硫黃，用馬蹄香、魚腥草煮三日，將鐵銚內溶化硫二兩，入汞八兩，同炒成砂，入鼎，五斤火，打一日。二斤火，打一日。半斤火，打一日。取出作塊，以松黃灰汁，煮一伏時。洗淨，以蜜滾銀箔貼身，入前銀珠匱內，養七日。初日，二兩火。二日至四日，三兩。五日至七日，四兩火足。

二變

將前九轉大丹母作小塊子，先以一半入合內，以前養出新砂子在内鋪之，上却以丹母一半蓋之，固入灰池，養七日。初二兩次三兩，次四兩，

次五兩，足取出。如此養砂七次，共得一十四兩丹頭。各自收起，却用朝生草煮一日。

三變

用第三次養出新砂子，鐵臼內搗碎成末，用崑崙紙包一重，却用地丁花、巴豆、草麻肉爲膏子，毬住砂子，坐合內，固濟，入爐，用火半秤，煅一宿。冷取出，一片如玉。乃至寶，再打碎作匱子。

四變

將前煅出玉片砂子作塊，以粉霜、硃砂、硼砂等分爲末，以蜜滾砂子，以此末貼身滾之，以崑崙紙包，以絨蓮在前，於聖無知匱內，灰池內，養七日，四兩火。白體成寶。此丹七次方足收起。

五變

將前養出白體匱子，却將在鼎內鋪下，上傾汞二兩，固濟，下入灰池，用火二兩至三兩，養七日。取開，又澆汞二兩，又養七日。又澆二兩，再養七日，又澆汞二兩，養七日。共二十八日。再入汞三兩，陰火四次，二十八日。第四次却入四兩，陰火六兩，第四次共二十八日。又澆五兩汞，六兩火，四次二十八日足。

六變

將前養出玉筭，不可損壞，再入花銀盒子內，坐成火爐上，陰火五兩，澆汞五兩。三日一次，用三無盡，只管澆之，後起如瓊林玉樹，形如虬頭紅色如珊瑚之狀，煇之成寶。

七變

將前玉筭二兩研細，先入一半在鼎內，次以雄黃、雌黃、硫黃、硃砂各一兩，同研入在鼎內。却以玉筭末一半蓋之，固濟，伏陰火一斤，養三日，取出，作一塊如金。打碎四兩，入硃砂一兩，溫之七日，四兩火也。取下，煇之成上色紫磨金。第二次養硃砂二兩，七日，火四兩也。

八變

將前養出硃砂八兩，澆汞二兩，陰火四兩，四正火四兩，養七日成寶。每七日一次澆汞，展轉無窮，到此切宜量福力爲之。

九變

將硫半斤，入銚溶化，下汞二兩，同炒黑色，再研末。前七變三黃末

金丹總部·外丹部·丹方丹法分部

鋪蓋，固濟，四兩火，養三日。六兩火，養四日。澆汞四兩，成上等山澤白寶。如此節節澆之，七日火也，四十九日足。

十變

將前九變丹頭研末，先用鐵銚一枚，安汞五兩下面，用火半斤，却以丹末三錢糝之，以蓋封定，濕紙固封，候蟬聲住火，一煅成五兩山澤至寶。

十一變

將九變玉末一兩，第十變糝制汞一兩，合研爲末，以紅銀一斤溶化，投此末一兩，化成白體至寶。

十二變

用七變三黃一兩，第六變硃砂一兩，第十變汞牙一兩，和合一餅，入鼎，溫養七日，收起。却以銚內，以汞五兩入前，養出四神二錢，以蓋覆之，下以火半斤，候蟬聲起，加火一煅，成上色紫昌至寶。

十三變

用九變汞硫五兩，加上色雄雌硫硼砂各一兩，同研入合子內，固濟，入爐，養火三七日足。日用二兩火，夜用四兩火，取出，點化五金八石成至寶。

十四變

將前製出三黃四兩作匱，養上等硃砂二兩，三七日，初二兩火，次三兩火，次四兩足。取出硃砂，與三黃和研作末，露水元如黃豆大，以長流水下，可延壽百年，長生不老，走如奔馬。

十五變

將前養出硃砂，脫出成金，鑄就神鼎一枚，可容藥物。又鑄鐵鼎一枚，以雲母、曾青、水晶、中英石、鉛丹，以楮汁和泥，托在大鼎內，內安神室，方擇高原福地，造庵結壇，修煉大丹。

十六變

用十四變三黃汞二斤，二八靈砂三斤，混合研勻，搗三萬杵，入在神鼎內，封固。再入大鐵鼎內，封固口縫令密。次以六一泥固濟，安灰池，或天地爐內。上水下火鼎相合，五斤火，養一月。三斤火，養一月。二斤火，養一月。五斤火，養十日。共一百日。取出，入地埋之，出火氣一

年。次懸井水中百日，取出。研三萬杵爲粉，以甘露水爲丸，如菰豆大。再入神室內，養火七日，四兩火也。養足取出，與一粒雞食之，化鳳飛去，犬一粒化爲龍飛去。以此丹祭謝天地北斗，將一分棄於名山大川，然後可服之，成真仙也。非有福力，不能到此，戒慎之焉。如人服却，以金甘露汁浸，一月三次搗倒，去火毒，然後服之，直造仙階。務在周貧，濟度世人，可也。修煉之際，每一變皆可服餌。但不若能至九轉十六變，成功妙用，真是仙材。功在堅心勤力，修持爲妙，未有不達也。

火龍玄珠大丹

論說

佚名《修鍊大丹要旨》卷上 採得龍虎一斤，秤四兩研細，以熟帛二重包裹，扎成雞卵之形，剪去剩者令淨，以黃土白砂炒成末，秤一斤四兩，扎成鵝卵形，外以皮紙剪作條子，以雞子清調糊，掃在鵝卵上，留一頭，可頓得雞卵大口子，便令乾其殼，約令厚半指。候乾，以刀子刮破砂土包子，逗出其中砂土，用帛子拭令淨，方可用也。先以大殼口在上，於底中先下青龍末八兩，次安玄珠毬子，次用崑崙紙剪環子，搭在青龍末上，留一半許，不得近殼。次下白虎末八兩了，却以皮紙條襯在白虎末上，外以紙條子蘸雞子清，糊令殼子口了，如殼子厚，令乾。用一大錢，令納生炒了土二升許，在鍋子，坐大鵝卵殼於其中。次以炒了砂土三升許，四下並頂上填實了，以藥合子鹽泥固濟，方可入爐。凡下火添水，從本月上入火，留對戶出氣，其十戶皆塞之。上以木盆蓋之，亦留門，戶與下同。逐月轉移門戶用之，如四兩火，子午卯酉四時，抽換新舊之火。初四十九日足，冷取出去砂土了，成一玉毬子。旋旋以刀中心勒破，分成兩片，專記上下弦號之，勿令忘記。中取玄珠，去帛子灰了，以黃蠟封，入油瓮內，以土埋三日，取出細研，半夏糊丸，如菰豆大。每服三丸，漸加至九丸，鹽湯下，日三服，空心服。所得靈汁收起，隨多少依前鍊成，四

兩盡爲度。再秤，如欠少，以前玄珠添成四兩，再研，扎成一雞卵，入上下弦內封固，入爐火，如前四十九日足，取丹研細，半夏糊丸，如菰豆大，依前服之。收靈液再鍊，藥盡爲度。秤成四兩，再研包入上下弦內封固，入爐，四十九日足。如此第五轉玄珠出。時鑽一孔子，可入汞一兩在內，以上下弦合了，入合養火，子午卯酉六兩，火養三日出銀也。第九轉，入汞試之，成庚也。第十轉，打有四兩，入上下弦內，養火一周年，半夏糊丸，如黍米大。每服一丸，新汲水下，服一兩地仙也。用一丸點汞一兩成寶，三丸救死人立活。凡夫服一兩，長年不老。修行人服一兩得仙。秘密勿泄非人，天條甚重。

神雪丹陽四皓丹

論說

佚名《修鍊大丹要旨》卷上 粉霜二兩、水晶砒一兩、礪砂二錢、礪一錢、乳香三錢、焰硝一錢。
右六件攪細，拌和之，用銀末四兩，拌入水火鼎內，以八斤火足秤，依靈砂法火候一同。寒爐開，其藥飛在鼎口四向，其色黑，可收之。其銀母墜底，去母不用，取藥收之，名曰四皓丹。

四寶神雪丹

論說

佚名《修鍊大丹要旨》卷上 四皓丹末三兩、粉霜五錢、砒二錢半、礪半錢、硝一錢、乳香一字、礪半字，已上並用生者。

右用銀粉二兩半，同前藥拌攪細勻。生薑汁和爲劑，以銀簪子捲成筒子。入藥在內，用細鐵線縛定。用水中金爲匱，上下鋪蓋，固濟。入灰池，去令一寸，養火一十六日，子午卯酉各一兩，抽換新火也。日足，冷剥去銀薄，收之，可化丹陽。不然將藥鐵臼杵爲細末，可爲子母匱。

丹華丹

論說

佚名《修鍊大丹要旨》卷下 好金脚人言四兩爲末，礱砂、礪砂、乳香各半錢，入水火鼎，昇於鼎蓋下。臨用時，入輕粉，以黃蠟油和丸，每二兩可點十兩重。赤毛入真寶，三七四六皆可。然後入梅鍋內，再三煮之，即成寶也。不審輕粉與黃蠟油多少。

通神丹

論說

佚名《修鍊大丹要旨》卷下 水銀八兩，硫黃二兩，用新鐵鍋炒成砂子，或有煙焰，即以醋灑，候研細，入水火鼎，醋調赤石脂封口，鐵線扎縛，曬乾，鹽泥固濟。用炭二十斤煅，如鼎子裂，蘸石脂頻抹其處，火盡爲度。經宿取出，研細，再入水火鼎。凡七次。忌尸氣婦人猪犬等物，須淨室齋戒，擇日時爲之。

金花還丹方

論說

金陵子《龍虎還丹訣》卷上 鉛八兩、水銀八兩。

右二物相和，以左味細研令相入。以甘土坭泥包裹爲毬，令乾，入鐫爐，用以灰擁其下，著文火養六十日出之。又以左味重細研，依前入毬，又火養六十日。日滿後，即每十日一度，添二兩銀。取真好者，錯爲末，細研令相入。都八度添，計用八十日，都成二斤藥。如本藥是半斤，每度添一兩，都成一斤藥。伏如希汞，漸有神用也。又入火養一百六十日，藥成，都三百六十日火，一周氣足也。一刀圭可乾一斤水銀。如日服一粒，壽逾萬劫。

有歌二首云：尋山河碌碌。又：白汞生朱砂，黑鉛爲黃丹。

黃花丹陽方

論說

金陵子《龍虎還丹訣》卷上 砒黃性以雄黃略同，大溫，有毒，生澧州山谷。一名薰黃。久與鉛同處，其色變黑如鐵。但金石之中，有含鉛氣物，與青碌之輩，總不可相近，宜別貯之。又久見風，亦損顏色。雄黃亦然。切畏鉛。若同箱篋，不可久也。定如鐵色，砒黃性與丹陽相宜。

右經云：銅得伏砒，柔弱自低。銅得伏雌，久類帝男。雄黃也。是四黃雌雄砒也正數。有人飛砂一味，至九九八十一轉成丹。取一丸投亡者口中，立活。固知砒力不可思議。既類雄黃，亦應勝五兵，殺蛇虺。服餌

皆飛入人腦，長生不死，理然也。比見王渙司業，將雄黃和汞，於鐵鑊子中研不停手，下著文火，不用火冷研亦得。一日內結成砂子，伏火者得如皂莢子大，成上色黃金。如無雄黃，用上色澧州砒黃代用亦得。其力不相弱，是靈藥也。一說雄為君，雌為臣，流為使，砒為將。

按《本草》雄黃生武都，得銅可作金。砒亦類之。砒黃生數處，並不及澧州者。雄黃色如雞冠，向日通紅，緊細潤膩，實而不硬，有氤氳香氣，不並梟黃，就中紅赤中帶黃色，故曰雄黃。任以水洗，待乾，一炊久，當生黃衣。不然以口含之，亦得，並有黃衣上。毒蛇見之，立死。此是真者。漏天南雋州亦有，並不如武都者。砒黃雖次雄黃，並不作前件狀樣，色黃亦鮮明，稜角生硬，有梟氣，通紅易破者良也。其丹陽之道，甚難舉世。學者雖多，明曉者殊少。且丹陽質性難柔，外暈形赤，內懷青黑，鐵稟南方陰丁之精，結而成形，故赤。銅稟東方乙陰之氣，結而成魄，故青。銀稟西方辛陰之神，結而為質，故白。鉛錫俱稟北方壬癸之氣，故黑。金稟中宮陰巳之魄，故黃也。甚難制治。一說量是銅，銅是量。量盡銅盡，銅盡量盡，無若非巧能制合。子母合體，知其性情，剛柔分等。即須以伏火鉛汞，上丹上藥，然變其質。又五金入土，埋之千歲，唯金與銀，不變其質餘，並化成灰土。

余今此方，抽化質了，入火不變，入土不銷，便能翻制，造化陰陽，豈容易哉。若骨分仙材，宿命素定，早逢靈訣，點制刀圭。一兩二十四錢，六粟為一刀圭。或揩塗藥於坩堝上，入火燒炙，便成真寶。此是神仙上品，非造次而能知。若素非此流，必須精詳物理，廣博方書，辨別君臣，識其忌諱。其藥有剛柔，有制有伏，拒火與伏火，別生用與熟用殊，亦有兼假鉛汞，獨用四黃。神仙流教，萬法千方，並皆隱閉，悉不明文。縱傳方書，是迷迷相授，後學之士，多無所成。亦是賢者不苦精研，不得學聖之意，功用微淺。兼有坩堝鉛汞不全明曉，燒投點化，不究精微，炎黑火中，須臾則過，憑何見其成功。

夫用熟藥稍易，生藥甚難。今此一方，悉用生藥，遣變質成真，切在銷停，及抽換投拔，節候為妙，亦解鉛汞傍通。經云：器內方徑一寸，可受水銀一斤。又准算數，金方一寸，重一斤。銀方一寸，重十四兩。鉛錫重九兩半，鐵重六兩，玉重九兩，一本云玉重十兩。白石重三兩，土重二兩。物各稟氣自然之性。汞者稟五陽神之靈精，不可比較。其餘高下懸

殊，唯熟銅與銀斤兩相類，形質細膩，柔軟頗敵。除有量一色，餘並相似，實可通變。且《五金訣》云：雄黃功能變鐵，雌黃功能變錫，砒黃功能變銅，硫黃功能變銀化汞。四黃功亦能反鐵為銅，反銅為銀，反銀為金，如穀作米，是天地之中，自然之道。磁石引針，琥珀拾芥，豈是他靈。又經云：但有道術士，能制治方便，巧使相入，亦可為寶。余今化鐵為銅，用砒成銀，理無二也。方具如左。

點丹陽方

論說

金陵子《龍虎還丹訣》卷上 砒黃三十兩澧州者，無夾石，赤如雞冠，向日通紅者良。諸處者力次之。

雌黃八兩狀如金葉子者佳。若黃軟如石，不堪。又有夾雄黃者，雖如，此方不用。

胡同律二兩用石律如薑石狀，投醞醋中，良久沸不定如。

鹽二兩取花炒令變色。

右件四味，共四十二兩。先取砒如小棗大，其碎末，別收秤取三十兩，納鐵鑊中。准藥一斤，用生胡麻油五升，緩火煮之，令壘壘小沸，不得火猛。如此九日九夜止，若油稠強，即宜抽去之，更添新油，日足訖，便盛於帛袋中，納甌中，滿甌著砂絹袋，於砂中心蒸之七日，油膩併入砂中，即自鮮赤。本經云：帝男帝女，帝女雌黃必須如此修理。一旦去毒。毒去能入五金。二又得霜倍多。又如無上色好，用次者，慮有頑石，但倒抽一遍，取精者用，亦妙。其澧州砒有力，諸處者次。雌黃准砒例修理，但煮時不得同在一器內，餘並一也。其性甚能柔物，與砒同力成功。

金陵子曰：蒸時同在砂甌內，但相去遠，亦無妨礙。按《鉛錫經》云：朱砂三分，雄黃一分，右合研置銅鉢內，著醞醋，細細添之湯上，煮醋盡，更添，如是三伏時令乾。出之，入油鑊中，緩火煮令魚眼沸，兩

伏時出飛取精，大佳。若不飛者，即以雞子白和泥瓷器，盛密蓋砂甌中，蒸之一周時出，用大佳。如不者，和赤鹽，點銅成黃，餘並在本經中。

胡同律甚難得真者。一說獨將生用，點銅得白金。但以漿水於瓷器中煮，續添令盡五升，即可用能去黑暈。一本：不煮生用亦得。鹽用花炒令黃，急用，不待煮蒸，亦得。末鹽，不如顆鹽，顆鹽不如井鹽，井鹽不如池鹽。然取前三味同擣，麤砂羅過令勻，以鹽投醋中待消，用拌前藥令濕，日中暴乾，熟和攪搗接令相得。次又拌一遍，日暴，令浥浥，便將入鼎。一說以桑灰汁拌藥。如用醋，恐損銅。不知如何，未詳。

其藥分作兩鼎。每一鼎只可二十餘兩爲准，多少得所也。以兩匙頭石灰，和前件拌了藥，同拌令勻。即著石灰藉底，令厚一分已下，按令實。便下前件藥末於鼎內，如鐵背裝，四面不用苦著爐，微著匙按，即且少著兩匙覆上，便以手摩挲藥面破，令與石灰相入，以匙微微按，令却如鐵形。更以石灰覆厚二分。

已上微按令得所，即以少水灑上面，至散濕，遂以盆子蓋之。其盆子稍高，於常者一尺五寸。文武火燒兩伏時，比常飛霜文武火，稍文爲度。候寒開之，其霜當總在爐面上已卧訖，下並無脚，作白色，柔軟細潤可愛，揩臂如粉。其霜在爐內凝結，爲一脾，約厚一寸餘，紋理如束絲，不飛上盆子。余故號曰卧爐霜。別有半兩，已來在盆子上，顏色不同，當別收，任將別用。又如火候失飛不盡者，亦准前任重飛。其卧爐霜，甚能柔物，不並常霜脆硬。比見諸法中飛一遍白霜，少用即無力，多用物即硬，是爲大病。此霜任意多用，物終不硬，與諸霜不同，殊於常也。其砒但將好者成倒抽了，若待用油煮及蒸，便將飛霜用亦得。又孔氏商量亦云：用一遍白霜，佳。此兩訣亦甚符會。

又成卧爐霜後，取前件霜，每二兩點一斤。已上並用大斤大兩。經修理了者丹陽，可分作兩塢，每塢只可著八兩，多少爲得所乍可。已下不可過多，又不可少，少則塢中乾。每一兩藥，分爲六丸。每一度相續點三丸，待金汁如水，以物直刺到塢底，待入盡，即以炭攪之，更鼓三二十下，又投藥。如此遍遍相似，即瀉入華池中，令散作珠子，急用柳枝攪令碎，不作珠子，亦得。又依前點三丸，亦投入池中，看色白。未若所點藥，不須將火燒，却藥其物，即不白。更須重點一遍，以白爲度。生藥點塢甚難，

所投點大，須在意冷熱相衝，金汁迸出塢。遍遍如此，折損殊多，其塢稍宜深作。若能使金汁如水點者，爲上。

太一金英神丹方

論說

蘇玄朗《太清石壁記》卷上 金五兩打爲薄，鉋之擘之，納土塢中。計先用金五兩，水銀六兩，先於火中籠金薄，與火同色。即別暖水銀，暖須土塢中，入金薄於水銀中，分而消矣。即以金泥重鍊，微耗去水銀。然後以玉椎研盡乃止，堪入藥用。

雄黃一斤，搗篩羅之鍾乳五兩，好酒煮盡二日夜，玉碓研雌黃一斤，搗篩羅之丹砂搗篩雲母一斤，水飛擘之，鍊如白鹽白石英八兩，搗篩曾青五兩，搗篩飛去上浮花礬石三兩，搗篩水銀一斤，以黃鹽相得真水銀凝水石八兩，搗篩石膏八兩，搗篩朴硝八兩，搗篩芒硝八兩，搗篩空青八兩，搗篩。

右件十五味，並須精好，搗篩，瀑飛之。

造大還丹方

論說

蘇玄朗《太清石壁記》卷上 空青十二斤、光明砂十斤、雄黃十斤、雌黃十斤、金三斤、白石英一斤、鍾乳一斤、礬砂五斤、水銀七斤、石硫黃八斤、水銀霜七斤、玉屑三斤、石膏五斤、朴硝五斤、特生礬石八斤、雲母十斤、降英十斤、太陰玄精六斤、磁石五斤、鉛丹三斤、石膽八斤、青石三斤、陽起石四斤、芒硝三斤、蛇牀子四斤、錫八斤、礬石七斤。

右擣拌一依四神法，唯金錯作末，分爲竈飛，服之令人仙矣。

黃帝九鼎丹方

論說

蘇玄朗《太清石壁記》卷上 雄黃、雌黃各半斤，朱砂五斤，石硫黃、白石英、鍾乳、朴硝、礬石各三兩，石牀、寒水石、石膏、禹餘糧、青石、太陰玄精、赤石脂、雲母、磁石已上各五兩。

右十七味，並擣酢拌浥浥，吳鹽覆之，火三日夜，寒半日，開之重飛七轉，用治萬病，無發動。

黃帝九鼎大還丹方

論說

蘇玄朗《太清石壁記》卷上 雄黃、石膏各一斤，寒水石、禹餘糧各半斤，硝石一斤，太陰玄精一斤，三轉煮六十日方解，礬石一斤，三遍煮三十日，金牙半斤，二遍煮一日一夜，雌黃一斤，朴硝、理石、絳礬石、硫黃、芒硝、黃礬、戎鹽、空青、石牀、白石英、孫公孽三轉煮。朱砂、鍾乳、礬石、紫石英、雲母、磁石、硃砂、石腦、青礬、石膽一轉已上，各一斤。

右件藥精擣，更研，酢拌合和，飛之九轉，丸如大麻子，一服一丸，服五丸，萬病皆除。一千丸，改形易體，久服仙矣。

太一金膏丹方

論說

蘇玄朗《太清石壁記》卷上 金五兩打作薄飽飛，雄黃一斤，擣篩，白石英一兩如前，雌黃一斤，紫石英十兩，空青十兩，朴硝一斤，硃砂十兩，石膏一斤，芒硝一斤，礬石十兩，雲母一斤，石乳十兩，滑石一斤，水銀一斤，太一禹餘糧一斤，石硫黃十兩。

右十七味，並須精好，飛一依前法。已上小丹，皆是神仙救世療病之丹，服之身輕延年。其法具在卷後。其小丹亦不妄，須依古法固濟。

石硫黃丹方

論說

蘇玄朗《太清石壁記》卷上 石硫黃、蒲黃、禹餘糧、茯苓各二兩。右四味擣篩，密和爲丸，丸如小豆，一服二丸，召魂。一丸和石硫黃，二丸同服，治萬病，神驗。疑太熱，除石硫黃，亦得。其丹不得水銀，以水銀霜二兩代之，甚佳。恐水銀貴，不辦用之，不厭甚多。

紫游丹方

論說

蘇玄朗《太清石壁記》卷上 一名步虛丹，二名藥景丹，三名輕舉丹，四名倒景丹，五名凌虛丹。

雄黃、雌黃、白石英、紫石英、鍾乳玉屑、朱砂、石腦、石膽、礬石、空青、陽起石、赤石脂、磁石、朴硝、礬石、石膏、寒水石、汞霜、消石各三兩。

右依金英丹法，飛之，極妙。

艮雪丹方

論說

蘇玄朗《太清石壁記》卷上 一名水銀霜丹，二名流珠白雪丹，三名流汞素霜丹，四名玄珠絳霜丹，五名太陽紅粉丹，六名飛虹化藥丹，七名朝霞散彩丹，八名夕月流光丹，九名辰錦流暉丹，十名凝階積雪丹。

錫十二兩、鴻霜一斤、特生礬石一斤、絳礬石一斤、朴硝五兩、太陰玄精六兩、鹽一斤。

右以錫置鑪中，下猛火燒令鎔成水，以鐵匙撩去上滓末，別以鑪子中炒令稍熱，傾著錫水中，以鐵匙攪之令勻，便急傾著淨地，少時凝冷如白銀，即取礬霜，輕手搗之，以馬尾羅篩，朴硝、玄精各別搗篩。即以鹽末和水銀、錫合搗，以馬尾篩之，以諸藥總相和，調和相得，更以白鹽作下藉三分許，以物按之令實，即下諸藥。又以朴硝覆之。即下文火四日夜，

金丹總部·外丹部·丹方丹法分部

其火炭不過一斤已上。但候上蓋常如人體暖，即漸加三五莖。過此已後兩日，即下武火，常使上釜灼人手，不得久住。武火經七日，寒一宿，然後開之，若調火緩急得所，其精並飛出上釜，如霜雪狀，或作伏鑪盤在上釜，其色妙甚霜雪，光輝煥然，驚駭耳目，好士見之，無不嗟嘆。若用火不調，冷熱不均，其藥精即飛著上釜，顏色青黑。既飛得精藥，又飛之更以後藥。

礬石三兩、朴硝三兩、白鹽一斤、玄精三兩。

右並依前法搗篩，先以流汞霜研訖，與諸藥相和布置覆藉，飛之日數，一如前法，可作三五轉，然後用之為佳。恐太陰玄精難得，可往河東解鹽池近水次浮之，其色理如玉質，形狀似龜甲，其黑重者不堪，其黃白明淨者為上。其鴻霜得此藥，自爛如粉，飛之三五已後，可研極細，以棗肉膏和為丸，如麻子大，一服四五丸，加至六七丸，萬病皆愈。

五味丹方

論說

蘇玄朗《太清石壁記》卷上 水銀霜一斤、硝石五兩、寒水石五兩、石膏五兩、石膽五兩。

右搗篩相和，不用酢拌，直爾飛之，入釜三日夜，如飛召魂。

太一小還丹方

論說

蘇玄朗《太清石壁記》卷上 一名太精丹，二名朝景丹，三名凝霞

丹，四名落暉丹。

水銀一斤、石硫黃五兩。

右研石硫黃爲末，以白厚紙承之，取於炭火上炙，硫黃鎔滴水中，棄前紙。如此三遍鍊之，秤五兩。又取新瓷瓶可二升已下，內外通有油者，以黃土細篩，和石灰紙筋相爲泥，泥瓶子外，可厚三分，曝乾。又取一新瓷盞子，令與瓶子相當，內有通油者，還以前泥泥盞外，亦厚三分許，曝乾爲瓶蓋。又令鐵牀子鍋脚與瓶底相當，坐瓶子於牀子上。又作風鑪，高於瓶子五寸許，四面各去瓶子五寸，磚瓦和泥作鑪，下開四風門，待乾用之。又先以水銀下瓶子中，微火溫之令暖。又取一鑪子，鎔硫黃令如水，傾水銀瓶子中，攪之少時，待冷，水銀便如碎錫，可以爲塊。遂以前盞子蓋之，還用前泥密固濟，下鑪中，即以微火傍瓶四邊，炙之令固濟處乾。鑪漸熱，加火。初文後武，令稱瓶上火色紫焰出時聲動，其火令心虛，稍稍添炭，如此百夜，漸漸退火寒之，開看其丹並著瓶子四邊及上蓋，其丹狀如石榴子，紫黑色。水中研泛之，取細者，色過光明砂，紅赤非常。藥成細研，和粳米飯，丸之如小胡眼，每日服五丸，至五百丸，萬病除矣。一經云：從朝下火，至日午藥成，可服。亦和丸。蒸曝巨勝，服白飲汁酒送之，忌血羹魚膾大酢生冷。

太一硫黃丹方

論說

蘇玄朗《太清石壁記》卷上 一名太陽粉丹。

石硫黃三斤。

右搗研，入丹竈中飛之，以兩盆子爲上下釜蓋，文火飛三日夜，並飛上釜，如金粉色，可研丸服之。

八石丹方

論說

蘇玄朗《太清石壁記》卷上 一名麗日丹，二名素月丹，三名度厄丹，四名濟世丹。

朱砂、雄黃、雌黃、曾青。

右件四物，飛之三轉，堪服。

又 雄黃、雌黃、石硫黃、空青、碌青、礬石、朱砂、礬石已上各十

四兩。

右搗篩飛鍊，並同前法。

又 朱砂、雄黃、雌黃、曾青已上各四兩、礬石、磁石、朴硝、礬石已

上各一兩。

又 白石英無礬石。一依前法。

龍朱丹方

論說

蘇玄朗《太清石壁記》卷上 一名曳絲丹，二名桑露，三名含光，四名吐暉。

朱砂、雄黃、雌黃、石硫黃、空青已上各十兩。

右搗篩細研，用召魂竈中，飛之三日夜，其藥盡飛入上釜，其下滓碎如灰滓，若硬如鐵屎堅塊者，其藥盡。更搗篩，依前飛之，還三日夜，藥精飛盡上釜，收取。和好麝香及白粳米飯，丸之如麻子，一服一丸，和飲

汁酒送。

八神丹方

論說

蘇玄朗《太清石壁記》卷上 一名元精，二名照日，三名流霞，四名神光。

丹砂、曾青、雄黃、礬石、石腦、磁石、朴硝已上各十兩。

右各別絹袋，入三年米酢中，二日夜出，陰乾，各別搗篩。次第下釜中，總下訖，以朴硝覆之，以六一泥固濟，文火三日夜，武火三日夜，寒一宿，開取上釜者。又更研，重飛五六轉，色白如雪，可服之。

又卷中 空青半斤，磁石、白石英、朴硝各半斤，鍾乳五兩。

右搗篩細研酢拌，一淮前四神，唯以朴硝蓋諸藥上，異於四神，飛之七轉。

太一雄黃丹

論說

蘇玄朗《太清石壁記》卷上 一名赤流，二名素暉，三名紅景，四名重光，五名紅紫相間丹。

雄黃三斤。

右以銅器盛之，酢煮三日夜，毒盡。九日更加曝乾搗篩，以酢拌之，曝乾七遍。然後一依召魂丹法，飛之七日夜，白如雪，服之。

又 雄黃一斤。

金丹總部·外丹部·丹方丹法分部

右一味搗篩，輕紗羅篩，以醇酢拌令浥浥，日曝令乾，又依前更拌又曝，可十餘遍止。先以白鹽置釜為籍，按之令實。次以雄黃粉與白鹽末相和，置於藉鹽上，還以白鹽末覆之。即以上釜相合，六一泥固濟，不得泄氣。一日夜微火候，六一泥乾。以後漸漸加火，勿頓猛。一日一夜，過此已後，可與極猛火，令其下釜旦暮常與火同一色，不得暫時令火微弱。如此旦暮猛火常相續不絕，三日三夜，寒之一日夜，開其釜取藥，更細研下釜中。餘滓又別搗篩訖，即以藥之精滓相和，更加以酢拌令浥浥，一依前布置，其文火勢及日多少，一依前法，如此再遍，其藥必成。

三使丹方

論說

蘇玄朗《太清石壁記》卷中 水銀霜一斤、朱砂二斤、雄黃一斤。右三味搗篩酢拌，唯以水銀霜覆上，更加鹽花蓋上，餘更不異於四神丹，飛之五轉。

召魂丹方

論說

蘇玄朗《太清石壁記》卷中 二名反魂，三名更生，四名歸命，五名全生。

朱砂、雄黃、石硫黃、磁石各五兩、水銀一斤。

右以石硫黃鎔成水，傾水銀中，攪成碧砂，和諸石藥，一時搗篩細研，酢拌，一依四神，唯轉數多於四神丹。

流珠丹

論說

蘇玄朗《太清石壁記》卷中 二名紅景，三名赤曜，四名重暉，五名紅藥，六名紅霜。

雄黃一斤。

右搗篩細研，酢拌浥浥，一依四神，唯以鹽末拌和布置，更以鹽蓋上，固濟，一日夜文火，以漸加武火，使猛三日夜，寒之，取飛三轉也。

又 飛雄、雌黃等二物各十兩。

右細研，以米酢拌曝，一如四神丹法。

又 伏龍肝、鹽末倍於雄黃一倍。

右二味研令細，及總和雄黃等，並攪和布置固濟，一依四神丹法。唯火寬於四神，使火欲文多武少，七日一轉。

朝霞丹方

論說

蘇玄朗《太清石壁記》卷中 雄黃、雌黃、石硫黃水泛取浮者，傾器中更研以盡，鍾乳、白石英、磁石、石牀、雲母。

右搗一依四神，唯數須多，可用酢拌，曝乾之。

光明麗日丹方

論說

蘇玄朗《太清石壁記》卷中 雄黃、雌黃、白石英、雲母、孔公孽、礬石。

右搗篩依四神，唯轉數多。

凌霄丹方

論說

蘇玄朗《太清石壁記》卷中 雄黃、雌黃、空青、朱砂、鍾乳、礬石、石膏、禹餘糧、太陰玄精、白礬。

右搗篩依四神法。

伏火硫黃丹

論說

蘇玄朗《太清石壁記》卷中 鍊硫黃一片、桂花二斤。

右直爾取，錯絕厚者，可安置飛處，以鹽納錯中，可四面，各厚三寸，中心作窠，硫黃安窠內，上頭著鹽，亦厚三寸，皆搗作末，遣密底

下，漸漸著火，作飯無異，一日三遍換鹽。若了可著水瀼瀼，然後始著甘土泥苞裹，待乾，漸漸著火，不得令絕，赤少間即休。更別淘曬乾，乃研，以白梁粟飯丸如梧子。一日服二十九丸。

四神丹方

論說

蘇玄朗《太清石壁記》卷中 朱砂、雄黃、曾青、雌黃。

右四味分搗末篩，白鹽爲籍。次布曾青，次雌黃，次朱砂，次雄黃。又以白鹽覆之，以上下相合，以六一坭固濟訖。文武火常法飛，經七日夜，火法如此。

又

任以四味直爾搗篩，以醞醋拌之浥浥，十遍曬，入釜安置依前法。若依此爲之，得藥倍多，而又色好。

金英丹方

論說

蘇玄朗《太清石壁記》卷下 雄黃、空青、石硫黃、太陰玄精、鍾乳、白石英、雲母、紫石英、吳白礬、硝石、石膏、禹餘糧、寒水石、絳礬已上各一斤、朴硝、芒硝、吳鹽已上各二斤、金十兩、汞四斤。

右取金打薄，納汞四斤爲泥，研令極細，以布絞去汞二斤，即吳鹽一斤，和泥研之。即取前十七味藥搗篩，一如九鼎丹法，布置鍊之。且下一半，即入金泥，著諸藥上。又取藥餘末，共鍊一百日，分爲五竈，其金泥

金丹總部·外丹部·丹方丹法分部

亦爲五分，一依鍊法覆藉，以文火飛之，收丹精了。次重鹽著於湯中，其鹽銷鎔，金色如銅，仍減三兩已來。若欲用之，還取鹽和燒之半日，出來還赤，轉依前滿七轉，取熟任用。

點製五黃丸子方

論說

獨孤酒《丹方鑑源》卷下 雄黃一兩，雌黃一兩，砒黃一兩，硫黃一兩，黃礬一兩。已上並消，都用米醋研令浥浥。後以火迫出，却陰炁爲用。只先飛鹽一斤，作鹽花，取一銚臺，以鹽花鋪在底上，以新小瓦盆子恰合得者，以鹽上安藥，然後用盆子合定，周回鹽泥固濟了，下安火煇，令飛上盆子底，直至飛藥盡，掃取。又研入米醋，准前出陰炁，依前安排飛盡藥。又研，別人匱末作底，上安藥，燒一斤火。取研，豬脂爲丸，白豆大，一丸制一兩汞。取新銚子一隻，先安一黃土作坑子，安汞一兩在內，煖動入一丸子，候作聲聲盡，便成炁也。莫同山澤第三度斷，別用匱法。

妙寶真方

論說

佚名《修鍊大丹要旨》卷下 汞五錢、辰砂五錢、雄黃三錢。

右用黃蠟一兩，作彈子一箇。却將馬齒莧十兩煮汁，和白芨末五兩、紙筋，就入蘆甘石末、針砂磁石、代赭石、白硫黃、黃丹、金精石、鬱金，研如泥。得所作二分，先將一半裹蠟彈均無縫，候乾，方入汞砂黃

等，封閉。就將前藥泥一半，再裹一層，令均候乾。方纔下銷銀鍋內，用磨瓦蓋頂，固濟，務在無令走氣。候乾，再用六一泥通身固濟，鐵線縛住，十分候乾。方用二十四兩炭火，慢慢煨之，一七候，通身紅，就去火。待冷取開，去其外置，止留貼身之置，用燒紙灰將米湯和，再燒過，用熟絹一袋盛之，著肉身養之七七。取開爲末，將杏核作一眼，去仁，灌入藥末，銅鐵線縛定，鹽泥固濟，入香爐火內，燒之一伏時，取出，即成真寶。每日止許食用一錢，不許富貴多用，並不許有違祖願。切不可亂傳非人，罪不輕恕。慎之慎之。有緣遇者，宜自保重耳。

神化金丹法

論說

佚名《靈寶衆真丹訣》 亭汁三兩、山池石鹽二兩，亦研細如麵、伏火北硫黃一斤通明者，研如粉。

右三味藥，並同相和令勻。便取鐵合，用米醋研上好香墨，濃塗鐵合內三遍，候乾。便入此三味藥於合內，以文火逼令熟，候藥化爲汁，出盡北亭陰炁，住火候凝冷。便用硝石四兩，細研如粉，入於合足內實按，上以粘紙封定，合足，候乾，方入於鼎內，用法泥固濟。其法泥用鴈門代赭，如鷄冠色者，左顧牡蠣、赤石脂等三味，各細搗研如粉，入伏火北亭汁，勻和，入白內杵一千以來，方用固濟相合，并足周迴，唯務堅密爲妙。合鼎上用鐵關關定，切在緊密。候陰乾，便取鉛三斤以來，於銚子鎔化作汁，用小鐵杓子抄於合足四面，候勻遍，又更消鎔鉛汁，漸漸灌於鼎內，直至鼎滿合上二寸以來，便選成合日夜半子時起火，初六兩，日加一兩，至六十日滿足。候藥鼎冷定，用小鐵鑿子鑿去黑鉛，開合取藥，真如金色。便入於乳鉢內，細研如粉。

北亭砂三兩白明者、以黃蠟一分半，鎔作汁，拌北亭令勻。

右作一團子，以紙裹。炒風化石灰一斗，用一瓷罐，先將一半風化入

於罐內實築，內剝一坑子，安北亭於內，上又將一半風化蓋，准前實築。初用火三斤，以來養，漸漸加火至五七斤，三伏時一弄，十斤火煨通赤。火盡候冷，取出，用生絹袋子內盛。又掘一地坑子，可受五七升，滿添水，候壞盡水，安一細瓷碗於坑子內，上橫一杖子，懸釣北亭袋子於碗上，更用一瓦盆子合蓋，周迴用濕土擁盆子，勿透炁，三伏時並化爲水。取此水，拌調前件二味藥。

上好庚一十兩、汞五十兩。

右貯於一罐內，常用火煖，將庚燒令赤，投於汞內，用柳篋攪，化盡爲度，用鹽花三斤，與金泥同研唯細，便入一大罐內，令勻平，上用勘一盆子蓋鑄，以泥固濟，周迴令密，慢慢火，却令汞飛上，以汞盡爲度，次用煎湯沃鹽花，候鹽味盡爲度。其庚粉於盤內，日曝乾，後細研，入在藥內。

雄黃八兩，如鷄冠色者，研如粉、雌黃八兩，通明葉子者，研如粉、戎鹽四兩，研如粉、金粉十兩。

右五味藥，並細研如粉。別換鼎，合一依前法，用米醋濃研香墨，勻塗合內三遍，乾後，入藥於合內，還用文火逼合，令藥作汁。一依前法，用硝石四兩，細研如粉，安在合足內實按，以麵粘紙封定合足，便固濟合蓋，入於鼎內，准前法泥固濟合足，合上用鐵關關定，候陰乾。一依前法，先取鉛三斤，於銚子內鎔作汁，以鐵杓抄在合足四面相，次更鎔鉛汁，漸漸滿鼎內，至合上二寸以來，一依前法，選成合日夜半子時起火，火候准前，初起六兩，日加一兩，至六十日滿足。候鼎合冷定，用鐵鑿去黑鉛，取合，其藥當作紫金色。每一分於乳鉢內細研，可製汞一斤，立成紫磨黃金。此非人世所有，是神仙祕授，若於助道，須知足乎。

汞一斤、藥一分。

右於新鐵銚子內，藥置汞上，用茶碗子蓋，固濟如法，安銚子於火上，專聽裏面滴聲，即將銚子於水內淬底。如此十數度，其汞已伏，炒如黑鉛砂子，別人甘鍋銷輔，當爲紫磨金。其於變化，不可具載。

金碧丹砂變金粟子法

論說

佚名《靈寶衆真丹訣》

治一切風，延齡駐顏，治萬病，兼化寶。

法曰：先將泥毬子，泥用黃丹、白土、瓦末、鹽、醋洩，用蠟爲胎，不得令有微隙。陰乾，傍邊安孔，去蠟更燒過。即取好光明砂，研搗爲末，以紙卷灌入了，以一大蚯蚓和毬子泥，搗泥令爛，却固濟孔子。待乾，更打一鐵鑊子，安於鐵鼎子中安置，鎔鉛汁入鼎中，其上可二寸已來。即以糠火養，長令鉛軟爲候。如此一百二十日，加火，取出。更於地上，以火斷過，候冷出之，其藥如青紫螺子，揀取黑末不中。分藥一半，以青內筒貯，用牛乳蒸五遍，三度換乳，乳皮堪療肝膽。取出，入地坑子中，三宿。細研，以粟米飯爲丸，丸如粟米大。年四十，日一丸。年五十，日二丸。年六十，日三丸。其功力更別，不得多服。治一切風，延齡駐顏，治炁益顏色。餘者細末，於甘鍋中，用好黃礬一兩，以砂末上下布蓋，固濟頭乾了，灰火中養四十九日。以大火煅，候冷開，皆成金粟子。取鼠尾一寫，鎔三兩，用半分真庚者，先於甘鍋內鎔引鎔，乃下三四粒子粟，便化爲真，真西方也。鑪長用火三大兩，將此去鼎中盛毬子，一切臨時，取毬子大小，其毬孔頭向上，安在鉛鼎之中。

紫金丹砂法

論說

佚名《靈寶衆真丹訣》

上好辰錦光明砂半斤、曾青三兩、葉子雄雌

金丹總部·外丹部·丹方丹法分部

黃二兩。

右已上並用鐵鑰匙，打如皂莢子大。取一瓶子可受一升者，以三般物，以鹽膽煮之三七日，常如魚眼沸，不得令溢。取一顆砂出，以水洗，向明看之，如金色即止。如有赤黑暈，更煮七日，將出待乾，更於火上，炕出陰炁了，入櫃。

鹽花二斤、硝石二兩。

右已上於瓶中燒成汁了，搗碎，更燒了，細爲末，築成櫃了，即下曾雌一重了，以鹽末填築平，去口三分已來，封之以布，磨瓦子蓋頭，用六一泥固濟，泯抹令斷縫。訖以四兩火，養七日。六兩火，養四七日。半斤火，養二七日。三斤火煅。待冷出，以黃牛乳，於竹筒盛，用黑豆甑蒸三遍，入寒泉三日，更去飯上，蒸出陰炁。細研，以楮汁爲丸，丸如黍米大。每日三丸，酒下，治三十六種風偏，治筋骨風狂，風角弓風，腎藏風熱，毒風，一切冷風並消。久服肌膚毛髮皆變，延年益壽，身輕，其功不能備錄。只可取四兩，依前入櫃，先布曾雌，即以熟砂、生砂層層鋪盡，四兩生砂了，以熟砂，次曾雌，即以櫃末蓋之，依前固濟，養火四十九日。畢，重重依此，長以四兩，將爲母也。

還魂丹法

論說

佚名《靈寶衆真丹訣》

夫人生稟於五行，拘於五常，則爲五味之

所賊，八風之所攻。爰自飲乳，至於老年，莫不因風而喪命。或多食而過飽，或失食而饑，或飲啜太多，或乾渴乏水，或食鹹醋，或啜酸辛，或畏熱當風，或惡寒親火，或庭前看月，或樹下乘涼，或刺損肌膚，或撲傷支體，或時餐燥藥，或時啜水漿，或久絕屏幃，或日多施泄，自此風趨百竅，毒聚四肢，遂使手足不隨，言詞謬澀。或痛鑽骨髓，或痺襲皮膚，或癢甚蟲蟻，或頑如鐵石，或多痰唾，健忘，好嗔，血脉不行，肉色乾瘦；

或久安床枕，起坐須臾；或頭面虛腫，雖活如死；或總無疾苦，卒暴而亡。男即烝引其風，女即風隨其血，未有不因風而喪命者也。世人不能治其風，但以藥攻其內，安有風在五臟六腑之中，四支百脉之間，而湯飲之類，曷能去乎。假令相疾而醫，用藥乖誤，雖《難經》、《素問》，三世十全，欲去沉綿，其可得也。

余久居太白，抱疾數年，萬藥皆施，略不能效。後有一翁，遺余此藥，服都五粒，疾乃徐除。稽顙叩天，求其藥法，然肯傳授，爲誓不輕。余故錄於身右，置諸靈室，後人得之者，宜敬之。無或輕傳，自貽殃咎。但依法修鍊，何慮不神。

夫炙藥制燒藥，燒藥制煮藥，煮藥制生藥，生藥使煮藥，煮藥使生藥，生藥使炙藥，炙藥使燒藥，遞互相制，遞互相使，君臣俱具，父子固全。後遂得陰陽，各有其緒。陽藥制陰，以引其陰。陰藥制陽，而引其陽。此藥但不能制致神仙，得之者但服一豆許，則壽限之內，永無疾矣。如已患風疾，及撲傷肢節，十年五年，運動不得者，但依法服之一粒，便效。重者不過十粒。有人卒亡者，但心頭未冷，取藥一粒，以醋調一粒，摩臍中一千餘下，當從臍四面漸煖，待眼開後，熱醋下一粒，入口即活。但是風疾，不拘年月深遠，神驗，不能具載其功力。每丸如芥子大，日曝令乾，收之。凡疾人，不問年月遠近。先以紅雪，或通中散茶，下半兩。如或風澀甚者，即服一兩，良久，以熱茶投之，令患病人瀉三兩行，依法潑薑豆湯，下一粒，當以他人熱手，更互摩之患處，良久熱徹，即當覺肉有物如火，走至痛處，所苦當時已失矣。一二百日及一年內，風疾下床不得者，服一粒後，當時便可行步，一如不患人。至重者，每服瀉後，服藥一粒，後歇三五日間，依前服紅雪，先瀉後服丹藥，但每日服不過一二十粒，平復如故。打撲傷損多年者，天陰即疼痛，動不得者，尤驗，只可一兩粒。服此藥多者，疾愈後，藥力當伏腳心下，男左女右。但有所苦，發心念藥，隨意則至，此藥神驗，功效非智能測，其法如後。

金薄二十四片、光明砂一兩一分，研如麵。以蕎麥灰汁煮三日淘取秤、雄黃三大分，研如麵，醋煮三日，淘取秤、石庭脂三大分，研如麵，酒煮三日，淘取秤、牛黃、麝香、膂腦臍、虎骨龍齒已上各四大分，研如麵，生用、陽起石、磁毛石、紫石英、自然銅、長理石已上各三大分、遠志、巴戟、玄參、烏蛇、仙

靈脾已上各五大分、青木香、肉豆蔻、鹿茸如乾柿者肉桂已上各六大分、延胡索、木律各三大分。

右將石流黃、雄黃、朱砂、自然銅四味，同入一瓶子，用金薄覆籍，不固口，以火炙三日，火常去瓶子三寸，不得甚熱。又將陽起石、磁毛石、紫石英、長理石四味，同入一瓶子內，以金薄覆籍，灰埋瓶子一半，歇口燒三日，第一日火去瓶子二寸，第二日火去瓶子一寸，第三日以火簇瓶子，至夜火燬通赤，無火毒。

右將鍾乳十兩，以玉碓研七日，如麵即住。用熟絹袋子貯，繫定頭邊，懸於鍋中，煮以水二斗，煎取一斗，內取鍾乳水，三合研生犀一千下，將此水別收貯。候入皂莢仁時，同研用。又將其餘鍾乳水，煎前遠志等五味，仍加蔓荊子五大分，拍碎同煮，令水至七升，去滓用。又取此藥水，煎青木香等四味，至四升，去滓。又取藥汁煎半夏炙以湯洗了捏破。當歸細剉。二味，各一大兩，煎至三升，去滓澄漚淨。又用地黃汁一升，無灰酒一升，童子小便一升，此三味與煎藥汁三升，都許六升，於淨器中，文武火養成煎，候至一升，即下諸般金石藥，攪勿住手，待如稀粥，即去火，下牛黃等五味生藥末，熟攪令極勻，即下皂莢仁炒其子，打取仁。杵爲末，秤取六分。龍腦二分，於盆內研如麵，入藥中。並所研犀角汁，同入於乳鉢中，令壯士研三千下，候極稠，丸如芥子大，不得大。此藥功效造化無殊。又此藥就後分爲三大分，如品字，取一口即一分也。又加鍊了芒硝一大兩，差爲破棺丹芒硝，即上好蜀硝，有鋒鋸者即得也。於銚子內，火上鍊令汁盡，取爲末，入於藥中。或有暴亡，不問疾狀，但肢體未變者，可破棺打齒，熱醋滴下一粒。過得咽喉即活，十救八九。其丸如菉豆大，餘藥並依歌訣。

流黃砂隔銅居上，即前四味石藥依此次第入瓶中，依法用火炙。磁起長排紫作頭。即後四味石藥，依此次第入瓶中，依法用火燒。金上下三中各二，煅前藥，用金薄，上下各三片，中心各兩片隔定石藥。紫燒銅炙滿三休。用紫石英者，瓶子即燒之。用自然銅者，瓶子即炙之。各一日止。乳烹四五同歸一，烹即煎也。用鍾乳煎前二千味，以二斗水，煎至一斗，是歸一也。取一仍須十一修。再將前煎者鍾乳水一斗，煎草藥十一味，故云十一修也。煎到三時還要出，即煎至三升也。地和童酒一時句。地黃、童子小便，酒三味是也。若火石歸安靜室，是去火入石藥

也。待如肌肉五生稠。肌肉和人體也，五生即牛黃五味是也。別盛三合中間水，外邊千下轉犀牛。此即用鍾乳水磨犀也。

餌丹砂法

論說

赤松子《上清九真中經內訣》 以丹砂一斤，熟搗不筴。淳苦酒三升，合和相得，於微火上煎之，令可丸，服如麻子。日再服，四十日，腹中百病盡除愈，三屍皆去。服之百日，肌膚堅強。服之千日，司命去死籍，與天地相保，日月相望，改形易容。

餌煉丹砂，陸沈變化，長生久視，白髮更黑，齒落更生。從垣東，見垣西，睹視黃泉。方用丹砂三斤，搗重絹漚之，盛銅器盆中，以淳苦酒九升，浸之令如泥狀，置高處使乾。浸之如前法，率一斤丹砂，盡三升苦酒，常爆之，三十日當紫色，持不汗手，引如飴，可丸矣，大如麻子，日服三丸。常服平旦吞之。服藥先齋戒三十日，沐浴五香，服之一日，三蟲下。服之六日，心下積聚諸癥，腹中所苦盡去。服之六十日，則有所見。服之一年，白髮黑，齒落生。服之二年，色如十五時，神人持紫案食之，上有紫芝。問而食芝，無敢驚恐，定心自安，方物自來。至使百鬼，皆可致。其一神名上，其二神名曰青，其三神名爲情。乃萬物呼名，可致入水爲波，入金爲汁，視萬里外，徹見五藏，可爲真人，諸神皆知之，出入無間，道成立致，服藥但少飲酒耳。八十老嫗服之，更得有子。丈夫婦人皆可服。常以井華水服之。欲作藥，當齋戒潔清，先夏至作藥母，夏至後作服藥，禁生魚、酒及犬肉、生菜、五辛、肥滑。傳非其人，殃及子孫。得其人乃與之作藥，男子爲乃能使人矣。

又 丹砂一斤末，下筴，純漆二升，淳苦酒三升。凡三物合相得，微火上煎之，合可丸，丸如麻子。日三服。和藥，正月忌亥，二月忌寅，三月忌巳，四月忌申，五月、九月還從亥。可知當取王相日和，并服亦當忌

未日，又避自刑日，及忌四時。春忌戊辰、己巳，夏忌戊申、己酉，秋忌戊戌、己亥，冬忌戊寅、己卯。不可合服。又合藥皆以天時明日吉。

九轉青金靈砂丹

論說

佚名《九轉青金靈砂丹》 水銀一斤、硫黃四兩。

右用陽日，以淨土磚十餘箇，砌爐一座，高二尺，上圓下方。爐中一尺五寸。下用鐵條七根，隔炭火。隔下留風門五寸，爐口闊一尺。爐中約盛炭五斤爲準。候乾，用新鐵鍋一口，先用水洗淨，放於爐上烘乾，以生姜醃醋搽鍋內。次用黃蠟少許搽潤，再用紙揩過。先下硫黃熔作汁，傾入水銀，用鉗住鍋，持鏟不住手炒攪，如有小火焰起，用米醋灑之，其火止再炒。醋灑至一碗，炒成青色爲度。候冷取出，研細羅過，名青金頭。

一轉伏火靈砂

用鼎一付，擦洗淨，烘乾。候冷，將前青金頭末，以匙輕輕傾入火鼎中，不可滿。醋調赤石脂，塗於口，坐上水鼎，按實，用鐵線扎縛要緊，外用六乙鹽泥，通身一固，以鐵搖條掛起。用炭五斤，成塊排砌在爐中，以堅硬炭放於底下。再用引火五兩，將藥鼎懸於爐中炭上水鼎內，先下滾湯八分，用扇去風門口煽起火，先文後武。水鼎中湯不要滾出，亦不可淺，常要抽添。如有固封處有透氣出，即以薄鹽泥，竹匙挑塗固之，候爐寒爲度。次日取出，開鼎，其靈砂於水鼎底懸起，取出轉丹藥，此砂可成寶。外爐訣存之。

二轉重遊丹

右將伏火靈砂入，研細。先用硫黃四兩入，硫候溶，次傾前砂末，同炒成紅紫色，交媾勻有些火起，以醋灑之。候冷，取出研細羅過，依前入鼎封固入爐，依前炭五斤，依前起火換水，候一伏時，寒爐取出，開鼎，其砂昇於水鼎下，取出轉丹藥。火鼎中有些灰，却是前轉硫黃，以成真死

硫灰，收起，能治痢疾冷病。用米飯爲丸，如桐子大，每服三粒，棗湯服之，立效。

三轉紫霞丹

右將重遊丹入，研細，用硫黃三兩入鍋，熔成汁，傾入丹末，同炒成紫色，炒勻候冷，取出研細羅過，依前入鼎封固，入爐，依前用炭五斤，依前起火水鼎中湯，依前抽添一伏時。寒爐取開鼎，其砂仍前升於水鼎下，取出轉丹藥，灰依前收用。

四轉

右將紫霞丹入，研細，用硫黃三兩入鍋，熔成汁。次入丹末，同炒勻候。冷取出研細羅過，依前入鼎封固，入爐，依前用炭五斤，砌於爐中，依前起火水鼎內換湯，一伏時。寒爐取出，開鼎取出，再轉丹藥，其灰亦收之。

五轉

右將四轉丹入，研細，用硫黃二兩入鍋，候成汁，傾入丹末，同炒勻。候冷取出，再研細羅過，依前入鼎封固，入爐，依前用炭五斤，依前起火水鼎內，依前換湯，一伏時爲度。寒爐取出，開鼎，將丹砂取出，再轉丹藥。

六轉

右將五轉丹入，研細，用硫黃二兩入鍋，候成汁，傾入丹末，同炒勻。候冷取出，研細羅過，依前入鼎封固，入爐，依前用炭五斤，依前起火水鼎中，換湯一伏時爲度。寒爐取出，開鼎，將丹砂再入轉中燒煉。

七轉還返丹

右將六轉丹入，研細，用硫黃一兩五錢入鍋，候成汁，傾入丹末，炒成青色。候冷取出，研細羅過，依前入鼎封固入爐，依前用炭五斤，依前起火，水鼎中湯抽換，到此其丹藥不飛起，用橐籥催火。其籥用紙做成，似銀匠家用的風袋一般，去爐風門口用之，藥鼎中作聲不要懼，一伏時，寒爐取出再轉。

八轉

右將還返丹入，研細，用硫黃一兩五錢入鍋，候熔作汁，傾入丹末，攪炒。候冷，取入研細羅過，依前入鼎封固入爐，依前用炭五斤，依前起

火水鼎內換湯。其丹伏定不起，用橐籥催火，養之一伏時。寒爐，取出，再入轉中轉丹藥。

九轉真陽丹

右將八轉丹入，研細，用硫黃一兩入鍋，候作汁，傾入丹末，炒成粉白色，炒勻。候冷取出，研細羅過，依前入鼎封固入爐，依前用炭五斤，依前起火水鼎中換湯一伏時。寒爐，開鼎，其丹四起鼎中，如銀碗相似。鑿出打碎，入淨磁瓶內，用油絹封瓶口，線扎定，再用黃蠟熔汁，澆固彌密。用地穴三尺，將丹藥瓶放在底，用土埋之，七伏時出火毒。候日足取出，入乳鉢中，乳細羅過，用烏驢乳汁，丸如小梧桐子大，候乾，藏於爐中。此丹已曾全煉成了。

祭謝

天地神明，如服時，用紅棗七箇泡湯，早晨吞三粒，無病。少壯人不可服之。

鍊丹

必擇淨基，燒煉爲妙。忌婦女並有暗疾之人，雞貓犬亦不可見，如違不靈也。

陰陽九轉成紫金點化還丹訣

論說

佚名《陰陽九轉成紫金點化還丹訣》 第一轉，朱砂三斤爲末，取瓜州礬一十八兩，以相和研殺。布鹽花爲匱。次布藥於丹釜中，以瓦甕子合之，六一泥固濟。蔡夫人云：甕底及肚，當安濕泥或布，用文武火飛之，三日三夜爲度。冷開之，鳥羽掃取已化水銀也。若未盡，更准前飛盡爲度。經云：河上姤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染垢塵。鬼隱龍匿，莫知所之。將欲制之，黃芽爲根。言得金氣，萌芽之漸也。

第二轉，取前飛成水銀，如經兩鍛得一斤水銀，著四兩硫黃，研殺

之。多少准此加減。安釜中，六一泥固濟，文武火飛之三日三夜，候鍋底赤色與火同，即止。待冷取出，却化爲朱砂也。却以朱砂，准前固濟燒之，以赤爲度，飛之作丹。故丹砂經云：丹砂木精，得金乃并，金氣則漸成矣。

第三轉，取前丹砂研末，如第一轉者。又取瓜礬每斤，還同相和殺之。以甕子合之，固濟如前，文武火飛之，三日三夜止。冷取之，鳥羽掃取，又却化爲水銀也。未盡更飛之。經云：太陽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花，轉而相因。待白液凝而至堅，言再得金花之氣，則堅性之漸也。

第四轉，先取金銀鑑，受二三斗者。取上好瓜礬石四十兩，以汞納器中，煎三十日後，煎至五升已來。取鹽汁五升，和礬水於器中煮之。又下大鵬砂、曾青、空青各一兩，煎之魚眼沸，可一伏時停。別取鐵鼎，可受三升已來，內礬水，續添水銀，可七日七夜止。取汞於絹中絞之，收取稠者，餘汞更依前煮之，結盡爲度。經云：植禾以粟，覆雞用子。類轉自然，必須金氣而能相感也。

第五轉，泥一陰陽鑪，上水下火，取前結汞，納磁石鐵瓶器中，可受一斗已上者。如無磁石器，黃土器瓷甘塢並得代之。納雄黃二兩，硝石一兩，胡桐律二分，大鵬砂二兩，曾青、生朴硝各二分。並細研，納稠汞中，人在器中，盡用殘末，固濟，燒之。乃用汞三斤，可入礬三兩，然後發火，可候時節，如前塢赤，不論早晚，唯候水銀絕硬即止。經云：物無陰陽，違天背原。牝雞自卵，其雛不全。何故乎？配合未連，三五不交，陰陽離而相成也。

第六轉，取第五轉微堅汞，於鐵鍋中，以雄黃二兩，硃砂五兩，大鵬砂一兩，爲末於藥器中。取第四轉礬石水，續添之，如魚眼沸，三七日夜煎之，微黃堪上砧槌即止。如未再煎，宜消息之，如黃堪打爲度。經云：擣和並合之，持人赤色門，固塞其際會，務令側致堅，然入藥和燒之，令堅得所也。

第七轉，取第六轉微黃堅汞，向塢中消之，令作一餅子。取硃砂十兩，鹽一升，和水三斗，浸之一伏時後，兼水銀入器中，煎之二十七日，取出於砧上打。若脆，先燒餅子赤，以殺羊角來去搯。若冷，准前燒搯，轉轉打看，以堪打爲度。乃盡打爲薄葉如紙。又取硃砂十兩，鹽一升，赤土

五升，胡桐律一兩，相和擣篩，重重襯已前金葉子，於牛糞火中燒之，如包金法，十餘日已上，令絕赤色爲度，此皆成伏金也。經曰：金乃來陽性，初得稱還丹。言鍊金還得消似本朱色，乃可稱陽，得爲金丹矣。

第八轉，取第七轉伏火金葉子，燒之至赤。每兩投水銀一兩，熱研之鬱鬱然，成金泥膏也。大小如指面許大，而片片布之於丹鑪中。又取鹽、硝石、胡桐律各一大兩，相和細研，重重隔之，以布盡爲度，密封固濟，文武火燒之三伏時。冷開之，若汞飛盡，取金和鹽細研，用水飛取，令汞出盡，其形赫然紫色，而如細砂也。經云：金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薰蒸達於四肢，顏悅色紅，光潤鬚髮，延壽命。長久服，神功不可比量也，免世之厄，號曰真人。言以朱砂爲金，故云還金砂也。

第九轉，取第八轉飛了金砂，以鹽藉之。如一斤金砂，即著雄黃八兩，和之，密封固濟，文武火燒飛之，以盡爲度。然以清水，淘去雄黃及鹽，令盡澄取金砂。蔡夫人云：雄黃輕浮水上，金砂重即自沈水下。以蜜爲丸，如黍米大。從八轉紫色金，至第九轉數，即赤也，故曰赫然成還丹，此之謂也。

此丹服驅萬病，久服延壽還年。又點汞爲金，每分點一斤汞，鉛錫亦然。

昇靈砂丹法

論說

佚名《庚道集》卷三 詩曰：

二八配陰陽，離宮子細詳。誰知真造化，姪女嫁劉郎。

第一妙靈砂法

硫黃四兩，舶上者，選透明不夾石最好者。可用水田公草汁，煮一伏時，即田字草也。如無，瞿麥代之。爲細末，入河水煮之，水銀一觔，用管仲五倍子各一兩，松香二錢半，通明者，同碾勻，好米醋浸煮半日，

候如稠糊爲度。

右件取出，用新鐵銚，先將生姜汁煮半日，拭乾，安慢火上，先溶開硫黃作汁，次下汞。却以鐵匙慢火炒，或成硃，用柳木槌碾令細，再於慢火上炒，切不可令煙焰起。如覺有黃煙起，急取銚離火。亦不要住手，炒不得心性急迫，亦不要用醋灑。若犯此戒，最爲靈砂之後患也。須要炒一日爲度，如炒得青金老，則靈砂堅實，貴無遊汞。

【略】

第三打靈砂入鼎法

青金十兩，硃砂一兩，願塊者好者，用研令極細。

右先將好醋濃研好墨，塗水鼎下三五次，令厚，庶靈砂易取。外用醋調蛤粉、赤石脂，入蜜少許，封固令密。又以鐵線扎定，再用六一泥黃丹和勻，通身固之。候一日一夜乾透，入爐水鼎內，安水令滿，鼎下着炭火三觔，燒底，候水耗一二盞許，再添炭二三觔，候水乾，三鼎許，不住添湯添炭，候五箇時辰，加炭五六觔一煅，待十五觔，火數足。寒爐取出，看其砂要堅硬有聲。大凡砂不堅硬，更有油汞，不能成丹，其養不斷胎色。又食母多已上諸病，皆因煮硫汞不伏，炒青金不熟，不用米醋，火數不勻，火力微小之故也。更昇法，水鼎內須要添湯，忌添冷水，添火忌高，不要過水鼎縫處。

太上曰：真甲庚號曰青金，入鼎爐，下十五觔火，既濟成砂體要實。其用十五觔火，可敵九百年，太陽十五周，甲子之數。是一日夜，有九百年造化也。故曰：靈砂內藏白，屬坎。本色赤，屬離。所謂坎離交姤，既濟煎烹，水火金木土，混一造化，凝結而成大藥也。

詩曰：五金既濟坎離宮，混一成形體本紅。妙稟陰陽交姤力，九旬甲子一朝終。

第四煮製靈砂法

青桑條燒灰淋汁、明礬二兩、雄黃二錢、川椒一兩、青鹽一兩、膽礬三錢。

右五味藥，入灰汁，加醋，安新鐵銚，或砂石器中，將靈砂成塊子，細密竹籬盛之，入藥汁內懸胎，煮三伏時，候乾同炒取出，以川椒湯汁浴。

或問曰：何以煮之？

太上曰：硫汞成形，須要真死。必用煮倒，其五味藥，按五行也，故曰五行桑灰汁煮硫法，謂硫倒則汞死也。

詩曰：陰陽相制未成珍，全藉桑青可濟貧。煉至九功能化石，皆因母力見仙真。

第五煉道華池鉛硫置法

黑鉛一斤、硫黃二兩，船上者透明，恐水田煮熟者。

右件將淨銚安火上，鎔鉛作汁，次將熟硫研細，旋投入鉛汁中，鐵匙不住手攪之，任其硫炎如火蛾兒飛，如見星斗現，即取銚離火，仍不住手攪之，候火星漸息，再安火上鎔，徐徐下硫末，不住攪之，以盡爲度。候冷取出，碾爲細末，立爲華池。謂鉛汞交姤，二氣相扶，陰陽配合，榮衛和同，乃火中得其水，陽中得其陰也。是故長生之道，運轉無窮，滋養不竭，其理明矣。立成良道華池。用度有訣。

第六立良硫置法

右件如熟硫四兩，用山澤半觔，打作箔子，稍厚，不拘片數，逐片於火上炙令極熱，糝上熟硫末子，再炙再糝，直候硫作青黑色，如金焦片剝起，依上炙糝，候鑽入山澤箔內了，再炙糝，漸次剝盡爲度，碾作細末，別人藥和勻作置。

代赭石火煅七次，醋淬酥爲末、無名異爲末、赤烏脚三味，各四兩、良硫四兩。

右件三味爲末，如良硫一兩，此用三兩，和勻作置。又將前炙硫、真山澤作粉，如法細用作貼身，用醋膏濕其靈砂，裹上貼身山澤粉。次用上等山澤箔，逐塊裹之，綿子包紐，令其堅實。去綿，入良硫置，栽蓮排定覆藉。次用山澤作神室。如無，只打山澤圓片子，安良硫置上，却安上貼身靈硫，再用山澤片蓋之，合定，過華池，固濟口縫，鐵線扎定，外通固濟，入灰缸內，進火二兩，養二日。加火二兩半，又養二日。再加火三兩，又養二日。第七日，加火五兩，插四維，養一伏時。七日數足，取出砂，去貼身藥。再煮二味。

膽礬四錢、船上硫黃八錢、黃藥子、白藥子研令細。

右礬硫二味爲末，裹上靈砂，候乾。再用前黃藥，白藥二味，同入

銚，微火炒，紫黑色爲度。爲細末，以醋膏袞靈砂令濕，袞上藥末，令不透藥。次用崑崙紙包，綿扎定，入母匱養之。

或問曰：何用此藥貼身？

太上曰：此藥皆死汞之根，用之死汞，萬無一失也。

第七化母匱溫養法

詩曰：母正子靈通造化，子靈不與母相親。南星更使三稜助，若用烏龍亦作星。

右用上等山澤一觔，依法粉之，或如黍米，亦可作匱，仍用神室。或問曰：何用神室？

太上曰：恐上下鋪蓋不到，神室則周旋徧滿，又庶砂受母氣之壯也。

第八溫養火候法

詩曰：金木交加入丙宮，須知卯酉可參同。七問姤女成仙質，再見劉郎入碧空。

將前砂貼身了，入母匱，栽蓮排定鋪蓋，如法固濟，入灰池。第一日火，卯酉各二兩。第二日，各三兩。自此每日，各添一兩。至七日加火半觔，養一日。寒爐取出，將一塊，用兩半白梅肉裹定，入火煨一食時頃。次入醋中浸之，取看雪白色。如覺輕，是疏去也。止餘汞存，其母不耗不折。如未十分倒，當時去貼身，便有胎色，只是火太高，力不到也。次用米醋，入白礬煎過母匱，於手心揩洗令淨，候乾，入合再養三日，卯酉火各五兩，無有不成也。

或問曰：用醋浴匱。

太上曰：恐母力弱，再以助之。

詩曰：無精光兮子不滅，母體尙羸子不生。不會玄機三要法，如何造得大丹成。

如有力者，別用山澤一觔，依前造匱，再養七日，其砂堅固無比，用之轉制，其力浩大，沐浴超凡入聖，方人第一轉，製珍成寶。

第一轉製珍成寶

地丁花乃一幹黃花也。如無，金燈根代之、巴豆肉、草麻子肉已上各等分。

右將前件靈砂，去貼身，入鐵臼中，搗爲末，崑崙紙裹作一毬。却用前藥三味，搗作膏子，裹定前砂，入大砂合內，用鹽花鋪蓋鹽花上，穿孔

金丹總部·外丹部·丹方丹法分部

子二三千箇，安鉛餅子一箇在上，再用鹽花填滿，封固口縫，通身固濟，候乾，入灰池，火五觔，煨一夕，寒爐，取出一片，如銀鑛樣，取出作匱。

詩曰：靈砂七返有三乘，妙旨師傳最要明。黑白能分通造化，華池沐浴自飛昇。

右將前靈砂沐浴，用米醋一升，青鹽半兩，盆硝三錢，同入銚煮一日，要堅造化，方成第一轉丹頭也。

第二轉脫凡入聖

詩曰：不用凡胎養聖胎，依前法度好壅培。這回脫體成仙骨，始覺淵深不可猜。

右將前砂，別作匱，再煉一觔，生硃砂入合匱養。

胡椒一兩、華撥一兩、知母、貝母各五錢。

右用黃子醋，懸胎煮珠一伏時。次用椒湯浴淨，令乾，依後法。

粉霜、硃砂、鵝管石、白膠香、枯明礬各二錢。

右五味爲細末，用蜜或醋袞貼身，入第一轉匱中，依法栽蓮排安，固濟，入爐溫養，火候並同前法。火足開匱丹成，方是聖胎。蓋無一點凡氣。如此養就一觔，不可煇鎔，只剉碎養大藥，匱法一依四一之數。

詩曰：不用凡媒白體成，離他胎氣自惺惺。通靈變化皆由此，頃刻丹陽換骨清。

如欲服食，將埋土中七日，去火毒，木蜜爲丸。

火候妙法

初一日，一兩。二日，一兩半。三日，二兩。四日，三兩。五日，四兩。六日，四兩半。七日，六兩。第七日旦頂，三兩。東，三兩。夕頂，三兩。西，三兩。第八日旦頂，三兩。南，三兩。夕頂，三兩。北，三兩。

第三轉溫養真陽

詩曰：欲立神仙大藥基，先須擒縛赤龍兒。煉成九九純陽體，始信爐中造化奇。

汞既成珍，只是獨體，不得真陽，不能變化，用如箭頭珠砂一觔。

川椒、草烏、南星、芫花、明礬、青鹽各一兩、膽礬、硃砂各五錢。

入好米醋，懸胎煮三伏時。次用野蓼自然汁煮半日，椒湯浴令乾，濃

研好墨，傾瓦盞內，將朱砂衮墨上，於淨瓦上焙乾，再衮墨，又焙乾，如此五七次，却用法信貼身，令厚。將第二轉靈砂煅銷爲末，入合作匱，栽蓮養硃砂，固濟如法。仍先用靈砂三錢或五錢重，打圓片子，蓋匱末上。次下華池末，封固，入灰池，依前法火候養之。日足取出，磨試如山澤色，即成也。如未成，尚帶赤色，再用火三兩，養三日，定成也。匱法四一之數，四次養之，就一觔作匱澆淋。如不作九轉正丹，可糝養二轉丹頭，作長生湧泉匱養母砂。所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之道也。

第四轉澆淋黃芽

詩曰：木晶金液得丹砂，靈藥丹砂事可誇。一味只憑滋養力，結成滿鼎水晶芽。

木晶金液，乃前靈砂丹砂，乃所養硃砂。《參同契》云：丹砂木精，得金乃并。將此伏火硃砂，只作塊子，入合虛養三日，每日火三兩，開合澆汞四兩，其汞先用皮紙三四重裂過，澆於砂上，固濟，入灰池養之，火候並依前法。七日寒爐取出，其汞已乾，未生芽子。如或不作正丹，可養靈砂，作匱養母砂，名朝種夕收。

詩曰：再添再養汞頻乾，至道明明自不繁。火候徐徐無太過，開爐光粲玉琅玕。

汞既養成，不須摘取，如前再澆再養，得匱二十兩，可澆汞五兩，依前火候養七日，開看其汞方靈，湧生玉芽，如琅玕也。

詩曰：瓊林玉樹憑三次，瑤藥奇花色更鮮。至此保全無懈怠，却宜固守要心堅。

汞養兩次，火力轉加。又將生汞七兩澆淋，依前法固濟，養火七日，開看粲然瑤藥琪華，瓊林玉樹也。通前共得汞芽一觔，摘取號曰神符白雪，可養大丹也。若只摘取，可以享用無窮之利也。

詩曰：白雪神符豈易逢，赤龍旋復鎮中宮。雲雷鼎沸三朝足，別作仙家上等功。

堅芽子法

右將汞芽一觔，細剉入鉢內，用米醋餅藥酒脚炒二時辰，後以藥水灑之再炒，後入匱鋪蓋，養三七日，要芽子堅實有力，可以養火也。

第五轉大丹糝製法

詩曰：赤龍伏火號還丹，祕在仙家遇即難。四十九朝功用足，輕投一粒汞全乾。

右將所養硃砂芽子，剉碎入匱，虛養二七日。亦依四一之法，澆汞，火二兩，養四十九日，數足開看，生瓊林玉樹。仍先前硃砂煅出，作神室養之，乃妙其玉筍一錢，糝汞一兩，成丹。法建盞下，汞在內，糝藥在上，封固，安火上，自然作蟬鳴聲，聲絕即乾。

第六轉產五庚伏三黃點解成珍法

將三黃各一兩，同研一伏時，入玉雪末一兩，即玉筍也。再研勻，安甘鍋內，用伏火硃砂半兩，蓋上面歇口下，九觔火三上煅。寒爐取出，作一塊丹，紅色。如欲試之，將五金五兩，明爐作汁，下三黃一錢，點之盡成紫色庚，至此功成，切宜量度爲之。德行深重者，方可受用，更須濟貧困，救孤寒。修身養命。如或恃術貪婪，過度受用，立見禍殃，戒之慎之。

伏硃砂法

右用硃砂半兩，用天茄子末一錢，入合固濟，火一觔煅。寒爐取出，盡伏矣，細研鋪蓋。

詩曰：爲愛黃花點白霜，何難變化可參詳。三元受得爐中雪，不許愚癡暗度量。

第七轉七返還丹

將硫八兩，汞二兩，同研黑色。次入前伏火三黃一兩，再研勻，安磁合內，用三黃三兩鋪蓋，赤石脂封口縫，鹽泥通身固濟，候乾，入灰池，每日卯酉時火，各四兩，養七日足，取出爲末。

詩曰：雙鬟女子自相資，返覆優游事合斯。藥熟了然顛倒變，相投父子得無疑。

第八轉汞成庚八卦全也

將所養出硫汞五兩，加上等生三黃各半兩，南礬砂一兩，同研勻，入合固濟，入灰池，每日火二兩，養三七日夜，已用火二兩，日數足取出。每用一字，糝汞五兩，成紫庚。如六轉尚不敢受用，況至此造化更大，非知命君子，可不畏哉，可不懼哉。

詩曰：丹砂八轉成，更不用辛勤。一點純陽藥，能成上等庚。若能

修至此，積德省貪瞋。功行三千滿，長生久視人。

如欲逐轉服餌，並用木蜜爲丸，如梧桐子大，空心，取長流水吞下一丸，九轉成功，列前叙矣。自古丹砂，無出此矣。

第九轉丹起死回生

詩曰：丹藥修成幾月深，神功變化自堪任。金章紫綬何須貴，明月清風樂此生。

太上曰：如修煉至此，服之凡軀成聖體，返老作童顏。可於高原福地作壇，用碧油車，朝真禮斗，立鼎安爐，如法修煉大藥。將楮汁和泥，塗鼎裏，方下丹劑，次下水盆，固濟，入壇爐，每日火五兩，養一百日。足取出丹，入地三尺，埋之一年。

或問曰：何以埋之？太上曰：埋之令出火毒，一年足，取出懸井中一年，取出長流水浸一年，如此三年足，取出研爲細末，用甘草汁，丸如雞頭大，入爐，養火七日，取出。如欲試驗，但將一丸與雞犬服之，久則皆能變化，成龍鳳耳。人服之，形神俱妙，白日飛昇矣。作丸子後火足，可用水缸數隻，滿盛新汲水，安丹水中浸之，水溫又移一缸。方止矣。

呂仙賜方

論說

佚名《修鍊大丹要旨》卷上 明窗之外著桑柴，一滴方纔養聖胎。七七之中分造化，等閑一笑作金釵。

硃砂四兩，桑灰汁二斤，懸煮淨爲度。次膽礬四錢，明信四錢，石炭四兩，韭杵真汁煮信黑魚膽煮礬，入六乙匱，玄晶石固定，只在有熟之藥。

夫丹者，乃稟天地之氣候，奪日月之精光，有陰有陽，調和須序。先明子母，後察其詳。藥品不知，空自爲之，則不成矣。得此者，宿緣有慶，仙籍書名，積行累功，濟人利物。如或非爲，甘遭玄憲。純陽呂祖師仙

金丹總部·外丹部·丹方丹法分部

崑洞中親書賜方。

混元九轉金丹訣

論說

佚名《修鍊大丹要旨》卷下 第一轉養砂成丹寶

詩曰：白向白中取，赤向赤中求。從教金紫貴，爭奈勝王侯。陰真人曰：良無頭，釜無耳，不用藥，直下制。老子曰：紅鉛黑汞大丹頭，水銀一味獨爲優。紅鉛硃砂也，黑汞水銀也。先以紅鉛製成白硃砂，然後和水銀，相和合爲寶，而成造化之基，滋養無窮之理。次用良無頭十二兩，於鐵合內鋪底，上安好辰砂半斤，再上良無頭末四兩蓋之，以生黃土實填，用醋蜜調赤石脂蚌粉，封口縫。又以六一泥固濟。令乾。入神仙爐，下火四兩，養七日足。候冷，取砂塊成寶，碎之作匱。歌曰：用鉛不用鉛，須向鉛中作。若也用鉛時，用鉛還是錯。又曰：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若無真父母，所生都是假。

第二轉見寶成寒林玉樹

以見寶硃砂半斤，入合子內，澆汞二兩在上，以醋蜜調赤石脂末、蚌粉，封口縫，乾了，更不固濟。入爐，先以二兩火，養三日。第四日加火二兩，通養七日，以子午卯酉時換火。日足，取出開看，其汞皆乾。如有些小油汞未乾，再封口，養火三日，火候依前，候汞乾，再開合。又澆二兩，依前火養七日足，開看其汞皆乾。如此澆養四次，得死乾汞八兩。與見寶硃砂，共一斤。更不澆汞，只虛養七日，其合乾汞俱成寒林玉樹，造化無窮。如作生湧泉匱，每次澆汞四兩，養火依前法，七日夜轉轉如此，增汞至百兩，且止之。取上色乾者，煇之則成無比之寶。其物安置室中，夜有光明，鬼神見之潛伏。若打器皿，飛蟲不敢親傍。若用未經煇者一兩，可點紅銀十兩，如山澤之先出者。

第三轉寒林變玉笋

將前砂汞對停十六兩爲末，以十二兩入合，令半實，以筴插數孔，量大小可澆汞四兩，如栽蓮子相似。上以餘四兩末蓋之，醋蜜調赤石脂、蚌粉，封口縫，令乾，不固濟。入爐，如前養火七伏時日足。開看，其汞自然成錠子，一如玉筍。若過爐煅之，即成至寶。不養丹任用無窮，修道之士仍加消息。

第四轉養小丹

歌曰：赤白二物先伏之，方能擒得火龍兒。但教金木歸洪治，自得精成銷絳闌。一點明星開鼎燦，半輪紅日出爐飛。丹成解變人間物，始信權移造化機。

將前汞銀四兩，鑄合子一箇，如雞子樣。內盛好辰砂一兩，蜜調赤石脂封口縫，令乾，不固濟。將前件養玉筍匱，鋪蓋，四時換火，養七日。取出，其砂一兩，不折不奪，胎色拒火不動，研爲細末。以楮汁丸爲八十一丸，以絳紗袋懸井中，七伏時出火毒。須擇三元、甲子、庚申，或旦望甲辰，清淨新井花水，向太陽，服一丸，可延一紀之壽。要丹知靈驗，但將汞四兩，於無油銚子內，上放丹一丸，以盞合，以濕紙擁塞縫口，於炭火中熬之，其水銀作嬰兒哭泣聲相似。良久聲絕時，取看成垛上色之銀，即丹之驗也。餘丹置淨室中，以絳紗袋盛之，安於隱密處。仍要積德助貧，自貪富逸，必遭其禍。

第五轉小靈丹養黃芽

歌曰：小靈丹驗早爲佳，造化功夫不用誇。七七四時溫養了，開爐一見變黃芽。

將小丹八兩，虛養七伏時，不用匱，火候依前法了，其藥成黃芽。

第六轉小丹黃芽養種金硃砂

歌曰：金砂養就色堪憐，莫用多辭向外傳。花滓好求經潔後，萌芽須採未分前。三龍共處庚辛就，五虎同周辰巳圓。從此紅娘脫身去，一堆金骨始驚然。

右將黃芽爲末作匱，以辰砂塊子四兩，用真金箔蜜貼身，逐塊裹了，入匱內蓋了，以醋蜜調赤石脂、蚌粉，封口縫令乾。次花滓上等茶芽，同作六一泥固濟，半指厚，令乾。入爐，如前火候，七日足，取其塊成紫磨金，又名金蠶。

第七轉金蠶作匱養黃芽

以金蠶四兩入合，澆汞一兩，醋蜜調赤石脂、蚌粉封口縫，令乾，更不固濟。却入黃芽匱內，再以醋蜜調赤石脂、蚌粉，封口縫令乾。依前火候，七日夜。開視，其汞皆抱金蠶，生成金芽，乃真仙物也。亦依前澆汞一兩，封固如前，轉轉如此增養，四次成四兩。同金蠶八兩，第五次澆汞二兩，火候如前轉轉，一次澆十六兩，更不增澆，只虛養七伏時，得庚寶十六兩，乃可鼓鑄鼎也。

第八轉鼓鑄金鼎

於歲朔及三元、甲子，或上寅日，擇淨室，置爐，建壇三層。上列九星，中畫八卦，下開八門。立劍四維，懸鏡，祭祀三清。然後將庚寶十六兩鑄鼎，如雞子樣，可養大丹成寶，立妙無極。

第九轉金丹大藥

歌曰：造化工夫熟見涯，火龍大體是丹砂。解將凡骨爲仙骨，能使貧家作富家。祕訣既從達士得，靈機休對小人誇。好修陰陽皆天地，反此應當禍不差。

一依鼎法祭謝，然後好辰砂四兩，納金鼎中，用醋蜜調赤石脂、蚌粉，封口縫。依前火候，養九九八十一日足。然後取出，杵研極細。以不近墳墓，取自然楮汁和丸，九九八十一丸，絳紗袋子盛，懸井中七伏時。擇良日，祭天地三清，日月星辰，諸神百鬼，龍神社主，本宅元辰，誠心盟誓。先將一分祭名山大川，有道師衆。

歌曰：仙方一卷世稀聞，莫向愚癡說此門。漏洩天機遭橫禍，祕藏神訣入仙源。造時莫使凡夫見，養就休同俗子論。三分一分須濟世，丹成家積翫崑崙。

至寶訣

千里根不以多少，新潤者，交廣生者，老大而佳，即根也。右用一新生鐵銚子，未經用者，入汞於中，以麻油煮之，旋削藥根，如瓜甲片大，投入。候黃黑去，再削，旋以帛子裂之。却取砂子，安別所匱。法以匱至尋常，故古今秘其名，云四氣子末，水和爲匱，包而火之，自辰至巳，即成赤金也。四氣之草，人皆識之，是處皆有，人之所仰，如日不可缺。有頌讚曰：秋生夏死，養育人命。粉如玉屑，水調稍硬。包彼神砂，置之

午家。自辰至巳，脫出金華。

外注結時用乾感，煅時用渾沌也。

寶主軒轅，亦三年而後悟之，後訣於此。此物乃五穀中一物，稟金氣者，秋冬乃茂，春秀夏枯，取其子粉如玉塵也。人之所常食也。若取其頭白至妙者，水和匱之安灰中，自辰至巳，大火煅爲金也。篤志之士，自有神告。悟之者毋輕洩漏，恐貽禍焉。

昔人不輕易授受。漢期門郎程偉妻，通神變化，煎水銀成銀。偉從受方，妻謂偉骨相不應得之，逼之不已，妻乃尸解去。

賀知章謁賣藥王老，問黃白術，持一大珠遺之。老人得珠，即令易餅與賀。賀心念寶珠何以市餅。王老曰：「慳吝未除，術何由成。」

伏丹砂法

論說

佚名《太古土兌經》卷上 好丹砂一斤、戎鹽、石膽、礬石、朴硝已上各一兩爲末。

右取丹砂，用綿裹了，先布諸藥於鑊中，上安砂裹，勿令著底。將豬脂煮五日，即入鹵汁中煮五日，又入醋中煮五日，即取乾鹽末二斤，和苦酒爲泥，沙亦以苦酒拌和好泥。後將藥滓作泥，裹朱砂在中心。次即取鹽泥裹藥泥上，待乾置猛火中，燒之兩日。即伏無煙，即伏矣。若用此法伏之，可作黃，可爲上真，亦堪服食。自外藥成者，久而還變。待藥乾，用火炊之，漸漸轉入猛火，即皺皮坼，乃見寶也。

癡汞伏丹法

論說

佚名《太古土兌經》卷上 錫五斤，煉淨者一斤，凡入汞一遍，入脂一遍成煉也。汞一斤、白礬、硃砂、硫黃各二兩，細研，入醋煮三五日。一白二癡，又以絳礬一斤、雄黃、玄精各半兩、朴硝二兩，已上各別杵爲末。

右取錫及汞，和鹽一斤，搗汞一斤，謂漉出如魚目，即伏成粉了。更加鹽籍，可厚三四寸。又以朴硝二兩布鹽上，次布雄黃等藥，次布錫，按之令實，乃以殘藥末覆上令實，即按蓋之。如飛丹法，四文三武，寒一周，又重飛之，細研，以鹽一斤，和搗絳礬、玄精、朴硝等藥，一如前法飛之，二文三武，寒一周，出研爲粉。每兩可點一斤成上真，其錫及汞，一時入飛之。自餘藥中勾分，取作兩度飛之，其藥丸散在作。如作丸，用棗肉一兩爲丸。如作散，即用不灰木燒之，作泥裹散。其下藥時，先洋銅了，將丸藥三五丸，內羊脛骨頭孔子內，入鍋攪之，如藥不出，以桃枝，如不散，亦須勾攪之。

《魏君五金訣》：化鐵要須入伏鉛，及錫餘藥物所成，不必如入錫所成者，取三十煉鐵，及丹中鉛抽成錫，與煮癡汞，以意量之，亦成白銀。如得白汞，即成上真，惟不堪服食也。

虛源九轉大丹硃砂銀法

論說

佚名《鉛汞甲庚至寶集成》卷二 第一轉

用朱砂一兩半，細末。汞一兩，同研極相着。用綿子裹，懸胎石灰汁，并芫花末一兩，同煮一伏時。取去，蜜調芫花、草烏、天南星、嫩地榆葉，如指厚。又用白芨、白蘖，用椒末，以雞子清調，又包一重。入合，用白虎末鋪蓋，用油調蚌粉固縫，入瓦瓮中，養火七日。初一日二日，火一兩。至三四日，火四兩。五日六日，火六兩。七日一斤，火煨一日，候冷取出，是為第一轉。

第二轉

用汞二兩，依前結砂煮藥，同前煮了，入合內，養二七日。一日二日，火一兩。三四日，火四兩。五日六日，火六兩。七日八日，火八兩。九日十日，火十兩。十一日十二日，火十二兩。十三十四日，火三十兩。

第三轉

汞二兩，同前結砂子煮，又封固，入火養三七日。初一日初二日，火一兩。三四日，火四兩。五日六日，火六兩。七日八日，火八兩。九日十日，火十兩。十一日十二日，火十二兩。十三十四日，火三十兩，養至日足。

第四轉

取元砂子，秤看折多少，秤汞等分，依前法煮結，入火養三七日，取出。用新砂合子一箇，用砂子鋪蓋光明砂十兩在內，用蜜調紫□□□□□末貼合子，身外用雞子清，調細墨貼身，又用前藥封白虎，鋪蓋前藥，為固濟砂禁法也。火合子內鋪蓋了，用油調蚌粉固縫，入火缸內，用三斤火，養四十九日足。

第五轉

取明窗塵五兩，乃納朱砂也。依前朱砂法鋪蓋了，用硫黃五兩，七日取出，硫可製汞。

第六轉

取五兩藥，鋪蓋雌黃，封固，養七日，製汞成庚。

第七轉

取六轉丹砂末，鋪蓋雄黃，封固，依前養七七日，可點鐵成庚。

第八轉

取七轉丹砂末，楮汁丸如粟米大，每一粒水吞下，可延年益壽，與天地同也。

第九轉

取七轉丹砂，鋪蓋砒十兩，養七日，可點五金，皆成至寶。

九轉出塵糝製大丹

論說

佚名《鉛汞甲庚至寶集成》卷二 第一轉

詩曰：三黃二子及猪牙，蒼朮還同藟麥花。大火鍊成通體黑，丹砂從此是根芽。

右法煨硃草，以大黃、黃芩、黃藥子、決明子、猪牙皂角、蒼朮、藟麥花，七味為末，入建盞，鋪蓋辰砂五兩，捺實，小盞覆蓋，鐵線十字結，固濟，令乾。灰抱定合實，二斤火一煨。冷開取出草灰，其辰砂黑色。如此四次，共煨二十兩。方入後段，每鉛二兩，對砒一兩。以鉛先入甘鍋內，鎔成汁子，却將砒塊投入鉛汁中，候火煙盡提退冷，打破砒鉛分胎，砒在上，鉛在下，用砒不用鉛。砒如琥珀色，通紅。煨得砒二十兩，與丹砂二十兩，同研勻，入甘鍋，瓦陀蓋口，入爐煨紅提出，放坐溫灰中冷，打破其丹成寶，如一塊生銀可愛。其砒無顏色，不用。此丹砂成寶，號曰青金頭。要用硬石好炭排布爐內，煽紅火猛，却入甘鍋了，以元瓦蓋上，再用熟火蓋之，用煽候作聲，朱成寶，却提起。

第二轉煮出鉛炁

詩曰：礪破青金更莫疑，玄胎煮鍊兩三時。藥神逼去黃芽氣，功效如神神可奇。

右以草烏、川椒、白礬、龍骨、五倍子、甘草、磁石、狼毒、南星針、砂十味藥，入米醋中，將青金頭打作片子，入生絹袋中，懸胎煮三日夜，又以沸煮一日，三次淘洗，要去鉛氣，方焙為匱。

第三轉青金匱朱砂成寶

詩曰：伏火朱砂甚足誇，將來爲匱養神砂。徧鋪合內栽蓮樣，五日功成更可嘉。

右將煮了青金砂爲末，作匱，頂火四兩，子午卯酉換虛，養五日足，鉛氣已斷，却通靈也。

煅信礬作母砂貼身法：

右將白芍藥、知母、石斛，燒煙熏甘鍋令黑，燒紅，以礬信等分，入甘鍋成汁，傾出如玉色也。明淨朱砂，以米醋潤過，以三七母砂逐塊裹，更衮蜜，以椒末貼身，入前寶匱內，如前火候，固養七日足。取出砂鐵色，可壘至一斤，作長生丹陽匱，養靈砂。若不作匱，鉛煎成寶得八分。

第四轉丹陽匱靈砂見寶

詩曰：養出丹砂能換骨，切言造化脫靈砂。入爐七日成仙體，若遇鉛池號雪花。

右丹陽三斤，靈砂四兩，重以醋潤銀末，貼身入匱，子午卯酉火四兩，養七日，一斤火就煅。冷開壘作匱，或見寶體，皆可愛。

第五轉超凡入聖養母砂成寶

詩曰：火力相資入大鈞，丹陽爲匱愈通神。超凡入聖趨真境，五日陶成出世珍。

煅礬信法見三轉內，又取丹陽匱中，養黃炁成銀，結成三七母砂。五錢一丸，白礬鹽湯煮一伏時，硬了，蜜潤貼身，入前丹陽匱內，子午卯酉四兩火，養五日足，二斤火煅。此匱經火五次養母砂後，方入第六轉。

第六轉養七寶成大藥匱

詩曰：朱砂體性合雌雄，更和硫黃至聖功。三七母砂包裹定，丸成靈寶入其中。

右以前五次積火養成丹陽匱末二兩，入生硃砂，與三黃各一兩。汞一兩，研細不見星。以芸香草二兩，入銚化汁。次下衆藥末炒之，慢火即成膏，刀刮丸如彈子大，乾如鐵。次用聖銀結三七母砂，貼身，入前五積火大匱內，如前火養七日，二斤火煅。次開如金彈子，號曰大藥也。積得三十兩，作匱養後段。

第七轉朱砂修製

金丹總部·外丹部·丹方丹法分部

詩曰：七寶源流養大還，朱砂受氣共成丹。一朝造化參真宰，乾汞成金頃刻間。

右將三十兩七寶藥爲匱，生硫三兩，生朱砂七兩，用楮汁丸如彈子大，入寶匱，如前火候固濟，養七日，不煅。冷開，朱硫彈子紫色色，精神沉重，光澤奪目。爲末，每三錢修汞一兩成寶。

第八轉出塵修製

詩曰：神仙大藥超生死，點化凡軀試有情。豈特水銀能立死，誰知凡骨可飛昇。

右以新鐵銚，百花蜜潤過，入汞十兩，修汞砂末一兩，建蓋蓋，醋赤石脂固縫，下熟火四兩，候內作車聲，即乾也。朱硫依舊不動，掃入匱中養，再修足日出塵修，養之一年，只一粒修一兩。

第九轉號曰紫霞大丹

詩曰：須信人人有洞天，志誠修鍊自昭然。紫霞丹就蓬萊近，修合成時度有緣。

右以前積七寶匱三十兩爲末，作匱。通明辰砂七兩，爲末，楮汁九，不貼身，入匱內，固濟，四兩火，子午卯酉養四十九日。寒爐，焚香，拜謝三清上帝。開之有光射人，爲末，棗肉丸爲梧桐子大，絳紗袋，入井中，離一尺水許，七日足出火毒，號紫霞大丹。一粒修汞一兩，成十分庚。服之蟬蛻昇仙，超凡入聖。

子午靈砂法

論說

佚名《鉛汞甲庚至寶集成》卷三 靈砂，其桑灰要三四淋，濃汁煮方下，不侵母。此靈砂打時，不要十分碎。

第一煅

靈砂不以多少，研作小骰子塊，以桑灰汁，煮二伏時，取出。每一兩

煮了，取靈砂，用六錢銀末，一兩二錢汞，同人鐵銚，結成一兩半母砂。厚裹法，用鹽一斤，知母四兩，研細和炒令煙，待知母煙盡，去知母，以鹽安合子內，將裹了靈砂，如栽蓮狀，栽偏合子內，上用砂鹽蓋之，合定，以赤石脂固濟，可厚半寸，日乾，埋於灰缸內。第一日二日夜，頂火四兩。三日四日夜，合頂火五兩。五日六日夜，頂火六兩。七日，頂火七兩，至夜頂火半斤。第八日早，去餘火。伺合子十分冷，去泥開取靈砂，不得去裹者母砂。次用菠稜子、苦蕒子、搭水花、田字草、金燈草根，五味爲末，以紫葛自然汁漉逐一毯，定其靈砂，入鼎內。如三才法，七八斤火煅之，火消自至成汁，出靈砂去母砂。次方入鉛池煎，以一兩靈砂，用鉛一兩煎之。

第二煅

以煎煮銀錯爲末，結母砂，煮養火煅之。

第三煅

汞八兩，石停脂二兩，雄黃一兩，用制研爲末，勻傾入鉢內，炒青金頭，打靈砂，煮煅如前法。若不變轉，只依匱子煮養時，只依第三煅，煅了靈砂爲末，每四兩末，可汞一兩。和研不見星爲度。且率以二十兩爲匱合，擦五兩汞，即以十兩靈砂末，五兩汞同研不見星。外有十兩，分五兩入甕合底，次同汞擦者十五兩，安在中心，又以無汞者五兩末蓋面，以合合之，赤石脂泥固濟縫，通身以紙筋泥固濟，入灰池內，七日至半斤火足。寒爐，輕輕以鐵匙，挑取面上五兩無汞末，次取中十五兩有汞者，又取合底五兩無汞者。將此上下無汞者十兩，作一處。又用汞七兩同研，不見粉星。即以前來先擦養有汞者，分爲兩處，將一半先入合底，即將近和汞末在中間，又以前來一半末蓋面，固濟如前法，入灰缸，增火養。並亦如前法。七日取出，一處擦勻，仍汞八兩同研，固濟養火復如前，二十兩靈砂，共成四十兩匱。此謂之餽餞登對法。此可養母砂及粉霜，冬之後見火多，而愈有力，而無黃土頭之義。若覺十數養取物，其匱有枯色。四十兩匱，可研一十兩汞入內，合白養其匱，取出養物又滋潤。纔覺枯色，又四兩研一兩汞，餽之精增不竭，斤愈靈。

第四煅

以汞八兩，雌雄各一兩。先將硫汞交媾了，方得將雌雄同打作靈砂，

煮養火了，不用母砂，但於第三匱內，養七日，其火候亦如第三煅餽餞登對了，方可作匱，而養庚砂，七七日而成匱。養若覺枯，餽餞如前法。

第五煅

用三黃靈砂煮了，入第四匱，養出靈砂，餽餞登對，更入鹽匱。及不用母砂，包草藥煅此匱，宜養金砂更靈。以七錢點一兩赤肉，漸有脚靴皮之蟲。

第六煅

用三黃靈砂，不用煮，只於第五煅靈砂匱內，養火七日，取出看意下，要取多少兩數。此第六煅靈砂，可以七錢點一兩赤肉，成真丹陽換骨，乃正脚黑靴二法也。此煅方可入死龍蟠，亦曰白雪，又曰明窗塵也。

第七煅死龍蟠法

以第六轉靈砂一兩，對汞一兩，細研不見星爲度，法正三十三兩。三十兩靈砂，同三十兩汞，合研成六十兩，入鼎，朝昇暮降，打作白雪。



上下鼎身周十二寸，以應十二月。身長八寸，以應八節。上鼎身闊，倍下鼎一倍，乃按二十四氣。上鼎爲天，下鼎爲地，上昇爲陽，下降爲陰，陰氣欲昇，陽氣欲降，此應陰陽之陶冶也。尺寸闊狹，不可大，不可小。大則氣散不聚，小則逼溢，故不能遂昇降之勻和。蓋在於鼎，乃鼎中之包密，內調昇降，外稟陰陽，以成天地造化之機矣。上鼎圍闊二十四寸，下作三級，與鼎唇口三級相合。下鼎長八寸，身圍十二寸，唇三級，與上鼎覆下三級相合，不得差殊。此鼎不用足。別打鐵圈令厚，以三釘釘作三足釘，可以大姆指厚，高二寸半。次作陰陽二爐。陰爐鑿地作坑，埋一瓶，瓶口如大鼎，復大埋在地，與瓶口平。次作餘上築四邊，如無地相似。一陽爐，只平地疊成。及以六十兩藥，入在鼎內，用赤石脂調稀泥，塗上下鼎三級方捺合，以鐵線貫耳，固濟。如打靈砂法，用四時火，七晝夜，成其大功。水火藥三者，應天地人三才也。四時火者，春火欲暖，夏火欲烈，秋火欲溫，冬火欲微。此法擇日子時，安鼎，安三足之上。乃

入陽爐，鼎復底疊，至鼎身三分，用緩文火，用火使其內相交媾，一時半。乃使暴火，簇炭至半鼎，一時辰半。乃使烈火炭令盛上，增鼎身五分之三，一時辰半。乃漸漸退火，用微火，令鼎內溫溫氣定，一時辰半。至午時，撥鼎起入陰爐，乃坐鼎腹，於小罐口上，用灰埋鼎身五分之三，乃以布滲去上鼎水乾，方可上鼎槃內，安火一斤，內春火也。令鼎內之汞，徐徐而降投下，一時辰半方可。自灰之上，疊炭簇火，漸暴一時半。乃有盛簇火，自上鼎盤至灰上，皆生盛火烈，一時辰半方漸。次去上鼎火，次徐徐而去下火，用微火令鼎內藥定，溫溫一時辰半。至半夜子時，復撥鼎入陽爐，依前一昇一降，既濟未濟，七晝夜火功成矣。破鼎，取出白雪少許，入氣爐煨成汁，不折不耗，能事畢矣。如或少許損折不色，別又使一鼎，如前法打昇降七晝夜後，取出白雪汞，為大寶。丹詩漏泄，取此死龍蟠如靜，鐵臼內研之如粉，使一薄鐵合子，常常安白雪三分，之三以插長孔，注汞於內滿，如此周插，如栽蓮之狀。畢乃以如一分蓋面，以合蓋之定，固濟合縫。安入灰池合子上，常欲一寸半灰，灰上安四兩火起頭，增至十兩火，晝夜。第八日去餘火，候冷開合子，採白瓊條。每一錢可點赤肉一兩，為真換骨丹陽。如以三錢點作一兩，愈妙。不然獨烹為銀，亦可。凡如此七次取物，至第八次，乃六日取物。六日畢，次五日。又四箇四日，又三箇三日，又二箇二日，方至朝種暮收白雪，至此一錢，可慘汞三黃四初之妙，至此無不靈也。

太微帝君長生保命丹

論說

佚名《鉛汞甲庚至寶集成》卷三 製真鉛法：用山澤銀，入甘鍋內，煅成汁，作粟米珠。養硃砂法，用透明硃砂一兩半，懸胎煮一伏時，煮藥用礬砂、膽礬、白礬各二錢，青鹽半兩。右同用為末，苦酒內煮了沐浴。沐浴用芫花、遠志、川椒各三錢，水煮半日取出，火上焙乾，濃研松煤墨

金丹總部·外丹部·丹方丹法分部

於蓋內，滾之令黑。却用貼身藥，用鍊過蜜滾上貼身礬石末，入合時，先用野苧根、芫花、遠志、鹽四味，調搗成膏，塗合內，然後下鉛末，如栽蓮狀，重重蓋之，以荷葉隔定，煅過鹽末蓋頭，固濟，入灰池，養火。三兩火養三日，三兩半火養三日，四兩火養一日。取出，火上試之成汁。如尚有未伏，再養之候伏。却取出，再以朱砂一兩半入匱養，並依前法火候，亦如七日取出，共得砂三兩。就將此砂三兩為匱，再用生硃砂二兩半，依前法煮鍊，入頭轉二兩伏火。朱砂匱內養之，不用野苧根護匱，但用砂蓋頭填實封固也。入灰池，養火。二兩火養二日，三兩火養三日，取出三斤，熟火煅之，候冷取出，其色赤白，細研，亦添入匱，養第三轉用。

第三轉增砂成寶質法

將此前五兩砂，研細為匱。再以朱砂三兩，並依前法制度貼身，亦如火候。如第二轉火候出，其色白而不改。此第三轉同前，共得八兩作匱，又加藥養通靈，為九轉之法。

第四轉除胎氣不增添法

將前八兩硃砂，同研入合，以雲母石片蓋之，滑石末填實固濟，入灰缸中養火，以三兩火養三日，取出去滑石。

第五轉還土體變黃色能生物

將第四轉硃砂，再入合，亦用雲母石片蓋了。以好雄黃二兩，研為細末，又蓋。依前火三兩養三日，色反黃如土色也。其雄黃收起別用。

第六轉不用蓋頭仙基之法

五轉之中見接上

土體但以草藥固之，六九者還質也。以陽火煅之，而作灰也。將前砂入合，不以雲母石蓋之，但用蕎麥稈灰拌蓋之，以火三兩養三日。

第七轉稱七返

朱砂至七轉，色返紅，復為母砂，故曰還丹。至此靈變出也。初產時色碧，像母也。不用鉛，則五黃三白變化之中，須候同藥。及至七返九還之數，却以元產之鉛為外固，此乃返本還元之道也。凡萬物返歸本元，乃長生變化也。自此還元質，可以死汞為七轉也。七轉將前朱砂，再研入合，蓋之。却以第一轉鉛蓋之，以火三兩養三日，取出，其色返紅，能變

化黃白六兩。母到不用七返，既定八轉，可以生物。將此七返朱砂爲匱，養三七母砂二兩，分作四塊固濟，養之，以二兩火養三日，四兩養一日。如此養三次了，再用養二分母砂，火候如前，再養九一。母砂並養三次，煨之成寶。却將七返朱砂匱末二停爲底，入砂合子，於內作坑子四箇，每箇入汞半兩，上却以一停匱末蓋之，下火二兩，養三日，取出。再作坑子，依前添汞二兩，並依前法。右如此澆三十次之後，澆二兩汞倒下，二兩火養之一宿，到此方通靈也，方入八轉之妙。

第八轉離母造化入合澆汞玄中也。用生硃砂四兩，金箔裹之，入丹合內，用火養之，此一轉通在第一變內說。

第九轉亦名九還丹

取出所養朱砂，別用一合澆養之，此通十六變內說其詳細。

造丹法

論說

佚名《鉛汞甲庚至寶集成》卷四 凡造丹，用鉛一斤，硫二兩，硝一兩，先鎔成汁，下醋點之，滾沸時下硫一小塊，續下硝少許，沸定再點醋，依前下少許硝黃，沸盡黃亦盡，炒爲末，成黃丹胡粉，可制硫黃，亦可作外匱，即今化鉛所作胡粉也。武昌銅作丹，打之不裂。化戎鹽純製赤黑二色，累卵乾汞製丹砂，滷鹽純製四黃作錐藥，握雪礬乾汞製汞，並丹砂、礬石甕瓶盛中，於火中煨令內外通赤，用鉗揭起蓋，旋安石蜂窠於赤瓶中，燒蜂窠盡爲度。將鉗夾出，放冷敲碎，入鉢研如粉。於屋下掘一坑，可深五六寸，以紙裹留坑中，一宿取出，再研。每修事十兩，用蜂窠六兩。又方研如粉，甕瓶中可盛三升者，以六一泥泥於火畔，炙之令乾，置研了礬於內，用五角草，天葵二味自然汁，各一鉢，旋旋添礬於中，下火逼令藥汁乾，用蓋子蓋瓶口，更以泥，上下用火，火煨從已至未。去火取冷，細研如輕粉。用者硝研如粉，以瓶，於五斤火中煨令通赤。用雞腸

葉、栢子仁和作一處，分丸如小帝珠大，投赤瓶中，加硝四兩，用雞腸、栢子仁煨珠子，盡爲度，硝石草伏住不折。一切物砂，先以香水浴過，拭乾碎搗，白鉢中研之三伏時。取甕鍋子，着砂子於內，用甘草、天葵、五方草各剉之，着砂子上下，以東流水淘淨礬乾，又研如粉，用小甕瓶子盛之。青芝草、山鬚草半兩蓋之，下十斤火煨，從已至子方歇。候冷，再研如粉用。如五兩砂，用甘草二兩，天葵一鉢，五方草汁一鉢，東流取足雲母光瑩者如水一斤，用小地膽草、紫背天葵、生甘草、地黃汁各一鉢，乾者細剉，濕者取汁，於甕鍋內安石并諸藥，下天池水三鉢，煮七日夜，水火不可失度，石自然成碧，玉漿在下。却以天池水猛投其中，攪之，浮如蝸涎者去之。如此三度淘淨，取沉香湯三升已來，分爲三度，再淘漿水了，礬乾任用，硃砂草伏住火，胎色在成汁，可點寶。水銀逢硫則結，得鉛則凝。死，水銀，用紫河車。水銀要死，用紫背天葵、夜合交藤自然汁，二味同煮一伏時，加藕節，煮阿魏，死銅紫河車，白銅汞不退。益母草可製硫黃，鬱金灰可結砂子，楮汁搜藥砂子，乳香啞銅軟銅，桑灰結汞，拖子柔金，五倍子佐鉛，楊柳膠結砂子，馬脂柔五金，糞養一切藥力，牛屎抽銅暈，羊脂柔銀軟銅，殺羊角縮賀，白狗糞煮錫，蝟皮脂伏雄黃軟銅，烏賊魚骨淡鹽，胡麻巨勝，黃丹砂粟，草灰抽錫暈，蕎麥灰煮粉霜，苦瓠煮汞，糠火力要信常，堇菜灰製朱砂、硫黃，馬齒灰煮丹砂結汞，五色莧煮砂子，冬瓜蔓灰煮汞及丹砂，碎銅錫。

三家相見死硃砂法

論說

佚名《鉛汞甲庚至寶集成》卷五 金鼎砒一十兩爲細末，辰砂十兩，二物相和，入水鼎內，封固口縫，鐵線扎定，上水下火，漸慢至緊，令水蟹眼沸爲准，不得加火，其火亦不得減，常令如水鼎，只添沸湯，常令八分滿火，如常湯不沸，是水鼎下面藥厚也。只不得添火。常常要依前

火，一般直打六箇時辰，退火，經宿取開，割下鼎內藥，碾令細末，依前入鼎，打第二次。畢，再打至第五次，墜鼎真死。取辰砂，與金鼎砒同死，共二十兩，取出研細，入甘鍋，煨成汁，坐鍋候冷，打開已分胎也。

用分胎出砒去鉛通靈法

論說

佚名《鉛汞甲庚至寶集成》卷五 如辰砂內分出砒，淨者一十兩，打作小塊子，用花銀十兩，煨成汁，逐塊投入銀汁，慢慢成汁，以盡爲度。大火煨成汁，坐鍋打開，其銀黑色，鉛在銀內也。收砒，別用花銀。每次用銀十兩，將砒如此過於銀汁內四五次，分胎破鍋取出，銀雪白不黑。時鉛炁方盡，其砒通靈。或作匱子，或點化頑物，或養丹砂，或養粉芽，或作煨藥，其靈無比。

第一轉

塊子硃砂五兩，用米醋拌濕，於分胎煨出辰砂末內滾過，放在真砒匱中，封合，頂火三兩，養七日，加火半斤，就灰煨盡。冷取朱五兩汞不動，可爲長生匱子。只取其中養出者生硃，粒粒鐵色，已伏火真死，可烹鍊成汁，入槽成錠，自然分胎點化。

第二轉 點鐵分胎

每生鐵一兩，入甘鍋中，大火烹鍊成汁清。次用養出砂子七分，只作粒子，投之鐵汁內，便用紅炭攪之一兩時。次取出鍋子，坐於灰上，冷打開，其鐵已成一兩。已上之色蜂窠好銀在下，七錢砂子依舊粒粒不動，浮於面上，精神不損，分兩不耗，是爲分胎，見寶藥也。

右件分兩過度如前，五金銅錫鑰鐵鉛，皆爲好銀也。此丹砂如經用一次，若再將點物，力已慢，須再入前匱養過七日，依舊可用。或不欲再養，却將經用丹砂細研爲末，蜜和餅，依後煨。

第三轉 煨紅荔枝銀法

金丹總部·外丹部·丹方丹法分部

每三七砂子，入朱砂生者一粒在內，如皂子大，用砂裹朱，次用皂絹二層包裹，線扎定，懸胎於磁罐子內，以水同白礬末少許，同煮半時，取出。次用經使分胎砂末，蜜調成餅子裹定，煮出母砂子，厚成毯子，令乾，坐於平地上，用醋濕灰兩碗抱帽形。先以四兩火圍定，發頂火三斤，然後旋添至七斤一煨。候冷去灰，先三斤，後三斤，又一斤，火候耗三分通赤，中心生砂，皆成至寶，是爲紅荔枝。所裹丹砂，仍舊不動。又留可聚八兩，或十兩，入生汞四兩研，入合固濟令乾，頂火四兩養七日足，加火一煨，冷取汞並砂，伏火依舊作匱，養母砂法也。

第四轉 養三七母砂匱法

將再聚丹砂二十兩爲末，先鋪十二兩在合底，次三七母砂五兩，以白礬水煮過，栽在合內，次以八兩蓋頭，如法固濟，頂火四兩，養七日足，加火三斤煨，冷開母砂已伏火，其匱日久愈靈。但是七日，人生取熟，養至二十次，漸減母加汞去矣。

第五轉 變養汞法

先以前母砂一十二兩入合，以匙按實，心中作一窩子。次澆入汞，與藥等分，已下尤佳。次用八兩匱蓋頭，固濟，候乾，頂火四兩，養七日足，加火三斤煨，冷開汞成寶。但七日一次，取熟入生，久而愈靈，至二十次，可糝製也。

第六轉 糝製

將前匱研末，每汞一兩，入在銚內，上用匱末一錢糝蓋了，次用黑蓋一隻蓋却，用醋濕紙條糊縫，將銚於三斤火上，候銚內作聲定，銚底紅多時，移於冷灰上，冷開汞已伏火，其匱藥依時不動。或且澆汞，且糝製二十度，其色漸漸變黃，可入庚匱矣。

第七轉 養庚母砂

以前匱頭末二十兩，入雄雌黃各二兩，膽、黃柳、三礬各半兩，揭綠二分，已上六味一同研，細生絹袋盛之，懸胎銀磁罐內。別用前六味各一分，入皂礬、青鹽各一分，同研細，入醋，同煮前袋子半日。然後取袋子內丹砂，却入合子，如法固濟，令乾，放平地上，發頂火三四斤，一煨火盡，冷取出，再研細，吹去輕灰，乃成丹砂庚匱也。

第八轉 初養重頭庚母砂法

前煅出匱十分，先鋪七分在合內，然後結六庚四汞砂子二兩半，用絹裹二重，懸胎，於前煮匱藥醋中煮二時，取出，入在匱內栽蓮，却用餘上匱藥三分蓋頭，固合口縫，外固如法，通令乾，頂火五兩，養七日，加熟火三斤煅，盡冷取其母砂，已成上色庚，其匱永爲長生庚匱。但七日一次，取熟人生，至二十次，即減母加汞也。

第九轉 減母加汞法

汞六庚四，結成砂子，如前法藥汁內煮過，入匱，並依前法火候，取之數度，匱老已有庚體，方可養庚砂及丹砂。

第十轉 養輕頭庚砂法

庚三汞七，如前法結砂，煮養加煅，並依前法，及數次更減母加汞，然後至九汞一母，又數次畢，煅養並依前法。

第十一轉 變養庚汞砂法

大顆硃砂，入前藥醋，煮法如前，一日畢取出浴淨，却將煅倒九一庚砂子研細，以蜜鍊裹丹砂，逐塊包裹，令厚實不露體。銚內枯令蜜乾硬，如此貼了朱末四兩，以前細匱入合，上下鋪蓋，如前，養煅火候，並依前法。冷開，其朱砂皆粒粒透骨成庚，可作大丹，是爲金丹矣。或要打庚，可投母砂同煅，攪勻取出，即成上等神庚砂也，汞爲世寶。

第十二轉 再述造丹頭分胎

其黃芽如前法造，恐費耗。只將淨金足色者一十六兩，鎔攪成粉。次用如前法鉛鼎造過黃芽砒一十兩，過一次銀鼎烹之。次與金末同碾勻，入水火鼎封固，自文至武，用火一秤，打一晝夜，來日取出，再同金末研勻，逐旋投紅母鍋中，漸漸下之，瓦錢蓋口，不可入灰。煅盡止火出，安冷灰中坐鍋，候冷打開，自然分胎，去金不用，只取此黃芽砒十兩，變養大丹。

第十三轉 變養庚砂

明淨無灰石，朱砂四兩，用前煮庚砂藥醋內煮過了，以金箔子包之，將前十兩黃芽末鋪蓋了，入合內封固，令乾，入灰池中，三兩火貼頂，養七日。四兩火貼頂，養七日。加火二斤一煅。寒爐取出，再與匱同碾勻，水火鼎封固，打一伏時，取出研細同勻。再鞴甘鍋通紅了，旋旋投成金汁，坐鍋取之，冷自然分胎，去黃芽砒，只用朱砂四兩。

第十四轉 養庚芽

將前硃四兩，爲末入合，二八庚砂一兩，同前煮。煮過栽蓮，入朱匱內封固，水火鼎下，底火二兩，插火二兩，養九日。加火半斤，周圍簇轉，火盡取出，其芽已成寶色。如此澆杏數次，與朱同庚，重八兩爲度，後二兩九一庚砂也。

第十五轉 混胎法變金汞

將朱與砂子同研勻，虛養半月取出，與黃芽砒十兩同研勻，入水火鼎封固，令乾，大火打一晝夜，來日取出爲末，同再攪成汁，坐鍋冷，取自然分胎朱與砂子，成大丹庚藥也。去砒，只用庚朱匱，便可乾汞。

第十六轉

雌雄、膽礪各二兩，研勻，鍊蜜和成餅子，却入黃芽砒匱中，封養四十九日，取出真死。却與前朱八兩同研勻，水火鼎打一晝夜，取出再爲末，將一十二兩入藥醋煮過，硫黃三兩，栽蓮封固，養火三七日，加火半斤煅，出總成末，此丹大藥也。

第十七轉 糝汞成庚

辰砂四兩，用藥醋煮過，以匱藥一斤，戳孔入汞，封養七日或九日，取出盡成庚寶也。

第十八轉 糝點法

却將死汞四兩，黃芽砒捺頭，煅成汁，去砒，以汞寶打成合子一斤，如混沌形，入辰砂一兩在內，外用黃芽砒栽入混沌鋪蓋，無令露體，厚二指，固令乾，入灰池中，養火四十九日，出真死。點化五金，糝製世汞，不可具述。

金華玉液大丹

論 說

佚名《金華玉液大丹》

朱砂一斤，十分光明者用、三友木二月收、新

荷葉四月收、馬鞭草八月收。

右各燒灰斗許，取淋下十分濃汁，煮硃一月，共三百六十時，硃俱成雪白色，名曰玉英，服之可治百病。

煮法

入前硃於小瓶內，三草灰汁八分浸滿，搗碎生薑，用布包裹瓶口，重湯煮之，日足取出硃，用皂角煮一日，乳細，以長流水淘五七次。

養法

用陽起石、磁石、禹餘糧、石代赭石、紫石英、礬石，已上六石，醋淬搗碎。又以硝石並太陰玄精二味，同煅成汁，一處俱乳細，作外匱。仍用銀十二兩作神室，置前硃於中，納入外匱砂合，封固如法，灰池頂火養一月，火候二至四兩。日足取出，名曰玉液，可以點銅成銀，堅鉛成寶。

用前玉液，以金十二兩作神室，納其中，外以前匱固之，入砂合，封固如法，灰池頂火養一月，火候四至六兩，日足取出，其狀綠褐色，如明窗塵，名曰紫粉。每用半銖，可乾汞一兩，成至寶銀也。

用前紫粉，以漢椒、防己煎湯，沐浴少時。又用銀十二兩作內神室，雌三雄四，一處和研，入內神室中。又用金十六兩，作外神室，納紫粉於其中，內神室入外神室，外神室入前八石匱中，沙合封固，養火一月，火候二至六兩，日足開合，銀室紫粉俱成黃色金，名曰金華。每用半銖，可乾汞一兩成庚。到此去八石不用，但以前金華，並內養出牡牝，一處和研，作外匱。又以金十六兩作神室，納生硃十兩於其中，置在金華匱內，砂合封固，如法灰池，六陽火養四十九日足，開合，金華成紫金色，可作長生匱。硃砂如膽礬色，此名紫霞丹。每用養出硃砂半銖，楮汁爲丸，糝汞五兩，成黃金。亦能化五金，俱可成寶，生生變化無窮。

銀精丹

論說

佚名《金華玉液大丹》

硃砂四兩、粉霜六兩、三友霜半斤。如鍊霜以

金丹總部·外丹部·丹方丹法分部

夾布袋盛硃，懸胎煮爲妙。

右取桑柴燒灰，淋取濃汁，以軟火鍊之，鍋內著一握稻草，其汁自結霜在上。以清水淘之，再熬乾成霜。先鋪霜底，四面及中間鋪粉霜，入朱砂在內，仍以粉霜蓋之。次用桑灰霜蓋瓦片，封口，六一泥固灰池，陽火養七日，火候九兩。養之日足，火煅通紅，取出灰池，候冷取砂，其色雪白如銀屑，妙甚。金曾以此代金華大丹頭，其功與之並駕，今書此以記之。

四聖丹

論說

佚名《金華玉液大丹》 砒八兩、粉六兩、雄三兩、雌三兩。

砒用蓴麻汁二椀，早蓮汁三椀，煮盡洗淨。又用蓴麻汁半椀，炒盡爲度。粉以蓴麻三斤許，濃煎汁煮盡。雄以鴨舌草二斤，上下米泔水浸煮盡。雌以紫蘇草二斤許，米糠醋煎汁煮盡。粉六兩，用山澤銀六兩，攪爲末。四兩和粉末在火鼎底，上用二兩銀末捺頭，入水火鼎，如法通身固濟。汞每粉一兩，加了脚半兩，同煅，如用湯煮過用之。固藥用無名異、蠟粉、紙筋、鹽泥，同擣千萬下。灰平築鼎，倒露出水鼎，及受煅處。先下火一斤，煅二時提起。用瓦陀礮起半寸許，再下火簇煅一箇時。又如前法，添盡四箇瓦陀子，各過一時提起，添好炭一二塊在底，令藥受煅，火有三斤。用瓦圍了，添火一斤。此是全料，火候到此，消詳用之。却用灰蓋寒爐，冷取粉母分胎。

右用粉細研，同砒等研勻入鼎。留二兩砒，醋搜捺頭固濟，養火三七日。一七火候，初日二兩，二日二兩半，三日至七日四兩。日足，寒爐取之，通研細，再入鼎，如前法一煅，取出研細入合，再養，此煅不必用母。二七火候，初日二兩，二日二兩半，三日三兩，四日二兩半，五日四兩，六日早四兩，晚四兩，七日早五兩，晚六兩，頂二兩，四圍四兩。首尾三斤，取出研細入鼎，

如前法一煅研細，又入鼎再養，換新炭。三七火候，初二兩，二日三兩，三四兩，四日五兩，五日五兩。六日五兩。七日就煅，末香三斤，炭團二箇，同搗細放在四邊，熟火六兩。按五方安之，以瓦四片蓋了，頂上出煙，三日後寒爐，方取。可以作匱養雌雄粉。

一轉變化

每粉一兩，先用荷灰汁煮一日。仍用水調白芨末，顆顆包了，同菖蒲末同炒一日許，取出，去白芨，以粉研細，加入赤了腳半兩，共爲末，和銀粉一兩，依前煅粉法煅之。取粉再入銀室中，以前匱覆籍，養火七七，每粉一錢可點骨一兩，爲十分微穆，不過鉛池。

二轉變化

辰汞成粉霜如本法，亦如前用荷灰汁煮銀母，煅銀室，養死。每養死辰汞一兩，入雄四錢，雌二錢，同研勻，用庚母作神室，納雌雄於其中，養火。以前四聖丹作外匱，火候四兩，二十一日早晚換火，日足，寒爐，取雌雄粉，每一錢可點銀一兩，成上色矣。

三轉乾汞

以養死雌雄粉，納入金室中。大光明顆塊砂，先用膽礬硫桑汁，內煮三伏時，取出控乾，金箔包了，栽在雌雄粉內，以四聖丹作外匱，封固養火七七，火候二至六兩，日足，取硃一錢，可乾汞四兩，成上等金。

砒匱養丹陽法

論說

佚名《庚道集》卷一 用不夾石明淨者半斤，碎作小豆粒大，尤好。以二兩作一包，白紙包入麤布袋內。依時採夏枯草，日乾燒灰，沸湯淋濃汁，磁罐懸胎煮，頻添汁，五六日布袋漸輕汁濃，火上試之有煙。乃以藥煮出汁內煮，至七八日，藥已在汁內。如些小不下，是石脚也，不必盡。却將藥汁別用一罐，徐徐煎之，待乾作一塊褐黑色，乃伏也。慢焙十分

乾，無濕氣，方入鼎封固，下灰池，頂火一兩半，離寸半，養三日。漸加二兩，養三七日。取看合子不損動，養至三十五日，開看灰白色，上如水濕，成矣。燒看作汁，如有煙未斷魂，以鐵匙下乳碎，入好合封，再養一月。又開看如黃色，漸乾不濕，火上燒之，作汁無煙，全死也。未真死，再依前法，封養一月，其藥白色光澤，火燒不作汁如石，乃真死了。乃灰霜被火養去，全砒體真死。碎爲米粒作匱，用此法絕妙，非他可比，口訣手法盡之矣。

煮養砂法

好砂二兩，魚腥草同米醋搗汁，懸胎煮七伏，取出，將草粗包了，入合或罐，牢封固濟，慢火一煅。或下水罐，尤妙。取砂，用前草粗搗作匱，入合一兩，頂卯酉養三伏。取出，又將砂崑崙紙包，以死礬貼身，入母匱，封養四七日。一兩半頂起，至二兩住，日足乃伏也。將作內匱貼身，却養粉霜。

粉法

兩三四升打，尤妙。如水精堅實霜四兩，作小塊兒。先以白紙包外，以密絹袋盛，荷葉灰汁煮五伏。又以拒雪草，五頂草也。剪刀草，慈菇也。二草汁煮一伏，真銀箔貼身，或再以銀箔包，入死砂匱，以徹銀打神室，將砂先鋪底，次安粉一層，又鋪砂一重，如此重重鋪了，以死砂蓋頭，鹽泥固令乾，方入死砒匱外合，又封如法。二兩頂火，養七七。取火上燒看無煙爲則，如末。又養一錢，可點一兩爲上色寶。若多時砂匱乏力，可將砂共養出粉霜，同乳爲末一錢，點一兩，却別依上法作匱，奇妙神聖，切不可輕忽之。

凡匱法



合中神室可打
令厚不要薄了

白礬一斤，非明礬也。用蕎麥灰淋濃汁一大盞，於磁石器內，將礬滴煮，汁盡礬成水，慢慢火焙乾。又用磁罐入礬在內，封固乾，下灰池，頂二兩，養三伏，取出，任用之。

鳥驢汁，乃木蜜楮汁也。人言八兩，作四分，爲麤末。每二兩先以白紙二重包外，又以麤布包了，懸胎入草汁，作四瓶兒煮，以紙蓋罐口，乾添汁，日足取出，煮時常提動布袋，其藥易下。如有些少未能盡者，收起，另將一罐子煎之，候三五分乾，又傾上汁煎之，待煎盡乾，慢火逼乾，打破罐子，取出，與前未化藥些小，一處研細。始初八兩藥，入了灰霜，增添分兩多，入合封養，一月一開。向後三四月，其霜養去灰，止有元藥如雪，方伏也。前件夏枯草灰淋汁，用紙一層，鋪筭箕底，澆湯泡灰，細細滴下，用淨磁器收，澄定清汁，傾別器內，又澄之，取清汁收，去盡灰脚，方可煮藥，此活法也。

凡八石，須是煮煉養伏，方倒火功，日久方死。可用礬澆淋，摘下芽子，又作澆匱，澆下芽子，又摘作澆匱，直至九轉，可作匱，養砂汞，爲服食藥。

煅砂法

砂一兩明者，用一小小罐兒，約盛一兩者。下砂在內，上用庚，作一捺口，不要有縫，封固。又坐甘鍋內，上安水鼎，用銅打鼎，其底到庚上。外放大盛水，又封固，乾。十二斤頂煅約一日，冷取出其砂中汞，飛在庚上，白色已乾。取下，又再依前煅節，次煅得乾汞約四兩，可煅鑄匱，養三黃等藥，皆伏。

煮粉砒九轉法

論說

佚名《庚道集》卷一

煮粉法

大黃五倍，與山梔、川椒，更入細辛枝、姜汁、蜜，和濃米醋，同水煎之一日，期煮之黑色，纔爲準。候乾，再用煅，方奇。須知此法神仙術，留與丹人作祖基。

右以大黃、五倍子、山梔子、川椒、細辛爲麤末，然後用生姜汁、蜜、米醋各一二碗，同水懸胎煮一日，待粉霜黑色爲度，另收粉，再用砒，同煅之。

煮砒法

訶子同隨遠志稱，地膚牛膝與苦參。知母芫花并大戟，咬咀河水煮交靈。以絹作囊玄胎法，晝夜徐徐用火勻。助成大藥無可比，轉轉無窮作大乘。

右以訶子、遠志、地膚子、杜牛膝、苦參、知母、芫花、大戟，八味各等分，爲咬咀用信，以絹作袋盛之，河水內煮一晝夜，取出細灰盒，令乾，研之爲末。

煅砒粉法

燈盞一隻平地埋，盞內先須亥脂指。銀母隨心鋪在底，上排煮粉擺平哉。却使煮砒安粉上，粉三砒五秤無來。地膚灰調車前子，分兩高低砒上排。堆之盞下無透縫，纔安熟火簇鋪開。煅之火勢三斤力，去一安灰蓋藥材。

右法用燈盞一隻，埋在地中，上用亥脂火燒少許，在盞內，然後安銀母砂，或銀母末，隨意。次安粉霜，粉霜上又安煮砒，鋪蓋粉霜，粉霜上方用三件，地膚、車前子灰調草藥子末，堆蓋信上。用熟火三斤，煅去二斤，退火，用冷灰盒之，候冷取出，砒作一處，粉作一處，各收起，如此三煅方可用。

砒粉煅通靈，田禾已種成。人言貧士術，果爲是分明。點化紅銀寶，堪能作匱精。粉能變赤物，砒可養銀身。

右法解云：若以點化法，依序行用，到此地段，大能成就。先以碌取紅銀，化爲嬰兒，令人瑤池，沐浴了三次，使令食天母乳汁，浴三次，脫其紅色，且天母乳者，蓋頭砒也。如赤物一兩，以天母乳一錢半，三次點之，候嬰兒脫衣畢，却以白雪神丹點之，入仙境，則爲天仙骨也。白雪神丹，乃粉霜也。分作三次點之，一次令嬰兒投母，食天乳畢，隨母化形，再入瑤池，一次令淨。然用神丹，作三次點之，後略以出山鉛老霜鬚教訓草，改立形體，自然成大器矣。若以大七霜粧爲上，色對半爲中，小三七爲下。留此略爲大象，自斟量用之，則作粉爲匱，姤女嬰兒，合宅大

象，乃三七母砂也。若以信爲匱，則養白雪爲神丹，其丹既成，轉轉無窮。

信匱亦爲大藥，靈砂母砂，總成大器。

一轉者，砒匱養硃靈。

二轉，硃靈內獨化硃砂。

三轉者，又硃砂內養澆汞砂，汞砂者，乃感天地炁之砂。

四轉，乃汞砂內澆，汞生成玉筍瓊枝也。

五轉，玉筍內再轉硃砂。

六轉者，則以硃砂半斤，或一斤十六兩，大按天象，則以神寶，安頓硃砂，養之四兩，爲大象轉轉無窮之計。若爲大丹，服之用楮汁，丸如桐子大，一粒可延年，一粒可乾汞。

七轉，以神室內硃砂，養雌雄一兩，爲大藥，則化爲金母，其象以代白爲赤，後還光明之赤。赤庚也，乃返本還元之象。

八轉，以硃砂內養雌雄，養之成庚。右以硃砂八兩，養雌雄二兩，七七日成四兩，合胎於庚，神室內養之，日足得藥，一錢可點硃砂銀，作赤庚。

九轉，以雌雄爲匱，硃雄號大丹藥，可。右以硃砂雌雄各一兩，前雄雌匱內，以庚神室內養之，七七日足，用前藥一斤爲匱，大妙，則成大象。以楮汁爲丸梧桐子大，一丸可乾汞十兩，爲上色庚。火候在前，今再附於後。

火候

第一轉至第四轉，一日火，早晚各二兩。第三日添一兩，作三兩。或三日至六日，再增一兩，作四兩。火勢熟爲度，若勢大，可忖度之徐徐爲上，灰高無礙。

第五轉至七轉，如常法。七日之後，但日換四兩熟火，不令有虧，日足不到五兩。至大藥七七之數，則徐徐，不用發五兩，後復然矣。

劉浪仙感氣大丹

論說

佚名《庚道集》卷二 每用母一兩爲率，感五錢砂子，母多儘好。用大鐵線，組作三脚兒一箇，坐定蓋子於炭上，上下俱用炭火，蓋居中，蓋用鐵蓋建蓋。次之入麻油七分，一蓋草麻三十粒，川椒一掬，子母一處，安在油內，但以草麻焦色爲度。取出，以絹帛在外，將信連在內，鈴出蓋子油藥并母，獨絞砂子成丸。次用冬青葉，爲貼身毯子。去葉上筋，盡裹定砂子，名爲老君毯。却用好米醋打麵糊，和滋泥爲毯子外衣。次又用信連，和水搭裹三兩層，令無縫。罈須先淨了，再入爐炭火中，一扇煨令通紅，待火慢，然後出砂子，已拒齒了。次用鹽五兩，投甘鍋內作汁，以此過關。預先掘一地穴，如甘鍋大小模樣，待鹽三分爲汁，記取安穴內，急投砂子在內，急將磚蓋定，腳踏實，任其滾了。取出，再入甘鍋一煨。又預先將水半碗，內安一紙槽，傾出砂子在槽內，便成寶。以朋砂些少撮清了，然後傾出。未投砂子在鹽內時，切記先掘一地穴，試鍋大小一般，併試得十分平穩，無縫。罈用磚一片，一下毯子，便要掩蓋。此是至捷之法，感庚與此略異。

感庚如前，用母入砂子了，頓在好建蓋內，亦用草麻并椒，加千年切數片，一處安在油內，不用老君毯，只用津唾，調蘆甘石末、鉛白霜些少爲衣，入火煨便成寶。以好明礬，用五方草，並金城稻草二件，燒灰淀淋汁，於沙糖甕內，用籠糠火煮乾作匱，用五十兩，可養一兩。

太上資聖玄經內四神匱

論說

佚名《庚道集》卷二 硃砂、硫黃、雄黃、雌黃各一兩。

四味打碎，細米大，用白帛紙重包固實，用藥煮，黃花、雞腸草搗汁，於重湯內，慢火煮七伏，曬乾再用。

朋砂五錢，膽礬五錢、硃砂一兩。

用溫湯，慢火重湯，煮十四日取出，曬乾。用赤金五兩，打成合子，却放四神藥，却好封固。用銀子八兩，搗成珠子。先將一半銀子，入瓦合內，却放金合子在上，再用銀珠子蓋上安實，却用瓦合子封固，用鐵線，內金合，外銀合，却用鐵線扎定外瓦合，却用鹽泥固濟，候乾，入灰缸內，養火。

火候四十九日

一日至七日，用熟火。一兩五錢，早晚二時進火，不可缺，缺則不好。二七日，用熟火。二兩，早晚二時進火，如火衰增熟火半兩。三七日，用熟火。二兩五錢重，早晚二時進火，衰則增熟火半兩。四七日，用熟火。二兩七錢半，早晚二時進火，衰則添火半兩。五七日至六七，至七七，用熟火。三兩，早晚二時進火，不可缺，火衰增熟火一兩。火候足了，取看藥，若是黑色，將火燒看。如有黃色，即住。如未，如此再養十四日，即成。每一兩重作十包。

點法

銀子一兩重，須十分佳者。化開，每一兩用藥三錢，作三次下，待銀面上清無垢，方傾出，即成寶。祕之祕之，不可妄傳。濟貧積行方可。

神仙大藥四神匱

論說

佚名《庚道集》卷二 船上生硫一觔，透明無砂石者，鑿成荔枝核

大塊子，用益母、鴨舌草二味自然汁，各二斗，將硫以葛布袋盛，於汁內懸胎煮一伏，晝夜不得住火，煮七日足，取出。以少許火上試之，如未伏，再煮，以伏為度。却分作兩次，入大甘鍋，用硬炭三千觔煅，相對用兩人，以扇急扇，合炆成汁，傾在兩隻建盞內，其硫不奪胎色，已成至藥，即乳成極細末，別用生硫四兩，依前小塊，以二草汁煮一伏時，取出。用前一觔作匱，却將後四兩，如栽蓮法，入砂合內，以崑崙紙二三重隔定，用鹽研如麵，攤紙上一層，又以固藥鋪一層，上以白虎末填滿合子，封固，入灰池，四兩火養七日。取出，其硫已伏如法。却又用菓子雌黃四兩，亦打如前大小塊，以羊蹄根汁，如前煮一伏時，取出研細。却與第二次硫四兩，同乳極細，以蜜丸如龍眼大，入前硫匱內，養七日，四兩火，至此不用捺頭。其雌已伏。又用雞冠雄四兩，以山萵苣煮一伏時，取出，與前雌硫同乳細，以蜜丸如龍眼大，如前入匱養七日，亦已伏矣。

丹經曰：一黃死，衆黃悲。一黃不死衆黃飛。先將硫制煉令死，然後制伏雌雄，三黃既死，又伏硃砂，乃成大藥變化也。

硃砂揀顆粒鏡面者，四兩。用地丁、雞腸草汁，煮一伏時，取出。用白附子、朋砂末，煉蜜袞作貼身。如前入匱，養七日，取出，其砂已成寶矣。將起初硫匱一觔，收起別用。只將前所養四神，共足一觔，為細末，作四神匱。始初先用足色庚三分，汞七分，結成砂子，以紫河車、粟米漿水三升，煮一日。其砂子用熟絹帛裹作數丸，如小龍眼大。先於石灰內炒，令乾硬，然後方煮。如栽蓮法，入四神匱內鋪蓋，以四兩火，養七日。取出，火上試之，如未伏，更養兩日。如此養三五次，覺匱力漸靈，則結二八庚砂。養之又養，三五次，如所養物堅重色深，炆銷不折，則結

九一輕砂。養之如輕砂，養出顏色深好，不異真金，則其匱通靈，可用辰砂養。

含胎庚，每大顆硃砂一兩，以金箔裹之，握令實，依前法栽插鋪蓋，養七日足，取出，其砂不脫胎色，光彩射人，而含紫金。

若欲澆汞，則將四神匱末，分作三分，先入二分在合內，以筋頭築作窠子，以筋頭築金箔一重在內，然後以小湯瓶注汞在金箔內，却將餘一分匱末蓋之，准前養七日。每匱一觔，本法可養四兩。恐損匱力，日久困乏。若只養三兩，則匱力日壯，無時而困矣。此匱始初一年之內，須用七日火候。若過一年，則五日或三日，成矣。若後及三年，則造化至於玄境，一夕可就，又其匱三年之內，所感金寶之炁已多，成紫磨真金，又可以為慘製之用。

其法更將硃砂一處，朋砂一處，煞研在內，養七日，取出。每汞一兩，人在水磨鉢內，用前匱末，一字摻在面上，以小盞蓋定，以醋搗皮紙，築塞其縫，頓於三觔火上，俄頃立成上色真金矣。

此法古今口口相傳，不記文字。予今編錄，流傳世間。七百年內，許傳三人。得此法可為國之師。觀此妙訣制用法度，至簡至易，而奪天地造化。得之須多濟人利物，慎勿妄用輕泄，祕之祕之。

黃芽金鼎九轉法

論說

佚名《庚道集》卷三

金鼎第一變

用砒十兩，作三十包。黑鉛二兩，先甘鍋內鎔成汁，次下砒，逐包候作汁。又下一包，次第下至三四包，可傾出，再入砒，如前盡為度。如十兩砒，只得六兩成。如金色不用鉛。法曰：用鉛不用鉛，須向鉛中作。及至用鉛時，用鉛還是錯。

入煅硃砂第二

硃砂五兩，和前砒五兩，研和令細，入建盞內，上用死砒三二錢蓋面，入爐中，候通紅，即用氣袋輔之，煅成汁，即參少生砒，投之再引起死砒，不住扇，直候砒盡見清，乃硃砂熟也。即鈐出，候冷打破盞，取硃砂再煅，令砒盡，却打成皂角子大塊，用藥煮之。

麩鹽子、茜草、苦杖、狼毒、浮石、磁石、針砂。

右各一兩，煮硃砂五兩，入砂鍋子內，煮三伏時，出墨色，却用白沸湯泡洗六十遍，不可令少，泡彼搗碎為末作匱。則別取生硃砂一兩，顆塊者，用醋蘸之金箔為衣，如栽蓮狀，入磁合中，以醋調赤石脂固縫，鐵線十字繫了，通固候乾，入灰池中，頂火二兩，養七日。所養者，依前法再養。

點化銅鐵第三

用犁頭鐵二兩，燒過打碎。以鍋子，先下硃砂一兩在下，次下鐵在上，用大火烹之成汁，其硃砂返升在上，其鐵歸下，如啄木之聲，直候聲絕藥成，不可傾出。以冷水浸其鍋子面上，硃砂自然凝結成片在上。打碎鍋子取之，其鐵成上色好銀，在下打開。再用前砂，作三次煅點。但第二第三色差青，頗硬。即以第一次者銀，同煅之，乃一色，成上銀，非世間之物，皆謂之藥銀也。此乃神仙之至寶。點銅亦然，並依此前法。或第三次用了硃砂，如不添匱中，即別作一匱，養母砂子并生硃砂成寶亦然，以鉛煎成銀，不折。

脫凡入聖法第四

每四兩養成砂，聚八兩或四兩，作一匱。別取生硃砂，如前法，以金箔為衣，養火七日，取出再聚，與母等分。或八兩，或一觔，一處杵碎，入雄黃一兩，雌黃一兩，三味袞研入匱，七日二兩火，取出共得十兩，一處煅成上色庚。

移魂合魄第五

前十兩藥，如不煅成庚，即再作匱，別取生硃砂三兩，顆塊雌雄各一兩，三味一處，並作塊，以金箔為衣，依前法養火七日，共得五兩，成研一兩。伏火礪一錢，同黃蠟丸作十粒，點出山艮，一兩成庚。

以魂制魄法第六

已上十五兩，如不點庚，即再搗碎，入生硃砂五兩，雌雄各二兩，金箔爲衣，三兩火養七日，取出成二十四兩。取一兩，入伏火礱一錢，礱一錢，三味同研，黃蠟爲丸，作十粒，每粒乾汞一兩成庚。

煉陽消陰法第七

已上二十四兩，爲之丹頭。如不點化，即創丹室，及擇名山福地，下手修煉小還丹也。用前藥二十四兩，研碎作匱。以汞十兩，作三次澆。第一次二兩，第二次澆三兩，第三次澆五兩，並須三兩火，養之七日，共成三十四兩。其色紫金光明，燦爛清香滿室。當以沐浴香湯泡出，再養七日，出復沐浴。如此經甲子致次月，成小丹也。每用研細，以兒乳汁和蜜，合成膏丸，如桐子大，每服一丸，空心，井花水下，服至十日，三尸出，百蟲死，平生痼疾皆安。至百日中，與食不食皆在，是得免瘟瘴瘴氣，邪鬼虎兇，刀兵之難，神仙之道由此而成，乃下士入仙之階也。

煉氣成神第八火三兩

以前件小還丹，再入匱溫養七日，一沐浴，經一周天，一歲之期，功滿數足，其色返白生光如毫相。出之即光明滿室，乃有神物護持，山下鬼魅非敢迎視。當須齋戒念善，作種種良功，保持丹藥。或得服者，亦宜先施功行，次當服之，皆得飛行空虛，爲地仙矣。

煉神合道第九火四兩

當依法七日一沐浴，三年千日之期，功滿數足時，有金光透出，乃功成也。當須預請有道之士，同以保持。更須醮設天地。不爾則招大魔作禍。破失其丹，徒費心力。丹就則其色返黃，此乃還元歸真之道。當時始自黃芽而生，今成就復歸黃色。如研時，不可令見日，恐隨太陽飛騰而散失，須用木蜜丸之，如一粒散於境中，則千里爲福，邪鬼魔魅、蟲虎旱澇並無。若一粒入腹，遊行十洲三島，名列仙位，壽同天地，能濟度存亡，念動則並不達矣。至使雞餐成鳳，犬餌成龍，變化種種，靈驗不可具述。學道之士得聞是丹，亦皆宿有善緣，非一世之士也。此丹書到處，自有神物護持。如輕謗斯文者，乃初生爲人，薄細所格也。或有緣契求法之士，當具質心金寶，以傳是書，勿示非人，戒慎爲行。

東坡三黃匱法

論說

佚名《庚道集》卷四 用紫花益母草，爛搗取自然汁，煮硫半觔或一觔，不拘日數，試之無鬼焰或煙者，方住。入甘鍋，煇銷成錠淨了。如用入盒固，灰池內，四兩。養雌一兩，七日足，又養雄一兩。如要多養，已一觔或半觔養雌雄，但四扛一。每日七次，添黃雌雄，皆要骰子塊大，我蓮養。如要作匱，三黃各停多者，硫留起，却將雌雄養出者，再用葵菜，取自然汁，煮三伏時，方一同三黃勻研細，作匱澆淋汞。但用細竹於匱內，捌孔數十，澆汞在內，養火七日，足開盒，即成黃金，上色者也。汞亦四澆一矣。大妙，祕之祕之。

辰砂澆淋法

辰砂半觔，用無漿粉，綿帛虛包扎定，入沙鍋，用米醋懸胎，慢火煮一伏時。入川烏、草烏、川椒、胡椒、梧桐律、黃連、狗脊、地錦天、茄兒草，爲細末四兩，重入醋內，同再煮三伏時。取出拭淨，乘熱，急用汞砂子逐塊包，極要如法密包，稍包不到，即換一塊辰砂包了，即塗蜜，於梧桐律末內滾過，次以草藥末內滾過，次入盒子，將草藥鋪底，上勻排丹砂，或作三二重，又用草藥蓋了。以醋調赤石脂、續斷、石膏，三爲末，入六一泥，崑崙紙包泥，訖固濟兩指厚，有損補之，陰乾。先於淨地上埋一瓶子，盛水九分，其瓶子與地平，上安盒子，以鹽泥其縫。別細柴灰醋和，壅之盒子，簇生炭五觔上，發火令自然着，候火兩六七分，即以黃土蓋了。來日取出，去草藥灰，丹砂盡如銀豆。

結汞砂法

以花銀一十兩，鑿作五七塊。以麻油半觔，入建盞內，慢火熬，入水銀，並花銀同煎，以百步斷碎，一粒一粒慢入油中，二伏時，即成硬塊砂子。

澆淋訣成火訣

將煨成丹砂，再用前草藥鋪底於磁盒內。又用梧桐律一層，丹砂銀豆不拘多少，排於草藥末，如栽蓮法，二三重，上澆水銀二兩，再用梧桐律一重，草藥蓋面，慢火養三日足。開盒，盡作寒林玉樹，即摘取收之。再依前法澆養，候養至五次，其丹砂金靈，即不用使藥，便可澆養。仍添養汞作四兩，收芽子如多，取山銀煨作珠子，如用藥鋪蓋，養芽子一七日。每芽一兩，養花銀珠二兩。便先焙出花銀珠，投入養子芽子，即於上品，其銀非凡銀也。可以勾庚作匱，無所不通。其芽子若不煨作銀，再入丹砂匱，養至九轉，即為大丹，點礬石為金，煨之刀圭，便作飛砂。

龍虎匱法

好辰砂光明三兩、硫黃半兩。

右用同研細，以熟絹裹，扎築實擊定，然後用針砂一觔，淨淘洗曬乾。仍用甘鍋子大者，先入針砂在下，次入藥裹子在內，用餘針砂覆蓋上歇口，一昇火煨成，火化為灰為度。取出，其藥乃綠色，是名龍虎匱。又將此伏火砂二兩研，入生硃半兩，與熟砂同研令勻，入厚磁盒，固濟，入灰池內，養火七日。開取，依前法再入生硃半兩，與熟砂研，入盒養七日。開研硃砂，待養熟砂三兩入盒，養火依前法。但熟砂一兩，管生砂一分，計養至五兩，或半觔，便將汞三兩或五兩，傾入伏火砂中，固濟，養七日。其汞三兩，並喻入砂中，其砂即成顆也。然後更入汞二兩，養七日，砂體當有白霜覆其上。此霜取服，乃長生不死之道，點汞成寶。但添汞養之，至寶無窮矣。若度度以生砂水銀增入砂中，不可說也。火不過四兩，不可妄傳。

紫粉別入神室變化大丹法

論說

佚名《庚道集》卷八

右用三七庚砂，擠去游汞，恰好一兩，分作

三丸，入餅藥一作炭灰汁。汁，並露水同煮一日，令堅，入合，用紫粉四兩蓋定，入灰缸內，以文武火頂火一兩，寅午戌養七晝時，取溶成紫磨金，分毫不折，此粉之靈驗也。夫神室乃銀合也，須外用砂合封固了，方入灰缸，文武火一兩養之。如不用變化，研細，楮汁為丸，候乾，以黃蠟裹，却投於長流水中，或於井內浸四十九日，取出，井花水下一丸，使萬邪不干，五臟如金色，可為地仙。變化之道，卒難盡述。如紫粉明窗塵未欲服食，再入變化，養造金丹。

第一轉 黃芽修白雪金精法

子華先生曰：黃芽搗碎，用水飛淘，隨水過者，入鼎養之，變為大藥，同前進退火候。如不隨水過者，白金銷之，立成寶。隨水過者，號曰黃芽金精。

第二轉 黃芽添汞產藥法

右用黃芽五兩，入華池中，添汞五兩，坐於火上，結成砂子，再入鼎，紙縫封固，入爐，文武火養一伏時，復取出，澆汞五兩，封固，火候同前養之，取之成寶。

第三轉 黃芽證用成藥法

右用黃芽、銀末、汞各半斤，同入華池中，淬五十遍，取出，入合，封固，火候同前養之。取出，一煉成寶。五日一澆，採摘，入生出熟，汞不竭，號曰湧泉。

第四轉 明窗塵轉修硃汞本源法

右用明窗塵一兩，入鼎內，次入大硃砂一兩，上下明窗塵鋪蓋，復入汞一兩澆之，依前固濟，入爐，養火四十九日，成寶。一作七日銷之，立成黃金，飛上鼎者，名紫河車。

第五轉 明窗塵修二炁法

右用硫一兩，汞一兩，同研細，入鼎中。次用明窗塵二兩鋪蓋，同前封固，入爐，養火五日，成金色，或紫色。然後取出，研細，再入生硫五兩，同研，楮汁和丸，如菉豆大，每用一粒，搽汞一兩成金。

第六轉 明窗塵修紫河車法

右用明窗塵五兩，入神室中，乃太一神室也。用汞五兩，如栽蓮法，於明窗塵中，封固，同前入爐，養火七日，成黃芽，銷之成真金，飛於頂

上者，號曰紫河車。

第七轉 紫河車變金液法

右用紫河車五兩，醋和成膏，攤入合內，鑽竅子，候乾，入汞五兩在內，依前封固，養七日成庚。

第八轉 紫河車變黃釐法

右紫河車五兩，辰砂一兩，研細如粉，入神室內，依前封固，養火四十九日，取出研細，楮汁丸如麻子大，空心，無灰酒下一粒。此丹起死回生，回骸返魄，服之十粒，三尸離身。或暴亡，用丹半錢，冷水調灌，隨即活。復能再生，非有神功，安可奪此。

第九轉 黃釐伏雄變質法

右黃釐、辰砂、汞各一兩，雄四兩，研細，入神室內封固，養七日，取出研細，棗肉和丸，如菽豆大，空心，井花水下一粒，或陽炁絕，精神恍惚，服之可返老還童，回魂起死。神聖莫測。

第十轉 雄黃點鐵成金法

右將雄黃入鼎內，用黃釐末一兩蓋，封固，火候如前，養百日，取出一粒，可點鐵一兩成金。

第十一轉 河車糝製汞成寶法

右將黃舉、黃芽各一兩，同辰砂四兩，入神室中鋪，室中鋪蓋，封固，入爐，養三十日取出。只用辰砂、楮汁爲丸，如菽豆大，一粒點銅一兩，作換骨丹陽，糝汞一兩，立成寶。一本銅藥一兩，作一斤汞，一兩作十兩。

第十二轉 黃釐修紫金丹法

右粉霜二兩，研細，以膠和爲丸，如菽豆大，用黃釐末一兩，上下鋪蓋勻，同前封固，入爐，養火二七日，取出一粒糝汞一兩成寶。一作一宿。

第十三轉 紫河車修製五金法

右紫河車五兩，入神室中，同前封固，入爐養火一年，其火力與大丹同功。楮汁爲丸，如豆大，每服一粒，可點五金爲寶。

第十四轉 紫金丹神化法

右紫河車粉，入神室，固濟，入爐養火一年，取出。楮汁爲丸，如麻子大，又入神室，固濟，養火四十九日，取出。包之，入東流水。浸四十

金丹總部·外丹部·丹方丹法分部

九日，無灰酒下一粒。

第十五轉 河車證驗法

右紫河車四兩，或半斤，入鼎內。次用黃釐蓋令勻，封固，入爐，養火一年足。開鼎，分五種丹，然後收採，復入鼎內，養火七日，服食其丹。始有五名，一名龍虎，二名神符，三名紫遊，四名紫金丹，五名金液小還丹。

第十六轉 分化五丹

右用節次養火一年，諸丹了畢，然後齋戒沐浴，醮謝天地，開鼎取丹，鼎上凝結，如真紅色者，名曰龍虎丹。服之白日飛昇，神遊紫府，雞餐成鳳，犬食成龍。鼎內片片如魚鱗白光者，名曰神符丹，服之枯骨變形，回生起死。鼎內淡紅似蓮花色者，名曰紫遊丹，或紫色不變諸色，名曰紫金丹。或於四邊皆成金色光者，名曰金液小還丹。以上諸丹，楮汁爲丸，如麻子大，候乾，以絹包，入東流水，浸百日，取出。井花水下一粒，至二粒三粒，至四粒，乃爲劑此丹，精心密意，立見通靈。服之一粒，五臟骨髓皆成金色，入水入火不能侵害，虎狼蛇蟲悉皆奔懼，諸邪精怪遠避他方，脫胎神化，白日飛昇，乃無上至真之妙道。

西蜀玉鼎真人九轉大丹

論說

佚名《庚道集》卷九

第一轉

好硃砂，十兩，以赤芍藥咬咀，投酸米醋內，煮五伏時。仍用草末蜜拌勻，勿過濕，層層鋪蓋煮了硃砂，入合封固，養火七日足。寒爐，取出，去草灰，取硃砂。再用芫花，投酸醋煮三伏時，如已伏火，熾炭燒不動，便作匱養硃砂。如略有氣燄，山澤艮十兩，撲成珠子，相間鋪蓋硃砂，入合，上用伏鹽捺頭，封固，入灰池，養七日，即真死成寶。

第二轉

以前匱養出硃砂爲匱，用前藥煮硃砂五兩，晾干乳細，入水中金細粉三錢，真岩蜜搜拌作一餅，絹扎定，再以銀箔三兩重包之，要十分緊密。入前匱，養七日，取出，其砂不脫胎色，此硃方可轉製大藥。若以此硃煇之，即見寶，點丹陽則換骨成至寶，澆淋即起芽子，水中金乃銀母也。

第三轉

以第一轉養硃爲匱，山澤良打小合子，作神室。合子四邊留細孔，以前匱入母砂。砂安在合內，頭轉硃合外爲匱，合內入硃砂汞二兩，埋合於匱中心，固養七日，開無汞星已凝，再澆二兩，再養七日，汞起芽子取出，合開看不要動，又澆硃砂汞二兩，又固養積芽子十餘兩，取出沐浴。

華池法：礪、硝、硃、青鹽、白礬。五件等分爲末，鋪銚底，却將芽子鋪在藥上，又以藥蓋頭，以楮汁一碗，米醋一升，相和淋於藥上，以蓋蓋之，慢火煮熬乾了，就封固蓋縫，略增少火，養一時許，取起冷開，却沐浴。

沐浴法：紫草、黃藥子、漠防己、白芨。各一兩爲末，用三碗水煎濃汁，濾去滓，將芽子於藥汁內煎數滾，洗淨，入銚，慢火逼乾，露天露一宿。

第四轉

沐浴出芽子，搗碎爲匱，却以前銀合於內，澆硃砂汞五兩，安合子內，固養三日，取出，其汞凝結矣。再取出合看，再入硃砂汞三兩，又封又養三日，取出，其汞生起白玉笋。積澆十餘兩爲匱，此芽笋白煇成至寶。

第五轉

以芽笋爲匱，却以雄二兩，硃砂汞二兩，同研爲粉，入前神室內埋，養三日，一次添汞一兩，添至十兩，數足二十八日。又研又養，不計日，至漸化輕塵爲。此水不能溺，火不能焚。日當午時，拋少許於青空。化爲白雪，漸漸昇天，莫測高遠，積此爲匱。

第六轉

以前明窗塵爲匱，用金四兩，硃砂汞半斤，同研入神室內，固養四十九日，取出，盡成金粉。

第七轉

以金粉爲匱，以硃四兩，硃汞半斤，同研入前神室，固養四十九日，其砂汞盡成紫金粉。

第八轉

以養出紫金粉爲匱，以硃汞八兩，雄四兩，同研入神室，固養四十九日，盡成紫磨金粉。用楮汁爲丸，如麻子大，每二粒點汞一斤，成紫磨精金。

第九轉

以前匱紫金還丹，用生鐵一斤，鎔成汁，入前丹一粒，入鍋作聲，純成紫金。口訣從前至後，並要硃砂中取汞，雄要飛英。火候卯酉各二兩熟火，須是火離合三寸許頂火。

葛仙翁長生九轉靈砂大丹

論說

佚名《庚道集》卷九

第一轉

汞八兩。硫二兩。炒青金頭了，入水火鼎煅昇，斫成塊用。硝、硃、青礬、黃藥子、雷丸、狼毒、木律、南星、五加皮。米醋煮三晝夜，日足浴過，又用陳葉汁煮二日，入母硃匱，養火，直候色透白，方可作聖匱。如未白，再養七日一候，直候真死方止。

第二轉

真死靈砂十六兩，作末，生靈砂四兩，以硫黃、膽礬、青鹽、白雪、飛符貼身，入蜜調勻，逐塊衮上，却以靈砂末內，養七日取出，大火一煇成寶。

第三轉

以二轉靈砂，不煇，便用點丹陽，每二錢可點赤物一兩，透白也。傾

槽內，濕紙蓋之雪白，此乃驗靈砂良之法。如入後轉者，不用。

第四轉

只用養靈砂匱頭養母砂，依前法制度靈砂，一般七日成寶也。

第五轉

用二轉了靈砂一十六兩，作匱，養硃砂四兩，以金箔逐塊包裹，養三七日，取出。鹽精、石膽各一兩。柳絮礬半兩。餅藥一大碗，煮乾前藥，同入甘鍋。又用一鍋，將養了硃一兩，庚一兩煇作汁。却以前藥甘鍋入爐，亦作汁，以鈐鈐出硃庚汁，投入藥鍋內，候清，入槽成寶，則成二兩上色好庚也。

第六轉

用靈砂匱內養出硃砂，不煇，以雌雄各二兩和勻，入合內，養火四十九日，取出。以黃蠟爲丸，如雞頭大，每丸可點山澤良成庚一兩。

第七轉

用真死靈匱內養出靈砂一十六兩，作匱，澆汞四兩，養七日，一開已成至寶。直候芽起滿合，方可採取，煇之成寶也。養日久成寒林玉樹。

第八轉

以寒林末二十四兩，前養出硃砂十二兩，生硫一斤，同研勻，入合，養七日，取出。澆汞四兩，養火三七日，其芽皆黃色，煇之成庚也。

第九轉

造藥須擇吉日，將八轉靈砂作一合，火候一日一兩。二日二兩。三日三兩。直加至十五日，出之。寒爐，沐浴十六日，減一兩。至一月一日，再起養，三年則成大丹矣。丹成，乾汞成金人。若服之，飛昇。蜜和一珠，乳香湯下，雞犬服之，立化龍鳳。

葛仙翁寶硝秘法

論說

佚名《庚道集》卷九 硝不計多少，用地黃汁、芸薹草汁相和煮過，入鳳凰胎內。又用崑崙紙糊一粒米厚，又用滑石末鋪蓋前胎殼上，又用雲母數片蓋頭，白虎蓋上了，固濟，一秤火煅成五色，有紋，妙不可言。此硝作匱，養靈砂硃砂粉成寶，更妙，勝諸匱。號曰太陽匱，又曰純陽匱。

分胎見寶法

將伏火硝八兩，打碎，研作粗末，入合內作匱，養諸藥金石。

辰砂二兩，以銀箔裹之，外用崑崙紙一重，入匱內，養卯酉火半斤，三日真死，其色不改，銀箔不折，可糝汞爲寶。

雄黃二兩，以庚箔裹之，如前入匱，養火六兩，五日真死，其色不改，可點銀爲十分庚。雌黃二兩，如前養火，點銀成庚。七分色陽候二兩，先用崑崙紙裹之，次用米醋調石中黃再裹之，陰乾一宿，次日入匱，火六兩，養三日，真死，其色如朱，紅燄透徹，可煇。感炁砂並草砂，不退爐。

粉霜二兩，銀箔裹之，外用崑崙紙一重包之，入匱，四兩火，養三日，真死，其粉轉加堅硬，銀箔不折，可點赤頑成白，有千變萬化。

信二兩，崑崙紙裹之一二重，入匱。養火一日死，此亦不脫胎色，其信可點銅。

石膽二兩，金箔裹之如前，崑崙紙又裹，六兩火，養三日，自然真死，其色如赤金，可點銀成八分庚。

礪礪硝礬，以箔包養死，但只用崑崙紙裹一重，入匱，斟酌養火五日，自然真死，胎色不脫。

三聖法 小九轉

論 說

佚名《庚道集》卷九 硃砂好者十兩、硫一兩、汞一兩。

將三味同研一日，極細不見汞。入合子內按實，用佛耳草即芸臺也。生者一兩搗，入鹽一錢，更用研杵成塗，合蓋內，即用蓋藥。合子外以石脂、聖無知神聖、醋炭灰些，同杵爲泥，封固合口了。却卜一吉地坑，深闊一尺二寸，以釘釘入定住火門，却以熱醋，用炭灰二錢，攪醋，於坑子內外解穢了，方安下合子，定了杵羅細炭灰，覆之沒合子，厚一指許，上面別鋪炭灰厚五寸許，用火于後。

第一日一斤。第二日二斤。第三日三斤。第四日一秤。炭火煅一日盡住，直待冷定，第六日取出。開看其砂如血點，似鏡面也。

右件辰砂一兩，研用極細，用紙帖安合內蓋子上，換葉一如前法，固濟，火候所有三五六七度，一一如初。固濟，火候，一同第八次。取出合子內，研細，再投藥如後。

硝石、硃砂、白礬、青鹽、柳絮礬、礬。

六味各一錢，與上藥同研細，入合捏實，上面更鋪研細硫一兩，蓋合偏。所有蓋合藥并固濟，一如上法同，用火法于後。

四兩，養七日。半斤，養七日。一觔，養七日了。將一秤火煅了，待冷取出，其硫在上，不與藥相合。輕以匙挑之，令出別處，不用相和硃藥。則將前煅了本藥研細，入前煅了硃一兩，同研細，入合，固濟，其火候亦如前第八次一同，亦用火一秤，煅盡爲度。取出研細，分作三分。

一分用紅米飯丸，如一錢重，陰用之一錢。一丸可乾汞十兩。入甘鍋內，下以半斤熟火逼之，似微煙起，碎前藥一丸，摻在上，即時鈴熟火一條，橫在鍋口上，其汞奔走作聲。直候聲絕，簇火三斤，一煅通紅，欵欵傾入池坑內，以濕紙蓋之，取出分毫不折。

一分人好葉子雌黃、好膽礬各一兩，同研合和了，入合內，依前法固濟，入灰池內，用火三斤，養三日畢。再以二秤火煅盡，令冷取出，研細一兩藥，分作十處，每一錢可乾汞十兩，作上色庚辛之物也。

一分人粉霜一兩，滾研細，入盒子內，固濟，火候如前法一同。二秤火煅令紅，待冷取出，細研一兩，分作十處。每一錢可縮賀十兩成寶也。

小九轉 見三聖法

造紫金白雪

論 說

佚名《庚道集》卷九 紫粉二兩、汞、硫黃各一兩。

三味同乳，不見星無聲爲度。納太乙天宮，坐黃堊內，頂火二兩，卯酉抽換，養五晷時竟。入汞一兩，再養，如前法增汞至十兩，取則丹體散，色如金。每一錢製汞五兩，成紫金。此力與大丹同。颺少許在空中，化爲白雪，漸漸高遠，莫測其際。焙打作匙筯用之，如遇毒藥，其毒即四散開去。米醋煉紫粉五兩，製作合子，候乾，納汞三兩，坐黃堊內，封口，又火養一晷時，即乾。

丹砂、雄黃、雌黃各一兩。同乳勻細，納黃堊紫粉二兩，蓋頭封口，固濟。頂火二兩，卯酉抽換，養一十兩晷時。取，乳細，楮汁丸如菉豆大。每一元點汞五兩，立乾。以四神四兩，覆藉丹砂三兩，頂火二兩，養七晷時。取，乳細，楮汁丸如菉豆大，可以起死。紫粉半斤，汞一斤，同乳不見星爲度，納黃堊，封口固濟，頂火四兩，養一晷時，點五金成寶。紫河車、丹砂各一兩，雄黃四兩，同乳勻細，納鐵合，封固，頂火二兩，卯酉抽換，養四十九日竟。汞一兩，同乳勻細，頂火五兩，卯酉抽換，養

五晬時竟。澆汞五兩，火候如前法，汞乾皆成金，澆養不竭，謂之仙人金谷子種玉田術。

紫河車、丹砂各一兩，雄黃四兩，同乳勻細，納鐵合，封固，頂火二兩，卯酉抽換，養四十九晬時竟。汞一兩，同乳不見星爲度，頂火二兩，養七晬時，加汞再養，一一皆如前法，候加至汞一斤，取色如紫金璀璨。乳細，楮汁丸如麻子大，每一丸，製汞一斤，成紫金。

紫河車一兩，覆藉雄黃一兩，納太一天宮，置黃堊內，頂火二兩，養三晬時取。雄黃乳細，每半兩於鐵銚內，撓汞十兩，如常法候聲絕，更養一晬時，漸逼令紅徹，成紫金。

紫河車四兩，汞半斤，同乳不見星爲度。納鐵合，封固，頂火二兩，養四十九晬時竟。乳細，再養一年，穀汁丸如麻子大，每一丸製汞一斤，成紫金。

白金砂、汞各五兩，結成砂子。以黃白金精覆藉，入黃堊，頂火一兩半，卯酉抽換，養七晬時成，名寶筭。分作二分，以一分對汞結砂子，一皆如前法竟，又分又結又養，如此九轉，可點五金。

寶筭以汞澆養，其火候爐鼎之制，溫養用養丹頭法，澆至十次，寶筭力竭，可鎔作銀，亦謂之仙人金谷子種玉田術。

寶筭所生芽子，乳細，覆藉丹砂五兩，納黃堊，頂火五兩，養五晬時竟。取，不奪胎色，以生丹砂等，其多寡同乳勻細，納太一天宮內，置黃堊中，文火養二十一晬時竟。丹體散色如金，名赤石丹砂。用以作明窗塵，尤奇事也。

白馬牙變轉法

論說

佚名《庚道集》卷九 黃金八兩，甘鍋內氣火鎔焰硝，撮令淨。白馬牙乳細，逐一刀圭抄，入汁內自然鎔化，以盡爲度。候澄清，鉗甘鍋坐

灰中，極寒打破，自然分胎，名黃芽。

黃芽、丹砂等分，同乳細，納甘鍋內，只可七分滿，瓦陀子蓋口氣，火鎔成汁，鉗置灰中，極寒打破，自然分胎，丹砂已伏，色如爛銀。研作博骰，大絹裹，懸於砂鉢內，青鹽、石腦、油酸、石榴皮，右三味等分，投漿水煮一晬時，沸湯洗淨，四十五過，去盡藥氣，焙乾。每一斤，汞四兩同乳，不見星爲度。納黃堊，封固，候乾，坐平地灰塚，生熟炭五斤，圍煅火盡，寒取汞，皆入丹砂，骨髓與之俱化，分毫不折，謂之真伏火銀色丹砂。

銀色丹砂二十兩，乳細，以八兩鋪黃堊底，丹砂十兩，以銀末作衣，密排在中央，以銀色丹砂十二兩蓋頭，築捺平實，封固，頂火四五兩，養七晬時竟。火三二斤，煅火盡，寒取。其色丹砂入匱者長生，愈久愈靈。其丹砂黑如鐵，千回萬遍烹煉，皆成金汁，精魄不動，分毫不折，謂之鐵色丹砂，椎如兔矢大，以點五金。

銅鑰石、黑鉛、白鐵各一兩，鎔成汁，以鐵色丹砂七錢點之，熾炭攪勻，候清良久，鉗置灰中，寒打破，其丹砂在上，粒粒不動，其五金在下，成雪花汞銀。其色點丹砂力已慢，只可乳細，作紅荔枝銀外匱。

丹砂如帝珠子大者，三七砂子裹之，崑崙紙絹兩重裹之，白礬朝生暮落花，投流水煮一日，取剪裁令齊淨，經點鐵色丹砂，乳細七錢，蜜煉成劑，再裹之崑崙紙兩重，裹定煉泥固濟，候乾。炭四斤，就地圍定，熟火三斤，簇煅紅徹，翻轉毬，再簇餘火，候火消及八分去火，寒取砂子丹砂，皆成至寶，謂之紅荔枝鐵色丹砂。更不動，亦不折，但力又慢。聚及一斤，入汞四兩，同乳不見星爲度，納黃堊，封固，候乾，穩坐平地，濕灰塚之，炭五斤，半生半熟，圍簇火盡，寒取分毫不折，作砂子長生匱。三七砂子十兩，分作十丸，棕櫚寬裹白礬，朝生暮落花，投流水，懸煮一日，長生匱八兩，鋪黃堊底，勻排砂子於上，以十二兩蓋頭築捺，平實封固，頂火四兩，養七晬時。火三斤煅紅徹，去火，寒取砂子盡伏匱不動。如經久砂子，可自二八一九也。以漸至栽蓮，至澆汞，至糝製，其匱顏色漸黃。始信丹砂之功，異於八石。

長生匱

論說

佚名《庚道集》卷九 丹砂二十兩，雄黃、雌黃各二兩。

黃礬、石膽、柳絮礬、蒲桃青各半兩。

右七味秤，同乳勻細，熟絹兩重寬裹之。

石腦、雄黃、雌黃、黃礬、皂礬、石碌、青鹽、代赭石、柳絮礬各一分。

右九味秤，同乳勻細，投米醋中，懸煮二晝時竟。取焙乾，納黃堊，封固，候乾，火五斤，就地煅火盡，寒取，去輕浮者，乳細作匱，養金砂子，一一皆如養銀砂子法。匱經久，可養丹砂，亦如養砂子，顆顆透骨，名金丹拱金，鎔過成金。然金砂子及丹砂，皆須九味醋中煮一晝時，方可養。九味醋可留久用，如竭增醋可也。

金丹法

論說

佚名《修鍊大丹要旨》卷上 朱砂四兩或半斤，用草汁並四十八津，重淋之液，入硫半兩，同煮一伏時，久愈佳。如無草，以醋脫煮。却不用硫庚四兩，用丹頭四錢，入甘鍋作汁，提起用鐵火筋，攪作黃粉，傾入淨甕器內，盡成粉爲度。以水淘之，秤得元分兩不折，爲妙。將粉秤一兩在外，餘三兩却與煮了朱砂，同研勻。庚硃過氣，方入甘鍋中。外一兩金粉，秤七錢蓋面，以紙隔定。再用山澤銀末四兩蓋頭，以土築實，入灰池

中，封固，養火四兩，七伏時。啓合，加火貼鍋，一煅通紅，一宿天明，取出銀末，其金硃真死。可以細研，入油缸中，用火五兩，養二伏時。以西礬蓋頭，大火一煅，煨成至寶。此一煨聖，凡混合血氣流通，金得聖體，剛居柔位，方能產化。

右聖凡既已交媾，可再鎔成汁，每兩庚入丹頭一錢，如前攪成黃粉，再研。以煮過硃砂二兩，同入甘鍋中，上覆以前金粉七分，穆面隔絕銀氣。換新母銀硃四兩蓋頭，封固鍋口，入灰池中，用火四兩，養煅二伏時。亦用半斤炭煅通紅，一宿天明出爐，所有金硃真死，研細。蓋金氣既多，硃盡變爲金末。又用此一兩銀末在上，乃是神仙之法。神交而形不相交，金木不相間隔，可爲長生大匱，永脫硃砂成寶匱，養三黃而點化五金。

鍊丹點五金法

論說

歸耕子《神仙鍊丹點鑄三元寶照法》

《神仙文》曰：五金者，自

然之質，未能變化爲寶，須用火龍丹點之，方得通天地之靈也。火龍丹者，本乎南方，朱雀火位，襲化北方壬癸之中，歷涉五行，包含五彩，功齊天地。其氣騰而爲天，其質降而爲地，所以至藥之本，謂見火即飛，故有火龍之稱也。乃有三一之數，雄雌混而未分，清濁浮沉不定。故君子固窮候時，知白守黑，神明自來。聖人祕之，不形文字，口口相傳。

太上衛靈神化九轉丹砂法

論說

佚名《太上衛靈神化九轉丹砂法》卷一

第一轉 化丹砂成水銀

取光明砂一十六兩辰錦州出者良也，黃礬十二兩用瓜州者。

右件藥二味，先取黃礬炒過，研成末，布於爐子底。次研朱砂末，安在黃末向上，以銀匕子均攤。令得所了，向上亦用黃礬末覆蓋之，令厚二分，却以一小瓶子蓋之，後用六一泥，固濟如法，須令堅密，勿使有泄氣之處。候泥乾了，擇日用子時，鐵釘三箇安向上了，然後下火。初先文火，養之一日一夜。訖後漸漸加武火，燒之經兩日夜。候藥爐通赤了，便止火候。藥爐子冷了，細細開爐看之，其朱砂盡化成水銀，以物掃之收取。如飛未盡者，須再准前，用黃礬末覆於爐子內，如法固濟，更加武火，重飛之一兩日間，以候飛盡水銀爲度，名曰河上姤女也。《參同契》曰：河上姤女，靈而最神。遇火即飛，不染垢塵。鬼隱龍匿，莫知所存。將欲制之，黃芽爲根。此言水銀得金之精氣，其萌芽漸漸生長矣。

第二轉 將水銀却變成丹砂

取前抽飛成水銀，秤看每十兩，用石亭脂三兩。

右二味，先取石亭脂，於新埧器中研如粉了。却一時入銚之中，以炭火消鎔之。候硫黃成汁，然後細細將水銀，投入硫黃汁內，以鐵筯急攪之，令得所其水銀，與硫黃總結定，成青砂子。取出安爐內，依前覆蓋定，用六一泥，如法固濟令牢密。候其泥乾，無泄氣處，仍安於三箇釘上，先下文火，養一伏時。却漸漸加武火，燒之兩日夜。訖候爐子冷，開爐看之，其水銀已化成朱砂。光明可愛。《參同契》曰：丹砂木精，得金乃并。言丹砂本是金體，須得金養之，積漸成形。一云漸漸令堅硬也。

第三轉 却化丹砂成水銀

金丹總部·外丹部·丹方丹法分部

取前燒了丹砂，爛研如粉，所有方法，一一並准前法。黃礬末，上下蓋藉之，如法固濟。候六一泥乾，如第一度法，初用文火，養一日一夜。後加武火飛之，如經兩日夜。爐冷開之，看朱砂化成水銀，細細收取之，於別埧器中研。如未化盡者，即須依前法，以黃礬末蓋之，如法固濟，再飛上一兩日夜，以飛盡水銀爲度，名太陽流珠也。《參同契》曰：太陽流珠。常欲去人，若得金華，轉而相親。化爲白液，凝而至堅。言流珠者，三鍊水銀也。此物無定性，亦好飛走，但得金華之氣，即漸成形質也。

第四轉 化太陽流珠爲丹砂

又煮金銀水法，取一銀鍋子，可受一斗水。用上等金銀薄五十片，常以水八九升，用煮金銀薄七日夜，勿令絕火。煮日數足，只常以水三升許，煎之五日，一度抽添，以候日數足了，取鍊了金銀水，以埧瓶中貯之。其用水製藥法，取鍊了金銀水三升，鹵鹹汁一小合，大鵬砂一分，曾青一分，空青一分，石膽一分，礬石二分，黃礬二分，硝石一分。已上藥並須細細研如粉，總將入金銀水中合煎，其水常令魚眼沸，晝夜令滿，煮三七日訖，候其流珠凝結，如麵相似，即得停火，一時煎盡金銀水。若乾涸時，但續添水煎，令日足。以鐵匙漉取汞砂，用帛緞出取凝者，別置器中。餘所緞出稀者，即須準前更煮，以流珠結盡爲度。《參同契》曰：植禾當以粟，覆雞用其卵。又曰：類同則相從，事乖不成寶，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注：言朱砂、水銀，本是金體，必須藉金銀精氣，然後成形質也。

第五轉 入陰陽爐子令藥砂堅剛

先泥一陰爐，用坩土外泥之，須令如法，候極乾。取前藥砂，碎研在內用藥，雄黃二分，胡桐律三分，大鵬砂三分，曾青一分，朴硝一分。已上藥六味，總須細研內中。即以金銀水和鹵鹹汁，續添之，以文武火煮，常令魚眼沸。如是煮之，經七日夜滿，停火漉出砂，看之以絕堅硬爲限。然後將入神室內，養之三百六十氣足，自然伏火，鼓鎔不折矣。《參同契》曰：物無陰陽，違天背源。雞子自卵，其雛不全。注：言物無陰陽之氣配合運用，無成，須藉陰陽之氣而成形也。

第六轉 變硬成伏火黃銀

取前件藥砂，於鐵臼中擣碎，內入銀鍋中。以雌黃二分，鹽膽汁一

升，用玄明水五升。合煮之二七日，滿。水涸即續添之，慢火煎之，常令魚眼沸，兼晝夜須看守之，專候水銀砂微帶淺黃色爲限約，不得帶深黃色。黃銀砂雖然堅實凝結，未絕伏火，宜入神室內，如法固濟令密。將於灰池中，養之七日，入坩堝消，不折分毫，任上鍍鎚也。《參同契》曰：「搗和並合研，無令赤色鮮。固塞示際會，務圖白至堅。」注曰：黃銀雖然堅結，然未伏火，宜入神室內，如法固濟令密，將於灰池中，養之七日，入坩堝消，不折分毫，任上鍍鎚也。

第七轉 變黃銀成赤鉛金

取前者淺色黃銀，入坩堝消鎔之，令作錠子，打修作薄葉，厚如半分許板。然後取礪砂二兩，白鹽一升，以水二斗合和，用浸黃銀薄片，可經二七日滿。取出，向鍍鎚上試打，看如微帶脆。未禁鍍鎚打之時，則用羚羊角搯磨之。其法先燒黃銀扇令赤，用羚羊角，來去搯之其銀扇片。若冷時須與火燒之，準前法更搯磨之，堪上鍍鎚爲限。總須打修作葉子，令薄似紙，看其多少，以打金葉爲度。則別取礪砂二兩，白鹽一升，赤土五升，胡桐律一兩。已上藥四味，相和搯研爲末，和烏牛糞拌，搜之如泥相。次用重重灑，金葉子重重疊之，以盡爲度。蓋覆如法，火周圍燒之，如是可經十餘日，以上金純赤爲度鉛金。《參同契》曰：「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注曰：言飛鍊赤金，稍得相似，本於朱砂之色，名曰還丹。

第八轉 變赤鉛成金粉

取前件燒成金葉一兩，則用朱汞一兩，餘藥金皆須准此，合和其水銀，自食金葉子，如泥相似，總須攤之，如指面許。然後一片，布之爐中。方乃於爐內，先布鹽花二兩，硝石二兩，胡桐律一兩。已上諸藥，皆細研如粉，用重重隔金葉子爲限，如法固濟之，須令牢密。專候爐乾，則以文火，飛之三日夜。訖候待爐子令細。

九轉靈砂大丹法

論說

佚名《九轉靈砂大丹》

一轉 初真丹法

右用生鐵鑄盒子一箇，或熟鐵打盒子亦可。一盒約盛銀珠二十兩。先用白善土、米醋，調塗盒子內，一分厚。日乾，却將前珠子一斤，并煮過靈砂四兩。每用四一之數，如栽蓮子法。層間滿合，以崑崙紙蓋定。盒頂不滿，用乾碎黃土填實。用醋調赤石脂，封子口蓋住，用鐵線十字札定。合子外用紙筋、鹽泥通固，約半指厚。日乾，入灰缸內養火。又用小口缸一箇，約盛灰九斗者。用黃土先鋪缸底三寸厚，用三脚小鐵架一箇，高五寸。三脚仰放向上，將丹合放於三脚上頂住，不要側動，以紙錢灰埋之。再用大鐵架，罩定其架，圈上以鐵線串成隔眼，其隔離丹合一指，隔上放火，再用五寸灰蓋火。卯酉抽添，二七伏時，一三四五六七八，皆是兩數。候日足，冷定取出開合，其砂如新鐵色。將一塊用刀劈開，中間無紅色，其丹熟。如有些紅色，是換火不勻，不可動。再固濟，依前養三伏時，其火比前火加些，無不成矣。揀出銀珠分開。如要此砂見寶，用砂一兩，黑鉛一兩，入灰池對煎過，每兩砂得真銀八錢。惜之，留轉大藥。

二轉 正陽丹法

右用初真丹一十六兩，作匱。依前用桑汁煮過靈砂一斤，先用四兩，同丹匱，依前入合，如種蓮子法。四一之數，層間滿盒，依前固濟。日乾，入灰缸內三脚上，依前罩定，依前下火，卯酉抽添，一七伏時，一三四五六七八，皆用兩數。日足候冷，取出其新砂，與丹匱一般揀出新砂，包起。再用煮砂四兩，依前入匱中，依前封固，入缸內養之。如此四次，共得一斤新砂。如要試丹成熟，依前用黑鉛煎之。每兩砂得銀八錢。如不煎用，留作丹匱，轉丹藥舊匱，任意用之。

三轉 絕真丹法

右用正陽丹一十六兩，作匱。用不曾煮的靈砂一十二兩，同透明辰砂四兩，共入麻布袋中，入桑灰汁瓶內，依前煮七伏時。候日足。一滾取出，日乾，同人研細羅過，用玉女漿，即楮樹汁也，爲劑。按實，曬乾，鑿成大黃豆塊。先用膽礬四錢，硫黃一錢，研細同人銚內，炒令紫色，研爲細末，却將鑿成塊砂四兩，逐塊用熟米醋蘸過去，膽礬、硫黃末中滾之，名貼身藥。與丹匱，依前四一之數，層間滿盒，固濟，入灰缸內三脚上，依前罩定，依前下火，卯酉抽添，二七伏時，二三四五六七八皆兩數。日足候冷取出，開合，其砂亦如新鐵色。母子一般揀出，如此四次，共收得新砂一斤。如見寶，依前試之舊母，任意用之。

四轉 妙靈丹法

右用絕真丹一十六兩，搥碎。用磁合一箇，揩淨。將碎砂鋪於合內，用閉口川椒一兩，淨水三碗，於磁器中，煮至二碗。去粗乾淨，却傾入水銀四兩，煮滾約一時候，取下急傾去椒汁令乾。將水銀乘熱傾入合內砂中。醋調赤石脂，封子口，鐵線扎定，合外以紙筋、鹽泥通固。日乾，合底下用水湯瓶一箇，約盛水五升，瓶口與合底一般恰好。瓶中先盛滾湯七分，坐上丹，合鹽泥固濟口縫。不用三脚。入缸內，灰埋之罩定，養三伏時，卯酉抽添，四五六兩數。日足，寒爐取出，開合看，其水銀不見。秤砂有斤兩。不要動，再依前煮水銀四兩，依前澆入合內砂中，封子口扎定，依前固濟。日乾，水瓶內添滾湯七分。坐上丹，合固口縫，入缸內，依前下火，依前抽添，三伏時。候冷取出開合，微見些峰角，秤砂亦有斤兩。如此四次，共澆水銀一斤，且住休動，固法如前，水瓶內湯添滿坐上合，依前封固子口，不澆水銀，虛養五伏時，卯酉抽添，四五六七八兩數，日足，冷取出，開合，其丹湧起，如瓊林玉樹，方可採摘白芽子，如此澆採無窮也。

五轉 水仙丹法

右用妙靈丹內採丹芽一斤，要淨，不可犯雜。鋪於淨磁合內，好珠汞半斤，就傾入合內芽中。依前封固子口，扎定，合下用湯瓶，依前封固，入灰缸內，不用罩，其火四方，插養五伏時，四五六七八兩數，日足，候冷取出，開合，其丹峰巒湧起，休動，依前再澆水銀，依前固養，如滿合

用剪下分開。如要成寶，以河水並乳香少許，煮一伏時，入甘鍋內，熔成至寶，任用之。至此不用鉛煎，自體成寶矣。

六轉 通玄丹法

右用水仙丹，取四兩。依前用河水並乳香，煮過，熔成寶，打造室，合三兩做底，一兩做蓋。口縫彌密，恰好盛葉，雌透雄倭，黃紫硃各一兩，皆用精妙者，同研細，裝於合內，醋調赤石脂，封子口，放於前磁合內居中。却將水仙丹芽子鋪蓋，再固磁合子口，扎定，不用外固。入灰缸內三脚上，灰埋罩定，隔上放火，卯酉抽添，三七伏時，二三四五六七八皆兩數。日足，候冷取出，開合去鋪，蓋其室合，與三黃一等紫紅。將黃一小塊，試銀成庚，通赤爲度。如上面赤下淡，其丹未熟。如透底赤，方可點化，留轉丹藥。

七轉 寶神丹法

右用不煮靈砂六兩，生雄黃二兩。用前養過三黃四兩，留一兩蓋面，餘一處研勻，入磁合內，留丹一兩，亦研細蓋面。以醋調赤石脂，固子口，鐵線十字扎定，合外再以紙筋、鹽泥通固。日乾，入灰缸內三脚上，灰埋之罩定，隔上放火，五七伏時，卯酉抽添，二三四五六七八兩數，候日足，再加火三斤，四方插燬。候冷取出試之，將汞五兩，入建盞內，以丹末一錢摻之，下用小火逼汞，將却好盞蓋定，醋紙封子口，候作聲聲絕去盞。其汞成一塊紫庚，再入甘鍋內，化成金寶。留轉大藥，舊匱任用之。

八轉 神寶丹法

右用寶神丹七兩，留二兩塗頭。用硫黃汞對昇的靈砂五兩，雌雄硫珠各一兩，並研細入合，留丹二兩，亦研細，蓋於面上。固濟，日乾，入灰缸內三脚上，卯酉抽添，七七伏時，二三四五六七八兩數。日足，候冷開，合成一塊，紫色射目，光彩可愛。可種金芽，變轉任用，留轉大藥。

九轉 登真丹法

右用神寶丹六十兩，二八靈砂三十兩，一處研勻，用烏驢乳汁和爲劑。却摘取金芽二斤，熔成寶，打造金神室合。恰好盛衆丹藥在內，令滿。醋調赤石脂，封子口。復鑄一銅合一箇，比度大小，恰好入室合居中，四邊各寬一指。右用鉛丹、礬石，各另用器盛之，五斤炭火燬過，同

研細末，殺埋芽合鋪蓋要勻。次固濟銅合，不用外固，入灰池。右擇下壇場，按方位，擇日時下火，卯酉抽添，七七伏時，依前火數，日足就，加火三斤，四方插燬。候冷盡，取合子，去銅合，以黃芽丹合，盛大丹，於壇上掘地，深五尺，埋五十日，取出。用油紙裹三五重，再以布帛包三五層，淨麻索携墜於井中，五十日至底。取出爲細末，以黃精自然汁，或玉女汁，亦可丸如雞頭子大。候乾，再入金室合內，封子口，灰缸內三脚上，下火一七伏時，卯酉抽添，二三四五六七八兩數，日足。候冷取出，合試丹一粒，投入冷水中，其水隨丹滾如湯。以汞一斤，入建盞內，投丹一粒，恰好盞蓋定，醋紙搭口縫，以小火逼汞，如秋蟬之聲絕，去盞，汞已成上色紫寶，熔之紫暈燦人，乃丹成也。

將丹數供，具奏上帝，候有報應，取丹，井中水吞三粒。先置水缸，遂入水缸中，煩丹友外護，候水溫熱即出。再入第二缸水中，復三缸，便覺身輕神變。次日準前。如是三次，九缸水，共吞九粒。自然身有光明，將見雲車下迎，如接待雲升霞車矣。

銀雪法

論說

佚名《太清經天師口訣》 本經云：取汞一斤，華石十五兩，合治令熟者。當以醇大醋煮水銀九日九夜，大醋欲盡，輒隨益之，水銀即凝，乃末之以和華石也。若有雜丹鍊合衆藥，及諸方術所用水銀，不依此者，則水銀不和，終不能成。

又云：內六一、鉛白、赤釜中者。六一者，六一泥也，作之如九丹經法。鉛白者，取本經所作鉛白，和以大醋，擣千杵，以塗土釜內，令厚三分，陰乾十日，乃以水銀華石末內其中也。赤釜者，土釜也。作法取雞府土赤黃色者，細末絹篋蒸之，從旦至日中下之取，薄醋和之爲泥，擣之令熟，以作土釜，隨藥多少大小，以意作之，通令厚五分許，陰乾三十

日。次取斛樹白皮三十斤，細剉，以水三石煮之一日，乃去滓煎，其汁可得一斗許，乃止，色赤黑，名曰斛漆，以塗土釜表裏，即硬韌不破，入火不裂，此是神丹釜大祕訣也。太清神丹九丹，金液八景，太虛琅玕之華，還丹、飛輕、玄霜、絳雪、太和、自然、朱光、雲碧、紫華、絳英諸大丹等，所作土釜，不得此訣，入火即破，終不成也。又云：覆以赤鹽，封以六一。鍊丹者當以鉛丹和大醋爲泥，擣千杵，以塗土釜口，即以赤鹽盤蓋之。重以鉛丹泥，泥其會際令密，陰乾十日。復以六一泥，泥土釜表及蓋上，通令厚五分，陰乾十日。復以白土和鹽及鹽，擣千杵，復塗六一泥上，復陰乾十日。乃四方立四壑，中央立一壑，名曰五嶽。亦可三角豎三壑，名三台，以安土釜其上，火之如經法。

艮雪一名白雪，又作雄雪。云作之者，當以六一泥於大鑪中，四方累之如升形，陰乾，以艮雪置其下，銅板覆其上，以大醋少少灑其中，炭火燒之，則艮雪及銅板皆消，復鼓之爲板，懸華池上，餘如經說。

作雄雪，內飛器中，加以赤鹽盤封閉，火之如艮雪法。飛器者，赤土釜也。

羽化河車法

論說

佚名《靈寶衆真丹訣》 光明砂四兩，棟取如皂莢子大、瓜州黃礬半兩。

右已上，取三年米醋拌細，研如泥，將用一一裹其朱砂，待乾。別取上色西方庚半兩，打作薄，剪作小片子，更裹砂了。然後取武都上色雄黃一兩，曾青一兩，細研，以左味煎似膠調，將雄青末捻成小餅子，將裏前砂，待乾，搗鹽醋爲膠泥，更裹一重總了，直放待乾。用真鉛爲櫃，排鉛別有法。更燒三遍，三遍須搗篩如法。取鉛銀六兩，打作合子。其合子須相受處口，距深下二寸四分，深廣上一寸二分，亦然。即取真鉛鋪於合底，可二分，即排砂如蓮子樣，更以真鉛蓋，更鋪砂，重重取盡了，即以

真鉛蓋却取滿合，却先打銀束子束定，六一泥固濟，待乾。五斤鹽，用硝石鍊過兩度了，細搗羅，取鐵鼎可容得前合稍寬者。實其鹽，搗於陷合處，是爲外櫃，以鹽填持了蓋却，鐵筋貫定固濟，待乾。掘一地鑪，深一尺六寸，闊一尺四寸，以馬通火、糠火，燒四十九日。開鼎，以鐵筋撥鹽櫃，看銀合櫃變爲金色，即去火取出。如未，更燒七日取出，待冷開合，剥下黃礬及雄青，留著取一粒，細研，水銀二兩於鑪中，微火取藥，半小豆大，糝上便乾鍛成寶。且惜莫用，此爲第一轉。

別取光明砂十二兩，研碎，和前伏火砂同研。依前用好醋煎洩成團，取前內櫃。細搗羅築爲櫃。即取前剥下黃礬，細研鋪底了，安砂團，更以蓋子上了，便著櫃末填滿，依前法固濟，待乾入鼎，別泥鑪，著草灰半斤，火養一百二十日，以大火煨，出鑪取藥，如前當成上色西方，此名第二轉紫金河車。

若要伏食，出毒，入寒泉一月日，却以乳蒸，用楮汁爲丸，丸如粟米大，延齡，治萬病，每日服只可一丸。若志心盡一兩，壽年五甲子。神祕不得，偶然輕泄，傳無道之人，受其殃。

別取光明砂一斤，細研，以左味拌，取一甕鼎子可貯得藥者，將拌砂築成外櫃，將前伏了砂，細研醋調泥櫃內，乾了，著汞八兩，以二兩火，入鑪養一百二十日，成紫金。不宜用，先將投名山，告上玄，書名仙籍也。其神室收取，要用時坐於灰中，著汞六兩，用二兩火。養一伏時，真上色西方也。此名第三轉神室河車。

金華黃芽法

論說

佚名《靈寶衆真丹訣》 生銀芽半斤、生汞半斤。

右銀芽與汞相入，狀若銀膏。如欠，將濕銀添滿本數，即取湖南通油瓶子上好者，受得二斤者，令貯得前藥，令其裏面寬轉，即通身固濟之，

金丹總部·外丹部·丹方丹法分部

令頭平，使要返覆安之。更取一瓶大於前者，可貯得上瓶，爲外櫃，不固濟，權著物蓋頭。即放三釘上，以淨泥用麻筋作鑪，鑪須三段作者，象三才。中層著三釘橫安，亦得下開二門，前後著二門，前面大門，高四寸。後面小門，可一寸半。其鑪下火可三截，長四寸，常著灰蓋上。如進火時，但炭上安中心即得，用炭團更好。其火還從十一月發火，如此可十月後，一年內須六十日武火，似大些些子。其上須著一盆覆之，開一星露，可大一寸，從半夜子時，其藥瓶頂向上，午後轉上却下，至夜半依前轉，轉內瓶，外者不轉。轉了更須覆蓋。鑪上一層，其鑪似甌形，其上星露，從半夜將片紙掩之，至時除之。如是火候調順，不失節度，即是晝夜各一封，至五月足，秤看欠添，汞滿應數，成爲一塊，謂之成形。即破瓶取之，搗研淘令細，水飛曝盡令乾。更依前人新汞，可三分之一，按藥令平，不用固濟，依前火候，養待一月滿，更出淘洗畢，待乾，更養通前。都滿十月，其藥上有點化朱砂，此是藥精，出母胎上，可半斤，作褐色，已伏火也。收取別器貯，六十日武火燒畢，出赤色奇絕，出火毒，服食可長年益壽，其藥不可具論。其火得十月足，火似大，便化作液。更須緩火養，更得依舊，其藥本母，依前生汞半斤，養一月，更出母面上，還似褐色，養可一年。收前件藥，便作世利，伏火也，爛白。如要世利，可月月添之。若得九度添汞，養之一斤，神妙，與世長存，兼治萬病。云此是九鼎丹，功成上升。《參同契》云是金華，曾云是外丹。此甚祕訣，蘇臺一兩人得之，不得輕泄耳。

幾公白法

論說

佚名《靈寶衆真丹訣》 太上憫學士之困窮，上士之未遇，述之爲

號，以助術人，故顯此方。

白虎三十兩、太陰玄精十二兩、礬石十二兩、胡粉八兩。

右三物搗研成粉，以左味和爲泥。先捏蠟八兩，作鷄子形。即以藥泥塗蠟鷄子上，令遍。以甘土泥藥上，令周匝，泥令厚半寸許。頂上開一小孔子，如豆顆許。然後曝乾，火燒去蠟，安前玄武於孔中，還以藥泥固鷄子孔中，其上還以藥泥固，然後緩火，鍊七九日，玄武俱乾，其色如銀，此名銀精。取此伏精一兩，入熟銅一斤，盡化爲泥，名制伏之法。若藥物不伏火，入銅鐵俱失紀綱，即不成制伏。八公號幾公，白者是玄武之別名。伏了之物，能入也。即不任服食者，何也。此是變轉之法，非真玄妙之門。幾白者，是汞鉛。能白者，此變伏。故八公號曰幾公白也。更有油醋煮之法，具別方。

九轉鍊鉛法

論說

佚名《靈寶衆真丹訣》 訣用鉛十斤，汞一斤，以器微火鎔之，用鐵匙掠取其黑皮，直令盡。每一遍傾在地上，復器中鎔之，凡如此九遍訖。即下汞，即用猛火熬作青砂色，如散即糠醋灑之，即變爲青砂矣。更於一鐵器中盛醋，傾砂醋中訖，用鐵匙研令熟。又醋烹添，取鉛黃於瓦上，令乾，取黃牛糞汁，並小大麥麵亦得，和所熬青砂作團，如鷄子大，或作餅，日曝乾。一本云：陰乾。於療鑪火上，排鞴袋吹取鉛精，名鉛丹。其性濡，更著器熬令至熟，其色盡赤，又出醋中研令至熟，澄著瓦上使乾，於器中熬令熟，紫色。又別以一器，取好酒一升，下赤鹽二兩，和投酒中相得，即取紫色丹。一時寫著酒中，待冷出之，此即名九還鉛。九爲丹名，曰九轉紫鉛丹也。

宮觀仙境總部

中國五嶽

論說

杜光庭《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中國五嶽》 東嶽泰山，嶽神天齊王，領仙官玉女九萬人。山周迴二千里，在兗州奉符縣。羅浮山、括蒼山爲佐命，蒙山、東山爲佐理。南嶽衡山，嶽神司天王，領仙官玉女三萬人。山周迴二千里，以霍山、潛山爲儲副，天台山、句曲山爲佐理。中嶽嵩高山，嶽神中天王，領仙官玉女一十二萬人，爲五土之主。周迴一千里，洛州告成縣。少室山、東京武當山爲佐命，太和山、陸渾山同佐理。西嶽華山，嶽神金天王，領仙官玉女七萬人。山周迴二千里，在華州華陰縣。地肺山、女几山爲佐命，西城山、青城山、峨眉山、蟠冢、戎山、西玄具山同佐理。北嶽恒山，嶽神安天王，領仙官玉女五萬人。山周迴二千里，在鎮州。河逢山、抱犢山爲佐命，玄隴山、崆峒山、陽洛山爲佐理。

十大洞天

論說

杜光庭《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十大洞天》 第一，王屋洞小有清虛天，周迴萬里，王褒所理，在洛州王屋縣。第二，委羽洞大有虛明天，周迴萬里，司馬季主所理，在武州。第三，西城洞太玄總真天，周迴三千里，王方平所理，在蜀州。第四，西玄洞三玄極真天，廣二千里，裴君所理，在金州。第五，青城洞寶仙九室天，廣二千里，甯真君所理，在蜀州青城縣。第六，赤城洞上玉清平天，廣八百里，王君所理，在台州唐興

縣。第七，羅浮洞朱明曜真天，廣一千里，葛洪所理，在博羅縣屬修州。第八，句曲洞金壇華陽天，廣百五十里，茅君所理，在潤州句容縣。第九，林屋洞左神幽墟天，廣四百里，龍威丈人所理，在蘇州吳縣。第十，括蒼洞成德隱真天，廣三百里，平仲節所理，在台州樂安縣。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二七《洞天福地部·天地官府圖·十大洞天》 太上曰：十大洞天者，處大地名山之間，是上天遣群仙統治之所。

第一王屋山洞，周迴萬里，號曰小有清虛之天。在洛陽、河陽兩界，去王屋縣六十里，屬西城王君治之。

第二委羽山洞，周迴萬里，號曰大有空明之天。在台州黃巖縣，去縣三十里，青童君治之。

第三西城山洞，周迴三千里，號曰太玄總真之天。未詳在所，《登真隱訣》云，疑終南太一山是，屬上宰王君治之。

第四西玄山洞，周迴三千里，號三元極真洞天。恐非人跡所及，莫知所在。

第五青城山洞，周迴二千里，名曰寶仙九室之洞天。在蜀州青城縣，屬青城丈人治之。

第六赤城山洞，周迴三百里，名曰上清玉平之洞天。在台州唐興縣，屬玄洲仙伯治之。

第七羅浮山洞，周迴五百里，名曰朱明輝真之洞天。在循州博羅縣，屬青精先生治之。

第八句曲山洞，周迴一百五十里，名曰金壇華陽之洞天。在潤州句容縣，屬紫陽真人治之。

第九林屋山洞，周迴四百里，號曰尤神幽虛之洞天。在洞庭湖口，屬北嶽真人治之。

第十括蒼山洞，周迴三百里，號曰成德隱玄之洞天。在處州樂安縣，屬北海公涓子治之。

五鎮海濱

論說

杜光庭《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五鎮海濱》 東鎮沂山東安王，在沂州。南鎮會稽山永興公，在越州。中鎮霍山應聖公，在晉州。西鎮吳山成德公，在隴州。北鎮醫巫閭山廣寧公，在營州。東海廣德王，在萊州界。南海廣利王，在廣州界。西海廣潤王，在同州界。北海廣澤王，在洛州界。江濱東廣源王，在益州，立春祭；淮濱南長源王，在唐州，立夏祭；河濱西靈源王，在同州，立秋祭；濟濱北清源王，在洛州，立冬祭；漢濱漢源王，在梁州。並天寶十年封。

三十六靖廬

論說

杜光庭《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三十六靖廬》 綿竹廬，在漢州綿竹縣栖林山。紫蓋廬，在荊州當陽縣。瀘水廬，在瀘州安樂山。丹陵廬，在洪州西山鍾君宅。守玄廬，在終南山尹喜宅。靈淨廬，在亳州太清宮。送仙廬，在岳州墨山孔昇觀。契靜廬，在鄭州圃田列子宅。凌虛廬，在南岳中宮。鳳凰廬，在襄州鳳林山。子真廬，在洪州西山梅福壇。玄性廬，在撫州南城縣魏夫人壇。契玄廬，在袁州吳平觀。啓元廬，在虢州桃林古關，今陝州靈寶縣。出谷廬，在廬山青牛谷。君平廬，在漢州綿竹縣君平宅。斗山廬，在興元城固縣唐公昉宅。光天廬，在南嶽。騰空廬，在洪州遊帷觀。昭德廬，在廬山。尋玄廬，在江西吳猛觀。得一廬，在潤州鹿跡

觀。啓靈廬，在秦州啓靈山。宗華廬，在洪州宗華觀彭君宅。朝真廬，在京兆會昌昭應山。黃堂廬，在江西洪州。迎真廬，在洪州。招隱廬，在江西洪州。紫虛廬，在南嶽魏夫人壇。啓聖廬，在岐州天興縣啓靈宮，本名天柱廬。鳳臺廬，在京兆藍屋縣蕭史宅。東華廬，在衢州龍山縣東華觀。祈仙廬，在洪州黃真君宅。元陽廬，在蘇州常熟縣張道裕宅。東蒙廬，在徐州蒙山。貞陽廬，在洪州曾真君宅。

三十六洞天

論說

杜光庭《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三十六洞天》 霍童山霍林洞天，三千里，在福州長溪縣。太山蓬玄洞天，一千里，在兖州乾封縣。衡山朱陵洞天，七百里，在衡州衡山縣。華山總真洞天，三千里，在西嶽。常山總玄洞天，一百里，在北嶽。嵩山司真洞天，三千里，在中嶽。峨嵋山虛陵太妙洞天，三百里，在嘉州峨嵋縣。廬山洞虛詠真洞天，三百里，在江州潯陽縣。九天使者。四明山丹山赤水洞天，一百八十里，在越州餘姚縣。劉樊得道。會稽山極玄陽明洞天，三百里，在越州會稽縣。夏禹探書。方白山德玄洞天，五百里，在京兆藍屋縣，太上所現壇。西山天寶極玄洞天，三百里，在洪州南昌縣，洪崖所居。大圍山好生上元洞天，三百里，在潭州醴陵縣，傳天師所居石室仙壇。潛山天柱司玄洞天，一千三百里，在舒州桐城縣，九天司命。武夷山昇真化玄洞天，百二十里，在建州建陽縣，毛竹武夷君。鬼谷山貴玄思真洞天，七十里，在信州貴溪縣。華蓋山容城太玉洞天，四千里，在温州永嘉縣。玉笥山太秀法樂洞天，百二十里，在吉州新淦縣。蓋竹山長耀寶光洞天，八十里，在台州黃巖縣，葛仙公所居。都嶠山太上寶玄洞天，八十里，在容州白石山秀樂長真洞天，七十里，在容州，北源。句漏山玉闕寶圭洞天，三十里，在容

州。有石室丹井。九疑山湘真太虛洞天，三十里，在道州延唐縣。洞陽山洞陽隱觀洞天，百五十里，在潭州長沙縣。幕阜山玄真太元洞天，二百里，在鄂州唐軍縣，吳猛上昇處。大西山大西華妙洞天，一百里，在辰州界。金庭山金庭崇妙洞天，三百里，在越州剡縣，褚伯玉沈休文居之。麻姑山丹霞洞天，一百五十里，在撫州南城縣，麻姑上昇。仙都山仙都祈仙洞天，三百里，在處州縉雲縣，黃帝上昇。青田山青田大鶴洞天，四十里，在處州青田縣，葉天師居之。天柱山大滌玄蓋洞天，一百里，在杭州餘杭縣天柱觀。鍾山朱湖太生洞天，一百里，在潤州上元縣。良常山良常方會洞天，三十里，在茅山東北，中茅君所居。桃源山白馬玄光洞天，七十里，在朗州武陵縣。金華山金華洞元洞天，五十里，在婺州金華縣，有皇初平赤松觀。紫蓋山紫玄洞盟洞天，八十里，在韶州曲江縣。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二七《洞天福地部·天地宮府圖·三十六小洞天》在諸名山之中，亦上仙所統治之處也。

第一霍桐山洞，周迴三千里，名霍林洞天。在福州長溪縣，屬仙人王緯玄治之。

第二東嶽太山洞，周迴一千里，名曰蓬玄洞天。在兗州乾封縣，屬山圖公子治之。

第三南嶽衡山洞，周迴七百里，名曰朱陵洞天。在衡州衡山縣，仙人石長生治之。

第四西嶽華山洞，周迴三百里，名曰總仙洞天。在華州華陰縣，真人惠車子主之。

第五北嶽常山洞，周迴三千里，號曰總玄洞天。在恒州常山曲陽縣，真人鄭子真治之。

第六中嶽嵩山洞，周迴三千里，名曰司馬洞天。在東都登封縣，仙人鄧雲山治之。

第七峨嵋山洞，周迴三百里，名曰虛陵洞天。在嘉州峨嵋縣，真人唐覽治之。

第八廬山洞，周迴一百八十里，名曰洞靈真天。在江州德安縣，真人周正時治之。

第九四明山洞，周迴一百八十里，名曰丹山赤水天。在越州上虞縣，真人刁道林治之。

第十會稽山洞，周迴三百五十里，名曰極玄大元天。在越州山陰縣鏡湖中，仙人郭華治之。

第十一太白山洞，周迴五百里，名曰玄德洞天。在京兆府長安縣，連終南山，仙人張季連治之。

第十二西山洞，周迴三百里，名曰天柱寶極玄天。在洪州南昌縣，真人唐公成治之。

第十三小瀉山洞，周迴三百里，名曰好生玄上天。在潭州澧陵縣，仙人花丘林治之。

第十四灊山洞，周迴八十里，名曰天柱司玄天。在舒州懷寧縣，仙人稷丘子治之。

第十五鬼谷山洞，周迴七十里，名曰貴玄司真天。在信州貴溪縣，真人崔文子治之。

第十六武夷山洞，周迴一百二十里，名曰真昇化玄天。在建州建陽縣，真人劉少公治之。

第十七玉笥山洞，周迴一百二十里，名曰太玄法樂天。在吉州永新縣，真人梁伯鸞主之。

第十八華蓋山洞，周迴四十里，名曰容成大玉天。在温州永嘉縣，仙人羊公修治之。

第十九蓋竹山洞，周迴八十里，名曰長耀寶光天。在台州黃巖縣，屬仙人商丘子治之。

第二十都嶠山洞，周迴一百八十里，名曰寶玄洞天。在容州普寧縣，仙人劉根治之。

第二十一白石山洞，周迴七十里，名曰秀樂長真天。在鬱林州南海之南也，又云和州含山縣，是白真人治之。

第二十二岫嶠山洞，周迴四十里，名曰玉闕寶圭天。在容州北流縣，屬仙人錢真人治之。

第二十三九疑山洞，周迴三千里，名曰朝真太虛天。在道州延唐縣，仙人嚴真青治之。

第二十四洞陽山洞，周迴一百五十里，名曰洞陽隱觀天。在潭州長沙縣，劉真人治之。

第二十五幕阜山洞，周迴一百八十里，名曰玄真太元天。在鄂州唐年縣，屬陳真人治之。

第二十六大西山洞，周迴一百里，名曰大西華妙天。去辰州七十里，尹真人治之。

第二十七金庭山洞，周迴三百里，名曰金庭崇妙天。在越州剡縣，屬趙仙伯治之。

第二十八麻姑山洞，周迴一百五十里，名曰丹霞天。在撫州南城縣，屬王真人治之。

第二十九仙都山洞，周迴三百里，名曰仙都祈仙天。在處州縉雲縣，屬趙真人治之。

第三十青田山洞，周迴四十五里，名曰青田大鶴天。在處州青田縣，屬傅真人治之。

第三十一鍾山洞，周迴一百里，名曰朱日太生天。在潤州上元縣，屬龔真人治之。

第三十二良常山洞，周迴三十里，名曰良常放命洞天。在潤州句容縣，屬李真人治之。

第三十三紫蓋山洞，周迴八十里，名曰紫玄洞照天。在荊州常陽縣，屬公羽真人治之。

第三十四天目山洞，周迴一百里，名曰天蓋滌玄天。在杭州餘杭縣，屬姜真人治之。

第三十五桃源山洞，周迴七十里，名曰白馬玄光天。在玄洲武陵縣，屬謝真人治之。

第三十六金華山洞，周迴五十里，名曰金華洞元天。在婺州金華縣，屬戴真人治之。

七十二福地

論說

杜光庭《洞天福地祿讀名山記·七十二福地》 地肺山，在茅山，有紫陽觀，乃許長史宅。石碣源，在台州黃巖縣嶠嶺。東仙源，在溫州白溪。南田，在處州青田。玉瑠山，在溫州海中。青嶼山，在東海口。崆峒山，在夏州，黃帝所到。郁木坑，在吉州玉笥山玉梁觀，乃蕭子雲宅。武當山，在均州，七十一洞。君山，在岳州青草湖中。桂源，在連州抱福山，廖先生宅。靈墟，在台州天台山，司馬天師居處。沃州，在越州剡縣。天姥岑，在台州天台南，劉阮迷路處。若耶溪，在越州南樵風徑。巫山，在夔州大仙壇。清遠山，在婺州浦陽縣東白山。安山，在交州，安期先生居處。馬嶺，在郴州，蘇耽上昇處。鵝羊山，在長沙縣，許君斬蜃處。洞真壇，在長沙。南嶽祝融峰。洞宮，在長沙北。玉清壇，在長沙北。洞靈源，在衡州南嶽招仙觀上峰。陶山，在溫州安固縣，貞白先生修藥處。爛柯山，在衢州信安縣。龍虎山，在信州貴溪縣，天師宅。勒溪，在建州建陽縣。靈應山，在饒州北，施真人宅。白水源，在龍州。金精山，在虔州虔化縣，張女真修道處。閭皂山，在吉州新淦縣，天師行化。始豐山，在洪州豐城縣。逍遙山，在洪州連西山，許真君修道處。東白源，在洪州新吳縣，鍾真人宅。鉢池，在楚州，北王真人修道處。論山，在丹徒縣。毛公壇，在蘇州洞庭湖中，包山，七十二壇，劉根先生修道處。九華山，在池州青陽縣，竇真人上昇處。桐栢山，在唐州桐栢縣淮水上源。平都山，在忠州酆都縣，陰君上昇處。綠蘿山，在常德武陵北。章觀山，在澧州澧陽縣。抱犢山，在潞州上黨，莊周所居。大面山，在蜀州青城山，羅真人所居。虎溪，在湖州安吉縣，方真人修道處。元晨山，在江州都昌縣。馬跡山，在舒州，王先生修洞淵法處。德山，在朗州武陵縣，善卷先生居，古名枉山。雞籠山，在和州歷陽縣。王峰，在藍田縣。

商谷，在商州上洛縣，四皓所隱處。陽羨山，在常州義興縣張公洞。長白山，在袁州。中條山，在河中永樂縣，侯真人上昇。霍山，在壽州。雲山，在朗州武陵縣。四明山，在梨州，魏道微上昇處。緱氏山，在洛州緱氏縣，子晉上昇處。臨邛山，在邛州臨邛縣白鶴山，相如所居。少室山，在河南府連中嶽。翠微山，在西安府終南太一觀。大隱山，在明州慈溪縣天寶觀。白鹿山，在杭州天柱山，吳天師所隱。大若巖，在溫州永嘉縣，貞白先生修真誥處。嶸山，在萊州嶸嶸山，仙公會真處。西白山，在越州剡縣，趙廣信上昇處。天印山，在昇州上元縣洞玄觀，仙公行化處。金城山，在雲中郡。三皇井，在溫州仙巖山。沃壤，在海州東海縣，二疏修道處。

李思聰《洞淵集》卷四《天下名山七十二福地》

第一福地，地肺山，在長安終南山心，四皓先生修煉處。

第二福地蓋竹山，在台州黃巖縣。

第三福地青遠山，在南陽。

第四福地安山，在交州。

第五福地石碣山，在台州天台縣。

第六福地東仙源，在台州。

第七福地青嶼山，在東海，中接扶桑島。

第八福地郁木坑，在玉笥山心，係臨江軍新淦縣。

第九福地赤水山，在西番西梁府。

第十福地在麻姑山，頂後建昌軍。

第十一福地君山，在洞庭湖心岳州。

第十二福地桂源，尹真人得道處，在建州建陽縣。

第十三福地靈墟，在天台山頂，係台州天台縣。

第十四福地沃洲，在越州。

第十五福地天姥岑，李先生修道處，在越州剡縣。

第十六福地若耶溪，在越州。

第十七福地金庭山，在明州。

第十八福地馬嶺山，在郴州。

第十九福地鵝羊山，在潭州。

第二十福地真墟，在長沙。

第二十一福地清玉壇，在南嶽頂。

第二十二福地光天壇，在南嶽衡州。

第二十三福地洞宮，婁敬先生修道處，在長安。

第二十四福地陶山，在瓊州。

第二十五福地洞靈源，在衡州。

第二十六福地三皇井，在溫州永嘉縣。

第二十七福地爛柯山，在衢州。

第二十八福地勒溪，在建州。

第二十九福地龍虎山，張天師在信州。

第三十福地靈山，在信州。

第三十一福地白水源，在羅浮山頂，鄭思遠真人煉丹處，在惠州博羅縣。

羅縣。

第三十二福地逍遙山，在西山心，許真君宅淬劍處，在洪州。

第三十三福地閣皂山，張天師觀寶炁浮天，發洞穴獲玉像天尊，因立

洞穴，在臨江軍新淦縣。

第三十四福地始豐山，在洪州豐城縣。

第三十五福地金精山，在虔州虔化縣。

第三十六福地東白源，在洪州。

第三十七福地鉢池山，喬真人修道處，在楚州。

第三十八福地論山，在潤州丹陽縣。

第三十九福地毛公壇，劉根先生修道處，在安吳縣。

第四十福地鷄籠山，在和州歷陽縣。

第四十一福地桐栢山，在唐州。

第四十二福地平都山陰，長生修道處，在忠州。

第四十三福地綠羅山，在鼎州武陵縣。

第四十四福地彰觀山，在鄆州豐陵縣。

第四十五福地抱福山，在南海交州。

第四十六福地大面山，在青城山頂，係蜀州青城縣。

第四十七福地虎溪廬山心，五柳先生宅，在江州德安縣。

第四十八福地元辰山，蘇真人上昇處，在都昌縣。

第四十九福地馬跡山，老君下降，授青童君《相骨經》，馬跡印於石壇上，因立祠堂，在潤州丹徒縣。

第五十福地德山，堯時善卷先生修道處，在鼎州武陵縣。

第五十一福地藍水，在長安藍田縣。

第五十二福地玉峰山，在河中府。

第五十三福地天目山，在和州歷陽縣。

第五十四福地商谷山，四皓先生修道處，在商州。

第五十五福地張公洞，在常州義興縣。

第五十六福地魚湖洞，秦始皇求道處，在四明山。

第五十七福地中條山，在河中府。

第五十八福地靈墟，在天台北天台縣。

第五十九福地綿竹山，在綿州綿江縣。

第六十福地甘山，在黔州。

第六十一福地瑰山，在漢州。

第六十二福地金城山，在雲中郡。

第六十三福地靈山，在武罡縣。

第六十四福地北邙山，在洛縣。

第六十五福地武當山，在均州武當縣。

第六十六福地女几山，在三峽口。

第六十七福地少室山，在鄧州南陽縣。

第六十八福地廬山，在江州德安縣。

第六十九福地西源山，在台州黃巖縣。

第七十福地南田山，在東海生州。

第七十一福地玉溜山，在東海，接扶桑島。

第七十二福地抱犢山，在徐州。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二十七《洞天福地部·天地官府圖·七十二福地》 太上曰：其次七十二福地，在大地名山之間。上帝命真人治之，其間多得道之所。

第一地肺山，在江寧府句容縣界，昔陶隱居幽栖之處，真人謝允治之。

第二蓋竹山，在衢州仙都縣，真人施存治之。

第三仙磕山，在温州梁城縣十五里，近白溪草市，真人張重華治之。

第四東仙源，在台州黃巖縣，屬地仙劉奉林治之。

第五西仙源，亦在台州黃巖縣嶠嶺一百二十里，屬地仙張兆期治之。

第六南田山，在東海東，舟船往來可到，屬劉真人治之。

第七玉溜山，在東海近蓬萊島上，多真仙居之，屬地仙許邁治之。

第八清嶼山，在東海之西，與扶桑相接，真人劉子光治之。

第九郁木洞，在玉笥山南，是蕭子雲侍郎隱處。至今陰雨猶聞絲竹之音，往往樵人遇之，屬地仙赤魯班主之。

第十丹霞洞，在麻姑山，是蔡經真人得道之處。至今雨夜多聞鐘磬之聲。屬蔡真人治之。

第十一君山，在洞庭青草湖中，屬地仙侯生所治。

第十二大若巖，在温州永嘉縣東一百二十里，屬地仙李方回治之。

第十三焦源，在建州建陽縣北，是尹真人隱處。

第十四靈墟，在台州唐興縣北，是白雲先生隱處。

第十五沃州，在越州剡縣南，屬真人方明所治之。

第十六天姥岑，在剡縣南，屬真人魏顯仁治之。

第十七若耶溪，在越州會稽縣南，屬真人山世遠所治之。

第十八金庭山，在廬州巢縣，別名紫微山，屬馬仙人治之。

第十九清遠山，在廣州清遠縣，屬陰真人治之。

第二十安山，在交州北，安期先生隱處，屬先生治之。

第二十一馬嶺山，在郴州郭內水東蘇耽隱處，屬真人力牧主之。

第二十二鵝羊山，在潭州長沙縣，婁駕先生所隱處。

第二十三洞真墟，在潭州長沙縣，西嶽真人韓終所治之處。

第二十四青玉壇，在南嶽祝融峰，西青鳥公治之。

第二十五光天壇，在衡嶽西源頭，鳳真人所治之處。

第二十六洞靈源，在南嶽招仙觀，觀西鄧先生所隱地也。

第二十七洞官山，在建州關隸鎮五嶺里，黃山公主之。

第二十八陶山，在温州安國縣，陶先生曾隱居此處。

第二十九三皇井，在温州橫陽縣，真人鮑察所治處。

第三十爛柯山，在衢州信安縣，王質先生隱處。

第三十一勒溪，在建州建陽縣東，是孔子遺硯之所。

第三十二龍虎山，在信州貴溪縣，仙人張巨君主之。

第三十三靈山，在信州上饒縣北，墨真人治之。

第三十四泉源，在羅浮山中，仙人華子期治之。

第三十五金精山，在虔州虔化縣，仇季子治之。

第三十六閭皂山，在吉州新淦縣，郭真人所治處。

第三十七始豐山，在洪州豐城縣，尹真人所治之地。

第三十八逍遙山，在洪州南昌縣，徐真人治之地。

第三十九東白源，在洪州新吳縣東，劉仙人所治之地。

第四十鉢池山，在楚州王喬得道之處。

第四十一論山，在潤州丹徒縣，是終真人治之。

第四十二毛公壇，在蘇州長洲縣，屬莊仙人修道之所。

第四十三鷄籠山，在和州歷陽縣，屬郭真人治之。

第四十四桐栢山，在唐州桐栢縣，屬李仙君所治之處。

第四十五平都山，在忠州，是陰真君上昇之處。

第四十六綠蘿山，在朗州武陵縣，接桃源界。

第四十七虎溪山，在江州南彭澤縣，是五柳先生隱處。

第四十八彰龍山，在潭州澧陵縣北，屬臧先生治之。

第四十九抱福山，在連州連山縣，屬范真人所治處。

第五十大面山，在益州成都縣，屬仙人栢成子治之。

第五十一元晨山，在江州都昌縣，孫真人安期生治之。

第五十二馬蹄山，在饒州鄱陽縣，真人子州所治之處。

第五十三德山，在朗州武陵縣，仙人張巨君治之。

第五十四高溪藍水山，在雍州藍田縣，並太上所遊處。

第五十五藍水，在西都藍田縣，屬地仙張兆期所治之處。

第五十六玉峰，在西都京兆縣，屬仙人栢戶治之。

第五十七天柱山，在杭州於潛縣，屬地仙王伯元治之。

第五十八商谷山，在商州，是四皓仙人隱處。

第五十九張公洞，在常州宜興縣，真人康桑治之。

第六十司馬梅山，在台州天台山北，是李明仙人所治處。

第六十一長在山，在齊州長山縣，是毛真人治之。

第六十二中條山，在河中府虞鄉縣管，是趙仙人治處。

第六十三菱湖魚澄洞，在西古姚州，始皇先生曾隱此處。

第六十四綿竹山，在漢州綿竹縣，是瓊華夫人治之。

第六十五瀘水，在西梁州，是仙人安公治之。

第六十六甘山，在黔南，是寧真人治處。

第六十七現山，在漢州，是赤須先生治之。

第六十八金城山，在古限戍，又云石戍，是石真人所治之處。

第六十九雲山，在邵州武剛縣，屬仙人盧生治之。

第七十北邙山，在東都洛陽縣，屬魏真人治之。

第七十一盧山，在福州連江縣，屬謝真人治之。

第七十二東海山，在海州東二十五里，屬王真人治之。

二十四治

論說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二八《二十八治部·二十四治序》謹按

《張天師二十治圖》云：太上以漢安二年正月七日中時下二十四治：上八治、中八治、下八治。應天二十四氣，合二十八宿，付天師張道陵奉行布化。張天師，沛國豐縣人也，諱道陵，字輔漢。稟性嚴直，經明行修，學道有方。永平二年，漢帝詔書，就拜巴郡江州令。以延和元年三月十日辛丑，詔書拜爲司空，封食冀縣侯。以芝草、圖經、歷神仙爲事，任採延年藥餌金液丹。以漢安元年丁丑，詔書遷改，不拜。遂解官入益州部界。以其年於蜀郡臨邛縣渠亭山赤石城中，靜思精至，五月一日夜半時，有千乘萬騎來下至赤石城前，金車羽蓋，步從龍虎鬼兵，不可稱數。有五人，一人自言，吾是周時柱下史也；一人自言，吾是新出太上老君也；一人

云，吾是太上高皇帝中黃真君也；一人言，吾是漢師張良子房也；一人言，吾是佐漢子淵天師外祖也。子骨法合道，當承老君忠臣之後。今授子鬼號傳世，子孫爲國師，撫民無期。於是道陵方親受太上質敕，當步綱躡紀，統承三天，佐國扶命，養育群生，整理鬼氣，傳爲國師。依其度數，開立二十四治、十九靜廬，授以正一盟威之道，伐誅邪僞，與天下萬神分付爲盟，悉承正一之道也。

上皇元年七月七日，無上大道老君所立上品治八品訣要掌中，伏虧造天地五龍，布山嶽，老君立位治，以用化流愚俗，學者不得貪競，欲仙道克成，可傳之與質朴也。

第一陽平治

治在蜀郡彭州九隴縣。去成都一百八十里。道由羅江水兩岐山口入，水路四十里。治道東有龍門，拒守神水，二栢生其上。西南有大泉，決水歸東。治應角宿，貴人發之，治王始終。嗣師天師子也，諱衡，字靈真。爲人廣智，志節高亮，隱習仙業。漢孝靈帝徵爲郎中，不就。以光和二年正月十五日已於山昇仙。立治碑一雙在門，名曰嗣師治也。

陽平謫仙妻，不知其姓名。九隴居人張守珪，家甚富，有茶園，在陽平化仙居內，每歲召採茶人力百餘輩，男女傭工雜之，園中有一少年，質爲摘茶。自言無親族，性甚了慧勤愿。守珪憐之，以爲義兒。又一女子二十餘，亦無親族，願爲義兒之婦，孝義端恪，守珪甚善之。一旦山水泛溢，市井路絕，鹽酪既闕，守珪甚憂。新婦曰：此可買耳。取錢出門十數步，置錢樹下，以杖扣樹，得鹽酪而歸。後或有所要，但令扣樹取之，無不得者。其夫術亦如此。因與鄰婦十數人，於壩口市相遇，爲買酒一碗與衆婦飲之，皆醉，而碗中酒不減。遠近傳說，人皆異之。守珪請問其術受於何人。少年曰：我陽平洞中仙人耳。因有小過，謫於人間，不久當去。守珪曰：洞府大小與人間城闕相類否？答曰：二十四化各有一大洞，或方千里、五百、三百里。其中皆有日月飛精，謂之伏神之根，下照洞中，與世間無異。其中皆有仙王、仙官、仙卿輔相佐之，如世之職司。有得道之人及積功遷神反生之者，皆居其中，以爲民庶。每年三元大節，諸天有上真下遊洞天，以觀其所理善惡。人世死生、興廢、水旱、風雨，預關於洞中焉。其龍神、祠廟、血食之司，皆爲洞府所統也。二十四化之

外，其青城、峨嵋、益登、慈母、繁陽、蟠冢，亦各有洞天，不在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之數。洞之仙曹，如人間郡縣聚落耳。不可一一詳記之也。旬日之間，忽然夫婦俱去。

右陽平治山。山中有主簿治、嗣師治、係師治。

第二鹿堂山治

治在漢州綿竹縣界北鄉，去成都三百里。上有仙室、仙臺，古人度世之處。昔永壽元年，太上老君將張天師於此治上，與四鎮太歲大將軍、川廟百鬼共折石爲要，皆從正一盟威之道。山有松栢、五龍仙穴，能通船渡，持火入穴，三日不盡。治應亢宿，號長發之，治王八十年。

第三鶴鳴神山上治

治在其上，山與青城天國山相連，去成都二百里。在蜀郡臨邛縣界，徑道三百里，世人不知之。馬底子、何丹陽得道處。治前三水共成一帶，神龍居之。有四金釘、二石金銀，蠶三斛，亦言尹喜主之。治應氏宿，賤人發之，治王六十年。《神仙傳》云：張天師遇中國紛亂，乃入蜀鶴鳴山學道也。

第四瀛沅山治

治在彭州九隴縣界，與鹿堂山治相連。其間八十里，去成都二百五十里。有果松神草，服之昇仙。又有四龍起騎之門，范蠡主之。治應房宿，庶人發之，治王二十年。

第五葛瓊山治

治在彭州九隴縣界，與瀛沅山相連。去成都縣二百三十里，去陽平治水口四十八里。昔賢於此得道。上有松栗山，高六百丈。治應心宿，道人發之，治王九十年。南康王太尉中書令韋公皋爲成都尹，相國張公之愛婿，而量深器大，舉止簡傲，不狎於俗。張公奕世相家，德望清貴，舉族皆輕侮於韋，以此見薄，亦未之悟也。忽夢二神人謂之曰：天下諸化，領世人名籍。吾子名係葛瓊，祿食全蜀，富貴將及，何自滯耶？勉哉行矣！異日當富貴，無以葛瓊爲忘也。由是韋有干祿之志，謀於其室家，復勉勵之，以粧奩數十萬金，資其行計。既達秦川，屬歲饑久雨，因知友所聘，署隴州軍事判官。俄而駕出奉天，郡守奔難行在。皋率土客甲士，饋輓軍儲，以申扈衛，以功就拜防禦使。復請赴覲行朝，德宗望而器之。既

平寇難，大駕還京。以功檢校右僕射、鳳翔節度使。懇讓乞改西川，乃授西川節度，與張公交代焉。擁師赴任，張假道歸闕以避其鋒。既而累年蜀境大穰，金帛豐積，南詔內附，乞爲臣妾。威名益重而貢賦不虧，朝廷倚注，戎蠻懾伏。由是請許南詔置習讀院，入質子、學生習《詩》、《書》、《禮》、《樂》。公文翰之美，冠於一時。南詔得其手筆，刻石以榮其國，而葛瓚之事久已忘矣。又夢二神人曰：富貴而忘所因，其何甚耶！公夢覺流汗，驚駭久之，乃躬詣雲林，炷香禱福，遂命工度木，揆日修崇作南宮飛閣四十間。巨殿修廊，重門邃宇，範金刻石，知無不爲。支九隴租賦於山下阿屯輪貯，糗糧山積，匠石雲起，自製碑刊於洞門之側，上構層樓，揀選僮七十人以供灑掃，良田五百畝以贍齋儲。在鎮二十餘年，封至王爵矣。即本命丁卯，屬葛瓚化也。

第六庚除治

山去平地三百九十丈，在廣漢郡綿竹縣西，去縣五里，去成都二百八十里。上常有仙人來往，可以度厄養性。昔張力得道之處，山有二石室，三龍頭，淮水遶之。治應尾宿，當道士發之，治王始終。

第七秦中治

主神仙在廣漢郡德陽縣東九里，去成都二百里。其山浮，昔韓衆於其上得仙。前有大水，東有道徑於漢洛。治面有大石銅爲誌。治應箕宿，癩人發之，治王始終。

第八真多治

山在懷安軍金堂縣，去成都一百五十里。山有芝草神藥，得服之令人壽千歲。山高二百八十丈，前有池水，水中神魚五頭。昔王方平於此與太上老君相見。治應斗宿，女人發之，治王七十年。

無極元年十月五日，真正無極太上立治中八品氣要訣在掌中。

第一昌利治

山在懷安軍金堂縣東四十里，去成都一百五十里，昔蜀郡李八伯初學道處。八伯，唐公房之師也。遊行蜀中諸名山，常自出戲於成都市，暮宿於青城山上，故號爲八伯也。其山南有一石室，容八十人，前有三龍門爲誌。治應牛宿，狂惑人發之，治王五百年。

第二隸上治

宮觀仙境總部

山季子先生學道飛仙。治在廣漢郡德陽縣東二十里。山有二石室，有一神井。白鹿、白鶴、白鳩時來飲之。有石在治前，與綿毋治相連。西有赤石溪，上有三松爲誌。山去平地二千九百丈。昔中山衛叔卿於此得道，治應女宿，貧賤人發之，治王百年。

第三涌泉山神治

昔廣漢馬明生學道得仙，太上老君至此化形住此。治在遂寧郡小漢縣界，上有泉水，治萬民病，飲之無不差愈，傳世爲祝水。治去成都二百里，有懸崖百丈，近綿水，猴猿百鳥來在其間。治應虛宿，野人發之，治王三十年。其山小而高，四向有遊道。

第四稠梗治

在犍爲郡新津縣，去成都一百一十里，汶山江水經焉。山高去平地一千七百丈，昔軒轅學道之處也。治左右有連岡相續，西北有味江水。山亦有芝草仙藥，可養性命。治應危宿，貴人發之，治王五十年。

第五北平治

在眉州彭山縣，去成都一百四十里。山上有池水，縱廣二百步，中有神芝藥草，食之與天相久，昔越人王子喬得仙。治應室宿，道師發之，治王四十年。一名碛山治。

第六本竹治

山在蜀州新津縣，去成都一百二十五里。山高一千三百丈，上有一水，有香林在治陌北，有龍穴地道通峨嵋山，上有松，昔郭子聲得道之處也。後有林竹，西去十五里通鶴鳴山。前水中常有神龍遊戲。治應壁宿，龍門吏人發之，治王五百年。

第七蒙秦治

山在越嶲郡臺登縣西，去城二十里，去成都一千四百二十里。治與越嶲郡隔河水，前有小山，後有大山，高一千丈。昔伊尹於此山學道。上有芝英金液草，服之得度世。後有漢中郡趙昇得道於此。治應奎宿，凡人發之，治王九十年。

第八平蓋治

山在蜀州新津縣，去成都八十里。前山下有玉人，身長一丈三尺。昔吳郡崔孝通於此山學道得飛仙。山西有大江，南有長山，北有平川，中有

龍門。治應婁宿，陰人發之，治王千年。

無上二年正月七日，無爲大道玄真立下八品治氣要訣在掌中。

第一雲臺山治

在巴西郡閬州蒼溪縣東二十里，上山十八里方得，山足去成都一千三百七十里。張天師將弟子三百七十人住治上教化，二年白日昇天。其後一年，天師夫人復昇天。後三十年，趙昇、王長復得白日昇天。治前有巴西大水，山有一樹桃，三年一花，五年一實，懸樹高七十丈，下無底之谷。唯趙昇乃自擲取得桃子，餘者無能取之。治應胃宿，有人形師人發之，治王五十年。又云雲臺治山中有玉女乘白鶴，仙人乘白鹿，又有仙師來迎天師白日昇天，萬民盡見之。一云此天柱山也。在雲臺治前有立碑處。

《雲臺治中錄》曰：施存，魯人，夫子弟子。學大丹之道，三百年十鍊不成，唯得變化之術。後遇張申爲雲臺治官，常懸一壺如五升器大，變化爲天地，中有日月如世間；夜宿其內，自號壺天，人謂曰壺公，因之得道在治中。

第二灋口治

山在漢中郡江陽縣，去成都二千九百二十里。陳安世於此山上學道得仙。安世，京兆人也。漢中水過其前山，一名平元山，西有長山，東有流海，帝王所住，有青龍門。治應昴宿，俗人發之，治王五百年。

第三後城山治

在漢州什邡縣，昔晏子然於此山上學仙得道。左有大水，後有重山。山有神芝，服之壽千歲。一名黃陵山，南有長山，北有青龍，東有松柏爲誌。治應畢宿，凡人發之，治王八十年。

第四公墓治

在漢州什邡縣，去治一百里，昔蘇子於此山學道得仙。一名北逢仙山，南有石坎，北有懸流水。治應觜宿，病人發之，治王七十年。

第五平岡治

山在蜀州新津縣，去成都一百里，昔蜀郡人李阿於此山學道得仙，白日昇天。治應參宿，道士發之，治王二十年。北有三重曹溪，南有特山爲誌。

第六主簿山治

在邛州蒲江縣界，去成都一百五十里。蜀郡人王興於此學道得仙。一名秋長山，南有石室玉堂，松栢生其前。治應井宿，徹人發之，治王八十年。

第七玉局治

在成都南門內。以漢永壽元年正月七日，太上老君乘白鹿、張天師乘白鶴，來至此坐局脚玉麻，即名玉局治也。治應鬼宿，千丈大人發之，治王三世。

第八北邙山治

在東都洛陽縣，梁水在治左，務成子於此得道。大黃出東，亢泉南流。治應柳宿，仙聖發之，治王六十年。

《玄都律》第十六云：治者，性命魂之所屬也。《五嶽名山圖》云：陽平治屬金，屬角星。鹿堂治金，亢星。鶴鳴治木，氐星。治沅治土，房星。葛瓚治火，心星。庚除治火，尾星。秦中治水，箕星。真多治金，斗星。

右八治是上品，並是後漢漢安元年太上老君所立。

昌利治土，牛星。隸上治火，女星。涌泉治木，虛星。稠梗治火，危星。

北平治金，室星。本竹治木，壁星。蒙秦治火，奎星。平蓋治土，婁星。

右八治是中品，置如前云。

雲臺治木，胃星。灋口治木，昴星。後城治土，畢星。公墓治金，觜星。

平岡治水，參星。主簿治金，井星。玉局治水，鬼星。北邙治土，柳星。

右八治是下品，置如前云。

岡氏治水，星。白石治金，張星。鍾茂治水，翼星。具山治土，軫星。

《地圖》云：此四治在京師東北。

右此四治是張天師所加。充前二十四治，合成二十八治，上應二十八宿。

平公治屬水，配湧泉治。公墓治屬土，配稠梗治。天台治屬土，配本竹治。瀨鄉治屬金，配昌利治。樽領治屬金，配雲臺治。代元治屬金，配雲臺治。和里治屬火，配隸上治。瀛沅治屬金，配昌利治。

右是天師更加此八治，以配八品，周布四海，鎮國化人也。

《太真科》下卷所說云：第一別治有四者：

第一具山治，第二鍾茂治，第三白石治，第四岡氏治。

右四品，在外名別治，於內名備治。備治足二十八也，則與三八別也。

第二遊治有八者：

第一吉陽治，第二平都治，第三河逢治，第四慈母治，第五黃金治，第六太華治，第七青城治《五符經》作青城山，第八峨嵋治。

右八品是遊治也。

第三配治有八者：

第一代元治，第二樽領治，第三瀨鄉治，第四天台治，第五八慕治，第六平公治，第七利里治，第八瀛沅治。

右八品是配治也。

第四正治二十有四者：

第一北邙治，第二玉局治，第三主簿治，第四平岡治，第五公慕治，第六後城治，第七灋口治，第八雲臺治。

右是下品八治也。

第一平蓋治，第二蒙秦治，第三本竹治，第四稠梗治，第五北平治，第六湧泉治，第七隸上治，第八昌利治。

右是中品八治也。

第一真多治，第二秦中治，第三庚除治，第四葛瓊治，第五瀛沅治，第六鶴鳴治，第七鹿堂治，第八陽平治。

右是上品八治也。

第五星宿治二十有八，名上治，一名內治，又名大治，又名正治，是上皇元年七月七日，無上玄老太上大道君所立上、中、下品。

二十八宿要訣

第一角宿，上治無極虛無無形，下治陽平山。

第二亢宿，上治無極虛無自然，下治鹿堂山。

第三氏宿，上治無極玄元無爲，下治鶴鳴山。此三治主辰生。

第四房宿，上治虛白，下治瀛沅山。

第五心宿，上治洞白，下治葛瓊山。此二治主卯生。

第六尾宿，上治三一，下治庚除山。

第七箕宿，上治三元，下治秦中山。此二治主寅生。

第八斗宿，上治三五，下治真多山此一治主丑生。右上八品無上治。

第九牛宿，上治九天，下治昌利山。

第十女宿，上治五城，下治隸上山。此合前三治主丑生。

第十一虛宿，上治元神，下治湧泉山。

第十二危宿，上治丹田，下治稠梗山。此二治主子生。

第十三室宿，上治常先，下治北平山。

第十四壁宿，上治金梁，下治本竹山。此二治主亥生。

第十五奎宿，上治六府，下治蒙秦山。

第十六婁宿，上治太一君，下治平蓋山。

右中八品玄老治之。

第十七胃宿，上治五龍，下治雲臺山。此合前三治主戌生。

第十八昂宿，上治隨天，下治灋口山。

第十九畢宿，上治六丁，下治後城山。此二治主酉生。

第二十觜宿，上治十二辰，下治公慕山。

第二十一參宿，上治還身，下治平岡山。此二治主申生。

第二十二井宿，上治拘神，下治主簿山。

第二十三鬼宿，上治無形，下治玉局山。此非人所生。

第二十四柳宿，上治聚元，下治北邙山。此三治主未生。

右下八品太上治之。

太上漢安二年正月七日中時，二十四治上八、中八、下八以應二十四

氣，付天師張道陵。

二十八治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六《天下名山二十八治》

第一，陽平治。上應角宿，下管金命人祿壽禍福。

陽平治山在蜀都繁縣界，去城一百八十里道，由羅江水兩岐山口入，水道四十里，治道東有龍門，拒守神水，有二栢生其上。西南有大泉，決水歸東。天師子嗣師諱自靈真君，以光和二年正月十五日於此山上昇立碑一雙，見在治門焉。

第二，鹿堂治。上應亢宿，下管金命人祿壽禍福。

鹿堂山治在蜀都繁縣界，北鄉去城三百里，上有仙室，仙臺，古人度世之處。

第三，鶴鳴治。上應氏宿，下管木命人祿壽禍福。

鶴鳴山治，山頂與青城山、天相山相連，去成都二百里，在蜀郡郫縣界。徑道三百里，世人不知昔馬底何丹得道處。治前，三水合成一帶，神龍居之。古有四獸頭，金釘簪二石上，金銀蠶二斛，又云尹喜先生主之。又《神仙傳》云：昔張天師世亂遇中國戈甲，乃於鶴鳴山學道上昇處。

第四，離沉治。上應房宿，下管土命人祿壽禍福。

離沉山治在蜀郡繁縣界，與鹿堂治相通。其澗八十里，去成都二百五十里，上有百果靈松神草，服之長生，是四龍神騎之門。昔范蠡得道上昇之處。

第五，葛瓊治。上應心宿，下管火命人祿壽禍福。

葛瓊山治在蜀都繁縣界，與離沉山相連，去成都縣二百三十里，去陽平治水口四十八里。昔楊仙賢魯女得道處，山上生金粟、玉芝，服之長生，山高六百丈。

第六，庚除治。上應尾宿，下管土命人祿壽禍福。

庚除山治去平地三百九十丈，在廣漢郡陽泉縣界，西去縣五里，接成都三百八十里。上有神仙往來，可以避世養生，有張力士、趙昇真人得道上昇處，山有二石室，三龍口淮水邊之。

第七，秦中治。上應箕宿，下管水命人祿壽禍福。

秦中山治在廣漢郡綿竹縣東九里，去成都二百里，其山昔韓衆真人於此得道，立鐵符於山前，有大水，東有道經於漢谷，古有大石銅爲銘誌，見在。

第八，真多治。上應斗宿，下管金命人祿壽禍福。

真多山治在廣漢郡新都縣，去成都一百五十里，山有芝草神藥，服之長生，壽延千歲。山高二百八十丈，前有池，水口有神魚，五頭，昔南極真人王方平，於此修道遇金闕老君授以道要。

第九，昌利治。上應牛宿，下管土命人祿壽禍福。

昌利山治在廣漢郡雒縣東四十里，去成都一百五十里，昔成都李八百、韓千秋學道處。八百即唐房卿之師也。遊行蜀中名山，常出戲翫都市，暮宿青城山上，故號曰八百。山南有一石室，可容百人，前三龍門，右有石誌存焉。

第十，隸上治。上應女宿，下管火命人祿壽禍福。

隸上山治在廣漢郡德陽縣界，東北一百二十里，山有二石室，神井一所，生白鹿、白鶴、白鳩，來往如人。治與綿毋相連，西石溪上，有三松爲記。山去地高二千九百丈，昔季子先生衛叔卿於此得道上昇處。

第十一，涌泉治。上應虛宿，下管木命人祿壽禍福。

涌泉山治在昔廣漢，馬明生於此學道，遇太上老君至此，授化形之法。治在遂寧郡小漢縣界，上有泉，能救萬病，服之立愈。古傳云：祝水治，去成都二里，有懸崖百丈，猿猴百鳥翱翔其間，其山小而高，四向皆遊徑往來。

第十二，稠梗治。上應危宿，下管火命人祿壽禍福。

稠梗山治在犍爲郡南安縣，去成都一百一十里，汶口山江水九里，山高去城一千七百丈。昔軒轅黃帝於此山修道，遇九天聖母下降，授帝丹經兵法。治左右有壑相續，西北有味江水，山多芝草靈藥，服之延年矣。

第十三，北平治。上應室宿，下管金命人祿壽禍福。

北平山治在犍爲郡南安縣，去成都一百四十里，山有池，水廣二百步，中有神芝草藥，食之長生。昔越人王子喬，與青城甯真君曾居此修道，一名斜山治。

第十四，本竹治。上應壁宿，下管木命人祿壽禍福。

本竹山治在犍爲郡南安縣，去成都一百二十五里，山高一千三百丈，上有一水，有香林。在治北，有龍穴洞中透峨嵋山，上有桂栢，昔郭子聲得道處。後有林竹，西去十五里，鑿通鶴鳴山中，山前水尾常有龍遊戲其中焉。

第十五，蒙秦治。上應奎宿，下管火命人祿壽禍福。

蒙秦山治在萬郡邛都縣西，去郡城二十里，去成都一千四百里，治與越嶲郡隔河水，前有小山，後有大山，高一千丈，昔伊尹於此學道上昇處。產金液草，服之長生。

第十六，平蓋治。上應婁宿，下管土命人祿壽禍福。

平蓋山治在犍爲郡武陽縣，去成都八十里。山下有洞穴，中有玉人一丈三尺，金匱三所。昔吳郡崔孝通於此學道上昇，山有大江，南有長生泉，北有平川龍門。

第十七，雲臺治。上應胃宿，下管火命人祿壽禍福。

雲臺山治在巴西郡閬中縣西，去六十里，山足去成都一千三百七十里，張天師弟子四百人，治中修鍊。漢安二年，白日上昇，自後天師門人王長、趙昇亦於此修鍊丹藥，服食昇天，治前巴西大水，山崖中有一桃株，三年一花，五年一實。在懸崖七百丈下，有無底之谷，惟趙昇擲身取桃，獻天師，餘無人取得。治中常有玉女乘白鶴、白鹿忽至迎天師白日上昇，萬民皆見，即天柱山也。於雲臺治前立雙碑，見在。

第十八，瀘口治。上應昂宿，下管木命人祿壽禍福。

瀘口山治在漢中郡江陽縣，去成都二千九百二十里，漢中水過其山，一名平元山，西有長山，東有流海，水帝所治，號曰青龍門。陳安世於此學道上昇飛仙，安世即京兆人也。

第十九，後城治。上應畢宿，下管土命人祿壽禍福。

後城山治在漢中郡南鄭縣。前有大水，後有重山。生神芝千歲不死，一名黃陵山，南有長山，北有青龍山，東有松柏爲記，昔夏子然於此學道上昇處。

第二十，公慕治。上應猪宿，下管金命人祿壽禍福。

公慕治在漢中郡南鄭縣，去治一百里。一名北逢仙，山南又有石坎，北有懸流。昔蘇子於此學道處。

第二十一，平罡治。上應參宿，下管水命人祿壽禍福。

平罡山治在犍爲郡南安縣，去成都一百里，北有曹溪，三重南犍爲誌，昔蜀人李阿於此得道上昇處。

第二十二，主簿治。上應井宿，下管金命人祿壽禍福。

主簿山治在犍爲縣界，去成都一百五十里，一名秋長山，南有石室、玉堂，松柏生其前。昔蜀人王興於此修道處。

第二十三，玉局治。上應鬼宿，下管水命人祿壽禍福。

玉局山治，在成都南門左二里。永壽元年正月七日太上老君乘白鹿，張天師乘白鶴至此地，神湧出玉局，來乘觀雲座授道要訣付天師，局床脚四石，見在玉局治前。

第二十四，北邙治。上應柳宿，下管土命人祿壽禍福。

北邙山治在河南府洛陽縣，梁木在治左右，有大黃出東穴泉南流。昔務成子得道處。已上二十四治，皆有州縣去處，又張天師地圖云：此四治名山，在京師東北，未詳州縣所管。

第二十五，正互治，在蘭武山。上應星宿，下管水命人祿壽禍福。

第二十六，白石山治，在左極山。上應張宿，下管金命人祿壽禍福。

第二十七，鍾茂治，在飯陽山。上應翼宿，下管水命人祿壽禍福。

第二十八，具山治，在元東山。上應軫宿，下管土命人祿壽禍福。

崑崙

論說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二六《十洲三島部·三島·崑崙》一號曰崑崙。在西北戌地，北海之亥地。地方一萬里，去岸十三萬里。又有弱水周迴繞匝。山東南接積石圃，西北接北戶之室，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至承淵之谷，此四角大山實崑崙之支輔也。積石圃南頭是王母宮。王母告周穆王云：山去咸陽三十六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有三角山，方廣萬里，形如偃盆，下狹上廣，故曰崑崙山三角。其一角干辰之輝，名曰閭風嶺；其一角正西，名玄圃堂；其一角正東，名崑崙宮。其一角有積金爲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所。其北戶山、承淵山入有墉城，金臺玉樓相映，如流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

房。景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也，真官仙靈之所宗。上通瑤璣，元氣流布五常玉衡，理九天而調陰陽，品物群生，希奇特出，皆在於此。天人濟濟，不可具記。此乃天地之根紐，萬度之綱柄矣。是以太上名山鼎於五方，鎮地理也；號天柱於珉城，象綱輪也。諸百川極深，水靈居之，其陰難到，故治無常處，非如丘陵而可得論爾。乃天地設位，物象之宜，上聖觀方，緣形而著爾。乃處玄風於西極，坐王母於坤鄉。昆吾鎮在於流澤，扶桑植於碧津。離合火精，而光獸生於炎野；坎總衆陰，是以仙都宅於海島。艮位名山，蓬山鎮於寅丑；巽體元女，養巨木於長洲。高風鼓於群龍之位，暢靈符於瑕丘。至妙玄深，幽神難盡測。真人隱宅，靈仙所在，六合之內，豈唯數處而已哉！此蓋舉其標末耳。臣朔所見不博，未能宣通王母及上元夫人聖旨。昔曾聞之於得道者，說此十洲大丘靈阜，皆是真仙隕墟，神官所治。其餘山川萬端，並無睹者矣。其北海外又有鍾山，在北海之子地，隔弱水之北一萬九千里，高一萬三千里，上方七千里，周旋三萬里。自生千芝及神草四十餘種。上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舍，天帝君治處也。鍾山之南有平邪山，北有蛟龍山，西有郅草山，東有東木山。四山，鍾山之枝幹也。四山高鍾山三萬里，宮城五所。如一登四面山，下望見鍾山耳。四面山，帝君之城域也。又仙人出入道徑，自一路從平邪山東南入穴中，乃至內長生島中紫石室宮，九老仙都治處，仙官數萬衆。記之。

方丈

論說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二六《十洲三島部·三島·方丈》 方丈洲在東海中心西南東北岸正等。方丈面各五千里。上專是面龍所聚者。金玉琉璃之宮，三天司命所治之處。群仙若欲昇天者，往來此洲，受太上玄生錄。仙家數十萬，瓊田芝草課計頃畝，如種稻狀。亦有石泉，上有九原丈

人宮主，領天下水神及龍蛇巨鯨陰精水獸之輩。

蓬丘

論說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二六《十洲三島部·三島·蓬丘》 蓬萊山是也。對東海之東北岸，周迴五千里。北到鍾山北阿門外，乃天帝君總九天之維，貴無比焉。山源周迴，具有四城，其中高山當心，有似於崑崙也。昔禹治洪水既畢，乃乘躋車度弱水而到此山，祠上帝於北阿，歸大功於九天。又禹經諸五嶽，使工刻石識其里數高下，其字科斗書，非漢人所曉。今丈尺里數皆禹時書也。不但刻削五嶽，諸名山亦然。其所刻之處獨高耳。今書是臣朔所具見。其王母所道諸靈數，禹所不履，唯書中夏之名山耳。臣先師谷希子者，太上真官也。昔授臣崑崙、鍾山、蓬萊山及神州真形圖，昔來入漢，留以寄所知故人。此書又尤重於五嶽真形圖矣。昔也傳受年限正同耳。陛下好道思微，甄心內向，天尊下降，並受傳寶祕。臣朔區區，亦何嫌惜而不上所有哉？然術家幽事，道法隱祕。某師云，師術泄則事多疑，師顯則妙理散，願且勿宣臣之言意也。武帝欣聞至說，明年，遂復從受諸真形圖。常帶之，則候八節常朝拜靈書，求脫屣焉。朔謂滑稽，都虛其心，故弄萬乘，傲公侯，不可得而師友，不可得而喜怒，故武帝不能盡至理於此人矣。

王屋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一，王屋山天壇峰絕頂，高一百二十里，洞周迴一萬里。名小有清虛之天，即杜沖王褒爲小有天王清虛真人所理，在洛京王屋縣。

杜光庭《天壇王屋山聖迹記》 蓋聞天玄設象，運日月以璇衡，地道綱維，布山河而列政。有王屋山者，在洛陽京北百餘里，黃河之北，勢雄氣壯，岡阜相連，高聳太虛，倚懸列宿，西接於崑丘，東連於滄海。謹按《龜山白玉上經》曰：「洞天週迴萬里，山水之源。」《圖經》曰：「上則接於崑丘，下即侵於蓬島，最高者首名天壇山也。」《黃帝內傳》云：「爲之瓊林臺。」《真誥》云：「瓊林者，即清虛小有之別天也。」其下即生泡濟之水，中有水芝，人得服者長生耳。昔黃帝上壇，見一級，高可及二丈許，下石二級，可高七十尺許，四方壁立，迺造化融成。黃帝于此告天，遂感九天玄女西王母，降授《九鼎神丹經》陰符策，遂迺克伏蚩尤之黨，自此天壇之始也。其上多石，可生草木，實爲五嶽、四瀆、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神仙朝會之所。每至三月十八日及諸元會日，五更之初，天氣晴明，輒聞仙鐘從遠洞中發寥寥之聲，清宛可入耳。將日出，則赤氣炯炯，可以見生死之形狀，觀天地之變化；當曉時分別之際，則聞仙鶴報曉，往往飛嘶下地，象小於家鷄，其毛如雪。又壇心有石燈臺，四門中高可丈餘，製造甚奇，鎮於洞天。諸元會日，靈山真聖皆朝會壇所，考校學仙之人，及世間善惡籍錄之案；是日往往則陰雲蔽固，竟日方散；是日有道之士，學修仙之人，投簡奏詞醮謝。其下壇隅，有《造石燈臺小碣記》云：「天寶八年，新安尉公使內使宮圖令符筵喜，因爲國爲民醮壇置碣。陰刻盧仝、高常、嚴固，至大和五年，凡字缺損。壇心高突，秀出群峰，每日初出，影西度掩西方山脊，亦可及千里餘。上無飛鳥，風若松聲，太虛中孤危而四面無礙，人立于上，沖和血氣，狀如勇心，直脛而立，目視歷歷，亦可自辯其形影，似憑高眺遠，飛越崖谷，長天未曉，身若浮萍。又如精氣所乘，飈不得落，此果乃真仙遊行之處也。心若不忘，銷燦其精

魄耳，似有怖懼。凡有道之士，身若輕舉，天明日朗，則夜聞人語笑之聲，或簫鼓奏于其上。又壇西有懸泉，名曰太一泉，其水味甘如醴，其泉水流如線，落在石竄中，深可數尺，千人飲之不耗，經年不汲如故。次西一石巖，名曰黑龍洞，洞上半崖高數十丈，有一洞，深二丈許，正射西北天門，名曰按雲庵，舊有葛梯，人登躡可到，昔太一元君修道于此。其太一泉水洑流其下，東爲濟水，其泉次南，有一巖曰紫金堂，昔軒轅黃帝駕憩于此沁堂側，其道徑甚嶮。至一石門，側身可上，乃至壇頂，其門名曰東天門，門東有換衣亭。壇頂上有三清殿，東西有廊廡，壇畔有四角亭，臨崖百尺，凭欄四望，南視嵩峰少室，大河如帶，西有王附山，東北有王母三洞壇，東北隅有一石，長丈餘，闊尺許，突出崖頭，下深百丈，登壇人供侍香火，朝拜王母三洞，心有恐怖者不敢上石，名曰定心石。北望祈城山，東北望太行，東觀日出，如生滄海，四面瞻視，群山卑如丘阜，方顯洞天之獨尊，高表神仙之聖跡。壇東一峰甚秀，名曰日精峰；壇西峰名曰月華峰；峰南一平嶺，號曰躡雲嶠，下有一澗，名曰避秦溝。西南下十八盤，次南曰仙人橋，東有伏龍嶺，南一小峰，名曰鷄子峰。次下仰天池，次南路有歇息亭。自壇頂至上方院八里，又曰中巖臺，乃司馬子微修行遊息之所。前下紫微溪，至陽臺觀八里，中有仙貓洞、不老泉，觀東有燕真人洗丹井，仍存在；陽臺觀東北百餘步，俗呼燕家泉；其觀前分八岡，名曰八仙岡。昔司馬承禎天師，河內溫城人也，乃西晉司馬宣王之後，今溫縣西二十里招賢城是也，尚有晉三帝墳在焉。唐睿宗皇帝女玉真公主好道，師司馬天師，天師住天台山紫霄峰後，睿宗宣詔住上方院。其司馬初師嵩嶽潘師正，師正師茅山王昇真，昇真師華陽隱居陶仙翁，其四世不失正道。唐明皇即位，於開元十二年勅修陽臺觀，明皇御書寥陽殿榜，內塑五老仙像。陽臺有鐘一口，上篆六十四卦，曰萬象鐘；有壇曰法象壇；有鐘樓名曰氣象樓。殿西北有道院，名曰白雲道院，司馬號白雲先生，有亭曰松亭，有先生廟堂，先生撰文一部，曰《白雲記》，篆書別爲一體，號曰金剪刀，流行于世。先生未神化時，注《太上昇玄經》及《坐忘論》，亦行于世。至開元十五年八月十五日，有雙鶴繞壇西北而去，彼時白雲自堂中出，聞簫韶之音，此先生顯化之驗也。王屋縣宰崔日用聞奏，明皇異之。先生神化時，年八十有九，謚贈銀青光祿大夫，謚白雲先生。

堂西壁上畫先生遊行，乘駕黃犢車，白雲步步相隨。觀西有山神廟，即王屋山神也，天寶年，其神用陰兵助郭子儀破安祿山，後明皇封爲總靈明神天王，仍勅修其廟。觀南有太山廟，南王屋縣去西八里，有藏花洞，其水春綠夏赤，秋白冬紫，水味甘美。壇東南附山，名青羅峰，下有青羅仙人觀，碑存焉。壇北有五斗峰，通麻籠、藥櫃二山。王屋山中有洞，深不可入，洞中如王者之宮，故名曰王屋也。藥櫃山次東，有趙老鑣，昔趙真人修道于此，及四真人煉丹于此，有石室二十餘間，霍仙人修煉于此，名霍師堂。壇東南有山名齊嶺，下有山名垂簪峰。又側有清虛小有洞，洞內周游萬里，昔唐建三清殿及清虛觀，其洞內因兵火居民避亂，穢氣所觸，民出後，有石落塞合洞門。《真誥》云：其洞中日月晝夜光明，輝映朗接太虛，與外日月無異，此乃爲日月伏根也。日曰神精，月曰陰精，明照在洞天之中，天亦高大，星宿雲氣，無草木萬類。其洞宮之中，有金玉樓殿，及多寶貝、黃金、瑠璃、瓊璧，不可名狀，有五闕五山，加於五嶽，上生紫林、方華、星體、金津、碧毫、朱靈，夜絜細實，並壺中洞天之所生也，人得食之，乃長生神仙矣。洞主王君掌校仙籍、善惡之錄，處事其中矣。太素三元上道君遣青真左夫人郭靈蓋、右夫人楊玉華、賁神策玉璽，見授王君爲太素清虛真人，領清虛小有洞天。王分主四司，左保上公，治王屋山洞天之中，給金童玉女各三百人，掌《上清玉章太素寶玄祕籍》，《上品九仙靈文》，《山海妙經》盡掌之焉。又總洞中明景三天寶籙，得乘龍跨虎，金輦瓊輪八景飛輿，出入上清，受事太素，寢宴太極也。小有洞天者，乃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之宗首也。仙都所宗，太上所保，故重其任，以委群真矣。元始天王曰：夫小有洞天者，是十大洞天之首，三十六小洞天之總首也。齊嶺東一山，名曰玉陽山，山東次南有瀑水如練，長百尺，落半崖澗下，有深潭，名曰攬鐘泓，其山名西玉陽山。靈都宮東北有山，名東玉陽山，山有洞深百尺，國家時投金龍于此。洞傍有一憩鶴臺，高數丈，上有鶴跡存焉。昔因周靈王太子王子晉，與師浮丘公游天壇回，憩鶴于此。天壇四面附山峰巒澗嶺、泉谷勝跡、總目于後。

頌曰：王屋天壇福地玄，請虛小有洞天仙。無窮勝境於人物，有憾神通今古傳。

雜錄

唐睿宗《賜司馬天師白雲先生書詩並禁山勅碑》（杜光庭《天壇王屋山聖迹記》）睿宗大聖皇帝書：敬問天台山司馬鍊師：惟彼天台，凌于地軸，與四明而蔽日，均八洞而藏雲，珠闕玲瓏，琪樹璀璨，九芝含秀，八桂舒芳，赤城之域斯存，青溪之人攸處。司馬鍊師德超河上，道邁浮丘，高游碧落之廷，獨步青元之境。朕初臨寶位，久藉徽猷，雖堯帝披圖，翹心齧缺，軒轅御曆，締想崆峒，緬惟彼懷，寧方此固。夏景漸熱，妙履清和，思聽真言，用祛蒙蔽，朝欽夕佇，迹滯心飛。欲遣使者專迎，或遇鍊師驚懼，故令兄往，願與同來。披叙不遙，先此無恙，故勅。二日

鍊師道實徵明，德惟虛寂，凌姑射之遐軌，激具茨之絕風，自任煉藥名山，祈真洞壑，攀地肺之紅壁，坐天台之白雲，廣成以來，一人而已。足可發揮仙圃，黼藻玄關，海嶽爲之增輝，風霞由其動色。弟子緬懷河上，側佇巖幽，鶴馭方來，鳳京爰降，對安期之鳥，聞稷丘之琴，順風訪道，諒在茲日。所進明鏡，規制幽奇，隱至道之精，含太易之象，藏諸寶匣，銘佩良深，故勅。二十八日

先生道風獨峻，真氣孤標，餐霞赤城之表，馭風紫霄之上，遁俗無悶，逢時有待，薏謁蓬萊之府，將還桐栢之巖，鴻寶少留，鳳裝難駐。閑居三月，方味廣成之言，別途萬里，空懷子陵之意。然行藏異跡，聚散恒理，今之別也，亦何恨哉！白雲悠悠，杳若天際，去德方遠，有勞□心，敬遣代懷，指不多及，故勅。十九日

開元神武皇帝勅：司馬鍊師以吐納餘暇，琴書自娛，瀟灑白雲，超馳玄圃。高德可重，薏違蘿薜之情，雅志難留，敬順松喬之意。音塵一間，俄歸葛氏之天台，道術斯成，項縮長房之地脉。善自攻愛，以保童顏，志之所之。略陳鄙什，既叙前離之意，仍懷後別之資，故遣此書，指不多及，勅。十五日

衛瓘《唐王屋山中巖臺正一先生廟碣》古之所謂列仙者，執大全

以御于自然，遊無參以至于不死，旁午衆妙而登夫大元，蓋著自玄元，成於天師，備諸簡寂，而詳乎貞白。得貞白之道者曰昇玄，昇玄以授于體玄，自三真在天，群學無主，主道之柄，必將有人。天以司馬真人爲木鐸歟？不然，玄標靈符，適駿若是。尊師族司馬氏，世居溫晉彭城，王權之後，隨親侍都督晟之孫，皇代襄滑二長史仁最之子。夫軒冕奕世，是謂令緒，忠賢繼出，必生異人。故子阿推惠，許真於降跡，初成行慈，茅君所以升道，抑有由也。宗師諱承禎，字子微，法號道隱。生而能言，幼而知道，天錫奇表，神仙正性，老壯大旨也。引而伸之，楊許內學也，默而存之。潔其行，聳其德，識窮精微。思入虛極，議者謂冥冥之翻，不可屈而致，年二十一，始服巾褐入道，師體玄先生，先生中嶽之隱几者也。尊師神凝用簡，情汰事落，其秉操不可瀆，其執勤不知倦，體玄乃洗然異之。他日以《金根上經》、《三洞祕錄》、許真行事、陶公微旨，盡授于我尊師。高悟獨得，虛融大通，發揮道真，出入玄奧。嘗夢有鳳鳥銜璽，置於法案，刻曰授君東華上清真人，由是實其壽，神其行，聽於氣，息於踵，則七日而外物，三月而遺形，一年而遊於無有矣。且鑿坯而遁其隱跡，非應物也，狂歌而遊其內修，非教人也；吐騰奇術而眩愚，非保真也；偃仰下位其容身，非高世也。尊師是以務弘道不滯其用，方善救不寧其居，入觀聖上，九重肅廣成之謁，出應時賢，群公交予訓之請，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虛受以曲成，廣照以吹萬。或外符能鼓其動，或內鍵善閉其關，或燕處而潛偶群真，或冥升而密行上界，斯則不可測已。而後遊句曲，步華陽之天，棲桐栢，入靈墟之洞；尋大霍，采金瓶之實；登衡山，窺石廬之祕，皆山鬼貢藥，天真授經，猛獸護門，野禽繞座，若此又不可備論也。開元十二年，天子修明庭之渙，思接萬靈，動汧水之駕，獎邀四子，乃徵尊師入內殿，受上清經法，仍於王屋山置陽臺觀以居之。師以王屋小有之天，總真之府，景氣幽欬，神祇會昌，矧吾道苟行，奚適不可，翻飛投足，遂有終焉之志。更於觀之乾維高丘之午，窮極絕界，得中巖臺，上直大壇，下繚大阜，巨木圓抱，鳴溪中洛，每養龍大谷，相鶴中峰，療金洞之衆香，吸石窗之鮮氣，有日矣。初，隱居抄撰道書，爲《登真隱訣》，其存修之道，率多闕文，尊師乃著《修真祕旨》十二篇，見行於世。至如發晨蘊以陳呪，步宵壇以飛章，迴冥威於三官，走故氣於

百鬼，一以皇極增峻，息金革水旱之虞，一以人寰載清，無流庸疵癘之微，亦尊師之力也。抱一守寂，反道歸根之詳既洎，鍊景迴元，乘飈蹈氣之術又備，可以遙遙造物，保合大均，觀變化而沖和其心，撫陰陽而寥廓其眦，豈兩儀之細而同其濁質，萬化之雜而拘其清神哉！歲乙亥，夏六月十八日，顧謂近侍曰：吾已受職玄都，不復得住。遂部署封檢，將若遠適。迨昏，有赤雲繚繞，摩地而來，簫聲泠然，乘空而去，衆咸驚駭，謂必上昇。遽多戶而入，已蛻形矣。越二十一日，群弟子相與瘞杖舄於西北之松臺，制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曰貞一，並自上製碑，申寵章也。門人曰：尊師之生也，五百世甲子矣，常見體如寒松，心若明鑑，居絕憂喜，生無嗜慾。昔住嵩嶂，則後阜松生；及移臺嶺，則東壁泉湧；幽居於南嶽，則玄鶴蔽野；坐忘於茲山，則綵雲滿室，若乃高姿逸軌，近類華陽，俄聞偉藝，遠齊抱朴，其善誨善誘，則常以爲己任，若性與天道，亦不可得而聞。宜其馳轅於妙門，遊刃於真宰，邁玄德而同世恤，宣至理而障群僞，及揮斥萬仞，翱翔四空，凝冰者理順，捕影者心伏，戲，豈古登天遊霧而不死者夫。河東郡寶鼎縣主簿司馬綱，師之猶子也，餐味密訓，倘伴精廬，禦侮道門，翹足仙事，乃恢張遺寢，制造新廟，將謂靈仙不妄，且以虔奉有所考室也。侈而太之立主也，尸而祝之，徒見反宇。蓬蓬高松沓翠，靈響虛應，圓光夜燭，亦神異也。僉惟昔之得道者，智有如江如海惟深也，我師則無不在，德有如丘如陵其高也，我師則不可，升故塞于瀛縣，馨于圖史，豈遊其門者能象其迹而綴其美乎？誠以立祠者表靈之道，刻石者弘教之端，思存乎阜鄉之遺風，景行乎霽平之故事，若述作之奇偉，見于萃集，感應之幽微，存乎內傳云爾。乃作頌曰：

大元混茫，上境遼廓。沖用斯應，翰飛是託。道其深微，人孰營度。不有真匠，疇能係作。偉哉真匠，乘運挺生。超乎長存，隱乎無名。玄退首出，道再演成。潤色大象，猗那之精。至精伊何，能修體妙。大象伊何，能勤廣照。周摩後學，緣飾垂教。弱喪知歸，晞光宵效。從道於中，以克大道。終處其厚，奄荒無有。七域昭賁，百靈奔走。夫生在命，此身能久。且曰無待，著名別仙。嗣武貞白，齊明稚川。解玉何地，迴旌幾年。靈廟之下，空瞻洞天。

委羽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二，委羽山，洞周迴一萬里，名大有空明之天，即司馬季主爲大有真人所理，係台州爾雅云應在海中。

西城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三，西城山，高二千丈，洞周迴三千里，名太玄極真之天。此即王方平真人所理，在梁州成都府西一千里，入西界。

西玄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四，西玄山，高二千七百丈，洞周迴一千里，名三玄極真之天，即裴真人所治，係華州人不可到入西界。

青城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五，青城大面山，高三千六百八十丈九尺，洞周迴二千里，名寶仙九室之天，即甯真人所理，黃帝曾問道，希夷真君授帝龍躋經之處。在蜀州青城縣。

彭洵《青城山記》卷上 青城山者灌之南山也。地濱大河，以西帶江青郭綿延不下百里。《元和志》謂：在青城縣西北三十里。《寰宇記》謂：在青城縣西北三十二里是也。自三皇時甯封棲真，黃帝問道，青城之名遂著。迨漢天師張道陵斬草除溷，講授丹經，白日沖舉，青城於是益顯。雖羽衣清脩棲遲岩穴後先不可殫述，而青城之名播諸冊籍艷稱無窮。《道書》云：青城爲神仙都會。《福地記》云：上有沒溺池、甘露芝草。《玉匱經》云：此第五大洞，寶仙九室之天。黃帝所拜奉爲五岳丈人，黃帝刻石拜謁，篆書猶存。天師立青城治於中。《五岳真形圖》云：青城洞天所在，其下別有日月分精所照。《御覽》云：黃帝遍歷五岳，封青城山爲五岳丈人，第五大洞，寶仙九室之天。連峰掩映，互相連接，靈仙所宅，靈異甚多。《名山洞天福地記》云：第五洞天，周迴二千里，名寶仙九室之天。《唐六典》：劍南道名山之一曰青城。《枕中記》云：鬼谷先生爲太元師，治青城山。《方輿勝覽》謂：青城一名赤城，又名青城都。陸放翁亦云：青城一名赤城。杜光庭云：岷山連峰接岫千里不絕，青城爲第一峰。山有七十二小洞，應七十二候。八大洞應八節。

古常道觀《青城指南》 青城爲蜀名山，有聞遠古，歷漢晉唐宋尤顯，在今蜀西灌縣西南四十里，《書·禹貢》載岷山導江，一名沃焦，《益州記》稱曰牧德，太史公西瞻蜀之岷山，又曰鴻濛，一名青城都，山形如城郭故名，爲第五大洞，寶仙九室之天，一名赤城，黃帝披山通道，徧歷五岳，封青城爲五岳丈人，一月之內，群岳再朝，六時灑水，以代刻

漏，其下別有日月分精所照，謂之伏辰之根，下照洞口，與人世無異，連峰接岫，千里不絕，山高三千六百丈，以高度表驗之，第一峰頂，高海面二千尺，大火地亦同，夷華頂，二千五百尺，大面山絕峰，三千尺，表亦互差，周匝二百五十餘里，前號赤城，後曰大面，其實一耳，有七十二洞，以應七十二候，八大洞，以應八節，其中五大洞，上應五星之宮，乃五帝所化也。

天倉諸峰，屹然三十有六，靈仙所宅，祥異甚多，有瑤林瓊樹，金沙玉田，甘露芝草，天池醴泉之異，絕峰之頂，煙雲常覆之，每日晴霽，不過六七度，南連峨眉，中有洞天諸靈書所藏。

龍躋先生所治也，先生嘗為陶正，通神幽隱，履蹈烈焰，隨煙上下，黃帝順下風禮問，受龍躋經，得御飛雲術，遂封五岳丈人，佩三庭之印。

漢張陵入蜀，亦隱於此，斬草除溷，倡設條教，化被蜀民，百姓翕然師之，後世立祠飾象，春秋崇奉，祺祥咨示，唐開元尊號儲福定命真君，中和間，再封希夷真君，坤輿輿區，峰連嶺屬，標靈跡者，青城為勝，星根月頂，風容雲骨，表裏森秀，彌數百里，見諸載籍，彰彰可考，故《洞天福記》云，青城周迴二千餘里，十洞天大小悉皆相通，信不誣也。

上清宮

論說

彭洵《青城山記》卷上 在高臺山者為上清宮。《吳船錄》云：上清宮在最高峰之頂，以版閣插石作堂殿，下視丈人直牆堵耳。《輿地紀勝》云：高臺山在丈人祠之西，晉立上清宮於上。山有列聖殿，今廢。按《新五代史·前蜀世家》云：王衍嘗與太妃遊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仙。衍自作甘州曲，述其仙狀。上下山谷，衍常自歌使宮人和之。又乾德五年，衍起上清宮，塑王子晉，尊以為聖祖至道玉宸皇帝，肖建及衍像，侍立左右。又於正殿塑元元皇帝及唐諸帝，備法駕朝之。《益州名畫錄》云：命杜覲龜畫於上清祖殿，并授翰林待詔賜金魚

袋。又史稱唐莊宗使李巖聘蜀衍與朝上清宮，蜀都士庶簾帷珠翠夾道不絕。《青箱雜記》亦云：衍造上清宮成，塑元元皇帝及唐諸帝像，衍躬自薦饗。按舊志：青城山有列聖殿，當即諸帝像殿也。

古常道觀《青城指南》 在高臺山，地勢廣坦，樓殿高下俱備，廊廡肅靜，廟後老霄頂，即古彭祖峰，明皇幸蜀，造上清宮，晉起朝天宮於丈人祠西側，號曰上清宮，於第一峰之頂，以版閣插石作堂殿，下視丈人峰直牆堵耳，岷山數百峰悉在闌檻，如翠浪起伏，勢皆東傾，峰畔有唐殿故基，石礎猶存。

蜀王衍建上清宮，列唐十八帝真容，備法駕朝之，范成大謂上清之游，極天下巨觀，有詩云：來從井絡直西路，上到江源第一峰。

天師洞

論說

彭洵《青城山記》卷上 在天師洞者為常道觀。觀為隋大業間置，始名延慶。唐改常道，宋名昭慶，今則概言天師洞矣。唐時為飛赴寺僧侵居，元宗時勅令仍歸道士。其御勅碑略云：蜀州青城先有常道觀，元在青城山中聞有飛赴寺僧奪以為寺，州既在卿節度檢校勿令相侵，觀還道家。寺依山外舊所，使道佛兩所各有區分。今使內品官毛景懷、道士王仙卿往蜀川等州，故此遣書指不多及右勅。

祖師殿

論說

彭洵《青城山記》卷上 天師洞之南爲三皇殿，殿爲古黃帝祠遺址。又南爲古偏橋，橋南三里爲祖師殿，又南爲白雲溪。按《輿地紀勝》云清都觀在延慶觀上二三里，一名洞天觀。宋文彥博鎮蜀，日市清都觀側隙地以贈張愈，其下即白雲溪，因號白雲隱居。《宋史》亦稱白雲溪爲杜光庭隱處。以地考之，古無祖師殿，惟清都觀在白雲溪上，則今之祖師殿當即古清都觀也。

長生宮

論說

彭洵《青城山記》卷上 長生宮，漢之碧落觀也。宋名長生觀，一名范賢觀。《雲谷雜抄》又謂范仙觀。《舊志》云：范寂字無爲，又稱名友，字子元。漢昭烈時，隱居修鍊於此，得長生久視之道。帝屢召不起，封道遙公，後主易其宅爲觀，壽一百三十餘。晉李雄亂，率千餘家依青城保險自守，雄欲迎爲君，固辭。封天地太師、西山侯。蜀人多敬奉之。

古常道觀《青城指南》 在青城山麓，即漢之碧落觀也，劉先主時，范寂隱於此，以修真爲事，先主徵之不起，就封道遙公，得長生久視之術，蜀人奉以爲神，稱之曰長生，劉禪易其宅，爲長生觀，建赤城閣於後。

建福宮

論說

彭洵《青城山記》卷上 建福宮按《吳船錄》云：丈人峰下五峰峻峙如屏，觀之臺殿上至岩腹。丈人自唐以來號五岳丈人。《儲福定命真君傳記》略云：丈人姓甯名封，黃帝問龍躡飛行之道，今賜名會慶建福宮。是丈人觀之爲建福宮，實自宋始。舊志云：青城山有丈人觀，丈人行宮。據此則今之建福宮乃古丈人觀，今之丈人觀乃丈人行宮也。《青城甲記》云：黃帝封青城山爲五岳丈人，乃岳瀆上司真仙崇秩，一月之內群岳再朝，晉代置觀焉。《續博物志》云：青城縣歲春秋以蔬饌饗丈人山，令躬行禮，蓋蜀之望山也。《錄異記》亦云：司馬承禎奏元宗云，名山岳瀆血食之神以主祭祀太上，慮其妄有威福以害蒸黎，分命上真監蒞川岳有五嶽真君。有青城丈人爲五嶽之長，彈糾萬神各置廟以齋食爲饗。王蜀咸康元年，王衍嘗奉太后至太妃同禱青城，游丈人觀謁建鑄像。

天台山 天台赤城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六，天台赤城山，高一萬八千丈，洞周迴五百里，名上清玉平之天，即桐栢王真人所理。葛玄仙公鍊丹得道處，上應台宿，故名曰天台，在台州天台縣。

佚名《天台山志·郡志辯》 天台山在縣北三里，自神跡石起。按舊《圖經》載陶隱居《真誥》云：高一萬八千丈，周迴八百里，山有八

重，四面如一，當斗牛之分，上應台宿，故曰天台。又《十道志》謂之頂對三辰。《登真隱訣》謂大小台處五縣中央。五縣謂餘姚、句章、臨海、天台、剡縣。或號靈越孫興公《賦》所謂廕牛宿以曜峰，托靈越以正基是也。今言天台者，蓋山之都，號如桐栢、赤城、瀑布、佛壇、香爐、華頂、東蒼，皆山之別名。大槩以赤城爲南門，石城爲西門，據神邕所記如此，而徐靈府小錄又以剡縣金庭觀爲北門，蓋指山之所至。言《抱朴子內篇》云：諸山不可鍊金丹，以其皆有水石之精，惟太華少室緡雲羅浮及大小台，正神居之，助人爲福，可以修鍊。故《天台賦》云：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特以所立冥奧，故不列於五嶽，又《山讖》云：曲豆女台，可以避災。然則地爲靈仙所宅，尚矣。

雜 錄

孫綽《遊天台山賦并序》（《文選》卷一一）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者也。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玄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窮山海之環富，盡人神之壯麗矣。所以不列於五嶽，闕載於常典者，豈不以所立冥奧，其路幽迴。或倒影於重溟，或匿峰於千嶺，始經魑魅之途，卒踐無人之境，舉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故事絕於常篇，名標於奇紀。

然圖像之興，豈虛也哉。非夫遺世翫道，絕粒茹芝者，烏能舉而宅之。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遙想而存之。余所以馳神運思，晝詠宵興，俛仰之間，若已再升者也。方解纓絡，永託茲嶺，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以散懷。

太虛遼廓而無閼，運自然之妙有，融而爲川瀆，結而爲山阜，嗟台嶽之所奇挺，寔神明之所扶持，廕牛宿以曜峰，託靈越以正基，結根彌於華岱，直指高於九疑，應配天於唐典，齊峻極於周詩。

邈彼絕域，幽邃窈窕，近智以守見而不之，之者以路絕而莫曉，晒夏蟲之疑冰，整輕翻而思矯，理無隱而不彰，啓二奇以示兆，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

睹靈驗而遂徂。忽乎吾之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尋不死之福庭。苟台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釋域中之常戀，暢超然之豪情，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鈴鈴，披荒榛之蒙籠，陟峭嶠之崢嶸。濟槽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跨穹窿之懸磴，臨萬丈之絕冥，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攬樛木之長蘿，援葛藟之飛莖，雖一冒於垂堂，乃永存乎長生。必契誠於幽昧，履重險而逾平。

既克躋於九折，路威夷而修通。恣心目之寥朗，任緩步之從容。藉萋萋之纖草，蔭落落之長松，覲翔鸞之裔裔，聽鳴鳳之嘒嘒。過靈溪而一濯，疏煩想於心胸。蕩遺塵於旋流，發五蓋之遊蒙。追羲農之絕軌，躡二老之玄蹤。陟降信宿，迄於仙都。雙闕雲竦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珠闕玲瓏於林間，玉堂陰映于高隅。彤雲斐亶以翼樞。瞰日炯晃於綺疏。八桂森挺以凌霄，五芝含秀而晨敷。惠風佇芳於陽林，醴泉湧溜於陰渠。建木滅景於千尋，琪樹璀璨而垂珠。王喬控鶴以沖天，應真飛錫以躡虛。騁神變之揮霍，忽出有而入無。

於是遊覽既周，體靜心閑，害馬已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虛，目牛無全，凝思幽巖，朗詠長川。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褰，法鼓琅以振響，衆香馥以揚煙，肆觀天宗，爰集通仙。挹以元玉之膏，漱以華池之泉，散以象外之說，暢以無生之篇。悟遣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間。泯色空以合跡，忽即有而得玄。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幡。恣語樂以終日，等寂默於不言。渾萬象以冥觀，兀同體於自然。

天台赤城山

見天台山

玉京洞

論說

佚名《天台山志·洞》

玉京洞，在縣北七里，赤城山右脇。蓋十大洞天之第六也。茅司命真君所治。其內周迴三百里，或號玉真清平天，或號上清玉平天，其實一也。見《登真隱訣》。《茅君內傳》及《名山福地記》載：茅君諱盈，字叔申。按《道書》云：天尊在元都玉京山。說法令衆仙居。又《會稽記》云：赤城山有五寶，瑤臺許邁嘗居之，因與王逸少書曰：自天台山至臨海，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而《赤城事實》又載：東晉時，剡人栢碩，馳獵深入，見其中有名花異草，香氣不凡。徐靈府《小錄》云：其下別有洞臺，方二百里，南嶽魏夫人所治。南馳縉雲，北接四明，東距溟渤，西通剡川，中有日月星辰，瑤花芝草。自晉宋梁隋唐天寶，嘗以日中星鳥望秩茲山。今洞口有篆刻玉京二大字，無年月題誌。宋咸平天聖中屢投金龍玉簡於洞焉。亡賴竊取，今堙塞矣。側有道人洞三石穴，險不可躋。《續志》云：屬玄洲仙伯所治。

桐栢觀

論說

佚名《天台山志·宮觀》

桐栢崇道觀，在縣北二十五里，自福聖觀後登嶺，路徑九曲盤折而上，至洞門漸下，一望佳境，豁然砥平，環列九峰，狀如城郭。觀當九峰之心，按《道書》：桐栢有洞天金庭，即王子晉所治。中有三橋，一現二隱。木則蘇珩琳碧，泉則石髓金漿，人得食之，後天不老。《真誥》云：吳有句曲之金陵，越有桐栢之金庭。三灾不至，洪波不登，實不死之福鄉，養真之靈境，吳赤烏二年太極左仙翁葛玄即此鍊丹，故今觀前有朝斗壇。壇西南下有石如龜背，上刻云誥使徐公醮壇。後

二百六十載，爲齊明帝永泰元年，征虜將軍濟河，太守司徒左長史沈約休文，一十餘人棄官，乞爲道士居之。又二百一十三年，爲唐睿宗景雲二年，敕爲司馬承禎真人建觀。禁封內四十里毋得樵採，以爲禽獸草木長生之地。按徐靈府《小錄》：真人所居，黃雲常覆其上，故自誦雲空，號黃雲，俯蔭真氣壇，名元晨。仰窺清景，其東爲煉形室，南爲鳳軫臺，西曰朝真靖，北曰龍章之閣。衆妙之臺，臺下有醴泉井，其泉極甘，可以愈疾，後皆蕪廢。大和咸通間道士徐靈府葉藏質重新修建。五代梁開平中改觀爲宮。宋南渡後曹開府勛重新修建殿閣門廡，則又擴開丈尺，增加雄壯。至乾道丁亥畢工時，去景雲已四百五十七年。而楊和王存中與其子偁之功施居多，其殿宇則三清寶殿，殿前經鍾二樓，後有上清閣、御書閣、衆妙臺。政和六年，又建徽宗元命殿于其後，前建山門，外臨女梭溪，上有會仙亭，直南嶺表見洞門一座。內則方丈齋堂、雲堂、土地堂、三真殿、水碓、水磨等坊。有六院，一曰經藏院，二曰三元院，三曰延賓院，四曰清虛院，五曰白雲院，六曰浴院。宋朝宣賜，則有太宗真宗御製及御書，共五十三卷軸。高宗所臨漢晉帖，史漢事實翰墨志，用高麗僧統所捨織成經簾二帙盛裹。又有真宗祥符中設羅天大醮，所賜御衣四事奉安御書閣，上吳越國王所捨銅像天尊一十身，連火燄臺座，周金銅鋼三寶鑄成檀香三清像一龕，計二百六十身。玉花八珠，在上清閣供養銅鑄三清聖像，正殿供養睦親宅昭成太子宮捨到聖幘四十軸。藏清虛院至其穹樑傑閣之雄麗，雲窗霧閣之高下，皆隱約于喬林翠靄之中，崇飾像麗，無以加矣。迨今國朝更化人民逃難竄匿而火從中起，宏規巧製化爲丘墟，金碧文章悉歸灰燼，惟檀香像一龕，因遊者請觀，留於澗東之迎仙房，今故物惟此龕及此一房之樓宇耳。計自乾道戊子曹開府脩建畢工，至今丁未變故，又一百九十九年，上距赤烏已未通計一千一百二十九年，亦云久矣。盛衰興廢，亦自有其時焉。

雜錄

崔尚《桐栢觀碑》（《天台山志》）：天台也，桐栢也，代謂之天台，真謂之桐栢，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契乎玄，道無不在，夫如是亦奚足，

是桐栢耶，非桐栢耶？因斯而談，則無是是非非矣。而稽古者言之，桐栢山高萬八千丈，周回八百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中有洞天，號曰金庭宮，即右弼王子晉之所處也。是之謂不死之福鄉，養真之靈境，故立觀有初，強名桐栢焉耳。古觀荒廢則已久矣，故老相傳云，昔葛仙翁始居此地，而後有道之士，往往因之，壇址五六，厥跡猶在。洎乎我唐，有司馬鍊師居焉。景雲中，天子布命于下，新作桐栢觀，蓋以光昭我玄元之丕烈，保綏我國家之永祚者也。夫其高居八重之一，俯臨千仞之餘，背陰向陽，審曲面勢，東西數百步，南北亦如之。連山峨峨，四野皆碧，茂樹鬱鬱，四時常青。大巖之前，橫嶺之上，雙峰如闕，中天豁開，長澗南瀉，諸泉合漱，一道瀑布，百丈懸流，望之雪飛，聽之風起，石梁翠屏可倚也，琪花珠條可攀也，仙花靈草，春秋互發，幽鳥青猿，晨夜合響，信足賞也。始豐南走，雲嶂間起，剡川北通，煙岑相接，東則亞入滄海，不遠蓬萊，西則浩然長山，無復入境。總括奧祕，鬱為秀絕，包元氣以混成，鎮厚地而安靜，非夫神與仙宅，仙得神營，其孰能致斯哉。故初構天尊之堂，晝日有雲五色，游靄其上，三井投龍之所，時有異雲氣入堂，復出者三。書之者，記祥也。然後為虛室以鑿戶，起層臺而累土，經之殖之，成之翼翼，綴日月以為光，籠煙霞以為色，花散金地，香通玄極，真侶好道，是游斯息。微我鍊師，孰能興之。鍊師名承禎，一名子微，號曰天台白雲，河內溫人。晉宣帝弟太常廋之後。祖晟仕隋為親侍大都督。父仁最，唐興為朝散大夫，襄州長史。名賢之家，奕代清德，慶靈之地，生此仙才，以為服冕乘軒者，寵惠吾身也。繫鍾陳鼎者，味爽人口也。遂乃捐公侯之業，學神仙之事，科籙教戒，博綜無所遺，窈冥希夷，微妙詎可識，無思無為，不飲不食，仰之彌峻，巍乎其若山，挹之彌深，湛乎其若海。夫其通才鍊識，瞻學多聞，翰墨之工，文章之美，皆忘其所能也。鍊師蘊廣成之德，睿宗繼黃軒之明，齋心虛求，將倚國政，侃侃然不可得而動也。我皇孝思惟則，以道治國，叶帝堯之用心，寵許由之高志，故得放曠而處，逍遙而遊。聞鍊師之名者，足以激厲風俗，睹鍊師之容者，足以脫落紛埃。以慈為寶，以善救物，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允所謂名登仙格，迹在人寰，粵不可測矣。夫道生乎無名，行乎有情，分而作三才，播而作萬物，故為天下母。修之者昌，背之者亡，故為天下貴。況絕學無

宮觀仙境總部

憂，長生久視也哉。道之行也，必有階也。行道之階，非山莫可。故有為焉，有象焉，瞻於斯，仰於斯，若捨是居，教將奚依。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玄門既崇，不名厥功。朝散大夫、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台州刺史、上柱國賈公，名長源，有道人，有德養物，常謂別駕蔡欽宗等曰：且道以舍德，德以致美，美而不頌，後代何觀？乃相與立石紀頌，以奮至通之光。其辭曰：邈彼天台，嵯峨崔嵬。下臨滄海，遙望蓬萊。漫若天合，呀若地開。煙雲路通，真仙時來。顧我鍊師，于彼瓊臺。鍊師鍊師，道入玄微。噲日安坐，凌雲欲飛。興廢靈觀，鍊師攸贊。道無不為，美哉命矣。窈窕茫茫，通天降祥，保我皇唐，如山是常。天寶元年太歲壬午三月二日丁未弟子昆陵道士范惠趨等立。

借緋爰疏《重建道藏經記》（《天台山志》）唐景雲中，天子為司馬承禎置觀桐栢，界瓊臺三井之下。五代相競，中原多事。吳越忠懿王得為道士朱霄，朱外新之，遂築室於上清閣西北，藏金錄字經二百函，勤其事也。國家有成命之二十載，削平天下，列為郡縣，舳艫千里，東暨於海。有靈靜大師孟玄岳者，始越會稽，濟沃洲赤城，訪桐栢，為山門都監、沖一大師稽常一等請掌斯藏。至雍熙二年，有詔悉索是經付餘杭，傳本既畢，運使諫議大夫雷公德祥命舟載以還，從師請也。又十載，藏室幾壞，虞於風雨，師募台越右族並率已錢共二十萬，名工治材，更腐替朽，丹漆黝堊，皆踰舊制。又十三載，會國家獲瑞命于承天門，建封禪之議，有詔改賜觀額為崇道。越明年，天子感三篇之事，築玉清昭應宮于京師，制詔天下，訪道士之有名行及仙經之有尤異者，郡籍師等名馳驛上之。師治裝俟命，且有請於我，願紀藏室之實以勒於石。我以為太虛無著，況之曰道，生二儀而不有，長萬物而不知，惟聖與神，其殆庶幾乎。故老氏五千言，清淨簡易而不泥，後世其教神而明之。於是靈編祕牒，金簡玉冊，有太上正一品鍊形飛步之術，熊鳥赤白丹石圖籙之法，總而謂之曰經，聚之於室曰藏，錢氏之建也。信重矣，金篆銀隸，以取其貴。孟師之守也，不懈矣，二十八載于茲而棟宇更麗，編簡不脫。若夫觀於斯，悟於斯，出處語默而不失其中，不亦達者乎？於戲，後之嗣孟師守者，為我愛之，而觀者擇其正焉。

曹勛《重修桐栢記》（《天台山志》）天台山之右曰桐栢，自地距

洞門幾十里始至，其上重復奧區，別爲室所。四山如城郭，不假除治，雲聳壁立，天造地設。中則葛仙翁鍊丹之居，至唐司馬子微大營宮宇，設虛皇像以安羽流，玉霄峰直其東，瓊臺峙其西，靈府方瀛莫其北，中有瀑水，飛流噴沫，勢若萬馬，奔而南下，四時落巖，浩垂若天紳。居人行客，彌望不極，故《真誥》謂越之桐栢，實金庭洞天，養真之福境，上真主領以會群仙，固非尋常山川，惟龍蛇所處。是以高接上漢，深隱九霄，控引天地，錯綜今古，包括形勢，不與外塵相關。苟非棲神養素之士，則不能少留煙霜間。僕比丐閑，稅輟踰月，都忘俗駕，因見屋宇闕五代至今，無不損弊，而象設蒙漏，往往淪剝，欲力爲勸緣營建。時觀門都監石慶端、道副正厲永年、石葆璋，皆捧手相勉，誠山門不世之幸，獨葆璋願竭力任土木之役，罔敢懈怠。於是六七年中，專以觀事求在位者，得太師和王楊公，並其子敷文閣待制俛洎僕，悉出俸錢，擴殿廊基，各增闢丈餘，創爲高廣，顯闢修廊，又摹古石本，繪《度人經》像於壁，改造三清正殿，及命工粧彩棟宇，俾之侖矣。其象失天人之容者，則易塑辟穆，增舊金翠，以至立三官殿，移齋堂爲鉅甍，可容千衆，並敞東西兩客館以待過賓，撤去外戶，倣中都上清之制，宏啓三門，塑龍虎君，率極雄傑，展立靈星門，以拱眈眈之勢，覺青崖丹壑，松竹葱蒨，隱居道師，悉蘊和氣。道士唐知章以錢氏手寫金銀字道經，出私錢建藏並殿，由是內外堂宇皆備。良材堅甍，文石五金之用。自重山而下，扛木累工於上。及諸彩繪等，約費千萬。崇廈岌岌，翅鷗相直，如出於浮空紫翠之中，粲然一新。真九清仙聖之攸居，萬靈威神之所御，巖巖翼翼，飛宏耀化成中天。來居來遊者，皆道念超勝，殆若靈仙飛化，無不懷凌虛靜一之志，遂可日與清衆陞殿香火，仰祝天子萬壽，爲閱世無窮之道場，豈不休哉！故一山淨友，勸感而化，以勝增善。平日慵墮嗜食之徒，皆磨礪淬厲，期合於真，游詠道德，卒皆修整，得慈儉三寶之益。問其教，則精勤持誦，皆不踰矩。入於堂，則戒臘有序，無相奪倫。與之語，則氣貌清潔，漸入仙宗。其於荷負至要，隨時樂道，可以副紫陽新宮之文，而山卿有不可無辭以言其詳也。僕晚暮之景，得相與成茲勝事，因爲原本極治，叙得人任職，比舊修創增易之難，刻于堅珉，以示將來。葆璋常曰：剗心瀝膽，每無忘於與造有日矣，然未遇知音。果上真垂憐，肯於此功而成者，以桐栢在浙東，最號名觀。扶晨暉霄，緱山降九龍之駕，辟非素景，首陽策三公之衛。至朝廷則鉅公顯人，每爲均逸提領之所。又閩廣湖湘，多取便道。車馬游訪，項背相屬，賓從棲止，視餘處爲尤煩，詎可隘陋，徒示虛無。且復吾教，惟言清淨淡泊，非有死生禍福，爲警世資取之方，獨有際遇賢智，心規亮清，始方求建易興作，覲接續真境，弗墜厥續，所以陪難以時也。噫！不避衆人之謗，不虛一日之供，躬役土木，載新靜域，能畢力而不憚者，葆璋是已！豈不賢於坐視以待其廢墮哉！後之繼者，倘不忘前人之功，俾道衆晨夕瞻禮，安於寢息，而保希夷之樂，亦始事者之幸，必不獲譴於洞天福地矣。尚監於茲。僕停輅方外，野鶴閑雲，蘿月松風，放意身世，寄言蕪類，且勸方來爾。其諸梗槩，覽者當有得於斯文。

玉京觀

論說

佚名《天台山志·玉京觀》 其觀在縣西北七里，赤城山玉京洞天之右。自晉宋齊梁隋唐天寶，皆以日中星鳥望秩于茲。宋咸平天聖中屢投金龍玉簡。政和八年賜額建觀，未幾，中泯嘉熙改元，朝廷設醮祈禱，天使詣投龍簡，籍地行禮，殊虧昭事靜。時冲大師高惟幾闢山度址，興建觀宇，觀妙大師范善遷同盟助就，郡守張侯琬奏撥公田以助堂廚。御前宣賜沈香斗、真鍾磬及御書觀額。拱辰殿扁安鎮觀宇，正殿崇奉，皇帝本命星君，名清平，萬壽殿縣令姚德輝叙其事不著年月，今歸併桐栢，廢。

洞天宮

論說

佚名《天台山志·洞天宮》 其宮在縣西北三十五里，重崖疊嶂，松竹葱蒨，地產香茅，直南巽隅有兩石峙，狀如門扉，人呼爲小桐栢。唐咸通間，道士葉藏質嘗於玉霄峰創道齋，號爲石門山居。後奏乞爲玉霄宮，懿宗許之。又徐靈府《小錄》：道士陳寡言嘗隱居玉霄峰，號華琳。有經《鐘一樓經》，皆咸通十一年書，後題云：上清三洞弟子葉藏質爲妣劉氏四娘造永鎮玉霄藏中。宋祥符元年改額，今歸併桐栢，廢。

羅浮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七，羅浮山，高三千六百丈，洞周迴五百里，名朱明耀真之天，即蓬萊之島也。堯時洪水泛海而來，博於羅山，二山相合，故曰羅浮。抱朴子葛洪鍊丹得道處，在惠州博羅縣。

羅浮山冲虚觀

論說

陳璉《羅浮志補》卷三 冲虚觀在延祥寺東七里。按《圖書集成》引《羅浮山志》：冲虚觀即都虚觀。舊址葛洪至此煉丹，從觀者衆，乃置四庵。山南曰都虚，又曰元虚，又改名冲虚。天寶初置守祠十家，仍度道士二人。宋元祐二年賜額。

宮觀仙境總部

茅山 句曲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八，茅山，高一百七十丈，洞周迴一百五十里，名金壇華陽之天，即古名句曲山。因茅君鍊丹得道，故曰茅山。記云：華陽洞天，生黃金壇，高百丈，紫玉宮室，皆上清真人遊息之地，在昇州句容縣。

劉大彬《茅山志》卷六《括神區篇》 句曲山《太元真人內傳》曰：江水之東，金陵之左右，間有小澤，澤東有句曲之山。此山洞虛內觀內有靈府，洞庭四開，穴岫長連，古人謂爲金壇之虛臺，天后之便闕，清虛之東窗，林屋之隔沓。衆洞相通，陰路所適，七塗九源，四方交達，真洞仙館也。山形似已字，故以句曲爲號焉，隱居六小澤，即今赤山湖，從江來，直對望此山。又曰句曲山。源曲而有所容，故號爲句容里。周時名其源澤爲曲水之穴，秦時名爲句金之壇，以洞天内有金壇百丈，因以致名也。外又有積金山，亦因積金爲壇號矣。漢有三茅君來治其上，時父老又轉名茅君之山。三君往，乘白鶴，各集山之三處。時人互有見者，是以發於歌謠，迺復因鶴集之處分爲大茅君、中茅君小茅君三山焉。統而言之，盡是句曲之一山耳。《隱居》云：句曲從山嶺分界，西及北屬句容，東及南屬延陵。山去石頭江水步道一百五六十里。

句曲山 見茅山

華陽洞天

論說

劉大彬《茅山志》卷六《括神區篇》 華陽洞天《太元內傳》曰：

大天之內，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其第八是句曲山之洞。周迴一百五十里，名曰金壇華陽之天，洞虛四郭，上下皆石也。上平處在土下，正當十三四里而出地上耳。東西四十五里，南北三十五里，正方平，其內空虛之處一百七十丈，下墟猶有原阜壠，上蓋正平也。其內有陰暉夜光日精之根照此，空內明並日月矣，陰暉主夜，日精主晝，形如日月之圓，飛在空玄之中。句曲之洞宮有五門，虛空之內皆有石階曲出以承門口仙人卒行出入者，即若外之道路也。日月之光既自不異，草木水澤又與外無別。飛鳥交橫風雲翕鬱，亦不知所以疑之矣。所謂洞天神宮，靈妙無方，不可得而議，不可得而罔也。句曲洞天，東通林屋，北通岱宗，西通峨嵋，南通羅浮。其有小徑雜路、阡陌抄會，非一處也。漢建元史左元放既得道，聞此神山，遂來山勤心禮拜，五年許，迺得其門，入洞虛，造陰宮。三君授以神芝三種，元放周旋洞宮之內經年。宮室結構，方圓整肅，甚惋具也。嘆曰：不圖天下復有如此之異，神靈往來，推校生死，如地上之官府矣。

雜錄

徐鉉《復禁山碑》（《茅山志》卷二四《錄金石篇》） 華陽洞天，

金陵福地，群仙之所都會，景福之所興作，故其壇館之盛、薦享之殷、樵牧之禁，冠於天下，其所由來舊矣。聖曆中微，官失其守，望拜之地，多所榛蕪。若迺真靈翔集、玄貺胎蟄，興復之蹟，必假異人。天祐丁丑歲，貞素先生王君棲霞，始來此山，恭佩上法，徘徊地肺，偃息朱陽，永懷舊

規，期在必復。先生潛德內映，符采外融，名士通人，道契冥合。凡縞紵之贈，賁信之資，悉奉山門，以成夙志。於是由良常洞至雷平山十里而近，入于岷隸者，盡購贖之。芻蕘不得輒至，墟墓不得雜處。藝樹蔽野，植松爲門，川梁必通，榛穢必翦。建方壇於雷平之上，造高亭於良常之前，朝修有致誠之地，游居有稅駕之所。姜巴古陌，秦望舊封，肅然清光，復如開元、天寶之盛矣。先是紫陽之右有靈寶院焉，真臺故基，鞠爲茂草。先生殫罄資用，克構殿堂，有開必先，無遠弗屆。都督武陵康王奉錢百萬，梁王造殿一區，向道之徒，咸助厥事，曾未周歲，惟新舊宮，皆先生之力也。昔大隈致襄城之駕，庚桑化嶧嶠之人，是知道心唯微，其應如響。時則有若道士經若虛，協規同志，是攝是贊，幹事以恪，感物以誠，續用不愆，斯實尤賴。先生以保大壬子歲夏四月，悉書夫屋室之數、疆畔所經，請命于京師，申禁于郡縣，以授茅山都監鄧君棲一。能事既畢，數日而化。期命玄應，昧者不知。夫仙階感召，諒非一揆，若迺神清氣靈，骨錄標映，受之於天也；心虛器沖，玄德充蔚，基之於性也；昭真垂教，啓煥靈迹，行之於勤也。故策名紫素，飛步黃庭，流功儲慶，必相參合。然則先生之道，其殆庶乎？雖鸞駕不留，冥升日遠，而高風可述，遺範在人，進而紀之，翰墨之職也。鄧君企慕前躅，見托直書。己未歲秋八月日記。

金陵地肺福地

論說

劉大彬《茅山志》卷六《括神區篇》 金陵地肺福地，按《洞天福

地記》，福地有七十二，地肺福地爲第一，即金陵之地是也。金陵之地出於內傳，其地水至即浮，故又比之於肺。《抱朴內篇》別有地肺山，迺玉溜嶼。又商山亦名地肺，今以內傳爲正保命君受言金陵者，洞虛之膏腴，句曲之地肺也。履之者萬萬，知之者無一。人又曰：金陵者，兵水不能

加，灾厲所不犯。《河圖中要元篇》第四十四卷云：句金之壇，其間有陵，丘病不往，洪波不登，正此之福地也。《太元內傳》曰：句曲山，其間有金陵之地，地方三十七八頃，是金陵之地肺也。土良而井水甘美，居其地必得度世。《河圖要元篇》亦曰：廼有地肺，土良水清。句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城定錄君受言，金陵之土似北邙。及北谷關，土堅實，而宜禾穀，掘其間作井，正似長安鳳門外井水味，是清源幽瀾洞泉遠沾耳。水色白，都不學道，居其土，飲其水，亦令人壽考也。《內傳》又曰：金陵之左右有汧谷溪，源陵之左有山，右有源沂，名柳谷，陵之西有源汧，名陽谷。又《名山內經福地志》曰：伏龍之地，在柳谷之西，金壇之右可以高棲。《孔子福地記》曰：岡山之間，有伏龍之鄉，可以避水、辟病長生，本所以名岡者，亦金陵之質也。是以百代百易，非復本名，良可歎也。右弼王真人受言，越桐栢之金庭、吳句曲之金陵，養真之福境，成神之靈墟也。五倍堯水東海傾，人盡病死武安兵。其如予何由我帶，近洞臺之幽門，恃此而仿佯耳。

乾元觀

論說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七《樓觀部篇》 乾元觀，定錄君受言：大橫山下有泉水，昔李明於此合神丹而昇玄洲。天監十四年，隱居創鬱岡齋室以追玄洲之蹤。天寶中，玄靜先生居之，勅建棲真堂，會真、候仙、道德、迎恩、拜表五亭。大中祥符二年，觀妙先生築九層壇行道。天聖三年，賜名集虛庵，續勅改今額。

元符萬寧宮

論說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七《樓觀部篇》 元符萬寧宮，在積金山。陶隱居道靖故基，劉先生混康庵居其上。先生以道遇哲宗，詔以所居為元符觀。崇寧五年落成，徽宗御題額曰：元符萬寧宮。復於上清儲祥宮之側建元符別觀，為先生入朝寓直之所。今宮舊制，其初登山為通仙橋，直元符萬寧宮門，左官廳，右浴室，第二門曰玉華之門。正殿祠三茅真君，曰天寧萬福殿，左玉冊殿，右九錫殿，東廡景福萬年殿，西廡飛天法輪殿，左鐘樓，右經閣。天寧殿後為大有堂，東庫堂，西雲堂。雲堂後為寶籙殿。景福殿後為雲廚，大有堂後曰衆妙堂。左知宮位三素堂，右副知宮位九真堂。北極閣在寶籙殿後，衆妙堂後曰震靈堂。又有潛神庵，在堂後，建炎四年為盜焚毀。紹興戊寅，高宗賜金重建，御書宮額。理宗朝勅修，御書上清宗壇、聖德仁祐之殿二榜。

雜錄

鮑慎辭《茅山元符觀頌碑》（《茅山志》卷二六《錄金石篇》） 維宋受命百有四十六年，天人和同，萬物盛多，重光累休，越于古初。哲宗皇帝推輯福應，報禮上下，游心道真，側席異人。於是，茅山上清三景法師劉混康以道業聞于東南，廼遣中謁者致禮，意欲必起之。混康不得辭，既朝，遂住持上清儲祥宮，恩數頻煩，為國廣成。已而求還故山，許之，賜所居為元符觀。今皇帝既親萬機，遵復先志，治人事神，誠意感格，而尊德樂道猶恐不及，復遣使迎致先生于京師。待遇之禮，悉用元符故事有加焉。未幾告歸，賜號葆真觀妙先生，詔刻九老仙都君玉印，及白玉念

珠、燒香簡、紅羅龍扇諸物，又親御毫楮，爲書《度人》《清靜》《六甲神符》三經以寵賚之，皆驚世駭目，不可名之。寶皇帝若曰：先帝所以經營元符於名山，蓋將揭虔妥靈，祈天永命，用輔相我國家。朕既嗣事，而觀之基構有未備，其敢皇寧？廼命江東轉運司，凡土木、工費，悉爲之調度，別降御前空名祠部度牒百道，以助其用，委官護作。仍增崇三茅君位號，司命君曰司命太元妙道真君，定錄君曰定錄神靜真人，保命君曰保命沖惠真人。又勅尚方取金玉瑞物，依天之命作爲九錫，以顯揚三君之景光于無窮。部使者與郡縣吏虔上之命，夙不敢懈，經始於崇寧二年正月九日，粵崇寧五年八月十五日告成。重門夾道，中爲天寧萬福殿，以祠三茅君，東爲景福萬年殿，以祠皇帝本命星君，西爲飛天法輪，以藏恩賜之書，傍爲崇寧閣，以奉□□□□□□參列，多勒宸翰。虹光寶氣，仰薄璿極，天龍共瞻，林壑□□。至於鐘閣、醮壇、齋房、燕室，亦無一不協于度。總四百有餘區。高明傑大，工盡其技。金碧丹堊之飾，燦煌昭爛于崇岡秀嶺之上，煙霞霏微，草木葱蒨，望之若神變幻化，莫可圖寫，即之肅然，若雲車風馬，往來於空曠有無之間，不可得而知也，可謂盛矣。臣謹按句曲山，於仙經爲金壇華陽之天，山川神秀，據東南一都會，漢晉以還，世著靈蹟，往往禁樵牧，營館御以祈福祥。本朝尊奉之儀，務隆典則，而山爲見符命，靈光仙籙、慶雲紫氣，合於圖牒者，史不絕書。然臣嘗謂寶玉神鼎、金菌紫芝，皇天上帝實藏之茲山，所畀付後世太平有道之主。苟匪其時，不虛其應，而歷代方士隱人，弗揣其本，徘徊巖阿，冀幸遭遇，良足憫笑。至聞華陽有司命之庭，則又築室廬，欲據其勝，結構相望，而終莫得其處。逮元符既建，巋然居積金之下，深崦長谷，蒼崖翠壁，隱見斷續，臣僕而朝，然後知天作而地藏之，蓋有待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睿智，得於天縱，孝悌之行，通于神明，自初紹服，駿惠前烈，改元命曆，具著聖意。延登同德，以熙天功，罷黜奇袤，用勸多士，朝廷既治，蠻夷率服，頌聲已作，協氣自應，天高地下，日星明潤，河不怒溢，委蛇而流，坤靈效珍，成我帝鼎，薄海內外，獲蒙豐年，盛德大業，顯著如此。方且精思於清靜無爲之學，屈已於巖穴有道之士，增築殊館以迎三神之釐。是宜無疆之祚，集于一人，億萬斯年，永作民主。所謂寶玉神鼎、金菌紫芝，殆將薦于帝廷，享于宗廟，以昭明應。而積金清淑之

氣，蜿蜒扶輿，磅礴鬱弗，亦欲產祥儲休，膚寸而合，燕及四海。有若時雨，彰示方來，爲國福地。嗚呼，斯實聖時，甚盛之舉，萬方黎庶，瞻望騶呼，不能嘿己者。臣愚不勝惓惓，忘其固陋，昧死上獻元符觀頌。頌曰：

於皇上帝，傳臨萬國，分奠山川，以相有德。巖巖積金，曲水之澍，仙聖所宅，望彼吳楚，河圖幽贊，我不敢誣。達時休明，廼錫之符。秦人矜夸，鼓鐘山顛，神不報享，瘞璧而旋。降及近世，祠祝日勤，飈馭寥寥，亦莫或聞。我營元符，冠冕林麓，欽崇三真，百靈懷服。乘彼白雲，陟降帝所。無以致之，孰爲來者，崇寧之政，視古無前。有不吾信，酌民之言。乾運其剛，離麗其明。先訓是若，大猷是經，校姦屏倫，賞信刑威。群公庶尹，千載一時，士敏于學，吏恪其職。除我戈矛，長我黍稷，外攘內修，咸底厥緒。嘒嘒群生，式歌且舞，彼蒼匪高，有聽在下。申命百神，錫以純嘏。華陽之天，密邇靈囿，流慶隕祉，益不敢後。卿雲之下，靈芝煌煌，鳴鶴飛舞，來獻其祥。太史占之，實應壽考，媚茲一人，後天難老。皇帝曰嘻，朕何私焉？斂時五福，播之黎元。群臣拜手，天子萬壽，越彌億年，作民父母。明明天子，事帝以實，有道是遵，無文咸秩。符呪荐臻，不忘齊栗。明明天子，景命維新，置我神器，不震不驚，德音孔臧，與世永延。山積而高，川至而增，並受福祿，日維不勝，垂拱儲神，監于太清。

又《上進茅山元符觀頌狀》

右臣所領邑居茅山之下，元符觀實隸焉。

經營之際，得以職事，自效于斤築之末，因獲究見朝廷所以製作之本意。臣愚，不佞，恭惟皇帝陛下天神天明，經緯萬事，文德既暢，武功亦昭。上自京師，下逮海表，勝衣之子，知趣經術，絃誦之音，如昔鄒魯，偏師西指，闢國萬里。名王貴人，浮獻兩觀，治功巍巍，曠代未有。至於懷柔百神，盡誠備物，靈貺昭答，臣庶頌歎。維元符之建，實紹先志，不惑於飛舉靈化之說，無取於黃治變幻之事，清靜無爲，深達道妙。載營恭館，以格真馭，尊異高行，風厲四方。歷選列辟，孰知今茲，固宜仙聖瞻懷，蒙福無極，瑞鶴翔集，以示民信。聞之邑人父老，華陽自崇寧以來，慶雲醴泉、紫芝瑤草，蓋多有之，然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惟是瑞鶴之應，上薄九霄，萬目所瞻，不得而掩。臣前與部使者，已具列上景

命之符，莫此驗白。竊意群公庶尹，禮官博士，因符瑞之既富，刻六藝之可攷，抗章而請，有事於泰山梁父，以繼七十二君之絕業，以揚我祖宗之休功，則茲山之靈，寔兆厥祥。臣觀古帝王，既有殊尤特絕之績，必有非常能言之士，鋪張本末，比次律呂，勒之金石，著在簡冊，以光明于本朝。臣游泳太平，拭目盛事，而暗未聞聲詩，不可非其人故休缺，廼擇日齋戒沐浴，撰成茅山元符觀頌一首。詞義鄙淺，無足簡錄，而臣之區區，厥有攸在。倘蒙萬機之暇，俯賜乙覽，雖以狂斐誅死，臣所榮幸。所有元符觀頌一本，謹隨狀上進。干冒宸嚴，臣無任隕越兢慚、踴躍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又《後序》 崇寧五年八月十日，茅山元符觀落成，臣拜手稽首，作頌以獻。于時九鼎既新，大樂既備，諸福之物，遠邇創見。凡厥臣庶，推瑞應、陳賦頌奏御者，蓋千有餘篇。上命大臣論定，居選中者十有八人，而臣實辱在第二。八月十五日，伏奉制書，進軼一等。臣竊自思念，束髮就學，即覃思於經術，在朝廷，雅有師承，不敢輒著書，書成亦博士弟子所餘棄，獨以餘力，琢磨文章，妄有意於古人之域。然連試有司，不中程。晚以父任得官，吏道先法律，又不敢貳事，退食有間，亦未忍遂廢翰墨。擊轅叩角，窮愁無聊，用以自慰。會國家築宮茲山，以尊有道，以交神靈。土木之功甫畢，羽毛之祥適至。臣子之心，區區有不能已者，輒不自揆，原大推功，播於頌詩，以祝千萬歲壽。顧雖臣之極思，而材力驚下，訓詁不博，言之所載，經緯失緒，大懼以狂狷獲戾。今茲猥蒙明詔寵綏之，遂使疵賤姓名，附見於崇寧第頌之列。臣雖死，骨不朽。然大馬微命，恐終無以仰報天覆，謹取所獻頌副本，刻之樂石，以風示四方，使承學之臣，知如臣之昧陋，猶以文字當褒嘉。海宇之廣，必有高明博大，不世出之士，形容德業，具載雅頌，咸五登三，告功神明，垂之無極，以示得意。其於始隗之義，則臣或庶幾焉。大觀元年四月一日，宣德郎充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司勾當公事臣鮑慎辭謹記。大觀元年丁亥歲八月，守靜凝和法師、充住持江寧府茅山元符萬寧宮、臣宣淨之立石。

蔡卞《茅山元符萬寧宮記》（《茅山志》卷二七） 崇寧五年秋，有司言茅山元符萬寧宮成，有詔臣卞爲之記。臣卞拜手稽首而獻文曰：德莫崇於尊道，業莫大於昭功，臣伏睹皇帝自踐祚以來，苑囿之觀無所增

宮觀仙境總部

飾，外物之玩無足以累其心者，而深觀化原，探索道妙，澹然無爲以御群有，心既得此矣。且曰道之所在，聖人尊之，是故山林之士，寂寞之濱，槩嘗有聞於是者，必有以寵嘉之，況其上者乎。夙興夜寐，因任原省以昭前人之光，凡已事之未就，雖其小者，必緝熙之。蓋所以尊道而昭功，可謂至矣。而斯宮之成，二美并焉，將以詔後世而垂無窮，臣是以受命而不敢辭也。謹按金陵句曲山，在西漢時有真人居焉，抱神以靜，超然遺物，仙聖降而與之言，以登雲天，推其緒餘，以化二季，而二季亦以仙去，是爲三茅君，而世因號其山曰茅山。自時厥後，光景之異、雲鶴之祥、笙簫之響震，見于山椒者，歲嘗有之。而方外之士，慕道聞風而來者，亦莫可勝數。熙寧初，常州道士劉混康者，始誅茅結菴于山之積金峰。其始至也，拾橡栗以爲食，焚柏實以爲香，久而甘之不厭，於是人稍信異，往往負薪裹糧以給之。先生躬有妙行而濟之以常善救物之心，每以上清符水療治衆病，服之輒愈，繇是遠近輻湊，而先生之名益著矣。哲宗召至京師，燕見便殿，賜號洞元通妙大師，且命即其故居，易而新之，會改元元符，因號其處曰元符觀。先生屢辭歸，許之。然終哲宗世，元符觀猶未訖功。皇帝二年秋，遣中貴趣召先生來朝，且詔守臣監司，委曲敦諭，勿聽其有所辭。先生至自茅山，入對久之，語有以當上心者。他日，訪以三茅君事，具奏所聞，廼詔加錫茅君號，而即山構殿以禮祠焉。先生又請建皇帝本命殿于東南隅之長生地，從之。於是鐘有樓，經有閣，歲度人有數，日給衆有田，而宮之衆事畢具矣。仍降誥以爲葆真觀妙沖和先生，而度其弟子爲道士者十餘人，其上皆錫紫衣、師名以寵之，所以尊禮之甚至。先生再謁還故山，皇帝又爲書道藏經數卷，及親畫老子像賜之，以榮其歸。宮將成，御題其榜曰元符萬寧宮，雲漢之章下賁巖谷，是將有神物守護，垂之億年，與道無極也。且以謂是宮經始於元符而落成於今，故因其舊名而增之，以彰繼志述事之意。睿聖相承，紹隆真風，所謂一宮之成而二美并焉者，此也。臣既序其事，使後世得以覽觀，而又繫之以詩。其詞曰：

猗嗟三茅，得自初成。氣合於無，與形俱昇。孰希其風，必靜必清。寥寥久哉，廼發先生。帝用尊之，載召來廷。廼親其人，燕見妙語。廼錫命書，迨其儔侶。因其故廬，啓此新宇。像圖仙真，上肖帝所。神筆榜之，龍鳳軒翥。天錫皇帝，聰明孝友。抱一用中，以綏九有。遐邇率從，

尊道熙功。有欲求之，與在斯宮。作爲好歌，以詔無窮。

崇壽觀

論說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七《樓觀部篇》

崇壽觀，在大茅山下，華

陽洞南，便門之前，晉真人任敦成道之故宅也。宋元嘉十一年，路太后始建壇宇。太始中，廬陵太守魯國孔嗣之重立，供養道士曲阿華文賢。齊建元二年，勅立崇元館，太子、武帝臨幸，館主王文清開置室宇、廂廊，殊爲方副。唐貞觀初，勅改崇元觀。天寶七年，玄靜先生奉勅重修，仍取側近百姓一百戶，蠲免租徭，長充修護。宋大中祥符七年，勅賜今名。定錄君噉言：大茅山下亦有泉水，其下可立靜舍，近水口處廼住。隱居云：今近南大洞口有好流水而多石，少出便平，比世有來居者。齊初，廼勅句容人王文清仍此立館，號爲崇元，則此觀是矣。有唐太極元年碑，左拾遺孫處玄文，楊幽經書，餘字漫不可識。大元泰定元年，國子司業虞集重撰碑文，隸刻于太極碑陰。

雜錄

虞集《崇壽觀碑》（《茅山志》卷二七《錄金石篇》）

大茅峰之

下，當華陽南洞之便門，有崇壽觀者，本晉洞天館主任敦故宅，宋元嘉十一年路太后始建壇宇。太始中，廬陵太守孔嗣之重立，以奉曲阿高士華文賢。齊建元二年，勅句容王文清仍立而主之，名崇元館，武帝以太子時至焉。唐貞觀初，勅改爲崇元觀。有太極元年所樹碑，石完而文泯，可識者，左拾遺孫處玄文、楊幽經書數字而已。天寶七年，李玄靜先生奉勅重修，復民百家備修葺。寶曆三年，主者有賀思實，則因器物銘識而考見者

也。宋大中祥符七年，勅賜今名。大元至治二年，句曲外史張君嗣真始來主之。顧瞻方臺近對南面，左峰疊玉，右引大茅之支而回合焉。定錄君噉言：大茅山下有泉水，近水口處可立靜舍。陶隱居云，近南大洞口有好流水而多石，少出便平，比有王文清居之。則此觀是矣。廼歎曰：山中館宇，自齊、梁、唐、宋至于今，代有增益。求諸晉人之舊，惟此與玉晨許長史宅耳。而吾所治，廼傾廢隘陋持甚，豈不在我耶，於是度材鳩工，更後堂爲太元殿，以復舊規，象三茅君於中，東爲任、華、王、李、賀五君祠，西爲陶隱居祠。充前殿基爲弘道壇，自製銘其上。壇東爲玄武祠，西爲廣惠祠，後爲文賢講堂，而前爲都門。門外浚古玉津池，盡受大茅南面諸原之水。循池西南，得昭明太子讀書臺。臺東有井曰福鄉井。福鄉者，因昭明道館名也。出諸榛莽，著文刻石，覆之以亭，而巖洞泉石之勝，近在百步內者，皆按圖表之可以觀覽。泰定元年，上清四十五代宗師劉君大彬朝京師，授予始末，俾爲之次第焉。張君，吳郡人，名天雨，內名嗣真，字伯雨，別號貞居。年二十，棄家人道，徧游天台、括蒼諸名山，吳人周大靜先爲許宗師弟子，得楊、許遺書。張君從而以爲師，悉受其說，嘗從開元王君壽衍入朝，被璽書賜驛傳，顯受教門擢任，非其志也，即自誓不希榮進，因從三茅之招，追奉任君而下五君，爲文而告之，願畢力茲宇，所著《外史山世集》三卷、《碧巖玄會錄》二卷、又《尋山志》十五卷，考索極精博云。嗚呼，自任君始居此，餘數百年，纔五人傳焉，其自致于久遠者，果何託也，豈若後世各誘門人，系以私屬，如家人父子者哉？故寧希闊而有待。今張君無前代賜予之助，徒草衣木食以營此，而曠然思與四方之士共爲千載之期，豈非豁落丈夫也哉，予故與君爲方外友，奇其能先予遠舉也。故繫之詩，曰：

大茅南垂元氣積，陰關闔扉陽洞開。曲穴流泉保靈宅，任君來餌黃赤石。天一召錫太元冊，曲阿受養良有擇。構宮方嚴自王伯，清蹕臨止靈響格。虛林森爽化赫奕，福鄉帝子發甘液。不食何年喪遺覺，白雲映空玉清客。開元全盛煩百役，持節旁午致纁璧。爾來蕭條世代隔，石鐙刻文土漫畫。誰其啓之規古昔，句曲外史美冠寫。研書千卷視貞白，天真景隨玄系繹。玉室金堂萬無數。

崇禧萬壽宮

論說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七《樓觀部篇》 崇禧萬壽宮，在丁公山前。隱居華陽下館，唐貞觀九年，太宗爲王法主建，號太平觀。天寶七年，玄宗勅李玄靜取側近百姓一百戶，並免租稅、科徭，長充修葺，灑掃。中和間，盜火所焚。天祐間，鄧啓遐重建。宋改賜崇禧觀額，建炎復遭火。秦熺再造，寧宗賜高士易如剛止堂、方丈二御書榜。理宗御書玉氣凝潤、鶴情超遼八字，並寶珠林榜，賜司徒師坦。大元延祐六年，奉勅改宮。

雜錄

王去疾《崇禧萬壽宮記》（《茅山志》卷二七《錄金石篇》） 華陽洞天，自三茅君以神道設教，瑞人神士不可梯接者，代有其人。歷考其間，惟隱居陶真人立館以處高弟，所以啓佑其後人者爲最盛。今之崇禧觀，隱居曲林館也。唐貞觀間，太宗以昇真王真人有潛藩之舊，且嘗師事隱居，遂建太平觀以居之，賜田與山，贍其學者，殮錢鋪粟用給，所轄宮觀十有二。宋政和三年，始分田以給之，使自養其弟子，具載山志。宋改太平觀爲崇禧，揭虔妥靈。有盛無數，式克至于今日，廣殿脩廊，弘弘轡轡，棖題牖櫺之飾，旖華香火之供，千餘年間，其崇奉未有如此之盛者也。於皇三君，威神在天，陰陽默相，華陽道派，如魯洙泗。世有升降，道無升降，時有顯晦，道無顯晦，陶真人之於三君也，神交沆寥之上。王真人之於隱居也，心授問答之間。綿綿延延，往過來續，千載如一日。皇元肇興，天兵南渡，神明所扶，壇宇如故。心遠鄒君道元，若造物者，擬其人爲時而出，叫閭闔於九天之上。上方優武修文，以清靜爲壇，以慈儉爲宇，

垂意玄教，命鄒君道元掌教事，盡護諸山。厥後東潤洪君宗源、復陽楊君元澈、碧泉蔡君德溥，繼繼承承，用保有累朝之寵命。皇慶初元春，南陽陳君志新入觀，上觀天光於清都紫微之間，承九重之殊渥，荷真人之美名，上賜金襴道衣以爲身章。延祐四年，南陽君私竊自念：崇禧道場自昔總轄諸山，實爲上帝垂休儲祉之所，不有以表章之，何以名有尊？乞陞崇禧爲宮，白之集賢諸公，以其事聞于朝。嗣歲陞辭還山，上復降香以榮其歸。延祐六年八月二十二日，玉音自天而下，賜號曰崇禧萬壽宮。玄教大宗師上卿大真人張公、嗣師掌教真人吳公興有功焉。是日也，榮光異氣，上燭層霄，崇山峻嶺，咸有矜色，真人陳志新率羽士稽首再拜於道之左，對揚休命曰：明明天子，萬壽萬年。實與太元司命君自混沌溟滓開闢之始。赤明龍漢浩劫之前，俱以願力，裁成輔相，以左右民。雖今昔殊時，幽顯異迹，其受命於皇皇后帝，則異世而同符也，於虜休哉。既而冠巾之衆，如出一口而祝之曰：陳真人自隱居陶真人立館以來，既嘗爲太平觀矣，又嘗爲崇禧觀矣，上賜今額，甚盛舉也。他日秉國史之筆者，繫年繫月繫日，大書之曰：改觀爲宮，自真人陳志新始。其皇恩如天，將何以報塞耶，惟我真人在帝左右，必敬必恭，蚤夜以思，弼成玄功，庶其有以答君師寵綏之造，而真人亦有無窮之聞。真人曰：三君之靈也，吾皇之賜也，臣何力之有焉？敢不敬恭以從祝規。延祐七年夏四月，南陽君俾去疾紀其事，以傳方來。去疾謂必有山玄卿其人，而後爲新宮銘，草野之文何足以紀盛事。辭不獲命，廼舉前說爲之記，而又熏沐繫之以詩。曰：

自有宇宙有此山，開山者誰高辛氏。耿耿社哉太元君，天之輔相民怙恃。曲林舊館陶真人，潛德幽光發千祀。山圖飛上天皇家，雲漢分章來萬里。煌煌崇禧萬壽宮，巨扁鸞飛義獻字。鳳歌鶴舞鏘鈞韶，山川鬼神共歡喜。物不疵癘年穀豐，乾坤清夷風日美。皇帝怡愉奉太皇，萬年億載自今始。元至治元年正月十有五日建

玉晨觀

論說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七《樓觀部篇》 玉晨觀，在雷平山北。高辛時，展上公、周有、郭四朝真人、秦巴陵侯姜叔茂、漢杜廣平、東晉楊真人、許長史父子，並此得道。宋太始中，道士王舉爲長沙景王雅所推重，就長史宅東起長沙館。梁天監十三年，勅賀爲朱陽館，爲陶真人住止，立昭真臺，供養楊、許三真人真蹟、經誥。唐太宗爲桐栢先生勅建華陽觀。天寶七年，玄宗爲玄靜先生勅改紫陽觀。仍勅取側近百姓二百戶，並免租徭，永充修葺。南唐王貞素繼居之。宋大中祥符元年，勅改玉晨觀。定錄君噉言，近所標靜舍地，此金鄉至室，若非許長史父子，豈得居之？後世當有赤子賢者，迺得居此鄉耳。正此金陵地肺福地也。

凝神庵

論說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七《樓觀部篇》 凝神庵，在黑虎谷。紹興庚午，祠宇宮道士張椿齡所創。張初名逢道。高宗歲遣使降香山中。乙亥歲中，使以達道名聞于上，累召對德壽殿，賜摩衲帔、水精環、紫石茶磨、御書陰符、清靜二經，且命圖其形於神仙閣。

雜錄

李處全《茅山疑神庵記》（《茅山志》卷二六《錄金石篇》） 句曲名山，三茅勝地，靈宮閣宇，突兀炳煥，甲于江左數千百里。凝神菴居其

間，林檎蔽虧，氣象深穩，宜高人逸士之所廬也。紹興癸亥，祠宇宮道士張椿齡，與其徒相攸於中峰之下，誅茅結菴，擺落世紛，怡神葆光，爲物外之游。性真內融，道腴外豐，秀骨山峙，神鋒玉舉，望之，真蓬萊方壺中人。學者稍趨歸之。聲聞帝聰，有詔召對，控辭弗獲。既見，上顧勞甚寵，解御服以賜，且命圖形於神仙閣，固請還山。先生起草萊，受知聖明，前後六至闕下，壬午視師，亦賜對于行在所，每見加厚。初，太上皇欲易菴爲觀，先生辭以有觀則事煩，非幽居之宜，故止賜今名，實乙亥六月也。庚辰歲，建三清殿，像設供具，皆上方所製。其後以行宮賜銀建天祥閣，奉藏宸翰，又爲層屋，置內府賜鐘。雲漢在上，光被草木，寶器所鎮，神鬼守護。凡二紀賚錫，悉充棟宇費，齋庫庖湑，位置不瀆，於是豐約中度，規制具體矣。乾道壬辰，賜田三百三十畝有畸，仍命漕浙除其稅，德至渥也。居之高下，皆因其山之勢，妥帖邃密，不晦不露，白雲峰擁其左，小峰拱其右，面挹赤山，大羅源平遠當胸，而昇元頂亦逐逐在目也。紫翠環繞，四山如屏，晨光陸離，篆影凌亂。宵籟閨寂，琴聲清圓，恍若與塵世隔。匹夫而能動冕旒之高聽，享山林之至樂，其必有以也夫。噫，老佛之教，與孔氏鼎立，後世紛紛，矛盾異同，真人御辯，融三爲一，恭己正南面，而儒術行於天下，刑政修，禮樂興，二家翼之，使民心一於爲善。薰陶漸漬，風俗淳厚，兵寢刑措，日躋仁壽之域，庸非助乎！先生訪對之際，言不得聞，若夫方士誣虛之說，治道清靜之要，將奚擇焉？天實聞之矣。其能動高聽，享至樂，宜哉。先生，常州晉陵人。少爲人也，名行義，字達道，度爲道士，改今名，而世先以其字行。既歿之九年，住菴弟子茅見獨以僕疇昔與先生有一日之雅，而與其兄王見志從游荆溪之上垂四十年，屬爲之記，故獨取其菴之顛末，係於興創者，識之。其被遇兩宮，榮寵光顯，當有紀錄，以侈眷異，茲不具載云。淳熙十年九月朔，朝散大夫新權發遣處州軍州事、贊皇李處全記并書。

白雲崇福觀

論說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七《樓觀部篇》 白雲崇福觀，在白雲峰下。畢陽宮知宮王景溫退居於是。溫以其名聞德壽宮，勅賜觀額，累遷道職，遭遇四朝。寧宗皇孫時嘗從受戒法即位，賜號虛靜真人。徽猷閣學士戴溪撰觀記。

雜錄

戴溪《白雲崇福觀記》（《茅山志》卷二六《錄金石篇》） 句曲江左名山，洞天福地，以茅君隱而仙，是稱茅山。有積金峰當西一面，積金之支，右轉而特起者，白雲之峰也。道俗相傳，嘗見其草木後凋，煙霞在望，然東西兩山，靈宮闕宇，各莫所宜，茲曠弗卜，顧有待耶？紹興中，華陽道士王景溫披榛棘，鑿巖崖，室于峰之下。俄以行志修潔聞，廼即其居錫崇福觀額，暨白金、莊田饒益之，俾展其成。於是甃壇塲、班像設，有門鼎峙，有亭臺飛，堂皇深密，廊廡袤延，重樓傑閣，雲層巍峨，前闢端逵，松杉行列，如蓋如幢。有赤山湖，軒豁面勢，崇岡秀巒，左顧右揖，鬱鬱杳杳，映帶清深，而居而游，如脫紛拏，如蹈仙墟。中間方壺丈室，上親灑翰，揭以虛靜，與夫紹興以來四朝錫予，寶鎮泉石人間世事，待有大福德力作興風雲，會合殊勝，然後底廼績。今其徒居之，思有以稱，亦反其初而已。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弗勝，然而道者託焉。昔之爲道術者，棄絕乎名勢利欲，精專乎身心性命，唯恐人焉不深且密也。待其行成，一朝蛻去，人方競競然持其所棄，迹其所蛻，以幘幘其隱約，鼓鐘其沈潛，影響其清風素節，而冀得其人如初，迺亦甘心焉。豢其養，尸其居，美其衣食寢處如世俗，轉復爲名勢利欲所愚，而道術安在！是山不特茅隱、二許、楊、陶之遺，地不改址，往往蓬戶桑樞，霞殫栢食，託於人之所不堪顧，自有丹臺絳宮、抱玉懷珠在，開白雲者，必不專以外境遺子孫也。溪之從子挺，往來山中，

宮觀仙境總部

人境俱熟。道士周觀復，景溫高弟，求記其師之功緒甚力，廼俾挺序次其見聞，因附見吾說。觀復持歸，告語其徒，庶有警焉，以復其初。嘉定四年九月望日記。

三茅真君廟

論說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七《樓觀部篇》 《太元內傳》曰，漢明帝永明二年，勅郡縣修丹陽句曲真人之廟。《隱居》云：此廟今猶在。山東及山西諸村並各造廟，大茅西爲吳墟廟，中茅後山下爲述墟廟，今並廢。惟昇元觀本名鶴廟，在祠宇之上，紹興間，奉皇后中旨重建，丹光發于故基。道士呂雲爲記，不存。

紫陽觀

論說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七《樓觀部篇》 紫陽觀，舊名洞雲庵。建炎中，河北博州道人王若寧者來山，獨居丁公山東巖下，夜夢神人指巖穴曰：此鄴都考訊之所，可去洞百步居焉。至秦檜歿，夫人王氏純素詣靖真李宗師，乞拜章，知檜繫此鄴山獄中。王命其子燁即洞口建太乙殿，以求冥釋。所施旛與石記存焉。大元至元癸未歲，奉璽書爲觀，存古額也。

雜 錄

徐鉉《茅山紫陽觀碑銘并序》（《茅山志》卷二四《錄金石篇》）

臣聞太初之氣，其生也無始；衆妙之門，其本也無名。積而成形，散而爲氣，乾坤運之，而兩儀位；王侯受之，而天下貞。是故斷鼇鍊石之功，絕地通天之業，衣裳軒冕之后，干戈揖讓之君，雖復遭罹異途，步驟殊致，莫不協契於神明之域，飲和於道德之原，廣無爲之爲，執無象之象。萬物恃生而不有，百姓日用而不知。其迹也，則格天光表，化人而成俗，其本也，則收視返聽，全真而養身。至其玉檢登封，蘿圖啓後，游神象外，脫屣區中，鑄金鼎而乘白雲，登寒門而立玄極，闕宮清廟，式嚴觀物之場；玉洞金壇，別啓下都之所。靈符綜集，金錄岐分，三元八會之文，潛通彷彿；七映九華之室，密擬形容，足以徼福應於含生，致孝思於時事。聖人繼作，靈構相望。故茅山紫陽觀者，今上煥敬，爲烈祖璟孝高皇帝、元敬皇后之所重修也。爾迺星紀儲精，下爲峻極；河圖著錄，縣示禎期。自道氣融明，真科流演，治化弘開於赤縣，符圖廣被於名山。而華陽洞天，實群仙之都會；金陵地肺，又三茅之福鄉。左憑柳汧，煙霞輻映；右帶陽谷，川源隱鱗。伏龍摩進，鎮以雷平之嶺；鬱岡回合，浸以護軍之潭。郭真人叩舷之池，不遷留岸；許長史鍊丹之井，自冽寒泉，白霧紫煙，照映其上，鸞車鶴馭，往來其中。高真七人，四處茲地。其後貞白真人以玄德應世，肇開朱陽之館；以玉書演祕，爰立昭真之臺。堂靖疏基，玄洲之蹤可擬；生徒廣業，白龜之迹斯存。金紐鳳羅，代相傳授；龍車虎駕，世有飛昇。及玄靜先生以沖氣含和，體庚桑之歲計；玄宗皇帝以尊師重道，屈軒后之順風，由是天眷遐臨，皇心密契；維新舊館，再易華題；丹鼎洞經，潔修無倦；芝泥龍簡，投奉相望，戶邑之民，豈止奉明之縣，樵蘇之禁，寧唯柳下之墳。故得雲物告祥，芝英表瑞，小周王之瑤水，徒詠空歌；異漢帝之猗蘭，唯陳甲帳。自茲厥後，代有修崇，上士名人，時時解蛻；雲軒羽蓋，往往降靈，皆著之金石，播於謠頌。嗟乎！四時代謝，天道盈虛，雖九氣長存，歷劫以資其融結；而三階有象，隨時因表其晦明，

則斯觀也，將世運以汗隆，與皇圖而昇降。赤明未啓，猶多閭戶之悲；白水方興，始漸高門之慶。孝高皇帝猶龍孕德，指樹垂陰，應樞電之殊祥，肖中天之奇表。甘盤就學，和光於百六之初，庖正分官，利見於九三之際，賓門納揆，有大造於當時；彤矢盧弓，允至公於四海。於是法堯受命，祀夏中興，補西北之不周，應東南之王氣，御明堂而揖群后，輯瑞玉而覲諸侯。既治定而功成，更憂深而思遠。乘奔御朽，不以黃屋爲尊；旰食宵衣，惟以蒼生是念。知無爲之無敗，體上德之不德，凝神姑射，端拱穆清，政舉其中，事至而應，愛民重法，敦本訓農。偃革銷兵，守好戰必危之戒；卑宮菲食，懼以人從欲之譏。故得百寶效靈，三辰薦祉，遠無不屆，邇無不安。少康光武之功，獨高帝籙；真觀開元之業，更啓孫謀。今上承積德之基，法自然之道，變化無方之謂聖，神武不殺之謂仁。學洞精微，守謙光而沖用；明昭隱伏，體大度以包荒。動則蔽民，不矜功而尚智；靜惟修政，恒務嗇以勸分。聞善若驚，每察秋毫之細；容光爲照，寧違行葦之微。化泱風隨，時和俗厚。嘗以爲天下者烈祖之天下，憲章者升元之憲章。垂裕無窮，永懷罔極，衣冠原廟，未足盡思；聲樂娛神，良非致敬。緬慕在天之駕，因嚴訪道之宮。尋屬長樂上仙，濯龍興感，載詠生民之頌，思弘止亂之功，迺眷靈巖，誕敷明詔，發虞衡之吏，集殷爾之工，執藝駿奔，飾材麇至。粟園之柰供其饔飩，北邙之土給其圻墁。迺新祕殿，祕殿孔碩，黯其靈霽，屹其穹窿，璇題互照以晶熒，珠網交疏而窈窕，震殷雷於滴瀝，拖宛虹於楹軒，忽陰闔以陽開，乍霞駁而雲蔚。儼若虛皇之御，穆然太上之容。疑御氣以迴躋，眇陵雲而遐觀。迺立高門，高門有闕，擬金闕之觚稜，洞朱扉而煥照，龍章鳳篆，以之題署，霓旌絳節，茲焉出入。迺建兩序，紛邇迤而重深，迺起層樓，邈苕亭而顯敞。北彌郭干之路，南亘姜巴之衢。赫光景以燭坤，麗丹青而藻野。速如神運，恍若化工。每至日薄星迴、歲之雲暮，桐華萍合，春聿載陽，赤城旋軫之初，白鶴會朝之際，都人士女，舉袂成帷，襲靈風而共治人和，仰雲構而方知帝力。豈止百年猶畏，獨識軒轅之臺，三壽作朋，永閤姜嫄之廟，大哉至矣，無得稱焉。夫妙本太無，名垂不朽，挺窮神知化之盛，然後顯通幽洞靈之微，立尊道貴德之教，然後致還淳返朴之理。漸於人爲富壽，被於樂爲聲詩，告於太史爲典冊，著於豐碑爲銘篆，耿光顯被，其在茲乎？

爰命下臣，敬書令德。詞曰：邈矣至道，悠哉妙門。黽黽無物，綿綿若存。是生清濁，爰闢乾坤。迺生之民，迺作之君。德盛惟皇，功高曰帝。訪道崆峒，求珠赤水。下或稱有，時稱至理。三正循環，鴻圖資始。於惟基命，赫矣皇唐。運啓再造，天垂百祥。玄德升聞，既壽永昌。時乘白雲，至于帝鄉。穆穆嗣君，雄雄下武。禮極配天，教先尊祖。明發盡思，熙然若睹。敬佇仙游，式嚴庭宇。庭宇何在，句金之陵。丹霞夕映，白霧朝凝。重屋四注，崇臺九層。雲生窈窕，日麗觚稜。三秀交陰，五便分徑。丹砂流液，玄洲立靖。柳谷緬煙，雷池瀉鏡。彷彿九華，依稀七映。至誠則感，有應斯來。含真上客，蕭閒逸才。鸞輪倏忽，晨蓋徘徊。浮黎認上，方文疑臺。昔有聖人，建言敷教。救物以慈，奉先以孝。敬佩真契，恭聞大道。顯妙用於言象，鼓淳風於億兆。薦純嘏於無窮，仰皇猷於克劭。時歲己未十二月一日建。

靈寶院

論說

劉大彬《茅山志》卷一八《樓觀部篇》 靈寶院，在玉晨觀隱居昭真臺故基。唐宗師孫智清、王棲霞重建，奉靈寶天尊像，額曰靈寶。內有老君瑞像。殿先是玄靜先生所立。高祖時，老君屢降晉州羊角山，因請立像，大觀三年四月，玉晨道者梁悟真旦汲水殿前池，即周真人池。忽覺紫煙彌覆其身，煙中見老君乘白馬，以加句《天童經》授梁。梁本庸愚，自是不食誦經，言人福禍有驗。《天童經》刻石傳。

雜錄

王棲霞《靈寶院記》（《茅山志》卷二四《錄金石篇》） 粵靈寶

宮觀仙境總部

者，空洞赤書之祕號也。鬱勃自然，生天地先，運無爲德，被有爲作，是以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德者乾坤之大生，功者生三利也。苟德以潤身，功能濟物，即示輕舉，如躡歸徑，革喧囂於蛻脫耳。且校籍所載，真跡所存，有非常人，立非常功，遂歷古今，芳猷不絕。茅東卿棣萼，以直道仕，愷悌立身。周物者智，樂靜者仁，云黨咸陽，初依恒嶽，尋棲此山，介然掩躁，克奉玄寂，陶然若朴，惟德動天。遽繡衣持九錫之丈，芝蓋導三清之路，玄鶴下盤，感應無昧，斯積業夙習之感哉。緬惟異代同途，繼踵美蹟者，諒我公矣。公以踐履德業，游泳忠信；松高韻遠，玉真芒寒；景鐘麟史，堂構襲蹟；風池龍節，鴈序分寵；致君一匡，錫我所履；威臨鐵轡，貴擁朱輪，智發未萌，道了得一，蒲鞭舉而過改，桑附謠而政遐。謂我無欲民朴，我無爲民化，法黃老而熙帝載，考始制而弘象教，迺顧名都，更植世福。靈寶院者，梁天監歲貞白陶先生弘景所創也，始本昭真其號焉。紫陽觀，即長史宅，界于東小茅嶺雷平山，列于南鐘山西朝焉，良常北徹焉。其餘勝槩群阜，若衆星之環拱，不可殫論。先是，迴臺層漢，攸閣匝雲，祕三洞瑤文，集丹丘羽客，門人周仙君子良勤修於是，崇習玄風，鍊金石身，騰煙霞轍。時移代復，瓦木之功寢泯。及唐太和中，太尉贊皇李公每膽遺躅，屢構遐緣，門師道士孫智清復討前址，再建是院，尋諸舊號，額曰靈寶。爾後既偶兵焰，靈致煨燼，荆棘相森，凡材園長，狐兔往焉，芻蕘往焉，弗芟弗薙，歷五十載矣。棲霞胄叨素業，幼專不息，雖童丱獲名，而屢厄兵難，跡不遑處，遺構殆空，斷梗杳泊，自北徂南，幸托玄化，遐欽茲境。聿諧所適，迺勵畚鍤，忘黷勞，砌壇植松，結茅庇拙，紉蘭餌木，願言終遁。俄奉先齊王旨，命出居會府，齒朝修事，沐浴恩遇，揚歷館，切甄道，銜表命服，再瑄再籥，是挺是鎔。泊我公移鎮是邦，自以風痺，厥躬告從，谷隱公遂捨俸錢一百萬，俾於舊基，別崇利有。稟命之際，齎勉勵，夙夜匪懈，思竭克勤，冀荷恩教。噫，事難謀始，智寡周防，且虎視非一雀之圖，而雀終噪，蟾盈非片雲可同，而雲或掩。時哉？理非契也，非台曜覽幽，幾止終廢。繇是度揆經營，月期日就，博邀執斷，量材取制，墻茨必裏，圖蔓必薙，平瓦礫以等阜，屏豺狼而斷群，力工約萬，綿歲靡期，剏闢督奇，丹牖瞻妙，造正殿三間，中塑靈寶天尊，景從，砌壇三

級，三門三間，環繞廊廡一十六間，並葺壞整頽，降真堂續連於內，重新沼沚，再築垣牆。東北隅即忠義太保公之季弟，先於舊閣基建瑞像殿三間，兩厦中塑羊角山應現老君。西南隅向日三官堂三間，塑像岌岌其狀，亭亭其勢，金碧其飾，輪奐其映，瓦疊鴛翠，甍差鳳翹。辟容禮而若眄，侍衛瞻而乍愕。旌幢翻翻，雲鶴駢駢。對倅崛起，異疑飛來。非我公願力斯應，像教斯感，即荒鹵之域，安歛睹壯麗乎？足使真風永布，靈致恒芬，配天地而齊壽，總山川而介福，噩噩烈烈，可久可大。棲霞智慚絕妙，才非述作，蓋受恩于始，受命于此，竭誠竭慮，迨茲成功，聊實紀於質文，呈台覽而刊於將來也。時大和三年重光單闕歲，九月乙酉朔，九日癸巳，謹記。

林屋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九，林屋山，洞周迴四百里，名尤神幽墟之天，一名包山。在太湖水中。夏禹治水平後藏靈寶五符於此洞中，在蘇州。

括蒼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十，括蒼山，洞周迴三百里，名成德隱真之天，徐來勒真人所治，在處州。

霍桐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一，霍桐山，高三千四百丈，洞周迴三千里，名霍林之天，即鄭思遠、韓衆、許映真人爲司命君所治，在福州長溪縣。

泰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二，東嶽泰山，高四千丈二尺，洞周迴一千里，名蓬玄空洞之天。此即太昊爲青帝，治東嶽，主萬物發生，考校死魂鬼神之所。歷代帝王報功封禪之嶽，上應奎婁之精，下鎮魯地之分。係兗州奉符縣。

宮觀仙境總部

查志隆《岱史》卷一《圖考》 叙曰：曷云乎圖考也？考泰山之形

勝，而繪之爲圖也。夫鴻濛始判，爲物者萬，而惟流峙最大；爲峙者萬，而惟嶽最大；爲嶽者五，均之巍巍峻極，而惟岱最大。近則橫亘齊魯，跨引江淮；遠則雄峙九紘，霖雨四海，豈非華夷之巨觀，古今之崇鎮乎。顧欲以方寸赫蹠，總攬全勝，抑何難也。然自古考方辨域，必取諸圖，不然則周覽不能窮其勝，載籍不能紀其詳，即有高雅之士興起卧游之想，曷從而觀焉。是用據古證今，圖諸簡端。圖泰山，握坤軸也，而先之以星野，繫乾象也，圖嶽廟，以神所棲也，圖碧霞宮，以世所崇奉也，圖周明堂，以帝王致治之蹟也，而附之以五嶽真形，則以泰山五嶽之宗，宜統會其勝也。維嶽降神，實生孔子，萬世宗之如泰山喬嶽，圖其廟而崇祀之，以表聖蹟重山靈也。夫天開圖畫，地湧丹青，豈人力哉？維茲繪事肖厥化工，俾世之觀覽者一披卷而對越介丘，恍乎明神陟降，勿勿乎欲其享之，則又非特豁目惠心，供勝游之適云爾。

又卷二《星野考》 叙曰：曷考乎星野也？考泰山之分野，而繫之於分星也，謂其上應天象也。夫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在天二十八舍，在地十二州，各有所主，即一丘一阜，懸象列宿。矧夫崧高維嶽，峻極於天，而泰山尤群嶽之宗，其昭回法象，豈不鉅麗？自保章氏失職，久遠郡國，廢置代遷，千百年來，譚星野者，或以泰山主心，房氏，或主婁、胃，或主虛、危，其言纒纒洋洋，靡所適從。然載籍雖博，猶考信於往古，古天文、角、亢之分野，主兗。而《禹貢》徐兗之域，泰山固隸兗也，主角何疑焉？旨哉？僧一行其言之也，曰：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終始，則分野可知。而《通志》云：山東當山河之會，得升降之中，泰山介乎其間，此千載通論也。茲備籍諸史，以俟閱覽博物之君子折衷焉。

《史記·天官書》曰：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虛、危，青州；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

《正義》曰：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角、亢，鄭之分野，兗州；氐、房、心，宋之分野，豫州；箕、尾，燕之分野，幽州。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斗、女吳越之分野，揚州；女、虛，齊

之分野，青州；危、室、壁，衛之分野，並州。

《前漢·天文志》曰：角、亢、氐，沅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虛、危，青州。丙丁江淮海岱一曰甲齊，申齊西魯。

《前漢·地理志》曰：齊地虛、危之分野也，東有淄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

魏太史令陳卓曰：泰山，角六度。

《晉·天文志》曰：泰山，入角十二度。

《唐·天文志》曰：降婁、玄枵其神主於岱宗，歲星位焉。女、虛、危，在子齊分野，女、虛、危，玄枵也，循岱嶽衆山之陰，其地得陬訾之下流，其象著爲天津，絕雲漢之陽，凡司人之星與群臣之錄，皆主虛危。奎、婁在戌，魯分野，奎婁，降婁也，循岱嶽衆山之陽，在陬訾下流，婁胃之墟。

《宋·天文志》曰：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其神爲青帝，司春，司木，司泰山。

《宋中興天文志》：王奕曰：泰山，入角十二度。馬端臨：象緯州郡，躔次並同。

《天原發微》曰：天下山分爲四條，上應二十八宿，負海，貨殖所阜之國。自北河下流，南距岱山，爲三齊；自南河下流，北距岱山，爲鄒魯，此負海之國也。

《通志》曰：山東自南正達於西，正得雲漢升氣；自北正達於東，正得雲漢降氣；則山東其當山河之會，而得升降之中乎。

汪子卿曰：按《山東通志》引《晉書》言：循岱嶽衆山之陰，主虛危，循岱嶽衆山之陽，主婁胃。引《唐書》言：濟陰齊魯，主心、房、氐。蓋我朝清類分野，據二書之說，以定星野之次，而《通志》因之。夫以心、房、氐言岱，猶爲近之。乃若虛、危，北宿也；婁、胃、西宿也；而可以東方言耶？又按古文圖書：降婁，魯分也，玄野則吳越揚州之次也。歲星十二歲周天，非有定位，而《唐志》云云，圖復云云，要亦所謂其神主岱，而非躔次之謂邪。夫王者齊政，本於璿璣，不可不知，而亦不易知也。故今志以王奕、馬端臨爲正，而餘則傳疑，以俟夫明

於占步者。

又卷三《形勝考》 叙曰：曷考乎形勝也？考古今之誦說乎泰山者也。夫自有天地以來，形勝無如泰山，故自有書契以來，誦說形勝者亦無如泰山，乃其始經見則《虞典》，岱宗兩言。有夫《虞典》，凡嶽皆以方位言，惟泰山不言方位，而言岱，不言嶽而言宗，固謂夫出震配乾，萬物始代，儲坤蟠亘，五嶽推宗，其形勝甲於普天之下無兩也。嗣是而《詩》稱魯詹，《禮》稱究鎮，《爾雅》稱東嶽，則槩其一方所推重而極言耳。他若子、史、百家、佛經、道錄，奕奕相屬，炫句玄詞，所謂天孫神房、洞天福地，與夫金床玉几之說，最不可窮詰。然古人於搜神紀異、稗官野史，亦所不廢也。世即有善言形勝者，或未能越此，故舉凡見聞所及，併編錄之，以備參考。迺其寒暑之候，迥異於下方，里至之遙，艱難於躋陟，俱世所欲聞者，宜不厭於鎖贅云。

《舜典》曰岱宗。按《五經通義》云：岱宗，言王者易姓受命、報功告成，必於岱宗也。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宗，長也，言爲群嶽之長。

《禹貢》曰：海岱維青州。又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按《書註》云：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又云：岱之陽，濟東爲徐；岱之北，濟東爲青。

《魯頌》曰：泰山巖巖，魯邦所詹。按《說苑》云：山者，宣也，言宣氣生萬物也，泰言高大之至也。《爾雅》云：右陵泰丘。或云，泰者太也，謂天地太和之氣發舒於東方也。

《周禮職方》曰：河東曰兗州，其鎮曰岱山。按鎮言其重也。

《爾雅》曰：河東岱。又曰：泰山爲東嶽。又曰：中有岱嶽，與其五穀、魚、鹽生焉。按《詩》註云：嶽言山之尊也。東方主天地生氣，以方位別五嶽，是爲天之東柱。

《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惟泰山耳。

《漢官儀》曰：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窗矣。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山頂西巖爲仙人石問，東巖爲介丘，東南巖名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

長三丈所。又東南名秦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黃河去泰山二百餘里，於祠所瞻，黃河如帶，若在山趾。山南有廟，悉種栢千株，大者十五六圍，相傳云漢武所種。小天門有秦時五大夫松，見在。

《後漢書》曰：光武封泰山，雲氣成宮闕。

《道藏書》曰：泰山周迴一百六十里，崎五十步，方面各四十里。

郭璞書曰：泰山在奉高縣西北，從山下至頂，四十八里一百步。

《山海經》曰：泰山環水出焉，東流注於海。

《法苑珠林》曰：泰山之東有醴泉焉，其形如井，本體皆石，欲取飲者，皆洗心跪而挹之，則泉出如流，若或污慢，則泉縮焉，蓋有神明以宰之也。

曾鞏《二堂記》曰：泰山之北水，與齊之東南諸水，西北匯於黑水之灣，又西北匯於栢崖。蘇東坡《送楊傑詩序》曰：無爲子嘗奉使登泰山絕頂，雞一鳴見日出。

魏莊渠書曰：泰山之上有日觀峰者，夜半可以眺而見浴日，彌望如鋪金者，海也，綠色微茫中有若掣電者，海島溪山相間也。金色漸淡，日輪浮動，水中如大玉盤，適海濱望而見海日是矣。登天台之巔曰華頂者，乃知此特小海耳，諸山環列外乃爲大海。泰山有日觀者，觀日於未出也；有月觀者，觀月於已沒也，長安觀者，西望秦間諸山也；越觀也者，南望會稽諸山也。衡山有七十二峰，亦有日觀、月觀，不及泰山者，當卯位也。

《岱宗記》曰：梁父，長白二山，爲泰山輔嶽。

《通志》曰：濟南諸山，其非麓也，兗州諸山，其南麓也；青齊海上諸山，其左翼也；河東諸山，其右翼也。斯其爲泰山矣乎？迺若山南則有漢武遺栢，天門則有五大夫松，絕頂則有秦無字碑，懸崖則有唐開元銘，斯則泰山古蹟之最優者。

《茅君傳》曰：仙家凡三十六洞天，泰山周迴三十餘里，名三宮空洞之天。

《博聞錄》曰：泰山名蓬玄太空洞天，嶽帝所居，其高四千丈，環一千里。

宮觀仙境總部

《五嶽記》曰：東嶽泰山，嶽神天齊王，領仙官仙女九萬人。山周迴二千里，在兗州，奉符縣。

《福地記》曰：泰山洞天，周迴三千里，鬼神之府。

《列仙傳》曰：岱宗石室中，上下懸絕，其中金床玉几。

尸子曰：泰山之中，有神房阿閣。

《博物志》曰：泰山一曰天孫，言爲天帝之孫也。主召人魂魄。東方萬物始成，知人生命之長短。

《道經》曰：五嶽之神，分掌世界人物，各有攸屬。岱泰山乃天帝之孫，群靈之府，主世界人民官職生死貴賤等事。

堪輿家曰：泰山之麓水交流，孔林獨茂，蓋指泮漆梳洗汶漸，而言吾夫子之生也，豈偶然哉？是故其終也，曳杖之歌泰山。自任公姓振振，世祿罔替，則嶽靈之篤於孔氏者，其有窮乎？

《勝覽》曰：嘗臘月衝雪登嶽，至御帳，雲煙模糊。至十八盤，天字開霽，俯矚山腰，猶有雲靄。及下山，大雪如故。冬春之交，諸崖谷出煙霧，寒甚，初尚可指，數頃，則纓纓蒙覆，盡失山形。少霽，溪壑林木及樓閣簷牙，凝結冰花，珠聯粉綴如畫。嘗於春時，晨觀山半，雲布平密，絢爛一色，宛然倒看天宇。四月以後，山多蒸濕，不可居。五六月亦寒，衣必綿，卧必炕。早暮如深秋。遇夏時暴雨，山半風激雲湧，雷聲電光，皆出其下，隱約見麓地，白波沆瀣如海，頃忽雲升嶽顛，則上下皆雨。人飲諸崖水，多瀉，惟瑤池、白鶴、水簾、玉花、玉女數泉，甘美。元君祠東崖一竅，泉滴如珠，晝夜出一斛許，其味尤佳。

又卷六《狩典紀》叙曰：曷紀乎狩典也？紀帝王時巡之大典也，而並及夫封禪者何？紀其變也，亦紀夫當時君之侈，臣之諛，以示儆也。夫五載一狩，昉於《虞書》十二年一巡，見諸周制。時維仲春，則生長之月，岳維泰岱，則生長之方，於時坐明堂，朝群后，考覈其政令，凡以爲民也，豈似後世主琢石銘山以夸大其業，泥金檢玉以徵福於神。盤樂戕民，千乘萬騎，而猥云七十二君之故事，秦漢以來即所稱英君亦不免焉。卓哉我成祖文皇帝灼見，而却絕之以垂憲昭代，豈非超越千古者哉？余茲附錄前代封禪文一二，而終之以先賢記論，俾觀者得以考鑒焉。

唐虞，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肆覲東后。協時月

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五載一巡守，群石四朝。見《舜典》夏后氏因之。

周十二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觀諸侯於明堂。見《周禮》。明堂說見《遺蹟紀》。

秦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甫，刻所立石。見《史記》。王仲淹謂封禪非古，啓於秦漢，故志封禪以秦為首。

李斯篆刻石文今存二十九字。詳見《遺蹟紀》。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人以仁。四海之內，莫不郡縣，四夷人蠻，咸來貢職，人庶蕃息，天祿永得。今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並天下，罔一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降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格內外，靡不清淨，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漢武帝元封元年，東巡海上。夏四月，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於禮樂，故用事八禮。遭天地況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然後升禮，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民田租逋賦貸，已除。加年七十以上孤寡帛，人二匹。四縣無出今年算。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太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太山下。

二年秋，作明堂於泰山。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

太始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禘於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於明堂。甲申，修封。丙戌，禪石闕。

征和四年春三月，上耕於鉅定，還幸泰山。

泰山東嶽廟

論說

查志隆《岱史》卷九《靈宇紀》

東嶽廟，在州城西北隅。《風俗

通》曰：岱宗廟在博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按岱嶽觀至元碑云，嶽廟在嶽之南麓。岱嶽升元二觀前當為漢址，唐武則天篡唐時改今地，或云宋改今地，其後歷代廢興修葺，詳其諸記石。廟制，堦城高二丈，週三里，城門有八，南闕者五，而正中曰嶽廟門，東偏曰仰高門，西偏曰見大門，東闕者一曰東華門，西闕者一曰西華門，後闕者一曰後宰門。凡門各有樓，而角樓亦四：東南曰巽樓，東北曰艮樓，西北曰乾樓，西南曰坤樓。由岱廟門而上，重門為配天，次為仁安，再上為仁安殿，露臺高下聯屬者二，殿前兩廡之中為鐘鼓樓，樓之後各為齋房，殿後為寢宮，宮左右為配寢。其規模宏侈，儼如王者居。配天門，左為三靈祠，右為太尉祠，祠前東廡別殿曰炳靈，西曰延禧。碑亭三，其一當岱嶽，配天二門之間；其二對峙於鐘鼓樓側，三亭皆為國朝御製碑建。殿前古松數十株，蟠結偃蓋，非他境所有。炳靈殿前則漢柏，延禧殿前則唐槐，皆特異，雖良繪莫能狀。銀杏大者圍三仞，火空其中。《陰符經》曰：火生於樹，信夫。奇石玲瓏者九，其上有古題刻，知自遠方來奠獻者。碑石林立，其可為書法者：張侍制潔書《宣和廟記》，喬冢宰宇篆御祝文。廟前有亭曰遙參亭，前為遙參門，門之前為御街，宋東封，警蹕之地，而實為廟之第一門也。舊榜曰草萊門，門中有臺，臺上有亭，亭重簷，四面十有六角，峻嶒綺麗，昔凡有事於嶽者，先拜於亭而後入廟，故曰草萊。今有司遇當祝釐於廟，罷則儀從由亭門而出，猶古之制也。亭今列屏鑒，方圓各一，高六尺許，鑒前雕座置元君像。四方來謁頂廟者亦先拜焉，故又曰遙參亭云。

雜 錄

宇文粹中《重修嶽廟記略》（查志隆《岱史》卷九《靈宇紀》）

宣和四年九月，有司以泰嶽宮廟完成奏功，制詔學士承旨臣宇文粹中記其歲月。臣粹中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自昔受命而帝者，咸有顯德著在天庭，合四海九州之歡心，以爲天地社稷百神之主，故有壇場主幣以象其物，有宮室祠宇以奠其居，有牲牢酒醴以薦其潔，有祝冊號嘏以導其誠，其漠然而意可求，優然而誠可格，殆與人情無以異。是以黃帝建萬國而神靈之封七千，虞夏商周，文質迭救，雖所尚不同，而事神以保民，其歸一揆，必以岱宗爲首。而神靈烜赫，光景震耀，載在書史，接於耳目者，奕奕相屬也。宋受天命，建都於汴，東倚神嶽，遠不十驛，章聖皇帝肇脩封祀，蓋嘗躬款祠下，欽惟神靈饗答之異，念唐開元始封王爵，禮加三公一等，未足以對揚休應，遂偕五嶽，咸陞帝號，自是宮廟加脩，薦獻加厚。四方萬里，士民奔湊，莫享祈報者，蓋日益而歲新也。皇帝聰明仁孝，光於上下，神動天隨，德施周溥，既已躋斯民於富壽，迺申勅中外，凡所以禮神祇、崇顯祀，盡志備物，畢用其至。歲在辛巳，迄於壬寅，詔命屢降，增治宮宇，繚牆外周，眾囂分翼，巋然如青都紫極，望之者知其爲神靈所宅。凡爲殿、寢堂、閣門、亭、庫、館、樓、觀、廊、廡，合八百一十有三楹，財不取於賦調，役不假於追呼，而屹然崇成，若天造地設。靈祇燕豫，福應如響。嗚呼，真聖德之事也，觀是宮廟，土木文采，輪奐崇麗，則知郡邑之富庶；帷帳煢煌，充冕璀璨，則知絲枲之盈溢；牲牷充庭，醪醴日御，則知耕牧之登衍；簫鼓填衢，歌呼滿道，則知風俗之和平。神之聽之，迺祇陳於上帝，用降鑒錫茲祉福，則社稷之安固，曆數之綿遠，蓋方興而未艾也哉。

又李賢《廟記略》 書稱岱宗，蓋以東方屬春，萬物交代，故曰岱，

爲群嶽之長，故曰宗。然而祭之者何也？記曰能出雲爲風雨，又曰，民所取財用也。三代以前，不過爲壇而祭之。如周制，四坎壇，祭山林丘陵於壇是也。秦漢以來，有神仙封禪之事，於是有祠廟之設。古者五嶽視三

公，謂視其饗餼牢醴之多寡以爲牲器之數也，非以三公之爵封之也。後世遂封五嶽之神爲王、爲帝，垂旒端冕，儼若人鬼矣。洪惟我聖祖高皇帝聰明睿智，卓冠千古，即位之初，詔示天下，有曰：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今依古定制，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於東嶽稱曰東嶽泰山之神。嗚呼，是舉也，裁革瀆禮不經之失，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濟南太守陳君銓走書京師告予曰：東嶽泰山神廟傾頽，上請得旨重脩，巡撫都憲賈公銓與三司官僚合謀經營，若按察使王公鉞允留意焉，屬銓綜理其事，經始於天順四年八月二十六日，落成於五年九月初一日，內外煥然一新，俾是方之人依而敬之，有加於前。僉曰：不可無紀，敢乞爲記刻之，用示久遠。予惟泰山出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功德固廣大矣，要之，是方之人沾其惠澤尤多，況又取其財用者乎？雖曰朝廷祀典所載而是方尤所當敬也。今巡撫方面，風憲，重臣，同心協慮，重役神廟，又得郡守克承委任，用體朝廷之意，以表民之所敬，真可謂民之父母矣。彼慢神虐民者，視此於心不亦惡乎？

又薛瑄《廟記略》 東嶽泰山之神，故有廟在山之陽，朝廷有典禮、大政務，則遣使告焉。廟屋既久，多圯漏弗治。先是守臣嘗奏請脩建，而未克底完，天順己卯，泰安州守以其事達之濟南府，因以上請，詔允脩葺。於時都憲年公富方議興役而去，左副都御史賈公銓繼來，乃洎巡、按、藩、臬協議，既擇有幹幕職以董其役，復俾濟南府知府陳銓月一往以綜理焉。銓始至泰安，謂脩葺嶽廟固所以祇若朝命，致謹大神，然尤當以省民財、重民力爲本，財匱民勞，事亦非可。因詢及守廟者，具言數十年所積禮神之物甚當，遂遣人持市木之巨細與其他脩屋之不可缺者。及既合，而匠役皆在官之人，而農民不知有役，銓既綜理有法，不急不徐，始事於天順庚辰秋七月，辛巳夏五月訖工。殿宇、周廊、門觀、繚垣，悉皆完治，咸願刻石以紀其事。山西按察使王允，濟南人也，以書來求文於瑄。余惟東嶽泰山之神爲諸嶽冠，聖朝既正其名、秩其祀，而廟弗治，又俾所司以時修葺，而巡撫憲臣洎藩臬，得綜理其役如銓者，不竭民之財力而克底完新，皆可謂祇若朝廷丕顯休命而致謹於人神者矣。遂序其事而銘之曰：一理宰幹，二氣互根。清浮無際，濁墜斯存。柔行剛峙，川洪嶽

尊。惟此泰山，造化鍾萃。龍巖太虛，磅礴厚地。匪魯邦瞻，實衆嶽最。其蓄罔測，其施靡量。玄雲寸石，甘雨八荒。功既載溥，厥報宜彰。有廟在陽，奉命新葺。重臣是承，守臣是職，民不匱勞，事底完集。殿宇廊觀，聳卓縈迴，高下中度，不騫不卑。神氣鬱鬱，流通在茲。昔古山川，明祀有體。夫何前季，封號薦起。躋嶽於天，紊三公禮。逮我聖世，道復古隆。斥絕僭誕，率由大中。嶽鎮海瀆，悉正其名。惟岱宗神，神稱允格。迄茲有役，咸願石刻。述理繼辭，以示無極。

又李欽《脩東嶽廟記略》 嘉靖丁未冬，嶽廟灾，殿宇廊廡以及賓館、齋居、門闕、樓觀蕩然一空，其僅存者，後寢三殿與炳靈、延禧二宮而已。時守臣以狀聞，上震異者久之，既俾治有司不戒之辜，而遂勅以亟脩之議，然歲值累歉，未克興事者垂十年餘。辛酉秋八月，皇上萬壽，爰命太常，緘祝函帛，恭詣嶽神，虔脩醮典。有司布席，將事惟時，巡撫都御史鎮山朱公承命主祀，大懼簡陋，罔罄明裡，乃謀諸藩臬庶正，展力亟圖，而特委濟南府同知翟公濤專董其役，蓋選能也。公乃檄請當道，材木瓴甃金石之類，以至匠傭役廩，皆取給香帛，而秋毫不以煩民。經始於壬戌春，迄癸亥夏。廟工告成，自殿堂而下，毀者以舉，傾者以易，圯者以完，漫漶者以鮮以潔，丹雘塗堊，輝光掩映。巡撫都御史石洲張公祭告祠下，樂觀厥成。是日也，淑氣洋溢，靈光下矚。泰嶽明神，既尊且安，自是而往，陰祐顯相，雨暘時若而豐年應，灾病殄而民氣和，以永保我國家無疆之慶，則神之功當與天地並。而君子謂翟公之有功於神也，其亦偉矣哉。

又許天贈《重修岱廟記略》 泰山之麓故有廟，其名曰岱宗，廟在嶽之南麓，宋改今址，其制有堞城，爲門者八，四角有樓，前有殿，後有寢，兩傍有廡，儼如王者居。我朝因勝國舊，天順以來，屢奉旨脩葺，碑石具在，孝廟親爲記，宸章赫奕，萬代瞻仰。邇者脩葺，止取裁兩院，以香稅所積，自可充脩廟費，毋用厘明旨動內帑爲也。萬曆甲申，廟漸圯，於是左參政屠公請於兩院，得可委濟南府通判張世臣董工作之役，泰安州吏目蘇天壽佐之，余至督視益勤，閱乙酉秋八月告成。凡費金九百餘，不動民財，不勞民力，而大工就緒。余聞之，祀，禮也，國之大祀，必以禮。聖人制禮，尊五嶽配天，其祭以壇，不以屋，其神設主不以像。通諸

天下，凡司府州縣，歲時祭境內山川，率由斯道，復古制，祛民惑也。斯廟有先代故事，廟及像率無所更易，豈天造草昧偶未之及也？抑別深意寓其中者耶？弘治間，至厘玉音，若以此爲訓。然者，愚以是知聖人敬神導民，至意使人有所敬畏，啓爲善之心，遏從惡之念，更相告戒，以若於治，所謂無害於治者，聖人不與民變革也。今廟貌巍然，神威赫然，若有臨之在上。然者，四方祈福受罪之士女，入廟瞻拜，肅然起敬，罔或不虔，則於聖化或可助萬分一哉。若佛老家言神若王者操福禍之權，握生死之柄，爲善惡果報，則其不經見，故儒者缺之勿論。

泰山碧霞元君祠

論說

查志隆《岱史》卷九《靈宇紀》 碧霞靈應宮，在嶽絕頂西南下三里許，舊名昭真觀。宋真宗東封時所建，國朝增拓其制，改署今額。

累朝脩葺不廢，近自世宗朝遣工部郎陳策齋宮施萬金重脩，益鉅麗矣。隆慶間撫臺傅希摯，按臺吳從憲又加葺焉。其神曰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四方謁款祇禳者，摩肩接踵而至，諸所捐施金帛珠玉馬殺之類，有司日監守而筦權之。萬曆乙酉，按院韓應庚侍御命官鳩工，更新往制。其宮故南向，凡五間，則欄其東一間，題曰東寶庫，欄其西一間，題曰西寶庫，用以投儲諸所捐施焉。宮之後架殿三間，題曰便殿，宮之右架亭一間，題曰憩亭，凡此皆創剏也。宮之前，左翼曰子孫殿三間，右翼曰眼光殿三間，其中爲露臺，爲甬路，而甬路之南大門三間，東鼓樓，西鐘樓。而門外綽楔凡三，中曰勅建碧霞坊，東曰安民坊，西曰濟世坊，而碧霞坊之前臨火池之上有闕門焉，曰金闕，凡此皆增飾其舊也。續椽藻櫨，霞駁雲蔚，儼然神居，非人世所有。乃其形勝袁拱，宮東南則五花崖，東北迤西則嶽頂，磨崖、日觀諸峰蜿蜒，峙列三面若屏扆，前若雙闕，由宮門西下石磴三丈許，南俯懸崖，下視城郭若畦圃。自城郭望之，則崖峰森蔽，

不見宮宇，此蓋造化靈區，真天奇云。

雜錄

查志隆《岱史》卷九《靈宇紀·御祝文》 維弘治十六年歲次癸亥

正月朔初一日己巳，皇帝遣御馬監太監苗達致祭于碧霞元君曰：懿德含弘，仁慈廣霈，佑蒼生於壽域，鼓群品以霑依，茲因眇躬偶爽調攝，敬祈聖力求佑康寧。特以香帛，用伸告祭，益彰靈應，福佑家邦。謹告。

維嘉靖十一年歲次壬辰二月庚辰朔十三日壬辰，皇太后遣太子太保玉田伯蔣瑩致祭于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之神曰：皇帝臨御海宇十有二載，皇儲未建，國本尚虛，百神萬民，無不仰望，茲特遣官敬詣祠下，祇陳醴禮，潔脩禋祀，仰祈神貺，默運化機，俾子孫發育，早錫元良，實宗社無疆之慶。無任懇惓之至，謹告。

又《高誨玉女考略》 泰山玉女神，顯靈于天下，其來尚矣。傳爲

東嶽女，蓋謬說也。人心崇尚，習舛承訛，非特愚夫愚婦之不知，雖博雅君子亦未聞有能考其實者。按《州志》載，嶽頂玉女池。馬端臨《通考》紀池側故有玉女石像，泉源壅濁。宋真宗東封，先營頓置，泉忽湧上升山，其流自廣，清泚可鑑，味甚甘美。王欽若請浚治之，像頗摧折，詔易以玉石。既成，上與近臣臨觀，復礮石爲龜，奉置舊所祭焉。唐劉禹錫送東嶽張鍊師詩云：久事元君住紫微。而李白游泰山詩亦云玉女四五人，飄飄下九垓。及觀李諤《瑤池記》，謂黃帝建岱嶽觀，嘗遣女七人，雲冠羽衣，脩泰香火以迎西崑崙真人。由是考之，則知玉女必黃帝所遣七女中之脩而得仙者，後世因之祠于山。而宋元間龕像建觀，尤有徵。迨我朝拓新殿宇，發應益著，不然則泰山喬嶽之上何緣有此？據《通考》、唐詩所載，質之謬記，益信。

又《劉定之記略》 泰山絕頂，舊有祠祀碧霞元君，以其最高，雲

蒸雨降，材木易朽，颶風剛勁，瓦多飄毀，祠不能久。今副都御史原傑巡撫山東，謁祠，見其墮墜，謀新之。銅梁鐵瓦琉璃甍甍之堅固，丹雘青堊藻繪漆飾之輝煥，高廣深邃，規制增舊，其費取諸官而民不知。自昔登山

捐施，委諸巫祝，妄費不可稽，而今紀理之，皆有條法云。

又《尹龍記略》 昭真祠，在泰山絕頂，世傳謂天仙玉女碧霞元君

之祠。聖天子御極十有五年，命太監陳喜來脩祀事，明年詔脩是祠，即故址增飾之祠，殿爲間者五，以奉元君，左右迴廊各三間，則護從之神居焉。神道有門，鐘鼓有樓，恐其凌空壁立，易爲風雨所剝蝕，故陶土爲甍，冶鐵爲瓦，務爲堅確，黝堊丹漆，金碧交輝，視昔有加焉。其肖像左右石爲銅，中以沉香，雕龕石座，霞帔鳳冠，於赫穆清。而其所費，一皆輸財於神貯之帑藏，以克其用，而毫芒不取於民。自經始以來，綱維其事者，大糸文安，刑表，僉憲衛輝、劉璋，下至義士耆宿，罔不奔走事，所以重上命，敬神明也。夫泰山雄鎮東方，爲五嶽之尊，歷代有封禪之典。維我列聖，每遇登極，必遣廷臣以祀方岳，又時命中貴有事於祠，或金帛朋貝，以將其誠，或冠帔旌幢以拂其像，蓋神之靈貺感人，實有以致之。嘗觀《州志》，昔有猛虎爲害，禱之而去，飛蝗爲災，禱之而死，以至於民之旱澇，祈之歷有其驗，故遠近衆庶拜瞻之頃，靈風颯然，知者敦其誠，愚者啓其敬，忠者堅其志，奸者沮其謀，善心以之生，欲心以之室。吁，休矣哉，其神之惠乎。

又《徐溥記略》 弘治八年春正月，巡撫山東都御史熊公紳言，泰

山絕頂碧霞靈應宮燬于火，宜治。事下戶部議，謂泰岳有生物功，凡祠闢祀典者，不宜不飭，且神以靈故，四方奔走，士女操金帛爲禱祈者，歲所積甚夥，宜令按察憲臣籍之，以爲工費。詔可，乃以屬僉事陳君寬領其籍，內帑賜銀百兩以屬副使，中司出納焉。凡用銀以兩計者七千三百有奇，爲夫若干千而成，熊公乃致書京師，請予記。予聞泰山之勝稔矣，顧職在朝署，無使命，欲一登而不可得，嘗觀《泰安州志》，備載其形勢祠宇，知有所謂碧霞者，故閣老劉文安公之記在焉。其爲辭固奇偉嶮聳，與茲山茲景並勝，使人讀之，真若望扶桑、窮日觀，飄飄于剛風倒景之外。粵自有天地即有山川，奇秀所結，靈神所聚，邦君之所得祀。擴而求之，宜亦有不可無者。矧國家秩祀之所載，所以萃人心而延景命，於此有資焉，是其興廢起弊以貽不墜，抑豈非有司者之事哉？記成系以詩曰：岱宗之巔歸一宮兮，金碧絢出高巖崕兮。承乾據坤秀氣鍾兮，神名碧霞誰所封兮。雲冠霧裳廟貌隆兮，月星光彩冰雪容兮。人世杳絕嗟難逢兮，門集

五驂隨兩驄兮。小大執事靡弗共兮，國家明昌年穀豐兮。五岳效職茲其東兮，刻石紀事垂無窮兮。

又《崔文奎記略》 太極判動靜，生陰陽，山鎮坤維，體靜陰也，

水生天一，體動陽也。岱岳摩空，峰巒拔起，去地數千丈，絕頂出泉，流注石池，清泚可鑑，蓋陽根陰之象。泉以玉女名，必有所稽，地志失載。記曰，中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謂之神。岱岳毓神上通，乾象降靈下土，坤道成女，天仙玉女之號，意以是與碧霞元君之稱，則後世加封之典。神廟在茲，揖日月之峰，擁層巒之秀，左則岳頂之駿極，右則天門之開朗，歷選名勝之所，無踰此境之妙。意者神或受皇天后土之命，俾權輿造化之機，於此不然，何威神顯赫如是之大？殆不可以易而測也。歷代尊奉已久，逮我朝崇重之典尤盛，有寶香異品之頒，有華冠錦袍之錫，歲時遣官致祭，以至奔走天下豪傑、及士女商賈之類，皆齋心戒誓，道路間闢歲進香帛者，恒以億萬計，金鑼緡錢，川臻雲至，溢于公帑，資歲用、賑歲饑，皆於是乎取給。孔子以鬼神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其斯之謂與？嘉靖甲申，都憲王公堯封奉聖天子明命，來撫東藩，詣神祠展謁，顧瞻祠宇敝壞，慨然興歎，遂下營繕之令。經始於嘉靖乙酉十月己未，落成于嘉靖丁亥九月丙子。規模壯麗，丹漆晃耀，突出煙霞之上，巍乎岱岳之間，斗柄之南，一奇觀也，而神亦寧矣。夫神寧於上，人安於下，幽明協贊，和氣熏蒸，雨暘時若，是以庶草蕃蕪，百穀用成，朝廷無東顧之憂，未必不自王公一念之誠，有以感之哉。

又《郭詔銅鼓記略》 予寅長右轄熙臺潘先生，政暇嘗登斯山，感獻遺之物而懼其珍也，乃白諸巡撫大中丞南阜王先生，鑄銅鼓四，窺其心，置橐鑰焉，以象四時，鼓萬物生長收藏。又為之鼎，附之瓶，以達網緼之氣，其知所謂鼓之舞之以盡神者，與猶未也。又欲顯諸道德行，各識以銘。鼓曰：元氣鼓，萬物春，嗟爾岱，神乎神。氣再鼓，麗朱夏。品物亨，乃神化。孰鼓舞，秋乃收。物之府，神之休。消而息，爾鼓爾。物歸根，元資始。鼎曰：大德曰生，瓣香維誠。人在洪爐，左右和平。瓶曰：不平者情，不私者平。神馮人哉，人馮神哉。吁，淵乎微矣，可以幽贊於神明矣。予故為之記，示後世有考焉，已矣。

又《王之綱玉女傳》 玉女者，天仙神女也，黃帝時始見，漢明帝

時再見焉。按玉女，考李譔《瑤池記》云，黃帝嘗建岱岳觀，遣女七，雲冠羽衣，焚脩以迓西崑真人，玉女蓋七女中之一，其脩而得道者。《玉女卷》云，漢明帝時，西牛國孫寧府奉符縣善士石守道妻金氏，中元七年甲子四月十八日子時生女，名玉葉，貌端而性穎，三歲解化人倫，七歲輒聞法，嘗禮西王母，十四歲忽感母教，欲入山，得曹仙長指，入天空山黃花洞脩焉。天空蓋泰山，洞即石屋處也。三年丹就，元精發而光顯，遂依於泰山焉。泰山以此有玉女神，山頂故有池名玉女，池傍為玉女石像。宋真宗東封，先營至泉，水忽瀑，清泚可鑑，味甘美。王欽若請濬之，像偶折，詔易以玉，復礪石為龕，構昭真祠祀焉。尹龍謂世傳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之祠始此。國朝成化間拓建，改為宮。弘治間更名靈應，嘉靖間再更碧霞，碧霞宮之名始此。累朝增葺，宮制滋闊，而神之靈益顯，四方之瞻禮者益爭奔走焉。其於國家多庇護矣。內史氏綱曰：余聞之，太史公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虞夏之文，可知也。余于玉女，將何以徵焉？蓋天地一氣而已，其在天為星辰，地為河嶽，明而為人，一氣也。玉女之化為人，人而復為神也，何異哉？故觀於考與參可稽也。若謂玉女為東嶽金虹太乙定父所生，而化身為觀音之在世，豈理也哉？至其神靈顯於泰，則又其所嘗住修之處，而精神往來，譬諸雲霧之在太虛，有依依而不能去者，矧泰山位東土，秉木德，而玉女坤，質為水象，池固其所自來耳，其依神于此以揚靈異之休，而助生成之德于不窮。殆若天命之者，世乃謂玉女親受帝冊為女青真人，永鎮泰山，以主其祀，豈不謬哉？豈不謬哉？愚固表而出之，俾夫昧者有所據而傳也，為之傳云。

巡按御史方遠宜撰《泰安州祝文》。維神懋權化機，駕御陰陽。助天育人，炳靈洩光。一釀玄功，八埏震揚。明德倪天，昭回七襄。崧高維岳，闕宮有恤。仙馭式歸，維此棲宅。國有禋祀，民有珪帛。揚靈拂和，四海來格。茲惟守臣，曰薦厥常。俎豆莫莫，鏞鼓鏜鏜。維神降止，鏘鏘琳琅。風霆維車，雲漢維裳。空歌欽欽，焱舉肅肅。庇貺斯人，式登百穀。永奠邦基，扶輿清穆。祀禮弗愆，維神率育。尚饗。

又《巡撫都御史何起鳴宣諭》 萬曆八年，予觀風東兗，沂泉源，登泰山之巔憩焉，俄聞四方以進香來謁元君者輒號泣，如赤子久離父母膝下者。然是曷故哉？以誠心所感也。人能以此心事親則為孝，以此心事君

則爲忠，以此心待同胞則爲友，以此心處朋友則爲信，以此心教子孫則爲慈，以此心不奪他人之有則爲義，以此心不徼非分之獲則爲榮，存此便得進香善果，存此便得朝山福田。脫或不然，心一背馳，將明有人非，幽有鬼責，曾謂泰山而能私庇爾哉？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言遠罪也。孟子曰：「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言遷善也。可不畏歟？遂命州守袁檜播諭四方香客，以正人心云。

又《巡撫都御史李輔祈雨告文》 惟神受職皇穹，陰握玄化，蒸爲雲雨，以澤天下。蓋祈年而祈靈者，日奔走乎宇內，作福而降祥者，亦時合於諸夏。矧茲東土，固神奄宅之區，而精爽之所常遊，又不啻如粉榆之社也。乃今四月不雨，驕陽杲杲，赤地千里，野無豐草，致天子之憂勞，步桑林而露禱。輔撫茲東土，民將安保？日夕惕焉，憂心如擣。惟省咎於厥躬，甘待罪而薦藁。惟神矜此元元，少續旦夕之命，而賜之甘霖，俾回枯而起稿，則神貺之洋洋，等皇仁之浩浩矣。輔謹率吏民，齋心以叩於神，惟神鑒而聽之，以彰顯道，不勝待命之至。

玉帝觀

論說

查志隆《岱史》卷九《靈宇紀》 玉帝觀，即太清宮，在嶽之絕頂，蓋古登封臺。昔嘗圯廢，成化十九年，中使以內帑金資重建，隆慶間，侍郎萬恭撤觀於巔北，出巔石而表之，題曰表泰山之巔。萬恭自爲之記。

雜錄

查志隆《岱史》卷九《靈宇紀》 侍郎萬恭表泰山之巔碑》 隆慶壬申春，黃河汎溢，輪道梗湮，天子憂皇，命恭若曰：「汝其治水。踰夏河

官觀仙境總部

成，灌輸悉盡，天子懌豫，命恭若曰：「汝其東裡。」於時臣恭以八月裡泰山，報成績也。八乃歷巖巖，踰險絕，撫秦碑，登日觀，已乃陟山巔，謁天宮。忽緇衣蹁躚，目瞪足踐，招余言曰：「是泰山巔石也。余異之，眎其上，室如銅也，眎其下，砌如砢也，而惡知夫泰山之巔？而又惡知夫泰山之巔之石？余喟然嘆曰：夫泰山擅四嶽之尊，而茲巔石又擅泰山之尊，乃從而屋之，又從而夷之，又從而踐履之，令尊貴不揚發，靈異不表見，余過也，余過也。亟命濟倅王之綱撤太清宮，徙於後方，命之曰：「第掘地而出巔，毋刃方，毋毀圓，毋劉天成，返泰山之真，已矣。」倅乃撤土，巔出之，巔石博十有一尺，厚十四尺有奇，聳三尺，戴活石焉，東博二尺五寸，厚一尺三寸，西博一尺八寸，長八尺有五寸，夫約泰山而東之巔，已奇甚矣，又摩頂而戴之石，斯上界之絕顛，青帝之玄冠也。余倚活石，覽觀萬里，俯仰八荒，遠眎則扶桑之日曜其東，崑崙之風吹其西；近睇則秦碑若正笏，叢石如群圭，而齊魯諸阜，圓者似金，直者似木，曲者似水，銳者似火，方者似土，枕青揚之絳闕，俯元君之幽宮，而六極之大觀備矣。彼巔石不表見幾千萬年矣，今出之，始返泰山之真而全其尊，後來覽觀者尚毋刃，毋毀，毋劉天成，務萬世令返其真而全其尊，以毋得罪於泰山之神。其緇衣蹁躚，意乎緇衣，余問何許人，何所受，而告余默而不答。噫，我知之矣，蓋緇衣受之碧霞，碧霞受之太君，太君受之上清，上清受之元始，元始受之寥冥之祖。

青帝觀

論說

查志隆《岱史》卷九《靈宇紀》 青帝觀，凡二，其一在嶽巔，其一在嶽之南麓。肇建俱不知何時，宋真宗加青帝懿號曰廣生帝君。在嶽巔者，今巡撫都御史李命官脩葺於萬曆丙戌年，冬孟訖工。在南麓者，真宗御製御書贊刻，今尚存。國朝弘治、正德間脩拓，嘉靖間尚書朱衡復加葺

焉。帝即漢唐所祀五帝之一，按《漢書》及宋《天文志》，青帝天神也，而東嶽屬焉，此廟祀之所由起也。

雜錄

查志隆《岱史》卷九《宋加青帝懿號詔》 勅中書門下，名嶽配天，乃衆山之推長；盛德在木，實萬物之資生。惟真宰之斯存，蓋靈篇之攸紀。青帝真君，職司煦育，道叶冲虛，贊玄化於高明，庇群生於溥率，真祠夙建，方志可徵。屬嚴駕以時巡，爰祕封之成禮，式瞻神館，冀沐冥休，祇舉典章，載揚懿美。奉蕭鄉而昭薦，旌至德於無方，用表欽崇，永綏福祉，宜尊懿號，曰青帝廣生帝君。觀宇特加脩飾，故茲詔示，懇宜知悉。

廣生帝君讚 御製御書並篆額

若夫典治喬嶽，表正靈祇，司生發於東方，佐聰明於上帝，宜乎名冠仙籍，德被烝民，饗祀典於蕭鄉，鏤徽稱於金石者也。屬以虔脩封禮，恭答神休，薦顯號以致誠，述斯文而頌美。讚曰：節彼岱宗，莫茲東土。生育之地，靈仙之府。爰有高真，允司明命。至神不測，虔誠斯應。茂實克昭，儲祥是繫。式奉嘉名，用伸精意。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七日，御書院摹勒刻石。

又《御祝文》 維大中祥符元年歲次戊申十一月戊午朔四日辛酉，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謹遣尚書兵部員外郎邵曄告於青帝廣生帝君：伏以峻功不顯，誕彰陰臨之仁，神化無方，實主發生之宇，惟高真之攸館，乃喬嶽之靈區。屬以祇奉元符，躬陳大報，仰繫景貺，克舉上儀。式彰昭代之稱，以表欽崇之禮，合伸致告，用達虔誠。謹告。

衡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三，南嶽衡山，高四千一十丈，洞周迴二千里，名朱陵太虛之天，即神農赤帝治南嶽，昔上帝降玉册寶印，賜生真君，永鎮靈嶽，即吾皇比壽之山。上應翼軫機衡之精，故爲之衡，下鎮楚地之分，係衡州衡山縣。

真君觀

論說

陳田夫《南岳總勝集·真君觀》 真君觀，在銓德觀東五十步，即九天南上紫光慶華赤帝太虛之館，本注生真君廟，在岳祠中各廟門。唐開元中，司馬承禎上言五岳洞天各有上真所治，不可與血食之神同其饗祀。聖旨爰創清宮，凡立夏日先齋潔，勅命州官致醮，於是觀兼度道士五人焚修。開元五年明皇製《五靈經》云：佐治者，有九人。從吏者，三伯。餘人翊衛，衛官三百，爲國家祈真請福之地。《上真記》云：太虛真人領南上司命，即赤帝也。

潛山魏君冲爲副治

霍山韓君衆爲佐治

霍林山許君 映

丹霍山周君 紫陽

金華山黃君 初平

南霍山鄭君 隱

天柱山阮君 徽

紫虛元君魏夫人華存

冲寂元君麻姑

右並君佐命之司，吳越楚蜀之地當司察之，淳化中始改爲真君觀。祥符中詔賜觀額。開元六年上帝降賜真君驅邪王七一張，其狀類劍，長三尺，闊四寸，玉文如雲霞，其端微有鋒刃。玉冊一道，長一尺餘，闊六寸，其篆文曰：道君之玉冊。有兩印，文曰：三天太上之印，皆篆文。或曰舊本玉冊係在真君臂間，檀香刻此以傳於世。玉璽一枚，方闊五寸，八角，其文曰：注生真君玉印，亦篆文，今悉存焉。或云是司馬天師篆文也。宋朝降到真君火鈴冠一頂，以金裹飾。潛霍二真君玉圭二面並存。太宗、真宗、仁宗，三聖御書敕黃存焉。大觀二年三月，奉旨建元辰殿，乃集福殿在觀中，前有玉清金闕之門，每歲六度生辰及春夏二祀，皆自京降御名詞表於此致醮。每辰焚御香六兩，祝聖壽恩賜紫衣一道，實國家祈福之所也。故江陵公《留題真君觀詩》云：祕殿崔嵬近紫虛，洞天岑寂列真居。霜毛時下朱陵鶴，金簡猶存宛季書。風拂瑤壇欹羽旆，雲歸翠嶺度飈輿。竹煙觀月空歌裏，一道寒泉漱碧渠。

衡岳觀

論說

陳田夫《南岳總勝集·衡岳觀》 衡岳觀在紫蓋峰南，下紫霄峰前。晉太康八年，吳人徐靈期新野先生鄧郁之，開古王母殿基。晉懷帝元嘉中，賜額爲華敷，至梁改爲九真觀。張佐堯《詩略》云：晉代爲華敷，梁朝號九真。宮門頻改額，洞口不移春。住持周靜真，乃武帝之師。帝心期上善，親紆黃屋謁此玄都，若軒后之拜崆峒，漢皇之禮河上，異代同時也。奉敕賜莊田三百戶充基業。至隋大業八年，屬唐高祖詔請蔡法壽、李

宮觀仙境總部

法超二法師主觀事焚修，興行教法。其衡州府庫田疇什物，並賜觀資用。貞觀二年，太宗重書額，詔張惠明天師度道士一十九人焚修。高宗弘道二年，詔葉法善天師，封岳地方四十里充觀。長生之地，禁樵採，斷田獵，投龍奠簡，以爲常典。開皇中改爲衡岳觀，後因兵火摧毀。皇祐初，府主令公重建之。本朝太宗、真宗、仁宗三聖御書洎金寶牌，每辰焚御香，祝聖壽，亦國家祈福之所。真宗朝敕差冲靖太師單惟岳住持，提舉岳門宮觀，兼管火煙。後奉旨改爲甲乙，自茲始也。故宰相王欽若有《送單大師歸岳詩》云：玉書飈馭降神州，樓觀丹臺選道流。巖谷難藏猿鶴性，吟懷終戀水雲幽。晚程冒雪瀟湘渡，採藥沿溪舴艋舟。乍到楚鄉應動念，十年人物半沉浮。宣和六年敕建昊天殿，改賜爲銓德觀。

元陽宮

論說

陳田夫《南岳總勝集·元陽宮》 元陽宮，在廟之東北，登山五里，與上清中宮如鼎峙。晉大始中，陳真人諱興明修行之所。真人少遊名山，因訪真迹於天柱峰上，遇一神人，年十八九，自云：吾歷行四海，度有志之士，世人修道暫能精專，中道而廢，不至勤久，何得擢形雲天飛神霄，衢汝之精功，亦可佳也。第勿退轉，何慮不列名金闕玉堂。前苦後樂者，苦則有極，樂則無窮。何者？休谷幽棲，禽畜爲侶，飢渴必至。寒暑辛勤，割世離榮，辭親捨愛，可謂苦矣。壽同天地，變化無窮，策空乘虛，坐生羽翼，可謂樂也。得不勉於修勵乎？興明拜手曰：永佩聖言，畢至於道，不敢怠忽也。遂授明鏡之道，修之十有八年。二仙降而告之曰：吾昔授子之至道，果能勤行。今則登躡九天，遊宴八海，積功之報也。前苦後樂，今子至矣。以晉太康元年三月初一日，煙霞遶室，天樂遊空，山河肅清，來往觀之，惟有空室。至於鷄犬，悉皆騰舉。重和元年，徽宗皇帝賜號致虛守靜真人。又唐有張玄和先生居之。德宗御詞賜之云：

夫至道無名，強假名而崇道，至真無謚，必求謚以明真。惟其可稱實在全德。故南岳元陽宮道士張太虛混元育粹，玄之又玄。鍊骨三清，存神八景，衡峰養德，時近百年。依罔象以冥搜，挾鴻濛而沖用。棲遲浩沕，太苦真形，頃在先皇敕崇道妙望乎。玄鶴之駕，錫以紫霓之裳，我有輔臣格言，高躅永懷，仙子恨不同時。聊伸嘉尚之情，式降昭旌之命，策名表德，庶永無窮，可贈玄和先生。貞元四年六月十三日下後，尸解於靈隱峰。其官本朝淳化天聖政和三經修葺，宣和元年改賜崇明觀，觀後三里有伏虎巖。

九真觀

論說

陳田夫《南岳總勝集·九真觀》 九真觀，在廟東十里。《舊記》

云：晉太康中新野先生建。天監初有張如珍真人居之。張乃先生鄉人也。幼而少語，淡泊不群。壯歲幽棲而宿稟靈骨，遇神人降於巖室，傳明鏡洞鑒之道，使其修之曰：夫燭物理者，天也。鑒物形者，道也。天之道以清鏡之道以明審，而無差形，定於此物應於彼。故川岳之狀，鬼神之情，無所逃而隱也。天以清而容萬物，水以澄而鑒衆形。若修天清鏡明澄心靜神而得內外洞徹，則至道成矣。倘外役於物，內勞於神，神心昏濁，不能澄清，則去道遠矣。此法吾昔受之於長桑公子，長桑公子受之於太微天帝。君所得之，能洞達玄通，遐照八極。夫洞真法，中有四規之道，依四時而行，亦與此同體矣。古人所謂虛其室，白自生，定其心，道自至，信矣哉。如珍修之九年，徹視千里無一物可隱。以梁天監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君獨遊山，三日不返，弟子求之而君方衣仙衣，駕雲輿簫鼓擁之，縹緲而昇天。重和元年，徽宗皇帝賜號全真達道真人。開元初，司馬承禎，字子微，自海山乘桴鍊真南岳，結庵於觀北一里，目之白雲。丞相張九齡屢謁之，明皇令弟承禕詔之，較正《道德經》，深加禮待，呼爲道兄。凡

是觀中供養，金銀器皿，悉歸降賜，自御札批答表書，往來不絕。天寶初，蜀人薛季昌，昔在峨嵋山注《道德經》二卷，後隱居衡岳首華蓋峰，撰《玄微論》三卷并《大道頌》一首。乃注得同馬弟子王仙嶠寫進，上詔住降真觀，供器御書，批答不絕。及於九真觀奉造聖祖天道玄元皇帝聖像一鋪，十三事，通光，座高一丈七尺，經六伯七十卷。仙嶠乃本觀道童，性好淡泊，因看《列仙傳》有物外操。嘗謂五千言外皆土梗耳。携岳中茶入京師教化，嘗於城門內施茶。忽一日遇高力士，見而異之，問所來，答是南岳山九真觀道童，爲殿宇頽毀，特將茶來恭化施主。力士喜其言，因聞明皇宣見，帝喜清秀，問曰：卿有願否？對曰：願鬱鬱家國盛，濟濟經道興。帝喜，令拜司馬先生爲師，於內殿披戴，厚賜迴山，夜夢感真人陳少微而得道要，再命侍司馬先生來王屋，久之奏云：尊師以開元二十三年仙化，云請收南岳舊居爲觀。蒙聖恩書額，詔薛季昌住持。降聖觀，宣賜聖像供器。天寶十二年，復令衡州鑄銅鐘一口，降賜觀中，音韻振遠，徹於霄漢。重四千斤，上刻是明皇帝號，御製銘曰：鑄於郡，懸於觀，天長地久，福無算。驃騎吏大將軍高力士監鑄。此真岳中之石器也。後乾元三年二月，值兵火罹亂，焚蕩罄然，鐵石鎔裂，惟有此鐘，豈非願力而至於是哉。咸通年，王固節道行超倫，一方仰慕，營葺一新。闡教談經，學者如市。奉詔歸北岳，封總大師。又元祐間，其鐘忽不見數日，一日得之於觀前塘中，苔蘚所漬，鐘頂上龍，折其右足，復致於樓上。傳云：與青草渡龍門。今觀後有龍寶嶺，觀一里有武林。謝先生再葺白雲庵而居，嘗與曹道沖爲詩琴之友，道沖有詩云：桃源洞口武林人，跳出紅塵二十春。但喜白雲深有趣，不知青眼近來親。丹砂已向坤爐伏，玉液先從坎鼎烹。活計一張焦尾外，碧壇三尺禮南辰。西有王氏藥寮，王住，久遷靈巖，就雲龍峰尸解。觀北隅五十步有壽山亭，亭下有白龜泉，即南山第一泉也。其泉自崖竇迸出，青泚甘冽，其色早晚兩變，雖南山名泉無逮此者，飲之無疾而壽。中有白龜，大如錢，白如玉，隱於石竇之間，人罕得見。遇之者，吉祥而延壽。傳云：龜出仙來，龜隱仙去。題詩亦衆，惟野人皇甫渙云：靈臺塵不止，塵止非靈臺。愛此一泓水，曾棲靈物來。愚近歲卜庵於此。泉之北山相去五里，因採藥嘗憩此亭，每欣歎其異，云：寥寥宇宙之中，凡真仙隱化於白龜者，計此乃三處也。愚

自謂年秋棲於是山，爲終焉之計。凡三徙其屋至朱陵之東，芟王氏舊藥圃而住。適與此泉爲鄰，非偶然耳。因成一絕，謾書之於此：天下白龜三處顯，怡山少室壽仙亭。我今卜築南山頂，得爾爲鄰祝聖齡。觀有九仙閣，閣後舊有琅瑛閣，重和元年改賜今額壽寧。

靈西觀

論說

陳田夫《南岳總勝集·靈西觀》 靈西觀在廟西二里。《湘中記》云：昔女真薛練師沖舉之處。梁天監五年建觀，至後周武穆公主周惠杼者，生而有異光滿室，幼不茹葷，長思獨處。慕元君薛練師緱仙姑之志，因居石室。感西靈聖母，降傳經錄，修三素之道，潭衡之境。士女景慕者數伯人。世代將亂，告諸學者曰：我當暫往約百餘年再來，後學如市。唐開元初，賜額西靈。後有女冠李太真曹妙本並接踵而住得道，即今常住，乃周公主所捨。觀廢久，馬氏復興。本朝特賜每歲度女冠一人，以永續焚修。

華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四，西嶽華山，高七千丈，洞周迴二千里，名太極總仙之天，即少昊爲白帝，治西嶽，昔巨靈神手擘其上，足蹈其下，以通流救民洪波之難，仙掌之形，粲然瑩目，上應井鬼之精，下鎮泰地之分，係華州華陰縣。

宮觀仙境總部

李榕《華岳志》卷一 《周禮·職方》：豫州其山鎮曰華山。《爾雅·釋山》：華山爲西嶽。《史記》：西嶽華山也，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者，黃帝之所常遊與神會。《後漢書·郡國志》：宏農華陰有太華山。《晉書地道記》

華山在縣西南。《地理通釋十道山川考》：太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括地志》：華山古文以爲惇物。《山海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九域志》：華山四州之際，東南豫，東北冀，西南梁，西北雍。十字分之，四隅爲四州。《三秦記》：華山在長安東三百里，不知其幾千仞，如半天之雲。《寰宇記》：華山上有三峰，不知其幾千仞，基廣而峰峻疊秀迄于嶺表。《昭文館記》：蓮花峰上有三峰，上接三光，中有石池，二十八所上應二十八宿，懷蘊金玉，蓄藏風雷，爲大帝之別宮，乃神仙之窟宅也。《雲笈七籤》：華山高七千仞，洞周迴三千里，名太極總仙之天。少昊爲白帝，治西嶽，上應井鬼之精，下鎮秦地之分野。《白虎通》：西方爲華山，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水經注》：遠而望之若華狀。《華山記》：山頂有千葉蓮花，因名曰華山。《雍勝略》：西有少華山，故曰太華。《漢書·天文志》：太白主華山。《唐書·天文志》：鶉首實沉以負西海，其神主于華山，太白位焉。《語林》：東夷有識山川者，遍禮五嶽，一拜而退入關。望華嶽自關西門，步步禮拜至山下，仰望嘆咤七日而退，謂京師衣冠文物之盛由此而致。《華陰縣志》：郭南十里即山趾，由谷口迄山巔四十里。

雲臺觀

論說

李榕《華岳志》卷一 雲臺觀在華山下去谷口二里。《南軒記》：蓋古明堂地，周末巡狩不行，老子之徒始占爲觀。《馮從吾志》：後周武帝時，道士焦道廣居雲臺峰，避粒餐霞。武帝親詣山庭，臨軒問道，因於谷

口置雲臺觀。《王處一華山志》：上方白雲宮，中方太清宮，下方雲臺宮，皆因焦道廣建。唐天寶初，復為金仙宮。主修衛包撰修《三方記》。《宋史》：陳搏移居華山下，得古雲臺觀，基，闢荆榛而居之。《宋史·禮志》：真宗再幸，至和元年建集真殿。姚遠翻《華山志》：元季燬於火，明成化庚子始立三清殿，正德乙亥重建。

常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五，北嶽常山，高二千九百丈，洞周迴二千里，名太一總玄之天，即顓頊為黑帝，治北嶽山，名有五，一曰蘭臺府，二曰列女宮，三曰華陽臺，四曰紫微臺，五曰太一宮。上應畢昂之精，下鎮燕地之分。主天下五穀蕃熟之司，係定州常山縣。

嵩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六，中嶽高山，高七千丈，洞周迴一千里，名上帝司真之天，即黃帝治中國，土德分精黃老駐蹕生，仙人貝多之株峭，玉女織錦之臺，石髓瓊環玉人金像，上應柳星張之精，下鎮周地分，係洛京登封縣。

景日昃《嵩嶽廟史》 嵩高山始見於《禹貢》註，謂：外方豫州山也。《地志》：潁川郡密高縣有密高山。古文以為外方在今登封縣。鄭元《毛詩譜》云：外方即嵩也。《釋名》云：山高而大曰嵩。《爾雅》云：

嵩高為中嶽，禹所名也。《白虎通德論》云：中央居四方之中可高，故曰嵩高。《風俗通義》云：中央曰嵩高。嵩者，高也。嵩亦作崧。詩云：崧高維嶽，峻極于天，又名崇山。《國語》云：夏之興也。祝融降於崇山。韋昭註云：夏都陽城崇高所近。崇嵩古字通用。《漢書》：武帝登中嶽，聞呼萬歲，詔以山下戶三百為之奉邑。命曰：密高。後漢靈帝時仍改密高為嵩高。唐武后號嵩高為神嶽。《西征記》云：東謂太室，西謂少室，嵩高其總名也。潘安仁《懷舊賦》云：前瞻大室旁眺嵩。《世說》傳亮謂嵩丘山去太室十七里，皆非也。郭璞註《山海經》：於太室則曰即中嶽，嵩山於少室則否。《漢書》：武帝韋蘇氏禮登中嶽太室。《魏地形志》稱：太室曰嵩山而少室則仍其本稱，故古人詩文往往有嵩少語。是專以太室為嵩山少室之高，雖摩霄插漢不得與也。太室《山海經》作秦室。太泰古字同。東西廣四十里，南北深三十里，自下至巔直上二十里，周圍一百四十里。三臺在左，轆轤居右，潁水界其前，洛水繞其後，山陽正面望之渾淪端重，如長城障天不見峻嶒參差之勢，及登絕頂峰巒巖岫，岡嶺崖谷四面環巋，如六師護帥，如群官從帝。此山正中端正而獨高成擬旒建纛之勢，益見尊貴。日初出時看見海氣天晴霽。北望黃河如白練鋪大地中，南多懸巖，北多峻阪，東多斷嶠，西多重嶂，至其大洞深穴處處有之。《西征記》曰：謂之室者，以其下有石室焉。潘岳《關中記》云：嵩高山石室十餘孔，有石牀池水，可以避世。傳梅嵩書則以填星后土之象援。《史記隋書正義》謂：嵩山稱二室蓋取義於經文之所謂女主也，其說近鑿古。云：華山如立，嵩山如卧。袁中郎亦云嵩如眠龍可謂善狀嵩者。好遊者試撥數月閒登巖尋壑可以得嶽勝之大槩矣。祠在山東南之麓。

峨嵋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七，峨嵋山，洞周迴三百里，名虛靈大

妙之天，即天真皇人所治，黃帝曾問道於此，皇人授帝守三一經，見傳於世。嚴君平佐此山，在嘉州峨嵋縣。

廬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八，廬山，高三千九百丈，洞周迴一千七百里，名仙靈詠真之天，古名天子三嶂山，昔周武王時，有方輔先生，字君季，跨白驢入山，結草爲廬舍鍊丹得道，故曰廬山。即王長、趙昇二真人所治，在江州潯陽縣。

四明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九，四明山，二百八十峰，洞周迴一百八十里，名丹山赤水之天。山有四門，通日月星辰之光，故曰四明，秦皇驅山塞海，鬼神勞役奔入四明洞不出，因名鬼藏山，在明州。

曾堅《四明洞天丹山圖詠集序》 四明山在東海上，山有四穴通，光晷天宇。澄霽望之，一如戶牖。土人名之曰石窗，故山以名。唐置州治今餘姚，又因以明名郡。宋改慶元舊治，更置縣。本朝陞州而山屬餘姚，在州南百里。圖則山麓祠宇觀所刻也。其一曰元建觀之圖，其二曰唐遷觀之圖，槩言之則曰四明山也。木玄虛云：天下洞天三十有六，四明第九，其號曰丹山赤水是也。按山接大蘭山，形勢蟠結，周回三百八十里，有二百八十峰，高二百一十丈。常有雲氣覆冒於中，凡二十里不絕。二十里間

名曰過雲，南曰雲南，北曰雲北，山隴行三十里有峰曰三台山，曰屏風，曰石屋，曰雲根。石屋、雲根間有瀑布，如懸河旁，曰潺湲洞。三台之側有龍湫，後漢下邳劉綱爲上虞令，棄官同妻樊氏雲翹居潺湲洞側，從白君得仙術，其上有洗藥溪，學成會交友，登大蘭山頂，攀巨杉升其上，舉手別呼夫人，次之俱仙去，遺履山下，化爲卧虎。後人名其山曰昇仙山，木曰昇仙木，就其近立祠宇，以奉其祀。有樹曰樊榭，梁隱者孔祐仍居之。嘗視山谷中錢數百斛，樵者爭取之，化爲瓦礫。有鹿中矢來投祐，祐爲牧豢，瘠而後去。故祠側建鹿亭。陳永定中，有敕建觀，因其舊祠，故曰祠宇云。唐天寶三年，遣使禱祠，病其險遠，勅道士崔衡、處士李建移置潺湲洞外，一名白水宮。宋龍虎山三華院吳君真陽，號混朴子，從虛靜張天師學，游歷至此止焉。徽宗以凝神殿校籍召，不起。政和六年，詔大其觀，建玉皇殿，書其榜而門曰：丹山赤水洞天，封劉綱昇玄明議真君，樊氏昇真妙化元君，而混朴子授丹林郎。禁樵採，蠲租賦。高宗丞相張魏公知其徒孔容，因表混朴子爲真人，許歲度道士一人，以甲乙傳次。嘉熙初元，理宗禱嗣於會稽之龍瑞宮，竣事分金龍玉簡藏焉。今毛尊師永貞由三華嗣主之。山之木曰青樗樹，其實味甘而不可倖破。山之獸曰獼猴。唐咸通中謝遺塵隱此。陸龜蒙、皮日休時時往還，各賦詩九首，取以爲題。宋陸游記之：余再以使事航海，出慶元洋，掠餘姚，竟上者四，西望縹渺如輕雲，插入天末。舟師指以相告曰：大蘭山也。至京師，適薛君毅夫由毛尊師所來，示予二圖，想見其山川奇秀，思欲得相羊上下，從一二瀟灑士，坐鹿亭，酌潺湲，呼獼猴，一洗其塵土之累而吏役驅迫。昔者舟行，徒悵望咨嗟而已。近世士大夫汨於利達，上之不能效劉綱脫屣簪紱，次之不能如皮陸忘形賦詠。宜乎高世之士，擲揄哂唾而目其地曰洞天也。余故詳其本末，使有志物外者，得以覽觀焉。

雜錄

危素《四明山銘》（《四明洞天丹山圖詠集》） 餘姚南去七十里，有山二百八十峰，東連句章，南接天台，北包翠竭。中峰最高，上有四

穴，若開戶牖，以通日月之光，故號四明洞天。恒有雲氣覆其上，秦皇命臣王鄴，驅山塞海，百靈勞役，奔入此地，因名鬼藏山云。漢上虞縣令劉綱，字伯經，下邳人。後居山中，從白君得仙術。他日會別親友，登大蘭丘，援巨木飛昇。其妻樊氏從之，遺履木下，化爲虎。事聞于朝，即其地立祠宇，春秋祀焉。宋隱者孔祐視山谷中錢數百斛，與瓦石無異，樵者爭取之，即成沙礫。有鹿中矢來投祐，祐爲篆之，創愈而後去。唐天寶三年，玄宗以劉君祠宇險遠，命道士崔衡、處士李建改築于山麓二十里劉君修煉處。宋末高士謝遺塵隱於是。陸龜蒙、皮日休皆至，爲詩各九章以相倡和。宋政和間，徽宗書其榜，曰：丹山赤水洞天。命建玉皇殿，用方士法，所寶金龍玉簡，至今存焉。主領焚修，以甲乙相傳。國朝秩祀名山，頒賜香幣，闔亦及，然棟宇傾撓，莫有留意。其先出於龍虎山三華道院，故廣信。毛永貞嗣居之，乃斥大其屋廬，足稱夫仙靈之宅。毛君之門人，臨川吳國珙來請篆銘，將勒山石。銘曰：越山之峰，石穴玲瓏，天欲雨，浮雲蒙。真人上昇遺木履，潺湲古洞，聞流水。白鶴裴回，矜蓋戾止。玉童採得青櫛子。子能食之可不死。史素作銘，式告千禩。

陽平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十，陽平山，在蜀郡繁縣界，去成都一百八十里，其山洞周迴三百五十里，名極玄大元之天，禹穴藏書處。

太白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十一，太白山，洞周迴五百里，名真德之天，即鬼谷子授蘇秦佐國之術處，祠廟見在長安縣。

西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十一，西山。洞周迴六百里，名天寶極真之天，即洪崖先生煉丹井修道，及吳許十二真君拔宅上昇處，在洪州南昌縣。

金桂馨等《逍遙山萬壽宮通志》卷六 按《郡志》，會城西界贛河爲新建，其山總名西山，脉自奉新華林來，起虬峰，轉梧桐嶺。東北行曰天寶洞，爲西山之宗。東南行曰昭山，爲逍遙之祖。由昭山而東聳立三峰，曰白仙嶺。起伏環抱，形勢蜿蜒，護峽有日月二星，來朝有明塘九曲，遂結逍遙。堪輿家目爲飛鳳飲水。初許郭二君選勝抵金田村，郭君曰：岡阜圓厚，位置深邃，內外勾鎖，無不合宜。況相地先相人，觀君表裏正與地符，乃同謁金公。公即慨然以宅東桐園與之劈錢爲券，將逍遙公舊業各半中分，固却其值，且給之美田，以助修煉。《曹能始志》以爲四十福地。杜光庭《洞天福地記》、《壺史》諸書又謂三十二福地，曰玉隆騰勝之天。宋白玉蟾題爲玉隆洞天，後人又稱爲騰勝洞天。

逍遙山 見西山

西山萬壽宮

論說

金桂馨等《逍遙山萬壽宮通志》卷七 晉：

許仙祠 真君飛昇後，里人與其族孫簡就其地立祠，以所遺詩一百二十首，寫之竹簡載於巨筒，今人採取以決休咎，名曰聖籤，其鐘車函白竝寶藏於祠。蜀旌陽之民始從歸者，繼聞風者，競資金帛營碑甃來甃壇井以報德，各鑄姓名於其上，後緣改修撤去，今間有留遺或於瓦礫中得之。

南北朝、唐、五代。

遊帷觀 即逍遙山故宅。初真君回自旌陽，奉蜀錦為傳道，質而信於湛母，製以為帷，施於黃堂。及仙去，錦帷飛還，周回旋繞於故宅之上。南北朝改祠為觀，遂名遊帷。至唐荒廢，高宗永淳中天師胡慧超重建，詳《洞真傳》。五代南唐復重修，徐鉉書額俱以遊帷名。

宋、元：

玉隆萬壽宮 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升觀為宮，改賜額曰玉隆。徽宗政和六年，詔以西京崇福宮為例，敕建大殿、六小殿、十二五閣、七樓、三廊、七門，復賜御書額曰玉隆萬壽宮。旁起三十六堂以處道衆，護山田畝以作香花，玉隆創修於斯為盛。歷寶慶元年，理宗重修，以真西山先生提舉。詳後傳及國典至元仁宗延祐三年，賜內帑重修大殿。自此歷明迄國朝，俱以萬壽宮名。先是真君留記曰：鐵船過海吾遭難，春谷啼鶯此地休。元末有二道士鄭春谷、李鐵舟。迨順帝至正十二年壬辰三月被紅巾賊燬，卒應其讖。詳軼事。

宮觀仙境總部

按玉隆萬壽宮在逍遙山，舊名游帷觀，即許君故宅。相傳真君嘗以五色帷施黃堂湛母祠，及仙去，錦帷飛還旋繞故宅之上，因立觀名游帷，南唐徐鉉書額。宋大中祥符三年更今名。神宗時詔洪州玉隆觀五嶽廟建提舉提點等官予祠祿，見《宋史》。宮內有玉皇閣，明萬曆十三年重修。萬恭有記：十七年民人廟地，得金龍玉簡各一，今藏鐵柱宮。

國朝康熙二年，道人徐守誠募修正殿、湛母閣、三清殿、玉皇閣，募修三官殿、關帝殿，熊文舉有記。乾隆四年巡撫岳濬重修，八年道人程陽昇募建夫人殿，三十四年玉皇真人關帝殿燬，道人許來浩、趙本逸募建，裘曰修有記。嘉慶二年復燬，道人鄧合泰、熊永雪募建，里人添建文昌閣，八年道人胡合源、萬合和募修山門、望仙樓，巡撫秦承恩有記。道光元年夫人殿燬，道人喻圓森、周教浪募修，真君殿巡撫韓文綺為之倡，十四年至二十八年道人喻圓森、鄒永栲募緣將各殿閣修葺。咸豐六年，粵賊竄境，神像被毀，邑紳吳坤修捐貲重塑。十一年賊由安義突至，焚燬蕩然。同治六年，郡紳劉于潯、胡壽椿等呈請大憲飭合省富商捐助重建，規制煥然。南昌府志增入

大圍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十三，大圍山，周迴三百里，名好生玄上之天，在潭州醴陵縣。

潛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十四，潛山，洞周迴八百里，山高一千丈，名天柱司玄之天，此左慈真人煉丹得道處，即皇朝聖祖九天司命大帝所治，在舒州懷寧縣。

鬼谷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十五，鬼谷山，洞周迴七千里，名太元思真之天，即正一真人張天師煉丹修道處，在信州貴溪縣。

武夷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十六，武夷山，洞周迴一百二十里，名昇化玄真之天，即武夷君所理，山高三百仞，在建州建陽縣。

董天工《武夷山志》卷四 武夷山在崇安縣南三十里，發脈自西南白塔山，由筆架山一帶迤邐百里，踰超峰棠嶺，俗名長嶺。融結是山。陸行

由赤石街西入石門，經水簾洞馬頭巖諸處，可達天遊。舟行自崇溪順流而下，至閭津亭，折入一曲。周圍凡百二十里東抵崇溪，俗名大溪。北爲黃龍溪，亦名黃栢溪。西至將村里，南至藍原，四面皆谿壑，不與外山連屬，外山則環遶拱向若儀衛然，登大王三仰諸峰，見其概焉。峰之大者，三十有六。

玉笥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十七，玉笥山，高三十里，周迴四百里，名太素法樂之天，古名群玉峰。漢武帝建壇授上清籙，天降玉笥，因而名焉。即大秀天王所治，漢九真人杜曇詠、蕭子雲鍊丹上昇處，在臨江軍新淦縣。

華蓋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十八，華蓋山，洞周迴四百里，名容城太玉之天，在温州永嘉縣。

蓋竹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十九，蓋竹山，洞周迴一百八十里，名長耀寶元之天，即禹帝鎮此山，及葛孝先真人所理，部先生得道處，在容州黃巖縣。

都嶠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二十，都嶠山，洞周迴一百八十里，名寶玄之天，在容州。

白石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二十一，白石山，洞周迴七百里，名瓊秀長真之天，在容州。

句漏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二十二，句漏山，洞周迴三百里，名玉闕寶圭之天，即葛洪真人鍊丹處，在容州北流縣。

九疑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二十三，九疑山，洞周迴三千里，名朝真太虛之天，孔子爲太極上真公所治，即何侯真人宅會虞舜，分金液上昇處，在道州延康縣。

洞陽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二十四，洞陽山，洞周迴一百五十里，名洞陽隱觀之天，在潭州。

幕阜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二十五，幕阜山，洞周迴一百里，名洞真太玄之天，在岳州平江縣。

大西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二十六，大西山，洞周迴一百里，名大酉華妙之天，即堯時善卷先生宅，唐張果先生修道處，在辰州。

金庭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二十七，金庭山，洞周迴三百里，名金庭崇妙之天，在越州剡縣。

麻姑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二十八，麻姑山，洞周迴一百五十里，名丹霞之天，即南極王方平真人會麻姑於蔡經宅上昇處，在建昌軍南城縣。

仙都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二十九，仙都山，周迴三百里，名玄都祈仙之天，即黃帝駕火龍上昇處，在處州縉雲縣。

陳性定《仙都志》卷上《山川》 仙都山，古名縉雲山。按道書洞天三十六所，其仙都第二十九，名玄都祈仙洞天，周迴三百里，黃帝駕火龍上昇處，山巔有石屋，世傳爲洞天之門。《史記》載：縉雲本黃帝夏宮之名。張守節云：括州縉雲縣，其所封也。《太平寰宇記》：唐置縉雲縣。又以括州爲縉雲郡，蓋以其地有縉雲山故也。今縣在山之西二十三里。《圖經》云：唐天寶七年六月八日，有綵雲起於李溪源，覆遶縉雲山獨峰之頂，雲中仙樂響亮，鸞鶴飛舞，俄聞山呼萬歲者，九諸山皆應。自申至亥乃息。刺史苗奉倩上其事于朝，敕改今名。

雜 錄

《都山銘》（《仙都志》卷下《碑碣》）

唐韋翹撰

亭亭仙都，峻極維嵩，屹立溟右，削成浙東。發地直方，磨霄穹崇，靈沼在上，祥雲積中。圭埴千仞，柱寧四封。目視不及，翰飛靡窮。群阜奔走，列仙會同。黃帝彼訪，碧嶺是沖。丹穴傍起，金溪下融。日照霞附，月映綃蒙。壤絕棲塵，木無寓叢。居幽不昧，守一而雄。萬壽報響，九成來空。嘉名來復，展禮斯洪。錄作懲止，年祈感通。莫高匪慈，造物之功。

玄混播形，厚載孕靈。雄冠群山，孤高亭亭。挺立參天，氤氳青冥。嵐凝丹穴，霞駁雲屏。上磨九霄，旁礙五星。龍髯莫睹，鳳管時聽。降自穆武，求之靡寧。徒聞荒政，曾不延齡。物有殊異，昔人乃銘。爰勒斯文，縉雲之祠。

張鷟撰

仙都有山，山出萬山。直上千尋，□煙霞深。圓如笋抽，高突雲陰。標表下國，權輿象帝。日歟月歟，萬有千歲。東西大鎮，川澤四衛。造化無垠，莫知往制。晴嵐依依，宿霧洞開。髣髴有像，神仙下來。灝氣氤氳，靈鳥環迴。永殊塵雜，不鼓纖埃。絕頂霄嶠，澄湖在上。人罕戾止，孰闕其狀。日燭雲披，風飄液飛。如雨雨空，微灑霑衣。谷來松音，潭影曙暉。往往鶴戾，不知所歸。唐垂百年，玄宗體元。響應萬歲，聲聞上天。帝祚明德，祠堂在焉。永懷軒后，功成此地。丹竈猶存，龍昇萬里。事列方誌，道高青史。無復仙容，空流溪水。百越之內，此山爲大。恍若壺中，疑生象外。直而不倚，高而不殆。古往今來，獨立滄海。

宋轉運副使葉清臣撰

黃帝車轍馬跡周遍萬國，丹成雲起，因瑞名山。則獨峰之登，固宜有是。會將漕二浙行部括蒼道士，仙都親訪靈跡，慨然感秦漢之不自度也。駐馬溪上，勒銘山陰。

宮觀仙境總部

於黃顯思，道崇帝先。隆三邁五，功豐德全。脫履厭世，乘雲上天。縹彼飛龍，格于皇天。虐秦侈漢，鏖兵事邊。流痛刻下，溯祚窮年。忘是古訓，跋于巖巔。宜爾靈仙，孤風歸然。

玉虛宮

論 說

陳性定《仙都志》卷上《祠宇》 玉虛宮，在仙都山中，即玄都祈仙洞天黃帝飛昇之地。自唐天寶戊子以獨峰綵雲仙樂之瑞，刺史苗奉倩奏聞敕封仙都山，周迴三百里禁樵採捕獵，建黃帝祠宇，歲度道士七人以奉香火。宋治平乙巳改賜今名。宣和庚子毀于寇。道士游大成廬即舊基，再謀營造。時宮東坐西向，陰陽者流謂虎瞰而角法宜改。爲景定庚申，郡守安劉取朝旨，命道士陳觀定遷宮地向，不期年而告成。元延祐庚申，道士趙嗣祺欽受宣命，佩服頒降處州路仙都山玉虛宮提點所五品印章，主領宮事。再奉璽書護持，改復甲乙，及蒙集賢院暨天師正一教主大真人、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各給榜據，俾永遵守。由是宮門增重舊觀。

青田山

論 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三十，青田山，周迴五百里，名青田大鶴之天，即青牛道士得道處，在處州青田縣。

鍾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三十一，鍾山，周迴一百里，名朱湖太生之天，即馬明生所治，在昇州上元縣。

良常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三十一，良常山，周迴三十里，名良常方會之天，即茅衷爲保命真君所治，許長史楊廊真人全家得道，在潤州茅山北。

紫蓋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三十三，紫蓋山，洞周迴八十里，名紫玄洞照之天，在杭州餘杭縣。

天目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三十四，天目山，有兩目，左目高三千丈，右目高二千五百丈，洞周迴一百里，名太微玄蓋之天，在杭州。

鄧牧心《大滌洞天記》卷中《叙山水》《太平寰宇記》云：天目山高三千九百丈，周五百五十里，多美石甘泉，有數百年古木。山上兩湖若左右目，故名。古有《東山銘》，略曰：列岳霞上標峰，霧裏翠滴煙巒，名不可紀。有蛟龍池上中下三潭，源脉相接。徐伍仙故居在石室峰西，又漢天師舉家於此上昇。茲蓋天柱之鼻祖，而錢塘所謂龍飛鳳舞又其雲仍也。

桃源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三十五，桃源山，洞周迴七十里，名白馬玄真之天，秦時有三千餘人人洞避難，皆云得道，即黃瞿真人鍊丹得道處，在鼎州武陵縣。

金華山

論說

李思聰《洞淵集》卷二 第三十六，金華山，高一千丈，洞週迴五百里，名金華洞元之天，即黃初平真人遇赤松子，叱石爲羊得道處，在婺州金華縣，上應婺女星，故曰金華山。

倪守約《金華赤松山志·山類》 周迴數十里，即赤松山是也。《抱朴子》云：此地可以居神，免五嶽洪水之患。漢三十代天師虛靜先生張君好善，嘗一遊歷，慨慕赤松子之風，二皇君之迹，乃留詠曰：家在白雲中，約住赤松子。揭來此山遊，龍虎鎮相似。金華莫外求，黃芽已如此。

金華洞天

論說

倪守約《金華赤松山志·洞穴類》 係三十六洞天。亦名金華洞天，與赤松山相接，分上中下三洞。上曰朝真，中曰冰壺，下曰雙龍，奇偉峻拔，巖穴奮踞，風雲凝互，氣勢磅礴。上逼牛千之輝，下接羅浮之脉。上洞有石真人，儼然臨跨，莫測端倪。中洞有水簾直下，寒玉橫飛，其間有石像石筍等，按之仙經，知其有異山神守衛，不通塵迹。下洞有石龍虎獅象麟鳳鐘鼓之類，難可枚數。又有雪山等處，鄱陽湯中曾有詩曰：金堂玉室相掩映，珠簾翠箔誰褰開。蓋以洞中有動用什物室宇戶牖故也。下洞門極低，非舟不可入。既入非燭不可見。此洞天，元係赤松所轄，據《博異

宮觀仙境總部

志》云：皇氏兄弟得道游止之地。《洞天福地志》云：郡人皇氏於此學道，凡投告龍簡必至焉。理廟嘉熙間，祈嗣告盟於此，宮中有御醮青詞碑可考。

寶積觀 赤松宮

論說

倪守約《金華赤松山志·宮宇類》 即赤松宮。按觀碑目二皇君因赤松子傳授以道而得仙，同邦之人議曰：昔崆峒訪道，帝王有順風之請，瀨鄉立祠桑梓置棲神之所，茲爲勝地可得忽口，遂建赤松宮。

真廟大中祥符元年始改今額，宮與卧羊山相對，宮前有二派水合爲一流，其一自上霄而下，其一自棋盤穿小桃源而下。宮內由左廡而上，可問桃源之津，由右廡而入，可尋濯纓枕流之勝。又數步，可坐過清亭而觀漱玉，徘徊官廳可覽騷人勝士之風月，朝廷所降御書及石刻並誥勅等，見奉安于宸翰堂。宮中自冲真董先生立名於東京中太乙而顯道，振宗代不乏人，自紫虛黃先生重興觀業而規矩一新。

赤松宮 見寶積觀

天柱山

論說

鄧牧《大滌洞天記》卷中《叙山水》

在宮西南，凡三峰，與大滌對峙，高足相敵，由宮外望之，屹然若柱，又絕頂有石柱，高丈餘，圍兩合抱，此山所以名者。蓋五十七福地，地仙王伯元主之。按傳記所載，天有八柱，其三在中國，一在舒州，一在壽陽，洎今在餘杭者是已，洞霄以爲主山，故古名天柱觀。舊志以爲風清氣和，土腴泉潔，神蛇不螫，猛獸能馴。自漢武標顯靈跡，建立宮壇，歷代祈禳皆在此處也。

雜錄

錢鏐《天柱觀記》（《大滌洞天記》卷下《叙碑記》） 天柱觀者，

因山爲名。按傳記所載，皆云天有八柱，其三在中國：一在舒州，二在壽陽，洎今在餘杭者皆是也。又按道經云：天壤之內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如國家之有藩府郡縣，遞相稟屬。其洞天之內，自有日月分精，金堂玉室，仙官主領，考校災祥。今天柱山即《真誥》所謂大滌洞天者也。內有隧道暗通華陽、林屋，皆乘風馭景，倏往忽來，真蹤杳冥，非世俗所測。而況大江之南，地兼吳越，其峰巒西按兩天眼之龍源，次連石鏡之嵐袖，東枕浙江之迢派，可謂水清山秀，兼通大海及諸國往還。此外又有東天目、西天目及天竺之號，得非抗蒼涯於穹昊，聳絕壁於雲霄，立天爲名，以標奇特耳。若乃登高遠望，則千巖萬壑金碧堆疊，龍蟠虎踞。靈粹滋孕，代生異人，非山秀地靈之所鍾襲，其孰能與於此乎？就中天柱，風清氣和，土腴泉潔，神蛇不螫，猛獸能馴。自漢武帝酷好神仙，標顯靈跡，乃於洞口建立宮壇，歷代祈禳悉在此處。東晉有郭文舉先生，得飛化之道，隱居此山，群虎來柔，史籍具載。乃於蝸廬之次，手植三松，虬偃鳳翹，蒼翠千載，今殿前者是也。洎大唐創業，以玄元皇帝爲祖宗，崇尚玄風，恢張道本，天皇大帝，握圖御宇，授籙探符，則有潘先生

弘演真源，搜訪神境，弘道元年奉勅創置天柱觀焉。仍以四維之中，壁封千步，禁彼樵採，爲長生之林。中宗皇帝，玉葉繼昌，玄關愈闢，特賜觀莊一所，以給香燈。於是臺殿乃似匪人工，廊檻而皆疑化出，星壇月砌，具體而微。則有被褐幽人、據梧高士，挹澄泉之味，息青蘿之陰。葉天師法善、朱法師君緒、吳天師筠、暨天師齊物、司馬天師承禎、夏侯天師子雲，皆繼踵雲根，棲神物表，骨騰金鎖，名冠瑤編，出爲帝王之師，歸作神仙之侶，金錯標宇，翠珉流芳。昭晰具存，不俟詳錄。其餘三泉合派、雙石開扉、藥圃新池、古壇書閣，各有題品，足爲耿光。鏐此際蒙聖朝疊委藩閫，綰閫閭之封略，統勾踐之山河。寵極蕭曹，榮兼渾郭，紆懷斯地，實邇維桑，素仰真風，備詳前事。但以此觀創置之始，本對南方，後有朱法師相度地形，改爲北向。雖依山勢，偏側洞門，其洞首陰背陽，作道宮而不可致左右，崗壠與地勢以相違，背洞門而不順百靈，使清泉却侵白虎，致使觀中寥落，難駐賢能，皆爲尊殿背水激衝之所致也。乾寧二年，鏐因歷覽山源，周遊洞府，思報列聖九重之至德，兼立三軍百姓之福庭，於是齋醮之餘，徧尋地理，觀其尊殿基勢，全無起發之由，致道流困窮，二時而不辦香燈，竟歲而全無醮閱。遂抗直表，上聞聖聰，請上清道士閭丘方遠與道衆三十餘人，主張教跡，每年春秋四季爲國焚修。鏐特與創建殿堂，兼移基址。山勢有三峰兩乳，兼許邁先生丹竈遺跡猶存，遂乃添低作平，減高爲下，改爲甲向，是五音第一之方，而乃添培乳山，却爲主案。尋即一二年內，法主兩霑渥恩，道侶益臻，常住咸備。青牛白鹿堪眠琪樹之陰，降節霓幢不絕星壇之上，得不因移山勢而再振玄風者哉？尋又續發薦章，奏聞丘君道業，聖上以仙源演慶，真派流輝，方瑤水以遊神，復華胥而入夢，欲闡無爲之教，欣聞有道之人，勅賜法號爲妙有大師，兼加命服。雖寒栖帶索之士不尚寵榮，在法橋勸善之門何妨顯赫。其次畢法道士鄭茂章，生自神州，久棲名嶽，玄機契合，負笈俱來。鏐幸揖方瞳，常留化竹，副妙有大師，三元八節齋醮同修。福既薦於宗祧，恩惠頗霑於軍俗，尋發特表，蒙鴻恩繼賜紫衣，焚修於此。其大殿之內，塑天尊真人、龍虎二君，侍衛無闕。其次別創上清精思院，爲朝真念道之方。建堂廚及陳鼎擊鍾之所，門廊房砌，無不更新。天風每觸於庭除，地籟時聞於窗戶，兼爲親蹤觀額，以炫成功。非矜八體之能，貴立永年之志。妙

有大師閭丘君，靈芝異稟，皓鶴標奇，誕德星躔，披霓靈洞，朝修虔懇，科戒精嚴，實紫府之表儀，乃清都之輔弼。加以降神之地，即舒州之天柱山也，遊方有志，躡屩忘疲，自生天柱之前，駐修天柱之下，察其符契，信不徒然，乃此修崇，實同搜抉。所謂道無不在，代有其人。爰自開基，至于功畢，備仙家之勝槩，暢聖祖之真風，遂錄畫圖，封上進奉。光化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詔旨勅錢鏐：省所奏進重修天柱觀圖一面事，具悉。我國家襲慶仙源，遊神道域，普天之下靈跡甚多。然自兵革薦興，基址多毀，況茲幽邃，豈暇修營，卿考一境圖經，知列聖崇奉，親臨勝槩，重葺仙居，仍選精懇之流，虔備焚修之禮，冀承玄貺來祐昌期。豈唯觀好事之方，抑亦驗愛君之節。既陳章奏，披覽再三，嘉歎無已，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懿夫地出靈阜，天開洞宮，三皇之前，真聖非一，莫匪乘虛躡景，出有人無，雖或掛於傳聞，不可知其名氏，皆分洞天而理，即大滌居其一焉。天柱觀，晉漢已來迄于唐室，修真之士繼躡清塵。當四方倣擾之時，見一境希夷之趣。今也仙宮嶽立，高道雲屯，六時而鐘磬無虛，八節之修齋罔闕，有以保國家之景祚，福兩府之蒸黎。繆今統吳越之山河，官超極品，上奉宗社，次及軍民，莫不虔仰神靈，遵行大道。時也聖明當代，四海皈依。忝蒙委以東南，封功臣兼頒金券，家山衣錦，秉兩道之油幢，上承一人倚注之恩，次乃是正真護持之力。玄元至聖，崇敬福生，大道真科，是無為化，致乃及身於此，合刊貞石，用俟後賢。時光化三年七月十五日記。

吳筠《天柱觀碣》 太史公稱，大荒之內名山五千，其在中國，有五嶽作鎮，羅浮、括蒼輩十山為之佐命。其餘不可詳載。粵天柱之號，潛、霍及此，三峰一稱矣。蓋以其下擢地紀，上承天維，中函洞府之謂，豈唯蘊金碧宅，靈仙所貴，興雲雨，潤萬物也。自餘杭郭汭溪十里，登陸而南，弄潺湲，入崢嶸，幽徑窈窕，纔越千步，忽巖勢却倚，襟領環揜，而清宮闢焉。於是傍訊有識，稽諸實錄，乃知昔高士郭文舉創隱于茲，以雲林為家，遂長往不復，元和貫於異類，猛獸為之馴擾。《晉書·逸人傳》具紀其事，可略而言。自先生園景潛昇，而遺廟斯立。暨我唐弘道元祀，因廣仙跡，為天柱之觀，有五洞相鄰，得其名者謂之大滌。雖寥遠莫測，蓋與林屋華陽密通大帝陰宮耳。爰有三泉，二瀨一濫，殊源合派，

水旱不易，擁為曲池，縈照軒宇，夏寒而辨沙礫，冬溫而冒萍藻。既漱而飲之，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土無沮洳，風不飄厲，故棲遲者心暢而壽永，磐礴紆輿，氣淳境美，虎不搏，蛇不螫，而況於人乎。正觀初，有許先生曰邁，懷道就閑，薦召不起。後有道士張整、葉法善、朱君緒、司馬子微、暨齊物、夏侯子雲，皆為高流，或遊或居，窮年忘返。寶應中群冠蟻聚，焚熱城邑，蕩然燬燼，唯此獨存。非神靈扶持，曷以臻是？州牧相里造，縣宰范情，化洽政成，不嚴而理，遺氓景附，復輯其業。筠與逸人李玄卿，樂土是安，捨此奚適，恐將來君子靡昭厥由，故覈而志之，表此堅石。

洞霄宮

論說

鄧牧《大滌洞天記》卷上《叙宮觀》 茲山為大滌玄蓋洞天天柱福地，在杭州餘杭縣南一十八里。郡志云：漢武帝元封三年始建宮壇於大滌洞前，投龍簡為祈福之所，經今一千五百餘年矣。唐高宗弘道元年，本山潘先生奉勅面南建天柱觀，四維壁封，千步禁樵採，為長生之林。中宗朝賜觀莊一所，後有朱法師改北向。乾寧二年，錢武肅王與閭丘先生相度山勢，復改為甲向，今宮基是。光化二年，錄圖表奏，詔旨褒嘉，見《天柱觀記》。錢氏納土時，嘗改天柱宮。宋真宗祥符五年，因陳文惠公堯佐奏，改洞霄宮，賜仁和縣田一十五頃，悉蠲租稅，並賜鐘磬法具等，歲度童行一人，應天慶等節設醮，本州應辦支費，青詞朱表，學士院撰進呈訖，內降修奉。仁宗天聖四年，詔道院詳定天下名山洞府凡二十處，杭州洞霄宮大滌洞為第五，仍命每歲投龍簡，遇祈禱，封降御香，遣中使或郎官入山。政和二年，住持都監何士昭以宮宇頽圯，詣汴京陳乞，奉旨賜度牒三百道，兩浙轉運司經理。後因方臘之變，廢于兵火。高宗南渡，紹興二十五年，發帑出金重建吳天殿。于東廡後殿左闢通明館，本宮住持兼

領焚修于此。孝宗乾道二年三月，德壽太上皇洎顯仁皇太后臨幸慶成，遇庚申甲子聖節，帝后本命，係朝廷請降設醮，本宮書記撰青詞奏呈修奉，官差軍士守衛，後奏罷軍士，以山麓之民充佃火防虞。理宗淳祐七年，靈濟通真先生孫處道奏請賜錢，益市恒產以裨贍用，由是山門規制愈崇廣矣。政和間，援唐天柱觀例，經尚書禮部給洞霄宮印記。寧宗慶元二年，知宮陳以明以歲久漫滅，重給。宋國初聖節，道場應奉，本縣文武官僚入山建散，諸山僧咸至立班。自南渡後，惟道士就本宮建散，而縣官止於普救寺行事。凡宰執大丐閑去位者，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繫銜。咸淳甲戌冬，防虞弗慎，延燎一空。至元丙子，後重建，未完，復燬于甲申之夏。今自甲申後再新宮宇，規模視昔愈壯，專一爲國焚修，告天祝壽。每遇天壽聖節，道場依例就宮建散，蒙管領江南諸路道教所，總攝江淮荆襄等路道教所，以名山事實聞奏。至元十八年，欽奉聖旨，護持山門。至元二十三年十一月，欽奉聖旨護持及本山諸宮觀。元貞元年、元貞二年、大德三年、節次奉宣命，授本宮住持提點及提舉知宮，兼管本山諸宮觀事。大德八年六月，又欽奉護持及諸宮觀，蒙中書禮部鑄給杭州路洞霄宮提點所印信。字內名山，自五嶽之外，所謂天有八柱而已，其五在方外，既不可考，今見於中國者三，而洞霄之盛爲歷代所崇奉，幾與五嶽俱尊，又非舒州、壽陽所可企及，豈偶然者，故列叙于篇首。

雜錄

家鉉翁《重建洞霄宮記》（《大滌洞天記》卷下《叙碑記》）道爲三極之祖，大包宇宙而不見其外，細入毫粟而不見其內。生陽生陰，神鬼神帝，陶鎔千聖，橐籥萬象，不見其跡。是莫大乎天地，此道撐拄乎天地，莫幽乎山川，此道充塞乎山川。道即理，理即太極，太極本無極，撐拄乎其上下，無一瞬之或息，故曰天柱充塞乎其中，無一隙之不周，故曰洞天。嗚呼，爲天柱洞，天之說者，其知道乎？其至人示以至道之精，衆妙之門乎？夫天有形，道無體，以無攝有，誰爲之耶？天至大，洞至小，以小納大，誰司之邪？天柱即大易，統天立天之象，老氏天地得一清寧之

旨；洞天即大易天在山中之象，老氏谷得一以盈之意，無疑矣。夷攷往牒，女媧氏斷鼃足以立四極。非鼃也，道也，天柱之喻也。元始坐浮黎寶珠，十方天神悉入其間。何神也？道也，洞天之喻也。餘杭大滌山洞霄宮，爲三十六洞天之一，與舒州、壽陽天柱爲三，金堂玉室，上通太微，奇異神秀，不可殫紀。漢武立館候神。歷晉暨唐，以至宋世，累朝禮奉，謹，代生高人主張斯道。咸淳甲戌臘月，不戒于火，千礎皆灰。會世運更革，歸化聖朝，山中諸老合力營之，既底于成，爲力勤矣。至元甲申六月，豐攸浹作，一夕復盡。四衆環視，於邑太息。提點宮事一山郎公如山、提舉宮事桂林舒公元一，敏毅介特人也，不沮不懼，宣言於衆曰：吾將新之，取木他山，運粟他所。叶心集思，鳩工度材，先建庖帑，乃築大殿以及餘屋。元貞乙未之三月壬子告成。金碧瑰麗，照映林谷，神運鬼工，殆不是過。朝家欽崇護持，視昔有加。既成，囑予爲記，予辭，不可已而告之曰：洞有天，天有柱，吾言於前矣。天中有天，蓋終言之，夫天中之天，上極無上，是爲三境。境雖三清，則一也，又三其三爲九，名雖九清則一也。學道之人，煉陽消陰，朝夕存存，以我之清，同造物之清。清乎清乎？超萬形而不壞者乎？遂筆之記。

元清宮

論說

鄧牧《大滌洞天記》卷上《叙宮觀》在臨安縣錦南鄉，地名新路，住山舒元二故廬所在。至元甲午即其地建宮，樓閣巍峨，山水環抱，視爲甲觀。

雜 錄

張伯淳《元清宮記》（《大滌洞天記》卷下《叙碑記》）元清宮者，提點住持洞霄宮事舒尊師所建也，曰山素齋，按侍者何？洞霄列齋十有八，山素其一，而元清隸焉，方外士於此而憩也。去餘杭，而卜築於臨安之錦南鄉者何？師生育之地也。宮何以曰元清？師名元一，其徒金公名常清，嗣守其業，合而名之也。晉史所載臨安，多金堂玉室、仙人芝草，漢末從此得道者有之。宮占勝其間，東拱琴鶴之山，西挹石鏡，上接九仙、天目，下連九鎖、天柱，南北二溪繇天目發源而合流於獨山，如錦爲帶，山川獻狀，此爲奇絕。余雖未涉其地，嘗聽師言，固已先入夢境。宮成，師踵門謂余曰：吾崎嶇歷落人也，自幼無怙無恃，瑩然出俗，遂入道洞霄。徐公應時，吾祖也，一見即以嗣法相期，時生計最薄，若謂吾足以振起香火緣者。每懼無以副前人期，待刻志其所宜學，粗克有進，職分所在，不敢卑庖廩之任。歲在丁未，被冠裳以來，凡道家事，如表章科笈、手書口誦，罔或弗力，首治居室，易故而新。甲戌洞霄火，迨歸皇元職方之九年，爲至元甲申復火，數矣。夫凡瓦礫化爲金碧，金碧轉爲瓦礫，又於劫灰之餘，使公宇私室悉還舊觀。當始附時，簞食壺漿之奉，身非所顧，而奔避四外者得以安集。吾雖不敢謂功，亦良勞止，其於吾祖付托初意，庶乎無負。在洞霄，自掌章表領庫事，至宮副住持，如歷階然，無躡等踰分之想。教門職任，自杭州路道錄而浙西道提舉，住持開元宮，凡受管領道教所，剡授，一是前輩講師舉所知，不識媒身者進爲何事。慨念錦南故里釣遊遺跡儼存，親新劬勞未報，自視欽然。諉曰：太上忘情，可乎？因出衣鉢所儲，即故址創此道場，報本也。寥陽殿以奉三清，璇璣閣以禱祠七政。舉衆仰祝聖壽，听夕罔弗欽祀。先有祠道紀，雲會，各有堂，三門兩序具體，迨庖湍無缺，經始於甲午歲，落成于大德己亥。棟宇藻麗，像設森嚴。有山可薪，園可蔬，附郭之田可饘粥，香燈之費仰田租之入。今天師真人拜祖庭，道由宮間，顧瞻輪奐，喜溢眉宇，大書今額以鎮此山，命吾開山住持，常清則提舉知宮事。甲乙流傳，其永無斁。初，

常清與吾師孫金正韶於是薦賢輸力爲多。清自號玉鑑，韶號約山。韶物化久，吾將於清之次俾周鼎傳，董貴寧又嗣守焉，別爲元清派，與洞霄派相伯仲而亞之，宮之金穀出納，須洞霄提其綱。夫事爲之制，乃可經久亡敝，然匪托之金石，恐久而遂泯，願求文於執事，以圖不朽。烏乎，以師所述云然。非閱歷深識、慮周且遠，其克爾耶？元者，氣之始，天得而清，用能長上古而不老，統萬有而不宰。考之洞天，有曰太玄司真，曰昇真元化。後人名殊庭真館，或以玄真，或以昇元，然則合而名之之義，豈無據哉？而況陸蓮紀關尹之瑞，香爐鍾弘景之美，於此而致其孝思，且地勝得於不擇，殆天子神授者。余故樂爲之記，至若匠事，計工費爲繕者若干，此常事也，不書。師丁酉歲二月欽奉聖旨，大護持。越二年秋七月，欽受提點住持宣命，十二月鎮遠王奏，賜通明養素真卿冠簡法服，爲時榮遇。師老氏典刑，同衣之士稱爲桂林先生云。

沖天觀

論 說

鄧牧《大滌洞天記》卷上《叙宮觀》 在九鎖山門外東天柱山所止。先是宋咸淳間住山龔文煥建于德清之青坡，至元壬午知宮事周允和更建此處，今住山沈多福疏鑿泉石，栽植松梅，頗有徜徉登眺之趣，有記。錢塘葉玄文隱于是，二十年大德丙午正月成道仙去。

雜 錄

沈多福《重建沖天觀記》（《大滌洞天記》卷下《叙碑記》） 仁知不能一其性，金其樂者爲難；勢願不能兼其力，成於久者非易。山林也，臯壤也，其成也毀也，其樂也神者有所不喜，又何弊弊焉？窮歲月之力以

役於物爲，役於物非道也。不役乎物亦豈所以爲道乎？百姓不知於日用，儒者不離於須臾，而況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觀於山而千岩競秀，有重玄之理；臨於水而萬派同歸，幾上善之德。假物以用，又焉往而非道邪？沖天觀者，舊創於吳興之別墅，水國風高，白蘋秋老，與鷺朋鸕侶相期於浩渺間。先祖師蓬山孫公、菊岩龔公、清溪周公之志也。願煙未整，劫石倏遷，城郭是非，幾類華表之鶴；塵波清淺，無異蓬萊之舟。舍其舊而圖新，去諸遠其即近，則大滌山之門戶有若天開，萍水路之往來，居然雲集。雖與規規尺寸於塵間異，然地非不廣袤，求其四平如砥者絕少；材木非不勝用，亦安能神運而鬼輸。高者夷之，卑者廊之，榛者闢之，注者盈之，其爲力豈不戛戛乎尤難。後之人是門而遊目，登斯堂而坐嘯，揖白雲而邀素月，談何容易哉。凡爲工若干歲日，爲費若干緡粟，姑誌其成。若夫一日必葺，是所望於將來之子若孫，是所謂願也，非勢也。故系之以詞曰：大滌之山兮峨峨而高，大滌之水兮涓涓而滔。大滌之林，木從拱把，至於蔽翳，雖濯濯非昔比，終能自拔於蓬蒿。今之去地五丈而成九仞，其始一簣之勞。嗚呼，據梧而瞑，杖策而遨，盡觀此身，以道自名也，當如肯堂之構，無如塞路之茅。山吾仁而水吾智，小無不具，大無不包。膚寸扶搖於羊角，一勺膏潤於田毛。故凡積以歲月而畢備者，寧能闕然於一毫？世之所謂倫理，道之所謂功行與願力，有一或闕，於天地間罪將焉逃？贊皇公云毀平泉一木一石者，非吾子孫。所願呵護之力，却厲鬼於山左，移文之靈勒，俗駕於岩坳。金石未泐，言必行，行之必遠，誠不能不望於之代庖者也。

鄧牧《沖天觀記》

兩浙山水之勝最東南，繇浙江西杭最，繇杭西餘杭最。逆天目大溪上十有八里，曰洞霄宮者，是爲大滌洞天，又餘杭最勝處也。未至宮數里，兩山翼道，折爲九鎖，佳氣盤鬱，是以得道士若晉郭、許二真君，唐吳真節，暨子虛、閻丘玄同輩，高蹈其間，遺跡具在。至今探幽訪古，使人脩然欲仙。介九鎖外，有山名仁壽，氣勢特偉，衆山所宗，然荆棘隱翳，過者莫之觀。至元壬午，前知洞霄宮事周公曰：清溪翁得茲地，愛甚，與其徒張公漢傳命工鑿三面山趾二百餘丈，闢爲夷壤，棟宇之。先是，宋咸淳間，翁祖靈濟孫先生洎翁師演教龔先生，請沖天觀賜額隸錢塘者，建觀霄溪上，尋以難毀。至是徙而扁焉。四五年間，

事未竟，公相先後遺世。今主席洞霄沈公介石，爲翁法孫，竭力營繕乃完。若殿、若堂、若門廡，秩秩有度。空翠入房闌，清流入庖厨。四山環匝，百木蒼蔚，行道者，聞鐘磬音而不見觀所在，住山中者，聞車馬聲而不見路所自。後山益峻，則迂徑以陟，蒔花竹待遊觀者，其稍平處，間列坐石可憩，其最高蹙圓壇，可眺遠。携琴詠詩，可以永日。時延方外士居之。公暇日輕車往來，共談玄理，嘗語衆曰：地之勝也，人居之則榛莽不得荒吾階庭，豺虎不得闖吾藩牆，豈不爲天下安宅？身之安也，心居之，則耆欲不得榛莽其內，利害不得豺虎其外，豈不爲山中隱仙？夫善居其心者，亦若居其身爾。大滌古洞天，茲山大滌所從發，凡居斯者，豈盡出晉唐人，下必有脫跡塵滓，飛神青冥，以不負祖師素願所營，與吾中心所期，然後足以符沖天之意。衆曰唯。牧時過沈公法孫孟集虛，與聞于此，遂爲識之。

武當山

論說

劉道明《武當福地總真集》卷上《武當事實》

《傳記》云：武當

山，一名太和，一名大嶽，一名仙室。中嶽佐命之山。應翼、軫、角、亢分野，在均州之南。周迴六百里，環列七十二峰，三十六巖，二十四澗。嵩高之儲副，五嶽之流輩。唐虞柴望偏祀之地，七十二福地之一。乾兌發原，盤亘萬里，迴旋若地軸天關之象。地勢雄偉，非玄武不足以當，因名之曰武當。自佑聖真君上昇之後，宮觀巍峨，神仙隱顯，歷代封崇，不可枚舉。至元二十三年，法師葉希真、劉道明、華洞真承應御前，充武當山都提點。奏奉護持聖旨，累降御香，祝願祈福。黑虎巡廊，烏鴉唱曉，實塵外之境也。

王概《大嶽太和山紀略》卷二

大嶽太和山在均州南百二十里，舊曰武當山，謂真武之神足以當之也。自秦漢以來置武當縣，武當郡皆因山

名之。《水經注》：武當亦曰參上山，又曰仙室。《後漢書·郡國志》：武當有和城聚。《荊州圖記》：縣有女思山，南二里有武當。《隋書·地理志》：均州有石階山、武當山。《唐書·地理志》：武當郡東南百里有武當山。又《水經注》引《荊州圖記》云：晉咸和中，歷陽謝允爲羅令，棄官隱遯茲山，得道仙去，故名謝羅山。《明史·地理志》：均州南有武當山，永樂中尊爲大嶽太和山，山有七十二峰、三十六巖、二十四澗，又南有黑虎廟。《巡檢司舊志》云：太和乃嵩高佐命之山，七十二福地之一，發原乾兌，脈緣隴蜀，岷嶓既藝，江漢攸分，綿亘八百餘里，房襄之奧區，荆湖之巨鎮也。山水之名與數不能指悉，因舊所志者臚列於左。

紫霄巖

論說

劉道明《武當福地總真集》卷中《三十六巖》 紫霄巖，一名南巖，

一名獨陽巖。在大頂之北，更衣臺之東，欬火巖之西，仙侶巖之南。當陽虛寂，上倚雲霄，下臨虎澗，高明豁敞，石精玉瑩，皆自然作鸞鳳之形。萬壑松風，千崖浩氣，玄帝鍊真之地，神仙遊息之墟。品列殿宇，安奉佑聖銅像，元真乙未，方士王道一、米道興募緣衆信，於廬陵鑄成。前太學博士須溪先生劉辰翁，拜手銘曰：天地先，水中鉛，匏合堅，靈風煙。生青蓮，劍蛻蟬。按大千，龜蛇纏。劫運還，飛乾乾。玄玄天，萬萬年。繪塑真容。至元甲申，住巖張守清大興修造。疊石爲路，積水爲池，以太和紫霄名之。巖上分列殿庭，晨鐘夕燈，山鳴谷震，真象外之境。中有一泉，名曰甘露，水如珠燦，甘美清麗。幽人達士多居之，即三十六巖之第一。巡嶺西上百餘步，一石突出於虛壁萬仞之上，名曰試心石，到此無不股慄。又十餘步，即玄帝更衣臺，易松蘿之衣，服所賜冠帔之處。其臺下懸空石室，即謝天地修煉之巖。至元乙亥，洞雲道人魯大有以道著遠，開復香火，行緣受供，與五龍、紫霄二宮等。

宮觀仙境總部

紫霄宮

論說

劉道明《武當福地總真集》卷中《宮觀本末》 紫霄宮，紫霄者，玄天之別名也。宮在大頂之北，展旗峰之東，威烈廟之西，太子巖之南。前對三公萬仞玉筍倚天之峰，後坐遠嶂七巖皐纛橫星之勢，松杉挺特，花木芬芳，殿宇崇高，堂廡拱接，帝容尊肅，神靈威嚴，一倣五龍之制度。然地勢豁敞，未易相伴。神仙鍊性修心之所，國家祈福之庭。宋宣和中創建，其勅額文據，甲午劫火，主者挈之南游。庚申之前，遷州于此，人民皆卜居焉。繼後，宣慰孫嗣舉衆內附，十五六年，宵無人跡。至元乙亥，山門重開，正殿僅存，猶可瞻仰。歲在丁丑，道士李守沖闢荆于前；戊寅歲中，契丹女官蕭守通建殿于後，行緣受供，一如五龍。

五龍靈應宮

論說

劉道明《武當福地總真集》卷中《宮觀本末》 玄帝昇真之時，五龍掖駕上昇，以其舊隱爲奉真之祠。《方輿勝覽》曰：五龍觀即其隱處。宋孝宗淳熙九年，均州知州王德顯奏降勅牒，賜靈應觀爲額，有碑存焉。至元十六年，玄教宗師江淮總攝張真人改陞宮號。其宮在大頂之北，五龍頂之東，隱仙巖之南，青羊澗之西。虎龍踞盤，林巒環拱，方安五井，中列二池，殿宇巍峨，儀像森列，一山突出有若地軸之形。正殿當中，金碧交粲，專以崇奉玄天上帝聖容，帝御五龍玄袍，龍眉鳳目，日彩月華，披髮跣足，皆以異

香純漆塑而成之。玉女金童，擎劍捧印，二卿朝服拱侍。庭下四大天丁執纛，乘旌扈從環衛。四壁繪降生成道事跡，後列蒼龜巨蛇水火升降之勢。歷階而上，三殿品立，中曰明真殿，奉聖父聖母元君；南曰桂籍殿，奉元皇帝君；北曰蓬萊殿，設真師十聖，上即靈應步雲樓。其餘殿庭羅列，茲不贅錄。每歲上巳、重九，行緣受供，謁者輻湊，瀟灑清絕，莫此為最，宋初，陳希夷住止於前；紹興南渡，茅山清貞觀道士孫元政開基于次。金亡，瓢笠唐守澄重復其規；宋末，江陵超然觀王以寧管轄于內。至元乙亥，全真汪思真復振宗風。至元丙戌，建寧葉希真領都提點任。此皆闢荆開基之士，故併書之。

佑聖觀

論說

劉道明《武當福地總真集》卷中《宮觀本末》 佑聖觀，在大頂之東南五十里，雙溪澗之次，鹽池之北。左倚丹竈疊翠之峰，右踞伏魔飛空之勢。瀟花映雪，翠竹梳風，平田鋪數頃之黃雲，靈沼示萬年之瑞色。古今相傳玄帝攝伏魔精置于石下。有鹹泉一脈浸于池中，俗以鹽池呼。有司禁止，泉源漸竭，因建觀以鎮之。山勢攢簇，隘而可觀。自羅劫運，僅存舊基。至元戊寅，有道士趙守節，號碧雲，以道法術數著領其徒衆，數年之間，殿宇像儀悉成。群山四列，平田一川，瞻道珍羞，不勞搬運，行緣應供，一新前規。

淨樂宮

論說

王概《大嶽太和山紀略》卷三 淨樂宮在均州城內，相傳帝之先曾為淨樂國王，淨樂治塵而均即塵地，故因以名宮焉。宮之中為帝殿，後為聖父母殿。左右為廊廡，東為紫雲亭，西為香錢庫，前為三門。三門外左右創二亭，以覆御製碑。右折而西為方丈，為齋堂，為浴室，為神廚，為神庫，為道房；左折而東為真官祠，為預備倉。二門外為進貢廠，右為道房。為楹大小總五百二十。永樂十六年落成，賜淨樂宮。頌道士廩食者五十人，今不敷數。提點三員，階正六品。今廢改置道官一員。宮成於永樂十六年，至康熙二十八年正月災，於三十年復募修造，三十六年粗還舊制，四十二年奉到御賜香銀加修告竣。各官修御書樓於朝聖門，於乾隆元年八月復燬，樓亦燬。

遇真宮

論說

王概《大嶽太和山紀略》卷三 遇真宮州城南五十餘里，在仙關外，去玉虛宮八里許，左曰望仙臺，右曰黑虎洞，山水環遶若城，舊名黃土城。洪武間張三丰結庵於此，名曰會仙館，宮東廊下厥象存焉。永樂十五年創建真仙殿，山門廊廡東西方丈，齋堂、厨室、道房、倉庫、浴室。為楹大小總二百九十有六。是年落成賜頌遇真。道士廩食者三十人，今不敷數。提點二員，階正六品。今廢置道官一員。宮東二里許有治世元嶽石坊頌觀二。

玉虛宮

論說

王概《大嶽太和山紀略》卷三 玉虛宮州城南六十里，在展旗峰北，因帝爲玉虛師相而名也。張三丰嘗庵於此，語人曰：此地他日必大興。既而去焉。文皇遍物色之不可得，遂大其宮以爲祝釐之所。中爲大殿，大殿之陰曰啓聖殿，左曰元君殿，又左曰小觀殿，西塢西山下曰仙衣亭，亭後磚室一曰張仙洞，室外銅碑一，左爲聖水池，宮之前爲左右碑亭，厨之後爲神泉井，亭西塢北山下曰望仙樓，樓外靈洞一石渠，北曰齋堂，石澗西曰浴室，宮門左曰鉢堂，宮門右曰雲堂，西塢北曰圓堂，鉢堂後亦曰圓堂，澗之東曰東道院，山之西曰西道院。山門外真官祠二，前左南向爲祀真武壇，前左北向爲泰山廟，宮外復有東天門、西天門、北天門、八仙臺、仙桃觀、華陽亭、蓮花池，暨方丈、書房、賓所、厨室、倉庫。爲楹大小總二千二百。永樂十一年落成，賜元天玉虛額。嘉靖三十一年，遣官重葺本山，復建二亭於二門外以貯御製碑。道士廩食者一百二十人，今不數數。提點四員，階正六品。今廢，置道官一員。領廟一觀二。

嶗山

論說

黃宗昌《嶗山志》卷二 嶗山居地一隅而環處者海，則地氣歸宿於此也。惟其然，故通人大都士常不與之遇，惟潛晦自命者往往得而有之。不與之遇，勢所限也，得而有之，性所孚也。天下惟勢所限者，必有其性

宮觀仙境總部

所自孚之處。然則賢不肖固有其類矣。雖通人大都士不與之遇，而天地之靈秀自若，此嶗山之所以爲嶗山也。

嶗山之大也，不待琢而光相發者。天地自有之美，曠然心目，各得其所。得此固良工所不能施其巧，而寒暑不能易其色者也。吾取其樸質，其文，其秀可餐，君子居之。

嶗山太平宮

論說

黃宗昌《嶗山志》卷二 上苑，所謂太平宮者也。宮東一峰深秀突出，懸崖高數千仞，爲獅子峰。巖側有三石，結架如戶，萬松處其上，松梢石出。躡蹬而進數迴，乃造其峰。海濤沖激直至峰下，千里一瞬殆不足喻。賓日者於此得縱觀焉，所見不同，其春秋陰晴異也。峰北下爲仙人橋，大澗之水自西來東流入海。當入宮之路有天生巨石，纍纍連貫，上平如橋。下從石罅中遇水闊如澗，長可二丈，澗上下皆異草長松。人在橋上坐，曠然四字，茫無可繫，水聲在耳若盪塵襟。去橋北有洞曰白龍洞。宮之西南有猶龍洞，洞旁一石曰眠龍石，長欹如龍形，洞祀老子，故以猶龍名耳。

又 太平宮，在上苑。華蓋真人劉若拙道場。宋初敕建。

嶗山上清宮

論說

黃宗昌《嶗山志》卷二 上清宮，山峰峻極，群岫蜿蜒，完密而宏

閣，藏聚不露。棲真者於此得靜力焉。宮前兩銀杏樹大可蔭數十人。深潛中物候若自爲有餘者。宮旁有石洞，有朝真橋、迎仙橋，洞跨二橋上。息機之士宜其入而不出也。

又 上清宮，在明霞洞下。宋建，即雲崑子修真處。

九宮山

論說

傳變鼎《九宮山志》卷二 九宮山跨吳楚境，其陽爲江西武甯，陰爲湖北通山。南陳晉安王兄弟九人造九宮其上故名。山高四十里，廣倍之，峰巒泉石之勝甲於兩省。唐陶姚二仙煉丹，後人迹罕到。趙宋南渡，張真人道清建道場於此，至今朝謁遊觀者不絕，爲海內名山。

蘇州玄妙觀

論說

顧沅《蘇州元妙觀志》卷一 《吳郡圖經》：天慶觀，唐置爲開元宮。孫儒之亂，四面皆爲煨燼，惟三門正殿存焉。其後復修，祥符中更名天慶觀。皇祐之間，新作三門尤峻壯。

《吳郡志》：天慶觀在長洲縣西南，即唐開元觀也。兵火前棟宇最爲宏麗。紹興十六年，郡守王喚重作兩廊，畫靈寶度人經變相，召畫史工山水、人物、樓櫓、花木、各專一技者，分任其事，極其工緻。淳熙六年，聖祖殿火。提刑趙伯驥攝郡重建三清殿。淳熙三年，郡守陳峴建。初道士募緣，御前亦有所賜，始克成就。八年，至尊壽皇聖帝賜御書金闕寥陽寶

殿六字爲殿額。郡人龔頤正作上梁文以進，壽皇嘉焉。觀中有金寶牌，真宗所賜。永鎮於地者。兵火獨全，六朝舊物也。殿後通神庵，淳熙八年左街道錄李若濟奉命建，庵額三字亦御書。先是有何道人者，自紹興初往來提舉司，或觀前真武堂草積中，披髮佯狂以簑衣蔽形，故號簑衣道人。寒暑不避，不與人親。時有一語中人災福，兩朝間遣使降香問其安否，然庵則未始遷也。

《明一統志》：元妙觀在蘇州府治東北隅，宋名天慶觀，改今額，賜金闕寥陽寶殿六字，宋高宗書。

《大清一統志》：元妙觀在蘇州府城東北隅。《續圖經》：唐置爲開元宮，祥符中更名天慶觀。【略】《通志》：元元貞元年始改今額。殿中有吳道子老君像，唐元宗御贊顏魯公書。東廡有通神庵，爲何真人所居。明正統間造彌羅寶閣，賜道藏經。本朝康熙十六年重修。聖祖南巡，賜餐霞挹翠四字匾額。

重陽成道宮

雜錄

陶穀等《宮觀碑誌·重陽成道宮記》 京兆西終南有里曰南時，中有重陽成道宮焉。蓋大定初，全真祖師重陽真人始悟道時，自掘一穴，起封數尺，如馬鬣之狀，以活死人墓名之。手植四梨八海棠於四周，人問其故，乃曰：吾真風將來大闢，四維八紘無所不至之日，要使人知從此一墓而始之也。居二年，遷劉蔣，後常有三五衆葺庵而守之。正大初，全陽真人周全道清明自幽來，政祭於劉蔣祖師之塋，忽念及祖師修煉變化成道之地，不可使之蕪沒，胸中慨然起修葺之心，弗克自己，若有神使之然者。俄一人請齋，問之，知其爲此庵道士，遂與之俱來庵中。道衆乞借光揚之力，周異其密與己契，乃欣然許之，復曰：我以後當居此。大朝革命，四方道衆思其所以報本反始者，規運木植，開墾地土。歲乙未，清和

大宗師尹真人並掌教真常李真人法旨，本府總管田侯疏，委淵虛真人李公志源率道衆於此盛行營造事。皆趨務勸功，揀度築削，有馨鼓弗勝之意。所爲殿者三：曰無極，曰襲明，曰開化；爲堂者五：曰三師，曰靈官，曰瞻明，曰朝徹，曰虛白，齋廚庫廩，方丈散室，簪雷戶牖，金碧丹雘，粲然一新。下院蛇留全陽觀，王郭村修真觀，及常住物業，別刻之石。或有偏而未舉之處，周全陽門徒張志古等，思及先師正大初赴齋之時，我以後當居此之一言，謂是天意默定，不可以違，乃糾得千餘指，同誠戮力，日增月續，以爲國家祝壽祈福之所。想成就浸大，未易量也。辛亥，憲宗皇帝即位之元年，詔徵掌教大宗師真常李真人，上親受金盒香，白金五千兩，佩金符，代禮巡祀嶽瀆，凡在祀典者，靡所不舉。明年春二月吉日，以御香來致上命。禮成，以恩例改觀爲宮，今之宮名，自壬子始也。淵虛李公乃全陽之弟子，丹陽馬真人之玄孫。全陽高弟五人，公其長也。次曰洞虛子張志淵，主東平鄆城白雲觀，度弟子千餘人，庵觀稱是。三曰明元子梁守一，主古關之玉峰，實全陽舊居之觀也。四曰雲外子賈守真，五曰純和子張志古，今嗣公主持本宮事。今年春二月，知宮王志遠持狀就燕京大長春宮，稟掌教真常真人，欲具始末之實，歸而刻之石。宗師以潤文見命，予年近八十矣，倦於筆硯久矣，度其不可違，因按其實而編次之。且祖師可見之跡，玉峰胡子金既已有贊，平水毛收達有引，北平王子正有傳，活死人墓四字，又有趙翰林閑閑親筆，掌教真常真人跋語，並刻之石。全陽周真人，淵虛李公，洞虛張公生前行事，亦各在秦檜櫟彥容《金蓮記》、《煙霞錄》中，與祖師以下衆師真同載《玄都寶藏》，俱不煩贅述。雖然，予少壯時，述在進取，間爲功利所奪，於根本之學則不暇也。今茲三十餘年，心得安於淡靜，不爲世教所束，收視反聽，頗見虛極妙道，流行閉塞之所由，亦有數存於其間耳。夫道前無始，後無終，天地雖大，未離乎內，秋毫雖小，待之成體，數豈得而拘之哉！但於世行與不行之分耳。《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天將以是道大畀於人也，於大化中，必先假乎一剛大中正特立、不爲人欲所動，可以爲師範之士降于世，茲吾祖師之所以出也。故出則其材奔逸超絕，人莫能及，一遇至人點化，方寸開廓洞達，而遊乎物先，仍能退藏於密，借茲地而以爲活死人墓，而養之二年，其神異，其接人，其救

世，光光相接，天地開闢以來，莫茲之盛，若非與冥理相契者，其能之乎？姑以長春仙翁一事言之，昔顏淵將之衛化衛君輒，孔子慮德厚信伋，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遂教以心齋，則所過者無有不化。衛在春秋之世，一侯服之國耳，按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以數推而上之，而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方萬里則是方千里者百，國家疆土方十里萬，其視衛尊嚴大小之相去，爲可見矣。皇帝又在數萬里沙漠之北，詔書既至，長春國師即起而應之，如水之流濕，火之就燥，自相感召，無一毫預謀之私。及其到也，而於應對之際，歡欣交通，大愜上意，由是就其善端發現之地，以行仁行孝，寡欲修身，用賢愛民，布德施惠，好生惡殺，奉承天心之數語而開導之，上亦聽之不疑。想四五十年間，而天下之人賴以存活者，與脫俘囚者，可勝計耶？況真風大闡，又皆衆所共見者。我仙翁澹然獨居無功之地，而天下到今以真功歸之，非神遊物表，動與天合者不能也。其祖師四梨八海棠張本之遠意，有徵矣。今因喜此宮之興建，又屬以記當筆，故表而出之，庶幾使學道者知祖師以下得其傳者，一動一靜，皆天而不人也。苟雜之以人，非惟無成，其所喪多矣。何謂天？曰誠而已。誠者心齋也，古之人脩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天地人神不違者，其得所應之樞乎？

亳州太清宮

雜錄

王鶚《元重修亳州太清宮太極殿碑》（《宮觀碑誌》）今上皇帝之在藩邸也，雅知尊崇玄教，將修太清。歲舍己未，嘗有旨禁民樵採，及使臣行軍，無聽留宿，以妨興建。即位之二年，特降璽書，一如前旨。四年，遣真常真人蕭居壽、近侍合刺思，命學士院撰祝文，備禮以祭。越五年，太極殿成，長春嗣教誠明真人張志敬，同左丞張文謙，侍中劉秉禮，奏乞樹碑以紀歲月，從之。詔詞臣王鶚文其事。臣聞命惕然，敢拜手稽首

而爲之言曰：太上老君無世不出，無代不崇。至於殷武丁庚辰歲，化生苦縣之瀨鄉，謂姬至八十一年，生有七十二相，以皓首而稱老子，指李木而得姓氏，其變易名號，靈蹤聖跡，前賢說之詳矣，茲不敢贅以蕪辭。惟前代推尊，後人紹述，或可得而言焉。秦燔詩書，漢雜霸道，玄宮崇奉，未聞肇立之由。至漢桓帝廷熹八年，因帝夢老君降于殿庭，再遣中常侍左悺詣祠致祭，座設華蓋，樂用郊天，乃命陳相邊韶演而銘之。隋文帝開皇六年，詔亳州刺史楊元胄考其故迹，營建宮宇，敕內史舍人薛道衡作祠庭頌。唐推姓系，尊爲聖祖，太宗貞觀元年，勅修其宮，始給入戶五十以供灑掃。高宗乾封中，親謁道宮，追上尊號爲玄元上德皇帝，宮殿壇宇，並令修創，置令丞各一員，歲時薦饗。玄宗開元三年，東封岱嶽，回謁于舊宅，親書《道》、《德》二經，俾刊諸石。二十年，帝自製霓裳羽衣曲、紫微八卦舞以薦獻。天寶二年，制改譙郡紫極宮爲太清宮也。四載，親幸，復製降真召仙、紫微送仙二曲以迎送之，易祝版爲青詞，御署則曰嗣皇帝臣某，仍勅有司著爲定式。文宗太和七年，宮經水潦，頗致摧毀，勅宣武軍節度使李程兼充太清宮使，漸加修葺，尋復完美。宋太祖建隆元年，遣使詣祠。太宗淳化四年，遣修宮宇，建至明道元年，工畢，詔水部員外郎和嶮撰碑銘，自是專命中使監領。真宗咸平五年，遣內侍重修，增給衛士。景德二年，禁四向樵蘇。大中祥符五年，遣三司使丁謂代謁。六年，躬詣，七年，復往，親奉冊寶，上尊號曰太上混元上德皇帝。哲宗紹聖五年，知亳州喻陟奏諸瑞應，遣使醺謝，且詔本路轉運司，凡宮宇之弊者，隨即繕完。徽宗崇寧改元，詔翰林學士張商英作記，以成哲宗之志。金代累朝，尤加異數，給道士良田數萬畝，復其稅役，田夫野叟，至今猶能道之。此前代推尊之略，使後世嚮道者以考焉。若夫紹述之人，自青牛西邁，尹喜懇禱，強爲著五千言，曰清淨無爲，曰不爭不耀，佳兵爲不祥，以治國若烹鮮，以馳騁田獵，令人發狂，以孤寡不穀，王公自稱，推此以平天下，國家無餘蘊矣。至於正心修身，二經具載，求之則有餘。師祖述《道德》，四輔相承，率遵前軌，於是《洞靈》、《通玄》、《沖虛》、《南華》之書出焉。世衰俗薄，邪說並興，因之爲幻惑者有之，流而爲譎怪者有之。天之未喪斯道也，近世有全真家出，恬淡有守，動循故轍，自王重陽得正陽、純陽之傳，培植基本，付作者六人，在處聯芳，枝葉叢

茂。國朝開創，徵長春敷暢玄元，親承睿春，天下靡然向風，雖三家聚落，萬里郵亭，皆知敬奉，其操守道行，陰德與太上符合，太清所以重建也。太清頃罹兵燹，復值河渦合流，向之仙宮，漂蕩無餘，但數千年九龍井僅得存耳。長春仙蛻，傳法真常，時則有今安肅公張柔戍兵亳社，命官持疏，俾事修建。真常先委隱真大師提點石志玉、通微大師知宮李志祕爲之經始，公亦委曲用心，拯力護持，其參佐卒伍，亦皆樂赴，仍給據並宮施地四十里。無何厥功肇啓，而真常示寂。逮吾誠明之嗣教也，承海都太子之命，敦請崇道真人張志素、棲雲真人王志謹同辦其事。棲雲未幾物故，其門人輩尤爲致力，崇道則朝夕以之，始終匪懈，增築故基丈餘，間架九楹，視舊制殊爲壯麗。像太上于其中，東華、文始列于左右，洞靈、通玄、沖虛、南華次之，仙貌儼然，見者加敬。雖餘者未完，已足以奉香火之供，而爲國朝萬世祈福之地，顧不偉歟。主上聖德日新，神武電斷，西平大理，東服三韓，南州逆豎，旋即誅夷，朔漠諸王，畢來朝會，分司揆務，偃武修文，此浸明昌千載一時之運也。然猶祇畏上玄，聿修嚴祀。是宮之建，日月可冀矣。臣待罪詞林，忝承睿旨，謹再拜而銘之。其辭曰：

聖人不仁，其民淳淳。智慧一出，百僞喪真。天何言哉，是生至人。厥生惟何，渦水之濱。生而神異，絕聖棄智。居實處厚，解紛挫銳。不仕汙君，甘處下位。青牛西駕，避名避地。《道》、《德》二篇，立言五千。爲以無爲，玄之又玄。愛民治國，萬世可傳。其誰之子，象帝之先。永惟帝則，混元上德。立祠水濱，翬飛雉翼。宮曰太清，殿曰太極。仙真名縣，增貢譙國。黃河湯湯，犯我谷陽。巍巍宮殿，今也則亡。興起有數，待我時昌。誠明嗣教，繼志真常。志祕、志玉，先爲卜築。崇道、棲雲，忻然紹服，一殿告成，望之肅肅。於萬斯年，爲國祈福。功成匪他，崇道居多。臣不歸美，如君恩何。慶源九井，福作兩河。小臣祚銘，以代絃歌。

樓觀臺

論說

朱象先《終南山說經臺歷代真仙碑記》

又按《樓觀本起傳》云，

樓觀者，昔周康王大夫闢令尹之故宅也。以結草爲樓，觀星望氣，因以名樓觀。此宮觀所自始也。問道授經，此大教所由興也。是以古先哲后，景行高真，仰道德爲生化之源，宗神仙爲立教之本；尋衆妙之軌躅，慕重玄之指歸。故周穆西巡，秦皇東獵，並回轅枉道，親禮真宗。始皇建廟於樓南，漢武立宮於觀北，晉宋謁版于今尚在。秦漢廟戶相繼不絕，是皆歷代欽崇，寶爲福地，登真得道之士，世不乏人。

宗聖觀

雜錄

歐陽詢《大唐宗聖觀記》（《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上）

夫至理虛

寂，道非常道，妙門凝邈，無名可名。爰自太始開圖，混元立極，三才莫處，萬品流形，莫知象帝之家，未睹谷神之域，希夷瑱閉，溟滓封奇，及夫鳥迹勃興，隱書詮奧，至化因茲而吹萬，玄教由是以開先。聖聖襲明，道德授受，于是混元之教，風動天下，水行地中矣。宗聖觀者，本名樓觀，周康王大夫文始先生尹君之故宅也。以結草爲樓，因即爲號。先生稟自然之德，應玄運而生，體性抱神，韜光隱耀，觀星候氣，物色真人。會遇仙輅，北面請道，二經既演，八表向化，大教之興，蓋起於此矣。茲觀中分秦甸，面距終南，東眺驪峰，接晴嵐之浥浥，西顧太白，粲積雪之皚皚。

皚。授經之古殿密清，路牛之靈木特立，市朝屢易，仙迹長存，物老地靈，每彰休應。卿雲日覆，壽鶴時來，樹無窠宿之禽，野有護持之獸。文始藥井，韓甃未墮，老君傘車，確然不朽。至於穿窬盜竊，進退自拘，似有繫維，悉皆面縛。昔周穆西巡，秦文東獵，並枉駕回轅，親承教道。始皇建廟於樓南，漢武立宮於觀北，崇臺虛朗，招徠雲水之仙，閒館錯落，賓友松喬之侶。秦漢廟戶相繼不絕，晉宋謁版，于今尚存，實神明之奧區，列真之會府。後魏文帝變夷風於華俗，立仁義之紀綱，崇信教門，增置徒侶。有陳先生寶熾，潁川人，夙有幽逸之姿，幼懷林壑之趣，松風入賞，名嶽留連。玉皇之道，既弘銀榜之宮雲構。續有王先生子玄，言窮名象，思洞隱微，念在玄空，累非外物，含神自靜，儀聖作師，並德音孔昭，鬱爲宗範。周太祖定業關內，躬受五符；隋文皇沐芳禮謁，獲聞休徵。迨隋德將季，政教陵遲，六飛失馭，四維圯絕，夷羊在牧，蜚蜚滿野，家習兵兇，民墜塗炭。皇帝命世應期，榮鏡區宇，戡難靜亂，亭毒無垠，廣大配乎天地，光華方諸日月，數階庭之蓂莢，聆鳳和鳴，照景星於玄雲，觀麟郊藪，緝禮裁樂，化俗移風。農夫勸於時雨，隴餘滯穗；工女勤於蠶績，杼軸不空。九服輶輳，三邊靜拆，西戎革面，東夷獻舞，朔南洎聲教，漠北盡來王，德化遐漸，無幽不暢，三善克懋，非假二疏。一有元良，萬邦貞固，照均天縱，道契生知，篤尚玄根，欽茲聖躅，以武德三年詔錫嘉名，改樓觀爲宗聖觀。宸扈興念，纂胄所先，啓族承家，鼻於柱史，得一以靈，蹈五稱聖，弱爲道用，柔爲至堅，損之又損，以至于益，瓜瓞綿長，慶源悠浸，爰初啓祚，致醺靈壇，自然香氣，若霧霏空，五色雲浮，如張羽蓋。七年，歲惟作噩，月在黃鍾，六轡齊驅，百辟咸從，親幸觀所，謁拜尊儀。軒后之詣崆峒，神農之上石室，順法行禮，異代同規。觀主岐平定，精金格之書，究玉笈之文，知來藏往，盡化窮神，豫鑒天休，贊弘景福。法師呂道濟、監齋趙道隆，玉器凝潤，鶴情超遠，辨析連環，辭同炙輅，對敷天旨，妙沃帝心，乃謂片言小善，尚題紺碣，矧夫皇輿迂駕，挹酌希微，大道資始，鑪錘萬物，不有刊勒，其可已乎。侍中江國公陳叔達，朝宗羽儀，詞才冠秀，奮茲洪筆，爲製嘉銘，其詞曰：眇矣靈化，玄哉妙門。飛形九府，鍊氣三元，黃庭祕錄，金格微言。玉京留記，金竈還魂，揚塵東海，問道西崑。物色函關，存容清廟。建標伊

始，層壇雲峭。綺井虹伸，風窗電笑。玄都正律，帝臺仙召。挹髓捫星，餐霞引照。豁虛罔象，無名至要。高廂久懸，清泉餘療。宅心勝侶，游息衆妙。絕壁翠微，淥流丹竅。鞠草如結，周原甚突。聖道將弘，重光顯曜。明明我后，積德累功。陶埏萬縣，叱咤雷風。庸稽大室，禮盛鄴宮。時乘正位，道配玄穹。四維載仰，百世斯隆。有截于外，無思自東。祥符浹遠，瑞采澄空。百神咸秩，千齡是崇。宗玄壯觀，詔蹕康莊。雲行輦道，吹發山梁。飛文協一，接禮神皇。五旌回首，六轡齊驤。宸儀展敬，享福無疆。巍然高碣，播此遺芳。

李鼎《大元重修古樓觀宗聖宮記》 終南山者，中國之巨鎮也，稽之古典《書·大禹》、《詩·小雅》，皆所稱美焉。亦曰中南，以其在天之口，居都之南也。至若盤地紀，承天維，奔走群仙，包涵玄澤，靈氣浮動，草木光怪，則又爲天下洞天之冠。故古之閎衍博大真人，以游以處，謂之仙都焉。古樓觀者，真人尹氏之故宅，終南名勝之尤者也。按《史記》真人當姬周之世，結樓以草，望氣溪真，已而果遇太上老君，延之斯第，執弟子禮，齋薰問道，遂受《道》、《德》二篇五千言焉。真經既傳，大教於是乎起矣。原其旨也，主之以太一，建之以常無，有以冲虚恬淡養其內，以柔弱謙下濟其外。蓋將使人窮天地之始，會萬物之終，去智與故，動合於自然，以之修身則壽而康，以之齊家則吉而昌，以之治國平天下則民安而祚久長。其指甚簡，其事易行，由是時君世主，莫不尊是道而貴是德。周穆王親訪靈躅，爲建祠宇，度道士七人，號曰樓觀，是則度人立觀之始也。始皇好神仙，於此構清廟，漢文慕黃老，于是立齋宮，魏晉周隋以來，或鑾輿躬謁，或詔敕繕修，給戶灑掃，賜田養道。有唐啓運，高祖武德三年，詔改樓觀爲宗聖觀。宋室興，端拱元年，復賜觀額曰：順天興國。是則歷朝崇建之略也。若夫玄孫道子，聚則形，散則氣，坐在立亡者有之；通真達靈，曰昇舉，曰尸解者有之；以道輔世，爲帝師者有之；飛篆馘魔，拯民瘼者有之；垂科立教，開化人天者有之；枕流漱石，不屑世務，高尚其事者有之。歷觀先師傳所載，祖玄述妙，世有其人，是又知源深而流長，仙脉綿綿而未艾也。爰自白鹿昇虛之後，陵遷谷變以來，聖迹未湮，斑斑可尋者，可指數也。驚然若赴谷之龜，凸然如覆几之盂，古殿隱隱而見乎木杪者，授經臺也。邃而幽，深而曠，窈窕而

入，蜿蜒而上者，文仙谷也。望之巍巍然，蒸嵐鬱黛，朝夕乎其下，靈光寶氣，秀發乎其間者，鍊丹峰也。淳天一之水，含內景，吐玉津，爲金液大還之用者，丹井也。裏九曲之勢，呈千歲之姿，不逐炎涼變遷者，繫牛柏也。傳有云：老君既昇，所乘薄輦車並藥臼等，實而傳之者，千餘歲矣。唐開元中，詔入內府，遂亡焉。又《關尹》九篇，名聞舊矣，而世亡其書。唐宋崇道之代，詔訪逸書屢矣，竟不獲。大元癸巳之歲，政清和典教之日，有張仲才，沂水羽客也。得是書于浙，特詣師席獻之，一時驚異焉。嘻，以千載之前之尹書，歸千載之後之尹氏，意者天昌是道，而斯文應期而出也，不然，何鍼芥機投如是之妙歟！頃者金天失馭，戈革熾興，累代宏規，例墮灰劫。暨國朝撫定，紀綱初復，于時清和大宗師以真仙之胄，掌天下教，每念祖宮墮圯，盡然于懷。歲丙申，自燕來秦，躬行祀禮，四方宿德，不召而集。裴回遺址，其存者帷三門、鐘樓並二亭耳，遂議興復。時有前道士張致堅，狀其舊業以獻，宗師深稽冥數，每得人於詞色之表，顧謂同廬真人李公曰：祖道中興，玄功是勛，紹隆修建，公不宜後。乃以觀事付之，公謝不敏不獲命，受之，仍請行省田相君雄、乾州長官劉侯德山爲功德主，繼承總府文據，以近觀舊有地土，明斥四止，永爲贍衆恒產。公於是率徒千指，以宗師所委大師韓志元、張志朴糾領其事，薙榛棘，除瓦礫，葦材植，斲者、陶者、規構者、耕以饌給者，莫不同誠竭力。彌月漫歲，有馨鼓弗勝之意。逮于壬寅，稍克就緒。建殿三，曰金闕寥陽，曰文始，曰玄門列祖，爲樓三，曰紫雲衍慶，曰景陽，曰寶章；爲堂二，曰真官，曰齋心。寶有館，衆有寮，焚誦有室，山門、方文、廚庫、蔬圃、水輪，至於下院別業，以次而具。丹堊藻繪，赫然一新，其用廣，其功速，轉天關，旋地軸，華日月而平北斗，其爲力也大哉！由是觀之，非清和不能知同廬，非同廬不能了此緣，故一時有尹李古今仙契之語，非偶然也。中統元年夏六月，以朝命易觀爲宮，仍舊宗聖之名，作大齋以落之。公之門人提點成志遠、知宮仕志安等議云：此宮自有周以來，累朝崇建，事迹或載在傳記，或勒之碑銘，固已傳之無窮矣。惟今吾師重修之盛績，獨無紀述見于後，我輩出於門下者幾三千人，於師之德不得爲無負也。乃狀其始末，詣燕之長春宮，請記於掌教誠明真人。以潤文見命，予以年邁，且廢筆硯久矣，度其不可違，乃案來狀，並錄到

歷代碑誌，相與參較而編次之。李公名志柔，字謙叔，家世洺水。自其父志微素喜沖澹，嘗事開玄李真人，學爲全真。公既長，亦與弟子列。開玄愛其稟氣特異，數於根本憤排之地啓迪之。公亦心領神喻。一旦氣質變化，有一日千里之敏。其兄志端、弟志藏、志雍，皆從之游。初隱于仙翁、廣陽兩山十年，及聞長春宗師奉詔南下，乃迎謁於燕山，玄關祕鎖，迎刃而解。其後道價益重，名徹上聽，賜號同塵洪妙真人，並金冠錦服。諸方建立，若宮、若觀、若菴，殆三百餘區，然皆以是宮爲指南。故興造之日，凡在門下者，莫不迢遞來自數千里之外，服勤效勞，惟恐其後，是以功成如是之速也。雖然，是宮之復，其亦天時道運之所爲乎？昔自玄元文始契遇于茲，挾先天之機，闢衆妙之門，一經授受而教行矣。世既下降，傳之者或異，一變而爲秦漢之方藥，再變而爲魏晉之虛玄，三變而爲隋唐之襁褓，其餘曲學小數，不可殫紀，使五千言之玄訓束之高閣，爲無用之具矣。金大定初，重陽祖師出焉，以道德性命之學，唱爲全真，洗百家之流弊，紹千載之絕學，天下靡然從之。聖朝啓運之初，其高弟丘長春徵詣行在，當廣成之問，以應對契旨，禮遇隆渥，且付之道教，自王侯貴戚，咸師尊之。於是玄元之教，風行雷動，輝光海宇，雖三家聚落，萬里郵亭，莫不有玄學以相師授，教法之盛，自有初以來，未有若此時也。今焉革故鼎新，豈惟一古樓觀之復，其人歸戶奉，琳宇相望，蓋又作新天下萬樓觀也。嗚呼，非天時道運其能如是乎！因歷言之，使後之學者有以觀考而知勉云，於是乎書。

會靈觀

雜錄

朱象先《終南山重建會靈觀記》（《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中）造化之於人，無心焉，有心焉，予不得而知也。悠悠萬古，茫茫天宇，其何以窮之哉？雖然剖石者當乘其壘，逐鹿者必躡其蹤。觀神降于莘，則知造

化非無爲也；觀神言于晉，則知造化非無心也；觀開衡山之雲，借海藏之春，則又知人之精誠有通乎神明之理；觀拜井出泉，揮戈駐日，則又知人之誠懇有感通天地之理；觀冬起雷，夏造冰，則又知人之智力有奪天地造化之理。由是觀之，在彼蒼則雖邈邈而遠，其感而應之，實由此心之誠也。夫心之爲德也，廣大無際，如大虛空廓焉湛焉，不爲物欲所蔽，貫通昭徹，昭然與天爲一，凡機之動，未有不與造物應者。況乎登九五，位大寶，貴爲萬乘，富有四海，而復心心耽玄，念念注真，其天人感格，固非與人所可同日而論也。即此會靈觀者，乃唐開元中明皇夢感玄元玉象出現之地，觀以是而立也。按《樓觀靈應》碑，其略曰：皇上受圖享國，蓋三十載，功侔天地，孝誠祖考。嘗端居宣室，緬懷至道，惟德動天，夢啓靈應，實元祖之明命，示至妙之儀刑。於是潛誌玄象，遵誥旁求，號周史之經臺，枕泰山之幽谷，辟容挺出，赫然有光。泊邁睿覽，宛符夢寐。又曰：其功神者其應大，其源靈者其流長。依如上說，則玄感之理，一何異哉？或者疑之，予因訂之曰：《中庸》有言曰：誠則形，形則著。人之有夢，蓋亦誠之形也。商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賁之良弼，果求而得傳說。明皇每禮謁真容，故感而見夢，此其誠之形而著者也。嘗閱《唐書》，當明皇時，玄元應現事迹殆非一二。或化老父，賣卜春明門外；或降丹鳳門，語田同秀取函谷之符；或出現於華清宮之朝元閣。至於太白山之寶仙洞，漢中郡之黑水谿，凡此皆事著信史，言有憑迹，可尋不可誣也。論者謂：明皇開元中，治幾三代，且多善瑞。天寶後以逸豫致亂，國步阽危。何先後大戾邪？予固謂：應感之機，根諸人心，況人主乎。先賢有言，有其誠則有其神。此政尚清靜，親註老經，研精覃思，故有是非常之應。又曰：無其誠則無其神。此誠人或衰，衰則怠生，故災亂亦以之而作，必然之理也。然觀其在位四十五年，享筭七十有八，蚤歲之禎祥偉績，中歲之皇皇聖政，以及晚年就閒養高，辟穀不食，其將賓天也，品玉笛而雙鶴下庭，上帝名爲元始孔昇真人，以是言之，誠聖神英明之君也。觀有唐蘇靈芝所書老君應見碑，具述其事。宋趙履信重立，倒指計之，甲子十周矣。朝市屢更，廢興非一，近代又羅天興之變，殊庭祕宇，例墮劫灰。洎皇朝撫定，紀綱初復，歲丙申，同塵李公真人承清和大宗師之命，興復祖宮。于時天元應瑞，玄教興行，加以二真師道隆德盛，人天

欽仰，門下之士，皆裹糧赴役，不遠千里而至。同誠協力，百工競舉，營造祖宮之外，其諸別業，又各分任興葺。是觀之復，蓋藉諸方師友之力。殿宇既立，復以執事者齟齬不合，宗師教札敦諭，清規遂定。同塵乃命知宮王志安兼任焚修，厥後住持者徙易不常，日見陵替。蓋同塵之於道，躬行實蹈，不事形迹，一動一止，無非教也，學者不領，從事於邊徼者衆矣，以故本微而未勝。至元庚午，宮之耆德以門下何公志遠楨幹可委，昇典觀事。志遠既至，篤意修理，暑不暇扇，寒不及鑪，歲月不輟，煥然改觀。新祕殿，構重門，創雲室，闢田疇，萃冠褐，齊筵醮會，歲無虛節。緣力駸駸日盛，方爲遐邇歸敬，而西山日薄，上徵及期，以甲午臘月十八日返真，付門弟潘道治以後事。明年冬孟，宗主趙公志玄挈道治登經臺，以其新觀事迹，丐予文以刻石。義不可却，因原開元建觀之由，敘述天人誠感之理，以爲之記，且系之銘曰：蒼蒼大象猷倚杵，是中真精宵難睹。遠之不疏近莫取，萬形媿妍誰賦與？緬惟玄元道之祖，開天亶爲造化主。一物不遺咸煦嫗，妙同水月應何普。開元天子正當宁，醉心龍經嚴教父。況今神會若盼許，俄形玄象瑞此土。甲子十周迹未腐，蒼碑尚燦靈芝譜。同塵重來參其戶，希聲還要舊家舉。調古不諧世律呂，暖暖姝姝何可語？聽渠玄唱鐘鐃鼓，聽渠金鼎躍龍虎。聽渠鹹魔奮雷斧，聽渠象緯密探數。惟期復樸忘爾汝，惟期觀妙參衆甫。惟期忽悅見真素，惟期襲明續玄楮。相依經臺閱千古，屹然道海存底柱。

玉華觀

雜錄

王守道《玉華觀碑》（《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中） 原夫太極未判，道在混茫，兩儀肇分，道在天地，成位乎中，道在聖人。聖人者，爲天地贊化育，爲生民正性命，爲往聖啓玄學，爲萬世開太平。昔我玄元道祖，在周昭之世，授經於文始，教之所由生也。穆王謁草樓，遺宅爲建樓觀，

此宮觀所自始也。名幽逸，度道士七人，此道士所從起也。然則樓觀者，其爲玄教之權輿乎！厥後秦始因茲而建廟，漢武即此而立宮，晉宋詔敕以增修，隋唐給戶以灑掃，歷代崇敬，其來尚矣。近代全真教祖又出山陰，紹玄聖之真風，續無爲之古教，道恢方外，教闡寰中，上而王公大人，下而黃童白叟，莫不欽崇其道而尊奉之。當是時也，山林城郭，宮觀相望，什伯爲居，甲乙授受，靡然不勸而自勉。道化之行，自三代而下，未有如是之盛也。即此玉華觀者，古樓觀之下院也，始自國朝乙未歲，同塵李真人領清和大宗師付託，興復祖宮。時有門弟子悟真大師李守寬，自洺水來，參觀師席，於山之麓，得唐玉真公主邸宮故址，遂結菴於其地，爲棲止之計，揭名玉華菴。居僅十稔，方欲增葺，亡何羽化。同塵復命其徒貞素散人郭守冲徙於是地，經營土木而鼎建之。始作於至元癸酉之春，畢工於丙戌之冬，聖殿真祠，雲寮庖室，各有攸序。繼又繚以重垣，植以衆木，位置軒豁，即菴爲觀，仍扁以玉華，寔祖庭天樂真人命之也。次年，復署貞素以提點觀事，蓋貞素之於道，師授有源，清儉有守，冰蘖之操，遠近著聞。今年九袞有五，童顏鶴髮，神思灑然，晨夕焚誦不輟，殊無懈怠之容，非所養充裕，焉能至是哉？一日，知觀王守玄、何守真纂立觀事迹，求文以鑲石，用昭於後。義不容却，因即其事而次第之，言不盡意，系之以辭。曰：大道強名，常居杳冥。無色布色，無形寫形。品物既散，域滯株停。五行迭運，惟人最靈。當慎所履，理分渭涇。濁墮欲海，清升帝庭。峨峨樓觀，嘉氣翳青。道宗文始，炳如日星。玉華肇建，遠映林垌。水繞綠綬，山開翠屏。月朗碧砌，風穿綺櫺。猗歟貞素，名德惟馨。崇隆香火，演教談經。範模後學，威儀典刑。朝真懇祝，聖壽椿齡。至樂無樂，真空大寧。舉世心醉，伊余獨醒。槐安一夢，迅如激霆。仙桂不老，薜蘿夕零。昭示延促，刻碑勒銘。

會稽山

論說

李宗誥《龍瑞觀禹穴陽明洞天圖經》：會稽山在縣東一十二里，揚州之鎮山曰會稽。《山海經》云：上多金玉，下多珠石，一名衡山。《輿地志》云：會稽山，一名衡山。其山有石，狀如覆鬴，亦謂之覆鬴山。《皇覽》曰：會稽山本名苗山。《越傳》曰：禹到大越，上苗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會稽。《史記·封禪書》云：禹封泰山，禪會稽。黃帝《玄女兵法》曰：禹問風后曰：吾聞黃帝有負勝之圖，六甲陰陽之道，今在乎？風后曰：黃帝藏於會稽之山，其坎深千尺，鎮以盤石。又《遁甲開山圖》曰：禹治水至會稽，宿於衡嶺，宛委之神奏玉匱之書十二卷以授禹，禹未及持之，四卷飛入泉，四卷飛上天，禹得四卷，開而視之，乃《遁甲開山圖》，因以治水，訖乃緘書於洞穴。按《龜山白玉經》曰：會稽山周迴三百五十里，名陽明洞天一也。唐開元十年封四鎮爲公，故會稽山爲南鎮永興公。

會稽龍瑞觀

論說

李宗誥《龍瑞觀禹穴陽明洞天圖經》：會稽龍瑞觀，在縣東南一十五里，即大禹探靈寶五符治水之所。唐神龍元年置懷仙館，開元二年勅葉天師設醮而龍見，因改賜今額。

成都青羊宮

雜錄

樂朋龜《西川青羊宮碑銘》：原夫八十一天，比太上之半壽，六百萬歲，當元始之初年。道渺邈以難窮，體希夷而莫究，在無象無形之內，居太初太易之前。龍漢之劫再成，鳳紀之文未立，藏萌芽於浩素，隱根幹於厖洪。二神鼻以俱來，鑿開造化，三氣氤氳而互進，樸散胚渾。玄黃流而未凝，清濁分而乍結。日月星辰之內，化出靈宮，川原山嶽之中，變成洞府。則知道爲萬氣之祖，德爲百物之宗，以二儀兩曜爲子孫，以五行四象爲枝葉。當其洪肇先啓，紫極後成，仰其高而彌高，考其上而無上，八公皓首，當時之未有乾坤，九老白眉，厥後而初生天地。探其真之理，臻大道之元，列仙之境界延洪，上士之齒齡逾遠。以六千春爲兩月，尚歎浮生，以七萬歲爲二年，仍嗟短景。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和光而衆曜皆慙，挫銳而攢嶽盡碎，玄珠匪類，真璞無瑕。學而知之者爲中，生而知之者爲上。三君五老，睹兆人如醯鷄，七聖九皇，視百姓爲芻狗。煦千古而冰釋，成衆善而泉流。至明若蒙，蒙間而萬事俱照，大巧若拙，拙中而萬物皆成。爲於不爲，而於無用，黜口爽於五味，杜耳聰於八音，忘象忘言，易脫一時之屣，無關無鍵，難開衆妙之門。九萬靈仙，聚集於一毛之孔，三千儒術，荒蕪於獨角之端。故知道儒二門，經綸一揆，立清淨爲理，體虛無爲師。以上天爲大車之輪，以列宿爲大車之輻，駕之以乾馬之馬，輓之以坤牛之牛，般運無爲之功，覆載自然之道。光而不耀，養正於蒙昧之中，簡而能廉，修真於仄陋之內，不可得而疏矣，離之而匪遙，不可得而親焉，用之而逾遠。不退而讓，不進而求，被褐懷玉之人，美之又美，罔象求珠之士，斯焉取斯。移世界而入壺中，吞維摩方丈之室，縮地形而藏術內，掩悉達王舍之城。有道之根，修作立天之址，無名之樸，標爲鎮化之元。三千威儀，恭謹於文風之教，五百戒行，肅清於

釋氏之門。張天爲弓，調之以陰陽寒暑，直道如矢，激之以春夏秋冬。一夫用之而無餘，兆人用之而不竭。日窟月窟，隱身而曾作穴居，南溟北溟，遁迹而聊遊水府。桃源蓬島，從古有而今存，槐市杏壇，見朝榮而暮落。仙圖祕密，五千載而三傳，聖道靈長，百萬年而一代。容易而學之者，似紐石以爲繩，侮慢而求之者，如鑽冰而待火。絕巧棄利，顯微闡幽，坎離震兌之宮，宮內而咸居羽客，東西南北之斗，斗中而皆住真仙。身駕德車，輪轉於混茫之外，手持壽柄，指揮於開闢之前。寂爾無營，澹然自得，化其不化，則萬化而皆成，生其不生，則群生而盡遂。虛懷待物，曠意承時，藏泰山於秋毫之中，秋毫仍大，納崑崙於黍米之內，黍米仍寬。大象無形，五岳空虛而如也，大信不約，四時默默而行焉。真宗之教皆成，不宰之功益著。太上金闕玄元天皇大帝，則我巨唐之高祖。按《國語》曰自周平王七載洎于秦，至開元聖文神武皇帝，即三十六代之聖孫。赫赫日苗，布蔭於普天之下，明明國葉，垂芳於率土之濱。當其幽原既開，九氣陶蒸而未已，玄化大闢，六虛流轉而勿休。設不二之教門，稽真一之宗本。浩風吹海，三迴之重作飛塵，劫火銷山，五度之却爲平地。先逍遙於青蓮，青蓮既周，後出沒於赤明，赤明復畢。九十九萬億歲，貯在彈丸，五千五百重天，藏於卵殼。殷高宗御極之際，周文王演易之初，神光流入於瓊胎，瑞彩結成其金骨。不圻不副，誕彌於八十餘齡，降瑞降祥，過期於二萬餘晝。足蹈不滅之理，手握長生之文，包乾裹坤，把日捉月，額列參午，頂荷圓穹，耳開三門，鼻立雙柱，白血紫腦，蒼肝青脾，項引三十五光，齒含四十八貝，七色青蓮而隨步，千年白鹿以呈休。桑田變而雙檣不凋，江河枯而九井不竭。苦縣瀨鄉之里，靈跡長存，陳國渦泉之濱，神蹤不泯。七百弟子，指扶桑爲故林，九五帝君，開日宮爲舊館。詳其元始，稽彼厥初，俯窺溟涬之前，下視渾淪之後。隨機設教，作九古之楷模，應變無方，爲百王之軌範。若乃歲起攝提，肇開氣象，一十三聖之踐祚，萬八千年之應圖。我太上玄元聖祖，應運降跡，與天皇爲師，上清下濁之初開，相離未遠，六合八紘之乍坼，相去未遙。正方圓上下之形，定洪荒樸略之狀，川新融而水仍晦，山始結而石未堅。種天上之白榆，初生歷歷，植月中之青桂，乍出依依。配四海於四神，付五行於五帝。是時乾象猶低，坤形仍薄，立極定位，敷化建功。我太上聖祖，肩跡

下降，與地皇爲師，分配剛柔，制定寒暑，地增博厚，天益高明。聖力難窮，神功靡測，萬木甲坼，萬草勾萌，羽族毛群，區別於兌離之位，介蟲鱗類，支分於坎震之宮，四溟之水皆空，未生魚鼈，五嶽之形俱靜，未吐雲霞。已逾清海之年，又離清海之歲，二聖既理，四表生光。我太上聖祖博施濟衆，與人皇爲師，三百六十之川，初分血脉，萬一千五百之策，乍配偶奇，三千三乙之神，離胎於水木，六丙六辛之將，出孕於火風。一百五十六代，四萬五千餘年，始稱通玄天師，再號金闕帝君，三名盤古先生。洎乎庖羲氏之王天下也，我太上聖祖以道弘濟，降跡爲師，仰觀圓蓋之文，俯察方輿之理，教之以畫八卦，指之以分三才，助之以造書契之文，製之以代結繩之政，典墳自我而出，經籍自我而生。以畋以漁，蓋取明離之象，一索再索，用乎出震之功。鳳凰呈瑞於帝庭，龍馬負圖於河洛，享國一萬八千歲矣。洎乎連山氏之王天下也，我太上聖祖救時屈己，下爲帝師，付之以五運，分之以四時，助之以正萬機，明之以辨百穀，變飲血茹毛之化，移蕢桴土鼓之音，毀穴焚巢，上棟下宇，範金合土，燔黍擊豚，製耒耜以濟兆人，作陶冶以利萬物，天雨粟以呈瑞，地芸稼而彰稔，農食嘉穀，山出器車。洎乎有熊氏之王天下也，我太上聖祖隱身於崆峒之中，放心於杳冥之外。帝乃親降輦輅，禮展師資，能握衣以趨隅，遂屈膝而問道。當是時也，榆罔凌虐，蚩尤作亂，化魚鼈爲兵士以助王師，變雲霞爲神祇潛扶軍陣，能弭兵於涿鹿，致偃戈於阪泉，東遊青丘之鄉，北到洪隄之景，受丹經於王屋，登蒼冥於鼎湖，屈軼既生，萇莢復出，若非大道，孰可致斯？洎乎金天氏之王天下也，承姬水之源，襲熊山之祿，告天類帝，續緒守文。我太上聖祖乘九龍之輦，降以爲師，號太極先生，說莊敬之典，教之以順時迎氣，昭配神明，禋于六宗，秩於群望，乾乾翼翼，得禮之宜。羽族呈休，命之以鳥官爲理，分布九鳳，以統百司，景合璧以表靈，鳳銜圖而示脫，悉由至道，彰此帝謨。逮至高陽氏之王天下也，我太上聖祖教之以解紛塞兌，治國安民，滌蕩九黎，陟明八凱，有龍野紫髯之兇醜，有蛇身赤髮之渠魁，力拔不周，首觸山碎，天低西北，致日月之西行，地亞東南，使江海而東注。追呼六甲，役御百靈，訓之以微言之經，教之以大順之道。乘玄虬之迅駕，或適幽陵，御素螭以遐遊，或臻蟠木。觀吾仙襟，萬年而一度開花，睹我靈瓜，四劫而一迴結實。及乎

高辛氏之王天下也，我太上聖祖敷道布化，濟代爲師，譚黃庭之妙言，隱日遁月，稱錄圖之嘉號，返邑移城。制九州之名，作六英之樂，封勾芒以佐蒼帝，勅蓐收以翼白方，封岱嶽而印金泥，照寰區而開玉鏡，飲大活之井，遊不夜之鄉，燔青鸞之膏，充下仙之次饌，擘黃騏之脯，爲上客之珍羞。逮至陶唐氏之王天下也，我太上聖祖暫垂至理，下降爲師，講玄德之經道，以匡於玄化，應丹陵之瑞名，冀列於丹丘，和煦清風，不作鳴條之響，雍熙黃髮，時聞擊壤之聲。庖厨之肉脯自生，裁餉失味，山谷之醴泉潛湧，麴蘖無功。達四聰以闢四門，立五事而敷五教，披鹿裘以食糲饌，端拱於土階，掛鶴幣而飲流霞，凝思於瑤圃。有虞氏之王天下也，我太上聖祖譚無爲之理，講離合之經，三苗克俊，四罪咸服，百揆時序，五典慎徽。懷明神之珠，賜昭華之玉。眉與髮等，表踐祚之嘉祥，壽與天齊，彰延齡之景福。甄一十六相，用二十五臣，致百辟以協和，如魚在水，感兆人之歸湊，如蟻慕膾。化靈氣爲天書，何勞筆力，結卿雲爲寶殿，不假人工。夏后氏之王天下也，我太上聖祖克匡王道，爰作帝師，譚德戒之經，行爲國之法。櫛沐風雨，刊搓山林，成九年理水之功，爲四載勤王之業。卑宮陋室，盡力於溝洫之時，襁服縷衣，飾身於黼冕之禮，導馬頰而奔流竹箭，鑿龍門而迅激桃花。救兆庶而皆免爲魚，濟陸土而永非成海，胸羅玉斗，掛天文之在躬，手展瑤圖，懸國命之由己。故知大道者，三教之冠冕，上德者，百聖之宗元。成湯氏之王天下也，我太上聖祖權離左極，下爲王師，說長生之經，體自然之道，去三面之網，開一目之羅，默遠逝而莫縈，禽高翔而不買。引萬方而罪己，數六事以責躬，話之以八素七真，講之以六虛十訣，千歲桃花之蜜，味掩朱漿，九垓薤葉之蔬，滋霑紅露。乘三光而電轉，駕六氣以煙騰，窺海瀆如涓涔，視嵩衡如粟芥。餐風飲露，跨空攝虛，以十洲爲少遊之宮，以六極爲暫別之館。驅僊中士，役試下仙，素髮一莖，懸起萬斤之石，綠筠數尺，變成百丈之龍。得之者七祖超昇，失之者一身迷悞。必在堅修慎習，棄苦忘辛，可以陶冶二儀，埏埴九土。青羊肆者，按本紀則太上玄元大帝第二降生之所。自殷道否閉，周德凌夷，陸海沸騰，百川振動，山鳴谷吼，雨嘯風號，歷藏史以同塵，棄柱史而隱跡。東離魏闕，西度函關，乘青牛宛轉之車，駕白鳳逍遙之輦，徐甲執御，從仙帝以爰來，尹喜占風，知道君之必至。暫別而三千甲子曾

作赤童，相逢而八百年齡永依黃老。潛傳妙訣，暗付微言，重爲千日之期，再結一時之會。暫朝元始，却上天中之天，永奉宗師，重歸象外之象，開寒靈之丹殿，登衆寶之瓊臺，坐紫金之牀，憑碧琳之機。太清仙伯，仗星光錦文之旗，大極仙公，執月華命神之節，皆拜首稽首，以心觀心。於是勅青帝之青童，化羊於蜀國，乘紫雲於紫府，降瑞於王宮。將停不暇之聲，須及來斯之乳，俄聞喜至，頓止嬰啼，爰從赤子之身，却變白頭之士，頃刻而身餘十尺，須臾而面放五光，頭建七曜玲瓏之冠，肩垂九色離羅之帔，衛士逾億，從仙成群，感十方之衆真，徧滿寥廓，應八表之瑞氣，充塞虛空，香散九微之煙，花飛六出之雪。將離蜀土，欲化胡風，遠適流沙，長移獷俗，及身毒闕賓之國，教煩陀阿柱之王，恣剛強復戾之心，起烹焚鑿刺之意，巨鎚燃湯以沸地，我則人之如涼泉，積薪烈火以連天，我則坐之如紺霧，挾白挺者觀如蓬草，持赤刃者視若鉛刀，四天之兵衆俱來，聲喧霆霹，萬里之神祇共護，力轉山河，八十種之獯戎，皆歸清化，二千國之獷悍，永革昏風。俗既變矣，道既成矣，分身作佛，濟如來千劫之功，降跡爲師，救王者萬機之務。至若銅渾測運，玉曆推禎，天七五而一三及九乃滿，地八六而二四到十乃盈，變通陽九之災，窮研百六之數，雖宓戲軒昊之代，無以免斯，高辛唐虞之朝，不能避此。粵以廣明元祀，歲在上章，月當大蜡，巨猾開竈於天邑，渠魁假擾於國步，兵纏九野，群臣咸議於省方，蛇起陸風，四嶽齊迎於巡狩，長鯨呀口，聞飲澧吐鎬之聲，封豕橫牙，衝列刃攢鏃之隊，牛虻未搏，食吾黎庶之膏，象蟻未除，穴我樓臺之地，塵蒙華蓋，盜梗天衢。九龍齊駕於雲輿，玉輪西轉，萬乘同迴於坤軸，金闕南開，涉水則波神捧舟，登陸則地祇扈蹕，太玄城內，化出行宮，濯錦江邊，權安正殿，執玉帛者數盈萬國，列駕鸞者位滿千官，鷄林之群來朝，鼇山解纜，鶴拓之城入貢，象駕來王。當戎夷率服之辰，成文軌混同之日，苗人未格，方資益贊之謀，扈氏延誅，正賴胤師之力，熊羆豹韜之將，俯立軍功，龍角羊角之山，可追聖瑞。二十八化，猶乘白鹿而來，一百六災，必跨蒼虬而救。潛扶宗社，幽贊子孫，赤光照灼於庭臺，太平顯兆，紫氣晶瑩於梅籛，元吉九彰。稽彼變通，明茲感應，尋其靈跡，果獲實軌，上有古篆文曰：太上平，中和災。於是驗其六字，表此百祥，擊之即聲類鳴璆，觀之則狀如弘璧，歷周、秦、漢、魏

之代，玉篆仍新，經晉、宋、梁、隋之朝，銀鈎不故，藏諸韞匱，祕甚緘騰，克盛皇猷，顯標青史。歲代綿邈，疆井變移，舊址苔封，古壇蕪沒，仙鄉故里，半落俗家，真境餘風，惟殘瓦礫。枯松夜月，移聞玄鶴之聲，暮草秋煙，空聽莎鷄之響。當時雲洞，多隱狐狸，昔日芝田，盡生禾黍。遐追靈跡，顯驗休禎。皇帝特下明詔，創造靈宮，恩賜內外，行庫錢二百萬爰徵班匠，乃速厥功。於是木神送材，九層崇構，地祇獻土，百堵俱興，水伯進泉以爲池，山靈走石而作礎。巍峨雲閣，乍似化成，岌業霞堂，初疑涌出。簷張羽翼，棟壓虹蜺，粉壁霜凝，丹楹火亘，窗籠倒景，戶闢長霄，塑像新成，儀形乍降，神情欲語，似講五千之文，意貌將行，遠化十方之士，金爐芬馥，寶傘回旋，乍睹出檻之羊，猶疑跪乳，初觀如練之馬，尚慮嘶風。庭剪蓬茅，重生瑤草，園除萱槿，再吐瓊花。岡阜崔嵬，樓臺顯敞，齊東溟圓嶠之殿，抗西極化人之宮。牽劍閣之靈威，盡歸行在，簇峨嵋之秀氣，半入都城。煙粘碧壇，風引清磬，故得五老下降，四真俱來，畫地而成其江湖，撮土而作其山嶽，坐致風雨，可以倒洛傾河，立起雲煙，可以反晝作夜，化草木以成軍旅，變士馬以成叢林，如斯出師，豈惟百勝，如斯伐叛，何啻七擒。是以天灾流行，盡彼盈虛之理，曆數倚伏，稟其否泰之宜。左慈呼召于神兵，鞭笞群盜，許遜指揮于力士，剪蕩狂妖。所以陰陽兆人，彌綸萬聖，郊禘丹水，屢陳誠告之功，牧野昆陽，累獻遣俘之捷，戈甲耀乎八水，營壘塞乎四郊，陣勢雲橫，軍聲雷動，血灑空而驟雨赤，沙漲野而飄雲黃。困獸摧牙，長蛇畏尾，郊鄴人之霄潰，觀楚幕以盡空，德均而義士致身，氣直而王師難老，度日而長鳴金鼓，曾不告勞，終年而不解鐵衣，未嘗言苦。既而鳳城光復，龍德昭明，枉矢當弦，穿月之功奚用，長竿在手，撞天之勢何爲。遂至修蜺脫泉，狂咒入匣，師道運末，斷領於赤心之徒，祿山數窮，劈腹於蒼頭之輩。況逆巢千紀，悖氣凌空，鳴蜺蝟七八餘齡，聚豺狼數十萬衆，傷殘九土，凌犯二京。蓋因祝天網以緩誅，布仁風而寬戮，遂偷生之五載，併除惡於一時。蚩尤之塚既成，堅埋鐵額，長狄之喉已斷，永戢雕戈。立此神功，實資道力，我太上金闕元天皇帝，爲天地父母，作帝王宗師，歷教三皇，皆萬八千歲，侯乎四氣，交會五運，合同國位，永付於子孫，聖祚上齊於日月，克紹萬八千之歲矣。我高祖神堯皇帝，應天受命，曆數在躬，以鄉觀鄉，去仙鄉之無遠，上德不德，增帝德以彌高。輟九赤之班符，封山印海，追八景之仙輅，輾霧盤雲，負宸垂旒，當陽闡化。我太宗文武皇帝，握乾闥坤，修文偃武，大禮無體，百禮而盡執，元元，大音希聲，一聲而振動今古。天賜勇智，繫虎豹如束芻，神助皇威，跼蛟螭如結蚓。還真返素，遊藝依仁，以無繩爲繩，縛六雄與五霸，以不器爲器，籠四海與九州。然後爭於不爭，則戰爭而永息，欲於不欲，則嗜欲而長消。方士衆臻，真公來格，安期之棗異狀，大若瓠瓜，園客之繭殊形，磊如盆盎，垂衣一百五十代，享國一萬八千年。伏惟聖神聰睿仁哲明孝皇帝陛下，克紹丕圖，統茲大業，心懸壽鏡，身享福庭。帝道中興，國根深固，永保神器，長正皇綱。虎牙將軍，領八千之勇士，龍頭元帥，提百萬之精兵，永以鎮定區中，永以削平天下。巨鼇斃而形軀塞海，長鯨戮而鬣鬣插天。或炙或焚，盡千山之木，以烹以飪，竭五湖之泉，紫焰腥膻，青萍膏血，祆日墮落，字星隕墜，蒼旻開豁，黑氣消亡，獻巨逆之三顧，告行朝之九廟，耀武威於英代，立京觀於神州。歲越大椿，年逾巨浸，天睠北顧，備法駕以返堯庭，帝澤東流，乘仙輿而懷魏闕，集群牧以頒瑞，朝諸侯於明堂，撫逸沈，興滅繼絕。八龍雲篆，降禹稷之天書，二武聖文，炳商周之帝德，中階平而國泰，至德正而時雍，成實祚之神功，由太上之聖力，端拱垂衣，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劍南西川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潁川郡王陳敬瑄，夏日高懸，吐赫曦之可畏，德星永聚，實祥瑞以明標。遙關龜城，遠迎龍駕，獻璫璣以酌大化，如轉碧天，移蓬萊以作行宮，似離滄海，郭琪扇搖於行伍，阡能搔動於山林，韓秀昇聚蚊爲雷，陽師古積螢門日。生擒者有同縛鼠，誅戮者無異割羊，舞百獸於庭前，堪標玉牒，役五丁於麾下，可碎鐵山。雖文翁武侯之才，蕭猷王濬之策，未可與儔。昔韋南康鎮成都二十餘載，郭汾陽爲輔弼二紀在朝，比其勳庸，量其惠化，則請留九閭之儲，一裘之歲，未爲多矣。耀陳氏劍南之政，掩裴度淮西之功，具載典彝，永光勳績。行在都指揮使、左神策軍中尉、十軍軍容田令孜，崑岡玉柱，獨力扶天，太華金蓮，張心捧日，佐聖而出，爲國而生，有逾千越萬之才，有聞一知十之智，曖然和氣，助青帝發生之仁，卓爾高情，仰素王垂訓之道，觀帝符而五賊皆見，握人鏡而萬象難逃，聰可聽其無聲，明可察其未昧，弼時立德，開國成家，賞罰無私；九王之諸侯

懷惠，恩威普及，十軍之將帥歸心。克己推誠，虔心奉道，古原層構，敬之而無異丹臺，舊貫規繩，仰之而如昇白日，禮無上之帝主，事威儀之法王，神獸八千，衝犀象如螻蟻，天丁三億，轉海嶽如萍蓬。周尚父之功成，身居第一，漢鄼侯之績著，才獨無雙，鏤鼎銘鍾紀勳頌德。左僕射平章事蕭遘，器業絕倫，神秀貫古，筆海壓淮湖之浪，學山凌衡霍之峰。天植國禎，文滋相業，一匡皇化，八秉洪鈞。函丈之間，布奇兵之億萬，跬步之內，安率土之烝黎，黃鶴頻鳴，雖召公之可控，青牛不喘，或邛吉以難知。吏部尚書、平章事韋昭度，宗廟重器，社稷令臣，當昂位以星縣，鎮台階而山立，蘊珪璋特達之德，植松筠貞固之心。窮訓典以立身，正風正雅，調鹽梅以味道，肥國肥家。仲父上公，空就九三之位，大林擣戴，虛垂二八之名。兵部尚書、平章事裴澈，澤馬表瑞，天驥呈才，雄節貫時，清風滌俗，銀漢橫空而高朗，玉繩垂象之英華。學川則四瀆波瀾，書林則五松煙雨，正氣凜於朝野，直道貫於羊腸。自輟職瀛洲，登庸昭代，重持傳說之舟楫，再秉臯陶之鈞衡，皆磨智刃而裁莽腰，盡淬文鋒而剗卓腹。內飛龍使楊復恭，甲門華胄，鼎族令名，三教精通，九流澄澈，體物則左張却立，緣情則鮑謝推先，論昆仲而八龍掀髯，譚經史而五鹿折角。秉樞衡於累代，貫名氏於百家，稟吳季札之仙姿，抱孔文子之敏惠，青山蘊玉，發群岫以耀光，渌水懷珠，起一川之晶彩。內樞密使，開府儀同三司田胤禮，四瀆比位，五星炳靈，清掩玉壺，義輕金諾。智圓若月，長垂助日之光，辯注如川，每湊爲王之海。秉氣正直，執心溫恭，王佐宏才，帝臣重器。當軸而身迴地紀，持樞而手正天文。宿稟道門，素欽真教，信言不美，常行質奏之詞，法語可尊，每契和平之理。內樞密使、驃騎大將軍李順融，三傑挺生，千山發秀，元禮龍門之峻，慶及令孫，少君鶴駕之高，福滋靈葉，掌萬機之密務，濟一國之黎人。公清而水鏡含虛，正直而朱繩讓美，博學則丘墳著績，操觚則錦繡成文。實腹守真，棄百慮於襟懷之外，虛心待物，納八荒於方寸之間。監軍使、驃騎大將軍兼三川制置都監劉景宣，景宿呈祥，卿雲布彩，風骨俊邁，才量宏深。淮南王之瓊枝，驂鸞不遠，河上公之蘭友，跨鶴非遙，贊護克勤，勳庸永著。右街威儀明道大師尹嗣玄，大仙靈苗，高族茂葉，太上玄元之上足，文始真君之哲孫，七歲悟道，十三逢師，紫玉之骨將成，終遊閭苑，黃書之文已究，即

宮觀仙境總部

上朱陵。道士李無爲，國源清派，天葉芳陰，真訣千重，窮研咸達，仙經萬卷，諷覽無遺。皆同在師門，結爲道友，三天鳳爾，化靈氣以成書，一粒龍丹，駐童顏而度劫。星冠月帔，上禮於元皇，虹雲雲輿，前朝於大帝。金蠶五斛，暗吐仙絲，瓊節一雙，遙迎真侶。自昔忠臣明主，威理國以昇天，應曆運以救時，蘇生靈而畢績。少皞、顓頊，皆上紫微之宮，君爽、太公，俱乘碧霞之輦。其宮室牖戶，臺榭池塘，似雲霧之結成，如丹青之寫出。七十二之福地，三十六之洞天，神仙之窟宅相連，以青城爲戶牖，真景之風煙不雜，以嵯峨爲壇臺，可以濟度四迷，開弘七部。仙衣非製而自有，豈假紉針，仙車不駕而自行，曾無轍跡。九重天上，白玉爲京，千雉城中，黃金作殿。披袞服而身掛日月，戴冕旒而坐鎮乾坤，天綱正而四氣和，國步安而三元序。手執長生之柄，制定白駒，心藏要道之根，控乘赤鯉。況乎代變時遷，綿歷於三千餘歲，建邦立國，崢嶸於四萬餘年。門巷新成，人煙漸熾，當時闌闌，髣髴如存，今日宮庭，精新尤盛。七色鳳輦，駕幸仍頻，九斑龍輿，巡禮彌敬。太虛天館，常開不夜之門，無極福堂，永對長春之景，氣連碧落，光掩赤城。臣職忝禁林，身叨詞客，涉儒海而素淺，渡文河而不深，董仲舒五彩之蛟，稀來筆下，揚子雲三清之鶚，少到毫端，愧無黃絹之才，難紀紫煙之瑞。詞曰：

洪源肇開，浩劫無際。恍惚大道，希夷象帝。太初既隱，太始來繼。玄黃在殼，清濁未蛻。天地之前，一千萬歲。山比我久，如電之逝。海比我大，如絲之細。與釋比效，空門永閉。與儒並功，章甫無勢。昭德塞違，紛紛挫銳。設教隨機，應變無滯。三皇益明，五帝增睿。率土皆泰，群生咸濟。樓觀發軔，函關掛轡。闕賓闡化，申毒布惠。無狀之狀，無聲之聲。去莫可送，來莫可迎。強字之字，強名之名。太虛之上，黃金爲城。杳冥之外，白玉作京。煥赫六極，牢籠八紘。萬國同酌，百谷咸傾。莫得而竭，莫得而盈。淺而行者，長居利貞。深而行者，永致太平。凜凜烈氣，化作天丁。鬱鬱勁草，變爲神兵。火刀電耀，霜劍虹明。覓戮封豕，瓜剖長鯨。地古風變，俗阜時清。年代綿邈，歲月崢嶸。新宮是建，永觀厥成。赫赫高祖，明明聖孫。開鑿造化，剗剔胚渾。把握日月，包裹乾坤。鸞踏鳳時，虎步龍蹲。鳥卵之中，可納穹旻。黍粒之內，能藏崑崙。塵波澄澈，智浪淵淪。迷羅自解，瑩鏡難昏。萬象俱盡，惟道獨存。

三教爭長，惟道獨尊。心藏五賊，國靜九門。蓬蓬諫鼓，汎汎衢鑄。五方入貢，八表爭奔。車徒川霧，租賦雲屯。巍巍玉皇，煥赫金籙。靈官八海，水府四瀆。堯湯寶位，舜禹天祿。巨寇梟殄，神州克復。去召千神，來臻百福。天轉碧輪，地旋黃轂。獻玉十珏，貢金九牧。寒暑運行，禎祥倚伏。害蛟斃刃，狂兇殄滅。軒鏡在握，殷繩當木。瓊臺九層，銀蠶五斛。手指青牛，身騎白鹿。洞啓括蒼，天開王屋。皇根國葉，帝宗天族。明堂端拱，元臣啓沃。四海萬方，無思不服。九虬天矯，雙鳳迴旋。鶴駕清漢，鸞驂紫煙。累行盈百，積功滿千。丹瓊樓高，上接九天。碧玉壇峻，下降八仙。大卧蓬島，龍耕芝田。地有謙道，東走衆川。人居上德，南御群賢。大活之井，長生之泉。延洪聖祚，萬八千年。鶴涅不緇，烏非染黑。然於自然，得於自得。何以發蒙，內辨其惑。何以開悟，中修其式。如車指南，似星拱北。隱見無常，變化不測。大象難包，二儀益塞。大智難展，六合陋仄。長生之柄，永壽之域。朝服刀圭，暮生羽翼。廟獻三顧，風清萬國。靈觀親構，群仙來格。瓊宮寶臺，玉書金策。豐碑嶽立，巨龜龜逼。詞惟頌美，文匪誕飾。鸞鶴翹蹲，龍蛇騰躡。紫氣氤氲，赤光歛輶。七聖握圖，九皇執勅。梵宇增光。儒宮出色。端冕明堂，垂旒御極。運齊三五，慶延萬億。開闢寰區，咸仰道德。永致中興，皆從帝力。

臣奉宣令撰青羊宮碑銘，伏以太上金闕玄元皇帝，大道之祖宗，上德之根本，先天地而出，後天地而存，遨遊於五劫之中，經歷乎一千萬歲。古青羊肆，白鹿神蹤。紫氣氤氲，赤光照灼，靈輓玉篆，永表中興。九萬群仙，皆在指揮之下，三億力士，咸居役使之間，故能運動乾坤，轉移海嶽，化魚鼈爲兵士，剪戮銅頭，變軍旅爲叢林，埋藏鐵騎。潛扶聖運，冥助王師，殄滅渠魁，廓清宇宙，懸三兇之首級，獻九廟之威靈，克盛帝國，永平國步。臣跪承睿旨，仰奉皇慈，昧學謏聞，屬詞荒鄙。其碑文今已撰訖，謹隨狀奉進以聞者。

龍虎山

論說

婁近垣《龍虎山志》卷二 龍虎山在江西廣信府貴溪縣西南八十里之仁福鄉，于天官斗牛之分野，星紀之次也。其地三代爲揚州之域，春秋戰國迭爲吳楚地，秦併天下屬香縣，漢屬豫章郡之餘干，隋唐間屬雄石鎮。唐上元元年置信州。永泰初，割餘干弋陽地，置貴溪縣。山在其境內東，距廣信府二百里，西距饒州府三百里，本名雲錦山。第一代天師于此煉九天神丹，丹成而龍虎見，因以名山。道書第二十九福地也。

白雲觀

雜錄

胡濙《白雲觀重修記》 白雲觀在都城西南三里許，乃長春丘真人藏蜕之所。歲久傾圮。洪武二十七年，太宗文皇帝居潛邸時，命中官董工重建前後二殿、廊廡、廚庫及道侶藏脩之室。落成於次年正月十九日，適真人降誕之辰，太宗文皇帝車駕親臨降香。越明年，是日仁宗昭皇帝爲世子時，亦詣觀瞻禮，屢建金籙大齋。永樂四年命道錄司右正一李時中爲住持。宣德十年，今上皇帝命右正義倪正道爲住持。正道先受業於崇真萬壽宮。永樂十五年，太宗文皇帝創建洪恩靈濟宮，選道流靜重貞潔者焚脩，正道預焉。宣德元年，四十四代天師張宇清保任前職。越十年，奉命住持茲觀。重念古跡靈壇，地附都城，平衍爽塏，西顧則岡巒起伏，縈紆環抱，若龍飛鳳舞朝拱之狀，真勝境也。其香火之盛，豈偶然哉。宣德三

年，御馬監太監劉順發心，備材命工，創建三清大殿，粧塑聖像。正統三年，正道整頓衣孟之資、及募司苑局內官曹銓法名道寶、及內使康全安等、惠安伯張昇、脩武伯沈清、中軍都督胡榮、廣東參議楊春、都指揮劉智、指揮李林、周樂、李昱、潘昇、胡隆、千戶于信、許義、楊勉等，各捐己貲，建造玉皇寶閣。其應奉聖像，悉道寶一力粧塑，及脩葺前後，殿宇煥然一新。正統五年，復建處順堂，以奉長春真人，暨營方丈道舍、廚庫鉢堂，以展四方脩真之士。正統八年三月，建衍慶殿于玉皇閣之前，奉侍玄天上帝，重脩四帥殿及山門，仍建靈星門於外。初觀基隘窄，則易民地以廣之，繚以周垣，樹植嘉木，以爲蔭暎，規模廓大，雄偉壯麗，金碧交輝，茲觀至是始克大備，視舊有加矣。正道住持迨今，越八寒暑，興廢舉墜，撤舊更新，夙夜勤勞，董治其事，規材量費，無間風雨，審視程督，故能成此美構，閎耀京師。可謂不負朝廷之委託，而有功於玄教者也。或曰：道家以無爲爲宗。今茲營建皆涉於有爲，則非道矣。然經不云乎？道常無爲，而無不爲。凡諸動作，雖涉於有，無而無之之意，即無爲耳。今正道承朝廷之委任，順事勢之自然，亦豈有意而爲之者哉。因並書以爲記。

趙士賢《白雲觀重修碑》

長春真人在元世，應召至燕，委蛻於今

白雲觀。國朝太宗文皇帝慨其爲古跡，命工脩殿宇，俾之壯麗。且於真人誕日，親幸其地，而仁宗昭皇帝亦嘗幸焉。故茲觀之盛，信於彼時。都城內外觀址以千數，白雲觀實爲稱首。宣德三年，太監劉順捐金，重建三清大殿。正統三年住持正道募內臣曹銓惠安伯張昇輩，又建玉皇閣、處順堂，及廚庫鉢堂統若干間，而規模宏且遠矣。歲久日就傾圮。今欽差鎮守雲南特賜蟒衣玉帶印綬司禮監張公誠，復倡率諸勳戚中貴之輕財好義者，各捐資大加脩葺。規制雖仍其舊，而棟榱之堅好，煥然一新，實有非舊比者。功始於弘治甲子春正月，告成于正德丙寅年冬十二月。壯麗宏偉，雖章華阿閼弗如也。矧左拱天府，右控西山，南帶蘆溝，北枕西湖，登臨瞻顧間，氣象萬千，閭風披拂，即蓬萊之真境未必過之。夫天下之事有所因則易以興，無所繼則易於廢，此固勢也。其興而不廢，蓋必維之，有其人也。今白雲觀以邱長春而始盛，我太宗仁宗寵嘉之，而益盛傳至今。脩之者至再，又有張公諸君以爲之繼，俾之愈久愈新。則由今及千百載之後，

又安知不有如張公輩者出於其間乎。是固知茲休之無窮也。余非幸綿延而與吾道並兩間也。蓋邱氏既往，靈氣尚在，人每謂其有祝國裕民之證，幽冥之際，殆亦不爲無功。此固有關於國家之大者，而我先帝優遇之意，尤不使其泯泯無傳焉。諸君所以脩建，與夫將來同志者之意，亦必有出於此矣。戶部員外郎宗器張先生代求余文爲記。因以是書之，俾勒諸石。

劉郊祖《白雲觀重修碑》

都城宣武門外西三里許，有白雲觀，爲

長春邱真人藏蛻處。先是真人于金皇統八年正月十九日降生，至今都城人及期謁款轂擊肩摩頂，四方羽士亦來聚舍，談葆鍊之術者，無慮以千數，俗謂謙邱云。創於金爲太極宮，至元太祖以居真人，改長春。入國朝正統間，始易今名。百年來雖不廢弛，顧以郊外易生埃墨，殊不足以妥仙靈，乃有司禮太監馮公偶興善修之念，會有聞於兩宮，聖母暨主上、暨潞王公主咸有賜助。工始於二月三日，訖於五月九日。凡飾舊者，如殿庭門廡若干楹；而移建者，則長生堂、施齋堂；新增者，則鐘鼓樓，配於方丈也。於戲真人，產自萊海，以道行終老于燕，其初金元人崇奉之，猶謂風化未遠，無足異。乃其既沒之後，趨嚮者益衆。今復得公，重構幽堂，以奠永永之圖，斯果何術以致之哉。余不佞攷真人生平出處，俱載舊碑，無庸贅瀆。謂其應元太祖之詔，抵雪山與談累日，不過持盈守成，敬天愛民數語，蓋得忠孝之正傳，非徒以葆鍊爲事者。今公以榮際應昌時，將致主於三代之隆，豈亦有與真人有夙契，故願爲之執鞭耶。不則以彼懷玄抱真，即白日冲舉，於世教安所裨，而必欲莊嚴供奉之。之謂何。余知其必不然矣。是爲記。

顧頤壽《白雲觀重修碑》

白雲觀者，元真人邱長春所建也。我太

宗文皇帝定基於燕，載新茲宇，山祇效靈，川若貢祥，太和收委，榮光攸燭，穆穆哉休矣。仁宗昭皇帝嘗幸其地，眺西山之紫翠，敞南薰之蓬渤，颯颯乎其宏遠也。宣宗章皇帝時，飾新崇美，規度亦偉矣，渙渙隆哉。英宗睿皇帝時，邃閣重題，迴廊祕基，廣哉熙熙乎。迺今皇上龍飛江漢，御極中天，七政協符，萬靈綏職，郁郁乎其盛矣哉。迺若司設監太監蘇公瑾忠勤匪懈，乃於侍奉之暇，相親厥址，諏吉興工，材木初程，則竹松苞英，經營伊始，則羣鳥翱翔。聖母章聖皇太后聞之，賜御香，燦燦乎其有終也哉。或有問於余曰：子之稱穆穆颯颯熙熙渙渙郁郁燦燦者，何謂

也？曰：天地之道一而已矣。穆穆者精也。颯颯樹植嘉木爲蔭，規模濶大，以東至小道爲界，西以琴臺之外爲界。觀之西有土阜極高，係長春別館之遺趾。爲冲和潘宗師九峰所建，內築琴臺。潘九峰宗師每常操琴於此，俗呼曰煉琴臺。南至道前照壁，北至土山後，官道四至之內，林木叢繁，殿宇光輝。今上重建玉皇殿、三清殿、長春殿、七真殿、靈官殿、四聖殿、山門牌樓、石橋旂杆、鐘鼓樓、垣牆，並及鉢堂廚庫、東西祠堂、道舍，煥然一新。靈壇金碧，地附都城，平衍爽塏，西顧則崗巒起伏，縈紆環抱，若龍鳳飛舞，朝拱之狀，真勝境也。其香火之盛，豈偶然哉。是爲序。

北京東嶽廟

雜錄

趙世延《昭德殿碑》

古者天子祭天地山川歲徧，稽之虞舜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肆覲東后，歷群岳如岱禮，至冬乃畢。秦漢以來，時巡之禮，或講或輟，鮮紹乎古矣。禮五岳視三公，至唐始封以王爵，司馬承禎又請旁立真君祠。宋因加帝號，岱曰仁聖，自是祠徧郡國。皇元有天下，世祖皇帝歲遣使齎香帛，詣祠致祭，至元辛卯加封大生，於以祈純嘏，以永皇圖，邇百嘉以厚民生也。國初城大都，規模宏遠，祖社朝市，廟學官署，無一不備，獨東嶽廟未建。元教大宗師張開府留孫，于延祐末，買地城東，擬建東嶽廟。事既聞，仁宗命政府庀役。開府辭曰：臣願以私錢爲之。儻費國財，勞民力，非臣之所以報効也。上益嘉賞，遂勅有司，護持毋得阻撓，方得涓吉鳩工。而開府遽厭世，嗣宗師吳特進念師志未畢，竭心經營，不惜勞費，於至治壬戌春，成大殿，成大門。癸亥春成四子殿，成東西廡，諸神之像各如其序。而後殿則未遑也。泰定乙丑，徵文懿福貞壽大長公主東歸，過祠有禱，捐緡錢若干緡，競其所未競者。天歷改元，皇上入纂正緒，主來朝。適後殿落成，事徹宸聽，賜名昭德。命大司徒臣香沙奉宣玉音，諭臣世

延。文諸貞珉，用昭悠久。臣惟五行流行，木位東方，四時順布，春居歲首。仁者木之德，生者春之用，然則天地發育，萬物之功，皆本於東方，故群岳祀之方域。而岱宗祠徧海宇，雖與禮經稍殊，然推原所以致人心嚮往之深者，其在茲乎。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泰山蓋魯之望也。今主食邑於魯，則諸侯得祭其山川在境內者，以邦君之母，有事於望祀，宜乎神之聽之，異於季氏之旅矣。況際聖天子膺天景命，百靈莫不受職，其於默佑顯相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者，宜何如哉。是宜爲銘。銘曰：兩儀肇分，元氣流行。方岳奠位，於赫厥靈。巖巖岱宗，惟魯之望。時巡首途，秩祀攸尚。帝出乎震，春育無窮。仁聖大生，代有褒崇。相我國家，熙洽民物。昭明在上，有禱弗弗。貞壽之東，歷祠捐金。五禩來歸，靈宇靖深。帝曰休徵，維天允臧。惴惴全受，若合符軌。含齒戴髮，罔不擔心。天子萬年。式詔來今。曰雨曰暘，母愆母忒。有年屢書，報祀無數。

吳澄《大都東嶽仁聖宮碑》

天子祭天下名山嶽，爲衆山之宗。岱又諸嶽之宗也，東嶽泰山之有祠宜矣。而古今祠祭，禮各不同。嶽者地祇也，祭之以壇壝而弗廟。五嶽四瀆立廟，自拓拔氏始。當時惟總立一廟於桑乾水之陰，逮唐乃各立一廟於五岳之麓。若東嶽泰山之廟徧天下，則肇於宋氏之中葉。古者祭五嶽之禮視三公。蓋天者帝也，地者后也。諸神諸祇，皆帝后之臣也。天之日月，地之嶽瀆，臣之最貴者。三公爲臣之極品，故祭之禮與公齊等。祭之秩次如公，而非以公爵爵之也。唐先天開元間，謂漢以來王亦爵也，位公之右，於是封嶽祇而爵之曰王。宋大中祥符間，致隆嶽祠，猶以王爵爲未崇極，於是尊嶽祇而號之曰帝，意在乎尊之而已。禮之不可，有不暇計。吁咈哉。若神僭竊同天地，所以起大賢之慨也。既廟之，又爵之，既爵之，又像之，地祇而肖像若人焉。至於今莫之或改也。我世祖皇帝平一海內，制作之事未遑，尚仍前代之舊。東嶽舊號天齊仁聖，復加新號，曰大生。郡縣並如金宋時，有廟以祭東嶽。大都新築，規模宏遠，祖社朝市，廟學官署，無一不備，獨東嶽廟未建。元教大宗師張開府留孫職掌禱祀，晨夕親密，欽承上意，買地城東，擬建東嶽廟。事既徹聞，仁宗命政府庀役。開府辭曰：臣願以私錢爲之，倘費國財勞民力，非臣之所以報効也。上益嘉賞，遂勅有司，護持毋得阻撓。方將涓吉鳩工，而開府遽厭世。嗣宗師吳特進全節深念師志未畢，竭心經

營，不惜勞費，於壬戌春成大殿、成大門。於癸亥春，成四子殿，成東廡西廡，神像各如其序。魯國大長公主損資構後寢，勅賜廟額，曰仁聖宮。特進以書來請記。予觀先開府之報上恩，今特進之繼師志，忠敬出於一誠，其美可書也。而余因及古今祠祭循習之由，以俟議禮者之討論，方今襲累朝積德之餘，際百年興禮之會。明聖在上，仁賢布列，必將追復二帝三王之懿，盡革魏唐金宋之駁。其於東嶽也，禮以地祇，而不人其像，尊比三公，而不帝其號，兆之如四望，而不屋其祠，廢縣於其方嶽，而不偏祠於郡縣。夫如是雖元聖復生，必無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之嘆。乘太平之基，新一代之典，昭示萬世之法程，斯其時矣。何幸吾身親見之哉。

引用書目

書名	作者	時代	版本	備註
上清大洞真經		東晉	中華道藏	
上清大洞真經玉訣音義	陳景元	北宋	中華道藏	
大洞玉經	趙真人等	約宋元	中華道藏	
太上九真明科		約南北朝	中華道藏	
洞真上清太微帝君步天綱飛地紀金簡玉字上經		約南北朝	中華道藏	
上清黃氣陽精三三道順行經		約東晉南朝	中華道藏	
上清外國放品青童內文		約東晉南朝	中華道藏	
洞真太上紫度炎光神玄變經		約東晉	中華道藏	
洞真太一帝君太丹隱書洞真玄經		東晉	中華道藏	
太上無極大道自然真一五稱符上經		東晉	中華道藏	
洞真太上素靈洞元大有妙經		東晉南朝	中華道藏	
太上飛行九晨玉經		東晉南朝	中華道藏	
上清元始譜錄太真玉訣		東晉南朝	中華道藏	
上清太上開天龍蹻經		南北朝	中華道藏	
上清五常變通萬化冥經			中華道藏	
洞真上清青要紫書金根眾經		約東晉	中華道藏	
上清九丹上化胎精中記經		約東晉	中華道藏	

续表

書名	作者	時代	版本	備註
洞真太上九赤班符五帝內真經		約東晉	中華道藏	
洞真太微金虎真符		約東晉	中華道藏	
上清太上元始耀光金虎鳳文章寶經		約南北朝	中華道藏	
上清高上玉晨鳳臺曲素上經		約東晉	中華道藏	
太上玉珮金璫太極金書上經		約東晉	中華道藏	
上清元始變化寶真上經九靈太妙龜山玄錄		約南北朝	中華道藏	
上清太上黃素四十四方經		約東晉	中華道藏	
高上太霄琅書瓊文帝章經		約東晉	中華道藏	
洞真太上太霄琅書		約南北朝	中華道藏	
太上洞房內經注		約南北朝	中華道藏	
真誥	陶弘景	南朝	中華道藏	
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圖	陶弘景	南朝	中華道藏	
太上洞玄靈寶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經		東晉	中華道藏	
太極真人敷靈寶齋戒威儀諸經要訣		東晉	中華道藏	
洞玄靈寶太上六齋十直聖紀經		東晉	中華道藏	

续表

書名	作者	時代	版本	備註
洞玄靈寶無量度人經訣音義	張萬福	唐	中華道藏	
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內義	蕭應叟	宋	中華道藏	
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四注	陳景元	北宋	中華道藏	
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符圖		約宋元	中華道藏	
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註	青元真人	約南宋	中華道藏	
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註	陳致虛	元	中華道藏	
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註解	薛季昭	元	中華道藏	
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通義	張宇初	明	中華道藏	
洞玄靈寶太上真人問疾經		約南北朝或隋唐	中華道藏	
太上洞玄靈寶往生救苦妙經		南北朝或隋唐	中華道藏	
太上洞玄靈寶天尊說救苦妙經註解	洞陽子	約宋元	中華道藏	

续表

書名	作者	時代	版本	備註
太上洞玄靈寶天關經		南北朝或隋唐	中華道藏	
太上洞玄靈寶三途五苦拔度生死妙經		南北朝或隋唐	中華道藏	
太上洞玄靈寶誡業本行上品妙經		南北朝或隋唐	中華道藏	
太上洞玄靈寶業報因緣經		南北朝末或隋唐之際	中華道藏	
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		東晉	中華道藏	
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玉章經解	王希巢	宋	中華道藏	
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玉章經解義	董思靖	宋	中華道藏	
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玉章經註	華陽復	元	中華道藏	
三皇內文遺秘		約唐宋	中華道藏	
太清金闕玉華仙書八極神章三皇內秘文		約北宋	中華道藏	
洞神八帝元變經		約南北朝	中華道藏	
太上洞神太元河圖三元仰謝儀	杜光庭	唐	中華道藏	
道教義樞	孟安排	唐	中華道藏	

续表

書名	作者	時代	版本	備註
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	史崇玄等	唐	中華道藏	
元始天尊說太古經註	長笪子	金元	中華道藏	
太上洞神三元妙本福壽真經			中華道藏	
高上玉皇本行經集註	周玄貞	明	中華道藏	
太上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		南宋	中華道藏	
玉清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註	衛琪	元	中華道藏	
梓潼帝君化書		元	中華道藏	
太上說南斗六司延壽度人妙經		宋	中華道藏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經註	傅洞真	宋	中華道藏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註	徐道齡	元	中華道藏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註解	玄元真人		中華道藏	
太上妙法本相經		南北朝	中華道藏	敦煌道經 合校本
洞玄靈寶本相運度劫期經		南北朝	中華道藏	
太上洞玄靈寶昇玄內教經		南北朝	中華道藏	敦煌道經 合校本

引用書目

续表

書名	作者	時代	版本	備註
太上老君內觀經		南北朝或隋唐	中華道藏	
太上虛皇天尊四十九章經		隋唐之際	中華道藏	
洞玄靈寶定觀經註	冷虛子	南北朝末或隋唐之際	中華道藏	
洞玄靈寶左玄論		隋唐之際	中華道藏	
大乘妙林經		隋唐之際	中華道藏	
無上內秘真藏經		隋唐之際	中華道藏	
上清眾經諸真聖秘		唐	中華道藏	
太玄真一本際經		唐	中華道藏	敦煌道經 合校本
太上洞玄靈寶開演秘密藏經		唐	中華道藏	
太上昇玄三一融神變化妙經		唐	中華道藏	
太上一乘海空智藏經		唐	中華道藏	
太上天道玉清經		唐	中華道藏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		隋唐	中華道藏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註	杜光庭	唐	中華道藏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註	無名氏	宋	中華道藏	

一八一七

续表

書名	作者	時代	版本	備註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侯善淵	金	中華道藏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王元暉	元	中華道藏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纂圖解註	王玠	元	中華道藏	
太上靈寶洗浴身心經		唐	中華道藏	敦煌道經 合校本
元始天尊說得道了身經		宋元	中華道藏	
太上洞玄靈寶天尊說大通經		唐宋	中華道藏	
太上天通經註	李道純	元	中華道藏	
道門經法相承次序		唐	中華道藏	
道德義淵	宋文同	梁	中華道藏	敦煌道經 合校本
太平經		東漢	中華道藏	
太平經合校		漢	中華道藏	王明先生 合校本
太平經聖君秘旨	閻丘方遠	唐	中華道藏	
太平經鈔	閻丘方遠	唐	中華道藏	
太上老君太素經		漢魏	中華道藏	
太上洞玄寶元上經		東晉南朝	中華道藏	
太上妙始經		南北朝	中華道藏	
太上老君虛無自然本起經		南北朝	中華道藏	
太上老君開天經		南北朝	中華道藏	

续表

書名	作者	時代	版本	備註
太上老君戒經		南北朝	中華道藏	
玄都律文		南北朝	中華道藏	
無上金玄上妙道德玄經		南北朝或隋唐之際	中華道藏	敦煌 P. 2002
無上妙道文始真經		宋	中華道藏	
文始真經言外旨	陳顯微	宋	中華道藏	
文始真經註	牛道淳	宋元之際	中華道藏	
老子西昇經（御注本）	宋徽宗	宋	中華道藏	
西昇經集注	陳景元	宋	中華道藏	原題碧虛 子集
道德真經傳	陸希聲	唐	中華道藏	
道德真經次解		唐	中華道藏	
道德真經廣聖義	杜光庭	唐末、五代	中華道藏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	強思齊	五代	中華道藏	
道德經篇章玄頌	宋鸞	宋	中華道藏	
道德真經傳	呂惠卿	宋	中華道藏	
道德真經集註	李隆基、河上公、王雱、王雱	宋	中華道藏	
道德真經解	陳象古	宋	中華道藏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	章安	宋	中華道藏	
道德真經疏義	江澈	宋	中華道藏	

续表

書名	作者	時代	版本	備註
老子道德經古本集註	范應元	宋	中華道藏	
元始說先天道德經註解	李嘉謀	宋	中華道藏	
道德真經口義	林希逸	宋	中華道藏	
道德真經集註	彭耜	宋	中華道藏	
道德真經集註釋文	彭耜	宋	中華道藏	
道德真經集解	董思靖	宋	中華道藏	
道德真經集註	張氏	宋	中華道藏	
道德真經解	佚名	約宋元	中華道藏	
道德真經解	佚名	約宋元	中華道藏	
道德會元	李道純	宋末元初	中華道藏	
道德真經取善集	李霖	金	中華道藏	
道德真經全解	時雍	金	中華道藏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	寇才質	金	中華道藏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 科文疏鈔	薛致玄	元	中華道藏	
道德玄經原旨	杜道堅	元	中華道藏	
玄經原旨發揮	杜道堅	元	中華道藏 全書本	
道德真經集義大旨	劉惟永	元	中華道藏	
道德真經章句訓頌	張嗣成	元	中華道藏	
道德真經註	林志堅	元	中華道藏	

引用書目

续表

書名	作者	時代	版本	備註
道德真經集義	危大有	明	中華道藏	
南華真經	莊周	戰國	中華道藏	
南華真經注疏	郭象、 成玄英	西晉、唐	中華道藏	
南華真經新傳	王元澤	宋	中華道藏	
南華真經拾遺	王元澤	宋	中華道藏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	陳景元	宋	中華道藏	
南華真經口義	林希逸	宋	中華道藏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褚伯秀	宋	中華道藏	
通玄真經續義	杜道堅	宋末元初	中華道藏	
冲虛至德真經義解	宋徽宗	宋	中華道藏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	江遁	宋	中華道藏	
冲虛至德真經膚齋口義	高守元	金	中華道藏	
淮南鴻烈解	林希逸	宋	中華道藏	
劉安	劉安	漢	中華道藏	
通玄真經註	徐靈府 (默希子)	唐	中華道藏	
黃帝陰符經	李筌	唐	中華道藏	
黃帝陰符經疏	蔡望	宋	中華道藏	
黃帝陰符經解義	蕭真宰	宋	中華道藏	舊題蔡氏注
黃帝陰符經註	黃居真	宋	中華道藏	

续表

書名	作者	時代	版本	備註
黃帝陰符經注	沈亞夫	宋	中華道藏	
黃帝陰符經解	蹇昌辰	宋	中華道藏	
黃帝陰符經注解	任照一	宋	中華道藏	
黃帝陰符經集解	袁淑真	宋	中華道藏	
黃帝陰符經講義	夏元鼎	宋	中華道藏	
黃帝陰符經注	劉處玄	金	中華道藏	
黃帝陰符經注	唐淳	金	中華道藏	
黃帝陰符經注	俞琰	元	中華道藏	
黃帝陰符經夾頌解注	王玠	元	中華道藏	
周易參同契	魏伯陽	漢	中華道藏	長生陰真人注本
周易參同契注	陰長生	漢	中華道藏	
金碧五相類參同契	陰長生	漢	中華道藏	
周易參同契鼎器歌明鏡圖續	彭曉	五代	中華道藏	
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真義	彭曉	五代	中華道藏	
周易參同契解	陳顯微	宋	中華道藏	
周易參同契考異	朱熹	宋	中華道藏	
周易參同契發揮	俞琰	宋	中華道藏	
集注太玄經	司馬光	宋	中華道藏	
天原發微	鮑雲龍	宋	中華道藏	
易數鉤隱圖	劉牧	宋	中華道藏	

续表

書名	作者	時代	版本	備註
易筮通變	雷思齊	元	中華道藏	
周易圖			中華道藏	
易象圖說內篇	張理	元	中華道藏	
黃帝八十一難經	舊題秦越人撰	約漢代	中華道藏	當係假託
黃帝八十一難經注圖	舊題秦越人撰	約漢代	中華道藏	當係假託
葛仙翁肘後備急方	葛洪	晉	中華道藏	
抱朴子養生論	葛洪	西晉	中華道藏	
許真君石函記	許遜	晉	中華道藏	
華陽隱居補闕肘後百一方	陶弘景	南朝	中華道藏全書本	
養性延命錄	陶弘景	南朝	中華道藏	
太上黃庭外景經注	務成子	約六朝至唐代	中華道藏	或係假託
太清中黃真經	九仙君撰、中黃真人注	約六朝至唐代	中華道藏	
太上靈寶五符序			中華道藏	
太清經天師口訣			中華道藏	
太清石壁記	青霞子（蘇玄朗）	隋	中華道藏	
玄珠心鏡註	王損之	唐	中華道藏	
混元八景真經		唐	中華道藏	
太上長文大洞靈寶幽玄上品妙經		唐	中華道藏	

续表

書名	作者	時代	版本	備註
太上長文大洞靈寶幽玄上品妙經發揮		唐五代	中華道藏	
丹方鑑源	獨孤滔	唐	中華道藏	
張真人金石靈砂論	張九垓	唐	中華道藏	
三十六水法			中華道藏	
修煉大丹要旨			中華道藏	
龍虎還丹訣	金陵子	唐	中華道藏	
神仙養生秘術			中華道藏	
修真精義雜論	司馬承禎	唐	中華道藏	
四季攝生圖			中華道藏	
枕中記			中華道藏	
太玄寶典			中華道藏	
太清經斷穀法			中華道藏	
黃帝太一八門逆順生死訣			中華道藏	
庚道集			中華道藏	
養生辨疑訣	施肩吾	唐	中華道藏	
太上保真養生論			中華道藏	
至言總	范儵然		中華道藏	
太清道林攝生論			中華道藏	
胎息精微論			中華道藏	
太清導引養生經			中華道藏	

引用書目

续表

書名	作者	時代	版本	備註
靈劍子			中華道藏	
黃庭內景五臟六腑補瀉圖	胡愔	唐	中華道藏	
三洞樞機雜說			中華道藏	
神氣養形論			中華道藏	
存神煉氣銘	孫思邈	唐	中華道藏	
延陵先生集新舊服氣經	延陵先生編、桑榆子評		中華道藏	
太上養生胎息氣經			中華道藏	
諸真聖胎神用訣			中華道藏	
通玄秘術	沈知言	唐	中華道藏	
懸解錄	佚名	唐	中華道藏	
雁門公妙解錄	佚名	唐	中華道藏	
太上肘後玉經方	盧道元	唐	通志堂	
石藥爾雅	梅彪	唐	中華道藏	
大洞鍊真寶經妙訣	陳少微	唐	中華道藏	
還金述	陶埴	唐	中華道藏	
太上九要心印妙經	張果老	唐	中華道藏	
南統大君內丹九章經	吳筠	唐	中華道藏	
上玄高真延壽赤書	裴鉉	唐	中華道藏	
老子說五廚經註	尹愔	唐	中華道藏	
嵩山太無先生氣經	佚名	約唐代	中華道藏	

一八二

续表

書名	作者	時代	版本	備註
還丹金液歌註	元陽子撰、張薦明註	唐代、五代	中華道藏	
太清元道真經	佚名	約唐宋	中華道藏	
真氣還元銘	佚名	約唐宋	中華道藏	
養生詠玄集	佚名	約唐宋	中華道藏	
陳先生內丹訣	陳樸	五代	中華道藏	
修真歷驗鈔圖	草衣洞真子	唐五代	中華道藏	
秘傳正陽真人靈寶畢法	鍾離權	唐五代	中華道藏	
陶真人內丹賦	陶植	唐五代	中華道藏	
太清元極至妙神珠玉顆經		唐五代	中華道藏	
金丹真一論	百玄子	唐五代	中華道藏	
固氣還神九轉瓊丹論		唐五代	中華道藏	
西山群仙會真記	施肩吾	唐五代	中華道藏	
真氣還元銘	強名子	五代	中華道藏	
真元妙道要略	鄭思遠	五代宋	中華道藏	
大還丹照鑑		五代宋	中華道藏	
證道歌	左掌子	宋以前	中華道藏	
養命機關金丹真訣		宋	中華道藏	
玉清金笥青華秘文金寶	張伯端	宋	中華道藏	
內鍊丹訣		宋	中華道藏	
金丹四百字	黃自如	宋	中華道藏	

续表

書名	作者	時代	版本	備註
修真太極混元圖	蕭道存	宋	中華道藏	
長生指要篇	林自然	宋	中華道藏	
海瓊傳道集	洪知常	宋	中華道藏	
金丹直指	周無所住	宋	中華道藏	
三極至命筌蹄	王慶升	宋	中華道藏	
爰清子至命篇	王慶升	宋	中華道藏	
玉谿子丹經指要	李簡易	宋	中華道藏	
先天金丹大道玄奧口訣	霍濟之	宋	中華道藏	
九還七返龍虎金丹析理真訣	程昭	宋	中華道藏	
丹經極論		宋	中華道藏	
碧虛子親傳直指		宋	中華道藏	
太上化道度世仙經		宋	中華道藏	
內丹還元訣		宋	中華道藏	
存神固氣論		宋	中華道藏	
玄牝之門賦		宋	中華道藏	
諸真論還丹訣		宋	中華道藏	
太上修真玄章		宋元	中華道藏	
大還丹金虎白龍論	還陽子		中華道藏	
養生秘錄			中華道藏	
還丹秘訣養赤子神方	許明道	南宋	中華道藏	
丹房須知	吳悞	南宋	中華道藏	
修煉須知	陳致虛	元	中華道藏	

续表

書名	作者	時代	版本	備註
谷神篇	玄巢子	元	中華道藏	
呂純陽真人沁園春丹詞 注解	俞琰	元	中華道藏	
道樞	曾慥	宋	中華道藏	
修真十書		元	中華道藏	
修真十書・鐘呂傳道集	施肩吾	宋	中華道藏	
修真十書・金丹大成集	蕭廷芝	元	中華道藏	
修真十書・雜著指玄篇			中華道藏	
黃庭內景玉經注	梁丘子	唐	中華道藏	
黃庭外景玉經注	梁丘子	唐	中華道藏	
黃庭內景玉經注	劉長生		中華道藏	
太上元寶金庭無為妙經			中華道藏	
太上老君內丹經			中華道藏	
胎息經註	幻真先生		中華道藏	
顯道經			中華道藏	
莊周氣訣解			中華道藏	
長生詮經			中華道藏	
九轉靈砂大丹資聖妙經			中華道藏	
上清九真中經內訣	赤松子		中華道藏	
太白經			中華道藏	
感氣十六轉金丹			中華道藏	
黃帝九鼎神丹經訣			中華道藏	

引用書目

续表

書名	作者	時代	版本	備註
諸家神品丹法			中華道藏	
金石簿五九數訣			中華道藏	
靈寶衆真丹訣			中華道藏	
九轉青金靈砂丹			中華道藏	
陰陽九轉成紫金點化還 丹訣			中華道藏	
太古土兌經			中華道藏	
鉛汞甲庚至寶集成			中華道藏	
金華玉液大丹			中華道藏	
太上衛靈神化九轉 丹砂法			中華道藏	
還丹顯妙通幽集	潛真子	宋	中華道藏	
洞元子內丹訣	佚名	宋	中華道藏	
太玄朗然子進道詩	劉希岳	宋	中華道藏	
證道歌	左掌子	宋	中華道藏	
紫陽真人悟真篇註疏	張伯端	宋	中華道藏	
悟真篇	張伯端	宋	中華道藏	
紫陽真人悟真篇講義	夏元鼎	宋	中華道藏	
悟真篇註釋	翁葆光	宋	中華道藏	
紫陽真人悟真直指詳說	翁葆光	宋	中華道藏	
三乘秘要	翁葆光	宋	中華道藏	
紫陽真人悟真篇註疏	起元	宋	中華道藏	

续表

書名	作者	時代	版本	備註
紫陽真人悟真篇三註	薛道光、陳致虛等	宋元	中華道藏	
還源篇	石泰	宋	中華道藏	
還丹復命篇	薛道光	宋	中華道藏	
海瓊問道集	白玉蟾	宋	中華道藏	
長生指要篇	林自然	宋	中華道藏	
爰清子至命篇	王慶升	宋	中華道藏	
玉谿子丹經指要	李簡易	宋	中華道藏	
先天金丹大道玄奧口訣	霍濟之	宋	中華道藏	
金液還丹印證圖	龍眉子	宋	中華道藏	
修真太極混元圖	蕭道存	宋	中華道藏	
悟玄篇	余洞真	元	中華道藏	
素問入式運氣論奧	劉溫舒	宋	中華道藏	
圖經衍義本草	寇宗奭	宋	中華道藏	
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	孫思邈		中華道藏	
急救仙方	佚名	宋	中華道藏	
保生要錄	蒲虔貫	宋	中華道藏	
混俗頤生錄	劉詞	宋	中華道藏	
孫子遺說	鄭友賢	宋	中華道藏	又名《十家說》
軒轅黃帝水經藥法	佚名	約宋代	中華道藏	

续表

書名	作者	時代	版本	備註
金液大丹口訣	鄭德安	約宋元	中華道藏	
偃月玄金篇	佚名	約宋元	中華道藏	
金丹賦	馬蒞昭	金	中華道藏	
俞琰《易外別傳並敘》	張理	元	中華道藏	
三元延壽參贊書	李鵬飛	元	麗農山房刻本	
太清風露經	無住真人	元	中華道藏	
鬻子	鬻熊	西周	中華道藏	
子華子	程本	春秋	中華道藏	
尹文子	尹文子	戰國	中華道藏	
鸛冠子	鸛冠子	戰國	中華道藏	
黃帝內經	軒轅黃帝	春秋戰國	通志堂本	係託名
淮南鴻烈集	劉安	漢	中華道藏	又名《淮南鴻烈解》
抱朴子內篇	葛洪	晉	中華道藏	
抱朴子外篇	葛洪	晉	中華道藏	
素履子	張弧	唐	中華道藏	
無能子	無能子	唐	中華道藏	
玄珠錄	王玄覽	唐	中華道藏	
坐忘論	司馬承禎	唐	中華道藏	
天隱子	司馬承禎	唐	中華道藏	
宗玄先生文集	吳筠	唐	中華道藏	

续表

書名	作者	時代	版本	備註
三論元旨		唐五代	中華道藏	
道體論	通玄先生	唐	中華道藏	
宗玄先生玄綱論	吳筠	唐	中華道藏	
玄真子外篇	張志和	唐	中華道藏	
純陽真人渾成集	呂巖	唐	中華道藏	
化書	譚峭	五代	中華道藏	
大道論	周固樸	五代或宋	中華道藏	
伊川擊壤集	邵雍	北宋	中華道藏	
莊列十論	李元卓	北宋	中華道藏	
乾元子三始論	乾元子		中華道藏	
太虛心淵篇			中華道藏	
三十代天師虛靖真君語錄	張繼先	北宋	中華道藏	
峴泉集	張宇初	明	中華道藏	
重陽立教十五論	王重陽	金	中華道藏	
重陽分梨十化集	王重陽	金	中華道藏	
重陽真人授丹陽二十四訣	王重陽	金	中華道藏	
重陽真人金闕玉鎖訣	王重陽	金	中華道藏	
重陽全真集	王重陽	金	中華道藏	
重陽教化集	王重陽	金	中華道藏	
丹陽真人語錄	馬鈺	金	中華道藏	
丹陽真人直言	馬鈺	金	中華道藏	

续表

書名	作者	時代	版本	備註
漸悟集	馬鈺	金	中華道藏	
洞玄金玉集	馬鈺	金	中華道藏	
水雲集	譚處端	金	中華道藏	
大丹直指	丘處機	金	中華道藏	
仙樂集	劉處玄	金	中華道藏	
無為清靜長生真人至真語錄	劉處玄	金	中華道藏	
雲光集	王處一	金	中華道藏	
太古集	郝大通	金	中華道藏	
洞淵集	長筌子	金	中華道藏	
上清太玄集	侯善淵	金	中華道藏	
上清太玄九陽圖	侯善淵	金	中華道藏	
上清太玄鑑誠論	侯善淵	金	中華道藏	
玄宗直指萬法同歸	牧常晁	金	中華道藏	
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	王志謹	金	中華道藏	
晉真人語錄		金	中華道藏	
草堂集	王丹桂	金	中華道藏	
上乘修真三要	圓明老人	金元	中華道藏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	尹志平	元	中華道藏	
葆光集	尹志平	金元	中華道藏	
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	王志謹	金元	中華道藏	

续表

書名	作者	時代	版本	備註
真仙直指語錄	玄全子	元	中華道藏	
諸真內丹集要	玄全子	元	中華道藏	
上陽子金丹大要	陳致虛	元	中華道藏	
上陽子金丹大要圖	陳致虛	元	中華道藏	
析疑指迷論	牛道淳	元	中華道藏	
中和集	李道純	元	中華道藏	
清庵瑩蟾子語錄	李道純	元	中華道藏	
全真集玄秘要	李道純	元	中華道藏	
道玄篇	王道淵	元	中華道藏	
陳虛白規中指南	陳沖素	元	中華道藏	
會真集	王吉昌	元	中華道藏	
啓真集	劉志淵	元	中華道藏	
抱一函三秘訣	金月岩	元	中華道藏	
紙舟先生全真直指	金月岩	元	中華道藏	
玄教大公案	苗善時	元	中華道藏	
雲山集	姬至真	元	中華道藏	
鳴鶴餘音	彭致中	元	中華道藏	
還真集	王玠	元	中華道藏	
雲宮法語	汪可孫	元	中華道藏	
玄虛子鳴真集	玄虛子	元	中華道藏	

续表

書名	作者	時代	版本	備註
還真集	王道淵	元	中華道藏	
崔公入藥鏡注解	王道淵	元	中華道藏	
群仙要語纂集	董渾淳	元明	中華道藏	
全真清規	陸道和	元明	中華道藏	
隨機應化錄	何道全	明	中華道藏	
通闢文	劉一明	清	藏外道書	
道典論			中華道藏	
上清道寶經			中華道藏	
無上秘要	宇文邕	北周	中華道藏	
大道通玄要（敦煌本）		唐	中華道藏	
太平御覽	李昉	宋	中華道藏	
天皇至道太清玉冊	朱權	明	中華道藏	
太上洞淵神呪經	王纂	晉	中華道藏	
上清天心正法	鄧有功	北宋	中華道藏	
上清骨髓靈文鬼律	鄧有功	北宋	中華道藏	
太上助國救民總真秘要	元妙宗	北宋	中華道藏	
上方大洞真元妙經品	時雍	金	中華道藏	
清微仙譜	陳採	元	中華道藏	
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書 大法		宋元	中華道藏	

续表

書名	作者	時代	版本	備註
雷法議玄篇	萬宗師等	南宋	中華道藏	
道法心傳	王惟一	元	中華道藏	
明道篇	王惟一	元	中華道藏	
道法宗旨圖衍義	鄧桄、章希賢	元	中華道藏	
高上月宮太陰元君孝道		宋元	中華道藏	
仙王靈寶淨明黃素書			中華道藏	
靈寶淨明新修九老神印	何守澄	南宋	中華道藏	
伏魔秘法			中華道藏	
淨明忠孝全書	黃元吉	元	中華道藏	
靈寶歸空訣	趙宜真	明	中華道藏	
道法會元		明	中華道藏	
靈寶天尊說洪恩靈濟真君妙經		明	中華道藏	
洪恩靈濟真君禮願文	王某	明	中華道藏	
徐仙翰藻	陳夢根	元	中華道藏	
徐仙真錄	方文照	明	中華道藏	
靈棋本章正經	僧法味	東晉南朝	中華道藏	顏幼明註，何承天續註
玄真靈應寶籤		元或明	中華道藏	
大慈好生九天衛房聖母元君靈應寶籤			中華道藏	
黃帝龍首經		約漢魏六朝	中華道藏	

续表

書名	作者	時代	版本	備註
儒門崇理折衷堪輿完孝錄		明	中華道藏	
許真君玉匣記	原題許旌陽		中華道藏	應為明代道士偽托
虛靜沖和先生徐神翁語錄			中華道藏	
鬼谷子天髓靈文		約宋	中華道藏	
太上洞玄靈寶素靈真符	杜光庭	唐	中華道藏	
太上秘法鎮宅靈符		約唐	中華道藏	
天老神光經	原題李靖	唐	中華道藏	疑為後人偽托
太上三元飛星冠禁金書玉籙圖		約唐宋	中華道藏	
太清玉司左院秘要上法	霞映	南宋	中華道藏	
太極祭鍊內法	鄭所南	宋元	中華道藏	
貫斗忠孝五雷武侯秘法			中華道藏	
太玄金鎖流珠引	原題李淳風	唐	中華道藏	疑宋元道士偽托
上清靈寶大法（甯全真編）	甯全真	南宋	中華道藏	
靈寶無量度人上經大法		明	中華道藏	
靈寶玉鑑		宋	中華道藏	
三洞眾戒文	張萬福	唐	中華道藏	

续表

書名	作者	時代	版本	備註
道門定制	呂元素	南宋	中華道藏	
赤松子中誠經		約魏晉	中華道藏	
洞玄靈寶道學科儀	原題太極太虛真人撰	約南朝	中華道藏	
正一法文經章官品	佚名	約南北朝	中華道藏	
赤松子章曆	佚名	約六朝	中華道藏	
太上慈悲道場消災九幽懺	原題葛玄	晉	中華道藏 據考應為唐李含光編纂	
道門科範大全集	杜光庭	唐末、五代	中華道藏	
太上宣慈助化章	杜光庭	唐末、五代	中華道藏	
太上金櫃玉鏡延生洞玄燭幽懺		約唐宋	中華道藏	
玄門十事威儀	佚名	約唐宋	中華道藏	
道門通教必用集	呂元素	宋	中華道藏	
太上感應篇		約宋	中華道藏	
太微仙君功過格	又玄子	金	中華道藏	
太上濟度章赦	佚名	約宋元以後	中華道藏	
大明玄教立成齋醮儀範	宋宗真、趙允中	明	中華道藏	
穆天子傳		戰國	中華道藏	
列仙傳	原題劉向撰	漢	中華道藏	
神仙傳	葛洪	晉	中華道藏	

续表

書名	作者	時代	版本	備註
搜神記	干寶	東晉	中華道藏	
華陽陶隱居集	陶弘景	南朝	中華道藏	
道教靈驗記	杜光庭	唐	中華道藏	
錄異記	杜光庭	唐	中華道藏	
仙苑編珠	王松年	唐	中華道藏	
南嶽小錄	李沖昭	唐	中華道藏	
華陽陶隱居內傳	賈嵩	唐	中華道藏	
洞玄靈寶三師記	劉處靜	唐	中華道藏	
續仙傳	沈汾	五代	中華道藏	
猶龍傳	賈善翔	北宋	中華道藏	
翊聖保德傳	王欽若	北宋	中華道藏	
西山許真君八十五化錄	原題施岑	南宋	中華道藏	
混元聖紀	謝守灝	南宋	中華道藏	
三洞群仙錄	陳葆光	南宋	中華道藏	
唐葉真人傳	張道統	南宋	中華道藏	
三茅真君加封事典	張大淳	南宋	中華道藏	
長春真人西遊記	李志常	元	中華道藏	
玄風慶會錄	耶律楚材	元	中華道藏	
金蓮正宗記	秦志安	元	中華道藏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	謝西蟾、劉志玄	元	中華道藏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	李道謙	元	中華道藏	

書名	作者	時代	版本	備註
甘水仙源錄	李道謙	元	中華道藏	
玄品錄	張天雨	元	中華道藏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	趙道一	元	中華道藏	
歷世真仙體道通鑒續編	趙道一	元	中華道藏	
終南山說經臺歷代真仙碑記		元	中華道藏	
淨明忠孝全書	黃元吉	元	中華道藏	
啟真集	劉志淵	元	中華道藏	
遺山文集	元好問	元	中華道藏	
玄元十子圖	趙孟頫	元	中華道藏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	苗善時	元	中華道藏	
廬山太平興國宮採訪真君事實		元	中華道藏	
漢天師世家	張宇初	明	中華道藏	
太極葛仙公傳	譚嗣先	明	中華道藏	
山海經		戰國或秦漢	中華道藏	
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	杜光庭	唐	中華道藏	
南嶽小錄	李沖昭	唐代	中華道藏	
西川青羊宮碑銘	樂朋龜	唐	中華道藏	
洞淵集（李思聰編）	李思聰	北宋	中華道藏	
龍瑞觀禹穴陽明洞天圖經	李宗譔	宋	中華道藏	

续表

書名	作者	時代	版本	備註
南岳總勝集	陳田夫	宋	中華道藏	
金華赤松山志	倪守約	南宋	中華道藏	
仙都志	陳性定	元	中華道藏	
西嶽華山志	王處一	元	中華道藏	
太華希夷志	張輅	元	中華道藏	
茅山志	劉大彬	元	中華道藏	
天壇王屋山聖跡記		元	中華道藏	
武當福地總真集	劉道明	元	中華道藏	
大滌洞天記	鄧牧、孟宗寶	元	中華道藏	
四明洞天丹山圖詠集	曾堅、危素	元	中華道藏	
十洲記			中華道藏	
天臺山志			中華道藏	
龍角山記			中華道藏	
古樓觀紫雲衍慶集	朱象先	元	中華道藏	
宮觀碑誌			中華道藏	
岱史	查志隆	明	中華道藏	
漢書	班固	漢	中華書局本	
三國志	陳壽	魏	中華書局	
後漢書	范曄	南朝	中華書局	
魏書	魏收	唐	中華書局	
隋書	魏徵	唐	中華書局	
舊唐書	劉昫	後晉	中華書局	

续表

续表

書名	作者	時代	版本	備註
新唐書	歐陽修	宋	中華書局	
五代史	薛居正	宋	中華書局	
新五代史	歐陽修	宋	中華書局	
資治通鑒	司馬光	宋	上海古籍出版社	
太平廣記	李昉等	宋	中華書局	
雲笈七籤	張君房	宋	中華書局	
養生類纂	周守忠	宋	續修四庫全書	
洞霄圖志	鄧牧	宋	中國道觀志叢刊	
宋史	脫脫	元	中華書局	
遼史	脫脫	元	中華書局	
金史	脫脫	元	中華書局	
文獻通考·經籍考	馬端臨	元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華東師大古籍所標校本
道藏目錄詳註	李傑	明	道藏精華錄本	
元史	宋濂	明	中華書局	
遵生八箋	高濂	明	四庫全書	
張三豐太極煉丹秘訣	張三豐	明	道藏精華	臺北：自由出版社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	佚名	元代成書、明代增補	上海古籍出版社	

续表

書名	作者	時代	版本	備註
嶗山志	黃宗昌	明	中國道觀志叢刊	
羅浮志補	陳璉	明	中國道觀志叢刊	
明史	張廷玉	清	中華書局	
續資治通鑒	畢沅	清	中華書局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永綬等	清	中華書局	
仙術秘庫	王建章	清	三洞拾遺	
醫心方	（日）丹波康賴		人民衛生出版社	影印日本刻本
老老恒言	曹庭棟	清	上海書店出版社	叢書集成續編
聖濟總錄			四庫全書	
崆峒山志	張伯魁	清	中國道觀志叢刊	江蘇古籍出版社
大岳太和山紀略	王概	清	中國道觀志叢刊	
九宮山志	傅燮鼎	清	中國道觀志叢刊	
華岳志	李榕	清	中國道觀志叢刊	
逍遙山萬壽宮通志	金桂馨	清	中國道觀志叢刊	

道家金石略	白雲觀志附東嶽廟志	青城指南	龍虎山志	青城山記	蘇州元妙觀志	武夷山志	書名
陳垣等	司氣太 (日)小柳	觀輯 青城古常道	婁近垣	彭洵	顧沅	董天工	作者
			清	清	清	清	時代
本社 文物出版 1988年	中國道觀 志叢刊	中國道觀 志叢刊	中國道觀 志叢刊	中國道觀 志叢刊	中國道觀 志叢刊	中國道觀 志叢刊	版本
							備註

续表